百年百部红色经典系列

第一辑（套装共20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百年百部红色经典系列

第一辑（套装共20册）



总目录

中国制造
咆哮了的土地
山雨
小城春秋
丰收
十月的阳光
燕山夜话
雷锋日记
死水微澜
上海滩的春天
风雨桐江
激情燃烧的岁月
天山牧歌
党费
小游击队员
两个小八路
敌后武工队
无名高地有了名
新儿女英雄续传
匹马嘶风录


百部红色经典
中国制造
周梅森 著
关注民生，聚焦现实
大风起兮云飞扬，临危受命勇担当
改革序曲已奏响，继往开来谱华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闪电划过星空
第二章 最长的一天
第三章 升起的是太阳还是月亮
第四章 风波乍起
第五章 你以为你是谁
第六章 背叛与忠诚
第七章 同志之间的战争
第八章 意外的任命
第九章 霓虹灯下有血泪
第十章 当家方知柴米贵
第十一章 别无选择
第十二章 谁解其中味？
第十三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第十四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第一章 闪电划过星空

1

省委常委会结束后，天已经黑透了，省委副秘书长高长河离开办公室，急急忙忙往家赶。老岳父前几天又住院了，高长河和夫人梁丽约好今晚要去探视，下午梁丽还打电话提醒过，高长河不敢有误。不料在一号楼门口正要上车，偏见着一脸倦容的省委书记刘华波站在台阶上向他招手。

高长河知道刘华波前不久代表省委向中央表过态，要为经济欠发达的边远省区干点实事，正让他们筹备一个对口扶贫工作会议，便以为刘华波想询问会议的准备情况，遂走过去主动汇报说：“刘书记，对口扶贫会议的准备，我们已按您的要求搞完了，正想抽空向您具体汇报一次。您看安排在哪一天比较好？”

刘华波摆摆手说：“这事常委分工陈省长负责，你们向陈省长汇报好了，明天我和你谈点其他的事。你八点整到我办公室来谈好不好？手上的事先放一放！”

高长河很想问问刘华波要和他谈啥事，可刘华波不主动说，自己也不好问，却又于心不甘，便没话找话地说：“哦，刘书记，还有一个事，明天下午平阳市跨海大桥通车，平阳市委非常希望您能去一下平阳，您看……”

这时，刘华波的车已驰上了门厅，刘华波一边向车前走，一边说：“长河，这事不是说定了嘛，程秘书长和吴副省长去，我就不去了。我事太多，日程排得满满的，走不开嘛。”

高长河跟着刘华波走到车前：“可这一下午平阳那边又打了三个电话过来。”

刘华波笑了，指点着高长河的额头道：“你这个高长河，咋对平阳这么情有独钟呀？该不是吃了人家的回扣吧？好，好，我看你这省委秘书长也别干了，就到平阳市委去做秘书长吧！”开罢玩笑，又严肃地强调了

一下："记住，明天八点整到我办公室来，十点后我还要会见欧洲的一位国家元首。"

高长河连声应着，眼见着刘华波的车开出去，自己才恍恍惚惚上了车。坐在车上，越想越觉得明天的谈话有些蹊跷。这位省委书记要和他谈什么？该不是谁又告自己的黑状了吧？一年前做省城市委副书记时，他曾写过两篇从法制角度谈经济的文章，不清不楚地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就含意不明地称他为"高指导"。可这一年多过去了，他又离开了省城工作岗位，这些人总不至于再和他没完没了地纠缠了吧？而在省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他想做"高指导"也做不了，事事处处必须听从首长们的"指导"，引起争议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这么一想，心里便安了，坐在车里，竟有了些欣赏夜色的情绪。

省城的亮化工作这几年搞得不错，力度大，效果也就比较好，一座座摩天大楼通体发光了，霓虹灯和广告牌全都亮了起来，万家灯火和满天繁星把面前这座八朝古都装点得一片辉煌。

然而，车过中山广场时，高长河注意到：这个自己曾主持建设过的广场亮化得不太好，四周的地坪灯坏了不少，且有不少市民三五成群地聚在草坪上。

高长河的脸不由得沉了下来，对司机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些人竟一点也不知道爱惜，真是不像话！哪天见到市委靳书记我得给他提个建议：加大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对不讲文明公德的人要罚，得罚得他心惊肉跳，看他还敢不敢！"

司机不以为然："秘书长，您又不是省城市委书记了，还管这些闲事干啥？"

高长河说："哎，我不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城的市民嘛，这建议权我总还有吧？"说罢，看了看手表："开快点，到家接上梁丽，我们就去人民医院，我们家那位老八路又住院了，情况不太好哩……"

不承想，医院却没去成。

车到上海路七十四号自家院门口，高长河意外地发现了一辆挂着平阳市小号牌照的奥迪停在路边，一进院子便远远看见自己中央党校的同学，现任平阳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孙亚东在客厅里坐着，夫人梁丽正和孙亚东说着什么。

高长河先没在意，以为孙亚东是为明天平阳跨海大桥剪彩来请省里领导的。可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对头：孙亚东分管纪检，跨海大桥和他一点关系没有，而且近来一直有传闻，说他和平阳市长文春明斗得厉害，他这时来干什么？

高长河这才敏感地想到了平阳市的班子问题。平阳市委书记姜超林年龄到了，要到人大去，现任市长文春明很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平阳市委书记，而这肯定是孙亚东不愿看到的。因此高长河认定，孙亚东此行必是来打探消息，顺便给文春明上点“眼药”，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

然而，高长河脸面上却没动声色，一进家门就笑呵呵地招呼孙亚东道：“亚东呀，你可真是稀客！咋突然想起来看我了，啊？”

孙亚东也笑：“看你？我是来蹭饭吃的！梁丽，长河回来了，快开饭吧！”

梁丽说：“开什么饭呀，孙书记？你说来就来了，我可没啥好东西给你吃！”

孙亚东嚷道：“梁丽，你客气啥呀？冰箱里有啥吃啥，我还带了点平阳的土特产，喏，还有酒，你炒两个菜，我和高书记一起喝两盅！”

碰到孙亚东这样的主，高长河也只好陪着一起喝两盅了。

端起酒杯时，高长河便把话说在前面：“亚东，你可别想腐蚀拉拢我，我和你说清楚，你们平阳班子省委咋定的，我可真不知道，你要想打听这事，最好去找组织部，找我你可真是找错人了。”

孙亚东诡秘地一笑说：“我谁也不找，今天就找你喝酒，顺便也向你汇报一下工作。平阳这个地方不简单哪，GDP全省第一，财政收入全省第一，可干部队伍也比较复杂呀，据我所知潜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

高长河预感到孙亚东要给他们的市长文春明上“眼药”了，便应付说：“知道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你好好查处嘛，和我说干什么？来，喝酒！”

孙亚东却不喝，反倒把手中一杯酒拍放到了桌子上：“好，高书记，有你这话，我心里就有底了！现在我就向你汇报一下平阳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烈山县的经济问题和平阳轧钢厂的问题。对平阳轧钢厂的问题，身为市长的文春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还想当市委书记？幸亏省委英明，没让文春明爬上去。所以我建议你上任后，就以平阳轧钢厂做反腐倡廉的突破口，看看国家这十二个亿是咋扔到水里去的……”

高长河这才觉得哪里不对头，忙拦下孙亚东的话头道：“哎，哎，孙书记，你等等，等等，你还真向我汇报了，啊？我既不是省纪委的书记，又不是你们平阳市委书记，只是个听喝的省委副秘书长，我到哪儿上任？”

孙亚东用筷头指着高长河直乐：“高书记，不够意思了吧？马上要到

我们平阳当市委书记了，对我这个老朋友加新同事还要瞒，你呀，你呀！当然，你老兄讲组织原则我也能理解！来，干一杯，我代表我们纪检政法口的同志们，也代表九百万平阳人民，欢迎你来平阳主持工作！”

直到这时，高长河才恍然悟到：明天早上八点和省委书记刘华波的谈话内容，很可能是平阳的班子问题和自己工作的调动。现在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奇怪，作为当事人的他尚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调动，倒是下面先知道了，而经验证明，这来自下面的小道消息有时还就是惊人的准确。

然而，这毕竟是小道消息，省委书记刘华波毕竟还没和他谈话。

于是，高长河仍是不动声色，笑道：“孙书记，你这耳朵也太长了吧？这我的事，我都不知道，你咋就知道了？难道刘华波的省委书记让给你当了？”

孙亚东有些惊讶：“高书记，你是真不知道？”

高长河摇摇头：“我只知道省委考虑让文春明接姜超林的书记，听说姜超林极力推荐，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谈了九个多小时哩。”

孙亚东摆摆手：“这是旧闻了，文春明没通过，各方面反应很大，姜超林谈十九个小时也没有用！别的不说，凭文春明抓的平阳轧钢厂，就不配进上这一步！所以马万里副书记点了你的将，说你在省城做市委副书记时就干得不错，有水平，有魄力，又懂经济，还在省委做了一年多副秘书长，经验比较丰富，在这种争议比较大的时候去平阳主持工作对大局是有利的！刘书记、陈省长一致赞同，都说你是冷不丁冒出的一匹黑马哩！”

仿佛是为了证实孙亚东的话，偏在这时，省委书记刘华波的电话打过来了。

刘华波在电话里说：“长河呀，知道明天我要和你谈些什么吗？”

高长河极力镇定着情绪：“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刘华波说：“猜猜看嘛。”

高长河笑道：“您大老板的心思，我哪敢乱猜？”

刘华波也笑了，笑罢才说：“那我先和你打个招呼吧，你的工作要动一动了，年富力强嘛，总不能老在省委机关当大服务员。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到平阳去主持工作，具体问题我们面谈，马书记和陈省长参加。”

高长河机械地应着，放下电话后，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梁丽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问：“谁来的电话？”

孙亚东抢上来道：“是省委刘书记的电话！”继而，又对高长河说：“高书记，不说我耳朵长了吧？事实又一次证明，小道消息就是比大

道消息来得快！”

高长河摇摇头：“这不正常！”

孙亚东道：“不正常的事多呢，你管得了？现在要听我的汇报了吧？”

高长河叹了口气说：“好吧，我听着就是。”

梁丽看看表：“长河，我们还去不去医院看老爷子了？”

高长河抱歉地看了梁丽一眼，手一摊：“我这还没到任，人家孙书记就非要汇报工作，改天吧。”

孙亚东忙说：“别，别，我这汇报很短，讲清问题就走！”

高长河脸一沉：“你哪里走？老实给我待在这里，把平阳的情况都给我好好说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带个人情绪！”

孙亚东乐了：“嘿，高大书记，你还真来劲了？好，给我倒满酒！”

2

姜超林注意到，文春明一进门神色就不太对头，脸阴着，眼神中透着明白无误的失望和哀怨。似乎为了掩饰这种失望和哀怨，文春明在沙发上坐下后，先把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埋怨了一通，说是田立业太不负责任，跨海大桥的剪彩筹备工作安排得很不妥当，省里的领导竟没派专车去接，还阴阳怪气净说风凉话。

文春明气呼呼地看着姜超林："老书记，您猜田立业能说出什么话来？他说，能替平阳省点就省点，哪怕省下点汽油钱也好，还口口声声说是您的指示！"

姜超林呵呵笑了："这甩子，生就一张臭嘴，真没办法！不过，这次倒也真不能怪田立业，派车的事他是请示过我的，是我让他不要派专车了。程秘书长和吴省长都有专车嘛，我们到平阳界前接一下也就可以了。但省汽油啥的，可不是我说的哦！"

文春明不满地看了姜超林一眼，说："还是得派专车嘛！跨海大桥剪彩是咱这届班子的最后一桩大型活动，又是这么大个标志性工程，怎么着也得搞出点声势来，别让人家以为我们平阳没人了！"这话已明显带上了情绪。

姜超林想，文春明可能已经知道省委副秘书长高长河要到平阳做市委书记了，有点情绪也正常，便说："春明啊，话也不要这么讲嘛，啊？我们这届班子干得怎么样，省委和华波书记是有评价的嘛，平阳九百万市民也是有评价的嘛。"摆了摆手："好了，不说这些题外的话了，还是说说明天的安排吧。"

文春明这才汇报说："明天的剪彩活动全落实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活动既然是咱这届班子的告别演出，就一定要搞得红红火火，也算是欢送您老书记吧。这回呢，就算我抗旨了，省城的领导还是要接，我已经让接待处派人派车连夜去了，王市长亲自带队。为北京的客人和有关部门首长包了架波音757飞机，上午九点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绝不会耽误下午三点的剪彩仪式。"

姜超林询问道："首都和省城的新闻单位安排得怎么样了？"

文春明说："也都安排好了，有专人接待，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同志由宣传部沈部长和两个副部长全程陪同，配合采

访。”

姜超林想了想，说：“让田立业也去协助接待新闻单位吧，咱田秘书长是大秀才呀，就喜欢往秀才堆里扎，缠着我热情洋溢地要去协助哩！”

文春明一怔：“哎，老书记，新闻单位您也敢让田立业去协助？就不怕他那张臭嘴里冷不丁吐出颗大象牙来，吓人家一跳？我看不能让他去，明天就派他在机关值班打机动。”

姜超林笑道：“这种时候田立业不会这么糊涂嘛，他真敢吐象牙我收拾他！”

文春明不满地看了姜超林一眼：“老书记，您就是护着他！”

姜超林摆摆手：“这事不说了。春明，你可要注意一下轧钢厂，明天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乱子！前几天不是说又借了点钱吗？工人的工资发了没有？你得过问一下，没发赶快发，别让他们再到市里找了，尤其是明天。”

文春明心里也有点发毛，说：“这阵子一直忙着跨海大桥的收尾工程，轧钢厂工人的工资发没发我也不太清楚。要不，我马上去一趟轧钢厂吧，连夜给他们的干部开个会！”

姜超林说：“也好。”

文春明叹着气，站了起来：“那我现在就去吧，反正轧钢厂这张狗皮膏药粘到我身上是揭不下来了，我……我认倒霉了！”这话说完，眼圈竟有些红。

姜超林看了文春明一眼，和气地道：“春明，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轧钢厂的事谁怪你了？走到哪里，不管是对谁，我都要说，轧钢厂的责任不在你身上，也不在我身上，那是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和条块结构的矛盾造成的，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平阳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办法？”

文春明看着姜超林：“您这么看，咱孙亚东副书记也这么看吗？省委也这么看吗？我知道为我的事，您老书记和组织部的同志，和省委谈了好多次，可又有什么用？高长河不还是过来了吗？”

姜超林苦笑着问：“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文春明点点头：“吃晚饭时才知道的，还听说孙亚东又到省城去了，高长河和孙亚东关系很不一般……”

姜超林马上打断了文春明的话头：“哎，哎，春明呀，这位高书记和我的关系也不一般哩，他在省城做市委副书记时我们就熟悉了，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和想法都不谋而合，前一阵子我还想过要把他挖到咱平阳来呢！春明呀，对高长河你可不要瞎猜疑呀！”

文春明却说：“老书记，我这不是瞎猜疑，说心里话，我还真希望高

长河到平阳后能把轧钢厂这些年的事都查查清楚！我还就不信这世上没有公道了！不过有一条，问题查清后，就请高长河或者孙亚东把轧钢厂这个点接过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高招。”

姜超林沉下了脸：“春明，你这么说就不好了，有情绪嘛！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同志，你得记住：你老文是一市之长，还是市委副书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平阳的大局为重，就算我这个老同志去二线之前给你的最后忠告吧，你生气不生气我都要说。我还要说的是，今后你这个市长和我这个人大主任都要支持高长河的工作，我可不愿看到谁在新班子里闹别扭！”

文春明知道面前这位老书记的脾气，叹了口气，啥也不说了。

姜超林却还在说，不过，口气缓和了许多：“春明，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向省委推荐你做市委书记时，我完全是出于公心，绝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个人感情。现在省委定下了高长河，我看省委也是出于公心，都是为了把平阳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能对省委的决定心怀不满，更不能因此就和高长河过不去。春明啊，你头脑千万不要发热，别以为平阳是咱省名列第一的经济大市，就把尾巴翘起来当旗摇，让人家说我们排外。”

文春明点点头，哭也似的笑了笑：“好吧，老书记，我听您的，您老领导都能忍辱负重，我也就认了。在这里，我表个态：只要高长河来平阳干大事，干实事，我一定会像支持您老书记一样支持高长河。”

姜超林道：“这就对了嘛，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然而，将文春明送出门，姜超林看着窗外平阳的万家灯火，却陷入了深思。

省委的决定委实是太突然了！他多么希望省委能接受他的建议，让文春明来接他的班呀，可文春明偏被大家都议论纷纷的一个平轧厂套住了。于是就来了一个和平阳没有任何关系的高长河。这事实像闪电划过星空一样，让姜超林惊异不安。姜超林吃不准，高长河的到来，对平阳来说究竟是机遇，还是一场权力游戏？尽管他曾在省委的一些会议上，在一些场合见过高长河几面，却实在不知道这位“高指导”内心深处究竟想的是什么？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高长河绝不会是知根知底的老战友文春明。他可以违心地坚持组织原则，按省委和刘华波书记的要求去做文春明的工作，却根本无法说服自己。

3

借着酒劲，孙亚东一口气汇报了一个多小时，一些县级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地方主义和排外问题，原市委书记姜超林的家长制作风问题，等等，等等。

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市长文春明抓的平阳轧钢厂的问题。

据孙亚东说，平阳轧钢厂的问题十分严重，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这么多年了，竟然一寸钢板没轧出来，至今仍靠贷款借债糊弄着发工资。而厂里的干部却三天两头在宾馆大吃大喝，连工人的四百多万集资款都吃完了，有时竟有市长文春明参与。轧钢厂的工人们年内曾两次到市政府请愿，最后仍是不了了之。今年二月，他到平阳一上任，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查了轧钢厂，一查就查出了问题：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可姜超林却不让再查下去了！

孙亚东反映的情况令高长河十分吃惊。

原以为孙亚东调到平阳时间较短，是外派干部，和文春明及班子里的平阳同志是闹不团结，现在看来不太像。基于他对孙亚东的了解，这位同志还是比较正派的，嫉恶如仇，一年前在昌江市做纪委书记时，曾顶着各种压力，把以昌江市副市长为首的一批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庭，相信他对平阳的问题也不会信口开河。

然而，高长河仍只是听，对孙亚东反映的任何问题都没表态。

孙亚东看出来了，问："哎，高书记，我说了这么多，你咋一声不吭？"

高长河笑道："别忘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是你们平阳的市委书记，你要我表什么态？我怎么表？就算我到任了，也不能光听了你的汇报就表态，总还得听听其他同志的说法吧？总还得搞调查研究吧？"

孙亚东说："好，好，高书记，你说得有道理，我呢，现在先不说你滑头，你上任后就好好搞搞调查研究吧，我建议你从平阳轧钢厂和烈山县搞起。如果搞完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你老兄还是这个态度，我可真要骂你滑头了。"

高长河说："孙书记，你放心，这种事，我想滑也滑不过去。"

临别，孙亚东又说："还有一点，高书记，你要注意，平阳在姜超林家长作风的统治下积重难返，加上经济上又名列全省第一，排外情绪相

当严重，你一定要做好和地方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准备！”

高长河皱了皱眉头：“孙书记，你这话说得过分了吧，啊？斗什么呀？和谁斗呀？谁是地方主义呀？你说人家是地方主义，人家没准还说你有钦差意识哩！这样四处讲人家平阳的同志排外，我看并不好。至少你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外人嘛。”

孙亚东愣住了，有些茫然地看着高长河，似乎觉得高长河很陌生。

高长河拍拍孙亚东的肩头，又和和气气地说：“老朋友，纪检工作不但是查问题呀，也要爱护干部。给你派个任务：研究一下，平阳干部都有什么特点，这种经济发达市的干部，在精神面貌上、领导作风上，和经济欠发达市相比，比如你待过的昌江市，有什么不同。我总觉得平阳这些年的飞跃式发展是个谜，怎么在这二十年里，平阳就一步步上来了？经济从全省第三、第四的位置，一举上到了全省第一，而且连续五年第一，这可不单是搞地方主义搞出来的吧？”

孙亚东马上听出，高长河话里有话，是在婉转地批评他看问题太偏激，没有全面正确评价平阳的工作。可想想，觉得高长河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便点点头，郁郁不乐地告辞了。

高长河也没再留，陪着他走到院门口时，才说了一句孙亚东喜欢听的话：“孙书记，你放心，只要平阳市真存在你所说的这种腐败问题，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会全力支持你。”

孙亚东一把握住高长河的手：“高书记，这算不算你的表态？”

高长河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送走孙亚东，没来得及到卫生间小便，门铃又响了。

高长河无奈地摇摇头，对夫人梁丽说：“从今晚开始，平阳地区的不少小号车要车轮滚滚进省城了，我们肯定是肃静不了了，你干脆就来个院门大开吧，反正我们不是贪官污吏，也没什么东西怕人偷！”

梁丽笑问：“长河，你就这么肯定？”

高长河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说：“我就这么肯定，你去开门吧，我敢保证，又是平阳的同志来了！”

从卫生间出来一看，果然又是平阳的同志，是个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是哪个县的同志，高长河忘记了，脸很熟，反正是陪省委领导下去时见过面的，好像还在一起吃过饭。

那位平阳的同志口口声声叫着“高书记”，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问：“高书记，您还记得我吗？”

高长河努力回忆着此人的姓名，呵呵笑着说：“怎么会不记得？你在平阳接待过我嘛，还灌过我的酒，对不对？那次你可把我害苦了，回省

城时，我可是睡了一路，让刘华波书记好批了一顿哩。”

来自平阳的同志笑道：“高书记，那酒可不是我灌的，是我们耿书记灌的，您忘了？我还替您喝了两杯呢！”

“耿书记？平阳哪个县有位姓耿的书记？”高长河努力回忆着，想以那位“耿书记”为线索，激活昔日的记忆，然而脑子里茫然得很，仍是想不起此人是谁。

倒是来人无意中自报了家门：“高书记，一听说您要到我们平阳做市委书记，我们烈山县的干部可高兴了！”

“烈山县？就是刚才被孙亚东提起过的那个腐败县！”高长河心里不由一惊。

然而，这位腐败县的县长赵成全却没有一点腐败的样子，空着手，连土特产都没带一点来，衣着朴素得很，苍白的瘦脸上浮着憨厚的笑。更不像是跑官，几乎没谈自己，也没企图送什么个人简历。

赵成全客气话说了只几句，便简明扼要地汇报起了烈山县的经济工作。

高长河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只是听，时不时地点一下头。

赵成全汇报到最后，才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提出来：“高书记，您马上要到平阳主持工作了，能不能先帮烈山一个忙？替我们到冶金厅做做工作，把我们的电解铝项目批下来？这么晚了，我……我还冒昧来打扰您，就是急着这事哩！其实，我七点就来了，可见您院门口停着孙书记的车，就没敢进来，怕影响你们谈话。”

高长河心头一热，马上说：“好，这事我可以答应。”

赵成全乐了：“那明天晚上，我们就以您的名义宴请冶金厅涂厅长。”

高长河手一摆：“这就不必了，冶金厅我很熟，用不着的。”

赵成全说：“高书记，那我们以烈山县的名义请，再备些礼品！”

高长河不高兴了：“备什么礼品？还是公事公办好！”

赵成全显然很失望，挺没趣地站起来告辞了。

看着赵成全离去的背影，高长河心里不由得又有些犯嘀咕，觉得自己似乎做得过分了些，如果不是孙亚东明确说到烈山县班子腐败问题严重，他一定会去吃这顿饭的，为下面的同志办实事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从来不会在这种事上摆架子。

4

平阳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的目光扫过桌面，看到桌上的钞票和礼品，就像看到了一堆正燃着的火炭，燎得她不敢正视，身为烈山县委常委兼常务副县长的女儿金华默默在一旁坐着，也是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

愣了好半天，刘意如才用指节轻轻地敲着桌子，叹着气说："金华呀金华，我算服你们烈山县了！上任接风一接就是两个月，这回一次小病住院又收了人家三万七千元，加上这些实物，恐怕要过五万了吧，啊？你说说看，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你这副县长到底还想不想干了呀，啊？"

金华抱怨说："妈，我要不想干这副县长，也不会从医院跑来和您商量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嘛，这不是我要收，是下面人硬要送，推都推不掉！有些钱是装在水果包里的，人家走了我才发现，我都记了账。"说罢，眼光在母亲脸上扫了下，又说了句，"听说我们县委书记耿子敬为他母亲办丧事，收了人家十几万哩。"

刘意如一惊："他耿子敬怎么就敢？"

金华"哼"了一声："我们烈山的干部啥不敢？风气如此嘛！我不把这些钱先收下来，就脱离了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日后我的工作就难做了，甚至在烈山站不住脚。妈，您是老同志了，又做了这么多年市委办公室主任，也知道和领导集体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嘛！"

刘意如默然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又问："可收下来，你又怎么办？再像上次一样，以送钱者的名义捐给希望工程？"

金华试探着说："妈，我看这一次就不一定捐了吧？"

刘意如怔了一下，定定地看着女儿："你什么意思？"

金华想了想，说："是不是交给姜超林书记，让市委来处理呢？"

刘意如断然道："不行，姜书记已经定下来要退二线了，你这时把钱交给他，他怎么办？还有没有时间处理？怎么处理？别忘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很可能涉及到你们烈山县整个班子，搞不好要出大乱子！"

金华点点头，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是啊，妈，正因为市委班子要变动，这个钱我才不想一捐了之，免得日后弄个不清不楚！妈，现在下面都在传，说是文春明可能要做平阳市委书记，您看我是不是把钱悄

悄交给文市长呢？”

刘意如仍是摇头：“你这不是将文市长的军吗？文市长现在的麻烦还少呀？光一个平阳轧钢厂就够他头疼的了，更甭说孙亚东还给他上‘眼药’！再说，我看文市长也做不了市委书记，省里恐怕通不过。退一万步说，就算文春明真当了市委书记，你也不能这么做。你想吧，文春明和姜超林是什么关系？”

金华又说：“要不，就交给孙亚东？他不是主管纪委吗？这事也该他管！”

刘意如“哼”了一声：“金副县长，我看你真是疯了！孙亚东这种愣头青调来才几天？平阳是谁的天下？也不想想，他在平阳能站住脚吗？”

金华不作声了。

刘意如想，女儿碰到的问题实在棘手，如果不是女儿从平阳人民医院里跑来，把这些被迫收下的钱摆到她面前，她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事实说明，烈山县的腐败问题可能比较严重，甚至十分严重。从原则上讲，她应该鼓励女儿挺身而出，把这些钱物送到市委去，并由此揭开烈山腐败问题的盖子。可真这样做了，后果难以预料，烈山县的干部几乎都是姜超林、文春明二人一手提拔的，烈山的经济又搞上来了，现市委对烈山的问题十有八九不会认真查处，甚至根本不查处。女儿将在得到几句空头表扬之后，被人家孤立起来，最后被排挤出烈山班子，对此，连女儿都意识到了，她这个市委办公室的老主任不会意识不到。

想了好半天，刘意如也没拿出什么好主意，只好说：“金华，我看这些钱你还是以那些送钱者的名义捐给希望工程吧，收据存好，烈山日后就是出了问题，也与你没关系！”说罢，苦恼地笑笑，问女儿：“金华，你不会笑话妈胆太小吧？”

金华摇摇头，认真地道：“妈，您不是胆小，是政治上成熟。”

刘意如搂着女儿的肩头说：“对，政治上一定要成熟起来，要知道，是恶疮总有一天会溃烂，我们作为领导干部起码有一点可以做到，那就是洁身自好，这样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金华点点头：“妈，我明白。”然而，对把钱捐出去，金华还是有想法，便又说：“妈，这平阳的班子既然要动了，我们是不是就再等等看呢？如果省里派来一个敢碰硬的新书记，烈山县的盖子不就可以揭开了吗？”

刘意如仍是摇头：“人家新书记恐怕也不愿多这种事呀！”

金华固执地问：“如果……如果新书记恰恰需要这种腐败典型呢？”

刘意如眼睛骤然亮了一下，注意地看了女儿一眼，不作声了。

金华受到了鼓励，又热烈地说：“妈，您看这样好不好？这笔钱先不捐，就留在手上看几天，如果新书记有气魄，敢揭烈山这个盖子，我就把钱交给他；如果他和姜超林、文春明打得一团火热，四处和稀泥，我再把钱捐掉也不迟嘛。”

刘意如觉得女儿说得也有些道理，这才点了点头：“这也行，不过金华，我可提醒你一下，千万不能见钱眼开呀！”

金华笑道：“妈，您可真小看我了！我要见钱眼开，就啥也不和您说了！”

刘意如问起了女儿的病情，得知女儿病情好转，便劝女儿早点回烈山去，不要老待在平阳医院里。说是年纪轻轻，给别人留下一个老病号的印象就不好了，尤其是在这种市委班子要变动的敏感时期留在平阳就更不好了。

说这番话时，刘意如不像是金华的母亲，倒更像是金华的上级。

5

文春明坐在自己的奥迪车上昏昏沉沉去平阳轧钢厂时，经过了平阳宾馆。

平阳宾馆是市政府的招待所，跨海大桥通车剪彩活动接待处就设在这里。接待工作三天前进入了倒计时，会务工作人员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全部进驻了，今天值班负责人是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文春明实在不放心这位田副秘书长，怕他溜号，便让司机在平阳宾馆门前停了车，急匆匆上楼去找田立业。

田立业这次倒挺老实，没溜号，也没和谁凑在一起偷偷打麻将，而是待在作为票务组的套间里写文章。文春明从田立业身后看到了文章标题，标题似乎还是和麻将有关，叫作《从幺鸡吃大饼说开去》。

文春明拍拍田立业的肩头，开玩笑说："幺鸡吃什么大饼呀？幺鸡吃米嘛！"

田立业回头一看，是文春明，乐了，自以为遇到了知音，马上和文春明神侃起来："文市长，您以为我不知道幺鸡吃米呀？幺鸡吃米，在麻将桌上，幺鸡就是最小的条子，做条子只能吃条子。可过去有个军阀和手下的人打麻将，做了一手条子，单吊幺鸡，老是和不成。后来一个部下打出一张一饼，军阀突然一声高喝：'和了！'部下们都说：'长官，您老是和一条呀，咋能和一饼？'军阀理直气壮地说：'我这只幺鸡饿了这么久，见了大饼能不吃吗？'得，军阀赢了！"

文春明笑道："这军阀既不讲游戏规则，也不讲道理！"

田立业问："现在这种既不讲游戏规则，又不讲道理的长官还有没有呢？"

文春明警觉了："你这文章又想讥讽谁？"

田立业说："我敢讥讽谁？也就是混俩稿费买烟抽呗！"

文春明警告道："立业，我可给你提个醒：姜书记要下了，知道不？以后可没人再明里暗里护着你了，你小心了就是！"

说这话时，文春明踱着步，四处看着，这一看才发现，市里包下的六个房间里竟都空空荡荡，接待处的十几个人全不见了。

文春明一下子火了，再没心思说什么幺鸡和大饼，指着鼻子问田立业："田秘书长，人呢？啊？我交给你的那些人呢？你都给我派到哪儿去

了，啊？”

田立业漫不经心地说：“哦，文市长，是这么回事，大家手头的事干完后，都想回家过一夜，我就给他们放了假，说清楚了，明天七点整来报到，您别急，我保证误不了明天的接待工作。”说罢，竟还笑呵呵地递了个橘子给文春明。

文春明把橘子往地下一扔，问：“谁让你放的假？是我，还是姜书记？你田立业吃了豹子胆了，这么大的事也敢自作主张？我问你，万一误了事怎么办？你担得起吗？你给我听着：现在就给我一一打电话，把派给你的人全给我叫回来！”

田立业为难地说：“人家可能都睡了吧？”

文春明说：“睡了，你就给我到被窝里一个个去拖！”

田立业咕噜道：“这么点家都当不了，也太影响我副秘书长的威信了吧？”

文春明讥讽道：“你田副秘书长还有威信？快去给我叫人！”

田立业只好舍下他的幺鸡和大饼，去打电话叫人。

文春明还不放心，故意说：“我现在去平阳轧钢厂，回头还要给你们开会！”

田立业这才有些高兴，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既然是您文市长要给我们开会，我的威信也就保住一点了……”

文春明不再理睬田立业，径自出了门，出门后才想起来，自己让这不负责任的副秘书长气糊涂了，竟忘了把姜超林书记的新安排告诉他，便又回到房间，对田立业说：“哦，还有个事忘记和你说了，姜书记指示，明天让你去陪北京的记者！不过，姜书记也要我提醒你：狗嘴里别再冒出颗大象牙来！”

田立业一听，乐了，放下电话，满脸堆笑地对文春明道：“您和姜书记既然这么信任我，我这回一定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死活也得宣传好咱这跨海工程，宣传好您和姜书记两位英明领导，报答两位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文春明没好气地道：“是姜书记信任你，不是我信任你，这话你别和我说！”

重新上了车往轧钢厂赶时，文春明的心情又渐渐沉重起来。

车进轧钢厂，远远就看见了办公楼上通明的灯火，而偌大的厂区却是一片黑暗，越来越近的办公楼就像耸立于黑暗中的一座孤岛。车上孤岛后又发现，他熟悉的那帮厂长、书记已和先一步来到的秘书一起，在门厅里等着了。

文春明下车后，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轻车熟路地径直上了二楼会议室。

在二楼会议室一坐下，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卓孝马上开始汇报，照例地叫苦：北京又跑了，省城又跑了，一点办法没有，一分钱流动资金也搞不到了。国家部委和省里都要求平阳方面负起责任来。对平阳方面抛出去的继续投入一部分启动资金，联合平阳钢铁厂，组建成立平阳钢铁集团公司的建议，谁都没兴趣。

何卓孝哭丧着脸说："文市长，咱这新方案，人家看都不愿看呀！"

文春明心烦意乱，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成立集团公司的事，再从长计议吧，有很多工作要做，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解决的。说心里话，我要是他们，也不想再往这无底洞里扔钱了！先说点现实的，厂里这千把号工人的工资发了没有？我不是批条子帮你们又借了点钱吗？你们发没发？工人半年没发工资了吧？"

何卓孝说："这点钱哪够工人半年的工资？厂里研究了一下，给大家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其余的还是欠着。"

文春明放了点心，又问："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呀？"

何卓孝支吾道："还好吧。"

副厂长牛千里眼皮一翻："好什么？文市长，工人们都在议论哩，说是与其这么不死不活地拖着，爹不疼娘不爱的，倒不如把咱的轧钢设备都当废铁卖掉，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文春明气了，"呼"地站了起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国家部委、省里和我们平阳三方十年累计投资十二个亿，进口了这么多先进的设备，一寸钢板没轧出来，就卖废铁？就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当真我们是一帮疯子？一群败家子！"

何卓孝说："文市长，您也别动气，工人嘛，发两句牢骚也正常。可我们的干部也这么说就不好了，起码是没良心！咱平阳轧钢厂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文市长抓了咱平轧这个点，那可真是为咱操碎了心！"

牛千里听出了何卓孝话里有话，当即反驳道："老何，我看你这话有问题呀，好像是对着文市长来的嘛！咱们平轧的现状与文市长有什么关系？你咋啥都赖文市长？噢，文市长操碎了心，厂子却搞成了这个样子，你什么意思？"

文春明知道何卓孝和牛千里一直不和，便说："行了，行了，你们别吵了！我已经够头疼的了！今天这么晚来，是想和你们打个招呼，明天下午跨海大桥通车剪彩是个大活动，你们平轧厂不能出乱子！绝对不能出现群访事件！我建议你们一层层往下抓，明天下午把厂里的干部职工

都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可以先讨论一下，在这种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生产自救。”

牛千里当即汇报说：“文市长，我已经着手搞了一个生活服务公司方案，准备把大家先组织起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何卓孝马上说：“文市长，牛千里的这个方案，我们厂办公会还没讨论。”

文春明却表态说：“明天下午可以让工人同志先讨论嘛。”

何卓孝眼巴巴地看着文春明：“可守着这么好的轧钢设备，咱却带着工人摆地摊，文市长，这好吗？有没有负面影响？”

文春明脸一沉：“让工人半年发不上工资就好？四处借钱发工资就好？就没有负面影响？落到这地步了，还放不下县团级大厂的臭架子，这叫啥？我看这叫没有自知之明！”

何卓孝愣愣地看着文春明，不敢作声了。

文春明口气益发严厉：“我再强调一下，明天平轧厂无论如何不能给我出乱子，只要市委、市政府门前出现一个上访人员，我就拿你们是问！”

精疲力竭回到家时，已是深夜零点二十分了，文春明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省委最新决定给他带来的失望和失落已于这一夜的紧张忙碌中忘得一干二净……

6

梁丽的哥哥梁兵简直是个活宝贝，快五十岁的人了，且在省政府机关做了副处长，可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自说自话带了个白白胖胖的平阳干部来，对高长河介绍说，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工作能力很强，到哪个县干县长最合适。

明明是那胖子的意思，梁兵却说是自己的意思：“……长河，你不知道，王局长在大学里做过我的支部书记，我入党还是他介绍的哩！今天一听说你要到平阳当市委书记，我就和王局长说了：动动吧，别窝在部委办局那种‘条条’里了，有能力的同志一定要去市县这种‘块块’干一番事业。长河，你说是不是？”

高长河哭笑不得，讥讽地看了梁兵一眼，问：“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小道消息？谁说我要去平阳？我在省委机关干得好好的，到平阳干什么？我说梁兵，咱省委组织部长现在好像还不是你吧？”

梁丽插上来说：“我看他要当组织部长，这组织部只怕就会变成忠义堂。”

梁兵白了梁丽一眼：“你瞎掺和什么？我今天可是和长河说正事！”遂又把脸转向高长河：“如果你去平阳主持工作，能不能让王局长动一动？调他到哪个县里当县长？他原来在旧城县当过县长的，后来得罪了封建家长姜超林，才被弄到轻工局当局长。”

高长河敲敲桌面道：“哎，哎，我说梁兵，在我这儿说话你可要注意，谁说姜超林是封建家长？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封建家长？有事说事，别给人家乱扣帽子。再说，县长、局长都是处级，因为工作需要调动一下也很正常嘛！”

王局长马上贴上来，伸着短且粗的脖子，赔着笑脸说：“是，是，高书记，很正常。可我一直在地方基层工作，从乡镇长干到县长，很适应，经验也比较丰富，更能发挥我的特长，高书记，您看？”

梁兵又逼了上来：“长河，你好歹也得给我一点面子吧？”

高长河心里烦透了，可又不愿当面得罪梁兵和这位王局长，只好应付说：“这事我知道了，等我真去平阳主持工作再说吧！”

王局长一听这话，马上把一份事先打印好的简历递给了高长河。

送走这一对宝贝，高长河沉下脸，对梁丽说：“你看看这事闹的！我

这还没到任，跑官的人就来了，这叫什么风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梁丽不无讥讽地说：“这叫密切联系领导嘛，据说是新三大作风之一。”

高长河说：“谁要密切联系我这个领导，谁就要倒霉了！”

梁丽会心地笑了：“哦，高书记，你真不给我哥哥留点面子呀？”

“留点面子？”高长河定定地看着梁丽，“梁丽，我问你，你家老爷子在位时，如果你哥也敢带着这位王局长跑官，老爷子会咋对付他？”

梁丽说：“肯定当面给他一个大耳光！”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老爷子在位时可没这种跑官的风气。”

高长河冷冷一笑：“现在也不能有这种风气，至少在我管辖范围内不能有这种风气！我看这事主要还不怪梁兵，而怪那位王局长，那位王局长脸皮太厚，比省城的城墙都厚！头一次和我见面，竟敢当面要官！他要真到哪个县当了县长，哪个县的地皮只怕要浅三分！”说着，拿起桌上那位王局长留下的简历：“这份简历我一到平阳就交给市委组织部，告诉他们，此人就是不能重用！”

梁丽故意问：“这么讲原则的话你咋不当着王局长的面说？”

高长河挥挥手：“你不懂，这叫领导艺术！”

梁丽“哼”了一声，毫不客气地道：“高书记，这种圆滑的领导艺术，我劝你们这些领导同志都少讲！你们讲领导艺术，拉不下面子，跑官的人就会越跑越凶！如果跑官都跑不成，反都当面碰得一鼻子灰，就没人会跑官了！我看这一年多，你在省委机关可是待出了不少毛病，就那么点锐气也快磨没了，我真担心你到平阳后怎么打开局面！能不能镇得住？你不是不知道，姜超林干了两届市委书记，平阳在他手上起来了，他和他手下的那帮干部可一个个都能干得很呀！”

这话意味深长，让高长河暗自吃了一惊。

是的，梁丽说得不错，仅仅做了一年多的省委副秘书长，他身上的锐气就消磨了不少，连写起文章来都小心多了，再不敢做什么多管闲事的“高指导”。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他不知道，也回忆不起来。能记住的是省委书记刘华波在他刚走进省委大院时给他讲过的一席话。

刘华波说：“你们这些秘书长嘛，要我看就是省委的大管家，对外代表省委，对内搞好服务，是省委的嘴，是省委的腿。因此嘴不能乱说，腿不能乱跑，对你高长河来说，还有一条：文章不能乱写。你要还想做‘高指导’，咱们就换换位置，我去做秘书长，你做省委书记，我来为你服务。”

这话虽说是玩笑，可当时真把高长河吓出了一头冷汗。

类似的话，从省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岳父梁清平也说过。

梁清平说：“长河，你是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省委把你调到省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来，我看是个重要的培养步骤，在省委领导身边，可以更好地学习省委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同时，接触面更广了，眼界也更开阔了，对你今后的发展很有好处。所以，我送你八个字，‘多看多学，谨言慎行’。”

于是，一年多来，高长河不论是陪同省委领导外出还是在家处理日常工作，不论是代表省委协调关系还是接待下面各个市委的负责同志，他都勤勤恳恳，小心谨慎，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表的态不表，大家都认为他成熟多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成熟，省委才在决定平阳市委班子的最后时刻选择了他。

其实，梁丽和那些不了解他的同志都错了，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他高长河就是高长河，他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就得干什么样的事。当省委副秘书长，他就是不能有什么锐气，而主持一个大市的工作，他仍将是过去那个高长河。

当然，从明天开始，这种在省委机关形成的工作惯性必须刹住，他将不断地提醒自己记住：他已经不是省委副秘书长了，而是平阳这个大市的市委书记，是一个大市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确实是个大市呀，九百万人口，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土地，下辖三个县级市和三个县，每个县和县级市的产值都超过边远地区一个省的产值。姜超林在那里苦心经营建设了十年。这十年可不简单呀，年年有人告状，可姜超林硬是没被告倒，反而把一桩桩事情干成了，获得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

所以，他这班很不好接，一座辉煌的城市摆在那里，省委的评价摆在那里，那是一个已经树起来的标杆，其高度近乎炫目，经验告诉他，超越这个高度困难重重——除非姜超林和他的同志们用自己的肩头扛起他的起点！

然而，这可能吗？姜超林向省委推荐的是自己的老部下文春明，而省委却选择了他，而且是马万里副书记点的将，姜超林这位老同志会不会有抵触情绪？更要命的是，孙亚东又一直盯着市长文春明和平阳的腐败问题不放，他又该怎么办？文春明和那个平轧厂到底是怎么回事？平阳一些县市的腐败问题到底有没有孙亚东反映的那么严重？如果真是那么严重，他又该怎么去查处？……

第二章 最长的一天

1

省委书记刘华波一进小会议室的门就说：“老天爷又捣乱了嘛，啊？这几天西部地区大雨不断，昨夜又下了一夜，估计昌江、北川这几个市又要闹水灾了！”

刚刚在沙发上坐下的女省长陈红河接过话头说：“今天早上的天气预报说，这个降雨过程还在继续，我更担心平阳呀。刚才省防汛指挥部汇报说，昌江的下游水位升高了二点五米，离警戒水位只有不到一米了。万一淹了平阳就麻烦了，平阳一个县的家当可比西部地区一个市都多。”

刘华波指了指高长河：“陈省长的话你听到了没有？你一到平阳，就得过问一下抗洪防汛工作，要立足于抗大洪水，不能掉以轻心哦！”

高长河站起来点点头：“刘书记，陈省长，你们的指示我一定认真落实。”

刘华波挥挥手让高长河坐下，自己也坐下了：“好，这事先不说了，还是谈平阳的班子。长河同志，昨夜我的电话一打，你恐怕就睡不着了吧，啊？”

高长河老实承认说：“是的，刘书记，几乎一夜没睡着。越想越觉得责任重大，就怕辜负您和省委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省委副书记马万里笑道：“恐怕想的还不止这些吧？”

高长河也笑了：“当着你们这些领导，我得说实话，我也有些私心杂念，怕自己到平阳站不住脚哩。平阳在省委和老书记姜超林的领导下搞得这么好，我高长河何德何能，伸手就摘了这么个大桃子？”

刘华波笑着说：“长河，这话就说错了，不是你伸手摘了个大桃子，是省委派你去平阳主持工作嘛。省委这样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可以说是几经反复，慎而又慎。这种情况是过去决定任何一个地方班子时都没有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个史无前例了吧！是不是呀，马书记，陈省长？”

马万里点头说：“刘书记说得不错，为此我们还征求了中组部的意见。”

陈红河也说：“平阳不仅仅是我们省的平阳，中央一直十分关注。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崛起的一座重要中心城市，平阳的经济辐射范围现在越来越大了。平阳的经济发展，不但关系到我们一个省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其辐射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决定平阳班子时，我们就不能不慎重。”

刘华波打开笔记本，开始了和高长河的正式谈话：“长河同志，下面，我们就代表省委和你谈谈。谈什么呢？首先是班子。班子问题是个大问题，决定性的问题。十年前的老省委用好了一个姜超林，用好了以姜超林为班长的班子，我们就有了一个飞跃发展、举世瞩目的新平阳。所以我一直说，姜超林这位市委书记很了不起，是我们党的英雄，也是民族英雄。有些同志不太同意我的看法，对平阳不时地有些这样那样的议论和争论，我总劝他们：不要争了嘛，什么姓社还是姓资呀？什么姓公还是姓私呀？都不要争了。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只要他过了河，把一座城市搞上去了，你管他摸的是什么石头。”

高长河马上想到了这几年让省内同志议论纷纷的几桩大事：平阳规模宏大的民营工业园、面积达二十六平方公里的国际开发区，还有马上就要剪彩的公私合股私营为主的跨海大桥。

刘华波也讲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平阳那个民营工业园搞得好不好？事实证明，好得很！我省好多工业园上不去下不来，吊在半空中，平阳这个民营工业园却一片红火嘛！不少产品打到欧美市场上去了嘛！尤其是那个生产中央空调的宏大集团，业务遍及全世界，连公务飞机都用上了！还有那个国际开发区，吸引了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亿投资，占了我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发展势头很好。至于说跨海大桥，又是一个创举，三十二家民营企业集资贷款几个亿，和平阳交通局联建大桥，在全国没有先例，可平阳硬是搞成了，今天就剪彩通车。我要不是因为和大家开这个会，另外还有外事活动，一定会到平阳好好看看。所以，长河同志，请你记住，我要讲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保住平阳目前良好发展势头，争取在你的任期内，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年再上一个新台阶！”

高长河的心一下子热了，冲着刘华波点点头，飞快地做起了笔记。

刘华波喝了口水，继续说：“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新老同志的团结问题。长河同志，省委首先要求你这个新任市委书记带头搞好团结。有一

点已经定了，你这次到平阳工作一个人不带，连司机都不准带。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有教训的，新官上任，老部下带了一大群，干什么？当真去摘人家的桃子呀？人家能服气呀？好，不服气，那就闹吧，一闹就是几年，好端端的局面就闹坏掉了，元气大伤。所以，要团结，要尊重老同志，不是表面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绝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原班子中的个别同志真有不适应的，省委也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所以目前省委只任命一位市委书记，对平阳班子的进一步调整，要等你实际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讨论。长河同志，你的意见呢？”

高长河想了想，说：“我没什么意见，省委的考虑很周到。”

女省长陈红河插话说：“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稳定。长河同志，我不瞒你说，决定平阳的班子，我们常委们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情啊！”

高长河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再次意识到了身上的责任。这责任太重大了。不是因为责任重大，省委三个主要领导不会同时出面和他进行这场谈话。

省委领导们都如履薄冰，他又岂能掉以轻心，岂敢掉以轻心呢？

刘华波又讲了起来：“……第三点，我要重点讲讲反腐倡廉问题了。反腐倡廉从中央到省委一直在努力抓，可以说从不手软，也从没放松。事情也是巧得很哪，就在我们省委决定平阳班子的时候，纪委收到了一笔来自平阳的匿名汇款，多少钱呢？十四万。数目不小。同时还收到了这位汇款者的一封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中讲，这都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县处级干部不该得的钱，所以他交了，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位同志还说了，到他能够把一切讲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协助我们把一帮腐败分子送上法庭的。”

马万里插话说：“那么，长河同志，我们就要想一想了，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平阳同志不敢举报呢？这位同志所了解到的平阳的腐败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呢？这个问题，我和省纪委的同志回头还要跟你专门谈。”

高长河冲着马万里点点头：“好吧，马书记。”脊背上禁不住直冒冷汗。

刘华波仍在谈这第三个问题：“……当然了，腐败问题不是平阳特有的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必然要产生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可能产生的问题，日本、韩国，还有意大利，不是都刮过廉政风暴吗？！因此，对这个问题，省委的原则是：既要查清问题，对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又不能以偏概全，否定平阳改革开放的成就。在这一点

上，省委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

马万里补充说：“华波同志的这一指示很重要。反腐倡廉和坚持改革开放并不矛盾，而且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抓好反腐倡廉，才能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平阳成就归成就，局部腐败归局部腐败，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不能因此否定平阳，否定姜超林同志。”

这时，高长河已明显发现了省委书记刘华波和省委副书记马万里的微妙分歧，而陈红河的态度一时还看不出来，对这个敏感问题，女省长一言未发。

高长河嗣后回忆起这场谈话，仍有一种惊涛拍岸的感觉，并因此认定，就是从这场谈话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暴风雨，几乎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了。

2

得知田立业经姜超林的批准参加接待记者工作，刘意如便想，姜超林算是把田立业捧上天了，也不怕闹笑话。见田立业兔子似的在楼上楼下蹿来蹿去，刘意如便不无讥讽地笑道：“田秀才，瞧你这欢实劲，今天该不是过大年了吧，啊？”

田立业一脸庄严：“过什么大年？刘大姐，这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活动！”

刘意如拍拍田立业的肩头：“知道是重要活动就好，可别给记者乱吐象牙！”

田立业脸上庄严依旧：“哎，刘大姐，你可别变相污辱我的人格，我活生生一个人，哪来的象牙呀？就两颗门牙不小心还摔断了半个，真是的！”

正说着，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

田立业忙跑去接电话，边跑边回头对刘意如说：“可能是北京的记者到了。”

果然是北京新华社的一个女记者。是田立业大学同学“班花”白玲介绍来的，自报大名李馨香。据这位满口京腔的李馨香说，她是白玲的铁姐们儿，此行还顺便给田立业带来了白玲的一个“勿”。

田立业心情愉快，对着电话直乐：“李小姐，不是‘勿’，是吻。”

李馨香一副自来熟的样子，在电话里“咯咯”笑了起来：“白玲没来嘛，那个‘口’留在北京了，也就只能‘勿’了。”继而又说，“哎，你田秘书长是怎么回事呀？白玲说你要开着你们市委的奔驰到机场接我们的，咋到现在连鬼影都不见？太不够意思了吧？”

田立业信口胡说道：“李小姐，你还要怎么个意思，啊？我连专机都给你们派过去了，还不知足呀？是波音757吧，我们平阳市委专为你派的，我的提议！多高的规格啊，平生头一次吧？！”

李馨香说：“怪不得白玲说你会吹，领教，领教！好了，快过来吧，我们已经在你们平阳宾馆住下来了，房号2335，等你请客！快手脚并用，奋勇前进！”

田立业连连应着：“好，好，你们在房间等我，我马上带着奔驰接你们！”

然而，就在田立业打电话向市委小车班点名要那辆接待外宾的大奔驰时，刘意如进来了，说："田立业，你可别胡闹，咱市委这边就这一台大奔驰，今天来宾又多，万一姜书记有重要客人要用，你又要挨骂了。"

田立业眼皮一翻："姜书记说了，北京的记者就是重要客人！"

刘意如担心田立业闯祸，正经劝道："田秀才，您哪，和您的记者姐们儿哥们儿用哪台车都行，最好还是不要动那台奔驰。我真是为你好。"

田立业根本不理："刘大姐，这事你别管，我负责就是了！"

刘意如退一步说："你今天真想动奔驰，就先和姜书记打个招呼吧！"

田立业不以为然："刘大姐，你真是的，把姜书记当啥了？当小车班班长呀！"

这时，田立业已从走廊窗前看到了那辆他所熟悉的大奔驰，不愿和刘意如再啰唆了，一边向楼下走，一边说："姜书记真有客人要用奔驰，你就打我的手机，我让司机送去，不会误事的！"

刘意如追了两步说："那你可快点把车送回来！"

田立业连声应着，一路小跑下了楼，风也似的消失了。

站在楼梯口，望着田立业下楼的背影，刘意如想，真难想象，就是这种自由散漫的同志，当年仅仅因为是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就飞快地得到提升，一年提正科，三年提副处，第四年就到烈山县做了县委副书记，嗣后又在堂堂市委以副秘书长的资格一混六年，而且竟被以严厉出名的市委书记姜超林当成个宝贝。

刘意如和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同志都知道，姜超林确是宠着田立业的，田立业不是在烈山干好了调市委当副秘书长的，而是在烈山闹得待不下去了，才调任市委副秘书长的，据姜超林说，是要"爱护人才"。

田立业也真是个"人才"，正事不干，净写些带刺的文章，在《平阳日报》和《平阳晚报》上发表，还出了两本卖不掉的书。这两本卖不掉的书，姜超林让市委接待处买了不少，见人就送，四处宣传平阳市委有这么个能写"大作"的田秀才。许多干部对号入座，找姜超林告状骂娘。姜超林却说："我看咱们田秀才的文章写得都还不错嘛，讽刺的都是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这有什么不好？你真认为写的就是你，那我可得让有关部门好好查查了！"这一来，再没人敢找姜超林告状了，姜超林也就稀里糊涂得罪了不少人。

这其实很不值得，作为一贯对领导认真负责的老资格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曾婉转而诚恳地提醒过姜超林，不要这么护着田立业，甚至明确建议把田立业调离市委副秘书长的岗位。

姜超林却说："刘主任，你想想，这田秀才往哪里摆？摆到下面去，你就不怕他三天两头给你闹点小麻烦？我看，还是摆在我眼皮底下吧，这样总还能让他多少安分点！反正就养着他写文章呗，咱就权当多了个纪委宣传部长，对端正党风、社会风气总还有点好处。"

刘意如嘴上不说，心里却想：靠田立业这种人端正党风，只怕党风会越来越糟。

后来又发现，田立业实际上并不像一些同志想的那样胆大包天，他讥讽这个，讥讽那个，就没敢讥讽过姜超林，见了姜超林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有一次刘意如故意问田立业："你咋不刺刺咱姜书记？"

田立业反问道："姜书记有什么地方该刺？你给我提供一下素材。"

刘意如一下子慌了："田秘，我这可是和你开玩笑，你别当真！"

田立业偏紧追不舍："刘大姐，你别怕嘛，文章是我写，文责自负，只要你提供的素材真实准确，我就不卖你！"

刘意如自此不敢再和田立业说这个话题，此后还三番五次向田立业解释，怕田立业在姜超林面前乱说一通，给领导造成不好的印象。

现在，这甩子走了，她也能忙点自己的事了，想着昨夜女儿金华遇到的麻烦，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便想往医院挂个电话，看看女儿走没走。没走的话，就让女儿过来，再商量—下那笔烫手的钱该咋处理。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省里马上要派个姓高的新书记过来，这个高书记还是省委马万里副书记提的名，这其中意味深长，平阳也许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然而，正要打电话时，姜超林的电话偏先一步来了，点名调那辆奔驰，说："刘主任，那台奔驰在家吗？马上给我派到国际酒店来！"

刘意如当即给田立业上起了"眼药"，汇报说："姜书记，奔驰刚被田立业要走，我反复对田立业说，要他换台车，他就是不听。我明确告诉他，是您不让动奔驰，他就和我吵，说你是市委书记，不是小车班长。"

姜超林气坏了："这甩子，开着奔驰去抖什么威风呀，啊？是不是以为我要下了，就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啊？刘主任，你给我转告田立业，我就是要下了，也会在下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撤了他！"说罢，摔下了电话。

刘意如也放下了电话。放下电话后便想：田秀才，这回你可又闯祸了！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老书记马上要下了，能不敏感吗？你敢在这时候惹他，也是太没政治头脑了，就冲着这一点，就不配在市委当什么副秘书长！

3

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集体谈话结束后，刘华波又单独和高长河交代了一些情况，嗣后，高长河便轻车熟路来到了省委二号楼，走进了省纪委办公室。省委副书记马万里和省纪委的有关同志已经在等着他了。高长河一进门就感到办公室的气氛沉闷。主持工作的省纪委副书记龙飞没什么客套，待高长河一坐下便说，先和高长河通通气，看看怎么查处平阳这个“6?15”案件。

龙飞解释说：“……寄自平阳的这十四万汇款，我们省纪委是六月十五号收到的，所以，这案子就叫‘6?15’案。”又拿出一封信递给高长河，“这是汇款干部寄来的信，也是六月十五号收到的，原件已经存档，这份复印件你先看看。”

高长河马上看起了信，看罢便说：“看来不是捕风捉影呀！”

龙飞点点头：“可能会涉及一批腐败分子。如果这位干部没讲假话，那么他所处的那个具体环境的班子肯定是烂掉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班子是个什么班子？是在平阳部委局办这些条条里，还是在县乡镇这些块块里？姜超林和平阳市委怎么就一点都没有察觉？联想到孙亚东反映的一些情况，就益发令我们深思了。”

高长河警觉地问：“孙亚东反映的是不是有关平轧厂的情况？”

龙飞点点头：“是的，还有不少群众来信，有些信是直接寄给马书记的。”

高长河不作声了，这事涉及市长文春明，他现在不便说话。

龙飞又说：“长河，我知道现在你也不好表态，还没去上任，情况不了解，当然不好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你表什么态，就是和你这个新书记通通气，希望你和平阳市委能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说罢，把目光转向了马万里。

马万里这才缓缓开了口：“长河，该说的，我们集体谈话时大都说了，现在我还想说的是：对平阳的腐败问题，平阳市委是负有失察之责的。你想想看，平轧厂十二个亿扔到水里去了，连响声都没听到，姜超林、文春明这些负责同志没有责任吗？当然，对平轧厂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敢断定就是腐败造成的。可这十四万是不是腐败呢？是确凿无疑的腐败嘛！而且腐败形成了气候，连正派的同志也被逼着不能不腐败，

这种严重情况触目惊心呀，我的同志！”

马万里在办公室里踱起了步，情绪有些激动。

高长河能理解马万里的激动，这位省委副书记的清廉是出了名的。

“所以，在决定平阳班子时，我点了你的将，得到了华波书记、红河省长和同志们的一致赞同。为什么大家都赞同你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你高长河和平阳地区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无所顾忌地开展工作。”

高长河小心地插话说：“马书记，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我岳父梁清平一九八三年以前在平阳工作过，做过平阳地委书记，一九八三年三月，刘华波书记接他的班……”

马万里挥挥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和这次定班子没什么关系，顺便说一下，定这个班子时，我们也征求过梁老的意见，你猜梁老提的是谁？”

高长河笑道：“肯定不会是我吧？他可不会内举不避亲。”

马万里点点头：“当然不会是你，是文春明。”停顿了一下，又说下去：“无所顾忌地开展工作，并不是说就不讲策略。设身处地替你想想，也知道你很难，一上任就要查处一些干部，哪个干部都会有三亲六故，得罪人呀！可不得罪人又怎么办呢？不得罪这些腐败干部，就要得罪人民，得罪党！所以我们既要做事，又要讲策略，查处可以外松内紧，对姜超林先不要说，以免他误解，一定要拿到事实根据后再和他通气……”

高长河忙说：“马书记，这……这我……我得先汇报一下，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您的指示精神，所以，我已就和姜超林通气的问题向华波书记做了请示。”

马万里显然有点意外，愣了一下，问：“哦？华波同志是什么意见？”

高长河说：“华波书记的指示是，还是要事先和姜超林通气，这样更有利于案件的查处工作，更有利于新班子的团结，不至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马万里想了想，平静地点点头：“那我收回我说过的话，你就按华波同志的指示办。华波同志的指示有道理，通气也有通气的好处嘛，这个问题我原来也是要讲的。我看今天先这样吧，啊？”

高长河如释重负，忙站起来说：“马书记，那我就走了。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您的指示我一定记住，不管得罪多少腐败干部，决不得罪人民，得罪党！”

马万里握着高长河的手，轻轻拍打着说：“那就好，那就好啊！”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高长河暗想：糟糕，今天真是忙糊涂了，和领导谈话竟忘了关手机！

马万里却和气地说：“接电话嘛，我们的事情已经谈完了。”

高长河这才挺不好意思地接起了电话。

是省冶金厅涂厅长，谈烈山县电解铝厂的项目。涂厅长说，烈山那位赵成全县长真操蛋，下午一到，谈了没多会儿，竟昏倒在他办公室里，现在已送往省人民医院。

高长河忙问：“是怎么回事？危险吗？”

涂厅长说：“我怎么知道？我按你老兄的电话指示，把有关处长、专家都喊来了，联合办公，想给你们平阳来个特事特办，也算以实际行动支持你老兄上任，谁想到能闹出这一幕呀！”

高长河说：“好，好，我知道了。”

涂厅长又说：“高书记，我得说一句，你们平阳的干部真不错呀，赵县长都病成了这个样子，还坚持在第一线跑项目，怪不得平阳能有今天！”

高长河说：“那好，就看在这个分儿上，把项目给我批了吧！”

马万里得知这一情况，很感慨地说：“长河同志啊，对这样的好干部，你们市委一定要大力表彰，多树这样的典型，以正压邪！”

高长河想说，对烈山县班子可是有不少人盯着呢，包括孙亚东。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真不好说啊，烈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至今还是一无所知！

4

田立业坐着奔驰赶到平阳宾馆，怕撞上姜超林，没敢下车，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2335房间的李馨香，要她马上带着她的“名记”朋友们下来。李馨香便带着《人民日报》和首都另外两家大报的记者下来了，一共五个人，只能挤挤了。

上车时，李馨香就问：“田秘书长，咱们不会被罚款吧？”

田立业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阳谁敢罚咱的款？”

司机小刘跟田立业出车不是一次了，知道怎么迎合这位散漫的秘书长，奔驰刚离开平阳宾馆大门口，根本没让田立业打声招呼，就拉起警灯、警笛，一路呜呜叫着冲上了繁华的上海路。

李馨香便感慨：“当官和不当官可就是不一样！”

田立业一本正经：“不要这么说嘛，你们当记者，我当公务员，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李馨香直笑：“这话我咋觉得不大对味？”

田立业也笑了：“对味就被你们当菜吃了！”

一路说笑着，来到了香港食府，田立业招待李馨香和她的记者朋友吃海鲜，说是白玲的姐们儿弟兄，全是他的姐们儿弟兄，要姐们儿弟兄好好喝。热情劝酒时，田立业便大谈平阳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大谈跨海大桥的雄伟壮丽，还建议记者们联合采访一下姜超林，为这个干实事的市委书记喝喝彩。

没想到，李馨香却很不够朋友，当场将了田立业的军，拿出一份校样递给田立业，问：“田秘书长，你看，我能请你们姜书记就平轧厂的问题发表点高见吗？”

田立业接过校样一看，吓了一大跳，标题赫然醒目：“这十二个亿扔到哪里去了？”副标题是“关于平阳轧钢厂投资黑洞问题的报告”。

年轻漂亮的李馨香明确地说，这篇稿子想顺便核实一下发内参。

田立业匆匆看了一下稿子，脸沉了下来：“李记者，这篇稿子我劝你先不要急于发。你是白玲的朋友，也算是我的朋友，我得和你说实话，平轧厂问题比较敏感，是我们市长亲自抓的点。”

李馨香说：“是呀，你们市长当年立下过军令状的，三年出钢板，可至今没出一寸钢板，对不对？国家的十二个亿扔到水里去了，对不对？

这里面能没有问题？能没有黑洞？我看给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同志还是比较了解内情的。”

田立业说：“这个同志了解什么内情？就算吃吃喝喝，也不能把十二个亿都吃到肚子里去吧？那么多进口设备摆在那里呢！平轧厂的事据我所知，是三方扯皮，条块矛盾造成的。”

李馨香说：“那你们平阳也有责任嘛！为什么要扯皮？你们那位文市长当真不把人民的血汗当回事呀？”

另一个记者也说：“真是哩，对这种官僚就得揭露！”又说，“田秘书长，你甭怕，这事与你无关，文章既不是你写的，又不是你发的，你就装不知道嘛。”

田立业没理那个记者，只对李馨香说：“李小姐，你要真不怕惹事，我建议你就从北京到省城，再到我们平阳，把事情的全过程都好好采访了解一下！”

李馨香似乎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大文章，点点头说：“我是不怕惹事的，我只对事实负责。”又问，“剪彩活动结束后，我能不能见见文市长，和他谈谈？”

田立业说：“我先向我们姜书记、文市长汇报一下再说，好不好？”

李馨香同意了。

饭后，田立业把记者们全送到了平阳宾馆，马上找了姜超林。

这时，姜超林正在平阳宾馆五楼套房里向来参加剪彩活动的省委秘书长程义之和常务副省长吴柱国汇报工作。田立业赶到时，正见着姜超林从套房里出来，姜超林看到田立业愣了一下，黑着脸说了句：“到我房间来一下！”说罢，头都不回上了电梯。

到了四楼姜超林的房间，门一关，姜超林没容田立业说一句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田立业，你好威风呀，开着奔驰满世界转！转够了是不是？你还敢来见我，啊？我以为你要等到我下台后才见我呢！一天到晚写文章讥讽这个，讥讽那个，你咋就不讥讽讥讽你自己？你看看你还像不像一个副秘书长？我容忍了你六年，你别逼着我下台前最后一分钟撤你！”

田立业笑道：“老书记，你不会。谁会在下台前得罪人呀！”

这话更把姜超林惹火了：“田立业，我告诉你：我还非撤你不可！”

田立业这才收起笑容：“老书记，你先听完我的汇报再撤我好不好？”

听完田立业的汇报，再看完那份校样，姜超林的火气全没了，再不谈撤不撤的事了，拍打着手上的校样思索着，问田立业：“新华社这个记

者住哪个房间？”

田立业答道：“2335房间。”

姜超林沉默了片刻，说：“田秀才，你代表我，请她多留几天，到平轧厂好好看看，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讲，实事求是！既然有些人就是看不到平阳的改革成就，光看到问题，而且老是拿平轧厂做文章，我们就只好陪他做了，光明正大一切公开！无官一身轻嘛，反正我现在也不怕再得罪哪个条条块块的人了！”

田立业又说：“首都各大报的这些记者要联合采访您。”

姜超林手一挥说：“可以。叫上文市长，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

临走，田立业本想再和老书记开个玩笑，问问老书记还撤不撤他了，可看到姜超林一脸沉重，便没敢，悄悄掩上门走了。

5

一步步往望海岩观礼台上走时，姜超林又想起了市长文春明的话：这是一次告别演出。告别什么呢？告别权力，告别欢呼，也告别作为一座城市的领导责任。是的，不做市委书记了，他仍然是市人大主任，从理论上说人大才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执政，任何一级人大都要体现党的意志，那么，离开了市委书记的岗位，离开了市委常委会，他就不是过去那个姜超林了。

职业性的微笑仍恰到好处地写在脸上，任何人也休想从这位政治强人的神情中发现一丝一毫的失落和沮丧。姜超林威严不减地跟在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程义之和常务副省长吴柱国身后，向鲜花、彩旗和聚在跨海大桥东端的人群挥手致意。

这景象真是激动人心。姜超林当年一上任，就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他最喜欢的就是两件事：开工奠基和竣工剪彩。只要有可能，平阳任何重大工程的开工，他都去参加奠基；任何重大工程的竣工，他都去剪彩。十年来，该有多少次红红火火的奠基和剪彩呀！数都数不清。也正是在这数都数不清的奠基和剪彩中，平阳飞起来了，一飞冲天。

就说面前这座跨海大桥吧，多么壮观，多么辉煌！像一条腾飞的巨龙，横跨南湾海峡，一举把繁华的中心区和处于半岛位置的国际开发区及民营工业园连为一体了，使得原属偏远地区的半岛新区变成了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前，跨海大桥的规划一公布，半岛新区的房价和地价就不断地飞速上升，据文春明说，至今整体升幅已达153%，民营工业园内的工业用地转让价竟翻了两番还多。

这完全在姜超林的预料之中，决定公私合作，动员那些民营企业家集股投资时，姜超林就代表市委、市政府说过：“在商言商，现在我不是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在向你们下指示，而是作为一个代表政府的商人和你们这些商人谈合作。你们要赚钱，政府也要赚钱。我敢保证跨海大桥这个大买卖能让我们双方都赚到钱。第一，有十五年的过桥费可收；第二，新区地价、房价的升值。”

当时有人问：“姜书记，那咋不让国际开发区的外资企业也参加入股投资？国际开发区不是也在半岛上吗？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四百多家企

业，能集多少资啊！”

姜超林说：“我们当然可以让外资入股，可我不愿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护和扶植民族资本，你们虽然是民营企业，可都是民族资本，有钱可赚的好事，我当然要先考虑你们，各国政府都是这么干的嘛。”

于是，就有了这座在全国尚无先例的公私合作的跨海大桥，就有了今天这最后的告别演出。两年前在民营企业家协会和那帮民营企业家谈合作时，姜超林绝没想到自己的告别演出会是为这座跨海大桥剪彩。

在观礼台上站定后，主持仪式的市长文春明开始介绍参加剪彩活动的领导和来宾，接下来，领导和来宾们一一讲话。交通部一位副部长、省委秘书长程义之和常务副省长吴柱国都表示，平阳公私合作联建跨海大桥是个创举，为深化改革，加快基础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闯出了一条新路。事实证明，基础建设完全可以动员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一起参加，这是利国利民，于公于私都有利的大好事。因此，这座跨海大桥不但是跨过了南湾海峡，也跨过了一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落后的陈规俗见，使平阳的改革开放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领导和来宾们讲话时，姜超林心里颇不平静，心想：不管程义之和吴柱国代表省委、省政府讲得多么好，事实是省委书记刘华波和省长陈红河都没来。兼任省人大主任的刘华波有外事活动来不了，省长陈红河没啥大事可也没来。而据说明天送高长河上任，这两位领导却都要来。这无论如何都让姜超林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上午接到程义之和吴柱国，听他们一说，姜超林就不悦了。

脸面上却没露出来。面对电视台记者和摄影记者的镜头，姜超林仍一如既往地微笑着，直到文春明宣布请他代表平阳市委、市政府讲话，他才收敛笑容，走到了话筒前。

这场景太熟悉了，又是人山人海，又是彩旗如林！

也就在这时，东桥头的人群中突然打出了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打出来的，上书十五个大字：“姜超林书记，九百万平阳人民感谢您！”

姜超林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甩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情绪激动地开始了自己最后一次直接面对平阳市民的讲话：“市民们，同志们，是我要感谢你们，是平阳市委、市政府要感谢你们啊，深深地感谢你们啊！没有你们的支持和流血流汗的拼搏，就没有我们面前这座跨海大桥，就没有平阳改革开放的今天……”

6

主治医生对高长河说："你们这位赵县长实际上早就是肝癌患者了，半年前就在我们这里确诊了，他能活到今天都是个奇迹！"

高长河被惊呆了。竟有这种事！一个涉嫌腐败的县委班子的县长，竟是个晚期肝癌患者，竟带病支撑了半年，以至于昏倒在冶金厅谈项目的办公会上！那个烈山县究竟发生了什么？

见到赵成全时，赵成全却很平静，仍在谈那个电解铝项目。

高长河真不忍心再听下去，握着赵成全的手说："好了，好了，赵县长，这事你别操心了，涂厅长已经说了，他们特事特办，尽快批，你就好好养病吧！真是的，病成这样还不休息，你不要命了？"

赵成全凄哀地笑着说："高书记，我还要什么命呀？半年前就被判了死刑，医生说我活不了三个月，可我又活了半年，又干成了不少事。"

高长河难过地问："你这个情况，平阳市委和姜超林书记知道不知道？县委班子里的同志知道不知道？"

赵成全摇摇头："不知道，都不知道，要是知道，啥也不会让我干了。"

高长河默然了。

赵成全又说："高书记，你能不能也装不知道？就让我可着心再干几天？反正是不治之症，与其让我死在医院里，不如让我死在工作中。真的，有工作干反而好，什么病不病的，就全忘了。"

高长河语气坚决地道："不行，赵成全同志，你必须住院治疗！"

离开赵成全的病房，高长河马上找了值班院长，对那位院长说，对这位来自平阳的县长要尽一切力量抢救，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要考虑经济代价。院长说，只怕困难呢，根据这位病人的情况看，用什么药也无济于事，最多就是延长个把月的寿命。高长河说，就算是个把月也好，我们不能抗天命，也还能尽人意。

从院长室出来，高长河看看表，才四点多，想着明天一早就要到平阳上任，咋说也得去看望一下老岳父了，便到了五楼高干特护病房。

夫人梁丽已在病房里坐着了，见了高长河便讥讽说："高书记，您这封疆大吏现在还能想到老爷子呀？真是难得。"

高长河笑笑说："这封疆大吏可不好当，还没上任头就大了。"

梁丽还想说什么，梁清平却用严厉的目光将梁丽制止了，随后又抬起手向外面的客厅指了指，示意梁丽出去。

高长河知道，老人家必是想和他谈平阳的工作，不愿梁丽在一边旁听。老人家算得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善于保守党的秘密，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矩就是：谈工作时，家属亲人一律回避。

果然，梁丽一走，老人家便开口了："长河，你去平阳主持工作，很好！"

高长河苦笑着说："可能不太好，省委主要领导之间好像有分歧，很微妙，平阳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梁清平挥挥手："说说看。"

高长河说："刘华波书记反复强调肯定平阳改革开放的成就，对姜超林评价很高，甚至说他是党的英雄，民族英雄。可马万里副书记则更侧重于反平阳的腐败，认为平阳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是我省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认为姜超林对平阳的腐败负有责任。"

梁清平点点头："不奇怪。"

高长河定定地看着梁清平："哦？"

梁清平语调平和地说了起来："说点历史。可能你知道，也可能你不知道。一九八三年以前，平阳的书记是我。刘华波接我的班，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在平阳干了五年零八个月，调到省委做了副书记。姜超林接的刘华波，从一九八八年到今天，十年。这样，我们三个书记在平阳的工作经历，就构成了平阳近二十年的改革历史。我们三人这二十年干了些什么呢？我五年多主要搞拨乱反正，把土地包下去了；华波同志五年多把乡镇企业抓上去了，使乡镇企业占了平阳经济的半壁江山，当然也搞了不少基础设施；姜超林干得最长，应该说，也干得最好，几乎是重建了整个平阳，使平阳的经济全面起飞了。这就是历史。"

高长河意味深长地说："所以华波同志就充分肯定平阳的改革成就……"

梁清平抬起手，示意高长河先不要说，自己又说了下去："再说点历史。一九八六年前后，在刘华波任平阳市委书记、姜超林任平阳市长时，马万里正做昌江市市委书记。昌江当然不能和平阳比，在历史上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希望它一下子就搞上去。可马万里在任七年，循规蹈矩，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动作，以至于搞到市委接待处几个月无人可接待的地步，却还不服气别人，认为平阳是走过了头。当时的省委为了尽快打开昌江的改革局面，果断调整了昌江的班子。具体说，是在我的提议下，调马万里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让马万里离开了昌江

市。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在组织部的岗位上，马万里倒是胜任的，事实证明，这位同志适合在条条工作，后来就做了部长、省委副书记。”

高长河会意地道：“那您的意思是——”

梁清平笑笑：“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讲点历史嘛。”

高长河知道，老人的风格是点到为止，也就不好再多问什么了。

沉思了一下，梁清平却又说：“腐败必须反，不反不得了啊，会丧失党心民心啊！平阳有没有腐败呢？肯定有嘛，局部地方可能还很严重。但是，切记：当有人试图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否定改革时，你高长河一定要给我硬着头皮顶住！另外，腐败现象也很复杂，是是非非纵横交错，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

高长河说：“是的，平阳有个县长被纪委盯着，涉嫌腐败，可得了癌症还顶岗工作，倒在了省城，现在就住在这里。我真说不清哪个形象是真实的。”

梁清平颇有意味地道：“说不清时就先不要说嘛！”

高长河又说起了日后和姜超林、文春明的合作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平阳班子团结问题的忧虑。

梁清平略一沉思，说：“一年多前，你去做省委副秘书长时，我送你八个字‘多学多看，谨言慎行’；今天，我再送你八个字吧。哪八个字呢？‘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高长河明白了：“爸，您放心，这八个字，我一定牢牢记住。”

梁清平点点头说：“去吧，好好工作，没事少往省城跑，平阳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都交给你了，你要带着九百万人和一座城跨世纪哩，希望你能干得更好，超过我们这些老同志！”

高长河心里一热：“爸，等我干出了点新模样，请您和华波同志来视察！”

梁清平欣慰地笑着说：“好，好，长河呀，我等着哩！明天上任，先代我向超林、春明同志和平阳认真干事的同志们致以一个老同志的敬意和谢意！”

7

仅仅一天，新书记高长河即将到平阳上任的消息就四处传开了，因此下午跨海大桥的剪彩仪式上出现了让姜超林意想不到的横幅。与此同时，姜超林也敏感地发现了办公室主任刘意如的微妙变化。刘意如过去从没在姜超林面前说过“不”字，可这晚姜超林要国际开发区的最新引进外资数据时，刘意如竟说时间太晚了，国开办有关人员都下了班，恐怕很难办。

姜超林心里很火，却又不能不压抑着，只好说：“好，好，刘主任，你就明早报给我吧，这些最新数据，我向新书记高长河交班时要用的。希望你不要误事。”放下电话时，姜超林说了句：“我们有些同志的眼头可是活络得很哟！”

田立业当时就在姜超林办公室，正向姜超林汇报如何安排新华社记者李馨香的采访调查工作，一听这话，马上说：“那是，老书记，权力崇拜嘛，谁有权力就崇拜谁。所以人家才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

姜超林感叹着：“是啊，是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呀，下台前就突击提干，就安排亲朋好友，就拿原则四处大送人情，好像这日子从此不过了似的！”

田立业揶揄地说：“就是嘛，那日子是人家的日子了，关你什么事？”

姜超林虎起了脸：“你这是什么意思？像不像副秘书长说的话？”

田立业笑了：“不像您撤我，只怕来不及了吧？”

姜超林也笑了：“你这人看来是改造不好了，我六年的改造工作宣告失败。”想了想，表情认真起来：“哎，说点正经的，前一阵子那么多人往我面前凑，想在我手上最后进一步，你咋没动这心思？”

田立业说：“我敢吗？您没撤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姜超林点点头：“你这同志还不错，有点自知之明。”

田立业却又来了劲：“不是我有自知之明，是您和组织部门缺乏伯乐的慧眼。其实按我这水平到哪个市县做一把手不是好样的？没有伯乐，像我这种千里马只好卧槽了。”

姜超林佯怒道：“你千里马？千里牛吧！你自己想想，早先组织上是咋培养你的，啊？就因为你是第一个分到平阳市委的研究生，让你下去

锻炼，镇党委副书记、书记、县委副书记还兼纪委书记，你倒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在烈山和耿子敬吵成了一锅粥！你还说什么说？别人卧槽还情有可原，你叫活该！”

田立业不满地道：“您就是袒护耿子敬！”

姜超林道：“袒护耿子敬？你有耿子敬那本事？能把烈山搞成今天这样子？”

田立业不服气：“当初您要是把耿子敬调走，让我当烈山县委书记，没准我干得比耿子敬还好！”又咕哝道：“说真的，我也实在是讨厌官场上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那一套，总也不习惯，所以总吃亏！”

姜超林说：“高长河书记来了，你就会渐渐习惯的，我相信他比我本事大，一般说来，会对你加大改造力度，我交班时，也会向他这样建议。”

田立业说：“让他改造好了，了不起我挪挪窝，副处级还得给我。”

姜超林说：“是呀，铁交椅嘛，上去了就下不来，你算把干部政策吃透了。”

田立业却认真地说：“哎，老书记，我跟您去人大怎么样？不要您提我，平调，还做副秘书长——人大副秘书长好不好？我就喜欢跟您干！”

姜超林愣了一下，马上说：“我到人大搞家天下呀？你是我的亲兵呀？”

田立业真诚地说：“不是，老书记，是我服您，从心眼里服您！我还想为您写本书哩，书名都起好了——《一个人和一座城》！”

姜超林摆摆手道：“秀才，这种为我个人评功摆好的书我劝你别写。什么《一个人和一座城》？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三届市委书记，更重要的还是九百万人民的支持，没有平阳广大干部群众二十年的拼搏进取，现在这座城就不存在，所以你就是真写这本书也应该是《九百万人民和一座城》。”

田立业说：“好，我就这么写。”

姜超林却说：“先不要写，新书记马上到了，你还是要安心工作，一定要记住，你田立业毕竟是平阳市委的副秘书长，不是作家。”这才想起了正题：“哎，秀才，你继续说，那位新华社的李记者想怎么逐级采访？具体怎么安排？”

田立业也回到了正题上：“哦，老书记，是这样的，李记者在平阳准备待一周左右，就住平轧厂招待所。然后我陪她到省城和北京。在平阳期间，有些关于当初平轧厂上马的重要决策情况可能还要问到您和文市长。”汇报完后，又说：“李记者现在也服您了，说您接受他们联合采访

时，简直像赵忠祥播新闻！”

姜超林呵呵笑着说：“秀才，你别捧我了。这个事，我看这样办：一、不一定住平轧厂招待所，条件艰苦了点；二、在平阳你陪同，省城、北京你不要去，其他同志也不要去，以免给人家造成误会；三、此后这事不要再向我汇报了，可以向新书记高长河直接汇报。”

田立业明白了：“好，老书记，我全按您的指示办。”临走，再次认真地说道：“老书记，我不是开玩笑，我是真想到人大去，您看能不能考虑一下？”

姜超林心里隐隐发热，拍拍田立业的肩头说：“先在市委好好干，高长河和你一样也是研究生，没准也会很看重你呢。当然喽，真弄到待不下去的程度，我也不会看着你做待岗干部的，反正我是被你赖上了嘛。”

田立业又说：“要不，您向新书记推荐一下，让我到下面干个正职怎么样？只要是正职就行，哪怕是个乡、是个镇都行，我这辈子非得干出点模样给您老书记看看，别以为我只能在机关分苹果！”

姜超林没把田立业的话当回事，挥挥手说：“走吧，走吧，我还有事。”

田立业自觉没趣，悻悻走了，走后没几分钟，市长文春明便来了。

文春明一进门就说，刚把交通部副部长一帮人送走了，明天走的客人也安排好了，剪彩活动大致可以算善始善终了。说着说着，就发起了牢骚，先怪省委书记刘华波和省长陈红河不来，后来又谈起平轧厂的事，说是忍辱负重也得有个限度，这回真该借新华社李记者的手好好反击一下了。

姜超林说：“春明呀，你看你，又带情绪了吧？反击什么？谁要反击呀？是有人往新华社递了材料嘛，我们只好实事求是地把平轧厂的问题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可能会得罪那些条条块块中的一些人，以后平阳有些工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可有什么办法呢？不是我们不愿忍辱负重了，是有人非要把它当个大问题来抓嘛！”

文春明问：“这事要不要向高长河汇报呢？”

姜超林说：“当然要和他通气了，交接时，我就把那份原准备发表的内参复印件交给高长河，光明磊落嘛！”

正说着，文春明的秘书拿着手机进来了，向文春明和姜超林汇报说，市防汛指挥部来电话，说是由于昌江上游广大地区连降暴雨，昌江平阳段水位已接近历史最高位，如果上游地区暴雨不停，新的洪峰再下来，县级市滨海和平阳部分城区可能就会出问题。

文春明一听就急了，起身要走：“我得赶快到防汛指挥部去。”

姜超林嘱咐说：“还得向省防汛指挥部报告。”

文春明走后，姜超林想想仍觉得不安，叫起已上床休息的司机和秘书，也驱车赶往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昌江江堤，突击检查防汛工作。

根据市里的安排，昌江沿线十几个乡镇已组织了几万人马上了江防第一线。

然而，0001号奥迪一路往江堤赶时，平阳的夜空却明月高悬，满天群星灿烂异常，不说看不到电闪雷鸣，月边连一丝乌云都见不到。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子夜时分，迄至这时，姜超林作为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天还没过完，他仍对平阳这座城市，对生活在这座城市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九百万人民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沉重责任。

坐在车里，目视着扑面涌来的满城灯火，姜超林想，这真是最长的一天。

第三章 升起的是太阳还是月亮

1

姜超林从市委主楼电梯里一走出来就看到，市长文春明和市委常委们已在主楼门前聚齐了，正准备迎接省委书记刘华波和有关省委领导同志。又注意到，市委副书记孙亚东情绪很高，正笑呵呵地和宣传部部长沈纯说着什么。

孙亚东说：“……我早就说过，高长河在省委机关待不长，看，说准了吧？”

沈纯说：“这可真没想到，我原以为高长河会做省委秘书长，进常委……”

姜超林走过来，打趣道：“怎么？你们又做起业余组织部长来了？”看了孙亚东一眼，问：“哎，华波同志的车队到哪里了？”

孙亚东回答说：“刚刚接到公安局陈局长的一个电话，陈局长在前导车上汇报说，车队已经上了三环高架桥，马上就到了。”

姜超林点点头，走到了文春明面前，抽空又和文春明说起了防汛的事：“春明啊，昨夜我到江堤上转了一圈，四处看了看，真吓了一跳，今年的汛情不但来得早，也确实很严重呀！我对王少波说了，滨海市委、市政府从现在开始，必须有人二十四小时在堤上值班，随时和市防汛指挥部保持联系。”

文春明有了些感动，苦笑着说：“姜书记，您真算是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姜超林笑道：“这不，马上就要换岗了，以后就不是我的事了。你们过去不是常说嘛，‘市委坐船头，政府在岸上走，人大举举手，政协晃悠悠’，我呀，以后也就是举举手喽……”

文春明道：“老书记呀，我看您不会光举举手的……”

正说到这里，两辆挂着平阳牌照的警车开进了市委大院，平阳警车后面紧跟着刘华波和马万里的专车以及随行车辆，最后是省公安厅的一

部警车。轿车在主楼门前顺序停稳后，刘华波、马万里和高长河分别从各自的车里走了出来。

走在头里的刘华波上前握住姜超林的手说：“超林，你们等急了吧？”

姜超林笑道：“不急，不急，没超出我们的预料，二百六十公里，一路高速公路，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嘛。更何况，进了平阳地界还有我们的前导车一直汇报着，我们对领导们所在的位置很清楚。”

马万里呵呵笑着：“老姜啊，你就没想过我们坐直升飞机呀，啊？”

姜超林也笑：“马书记，您总还不至于这么急于让我下台吧？”

刘华波这时已走到文春明面前，正和文春明握手，听得姜超林这话，马上回转身说：“哦，超林，你还真想在平阳打万年桩啊，啊？”

姜超林道：“打什么万年桩呀，就是要把这把老骨头埋在平阳罢了！”

刘华波连连说：“好，好，那么，在平阳迎海公墓里也给我留个位置，我呀，叶落归根后，也来和你做伴！‘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嘛。”

姜超林大笑起来：“华波书记，您还要拉我去改革阎王殿呀？”

高长河握着姜超林的手，马上说：“老书记，我真服您和华波书记了，阎王爷面前真有了你们，不改革恐怕也不行！你们这旧部也算我一个好了！”

姜超林笑道：“你这个高长河，开什么玩笑？！你是跨世纪干部，算哪门子旧部？你得把这世纪跨好，带着咱平阳把这世纪跨好！”拍打着高长河的手背，又亲昵地说：“知道吗，半年多前，我就动过你的心思，想把你挖到平阳来哩！”

高长河笑了：“是不是去年底我们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见面以后？”

姜超林道：“是的，你那番关于姓公还是姓私的宏论让我深思不已呀！”

高长河道：“老书记，是您和平阳的同志干得好呀，把姓公姓私的问题在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了嘛！我当时正按华波书记的指示写一篇文章，觉得平阳民营工业园的事实很有说服力，就在会上找了您。”

姜超林关心地问：“这篇文章发在哪里了？我很想看看呢。”

高长河指了指刘华波，悄声说：“大老板后来不让我发了，说是有些事，我们还是先做不说吧，免得弄得全国议论纷纷。”

姜超林笑笑说：“我们大老板就是精明，当年他在平阳搞乡镇企业时，也是光做不说，闷头儿发展，人家骂到头上了，说乡镇企业是不正

之风的风源，他也装听不见……”

这话刘华波却听见了，马上叫了起来：“哎，超林啊，你别光说我的坏话了，快请我们屋里就座吧！咋老和高长河扯个没完没了？你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嘛！”

姜超林一怔，这才走到队伍前面说：“请，请，各位领导，里面请……”

到市委会议室一落座，马万里悄悄提醒刘华波说：“华波，老姜的情绪我看不太对头呀！”

刘华波说：“有什么不对头？我看还好嘛。啊？”

马万里忧心忡忡：“说真的，华波，我有些担心未来班子的团结。”

刘华波摆摆手：“老马，现在不要做预言家嘛，看一看再说吧。”

话虽这么说，刘华波心里却是有数的：姜超林对马万里不但有情绪，而且情绪看来还很大，一见面就在暗藏机锋的对话中流露出来了。这让他颇有几分吃惊和不安。刘华波认为，这不太符合姜超林的风格。姜超林一贯是讲政治的，尽管一直不太看得起从昌江市上来的马万里，可过去在人前背后也从没说过马万里什么。今天却怪得很，竟把马万里急于让他下台的话都说了出来。这说明姜超林对这次换届是心存芥蒂的，而且把账算到了马万里头上。

接下来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得倒还不错，气氛十分热烈。省委组织部齐部长代表省委宣布了任免决定后，姜超林马上表了态：坚决执行省委决定，协助新书记高长河做好平阳的工作。高长河也发了言，表示要向老同志和平阳的同志好好学习，尽快熟悉情况，投入工作，力争不辜负省委和平阳九百万人民的重托。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高长河把昨天在省委谈话时说过的一段话又说了出来：

“……说心里话，让我到平阳这个经济发达市来做市委书记，我真是战战兢兢呀。直到今天车子一路往平阳开时，我还在问自己：高长河呀高长河，你何德何能，伸手就摘了这么个大桃子？姜超林书记和上届市委班子树起了这么炫目的一根标杆，你和你的新班子跳得过去吗？！你这跨世纪可是不好跨呀！”

姜超林笑呵呵地插话说：“长河，不要这么说嘛！平阳标杆高了些，各方面的基础自然也就好，有这么好的基础，我相信你不但跨得过去，还会干得比我们老同志更好！别说什么摘桃子，要说摘桃子呀，你也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我嘛。十年前，我从华波同志手里先摘下了一个大桃子！没有华波同志留下的大好基础，也没有平阳这十年的飞跃发展

嘛。”

刘华波笑道：“那我又从谁手里摘了桃子呀？应该算是从梁清平梁老手里摘了桃子吧？”摆摆手：“我赞成超林的意见，不要说什么摘桃子嘛。我们的改革成就就是这么一茬人接一茬人前赴后继干出来的；我们的改革历史就是一代人接一代人押上身家性命用共同的心血写成的。谁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历史嘛。作为个人，不论官做得有多大，在位的时间有多长，我们都只是时代洪流的一个浪头而已，冲击过，拼搏过，也就可以自慰了嘛，是不是呀，超林？”

姜超林点点头：“这话说得好！”

马万里也说：“华波同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我们改革的历史从来就是靠人民的力量写就的。主席当年说过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说得何等好啊……”

刘华波注意到，马万里说这话时，姜超林的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散会后，市长文春明张罗着要大家到平阳宾馆用餐。

刘华波却想和姜超林好好谈谈，便在出门时对姜超林说：“哎，超林，宾馆的饭我吃不惯，走，走，到你家吃手擀面去！”

姜超林颇感意外：“华波，你开什么玩笑？你们这么多大首长光临平阳，长河又头一天到任，咱们去吃手擀面合适吗？”

刘华波笑道：“有什么不合适？你还怕马书记、高长河他们离了你我就不会吃饭了呀？”

姜超林迟疑着说：“改天吧，下午三点还要开全市党政干部大会哩。”

刘华波指了指手表：“现在是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还有三个小时呢，来得及。”说着扯了姜超林一把：“走吧，走吧，吃手擀面，也能替你们平阳省点招待费。”

姜超林苦苦一笑：“省什么招待费？你省委书记不去吃，一桌饭还是一桌饭。”

话虽这么说，姜超林最终还是答应了。

于是，二人驱车前往姜超林家去吃手擀面。

坐到车里，刘华波才问：“超林呀，是不是有什么想不通呀？”

姜超林道：“有什么想不通？到点了，该下车就得下嘛。”

刘华波叹了口气：“明年我也得下了，跨世纪，我们这些老同志肯定跨不过去喽！未来的历史要由高长河这帮更年轻的同志来写喽！”

姜超林淡然道：“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嘛，谁也没法抗拒。”

刘华波拍拍姜超林的手：“对头，你老伙计这样想，我就放心了！不

瞒你说，大家都知道你在平阳的影响力，有些同志担心日后平阳的班子不团结呀……”

姜超林笑了笑：“这些同志多虑了吧？我已经离开平阳市委班子了嘛，日后也就是列席市委常委会了。你这个省委书记要是不放心我，我可以表个态，在常委会上只带耳朵不带嘴。好不好？”

刘华波虎起了脸：“这叫什么话呀？将我的军呀？”

姜超林一点不怯：“大首长，是你将我的军哟。你大首长究竟是要去吃手擀面，还是要和我谈工作？要是谈工作，咱们就到市人大办公室去谈。我这个市人大主任向你这个省人大主任好好汇报。”

刘华波摇摇头：“老伙计，咱们十年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当真连碗面都不想请我吃了？”

姜超林叹息道：“我这碗面只怕不好吃呀……”

刘华波笑道：“好吃不好吃我都得吃，还想像过去那样，一边吃着你的面，一边听听你的心里话。就是日后到了迎海公墓，咱们还要做伙计嘛！”姜超林也动了真情，讷讷地说：“那好，华波，我就向你交交心吧！”这时，轿车驰入了市委宿舍大院，在一座挂有“公仆楼”红牌子的公寓楼前停住了，已先一步得到通知的姜超林的夫人王玉珍正在楼下候着。

2

大潮汹涌，惊涛拍岸，浑浊的昌江水滚滚东流。

江堤上，一辆越野吉普缓缓行驶，手持报话机的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正对着报话机指挥着三十里江堤的防汛工作。天气晴朗，江风却出奇地大，时而带着一阵阵腥气和水汽猛然扑进车内，让王少波领略一下惊心动魄的感觉。

确是惊心动魄呀，王少波看着翻滚呼啸的江水想，这三十里江防线上万一出现缺口，哪里破了堤，那损失就不是几个亿的问题，很可能是十几亿，几十个亿！他领导下的这个滨海可不是一般的小县，而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型县级市，人口过百万，不但是平阳地区，也是全省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县级市。这些年在全国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滨海的发展势头一直强劲不衰，已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用平阳市委文件里的话说，叫硕果累累。他无论如何不能让江防线在他手上失陷，把这累累硕果泡到江水里。

昨夜在江堤上见到姜超林时，姜超林就黑着脸说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滨海市委、市政府要把工作重心放在防汛上，江堤上必须有主要负责人值班，必要时，连市委都得给我搬到江堤上来！若是在江防上出了问题，淹了滨海市，你们市委班子就得引咎辞职！"

从今天早上开始，市委班子里一大半人上了堤，分别把口，指挥民工日夜加固险段江堤，沿江七乡镇的一万多民工已经上了堤，加上轮换机动人员，近三万之众。农村的积累工和义务工全用上了，连机关人员也用上了。王少波代表滨海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誓与江堤共存亡。"

现在，这个口号已变成标语牌竖在江堤上，王少波下车后看到不远处的一块标语牌下，许多民工和机关干部正在往草包里装土、装石头。几辆自卸车和压路机也开了上来，机声隆隆，黑烟阵阵，远远看去，真有点像打仗。

这时，王少波手上的报话机响了："王书记，王书记，听到了吗？请回话。"

王少波对着报话机答道："我是王少波，我听着呢。"

"我是李圩子的镇党委书记李三立呀，我们这里出现了险情，由于江水冲击，二十多米大堤正在坍塌，情况……情况挺严重的，您……您是

不是来看看？”

王少波一听就气了：“江水冲击？别的地方也有江水冲击，怎么都没坍塌，只你李圩子坍塌了？李三立，我问你：你们的防洪工作是怎么做的，啊？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洪防汛的一次次指示你们究竟认真落实了没有？”

报话机里的声音带上了哭腔：“王书记，这……这真不能怪我们，我们这段大堤土质太差，您来看看就知道了……”

王少波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慌，我马上过去！”说着，跳上吉普车，对司机道：“去李圩子！”坐在颠簸的车里，王少波仍在吼：“李三立，你可给我听好了，就算土质差，你们的责任也逃不了！这土质是今天才开始差的吗，啊？你们平时注意了没有？干什么去了？！实在不行，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都给我往江里填！就这话！”

赶到李圩子段一看，情况真是蛮严重的。李圩子这段江堤是沙土筑就的，尽管在枯水季节加固过堤埂，有些地方还用石头修了护坡，可由于土质太差，石头下的沙土都被洪水冲走了，一段长约二十多米的堤埂垮落下来，连一台停在大堤上卸石头的解放牌汽车也落入了水中。万幸的是，王少波赶到时尚无人员伤亡。

急了眼的王少波变得不讲理了，一边手持报话机在大堤上忙活着，一边指着李圩子镇党委书记李三立的鼻子骂个不休：“……你们这是糊弄鬼！护坡为啥不往江底多砌砌，啊？为什么不能多跑几里地去取土？”

李三立争辩道：“王书记，您不知道，我们这乡周围几十里大都是沙土……”

王少波根本不听，两眼紧盯着脚下拍岸的江水和仍在不时坍塌的江堤，对着报话机直吼：“喂，喂，大泉乡听到了没有？快给我把你们的人和车调上来，马上到李圩子段，马上！车上全装石料，误了事，我把你们全撤了！”

李三立还在一旁唠叨：“王书记，这真不怪我们，我们对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一直是认真落实的……”

王少波火透了：“就落实成这种样子？别给我强调客观了，干活去，今天不破堤算你们运气，破了堤，你们都给我打辞职报告！”

有人好心提醒说：“王书记，您往后站站，别掉到江里去，您面前还在塌哩。”

王少波却黑着脸，没好气地说：“你们都给我往前站，党员干部带头！”

李三立和李圩子的党员干部都老老实实往前站了，把一个个沙包和

一块块石料抬起来往江里扔，溅起的水花飞得四处都是。一些附近的农民把大衣柜也献了出来，一个个大衣柜装上土石沉到江里，渐渐在坍塌的残坡和现大堤之间垫出了点模样，早先沉下去的那辆解放牌卡车露出了半边。

一点多钟，大泉乡运石料的车队上来了，人也上来了，王少波心里定了些，想起下午三点要到平阳开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便准备离开李圩子。

然而，偏在这时，天上乌云四合，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尚未夯实的大堤仍是险象环生。王少波不敢走了，在报话机里告诉市长江昆华，让他先到平阳开会，自己晚些再去。

不承想，却没去成，带着李圩子的民工在风雨之中打桩时，一个浪头把王少波和两个民工卷进了江水中，若不是王少波和那两个民工腰间拴了绳子，那可真就会随着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被岸上的同志从水中拖上来，王少波满脸是血，昏迷不醒。

沉入江岸的那些石头差点要了王少波的命……

3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十年过去了，平阳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可市委书记姜超林的家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姜超林和他们一家依然住在当年市委命名的“公仆楼”上，依然是四楼的两个打通的中套。家具仍是那么杂乱陈旧，从折价处理的五十年代的办公桌、老式沙发，到七十年代流行的捷克式高低柜、大衣柜，没有一件跟上时代潮流的新东西。

刘华波吃着姜超林夫人王玉珍做的手擀面，四处看着，摇着头：“超林呀，你可是落伍喽，你这个市委书记的家和你们这个经济大市的形象可是不太相衬哩！看看，一件新式武器都没有！”

姜超林笑道：“咋没有？这大彩电是前年才换的，二十五英寸。”

刘华波这才注意到，高低柜上的彩电比以前大了些。

王玉珍也说：“刘书记，是换了不少新东西呢，冰箱也换成了双门的，你往那边窗前瞅瞅，还有空调，比往年好多了。”

刘华波仍是摇头：“不行呀不行，我们省城一些小官僚的家都比你们这种封疆大吏强得多，一个个小窝豪华得像宾馆！一次装修动辄十万、二十万。”

姜超林“哼”了一声：“那我建议纪检部门好好查查这些小官僚！凭他们的合法收入，能把小窝整成豪华宾馆吗？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这个家也许和一个经济大市的形象不相衬，可和我们的工资收入却十分相衬，国家还没有实行高薪制，只要不贪赃枉法，只能是这种生活水平！”

刘华波点点头，问：“超林，你说心里话，是不是觉得吃了亏？”

姜超林道：“做官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哦，对了，这话当年是你在市委常委会上说的嘛，好像就是决定盖这座公仆楼时说的！”

刘华波笑了，提醒道：“我还说过，想靠手中的权力发财的人，想先富起来的人，就不要住这座公仆楼！所以，看到你老兄没先富起来，我挺安然呀。”

姜超林叹息道：“你安然，我不安然。吃点亏我不怕，可吃气我不干！华波，你说马万里是什么意思？这么多年了，怎么老是看着我们平阳不顺眼，啊？你听听他今天话说的：我们改革的历史从来就是靠人民

的力量写成的。这话很对，昨天在跨海大桥通车典礼上我也说过这话，十年来，没有平阳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平阳的今天，走到哪里我都这样讲。”

刘华波说：“这不很好嘛，和马万里同志并不矛盾嘛！”

姜超林把碗往桌上一蹾：“不对，这里面的矛盾很大！马万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平阳市委不过如此。那我倒要问了：他马万里咋就没在昌江市也写下点让人们记得住的改革历史？是昌江的人民不行，还是他马万里无能？这样的同志怎么就做了省委副书记，今天反倒老对我们指手画脚？这公道吗？”

刘华波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昌江有昌江的情况，也不能都怪马万里，再说每个同志都有所长、有所短嘛！马万里在地方工作缺些气魄，可在省委领导岗位上还是尽心尽职的。”

姜超林苦笑起来：“华波，现在我已经下了，我们又是谈心，你能不能放下省委书记的架子，和我说说心里话？这些很讲原则的官话我不想听！”

刘华波笑了：“好，我们妥协一下，原则我们照讲，官话我们都不说！”

姜超林摇摇头：“我算服了你了！”

刘华波拍拍姜超林的肩头：“是我服你了，在省里敢这么和我较劲的，只怕就你一个！也是嘛，你有资本，是我们党的英雄，民族英雄！”

姜超林忙道：“哎，大首长，这话可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而且我劝你今后也少说，别以为我听了这话就高兴，说真的，我很不高兴！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你把我捧到了天上，可我心里最有数，你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刘华波认真了：“超林，你怎么会这样想？怎么会是具体否定？”

姜超林道：“那我就把话说透吧！为什么文春明就不能接任平阳市委书记？对这位同志你是了解的，是你做平阳市委书记时，把文春明从滨海县委书记任上调来做副市长的。你高升以后，春明和我搭班子，十年来力没少出活没少干，为平阳的崛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怎么就是抓住一个平轧厂不放？陈省长早几年在国家部委做过分管领导，平轧厂项目是经她手批的，她怎么也不说句公道话？就看着马万里和孙亚东四处乱说？我真是不服，我觉得你这个大首长和省委不太公道！”

刘华波沉思着，难得抽起了烟。

姜超林喝了口水，又说：“所以，我就想，有些同志是不是把平阳看成了我姜超林的独立王国？是不是要拿平阳做点什么文章，进而否定平

阳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这不是没根据的胡思乱想，省城那边的风声不小呀，据说平阳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据说马万里副书记发了大脾气。是不是呀，华波？”

刘华波这才掐灭了手上的烟，问：“超林，你说完了吧？”

姜超林点点头：“说完了，声明一下，因为曾经是一个班子的老同志，心里有啥就说了啥，但对你和省委的决定，我仍然会坚决执行，不打折扣，套用‘文革’时的一句话，就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

刘华波道：“好，有这个前提，我们就好说了。谈谈文春明的问题。对文春明，省委是有评价的，我要负责任地说，平轧厂的问题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他的任用。省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启用高长河，主要是考虑到跨世纪接班的问题。文春明毕竟五十五岁了，只能干一届；而高长河只有四十七岁，起码干两届，也就是说，起码可以干到下个世纪的二○○八年。平阳这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对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再谈谈反腐倡廉问题。超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人说，不反腐败要亡国，反了腐败要亡党，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过，不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基本点确定后，我就要问了，平阳有没有腐败？我看是有的，局部地方可能还很严重。我透露一点，马万里确实有理由发脾气！当年处理昌江那个腐败副市长时，马万里也发了大脾气嘛。”

姜超林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当年那位老班长说的话。

刘华波继续说：“所以，超林，我们作为领导者就不能这么敏感，不能因为要在平阳调查处理一些腐败分子，就马上想到人家要砍旗。平阳二十年的改革成就摆在那里，这不仅仅是一面旗，还是高楼林立的一座城呀，谁想砍也砍不了嘛！”

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抽起了烟。

刘华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伙计，你刚才说我和省委不公道，其实我也不服气呀，我觉得省委对你还是蛮公道的，上次谈话就和你说了嘛，想请你到省城，推荐你去做省人大副主任。你老兄再想想，是不是跟我去省城？”

姜超林一口回绝：“谢谢了，老班长！我上次在省城也说过了，我从没想过把工作当成生意来做，也从没想过要省委对我或哪个同志搞论功行赏，我就在平阳扎根了，主要是习惯了。”

刘华波笑道：“那可别怪我和省委不公道了。”

姜超林道：“要说也只能在你这老班长面前说，组织原则我还懂。”

刘华波想了想，又说：“这次班子的交接安排上也出了点意外，真没想到，这边定班子，那边洪水下来了，高长河对情况又不熟，老伙计，你还得多负点责啊。”

姜超林点点头：“这你放心，我可不会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平阳城泡进洪水里去的。知道你们这些大首长要来，我就想，如果有可能，也请你们到昌江边看看。”

刘华波当即说：“好，就去看看，抽点空去趟滨海吧，你陪我去！”

这次名为谈心的谈话啥也没谈透，走出这座陈旧的公仆楼时，刘华波心想：姜超林进门前说的话一点不错，这碗面确实难吃，而且怕也难以消化哩！

4

时间已过了一点，烈山县委常委会还没有要散的样子。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耿子敬仍在谈加强新区建设的有关问题。新区建设一直是县长赵成全抓的，身为县委书记的耿子敬却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让常务副县长金华不能不服气：耿子敬这个县委书记虽说霸道，却不官僚，所以县长赵成全突然倒下，并没有影响新区的建设工作。耿子敬把新区里的一项项工程都说得很细，且当场一一落实到与会常委头上，金华也分了个电解铝项目。

最后，耿子敬很感慨地对大家说："……赵成全是个难得的好县长啊，干起工作不要命，硬是累倒在岗位上的！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成全同志这种精神。县委宣传部前些时候整理了材料，报到市里了，省报记者还写了文章，今天也发出来了，不知大家看了没有？标题很醒目，叫《我们的肩头扛起崛起的新区》。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工作，争取省里、市里把成全树为典型。成全是肝癌晚期，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事一定要抓紧。"

宣传部龙部长马上汇报说："耿书记，昨天我和成全通过一个电话，把您这意思和他说了，他死活不同意，先说工作是大家干的，后来又说这不好。对省报上的这篇文章，成全也不太赞成……"

耿子敬霸气十足，挥挥手："不要管赵成全怎么想怎么说。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他赵成全一条命都搭上了，还不能服人吗？"想了想，又说："现在外面对我们烈山有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呢，且又是在平阳班子交接的时候，消极作用不可低估。我们当然不争论，也没时间争论，可多宣传宣传赵成全，树起赵成全这样的典型，就给那些不负责任的议论一个正面的回答了嘛！"

对耿子敬的这番话，金华一点也不吃惊。金华知道耿子敬所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议论"是指什么，自己也想在这次县委常委会上验证一下这"不负责任的议论"有多少真实性。在平阳住院期间，大屯乡副乡长侯少俊跑来了，言之凿凿地对金华说，县委可能要提他做县乡镇企业局局长，请金华在常委会上多多关照，能说说好话就说说好话，只要不反对就行。就为得到一个不反对，这位副乡长在水果包里留下了一个装有八千元现金的信封。

真想不到，就在金华想到这个问题时，耿子敬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新区的工作就谈到这里。时间不早了，散会前，咱们还得定个事：我们县乡镇企业局王局长到点了，要退下来，县委组织部考察了两个同志，一个是乡镇企业局原副局长，另一个是大屯乡副乡长侯少俊，大家议一议，看看哪个更合适？抓紧时间，下午三点，我们还要赶到平阳参加全市党政干部大会。"

组织部秦部长马上介绍起了考察情况，考察情况已显示了倾向性，所以秦部长一介绍完，根本用不着耿子敬自己说话，常往大屯乡跑的县委陈副书记先提了侯少俊的名，众人纷纷表示赞同，于是一个新任乡镇企业局局长转眼间便活生生地在金华面前诞生了。

金华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怎么真会这样？这事实说明了什么？为了一个不反对，她就在住院期间得了个八千元的红包，那一个个赞同的该得多大的红包？提名的陈副书记和耿子敬又该拿多大的红包？……

金华这么想时，耿子敬已站了起来，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说："……好吧，这次常委会就开到这里，明天我到省城去看成全县长，再做做成全县长的工作，龙部长，你们宣传部再以烈山县委的名义向平阳市委做个汇报……"

与会的常委们纷纷起身，准备离去。

金华脑子一热，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起来道："哎，耿书记，同志们，我……我还有两句话想说说……"

耿子敬没当回事，屁股根本没往椅子上坐："好，好，小金，你说，你说。"

金华婉转地道："耿书记，侯少俊提乡镇企业局局长是不是不太合适？这位同志从没在乡镇企业局工作过，听说，大屯乡的群众对他也有不少议论……"

耿子敬怔了一下，马上把脸拉了下来："小金呀，你来烈山工作的时间毕竟太短，对侯少俊还是缺少了解呀。你知道不知道，侯少俊做副乡长一直管乡镇企业，很有一套哩！至于群众的议论，我们要做具体分析。现在的干部难当啊，想干事就要得罪人嘛！"

金华还想说什么，耿子敬却已很不耐烦了，挥挥手道："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个人可以保留意见，但是任用侯少俊同志做乡镇企业局局长，这次常委会上大家已经通过了，你就是反对，也是一票！"

金华心里一惊，忙改口道："耿书记，您误会了，我……我不是反对，而是……而是觉得把侯少俊提为大屯乡乡长也……也许更合适……"

耿子敬根本不理，甩手出了门，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句："小金，电

解铝厂的项目你可得给我抓紧了，你知道的，赵县长是昏倒在谈这个项目的会场上的，相信赵县长的精神也能感动你！”

金华连连应着，脊背上禁不住冷汗直冒。

5

平阳市党政干部大会在北京路三号人民会堂举行，从会议一开始，门外便风狂雨骤，惊雷阵阵。风狂雨骤倒没什么，讨厌的是雷声。时而炸响的雷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住了省委书记刘华波和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的讲话声，让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一阵阵坐立不安。刘意如便一次次往主席台一侧的调音室跑，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把音量调大一些，再大一些。工作人员直摇头，说是外面打雷，怎么调效果也好不了。刘意如这才认定自己尽了职，悄悄松了口气，坐定下来听会。

主席台上，姜超林在微笑，不知是因为省委书记刘华波代表省委做出的高度评价，还是为了把政治强人的角色扮演到底，反正他在微笑，不时还勾过头和市长文春明说点什么。文春明绷着脸，嘴角带着一丝寻常人难以察觉的讥讽——这位曾经接班呼声很高的市长在讥讽谁？是讥讽正在讲话的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还是在讥讽省委？在省委的高度评价后面难道没有点意味深长的东西吗？如果没有，姜超林的亲密战友文春明咋就没上去，而让那个高长河上了？这么说来，省委书记刘华波并不像私下传的那样是姜超林的后台吧？

刘华波老多了，刘意如记得，刘华波在平阳做市委书记时，曾经是多么意气风发呀，在办公室走廊上时不时地还会吹几声口哨，现在坐在主席台上，已十足是个老官僚了。你从他脸上能看到权力带来的威严，能看到一个政治家的成熟气派，却看不到多少当年的朝气了。当年这人多不得了呀，报上公开说了，乡镇企业是社会上不正之风的风源，刘华波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桌子一拍，竟敢说："乡镇企业就是乡镇企业，该请客照请，该送礼照送，出了问题我负责。"为搞煤炭，这位市委书记组织着一帮乡镇企业的头头们三下山西，硬是在能源最紧张的时候，让全市的乡镇企业开足马力向前冲。

都传说马万里副书记和刘华波书记不和，此刻，却看不出二人有什么不和的样子。两位省委领导在交头接耳。他们在说什么？难得一笑的马万里副书记居然笑了！是为姜超林的驯服，还是为新书记高长河的姿态？

高长河的姿态不错，正说到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向平阳干部群众学习，先做学生，后做市委书记。可这位擅长学习的高长河"同学"也真

不简单，四十七岁就成了平阳这种经济大市的一把手，这究竟是托了他老丈人梁清平的福，还是真有水平？哦，不好，高长河的杯子里好像没水了，服务员也没想到过去倒水！

刘意如停止了胡思乱想，于一连串炸雷声中提着水瓶走过去，给高长河的杯子里续满了水，然后悄悄放在高长河面前，动作轻得如风似雾，几乎没让高长河察觉到她的存在。

做市委办公室主任，就应该于不存在中显示自己的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

高长河喝了口水，又讲了起来："……同志们，你们对我有一个认识过程，我对你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你们可以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实意为平阳人民做实事，做大事。我呢，当然也要看看你们，看你们愿不愿意和我、和平阳新一届市委班子一起，为九百万平阳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拼搏……"

这话是什么意思？新书记高长河究竟要看什么？真是为九百万平阳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还是别的什么？他言下之意，是不是号召平阳干部都投靠到他旗下来？姜超林怎么还在笑？她刘意如都听出了这话中的深意，姜超林会听不出吗？这位在平阳举足轻重的政治强人会容忍这种公然的挑战吗？

根据经验判断，一个敏感、复杂而又痛苦的权力交接期开始了。这次权力的交接和以往不同，因为不是顺序接班，磨合的过程必将漫长而艰巨，作为一个市委办公室主任，她将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边是以姜超林为代表的老市委，一边是以高长河为代表的新市委。她仍是市委办公室主任——至少到现在为止仍是，理论上讲属于高长河的新市委，可她又怎敢忽略姜超林这位老同志呢？姜超林毕竟在平阳经营了十年，六县市和各部委局办都是姜超林的人马，她对姜超林的势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进退有据……

这时，高长河的讲话已进入了尾声："……同志们，一个崭新的世纪就在眼前了，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想，梁清平、刘华波、姜超林三任勇于开拓的市委书记带领九百万平阳人民创造的辉煌，应该是我们跨向新世纪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党政干部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刘华波、马万里、姜超林、高长河等领导纷纷起身，准备离开主席台。

刘意如在台口跟上了高长河，把一份及时记下的未到会人员的名单

递给了高长河，特别指出，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无故缺席，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因指挥防汛，由市长江昆华代为临时请假。

刘意如说得很随意，高长河听得也很随意，甚至连脚步也没停下来，而且，没容刘意如说完，已追着省委书记刘华波和马万里谈起了昌江防汛的事。

这让刘意如于失落之中悟到了自己的失策。这种高官云集的时候，哪能凑上去和这位新书记谈工作呢？会议一散，人家新书记就成了平阳的主人，拍好省委领导的马屁，是新书记的当务之急，她这个老办公室主任咋就忘了这一点？这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哩！再说姜超林会怎么看？会不会以为自己要改换门庭了？

于是，便又在移动的人群中四处寻找老书记姜超林的身影……

6

吊着输液瓶，王少波昏昏沉沉睡了一觉，且于睡梦中找回了自己遗落在江底的报话机。报话机找到后竟还能用。他对着报话机又喊又叫，要各乡民工支援李圩子，各乡都不回话。江水眼见着疯涨，先是没了他的腿，后又没了他的脖子，这才一下子把他吓醒了。醒来一看，病床边聚了许多人，大都是下面的乡镇长，还有些市委机关的同志。床头柜上和窗前的地上堆满了水果鲜花，几乎可以开杂货店了。

王少波一下子火了，挣扎着坐起来，沉着脸扫视着众人问：“你们都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啊？给我开追悼会呀？我现在还死不了！”

大泉乡党委书记老管说：“王书记，您看您这话说的，好像我们盼着您壮烈似的，我们听说您在李圩子受了伤，放心不下，就赶来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嘛！”

王少波根本不领情，盯着老管问：“管书记，你们都跑来看我，大堤上谁负责？出了问题怎么办？你们这些乡镇长来了，别的乡镇长来不来？各部委局办来不来？都跑到我这里来，那么多事谁做？”

老管不敢作声了。

王少波指着满屋的东西，又说：“你们给我说说看，这些东西你们谁掏腰包了？还不是慷国家之慨，慷集体之慨？！你们说我不讲理也好，说我不近人情也好，我就是这样了，这些东西谁送的谁拿走，别摆在这里给我出洋相！”

老管说：“王书记，这也太过分了吧？别人我不敢保证，我送的鲜花可真是自己掏了腰包，就在医院门口临时买的，三十块，不信您可以派人调查。”

王少波也觉得话说得有些过分，便挥挥手说：“好，好，鲜花都留下，别的拿走，别管是公家掏腰包，还是个人掏腰包，这都不好！另外，你们回去后给下面带个话，就说我说的，谁再放下防汛工作跑来看我，我撤他的职！你们真要把我当回事，就给我待在大堤上，守住大堤，别让姜超林书记问我个失职的罪过！”

老管说：“王书记，您还不知道吧？姜超林下了，今天下午三点的党政干部大会就是宣布这事的，新来的市委书记叫高长河。”

王少波愣了一下，马上说：“姜超林书记下了，咱该做的工作还得

做，你们马上回去，进一步落实防汛措施，别再给我闹出李圩子那种事……”

赶走了这帮乡镇长，市长江昆华来了。

江昆华见面就唏嘘着说：“少波，你看这事闹的，咋差点永垂不朽了？！”

王少波苦着脸说：“算我倒霉，让一个浪头打到石头上去了，前额头上缝了十二针。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了，说说党政干部大会的情况吧，听说姜书记下了，来了个高长河？高长河这人怎么样呀？”

江昆华迟疑了一下，说：“高长河给大家的印象还算好，讲话挺实在的，人也年轻，据说省委头头们对他很支持，不但是刘华波，连马万里也很欣赏他。”

王少波又问：“姜书记的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江昆华说：“还好吧，我看他坐在主席台上挺精神的，刘华波讲话时又高度评价了平阳的工作，姜老板应该算是体面离任，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失落感。”

王少波摇摇头：“姜老板能让你看出失落来就不是姜老板了！”想了想说，“昆华，我们都是姜老板提起来的，别人怎么样咱不管，咱们得讲情义，你明天去看看姜老板，也代表我。如果姜老板乐意，你就请他老爷子到我们的金海岸度假区休息一阵子。老爷子十年来没日没夜地工作，这退下以后，也该好好歇歇了。”

江昆华先是点头，继而却又迟迟疑疑地问：“少波，你想清楚了，让姜老板在这时候住到我们金海岸来好吗？新书记高长河会不会有想法呀？”

王少波指点着江昆华：“你小子没胆了是不是？别忘了，没有姜老板的支持，就没有金海岸！老爷子为金海岸奠基，为金海岸剪彩，却从没在金海岸住过一天！”

江昆华有些窘：“那是，那是，咋着也该请老爷子休息一下，去年剪彩时，我们不就邀请过老爷子吗？是他自己不愿来。好，这次我去请，你不怕事，我怕什么！”

王少波叹了口气：“人总得讲良心，如果高长河真为这事不高兴，就让他冲着我来。我王少波过去没拍过哪个领导的马屁，今后也不会去拍哪个领导的马屁，官场上那一套对我不起作用！”

江昆华苦笑起来：“所以，我们跟着你净倒霉……”

7

吃过晚饭，孙亚东就寸步不离地跟着高长河，一直跟到市委第一招待所小红楼。因为高长河家不在平阳，市委办公室便把小红楼二层的两间客房和一间小会客室让出来给高长河做宿舍了。

高长河在孙亚东的陪同下走进小红楼时，禁不住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往事——

他和岳父梁清平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座小红楼里。那时他大学刚毕业，分配在北京某部机关，是利用出差的机会来平阳探望未婚妻梁丽的。岳父梁清平时任平阳地委书记，正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顶着压力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

梁清平带着他在这座小红楼里参观，讲述曾在这座小红楼里生活过的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讲述这座小红楼所代表的这座世纪之城的近一百年历史。他由此而得知，这座外表挺不起眼的小红楼，曾是旧平阳最好的建筑，竟做过俄国人的领事馆、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部、东部日军受降处、国共两党军调部办事处和解放军的前敌指挥部。许多决定平阳历史的会谈和会见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他当时感叹不已——这里既代表历史，又象征着权力，多么让人着迷啊。

记得最清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天晚上，在他和岳父梁清平谈话的过程中，市委办公室主任陪同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刘华波进来了。刘华波把一份印有长长名单的文件交给梁清平签字，梁清平看罢名单，签完字后，对嗣后做了省委书记的刘华波缓缓说了一句话："——就这样吧，对平阳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今天任命的这批年轻干部将决定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平阳的历史。"

岳父凭借当年手中的权力，在那一瞬间决定了平阳后来近二十年的历史，姜超林就是那批被同时任命的三百多名县处级干部中的一个。岳父把他由烈山县大泉乡党委书记提升为烈山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

现在，十八年过后，他高长河来到了平阳。

孙亚东也很感慨，感情真挚地说："高书记，你来得真是时候啊！"

高长河知道孙亚东要和他谈什么，故意摇头道："也许不是时候。"

孙亚东问："你什么意思？怕矛盾？不敢揭平阳的盖子？"

高长河皱起了眉头：“你看你，怎么开口就是揭盖子？”

孙亚东却不管高长河的脸色：“有盖子就要揭嘛！”

高长河不接这个话题，白了孙亚东一眼，走进了楼下会客厅。

安置高长河的住处，是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一手操办的。高长河和孙亚东在会客厅坐下时，刘意如正领着招待所几个正副所长，逐房认真检查，最后落实着高长河日后的生活起居细节。高长河和孙亚东不时地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和刘意如安排工作的声音。

高长河没话找话道：“刘主任工作真是细心周到呀。”

孙亚东说：“你是市委书记嘛，她能不细心周到？她对姜超林也是这样。”

高长河说：“这很好嘛，办公室的事又多又杂，也真要有这么一个女管家。”

孙亚东冷冷一笑：“高书记，我可告诉你，这个女管家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哩！她跟了姜超林十年，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干到主任，是姜的铁杆部下，整个平阳，她只认一个姜老大！你要愿意听我一句话，我就劝你把这位女管家从市委办公室调离。这对她对你可能都有利。高书记呀，这位女管家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女儿都当了烈山的常务副县长，我看，她再做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也不合适嘛。”

高长河半真不假地道：“亚东呀，我头一天上任，你咋老进谗言呀，啊？”

孙亚东揭盖子的念头十分固执，又说：“高书记，你别给我打哈哈，我真是为你好！你心里应该清楚，平阳这些年来工作有成绩，他们的干部一直都是很牛的，眼睛盯着的都是深圳、上海，连省城都不放在眼里，你老兄人家就看得起？”

高长河这才严肃起来：“干得好，平阳的干部群众当然自信嘛！亚东，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还就是看不惯那些假‘谦虚’，我把经济搞上去了，发展的经验总结出来了，还‘谦虚’什么？我当然要理直气壮前排就座嘛！”

孙亚东提醒：“不是你把经济搞上去了，是人家把经济搞上去了……”

高长河实在忍不住了，沉下脸，挥挥手说：“现在没有什么‘我们’‘人家’了，都是一回事，那就是‘平阳班子，平阳人民’！”

孙亚东叹了口气：“你猜文春明今天散会后说了些什么？”

高长河注意地看孙亚东一眼：“文市长说了什么？”

孙亚东“哼”了一声：“文市长说了，现在是雷鸣电闪看不清呀，日后

升起的也不知是太阳还是月亮！”

高长河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

孙亚东又说：“文春明这话的意思还不明白吗？太阳自己发光，月亮是借太阳的光，他是把平阳过去的经济建设成就比作太阳，讥讽你是借了他们的光！”

高长河笑了笑：“能借好这个光我看也不错嘛。啊？”

就在这时，服务员小姐走了进来，说：“高书记，服务台有您的电话，省委刘华波书记找您。”

高长河不敢怠慢，马上去服务台接了刘华波的电话。

刘华波在电话里说：“长河呀，我明天要回省城了，今晚天色不错，想去趟滨海，看看那里的防汛情况，超林同志带路，你作陪，马上出发，你看好不好？”

高长河正想甩开孙亚东的纠缠，心中一喜，忙道：“好，好，我马上过来。”

在小红楼门口匆匆和孙亚东道了别，高长河便钻进自己的车里，让自己的车汇入了警车开道、由三辆奥迪车构成的小小车队里。

车上北京路，高长河注意到，他前面的一辆车正是前市委书记姜超林的，0001号牌照在汽车尾灯红光照耀下，显得莫名的庞大，莫名的赫然。

平阳即将升起的是太阳还是月亮？

文春明的话禁不住再次回响在耳畔，让高长河深思不已。

他高长河当然要做太阳。省委几经反复，慎之又慎，才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他，才定下了平阳这个跨世纪的班子，显然也是希望他做新世纪的太阳。如果仅仅为了守成，为了让他过渡一下，就绝不会把他派到平阳来。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他只能目视着前方，开拓通往未来的航道。任何怀疑的目光，都将在他的决心和行动面前被击溃，被粉碎。因为，他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做借别人的光的月亮，从来没有！

第四章 风波乍起

1

刘华波坐在姜超林的0001号车里，和姜超林叙起了多年前的旧事，一时间，让姜超林有了点恍然若梦的感觉。光阴过得也真是快，这一转眼，十几年就忙忙碌碌过去了，甚至连咀嚼回味的时间都没有。一路半眯着眼，听着刘华波的述说，姜超林感慨良多。

刘华波的话题一直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他们搭班子的时候：

“超林呀，我记得，平阳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批乡镇企业大都在滨海市吧？当然喽，那时候滨海还不是市，是县。滨海这地方地广人稀呀，又靠着江边和海边，历史上就多灾多难，洪水、海啸不断，人均收入好像一直都是全市倒数第一吧？”

姜超林睁开眼说：“一九八二年前全市倒数第一，八三年、八四年倒数第三。”

刘华波点点头：“一九八四年后，滨海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嘛，先是把水产养殖业搞上去了，后来又把石英开采搞上去了。我记得，当时有个抓养殖业的副乡长，挺能干的，两年搞出了两个万元村，我们市委、市政府还给他发过贺电，是不是？”

姜超林想了想：“你是说王少波吧？当时是李圩子乡党委副书记，不是副乡长，他蹲点抓出的第一个万元村是海埂村，对不对？”

刘华波道：“对，对，就是海埂村，一九八五年的事！”

姜超林感叹说：“现在这个海埂村不得了了，搞了个金海岸度假区，光旅游收入一年就是八千万，他们养殖集团的股票也上市了，家家小洋楼，每户的存款都不下几十万，比我这个市委书记阔多喽！”

刘华波也很感慨：“好啊，好啊，让老百姓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们这些领导者也就问心无愧了。”转而又问：“哎，超林，当年那个副乡长，哦，就是那个乡党委副书记王少波，干什么去了？还在我们平阳吗？”

姜超林笑道：“这样能干的家伙，我能放他走？省乡镇企业局调过，我没放，让他老老实实在平阳给我做贡献哩！哦，王少波已经是滨海市委书记了，现在可能就在大堤上抓抗洪！前天去看水情时，我和少波说了，淹了滨海，他这市委书记就别干了！”

刘华波指点着姜超林呵呵直笑：“你这家伙，还是那么不讲理。”

姜超林道：“哎，老班长，这可是当年你支持我这么做的呀，咋地位变了，立场也变了？你不想想，没有我这不讲理的市长，你当时那些英明决策咋落实！十公里的拦海防波大堤谁给你负责建？”

刘华波又笑：“那这么说，你这家长作风的根源还在我身上了？”

姜超林别有意味地道：“那当然，平阳的事好坏都有你一份，所以这些年有人告状我也从没怕过。”想了想，又说：“不过，你也别听有些人瞎说，其实我还是挺民主的，我说得不对，下面也敢顶回去。就说那个王少波吧，你真以为他这么驯服？才不是呢！搞金海岸度假区时，我坚决反对，那地方根本没有沙滩，你搞什么度假区呀？还金海岸！”

刘华波说：“是呀，我记得海埂村附近的海边都是岩石。”

姜超林说：“不但是海埂村，我们平阳海岸线上全是这样。你猜王少波能想出什么主意？嘿，到外地一船船去运沙，搞人造海滩。我真发了大脾气，对王少波说：“你到哪里去搞沙我不管，有本事，你就是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挂到你滨海也行，就是有一条，产值和利润下来了，你别怪我摘你的乌纱帽！”

刘华波直乐：“这小官僚就不怕？”

姜超林摇摇头：“王少波还就不怕，还敢请我去为金海岸奠基。我真不想去，可想想，不去也不好。我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说过的，我就喜欢奠基和剪彩，别的地方我去，金海岸我就不能不去。我去了，一个笑脸没给他们。没想到，两年后，这金海岸还就搞成了，还就赚了大钱，把我惭愧得呀，不知说啥才好。王少波他们几次请我去金海岸休息，我都不好意思去哩。”

刘华波大笑不止：“好啊，好啊，你这家伙也有被下面将军的时候！”

姜超林说：“这军将得好，也把我将醒了。在为金海岸剪彩时，我就代表市委号召全市干部群众向滨海学习，向这个会干事、能干事的王少波学习。”

刘华波深有感触地说：“是要向这些会干事、能干事的同志们好好学习呀！我们二十年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谁在摸？我们上面在摸，下面也在摸嘛，许多成功的经验还就是下面创造的哩！当年的联产

承包，不就是安徽凤阳的几个农民搞起来的吗？我们的改革就因此破了题嘛，也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嘛。”

姜超林点点头：“说到改革的成就，我觉得还有个重要成就谈得不太多，也不太够，那就是：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适应改革的好干部呀，像王少波这样的同志，我们平阳有一大批！”

刘华波击掌叫道：“你这观点很好，也颇有新意，不妨结合平阳这些年发展的实际好好谈一下，我让省报给你发，好不好？”

姜超林笑道：“算喽，我会写什么文章？日后只想在地方法规上做点工作了。”

刘华波也没勉强，话题一转，说起了反腐倡廉问题：“二十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适应改革局面的好干部，这是大实话。可不容讳言，不太好的干部，腐败的干部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腐败的严重程度，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老百姓意见很大。这种腐败干部哪里都有，欠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也有。你说是不是？”

姜超林说：“这我不否认，你和省委不是不知道，我们平阳在这十年里就处理了不少这样的坏干部，六个副处以上的干部判了刑，撤职、开除党籍的还有十几个。对这种腐败干部，我的原则一直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姑息！”

刘华波赞道：“好，这个原则要坚持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你老兄一定要旗帜鲜明支持高长河和省纪委……”

姜超林听出了刘华波话中的含意，马上补了一句：“只要真是反腐败，而不是别有用心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做否定平阳的文章，我嘛，一定支持！坚决支持！”

刘华波苦笑着摇摇头：“超林，现在是我在和你谈这个问题，不是马万里和你谈这个问题嘛，你总不会怀疑我做否定平阳的文章吧，啊？”

姜超林淡然道：“否定平阳，并不是否定我一个，包括平阳干部群众，也包括你这个省委书记。我刚才就说过的，平阳的事，好坏都有你一份……”

一路说着，0001号奥迪在不知不觉中驰进了灯火通明的滨海城。

在滨海市防汛指挥部门口一见到江昆华，姜超林就问：“哎，江市长，你们王书记呢？我和华波同志一路都在谈他，他咋不露面呀，啊？”

刘华波笑着说：“可能在江堤上吧？怕出了事你撤他嘛！”

江昆华看看刘华波，又看看姜超林，讷讷地说：“王书记住院了，今天下午在李圩子指挥防汛，被浪头打到江里的石头上了，头上缝了十二针……”

姜超林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有没有生命危险？"

江昆华说："没生命危险，只是轻度脑震荡。接了市委值班室的电话，知道你们要来，王书记还想来迎接你们，医生坚决不准……"

姜超林点点头："医生是对的，回头我去看他。"

高长河也当即指示说："王少波的事迹要报道，你们滨海准备一个材料，我让《平阳日报》的记者来写文章。另外，转告少波同志，安心养伤，不要多想工作了，我抽空也会去看他。好了，江市长，你来汇报一下滨海的防汛情况吧。"

于是，江昆华指点着沙盘和水位示意图，翻着笔记本，开始汇报，从历史上的重大水患、曾经出现过的最高水位，说到今天的严峻现实，甚至连半小时前的水位数据都报了出来。

江昆华汇报完，刘华波挥了挥手说："好了，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来的反正都要来，走，上大堤上看看去。"

到了大堤上，看着近在脚下汹涌激荡的江水，刘华波面色凝重起来。

江堤上的风很大，刚下过雨的地又很湿，不知谁在刘华波身后滑倒了。

刘华波根本不回头，像不知道，看看老书记姜超林，又看看新书记高长河，缓缓说开了："这条流经我省的昌江，造福了我省八千万人民，也祸害了我省八千万人民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昌江城郊有个归海坝，北川附近也有个归海坝，历史上的情况是，昌江上游的水一旦大了，政府就炸开归海坝，让洪水由昌江地区或北川地区归海。于是昌江地区和北川地区就一次次变成洪水走廊，肥水地气都被冲走了，地区经济总是上不去。"

姜超林插话说："华波书记，我看也不能光说困难吧？总还有人的主观因素吧？北川不也是洪水走廊吗？这十几年北川就搞上去了，面貌大变样。"

刘华波知道姜超林暗指马万里，便没接茬儿，自顾自地说："我听大军区老司令员说，一解放，周总理就对归海坝提出了批评。总理对当时我省的主要军政领导同志说：什么归海坝？我看这叫害民坝！我们决不能再制造这种洪水走廊了。"

高长河也插上来说："这事我也听我岳父提起过，解放后，我们在治理昌江上是花了大力气，下了大本钱的，包括我们平阳。"

刘华波说："是呀，花了大力气，下了大本钱，才有了四十多年的平安，可一九九一年，我们还是被迫在北川地区泄了洪，光撤离人员安置

费一项，就是一亿多。当然，也是没办法，水利专家们说，一九九一年碰到的是二百年来没有过的大洪水。”

姜超林提醒说：“华波书记，今年的洪水也不小，很可能接近一九九一年……”

刘华波吁了口气：“但愿它别超过一九九一年，但愿吧！再说，一九九一年后，昌江江堤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加固，抗特大洪水的能力增强了许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人定胜天嘛！”

说这话时，刘华波再次想到：现在定平阳这个班子，看来真不是时候。

2

田立业陪着新华社记者李馨香在平阳轧钢厂采访了整整一天。上午开了个中层干部座谈会，下午开了个一线工人座谈会，两个会开得都火爆异常。干部们叫苦，工人们骂娘。尤其是一线工人座谈会，几乎开成了个诉苦斗争会，眼见着控制不住局势了，田立业才拉着李馨香匆匆收场。

晚上吃饭，面对着一桌子酒菜，李馨香吃不下去了，当着田立业的面，对轧钢厂厂长何卓孝说："这桌酒菜咱别吃了，不是我讲廉政，下面单位的招待宴会我参加了不少，澳洲龙虾照吃，可这桌菜我不敢吃，也吃不下去。"

何卓孝很为难，说："姜书记和文市长都打了招呼的，要招待好您，这……"

李馨香说："何厂长，你别这那的了，咱就吃便饭，你们省下点招待费，帮一线工人解决点实际困难吧！算是我参加扶贫济困好不好？"

李馨香这态度让田立业肃然起敬，田立业便也说："那就吃饭吧。"

匆匆吃了顿便饭，田立业把李馨香带到了平轧厂招待所。

在招待所，李馨香仍是愤愤不平："……田秘，我真没想到，这个平轧厂作践了国家十二个亿不算，还坑了这么多工人！工人手里那两个钱来得容易吗？你没本事轧出钢板来，强迫工人集什么资呀？"

田立业解释说："李记者，这你就误会了。工人反映的情况也有片面性，集资情况我知道，不存在强迫。当时平轧厂是热门国营单位，又有国家的大投资，谁也没想到它会垮，都想往厂里挤。文市长一天就收到十几张条子。实在没办法了，何厂长就本着改革的思路，搞起了自愿集资，凡进平轧厂的，一人交三千，后来要进平轧厂的人还是很多，又改成了五千。"

李馨香问："怎么就一直不还呢？这么长时间了，工人能没意见吗？"

田立业苦着脸说："怎么还？连工资都发不上了。再说集资款也有风险抵押金的性质，总不能赚了算自己的，亏了算国家的吧？这也不符合改革原则吧？"

李馨香很认真："田秘，你这话不对，工人拿出的这些钱是集资，不

是入股。入股当然要风险共担，集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刚说到这里，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大脑袋伸进了门，随着大脑袋伸进门的，还有高喉咙大嗓门的吆喝声：“好你个田蜜蜜，故意躲我呀！”

田立业瞧着那个大脑袋乐了：“胡司令，你咋找到这里来了？”遂又对李馨香介绍说，“这是我们镜湖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胡早秋，胡司令。”

胡早秋冲着李馨香点点头，和李馨香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又盯上了田立业，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说田蜜蜜，你耍我是不是？当真不把我们从七品的农村干部当回事了，啊？上次在镜湖不是说定了吗？跨海大桥通车典礼后，你就把北京和省城的记者全带到我们镜湖来，帮我吹吹，咋到现在一个鬼影没见着？今天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你也不参加，害得我牵着狗架着鹰满城找你。找到你家，你妈说，你小子又不知在哪里接受‘酒精考验’呢……”

李馨香在面前，田立业不敢太放肆，便说：“什么酒精考验？我有工作！”

胡早秋仍是没正形：“可不是有工作吗？到平轧厂访贫问苦来了！新书记高长河头一天上任，你就访贫问苦，被高长河知道了，能不提你？佩服，佩服，兄弟实在是佩服！”

田立业急了：“胡司令，你别老胡说八道好不好？这位是李记者，新华社的主任记者，人家把你这话记下来，报道出去，我看你就能连提三级了！”

一听说是记者，而且是新华社的主任记者，胡早秋态度大变，忙扑过去和李馨香重新握手，以示庄重，边握手边说：“李记者，幸会，幸会，你们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我是每天必看的，比《人民日报》办得都好！”

田立业说：“李记者，你可别上这小子的当，他是见了哪家报社的记者夸哪家报纸办得好，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吹吹他……”

李馨香被逗得“咯咯”直笑：“田秘，我看人家胡市长能知道我们有个《每日电讯》就不简单了，是不是呀，胡市长？我们的报，你恐怕不大看吧？”

田立业讥讽说：“只要你们报上吹了他，他就会看了。”

胡早秋一点不窘：“李记者，在你面前，我不说假话，我是想让你们多宣传宣传我们镜湖！你们不宣传外界就不知道，我们干了那么多实事，上面也看不见……”

田立业又插了上来：“因此，我们胡司令就老是提不上去，现在还是

从七品。”

胡早秋直叹气，也不知是真是假：“是呀，是呀，从七品，田秘做了市委领导，也不想法把我这个‘副’字拿掉，我们这些农村干部就是累死，田秘也看不见。”

田立业说：“你从七品，我也不是正七品呀，不还副着吗？”

李馨香又笑……

气氛因此大变，平轧厂带给他们的沉闷压抑转眼间消失得了无踪影。

胡早秋是天生的外交家，很会和记者套近乎，趁着这股热乎劲，热情洋溢地提议出去兜风，说是一路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可以赶到镜湖吃鱼，顺便也可以视察一下他正上着的几盘大买卖。

李馨香动了心，用目光征求田立业的意见。

田立业不干，说：“李记者，你可别上他的当，只要咱们上了他的车，这一夜就别想安生了，他那几盘大买卖非让你看到天亮不可，为吃几条鱼犯不上。再说，咱们明天还有事，要和文市长谈轧钢厂的问题。”

胡早秋眼珠一转，又建议：“那就到镜湖市开的新天地娱乐城去怎么样？不远，在平阳城里，也有鱼的，四眼鲤鱼，还有保龄球！机会难得嘛，你们也得给我们农村干部一次密切联系领导的机会呀！”

这回，没让田立业表态，李馨香先说话了：“行，胡市长，我们就去吃你一次大户了！”

田立业看得出，面前这位女记者对胡早秋产生了好感，也乐得顺水推舟，没再多说什么，和李馨香一起，上了胡早秋开会带来的那部桑塔纳。

坐在车里，李馨香问：“我看你们两人的关系好像不太一般吧？”

田立业说：“那是，在大学我们就是同学兼室友，我上铺，他下铺，做作业他净抄我的，一直抄到毕业，连论文都是我帮他做的。哎，胡司令，我对你真可以说是情深义重了吧？”

胡早秋马上反唇相讥：“那可真是‘情深义重’！抄你一次作业，我就得请你喝上一次酒，家里寄来的钱老不够花，连我爱人送我的回力球鞋都被迫卖给你了。李记者，你是不知道，我们田领导上大学时就有经济头脑，喝酒从来没花过钱！”

田立业说：“看看，为一双臭鞋，现在还耿耿于怀，你这个朋友，我算是白交了！你回忆一下，那双球鞋产权转移以后，你穿没穿过？穿脏了洗没洗过？”

胡早秋笑了：“总还是我吃亏吧？鞋我五块钱卖给你，酒是我们一起

喝的，鞋的产权又归了你，所以一看到你穿着那双球鞋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心里就很不平衡，就希望它是劣质产品……”

李馨香笑得喘不过气来：“你们都别说了，笑岔气就吃不成鱼了！”

田立业这才正经起来，叹了口气说：“那时候也是穷呀，我父亲是建筑工人，一月工资六十七块，家里七口人吃饭，如果当时也像今天这样，上大学要自费，我是上不起的，研究生就更别想了。”

李馨香说：“今天上大学自费不错，可大家手里有钱了，也上得起。”

田立业摇摇头：“并不是所有人都上得起，我妹妹的儿子今年就要上大学了，一家人愁得要死。我妹妹下了岗，妹夫厂里的效益又不好……”

这让李馨香颇为吃惊：“你们官至县处级，也还有这种烦恼啊？”

田立业苦起了脸：“县处级咋啦？工资就那么多，不贪不占，也就是落个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嘛！当然喽，我们手头的钱比一般老百姓经花一些！”

3

在宾馆房间看完天气预报，马万里给宾馆总机打了个电话，指示接线员帮他要通昌江，找昌江市委书记钱一伟听电话。等电话的当儿，孙亚东敲门进来了，说是要汇报工作。马万里让孙亚东坐下后，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一颗心仍在昌江水情上，眼睛时不时地看一看桌上的橘红色电话机。

孙亚东察觉了马万里的心不在焉，便说：“马书记，您要是忙，我就先回去，改天到省城去专门向您做个工作汇报……”

马万里这才专心了，手一摆说：“不用，不用，高长河刚上任，事情不少，你们没大事都少往省城跑。哦，亚东，你说，你说！”

孙亚东只得硬着头皮说：“马书记，平阳的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从我分管的角度来看，重点还在反腐倡廉上。现在看来，情况比较有利，长河同志接了姜超林，不是文春明接了姜超林，平阳的盖子应该揭开了。平阳的干部群众好像也有这个敏感，从昨天开始，市纪委门口的举报信箱就塞得满满的，反映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语气也都比较激烈。”

马万里问：“这个情况长河知道不知道呀？”

孙亚东说：“我原想先向高长河汇报，没想到，晚饭后刚说了几句话，还没切入正题，长河就被华波书记叫到滨海去了。”

马万里点点头：“我知道，滨海在防汛第一线，省委有些担心呀。”

孙亚东继续汇报说：“平阳的腐败问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腐败问题看来比较严重，焦点主要集中在平阳轧钢厂、烈山县，过去我也向省委和您汇报过……”

马万里挥挥手：“不要老汇报，该做的事你们就做起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孙亚东说：“我个人仍然希望省委能派个过得硬的工作组，和我们一起一查到底。当然，这事还得听长河同志的意见，看他的决心。”

马万里沉思着：“你们新班子是要先拿出个意见来，你们权限范围内的事，你们自己处理，不要老想着把问题和矛盾往上交。我再强调一下，在原则问题上，谁也别想做老好人，这话我也和长河说过，我们不得罪那些腐败干部，就要得罪党，得罪人民。当然喽，真是大案要案，

省里会牵头抓，也不会推。但亚东，你要记住，反腐败问题是个很慎重的问题，一定要有事实根据。”

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马万里一面走过去接电话，一面又意味深长地说：“……亚东，我还要提醒你一下，揭盖子什么的你少说。省委对平阳的工作是有高度评价的，这不是华波同志的个人评价，是省委的评价，华波同志的讲话是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你知道不知道，啊？”

孙亚东连连点头道：“马书记，您提醒得很及时，这个问题我一定注意……”

马万里摆摆手，不让孙亚东再说下去了，伸手抓起了电话：“钱一伟吗？昌江的情况怎么样呀，啊？天气预报上说，降雨过程还在继续，下三河一带又成水乡泽国了吧？”

电话里，昌江市委书记钱一伟说：“马书记，您放心，问题不大，五万人上了堤，市防汛指挥部二十四小时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轮流值班，出不了大娄子。哦，对了，马书记，顺便汇报一下：昨天我专门到下三河看了一下，还见到了您老父亲，老人家身体很好，家里的情况也挺好，连院子里都没积水……”

马万里火了：“钱一伟，这种时候，你往我家跑什么，啊？什么影响？怎么净干这些让老百姓骂娘的事！我问你，下三河地区是不是淹了？”

钱一伟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有两个乡淹了……”

马万里火气更大：“两个乡淹了，我不问你不说，我家院子里没积水，你马上汇报，这就是你的工作成就？要我表扬你是不是？你钱一伟是昌江市委书记，要对昌江八百万人民负责，而不是对我马万里个人负责！”

钱一伟不敢作声了。

马万里缓了口气，又问：“顶住这场大洪水，你们有没有信心？”

钱一伟道：“有信心！马书记，我们昌江市委提出的口号是：抗洪防汛，保卫家园，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建设成果。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尤其是沿江干部群众，现在是吃睡在大堤上，好人好事不断涌现，马书记，我向您汇报一下……”

马万里说：“好了，好了，好人好事就不要汇报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水情接近一九九一年，估计损失会有多大？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会不会出大问题？”

钱一伟说：“真要达到一九九一年的程度，就算昌江不出问题，估计

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内涝。但是，有您和省委的支持和关怀，我们一定会像一九九一年那样渡过难关，不太担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马万里又不高兴了：“钱一伟，你别指望我和省委，就是有困难，你们也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别让人家老戳我的脊梁骨！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好好学学平阳！”

放下电话后，马万里意犹未尽，指点着孙亚东说：“亚东，你也要好好学学平阳干部的长处！像姜超林，像文春明，哪一个不自信心十足？再看看咱昌江市出来的干部，能和人家比吗？”

孙亚东叹息道：“所以，调来这半年，我开展工作很困难。”

马万里在沙发上重新坐下说：“现在，长河来了，情况会有所好转。”

孙亚东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下，却没说，只点了点头。

马万里这才又说：“好吧，亚东，你继续说说平阳的情况吧！平轧厂和烈山县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那十四万匿名汇款有没有线索？”

孙亚东便又汇报起来……

4

王少波没想到姜超林会在下台当天半夜三更跑到滨海医院里来看他。

看着姜超林熟悉的笑脸，王少波眼中的泪差点儿下来了，挣扎着坐起来说：“老书记，您咋来了？这不是要折我的寿吗？”

姜超林笑道：“来给你道喜呀，我这个有家长作风的市委书记下台了，你们就没有引咎辞职的危机了，这不好吗？啊？”停了一下，又说，“哦，对了，高长河同志向你问好，说了，抽空也会来看你。”

陪同姜超林前来的市长江昆华也说：“少波，高书记刚才还做了指示，要报社来人好好报道你呢。”

王少波摆摆手说：“算了，少来这一套吧，只要高书记日后能像姜书记那样多多支持我们滨海市的工作，就比啥都强了。”

姜超林眉头一皱：“少波，你这叫什么话？啊？长河我看就不错，头一天上任，就陪着刘华波书记到你们滨海来，你们滨海市的面子多大呀？啊！”

王少波不以为然地说：“昌江发大水，他当然得来，他是冲着昌江来的，又不是冲着我们滨海来的，你老书记往他脸上贴什么金？”

江昆华也说：“老书记，下午党政干部大会上，高长河的讲话您注意了没有？我听着话里有话呢！”

姜超林注意地看着江昆华：“哦？”

江昆华从姜超林的目光中看到了鼓励，便又说：“高长河说，我们看他，他也要看看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看我们什么？是不是看我们跟不跟他？”

姜超林挥挥手：“长河说得很清楚嘛，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干大事、干实事的精神，你们不要往歪处想，更不要到处乱说，这不好，不利于干部队伍的团结。”

江昆华不敢再说了。

姜超林想了想，却又说：“我是你们的老领导，却不是你们的老家长，你们对我的感情我理解，可我要求你们在这种班子交接的时候，一定要顾全大局，不要疑神疑鬼，破坏了平阳干事的大好局面。”

王少波笑了笑，对江昆华说：“昆华，老书记说得很好，我们一定要

学习老书记的精神，与高长河保持高度一致。不过，老书记，恕我直言，自从传出您要退二线的风声后，平阳和省内可就谣言四起了，都说平阳的腐败问题很严重，省委为了揭开平阳的盖子，才否了咱文市长，让高长河到平阳来的。还有人说，高长河是带着尚方宝剑来上任的，要处理一批干部……”

姜超林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议论你们就信？就传？哪里换班子不是谣言四起？我劝你们都别计较，一笑置之也就算了。”

王少波说：“算了？老书记，人家诬蔑到我们头上，我们也算了？”

姜超林不悦地说：“不算了你怎么办？你找谁算账去？能找到算账的主吗？还干不干事了？还有没有心思干事？咱平阳的成就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谁不服也没用！”停了一下，又说，“现在水情很严重，你们的心思得多往防洪防汛上用，少往这些无聊的事上用。”

姜超林这番话说完，好半天没人作声。

最后，还是王少波先打破了沉寂：“老书记，您反正也是下来了，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我们请您到金海岸住一阵子好吗？哎，昆华，这事你和老书记说了吗？”

江昆华点点头：“路上就和老书记说过了，老书记还没点头……”

姜超林手一挥：“现在我点头了，就到你们金海岸躲一阵子，免得大家老往我那里跑，和我说这说那，影响高长河同志的工作，也影响我的情绪。”

王少波乐了：“那好，我也搬过去，一边养伤，一边陪您老书记。昆华，你马上安排一下……”

姜超林想了想，又交代道：“昆华，你记住，这事要保密，除了你们和文春明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明天和长河办完交接，后天就住到金海岸去，不在平阳市里多待一天！”

离开滨海医院时，姜超林心里热乎乎的，默默想，像王少波、江昆华这样有人格、讲正义的好干部平阳可是不少，任何别有用心想在平阳做他文章的人，必然是自找麻烦！

5

胡早秋实在是不够意思，先把李馨香骗到“新天地娱乐城”，后来，便和李馨香迅速打成一片，竟要和李馨香一起连夜“私奔”镜湖。田立业担心李馨香明天上午十点前赶不回来，会误了原先约好的和市长文春明的谈话，心里便急，死活不让胡早秋和李馨香走，口口声声指责胡早秋背信弃义。

胡早秋笑嘻嘻地说：“老同学，这不是我背信弃义，是李记者火线起义了！”

李馨香“咯咯”笑着说：“也不是火线起义，是身不由己上了贼船。”

胡早秋说：“上贼船？这话多难听，起码也得说被我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李馨香又笑，说：“胡市长，你那点魅力不咋的，就是还有点工作精神。”

田立业火透了：“胡司令，那我可和你说清楚，明天上午十点前，你不把李记者给送到市政府文市长的办公室来，我一定在新书记和文市长面前进点谗言，奏你一本，让你枉费心机，哭都来不及！”

胡早秋说：“好，好，田领导，你放心，明天上午十点前，我负责交人。”

二人“私奔”之后，田立业独自一人也无心再在“新天地”待下去了，便想问市委值班室要台车回家，电话都通了，田立业又想了起来：现在的市委书记可不是姜超林了，自己这么晚要车，且是到娱乐城来，传出去影响可不太好，便又挂了电话，很不情愿地到门口去坐电车。

夜班电车上人不太多，稀稀拉拉有七八个人，售票员倒有两个，前门一个，后门一个。田立业是从后门上的车，在后门售票员那里买了张三角钱的票，便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打起了盹，根本没注意到前门的情况，更没想到前门售票员会是自己下了岗的妹妹田立婷。

车到解放路站，前门上来五六个人，田立婷的声音响了起来，怯怯的，带着讨好和求助的意味，问后门那个年轻售票员：“哎，靳师傅，到滨江路多少钱？”

田立业仍没听出是自己妹妹，他从没想过快四十岁的妹妹会被单位安排到公共电车上来再就业。

后门那位年轻售票员很不耐烦，先远远地叫着：“老田，你怎么这么笨？背了一天站牌和票价，还是记不住。四角！”后来，又走过去，当着车上顾客的面训斥田立婷说：“先数人，心里记着是几个，看好他们坐在哪里，然后再去卖票，别这么呆！你说说，解放路上来的是几个？”

田立婷讷讷着说：“是五六个吧？”

年轻售票员很火：“是五个还是六个，都坐在哪里了，看清了吗？就你这个售票法，国有资产能不流失？喏，有一个到后面去了！”

确有一个人坐到了田立业身边。

田立婷走过来售票时，田立业这才借着车厢里的昏暗光线看清楚，售票员竟是自己的妹妹，一时间，田立业愣住了，妹妹田立婷也愣住了。

田立婷忘记了售票，问田立业：“你咋也跑来坐公共电车？”

田立业说：“这你别管，你咋跑到这里当售票员了？”

田立婷说：“是厂里安排的，订了一年合同，自愿报名，我就报了名……”

话没说完，年轻售票员又叫了起来：“哎，老田，你净和熟人聊啥呀？马上又到站了，你这票还卖不卖了？老田，就这样你们还想重新上岗呀？”

田立业实在忍不住了，把妹妹手上的票夹夺过来，冲着年轻售票员道：“你凶什么凶？‘老田’的孩子差不多也有你这么大了！‘老田’当师傅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下车，立婷，这岗咱不上了！”说罢，把票夹扔给了年轻售票员。

年轻售票员也不是饶人的主儿，接过票夹，冲着田立业直吼：“你是老田的什么人？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给谁听？你以为我想带老田吗？不是队长直跟我说好话，我才不带呢！你们下车，现在就下！”

车没到站便停下了，田立婷还在迟疑，田立业一把把田立婷拉下了车。

一下车，田立婷就抹起了泪：“哥，你找什么事？我重新上岗容易吗！你当我也是市委副秘书长呀？我就是个电焊工，下岗后能到公共电车上售票就不错！”

田立业说：“我不是看不起售票员的工作，是看不惯那个小姑娘的态度，下岗工人也是人，而且，你和我还不一样，是劳动模范，十五岁学徒，干了二十几年电焊工，弄得一身病，谁也没权利这么对待你，这不公平！”

田立婷挂着满脸泪说：“现在有多少公平的事？你这位副秘书长一天

到晚从这里喝到那里，就公平？如果今天遇到的不是我，是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下岗女工，你会发火吗？会觉得不公平吗？”

田立业默然了。

田立婷又说：“我下岗两个月了，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田立业这才说：“立婷，我给你联系个好一点的单位吧，至少是尊重你的单位……”

田立婷抹去脸上的泪说：“什么单位都行，出力干活我不怕，就是要多挣点钱，强强今年高考，成绩不会有大问题，我愁的就是四年的学费……”

田立业说：“这我不是表过态了吗？学费我帮着筹……”

说这话时，田立业真心酸，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市委副秘书长做得很不真实，倒是过去那个建筑工人的儿子、现在这个下岗女工的哥哥做得挺真实。这一刻，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从来就不属于平阳市委大院，而属于正忍受着改革阵痛的工人群众。

这阵痛既痛在田立业身上，也痛在田立业心上。

走在满天星光下，田立业想，他得抽空写篇文章，谈谈如何尊重下岗工人的问题，就从自己妹妹谈起，给那个年轻售票员，也给这个社会上一课……

6

一路回平阳时，刘华波仍是忧心忡忡，一再叮嘱高长河：在目前情况下，要注意抓好两件事，一是抗洪防汛，二是新班子的团结。刘华波明确向高长河表示，如果一个月前知道老天爷要捣乱，能预料到汛期提前到来，平阳的班子省委就不会急于动了，至少要等主汛期结束后再定。

刘华波目视着道路前方，深思着说：“谁都知道，一个地方换班子的时候，往往是矛盾最突出的时候，也是问题暴露得最多的时候，这种现象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我们各级政权组织说起来是集体领导，可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不是圣人，工作中难免得罪人，也难免会用错人做错事。在台上，手里有权，谁也不敢说什么；下了台，后遗症就来了，一些潜在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各种版本的传言也就出来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有些同志也很会利用这种机会，以自我为轴心，以利益为半径，察言观色，窥测风向，决定进退取舍。这种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敏感起来，哪怕在平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很随意的一句话，这时都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甚至成为未来班子长期不团结的重要根源。过去，这种教训实在不算少啊，有些地方的矛盾至今未得到有效的调解。”

高长河点点头说：“华波书记，您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其实，这也是我想向您汇报的。省纪委收到的十四万匿名赃款，如果在姜超林任上查处，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在我任上查处，可能就成了问题，如果按马书记的意思背着姜超林搞，问题就更大；再比如说，平轧厂，是老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马书记和孙亚东也希望我能马上查，这势必要造成姜超林和文春明的误会，可不查又不行，上上下下反应都这么强烈……”

刘华波打断了高长河的话头：“平轧厂先摆一摆，这个问题我心里有数，陈红河省长心里也有数，不能把账算到文春明头上，更不是什么腐败问题，你在这件事上的表态一定要慎重。而十四万匿名款非查不可，不能含糊，我相信超林会理解的，这么大一个市，出几个腐败分子并不奇怪嘛，我已经把招呼打到了前头。”

高长河仍是不解：“那么，平轧厂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刘华波叹了口气："主要是投资主体不明，当时拍板上这个项目时，陈红河省长还在国家部委，参加了拍板，你查谁呀？查陈省长？陈省长当时不也是好心吗？资金那么紧张，还一下子批了三个亿给我们平阳上轧钢厂！"

高长河倒吸了一口冷气，怔了好半天才问："这内情马万里书记知道吗？"

刘华波说："多少知道一些吧，意见挺大，和我说过两次，说是就算交学费，也得弄清楚是替谁交了学费！还怀疑里面有别的漏洞。开始我也怀疑，专门让文春明彻底查了一次才知道，这些年为跑后续资金和贷款，花了一些钱，都有账。长河，你说怎么办吧，啊？跑到北京有关单位一家家收回那些送出去的礼品？你们平阳还想不想再和人家打交道了？以后还怎么工作呀？啊？"

高长河领悟了："华波书记，谢谢您的及时提醒。"

刘华波又说："对此，文春明和姜超林也有些误会呀，以为省委最终没选文春明任平阳市委书记，是因为文春明受了平轧厂问题的拖累，我明确告诉超林，不是这么回事。"叹了口气，"长河，现在你清楚了吧？平轧厂涉及的矛盾太多，涉及的层次也太高，处理不好，不但影响平阳班子的团结，可能也会影响省委班子的团结，所以这些我本来不想说的话，今天也非说不可了，你自己掌握就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乱讲。"

高长河点点头："华波书记，我明白您的一片苦心了！"

刘华波拍了拍高长河的手："平轧厂的事，我的意见是尽快解决，该卖掉就卖掉，该让人家兼并就让人家兼并，不要再心存幻想了，至于最后怎么办，也要尊重文春明的意见，这个点一直是他抓的，限于客观条件没抓好，却抓出了感情。"

高长河说："我明天就和春明同志商量这件事，来个快刀斩乱麻。"

刘华波提醒道："也不要太急，先商量个解决方案，搞点优惠政策，鼓励人家来买，来兼并，在资产重组上做点文章。据我所知，这几年有意兼并平轧厂的国内大型钢铁企业有好几家，有的还是上市公司。今年股市上最热闹的，据说就是资产重组嘛，你们不妨凑一回热闹，把平轧厂重组出去！"

高长河十分感慨："华波书记，真没想到，您连今年股市上的热点都知道！"

刘华波笑了："你这个高长河呀，真以为我这么官僚？别忘了，平阳的乡镇企业可是在我手上起来的，经济账我算得比谁都清哩，不信你去问梁老！"

高长河说："我岳父常和我谈起您，说是您为平阳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平阳在姜超林同志手上的飞跃式发展……"

刘华波摆摆手，笑道："长河呀，现在我们三个前任平阳市委书记打下的良好基础可都交给你了，下个世纪怎么办呀？能不能把平阳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些，就看你们的了！"

高长河的心骤然热了："华波书记，请您和省委放心，我和平阳这届班子会尽心尽力的。在你们二十年创造的辉煌面前，我和平阳这届班子不敢说大话，我要说的只能是这么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华波拍拍高长河的肩头："很好！我再加上一句：团结起来，再造辉煌！"

奥迪在入夜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车轮飞速转动着，在一个省委书记和一个市委书记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逼近了万家灯火的平阳城。

7

高长河怎么也没想到，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一直在等他。

走进小红楼门厅，高长河最先看到的是招待所的一位服务员小姐，服务员小姐见他推门走进来，忙迎上来打招呼，说是办公室刘主任一直在等他。

高长河这才注意到，刘意如正坐在门厅一旁的沙发上打盹。

刘意如真不愧是老办公室主任，打盹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几乎就在服务员小姐说到她的同时，马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精神抖擞地走到高长河面前，笑容可掬地问候道：“高书记，回来了？”

看着刘意如花白的头发，高长河心里不禁有些不安和歉意，和气地责备说：“刘主任，这么晚了——你看，都夜里十二点多了，你咋还不回去？我又不是孩子嘛，难道连觉都不会睡了？”

刘意如说：“高书记，您是头一天来，人生地不熟的，我不安排好哪敢走呀？不是工作失职？！走吧，高书记，我带您看看，二楼一层是您的生活区，套间做卧室，对门是第二办公室，旁边还有个小会议室，我自作主张布置了一下，也不知您满意不满意？如果不满意，我明天再派人重新布置。”

上了二楼四处一看，高长河愣住了：一切设施和布置都是那么高雅、温馨，宾馆惯有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呆板陈设不存在了，一种家的氛围活生生出现在他面前，除了夫人梁丽，就像是省城的家搬了过来。更让高长河意外的是，第二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里竟放着他喜爱的根雕和奇石。

高长河端详着一座如骏马奔驰的根雕，问刘意如：“刘主任，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根雕和石头？谁告诉你的？”

刘意如笑笑：“高书记，是我瞎蒙的。我觉得像您这样年轻的领导，和姜超林书记肯定不一样，可能会喜欢这些东西，加上我平常也收集了一些，就随便从家里拿了几样做摆设。”

高长河更高兴了：“刘主任，等忙过这一阵子，就到你家看看，欣赏一下。”

刘意如连连说：“好，好，高书记，随时欢迎您去参观。”

临别，刘意如又说起了工作：“——哦，高书记，还有件事得向您汇

报一下：我们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不是没来参加下午的全市党政干部大会吗？这件事会后我曾向您汇报过。我觉得田立业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就了解了一下，这才知道，他是根据姜超林的指示，到平轧厂去了，协助新华社一位女记者了解情况。”

高长河开始并没在意，可听到“平轧厂”三个字，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敏感地问：“这位田副秘书长带新华社女记者去平轧厂了解什么情况？刘主任，你知道不知道，姜超林同志什么时候安排的这件事？”

刘意如说：“好像是昨天安排的，姜超林和文春明都没有专门和我说起过这件事，可从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透出的意思看，是想把平轧厂问题公开报道一下。田立业就逮着理了，连党政干部大会都不来开。其实，陪记者采访有的是时间嘛，哪在乎这一下午呢？高书记，机关纪律您在适当的场合恐怕还要强调一下。”

高长河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刘意如这才告辞：“高书记，您明天还有工作，我就不打扰了。”

送走刘意如，高长河一下子睡意全无，看着窗外的夜色，陷入了深思。

为什么姜超林、文春明不在以前的任何时候公开报道平轧厂的问题，而专要在他来平阳上任时公开平轧厂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想搞什么名堂？联想到一路上刘华波语重心长的交底，心里更有数了，那就是姜超林和文春明要拉响平轧厂这颗定时炸弹了！这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弹片就会从平阳飞向省城，飞向北京，平阳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网将遭到重大破坏，陈红河省长、马万里副书记，甚至刘华波书记都会被搅到矛盾的旋涡中去……

真猜不透姜超林这位老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干！仅仅是意气用事吗？这里面会不会还有别的文章？马万里副书记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抓住平轧厂的问题不放，和姜超林、文春明的动作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高度一致起来了？原有的阵营是不是又在重新分化组合？

好在炸弹现在还没拉响，他还有阻止炸弹爆炸的可能性。

高长河默默地想，那么，就让一切都从平轧厂开始吧，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一场较量，也不论姜超林和文春明后面有什么人在支持，他都绝不能允许这颗炸弹在他手上爆炸，哪怕最终使用权力来否决！

第五章 你以为你是谁

1

昨夜陪着李馨香看项目折腾到快三点，可早上八点之前，胡早秋不但起来了，还把该办的事全办完了。蒙蒙眬眬一睁眼，就歪在床上电话办公，先向市委书记白艾尼做了个热情洋溢的电话汇报，报告了新华社女记者的到来和未来组织北京各报记者宣传镜湖的设想；继而，要通了中美合资的镜湖飞鱼服装集团公司和工艺品公司，要他们送点“广告礼品”来。怕这两个公司玩忽职守，又打了个电话给政府办公室主任高如歌，让她再落实一下。八点十分，赶到招待所时，两个公司的“广告礼品”都送到了服务台，高如歌也来了，守着礼品忙活得挺欢实。

胡早秋四处看看，脸却挂了下来，没好气地问高如歌：“哎，我说高主任，你还能为咱镜湖市人民政府办点正经事不，啊？”

高如歌不知就里，擦着一头汗水，挺委屈地问：“又怎么了，胡市长？”

胡早秋指着面前的礼品：“你看你搞来的这堆破烂，能送人家记者吗？还有活鱼，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人家北京缺鱼吗？还是困难时期呀？”

高如歌更委屈了：“胡市长，上个星期办公会上，不是您说的吗？要节省交往开支，再说了，上次市委田秘书长来都送这些，北京那个记者的级别不会比田秘书长更高吧？”

胡早秋哭笑不得：“这是两码事，你咋搞不清？！咱糊弄田立业没关系，北京的记者是重要客人，也能糊弄？这不是人家要的，是咱送的，帮咱做广告！”

高如歌便埋怨：“那您当市长的也给我说清楚嘛，人家飞鱼集团倒是送过来两套新款全毛裙，我一问，出厂价都好几百，就本着节约的原则，让他们拿回去了。要不，我再让他们拿回来？”

胡早秋挥挥手：“算了，算了，你回去吧，这事我亲自处理。”

高如歌很热情，临走时还说：“胡市长，那有事您招呼，我随叫随到。”

胡早秋却想：姑奶奶，我可不敢再招呼你了，愚蠢而勤劳，我可吃不消。

这么一耽误，陪着李馨香吃早饭时已是八点半了。

吃饭时，市委书记白艾尼来了一下，就组织记者团全面采访镜湖的事，发表了重要意见，说是能趁着李大记者在平阳采访调查期间来最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嘛——主席说的。”白书记两眼盯着李馨香，笑得真诚而甜蜜。

李馨香被这笑感动了，说：“那我就争取吧，和北京各报的朋友们打打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在最近挤出点时间来，走一趟穴。”

胡早秋说：“一定要让他们挤出时间来，这时来对我们非常有利，新书记高长河刚上任，镜湖一定要引起他的注意……”

白艾尼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哎，哎，早秋同志，又胡说了吧，啊？我们的工作是做给谁看的吗？这叫宣传镜湖，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嘛……”

李馨香笑道：“胡司令，看看你这水平，再看看白书记这水平，怪不得你这‘副’字老拿不掉……”

白艾尼也笑了：“李记者，你也知道他叫胡司令呀？我告诉你，我们这胡司令可不是戏台上的那胡司令，工作起来不要命呢，办法也不少！我们市长岁数大了些，身体又不好，三天两头住院，政府这头主要靠他抓了。他这人缺点呢，就是说话随便了点，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

李馨香说：“我是接受了，要不昨夜也不会跟他‘私奔’镜湖了。”

白艾尼说：“那好，那好，希望你拉着更多的记者‘私奔’镜湖，写不写文章没关系，就是写点批评文章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想让大家来评头论足，进一步促进我们各项改革事业的发展……”

胡早秋忙说：“哎，李记者，批评文章你们可千万别写，你们真写了，白书记可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准给我缝双三寸小鞋！”

李馨香看得出，胡早秋和白艾尼的关系很不一般，便说：“就为了让你胡司令能有双三寸新鞋穿穿，我也得带头写篇批评文章，就批你！”

胡早秋笑眯眯地说：“你批评我个人没关系，只要别批评镜湖就成。你批我，我还可以给你提供素材哩……”

白艾尼看看时间不早了，挥挥手：“好了，好了，早秋，别胡说了，快送李记者回平阳吧，不是说十点钟还要采访文市长吗？别误了正事，

你代表我送一下。”

有市委书记的明确指示，胡早秋便陪李馨香回平阳。上车前，把新要的两套高级全毛衣裙和一件精致的玉雕工艺品扔上了车，说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了。

这点小意思倒弄得李馨香有些不好意思了，说：“胡司令，这不太好吧？”

胡早秋说：“有什么不好？你李大记者穿上我们镜湖的飞鱼服装在北京大街一走，整个就是个美人广告嘛，我正考虑是不是让飞鱼集团的李总付点广告费呢！”

李馨香乐了：“那我现在就把广告做起来吧！”说着，飞快地跑到房间换上了一身“飞鱼”，整个人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

在平阳市政府门口见到田立业，田立业也认出了李馨香身上的“飞鱼”，故意问：“李记者，你这是去了趟镜湖，还是去了趟美国？咱就算是女大十八变，这一夜之间也变不出个‘华籍美人’吧？”

胡早秋忙说：“哎，哎，田蜜蜜，你可是好眼力，这是外销飞鱼，中美合作的最新产品，是根据美国流行款式打的样，你说李记者出了趟国也不算大错。”

田立业叫道：“好你个胡司令，我去你那里，除了牛仔裤衩，就是棉毛衫，好东西你可没送给我一样，就这种表现，还想我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好话？”

胡早秋笑道：“这不怪我，怪你长得不好，歪瓜裂枣的样子，诋毁我们产品的形象嘛！我不是小气，是为了对镜湖服装企业的效益负责，如果因为你穿了我们的时装，导致我们的时装都卖不出去，你说我这市长对得起镜湖人民吗？”

田立业佯怒道：“滚吧你，我算是没你这号老同学了！”

胡早秋临走仍没忘记自己的计划：“李记者，我和白书记可就候着你们了！”

李馨香说：“好，好，就冲着你胡司令这么奉承我，我也得尽力争取！”

差五分十点，田立业陪着李馨香走进了市政府二楼市长办公室。

这时，市长文春明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面前的办公桌上摊满了陈旧的文件和报表。田立业走进来时，文春明正阴着脸翻弄着那些发黄的文件，秘书一处的处长在一旁怯怯地立着，田立业很敏感地嗅到了一股近乎悲哀的气息。

2

在平阳宾馆门前送走刘华波、马万里等省委领导，高长河正准备和姜超林好好商谈一下平轧厂的事，孙亚东却把高长河拖住了，说是有事要汇报。高长河正迟疑时，姜超林先说话了："长河同志，那你们先谈吧，我在办公室等你。"说罢，上了0001号车走了，甚至没再多看高长河一眼。

高长河有些不快，姜超林的车一启动，就对孙亚东说："有什么事非现在汇报不可？我今天事不少，要和超林同志具体交接一下，还想抽空去趟平轧厂。你要汇报就简明扼要一些……"

孙亚东说："我想说的就是平轧厂和有关腐败的问题。高书记，昨晚我就想向你汇报的，可还没说到正题，你就被华波同志叫走了。我等不到你，就去看了看马万里副书记，顺便把已掌握的有关情况和马书记扯了扯……"

高长河怔了一下，益发不高兴了："亚东，你这闹的算哪一出？我刚到职，具体交接都没办完，咱们新班子也没碰过一次头，你向马书记汇报什么？有什么好汇报的？！"

孙亚东想说什么，看看面前人来人往，又止住了，推了高长河一把，说："高书记，我们开间房间谈，我不多占用你的宝贵时间，最多半个小时。"

到房间一坐下，孙亚东情绪便激动起来："高书记，你可别误会了，我这么做是为你着想！你说得不错，现在新班子还没碰头，我说的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你，也不代表新市委，这样，你今后的活动余地不就大吗？再说，我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平阳的问题又不是第一次，就是姜超林和文春明也不好说我是搞突然袭击吧？找马书记之前，我是认真考虑过的，觉得于公于私都是应该的。于公我不能放弃原则，于私我得支持你老兄的工作，哪怕替你担点骂名……"

高长河挥挥手说："好了，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可老兄啊，要知道，班子交接的时候总是最敏感的时候，也是矛盾最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一定要以团结稳定的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你和平阳原班子在团结上出了点问题，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团结。"

孙亚东脸上挂不住了："高书记，那么请问：这团结要不要讲原则？

要不要讲是非？平轧厂明明把十二个亿扔到了水里，问题一大堆，怎么就是查不下去？这正常吗？顺便汇报一下，昨天新华社记者已经到平轧厂去了，听说是核实一份内参稿子，平轧厂的问题谁想捂也捂不住了。”

高长河狐疑道：“你怎么对平轧厂就了解得这么清楚？连新华社要发内参都知道？亚东，请你向我说句实话，新华社的内参稿是谁写的？你知不知情？”

孙亚东想了想，正视着高长河反问道：“高书记，那我先问你一下，你还是不是过去那个高长河？是不是地位变了，人也变了？”

高长河没回答，拍了拍孙亚东的肩头，叹了口气：“别搞得那么严肃，亚东，你说吧，平轧厂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掌握了些什么过得硬的材料。”

孙亚东胸有成竹地说：“讲三个事实：一、最早从国外引进的轧钢设备三分之一不合格，国际索赔官司打了五年多，直到去年才结束，直接经济损失四千多万，当初的考察团该负什么责任？这么多不合格设备是怎么进来的？二、根据我们最近一次调查，这个项目上马十年来，光送礼报账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都送给谁了？三、工人们四百三十二万集资款也让他们交了学费，已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就冲着这三个事实，你说该不该好好查一查？可姜超林在任时，坚决不同意查下去，说是影响面大，问题复杂，搞不好，平阳会很被动。还说，从几次查账的情况看，没有太大的出入，也就是有些违纪现象。六十七万送出去了，仅仅是违纪吗？送礼的人拿没拿好处？是真送出去了，还是装到自己口袋里去了？”

高长河道：“于是，你就背着姜超林和市委向新华社发了内参稿，是吗？”

孙亚东点点头，坦承道：“是的，这种事不能捂！”

高长河说：“你这也是违纪，明确表个态：我反对！”

孙亚东呆住了，愣愣地看着高长河不作声。

高长河沉下脸：“当初设备考察的情况我不太清楚，现在没法回答你，可关于十年送礼六十七万的问题，我认为也是特定条件下造成的。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送礼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逢年过节，哪个地方不往上级部门和关系单位送礼？我在省城时就送过嘛。十年送了六十七万，多不多？也许多了，也许不算多，平均每年不到七万嘛，那么多关系单位要洒香水，是不是呀？”

孙亚东很不客气地道：“是的，中国特色嘛，所以才有了平轧厂这种只会送礼不会轧钢的烂摊子，才有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和无能之辈，我们

的老百姓才要不断交学费！也正因为这样，才要设各级纪委，才要高悬反腐利剑！”

高长河摆摆手：“好了，亚东，先这么说吧，我还要和超林同志谈工作。最后说一下，如果你真支持我的工作，我希望你能以合作共事的大局为重，和超林同志、春明同志消除误解，带头搞好团结……”

孙亚东冷冷道：“团结是有前提、有原则的，不是和稀泥。”

高长河实在想不到面前这位老朋友会这么固执，于是，便拿出市委书记的威严，毫不退让地说：“亚东，我说的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原则的理解目前也许有些不同。现在我明确说一下，对平轧厂的问题，你不要多过问了，我亲自处理，如果你认为我违反了原则，可以向省委，甚至中央反映，这是你的正当权利。但有一点我也要先声明：今后谁要违反组织纪律，背着我和市委把内部事情捅给新闻界，我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看就这样吧。”

高长河话一落音，孙亚东甩手走了。

3

早上一上班，烈山县经济开发公司年轻漂亮的女经理林萍就把一个大信封送到金华办公室来了。大信封里装着八千元，林萍说，是公司的一季度分红。金华说，我从没在你们的公司入股，分什么红呀？林萍说，耿书记和赵县长没告诉你？你们县委领导用奖金入了股，我们都有账的。金华又说，你们不会弄错吧？我调来才半年，烈山县怎么会有我的入股奖金呢？林萍直摇头，说，那我就不知道了，耿书记叫我发我就发，您只管签字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就问耿书记。

签了字，拿了钱，金华越想越不对头，联想到这家经济开发公司的背景和买卖新区土地的一笔笔生意，益发觉得有问题：这个林萍原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现在还在县委办公室拿工资，人却在经济开发公司干活。这经济开发公司原属县委机关，上面要求脱钩以后，马上变成了股份制，可做的仍是政府的生意。据金华暗中了解，外地的投资者在烈山新区买地皮，许多都是经它的手。

于是，金华反锁上办公室的门，使用保密线给刘意如拨了个电话，把今天发现的新情况向刘意如说了，胸有成竹地道：“妈，我拿到耿子敬他们集体腐败的有力证据了！这一个季度的分红就是八千，一年是多少？！多少人拿了这所谓的分红？烈山的班子我看是彻底烂掉了！”

刘意如在电话里好半天没作声。

金华不由提高了音调：“妈，您听到了没有？我觉得必须向市委汇报了！”

刘意如这才问：“你没把自己的怀疑在烈山干部面前说吧？”

金华压低声音道：“刚才和林萍说了一下，林萍要我去问耿子敬，耿子敬昨夜去省城看赵县长，现在还没回来，所以我没来得及找耿子敬查实。”

刘意如道：“那就好，这样吧，你赶快回来一趟，把这八千块钱和几天前收下的三万七千元都带来，当面向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做个全面汇报！”

金华又想了起来：“哦，对了，妈，我住院时来送钱跑官的那个侯少俊，真就被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成了乡镇企业局局长了，我提了点不同看法，耿子敬就挂下了脸……”

刘意如打断她的话："不要在电话里说了，你找个借口到平阳来，我等你！"

不料，这边刚放下电话，那边林萍又敲门进来了，一脸的不好意思，进门就道歉，说是弄错了，八千元分红不是金华的，而是三个月前退下来的原副县长的。金华只好把八千元钱拿出来还给了林萍。又故意问，那我也拿些钱入股行不行？林萍马上说，行，行，咋不行？金县长，我们经济开发公司不但保你的股本金，还保证你的每年分红收入不低于入股资金的50%。金华便说，那好，那好，这股我就入定了。

送走林萍，金华和办公室打了个招呼，谎称省冶金局一个副局长到了平阳，自己要去平阳谈那个电解铝项目，上车就走。

办公室主任追到门口说："金县长，这耿书记去了省城，赵县长又病倒了，县里有事我们找谁呀！"

金华说："谁分工的事找谁，找我就打手机，我手机开着。"

小车沿高速公路向平阳疾驰时，金华想：母亲今天是怎么了？咋一下子变得这么果决了？这和新书记高长河的到任有没有关系？昨天才开的全市党政干部大会，刚刚宣布高长河出任平阳市委书记，母亲难道就发现机会了吗？

然而，对母亲刘意如的政治智慧，金华是不敢怀疑的，她能有今天，能在八年中从市团委的干事成长为正处级的常务副县长，全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母亲。唯唯诺诺的父亲不行。父亲永远走不出他的第二十三中学，他的政治智慧永远停留在中学生的水平上。

又想，这会不会是她的一个晋升机会呢？姜超林下了，高长河上了，烈山的问题要揭开了，问题一揭开，烈山的班子必然垮台，县委书记耿子敬，也许还有县长赵成全都得进去，那么她就算做不成烈山的县委书记，也会成为烈山县县长，最年轻的一位女县长！

这是她应得的报偿，从市团委书记职位上转岗，她就应该名正言顺地做县长、县委书记，而不是括号"正处级"，姜超林主持的前任市委这么安排是不合理的。

4

耿子敬接过手机，再次走进病房时，脸色很不好看，气呼呼地对躺在病床上的赵成全说：“老赵，你说说看，这金副县长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毛病还就是不少！昨天县委常委会上，为侯少俊提拔的事，和我较了半天劲，今天又追查起林萍来了，白给她八千块，反倒得罪她了！”

赵成全问：“刚才是林萍的电话吧？”

耿子敬点点头：“也怪你，我说别给她分红吧，你就是坚持。”

赵成全讷讷道：“都在一个班子里，你说这种事能长期瞒下去？她又是常务副县长，咱班子里的福利不分给她，被她知道了更不好。子敬，你咋处理的？”

耿子敬没好气地说：“我让林萍把八千块钱收回了！”

赵成全说：“这不是欲盖弥彰嘛！”叹了口气，又说，“子敬，说真的，我心里真不踏实哩。上面三令五申不准在职领导干部参加经商，姜书记和文市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反复说过好几次，咱还暗地里这么干，只要传出去准得挨批，受处分。我是要死的人了，无所谓，子敬，你怎么办？当真不要这七品乌纱了？”

耿子敬满不在乎：“不就是给同志们搞点福利吗？有什么了不起！”

赵成全耐心地说：“现在情况变了，市委书记是高长河，真查出咱参与经营活动，乱搞福利，没准真抓咱的典型。我看，这福利最好还是停了吧，早停早好，林萍就让她自己混去，不愿干，还回县委上班。”

耿子敬黑着脸，沉默着，一言不发。

赵成全定定地看着耿子敬，恳切地说：“子敬，你就听我这一回劝，行吗？”

耿子敬这才心烦意乱地说：“好，好，这次我听你的，就这么定吧！我们各人六千块的股金收回来，把账上积存的三十万一次分光，以后这种福利再也不搞了！”

赵成全一怔：“账上咋还有这么多钱？这又分，一人又是两三万吧？就不烫手呀？子敬，我劝你慎重。”

耿子敬激动了，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着：“两三万怎么了？老兄，你都累成这样了，这两三万还不该拿吗？别说这是你的投资分红，就算是谁

送你的，你也该拿！要是没有你的日夜操劳，哪来的烈山新区？新区里多少不三不四的家伙发了大财，你落了什么？落了个绝症！你知道吗？一听说你倒在省城了，我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睡着！我心疼呀！老赵，我问你，万一你去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呀？你家大明今年要上高中了吧？进省重点中学要不要花钱？三年后上大学要不要花钱呀？他们将来靠谁？”

赵成全脸部抽搐了一下，眼里滚出了浑浊的泪水。

耿子敬说：“就把这三十万一次性处理掉，我做主了！这次不按股份，按贡献，就算这几年的奖金吧，你赵县长贡献最大，多分点，五万，出了事我兜着！”

赵成全噙着泪说：“别，别，那……那还是按股份分吧……”

耿子敬手一摆：“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们共事一场，又处得这么好，我总得多少尽尽心，至少不能让你辛苦一生，带着担心和遗憾走！”

赵成全一把拉住耿子敬的手，泣不成声了……

耿子敬眼圈也红了，坐到赵成全床前，动情地说：“老赵，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了你这么个知己，也知足了。多少地方的班子一二把手不团结呀，咱烈山因为有了你这么个不争权夺利、只知道干事的好县长，大矛盾就从没有过！连超林书记都当面和我说：‘子敬呀，你要是连赵成全都团结不好，这一把手就别当了，整个平阳只怕再也找不到像赵成全这样老实巴交的县长了。’”

赵成全仰起脸说：“子敬，你……你提到超林书记，我……我想起来了，咱……咱得派人去看看姜书记呀，哪怕是问声好呢？你刚才只说咱亏，姜书记不亏吗？他现在也下了，咱要是能帮他一把，就……”

耿子敬忙打断赵成全的话头道：“哎，哎，老赵，你看你，又糊涂了吧？姜书记是什么人，谁敢往他那里送礼？找没趣呀？你忘了，前年挨家送年货时，在姜书记家挨的那顿骂？没记性呀？”想了想，又说，“对这老爷子，去看看表表忠心就行了，我亲自去，也代表你，好不好？”

赵成全哽咽着说：“代我向姜书记问好。”

见赵成全有点累了，耿子敬站起身告辞，走到病房门口，想起什么，又转回来，说：“老赵，昨天省报上表扬你的那篇大块文章你看了没有？题目很响亮，《我们的肩头扛起崛起的新区》，写得真好……”

赵成全愣住了：“还……还真发出来了？”

耿子敬点点头：“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我和县委一定要树树你，准备把你的事迹向市委和省委做进一步汇报，给那些流言蜚语一个正面回答……”

赵成全一下子变了脸：“别，别，子敬，我求求你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可不能这么干。说心里话，子敬，我心里有愧呀，总觉得对不起姜书记和市委呀！”

在得了绝症的赵成全面前，耿子敬仍像往常那么专横：“老赵，这事在昨天的常委会上说定了，愧不愧的话你就别说了，只管好好养病就是！宣传你，是因为你为我们烈山经济建设出了大力，做了大贡献，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5

“李记者，你说得很对，能拿出这种材料的人是知情人，还不是一般的知情人。一般的知情人怎么知道这个项目十年送礼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数据这么准确？所以我想，我非和你好好谈谈不可，不但全面回答这份内参稿上的三个问题，还想更深入地谈谈平轧厂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一步的。从项目筹建上马到今天的材料，我让有关同志全找出来了，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写文章需要的，还可以复印带走，对你不保密。

“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刘华波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那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大跃进’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一九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底了。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吗，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和何卓孝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诉讼法院又不在美国！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平阳同志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不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认真查一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印。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

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

“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吗？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他们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然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吧，你著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6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待了一天，在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作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啊！”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您，我就沾光喝您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人，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下，大声向工人们说着什么。

工人们根本不听，有节奏地喊着："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就在这时，高长河来到工人们面前。

文春明看见了，先和高长河说了句："我已经叫何卓孝他们来领人了。"遂又高声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高长河书记来见你们了！"

静坐的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都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高长河。

高长河挥挥手："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到平阳工作，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对平轧厂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以先表个态：欠债当然是要还钱的，国家不会赖大家一分钱的债！绝不会赖！"

这话一落音，先是一片沉寂，继而，便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工人冲破警戒线，跑到高长河面前跪下了，仰着满是皱纹的黑脸，口中连连呼叫着"高青天"；"高书记，高青天呀，您和新市委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高青天'呀……"

高长河这边正要拉起中年工人，警戒线外，一片工人全跪下了，"高青天"的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这场面实可谓惊心动魄。

高长河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眼睛也湿润起来，大声说："同志们，站起来，都站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的膝头怎么能这么软？！"

工人们这才陆陆续续站了起来。

高长河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不要喊我'高青天'，青天时代过去了，早就过去了！今天的平阳不是人治的平阳，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人治的中国，我们是法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靠什么？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英明，而是靠一整套完善的法治制度，靠一个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健全的体制！同志们呀，你们只看到自己的集资款扔进了水里，就没想到国家十二亿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吗？据我初步了解，这和哪个领导的无能关系并不太大，倒是和我们过去的旧体制关系很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把那些不适应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旧体制改革掉，使平轧厂这种伤国伤民的情况再也不要发生了！"

又一片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有个工人在人群中喊："高书记，请您说说，这改革该怎么搞？怎么深化？"

高长河说："同志们，这要说心里话，对平轧厂，现在我也没有底。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这届班子一点时间，同时也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向厂里反映，也可以向文市长和我本人反映，好不好？同志们，大家先回去吧，我再强调一遍，国家一定不会赖你们的债的！"

工人们却不愿离开，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仍紧紧盯着高长河看。

人群中又有人大声问："高书记，那你们究竟啥时还我们的集资钱呢？"

这问题太具体，高长河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文春明马上插上来："高书记只是定个大原则，管不了这么具体！"

这时，平轧厂厂长何卓孝一头汗水赶来了，先是连声向高长河和文春明检讨，继而便冲着工人们吼："你们集资款冲我要，市委、市政府什么时候收过你们的钱？你们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高书记、文市长不办公了？回去，回去，大家都跟我回去！"

工人们的情绪又上来了，七嘴八舌和何卓孝吵了起来。

看着门前乱成一团的人群，高长河心里真不是滋味，闷闷地对文春明说："文市长，我看平轧厂的问题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要有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文春明面无表情地说："好，好，高书记，我等着您拿主意就是！"

高长河心里真火，可当着这么多工人同志的面，又不好多说什么，不满地看了文春明一眼，又大声对工人们呼喊起来："同志们，大家先不要闹了好不好？我再说一遍，请同志们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

7

和高长河办完交接，从市委办公室回到人大办公室时，姜超林意外地发现，办公室的正面墙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鲜艳锦旗。锦旗上都赫然绣着他的名字，书有“人民公仆”“风雨同舟”“无私奉献”等赞扬的词句。送锦旗的，有单位也有个人，甚至还有一批“原下岗职工”。

市人大办公室主任说：“姜主任，今天送来的锦旗真不少，还有许多没挂。”

姜超林心里热乎乎的，嘴上却说：“都不要挂了，这不好，过去十年的工作并不是我一人做的，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能把成绩算在我一人头上……”

话未落音，文春明进来了：“——有什么不好啊？老书记，人家愿意送锦旗给你，说明人家心里有您，天地之间一杆秤嘛！挂起来，都挂起来，让大家都看看，我们老书记这十年是不是在搞人治，偌大的平阳是不是只有个平轧厂！”

姜超林马上听出文春明话里有话，便问：“又怎么了，春明？”

文春明“哼”了一声：“没人给您汇报呀？人家对平轧厂的群访工人说了，青天时代过去了，平阳不是人治的社会了，平轧厂的问题人家要来解决了，一再强调要工人给他一点时间。”

姜超林笑了：“春明，高长河这话说得不是很好嘛，哪里错了？过去咱平阳是人治社会呀？你我是封建时代的官老爷呀？你这家伙，有时候就是太敏感！”

文春明抱怨说：“可我们平阳也并不是只有一个平轧厂……”

姜超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国际开发区、民营工业园、跨海大桥、国际展览中心，还有一片片的高楼大厦，多的是，谁看不到呀？一时看不到也不要紧嘛，一时看不到，并不是说永远看不到，更不是说就不存在。”

文春明说：“不是我敏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

姜超林摆摆手说：“心胸要开阔点，先不要下这种结论，这不利于合作共事。哎，对了，春明，晚上我以个人的名义为长河接风，你来陪一下好不好？”

文春明摇摇头：“算了吧，老书记，我不陪了，长河同志一小时前刚

向我发表了英明指示‘抗洪防汛是头等大事’，要我严阵以待，我可不敢玩忽职守！晚上准备上江堤，检查防汛。”苦苦一笑，自嘲道，“老书记，您老市委坐船头，人家新市委还是坐船头，可怜我老文还在岸上走！”

姜超林笑道：“春明，你别不凭良心哦，我光是坐船头呀？没和你一起在岸上走呀？没帮你拉过纤呀？啊？一碰到矛盾，你这家伙马上找我，都不过夜！得罪下面各路诸侯的话都是谁替你说的？你想想？”

文春明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愿高长河也能有您老书记这样的拉纤精神！”

姜超林说：“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这种拉纤精神？没准比我拉得还好。哦，这个防汛确是头等大事，不能马虎，长河刚来，对防汛情况不太了解，你一定要和我多通通气，我们帮他拿点主意。”

文春明点点头：“那你们好好喝吧，但愿能喝出个‘酒逢知己千杯少’。”

文春明走后，姜超林马上交代市人大办公室主任，要他把已经挂到墙上的锦旗取下来，和那些还没挂的锦旗一起，全收到仓库里去。

8

得知女儿金华已从烈山回来，在家里等候多时了，刘意如破例在高长河离开办公室前先下了班。临走，和高长河打了声招呼，高长河也没在意，看了看表说，六点了，也该下班了，以后到点你就走，不必再和我说。还交代：正常情况下不要把工作安排在下班以后，晚上能不开会尽量不要开。

这一来，刘意如便发现了新老书记的不同点：老书记姜超林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概念，说开会就开会，哪怕深更半夜，有时候，一个市委常委会或者一个重大工程的决策会议能从深夜开到凌晨。常委们和底下的干部都说姜超林喜欢“熬鹰”，说句良心话，也正因为有了姜超林和平阳干部这种拼命的劲，平阳才能在这十年里飞起来。新书记高长河可就潇洒多了，下午空闲了不过几分钟，就向她打听：平阳有没有大型音乐会？平阳足球俱乐部的那支“宏大”足球队有没有进军甲A的可能？刘意如回答这些问题时就想：这个新书记可真是个“玩主”，比老书记真差远了！老书记满脑子都是工作，新书记满脑子的音乐会、足球，加班延点还不太愿干，便怀疑他嘴上说的“再创辉煌”之类的话是美好的官场许诺。

然而，刘意如却丝毫不敢把这种怀疑表现出来。老书记姜超林无论如何能干，现在也不是市委书记了；高长河不论是不是“玩主”，都是大权在握的市委书记；作为办公室主任，她除了适应高长河，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回到家后，家里的那位迂腐的中学副校长还没下班，女儿金华已等急了，见面就抱怨说：“妈，您看您，火急火燎地让我回来，我回来了，您又老不和我照面，您再不来，我可要回烈山了！”

刘意如说：“你不要回烈山了，明天就到市委去，向高长河做个汇报，我想，高长河可能正需要你的汇报，你们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算是做到头了！”

金华得意了：“妈，这也是我的判断！高长河新官上任总要烧几把火的！”

刘意如不接金华的话茬儿，只根据自己的思路说：“明天一早，你去汇报，汇报重点摆在耿子敬身上，赵成全的问题，我看先不要谈。”

金华不解地问："为什么？入股分红也有赵成全的一份嘛。"
刘意如说："你看没看过这几天的报纸？省报上给赵成全评功摆好的那篇大文章你就没注意到？"
金华不以为然地说："我注意到了，耿子敬还在昨天的常委会上专门说过。可我知道，耿子敬这是欲盖弥彰嘛，我一眼就看透了！"
刘意如摇摇头，深思熟虑道："你没看透。赵成全是老先进，过去就宣传过，现在又宣传了，耿子敬有什么目的你先不要管它，你只记住一点：我们重点宣传过的人物，上面一般是不会轻易否定的。这个赵成全肯定是有问题，可最后会怎么处理，完全看市委的态度。所以，你先别给市委和高长河出难题，让市委和高长河自己去发现赵成全的问题。你呢，就抓住那个经济开发公司做突破口，促使有关部门立即审查林萍，以防她毁账。"
金华急切地说："要不，我今天晚上就去向高长河汇报……"
刘意如摇摇头："不要这么急，这个高长河和姜超林不一样，不喜欢人家在下班以后找他，你晚上去汇报，效果就不好。今晚你好好准备一份书面材料，和高长河当面讲不清楚的话，可以让书面材料来说明。还有那个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不正常提升也要谈清楚，我估计这是卖官，还不知以前卖过多少哩……"
金华想了起来，说："哦，对了，妈，还有件事我忘记说了，林萍发给我的那八千块分红钱又被要了回去，这事好像还是缺点儿过硬的证据……"
刘意如说："这你别担心，只要抓了林萍，什么证据都少不了！"
这时，身为二十三中副校长的丈夫金大洪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穿校服的学生。刘意如知道，这位模范校长今晚又要让她和女儿不得安生了，忙关上自己房间的门，和金华一起在电脑面前坐下，准备帮金华打举报材料。
不料，举报材料刚打了几行，金大洪便推门进来了，说："意如，盖新教学楼的事你帮我们办了没有？今天我们基建办的王老师又来找我了。"
刘意如没好气地说："你烦不烦？我不是和你说了吗？这种事我不好插手，你们自己找教委去嘛！盖教学楼是公事，教委该办的嘛！"
金大洪叹着气说："意如，如今办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要看来头的，我们教书匠哪有你们市委这么大的面子？报告早送上去了，至今音讯渺茫。你要能让姜书记在报告上批一下，我们就一路绿灯了。"
金华从电脑桌前转过身，插上来说："爸，您看您这个人，不读书不

看报吧？姜书记下了，咱平阳市委书记现在是高长河了，知道不知道？”

金大洪说：“那就请高长河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一下嘛！”

刘意如断然回绝道：“高书记刚上任，我就替你去开后门，什么影响？啊！”

金大洪怔了一下，搓起了手：“也是，这……这倒也是！”

这时，客厅里响起了一个男学生的声音：“金老师，您给我看看这道题！”

金大洪应着：“来了，来了。”出了门。

金大洪走后，金华悄悄笑着，问母亲：“妈，您当初咋看上我爸的？”

刘意如心里酸酸的，嘴上却说：“你爸哪里不好？老实厚道！”

金华眼皮一翻，毫不客气地评论道：“老实厚道就是窝囊无能！”

刘意如真生气了：“不许这么议论你爸！快工作吧，你口述我记录！”

9

老书记姜超林要请客，田立业不敢不精心，地点选了几个，最后定在位于海滨的国际展览中心宴会厅。国际展览中心的老总听说新老书记同时光临，高度紧张起来，陪着田立业一起忙活，还坚持要由自己请客，说是老书记为国际展览中心奠过基，剪过彩，就是没在这里吃过饭，中心说什么也得请一次。田立业乐得替老书记省钱，便说，那好，到时候你就悄悄签单，别让老书记知道就行。

六点半钟，先是姜超林到了，紧接着，高长河也到了。

高长河一下车就说：“嘿，我们这个国际展览中心好气派呀！”

姜超林很得意，马上乐呵呵地介绍说：“这个中心干了三年多，政府投资一亿三，招商引资五个亿，总盘子六亿三，这还不算填海的费用。长河呀，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初就在海边，我们向大海填了一千五百米，这才有了海滨大道和这个超大型广场。去年我们在这个广场上搞过一次国际啤酒节、一次国际服装节，盛况空前呀！世界各地的著名啤酒厂商和法国时装界的大师、名模都来了，中央电视台还做了专题。”

高长河眺望着落日余辉下的壮阔广场，不由得赞道：“老书记，我算服您了，怪不得华波书记夸您是党的英雄、民族英雄！”

姜超林摆摆手：“华波这是给我戴高帽子，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嘛！”

上了观光电梯，到了十二楼宴会厅，陪同的老总和其他随从人员都退下了，田立业也要退下。姜超林却一把把田立业拉住了：“哎，田秀才，你不要走嘛，陪高书记好好喝一点，客我请，酒可是梁老的，五粮液呢！”

田立业看看姜超林，又看看高长河：“你们首长谈话，我在面前，这好吗？”

姜超林笑道：“有什么不好呀？高书记正要听你的汇报呢！你和那个新华社女记者去了趟平轧厂不要紧，人家工人同志今天可就找到门上了！”遂又对高长河介绍说：“哦，长河，这就是我们平阳市大名鼎鼎的田立业田大秀才，大甩子一个，当着市委副秘书长，就是不务正业，一门心思写挖苦人的文章，据说叫什么杂文，是‘匕首与投枪’。对此人，

我改造了六年仍然没改造好，长河，你任重道远呀，继续改造下去吧，要是怕被他的‘匕首与投枪’伤着，就送到我们市人大来，我继续敲打他！”又对田立业道：“哎，我说田秀才，今天带书了吗？不送一本给高书记‘雅正’一下呀？”

田立业有些窘：“老书记，您和我开什么玩笑？人家高书记的文章写得多了，都上过《人民日报》，我那些臭豆腐干小集锦哪敢送给高书记看！”

高长河挺高兴，笑了：“哦，田秘书长，你还真看过我的文章呀？”

田立业忙说：“看过，看过，我最欣赏您那篇论‘三边’问题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好像是《讲点科学，讲点法治——关于三边现象的思索》，发了半个版。您在文章里谈到，我们经济建设中的边设计，边施工，边审批，实际上是一种无序和人治的现象，是过去年代不讲科学的‘大干快上’的派生事物，危害极大。而从法治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原来还以为您是经济专家呢，后来才知道您是省城市委副书记，后来又做了省委副秘书长……”

高长河益发高兴了：“省城市委副书记和省委副秘书长就不该懂点经济了？不过，关于‘三边’问题的思索写得并不算好，还给我惹了不少麻烦，省城有些搞经济的同志不太高兴哩。其实我最得意的文章因为种种原因还没发表出来，是分析平阳民营工业园的，咱们老书记可是给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和想法哩，发出来又要吓他们一大跳！”

姜超林可没想到田立业会认真看过高长河的文章，见他们一见面就谈得那么投机，便说：“好，好，你们大秀才碰上了大秀才，看来真要‘酒逢知己千杯少’了！来，来，长河，田秀才，都坐下，边吃边谈，你们就来它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吧，我也跟着长长学问。”

高长河笑道：“老书记，您是我们平阳市委班子的老班长，是我们要跟您长学问呀！您看国际展览中心这篇大文章做得多好，多大气！这一篇大文章就够我学一阵子的！我在昨天的党政干部大会上说了，现在先做学生，好好学习。”

田立业不知轻重地插了一句：“对，对，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姜超林白了田立业一眼：“又甩了吧？田立业，你这是和谁说话呀！”

高长河又笑：“老班长，这不是您个人请客吗？又不是市委的工作晚宴，既无外宾又无内宾。酒桌上嘛，就放松点，不谈职务大小，也不讲官话。来，来，田秘书长，我们先敬老班长一杯，就为老班长写在平阳

大地上的一篇篇好文章！”

田立业老老实实响应了高长河的号召，把满满一杯五粮液一口干了。

姜超林又和田立业开起了玩笑：“田秀才，你这一口可是喝掉了下岗工人一两天的生活费哟，是不是也写篇文章讥讽一下你自己？”

田立业夹了口菜吃着，阴阳怪气地说：“老书记，您以为我不知道下岗工人的苦恼啊？我是没法和您说，天天‘苦恼人的笑’。我妹妹就下岗了，昨天夜里被我在夜班电车上撞见，弄得我一肚子气。我正说呢，这几天就写篇文章，谈谈如何尊重下岗工人的问题。”

高长河当即表示说：“很好！这篇文章要写，可以从两个方面谈：一、社会要尊重下岗工人，帮助下岗工人；二、我们的下岗工人也要自信、自强。另外，还有一个基本道理也要讲清楚，不能把下岗问题算到改革的账上，一些国企工人的下岗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过去的旧体制造成的。”

姜超林说：“是啊，说起来伤心，在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情况下，我们有些国营企业从投产就没赚过钱。先是靠拨款，后是靠贷款，现在怎么办？贷了款还不起，越生产越亏损，不痛下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怎么行？这就势必要造成了一部分工人的暂时牺牲。”

田立业闷闷不乐地道：“工人们在做牺牲，干部呢？怎么不牺牲？”

高长河笑道：“你别急，快了，中央和省里动作幅度很大，马上就轮到我们了，你这个市委副秘书长要是还不务正业，也许会被我牺牲掉。”

田立业心里“咯噔”一下，不作声了。

姜超林也跟着上劲：“不精简人员倒罢了，真精简人员，是得刷下来一批不干正事的同志，像这位田秀才。哎，我说田秀才呀，陪记者去平轧厂前，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要你向高书记汇报，你倒是汇报了没有？怎么听文市长说，你把记者带到镜湖市去打秋风了？”

田立业压着一肚子火说：“不是我让李记者去的，是镜湖常务副市长胡早秋把她拐走的，老书记，您又不是不知道，胡早秋这家伙鬼精鬼精的，想组织北京各大报记者看镜湖，进行大规模采访活动……”

姜超林笑了，又对高长河介绍说：“镜湖那位胡早秋也是个甩子，算个二号甩子吧，根本没个县处级干部的样子，和我们田秀才好得那是割头不换哩。不过，这位同志有一点比咱田秀才强，那就是干实事，他们市长身体不好，这几年一直住院，镜湖政府的工作都是他在干。看看，这次又逮住个宣传镜湖的机会！”

高长河想了想，对田立业说：“田秘书长，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胡早

秋鬼精鬼精的，你怎么不鬼精鬼精呀？你是平阳市委副秘书长嘛，咋不让记者们顺便也看看我们平阳呀？看看老书记领导九百万人民干出来的这番大事业呀？平阳可不只有一个镜湖嘛，可看的地方很多嘛！像滨海市呀，烈山县呀，搞得都不错嘛！哦，对了，烈山有个叫赵成全的县长，那是昏倒在省城谈项目的会场上的，得了绝症还坚持工作，事迹很感人哩，最近省报上还登了他的事迹！”

田立业马上说：“好，好，高书记，既然您有这个指示，我就执行，叫胡早秋他们停下来，就搞个‘首都记者看平阳’的活动！”

高长河说：“也不能让人家停下来，咱别搞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一套，还要尊重人家的发言权，咱们就搭个顺风车，明天我先和市委宣传部打个招呼。来，还是喝酒，田秘书长，这杯酒我是敬你的，为你看了我那么多文章！顺便说一下，你的文章我也要看，还要看看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这话我已经和文市长说过了。”

田立业敏感地问：“高书记，这就是说，记者的文章您要审？”

高长河点点头，看了看姜超林：“和老班长一起审。”

姜超林手一摆：“长河，我就不审了，事实摆在那里，记者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嘛，你们写文章的秀才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文责自负’，我看很好嘛！”

高长河摇摇头：“老班长，不瞒您说，我不太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上午我就说过，孙亚东在对待平轧厂的问题上不太冷静，有些感情用事，而您老班长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您说得很对，平轧厂问题太复杂，涉及面太广，根据几次调查的情况看，困难局面也并不是哪个人的个人腐败行为造成的，而是因为投资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由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的。这个观点，我今天也对来群访的工人们说了。现在我还想说的就是：老班长，你们老同志在二十年改革实践中摸索出的丰富经验，是我们新同志的宝贵财富。”

姜超林笑道：“长河，你别捧我了，我们这二十年有了些经验，可教训也不少呀！平轧厂就是个很大的教训嘛！你们这些跨世纪干部在继承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正视这种教训！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支持那位新华社记者把文章发出来。”

高长河笑了：“老班长，您能不能和我说点实话？”

姜超林也笑了：“长河啊，你怀疑我刚才说的是假话呀？”

高长河喝了口酒，摇摇头：“老班长，您是不是觉得自己退下来了，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看着我们在省里、在北京四处出洋相？为孙亚东的不冷静，您就赌这么大的气？”

姜超林笑得坦荡："长河，说真的，开始呀，我是有些气，还不但是气孙亚东，也气马万里同志，觉得他们连我们的忍辱负重都不允许，实在是有点欺负人了。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怪不得他们，他们也是负责任嘛！换一个角度，如果我是他们也要问：这十二个亿怎么就扔到水里去了？六十七万三千元怎么就送出去了？田立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你一定要好好向高书记汇报！"

田立业点了点头："好，我听高书记安排。"

高长河根本不安排，看都不看田立业，只看着姜超林："老班长，我们还是先喝酒吧！我岳父可是和我说过，说您酒量不小哩，你们过去常在一起喝两盅吧？好像就在我现在住的小红楼上，是不是呀？"

姜超林抿了口酒："这倒不假，有时候谈工作谈晚了，就着花生米就喝两口，那时可没有五粮液哟，就是八角五分钱一斤的散酒。有一次喝多了，就在梁老的客厅里打地铺睡着了。现在老了，不行了，今天不是因为给你接风，我是一杯白酒不喝。来，长河，我用梁老的酒敬梁老一杯，你替他干了，好不好？"

高长河点点头，把酒干了，提议说："田秘书长，我们给老班长献首歌吧？"

姜超林大感意外，怔了一下，说："长河，你还这么多才多艺呀？"

田立业不知是讥讽姜超林，还是讥讽高长河，皮笑肉不笑地看了姜超林一眼，说："老书记，您以为大家都像您，只会工作，不会生活？"

说罢，和高长河一起起身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田立业和高长河唱歌时，姜超林呆呆地在酒桌前坐着，失神的眼睛既不看两位业余歌手，也不看电视机屏幕，显得挺无聊的。待等一曲唱罢，姜超林眼睛里才又恢复了惯有的神采，且礼貌地鼓起了掌，应付说："唱得不错，不错！"

高长河指指田立业："是田秘书长唱得好，我看够专业水平！"

田立业得意了："那我再为二位领导献上一首歌吧！《北国之春》——"

田立业尽情高歌时，高长河又不屈不挠地谈起了平轧厂，恳切地对姜超林说："老班长，对平轧厂的问题，您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吗？"

姜超林叹了口气说："长河呀，我是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过的。你不想想，平轧厂问题不揭开，马万里、孙亚东那边你怎么应付？和我一样忍着受着顶着？让文春明也再忍着受着？再说，我也替你们想过了，现

在情况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谁想卡我们平阳一把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至于说涉及到省里个别领导，我的意见是：第一，尽量避免涉及；第二，真涉及了也不必怕，我们就是要总结一下教训嘛，并不是针对谁的。就是那个车祸死去的王副司长，我看也不要多指责。有过去那种不合理的体制，就必然有一大批不负责任的‘王副司长’。你说是不是？”

高长河想了想，也不知是真想通了，还是故作姿态，终于点了点头，说：“老班长，您算是把啥都看清了！您说得不错，马万里副书记和亚东同志也都希望查清楚，今天我批评了孙亚东，孙亚东意见就很大，情绪也很大，没准还会找马万里副书记汇报，他这个人倔得很！”

姜超林意味深长地说：“所以，长河呀，平轧厂你是绕不过去的嘛！”

高长河平静地说：“那我就再好好考虑一下吧，也请老班长您帮我再想想。”

姜超林摆摆手：“算了，为了便于你的工作，我想找个地方躲一阵子，也休息一下。长河，咱们现在订个君子协议好不好？华波当市委书记时，我带十几万民工修过海堤、江堤，不敢说是水利专家，在民工中还有点威信。今年汛情来得早，又比较严重，所以防汛我照管，除了抗洪防汛这种事，你最好别来找我。”

高长河直摇头：“老班长，您还真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姜超林说：“下了就是下了嘛，得摆正位置嘛！”

这时，田立业已把《北国之春》唱完了，走到桌旁坐下后，又不知轻重地插了句话：“老书记，人家高书记一口一个老班长叫着，您老班长就不经常查查铺，给高书记掖掖被角？就不怕高书记受凉感冒吗？”

姜超林狠狠瞪了田立业一眼：“田秀才，你这嘴怎么就管不住了？你看你这话说的，也太没规矩了吧？还有一点副秘书长的样子吗？当真想当待岗干部了！”

高长河表面上不像有气的样子，还笑了起来，说：“田秀才，请你放心——看，我也喊你田秀才了，我不会因为你在酒桌上说这种带刺的话让你下岗的，那也太小家子气了。是不是？可你也得给我记住了：咱们工作就是工作，你要真像老班长说的那样，上班不干正事，光写讥讽人的文章，那我这个市委书记可要公事公办。别说你是秀才，就是举人老爷我也不客气！”

这话虽是笑眯眯说的，田立业却听出了暗藏杀机的弦外之音。

田立业这才后悔起来，心想，这场酒恐怕是喝伤了，只怕酒宴一散，高长河就得给他加紧赶制三寸小鞋了。于是，接下来益发装疯卖

傻，一会儿给老书记献首歌，一会儿给新书记献首歌，把个接风宴会变成了个独唱音乐会，吵得姜超林头都大了。姜超林让田立业过来喝酒。田立业便又把邪劲儿使到了酒桌上。一会儿敬老书记一杯，一会儿敬新书记一杯，一个人竟把大半瓶五粮液灌了下去，让高长河带着一脸的嘲弄直夸他海量，问他是不是想学学诗圣李白，来个“斗酒诗百篇”？田立业便气壮如牛地说，“百篇”太少，要“斗酒诗千篇”。

回家后，田立业越想越觉得平阳市委是“换了人间”，自己和老书记姜超林的关系又人所共知，认定高长河无论如何是容不得自己的，于是，便在酒意蒙眬之中连夜写了份请调报告，自愿要求调到市人大去，“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平阳地方立法工作做出新贡献”。

把笔一扔，田立业仍然气壮如牛，酒气熏天地对夫人焦娇大嚷大叫：“老婆，我告诉你，对这届平阳市委，我老田是不打算伺候了！当年李白醉草吓蛮书，今天我老田是醉打请调报告……”

夫人焦娇怕他的声音传到外面影响不好，上去揪他耳朵，叫他轻点声。

田立业又把焦娇假设成了高长河，叫得更起劲儿：“高长河，你不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能！你以为你是谁？不就是写过几篇空对空的文章吗？当真来指导我们了？试看今日之平阳竟是谁家之天下？要我老田说，它不一定就是你高长河的天下，不一定……”

就这么胡闹了一通，田立业连脸和脚都没洗，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气得有洁癖的焦娇连连骂着“脏猪”，对他又捶又拧，却硬是没把他拖起来洗脸洗脚……

第六章 背叛与忠诚

1

差五分八点，高长河来到了办公室，刚进门还没坐下，刘意如就拿着当天的日程安排过来了，向高长河汇报说：八点半是市委书记、市长例行碰头会，九点是市委办公会，十点是下岗工人再就业经验交流暨自立市场开业典礼会，十点半是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十一点半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十二点举行招待宴会。这是上午的主要活动。下午的主要活动是：两点，民营宏大集团和日本合资兴建的中央空调城第二基地开工奠基；三点，当地驻军首长和中央部委驻平阳机关企业负责同志前来新市委拜会；四点十分某中央首长途经平阳作短暂停留；六点，为中央首长送行；七点……

高长河实在忍耐不住了，挥挥手打断了刘意如的话头："好了，好了，七点以后的事先别说了，七点下班了，不在今天的工作范围内。"接过日程表，提笔把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再就业经验交流会和宏大集团的开工奠基划掉了，不悦地说："刘主任，昨天我不就说过吗？这三个活动我就不参加了。"

刘意如微笑着说："高书记，精神文明和再就业都是当前的大事，这两个会早就定下来要开的，市委常委都参加，您不去合适吗？尤其是再就业问题，从中央到省委都很关心。再说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平阳下岗工人也有十万，您如果不在这种会上亮相，是不是会有不利影响？"

高长河想了想，认可了刘意如的分析，在再就业会上打了个圈。

刘意如似乎受到了鼓励，又说："高书记，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忽视……"

高长河不耐烦地说："我知道，我知道，精神文明这个会也很重要，可我刚到平阳，最重要的不是陷于文山会海里，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跑，多掌握些情况，认真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如那个平轧厂！"

刘意如不作声了。

高长河却意犹未尽："刘主任，我先和你打个招呼，马上也还要在书记、市长碰头会上说，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以后，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最好都不要开，非开不可的，谁分管谁去参加！不要开什么会都市长、常委坐上一大排，干什么？是真的很重视，还是瞎应付？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今后不要搞了好不好？让我们的常委、市长们各司其职，省下点时间多考虑点方针大计，多干点正事行不行？！"

刘意如轻叹一声："高书记，您是把我们现行体制下的一些顽症看透了。"

高长河"哼"了一声："都看透了，就是谁也不愿改变这种习惯的做法！"

刘意如似乎才想起来："哦，对了，高书记，我还得多句嘴，对重大项目的开工和竣工，姜书记的习惯做法都是要去的。超林同志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开工奠基和竣工剪彩……"

高长河毫不掩饰地道："我不喜欢这么四处凑热闹！累不累呀？难怪姜书记没个上下班的时间，早上一睁眼忙到十二点！没有领导去奠基、去剪彩，人家就不动工了？就不竣工了？只要你这里的投资环境好，能让人家赚到钱，人家该来照来。你这里投资环境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啥事不干，专搞奠基和剪彩，人家不来还是照样不来。所以，我们要多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做工作，少在去不去参加这种活动上费心思。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些重大项目我有时间的话也会去。"

这时，已是八点十五分了，高长河办公室对过的市委第一会议室的门打开了，高长河透过半掩着的门，看到孙亚东和文春明相继进了会议室，便收拾着文件准备去会议室，参加书记、市长碰头会。

刘意如却又开口了，说话时，神态仍是那么自然随意："哦，高书记，还有个事，烈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金华同志一大早就来了，一直在我的办公室等您，说是有重要情况要向您当面汇报。"

高长河没在意，看了刘意如一眼："为什么一定要找我？我现在哪有时间听她一个人的汇报？你和她说一下，有什么事，等我去烈山再说吧，烈山、滨海、镜湖六县市我准备抽空跑一下……"

刘意如这才不得不把话说开了，声音一下子低了许多："高书记，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可能要出大问题！"

烈山果然有问题！而且涉及县委书记！

高长河想了想，问："刘主任，你怎么知道的？那位金副县长和你谈了？"

刘意如点点头，迟疑了一下说："高书记，您可能不知道，金华是我女儿。"

高长河又是一怔："你这个刘主任呀，真能沉得住气，这个会那个会，和我说了一大堆，这么重要的事咋不早说？！因为是你女儿就不好开口了？"手一挥，当即做了决定，"这样吧，我到会议室和文春明同志打个招呼，让他们先把碰头会开起来，刘主任，你去请金华同志过来，就说我马上听她的汇报！"

听了金华的汇报，高长河十分吃惊。他再也想不到，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和他的同伙胆子这么大，竟敢通过林萍的所谓"股份制"的烈山经济开发公司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这哪是什么违纪经商？分明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联想到孙亚东和马万里通报的情况，和早些时候寄到省纪委的那十四万赃款，高长河便估计那十四万赃款很可能就寄自烈山，甚至可能是县长赵成全寄的。既然烈山县委五个书记、常委都入了股，那么身为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赵成全就不可能硬顶着不入股，这个老实县长明哲保身，不敢斗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封匿名信中说得很清楚，"他是斗不过，也斗不起。"是呀，赵成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又想多干点事，当然是斗不起了。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也就只好把赃款往省纪委寄。金华都能想到把被迫收下的礼金以送礼者的名义捐给希望工程，赵成全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

金华在汇报中却一字未提县长赵成全，说来说去都是县委书记耿子敬。说耿子敬作风一直很霸道，是典型的一言堂堂主，有时训赵成全都像训儿子似的。

高长河禁不住问："这样的人怎么就做了烈山县委书记？而且一做六年！"

金华说："不知道，我只听烈山的老同志说，这六年中的头两年就换了三个县长，干得最短的一个只有三个月，谁都吃不消耿子敬那套家长作风。赵成全比较忠厚，脾气好，又不抓权，所以才干到今天，才有了耿子敬所说的班子团结。"

高长河"哼"了一声："是的，班子团结，团结起来集体腐败！"

这一来，就把书记、市长碰头会和市委办公会都冲了。高长河只在书记、市长碰头会开始时露了一下面，和尚未见过面的副市长们打了个招呼，整个会议就让文春明主持了。直到临近会议结束，文春明让刘意如过来问他还有什么事，高长河才交代刘意如说，让文春明和市委副书记孙亚东留一下，有重要事情必须马上研究，而九点的市委办公会则改期了。

这时，金华也谈得差不多了，她慎重地说："……高书记，鉴于这种情况，我有个建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经济开发公司经理林萍毁账。据群众反映，这个女经理和耿子敬的关系很不一般。"

高长河点点头："这个问题我们会考虑，你放心。哦，金华同志，还要说一句，我和平阳市委感谢你！感谢你的正直和勇气，现在反腐败也是要有些勇气的！"

金华有些腼腆地说："高书记，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勇敢，不是您来做市委书记了，我可能还不敢来举报，我是信任您。"说着，站起来告辞。

高长河有些感动，注意地看了金华一眼，突然问："金华同志，你多大了？"

金华怔了一下，说："三十岁。怎么了，高书记？"

高长河笑笑："没什么，随便问问。"停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那口气不像市委书记，倒像是金华的大哥哥，"金华，你长得那么漂亮，又年纪轻轻的，穿得咋这么老气？像你母亲。"

金华有些窘，说："当着常务副县长，穿得花花绿绿的，怕老同志看不惯。"

高长河亲切地说："不要怕嘛，你要有勇气改变一下老同志的思想观念嘛！"说着，把金华送出了门，径自去了第一会议室。

第一会议室里，文春明和孙亚东正不冷不热地说着什么。

高长河进门就沉下了脸："文市长、孙书记，咱们现在临时开个小会，马上决定一件事：查处烈山县委领导班子，根据金华同志举报和以往群众的反映，估计这个班子问题很大，很严重……"

文春明怔住了。

孙亚东却不动声色地说了句："对烈山早就该好好查处了！"

2

早上起来，酒完全醒了，看着昨夜于醉意蒙胧之中写下的请调报告和夫人焦娇在报告上的“批示”，田立业马上惭愧起来，真觉得对不起全人类。看这事闹的，陪新老市委书记喝酒，多大的面子？硬闹得没了面子。回家后又瞎嚷嚷了些什么？全记不住了。

焦娇的“批示”只两句话：“狂妄分子你听着：遇事三思而行，不要头脑发热！试看今日之平阳也不是你田立业的天下！！！”后一句话竟用了三个惊叹号。

正于无限追悔的惭愧中研究着这“批示”的指导意义，有人敲门了。

田立业以为是焦娇，忙跑过去开门，开门一看，竟是妹妹田立婷。

田立婷进门就闻到了残存的酒味，没好气地说：“喝吧，喝吧，哥，你们这些官僚都多喝点，深化改革就有希望了，我们下岗工人就能迅速上岗了！”

田立业也没好气：“见面就是下岗下岗！你烦不烦呀？告诉你，我也快下岗了，陪你一起去自立市场摆地摊，这你没话说了吧？”

田立婷说：“你们当官的真能去摆地摊，我们下岗工人还真没话说了。”

田立业说：“这就是毛病，不患穷就患不均！也不想想，像我们这种社会中坚、国家栋梁都去摆地摊了，改革方向谁掌握？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田立婷说：“哥，我不和你胡说八道，反正和你扯不清，咱说正事，我再就业的饭碗让你一脚踢了，咋办吧？你现在想把我安排在哪个有人格的地方再就业？”

田立业这才想起来，妹妹的事还没来得及安排，可嘴上却不承认：“正联系着呢，都还没回话。”继而，又埋怨，“立婷，你也是的，你嫂子不关心我，你也不关心我！我原以为你一大早跑我这儿来堵我，是因为我喝醉了慰问我呢，敢情也是来兴师问罪！”

田立婷说：“哥，你别转移话题，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再问问。”

田立业被逼到了墙角，再无退处，这才想起了镜湖市在平阳开的那个“新天地娱乐城”，马上给胡早秋打了个电话。

也是巧，胡早秋刚到办公室，接了电话就乐了，问：“田领导，是不

是来什么好事了？这一上班就给我打电话？”

田立业任何时候和老同学都没正经，信口胡说道：“大好事呀，胡司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推荐个人才，这人叫田立婷，是个女同志，想到你们新天地娱乐城再就业，你们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胡早秋知道田立婷是田立业的妹妹，便说：“一句话！只要别让我安排总经理、董事长什么的，我今天就办。说说吧，田领导，让这位劳动模范干什么？在收银处收收钱行不行？五十、一百的票子她该能分清吧？”

田立业捂住电话征求妹妹的意见，妹妹高兴得直点头。

田立业便说：“好，就这么定吧！你老兄马上和新天地打个招呼。”

胡早秋道：“没问题，我今天就打电话安排一下，你明天就让立婷到新天地去上班。不过，田领导，咱把话说清楚，你可又欠我一次情了……”

问题解决了，田立婷仍没好话，说：“哥，看看，这就是公仆和百姓的区别，百姓愁得上吊的事，公仆打一个电话，开着玩笑就办了！”

田立业真不高兴了：“立婷，你对我们当干部的意见这么大，还找我干啥？”

田立婷笑道：“不因为你是我哥吗？再腐败我也得认！”

田立婷走后，田立业一看表，已经是八点半了，想到九点要开市委办公会，且是高长河就任后的第一个市委办公会，再不敢迟疑，忙下楼穿过市委大院后门进了自己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李馨香的电话就到了。

李馨香情绪激动地向田立业通报说，她已就平轧厂的问题向社领导做了电话汇报，长途打了一个多小时，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指示说，平轧厂很有典型意义，这种在计划经济旧体制下因为投资主体不明、责权不清和条块矛盾造成的重大失误不仅仅存在于平阳市，在全国许多地方也存在，可以公开报道。

李馨香在电话里说得起劲，田立业却毫无反应。

李馨香问：“哎，哎，田秘，你怎么了？咋不说话呀？”

田立业这才叹着气说：“李记者，情况有些变化，我们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和前任市委书记看法不太一样，新书记不赞成公开报道平轧厂。”

李馨香不以为然地道：“你们新书记说不报道就不报道了？他以为他是谁？党和国家领导人呀？我可不归他领导！”

田立业说：“你不归他领导，我可归他领导，你总不至于逼我上吊吧？”

李馨香不高兴了："田秘，这贼船可是你拉我上的呀，你现在说变就变，我怎么办？你要讨好你们新书记，我也得执行我们领导的指示呀？难道你要逼我上吊吗？你说说看，现在不报道了，我咋向我们领导交代？"

田立业没话说了。

李馨香又说："田领导，我也不让你为难，平轧厂和有关方面我也熟了，我自己搞下去吧，你就把骨头缩到壳里，哪里平安哪里去吧！"

田立业又惭愧了："李记者，你先别这么说，我马上参加市委办公会，会后就去找你，咱们再商量商量，看这事能不能既不让你上吊，也不让我上吊……"

放下电话，田立业手心和额头上全是汗，禁不住想：看来他真得离开平阳市委了，不说别的，也不管高长河今后给不给他穿小鞋，就冲着目前平轧厂这个难以调和的大矛盾，他就没法再待下去。

3

看到高长河、文春明和孙亚东三个市委主要领导关起门来开会，刘意如知道关于烈山的激烈斗争就要开始了，自己得向老书记姜超林通报一下情况了。不通报可不行，耿子敬和赵成全都是姜超林提起来的，是姜超林的人，她和女儿虽然归新书记高长河领导，却也必须在老书记姜超林那头留条退路。官场险恶，世事难料，姜超林又是平阳的实力人物，她和女儿不能不十分小心。

市委大院和人大、政协大院只隔一条街，步行不过十分钟，可为了抓紧时间，不招摇过市，刘意如还是要了一辆车。车到人大楼下，刘意如让司机在下面等着，自己独自一人上了楼。

走进姜超林办公室时，姜超林刚刚放下电话，也不知是和谁通的话，又生了什么气，反正脸色很不好看，见刘意如进来，郁郁地问："刘主任，有事吗？"

刘意如赔着笑脸说："老书记，不是送文件吗？就顺便来看看您了。"

姜超林一脸不快："有事就说，我马上还要出去。"

刘意如仍是赔着小心："老书记，有件事想请您帮着拿拿主意哩。"

姜超林心不在焉地问："什么事？"

刘意如吞吞吐吐说起了女儿金华和烈山，说罢，还以一副同谋者的口气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说说看，子敬这人怎么就敢这么胡闹？您过去没少敲打过他呀！可他就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在职干部经商，他偏顶风上……"

姜超林冷冷插了一句："刘主任，这是贪赃枉法！"

刘意如便又改了口："可不是嘛，估计问题不小，闹不好要进去！老书记，您看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让金华向高长河书记做个汇报？"

姜超林怔了一下，问："怎么？刘主任，你还没让金华去汇报吗？"

刘意如说："不和您老书记通个气，我就能让金华汇报了吗？！"

姜超林更没好气了："刘意如同志，我告诉你，耿子敬不是我儿子，烈山也不是我的个人领地，对这种腐败分子该抓就抓，这还要和谁通气吗？！"

见姜超林火气这么大，刘意如想，自己可能是触到姜超林的痛处

了，便说："老书记，既然您这么说，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金华，让她今天就到市委来，向高长河做个汇报。"说着，当着姜超林的面，给女儿拨起了电话。

刘意如拨电话时，姜超林在一旁冷冷看着，问："刘主任，你是老同志了，你和我说句老实话，烈山和耿子敬的问题你是今天才发现的吗？过去金华回家就从没和你说起过？你这人身上是不是少了点忠诚？"

刘意如握着电话愣住了："怎么？老书记，您怀疑我过去对您不忠诚？"

姜超林"哼"了一声："不是对我，是对组织，对人民，对改革事业！"

刘意如满腹委屈，声音都有些变了："老书记，您怎么能这样说？十年来，我哪里对不起您？"

姜超林叹着气说："刘意如同志，认真地说，你没有哪里对不起我，不论是早年做办公室副主任，还是后来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在具体工作上，在为市委领导的服务上，你周到细致，甚至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几乎很难挑出什么毛病。可你这个人呀，也有个大毛病，过去我只是疑惑，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太崇尚权力，太会窥测风向！"

刘意如呆呆地看着姜超林："老……老书记，我……我真不知道您今天是怎么了……"

到这地步了，姜超林仍不说透，反而带着近乎悲悯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刘意如说："刘主任，你看你，头发都白了一大半了，青春年华都在机关里消磨完了。说真的，现在想想我也后悔，早知你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我该在十年前就把你调出市委机关，让你到下面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你这人不笨呀，更不是没能力呀，就是眼头太活嘛。哦，顺便说一句，你这一套，千万不要传授给你女儿金华，那会害了她的……"

刘意如这时已预感到事情不妙，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姜超林这才把话说穿了："刘意如，告诉你吧，关于烈山班子和耿子敬的问题，长河同志刚刚和我在电话里交换过意见，就是在你刚进门的时候！你呀，就不要在我们新老书记之间搞名堂了好不好？就算我们新老书记之间有些问题看法不同，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刘意如像挨了一枪，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四肢冰凉。她再也想不到，这一回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竟送上门来出了这么大个洋相！在平阳市委机关二十年，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看着多少人上台下台，她凭着自己的小心和智慧，绕过了多少激流险滩。现在是怎么了？

是她老了，跟不上新形势了，还是这位新来的权力执掌者太不可捉摸？高长河怎么就把烈山的问题马上捅给了姜超林？他为什么不抓住烈山的问题好好做一篇杀鸡儆猴的好文章呢？

看来，这个高长河不简单，可能在搞“阳谋”上很有一手！

面对着二十年来最大的，也是最丢脸的一次失败，刘意如窘迫过后，仍努力镇静着情绪告诉姜超林，她这么做也是没办法，正因为要忠诚于党，所以，她才得支持女儿金华去高长河那里举报；又因为要对得起老领导，所以，也得事后通一下气，以免日后产生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说到后来，刘意如几乎要哭了：“老书记，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难不难？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我真是出于好意，想落个忠孝两全，没想到还是让您老书记产生了这么大的误会……”

姜超林拍起了桌子，怒形于色：“刘意如，你又说错了！什么‘忠孝两全’？谁要你去做孝子？你是谁的孝子？！不要再说了，请你出去，马上出去！”

刘意如缓缓地转过身去，走到门口时，眼中屈辱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

回过头，刘意如又哽咽着说：“老书记，我知道您现在心情也不好，您骂我什么都没关系，我不会计较，今后有什么事，您……您尽管招呼我就是……”

4

这时，高长河和文春明、孙亚东在市委的小会也快开完了。

高长河最后总结说："……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超林同志又态度明确，坚决支持，那么亚东同志，你们纪委和有关部门就赶快行动吧，特事特办，尽快立案，并尽快进驻烈山县调查取证。特别提醒一下，对县委书记耿子敬和经济开发公司的那个林萍，最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防走漏风声后他们毁账串供。"

孙亚东点点头："好，高书记，我回去就布置。"

高长河想了一下，又说："根据金华提供的情况，耿子敬现在可能在省城，亚东，我看你们可以派几个得力的同志去一趟省城，将耿子敬在省城就地扣下，让他们两边失去联系，这样可能对工作更有利。同时，也向赵成全调查一下，看看汇到省纪委的那十四万是不是他的。"

孙亚东说："那好，兵贵神速，我现在就走，十点钟的那个再就业会我就不参加了，你们书记、市长去参加吧，我请假！"

高长河挥挥手说："好，快去吧。"可话音刚落，又想起了平轧厂，便又说，"哦，亚东，还有个事得再和你打个招呼，平轧厂的事你就不要插手了，我和春明同志负责，这段时间你就集中精力抓好烈山腐败问题的查处！"

孙亚东想说什么，可最终还是没说，点点头道："好吧，高书记，平轧厂有你们书记、市长负责就好，我也省心，巴不得呢！"

孙亚东走后，文春明才抱怨道："高书记，谁和你一起负责呀？平轧厂你让孙亚东一并查清楚多好？他不查，新华社的记者也在查，反正是包不住了。"

高长河说："我知道，都知道，有些看法昨天吃饭时也和老书记说了。现在我倒又有个想法了，春明，你看我们能不能先着眼于解决问题呢？把过去的方案都拿来再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平轧厂找到一条比较好一些的出路？先立后破嘛！旧体制造成的问题，我们现在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解决了，事情有了转机，就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嘛。那时再谈平轧厂的教训，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文春明说："还是过去那一套，丧事当作喜事办！"

高长河笑道："也不是，主要是考虑你市长大人的形象，你老兄把这

么大的难题解决了，那形象多高大呀？咱说清楚，我只做你的后台，前台的戏还是你唱。”

文春明不为所动：“高书记，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真这么简单的话，平轧厂的事还不早解决了，何至于拖到今天，把我头发都拖白了一大半！”

高长河又笑：“不要这么沮丧，咱们就试试看吧，最近抽个空咱们到平轧厂去看看，和平轧厂的同志们一起，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平轧厂……”

这时，刘意如进来了，提醒说：“高书记，文市长，现在是九点五十了，你们得走了，会场上又打电话来催了。”

高长河这才和文春明一起出了门。

在走廊上并排走着，高长河又说：“哦，春明，还有个问题你恐怕也得过过脑子。烈山的班子估计是垮了，至少是部分垮了，耿子敬看来是完了，那个县长赵成全就算没多大的问题，也没几天活头了，这烈山的新班子怎么办？江山不可一日无主呀，派谁去烈山主持工作好呢？你要考虑考虑。”

文春明觉得有点突然，怔了一下，手一摆说：“高书记，这可是您的事，一把手管组织，您呀，和组织部商量这事去吧，我可管不着。”

高长河一本正经道：“你咋管不着？你是市长，又是市委副书记，啥事没你一份？再说，在干部使用问题上不能搞什么一把手说了算，这不好！民主一些，集思广益，集体研究，不更全面嘛，不至于再出现较大的片面性嘛。”

这真让文春明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这位新书记搞什么名堂？在干部使用问题上也玩民主？这种民主好玩吗？以后的平阳市委当真互相监督，集体领导了？姜超林都做不到的事，这位高长河同志能做得到？

权当是听戏吧！

5

姜超林再也想不到耿子敬会出这么大的事。接到高长河电话时，姜超林真是呆住了：这么有出息的一个同志，怎么就会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怎么就堕落成了腐败分子？当年这个耿子敬多能干呀，当副县长时就在六县市中第一个带头修路，在各乡镇和村与村之间修通了宽阔的水泥大道。一当上县长，马上上烈山新区，在小烈山下摆开了二十四平方公里的战场，六年搞出了一片崛起的天地。

过去，姜超林只担心耿子敬的坏脾气，背地里没少批评过耿子敬，可为了让耿子敬放开手脚干事，也没少迁就过耿子敬。上烈山新区时，田立业是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对耿子敬的专权的作风很看不惯，在县委常委会上公开和耿子敬干了起来，姜超林立马把田立业调离了烈山；四年前，耿子敬做了县委书记，前前后后和三个县长都没法共事，姜超林嘴上批评的是耿子敬，调走的却都是那些县长。最终派去了个不争权的赵成全，烈山班子终于团结了，也就终于腐败了，不但毁了耿子敬，也搭上了忠厚老实的赵成全。姜超林实在搞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自己对烈山班子的决策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一有监督就不团结，一团结了就出事？想到赵成全就心疼，耿子敬可以说是自作自受，那赵成全呢？不是他这种决策的牺牲品吗？这位县长昏倒在烈山新区工地上不是一次了，有时挂着吊针还上工地。那时谁知道他会患上这种绝症呀？现在好了，烈山新区起来了，耿子敬进去了，赵成全只怕也要落个不得好死了。

然而，就在姜超林想到耿子敬“进去”时，耿子敬却还没“进去”，非但没“进去”，还一头汗水捧着个花皮大西瓜乐呵呵地跑到姜超林家来了。

姜超林大感意外，可又不好在脸面上露出来，只得硬着头皮应付。

耿子敬一坐下就说：“老书记，成全倒在省城了，情况很不好，医生说，也就是这个月的事了，我就到省城去了，所以，您下了，我也没能及时来看您。”

姜超林摆摆手说：“我没什么看头，老脸老皮老面孔，你们还是得多把心思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少用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客套上。”

耿子敬说：“老书记，我可不是客套，我是真心佩服您。十年了，您

为平阳人民做了这么多好事，搞起了这么红火的一座城市，可您自己落了个什么？落得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想想就让我感动。”

姜超林平淡地说：“子敬，这些话你就不要说了，我都听腻了。”

耿子敬仍在表忠心：“老书记，您听腻了我也得说。我是您一手提起来的，没有您，也就没有我耿子敬的今天。今天，省里派了个高长河来，没让文市长接班，许多人的态度就变了。老书记，我在这里向您表个态，我们烈山不跟风，就认您老书记。这话成全在省城也和我说了，要我务必向您致意问好。”

姜超林不耐烦了：“子敬，请你不要再和我说这些了好不好？没意思嘛！”

耿子敬激动了：“老书记，您是怎么了？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对您忠心耿耿，只要是您的指示，我落实起来不过夜。老书记，您说心里话，您觉得我耿子敬会背叛您吗？”

姜超林叹了口气：“背叛不背叛我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我当年建议你做烈山县委书记，不是因为你忠于我个人，而是因为你能干事，也真干了不少事，就是刚才，我还想到了修路的事……”

耿子敬说：“干事我不怕，就怕有些同志不理解，还四处造谣，四处上访，搞得您没法工作。老书记，您说说看，成全是个多好的同志呀，我们县里竟也有人造他的谣……”

这时，隔壁房间里的保密电话响了，夫人王玉珍走过来，要姜超林接电话。

电话是孙亚东打来的，口气倒还恭敬，开口便问：“姜书记，耿子敬现在是不是在您家里？”

姜超林觉得有些奇怪，反问道：“孙书记，你是怎么知道的？”

孙亚东说：“是省城那边传过来的信息，赵成全说的。”

姜超林不作声了。

孙亚东问：“我们现在去您家方便吗？”

姜超林仍没作声。

孙亚东又说：“要不，我们在楼下等，他一出门我们就扣留。”

姜超林想了想，毫无表情地说：“你们马上到我家来吧！”

放下电话，走出房间，姜超林冲着耿子敬招了招手：“吃饭吧，在我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老规矩，手擀面一碗。”

耿子敬高兴地说：“老书记，我可最喜欢吃您家的手擀面了，让我老婆学着做，就是做不好……”

姜超林摇摇头，一声长叹：“只怕是吃一次少一次喽！”

耿子敬仍笑呵呵地说："哪能啊，您不干市委书记了，时间就多了，我们这些老部下会常来看您的，少不了吃您的手擀面……"

姜超林心里既痛苦又愤怒，再没作声，只是自己吃，也让着耿子敬吃。

耿子敬一碗面没吃完，孙亚东亲自带人进来了，当着姜超林的面对耿子敬说："耿子敬同志，我代表平阳市委宣布一个决定：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对你的经济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耿子敬惊呆了，半口面条挂在嘴边竟没咽下去。

姜超林挥挥手，对孙亚东说："孙书记，让他吃完这碗面再走。"

耿子敬却再也吃不下去了，放下碗，一把拉住姜超林的手，强作镇静道："老书记，我……我肯定被他们诬陷了！您看看，您看看，您下来才几天，他们就对您提拔的干部下手了！可老书记，您放心，我……我耿子敬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搞什么名堂，想冲着谁发难！"

姜超林的愤怒一下子发作了，吼道："耿子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在这里骗我？还敢钻我的空子？你是我个人提拔的吗？我姜超林有这么大权力吗？过去让你当烈山县委书记，是市委研究决定的；今天对你立案审查，也是市委研究决定的，是我知道情况后坚决支持的！"

说罢，没容任何人做出反应，姜超林就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司机："小王，马上给我出车，去滨海市！对，就是现在！"

孙亚东不知是客气，还是故意将姜超林的军，下令带走耿子敬时，又恭敬地问了一句："姜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姜超林手一挥："依法办事，严惩不贷！"

孙亚东和手下的办案人员把耿子敬带走后，姜超林看着面前耿子敬带来的那个花皮大西瓜，眼中的泪水禁不住落了下来……

那花皮大西瓜真像一颗被砍落的人头！

6

翻滚在脑海里的一阵阵急风暴雨过后，赵成全渐渐平静下来，甚至在市纪委那个钟处长的帮助下，略微活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躺得舒服了一些。躺定后，赵成全又大睁着两眼盯着天花板想心事。

钟处长坐到床头，语气平和地说："……赵县长，你应该知道，我们不会无缘无故从平阳赶来找你的，我们现在来找你，还是想挽救你呀。你的情况和耿子敬不同，从职务上看，你是二把手，不是一把手，经济开发公司不会听你的。再说，耿子敬的霸道在整个平阳都是出了名的，就连向我们举报的同志都很同情你，说是耿子敬骂你像骂儿子似的。这就有了主从的区别。所以你不要怕，要老实把情况向市委和组织上讲清楚，实事求是。"

赵成全仍在看天花板，像是没听见钟处长的话。

钟处长一点不急，仍是和风细雨地和赵成全谈："你也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你不开口，别人也会开口，耿子敬会做交代，林萍也会做交代，他们都主动交代了，你就被动了。成全同志，你看看，前两天的报上还表扬了你，我们看了都很感动，现在落得个不清不楚，算怎么回事？"

赵成全这才说了一句："报上的文章不是我要发的。"

钟处长说："是的，我知道，这都是过去安排的，是不是超林书记安排的？你是老先进了，超林书记这样安排也很正常嘛。哦，顺便问一下：超林书记临下来之前，有没有找你或耿子敬谈过什么？"

赵成全注意力一下子集中了，敏感地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姜书记找我干什么？"说着，激动起来，"除了正常全市干部开大会，我三个月没见过姜书记了，连电话都没通过一个！"

钟处长说："好，好，赵县长，你别发火嘛！这是题外话，我随便问问。"

赵成全抚着胸口，长长地吁了口气，说："钟处长，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早就知道耿子敬这么搞福利不好，迟早要闹出麻烦！可你们一定不要搞错了，我们烈山的同志搞福利，与姜书记可真是一点关系没有！都是我们私底下干的。"

钟处长说："那么，你就实事求是和组织上谈清楚好不好呢？"

赵成全萎黄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痛苦的神情，沉默了片刻，终于开了口：“好吧，我得对组织上忠诚老实。也就是入股分红的事。最早是耿子敬提起来的，说是大家都挺辛苦，多发奖金又不敢，就变相搞点福利吧。我虽然觉得不太妥当，可也没怎么反对，就同意了。入股也是真入股，我、耿子敬，还有县委老常委、老副县长们一九九六年年度奖没分，平均一人六千元，由耿子敬做主，入了林萍公司的股。一九九七年底一人分了一万五的红，上个月一人分了大约两万的红，合计三万五。昨天，耿子敬来了一下，和我商量，想把账上余下的三十万再分了，我也同意了，现在看来可能没分下去。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不相信可以到林萍的公司去查账，大家领钱时都签过字。”

钟处长问：“这些分红钱是哪来的呢？你们知道林萍在做什么生意吗？”

赵成全摇摇头：“不该我管的事我从不插嘴，这你们得去问耿子敬和林萍。”

钟处长说：“那我提醒你一下，林萍的公司专门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你们的分红就是林萍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产生的差价。”

赵成全呆住了，讷讷着：“这……这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钟处长显然不相信：“那么，赵县长，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啊？国有土地的审批权究竟在谁手上？林萍这个公司究竟经手转让了多少块土地？每亩土地的差价是多少？你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这太难让人相信了嘛！”

赵成全解释说：“批地这种事，一直是耿子敬管。早年当县长时他管，当了县委书记还是他管。他不放手，我也就不好去争。县国土局的孟局长直接对耿子敬负责。不过，林萍的公司批过一些地我是知道的。据我所知，共有四块，二百多亩。”

钟处长问：“这二百多亩地林萍干什么用了？她的公司搞了什么开发？是不是都转让出去了？这转让的差价款起码在六百万以上吧？”

赵成全想了想，老老实实说：“按当时批下来的地价和现在的实际地价看，可能还不止六百万，起码也在八百万左右。”

钟处长说：“是呀，差价八百万，你们搞所谓的福利，实际分了不到四十万，还有三十万挂在账上，这就是说耿子敬和林萍弄走的差价地款多达七百万。”

赵成全吓白了脸，呼吸也急促起来：“钟处长，你……你的意思是……是不是说，这七百万被耿子敬和……和林萍合伙贪污了？”

钟处长说：“这个结论现在我们还不敢下，组织上正在深入调查了

解。”

赵成全紧张地回想着，仍是半信半疑：“不太可能……耿子敬挺热心，就是想为大家搞点福利，不会这么大胆，不会！……七百多万呀，抓住那是要掉脑袋的呀！……”

钟处长叹了口气说：“赵县长，我劝你现在不要再说什么福利不福利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不是什么违纪搞福利的问题，而是一起重大经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

赵成全木然地点着头，不作声了，脸色很难看。

钟处长又问：“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市委领导就一点没察觉？”

赵成全木然地摇了摇头，仍没说话。

钟处长穷追不舍：“这么长时间了，市委领导连一点怀疑都没有过？”

赵成全几乎要哭了：“你们纪检机关都……都没察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又……到哪儿去察觉？又从哪里疑起呀？这……这次若不是内部有人捅了出去，谁……谁会知道呢？”

钟处长这才问：“那么，赵县长，一次次这么分红时，你害怕不害怕？”

赵成全犹豫了一下，说：“有些担心，说不上怎么害怕，就以为是变相搞福利……”

钟处长紧盯着赵成全：“就没想过把这些不该拿的钱寄到有关部门去？”

赵成全摇摇头，“我真这样做，不就把耿子敬和其他同志害了吗？那时我真觉得耿子敬是好心，心里还认为耿子敬有气魄呢！……钟处长，我糊涂，我真糊涂呀！……”

钟处长再次问：“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把这些不该拿的钱交到纪委去？包括省纪委？”

赵成全不知发生了什么，茫然地看着钟处长，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时，医生来查房了，见钟处长和记录员拿着笔记本守在赵成全床前，马上不客气地对钟处长说：“你们现在就不要再和赵县长谈工作了好不好？人都病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就忍心呀？”

女医生话音未落，赵成全再也支持不住了，抱着头哽咽着抽泣起来。

7

耿子敬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当天便四处传开了，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

下午四点，田立业陪着李馨香采访轧钢厂厂长何卓孝时，手机突然响了，是夫人焦娇打过来的。焦娇在市政府“扭亏办”工作，办公室在市政府主楼上，接近中枢，历来是小道消息的发源地和转播站之一。

刚接电话时，田立业还没当回事，以为夫人打电话来是向他请安，关心一下他的请调问题，便开玩笑说：“怎么了，老婆？你早上留下的批示我已经认真学习过了，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由于现在的平阳还不是我的天下，所以我决定继续苟且偷生，日后再图大举。”

焦娇“咯咯”笑着说：“我知道你酒一醒就会学乖的。哎，听说了吗？出大事了！”

田立业仍没当回事：“出什么大事了？是不是你们‘造亏办’又制造出什么新亏损单位了？向我们市委报喜？”

焦娇说：“田大甩子，我不和你开玩笑！知道吗？烈山的耿子敬被立案审查了！现在烈山正抓人呢，经济开发公司的一个女经理、国土局局长，还有不少当官的，都被扣起来了，简直是风扫落叶……”

田立业吃了一惊：“我都不知道的事，你们咋就知道了？该不是路透社消息吧？”

焦娇道：“告诉你，百分之百新华社官方消息！更严重的是，耿子敬是在姜书记家被堵住的！据说正和姜书记订攻守同盟时，被当场抓获……”

田立业没听焦娇说完便道：“这不可能！姜书记是什么人，我们还不了解吗？焦娇，我可警告你，这种话你可千万别去四处乱说，那是要出大乱子的！”

焦娇不悦地说：“我傻呀？会去传这种话？不过，立业，你真得小心点，别再和新来的那个高长河过不去，这个人可是不简单，杀鸡给你们这些猴子看呢！”

田立业没好气地说：“那是妄想！我们猴子根本不看！”

焦娇说：“那你当心人家杀猴！”

田立业心里乱极了，说：“好了，好了，焦娇，你少啰唆！你放心，

我不会以卵击石的，我现在正陪同李记者采访，就是要伺机做她的工作，帮她改邪归正，以挽救我的政治前途。”

刚合上手机，还没回到何卓孝办公室，胡早秋的电话又来了，开口就抱怨说：“田秘，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够朋友！今天一早我还帮你办事，平阳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也不和我通个气！”

田立业说：“早秋，不瞒你说，我也是刚才才知道的，说是烈山班子出事了。”

胡早秋说：“是呀，你说姜书记咋这么糊涂？咋把耿子敬藏到了自己家里？你说说看，让人家堵到门上算哪一出？万一耿子敬今天真从姜书记家跑了，姜书记可怎么交代！”

田立业哭笑不得：“早秋，你这都是从哪来的谣言呀？啊？对老书记我了解，你胡市长也该了解呀，他是这种人吗？我和你说，就算耿子敬是老书记的儿子，只要犯了法，老书记都不会藏他！”

胡早秋那边沉默了片刻：“倒也是，没准又是谁恶意造谣。”

田立业愤然说：“肯定是造谣嘛！老书记在台上干了十年，又是那么个不给人留面子的工作作风，能没有冤家对头？这种时候人家能不兴风作浪？胡市长，你不是一般群众，可得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在这种时候给老书记新书记添乱！”

胡早秋忙说：“对，对，你老兄说得对！这么多年了，你也就是这一会儿像个市委副秘书长了！”

再次合上手机，田立业陷入了沉思：今天这情况太奇怪了，怎么这多脏水都泼到了老书记头上？

耿子敬这种人出事并不奇怪。八年前，田立业在烈山做县委副书记时就认识耿子敬。那时，耿子敬只是个副县长，就要权不要命，常跑到老书记面前打他的小报告。他最终被调离烈山，除了自己的原因，也有耿子敬的原因。老书记不相信别人的话，却相信耿子敬的话，耿子敬表忠心的本事大得惊人。当了县委书记，耿子敬大权独揽后，田立业曾多次提醒过老书记：失去监督的权力会十分可怕。老书记不听，反倒说：班子不团结净打架就不可怕？

现在，耿子敬终于被他自己葬送了，也坑死了老书记……

尽管这样，田立业仍是想不通：耿子敬出事归耿子敬出事，这种事过去也不是没出过，怎么现在一下子都冲着老书记来了？这一天之中平阳怎么就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针对老书记的谣言怎么会这么凶猛？这就让他不能不怀疑新书记高长河了。高长河在里面起没起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高长河是不是因为老书记要公开平轧厂的内幕，才突然来了

这一手，以取得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

如果真是这样，他田立业现在已处在旋涡之中了！

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田立业才想起给老书记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8

姜超林在滨海金海岸的人造沙滩上接到了田立业的电话。

听完田立业激昂慷慨的宣泄，姜超林平静地说："田秀才，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其他同志也和我说了，传得更邪乎的还有，我不想再接这种电话了，正准备关机，可你又把电话打了进来。那我也和你说几句吧。一、耿子敬确实是从我家被带走的，这是事实。可我既没把耿子敬藏起来，更没和这个人订立什么攻守同盟，我既不要攻，也不要守。对此谁有疑问，就请他到孙亚东那里去了解一下。二、长河同志在此之前和我通过气，我对立案审查耿子敬包括烈山班子是坚决支持的，这是很正常的反腐倡廉工作，不存在什么做手脚之类的问题，你们这些小官僚都要有点头脑，不要无端地中伤长河同志。三、一定要全力支持长河同志的工作，不要感情用事，让屁股指挥脑袋，更不要轻信谣言，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至于说平轧厂的采访搞不搞了，我的意见是搞下去！记者同志和他们的领导说得很对，这不仅仅是个平轧厂的问题，是旧体制下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大问题。好了，田秀才，我就说这么多吧。哦，对了，还有一点，提醒你一下，那个记者把平轧厂的稿子写出来后，不论记者是什么态度，你都一定要把稿子拿去请长河同志和春明同志审阅一下，这是组织原则问题。"

关上手机，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对头上缠着绷带的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说："少波，你看看这事闹的，才一天的时间，就折腾得满城风雨了！这个耿子敬真气死我了！"

王少波笑了笑，说："老书记呀，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这也是自作自受。"

姜超林嗔怒地盯着王少波道："怎么？你也气我呀？"

王少波笑着说："不是，老书记，我是想帮您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您回忆一下，对耿子敬，同志们是不是提醒过您？我记得田秀才和文市长就和您说过好几次，有一次我也在场，您不听，被耿子敬哄得团团转。耿子敬会奉承您呀，落实您的指示不过夜，哪像我们，老给您提点不入耳的意见，有时还和您顶几句。所以，见到我们您脸板得像火石，动不动要把我们撤了，可见到耿子敬，您就喜笑颜开。耿子敬和田立业及三个县长都处不好，你咋就这么迁就他？不是太过分了嘛！"

姜超林叹了口气：“是呀，看来这个人是用错了，教训深刻呀！”

王少波又说：“不过，您也别太放在心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姜超林忧悒地说：“耿子敬这种时候还跑到我家里来！竟在我家被孙亚东堵住了！少波，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

王少波沉默了一下，说：“老书记，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名堂吗？”

姜超林问：“有什么名堂？”

王少波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您家动手？他孙亚东就不能等耿子敬回烈山再动手吗？耿子敬的问题暴露了，已经在孙亚东和有关部门的监视之中了，还怕他逃了不成？我看孙亚东是别有用心！联想到一天之中又出现这么多似是而非的谣言，我更怀疑这里面有鬼！”

姜超林停住脚步，久久目视着大海，一言不发。

王少波又提醒了一句：“老书记，您要警惕！”

姜超林这才缓缓转过头说：“少波，这些话现在都先不要说。就算孙亚东故意看我的笑话，我也得先好好想想，总结一下教训。是教训呀，家长制，一言堂，权力失去监督，不但害了耿子敬，也害了赵成全和烈山这么多干部！”

王少波显然十分惊讶：“老书记，您现在怎么这样想了？您过去不是一直强调班长的领导权威吗？不是最讲雷厉风行吗？说您家长制，是孙亚东他们的攻击！”

姜超林苦笑起来：“所以呀，我这个大家长，就带出了你们这一批小家长！我口口声声撤了你们，你们就口口声声撤了人家。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你们反倒想不通了，是不是呀？”

王少波说：“实际上您这十年在平阳真没为工作撤掉哪个干部嘛！”

姜超林摇摇头：“不在于撤没撤哪个干部，而在于我们这种传统的用人思想和思维方式有问题……”

就在这时，文春明的电话打来了，是打到王少波手机上的。

文春明向姜超林通报说：“迄至半小时前，烈山涉案干部已有十人被隔离审查，问题相当严重，可能是平阳二十年来空前未有的大案要案。除县委书记耿子敬，县长赵成全、两个县委副书记、三个常委和副县长涉及此案。领导班子之外，国土局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和经济开发公司经理林萍问题尤其严重。仅利用职权倒卖土地一项，即涉及非法谋利六百万以上。”

姜超林忧心忡忡地问：“这么说，烈山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都垮了？”

文春明情绪也不好：“这还用问吗？县委常委中，除了刘意如的女儿

金华，全卷进去了，非常委副县长中可能还会有人陆续卷进去。老书记呀，您有个思想准备就是了，这下子咱平阳可要名扬全国了！”

接完电话，姜超林愣怔着，好半天没一句话。

王少波关切地问：“老书记，看来人家要做大文章了，是不是？”

姜超林一下子火了：“少波，你们怎么老是这么想问题！这是为我着想吗？你们就不想想，我现在是个什么心情！”

第七章 同志之间的战争

1

田立业早上一上班，还没走进自己办公室，就在走廊上碰到了刘意如。

刘意如故作惊讶地问："哟，田秘书长，你看，这还差五六分钟呢，你咋就跑来上班了？就不趁着早晨凉快多睡一会儿？"

田立业一本正经地说："改邪归正了，从今以后要向你刘主任好好学习了……"

这时，高长河夹着只公文包上了楼，看见田立业，马上说："哦，田秘书长，我正要找你呢，你过来一下！"

刘意如冲着田立业诡秘地一笑，走了。

田立业忐忑不安地跟着高长河走进办公室，问："什么事，高书记？"

高长河自顾自地在办公桌前坐下，也让田立业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往桌面上一放，说："随便和你谈谈。"

田立业注意到，高长河拿出的那本书正是自己的第二本杂文集《也算一说》。

高长河指着书笑道："田秘书长，你这书不送我雅正，我还是雅正了一下，让刘主任到接待处要了一本。不错，不错，催眠效果比较好，没雅正完就睡着了。"

田立业心里很火，却不敢表露出来，只道："能让你们领导同志睡个好觉，我也略有安慰了，也算没白写吧。"

高长河拿起书翻了翻，看了看版权页："哦，印了两千本，是不是都卖给了我们市委、市政府接待处了？"

田立业摇摇头："接待处买了一千本，那一千本我自己买了，怎么？高书记，是不是也要反反我的腐败了？"

高长河笑了："我没这个考虑，真没有。一千本书不过几千块钱，就

算要反你的腐败，也用不着我亲自抓嘛，杀鸡哪能用宰牛刀？再说了，让同志们多读点书，哪怕是让人打瞌睡的书，也总比多喝酒好。几千块钱喝酒一次就喝掉了，倒不如买点你的书送送人，也显得我们平阳市委人才荟萃嘛，是不是？”

田立业虽说知道自己的麻烦迟早要来，可是真没想到来得会这么快，而且会是在这种事上。由此看来，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那可真是整得得心应手。老书记就说不出高长河这么内行，这么“风趣”的话，让你恨得咬牙，却不好发作。

高长河给自己倒了杯水，也给田立业倒了一杯，话说得那么尖刻，脸上笑得却非常自然：“当然了，田秘书长，你心里也可以不服，也可以认为自己这本书写得很好，甚至和鲁迅先生的杂文一样好，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作为一个读者，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你这个田作者并没有多少才气嘛，这种文章有空闲写写也可以，没时间不写也不是损失，一般来说不会影响中国文坛的繁荣局面。声明一下，这完全是一个读者的意见，讨论这种学术问题的时候，咱们完全平等。”

田立业却根本没发现这间市委书记办公室里有什么平等的气氛！

高长河当完了读者，马上又当起了市委书记：“哦，今天也向你表个态，田秘书长，只要你还愿意写下去，再出书时，我们市委接待处还可以买一千本，老班长鼓励写书、鼓励读书的好风气在我的任上绝不会中断。”

田立业勉强笑了笑：“高书记，我看我直接去研究安眠药算了！”

高长河戏谑道：“不一样，不一样，安眠药对身体有副作用，读你的书催眠没有什么副作用。”

田立业实在忍不住了：“高书记，您到底想和我说什么呀？”

高长河这才切入正题：“谈谈你的工作。按说，这也用不着我和你谈，咱们市委王秘书长和你谈就可以了。可你这情况比较特殊，好歹也算是我到平阳来最早交下的一个朋友，就想和你直接谈了。你好像也四十出头了吧？”

田立业郁郁说：“四十二岁。”

高长河点点头：“小我五岁。这个岁数一般来说经验比较丰富，也正是能干点事的时候。从写作上看，我估计你不会有大发展了，至少成不了鲁迅、高尔基、马尔克斯那样的大文豪。那么，何不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呢？我们市委的每一个副秘书长都跟着一个副书记做协调工作，你六年来谁都没跟，也没具体分管过哪个口子，是不是？”

田立业脸色阴沉下来：“是的，打了六年杂，净分苹果、管卫生评比

什么的，算市委机关不管部部长吧。不过，要声明一下，这可不是我不愿干，是老书记姜超林不让我干。我三番五次要下去，姜书记都不批准，我想去当个乡镇长都没戏，只好在机关当撞钟和尚了。”

高长河注意地看了田立业一眼：“为什么？”

田立业自嘲道：“老书记怕我一不小心吐出个象牙来！”

高长河哈哈大笑起来，笑罢，说：“田立业，我不怕你给我吐象牙，你嘴里真能吐出象牙来，那可算得上特等保护动物，够国宝级。告诉你吧，我个人有个想法，准备让你动一动，到下面干活去！别再在机关里泡了，再泡就泡馊了！你回去后也想想看，有没有点吃苦精神？能不能多做点实事，少空谈误国？！”

田立业试探地问：“高书记，您的意思是说，要我调离市委机关？”

高长河点点头，很明确地说：“是的，你不能在市委机关这么混下去了。”

田立业马上悟到，面前这位新书记向他下手了，想都没想，当即表示说：“那么，高书记，我就调市人大吧，这话我早想说了，连请调报告都写过。不瞒您说，就是在和您一起吃过饭后，我准备去市人大的。”

高长河冷冷一笑：“田立业，你就这么点出息？离开姜超林书记，你就不会工作了？再到人大去当不管部长吗？就没点做人的志气？就这么人身依附？”

这话说得太刻薄，也太一针见血，田立业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逼到了墙角上，呆住了。

高长河又盯了上来：“怎么？你还非要去追随姜书记吗？”

田立业想了好半天，终于狠下了心，“好吧，高书记，我听从组织安排！”

高长河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口气也舒缓了：“就是嘛，你田立业是党员干部，就是要听从组织安排嘛！你自己刚才也说了，早就想下去，现在我满足你的良好愿望，真让你下去了，你又吵着要去人大了，是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呀？”

田立业愤愤地想，高大书记，不是我存心和你过不去，是你存心和我过不去！

高长河却没有什么和田立业过不去的样子，离开办公桌，端着水，走到田立业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说：“听说六年前你在烈山干得还是不错的嘛，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嘛！我要是姜书记就不会把你调回来。”

田立业言不由衷地应付说：“那您早来平阳就好了！”

高长河含意不明地笑笑：“说说看，当年你为什么大闹县委常委

会？”

田立业忿忿道：“怎么是我大闹县委常委会？我是坚持原则，不同意耿子敬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起因就是查小金库嘛，他耿子敬县政府的小金库掖了十七万，谁都不敢提，我还就不信这个邪，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了嘛！不应该吗？”

高长河似笑非笑地问：“结果怎么样？”

田立业说：“十七万追缴上来了，老书记却把我调到市委当副秘书长了。”

高长河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在这件事上，老书记赏罚不明啊！”

田立业马上警觉了，高长河是在离间自己和老书记的关系！

于是便说：“这不涉及赏罚问题，县委副书记是副处级，市委副秘书长也是副处级，而且许多同志还宁愿调上来做副秘书长呢！”

高长河看看田立业：“如果当时调走的不是你，而是耿子敬，又会怎么样呢？”

田立业仍保持着应有的警惕：“高书记，任何事情都没有‘如果’。”

高长河问得益发露骨了：“这么多年，你对姜书记就真没有一点意见？”

田立业说：“姜书记一直对我挺好，又没打击报复我，我能有什么意见？”

高长河“哼”了一声：“那是，姜书记一直帮你卖‘匕首和投枪’嘛！”

田立业反唇相讥：“高书记，您不也要帮我卖‘匕首和投枪’吗？您刚才不也说了吗，我再写书，您也要接待处继续买？”

高长河把手上的茶杯往茶几上一蹾：“田立业，你还真想再搞安眠药？啊？我可警告你，这种梦别再做了！下去干活就是下去干活，要准备脱层皮！”说罢，挥挥手，“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马上要和文市长一起去平轧厂！”

田立业也不惧怕，起身掉头便走。出了门就想：高长河离间失败，那将要套到他脚上的小鞋只怕会很小、很小。然而，心里却不后悔，甚或有点悲壮，为老书记这样的老领导，值得！

2

从昨日上午九点，到今天上午九点，在二十四小时中，孙亚东带着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队伍紧张工作着，忙得像打仗。这仗打得实在漂亮，初步掌握的十名涉嫌者全部落网，可能留存赃证的场所全贴上了封条。第一轮突击审查到凌晨五时结束，烈山经济开发公司这座藏污纳垢的巨大冰山浮出了水面。建筑在这座冰山上的中共烈山县委和烈山县人民政府轰然垮落下来。

尤其是县委，硕果仅存者一人：金华。

现在，这位硕果仅存的烈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正站在孙亚东面前。

孙亚东熬了一夜，两眼血红，忍不住直打哈欠："金县长，有事吗？"

金华请示道："孙书记，您看这事闹的，这么多领导突然出问题，我们烈山的工作可怎么办呀？谁来主持？您看看，今天一天就有三个重要的会，原来都是耿子敬主持，下午省里还有个检查团过来……"

孙亚东不经意地说："金县长，这事我昨天不就代表市委和你说清楚了吗？在烈山新班子确定之前，由你临时主持工作嘛。"

金华说："孙书记，您这话是昨天下午三点说的，可三点之后，县委这边又被你们叫走了一个，政府那边又是两个，我真是没法应付了哩。"

孙亚东叹了口气说："我知道，都知道，事先情况估计有些不足，加上事情发生得也太突然，所以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你放心，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市委马上要研究决定烈山新班子，就是这两天的事吧。你再坚持一下，尽量不要影响日常工作。有些可开可不开的会先不要开了，有些不是太急的工作可以往后推一推。金县长，你看先这样好不好？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处理。"

金华不好再说什么了，点点头出去了。

正走进门的市反贪局刘局长冲着金华的背影笑笑，对孙亚东说："这个小女人可真不得了啊，一份举报材料端掉了烈山两套班子。"

孙亚东脸一绷："刘局长，你这话说得可缺点原则性啊！怎么，这两套腐败的班子不该端吗？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接到这样有名有姓的确凿举报，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能多几个像金华同志这样的反腐英雄，烈山的盖

子早揭开了！”

刘局长说：“也没这么简单，孙书记，您知道耿子敬和姜超林的关系吗，现在是因为姜超林下了，他不下，就算有这种举报，只怕也查不下去。”

孙亚东挥挥手说：“这你就错了，怎么会查不下去？我们不是一直就在查嘛，包括平轧厂！烈山的班子群众反映这么大，请客送礼之风这么盛，送礼收礼动辄几千几万，正常吗？没问题真见鬼了！不过，这个经济开发公司倒也是太隐蔽了，好像连匿名举报都没接到过吧？”

刘局长点点头：“没有。上个月倒是接到过一封反映耿子敬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也不知怎么寄到反贪局来了，因为是匿名，又是生活作风问题，我们也就没当回事。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就动手去查，没准就把耿子敬和林萍都查出来了。”

孙亚东说：“是啊，是啊，做我们这种工作，心一定要细，眼一定要亮。”停了一下，又问，“平轧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刘局长说：“我正要向您汇报呢，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平轧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卓孝有经济问题。孙书记，您都想不到这个何卓孝能搞出什么鬼来！”

孙亚东注意地看着刘局长，“哦？是不是那六十七万请客送礼账目有问题？”

刘局长摇摇头说：“根据我们深入调查，那些账目出入不大，毕竟是十年的费用，大多数用项又是购买实物送关系单位，何卓孝经手也不多。何卓孝的问题出在医药费上。最近两年，此人利用职权在平轧厂报销的医药费高达三万九千多元。我们在平轧厂副厂长牛千里等同志的配合下，比较彻底地查了一下，把原始证据都搞到手了。孙书记，何卓孝这人你是见过的，壮得像头牛，哪来的癌症啊？他胆可真不小，竟敢自己签字把这三万九千多元悄悄报销了！”

孙亚东“哼”了一声：“不是都说平轧厂没什么经济问题吗？连高长河也跟着这么说！好，就这么继续查下去，马上到一家家医院去落实，看看何卓孝这三万九千多块钱的医药费单据是怎么开出来的？谁给他开的？再重申一下，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严格保密！”

刘局长又不无担心地说：“孙书记，对平轧厂，从姜超林、文春明到高长河的态度都这么明确，我们还是这么干，万一……”

孙亚东平静地道：“万一出了事，由我负责，我不会把任何责任往你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身上推。前年在昌江市查处那个腐败副市长，我压力小吗？光恐吓电话就接过好几个，还碰到一次奇怪的车祸，最后怎么

样？我孙亚东不还是孙亚东吗？！”

刘局长婉转地说：“孙书记，这次不太一样，这次咱是私下里查，再说，你和长河同志过去关系又很好……”

孙亚东手一摆：“不论我个人和高长河是什么关系，只要涉及反腐倡廉这种原则问题，我孙亚东就六亲不认！我一上任就和你们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倔，组织上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就别无选择；你老刘做了这个反贪局长，也别无选择！谁也别指望我们把手上的剑换成鲜花，剑就是剑，不是鲜花！”

刘局长不敢再说下去了。

孙亚东却又说：“老刘，我再强调一下，责任我来负，具体工作都得你们做，现在情况又比较复杂，所以，不论是烈山还是平轧厂，都不能掉以轻心啊！”

刘局长点头应着，出去了。

恰在这时，省城马万里的长途电话打了过来。

马万里一开口就表扬，说是在对烈山班子问题的查处上，长河同志和平阳市委决策果断，措施得力，头开得很好。并要孙亚东不要有任何顾忌，要一查到底，不论涉及到什么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不要怕。

孙亚东说：“马书记，怕我倒是不怕，可也非常希望省委能在这种时候多给我们一点实际支持……”

马万里在电话里爽朗地笑道：“亚东呀，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要告诉你，省纪委的工作组下午就出发，今天将在烈山和你们共进晚餐。”

孙亚东高兴了，问：“马书记，这事通知平阳市委没有？”

马万里说：“我已经和长河同志打过招呼了。”

接下来，孙亚东就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向马万里做了汇报，特别提到，早些时候汇到省纪委的十四万赃款仍然没有线索。

马万里说：“那就加大力度，继续调查，如果这十四万的线索不在烈山，那么，就把视野放开些，把调查面扩大些。但是，一定要注意掌握政策，无论如何都不要搞得满城风雨，平阳班子刚刚交接，大家都很敏感……”

本来，孙亚东还想向马万里汇报一下暗查平轧厂的事，可话到嘴边终于没说。这倒不是怕日后查不出厂长何卓孝的问题，而是不想把平轧厂的难题过早地交给马万里，引发出马万里和高长河的矛盾。

因此，和马万里通过电话好久了，孙亚东还在苦恼地想着：我们今天面对的腐败现象真是太复杂、也太难查处了，有时候真是剪不断，理

还乱，关系套着关系，利益联着利益，再加上有些领导干部既有私心，又有顾虑，纪检部门工作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正这么想着，省城钟处长的电话又打来了，把赵成全最新交代出来的线索汇报了一下，又说，这个案子对赵成全的刺激和压力都很大，赵成全的情况很不好，病情趋于恶化。

孙亚东心情有些沉重，沉默了片刻，指示说："钟处长，请你代表平阳市委告诉医院方面，对赵成全要像以前一样全力抢救，该用什么药用什么药，该享受什么待遇还享受什么待遇，一点都不要变！另外，你们绝对不能对赵成全搞疲劳战，也不要讲任何刺激性的话，这个同志是老先进，和耿子敬不是一回事！"

3

从副厂长牛千里这阵子的反常态度上，何卓孝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一场风暴。昨天烈山一出事，厂里也谣言四起了，说是孙亚东和市委正在暗中调查他，他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没几天干头了。何卓孝发现谣言的源头在牛千里那里，便连夜把电话挂到文春明家，问文春明这是怎么回事？文春明断然否定，说市委绝没有做过这类决定，要何卓孝在高长河到平轧厂现场办公时，直接向高长河反映。

于是，高长河和文春明一到平轧厂，何卓孝马上把这一情况向高长河反映了，满腹委屈地说："……高书记，市委怎么查我都可以，该立案立案，我能理解，可暗地里来这一手，厂里又有人兴风作浪，我就实在没法工作了。高书记、文市长，今天当着你们两位领导的面，我正式提出辞职。"

这时，高长河正和文春明一起在偌大的厂房里巡视，高长河一边走一边说："何厂长，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市委确实是没做过这种决定或类似的决定，这一点你可以请文市长证实。至于说有没有人背着市委搞点名堂，我不敢向你打包票。我要强调的是，就是真有谁背着市委这么做了，你也要坦荡一点，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嘛！你急着辞职干什么？啊？心虚了？"

何卓孝不敢作声了。

高长河指着空荡荡的厂房又说："你看看，十二个亿呀，就这么不死不活地扔在这里，你就看得下去？虽然说投资责任不该由你负，其他责任你就没有一点吗？所以我说呀，你这个同志要把精力放在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大事上，不要老想着个人的委屈。要说委屈，文市长不更委屈？文市长这委屈又说给谁听了？"

文春明这才说："老何，高书记说得对，我们现在必须立足于解决问题。"

接下来开会，以往各种讨论过好多次的方案又拿了出来，从和省内有关钢铁企业联合组建集团公司，到种种兼并破产和资产重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新内容。

让何卓孝想不到的是，得意忘形的副厂长牛千里突然拿出了个新东西。

牛千里说："既然市委、市政府这么重视从根本上解决平轧厂的问题，高书记和文市长两个一把手一齐到场，我就有个新想法了，而且保证一实施就见效！"

高长河、文春明和所有与会者都把目光转向了牛千里。

牛千里侃侃而谈："现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个热点，三天两头有新的股份公司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平轧厂改制成上市股份公司呢？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省里、市里支持，能给我们平轧厂上市额度……"

与会众人先是窃笑，后来便哄堂大笑起来。

何卓孝没笑，且于众人的哄笑声中冷冷开了口："牛副厂长，你是不是炒股炒糊涂了？睁着眼睛说起梦话来了？我提醒你一下，我们平轧厂根本不具备变成上市公司的起码条件，迄今为止没有一分钱利润，只有债务！"

牛千里不满地瞟了一眼何卓孝："何厂长，先声明一下，我从没炒过股，但是，我对中国股市倒是十分关注，还小有研究！"声明过后，又继续说，"同志们，大家都不要笑嘛，我这个想法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根据的。这段时间，我研究过一些去年上市的股份公司，上市报告写得都天花乱坠，一家家都溢价好多倍往外卖股票，一块钱的净资产敢卖到五六块。深入了解一下，嘿，不少都是严重亏损企业，情况甚至比我们平轧厂还糟。后来才知道，这叫'包装上市'。所以，只要能到证券管理部门争取到上市额度，把平轧厂好好包装一下，做出盈利报告只是个技术性问题……"

高长河听不下去了，摆摆手说："这个设想不要谈了，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性，这是弄虚作假，祸国殃民！牛千里同志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有，还不是一家两家。这种所谓的包装上市公司，我省就有嘛，因为涉及到我们和兄弟地区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点它的名了。不过，请同志们记住：这种事我们平阳不能搞！不但是今天不能搞，以后也不能搞！"

文春明马上赞同说："对，当真把我们的老百姓当傻瓜玩了呀？"

高长河看了文春明一眼，说："文市长，您可别说，还就有人把老百姓当傻瓜玩嘛！前些时候我看到一篇经济理论文章，大讲中国老百姓手头有几万个亿，并由此计算出能把多少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司。同志们，不瞒你们说，我看了这篇文章真是吓出了一头汗呀！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像平轧厂这样的企业都包装上市了，我们会面对一种怎样的局面？从表面上看，国家的包袱是轻了，可别忘了，这一个个

包袱并没有消失在大气层中，是背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去了。当我们的老百姓背上了这一个个包袱，发现自己上了当，危机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情况将比前不久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更严重，甚至会动摇国基！”

大家都被高长河的深刻见解震慑住了。

高长河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说：“所以，这种祸国殃民的事想都不要想。当然，我说这番话不是针对牛千里同志个人，是针对这种经济现象。牛千里同志这个设想不可取，可启发作用还是有的。刚才有个兼并方案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上海那家上市公司提出的兼并方案。”

何卓孝问：“高书记，是东方钢铁集团吧？”

高长河点点头：“对，就是东方钢铁集团公司，他们不是对平轧有兴趣吗？不是正在搞资产重组吗？市里给优惠政策，你们好好和他们谈下去，不要一开口就否了人家的方案，也不要怕脸面上不好看。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零兼并可以谈，减免税费可以谈，部分贷款挂账也可以谈。我们要是这也不谈，那也不谈，老想赚人家的便宜，那就只能把包袱背在自己身上，而且越背越重。在这里说个观点：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好生意都是双赢的，单赢就不是好生意。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人家是来兼并，不是来济贫，我们一定要充分考虑人家合理的经济报偿！”

与会者都没想到，高长河对经济工作这么内行。

更让与会者，包括文春明都没想到的是，接下来，高长河竟明确指示何卓孝在东方钢铁集团的方案上立即开始谈判。

高长河说：“老何，你们就不要再瞻前顾后了，马上以东方钢铁集团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开始谈判，可以在平阳谈，也可以到上海或北京谈，马上谈！我和文市长有空也会参加。”转而又问文春明，“文市长，你看呢？”

文春明觉得高长河没征求自己的意见就表态，实在太轻率，太不把他这个市长放在眼里了，心里很火，可当着这么多与会同志的面又不好反对，只得支吾着，违心地点了点头。

文春明的暧昧态度，何卓孝看出来了，何卓孝便不敢轻举妄动。文春明刚回到办公室，何卓孝便把电话打了过去，请示文春明，这事到底怎么办？和东方钢铁集团是不是真的马上开谈？文春明的回答仍然很暧昧，要何卓孝看着办。

何卓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放下电话，当即失态地骂起了娘。

4

田立婷可不知道新天地娱乐城是上午十点上班，八点整就到了，前门进不去，就从边门找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锁着门，田立婷先在门口等，后来就帮着值班看门的师傅拖起了地。地快拖完时，一个胖子摇摇晃晃来了。看门师傅悄悄说，这个胖子就是陈总经理，田立婷便怯怯地喊着“陈总经理”，跟着胖子进了总经理室的门。

胖子几乎没用正眼瞅一下田立婷，表情态度也很不耐烦，没容田立婷开口就说：“又是来找工作的吧？我们的广告上写得很清楚，是招小姐，不是招杂工。”

田立婷有点发愣，说：“陈总，您……您可能搞错了，我……我是你们胡市长胡早秋同志介绍来的……”

话没说完，胖子的态度就变了：“哦，您是不是姓田？田大姐？您哥哥是不是平阳市委的田秘书长？哎呀，您怎么不早说呀！快坐，坐，田大姐！”

田立婷坐下了，小心地问：“陈总，胡市长给您打过电话了吧？”

胖子热情地说：“打过了，打过了，其实，根本用不着惊动胡市长嘛，就是田秘书长和我打个招呼，我能不办吗？田大姐，您看看您，也是太认真了，来得这么早，一来就拖地，这让田秘书长知道了多不好！”

田立婷心里很反感，嘴上却说：“陈总，您真是太客气了，干点活又累不着。”

胖子倒了杯水摆在田立婷面前，又说：“田大姐，您也是的，咋不昨天来？接到胡市长的电话，我立即落实，当天下午就把原来那个收银员炒掉了，以为你会过来，结果你没来，当晚差点儿抓瞎……”

就这么说着，一个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明明开着门，却不敢进，轻轻敲着门问：“陈总，我……我能和您说两句话吗？”

胖子一看到那个中年妇女，脸就挂了下来，“老孙，你怎么又来了？昨天不是叫你去结账了吗？”

中年妇女眼圈红了，可怜巴巴地说：“陈总，我……我没去结账，您……您知道的，我家里太难了。我下了岗，我家男人也下了岗，男人身体又不好，这……这可怎么办呀？”

胖子一点不为所动，说：“你怎么办我咋知道？我这里又不是民政

局。”

中年妇女乞求地说：“陈总，我……我不当收银员了，在娱乐城做杂工行不行？”

胖子头一摇，断然回绝：“不行，这里不需要杂工。”

田立婷这才知道，新天地娱乐城原来的收银员也是下岗女工，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心一下子被撕痛了，忙让那中年妇女坐下。

中年妇女不敢坐，感激地冲着田立婷点点头，又对胖子哀求：“陈总，您就当是帮我个忙好不好？让我再干几个月，不论干啥都行。有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也能再到别处找找工作……”

胖子火了：“老孙，你别再烦我了好不好？没看见我正和这位新收银员谈工作吗？你以为整个中国就你一人下岗呀？人家田大姐不也下岗了吗？你知道田大姐是什么人吗？她哥哥是咱平阳市委副秘书长，人家该下岗照下！改革的阵痛嘛！”

中年妇女怔住了，盯着田立婷看了好半天，一句话没说，眼泪却下来了。

田立婷心里难受极了，也窘迫极了，对着这张善良的泪脸，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田立婷不知所措时，中年妇女突然一把拉住田立婷：“大妹子，我……我求求您了，您哥哥既然在平阳市委当干部，您就……就别和我抢这个饭碗了行不？是官大于民，你们干部家属想干啥不能干？哪里能少了您大妹子一碗饭吃？大妹子，我……我给您跪下了……”说罢，倚着田立婷的身子，真要往地上跪。

田立婷拼力支撑住那中年妇女全身的重量，脱口道：“大姐，您坐，快坐下，您这情况我一点不知道。这……这收银员我不干了，你继续干下去吧！”

胖子马上急了眼，对田立婷说：“哎，田大姐，你可别和我开玩笑！你这工作可是胡市长亲自安排的呀，就是你不干，我也不能让老孙再干了！”

田立婷对这位只会看长官脸色的胖子实在是气不过，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竟指着胖子的鼻子说：“陈总，我告诉你，就是冲着少看见你这张脸，我也不想在你们娱乐城当这个收银员了！不过，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你要是真敢不让这位孙大姐干下去，我就让我哥哥去找你们胡市长算账！”

胖子呆住了。

一不做，二不休，田立婷又把哥哥田立业的电话留给了中年妇

女，“这是我哥哥在市委的电话，只要陈总无缘无故赶你走，你就打这个电话！”

中年妇女却又替胖子说起了好话：“大妹子，您误会了，真是误会了，其实……其实，我们陈总也是大好人一个，平常可关心我们下岗工人了……”

田立婷直想哭，连一分钟也不想再待下去了，逃也似的冲出了办公室。

这一次的再就业饭碗可不是哥哥踢掉的，是她自己主动放弃的，可是，她仍然得找哥哥算账：哥哥不当这个市委副秘书长，那中年妇女说到干部家属时，她就不会那么难堪。当然即使没有这个当副秘书长的哥哥，她也不可能去强夺人家的再就业饭碗。

中年妇女说得不错：有这样一个做官的哥哥，她找碗饭吃总比别人容易。

然而，把电话一挂到市委办公室，这个做着市委副秘书长的哥哥就火了，说，田立婷，你以为平阳是我的天下呀？告诉你吧，我这副秘书长马上就要下了，要做待岗干部了，你就等着跟我一起到自立市场摆地摊去吧！

田立婷还想再说几句什么，哥哥那边已挂断了电话。

5

文春明原本没准备到金海岸度假区去，可是在滨海市市长江昆华的陪同下检查完滨海的防汛工作以后，江昆华要到金海岸去向王少波汇报工作，文春明想到姜超林也在金海岸，便随着江昆华一起去了。

一路上文春明一声不吭，别的事没顾多想，老想着高长河在平轧厂的指示，越想心里越气，因此，到了金海岸半山别墅见到姜超林时，一肚子火便发作出来了：“……老书记，您看看这叫什么事！这个高长河招呼都不和我打一个，就代表市委、市政府表态了，要按东方钢铁集团早些时候提出的方案进行谈判！这个方案我向您汇报过，也和何卓孝这些厂里的同志研究过，整个一卖国条约！零兼并不算，一部分贷款要停息挂账，还问我们市里要优惠政策。这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白忙活了十年，养大了姑娘，还得搭上嫁妆赔给人家。真这么搞，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摆？说句不负责任的话，我宁可让它先扔在那里，也不愿这样送出去！我们平阳不论怎么说还是经济发达市，别说只一个平轧厂，就是十个平轧厂也拖不垮平阳的经济。平轧厂与高长河无关，他当然不怕丢脸，就想赶快甩包袱！”

姜超林只是听，不发表任何意见。

文春明又说：“才几天的工夫，怪事就出了一大堆，满城风雨满城谣言。有些事似是而非，有些事事出有因。这些事先不说，还是说平轧厂，平轧厂也快乱成一锅粥了，老书记，您知道吗？孙亚东一直就没停止暗中对平轧厂的调查，也不知高长河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今天何卓孝当面向高长河提出辞职，说是真干不下去了。”

姜超林仍是什么也没说。

文春明看着姜超林，“老班长，您说话呀！”

姜超林叹了口气，说：“有烟吗？给我一支！”

文春明诧然说：“我又不抽烟？哪来的烟？哦，我去给您找一支吧！”

姜超林说：“算了，这里你不熟，我去找吧！王少波也在这里，他抽烟的。”

不料，到了王少波房里，正见着头缠绷带的王少波在给女儿毛毛洗脸，毛毛脸上有指甲抓出的血痕，头发乱蓬蓬的，一问才知道，是在学

校和同学打架了。

姜超林挺喜欢毛毛的，便说："过来，过来，和爷爷说，是怎么回事呀？"

毛毛马上哭了起来，委屈地说："我们同学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都是贪官污吏，让你们站成一排挨枪毙，可能会有几个冤枉的，要是隔一个毙一个，就有漏网的。我就和他们吵，说我爸爸不是贪官，这阵子天天在江堤上抗洪。"

王少波尽量平静地说："毛毛，我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爸爸的爸爸也被当成了反革命，同学也骂爸爸是狗崽子嘛，爸爸不也挺过来了吗？现在有些人是胡说八道，你心里要坚强……"

这时，文春明也过来了，站在一旁听。

姜超林忘记了讨烟，一把搂住毛毛，对王少波说："现在怎么能和'文革'时比？'文革'是有大气候、大背景的，好人都受气！现在呢？不是这种情况嘛！"

王少波一下子失了态，激动起来："老书记，您真以为我不知道呀？可我怎么和孩子说？说什么？更糟糕的毛毛还没说呢，毛毛找到了他们班主任老师，您猜老师怎么说？老师说：你敢保证你爸爸就是好人？烈山那帮贪官一个个不都抓起来了吗？滨海只怕也快了，不信你看着好了！"

文春明听不下去了，桌子一拍："这个老师也太不像话了，别说没什么事，就是真有什么事，也不能这么和孩子说话嘛！少波，你不要老想着自己是滨海市委书记，你还是家长，你到学校找去，问问这个老师想干什么？问问他，什么叫滨海也快了？"

姜超林摆摆手："少波，你不要去。这不是那个老师的问题。"

文春明郁郁地说："算了，不行我们都辞职吧，就让高长河折腾去！"

姜超林脸沉了下来，盯了文春明一眼："春明，你是市委副书记、市长，怎么能这么不注意影响！"说罢，从王少波那里要了支烟抽着，拨起了电话，"市委值班室吗，我是姜超林，给我找高长河，找到后请他打电话给我。"

等高长河电话的时候，文春明又说起了平轧厂的事，"……老书记，如果高长河硬要把平轧厂的包袱这么甩掉，我建议人大从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提出议案，责问市委、市政府。"

姜超林摇摇头说："我看现在还不至于搞到那一步！"

这时，高长河的电话挂过来了，开口就说："老班长，您还真躲起来

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好，这下子我知道您的根据地了，有事就往滨海打电话。”

姜超林冷冷地说：“你打也没用，我不会接。”

高长河说：“不公平了吧？老班长，您让我回电话，我马上回，我给您汇报工作您就不听？您不听我也得说……”

姜超林很不客气地打断了高长河的话：“长河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就让我老头子说几句吧，我向你汇报！我对烈山耿子敬和这帮败类的态度你和市委是很清楚的，可现在事情怎么闹到这一步了？好像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怎么谣言满城风雨满城呀？向我姜超林身上泼点脏水不要紧，向其他无辜的同志身上泼脏水就不好了，会影响工作，尤其又是在这种主汛期，搞不好会出大事的！你知道不知道？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的女儿今天在学校被同学打了，为什么？就因为谣言！请问：当你看到一个差点儿在江堤上送了命的市委书记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凭着一份事业心，如果平阳这番事业真是哪个个人的，谁还会替你卖命？当然，我也不敢保证除了烈山别处的班子就都是好的，我的原则是，腐败的，烂掉的，就去挖，就去抓，可无原则无根据的话少说一些，这很不好！你不必解释，长河同志，我完全相信，这不是你和平阳市委的意思。可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种样子？你这个市委书记不该问一声为什么吗？这正常吗？还有平轧厂，如果何卓孝有问题，就立案审查，不要一边让人家工作，一边又不放心人家，至于怎么解决平轧厂的问题，那是你们的事，我不会多过问，可有一条：不要以党代政。就说这么多了，你口口声声叫我老班长，那我就当一次老班长吧，你可以理解为忠告，也可以理解为责问，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说罢，姜超林根本没给高长河解释的机会，“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

房间里一时间静极了，连彼此的心跳声都能听到。

在吓人的寂静中，姜超林抱起毛毛说：“毛毛，你爸爸是滨海市委书记，他不能到学校去，明天爷爷陪你到学校去，就和你们的老师同学谈谈你爸爸，谈谈我们这个滨海市！爷爷要让你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共产党里的腐败干部不少，为老百姓拼上命干事的好干部也不少！没有他们，就没有平阳和滨海的今天！”

说这话时，姜超林眼睛湿润了，眼角有晶亮的泪珠挂落，在苍老的脸上缓缓流下。

毛毛看到了，仰起脸问：“姜爷爷，您怎么哭了？”

姜超林努力笑了笑，对毛毛说：“爷爷哪会哭？爷爷眼里进了粒沙子。”

6

高长河一放下电话，怒气就蹿上了脑门。接电话前，他再没想到姜超林会向他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这位前市委书记竟连他的解释都不听就挂断了电话。高长河认定：姜超林这既不是忠告，也不是责问，而是发难！

看来，姜超林的失落情绪十分严重，敏感度也太高了，只因为自己在平阳当了十年市委书记，就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市委书记，永远的市委书记，就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接到姜超林电话前，高长河根本不相信什么“满城风雨满城谣言”，更不相信谣言会波及到滨海市。对烈山班子腐败问题的正常查处，怎么就变得这么不正常了？是真的传言四起，还是他姜超林借题发挥？

为慎重起见，高长河还是叫来刘意如和田立业，询问一下。

田立业马上来劲了，说：“高书记，您不问我我也不好主动向您汇报，您既然问了，我就得实话实说了，确实是满城风雨满城谣言嘛，传得真叫邪乎！说姜书记和耿子敬在家里订攻守同盟时被孙亚东当场抓获，说耿子敬是苍蝇，姜书记才是老虎，哎，刚才又传出‘绝密’消息了，说这些年姜书记提起来的干部大部分都有问题，省里已经把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派过来了，要彻底揭开平阳的盖子！”

高长河气恼地道：“四处讲这种话的人，我看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

刘意如看着高长河的脸色，小心地说：“是别有用心，这些谣言我也听到了不少，都是冲着姜书记来的，还有些匿名信寄到市委，全是些毫无根据的攻击谩骂，像‘文革’期间的大字报。”

高长河这才冷静下来。设身处地地想想，觉得姜超林这么做也情有可原，谁遇上这种事都难保不发火！

于是，孙亚东的面孔便自然而然浮现到高长河眼前。高长河本能地感到，这位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没起什么好作用。烈山的案子是他一手抓的，耿子敬是他亲自领着人从姜超林家带走的，现在谣言这么多，这么邪乎，他孙亚东能没责任吗？更何况此人胆子也太大了，他再三要他不要多过问平轧厂的事了，他竟还是暗中盯着何卓孝不放。这一来，姜超林、文春明能没意见吗？就是他这个市委书记也忍无可忍！

孙亚东这么做，一方面公然向他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也势必要破坏他迅速解决平轧厂问题的设想。按他的设想，平轧厂必须接受兼并。他在现场办公会上的表态看似随意，实则却是精心设计的。他早看透了文春明的心思，知道这个市长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听厂里同志反映，包括厂长何卓孝在内的平轧厂干部都比较倾向于在东方钢铁集团的方案上谈判，文春明就是不干。他表了态，造成了一个既定事实，文春明不干也得干了。有情绪不怕，可以做工作。现在倒好，孙亚东暗查何卓孝，节外生枝，又给解决平轧厂问题设置了障碍。

真想不通孙亚东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不可？这个口口声声支持他工作的老朋友，非但没支持他的工作，还净给他添乱！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究竟是在和姜超林、文春明作对，还是在和他高长河作对？他究竟归省委马万里副书记直接领导，还是归他高长河直接领导？

越想越生气，高长河当即给烈山打了个电话，要孙亚东马上回来汇报工作。

孙亚东却又一次抗命，沙哑着嗓门说，省纪委的工作组已经到了烈山，他和同志们正和工作组的同志研究工作，实在走不开，要高长河有话在电话里说。

高长河火透了，冷冷道：“好，孙副书记，你就好好研究工作吧！不过，我提醒你一下，我高长河是平阳市委书记，背着我和市委搞小动作是决不能允许的，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另外还要提醒你的就是，不要感情用事，破坏平阳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平阳干部队伍团结的话少讲一点，尤其是涉及到姜超林同志的话！更不要向无辜的同志身上泼脏水！”说罢，挂上了电话。

孙亚东的电话马上打了过来，不是检查道歉，却是发火，开口就责问：“高书记，你刚才的指示是什么意思？我真是弄不懂。我现在毕竟还是平阳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反腐倡廉是我分管的分内工作，可我怎么工作起来就这么难呀？什么叫感情用事？谁感情用事了？请问：烈山耿子敬这帮腐败分子不该立案审查吗？和姜超林、和你所说的那些无辜的同志到底有什么关系？至于说到小动作，我必须声明一下，对平轧厂何卓孝的调查在你出任平阳市委书记之前就进行了，不是你高书记一声令下就能停的，因为此人有经济问题，现在已经掌握了证据。如果你想看，我可以请反贪局的同志带着证据向你做专题汇报！”

高长河吃了一惊，愣了好半天才问：“何卓孝有经济问题，确凿吗？”

孙亚东很有情绪地说：“不确凿岂不真成搞小动作了吗？”

高长河想了想，又问："性质严重不严重？"

孙亚东反问道："高书记，你仍然想保这个何卓孝吗？"

高长河斟字酌句地说："有个特殊情况，平轧厂和东方钢铁集团的兼并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不能再拖了。何卓孝一直是平轧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和东方钢铁集团有过多次接触，我和文市长都还希望他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孙亚东更不高兴了："高书记，平轧厂除了何卓孝没别人了？副厂长牛千里他们就不能干呀？何卓孝虚开医药费报销，数额巨大，不是违纪，而是经济犯罪，你和文市长如果坚持让何卓孝继续干下去，那是你们的事！"

高长河忍着一肚子火气问："那你的意见呢？"

孙亚东没好气地说："我能有什么意见？谁嘴大我听谁的呗！"

高长河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亚东同志，我这是和你谈工作，你不要这么情绪化好不好！平轧厂的情况你清楚，是矛盾的焦点，我们必须着手解决。何卓孝的问题如果仅在医疗费报销上，我看就先不要动，有问题我负责！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亚东同志，不论是作为老朋友，还是作为平阳市委副书记，我都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别老是给我添乱！"

话说到这份上了，孙亚东仍不退让："高书记，我知道你刚刚上任，困难不小，碰到的矛盾不少，我能理解你。可我也请你理解理解我！人人都知道反腐倡廉要好好抓，过去姜超林逢会就说，现在你也是大叫支持，但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动辄得咎！高书记，我给你添什么乱了？在这里，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孙亚东决没有利用烈山的问题做过姜超林任何文章，更谈不到向哪个无辜的同志头上泼脏水！我正是怕出问题，才亲自到姜超林家里宣布对耿子敬的审查决定的，从始到终，我对姜超林都恭恭敬敬。高书记，如果你发现哪句谣言是从我这里流传出来的，你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

高长河对孙亚东实在没办法，只得叹着气说："你不说，挡不住你手下的办案同志都不说。超林同志在平阳工作时间比较长，工作力度又比较大，得罪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可能就会利用你们那里传出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趁机攻击姜超林和其他同志。这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势必要影响工作，也包括很正常的反腐工作。我建议你们在内部再重申一下纪律，发现谁不遵守纪律，违反保密原则，立即进行组织处理！另外，对金华同志的举报更要严加保密，以免出现对她的人身报复和攻击。"

孙亚东口气这才缓和了些："我今天就传达落实你这个指示，如果你

高书记认为对工作有利，我也可以到超林同志那里当面做一下解释，仍然恭恭敬敬！”

高长河情绪沮丧地说：“算了，算了，超林同志那里，还是我抽空解释吧，你就安心抓好烈山的案子，一定要抓实抓细，办成铁案，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

放下电话，高长河心里窝囊透了，禁不住一阵阵发呆。姜超林没错，孙亚东也没错，事情却闹得一团糟！想发火骂人，却不知道该向谁发火，该去骂谁？更要命的是，那个何卓孝还真就有问题，孙亚东背着他偏搞出了名堂，既成功地向他的领导权威挑了战，又把他推到了一个非常窘迫的位置上。

正想着，刘意如进来了，迟迟疑疑地说：“高书记，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刚才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是您答应的，要去参加他们和市交通局联合举办的跨海大桥营运庆祝酒会，不知有没有这事？我的工作安排表上好像没有。”

高长河想了起来：“对，我是在电话中答应过宏大集团于国强的。”

刘意如显然有些意外，怔了一下，轻声提醒道：“高书记，姜书记过去从不参加民营企业家的任何酒会、宴会，很注意影响……”

高长河面露愠色：“姜书记是姜书记，我是我。”看了看手表，快六点了，遂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说，“刘主任，我这酒会也不是随便参加的，得让民营企业家协会的那帮大款们给我出点血，为下岗职工干些实事！刚到平阳嘛，大事一时还干不了，小事总还能先干一点！”

刘意如这才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

收拾好文件，高长河努力抹去脸上的忧悒，振作精神出了门。

7

平阳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和宏大集团总部都设在国际酒店二十四楼。高长河在刘意如和市委王秘书长的陪同下走出电梯时，三十四楼楼层里便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年轻精干的宏大集团董事长兼市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于国强和几个男女副会长风度翩翩地迎上来，一一和高长河握手，刘意如和市委王秘书长便在一旁介绍。

面对这帮年轻而有朝气的民营企业家们，高长河的心情一下子好多了，在宏大集团总部参观时就笑呵呵地对于国强说：“……于董事长，你可是大名鼎鼎呀，以前在省委工作时就听华波书记说起过你，具体内容记不住了，只记住了一点，你这个人很难见。华波书记说，他三下平阳想见你，你都有事出国了，最后还是把你请到了省城，才见了你一面。是不是？”

于国强笑道：“那是不凑巧，也怪华波书记没事先打招呼嘛。姜超林书记哪次找我都找得到，高书记，不信您去问问姜书记。”

高长河感叹说：“都说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忙，我看你们这些企业家更忙！”

走出宏大集团总部，来到民营企业家协会座谈时，高长河益发平易近人了，认真倾听民营企业家们的简短汇报，还听取了大家对民营工业园和跨海大桥营运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扶植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今后只会越来越宽松，越来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是相反。

话头一转，高长河又说：“不过，同志们，也得和你们说句心里话，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参加跨海大桥营运庆祝酒会，我还真是有点犹豫呢！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现在老百姓可有个说法呀，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也嫌贫爱富了，只想交富朋友，不愿交穷朋友了！”

民营企业家们都笑了。

高长河也笑，笑罢却说：“可我还是来了。我这个市委书记呀，既要交穷朋友，也要交富朋友。再就业经验交流会和自立市场开业我去，会会穷朋友没坏处嘛，能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会会你们这些富朋友就更没坏处了，有钱好办事嘛，有时候也能请你们这些富朋友帮我那

些穷朋友一点忙。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在下不是要开第二税务局，也不会狮子大开口，敲你们的竹杠，而是想请你们这些富朋友帮个小忙。诸位都知道，平阳虽说是经济发达市，可下岗职工仍然有十万，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产业结构正在调整，这些下岗职工在忍受着改革阵痛。市里一直在想办法，做工作，搞了自立市场，许多下岗工人也走上了街头提篮小卖，有些地方有些乱，遮阳用品五花八门，影响市容。我看到这个情况就想了，我们能不能给这些穷朋友送点温暖呢？给那些在烈日暴晒下的下岗职工送上一把统一制作的遮阳伞呢？我的要求不高，在这里求捐两万把，这两万把遮阳伞上捐赠企业可以做广告。完全自愿，有实际困难的朋友也不必勉强。”

话音一落，民营企业家们都叫了起来，纷纷认捐，要高长河放心。

高长河马上笑着起身，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是代表自己的那些穷朋友——下岗职工们，向诸位致谢了，转身便对于国强说：“于会长，那么，这事就由你替我落实了。”

于国强忙说：“高书记，您尽管放心，我明天就落实这件事。”

六点十分，酒会在国际酒店二楼宴会厅正式开始，高长河代表市委、市政府讲了话，高度评价跨海大桥的成功筹建、成功营运，高举酒杯预祝入股民营企业和市交通局都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在这之后，于国强和民营企业家们有的即兴走上演歌台讲话，有的唱起了卡拉OK，气氛一片欢快热烈。

这时，不知谁提议，要高长河唱支歌，宴会厅里一片呼应的掌声。

高长河见这阵势，自知推不掉了，潇洒大方地走到演歌台上，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得动情而投入，博得了满堂真诚的掌声，大家便要高长河再唱。

高长河笑了，说：“同志们，不要把酒会变成我的独唱音乐会嘛！我提议我们大家合唱一首歌好不好？《团结就是力量》！”

说罢，高长河带头唱了起来，众人纷纷响应，瞬时间，激昂雄壮的歌声响成了一片。

8

不管你看得惯还是看不惯，不管你是批评还是赞扬，这个既会唱流行歌曲又会唱革命歌曲的市委书记都成了既定事实。这个事实意味深长，既宣告了一种终结，又昭示了一种开始。

然而，很显然，高长河的开始并不顺利。在国际酒店听着那首熟悉的关于团结的歌，刘意如禁不住敏感地想：高长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

同车回去的路上又发现，高长河的潇洒像是都留在酒会上了，坐在车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刘意如小心翼翼地问起明天的日程安排，高长河才沉着脸交代说：“明天的日程改变一下，有的事往后推推，一上班我就要去一下滨海。”

刘意如说：“上午不是和文市长一起到镜湖的围堰乡检查防汛吗？也改期？”

高长河略一沉思：“和文市长打个招呼，推迟两小时吧。”

刘意如又试探着问：“到滨海是看望姜书记吗？”

高长河点点头，叹了口气：“这个老同志对我有些误会呀！”

看来新旧交替中必然要产生的矛盾已经产生了，然而，刘意如脸面上却没动声色，只淡然劝道：“高书记，您也别太在意这种小事情。姜书记当了这么多年市委书记，下来后一时不太适应，加上现在又谣言四起，有些情绪也正常。再说，他也不只是对您一个人，对谁都一样，昨天姜书记也冲着我发了一通火哩。”

高长河注意地看了刘意如一眼：“哦，为什么事？”

刘意如苦笑道：“还不是烈山的事嘛。您和姜书记通报过烈山的情况后，姜书记就把我叫过去了，怪我没在金华向您举报之前先和他打声招呼，以为我故意出他洋相。高书记，您说我怎么办呀？通气不通气是你们领导的事，我能事先泄密吗？我对姜书记再尊重，也不能只讲感情不讲原则呀！”

高长河点点头，又问：“那么，刘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如果现在的平阳市委书记还是姜超林，你会让你女儿来举报吗？”

刘意如摇摇头说：“高书记，作为一个党员，我得在您这个市委书记面前说老实话，我肯定会有很大的顾虑，相信你能理解。”

高长河沉默了好半天，才叹息着说："是啊，我能理解。"看着街面上流光溢彩、不断驰过的街景，又说，"刘主任，你说说看，这不是超林同志的悲剧吗？像你这样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都有顾虑，别的同志岂不是更有顾虑吗？作为一把手，在这种听不到真话的情况下，不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吗？下面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刘意如连声应道："是的，是的。"

高长河话头一转："当然，今天超林同志和我发火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些谣言实在是太难听了。可怎么办呢？你根本不知道这谣言的源头在哪里，想找对手都找不到，净让你和风车作战！我看，这也算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

刘意如也随之感叹："是呀，是呀，所以，高书记，您工作起来就太难了！"

此后，高长河再没多说什么，一路看着窗外，皱着眉头想心事。

车到市委招待所小红楼前，要下车了，高长河才想了起来："哦，对了，刘主任，有个事你得帮我盯一下，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前几天在抗洪防汛第一线受了伤，我让市委宣传部和报社的同志搞个材料，配合抗洪防汛宣传一下，不知他们搞了没有？告诉他们，没搞赶快搞，发《平阳日报》头版！现在滨海市的谣言也不少，王少波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打了，我们发这篇文章也能帮滨海方面辟辟谣！"

刘意如点点头说："您放心，高书记，我明天一上班就安排这件事。"

第二天上班后，刘意如正想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无意中发现，写王少波的那篇文章已经在《平阳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不过不是发在头版，而是发在三版上。头版头条发的是高长河在国际酒店的讲话，二条是篇题为《市委书记和他的朋友们》的通讯文章。文章配发了大幅照片，照片上的高长河神采飞扬，正和民营企业家们谈笑风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沮丧和困顿。

第八章 意外的任命

1

虽说已经决定听从组织安排，田立业还是跑到滨海金海岸向老书记姜超林诉了苦。怕“叛徒”刘意如上“眼药”，更怕高长河找碴，白天没敢轻举妄动，下班后便摸黑去了，也没敢用市委小车班的车，而是让滨海方面派的车。

到了滨海，一见到姜超林和王少波，田立业便说：“总算到解放区了！”

姜超林当即责备道：“田秀才，又胡说八道了！”

田立业根本不怕，拍着王少波的肩头问：“你们这里红旗还能打多久？”

王少波指着自己头上的绷带，笑道：“人在红旗在，轻伤不下火线！”

田立业连连道：“好，好，少波，那我也投奔你这解放区了！”

姜超林说：“田秀才，你不在市委好好工作，半夜三更跑到我这里干什么？当真想做待岗干部了？你当高书记也能容你当不管部长呀？”

田立业这才说：“老书记，您真英明！要我说，可以称得起‘伟大的预言家’——您预言得不错，高长河和我谈过话了，我这不管部长马上要卸任了。”

姜超林显然有些意外：“哦，都和你谈过话了？这么快？”

田立业点点头：“人家可是有水平呀，整死你，还让你有苦说不出。”

姜超林认真了：“明确你离开市委了吗？”

田立业说：“不但明确了，还连讽刺加挖苦弄了我一通。”

姜超林略一沉思说：“那你回去和长河说一下，调到市人大来吧，我说过不会看着你当待岗干部的这话算数。你可以告诉长河同志，就说我同意接收你。”

田立业苦笑起来：“我的老书记呀，您当我是傻瓜呀？这话我当场就说了，人家也就当场批评了，严肃指出：这是人身依附，要我有点志气！你说我怎么办？当真离了你老书记就不活人了？我就向人家表态，服从组织安排。看看这人厉害吧？他给你缝小鞋，还不亲手给你穿，让你自愿把小鞋往脚上套，服了，服了！”

王少波关切地问：“立业，你估计会把你弄到哪去？”

田立业摇摇头：“不好估计，弄到平轧厂当个党委副书记什么的不可以吗？市委副秘书长副处级，平轧厂党委副书记也是副处级，你有什么话说？高长河把话撂在明处了，要我做好思想准备，等着脱几层皮！”

王少波说：“要是真去平轧厂的话，还不如到哪个县市干个副职。”

田立业“哼”了一声：“这种好事我想都不想，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就到平轧厂这种困难企业去，为国企改革做贡献！”继而又埋怨姜超林，“老书记，这事我看也怪您！早几年我那么想下去，您就是不让，现在好了，听任高长河摆布吧！”

姜超林说：“立业，这你别怪我，去年调整处级班子的时候，我征求过你的意见，问你愿不愿意到镜湖市去，协助胡早秋工作，你自己不愿干嘛！”

田立业怨气更大：“我协助胡早秋？咋不让胡早秋协助我？他胡司令哪点比我强？上大学时他作业都抄我的！算了，算了，老书记，我不和您争了，别让您老领导产生误会，以为我想要官！我就是想干事，想问组织上要个舞台！”

王少波开玩笑道：“这回高长河给你舞台了，你老兄就好好唱一出国企走出困境的重头好戏吧！唱好了，我和老书记一起去为你祝贺！”

姜超林严肃地说：“少波，你别再夹在里面煽风点火！立业，你也不要胡思乱想，要我看，去平轧厂的可能性并不大。你从没在任何工厂待过一天，既没这方面的经历，也没这方面的经验，从干部合理使用的角度看，一般不会这么安排。”

田立业叫道：“老书记，您说的是合理使用干部，是您的思路，不是高长河的思路。高长河的思路是拿我开刀，杀鸡儆猴！老书记，我算是被您坑了，人家明确反对新华社记者公开报道平轧厂，您还非要我搞到底……”

姜超林便问：“哦，对了，记者那篇文章怎么样了？”

田立业说：“采访和调查基本上结束了，李记者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写，这样干扰会少一些，我准备把她安排到镜湖市胡早秋那里去。”

姜超林点点头：“好。不过，你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去影响人家。不论

高长河怎么想，我们心里要有数，公开平轧厂的历史内幕，并不是要和哪个人作对，而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烈山班子出问题是教训，平轧厂同样是教训，都要好好总结。”又交代说，“立业，不管组织上把你安排到哪里，你都先去干着吧！”

田立业神情沮丧：“不先去干着咋办？当真做待岗干部吗？”

谈得晚了，田立业便在王少波挽留下住了一夜，说好第二天一早回平阳。

不料，却睡过了头。早上一睁眼，已经七点半了，洗漱过后，到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已快八点了。和老书记告别时又耽误了点时间，这就在金海岸度假区门口，和一大早赶过来的高长河撞上了。

这让田立业很意外，也让高长河很意外。

高长河一看见田立业就挖苦说：“田秘书长，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有出息，连夜来找老书记了！是诉苦还是求援呀？”

田立业窘迫地道：“不……不是，高书记，我……我是来看王少波的，少波同志伤得不轻哩……”

高长河像是没听见田立业的解释：“老书记给了你什么宝贵建议呀？”

田立业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道：“老书记能说什么？他要我服从组织安排，其实，高书记，这态我也表过的嘛……”

高长河“哼”了一声：“能服从组织安排就好，你等着吧，我会找你的！”

田立业也不示弱，硬戗戗地说：“好，好，高书记，那我就等着您的召见，准备为我们的改革攻坚战做贡献了！”

话虽这么说，一钻进回平阳的车里，田立业的情绪还是十分低落，像被霜打过的树叶似的，蔫了一路。

2

高长河是在半山别墅的客房里堵住姜超林的。姜超林虽说脸色不好看，可仍是客客气气，情绪并不像高长河预想的那么糟。当时，王少波也在面前，高长河和姜超林打过招呼，便询问起王少波的伤情，要王少波好好养伤。后来又谈起了防汛情况。

王少波说：“老天爷还算帮忙，第一次洪峰过去了，水位落下不少。”

高长河说：“看来，你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呀。”

王少波说：“是老书记的精神感动了上帝，老书记每天都要去一趟江堤。”

高长河便冲着姜超林笑：“老班长，我知道您不会不管我们死活的，所以，滨海这边我放心得很，就是不来！”

姜超林也笑，说：“长河，你可别这么放心，我在滨海是休息，防汛的事还得你一把手挂帅抓。别以为晴了几天，麻烦就没有了，昌江水位可还在警戒线附近，大水患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高长河便对王少波说：“老班长的指示听明白了吗？不能麻痹大意，防汛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王少波说：“是的，高书记，昨天我就和我们江市长说了，抗洪防汛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姜超林又笑：“长河，你这市委书记当得可真轻松，一边赖我，一边赖少波。”

高长河说：“哎，老班长，您可别冤枉我，我今天就约了文春明检查防汛！”

姜超林说：“那好，那好！”说罢又道，“走，走，长河，既来了，就到海滩上遛遛去，看看王少波这片人造沙滩是不是有点意思！”

高长河以为姜超林想避开王少波，和自己谈工作，马上答应了。

王少波也很识趣，说是自己还要到医院换药，就不陪了。

出了门便是度假区的林荫小道，姜超林和高长河踏上林荫小道时，林荫小道上一片寂静。树林里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时而还可见到一两只小松鼠在松树枝梢上蹿来跳去。海边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湿腥味，挺清新，也挺好闻的。

漫步穿过林荫小道，一路向海边走，高长河便一路解释，说是昨天接到老班长的电话后，就批评了孙亚东。孙亚东对谣言四起也很意外，并以党性人格保证，绝没有说过什么不利于团结的话，还表示要追查。又说，想不到平轧厂的何卓孝真是有些经济问题，从当前的工作出发，还是准备先保一下。

姜超林不作声，只是听。

高长河这才说到了实质性问题："……老班长，至于说'以党代政'，我知道您是指平轧厂的兼并问题。我为什么明知道春明会不高兴还是要先表这个态呢？这是为了工作呀！东方钢铁集团提出这个兼并方案已经三个月了，平轧厂的同志们都倾向于在这个基础上谈，可就是说不通春明。春明同志的心情我能理解，可太不实际呀！老班长，您想想看，人家东方钢铁集团是大型轧钢企业，既有市场，又有专业管理经验，还是上市公司，让人家来兼并有什么不好？平轧厂在我们手里是包袱，在人家手里就是经营性资产；我们没有市场，人家有市场份额；我们生产成本高，一生产就亏本，人家有规模效益，开机就赚钱；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好事嘛。您说是不是？"

姜超林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在海滩上停住了脚步，指着大海前方的一块岩石说："哎，长河，你看那像个什么景？少波说，他正悬赏征求风景点命名哩，帮我想想？"

高长河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顺口说："'猴子望海'，好不好？"

姜超林摇摇头："不好，这种景点名太多了。"

刚刚九点钟，海滩上一个人没有，两位新老书记在沙滩上席地坐下了。

高长河又把话题拉回来："老班长，现在，我也得和您说实话了，对平轧厂的问题，连华波书记都很关心，送我到平阳来上任的那天，华波书记就私下和我交代，要我立足于尽快解决问题，而不是进一步扩大矛盾。——华波书记担心矛盾波及到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呀！"

姜超林这才说了句："没这么严重吧？"说罢，又指着那块岩石说，"哎，长河，你看叫'金猴观天'怎么样？从这个角度看，这只猴子并不是在望海，而是在看天嘛，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呢。"

高长河心里一怔，觉得姜超林话里有话，嘴上却道："挺好，人家采用了，您老班长可得分一半的好处给我！"

姜超林说："好嘛，那咱就多给他们起点好名，别把一个个景点都搞得那么俗气，什么'老龙抬头'呀，什么'早得贵子'呀……"

高长河说："是的，是的，平阳正在往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发展嘛，

风景点命名的问题是得注意。可是，老班长呀，我今天是专程来和您商量一些迫在眉睫的大事情，想请您帮我出出主意，做做工作，景点命名的事咱们还是先往后推推吧！”

姜超林道：“长河，你看你说的，也太客气了。现在你是市委书记，你拍板嘛！平阳的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办，不听话的，你撤了他。别以为我昨天对你说了几句不太入耳的话就是有情绪。说真的，我什么情绪都没有，而且也难得清静几天。”

高长河说：“老班长，您想得倒好，您清静了，我可累死了，这不公平！现在人大也不是二线，是一线，我当然得赖着您！您刚才的话我又听出意思了：是不是田秀才也来找您诉苦了？”

姜超林笑笑说：“哦，长河，你不提田秀才我倒也不说了，既然你提了，我就说一句吧，其实这话我已经和你说过，万一怕他那‘匕首和投枪’误伤了你，你把他交给我，我继续敲打他嘛！”

高长河不屑地说：“什么匕首与投枪呀？老书记，您可别上田立业的当，他那些杂文不咋的，倒是有几篇涉及经济的文章还有点意思。所以我就找田立业谈了谈，给他泼了点冷水，要他离开市委机关，做点实际工作。”

姜超林问：“打算怎么安排呢？”

高长河笑呵呵地说：“老班长，我这不是正要和您商量嘛，考虑到田立业六年前就在烈山当过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烈山又是这么个现实情况，我就想建议市委把田立业先安排到烈山临时主持工作，做县委代书记吧！下一步再考虑整个烈山班子的调整，老班长，您看好不好？”

姜超林一下子怔住了，呆呆地看了高长河好半天，一句话没说。

高长河又问：“老班长，您觉得田立业这人怎么样？”

姜超林又愣了好半天才说：“人是好人，本质不错，正派，忠诚，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我们曾经把他当作后备干部重点培养过。可这人的毛病也不小，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一不小心就露颗大象牙给你看看。六年前在烈山，因为这张臭嘴得罪了不少人，惹了不少麻烦。”

高长河说：“我听说了一些，当时田立业管纪检，难免得罪几个人嘛。可对耿子敬他就得罪对了，把县政府的小金库查了，干得还不错嘛！”

姜超林点点头：“是的，在这件事上我支持了田立业，对耿子敬进行了全市通报批评。”

高长河婉转地说：“可是，事情过后，您却把田立业调走了。”

姜超林道：“调田立业离开烈山，和耿子敬没多大的关系，是因为这

位同志主管纪检还胡说八道。长河，你猜这宝贝能和被查处干部说什么：‘贪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你当着共产党的官，小车坐着，好房子住着，好酒喝着，老百姓一年要在你们身上花二十多万，你们何必再搞存款搬家呢？你们收了人家三万五万，把个乌纱帽搞丢了，多不划算呀！’你说说看，这颗象牙大不大？啊？当时，听了汇报我真是哭笑不得。”

高长河却意味深长地说：“老班长啊，我看田立业这话说得倒也挺有道理嘛，把问题的本质说出来了……”

姜超林不以为然地说：“什么本质？因为工作需要配备房子和车子以及必要的待遇，与利用职权搞腐败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嘛……”

高长河笑了笑：“好，好，我会让田立业注意管好他这张臭嘴的。老班长，我继续汇报吧，镜湖市常务副市长胡早秋实际上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市长工作，要名副其实，这次我也准备提议他做代市长。这两天组织部正搞材料，下午开会研究，当然，重点是研究烈山县委县政府的班子，不知您还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姜超林想了想，摇摇头：“干部人事问题你们要慎重，我真不便多说什么。”

高长河又说：“下午的常委会定在两点，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在会上说。”

姜超林淡淡地笑笑：“长河，下午的会我就请假不列席了吧，该说的都说了嘛。”

高长河也没再坚持，又和姜超林说了几句闲话，便告辞了。临走，仔细看了看海边那块岩石，眼睛一亮，突然说：“哎，老班长，我倒想了个挺好的景点名，‘思想者’怎么样？”

姜超林有些茫然，“什么‘思想者’？”

高长河说：“罗丹的‘思想者’嘛！”

3

高长河走后，姜超林没再去想罗丹和那个什么“思想者”，而是揣测起高长河此次来金海岸的真实意图。很显然，高长河是来求和做姿态的，此人非常清楚他在平阳的影响力，以及他和田立业、胡早秋这些部下们的关系。于是昨天他在电话里一发火，高长河今天就来了，就做出了一副尊敬老同志的姿态，且试图以重用田立业和胡早秋，来换取他对自己工作的支持。高长河太需要这种支持了，别的不说，光一个平轧厂就够此人折腾的。平轧厂这个烫手的烂山芋现在抱在了高长河怀里，文春明情绪又很大，不积极配合，高长河能不急吗？能不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吗？更何况省委书记刘华波也密切关注着平轧厂问题的早日解决。

姜超林仔细咀嚼着刚才的谈话，自觉得把高长河的焦虑心态看得十分清楚：平轧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卓孝有经济问题，高长河仍出面保，说明高长河明知是碗苦药也得先喝下去，不过，何卓孝出现经济问题倒也让人想不到。那么，田立业这个未来的烈山县委代书记是不是高长河被迫喝下去的另一碗苦药呢？这碗药会苦到什么程度？万一不治病反泻肚子，高长河又怎么办？

想到后来，姜超林坐不住了。这个高长河，胆子实在是太大了，竟敢拿烈山县的一方平安和烈山县一百一十万人民的前程到他这儿送人情！他真不敢想象，田立业这个县委代书记会怎么当，又怎么当得好！

这才急急忙忙用保密线路给文春明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下高长河来访的情况，并把高长河建议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的事重点提了出来，问文春明，高长河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春明迟疑着说：“我看人家还是好意吧？派田立业去烈山，没派个对您老书记不满的同志去烈山，明显是讨您的好嘛。”

姜超林不悦地问：“拿平阳下属的第三大县讨我的好，文市长，你不觉得这太可怕吗？你说说看，田立业真要在烈山捅了娄子怎么办？咱对得起一百一十万烈山父老乡亲吗？再说，不也害了田立业吗？”

文春明说：“老书记呀，您看您，瞎操心了吧？现在的市委书记是高长河，他敢拍这个板自然要负这个责。你我又没向他推荐过田立业，咱着哪门子急呀！再说了，高长河敢用田立业，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嘛，也不一定单为了送人情。”

姜超林直叹气，“春明啊，就是不为送人情，这么安排也是很不妥当的嘛。高长河新来乍到，可能对情况还不是太了解，咱们这些老同志可不能看着他这么胡闹呀。就算有些矛盾，我们也不能在这种事上看他的笑话！这不可笑，搞不好我们要付大代价的！”

文春明沉默着，不作声。

姜超林又说：“高长河来找我时，我因为心里有气，也是一时糊涂，没当面把这些话向高长河都说开。高长河说，他和你约好要去镜湖检查防汛，一路上你再和长河好好谈谈行不行？一句话，烈山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今后再也不能出乱子了，这个县委代书记一定要慎重选择，决不能用田立业！田立业可以到市人大做副秘书长，也可以到市政府做副秘书长，就是不能把一百一十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交给他！”

文春明忙说：“哎，哎，老书记，咱可把话说清楚，我可不要田秀才到我们市政府做副秘书长呀，您能容忍他，我不能容忍他……”

姜超林便说：“看看，让田立业到你市政府做个副秘书长你都不干，让他到烈山主持工作你就放心，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嘛！春明，我再重申一下，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定不能有任何私心。就算田立业是我自家孩子，我再希望他好，也不能让他去做这种责任重大的地方大员。”

文春明这才说：“好，好，老书记，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再和高长河说说就是，至于他听不听我就管不着了……”

接下来，文春明又满腹牢骚说起了平轧厂的事，大骂何卓孝不是东西，偏在这种时候又出了事，竟虚报冒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让孙亚东抓住了把柄。又说何卓孝真操蛋，又是电话，又是电传，和东方钢铁集团联系上了，明天就要飞上海了。

文春明火气很大：“……老书记，您说说看，何卓孝咋就这么蠢？我叫他看着办，这意思还不明确吗？他竟这么积极，还说这不是看高长河的眼色，而是厂里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厂里绝大多数同志既然有这个意见，我怎么不知道？”

姜超林说：“这我倒要说一句真话了，当初何卓孝和厂里一些同志确实是比较赞同东方钢铁集团这个兼并方案的，我是因为你不同意，才没好表态。这事高长河到这儿来也和我说了，我看你就别坚持了。高长河说得有道理，咱不能光要脸面，不顾屁股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高长河倒比我强，能拉开脸面。”

文春明一下子发作了，语气很激烈：“老书记，您是不是又要我做出牺牲？别人不知道，您老书记也不知道吗？我为这个平轧厂受了多少窝

囊气？关键的时候，省里那些官僚谁替我说过一句公道话了？不论是刘华波书记，还是陈红河省长！他们心里就一点都不愧呀？尤其是陈红河省长，当初不是她算政治账，说啥也不会搞得这么被动！现在好了，都是我老文的事了！是我的事我不赖，既然十年我都受过来了，我现在凭什么要这样让东方钢铁集团来兼并？”

姜超林耐心地劝道：“春明，你的委屈我心里都知道，所以，我支持公开报道平轧厂的事情，我的这一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可老兄啊，教训要总结，问题更得解决嘛！除非你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

文春明说：“既然给优惠，我们为什么不优惠自己？我想了一下，能不能让平阳钢铁厂来兼并平轧厂呢？或者把这两家联合起来，成立一家钢铁集团公司？”

姜超林长叹一声：“春明啊，你不是不知道，平阳钢铁厂也是困难企业，能自保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兼并平轧厂呢？拉郎配硬捏在一起更不好，局面会更糟嘛。”

文春明显然很不高兴，说：“好，好，老书记，那我就不说了，反正您和高长河都比我英明，不英明省委也不会安排你们坐船头！”

姜超林说：“春明，对总结经验教训，我的态度一点没有变，说到底，就是华波同志出面反对，我这个态度也不会变。我觉得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还你一个公道。但平轧厂问题必须解决，不管是由高长河来解决，还是由你文市长来解决，我们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文春明啥都不说了。

姜超林却又说：“春明，见到高长河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提醒他呀，还有，在下午召开的常委会上也得发表意见，我们用错一个耿子敬，惹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乱子，不能再眼看着高长河用错田立业造成新乱子！”

文春明阴阳怪气地答应着，放下了电话。

4

和高长河一起前往镜湖市围堰乡检查防汛时，文春明却什么也没说。

没什么好说的。高长河知道送人情，他文春明又何尝不知道送人情呢？只要田立业不到市政府来当副秘书长他才懒得管呢。高长河既然敢拿田立业赌一把，就得为这场赌博的输赢负责，关他什么事？他上够当了，再也不想往这种是非里搅了。

细想想，觉得姜超林也在耍滑头。田立业是这位老书记捧了六年的活宝贝，平阳干部没人不知道，现在姜超林偏反对田立业做烈山县委书记，却又不当着高长河的面反对，这又是怎么回事？是真反对，还是欲盖弥彰？搞不好这位老书记已经和高长河达成了某种妥协，又拿他当猴耍了。从电话里的态度看，在解决平轧问题上，姜超林已经和高长河达成了一致，这不能不让他起疑。

于是一路上，文春明只字不提田立业，只和高长河大谈抗洪防汛，说是围堰乡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是个先进典型，平时并不显山露水，这次抗洪抗得却极为出色，带着乡党委一班人日夜吃住在大堤上，顶住了第一次洪峰，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好评，乡政府和乡党委的威信空前提高。

高长河拍拍文春明的手，笑呵呵地说："我就是看到了防汛简报上的介绍，才点名要去围堰乡的嘛。像周久义这样的同志要好好宣传，报纸、电台要多做些报道，别让老百姓以为我们的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耿子敬。哦，对了，文市长，还有滨海的王少波同志，我也让报社写文章宣传了！"

文春明两眼望着车窗外，不满地"哼"了一声，说："高书记，我看倒不是老百姓把我们看成耿子敬，而是我们有些干部唯恐平阳天下不乱！"

高长河看得出文春明的情绪，脸上却仍是笑："我看平阳这天下乱不了，老百姓心中还是有杆秤的嘛。我听说跨海大桥通车典礼时，老百姓就打出横幅，向姜超林同志表示敬意，是不是？"

文春明注意地看了高长河一眼："您也听说了？"

高长河道："听说了，我看，这才是平阳人民对超林同志的评价嘛！"

文春明心里益发认定姜超林和高长河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到了围堰乡，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和围堰乡乡长周久义等人已经在大堤上等着了，大堤下停着不少轿车、吉普车，还有一辆电视台的新闻车。高长河和文春明的车一停下，摄像机镜头马上对了过来。

高长河下了车，热情地和周久义及围堰乡的干部群众一一握手，道着辛苦。

周久义看上去又老又瘦，见到高长河显得十分激动，结结巴巴地说："高……高书记，是……是你们当领导的辛苦，这……这么忙，还跑到乡下来看我们。"

高长河说："周乡长，是你们辛苦呀！你们干得好啊，战胜了第一次洪峰，保卫了家园，也保卫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拉着周久义粗糙的大手，又问，"老人家，有六十多了吧？啊？还没退下来休息呀？"

周久义听得这话，"嘿嘿"直乐。

高长河有点茫然，看了看文春明。

文春明道："高书记，看您说的，老周算什么老人家呀？他比我还小两岁呢！"

高长河心里一沉，感叹说："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太不容易了！"

周久义说："高书记，是咱们的老百姓太好了！这次抗洪，那真是要啥给啥，没有哪个人和我们乡政府讨价还价的！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还有啥话可说？只有带着老少爷们好好干！十天前，领着老少爷们上大堤时我就说了，人在堤在，只要围堰乡破了堤，我周久义就一头跳下去！"

高长河连连赞叹道："好！好！就是要有这种破釜沉舟的精神，人还是要讲点精神的嘛！不过，周乡长，万一破了圩，也不能当真跳下去呀，啊？"

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插上来介绍说："高书记，周乡长说跳下去是绝对了些，不过，他们乡政府、乡党委一班人确实向我们市委、市政府和围堰乡八万百姓立下了军令状：只要破圩，两套班子集体辞职！"

高长河又是连连表扬，表扬过后，对文春明说："文市长，你说说看，有周久义这样的干部群众，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我们应该信心百倍嘛！"

文春明点点头："那当然！"

然而，话虽这么说，高长河和文春明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还是沿着环绕镜湖的大堤巡察了一圈。四下里看到的情形，让高长河和文春明都十分满意。周久义不是个耍嘴皮子的浮夸干部，防洪防汛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大堤不但加固了，还整体加高了大约

一米。护堤的干部群众布满堤岸，每村每个干部分工哪一段都很明确，一块块写有责任范围的“生死牌”赫然立在堤上，让人禁不住想起战争年代的前沿阵地。

中午，和白艾尼、周久义等人在堤上一起吃面条时，高长河和文春明便指示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们，要记者们多报道报道这个围堰乡，把围堰乡防洪防汛责任到人的经验尽快宣传出去，促进其他各县市的抗洪防汛工作。

5

一片白灿灿的阳光透过南面落地大窗铺洒到会议桌上，把会议桌前的党旗辉映得火一样红艳。会议室里却并不热，中央空调日夜开着，市委主楼内的温度就永远在二十三摄氏度到二十五摄氏度之间浮动。

下午三时整，平阳市委专题研究烈山班子问题的市委常委会准时召开。

开会前，高长河先和大家扯了几句抗洪防汛的事，接着便言归正传，提出了烈山班子问题，声明说，在干部问题上不能搞一言堂，要发扬民主，充分研究。

高长河向市委常委会建议，调现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任烈山县委代书记。

根据惯例，组织部龚部长首先向与会常委们介绍田立业的有关情况。

尽管时间仓促，龚部长拿出的材料还是比较充分的，其中包括近几年来的机关群众评议材料。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这些机关群众的评议材料都不错，大多数都是肯定田立业的，说田立业公道正派，平易近人，敢于坚持原则，如此等等。

龚部长介绍完情况，会议室里一片沉寂。

高长河笑呵呵地道："田立业这位同志怎么样呀？大家都谈谈吧。"

大家还是不作声，都盯着高长河看。

高长河也不客气，说："好，你们不说我先说，我建议的嘛。声明一下，对近年来的群众评议材料，我个人的看法是，仅供参考而已，不能作为我们市委任用田立业的主要依据。大家心里都有数嘛，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干工作就有矛盾，就会得罪人，群众评议能有个三七开就不错了。倒是一些不干事的人往往好评最多，现在田立业就是个证明嘛，几年不干事，好评一大堆！"

文春明含蓄地笑了笑："高书记，这么说您也不糊涂嘛！"

孙亚东也说："这种情况很不正常，干事的同志动辄得咎，不干事的人反倒有功！这么下去怎么得了？谁还愿干事呀？"

高长河环顾众人，微微点着头，继续说："既然我并不糊涂，为什么还要提田立业呢？这就有我的考虑了，现在提出来和大家商量，看看有

没有道理？”

文春明和孙亚东都注意地看着高长河。

高长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对田立业，我认为还是要做些具体分析。这个同志当了六年市委副秘书长，打了六年杂，没干多少实事，这是事实；我想问的是：这是田立业自己不愿做事呢，还是我们不让他做事呀？我们不让人家做事，现在反过来指责人家就没多少道理了吧？这和自己不愿做事不是一回事吧？”

这话说得一针见血，与会者马上听出了高长河的弦外之音。

然而，高长河并没有发挥下去，又说起了正题：“所以，对田立业，我们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曾经是市委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六年前就在烈山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资历、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都还行，先去烈山把工作抓起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特别注意到这位同志的工作思路，觉得颇有新意。请大家注意一下龚部长刚才介绍的一篇文章，是田立业三年前发表的，谈政府采购制。田立业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制度，政府采购是对付腐败的有效武器。反腐倡廉不能只是道德约束，更需要有效的体制来制约。这里还有一篇文章，是谈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腐败问题，文章没有展开，写得不算好，可问题提得好，发人深思。如果烈山原班子的权力没失去监督，如果六年前我们不把这位田立业撤回来，如果三位换掉的县长能坚守在岗位上，烈山两套班子不会在短短两三年里烂到这种程度！田立业的文章我看了不少，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两篇，哦，对了，还有两篇谈经济的文章也有些道理。对这位同志的才气我不太看重，看重的是他的工作思路。”

龚部长马上接着高长河的话头大谈田立业思路对头，有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许多常委便也跟着应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唯一来自下属地方的常委白艾尼更是为田立业大说好话，说是因为田立业常到镜湖来，对田立业的了解就比较多一些，觉得这个同志确是像高长河所言，头脑清楚，有工作思路。

“……更重要的是，”白艾尼加重语气说，“田立业的心是热的，在这种没法干事的情况下，还是想积极干事的，而且明里暗里真帮着我们镜湖市办成了不少好事。比如说，为了给镜湖市电子城搞贷款和胡早秋一起四上北京，六赴省城……”

文春明先是一言不发，抱着茶杯不停地喝茶，听白艾尼说到田立业这么多“功绩”，才不冷不热地插了句：“老白，这四上北京，六赴省城，可不是他市委副秘书长该干的分内工作吧？”

白艾尼说：“总是热心帮我们地方做好事吧？”

文春明不再说话，又吹着茶杯上漂浮的茶叶片，喝起了茶。

高长河注意到了文春明的态度：“文市长，你接着说呀！”

文春明笑笑：“我没啥要说的，用不用田立业，还是您一把手定吧！”

高长河说：“哪能我一人说了算？大家研究嘛！”

这时，孙亚东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高书记，我虽然调到平阳工作时间不长，可对这位田秘书长也多少有所了解，据说该同志被市长、书记们私下评为机关‘第一号大甩子’。我们使用这种形象的干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呀？”

高长河笑了：“我知道有些同志会提形象问题。那么我倒要反问一句了，我们的县委书记们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呀？耿子敬形象不错嘛，一脸官气，什么官，贪官！田立业有毛病，说话随便了些，可身上毕竟有正气嘛，他冷嘲热讽也是有原因的，我看大多也是有道理的。这几年，我们没把他摆在适当的位置上，没让他负什么具体责任，他说话随便一点，表现散漫一点不奇怪嘛。”

孙亚东很认真：“高书记，烈山可是个大县呀，又刚出了耿子敬的案子，就敢说田立业去了能干好？你就一点不担心？”

高长河沉默了一下，说：“同志们，说实在话，建议使用田立业，我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的依据不仅仅是他过去的资历和工作思路，我觉得这位同志身上还有不少长处，最主要的是有一腔报国为民的热情，刚才白艾尼也提到了。据我了解，这几年他也一直想下去做点实际工作，我们却一直没安排。那么田立业上任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干好？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太有把握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建议田立业临时去烈山主持工作，做县委代书记。干得好，留烈山；干不好，重新安排，不要怕。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就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用起来，不要让他闲置了。不是怕他出问题吗？那就管起来嘛。靠什么管？靠一整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我们要进行专题研究，不是针对田立业一个人，而是针对我们平阳整个干部队伍。”

宣传部沈部长又从不拘一格用人才方面，对任用田立业做了进一步肯定。

任用田立业的决定就这么通过了，包括孙亚东，也没再提出反对意见。后来又通过了胡早秋出任镜湖市代市长、金华出任烈山县委副书记兼代县长的决定。

这时，已经五点多了，高长河作起了总结讲话，龚部长、沈部长和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等常委们都在正儿八经做记录，文春明却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直到高长河讲话结束，点名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文春明才摇摇头说没有。

散会后，孙亚东主动留下来向高长河汇报烈山班子的查处情况和平轧厂厂长何卓孝的经济问题。据孙亚东说，烈山案子又有了新进展，耿子敬问题严重，此人打着为机关干部谋福利的旗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又说，对平轧厂厂长何卓孝的调查仍在进行中，这几天就会有最后结果。

高长河想着平轧厂的事，心里便急，又对何卓孝其人不是十分有底，开口就问："亚东，何卓孝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据文市长说，他一直很俭朴，也很谨慎，怎么就敢在医疗费上做这么大的手脚？"

孙亚东说："谁知道呢？商品社会嘛，这种经不起考验的干部也不是一两个，处理的多着呢！高书记，文市长的话，我看不能全信，文春明这人对自己手下的干部多多少少总是有些袒护的。"

高长河摇摇头："话不能这么说，何卓孝从平轧建厂就跟着文市长，文市长对他很了解，讲的情况我看也比较客观。"想了想，又问，"亚东，除了医疗费问题，何卓孝没有其他问题吧？"

孙亚东说："目前没发现有其他问题。"

高长河放心了，又和孙亚东说了几句闲话，便回了自己办公室。

没想到，老书记姜超林竟在自己办公室坐着了，办公室主任刘意如正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姜超林说着什么。

高长河进门就笑了，说："好啊，老班长，搞突然袭击来查岗了？"

姜超林也笑："查什么岗哟？来向市委汇报工作。想来想去，还是跑一趟，非汇报不可，长河呀，这回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高长河连连道："好，好，老班长，您说得是！我也正想向您汇报哩！"遂又批评刘意如说："刘主任，你看你，老班长来了，你也不和我打个招呼。"

刘意如笑道："老书记也是刚进门。"说着，退出去，轻轻把门带上。

刘意如一走，高长河马上说："老班长，还是我先向您汇报吧！田立业的任命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开始有些不同意见，我做了些工作，总算说服了大家……"

姜超林一怔，"还真通过了？到烈山主持工作？"

高长河挺高兴，点点头说："通过了，我和龚部长准备明天和田立业

谈话，当天就送他到烈山去上任。”

姜超林一脸懊恼：“长河呀，怎么就通过了呢？我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可我的意见是，派田立业到烈山县去主持工作不太合适哩！这话我要是不明确说出来，就是对你，对组织不负责任。”

高长河有些意外，心想姜超林这又是玩的哪一出？早上到金海岸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并没提出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这常委会一开完，任命成既定事实了，他又来明确反对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脸面上却不动声色，只听姜超林说。

姜超林说的没有多少新东西，有些话常委会上孙亚东等人都说过。说到后来，姜超林提起了文春明，说是自己在此之前曾反复和文春明交代过，希望文春明能在常委会上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高长河这才平淡地说了一句：“春明同志没提出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倒是孙亚东提了些不同意见，但最终被我说服了。”

姜超林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是文春明又做老好人了，太没有原则性，这正是他担心的问题，所以他才在金海岸待不住了，跑到市委来了：“……长河，你不想想，对田立业你能比我更了解吗？他要真是做县委书记的那块料，我能不用他吗？他真不是那块料呀！这个同志是好同志，却不能独当一面做地方大员，他从来就没干过正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嘛。”

高长河笑道：“不对吧，老班长？田立业好像还是干过正职的吧？九年前就当过镇党委书记嘛！后来在烈山当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不也是正职吗？再说了，就算他没当过正职，也不能说就不能去做烈山的县委代书记，经验不是天生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嘛，让他试试看嘛，不试怎么知道他不行呢？”

姜超林根本听不进去，两眼紧盯着高长河问：“哎，长河，你和我说句实话好不好？让田立业去烈山主持工作，你是不是送人情？”

高长河愣住了：“送什么人情？”

姜超林说：“你知道田立业和我的关系，是不是看在我的分上提了田立业？”

高长河摇了摇头：“老书记，我真不明白，您咋会这么想问题？您说说看，我敢拿一个一百一十万人口的大县送人情吗？我建议使用田立业，与您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从工作考虑。真的。”

姜超林无言以对了。

高长河又说：“老班长，还有个问题，我也请您想一想，退一万步

说，就算您都是对的，可您毕竟还是说晚了，我们对田立业的任命已经通过了，总不好不算数吧？真不算数，我这个市委书记怎么办呀？市委怎么办呀？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吗？我想，您老班长总不至于将我的军吧？”

这话于恳切与含蓄之中透着指责。

姜超林听出来了，说：“长河，对此，我要向你向市委检讨！说实在话，在这件事上我是有些意气用事了，早上一时糊涂，就没把话和你说透。你看这样好不好？由我出面向市委检讨，只要别把田立业这个同志派到烈山去就行。”

高长河笑了：“老班长，您看您，还检讨！要您检讨什么呀？市委对田立业的任命是正常的干部使用，又不是您开了什么后门。您要怕日后谁说闲话，我代表市委做解释好不好？”

姜超林不高兴了：“长河，你不要总在我身上打圈子行不行？我不是怕谁说闲话，而是怕烈山的班子再出问题！耿子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用错了一个人，烂掉了两套班子！”

高长河也不退让：“是的，教训深刻，不过，老书记，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权力失去了监督和制约！刚才在常委会上我已经说了，如果六年前我们不把田立业从烈山撤回来，如果赵成全之前的三个县长不换掉，烈山可能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似乎觉得这话有些刺激性，便又解释了两句，“当然，我说这话也不是怪您。我也知道耿子敬这个人很能干，从开创烈山工作局面考虑重用他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耿子敬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监督。我听说田立业早就向您反映过耿子敬的问题，您这么了解田立业，却听不进田立业的意见嘛。”

姜超林闷闷地问：“这是田立业向你反映的？”

高长河摇摇头：“不，这是其他同志反映的。所以我就说田立业不糊涂，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包括对一些经济问题。坦率地说，老书记，我对您把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摆在市委机关冷冻六年是有些想法的。”

姜超林的脸完全挂下来了：“长河，你怎么可以这样理解呢？我把田立业摆在市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是冷冻他吗？你知道不知道，机关两个大院里的同志都说我护着他？你这种议论我是头一回听说，真够新鲜的！”

高长河平静地说：“事实上这六年田立业是荒废了嘛！”

姜超林黑着脸：“那怪他自己，他根本不能干事，只会闯祸！”

高长河问：“老班长，那么请您说说，他都闯了些什么祸？”

姜超林想了半天，却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田立业除了平时随便一些，还真没闯过什么祸。不过，姜超林强调说，这是没给田立业闯祸的机会，而现在把烈山交给田立业，就给了田立业闯祸的机会。

高长河说："老班长，我认为这是给了田立业干事的机会。"

因为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姜超林临走时郑重声明，自己保留意见。高长河要留姜超林吃饭，姜超林也没答应，出门上车又去了金海岸。

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姜超林的车驶出市委大门，高长河有一阵子心里也动摇起来，暗想：自己在任用田立业的问题上是不是真错了？如果田立业真像姜超林预言的那样在烈山闯下大祸，他可就没有退路了。

不过，对姜超林的不徇私情，高长河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沉思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平轧厂厂长何卓孝的电话，口气恭敬，却也带着明显的怨气："高书记，您说说看，这都是怎么回事呀？我和东方钢铁集团约定了明天飞上海谈判，文市长却不让我走了，说是要听您的指示。高书记，那您就指示一下吧，我明天去不去上海了？"

高长河一怔，握着话筒半天没作声。何卓孝的经济问题孙亚东已经向他明确汇报过了，万一何卓孝明天一飞冲天没了踪影，这麻烦就大了。孙亚东可不是省油的灯，必然要告到马万里书记那里，说他包庇何卓孝。

何卓孝却不清楚个中隐情，又问："高书记，是不是您和文市长的意见还没统一呀？你们领导同志意见不统一，我们下面的同志就难办了。"

高长河想了想，问："何厂长，你现在在哪里？"

何卓孝说："我在厂里。"

高长河说："那你马上回家吧，我们到你家谈！"

何卓孝说："高书记，要不我到您办公室汇报吧！"

高长河命令道："别说了，就到你家谈，我现在就出发。"

6

高长河在刘意如的陪同下走进何卓孝家门时，何卓孝刚到家。

何家的残败景象着实让高长河吃了一惊。一套小三居的房子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和家具。朝南的一间屋里，一个病危的老人躺在床上不时地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整套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何卓孝很不安地说：“高书记，您看您，说来就来，我真是措手不及。”

高长河指着住着老人的房间问：“这是你什么人，好像病得挺重嘛？”

何卓孝说：“是我母亲，癌症，五年了。”

高长河问：“怎么不送去住院？”

何卓孝苦笑起来，“哪住得起？我母亲是农村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光看门诊就吃不消了，这不，家电家具都卖光了，老婆也闹得离了婚。”说罢又恨恨地加了一句，“不离也不行，这娘们儿整天折磨我母亲。”

高长河“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上班，你母亲谁照顾？”

何卓孝说：“请了个小保姆。”

高长河没再问下去，心里啥都明白了。心情真是沉痛，一个县处级大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连自己的母亲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人家凭什么再给你卖命？不是亲眼所见，他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

何卓孝却谈起了工作：“高书记，上海还是要赶快去呀，平轧厂真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知道文市长要面子，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最好的兼并条件，但必须马上谈呀。高书记，文市长那里，您恐怕还得做做工作。”

高长河点着头说：“是的，你明天就飞上海吧，家里的事不要担心，市里会派人处理，把你母亲送到市人民医院住院，我让刘主任安排。”

刘意如说：“好的，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安排。”

何卓孝忙说：“别，别，高书记，刘主任，我没钱去住院。”

高长河不悦地说：“钱的事你不要管，我请民政局破一回例，让他们解决。”又对刘意如交代，“刘主任，明天你就以我和市委的名义找民政局，要他们想想办法，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开支渠道交纳住院费。和他们

说清楚，特事特办，决不能让何厂长以后再有后顾之忧！如果实在没法解决，就请他们从我的工资里慢慢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何卓孝眼中的泪一下子下来了：“高书记，您……您可千万别这样！真解决不了就算了，哪能扣您的工资呢？再说，我母亲恐怕也没几天活头了……”

高长河痛心地说：“何厂长，你别说了，我已经来晚了，很多事情已经没法挽回了！”继而又问，“这些情况，你过去向文市长、姜书记说过没有？”

何卓孝摇摇头：“家里的私事，和你们领导说什么？”

高长河气道：“为什么不说？别说是领导，就是同事也得帮你想点办法嘛！”

何卓孝益发感动了：“高书记，您别说了，有您今天这番话，我何卓孝就是累死也不抱怨啥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按您的指示把兼并谈判工作早日圆满完成。”

当晚，回到小红楼住处，高长河马上给孙亚东打了电话，没说别的，只要孙亚东抽空到何卓孝家看一看。

孙亚东一时摸不着头脑，问高长河：“你让我到何卓孝家看什么？”

高长河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说罢，放下了电话。

刚放下电话，文春明的电话又到了，谈田立业去烈山主持工作的事，说是姜超林打了电话给他，火气很大，怪他没在常委会上说真话。

高长河便问：“那你说真话没有？”

文春明吞吞吐吐地说：“要我说真话，我也认为派田立业到烈山不太合适。”

高长河这才恼火了，说：“这话你为什么不在常委会上说？我再三强调要畅所欲言，点名要你说，你为什么都不说？”

文春明辩解说：“我以为您也是走走过场。”

高长河没好气地说：“春明，请记住，在我这里没有什么走过场的事，会上不说，会后也就不要说，说了也没用。我们总不能自己刚刚研究决定的事，马上又自己推翻吧？开玩笑呀！”

文春明自知理亏，不作声了。

高长河便也不谈田立业了，将话头转到了何卓孝身上，把自己在何家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告诉了文春明，最后不无痛惜地问文春明：“……春明，你说说看，你这个市长是不是有些官僚主义呀？和何卓孝共事十年了，都不知道自己下属干部的困难这么大，眼睁睁地看着何卓孝落到这一步，你说可惜不可惜？”

文春明显然很吃惊，也很意外，沉默了好半天才说：“高书记，您批评得对，这事怪我，我确实太官僚主义了，只知道让他干活，忽略了他的生活。事已如此，您说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和孙亚东打个招呼？请纪委和有关方面再给何卓孝一次机会？老何真这么毁了太可惜了！”

高长河长长地叹了口气：“等孙亚东把情况都搞清楚后再说吧！”

7

田立业把李馨香带到镜湖市，安排在镜湖市委招待所住下来了，曾在电话里声称要夹道欢迎的胡早秋却连鬼影也没见着。市长办公室没人，手机关着，打传呼胡早秋也不回，气得田立业直骂娘。看看表，已经七点了，田立业决定不等了，自作主张请李馨香到镜湖小吃一条街吃小吃。

不料，喊着司机正要出发，胡早秋兴冲冲来了，进门就道歉：“二位，二位，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市委白书记和我谈话，来晚了！”

田立业郁郁地说：“不晚，不晚，离天亮还早呢！”

李馨香也道：“胡司令，你该不是故意要整我们吧？”

胡早秋连连打着哈哈：“哪能呀？我就是整田领导，也不敢整你李领导呀！”

到餐厅吃饭时，胡早秋仍是一脸兴奋，找着各种名目灌田立业的酒。田立业被灌得晕头转向时，先是刘意如的电话打来了，说是高长河要找他谈话，请他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到高长河办公室去；继而，老婆的电话又来了，说是烈山来了两个干部，还带来了不少土特产，看望他这个老领导。这让田立业很茫然，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高长河找他谈话肯定是工作调动，烈山的同志来干什么？难道他的工作调动会与烈山有关系？真闹不清。

胡早秋咧着大嘴直乐，说：“闹不清就别去闹，田领导，你只管喝酒！”

田立业本能地感到胡早秋知道些什么，饭后把李馨香送回房间，便以一副开玩笑的口气问胡早秋：“胡司令，你今天这一脸的幸福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胡早秋说：“幸福来自市委的关怀呀，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市委总算看见了！知道吗？今天下午市委刚开过常委会，把我这‘副’字拿掉了，让我做了代市长，我们白书记告诉我的！”接下又感叹，“高长河这人真不错，我没去找过他一次，他根本不认识我，却提了我，世间自有公道在，这话我信了。”

田立业笑了：“哦，你小子还真从从七品变正七品了？这么说，我在

高书记面前说你的那些好话还起了点作用？”

胡早秋笑骂道：“立业，你狗东西能在领导面前说我的好话？别给我上‘眼药’我就谢天谢地了！”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这次我还是不如你，你做烈山县一把手、县委代书记，看看，高书记有肚量吧？知道你和姜书记关系密切，人家照提你！这叫啥？叫用人为贤！你不服不行呀，我的同志！”

尽管田立业有了些心理准备，可此时听胡早秋这么说，还是觉得有点突然，怔怔地看着胡早秋问：“什么？什么？烈山县委代书记？我？你没喝多吧？”

胡早秋大大咧咧地说：“没喝多，白书记说的。白书记还说了，你老兄去做烈山县委代书记，我们镜湖和你们烈山的关系就好处了。耿子敬那小子不行，就是不搞腐败也不行，牛皮太大，整个平阳市除了姜书记，谁他都不认。你们临湖镇两家小纸厂一直往镜湖排污，狗东西硬不认账，还说北半湖是烈山的，年年械斗，年年伤人……”

田立业却没心思听下去了，说：“胡司令，你先别给我说这些，现在我还不是烈山县委代书记，小纸厂和北半湖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你别骗我上当……”

胡早秋却纠缠不放：“怎么是骗你上当？老同学，从上大学到今天一直是你在骗我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咱这么着吧，你老兄一上任，咱们两个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就搞一次联谊活动好不好？”

田立业应付着：“再说吧，再说吧。”

驱车回到平阳家里，已是夜里十点多了，两个来自烈山的“老部下”已经走了，把四瓶五粮液、四条玉溪烟和一大堆土特产留了下来。

焦娇带着讥讽的口吻告诉田立业：“你这两个老部下可真是一对活宝贝！一进门就赤裸裸地表忠心，比赛似的大骂耿子敬和赵成全，说是这几年烈山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你这次一回烈山，烈山就大有希望了，他们这些好同志就大有希望了！立业，怎么？你真要去烈山当县委书记了？”

田立业点点头，有些矜持地说：“有这么一说吧！”看着满桌子的礼品，心中便有气，开口就骂，“这两个宝贝是他妈哪国的好同志？我调离烈山六年了，他们一次不来看我，这一听说我要回烈山了，马上跑来了。老婆，你怎么不让他们把东西拿走？恶心不恶心！”

焦娇说：“你以为我不觉得恶心？我叫他们带走，他们不干嘛！”

田立业愤愤地道：“那好吧，我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焦娇拍起了巴掌：“田书记，什么叫廉政模范，我今天总算看到一个

了！”

田立业“哼”了一声：“老婆，以后你会经常看到这种拒腐蚀永不沾的情景的。”

说罢，拨起了电话。

焦娇问：“这么晚了，给谁打电话？是老书记还是新书记？”

田立业说：“当然是新书记。”拨电话的时候，又感叹说，“高书记这人真是不可捉摸，我原以为他要整我，把我弄到平轧厂那种鬼地方去，没想到，他会派我去烈山主持工作！”

焦娇说：“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嘛！”

这时，电话拨通了，高长河一听是田立业，马上说：“田秀才，关于你的工作安排，好像用不着我通知你了吧？路透社的新闻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田立业老老实实地说：“是的，高书记，我是在镜湖听说的。”

高长河问：“有什么想法呀？这么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县，担子不轻哩。”

田立业说：“高书记，说真的，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很突然。高书记，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一下，我到烈山主持工作是不是合适？毕竟离开烈山六年了，烈山的变化又这么大，加上耿子敬和赵成全两套班子都出了事，万一我顶不起来，让别人看您和市委的笑话，就说不过去了，我现在真有点诚惶诚恐呢！”

高长河笑了：“田秀才，你这人难得谦虚嘛！不错，不错！有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就好，我到平阳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的，你就多跟我学着点吧！”接下来，口气严肃了，“田立业，你可给我记住了，从此以后，你的身份不同了，不再是不管部部长，而是烈山县委代书记，要对烈山的一方平安负责。烈山出了任何问题，市委都唯你是问！”

田立业也认真了：“高书记，我会随时向您和市委请示汇报。”

高长河说：“那就好。现在烈山情况比较复杂，党政两套班子都烂掉了，烈山腐败案是大案、要案，省委、市委都在盯着，你们这个新班子要全力配合办案。你们当前的任务是，下大决心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尽快把工作关系理顺，稳定人心。人心不能乱，人心一乱，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田立业表态道：“高书记，您放心，我和金县长都会注意这个问题。”

高长河叹了口气：“立业，今天，我也坦率地告诉你，对你到烈山去主持工作，同志们的意见并不是那么一致的，是我说服了大家。我说

了，过去组织上没给你舞台，也就不能怪你没唱好戏。今天舞台可是给你了，让你到烈山当主角了，你就得使出吃奶的劲唱几出好戏，把荒废的时间找回来，不能再浪费生命了！”

田立业有些激动了：“高书记，我……我保证！”

通话结束后，田立业愣了好半天，才轻轻放下了电话。

焦娇关切地问：“高书记都说了些什么？”

田立业不耐烦地说：“工作上的事你别多问！”

焦娇提醒道：“该咋开展工作，要不要听听老书记的建议？”

田立业这才想起，这事还没和姜超林说呢。遂又打了个电话到滨海金海岸，问老书记知道不知道自己工作调动的事？

姜超林说：“我知道，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长河和我说了。”

田立业问：“那老书记，您说我到烈山该怎么办呀？耿子敬、赵成全都出了问题，只怕连个交代工作的人都找不到呀！”

姜超林说：“是啊，烈山现在真是人心惶惶呀，听说了吗，烈山的干部们现在见面都不问好了，都互相问：‘你没出事吧？’你说说看，在这种局面复杂的情况下，你去主持工作合适吗？顶得下来吗？不瞒你说，立业，我很替你担心！”

田立业有点吃惊，他可没想到老书记会是这么个态度。

姜超林又颇动感情地说：“立业，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不管是骂你，批评你，都是为你好。今天我也得坦率地告诉你：对你去烈山主持工作，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为什么？仍然是为你好。”

田立业心里不是滋味，对着电话却只能连连称是。

姜超林仍是意犹未尽：“高长河这么做目的何在呢？我看无非是两种可能：第一，给我送人情；第二，把你当张牌打。高长河不承认是送人情，那就是打牌喽？打赢了他得分，打输了烈山一百一十万人民交学费！对此，你田立业要清醒！”

田立业再没想到老书记的意见这么激烈，惊出了一头冷汗，连声问：“老书记，那您说怎么办？您知道的，这不是我跑官跑来的，是市委的决定……”

姜超林说：“你可以不去上任嘛，做不了这种地方大员就不要硬撑嘛，真想弄个正处干干，可以到市人大做秘书长，明年换届时我向高长河和市委建议。”

田立业忍不住说：“老书记，我也不一定就不能做这种地方大员，您

没让我做过，怎么就知道我做不了？起码和耿子敬、赵成全相比，我还不算太差吧？至少没他们这么贪吧？”

姜超林毫不客气：“对一个县的一把手的要求，不仅仅只有一个廉政，内容多着呢！一百一十万人民要吃饭、要穿衣、要生存、要发展，方方面面，你负得了这个责吗？田秀才，这可不是你写文章，可以随心所欲，稍有疏忽，老百姓就要遭殃！”

田立业真生气了，说：“老书记，这请您放心，我想我去烈山还不至于让老百姓遭殃，让老百姓遭殃的恰恰是您一直护着的耿子敬！”

姜超林也很火：“田立业，我告诉你，正是因为用错了耿子敬，我才不愿再看到组织上用错你！你就是从今以后不理我这个老家伙了，这话我还要说：你到烈山去主持工作很不合适！高长河可以拿你当张牌打，我不打你这张牌！”

田立业并不退让：“老书记，我看您这话是说错了，我田立业从来就不是谁手上的牌，我只是一个想干点实事的党员干部，今天市委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得押上身家性命干一场，干不好您可以批评，不能不让我干……”

话没说完，姜超林那边已经挂上了电话。

焦娇赔着小心说：“立业，再给老书记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吧？”

田立业把话筒一扔，心烦意乱地摇摇头：“算了，算了，这老爷子现在正在火头上，再打过去还是要吵，以后再说吧……”

这一夜，田立业难得失眠了，翻来覆去躺在床上老是睡不着，思绪万千。眼前一会儿是姜超林，一会儿是高长河，一会儿又是耿子敬和赵成全。烈山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转来转去。六年前不是因为老书记姜超林袒护耿子敬，他是不会离开烈山的，明天重新杀回去了，也不知是福是祸？

第九章 霓虹灯下有血泪

1

飞上海的飞机是中午十二点的，何卓孝早上起来照常夹着皮包到厂里去上班，想到厂里拿上有关文件，会合市国资局周局长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去国际机场。不料，正要出门，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和民政局的同志到了，落实母亲住院的事。何卓孝便改了主意，通知国资局周局长说，自己从医院直接去机场。

市委出面关心，一切就好办多了，母亲顺利住上了医院，院党委书记还说要尽快做一次全面检查，让何卓孝放心。何卓孝千恩万谢准备离去时，女院长一头大汗找来了，说，“何厂长，你别走，你们平轧厂有个下岗工人全家三口集体自杀，刚刚送过来抢救，你们厂许多工人也跟来了，看样子要闹事，你得去看看！”

何卓孝的脑袋一下子大了，糊里糊涂跟着女院长就往急救室走。

急救室门口和走廊上果然聚着不少平轧厂的工人群众，四处议论纷纷，见何卓孝过来，骂声便高一声低一声地响了起来，虽说没点何卓孝的名，可何卓孝知道，他们是在骂自己。

到了急救室一看，两个大人已停止了呼吸，他们的女儿还在紧张抢救着。死去的那个男的是平轧厂的工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面孔是很熟的，好像在电板房工作，是个电工。女的想必是他老婆了，不过肯定不是平轧厂的工人。

三车间车间主任江宏把何卓孝拉到一旁低声汇报说：“何厂长，是咱厂电工赵业成一家子，开了煤气全家自杀。我们是对门邻居，早上起来，我闻着过道上四处都是煤气味，先还以为是我家的煤气泄漏，一找找到了赵业成家，硬砸开了他们家门，可这一家三口都不行了……”

何卓孝揪着心问：“江主任，这个……这个赵业成下岗了吗？”

江宏摇摇头说：“没下岗，他老婆在造纸厂下了岗，我们车间就不能让老赵下岗了，市里有规定，你们厂领导也强调过的，不能夫妻双方都

下岗……”

何卓孝稍稍松了口气，又急切地问：“那……那会是……是自杀吗？”

江宏迟疑了一下，把一张写满字的纸头递给何卓孝：“何厂长，您……您看看这个。”

是封写在学生作业本上的遗书，用铅笔写的，何卓孝匆匆忙忙看了起来。

遗书上说：“……厂领导，我们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造纸厂排污没达标，去年关了门，我老婆下了岗，每月只发六十元生活费；我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又是老肝炎病号，三年医药费没地方报销，已经山穷水尽了。老婆女儿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我这个大男人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在平轧厂上班时，我想在电板房摸电源自杀，想想又放弃了，不是不敢死，而是怕对不起你们厂领导！厂里这么难，你们也没让我下岗，我触电死了，虽说能赚个工伤，可你们要担责任，我就亏心了。昨天我和老婆商量了，就一起死吧。我们女儿赵珠珠还小，我们不想把她带走，开煤气时，先把她的房门关严了。我那三千元集资款如果能退，就请给珠珠……”

遗书没看完，何卓孝眼泪就下来了，讷讷着自问：“怎么……怎么这么混账！”

江宏不解地问：“谁这么混账？”

何卓孝呜呜哭出了声：“还有谁？是我呀！是我这个混账厂长呀！”

江宏说：“何厂长，你可别这么说，这也不怪你的，你也被厂子拖死了！”

何卓孝不说了，泪一抹，挤到正抢救赵珠珠的女院长和几个医生面前，说：“这孩子你们一定要费心把她救活，我……我就是卖血也得把她抚养大！”

女院长不悦地说：“现在说得这么动听，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何卓孝劈面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门外有人看见了，高声喊：“打得好，再来一个！”

又有人叫：“你们还想逼死多少人啊？赵业成那三千块钱集资款你们到现在还没还呢！人家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跟着叫：“对，快还我们的钱！”

“再到市委去，找高长河，抬尸请愿！”

“对，抬尸请愿，问高书记说话算数不算数？高书记不是答应还钱的吗？”

群情激愤起来，真有人想往急救室里挤。

何卓孝又急又怕，冲出急救室的门，拦在门口，大声说：“集资款又不是市里收的，是厂里收的，你们找市委干什么？你们找我，我负责！”

江宏在背后推了何卓孝一把，小声提醒说：“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何卓孝紧张地想了好半天，最后决定豁出去了，当着吵吵闹闹的工人的面，给厂财务科挂了个电话，要财务科把账上仅有的五百万流动资金发下去，先付集资款本金，利息不计。

财务科长吞吞吐吐地问：“何厂长，这事……这事文市长知道吗？”

何卓孝暴躁地说：“你不要管文市长知道不知道，只管给我发！”

财务科长赔着小心说：“何厂长，您不是不知道，这五百万是文市长做担保好不容易借来的，动这笔钱，咱得先和文市长打个招呼。”

何卓孝吼了起来：“叫你发你就发，文市长那边我会去说！”

打完这个电话，走廊上一下子静极了，叫骂声消失了，欢呼声却没响起来。

在一片令人心悸的静寂中，何卓孝长长叹了口气，哭丧着脸说：“好了，大家不要再聚在这里了，这影响不好！都到厂财务领钱去吧！去吧，去吧！”

工人们却不走，一个个盯着何卓孝看，一双双眼睛里的神色都很复杂，少了些怨愤，多了些对自己厂长的同情和怜悯。

何卓孝眼里的泪又下来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不说过我混账嘛！”

一个中年工人这才说：“何厂长，这发还集资款的事，您还是再请示一下市里吧，我们不能让你作难啊！您要真为我们丢了官，我们心里也过不去呀！”

何卓孝含着泪，摆着手：“我不作难，我这厂长也不想干了，就这样吧！”

中年工人更不答应了，从走廊那边的人群中挤过来，一把拉住何卓孝的手：“何厂长，您千万不能这么想！您不干谁干？现在谁还愿到咱平轧厂来当厂长？”中年工人转过身子，又对工人们大声喊，“同志们，我提个建议：咱们现在就不要逼我们何厂长了，好不好？我们让何厂长先去请示市里，等市里同意后，再发还我们的钱，行不行？”

只沉默了短短几秒钟，呼应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行，就让咱何厂长先请示一下吧！”

“对，咱难，何厂长不也难吗？就这么说吧！咱听厂里安排！”

“何厂长，您可不能撂挑子呀！我们气归气，也没把账算到您头

上！”

“何厂长……”

“何厂长……”

这一声声热切的呼唤，唤出一个中年壮汉的满面泪水。

何卓孝任泪水在脸上流着，连连向面前的工人们拱着手，哽咽着说：“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理解！你们……你们都是好工人，我却不是个好厂长呀！我……何卓孝对不起你们大家呀！”

中年工人又很动感情地说：“何厂长，您可不要这么说，您是咋工作的，我们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了，这么多年了，您没日没夜地忙活，头发都白了快一半了！”

何卓孝挂着满脸泪直摆手：“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赵业成夫妻俩连命都搭上了，咋说都是我混账，都是我……我的责任！你们都别拦着我，让我走！”

工人们仍是堵在面前，死死拦住了何卓孝的去路，不让何卓孝走。

何卓孝急了，含泪吼道：“同志们，兄弟爷们，求求你们去厂里领钱吧，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这笔钱你们领不领我都要下台的！”说罢，一把推开拦在面前的中年工人，醉汉似的摇摇晃晃硬往前走。

工人们这才渐次让开了一条道。

何卓孝在人墙中默默走着，像行进在一场葬礼之中。

走到医院大门口，何卓孝才突然回过头来，对那些目送着他的工人们说了句：“你们……你们应该有个比我更好的厂长！”

在医院门口上了车，司机问：“何厂长，直接去机场吗？”

何卓孝摇摇头说：“去市政府吧。”

司机很惊异：“何厂长，您真去辞职呀？”

何卓孝没回答，硕大的脑袋往椅背上一仰，又重复了一声：“去市政府。”

2

看到何卓孝走进门，文春明坐在办公桌前连头都没抬。

何卓孝说："文市长，我得给您汇报一下。"

文春明不悦地说："汇报什么？要汇报你找高书记汇报去！"

何卓孝鼓起勇气说："文市长，我……我是来辞职的！"

文春明一怔，"呼"地站起来了，盯着何卓孝怒道："你辞职？辞什么职？你还怕我不够烦吗？啊？昌江发水，工人下岗，这个会，那个会，我忙得连放屁的空都没有！"说到这里，死劲拍打起了手中的文件，"你看看，你看看，这两个月下岗工人又增加了一万多，我马上要和各系统的头头们开会，你这时候来捣乱！何卓孝，我可和你说清楚：平轧厂既然有高长河书记做主，我就不管了，辞职你找他去辞！我看，你最好还是等高书记来撤吧！"

何卓孝带着哭腔说："文市长，我……我从平轧厂是一片荒地时就跟您干，我这最后一次向您汇报工作，您……您就不能耐心听听吗？"

文春明似乎也觉得过分了，挥挥手说："好，好，你说吧，抓紧时间。"突然想了起来，"哎，老何，你今天不是要去上海谈判吗？"

何卓孝说："我不准备去了，今天早上平轧厂又出事了……"

文春明一惊："又出什么事了？还是为了集资款？"

何卓孝点点头，把赵业成夫妇自杀和工人们要抬尸请愿索要集资款的事全说了。

文春明吓出了一头冷汗，连声道："怎么会搞到这一步？怎么就会搞到这一步呢？全家自杀！这种事要传出去，社会影响多恶劣？"

何卓孝说："工人们真要是抬尸请愿，影响会更恶劣！所以，我已经通知财务科发还大家的集资款了，就用账上那五百万，也没来得及向您请示汇报！"

文春明又是一惊："老何，那五百万可是生产自救资金呀！你们以后不过日子了？就算兼并谈判能成功，也要有个过渡，你们怎么办呀？"

何卓孝讷讷说："文市长，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反正不是我的事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文春明火了："何卓孝，你还真给我撂挑子？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给我撂挑子？啊？"想了想，又努力压着火气说，"好，好，老何，五百万发

了就发了吧，反正集资款迟早要还，现在又出了这种突发性事件，发了我也不怪你。可咱也说清楚，至少在东方钢铁集团兼并平轧厂的工作完成之前，你这个厂长得给我当下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高书记的意见，是市委的意见！”

何卓孝这才说：“文市长，不是我不愿干，是我没脸再干了。”说着，从口袋里把那份写在作业纸上的遗书递给了文春明，“文市长，您……您看看这个。”

文春明看完遗书，好半天没作声，心想，必定是这封遗书触动了何卓孝未泯的良知，使他对自己为母亲报销医疗费的事产生了愧疚。

然而，文春明并不说破，只感叹道：“多好的工人啊，老何，就是冲着这么好的工人同志，就是为了对他们负责到底，这职你也不能辞啊！”

何卓孝呜咽起来：“文市长，您……您不知道，我……我惭愧呀！厂里的工人这么好，你们领导又这么好，今天一早，高书记就派刘意如主任和民政局的同志把我母亲送到了医院住院，可……可我都干了些啥呀？我……我把我母亲的医疗费都以我的名义在平轧厂报销了！一共三万九千多块钱。这三万九千多块钱要是用在赵业成身上，他们夫妇就不会死，我……我这不是混账嘛！”

文春明叹了口气：“你的这些情况，我和高书记都知道了。”

何卓孝愣住了：“既然知道，您……你们还不撤我？”

文春明眼圈也红了：“撤了你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再说了，你惭愧，我和姜书记就不惭愧吗？高书记昨晚还打了电话给我，批评我官僚主义，不关心手下干部的生活。我诚恳接受了高书记的批评。现在既然你把这件事主动说出来了，我就公开向你道歉，也代表姜书记向你道歉！”说罢，向何卓孝深深鞠了一躬。

何卓孝抹了把泪，忙道：“文市长，这不能怪您和姜书记，再难我也不该这么做，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与您、与姜书记都没关系。现在平阳情况比较复杂，这事你就别再往身上揽了……”

文春明痛惜地说：“不是我要揽，而是我有责任呀！高书记说得好：如果我们的干部连自己母亲的病都没钱治，人家凭什么还没日没夜替你卖命？凭什么？可你老何也是糊涂，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早和我说？为什么这么乱来？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犯法，是贪污，要立案的！这三万九千多块钱能把你送进监狱去！不仅仅是个撤职的问题！”

何卓孝呆住了：“是……是不是孙亚东书记揪住不放？”

文春明点点头：“孙亚东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连高长河的账都不买！”

何卓孝紧张地问："文市长，那……那我怎么办？"

文春明沉默了片刻，说："我替你想好了，赶快把这三万九千多块钱退出来，多了我也没有，我家的存款只有两万，昨夜和老婆商量了一下，全取出来给你应急，那一万九，你自己再想想办法借一借吧。"

何卓孝一怔："文市长，我怎么能拿您这么多钱啊！"

文春明道："老何，这话你就别说了，我们共事十年，现在闹到这一步，我也只能帮你这点忙了，你就让我尽尽心吧！"

何卓孝木呆呆地想了半天才说："文市长，您这两万我……我就先借着，日后加上银行利息一起还您，我……我都想好了，平轧厂这摊子事处理完，你们不撤我，我也得辞职去挣点钱了，我……我不能活得这么窝囊！"

文春明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你还得到市纪委去一下，找一下孙亚东，正式向他交代问题，我找他不好，他不会相信你是主动坦白交代的。"

何卓孝问："那我要不要再向高书记汇报一下？"

文春明想了想，说："汇报一下也好，对你高书记一直是保的。"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九点多了，高书记马上要过来开会，听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下岗职工分类管理情况，你先在外面接待室等一下，我叫你时，你再当面和他说吧。"

何卓孝连连点头应着，忐忑不安地出去了。

约摸十几分钟之后，高长河到了，一见面就笑呵呵地对文春明说："春明，你猜猜看，今天我和龚部长找田立业谈话时，田立业给我玩了哪一出？"

文春明满腹心思，根本没心情猜，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高长河兴致很高，拍了拍文春明的肩头："我们田书记突然艰苦朴素起来了，身上的西装领带全换了下来，弄得像个下岗工人似的。我可没表扬他，反批了他几句！我问他，就你打扮的这副穷酸样，谁敢到你烈山投资？"

文春明应付着问了句："这甩子怎么说？"

高长河笑道："我们田书记说，他艰苦朴素会分场合的！"继而又说，"不错，不错，我看田立业心里有数得很，是准备在烈山唱台好戏了。"

文春明"哼"了一声："但愿吧！"言毕，把何卓孝要去市纪委交代问题的事说了。

高长河当即表示说："何卓孝能有这个态度就好，可以算他坦白交代

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他去上海，赶快参加兼并谈判。”

文春明说：“老何现在就在接待室等着，你是不是见他一下？”

高长河摆摆手说：“算了，他要赶飞机，今天就不见了，等他回来再见吧！”

文春明说：“那好，我通知老何赶快去机场。”

高长河却把文春明叫住了，笑道：“老何咋突然想起来要坦白交代？文市长，该不是你向他通风报信了吧？啊？亚东同志若是知道，恐怕又得提你意见了！”

文春明把何卓孝交上来的遗书往高长河手上一递：“您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高长河接过遗书匆匆看罢，脸上的笑意一下子全没了……

3

在县委会议室一见田立业的面，孙亚东就注意到：田立业换装了，上身换了件洗得发黄的旧衬衫，下身穿了条蓝裤子，一双皮鞋也是旧的。

这朴实的装束让孙亚东看得挺顺眼。

孙亚东便夸奖说：“好嘛，田书记，这才像个来干事的样子嘛！”

田立业笑着说：“孙书记，我这也是接受历史教训：以前在烈山工作时，有些老同志就提过我的意见，嫌我穿着太洋气，没法和群众打成一片。”

孙亚东说：“不过，光凭这一身行头也不能保证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关键还要看具体工作。田立业呀，我可告诉你，现在盯着你的眼睛可不少！”

田立业说：“我知道，我努力不辜负你们领导同志的希望吧！”

就这么随便聊了几句，大家就去县委会堂开全县党政干部会议了。市委组织部龚部长主持会议，孙亚东代表平阳市委宣布了烈山新班子的任免事宜，发表了简短讲话。讲完话后，孙亚东本来想走，专案组事太多，马万里书记又说好了下午要听他的电话汇报，他得先准备一下。可看着田立业一脸庄严地走向讲台，又有些放心不下，怕这甩子在就职讲话中就捅娄子，于是便耐着性子坐住了，带着审视的目光盯着田立业看。

田立业走上台后，把笔记本打开，没有什么大话套话，开口就说：

“六年了，市委又把我派到烈山来了，感慨很多，几乎一夜没睡着。没睡着就要想问题，想了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想到的是烈山这六年来的巨大变化。我记得我调离烈山时，烈山经济正处在低谷，思想也比较乱，一些不成问题的事情都成问题了。平阳的矛盾焦点是民营工业园，烈山的争论焦点是新区开发。姓社还是姓资，吵得很凶。也就在那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烈山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把新区开发和民营经济搞上去了……”

孙亚东心渐渐悬了起来：这甩子，该不是要替耿子敬和赵成全这帮人评功摆好吧？说到烈山的成绩，怎么能不提耿子敬和赵成全呢？

果然，田立业提到了耿子敬和赵成全：

“……应该承认，原县委书记耿子敬和原县长赵成全为了烈山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工作。烈山经济是上了台阶的，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搞腐败，就不承认他们做过有益的工作，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孙亚东把头伸到龚部长面前问：“高书记和田立业是咋谈的话？”

龚部长说：“高书记明确说了，耿子敬搞经济的那一套好经验要总结。”

孙亚东苦笑着摇摇头，不作声了。

田立业继续说：“……经济搞上去了，是不是说就可以不讲廉政了呢？是不是说就可以把手伸到国家的腰包里大捞一把了呢？是不是说权力就不要接受监督了呢？显然不是。你是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保一方平安，带一方致富是你的责任！你没有权力向国家和人民伸手。所以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廉政问题。”

说到廉政，孙亚东本能地注意起来，想看看这个甩子有何高见。

田立业果然有高见：

“……今天，在来烈山上任的途中，金华县长就向我反映，说是我们一些干部私下里替耿子敬和赵成全报亏，说是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人都发了大财，耿子敬他们也就是发了点小财。还有人说，因为国家没有高薪养廉，所以我们的干部才一再出问题。这话对不对？不对！想发财，你就不要做这个人民公仆！今天在场的同志有没有愿意辞职的？如果有，请举手？没有吧？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同志们还是有奉献精神的。当然，奉献精神只是一方面，另外一点，我今天也要指出来，那就是：国家和人民没有亏待我们！六年前，我在这里做纪委书记时就对有些被查处的贪官说过：你不要叫亏，你不亏！你坐着公家的车，坏了一台换一台；住着公家的房，要了一处要两处，连孙子都安排了；吃公家的，喝公家的，工资基本不用；国家和人民养你这么一个县长、镇长一年起码十几、二十万！十几、二十万不是个小数目，就是在我们平阳这种经济发达市，现在也有十万下岗工人，他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平均只有一百七十元！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国家高薪养廉，现实吗？”

孙亚东禁不住带头为田立业的话鼓起掌来。

瞬时间，会场里掌声响成一片。

掌声平息后，田立业接着说：“……所以，不要不知足，比起那些正忍受着改革阵痛的下岗工人们，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耿子敬和赵成全这帮贪官的犯罪行为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在座的同志们请少为他们开脱，要全力支持孙书记和省纪委的同志办案，这是个原则！”

孙亚东悄悄对龚部长说："这甩子好像还有点水平嘛！"

龚部长笑了："你看看他写的那些文章就知道了，高书记没用错他。"

孙亚东却说："也得再看看……"

田立业仍在说："……谈到原则，我想到了一件事：昨天夜里，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到烈山任职的情况下，有两个自称是我老部下的同志就先知道了，就跑到我家来了，又是五粮液，又是玉溪烟，把个杂货店搬到我家里了！现在，我请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些东西拿上台，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县委办公室两个同志应声将四瓶五粮液、四条玉溪烟和一堆土特产拿上了台。

田立业指着花花绿绿的一片说："据这两位送礼的同志说，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算一下账：五粮液市价三百六十块一瓶，四瓶一千四百四十块；玉溪烟四百二十块一条，四条一千六百八十块；光烟酒两项已经是三千一百元了。我请问一下：大家一个月拿多少工资？这样给我送礼合适吗？居心何在？你们这二位同志到底是来看望我，还是来看望我手中的权力？"

孙亚东插话说："立业同志，他们当然是来看望你手中的权力，是顶风上！"

田立业继续说："孙书记已经把问题的实质指出来了，有人就是不接受教训，耿子敬的案子正在办着，他们竟然就敢这样干！今天这两个同志就坐在这里，我先不点你们的名，只是给你们一个警告：再有下一次，请你们给我走人！台上这些东西，散会以后你们自己来认领！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人民交给我们的权力，我们既不能零售，也不能批发！我要求在座的同志们在廉政问题上向我看齐，对我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烈山干部队伍从今天开始必须有个新面貌，这支干部队伍必须是带领一百一十万烈山人民上台阶、跨世纪的廉洁过硬的队伍！"

又一片掌声响了起来……

4

下岗职工分类管理问题是一年前老书记姜超林首先提出来的，在过去的市委常委会上进行过两次研究论证，嗣后就作为本年度的重点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去落实了。几个月中，文春明挂帅主持，劳动、人事、保险、民政及各级再就业部门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总算梳理定位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陈副市长在会上汇报说：全市十万下岗职工，已有九万四千多人签订了“定位协议书”，占到全市下岗工人总数的94.37%，其中“留职定补”的四万多人，“托管就业”的约两万人，“离岗挂编”的三万多人。这就是说，平阳市下岗工人的绝大部分已纳入了政府有效管理的轨道，有了起码的生活保障。

陈副市长是比较乐观的，笑呵呵地向高长河、文春明和与会者介绍说：四万多“留职定补”人员大都是男五十，女四十五以上的中老年职工，再就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一些。对他们的重点是保障基本生活，每月不仅发给生活费，还有二十至四十元的医疗补助，并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统筹。“托管就业”的这部分同志和“离岗挂编”的人员，一般都是中青年，在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帮助培训，推荐再就业，鼓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向市场，其中，光前几天开业的自立市场一个地方就安排了一千多人。类似的自立市场准备在市区商业副中心再搞两个。从这三个月的落实情况看，定位措施社会效果比较好，尤其是“留职定补”的四万多人比较满意。

然而，作为一市之长的文春明却既不乐观，也不满意，在会上一直挂着脸。

陈副市长汇报完后，文春明说话了：“同志们啊，情况又有变化了，现在下岗人数增加了，不是十万了，最新统计是十一万三千多，平阳钢铁厂一家就下来八百多人，平轧厂估计还得下来五百人，我们还得继续安置，不能松劲，而且，就目前的情况看，问题也还不少。”说到这里，文春明拿出了何卓孝送来的那封遗书，“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就在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时候，平轧厂一个叫赵业成的工人和他下岗的妻子自杀了！让人痛心呀！请同志们看看这封遗书！”

高长河说：“还是念一念吧。”

文春明点点头，念起了遗书。

遗书念完，会场上一片死寂。

文春明把遗书拍放在桌上，“呼”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责问道：“赵业成的老婆是怎么回事？这个女同志怎么一个月只有六十元生活费？她具体是怎么定的位？是‘留职定补’，还是‘托管就业’？轻工局的王德合局长来了没有？好，王局长，你给我站起来！请你回答：造纸厂去年停产以后，你们轻工局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平阳造纸厂还有多少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是六十元？”

王局长站在那里，怯怯地说：“这……这些情况我……我不太了解，要……要问造纸厂的刘厂长。文市长，您别急，我……我散会后就到造纸厂去……”

高长河突然发现，这个王局长竟是那夜被大舅子梁兵带到他省城家里跑官要官，想去当县长的胖子，心里的火顿时升上来了。

文春明更是火透了：“两条人命送掉了，你当局长的还不知道？王德合，我问你：你还配不配做这个局长了？”

王德合秃脑门上流着汗，徒劳地辩解说：“这……这也不能全怪我，我这阵子……在想着造纸厂重新开工问题，文市长，造纸厂真得想法开工呀，向昌江里排污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就算我们不排，别的地方照排，昌江水都变黑了……”

文春明怒冲冲地说：“王德合，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我是问你下岗职工的安置：市里拨的再就业专项资金你们怎么使用的？有没有按市里的要求，和下岗工人签订全员定位书？”

王局长秃脑门上的汗流得更急，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文春明桌子一拍：“王德合，我看你这个局长就不要干了，辞职吧！”

高长河插话说：“文市长，我看不是辞职，而是要撤职！”

文春明马上说：“好，我向市委建议，撤掉王德合轻工局局长的职务！”

王德合呆住了，可怜巴巴地看着高长河说：“高书记，我……我……”

高长河冷冷地问：“王局长，你想说什么？说你到我家里送过简历？找我跑过官，是不是？”

王德合紧张地抹起了汗：“高书记，不……不是，我……我……”

高长河手往门外一指：“出去，你给我马上出去！”

王德合灰溜溜地夹着公文包出去了，逃也似的。

会场一下子静极了，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到。

在吓人的静寂中，陈副市长说话了："高书记，文市长，在这件事上，我也有责任，没亲自到造纸厂看看，检查一下定位工作的落实情况，我向市委检讨。"

文春明不客气地说："你当然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们是市长，自杀的是我们的市民，我们在座的同志责任都不小，都有愧！可我们再检讨又有什么用呢？赵业成夫妇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活了！而且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太恶劣了！我们平阳是经济发达市呀，怎么能出这种死人的事呢！"

发了一通火，文春明又就下岗职工定位管理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指示，要求陈副市长带队，进行一次全市范围内的落实检查，汲取赵业成夫妇自杀的教训，不能光听汇报，要扫除一切死角，对所有下岗职工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管。

最后，文春明请高长河讲话。

高长河来之前并不想讲话，主要是想听听再就业的情况汇报，现在面对着突发性的死人事件和王德合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得不讲了。

高长河讲话时，面色沉重：

"同志们啊，不要总说我们平阳是经济发达市，不要光看平阳四处都是高楼大厦，四处都是霓虹灯。高楼大厦后面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

"这些工人同志真是可敬可爱呀，就说这个赵业成吧，他完全可以死在平轧厂里，造成个'因公死亡'，可他没这么做。而我们一些干部同志呢？也是那么可敬可爱吗？像那个王德合，我看是可耻可恶！他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冷血动物！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在对待下岗工人的问题上，他这么不负责任就等于犯罪！

"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能再出死人这种事了。文市长要求对下岗工人的定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我看很好。我的意见是，不但要查落实，还要查问题，哪里发现问题，就处理哪里的领导班子！

"顺便再说一个涉及廉政的问题，在目前十一万多下岗工人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同志是不是能少喝几场酒？少往歌厅舞厅跑跑？昨天，我看到纪委的一个通报材料：我们某局的一位处长在平阳国际酒店一掷千金，吃饭、唱歌、跳舞，找三陪小姐，一夜的消费八千七百元！八千七百元呀，同志们！当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没有党性，也没有良心吗？这种人不处理怎么行？下岗工人会怎么看我们？人民会怎么看我们？这种腐败风气要坚决煞住！

“对那些有钱的大款又怎么办呢？人家有钱，就是要高消费。这也好嘛，你消费，我收税。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请同志们也考虑一下，这个高消费税我们能不能收？能不能把收上来的这些钱搞个专项基金，用于救助像赵业成这样的特困下岗工人？这不是劫富济贫，这是在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为赵业成夫妇的死，高长河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散会时已经快一点了。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文春明和高长河达到了难得的一致。

5

在市政府小食堂一起吃饭时，文春明说："高书记，您建议的高消费税，我看可以收。是叫'税'还是叫'费'，可以再商量。规定一下，一次性消费多少钱就收他的税或费。不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无形中也逼着那些款爷们把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变成生产资金，多创造些就业岗位，很有积极意义。"高长河说："那好嘛，你不妨先找超林同志商量一下，先搞个地方法规草案出来，我们再一起研究决定。"

饭后，高长河和文春明一起到医院去看望了赵业成的女儿赵珠珠，要求院方负责到底，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女院长和主治医生汇报说，赵珠珠煤气中毒程度较浅，经过高压氧仓治疗后，估计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一些记者也赶到医院来了，要采访高长河和文春明。

文春明很恼火，对记者说：没什么好谈的，这种事不要报道，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还追问记者：谁让你们来的？高长河也说，要注意导向问题，应该从正面宣传政府为下岗工人采取的措施，多报道些下岗工人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

高长河还询问了一下何卓孝母亲的病情。女院长说，上午刚做了检查，情况很不好，肺癌晚期，已经全面扩散了，随时有生命危险。高长河说，何厂长不在，你们要多尽心，至少不能让老人在何厂长回来之前死掉。女院长说，我们尽力吧。

回去的路上，两个党政一把手坐在同一台车里，继续谈着工作。

文春明说："何卓孝这个教训够深刻的，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搞几条具体规定和措施保护一下这类困难干部呢？"

高长河说："干部当然要保护，可也要保护老百姓啊。像赵业成这样有特殊困难的老百姓恐怕也不在少数。怎么办？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呀？"

文春明想了想，说："高书记，还有一种税，我看也可以考虑收：三陪小姐们的个人所得税，据文化局和公安局汇报，现在我市的三陪人员已不下十万了。"

高长河开玩笑说："文市长，你这是狗急跳墙还是敢想敢干呀？"

文春明正经道："高书记，我这可不是和您开玩笑。您知道三陪小姐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吗？平均每人不下五千块，多的上万块，是所得就应

该收税嘛！”

高长河也认真了：“这会不会让人们误解我们平阳允许三陪啊？”

文春明苦笑道：“全国哪个城市允许三陪？全国又哪个城市没有三陪？收税归收税，扫黄归扫黄。再说，这么干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前几天报上还说呢，不少地方已经对三陪小姐收税了嘛！”

高长河点点头：“这事我也听说过。不过在咱们省可没有先例呀！”

文春明说：“您怕省委撸您的乌纱帽呀？不至于吧？”

高长河笑道：“文市长，你别激我。”想了想，又说，“这事得慎重，你不妨悄悄把地税局的同志派到三陪收税的城市去了解一下，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再定。”

文春明说：“也好，见了地税局周局长，我就和他打个招呼。”

高长河交代道：“这事可得注意保密，别鱼没吃上倒先弄得一身腥。”

文春明点点头：“我明白。”

高长河又感慨：“文市长啊，我看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好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把经济进一步搞上去，光是搞这种小慈悲，我看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比如说平轧厂，只有赶快搞资产重组，让东方钢铁来兼并，发挥那些进口设备的作用才是正道。你老舍不得，老拖着，最后怎么办呀？矛盾会越拖越多嘛，看看，今天就死了人！应该说死去的赵业成和犯错误的何卓孝都是被轧钢厂的困难害的。如果轧钢厂日子好过，经济上没问题，这些矛盾就都不会出现嘛。”

文春明怔了一下，说：“长河，您可真会找机会做工作。”

高长河直到这时才交了底：“春明，你以为我真这么糊涂，会在接受东方钢铁集团兼并的问题上这么轻易表态呀？我表这个态就是为了逼你嘛，咱现在是在一条船上，有时一急，也就不择手段了。”

文春明说：“可长河，你也得清楚，造成轧钢厂这种困难处境的，并不是我文春明，根子还在过去的旧体制……”

高长河笑了：“这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根子是在过去的旧体制，可老兄呀，我看你呀，一边是义愤填膺控诉声讨旧体制，一边也还在积极维护它嘛！”

文春明气道：“我会维护它？我？”

高长河说：“可不是你吗？一直给它输血，帮它贷款，死要面子活受罪。”

文春明认真想想，觉得高长河批评得也不无道理，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不谈了，反正我是栽在平轧厂了，想要面子也要不成了。”

高长河笑道：“你栽什么？你态度一转变，平轧厂也许就能起死回生了嘛。”停了片刻，又问：“哎，春明，这两天见到新华社那个女记者没有？她那篇宏文写得怎么样了？”

文春明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从那天采访完后，就再没见过她。”

高长河这才说：“春明啊，我的看法也改变了，看来姜超林和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篇文章是得发，教训太深刻了！害了多少人啊，从你这个市长到何卓孝，到参加集资的工人，应该说是血的教训啊！”

文春明有些意外：“长河，你不怕犯上了？”

高长河挥挥手：“谈不上犯上，有空的时候，我到省城和刘华波书记、陈红河省长先打个招呼，赵业成的这份遗书也请首长们都看看。”

文春明说：“还有何卓孝，三万多块钱退赔以后，能不能不立案？”

高长河说：“看孙亚东怎么说吧！”

文春明不悦地说：“长河，要听孙亚东的，十个何卓孝他都给你送进去，这个人既没人情味，又没一点灵活性！”

高长河叹了口气，啥也没说，把目光移到了车窗外。

轿车正在民主路上行驶着，高长河无意中注意到，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捐助并统一制作的遮阳伞已经出现在民主路两旁的摊档上了，心里生出了些许欣慰。

6

当天下午，田立业在金华和办公室主任小齐的陪同下，到烈山县委、县政府各部委局办走了一圈，熟悉人头。用官场上的话说，叫“绕场一周”。“绕场一周”时，田立业只是看，听，不大说话，更不表什么态，一副沉稳的样子。有些熟悉的同志和田立业开玩笑，田立业也不大搭茬儿，人家自觉没趣，也就跟着严肃起来。

从县委大院出来，往县政府那边去时，金华说：“田书记，您真严肃。”

田立业说：“该严肃时就得严肃，当市委副秘书长时，上有市委头头们，下有各部委局办，当然可以甩；现在主持一个县的工作了，那就不能甩了。”

金华挤了挤眼：“哎，田书记，我可没说您甩哦。”

田立业这才笑了笑：“你嘴上不说，心里照说。”

金华也笑了：“我妈常在家里说起您。”

田立业说：“你妈肯定不会说我的好话。”

金华说：“也未必。我妈倒也夸过您，说您不是官迷。”

田立业说：“这话反过来理解就是不求上进。”

金华说：“那田书记，从现在开始，您要求上进了？”

田立业说：“那当然，我在上午的会上不是说了吗？要全县干部向我看齐！”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田立业一听，是妹妹田立婷，马上想到有麻烦，加上县长金华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小齐又在跟前，便没好气地说：“立婷，我正忙，有事以后再说好不好？”说罢，合上了电话。

金华问：“谁的电话？你这么凶。”

田立业说：“是我下岗的妹妹，找我就没好事。”

金华笑道：“没准还就是好事呢……”

金华话刚落音，手机又响了，还是田立婷。

田立业无可奈何了：“……好，好，立婷，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田立婷在电话里高兴地说：“哥，听说你到烈山当县委书记了，是不是？看，还是当官好处多吧？你一到烈山当书记，我的事就解决了。今

天上午烈山县政府来了两个同志，把我的工作安排了，在烈山县开的昌江宾馆做总经理助理，帮着总经理管接待。听说是你们金县长亲自安排的……”

田立业呆了，和妹妹支吾了几句，马上合上电话，问金华：“金县长，我妹妹是怎么回事？你把她的工作安排了？”

金华点点头，笑道：“为领导解除后顾之忧嘛。我让昌江宾馆的蔡总办的，昨天晚上安排的。——哦，这我可要声明一下，那时您还不是我们的县委书记。”

田立业心里一阵发凉，暗想，这个金华真厉害，你哪里痛她就往你哪里捏。从工作上说，廉政是当前的痛处；从私事上说，安排这个下岗妹妹是他的痛处；人家就找准了这地方下手，看你怎么办？

金华却一点不像厉害的样子，仍在笑，笑得近乎天真：“田书记，您就别管这事了，反正是我安排的，又是照顾下岗职工，既不是搞腐败，也与您没关系。”

田立业这才问：“金县长，你咋就知道我妹妹下岗了？咋知道我家地址的？”

金华说：“田书记，您和我妈同事六年，这我都不知道也太不像话了吧？”

田立业马上想到，这其中可能有刘意如的谋划。往好处想，这母女俩是讨他的好，以便于日后的合作共事；往坏处想，可能就是陷阱，给他抹白鼻梁，让他出洋相。想到上午刚说过要大家向自己看齐，下午就出了这种事，益发觉得不能不警惕，遂当场打了个电话给烈山昌江宾馆，要那位蔡总不得聘用田立婷。

这让金华大感意外，也让金华太下不了台了。

田立业想着金华是县长，以后还要合作共事，打完电话后，便笑着向金华解释说：“金县长，我知道你这也是一片好心。可我刚到烈山来，烈山又是这么个现实情况，我这样做影响就不太好。我妹妹的事等以后再说吧，要是我不便出面的话，还真得请你出面帮忙哩，到时你可别推！”

金华红着脸应道：“好，好，田书记，只要是您安排的事我都办。”

这么说着，进了政府大院。

大院门里的第一座小楼是国土局。

田立业说：“先到国土局看看吧？国土局可是个重灾区呀，听说昨天两个副局长又被专案组传去了，是不是？”

金华说：“是了解核实一些情况，今天都回来了。”

田立业感叹说："国土局权力太大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他们的嘴就是价，这怎么行？我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协议转让要马上停下来，搞公开招标拍卖，并且制度化。金县长，你看呢？"

金华笑笑说："您定吧，田书记，高书记不是夸您思路对头吗？"

田立业却从这话里听出了话来，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暗想，搞不好头一天就把金华得罪了。然而不得罪也没办法，自己刚上任，妹妹就到昌江宾馆当总经理助理，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就算金华真是好心也不行。

7

上午高长河在市政府下岗工人分类管理工作会议上讲的话，下午就从几个不同的渠道传到了老书记姜超林的耳朵里。传来的讲话内容又走了样，说是高长河在长达一个小时零十分钟的讲话中对老书记倡导的下岗工人分类管理工作没有一句肯定的意见，倒是借着赵业成夫妇的意外死亡事件，别有用心攻击平阳的大好形势，公然指出平阳“霓虹灯下有血泪”！

姜超林为田立业到烈山任职的事本来就不太高兴，一听这话，血压马上升上去了。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一看不对头，把医生、护士叫来暗中监护，又指示度假区总机，不要往姜超林的房里接电话。知道姜超林的手机在司机手上，王少波便把司机也支到海滩上去了，还告诉司机，谁找老书记都不要理。

然而，可以封锁外面的消息进来，却不能阻止老书记往外面打电话。

晚上吃过饭，姜超林忍不住了，问王少波：“少波，你说说看，文市长咋也不给我来个电话？高长河这么评价平阳工作，文市长就坐得住？就不给我通报一声？平阳的工作不论好坏都有他一份嘛！”

王少波不敢说是自己封锁了消息，只道：“老书记，您也别生气，高长河怎么评价平阳你又没亲耳听到，搞不好又是以讹传讹。”

姜超林不相信这是以讹传讹，说：“不行，我得给文市长打个电话。”

王少波还想拦：“算了吧，老书记，就算高长河说了这话，您又能怎么着呢？还不是白生气？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呢？气坏了身体不值得。”

姜超林不听，伸手摸起了电话：“给我接文市长家。”

总机小姐迟疑了一下说：“姜书记，都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呀？”

姜超林说：“晚什么？才七点嘛。”

总机小姐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姜书记，我们王书记说了，要您好好休息。”

姜超林这才知道，原来是王少波做了手脚，一下子火了，指着王少波的鼻子骂道：“王少波，你胆子不小，敢对我老头子搞封锁！怎么？田

立业不听我的了，你也不听我的了？”

王少波忙赔着笑脸道：“老书记，您看您，这说的叫什么话？我不是怕您生气着急吗！”

姜超林叹了口气说：“你别管我，我还没脆弱到这种地步！”

文春明的电话打通了，是打到文春明手机上的。文春明这时不在家里，而在市防汛指挥部里，说是正向前来检查防汛工作的省防指副总指挥、水利厅仲副厅长汇报平阳的防汛工作。姜超林不便打断文春明的汇报，便要文春明汇报完防汛工作后打个电话过来。同时，也顺便把滨海这边的情况说了一下，要文春明告诉仲厅长，在这种大汛期，昌江市还有不少挖沙船在滨海江面上挖沙，影响江堤稳固，是个比较大的隐患，必须请省防指严令沿江各市立即取缔。文春明答应了。

王少波说：“老书记，他省里就是不取缔，这些挖沙船我也照扣，我执行平阳市政府的规定，今天我让人把昌江市这几条船上的抽沙机全砸了，还没收了他们十几万卖沙款哩。”

姜超林指指王少波的脑袋：“你小心，昌江市那边不会和你完的。”

半个小时后，文春明的电话打过来了，开口就说：“老书记呀，知道吗？下岗安置这头又出事了，造纸厂下岗工人一个月生活费六十块，害得赵业成夫妇两个开煤气自杀。我和高书记都发了火，在上午的会上把轻工局的王德合臭骂了一通。”

姜超林说：“光骂不解决问题，这样的干部要撤！下岗安置专项款是怎么用的？有没有挪用？市里定下的最低标准不是一百七十元吗？怎么只有六十元？你们不要官僚，让孙亚东查！他对查平轧厂兴趣这么大，对这种事更得有兴趣嘛！”

文春明说：“我和高书记也是这个意见。”

姜超林有些不悦：“春明啊，现在看来，你和高长河已经比较一致了嘛，啊？那么，你是不是也赞同高长河的说法：霓虹灯下有血泪呀？”

文春明有些意外：“老书记，这话您是听谁说的？可能有些误会了吧？高书记讲这话是有背景，有前提的嘛，是指赵业成夫妇的死说的，并没有否定平阳工作的意思。老书记，您可千万不要多心。”

姜超林郁郁地道：“那也说过了头！”

文春明也不太服气，说：“总是死了人嘛。”

姜超林益发不悦：“为什么死人？是政策问题，还是落实问题？高长河在会上既然说霓虹灯下有血泪，好，那就请他想个高招，制定一套更好的政策，抹去霓虹灯下的血泪。干好了，我替他到省委书记刘华波面前请功！包括你文春明！”

文春明显然听出了姜超林话中对他的指责，便解释说：“老书记，您别说，高长河还真有些想法呢。正和我商量是不是对特种高消费和三陪人员收税……”

然而，文春明话没说完，姜超林已勃然大怒起来：“什么？对三陪人员收税？文春明，我问你：三陪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平阳合法了？是不是还要让三陪人员持证上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文春明有些怕了，忙又解释说：“这事现在也只是设想嘛，我们准备先到一些对三陪收税的大中城市看看情况再定……”

姜超林一字一顿地说：“文市长，请你转告高长河，我和人大反对！”

放下电话，姜超林好不容易降下去的血压又升上来了。

头晕目眩之中，姜超林叫来了自己的司机，要司机出车，连夜赶回平阳。

王少波劝道：“老书记，这么晚了，还是明天一早走吧！”

姜超林手一挥：“不了，就现在走，歇够了，身体好了，要到人大上班了！”

王少波说：“老书记，您可别说气话，您的气色真不好……”

姜超林不睬，出了房门，径自向自己车前走，上车前才红着眼圈和王少波说了句：“少波，谢谢你和滨海市的同志们了！”

这时，天阴了下来，有大滴大滴的雨点往下落，打得轿车“啪啪”响。

王少波觉得这雨点真像老书记眼中的泪……

第十章 当家方知柴米贵

1

主持办案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孙亚东一直想不通：这么多年来姜超林为什么死死护着耿子敬？为什么在田立业、王少波这种亲信部下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这么护着他？宁愿把不和耿子敬合作的田立业调离烈山，宁愿先后换掉三个县长，就是不动这个耿子敬，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名堂吗？

孙亚东敢这么想，却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这么说，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

反贪局刘局长似乎也有这种想法，曾试探着问过孙亚东：“这姜书记到底和耿子敬是什么关系呀？怎么就认这个耿子敬呢？难道平阳的干部都死绝了？”

孙亚东只是意味深长地咂嘴摇头，并不明确表态。

刘局长揣摸着孙亚东的意思是想往深处挖，便对负责审讯耿子敬的副局长秦子平和处长高玲玲点了题，明确指示说，要设法查清耿子敬和姜超林的关系，就从对耿子敬的审讯上打开缺口。还再三交代说，一定要严格保密。

高玲玲挺犯嘀咕的，私下里向秦子平抱怨说：“秦局长，咱这么干是不是不太好呀？算不算诱供啊？诱供可是不允许的。”

秦子平说：“我看刘局长这话有来头，叫咱查咱就查呗。”

这时候，耿子敬的问题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了，案情十分严重，耿子敬除了和县长赵成全及班子里的人进行所谓的“分红”之外，直接从姘妇林萍那里陆续收受了四百五十二万赃款。烈山经济开发公司实际上就是耿子敬和林萍二人的黑店。除此之外，耿子敬还涉嫌多起受贿案和卖官案。抄家时抄出的定活期存折多达三十四个，存款地点遍布整个平阳地区。整个案子涉嫌违法犯罪金额不是开始估计的六百万、八百万，而是一千一百多万。

林萍坦白交代了，赃证又抄了出来，耿子敬变得老实多了，对自己的问题承认得比较痛快。然而，一问到和姜超林的关系，耿子敬态度就变了，一口咬定自己和姜超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耿子敬说："平阳市的干部都知道，姜书记喜欢能干事的，你只要能干事，他就想方设法给你创造条件。田立业和前三个县长和我闹意见，影响工作，姜书记当然要把他们调走。这倒不是吹，论工作能力和开拓精神，他们真不如我。"

秦子平说："耿子敬，现在不是给你评功论赏，是谈问题。我问你，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初是怎么当上去的？姜书记提你时，你往姜书记家送钱送礼没有？"

耿子敬说："没有，我要给姜书记送钱送礼，这个县委书记肯定当不上。"

秦子平说："人家到你那跑官都送钱，你到姜书记那跑就不送？"

耿子敬说："因为我收，姜书记不收嘛，谁敢给他送？你们也别光问我，可以向平阳所有县处级干部广泛调查一下，看看姜书记收过谁的钱。对别人我不敢打包票，对姜书记我敢，因为我和赵成全给市领导送礼时碰过钉子。"

秦子平说："这就是说，不是你不想送，而是姜书记不会收，对不对？"

耿子敬点点头："是这样的。"

秦子平说："那么，这么多年了，你经常往姜书记家跑，到姜书记家吃手擀面，就没给姜书记送过一点东西？你就好意思？姜超林就这么没有一点人情味？"

耿子敬这才承认说："有时也带点东西。"

秦子平说："好，就说说看，是些什么东西？"

耿子敬说："能有什么东西？夏天抱个西瓜，冬天带点地瓜干。姜书记特别喜欢我们烈山产的地瓜干，这几年种的少了，城里不太好买，我就常带点过去。"

秦子平看了看陪审的高玲玲，和高玲玲交换了一下眼神，又问："除了姜书记之外，你向别的领导送过礼没有？"

耿子敬迟疑了一下："没……没有。"

秦子平马上发现了耿子敬目光中的怯懦："真没有吗？"

耿子敬这才说："就是逢年过节送点土特产，领导和关系单位都送，除了姜书记没收，别的领导大都收了，这是公开办的。——哦，对了，这次去省城看赵县长时，我给省城梁兵家送了台空调。"

秦子平迫上来问：“这个梁兵是什么人？”

耿子敬说：“是高长河的大舅子，在省政府什么处工作。”说罢，又解释，“这事高书记不知道，是我和梁兵的私事。去年咱轻工局的王德合局长介绍我认识了梁兵，我和梁兵挺谈得来，就成了朋友。当时还不知道高书记会来平阳……”

秦子平和高玲玲全愣住了。

审讯的结果让孙亚东和刘局长都十分窘迫。

孙亚东狠狠批评了刘局长一通，说刘局长违反政策，搞诱供。刘局长转身便批评秦子平和高玲玲，嫌他们节外生枝。批评完，又向秦子平和高玲玲交代，说是这事到此为止，谁也不准再提了，尤其是关于高书记大舅子梁兵的事，与本案无关，完全是耿子敬和梁兵私人的交往，在谁面前都不要提。

秦子平却不服气了，心想，你们对下台的姜超林搞违反政策这一套，没搞出名堂，看看要搞到新书记高长河头上，就不让人家说了。这是哪家的道理？

于是，过去和姜超林没有任何私交的反贪局副局长秦子平难得犯了次倔，悄悄给姜超林打了个匿名电话，告知了有关情况，提醒姜超林注意烈山一案中的文章。姜超林一再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自己是个正直的司法检察干部。

陪审的高玲玲也不服气，越过刘局长和秦子平，直接跑去请示孙亚东，问孙亚东：送给高长河大舅子的空调就不查了？既然耿子敬交代了，不查总不好。孙亚东说，当然要查，谁说不查的？高玲玲说，是刘局长说的。孙亚东挥挥手，他说的不算，全查清楚，是国有资产、公家的财物都得追回，天王老子也不例外！

2

匿名电话是在市人大办公会开会时接到的，接过电话以后，姜超林虽然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发火，可心头的火仍是压不住，接下来布置工作时就益发激烈了：

“不客气地说，现在有些情况很不正常，有人公然否定平阳的成就，说什么高楼后面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据说这话讲得还很有根据，是因为死了人。死人的情况同志们都知道，刚才也谈到了。我和同志们一样很痛心，很内疚。可痛心也好，内疚也好，这都是一个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不能成为某些同志否定平阳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他们胡作非为的借口。我市有些主要领导提出来了，准备向三陪人员收税，说是国内有些城市这样干了，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反对，我们人大反对！”

与会的人大副主任和秘书长们显然不知道有这种事，一个个都很吃惊。

姜超林稳定住情绪，继续说：“在这种原则问题上，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人大必须顶住，从地方立法这一环节上顶住！不管是谁说的，谁做的决定，哪怕你以政府令的形式发了文，我们也要用地方法规阻止你。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要抓在前头，请王主任牵头，和政法口的代表们碰碰头，搞一次调查，把全市各歌舞厅的三陪腐败情况搞成书面材料，我亲自上报市委，必要时上报省委。”

王主任点了点头：“好，姜书记，这个工作我马上就着手抓。”

姜超林又说：“要大力宣传我们平阳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伟大历史成就。搞个改革开放成就展，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回顾，用平阳人民二十年中创造的辉煌事实给我们一些同志做个正面回答。这件事请赵主任具体负责，马上做起来。”

赵主任当即说：“姜书记，这工作其实早就该做了。”

姜超林勉力笑了笑，纠正说：“赵主任啊，不要再叫我姜书记了，现在我是人大主任。顺便说一下，从今天开始，我正式到位上班了，请同志们多多支持我的工作。”

散会后，原来主持人大工作的常务副主任黄国华留下了，说：“姜主任，您在会上虽然不明说，可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您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姜超林心事重重地说："谢谢了，黄主任。"

黄国华建议道："姜主任，我看咱们还是把下面送来的那些锦旗都挂上吧！"

姜超林摆摆手说："算了，别这么孩子气。"

黄国华又建议说："那您也得改变点策略，别再躲起来谁也不见了，得在公开场合和各种会议上多亮亮相呀，别让人家以为您真犯了什么错误。"

姜超林问："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

黄国华说："您想呗，您老书记这些天不在电视、报纸上露面，加上烈山那摊子事，下面的议论能少了？具体的话我也不说给您听了，免得您生气。"

姜超林不知不觉中把手上的一支铅笔折断了，说："不但是议论，确实有人在借烈山腐败问题做我的文章！可笑的是，文章没做到我头上，却做到了他们自己头上！连参与做这种文章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了，都主动告诉我。当然了，现在我也不和他们计较，倒要看看他们最后怎么收场！"

黄国华说："所以，您老书记更得多在公开场合露露面才好。"

姜超林说："是的，上班了嘛，该开的会就得去开了，该参加的活动就得参加了。下午，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不是要来视察吗？我对高长河说了，到国际机场接机，全面陪同，汇报工作！"

黄国华乐了："对，对，老书记，这位副委员长当副总理时就几次高度评价过咱们平阳呀！您可真得好好汇报！"说着，向姜超林会意地挤挤眼，出去了。

黄国华刚出门，电话响了。

姜超林拿起话筒一听，是田立业，马上没好气："田书记，还记得我呀？"

田立业在电话里"嘿嘿"直笑，说："老书记，您看您说的，我敢忘了您老爷子吗？我电话打到滨海，王少波说您回平阳了，还说您身体和情绪都不太好，我就想，坏了，别是我前天晚上把您气的吧？"

姜超林气哼哼地说："你没气我，你怎么会气我？你为我争光了嘛，到烈山去主持工作，做一把手了嘛！怎么样呀，田书记，你这新官上任想咋烧这三把火呀？我提醒你一下，你现在还是代书记，不是书记，干什么都得小心点。"

田立业说："是，是，老书记，我知道组织上还在考验我。"

姜超林又交代说："工作上一定要注意，烈山千万不能再出乱子了。

你是一把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啥事都随便表态。下面的情况很复杂，你随便表态不要紧，工作就乱了套。我们有些干部很会钻空子，你就是好经，他都能根据自己的利益给你念歪，你的经再是歪的，那就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田立业说：“是的，老书记，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然而，话头一转，田立业却又劝起了姜超林，“不过，老书记呀，只怕您对高长河书记也有些误会哩！我听说您为他几句话发了大脾气，是不是？”

姜超林问：“谁告诉你的？”

田立业说：“少波嘛。他也让我劝劝您。我们都担心您的身体。”

姜超林说：“你们都少担心，我身体好得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田立业说：“老书记，您真是误会了，昨天上午那个会，我老婆焦娇在场做的记录，焦娇说，人家高书记真没有否定平阳改革开放成就的意思，您老爷子别听下面有些人瞎吵吵。我看高书记这人就不错，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做事也有气魄，和您老爷子实际上是一路人嘛，都想为平阳人民干实事嘛……”

姜超林听不下去了，讥讽道：“田书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水平了？啊？这么正确的评价起我们新老两个市委书记了？”积在心头的火再次爆发了，“我们领导之间的事你少插嘴！”

田立业不敢作声了。

姜超林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立业，长河同志重用你，提了你，你对他有感激之情，我能理解，也不怪你。可我现在还是要说，你去烈山主持工作并不合适。不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烈山，都不合适。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年交往，这些话我是不会和你说的，我能和你说这种话，是把你当作我的小朋友。”

田立业叹了口气说：“老书记呀，这可能就是您和高长河最大的区别了，您把我当小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哄着我玩，就是没把我当作能干点正事的干部。而高长河也许没把我当朋友，对我连讽刺带挖苦，可他却把我当作能干事的干部，他在开发我！”

姜超林不想再次和田立业谈僵，便忍着气没再反驳。

放下电话，姜超林益发认定高长河是在和他玩牌，而且已经玩出了点小名堂。事情明摆着，他在平阳最忠实的部下田立业已被高长河“感召”过去了。而不明真相的平阳干部群众还会以为高长河重用田立业，是尊重他这个老书记。甚至会以为是他授意高长河这么干的，日后田立业真闯了什么祸，罪责肯定又是他的，就像今天拿耿子敬做他的文章一

样，让他有苦难言。

这个高长河真是不简单，看样子是要和他打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交叉战争了！

那么，好吧，他就从今天开始正式到位应战，保卫平阳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保卫一个老战士不容贬损的历史性荣誉！

他还是平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老战士还在哨位上哩！

3

田立业给姜超林打电话时，代县长金华恰巧进来了，正想着是不是要退出去，田立业却向沙发上努了努嘴。金华迟疑了一下，便在沙发上坐下了。这一来，金华才知道了一个事实：姜超林竟然不赞同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

这让金华颇感意外。

电话打完，田立业一字不提电话里说的事，只问：“金县长，有事吗？”

金华这才汇报说：“田书记，出大麻烦了，新区的H国大明公司工人闹事，五百多人一起上，一小时前把厂子占了，赶跑了H国老板金方中，还打伤了H方经理郑先生。目前事态还在发展中，我已经让县公安局去人了。”

田立业一怔：“怎么回事？这些工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金华气呼呼地说：“是的，破坏我们烈山县改革开放的形象嘛！这个金方中就是高书记昨天和我们谈话时提起的那个H国老板，过去和耿子敬来往较多，耿子敬出事后，他有些担心，怕我们政策会有变化。三天前我还亲自上门去做过工作，现在好了，把人家打跑了！”

田立业急了：“别说了，我们一起去大明公司，现在就去。”

坐在车上一路往烈山新区赶时，田立业又问：“金县长，你三天前不还到大明公司做过工作吗？你知道不知道大明公司的底细？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H国资方和我们的工人究竟有什么矛盾？”

金华根本不知道这家H国公司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资方和工人有什么矛盾，可又不好明说，怕田立业批评她官僚主义，便语焉不详地道：“外国老板和我们工人的矛盾哪里没有？你怎么说也不能这么胡闹嘛。”

田立业想想也是，便没再说什么。

赶到现场一看，事情还真是闹大了，大明公司工厂大门已经被占领了。工厂的工人们用五十铃载重卡车堵死了，厂内旗杆上的H国旗降了下来，只有一面五星红旗在飘扬，旗下亮出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金华指着标语说：“田书记，您看看，您看看，像什么样子！”

县公安局长过来请示说："田书记，金县长，你们看怎么办？"

金华很有气魄，手一挥说："这还要问吗？冲进去嘛，先把领头闹事的动乱分子抓几个再说！当真无法无天了？"

公安局长挺为难地说："金县长，这一冲，搞不好就会有流血冲突。"

金华说："你别给我强调这个！我知道的，工人都是烈山本地人，乡里乡亲的，你们就想网开一面，是不是？这不行！我们烈山改革开放的形象不能坏在地方保护主义手里！"转而又问田立业，"田书记，您说呢？"

田立业想了想，指着厂内的标语问："工人怎么会打出这种激烈的标语？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名堂？"迟疑了一下，对公安局长说，"我看要冷处理，你们先用高音喇叭广播一下，请工人们保持克制，就说我和金县长要进去和他们谈谈，请他们开门，和他们说清楚，这样闹下去不解决问题！"

公安局长马上跑到车载电台前广播了一通。

广播一结束，厂门口五十铃卡车的车头上站出了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两手罩在嘴上，做出喇叭状，大声喊话道："你们书记、县长进来谈可以，但是，请你们爬门进来，我们不能开门让你们抓人！"

金华气道："真是无法无天，让我们爬门！我看，今天还非得抓几个不可！"

田立业想了想："爬就爬吧，金县长，你不爬我爬吧，我去劝工人开门！"

公安局长也觉得不太好："田书记，这……这也太有损领导的形象了吧？"

田立业脸一沉，说："形象事小，流血事大，你们都别说了，就这样吧！"

公安局长又说："田书记，那我派两个便衣同志陪您一起去，保护您！"

田立业挥挥手："算了，算了！我又不是去和敌人打仗，保护什么！"

只身走到工厂大门口，田立业一把抓住门上的铁栅，跃身爬上了大铁门。大铁门上端有一根根锐利的铁刺，田立业翻越铁门时，裤子被刷破了。

占厂的工人们见县委书记田立业真的爬门进来了，都感动了，一时间像得了谁的命令似的，呼啦啦全在田立业面前跪下了，哭着喊着要政

府为他们做主。

田立业绷着脸说："起来，全起来说，你们打出标语说'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还跪什么？膝头这么软还怎么做人？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了人家H国经理郑先生？郑先生，你也不要怕，有什么情况也可以向我反映。"

郑先生衣服被扯破了，鼻子还流了血，说是工人们一直无理取闹。工人们火了，没容郑先生说完，便七嘴八舌说开了，说的情况让田立业大吃一惊。

原来，这家H国大明公司是生产玻璃钢材料的，工人们在每天的生产过程中都要吸入大量苯蒸气，H国资方在原县委书记耿子敬的默许下，没采取任何劳动保护措施，造成不少工人严重苯中毒。根据工人反映，迄今为止，已有七十二人先后急性或慢性中毒，其中二十五人已是晚期，发生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开始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往中毒这方面想，前几天终于知道了，就找资方谈赔偿和劳动保护问题。而H国资方拒绝进行任何补偿，反而要他们滚蛋，说是中国下岗工人多的是。于是他们今天才在再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愤而占厂的。

田立业问H国经理郑先生："工人们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事实？"

郑先生说："苯中毒的事是有的，进行这种以苯为溶媒的生产就避免不了。"

田立业问："为什么不采用无毒溶媒从事生产？"

郑先生说："无毒溶媒投资成本太高。"

田立业火了，问："郑先生，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的劳动保护法？"

郑先生说："知道。可我们这么做是经过耿子敬书记同意的。"

工人们便又大骂耿子敬，骂他是贪官污吏，是和外国奸商狼狈为奸的吸血鬼。

田立业制止住工人的叫骂，又问郑先生："你们那位金方中先生呢？"

郑先生说："昨天晚上就去了北京。"

工人们说，这个奸商知道耿子敬倒台了，可能想逃跑了。

郑先生示威似的说："公司是准备撤资，将这个生产基地转到昌江市去。"

田立业哼了一声说："撤不撤是你们的自由，可作为新任烈山县委代书记，我要告诉你，也请你转告金方中先生：留在烈山，你们就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保护法。转到昌江市，你们仍然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就是撤出中国，你们也得对已经造成的严重后

果负责！不错，我们现在下岗工人是不少，可我们下岗工人还没有穷到以生命换饭吃的地步！我们欢迎一切外商来烈山投资，可不欢迎和烈山贪官搅在一起坑害烈山人民的任何奸商！”

郑先生说：“怎么决定都是老板的事，我做不了主。”

田立业说：“我做得了主，对中毒工人不按国际惯例和标准进行赔偿，我们烈山县政府就查封你们这个厂，公开拍卖它，用拍卖的钱来替你们进行赔偿！”

工人们欢呼起来，有人竟高呼：“田书记万岁！”

田立业心里一惊，转身怒道：“你们瞎叫什么？”继而命令道，“开门！大明公司全体工人立即退出这座工厂，回家休息，等候政府和资方交涉的结果。这家公司也从现在开始停止生产，直至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要求为止！”

工人们当即开走了五十铃载重卡车，把厂门打个大开。

金华随着县公安局的同志冲了进来，问：“田书记，您没事吧？”

田立业狠狠看了金华一眼：“你知道不知道这座工厂里发生了什么？”

金华摇摇头，一脸的茫然，可也不敢多说什么。

公安局长见郑先生脸上糊着鼻血，便问：“打人凶手在哪里？要不要抓？”

田立业白了公安局长一眼：“没什么打人凶手吧？他们喝工人的血太多，自己流出了一点吧？”转而又对郑先生说，“郑先生，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去和你们老板商量，如果不落实赔偿，我就拍卖你们这个厂，我说话算数！”

工人们又真诚地喊起了“田书记万岁”。

田立业心里很激动，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脸怒气，对喊口号的工人们说：“你们怎么又瞎叫了？万岁是能随便喊的吗？回去，都先回去！”说罢，喊上县长金华，上车走了。

坐在车里，田立业才把厂里的严重情况说了，要求金华组织力量立即对大明公司违反劳动保护法，残害中国工人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并批评金华道：“金县长，不客气地说，你这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作风呀！耿子敬和这家H国公司狼狈为奸，已经让工人们灰了心，你倒好，不做任何调查了解，听说人家要撤资，就跑去安慰人家。今天一来还要抓我们的工人，你说说看，这让工人们怎么看咱们的人民政府？怎么看咱这些当领导的？我可给你说清楚：今天真抓了工人，咱放都不好放！咱就是汉奸！咱政府就是汉奸政府！”

金华受不了了，说：“田书记，您批评的虽然有一定道理，可说得也太过分了吧！为官一方，总得保一方平安，当时又是这么种情况，就是让公安局的同志冲进去，把工人赶出来，也是正常措施嘛，怎么能扯到汉奸政府上去？”

田立业气呼呼地道：“金县长，你还不服？我提醒你一下：烈山县政府的全称叫‘烈山县人民政府’，任何时候都别忘了‘人民’这两个字！”

金华也很火：“好的，田书记，我会记住您的教导，可我也想请您记住：不要太感情用事，太随便表态，人家在烈山投资的工厂并不是这么好拍卖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对上级领导负责的问题，您不是不知道，高书记很关注这家H国公司！”

田立业哼了一声：“高书记是不了解情况，他如果了解情况，也会支持工人合理要求的！”想了想，禁不住又说，“金县长，这一点你可真像你妈，只要是上级领导说的，你都当圣旨！”

金华冷冷道：“田书记，请您不要把我妈扯上，我知道你们在平阳市委工作时有矛盾，希望您不要把你和我母亲的矛盾带到我们烈山的工作中来，这不利于合作共事！再说，听上级领导的有什么错？听高书记的又有什么错？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就是要有组织纪律性！”

田立业火透了：“你的眼里和心里就是没有老百姓！”

金华也不客气：“是的，田书记，您眼里和心里有老百姓，所以人家才高呼田书记万岁嘛！人家要是喊起田书记万万岁，您可能就会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赶出烈山，赶出中国了！”

田立业马上听出了金华这话中隐现的杀机，不敢争执下去了，叹了口气道：“好了，好了，金县长，我们不要吵了，我今天也是被那帮奸商气急了眼，脾气不太好，就是说了些过头话，你也别计较了，总还要在一起合作共事嘛！”

金华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这才勉强笑了笑：“田书记，我也能理解您，您是工人出身，妹妹现在又下了岗，对工人有些特殊感情很正常。可问题是，我们是一县的领导人，要对一县的经济发展负责。您想想，如果真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烈山，让烈山新区的外资和合资都撤走，咱改革开放还搞不搞了？”

田立业真是哭笑不得，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奶奶竟给他上起课来了！

金华最后说：“田书记，您放心，对大明公司，我马上组织调查取证。”

田立业忍着气，扮着笑脸道：“那就好，那就好……”

扮着笑脸，说着好话时，田立业心里沮丧极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呀？咋自己的理一下子都变成金华的理了？这一把手当得不窝囊吗？这还真不如过去在平阳市委当甩手副秘书长。当甩手副秘书长，天下的理都在他手上，他今天指责这个，明天批评那个，小日子过得多潇洒！现在好了，七品乌纱往头上一扣，有理也得让人家三分！

不让也真不行，以后还要合作共事，自己这个县委书记又是“代”字号的。他这“代书记”和金华的“代县长”可不同，金华的“代县长”是因为县人大手续上的问题不能不先“代”着，他这“代书记”却是因为组织上对他还有保留，对此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金华和其他同志也看得很清楚。

4

副委员长做副总理时曾经三次视察过平阳，和姜超林很熟悉，现在做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变成了市人大的对口接待首长，姜超林就更不敢怠慢了，破例提前一个小时赶到平阳国际机场等着迎候。姜超林以为市委书记高长河会晚一些来，不承想，在贵宾室刚坐下，高长河的车也到了。姜超林透过落地窗看见，高长河从车里钻出来，在刘意如和王秘书长的陪同下快步进了贵宾室的门。

姜超林装着没看见，和随他一起来接机的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黄国华继续谈接待工作，说："黄主任，副委员长可是两年没到咱平阳来了，上次来时，我和副委员长谈过民间集股上跨海大桥的设想，副委员长很支持。现在大桥建成了，我们一定要请副委员长好好看看。最好是晚上去，让大桥管理处把灯火全打开。"

黄国华说："姜主任，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姜超林又说："晚上我陪副委员长去。"

黄国华笑道："当然得你陪，顺便汇报工作嘛！"

就说到这里，高长河过来了，很热情地和姜超林打招呼说："嗬，老班长，您来得早嘛，我紧赶慢赶，还是落后了一步。"

姜超林也笑："长河，你也不算迟嘛！"

高长河在姜超林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老班长，我可有情报呀，听说您和副委员长很熟是不是？那就辛苦您了，全程陪同副委员长吧。副委员长在电话里也说了，就要您老班长陪。"

姜超林点点头说："好吧。"转而又很随意地问，"哎，长河，烈山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呀？"

高长河说："不太清楚，耿子敬和两个常委批捕了，赵成全病得很重，随时有可能死亡，就没转捕。"

姜超林不动声色地道："这个案子马万里同志一直盯着，得花大力气抓呀！"

高长河笑笑，含蓄地说："是的，老班长，您知道的，孙亚东很负责任。"

姜超林用指节敲了敲面前的茶几："长河呀，请你转告亚东同志，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尽可能挽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赃款、赃物依法

没收就不用说了，我想提醒的是：耿子敬利用职权送出的行贿赃物也要一一追回呀，不管他是谁。”

高长河说：“那当然，这种事孙亚东自然会办的。”

姜超林却说：“你还是提醒孙书记一下比较好。”

高长河点头应了，应过之后，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头，便问：“老班长，您是不是又听说什么了？”

姜超林摆摆手：“我能听说什么？你喊我老班长嘛，我就好心给你提个醒。”

这时，刘意如过来了，说：“高书记，您的电话，在隔壁办公室。”

电话是何卓孝从上海打来的，汇报平轧厂接受兼并的谈判情况，说是谈判进行得不错，只是在平轧厂现有工人的安置上产生了分歧，东方钢铁集团的初步意见是兼并后最多只能留下一半工人。何卓孝请示高长河：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再让步？高长河想了想说，你们先坚持一下，坚持不下来再让。

接完何卓孝的电话，高长河马上又想到了姜超林的话，认定这里面有问题，看看时间还早，办公室又没别人，便打了个电话给烈山的孙亚东，问孙亚东：耿子敬有没有向哪个领导或领导亲属行贿？

孙亚东在电话里沉默了好半天才说：“高书记，这事还要调查。”

高长河一听这话就知道有问题，便追问道：“涉及哪个领导？”

孙亚东又沉默了好半天：“高书记，是你。”

高长河惊呆了：“孙书记，你没搞错吧？我到平阳才几天呀！”

孙亚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是你大舅子梁兵惹的事，他收了耿子敬一台春兰空调，价值人民币五千余元，就是在耿子敬案发前一天收的。据耿子敬说，是正常的朋友交往。耿子敬通过我市轻工局王德合局长认识了梁兵，成了朋友，耿子敬就在梁兵要搬新房时送了台空调，以示祝贺。”

高长河气坏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梁兵分了新房是事实，梁兵和轻工局局长王德合是朋友也是事实，收耿子敬的空调肯定也是事实！耿子敬给梁兵送空调干什么？还不是因为自己到平阳来做市委书记了吗？另外，梁兵当初带王德合到自己家跑官，只怕也会收王德合什么赃物吧？一急之下，头上出汗了。

孙亚东却说：“高书记，你也别急，这事还得查。”

高长河尽量平静地说：“好，孙书记，要好好查，不要管耿子敬和梁兵怎么说，只要是送了空调，就作为赃物收回！另外对那个轻工局的王德合也要着手调查，这个人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我和文市长商量了

一下，准备撤他的职！”

孙亚东这才有了些高兴，说：“好，高书记，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好工作了！”

放下电话，高长河实在恼火透顶，心里既骂梁兵，又骂孙亚东和姜超林，——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搞不好就是孙亚东和姜超林联手做他的文章！孙亚东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种，必然是上了姜超林这铁腕老手的当！

然而，回到贵宾室再见到姜超林时，高长河仍是一脸微笑。

这时，姜超林正和面前的市委、市人大的干部们谈笑风生：“……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有些偏嘛！因为烈山出了个耿子敬，就看哪个干部都像有问题，把我们的生活看得也比较灰。我不这样看，我到哪里讲话都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还是好的，现在的生活也是好的嘛，连美国总统都说，中国人民过上了几个世纪以来从没有过的好日子，不是什么血泪嘛！长河，你说是不是呀？”

高长河笑笑：“那是，什么时候就请你给我们的干部们做场形势报告吧！”

姜超林摆摆手：“算喽，这种报告得你市委书记做了！”

这时，一个民航负责同志走了过来，说是副委员长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高长河和姜超林遂起身走向停机坪。起身后，高长河坚持要姜超林走在前面，姜超林推辞不过，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金华不知道母亲刘意如和高长河都到机场接副委员长去了，精心换了身漂亮时装来找高长河告状。按金华的设想，自己得先和母亲刘意如商量一下，再去和高长河谈。可母亲和高长河都不在，金华有点犯难了，正犹豫着是不是回烈山，母亲来了电话，要办公室的同志送一份材料到国际酒店。金华这才知道，母亲和高书记都在国际酒店。金华便在电话里说，要过去找高长河汇报工作。刘意如不同意，要金华最好现在不要去，说高长河情绪好像不太好。金华说，那我不汇报，人家可就要恶人先告状了。刘意如一猜就知道恶人是田立业，听金华的口气好像很急，便问，非马上汇报不可吗？金华说，烈山发生了工人占厂的严重事件，就是高书记前天和我们谈话时特别提到的那家H国大明公司的工厂。刘意如一听是这事，马上说，好吧，我现在就和高书记打招呼，你过来吧。

赶到国际酒店时，碰上副委员长的车队出门。金华正想着能不能见到高长河，却在门厅里看见了高长河。高长河正和母亲说着什么，见她来了，眼睛一亮，马上说：“好嘛，金县长，这才叫美丽动人嘛！”

金华笑道：“高书记，您都批评我两次了，我敢不改正吗？”

高长河情绪还好，说：“好，好，改正就好，走，走，到房间里谈。”

这一来，金华眼见着母亲在场，却也没法和母亲商量了。

到了房间，高长河问：“怎么回事呀？怎么让工人把厂占了呢？你们怎么处理的？田立业是什么意见？这个同志，怎么连个电话也不打给我？”

金华便汇报说：“高书记，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发现大明公司出事，我马上让公安局带人去了，接着向田书记汇报。田书记正和姜超林书记打马拉松电话。等他打完电话，就一起去了现场。到现场一看，大门被堵了，人家H国的国旗也降了，情况很严重。田立业一直在那儿犹豫。我有点急，要求公安局的同志冲进去，马上结束混乱局面。田立业不同意，说是千万不能引起流血冲突。”

高长河说：“田立业倒还不糊涂，比你有经验。”

金华愣了一下，只得说：“是的，高书记，回过头想想，田书记比我

冷静。”然而，仍是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可高书记呀，接下来田书记就有些不像话了。我们要求工人开门，我和田书记进去和他们谈谈。工人不答应，要我们爬门进去。田立业竟然就爬门进去了，裤子也剐破了，真连烈山县委、县政府的脸都丢尽了。”

高长河脸挂了下来：“胡闹！”

金华受到了鼓励，益发起劲了：“更不像话的是，工人的要求他全答应了，当场指责人家H国的经理，还要封人家的厂。工人们就喊口号：田书记万岁。”

高长河气了：“这个田立业！我反复和他说过，要他不要随便表态，他怎么就是不听呢？他究竟是县委书记还是工人领袖！”

金华说：“在场的同志们都看不下去，我也悄悄和他说了，不能感情用事，要田书记注意我们改革开放的形象。他先还不服气，骂我是汉奸，骂我们县政府是汉奸政府。后来头脑冷静下来，田书记也承认我说得对，也表示了，说是可能有些话说过头了，要我不要在意。”

高长河直叹气：“这个田立业！上任才几天，就这么胡闹！”

金华说：“高书记，您也别气了，好在现在事情圆满处理完了。”

高长河这才想起问：“哦，对了，工人闹事的原因是什么？”

金华叹了口气说：“高书记，H国那家公司也有问题，也不能全怪我们工人，他们劳动保护跟不上，工人们去交涉，他们态度又傲慢，就发生冲突了！我和田书记说了，准备对大明公司违反劳动保护法的问题进行查处！高书记，您看呢？”

高长河说：“好，好，这样处理很好，很妥当。”

金华显得十分老成，说：“外国厂商在中国办厂，这种违反劳动法的事多着呢，我看主要是个监管问题；过去耿子敬和赵成全监管不严，才产生了这种问题。我现在准备加强监管，打算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全县外资和合资企业执行劳动法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不过，高书记，我们也不能动不动就赶人家走，就要封人家的厂呀，这要破坏我们引进外资工作的。高书记，这事您恐怕还得给田书记稍微提个醒。”

高长河没好气地说：“我会找田立业算账的！”

金华媚媚地一笑说：“不过，高书记，您也别把我们田书记批狠了，你批狠了他，他可不会饶了我呀，现在工作难做呢！”

高长河却说：“我不批狠了他，他准还有下一次！”

金华带着些撒娇的口吻说：“别这样嘛，高书记，您这样，下次我可不敢来找您汇报工作了！”

高长河这才笑了：“好，好，小金县长，你放心，我会注意方式方法

的。”

临别，高长河又向金华交代，要金华一定要积极支持田立业的工作，主动搞好班子的团结，说是田立业本质上还是个很好的同志，只是这些年在机关闲得散漫了，一时还不适应，大家要多关心帮助他，支持他在烈山多干些实事。

金华连连应着，还掏出小本本记录，态度诚恳而自然。

6

金华在国际酒店告状时，田立业正在应付烈山县著名的上访专业户李堡垒。

李堡垒本名不叫李堡垒，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她之所以叫李堡垒，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她家做过共产党游击队的堡垒户。战争年代，一个负伤的区委书记在她家养伤被日本鬼子抓去杀了，肃反时，他们家就受了怀疑，当时做的结论是李堡垒的父亲告密，李堡垒的父亲因此被判了二十年刑，一九六五年病逝在狱中。李堡垒大了后，一直告状，从青年告到中年，告到老年，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反复告了好几遍。先是要求重查此案，平反落实政策。平反落实政策后，又要求追认其父为革命烈士。这事比较难办，有关部门一直不同意。李堡垒便继续顽强上访。国家赔偿法出来后，李堡垒上访积极性更高了，目前常驻北京，以向各地赴京上访人员提供中央各部委领导车牌号码和上访咨询为职业，只在农忙时回家看看。有时也跑到县委、县政府转转，给被她堵住的书记、县长们上上政治课，讲讲廉政问题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

这日下午，田立业真是倒霉透了，刚看望完大明公司的受害工人，就被李堡垒堵在办公室了。办公室齐主任最先发现了李堡垒。当李堡垒又矮又胖的身影一出现在县委二楼走廊上，齐主任就知道坏事了，忙赶在李堡垒走进田立业办公室之前，先一步进了办公室，当着田立业的面撒谎说："李堡垒，你又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的，耿子敬被抓了，新书记还没来，有话你和我说吧！走，走，到我办公室来吧！"

李堡垒一把推开齐主任："走开，谁和你说？以为我不知道呀？这位就是老田，田书记！中午我见他先在大明公司爬门，后来又听到他为受害工人说话，很好！"转而对田立业说，"很好啊，老田同志，这才像我们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嘛！"

田立业早在六年前当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时，就接待过李堡垒的上访，领教过这位女同志的厉害，知道逃是没法逃了，便很客气地请李堡垒坐下。

李堡垒坐定就说："老田，别以为我今天是来上访的，不是！我的问题是老大难问题，要中央解决，你们下面这些小小的县处级干部解决不了，我知道。今天我来找你有两件事，第一，表扬你在处理大明公司问

题上的鲜明立场。第二，和你这个新任县委书记谈谈廉政问题。”

田立业赔着笑脸说：“好，好，您说！不过，李大姐呀，表扬就不必了！您就谈廉政问题吧！您谈完我还得工作。咱抓紧时间好不好？您也知道，我刚上任。”

李堡垒挥挥手说：“那好吧！——还是得先表扬！老田，你很好！很好呀！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现在共产党是不是穷人的党了呢？有的地方已经不是了，像耿子敬当书记时的烈山，整个县委班子都烂了！而今天在新区，你老田，田立业，又把咱穷人党的立场找回来了！小齐，你要好好向老田学习！”

齐主任向田立业挤了挤眼：“是的，是的，李大姐，我们一定记住您的话，站稳无产阶级的贫穷立场，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李堡垒火了：“小齐，你怎么给我油腔滑调？啊？我说过站稳贫穷立场吗？贫穷是社会主义吗？改革开放二十年了，小平同志早就南巡讲过话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小齐同志，你要不要我给你全面讲述一下目前全国的情况呀？你知道当前咱们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吗？国民经济增长目标是多少？困难在哪里？你给我说！说不出来吧？咱朱总理都为像你这样的废物愁白了头！”

田立业忙说：“是，是，小齐不懂事，李大姐，您别和他计较，我马上批评他，这全国的情况呢，咱以后再讲，您还是重点谈您的第二个问题吧！真对不起，李大姐，我马上还要接待新华社的几个记者！”

李堡垒说：“好，老田，因为你今天立场站得比较稳，我这廉政也就拣重点谈谈了，尽量简明扼要，一般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说着，打开了一个黑糊糊，脏兮兮的自制笔记本，“分三个方面谈，立足点这如此等等的四个方面我今天就不打算谈了，一般和新上任的烈山领导，我都要谈这七个方面。耿子敬那次躲到男厕所里，我就站在男厕所门口耐心细致地给他谈……”

田立业忙说：“李大姐，这事我知道，您忘了？当时我不也在烈山吗？您这一谈不要紧，我和男同志们都进不了厕所，好多人差点尿了裤子。”

李堡垒说：“是呀，我就这样苦口婆心，他耿子敬还是没听进去嘛，还是腐败掉了嘛！还有那个赵成全，态度倒好，我说什么他应什么，笑得像个弥勒佛，可没往脑子里装嘛！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创造了两个班子一起垮台的全国纪录！”

田立业说：“李大姐，您放心，我会认真记住您的话。”

李堡垒点点头：“你不错，老田！那我就先谈第一方面：反腐倡廉的

伟大意义和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腐败问题的认识过程。对反腐倡廉的认识，我们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开始没当回事，有些人还鼓吹过腐败无害论，把腐败说成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这种貌似解放思想，实则祸国殃民的典型论点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后来一段时间，这种论点站不住脚了，又有同志提出，要搞民不举官不究……”

没想到，就在李堡垒滔滔不绝讲述第一个问题时，新华社记者李馨香和镜湖市长胡早秋找到门上来了。

李馨香进门就说：“田蜜，文章写好了，你看看吧，棒极了！”

田立业像看到了救星，忙站起来对李堡垒说：“李大姐，您看看，真对不起，记者们来了，这位是新华社李记者，这位是《人民日报》的胡记者。”

李堡垒看看李馨香，又看看胡早秋，合上笔记本对田立业说：“是不是花钱买新闻呀？老田，这可不好，也是一种腐败现象，你才上任，可不要学这一套！”

被指认为《人民日报》记者的胡早秋不知李堡垒是哪路神仙，不敢作声。

真记者李馨香却不高兴了，把写好的文章从小包里掏出来扬了扬：“哎，我说你这个老同志，你看看，这是不是有偿新闻！”

李堡垒当真凑过脑袋看了，标题赫然：《在历史的黑洞中——平阳轧钢厂十二亿投资失败的沉痛教训》。还想细看时，李馨香把打样抽回了。

李堡垒倒也服了，再次表扬田立业：“很好，老田，你很好！”

田立业趁势说：“李大姐，咱们是不是先谈到这里，等我有空您再来谈？”

李堡垒点点头：“好吧，老田，你先忙着，我到县政府那边看看金县长！”

李堡垒走后，胡早秋才问：“田领导，这位老太太是哪路的？”

田立业没好气地说：“忠义救国军！”

李馨香指着胡早秋，笑了：“胡司令，看看，是你队伍里的人！”

田立业这才叹着气把李堡垒的情况说了。

李馨香笑弯了腰：“这么说，是我们救了你？田蜜，你得好好请客！”

胡早秋也直乐，说：“田领导呀，田领导，你看看你这出息！啊，一上任就被一个上访专业户教训了一通！你这嘴不是很会说吗？咋不驳这老太太个体无完肤？问问她，凭什么给你上课？”

田立业苦笑着说：“胡司令，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李堡垒太厉害了！上访了三十多年，见过大世面，都成精了。耿子敬比我狠吧？除了姜书记，没个怕头，可只要一见她就躲！要钱给钱，要路费给路费！”

胡早秋哼了一声：“太软弱了！为什么不给她动点硬的？”

田立业说：“哎呀，你是不知道，她坐过‘四人帮’的牢，在各种遣送站待过，很有斗争经验。早就学会了合法斗争，不吵不闹，更不骂人，净对你进行党纪国法教育！——你可别说，这老太太也真是不得了，讲得还都在道理上，据说能把中央二十年来有关廉政的文件号码和主要内容都背下来，你敢不听她训话？”

正说着，李堡垒却又进来了：“哦，对了，老田，都走到县政府门口了，我又想起了个事：这两位记者不来了吗？请他们报道一下H国大明公司的事好不好？外国老板这样残害我们的工人是不行的！你得处理好，别再弄出一群上访专业户！”

田立业连连道：“好，好，我和记者们商量吧，可李大姐，您千万别领着他们去上访啊，这要犯错误的！”

李堡垒说：“我知道，我一插手你们就好抓我了。我不会插手。但他们只要找我咨询，我就得帮他们，把法律的武器和中央首长家的电话一起交给他们！”

田立业真有些怕了：“李大姐，您也看到的，我正在积极处理嘛！”

李堡垒说：“那就好，老田，你不要怕，我做你的后盾！”

田立业说：“好，好，李大姐，有您支持，我就不怕！”

李堡垒说：“哦，还有个事得你们帮着办办：麦已经割完了，我又要到北京去找中央上访了，老规矩，路费还得请你们当领导的解决一下。”

田立业问齐主任：“过去是咋办的？”

齐主任说：“过去只要李大姐进京，县里就补助三百块。”

田立业想了想：“那还按过去的规矩办吧，小齐，你去帮李大姐办一下。如果财务人员下班了，就先垫上。”遂又笑着对李堡垒交代说，“不过，李大姐，我可给您说清楚，您别说这是给你上访报销路费，我们这是给您的生活补助。”

李堡垒挥挥手：“一回事！我现在都不问你们要介绍信了！”想了想，又说：“老田，我也得把话和你说清楚：你别以为给了我补助，我就不管你们领导同志的廉政问题了！我可告诉你：我雪亮的眼睛仍然在盯着你们！”

田立业哭笑不得：“李大姐，您看您，雪亮的眼睛盯得这么紧，耿子敬、赵成全还是全都腐败掉了！用您的话说，是开创了两套班子一起垮

台的全国纪录！我看您也有一份责任！”

李堡垒一本正经承认说：“是的，老田，我是有责任！这是个沉痛教训嘛！耿子敬、赵成全搞腐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这两年我在北京的时间比较长，和他们谈得少了。以后我一定要抽空常回烈山，多和你老田谈谈！”

田立业心里暗暗叫苦，脸上却仍在笑：“好，好，李大姐，您就常来谈吧！”

齐主任带李堡垒去领钱，走了。

二人走后，田立业鬼鬼祟祟向门外伸了伸头，见李堡垒确凿进了齐主任的办公室，才急急忙忙招呼胡早秋和李馨香说：“二位，快！快跟我撤！别再让李堡垒杀我们个回马枪！”

胡早秋和李馨香一边笑骂着田立业，一边跟田立业出了门。

7

一出县委大门，胡早秋就有些奇怪：这田立业，咋不走大路，尽钻小巷子？到了县委后街的野菜香酒馆才知道，田立业竟要请他们吃野菜。

胡早秋马上叫了起来：“田领导，你可真做得出来：你到镜湖我请你吃河鲜、海鲜，我头一次到你这儿来，你竟然请我吃野菜！怎么？搞忆苦思甜呀？”

田立业笑道：“胡司令，你就不懂了，现在吃野菜是一种时尚，美容，防癌，还是绿色食品，比大鱼大肉好多了，不上档次的客人我还不请野菜呢！”

胡早秋手一摆：“立业，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们烈山有个好地方，赵成全请我去过，新区的香港食府，有澳洲龙虾，咱去香港食府吧！”

田立业这才说了实话：“胡司令，你饶了我吧，我上任才第三天，刚刚作完廉政报告，我今天只要敢往香港食府一坐，明天这县委代书记就别当了！”

胡早秋笑了：“不怪我小气了吧？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念你可怜巴巴的，态度也还老实，我也就不计较了，就进行一次忆苦思甜活动了。”

田立业便感叹：“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上任才三天，我这头就搞大了，四处都是矛盾，四处都是是非。刚才你们也看到了，还得应付上访专业户。”

李馨香问：“上访专业户说的那个H国大明公司是怎么回事？”

田立业摇头叹气说：“别提了，搞不好又是桩影响恶劣的大案子，我正让有关部门调查取证。”遂把大明公司发生的事向李馨香和胡早秋说了一遍。

李馨香说：“这事也真得报道一下，太恶劣了，这么多人中毒！”

胡早秋也说：“要是我，早让这家公司关门了，哪能让工人先闹起来！”

田立业苦着脸：“为这还和金县长闹翻了，这小姑奶奶自己官僚兼洋奴，竟还要对我们工人动硬的！我批评她，她就和我吵，最后反把我教训了一通！”

刚说到这里，手机响了，田立业粗声粗气“喂”了一声，怔了一下，忙捂住送话器一端，小声对胡早秋说了句，“是市委高书记。”自己的声音马上也低了八度，“哦，是高书记呀！”

高长河在电话里问：“立业，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啊？烈山没什么事吧？”

田立业道：“没什么事，一切正常，高书记！”

“一切正常？”高长河那边不高兴了，“H国的大明公司是怎么回事？啊？你都随便表了什么态？叫你不要随便表态，你就是不听！你在大明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呀！身为县委书记不能控制群众闹事的局面，竟然在群众的压力下去爬大门，这在全中国只怕都找不到第二个！你说说，这样一来，谁还看得起你这个县委书记？你烈山县委还有权威可言吗？”

田立业被训呆了，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

高长河继续说：“还挺英雄嘛，骂人家是汉奸，是汉奸政府！你是什么？是工人领袖？想领导全县工人占厂、罢工？金华的意见很好，对大明公司该怎么查处就怎么查处，但这是个监管问题！”

田立业这才明白了：肯定是金华跑去向高长河汇报过了，怪不得下午开大明公司受害工人座谈会时金华不在场！

高长河也提到了金华：“金华是个好同志呀，田立业，你要庆幸有这么个头脑清醒、聪明能干的好同志和你合作共事，今天不是金华同志，还不知要出多大的乱子呢！当然了，你能向金华做自我批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谁也不要再说了，更不要对外面说，这影响不好！对大明公司，就按金华的意见进行查处，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要开口闭口就是封门。立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田立业沉默着，几乎想哭出来。

高长河却以为自己批痛了田立业：“好了，好了，立业，你也不要难过了，我能理解你，你心情还是好的，是想做事，就是过去的老毛病一下子还改不了，以后注意就是了，我和市委有思想准备，所以才一直盯着你，你呢，也要多汇报！”

田立业这才应了声：“是的，高书记，今后我一定多汇报，多请示。”说完，准备挂机了，突然想到李馨香的文章，便又说，“哦，对了，高书记，新华社李记者的文章写出来了，您不是要审阅吗？我让李记者给您送去好不好？”

高长河说：“我正要见见这个记者呢，她在哪里？”

田立业说：“就在烈山，给我送稿子来了，现在正在吃饭。”

高长河想了想：“马上派车把记者送到平阳来，我要和她谈谈！”

放下电话，田立业眼圈红了，毫不掩饰地把高长河对他的批评说了一通，说罢便失态地骂起了金华，叹息说："如今这年头，会干的不如会说的！"

胡早秋道："立业，你也是的，咋就不向高书记解释一下？"

田立业说："解释有什么用？人家的小报告已经打上去了，我要解释，高书记还以为我强词夺理呢！再说，我又是一把手，说得太多也不好。算了，让高书记日后擦亮眼睛自己看吧！我还就不信好人没好报！"

李馨香却气了："田书记，你不说我说，写文章说！"

田立业忙向李馨香拱手道："别，别，姑奶奶！您饶了我吧，我身后可既有领导，又有群众的雪亮眼睛在盯着，本质上和被监督劳动的坏分子差不多，可不敢找麻烦了！您哪，就快吃快走吧，我们高书记今晚要接见您！"

李馨香手一摆："我不接见他，谁想见他这种偏听偏信的官僚政客呀！"

田立业说："看看，误会了吧？误会了吧？其实，高书记还是很不错的，怪只怪我这人过去太随便，给大家留下了个不太好的习惯性印象。高书记不论怎么批评我，出发点都是好的，所以我现在只有委曲求全干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

李馨香讥讽说："田书记，你这变化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太大了点？县委代书记一当，立马就变成了一个高尚的人！"

"高尚的人？"田立业摇摇头，"李记者呀，我可真不高尚哟，说真的，我现在巴不得再回市委当甩手副秘书长呢！好，好，都别说了，咱们喝杯酒吧，就庆祝我从此变成了高尚的人！"

胡早秋乐了："田领导呀，你这一高尚，镜湖和烈山的友谊就万古长青了。我们白书记说了，北半湖污染的事就拜托你了，你们临湖镇那两家小纸厂说啥也不能再往北半湖排污了。你老兄就帮我们把这事抓抓好不好？"

田立业不以为然地说："哪有这种事呀，烈山的小纸厂不早就停了嘛！"

胡早秋气道："白天停，夜里开，上面来查它停，人一走它就开！田领导呀，你们临湖镇班子实在是很成问题，听说最近又要蠢蠢欲动了，我们白书记建议你们县委开个会，先把你们临湖镇的班子换掉，杜绝这个总污染源……"

田立业差点把嘴里的一口酒喷出来："什么？什么？胡司令，你……你和你们白书记把我当啥了？想趁我立足未稳打劫我是不是？胡早秋代

市长，这我可和你说清楚：咱们朋友归朋友，你想让我在烈山扶植亲镜湖的汉奸政权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章 别无选择

1

姜超林在任用田立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原则性，让刘意如从心里由衷敬佩。姜超林就是过得硬，自己有权时不提田立业，现在高长河提，也敢于站出来反对，为了对工作负责不怕得罪人，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相比之下，高长河就差远了。从刘意如这段时间的观察看，高长河不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思路，使用干部，还是决策水平，都比姜超林逊了一筹。刘意如甚至认为，高长河和田立业、胡早秋本质上是一路人，都是甩子，只不过量级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一点已经搞清楚了，高长河在省城当市委副书记时就以乱说话，乱写文章闻名。所以高长河上台后重用田立业、胡早秋这种甩字号干部并不奇怪。姜超林看不下去，和高长河进行斗争也不奇怪。如果她是姜超林也要斗争的！想想呗，高长河都说了些啥？干了些啥？什么霓虹灯下有血泪？就是有血泪也不能说嘛！你是什么身份？说这话有什么积极意义？自己卡拉OK唱得挺起劲，还要收特种高消费税，甚至想向三陪人员收税，搞什么名堂？这又是什么影响？

回过头一想，刘意如自己也觉得奇怪：她和姜超林没有什么特殊关系，高长河对她也不错，把田立业提为烈山县委代书记时，也把她女儿金华提成了代县长兼县委副书记，括号正处级不存在了。可她为什么就是看不惯高长河呢？怎么反倒敬佩起老书记姜超林了呢？这才发现，自己也是出于公心。

然而，这种出于公心的话却不能说，在姜超林面前不能说，在高长河面前也不能说。对高长河的作风再看不惯，高长河仍然是市委书记，对他的指示，她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这便产生了痛苦和矛盾。

每当违心应和高长河的时候，刘意如心里就觉得不安。她把这感觉和女儿金华说了。金华埋怨她没从姜超林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拿姜超林

的标准来要求高长河，是习惯性思维在作怪。刘意如也觉得有道理，也想从习惯性思维中挣脱出来，努力跟上高长河的思路。可要命的是，习惯性思维竟是那么固执，常常会突破理智的厚土冒出来，去追逐姜超林而不是高长河的思路……

想到了女儿，女儿的电话便打来了，开口便问：“妈，您咋还在办公室？”

刘意如说：“高书记让我等个新华社女记者。”

金华说：“妈，那您说话可小心点，这个新华社女记者听说是在姜超林的安排下做平轧厂文章的，高书记并不喜欢她！”

刘意如说：“这事我知道，你别替我烦。”说罢，又问女儿：“哎，金华，你下午和高书记谈得怎么样？你一走，高书记还向我夸你呢。”

金华“咯咯”笑着说：“高书记能不夸我吗？我把大明公司突发性事件处理得那么好！”

刘意如又问：“大明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怎么处理的？”

金华便得意洋洋地把事情经过向刘意如说了一通，大谈田立业的荒唐和愚蠢，说是田立业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失招了，就是表态轻率：“……妈，您知道吗？高长河和市委最担心的，就是田立业轻率表态。田立业是高长河提起来的，等着看高长河笑话的人多得是，包括姜超林！我就根据高长河这种心理，给田立业上了点对症的‘眼药’，打打他的气焰，杀杀他的威风！”

刘意如想，女儿真是越来越成熟了，她的思维可能属于姜超林，而女儿却必定会以自己的敏捷去追逐高长河的思路。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哩，只怕以后不是女儿向她讨教，倒是她要多向女儿讨教了。

金华越说越得意：“……妈，你说田立业糊涂不糊涂？现在哪家厂子老老实实遵守劳动保护法呀？违规违法的情况多得是嘛，田立业竟敢说封人家的厂子，还吓唬人家要拍卖！不就是二十多个工人吸了些苯蒸气，闹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嘛，有什么了不起……”

刘意如以为自己听错了：“金华，你刚才说什么？二十多人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家大明公司违反劳动保护法造成的？”

金华说：“是的，还有五十多个不太严重！罚大明公司一些款就是了……”

刘意如脸一下子白了：“金华，你知道什么叫再生障碍性贫血吗？就是血癌，白血病，要死人的！大明公司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田立业是对的，这种血泪工厂怎么能不赶快封掉？你怎么还这么糊涂？你这县长

不想干了？啊！”

金华那边没声音了。

刘意如“喂”了几声，急切地问：“金华，你……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金华这才说：“妈，我……我听着呢，您讲！”

刘意如想了想：“赶快采取补救措施，一、想法再向高长河汇报一次，就说你调查后，发现情况相当严重，把真实情况原原本本都告诉高长河，一点都不能隐瞒，得了血癌的二十多人要报出完整的名单。二、按田立业的意见立即查封大明公司，要比田立业更果断，措施更得力！”

金华连连道：“好，好，妈，明天我……我就办这些事！”

放下电话，刘意如再次想到：这个高长河真是不如姜超林！姜超林决不会这么糊涂，也决不会在这种涉及二十多条人命的大事情上上女儿的当！姜超林的眼睛可是亮得很，腿可是勤快得很，只要知道这种事，就会一追到底，甚至可能马上亲自去烈山，高长河却这么糊涂，竟还表扬女儿处理得妥当！

正心烦意乱时，镜湖代市长胡早秋带着新华社记者李馨香进来了。

刘意如忙抹去脸上的阴云，微笑着迎了上去：“李记者，欢迎，欢迎……”

2

“……这里的空气弥漫着百年历史的气息。是平阳百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馨香同志，你看，这是一八九六年这座小红楼落成时的照片。从这张照片的背景看，那时的平阳荒凉得很哪。可平阳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就是从那时起步的。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灾难的世纪，同时也在中国沿海地区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比如上海、香港，我们平阳。

“看看，这幅照片的情景就不同了嘛。这是一九一○年的平阳，小红楼已经融在这些西方建筑特色显著的建筑群里不那么起眼了。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〇年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是平阳建城的初始阶段，是一个动态阶段。因为史料较贫乏，当时的情况不太清楚，但在我的想象中，肯定处处都在大兴土木。后来就是一段凝固时期了，直到三十年代，日本人入侵平阳，才又开始了城市东扩。”

“馨香同志，你把这两张照片对照看看，对，就是这两张，小红楼当时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部。看出了什么没有？小红楼已经不是市中心了，东扩以后的市中心移到了现在的民主路。民主路可不民主呀，是日本人用坦克推出来的。鬼子不和你讲什么拆迁政策，赶你走你就得走，不走他的坦克就上来了。所以我们有些同志就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说是搞城市建设有时就得搞点法西斯作风。声明一下，馨香同志，这话我是不赞成的。

“城市的东扩，是平阳的第二个动态阶段。第三个动态阶段就是这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不得了啊，平阳城扩大了五倍，长高了七倍，这座三层小红楼在那些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面前，连孙子都算不上了。历史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多情。无情时，给你来个几十年凝固，多情时让你日新月异，一天等于许多年。”

高长河指着楼下门厅里新挂出的一幅幅照片，向李馨香介绍着小红楼的历史。

李馨香认真听着，看着，一时间几乎忘了到这里来的目的。

高长河显然很得意：“这些照片是我来了以后，让招待所挂出来的。自己没事时看看，也让到这里找我汇报工作的同志都看看。作为一个城

市管理者，不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是不行的。你们外地客人看看也好嘛，领略一下这地方的历史风景，对平阳也就多了点感性认识。是不是呀，馨香同志？”

李馨香点点头：“是的，高书记，您今天要不介绍，我真不知道这座小楼有这么大的名堂，这么有历史。”

高长河说：“那好，你就好好看看吧，那边还新开了个资料室，已经收集了不少有关小红楼的历史资料，准备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刘主任陪你看，我先去看你的大文章，看完以后，我们再交换意见。”

李馨香说：“好，高书记，您别管我们了。”

高长河上楼后，刘意如陪着李馨香继续看历史照片和资料。

李馨香快人快语说：“刘主任，高书记这人好像还不错嘛，不像个坏官僚。”

刘意如怔了一下，没敢接茬儿。

李馨香却又说：“权力四周有小人啊，高书记恐怕是上小人的当了！”

刘意如有些不悦了：“李记者，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馨香发现说得不当，忙道：“刘主任，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指高书记身边的干部说的，是指别的事。刘主任，您知道吗？你们烈山县的女县长金华可不是个好人，自己官僚主义，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反倒到高书记面前告了他们县委书记田立业的恶状，让田立业不明不白挨了高书记一顿训！”

刘意如一惊：“哦，李记者，你都听说了些什么？”

李馨香道：“回头和高书记说吧，搞不好高书记都得跟着那个女县长倒霉！”

刘意如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大明公司工人苯中毒的事？”

李馨香说：“是啊，二十五个工人已经患上了白血病，后果太严重了！”

刘意如说：“李记者，这事高书记已经知道了，我看，你就不必和他说了。”

李馨香说：“高书记知道什么？我来之前正和田立业一起吃饭，亲耳听到高书记打电话过来训田立业……”

刘意如心里一沉：这下子问题严重了，只要这个女记者和高长河一说，她要女儿采取的补救措施就完全来不及了。紧张地想了半天，终于决定赶在女记者前头去挽狂澜。

于是，刘意如请李馨香在资料室坐下，热情地找了些资料让李馨香看，自己上楼先见了高长河。

高长河这时已沉浸在李馨香的大文章中，见刘意如上来，也没太在意，挥着手上的文章大样说："刘主任，这个李馨香很厉害呀，她可不是咱田秀才，不愧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文章深刻尖锐，揭示出的问题可以说惊心动魄！"

刘意如应和道："那当然，咱田秀才怎么能和人家大记者比。"

高长河还在赞叹："这个记者同志有敬业精神呀，对我们平轧厂调查了解得很细致，比我们一些具体负责平轧厂工作的同志都细致，文章很有说服力呀！"

刘意如可不愿失去这最后的机会，又应和了一句什么，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大明公司的事上："……高书记，有件急事得和您汇报一下：烈山刚才来了个电话，是金华打来的，要我务必马上向您汇报：大明公司的H国资方太恶劣了，只顾赚钱，不顾我们中国工人的死活，已经造成二十五个中国工人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白血病。具体情况，金华进一步核实后，专门向您汇报！"

高长河很吃惊："二十五人白血病？下午汇报时金华怎么不说？"

刘意如说："那时她也不知道，情况还没搞清楚嘛。"

高长河气坏了："情况没搞清楚找我汇报什么？这样草菅人命的血泪工厂为什么不封掉？刘主任，你马上打电话给金华，要她连夜查！查清楚再向我做明确汇报！不管是夜里几点，都把电话打到这里来！我等着！"

刘意如连连应着："好，好。"

高长河挥挥手："叫李记者上来吧！"

李馨香上来后，高长河的脸上才重又有了笑意，说："馨香同志，文章我粗粗看了一遍，怎么说呢？写得不错，我的印象是八个字：深刻尖锐，惊心动魄。"

李馨香说："不是我写得不错，是平轧厂的历史教训惊心动魄。"

高长河点点头："是的，这历史教训太沉重了，一直到今天还拖累着我们。你可能不知道，除了你文章里讲到的文春明市长和参加集资的工人同志，变相受害的同志还有许多。比如他们的厂长何卓孝，比如该厂电工赵业成和他的妻子。这些就不说了，十二亿的学费已经交过了，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现实，结束平轧厂的这种被动局面。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你这篇文章还得改改。"

李馨香有了些警觉："高书记，怎么改？这篇文章我们头儿可一直盯

着哩。我们头说了，这不是你们平阳一个地方的事，是在过去旧体制下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类似平轧厂这种情况的还有不少。你们只要对事实负责，其他方面我们负责。”

高长河笑道：“馨香同志，你别急嘛，我不会影响你的典型意义。”

李馨香仍坚持着：“高书记，我就问您一句话；文章在事实上有没有出入？”

高长河仍是笑：“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是没什么大出入。”

李馨香说：“那就行了嘛，我文责自负。我采访文春明市长时，文春明市长也说过的，事实他负责，文责我自负。高书记，您思想可不如文市长解放。”

高长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那当然，你这文章给文市长平了反，我看后都为文市长抱不平嘛……”

李馨香忙说：“哎，高书记，我声明一下，这文章可还没给文市长看过哩。”

高长河没接李馨香的话，叹了口气：“馨香同志，你肯定知道，平轧厂的问题太敏感，涉及的领导和部门太多。说真的，我原来是反对你写这篇文章的，所以，明明知道你在平阳，却一直没见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现在，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了，我支持你发表这篇文章。但我们也商量一下，是不是能改一改？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改一改？”

李馨香问：“在哪些方面改？”

高长河拿起大样说：“三个方面吧。第一，文章中涉及到的我省主要领导同志的地方能不能尽量删掉？明说吧，就是涉及陈省长的那一段。你这样一写，我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第二，涉及到北京关系单位请客送礼的这部分，能不能淡化处理？总还要照顾到各方面影响嘛。第三，市里已经决定让平轧厂接受东方钢铁集团的兼并，目前正在进行紧张谈判，你能不能在文章中带一笔？这事还是文市长抓的，文市长不简单呀，受了这么多委屈，顶着这么多压力，仍对平轧厂负责到底。这个同志顾全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个人的面子！”

李馨香想了想，答应了：“好吧，涉及到你们省长的那段，我删掉。请客送礼的事，我也不点谁的名。至于接受兼并的情况，我还得再去调查了解一下。”

高长河笑了，说：“好，好，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

李馨香也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有数，涉及陈省长的那一段，我就是不删，我们头也得给我删了。”说罢，话题一转，突然道，“高书记，既然您也这么客观公正地评价文春明，那么，我冒昧地问一下：如果文

春明市长不被这个平轧厂拖累着，会不会在姜超林退下来时接任平阳市委书记？”

高长河一怔：“我既不是省委组织部长，又不是省委书记，对此无可奉告。”

3

文春明和副委员长也是熟悉的。副委员长飞抵平阳时，文春明正在接待日本友好城市市长崎川四郎一行，没能去接机。晚上，姜超林陪同副委员长看平阳夜景时，文春明便参加了，和副委员长、姜超林同坐在一辆进口大巴车上。

副委员长情绪很好，和姜超林、文春明谈笑风生，高度评价平阳的建设成就。

姜超林却说："委员长，您别老夸我们，还是多给我们提些批评意见吧！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平阳是霓虹灯下有血泪呀！看我们哪里都不顺眼哩！"

副委员长说："这叫什么话？这一片繁华怎么就看不见？这满街的高楼怎么就看不见？我看呀，你们还是不要睬他！这些年外面对你们平阳议论得少了？什么时候没有议论呀？先是什么姓社还是姓资，后来又是什么姓公还是姓私。现在不好再用这些借口攻击了，于是又来新花样了，血泪什么的又出来了！超林、春明同志，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这些同志：不深化改革，不搞市场经济，不把我们的综合国力搞上去，那才真的会有血泪呢，而且是大血泪，是国家民族的血泪！"

文春明知道副委员长不了解具体情况，又看出来姜超林是在给高长河上"眼药"，心里有点替高长河抱亏，便解释说："副委员长，我们平阳现在也确实有些困难，下岗工人十一万多，前天还出了下岗工人自杀事件，我们很痛心。"

副委员长说："能认识到本身的不足，知道痛心就很好。不过，要我说，这还是局部问题嘛，不能因此就说什么霓虹灯下有血泪嘛！我看你们对下岗工人分类定位管理的办法就很好，只要真正落实了定位管理措施，这种意外就不会发生。下午我就对超林说了，你们这个办法可以对外推广……"

这时，车队已从市中心区逼近了跨海大桥。要命的是，本该灯火辉煌的跨海大桥竟是一片漆黑，别说装饰灯没开，就连桥面上的照明路灯也不亮了。

文春明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姜超林扯了扯他，侧过身子轻声交代了一句："先不看大桥了，改变一下计划，通知前导车直接开过去，先到国

际展览中心再说！”

副委员长不知道发生了这种意外，也不知道自己要看的跨海大桥正从他身下滑落过去，仍是兴致勃勃：“……跨海大桥你们就是走在全国前头的嘛！超林，你是真有想象力，也是真有气魄呀！两年前就敢放手让私营资本参加到这种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上来。我是在电视里看到你们大桥通车新闻的，好啊！”

姜超林恳切地道：“副委员长，这得感谢您的支持呀，跨海大桥立项时，您还给我们批了条子，我和春明同志都记着哩！”

到了国际展览中心，陪同人员搀着副委员长站在顶楼落地窗前看夜景时，姜超林才把文春明拉到一边问：“跨海大桥是怎么回事？”

文春明说：“我也不清楚，正让他们查。”

姜超林气道：“今晚就追查责任，我看这是故意捣乱！”

没一会工夫，人大副主任黄国华跑来了，对姜超林汇报说：“不是谁故意捣乱，是跨海大桥的线路出了故障，正抢修，估计半小时就好。”

姜超林仍没好气：“再催一下，让他们抓紧！”

这时，文春明才说了句：“老书记，您对高书记误会大了，有些话……”

姜超林手一摆：“春明，你别解释了，今晚我们的任务是陪好副委员长！”

文春明心里真火，觉得姜超林好像变了一个人。半个小时后，副委员长终于如愿站在灯火辉煌的跨海大桥桥面上了。副委员长心情激动，即兴作了一首诗：

跨海大桥跨过海，改革开放跨世纪。

霓虹闪处高楼立，更看明朝红霞起！

姜超林、文春明和陪同人员纷纷为副委员长的激情热烈鼓掌。

市人大副主任黄国华当场把副委员长的诗句记了下来，征得副委员长同意后，用电话通知报社，以姜超林的名义指示值班副总编在明天出版的《平阳日报》头版上套红加框发表副委员长这首诗。

4

送走胡早秋，田立业回到县委招待所休息，在招待所走廊迎头碰上了孙亚东。

孙亚东拍着田立业的肩膀，毫不掩饰地夸奖说："立业，不错，不错，你这同志表现不错！大前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好得很呀，我带头为你鼓了掌！"

田立业苦笑起来："孙书记，我敢不好好表现吗？这么多眼睛盯着我！"

孙亚东也笑了："不要说盯嘛，要说关心，大家都关心你！现在我倒有个新感受了：权力使人堕落，也能使人奋发。你看你，到烈山只三天，就像换了个人！"

田立业又是一个苦笑："算了吧，孙书记，我都想回去了！"

孙亚东挥挥手："别再做那种大头梦了，就待在烈山好好干活吧！"

这么扯了几句，二人客客气气分了手。

分手后，田立业突然想到，大明公司违反劳动法和耿子敬关系不小，搞不好耿子敬又吃了大明公司的贿赂，便又回头把孙亚东叫住了，说是要汇报一下工作。

孙亚东没当回事，说："你找我汇报什么？我搞耿子敬的案子都来不及！"

田立业说："就是涉及耿子敬的案子，我才非找您不可！"

听田立业一汇报，孙亚东吃惊不小：这个耿子敬，胆子太大了！明明知道苯会导致中毒，竟不向工人说明，竟敢允许H国奸商这么公然违反劳动保护法！这里面没名堂就见鬼了！更让孙亚东感到难能可贵的是，田立业明知道姜超林一直对他很反感，还主动向他反映耿子敬的情况，这不能不让他感动。

孙亚东听完汇报，握着田立业的手，连声道谢。

田立业却说："孙书记，您别谢我，要谢就谢那些受害的工人吧，不是他们今天闹起来，我还不知道会有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说着说着，便不平起来，把金华的恶劣表演和高长河对他的批评都倒苦水似的倒了出来。

孙亚东益发吃惊："怎么会这样？这个金华太不像话了！高书记怎么

也这么糊涂？就没有是非了？”停了一下，又劝田立业说，“立业，你该怎么干怎么干，真理并不总在上级领导手上！”

田立业带着些许讥讽的口气说：“孙书记，您是市委副书记，您可以这样想，我可不敢这样想，我得好好向金华同志学习，把你们领导的话都当圣旨执行！”

孙亚东严肃地说：“立业，说说气话可以，但心里你可不能真这样想啊！你是党员干部，现在又是烈山县的县委代书记，你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而不是对我们哪个个人负责。不谦虚地说，在这一点上，你要向我学学，我这人就是倔，只要你触犯了党纪国法，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谁为你求情，一律按规定办事！”

田立业叹了口气：“所以，平阳许多干部都不喜欢您。”

孙亚东眼一瞪：“我要谁喜欢干什么？我又不是为他们活的！我早就说过，我的职责就是清除腐败！立业，你想想看，耿子敬这种腐败分子不清除怎么得了？啊，和外国奸商这么勾结坑人！”

田立业也动了真情：“孙书记，说真的，过去在平阳市委做副秘书长时，我也不太喜欢您，现在多多少少总算也理解您一点了！是的，您也难呀！像耿子敬这种混账东西，不抓不杀真要亡党亡国的！如果现在我是您，也不会轻饶了他！”

孙亚东笑了：“立业，谢谢你对我的理解，既然理解了，你今后还要多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烈山这个案子，一定要配合我和专案组搞到底！”

回到房间，孙亚东马上把反贪局刘局长找来了，将田立业提供的这一最新情况向刘局长做了通报，指示刘局长以H国大明公司为突破口，查清这几年耿子敬在与外商接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受贿问题。

刘局长汇报说：“孙书记，耿子敬和大明公司的关系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还找过H国投资商金方中先生，他们双方都不承认有行贿受贿的事情。”

孙亚东说：“这个金方中不是已经离开烈山了吗？我怀疑这其中必有名堂！”

刘局长说：“是呀，我也感到有名堂，可金方中一走，我们更难找到证据。”

孙亚东想了想，说：“金方中还会回来的，大明公司二十五名工人严重苯中毒，他不负责是不行的，他不回来，我们确实可以像田立业说的那样，拍卖他的工厂资产为工人做赔偿，那他就亏大了。你们抓紧对耿子敬的审讯，进行政策攻心，可以把受害工人的情况告诉他，要他清

楚：面对这么严重的后果，谁也别想滑过去，包括那个金方中！”

5

姜超林陪同副委员长看完夜景回到家，发现刘意如在他家客厅里坐着，正和夫人聊天，多多少少有点意外，便问：“刘主任，这么晚了，找我有啥事吗？”

刘意如站起来，笑着说：“老书记，您看您说的，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了？”

这晚，因为副委员长对平阳工作的高度评价，姜超林情绪很好，便也笑着说：“好，好，刘主任，你坐，坐！”

刘意如坐下后，说起了正题：“老书记，我是来向您汇报工作的，市委这边有些遗留问题我还得找您，高长河书记也让我找您。是分房的事。秘书二处秦处长不是离婚了吗？我记得当时您口头上给我打过招呼，要分一套二居室给小秦？”

姜超林点点头：“有这回事，小秦离婚后，房子给了女方，自己带着个六岁的孩子在外租房，房租那么高，他吃得消吗？”转而又说：“当然，现在市委那边的事我不管了，是不是就把这套房子分给小秦，你们还是要听长河的意见。”

刘意如说：“长河同志说了，只要是您以前批过的，市委这边就尊重。”

姜超林说：“那好，哪天见到长河，我和他打个招呼吧。”

这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完，刘意如仍没有要走的意思。

姜超林便想，刘意如谈小秦的房子是个借口，深夜来访恐怕还有别的目的。

果然，又说了几句闲话，刘意如吞吞吐吐开口了，问姜超林：“老书记，听说您一直反对让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是不是？”

姜超林警觉了：“怎么？你也听说了？都听说了些啥呀？”

刘意如叹了口气：“按说，这都是你们领导的事，也用不着我瞎操心，可老书记，我心里真是堵得慌呀！今天在您这里，我说句心里话，我认为高长河书记和市委对烈山班子的安排是不太妥当的。不但让田立业做县委代书记不妥当，让金华做代县长也不太妥当。”

这话让姜超林吃惊不小。姜超林认为，刘意如反对田立业做县委书记很正常，而反对自己女儿金华做代县长就不正常了。对这位办公室主

任他太了解了，此人为了经营女儿的政治前途，这几年可没少费过心机。

刘意如似乎也揣摸出了姜超林心思，又说：“老书记，您说过，就算田立业是您儿子，您再想让田立业好，也不敢把烈山一百一十万人民的安危祸福交给他。我就服您这一点，为工作不徇私情。我的想法也和您一样：我再想让金华好，也不敢让她在这种时候去做烈山县代县长呀！耿子敬这帮人在烈山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情况又那么复杂，立业不成熟，金华还是孩子，搞不好就会很被动。”

姜超林点点头：“是呀，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刘意如益发真挚诚恳了：“公正地说，立业和金华本质上都不错，也都是想干事的，可问题是，他们想干事是一回事，能不能干好就是另一回事了，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总还是有距离的嘛。”

这话说到了姜超林心里，姜超林放松了警惕，直言不讳地说：“刘主任，你说得不错，我看立业和金华这两个孩子搞不好真会毁在高长河手上哩！”

刘意如马上说：“老书记，如果仅仅是毁了两个孩子，倒也罢了，我更担心的是，他们的工作不慎会给烈山工作带来严重损失，这才是最为可怕的。真要出现了这种情况，老书记，您看着好了，又是咱们的责任了！”

这话击中了姜超林的痛处，姜超林当即沉下脸道：“那是，平阳谁不知道田立业和我的关系？我看有人就是故意和我玩打牌的游戏嘛！”

刘意如没接这敏感的话茬儿，自顾自地说：“老书记，前些日子您严厉批评了我，可坦率地说，老书记，我不服您！我这人缺点、毛病都很多，也有私心，可有一条还站得住：就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也敬佩那些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好领导。老书记，今天我敢到您这儿来说这么一番心里话，是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可我还是来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向您说点心里话，表达一下对您的由衷敬意。说真的，老书记，我是在离开您以后，才真正认识您的！”

姜超林沉默着，思索着，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对刘意如的批评真错了？这位崇尚权力的办公室主任怎么会在今晚和他这个并不掌握实权的老同志说这么多？高长河的权力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烈山出了问题，还是高长河和刘意如之间出现了问题？

刘意如继续说，口气中透出一种悲凉：“老书记，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跟不上新领导的工作思路了？不知咋的，和高长河在一起，我总会想起您，总会想您会怎么做？总是不理解新领导的工作思路

和工作方法……”

姜超林摆摆手：“刘主任，这你也别多想，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嘛。”

刘意如说：“我总想适应，可真是适应不了！就说烈山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新领导就能坐得住……”

姜超林一怔，忙打断刘意如的话头，问：“烈山又出事了？啥事？”

刘意如似乎有点意外：“烈山H国大明公司的事您不知道？”

姜超林没好气地说：“我怎么能知道？田立业连个电话也没来过！”

刘意如这才把烈山发生的事情向姜超林说了一遍，道是金华年轻幼稚，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惊慌失措，情况不明，就跑去向高长河汇报；田立业不负责任，先是在大明公司爬大门，当众乱吐象牙，后来竟跑去和镜湖的胡早秋市长喝酒。

刘意如越说越激动：“……二十五个工人得了白血病呀，多严重的事件呀，新领导就放心让这两个年轻人去处理，自己坐在小红楼等着听汇报，当然，也说了，不管是夜里几点，都要金华把电话打到他那里去。我当时就想，若是老书记您，只怕早就赶到烈山去了……”

姜超林坐不住了，手一挥：“刘主任，你别说了，我现在就找高长河！”

刘意如提醒说：“老书记，您……您也别太生气……”

姜超林火透了：“我不生气！我就问问高长河：不是霓虹灯下有血泪吗？烈山二十五个工人得白血病叫不叫血泪？他在工人们的血泪面前为什么这么麻木不仁！他高长河还像不像个市委书记！”说罢，拨起了电话。

电话通了，高长河不知道姜超林正在气头上，仍笑呵呵地开玩笑：“怎么？老班长，又查岗了？”

姜超林冷冷道：“高书记，我哪敢查您的岗？是向您和市委汇报工作，可能惊扰你的好梦了，先说声对不起吧。”

高长河这才严肃起来：“老班长，有什么话您就说，我现在也没闲着，刚把新华社记者李馨香同志送走，正等烈山的电话……”

姜超林怒道：“等电话？高长河书记，你为什么还不到烈山去？你这是官僚主义，还是麻木不仁？据说平阳是霓虹灯下有血泪，我先还不信，现在信了！霓虹灯下真有血泪呀！烈山大明公司的工人同志就在流血流泪嘛！”

高长河心里很火，可仍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班长，大明公司的突发性事件正在处理，烈山县委、县政府还在正常工作，田立业和金华同志现在都在烈山县人民医院，如果不相信，您可以打电话去问田立

业嘛！”

姜超林终于把积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高长河书记，请你少提田立业，我不想和你打政治牌，也没有心思和你打这种无聊的政治牌，我只想提醒你：作为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者，我们都要对人民负责！”

高长河道：“老班长啊，对人民负责的并不只有您一人嘛！”

姜超林火气更大了：“可你负责了吗？烈山这个新班子能负起这份责任吗？”

高长河再也忍不住了，脱口道：“那么，老班长，您就负责了？您负责任，烈山能出耿子敬这种腐败分子吗？烈山这两套班子能烂得这么彻底吗？坦率地说，烈山目前的一切问题都和耿子敬有关！”

姜超林一下子被击倒了，握着话筒的手颤抖起来，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高长河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又叹着气说：“老班长，我们都不要这么意气用事好不好？烈山出了事，您着急，我能理解，可您也得理解理解我呀！您也知道，烈山大明公司事件是今天才发生的，我总要有个知情过程。就在您打电话来的前十分钟，我才从新华社记者口中知道了真实情况，正准备连夜到烈山去。”

姜超林这才闷闷地说：“那好，你去吧，既然你能连夜去烈山，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先处理问题，至于我这个前任市委书记该对烈山的腐败问题负什么责任，你们市委可以讨论上报，我等候省委的处理决定！”

高长河却又打起了哈哈：“老班长呀，您看您，较啥真？您骂我官僚主义，骂我麻木不仁，说我和您打政治牌，我不都没和您较真吗？吵架赌气的气话嘛，咱们都一阵风吹掉好不好？不行，我向您老班长道歉检讨，在电话里给您鞠躬了。”

姜超林不好再说什么了，遂郁郁不乐地放下了电话。

刘意如见姜超林心事重重，脸色很不好看，赔着小心告辞了。

姜超林也没留，甚至没招呼刘意如一声，直到刘意如走到门口，才说了句：“刘主任，楼道灯坏了，下楼小心点。”

刘意如走后，姜超林想：现在看来，他非得去一次省城不可了。高长河在电话里绝不仅仅是赌气，这个新书记潜意识之中是认定他该对烈山的腐败问题负责的，认定平阳霓虹灯下是掩饰着血泪的。那他就得问问刘华波和省委了：这位新书记高长河到底想干什么？他高长河这么干是不是省委的意思？如果不是省委的意思，那么，作为省委书记的刘华波就得有个明确态度！

6

高长河在市委王秘书长的陪同下连夜往烈山赶时，心里也乱得很。

刘意如的女儿金华真是可恶，烈山大明公司这么多人严重苯中毒，她竟然敢跑来报功，还打田立业的小报告，真是既无良知又无人格。田立业也是糊涂得可以，受了委屈不直接和他说，却去和新华社记者李馨香说，去和姜超林说，让姜超林趁机攻他。好在李馨香说出了事情真相，否则他的处境会更被动，真要造成一种客观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高长河认定是田立业向姜超林发了牢骚。田立业不会故意在姜超林和他之间挑拨是非，但田立业管不住自己的嘴，造成的客观效果却是挑拨了是非。

当然，也不好都怪田立业的，自己上了金华的当，让田立业受了委屈。

因此，到了烈山县人民医院看望完住院的中毒工人，在县委办公室听汇报时，高长河就当着金华和王秘书长等人的面，冲着田立业鞠了个躬，说：“田书记，今天因为你坚持原则，没当汉奸，没把烈山县政府变成汉奸政府，我向你致谢！”

田立业吃了一惊，说：“高书记，您别损我了，这……这不是我该做的嘛！”

高长河手一摆：“你不要说，先听我说。我这个市委书记也不是圣人，也会犯错误，有时也会偏听偏信，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今天我就错了嘛，下车伊始咿里哇啦，在电话里乱批了你一通，现在，我收回对你的批评，并向你道歉！”

田立业感动了：“高书记，您别说了，您就是批错了也是好心。”

高长河点点头：“是的，我确实是好心犯错误。”然而，话头一转，却又说：“可田立业，你有没有错误呢？你为什么不和我争论？不把事情真相和这里发生的严重情况在电话里和我说清楚？却四处发牢骚？你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田立业怔了一下，不敢作声了。

高长河目光转向金华，愣愣地看了金华好半天，又严厉地说：“而你，金华同志，你想想看，你都干了些什么！都向我汇报了些什么！世间当真没有公道了？你骗我一时，能骗我永远吗？金华，你不要怪我不

给你留情面，今天我是忍无可忍！如果没有田立业，今天这个突发事件很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而你的虚假汇报也差点儿造成严重后果！请你冷静下来后好好想想，怎么为官，怎么做人？别官越当越大，人越做越小！”

这话太严厉，金华先是低下头，继而，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

高长河心软了，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好了，小金，你也不要哭鼻子了，以后要好好配合田立业的工作，心思多往工作上用，少往别的地方用！我今天话说得有点重，本意还是为你好，你很年轻，来日方长，自己要争气！”

金华这才抬起泪脸说：“高书记，您批得对，今晚我母亲知道情况后已经批评过我了，我……我向您，向市委检讨……也向田书记道歉……”

田立业宽厚地说：“算了，算了，总还得在一起共事，还是彼此多理解吧！”

高长河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我建议你们尽快开个民主生活会，大家在一起好好交交心，彼此多些理解，多些团结。当然了，团结不是目的，团结起来做事情才是目的。你们不是不知道，对你们烈山这个新班子，是有人在看笑话，我希望你们不要闹笑话！”

田立业动容地表示：“高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市委的希望！”

高长河却说：“我不放心！田立业，我也提醒你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找市委，不要犯自由主义，四处乱说！”

田立业忙道：“好，好，高书记，我……我一定管好自己的嘴就是！”继而，又苦笑着说，“我……我要是再犯自由主义，高书记，您就撤我好了！”

高长河说：“撤你？把你撤回机关再做甩手掌柜？没这好事了！”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问，“田秀才，这做一把手的滋味如何呀？”

田立业答道：“当家方知柴米贵呀，高书记，现在我连孙亚东都理解了。”

正说着孙亚东，孙亚东便来了，向高长河汇报说，马万里书记对烈山大明公司发生的事情也很关心，要求查清楚耿子敬和这家大明公司的真实关系，如果确有相互勾结蓄意违反劳动法的证据，将来就以受贿渎职罪公开起诉，数罪并罚。

高长河知道孙亚东又向马万里汇报过了，心里有些不悦，脸面上却没露出来，只说：“那好，孙书记，你就按马万里同志的指示精神好好查吧，查清了，一定要公开审判，否则难平民愤！”

田立业又请示说：“如果H国的金老板耍赖，就是不回来，我们怎么办？”

高长河说：“你那主意就很好嘛，请大明公司受害工人依法起诉，让法院拍卖他们的厂房设备为受害工人做赔偿！”想了一下，又说，“我现在只担心这拍卖所得够不够对工人的赔偿。走，现在就到大明公司看看去！”

于是，在田立业、金华和孙亚东等人的陪同下，高长河披着满天星光来到了烈山新区的大明公司。

大明公司已经完全停止了生产，一座座漂亮的标准厂房静静地横卧在月色星空下，整个厂区空无一人。厂房里的设备大都还是新的。看得出，H国的这位金老板仗着有耿子敬这个靠山，已经在烈山投下了大资金，下了大赌注。金老板只怕做梦也没想到耿子敬这个烈山王会突然垮台，而且垮得这么彻底！

在厂区和厂房里转了一圈，看完了大明公司资产现状之后，高长河放心了，在公司大门口上车前，又对田立业和金华指示说：“有这么多固定资产摆在这里，我们就不怕那个姓金的不回来！你们行动也要迅速，特事特办，立即依法封存大明公司的厂房设备，冻结该公司所有账号上的资金，尽快办理司法保全手续！”

……

告别田立业等同志，从烈山赶回平阳时，已是深夜一时三十分了。

高长河再没想到，《平阳日报》夜班值班副总编，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正在小红楼客厅等他，说是市人大姜超林主任让人送来副委员长的一首诗和一个编者按，要求发明天《平阳日报》的头版。她实在吃不准，便打电话找了市委宣传部沈部长，沈部长也不敢定，只好请高长河定了。

高长河开头没当回事，甚至有些不耐烦，说：“副委员长一首诗，有什么不好定的？你们发就是了嘛，还深更半夜跑来找我！我不在怎么办？明天报纸就不出了，开天窗啊？啊！”

副总编递过大样说：“高书记，您还是看看吧，沈部长明确说了，这个稿子要发一定要您签字。”

高长河这才意识到了些什么，接过大样看起来。

大样看完，高长河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副委员长的诗倒没什么，而是那个编者按太别有用心。在编者按里，姜超林借副委员长充分肯定平阳改革成就之机，通过不知情的副委员长的嘴，对他进行了公开批驳，大谈不改革才会造成民族和国家的大血泪，好像他这个市委书

记真的在否定改革，反对改革！

当着副总编的面，却不好发火，高长河只冷冷地道："我看这样吧，副委员长的诗就按超林同志的要求明天头版套红发表，编者按就不要发表了，你们可能也知道，我在全市下岗定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有特定背景的，有些同志有些误会，副委员长又不太了解情况，这样发了社会影响不太好。"

副总编点头应罢，又问："如果人大方面追问起来怎么办？"

高长河黑着脸说："那你们也不必隐瞒，就告诉他们，我不同意发！"

这夜，高长河再也无法安眠了，越想越感到后怕：若不是这位值班女总编具有政治敏锐感，如果女总编粗心大意，把这个编者按发了出来，平阳市级领导层的矛盾就公开化了，他的权威就受到了不容置疑的挑战，情况就糟透了。

现在看来，姜超林这个老同志失落心理实在是太严重了，竟然到了完全不顾大局，公开反对自己的地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还干不干事了？还能不能干事？有这样一个太上书记，谁能在平阳站住脚？

又愤愤地想，就这样一个不顾大局的老同志，竟被刘华波说成党的英雄、民族英雄。既然姜超林是党的英雄、民族英雄，中央和省委咋还不把他提升到省里去？还留在平阳干什么？这岂不是太委屈人家了吗？

越想越气，高长河遂决定马上回一趟省城，直接找刘华波反映情况。主意也打定了，尽量不说姜超林的不是，而要多谈谈平阳了不起的改革成就，就请刘华波和省委看在平阳以前的成就和未来跨世纪上台阶的大局上，下一次大决心！

7

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时，胡早秋正做着一个好梦，且在梦中陪同漂亮的女记者李馨香逛王府井。是在白日的王府井大街上，许多行人的眼睛都盯着李馨香看，也不知是看李馨香身上的“飞鱼”时装，还是看李馨香漂亮的脸孔。胡早秋便很得意，四处向行人推荐镜湖的“飞鱼”。真不巧，这时下雨了，还响起了雷声。

雷声把胡早秋惊醒了，醒后才知道，是电话在响。

胡早秋看看表，是夜里两点多，抓起电话便没好气：“谁呀，半夜三更的！”

打电话的却是市政府办公室女主任高如歌，高如歌极是兴奋，在电话里歌唱似的叫：“胡市长，抓住了，终于被我们抓住了！”

胡早秋有些茫然：“抓住什么了？”

高如歌兴奋不减：“抓住烈山临湖镇小纸厂向咱北半湖排污的证据了！胡市长，这不是您的指示吗？要我们一定拿出过硬的证据，和烈山方面算账。我们根据您的指示，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昨天、今天连续两天两夜在临湖镇埋伏。今天夜里，他们红光纸厂终于开机了，我们环保、工商和电视台的同志扛着摄像机勇敢地冲了上去，现在正在摄像！”

胡早秋也兴奋了：“好，好，高主任，你们干得太好了！你们就在临湖镇红光纸厂等我，我马上过去，拿着录像带连夜去堵他们田书记，问问这位田甩子怎么处理！人赃俱在，他田立业再不处理，我就找平阳市政府，找文市长、高书记解决！”

这时，夫人也被吵醒了，见胡早秋急匆匆要出门，便提醒说：“半夜三更的，你可小心点，临湖镇那帮土匪可不好惹！”

胡早秋眼皮一翻：“现在烈山县委书记不是耿子敬了，是田立业！”

夫人说：“那就给田立业先打个电话吧！”

胡早秋手一摆：“别，别，我就要给田甩子来个措手不及，让他在被窝里签订投降条约！”说罢，冲出了门。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胡早秋到了市政府值班室，已通知自己的司机小丁出车了，小丁却因为当天晚上喝多了酒，迟迟未到。胡早秋心里很急，又怕小丁酒后开车不安全，便骂了小丁几句，自己把车开

走了。

为了赶路，胡早秋开着车没走镜湖市境内的大道，而是从烈山境内的小道往临湖镇赶，是从临湖镇西头进的镇，结果，没如愿赶到红光造纸厂，就在距镇政府大门不到三百公尺处意外地“被俘”了。

“被俘”前，胡早秋正在尿尿，镜湖市代市长胡早秋同志粗中有细，担心一走进红光造纸厂，就忙得没尿尿的空，想轻装上阵。不料，就在尿尿的时候，黑暗中冲过一伙人，几支雪亮的手电筒照得胡早秋睁不开眼。胡早秋当时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仍然镇定地尿着那泡自由的尿，尿完才被这伙人围住了。

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黑脸胖子说：“走吧，哥们，尿也尿完了，我们临湖镇也被您污染过了，咱得找个地方说道说道这事了！您说是不是呀，哥们？”

胡早秋仍不知深浅：“什么哥们？谁和你们是哥们？我是市长！”

“市长？”黑脸胖子笑了，“市长怎么了？就是省长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呀！”

胡早秋有些急：“我真是市长，是镜湖市市长胡早秋，到你们这里来处理点紧急问题！你们县委书记田立业是我同学，今晚还在烈山请我吃过饭，不信你们马上打电话问问你们田书记。”

黑脸胖子说：“这种小事用得着麻烦我们田书记吗？再说，就是田书记也得依法办事吧？田书记总不能说您老哥随地大小便是对的，让我们请您多尿几次吧？”

胡早秋没办法了：“好，好，我服你们了，我认罚好不好？”

黑脸胖子说：“这就对了嘛，首先要端正态度，对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要弄清楚。我们镇党委秦书记说了，罚款不是目的，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文明程度才是目的。罚款可以从轻，一般也就是二十块到一百块。”

胡早秋忙掏钱：“好，你们别说了，我认罚一百。”

黑脸胖子根本不接递到面前的百元大钞：“我刚才就说了，我们秦书记的指示很明确：罚款不是目的，提高认识才是目的。就冲着您这态度，我看很难说有什么认识。您以为您有钱呀？钱能买法呀？错了，我的同志！您钱再多也是您的，您也要奉公守法！罚款是下一步的事，走吧，根据我们镇上的规定，要请您脱产学习两天了，先学五讲四美三热爱，再学我们临湖镇的精神文明公约。”

胡早秋见怎么也无法脱身，这才爆发了：“你们还给我玩真的了？你们看看你们这鸟地方，四处都是猪粪牛屎，还精神文明公约，还五讲四

美三热爱！”

黑脸胖子不急不忙地说：“正是因为精神文明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才要从严治理，您这位同志态度很不端正，脱产学习四天！”

胡早秋气得失了态：“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不就是一帮二狗子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胡来，否则，一切后果都要由你们承担！”

黑脸胖子仍然不火：“随地大小便，不听劝阻，而且诬蔑谩骂本镇合同制警察和联防队员，认错态度极为恶劣，脱产学习十天！”

胡早秋这才想到自己中了圈套，忙掏出随身所带的工作证：“你们给我看清楚了，我是谁？我半夜三更大老远赶到你们临湖镇来难道是为了尿这泡尿吗？我是要处理你们红光纸厂向镜湖排污的问题，污染了镜湖对你们也没有好处……”

黑脸胖子无动于衷：“我们红光造纸厂早就关了，您处理啥？您说您是镜湖市长，谁给您作证？别给我看证件，没用，现在啥假证件造不出来？走吧，走吧，学习十天以后，您爱到哪骗到哪骗去，您说您是省长也与我们无关！”

镜湖市代市长胡早秋同志就这样失去了自由，于当夜三时十五分被黑脸胖子一伙人带进了临湖镇联防队。联防队门口设了三道防线，六人为胡早秋日夜站岗。胡早秋气得大骂，黑脸胖子们绝不还口，只好言好语地劝胡早秋既来之则安之。胡早秋手头这么多工作，哪能“安之”？益发骂得凶，黑脸胖子就拿出了录音机录音，说是要同时录下胡早秋的不文明和临湖镇联防队执法的文明。

确是“文明”，“脱产学习”的胡早秋说了声饿，当夜便享受到了酒肉招待。

胡早秋吃夜宵时，黑脸胖子也向临湖镇党委书记秦玉军报起了功，说：“秦书记，镜湖市长胡早秋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活该他倒霉，下车就在咱地盘上尿尿，我就根据咱们的土政策给他办学习班了，秦书记，你是不是来看看人家？人家好歹也是市长。”

秦玉军说：“糊涂！这种时候我能去见他吗？你给我记好了，这事我不知道！你们也装不知道，别承认他是市长！另外，还要严密提防，绝不准一寸录像带传出临湖镇。今晚的事是这样的：镜湖市一些不法分子抢砸我们红光造纸厂封存设备，引起了纠纷，知道了吗？我明天就去烈山县城向田立业书记做汇报。”

镜湖方面这夜以惨败告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高如歌带去的人马无功而返，且损失摄像机一台，汽车两部，外带三人被扭伤。其后赶去的胡早秋也神秘地失踪，而胡早秋的005号专用桑塔纳却回来了，安详地

摆放在胡早秋住宅楼下。

新一天的黎明姗姗到来了，这真是一个灿烂的黎明。

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上班后，按原定计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时，发现胡早秋没到会，也没太在意，还以为胡早秋昨夜忙着和临湖镇的地方保护主义作斗争，累得睡过了头，便要秘书打电话去催。电话一打才知道胡早秋去了临湖镇竟没回来。

白艾尼这才有些慌，找高如歌了解情况。

高如歌带着一肚子委屈说：“白书记，您问我，我还想问您呢！胡市长昨夜根本没到临湖镇去！他在电话里答应得好好的，要和我们在红光造纸厂见面，结果鬼影也没有！胡市长真去了，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么惨！”

有的常委提议向平阳市委和公安局报案。

白艾尼想了想，否决了，说：“先找找吧，胡市长事多，没准又被谁缠上了。”

于是，中共镜湖市委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市委常委会在代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胡早秋缺席的情况下正常召开，与会常委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建设县级卫生文明城市的决议……

第十二章 谁解其中味？

1

车进省城，高长河才从蒙胧中醒来。这时，仲夏早晨的阳光正透过中山大道林立楼厦的间隙，透过车窗，不断铺洒到高长河身上。阳光广场、月光广场、和平公园……省城街头熟悉的景致接踵撞入高长河的眼帘，让高长河一时间感到有些奇怪：他怎么跑到省城来了？这一大早的！

司机回过头问："高书记，是不是直接去省委？"

"去省委？"高长河这才骤然记起了昨夜发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才想起自己是要向省委书记刘华波反映情况。当即感到了不妥：昨夜真是被姜超林气糊涂了，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自说自话去找省委书记，而且又是这么一大早！

略一沉思，高长河改了主意："时间还早，先到我家休息一下再说吧。"

车过二环立交桥往上海路自家方向开时，高长河才想起了夫人梁丽。上月二十四号省委找他谈话，二十五号到平阳上任，至今整整七天，却像过了七年。这七天也真是忙昏了头，竟连个电话都没给梁丽打过。昨天和文春明谈工作时，梁丽倒是打了个电话过来，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高书记，乐不思蜀了吧？"第二句是："今天预约，何日接见呀？"高长河当时真想说，我哪是乐不思蜀呀？实在是苦不堪言！可因为文春明和几个副市长在场，不方便，高长河啥也没说。

到了上海路家门口，高长河吩咐司机到省委招待所开个房间休息，说是自己有车用，就不用他的车了，啥时回平阳再喊他。司机应着，把车开走了，高长河这才进家见了夫人梁丽。

梁丽刚刚起床，正在梳洗，见到高长河先是一愣，后就乐了，亲昵地打了高长河一下，说："高书记，这么快就接见我了？"

高长河笑道："哪里，哪里，是你召见我嘛！"

梁丽妩媚一笑："还说呢，这么多天了，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高长河说："我倒是想打，可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了，这么一个大市可真够折腾的，——快别说了，先搞点吃的，在车上就饿了。"

梁丽忙跑到厨房弄早饭，高长河看看表，已是七点十分了，便往省委书记刘华波家里打了个电话，想和刘华波预约一下汇报工作的时间。刘华波以为高长河人在平阳，就回答说，这几天事比较多，让他过几天再来。

高长河迟疑了好半天才说："华波书记，我……我已经到了省城。"

刘华波显然有些意外："怎么回事？在平阳遇到麻烦了？"

高长河只好承认说："是的，华波书记，工作很困难。"

刘华波十分敏锐，马上问："是不是和超林同志发生冲突了？"

高长河无可回避，讷讷道："工作上分歧较大，情况不是太好。"

刘华波不太高兴了："怎么搞得嘛，才几天的工夫就搞到我面前来了！你这个高长河，是不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呀？啊？我一再和你说要尊重老同志，你倒是尊重没有？姜超林我了解，不是那种不顾大局的人！你既然跑来找我告状，我就要先批评你！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和姜超林同志这么闹都是不对的！"

高长河心头的火又上来了，可却不敢对着刘华波发，握着电话沉默着。

刘华波这才说："当然，超林同志下了，可能一时还有些不适应，这也可以理解嘛，你这个新书记的姿态要高一点嘛！交接那天你讲得很好，要虚心向姜超林同志，向平阳的干部群众学习。姜超林也确实值得你好好学习嘛！就冲着超林和前任班子给你打下了这么好的跨世纪基础，你也得有感激之心嘛！是不是？"

高长河尽量冷静地说："是的，华波书记，超林同志的贡献太大了，做出的成绩也太大了。您和省委就该向中央建议，推荐超林同志在更高一点的岗位上工作，比如说做省人大副主任。华波书记，听说您也有过这种想法，是不是？"

刘华波没回答，只问："你们真搞到这种势不两立的地步了？"

高长河也没直说，只道："华波书记，我还是当面向您汇报一下吧，不多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只要一小时就行。"

刘华波想了想："好吧，那我们就尽快见一面。我上午实在抽不出空，八点要听组织部的汇报，十点要参加省防汛工作会议，这样吧，我们下午上班后谈，给你两个小时！你也准备一下，还有什么要求和想法都一次性提出来！"

放下电话，高长河手心全是汗。

梁丽不高兴了："高书记，我以为你回省城是接见我，原来是告状呀！"

高长河仍在思索着刘华波在电话里说的话，没理梁丽。

梁丽生气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说："老爷，请用餐吧，奴妾不伺候了！"

高长河这才注意到了夫人的情绪，勉强笑了笑，在梁丽的额头上亲了下说："梁丽，你别闹，我可正烦着呢，惹我我就咬你！"

梁丽没好气地说："你烦我不烦？高书记，我正要和你说呢：你知道吗？你们平阳昨晚来了一帮人，跑到梁兵家把梁兵刚装上的一台春兰空调拆走了，气得梁兵跑到我这儿点名道姓骂你祖宗八代。"

高长河一愣："是孙亚东派来的人吧？"

梁丽摇摇头："这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和烈山一个腐败案有关。"说罢，又埋怨道，"你也是的，也不先给梁兵打个招呼，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梁兵说，他可真是丢尽脸了，你们平阳的人找到机关他的办公室，当着好些人找他要空调。"

高长河气道："他这是活该！他丢尽了脸？我还丢尽了脸呢！梁丽，你还记得那天夜里到咱家要官的那个胖子吗？就是梁兵带来的，要去当县长的那个胖子？简直是个混蛋，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已经把他撤了！"

梁丽说："我对梁兵也没有好话，和他吵翻了，他也说了，从此不会再进咱家的门，既没我这个妹妹，也没你这个妹夫了。"

高长河"哼"了一声："那真谢天谢地了！"

梁丽却又说："可长河，这事的另一面，你也得多想想，你好歹是平阳市委书记，又刚到平阳，平阳的同志怎么就这么不给你面子呢？我们严于律己是应该的，下面这么不给面子，恐怕也有文章吧？"

高长河怒道："当然有文章！姜超林、孙亚东都在做我的文章嘛！"

梁丽很吃惊："孙亚东也做你的文章？他不是希望你到平阳主持工作的吗？"

高长河叹了口气："别说了，一言难尽！"

梁丽不作声了，和高长河一起匆匆吃完饭，收拾起碗筷，上班去了，临出门，又说了句："长河，既回来了，就去医院看看老爷子去吧，他也不放心你呢！"

高长河道："好，好，就是你不说，我也得去看看老爷子。"

梁丽走后，高长河先给平阳市政府挂了个电话，告诉市长文春明，

他有点急事去了省城，晚上回来，如果要找他，就打手机。文春明说，既已到了省城，干脆在家住一夜吧，小两口也亲热亲热，次日早上回平阳也不迟。高长河想想也是，便应了一句，再说吧。

接下来，高长河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次和刘华波的谈话可不是上次和刘华波的谈话了，实在是凶吉难测。刘华波和姜超林的历史关系人所共知，刘华波对姜超林的工作和对平阳改革开放的评价人所共知。刘华波在电话里已经说了，不管有什么理由，和姜超林这么闹都是不对的。挨批评他不怕，怕的只是头上压个太上书记，自己没法干事。从一般情况看，一个新班子建立后，上级领导总是千方百计支持的，可涉及到姜超林，问题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然而，却也是怪，刘华波最后还是说了，要他把要求都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让他提出要求后逐一驳斥？还是部分满足？上任前谈话时，刘华波也代表省委表示过，班子中真有不适应的也可以考虑调整。那么，姜超林和孙亚东这两尊神能不能一次性送走呢？自己能不能促使刘华波下这个决心呢？

——姜超林加孙亚东简直等于一场跨世纪的政治地震！

2

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们汇报完工作刚走，刘华波没能坐下来喘口气，秘书就进来汇报说，平阳市委老书记姜超林来了，一定要和他见一下面。刘华波怔了一下，马上联想到已到了省城的高长河，自知平阳的麻烦不小，眉头禁不住皱了起来。

你担心什么事，他偏给你来什么事。当初研究决定高长河去平阳做市委书记时，包括马万里在内的省委常委们最担心的就是老书记姜超林和新书记高长河的工作协调上会出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担心，省长陈红河才提出将姜超林调离平阳，推荐安排省人大副主任。而刘华波太了解姜超林的心思了，知道姜超林对平阳的深厚感情，加之私下里试探过姜超林的口气，知道姜超林不愿离开平阳，便提出了反对意见，才造成了平阳目前这种权力格局。现在看来，他是错了，在这种重大原则问题上有些感情用事了。姜超林这辆动力强劲的老坦克多少年来已习惯了不顾一切地冲锋，你现在让他下来，看别人冲锋，别人再冲得不对他的心思，他必然要又吼又叫了。对付这老坦克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调离战场。

然而，见到姜超林时，刘华波却把这重重心思掩饰了，做出一副轻松自然，甚至是快乐的样子，问姜超林："我说超林呀，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啊？"

姜超林没好气地说："首长，您还用问？邪风呗！"

刘华波像似没看出姜超林的情绪，也不接姜超林的话茬儿，拉着姜超林坐下，呵呵笑着说："你这家伙呀，来省城也不提前和我打个招呼，你看看，我还真没时间陪你聊天哩！"

姜超林正经道："华波，我可不是来和你聊天的，是向你和省委汇报工作！"

刘华波无法回避了，这才问："是不是和长河同志发生误会了？"

姜超林摇摇头说："不是误会，是一些原则分歧，我看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不认真对待，平阳可能会不断出乱子！"

刘华波又笑："这么严重啊？人家上任才几天嘛，你就这么担心啊？"接着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超林，咱们商量一下：现在十点了，陈省长正在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会议，咱们一起去开会好不好？你也去

听听，平阳是咱省的防汛重点呢。咱们暂时放下矛盾，先来个一致对外，这个外就是洪水。国家防总的领导同志已经说了，今年洪水可能会很厉害，搞不好就是个百年不遇。开完会后，咱们再正式开谈行不行？中午我有便饭招待。”

姜超林迟疑着：“这好吗？我现在又不是平阳市委书记。”

刘华波亲昵地拉了姜超林一把：“有什么不好？这是防汛工作会议，又不是市委书记会议，老伙计，我可知道你的底，论起抗洪防汛，你可是行家里手，高长河可不如你。走吧，走吧，先去开会，你这水利老将到了场，平阳的防汛工作我和省委就不担心了！”

姜超林心里暖暖的：“干活就想到我了，死活你就不管！”

刘华波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哎，哎，这话你先别说，开完会后，我就专门听你诉苦，让你说个痛快，好不好？这回我绝不滑头，一定认真对待！”

姜超林点点头：“那好！我听你的！”

赶到省政府第二会议室，全省防洪防汛工作会议已经开了起来，省水利厅厅长兼省防讯指挥部总指挥齐平鲁正在传达国家防指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关于防洪防汛工作的指示精神。省长陈红河一边听，一边看着会议桌上的昌江水系图，时不时地记上几笔。

刘华波走到陈红河身边坐下了。

姜超林一进门就看见了平阳水利局党委书记老宋，便坐到了老宋身边。

陈红河这才注意到了姜超林的到来，小声问刘华波：“老姜咋也来了？”

刘华波苦笑道：“我请来的，要不还脱不了身呢。”

陈红河会意地一笑：“怎么，来找你告状了？”

刘华波点点头：“你说对了，我们是该把老姜调离平阳。”

陈红河马上说：“现在采取措施还来得及。”

刘华波说：“我也这样想……”

会议桌对过，姜超林也在和平阳水利局的党委书记老宋小声说着话：“……老宋，你们白局长呢？怎么没来？他不是咱市的防汛总指挥吗？怎么不来开会？”

老宋说：“别提了，姜书记，白局长出车祸了，就是前天的事，在滨海江堤上检查防汛时翻了车，现在还在抢救呢。”

姜超林问：“这情况市委、市政府知道不知道？”

老宋说：“知道，高书记和文市长都知道，要我把工作先顶起来。”

姜超林嘴上没作声，心里的火却又上来了：身边这位宋书记没干过一天水利，是从市党史办副主任的任上扶正调到水利局做党委书记的，怎么能担此重任？况且又是在这种主汛期。可又不好当着宋书记的面说，便直叹气。

散会后，刘华波如约在省委食堂小包间请姜超林吃饭，还让秘书拿了瓶酒。

姜超林不喝，说：“华波，这是工作便餐，咱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酒我是一滴不沾，免得你赖我说酒话。”

刘华波笑道：“好，好，那就谈工作。”

于是，谈工作。

这工作谈得可不轻松，汇报工作的姜超林不轻松，听汇报的刘华波也不轻松。姜超林谈到后来，眼圈都红了，刘华波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触动。

倾听着姜超林的诉说，刘华波想，与其说面前这个前任市委书记是因为失去了权力而失落情绪严重，倒不如说他是放心不下这座在二十年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世纪之城，放心不下这座世纪之城新一代的领导者。这位老同志没有私心，甚至可以说一片忠心可对天。他对自己亲密部下那位田副秘书长任用问题上的激烈反对，对三陪收税问题的愤怒，对烈山新班子的担心，对高长河所说的“血泪”话题的驳斥，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代领导者以他们的经历、阅历和自身的传统，只能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其他的反应，姜超林不做出这种反应就不是姜超林了。

然而，刘华波也不认为高长河这么做就是否定平阳二十年来的改革成就。高长河可能有出格的地方，可能有时说话会不注意影响，甚至可能翘尾巴，却决不会反对和否定平阳的改革。

于是，刘华波在姜超林汇报完后便说：“超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还不太清楚，长河从来没和我谈起过。但你今天既然说了，我相信这都是有根据的。我准备抽个时间和长河好好谈谈，该批评我会批评。比如什么霓虹灯下有血泪，不注意影响嘛！再比如说，关于烈山新班子的安排和那位田什么同志的任用……”

姜超林插话说：“田立业，原市委副秘书长。”

刘华波也想了起来：“对，田立业，我到平阳时好像见过几面。在这个问题上，你老伙计出于公心，自己不把他提起来，还提醒长河，这是很好的，是很负责任的。但是，超林呀，长河毕竟不太了解平阳的干部情况嘛，刚上任，用错个把人也不奇怪嘛，你怎么想到打政治牌上去了？是不是有点敏感了？再说了，长河就算说了几句过头话，也不是否

定平阳的改革成就嘛！我早就和你说过，平阳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是没有人能否定得了的！”

姜超林固执地说：“华波书记，这不仅仅是孤立的几句话，围绕这几句话名堂可是不少，谣言四起，烈山耿子敬一伙人出了问题，就好像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还有什么成就好谈！昨夜高长河在电话里还说呢，烈山如今出现的一切问题，包括大明公司工人苯中毒事件，都是因为我们上届班子任用了那个耿子敬造成的。当然，我当时就和高长河声明了：我对此负责，请高长河和他们的新班子把我的问题研究上报，我静候省委的处理意见！”

刘华波责备道：“看看，老伙计，又顶上了吧？谁说过要追究你的责任？咱们还是宜粗不宜细，不要纠缠一两句气话了，好不好？要我说，你们没什么原则分歧，还只是些工作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嘛，还是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嘛！”

姜超林气了：“华波书记，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烈山腐败案的？满城风雨全冲着我来了，点名道姓问耿子敬给我送过钱没有！这叫不叫诱供？谁唆使他们诱供的？这么搞是什么意思？想搞死我是不是？今天在你这个老班长面前，我说两句话：第一，我姜超林是过得硬的，省委可以对我立案审查，查出我有任何经济问题，判我的刑，杀我的头！第二，老树就是死了也是站着的，谁想砍倒我这棵老树还没那么容易！”

这两句话说得刘华波心里一惊。

看来，平阳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麻烦，也许是十分麻烦，也不知高长河是怎么把握的，搞烈山腐败案，竟搞到了姜超林头上，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支持？想干什么？当即想到了省委副书记马万里……

姜超林紧盯着刘华波，又说：“华波书记，我不相信这是你和省委的意思，所以，今天我到省委来了，向你和省委要个明确态度。”

刘华波沉默片刻，平静地道：“超林同志，那么，我就代表省委给你个明确的态度：也讲两句话：一、不论是我这个省委书记，还是省委，都没有指示任何一级下属组织和个人调查过你的经济问题，——这不是不能调查你，而是因为省委从没怀疑过你，包括马万里同志。二、省委对平阳的工作和对你个人的评价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在昨天的办公会上我还在说：超林同志是我们党的英雄、民族英雄！没有这个姜超林，没有姜超林领导的强有力的班子率领平阳人民的拼搏奋斗，就没有今天这个现代化的新平阳！”

姜超林眼中的泪一下子下来了，哽咽着喊了一声：“老班长……”

刘华波也动了感情："超林同志，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一定责成高长河认真查清楚！你说得好，老树到死都是站着的，你就这么站着吧，你是有根基的，平阳这座城就是你的根基！"

姜超林噙着泪点点头："华波，还有一点，你千万别误会：我向你和省委反映这些情况，决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想打谁的小报告，完全是为了工作。和长河同志的一些矛盾，如果属于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方面的问题，我也会尽量去适应，可有些原则问题，必须引起省委和长河同志的注意。"

刘华波这才缓缓说道："超林，你有这个态度就好。这二十年来，我们确实创造了中国一百年来从没有过的经济建设的伟大奇迹，同时也在改革实践中历史性的创造了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干法，干得还算不错吧，干出了今天这个大好局面。年轻的同志接了班，自然也有年轻同志的一套干法，比如高长河。高长河这帮年轻人能不能干得比我们好？我看还是先不要下结论，看看再说。说心里话，有时对一些年轻同志的做法我也看不惯，可一般情况下我都不去说。不是不能说，更不是怕得罪人不敢说，而是怕挫伤年轻同志的锐气。超林，你想呀，当年人家对你我的议论少了？不也老说我们走过头了吗？所以，每当看不惯年轻同志的时候，我在心里总是先悄悄问自己：伙计，你是不是老了？"

姜超林动容地道："可不是老了吗？华波，你最好的年华丢在了平阳，我最好的年华也丢在了平阳，有时想想真觉得像做梦：怎么一下子就老了？就六十了？就从一线退下了呢？"

刘华波趁机说："超林，你能不能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到省城来，做人大副主任，和我这老伙计做做伴？"

姜超林一下子怔住了："华波，我……我说了半天，等于……等于白说了？"

刘华波道："怎么是白说呢？我要代表省委严肃认真地和长河同志谈一次！"

姜超林失望极了："你还是那老一套，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刘华波不置可否，叹息似的说："我明年也到站了，不会再当省委书记了。"

姜超林茫然地看着刘华波："所以，你就把我当李逵了，想请我喝毒酒？"

刘华波火了："超林，你想到哪里去了！"

姜超林根本不怕，直愣愣地看着刘华波，目光中既有愤怒又有痛苦："那么，大首长，请你把话说清楚：这究竟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省

委的意思？”

刘华波目光坚定：“这既是我个人的意思，也是省委的意思，否则，我不会再三征求你的意见，超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省委曾经严肃讨论过这件事。”

姜超林哼了一声：“明白了，我是党员，只两个字：服从！”

刘华波艰难地笑了，像哭：“这就好嘛，我和机关事务管理局打招呼，让他们在上海路领事馆区给你安排一座独院的小洋楼，离我家近，我们做做伴……”

姜超林淡然道：“谢谢了，大首长，就是工作调动了，我也不想搬家！平阳市的公仆楼挺好的，我住习惯了！”说罢，冷冷看了刘华波一眼：“告辞！”

刘华波窘住了。

3

因为胡早秋反复提起过临湖镇小纸厂向镜湖排污的问题，所以，田立业在听取临湖镇党委书记秦玉军汇报时，本能地保持着警惕。当秦玉军汇报到昨夜和镜湖市发生冲突时，田立业警惕性更高了，几次打断秦玉军的话头，了解具体情况。

“老秦，你们没打伤镜湖的人吧？”

“没有，绝对没有！田书记，发现镜湖那帮地痞流氓哄抢我们红光造纸厂机器设备时，厂里的群众有些激动，我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他们，联防队也去了人。”

“半夜三更，镜湖的地痞流氓怎么会跑去哄抢设备？老秦，你说实话。”

“嘿，田书记，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小纸厂停了，那些设备总还能卖些钱吧？就卖了，人家来拉，镜湖就以为我们又开工了，就闹上了嘛！”

“你们开工了没有？市里可是早就下了文的，小纸厂全要关掉！”

“早就关了，文市长去年还亲自带人来检查过两次呢！镜湖那帮地痞确实是哄抢设备！田书记，您是不知道，这些年来镜湖方面一直欺负我们！耿子敬当书记时，只管自己搞腐败捞钱，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净签卖国条约！北半湖怎么能说是镜湖的呢？他们的市长胡早秋就是霸道，硬不承认我们临湖镇的权益，年年暗中怂恿他们的人和我们干仗。前年争芦苇，打了一架，镜湖方面扣了我们一台拖拉机，还扣了我们一位副镇长做人质；去年争水面，又打了一架，扣了我们两条水泥船，外带咱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个女主任！田书记呀，这些事都不能说了！你可是不知道，我们临湖镇干部群众一听说你到烈山当了书记，高兴得呀，像又粉碎了一次‘四人帮’似的！都说，这下好了，耿子敬进去了，可来个能给咱撑腰的好书记了！”

“秦书记，你别净给我说这些好听的！我可告诉你：我这县委代书记不是为你临湖镇当的！你们不要把矛盾再进一步扩大，更不能再向镜湖排污。胡早秋说你们镇党委这个班子是污染根源，建议我把你们都换掉，这是干涉内政，我没睬他。但是，秦书记，我也和你说清楚，你们要是真敢再向镜湖排污，让胡早秋抓住，我可真对你们不客气，到时候

你别怪我没和你打招呼！”

“田书记，这您放心，只管放心！治理镜湖污染，姜书记、文市长去年就下过死命令的，谁敢顶风上？而且我们镇党委借着镜湖治污的东风，还搞起了小环境治理的规划哩！我们今年的奋斗目标是，讲文明，树新风，坚决克服随地大小便的陋习。我们的口号是：小便入池，大便入厕，现在已建标准化厕所十六个……”

“好了，好了，小环境治理和标准化厕所的事咱先不谈，还是说昨夜的事，昨夜的冲突确实不是你们小纸厂偷偷开工造成的吧？”

“肯定不是，我用人格担保！田书记，您不想想，我们临湖镇经济情况也不错了，我们还搞那种小纸厂干什么？关于我们镇的工业情况，我顺便汇报一下。党的十五大以后，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抓大放小。这个大就是镇上的碾米厂，职工二十一人，固定资产十五万。这一个大，我们决心花大力气抓好，抓出规模效益。理发店、合作社、三家饭馆等等，要放开搞活……”

“停，停，哎，我说秦书记，抓大放小这话也是你说的？那是中央说的！中央说的大，是指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不是指你们镇上的碾米厂！真是的，我和你说这个干什么？跑题了。咱们回到昨夜去，照你的说法，昨夜既没伤人，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是不是？”

“没有，只是扣了镜湖方面两台车和一台摄像机。”

“没扣他们的人吧？”

“没有，群众很激动，想扣他们政府办公室的女主任，我坚决阻止了！”

“那好，那好。这我心里就有数了……”

临湖镇的秦书记啰唆了好半天，终于走了，田立业松了口气，正想着要到政府那边参加处理H国大明公司事件的联署办公会，市长文春明的电话偏来了。

文春明在电话里一点好声气没有，开口就问：“田大书记，我丢了个县级市的代市长，你知道不知道呀？”

田立业莫名其妙：“文市长，您说啥呀？您丢了什么代市长？”

文春明很恼火：“镜湖市代市长胡早秋失踪了！昨夜在你们烈山失踪的！”

田立业一口否定：“不可能，文市长！昨晚胡早秋和我一起吃完忆苦饭后，就和新华社李记者一起回平阳了！”说罢，还开了个玩笑，“文市长，您那位代市长别是和李记者私奔北京了吧？”

文春明根本没心思开玩笑：“田立业，我正告你，你不要给我甩！你

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负责任了！听着：马上给我把胡早秋找到，亲自送到平阳来！我下午要和胡早秋谈镜湖的一个大项目，德国外商已经在国际酒店等着了！”

田立业也不敢开玩笑了：“文市长，我……我真不知道胡早秋在哪里呀！”

文春明说：“我知道！就在你们临湖镇！镜湖办公室主任高如歌和胡早秋的老婆都说了，胡早秋昨夜两点去了临湖镇抓你们小纸厂的赃，自己开车去的，去了就再没回来。另外，临湖镇的情况我也要和你说一下：那里的两家小纸厂确实存在私自开工的问题！你到北半湖边看看就知道了！治理了快一年了，湖水还是那么黑，不是排污是什么？还敢打人扣车，当真没有王法了？”

田立业这才慌了：“好，好，文市长，我……我现在就到临湖镇去！”

放下电话，田立业黑着脸冲出门，叫上司机去追临湖镇的秦玉军书记。

在距临湖镇不到三公里处，田立业的桑塔纳追上了秦玉军的丰田。

秦玉军从丰田车里钻出来，显得比田立业还无辜：“怎么了，田书记？”

田立业火透了，恨不能扇秦玉军一个大耳光：“镜湖的胡早秋市长呢？”

秦玉军近乎天真烂漫地说：“肯定在镜湖嘛，田书记，您问我干啥？”

田立业手指戳到了秦玉军的鼻子上，凶恶地道：“秦玉军，你少给我演戏，胡早秋现在就在你们临湖镇！你他妈的胆子不小，敢扣人家的市长！”

秦玉军怕了，益发不认账：“田书记，您……您听谁胡说八道了？我……我敢扣人家镜湖的市长？您借我个胆，我……我也不敢呀！田书记，您……您可别吓唬我，我这人生就胆小……”

田立业不愿和秦玉军多啰唆了，一把把秦玉军拖到自己的车里：“走，你他妈给我走，去临湖镇，我亲自找，今天我只要在你们镇上找到胡早秋，你这个镇党委书记就别给我干了！”

秦玉军的脸一下子灰了。

4

胡早秋毕竟是个聪明人，睡醒一觉后，头脑清醒多了，再不吵闹骂娘，对黑脸胖子们开始了政策攻心，大肆套近乎，先谈自己和田立业的同学之情，后说是要给哥儿们解决点实际困难，道是当“合同警察”也不容易，对维护地方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还不被社会理解。

黑脸胖子说：“您老哥就不理解嘛，一口一个二狗子地骂。”

胡早秋说：“骂归骂，其实我在镜湖对合同警察一直是很重视的。”

黑脸胖子说：“我们都知道，你们镜湖合同警察待遇比我们烈山高。”

胡早秋说：“田立业当了你们的书记，你们提高待遇就有希望了，我见了你们田书记一定要做工作，让他提高对合同警察的认识，比如说，对优秀的合同警察也可以考虑农转非嘛！”

黑脸胖子很有兴趣地问：“你们镜湖有这个政策吗？”

胡早秋煞有介事地说：“正在研究制定，今年准备解决一批。”

黑脸胖子羡慕极了：“我们要在镜湖就好了。”

胡早秋益发大包大揽：“可以到我们镜湖应聘嘛，对你们这种懂得文明执法的好同志，优秀的同志，我和镜湖人民都是非常欢迎的！来，来，你们都把姓名给我留下来，脱产学习结束后，我就让我们公安局的同志来聘请你们。”

黑脸胖子和他的同事们先还高兴，真找了纸笔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一想，又怕了：“胡市长，您不会害我们吧？”

胡早秋也笑了：“你们承认我是镜湖市长了？”

黑脸胖子这才说：“胡市长，您可千万别怪我们，我们也是磨道上的驴——听喝！从昨夜到今天，我们可真没敢对您咋样，整个像供个爹似的供着您是不是？您咋骂我们，我们都没还口吧？我们真要把您当坏人，早用电棍捅您，给您上规矩了。”

胡早秋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怪你们，你们这也是忠于职守嘛，是负责任的表现，我还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同志，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现在，咱们商量一下好不好？让我打个电话给你们田书记？”

黑脸胖子很为难，说：“胡市长，您和我们田书记到底怎么样，是真好还是假好，我们不知道。实话和您说，您被我们俘虏后，我们是汇报

过的，我们镇党委的秦书记说了，他就假装不知道，田书记是不是也假装不知道呢？我可真不敢说。胡市长，您清楚，你们镜湖方面也扣过我们的人，还不是一次。我们这次俘虏了您，秦书记就表扬我们了，说是'大快人心事，俘虏胡市长，一扫历史的耻辱'。可能这也正对我们田书记的胃口呢。”

胡早秋心里想：这当然对田立业的胃口啊！这甩子一上任先给他来个下马威，以随地大小便为借口，让下面的人办他，搞得他哭不得，笑不得，让他以后再不敢奓翅！

然而，胡早秋嘴上却说：“绝不可能！田书记只要知道我在你们这儿，马上就会过来！接通了电话，我让田书记亲自和你们说说我们的传统友谊好不好？”

黑脸胖子摇摇头说：“胡市长，您也是当官的，您不想想，田书记装不知道，您非让他知道，事后他能饶了我们秦书记？好，他不饶秦书记，秦书记就不饶我们，一句话就能打发我们滚蛋。”

胡早秋说：“他们赶你们，你们就到我们镜湖来嘛，我热烈欢迎你们。”

黑脸胖子见胡早秋这么说，迟疑了好半天，说：“这样吧，我来打电话，向田书记汇报，看看他的态度。他要是真不知道，您就去接电话。他要是装不知道，那我就没办法了。”

胡早秋同意了：“也好，也好。”

电话打通了，办公室齐主任说田立业不在。

黑脸胖子放下电话思索着：“田书记该不是故意躲了吧？”

胡早秋认定田立业是躲了，这甩子，历史上就狡猾，搞啥阴谋都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可这次田甩子也太过分了，他手头事太多，再也不能和田甩子这么捉迷藏了，于是便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不和你们说一句假话，我可真有很多急事呀！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被你们耽误了，下午和文市长一起接待外宾，晚上还要到围堰乡检查防汛，实在是误不起了呀！你们就放了我吧，算我求你们了，好不好？”

黑脸胖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说话。

胡早秋更急：“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下午要和外商谈的项目，涉及三千万外资的引进呢，现在抗洪形势也那么紧急，围堰乡又是我们镜湖防汛重点，真误了事，麻烦可就大了！”

黑脸胖子灵机一动说：“胡市长，放您我们不敢，干脆，您自己逃跑吧！您不是会开车吗？我们联防队有辆破吉普，您开跑算了！到了镜湖，让您的司机赶快把车给我们送回来，好不好？”

胡早秋乐了：“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临上车了，黑脸胖子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鼓着勇气把他们的名单递给了胡早秋。

胡早秋把名单往口袋里匆匆一塞，说：“同志们，你们等着吧，我会派人来请你们的！”这么说时，心里却想，有了你们的名单就冤有头，债有主了！

就这样，镜湖市长胡早秋同志在被俘七小时后，终于凭着自己的狡黠，攻破了历史宿敌的内部堡垒，得以驾着挂有烈山牌照的破吉普逃离临湖镇，创造了镜湖市主要领导同志虎口脱险的惊人奇迹。

这一惊人奇迹的发生田立业并不知道，十二时整，当田立业经反复搜索，确认胡早秋不在临湖镇，已对临湖镇委书记秦玉军有了好脸色，且在秦玉军的陪同下共进午餐时，胡早秋的电话打来了，是从平阳市政府市长办公室打来的。

胡早秋开口就骂：“田甩子，你他妈听着：你们烈山今天扣了我七小时，我和你们没完！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这玩笑开大了，已经激起了我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成员和一百三十万镜湖人民的共同愤怒！你田甩子小心了就是，别犯到我们手上，哪天真犯到我们手上，我叫你狗东西哭爹喊妈都来不及！”

田立业被骂蒙了：“胡司令，你怎么像疯狗，张口就咬人！我两小时前听说你失踪，忙就赶到临湖镇来了，四处找你，就差挖地三尺了！你却一点不领情，张口就骂我，还够朋友吗？”

胡早秋决绝地道：“从今开始，我没你这个朋友了！”

田立业却想拢住这个朋友：“胡司令，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犯得上吗？”

胡早秋火气很大：“工作上的小事？我被你们临湖镇联防队的二狗子们非法拘禁了七小时，我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我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你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以随地大小便的借口让我脱产学习十天！我……我……”胡早秋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田立业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了，忙说：“早秋，你先别气，我马上了解一下情况，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和烈山县委一定严肃处理！”

胡早秋怒道：“算了吧，田甩子！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们自己的联防队员都说了，你们故意一级级装糊涂，把我当傻子玩！我傻，我玩不过你，从上大学到今天从来没玩过你！不过还有人能玩过你，你听着，文市长要和你说话！”

电话里马上响起了文春明严厉的声音：“田立业，我看你这次是闹过

分了！耿子敬主持工作也没像你这么闹过，也没有你这么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绪！你到底想干什么？还有没有一点责任心？你田立业究竟是一个县委书记，还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你们临湖镇还想把污水排到什么时候？我问你！”

田立业真是一肚子冤屈：“文市长，这些情况我是真不知道……”

文春明根本不听：“田立业，你要清楚这件事的后果和严重性！以后镜湖和烈山再发生任何冲突和械斗，我都拿你是问！”

田立业实在忍不住了：“文市长，您也别光听胡早秋的一面之词，他并不了解情况，您……您也听听我的解释嘛……”

文春明断然回绝道：“你别解释，我不听！别人也许对你不了解，我了解！”说罢，气呼呼地放下了电话。

田立业这边也放下了电话，放下电话后，狼一样盯上了秦玉军。

秦玉军见祸闯大了，再不敢隐瞒真相，忙说：“田书记，怪我，都怪我！”

田立业一下子失了态，恶狠狠地逼视着秦玉军破口大骂：“你……你混蛋！”

5

听完高长河的汇报和要求，刘华波面色严峻地开了口：“长河，把超林同志调离平阳，省委可以考虑。但是，你也要清楚，省委同意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在你和姜超林的矛盾冲突中支持了你，更不意味着就同意了你对超林同志的一些偏颇看法。省委采取这种组织措施的出发点，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平阳以后的工作，为了平阳更好地跨世纪，上台阶。对此，你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高长河没想到刘华波会这么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把他最大的一块心病去除了，于是便说：“是的，是的，华波书记，我知道，这一来又给您和省委添乱了。”

刘华波也不客气：“你当然添乱了！你这个同志说话太随便，太不注意影响，连什么‘霓虹灯下有血泪’都说出来了！超林同志能不产生误解吗？你不是不知道嘛，平阳就是姜超林的命，你这么说，就是挖他的命根子嘛，他怎么能不发牢骚！”

高长河承认说：“这话是说过分了，华波书记，我一定向超林同志道歉。”

刘华波说：“不仅仅是在这件事上要道歉，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也要明确一下：三陪收税，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最好不要搞，老同志根本接受不了的东西，你硬搞必然要有阻力，要有麻烦，不如暂时回避一下。”

高长河点点头：“这事本来也没定，只是务虚。”

刘华波接着说：“烈山腐败案就是烈山腐败案，怎么也搞到超林同志头上去了？长河，你这个市委书记怎么掌握的？我一再提醒你，你当回事没有？啊？你知道不知道，有人搞诱供？四处造超林同志的谣言？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要给超林同志一个明确的交代，不能这么伤害老同志！”

高长河苦着脸道：“华波书记，这事我找孙亚东了解过，孙亚东说他不知道，可是确实有人大造姜超林的谣言。至于诱供，可能是最近发生的，我还要去找孙亚东！这个孙亚东也实在够呛，时不时地总要给您添点乱，动不动就找马万里，搞得我们经常很被动。”

刘华波“哦”了一声，含意不明地说：“对孙亚东还是要看主流看大

节。”

高长河试探着问：“华波书记，您看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能调离平阳呢？”

刘华波这才明确说：“现在不能考虑，我看孙亚东还是很称职的嘛！”

高长河有些失望，带着明显的哀怨道：“我知道，人家背后有马万里！”

刘华波不承认：“这和马万里毫无关系，是我欣赏孙亚东！长河，你这个同志不要得意忘形，平阳没有个孙亚东，我看还真不行！马万里说得不错，如果孙亚东早一点调到平阳，也许烈山党政两套班子不会烂，起码不会烂得这么彻底！这个教训必须汲取，权力再也不能失去监督！”停了一下，又说，“哦，对了，说到烈山，我想起来了：烈山的新班子我的意见也要尽快调整一下：那个县委代书记田立业要拿下来！坚决拿。超林同志对这项任命意见很大，情绪很大，我听了他的汇报后也觉得不是没道理。”

高长河急了：“华波书记，您可别光想着搞平衡，照顾超林同志的情绪，也得对我们下面的干部负责嘛！下面的干部不容易呀！”

刘华波不高兴了：“小高，你这叫什么话？我对你们下面的干部不负责任？你们任用田立业是负责任的表现吗？尊重没尊重超林这些老同志的意见呀？对平阳的干部，你高长河敢说比姜超林还了解？你说破了天我也是一个不相信！超林同志说了，这位田立业是个好同志，可并不适于做地方首长！”

高长河争辩说：“可事实证明，田立业到任后工作得不错，在处理H国大明公司突发性事件时，很有政策水平。华波书记，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超林同志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眼光看人……”

刘华波挥挥手：“好了，好了，你不要吵了，这个事就这样定了！田立业的工作重新安排，反正是代书记嘛，代几天都是代，并不影响你们市委的面子。这个同志还是调回市委做副秘书长，你这么欣赏他，三五年以后也可以考虑提市委秘书长嘛，就是不要摆在烈山。你们平阳能干的同志不少嘛，就找不出一个县委书记了？就非要用这个田立业不可？非要在这件事上和姜超林顶牛？没道理嘛！”

高长河听得出来，刘华波是在搞平衡。

然而，刘华波却不承认是搞平衡：“长河，你不要以为我是搞平衡，平衡我也搞，可这次不是，我这个建议是知人善任！据说田立业本来就是秀才嘛，又喜欢写写画画，是个做秘书长的料嘛，你就要发挥他的特

长嘛！就像马万里，特长不在主持地方工作，当年在昌江市没搞好，昌江市委换届选举时差点落选，可老省委知人善任，调马万里到省委组织部工作，马万里就干得很好，中组部年年表扬！”

高长河心里难过极了，他真不敢想象，在田立业热血刚刚沸腾时把田立业调回机关坐冷板凳，对田立业这个一心要干事的干部会发生什么影响？一时间真想哭：“华波书记，这……这对田立业公……公道吗？”

刘华波不悦地看了高长河一眼，深深叹了口气：“小高，你怎么也问起这个话了？你做过省委副秘书长嘛，许多事情都参加协调过，你说说看，人人事事都要公道，这公道从哪里来呀？大局还要不要呀？今天平阳的大局是什么？是要在下个世纪再上一个新台阶，老是这么吵架怎么行？我不着急吗？省委不担心吗？我让超林同志离开平阳，超林同志不高兴，和我闹情绪，多少年交情都不讲了！现在我建议你调整个别干部你又不高兴！小高，你以为我这个省委书记好当呀？你们就不能多多少少也给我一点理解吗？好了，就说这么多，这事不谈了！”

说到这里，刘华波的口气已经很严厉了，高长河也真不敢再谈了。

刘华波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起了下一个话题：“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平轧厂和新华社的文章。接受东方钢铁集团的兼并很好，要尽快落到实处，不管谁有什么看法，都不要理它！新华社记者的大文章，我仍然不主张发。是的，平轧厂投资失败的教训十分深刻，是个典型。可新华社记者自己也说了嘛，这种事并不是平阳一家有，为什么非拿我们做这个典型不可？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

高长河解释说：“华波书记，我知道这事很敏感，已经和记者说过了，要她修改，记者也同意把涉及陈省长和北京有关单位的东西都删掉……”

刘华波说：“总还是不好嘛！不论怎么删，平轧厂的事还是摆在那里，你说陈省长看了文章会怎么想？我又怎么去向陈省长解释？长河呀，我可告诉你，我明年也要下来了，十有八九陈省长要接我的省委书记！”

高长河沉默了好半天，突然问：“华波书记，您和我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平轧厂拖累着，文春明是不是已经接了平阳市委书记？后来我去平阳做市委书记，是不是一种平衡的结果？”

刘华波想了想，承认说：“应该说平轧厂对文春明是有一些消极影响，但如果说完全是因为平轧厂影响了对文春明的任用也不客观。这话我向超林同志说过，主要是考虑到跨世纪接班的因素。哦，春明这阵子怎么样，没闹什么情绪吧？”

高长河感慨地说：“春明一直没闹什么情绪，和我合作得很好，过去怎么干，现在还是怎么干，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说实在活，让我感动。尤其是在我和姜超林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原则，支持配合我的工作。”

刘华波也感慨起来：“春明是个好同志呀，平阳这些年成就很大，超林同志功不可没，春明同志也功不可没呀！春明同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做着市长，却从没忘记自己是平阳市委副书记。”

高长河禁不住问：“可您这个省委书记对人家春明同志公道吗？”

刘华波白了高长河一眼：“怎么又来了？在你高长河看来，我对谁都不公道，是不是？同志，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公道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公道，公道也决不意味着职位的提升！小高，你去问问梁老，当年烈山阻击战的两个一等功臣后来官居几品？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说什么都要按市场经济的方法办，做多少贡献，就得给多大的乌纱，没这么绝对！你是党员干部，就要有党性，有理想，有奉献精神，该你背炸药包，你就得背！”

高长河心头为之一震，一下子呆住了。

6

梁清平默默看了高长河好半天，才缓缓地开了口："长河，华波说得不错，该谁背炸药包，谁就得背，当年我们的革命不是做买卖，现在的改革也不是做买卖。所以呀，对这个公平呀，你也要辩证地看呀。所以呀，这种绝对的公平就不存在。你真要求绝对的公平，那我问你：把姜超林调离平阳公平吗？我看就不公平嘛。要我看，姜超林可以安排省人大副主任兼平阳市人大主任嘛。"

高长河叹了口气："这不是一回事，姜超林调动是因为工作，而文春明明显是吃了平轧厂的冤枉累，大家心里都有数。刘华波和省委这样对待文春明，我就是想不通，说严重一点，就是官场无正义！"

这话一落音，梁清平马上挂下了脸，责备道："长河，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官场要真是没有正义的话，你高长河上得来吗？啊？你现在上来了，又提出了文春明的问题，什么意思呀？是为了从感情上笼络文春明，便于今后的合作；还是为了要挟华波，达到其他什么目的？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干部是怎么想问题的！从组织原则上说，你要和省委保持一致，帮助华波和省委消除文春明的个人情绪；从个人感情上说，你也得对华波和省委有份感激之情嘛，怎么反过来去将华波的军呢？还什么'官场无正义'！我看是你昏了头！"

高长河不服气："刘华波和省委今天能这样对待文春明，明天就可能这样对待我和其他同志！"

梁清平说："每一段历史都得有人为它负责，文春明摊上了那段历史呀，有什么办法呢？而你，当然要对平阳今后的历史负责，平阳搞不好，再出个平轧厂就是你的责任嘛，这有什么可说的？啊？"

高长河仍想不通："可我怎么干？姜超林虽然要调走了，孙亚东还是留在了平阳，孙亚东后面又有马万里！我想用个叫田立业的干部，都派去上任了，刘华波为了搞平衡，照顾姜超林的情绪，却坚决要拿下来！爸，您说说看，我难不难？"

梁清平说："你难，省委就不难呀？啊？华波就不难呀？啊？你说华波在搞平衡，我看华波也是在搞平衡，可是，长河呀，华波不搞平衡又怎么办呢？你总觉得自己受牵制，就不想想：华波也受牵制嘛！马万里副书记、陈红河省长，还有姜超林和你、我，谁不牵制他？而反过来

说，马万里、陈红河、姜超林，谁又不受到别人的牵制？说到底，我们人人都在牵制别人，同时又受到别人的牵制嘛。”

高长河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对，就像一堆螃蟹，你夹着我，我勾着你！”

梁清平摇摇头：“长河，不要这么说嘛！要积极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就免不了要平衡，要妥协，要讲策略，讲领导艺术，不能由着哪一个人的个人意志硬来嘛！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来都是合力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嘛！你不承认这个合力？你硬来？那你试试看，我包你三天就干不下去了！所以，长河呀，你不要有情绪，一定要理解华波。华波下决心调离姜超林不容易呀，是对你的很大妥协和支持嘛，说真的，连我都同情姜超林！”停了一下，又说，“长河，我实话告诉你：姜超林现在还和刘华波顶着牛呢，就在你来这里前几分钟，华波还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和他一起再做做姜超林的工作！”

高长河这才说：“爸，和姜超林闹到这一步，真不是我的本意！”

梁清平点点头：“是呀，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河，我看呀，你就不要在省城多待了，省城是非较多，平阳又离不开人，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高长河知道老岳父是为他好，当即打消了在省城过夜的念头，决定从医院直接赶回平阳。

告别老岳父，下楼经过烈山原县长赵成全病房时，高长河脚步停了一下，本想进去看看赵成全，可迟疑了片刻，终于没敢，怕一脚踏进去，又陷入一个是非的旋涡……

7

姜超林也知道赵成全在孙亚东和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自己只要踏进赵成全病房的门，省城和平阳城里又要谣言四起了，然而，姜超林还是按原定计划去看望了赵成全，一点也没犹豫。在整个看望过程中，检察院反贪局的钟处长一直陪同在一旁，姜超林只装看不见，一开始，几乎没和钟处长说几句话，也没掩饰自己对赵成全的痛惜之情。

在病魔和案子的双重打击下，赵成全人已瘦得脱了形，坐都坐不起来了。见到姜超林，满眼的泪水就无声地涌了出来，顺着耳根往洁白的枕头上缓缓流。一时间，赵成全的脸孔也扭曲了，也不知是病痛折磨的，还是因为内疚造成的。

姜超林本来还想骂赵成全几句，一见这情形，心软了，一下子忘记了赵成全的问题，记起的全是自己的过失：是他把赵成全从旧年县长的位置上调到烈山去的，是他要赵成全服从耿子敬的。他再也忘不了三年前自己代表市委和赵成全谈话时的情景：赵成全在旧年县干得很不错，正在搞老城改造，知道耿子敬霸道，根本不想到烈山去，几乎是含着泪要求留在旧年县。当时的旧年县委书记白艾尼也坚决要留赵成全，可他不同意，要赵成全服从组织决定。这一来，客观上把赵成全葬送了。

赵成全嘴唇抖动了好半天，终于努力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声音十分微弱，像蚊子哼：“老……老书记，我……我对……对不起您！”

姜超林坐到赵成全身边，强做笑脸道：“别说了，成全，啥都别说了，现在说啥都晚了！”连连叹着气，又说，“成全呀，从个人角度看，倒是我对不起你，三年前根本不该向市委建议把你派到烈山去呀。”

赵成全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一只枯瘦的手颤抖着，伸得老远，急着要摸什么。

钟处长知道赵成全的意思，把一支笔和一个夹着白纸的夹板拿到了赵成全面前。

赵成全在钟处长的帮助下，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是我不好。”

姜超林痛心地道：“是呀，你被耿子敬害了，我老头子也被耿子敬害了！”

赵成全又挣扎着写道：“耿子敬能干，有开拓精神，还是有功劳

的。”

姜超林看罢气道：“成全呀，你看你，糊涂不糊涂？到这一步了，还这么说！”

钟处长忙在一旁替赵成全解释说：“姜书记，前几天赵县长情况好一些的时候和我说过这话的，说是就算明天判耿子敬死刑，他也得这样说！我劝过他，他也不听。他和我说，他也不是傻瓜，如果耿子敬一点本事、一点贡献都没有，他就不会服耿子敬，也就不会跟着耿子敬陷进去！”

姜超林默然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权力在能力和成就的炫目光芒之下失去了有效的监督，烈山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十几个干部就这么毁了！

钟处长又说：“姜书记，赵县长也说了，一开始，他是埋怨过您，埋怨过耿子敬，后来想开了：您和耿子敬都不能怪，怪只怪他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这只蛋有缝，人家一叮叮个准，就稀里糊涂跟着人家犯了法。说是自己没几天活头了，请组织上一定要把他的沉痛教训和大家说一说，要同志们廉洁自重，就是为了自己一家的幸福，也不能这么干了！”说罢，又问赵成全：“是这意思吧？”

赵成全眼中的泪流得更急，哽咽着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是。”

姜超林问：“成全，家里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的吗？”

赵成全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手又伸向空中，要抓笔。

姜超林实在不忍看下去了，按下赵成全的手：“你别急，如果钟处长知道，你就让钟处长说，你只说‘是’，还是‘不是’就行！”

钟处长说：“姜书记，据我所知，赵县长最放心不下他儿子。他儿子大明明年要上高中了，希望上个好学校。赵县长说，他从旧年县，到烈山县，这十几年一直在下面工作，和儿子接触很少，几乎没关心过儿子的成长，想想也挺惭愧的。”

钟处长话刚落音，赵成全就艰难地开口说：“请帮……帮这个忙。”

姜超林心里真难过，红着眼圈说：“成全，你放心，只管放心！这个忙我一定帮，平阳不行，我就把你家大明送到省城的重点中学来读高中！顺便说一下，我可能也要离开平阳，到省城工作了。”

赵成全的神色中现出吃惊来，大睁着泪眼，呆呆地看着姜超林。

姜超林能猜出赵成全的心思，淡然道：“你别多想，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

赵成全显然不相信这是正常的调动，终于痛苦地哭出了声……

次日凌晨，前任烈山县县长赵成全因病医治无效在省人民医院去

世。

8

在刘华波的政治生涯中，有两个人是不能忘却的，一个是梁清平，一个是姜超林。梁清平是刘华波的老领导，曾用肩头扛起了刘华波的起点，给了刘华波平阳的政治舞台。而姜超林却是刘华波在平阳政治舞台上的最佳搭档，双方的配合总是那么默契，在风风雨雨中团结得像一个人，其战斗情谊至今还被传为佳话。平阳也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三任市委书记的锐意进取，才有了这二十年的辉煌。

今天晚上，三个前任平阳市委书记又坐到一起了，然而，却相对无言。

梁清平一来受刘华波之托，要帮助省委做姜超林的工作，二来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只得先开了口："华波，超林，你们这是怎么了？啊？要给我开追悼会呀？默哀呀？啊？"

刘华波这才看了姜超林一眼，说："梁老，我等着超林骂娘呢！"

姜超林却不看刘华波，只看梁清平："我敢骂谁？等着聆听省委领导指示！"

梁清平指指茶几上的酒和花生米："这里没有领导，只有三个老朋友，来吧，来吧，要吃就吃，要喝就喝，有苦诉苦，有冤伸冤！"

刘华波呷了口酒，往嘴里扔了颗花生米："梁老，人家超林苦大仇深呀！"

梁清平说："超林，那就说说吧，老规矩，当面全开销，出门不认账。"

姜超林却摇摇头说："没什么好说的，人家华波书记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呢，该滚蛋时就滚蛋，不过，我也和华波书记说了，家我是不搬的！"

刘华波笑了："梁老，您听，您听，人家就是不愿到省城来和您做伴！"

梁清平也笑了："怎么，超林，是嫌我老头子呢，还是怕我老头子拖累你呀？啊？还该滚蛋时就滚蛋？什么话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还真以为省委欺负你了呢，明明是提拔嘛！你不是不知道，多少人做梦都想上这个副省级。"

姜超林说："我从没做过这种升官发财的梦！我做梦梦着的都是平

阳！”

梁清平说：“我做梦也梦着平阳，咱们三人谁能忘了平阳啊？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得永远留在平阳，何处青山不埋人呀？超林，你想想看，我当初要留在平阳，华波上得去吗？你上得去吗？你们上去后，不是干得比我好吗？清朝诗人龚自珍说得好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的事业也是代有才人出嘛，也各领风骚嘛，所以不要总放心不下年轻同志，年轻同志有年轻同志的一套打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嘛！声明一下，我说这话可不是护着长河啊，华波作证，当初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向省委推荐的平阳市委书记可是文春明哩。”

姜超林忙说：“这我知道，梁老，您的人品，咱省里的同志谁不知道？我是气不过他刘华波！当初不讲公道，向马万里、陈红河让步，把文春明平衡掉了，现在又要把我赶出平阳。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怎么到老连块根据地都保不住了！”

梁清平看了姜超林一眼：“超林呀，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平阳怎么就变成了你的根据地？我看平阳还是我和华波的根据地哩！不要这么说嘛，我的同志！”

没想到，刘华波倒替姜超林说起了好话：“梁老，超林是对平阳有感情。”

姜超林接上来道：“还有，我觉得在平阳更能发挥作用。”

刘华波笑道：“发挥反作用吧？啊？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别说高长河，就是文春明做市委书记只怕也得和你翻，也得和你吵嘛！所以呀，我让你到省里来既对工作有利，也对你有好处，起码不生闲气吧！”

姜超林白了刘华波一眼：“照你这么说，还是照顾我了？”

刘华波恳切地说：“超林，我还真是想照顾你，想看着你壮壮实实多活几年，好好享受一下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我也和你说过，明年我也要下了，咱们也会有像梁老这一天，咱们谁都不能包打天下嘛，你这个姜超林怎么就是想不通！”

梁清平也说：“超林，就到省城来吧，我们三个老同志做个伴。”

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这就是说，我非离开平阳不可了？”

刘华波点点头：“超林，今天当着梁老的面，我也说几句心里话：我知道这些年春明受了不少委屈，你也受了不少委屈，可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仍然要这么做。为什么？还是为了大局呀。来，来，超林，喝口酒，咱们就理解万岁吧！”

姜超林却摇了摇头：“老了，喝不动喽！”

刘华波不依："这叫什么话？啊？超林，在梁老面前，你敢言老？"

姜超林这才端起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酒。

这时，刘华波的秘书找上了门，说临时有事要汇报。

刘华波冲着秘书脸一沉："有事明天再说！我不交代过吗？今晚我难得会会老领导、老朋友，就是天塌下来你们也别找我！"

秘书迟疑着退出了门，可走到门口，还是回转身大胆地汇报起来："刘书记，真出了塌天大事！昌江上游地区突降大暴雨，此前四小时内降雨量已达三百毫米，昌江市出现了严重内涝，局部地区积水深达二米，城区供电已大部中断，第二次特大洪峰已经形成，昌江沿线二百四十公里江堤全线告急……"

刘华波很吃惊，这下子坐不住了，和梁清平、姜超林打了声招呼，起身要走。

姜超林上前把刘华波拦住了："华波，你等等，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刘华波苦笑起来："还嫌我不够烦呀？好，好，说吧，说吧！"

姜超林一把拉住刘华波的手："华波，你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吧，等汛期结束再让我到省里来好不好？这关键的时候平阳水利局长兼防汛总指挥倒下了，长河又不熟悉情况，搞不好平阳真会出事哩！"

刘华波没料到姜超林是主动请战，怔了一下，握着姜超林的手，连声说："好，好，我答应你！超林，你这才像我的老伙计嘛！"说罢，急匆匆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句，"超林，老树到死都是站着的，这话我记着哩！"

姜超林说："华波，还有一句话你也记住吧：只要我这棵老树没被洪峰冲走，我们平阳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绝不会泡到江水里去！"

当夜，省城和平阳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

第十三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1

高长河车到平阳时，雨才渐渐大了起来，有一阵子简直像塌了天。其时，高长河并不知道昌江水系江湖并涨已全线告急，满心想着的不是抗洪抢险，而是怎么落实刘华波的指示，越想越觉得田立业的事难办。田立业这代书记只代了几天，连屁股都没坐热，现在就要请他下，公平不公平先不谈，你怎么开这个口呀？

也是巧，到市委招待所找食品填肚子时，见到了文春明。

文春明一听高长河提起田立业的事，马上说："……好，好，华波书记总算英明了一次，这个田立业真该撤！太甩，我看都甩到太平洋去了！"当下把临湖镇发生的人质事件和高长河说了一遍："……长河，您说说看，这小子像个县委代书记的样子吗？做得多损呀，能想到以随地大小便为借口扣押胡早秋七个小时！"

高长河没太当回事："田立业和胡早秋是同学嘛，难免开点玩笑。"

文春明差点跳了起来："开点玩笑？我的高大书记，田立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德国人都在国际酒店等着了，我还满世界找胡早秋哩！"

高长河这才认真了，本想骂田立业几句，可鉴于大明公司的教训，便没敢把话说满，只道："春明，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再和他算账吧！"

文春明说："长河，我可先把丑话说在前面，田立业一直是市委的副秘书长，回机关还得回市委机关，我们政府这边可没他的位子！"

高长河含糊其词地说："再商量吧，这事还没定呢！"

文春明却说："我看还是快点定下来好，华波书记有明确指示嘛！"

高长河叹了口气："可我怎么和田立业说呀？"

文春明献计道："嘿，这有啥难的？就抓住临湖镇的事来个严肃处理嘛！"

高长河想想，觉得也只能这样了。

吃过饭，回到小红楼，高长河就在小红楼下见到了田立业。

田立业神情沮丧，呆狗似的在门厅里坐着，见了高长河，忙站起来说：“高……高书记，我……我一直在等您，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还向省城挂过电话……”

高长河心里想着要“严肃处理”，脸上便冷漠，看都不看田立业，一边自顾自地向楼上走，一边说：“等我干什么？向我汇报你们临湖镇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呀？汇报你的大公无私呀？不简单呀，田书记！对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都那么讲原则，该脱产学习十天就是十天！好！好！这个宝贵经验我要请你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好好向大家介绍介绍！”

田立业也跟着高长河上了楼，表情益发沮丧：“高书记，我就怕别人先告我的恶状，才在这等您，看看，还是让人家先告上了！我……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高长河在楼梯口回过头，正色道：“这回不是别人向我反映的，是文市长！”

田立业哭丧着脸说：“文市长也不是圣人嘛，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他老眼光看人，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而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到了楼上，在沙发上坐下来，田立业才忍着一肚子委屈把临湖镇人质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自己如何处理的过程讲了一遍，讲到后来，眼圈都红了：“……高书记，您说说看，我招谁惹谁了？咋一心想好好工作，好好做点事，总是麻烦不断？总是没人信任我？”

高长河默然了，只问：“临湖镇那个无法无天的党委书记是怎么处理的？”

田立业道：“我和金华他们几个通了下气，先把他撤下来了。”

高长河点点头，又问：“那两个小纸厂呢？”

田立业说：“准备马上采取果断措施，把他们的造污设备全砸了！光贴封条不行，你这边贴，他那边撕，夜里偷着开工，只有砸掉，让他们别再想好事！”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高长河一边走过去接电话，一边说：“这就对了嘛！就是要砸掉嘛，这些小造纸设备摆在哪里都是污染源！”说着，接起了电话。

电话是刘华波打来的。

刘华波一句客套话没有，开口就说：“长河呀，向你们通报个重要情况：今天下午昌江上游地区普降大暴雨，灾情十分严重，省委正在连夜开会，进一步研究部署昌江防汛工作，大军区领导同志也来参加了。据北川市、昌江市汇报上来的情况看，麻烦不小，沿江有些地方已经破圩，昌江市半个城泡在了大水中，马万里同志已经代表省委连夜赶到昌

江去了。”

高长河吃了一惊：“华波书记，情况这么严重呀？”

刘华波说：“就是这么严重，这场大暴雨搞得我省江湖水面全面吃紧，你们平阳日子也不会好过了，预计特大洪峰将在明日下午十六时左右抵达平阳，专家说了，肯定会超过一九五四年的最高水位，你们要连夜部署准备，检查险工险段，要确保平阳的绝对安全，不能把平阳给我泡到江水里去！”

高长河连连说：“华波书记，您放心，您放心，我们一定严阵以待！”

刘华波加重语气说：“一定要真正严阵以待，思想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还有，在防洪防汛的问题上，要多听听超林的意见，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主汛期过后超林同志就要到省里工作了，这期间你千万别再给我惹麻烦！超林同志也向我和省委表示了，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全力支持你打好抗洪防汛这一仗。你们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超林同志，别把他累垮了！现在，超林正在往平阳赶，你们在超林同志回到平阳后，马上碰一下头！”

高长河连声应着，放下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高长河没心思和田立业再谈下去了。

田立业却还在叨唠：“……高书记，尽管临湖镇发生的事不怪我，但我还是准备向胡早秋道歉！毕竟这事是发生在烈山嘛，毕竟我是烈山县委代书记嘛，领导责任我还是要负的！”

高长河应付说：“这就好，姿态要高一点嘛。”

田立业还想说什么，高长河却把话头拦住了：“哎，立业，烈山的事我们今天先不谈了好不好？现在当务之急是抗洪，我请你帮帮忙，先回市委机关帮我抓抓这个工作吧！听说修海堤时你在超林同志手下做过青年突击队队长是不是？”

田立业一怔：“那烈山怎么办？千头万绪，一大摊子事呢！”

高长河亲切地拍了拍田立业的肩头：“地球离了谁不转呀？不是还有金华他们嘛，对了，孙亚东副书记也在那里嘛，你就把工作都移交给他们吧！”

田立业疑惑地看着高长河：“高书记，您……您这是什么意思？是让我回机关临时帮忙，还是把我调回机关，让我继续干副秘书长，当不管部长？”

高长河扳着田立业的肩头，呵呵笑道：“立业呀，你别想好事，不管部长你是当不成了，我呀，想让你当专管防洪的副秘书长，代表我和市

委在一线协调，和超林同志并肩战斗！”

田立业明白了，脸色一下子黯然起来：“这么说，烈山的事和我无关了？我这县委代书记只代了几天就下台了？高书记，您和我明说好不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别人信不过我，高书记，您是不是也信不过我了？”

高长河勉强笑着说：“立业，你看你，都想到哪里去了？我信不过你，会让你来帮我抓抗洪吗？你知道不知道，抗洪防汛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刚才华波书记还在电话里交代呢，一定要把精兵强将派上去！”

田立业不为所动：“抗洪是临时性任务，抗完洪我干啥呀？”

高长河说：“抗完洪还有别的事嘛，你放心，只要我干市委书记，你想做甩手掌柜都做不成！去吧，去吧，别和我纠缠了！超林同志现在正在从省城回平阳的路上，马上要回来了，回来后，你就去找超林同志报到，再跟他当一回突击队长，干出个样子给超林同志看看！”

田立业哼了一声，点了题：“高书记，是不是老书记告到省里去了？”

高长河脸一绷：“老书记告啥呀？是华波书记找他谈话，要他到省里工作！”

田立业摇摇头：“没这么简单！老书记就是走了，也放心不下我这个甩子！”

高长河这才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所以，你才得在老书记面前干出个样子嘛，别再给老书记留下个甩子的印象！”

田立业怔了一下，眼圈红了，哭也似的笑了笑：“可我为什么一定要干给老书记看？高书记，您怎么就这么在乎老书记对我的印象？您说句实话：您是不是觉得派我做烈山县委代书记是个错误？为我和老书记闹得这么僵不值得？后悔了？”

高长河真诚地说：“我从来没认为用你是个错误，更没后悔过，立业，请务必相信这一点。至于有些同志，包括超林同志有意见，也从没动摇过我的决心。”

田立业噙着泪说：“所以我服您，高书记！是您让我的血又沸腾了一回！”

高长河说：“其实，立业，你的血从来就没冷过，现在就热着嘛！”

田立业抹了把泪：“高书记，我知道您难，我啥也不说了，就去当一回突击队员了，队长我不当，让老书记找他信得过的人去当吧！我就是一个兵，该往昌江里填，我第一个跳下去！”

高长河一把拉住田立业的手：“胡说！立业，我可告诉你，你要真这

么和我闹情绪，就待在市委值班，别上堤了！真是的，一点委屈都受不了，日后还能干什么大事？你才四十二岁嘛，六十岁退休，还有十八年好干嘛！”

田立业满脸悲凉：“可我真弄不懂，像我这种人为啥就是报国无门呢？”

高长河说：“怎么能说是报国无门呢？能报国的事多着呢！哎，立业，我可得给你提个醒：老书记要走了，你别再气他了，他说啥你听啥，好不好？你和老书记终究还是朋友一场嘛，人家这几年可没少帮你卖过‘匕首和投枪’哩！”

田立业呵呵笑了起来，笑出了眼泪：“是呀，我们是朋友，不是同志！”

高长河也笑了起来：“哦？朋友和同志还不是一回事呀？”

田立业激动地站了起来：“朋友和同志有时完全是两回事！高书记，过去我把您当同志，今天我把您当朋友，我们是朋友加同志！无论如何，我得感谢您，您开发了我，让我看到了一片创业奋斗报国为民的天地。士为知己者死，您高长河哪一天要借我的脑袋用，我田立业也借给您！就这话！”

高长河也难得激动了，一把搂住田立业：“好，立业，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为了平阳，我高长河就借你今生今世的一腔热血了！走，现在就跟我到防汛指挥部去，文市长在那里值班，我们一边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一边等候超林同志！”

2

从省城出发时大暴雨就落了下来，省城至平阳的高速公路被迫关闭了，司机建议掉头回省城，待次日高速公路开通后再走。姜超林不同意，坚持要司机走旧国道，立即返回平阳。这一来，就遭了大罪，0001号奥迪前后大灯开着，在暗夜风雨中仍照不出几米远，车与其说是在开，不如说是在爬，时速一直在每小时二十公里到三十公里之间。行程中，前窗挡风玻璃上一直雨水如注，刮雨板几乎丧失了作用。正常情况下，走高速公路只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可这夜姜超林走了整整五个小时，才到了旧年县公路收费站，离平阳城还有六十多公里。

这六十多公里就不好走了，旧年县公路收费站以南已是一片汪洋，道路完全看不见了，许多大卡车在汪洋中都熄了火，姜超林的奥迪车再无前进一步的可能。

姜超林急了眼，不顾司机的劝阻，冒雨跑出车，冲进收费站，给旧年县委宁书记打电话，想请宁书记想想办法。要命的是，这夜风雨太大，通讯线路中断了。姜超林气得直骂司机，怪他没给手机及时充电，当紧当忙时误了事。

公路收费站的女收费员见姜超林上火骂人，知道这个前任市委书记是急着回去布置平阳的防汛工作，忙跑到邻近村庄叫起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乡亲，拿着麻绳、扁担过来了，硬是冒着大雨把姜超林的奥迪扛过了近二百米水淹区。

姜超林感动极了，向女收费员和乡亲们道了谢，重新上了车，这才在一个多小时后赶到了平阳市。到市区后，姜超林本想直接去市防汛指挥部，可司机见姜超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怕姜超林闹病，硬把车开到了公仆楼下。姜超林才回家换了身干衣服，拿了件雨衣，去了市防汛指挥部。

这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三点多了，市防汛指挥部里正一片忙乱，像个战斗中的前线司令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电脑控制的昌江水系图灯光闪烁。高长河、文春明、孙亚东等人正守在水系图前紧张地商量着什么。

姜超林一进门，高长河马上迎上来说：“老班长，您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您被洪水困在路上了呢！”

姜超林说：“差点儿就困在旧年县了，好了，长河，闲话不说了，咱说正事：情况很不好，旧年县许多地方内涝很严重，更严重的还是沿江各县市！滨海市怎么样？滨海三个江心洲和镜湖市围堰乡的人撤出来没有？尤其是围堰乡，更得注意，一九五四年那里出过大乱子！”

高长河马上汇报说：“老班长，我刚刚和滨海市委书记王少波通了个电话，滨海问题不大，十万人上了堤，解放军一个工兵团也开上去了，一些险段正在连夜加固。三个江心洲的六万村民已经从昨晚十一时开始撤离了，目前仍在撤离中，王少波就在撤离现场指挥，随时和我们指挥部保持着联系。”

文春明也通报情况说：“为了加快撤离速度，我们正在市内调集车辆，赶赴滨海。镜湖市围堰乡目前还没撤人，围堰乡周乡长汇报说，那里的乡亲们决心很大，抗洪物资也准备得比较充分，想再顶一顶。我和高书记前两天亲自到围堰乡看过，情况确实很不错，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也都很好，立了军令状，竖了‘生死牌’。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和代市长胡早秋今天又都到现场看了，他们也主张顶一顶。现在，胡早秋正在围堰乡坐镇指挥加固圩堤。”

田立业插了句：“老书记，胡早秋只要在围堰乡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胡早秋当年做过围堰乡党委书记，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

姜超林这才注意到田立业的存在，白了田立业一眼，没好气地说：“要你啰嗦什么？我不知道胡早秋做过围堰乡党委书记呀？”停了一下，又说：“田立业，我们领导研究防汛，你在这里掺和什么？还不到烈山去？烈山就没事了？啊！”

田立业马上来了情绪：“我倒想回去，高书记不让，把我撤了！”

高长河忙解释说：“哦，老班长，我和春明、亚东他们商量了一下，抽调立业回机关了，目前负责协调抗洪工作，立业又成您的兵了。”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老班长，华波书记可是亲口对我交代了，在抗洪防汛这件头等大事上，我们都是您的兵！”

姜超林摆摆手：“别这么说，咱们齐心协力，努力把工作干好，保一方平安就是了！省委指示很明确，要争取不死一个人！家园毁了可以重建，人死了不能复生。我看围堰乡还是得撤，得赶快撤，不要顶了！你顶不住嘛！围堰乡一面靠着昌江，两面靠着镜湖，三面环水，怎么顶？这个胡早秋，就是群众的尾巴！”

田立业不满地道：“老书记，也不能这么说吧？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再说，高书记和文市长也亲自到围堰乡看过嘛……”

高长河口气严厉地道：“田立业，听老书记说！”

姜超林也不客气："我不管谁去过围堰乡，该撤人就得撤！田立业，我问你：对这个围堰乡你究竟了解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一九五四年破圩后一次淹死多少人？一九九一年又是个什么情况？啊！高书记新来乍到，检查抗洪深入到围堰乡很好，但这并不等于说高书记去了围堰乡，围堰乡就不会破圩了！"脸一转，看着文春明，又没好气地说："春明，你呀，真叫糊涂！你不想想，万一把围堰乡的八万人泡到洪水里去怎么办？那些军令状、生死牌顶屁用！"

高长河当即表态说："老班长说得对，马上通知围堰乡撤人！"

文春明也吓出了一头冷汗，连连说："好，好，那就撤，那就撤！"

正说着围堰乡，围堰乡的电话就来了，是老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打来的。

文春明走过去接了电话，悬着心问："周乡长，围堰乡的情况怎么样？"

周久义口气急促地汇报说："文市长，镜湖水位又升高了，困难不少，您看看市里能不能再调些编织袋给我们，越快越好！"

文春明说："周乡长，我正要找你们呢！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回洪峰很大，肯定会超过一九五四年，围堰乡恐怕是守不住了，市里紧急研究了一下，准备放弃围堰乡！周乡长，事不宜迟，你马上把市委、市政府这个精神传达下去，给我连夜撤人！现在就撤！"

周久义在电话里叫了起来："文市长，你们这些大干部开什么玩笑？前几天还表扬我们，要我们坚决守住，现在又突然要我们撤！我们怎么撤？我们这里的情况您和高书记又不是没看到，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再说，乡亲们在圩堤上守了十五天，力出了，钱花了，圩堤又没大问题，现在撤人我们工作真没法做！"

文春明发起了脾气，威胁道："周久义，你这乡长兼党委书记还想不想干了？"

周乡长一点不怯，嘶哑着嗓门说："文市长，您别吓唬我，从现在起，我就算被您撤了，行不行？可这洪我还得抗下去！"说罢，放下了电话。

文春明把电话一摔，冲着高长河和姜超林直嚷："反了，反了！"

高长河也沉下了脸："周乡长反不了！从现在开始，对围堰乡的抗洪物资断绝供应，一条编织袋也不给他，一辆车也不给他，我看他怎么办！还有，胡早秋不敢反，马上联系胡早秋，告诉他围堰乡淹死一个人，平阳市委拿他是问！"

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明天，哦，应该说是今天了，今天下午十六

时特大洪峰就要到来，一个乡八万人撤离，工作很多，得马上动起来！这样吧，长河，我马上去围堰乡做工作，你们呢，尽快组织车辆，联系当地驻军，准备采取强硬措施强制撤离，别忘了把车载电台带上！”

高长河点点头：“好，老书记，我们就这么办吧！”

姜超林又交代了一下：“行动一定要快，从现在算起，我们只有不到十三个小时了，十三个小时撤离八万人，简直是在打一场恶仗呀！”

高长河自然明白这场恶仗的凶险，当即对田立业指示说：“立业，你和老书记一起去围堰乡，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一定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老书记的安全，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田立业应了：“您放心吧，高书记！”说罢，随姜超林一起出了门。

在门口上车时，姜超林才对田立业说了句：“立业，我看你回机关挺好！”

田立业装没听见，上车后问：“老书记，还要给您带些备用药吗？”

姜超林摇摇头：“不必了。”接着又说：“立业，今天你不理解我，也许许多年过后，你会感谢我，会知道谁真正爱护你。”

田立业仍不接茬儿，头往椅背上一靠说：“老书记，咱打个盹吧，一到围堰乡，还不知会忙成什么样呢！”

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不作声了。

3

胡早秋是在和德国人谈判结束后，从平阳直接赶往围堰乡检查防汛工作的。到围堰乡时，恰巧市委书记白艾尼也到了。二人便在老乡长周久义的陪同下，连夜冒雨又一次查看了围堤情况。情况看起来还不错，十三公里围堤又整体加高了许多，近三万人守在围堤上，情绪高昂。

白艾尼放心了，大大表扬了周乡长和围堰乡的干部群众一通，还手持电话筒在围堤上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讲话，而后便回镜湖市内了。胡早秋原也想走，可后来看看雨下得很大，水雾漫天，有点不放心，就留了下来。这一来，倒霉的事就让胡早秋摊上了：平阳市委竟在这夜下令撤人！

胡早秋根本没想到平阳市委会决定放弃围堰乡，最早知道这一指示的周久义接了电话后根本不说。结果，半小时后，胡早秋就在电话里挨了高长河的骂。高长河厉声责问胡早秋：这个围堰乡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连市委、市政府的招呼都不听了？明确指示胡早秋：一、特事特办，把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立即就地撤职；二、立即组织围堰八万人紧急撤离。

放下电话，胡早秋兔子似的蹿出帐篷，大喊大叫，让人四处找老乡长周久义，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胡早秋让设在大堤旁的抗洪广播站广播，广播了老半天，周久义也不来报到。后来，还是胡早秋自己打着手电在围堤上把周久义找到了：周久义正和一帮年轻人在围堤上打桩，半截身子浸在泥水里，花白的头发上满是污泥，根本不看胡早秋。

胡早秋站在堤上气急败坏地说：“周久义，还真反了你了！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你也敢瞒！你给我上来，马上上来，我有话和你说！”

周久义忙中偷闲，抬头看了堤上的胡早秋一眼：“胡市长，您下来！”

胡早秋急眼了，扑通一声跳到了泥水中，蹚着泥水走到周久义身边：“周久义，现在我来向你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平阳市委、市政府的紧急指示精神，从现在开始撤销你围堰乡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

周久义一点不急：“胡市长，就这事？”

胡早秋说：“对，就这事！”

周久义又问：“宣布完了吧？”

胡早秋说：“宣布完了。”

周久义说：“那好，您上去吧，我们还得干活。”

胡早秋一把拉住周久义：“你干什么活？你不是不知道，市委指示很明确：特大洪峰马上要过来了，围堰乡是守不住的，市委已经决定放弃了！”

周久义说：“行啊，胡市长，您和乡亲们说去吧！”

胡早秋道：“这里一直是你在指挥，这话得你说！你现在就给我走，到广播站广播去，你先讲，我后讲，我讲话时就宣布撤你的职，给大家敲个警钟！”

周久义说：“我已经被撤职了，还讲什么讲？要我讲，我就要大伙儿守住！”

胡早秋火透了：“就是撤了职，你还是党员，党员还要讲纪律！”

周久义说：“那您再开除我的党籍好了，我就是不撤！”

胡早秋真是没办法了。

周久义这才从泥水里爬上来，对胡早秋说：“胡市长，您也在围堰乡当过几年乡党委书记，您不是不知道，咱围堰乡有今天容易吗？但凡有一线希望，咱都不能撤呀！情况您也看到的，老少爷们十几天来不惜力地卖命，圩堤加高了一米多，一九五四年那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

胡早秋说：“老周，这包票你最好别打，市防指说了，明天的洪峰肯定超过五四年，不撤人是不行的，这是死命令，咱只能执行！”

周久义怒火爆发了：“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早想到要撤人，还叫我们防什么洪？高书记、文市长这么多大官都跑到我们这儿来，还给我们登报纸，上电视！还有您，胡市长，我记得您也跑到我们这儿说过，要对我们支持到底，说什么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现在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当搭进去了，一声撤就撤，你们开玩笑呀？当真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呀！”

胡早秋耐心劝说道：“老周，你别不讲理嘛，情况不是发生变化了吗？几天前谁能想到水会这么大？能守住当然要守，守不住就得撤嘛，这有什么奇怪的？市里让我们撤，正是要对我们围堰乡八万老百姓的死活负责！”

周久义说：“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守不住？起码让我们试试嘛！”

胡早秋着急地说：“这不是市委有指示嘛！我也知道抗洪抗到这地步，突然下令撤离，大家的弯子一下子难转过来，可是老周，市委做这种指示不会不慎重，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不会发出这种指示的。”

周久义这才说：“那好，那好，胡市长，您宣布去吧，愿走的都跟你

走，不愿走的就跟我一起守堤，咱们两下都方便，您也算执行市委指示了！”

胡早秋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广播站去广播，先传达了平阳市委、市政府的电话指示精神，接着宣布：围堰乡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对抗隐瞒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严重渎职，已被撤职。胡早秋代表镜湖市委、市政府和防汛指挥部，要求围堰乡广大干部群众听到广播后立即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有组织地撤离。

第一遍广播结束后，胡早秋嘱咐广播员守着机子一遍遍放他的这个录音，自己又给远在镜湖的白艾尼打电话，把高长河的要求和这里的情况向白艾尼做了简短汇报，请白艾尼赶快组织人员准备沿途疏导安排撤出的难民。

原以为这么一来，大局就定下了，可胡早秋万万没想到，自己和白艾尼通过电话，走出广播站一看，广播站门外竟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这些浑身泥水的男女们都盯着胡早秋看，看得胡早秋心里直发毛。

黑暗中有人高喊：“你们凭什么撤周乡长？”

胡早秋壮着胆子道：“周乡长拒不执行市委指示！”

黑暗中的吼声马上响成了一片：“我们也不执行这样的指示！”

“对，我们有信心顶住洪峰！”

“我们听周乡长的，不听你们瞎指挥！”

还有人点名道姓大骂胡早秋：“胡早秋，你别忘了，你也是从围堰升上去的，没有围堰老少爷们，就没你小子的政绩，你别他妈的吃在锅里屙在锅里！”

胡早秋又气又急，冲着众人吼：“你们当中有没有共产党员？有没有？共产党员给我站出来，给我带头执行市委指示！”

没人站出来。

胡早秋火透了：“共产党员都在哪里？这关键的时候都没勇气了？”

人群中有人高喊：“共产党员都在圩堤上，和周乡长一起干活呢！”

胡早秋没辙了，想了想，黑着脸往人群中走。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一直让到圩堤上。

刚上了圩堤，围堰乡党委副书记老金冲过来了，一把拉住胡早秋的手说：“胡市长，您别气，千万别气，听我说两句！”

胡早秋恨不能扇金副书记两个耳光，狼也似的盯着金副书记：“有屁就放！”

金副书记说：“胡市长，乡亲们这不也是急了眼吗？咱真不能撤呀！您可不知道，打从半个月前开始抗洪，周乡长威望可高了，可以说是从

来没有过的高。你们现在撤了周乡长，怎么能服人？撤人就更不对了，明明守得住，咱为什么要撤？咱不敢说上级官僚主义，可实际情况总是我们在圩堤上的同志最清楚嘛！”

胡早秋手一挥：“现在情况紧急，我没时间和你讨论，我就问你一句话：老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要不要执行组织决定？”

金副书记说：“我好办，就是我跟您走了，这八万人还是撤不走。”

胡早秋说：“你他妈的给我去做工作，去广播！”

金副书记说：“工作我可以做，广播恐怕还得请周乡长，我说了，周乡长现在的威望很高，比您当初在这里当书记时要高得多……”

胡早秋只好去请周久义。

周久义倒还配合，在广播中说：平阳市委和胡市长让撤人也是一番好意，尽管圩堤不可能破，但是，为防万一，把不承担防汛工作的闲人撤出去还是必要的。因此周久义要求老弱妇幼和愿意撤离的同志听从胡早秋的安排，准备撤离。

然而，周久义的这番广播与其说起到了动员撤离的作用，毋宁说起到了动员坚守的作用。广播结束后，胡早秋没看到多少人从圩堤上撤下来，倒是看到不少人涌上了堤，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一面“三八突击队”的红旗在他面前呼啦啦飘。

胡早秋真绝望了，这么多年来，他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么无能为力。

周久义却又过来了，说：“胡市长，您看，我没说假话吧？不是我不想撤，是乡亲们不想撤，第一次洪峰顶过来了，这第二次洪峰肯定顶得住！”

胡早秋已不愿和周久义讨论这个话题了，只讷讷说：“周久义，我算服你了，你威望高，能耐大，你……你就这么拼吧，真把这八万人拼到水里去，咱……咱就一起去做大牢吧！”

就在这时，高长河的电话又打来了，询问情况。

胡早秋带着哭腔，致悼词似的说：“高书记，这里的情况糟透了，撤离的命令来得太突然，故土难离呀，乡亲们都不愿撤，局面基本上已经失控。高书记，我……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候组织的处理。”

高长河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没批评胡早秋，只说：“早秋，你先不要急，也别去想什么组织处分，这不是你的责任。姜超林和田立业正往你们那里赶，马上就会到。我们市委也正在和驻平部队联系，争取天亮以后执行强制撤离计划，就是抬也得在今天下午洪峰到来

前把这八万人都抬走！”

胡早秋这才松了一口气，软软地跌坐在湿漉漉的圩堤上……

4

田立业坐在0001号奥迪车里，目睹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最后一个黎明是灿烂的。先是东方的天际朦胧发出红亮，继而这红亮便绚丽起来，映红了汽车前方遥远的地平线。车上昌江江堤大道时，火红的太阳已升了起来，把江水辉映得一片血红。在黎明跳动的阳光中，田立业心如止水，几乎没有和姜超林谈心的欲望。尽管姜超林是那么想谈，几次提起过去，提起他的“匕首和投枪”，他总不接茬儿，只和姜超林打哈哈。

于是，姜超林便叹息：“立业呀，看来我老头子是把你彻底得罪了！”

田立业不看姜超林，只看身边泛着红光的平静江水：“哪里话呀，老书记，咱们的关系平阳谁不知道？您对我的好谁不知道？哎，老书记，您看看这江水，多平静呀，都像咱们阳山公园里的湖水了。”

姜超林向车窗外扫了一眼：“是哩，还有些美丽的样子呢！”接着又说：“立业，说实话，得罪你，真不是我老头子的本意。我真希望你好呀，你说说看，就算我儿子又怎么样？也不能像你这样天天和我在一起嘛！我不愿你去主持烈山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你在机关分分苹果，分分梨，分错了，分对了，都没什么了不起，再说了，有我在身边，就是错了也没什么，我担着就是了。烈山就不同了，那可不是在机关分苹果呀，一百一十万多人的身家性命要你负责呀！”

田立业笑笑：“所以，我不又回机关分苹果了吗？这挺好。”

姜超林“哼”了一声：“你是有情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田立业仍是笑：“好，好，老书记，您说我有情绪我就有情绪，行了吧？”

姜超林拍拍田立业的肩头：“就不愿和我说说你的心里话吗？”

田立业摇摇头道：“没什么好说的，人生在世，能活个问心无愧足矣。”

姜超林马上问：“立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老头子内心有愧？”

田立业当即声明道：“老书记，我可不是这意思哦。”

姜超林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检点到现在为止的一生，立业，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问心无愧的，为平阳，为工作，为这二

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尽了自己的力，尽了自己的心。立业，这些年你一直在我身边，你最清楚我。你说说看，除了工作，我还有别的生活没有？你记得不记得了，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等国务院领导接见，一下午闲在招待所没事干，你们都打牌，我只有呆呆地看着你们打。我不是不想和你们一起消磨一下时间，而是不会打呀！”

田立业说：“这我不早就劝过您吗？工作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

姜超林感慨说：“是啊，是啊，生活丰富多彩呀，所以呀，我们有些干部跳起舞来三步四步都会，喝起酒来三斤二斤不醉，打起牌来三夜两夜不累！什么作风？反正我是看不惯，也永远不会去学！”

田立业却说：“老书记，我看您还是得学学，您总有彻底退下来的时候，总有没工作可做的时候，到那时候您干什么呀？”

姜超林说：“立业，你别说，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呢！”

田立业说：“那就想想吧，只要你愿意，有空我就教您打麻将，打扑克。”

姜超林摆摆手：“不学，不学，真彻底退下来再学也不迟。”

这话题又说到了尽头，二人都不作声了，都盯着窗外流逝的景色看。

一片绿色的田野在车窗外移动，时而还可见到三两头水牛从车窗前闪过。

过了好一会儿，姜超林才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问田立业：“立业啊，你知道不知道，我马上要调走了？要离开平阳了？”

田立业平淡地说：“知道，高书记和我谈话时说起过。”

姜超林问：“说心里话，立业，你是不是也希望我离开平阳？”

田立业笑笑：“老书记，您是省管干部，我的希望有什么意义？”

姜超林亲昵地碰了碰田立业：“哎，愿不愿跟我到省里去工作？”

田立业苦笑道：“跟您去省里分苹果？我还不如在平阳分苹果呢！”

姜超林长长叹了口气：“立业，我看你这孩子真是错怪我喽！”

田立业正经道：“老书记，您看您，咋又这么说？我敢怪您吗？”

姜超林闭起了眼，闭眼时，眼角有泪水溢出来：“立业，你怪我就怪吧，反正我不怪你，我老头子仍然真心实意把你当小朋友待。日后我在省城安了家，你爱来就来，不来我也没办法，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田立业也禁不住动了感情，真想问姜超林一句：我们是知己吗？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只淡淡地说了句：“老书记，我会常去看您的。”

这日，姜超林交流的愿望落空了，一直到在围堰乡下车，田立业都没和他说几句心里话，一切都是那么客气礼貌，让姜超林心里一阵阵发冷。

5

当泥水斑驳的0001号奥迪驰到圩堤下时，胡早秋第一个扑上来，带着哭腔连声说：“老书记，您可来了！可来了！您再不来，我可真要上吊了！”

姜超林走下车，看了看远处圩堤上的人群，对胡早秋说：“叫什么叫？这种情况应该预料到！抗洪抗到半截下令撤离是最难的事，过去又不是没有过，积极做工作嘛！车载电台马上就过来了，政府令和广播稿都准备好了，马上流动广播！”

胡早秋说：“这里有个抗洪广播站，老书记，您是不是先去说两句？”

姜超林想都没想，便说：“好，我先去说两句！走吧！”

向广播站走时，胡早秋又汇报说：“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思想不通！”

姜超林气哼哼地说：“是的，我知道，胆子不小，在电话里和文市长顶起来，公然抗命！”又问，“这个周久义是不是戴眼镜的周瞎子？”

胡早秋说：“不是，老书记，周瞎子早调镜湖当工业局局长去了，是那个特爱喝酒，又没酒量，喝二两就醉的周久义嘛！”

姜超林“哼”了一声：“我当是谁呢，是周二两呀？给我把他找来！”

胡早秋提醒说：“这当儿周久义只怕连您的话都不会听哩！”

田立业没好气地说：“胡市长，老书记叫你叫，你就去叫，啰嗦什么！”

胡早秋白了田立业一眼：“你狠什么狠？临湖镇的账我还没和你算呢！”

田立业说：“想算这账你就到平阳市委来吧，我候着你！”

胡早秋一愣：“怎么田领导，这么快又提了？”

田立业冷冷道：“没提，降了，不过现在恰好和你打交道，负责协调全市防汛！胡市长，时间紧，任务重，我没时间和你废话，快去找周久义！”

胡早秋去找周久义时，姜超林已开始了广播。

广播前，田立业先做了一下介绍，说是市人大主任姜超林同志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已经赶到围堰乡来了，现在，要代表平阳市委、市

政府做重要指示。接下来，姜超林开始讲话，再次重申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围堰乡八万人紧急撤离的指示精神，并严厉声明，驻平部队官兵和大批车辆马上就要开上来，不撤是不行的，政府令必须执行，特事特办，凡煽动抗命的，一律就地抓捕！

广播结束后，姜超林要求全乡村民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马上到广播站集合。

党员干部陆续赶来集合时，胡早秋把泥猴似的周久义拖到了姜超林面前。

姜超林原想好好骂骂周久义，可见到周久义胡子拉碴，一身泥水，满眼血丝，人都瘦得脱了形，心里不忍了，只嗔怪地说："周二两，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啊？连市委、市政府的招呼都不听了？敢和文市长顶，真是胆大包天！"

周久义哭了，哽咽着说："老书记，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围堰乡抗洪，我是领导，人是我领上堤的，老百姓的东西家当是我拿走的，我向全乡老少爷们许过愿，要和围堰乡共存亡。"

姜超林耐心说："久义，你这个精神是好的，但是不能硬来蛮干嘛。"

胡早秋也说："是的，老周，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总要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负责嘛！你不想想，真不撤，万一把八万人淹到水里，这天大的责任谁担得起？"

周久义这才说："我没说不撤，胡市长，老书记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吗？该和大家说的话，我不是都和大家说了吗？是大家不愿撤呀！"

胡早秋厉声说："老周，关键是你要带头！"

周久义脖子一昂说："胡市长，您年轻，还有得升，您想保乌纱帽，我不想保，这个头我不带！职不是让您撤了吗？我就是个一般干部了，我就是要和围堰乡共存亡！退一万步说，打仗还要有人掩护撤退，您就算我是打掩护了好不好？"

这时，党员干部已来了不少，广播站门前，堤上堤下四处站满了人。

姜超林觉得周久义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就算撤退，在这八万人撤离前也得有人巡堤护堤，留下周久义一些同志护堤也是正常的，于是便说："好了，好了，久义，我们不要争了，你就带着一部分基干民兵留下护堤，最后撤，现在我们先开会，布置整体撤离工作，你不要再说什么共存亡了，这不好，不利于我们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

周久义说："那好，老书记，我巡堤去了，你们开会吧！"

姜超林这才火了：“周二两，你给我站住！这个会谁不参加你也得参加！得帮我们做工作！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种时候你敢不顾大局，我叫你当面难看！”

周久义资格老，不怕胡早秋，却是怯着老书记姜超林的，老老实实站住了。

田立业根据姜超林的指示，大声宣布开会。会便开了。姜超林不是动员了，是具体布置，一个村一个村点名，要村支书和村主任们往前站。姜超林记忆力也真是好，围堰乡十几个行政村、自然村，村村的名字都叫得上来，两个亿元村村主任的绰号都叫得出，由不得田立业、胡早秋不服。胡早秋听着姜超林点名，就满心惭愧地想，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抓工作真是实实在在，他就没这么实在，在镜湖当了这么多年副市长，许多村主任他都不认识，更别说人家的绰号了。

姜超林说到最后激动了：“……同志们，我们平阳市委、市政府有个对你们负责的问题，你们也有个对围堰乡群众负责的问题。昌江和镜湖水位一直居高不下，特大洪峰马上又要到来，不撤怎么办呀？别的损失一点可以，政府可以想办法帮助，大家也可以想办法自救，但老百姓的生命是不能损失的！你们一定要狠下这个心，就是硬拖，也得把大家都拖走，我姜超林拜托大家了！”

说到这里，姜超林深深向面前的党员干部鞠了一躬。

不少党员干部深明大义，相互招呼着，退出会场，安排撤离事宜。

然而，仍有近一半人没动，仍盯着周久义看。

周久义急了：“同志们，老书记说得还不够清楚吗？快走吧，都走吧！只要人在，啥都还会有，人不在，就啥都完了！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房门锁好，牲畜圈起来，到时不破堤也没啥损失。”

这时，有人说：“周乡长，你们守堤的人够吗？咱不能再多留下点人吗？”

周久义说：“不行！这不是讨价还价的事，咱得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又有人说：“我们是自愿留下的，真要出了意外，我们不要市委负责！”

田立业火了：“说得轻松！你们不要市委负责，市委就可以不负责了吗？”见胡早秋在一旁愣着，田立业火气更大，“胡市长，你看看你们镜湖党员干部的素质！也不知你们平常是怎么教育的！”

胡早秋心头的火“呼”地蹿了上来，这个田立业，看来真想借机弄他了，于是便说：“田副秘书长，镜湖党员干部的素质怎么样市委自有评

价，轮不到你说三道四！说撤离就是说撤离，你扯这么远干什么？”

田立业冷冷道：“好，胡市长，那你就去说，就去做！我们等着哩！”

姜超林不知昨夜临湖镇发生的那一幕，见他们这对好朋友在这时候吵起来了，便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拌嘴？也不注意群众影响！都给我少说两句！”

田立业拦住姜超林：“老书记，您别管，咱也不能包办一切，这里是镜湖市的围堰乡，归胡市长和周乡长领导，您就叫胡市长和周乡长去做工作！让他们的党员干部拿出点素质来！”

这时，高长河又来了电话，要姜超林去接，姜超林到广播站里接电话去了，临走，又向田立业交代了一句：“立业，有情绪也不准带到工作上！啊！”

田立业却还是把情绪带到了工作上，冷眼看着胡早秋，点着一支烟抽了起来。

这一来，面前的干部群众对立情绪更大，更不愿动了，都盯着胡早秋看。

胡早秋被逼到绝路上了，睁着血红的眼睛吼道：“你们还他妈的看什么？就不能拿出点素质来？啊？周久义，你这个乡长兼党委书记平时是怎么当的？怎么到这种关键时候就指挥不动了？”

周久义讷讷说：“上堤抗洪，大家个个都是好样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哩！”

胡早秋吼道：“执行上级指示也得是好样的，像这种情况在战场上是要执行战场纪律的，是要枪毙杀头的！”

田立业在一旁说：“胡市长，您这话说对了，现在就是打仗！”

人群中有人叫了一声：“田立业，真是打仗，我就先在背后给你一枪！”

田立业根本不气，拍拍胡早秋的肩头：“胡市长，您听见了吗？这话说得多动人呀？啊！”继而，脸一拉：“胡早秋，我可和您说清楚：我田立业这百十斤今天算交给您了，在围堰乡被西瓜皮滑倒，我都找您算账！”

胡早秋气死了：“谁在那里瞎叫唤？谁？再叫一声我把你抓起来！别愣着了，全散了，散了，赶快去安排撤离！老书记已经代表平阳市委宣布过了，真有煽动抗命的，立即抓起来！这可不是吓唬你们！”

一个村民组长流着泪叫起来：“胡市长，您就抓我吧，我死也要死在堤上！”

周久义吓死了，扑通一声，对着众人跪下了，满面泪水连呼带喊："老少爷们，老少爷们，我求你们了好不好？你们再不走，我……我就跳到镜湖去！"

众人被震撼了，呆呆地看着长跪不起的周久义。

胡早秋也被震撼了，缓缓看着大家，讷讷问："同志们，你们是不是也要我跪下求你们？好，好，我也跪下求你们了……"说着，当真跪下了。

面前的干部群众这才如梦初醒，忙上前去搀扶胡早秋和周久义。

这时，姜超林接了电话回来了，神色激动地宣布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围堰乡的撤离工作得到了省委的亲切关怀，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亲自出面和大军区首长取得了联系，驻平阳的集团军已紧急调动赶来协助撤离了！大家还等什么？快走呀！"

众人这才一哄而散。

与此同时，平阳市的车载电台也远远地开过来了，电台的广播声由远及近，重复播送着政府令，一句句，一声声，夺人魂魄：

"……下面播送平阳市人民政府令！下面播送平阳市人民政府令！目前全市抗洪形势极其严峻，昌江和镜湖水位迅速上升，其上涨速度之快，水量之大，为历史罕见。昌江第二次特大洪峰已经形成，并将于七月三日十六时左右抵达我市。鉴于这一严重形势，为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七月三日凌晨，平阳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市长办公会，决定紧急撤离镜湖市围堰乡八万居民。为此通令如下：一……"

6

和集团军李军长及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通过电话，把围堰乡撤离事宜一一落实好以后，高长河松了一口气，抓起桌上的干面包啃了起来，边啃边对孙亚东说：“多亏了超林同志的提醒呀，不是他提醒，我可真想不到从围堰乡撤人！”

孙亚东感叹说：“在这一点上谁不服都不行，姜超林抓工作就是细！文春明比起姜超林可就差远了！姜超林批评文春明糊涂，我看文春明也是糊涂，这种大水压境的时候，怎么就相信围堰乡能守住呢？一旦守不住，麻烦就大了！”

高长河道：“这也不好怪春明，第一，围堰乡确实顶住了第一次洪峰，第二，谁也没想到昨天会普降大暴雨，情况会这么快急剧恶化……”

正说着，刘意如赶到防汛指挥部来了，请示说：“高书记，今天的工作怎么安排？事还不少呢！上午有两个会，一个是大型国企深化改革研讨会，国家经贸委一位领导同志参加，昨天已到了平阳；还有个会是市计生委主持召开的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下午……”

高长河满脑子都是抗洪，没等刘意如再说下去，便挥挥手道：“好了，好了，刘主任，你别说了，现在抗洪形势十分严峻，这两个会我都不能参加了，请亚东同志代表我去好了！”当即对孙亚东交代说，“亚东，这两个会，请你代表我和市委去，讲话稿在刘主任这里，这几天凡是会议呀，杂事呀，你就费心多管管。我和春明实在分不开身。”

刘意如冲着孙亚东笑笑，又把脸转向高长河，定定地看着高长河说：“高书记，孙书记代表您开别的会行，这大型国企的研讨会，您不去好吗？国家经贸委来了一个正部级副主任，从接待规格上说，您必须出面，就算不去参加会议的开幕式，也得露一下面，所以……”

高长河知道刘意如说得对，可不知怎么，听了这话就是不高兴，不高兴又没法说，只得点头道：“好，好，这个会我去参加一下，和副主任见个面就走！”

刘意如又提醒说：“高书记，会议的开幕式是九点整。”

高长河看看表：“还有四十五分钟嘛，刘主任，半个小时后你再来接我！”

刘意如走后，孙亚东不无讥讽地说：“刘主任可是真负责任呀！”

高长河自嘲道：“这你别说，刘主任还就是永远正确哩！”

孙亚东笑了：“所以，领导的工作就总是由秘书安排！”

高长河不悦地看了孙亚东一眼：“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刘主任只是提醒一下！”

孙亚东不说了，话题一转道：“哦，高书记，还有两件事顺便向你汇报一下：一件事你知道的，就是梁兵收耿子敬的那台空调，我们已经去人要回来了，经办此事的同志说，梁兵的态度还不错，你就不要再责怪梁兵了，免得伤了和气。”

高长河一听这话就来气了，说得好听，还别伤了和气！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孙书记，这种事你们自己处理就是了，根本不必和我说。”

孙亚东笑道：“总是你家大舅子，不通个气总不好嘛。”

高长河心里的火更大：派人到省城追空调你不通气，现在倒通气了！

孙亚东又说：“还有个事是：平轧厂长何卓孝的老母亲昨天下午去世了，也是巧，我正好到医院拿药，他们院长就向我汇报了，说人是您送来的，何卓孝又不在家，问我怎么办？”

高长河看了孙亚东一眼：“你打算怎么办？”

孙亚东道：“我这不是向您请示吗？”

高长河问：“何卓孝的家，我要你去看看，你去看了没有？”

孙亚东叹了口气说：“看过了，也把情况全弄清楚了，这个同志确实是为了自己母亲才走到这一步的，想想真是让人痛心！说实在的，当了这么多年纪检干部，我还真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心里真不是滋味！”

高长河意味深长地道：“我们下面的干部不容易呀！”

孙亚东感慨说：“是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所以，高书记，我建议对何卓孝的问题从宽处理！一定要从宽处理！”

高长河眼睛一亮：“哦？说说你的意见。”

孙亚东认真地想了想：“高书记，您看是不是这样？可以以诈骗罪立案，涉及三万九千多元，不立案恐怕是不行的，那就无法可言了。但进入法律程序后，我们市委一定要有个态度，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判处缓刑。你看呢？”

高长河十分失望，苦笑着叹了口气：“再商量吧！”

这时，文春明从滨海市昌江江堤上打了个电话过来，询问围堰乡的情况，高长河大体说了一下，道是集团军出动了，一切撤离工作都落实了，要文春明放心。文春明在电话里也把滨海这边的情况顺便向高长河通报了一下，把王少波大大表扬了一番，说是王少波这些天可没闲着，

指挥十万人日夜固堤，现在看来滨海不会有大问题。

这边电话刚放下，姜超林的电话又打进来了，说是集团军的几千官兵开上来了，围堰乡的撤离工作已经开始，要高长河转告省委，不必再为围堰乡的事分心了。

高长河连声向姜超林问好，一再要姜超林注意身体。

姜超林嘶哑着嗓门说：“长河，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哩！”

高长河又要田立业听电话，嘱咐田立业，一定要保护好老书记。

田立业在电话里连连应着，要高长河放心。

孙亚东也想起了田立业，说：“高书记，对田立业的问题，昨夜我就想说的，可大家在研究抗洪，加上田立业又在面前，我就没说，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后干得真是很不错哩，像变了个人似的，现在说撤就撤，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我们不能因为刘华波一句话就这么干嘛！既不公平，又没有原则性嘛！”

高长河“哼”了一声：“孙书记，我可不是你，得听招呼！”

孙亚东还想争辩几句，高长河却挥了挥手：“就这样吧，孙书记，今天你值班，没有什么重大的事就别找我，我到国际酒店和国家经贸委的领导见一下面，就下去检查防汛，对付洪峰。”

孙亚东只得把没说完的话咽到肚里，起身走了，去了市委。

孙亚东刚走，刘意如又来了，高长河意识到时间到了，便随刘意如出了门。

上了车，一路往国际酒店赶时，高长河仍挂记着何卓孝的事，便问刘意如：“何卓孝的母亲昨天去世了，你知道不知道？”

刘意如说：“知道，孙书记也知道！”

高长河问：“这事你们通知何卓孝没有？”

刘意如说：“通知了。何卓孝是孝子，在电话里就哭得没人腔了。”

高长河问：“为什么不让他从上海回来？”

刘意如说：“是老何自己不愿回来，说是再有两三天上海那边就谈完了。”

高长河黑着脸不作声。

刘意如叹了口气：“高书记，就这样，孙书记还盯着人家不放哩！”

高长河闷闷不乐地说：“这你也别怪孙书记，这是孙书记的分内工作！”

刘意如笑了笑：“高书记，不是我多嘴，要我看，您这班子得调调了。”

高长河注意地看了刘意如一眼：“哦？怎么调？调谁？”

刘意如说：“当然是调孙亚东了！”

高长河故意问：“为什么不调文春明呢？”

刘意如笑了：“高书记，这您还要问我呀？您心里能不明白？”

高长河挥挥手：“你说说看嘛！”

刘意如这才说了起来：“有三个理由。第一，文春明对你没有期望值，而孙亚东有，孙亚东曾经是你中央党校的同学和朋友；第二，文春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当着市长，却从来没忘记自己是市委副书记，而孙亚东抗上，经常会不自觉地忘记这一点；第三，文春明是拉纤做实事的，孙亚东主观上不论怎么想，客观上都是给你添乱的，比如何卓孝和平轧厂的事……”

高长河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女主任，真厉害，短短八九天的时间，就把他的心思全揣摸透了！刘意如无疑又是正确的，可这正确依然让他很不舒服，岂但是不舒服，简直有点芒刺在背的感觉。

像刘意如这种办公室主任今后还用不用？一时真不好决定。尽管他心里对这个过于聪明的女人已经厌烦了，可真把她从身边调开，又不知该让什么人顶上来？还有，顶上来的新主任能有刘意如这么严谨能干吗？能在当紧当忙时提醒他注意诸多问题吗？比如：今天这个非去参加不可的会议？

到了国际酒店，高长河像似忘记了车上的谈话，把手机交给刘意如，要刘意如注意接听围堰乡姜超林和滨海文春明的电话，一旦有意外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刘意如点点头，像往常一样轻声提醒说：“高书记，您也别在主席台上坐得太久了，国家经贸委的那个副主任讲完话您就走，我在车里等您，陪您到昌江大堤上检查防汛去，我已经通知市电视台的同志在昌江大堤上等您了！”

高长河禁不住一怔：“刘主任，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昌江大堤？你原来不是说还有计生委的会吗？不是要我去参加吗？”

刘意如笑道：“我知道您不会去参加计生委的会了，可该提醒您还是得提醒您，去不去是您的事，提醒不提醒是我的事。我不提醒就是工作失职。我知道您满心想的都是抗洪，而且下午四点特大洪峰就要到来，您说啥也得在电视上给平阳全市军民鼓鼓劲，所以来不及向您汇报，就这么先安排了，也不知对不对？”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安排不但对，而且对极了，只是，可恶！

第十四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

车载电台完成流动广播任务之后，最终定位在围堰乡政府门前百十米外的丁字路口，成了大撤退的前线指挥部。姜超林守在电台车旁，通过广播和电话把一道道命令发了出去：围堰乡运输公司四十辆解放牌卡车和其他乡属机动车辆就地征用；通往镜湖市的汽渡轮渡一律封航；除解放军救援部队之外，闲杂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围堰乡撤离区；交警机动大队沿市县公路设岗布哨，引导人流向平阳和镜湖两个方向转移……为防止有遗漏的死角，姜超林要求设在乡政府大院内的电视插转站在下午二时前连续滚动播出平阳市人民政府令；要求每一个行政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在撤离前对所属村落进行仔细检查，尤其要注意保护好老人和孩子，对拒不转移的，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要求围堰乡干部群众听从解放军同志和公安干警的指挥……

在姜超林近乎蛮横的领导意志面前，大转移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姜超林注意到，八点以后，扶老携幼的滚滚人流开始出现在面前的大道上。九点左右，车门上印有运输公司字样的卡车队出现了，卡车上运送的大都是妇女、儿童。紧接着，驻平集团军的汽车团开了进来，车上满是解放军官兵。

也就在这时，交通出现了堵塞，镇子里的人车往外出，解放军的车队往里进，许多大牲畜也挤在路上，严重影响了撤离进度。姜超林一看不好，在电台前喊起了话，要求撤离的队伍绕道镇前圩堤，让解放军的救援车队先开过去。

然而，后面的人情况不明，仍有源源不断的人流从镇里和其他村子涌过来……

这时，田立业满头大汗从人流中挤过来，被姜超林看见了，姜超林当即嘶哑着嗓门命令道："立业，你快过去，到路那边拦住人群，让他们分流走圩堤！"

田立业刚检查完交警机动大队的布岗情况，又累又饿，原想到电台车前吃点东西，见姜超林命令又下来了，二话没说，抓起电喇叭又挤了回去。

倒是姜超林想起来了：“立业，早饭还没吃吧？拿上面包和矿泉水！”

田立业这才从姜超林手里接过了面包和矿泉水，一边在人流中挤着，一边吃。

田立业刚走，身着迷彩服的集团军李军长在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的陪同下挤过了过来，高喉咙大嗓门地喊：“姜书记，姜书记，你在哪呀？我们来向你报到了！”

姜超林这时已钻到了电台车里，正想继续喊话，让面前的人流先退回去，可听到李军长的叫唤，马上从车里钻出来，对李军长说：“感谢，感谢，李军长！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咱子弟兵呀！”

李军长笑道：“人民子弟兵嘛，人民养兵千日，现在是用兵一时，这有啥好客气的？说吧，姜书记，有什么最新指示？”

姜超林也笑了：“李军长，别开玩笑了，我可不敢指示你，情况你也知道了：特大洪峰下午四点左右到来，我们面对着两摊子事：第一，昌江大堤要保住，不能让大水淹了平阳；第二，下午两点之前必须把这里的八万人撤出去！”

李军长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中央军委和军区首长有命令，我们的集团军大部分拉上来了，兵分两路，一路由孙政委带着上平阳江堤了，这一路我带着支援你撤退。一路上我也和白艾尼书记商量了，队伍分头包干，争取在下午一时前把人撤完，最晚不超过二时，能调动的车辆全调上来了。”

姜超林忙道：“好，好，这就太好了！”

白艾尼也说：“老书记，我们也连夜紧急组织了三百多名机关干部和一百多台车开过来了，配合李军长和集团军行动……”

姜超林不悦地看了白艾尼一眼：“你配合李军长？是李军长配合你！艾尼，你怎么回事呀？啊？昨天怎么到围堰发表了一通指示就走了？胡早秋平时甩一点，这时候倒比你责任心强哩，他留下了！”

白艾尼说：“谁想到市委会突然下令连夜转移呀？一直说要严守嘛！”

姜超林更气：“还说呢！是我建议市委下的令！你白艾尼为什么不建议市委下令撤人？高书记不熟悉平阳情况，心里没数，你也没数吗？怎么这么糊涂！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快去疏导人群！”

白艾尼带着人去疏导人流，李军长又和姜超林忙中偷闲聊了几句天。

李军长说："姜书记，十天前听说你下了，退二线，我和孙政委到市人大看过你，你不在，你们黄主任说你躲起来了。你老兄躲什么，怕我和孙政委喝你的酒呀？这么小气呀？连多年的战斗友谊都不顾了？啊？"

姜超林笑道："我倒不是怕你和孙政委喝我的酒，是怕你们灌我的酒。我可是老了，对付不了你们手下那帮豪情满怀的英雄好汉了！"

李军长故作严肃："姜书记，革命意志不能消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嘛！"

姜超林却不严肃："哎，我说李军长，你说的是革命意志还是喝酒意志？是不是还想弄些参谋副官来给我敬礼：'报告首长，您喝干，我随意！'"

李军长哈哈大笑起来："姜书记，这事你还没忘呀？那个小参谋见了你太激动嘛，把敬酒词说反了嘛，应该是'报告首长，我喝干，您随意'，哎，我和孙政委不当场批评他了嘛！"继而又问："新来的这个高长河怎么样呀？好处吗？"

姜超林道："肯定比我好处，不会经常找你的麻烦。"

李军长笑了："姜书记，你总算说句实话了，这些年你老兄可没少麻烦我们吧？啊？你说说看，哪回你们平阳市委有大动作没我们的配合？这退二线了，连面都不和我们照，像话吗？说定了哦，抗洪结束咱聚聚，我和孙政委请客！"

姜超林忙道："别，别，还是我请你们。这八万人你李军座帮我安全撤出来，我请你们喝茅台！"

李军长笑道："那好，那好，咱一言为定，你出酒，我出菜！"

这时，面前的道路疏通了，一辆接一辆的军车开始向前涌动，李军长跳上最前面的一辆军车走了，在车上又对姜超林喊："哎，姜书记，千万注意身体，你老兄的脸色很不好看哩！"

姜超林向李军长挥挥手，啥也没说，心想，他这脸色哪还好看得了？前天闹了一肚子气没睡好，昨天又几乎一夜没睡，就是年轻人也吃不消，何况他了。真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会儿。然而，完全不可能，八万人的撤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意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他作为一线指挥者，必须紧守在这里，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做出判断和决断。

虽然十分疲劳，心情却是愉快的，过去那些壮阔场面仿佛又出现了，姜超林仿佛又回到了市委书记的决策岗位上。是的，是他在决策，这八万人确实是在他的意志下进入大转移的。田立业私下里曾问过他：

如果下午洪峰到来时不破堤，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是不是就不必要？他的回答是，就是不破堤，这种转移也是必要的，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不能在八万人的安危面前顾及自己的面子！他宁愿事后不破堤被人骂祖宗，也不能拿这八万人的生命当儿戏！

这时，田立业也累得够呛，道路虽然疏通了，但有效的秩序还没形成，镇子里的人流还在不断地往前涌，把他和身边的几个交警挤得踉踉跄跄。身后是不断驰过的军车，面前是混乱的人群，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危险。

田立业急中生智跳到路旁的电杆窄小的基座上，一手抱着太阳晒得滚烫的电线杆，一手持着电喇叭疏导面前的人流。

在军车的喇叭声、人群的喧叫声和一些牲畜的惊叫声中，田立业嘶哑而机械的声音一遍遍在七月的阳光下响着："……主干道走军车，撤离人员一律走圩堤！主干道走军车，撤离人员一律走圩堤……"

七月的太阳真是毒辣，没一会儿工夫，田立业便全身大汗了。

同样满头大汗的胡早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田立业顾不得和胡早秋闹气了，跳下电线杆基座，一把把胡早秋拉住："胡司令，快，你快去找交警大队王队长，要他再派几个人过来，在街口组织警戒线！"

胡早秋有些为难地说："田领导，这会儿我到哪去找王队长？老书记给我的任务是：在人员撤离之前，确保大堤的安全。东河口那边发现渗漏，周久义他们已经过去了，我得赶快去看看！别出事！"

田立业没辙了，有气无力地挥挥手："那你快去吧，及时向老书记汇报情况！"

胡早秋说了句："田领导，你再对付一会儿，我完事就过来！"也是巧，偏在这时，胡早秋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乡党委副书记老金，便把老金叫了出来，说，"老金，你现在归市委田秘书长指挥！"

田立业这才算多了一个兵。

……

十一时左右，军车全部通过街口进入了围堰乡所属十几个行政村、自然村，从镇中涌出的人流也开始减缓。十二时过后，步行的人们几乎看不到多少了，而一辆辆满载难民的军车开始呼啸冲出。这时，通往平阳和镜湖安全区的道路全部疏通，军车几乎是一无阻挡地冲出了围堰乡。

据各包干区报告，迄至该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已有七万人撤出或已上了车，正在撤出围堰乡危险地带。

十二时四十五分，田立业、胡早秋到电台车前吃盒饭。就在吃盒饭

时，老书记姜超林又困又累又热，加上本来就有高血压的老毛病，拿着盒饭突然晕了过去。幸亏高长河心细，怕姜超林发生意外，在电台车上派了医生，带了急救药品。医生当场进行了急救，使得姜超林迅速苏醒过来。

田立业和胡早秋都被这场虚惊吓坏了，坚持要姜超林回平阳。

姜超林不干，有气无力地说：“立业、早秋，你们……你们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你们说说看，这种时候我……我能走吗？”

田立业和胡早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了……

2

背对激荡的昌江发表过现场电视讲话后，高长河衬衣一脱，只穿着背心，投入了扛麻包的人群中。电视台的记者们在刘意如的指挥下，扛着摄像机跟前跟后地追着高长河拍，堵住了江堤上的通道，使得那些扛麻包的军人和机关干部只好扛着沉重的麻包站在那里等。

高长河发现后很恼火，冲着记者们发了一通脾气：“你们这是干什么？老冲着我拍个啥？我能干多久？要拍就拍解放军，拍群众！还有，别干扰大家干活！”

一个记者说：“是刘主任叫我们拍的。”

高长河狠狠看了刘意如一眼说：“把记者们带走！”

刘意如还想解释：“高书记，是这么回事……”

高长河没好气地说：“我知道你有道理，可我现在要认真对付这场洪峰！刘主任，你啥都别说了，叫记者走，都走！你给我注意接姜超林、文春明的电话！”

刘意如不敢再多说什么了，转身对记者们说：“那大家就先回去吧！”

记者们刚走，围堰乡的电话就来了，是田立业打来的，说是姜超林晕过去了。现在醒过来后，连站都站不稳了，却还不愿走，问高长河怎么办。

刘意如忙找到高长河，把手机递了过去。

高长河明确要求田立业马上派人护送姜超林回平阳，近乎严厉地对田立业说：“……田立业，你这个同志别糊涂！你跟老书记不是一天了，你该了解他，在这种时候他是不顾命的，你不能听他的！撤离工作现在大局已定了，老书记再留在那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万一洪峰提前到来，把老书记泡在洪水里，你我都没法交代！”

田立业为难地说：“高书记，正因为我了解他，才知道劝不动他。他这人有个习惯，一项工作做完后，总要亲自检查一遍。镇上已经撤空了，老书记正说要进镇检查哩！哦，集团军李军长也在这里！”

高长河说：“那好吧，你请老书记亲自接电话吧！”

姜超林接了电话，没好气地道：“长河，你烦不烦呀？洪水当前，你这个市委书记咋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告诉你，我死不了！”

高长河还想说什么，姜超林那边已挂了线。

站在一旁的刘意如说：“高书记，算了吧，我知道的，姜书记就这么个人！”

高长河却不愿算了，又固执地把电话挂了过去，换了个口气，一副十分焦虑的样子：“老班长，您得快回来呀！市里一大摊子事呢！我和春明都上了堤，防汛指挥部唱空城计了，您老人家就不能赶过来帮帮忙？”

姜超林火了：“高长河，你跑到大堤上干什么？你要全面指挥协调！”

高长河忙道：“老班长，我新来乍到，情况不熟嘛，哪知道得这么清？只能上堤扛扛麻包，打打冲锋了！华波书记也再三和我说过，这场硬仗得您指挥，我们都是您的兵嘛！”

姜超林这才让步了：“好，好，长河，你不要急，我和李军长尽快赶回去，李军长有直升机。你呢，把昌江和镜湖水系图带在身边，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如果联系不上，有关情况可以问春明，春明也是老平阳了！”

高长河这才放心了，合上手机后，舒了口气，对刘意如说：“老书记真出了麻烦，别说我没法向省委，向华波书记交代，就是我家老岳父也饶不了我！”

刘意如随口说了句：“姜书记也乐得如此，您让姜书记又找回了点感觉！”

不知咋的，高长河觉得这话十分刺耳，像似根本没听到，看都不看刘意如一眼，转身又走进了扛麻包的人群中，从一个滑倒在地的小战士背上接过一只沉重的麻包，扛起来就走……

3

姜超林是在这日十四时上的李军长的直升机。这时，根据各方面的汇报，八万人已经撤完。然而，姜超林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上飞机前，又再三对田立业和胡早秋交代，要他们开着车替他做最后一次检查。

田立业又累又困，沙哑着嗓子说：“您放心吧，老书记！”

姜超林却不放心，又说：“立业，你这次可是代我检查，一定要尽心呀！”

田立业有些不高兴了：“老书记，您就对我放心一次好不好？”

姜超林不好再说什么，忧心忡忡地被李军长身边的一个参谋拉上飞机走了。

姜超林走后，田立业把姜超林的0001号奥迪和司机一起放走了，自己坐到胡早秋开来的旧吉普车里，和胡早秋一起进行这最后的检查。

吉普车真够破旧的，沙发上的弹簧都快露出来了，田立业一坐上去就骂：“他妈的，哪来的这种破车？你的新桑塔纳呢？”

胡早秋一踩油门，把车开出去老远：“还哪来的破车？你们烈山的破车！是我从临湖镇仓皇逃窜时开走的！你狗东西也真是绝，能想出这种损招办我！”

田立业也窝了一肚子气：“你他妈仔细想想，我会这么干吗？”

胡早秋说：“怎么不会？这是你小子的一贯风格，整个过程都有你的味道！”

田立业看了胡早秋一眼：“所以你就跑到文市长面前去告我了是不是？”

胡早秋说：“也不叫告，叫客观反映情况，不过田领导，这倒要说实话了，我可真没想把你从烈山的位置上搞掉！你应该了解我，我从来不是阴谋家，对吧？大学三年级那次学生会选举，山东李大个子那帮政治动物那么拉我，我还是支持你的吧？最后卖你的是校花白玲吧？”

田立业叹了口气：“胡司令你别说了，关键时候坑我的都是朋友，关键的时候不信任我的也都是朋友，有你和姜超林这样的朋友，我这辈子就认倒霉了！”

胡早秋说：“老兄，话也不能这么说嘛！还这辈子认倒霉了？你不才四十二岁吗？一辈子早着呢！小平同志还三上三下呢，你现在不才两上

两下嘛！况且，回机关当副秘书长也不能算下吧？起码这正处级弄上去就下不来了吧？哎，立业，叫你回机关，级别明确了吧？带上括弧了吧？”

田立业真火了：“胡司令，你烦不烦？你小子一天到晚想当官，想级别，我也像你？我是想干事！我都想好了怎么开展烈山的工作，想大显一下身手，你们他妈的这一闹，又啥也干不成了，我冤不冤？”

田立业没法把话说明，胡早秋就以为是自己坏了田立业的大好前程，连连道：“立业，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坏了你的事，就想法弥补嘛。过几天，我就找机会去和文市长再谈一次，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行不行？我所受的人格污辱什么的也不计较了！”说着说着，就自我感动了，唏嘘道，“唉，田领导呀田领导，你说如今这商品社会，像我这样义气而又不计个人荣辱的朋友你哪找去！”

田立业哭笑不得，见胡早秋把破车开得东倒西歪，便说：“好好开你的车，我不和你啰唆了！你看你这车开的，怎么净往泥坑里轧？不是你们镜湖的财产你就不爱惜了？”

胡早秋笑了：“那是，田领导！我就得把在烈山所受的身心损失全夺回来！那帮二狗子叫我把车给他们送回去，妄想！昨夜一说下乡，我开着这车就来了，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省我的桑塔纳！你也别心疼，你现在也不是烈山县委代书记了！”

田立业说：“我不是烈山县委代书记，可又成了平阳市委副秘书长了，对平阳所属各县市的财产一视同仁，全要爱惜……妈的，你小子怎么又往粪坑里轧了！”

……

就这么一路说笑着，破吉普在镇上的大街小巷里转了一遍，一个人影没见着。原是那么喧闹，那么充满活力的一个镇子，在这个危险即将来临的下午，显得那么冷清，那么静寂，又是那么令人惆怅，仿佛和上午大撤离时根本不是一个地方。

应该说田立业是负责任的，事后胡早秋证实，车子开不过去的地方，田立业坚持下车步行，进行了实地查看。要离开时，在渗水破口的西圩堤上意外发现周久义等十八个滞留同志的，也是田立业。

这时，大难已经来临了，在特大洪峰到来前先一步来临了。

大难来临时没有任何迹象，天气很好，像歌中唱的那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镇外的棉花地一望无际，棉花已结了蕾，在阳光下展现着自己的茁壮。镇中的大路上有两只鸭子在摇摇摆摆地走。开车的胡早秋曾试图轧死那两只目中无人的鸭子，田立业一拉方向盘，让两只鸭子从破

吉普下逃得一命。

这时是下午两点三十七分，田立业在决定回平阳时看了下表，还很正经地和胡早秋说：“胡司令，你可要给我作证哦，我代老书记进行了最后检查，现在是两点三十七分，我们没发现任何遗漏人员，开始打道回府！对不对？”

胡早秋说：“对，对，你是党的好干部，我回去给你作证。”

田立业苦笑道：“你才是党的好干部呢，我是不受信任的甩子！”

胡早秋说：“哪里，哪里，我们是同甩，你大号甩子，我二号甩子！”

就在这时，田立业发现不对了：“胡司令，怎么有水过来了？”

确是有水从西面镜湖方向流过来，水流很急，带着漂浮物漫上了路基。

胡早秋还没当回事，说：“洪峰四点才到，咱抓紧走就是，路上又没人，我把车打到最高时速，二十分钟走出彼德堡！”

吉普当即加速，像和洪水赛跑似的，箭一般蹿出镇子。

然而，就在车出镇子四五百米之后，田立业意外地发现西圩堤上还有人，而且不是一个，竟是许多个！

田立业大声喝道：“胡司令，咱任务还没完成，快回头，堤上还有人！”

胡早秋这才看到了西圩堤上的人影，忙掉转车头，迎着水流冲向圩堤。

然而，水流这时已经很急，转眼间涨到近半米，吉普车没能如愿冲到圩堤前就熄了火，二人只好弃车徒步往堤上奔。奔到堤前一看，老乡长周久义正领着手下十七个人徒劳地手挽手站在水中堵口抢险，其情景实可谓惊心动魄。

胡早秋气死了，日娘捣奶奶，什么脏话都骂了，一边骂，一边和田立业一起，把周久义和他身边连成一体的人链往尚未坍塌的圩堤上拉。胡早秋是旱鸭子，不会水，几次滑倒在水中被淹得翻白眼。田立业怕胡早秋救人不成，自己先把命送掉，便把胡早秋先托上了堤。

冲决的缺口在扩大，水流越来越急，周久义和他的同伴们想上来也没那么容易了。田立业便嘶声喊着要大家挽住手，不要松开。然而，人链最后的两个中年人还是支持不住，被急流卷走了，田立业也差点被水流卷走。

一番苦斗之后，只十五个人上了堤。

胡早秋完全失去了理智，把周久义拉上来后，一脚将他踹倒，破口

大骂道："周久义，你他妈的该去坐牢！你看见了吗？两条人命葬送在你狗日的手上了！"

周久义这时已像木头似的，缩着瘦小干枯的身子瘫在泥水里，任胡早秋打骂，除了眼里流泪，一句话没有。

田立业觉得胡早秋过分了，提醒道："胡市长，注意身份！"

不该死人偏死了人，胡早秋红了眼，根本不理田立业，仍大骂不止："你他妈的不是带人撤了吗？啊？怎么又偷偷跑到大堤上来了？你自己一人死了不要紧，还他妈的拖这么多人给你陪葬呀！周久义，你给我说说看，你到底……"

谁也想不到，胡早秋话没说完，周久义却挣扎着爬起来，仰天长啸一声："围堰乡的老少爷们，我周久义对不起你们呀！"言罢，一头栽进镜湖激流中，当即被冲得无了踪影。

胡早秋惊呆了，大张着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田立业痛惜地喊了声："周久义！"满眼的泪一下子下来了。

胡早秋"啪"地给自己一个耳光，无声地哭了。

这时，倒是抢险队的村民们七嘴八舌说了："胡市长，您别难过，这不怪您，周乡长说过不止一次了，只要破圩，他就不活了。"

"是哩，胡市长，与您一点关系没有！"

"真的，胡市长，是和您没关系，我们偷偷留下来也是自愿的……"

田立业这才说："好了，好了，反正已经这样了，都别说了，快想法逃命吧！这里也不安全，口子马上就要撕到咱脚下了，你们看看，连吉普车都冲得没影了！快跑，前面有个泵站，都到那里去！"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跌跌撞撞往泵站的水泥平房跑去。

泵站的水泥平房实在太小，是平时为了保护水泵不受风吹雨淋而修的。田立业看了一下，估计平房顶上最多能站十一二个人，便要不会水的胡早秋和一部分村民先爬上去蹲着，等待救援。

胡早秋不干，说："让他们上去，立业，咱们在一起！"

结果，平房顶上竟勉强容纳了所有十五个村民，当整个西圩堤被冲垮后，这个不起眼的小泵站成了洪水中的孤岛，十五人因这孤岛的存在得以从滔天大水中幸存。

经过一阵忙乱，帮十五个村民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处后，西圩堤上的险情更加严重了：原有缺口于无声无息中撕成了一片汪洋，而上前方的圩堤又破开了，残存的几十米圩堤随时有可能消失在洪水中。

这时，田立业及时发现了圩堤下的一棵高大柳树，根据目测的情况看，柳树的主干高出镜湖水面不少，于是，一把拉住胡早秋说："早秋，

快跟我上树！”

不会游泳的胡早秋望着圩堤和柳树之间翻滚的水面迟疑着。

田立业顾不得多想，硬拖着胡早秋下了水，搂着胡早秋的脖子，反手倒背起胡早秋，向二百米开外的那棵大柳树拼力游去。胡早秋吓得要死，本能地在水中挣扎起来，搞得田立业益发艰难，一路上气喘吁吁，还喝了不少水。

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游到柳树前，田立业已是精疲力尽，扶着树干只有喘气的份了，田立业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要胡早秋自己爬到树上去。

胡早秋几乎要哭了："立业，你不知道我吗？我……我哪会爬树呀？"

田立业想起来了，别说爬树，在大学里胡早秋连吊杆都爬不及格，于是，苦中作乐，和胡早秋开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玩笑："胡司令，我……我算服你了，除了当官做老爷，欺压革命群众，你……你狗东西是什么都不会！"

胡早秋已没心思开玩笑了，说得很真诚，还结结巴巴，可实在比玩笑还荒唐："立业，我不会不要紧，不是还有……有你吗？你……你会不就等于我会吗？是不是呀，伙……伙计？"

田立业却没回答，以后也没再说什么话。

据胡早秋事后回忆，也许那当儿田立业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了。胡早秋感到田立业托扶他的手一直在发抖，继而，发抖的手变成了肩膀，再后来，又变成了田立业湿漉漉的脑袋……

就这样，一位会水的朋友，用自己的肩头，用自己的头颅，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托起了一位不会水的朋友，直到大水涨到树杈，让他的那位朋友抓住树杈安全爬上了树。而他自己却气力消耗殆尽，连树杈都抓不住了，最终被洪峰来临时的大水激流无情地冲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确是无声无息。

胡早秋借着水的浮力，抓住碗口粗的树杈爬上树时，还以为田立业仍在身下，还想招呼田立业努把力爬上来，可四处一看，才发现田立业无了踪影，目光所及之处，除了大水还是大水。

水真是大，胡早秋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除了他置身的这棵大柳树和远处那个泵站，一切都被淹没了，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浸在了滔天大水之中。

胡早秋这才带着哭腔，惊慌地叫了起来："立业——田立业——"

回答胡早秋的，只有远处近处连天接地的涛涛水声……

4

昌江特大洪峰是在十六时二十分左右抵达平阳的，瞬间最高水位达到了创纪录的二十七点三五米。滨海段几百米江堤出现了江水漫溢，平阳市区段发现几处管涌和渗漏，不少地方出现险情。然而，由于十几万军民严阵以待，漫溢、管涌和局部险情都没构成重大威胁，激荡的昌江水肆虐一时之后，滚滚东流。平阳仍然是往日那个繁华的平阳，入夜后，一座座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城市的万家灯火和空中的满天繁星交相辉映，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然而，身为市委书记的高长河却高兴不起来。从昌江大堤上下来，坐在车里一路往市防汛指挥部赶时，高长河脸色灰暗，一言不发。车窗外，路灯和霓虹灯不断地闪过，把平安的信息一次次射向他的脑海，可高长河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不错，昌江大堤保住了，平阳保住了，但镜湖的围堰乡淹掉了，在洪峰到来前就破圩了，不是措施果断，撤离及时，八万人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多么严重的后果！想想真是万幸，昨天夜里老书记姜超林及时从省城赶回来了，又当机立断提出大撤离！如果姜超林闹情绪留在了省城，如果姜超林在那关键的时刻一言不发，他高长河现在就成了历史罪人，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因此，到了防汛指挥部，一见到姜超林，高长河便紧紧握住姜超林的手说："老班长，我的老班长啊，我和平阳市委真得好好谢谢您！不是您果断决策，围堰乡可就出大事了，平阳市委和我这个市委书记可就没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了！"

姜超林似乎没想到这一点，怔了一下说："长河呀，无非是一种责任感嘛，发现了问题，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谁反感我也不管，我认准的就坚持！"停了停，又说，"不过，你这个新班长也不错，这次全力支持我了嘛！你也不要想这么多了，毕竟刚到任嘛，不了解具体情况嘛，哪能事事都考虑得这么全面！"

高长河真感动："老班长，我正说要找机会向您道歉呢！"

姜超林摆摆手："算啦，算啦，道什么歉呀？没意思嘛。你们这帮年轻同志只要记着平阳有过我这么一个老头子就行了！哦，不对，不对，还不是我一个老头子呢，是三个老头子哟！还有梁老、华波呢！"

高长河点点头，拉着姜超林的手："忘不了，永远忘不了！你们在这二十年中已经把一篇篇好文章、大文章写在了平阳大地上，写进平阳老百姓心里了！"

就说到这里，电话响了。

姜超林甩开高长河的手，急切地抓起了电话："对，是我，是我，我是姜超林啊！什么？还没找到？那就请你们继续帮我找，多派些冲锋舟出去！告诉你们李军长，这既是公事，也是私事。这个失踪的副秘书长可是我最心疼的小朋友啊！"

高长河这才注意到田立业不在姜超林身边，心里不由得一震。

放下电话后，姜超林眼光黯淡了，说："长河呀，想想我还是惭愧呀，围堰乡的撤离还是不完满，还是死人了呀！破圩后，我不放心，又让李军长把直升机派过去了，一个小时前在一个泵站的水泥房顶救下了十五个人，在离圩堤不远的一棵柳树上救下了胡早秋。据胡早秋和获救村民证实，至少有四人丧生洪水，其中包括……"姜超林红着眼圈摇摇头，说不下去了。

高长河难过地问："是不是田立业？"

姜超林点点头，眼中的泪下来了，在苍老的脸上缓缓流着："立业这孩子是……是代我做……做最后检查的，是代我呀……"

高长河心中尚存一丝侥幸："老书记，您先别难过，也许……也许……"

姜超林抹去脸上的泪，长长叹了口气："恐怕没有也许了。胡早秋在405医院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是田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救了他，被洪水卷走时，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说到这里，眼里又聚上了泪，姜超林仰起了脸，努力不让眼中的泪流下来，"长河呀，我一直说立业是个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呀！在这种生死时刻，那么勇敢，先救了十五个村民，后救了胡早秋……"

高长河也汪着满眼泪说："老书记，我……我看立业更是个好干部！"

姜超林愣了一下，似乎意会了什么，定定地看着高长河，讷讷道："是的，是的，长河，你……你说得不错，立业是个好干部，确实是个好干部呀……"

高长河一声长叹："可是，我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一切都晚了！"

姜超林感慨道："是呀，真正认识一个好干部总要有个过程……"

高长河强忍着悲痛，摇了摇头："可这过程也太长了，生命苦短

呀……”

这话题令人痛心，在这时刻深入谈起来也太沉重了，姜超林不愿再谈下去了，沉思片刻，说起了前烈山县长赵成全：“哦，长河，提起干部，我想起了赵成全，不知道你听说没有？这人已经去世了。”

高长河点点头：“我听孙亚东说了一下，法律程序已经自然终止了。”

姜超林说：“长河，我关心的不是法律程序，而是……”

高长河知道姜超林心里有难言之苦，恳切地说：“老班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只要不出大格，我就按您的意思办。”

姜超林这才说：“赵成全和耿子敬不是一回事，是平阳的老先进了，又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他落到这一步，我和上届市委是有责任的。所以如果可能，希望你们新班子能有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高长河明白了：“老班长，您的意思是不是保住他生前的名誉？”

姜超林一声叹息：“如果可能的话……”

高长河想了想，斟词酌句地说：“老班长，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您也知道，这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我没有你们老同志那种一言九鼎的权威性了，别人不说了，光一个孙亚东就……”

姜超林怔了一下，过了好半天，才说：“那好，那好，这……这事就当我没说吧，长河，你呢，也不要再和孙亚东提了，这个同志我惹不起！”

5

孙亚东的心情又怎么能够平静呢？做了这么多年纪检干部，他真是从没碰到过何卓孝这种案子。一开始连定性都吃不准，反贪局是以贪污犯罪定性报上来的，可他对照有关贪污犯罪的法律条文看来看去，总也对不上号。后来看到一年前外省市一个蓄意冒名骗取巨额医疗费的案例后，才指示反贪局定性诈骗。

然而，这种诈骗实在是让人伤感，过去有些同志说起法律不讲良心，孙亚东总要当面批评，言之凿凿说法律代表正义，也在本质上代表良心。现在看来，法律和良心还真会发生矛盾。如果不做这个主管纪检的市委副书记，他孙亚东一定会像高长河、姜超林和文春明一样，对何卓孝网开一面；可做了这个副书记，他就只能依法办事，哪怕内心再痛苦，也不能亵渎自己的职责。在这个主持执法的位置上，他能做到的只有帮助当事人积极赎罪，以减轻刑责。如果何卓孝能还清这三万九千余元赃款，根据有关规定，判缓刑是完全可能的。

这么一想，孙亚东脑海里就浮出了替何卓孝还掉一部分赃款的念头，白天在市委值班时就想打个电话给夫人，和夫人商量一下，可办公室总是人来人往，加上抗洪上的一摊子事，便忙忘了，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才和夫人说起了这件事。

夫人很惊讶，问孙亚东："你知道咱一共有多少存款吗？"

孙亚东不知道，估计说："一两万总还有吧？"

夫人气道："你以为你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呀？我告诉你，只有九千！"

孙亚东很失望，按他的想法，最好能拿出一万来，没想到全部存款只有九千，于是，想了想说："那咱就拿五千帮老何一下吧！"

夫人苦笑道："亚东，你看看你这官当的，不往家里进，还倒贴！"

孙亚东也苦笑："我要往家里进钱不成贪官了？不成另一个耿子敬了？还是倒贴好，钱这东西呀，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嘛。"

夫人仍不情愿："你觉得老何挺亏的，就手下留情嘛，干吗咱贴呢？"

孙亚东马上拉下了脸："你怎么也说这种话？法是法情是情，两回事！"

夫人不敢硬抗了，心里却不服，便婉转地说：“亚东，我倒不是心疼这五千块钱，而是觉得不太合适，你想呀，你是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主持办人家的案子，又把自己的钱送给案犯还赃，传出去是什么影响呀？”

孙亚东深思熟虑道：“这事我白天也想过了，得悄悄进行，咱的钱不是存在中山路那家储蓄所吗？好像是日夜开门吧？就今晚去，取了钱送到何卓孝儿子那里，让他交给他老子，五千块帮不上什么大忙，尽尽心意吧！让何卓孝知道，他这些年也没白干嘛，组织上和社会上都关心着他嘛！”

夫人没办法了，说：“那你把地址给我，我去吧。”

孙亚东说：“别，别，还是一起去吧，我们也散散步。”

就这样出了门。

由于不愿让更多人知道，孙亚东夫妇二人没通知司机出车，也没有惊动市委值班室，这就埋下了一场弥天大祸的伏线——

九时许，当孙亚东和夫人在中山路储蓄所取了五千元现金出来，要往何卓孝儿子所住的朝阳小区走时，一辆白色桑塔纳从东向西突然冲过来，在距储蓄所四十五米处将走在靠马路一侧的孙亚东撞得飞了起来，重重摔落在马路当中。

白色桑塔纳显然是要置孙亚东于死地，撞人后并不急于逃走，一个急速倒车，再次从痛苦挣扎的孙亚东身上碾过，这才提了速，箭也似的飞驰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时，孙亚东的夫人吓呆了，先是本能地跌坐在马路的路牙上。爬起后，见手里的小包掉了，许多百元大钞露了出来，又本能地去捡钱。当白色桑塔纳倒着车第二次碾向孙亚东时，孙亚东夫人才如梦初醒，疯狂地扑向行人稀少的大街，嘶声呼喊：“救命！救命啊！撞死人了……”

由于紧张和忙乱，孙亚东夫人只注意到白色桑塔纳车牌号的三个号码：“B——23”。人行道上两个骑自行车路过的年轻男女目睹了撞人过程，男青年跑过来救护孙亚东时，特别注意了一下车牌，看到的也只是“B——23”，车牌前面的地区字号和后面的数字都被污泥糊上了，车也脏兮兮的，像刚从抗洪一线回来。

孙亚东夫人和那两个年轻男女拦了一部出租车，把孙亚东送往人民医院，这当儿，孙亚东虽说伤得很重，头脑还是清醒的，满脸血污躺在夫人怀里，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今……今天不……不是车祸，是……是蓄……蓄谋杀……杀人……”

九时三十四分，中共平阳市委副书记孙亚东被送上了人民医院急救室手术台。

九时五十八分，高长河和姜超林听到最初的汇报，同车赶到人民医院急救室。

等候在急救室门外的孙亚东夫人这时已哭成了泪人，见了高长河和姜超林就撕人心肺地号啕起来："长河、姜书记，你们组织上可得给亚东做主呀！他……他是被坏人害了！他……他太倔，太招坏人恨呀！在昌江市就碰上过这种事呀！他说了，这是蓄谋杀人！蓄谋杀人呀！"

高长河一边劝慰着孙亚东夫人，一边进一步了解情况，问："亚东出门怎么不带车？你们夫妇这么晚了到中山路干什么呀？"

孙亚东夫人哭得更凶："……亚东心太善呀，说平轧厂厂长何卓孝的案子不能不办，可办得心里又很不安，非逼我和他一起把这五千块存款取出来，想……想连夜送给老何的儿子，长河，你看看，五千块钱都在这里！可谁……谁能想到会被坏人盯上呢！他得罪人太多呀！他……他在明处，坏人在暗处呀！"

高长河被震惊了，一眨眼，满目泪水夺眶而出，天哪，怎么会这样！

孙亚东夫人紧紧拉住高长河的手："长河，你和我们亚东是中央党校的同学，别人不了解他，你是了解他的！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从来没想到他自己！他是为咱老百姓在得罪坏人啊！"

高长河连连点着头，把大滴大滴的泪水洒到地板上："是的，是的！"

孙亚东夫人又冲着姜超林说："姜书记，您说说看，我们亚东到底图个啥？他咋就这么招人烦？招人恨？昌江那次车祸后，我就和他说了，求他别干这一行了，他不听呀！现在好了，连……连命都搭上了……"

姜超林难过得再也听不下去了，对刚刚闻讯赶来的公安局长含泪命令道："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这个杀人血案！把全市和B——23有关的白色桑塔纳都彻底查一遍！彻底查！不抓住这个杀人凶手，我……我死不瞑目！"

高长河进一步指示说："不但是我市，要连夜通知昌江市全力协查！还要请省公安厅和武警部队在全省范围内的各交通要道突击检查过往车辆！"同时，又对前来汇报的医院院长指示，要他们不惜代价全力抢救孙亚东。

这夜，对孙亚东的抢救手术连续进行了五个多小时，还惊动了省委。省委书记刘华波亲自点名调派了省城两名著名脑外科专家连夜赶赴

平阳主持手术，才最终保住了孙亚东的性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亚东脑组织多处严重损伤，发展趋势必然是脑死亡，现代医学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头大汗从手术室出来，省城和平阳的专家就瞒着泪水涟涟的孙亚东夫人，悄悄向高长河和姜超林作了汇报，说是除非出现奇迹，孙亚东十有八九会变成植物人。

这结果让高长河和姜超林十分难过，也十分吃惊。

……

从人民医院回去的路上，前市委书记姜超林和现市委书记高长河都默默无言。

一座流光溢彩的属于二十世纪的崭新都市在车轮的沙沙转动声中展现着不夜的辉煌，然而，坐在车内的两位曾经的和现任的城市最高领导者却没有什么欣赏的兴趣了。在这不夜大都市流动闪现的辉煌里，两位曾经的和现任的城市最高领导者都陷入了深深的哀伤之中，心里都感慨万千：他们都曾经那么不理解孙亚东，那么反感孙亚东，都认为孙亚东没人情味，只会添乱，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孙亚东，这个新老两届班子的同志和战友竟会在给何卓孝送钱的路上遭此暗算，竟会被歹徒蓄意撞倒在这座辉煌城市的大街上！

轿车驰过国际展览中心大厦了，跨海大桥出现在远方的视线里，姜超林目视着一片灯火一片绚丽的跨海大桥，叹息似的轻声问高长河："长河呀，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高长河勉强笑笑："要到省里工作了，舍不得是不是？真舍不得就别走了。"

姜超林摇摇头："想起了《国际歌》里的两句歌词：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高长河动容地脱口而出："要为真理而斗争！"

姜超林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眼里溢出了老泪："是啊，要为真理而斗争！这真理是什么呢？不就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让中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吗？在这二十年里，我们有多少好同志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这简单而又沉重的真理而斗争啊！有多少啊！咱中国哪一座城市的辉煌后面没有一大批这样那样的好同志呢？他们真是在流血流泪呀！远的不说了，就说咱面前的，像孙亚东，像田立业……"

高长河叹息道："是啊，代价太大了，一个植物人，一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姜超林既是责问，又是自责道："而我们这些各级班长呢？做得到底

怎么样？面对他们付出的代价，又……又该做何感想呢？我们在危险时不得不看着他们流血牺牲，而平时还……还经常看着他们流泪伤心啊！”

高长河深有同感地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为他们酿造眼泪和伤心！”

姜超林看了看高长河，一声长叹，自省道：“这其中是不是也包括你我呀？”

高长河无言地点了点头……

6

八时整，高长河准时走进办公室，把公文包放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扇落地大窗的黑丝绒窗帘全拉开，让户外九月早晨的阳光布满洁净的地面和桌面。秋天的阳光真是美好，连大办公桌前的党旗也因阳光的辉映显得格外鲜艳。

八时零五分，刘意如准时出现在面前，照常向高长河汇报全天的工作计划：

“高书记，根据您的指示精神和这阵子的实际情况，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您看行不行？九时是全市抗洪防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全体常委和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参加，田立业的爱人焦娇代表田立业做重点发言；十一时会见法国和英国时装界贵宾，并与贵宾在国际展览中心共进午餐，政府那边文市长参加；下午一时，平阳国际服装节在国展中心大广场正式开幕，您主持剪彩；三时，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我市跨世纪发展规划；六时，全体常委欢送姜超林同志，集体宴请姜超林。另外，‘平阳98国际啤酒节’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德国和爱尔兰两家著名啤酒商代表已于今晨抵达我市，下榻国际酒店，按以往惯例和超林同志的习惯做法，当晚要去看望一下，当然，晚几天去也是可以的。”

高长河听罢，想了想说：“晚上才给超林同志开欢送会嘛，会见宴请法国和英国时装界贵宾要请超林同志参加一下，下午国际服装节开幕，春明同志主持，请超林同志剪彩。”

刘意如看了高长河一眼，婉转地道：“高书记，在这么盛大的活动上，您一把手不主持剪彩好吗？您也许不太清楚，平阳这个国际服装节连办四年了，不但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际时装界也有相当影响……”

高长河挥挥手：“刘主任，你不要说了！它就是和诺贝尔颁奖的影响一样大，也得请超林同志主持剪彩！这个国际服装节是在超林同志手上搞起来的，他要走了，最后剪一次彩，理所当然！”

刘意如不作声了。

高长河又说：“还有，研究平阳跨世纪发展规划的常委会，也要请超林同志列席，多听听他的意见，让他把能想到的都再说说，不要留下遗憾。这很重要！”

刘意如点着头，把高长河的话如实记下了，且打上了重点符号。

高长河这才问：“田立业爱人，就是焦娇的发言稿你们看了没有？”

刘意如说：“看过了，有些地方写得不是太好，太伤感了，随意性也大了些。我请秘书一处的同志改了一下，昨天上午又亲自动了动手。我们根据市委抗洪工作经验总结会议的精神，在英雄主义和理想奉献等方面加大了力度。主要意思是，立业是党组织长期以来重点培养的一位好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立业同志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烈山班子垮了，他去烈山；洪峰来了，他抓抗洪；关键的时候，以鲜血和生命为党旗增了辉……”

高长河心里真不是滋味，可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打断刘意如的话头道：“不要说得这么具体了，你们把了关就行。哦，对了，田立业那个下了岗的妹妹田立婷的工作问题是怎么落实的？超林同志可是和我说了，要把田立婷当他闺女待！”

刘意如叹了口气，汇报说：“高书记，这事我还在做工作……”

高长河一听就火了：“做什么工作？我不也向你交代过吗？这个田立婷你就把她当我妹妹！我和超林同志就联合起来办这一次私事了！哪个单位还扯皮？”

刘意如苦笑起来：“高书记，您听我说完嘛！问题不在哪个单位扯皮不收，是田立婷不愿让我们安排。我家金华知道立业牺牲的消息后，就去找过田立婷，流着泪和田立婷说，你哥哥在我们烈山当书记时不能安排你，现在他不在了，烈山可以安排了。田立婷说，正因为哥哥不在了，她才不能再往哥哥脸上抹灰，让人说她哥哥甩。看得出，田立婷也有些情绪。她说了，想在自立市场租个摊位，替镜湖市水产公司卖鱼。我正想抽个空找一下胡早秋，问问是不是他鼓动的？”

高长河心里有底了：“你不要问胡早秋了，他是田立业的好朋友，田立业又是为救他牺牲的，他一定会对田立婷负责到底的！”

刘意如点点头，最后汇报说：“哦，对了，还有个事差点忘记了：市委组织部请示，说是平轧厂厂长何卓孝，前天打了报告要辞去公职，不知能不能给他办？他在缓刑期，情况比较特殊，再说，也不知您是什么态度？”

高长河想了想：“请组织部同志做做工作，尽量挽留，真留不住就批吧！”

刘意如说：“批了也好，马上要精简机构了，还可以当干部自谋出路的典型做些宣传。”说罢，又觉得有些不妥，“可惜被判了一年缓刑，真宣传难度也大！”

刘意如走后，省委副书记马万里来了电话，向高长河通报说，上次那十四万匿名汇款没查到，省纪委昨天又收到一笔新汇款，十二万三千元，还是寄自平阳，还是同一个人寄的，打字信上说得很清楚，这是他的第二笔上交赃款。

高长河赔着小心问："马书记，省委和省纪委有没有线索？"

马万里极其严厉地说："省委和省纪委当然有线索，线索清清楚楚，就在你们平阳，你们平阳市委要真正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好好查！亚东同志成了植物人，你们不是植物人！我提醒你一下，亚东同志现在还是你们平阳的纪委书记，平阳的腐败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细致地查处下去！我建议你们市委班子全体成员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开一次会，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在你们平阳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的大问题！我再强调一遍，反腐倡廉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和你们平阳跨世纪上台阶，和你们平阳的改革开放并不矛盾！"

高长河连连应着："是的，是的，马书记，我们一定进行一次专题研究！"

马万里又问："亚东同志的血案有没有比较大的进展？凶手有没有线索？"

高长河当即汇报道："马书记，前天，我和公安部、公安厅参加侦查领导工作的几个同志碰了下头，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判断是雇佣杀人，驾车实施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出现在我市旧年县，目前正在加紧搜捕。马书记，您注意一下，我市报纸、电台、电视台已在昨天公开发出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悬赏通缉令。"

马万里说："好，我马上让省里的新闻媒体也把这个通缉令发出来，看罪犯往哪里逃！另外，代我再问候一下亚东同志的夫人，转告她，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亚东同志这种情况才两个多月嘛，苏醒的希望我看还是存在的。三天前我们省报上发过一篇类似的报道，一个昏迷三年多的植物人都苏醒了。这个报道发在三版社会新闻栏里，你请孙亚东夫人找来看一看！"

放下电话后，高长河本想把马万里说的新情况和市长文春明通报一下，可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八时四十分了，想到九点就要去参加全市抗洪防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八点五十就要出发，便作罢了，随手抓起几张新到的报纸匆匆浏览起来——

本世纪最轰动的性丑闻：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笑了，克林顿哭了。俄罗斯面对政府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叶利钦好梦难圆。亚洲金融风暴仍未平息，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滞后显现。李嘉诚说：香港不是超级自动

取款机——索罗斯兵败香港……

突然，一行醒目的大标题和一个熟悉的名字爆炸般地映入高长河眼帘——

在历史的黑洞中——平阳轧钢厂十二亿投资失败的沉痛教训

新华社记者李馨香

……

……

偏在这时，刘意如敲门进来了："高书记，时间到了，车在楼下等您。"

高长河"哦"了一声，把那张只看了标题和署名的报纸本能地放在桌上。然而，起身要走时，想了想，又把报纸拿了起来，折成四折，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这才出门下了楼，来到自己第一天使用的0001号车前。

0001号奥迪擦得焕然一新，静静地停在市委大院一片难得的蓝天下。

高长河走到车前时，司机及时拉开了车门。

高长河却在跨上车的最后一瞬间，突然迟疑了。

刘意如问："高书记，怎么了？"

高长河看了看醒目的0001号牌照说："不用这部车，换我原来的车。"

刘意如说："这部车超林同志既然主动交了，我看——"

高长河一句话不想多说，只两个字："换车！"

刘意如只好让司机去换车，自己和高长河站在原地等候。

等车时，刘意如和高长河聊起了闲天，说："老书记姜超林这回真要走了，也不知是福是祸？高书记，不知您听说了没有？下面这几天可又有新议论了，说是超林同志宁愿留在平阳也不想要副省级，是……"刘意如迟疑了一下，停住了。

高长河看了刘意如一眼："是什么？说嘛。"

刘意如叹了口气："高书记，您想想能有什么好话吗？还不都是些胡说八道？说是姜超林老书记聪明呀，怕自己一走，就虎落平阳，鞭长莫及了，就捂不住平阳的盖子了，平阳的问题就会彻底暴露，他自己就会落个身败名裂。因此，有人说，看吧，姜超林这一走啊，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高长河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当即联想到刚才马万里打来的口气极其严厉的电话，联想到马万里一口一个"你们平阳"的不满情绪，联想

到两笔寄自平阳至今还没线索的赃款，联想到新华社记者李馨香已经发表出来的大文章，心中不免一惊：看来，关于平阳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关于反腐败，关于姜超林们的是是非非，都还远远没完结。不管他和他的这个新班子愿意不愿意，他和他这个新班子都仍然必须面对一场场新的暴风雨。而且，还必须在这不断袭来的暴风雨中带着平阳这座大都市和它的人民义无反顾地走向新世纪。

然而，暴风雨现在还没来，确凿没来。

高长河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蓝天。

蓝天很好，白云很好。

蓝天下，大地上，九月的阳光也很好。

真的很好，还颇有几分清纯和明媚哩……

百部红色经典

咆哮了的土地

蒋光慈 著

呐喊有声，一呼万和
村乡岁月起惊雷，始悟沉疴待除破
热火掀浪翻旧俗，新生路上换山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咆哮了的土地／蒋光慈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46-4
I. ①咆…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4962号
咆哮了的土地
作 者：蒋光慈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徐 鹏封面设计：赵银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6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3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46-4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一

这乡间依旧是旧日的乡间。

靠着山丘，傍着河湾，零星散布着的小的茅屋，大的村庄，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中，依旧是没有改变一年以前的形象。炊烟随着牧歌的声浪而慢慢地飞腾起来，仿佛是从土地中所发泄出来的伟大的怨气一样，那怨气一年复一年地，一日复一日地，总是毫无声息地消散于广漠的太空里。乌鸦成群地翱翔着，叫鸣着，宛然如报告黄昏的来临，或是留恋那夕阳的西落。那树林葳蕤的处所，隐隐地露出一座楼阁的屋顶，那景象仿佛是这乡间的圣地，而在它周围的这些小的茅屋，大的村庄，不过是穷苦的窝巢而已。

一切都仍旧，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是，这乡间又不是旧日的乡间了。

在什么隐隐的深处，开始潜流着不稳的水浪。在偶尔的，最近差不多是寻常的居民的谈话中，飞动着一些生疏的，然而同时又是使大家感觉异常有兴趣的字句："革命军"……"减租"……"打倒土豪劣绅"……这些字句是从离此乡间不远的城市中带来的，在那里听说革命军快要到来，或者革命军已经到来了。

年老的乡人们听到了这些消息，也很对之注意，然而是别种想法：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世道又大变了！……年轻的乡人们却与他们的前辈正相反。这些消息好像有什么魔力也似的，使他们不但暗暗地活跃起来，而且很迫切地希望着，似乎他们将要从"革命军"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又似乎他们快要赶赴欢娱的筵席，在这筵席上，他们将痛痛快快地卸下自己肩上的历年积着的重担，而畅饮那一种为他们所渴望的，然而为他们所尚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美酒。

他们，年轻的人们，相互地询问道：

"快了罢？"

"快了，快要到了……"

从问话的人口中冒出"快了罢？"几个字来，这可听得出他是怎样热烈地希望着那一种所谓"快了"的东西。从回答者的口中冒出"快要到了……"的声音，令人又可以感觉到他是在怎样地得意。大家说完了话，

或是在继续的谈话中，如果谈话的场所是在田野里，那他们便免不了地要向那树林葳蕤的处所，那高耸的楼房的屋顶默默地望着，或是很带仇意地溜几眼。

在那里住着这一乡间的主人，这一乡间的田地大半都是属于他的。在不久以前，乡人们，这其间年轻的当然也在内，经过那一座伟大的楼房的旁边时，总不禁都要升起一种羡慕而敬佩的心情："住着这一种房子才是有福气的，才不愧为人一世呵！……"但是在这一年来，他们的这种心情逐渐地减少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主宰着也似的。尤其是在最近，青年人的心理变化得异常的快，对于那座巍然的楼房不但不加敬慕，而且仇恨了。他们在田野间所受着的风雨的欺凌，在家庭中所过着的穷苦的生活，仿佛这些，他们很模糊地意识到，都是不公道的，不合理的，而这些罪源都来自那树林葳蕤的处所……

在最近的半月内：自从矿工张进德回到乡间之后，这一种不稳的空气更加激荡了。他随身带回来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言语，在青年们中间偷偷地传布着，大部分的青年们都受了他的鼓动。他所说的一切，就好像兴奋的药剂一样，让青年们都兴奋起来了。他说，现在是革命的时代了，农民们应当起来……他说，地主的，例如李敬斋的钱财，田地，都是农民为他挣出来的，现在农民应当将自己的东西收回转来……这是一种如何骇人听闻的思想！然而青年们却庆幸地将它接受了。

青年们知道张进德是一个诚实而精明强干的人，对他都怀着敬意。半年以前，当他从矿山回里看他的病了的母亲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很没有什么惊奇的思想的矿工，向青年们所叙诉着的，也不过是一些琐碎的关于矿山上的事。但是在这一次的回来，他差不多变成另一个人了。在一般青年的眼光中，他简直是"百事通"，他简直是他们的唯一的指导者。青年们感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在此以前被一种什么东西所蒙蔽住了，而现在他，张进德，忽然将这一种蒙蔽的障幕揭去了，使他们开始照着别种样子看待世界，思想着他们眼前的事物。他们宛然如梦醒了一样，突然看清了这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而他们的生活应当变成为另一种生活。

二

张进德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曾有过一个衰老的母亲，他是很爱她而且很孝顺她的。然而她不幸于他最后一次的回里时死去了。自从母亲死去了之后，这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得住张进德的一颗心了——在这乡间他不但没有房屋，没有田地，以及其他什么财产，而且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这乡间的景物也很美丽，这乡间的居民也很朴实，然而张进德已经不再留恋它们了，他决定在城市中或在矿山上，永远地过着那种群众的工人的生活。那生活并不舒适，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并不较农民的生活稍为减低，但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那生活较为有趣。在母亲死去之后，他依旧回到矿山去，打算不再回到这乡间了。

他整整过了四年的矿工的生活，在他最后一次（这是半年前的事情）回来看望病了的母亲，母亲终于在他的悲哀中死去了，而他又重新回到矿山以前，他的劳动生活很平静，因之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特异的思想。做工吃饭，这是穷人的本分，他从没曾想到自己本分以外的事。不料他回到矿山不久，工人们便闹起增加工资的风潮，而他在这一次的风潮中，莫明其妙地被推为罢工的委员。于是他的生活，接连着他的思想也就从此变动起来了，他遇见了不知来自何处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宣传使他变换了观看世界的眼睛……

在此以前，他以为这座矿山是给穷人们以生活的工具的，没有了这座矿山，便没有了几千个人的饭碗。现在他明白了，工人们从这座矿山所得到的很微末，而他们的血汗，尽为资本家所吸取去了，他们却并没有得到十分之一的代价。他很会思想，于是他思想到工人生活的困苦，矿山上一切情形的黑暗……最后他思想道，这世界是不公平的，应有改造一改造的必要，而他，张进德，应如他所认识的革命党人一样，努力做这种改造的工作。

他渐渐变成了矿工的领袖……公司方面对于他的仇恨，和着工人们对于他的拥护，同时增加起来。不久，在半月以前，他在矿山上宣传革命军快要到来了，而他们，矿工们，应当赶快起来改良自己的生活……公司方面听到了这种危险的消息，便勾通了当地的驻防的军队，决意将他捉到，以至于处死。因此，他不得已又逃回到自己的乡间了。

乡间差不多还是半年前的乡间，可是张进德却完全不是半年前的张进德了。半年前的张进德所能告诉乡人的，不过是些矿山上的琐事，半年后的张进德却带回来了一些无形的炸药。无声的巨炮，震动了这乡间的僻静的生活。自从他回到乡间之后，一般青年的农民得到了一个指导者，因之，他们的心已经不似先前平静，而他们的眼睛变得更为清明……

张进德住在他的表姐夫吴长兴的家里。吴长兴是穷苦的佃农，当然容不了张进德吃白饭，而张进德也没想到要连累他的穷苦的表姐夫——他不过是在他家借一块地方寄宿而已。虽然两间低小而阴湿的茅房，并不是寄宿的佳所，然而这对于张进德已经是很幸运了，他究竟还不至于睡在露天地里。

当他从矿山逃跑的时候，朋友们捐助了一点款子，所以他现在吃饭并不成问题，而且也并不急于要找工作。他明白他这次的回乡，虽然是不得已的事，但是他想，他的任务在于“改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应当不要忘记了这个……

这乡间终究与他有密切的因缘，而且在这一次的回里，这乡间突然引起了张进德的趣味。在半年以前，当他离开它的时候，他决定不再留恋它了，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使他留恋的东西。那时他只觉得它僻静，没有趣味，抵不得那城市或矿山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对于张进德，这乡间的面目改变了。矮小的茅屋，农民们的困苦的生活……以前他觉得很平常，因之，也就从没想过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可是现在他却觉得了：这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也就有“改造”的必要！……于是他决心将自己的思想向一般年轻的农民们宣传，而对于年老的农民们，他以为他们的脑筋太腐败了，不大容易新鲜起来。

他的宣传得到了效果。青年们都渐渐地蠕动起来了。每一个人的脑筋里都开始活跃着一种思想：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干起来！……”

三

“快要到了罢？”

“听说是快要到了。”

“……”

然而革命军并没有如一般人的期望那样很快地就到来了。一直到了昨日的下午，革命军到来了的消息，才由进城卖柴的刘二麻子很确实地说出来。

刘二麻子是在乡间做散工的，有工作的时候，他为人做工，没有人找他的时候，他便打柴到城里去卖。一则因为他很年轻，二则因为生活很艰难，总想借着什么方法松一松，所以他也就很热心地希望着革命军的到来，虽然那“革命军”能不能给他以好处还是问题。

也许是因为奔跑，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他脸上的麻子今天特别红得发亮。凡是在路中遇着他的人，一定都要惊异到他的那种不寻常的得意的神情。不知者或者以为他在城中得了宝物回来，或者是将柴卖得多了几倍的钱，或者因为他久想娶老婆娶不到手，而今天忽然得到了一个未婚妻……

其实都不是，原因是在于他今天在城里亲眼看见革命军到来了。在路中每逢遇见一个相熟的人，不问对方愿意听与否，他便叨叨不惮烦琐地将革命军的形状描写一番：他们戴着什么样式的帽子，穿着什么颜色的军服，甚至于说到有一个军官的口上生了一颗黑痣……

“现在好了。革命军到了，我们穷人们不愁得不到好处。”这是他向人报告完了后的结论。

这一种欢欣的，为乡人们所久待着的消息，即刻传遍了全乡间，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尤其是青年人一听到这种消息，便发生了无限的庆幸。在太阳还未落土的时候，在东山的脚下，聚了五六个青年，有的手中持着锹锄，有的手中持着扁担，有的空着手——他们开始谈论起关于革命军到来了的事情。他们的外貌不相同，他们的服饰也不一样，然而他们同具着一颗热烈的，年轻的心，同怀着欢欣的希望，同有着自由的要求。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之下，他们的面孔上同闪动着一种愉快的波纹……

“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他们之中有一个生着圆圆的面孔，两眼炯炯有光的青年这样向其余的同伴们发问。

“真的，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另一个生着黄头发，扁鼻子，没有大门牙的青年这样搔起后脑袋说。

一时的默然。

夕阳愈扩大自己的金黄的轮廓，眼见着它的形影即刻就要隐蔽起来。夜幕快要展开了。从山那边传来了抑扬的牧童的晚歌……

“怎么办？”最后，坐在草地上，抱着曲起来了的双腿的一个青年开始说话了。他的名字叫作王贵才，身体生得很短小，人家都称呼他为王矮子，可是他的为人很能干，差不多是这一班青年们的领袖。只要他一张小口，转动一下秀长而放着光的眼睛，青年们便要集中注意力而听他的话了。“我看，还是去找张进德去，看他怎么样说。这消息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没有？我们一定要去和他商量一下。”

王贵才说着立起身来了。大家很机械地随从着他的动作……

这时夕阳已经消逝了金影。村庄，树林，河流……渐渐为迷蒙的夜幕的暗影所吞食去了。在广漠的深蓝色的天空里，开始闪耀着星光，而在静寂的土地上，也同时开始现出来几家微小的灯火。

青年们在路中一壁唱着山歌，一壁想着关于革命军的事情……在年轻的心灵里，活动着光明的，希望的波浪。当他们走到吴长兴的门口时，张进德已经和吴长兴夫妇两个向桌子坐下吃起晚饭来了。厨房和食堂是连在一起的，甚至于张进德的寝室也在这同一的一间房里。五六个年轻的客人，当然不能在这间房子里都寻着座位。一半进入了门内，一半不得已只好留在门外，因为那吃饭的桌子差不多是拦门放着的。

张进德看见他们走来，一面态度很沉静，一面立起身来，放下饭碗，很亲热地招呼他们。吴长兴的老婆，一个具着穷苦面相的中年的农妇，坐着没动，而她的丈夫随着张进德默然立起，也没有什么表情。

青年们很兴奋地报告了来意。一切的视线都集中到张进德面孔上，他们急切地等待着从他的口中所溜出来的话语。听了青年们的报告之后，吴长兴的老婆的穷苦面相上，似乎隐隐地起了一层欢欣的波纹，而在黝黑的，沉郁的吴长兴的面容上，似乎也有点放起光来。一个是因为听说革命军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丈夫不能打老婆；一个是因为听说革命军要解放农民，从此以后可以不交租了……丈夫有丈夫的想头，老婆有老婆的希望。

在张进德的面孔上，并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欢欣的痕迹来。他并没有即刻答复青年们向他所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他低下头来沉吟了一回，复举起放着锐敏的光的两只圆大的眼睛，向青年们很镇静地说道：

"这件事情，我不能即刻就答复你们。我打算明天到城里去看看情形，回来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们怎么办。"

青年们听了张进德的话，似乎都很失望地低下头来，然而大家都怀着同一的信念：既然张进德这样说，那就应当听他的话……

在微细的闪耀着的星光下，青年们摸着漆黑的，然而为他们所熟悉的乡间的小路，各自走回自己的茅屋去了。

在遥相应和的山歌的声中，零乱地起了嗥嗥的犬吠的声音。

四

王贵才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门口了。一路中他幻想着一些关于革命的事情……但是他的思想如激荡着的波浪一样，并没有清晰的条纹。他最恨的，因之也就是他要借着“革命”来打倒的，是和他家对面相住着的，那一座楼房的主人。那是他的东家，同时也就是他的仇人，因为由他的劳苦所制造出来的稻谷，被迫送给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主人用，而所谓主人，李敬斋这老东西，反而很恶毒地几次鞭打过他的和顺的毫无罪过的父亲。他呢，当然也挨过不少次的骂……现在，他想道，是革命的时候了，因之，也就是穷人出头的时候了，妈的，老子要出一出气！……

他想了许许多多对付“这老东西”的方法，他想，顶好将他拖到水田里，鞭打着他照牛一般地拖着犁耙耕地……当他想象着李敬斋拖着犁耙耕地的那一种狼狈的情形，他不禁很得意地笑将起来了。不料就在这个当儿他忘了形，一不当心就扑通一声掉到水池子里去了。幸而水池子里边的水还不深，他即刻爬到陆地上来了，可是浑身衣服全湿透，变成一个水淋淋的落水鸡。季候是在春天，他的血很旺，并不觉得十分的寒冷；虽然心中有点懊丧，但是当他重新想象起来那种拖着犁耙耕地的情形，又不禁觉得好生畅快起来了。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人们已经老早地吃过晚饭了。父亲和母亲在桌子旁边对坐着，谈论着一些什么关于青菜和鸡蛋的事情，而年轻的妹妹低着头在洋油灯的灯光下，细心地缝着什么衣服。恰好在王贵才跨进门限的当儿，他听到母亲的一声带着焦虑的话语：

“贵才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不回来！”

母亲首先看见了贵才。在老太婆的面孔上，同时紧绷着欢欣和恐怖的神情。她惊慌地，急促地迎将上来，问道：

“你，你是怎么了？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跌到水里去了吗？”

“妈，没有什么，我不当心，跌到水池子里去了。毛姑快将衣服拿出来给我换……”

毛姑听了这话，即刻放下针线，毫不怠慢地走向内房里为哥哥拿衣服去了。驼着背的，口中含着一根长旱烟袋的父亲，一言不语地走到贵才的身边来，将贵才的形状打量了一番，很感叹地说道：

“这么样的一个大人，也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跌到水池里去！你看你有什么用！”

父亲的话好像一桶冷水一般，将王贵才的浑身的热度都浇下去了。他只是向父亲望着，没有回答他所说的话。看见父亲的驼背的后影，他不禁忽然消逝了由父亲的话而生的气愤，另外动了一种怜悯的心情：

“这背是活活地被苦累所压驼了！在这上面也不知驼着多少重的负担……”

想到此地，他又忽然想到自己的命运，想到革命的事情……

“不，我不能够再这样了！我不愿意再这样了！为什么我们要受苦？为什么吃苦的是我们，而享福的是别人？为什么我们风里雨里所耕种出的稻米要送给别人，而自己反来吃不饱肚子？……老哥，这样是太不公平了！”

“不过，”他又继续想道，不顾妹妹已经将衣服拿来，而母亲在旁边催促了几次。“父亲是太老了，脑子里装不进一些新的想头。吃了李敬斋无数次的打骂，他总不敢反抗一声，好像打骂是应该的样子。他说我没有用处，其实他才没有用处呢。父亲呵，我不能够再像你一样了！……”

“赶快去将衣服换掉罢，老呆站着干什么？”母亲又重新这样地催促他。他本打算照着母亲的话做去，可是他觉得，如果在他未将今天的消息报告给家人们知道之前，他是不能安心去换衣服的。身上固然有点寒冷，但是这寒冷总压不下他心上的热度。于是他不管他的父亲愿意听闻与否，向他得意地说道：

“爸！你知道革命军已经到了城里吗？”

这时重新坐下，口中继续吸着旱烟袋的父亲，听了贵才的话，慢慢地将旱烟袋从口中拿开，一点不感动地说道：

“革命军来了又怎样？我们守我们的本分要紧，决不要去瞎闹。什么革命不革命，不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

“爸！革命军主张减租呢。主张……土地革命……减租……于我们有好处。我们应当……”

不待贵才说完，父亲竖起来了两只不大发光的眼睛，怒着说道：

“我看你发了疯！什么革命土地，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吗？你当心点！如果我知道你和他们胡闹，不守本分……”

待别人很温和，待自己的儿子却很严厉的父亲，现在又动起怒来了。母亲见着形势可怕，连忙将贵才拖到内房里去换衣服去了。贵才见着父亲的动怒，并没有发生什么恶感，反之，更向他起了一种怜悯的心情：真的，他是太老了，吃苦吃得惯了！受了敌人的欺压，而反来以为

那是应该的事，生怕放了一个不恭敬的屁，这不是很可怜吗？

“不，爸！”王贵才一面换衣服，一面想道，“你是太可怜了！你简直不懂得！我们要革命，我们一定要革命！……”

五

在平常的时候，老人家王荣发的就寝，总是要在家人们都就寝了之后。在未就寝之前，他总是要在屋前屋后绕几个圈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形迹，听听有没有什么令人要注意的声息。然后昂头望一望天上的星儿是稠还是稀，如果是月夜的时候，那月亮是否发了晕，有没有风雨的征兆。

今晚他忽然很早地就向床上躺下了。老太婆依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种事情是仅仅当他有什么气愤的时候才会有的。如果她不当心要去追问他，那必定要更增加他的气愤。老太婆并没曾多受过她的丈夫的打骂，然而当她一见着丈夫的气愤的面容，她便一声也不敢响了。她知道今晚贵才的话触犯了他，但是贵才今晚所说的话：什么减租，什么土地……什么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能够触犯了他，她简直不能明白。当她的丈夫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也就是她老农妇的脑筋百思莫解的时候。

在王荣发的一生的生活中，今晚可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了。他虽然将自己的儿子申斥了一顿，而贵才虽然并没说出一句反抗父亲的话，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枯寂了的脑海却陡然地起了不安的浪潮。他的一颗老了的心也似乎被一种什么东西所刺动了。他不禁异常地苦恼起来，想将适才贵才所说的话忘记掉，然而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够。他觉得他毫无疑义地碰到什么了。但是碰到了什么呢？……

在做农民，到现在已经做老了的生活史中，王荣发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在什么时候，在穷困得没有出路而即要走入绝境的时候，例如前年天旱，稞租缴不出来，而被东家李敬斋差了伙计捉去打骂的那一次，王荣发曾想过要将自己的命运改变一下，但因为寻不出改变的方法，也就忍着所难忍的痛苦，将自己的希望消逝下去了。他将这些都委托之于未为他所见过的万能的菩萨。他想，也许他前生造了孽，也许他家的坟山不好，也许他的“八字”生来就是受苦的命……世事都有一定的因果，他哪里能变成例外呢？大家都说李家老楼的风水好，他想，可见得李大老爷有福气，可见得他有做我们东家的命……世事都不是没有来由的呵。……于是他很恭顺地做了东家的顺民，从没曾起过什么反

叛的，不平的心情。

对于他，这种田的有种田的命，做老爷的有做老爷的命。田地是东家的，佃户应当守着纳租的本分。从前他是这样想，现在他还是这样想。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张进德不是这样想了，吴长兴不是这样想了，卖柴的刘二麻子也不是这样想了，甚至于王荣发自己的儿子也不是这样想了。全乡间的青年们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辈人，他们口中说着为老年人所不说的话，想着一些为老年人所不敢想的思想。似乎一切都变了。从什么地方来了这种反常的，混乱的现象呢？……王荣发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只是叹息着“世道日非，人心不古”而已。

张进德将一些反叛的思想告诉了乡间的青年们，而王贵才又照样地告诉了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始而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继而当他有点明白了的时候，他简直陷落到恐怖的深渊里去了。他，王荣发，虽然活了五十多岁，虽然比他的儿子多吃了几十年的饭，可是从来没听过这些“违背天理”的思想。田地是东家的，为什么要把它夺来？李大老爷无论怎样地不好，可是究竟他是东家，亘古以来，哪里有佃户打倒地主的道理？不，他想，贵才是发了疯，中了魔，忘记了穷人的本分……

为着这个问题，王荣发也不知警戒了自己的儿子许多次。他命令他不准与张进德接近。有一次张进德因为什么事情到过他的家里，可是他很冷淡地招待他，并指责出他的思想的不合理……张进德具着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老人家没有办法，只好随他去！”所以也就没和老人家争辩。

今晚又为着这个问题闹起来了。他很气愤。他老是不明白他的儿子为着什么深深地有了这种危险的思想。他恨自己生了这种不驯良的儿子，放着本分不去守，偏偏想着一些什么土地革命，革命土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断地叹息，弄得睡在床那头的他的老妻也不能入梦。

但是，不要看老人家对于这种叛逆的思想的恐怖，对于自己的儿子的愤恨，在一种什么深处，也许就在那枯老了的骨髓里，或是心灵里，总还不时地冒出一点不平静的浪沫来，使着他本能地感觉到他的儿子的思想，符合着一种什么到现在还未被人承认的真理。

在气愤渐渐消逝了的时候，他又不禁从另一方面想道：

“也许他的思想是对的，谁晓得！现在的世道是变了。也许这个世界的脸孔要改一改……说起来，我们种田的人也真是太苦了！风里雨里，一年四季到头，没有快活的日子过……唉，也许贵才是对的，让他去！……”

春夜是异常地静寂。躺在床上，向着纸糊着的微小的竹窗望去，王

荣发想在那里寻找到一点什么东西。当他听着睡在隔壁竹床上的贵才的隆隆的年轻的鼾声，隐隐地觉得自己在儿子面前做错了什么事也似的。在这一种轻微的羞愧的感觉中，他顺着儿子的不断的鼾声，也渐渐地走入梦乡了。

六

当夕阳还未将东山的余晖收匿起来时，在山脚下的一条弯曲的小径上，徘徊着一个身着武装便服，手提一只皮箱的少年。对于这乡间，这装束是异常的生疏，眼见得他是从城里来的过客。因为行旅所致，他的面貌很黑瘦，可是从他的两眼中所放射出来的英锐的光芒，的确令人一见了便会发生一种特异的，也许是敬畏的感觉。当他微笑起来而满脸似乎都起了活动的波纹时，便又会令人感觉他的和蔼可爱。这乡间本来是他的故乡，这乡间本来是他的生长地，而且这乡间本来是属于他的父亲的势力范围，但是看着他的那种徘徊的模样，他现在宛然是一个生疏的过客了。

在一年以前，当他和家庭决裂而离开这个乡间，那时他绝没有想到会有再回到故乡的机会。他决心和家庭永远地脱离关系，这就是说他已不需要家庭了，因此，他也就没有再回到故乡的必要。不错，在这里，住居着他的亲生的父母，然而在最后的一次决裂之后，他承认自己没有父母了，有的只是自己的仇敌。在另一方面，他想，他的父母当然也不再承认他为儿子了。

现在，他又回到故乡来了。这故乡对于他来说是异常的生疏，因为他和故乡断绝音信已经有了一年多。虽然在表面上，李家老楼，他的原来的家，从这东山角望去，还是昂然地呈现着当年的威严，虽然在那一条河流的沿岸上，还零碎地散布着矮小的茅屋，虽然在李家老楼的右首有一里路之遥的几间茅屋还存在着，但是他不知道那里的主人是否还在生存，那里的生活有没有变更……这些，都使得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生疏的过客。

但是对于一件事情，他具着确定的信念，那就是这李家老楼既然还昂然地呈现着威严，从这些矮小的茅屋里，既然还如当年一样，冒着一股一股的如怨气也似的炊烟，这就可见得这乡间的生活面目没有改变。而他，李杰，对于这种黑暗的生活曾有过如何的厌恶与仇恨呵！因为这，他离开了故乡，因为这，他决心不再见自己的父母的面……

在一年以前，他厌恶并仇恨这乡间的黑暗的生活，并且以为大部分的罪恶，都应当落在他父亲的身上。但是他那时不知道如何去做才好，

他本来是不能将父亲刺杀掉呵！……在一年以后的今日，他具着回来改造乡间生活的决心，他已经知道了“要怎样做”，而且他更深深地明白了，这问题不在于将作恶的父亲杀死，而是在于促起农民自身的觉悟。只要农民自身一觉悟了，那还怕乡间的生活不改变面目吗！？

眼看天色已经快要黑了。在他的面前经过两个骑着牛的牧童，他们一壁唱着为李杰什么时候所熟听的山歌，一壁侧着身子向他很生疏地，诧异地望着。他想将他们喊得停住，问一问乡间的情形：李家老楼怎样了，王荣发的一家是否还平安……但是当他还未决定即行开口时，牧童们已经将牛加了几鞭，很快地走开了。

他不禁有点踌躇起来了。夜幕快将大地的面目遮掩下去，而他还在这山野间徘徊着，没有一定的去向。回家去！那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确切地说，他已经发了誓永不回家，现在无论如何，他是不愿意回家去的。到王荣发的家里去？王荣发的儿子，王贵才，本来是他的幼年的好友，虽然因为地位的悬殊，没曾哥哥弟弟相称过，然而两人的友谊，实无异于异姓的兄弟。在这一年多中，李杰虽然没和他通过音信，但是他的形象总时常留在脑海里。现在，李杰想，顶好是到他的老朋友的家里去……但是王荣发一家是不是还耕着李家老楼的田地？是不是还住在原处？……想到此地，李杰又更加焦急起来了。

他无决心地向前走着。望着那树林中的李家老楼的黑影。在那里，他度过了二十几年的生活，在那里，住着他的亲生的父母……然而现在他徘徊在山野间，打算着寻找归宿的地方，偏偏不是那里，而是别家，也许他今晚要孤独地宿在露天地里。他想，到什么地方住宿都可以，只要不在那曾是过他的家的，那座楼房里……

七

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边有人走路的声音。李杰回头一看，原来是担着一担柴的樵夫。他于是停了脚步，等着那人的到来，决定询问他关于王荣发一家的情形。担柴的已经走近他的身前了，但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他不大容易看清那人的面目。那人见着手里提着箱子的李杰停着不走，似乎有点惊异的样子，他将柴从肩上放下，不待李杰开口，已先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站着不动干吗？”

“我是过路的，”李杰低声而和蔼地说道，“对不起，请问王荣发家还住在原处吗？”

那人听了这话，没有即刻回答，反而更向李杰走近一步，将黑影中的他的面貌审视一番，开始迟疑地说道：

“你，你贵姓？你是不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

那人的闪灼着的眼光逼着李杰起了不安，半晌方才说道：

“请问，你怎么能认得我？你贵姓？”

那人放出很高朗的声音笑起来了。

“原来是李大少爷！刚从外边回来吗？你在外边很久都没有回来，我们时常说起你呢。你现在想是要急于回家里去，不过我要问你一声，你从城里来的时候，看见革命军了吗？他们怎么样？”

“这些事情，一时也说不清楚。请问你，王荣发一家是不是还住在原处？我要……”

“怎么？”那人惊异起来了。“难道你不回家吗？”

“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李杰笑着说。

那人半晌没有作声，只向李杰望着。

“天色已经黑得快看不见路了，请你带我到王荣发的家里去好不好？”

那人默默地点一点头，走至放下柴担的地方，又重新将柴担举上肩来。

两人开始摸索着小径，向王荣发的家里走去。开头两人都沉默不语，显然各自思想着什么，后来还是李杰先开口说道：

“你到底贵姓？我不认得你。你住在这乡间很久了吗？”

“我一向是在矿山上做工的。我回到家乡来不过才半个月。我的名字叫张进德，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见过几次面，不过你当然记不得我了……”

“……”李杰很模糊地嗯了一声。

张进德停了半晌，又继续说道：

“李大少爷！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你对于革命怎么样？……”

李杰明白张进德是在探他的口气，便很坦然地笑着说道：

“革一革命也好，我想。”

“你不反对革命吗？现在听说要土地……革命……”

“如果我是地主，那我可不赞成什么土地革命，但是现在我同你们是一样的穷光蛋，为什么不赞成革命呢？没有田种的人，以及种人家田的人，都应当起来干一下才行！”

“但是你……”张进德吞吐地说了半句。

“我怎么样？”李杰即刻反问他。

“你究竟是李大老爷的儿子。”

李杰笑起来了。于是李杰开始述说他和家庭决裂的经过，以及他怎样地进了革命军，现在回来又是怎样地打算……

“我们原来是同志呵！”张进德最后欢欣着这样说。“这么一来，我也不必进城去了。我今天本来打算进城去看一看革命军怎样情形，回头来再做打算，因为要挑一担柴进城去卖，所以今天没有去成。现在你回来了。好极了！”

“你是不必去了。”李杰听了张进德的欢欣的话，不禁也欢欣起来了，他庆幸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我们明天就开始商量起来……”

“我说，你现在也不必到什么王荣发的家里去，就在我的地方睡一夜再说，好不好？”

“方便吗？”

“只要你不嫌弃我那一张竹床不干净……”

于是，昔日的李大少爷，现在成为矿工张进德的新交的好友了。在夜影的深处，李家老楼已沉入了寂静的梦乡，宛然忘却了它的年少的，在外流浪着的主人。而李敬斋，李杰的父亲，虽然在近来也时常念起他的叛逆的儿子，但是他绝不会想到，今晚他的儿子回到故乡了，可是不回到自己的家里，而留宿在一个什么矿工张进德的破漏的茅屋里……

八

“救命呀！救命呀！……”

“打死你这个败家精！”

“好，你把我打死了罢！……”

李杰和张进德两人刚走至吴长兴的家门口时，忽然听见从里面传出来这种绝望的打骂的声音。李杰一股的兴致，差不多为这种突然的不快的声音所打消下去了。

“吴长兴又在打他的老婆了。”张进德似乎很平静地说。

“他为什么要打他的老婆？时常打她吗？”李杰很不愉快地问。

“他的老婆是我的表姐，为人忠实极了。他不高兴的时候，就拿他的老婆出气。我也不好多说话……”

“岂有此理……”

李杰还预备说下去时，张进德已经将柴担从肩上卸下，放在墙壁边靠着了。屋里面的打骂和叫苦的声音更加厉害。李杰不先叩门，而是先从门缝向里面一望，他见着在一盏灰黄的，不明的香油灯光之下，一个三十几岁的面皮黑瘦的汉子，咬着牙齿，正按着一个蓬着发的妇人，不断地挥老拳呢。那妇人眼见得已力竭声嘶，渐渐地去失抵抗力了。……

“这太不对了！”李杰回转身来，自对自地这样说。张进德顾不得他说了什么话，更直爽地叫起门来。

屋内一时的寂静。

又颤动着一种女人的微弱的，绝望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打了呵……快将我打死吧……”

“你还愁不死吗？”

男子说完这话，便走向前来开门了。他见着了张进德的面，随即一言不发地将头低下，好像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也似的，默默地走向靠墙的一张小木凳子坐下，他并没注意到张进德还带回另一个人来。他本来是认识李杰的——李家老楼的李大少爷，有谁会不认得呢——可是在这样宴了的今晚，他决不会料到自己的矮小的茅屋里，会光临了一个为他所盼望也盼望不到的贵客。李杰似乎也模糊地认得他，在什么时候曾见过面，但记不清楚他的姓名。看见在地上躺着的被蹂躏的，陷于半死状态

的妇人，李杰想即刻走到吴长兴的面前，指责他的非礼。但转而一想，他初次来到吴长兴的家里，似乎不应过于直率从事，便也就默然而止了。

“请你坐一坐，我即刻做饭吃。你大约饿了吧？”张进德没有注意吴长兴夫妇，这样很亲热地说了，便径自走到灶台旁边去了。李杰一心悬在躺在地下的可怜的妇人身上，忘记了肚饥，很随便地回答了张进德一句：

“还好。”

听见了生疏的客人的话，吴长兴慢慢抬起自己的头来，似乎很胆怯的样子向客人的地方望去。黑瘦的面皮上，即刻起了惊异的波纹，而他右手不禁很机械地将眼睛揉了一下，宛然他以为此刻所现在他的眼前的，是什么不实在的幻影。

但是李杰，这个为他所不相信的奇异的幻影，出乎他的意料，猝然地向他说话了：

“吴大哥，你还认得我吗？”

吴长兴立起身来了。他有点颤动，不知是由于惶恐，还是由于气愤。看了李杰几眼之后，他重新低下头来，低低地说道：

“你，李大少爷，我认得你。”

“近来日子过得好吗？”

“大少爷，我们穷人的日子反正是这样，说不上好不好。比不上大少爷你们有钱的人家……”

说到此地，吴长兴叹了一口长气，扑通一声又坐下了。李杰觉得自己与吴长兴之间很隔膜，很生疏，欲继续将话谈将下去，但一时找不出什么话来。同时他觉得精神上感到很痛苦，而这痛苦不能即时就消灭下去，那就是他初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这里，乡人们都怀着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他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因此，他与农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其实，现在回到故乡的他，已经不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而是一个为穷人奋斗的革命党人了。他不但要改造农民的生活，而且也正预备着反对自己的父亲，但是这种思想和行动，他将怎样使人们了解呢？张进德很容易地就了解了他，但是张进德是例外，他本来就有过相当的历史。对张进德，李杰很容易说话。但是此刻在吴长兴的面前，他忽然迟钝起来了。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和吴长兴接近，才能使吴长兴对他产生信心。……

在李杰还未将自己的思想完结的时候，张进德已经将两个粗瓷碗盛着的乡间的素菜端到矮小的四方桌上了。

九

饭菜异常的粗劣，碗筷在表面上看来是异常的不洁，那上面似乎粘着许多洗濯不清的黑色的污垢。张进德拿起碗筷就咕哧咕哧地吃起来，似乎那饭菜是异常的甜蜜，而李杰在开始时却踌躇了一下，皱了一皱眉毛，接着那饭菜的味道便使着他感觉到他和张进德的分别……

“你怕吃不来我们的饭吧。”张进德没有注意李杰的神情，这样向李杰微笑着淡淡地说了一句，便又大吃大嚼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李杰听了他的这一句话，不禁有点面赤起来，好像听到了什么指责和讥笑也似的。这么一来，他更觉得那饭菜的味道是怎样地不合于他的口舌，虽然他勉力着吞食下去，但究竟难于下咽。于是他捉住自己了：“嗯哈！你原来是大少爷呵！为什么张进德能吃得下去，你就不能吃下去？你这样能立在他们的队伍里吗？你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你这种大少爷的样子，能够使农民们相信你吗？不，你这小子还是去当你的大少爷吧，你不配做一个革命党人！……”想到这里，李杰便轻视自己，责骂自己起来了。在一瞬间，他曾想立起身来，对着张进德，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丑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不足道的公子哥儿。但他即刻又想道，“不，这并没有什么，凡事都是由于习惯，我应当养成他们的习惯呵！……李杰是革命党人，李杰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于是这种思想减轻了他将粗劣的饭菜吞下肚去的困难。

这时，吴长兴还是坐着原来的地方。他圆睁两眼凝视着吃着饭的李杰，心中老是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李大少爷今晚会降临到他的茅舍里？为什么一个尊贵的大少爷忽然和一个穷光蛋，张进德，交起好来了？他居然能吃这粗劣的饭菜，他居然似乎不摆一点大少爷的架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莫不是和张进德玩什么把戏罢？”吴长兴继续想道，“不然的话，为什么……”

“好，李大少爷在这里，我们今天就评一评理罢！”一直到现在躺在地下不作声的吴长兴的老婆，忽然一骨碌儿跃起来，披散着头发，好像一个母夜叉也似的，这样面指着吴长兴说道：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有哪一点亏负你呵？你今天也打骂我，

明天也打骂我……”

张进德和李杰惊诧得将碗筷停下来了。张进德始而望着他的表姐的不寻常的神情，接着低下头来叹了一口气。李杰从来没曾看见过这么一幕令他感动的悲剧。女人的愤怒的，不平的，反抗的话音，引起了他的充分的同情，他觉得他即刻可以帮助她将她的丈夫鞭打一顿。

“今天我说盐没有了，叫你挑一担柴到城里去换一点盐来家，你就骂我是败家精，扭住打我，难道说盐都是我一个人吃掉了吗？你自己没有吃吗？你说我是败家精，我问你，你家里的什么被我败了？自从过了门一直到现在，我败了你姓吴的一点什么来？风里雨里，我曾过过一天好日子吗？吃也没有吃，穿也没有穿，我不抱怨你，这已经是我很对得起你了，偏偏你这黑东西没有天良，今天也打骂我，明天也打骂我，简直不把我当作人……”

吴长兴的老婆滔滔地说到这里，觉着伤心过甚，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了。她用双手掩着面，走至房门的前面，将头抵住门，越哭越加厉害。这时吴长兴低着头一声也不响，仿佛他的老婆的动作没有给予他以任何的刺激。李杰觉得有满腔的愤怒，但不知如何才能发泄出来：指责吴长兴的不是呢，还是向他的被冤屈的老婆说一些安慰的话？……唉！乡间的农妇的生活！李杰不禁慨叹起来了。

张进德立起身来，很镇静地走至吴长兴的面前，向他低着的头部凝视了一会，轻轻地开始说道：

“长兴哥，你别怪我说你，你这样是太不对了。荷姐又不是你的牛马，你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打骂她呢？我知道你穷苦得难受，找不到什么地方出气，只好将自己的老婆当出气筒子，可是，长兴哥，这是不对的，荷姐究竟是一个人呵！……你说她是败家精，那你就别怪我向你一问，你有什么家私可败？请你问一问良心，荷姐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吗？……我劝你下次不要这样了！……夫妻们不怕穷，怕的就是不和气……”

张进德说完了话，向他的痛哭着的表姐很同情地看了两眼，便又回到自己的原处坐下了。吴长兴听了张进德的话，依旧一声也不响，这使得李杰猜度不着他是承认过错了呢，还是不以张进德的话为然，或是另外想着别的事情……

后来，吴长兴的老婆，眼看是哭得疲倦了，静静地走向房里，向床上躺下去了。一时的寂静。从门缝里陡然吹进一股子怪风，将桌上的香油灯几乎熄灭了。墙壁上摇晃着不定的三个人的影子……

十

夜已经深了。在寂静的田野间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一种什么夜鸟的叫鸣。对于李杰来说那声音是很熟悉的，然而在竹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梦的他，总想不起这叫鸣着的夜鸟是什么名字。由那种凄清而愁苦的音调，他的内心里紧张起来一种说不出的，说悲哀又不是悲哀，说欢欣又不是欢欣的情绪。

他想起来了他的身世：富有的家庭……童年的娇养……小学……中学……对于王兰姑的恋爱……这一阶段的生活是怎样的甜蜜而平静！没有忧患，没有疾苦，有的只是温暖的天鹅绒般的梦。后来……他的思想忽然变化了。学生运动的参加，对于社会主义的沉醉，接着便和父母起了冲突……王兰姑的惨死促成了他和家庭的决裂。接着便是上海的流浪，黄埔军官学校的投考……于是李杰卷入伟大的革命的浪潮里。那过去的天鹅绒般的梦，在他的身上不留下一点儿痕迹了。他久已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穿着灰军服的兵士。他更久已不是一个少爷，而是一个坚毅的战士。对于他，久已没有了家庭，没有了个人的幸福，有的只是革命的事业……甚至于他的青春的梦，那个为他所爱恋的，已经死去了的王兰姑，也久已被他所忘怀了。

这次具着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辞去了军中的职务，情愿回到自己的乡间进行农民的运动。这是因为他看清楚了那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自己反不如走到群众中去，努力做一点实际的工作。二者也许因为他还存着爱乡的观念，总想对自己的故乡多有一点贡献，或者更因为他具着复仇的心情，他要立在农民的队伍中间，显一显威风给他那作恶的父亲看。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他，李杰，到底能不能将一些毫无知识的农民弄得觉醒起来？……

夜鸟还是继续着凄清而愁苦的音调。思想如翻腾着的浪潮一般，涌激得李杰无论如何不能合眼。他想爬起身来，将门开开，到外边走一走，呼吸一呼吸田野间的夜的气息。但是他怕惊动了吴长兴夫妇和张进德，终于没有照着他的念头去做。

想到了吴长兴夫妇，忽然晚间的一幕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披散着头发的女人的绝望的神情，那吴长兴的固执的面相和那向他所发射着的不

信任的，迟疑的眼光……这些不禁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无力，而减少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像这样无知识的，野蛮的乡下人，”他想道，“我怎样对他才好呢？第一，他野蛮得要命；第二，他是不会信任我的……他那样迟疑地看我，为什么他要迟疑地看我？……”

只顾思想，李杰没提防到自己的左脚抵了一下正在鼾睡着的张进德的后脑壳。张进德从梦中嗯了一声，用手摸了一摸自己的后脑壳，又重新睡着了。李杰一面惭愧自己的大意，一面忽然起了一种欢欣的心情。一瞬间，张进德将他从失望的海里救出来了。他想道，张进德是可以帮助他一切的，如果他能和张进德合得来，那他便有了过河的桥梁……于是他又不禁想道，在我们的时代里，该有许多奇特的事情！李杰本来是一个少爷，而现在和张进德在一张床上睡觉。张进德本来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矿工，而现在居然是一个革命党人，并且在将来的工作上，李杰免不了要以他为向导！呵，如果地主李敬斋这时知道他的儿子，叛逆的儿子，和一个下贱的矿工睡在一张竹床上，那他将要怎样地不解而苦恼呵！……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出乎李杰的意料，张进德忽然从梦中嗯嗯地唱起歌了。李杰不禁十分惊诧起来。

“张大哥，你，你是怎么了？”

张进德被李杰的这一问惊醒了。他揉一揉眼睛，很迟慢的，不解所以地问道：

“李，李先生，什么？你还没有睡着吗？”

“你刚才唱起歌来，我只当你……”

“呵哈！我唱出声音来了吗？奇怪！我做了一个梦，”张进德笑着说道，“我梦着我带了许多人马，将什么……敌人的军队打败了……后来又开了一个大会，到了很多很多的农人，我在演讲台上唱起革命歌来。刚唱了两句，不料被你叫醒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真有趣！”李杰也笑着说道，“你已经做了革命军的总司令了。我愿意做你的参谋长，你高兴吗？哈哈！”

这时张进德回想起来梦中的情形，半晌没有回答李杰的话。

十一

张进德在梦中的唱歌，同时也将睡在隔房的吴长兴惊醒了。晚间的余怒还未在吴长兴的心中消逝下去，他总想扭住谁个痛打一顿才是。如果不是张进德和李杰睡在隔房里，说不定他要在深夜里，又重新扭起他的可怜的无辜的老婆，无缘无故地痛打起来……

他，吴长兴，自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老婆没有什么罪过，而且比他自己更为可怜。自从她嫁给了吴长兴，她不但没有败过吴长兴的一点家私（在另一方面，他实在也没有家私可败呵），而且在风里雨里，实在帮了他不少的忙。她很忠实，她很劳苦，这些吴长兴统统都知道。在一个不大显露出来的心的角落里，吴长兴也藏匿着一点对于他的老婆的爱情。但是，吴长兴总是一个永远的被欺侮者，总是一个永远的无可奈何的气愤者。他种了五亩田，而东家尅苦他；他进城去卖柴，而那些城里买柴的人们作弄他；他经过有钱人的村庄，而那些恶狗要吞噬他；甚至于风雨霜雪……凡他所看见的，莫不都是他的仇敌。今天将钱去买了盐，而明天又没有油吃了；刚刚卖掉几担柴，预备聚几个钱买布做裤子，他妈的，忽然地保来了，说什么要纳军用捐……总而言之，这一切都使吴长兴气愤，而这气愤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命运把他捉弄得太厉害了，改变了他的神经的常度。他觉着一切都是他的仇敌，一切都使他气愤。但是他向谁发泄呢？他微小，他没有力量，他不但不能反抗李大老爷，连对付王地保也没有法子可想。但是他气愤，这气愤总是要发泄的，于是他的老婆便成为了他发泄气愤的对象。第一，她是他的老婆，而丈夫有打骂老婆的权利；第二，因为她是他的老婆，所以打骂的时候很便利，可以随意；这么一来，他便不问他的老婆有没有罪过，只要他一气愤时，他便在他的可怜的老婆的身上发泄了。

对于吴长兴，他没有出路，似乎打骂自己的老婆，就是他的出路，在最近的一两个月来，吴长兴听到一些关于革命军的消息，这使得陷在无涯无际的黑暗的深窟里的他，朦胧地见到了一线的光明，感觉到在这困苦的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断绝了希望。但是有时他又怀疑起来：“鬼晓得革命军是好是坏？说不定，又是他妈的，像张黑虎的军队一样……”这种怀疑便又鼓起他的气愤来，如果他气愤了，这当然，他的老婆便要倒

霉了。

他常常将自己和李家老楼的李大老爷相比。他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同是生着鼻子眼睛的人，会有这样天大的差别？李大老爷宛然过着天堂的生活，有财有势，他妈的，吃的是美味，穿的是绸缎，要什么有什么，而他，吴长兴，简直陷在十八层的地狱里，连吃的老米都没有！李大老爷虽然不动一动手脚，从来没赤过脚下田，割过稻，可是他妈的，家里的粮米却堆积得如山，而他，吴长兴，虽然成年到头忙个不得了，可是忙的结果只是一个空！……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这难道说，他想道，真个是因为坟山风水的不同吗？乡下人的思想旧，都很深地具着迷信，但是吴长兴却不知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气愤过度了，并没有什么迷信——他不相信李大老爷的享福，和他自己的吃苦，是因为什么坟山风水的好坏。

他仇恨李大老爷。但是怎样对付他的敌人呢？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李大老爷有一个儿子，这儿子在一年以前，他是时常看见的，不知为什么，跑到外边一年多没有回来，并且没有音信。“死了这个杂种！……让李敬斋断绝了后根！……”有时吴长兴不禁这样庆幸地想着。他对李杰虽然没有深切的仇恨，然因为他仇恨李杰的父亲的缘故，便也就对李杰不会产生好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作恶儿坏蛋，”吴长兴很肯定地想道，“既然李敬斋是这样子，那么，他的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呵。”

出乎吴长兴的意料，一年多没有音信的李敬斋的儿子，忽然被张进德引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据吴长兴所知道的，张进德和李杰并没有什么过去的关系，也许连面都没见过，不料现在忽然……这真是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李杰，一个顶阔顶阔的大少爷，会于夜晚间降临到吴长兴的茅舍里？为什么他能和张进德忽然地交起好来？为什么于谈话中，于吃饭时，于就寝前，张进德能那样不客气地对待李杰？而李杰也为什么能处之泰然，好像和张进德是多年的旧友也似的？……

吴长兴无论如何不能明白他目前的事情。他想问一问张进德，得知道一点儿究竟，但没有相当的机会。同时，他产生了一点羡慕张进德的心情：张进德，也不过是一个粗野的汉子，居然能和李大少爷做起朋友来，居然能那样很自然地对待李大少爷，而他，吴长兴，无论如何都不能，绝对地不能……

似乎是快要到黎明的时候了。从什么地方已经传来了几声报晓的鸡鸣。吴长兴想重新入梦，然而结果是枉然无效。睡在床那头的他的老婆，似乎深深地叹息了几声，然而没有继续的动作。他不知道她是在梦

里呢，还是在醒着。他想叫她一声，但忽然觉得一种羞愧的心情包围了他，使他如罪人也似的，没有胆量张开自己的口。这时他想起来了他的老婆是如何的忠实而可怜，他对待她是如何的残酷而不公道……“我应当即刻向她跪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呵！”他的思想忽然这样闪了一下，然而即刻为他的高傲所压抑住了。

睡在隔房的张进德与李杰，在谈了一番话之后，久已又寂静地睡熟了。吴长兴很苦恼地想道，他们俩也许在做着什么总司令参谋长的梦，很快乐的梦，而他，吴长兴，却睁着眼睛活受罪！……最后他的思想归结到：

“盐没有了。今天挑一担柴到城里去卖。顺便看一看革命军是什么样子也好……”

十二

在这一乡里，刘二麻子算是出色的人物。每一个人，差不多连会说话的三岁的孩子，都知道刘二麻子这个名字。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刘二麻子有钱，他是一个地道的穷光蛋；这当然也并不是因为刘二麻子做过官，就是从他数起，一直数到他的五代祖父，也没有谁个荣享过官的名号；这当然更不是因为刘二麻子做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无论什么惊人的事业，就是他在梦里也没有做过。这因为，呵，说起来很平常，因为他的脸上的麻子生得特别大而且深，差不多可以将豌豆一粒一粒地安置上去。此外，他的力气和水牛差不多，挑柴火的时候，他的担子一定要比别人的大。此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逢人便说他一定要娶老婆，但是老婆终究娶不着。

不要看刘二麻子这个称号传遍了乡间，但是刘二麻子自己却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个称号。如果有谁个当面叫他刘二麻子，这就好像挖他的祖坟一般，他是要和你拼命的。因此，虽然人们在背后叫他为刘二麻子，但是当面却都叫他为刘二哥，或是刘老二。命运注定了他受穷，受欺侮——他觉得这都还没有什么。唯有天老爷给他生了一脸大而深的麻子，这使得他引为终身的莫大的恨事。他想，“我穷不要紧，为什么我要生一脸的难看的麻子呢？自然，有了这一脸的麻子，什么女人也是不会爱我的。……”虽然刘二麻子想娶老婆，而终究娶不到手的原因，重要的是在于他没有钱，而不在于生了一脸的麻子，然而他将自己的穷和娶不到老婆的重要的原因，却都推在他脸上的麻子的身上。生了这一脸的麻子，无怪乎受穷，更无怪乎娶不到老婆。

他喜欢和人谈起娶老婆的事情，因之，这一乡里的青年们都知道他对于娶老婆的事情，是怎样的盼望和焦急。有些不大老实的，多事的青年们，一见面时便向他打趣道：

“啾，刘二哥，亲说好了没有？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

“刘老二，听说你要将赵家圩子的赵二小姐娶到家里来，是不是？”

“张家北庄的五小姐还没有出阁，你看好不好？托媒人去说亲啰！”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打趣刘二麻子的怪话。刘二麻子一听到这些讥讽他的话时，便将脸上的麻子一红，说道：

“怎样？不要太小觑了人！朱洪武当年是放牛的，到后来做了皇帝。”

或者很严肃地说道：

“哼！凡事谁都说不定。时运到了，说不定我也会做驸马呢？你看，薛平贵……”

不过，刘二麻子之所以说出这些话来，并不是因为他有了什么信心，而只是暂时的对于自己的安慰。他很知道像他这样生了一脸麻子的人不配做皇帝，更不配被招驸马——皇帝的女儿，贵重的，娇滴滴的公主，所谓金枝玉叶，会下嫁一个顶丑的麻子吗？

总而言之，刘二麻子一方面对于娶老婆的事情很热心，一方面对于娶老婆的事情又很失望。他陷入很深切的悲哀里，但这种悲哀，在他急于需要人们的同情，而人们所给予他的，只是淡漠与嘲笑时，便使得他更加悲哀了。

但是，别看刘二麻子到处受着人们的嘲笑，他总禁不住自己将心中的悲哀向人们诉说……

那是一天的下午。刘二麻子在东山上打柴，无意中和张进德碰到了头。当他俩将柴打得够了的时候，便坐在草地上谈起话来。虽然张进德回乡来还没有几天，可是他们俩是老相识，谈起话来并没有什么客气。两人先谈起一些乡间的情形，后谈到各人自身的状况。刘二麻子当然免不了要将自己的悲哀吐诉出来。

“进德哥，你是君子人，”刘二麻子说道，“什么话都可以向你说。妈的，我总是想娶一个老婆，一个人不娶老婆，不是枉生一世吗？可是我，”说至此，他的两眼逼视着张进德，眼见得是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大概是要枉生一世了！……”

“这倒说不定。”张进德很同情地说了一句。

“是的，我大概是枉生一世了！这样穷，最可恨的是我生了这一脸……”刘二麻子没有将话说完，即将头低下去不响了。张进德明白了他的意思与悲哀，一时找不出什么安慰他的话来。

两人一时沉默起来了。张进德目视着他那额部上胀着的如藤条也似的青筋，那圆圆的大光头，那黝黑的后颈项，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很尖锐地感觉到他内心的深切的，不可磨灭的悲哀，为他大大地难过起来。张进德很明白这种悲哀是为一般穷苦的少壮者所同具的，而他，张进德，也是无形中具着这种悲哀的一个。在此以前，他并没曾多想到关于男女间的事情，就是想到，那也不过是经过几秒间的轻轻的悲哀的烟雾而已，并没曾扰动了他的心意。他总是想道，这算什么！一个人不和女

人睡觉就不能过活吗？……

但是，现在，他觉得他的一颗心也为刘二麻子的悲哀所笼罩着了。他想起来了在劳苦中度过去了的青春，想起来了他生了半世而从不知道女性的温柔与安慰……

忽然，在他俩背后的一棵松树上，不知是什么鸟儿，哇地叫了一声，接着便落下许多黄色的松针到张进德的头部上来，这使得张进德即刻好像从梦中清醒起来，将适才一种感伤的情绪驱除了。他昂起头来向那松树上望了一望，但并没有望见什么鸟儿，大概是已经飞去了。将自己振作了一下，张进德握起一直到现在还低着头的刘二麻子的手，说道：

“刘二哥！请你不要这样怨恨自己生了这一副脸孔。没有娶老婆的人多着呢，我不也是一个吗？谁个不想娶老婆？我当然也和你一样。不过你也要知道我们是穷光蛋，就是人家把女人白送给我们，我看我们也养活不了。妈的，只要有钱，就是瘸子也可以有两个老婆。你看周家圩的周二老爷不是瘸子吗？可是我们没有钱，穷光蛋，就是不是瘸子，也是尝不到女子的滋味的。你以为你的脸不麻，你就会娶得老婆了吗？老哥，这是笑话！”

“那么，我们就永远娶不到老婆了吗？”刘二麻子睁着两只放着可怜的光的眼睛，很绝望地这样问。

“请你不要老是想着娶老婆的事情！这世界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穷光蛋要起来反抗才是。妈的，为什么我们一天劳苦到晚，反来这样受穷，连老婆都娶不到？为什么李大老爷，周二老爷，张举人家，他们动也不一动，偏偏吃好的，穿好的，女人成大堆？……这是太不公平了，我们应当起来，想法子，将他们打倒才是！我们要实行土地革命，你懂得什么叫作土地革命吗？”

刘二麻子摇一摇头，表示不懂得。

“土地革命的意思就是将地主打倒，土地归谁个耕种，就是归谁个的，你明白了吗？有点明白了？好！现在，我们就应当想法子，干起来！……”

夕阳照射在刘二麻子的脸孔上，好像在那上面闪动着金色的波纹，加增了不少的光辉。忧郁和绝望的容色没有了，另换了一副充满新的希望的，欢欣的笑容。

“你，进德哥，”最后刘二麻子紧握着张进德的手，笔直地望着他的眼睛，说道，“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妈的，我一个人，我这个脑袋总是想不透。肚子里饱藏着一肚子的怨气，可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发泄出来。

今天听了你的一番话，我真是高兴极了！好，我们就干起来！……”

张进德久已不唱山歌了。不要看今天的柴担很沉重，可是在归途中，他很高兴地和着刘二麻子唱起山歌来：

乖姐好像一朵花，
个个男子都爱它；
若是有钱你去采，
若是无钱莫想它。
……

十三

前天刘二麻子亲眼看见革命军来到了城里。而且他首先将这个欢欣的消息，传布给本乡的人们知道。这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功绩，然而刘二麻子却引以为生平最满意的事，因为首先传布这个消息的不是吴长兴，不是王贵才，甚至于不是张进德，而独独是他，刘二麻子。在另一方面，他就好像自身的痛苦因着革命军的到来，一切都解决了也似的，好像从今后没有老婆的他可以娶老婆了，受穷的他可以不再受穷了，甚至于他的那麻脸也可以变为光脸。关于革命军是不是革命的，能不能给他老婆，或是几亩略好一点的田地，他从没曾想到。他心目中的革命军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既然革命军到来了，他想，那便什么事都解决了，受苦的可以幸福，作恶的可以定罪……

欢欣的心情使得刘二麻子昨夜做了一场温和的美梦。带着梦中的愉快的印象，今天一清早他便跑到张进德的家里来了。他一者约张进德同阵到城里去卖柴，二者想和他分一分享关于革命军到来了的欢欣，或者更和他谈谈这，谈谈那。在最近的时候，张进德差不多是刘二麻子的唯一的亲密的朋友了。

张进德和吴长兴两夫妇也早已起身了。在门外的小稻场上，张进德帮助着吴长兴捆柴。这柴是预备到城里换盐吃的。吴长兴的老婆蓬松着头，弯着腰在菜地里捡点着什么。这时朝阳初露出自己的温和的金面来，放射着不炎热而令人感觉着抚慰的光辉。吴长兴的黝黑的脸老是忧郁着，而张进德的面色却为着朝气而新鲜焕发起来了。他不时地带着微笑，向着初升的朝阳行着愉快的呼吸。田野间遍铺着露湿的，嫩柔的绿色。清晨的略带一点凉意的微风，似乎将这间茅舍内昨晚所演的一幕悲剧的痕迹吹散了。

当刘二麻子走近小小的稻场时，张进德和吴长兴已经将柴捆好了。吴长兴见着刘二麻子走近，只向他点了一下头，在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实际上他是瞧不起刘二麻子的，因为：第一，刘二麻子的脸太麻得厉害；第二，刘二麻子穷得和他差不多；至于第三……也许是刘二麻子到现在还没有娶得老婆……

“呵，老二，你今天过来得早呀！”张进德迎接上去，带着笑说。

“早？并不早呢。今天天气真好，我打算到城里卖柴去，不知进德哥你去不去？去看看革命军是什么样子也好呢。”刘二麻子说话时，差不多他的满脸上的麻子都笑着的样子。张进德听了他的话，便微笑着说道：

“本来打算是要去的，不过因为革命军已经到了我们的乡间了，我不必再去……”

张进德没有将话说完，刘二麻子即惊愕地插着问道：

“怎么？！你说什么？！革命军已经到了我们的乡间了？在什么地方？”

张进德见着刘二麻子那种惊愕的样子，不禁张口大笑起来了。

“你不要骗我呵！”刘二麻子又继续说道，“我一点儿也没听到这么一回事。”

“不，我不骗你，革命军真是来到我们这里了，不过来的是代表，你不信，请进屋内看一看便知。”

张进德笑着将莫名其妙的刘二麻子带进屋内去了。这时李杰已起了床，将身上的衣服穿好了。面容虽然是很清瘦，然因为是穿着武装便服的缘故，倒也显得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少年军官模样。他见着两人走进屋内，便迎将上来。

“你看，这就是革命军的代表，”张进德见着了李杰，面对刘二麻子说道，“请认识认识，一个是革命军的代表，一个是我们乡间的光蛋……”

不知为什么，张进德今天感觉自己特别地高兴，特别地爱说话。对于沉静的他，今天的活泼的兴致，是一个例外。

刘二麻子第一眼见着立在他的面前的，是一个有威仪的革命军的少年军官，顿生一种乡下人怕官老爷的心情。他有点惶恐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了。等他再仔细看下去，他认识出来了这是李家老楼的李大少爷，也就是为他所时常骂起的李敬斋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革命军的代表……李家老楼的大少爷……张进德的家里……”他不禁堕入五里雾中去了，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一方面两眼圆睁睁地望着李杰，一方面局促得不堪，不知将脚和手放到什么地方。至于说什么话为好，那他当然更要忘记掉了。

“老二，你不认识吗？”张进德笑着问。

“是，认得，李大少爷……”刘二麻子很局促地，然而又是很恭敬地这样说。

李杰见着刘二麻子的不安的神情，不禁用手将他的肩头拍了一下，笑着说道：

“朋友！现在是革命的时代了。李大少爷没有了，有的只是李杰，我的名字叫李杰呵，有的只是革命军的代表……你明白了吗？”

刘二麻子什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李大少爷没有了？立在他的前面而且和他说着话的不是李大少爷吗？……张进德见着刘二麻子发呆的神情，明白了刘二麻子从李杰的话中什么也没明白，便将他拉到凳子上坐下，细细地为他诉说关于李杰的一切……刘二麻子很恭顺地静听着一个大少爷变为革命党人的稀奇的故事。李杰立在旁边，凝视着张进德诉说的神情，不知怎么样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心中对于张进德的感激……

十四

青秧叶上的露珠还是莹莹地闪耀着，田野间的空气还是异常的新鲜而寂静，虽然一轮红日已经高高地悬在东山的顶上了。似乎一切的景物都表示着欢欣，似乎太阳也做着愉快的，充满着希望的微笑……

带着周身的不可思议的感觉，满腹中的特异的情绪，刘二麻子走出了吴长兴的家门。望一望露湿的，青滴滴的田野，和已经高悬着的太阳，他不知为什么，感觉自己变为另一个人了。出乎他的意料，他今日居然在吴长兴的家里会见了革命军的代表，而这代表又不是别人，恰恰是李大老爷的儿子，也可以说是他的敌人的儿子。在未听到张进德的解释之前，他曾发生过一瞬间的失望：李大老爷的儿子做了革命军的代表，那可见得革命军保护穷人的话是靠不住的了，因之什么土地革命，什么老婆问题，即张进德向他所说的一切，也是不会实现的了。但是，等到张进德向他解释了一番之后，他又格外高兴起来了：李大老爷的儿子都和我们穷人在一道，那还怕我们不成事吗？

“不，这恐怕有点靠不住，”中间刘二麻子曾这样想道：“李大少爷放着大少爷不做，有福不享，来和我们革命干吗呢？他家里有那么多的田地，当真愿意分给我们穷人吗？为着什么呢？怕又向我们弄什么鬼罢……”

刘二麻子想到这里，张进德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似的，开始向他解释李杰的为人，说道：

“你不相信李先生靠得住是不是？这也难怪，我们穷人受他们有钱的欺得太厉害了，哪能相信他们这般公子哥儿的话？不过这也不可一概而论，我在矿山上的时候，就遇见了许多很有学问的学生，他们本是有钱的子弟，可是现在牺牲了自己的福不享，专做些危险的革命的勾当……你知道李先生恨他的父亲，恨得很厉害吗？他说，他是不会回家的了，除非他的父亲死掉……”

“但是，李大老爷究竟是李大少爷的父亲呵。儿子反对父亲，难道是可以的吗？”

刘二麻子说着这话，向李杰望了一望。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上的麻子，又红得发起亮来了。

李杰笑起来了，向刘二麻子走近两步，很坦然地说道：

“儿子不能反对父亲？从前是这样的，现在可就不然了。不问父亲的做善做恶，为儿子的一味服从，不敢放一个屁，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我的父亲欺负你们穷人，难道我也应当跟着他欺负你们穷人吗？你说这是对的吗？如果我跟着他作恶，孝可是孝了，可是我们这一乡的穷人就有点糟糕！父亲不过是一个人，不能因为一个人使得我们这一乡的人受苦。”

刘二麻子听了李杰的这一番话，心中虽然还是有点怀疑，但是转而一想，“李大少爷也许会说谎话，可是进德哥绝对是不会欺骗我的呵！……”于是他便把一颗信心坚固起来了。

见着吴长兴走进门来，刘二麻子便乘机向李杰和张进德辞了别。他和吴长兴的感情是很坏的，虽然这原因不能确定地说是在于何处。吴长兴讨厌刘二麻子，或者就因为那脸上的麻子，而刘二麻子不高兴吴长兴，或者就因为吴长兴有了老婆，而照刘二麻子的意见，像吴长兴这样闷鳖一般的人，实在没有娶老婆的资格……

好像伟大的幸福就要到临也似的，在归家的路中，刘二麻子不断地唱着他所最爱唱的一节山歌：

天上星来朗朗稀，
莫笑穷人穿破衣；
十个指头有长短，
树木林落有高低，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

每逢一唱这一节山歌的时候，刘二麻子便精神百倍，快活异常，相信倒霉受苦的他，终有出头的日子。今天他唱得更为起劲。唱完了山歌，他抽起秧叶来，卷在手拇指上，吹得嘘嘘地响。因为不在意的缘故，路旁田中的秧叶上的露水，将他的蓝布裤子都打湿了，他一点也没感觉。

走到一块不十分大的，乱草蓬生着的瘗地。在东南的拐角上，葬着刘二麻子的三年前死去的老父亲。早死的母亲的坟究竟在什么地方，连刘二麻子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也就因此，他更加不能将他的父亲的坟墓忘怀了。每逢路过此地，他总要到墓前磕几个头，祷告几句。遇着有钱的时候，他还买点纸箔烧烧，尽一点孝道。

父亲如刘二麻子一样，也是穷苦一生，没有走着好运。三年前他不明不白地屈死了。他本在胡根富家帮工，因为勤谨忠厚的缘故，在主人家过了五六年的日子。有一次胡家失了窃，丢了一小锭银子，成了天大

的事情。胡根富硬说是他偷的，逼他把银子交出来。可是胆小的他既然没有做贼，当然交不出银子，于是被胡家痛打一顿，撵出门外来了。据胡根富说，因为存着善心的缘故，才没把他送入官府，但是，可怜的老人家惩罚已经受得够了，不但被痛打了一顿，而且没领到在胡家做了两年的工钱，于是他一气便气死了。

刘二麻子邀几个穷朋友，匆匆地用芦席将自己父亲的尸体裹住，便在这块公众的瘗地埋下了。既没有和尚道士念经做斋，也很少亲朋吊丧，更没有谁个出来为屈死的老人家向胡根富说一句公道话。刘二麻子知道父亲是屈死了，但是人微势小的他，又有什么报仇的方法呢？……

光阴如箭也似的飞快，转眼间可怜的老人死去已三年了。在这三年的时间中，刘二麻子也曾动过几次报仇的念头，但是因为胡根富有钱而他是穷光蛋，胡根富的人多而他孤零零的一个，总没有得到报仇的机会。今天刘二麻子又跪在他的父亲的墓前祷告了。荒凉的土堆仍旧，离墓不远的几株白杨树还是寂寥地在那里孤立着，好像对着这些混乱交错的，微小的，不庄严的坟墓，做着永远的凭吊也似的。但是刘二麻子今天的情绪却与往日的不同了。他开始相信父亲的仇终可以报，而胡根富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有力量的人，而他从今后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了。……

他很高兴地，矜持地想道："现在是我们穷光蛋的时候了！……"由于愉快的心情，他的面容不禁光彩起来了。从坟地立起身来之后，他向着好像象征着胜利也似的太阳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十五

昨晚因为吴长兴的老婆失了常态，致李杰没有将她的面目看得清楚。今早在同桌吃稀饭的时候，李杰将她打量一番，觉得她虽不甚美，却是一个很干净而又勤谨的农妇。她身上的蓝布衣已经有了很多的补丁，李杰觉得，即此一端也可见得她不是如吴长兴所说的败家精了。劳苦的面容证明了她在生活中所受的劳苦，而这劳苦她是没有解脱的方法的。工作的艰苦，丈夫的打骂，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稍微得不到一点儿人生的幸福！唉！中国的农妇呵！……想到最后，李杰于不知不觉间长叹了一口气。

李杰侧过脸来，再看看吴长兴。一个极沉默的乡下人，劳苦的汉子。面容上虽然现出来许多蛮气，但他的眼睛却放射着忠实的光，证明他不是一个恶狠的人。匆忙地吃过两碗稀饭之后，他赤着两脚，一言不发地就拿起扁担走出门去了。张进德将口张了一张，似乎要向走出门的吴长兴说什么话，但终于没说出来。

“李先生，你昨晚上不是说要到王荣发家去吗？”早饭吃了之后，张进德这样开始问李杰。李杰忽然觉得“先生”这个称呼不大妥当，似乎太生疏一点，便即刻稍红一红脸，有点难为情似的向张进德说道：

“张大哥，请此后不要喊我李先生好不好？”

“那么，我怎么称呼你才好呢？”

“或者叫我的名字李杰，或者叫我同志。我们既然是同道的，当然不能见外了，可不是吗？”

“也罢，”——张进德看着李杰笑了一笑，说道，“那我就叫你李同志罢。我在矿山上，那里做工作的同志们也都不客气地称呼大家同志。起初我觉着很不对劲，后来也就叫熟了。你今天到底到不到王荣发的家里去？”

“一定去。你可以同我一阵吗？”

张进德摇一摇头，说道：

“我不高兴到他的家里去。他的儿子王贵才那小子和我倒很合得来，可是那个老头子太固执了，我不高兴见他的面。你自家去罢，我不去。我去到东乡里山那边找两个朋友，顺便商量一商量组织农民协会的事

情，等你回来我们再仔细商量一下。”

“这样也好。”李杰因为这里是他的熟悉的家乡，一切路径差不多都知道，也就不勉强张进德和自己同去。……

天气异常的明朗，田野间充满着新鲜的气息。一壁看着绿茸茸的田野，一壁感受着温和的微风，李杰的身心加倍地舒爽起来。满眼都是为他所熟视的景象。在阔别的一年中，这故园的景象没有一点儿变更，仿佛伸展着温柔的怀抱，等待着游子的归来。李杰本来是这一乡间的骄子呵！……

走着走着，李杰将别后的家乡重新认识一番，好回忆起来幼时以及一年前不久的往事。呵，这一条弯曲的小河沟依旧流着清滴滴的水，在这里李杰不是曾和着王贵才一块摸过鱼，捉过虾吗？李杰的家人们曾禁止过李杰在河沟里摸鱼，为的是怕他落水淹死了，然而胆大好玩的李杰，总是偷偷地和着小朋友王贵才一道，来做这种冒险的然而是有趣的玩意儿。现在李杰成人了，就是王贵才也未必再来到此地做儿时的勾当罢。……呵，这一块小小的柳树林依旧如旧日的葱绿，在这里李杰不是和着王兰姑时常有过约会吗？在一株大的柳树根下，李杰不是曾拥抱过王兰姑，和她喁喁地情话吗？……李杰实指望娶兰姑为妻，实指望永远地和着温柔美丽的兰姑，做着永远的爱情的梦。不料固执的，重势利的父母竟阻碍了他们的好事！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说什么兰姑的出身卑贱，她的父亲王荣发不过是一个不受人尊敬的农夫而已。然而兰姑已珠胎暗结了，既不能嫁李杰，当然只有寻死的一条路，免得受人的耻笑。于是兰姑自尽了，接着，李杰也就和他的父母脱离而抛弃家庭了。抛弃了家庭之后，李杰因为生活的飘泊，及决心从事革命运动之故，也就把屈死的兰姑渐渐忘怀了。那时只有工夫对于将来的希望，现时的奋斗，而没有工夫对于过去的回忆。今日，忽然又身临到旧日的树林，在这里他曾做过在此生中最甜蜜的梦……

李杰走进林中，来回绕了几个圈子。后来他倚着一株大的柳树，闭眼回忆了一回，就在此时他仿佛听见兰姑的脆嫩的话音，温馨的气息。她的那种朴素的仪容也就微笑着隐现在他的眼前了。……忽然，“兰姑是为着我而屈死了的呵！”这一种思想打破了他的甜蜜的回忆，他于是睁开眼睛，叹了一口长气。

走出树林之后，李杰暗暗地自语道：

“兰姑！你是为着我而屈死的，这一层我永世也不会忘记。我这一次回乡，虽然不是专为着你，但在我们的革命成功之后，你的仇也就可以顺带地报了呵！”

想至此处，李杰不禁停住脚步，向李家老楼所在的方向望去：只见那高昂的楼阁仍旧，一种尊严的气象依然，还是一年前兰姑未死时的模样。但是那时那里住着的还是他的父母，而现在那里住着的却是他的敌人了！为着这一乡的农民，为着兰姑，为着他，李杰自己，打倒你这罪恶的渊薮呵！……

十六

老人家王荣发无论如何思索，都不能明白年轻的一代人。世道的确大不相同了：一般青年人欢迎新的而厌恶旧的，他们对于服顺的，静寂的乡村生活，很急烈地表示不满足了。不但在服装上极力模仿城市中的新样，而且在言行上，他们似乎都变成无法无天的了。尤其是在最近，一般青年人都如同中了魔似的，大大地不安分起来。他们居然很流行地言谈着什么土地革命，什么打倒地主李敬斋……在王荣发年轻时，他听也没听过这些无法无天的话，更不必说在口中乱喊了。现在他看见一般青年人这样地胡为，想想自己的过去，比一比，也难怪他要时常地叹息。

前天晚间王荣发的儿子王贵才，不顾及自己湿淋淋的一身，很高兴地回来报告“革命军来到了……”弄得王荣发听了，生了一场大气。昨天午后王贵才又不知从何处召集来了四五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来到自己家中，噪扰了大半天。有的说，去投革命军去；有的说，不如大家即在乡间干起来，把李家老楼和张家圩子的房子烧掉……在这些讨论者们的中间，王贵才尤多发了议论。当时老人家立在院内，听着自己的儿子如发了疯也似的，尽说些不法的话，几次禁不住要跑出来揪住王贵才打骂一番，免得他生非惹祸。他想，王贵才就是一个大大的祸根，如果这些话传到李大老爷的耳里，那还得了吗？说不定连他这样老人家都要杀头定罪。但是不知为什么在另一方面，他听着青年们所说的一些无法理解的，然而是很新奇的话，无形中感觉到一种兴趣。只在他们散开了之后，王荣发才把自己的儿子狠狠地骂了一顿。

“我下一次再不准你将这些混账东西带到家里来胡闹了。你要造反，你要发疯，你尽管和着他们到外面去，可是在我的家里是不行的呵！”

当时王贵才听见父亲的责骂，不表示反抗，只轻轻地，低首下气地说道：

“你怕我在家里闹，我就出外去好了。明天我打算和何四毛到城里去投革命军去。不但不在家里闹……”

“什吗？！”王荣发将猫须眼一睁，即时变了苍白的面色，急促地说道，“去投革命军？你，你，你真，真发了疯吗？……”

王贵才不发一言，便走出门外去了。到要上灯吃晚饭的时候，家人们还不见王贵才回来。王荣发还假装着镇静，可是老太婆，王贵才的母亲，却向他的丈夫大大地抱怨起来了。

“都是你不好呵！你为什么要骂他？少年人气盛，如果真个去投革命军去了，你说那倒怎么办呢？你我这样老了，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老太婆说着，流起老泪来了。王荣发听了老婆的话，表面虽还继续表示着镇静，心内却也有点不安起来了。无论王贵才是如何的不安分，但是他究竟是他的希望，是他的唯一的儿子呵。如果去当兵，被打死了，那时他老夫妻俩将靠谁人呢？想至此地，老人家又觉得自己有点不是了。

家人们吃了晚饭之后，王贵才才从外边回来。老太婆本待要安慰他几句，询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曾吃过晚饭没有，可是他不声不响地一回来便向床上躺下睡去了。今天早晨很安静地过去，早饭过后，王贵才开始打着草鞋。父亲有事出门去了。母亲在菜园里整理青菜。只剩下毛姑一个人伴着他的哥哥在家里。毛姑坐在她的哥哥的旁边，手持着父亲的草鞋，低着头做着。两人各注意各的工作，默默地一声也不响。后来毛姑忽然停下针线，向着她的哥哥问道：

“哥哥！昨天你向父亲说，你要去投革命军去，这事情是真的吗？”

“为什么不真？”贵才不向他的妹妹望，这样简单地说了一句。

“哥哥！那可是使不得的！”毛姑接着说道，“自古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看你近来简直有点不对……”

没等毛姑将话说完，贵才抬起头来，向毛姑严肃地说道：

“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你晓得吗？革命军比不得往时的……”

“什么革命军不革命军，当兵总是一样的。”

毛姑说着，又重新做起针线来了。房里一时地静寂。贵才打好了一只，又开始打第二只，心中甚是得意，因为这一双草鞋是预备明天穿着到城里去的。

过了半晌，毛姑又停下针线，向贵才问道：

“哥哥！你知道李家老楼李大少爷在什么地方吗？”

“你问他干什么？”贵才不禁惊异地回问她这么一句。

“听说他在革命军里是不是？”

“我不知道。也许是的。”

“你忘记他了吗？”毛姑继续说道，“他害死了兰姐，兰姐是他活活害死的！”

毛姑说着，两眼望着她的哥哥，表示十分的气愤。

“这也怪不得李大少爷，那都是他的父亲，那个老东西的罪恶。李大少爷本来是要娶兰姑的，他在我的面前就说过好几次。不料他的父亲总不答应……他之所以跑出去，一年多到现在还不回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兰姑死了吗？你不要错怪人，他的确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可是兰姐总是因为他死的呵！”

两人又静寂下来了。

经过了十几分钟的光景，贵才忽然抬起头来笑道：

“你知道革命军里也有女兵吗？”

如蓦然听到天大的奇怪新闻也似的，毛姑即时圆睁着两只眼睛，向她的哥哥惊异地问道：

“你说什么？女兵？革命军里也有女兵？”

贵才点头笑道：

“是的，不相信吗？听说女兵比男兵还能打仗呢！她们和男子一样……”

“呸！那倒像个什么样子！女孩儿家不在家里做活，倒去当什么兵，抛头露面的，不成样子……”

毛姑将话刚说到此地，话头忽被稻场上的犬吠打断了。她倾耳以听，自对自地说道：“有客人来了不成？”

“妹妹，你出去看一看，到底谁个来了？”

毛姑立起身来，将手中的女红放到藤盘里，拍一拍胸前的蓝布衣服，便走出去了。

十七

吴长兴家和王贵才家的距离，不过三里多路的光景。李杰一边走一边想着，不觉已经来到王贵才家的门口了。数间茅屋仍旧，屋角那边的一块小竹林还是如先前一般的青葱。稻场前面的池塘的水似乎快漫溢出来了的样子，那曾为兰姑所蹲在上面的洗衣跳板，快要被水浮起来了——一霎时李杰又不禁回忆起来了当年兰姑洗衣时的情景：兰姑一边用手洗着衣服，一边侧过脸来，向立在她旁边的李杰腼腆地微笑道：

“大少爷，站开些呵！你那绸子做的夹袍，莫不要被水溅湿了。”

“我这绸子的夹袍倒没有什么稀罕，”李杰笑着更向她走近一步，说道，“可是你要当心点，不要落到水里去了呵！”

“谁稀罕你说这些不利市的话来！”

说着这话时，兰姑的脸上泛起一层薄薄的桃云，很妩媚地瞅了李杰一眼，遂又低下头默默地洗衣服了。李杰这时觉得兰姑是异常的可爱，异常的有诗意，一颗心禁不住在摇荡了……

“嗥！嗥！……”犬声把李杰对于过去的梦提醒了。李杰还认得这一只黄犬，即一年前见着李杰来时便摇尾乞怜的黄犬，不料现在见着李杰，如见了生人一般，嗥！嗥！不止地狂吠起来了。它似乎有上前来咬啮的模样，李杰不禁着了慌，欲将它打开，而手中没有棍子。

“狗都对我这样地生疏，”李杰一瞬间很失望地想道，“说不定它家的人也是这样的呵！说不定它家的人都在恨我呢……”

狗愈逼得厉害了，没有给李杰继续思想的机会。正在为难的当儿，忽听见一声娇滴滴的叱狗的声音。李杰举目一看，不禁一时地呆怔着了。只见走向前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姑娘，身穿着蓝布的衣裳，虽不时髦，然而并掩盖不了她那健康的，细长合宜的身材，脸上没有脂粉，微微地现着一种乡村妇女所特有的红紫色，可是她那一双油滴滴的秋波似的眼睛，那带着微笑的一张小口……这并不是别个呵！这是兰姑，为李杰所爱过，适才又想起的兰姑！

但是李杰知道得很清楚，兰姑久已死去了。他想起来了这是同兰姑具着同一的音容笑貌的毛姑，兰姑的妹妹。只仅仅一年多不见，毛姑已经长成和她的姐姐一样，成了一个美人儿了。李杰呆望着向他走近的毛

姑，一时说不出话来。毛姑走到李杰面前，向他很惊诧地细审了一番，半晌才羞怯地说道：

“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大少爷到了。你看，我家的狗发了疯，连李大少爷你都不认识了，如果咬伤了，那可了不得！”

毛姑脸红起来，向李杰微笑了一笑。

“不，不，不会咬伤的！”李杰现着局促的样子，胡乱地说了这么一句。毛姑不再说话，便转身引着李杰向屋内走去。见着毛姑将李杰引进屋来，正在打着草鞋的王贵才，将未完成的一只草鞋一丢，立起身来，便走向前来将李杰的手拉起，很欢欣地叫道：

“我道是谁个来了，原来是你呵！唉！大少爷，你一年多都没有回来，简直把我们的乡间忘掉了罢？你几时回来的？才回来吗？”

毛姑仍向原来的位置坐下，两眼望着门外，眉峰蹙着，如有什么思索也似的。李杰和着贵才向上横头一条长凳子坐下，贵才依旧拉着他的手，开始向他问这问那。久别的两位朋友四眼相对着，都表示无限的欢欣来。尤其是李杰感觉到异常的欣幸，原来贵才还是和他同往时一样地亲密呵！……

“你身上穿的什么衣服？”贵才问。

“这是武装便服，在军队中穿的。”

“你在革命军里很久了吗？”

“有不少时候了。”

“你这次还回到军队里去吗？”

“不回去了，我是回来组织农会的。”

“你，你是回来组织农会的？”贵才大为惊异起来了。“农会不是打倒地主的吗？”

“不错，”李杰点一点头说道，“农会是要为农民说话的。农民被压迫得太厉害了，现在应当起来解放自己才是。”

“但是你的父亲……”

李杰不待贵才说将下去，便接着说道：

“我的父亲？我和他久已没有什么关系了。自从一年前跑到外边之后，我连一封信都没给家里写过。现在我这一次回来，你知道我没有到家去过吗？”

“怎么？”贵才更加诧异起来了。“你没到家里去过？你昨晚上在什么地方过的夜？”

“在张进德的家里。我恐怕就在他的家里住下去了。家里我是不回去的。”

贵才低下头来，沉吟着不语，好像思想着什么。一直坐到现在默然不发一语的毛姑，慢慢地将自己的眼光挪到李杰的身上，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研究他所说的话是否靠得住的样子，后来很羞怯地开始说道：

“大少爷，你真的和家里不好了吗？你是不是真革起命来了？”

“毛姑娘，我这一趟回来，就为着这个。等到一把农会组织起来，我们便要土地革命，便要不向地主纳稞稻了。你家今年所收的粮食，再也不要向李家老楼挑了。”

毛姑听了这话，即时将脸上的不快的表情取消了，很快乐地说道：

“大少爷，你说的是真话吗？”

“谁骗你来？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成？毛姑娘，请你此后不要再称呼我大少爷了，怪难听的。就叫我的名字好了，或者叫我李大哥……”

李杰说到此地，不知为什么，脸上有点泛起红来。毛姑现出一种感激的神情，然又含着笑，很妩媚地说道：

“这可是要遭罪了。大少爷究竟是大少爷，我们怎么敢这样乱叫……”

王贵才见着自己的妹妹尽说些客气的话，不禁插着说道：

“什么大少爷小少爷的！李大哥既然革起命来了，那就是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少爷和小人的分别了。”

话刚说到此地，王贵才的父亲从门外走进来了，李杰只得立起身来，走向前去，口称“荣发伯”，很恭敬地见了礼。李杰只见他驼着脊背，口衔着旱烟袋，走路踉跄的模样，活现出一个劳苦的老农来。李杰记得，他耕种李家老楼的田，已经有几十年了。在那驼背上或许还可以找得到几十年的劳苦的痕迹来……

十八

如果王贵才对李杰的态度是亲密的，热诚的，如果毛姑对李杰的态度是平常的，然于平常之中又带着一点儿傲意，则老人家对李杰的态度，却与他的两个儿女的不同了。他恭恭敬敬地将迎接他的李杰扶到上横头坐下，向后退了两步，向着李杰说道：

“大少爷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年多没有听见大少爷的音信了。大少爷在外面过得好吗？”

李杰局促得要命，在和两兄妹谈话之后，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老人家才是。毛姑走到后面去了。贵才立在旁边不动，脸上还带着一点儿笑容，李杰不明白他是在暗笑自己，还是在另想着什么心事。

“呵呵，老伯请坐……我是昨天回来的……老伯在家里好吗？……”

王荣发听见他的小主人称呼他“老伯”，似乎也局促得不堪，不知如何对待李杰为是了。

“不敢，不敢，大少爷不要客气。”老人家说着，走至桌边，伸手从茶壶里倒出一杯茶递与李杰，大概想借此以遮掩他局促的神情。李杰至此，不问老人家高兴听闻与否，便将他自己一年来的经过，如何脱离家庭，如何投入革命军，现在又如何回到故乡来……详细地说了一遍。李杰不打紧地说了，可是将一个安分的老人家惊诧死了。第一，李杰说，他脱离了家庭，和父母断绝关系，这就是大大的不孝；第二，李杰说，他回来组织农会，劝老人家不要再向李家老楼纳稞租了，这简直是疯话！老人家只当自己的儿子王贵才发了疯了，却不料这位李大少爷更发疯发得厉害。这简直是“一遍荒唐言，句句该打嘴”呵！但是老人家始终把李杰当作主人看待，不敢指责李杰的不是，只吞吐地说道：

“不过，李大少爷，恕我年老的人多嘴……这……这样是不行的……家庭哪能够不要了呢？依我想，李大少爷还是回家去望望，免得老爷和太太生气……至于说不交租的话，大少爷你能够说，可是我们耕人家田的绝对不敢做出这种没有天理的事情！……”

王贵才听见父亲向李杰说出一些不耐听的话，只气得鼓着嘴，但又不敢作声。后来他忍不住了，向他的父亲说道：

“爸！不要向李大哥说这些话了！现在讲的是革命，一些老道理不适

用了。”

老人家将眼一睁，怒视着他的儿子说道：

“放屁！你知道什么！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难道连你都不如了吗？！”

接着又转过脸来，笑向着李杰说道：

“我劝大少爷还是回家去住的好。如果大少爷回到乡里来不回家，这传出去的确不好听，说不定老爷和太太要见怪我们当庄稼人的呢。将两位老人家气坏了，那可不是玩的……”

李杰见着老人家啰里啰唆地不歇，不禁有点烦躁起来了，但又不便在他的面前发脾气。他想，“我怎样对付他才好呢？我怎样才能说得他这一副老腐的脑筋明白呢？”李杰还没思想出什么方法来，只听老人家又继续说道：

“你看这上边供的是‘天地君亲师位’，这不是大少爷你在几年前亲手写的吗？”

李杰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这是他李杰亲手写的吗？……两眼将那墙上贴着的一张已经褪了色的“天地君亲师位”细细地审视了一下，李杰不禁想起来了：不错，这是他李杰亲手写的呵！为什么他于几年前会写出这种东西呢？他想起来，不觉自己也好笑了。

“老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这种东西用不着了。那时我自己也糊里糊涂，所以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现在我可明白得多了……”

老人家不等李杰说下去，便摇头道：

“不，大少爷！无论时候变到什么样子，这几个字总是丢不掉的。好，既然说现在是民国了，没有君了，但是大总统不和君是一样的吗？不过称呼不同便了。至于‘亲’，那更是丢不掉的，人而不尊重父母，那还算是……（老人家本欲说出“那还算是人吗？那真是连禽兽都不如了！”可是没有说出来，他即转变了话头，恐怕太得罪李杰了。）自古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大少爷读书的人，当然要比我们墨汉知道得多些。依我之见，大少爷还是以搬回去住为妥……”

王荣发本待要继续说将下去，可是手提着一竹篮青菜，他的老太婆走进来了。老太婆见着李杰，又说出许多寒暄的话来，问这问那地闹个不休，可是一肚子不耐烦的李杰，只勉强顺口和她搭讪几句，乘机立起身来，向王贵才说道：

“贵才！我一年多都没回家乡了，请你带我走出去，在附近逛一逛，好吗？”

面向着稻场外面，立着不动的王贵才，也老早不耐烦了，一听见李

杰的这话，便即刻回过脸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好，我们就走罢！”

贵才说着先自走出门去，生怕他的父亲把他重新喊将回来。李杰并没有向两位老人家说什么话，也就跟着贵才走出门来了。

王荣发见着两位走出门去，自己痴呆地在门中间站立了一回，吸了几口已经熄了的旱烟袋，缓缓地自语道：

“你看，这才叫着怪事！我生了这么样大的年纪，从来没看见过！父母娘老子不要了，连田地家当也不要了。……怪事，真真的怪事！”

刚要转弯走进过道门的老太婆，听见她的丈夫这样说话，不由得停住脚步，很惊讶地问道：

“你说谁个连父母娘老子都不要了啊？”

王荣发没有回答他的老婆，回过脸来，重新走进屋内，向凳子坐下叹道：

“唉！世道变了！”

十九

张进德望着走出门去的李杰的背影，暗暗感觉到一种为从来所未有过的欢欣。他意识到他从今往后有了帮手了。在此以前，他有过问题而无处问，有过困难而没有谁可以商量，虽然很坚信自己的力量，然而他总觉得有点孤单的痛苦。在这一乡中，他是一班青年农民的领袖，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为明白，更为有学问的人来。例如王贵才，刘二麻子，李木匠，吴长兴……为人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能听张进德的话，然而在工作上，他们有谁个能够做张进德的帮手呢？

现在有了李杰了。李杰不但因为是李敬斋的儿子，更能号召一般人，而且他进过学堂，读了很多的书，做过许久的革命工作。张进德想道，如果李杰在这一乡中为首干将起来，那是比较容易有成效的。青年们有许多问题，间或张进德也回答不出来，可是今后有了李杰了，青年们对于革命当然更加要起劲了。

想象到将来和李杰一块儿工作的情形，张进德不禁欣然地独自微笑起来。在此以前，他万料不到李杰竟会回来和他一道儿革命——李杰本来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地主的儿子，这一乡的敌人呵！“世界上也真有许多难料的事情！”张进德后来想道，“儿子会反对老子，地主的儿子会干土地革命！……”

“表弟！”吴长兴的妻从自己的卧房内走出来，向微笑着的张进德说道，“李大少爷是到王荣发家去吗？我问你，他为什么不回家？”

吴长兴妻的话将他的思想打断了。一瞬间就同没听明白她的话也似的，张进德向他的表姐带着疑问也似的审视了一下，只见她的发髻虽然是梳得很妥贴，可是右腮庞上的伤痕还未消去。他不禁又回想起昨晚的情景来了。

“你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张进德半晌方才说道，“因为他不愿意回他那个不好的家了。他是革命军的代表，他这一次回来是要革他老子的命的。你明白吗？”

她将头摇一摇说道：

“我一点都不明白。老子的命也可以革得吗？”

“为什么革不得？只要理对，无论谁个的命都可以革得。儿子可以革

老子的命，妻可以革丈夫的命。”

“妻可以革丈夫的命吗？”

“为什么革不得？像长兴哥这样对你不好，你就应当向他革命。”

吴长兴妻低下头来，叹了一口气。过了半晌，方才抬起头来，两眼汪汪地望着张进德说道：

“表弟，你教我怎么革法呢？这种狗也不过的日子，我真不愿意再过下去了。他一有什么不对劲，就拿我出气，不是打就是骂，你看这样我还能活下去吗？听说革命军也有女兵，我想我不如去当女兵去，打仗打死了也算了，免得在家里和他过这狗也不过的日子。表弟，你也要帮帮我的忙才是，你看我可以去当女兵吗？”

张进德不直接回答他表姐的问题，说道：

“长兴哥的为人也并不怎样坏，不过是穷糊涂了。荷姐！请你不要着急，我慢慢地自有法子。等到我和李大少爷将农会组织好了，我们定下一条章程：为丈夫的不准无故打老婆，谁个犯了这条章程，谁个就要受罚，那时包管长兴哥也就不敢打骂你了。”

吴长兴妻听了这话，乐得两眼几乎淌出眼泪来，脸一红，笑着问道：

“真的有这回事吗？”

张进德笑着点一点头。他的表姐继续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组织农会？也许我们女人加入吗？”

“当然也许你们女人加入的。”张进德说道，“只要赞成的都可以加入。不过像李大少爷的父亲那样的人，是不准加入的。”

“表弟！我一定加入你们的农会！不加入便不是人！不但我要加入，我一定也要教李木匠的老婆，前庄子何老四的老婆，还有我的妹妹，一齐加入进来。表弟！我们女人不革命，真是不能混呵！”

张进德见着他的表姐这般高兴的神情，的确为从来所未有过。从他到她的家里时候起，他差不多没见过她舒展过一双蹙着的浓眉，更没曾听见过她的笑声。今天她这样一乐，张进德不禁觉得她轻了几岁年纪。本想再和表姐谈将下去。可是张进德想起来去找李木匠的事情，便向他的表姐说道：

“哎哟，时候已经不早了，我要去找李木匠去。”

“请你也将这农会的事情告诉李木匠老婆一声好吗？使她听了也快活快活。”

“我一定告诉她！”

张进德说着便走出门去了。他的表姐乐得忘记了自己要到菜园里去

拔青菜，目送着他走了之后，便坐下独自一个儿遐想。

“老婆也可以革丈夫的命，大概现在是我出头的时候了。长兴的脾气太坏，动不动就打骂我，等到农会成立了之后，那时我看你再欺压我罢，那时我看你这黑种谅也不敢了！……”

她却不知道她的丈夫吴长兴这时在路中，肩上担着重担的木柴，也在想着关于农会的事情。不过他的希望却与他老婆的不同：他希望农会一成立，他便可不再受东家的欺，不再如像现在的穷苦，而他的老婆却希望着农会能帮助革她丈夫的命……

二十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而李木匠所盼望着的漂亮的衣服，总还未穿到他的身上来。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而李木匠所盼望着的报仇的机会，总还未临到他的手里来。老婆日见不好看起来，他自己也逐渐一天一天地倒霉起来，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碰见鬼了的运气！

生性爱漂亮的他，偏偏生为一个穷苦的木匠，不但漂亮的衣服没得穿，而且连吃饭都成为问题。他生得一副比较白净的面孔，一双使女人销魂的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如果用漂亮的衣服装饰起来，难道不是一个美男子吗？但是他是一个木匠，虽然生着好看的面貌，却不能达到他那爱漂亮的愿望。每逢一见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时，他不禁便悲哀起自己的命运来了。幸而他还有为人注目的一点，那就是他头上的乌黑的头发，被他用了功夫，分开梳得光溜溜的——即此一端，李木匠也可算为这乡间的出色人物了。

尤为他引以为不幸的，那就是已故的老木匠，他的父亲，不知发了什么昏，为他讨了一个脓包的老婆！据李木匠自己的意见，她不但生得如鬼也似的，并且如猪一般的笨，一点儿都不能给他以稍微的女性的安慰。他是怎样地喜欢女人呵，可是他的老婆却这样地脓包！这真令他悲哀极了！如果他自己也有个比较漂亮一点的老婆，那他何至于去偷人家的女人？那他何至于被胡根富家打了一顿，至今身上的伤痕还是斑斑点点的？

那是前年的春天，胡根富家请李木匠打一张木桌，为的是他的手艺比别人强些。胡根富有两个媳妇，那个大媳妇也是一个乡下的脓包货，惹动不了李木匠的春情，可是那个二媳妇，据说是城里人，却有点风骚可爱了。李木匠在胡根富家只做了两天工，便于第二天夜里和胡根富的二媳妇勾搭上了。也是该李木匠活倒霉，不料他和胡根富的二媳妇正在稻场上的草堆里云行雨意的当儿，胡根富的二儿子鬼使神差地找了来，便将一对爱人儿活捉住了。李木匠见势头不对，本待要逃跑，可是胡根富的二儿子的力气很大，一把将他按在地下，用拳头将他痛打了一顿。这一次他吃的苦可真不小，几乎被胡根富的二儿子送了命。在黑夜里一步一步地连爬带走逃回家去，因为伤太重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五六天。

他不敢声张，白白地吃了一顿老亏。但是说也奇怪，李木匠因为偷女人被打的这种消息，也不知被何人说出，不久便传遍乡间了。凡是家有女人的，都存着戒心，李木匠莫不要来偷他家的女人罢？……这么一来，李木匠的灾祸却真正地临头了！凡是家里有年轻的女人的，谁个也不敢请李木匠到家里做活了。李木匠既失了大半的雇主，他便逐渐穷困下来了，幸亏还有一个脓包的，然而能苦累的老婆，否则，他就此弄得讨饭也说不定。

乡间有一些好事多嘴的家伙，每逢一遇到李木匠时，便要打趣他，弄得他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李木匠，胡二嫂子的味道好不好？”

“胡老二的拳头梨，你吃得有味吗？”

“现在又和哪家的女人勾上了？”

“……”

李木匠一听到这些打趣他的话，便红着脸走开了。这是他最没有名誉，最倒霉的一件事，如果谁个一提起来，他便觉着有无限的羞愧和难过。“向胡根富的二儿子报仇呵！……”他总是这样想着，但是事情已过了两年了，李木匠的仇终究没有报。胡根富家逐渐地有钱起来，而李木匠却依然过着穷苦的生活。近来李木匠益发穷苦得不堪了，几番想去投军吃粮，然而又舍不得虽然是不好看的，然而是很忠实的老婆。

不要看李木匠的行为不检，不要看他是倒霉，可是他却生着一副硬骨头，不肯在人们面前示弱。他本是李家老楼的近族，因为李敬斋讨厌的是穷苦的家族，李木匠便也就硬着头，不去向他家告饶。如果有人问他：

“你和李家老楼李大老爷怎么叙？”

李木匠便不高兴地将脸一翻，说道：

“我也不请求你修谱，你问这样清楚干什么！他姓他的李，我姓我的李，没有关系。”

自从前年以来，李木匠觉得他在这乡中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一般青年人见了他的面，不是打趣他，便是骂他，简直没有一个同情他，和他做朋友了。他也就很傲着性子，不理睬他们，故意地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半月以前，张进德回到家乡了。起初，李木匠并不向他表示着亲热，可是见了几次面之后，李木匠觉得张进德并不像其他的人尽管轻薄他，于是他便和张进德亲近起来了。张进德觉得他很忠实天真，慢慢地和他说这说那，说到革命的事情，也说到李木匠的穷苦的生活……李木

匠惊讶张进德很有学问，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便诸事都信从他。张进德劝他不要过于欺压他的可怜的老婆，他近来当真地听从张进德的话，很少有打骂老婆的时候了。

今天他帮着他的老婆在山脚下锄地，低着头儿默不一语。手腕酸了，他暂时停了工作，举目向前面的大路上望了一望，只见前面的一个人正向他这儿走来，不待细看，他已经认出他的朋友张进德了，他将锄头往肩上一丢，便迎将上去，远远地就打招呼道：

“进德哥你来了吗？”

“你们夫妻俩在锄地吗？豆子今年长得好不好？”张进德说着，便和李木匠对起面来了。李木匠要他进茅舍里吃一杯茶，可是张进德不肯，倒将李木匠拉到草地上坐下，开始向他说出来意。

“李大少爷难道也和我们一道吗？”李木匠射出不信任的，怀疑的眼光，向张进德望着。“农会是我们农人的，穷光蛋的会，和他有什么相干呢？说起来，我们还要反对他呢。”

“老弟，你不知道，李大少爷和他的父亲是死对头，他看不惯他父亲的胡行霸道，所以这次回来帮我们，将农会组织起来，和他老子作对……”

李木匠将手中的锄头向地上点了几下，两眼逼直地向前望着。张进德知道他在思想着他所说的话。

“你不相信吗？”张进德问。

李木匠忽然如梦醒了也似的，惊怔了一下，赶快回答道：

“不，不，我并不是不相信你的话，不过觉着有点奇怪罢了。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呢？”

张进德便教李木匠腾出一天工夫来，好和他所认识的人报告一声，请他们后天都到关帝庙里开会……

李木匠很欣然地答应了。

“进德哥！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叫我做，我没有不做的。”后来李木匠很慎重地说道：“在我们这一乡间，我只信任你一个，你知道吗？那些狗娘养的，造他妈，和我是合不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年轻人不知事故，嘴里乱说，其实他们都很不错呢。例如王贵才，刘老二……”

张进德还未将话说完，李木匠将两眼睁得一圆，有点不平的样子说道：

“你说的是刘二麻子吗？这小子想老婆想得浑了，老是和我作对，他妈的！”

张进德略微将头部侧过一点，见着继续在锄着地的李木匠的老婆，遂笑着说道：

“你近来又打过你的老婆吗？”

李木匠即时呈出笑容，摇一摇头说道：

“我的老婆走了运，近来我没有打过她了。”李木匠说至此地，不知为什么沉吟了一会儿，后来带点伤感的声调说道，“说一句良心话，我怎么配打她呢？她苦呀累呀没有歇过，而我反来要打她骂她……自从听了你的话以后，我就变了。有时想起来从前我待她那样地不好，不免要懊悔起来。唉，你看她是怎样地可怜！……”

李木匠的神情深深地在表示着他对于过去有了忏悔的决心了。张进德不禁为他所感，很同情地望着他那蹙着的浓眉毛，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他。但终于没说出来。忽然想起荷姐的吩咐，张进德便笑着向李木匠问道：

“你知道农会组织起来了，要有一条章程吗？”李木匠连忙问道：

“有一条什么章程呢？”

“为丈夫不得无故打骂自己的女人。你赞成吗？”

李木匠笑着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赞成我倒是赞成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一条章程没有什么大要紧……”

“不，很要紧！大家都是人，为什么女人要受男人欺呢？不加上这一条章程，那我们的农会便不能算为农会。”

“不过，我想，不赞成这一条章程的人怕很多呢。比方你的表姐夫便不赞成……”

“他不赞成也不行，我的表姐要革他的命了。我的表姐告诉我，她要将我们这一乡的女人们都联合起来，革命……”

李木匠不禁笑起来了。

“我的乖乖，女人也起来革命吗？哈哈！”

张进德昂头看一看空中的太阳，见着快要到吃中饭的时候了，便立起身来，将屁股上面的灰土拍了一拍，说道：

“好，我要回去了。你当心点你的老婆罢，谨防她要革你的命呵！”

“我不怕她，”李木匠也立起身来摇头笑道，“她是一个脓包货呵。大磨都压不出一个屁来。”

张进德转身去了。李木匠望着他的背影，心中还是继续发笑：“我的乖乖，女人也要起来革命了！哈哈！……”他不禁向自己的劳动着的老婆很有趣地，没有恶意地，笑眯眯地瞟了几眼。

二十一

久别后的两个青年朋友，就如鱼遇着水也似的，欢欣太巨大了，两人一时都不能将它表示出来。李杰说，要贵才引着路，瞻览一瞻览别后的乡园……可是走出了大门之后，两人的谈话却使得李杰将瞻览景物的心情抛弃了。贵才宛然忘记了李杰是和他身份不同的人，絮絮叨叨地为李杰讲述这两年来的家乡的变更，以及李杰的父亲的近况。

“不久从城里带回来一个小老婆，”贵才忘记了李敬斋是李杰的父亲，好像谈论着关于别人的事，很欣幸地说道：“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大概是她不走运。”

“你没听见我的母亲怎样吗？”

“呵，这可没听见。”贵才摇一摇头，略露出一点抱歉的神情。李杰沉默着不作声了，两眼只向李家老楼所在的方向望去。贵才的家距离李家老楼不过半里路，因之望得很逼真。只见那圩埂边有一个人在徘徊着，活像李敬斋的模样，然而李杰并不向贵才提起他所见的对象，掉转话头，向贵才问道：

“你家近来怎样呢？”

贵才两眼望着地下，无精打采地说道：

“怎么样，还是和从前一个样！去年借了许多债，今年还没有还清，又加之年成不好……”

贵才说至此地停住了，举目向李家老楼所在的方向望着。李杰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红了一下脸，说道：

“我的父亲还像从前一样地凶吗？”

“你想他会好一点吗？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有了这种父亲……”

李杰一瞬间为做错了什么事也似的，深深地对贵才起了愧对的感觉。真的，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好的父亲呢？……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杰带着愧意地笑道，“不要着急，今年你家就可以不将稞稻挑给他了。我这一次回来，也可以说是专为和他作对呢。”

贵才没有作声。两人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之后，李杰看见前面有一个生满青草的土堆，便走向前去，将贵才拉着坐下了。坐下了之后，两人

如同陌生也似的，又重新互相审视一番。仿佛各人都要在自己友人的脸上，找出别后的变更的痕迹来。贵才的一双秀长的眼睛还是像从前一样地放着光，可是他在表情上已大半脱去先前的孩子气了。他已成了一个年轻的农人了。见着他剃得光圆圆的头，李杰不觉发生一种特别趣味。如果这是在以前的时候，李杰一定又要将贵才的光圆圆的头摸一摸了。

贵才见着他的朋友，也不像先前的模样了。李杰身穿着武装便服，头戴着一顶卷边呢帽，这令贵才觉得，他已成为了一个很庄重的人，而不像先前的有点顽皮的李大少爷了！只见他满脸呈现着风尘的疲劳，不似先前白嫩的面色，腮庞上的两个笑窝也不如先前的活泼了。但是他的两眼英气逼人，这证明他仍旧没有改变他先前的性格。

“幸亏你早回来两天，”贵才将李杰打量了一番之后，说道，“不然的话，我们怕见不到面了。”

“为什么呢？”李杰很惊异地问。

“我打算后天上城里去投革命军去。”

李杰初听着贵才的这一句话，如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似的，向着他的严肃的面容呆怔了一会儿。后来李杰问道：

“你家里让你去当兵吗？”

“我要去，他们不愿意，也是没有法子想。我这两条腿是干什么的呢？”贵才说着时，将两腿动了一动。“你不也是从家里跑出去的吗？”

“唉，不瞒你说，”贵才伸出两只粗黑的手给李杰看，向着李杰继续说道，“这双手已经劳苦得够了，你看看这种粗黑的样子！一年忙到头，到底为着何来？你看看我身上所穿的衣服，你看，这不是破了几个洞吗？我们在风里雨里累着，却连一件好衣服都没有穿，你看这种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呢？像这种乡下人的日子，我是不愿意过了。我老早就想去当兵，总没有当得成，现在我可真要去当兵了。听说当革命军的兵比一切都好……”

“你恐怕还不尽知道我们的苦楚，”贵才停了一会，又继续说道，“因为你究竟是没有拿过锄头呵！……老实告诉你，我从前老是羡慕你，看见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并且能够上洋学堂念书……你知道我是怎样地想念书呵！可是我偏偏生成是一个穷人，空有念书的志愿。过着坏日子，这我也并没有什么话说，不过我不能念书，这却是我最大的恨事！你想，目不识丁，该多么苦呵！”

贵才说着，脸上现着痛苦的神情。李杰静听着他的可怜的年轻的朋友，不知拿出什么话才能安慰他。一边望着贵才的聪明的面孔，一边想道：“如果他能念书，那他一定是很聪明的呵！……”

“我老是想，”李杰又听着他的朋友说道，“现在的世界真是太不公道了！坐着一点不动的，反来什么都有，快活不尽。终日劳苦的，反来连饭都没有吃。我不相信我比那些公子哥儿笨些，可是我没有书念，只得……”

贵才没将话说完，叹了一口长气，将头低下去了。李杰见着他的黝黑的颈项，呆怔了一会儿，后来开始安慰他的朋友道：

“老弟！你不要灰心，将来总有念书的机会。现在的世界真是太不公道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要革命。革命并不是如先前一样，只是我把你打倒，或是你把我打倒，就算了。我们现在要把这穷富的制度改变一下。我们要做到‘谁个劳动，谁个才能吃饭’的地步。这田地本来是天生成的，谁个也不能占为己有。换句话说，只有种田的才能享受田地的……权利，什么不劳而获的地主，那是不应当存在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比谁个都明白些。”

“那就好了，”李杰又继续说道，“事情在于我们干不干。我们要在几天之内就把农会组织起来，张进德已经在进行了。事情要大家齐心才成，一个人是不能够的。你也不要去当兵罢，那当兵也没有多大意思，不如我们在乡里好好地干起来。我想，你是很有用处的，张进德说你很能干……”

“真的，张进德是这样说的吗？”贵才听了李杰夸赞他的话，不禁即刻眉开眼笑起来了。

“自然是真的啰。”李杰说。

天已快要到吃中饭的时候了。远近的村庄里冒着炊烟，一股一股地消散在清澈无云的碧空里。在田中工作着的农夫们，有的已开始走回家去就餐了。在距离李杰他们不远的一条田埂上，有一个荷着锄头的青年农夫在一边走，一边唱着音调尖脆的山歌。李杰曾在什么时候也和着贵才唱过这支山歌，但是他现在却只能听懂而不能再唱了。

“天不早了，”贵才昂头望一望顶上的太阳，说道，“我们要回去吃午饭了。”

“我也到你家里去吃饭吗？”

贵才听了李杰的话，不禁立起身来笑道：

“怎么？你嫌吃不来我们家的饭吗？要想和我们一道革命，便要先学学吃我们的饭呵！”

李杰也笑起来了。

“不是这么说，我是怕你那位尊大人又要叨叨个不歇呵。……”

二十二

已是夜阑人静了。毛姑在自己独睡的竹床上，总是翻来覆去不能入梦。一颗平静的少女的心，今夜算是摇荡起来了，如脱了羁绊的小马也似的，她无论如何，不能将它挽住。又如一只跳跃着的小虫也似的，她总是对它捉摸不定。她觉着有一种浅浅的愁闷的云雾将她笼罩着了，同时她的柔软而又缥缈的情绪，又似乎在为着什么而欢欣着也似的……她到底为着什么了呢？幽怨吗？怀春吗？抑是今夜的月光特别地皎洁，照在她的枕上，引动了她对于过去的回忆吗？不，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日间毛姑的哥哥和李杰的谈话，差不多都被她在篱笆后偷听着了。她是一个女孩儿家，而且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儿家，当然没有胆量，如她的哥哥贵才一样，和来到家里的李杰说这问那，虽然她是很想要知道外边的情形，例如上海的女人穿什么衣服，广东的女人是不是大脚，以及关于她所听见的一些稀奇的传闻，是不是真有其事……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儿家，只得暗地偷听着他们俩谈论些什么。可是贵才向李杰所问的话，大半都不是她所要知道的，而她所要知道的，不懂事的贵才却一点也不提及。贵才为李杰叙述些乡间的疾苦，而李杰却说些为毛姑所不大明白的话，什么北伐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唤起民众……妇女部……女宣传队……毛姑当然不明白这些是怎么一回事。乡间的僻静的生活，尤其是女人们的生活，限制住了毛姑的听闻，因此毛姑虽然偷听了李杰的话，却不能明白那些话的意义。

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隐隐地感觉到她有所颖悟了的样子。在此以前，她只知道这乡间的贫乏的，简陋的生活，只知道有钱的人们，例如李家老楼的人，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而他们，种庄稼的穷人，过的是不好的日子，而这日子将永远地继续下去，毫无变更的可能，而且差不多也没有变更的必要。她只知道她现在还没有出嫁，等到出嫁了之后，那当然是嫁给一个身份和她相等的人，一个农家的儿子，也和她的妈妈所经过的一样，帮助丈夫做庄稼，烧锅，生儿子……每一个农人家的女儿都是这样经过，她，毛姑，又如何能想出例外的事呢？

现在毛姑却觉悟到了，那就是除开这种平常的，沉滞的，单调的生活而外，另外还有一种别的，为她所不知道的，也许是有趣的生活。什

么妇女部，女宣传队，革命……这是一种别的生活，和她现在所过着的完全不相同的生活。在这乡间，女人们的职务只是服侍丈夫，烧锅，生孩子，而在那外边，在那为毛姑所没到过的地方，什么广东哪，上海哪，汉口哪，却有着什么妇女部，女宣传队，宣传着一些什么革命的事情……这的确是另一种的生活呵！而这生活也许是有趣的，正当的罢，否则，那些女子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呢？

听见革命军中有女兵，毛姑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女子也可以当兵吗？那倒成个什么样子？那将成为些野人，不能称为女孩儿家了。可是今天听见李杰的话，革命军中真的有女兵，并且她们很勇敢，很会宣传什么革命。“那些女兵到底不晓得打扮得像个什么样子呵？有机会能够看一看，也是怪有趣的……”她不禁这样地幻想着，由于紧张的幻想，她的一颗平静的心便不住地跳动了。

她是很怨恨李杰的。她平素想道，如果没有李杰，那她的亲爱的兰姐便不会怀孕，便不会死去。兰姐完全死在李杰的手里呵！……“可见得女孩儿家要当心呵！一不当心，便会上那些没有良心的男子汉的当。兰姐自己太不当心了！明明知道李大少爷不能娶自己，为什么要和他……呢？李大少爷会娶我们穷人家的女子吗？”毛姑一面责备自己姐姐的不是，一面却深深地将李杰怀恨在自己的心里。

见了李杰之后，毛姑不知为什么，完全将恨李杰的心思抛弃了。她只对于他的经过，以及他所说的一切，发生深切的兴味，而将他的罪过忘怀了。曾有一瞬间她想道，“如果我也是一个男子汉，也能像他这样跑到外面去，见一见世道，倒多么好呵！这乡间的死板板的日子有什么过头呢？……”

毛姑今晚完全被一种为她所没经过的，另一种生活所引诱住了。她睁着两只眼睛向着略透一点微光的窗孔望着，而脑筋却幻想着女兵的生活，打仗的情形，上海的热闹……最后她不由自主地转想到李杰的身上，想起他的那一双英锐的眼睛，那珠红染着也似的口唇，那温雅而又沉着的态度，一颗处女心不知怎的，忽然异样地动了一动，接着她便觉得脸上发起烧来。她用手按着胸部，慢慢地将眼睛闭上了。一种从来所没有的特异的感觉，使她的全身心紧张起来，几乎陷入到病了的状态。

在处女的生活史中，毛姑今天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于男性的渴慕了。她还没有正式地意识到她爱上了李杰，但是她感到李杰这个人隐隐地与她的命运发生了关系。李杰现在和她的哥哥睡在她的隔壁房间里，她能微微地听出他的鼾声，那鼾声不似贵才的那般沉重。唉，如果她现在能够偷偷地走至他的床边，仔细看一看他那睡着后的姿态……

后来她想道："他居然完全不摆大少爷的架子，也吃得来我们家的饭，也睡得来我们家的床被，简直和我们家的人一样了。兰姐没有福气，不能嫁给他。不然的话，活到现在，革命起来了，李大少爷也许会娶她的呢。你看，他不是不要家了吗？不是现在睡在我家里吗？……"毛姑不但原宥了李杰的过去，而且反转来为兰姑可惜，同时她想到她自己现在能够见着李杰的面，能够听见他的谈话，而且能够在隔房里听见他的鼾声，不禁隐隐地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欢欣。也就被这一种欢欣所引诱着，她慢慢地走入梦乡了。

二十三

第二天的下午，在吴长兴门外的树荫下，聚集了许多人：吴长兴，李杰，王贵才，张进德，刘二麻子，李木匠，及两个本乡的青年。吴长兴的老婆坐在屋里没有出来，也不知是因为她自己不高兴参加男人们的会议，抑是男人们的会议不准她参加。除开李杰外，其余的都是所谓本乡的不安分的分子，即如到会的那两个本乡的青年，也是因为一个是很顽皮，而另一个是瘌痢头，得不到本乡人的欢喜的。

李杰和张进德坐在上边，而其余的人们都向着他们俩围坐着。在座的人们的脸上仿佛都是很静肃的，即如那个生着黄发的顽皮青年，到了现在也不像往日的那般顽皮态度了。他们好像都意识到他们在开着一个意义很大的会议，而这会议不但与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而且和一乡的命运有关。平素在生活中看不见自己本身的意义的，现在忽然感觉自己在这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了。

先由李杰用极浅近的话，向在座的人们说了一些国际间的情形，中国的现状，北伐军的进展，以及工农的解放运动。最后他说到本乡的情形，他的脸上有点发红，然而他终于在众人的有趣的，疑信兼半的眼光之下，很坦然地将自己的父亲虐待农人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们现在只有将农会组织起来，”他最后的结论说，“好和地主对抗，不然的话，种田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没法脱去的。”

等李杰说完了之后，张进德把自己所懂得的又向大家解释了一番，劝勉大家努力团结起来。

“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呵！”他很严然地，沉重地说道，“我们还不起来干一下，还等待什么时候呢？诸位试想想刚才李先生所说的话错不错！要想出头的，那么现在就要将农会赶紧组织得好好的，不想出头的，那也只得让他去，你们有什么话说吗？”

张进德立着身子不动，只将放着炯炯的光的两眼向大家射着，期待着大家的答案。这时在座的人相互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的低下头来，一时的默然。忽然李木匠立起身来，咳嗽了几声，红着脸说道：

“我看干，我们总是要干的，没有什么多说头。不过李大少爷是不是能和我们干到底，这倒要问问李大少爷一声。如果半截腰里不干了，那

我们不是糟糕吗？”

大家听了李木匠的话，齐向李杰射去怀疑的眼光，这使得李杰深感着不安起来。李木匠对于他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以及众人向他所射着的怀疑的眼光，将他的骄傲心触动了，他不自然地向着坐在拐角上的李木匠，他的族叔，怒视了几眼，硬行按着性子，镇定地说道：

“木匠叔叔所虑的极是，不过请大家放心，”他微笑了一笑，“我是不会装孬种的。李敬斋他虽然是我的父亲，可是我和他久已没有关系了。因为和家里闹翻了之后，我才跑到外边去过了一年多，木匠叔叔难道不知道吗？……”

李杰待要说将下去，不料坐在他的前面的矮子王贵才陡地立起身来，愤愤地向大家说道：

“李……李大哥，（贵才不知在众人面前怎样称呼李杰才好。）请你不要多说了，我想在座的人，除开李木匠而外，没有不相信你的。你不是来帮助我们革命，那是来干吗呢？如果你没有真心，那你也不至于来和我们瞎纠缠了。这于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看我们讨论正经事要紧，不要七扯八拉地说到旁的地方去了。”

李木匠待要立起身来反驳贵才的话，只听得张进德向贵才微笑着点头说道：“对！不错！”他知道自己如果再说话也没有好处，便沉默着不动了。刘二麻子见着贵才将李木匠说了一顿，不禁表示出很得意的神气，连脸上的麻子都放起光来。如果不是张进德和李杰在座，说不定刘二麻子要说出几句俏皮话，而李木匠要因此和他吵打起来。

贵才见着大家向他展着同情的微笑，不知为什么，反而红起脸来，也许是由于得意了的缘故，悄然地坐下了。接着张进德又开始说道：

“真的，我们现在要讨论正经事，农会怎么样组织法。比方会里要分为几部，什么会长，秘书，账房……”他转过头来，向坐在他旁边的李杰问道，“李同志，你看怎么样才好？”

李杰沉吟了一会儿方才说道：

“我看越简单越好，可不是吗？”

“就分为会长，秘书，账房，还有……跑腿，这几项，你看好吗？”

“跑腿也能算一项吗？”贵才急着问。

“跑腿很要紧呢！在我们的乡里，如果没有跑腿的，那有起事情来，大家怎么知道呢？”

“这个差使我来干。”李木匠听见刘二麻子说着这话，很轻视地向他瞅了几眼。

“跑腿我是顶在行的。”黄头发的顽皮青年这样笑着说。可是没有一

个人睬他。

“我看这样分得很好，”后来李杰立起身来说道，“会长，秘书，账房，跑腿……到将来事情多了的时候再说。比方还要加上妇女部……”

“什么妇女部？”沉默到现在的吴长兴，忽然发问了这么一句，大家都惊异地向他望着。

“妇女部是管理妇女事情的。”李杰说。

“农会也要管到妇女的事情吗？”有两个声音同时这样惊异地问。

“这真是三岔口的地保管得宽呢。”李木匠轻轻地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了这么一句。李杰明明听见了李木匠的话，知道他因为不满意李敬斋，李杰的父亲，而遂连对李杰也不高兴了。但是李杰不和李木匠计较，又继续说下去道：

“是的，农会也要管到妇女的事情。不过暂且不要妇女部，等到将来再说。我看，现在大家要慎重商量一下，举出谁个来做会长妥当些。”

一时的默然。李杰见着大家不作声，遂又说道：

“我提议我们举张进德来干，你们赞成吗？”

正在立着不动，好像在思想着什么也似的张进德，听见李杰的这个提议，起初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忽然将头摇了几下，摆手说道：

“不，这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当会长呢？我连字都认不得一把，你们看怎么行？我看这会长，除开李同志干，没有第二个人，你们说对吗？”

众人齐声附和着说道：

“对！赞成！”

这时唯有李木匠默不一语，如很失望也似的，低下头来。李杰注意到李木匠的这种神情，不禁暗想道，“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地不快活我呢？我并不是李敬斋呵！……”李杰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向大家坚决地说道：

“不，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当会长并不要什么识字不识字，最要紧的是明白，会干事。试问你们哪一个不佩服张同志呢？这会长是一定要他干的。至于秘书，那我看，倒要我来干了，因为这要写字，不识字的人是干不了的。顶好张同志当会长，我当秘书，这样做起事来便当得多。”

张进德欲再说什么话，李杰将他止住了。会场上大家听了李杰这一番话之后，虽然没有一个作声，可是在他们的表情上，已都承认李杰的意见是对的了。

“那么还有账房和跑腿谁个干呢？”贵才又急着问。

“当账房的也要认得字，”刘二麻子红着脸说道，“我看也要李……李

大少爷来干。还有跑腿……我来干好不好？这反正不要什么学问，只要两条腿跑得快就得了。”他说完话，向李木匠望着，生怕李木匠说出反对的话来。

“这样也好罢，”张进德说道，“就是这样决定罢了。我本来没有当会长的力量，不过大家既然要我干，那我也只好干起来。明天关帝庙的大会，大家要多多地带些人来，我们的农会也就在明天宣布成立……”

“会所放在什么地方呢？”贵才又起来问。

“就放在关帝庙好吗？”张进德问。

“恐怕老和尚不答应。”直到现在都不被人理睬的癞痢头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他的朋友，那个黄头发的顽皮青年，人家称为小抖乱的，吐了一口痰沫，表示出轻视的态度，说道：

“呸！管他妈的愿意不愿意！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弄得不好，我们发起火来，叫他那光葫芦滚回老家去。”

大家不禁同声笑起来了。

后来大家胡乱地说了一些话便散了会。刘二麻子得到了跑腿的差使，如同做了大官也似的，一路的山歌唱回家去。李木匠虽然抛弃不了怀疑李杰的心思，可是也很满意地和张进德辞了别。黄发青年和他的朋友癞痢头相互地搀扶着肩背，在归家的途中商议着，如何收拾关帝庙的老和尚……唯有吴长兴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问题，继续地在暗自思忖着：“为什么农会要管到女人的事情呢？”

二十四

本来僻静的，沉滞得几如死水一般的乡间的生活，近两日来，忽然沸腾起来了。在田角间，在茅屋内，或在路途上，到处言谈着关于农会的事情。似乎发现了一种什么奇迹也似的，大家的心都为着这奇迹所刺动了，期待着一种新的命运的到来。老年人闻着这种消息，心里也何曾是漠然不动，但是在表面上，他们总是都很不在意地，轻蔑地以这事为瞎闹。

“这些痞子又不安分起来了！”老年人说道，“什么农会！瞎闹罢了！我看他们能弄出什么花样来！……”

但是好动的，多事的，身心还未为旧的生活和观念所吞食了的青年们，却很高兴地响应起来。他们还不大明了农会是什么东西，农会将来能给他们些什么利益，但是他们毫无怀疑地即刻将组织农会的事情，认为最有趣的，和自己命运有关的事情。如果老年人以为组织农会无疑是犯法的行为，那青年们便以为这农会是他们的唯一的出路……

听说要在关帝庙开大会，无论老年人，青年人，或妇女小孩子，都动了不可遏止的好奇心，以为非去看一下热闹不可。关帝庙是时常有香会的，每逢香会的节期，便有人扶老携幼地来看热闹——这次有些乡人们也把农会当成新花样的香会，要来看一看为他们从来所没看见过的热闹了。懂事的老年人虽然以这种开会为不正当，但是他们存着一种心思：“看看你们这些痞子闹些什么玩意儿呵！……”于是他们也就来赴关帝庙的大会了。青年人一方面固然是赶热闹，但是一方面却为着组织农会的口号：“土地革命”，“减租”……所鼓动着。以为非参加关帝庙的大会不可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赴会，一种特别的欢欣贯穿了他们的跳动着的心，使得他们今日所唱的山歌也特别地美妙好听起来了。

有的妇女们带领着小孩，也喜笑颜开地来赴会，虽然她们不知道这会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到午后两点钟的光景，关帝庙前的空场上，人众已挤得满满的了；无数的头颅乱动着；几百张口嘈杂着的声音，令距离很远的地方都听闻得见。有的三三两两地谈着话，有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骂道：“妈的，为什么还不开会呢？”有的妇女见着自己怀内的孩子哭了，

咒骂几句，打拍几巴掌，使得已经哭了的孩子更加号叫起来……

大家期待着舞台的开幕。只见摆在空场中间的一张木桌子上，立起一个汉子来，向他下面的人众举一举手，高声说道：

“请大家不要说话，放静一点，我们现在要开会了……”

“这是张进德呵！”台下有人这样说道，“这小子的喉咙这样响。”

“不要作声，听他说。”

“我将今天开会的意思告诉大家一声，”大家都很寂静地听着张进德说道，“就是我们要组织农会，要和田东家反抗。大家想想，我们种田的人终年劳苦个不休，反来吃不饱肚子，穿不了一件好衣服，这是因为什么呢，你们晓得吗？”

张进德说了这一句话时，睁着两只大眼，炯炯地向台下的听众望着，好像期待着他们的回答也似的。台下这时寂静到风吹树叶的声音都听得见，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出气。不知为什么，连小孩子也不作声了。

“这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停了一忽儿张进德将手一伸，说道，“我们自己得不着，反来送给动也不动的田东家了。我们简直像田东家的牛马一般……”

台下忽然不平静起来了，只听得嘈杂声音：

“不错，真不错！妈的！”

“我们真像田东家的牛马一样。”

“就是牛马也比我们好些呵！”

“妈的！”

“……”

“这又怪谁个呢？”张进德的这一句话，又把台下嘈杂的声音压平静了。

“这是怪我们自己呵！大家试想想，如果我们种田的人都联合起来，不将我们的粿稻送给田东家，试问田东家有什么法子呢？这田地本来是天生成的，大家都有使用的权利，为什么田东家能说这田地是他们的呢？为什么他们动也不动，为什么我们乖乖地将自己苦把苦累所做出来的东西送给他们呢？冤大头我们已经做得够了，从今后我们要实行谁个劳动，谁个才能吃饭的章程，打倒田东家！……”

台下大声鼓噪起来了：

“对呵！打倒田东家！”

“打倒李大老爷！”

“打倒张举人！”

“打倒……妈的！……”

台上的张进德又摇起手来，高声说道：

“请众位不要叫，听我说！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打倒田东家呢？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要组织农会，我们要……”

“不错！我们要组织农会呵！”有人从会场角上高叫了这么一声，引得无数的头颅都转动起来，很惊奇地向那个发出高声的方向望。张进德继续往下说去的话，被众人这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奇所撇过了。

“你看，这是谁个上台了呀？”有人见着张进德往下去了之后，走上来了一个穿灰衣服的青年，不禁这样惊奇地问。

“这是……”

“呵，这是李家老楼的李大少爷呵！他怎么……”

人众异常地惊诧起来了，只听见不断的声音：

“你看，李大少爷！”

“李大少爷！”

“他不是跑到外边去了吗？……”

李杰镇定地站了一会，开口向台下的人们说道：

“请大家不要再叫我李大少爷了。我现在和你们一样，只是一个革命党，不是什么李大少爷。我老早就和我的家庭脱离了。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你们大家知道吗？刚才张进德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就是从今往后我们种田的人要联合起来，打倒田东家，不要再受他们的压迫才是。比方我的父亲，李大老爷，你们哪个不恨他呢？可是你们怕他有财有势，不敢反抗他，现在既然是革命了，那你们便不要怕他，将他打倒才是……”

台下的人众又开始纷纭议论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他说他要打倒他的父亲……”

“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儿子可以革老子的命。”

“这真奇怪，他居然叫我们打倒他的老子。这未免革命革得太过头了罢？”

立在会场左角的两个驼了背的老头儿，手中扶着拐杖，这时相对着叹道：

“唉，我生了六十多岁，也没听见有儿子叫别人去打他老子的事情。现在真是人心大变了！……”

“无论老子怎么样不好，为儿子的也总不该叫人去打他呵！唉，这是什么世道！”

“别吵，听李大少爷说！”老人家正在慨叹的当儿，立在他俩前边的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孩子回过脸来，将眼睛怒视着，如教训小孩子也似

的，向他俩说了这么一句。两位老人家向他将白眼翻了一下，也就不作声了。

李杰接着说了几句便走下去了。出乎众人的意料，一个瘌痢头向台上走上来了，不禁使得满会场哄然大笑起来了。只听见有人说道：

“我的乖乖，瘌痢头今天也露起脸来了。”

“妈的，我倒要看他献什么丑！”

“不要太小觑人！瘌痢头就不会说出好话吗？”——有人为瘌痢头抱不平，这样说。只见瘌痢头走上台了之后，左手摸着自己的那个不好看的头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们现在要干，妈的……我们要农农农会……有了李大少爷和我们在一道，我们还不干吗？我们要革命起来，妈的……”

大家也不听着他说些什么，望着那种摸头和口吃的神情，都禁不住发笑。“瘌痢头发了痒了呵！”台下忽然有人叫了这么一句，瘌痢头听着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说了一声“妈的”，便愤然地走下台去了。接着他上来说话的有王贵才，刘二麻子，和几个说了几句话便走下台去的青年。他们都说要组织农会，但除开王贵才而外，没有谁个能说出一点道理来。后来王贵才上台宣布选举农会的职员，他提议选举张进德做会长，李杰做秘书兼账房，刘二麻子担任跑腿，一一地都通过了，没有人说出反对话来。离开众人而远远地立着的王荣发，吸着旱烟管，望着自己的儿子在台上指手画脚地说着话，心中起了欢欣和愁苦交混着的情绪：贵才矮虽矮，可是能在这些人们的面前露脸，但是这农会是不是办得成呢？将来是不是要生非惹祸呢？……老人家想到此地，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自对自地说道：

“让他去！”

最后张进德上台宣布散会。在宣布散会之后，人众很久很久地还没有离散开来。大家继续纷纷地谈论着，有的说，李大少爷真怪，叫人家去打倒他的老子；有的说，现在好了，有了农会便不用缴租了；有的说，张进德不认得字，怎么能做会长呢；有的说，瘌痢头今天也露了脸……

天的东南角上起了很浓厚的云雾，渐渐地要布满到半个天空了。众人见着天要落雨，而又没有别的热闹再可看了，只得慢慢地散开，各回家去。

在途中，老年人沉默着不语；青年人高兴地谈着适才张进德和李杰所说的一切，有的高着嗓子唱着山歌，如同自战场上得胜了归来；妇女们很失望地拉着自己的小孩子，口中咕噜着道：

“我道有什么热闹好看呢，原来是平常两个大字……”

二十五

人众散去了之后，张进德吩咐昨日在吴长兴稻场上聚集的人物，仍旧留在庙内，为的是讨论以后的进行。在未继续开会以前，各人在关帝庙大殿上参观了一会，好像那在神龛上坐着的关羽读春秋的神像，和立在他两旁的黑脸髭须的周仓，白脸微笑着的关平，能够认真地引起参观者的兴趣。张进德背着两手，脸上虽没有特殊的表情，然而在内心里他却有了特殊的庆幸，那就是在不久以前，他，张进德，还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人，深深地迷信着菩萨，而且对于这关帝，尤其具着敬仰的心情，因此，仅仅为着烧香叩拜的缘故，也就来过关帝庙里很多次。但是现在来到这关帝庙里的张进德，却和从前不同了。他抛弃了一切的迷信，不但见着了这尊庄严的神像不会产生往日那般的心情，而且想起来往日的自己那般愚蠢，反来觉得好笑。撇开烧香叩拜的行为，他现在是来到这里办理农会了。而这农会并不是什么平常的机关，却是就使关帝爷听见了也会震惊的组织。关帝爷所知道的不过是什么兴汉灭曹，不过是什么空洞的忠义，而现在他，张进德，却做着为关帝爷所没梦想得到的事业：这农会是要推翻地主的统治，这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运动呵！……

张进德正在幻想着的当儿，忽听见他左边刘二麻子说话的声音，不禁侧过脸来一看，只见刘二麻子面向着神像跪在地下，两手合着，口中祷告着道：

“威震八方的关老爷！兴汉灭曹的关老爷！你是古今忠义之人，请你暗地显灵帮助我们办这农会，好教我们穷人不再受有钱的欺负才好。我刘二麻子活了三十几岁，从来没有走过好运，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我可要请求你忠心耿耿的关老爷可怜我，保佑我，我一定多多地买香烧给你老人家……”

刘二麻子祷告至此，便恭恭敬敬地伏下叩了一个头，这使得立在他旁边的张进德禁不住发起笑来了。

“你在干什么，老二？”

刘二麻子听见张进德问他，便抬起头来向着张进德惊怔地望了一会，睁着两只大眼；如什么也不明白也似的，半晌方才开口问道：

“什么干什么？我在给关老爷磕头……”

“求关老爷保佑你吗？”张进德笑着这样说，并没带着轻蔑的神情。“我不知道你还这样迷信呢！我对你说，我们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来做，什么关老爷，张三爷，都是管不了的。如果关老爷有灵，那像你这样忠厚诚实的人，成年到头地苦把苦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地倒霉了。即使菩萨是有的，那他们也只保佑有钱的人，绝对不会保佑你我这样的穷光蛋。”

“起来，”张进德走上前来，伸手将刘二麻子拉起来说道，“老跪在地下干什么呢？也亏得你有这般诚心啊。”

刘二麻子只惊怔地望着张进德，如木偶一般，任着张进德将他拉到厢房里去了。这时李杰正在和王贵才商量着此后如何进行……

“办农会也要有点经费，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大’也没有，怎么好呢？”李杰说。见着张进德和刘二麻子进来了，李杰便指定座位叫他俩坐下，一面仍继续向王贵才说道：

“我看这庙既然是迷信的地方，不如把庙产充为农会所有，把和尚赶掉。”李杰说至此处，向张进德问道：“张大哥，你以为这可使得吗？”

王贵才强着说道：

“使得，为什么使不得？妈的，这庙里的和尚比老太爷还要快活，现在我们还能留着他吗？”

“可以是可以的；”张进德很镇静地说道，“不过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做。乡下人非常迷信，如果我们开头就把老和尚赶掉，这一定要惹着他们的反对，我们的农会也就很难进行了。我们先要想法子使他们信任我们，然后慢慢地打破他们的迷信……”

“我们没有钱怎么办呢？”王贵才很不以张进德的话为然，这样有点不高兴地说。张进德一时回答不出，一面望着不高兴的王贵才的面孔，一面用手指头点着桌子，寻思着别的出路。

“有了！”忽然沉默着不语的李木匠将桌子一拍，立起身来，如发现了什么宝物也似的，很欢欣地说道，“妈的，我想出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呢？”大家齐声地问。

“这庙里不是有很多的人来烧香吗？我们现在可以定下一个章程，就是来烧香的，每一个人都要拿出五十钱或是一百钱来作为香钱，这香钱就归农会里用。”

李杰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王贵才拍手连声说道：

“这个办法好极了！还是木匠叔想得好！”

张进德见着大家同意李木匠所提出来的办法，虽然不以之为十分妥当，然因为自己想不出别的办法，便也就没有话说。接着李杰便提出来

农会所应做的事业来。李杰在理论上提出来原则，而张进德给以事实上的补充……

大家继续地讨论着，唯有癞痢头和他的不可分离的朋友，绰号叫作小抖乱的，心中老是记惦着老和尚，不能放下，无心参加众人的讨论，他们二人静悄悄地走出房来，到庙门外的空场上，开始商量着。

“我不赞成张进德的话。”癞痢头说道，“妈的，要这秃驴在这儿有什么用！依我的意思，不如把他赶掉，滚他娘的蛋！”

“我也是这样想。”小抖乱点头和着他的朋友说道，“我看，顶好我们两个人想一个法子对付他一下。我们怎么对付他才好呢？”

“把他赶走罢了。”癞痢头很坚决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哪怕赶不走一个秃驴吗？”

小抖乱忽然将癞痢头的衣服一扯，指着那坐在树根上的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小和尚，说道：

“你看，那不是小秃驴坐在那里吗？老秃驴也不知到什么地方了，影子都见不到，不如我们先把小秃驴审问一下。”

小和尚独自一人冷清地坐着，用手扶着头，在思想着什么；见他们二人走到他的跟前，并不表示什么恐慌。小抖乱不问情由地一把抓住小和尚的衫领，威吓地说道：

“你的师傅在什么地方呀？”

小和尚这时见着两人这般情形，不禁有点害怕起来，连忙口吃地说道：

“他……他不在庙里……走了……”

“他干什么去了？”

小和尚见着非说实话不行，便一五一十将实话告诉了他们。他说，师傅见着众人在庙前开会很生气。听见李大少爷叫人去打他自己的老子，老和尚不禁害怕起来，想道，这事还了得，如不早行报告李大老爷知道，说不定李大老爷要说他通情呢。他现在是到李家老楼去了……

癞痢头见着小和尚说出实话来，便叫小抖乱放了小和尚，一面问道：

“怎么办呢？”

“今天大约不成功了，明天我们再来。妈的，这秃驴不赶走还能行吗？……”

两个朋友相互扶着肩背，又重新走入庙内了。

二十六

“我和张进德二人搬到庙里来住，已经是第三天了。在我的生活史中，这几天对于我来说算是顶紧张的时候了。每天忙个不歇，又要计划着工作的进行，又要不断地和来看访的乡下人谈话，又要这，又要那……如果没有张进德这么样一个有力的人，那我真不知道我如何能够对付我当前的任务呢。青年们都很信仰他，他无异于是他们的总司令。他们敬畏他，亲近他，没有什么隔膜，而对于我，我总觉得他们的态度有点生疏，好像视我不是自己的人一样，在这种关系上，我倒有点嫉妒张进德了。

我叫他们称呼我为李同志，他们也就勉强这样称呼着，但是在无形中，他们总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视我是有点和他们不同样的李大少爷……这真天晓得是因为什么！然而，我总觉得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都是有希望的分子。例如木匠叔叔始终有点不满意我，但是我觉得他却是一个好人，一个忠实的分子。糟糕的是癞痢头和小抖乱这两位大哥，每天总要弄出一点花头来，不是把小和尚打哭了，就是和别人吵架。然而他俩却很热心，也很有用……

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本来是李大少爷，现在却是这些被称为低贱的粗人们的同志了。本来回来有美丽的高楼大厦可以住，现在却住在这个凄凉的庙里，如当了和尚一般。在这僻静的，闭塞的乡间，有谁个能明了我的这种行动呢？张进德或许有点明白我，因为他曾遇着过像我这样的人，但是像我这么的知识分子究竟怎么样会跑到他们的队伍里来，恐怕他还是不明白罢。然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要紧的是我能和张进德一块干这种为他所必要做的，而为我所决定做的事业。

* * *

今天我的父亲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我，送信的人还是一年前我在家时候的伙计。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脸上布满了如细黑沟一般的皱纹。这是劳苦的生活所留给他的痕迹。他很局促地望着我，似乎有话要向我说，然而不知为什么，终于把信交给我了之后，他叫了一声大少爷，便低着头走出庙门去了。

我将信接到手里的当儿，我感觉到木匠叔叔和刘二麻子向我的身上

所射着的尖锐的眼光了。我的态度很漠然，没有即刻将信拆开，欲借此显示给他们知道，就是我不把我父亲送信给我当作什么重要的事。但是我的一颗心却在内里有点跳动起来，我其实是急于要知道这封信里说了些什么呵！……

在信上，父亲先责备我，为什么我回乡了而不归家，次说及农会是办不得的，以我的这种身份，不应和一般无知的痞子在一块儿瞎闹。后来他说，母亲病了，急于盼望我能回家去安慰她，否则我便是没有良心的，不孝的逆子。但是他相信我读了许多年书，又很聪明，决不会做出这种被人耻笑的事来。

读到信的最后，我不免有点踌躇不安了。父亲是浑蛋，我可以不理他，但是病在床上急于盼儿归来的母亲呢？我能硬着心肠，置之不理吗？……

‘你的父亲说些什么呀？’木匠叔叔忽然两眼笔直地逼视着我，向我这样很猜疑地发问。他大约已经觉察出我的不安的心情了。我不由得将脸一红，故作镇定的模样，笑着回答他道：

‘那还有好的话吗？他要我回家去，这不是笑话吗？他骗我，说我的母亲病了，以为可以把我骗回家去，殊不知我是不容易骗的呵。’

‘回家去看一看也好。’刘二麻子说。

‘我无论如何是不回家去的！’

听了我的这个回答，木匠叔叔才露出一点满意的微笑来。后来张进德叫他们有事，他们才离开了我。在他们两人走了之后，我不禁又将信重读了一遍。‘我真能硬着心肠不回去看望一下病在床上的母亲吗？……’我想。但是当我一想到母亲也不是一个慈善的妇人，当年我同兰姑的爱情之所以不能圆成，以及兰姑的惨死，她实在也要负一半的责任……我不禁将信向怀里一揣，决定不做回家的打算了。

* * *

张进德极力主张即速办一个学校。他说，乡下的青年们虽然都很热心，虽然都很纯洁，但是都没有知识，能够教他们做什么事呢？他，张进德，自己就恨不大认得字，连一封信都看不懂，现在想趁这个机会读一点书，要我做先生……这当然是很好的提议，但是我一个人又忙着这，又忙着那，现在又要我当先生，这对于我来说岂不是太艰苦了么？然而事情是要做的，现在是我真正做事的时候，如何能因为太艰苦了便不干呢？唉，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知识阶级的帮手！……

日里太累了，晚上我应当休息才是。老和尚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得将他的卧房占有了！床呀，桌子呀，一切用具都很清洁，这

真要令我向老和尚表示感谢了。

夜深了，张进德还没回到庙来。和我做伴的小和尚，也呼呼地睡着了。小和尚很聪明，经我这两天和他说东说西之后，他也有点明白了，愿意在农会里做事情。原来他很恨他的师傅，因为老和尚很虐待他……

日里因为工作的缘故，没有工夫好幻想。在这寂静的夜晚间就不同了。月光一丝一丝地从窗孔中射将进来。院中的梧桐树被风吹得瑟瑟作响。从大殿传来一种吱吱的很奇怪的声音，难道是鬼不成吗？然而我是什么都不怕的呵！……我想起来了我的过去，唉，这讨厌的过去啊！它是怎样地纠缠着人！我本来没有家庭了，而我的父亲却送信来要我回去；我本来不要父母了，而我却还有点惦念着我那病在床上的母亲……张进德真是幸福极了！他每晚一躺在床上便睡着了，这是因为没有可诅咒的过去来纠缠他。他现在干净得如一根光竹竿一样，直挺挺地，毫不回顾地走向前去……”

二十七

农会的势力渐渐地扩张起来了。地方上面的事情向来是归绅士地保们管理的，现在这种权限却无形中移到农会的手里了。农人们有什么争论，甚至于关系很小的事件，如偷鸡打狗之类，都不再寻及绅士地保，而却要求农会替他们公断了。这么一来，农会在初期并没有宣布废止绅士地保的制度，而这制度却自然而然地被农会废除了。绅士地保们便因此慌张了起来，企图着有以自卫。如果在初期他们对于农会的成立，都守着缄默不理的态度，那么他们现在再也不能漠视农会的力量了。在他们根深蒂固地统治着的乡间生活里，忽然突出来了一个怪物，叫作什么农会！这是一种什么反常的现象啊！……

最慌张而又最气愤的，那要算是李敬斋了。组织农会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儿子；号召农民反对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骨肉。李敬斋在自己的鸦片烟床上，就是做梦也没梦到会发生这么一种怪事！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杰，劝谕他回转家来，而李杰不但没有照他的愿望去做，而且连理也不理一下。他想道，他生来没曾受过人家的磨难，现在大约是要在自己儿子的手里栽一栽筋斗了。如果是在从前，在他妈的这什么革命军未到县城以前，那他李敬斋是有能力将自己的儿子和这一班痞子，送到县牢里去吃苦头的。但是现在……现在县里有什么革命军，政治部，那些人是和他的儿子同一鼻孔出气的……

李敬斋近来气愤得生病了。在有一天的下午，地方上面的绅士们，以张举人领头，齐到他的家里来看他。正在躺着吞云吐雾，一面也在寻思着如何对付自己的儿子的他，忽然听见仆人报告，有些贵客临门了……他不禁一骨碌儿爬起身来，很慌张地问道：

“他们说出来意了吗？”

恭顺的仆人笔直地立着，听见他主人的问话，将头缓缓地摇了一摇，答道：

“他们说是来拜望你老人家的，老爷。”

李敬斋屁股又向床上坐下了，叹了一口长气，自对自地说道：

“他们哪里是来拜望我的啊，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们一定要说道，李老先生，你的少爷做的好事呀！恭喜恭喜！这，你看，我怎么样

回答他们呢？唉，我生了这么一个现世的儿子，有什么颜面和乡党亲戚相见呢？”

在平素充满着傲岸的神情的他的面孔上，现在被羞愤的网所笼罩着了。由于过于兴奋的缘故，他的惨黄而又带着苍白的一种烟鬼的面容，现在又添上一种如吃酒后的红色。在得意的时候，他不断地掠着自己的浓黑的胡须，现在他要见客的当儿，却很畏怯地，直顺地放下两手，脚步不稳定地走出客厅来。这时他感觉如犯了罪的囚人一般，一步一步地走上可怕的法庭去……

在寒暄了几句之后，头发已经白了的，吸着两三尺长的旱烟袋的张举人首先带着笑，很客气地说道：

“我们今天来非为别事，一来是拜望李敬翁，二来是请教关系地方上面的公事。令郎这番从外边回来，本来是衣锦还乡，令人可佩。不过他……关于这农会的事情，扰乱了地方上的治安，似乎不妥，不知李敬翁有何高见。”

李敬斋听着张举人说话，自己如坐在针毡上面一般，脸上只一回红一回白地表现着。他又不得不回答张举人，但是说什么话是好呢？他不但觉得无以自容，而且连向众人道歉的话也想不出来如何说法是好。众人的眼光齐向他射着，期待着他的回答，正在为难的当儿，他忽然不能自主地由口中溜出话来：

“诸位明见，这叫我李某也没有办法。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老子管不了儿子。小儿这次回来的非礼行为，既然是关系地方公事，尚望诸位筹议对付之策，千万勿把此当为我李敬斋个人之事。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诸位有何善策，李某无不从命。”

李敬斋说了这一段话之后，很欣幸自己说话的得体，不禁用手掠一掠浓黑的胡须，向众人用眼巡视了一下。他的态度比先前从容得多了。众人见李敬斋说了这一番不负责任的，然而又是很堂皇的话语，一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如何是好。

“话虽如此，”坐在张举人下首的一位四十多岁的绅士，将头一摆，忽然打破了沉默的空气，“然而令郎与李敬翁究属父子，李敬翁不得不多负一点责任。难道令郎就这样地无法无天，连你的一句话都不听吗？尚望李敬翁施以教训……”

李敬斋听了这话，陡然生起气来，发出不平静的话音，说道：

“依何松翁你的高见，我应当如何做法呢？如果何松翁不幸也有了这么一个儿子，谅也同我李某一样地想不出办法。现在不像从前了。从前我可以拿一张名片到县里去，办他一个忤逆之罪，可是现在县里的情

形，难道何松翁一点也不知道吗？诸位有何善法，就是将小儿治了死罪，我李某也无一句话说，可是诸位决不可以父子的关系责备在下。”

李敬斋一改先前的局促的态度，现在越说越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张举人见他发起火来，生怕弄出岔子，便和蔼地向李敬斋微笑道：

“请李敬翁切勿见怪，我们此来，绝不是与李敬翁有意为难，乃是因为事关地方治安，特来和李敬翁商量一个办法。如果长此让农会横行下去，将来你我皆无立足之地，谅敬翁高见，亦必虑及此也。”

何松斋自知自己的话说得太莽撞了，便也就改了笑颜，接着张举人说道：

“张老先生说得正是。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近来张进德一干人们越闹越凶，似此下去……”

“哪一个张进德？”李敬斋问。

“张进德本是一个矿工，”何松斋说道，“是一个光棍，是贵庄人吴长兴的亲戚。他于最近才回乡，可是自从他回来之后，那我们乡里的青年人就开始坏起来了，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

何松斋待要继续说将下去，坐在他的下首的一个戴着老花眼镜，蓄着八字胡须的绅士插着说道：

“敬翁知道关帝庙老和尚被赶的事吗？”

李敬斋惊异得立起身来，急促地问道：

“有这等事！被何人所赶呀？”

“那还有别人吗？”蓄着八字胡须的绅士很平静地冷笑了一声，说道，“他们占据了关帝庙，把老和尚赶走了，老和尚不知去向。昨天有人在东山脚下发现了老和尚，这才知道老和尚已被张进德一干人所赶了。敬翁想想，若如此让他们横行下去，那吾等将无葬身之地矣！”他将手掠一掠八字胡须，摆一摆头，特别将这最后一句哼出一个调子来，如读古文一般。李敬斋听至此处，不禁大怒起来，拍着桌子说道：

“松翁说得甚是！似此无法无天，天理难容，吾等岂可坐视不问？！我李某不幸生了这么一个逆子，尚望诸位不要存歧视之心，努力助我除此贼子才好！”

“敬翁既然有此决心，那我们今天便应想出一个办法……”

“松翁有何办法吗？”李敬斋不等何松斋将话说完，便急于问道，“请快说出来给大家听听，我李某无不从命。”

何松斋撇着胡子，没有即刻回答李敬斋的话，而是扭头将客厅巡视了一下，看见没有别的外人，然后慢吞吞地说道：

“自古道，‘蛇无头不行’，‘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张进德和敬斋令郎他

们两人对付住，这农会自然就会解体的。他们那一班党羽，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则自然就作鸟兽散了。”

“但是怎么才能对付住他们两人呢？”张举人有点不耐烦地问。

“这也容易。”说至此地，何松斋复将大厅内巡视了一下。“只要雇几个有力气的人，于夜晚间偷偷地到关帝庙里将他们二人捉住……”

“这恐怕有点不妥当罢？”张举人说着，将他那发白得如雪也似的头摇了一摇。

“请松翁说下去”李敬斋说。

“将他们二人捉住了之后，可以将张进德打死，打死一个痞子，为地方除害，谅也没有什么要紧。至于令郎，那是敬翁的事情，如何处置，只得任凭敬翁自己了。”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没人表示反对和赞成的意见。最后还是李敬斋开始说道：

“事到如今，别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何松翁老成干练，足智多谋，我看这事就请托何松翁办理，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至于费用一层，”李敬斋稍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我理当多负一点责任。至于如何行动，则只有烦劳何松翁了。不过事情做得要秘密，不可泄露风声。如果事不成功，风声传将出去，则更要难办了。”

“敬翁虑得极是！”张举人向何松斋说道，“我看这事就请你办一下罢。”

“事关地方公益，”何松斋依旧如先前的冷静，用手撇着胡子说道，“诸位既然相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苟有事故发生，尚望大家共同负责。”

“这个自然！”大家齐声说了这么一句。何松斋见着大家这种负责的态度，又想及李敬斋对于他夸赞的话语，不禁在冷酷的面孔上，呈露出一点微笑的波纹来。

大家还继续谈论起关于地方和时局的情事。有的抱怨民国政体的不良，反不如前清的时代。有的说，革命军的气焰嚣张，实非人民之福。有的说，近来有什么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等等的口号，这简直是反常的现象……

“唉，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了啊！”最后张举人很悲哀而绝望地叹了这么两句。

天色已经是迟暮了。屋顶的上面还留着一点无力的夕阳的辉光。黑暗的阴影渐将客厅内的拐角侵袭了。李敬斋发出老爷做派的声音，将仆人喊到面前吩咐道：

“今天众位老爷在此吃饭，去叫后边好好地预备菜！听见了吗？”
“是，老爷！”

二十八

当张进德将癞痢头和小抖乱二人喊到面前，用着锐剑也似的眼光将他们俩审视了很久一会儿，如同这眼光已经穿透了他们俩的心灵，他们俩不由自主地有点战栗起来，而觉得自己是犯罪的人了。平素顽皮得无以复加，任谁个也不惧怕的他们俩，现在却被张进德的眼光所威逼住了。小抖乱很恭顺地站立着，完全改变了平素顽皮的神气，而癞痢头低着头，用手摸着颈项的后部，一动也不动。

“请你这两个家伙说给我听听！你俩为什么弄出这个乱子来？”张进德这样说着，并未说明他们俩所弄出的是什么乱子，可是他们俩已经知道这话是指的他们俩前天晚上所干的那件事了。他们俩在张进德炯炯的眼光之下，觉得那眼光已经照透了他们，也就并不企图抵赖。

“我们并不想将他赶走啊。”癞痢头仍旧是原来的姿势，轻轻地吐出很畏怯的声音。

“可是他究竟被你们俩赶走了。”张进德点一点头，这样很冷静地说。

“是的，”癞痢头依旧低着头不动，声音略较先前平静一点。“老和尚是我们两个赶走的。我们两个因为想到，老和尚在庙里住着很讨嫌，说不定要在我们这里当奸细。那天开大会，他不是跑到老楼去报告了吗？并且，他妈的，他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好像老太爷一样，实在有点令人生气。我同小抖乱久想警告他一下，可是总没有遇到机会。这次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妈的，关帝庙现在归我们农会了，还要老和尚住在里头干吗？不如将老秃驴赶出去，免得讨人嫌。……前天晚上，我同小抖乱从这里回去，走到东山脚下，不料恰好遇着老和尚了。我们两个见着这是一个好机会，便走上前去将他拦住，强着他不要再到庙里来了……”

“骂了他一顿也就算了，”张进德问，“为什么要将他赶走了呢？”

“我们本不想将他赶走的，可是老和尚不经说，”癞痢头开始活跃起来了，做出当时骂老和尚的架势来，“他妈的，谁知道就把他骂生了气。”

这时坐在旁边的李杰，听见了癞痢头这样的说法，不禁笑起来了。

“这也不知道是因为老和尚不经骂，”李杰笑着说道，“还是因为你的

话太有力量了。也罢，”他转向张进德说道，“老和尚既然走了，也不必把他当成了不得的事……”

“不，”张进德不待李杰说将下去，便打断他的话头，很严肃地说道，“你不知道乡下的事情很难办。我们霸占住了关帝庙，已经使乡下人不高兴了。现在又赶走了老和尚，说不定土豪劣绅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造谣言，说什么我们农会不讲理，赶走人……”

“但是老和尚已经被这两位先生赶走了啊，又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做出来了，也只得让他去。”李杰很平静地说。在他的心里，他实在以为张进德太把此事夸大了。癞痢头和他的朋友小抖乱听见了李杰这么说，如得了救星一般，不禁陡然胆大起来了。他们俩齐向李杰望着，表示一种感激的神情。李杰觉察到这个，向他们俩微笑了一下。

“这当然，”张进德说道，“木已成舟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转向癞痢头和小抖乱显着教训的态度，说道：“请你们两个再不要弄出别的岔子了。做什么事，一定先要报告我们知道……”

张进德刚将话说至此地，忽听院中传来刘二麻子的一种傲慢的声音：

“你来找谁呀？”

“我来找张进德。”只听见那第二个声音也是很傲慢的。这时房内的众人都静默着不语，很注意地听着院内的谈话。

“什么张进德？！你应当说找农会会长！张进德是农会的会长！”

“好，就如你所说，我来找会长老爷。”

这一种讥刺的语气，使得张进德和李杰等不得不走出厢房，看看是谁来了。只见刘二麻子的对面立着一个四十几岁的戴着瓜皮布帽的汉子，他穿的虽然是乡下的布衣，然而那布衣是很齐整的，令人一看见便知道他是乡下的有钱的户头。在他的那副丰腴的，微微生着黑斑点的面孔上，露现着一种生活安定的，自满的表情。张进德认得他，这是胡根富，被人称为胡扒皮的一位狠先生。他见着张进德走出来了，便撇开刘二麻子，神态自若地走向前来，现着讥刺的神气，微笑着说道：

“好，会长老爷来了。我特来求见会长老爷。”

见着他的这种神情，张进德几乎失了心气的平衡，要给他一个有力的耳光，但是张进德终于把持住了自己，没有发出火来。

“你有什么贵干？”张进德很不客气地这样问胡根富。

“请问贵农会可是定下了一个‘借钱不还’的章程吗？”

“也许定了这么样一个章程。”张进德说了这么一句，将两眼逼视着胡根富，静待着他的下文。

“啊哈！怪不得现在借了债的人都不想偿还了。他们说，这是农会的章程……这真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闻！哼，借人家的钱不还！好交易！请问会长老爷，这‘借钱不还’的章程，是谁个请你们定的？”

胡根富的态度不若先前的平静了，逐渐表现出气愤的神情来。他的白眼珠的红丝这时更加发红了。张进德微笑了一笑，说道：

“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你胡根富当然不会请我们定下这个章程来。你预备怎样呢？”

“我预备怎样？反了吗？”

胡根富愤不可遏地这样说着，照他的神情，一下将张进德吞下肚去才能如意。张进德依旧很平静地微笑着，低低地说道：

“对不起，现在真是反了。你胡根富放了那么许多厚利的债，穷人们的血也被你吸得够了……现在他们不愿意让你白白地压死，造起反来了，你怎么办呢？”

胡根富只翻着布满了红丝的白眼，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张进德忽然改了威严的态度，厉声说道：

“胡根富！你今天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我们的农会正苦得没有经费，要向你借一点钱使使。我知道你很有钱，如果不拿出两百块钱来，你不要想走出这庙门！”

张进德说至此地，侧过脸向着立在他左边的癞痢头和小抖乱说道：

“将他看守起来！”

两人一听此言，如奉了圣旨一般，即刻走向前去，将胡根富的两手反背着用腰带捆住了。等到气愤到发痴的胡根富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挣扎不开了。见着这种严重的形势，胡根富知道自己是走到虎穴里了，不禁害怕起来。气愤和傲慢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消逝了。他开始哀求地说道：

“我，我没有钱，我哪里有这么许多钱借呢……”

“妈的，你家里的银子几乎都要胀破箱子了，还说没有钱！两百块！少半个都不行！”

李杰见着小抖乱说话的神情，不禁好笑起来。胡根富一听见李杰的笑声，不问三七二十一，转身向他跪下，哀求着说道：

“请大少爷救一救我罢！我实在没有钱……”

“妈的，”癞痢头踢了他一脚，说道，“你不要装孬种了！如果不拿出两百块钱来，妈的，揍死你这个舅子！”

“癞痢头！”张进德如司令官一样，向癞痢头吩咐道，“你和小抖乱两

个将他拉到大殿里绑起来，看守好，不要让他跑了。老二！”他转向刘二麻子说道：“你先去多叫几个人来，然后到胡家给他的儿子报信，就说他们的父亲现在在庙里，叫他们送两百块钱来，不然的话，胡根富的命便保不牢，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我就去。”

刘二麻子说着便现着得意的神情，慌张地走出去了。瘌痢头和小抖乱得了这么样的一个美差，自然很高兴地去收拾他们的对象。胡根富被他们俩用绳子狠狠地捆在大殿的柱子上，一动也不能动。他面向着关帝的神像，很伤心地哭起来了。小抖乱立在他的面前，打趣着他说道：

“哭罢，哭罢，我的乖乖！关帝爷会下来救你呢，哈哈……”

二十九

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会将银钱看得比性命都还重要，宁愿牺牲了性命以图保得财产的安全。但这是很少见的事。大多数的人们虽然也爱银钱如爱性命一样，但是当他们要保全自己性命的时候，便不得不忍着心痛，把性命以外的东西作为牺牲了。胡根富便是这样的一个。他被捆在关帝庙大殿的柱子上，起初还想以欺骗和哀求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可是后来见着大家真要将他打死的模样，便只得答应了拿出两百块钱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字叫胡有礼，一个名字叫胡有义，虽然也受了他父亲的遗传性，但是解救父亲的性命要紧，他俩也只得含着两眼眶的热泪，将这两百块白花花的大洋送给农会了。如果在往时，那他们两个还可以求助于地方上的绅士，可以到县里去控告；但是现在当李大老爷和张举人等自身都保不住，而县里被什么革命军占领的时候，还有谁个可以来制止张进德这一帮人的行为呢？胡有礼和胡有义两个是聪明人，当晚便用两百块钱将胡根富赎回了。

“妈的，便宜了他！”癞痢头后来可惜地说道，“他家里该多么有钱啊！听说白花花的银子埋在地窖里也不知有多少！……”

最高兴的要算刘二麻子和李木匠了。他们两人虽然是不睦，逢事就抬杠，可是要报复胡根富的心意却是一致的。依着李木匠的主张，一定要将胡根富痛打一顿之后才行放去，可是张进德止住了他，他只能仅仅背着张进德的面，狠狠地踢了胡根富一脚。

“喂！老李！”小抖乱笑着向李木匠说道，“不要踢他啊！你应当托他带一个信给他的二媳妇，就说你现在害了相思病，很想再和她这么那么一下，并问她近来可好，是不是忘了旧日的交情……”

李木匠一听见这话，不禁又是羞又是气，啪的一声给了小抖乱一个耳光，骂道：

“放你娘的屁！嚼你娘的烂舌根！”

小抖乱用手摸着被打了的面部，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口中开始不住地骂道：

“我造你的祖宗，你打我，你这专门偷人家女人的坏种……”

“我偷了你的亲姑娘吗？”李木匠说着又想伸拳来打小抖乱，可是这

时刘二麻子却忍不住火了。不问三七二十一，走上前来就给李木匠胸口上一拳，李木匠不自主地倒退了两三尺远。他用手理一理头上的黑发，瞪着两只秀长的，这时气红了的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捆在柱子上的胡根富见着这种全武行的一幕，不禁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在旁边看得出神。未等到李木匠来得及向刘二麻子还手的时候，张进德从厢房里走上大殿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张进德带着一点儿气愤的声调说道，“真也不害羞？在你们敌人的面前，自己就先献起丑来。”他侧脸向胡根富瞟了一眼。“这岂不要叫旁人笑掉牙齿吗？你们要知道，我们在农会里办事情，处处都要留心，事事都要做模范，乡下人才会信任我们。像你们这样如小孩子一般，动不动就自相打骂起来，叫鬼也不能相信我们！小抖乱的一张嘴胡说八道，实在要不得。老二，你同木匠就有点什么嫌隙，现在也应该忘记了。我们同心合力做事，都还怕不能成功呢。如果这样自家人都弄不好……”

张进德说至此地，向三人巡视了一下，微微地将头感叹地摇了一摇。三人如犯罪了一般，低下头来，静静地立着不动。这时被捆在柱子上的胡根富见着这种情景，心中暗暗地明白了：就是这个张进德，被他平素所称为光棍的，具着一种伟大的力量。他觉得他在这人的面前是一个微小的弱者了。

后来将胡根富放走之后，张进德带着笑地向刘二麻子们埋怨道：

“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呀？就是打架也要等到胡根富走了之后再打啊！”

李木匠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谁要和他们打架？只因小抖乱这小子当着胡扒皮的面霉我……”

“好，算了，从今往后再也不许有这么一回事！我们的两百元也到手了，现在我们到李先生的房里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怎么来用这一笔款子。哈哈！万想不到这小子今天送上门来。真是好运气！我们的农会该要发达了。”

张进德走进李杰房门的时候，一种得意的，和蔼的，为从来所未有过的愉快的神情，简直使李杰惊讶住了。这时李杰正伏在桌子上，手中拿着铅笔，在纸上计算着两百元的用途。见着张进德进来了，也不立起身来，微微地笑道：

“把贵客已经送走了吗？哈哈！大概关帝爷见着我们农会没钱，特将这小子差上门来。现在我们好了，明天就可以派人到城里去买东西……”

“妈的，太便宜了他！”癞痢头又可惜地说了这么一句。“依我的主

张，罚他妈的一千块！反正他家里有的是银子。我们代他可惜吗？”

李杰忍不住笑道：

“暂且有两百元用用也就罢了啊！”

夜幕已经伸开了。小和尚走进房来，将一盏不大明亮的洋油灯点着了。他不知为什么，今天也特别笑眯眯地高兴着。李杰将小和尚的光圆圆的头摸了一摸，向着大家笑道：

“今天大概是因为小和尚多念了几声‘阿弥陀佛’罢？”

小和尚摇了一摇头笑道：

“李先生！我老早就不念什么鬼‘阿弥陀佛’了。”

这时满室中充满了欢笑的声浪……

三十

“今天下午叔父和张举人在书房所商议的一切，我都详详细细地偷听着了。我的天哪！他们竟要做出这种狠毒的事！他们定于明天夜里差一些人到关帝庙里，活活地将那些办农会的人们打死……

这一切我都偷听着了。如果不想方法搭救，那眼看着李杰和他的同志们都要被我的叔父和张举人杀害了。张举人不主张将李杰杀害，他说，李杰究竟是李敬斋的儿子，不如任凭着李敬斋自己去处分。但是我的松斋叔父却说，农会完全是李杰一个人干起来的，我乡的不靖，完全是由于他一个人在作祟，如果不将他这个祸根除掉，那是永远不得安枕的。何况李敬斋自己也恨着生了这样一个不孝的逆子……就使他看见儿子被打死了，心中有点难过，可是也不能说出什么话来。试问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到如今，实在顾不了这么许多……

这样，眼看李杰和他的同志们都免不了性命的危险。这该如何是好呢？我既然听见了他们的阴谋，难道能够坐视不救吗？但是我又怎么样救法呢？

讲到这李杰，我倒很想看一看他是如何模样呢。听说他跑到外面流浪了一年多，和家庭不通一点儿消息。现在他从革命军里回到故乡来，迄至今日未曾踏过自己的家门一步。他号召农民反对地主，尤其要反对他的父亲李敬斋……哈哈，这孩子倒很有趣！唉，如果我也是一个男子，那我不也像他李杰一样吗？我也将脱离了这万恶的家庭，过着那流浪的，然而在精神上是自由的生活。我也许会从革命军里回来，连我的家门看也不看，而号召农民来反对我的叔父……啊，我的叔父若与李杰的父亲比较起来，那恐怕我的叔父的坏的程度要高出万倍！在这种家庭生活着，我简直是在受苦刑啊！

叔父将我从学校里骗回家来了。他打电报给我，说他病已危笃，急于望我归来……我信以为真，便星夜离开长沙的学校，慌忙地奔回来了。可是回到家里一看，叔父比牛还要健康些，哪里有什么鬼病！我知道受骗了。我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他说，现在外面不靖，不如暂行家居为好，而且你的书已念得够了，女孩儿家长此念将下去，也并没有什么用处……我真要把肚子都气破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银钱放在他的

手里，我手中空空，当然不能跑出门去。到现在，我困居在家里，如同坐牢一般，已有三个多月了。如果不想方法脱离这恶劣的环境，我难道就此如猪一般地生活下去吗？不，什么都可以，冒险也可以，受苦也可以，只要不是这个！……

现在省城里的生活大概是沸腾起来了。不久接到女师校同学的来信，她说，活泼的，新鲜的革命的空气将青年们都陶醉着了，她说，妇女协会的工作对于妇女的解放是异常要紧……你看，她们现在该多么幸福！该多么有趣！而我却在家里坐这无形的牢狱！如果我也像李杰一样，生为一个男子！在此社会里，女子毕竟有许多地方做不出男子所能做的事啊！

曾记得在学校里的时候，我读了许多女革命党人的传记，见着她们的英勇，热烈，敏慧，种种的行为与思想，我的一颗心不禁异常地向往。当时也曾勉励着自己，幻想着光荣的将来。难道说伟大的事业都完全是属于男子的吗？不，不啊，这是不应当的！……我曾这样坚决地思想着。

但是现在我的光荣的，伟大的事业呢？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坐食坐喝的，等待着嫁丈夫的女子而已。我什么也不能够做！李杰能够在外流浪，能够投入革命军，能够回来组织农会，能够号召农民反对地主，做着这种非常的反抗的行为……而我能够做着什么呢？昔日在学校里为一般同学所敬仰的何月素，抱着伟大的雄心的何月素，立志要做一个革命党人的何月素，现在不过是一个只会叹气的可怜虫而已。

为着机械的家庭的生活所折磨，我的锐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沉了。可是，今天下午听见叔父等的阴谋，听见从叔父口中所说出的关于李杰的行动，我的一颗几乎绝望了而要死去的心，忽然又跃动起来了。我不禁自对自说道：‘月素！曾想做一个有能为的女子的月素！现在你应当出动了。李杰能够回乡干这英勇的行为，你何月素难道能坐视他们之死而不救吗？只要你移动一下脚步，冒一点儿小小的危险，你便可以将李杰和他的同志们的性命救下了。月素！这对于你要显示你自己究竟是何如人，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好！现在我已决定我应当怎样做了。也许因此我会脱离这家庭的生活……然而这不是为我所想望的吗？怕艰难和危险的人，绝不是能够做出事业的人！

我要和李杰会一会面。他还记得前年我叔父向他的父亲提婚，他的父母答应了，而他表示拒绝的那一回事情吗？哈哈，他倒不愿意我和他结婚呢！听说那是因为他爱上了哪一个农民的女子，一心一意地要娶这女子为妻，表示除开这女子而外，任是天仙他也不要。因此便把我拒绝

了。我当时在学校里，不知道我叔父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提议。如果我知道这事，那我也是极端要反对的。我自己的婚事自有我自己的主张，要我的叔父代庖干什么呢？可是话虽然如此说，等到后来知道了李杰因为一个什么无知识的女子而拒绝了我，心中不免有点气愤。我曾想道，你李杰是什么东西，我真稀罕你吗？……

　　这事我久已忘怀了。不知他现在还记得吗？他绝料不到现在冒险救他性命的女子，就是他当年所拒绝过的何松斋的侄女儿。啊，你这勇敢的孩子啊！你从今当不会再小觑我了。努力罢，我的孩子！努力罢，我的孩子！

　　夜已经深了。我还不想就寝。开窗向院中一望，一株大石榴树静寂地立着，从它的枝叶的隙缝里，筛出点点的碎白的月光。家人们都睡熟了，偶尔听见几声吱吱的虫鸣。在月夜的怀抱里，也不知还有其他如我现在所跳动着的心灵否？然而我现在应当睡了，应当做一个和这寂静的生活辞别的梦。我的生活也许要从明天起就改变了。

　　一种不可知的，然而为我所愿望着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要勇敢地走去……”

三十一

李杰决定今天向城里的同志们写一个书面的报告。他一方面想使那里的同志们知道他回乡来了以后做了些什么事，他是在很紧张地工作着，而不是回家里来图快活啊！一方面又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书报，打探关于全国运动发展的形势的消息。他知道，如果他在这乡间蒙着头干去，而不顾及这乡间以外的事件，那他将会干出错误来也未可知呢。这小小的乡间的运动，是与全县，全省，全国，甚至于与全世界都有着关联的啊！

“我的亲爱的同志们！我离开你们已很有些时日了。在这些时日之中，我在这微小的僻静的乡村中，开始了很有效验的工作。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觉着像我现在这样地幸福过！因为在军队里，我所执行的不过是一般的工作，而我在这里却执行着……啊，我应当怎么说呢？这是根本的工作……”

写到这里，李杰一时想不出如何表示自己的意思才好。他微笑着将秀长的两眉蹙了一下，漫无目的地望一望他对面的墙壁。出乎他的意料，他现在才觉察出来那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横批，而在这横批上画着一株花叶很散淡的春兰。他不禁将笔放下，向着这一幅画感着兴趣了。为什么在此以前，他没觉察到它呢？不，也许觉察到了，可是没曾感觉到兴趣……李杰离开书桌，走至这幅画前，开始端详那潇洒的笔调。忽然间，“兰姑”这两个字涌现到他的脑际了。不自主地，他渐渐地透过那一幅画，想到他那过去的情史……

这样，他幻想了一会。院中有谁个说话，发出一种高亢的声音，这使得李杰如梦初醒也似的，微微地惊颤了一下，即时想到他所应做的事了。“我今天应将报告书写成啊，呆立着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不禁起了一种向自己埋怨的心情。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桌，很坚决地坐下了。但是说也奇怪，他对面的一幅画总是在引诱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地向那上面注视着，而“兰姑”这两个字也就因此不能离开他的脑际。虽然重新拿起笔来了，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写出一个字来。过去的情事如无形的绳索一般，紧紧地在缠绕着他，使得他此时不能继续他的工作。在几次企图着将笔移动下去，而终于没写出一个字来之后，他不禁对自己发怒

起来了，狠狠地将自己的后脑壳击了一掌。

房门一开，忽然小抖乱笑嘻嘻地，同时具着如小孩子发现了什么奇事而惊异着的神情，慌忙地说道：

“李先生！快出去！有一个洋女学生来找你，哪个舅子扯谎。请你快出去！”

李杰完全不解是怎么一回事，惊怔得呆住了。半晌他方才问道：

“什么？女学生？你说她来找我？”

小抖乱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了。不知为什么笑痕在他的脸上消逝了。听着李杰的疑问，他点头说道：

“是的，她来找你。现在在院中站着，等你出去呢。我叫她进来好吗？”

“不，不要，我出去！”李杰摇一摇头说。这时猜疑，不解，惊奇，将他的一颗心占领住了，使它不禁如小鹿一般怦怦地跳动起来了。他一面立起身来，一面口中不住地说道：

“怪事！怪事！……”

如走上火线即刻要与敌人厮杀的光景，李杰虽然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的态度，然内心无论如何不能处之泰然。他终于走出厢房的门限了。他不大勇敢地举起两眼向院中一望，只见在那大殿的阶下背立着一个剪发的，身穿着淡青色的旗袍的姑娘。她这时眼睛是在瞻览着关帝的神像。在院中立着的几个乡下青年，尤其是李木匠和癞痢头两人，向这姑娘的背影射着惊奇的眼光。他们全都哑然无声，好像受了这姑娘的催眠一般。李杰轻轻地走近她的背后，她觉察出来了，回过脸来，很自然地带着微笑，向走近她的面前的李杰说道：

“你是密斯特李吗？我有要紧的话要向你说，不知你可否腾出一点时间来。事情是很危急的……”

李杰没有过细听真她的话，只先注意到她的一张翕张着的小嘴，高高的鼻梁，圆圆的眼睛，清秀的面庞……他并不是故意要审视她的姿容，可是一种惊异的，不解的心情，使得他在初时不自觉地有了这种行动。

“是的，”李杰半晌才说出话来，“事情是很危急的……（李杰自己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密斯，请到里面去坐……”

李杰这时忽然觉察到这位姑娘是诚实的，然而表现着恐怖的，焦虑的眼光了。他感觉到这位姑娘即刻要向他说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姑娘并不客气地随着李杰，走进李杰的房里来了。多少道惊奇的眼光追射着他们两人的背影，悄悄地期待着什么奇迹的出现。小抖乱首先轻轻地惊叹

着说道：

“你看，这位小姐真体面！洋学生的样子到底和我们乡下的婆娘不同！”

瘌痢头用手将小抖乱的肩膀推了一下，很正经地说道：

“不要瞎说！你知道她是李先生的什么人？听见了可不是玩的。”

“这也许就是李先生的那话儿。”有一个青年向小抖乱挤了一眼，这样说。瘌痢头回过脸来骂了他一句。这时李木匠静静地坐在石阶上，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在想着什么心事。有两个小伙子悄悄地走了几步，企图着到李杰的窗外去偷听房内的动静，可是被瘌痢头看见了，即刻将他们俩拉回转来。

李杰将这位奇异的姑娘引进了自己的房中以后，即指着床请她坐了下来。她很好奇地将房中巡视了一下，不知为什么，一瞬间她的脸上呈出惊叹的，满意的微笑。李杰不知如何开口为是，只局促地收拾桌上的笔墨，欲借此以遮掩自己的不安。但是他又觉得他不得不开口说话，似此沉默下去，实属不便。后来他终于为难地从口中冒出半句话来：

“敢问密斯……”

姑娘拍一拍衣服，好像镇定了一下，开始发出很温和的，平坦的音调，向着李杰说道：

“密斯特李当然不认识我，不过说出来，也许密斯特李你会知道的。我是何松斋的侄女儿……”

李杰听见这一句话，陡然想起前年他拒婚的事来了。他的一颗心不禁因之增加了跳动的速度，而脸上也泛起红潮来。这位姑娘本来是他曾经拒绝过的啊！那时他为着爱恋着兰姑，不愿听到其他任何女子的名字，所以才拒绝了她……这事他本来久已忘记了。现在这位姑娘忽然来找他，这是因为什么呢？她所要求于他的是什么？奇怪啊！……但是何松斋的侄女儿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李杰的心情，继续往下说道：

“我的名字叫作何月素，你或者听见过也未可知。我知道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我跑来找你，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在这乡间是很闭塞的，我居然冒着不韪来找你，这不是使你很奇怪的事情吗？但是，密斯特李！”何月素的态度严肃起来，声音也比先前沉重了。“你可知道你和你的同志们今天夜里都要有性命的危险吗？”

李杰几乎跳将起来，连忙惊慌地问道：

“你，你说什么？我们今天夜里有性命的危险吗？你怎么知道，密斯……何？”

何月素用手将披散到眉毛的头发往上理了一理，没有注意到李杰的

惊慌的神情，依旧平静地说将下去。

“你蓦然听见我这话，一定很难相信，不过，密斯特李，如果你细细地想一下，便会觉得这事来得并不突兀。你想想你们现在干的是什么事呢？你们组织了农会，你们号召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你们也曾想过这是什么事情吗？这土豪劣绅们，连你的父亲也在内，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这无疑是罪大恶极的行动。他们能毫不作声地任着你们这样干下去吗？他们能不筹谋对付你们的方法吗？你们要打倒他们，那他们也便要来打倒你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今天夜里的事情，本是可以意料到的。”

“但是今天夜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李杰迫不及待地问。

“我们乡里的绅士们在你的家里开了一个会议，”何月素继续说道，“他们决定乘着你们不备，在夜里来将你们打死，而我的叔父何松斋便被推为执行这件事情的人。他们的计划，我从我的叔父口中都偷听着了，就是今天夜里差许多人来，乘着你们冷不防……”

李杰忽然跳起来说道：

“真的吗？”

“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不成！”何月素睁着两只圆圆的眼睛，厉声地说道，“我怕你们要遭他们的毒手，特地在我叔父面前扯了一个谎，说是要到亲眷家里望望，这才绕道跑到你们这儿来。我劝你们今天夜里防备一下，不要小视此事才对呢！”

“是，是！”李杰这时镇定起来了。听了何月素最后的劝告，连忙感激着说道：“蒙密斯何冒着危险来报告我们这种消息，我们真要向密斯何表示无限的感激。密斯何这样地热心，真是女界中所少有的。”

何月素听见李杰恭维她的话，不禁脸上红潮一泛，很妩媚地向李杰看了一眼，笑起来了。

“密斯特李！现在不是说恭维话的时候，还是预备今晚的事情要紧呢。”

李杰被何月素这几句话说得难为情起来，不禁暗暗想道：“这个女孩子，看不出，倒很厉害呢！她还记得我拒绝她的婚事那一回事吗？不料何松斋会有这样的一个侄女儿……”李杰想到这里，正待要开口回答何月素的当儿，不料在他们两人的惊异的眼光中，王贵才引着一个乡下的姑娘走进来了。

三十二

无论何月素怎样地有着自信，无论她对于李杰的关系（在男女的情爱方面说）是怎样地淡薄，她和李杰本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当她见着一个乡下的姑娘，然而是一个朴素中带着秀丽的姑娘，走进来了的时候，她的一颗心却无缘由地被妒火所烧动了。她几乎带着恶意地将进来的毛姑上下打量了一番，见着她虽然具着乡下的朴素的姿态，但是那姿态在许多的地方令人感到一种为城市女子所没有的美丽来。毛姑脑后拖着一条粗黑的辫子，身上穿着一件青紫色的短袄，没有穿着遮掩下身的裙子。这装束的确是很粗俗，然而何月素很能觉察到，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啊！……

“这就是李杰所留恋着的那个女子吗？李杰为着她而拒绝了我？”何月素想到这里，不禁即刻很愤然地看了李杰一眼，但即刻又转而想道：“但是，不是听说那个女子已经死了吗？……”何月素因为被思想所引诱住了，坐着不动，连向进来的人打招呼的礼节都忘记了。李杰在初时也同发了呆一般，惊怔地看着走进来的两兄妹，宛然忘记了说话。后来他颤动了一下，好像从梦中醒来也似的，连忙笑着招呼客人：“请坐！”

贵才依旧立在李杰书桌子的前面，他的妹妹向着靠门的一张木椅子坐下了。她红着脸，默然地不发一语。她偶尔向坐在床上的何月素瞟一瞟，就在这时候她脸上的红潮更泛得厉害，也不知是由于害羞，也不知是由于妒意。她的哥哥不住地将眼光射向何月素，可是何月素的神情并没注意到他的存在。房中的空气如受了重压一般，一时寂默到不可寂默的程度。李杰表面上虽无什么动作，可是满脑海里起了波浪。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想，“平素一个女子也不上门，今天忽然莫名其妙地跑来两个女子……”

后来还是王贵才冲破了这种不能忍耐的寂默。病了几日，没有到农会来，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李杰这才觉察到他有点清瘦了。他手中持着两朵鲜红的野花，一上一下地颤动着。

“李大哥！两天不来这里，我还真有点着急呢。”他说着这话时，将两朵野花向桌上的笔筒插下。“毛姑老早就想来看看这里像什么样。”毛

姑此时向着李杰含羞地笑了一笑，这一笑可是把李杰的心旌弄得摇荡了。他觉得那是异样的妩媚，异样的可爱……但是他即刻把持住了自己，继续听着贵才的述说。

“但是两位老人家不准她来。”贵才继续说道，“今天她硬要求我，偷偷地跑了来。她说，一天到晚在家里过着讨厌的日子，实在太够了。她想看一看，到底男子们在外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毛姑见着她的哥哥说到此地，不禁又含羞地向李杰笑了一笑。李杰向坐在床上的，默然的，仿佛也在静听着贵才述说的何月素，瞟了一眼，笑着说道：

“事情并不是只有男子们可以做的。男子们所能做的事，女子也可以做。现在的世界有点不同了。有的女子比男子还厉害些，还要勇敢些。你们看，这位何小姐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何小姐冒着险来向我们报告消息，如果不是何小姐……”

这时两兄妹齐向何月素惊讶地望着，何月素感受到他们的眼光，不自主地起了一点轻微的傲意，脸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微笑的波纹。

“那我和张进德两人，说不定明天就不能与你们相见了。”

“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位何小姐从什么地方来？是不是……”

李杰好像没听到贵才的话也似的，仍旧射着感激的眼光，面向着何月素说道：

“何小姐是何松斋的侄女儿，她今天特地背着叔父跑到这里来报告我们：我的父亲李敬斋，她的叔父何松斋，还有张举人，他们决定将我们办农会的人打死，今天夜里他们就要下手……”

毛姑泛着红的面孔忽然苍白起来了。恐怖充满了她的眼睛，瞪瞪地向李杰望着。她的哥哥却为怒火所燃烧着了，两眼一翻，狠狠地向桌面击了一拳，叫道：

“真的吗？”

“这当然是真的，何小姐当然是不会骗我们的。你来得正好，请你即刻到吴长兴的家里去，张进德在他那里，叫他赶快回到会里来，好商量商量今天夜里的事情。”

贵才一闻此言，便离开房中的人们，头也不转地跑出去了。他宛然如同忘记了他所带来的年轻的妹妹。李杰红一红脸，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向着毛姑说道：

“毛姑娘！你今天来得正好！这位何小姐是很有学问的，她一定可以告诉你很多的事情。”

毛姑欲言而又怕张口的样子，半晌才羞怯地说道：

“何小姐也在农会里办事吗？”

何月素听着此言，不知为什么，将脸红了一下。她装着没听见他们两人谈话的神情，只张望着房中的布置，李杰向她瞟了一眼，略一摇头，笑着向毛姑说道：

“何小姐现在还没有在农会里办事，不过我想，她也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办事呢。”李杰转过脸来向何月素笑着说道：“密斯何！是不是？你愿意来帮我们的忙吗？”

“我是一个女子，你们要我来帮什么忙呢？”何月素很腼腆地笑着说。

“革命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男子们干的啊！……”

何月素即刻取消了腼腆的态度，转换着一种不屈的，有自信力的声调说道：

“我并不是说革命一定都是男子们干的，而我们就不能干。不瞒密斯特李你说，我老早就想跑到外边去了，无奈我的环境太坏，我没有这般做的力量。现在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做的，决不退避。不过我能做什么事情呢？”

“事情是多得很呢，”李杰说，“不过这么一来，你的家庭问题倒怎么办呢？你的叔父……”

何月素不待李杰说完，便带点愤意地冷笑道：

“密斯特李！只有你才能脱离家庭吗？你能够离开你的父亲，我就不能离开我的叔父吗？如果你们愿意，我从今天起就不回家了。但是，不过……”何月素的声音有点降低了，脸上复露出为难的神情。李杰接着向她问道：

“密斯何既然有此决心，难道还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

“不过我究竟是一个女子，女子究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乡下的人封建极了……我一个女子是不能住在你们这庙里的。请密斯特李明白这一层。”

何月素沉默下来了。李杰沉吟了一会，后来说道：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想，这事也容易解决。”李杰说至此地，向坐着不语的毛姑瞟了一眼。毛姑好像被这一眼所鼓动了也似的，开始羞怯地说道：

“我听不大懂你们的话，可是我觉得我也马马虎虎地懂得一点。何小姐不是说住在庙里不大方便吗？我想这事情倒好办……如果可以的话……”

毛姑害羞，忽然停住不说下去了。李杰急忙问道：

“毛姑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请快些说出来给我和何小姐听听。”

“如果可以的话……”毛姑现着十分害羞的神情，又开口低低地说道，“我愿意来陪何小姐，不知何小姐可愿意吗？”

李杰如解了什么难谜也似的，听见毛姑这话，不禁连声说道：

“好极了！好极了！难得毛姑娘愿意这样。我想，密斯何，你也不会反对这种办法罢？我将我的这间房子腾给你们两个人住，而我搬到对过去。”

“但是我究竟能做些什么事情呢？”何月素问。

“事情多着呢！我们本来打算设一妇女部，可是因为没有人担任，终于没有设。现在你来了，这妇女部的职位就请你担任。”李杰回过脸来向毛姑娘瞟了一眼，笑道：“毛姑娘很能干，可以做你的一个帮手。”

毛姑羞急得涨红了脸，抿着嘴，射着埋怨也似的眼睛，十分不安地说道：

“李先生也真是……我能帮何小姐做什么呢？何小姐有学问，还要我来帮她？我是一个乡下人……”

“我难道是一个城里人吗？我们这里谁也不是城里人。”

何月素说了这话，和着李杰同声笑起来了。三人接着谈论些别的话……期待着王贵才和张进德的转来。

三十三

阴沉的黑夜。偶尔飞落一丝两丝的微雨。在微微的春夜的薄寒里，一切的村庄，树林，田野，凄然地静寂着，宛然沉入了艰苦的，难以催醒的梦乡。关帝庙呈现为一个巨大的黑堆，悄悄地躺着不动。两扇庙门虚掩着，仿佛在这阴沉的黑夜里，里面居住的人并不忧虑到会有“不速之客”的到来。庙门前空场上的树根下，偶然蠕动着黑影，有的黑影忽而伏着，忽而站着，表现着一种不耐烦的期待的情状。

“妈的，还不来，真等急死人！”只听见有一个黑影发出低低的这样埋怨的声音。

“不要说话，你这浑蛋！”别的一个黑影更低微着这样说。

“你听，大概是来了……”

空气陡然紧张地寂静起来，没有一个黑影再蠕动了。远远地传来正向这儿走着的低低的谈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有十几个黑影在庙门前的空场上出现了。他们的手中都持着什么长短的器具，但是因为在黑夜里的缘故，虽然在很短的距离以内，也看不清楚所持的是什么。只见有两个先走进庙门看一看，即刻回转来向大家轻轻地说道：

“庙门开着呢。”

“大概是忘记关了。”

“妈的，该他们要死！”

“快进去！……”

黑影们究有点胆怯的形状向着庙门移动了。两个首先推开庙门走将进去，不料就在他们俩刚跨进门限的时候，庙门背后两边有两条粗大的木棍打将下来：一个哎哟一声便扑通倒在地下，一个扶着负痛的肩臂，拼命地跑回转来。

“不好了！他们有防备了！”

这话刚歇，只听哇啦一声如山崩了也似的喊叫，从各树根下跑出许多黑影，他们手中各持着家伙，齐齐地打来。来偷攻关帝庙的黑影们在巨大的意外的惊骇之中，都不顾性命地四散奔逃了。有的，大概是无经验的年轻的缘故，竟骇得哭出声来。有的受了重伤，便倒在地下呻吟着。有的被打倒之后，又挣扎着爬起来跑了。结果被活捉了三个。

“妈的，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活捉到！”

“你们来的时候没有算一算命，我造你们的亲祖宗八代！”

“起来！妈的，你还装佯吗？”

“拖到庙里去！”

“……”

一种欢笑的，咒骂的，混合的声音，打破了黑夜的静寂。微雨停止了。天上的阴云淡薄了些，隐隐地露出昏黄不明的月光来。这时庙内的灯火已燃着了，众黑影涌进了庙内之后，在光亮之下才现出各人所特具的面目。一种胜利的情绪包围住了众人，众人乱哄哄地一时找不出怎样才能表示出欢欣的谈话来。癞痢头口中不断地骂着“妈的，妈的……”，大概这就是他表现欢欣的方法了。素来沉默着的，不知欢欣为何物的吴长兴，现在也禁不住在自己平素是苦丧着的面孔上，流动着得意的微笑。张进德开始和李杰商量如何审判俘虏的事情……

被俘的三个人被捆绑在大殿的柱子上。其中两个不断地呻吟着，哀求着，一个低着头儿毫不声响。小抖乱走上前去，用手将这人的头往上一搬，仔细审视了几眼，不禁又是欢欣又是惊异地叫了出来：

“这是胡根富的二儿子啊！”

李木匠一听见小抖乱的叫声，便连忙大踏步地走将过来，定着眼睛看了一下：果然，不错，这是胡根富的二儿子！他不禁将脑中的念头转动了一下，“妈的，你今天也落在老子的手里了……”啪的一声，就给了一个很响亮的耳光。众人为这一巴掌的响声所惊怔住了，都开始向着发愤的李木匠望着。

“打罢，打罢，使劲地打罢，木匠！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

“木匠！你问一问他的老婆在家里好吗？”

李木匠不顾及众人的同情与讥笑，仍继续将巨大的巴掌向着胡根富的二儿子的脸上拍去。这小扒皮倒有点能耐，任着李木匠痛打，一声儿也不响。眼见得他的脸孔逐渐红肿起来了。因为自己手痛了的缘故，李木匠才停住不打了，愤愤地吐了他脸上一口唾沫，默默地退到一边，喘着气。

“我的乖乖！今天李木匠可出了气了！”癞痢头笑着这样说。在灯光之下麻子都发了亮的刘二麻子，正欲依照着李木匠的榜样，刚一举起拳头来的当儿，张进德和李杰走上前来了。王贵才立在李杰的后边，好像为他保镖也似的。

“老二！不要打他！”张进德将刘二麻子拉过一边说道，“打死了，我们反而没有戏唱了。我已有了主意……”张进德说着，便转向被捆绑在右

边柱子上面的，这时还在呻吟着的两个俘虏面前走来。他先向那一个约莫四十岁的汉子望了一望，觉得好像有点认识他，但一时不能记忆起来。只听得那汉子口中喊道。

“冤枉呀，冤枉！早知如此，我任着不种田了也不来这里……”

“这可就奇怪了！”张进德向着立在他旁边的众人巡视了一眼，微微地笑道：“半夜三更你们想要来把我们打死，又没谁个请你来，你怎么说叫着冤枉呢？如果我们被你们捉住了，那可真是冤枉呢。”

“你不知道，会长老爷呀！”

“我是会长，可不是老爷。”张进德打断他的话头说。

“我在田里做活做得好好的，东家打发人将我喊去，硬逼我今天夜里来到这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怜……”这汉子眼见得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张进德依旧如先前一般的平静的话音，向他问道：

“你的东家是谁呢？”

“就是张举人……”他很用力地，哽咽地吐了这么一句。大家不作声，群立着不动，期待着他往下的诉说。半晌他又哭着说道：

“张举人逼我今天夜里来……他说，如果我不愿意，那他就不给我田种了。诸位想想，我一家五口，老的小的，不种田不是要讨饭吗？他又说，成了事之后，每人还有重赏……我没有法子，只得……只是怕没有了田种，并不想要什么赏钱……请诸位开一点恩罢！我任着讨饭，下次再也不敢了。”

张进德沉吟了一会，后来吩咐立在他的右首的癞痢头说道：

“将他放了罢。”

“不揍他一顿，给他一个乖。就这样把他放掉吗？”癞痢头有点怀疑不解的样子反问张进德，仍旧立着不动。

“他比不得胡小扒皮。”张进德解释着道，“他是被逼迫来的，情有可原。快把他放了罢！”

癞痢头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但张进德的命令又不得不听，只得走向前去，将被捆绑着的人的身上的绳索解了。这汉子被放了以后，向着众人磕了一个头，预备即刻就走出庙门去。但是张进德将他喊转来，向他问道：

“你知道农会是干什么的吗？”

这汉子惊怔住了，似乎不了解这句问话的意思。张进德接着又重问了一句。他半晌才口吃地说道：

“我……我不知道……农会是……”

“农会是保护穷人的利益的，”张进德为他解释着道，“是要种田的人不受田东家的欺，你明白了吗？你的田东家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办农会的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打倒田东家，对他们不利，你明白了吗？……像你这样的穷人应当加入我们的农会才是道理，如何能帮助田东家来打我们呢？往后万不可再这样了！……”

“是！是！不敢了！”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去。他终于如畏缩的老鼠一般，走出庙门了。唯有瘌痢头有点埋怨似的，自对自地说道：

“妈的，便宜了他！这小子是猪猡！帮助田东家。妈的……穷人应当帮助穷人才是，妈的……”

“请你们也把我放了罢！我是更冤枉了！哎哟，好痛呀！”

众人回过身来，又将第三个被绑着的俘虏围绕着了。这是一个二十五六岁模样的强壮的汉子，他的叫喊声音很响亮。他的耳根下有点血痕，大概是被打伤了。众人听见他这样地喊叫着，都禁不住好笑起来了。好事的小抖乱首先笑嘻嘻地开口问道：

“我的乖乖！你怎么更冤枉呢？快说，你这小小的活宝贝！”

李木匠忽然跑上前来，将小抖乱推开一边，很急迫地，惊慌地说道：

“你，你不是何三宝吗？你，你怎么发了昏……干出这件事情来？我不是早告诉过你……”

众人见着李木匠的这种行动，不禁都目瞪着他，表现出异常的惊愕。何三宝见着李木匠这样问他，即时低下头去，一声儿也不响。如期待着什么也似的，众人都寂然立着不动。鼓噪着的大殿，现在忽然被沉默的空气所压住了。张进德用眼睛向李杰望了一下，张一张嘴，但终于没说出话来。

“木匠哥！”何三宝低着头不动，半晌方才低低地懊悔着说道，“是的，不错，我发了昏。只因为赌博输得太厉害了！无处弄钱，因此才答应了何二老爷，贪图他的一点赏钱。他答应我，在事情办妥了之后赏我十块钱。我一时发了昏，便做出这种事来。唉！……”

何三宝将披散着发的头摇了一摇，接着叹了一口冤枉的长气。从来硬心肠的李木匠，至此时也不免现出怜悯的神情。他低下头来沉吟了一会，后来说道：

“本来你这种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过我既然是你的朋友，便应当搭救你才是。不然的话，人家要骂我为无情无义之人了。你我虽比不得桃园结义的弟兄，”说至此，李木匠向着坐在上面的关帝神像望了一眼，“但是我李木匠是不会辜负朋友的。不过你要答应我……”

“只要你救了我，我便什么都答应你。现在我懊悔也来不及了！往后我一切都听你的话。”何三宝这样很坚决地说。

“你要答应我，往后再不要受他们有钱的人指使来反对我们的农会！你要知道我们穷光蛋应当卫护穷光蛋……”

“木匠哥！我可以向天发誓！如果我何三宝往后不改邪归正，一心一意卫护农会，就要雷打火烧，死无葬身之地！”

李木匠听见何三宝这样坚决地发了誓，不禁喜得两只秀眼密拢住了。但他不敢即行将何三宝身上的绳索解开，转过脸向立着不作声的张进德问道：

“进德哥！你看这怎么办呢？”

“将他放了罢。”张进德将手一举，很不经意地说。李木匠如同得了皇恩大赦一般，即刻将被捆着的朋友解了开来。何三宝的两只手腕已捆得紫红了。

“我不回去了。”何三宝一面将腕上的伤处抚摸着，一面很不客气地向大家说道，“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家，独自一个人过日子。我就在这里住下好吗？我可以在这里打打杂，跑跑腿。你们要我不要我？……”

没有等到大家的回答，何三宝忽然指着捆绑在他对面的胡小扒皮说道：

“妈的，这东西最可恶！我们不主张将你们打死，可是他偏偏要将你们打死……我要扯谎就不是人娘养的！”

众人都愤然地将眼光射到胡小扒皮的身上。癞痢头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向胡小扒皮的大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胡小扒皮低着头不作声的态度，更将癞痢头激起火来。他接连又踢了两脚。

“我造你的妈妈！”癞痢头骂道，“你要将我们打死吗？老子打给你看看！”

胡根富的二儿子依旧如死人一般，毫不声响。癞痢头向众人骨碌了一眼，不知如何继续行动才好。刘二麻子卷一卷袖口，正要预备上前发泄愤火的当儿，张进德打断了他的兴头，止住他说：

“不要打他了！打死了也没用。天已不早了，大家暂且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我们再来处治他。庙门关好，怕他跑了不成？派两个人轮流看守着他……”

听了这话，各人的脸上忽然现出睡容来，齐感觉到欲睡的疲倦了。唯有癞痢头和小抖乱两人精神如常，不愿意离开被捆绑着的胡小扒皮的身旁……

三十四

朝阳穿过窗孔，侵袭到张进德的枕头了，张进德这才从睡梦中醒来。他睁一睁惺忪的睡眼，见着时候已经不早了，一骨碌爬起身来。出乎他的意料，他没听出一点儿人们的动静。全庙中哑然无声，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住着，此外再无其他的声息。“难道他们都还在睡着，没有一个人醒来吗？……”他想。在静寂的早晨的空气中，好像昨晚的经过：捕捉敌人，欢欣的轰动……一切都消逝了影子。好像从这一切之中，留下来的只是张进德，只是这空空的庙宇，只是从这窗孔中所射进来的阳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进德急忙将衣服穿好，走出自己小小的房门，来到院中一看，只见大殿中的柱子上绑着的胡小扒皮低低地偏着头不动，而在他旁边坐着的两个人正在那儿打盹。除此而外，连别的一个人影子都没有，所有人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张进德不禁更加疑惑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活见鬼！……”当他走近两个看守的人的面前，他们俩还是在打着盹，口沫流得老长，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如果有人将你们俩偷去了，你们俩还不知道呢。”他不禁这样想了一想。举目一看，倒是胡小扒皮觉察着他的到来了。只见脸孔上有着伤痕和灰垢的胡小扒皮，不恭顺地瞅了他一眼，又将头转过去了。他见着胡小扒皮的这种倔强的态度，不禁暗暗有点纳罕起来：这小子真是一个硬汉呢！……不知为什么，一瞬间，张进德为一种怜悯的心情所激动着了，陡然地怜悯起他面前的牺牲物来。“我与他既无仇恨，何苦这样对待他呢？一夜的苦头谅他也受够了，不如把他放了罢……”想到这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一阵微寒的晨风，使得思想着的张进德惊颤了一下，即刻将他的思想改转过来了。“张进德，你发了疯吗？何三宝不是说他要来杀死你和你的同志吗？也许他不是你个人的仇人，但是他是农会的仇人啊！……”

“妈的，打死你这个舅子！”

打着盹的一个看守人忽然说了这一句梦话，张进德觉得有点好笑。他走近他的跟前，轻轻地向他的腿上踢了一下，他这才从梦中惊醒了。用手揉一揉惺忪的眼睛，惊怔而不解地向着立在他的面前的张进德呆望。张进德笑着说道：

“你要打死谁呀？谁个把你偷去了，你还不知道呢！”

听了这话，他即刻惊慌地寻视捆绑着的胡小扒皮，看他还在不在。见着所看守的对象还安然无恙，这才露出一种轻松的，放了心的神气。这时他的另一个伙伴也醒转来了。张进德见着他们两个是平素不大来到农会的人，不知为什么，昨夜晚也被王贵才拉来了。

“他们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张进德问。

一个年轻一点的开始说道：

“他们天刚一亮就跑出去了，教我们两个看守着这家伙。我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糊里糊涂地说得不清不楚，我也没听明白。李木匠、刘二麻子领着头……”

“我听见他们商量，”另一个插着说道，“好像要去烧哪一家的房子。”

“呵，这才是怪事！”张进德很疑惑地想道，“烧房子……烧什么人家的房子呢？为什么？……不向我打一声招呼就这样胡干。这才是怪事呢！……”

张进德带着满肚子的疑惑，离开了大殿，向着李杰的房间走来。房门虚掩着，张进德轻轻地一推，便走将进去。他见着床上卧着两个人：靠着墙的床那头卧着的是李杰，而床这头卧着的是他的好友王贵才。李杰脸向着窗户很疲倦地卧着，未脱去衣服的右手臂向床沿下笔直地垂着。偶尔在疲倦的睡容上露现出来微笑的波纹，好像在做着什么甜蜜的梦也似的。脸孔也就因此更显得孩子气了。王贵才面向着床里睡着，看不出他的睡后的姿态来。张进德将李杰的脸孔审视了一下，忽然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他饱满着温情，好像现在是在凝望着他的睡后的弟弟，想要温存地抚摸抚摸。他感觉得他是这个可爱的孩子的老大哥了。

他想起来了李杰的身世……李杰对于工作的努力……虽然有时不免于孩子气，有点任性，但是他对于事业的热心，征服了乡下人对于他的怀疑……他，张进德，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革命，因为这个世界对于像他这样的人们是不利的，是不公道的。而他，李杰，本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为什么要革命呢？……张进德从未曾好好地企图着寻出这个理由来。李木匠有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总是说道：

“世界上尽有许多不专门利己的人啊！我知道，李杰他是能和我们在一道的！”

对于他，张进德，这问题似乎很简单：李杰既然要革命，那我们就得信任他，没有再追寻“为什么”的必要。要做的事情多着呢，谁个有闲工夫来问别人为什么要革命呢？要革命就革命，不革命就拉倒，问题再

简单不过了！……

张进德本来打算要向李杰报告意外的事变，但是当他见着李杰的这般睡容的时候，忽然觉得不忍心来打断他的好梦。“让他醒了之后再说，”张进德这样想着，便不开口叫唤睡兴正浓的李杰了。王贵才很机械地醒转过来，见着张进德立在床前，开口问道：

“时候不早了罢，进德哥？”

张进德向他笑着说道：

“太阳已经晒得你的屁股痛了，你说早不早？”

“他们呢？”

“都跑掉了！”

王贵才一骨碌爬起来坐着，睁着小小的圆溜溜的眼睛，很惊异地问道：

“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就在这个当儿，李杰醒转来了。用手揉一揉还不欲睁开的眼睛，慢慢地，懒懒地说道：

“是怎么一回事呀？呵呀！”他接着打了一个呵欠。张进德带着半开玩笑的声调说道：

“怎么一回事？人都跑光了，你们还在撅着屁股睡呢。快起来！”

李杰刚欲问明情由的当儿，忽听见院内轰动起来了。只听见叫骂声，欢笑声，哭泣声，哀告声，混合了一团。张进德将眉头蹙了一下，向着李杰说道：

“你听！这才真是一回什么事呢！”

三十五

大殿中沸动着拥挤着的人们的头颅。一片鼓噪着的声音，几乎是同一神情的面孔，令人一时很难辨认得清楚。当张进德，李杰和王贵才三人向着人众里挤进去，打算看一看是一回什么事的时候，沸动着的人众好像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也似的。只见大殿中的几杆柱子上，除开原被捆绑着的胡小扒皮以外，又加上了两个新的。张进德一眼便认出那一个是胡根富，一个是发已雪白了的张举人。瘌痢头手持着竹条，正有一下无一下地鞭打着张举人逗着趣，而鞭打着胡根富的那个汉子，张进德却不认得。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两个新囚的身上，有的拼命地骂着，有的相互地讨论着如何处置他们的对象。他们好像忘记了张进德等的存在，这使得张进德有点生气起来，他走至正在和何三宝商量着的李木匠的跟前，默不作声地站着。李木匠眼见得为目前的情事所兴奋着了，忘记了理那披散到额前的头发；他一手撑着腰，一手摆动个不息。何三宝笑嘻嘻地听着他的朋友，有时插进一两句话；他完全改变了昨晚被捆绑着时那种可怜的，不振作的情状了。张进德这时觉察到了何三宝的鼻梁特别地高，一张嘴特别地大，或许可以塞进去一个拳头。

“木匠！”

李木匠正在鼓着兴头的当儿，被张进德这一声喊得惊颤了一下。他回过脸来一看是张进德，即刻好像被捉住了的小偷儿也似的，现出一种惊慌的，求饶的，犯了罪也似的情状来。他张了一张嘴想说什么，但他终于没发出声音来。

“你们连向我和李同志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干出这种事情来，这样实在是……”

“进德哥！”李木匠低低地说道，“这都是刘二麻子和小抖乱们商量出来的，不干我的事。不信你去问问别人！”略微沉吟了一会，他又继续比较气壮一点地说道：“不过我想，张举人这老东西实在可恶极了！平素专门欺压平民，倚财仗势。至于胡根富这小子平素放印子钱，吃过他的苦头的也不知有多少！穷人们恨他算恨透了！这一次他又叫自己的儿子来杀害我们，这当然是死有余辜……”

“我并不怪你们把他两个捉来，不过你们连一声招呼都不打，这未免

太不对了。有事大家商量一下才行。”

张进德说至此地，听见绑在他后面柱子上的张举人的哀告的声音。他离开了李木匠，转过身向张举人走来。只见李杰立在张举人的面前，现出一种淡漠的，然而又是一种轻蔑的神情。从他的一双俊秀的眼睛中，射出一种十分厌恶的光来。张举人张着干枯了的嘴唇，毫无气力地哀求着道：

“……救一救我罢，李世兄！我们都是世交，望李世兄看在尊大人的分上将我放了罢！我年已花甲，将我杀死了也没用处。此后地方公事，我决不过问就是。像我这风烛之年，还有什么能为呢？李世兄，救一救我罢！……”

李杰正要开口的当儿，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农人跑过来，向着李杰急促地说道：

“李大少爷！千万不要放他！这老东西可恶极了，我的四叔帮他家做伙计，犯了一点小事，就被他打了一顿赶了出来，连工钱都不给。我的三舅种他三亩田，去年因为收成不好，要他把租稻减少一点，无奈这老东西执意不肯，硬逼我三舅将一个小女儿卖给他做丫头。还有他将刘大呆子送到县里押住了的事情……你看这老东西坏不坏呢？李大少爷！千万不要放他！”

这个年轻的农人说话时，两片厚厚的嘴唇颤动着，两眼射着又是愤恨又是哀告的光来。李杰明白了这眼光所表现的是些什么。

“你听见了他说些什么话吗？”李杰很冷静地向张举人说道，“我可以放你，可是他不能放你。你平素所做出的残酷的事情不能放你。如你所说，我们实在是世交，可是我抱歉得很，今天不能救你老人家，尚请你加以原谅才是。”

张举人睁着一双失望的老眼，看着李杰一点也不怜惜地离开他而走去了。他渐渐将眼睛睁大起来，他好像忽然已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也似的，喷的一声痛哭起来了。他将两膀挣扎了一下，眼见得他是欲抱头痛哭的，可是他的手被捆绑着了，没有挣扎开来。癞痢头手持着竹条又走上前来了。他一面用竹条点着张举人的头，一面打趣着笑道：

“我的老乖乖！不要这样伤心罢！伤心干什么事呢？你不是很有钱吗，你的钱到哪里去了，你不是很有势吗，你的势到哪里去了？我的乖乖啊！”

众人都只注意到癞痢头打趣的神情，不料说到最后一句时，他将牙齿一咬，哗喳一声向张举人的肩背上打了一鞭，狠狠地骂道：

“我打死你这作恶的老东西！我造你的八代祖宗！”

很奇怪，张举人被这一竹条打得停住哭了，只睁着两只泪眼惊怔地瞪着他，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似的。众人见着这种情状，一齐都笑起来了。忽然王贵才走上前来，将瘌痢头持着竹条正欲打下的一只手拉着了，说道：

“不要打他了。妈的，我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对付他……”

“你想出来了什么好办法呢？”

众人齐声地问王贵才，王贵才又忽然如动了什么重要的心事也似的，即刻丢开了瘌痢头的手，预备提起脚来跑开。小抖乱一把把他的衣服拉住了，两眼向他瞪着问道：

“你这家伙发了疯吗？你说你想出来了好办法，那你就说呀，为什么又要跑开？”

王贵才将眼一瞪，解开了小抖乱的手，一声不响地跑开了。在惊怔了一会儿之后，众人开始向王贵才追踪而来。他们好像把被捆绑着的张举人忘记掉了。

张进德和李杰立在院子的中间，询问刘二麻子和李木匠关于如何把张举人和胡根富捉来的经过。起初刘二麻子和李木匠还互相抵赖，你说是我引头的，我说是你引头的……后来他们两人爽快地承认了，事情是他们两人的同谋。在天刚亮的时候，李木匠想出了主意，便和好事的小抖乱商量，而小抖乱即刻喊醒了刘二麻子，告诉他去捉拿住在离关帝庙不远的胡根富和张举人……

“怕要打张进德和李先生一声招呼罢？”刘二麻子说。李木匠和小抖乱同声地反驳他：

“为什么要打他们招呼呢？我们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他们正在呼呼地睡着，不必惊醒他们，让他们睡一睡也好。等他们醒来了之后，见着我们把张举人和胡扒皮捉来了，那不高兴死了吗？”

“妈的，我领头，我知道怎么样去捉张举人，包管你不费吹灰之力。”何三宝这样鼓动着说。刘二麻子想了一会便答应了。于是他们便留下两个人看守胡小扒皮，而其余的人都出发了……

“我主张把这两个老东西打死掉！”李木匠最后向张进德和李杰提议着说道，“留着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是我们这一乡的祸害。”

“你说把他们打死吗？”张进德轻轻地问了这么一句，并不期待着李木匠的回答，他将头仰向天空，好像那上面飞着的几块白云能够引起他的什么思想也似的。李杰也跟着向那天空望去，一时没说出什么话来。出乎他的意料，有一个人忽然将他的肩头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回过脸来一看，见是满脸现着欢欣的，庆幸的笑容的王贵才。未来得及问王贵才

的时候，王贵才已开始兴奋地说起来了。

“大哥！你知道吗？我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不如把张举人和胡根富绑着游街，使他们出出丑。弄一套锣鼓，妈的，一面拉着游街，一面敲着，怪热闹的，你说可不是吗？……”

“好极了！”

李木匠这么和了一声，便鼓起掌来。李杰目视着张进德，虽然表示着同意的神情，但没说话。张进德向着王贵才呆呆地瞪了一会儿，后来在他那肃静的面容上荡漾起微笑的波纹来。他回过脸来问着李杰说道：

“也好，就是这样干一下罢！平素他们在乡下人的眼里该是多么地高贵，该是多么地了不得，妈的，现在也教他们出出丑才是。我们要使乡下人知道，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是什么天上的菩萨，打不倒，只要我们穷人联合起来，哪怕他什么皇帝爷也是可以推翻的。好，我们这样干罢！……”

三十六

何月素在毛姑的家里过了一夜。她算初次实地尝受农民生活的况味了：低小的茅屋，简单的菜食，粗陋的桌椅，不柔和的床铺……这迥异于她家里的一切。从前，她也在什么时候曾想象过农民的生活，那也许是很苦的，那也许是为她这样的人所不能过的，然而现在当她和这种生活接触了的时候，虽然她起初也感着不安，可是后来将自己勉强了一下，倒也觉得没有什么为她所不能忍受的地方。她的好胜心很重，如果在起初她有点不惯于这种俭苦的生活，那当她一想到李杰是怎样地行动着的时候，她便对自己的小姐习惯加以诅咒了。

毛姑的纯朴的性格，活泼的态度，直爽而有趣的言语，很快地就使得何月素对她产生深切的兴味了。何月素很少知道乡下的姑娘；虽然生在乡间，但她却很少与像毛姑这样的乡下的姑娘们接触过。现在她仔细一研究毛姑，觉得像毛姑这样的乡下的姑娘，的确有一种特殊的为城市女子所没有的优点，如果李杰爱上了这个简单的姑娘，那这个姑娘，也实在有值得他爱的地方。

本来约定今早王贵才回来报告消息，但王贵才直至午后还不回来。王荣发老夫妻俩焦急得不堪，只是相对地埋怨着，叹着气，他们俩生怕自己的儿子遭遇着了什么灾祸。见着毛姑昨晚伴着一个洋女学生到了自己的家里，两老人家的心里老是不高兴，可是因为素来尊重客人的缘故，便也很客气地招待了何月素。何月素本来想和两位老人家谈谈话，但是一种生疏的感觉打败了她的这种企图。毛姑好像也觉察到了这个，总是将何月素绊着在自己的小房里，不使她和两位老人家见面。

午后毛姑端了两张小凳子，和着何月素走向屋旁小竹林里。两人坐下了之后，毛姑便开始向何月素问这问那：洋学堂里的生活有趣不有趣，念什么洋书，体什么洋操，唱什么洋歌……何月素一面和毛姑谈着话，一面听着小鸟的叫鸣，微微地感受着凉爽的竹风。她完全觉得她变成另一种境界的人了。

“听说那外边的洋女学生也革什么命，是不是？”毛姑有着很大的兴趣也似的问。她一手摇着一竿小竹瑟瑟地作响。

“为什么不是？现在的女子也要革命了。尤其女子要革命呢！我们乡

下的女子该多么可怜！受丈夫的欺，受公婆的气，穷人家的女子更要苦……”

毛姑目瞪着她的前面，好像没注意何月素的话，在想着什么心事的样子；使何月素觉得这时她的丰腴的腮庞更为红嫩。忽然她如受了什么刺动也似的，全身颤动了一下，目视着何月素说道：

“是的，我们穷人家的女子更要苦！何小姐，你生在有钱的富贵人家当然不知道我们的日子……”

何月素连忙打断毛姑的话头：

“不，不！我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很知道。因为我觉得这太不对了，所以我要……所以我答应了李先生，在农会担任妇女部的事情。女人也应当觉悟起来……”

话刚说到这里，一阵锣鼓的声音将两人惊怔住了。两人静着耳朵听了一下，听着叮当，哐哧，咚咚的声音越发近了，接着更听见嘈杂的人众的声音。这是向毛姑的家里走来了的样子。两人为好奇心所鼓动，携着手走出竹林，来至门前的稻场上，看是一回什么事。只见一大群的人众从东南方的大路上，向着毛姑的家里这方向涌激而来了。听着他们敲锣鼓的声音，好像是在玩龙灯，又好像是在出什么赛会，但时非正月，有什么龙灯可玩？又不是什么节期，有什么赛会可出？两人无论如何猜度不出这是一回什么事来。

人众越来越近了。两人渐渐看出他们的面目来。张进德和李杰并着肩走着。他俩的前面有几个人持着红的和白的旗子，在后面有些人推着拥着两个戴高帽子的人，又有些人敲打着锣鼓。空手的也很多，小孩子要居半数，他们跳着嚷着，就是在玩龙灯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的高兴。最后他们来到了稻场，毛姑这时才觉察到了自己的哥哥在做着什么。王贵才手牵着戴着白色高帽子的白须老头儿，好像牵着牛也似的，脸上兴奋得发起红来。见着自己的妹妹和何月素并肩携手站着看他们，他便连忙将手中的绳索交与别人，几步便跑到她俩的面前来了。

“你们在看热闹吗？”王贵才用手略微揩一揩鼻梁上的细汗珠，欢快无比地说道，“嘿嘿！我们今天将张举人和胡根富拉着游街，你们看好玩不好玩？胡根富就是胡扒皮，何小姐你知道吗？张举人有势，胡扒皮有钱，平素他们是我们乡间的霸王，谁个敢惹他们？现在被我们拉着游街，戴着高帽子，这真痛快呀！”

何月素见着王贵才的身量还没有他的妹妹那样高，可是他矮小得甚是结实，伶俐，好像在小小的肉体内有着无限的青春的力也似的。毛姑见着自己的哥哥这般地高兴，笑着说道：

“你当心点！张举人不是好惹的！”

王贵才将小小的眼一睃，说道：

“我怕他什么！做死他！”

“我看你这东西是发疯了！你还不赶快给我到屋里来！”

出乎王贵才的意料，有人忽然将他的衣领握着，跟着就要将他拖进屋去。王贵才见是自己含着怒的，手中握着旱烟袋的父亲，便拼命地挣扎开来，向群众中逃跑去了。王荣发气得跺了几脚，又向王贵才追来，可是小抖乱拦住了他，笑嘻嘻地说道：

“你老人家这又何必呢？现在应当开心开心才是。来，你看看我们的张举人！”

小抖乱说着就将王荣发拉到被人众所围绕着，百般奚落着的张举人的面前，老人家想挣扎开来，可是小抖乱的腕力很强，无论如何挣扎不开。他真是肚皮都气破了，口中只不住地叫道：“反了！反了！……”小抖乱不管他生气与否，还是嬉皮笑脸地说道：

“哎哟！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呢，我们现在真是反了，我看你老人家倒不如加入我们一道造反才是……”

“放屁！”

老人家本预备吐小抖乱一脸吐沫，但是当他瞥见李杰和张进德站在一道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又不吐了。他不由自主地被众人推到低着头不语的张举人的面前。见着那白纸糊成的高帽，感觉到一种滑稽的意味；见着他那般萎丧的，龙钟的老态，又不禁深深地动了怜悯的心情。张举人很畏惧地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这一眼忽然使他回想起来了往事。

那是有一年的冬天。将近年节了。张举人打发人到王荣发家来买猪，当时言定猪价十五串钱，年内交一半，过年后再交一半。王荣发相信着张举人家是决不会不给钱的，却不料过了年，正月完了又到二月，王荣发还是不见张举人差人将未给过的猪钱送到。王荣发后来不得已便到张举人家讨索，可是张举人瞪了他一眼，鼻孔里哼了一声，骂道：

“混账！谁该你的猪钱？当时言明七串半钱，一齐都交给你了，你现在又来胡赖吗？走出去！不走我就要叫人打你了。”

王荣发只得抱着头出了张举人的大门……

事情久已被忘却了，现在忽然被这时张举人的一眼刺戟了一下而回想起来了。于是老人家王荣发便也低下头来，默不一语。见着他这种神情，小抖乱自然而然地将握着他的手放开了。很奇怪，噪嚷着的人众一时都寂静下来。王荣发默默地低着头站了一会，便回过身来悄悄地走开

了。他一走开，这里又敲打起锣鼓来，叫喊着，说笑着。

过了一回，队伍又开始向别的村庄移动了……

何月素和毛姑一直等到人众消逝了影子以后，才回转头来重新进到竹林里去。毛姑默默不语，若有所思也似的，因为低着头的缘故，使得何月素看出她那藏在衣领内的雪白的颈项来。两人坐下来了之后，毛姑很庄重地说道：

“何小姐！现在世界恐怕是要改变了。这张举人和胡扒皮在我们这乡里从前该多么有势力，威风，谁个也不敢惹他们。今天我看着他们戴着高帽子，低着头，一点威风都没有了，比谁个也要矮了三寸……这真个是如我的哥哥所说，我们穷人要翻转身来了吗？”

“毛姑娘！你哥哥的话一点都不错！现在是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了。你想想，这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穷富的分别呢？为什么坐着不动的人反来吃好的，穿好的，而成年劳苦的人反来受苦呢？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

何月素说到这里，不自觉地向着毛姑出了一会神。毛姑也睁着放着清利的光的眼睛向她呆望着。后来何月素开始笑起来了。

“毛姑娘！你也要革命才行！”

“我能革什么命呢？”毛姑反问她。

“不革命就要受丈夫的气。”

“喂，何小姐……”

毛姑的脸上即刻泛起浓厚的红潮来。何月素觉得她更为妩媚可爱了。就在这个当儿，李杰的影子忽然在何月素的脑海里涌现出来。也许是由于妒意，何月素从自己的口中不自主地溜出一句话来：

“李先生好不好？”

毛姑羞得昂不起头来。何月素见着她这种娇羞的模样，深觉得自己的话语太过冒昧了。毛姑很久没有作声，何月素以为自己莽撞她了，使她生了气，不禁深为之不安起来。其实这时毛姑的一颗心都飞到李杰的身边去了，忘记了坐在她旁边的何月素的存在……

三十七

自从这一次的破天荒的游行示威以后，乡间的空气大为改变了。乡人们在此以前屈服于金钱势力之下，也就把这种现象当成不可变更的命运的规律，可是从今往后他们却感觉到这金钱势力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乡下人自己愿意将代表势力的张举人和代表金钱的胡根富打倒，那便不会有打不倒的事情。你看，他们俩不是被乡下人拖着游街吗？……

如果李敬斋和何松斋不是闻风先逃跑到城里去了，怕也要免不了同一的命运。如果命运这东西是有的，那现在便是土豪劣绅们的运命不佳的时代了。乡下人的粗糙的手掌是很有力量的，从前这力量未被他们意识到，可是现在他们却开始伸出这东西来了。在这东西一伸出来了之后，这乡间的空气便根本地改变了。

无知识的简单的毛姑深深地直感到了这一层。她本来是一个只知道烧锅，缝绣，洗衣，种菜，等待着嫁汉子的乡下的姑娘，现在却跳进另一种斗争的，兴奋的，为她所觉着是“有道理”的生活。她成为妇女部的干事了。她跟着何月素到处跑到农民的家庭里做宣传的工作了。从前她知道为妻的是要服从丈夫的，可是现在她却鼓动着吴长兴的妻反抗丈夫，却如男子也似的，她当面指责吴长兴不该虐待自己的老婆。从前她是一个很羞怯的姑娘，现在却能在一般男子的群众中间，一点都不羞怯地为妇女们的利益辩护着。从前她见着一个男子就要躲避，现在，你瞧，你敢向她说一句调戏的，不庄重的话罢。奇怪，毛姑于最短的时期内变成为另一个人了。无论她的父母是怎样地责骂她，是怎样地企图着将她重新拉入先前的安分的生活，可是她总是一点也不为所屈，坚强地走着她自己所认出来的路。

王荣发见着自己的儿女这般的行径，总是时常无力地慨叹着说道：

“儿子发了疯，女儿也发了狂，唉，这倒是什么世道呵！我的天哪！”

“好好的一个女孩儿家，忽然这样地一点也不怕羞，唉！……”王荣发的妻也是这样地慨叹着。

“这是你生出来的好女儿呵！”王荣发无法可想，这样埋怨他的老

婆，可是他的老婆觉着这种埋怨太无理由了，便也就不服气地说道：

“这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吗？她不是你的女儿吗？？哼！来埋怨我！……”

有时老太婆见着自己的丈夫对待她太无理了，不自主地想起女儿向她所说的一些话来。在这时，她是很同情于女儿的行动的。有时她竟向自己的丈夫反抗起来：

“你不要太过分了，老鬼！弄得不好，我告诉你，我也要加入农会去。我看你能怎么着我。”

老人家一面骂着老太婆不要脸，一面也暗担着心：老太婆真莫不也要发了疯呵……天晓得现在是什么世道！儿子发了疯，女儿发了狂，连老婆也要加入农会去！唉！……

儿子和女儿都加入农会了，做着农会的事，因此家内的事就少做了。田中的秧苗渐渐地长高了，农事渐渐地紧张起来了，而王贵才却发了疯，天天到关帝庙里去进什么学堂，读什么书！……这事更将老人家气得昏了。

“岂有此理！我看你读了书可能当饭吃！”

父亲的威权在儿女的身上失去了，这使得他深深地悲哀起来。在最近的时日，老婆也要和他反抗了，你说他懊恼不懊恼呢？……有时他把罪过一起推到李杰和何月素的身上，以为他的儿女之所以有如此的行动，都是为他们二人所引诱的。没有李杰的归乡，那王贵才是不会坏的；没有何月素到过他的家里一次，那毛姑便不会失了女孩儿家的体面。他们两个简直是魔鬼呵！闹翻了一乡，又闹翻了他的家！这不是魔鬼是什么呢？……

在最近，何月素很少到他的家里来，就是毛姑自己也好像忘了家。她和何月素一道在农会里住着，帮着何月素办理一切关于妇女的事件。近来这些事件逐渐增多，几乎使她和何月素忙得没有闲空。她完全为火一般的工作所燃烧着了，就是有点空闲，她也会拿起书本来，咀嚼那不十分容易记忆的字句。有时她央求着李杰为她解释一些有兴趣的问题。在这一种学习求知的关系上，她的哥哥王贵才远不及她。不但何月素和李杰惊叹她的能干，就是全农会的青年们也莫不怀着敬佩的心情。一般农家的妇女们不待说，更为敬爱她了。

“怕什么！去找何小姐和毛姑娘去！从前我们有冤无处申，现在我们可是有申冤的地方了，到农会去，找何小姐和毛姑娘评评理！……”

一个羞怯的，不知世事的乡下的姑娘，现在居然变成为保护妇女利益的战士了。然而毛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战士，只知道这样才是

对的，这样才是“有道理”。从前她完全受着命运的支配，对于任何事皆不发生疑问。现在她却知道发问了：“这件事情有道理么？”如果“有道理”的话，那她便决断地做去，有时连何月素也要惊讶于她的勇敢呢。

有一次，李杰指着何月素的剪了发的头，笑着对毛姑说道：

“毛姑娘！你的辫子还留着，我看不如也像何同志这样，剪了去倒方便些。”

李杰说着这话，不过是说说罢了，并不一定要毛姑将辫子剪去，可是毛姑一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儿，便脸红了红，坚决地说道：

“你的话有道理，李先生！我就请何小姐替我剪去……”

毛姑的辫子终于剪去了。在这闭塞的，不开通的乡间，女子剪发是最不名誉的事情，而毛姑竟不顾一切，将自己从前所视为神圣的，美丽的，乌云一般的发辫剪去了。她的母亲见着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尼姑”，曾为之痛哭了一场，而王荣发也为之跺起脚来。

“这，这是什么世道呵！”

他以为他的女儿真是发了狂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连头发都剪去了呢？而毛姑却不在意地向她的父母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呢？发剪掉了不是方便些吗？妈！我劝你也剪掉罢！每天起来梳头的确是讨厌呵！何小姐说，现在外边剪发的女子多着呢。妈！我来替你剪掉罢！”

老太婆听了女儿的这话，也忘掉哭了，连忙用手将自己的头发掩蔽起来，惊骇得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敢，你这发了疯的野丫头，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我还要献丑吗？我生了你这不要脸的野丫头……好好的女孩儿家，忽然发了疯！唉，你拿镜子照一照，看看你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呵！……”

毛姑娘依旧微笑着，听着她的母亲的责骂。她知道她的母亲太老了，被旧生活所压伏住了，没有力量来了解她的最亲爱的，而这时又为她所气恨的女儿。

三十八

在老婆戴起斗笠，冒着雨就跑出去了之后，吴长兴踌躇着不能决定：跟着她去呢，还是不跟着她去？如果跟着她去，那实在令人生气，落着这么大的雨！如果不跟着她去，那天晓得她会做出什么事来！也许她去投水去了，也许她跑到农会里向他们说出一些不好听的，失去他的体面的话……唉！天晓得！老婆也不受他的管束了！……

在不久以前，吴长兴还是很坚定地相信着，如果他受了命运的气而无处可以发泄的时候，那他的老婆便是他的唯一的发泄的对象，因为她是他的老婆，而老婆是要受丈夫的支配的；如果穷困得一无所有，那他的老婆便是他的唯一的所有物，因为她是他的老婆，而老婆就是丈夫的私产。因此，吴长兴认定他的老婆是要绝对服从他的，他有绝对处置的权利。关于自己老婆的事，只有自己才能过问，别人是无权干预的。当他初次听见农会要设妇女部处理一切妇女事情的时候，他就坚决地反对，以为这没有必要。“农会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设什么妇女部，真是三岔口的地保管得宽！”他这样想着，不料妇女部违反他的意志终于还是被设立了，而自从设立之后，便多出许多事情来。他的老婆渐渐地不服从他了。他不能像先前如对猪狗一般地打骂她了。今天吴长兴又生起气来了，他想在他的老婆身上发泄一下，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他的老婆初而抵抗，继则拿起斗笠来往头上一戴，不问屋外落着淅沥的雨，便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这种受罪的日子有什么过头！”她临行时说道，“我去找何小姐讲理去，看看他们怎么说。黑鬼！狗光棍的跟我一道去。现在我有申冤的地方了，你不要再发昏了，我老实告诉你。你想，我一定要有你这样的一个男人才能过活吗？呸，你错想了！我再做你的老婆就不是人！……”

吴长兴真是悲哀极了！他的唯一的所有物，眼见得也要不是他的了。今天也想农会成立，明天也想农会保护他的利益，可是不料有了农会之后，他的老婆却也仗着农会的力量，很不恭顺地和他反抗起来了。什么何小姐！什么毛姑娘！天哪！她们将他的老婆引诱坏了，完全地引诱坏了！这是他希望成立农会的结果吗？如果农会是专门破坏人家夫妻关系的机关，也就是和他吴长兴捣乱的机关，那就打倒你这农会

吧！……但是吴长兴虽然一方面厌恶农会的多事，可是他究竟不能诅咒农会的存在。农会的确做出许多保护像他这样的穷人利益的事。如在农会成立了之后，这乡间的穷人好像伸直腰了的样子，不像先前那般地被慑服了。李大老爷失去了威严，张举人游了街，胡根富也被罚了款……这一切实在为吴长兴所觉得是最痛快不过的。他负了二十多块钱的高利贷，无论如何没有还清的希望，可是有了农会以来，他觉得这并不是可怕的事了。农会曾宣布过一切高利贷都算作无效，穷人可以不还债了……这么一来，吴长兴可以不必再为着所负的债而焦虑了。是的，农会是保护他的利益的，同时他应当也保护农会！在活捉着胡小扒皮的那一天夜里，吴长兴曾出过死力；他觉着保护农会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天晓得！……农会只顾和李敬斋，张举人，胡根富……斗争也就罢了，为什么要问及妇女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什么鬼妇女部，叫一个什么黄毛丫头做部长，把他的老婆引诱坏了呢？

见着老婆气愤地跑出门了之后，吴长兴踌躇一会，也就戴上斗笠，披起蓑衣，赤着脚追上去了。走了几步，他才想起来了屋门没有上锁，可是他想起屋内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偷的，又加之是落雨的天气，谅也不会有什么偷儿来光顾他，便也就放下心了。在泥泞的路上，适才老婆的脚印还可以被认出来，他顺着这种脚印追去。他和他的老婆一样，也是满肚子怀着气愤，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走得离关帝庙越近，他的气愤的火焰越被一种畏怯的冷雨所压低了。走到关帝庙门前的时候，他努力加了十分的勇气，方能跨过适才为他的老婆所跨过的门限。

在雨声中，庙内显得比平时要静寂些。大殿上有几个人围着桌子斗牌，他们好像没注意到吴长兴的到来。吴长兴立着不动，静听一下东西厢房内有什么动静，接着他便听出由李杰的房内传出来一种声音了。

“进德弟！你不能这样说！那黑鬼待我是怎样地不好，你是亲眼看见过的。我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做他的老婆了！我情愿讨饭，我情愿……这农会不是要人烧饭吃吗？我来烧饭……”

这是吴长兴老婆的声音。“乖乖，她真不要我了吗？”他这样想着，一面气愤，一面又担起心来。他虽然不爱他的老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爱老婆呢还是不爱），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老婆真个要离开他。

“张同志！你是吴长兴的表弟，应当劝劝他才是，这样对待妻子是不行的。”这是何月素的声音。吴长兴听了这话，不由得十分地担起心来，尖起耳朵来听着张进德的回话。张进德没有即刻回答她，半晌方才听着说道：

“何同志你不晓得。这吴长兴虽然是一个好人，可是蛮得要命，就是劝也很难劝得好。我不是没有劝过他，无奈这家伙和蠢牛一样……”

“我看这样，吴大嫂不如爽快和那黑鬼离婚罢！有什么要紧！像这样天天吵骂有什么意思呢？不如离开的好。真的，吴大嫂可以来替我们烧饭吃。”

吴长兴最后听见毛姑的这一番话，禁不住发起火来，心中暗自骂道：“你这不要脸的黄毛丫头！我和你有什么仇恨，你硬要怂恿着我的老婆和我离婚呢？妈的！……”他于是也不再听下去了，便气冲冲地跑到李杰的房间里来了。他连斗笠和蓑衣都忘记了脱下，这种水公鸡模样的突然出现，使得房间里坐的人们都惊愕起来了。他老婆坐在门背后，他初进时没注意到；见着并着肩和何月素坐在床上的毛姑，禁不住用手指着骂道：

“你这黄毛丫头！我和你有什么仇恨，你这样和我作对呢？我挖了你的祖坟不成……”

毛姑见着吴长兴这种凶恶的神气，不禁骇得张开嘴，向何月素的背后躲藏起来，生怕吴长兴要吃了她也似的。张进德立起身来，一把把吴长兴尚未脱去蓑衣的肩头握着，两眼射出令人可畏的炯炯的光来，严厉地说道：

“你，你发了疯吗？你自己待你的老婆不好，还怪别人吗？为什么你受了人家的欺负就要反抗，你的老婆受了你的欺负就不能反抗你呢？这是什么道理，你说！你说！”

在这一瞬间，张进德的神气的确是可怕的，众人都感觉到，如果吴长兴说出一个不恭顺的字来，那张进德的如铁锤一般的拳头，便会落到他的身上。只见吴长兴始而惊异，仿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似的，继而慢慢低下头来，表现出屈服的样子，默默地不做一点儿声响。张进德见着吴长兴取消了顽强的态度，也就将自己的态度缓和下来了。

“我老实对你说，”张进德停了一会说道，“像荷姐这样的老婆，你是再找也找不到的。你不要再发昏了！从今往后应当好好对待她，如果我们再知道你对她撒野，那就请你当心点，不要再怪我们了。”

“荷姐！”他回过脸来向吴长兴的老婆很柔和地说道，“你同他回家去罢，今天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他还不改过的话，荷姐，请你放心，一切都有我们。”

吴长兴的老婆听了张进德这话，不禁向立着不动的她的丈夫瞟了几眼，表示出一种得意的胜利的神情。她立起身来又重新静静地向她的丈夫望了一回，好像期待着吴长兴和她同阵回家也似的，但是吴长兴依旧

低着头立着不动。她弯腰将放在门后的斗笠拿起来，向众人很感激地望了一下，没有说出什么话来，便先自走出房门去了。在她离开了之后，约莫有两分钟的光景，吴长兴抬起头来向张进德望了一眼，预备开口说出什么话来，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又重新将头低下，回过身来，静悄悄地，一步一步地走出房门去了。地下遗留了他的潮湿的脚印。

雨依旧淅沥地下着。过了半晌，在静寂的房间的空气里，忽然荡漾起毛姑的活泼而脆嫩的笑声。

“哎哟！他可吓死我了！好像要把我吃掉了的样子……”

三十九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在紧张的生活中，我没有闲空拿笔，其实我也忘记掉了拿笔。整日里说着，跑着，思想着，焦急着，活活地为工作所吞食了，我哪里还能想到写日记呢？白日里忙着，夜晚间我更深深地进入梦乡了。我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地紧张过……可是我并不觉得艰苦。反之，我从来没有觉着过生活像现在这样地有兴趣。从前当小姐以至于当学生的时候，不错，那种生活是安逸的，然而若与现在比较起来，那我宁愿这样艰苦地，然而同时兴奋地，有趣地生活下去。我觉得我现在才发现了我自己，才是真正地在生活着……

夜已深了。在平素的时候，我这时应当睡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今晚我的脑海里翻了一下无名的波浪，神经便兴奋得不能安静下去。怪事！讨厌极了！明天一清早就要去找李木匠的老婆有事，而我却于这样夜深的辰光，还不睡觉，还在提笔写什么不必要的鬼日记！但是我又觉得非写下去不可……反正是不想睡，不如写下去罢。虽然无益，可是也没有什么害处。

毛姑现在是在睡兴正浓的时候。在灯光的底下，我见着她睡后的姿态倒比在白天里更为娇艳，更为可爱起来。她很疲倦地脸向着外边躺着，蓬松的短发将她的眼睛遮去了一只。纯洁的，无辜的，孩子式的微笑，时常在她那睡后的面容上波荡着，好像她在做着一种什么只有小孩子才能做出的那样有趣的，愉快的梦，未穿着睡衣的精赤的雪白的手臂露在被子的外边，如果我不怕会失去她那睡后的美丽的姿态，那我便要把它放到被里去，因为今夜是有点寒冷呵……

好一个纯朴的，可爱的，同时又是勇敢的姑娘！从前我不曾想到在乡间，在我们这样鄙陋的乡间，会有这般可爱的农女，因此，当我知道李杰因为一个什么简单的农女而拒绝了我的时候，我禁不住笑李杰的愚蠢。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李杰为什么爱上了毛姑的姐姐，现在又为什么爱上了在这夜深时为我所赏鉴着的睡后的毛姑。如果我是一个男子，那我也是会爱上她的呵！不错，李杰并不愚蠢呵……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总觉着我如受了什么侮辱也似的……无论我是怎样地有自信，怎样地没把自己个人的幸福看得贵重，怎样地对于李杰

不怀着超过同志以上的感情，但是每当我觉察到李杰向毛姑放射着情爱的眼光的时候，我总不能把持着我这一颗心不为嫉妒所刺动起来。例如昨天我正和一个诉苦的农妇谈话，我的心是被这农妇的不幸的命运所占据住了，可是当我一见到立在旁边的毛姑向走进来的李杰展着情爱的微笑，而李杰也以此报答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失去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瞬间为悲哀所笼罩着了。唉，我竟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如果这样地继续下去，那结果是怎样的呢？唉，我的天哪，你救一救我！……

现在，我想，这样继续下去是绝对不可以的。李杰爱上了毛姑，毛姑是值得他爱的，而且毛姑眼见得也是爱上了他……两个人互相爱恋，这于我第三者有什么关系？而且李杰认识毛姑在我之前，而且这恋爱是李杰的自由……我有什么权利来……哎哟，我在‘吃醋’吗？……何月素呵！你应当知道这是很丑很丑的事情呵！你问一问你自己，你真的不怕难为情吗？哎哟，天晓得！……无论如何，今后何月素要和‘吃醋’这东西离开呵！

说起来，我无疑是毛姑的先生。我教她识字，我灌输她的知识……在这短短的时期内，我可以说，我把她养成一个很有能为的女子了。如果我不来这农会里办事，那她恐怕不会有现在的样子罢？呵，我的亲爱的学生！我的唯一的工作上的帮手！然而她是我的情敌；我在培养我的情敌，使她更能博得李杰的欢心……呵，活见鬼！我此刻又在‘吃醋’了！不，何月素！你应当永远忘记这件事情！在爱情的关系上，眼见得你是要受失败的命运所支配了。虽然你是在爱着李杰，然而你应当知道，李杰的一颗心久已牢牢地系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了。而且，你问一问自己，你真好意思和你亲爱的学生‘吃醋’吗？你要知道，毛姑对于你的重要，不是因为她是你的情敌，而是因为她是你的学生，你的唯一的帮手。工作是高于一切的，月素呵！……

在奋斗的工作中，我觉得我是异常幸福的。如果矜夸不完全是罪恶的话，那我现在实在是有可以矜夸的地方了。你看，我们的工作不是最伟大的事业吗？你看，这乡间的农妇的悲苦的命运，不是经我一努力，而使她们有了一点光明的希望吗？几千年的陈腐的旧社会的根基，现在是被我们所摇动了。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易的小事。这当然不是小姐们绣花的玩意儿。被命运所屈服着的乡下人，现在居然起来做解放自身的斗争了，而在这一种斗争之中，我很幸运地充了一员战士。我矜夸我自己不是什么闺阁的小姐，不是什么跳舞唱歌的女学生，而是一员战士！

我的叔父他是不会明白我的。我这一次的‘无礼行动’，不名誉的‘私逃’，大概要使他愤恨得跺坏了脚跟，骂破了喉咙。听说他和李杰的父

亲，在阴谋破露了以后，都骇得跑到县城里去了。一个生了像李杰这样不孝的儿子，一个有了像我这样不知羞的侄女儿，哈哈！真是无独有偶了。在我们的这一乡中，这故事将会传到许多年以后。李杰和何月素两个人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中联结在一起，缺憾的是李杰的爱人不是何月素，而是另外的一个……

写到这里，床上的毛姑忽然吱咕出两句不明白的呓语来。她的头部往后仰了一点，令我觉得她的那姿态更为小孩子式的，纯洁，可爱……我禁不住弯下身来，在她的腮庞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是在爱着她呵！……

我也应当上床睡觉了。明天有许多事要做。爱情不是最伟大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呵……”

四十

苍茫的暮霭笼罩了东山。刚落土未久的夕阳，还未即将屋顶和树梢的余晖完全收去。晚风荡漾着层层的秧苗的碧浪，这时如人在田埂间行走，要宛然觉得如在温和的海水里沐浴一般，有不可言喻的轻松的愉快，在归途中的牧童的晚歌，虽然那声音是单调的，原始的，然而传到你的耳膜里，就会使你产生一种恬静的，同时又是很美丽的感觉。傍晚的乡间的景象，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这意味为何月素近来所深深地领略到了。

在往昔，何月素是不敢单身在这寂静的田野间行走的，可是近来因为要和农妇们往来的缘故，有时不得已迟至天黑了才能归来。这样一次，两次，她便成为习惯了。又加之她感觉到傍晚间一个人在田野间行走的趣味，有时即使有人要送她，她也是要拒绝的。

今天在一个农村中，何月素召集了一个农妇的会议。在会议上并没讨论什么问题。只是农妇们向何月素发了许多可笑的，又是简单又是复杂的，然而不能说那不是些有趣的问题。例如：“我的婆婆待我很不好，怎样办？”“我的丈夫在外边瞎闹，姘女人，怎么样才能使他回转心来？”“革命军里有女兵，是不是？”“女学生念什么洋书？女学生可以自由找男人，是不是？”“女人也要革命吗？”……对于她，有知识的何月素，这些似乎都是可笑的，愚蠢的问题，可是她却并不因此而不为她们做详细的解释。被陈腐的旧生活所深深地压服住的她们，现在也在开始求知，开始感觉到有另寻另一种生活的形式的必要了。而她，何月素，应当将自己的力量贡献于这种光明的开始……

疲倦了的身躯要求着轻松的休息。走至东山脚下的时候，天色虽已晚了，可是何月素并不以此为虑，她拣了一块草地坐下，想借此将疲倦了的身躯略微休息一下。轻柔的暮春的晚风，拂到她的面孔上，使她生了一种轻松的愉快的感觉，很快地就把她的疲倦驱散了。一面意味着眼前的晚景，一面回忆着会议上的情景，她的面容上不禁舒展着很悠然自得的微笑。

忽然她看见在她适才所走过的路上，有一个踉跄的人影向她这儿移动。只见他好像吃醉了酒也似的东倒西歪地不能把定脚步。他一面走

着，一面断续地唱着不合乎音节的山歌：

心肝肉来小姣姣，
问声我郎你可好？
郎不来时我心焦，
郎既来时我心恼，
骂声小郎你将小侬忘记了。
心肝肉来小姣姣，
叫声乖姐听根苗：
我不来时你心焦，
我既来时你又恼，
你端的为的是哪一条？……

这歌声引起了何月素的不快的感觉。当她要立起身来的时候，那人已走至面前了。这时何月素才认出他是刘二麻子。平素她是很嘉奖刘二麻子的，说他很忠实，很勇敢，但是此刻不知为什么，她一见到刘二麻子向她投射着为醉鬼所特有的眼光，即感觉到有一种什么可怕的灾祸快要临到她的头上也似的。她预备迅速地离开刘二麻子，可是当她要开始走动的时候，刘二麻子一把将她的肩头抓住了，她挣扎几下，卒没有挣扎开来。凶恶的充满着热欲的眼光，令人难耐的酒气，使得何月素觉着自己是陷落到恶魔的手里去了，不禁全身战栗起来。在意外的惊骇之中，她连叫喊呼救的事都忘记了，刘二麻子真如恶魔一般，一言不发，一下将失去反抗力的何月素的身躯拥抱起来，即刻就企图着解开她的衣服。巨大的恐怖和绝望，忽然使得何月素拼命地喊叫起来：

“救命呵！救命呵！……”

但是刘二麻子仍继续进行下去，不把何月素放开。何月素虽然用尽全力挣扎，但是如在鹰爪下的小鸡一般，终于无法逃脱。不料正在危急万状的当儿，忽然有人跑上前来，在刘二麻子的背上痛击了几拳，这使得他即刻将何月素放开了。何月素在惊喜过甚之际，还未曾很明晰地看出来救她的是什么人的时候，又听见一种痛骂的声音：

“你这该死的麻皮！你这连禽兽还不如的东西！何先生是我们什么人，你敢这样地无礼！你这该死的麻皮……”

接着刘二麻子便被来人掀翻倒在地下，如死去了的老虎一般，躺着动也不一动。只见那人骑到刘二麻子的背上，那拳头如铁锤一般地打下，只打得刘二麻子发哼，但决不企图抵抗。这时远远立着的何月素，才认识出这来救她的人是张进德。从这时起，她不仅佩服张进德的勇敢，果断，并且对他怀着一种极深切的感激的心情了。

“张同志！”何月素觉着刘二麻子所受的惩罚已经够了，便远远地止住张进德道，“算了罢，不必再打他了。他大概是吃醉了酒……”

张进德听了这话，即刻停住了拳头不打了。他立起身来以后，愤愤地向着躺在地下呻吟着的刘二麻子厉声说道：

“如果你再敢这样地胡为，我就把你打死！你这该死的麻皮……”

夜的黑幕已经展开了。两人离开了躺在地下的刘二麻子，静悄悄地向着关帝庙走来。何月素在途中企图着将感激的心情向张进德吐露出来，但不知为什么，她终于没说出只字。张进德跟在她的后边，默默地也毫不做一点儿声响。不过他的一颗心儿，这时有点异样地跳动起来。他觉着他的脸上是在泛着红潮了。“我难道对她也动了心吗？……”他想。在前面走着的何月素的步声，他觉得那是合乎他的心的跳动的拍奏的……

他抬头一看，那天上颗颗的星儿向他展着微笑。

四十一

关于昨晚在东山脚下刘二麻子向何月素所施行的野蛮的举动，除开当事人而外，谁个也不知道。何月素自己缄默着不语。张进德也不曾向任何人提出一个字来。一切似乎都还仍旧。但是张进德对于何月素的态度却有点和先前不一样了。他先前很喜欢和何月素说话，那态度是很自然的，亲热的，除开同志的关系而外，不会使得何月素发生别的感觉。可是从昨晚的事情发生之后，张进德却很奇怪地把持着自己，不大与何月素说话了。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他也企图着躲避何月素的眼光，因此，那态度就有点不自然而生疏起来。他自己也很惊异他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奇怪！……”他想。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地勉力，总不能恢复那先前的态度来。

“你是怎么一回事呵，张进德！”他终于这样责骂着自己说道，“你发了疯了吗？你配爱人家吗？你是一个矿工，而她究竟是小姐；你是一个黑汉，而她是一个女学生……你也配生了这种心事吗？她在爱着李杰呢……你，你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是他虽然这样很严厉地责罚自己，可是苦恼着他的，是他终于没有力量和这种“爱”的感觉奋斗起来。本来在爱情上不怀希望，生了三十二岁也从来没尝受过爱情的滋味的他，现在忽然为爱情所苦恼着了。虽然他的个性很强，虽然他很能把持着自己，但是爱情这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你是怎样的英雄好汉，都难以逃出它的支配。他一方面意识到他对于何月素的爱情是无实现的可能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不能把自己一颗跳动着的心儿平静下来。

他所能做得到的，只是避免和何月素接触，避免她的眼光……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方法，然除此而外，他又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何月素虽然开始感觉到张进德对她的态度有点异样了，但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有时竟有点烦闷起来。“他为什么和我生疏起来了呢？”她想。张进德的为人是为她所信任的，可是她决不曾想到张进德会爱上了她这么一回事。昨晚她在东山脚下受了意外的袭击，而张进德适逢其会援救了她，那只是增加她对于张进德的感激而已。她本来要寻着什么机会向张进德吐露出自己的感激的心情，可是一当她看见他那严肃的面孔为着一层忧郁的

薄云所笼罩着，而且企图着避免她的眼光的时候，她不禁要怀疑地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啊？我得罪他了吗？……”

昨晚的意外的袭击，使得何月素也感觉到精神上受了损伤了，一时恢复不过来。对于还是处女的她，这袭击对于她的精神上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如果不是张进德的出现，那她简直想象不到那结果是怎样地可怕。也就因此，何月素异常地感激她的救主，无论如何，也要向张进德表示一下。张进德的生疏的态度苦闷了她，可是她素来是好寻根问底的，见着张进德对于她的态度有了异样，她决意直接问明他是怎么一回事。

她走进张进德的卧房去了。不料这时李杰正和他商议着关于如何减租的事。两道浓眉紧蹙着，正在集中思想的张进德，见着何月素走进房来，忽然很不安地，如犯了什么罪过被人捉住了也似的红起脸来了。李杰没觉察到张进德的神情有了变化，只立起身来请何月素坐下，笑着说道：

“你来了恰好。我们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农会对于减租的问题怎么办呢？照政府的公布，那是减百分之二十五，可是我想，这未免也减得太少了。顶好是干脆，农民们一个租也不缴。为什么要农民把自己所苦挖苦累的东西送给地主呢？张进德同志说，这问题要好好地商量商量，我看没有多商量的必要。何同志，依你的意见怎么样？”

“依我的意见吗？”

何月素一面望着不知何故红了脸的张进德，一面思索了一会，很坚决地说道：

“我的意见和你的一样。我们说的是土地革命，为什么还说到租不租呢？张同志你到底是怎样的主张？会长先生？”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话之后，抿着嘴向低着头不作声的张进德笑起来了。张进德半晌不回答何月素的话，好像没听见也似的，后来他忽然抬起头来，恢复了他平素的果敢的态度，很沉重地说道：

“现在我的意见也和你们两个人的一样。”

“好，那我们明天就贴出布告来。”李杰很满意地这样说。他眯着两眼，笑嘻嘻地望着窗外，一壁用手指头叩着桌面，如在幻想着什么得意的事也似的。忽然他回过脸来向着张进德问道：

“刘二麻子为什么现在还不见影子呢？我们的交通总长忘记了他自己的职务吗？他应当到城里去买写告示的纸，而且我有一封写给省里总会去的信，也要他到城里去寄……”

李杰说到此地停住不说了。他很惊异地望着张进德和何月素改变了

的神情。张进德低下眼睛俯视着桌面，表现出十分局促的样子，而何月素偏过头去，那涨红了的脸部还可被李杰看着一半。好像他们二人之间有什么秘密，这时被无意的李杰的话语所揭露了也似的，这逼得李杰觉得自己也好生不安起来。他暗自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并没说出什么不好的话呀！怪事！……”由这一种思想，他也没有勇气再继续往下说去了。这时房间的空气顿时沉默得令人难耐，尤其令李杰感觉难过，不知如何才能脱去这种快要闷死人的境界。

出乎他的意料，忽然房门一开，刘二麻子红着脸，很仓皇地跑进来了。只见刘二麻子扑通一声，在张进德的面前跪下了，这眼见得也弄得张进德莫名其妙地吓了一跳，何月素回过脸来，见是刘二麻子跪在张进德的面前，脸孔更加红涨起来，很厌恶地瞅了一眼，即刻就立起身来走出房门去了。

“你，你是怎么一回事？”张进德很惊异地问。

“请你打死我这不要脸的东西罢！唉，我这不成形的人……进德哥！你把我打死罢，打死我也不冤枉……我做出这种事来……我，我懊悔也来不及了……”

刘二麻子忽然伏着张进德的膝头哭泣起来了。张进德将眉头一蹙，半晌没有作声。他的脸上逐渐露出一种怜悯的神情了，开始用手抚摸着刘二麻子的光头……

“你昨晚难道发了疯不成？”张进德后来这样责备他，但在低微的声音里只有怜悯而无厌恨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呵，你说！”

“我，我吃醉了酒……我……发了昏……”

刘二麻子还是伏着张进德的膝头哭泣，仿佛小孩子受了什么冤枉，在他的母亲面前诉苦的模样。李杰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张进德将声音放得更抚爱一点，抚摸着刘二麻子因哭泣而稍微有点摆动的光头，如母亲教训小孩子一般地说道：

“只要你下次不这样了，我想何先生是一定不会怪你的。此后好好地做事要紧。老婆是可以找得到的……起来罢……李先生在这里，他要叫你到城里买东西去呢？……”

四十二

这乡间的空气还依旧，可是这乡间以外，在县城里，在省城里，在政府建都的所在，近来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可怕的，一时尚难以想象的事变……

李杰经常读着由省城里寄来的书报，通告，信函，虽然不能在这其间寻出一个确定的线索，可是那些隐隐约约的语句，偶尔不十分清晰的暗示，都足以逼令李杰感觉着：在普遍紧张的革命的空气里，正在酝酿着要爆裂的□□[1]的炸弹；这炸弹虽然一时不能被指出在什么地方，然而如果一朝爆裂了，那是有可怕的后果的。李杰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变，虽然不能用明显的语句将这种感觉表示出来，可是他近来却为着这种感觉所苦闷着了。

在他初进到革命军里工作的时候，他也和别的人一样，为革命这醇酒所沉醉着了。他曾相信这军队以及这军队的指挥者，也和他一样，是革命的主力，是光明的创造者。可是他后来渐渐熟悉了军队中的情形，渐渐认识了所谓“革命的大人物”的面目，不禁逐渐地失望起来。“这样的人能够革命吗？如果这是革命，那么这革命是为着谁个所需要的呢？它的结果是怎样？……”他总是这样暗自想着，他的不满意和怀疑也就因此深深地增加了。

那时，同志们说他过于担心……他自然不愿意承受这种乐观的意见，但是他不能很确定地证明他所怀疑的对象，于是在那时他便也没有很坚强地反驳。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些人讲革命是靠不住的”，终于请求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实地进入乡下人的队伍里……他相信这是根本的工作，如果他要干革命的话，那便要从这里开始才是。

现在，他回到乡里已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他相信自己有了相当的成绩。无数的年月被旧的陈腐的生活锁链所捆缚着的乡间，现在居然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改换了一副新面目了。在这乡间，土豪劣绅们失去了势力，乡人们开始意识到有走上新生活的道路的必要。这当然不是小事，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一种非常现象啊！但是这乡间究竟是一个很微小的区域，在这里他究竟很难建造出一个理想共和国来，如果在这乡间以外的地方，在县城里，在省城里，在京都里，

统治着□□的势力。李杰感觉着这种□□的势力蒙着一种面幕，逐渐地在暗里膨胀着，说不定今天或是明天，那可怕的面目就会呈露出来。那时倒怎么办呢？……如果李杰感觉到在这一乡间的范围内，他是有力量的，可是当他想到这范围以外的时候，那他便要感觉到自己的微弱了。

他深深地为着这种感觉所苦闷着。有没有将自己的这种感觉告诉其他同志的必要？谁个也不会明白他。乐观的，正在兴奋着的何月素，是不会相信他的话的。她一定会反驳他，“不，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至于毛姑，王贵才，刘二麻子，瘌痢头……那是更不会明了他的话的。有一次他曾向张进德略略提及一下，可是张进德很不在意地说道：

“管他呢！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谁个也不会明白他的焦虑！天晓得！……

今天，他接到他的朋友从省城里寄来的一封信。不知为什么，在未将信封拆开以前，他就好像预感到那信里面有着什么不好的消息。他的预感竟证实了。他的朋友向他报告“马日事变”……□□的势力抬起头来了……政局正在变动……

这对于李杰来说并不是意外的晴天霹雳，他早已预感到了。不过当他的预感被这封信证实了的一瞬间，他的一颗心不禁陡然剧烈地跳动起来！“嗯哈！这些戴假面具的魔鬼到底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呀！”他想。但是今后应当怎么办呢？革命就此算完结了吗？光明究竟没有实现的希望吗？不，这是不会的罢？……

他将信的内容首先告诉了何月素。这时何月素正在为毛姑解释“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意义，毛姑听得出神，她也说得高兴。她翕张着小嘴，活动着两只圆圆的眼睛，有时还摆动着白嫩的小手。李杰走进房内，她并没有觉察到，倒是头偏伏在桌上静听着的毛姑先看见他了。

“你说得这样高兴，可是你可知道在省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李杰说着这话，即将手中的信递给她了。她看见李杰这样忧郁的，失望的神情，惊怔了好一会儿，没有说出什么话来。李杰见她将信越读下去，越将眼睛睁得圆了，脸上也越渐苍白起来。将信读完了的时候，她的眼睛充满着气愤与怀疑，声音颤颤地向着李杰说道：

“这，这是真的吗？岂有此理！……”

李杰没有作声。毛姑莫名其妙，只惊异地望着他们二人，想开口又没有开口。信纸从何月素的手中落到地上了。她一瞬间如中魔也似的，眼睛笔直地向落下的信纸望着，一点也不移动。停了一会，她口中轻轻地叽咕出几句话来：

“这样革命革得好……这才真是革命呢……”

“怎么一回事？”

突然的刚走进来的张进德的声音，将发了痴的何月素的状态惊醒了。她重新弯起腰来拾起那落在地上的信纸。

“怎么一回事？”

张进德又重复了一遍，何月素立起身来，手中持着拾起来的信纸，如考验也似的向张进德望了一会，说道：

“怎么一回事……事情是很糟糕了，我告诉你。”

于是张进德听着何月素的述说了……

张进德的脸上始而为气愤的火所燃烧着了，即时红涨起来。继而像忧郁的云渐渐地展布开了。他低下头来，默然不发一点儿声响。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房间内一时寂然。出乎意料的是，他忽然伸出巨大的拳头向着桌面上狠狠地击了一下，放出很坚决的声音，说道：

“妈的，管他呢！我们干我们的！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应当勇敢地干下去！……”

---

[1]编者注：因年代久远，文字已缺失，故以□□代替；下同。

四十三

李敬斋什么也没有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号召着农民反对他的父亲；许多年来驯服的，任着田东家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的佃户，和奴隶差不多的佃户，现在忽然向他们的主人反抗起来了；他，李敬斋，本是这一乡间的统治者，最有名望的绅士，现在忽然被逼得逃亡出来，匿居在这县城里的一家亲戚家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就这样地翻了天吗？儿子反对父亲！佃户反对地主！这是历古以来未有的奇闻，而他，李敬斋，现在居然身临其境。眼见得于今的世道真个是变了。唉，这该是怎样的世道啊！……

自从阴谋破露了，张举人被拖着游街以后，李敬斋即和着何松斋先后逃亡到县城里来了。县城里也被如李杰一般的人们统治着，“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贴得到处皆是，这所能给予他和何松斋的，只是增加他们的失望的心情。难道世界就从此变了吗？李敬斋有时不免陷到绝望的深渊里，但是何松斋却比他乐观些，不相信这样的现象会延长下去。

“等着罢，敬翁！”何松斋有一次躺在鸦片烟床上，在瘾过足了以后，很有自信地说道，“这样是不会长久下去的。在一部二十四史上，你曾看过有这种事吗？打倒土豪劣绅……哼哼，笑话！社会上的秩序没有我们还能行吗？流氓地痞可以成事，这些黄口孺子可以干出大事来，国家的事情可以由他们弄好？笑话！敬翁，你等着，我们不久就会看着他们倒下去。”

李敬斋虽然充满着满腹的疑惑，但也只好等待着，等待着……逃亡到县城里已两个多月了，然而还没等到什么。在另一方面，从乡间传来的消息：农会逐渐地发展起来，而他的儿子，这个叛逆不孝的李杰，越发为一般农民所仰戴了……“等着罢，你这个小东西！你的老子总有一天叫你认得他！”李敬斋时常这样暗自切齿地骂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究竟会不会“认得他”呢，他想，这也许是一个问题。

终日和鸦片烟枪为伍，李敬斋很少有出门的时候。街道上的景象令他太讨厌了。挂皮带子的武装同志，红的和白的标语“打倒……”“拥护……”他一见着就生气。为着避免这个，他想道，顶好是藏在屋里不出去。何松斋时常来看望他，顺便向他报告一些外面的消息。他有时见着

何松斋进来了，强装着笑容问道：

“啊，何老先生！令侄女现在工作如何？妇女部很有发展吗？”

何松斋也就勉强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撇着几根疏朗的胡子，笑着答道：

“承敬翁见问，舍侄女近况甚佳。妇女部的工作甚有发展，凡吾乡妇女不服从丈夫与父母者，皆舍侄女之功也。不过舍侄女虽然对于工作甚为努力，然一与令郎相较，则愧对远矣。”

“不敢，不敢。松翁请勿过誉。”

这样说罢，两人便含着泪齐声苦笑起来了。在一阵苦笑之后，两人复又垂头叹息起来，这样的日子究竟是难过的啊！……

等待着，等待着……

从省城里传来了政变的消息。原有的县城里的军队开拔走了。县知事也更换了。开来一排新的军队……接着街上的标语便都被撕去了。换了另一种的紧张着的，然而又是苦闷着的空气……

聪明的何松斋即刻感觉到是一回什么事了。他的蹙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几根疏朗的胡子撇得更为翘了。在打听得了确实的消息以后，他全身的血液都为着欢欣所沸腾起来了，而后即刻跑到李敬斋的寓处，报告为他们所等待着的“佳音”。

被鸦片烟所麻木了的李敬斋，起初没有明白是一回什么事。后来他明白了这消息的意义，不禁将衔在口中的烟管一丢，一骨碌爬起身来，如蒙了巨大的皇恩也似的，说道：

“真的吗？哈哈，我们终于等着了！”

“现在我们可以请令郎休息一下了。”何松斋一面撇着仁丹式的胡子，一面射着奸险的眼光，这样得意地笑着说。李敬斋便也当仁不让，接着打趣他道：

“小儿无能，何必言及？惟令侄女对于妇女部工作甚为努力，一旦将工作抛弃，岂不要令为丈夫与父母者可惜乎？”

两人又笑起来了。可是这一次的笑是真笑，是得意的，胜利的笑了。在许多时日的苦闷的逃亡生活中，两人又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了。“社会上的秩序没有我们还能行吗？黄口孺子可以成事吗？打倒土豪劣绅？请你慢一点，哈哈！……”何松斋想起自己的话来，不禁更确信自己的见识的远大了。

“请好好地吸一口罢，松翁！”李敬斋说着这话时，那一种神情好像是在表示对于何松斋的感激也似的。何松斋毫不客气地便躺下了。两人相对着吞云吐雾起来。在不大明亮的，如鬼火一般的昏黄的烟灯光中，

两人黄色的面孔上都荡漾着满意的微笑的波纹。“世界究竟是我们的……”在这一种确定的意识之中，两人很恬静地为黑酣乡的梦所征服了。

四十四

在晴天里忽然打下来一个震人的霹雳！正在欢欣着的，充满着希望的乡间，忽然为这霹雳所惊怔住了。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解散农会？从县里发下来的命令，因为什么道理，不革命了吗？这是说土豪劣绅们又要伸出头来，而他们受苦的乡下人，又要重新回到原有的被压迫的地位？这是说地租还要照旧地交给地主，而他们，吴长兴，王贵才和刘二麻子等等，又要重新过着牛马的生活？这是说张进德，李杰和何月素等要退下，而让李敬斋，何松斋和胡根富等，又重新回到统治者的地位？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革命完结了吗？……

在关帝庙的大殿中聚集了几十个活动分子，这其间年轻的农民占多数。左边靠墙的地方还坐着几个年轻的农妇，吴长兴的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近来她的丈夫不敢再干涉她的行动了。听见了这种消息，她即刻约了几个和她相熟的农妇来赴会。对于她，这农会是最重要的保护她的机关。由于它的帮助，她改变了自己的奴隶式的生活。解散农会？谁个要来解散她的唯一的农会？不，什么都可以，可是这解散农会的事情，她是不能让它实现的！

有的面孔上充满着愤怒，有的面孔上表现着忧郁。有的低着头不语，有的拍着胸叫喊着：“妈的……妈的……”不要看这些赤脚汉的表情是怎样地不一致，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是生死的关头，这是不应当实现的事实。

李杰首先向会场做了个详细的报告。他说，政局有了大的变动，阶级起了分化，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了……土豪劣绅们联合一起……最后他说，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失望的，今后只有我们自己的努力……

会场如驯服的巨兽一般躺着，静听着报告者的有时竟令他们不能明了的语句。除开报告者的声音外，一切都寂然无声，连咳嗽都听不见。不过这一种静默是很紧张的，如果把这一种静默冲破了，那便会现出隐伏着的火山的烈火来。

在李杰报告完了以后，张进德立起身来，用着很锐利的眼光向会场上巡视了一下。停了一会儿，众人便听见他的有力的沉重的声音了：

“他们要解散我们的农会。为什么要解散我们的农会呢？这就是因为农会是我们的，不是土豪劣绅的。李同志说过了，现在土豪劣绅们又昂起头来……他们昂起头来，这就是我们要倒霉的意思。我想在场的没有谁个愿意倒霉。好，现在我来向大家问一声，有谁个愿意将农会解散呢？”

会场如被沉默的石头塞住了喉咙也似的，谁个也不做一点儿声响。这样延长了两分钟的光景。忽然，坐在前排的癞痢头立起身来了。只见他红得涨粗了脖子，用着黑而不洁的拳头，在胸前乱捶了几下，口吃地说道：

“妈的，要解散我们的农会……我问一声，为什么要解散我们的农会？妈的……我们要干！不干就不是人娘养的。妈的，我们费了许多力气……妈的……不干就是婊子养的……妈的……”

癞痢头最后骂了一声“妈的”，用拳头向胸前捶了一下，便愤愤地坐下了。接着便有很多的人陆续发表意见，但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农会。愤怒把全会场包围住了，如果这时有哪一个敢于表示相反的意见，那恐怕他要被会场所撕碎了。本来悲愤得要哭出来了的何月素，见着会场上这种热烈的，紧张的情形，不禁也为之精神振作起来了。她从李杰的背后立起身来，就在原有的位置上开始发着不大高朗的声音：

“同志们！会场上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农会，这可见得大家都认清了农会是什么东西。不过诸位同志要知道，这解散的命令是县里发下来的，如果我们不遵从他们的命令，那他们一定会想出别的方法来压迫我们，到那时大家能不害怕吗？”

她说到此地，向会场巡视了一眼，只听见一团不可辨别的声音：

“不害怕！”

“害怕就不是人娘养的！”

“妈的，揍死他们！”

“……”

她没注意到，唯有吴长兴低着头坐着不动。他这时是在想着关于他的老婆的事情。他的老婆本来是很服从他的，可是自从有了什么鬼妇女部，有了这个黄毛丫头当部长之后，便把事情弄糟了。最近他虽然不敢压迫他的老婆了（如果他再压迫她，那她便要和他离婚呢），可是他总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事，时常地闷闷不乐。一切的罪过，他都委之于何月素，因此也就很恨她。可是这时坐在靠墙角的他的老婆，一见着何月素张口说话，便注意静听起来，不丢过一个字儿。她和着众人说道：

“不害怕啊！”

也许这几个字是最真实的罢，然而何月素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依旧往下说道：

“大家能够发誓吗？”

“能够！”

全会场一齐这样简单地回答着。眼见得这回答给了何月素以巨大的满意。再说了几句话之后，她便微笑着坐下了。这时会场开始鼓噪起来，无秩序地讨论着怎样对付敌人，怎样才能保障住农会的安稳……

四十五

是傍晚的时候了。关帝庙前忽然出现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兵士。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军，因为他们打着革命军的旗号。乡人们老是希望看一看革命军是什么样子，革命军和赵屠户的军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乡人们很知道赵屠户的军队是怎样地对待老百姓：逼捐，拉夫，强奸，焚杀……这印象他们是永远忘记不掉的呵！在乡人们的想象中，这革命军当然要和万恶的赵屠户的军队很不同了，这就是因为革命的军队是革命的，是将赵屠户的军队驱逐走了的军队……

现在这所谓革命军在关帝庙前出现了。有一些简单的无知的乡下人，还以为这是来到他们的乡间“革命”的，革土豪劣绅的命，革田东家的命……然而这所谓革命军却违反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愿望是要革命军保护他们的利益，却不知道这次革命军的到来，是为着解散农会，捕捉农会的办事人。换一句话说，他们来革农会的命，革小百姓的命……

雄赳赳的十几个武装的兵士拥进关帝庙里去了。庙内哑然无声，看不出一点儿人影。大殿上的关帝静静地在阅着春秋，周仓和关平在两旁侍立着，桌椅的位置很整齐。东边墙上挂着的一块黑板上，有两个用粉笔写的白字“欢迎”。黑板旁边贴着用墨笔写的农会的布告。

但是这里的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兵士们忙乱地搜索了一会儿，但结果连鬼也没捉到一个。妈的，这真是怪事呢，他们想。为首的斜背着皮带子的驴脸的军官，急得将后脑壳挠了几挠，却想不出如何办法。“再搜索一番！”他将驴脸一沉，向兵士们又下了这一个命令。答应一声“是！”兵士们即刻又分散到厢房里，厨房里和厕所里去搜索犯人了。但结果仍是连鬼也没捉到一个。

“妈的，这乡的地保呢？”

为首的军官有点着急起来了。但是这乡的地保跑到县城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妈的，这乡的董事呢？”

这乡的董事张举人在游街以后，不久便气愤死了；李敬斋和何松斋两人，这次请他们下乡来捕人的主动者，到现在也没敢遽行回来。

“妈的，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天色已经是夜晚了。兵士们都感着饥饿。好在厨房内的器具，米，菜等等都是现成的，不如暂且造饭饱吃一顿；好好地休息一夜（床铺是有的啊！），等到明天再说。明天去捉几个乡下人来问一问，或者带进城去交案去。妈的，这些不安分的乡下人……

为首的军官这样决定了。

在刚要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又在厨房里发现一坛很美味的高粱酒来。这该是多么欢欣的事啊！妈的，这真是欢迎我们呢……于是大家高兴得喝了一个沉醉。醉汉们忘记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忘记了一切，混乱地向厢房内的床铺躺下了。庙门没有关闭，但谁个也没注意到这个。

快要到半夜的辰光。一种呐喊声，劈劈啪啪的类似于枪炮声，惊醒了醉汉们的好梦。他们从沉重的梦中醒来，不明白是一回什么事。有的醒来时已全身被捆住了不得动弹。有的醒来时惊慌地寻找自己的武器，但是武器已被立在他们面前的陌生的人们拿去了。有的惊慌得乱窜，有的骇得魂不附体，战栗得缩成一团。他们只见得灯笼火把屋内屋外照得通通亮，无数的乡下人喊叫着，跳跃着，跑动着……也不知他们于什么时候进了庙门，来抢劫他们这些革命军的兵士们的枪械。所谓革命军的兵士们，现在是被这些乡下人活捉住了。他们是奉命来捉人的，现在反来做了俘虏。乡下人居然这样地大胆！这真是从何说起啊！

这十几个雄赳赳的兵士，现在变成可怜的，一点儿威风都没有了的犯人了。有的被绳索捆着了。有的被两个人架着不能动。推的推，架的架，一齐都被拉到大殿上来。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出现了这些乡下人，紧紧地如铁桶一般将他们围住。他们被命令着并排地跪在地下。为首的驴脸的军官，现在比兵士们表现得更为驯服些。

只见一个二十几岁的面孔很文雅，然而在服装上和农民差不多的少年，立在俘虏们的面前，如审判官也似的，开始说话了。

“你们是革命军吗？”

“是的，我们是革命军。”有几个很畏怯地这样回答着。

“你们这一次被派来干什么？是来捉我们的吗？”

囚犯们低着头，谁个也不敢做一点儿声响。

“你们知道革命军的职务吗？”

依旧没有回答。“妈的，揍他们一顿再说！”有一个人这样提议，众人接着便附和起来。但是少年向兴奋着的众人摆一摆手，请勿喧闹，接着他又平静地继续问道：

“革命军的职务是在于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你们知道吗？”说至此，他的话音开始沉重起来了。“我们的农会是老百姓保护自己的机关，是土豪劣绅们的对头，你们既然是革命军，就应当和我们在一道才是，为什么反来和我们作对呢？你们一者自称革命军，二者也是穷苦出身，老百姓的事情就是你们自身的事情，为什么反来帮助土豪劣绅来压迫我们呢？”

“我们奉了长官的命令，没有法子。”为首的军官很萎弱地这样解释着说。他依旧低着头不敢前望。

“你要知道你们的长官都是土豪劣绅们的走狗，是做不出好事来的。你们应当拿起枪来向他们瞄准，他们才是你们的敌人。也只有这样才配称为革命军呢。我看你们愚蠢无知，可以原谅你们这一次。下次可不能再来打我们了。回去好好地告诉弟兄们，劝他们也不要做出这种事来，知道了吗？”

“知道了。”囚犯们这样齐声地回答着，仿佛听了军令一般的形势。

“你们可以回去……”

“但是我们的枪呢？”忽然有一个兵士这样插着问了一句。少年笑起来了。

“你们的枪？对不起，我们要借用一用。我们要组织自卫队，正苦于没有枪械，现在只好向你们借用一下。你们要是革命的汉子，就请你们回去再带些枪来一道加入我们。同志们！放他们回去罢！”

“李先生！不能够把他们放掉啊！妈的，把他们放掉了，他们会又来捉我们呢。”

“不错，不能放，李先生！”

“干脆把他们枪毙掉！”

“……”

一部分人反对少年的释放的主张。少年见着众人的反对的情状，正在要招手说话的当儿，立在他的旁边的一位强壮的汉子举起手来，向众人发出高朗的声音，说道：

“同志们！不要闹！我们把他们枪毙了干什么呢？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不过受了长官的欺骗罢了。我们应当好好地劝导他们……”

高朗的声音即刻令鼓噪着的人众安静下来了。有谁个说了一声，“把枪给我，我看一看这枪里的子弹放在哪里。”即刻引动了人众对于适才抢到手的枪械的思想，一瞬间好像把俘虏们忘记了。他们在灯光下研究那些为他们所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武器。因为争看的缘故，人众几乎要闹得打起架来，若不是所谓“李先生”的叫了一声，“请同志们注意！暂且不要

乱弄！”那恐怕要弄出祸事来也说不定。

“不要动！等一会儿李先生教我们怎样放法。”

“妈的，我们现在有快枪了！”

“李先生做我们的队长，教我们放枪。”

“你愿意干自卫队吗？”

“……”

纷扰了大半夜，人众一直到天亮还未停止对于研究枪械的兴趣。没有谁个感觉到有睡的疲倦，大家都为欢欣的胜利的酒所陶醉着了。唯有张进德和李杰两人在释放了兵士们之后，说起农会的命运……两人感觉到真正的剧烈的斗争恐怕要从此开始了。怎么办呢？只有勇敢地前去！只有在残酷的斗争中才能夺得自己阶级的福利！……

四十六

“……我被推选为自卫队的队长，这是因为我在军队里混过，知道一点儿军事。他们把敌人的枪夺来了，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如同得到了宝贝也似的，他们欢乐得手舞足蹈不可开交。他们虽然无知识，虽然很简单，然而他们该是多么地天真、多么地热烈、多么地勇敢，这些乡下的青年！他们当然都不知道天有多高和地有多厚，只知道‘干！干！干！’这一种直感的‘干’当然有时会是愚蠢的行动，然而这是我们的胜利之最重要的条件。孩子们，努力地干罢！勇敢地干罢！管他妈的！……

真正的，残酷的斗争恐怕要从此开始了。张进德也感觉到这一层。我们的敌人能这样地让我们‘横行’吗？缴了军队的械，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现在我们有了枪械，现在我们有了自卫队，这当然是对于敌人的最大的威胁。现在我们的敌人意识到了我们的可怕性，意识到了我们的力量，意识到了我们所说的革命乃是真的革命，乃是推翻现存的制度……于是他们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便揭开了假面具……我早就疑虑及此了，现在果然不差，证实了我的疑虑。

妈的，让他去！敌人的叛变不足以证明我们的失败。今后只有猛烈地，毫不妥协地斗争……

现在我是自卫队的队长了。我的责任更加巨大了。前途茫茫，不可逆料。也许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我会领着一队乡下的孩子们与敌人相见于炮火之下……李杰！今后你应当怎样地当心才是啊！

* * *

唉！今天不幸发生了这么样的一桩惨事！缴来的枪没有把敌人打死，倒先将自己人这样平白地伤害了一个。唉！这真是令人好生悲痛！

勇敢的，最近最要学好的小抖乱，忽然被他的好友癞痢头因玩枪而误打死了。他们两个人共用着一杆枪，大概是因为在玩弄的时候忘记了枪中有子弹，一不当心便闹出了这样巨大的祸事。这真是从何说起啊！癞痢头见着自己的好友被他打死了，只哭得死去活来，在我的面前表示愿意抵命。孩子们之中有的和癞痢头不睦，便主张将他严办。可是有的说，这是误打死的，没有罪。我初次大大地为难起来了，要说严办他罢，他本是无意的；要说不办他罢，这打死人了也实非小事。最后我以

队长的资格命令打他两百鞭子。我的意思是要向大家警戒一下，使此后不再发生同样不幸的事。

听说小抖乱从前和癞痢头专偷乡下人的鸡鸭……可是自从进了农会之后，他们两个便不再干这种勾当了。他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青年。我很喜欢他。但是现在他离开我们而去了，离开了他的唯一的好友癞痢头，离开了他所最爱护的农会……

* * *

我们的侦探从城里回来报告道，官厅正在预备派兵来剿灭我们……他们说我们造了反……

听说何松斋和我的父亲（？）正在筹办东乡的民团，已招募了许多人。官厅帮助提供他们的枪械，而他们担任款项。这目的当然是在于剿灭我们。有了官厅做他们的后盾，他们，这些土豪劣绅们，现在当然可以‘努力革命’了，努力革乡下人的命……

我的父亲已知道了我充当自卫队的队长吗？他在那方面努力，我在这一方面也努力。他代表的是统治阶级，我代表的是乡村的贫民。说起来，这是怪有趣的事情。儿子和父亲两相对立着，这样很彰明地斗争起来，怕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现象罢。我曾读过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所著的《父与子》一书，据说这是世界的名著，描写父代与子代的冲突。不过我总觉得那种父子间的冲突太平常了。如果拿它来和我现在和我父亲的冲突比较一下，那该是多么没有兴趣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文学家会将我和我父亲的冲突描写出来。我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文学家。

我没有父亲了。有的只是我的敌人。和敌人只是在战场上方有见面的机会。听说我的母亲还是在家里害着病……母亲！请你宽恕你的叛逆的儿子罢！如果‘百善孝当先’是旧道德的崇高的理想，那么我便做着别种想法：世界上还有比‘孝父母’更为重要更为伟大的事业，为着这种事业，我宁蒙受着叛逆的恶名。母亲！你没有儿子了。

* * *

这时候，不是讲恋爱的时候……

毛姑！我的亲爱的毛姑！你比你的死去的姐姐更可爱。你比一切的女人都更可爱。你是我们的安琪儿，你更是我的安琪儿！……然而这时候，的确不是讲恋爱的时候！工作如火一般地紧张，我还有闲工夫顾到爱情的事吗？不，李杰，你应当坚定地把持着你自己！

不错，毛姑是可爱的。她的天真，她的美丽，她的热烈，她的一切……而且她也在爱着你，只要你一看她那向你所射着的温存的眼光！但是恋爱一定要妨害工作，这时候，的确不是讲恋爱的时候……

我的敬爱的月素！你的一颗芳心的跳动，我何尝没有感受到？但是……你应当原谅我，而且，我想，你也一定会明白这个的。聪明的你哪能不明白呢？工作要紧啊，我的敬爱的月素同志！

在工作紧张的时候只有工作，工作……

这两天的风声很不好。有的说，县里的军队快要到了……有的说，如果捉到农会的人，即时就要砍头……妈的，管他呢！我们在此期待着。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我的自卫队做着对敌的准备。如果敌人的势力大了，那我们便退避一下；如果敌人来得不多，那我们便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不过我担心着我们的两位女同志。危险的事情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女子究竟有许多地方不能和男子一样。我硬主张毛姑和月素两个人回到毛姑的家里过一些时日再看。她两个硬不愿意，说我们做什么，她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做什么。毛姑气得要哭出来了。月素当然要比她明白些。在我和张进德的强硬的主张之下，她们终于在今天下午离开关帝庙了。

啊，我的最亲爱的两位女同志啊！……”

四十七

不要看李杰的努力，不要看群众都信任他的真诚，他总是在李木匠的怀疑的眼光里，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侮辱。他不明白李木匠为什么老是在怀疑着他，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寻觅不出自己可以被怀疑的根据来的。“他在侮辱我，这个浑蛋的木匠！”他这样想着，然而他没有除去这种侮辱的方法。李木匠只是向他射着怀疑的眼光，李木匠并没曾公开地宣传过他的什么不好的行为啊……

李杰深知道被社会所十分欺侮过的李木匠，是在深深地恨着他的父亲李敬斋，甚至于一切比他幸福的人们。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李杰并不是李敬斋，而且李杰现在正在努力反对李敬斋，反对李敬斋所属的社会，有什么可以令李木匠不信任他的地方呢？李杰想道，这真是天晓得了。李杰有时想和李木匠详细地谈一谈话，可是李木匠总是企图着避免这事。因此，李杰更觉得好生气愤。然而他也只限于好生气愤而已。

自卫队总数共三十人，分为三小队。第一队长张进德，第二队长李木匠，第三队长吴长兴。吴长兴的位置本是决定属于刘二麻子的，但刘二麻子不知为什么不被群众所信仰，因此改为不大说话的，然而做事很认真的吴长兴充任。若不是张进德镇服住了刘二麻子，那刘二麻子恐怕要同吴长兴或李木匠吵架：“妈的，为什么你能充队长，我就不能呢？你老子并不差你许多……”

出乎李杰的意料，素来避免着和李杰接近的李木匠，今天早晨在天刚亮的辰光，忽然走进李杰的房间来了。这时李杰虽已起床了，可是正在扣着上身小褂子的纽扣。见着李木匠走至面前，冷冷地向他射着拷问的，不信任的眼光，李杰一时懵懂住了，不知说什么话是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

“李杰！”

李杰觉着这声调是很不恭敬的，不禁也开口很直硬地问道：

“怎么回事？”

“你是队长，我很愿意知道你的意思是怎么样。现在我们的对头快要来对付我们了，我们当然不能再和他们讲客气了。何二老爷办团练，胡扒皮和他们通声气……我主张将他们的老根烧去，造他们的祖宗，来叫

他们一个无家可归才好。你赞成吗？”

“这当然是可以的事情。”李杰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了。他这时并没想到有令他为难的事。可是李木匠的拷问的眼光忽然增加力量射到他的身上来了。

“但是李家老楼怎么办呢？不烧吗？”

李杰的脸孔即时苍白起来了。他明白了李木匠的意思。怎么办呢，啊？……如果何家北庄和胡家的房屋可以烧去，那李家老楼为什么不可以烧？如果何二老爷和胡根富是农民的对头，那他的父亲李敬斋，岂不是更为这一乡间的祸害？不烧吗？不，李家老楼也应当烧啊，决不可以算作例外。但是……躺在床上病着的母亲……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小姑娘，李杰的妹妹……这怎么办呢？啊！李敬斋是他的敌人，可以让他去。李家老楼也不是他的产业了，也可以烧去。但是这病在床上的母亲，这无辜的世事不知的小妹妹，可以让他们烧死吗？可以让他们无家可归吗？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啊？……

李杰低下头来了。义务与感情的冲突，使得他的一颗心战栗起来了……房中一时的寂然……无情的，如锋利的刀口也似的声音又紧逼着来了：

“不烧吗？”

李杰被逼得不得不开口了，但是他的声音是这样地低微而无力：

“木匠叔叔！要烧，李家老楼当然也不能算作例外。不过……木匠叔叔！我的母亲病着躺在床上，还有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妹妹……”

“不烧吗？”

李杰仍旧低着头，宛如驯服的待刑的罪犯一般。他没有勇气再往下说下去了。他觉得他此刻可以跪下来请求李木匠不再逼问他，啊，这是怎样残酷的逼问啊！……

“那么，怎么办呢，队长？”

残酷的，尖冷的，侮辱的声调终于逼得李杰气愤起来了。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吗！？”

“听队长的命令……”

李木匠说了这么一句，便回转身走出房门去了。李杰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停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李木匠决意烧去李家老楼……病在床上的母亲或许会被烧死……痛哭着的惊叫着的小妹妹……这怎么办呢，啊？……李杰在绝望的悲痛的心情之下，两手紧紧地将头抱住，直挺挺地向床上倒下了。他已失去了一半知觉……

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他被惊慌着的张进德的声音所震醒了。

“刚才有人向我报告，说李木匠带领了一队人去烧李家老楼去了……说是你的命令……这是真的吗？”

李杰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不做一点儿声响。张进德见着他这种神情，不禁更加怀疑而惊慌地问道：

“是怎么一回事？”

李杰抬起头来，睁着充满苦痛的眼睛，向立在面前的张进德望了一会，半晌方才低微地说道：

“也可以说是我发的命令……唉，进德同志！如果你知道……”

张进德未等他说完，即打断他的话头说道：

“你不是发了疯吗？你的父亲当然是我们的对头，可是你的病了的母亲，不知世事的小妹妹……这，这怎么行呢？赶快差人叫他们回来才是！”

张进德说了这话，回头就走，可是被李杰一把将他的袖子拉住了。李杰将他拉到床沿和自己并排坐下，依旧很低微地说：

“进德同志！你以为我是发了疯吗？我一点也没发疯。人总是人，我怎么能忍心将我的病了的母亲，无辜的小妹妹……可是，进德同志！我不得不依从木匠叔叔的主张……”

“他主张什么呢？”张进德很性急地问。

“他主张将土豪劣绅们的房屋都烧掉，破坏他们的窝巢，这是对的。何家北庄，胡家圩子……应当烧去……但是李家老楼烧不烧呢，木匠叔叔问我。你知道，木匠叔叔素来不相信我，如果我不准他烧李家老楼，那不是更要令他不相信我了吗？而且那时候恐怕这一乡间的农民都要不相信我了。别人的房子可以烧，可是你自己的房子就不能烧，哼！……他们一定要不满意我。如果他们不满意我，那我还干什么革命呢？这一次对于我是最重大的考验，我不能因为情感的缘故，就……唉！进德同志！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你知道我这时是怎样地难过啊。我爱我的天真活泼的小妹妹……”

“现在去止住他们还来得及啊。”

“不，进德同志！”李杰很坚决地摇头说道，“让他们烧去罢！我是很痛苦的，我究竟是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忍受……只要于我们的事业有益，一切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

张进德的手仍被李杰的手紧紧地握着。李杰低下头来，张进德也为之默然。

这时自卫队的队员们在院中已开始唱起为李杰所教授的革命歌来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四十八

自从李家老楼和何家北庄被焚了以后，县内的风声陡然紧急起来了，农会得到确实的消息：新编的民团会同军队即日下乡剿灭农匪……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自卫队决定退到离关帝庙约有十余里之遥的一带深山里，以静观敌人下乡后的动静。有些勇敢的青年们不满意退避的主张，以为这是示弱的行为，可是一来因为人数不足，二因为枪械缺乏，若不退那岂不是要送死吗？……

荷姐依旧是先前的荷姐，执行着艰苦的工作，度着贫寒的生活。荷姐又不是先前的荷姐了，她已经和她的丈夫对等起来，不再受吴长兴的牛马式的虐待了。也许吴长兴很不满意这样，但是她有妇女部做后盾呵，而且她决定了，如果吴长兴再施行虐待，那她便不再给他做老婆了。“世界上的男人多着呢，谁稀罕你这黑鬼？”她时常这样威吓她的丈夫，而且她想，一个女人没有丈夫，不见得便不能生活……

正弯着腰在菜园内锄地，一面又幻想着这幻想着那的当儿，荷姐忽然为着走近她面前的脚步声所惊动了。她抬起头来，见是自己的面孔沉郁着的丈夫，便开口很不恭敬地说道：

“不在农会里操练，现在回来干什么？”

破草帽下面的吴长兴的面孔，死板板地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他只将乌紫的厚嘴唇动了一动：

“回来干什么？农团快要派兵来打我们了。我回来收拾一点东西，上山去……”

“就快来了吗？”荷姐一下将锄头放在肩上扛着，仿佛预备去对敌的样子。她的两只纯厚的眼睛这时惊异得变成为圆形了。接着吴长兴一句一句地，慢慢地告诉了她详细的情形，他说，敌人的势大，而自卫队又没有充足的家伙；他说，他跟着自卫队上山去，而她，荷姐，留在家里看家……

“我也跟你们去？”荷姐说。

吴长兴将眼睛一睖，预备骂他的老婆，然而他即时明白了，发火是没有用处的，只得平一平气说道：

“你跟我们去干什么呢？你是一个女人，又不能打仗……”

“呸！我不能打仗？”荷姐将锄头往地下一竖，吐着轻蔑的口气，说道：“我比你还打得凶些。只要我手中也有枪。你看一看我就是！”

“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枪呵。”吴长兴的气更低下去了。他这时宛如被他的老婆的强硬的态度所压服住了。

“没有枪也不要紧，石头扁担都可以。我一定跟你们去。把我丢在家里干什么？”

“那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呢？”吴长兴的声音更为低小了。荷姐听见这话，如神经病发作了也似的，两手握了锄柄，哈哈地狂笑起来。

“你家里有什么金银财物？你家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值得小偷来照顾？”

荷姐往胸部捶了几拳，停住不笑了。她两眼瞪着被她的狂笑所弄得呆了的丈夫，继续正经地说道：

“我们只要把破烂的衣服捆一捆带在身边，再也没有可以舍不得的东西了。走，我们到屋里去收拾东西罢。还有一小罐子锅巴我们可以带着做干粮……”

荷姐荷着锄头在前面直挺挺地走着，吴长兴很服顺地跟着她，慢慢地进入为他们所要抛弃的低小的茅屋，在这里他们结婚，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长时间的凄苦的贫寒的生活……

* * *

害着伤寒病症，躺在床上不能走动的王贵才，眼看着他的小妹妹毛姑和着何月素即刻就要离他而去了，去跟着自卫队一道退避到那深山里，因为打柴他也曾到过那里几次……怎么办呢，啊？他病了，他不能跟着他们一道去，这该是使他多么难过的事！唉，这讨厌的病！这逼得他不能充当自卫队队员的病！为什么他要害了这种万恶的病呢？王贵才最后恨得伏着枕哭泣起来了。

素来很严厉的王荣发近来不知为什么待自己的儿女有点宽大起来了。先前他很气愤儿女的行动，百般企图着打断他们和农会的关系，可是自从张举人游街以后，他却静默起来了。虽然不公开地表示同意，可是对于儿女的行动却不再加干涉了。有时老太婆为着儿女的行动生气，老人家反安慰着她说道，让他们去，现在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了……听着紧急的风声，老人家见着王贵才病在床上躺着，十分地代为焦急起来：他不能跟自卫队上山去怎么办呢？农团将他捉住了，大概是不会活的……虽然“他病了，或者不至于”这种解释安慰着他老人家，可是老人家总不能放下心去。

听着女儿要跟着自卫队上山去，王荣发始而不以为然，可是后来想

到女儿不离开的危险，便也就不加阻拦了。可怜的老太婆见着亲爱的女儿要离开她，要离开安稳的家庭，而要去跟着什么自卫队一些男人们一道，跑到那什么无吃无住的深山里去，也不知一去有没有回来的时候，整整地哭了一个整夜。

“妈！不要紧的。女人也不止我一个，还有何先生，吴长兴的老婆大概也是要去的……我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妈！……”

毛姑的劝慰总减低不了老太婆的焦虑。她拼命地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冒险，她说，任死也死在一道，可是老人家反对，而毛姑又执意着要去，终于使得她只有无力的哭泣而已。

最后，毛姑走向病榻跟前，向自己病了的哥哥辞别。看见哥哥的热度极高的通红的面孔，以及他那泪丝丝的，饱含着无限的悲哀的眼睛，毛姑忍不住掩着袖子哭泣起来了。王贵才很费力地伸出热得烫人的手来，将毛姑的左手紧紧地握着，几番地欲言又止，后来将手松开，脸转向床里面去了。他仅仅用着万分苦痛的声音说出一句话来：

“妹妹，你去罢！……”

立在毛姑背后的何月素，亲睹此凄惨的情状，也不禁落下几滴泪来。然而她意识到时候已不早了，该动身走了才是，于是便忍着心向毛姑催促着说：

“毛姑娘！我们要走得了，再迟恐怕赶不上他们了。”

出乎何月素的意料，毛姑即时拭一拭哭红了的眼睛，回过脸来毫不留恋地说道：

“好，我们走罢！”

在老太婆哭泣的声中，在老人家呆着的怅怅的眼光中，毛姑和何月素各人手提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向着关帝庙的那方向走去了。

* * *

当李木匠走进门的时候，他的老婆正在很专注地缝补着他的破了的白布裤子。李木匠本是不大爱穿有了补丁的衣服的，可是近来因为穷困，无钱买布的缘故，便也就不得不把爱漂亮的脾气遏止一下，经常穿他的老婆所补的破衣服了。他的老婆和先前一样，很安于自己的穷苦的命运，不过先前她吃惯了她丈夫的拳头，现在却渐渐把这事忘记了。如果农会的妇女部将很多的妇女都鼓吹得觉悟起来了，则她，李木匠的老婆，还是照着先前一样地生活着，思想着，从没有过超过她现在的范围以外的希求。李木匠一方面恨自己老婆愚蠢，可是见着别人的老婆不服从丈夫，也就很庆幸自己的命运了。

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停下手中的工作，也不起身，只将呆笨

无光彩的两只眼睛望着他，宛如忘记了说话一般模样。

“我的裤子补好了吗？”李木匠问。他的老婆摇一摇头，表示还没补好。

“那怎么办呢？”李木匠的眉头皱起来了。“我即刻就要拿去才行。我们自卫队今天就要进山里去……你快补完好吗？”

听了这话，他的老婆如梦醒了也似的，即刻低下头慌忙地动起针线来。李木匠立在她的面前，往下看着她的手内针线的移动，心内禁不住想起来了她的愚蠢然而很驯服的性格，她的惯于过着穷苦的生活，以及他往日待她如何地不好……这样的老婆好呢还是不好呢，他想。胡根富的二媳妇的风骚的模样在他的脑际里涌现出来了……接着他便想到那一晚被打的情形，不禁有点脸红起来了，同时，他生了对于他的忠实的老婆羞愧的心情。还是这样的老婆好呵，他想。

约莫经过十分钟的光景，他的老婆将裤子补好了。他将裤子拿到手里翻看了一下，然后顺手叠将起来，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他的老婆仍愚笨地望着他的动作，不说话。

“你把我所要穿的衣服都收拾好，”李木匠转过脸来向她说道，“我要带上山去。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她忽然脸孔苍白起来了，惊慌地张开厚唇的大嘴问道：

“你要到哪里去呵？把我一个人丢掉吗？”

一种失望的要哭的声音，使得李木匠重重地看了她几眼，动了怜悯的心情。他想将她拥抱起来，好好地安慰她几句，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的习惯，终于止住。

“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怎么过日子呢？……”

她终于呜咽着哭泣起来了。这时李木匠才拉起她的手来，如大人安慰小孩子也似的口气说道：

“听我说，不要哭。我不久就要回来。家中还有点米……地里的豆子你别忘记锄……一个人好好地过日子，我不久就要回来……等我们自卫队打了胜仗的时候，我们的穷日子就会好起来。不要哭，给我收拾东西罢……”

四十九

五十余人的队伍如长蛇一般地走上往三仙山的路途了。张进德领着第一队在前引路，李杰压在第一队的队角。在他的后面行走着三个女人，女人们的后面是十几个挑着米粮杂物的，再后面是第二队，第三队。队伍当然是很花色的，有的荷着快枪，有的握着长刀，有的武器只是直挺的木棍……

他们具着同一的命运，跳动着同一的心，开始向着同一的方向走去。在那不可知的前途上，他们期待着的是些什么呢？他们之中谁个也不能说定。但是他们一致地感觉到了，今后他们将走上新的斗争的路，这斗争的结果不是胜利便是死灭，不是他们重新回到关帝庙，便是李敬斋重新把定住统治者的势力。

炎热的太阳发着淫威，秧稞中的热风更闭塞住人们的呼吸。汗珠子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身上流着，如淋着雨也似的，就是不断地用袖口或手巾揩拭，也不能稍微止住。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撑着伞，可是有的只是光着头，一点什么遮盖都没有。李杰看见走在他的前面的癞痢头的头上，那无毛的疤痕被日光晒得发红而要迸出油来的模样，不禁发出一种怜悯的声音：

“喂！黄同志！（别人都称呼他为癞痢头，而李杰独称呼他为黄同志。）太阳晒得很痛罢，来，来和我共一把伞，这伞很大。”

可是荷着一支快枪，正走得有劲的癞痢头，回过满流着汗水的红脸来，很感激地微笑道：

“不用，李先生！我是这样晒惯了的。”

“你为什么老是称呼我李先生？”李杰用手巾揩一揩脸上的汗水，一面很亲密地向癞痢头说道，“我不是几次叫你称呼我为李同志吗？我们都是同志，没有谁个是先生呵。三仙山你到过吗？”

“我去过几次呢，李先生。”

“你看，你又称呼我李先生了！”李杰略微表现出一点气愤的神气。癞痢头有点难为情起来，笑着说道：

“妈的，我这样称呼惯了，总是记不得……”他停了一会，将眉头皱了一下，向李杰问道：“我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可说不定。”李杰说。

“妈的，我们的家伙不够，讨厌！不然的话……”

前面有人唱起山歌来，那嘹亮的喉咙打断了李杰对瘌痢头说话的注意。接着有很多的声音同时附和起来。“这一次虽然是回避，也可以说是逃跑，但是孩子们的心气并不颓丧呢……”李杰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听着在他觉得是很悦耳的歌声。

在李杰后面行走着的三个女人，她们的头上都戴着阔边的草帽，手里都提着小小的包袱，如果从远处看，一定认识不出她们是女人来。她们比男人们好说话些，一面走着一面不断地说着话。她们自成为一个小小的世界，仿佛男人们的山歌声，引起不了她们听的兴趣。何月素现在完全变成农家女子的装束了，照着她的外表看，谁个也认识不出她是何家北庄的何小姐，何二老爷的侄女儿……“我现在和你们一样了，你们看，可不是吗？”她常常向毛姑们这样很自得地说着，她们也就渐渐忘记了她是生自另一个阶级了。可是在女人们的口中不大容易冒出“同志”两个字来。她们虽然和何月素是很亲密的，可是说起话时，还总是脱不了一个老的称呼“何小姐”。

“何小姐！你知道这三仙山为什么要叫作三仙山吗？”

李杰正在幻想着，忽然为毛姑的娇脆的声音所打动了，不由得回过脸来望她们，就在这个当儿，毛姑向他笑着很妩媚地说道：

“李先生！不要听我们的瞎三话四！我们女人有女人的话，你不懂得。”

“也许能懂得一点呢。”李杰也笑着说道，“现在讲的是男女平等，为什么你不准我听你们的话呢？”

毛姑有点难为情起来，回过脸不再搭理李杰，继续向何月素问道：

“你知道吗？”

李杰见着何月素摇一摇头，说声不知道，可是她的目光却向他的身上射着，这使得李杰不自主地将脸红了一下便回过头来了。

“你知道吗，毛姑娘？”李杰听着这是吴长兴的老婆的声音。“真的，我活了这么大，还不知道这三仙山的来源呢。”

“这是我妈说给我听的。从前在什么时候，有姊妹三个，大的叫云霄，第二个叫琼霄，第三个叫碧霄，她们在山上修仙学道，后来都成了神仙。成了神仙以后，她们姊妹三个都上天上去了。后世的人知道她们三个在这山上修过仙，便给这山起个名字，叫作三仙山。山上有个三仙庙，那里供着的便是她们姊妹三个的神像。听说她们很显灵，烧香的人很多呢。”

“你妈去烧过香吗？”荷姐又问。

“她是去过的。听说山路很难走。”

“也不知还有多远。我已经走累了呢。”何月素很疲倦地说。

“你看，那前面不是吗？大约不大远了。”

毛姑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我妈说，她们姊妹三个都有宝贝……”

“她们有什么宝贝呢？”荷姐急促地问。

“云霄的宝贝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琼霄的宝贝叫‘金蛟剪’，碧霄的宝贝叫‘混元金斗’，听说这‘混元金斗’厉害极了，任什么道行高的神仙都怕它。”

“怎么个厉害法呢？”何月素也这样感着兴趣地问起来了。

“这‘混元金斗’是我们女子的（毛姑的声音放低了）马桶炼成的，最厉害不过。只要把它一放出去，哪怕有多少万的人马也可以装得下。有道行的一被装进去，便什么道行都没有了，所以所有的神仙都怕这个东西……”

不等毛姑将话说完，荷姐又急迫地问道：

“那‘金蛟剪’呢？”

“那‘金蛟剪’听说也很厉害。那是由裁衣服的剪子炼成的。只要将这宝贝一放出去，那空中便有两条霞光万道的活龙交叉着，任你有千军万马，一霎时就可以剪得一个不留。听说有一次姜子牙得罪了琼霄，琼霄生了气，便放出‘金蛟剪’来剪他，若不是他的师傅救了他，他几乎要送了命呢。”

“我们要是有这两桩宝贝就好了。”荷姐很惋惜地说。

“有什么用？”毛姑笑着问。

“有什么用？！”荷姐很郑重地说道，“如果有了这样的好宝贝，那我们今天还上山去干什么呢？随便他们派多少兵来，我们还怕他们吗？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打尽了。只要有这样的好宝贝，那我们……”

何月素扑哧一声笑起来了。

“你们说得怪当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宝贝？这不过是一般人传说罢了。什么修仙得道，什么天花乱坠的宝贝，那都是假的，世界上哪有这么一回事呢？你们千万不可以相信这些事情！”

三人都沉默下来了……

李杰一面虽然觉得荷姐的幻想好笑，可是一面也禁不住想道，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宝贝，那他将宝贝得到手里，便可以很快地将这种不公道的世界改造好了……

一行人已经快要到三仙山的山麓了。在晴朗的天气之下，三仙山上面的树木，以及一切起伏和凹凸的地方，都很清晰地可以看见。李杰的一颗本来很平静着的心，忽然很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他感到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和他的同志们。从这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关帝庙呵……他想。但是另一种勇敢的声音向他说道：

“你在疑虑着什么！不是胜利便是死灭！勇敢地向前奋斗罢，李杰！”

这时他听见队伍中的杂乱的声音：

“你的老婆留在家里，你放心吗？”

“稻穗子已低头了。今年也不知道要不要再交租……”

“我们在山上好打他们些。妈的，他们来多少，我们便打多少，一个一个地将他们送回老家去！”

“我有什么舍不得？”

“走呵，你回看什么呢？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吗？”

五十

本来很寂静的三仙庙的大殿，现在变为一张巨大的床铺了。吃过晚饭以后，众人都很疲倦地在大殿上躺下，有的垫着木板，有的垫着随身带来的竹席，有的垫着布毯……他们直着，横着，无秩序地交叉着，一致地发出如雷鸣也似的鼾声来。三个女人将两个老道士的卧室占住了，两个老道士骇得不敢作声，只乖乖地躲在厨房里。这些人们突然的到来，对于他们恐怕要算是凶神的下降了。他们简直不明白发生了一回什么事……

李杰因为上山的时候不小心，膝头跌破了一块皮，也就和着众人一道儿睡下去了。张进德无论如何没有即睡的兴趣。今夜的他的脑海，异乎寻常地起伏着不定的波浪，一会儿想到这，一会儿想到那。“老道士还在厨房里吗？……”由着这种思想，他便握着枪摸到黑暗不明的厨房里去了。厨房内寂无人声，这使得张进德一瞬间想道，老道士大概是偷跑了。他身边衣袋内有一盒火柴，即刻掏出来一根擦着了照一照，这时他见着两个老道士躲在灶台背后，正坐着在打盹呢。

“老道士！”张进德将灶台上的灯燃着了以后，走至他们两个跟前，用手将他们的肩头推了一推。从睡梦中醒来的两个老道士，见着张进德手中握着枪的模样，只当是逼命的来了，便一齐扑通地跪下来，发出很惊慌失措的声音，哀求着饶命。

“大……王……爷！饶……饶命！”

“我又不是强盗，你为什么称呼我大王爷？起来，我好好向你们说话！”

两个老道士依旧全身战栗着，跪在地下不敢起来。张进德见着他们这般模样，觉得又是可怜，又是可笑。

“我们都是农会的人，”张进德很和善地向他们两个解释着说道，“我们是自卫队，你们听说过吗？”

“是……是……大王爷饶命……”

“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暂且借你们的庙住一些时日就走，你们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不会害你们的。可是不准你们私自下山，如果你们私自下山，被捉住了便没有性命。晓得了吗？”

“晓得……了！……”两个老道士叩了一个头，这样连忙答应着说。“不敢……大王爷饶命！……”

走出了厨房之后，张进德复走至大殿上巡视了一下，便走出庙门外来了。三仙庙位于半山腰间，它的前面是一个小小的空场，空场的前面再下去一点，便是黑黝黝的松林了。在昏黄不明的月光下，张进德看不清晰那山脚下的景物。时在炎热的夏季，夜晚的山风，吹到人的身上，虽然也觉得有点凉意，但是疲倦了的心神却被吹得轻松而清快起来了。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阴森可怕的山鸟的或是野兽的叫鸣，但是张进德的胆量很大，这时并不觉得有一点儿可怕。他也曾过过山居的生活，但是独自一个人在昏黄的月光之下的半山之中，这样凄清地徘徊着，恐怕今晚要算第一次呢。

想起农会的前途……想起矿山上的生活……现在他是和同志们退避到这三仙山里来了。难道就没有再回到关帝庙的希望了吗？难道他和同志们所开始的斗争，就这样得不到好结果吗？听说全中国又重新整个地进入到□□的时期了……这就是说资本家和地主们要继续压迫下去！难道我们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吗？不，这是不会的！……矿山上的工友们现在怎么样了？待遇还是那样的不好？工头还是那样的凶恶？那里的组织又该怎样了？还是和从前一样地受压迫吗？……听说隔县里已经聚了一千多农民，他们正式地和官兵对抗起来，也不知现在的情形是怎样了……若这里弄得不好，或者加入他们的一道去……

无数的思想的波浪在他的脑海里沸腾着。地下的他的影子跟着他在空场上走来走去，有时月光被云块所遮蔽了，那他便失去了跟着自己走动的侣伴。不知为什么，一阵略微大一点的风送来了何月素的影子，于是他的心动了一动，接着便想起她的为人，她的声音笑貌……“真是一个难得的姑娘！”他不由自主地从口中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她在爱着李杰呵！你有什么资格可以爱她呢？你在发痴！”转瞬间这种思想又把他的微笑着的心情变成忧郁的了。忽然他吐了一口涎沫，狠狠地向自己骂道：

“呸！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想到这些不相干的事情！浑蛋！”

身背后的脚步声，打断了张进德的一切的思想，即刻使他谨戒起来。

“进德哥！你还不睡干什么？”

听见这是李木匠的声音，张进德这才放下心了。他不直答李木匠的话，即时反问着道：

“你不睡觉走出来干什么？”

“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睡不着。”

“为什么这样？”

“进德哥！你不知道……在我未当队长以前，我觉着我自己还没有……现在我觉得我肩头上的担子重起来了，到处都留起心来。今晚老是睡不着，生怕会有什么岔子出来，所以我走出来看看……”

月亮突然冲破了云围，放出很明亮的光来。张进德很清晰地看出李木匠的脸上的很慎重的表情，不禁暗自想道，这是一个好汉子呵！……他慢慢地将李木匠的手拉起来，张进德很友爱地说道：

“老弟！现在是睡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休息一下，明天，说不定，也许要和敌人开火呢。”

月亮微笑着将两个人送进了庙门……

五十一

毛姑离开了以后，躺在床上的王贵才身上的热度突然增高了。在半云半雾里，如沉沉地吃醉了酒也似的，他失去了大半的知觉。父亲是怎样地呈现着焦虑的面孔，母亲是怎样地掩面哭泣，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身边的景象。他觉得他飘浮在一种什么渺茫的，迷蒙的海水里，被一种什么醉了的热的空气所熔解了也似的。他忘记了一切。

第二天早晨他似乎略微清醒了一点。见着两位老人的愁苦的情状，他明白了他是在病着，而且这病症似乎是很沉重的……他不禁伏着枕头哽咽地哭泣起来了。他想起来了妹妹，想起来了离他而去的自卫队……深恨自己害了这冤枉的病，只得无力地躺在病床上，不能和同志们在一起奋斗，这倒是怎样地倒霉呵，所以他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两位愁苦着的老人家见着自己的儿子这般的情状，便强装笑容来安慰他，可是他们不明白他的悲哀的原因，所以他们的安慰也就收不到相当的效果。

“毛姑呢，妈？”他明知道毛姑已经跟着自卫队上山去了，可是现在不知被一种什么突然的思想所推动，不自主地问了这么一句。

“毛姑跟人家去了，等一两天就回来。她临去的时候叫你在家好好地安心养病呢。”

老太婆口中由苦痛而勉力说出来的谎言，无疑是增加了他的病症的劣药，于是他又昏沉起来了……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一种凶恶的叫骂的声音，将他的昏沉了的神志又惊醒了。他睁开眼睛来一看，见着满房间立满了武装的人们，而立在他的床前的一个尤为凶恶。只见他左手握着一支快枪，右手拿着一条皮鞭，像是即刻便要开始鞭打的模样。贵才在他的左眉毛上面的一块疤痕上，在他的一张大嘴上，认识出来这是胡根富的二儿子，这是胡小扒皮……在短促的惊异的时间之后，贵才明白了这是一回什么事。他又将烧红了的眼睛合上了，静等着他的敌人对于他的虐待。一瞬间他本想爬起身来，狠狠地给胡小扒皮一个耳光，可是他病了，他没有力，病了的身躯使他不能做有力的反抗。于是他决意以沉默的态度来对付他的敌人，“看你怎么样对付我呵！”他想。

“妈的，你装死吗？你这小王八羔子也有了今日！我看你现在还敢凶

吗？”

王贵才依旧沉默着，动也不一动。这使得胡小扒皮更加发起火来了，便狠狠地用枪柄向王贵才的大腿上捣了一下，隔壁的老太婆的悲惨的哭声传到他的耳鼓里来了，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将眼睛睁开来骂道：

“胡小扒皮！我病了，没有力气和你说闲话。你要将你老子打死，就请你快些动手，不要这样折磨人！”

红涨着的眼睛恨不得将立在面前的胡小扒皮吃掉！但是他病了，他没有力……“横竖不过是一条命罢，”他想。只见两眼射着凶光的胡小扒皮将手一招，发下命令道：

“把他拖出去！”

如野兽爪子一般的许多只手将无力的病了的身躯拖下床来，接着便残酷地拖出门去，拖到日光热蒸着的稻场上……两位老人家上前拼命地强夺自己的儿子，可是被野兽一般的人们推倒在地下，疼痛得抱着破伤了的膝头，一时爬不起身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听见了啪的一声枪响，接着第二声，第三声……

两位老人家同时晕了过去……

众人围绕着血溅了满地的，伏着的王贵才的尸身，继续着残酷的，胜利的叫骂：

“这小子现在可不会再逞能了！”

“请他到阎王面前去革命罢！”

“妈的，这小子活像一只死了的乌龟。”

“你别说！这小子倒很聪明的，可惜不学好，闹什么鬼革命……”

武装的人们，由胡小扒皮领着头，又开始到别的村庄上捉人去了，稻场上的空气重新寂静下来。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天空中的太阳被一块黑云所遮蔽住了，使得大地呈现出阴沉的暗色。惊走了的稻场旁边的两株大树上的乌鸦，重新回至自己的窝巢来，开始做着哇哇的哀叫……

五十二

三仙山位于群小山的拥抱之中，周围冈峦起伏，风景绝佳，被人称为名胜。曾在什么时候，李杰为着三仙山的美名所诱惑，也曾想过来游览一番，饱一饱眼福。现在他是到了三仙山了。这三仙山的优美的景物，他有了尽情欣赏的机会。

但是李杰已不是先前的李杰了。先前的李杰企慕着三仙山，而卒未达到游览的目的，现在的李杰到了三仙山，可是他此番已不是什么名胜的游客，而是避险的战士了。这三仙山对于他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此外什么茂林修竹，什么清泉峭石，已博不了他的注意。

在晴朗的天空之下，立在三仙山的半腰，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见那前面数里以内的景物。那小河的蜿蜒，那村庄的散布，那田野的碧浪……一一呈在眼前，历历如画。李杰同着张进德和小和尚三人同立在一块躺着的巨大的青石上，向前察看这三仙山左右的形势，在什么地方可以埋伏，在什么地方可以预备着第二条下山的出路……那山脚下的优美的景物虽然也在李杰的目光之下，然而它们却引起不他的兴趣了。他这时所想到的只是怎样防御敌人，怎样向前进攻，怎样向后退守，伟大的责任心将他的一切闲情逸兴都消灭了。

一直到现在还继续穿着和尚衣服的小和尚（其实他现在已是自卫队的队员，而不是关帝庙的小和尚了。）立在李杰的右面，好像他的小小的卫士也似的，这时他看见那远处一个什么地方，用手指着说道：

“李先生！你看，那不是我们的关帝庙吗？”

李杰摇一摇头，微笑着说道：

“你弄错了。关帝庙不是在那方向呢。”

“小和尚大概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关帝庙罢？老是这里也是他的关帝庙，那里也是他的关帝庙……”张进德笑着打趣小和尚，小和尚气鼓鼓地反驳道：

“我有什么舍不得关帝庙？关帝庙是我的金銮殿不成？”

“不过我倒舍不得一个人，”小和尚沉吟了一会儿，很凄楚地说道，“怪可怜的……”

“你舍不得哪一个？”李杰问。

“我舍不得王贵才……他待我很好……”

小和尚将头低下了。李杰呆瞪着他那圆滚滚的和尚头，如发了痴也似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可是他的一颗心很自责地跳动起来了。小和尚还记念着王贵才，而他，李杰，王贵才的好朋友，反来忘记了，这岂不是浑蛋吗？……但是他转而想道，这也不能怪他，他的事务很忙呵！……但是王贵才的病状怎样了呢？也许……也许他在床上不能行走，被来剿匪的军队捉去……

就好像有了确实的预感也似的，李杰忽然变了面色。张进德觉察到了这个，急忙地问道：

“你，你是怎么一回事呀？”

“没有什么，”李杰将心神镇定了一下，摇一摇头轻轻地说道，“我想起病在床上的王贵才……”

李杰将话刚说到这里，小和尚忽然很惊诧地指着向他们这儿走来的一条上山的路上叫道：

“你们看！那是谁个这样慌慌张张地跑上山来？好像有点认识……”

李杰和张进德顺着小和尚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有一个人慌张地向着他们走来。等那人走近了一点，小和尚带一点欢欣地首先叫道：

“啊哈！这是王荣发老伯，你们看可不是吗？”

踉跄的老人家走至他们三人面前，已经是面色惨白，满身流汗，没有再说话的力气了。只见他一跤扑倒在地下，喘着似乎要断了的气，半晌没有动弹。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条木棍，素来不离口的旱烟管，这时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杰见着老人家的这般情状，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巨大的祸事，一颗心更加不安起来。他一时不知如何措置，等到张进德和小和尚将老人家扶起来坐着以后，他才惊颤地开口问道：

“是怎么一回事，荣发老伯？”

老人家望着李杰，那泪水如浪潮一般，从他那干枯了的眼睛流下来了……李杰觉得自己也好像流了泪也似的，用袖子揩一揩眼睛。停了一会，老人家开始哽咽着说道：

“我的儿子……他们……把我的儿子打死了……他们将他从床上拖下来，活活地枪毙了……”

李杰觉得自己也立不住脚来，快要倒在地下了。他的幼年的好朋友，现在的勇敢的同志，居然很残酷地死在敌人的枪下了，居然首先被牺牲了……老人家继续哭诉着当时王贵才遇难的情形。他最后说，他的老婆也因为伤心太甚而死去了。他现在只剩了一个人。他爱他的唯一的儿子。他的儿子既然惨死了，他再也没有别的希望。他决定跑上山来加

入自卫队，也许因为年老了不中用，可是他能烧锅，他能打柴，或者做一点什么小事……

一种巨大的愤恨将李杰的精神振作起来了。他走上前将老人家扶起，面对面地，好像发誓一般地，坚决地说道：

“老伯！不要再伤心了！你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很好。事情总是有你做的。我们要替贵才弟报仇！可是报仇的事情并不是一哭就可以了事的。”

“他们快要来了呵！”老人家揩一揩脸上的眼泪，这样报告着说。小和尚卷一卷袖子，如就要对敌也似的，气愤愤地说道：

“妈的，叫他们来就是！打死他们这些兔崽子！”

“老伯！”李杰最后说道，“天不早了，你还没吃饭罢，我们到庙里去吃中饭去。毛姑娘很好。如果她看见你来了，一定很奇怪呢。”

五十三

整个的三仙山为夜的黑暗所吞食了。天空中满布着深厚的阴云，间或从某处未合拢的云孔里，露出来一粒两粒的微星。从天的西北角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也就在那里闪耀着迅速的金光。气候燥热得很。大的暴风雨就快要到来了。

在进三仙山的路口旁边，新造了一个小小的草棚，这就是自卫队守山的岗位。黑夜隐藏了它的形象，如果不是里边有一星星的灯火，令得守岗的五个人还能相互地望着面目，那恐怕会令守岗的人们自己也觉得是不存在的了。

同伴们在铺着荒草的地下对坐着，寂寞侵袭了他们的心，如果没有谈话来活动一下草棚内的空气，那他们真要会感觉到不可忍耐的压迫，说不定要逃出这个岗位也未可知。他们的年纪都不过三十岁，那一个坐在草棚门口的癞痢头，看去也不过二十岁的光景。坐在他的右首的一个黑黑的面孔生得很结实的汉子，用手向他的肩头拍了一下，笑着说道：

“癞痢头！我真没料到你现在变得这样好了。李先生和张进德都很喜欢你呢。”

癞痢头睁着圆而大的眼睛望着称赞他的人，半晌没有说话。后来他的脸孔转向草棚门口以外，很平静地，如自对自地说道：

“事情哪有一定呢。我从前那样也不是因为我生来就是坏坯子。我家里也没有田也没有地，父亲去吃粮去了，到现在还不见音信。剩下来我和我的妈妈。老太婆瞎了眼睛不能动。我有什么法子想呢？所以我只有……”

癞痢头止住不说了。众人都寂静地期待着他的下文。

“你说下去呀！”有一个催促着他说。他停了一会，忽然转过红了的面孔，向着大家很兴奋地说道：

“你们以为我从前做小偷是乐意的吗？我要养活我的母亲，我要养活我自己，我不得不做这种事呵！可是这种事并不是容易做的。有一次我因为偷一只鸡，几乎没被两条恶狗撕掉。有一次我被捉住了，打了一个半死。这是容易做的事情吗？我曾经打了几次的主意，妈的，决意不做这种事情了，可是，他妈的，帮人家帮不掉，不做小偷只得饿死。可是

我想活着，我不愿意饿死……我为什么要饿死呢？……”

众人齐向他射着同情的眼神。首先称赞他的那个结实的汉子，这时点一点头，如有所悟也似的，慨叹着说道：

“癞痢头！你说得不错。就是因为不愿意饿死的缘故，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即如我何三宝在先喜欢赌博，人家称我赌棍，其实我也是因为没有法子才这样。我又不是个猪，谁个不愿意学好呢？如果我有田种，如果我不愁吃不愁穿，那我真愿意做一个赌棍吗？”

何三宝皱了一下眉头，沉吟了一会儿，后来继续说道：

“我本来是有田可以种的，只因为我的父亲亏欠了胡扒皮的许多债，不得已只得将几亩田卖给他了。我一家子就是被胡家弄穷了。我恨不得将胡扒皮打死才能出气……”

“听说胡扒皮的儿子胡小扒皮，”何三宝对面的一个面目很清秀的青年农人插着说道，“现在做了民团的什么排长了呢。王贵才是他带着人打死的。妈的，真冤枉！那一天晚上把他捉住了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送回老家呢？若是那晚把他送回老家了，倒免得他现在和我们作对。”

“我们的探子报告，说他们明天就要来打我们呢。”另外一个缺着牙齿的青年这样说。何三宝不搭理他们的话，依旧继续着自己的思想说道：

“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界是太不平了！穷人也是人，本来可以过得好日子，可是有钱的人设了许多陷网，硬逼得穷人无路可走，妈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革命了。”癞痢头接着很坚决地说道，“我们一定要弄得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田种，不准不做工的人享受现成的福气。我们怕的就是不齐心！如果我们穷人能团结起来，妈的，还怕他们什么何二老爷，李大老爷！妈的，天王爷我们都不怕！”

一直到现在沉默着的躺在草地上的那个瘦削的汉子，忽然叹了一口长气，发出很悲愤的声音说道：

“你们都说你们苦，可是你们不知道我比你们更苦呢！张举人把我家的田强买了，将我的父亲打了一顿，我的父亲被活活地气死了。我的母亲也投了水……”

瘦削的汉子如喉咙被什么东西突然地塞住了一样，很费力地咽了一口大沫，随之停住不说了。众人寂静着，默然地望着他那副苦痛着的面孔，不料从他那深陷着的眼睛里簌簌地流下珠子一般的泪来。

“你这家伙是怎么一回事？”癞痢头急促地问他。他将老蓝布小褂子的袖口揩了一揩眼睛，然后俯视着地下的荒草，依旧如哭着也似的模样，继续说道：

“我发了誓……我要亲手将张举人杀死……可是这老东西已经死了……”

“哎哟！”瘌痢头笑起来了。“我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因为这个！你这家伙真不济事，动不动就哭起来了。他家里的人还很多呢，有得你杀的……”

喀嚓一声巨雷，如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响着也似的，即时将众人惊怔住了。草棚被风吹得乱晃，使得坐在里面的人们担起心来。瘌痢头伸头向外边一望，四周依旧被不可冲破的黑幕笼罩着，望不见什么影子。在雷声和风声过去了之后，忽然有一种什么哧唧哧唧的声音传到众人的耳朵里，使得他们即时警戒起来。各人握好了武器，走出草棚以外，齐向路口那边望去，见着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两个人影在挪动。

“谁个！”何三宝厉声地问。没有回答。两个黑影子似乎有要逃跑的模样，可是瘌痢头的枪声已经响了。只听哎呀一声，有一个黑影子倒在地下，而另外的一个飞也似的逃出了众人的视线。何三宝首先向目的物跑去，接着众人都跟了上来。果然是一个人，是一个尚在呻吟着的人……

将受了枪伤的这人拖到草棚里以后，一个小小的法庭开始了。瘌痢头也不注意这人的面目怎样，伤在何处，急于开口问道：

“你这小子，你快说你是来干什么的，若有一句假话，便送你去见阎王爷！”

“请你们不要打死我？我，我说实话就是了。我是民团派来当侦探的……”

在惊神方定的众人的面孔上，展开了胜利的微笑……

五十四

从昨晚被捕的侦探的口里，自卫队得知来攻打三仙山的，并不是正式的军队，而是新编的民团。敌人的力量要比自卫队大了两倍，然因为是新编的民团，自卫队便也就不将他们放在心上。在为着气愤的火焰的燃烧着的情况之中，自卫队的队员们都表示着坚决的勇敢的态度。“妈的，杀下山去！怕什么呢？”在这一种兴奋的鼓噪的呼声中，唯有李杰的态度照常地镇静着，不大轻于说话。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之后，李杰忽然为欢欣所鼓动着了，发下了命令……

又是夜晚了。阴云布满天空，黑暗笼罩着大地。三仙山的面目被隐蔽起来了，敌人无论如何也得不了三仙山上的动静。将到半夜的辰光，自卫队全体动员，悄悄地走下山去……这时驻扎在山脚下的敌人，因为日里百般的进攻而不得逞，正在沉醉于疲倦的梦里。忽然“杀呀！杀呀”的叫喊声，哗哗啪啪的枪炮声，就如山崩地裂了也似的，将他们从梦中惊醒了。有的爬起来就跑，然而受了伤，已经跑不动了。有的胆大一些的还拿起枪来抵抗，有的骇破了胆，伏着不动，胡乱地为斧头或是刀所砍死了……

自卫队的队员们个个争先，任谁个也不落后。李杰和着小和尚一道，也和其他的队员们一样，拼命地向着敌人杀去。小和尚的手里只一条和他身段长短差不多的木棍，不过这算不得他的武器，他的武器是满衣袋子里的爆竹，他拼命地将这些爆竹燃放着，在黑夜里，这种声音就好像枪炮的声音一样，在惊慌中的敌人无论如何也辨别不出来。三仙庙里所存着的爆竹，是香客们敬神用的，今夜恐怕要用去了一大半。小和尚素来就喜欢放爆竹，而今夜放爆竹以恐吓敌人，这对于他更是有兴趣的事。

敌人退去了……在照耀的火把的光中，众人看见许多敌人的死尸，有的受了伤，在地下躺着，呻吟着，不能跑动。自卫队获得了很多的枪支。李杰见着这种胜利的情形，不禁欢欣无比，发下一声凯旋的命令。不料在乱哄哄的人众之中，在不知从何处发来两响枪声之后，李杰哎哟一声倒在地下了。眼见得藏在黑暗的，为众人所不觉察的地方的敌人，这样地看清了目标……

小和尚哭叫起来了。众人围绕着躺在地下的呻吟着的李杰，一时如失了知觉也似的，都惊怔地望着，哑然不做一点儿声响。又响了两声枪声，接着又有两个自卫队的队员倒下了，这时众人才恢复了知觉，齐声喊道：

“快些！快些！我们捉拿敌人呵！”

敌人已逃跑了。在黑夜里很难追寻敌人的踪影。在四处搜索了一番之后，众人又重新失望地，悲哀地聚集起来。两个受了枪击的自卫队员已经死去了。李杰还是正呻吟着。小和尚伏在他的身上只是嘤嘤地，如死了他的亲爱的人一般，很伤心地哭泣着。队长受了伤了，他们的领抽……怎么办呢，啊？谁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张进德一时也为这巨大的打击所震惊得不知所措，然而明白的思想终恢复了他的常态。他亲自将呻吟着的李杰背起来，在前引着众人，一步一步地走上山去……

留在庙中的三个女子和着王荣发，曾战战兢兢地将自卫队送下山去，现在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自卫队的回来。一一的枪声，爆竹声，叫喊声，他们都听得很清楚，他们的心境比身临战场的战士们的还要不安。最后，立在庙门前的等待着的她们，终于见着自卫队走上山来了。大概是打了胜仗罢，她们想。可是不见了李杰，不，李杰还在着，可是他不能走动了，而伏在张进德的背上……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呵！女人们哭起来了。

张进德将李杰放到床上躺着以后，他自己也就坐在床沿上，两眼瞪着呻吟着的受了伤的李杰，如中了魔一般，痴呆地说不出话来。小和尚跪着，伏着床沿，仍继续嘤嘤地哭泣着，那悲痛的声音会使心硬的人也落下眼泪。李杰给了众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他的眼睛渐渐睁开了。他已恢复了知觉。见着围绕在床前的众人，他苦痛着的眼睛渐渐红起来了，然而他勉强着没有流出眼泪。沉吟了好一会，他开始低微地说道：

“诸位同志！我怕不能活了……”

小和尚忽然握着他的手，哭着叫道：

“李先生！你不要死呵！你不能死呵！”

李杰略微摇一摇头，充满着苦痛地说道：

“我的亲爱的小同志！小朋友！我要死了，我不能再和你在一道了……”

他的眼泪眼见得要随着这种悲哀的声音流出来时，忽地将眼睛闭上了。这时呆着的张进德，忽然如惊醒了一般，向前伸着头，接着将头摆了一摆，如哭了也似的说道：

“李同志！我们的事业还没有成功，你是我们的先生，你，你不能把

我们丢开啊！”

李杰又慢慢地将眼睛睁开了。他向张进德沉吟了一会儿，声音较先前沉重了一点，说道：

“进德同志！我料不到我今晚上就被敌人打中了。我不应当死，因为……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很能做事的，同志们都很信仰你，我希望你此后领导同志们好好地，好好地进行下去……”

忽然李杰的面孔苍白得可怕起来，他的眼睛开始射着异样的绝望的光。这时正在和何月素相抱着的毛姑，好像感到李杰快要断气也似的，即刻如疯狂了一般，将众人分开，跑至李杰的床沿前跪下，一把将他的手握起来，颤抖地说道：

“李先生！李先生！你不能死啊！我不要你离开我啊！李先生！……”

从渐渐失去光芒的李杰眼睛里，最后滴出几滴眼泪来。他企图着张一张口还说些什么，然而未说出话之前，他的眼睛往上一翻，即时就断了气……

张进德慢慢地将头低下来了。小和尚和毛姑紧紧地抱着痛哭起来。立在床前的队员们，有的呆如木鸡一般立着不动，有的低着头用袖口揩着自己的眼泪……巨大的不可尽度的悲哀裹住了众人的心灵。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阴惨的风，将摇晃着的桌子上的灯火吹灭了……

五十五

第二天的清早，张进德亲自带领着刘二麻子，吴长兴，李木匠和着老人家王荣发，在三仙山的半腰，找到了一所避风而前景开阔的地方，作为李杰和两个队员的葬地。山中也没有现成的棺木，只得在墓穴挖掘好了以后，将三人赤着体掩埋起来了。

落着丝丝的细雨。天气的阴凄符合着人们的悲哀的心境。在每个人的面容上寻不出一点愉快的痕迹来。然而没有一个人哭。张进德说，在战士的墓前只有坚决的誓语；而不应当做无力的哭泣。三位最亲爱的同志死了，他们，还生存着的人们，应当发誓为死者报仇，应当完成死者的心愿。不错，唯一的领袖李杰同志死了，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并不可以因此而丧气，只要大家万众一心，奋斗下去，那事业也是可以成功的……

在凄凉的半山坡下，新起了三堆黄土。从此死者永远无言地躺着了，但是生者的艰苦的路程还正长远着呢。每一个人怀着酸楚的心情，每一个人起了对于前途命运的幻想。但是战士们只有进没有退，只有向前是出路，只有努力奋斗是得到出路的唯一的方法。“同志们！我们在死者的面前发下誓来罢！”在最后的张进德的喊叫之中，众人觉得心神忽然振作起来了。愤恨代替了悲哀，誓语代替了哭泣。向前呵，同志们！……

女人们也忍住了急于要流出来的眼泪。毛姑和何月素手携着手立在李杰的墓前，很久很久地向那墓土瞪着，仿佛她们企图着看见那已掩蔽住了的面目。然而她们是望不见那个亲爱的面目了。最后何月素侧过脸来望望毛姑，毛姑也侧过脸来望望何月素。她们俩相互地看出各人眼中的深沉的悲哀，那悲哀不单是由于死了一个优秀的或是重要的同志，而且由于死了为她们女人们，所爱着的一个人。她们俩相互地明白了，各自无语地凄然低下头来，然而这时充满着她们的心的，不是爱情的嫉妒，而是一般的悲哀。

最后，众人又重新回到庙内了。需要预备着新的战争，需要预备着新的力量！死者已卸了责任，而这责任加在了他们的肩上。向前呵，同志们！……

唯有小和尚一个人还独自立在墓旁，不愿即行离去。等着众人都离开完了以后，他向李杰的墓前跪下了，开始很郑重地叽咕着，如同往日在菩萨面前拜忏的一般。

“李先生！小和尚跪在这里你知道吗？你待我很好，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忘记你。你被那天杀的什么老王八羔子打死了，我一定要替你报仇，不报仇那我就辜负你老人家了。如果你会显灵的话，千万望你在暗地里保佑我，我好找到那个天杀的混账老王八羔子报仇呵……”

小和尚说到这里，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不料就在这个当儿，他听见背后有人说道：

“小和尚！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小和尚吃了一惊，回过脸来一看，见是手持着一大束野花的癞痢头，便气鼓鼓地立起身来问道：

“你管我什么事情？”

“我只问你一声，你怎的就这样气鼓着嘴？”

癞痢头说着，将手中的一大束野花抖了一抖：

“你看，我找了这许多花来。”

“要这花干什么？”小和尚将气略平了一点这样问。

“你这小和尚真蠢！你没听过将花献在死人的墓前是顶雅致的事情吗？我跟李先生过了许多日子，他待我很好，现在他死了，我想，我也没有别的东西来祭奠他，所以找了这许多花来放在他的面前，想他是很喜欢花的，一定会在阴间称赞我还有情义之分。你说可不是吗，小和尚？”

小和尚被癞痢头说得佩服之至，便也就在沉郁着的面容上展起微笑来，说道：

“亏得你有这个心眼儿。我倒没想到。好，我也去摘一些来……”

丝丝的细雨还是继续地飘着，但是地下并不见得十分潮湿。癞痢头也不顾及腿上的污得白色变成了灰色的裤子，照着小和尚一样地向着李杰的墓前跪下了……正在低着头采着野花的小和尚，忽然听见了癞痢头的哭声。“这小子倒很有点良心呢！……”他想。

五十六

那一晚的袭击，虽然给了民团一个重大的创伤，可是不过数日后，三仙山的脚下又增加了一连的军队。敌人的力量更加扩大起来了。虽然因为山路的险隘，敌人不容易攻上山来，可是想以现有的自卫队的力量攻下山去，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敌人取着围困的策略，而山上的粮食快将告尽了……怎么办呢，啊？和敌人打罢，力量不够；不打罢，那岂不是坐以待毙吗？除开唯一的一条上下山的弯曲的道路而外，没有别的下山的出路，因之也就没有得到粮食的方法。如果敌人再围困一礼拜的时间，那自卫队一定都要整盘地饿死了。

怎么办呢，啊？队员们都愁苦着，谁个也想不出救急的办法。现在张进德是队长了，同志们相信他，希望他，因此他应当想出一点什么，然而和众人一样，张进德什么也没想出来。在他的沉毅的面孔上，现在布满了忧郁的阴云。他的眼睛虽然还炯炯地放着光芒，然而如果你逼近一看，那便要看出他那眼底深处的苦痛和焦虑来。但是悲观的语句从来不自他的口中发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和他对于同志们的意义。如果他也表示悲观起来，那更要馁同志们的气，这就是说，同志们更要陷入绝望了。不，无论情形是怎样的严重，境遇是怎样的艰难，他都应当鼓着同志们的气，而这英勇的气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怎么办呢，啊？……张进德每逢听到这个问题时，总是很镇静地说道：

“不要紧！我自有办法。待我好好地想一想。”

但是表面的镇静总是压抑不了内心的焦虑。他说他有办法，其实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是在欺骗着同志们，然而他想道，这种欺骗是必要的，否则，也不知道要使一些孩子般的同志们弄到怎么样的颓丧的地步！他知道，他不应当欺骗同志们，然而有时候这欺骗也是必要的啊。

他很相信同志们的，这些简单的乡下人的勇敢和纯洁，在他们的热烈的愤恨之下，他们可以拼命，可以死。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要想从他们的简单的暴动着的脑筋中，寻出一个良善的方法来，那大半也是枉

然。正因为这个，他感觉自己在他们之中的重要。但是他现在也无法可想了！怎么办呢，啊？他的责任是引导他们走入生路，而不是引导他们去寻死路。寻死路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发下一个命令杀下山去……

在日里，在夜里，他的思想没有休息。无论如何，就是把脑壳想破了，也要想出一个脱出危险的方法来！今天焦急得不过，他带领着小和尚走上三仙山的最高峰，想借此将胸怀开阔一下，顺便察看一下山前山后的情形。可是山后是绝壁千丈，没有出路！……他隐隐地望见那百里以外的邻县境内的一带蜿蜒着的山岭了。一种突然的思想使得他自对自地责骂起来：

“我这浑蛋！我为什么将他们忘记掉了呢？”

“什么事情呀，大哥？”小和尚惊异不解地问他，可是他为着突然起来的思想所包围住了，没有回答小和尚的问话。他想起了，在那蜿蜒着的一带山岭之中，聚集了千余人的如他们一样的队伍，占领了县境的大半……

“就是这样干罢！”

最后他又这样自对自地说了一句。在他的面容上眼见得展开了希望的微笑的波纹了。小和尚莫名其妙地惊瞪着他的奇异的表情，本待要开口问他，可是他已拉住了小和尚的小手，说声我们回到庙里去罢……

他即刻将自己的思想告诉同志们知道。他说，坐以待毙不是良策，而且他们孤单得很，一定要找一个出路。他说，这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乘着敌人的不意，拼命冲下山去，去向金刚山入伙去，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谁个也不反对。这样就决定了。在一种新的希望之中，在这要被离开的三仙山上，他们过着最后的一夜。

第二天的黎明。队伍在云雾之中悄悄地走下三仙山了。三个女人也改变了男装，她们如普通的自卫队的队员们一样。张进德怕她们有失，特地将她们列在队伍的中间，并招呼她们前后的队员们给以照应。

敌人的营垒挡着去路。要想逃出，那便要冲过敌人的营垒。好在这时敌人都在睡梦之中，就是有几个哨兵来往，也是晕头晕脑的，没精打采快要睡去的模样。等到自卫队将队伍列好之后，张进德将手一挥，号令着一齐哑然无声地冲向前去……

因为没有预备和敌人对敌的缘故，各人拼命地以逃出敌人的营垒为目的，所以并没有响动枪炮。敌人的哨兵被杀死了。等到睡梦中的兵士们都醒来了而意识到是一回什么事的时候，自卫队已冲过营垒了。可是他们并不放手，即刻追击起来。每一个自卫队的队员都用尽所有的力量

向前奔逃，毫不还击。可是枪弹从后边如雨点也似的飞来，有多少不幸的队员竟中了弹而殒命。

一点钟以后的光景，追击的敌人渐渐落后得很远了。枪声也渐渐稀少了。但是众人还不敢停留一步，仍继续着向前奔逃。等到后来觉得已离开危险的境界了，众人才渐渐地松起脚来。有的喘不过气来，有的忽然倒在地下不能走动了……张进德发下了休息的命令。

在队伍都聚集拢来了的时候，张进德点检了一番：失去了十三个男同志，一个女同志何月素……他差一点要哭出来，然而他勉力地忍住了。这个时候不是表示悲痛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毛姑红着眼睛发着哭音诉道，“本是一道跑的，何先生在起初跑得也很有劲。可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我们便把她丢掉了。我想将她找到，可是怕敌人赶来了，来不及……”

“她本来是一个文绉绉的小姐，怎么能经得起这样拼命地跑呢？恐怕是……”

荷姐没有把话说完便咽住了。张进德低下头来，想借此免去众人看出他的红了的眼睛，悲哀的表情。他所爱着的何月素死了……勇敢的女子……良好的同志……

忽然，立在张进德旁边的，精神奕奕的小和尚将他的手腕拉了一下，很欢欣地叫道：

“大哥！大哥！你看，那不是一个人歪歪地走来了吗？那样子好像……说不定是何先生呢。”

张进德的精锐的眼光判定那人不是别个，那正是他们适才所提起的何月素。欢欣充满了他的身心，他即刻很快地迎向前去。是的，这是何月素，这是他们亲爱的何月素！她的右腿上略受了一点微伤，因此她走路歪歪的有点费力。她的面孔为着汗水所浸淋而显现着十分疲倦的苍白。但是她的眼光依旧活泼，依旧地充满着希望。见着张进德迎上前来，她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由于过于欢欣的缘故，忽然走不动了，一下子向地下坐将下来。

“张同志！我右腿受了一点伤。”她颤颤地说。张进德并没答言，走上前去，用着两只有力的臂腕将她的微小的身躯抱起来了。何月素也不反抗，两手圈起张进德的颈项。两眼闭着，她在张进德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梦……

1930年11月5日于吴淞


百部红色经典
山雨
王统照 著
山雨欲来，蓄势待发
胶东大地的风云变幻，北方农村的社会图画
时代暗影下奋起反抗，风雨飘摇中寻求出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雨 / 王统照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48-8
I. ①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4865号
山雨
作 者：王统照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高霁月
封面设计：吴黛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5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6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48-8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一

冰冷清朗的月光下，从土墙围成的小巷里闪出一个人影。臃肿的衣服长到膝部，一双白鞋下的毛窝在月光中分外清显。他沿着巷外的石子街道，穿过一带残破的篱笆，向村子的东头走去。

修长的怪影映在薄有雪痕的地上，大耳的皮鞋，不整齐的衣服，还有斜插在腰带间的长旱烟袋——他身上的一切反映成一幅古趣的画图。

路往下去，愈走愈低，他在一个地窨的天门前立定——说是天门，却是土窟的穴口。在地上不过三尺高，人是要弯着身子向里走的。一扇破了缝的单门透出地下面微弱的灯光。

照例地用手掌拍门之后，下面有人从破缝中向外张望了一会儿，即时将木门移动，这突来的人影随即在月光下消没了。

室内的沉郁的空气与浓密的烟使这新到的客人打了一个喷嚏。原来这不满一丈长八尺宽的地下室中却有十几个农人在内工作，闲谈。

“？！陈大爷，快过来暖和暖和，看你的下胡都冻了。”一个五十岁的编席的人半哈着腰儿说。

“欧哈！今儿个的天够一份！夜来的一场雪使了劲，天晴了却也冷起来。我——不用说了！这样的天气大早上还跑到镇上去，弄到天快黑才得回来。是啊，人老了什么都不中用。回家喝过几杯烧酒还觉得发冷……”下来的老人一边说一边向腰里掏出烟管，在油腻的荷包中装烟。

“什么？你老人家的事就多。快近年了，又有什么事还得你跑来跑去？怕不是去催讨利钱？”另一个穿着粗蓝布短袄的中年编席的农人笑着说。

“罢呀！老二，你净说得好听。不差，这两年放钱真有利，四五分钱都有人使。你倒是个伶俐鬼，可惜我没钱放了！年还不晓得如何过去，你听着！”他将拿烟管的一只粗手的五指全放开，“赊的猪肉，找人家垫的粮钱，娶媳妇的债务，下半年摊纳的买枪费，我再算一遍：六十吊，一百二十吊，又二十吊，三十多吊，合起来怕不得八十块洋钱。好！放给人家自然又得一笔外财！咳！可是如今反了个了！”

他那有皱纹的瘦削的长脸骤然添了一层红晕，接着在咳嗽声中他已将旱烟装好，向北墙上的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焰上吸着。

一向躺在草荐上没有起来的赌鬼宋大傻这时却坐起来，搔搔乱长的头发道：“对！陈庄长，你家的事我全知道。从前你家老大曾同我说过不是一回，这种年代正是一家不知道一家！上去五年，不，得说十年吧，左近村庄谁不知道本村的陈家好体面的庄稼日子，自己又当着差事。现在说句不大中听的话，陈大爷，你就是剩得下一个官差……”宋大傻虽然是这里著名的赌鬼，但他并不真是傻头傻脑，他有一份公平热烈的心肠，所以他都是想起什么便说什么的。

“大傻，你倒是公平人。不过老大还常常同你一堆儿玩，你就是这一份脾气改不了，老大更不成东西，近来也学会玩牌……”老人虽这么直说，口气并不严厉。

“算了吧，陈大爷，冬天闲下来玩几次牌算得什么，又是一个铜子一和，我这穷光蛋能玩得起，你家老大还怕输光了家地？他的心里不好过，你老人家不大知道，可是我也犯不上替他告诉，儿子大了还是不管的好……”

即时一屋子里腾起了快活的笑声，先前说话的编席的人咧着嘴道：“你真不害臊，快三十了还是光棍子，却打起老太爷的口气来。我看你赶快先找个媳妇来是正经——有好的也许改了你这份坏脾气。”

“咦！奚二叔，你别净跟我不对头。我是替古人担忧啊！有了大孩子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对付孩子。像我找个媳妇也许不难，不过谁能喂她；再一说什么好脾气坏脾气，我看透了，这样的世界！你脾气好，一年好容易集留了一百八十，啊呀！等着吧！难道敢保定就是你自己的？”

一根纸烟的青烟在这位怪头脑的少年的口边浮起，这是在这地窖中最特别的事。

新来的老人坐在木凳上伸了个懒腰，叹口气道：“大傻的话不大中听，是啊，他何尝说得不对？你大家不大到镇上去，终年又不进一次城，不比我，跑腿，知道得多。好容易集得下几个钱……话说回来了，今天我到镇上去，没有别的，为的是要预征啊！”

这是一个惊奇的新闻，满屋子的农人都大张着眼睛没有话说。因为陈大爷的术语在他们单纯的思想中还听不懂，还是宋大傻有点明白。

“预征就是先收钱粮吧？”

“对呀。现在要预收下年的钱粮！你们听见过这种事？从前有过没有？”

“这算什么事！”五十岁的编席子的奚二叔放下手中的秫秸篾片道，“真新鲜，我活了五十岁还没听见说过呢！”

“然而我比你还大十二岁！”陈大爷冷冷地答复。

“到底是预——征多少啊？”角落的黑影中发出了一个质问的口音。

陈大爷撩抹着不多的苍白相间的胡子慢慢地道：“一份整年的钱粮！不是吗？秋天里大家才凑付过去，我不是说过借的债还没还，现在又来了！没有别的，上头派委员到县；县里先向各练上借；练上的头目便要各庄的庄长去开会……”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呢？”宋大傻的不完全的比喻。

“什么开会？”陈大爷接着说，“简直就是分派哪一个庄子出多少，限期不过十天，预征还先垫借……还一律要银洋。铜圆不用提，票子也不要，可也怪，镇上的银洋行市马上涨了一码。”

“那么还是那些做生意的会发财。”奚二叔愣愣地说。

“人家也有人家的苦处。货物税、落地税、过兵的招待费，这一些多要在他们身上往外拔。遇见这时候他们自然得要捞摸几个。”

“可不是！”宋大傻将纸烟尾巴踏在足底下，“头几天我到镇上裕丰酒坊里去赊酒，好，小掌柜的对我说了半天话。酒税是多么重，他家这一年卖了不少的酒，听说还得赔账。他们不想做了，报歇业却不成，烟酒税局不承认。这不更怪？世界上有这样的官！”他兴奋得立了起来，却忘记这地窖子是太低了，额角恰巧撞在横搁的木梁上，他本能地低下腰来，额角上已是青了一块。

他抚摩着这新的伤痕，皱皱眉头却没说什么——在平时他这冒失的举动一定要惹得大家大笑，现在只有几个年轻的人咧着嘴儿向着他。

“有这样的官！”宋大傻虽是忘不了碰伤的痛楚，却还是要申叙他的议论，“不是官是民之父母吗？现在的狗官，抽筋剥皮的鬼！”

奚二叔瞪了他一眼，因为他觉得这年轻的赌鬼说话太没分寸了，在这地窖子中是露不了风，可是像他这些有天无日的话若是到外面去乱讲，也许连累了这个风俗纯正的村子。同时，一段不快的情绪在这位安分的老农人身上跳动。

宋大傻也明白了这一眼的寓意，他“扑哧”笑了一声。“奚二叔，不用那么胆小，屋子又透不了风，我大傻无挂无碍，我怕什么？不似人家有地有人口，大不成地往后说一句话，还得犯法！我就是好说痛快话，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所靠的光棍儿，这些事与我什么相关？酒税也好，预征也好，反正打不到我身上来！可是我看见不平一样要打，一个人一辈子能喝风不管别人的事，那就是畜类也做不到！”

奚二叔被这年轻人的气盛的话突得将喉中的字音咽了下去。

陈大爷坐在木凳上提了提家中自做的白棉袜，点点头道：“话是可以这么说，事可不是能这么办的！这几年的乡间已经够过的了，好好地休

息下都有点来不及，何况是一层一层又一层地逼！谁叫咱是靠天吃饭，实在是靠地吃饭啊！有地你就得打主意，吃的、穿的、用的、向上头献的，统统都得从土里出！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说也难信，一年比一年涨得快。譬如说自从银圆通用开以后，镇上的东西比前几年价高得多，地里的出产——收成就是粮粒落价，不收成又得花高价钱向人家买粮粒，怪！怎么也没有好！不知怎的，鬼推磨，谁家不是一样？除非自己一指大小的地都没得，哪样捐税少得下？从这四五年来又添上防匪、看门、出夫、出枪、联庄会，弄得年轻人没有多少工夫去做活，还得卖力气，格外掏腰包。年头是这样的刁狡，可是能够不过吗？做不起买卖，改不了行，还得受！只盼望一年收成就算大家的运气——今年就不行，一阵蚂蚱，秋天又多落了两场雨，秋收便减了五成……”

“减了五成，你们自己有地的无非是肚子里不用口里挪。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他们还管你年成好不好？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是按老例子催要，不上，给你一个退佃（这是善良的），到明年春天什么都完了！种地的老是种地，乡下人容易揽得来几亩佃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痨病鬼萧达子轻轻地说出他的愤感。

奚二叔本来早已放下了两手的编插工作，要说话，不想被冒失的宋大傻阻住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便用右手拍着膝盖道：

“大家说来说去埋怨谁？尽管你说，当不了什么！陈大哥，说点老话，这些年轻人记不得了！上去三十年，六七十吊钱的一亩地，二十文一尺棉花线布。轻易连个拦抢的案子也没有，除非是在大年底下。陈大哥，你记得我推着车子送你去考，那时候，我们到趟府城才用两吊大钱……自然这是做梦了！陈大哥，到底是怎么的？你还识字，难道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东西的价钱都同飞涨一般，乡间不论是收成不收成总不及以前宽裕，还有上头要钱要得又急又凶，为什么呢？”

这种严重的问题迫压得全地窖中的人都茫然了。连颇为晓得外事的宋大傻也说不出来。陈大爷又装上了一袋烟，向石油灯焰上去吸，一点灵敏的回忆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

“欧！想起了，这些事都是让外国鬼子作弄的……”不错，这是个新鲜的解答。把这十几个人的思力能引到更远更大的事情上。在他们坦白的心中，这句话仿佛是一支利箭射中了他们的旧伤，免不得同时有一个“对”字表示他们的赞许，虽然有的还没有说出口来。

尤其是奚二叔，他从经验中对陈老人的简单答语十分赞同，觉得这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在一瞬中，他记起了他与那时的青年农民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接连而来的八卦

教，“扶清灭洋”的举动；以后是铁路，奇怪的机关车，凸肚皮大手指的外国人，田野中的电线杆，枪，小黑丸的威力；再往下接演下去的是大水灾，日本人攻T岛的炮声，土匪，血，无尽的灰色兵的来往。于是什么早都有了：纸烟，精巧的洋油炉，反常的宰杀耕牛，玻璃的器具，学生，白衣服……零乱的一切东西随着当初他们抵抗不成的铁道都来了！于是他觉得他们快乐的地方便因此渐渐堕坏下去。渐渐地失去了古旧的安稳，渐渐地添加上不少令人愤懑像铁道似的魔鬼的东西。自然，这洋油，洋油灯，便是其中的一件，然而怎么办呢？二十年来不仅是他的村庄找不出一盏烧瓦做成的清油灯，就是更小点的乡村每间茅屋中到晚上都闪摇着这熏人欲呕的黑焰小灯。洋油一桶桶地从远处运到县城，到各大镇市，即时如血流般灌满了许许多多乡村的脉管。啊！他从这句有力量的话里引起了纷乱的回忆与难言的愤感。在略为静默之后，他用右手又拍了一下大腿道：

“是啊，这都是外国鬼子作弄的！可也怪，咱们的官老是学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法会迷惑了大家！”

“这就是国家的运气了！”另一个在编席子的农人慨叹着。

“你小时念过几句书就会发这些又酸又臭的议论。”宋大傻若有新发见似的又弯起腰来。“什么运气！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的，却更比从前会搂了。难道这坏运气就只是咱们当老百姓的应分吃亏？”

陈大爷用力吸了两口青烟，又从鼻孔里喷出，他沉着说：“你老是好说摸不着头脑的怪话，真是‘一攮枪’，只图口快。当官的会搂钱，是呀！现在的玩意儿太多，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告示，大洋钱便从各处都被吞了下去。但为什么这些官儿有这么多的主意？难道说现在的人都聪明了，都坏了？”

宋大傻瞪了瞪他那双带着红血丝的大眼，嘴唇方在翕动，陈大爷赶快接着说去：“谁不明白这里头是什么玄虚，谁就得糊涂到底！”

这又是一个关子，全地窖子中的听众又没得插问的力量了。陈大爷向斜对面的赌鬼瞅一瞅眼睛，爽性直说下去：“人总是一样的人，怎么这些年坏人多？不用提土匪了，管干什么的再没有以前的忠厚样儿，耍滑，取巧，求小便宜，打人家的闷棍。国家的运气坏了，国家的运气坏了，到底也有个根苗！告诉你们一句吧，这全是由鬼子传过来的洋教堂、学堂教坏了的！”

在这群质朴的农民中，经过多少事情的陈庄长算得善于言谈，他懂得说话时的筋络，应分的快利与引动人去喝彩的迟缓，他是很自然地蛮

有把握。因为他与县官、练长、镇董、会长、校长以及各种的小官吏谈话的时候多，虽然人还老实，却也学会了一些说话取巧的诀窍。

于是他又截住了自己的语锋。

首先赞同这话的是奚二叔，他觉得陈老头在平常往往与自己说话不很合得来，独有对于这些大事他是有高明见解的。“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鬼子修铁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学，好好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譬如镇上，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识字，谁还不赞成？不过为什么非改学堂不可？本来就不是好规矩；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目无大人的坏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什么？从前念过书的当当先生也不行了。这些孩子不愿扛锄抬筐，更不能当铺店的小伙，吃还罢了，穿得也要讲究些。不就拿着家里的钱向外跑，又有几个是跑得起的？”

他这一套“感慨系之”的话一时说不清楚，积存在胸中的话他恨不得一口气说完，然而在墙脚的那个黄病的佃农却轻轻地道：

“奚二叔，话不要尽从一面讲，学堂也发福了一些人家呢。北村的李家现在不是在那里？那里是关东呢，做官！他家的大少爷若不是从宣统年间到省去上学堂，虽然是秀才，怕轮不到官位给他……还有镇上吴家的少爷们，有一些能够在外面耀武扬威，人家不是得了办学堂与上学堂的光吗？”

宋大傻从鼻孔里哼了哼道：“原来啊，达子哥你净瞧得见人家的好处，却也一样要破工本。即使学生能学会做官，可也不是咱这里小学堂出身便办得到！”

萧达子从没想过这里，确实使他窘于回答。他呆呆地将黄色的眼球对着土墙上的灯影直瞧，仿佛要更往深处去想，好驳覆对方送来的拦路话。

“还是傻子有点鬼滑头。奚二哥的话不免太过分了。人要随时，你一味家想八辈子以前的事，还好干甚？宣统皇帝都撵下了龙庭，如今是大翻覆的时代！看事不可太死板了。闷在肚子里动气，白费！我就不这样。小孩子到了年纪愿意上学堂，随他去吧。私学又不准开，只要来得及，也许混点前程。不过随时严加教训，不可尽着他无法无天地闹。说也可怜，一切的事都被外国人搅坏了，到头来还是得跟他们学样！这怪谁？总不是咱们的本心眼儿。然而你不从也得受。李家、吴家的少爷们都是什么人家，做官为宦，一辈子一辈子地熬到现在，他们也只有从这

里找出身。你待怎么说？所以傻子的话有他的理。没有钱你能入学堂才怪！像咱们更不必想了。能教小孩子上几年算几年，谁还管得了再一辈的事！”陈老人迟缓沉重的口音，显露出他内心的感慨是在重重的压伏之下。他对于将来的事是轻易不想的了。过去的郁闷虽然曾给予他不少的激发，但暮年的心力却阻止他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表示了。得过且过，对付下去，一份自尊心，还留下一点好好干的希望之外，便什么都消沉下去。所以他对于这乡村中的二十年间的变化虽然都是亲身经历过，也能约略地说出那些似是而非的种种事变的关系，然而他是那样的老了，每每闻到足底下的土香，他便对一切事都感到淡漠。

他们无端绪的谈话到此似乎提起了大家的心事，都有点接续不下去。他们原来只能谈到这一步，更深的理解谁也无从想起。洋灯、学堂出身、收成，这些事虽然重要，虽然在几个健谈的口中述说着，其实在他们的心底早被预征的消息占据。然而相同的是大家似是有意规避这最近的现实问题不谈，却扯到那些更浮泛的话上去。

在沉默中，四五个人的编席工作又重新拾起。白的、朱红的秸片在他们粗笨的手指中间很灵活地穿插成古拙的图案花纹。虽然是外国的商品从铁道上分运到这些乡村中来，打消了不少他们原来的手工业，可是还有几项东西居然没曾变化过来。席子便是几项手工业的一种。生火炕的北方到处都需用这样的土货，不管上面是铺了花绒、棉绒或者是羊毛花毯，下面却一定要铺花席。穷点的人家没有那些柔软温暖的东西，土炕上粗席子总有一张。因此这一带的农人到田野都成一片清旷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便干着这样的副业。

每个农村在这夜长昼短的期间，地窖子便成了公共的俱乐部。不管是一家或是几家合开的窖子，晚上谁都可以进去谈话、睡觉，无限制也无规例，更用不到虚伪的客气。甚至有几个赌友玩玩印着好汉的纸牌也不会令人讨厌。窖子中有的是谷秸，可以随意取用。地下的暖气能够避却地面上的寒威，又是群聚着说故事编新闻的所在，所以，凡是有地窖的地方晚间是不愁寂寞的。

陈老人方想要回去，已将烟管插在腰带上，突然由地平线上传过来一阵轰轰的声音。因为在地下面，听上去不很真切，但练习出来的听觉，使他们都瞪大了眼睛，晓得这是什么声音。好在还远，仿佛隔着有七八里路的距离。陈老人更不迟疑，走上门口的土阶道：

“听！又是哪里在放土炮！”

奚二叔放下了手中的一片未完工的花席，弯腰起来。“我也出去看看。你听，这是从东南来的响声。”接着向他的同伙说：“我回家去一

趟，说不定今晚上不再回来。大家小心点！”他又向墙上的暗影中挂的几杆火枪指了一指，即从陈老人的身后走出。

微缺的月轮照得皑皑的地上另有一份光彩。空气冰冷，然而十分清新，一点风都没有。隔着结冰的河向东南望去，除却一片落尽了叶子的疏林什么都没有。

仍然听得到轰轰的土炮余音，由平旷的地面上传来。一星火光也看不见。时而夹杂着一两响的快枪子弹尖锐的响声，似乎远处在夜战。

两位老人一前一后急遽地向庄子中走去。他们现在不交谈了，却也不觉得十分惊异与恐怖。当他们走到一家菜圃的篱笆前面，从村子中跳出几只大狗向天上发狂般地乱叫。同时也听见巡夜的锣声喤喤地由村子西头传来。

二

因为夜里听了好久的枪声，奚二叔比每天晚醒了两小时。虽是冬日，他照例要在刚刚天亮的时候钻出暖烘烘的被窝，这早上他一觉醒来看见纸糊的木棂窗上满罩着太阳的光辉。他即时把破羊皮短袄披在肩上，一边爬下炕来趿蒲鞋。

“爹，洗脸水早弄好了，在锅上面盖着。”外间墙角上正在摊饼的儿媳妇向他说。

“你看，睡糊涂了，什么时候才起来！吃亏了夜来不知哪个村子与土匪打仗，累得我没早睡。”

挟了一抱豆秸从门外刚进来的孙子小聂子搀上说：“爷爷耳朵真灵精，我一点都没听见。”说着将枯黄的豆秸与焦叶全推到他母亲的身旁。圆鏊子底下的火光很平静温柔地燃着。这中年的女人有她的久惯的手法，一手用木勺把瓦盆的小米磨浆挑起来，不能多也不能少，向灼热平滑的鏊子上倾下。那一双手迅疾地使一片木板将米浆摊平，恰巧合乎鏊子的大小。不过一分钟，摊浆，揭饼，马上一个金黄色的煎饼叠在身左旁秫秸制成的圆盘上面。她更时时注意添加鏊子下的燃料，使火不急也不太缓，这样才不至于干焦与不熟。她自从在娘家时学会这种农妇的第一件手艺，现在快三十年了，这几乎是每天早上刻板的功课。她必须替大家来做好这一日的饭食。她当天色还没黎明时就起来赶着驴子推磨，把一升米磨成白浆，然后她可以释放了驴子使它休息，自己单独工作。这些事有三小时足能完了。因为是冬天，家中没有雇短工，田野里用不到人，春与夏她是要工作整个上午的。奚二叔的家中现在只有她是个女人，一个妹子嫁了，婆婆死去了许多年，所以这“中馈”的重任便完全落到她的两条胳膊上面。幸而有一个孩子能替她分担一些。

奚二叔就锅台旁边的风箱上擦着脸，却记起心事似的向女人问：“大有卖菜还没来？”

媳妇正盛了一勺的米浆向瓦盆中倾倒：“天放亮他去的，每天这时候也快回来了。听说他今儿回来得要晚点，到镇上去还要买点东西呢。”

“啊啊！记起来了。不错，夜来我告诉过他的，偏偏自己忘了。”

十二岁的孩子坐在门槛上听见说爹到镇上买东西去便跳起来，向他

爷爷道：

“买什么？有好吃的没有？”

“你这小人儿只图口馋，多大了，还跟奶孩子似的。你爹是去买纸，买作料和酒，有什么可吃？高兴也许带点豆腐乳与酱牛肉回来。”

“我吃，吃，爷爷一定给我吃！”小孩子在老人身前分外撒娇。

“滚出去！多大小了，只知吃的容易。”女人啐了孩子一句，他便不再作声，转身退往门外去。

奚二叔还是记念着昨夜的事，想到外边探问探问邻家的消息。他刚走到土垣墙的外面，陡然被一个孩子对胸窝撞了一下，虽是穿了棉衣还撞得胸骨生痛。他方要发作，一看却是陈庄长的大孙子，正在镇上小学堂念书的钟成。他已经十五岁了，身个儿却不小，穿着青布的学校制服，跑得满头汗，帽子也没戴。虽是误撞着年老的长辈，他并不道歉一句，便喘吁吁地道：

“二叔……我专为从镇上跑回来送信。因为我今早上去上学，刚刚走到镇上，就听人说你家大有哥出了乱子被镇上的驻兵抓了去……抓，我是没有看见，他们要我回来向爷爷说……爷爷又叫来找你到我家去，快！我也要回学堂上班去，去晚了便误班……”他说完便预备着要转身走。

奚二叔耳朵里轰了一声，如同被尖针刺了一下全身都有些麻木。本来被这孩子一撞心头已经是突突乱跳，这凭空的闷雷更使他没了主意。他将稀疏的眉毛皱了几皱，迸出几个字来：“为……什么……”

“谁知道！许是与兵大爷动了口角……我哪说得清。”伶俐的小学生一把拖了奚二叔的腰带往前跑去，隔他家的门口不多远，他一松手反身向北跑去。

“大有就是任性，牛得紧。到镇上去那样子还有好亏成……”陈老人说，一边在瓦罐中的木炭火上用小锡壶炖着烧酒，对面的旧木椅上却坐了那个头上微见汗珠的奚二叔。原来他正求陈老头想法子。自己对于镇上太生疏了，除掉认得几家小杂货店的伙计之外，一个穿长衫的朋友也没有。儿子出了乱子，只好来找庄长了。

“真是时运不济！你看昨天从镇上刚跑回来，预征的事还没来得及办，又紧接上这一出！一夜没好生睡觉，天又这么冷。”陈老大似抱怨似感叹地说着。同时他从窗台的小木匣中取出了两个粗磁酒杯，还有一盘子白煮肉。他首先喝了一杯，再倒一杯让奚二叔喝。

“说不了，你的事同我的事一样。人已经抓去了，横竖一把抓不回来。你先喝杯酒挡挡寒气，吃点东西，咱好一同去。”

奚二叔本是害饿了，这时却被惊怖塞满，酒还喝得下，也是老瘾，便端起杯子呷了一口，颤颤地道："求求人能今天出来才好……"

"奚二……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自然，你家老大左不过是为了卖菜与老总们动了口角，可是现在那一连队伍却不比先前驻扎的。多半是新兵，营规又不讲究，常常出来闹事，头目听说也是招安过来的。他们恨不得终天找事，拣有肉的吃。这一来你等着吧。弹也打了，鸟也飞了，即算赶快出来也得掏掏腰……"接着他又掀着胡子满饮了一杯。

"怎么……还得花钱？"奚二叔大睁着无神的惨淡的老眼问，"赔赔不是不行？"

"你还装糊涂吗？那些老总要的是这一手。给他磕十个响头满瞧不见，只要弄得到钱，什么都好办！哼！老二，你今冬的席子大约得白编了……"

奚二叔一句话也不置辩，只将微颤的手指去端酒杯。

及至他们冒着冷风向村子外走的时候，街道上菜圃的风帐下已经蹲满了晒太阳的邻人。他们正在瞎说这早上的新闻，结论多是埋怨奚大有的口头不老实；更有许多人怀着过分的忧虑，唯恐那些蛮横的灰衣人借此到村子中找事，那便谁家也要遭殃。所以一看见陈庄长领了这被难者的爹向镇上去，他们的心安稳下来。究竟陈老头是出头露面的老头目，只要他到镇上去，终有法子可想。镇上的老爷们他能找得到，说得上话，如此一来，这惊人的事大约不久就容易平息下去。许多呆呆的目光送这两位老人转出村外，却都不肯急着追问。

他们沿着干硬的田地、崖头，走到镇上，进了有岗位的圩门，先到大街上的酒坊兼着南货店的裕庆店中。店经理是陈老头的老朋友，又是镇上商会的评议员，在这镇上的商界中颇能说话。正当八点半钟，这条土石杂铺的大街上有不少的行人，各商店的小伙都站在柜台后面等买卖，沿街叫买的扁担负贩也都上市了，兵士们的灰影有时穿过各样的行人当中显出威武的身份。有些一早上出去遛鸟儿的闲人在温和的太阳光下提着笼子回家里吃早饭。

当他们与王老板开始谈判——就是求着打主意的时候，王老板用手抚了抚棉绸羊皮袍没作声。一会儿叫了一个小伙过来，嘱咐他快去请吴练长。小伙方要走出，他却添上一句道："练长还没起来，务必同他的管家说：起来就快禀报，说我在店里等候，有事商量。"

裕庆店的确是一个内地镇市商店的模型。油光可鉴的大柜台，朱红色的格子货架，三合土的地，扫除得十分光洁，四五个大酒瓮都盖了木盖横列在柜台的左边。木格上的货物很复杂：江西的瓷器、天津北京的

新式呢缎鞋子、各样的洋油灯、线袜、时式的卫生衣、日本制的小孩玩具、太古糖、外国酒、茶叶、应用品与奢华品，掺杂着陈列得很美观。账案上兼做银钱的兑换买卖，常常有两个年轻学徒，一位先生不住地拨动算盘，在大青石板上敲试银洋的响声。向里去，穿过一个月洞门，上面有隶字写着“聚珍”两个大字的纸匾额；向右去，一间光线并不充足的小屋是店中经理的办事处与起居室，有熟的朋友便在这里会谈。至于招应军界的长官与本地绅董，是在后院的大屋子中。这边宜于办点秘密事，正如同屋子中的表象一样。因为靠街的东墙上有个很高的小窗子，两扇玻璃门可以推动，外面却用粗铁丝网罩住。一个木炕，一只小巧的长抽屉桌，两个铁质的钱柜，可以当座椅用。以外便是几沓账簿、印色盒、烧泥的大砚台，全是很规则地摆在长桌子上。墙上的两三幅名人字画，色彩并不鲜明，不十分靠近却分不出款识上的字迹。总之，从阳光的外面走进这小屋子中自然使人有一种阴森幽沉的感觉，同时使你说话也得十分小心与加意提防，万不会有高谈阔论的兴趣。

王经理一见陈庄长领了这位乡下老头来，他早已明白为了什么，所以赶快将他们让到这黑暗的屋里。经陈庄长几句说明之后，他便派人去请练长，这等手续他是十分熟习，并用不到踌躇与考虑。

“事情是这样……”王经理呼呼地吸了两口水烟，捻着纸煤儿道，“我知道得最早。大有每天来卖菜，我很认得过来，真是庄稼牛！他太不会随机应变了，这是什么时候，咱这常卖在街头的对待那些老总还得小心伺候，一不高兴，他管你是什么，轻是耳刮子，重是皮带。你不得认晦气？偏偏他——大有，挑来的白菜卖得快，只剩了三棵了，钱都收起。他在议事局的巷口上尽着叫，其实回去也就罢了。偏有人来买，少给他十文一棵，不卖。好，一个从议事局来的老总——不是他们都驻在局子里——看出窍来，叫他挑到局子门口，情愿添上十文全留下这三棵。一切都好了，及至给钱时少了八个铜板，他争执着要……不用再说了，那个老总居心吃他，像是个营混子。骂大有，还骂祖宗，说他骗人。本来，谁吃得下？后来连门岗也说他闯闹营口，一顿皮带，押了进去。那时街上的水火炉子已经卖水了，见的人很多。陈庄长，你是明白人，这要埋怨谁？”一口稠痰从他的喉咙中呛出，话没说完，便大大地咳吐起来。

“就为这个，王老板，你得救救奚老二。往后我做主，得担保不许大有早上再来卖菜，现在咱们应当躲避当弟兄们的，少给大家惹点是非，便是地方上的福气！”

“对！若不这么想，你还想同穿老虎皮的打架，那不是瞪着眼找亏

吃？”

他两个人义正词严的问答中间，满脸忧恐的奚二叔坐在冰冷的铁柜上什么话都不敢说，因为他明白自己不会说话，又在这些穿长袍的旁边，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而且他仿佛看见藤条与杠子的刑具都摆在自己的面前，儿子坚实的皮肉一样也会渗出打压的血痕。他忐忑着这最快的将来，不知道破了皮肉的儿子能否赶快救出，把他关到媳妇房间去。同时，蓬松了头髻的儿媳与傻头傻脑的聂子，现在他们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是怎样的难过……

一阵脚步声从外间中向里跑，骤然打断了这老实人的幻想，原来那个出去请练长的小伙跑回来向经理回复：

“练长的门上出来说，练长刚刚在吃点心，说有什么事请过去讲，听说还吩咐厨上给老板预备午饭。”他报告完了，整整衣襟很规矩地退出去。

即刻王经理脱下毡鞋，换上宽头的厚棉鞋，同陈庄长走出去。剩下恐惶的奚二叔兀坐在柜台前面的木凳上听回信。

三

过午以后，狂烈的北风吹遍了郊野，枯蓬与未收拾的高粱根子在坚硬的土地上翻滚。阴沉的厚云在空中飞逐，合散，是又要落雪的预兆。比早上分外冷了。大有拖着吃力的两条腿跟着他父亲在回家的道上慢慢地走。他像一个打了败仗的鸟儿由鹰鹞的铁爪下逃生回来，虽然不过用绳缚了整个上午，然而皮鞭的威力在他那两条腿上留下了难忘的伤痕。蓝布棉裤有一边已露出不洁净的棉絮，冷风从漏孔中尖厉地刮透他的肌肉。宽广的上额青肿了一片，破青毡帽斜盖在上面。他不知是怎么出来的，只记得被几个高个子兵官在桌子后面向他喊呵了一阵，除却几句难忘的恶骂之外，那些话他不甚明白，随时忘了。于是几个兄弟做好做歹地把他松了绑，从局子门口推出来。不是防备得早，差些撞到局门口的下马石上。以后便是奚二叔与陈老头领他到吴练长的堂皇的客厅中磕过头，回头又到裕庆店里给他敷上了些刀伤药，然后由陈老头与王经理在小屋子中商量了半天什么事，把自己的爸叫进去。又过了多时，他才得离开那里。

始终没对自己说一句话的父亲，从似融含着泪珠的老眼中已可看出他的难过！原来是黄瘦与深叠皱纹的面目，仿佛更见苍老，这一天的异常的生活与万难料到的打击，使得这老农人忘记了饥渴。自己的儿子受屈——也的确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生活上的难关一齐拣这邪恶的日子来临！还有打点费四十元，送吴宅上的管家十元，王经理的人情还没说到如何报答。这些数目幸得有陈老头给办着，先从裕庆店里借上。“有钱使得鬼推磨”，怎么啦，带兵官拿了白花花的银圆去，连练长与王老板都得白看。只好埋怨自己的儿子，不应该老虎头上动土，闯上这场乱子，受了屈打，还得还债！

奚二叔只痛儿子，什么都不关心，只望他逃出那些老总的手掌。到底儿子出来了，虽不是十分活跳，却也不至于残废，三两天便可复原，像是伤在皮肉上，没伤到心。一转念，他看见五十元的银洋在自己的眼前跳舞了。在王经理手中自然是看不起眼儿，算一元钱一斗的粮粒，一斗一元，十斗一石，五十元五石，算法不错，五石，差不多是他地里一年的出产！然而现在连同预备过年的存粮算在内，也只有天井的囤角里

几斗黄谷，一斗红麦，不足半石的高粱。

在这久已是被生活压榨得十分老成的农人的心中，这突来的忧愁将他整个的精神弄乱了。裕庆店的垫款不过年底，人家凭着陈老头的情面已经是格外通融了，但自己拿什么还人？原来的计划，到这天全盘推翻。一冬的编席与秋间的积蓄，本来预备着再过一年便好给聂子聘一个媳妇来，现在的时价，说是彩礼，大约不过一百元，三年之后也许快抱重孙了。他为儿子想尽法子种地，为孙子娶媳妇，更是他时刻不忘的大事，也是他努力在土壤上一辈子的志愿。他永远记得创业艰难，守成更属不易的古训。自小时听见老人常常说起，使他记在脑子中不会忘却。经过几次的大动乱——在他看来那已是不常见的真重大的乱事了——他还得保持住他的田地，而且从十年前又买进一片小小的树林地带，在祖传的旧房子上添筑上三间茅屋。他常是对着邻人与亲戚夸说，不是过分的满足，却使他感到俯仰无愧的趣味。但这个坏的日子太坏了，只为了八个铜板的小事——他现在想是小事了。他望着失去了把握的未来的暗影，仿佛有条沉重的铁链拴住他的灵魂。

父与子仍然在一条大道上走，然而各人另怀着一份心事与异样的感动。大有现在三十岁了，虽然笨，却从来没吃过乡下人的暗亏。他从十六七岁时学过乡下教师传授的拳脚，身体壮，来得及，轻易不肯被人欺侮。在田地中工作，他每每讥笑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说“他们只是饭桶”。不错，他的筋肉坚实的两条臂膊与宽广的肩背，无论是扛起锄头，还是推动车子，总比别人要多干多少活计。因此有人替他起个诨名，不叫大有，叫“大力”。他凭着这份身体与种植的田地相拼，只要不是“天爷不睁眼”，还怕收成得比别家少？他甚至连一袋旱烟还不会吸，有时喝点酒还有数儿，别的恶习他连看也不看。他从前也出过兵差，这太平常了。来来往往不知去向，更不明白为了什么，老是有军队调动。抓夫出差，乡间有壮丁的谁家都不能免，还是力大的便宜。他推得动，走得了，人又老实，所以他虽然眼见有不少的邻人受老总们的脚踢，打皮鞭，自己幸而没有尝过这等滋味。他单纯的心中感到异常庆幸，往往对别人谈起，多少带点骄傲。然而这一天他无意中真尝着灰色人的鞭子滋味了！皮开肉肿的痛楚自然不好过，比起他向来自负的高傲那是更难堪的打击。那些凶横的面目、大声叱呼的话、轻蔑的眼光与自己磕头的心情，当时只有蓄在心中的愤愤。现在是彳亍在冷风的旷野中，他感到凄然欲哭的难过，精神上的羞辱比身体上的痛苦重得多！他虽是受惯了迫压生活的乡间人，不过他还年轻，他又富有冲决的力量，偶然遇到这等委屈，像一个火球投掷在他的沸热的心中，要烧尽一切。

他有他爹的遗传性，向来是拙于说话，尤其是与人争执是非的时候更讷讷地说不出。况且他也知道被人拴缚起来，还要置辩那等于白费力，经验告诉他：老总们的皮鞭之下顶好是不作声，争理不对，讨饶也是不行。何况大有原来也是个硬汉，咬住口不肯哀求乞怜，所以这突来的打击他只是将愤怒藏在火热的胸中，不曾有丝毫悲哀的念头使他感到绝望。及至被那些枪手推出门外，又去给那位本地的老爷磕头的那一时，一股莫名的悲感从心头上涌到鼻端。在铺了方砖的地上，轻细的微尘黏合了他的可贵的两滴热泪。他现在纷乱地记起这些事，他开始对于他从没计算过的将来觉得栗然！

离开那五千多家的大镇约近二里地了。因为北风吹得太起劲，空阔的大道上没遇见一个行人。奚二叔老是垂着头走在前面，大有拖着腿上的破棉絮跟在后头。他们彼此的心事或者都能明白，究竟没说一个字。沉默在狂吼的晚风中，走到一个路口。向东去一条小径是去陶村的，他们应分往南去，恰好奚二叔的脚步刚刚挪过横道，正与一辆自行车碰个对面。

一个穿着短青衣裤、戴着绒打鸟帽的少年轻俏地从车上跳下。

“啊啊！二叔，哪里去？唉！大有，你怎么弄得像是同谁打过架？”少年很有礼貌地扶住半旧的车把。

“可不是，同人打架！原来是你，杜老大，你回来多少天了？”奚二叔一眼看明他是陶村的杜烈，他是终年跑外的，奚二叔认为是不正干的孩子，然而既然遇到不能不打招呼。

“快过年了，我放了工，前天才从外边跑回来，哪里都没去。一年回来一次……怪巧，想不到大风天碰得见！”他没说出下面的话，然而看到大有的狼狈神气，又是从镇上来，他明白其中一定有岔子。听着奚二叔的口吻便不再追问。

原来没打算说什么话的奚二叔，对于这终年在外浪荡不好好务农的杜烈更不高兴谈闲话，然而屈抑的情感却不受他的理性的指挥，一遇到这个机会，沉默了差不多终日的老人的口舌再也忍不住。于是在向晚的冷风中，站在刚刚露出麦苗的土垅上，便将大有与自己经过的事变讲了出来。

时间本来晚了，这一场谈话后四野已经朦胧了，太阳藏在厚云里，连一点残光也没有。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吹动道旁树上的干枝嘁嘁作响。杜烈很专注地听这段新闻，到末后，他无意识地将绒帽取下来在左手里扇动，一头短发被风吹开来，像是表示他的同情的愤怒。

“好！二叔，动气干吗？我看，大有哥真是太受委屈了！你老人家跑

了半天，你回去吧。把大有交给我，你看风多有劲，他的裤子都撕破了。我家里有从T岛带来的药品——外国药，止痛，养血……本想到镇上去一趟，没要紧，不去了。到我家去上药，我同他谈谈开开郁，还有好酒。二叔，你回去同家里人说，明天早上送回大有哥去……走！”

这年轻的工人说话简洁爽利，又十分诚恳，奚二叔本怕自己的孩子回去难过，况且自己也不好说，不忍得说什么。

这时奚二叔心中微微觉到从前自己对待杜家这孩子太冷淡了，没想到他却是个热心肠的小伙子。

大有恰好不愿即时回家，他觉得十分丢人，这一来他毫不推辞。

于是他们分路而去。

旷野中黑暗渐渐展扩开了。

四

“现在应分好些了，全是鬼子药，也就是东洋药。还痛吗？到明天你带回这一小瓶去。”杜烈在满是烟呛的里间炕上对躺着的奚大有问。

“好得多。原不怎么痛，咱的皮肉不值钱，揍几下觉不出大不得了……我说，杜大哥，我到现在就是肚子里压住一股闷气！”

大有药敷过了，也吃过一顿精美的大饼，葱根炒肉的晚饭，酒喝得不少，盛二斤的粗扁瓶中的酒去了一半。也幸而得了这强烈的酒力的兴奋，他高兴说话了。肉体上的苦痛渐渐忘却，现时不觉怎样，只是一股愤气借着酒力又涌上来，对于那胆小忧苦的爹与勤劳的妻，小孩子，现在他都记不起来，他只念念着那几个巨大狞黑的面孔，与吴练长的瘪瘦的腮颊，还有拿着皮鞭的粗手。似是没有方法能把塞进胸腔中去的闷气发泄出来，他没想到怎样发泄，不过却感到抑迫得不安。

杜烈这时脱了鞋子，蹲在一段狗皮褥上，慢腾腾地吸着“爱国”牌的香烟。屋子里还没点灯，借着窗上的油纸还约略看得见一些东西的轮廓。他的广额上乱发如狮子的鬣毛似的披散着，大嘴边的斜纹因为深思，所以更向腮帮插去，显得更深宽些。他的大而有点威力的眼睛，在暗中他努力向对方看去，像是要从这黑暗中寻求到他所要的东西。他不急着答复大有的话，将香烟上的余烬向炕前弹了一下。

“嗳！看爹的意思是十分不高兴，我却说不出来。自然这乱子是我闯的，论理一人干一人当。现在连他也牵累到那个样儿，谁没有良心，咱这做小的不难过？”大有从闷气的抑压感到忏悔般的凄凉，像是有气无力地说出这几句话。

“别扯天拉地地想了，大有哥，你真是老实人，人愈老实愈容易吃亏……还不是家常饭！我终年在外替人家弄机器，打嘛，冤嘛，何曾没受过，话要这般说，外人的气不好吃，自家的气更令人受不住。不过你东想西想干什么？我先问你——”

“什么？”大有也抚着屁股强坐起来。

“头一件你还得种地不？”

“唉！靠天吃饭，咱们不种地去喝风？”

“对！还有第二件，能去当兵？”杜烈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

“当兵？还能种地？那不是咱干的事！”

“一要种地，二不当兵，我的哥，你尽想着出闷气，难道你也能去入伙，去拿自来得？”

“你说是当土匪，别吓人了！怎么啦，越说越不对题了。”大有起初还郑重地听，末后这一问他简直觉得老杜有点跟自己开玩笑。

“不忙，还没找到题目呢。头两样不能不干，不能去干！第三样，不敢下水，你再想想，还是小心躲避人家的耳刮子、皮鞋尖、鞭子是正经！唉声叹气当得玩意儿吗？早哩，兵大爷几下打，日后还不是小事，你还用大惊小怪？仿佛被人强奸了的新媳妇，见不得人，做不得事，憋坏了肚子，连孩子也生不成一个，那才怪！”

大有在暗影中也笑了，“老杜在外面净混出嘴头子来，玩贫嘴却是好手。话倒是真个……咱什么没的干，还得攥犁耙，扛锄头，生气情知是白搭！”

“不是那么说，反过来说，谁吃得住人家的欺负？你还不知道，老杜年小的时候终年同人家开仗，全是为了不肯吃亏。这些年来，你道是在外边就容易一帆风顺？咳！什么亏什么寒碜没受过？连鬼子的火腿、枪托子都尝过滋味！大有哥，人是好混的？吃碗饭好容易！一个不顺眼，一个同你开开玩笑，吃不了兜着走！人心不一定全是肉做的！说不了，不到时候你还是忍耐点性子！如今在乡里更不好过。我偶然回来看看，回去之后足有十天的不痛快！哪一样儿叫人称心？钱花多了，地荒多了，苦头吃得更大。终天终夜地与土匪作对，受有钱有地的摆弄，一个来不及便是烧、杀、打，整个村子的洗劫。大家出钱养兵，白搭，真是白搭！更添上吃人的老虎了……我仍然还是回来，老娘眼也花了，上牙差不多全落了，一个劲儿地催我娶房媳妇，我说非等着妹妹出嫁后不行，尽着老人去嘟囔，我不应口！好在我手头拿的钱还够应付，新近请了一位大娘在家里做活，下年我打算将妹妹带出去。”

“唉！你还把大妹妹带出去干吗？”大有颇引为惊异了。

“你不懂。现今女人在外边一样做活，工厂里女工一天多似一天，不过咱这边去的人少些。不只做工，我还想叫她学着识字，入补习夜校。”

后面这四个字在大有的理解中不很清晰。

“就是晚上开的学堂。那些姑娘媳妇白天做工晚上还可以去认字，日后不认得字简直不好办，不比以前怎么都可以混日子……”

“那么，你不怕她学坏？外面的坏人更多。”大有直率地追问。

“那可不敢说。从那一面看，也许格外学好。你说女孩子在乡下有什么干的，一切都变了，用不到纺棉花，养蚕养不起；绣花，现在镇上也

没多少人家定做，还不像你家可以帮着种地，看边。我家里一共一亩二分下泊地，我不在家早把粮粒典给人家，每年分一点。她干什么？还不如跟着出去开开眼。”

对于大有，这个提议是过于新奇了。他几乎不能判别其中的是非。外边，外边，他永远不明白大家所说的外边是什么景象。不错，这些年来向外边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下关东，上欧洲做工，闯T岛，有的一去便没了消息，有的过个十年八年忽地怪模怪样地回来了，回来又重新出去。往近处的外边也有一两年回家一次的，可是他向来觉得与那些“不安本分”的人谈不到一处。陈庄长不是也看不起那些小伙子？所以自己不常听见有人说外边是什么世界，也不知他们去干什么活。有人说也是种地，辟菜园子；有的却说是耍手艺，他根本上与手艺的世界隔得太远。春天撒种，秋天收获，大热天光了膀背在高粱地里锄土块和杂草，这是庄稼人的本分，与手艺不同。他意识中总觉得凡是手艺人就不大规矩，穿得要整齐，说话也漂亮，用不到老大的力气却会拿到钱，这与他家传的事业不是一行。例如编席子，编蒲鞋，这类手工他从没想到也是手艺，何况并不是他家的正业。所以他这时对于老杜说的外边仍然没有一个概念。他总想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他并不欣羡，反而觉得老杜要连他的小妹妹带去，不免有些荒唐。

他沉在茫昧的寻思中时，杜烈早已到外间去将有玻璃罩的洋油灯点着，拿到里间的土窗台上。异常明丽的光映着两扇木门上的两张五色纸，上面文武财神的印象十分威武。外间灶上的余火这时捅到炕洞里，屋子中充满了暖气。

大有觉得坐处的下面席子上的热力渐渐增加，被打的创伤颇有些痒。倒头躺下，靠近纸窗，窗外的风声小得多，有时吹得窗外的槐树枝微微响动。

“天有不测风云……唉！取笑取笑。你也可说是旦夕的祸福了。多快，一会儿地皮上满盖了一层雪，风也熬住，说不定要落一夜……”杜烈将青布小袄脱下来放在空悬的竹竿上，露出里面的一身棉绒卫生衣，紧贴住他的上身。

“啊呀！明天还落雪，走路太费事，再不回去爹又许来找……”大有皱着粗黑的眉毛说。

“你又不是十岁八岁的孩子，怕什么？老是离不开家。我还打算一半年中领你到T岛去玩玩，这一说可不好闹玩，你八成是不敢无缘无故地出门。”杜烈半带着讥笑的口吻。

“怎么没离开家过？秋天上站推煤炭，春天有时往南海推鲜鱼，不是

三五天的在外边过？”

“你自己呢？”

这是句有力的质问，推煤炭，推鲜鱼，是与邻舍的人往往十几辆二把手车子一同来回的。一个人出门，在自己以前的生活史上的确找不出一个例子来，大有傻笑着没作声。

杜烈又吸着他的纸烟笑了起来。“你简直是大姑娘，不出三门四户，你太有福气了！有奚二叔，你再大还像小孩子，说来可叹！像我，即使在外头坐了监，谁还去瞧一瞧？我今年二十四了，从十七那年在济南纱厂里学苦工，整整的七个年头，管你愿意不愿意，有胆力没有胆力，尽着乱闯。为了吃饭什么也讲不得！从前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杜二哥，如今晚咱们苦头尽管吃，能够在人前头像个人这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人上人’，还得那些有钱有势的干！那不是中听的话，咱根本都不想……”

“照你这个说法，我那村子里的陈老头也可算得是‘人上人’了。”一个模糊的观念在这头脑简单的青年农人的思想里闪电似的闪过来一点微光，他觉得庄长也有点像官，一样的话他说得出比别人有力量，办得到，于是有了“人上人”的断定。

“哈哈！老哥哥，他仍然是在人家的足底下哩！陈老头，我听见说还不错，现在乡间没人出头不更糟？譬如今天你这桩倒霉事，也亏他出力。他一样得向绅士、官长面前拍屁，多跑些腿，费些唾沫，还要吃得起。什么事吩咐下来，不管死活就得马上去办。也够瞧的！你问问，他心里乐意？不过他可辞不了。在咱这近处，像陈老头有老经验，还识得字，说出话来大家信得过，这样的也没有几个了。不过他究竟与咱们不一样，家道不用说，自种着十来亩地，又有在城里干事的儿子——我记得去年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城里不是管着查学吗？镇上的人说他从中捞摸钱用？陈老头该不是那等人，为挡堵门面他可不敢辞。谁没有苦处，我想他也有难过的时候。”

果然这样的拟议不对，似乎是后悔不应说陈老头的坏话，然而经过杜烈的无意的解释之后，大有对于这一切事与名词明白了不少。到现在，他方明白所谓“人上人”也不简单，因此，他想老杜究竟比自己聪明得多。

“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大号是葵园，自然还在城里，一年差不多下乡两次，到家里住几天，我们都称他师爷。他老是穿着长袍，也好吃纸烟，戴眼镜，还看报，唉！他是咱这边的怪人！”

“噢！小葵真有一手。”

“怎么？你同他很熟？”大有的反问。

“你倒忘了，我十多岁的时候不是在你那村子里上过私塾？小葵和我同学，我们老是坐在一张破方桌上……你比我们大，你没念书，那时你大约是放牛下泊。”杜烈若有所忆的神气，一面说话，一面仰头看着空中的白烟。

“该打！记性太坏，也埋怨你太小了，谁还想得过来老黄的学屋中有你这一群淘气孩子。小陈在那边上过两年，以后便不知怎么混的入学堂……你为什么走的，我可说不上。”大有也提起幼小时的趣味，因此对于杜的提示更愿意追问。

“我在老黄的黑屋子里整整待过一年，念了一本《论语》，到现在我还得感谢他，大字认得一百八十，还是书房的旧底子，算来已经十四年了。那时已经是弯了腰的老黄早已带着竹板子入了土，咱算没出息，干了这一行……为什么离开？你不明白，没有闲身子会念书？家里等着下锅，只好向外面鬼混去。”

“小葵阔起来，有时还穿着绸子大衫下乡，自从上年连媳妇都搬到城里。别瞧陈老头有这好儿子，却不对头，说话老不合味儿。小葵下乡一趟都是到镇上去玩，总说是回家好听，三天连半天都待不住。陈老头听见别人说起他来就摇头。”

“哼！一定不会合得来。”杜烈轻蔑地回答。

“你常年不在家，怎么知道？”

“有道理呢，你不懂。这个我许比你明白，也像你会种地一样，我不如你熟。”

大有瞪了瞪他的大眼睛，猜不透老杜话里有什么机关，他也不耐心再往下问。“对，你不会种地，究竟我比你还有一手呢。”他质朴地夸示，嘴唇两角兜起了一线的笑痕。

五

自从奚大有扮演过这一出在乡村中人人以为是愚傻的喜剧之后，一连落了三天的雪，因为道路的难于通行，一切事都沉寂了。陈家村西面的高岭阜上一片银光，高出地平线，几百棵古松以及白杨树林子全被雪块点缀着，那洁白的光闪耀在大树枝与丛丛的松针中间十分绚丽。岭上的一所破庙，几家看林子的人家，被雪阻塞下岭的小径，简直没有人影。与这带岭阜遥隔着村子斜面相对的是一条河流，冬天河水虽没全枯，河面却窄得多了。一条不很完整的石桥，如弯背老人横卧在上面，河水却变成一片明镜。河滩两面的小柞树与柽柳的枝条被沙雪埋住，只看见任风吹动的枝头，凄惨地在河边摇曳。平常的日子沙滩中总有深深的车轮压痕，现在，除却一片晶莹的雪陆之外什么痕迹都没有。有的地方将土崖与低沟的分界填平，路看不出了，即有熟练的目光也难分辨。四围全被雪色包围住了，愈显得这所二百人家的乡村更瑟缩得可怜。冬天，悲苦荒凉的冬天，一切可做乡村遮翳的东西全脱光了。树叶，岭阜上的绿色，田野中的高粱、豆子、玉蜀黍，以及各个菜园旁边的不值钱的高大植物，早都变作火炕中的灰烬了。远看去，一座座如玩具般的茅屋，被厚的白絮高下的铺盖着，时而有几缕青烟从那些灶突中往外冒出，散漫没有力量，并不是直往上冒。可见他们的燃料也是湿的，炊饭的时候不容易燃烧。原在河岸上崖的地窖子不常有人从村中向那边去，自然到夜间巡更的锣声也停止了，无论白天或是晚上轻易连狗吠声都没有。不恒有的今年的大雪将本来冷落的陈家村变成一片荒墟。然而在这不动的荒墟之中却有一两个青年人激动起沸腾的热血。

奚大有在被打的第二天，冒着风雪由杜烈的家中跑回来。除掉见过陈老头与一两个近邻之外，别的人都没见。雪自然是一个原因，人们都躲在有烟与热气的屋子中不愿意无故出来，而乡间人对于奚大有的屈辱都深深体谅他的心情，不肯急来看他，怕他不安。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倒是他将养的好时机。静静地卧在温暖的布褥上看被炊烟熏黑了的屋梁，幸得杜烈的洋药，红肿的腿伤过了两夜已经消了大半。

经过这场风波以后，又听了小杜的新奇谈话，大有的心意也似乎被什么力量摇动了。以前他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

的农夫，向来没有重大的忧虑，也没有强烈的欢喜。从小时起最亲密的伴侣是牛犊、小猪，与手自种植耕耘以及专待收成的田间的产物。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嗜好。有饭时填满了肠胃，白开水与漂着米粒的饭汤，甚至还加上嫩槐叶泡点红茶，这是他的饮料。他有力气，会使拳脚，却能十分有耐性，不敢同人计较，也没想到打什么不平的事。一年年的光阴绝不用预先铺排、预备，便很快地过去了。不记得有多少闲暇的时间，可是并不觉得忙，太吃累。习惯了用力气去磨日子的生活，他没感到厌倦或不满足。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宗教”这两个字，更不知为了什么去做一辈子的人，有什么信心去容受诸种的苦难。这一切不存在他的意识之中。他的唯一单纯的希望是天爷的保佑。在平常的日子中谁也不把这天爷的力量看得怎样重，大有也是这样临时迷信中的一个。至于他爹，对于他也没有更大的教训的影响，当然他向来不会反抗他的意见，或不遵行他的命令。这单纯的少年人没读过旧书，也不深知孝悌恭让的许多道理，他只是处处随着乡村中的集团生活走，一步也不差。他的知识与遗传下来的平庸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最安然而勤劳的农人。奚二叔青年时代本来具有的反抗性与坚强的保守性，大有也有，不过安稳惯了的乡村生活，使他偏于保守性的发展。或者是一代与一代不同，二十年后靠近被外国人驱使着中国苦力造成的铁道的近处地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那庞大奇异的生物征服了！如奚二叔现在也一样得穿洋布，点洋灯，用从远处贩来的洋火和洋油。只余下光荣的回顾，表示他当年的愤慨。至于大有与他同年纪的青年人，一时想不到那些事了，仍然是在旧土地中挣扎着，爬上爬下，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来的反抗性并没减少，只是不易触发罢了。大有没有文字与教育上的打动，所以对于在另一时代中的父亲的举动无所可否。他不很明白这忠厚的老人为什么总是与儿子不大对头。自己在镇上见过传教的洋人一样是青长袍马褂，说的再慢没有的中国话，也劝人做好事，不偷不盗，看他在大太阳下摸着汗珠子不住声地讲，难道这个样子便会吃人？大有虽曾有过这样的模糊的评判，却不敢向老人家提起，因为自己既不认字，更没曾去向那毛茸茸的大手里领一本教书。他觉得老人家也许另有不高兴传教人的理由，但这许多与自己无关的事值不得操心。他有他的挥发精力的趣味，只要能叫额角与脊背上出汗，就算他没白过这一天。此外的大小事件他看得如同浮云一般，来往无定。那全是在空中的变化，与自己的吃饭、睡觉、干活，怎么想也生不出关系来。

被莫名其妙地鞭打之后，他似乎多少有点心理的变化了。他开始明白像自己这样的人永远是在别人的皮鞭与脚底下求生活的。一不小心，

说不定要出什么岔子。综合起过去的经验，他暗暗地承认那些灰衣的兵官是在他与乡村中人的生活之上。加上老杜的慰安而又像是讥讽自己的话，他在矮屋的暖炕上感到自己的毫无力量。陈老头、摇摇摆摆的小葵、气派很大的吴练长、乡镇上地多的人家，比起自己来都有身份，有分别。他在从前没有机会想过，现在却开始在疑虑了。

父亲两天不去打席子了，吃过早饭，拖起“猪窝”便跑出去，小孩子说爷爷是往陈家去了。有时过来问一句，或看看伤痕，便翘着稀疏的黄胡子走去。老婆虽不忙着做饭、洗衣服，她还是不肯闲着，坐在外间的门槛上做鞋子。他料理着药品给自己敷抹，每每埋怨人家下手太狠，却也批评自己的冒失。是啊，看父亲不多说话的神色，猜得出对于自己闯下乱子的恚恨，因此，自己也不能同他说什么。

正当午后，空中的彤云渐渐分散，薄明的太阳光从窗棂中间透过来，似乎要开晴了。大有躺了一天半，周身不舒，比起尚有微痛的鞭伤还要难过，便下炕，赤脚在微湿的地上来回走着。

“咦！好得快啊……好大雪，挨了一天才能出地窖，我应该早来看望你。”一个爽利的尖声从大门口直喊到正屋子中来。原是宋大傻穿了双巨大的油袜践着积雪从外头来。

“唉……唉！你真有耳报神。”

“好啊，多大的地方，难道谁听不见你的倒霉事？闷得我了不得，牌也玩不成。”他跳进屋子中先到炉台边脱下油袜，赤足坐在长木凳上。

大有在平日虽看不起像宋大傻这类的轻浮少年，但从过去的两天他的一切观念都似在无形中潜化了，他又感到窒息般的苦闷，好容易得到这个发泄的机会，于是立在木凳旁边他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在镇上的事，与到壮烈家过宿的经过说了出来。

大傻的高眼角与浓黑的眉毛时时耸动，直待大有的话说完之后，他方有插话的机会。

“不错，我听见人家说的，差不多。该死！老杜的话有理。你什么不能干，只好受！不过受也有个受法。像这样的事一年有一回吧，你就不愁不把这间房子都得出卖。说句不中听的话，连大嫂子也许得另找主儿……哈……”

女人停一停针，恨恨地看了一眼道：“真是狗嘴的话，怎么难听怎么说！”

“哈……哈！笑话，你别怪！二哥，你细想一想，可不是能吃亏便是好人？可是生在这个年头情愿吃亏也吃不起！现在像咱们简直不能多走一步，多说一句话，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不是，老是不清不混地向你身上

压，管得你驮动驮不动。能够像老杜就好。譬如我，能干什么？也想出去，卖力气总是可以的，强于在乡间受气……

“穷人到处都受气，不是？憋在乡间，这个气就受大了！还讲情理？许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前几天夜里一件事……你也该听见枪响了，半黑夜正在河东南方的杨岭，去了十几个土匪，抢了三家，打死两口，连小孩子，伤了四五个……这不奇啊，每年不记得几回，偏巧又是兵大爷的故事——不能单说是外来的老总，连城里的警备队也下场，第二天下午好像出阵似的去了二百多人，干什么？捉土匪？左不过是吓吓乡下人，吃一顿完了。哪晓得事情闹大了，他们说是这样的大案一定在本村里有窝主，翻查。杨岭有咱这边两个大，收拾了半天，一夜拴了几十个人去，烧光了五六十间房子，东西更不用提了……遭抢的事主也不能免。还有土匪没拿去的东西，这一回才干净哩！

“……”

大有张着口没说什么，大傻擦擦还是发红的眼角接着道：

“就是你被人家打押的那一天，这一大群的兵绑着人犯由村子东头到城里去，什么嫌疑？我亲眼看见好几个老实人，只是擦眼泪，还有两个女的，据说是窝主的家小，一个小媳妇还穿着淡红扎腿裤，披散着头发，拖得像个泥鬼。这便是一出‘全家欢’的现世报！看来，你受几皮鞭倒是小事。

“相比起来，几下屈打本算不得大事。我不信这么闹，那些庄长与出头人也不敢说句话？

“人家说我傻，应该送给你这个诨号才对，别瞧陈老头为你能向练长、兵官求情，若出了土匪案子，他们还讲人情？皮鞭还是轻刑罚，押进去，不准过年难道是稀奇？

“可怜！这些好好的人家不完了？

“也许真有土匪的窝家，却是谁情愿干这一道？兵大爷不分皂白，只要有案子办便有劲发疯，什么事干不出？这一回又有了题目了，报销子弹，要求加犒劳，打游击，倒霉的还是乡下人！那些冤枉的事主还能说得出一个字？”

大傻将高高的油袜踢了一下：“以后还有咱的安稳日子过？能以跳得出的算好汉！”

大有沉默着没说什么，然而这惨栗的新闻更给他添上一番激动。

送这位好意的慰问者从雪地里走后，大有又紧接着听老婆告诉。自从自己闯下事后，父亲到各处去凑钱。隔年底还只有三五天，借得镇上的款非还不可，还有缴纳钱粮的一份。虽然雪落得这样厚，父亲也无心

在炕头上睡觉。这些事，大有听了，半个字也答复不出。悔恨与羞愧像两条束紧的皮带在自己的头颊两边勒住。因此，激动的愤怒如一个火热的弹丸在心中跳动。他立起来重复坐下，觉得一切的物件都碍眼。捶着头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忽地抓过一把豆秸来撕得满地是碎叶，他用湿蒲鞋踏了又踏，仿佛是出气，也像是踏碎了自己的心。

大傻走了不过一个钟头，他紧了紧腰间的布扎腰，一句话不说，也跑出矮矮的麦秸盖搭的门帘，到巷子外面去。

又是点上灯的晚间，他与奚二叔都拖着疲倦的泥腿转回来。融化了几分的厚雪，晚上被冷风冻住，踏在上面微微听见鞋响。奚二叔两夜没曾合眼的心事幸得解决。自从那天到镇上去时的恐惶与疲乏，到这时才完全出现。五十多岁的人，不知怎的，这不敢想的疲乏像是从心底一直通到脚心，雪后的咽风吹得他不住地咳吐，一口口的稠痰落在雪地上。他虽然是头一次欢喜儿子的能干，居然借到四十元花白的大洋，交与作难的陈老头还裕庆店的债务。但是怎能再还一次呢？本来是说好的须待来春，看样子年还能过得去，可是这是一个张着大口的空穴，不早填盖好以后怎能行路？杜家那孩子固然不错，可是在外边跑的钱不好常用。这些寻思的片段是随着他沉重的脚步往下深深地踏去，前前后后的泥鞋印仿佛是一个个的陷阱。说不定这片皎洁明亮的雪毯下面有什么危险的穴窟。

儿子呢，虽然也是疲倦地走回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本来没有老人的缜密的思虑，几天中不平常的种种变化，他已没了计算往后怎样的勇气了。他只是记清在他把借来的钱递到老人的手中时父亲那一句话：

“想不到你还是惹得起办得到！看来真是不打不成呀！”

“不打不成！”大有只记得这四个字，在暗光下，他仿佛到处可以看得到向自己追着来的鞭影。

六

一连忙过六七天，又是一个新春的第一日——陈庄长自从夜半以后是这样安慰着自己。照例，天还不明便穿上新衣，发纸马，敬天地和祖宗，吃素水饺等每年老是不变的花样。他从学着放爆竹时记起，六十年来这些事都没变更，唯有民国元年的元旦五色旗，有许多人家在镇上度新岁。但以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样子。每到年底买回来的印神像的白纸与做大爆竹的外皮纸，这十多年来是改用洋粉连，这变化太小，谁也觉不到。至于过惯了的不安靖与家家资用的缺乏，那不免使得年光比起多少年前冷落了许多，可是还不怨天，照例地烧香纸，拜，跪；大家见面的第一句“发财发财”的吉利话，谁还好意思不说？不过陈庄长在这个新年的清早，他于敬神之后感到不很痛快的。第一是葵园居然连个信都没捎来，也不回家过年，眼见得合家的团圆饭是吃不到了。其次是去年在镇上答应下预征的垫借项才交上一半，大概不过“五马日”便会有警备队带着差役下乡催缴。这两件事在欢迎元旦的东方淑气的老人心中交扰着，使他没了每当新年专找快乐的兴趣。

还不过早上七点，全乡村的每个人都吃过年饭，有的到镇上与别的村庄去传布贺年的喜音，有的穿着质朴的新衣在小屋里睡觉。年轻人多半是聚在一起赌牌，掷骰子。这一年只有一度的休息日子，在许多农人的心中是充满着真纯的欢乐与紧张后的愉快。然而年岁稍大一点的人除掉叹息着时光过得太快之外，对于这扰动愁苦中的新年，没有更好的兴致。虽然各个木门上仍然贴上“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忠厚传家远”等的“门封”，想着借重这可怜的好字眼慰安他们可怜的心灵。然而多少事实都一年比一年严重地摆在乡间人的面前，而且一年比一年沉重地使他们受到无法解脱的痛苦。所以虽是崭新的“门封”——红纸上的光亮黑字，在大家的眼光中也渐渐失去了光彩。

一大早的过年工作过后，几个穿着不称体的花布衣的小孩在街上捡寻爆竹，一切都很清静。陈庄长在本村几家老亲戚与有老朋友的地方走走，回家后，把家传的一件旧紫羔大马褂脱下来，自己在小客屋子中烤炭火。平常是冷清清的客屋，今日为了敬祖宗牌子，除去一桌子供菜与香烟浮绕着，便是新用瓦盆生上二斤炭火。陈庄长坐着光板的木圈椅，

因为屋里添了火力，他的额角微微渗出汗。一夜不得安眠，人老了，也不想睡觉，小孩子与家中女人的笑声在后院轰动。自己没有同他们找生趣的活泼心情，尽是一袋袋的劲头很大的旱烟向喉咙里咽下。这辛苦的气味偏与他的胃口相合。他向风门外看看半阴的天与无光的太阳，轻轻地叹两口气，一会儿低下头又沉寂着想些什么。

虽是冬日，隔宿做成的鱼肉被烟气与火力的熏化，不免多少有点味道，更使屋子里的空气过于重浊了。本来想过午到镇上去拜年连带着探听事的计划变了。他一面支开风门，一面郑重地穿上马褂。知道路上泥泞，拣出家里新做的青布棉鞋包在毛巾里，仍然穿着难看的“猪窝”上路。恐怕非晚上回不来，他又恭敬地对神牌磕过头，稍为喘息着到后院中交代一句，重新外出。

到镇上吴练长家门口时已经是九点了，一样是静悄悄的。不过街头巷口上多了一些叠钱的孩子，与卖泥人、风车、糖葫芦的挑担。门口的守卫见来的是熟人，提着枪即时通报进去。接着陈庄长便换上鞋子走进吴练长家的客厅。

像是才走了一批客人，纸烟尾巴与瓜子皮铺满了当地。三间堆满了木器的屋子中间，满浮着各种烟气。靠东壁有靠背的大木床上，吴练长正陪着一位客人吸鸦片。

只留着一撮上胡，穿着青丝绉的狐腿皮袍的吴练长，一手拿着竹枪欠欠身子，招呼了一下，接着便是相互的贺年话。直到吴练长将陈庄长介绍给那位不认识的客人时，他方由床上坐了起来。

陈庄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位客人的面目，原来他是连部的军需官。

他的烟量很可以，尽着听主人的招应话，那一个个的黑枣尽往烟斗里装，口里是吱吱的风声，尽在响个不停。烟气腾腾中显出他的铁青的面色，两只粗黑的手不住地纷忙。烟枪从口中取下来，便是香茶、纸烟，还要偷闲说上几句话。旧缎子裱的新羊皮袍盖住他的外强中干的身体，显然也是为了新年，一件十成新的发亮的马褂，一顶小缎帽，帽前有一颗珍珠，都在表示他是个不凡的拜年客人。

直待到他一气吸过七八筒鸦片以后，吴练长没与陈庄长说几句话，而这先来的客人更没工夫说。沉寂了多时，只有墙上挂的日本钟的摆声响动。陈庄长有话也不能说，还是从腰带上取下烟包来吸旱烟。同时看看屋子中的新陈设，除却北墙上挂的四乡公送的“一乡保障”的老金色木匾之外，添了一副金笺的篆字对联，两三个西洋风景玻璃画框，别的还是一些熏黑的旧字画，与长花梨木大几上的几样假古董。

“清翁，你哪里弄来的这上等货？”军需官注意的音调即时将陈庄长

的眼光从金笺的古字上唤回来。“上一回你请客没吃到这样的。”他的口音不难懂，却有些异样。陈庄长听口音的经验太少，也断不定他是哪里人。

吴练长将肥胖的腮颊动了动，“哈哈”的不像从真正喜悦中笑着，“军需长你到底是行家。可不是，这是年前人家送我的上好本地土；虽是本地土，你明白这可不是我这练上的，我不许种——给官家留面子，也是我平日的主张。话说回来，咱吸吸倒可以，可不愿人人都有这嗜好。这是南乡的一个朋友因为我给他办过一点事送了我十多两，一点料子没得。我也不常吸，今天特地请你尝新……”吴练长的话是又漂亮又占地位。

“清翁，到底是出过事的人，话说出来谁都得佩服。头年前县长同咱的上司谈起来，都十分恭维清翁，说是干才，干才！”

“言重，言重！本来在地方办这些小事，不是夸口，兄弟看得不值几个钱。比起前清末年我在四川任上同那些大‘座’弹压保路会，以及诸多困难的事，这算得什么！一句话，现在的事不好办，好办；好办也难办，无论到什么时候，手腕要熟，话也得应机。能够如此，自然名利双收。我有句话不好说，也是实情，明白人不用多讲。现在的官长们是热心有余，办事的能力欠缺些——年轻的时候谁也是这样，历验久了自然可以毕业……”

“所以啦，像我们这些年轻的得处处领教。”军需官的确年纪不大，从他的光光的嘴巴看来，还不见得过三十岁。

“岂敢，岂敢！无非比别人多吃几十年饭。”

吴练长这句谦恭话却使坐在镂花太师椅上的陈庄长的心激动了一下，“不错，我比你还要多吃十多年的饭，可是一样也得处处来领教，这倒算是怎么回事？”在心上踌躇着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自己判断，紧接着又听吴在继续他的长谈。

“自然，饭一样有白吃的，兄弟幸而自三十岁便在外拿印把儿，当委员，干河工，做州县，给抚台衙门里充文案，一些事都干过。政绩说不上，可是也没曾白吃辛苦，不怕你不学习会。本来这些只凭聪明是做不来的，没有别的，一个经验，再来一个经验，末后——我说还是经验……哈哈！”吴清翁得意地说过之后，他便继续军需官的烧烟工作。

“我们在学堂中只会抱书本子，干吗用？除掉听那些妈的骗饭吃的话之外，什么都不中用！一本本的讲义现在看来只能烧火——也不然，”他巧妙地将话收转过来，“譬如当法官、干律师的同学们，还有时用得着——敲门砖——像咱入了军界哪里用得到书本子上的事！法律、诉讼，

还有愈说愈糊涂的经济，不适用的商业法，你该知道还有‘商行为’，这些怪事，好在我还记得几个名字。干吗用？清翁，不只我那行法政学堂是不中用，别的还不是一样。例如咱的营长，十几岁还入过测绘学堂，现在不过认得几个外国字一、二、三、四，清翁，这不碍人家做官呀。”

“本来做官要的是手法与会办事，没见有多少学问的便会做官……”吴清翁一边吸着烟一边回答。

“这才对！官是得做！”

“岂但官是得会做，什么事会做就有便宜。”他这会儿偏过脸来对呆坐在椅子上的陈庄长看了一眼，意思是谈这种话你也应该有加入的资格，“就是在乡下办事也不好处处按着定规呆板着干，那是自己找倒霉，费力不讨好……”

“可不！所以在清翁属下的练里真是弊绝风清，令出必行！”军需官的神气很足，像是鸦片的力量恰到好处，现成的文章居然连珠似的由他口中跳出来。

“这不是一位证明——陈庄长，我们的老同事，不敢夸口，阁下问他：就像吴某人从民国二年在地方上办共和党下手，谁不是共见共闻，即使换过的多少县长与军官，也还……”嗞嗞嗞又是一筒鸦片。

“自然喽！咱们在这里不到半年，都会看得到，陈庄长更能说得出。”

这狡猾的军需官，他的语锋一点不客气地向陈老头投来，这老实人口被烧磁的旱烟嘴堵住，静听多时，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这时却被这两位的口气逼得非说不可。他嗫嚅着道：

“没有不对，练长是一乡之望，在咱这里什么事都得仰仗仰仗！办起事来叫人佩服……”除了这两句恭维话外，他一时想不起有何巧妙说法。

吴清翁心里虽然不满意口笨的陈老头，但到底是向自己贴金，削长的胖脸上微微笑着，黄板牙在黑唇中间露了一露，同时他霍地坐了起来，将右腿向床下伸一伸，故意忧郁着叹道：“没有办法啊！为乡里服务，任劳还得任怨。”他将“怨”字的尾声说得分外重，“陈庄长虽是过奖……实在我这几年为大家使心也不少。就拿着年前预征的事打个比例，本练里好歹在年除日前一天弄到了三千元。这个数目不大也不小，在大年下能办得到，真费过周折……”

自表功式的叹息话引起了陈庄长的谈机，“我可以证明，乡间凑这几个钱比索债还难，什么时候，不是练长平日为人好……即便原差与警队下来也不能办。”他虽然这么说，及至“平日为人好”的五个字上也觉得自己把话说得过于贴实了，有点碍口。但在积习之下，陈庄长以为不这么

说不能替练长打圆场。

“但是，宜斋，你那里还差二百元，过了年可不能再模糊下去！”

想不到吴练长的语锋是这样的巧妙与厉害，陈庄长本来想敷衍上司的语，却反而打到自己身上来。他摸摸苍白的下胡答应着：“是，是，这大事谁能忘得了！我来也是同练长想想法……”

“又来了！我何尝不也替大家想法，可是军需官知道，不是早到县上去想法，宜斋，年都不能过！你晓得省城里问县上要款子的公事多厉害？县长不着急？他只好到乡下打主意……现在的学生都骂官，官又怎么样？一层管一层，谁也不能自己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又要问到上边了，想想现在用钱本来就没数，打土匪，讨赤，养军队，你能够说哪一样不重要？”

“这就是了，咱们干这一行的到处总碰钉子，有几个开通人？如果都像你老先生，说什么不好办？”军需官也坐了起来。

陈庄长没有插话的机会，可是他愈听这二位的对谈愈觉得没法说，二百元银洋的印象在他虚空的面前浮晃着，却不知道怎么能够聚拢过来交到鸦片盘子前头！耳朵中一阵轰轰地出火，忽然又听到吴练长提高了声音说：

“钱是不容易办，但看怎么拿法。乡间人一个钱看得比命还重，情愿埋在土里舍命也不舍它，轮到事头上可也不怕不献出来！就如你那里，奚大有年前的乱子到底怎么来？不是说他家里只有几斗粮粒……一样拿出钱来，情愿认罚。托人情，没有……借的有人借，就是还得起。我向来不说刻薄话，这等情形也不敢说没有。”

这刺耳的一段话又明明地向陈庄长脸上投掷过来。陈庄长原来有话替那可怜的奚家分诉，抬头看看吴练长心有成见的神气与军需官向自己注视的眼光，他的话早咽下去，口角动了动却没吐出一个字来。

幸而军需官忽然提起一段旧事打破了这两位间的僵局。

“人是苦虫，一点不差。前年我同兄弟们在某处驻防，一件事说起来笑死人。也是在乡下，春天旱得厉害，麦子不能收割，一家小财主被许多乡下佬儿——男的女的把他囤里存的粮粒硬抢了去。他真是脓包，不敢报却又不甘心，暗地里托人找我们给他想法子。这已经够笑人了，兄弟们闲得没事干，找不着的好买卖，哪里管得了许多。派了几十个人去抓进人来押着，一面问这位财主要犒劳，他舍不得一点点费用，不干，真妈的气人！兄弟们白给他效劳，结果是抓进来的放出去，替他们充着胆子，再来一手，这可有效力了。又一回把这守财奴的家具一概抢光，还烧了几十间房子，也算出出气。清翁，这东西真是苦虫，也是傻虫，

吃了苦还不知道辣滋味，乡间人不开眼，不打着不记得痛……”

“乡间人”，“乡间人”，在吴练长与军需官的口中说得不但响亮而且爽利，但在无论如何是地道的乡间人的陈庄长的耳中十分刺动。似乎奚二叔与所谓不开眼的乡间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在内，虽然是好听的故事，不过在吴练长点头大笑的赞美之中，陈庄长的两手抖索得连旱烟都装不上，更说不到对于他的上司要如何恳求交钱的展缓了。

好在说故事者的结论还没完全下定，紧接着那个青年伶俐的门上，揭开软帘递进一张红名片给方在装烟的练长，不知是什么人又来拜访，在踌躇着的陈庄长心里正想借此跑出去，但是练长微笑之下，青年的门上已经替来客打起棉帘。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漂亮少年从容地走到床侧。出其不意地在他的一手拿着宽呢帽，仿佛是向床上鞠躬的神气之下，惊得陈庄长像机械似的站起来。

从中间双分的黑发，圆胖的脸儿，宽厚的嘴唇，一身浅灰色的棉绸衣，一点不错，正是陈庄长那在城中做委员的小儿子葵园。

原来还没曾十分留意于座间人的他，这时也从脸皮上微现红色，但即时变作严肃。

“爹爹，安！我本想先回家去，可巧县上有份公事须面交这里练长……不能耽误下去……”

接着吴练长又是一套招呼，好在并没问这新来的少年与陈庄长有什么关系，不知所以地把县政府的事问了十几句，然后又照例介绍了躺在床上的军需官。

“陈葵园，县教育局的委员，曾在师范讲习所毕业……”

陈庄长还半弓着身子立在茶几旁边，话自然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同时他觉得这所大屋子正在转动，他像从走马灯上摔下来的纸人的轻巧，飘飘地坠在柔软的泥土上面。

这一个为难的小时间中，从陈庄长的假狸皮帽的边缘上沿着粗老的面皮滴下了几滴汗珠。要走，恐怕被那位高贵的人物看出自己的土气与没办法的家长的下场；再坐下去听这位崭新的学务委员的漂亮话，自己实在没有那份勇气。经过迅速的踌躇之后，他争斗不过历久养成的自尊心情，向吴练长告辞出来。那自始至终保持着冷观面目的军需官，脸上丝毫没有异样。吴练长却是一团和气地下床趿着厚纸底缎鞋，送到门口。儿子呢，态度仍然是大方而且严肃地说：“爹先走……今晚上我总可赶到家……”

陈庄长向主人家唯诺着，一直在擦额角上的汗滴，心头上仿佛有块重石压住；略略歪斜的脚步，从那茶色布的软帘后把他微弯的身体运到

街头。

一口气跑出镇外，这向来是规行矩步的老人没感到疲倦，而且把尚在悬空的二百元的预征的垫费也忘记了。

七

在陈家村这是不常有的一个大会。

幸而还是刚过旧历的第三天，全村子的人在苦难中仍然偷着心底上的清闲互相寻找一年开始的娱乐。相传下来习俗的玩意儿，如踏高跷，跑旱船，种种民间的朴实的游戏，现在不多见了，闲暇与资力没有以前的优裕，确也减少了那些天真的无念无虑的好乐心情。然而这究竟是个适当的时机，所以在陈葵园号召之下的劝告办学的露天大会在村中水湾南岸大农场上开了成立会。

这天大会的主席自然是刚由城中——也可以说由镇上来了两天的陈葵园，他是这穷苦农村中在县城里有地位的一个新绅士，又是村长的小儿子，入过学堂，会说话办事，比起陈老头来得爽利敏捷。这次回来，他首先说不只到家拜年，还奉了县长的命令借此劝学。村子中的男女对于什么教育、学堂这一连串的名词，原没什么反应，可是有这位新绅士的传布，又加上瞧瞧热闹的心理，连女人孩子差不多都全体出席。在太阳温照的土场上争嚷着复杂的语声，远远听去，仿佛是到了社戏的席棚前面。

没有铜铃，也没有木台，锣声敲了三遍，陈葵园站在土场正中的木方桌上，先向下招手。第一句话还没听见，一片喧笑的声音浮动起来。

主席虽然不高兴这些乡愚无秩序的习惯，却又禁止不了。静了一会儿，他方才提高喉咙喊道：

“今天……兄弟……”他即时改过口来，“今天我奉了县长的命令，请大家——请各位乡邻来开这个大会，没有别的意思，一句话，要办学。教育局，晓得吗？就是管理咱这一县的学堂、学堂款项、教员、学生的衙门。县长告诉我们说：要取消私塾，劝大家不必再请师傅，按照镇上的样子办一所小学。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一家的事，譬如咱这村子里有二百多人家，满街的孩子都应该念书。私垫不算数，教的东西现今用不到，可是识字有多少好处，连说也用不到。拿我来说吧，不入学堂，不在城里见世界，不能办事，也没有薪水。以后不识字，一句话——不行！县上叫办学是为大家，一片好意，谁能说不对？可是办学要有老师，有地方花钱，县上叫咱们自己筹划，有了钱什么都好办。咱们要举

人当校董——校董便是管理学堂的人。不过另外有校长，这得听教育局派。大家到镇上去的没有不知道镇东头的学堂的，不信可以探听人家的办法，若说办不成，我交代不了！而且县上还要派人来查，没面子，还出事……”

这一片很不自然又有些费解的演说散到各个农民的耳朵里，他们起初弄不清赞成与反对的分别，因为到底是民国十几年了，他们见过的镇上学堂的情形也不少。一讲到识字，谁能说不对？但许多人看见小葵在那里涨红了面孔高喊着像一件正经事，却不由得都含着善意的微笑。主席说到上面稍微停了一会儿，看见几百个黑褐色的呆呆的脸都向他抬望着。

“事情的头一项是款项。钱，我是想不出方法的。先同……我爹谈过，他说他太累了，学务又不在行，叫我一气同大家商量，咱是穷，用项多，我顶知道，这为自己小孩子的事谁也有一份，辞不掉，须有公平办法。好在咱这里有的是出头的人，只要立定章程，积少成多，再过一天，我就回城去报……”

他这时说的话渐渐拍到事实方面去，原来呆站着瞧热闹的人不免摇动起来。虽然走去的不多，可是有点动摇。交头接耳的议论也渐渐有了，他们现在不止觉得好玩了。及至这位学务委员又重复申诉一遍之后，想着等待下面推出代表来同他商量，没有开会习惯的乡民却办不到。他用柔白的手指擦擦眉头道：

“大会不能不开，叫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这里有个章程，得请出几位来帮着我办。不用提，奚二叔是一位……”

下面仿佛是喝彩，又像赞同似的大声乱了一会儿，就听见找奚二叔的一片喊声。主席按捺不住接着说出三四个邻居老人与家道稍好的几位的名字，末后他用几句话结束了：“我一会儿约着几位商量，有什么办法，大家可得听！既然没有别的话，这一段事一定告成……”

身子向前一俯，他跳下木桌来，也挤在那些短衣的农民丛中。

土场中即时开了多少组的随意谈话会，他们各自告诉每个人的简单意见。女人们大半领了穿着红衣的孩子回家去，她们对于这件事是没有什么议论的。

奇怪的是陈庄长没有到场，找奚二叔又找不到。在群人的哄嚷之中，宋大傻斜披了青市布棉袍，沿着凝冰的水湾直向西走。虽然与小葵挨肩走过去，但他们并没打招呼。大傻装着擦眼睛，而小葵是忙着找人去商立章程。他们正在各走各人的路，大傻低着头愈向西走，已出了村子。孤独的影子照在太阳地上，懒散地向青松的陵阜上去。他在这村子

中是个光棍儿，家里什么人没有，除掉有两间祖传下来的破屋与他相伴之外，并没得土地。两年前的霍乱症把他的会铁匠活的爹与耳聋的娘一同带到义地里去，他是独子，穷得买不起一个女人。他又没曾好好受过烧铁钳、打铁锤的教育，只能给人家做短工，编席子，干些零活。穷困与孤苦昼夜里锻炼着他的身体与灵魂，渐渐地使他性格有点异常。村子中的邻人不可怜他，却也不恚恨他，但到处总被人瞧不上眼。新年来了，除却能够多赌几场论制钱的纸牌之外，任何兴趣他觉不出来。什么工作都停止了，他于睡觉、赌牌的闲时，只好到处流荡。镇上已经去过两次，看看较复杂的街头上的热闹，买几支冰糖葫芦回来，送给几个邻家的孩子，得到他们的欢叫。在他却感到天真的快慰！这天的集会与他毫无关系，可是他从十点钟以前便蹲在土场边的大槐树下面晒太阳，所以这场演独角戏的滑稽大会他自始至终看得十分明了。

陵阜上的土块冻得坚硬，一层层全是枯白的莽草披在上面，踏上去还很滑脚。他一直往上去，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却是急急地想离开那些争嚷的邻人。一片孤寂的心情将他从热闹的人丛中抛出来。走得有点热了，脱下破了袖口的棉袍，搭在肩上，虽然贴身只是一件毛蓝布夹袄，幸得阳光给予他无限的恩惠，并不觉冷。上升到松林外面，他立住了。夭矫斜伸的松枝下面是些土坟，差不多每个坟头都压着纸钱，这是过年前人家给他们的死去的祖宗献的敬礼。他也曾办过，所以一见这些飘动在土块下的薄白纸，禁不住心头上有点梗塞。

拣了块青石条坐下，静听着松叶的唰唰响声，与麻雀儿在头上争鸣。往下看就是在脚底下的小乡村，一片烟气笼罩着，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渐渐消失了村子中间土场上的人语，不知哪里的公鸡呱嗒呱嗒地高叫。他倚着树根，在这静境里睖着眼望着许多茅屋的顶子出神。

那是些平板的斜脊的茅草掩盖的屋子，永久是不变化什么形式的，一律的古老的乡村的模型。虽然在一行行的茅檐下由年代的催逼递演着难以计数的凄凉悲剧，只是没有碰到大火与洪水的焚烧或淹没，它们还在那里强支着它们的衰老的骨架。时间已近正午，茅屋丛中的烟囱还散放出不成缕的炊烟上升，上升，消灭于太阳光中。大傻独自蹲在清寂的松林之下，在他的心意里也许有点诗人的感动。他没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学会一些华丽的字眼，可以表达他的复杂的理想，然而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平常不会有的感动这时叫他呆在那里出神！想什么好？他回答不出；想谁？他是任何人都想不到。可怜、孤寂这类名词他都说不来，只是在心头有一段心事，并且不久他的微红的眼角中渐渐湿润了。

扑棱棱在头上响了一阵，即时散落下一些细小的东西。他仰头向劲

绿的松针中看，原来是一群小鸟儿正在上面争食。

他深深地从鼻孔中呼了一口气，仿佛这点事给他一种十分寂寞中的安慰——是在他窒息似的郁闷中给了一个解答。

他因此也计虑到自己的吃饭问题了！他虽然不能像小鸟儿一样到处争食，他可要以自己身体的力量与命运相争。一过正月，冬天便快去了，他要再那么游荡，自己从去年挣来的工钱却不够供给他吃烟的，他一定要在乡中替人家出力，向土块找饭吃。这几乎是年年的例子，从开春滴着汗忙到秋后，待到人家将场中的粮粒都装到家后，到处都是黄树叶子飞舞的时候，他也荷着两个瘦肩膀，数着腰带里的铜圆找地方休息去。三个月的放荡期间，他住不惯自己的清冷破屋，只能带着干饼买着咸菜到人家的地窖子中去鬼混。这样生活的循环已经十几年了，他什么也没得存蓄，只是赚到了一个“大傻”的诨名，赌牌的一套方法，还有渐渐觉得好吃懒做的与年俱来的习惯。农地里的掘土推车等的生活他觉着没有什么留恋，合算起来，一年年只是不十分空着肚皮便是赚了便宜。田地的利益他是什么也享受不到，加上这几年来穷窘的农人都在做穷打算，人工贵了，地里收成得并不长进，向外的支出一年比一年多，谁家也不肯多雇工夫。只要忙得过来，女人小孩子一齐卖在那一点点土地里硬撑，与他们的生活做最后的苦战。所以他也不像以前每到春天一早到镇上的人市里去，只是拿着一个锄头，一把镰刀，便能够不费事地被人拖去做活了。奇怪得很！上市的人愈少，而叫工夫的人家也随之减少，因此，找工夫的农家与出雇的短工同样在过着劳苦而不安定的日子。这样的教训使他渐渐地感到谋生的困难。他眼看见乡村中的人家是天天地衰落下去，他也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阳光下他的思念渐渐地引长了。本来是一个不会有深长计虑的农村青年，惯于生活的逼迫，早已使他对于自己与他的许多邻人的生活起了疑虑。他原有他的父亲的烈性，对一切事轻易不肯低头，更轻易受不住人家的侮辱。在村子中，有些人说他是不安分，然而除了好说些打不平的话之外，他没曾做过什么不安分的事。

他向来看不起像小葵一样的人，他从直觉中知道他们的周身全是虚架子，并且还到处向人散布。对于他，像小葵的绅士派，时时惹起烦厌。他自然恨自己不曾认得几个字，然而他宁可对陈老头表示他的恭敬，而对于他的儿子的态度、言语，他认为那真是一个青皮！正如小葵瞧着他是个乡间的道地流氓是一样的不对劲。所以这天他特地去听了这位回家的委员的独演之后，不知是何意念，他便逛到这荒凉的陵阜上来。

试探的口气，狡猾巧笑的面貌，轻飘飘的棉绸袍的影子，自己劝说而又是发命令的口气，宋大傻都看得清楚。然而他也会想：办学堂，认捐，拿钱，商议章程，与他完全隔离得很远很远，他更知道这办法与全村子的人也隔离不近。他虽没有分析一件事的因果的能力，而从直觉中他敢于断定如小葵这等坏心眼儿的少年能够办出好事来，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往前想去，一点都把捉不到的自己的问题已经够他解答的了，何况方才在农场上亲眼看到的种种景象，他觉得这并不是令人可爱的乡村，渐渐与自己远隔了！他又想到大有口中的杜烈，在外面怎样的硬闯，怎样的知道多少事情，生活得有多痛快，越发觉得自己的无聊。这一点的寻思在大傻的心头开始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一切感触的凑泊使他不愿意老照以前的法子鬼混下去。他渐渐决定今年春日他不再向人市中去弄那套老把戏，他也不愿意一到冬天往地窖子过日子了。他应该把自己的一份精力向外面去冲一下，去！到更远更阔大的人间去。他有什么眷恋？一切都一样，他又何必像人家似的瞪着眼对土地白操心……争一口饭吃。

他计划到这里，仿佛得了主意。看看枝头上的小鸟有的还在叽叽吱吱地争跳，有的却向别处飞走了。温晴的阳光，阔大的土地……他自己所有的健壮的臂膊，“哪里不能去？哪里也能吃饭！”爽快的心中骤然冲入了不自觉的欢欣，像是他的生命不久便可到处放着美丽的火光，无论往哪边去，只要是离开这贫苦衰落的乡村，一切便可以得到自由与快乐！

于是他突然地立了起来，如同一只正在振着翅膀的小鸟，向四面望去。

“咦！你在这里吗？我爹来过了没有？”

隔着几十步的土崖下面有人喊着向上走。

“想不到，大有……你来替小葵找奚二叔？”大傻挨着脚步往下走，“他老人家会高兴到这里来？大约你家这一回又得摊上几十块大洋吧！”

两个青年已经对立在草坡上面。

“他哪里去了？累我找了半天……错不了又到镇上去，是小葵叫我找的，说是正在他家里开会，就缺少他了。”大有跑得额角上都有汗珠。

“哼！不错，就缺少他一个捐钱的人！”

“据说这是办学堂，能叫小孩认字，有出息，你老是看人不起。如果念洋书念得好，先可以不受人家的欺负……就像上年，我……”

“不受人欺负？等着吧！我看这又是一套把戏。哪件事不说是好事，不过像小葵这种东西，一辈子不会干好事！念洋书，念得好？小葵是一个……他可学会欺负别人！”大傻仰头看着天空说。

“怎么啦？你愈来愈好生气。小葵怎么得罪了你？”大有摘下黑毡帽搔着光头疑惑地问。

“他什么事与我相干？得罪不了我，我却好说他；真正得罪的人，人家还得供奉他，这才是小葵哩！”

大有显然不很明白他的话，只把粗黑的眉毛蹙了一蹙，往回路走去，大傻也跟了下来。

八

春天果然来了。

河冰早已融解，流动的明镜下面露出平铺的沙粒。河岸上的柽柳都发舒出柔嫩的红条，小尖的叶儿受着和风的吹拂长得有半寸长短。田地旁边的大道上几行垂柳轻柔地摇曳着，当中有穿飞的雏燕。田地中的麦子已经快半尺高，因为刚刚落过一场好雨，土块都松软得很，它们冻在地下面的根很快地将蓄藏的生力往上送来。没种麦苗的春田也有许多人正在初耕，一堆堆的粪肥料像些坟堆，牛、驴与赤足的人都在土壤上工作。大地上充满了农忙的活气。

正是北方轻寒微暖的快近清明的气候，多数在田间用力的人穿着粗布单衫。妇女们挑着担子送午饭去的，有的还要抹擦脸上的汗珠。人家的屋角与陌头上的杏花已开残了，粉红的小花瓣飘散在润湿的地上。

从郊原中的表面看来，一切都很繁盛、平安，并且农人们的忙劳情形，以及他们的古拙农具的使用，从容不变，同古老的书本中所告诉的样子没有多大分别。可是曾经时代轮子碾过的农人，他们对于这期待收成的观念早已不同于往前了。

一样是在挥发他们的精力，对于终身依靠的土地，还是抛弃了一切，含着苦辛去种植，发掘他们的宝藏。然而他们对于这样工作的希望却在心中充满了疑问，即使获得劳力的结果，不是早早有人打定计划与不费力气地去分割、抢夺，或者谎骗。一次，两次，更有好多的次数。自然的经验渐渐从疲劳中警醒了安稳诚实的每一颗心。

然而他们现在除去仍然与土地做白费的挣扎之外，他们能够干什么呢？

土地的景象自然还是春天的景象，不过用在发掘土地上的心情却多少有些变动。

奚二叔的东泊下的二亩地，现在只有大有与两个短工在那里工作。松软的土地上却看不见奚二叔的踪影。这位老人支撑着饱历过苦难的身体，去年风雪中为了儿子的事，一连几夜没曾安眠。刚刚开春，又筹划着偿还罚款的钱债，更得按着俗例在清明节前方可办理土地交易。忙劳与忧患，在他的身体与精神上加上了双重的枷锁。家中的余粮还不够一

春的食用，他不能不忍着苦痛去出卖祖传下来的土地。不只罚款的重数压在他的垂老的肩头，还有预征的垫款、小葵办学的一大笔捐项、镇上的地方捐纳，因为他在这小小的村庄中差不多有近七亩地的身份，一切事他闪避不了。在平日是可以年年有点小储蓄的自耕自种的农家，近两年已非从前可比，何况是更有想不到的支出。他勤苦了几十年，曾经买过人家几亩地，他觉得这在死后也可以对得起祖先，更能够做后来儿孙的模范。不料今春卖土地的事竟然轮到自己身上，这真是从洋鬼子占了山东地方，硬开铁路以后的第二次的重大打击！因此在地的交易还未成交以前，他突然犯了吐血与晕厥的老病。除掉一个月前曾出村子一次外，他终日蹲在家里张着口看着屋梁，什么气力都没有了。

大有自从遭过那番打压之后，虽然是过了新年，已经快三个月，他没敢到镇上去一次。除却送杜烈出门时曾到陶村一次，连自己的村子也没离开。不过他在沉静中过着日子，把从前鲁莽与好同人家“抬杠”的脾气改了不少。事实给他教训，空空的不平言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自从奚二叔病在家中，他更觉出前途的阴暗。

这一天他照例地耕地，然而几亩地单靠自己的力量几天方能完结？眼看人家都在急急地播种了，而他家的土地还不曾全掘发起来。他便托了邻人由镇上叫了两个短工来，想着在两天以内赶快做完。天刚亮，他们便踏着草上的露水到地里来，直到正午，当中曾休息过一次。他同意短工过午可以在树下睡一晌午觉。他自己踏着犁，一个短工从后面撒肥料，另一个赤着足在前面叱呵着那头花白毛的牝牛，尽力向前拉动套绳。

虽是比锄地还轻的工作，而一连六个小时的做活，晒在太阳光中也令人感到疲倦。两个短工：一个矮黑的少年，正是杜烈村子中的人；那个五十岁的有短髭的老人却是镇上的魏二，与大有是向来认识的。他们都肯卖力气，在大有的田地中耕作正如同为自己的田地干活一样。大有说怎么办他们便随着去。他们对于这等田间的雇活很有经验，在左近村庄中谁家顶实在，以及谁家做得好饭食，他们都很知道。又加上大有自己是毫不脱懒地干到底，于是他们便合起力气来去对付这块春田。

在前面叱领着牝牛的魏二，专好谈笑话，而且他年轻时曾在好远的地方做过工，见的事比别人多，因此他的话匣子永远没有穷尽。不怕是正在咬牙喘气的时候，他能够说得大家都会十分笑乐，忘记了疲惫。这是他的特别本领。他又有很大的旱烟瘾，无论怎么忙，那支短短的乌木烟管老是叼在口里。这天他仍然不能离开他的老习惯，半热的铜烟斗时时撞动着牛的弯角。他更不管后面那两个人劳忙，却是杂乱地谈些没要

紧的话。纵然大有与那个小伙子不搭理他，这闭不住口舌的老人还是不住声。其实在一小时以前的话，他并记不清楚是怎样说的。

大有家的这段地是东西阡长的一块与南北阡长的一块，连接成一个“丁”字形。刚刚从那块东西地的中间抬起犁子向南北地的中间去的时候，魏二一手先横过烟管来道：

“今日一定完不了，大有，说不了明日还得来喝你一顿。哈哈！”

“胡子一大堆了，就是吃喝老挂在嘴上。唉！”在后面帮着大有抬着木把子的小伙子粗声地回答。

“说你不在行，你便不在行！风吹雨打，为的吃喝。哼！‘人为财死，鸟为食忙’，有钱干吗？可也不是为的这个？”他说着却用乌木管碰了碰他的突出的下唇。

“魏大爷，谁不在行？你看越老话越说得不对劲，咱见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真会编派，偏说是‘忙’。”

“小小人家不如我记得清楚，这些俗话是后来传错了呀。”他即时叱领着那头听命的牝牛转过身来，往前拉动绳子。

“好，魏大爷，我看你不必替人家做短工了……”

“干什么去？”他又忙着吸了一口烟。

“耍贫嘴，说大鼓书去，准保你到处编得出词来。”

“小伙子，说你不懂还不服气，魏大爷干的玩意儿就是多。在关东没说大鼓书，可曾打过渔鼓。”

“打渔鼓，哄乡下孩子？你会唱什么？”

“还用得按句学，‘十杯酒’‘四季相思’‘张生跳墙’‘武松大闹十字坡’，你不信，完了工在月明地里，我来上一套——可得说明，大有没有二两酒我还是不唱。”他一边随着牛蹄往前挪动脚步，一边回过头来向后说。

“好！大有哥，你就说句现成话，咱晚上听听魏大爷这一套老玩意儿。”

正在想心事的大有虽然在犁把后面尽着看看那些松动的土块，他的寻思却另有所在，关于这两个短工的问答他并没着意去听。及至小伙子喊他“大有哥”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

“喂！魏大爷说晚上喝酒唱一套渔鼓，酒一定有吧，大有哥？”

“啊啊！咱家哪回请人来帮工没有酒？”大有直率地答复。

“有酒，一定要卖卖老！唉！说起来你们谁都不懂，在关东下乡打渔鼓讨饭，哼！说吧，比起在这里卖力气好得多！到一乡吃一乡，到一家吃一家，虽不一定每天喝关东高粱酒，又甜又香的高粱米饭总可以管你个饱，睡得暖和，谈得起劲，又不怕胡子不怕官。我过了一年多的那样

营生，真写意！谁的气也不受，不强于回到家乡来还得卖力气。”

“说呀，为什么还回来？”

“又是孩子话。那个时候跑出去谁不想着去挖包人参，卖点银子好回来买地发家，谁还打算死葬在外头？哪能像现在的小伙子跑出去便忘了家乡，恨不得说他并不是本乡人。我就是想到关东去发财还乡的……”魏二重重地用短皮鞭敲了那努力工作的牝牛的脊骨一下，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挖人参的换了银子，真的还要剖开小腿肚填在里头带回家来？”小伙子问他小时候曾听到的传说是否真实。

“哈哈！那得有几条小腿才够剖的。关东的银子容易挣，却是难得带回家来。那是什么时候，火车没那么便利，一到深山里去，几十天走不出树林子，碰不到住家的人家。红胡子真凶，专门同挖参的行家作对。可也另有说法，只要上税给他们，也同拿给衙门一样，包你无事……我到过韩国边境处，远着哩，那一带有个中国人，占了好大片的地方。中国官管不到，俄国人更管不到。他手下有几千伙计，咱们这边的人并不少，枪打得真精……刚才不是说路难走，做几年活剩回点钱来费事咧，却实在用不到剖开腿肚子……哈哈！”

“你老人家既然去挖参，还用得到打渔鼓讨饭？”

“那是我到关外头两年的事了。讨过半年饭——其实并不像讨饭，叫老爷太太那边是应不着的，只要是有人家种地的地方，饭食可以尽你吃，汤尽你喝。没有地方住宿，火热的大炕上也可以有安身之处。人家不是到处都白睖眼瞧不起人，装作小财主的架子。总说一句：关外是地多人少，几十里的树林子，几百里的荒田，不像咱这边一亩地值一百八十块，几棵树还得值钱……

“可是现在大约也不能与从前比了。你瞧这四五年从这里去的人顶多少？每年开春大道上小车接小车地整天不往关外逃荒，却也怪，怎么走还不见少，不过关外当然见多了。”

“这么说，现在的关东的渔鼓打不得了？”

“自然不比从前容易。小伙子，你可知道那是多大地方？谁也计算不出有多少地亩。只要到荒凉所在，哼！准保你有饭吃。雇工夫比镇上的市价还要大——我回来差不多三十年了，眼看着一年不如一年。咱这里简直是终天受罪，佃人家地的受不了，有亩二八分的也没法过！管的人越多，钱越紧，地越贱，粮粒收成得越少。又是兵、土匪，还要办联庄会，干什么？天知道！没有别的，得终天终夜里预备着‘打’，不是你死是我活。我在关外多少年，并没用拿一回枪杆。哈！现在什么年纪，明

明家里没有东西也得在数，每年一样得跟着年轻的出夫，抗火枪，过的什么日子？前几年是有钱的人怕土匪，现在轮到庄农人家也得留神。上年，你不记得耕地都不敢到泊下去，牛要硬牵，人要硬拉，不管值得起三十块还是五十块，也要干一回。是啊！土匪愈来愈没出息，可是地方上日见的穷！早知道过这样鬼日子，还是我在关外打渔鼓好得多！”

魏二这时把烟管也从厚黑的嘴唇中间取下来，插在腰带上。他想起过去的自由生活，再与对于现在乡间的苦难印证，他的稀疏的小黑胡子都有点抖动。这时老是在后面跟着犁子走的大有，突然接着魏二的话道：

“魏大爷，你哪句话都对！日子真不能过，说不上半空里会落下石块来打破头。我家的事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已经不是从前了，然而卖地还债今春是头一回！我爹说别家卖地总是自己不会过日子，譬如他老人家，谁不说是灰里想捏出火来的能手？现今却把北泊下的二亩半卖了！前天才由中人言明，说是明儿成交写契，你猜多少价钱？”

“多少？”魏二忘其所以地立住了脚步。

“多少？好算歹算，合了六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的眼往前直看，仿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那片地亩收回来。

“哈！再便宜没有了。年光虽不好，也得合五十块才是正数。”魏二这时方记起应该追着牲畜往前去，然而已经是几乎与大有并肩而行了。

“有什么法子！”这个壮健的农人叹了口郁气，“左近村庄简直没人要得起，指地取钱，更没有这回事。找人四处卖，已有两个月了，不是照规矩过了清明节便不能置地？我爹又十二分小心，怕以后更办不了。只能让人卖到镇上去，人家还说原不乐意要，再三的自己落价，后来人家便说看面子才要！”

“到底是镇上哪一家？”

“中人不说，到写契时给个名字填上就行。如今什么事值得这么鬼祟，魏大爷，人家的心眼儿真多！”

“所以啦，庄稼人只是‘老实虫孽’，他叫你自己上钩，跳圈，死也死不明白，你不能说看不得？我魏二可比你灵便，我准知道这份地是谁要的，别人不够疑，也不会玩这套把戏。”

“是谁？你说出来。”小伙子走得也慢了。

“不用明提，提出来干什么！总之你要不了，我没有钱，他——大有干干脆脆地出卖，这就没得说了……”他没说完又重新装烟。前面那个衰老的牝牛也同它的主人一样更迟缓了。四个分蹄左右摆着，任意往前踏着土地，细松的尾巴时时向身上挥舞。

暂时三个人都不作声，却也不像清晨时那样努力于工作，任着瘦骨的牛在犁子前面拖动缰绳，慢慢地拔掘地上的土块。他们几乎是跟着牛在后面走。太阳的光辉在这春天的郊原中觉得分外温暖，它到处散布着光与热，长养着自然物。压服在冷酷积雪下的植物的根芽现在争着向上挥发它们的潜在力量。大野中，一望全是柔绿的浮光。春地上充满着创造的活力，这真是个自由舒服令人欣爱的春日，然而在一阵乱谈之后，这三个年龄不等的农人却落在一种难于言说的苦闷之中。

多年畜养的牲畜，它对于主人土地的熟悉并不下于主人家庭的一员。它的分蹄走到那段地的边界时，没曾受到叱呵自然住下了。它抬起长圆的大眼向前看，摆动左右两只尖弯的黑角，大嗉子似在微微喘动。

“咦！不觉地到了地边子了。”大有首先开口。

“真是畜类也有灵，咱们还说不清，它倒不走了。”是小伙子的惊异话。

“别瞧不起这些东西，比人好交得多，它就是一个心眼儿。”

小伙子听着魏二的议论便提出了一个疑问：“依你说，人到底有多少心眼儿？”

“可说不定，是多就对！比干大贤不是心有七窍？就算七个心眼儿吧。越能干的人心眼儿越多，心眼儿多更坏。咱这老百姓大约连原来那一个心眼儿——直心眼儿，现在都靠不住了！弄来弄去都像傻子一样，还不是一个心眼儿也没有！”

“魏大爷，你说傻子，你知道这村子里的宋大傻？”大有放下了犁把。

“那小子左近谁不认识他，可是有人说他跑走了，真吗？”没等得魏二开口，那急性的小伙子先问了。

“真啊！现在约莫个多月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向哪里逛去。有人说是去干了土匪，魏大爷你说可像？”

“照大傻的脾气说，谁不敢保他不去干‘黑活’？本来他是一身以外无所有——也像我一样，哪里不能去。年纪轻轻的乱干也好，不过我断定他这回还不能去‘落草’，他也不能下关东。”

“怪了，他还能出去挨饿？”

“饿得着他！你别看轻那小子，比你能得多，穷能受，可是钱也能花。我猜他准保是往城里去了。这是有点苗头的，不是我瞎猜。前些日子我影影绰绰地老是看见他在镇上逛，他似乎同那些老总很说得来。常听见人说他同他们称兄道弟地喝大碗茶，耍钱。镇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光棍儿，谁也不会搭理他。然而过了些日子便不见了。你想他是干什么

去？”

“不成他敢去当兵？”大有似乎不相信。

“没准儿，我看倒有八成不差。”

这时虽然隔正午还不过几分钟，然而他们都会看看高悬在天空中火亮的大时计的影子，便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大有坐在地边子上用手扒去毛腿上的湿泥，一边却细想魏二的话。记起正月初上在松树下大傻的样子，他渐渐承认这老人的猜测是近于事实。本来近几年由乡村中跑出去找地方补名字的人并不少见，不用说像大傻是光光的一条身子，就是有爹娘妻子的许多人也偷逃出去，丢了锄头扛枪杆。向来都说当兵的是混账行子，谁也看不起，这可不是近几年的事了。土地的荒凉，吃食的不足，乡间一切活没法干，何况眼看见多少当兵的头目到一处吃一处，就像吃自己的那么容易。只要有一套灰色衣服，乡下人谁敢正眼去看一下，年轻的穷人一批批地往外跑，至于生与死，危险与平安，这些问题在他们质朴的心中却没有计较。

大有从前没敢断定那个浪荡的大傻究竟干什么去了，这时却明白了许多。不知怎的，他对于这位朋友的行动不像对别人的瞧不起，而且他觉得如果大傻真去当兵，他认为于他也颇有荣耀。而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在他的未来的生活中引动着。这时他无次序的寻思，却把定时的饥饿忘了。

“多早咱也干去！比做短工好得多。”那年轻的黑脸小伙子抚着牛项欢乐地说。

“没受过蝎子螫，不懂螫的厉害。当兵好，我还干去！你知道他们容易？现在这时候我看什么都一样。”

“魏大爷，你会说现成话，你是老了，就想去，人家会把你撵出来。干这个嘛，一辈子没点出息头。”

“好大的口气！不瞧瞧你自己的脸面，讲出息？正经说能够积点钱，说上个老婆，小伙子，这出息大了！你想吃粮几年就可以做兵官？真是做梦！官鬼也轮不到你身上来，你得预备着身子挨揍，吃枪子儿！”魏二的议论与大有的理想、小伙子的希望完全分在两边。

小伙子听见这滑稽的老人的丧气话，马上便给了他一个白眼，两片腮帮子鼓起来不再置辩。然而忘了饥饿的大有却将粗重的左手一挥道：

“这个年代不见得坐在家里就是平安！”他记起了去年自己的事，“也不见得个个当兵的一定吃枪子儿！枪子儿是有眼的，该死的谁也脱不过。魏大爷，咱们庄稼人谁不想攒点钱弄几亩地，说个媳妇，安分本等地过日子？现在怪谁？咳！别提了，越少微吃得起饭，日子越没得过，

就连咱们也成了土匪的票子。自然喽，咱可以干，但是夜夜防贼，怎么防得了，贼去了还有……”

“是啊，说来说去你能说补名字的都是好东西？”魏二把铜烟斗往土地上重重地扣了一下。

大有并没再反驳，然而总觉得魏大爷的话说得过分。对于兵的诅咒，他有亲身的经验应当比魏厉害得多，可是不知怎的，自己总不会完全赞同这样的议论。什么理由呢？说不出。他睖着眼向这方宽阔的土地上尽力看去，是一片虚空、辽远、广大，如同自己的心意一样，虽是觉得比起这老人的心思宽广，却是虚荡荡的没有个着落。

再向前看，东北方有个浅蓝衣服的女人挑着两个筐子向这边来。

当前的食物欲望，将他们各自的心事全压下了。

九

一群破衣的孩子，一群汗臭味的男女，一行柳树，一轮明丽的月亮。在这片农场上人与物都是朋友，他们不太亲密，却也并不疏阔，正同农民与农民的关系一样。他们在广大的土地上东一簇西一堆地住着，在阡陌中，土场中，菜园中，乡间的小道上，他们能够天天地互相看见。垦地，收割，锄，打叶子，拿蝗虫，补屋，打土墙，编席子，他们在各家的工作上彼此相助，没有请托也没有拣择，过着愁苦、受逼迫而混沌的日子，正是不密结却不松散。对于一切的东西也是如此。譬如这时春夕的皎月与轻曳的柔条，郊野中飘散过来的青草幽香，偶尔听见远处有几声狗吠。空中的清辉是那么静，那么淡，笼罩住这满是尘土垢浑的地方。偶而由各种车辆与广告的电光的网的都市中跑出来的人，见到这幽静的自然，不是发狂似的赞叹，也要感到新奇。然而这群孩子，这群男女，对于这些光景就是那样地不惊奇也不厌恶。一日的苦劳，倒在蓑衣上面粗声喘着气，望望无边际的晴空月亮、星星、银河，都是一样。小花在暗中垂泪，流水在石湾中低鸣，柳丝袅娜着像在等待什么。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诗，是有趣的散文，是难于描画的图画，他们只在这样的空间与时间中感到劳作后轻松的快适。他们的心中不容易为这等自然的变化扰动、刺激，以至于苦闷、深思。

他们这样与一切不太亲密也不太疏远的意识，是从久远的过去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他们不轻易沉闷，不轻易狂欢。在平板不变的生活之中，种地，收粮，养家，生子，十年，百年，几百年地过去，练成了他们的固定而较少变化的心情。

然而时代的飞轮却早已从远处的大海、海岸与各大地方中飞碾到这些轻易不变的土地上面了！

因此，他们的意识状态在无形中也有了不少的变化。

在农场东南角的柳荫下面，围坐的一圈黑影中间有嘣嘣的调弦声音，即时许多小孩子都跑过去。喧杂的笑声中便听见在当中的魏二道：

“别忙，别忙，我还得想想词儿，这多年不动的玩意儿真还有些生手……罢呀，奚老大你就是有四两酒，难道还真叫我卖一卖？”他说着咳嗽了两声。

“不行，不行！魏大爷，这么大年纪说话尽当着玩。今天在东泊里咱怎么讲的？好，大家都知道了，全等着听你这一手，你又来个临阵脱逃。”蹲在旁边的小伙子像报复似的向围听的大众宣言。

“来一下，来一下！”大众都鼓舞起听渔鼓的兴致。

“来一下还怕什么，我还怕卖丑？可是你知道陈老头也要来，一会儿听见，他究竟是识文解字的，我唱上那么几口……也有点不好意思。”

“又来了，陈老头子他管得了这个？他怎么常常到镇上去听大姑娘说书哩。”小伙子下紧地催逼。

魏二就黑泥大碗里喝了一口浓茶，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仿佛是叹息，说道：“打渔鼓不能不唱词，大家，我还是那套老玩意儿，当年预备往关东讨饭时的本事。再来几句？可是做起来却不一样了。我说个‘庄家段’，这是我当年在镇上从你这村的老徐秀才那里学来的，词是老一套，念书人的想法……咱就不顶对。骗骗人，耍嘴罢了！”

“庄家段”这眼前风光的题目引起大众要听的兴趣，都一齐催他快说。

渔鼓虽是旧了，但是魏二的两只老手在那片中空的木头上打起来，简单的响声初听时似乎是毫无意味，及至他把手法一变，在急遽的调谐的拍打中间，骤然把一个农场上的听众引进他的音乐境界中，没有一个人的语声。在这银辉的月光下，只有他身后的柳条儿轻轻摆动，似是在点头赞许。

拍过一阵以后，魏二将头一仰，高声喊起老旧的渔鼓调来：

言的是——名利——二字不久长，

俱都是——东奔西波——空自——忙。

见几个——朝臣待漏——五更冷，

见几个——行客夜渡——板桥霜。

皆因为——名利牵绳——不由己，

赶不上——坡下农夫——经营强——

乍起首时的听众因为骤然听见魏二的哑喉咙迸出不很熟悉的说书调，似乎都在忍着，没好意思大声笑出来。然而在他唱过两句之后，这直接而又抑扬的刚劲的调门儿，合上一拍一击的渔鼓嘣嘣的音响，那些农民都把喉中的笑声咽了下去。一种简单音乐的引动，一种唱句间趣味的寻求，使得他们庄严而肃静地向下听去。

大约是久已不唱了，魏二又咳了几声，接着唱道：

盖几间——竹篱茅屋——多修补，

住一个——山明水秀——小村庄——

种几亩——半陵半湖——荒草地，
还有那——耕三耙四——犁一张——
到春来——殷殷勤勤——下上种，
墙而外——栽下桃李十数行——
早早地——拥撮儿孙把学上，
…………
突然他将渔鼓一拍道：“列位，这是从前哩……”他没接着说下去，又不唱，大众都被这句话愣住了。谁也没说什么，拿着粗泥茶壶的大有却突然答道：

“魏大爷，你说是现在请不了先生，孩子都没法上学吧？”

“对，我唱的从前的事，大家听的可不要比到现在。”他有意在分别地说。

“现在也有学堂呀，你不知道村子里也办成了，就只差先生还没有来。”旁边一个的答语。

“哼！先生？钱都交上了三个月，他还不知在哪个地方没喂饱——不过是在看门房子旁边挂上一块丧气的白牌子……”又是一个人的声音。

“唱呀，唱呀，怎么啦，又上了魏大爷的大当。”小伙子大声喊着。

一阵笑声之后，魏二没说什么，接着一气唱了十几句：

结就的——怪子蓑衣多方便，
胜似那——纱帐罗帏象牙床。
…………
还有那五谷杂粮十数仓——
…………
过罢了——大雪纷纷隆冬至，
看了看——家家户户把年忙——
…………
买上些——金簪、木耳、黄花菜，
买上些——菠菜、芫荽与生姜。
常言道——闲里治下忙里用，
预备着——过年请客摆桌张——
…………
不多时——买罢菜品还家转，
大门上——吉庆对联贴两旁——

他把末后的“旁”字的余音扯得很长，虽是粗涩喉音，然而使人听去也觉出余音袅荡，有不尽的意味。这眼前的过旧年的风光，都是听众们

听熟悉的事。买菜，蒸糕，放爆竹，祭天地……总要在破旧的门旁贴上两联善颂善祷的好句子。年年一度的欢喜节，在大家的记忆中印象很深，自然听魏二排句唱去，感到兴味。不过他们尽听见这些唱句叙述的安闲，对照到现在，仿佛少了一些必须添说的东西似的！一会儿，魏二又接着唱了些奠酒、烧纸与“真正是一年一度民安乐，都说是随年随月过时光”。直到拜节，上庙，饮春酒，与过罢了正月十五，他陡然将调门儿低沉下去曳长了声音唱一句结尾道：

无奈何——大家又把——庄农忙——

接着渔鼓嘣嘣几下，他把手一拍做了收场，却深深地叹口气，什么都不说。乡间人没习惯拍掌叫好的方法，也有几个年轻的空空地喊过两声好。多数听众的感情松缓下来，一个个人影在大土场上簇簇地涌动，后面的大有与最初提议的小伙子都没来得及批评。柳条披拂下挨过一个身影来，啧啧地道：

“好！多年没得听见，魏老二怎么高兴得唱一口，嗓音还不坏呀！”

“啊！陈大爷，想不到你也来，这真是哄孩子不哭的玩意儿。净说吉利话，往好处想……不是他们逼着谁还好意思唱。”魏二隔着十几步便看清楚穿着肥大衣服向他走来的陈庄长。

“有意思！你忘了在灯节下扮灯官，你在独木桥上老是好唱这一段，那时我替你打小锣子在镇上瞎闹……”陈庄长已走到他们这几个人的近前。

“咳！提不得了，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陈大爷，老了，人老不值钱，怎么唱也唱不出那时节的味道来了！”

“用到的功夫。老了，什么都变得不像样，现在徐秀才也不能再教了！”陈庄长捡了地上谁的小马踏坐下去。

“他就是再出来一定不能教我这个‘庄家段’了，是不是？他于今还壮实？陈大爷，现在那些唱光光调与耍西洋景的，唱《红蝴蝶》《驼龙报仇》，才是时行的唱书，就连《单刀赴会》《孙二娘卖人肉包子》，还不及那新玩意儿唱得动人。”魏二得到陈庄长的知音，便发起说乡书的大议论来。

“不差，”小伙子拍着胸口插话道，“我在镇上听过几回，他们都是拣新篇子唱。”

“自然喽，旧的调门儿也不时行，从前乡间唱的‘五更调’‘十杯酒’，现在会的人都不多。本来难怪，谁有工夫学这个，不是忙着赶活，就学放枪，不用说有些新调门儿把旧唱法都变了。话说回来，新调门儿在咱这里会一句半句的也太少，没有功夫是真的。”

“陈大爷，你算看准了，如今年轻力壮的人不是想打土匪，就是想当兵，胆子比从前大得多。像咱年轻的时候谁见过套筒与盒子枪是什么东西！好，现在成了家常便饭，放枪谁不会，打人更敢，你想和咱们唱‘秧歌’，唱‘冒周鼓’的时节简直成了两个世界！”魏二说这些话的声音颇高。

“坐住是这样，头几十年，年下大路上有个‘路倒’，左近村庄就大惊小怪的了不得，还得报官验看，班房四处捉人。现今哩，现今哩？枪毙了人，斫下头来挂在围子门上，树头上，连小孩子都看个饱，一点不奇！每逢杀人就像赛会一样，说谁信？若是在前些年，女人都能拿枪？罢呀！魏老二，真不知日后是什么世界！你唱的那一套情景，不过是编词的居心‘贴金’！从前也没有！”

陈庄长看看柳叶中间的月光慢慢地道：“以前庄农人家总还有个盼头，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到得过年，还觉出点味道来。现在大家还得这么过活，但是咬着牙根挨日子，无奈何呀！真是无奈何！‘赶不上农夫经营强’，什么经营也比农夫好吧？”

“叫我说，陈大爷比别人好得多，自己还在镇上走动，小葵哥也有了出息。”旁边坐的一个中年人说。

“梧仔，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陈庄长一听到“小葵哥”三字，他从心胸中迸发出不可遏抑的怒火，“这不是存心讥诮我，什么小葵，他是他，我是我！他做他的官差，我吃我的米饼子！他与我没有关系！现在只要有狗一般的本事，谁都可以不管，况且他干的那些把戏，我不但不看，也值不得我想。魏老二，我人是老了，我可还有一颗人心！我到镇上去城中去办事，我并不像别人求好处，使分子，我为的大众。不然，我这把年纪向那些人脸前去犯丑，值得过吗？时势逼得没有法子想，苦了两条腿。你别提出息，我没有出息的孩子！如果有的时候，我也不至于到现在还受人背后唾骂。他在城中干的什么，天知道！居然成了少爷坯子，哼！我陈宜斋没有这么大的福气！”

说话的人想不到很适合的插话会惹动庄长的怒气，竟然大声说出这一套来，便都不作声。

大有与魏二对于陈老头的动气都不十分奇怪，因为自从小葵挟了县上的势力回家创办小学校以来，他们父子的关系更隔远了。陈老头不能阻止，却也无法救济。眼看着在自己的力量之下，任凭年轻的小孩子来分派学捐，指定校舍，可是直到现在并没开门的这等行为，他纵然对一切忍耐惯了，也压不住自己的怒气。怎么办呢？他只能瞪大了老眼看着他那儿子的未来的动作。

因此他对于本村的热心也大为减落，虽然大家对于这位公平诚笃的

老人仍然敬服，自己却感到羞愦难安！他觉得不止损失了自己的庄严，并且少了对别人说话的底气。他更不爱到镇上去见人，除却为去听吴练长要办“讨赤捐”的一次谈话外，这几个月的春天，多半工夫是消磨于住房后的菜园里面。

“如今管不了许多，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陈大爷，听凭他去混吧。咱看开点，该唱两口就唱，该喝几壶就喝。说句实在话，我没有男孩子，有两个女的，好歹都出了门，成了人家的人口，省心多了。葵园好坏他总还自己能干，难道你不知道吴练长的少爷？有那个才叫没法，你能生气生得起吗？吴练长真好肚囊，他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着，任着那荣少爷闹去。一位年纪轻轻的媳妇，有去年新成的姨太太，还得在外面包住人，结交那般青皮，吃喝不算数，下局屋，抽头，一年中还得两次出去玩，哪一次不得花个一千八百块。葵园可是花不着你家的钱哩。”魏二比较着议论。

陈庄长没有答复，大有却触动了话机。

“魏大爷说得真对，我曾在上年送这位荣少爷去过一次车站，他真有能耐，枪法太好了，在路上他放手枪打远远的树梢，东边是东边，西边是西边，说话也还痛快。”

“这样的少爷还不痛快？有钱，有势力，他不快活？在镇上他常常带上两个护勇，半夜五更地出来串门子，小户人家谁敢不叫他去。好在这里没有人向他说，他的作为还了得！简直是个花蝴蝶……”魏二低声说出后面的几个字，他向四围看看，土场上人已散了大半，还有几个躺在蓑衣上面呼呼地睡着了。

“怪哩，镇上的团丁哪一个不是他的护兵，出来一样是打立正、举枪，他比起练长的身份来得还大。”有点瞌睡的小伙子倚着树根说。

“还有他同镇上的兵官打起牌来，一夜里就有几百块的输赢。陈大爷，你也明白，这是咱这里从前会有的事？”

“说怪是怪！”陈庄长的气已经消了不少，“不怪吗，咱瞧着吧！从前不会有的事慢慢地什么都会有了！咱是不知道，没有法，老守着田地过日子，据说外头大地方现在改变得厉害。”

他仿佛回想起旧事来，略迟钝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年轻的人都壮大了胆子，不好安静，我想这是大毛病。谁也不安分，恨不得上天去摘下月亮来，他不管捉得住捉不住，就是无法无天地干！我真不懂，只可归之气数了！有耍钱的，就有办钱的；有杀人的，就有去找死的。这古董的世界！魏老二，你说咱会看得透？在我说，这份差事辞不掉，又没有别人托，活受罪，三天一回，十天八天一回，不

是办差，便得凑钱。弄得头昏眼花，还转不出脸来。咳！不必提了！”陈庄长这时的怒容成为无可奈何的感叹了。

“不是说现在又一次筹捐……”魏二的“捐”字还没说出，忽地从睡在地上的人丛中跑过一个小孩子来，老远便喊着：

“爹……爹……爷爷这回又吐血呢！”

大有一听这是聂子的声音，便从魏二的身后跳出来，什么话没来得及问，领着那个不很高的影子走去。

陈庄长摇摇头道：“大约奚老二没有多久的日子了！这个人毁得可怜！”

“可不就是为的大有的那回事？人真不能与命争，奚家在这村子里只差不如你，有吃，有穿，大有又是出力过活的孩子。奚老二挣扎了一辈子，想不到晚年来碰到这样的别扭！听说今春里地也出脱了几亩。”

“将来这家人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奚老二有个好歹，我懂得，大有也许有点变呢……”陈庄长的话虽不很肯定，却正合了魏二的猜测。

“没法子，这样混日子难保年轻的人不会变！除非像咱这样走不了爬不动的老头子——白天我同他还谈到宋大傻的事。”

“他更不稀奇了，本来不是很安分的孩子，无家无业，这怪谁？”陈庄长若有所思地点着头缓缓地说。

“如果大有也有变化，陈大爷，你瞧他两个能走一条道？”

“一条道？哪一条道？不好说，噢！是了，不见得准吧！他两个的脾气究竟差得多。”

谁都没有结论，不过话说起来，两位久经世故的老人都悬想着乡村中年轻人未来的变化。尤其是陈庄长，他明白这古老的种种模型不能够套住少年人的身心。虽然是亲眼看明的实情用不到恐惧，也用不到忧虑，然而安土的惯性与回念以往的心情，使得他有说不出的凄凉。何况他的环境更逼得他像在荆棘丛中！在这夜静月明的农场上他引起自己的思路，心上简直是压上了一块石头。

魏二没多言语，他仰望着空中闪烁的疏星，渐渐想睡觉了。

十

这一夏的干旱使得农夫们夜夜里望着天河叹气。

从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几场小雨，当然不会湿润了烈日下曝干的土地。侥幸将麦子收获之后，一切小苗子类的长成大感困难。每年到这个时候高粱已经可以藏人了，现在却只是枯黄的有尺多高，满野中半伏着无力的披叶。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热如焚的天气，一对对小圆荚的边缘变成焦黄。农人早已用不到下力锄、掘，因为在这样干旱之下，田中的莠草一样也是不能生存的。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龟纹，与冬日的严冷后现象相似。坏一点的河边碱质地，更多上一层白质由土中渗出。除却田野的农作物外，村庄旁边的菜园与成行的果子树，也受到影响。本来这一带是有名的雪梨产区，今年在树叶中间，却没挂住多少梨颗，有的又十分瘪小，没得到充分的水分的养力。瓜地更可怜，大叶子与细瘦的长蔓露出难于结瓜的憔悴状态。虽然瓜地的主人还可从井里提水浇灌，但那有什么用处？艰难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济这样的荒象。何况无边的旱田，田边原没有灌溉的设备，一切全凭每年的运气去碰收成。他们终年纵然手足不闲地勤动，不过是按着久远久远传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换耕，与一锄一镰的努力。一遇到连阴大雨，几个月的亢旱，虫灾，农作物的病状，只可仰首看天，凭自然的变化断定他们这一年生活的成功或失败。

陈家村的全村中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合起来也不过七十亩有余，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给人家佃租的，下余有几十亩归他们自有。譬如陈庄长家有将近二十亩，他是这小村子中唯一的富裕人家。其次是几亩多地的，不足十亩的一家便是奚大有了。其余的农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与自耕的家数最多。不论如何，由春末的干旱延到现在，哪一家都受到这种不良气候的惩罚！存粮最多的陈庄长家中已经是吃高粱米与玉蜀黍两样的杂和面，轻易不见有白面的食品。大多数人家都搀上米糠研饼子做食料。各家虽然还有点春粮，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气力辛苦获得的粮粒是比什么都贵重的。眼见秋天的收成不知在哪一天，都不肯浪费那少数的存粮。他们宁肯用些难咽的东西充塞于肠胃，等待好日子的来临。各个乡间充满了憔悴的颜色与怨嗟的声音。当着酷热的天气，

大家齐望着空中偶有的片云。没的活做，他们充满了活力的筋骨一闲下来分外感到没处安放。这多日的干旱不只使他们为未来的失望惶恐，肉体上也像没处着落。六月中的热风由远处的平原吹来，从一个乡村到一个乡村，把熏蒸与干燥尽量地到处传布。每天从黎明时起，如火的太阳映出血一般的颜色，焚烧着一切的生物。陈家村东头的河流本是这数县的大水，经过不少的乡村、田野、河的两岸，生出一簇簇的小树林子，给它点缀上美好的景色，但现在却可完全看见白沙的河床了。窄窄的用泥土与高粱秸搭成的小桥，在每年一过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会冲坏，直待到十月间的重修。这时却还好好地弯伏在差不多没有水流的干河上，像一个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无所有的地上。高粱秸上和成泥的黄土多已曝干，脱落下来，剩下高粱秸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乱发。偶然有从上面走过的生物，更像是在干瘪的尸体上的虱子蠕蠕行动。离河不远有一片柞树林子，每个夏季，它的浓荫是村中公共水浴后的游息地。如今却只有干黄的簇叶在失去润泽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灾中的苦难。阴影不大，地上晶明的小石砂热得炙手。因为没法灌溉，连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以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怜的植物了。

生活于没有人力制服的自然中靠天吃饭的农民，当这大灾难降临，只能求助于上天的灵力。相传的老法子是祈雨会，诵经，扎纸龙取水。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却又是对一切还不甚明白的人们。他们不肯在这样情状下白坐着等待天灾的毁灭，在危急的困难中，他们只有诚心团结起来，吁请挽回无意。

然而时代却不许他们能够安心做从容的乞求了！

并不是十分稀奇的事，乡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记得。对于天灾的对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事，纵然无灵，然而至少可以略少他们精神上的纷扰。记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为积雨的关系，洪流暴发，河身从沙滩下面暴涨起来淹没了一些土地，甚至将村子中的茅屋冲坏了不少。他们却能够在不断的雨声中跪在龙火庙的天井里，绷着响头虔诚祷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们还是咬着牙关安分乞求龙王的心回意转！但是相隔不多年，这样的老文章已经变了笔法了。因为在较为安靖时候的官府、绅士，虽然他们自己不肯自认是伪善者，他们还像是对于地方上的一切事是该负责任的。如同乞灾、祷雨，种种的一无所能的会集，正是那般嚼过经书的善人所乐于倡导的。他们觉得自己该是农民的先觉，一切事便做了领导人。于是往往对于团集办法、仪注、款项，加劲地做去，这里头有好多便宜。现在这些官府、绅士，他们已经变了面目，比从前的乡下统治者更见得伶巧，也学了多少新的方法。他们凭自己的能

力尽着去找收获——金钱的夺取。他们批评他们的前一代，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无识也是呆子，因此，那种旧日的伪善行为，他们却不肯干。因为乡下人也有了变化，他们扩大了求知的意念，也渐渐破坏了他们的虔诚的心情。

再一层，便是生活的艰难了。本来乡下人是容易在简单的欲望下讨生活的，即使没有多少蓄积还能忍着苦痛挨受一切，希求未来的安定。可怕的这些年来，为了种种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蓄积，更不知为了什么，他们的心容易焦灼、动荡，再不能像以前还能不能勉强度过苦难。

这一个夏季在陈家村左近的人都摇动了，他们的脚在干硬的土地上似乎不容易站稳当了。

陈庄长与奚大有家的自种地也一样受着灾难，陈庄长的地还有在略远的村中与人分租的，那里在春天多了两场雨水。而大有在春间辛苦耕种的地里，不高的高粱谷子却已干死了一半。他自从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为了债务、卖地的心事死去的爹，他对于田地的尽力已到头了。不知怎的，他渐渐学会了喝酒，在重大打击之后，完全复现了他爹的嗜好。他宁肯每天多花费十个铜板在烟酒杂货店里买得一霎痛快。自从四月以来，他成了这村子中杂货店的常主顾。虽然铜板不能预备得那么现成，这有什么呢，会做生意的老板是用不到他伸手要酒费的。

家里是想不到的寂寞。好说闲话，老是计算着吃粮的妻，与终天出去拾柴草牛粪的孩子，因为大有的性格渐渐变成无谓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话。那条不容易吃一顿好饭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时，常是随着老主人身后摇着尾巴，现在它也不愿意与少主人一起了。它怕他的大声喝叫与重蹴的足力，它只好跑到街上与野外去寻找它自己的食物。大有觉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长，而他的脾气却愈变愈坏。对于死去的父亲说是追念也不见得，有什么追念的表现？那座在村北头自家地内的土坟，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树之外，他不是为了土地的事，并没特意去过一次。对于家庭的不满他也无从着想，本来能做活的妻与孩子，他原没有厌恶的念头，可是近来大有有点变态。对耕种的本分事他还不懒，一样是按着时候同邻人操作，不过他的一颗心却似乎被什么压住了，总不像从前平静。

他向来是不大对于过去的事加以回念的，过去的耻辱与痛苦，他十分乐意将它抛出记忆之外。不过他是因此惹起了难于遏抑的苦恼！

旱象已成的期间，他也如他人一般焦忧！未来生活像一把尖锐的铁钩钩在心头。眼看见手种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灵完全毁坏，他觉得

分外愤怒了！在寂寞与无聊的袭压之中，比较着认为快活的事是想了辛苦的收获。然而这预想显然是变了。

于是虽在奇热的夏日，他每天的酒瘾并没减少。

正是六月末后的一夜，大有盖着布单在院子的枣树下睡觉。昨晚上从恒利杂货店中回来的时候，是家中人吃过晚饭的大后了。他怕热，便拉了一领席子放在树下，一觉醒后已经听见鸡屋内的喔喔的啼声。一个大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吸他的血液，他即时光了背膊坐起来，用蒲扇将蚊虫扑去，嗡嗡的蚊声还似向他做得意的讥笑。一会儿听见粪栏里的母猪哙哙叫着。他摸一摸被单上有点潮湿，看看空中只有几颗星星的微光，想到明天一定又是一个晴热的天气。遍村子中的树上可以听得见知了的夜鸣。它们在高高的有荫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这些在黑暗与失望中的人唱着得意的高调。大有听来十分烦厌。的确，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虫来还要令他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鸣声中失却了效力，这并不是扑空一击可以止住那些可恶东西的鸣声的。他向东方望望，仍然是黑沉沉的，他尽力看去，在那一颗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点明光！隔明天不远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记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会。昨天陈庄长还嘱咐自己明天一早要到龙火庙同那个道士布置一切。他因此不能继续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记得头半月举行的那一次祈雨会，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效果。据说这回是联合了五里地以内各个村子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许有效，这是他的疑问。上一次的印象分明摆在眼前：那些有胡子的老人含着眼泪在烈日下跪求，他们忍受着灼热的苦痛，在香纸砖炉旁不顾烟气的熏眯。道士的高声诵经，也像出自真诚。虽然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规，因为他一样也有土地，在做法事的余闲还得耕种，这不是为别人的事，他也有份儿。大有再推测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吃饭的人谁没有份儿呢？谁肯骗着自己？骗着自己与他们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异了，怎么到会的几乎全是老年人，年轻的才两三个，再就是老人领去的童男，难道这也是必需吗？记得十几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这样，年轻的人一样也有跪求的，怎么现在变了？他想到这里微微皱着眉头，不能判别这是年轻人的躲懒，或是他们另忙别的事？

由祈雨联想到春天魏二唱的渔鼓词，真的，那些光景简直是成了梦一般的东西了！自从自己二十岁以后，在这偏僻的农村中眼见得是无论谁家只有年年的向消，除掉偶有几个从关东发财回来的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见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里的产物不知怎的总觉得也是一年比一年差，可是自己在田地里用的力量并不比以前减少。粮米老是在两块

大洋左右一斗，还是继续向上升涨，怎么家家却更贫穷了呢？大有怀抱着这个疑问没得答复，偶然与邻舍家说起来，他们的断语不是“年头儿刁狡”，便是“谷贵，百物都贵”，或者“花钱多了”这一类的话。大有在前几年也是一个对一切事不求甚解的乡下人，任凭这难于思议的法则所支配，却难有进一步的质问。自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的生活有些变异，他的一颗诚朴的心也不像前此对一切完全信赖不去问难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痛苦，攥着拳头死去，这一幕的生活影片的刺激，使他失去了从小时候起积渐养成的耐力。

虽然心里踌躇着预备天明后的祈雨会，然而在这将近黎明时他却有另一种的动念在心中闪耀——他很自然地断定他的未来生活，怕不能单靠这点土地了！

红的微光刚从东方耀动，一切地上的景物方显出了一个新的轮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过脸，并没告诉家里人，一口气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栅门外。

村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栅门已经开了锁。一个轮班守夜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正在门旁扛着枪防守。这一夏中的抢劫绑票事情如同天天听到喜鹊叫那么平常，左近村庄虽在白天也加紧了防守。像陈家村是没有土圩的，防守的联络很不容易，只好从各家土墙连接的空处，伐了陵上的松树结成栅栏。从镇上买来大捆的铁蒺藜交缠在木头中间，在要紧的栅门旁堆上土障，村中的年轻人轮流防守。这自然不是完全无虑的设防，而且更没有几支新军器——步枪。单这一笔花费与人力的空耗已经使他们十分拮据。幸而抬枪、土炮还是旧的存余，这些笨拙的军器用土造的火药加上碎铁、瓦片、小石块，放一响虽不能有很远的火线，四散出去就像一个小炮弹的炸裂，用在坚守上还较易为力。而且不知从哪里来的传授，乡村中有些铁匠现在也会利用洋铁筒与空罐头造成炸弹，这是较好点的村庄必备的武器。

那个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栅门，看见大有便跳过来道：

“奚大叔起来得早，陈老头刚才到庙里去了。”

“早啊，我以为我是到会的第一个哩。”大有将一双赤足停在栅门里的铺石道上。

“陈老头倒是认真，他还穿着粗夏布大衫，到这里我向他说不如脱下来，到烧香时穿上才对，免得出差。现在各村子的联庄会还没到，他穿着长衫怕不叫土匪带了去？”青年武士将步枪从肩上卸下来。

“还是你想得周到，怪不得陈老头老是好派你守夜。土匪太多，谁也料不定不出乱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会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来。”

“怕什么！不是早调好联庄会来保护吗？”

“奚大叔，你猜能够来多少人？一共六七个村子，人家还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门？这是在外面，不同于村里，要个顶个！哼！土炮怕不及盒子枪中用呢！”

“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还没说完。

“啊！好，奚大叔，这是善事？不差，是庄农人家谁还不愿意天爷快落雨，不落，今秋什么都完了！可土匪还是土匪呀，他们还等得大家好好地祈下雨来再办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从他的紫黑色的脸上露出了判断者胜利的笑容。

大有点点头，颇现出踌躇的态度。

“照你猜，岂不是今天还得预备打仗？”

“这也不是奇事呀，哪个村子在这一夏季里不是天天预备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复。

“我太大意了，什么家什没预备。”

“一会儿咱这里还去十多个人，可是没有大用，只有两杆快枪，这不是一杆——”青年顺手将枪横托过来。

“好吧，现在咱们办一下，你带这杆去，连子弹带，我另找杆土炮在这里站岗。”

就这样，大有紧紧腰带将灰布缝的子弹带斜扎在肩上，把那杆汉阳造的步枪用左手提起。

“小心点！已经有顶门子了，只要拉开保险机就行。里边有四颗子弹，记住！”青年对于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说什么，扛起枪走出栅门。

经过他们的谈话与换枪的时间，村外的郊原中已被鲜明的阳光照遍了。柔弱植物幸而得到夜间的些微露滴，乍呈滋润的生态，被还不十分毒热的太阳晒着，颇有复苏的模样。

龙火庙是这村子的久远古迹，据说县志上曾在古迹门里给它一个位置，也是这些小村落中间唯一的旧建筑物。除去四周的红色粉墙之外，山门两旁的钟鼓楼，内里的龙王阁子，都是青砖砌成。那些砖比现在普通的烧砖大得多，似乎也还坚固。不过上面全被苔藓封满了，斑驳的旧色足能代表这野庙的历史。庙南面是一带松林，稀稀落落地连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虽也有不少的枫树，榆树与高个儿而作响的白杨，却不如正面松树的密度。庙北头有几亩大的一片义地，不知是什么年代与什么人家的舍地了，里面尽是些贫苦人家的荒冢。有的已经坍

坏，露出碎砖、断木；有的土冢已经夷为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冢盖上。这片地方已经有难以计数的死人得到他们的长眠，而左近乡村的看家狗也是常到的熟客。再远处便是一些人家的农田，一片青黄，看不到边界了。

庙的面积不小，其中的建筑物却也毁坏了不少。有几座楼阁早成了几堆瓦砾，上面满生着蓬蒿与蔓生植物，石碑也有卧在院子中间做了道士的坐凳的。总之，这虽然是一所伟大古旧的庙院，现在也随着年代渐渐凋落了。

因为它们只存留着古旧的空壳，任凭风雨的毁灭！

大有穿过松林走到庙门里面，静得很，一个人没遇到。直到正殿上，看见陈庄长正与邻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纸。道士还没穿起法衣，光着头顶，一件圆领小衫，乍看去正如僧人一样。

“好！到底是年纪轻，好玩，居然先扛起枪来了。”陈庄长说。

“这是小猪仔告诉我的防备，防备不坏，不是联庄会还要来？”大有走入了正殿门。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络腮胡子并没刮剃，虽在清早，额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显出他的职务的忙迫。他听见人语，抬头看着大有左手的枪口正对准他的胸口，便下意识地向侧面一闪。

“这东西可开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可干了！”

“怎么没胆气！看着枪口便吓丢了魂，你还终天在野庙里住呢！”大有已经将枪倚在门侧。

“老大，你说话要留点神，别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给龙王爷求情！哪里野不野的……终天在这里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东西来干吗？今天可连我都有点胆虚，到的各村的首事总要小心……”

“做好事，顾不得这些了——怕者不来！来者不怕！”

吸水烟的邻村王首事从容的插语。

“即使来也没法，横竖这么下去是没有好日子过。咱们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干死，不想个法子——这只好求求神力了。”陈庄长究竟还认识得一些字，对于这完全信赖神灵法力的念头本来就认为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庄长的职责，在无可奈何中，按照古传的方法来一回“神道”，这也是多少读书人办过的事，不是由他开端。经过这番虔诚的仪式之后，他至少尚能减却良心上的谴责，也许“神而明之”就有效力？除此，他与他的邻居们能够干什么呢？所以他用“只好”两个字表示在无办法中唯一的尽力。

王首事将长水烟筒向供桌上一搁道：“管他的！咱弄到现在怎么还不

是一个样，果然该死的向这边找事，拼一下，省得年轻的闲得没事干！今天咱预备的不差，什么，合起来怕不到二百人……”

“不见得吧？”陈庄长对于人数颇有疑问。

“多少一样揍，老陈，不要灭了自己的威风。”王首事的脾气很急暴，虽然上了年纪，还有当年练功夫时的劲头。

他们各自整理着种种东西，还有王首事带来几个有武器的农民一齐下手，没到八点，一应的陈设供品以及洒扫屋子等都已停当，而各村来祈雨的人众也陆续了。

照例是先行铺坛，念经，这时独有骄傲的道士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挥一切。龙王的长髯与细白灰涂成的神面，被神龛上变成黑色的黄绸帘遮住，看不清他的真像。殿内的武士与文官的侍立像，虽然颜色剥落了不少，而姿势的威武与优雅似乎还在保持着他们的尊严。红木案前的方砖地与石阶下的鹅卵石地上，直跪着七八行的祈求者。一条彩纸糊成的瘦龙放在东廊下面，一大盆清水在龙的旁边。院子中的香炉从四个小砖窗中放散出很深厚的香烟。

不出大有的预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过半数的老人，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岁以下的却没有一个。他们被热太阳直晒着，黧黑与黄瘦的脸上谁都是有不少的皱纹，汗滴沿着衣领流下来，湿透了他们的汗臭与灰土脏污的衫裤。他们在这一时像有白热以上的信心，对于冥冥中伟大的力量——能以毁灭与重生颠倒一切的神灵，他们什么也不敢寻思，只将整个的心意与生活的称量全交与“他”！

这一群祈求者中间却没有奚大有，也没有王首事带来的那几个武装农民。原来大有被陈庄长分派出去，带领本村的人与别村子来的联庄会在庙的四周布防。因为他有一杆步枪，便不用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绿林”中的英雄。

近几年来乡村的联庄会完全是一种无定规的民众的武力组织。虽然有规则，有赏罚，然而所有的会员全是农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丢下锄头，拾起枪杆就拼着性命向抢掠劫夺他们生活的作战；没有事，仍然还在田地中努力作业。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切，为了防守他们的食粮与家庭，以及青年农民好冒险的习性，所以联庄会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膨胀。等到他们的有形的敌人渐渐消散下去，他们这种因抵抗而有的组织也就松懈了。因为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集合，并没有更深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兴衰是与那些掠夺者的兴衰成比例的。

陈家村左近都是少数人家的小乡村，镇上虽然有常川驻的军队，器械服装都整齐的民团，却不大理会这些农村中的事。有时那些新武装者

下乡来，还时时要显露他们的招牌给小村庄的人看，因此，便分成两截了。

这一天他们因为保护这些满怀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首事的周到地布置，调派年轻的农民，在八点左右已经到了一百五十多个。他们因为没有大集镇的富有，所以武器不是很完备。不到人数十分之一的步枪，还是由各种式样凑合来的，类如日本枪的三八式，汉阳造与俄国旧造的九连灯枪（这是乡间的名字），下余的便是些扣铇的火枪与大刀，红缨长枪，但钢铁的明亮都在各个武士头上闪耀着。骤然看来如同赛会的这一群防护者，散布在红墙青松的左近，具有一种古代争战的形象。各村的首事虽是花白胡子的老人，也有的自带小小的手枪，挂在衣襟旁边。这都是他们出卖了土地忍痛买来的武器，虽没曾常常希望用它，然而有这个弯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时贴上朱砂花符似的，以为可以战胜一切的邪祟。近几年来这已成为很平常的现象。乡间的人民对于步枪的机构与兵士一样熟练，而胆大的企图也使他们对于生命看轻得多，比起从前的时代，显见得是异样了。

形成一个相反的对比：古老的剥落的红墙里面有些在土偶面前祈求他们的梦想，迷漫的纸烟中多少人团成一个信心，虽然在鹅卵石上将膝盖跪肿，他们仍然还是希望龙王的法力能给予一点生活上的灌溉！而古旧建筑物的外面，松荫之下却活跃着这一百五十多个少年农民的“野”心，健壮的身体，充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热的自由空气，他们也正自团成一个信心，预备着用争战的方法对待与他们作对的敌人！两个世界却全是一个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也可说是为生活的竞存，神力与武力两者合成一种强固的力量，他们便在炙热的阳光下面沉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这样的武装集会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两次的练习打靶之外，他没有放射步枪子弹的机会。乡间对于子弹的珍贵比什么都要紧，他们从各地方或者从兵士们手里，以高昂的价格买来的子弹，放掉一个便是防守上的一种损失，也便使他们的生活少一份保护。所以火枪可以随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弹却要严密使用。大有从站岗人身上取过来的子弹带，他曾数过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颗，在灰布九龙带中看不出怎么高凸。他统率了一小部分的本村农民，唯有他是扛着这一杆仅有的步枪，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有统率那些同伴的资格。他没曾对准敌人放射过一回枪，可也不害怕，的确，他没想到真会有敌人的攻击。他以为这不过是预备着争斗罢了，不会真的有事发生。

他这一队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这里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片土堆，相传是古时的大冢，除去几丛马兰草外一点坟墓的样子也没有。再向上去是一个矮小的土地庙，比起乡间极小的茅屋来还小得多，塌落了碎砖的垣墙里面探出两棵如伞的马尾松。从树干上看去，可知这难生植物对光阴的熬炼。大有这一队的十几个穿了蓝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这斜坡上形成一个散兵线。大有坐在土地庙前已卧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阜上望着。别的伙伴在坡下的，在庙内的墙缺处的，还有四五个扛着火枪在稀疏的松树间来往走步。他们占的地势较高，可以俯瞰龙火庙里面跪在院子中的人头，尤其是那个尖圆顶的香炉更看得清楚。风向很准，那一阵阵的浓烟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声听得分外响亮。庙前后的防守的同伴，都隐约地可以看到。唯有南门外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严，只有几支明晃晃的红缨枪尖从那些松针后闪出光亮。

大有根本上没想到打仗的事，虽然在栅门口听了那个站岗小伙子的话，到庙中来又看见大家这份郑重的预备，像是警戒着要马上开火的神情。他乐得在“绿林”中装一回临时的英雄。然而这有什么呢？多平静的晴天白日，又有这么多的人，难道他们肯来送死？他过于迷信他和他的伙伴的武力了。他虽不从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断定没有那回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时还努力要做出一个统率者的样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领着兄弟孩子们在干正事。过了两个钟头以后，看看日光快近东南晌了，夜里睡眠的欠缺与天气的毒热，渐渐地使他感到疲倦。庙里的祈雨者已经换过一班，道士的法器不响了许久，再过一会儿大家都要吃午饭了。好在都是自带干粮，等着庙里送出煮好的饭汤来，便可举行一次野餐。时间久了，疲乏的意态似乎从田野的远处向人身上卷袭过来。有的忍不住肠胃的迫促，坐在地上干口嚼着粗饼。大有这时已经半躺在石碑上，那杆步枪横放在他的足下。

“老头子们真胆怯，上一次祈雨也没这些阵仗……”一个黑脸高个儿的农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说。

“到底什么时候完事？这玩意儿更坏，干吗？还不如跪在石头地上哩。”另一个的答语。

“不要急，停一会儿有事也说不定！”年纪较大的瘦子半开玩笑地道。

“真不如开开火热闹一回，火热的天在这里支架更不好过！”

大有本来想说几句，然而他的眼睑半合着，不愿意听他的心意支配，方在蒙眬中静听这几个伙伴的闲话，突然从东方破空而起地有连续

着两声枪响。很远，像在陈家村的东河岸。这是一个电机的爆炸，即时惊醒了野庙周围的防护者。大有下意识地从石碑上滚下来，摸着枪杆迅疾地跳上土地庙的垣墙顶，向东望去，那十多个农人不自觉地喊一声，全集合在土地庙的前面。

“哪里来的子弹？”

“河那面……截劫！”

“废话！我听明白了，这两颗子弹是向咱这面飞过来的。”

“没有回响？”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们从经验与猜测中纷纷乱讲，同时可以看见龙火庙里人已站满院子。道士的法器也止了声响，而大门外的松林中多少人影也在急遽地移动。大有竭尽目力立在高处向东看，什么也没有，还是那些绕在村子后面的半绿树与微明的河流。他虽然笨，而在匆促的时候也有他的果断力，即时他喊那个说玩笑话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队中问问情形。

还没有经过三分钟，很清楚的密排枪声在村东面砰啪地响起来。无疑地，显见陈家村要有什么变故。大有与他这一群伙伴不用商量都拿着枪要跑回去。他们顾念村子中的妇女、孩子，黄黑的面目上都变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还没跑到红门外面，奇怪，由庙的西北两面连续飞过十几颗子弹从他们头上穿过去，这掎角式的攻击出乎他们的意料。大有原来立在土墙上面断定这是土匪去攻打他的村子，有这一来，他才明白今天的祈雨会是真遇到劲敌了！随着枪声他跳下墙来向大家发命令道：

“走不得！土匪真要从两面来，回去更办不了……啊！大家散开点，都在庙门上可危险！”守土圩与栅门的经验曾告诉过他躲避子弹的方法。即时这十几个人在树后和墙边，找到了各自的防御物，都轻快地将枪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后头，半伏着身子将步枪的保险机扭开，推动机一送之后，他的右手指在小铁圈中放好，预备做第一枪的放射。脸上的汗滴从眉毛直往下落，忘记了擦抹。

松林中联庄会的大队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几响火枪，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单调的冲锋号，凄厉的声音由下面传出，同时步枪也在无目的地向远处回礼。

于是他们的野战便开始了。

大有只叫他们隔几分钟放几响火枪，意思是告诉敌人这斜坡上有人预备着他们过来。他手里的步枪隔一歇才放射一回，他每次放枪时手头上觉得很轻松，然而遇到这一次的劲敌，他的粗手指把住枪杆自己也觉得惊战。从那东面的，西北两方的此住彼起向村子与野庙愈打愈近的密

集枪声，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数不少，而且他们的子弹像是颇为充足。这时两方都彼此看不见身影。龙火庙的地势洼下，西北方的农田接连着东面河流蜿蜒过来的上岸，向下面射击是居高临下。而大有这一群占住的斜坡，较好也较为危险。因为由斜坡上去，树木多，农田只是几段豆地，容易望远。

大有在初开火时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还可以静听枪声从哪方射来。悬念着村子中的情形和庙里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并不十分害怕。打过十几分钟以后，战况更紧急了，先在陈家村东面响的枪声倒不很多，只不过似做警戒很稀疏地放射，而从西北两面逼过来的子弹却愈打愈近。啪啪的响声听去像不过半里地。联庄会的人初下手还能沉住气，吹号，放枪，经过这短短的时间后，显见出军器的优劣与攻守的异势了。他们在庙门外、树林子中，没有什么凭借，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田地里与土岸旁边，而回打起来可不知哪里有人。敌人的枪弹是一律向着庙门外的松林集中射击。尤其是西面的枪响，围着土地庙前后尽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们不敢向庙里跑，恐怕被人家围住；又不敢向陈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有埋伏，经过时一定也要横死多少人。而当前的守御，既无土墙，又没有及远的好多步枪……他们想不到土匪会来这么些枪支！

没有办法，大有已经放过两排子弹，在石碑后面粗声喘着气竭力支持。他知道他的枪若不努力使敌人不敢近前，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抢去。他向哪里退哩？下面只有几棵小树，大约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弹已可穿透他们的脊背。他听明了，有十几支盒子枪在对面的土阜下头专来对付他自己，有时从石碑的侧面似乎可以看见土阜下的人头。相隔不过二百步，比初听时由西面来的枪声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紧紧握住枪身，仿佛如握着一条火热的铁棍，子弹带着了汗湿，紧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耻辱、未来……在这一时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顿起所有的精神做生命的争斗！虽然事情是完全出于他的预想之外，而他那事实到了面前却绝不退缩的坚定性，在这个炎热与饥饿的时间中却一个劲儿地发展出来。

他知道在土阜后面的敌人要从斜坡上冲过来，直夺龙火庙的大门，这是一条要道，若有疏失，自然关系到他们全体的失败。自己万不肯放松，且是没有退路！下面的伙伴们又急切分不出几杆步枪跑上来打接应。这些没有指挥者的农民，只知把守住庙门向外乱放子弹与火药，没料到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边尽力抵御，又嘱咐身旁那个黑高个儿滚下

坡去赶紧调人。黑高个儿身子很灵活，抱了火枪即时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得太快了，恰好一个流弹由背后穿过来，打中他的左胁，他尖锐地叫了一声，倒在一棵老松树下面，做了这次战争的头一个牺牲者。

这一声惨叫惊坏了斜坡上面与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这好打拳棒的高个儿竟会死在这里，从乱杂的还击的枪声中可以知道他们的愤怒与急遽了！

命令没有传到反而葬送了这一个好人，大有从石碑后面被惨叫的声音惊转过来，看清在血泊中翻滚的受伤者，他不自觉地呆了，双手中的步枪几乎丢在地上。受子弹伤死在战场上，这是第一次的经验，何况高个儿是为传达自己的话而死呢！他无论如何勇敢，还没有看死人一点不觉惊讶的习惯。他正在慌张与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两枪，对面一阵喊声，从土阜后跳出七八个汉子，手里清一色的短枪，枪弹在空气中连接振动的声响，如同若干鬼怪在他身边吼叫。大有的那些伙伴也喊着放了几枪，速力既差，又无准头，在旷野中那些旧式的装药火枪哪能与连珠放射的盒子枪抵抗。他们绝没管顾，便争着往斜坡下跑。只这一阵乱动，已经被对方打倒三四个。大有用上所有的力量连射去一排子弹，居然使那群不怕死的凶汉伤了两个，略略缓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学着高个儿的滚身方法翻下去，更顾不得那些伙伴是怎样逃走的，只看见躺在土地庙前一个伤在胸口的年轻人，从绝望中望了大有一眼。在这一瞬中，大有已经滚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队，与由庙里出来的那些老年人合在一起，他们一面竭力顶着打，一面却急促着商定赶紧退回陈家村，因为这野庙中没法守御，怕有被敌人完全缴械的危险。

冲过这条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事。这一百几十个农民与一群狼狈的老人，以及庙里原来的住人，联合起来分成三队。一共有将近二十支的步枪，施放开仅有的子弹，从松林里向四面射击，同时那些避难的与武器不完备的防守者瞅空急速跑去。大有偏偏是有步枪的一个，在这危险的时间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将武器交付他人，自装弱虫。他不顾满身的泥土与像浇水的汗流，他同那些大胆的青年由松林中冲出。当然，从西南方攻下来的敌人也拼了性命努力于人的获得，由斜坡上往下打，占据着非常便利的地势。北面农田里的匪人早已逼近。这已不是为了财物与保护地方的战争，而是人与人的生命的争搏。两方都有流血的死伤者，在迸响的枪声中谁也不能做一秒钟的踌躇与向后的顾念。大有饿了半日而且原来的瞌睡未退，恰好来做这样的正面的防战，分外吃力。然

而他这时咬紧了牙齿，似乎平添上不少力量，那斜坡上两个受伤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变成火团，嗖嗖啪啪的枪声似炸碎了自己的脑壳。他随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荫之外，弯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们拼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敌人终于没敢靠近，及至他们退到陈家村的栅门边时，又与在近处的几个埋伏者打过一次。

其结果，他们的大队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只听见自己这一群中不断有喊叫声，伤了多少他来不及查问。幸而敌人的子弹在松林中一阵激烈的围打后，似乎已经不多了。四周虽有喊声，射过来的子弹已稀少得多，而大有跑到栅门外时，斜拖在腰上的子弹带除却布皮也是一点分量没有了。

这一群勇敢的农民虽然也有受伤的，他们却挣扎着跑进了栅门。大有一看见自己的邻人迅速地拉开木闩开门，将他们纳入，他心头上一松，同时脚步略缓一缓。后面敌人的追击又赶上来。幸亏木栅外只是一条小路，两旁有不少的白杨做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敌人没敢十分近逼。不幸的大有刚从一棵树后弯了身子转过来，右腿还没抬起，在膝盖上面有一个不大的东西穿过，他趁势往前一跳便倒下来。眼前一阵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风完全吹散，只是大张开口伏在地上喘着。跑在他前面的两个回过身来，毫不迟疑地一齐拖着他塞进栅门去。

稀落的来往枪声中，大有只觉得天地像倾陷了！他卧在他人汗湿的肩上并不觉痛，只是右腿像离开了自己。

十一

镇上的几间屋子的西药房兼医院，由于这次野战已住满了受伤的勇士。大有腿部洞穿了一个窟窿，本来不很要急，大家为了分外体恤他，便将他抬着送到县城的医院里去。

近几年的乡间流行着子弹的战争，便有了西药房与小医院的供给。虽然这里距铁路线还有几十里地，可是城中与大一点的市镇早有了简单的西法治疗的设备。那些大地方药房的伙计与医院中的看护，他们很明白这样买卖在下容易赚利，贩运些止痛剂、麻醉药与箝取子弹的器具，虽然手术弄不十分清爽，比起旧医的法子见效得快。因生活而蜂起的土匪，做成了多少人的新事业，他们也是及时的投机者。受伤人确也受到他们的实惠。

经过一夜的昏迷，大有在路上被人用绷床抬走时，感到剧烈的痛苦。他没看创口有多大，用破布扎住，血痕还是一层层地从里向外殷发，右腿完全如烤烈火上般灼热。昨天的剧战与饥饿，到这时一起压倒了这个健壮的汉子。他不记得那么危急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但听说联庄会上死了四个，伤了六个，幸而没有一个被敌人掳去。他更知道死者中有他领率的两个邻人——那黑脸的高个儿与瘦小的于麟。他回想起在斜坡上的情形，便暂忘了眼前的痛苦，他睁大火红的眼睛想找抬他的抬夫谈话。

受了陈庄长命令的这四个抬夫，他们幸而没有受伤，而且土匪虽多还没攻进村子来，现在抬着这受伤的勇士，他们觉得有点骄傲。

“奚老大，你渴吗？张着口待说什么？”后头的一个中年人道。

“我只是记挂着小于与高个儿的尸首……”大有说话也变了声音。

“哎呀！幸而你没和他俩一个样！死是死了，亏得那些行行子后来打净了子弹退下去，恰巧镇上的军队与保卫团也由后面截追了一气……他俩的尸首究竟收回来了！”

“什么时候镇上出的兵？”大有对于昨天他受伤后的事完全不知道。

“咱们跑进村子不久，其实他们不出来土匪也会退下去。”

“怎么样？”大有的意思是质问镇上生力军的战绩。

在前面的矮子从光光的肩上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道：“怎么样？远

远地放一阵枪，还是头一回在大路上开了机关枪——那声音奇怪得像一群鸭子叫，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哈！怎么样？这又是一回！不知得报销多少子弹？将咱们打倒的土匪抢了去，问也不问，管他死没死，大铡刀一个个地弄下头来，抢到城里报功去！”

“啊！这么样到底杀了几个？”大有脸上一阵发红。

“不是三个是四个，因为都死在龙火庙的松树行前面，镇上的军队那会儿还没转过弯来呢。”

大有不愿意再追问，他想他与邻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居然成了杀人如杀小鸡的战场！大家拼命争斗，又加上军队的“渔人得利”，这算干一回什么事？雨祈不成，天还旱干，家家除掉没得粮粒之外还要白天黑夜里准备着厮杀！将来……将来……一片漆黑在他的面前展布！无边无岸，只听见凄惨恐怖的减叫，死，饿，杀，夺，像是在这里争演着没有完的苦戏。他觉得浮沉在这片黑流中，到处都窒住呼吸。他想争斗，但也失去了争斗的目标，更不知对垒的藏在什么地方！

苦闷，昏迷，他觉得在黑流中向下沉去。

醒后，他看见阳光从小玻璃窗外射过来，自己却卧在一个小小的白布床上。

也许是由血战中得来的报偿？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安卧在这样明净阔大的屋子里。自然这间屋子仍然是砖铺地，白纸裱糊的顶棚，用红色刷过的玻璃窗子。在城中像这样的房间很普通，并不值得奇异，而大有却觉得自己是过分的享受。他望望阳光，想着村子中的惨痛，与大家凑起钱来送他到这好地方治伤的厚情，他不觉得有滚热的泪珠滴在枕上。这是自从奚二叔死后他新落的泪滴，虽然不多，在大有却是很少有的热情迸发，忍不住的泪从真诚的心中送出。

医生并没穿什么异样的服装，白夏布小衫裤，黄瘦的面孔，颧骨很高，戴一副黑框的圆眼镜。他给大有洗涤，敷药，包扎，还给了一个玻璃管夹在大有的腋下，说是试试发烧的大小。

这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大有想象不到受了枪伤会能安居这舒服的地方。医生对他还算周到。然而他也明白这不是没有代价的，所以他对医生头一句的问话没说别的。

“多少钱一天……住这里？”他觉得对这样能干又是上流人的问话太笨拙了。

“你真老实！”医生笑了，“打成这样还对钱操心，有人给你交付，管什么。咱都是本地人，还好意思要高价？本来没定数，你在这里两块钱一天，别的钱一概不要。我已经与送你来的人讲好了。”

医生潇洒的态度与满不在乎的神气颇使这位受伤的笨人有点拿不住。他要说什么呢？再问下去更小气、寒碜。医生一定可以批评他是个不打折扣的舍命不舍财的乡下佬。两块钱一天，他吃惊地听着，一斗上好的白麦，逢好行市可以卖到这价钱！若是十天以外呢，是几亩地的一季的收入！他不敢往下算去，不过他自觉高明地另问一句：

“先生，这要几天全好？”他指着自己的右腿。

医生拿着未用完的白布卷，机灵地眏了一眼道：“不多，不多，好在没伤了骨头，不过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他早已知道这个名词，可是没曾用那样规则的日子过生活，骤然记不起这算几天。

“就是七天！你不知道乡下教堂中做礼拜？还是不知道有学堂的地方到七天准放一回假？”显然是这位医生太瞧不起这位新主顾的笨拙，他取过器具，不等大有的答话一直走出去，至门口时回头来嘱咐了一句：

“这里管饭，晚上是六点，有人送来。”

白布帘向上一扬，屋子中便剩下大有自己了。

虽然简陋，可总是在医院中。在大有是初次经验，对医生的神气当然不很满意，不过敷药的止痛效力与屋子中的安静整洁，他觉得到底是城中人来得聪明能干。“怪不得他们都能挣钱！”这一点点惊异心理渐渐克服了他的不平，同时自己却也感到缺少见闻，任怎么样也不如这些城里人会想方法。想是这样想，但这只是浅薄的激动，冲击起他的想象中的微波。偶一闭眼，那些血水，满天飞舞的子弹，死尸，如疯狂的喊叫，汗，杀，追，拼命的一切景象，片片断断地在身旁晃动。别的受伤的邻居，吃惊的老人，胆怯的小孩子与妇女，日后村庄的生活，死人的家庭，又是一些不能解答的疑问！尽管大有是个不大知道远虑又没有深思的朴实人，然而现实的威逼，他经过这次空前的血战后不能不将他的思路改变。怎样活下去？这正是他与他的邻人以及农村的人们共同的问题！一时没有解决方法。他在这柔软的小木床上不易继续安眠，身体上所受的痛苦渐渐减轻，而精神上给他的纷扰却没有暂时的宁静。

第二天刚刚放亮，他已经坐起来。伤处经过昨天晚上又换一次药与绷布的包扎，好得多了。忍耐力较强的他在床上觉不到疼痛，本来不是习惯于躺得住的，有充足的睡眠之后他又想做身体的活动了。试试要走下床来，右腿却还不受自己的指挥，他只好顺手将向南的两扇窗子全打开，向外望望。这四合式的养病院中很清静，当窗的一棵垂柳，细细的树干上披着不少的柔条，一缸金鱼在清水里泼剌作声。太阳没出来，天上有片片飞动的白云与灰云。整个夏季很难得有这么微阴的一个清晨，

一股清新与富有希望的喜悦涌上他的心头。他想，这或者是陈老头与大家祈雨的感动？是由于前天与土匪作战的效果？不然，怎么第一次祈雨后接连着来了十五个晴天？死人的惨状与没有死的凄凉，或许真能感动天爷吧？无论如何，只要下两场大雨什么事都好办。他从去年冬天虽然渐渐把他的靠天吃饭老实度日的人生观改变了不少，然而他总是一个偏于保守的农家青年，希望得到土地的保障的传统性，急切且不容易消灭。所以一见天阴就又马上恢复他对于乡村复兴的情绪。只要能落雨，充满了田野、沟、河，一堆堆的谷穗不久就可以在农场上堆满。土匪呢，子弹的威力呢，兵大爷的对待呢，他又忘了！收获的欣喜不止为得到食物，也是一种习惯的慰安。

他呆呆地坐在床上做他简单的梦想，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门帘一动，闯进来一个扎着皮带穿着齐整军服的男子……不错，那是宋大傻，高高的眼角，瘦身材，还是微红的眼光，可是自己不敢叫，这是城中，而且他是曾经受过兵大爷的教训的。

进来的近前拍着他的膀子坐下，善意地微笑："大有哥，不敢认我吗？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到城治伤的消息……"

他欢喜得几乎跳下床来，那军人又继续说下去：

"你一定想不到我会在城里穿上灰色衣服干起这样活来，我也不想叫你们大家知道。不过这一回你太勇了，真有劲儿；我查听明白你在这里，我不能不来看你！下半夜老是望着天明，我来的时候现打开外门进来的，不是穿着这身衣服准不许过来。"

"我说不出怎么欢喜！亏得这一子弹，要不是准没法同你见面！"大有拍着光光的胸脯高声回答。

"对，我原想混个三五年再瞅空到乡下去看你。记得咱自从年初三在村西头的陵上见过之后，不是就不常见我了？一个正月我老是到镇上鬼混……"

"老魏二春天曾说过。"

"我去混就是为的这个！老大，你懂得我是会玩的，赌牌、踢毽子、拉胡琴，都有一手。凭这点本事才认识了队伍上的连长，又过了些日子才求他荐到营盘里来。咱不想升官发财，可是也得瞅个门路向上走！要晓得当营混子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情愿托他荐到警备队上当小头目，不要在团部里当火夫。老大，我到队不过三个月，弄到小排长的把式……所以村子里前天与土匪开火的详细，当晚上我们都知道了。伤的、死的，直到昨儿我才从镇上回来的兄弟们那里打听明白，就是你腿上挂彩进医院，我也是昨儿听说的。"

“打不死就有命！真是子弹有眼！往上挪半尺，咱兄弟就不见得能再见。”大有虽是模仿着大傻的活旺的神气这样说，在他心头却微微觉得发酸。

“对！你从此也可以开开眼。在这年头，没法子就得干，你不干人家，人家却把你当绵羊收拾！我情愿当兵是为的什么？老实告诉你，为发财不如当土匪，为安稳不如仍然在地窖子里爬……老大，你猜……”

“那自然是为做官？”大有灵机一动，觉得这句话来得凑巧。

“做官自然是对！不然我为什么想法子当小排长？大小总是官，我还管得住几十个兄弟。可是我也另有想头，我放荡惯了，要从此以后认识认识外面的大事，要知道拿枪杆是什么滋味，还有城里人的那些道道。说做官也许是吧，我可是要看看许多热闹，不愿老在乡间干笨活……”

“现在我信你的话了。干笨活，笨呀，什么方法，只得挨着受！你是一个光身，爱怎么就怎么，像我，有老婆孩子，更累人的还得种地吃饭。管你怎么样，不在乡间受……”大有蹙着眉头又向这位知己的邻居诉说他的感慨。

大傻笑了笑，用力看看这位老伙伴的平板厚重的脸道：“我一个人的胡混，不干本等，自然不是劝你也脱了蓑衣去给人家站岗。从前我蹲在乡里，屡次同你家二叔与陈老头抬杠。老人家只管说年代不好，大家全来欺负老实人，可是不想法子，白瞪了眼受那些行行子的气！老实说，谁没点血性，我看不惯才向外跑。远处去没得本钱，我又做不了沉活，究竟弄到这里边来！没意思是没意思，咱又不会使昧心钱，好找点出息，我就是爱看看他们这另一行干些什么事！几个月来……多哩，说出来要气死你这直性人！可是大家看惯了，谁说不应该那便是头等傻子……”

大有不知这位来客要说什么话，听他先发了一段空空的议论，自己却摸不着头脑，便呆笑道：

“我想你一进城来换换名字才对，应该叫机灵鬼！”

“笑话，傻的傻到底，土头土脑任怎么办都难改过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人，小葵，你该记得那孩子吧？”

“是啊，春间在村子里我像是见过他一面，以后就没听陈老头说起他来。”

“这小人真有他的本领！怪，城里现在办什么事少不了他！这一个委员，那一份差事，他眼活、手活，也挤到绅士的行里给人家跑腿，当经纪，人事不干……他不说到乡下办学堂？屁话！从城里领一份钱，捐大家的款，除掉挂了牌子不是连个教员也没有请？哼！连他老爹都不敢得

罪他。他满城里跑，大衙门小衙门，都有他一份，你猜他现在有多少钱……”

他明知这一问是大有说不出答语的，稍停一停，接着道：

“少说他现在也有一万八千。春天才用别人的名字买了房子，城边的上好地二十多亩，这是哪里来的钱？这小子也真会来，哪位绅士老爷他都说得上话，什么事他也可以参与一份。军队里来往的更熟，就是警备队的大队长——我那上司——同他是拜把子的兄弟，打起牌来往往是二十块的二四……啊！这个说法你不明白，就得说每场输赢总有他妈的一二百块。你想想一二百块这是多少，他就干，请一次客要花三十块，听说过吗？”

大有被他口述的这些数目字弄糊涂了，打牌他不懂，只知是大输赢。三十块大洋请一回客，吃什么？他想象不出，只好伸伸舌头听大傻继续说：

“这城里别的事不行，吃喝是顶讲究，据人家说比起外头来局面还大。三天五天有一回，真吃什么，咱还知道！钱呢，是这样花。小葵也是一份家伙，老大，你想想现在还成个世界？”

大有呆呆地听，同时幻想小葵是从哪里学来的“点铁成金”的故事上的仙方。

“话又说回来，老头子在乡下办事怎样作难，他一概不管，还向人说他是不能为了私家，耽误了公事！不久他又可以发财了！你大约还没听说，县上已经开过会又要钱，叫作讨赤捐。”

“讨吃捐，怎么的，吃还要捐？”

“难怪你不明白，就是我现在也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讲。说是省城里督办近来在南边与赤党开火，没有军饷，要大家捐，可不叫作预征。数目大哩，一两地丁要二十多块现洋，票子都不行。公事来了，急得很，十天之内就得解款！”

“赤党是大杆的土匪？二十多块？”听了奇异的新闻，使这新受伤的勇士着实激动。

“不，土匪是土匪，这却是干党的干的事，他们可说是赤党——就是红党。谁懂得这些新奇的事？据传说他们是公妻，共产……”

“更怪！我真是乡下人，公妻？共产？”

“那才是谣言呢！老婆充公，你的产业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叫作共产。你说这新鲜不新鲜？”

“哪有这回事？老婆成了大家的东西，那不大乱了宗？共产？也许有这么办的。”大有不很相信这位新军官的怪话，同时他却记起了蓬梳着乱

发的妻，她的活计，她的身体，还有从她身上分出来的孩子，他不知怎的觉得全身微微地颤动。

“这些怪事在城里的也不见得说得清，然而因此要钱可是真而又真！大约陈老头又得跑起来。”

“怎么外头又打仗？”

“打了一年多呢！我近来也学着看小报，借着将小时学的字扩充扩充，只能看白话报，咱们队里有一份。我看不了的报还有个书记先生，他也是学堂出身，什么都能看，所以知道了很多的事。不必尽着说，说你也不懂，例如广东军打到了湖北，南京孙军现在江北硬撑，革命党等等的事……”

“真够麻烦，单是记记人名和地名就得好好用心！”

大有如听天书似的，他想不到那些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物，更怪的一些事。但是他可明白，外头的世界一定有许多许多自己想不到也不能了解的事。这些他暂可不管，唯有那讨赤捐又要临到身上，又是弄钱，他知道自己家里现在连一块大洋也搜不出来。

望望天，还是那样淡淡地阴着，像是离下雨还早。

他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中，忘记了在身旁高谈阔论的这位军官，他纷乱地想着苗子地里的焦枯，想到每晚上赤红的落日，这要怎样可以变成一个个的银圆落在自己的手中？

“唉！别要发痴！真是咱们乡下人，一听纳钱就什么事都忘了。你瞧，城里那些终天办官事的谁不是很高兴地办新差。虽然向人提起也像会蹙蹙眉毛，人家为什么不开心哩？我说老大，你别老向木头心眼儿里钻，别忘了咱今年开头在西陵上说的话，把精神打起来！你愁死难道还有人给你树碑不成？混到哪一时说哪一时。横竖你不过有几亩自耕自种的地，好人家比你多哩！再一说，咱也要另找点路子走，难道真要坐在家里等屋压？年轻力壮，你能与土匪打仗，这就不用说了，往后还怕什么？”

他说着大声纵笑起来。

大有多少有点明白这位军官邻居的宽心话，没有别的可说，他问明了他的队伍的住处，预备好了腿伤后去找他痛快地玩玩。

大傻又同他说了许多城中的新闻，末后他吸着香烟很兴奋地走去。

十二

六天的拘束，几乎把一个活力充足的大有在这所小医院中闷坏了。这时他从这所旧房子与大傻，还有穿粗夏布长衫的祝先生——他是城里驻军的书记先生——一同走出，沿着城墙根往南去。他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与高大的生长着荆棘、小树的土墙，以及那矗立的城楼。他觉得自由活动的兴趣比什么都要紧，而城墙外的宽广的田野更引动他的怀念。虽不是极大的县城，有的是石街、瓦房，城门洞里来回的水车，店铺，与叫卖食物的小摊，肩挑的负贩，还有一群群的小学生，穿长衫的人到处可以碰到。他随着腰围皮带的这个军人与像是斯文的书记一路走，不免对自己的短衣身影多看几眼。乡下人对事畏缩的意识不自觉地带出。但在街道上来往的一切人，就是那些一样是穿着短衣的小贩，推水的车夫，却全是毫不在乎地动作着，他们也为生活的争存，在许多穿华丽干净衣装的人面前流汗，红着脸，或者高声叫着让道，甚至为一个铜子与顾主争吵多时。那些为公务为私事的绅士根本上看不起这些群众，然而生活却逼得他们没有闲心思顾到什么体面，在这一点上，大有虽同着这两位伙伴沿着靠城墙的路走去，可感到两只手空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全身十分疲懒，提不起在田野中下力和与敌人开火时的精神。

转过几条小巷，到了南北的热闹大街，在大有的记忆里这颇生疏的大街不是以前的景象了。他有两年多没进城，因为纳粮有人代办。卖柴草、粜粮食，可以就近往镇上去，所以城中的生活他是不熟悉的。变得真快，在他心里充满着惊讶。这不过两个年头，而小小的县城的大街上已经满了新开的门面。玻璃窗与洋式的绿油门里面挂着许多光亮而奇异的东西，他一时说不出名目与它们的用途。从前很难找到的饭馆子，现在就他所见到的一条街上有三家。一样的窗中的白桌布，漂亮的瓷器，炉灶前刀勺迸打的一片有韵律的响声，出入的顾客，油光满面腆着肥肚子在门口招呼的大掌柜。还有许多歪戴了军帽，披着怀，喝醉了在街上乱撞的兵士，口里唱着小调与皮黄。而一辆一辆的自行车上坐着些微黄脸色的学生。也有大脚短裙的女子，三三两两在街上闲逛。这一切的现状，纷乱地投掷到这位陌生的乡下农夫的眼中，他无暇思索，只是忙着四处里去搜寻。

“你瞧这多热闹！又不怕土匪，你也该心馋吧？”大傻挺直了腰板在一旁打趣着说。

大有呆笑了笑，摇摇头，他是说不出什么的。

那位穿夏布长衫的青年把草帽扇动一下道：

“奚大哥真是老实好人，你何必打趣他？土匪没有？我看到处都是……”他年轻，像是在学堂里的学生，也像年轻的教师。不大梳理的分发，圆圆的下颏，疏疏的眉毛下却有一对又亮又大的眼睛。虽然也是不很丰腴的面貌，从他的微红皮肤上却可看出他的健壮。他不是本地人，据说是跟着大队长由省城来的，口音并不难懂。

大有认识他才两天，却似乎被他那副郑重明敏的态度征服了。据他所见的人没一个可以同这位外乡客比较的。乡村中的人老实、无能；那些由城中下乡去的滑头少年，以及乡绅人家的少爷，他也见过了一些，可找不出一个这等精神的年轻人。虽然与好说好闹的宋大傻同事，根本上他两个是两种出息——擦枪与弄笔杆。而这位姓祝的对于很浪荡的小排长偏合得来。大有听他为自己说话，正对准了自己的性格，便回过头来。

“老客，你不知道宋排长是咱那边有名的尖嘴子，专会挑人的眼。他现在作弄起我来，这有什么？多早晚我没得吃了，还不一样也向城里来？”

“不，不在乡下干也可以出去，咱们终究得找‘出路’！有力气干什么都成，城里边比乡下土匪还厉害。”

“怎么啦？你简直骂苦了城里人。”

“不是骂，骂中什么用？出处不如聚处，有明抢的也有暗夺的，有血淋淋杀人的，可也有抽着气儿偏叫你不死不活地受。强盗并不是一样的……”

“说话仔细些，这可不是在营里扯谈！”大傻机警地四下看看。

祝先生微微笑了笑：“怕什么！现在发发议论还不至于砍头，也许有这样的一天？何况这城里的事咱也还知道一些。”

“也还知道？”

“不对？那些绅士老爷、走动衙门的人，他们说是精明得很，对于咱们虽然要支使、叫唤，却也当着师爷恭维着呢！”

大有掺不进话去，然而这位青年人的话却深深印在他的心底。连接着他记起去年杜烈的话，他觉得这位祝先生不单是个聪明的青年。

在县衙门的东首，正当卖柴草的集市中间，一所高大的用青砖砌成的房子，门口有带了枪刺站守的兵士。门里面高悬着红字剪贴的大纱

灯。门右首有一方黑字木牌。白粉墙上有不少的盖了朱印的告示，告示下面很多的人都在争着看那些方字。从县衙门的大堂外面起，直挤了一条横街的闲人。这一定是有什么新鲜事！大有看不懂告示上的意思，向祝先生询问，祝与大傻都没说什么。

“想叫你跟着来看一看砍头的事，不预先告诉你，现在你可以明白了！”大傻忍不住地说。

“砍头？倒没见过！又是杀土匪？”

“不见得准是土匪！这是南乡的联庄会上送进来的，不干你们那里的事。团部——这就是团部——与县长商量好，过一会儿就押到西北门外去开刀。”

“几个？”

“五个，连嫌疑犯听说也当真匪一齐办！”

“不明白——准都是土匪？”大有有力地反驳。

“你这老实人！谁来管是真是假，这年头杀人不是家常便饭？省城里整天地干，城门上的告示人家都不高兴看，还有那些黑夜里送他们回老家去的呢。就像你们打土匪，也不能说打的全是坏人。”

“土匪就是坏人！”大有直爽地肯定说。

书记向人丛里挤去，回过头来打量了大有一下道：

“坏人未见得不是好人！许多好人，你敢保不坏？就像我吧。”

大有来不及答话，因为从团部的门口冲出一群武装兵，看热闹的人都乱声吵嚷，有的退下去，有的趁势向上冲挤，有人喊着“囚犯下来了”。大门口的石阶上立时成了人潮，拥上去又退回来。大有与书记都被挤到衙门外的石狮子一边，而大傻却早已被人冲到团部门口去。

“这自然比祈雨会还热闹！”大有心里想。而祝先生的难懂的话也竟然在他心中动荡。自己刚刚不久与土匪开过交手仗，现在他来做看客。

预定在城里多留一天，是为了大傻的招待。其实大有虽是子弹伤刚好，他记念着他的没落雨与血战后的村庄，他不能久蹲在城里做闲人，更过不惯土圈子中的生活。想不到的今天的活剧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见过枪弹贯穿人的胸膛、脑盖是怎样的情形，而旁观砍头他还是第一次。群众拥挤着看热闹，以及高傲的灰衣兵士在嬉笑中押解着犯人赴杀场，这都是新的印象！他曾用自己的手将枪弹送到别人的身体里，然而他没有现时的被激动的心绪。那是迫不得已的自救，你死或者我活的急促的时机，与这样从容摆设着的杀人排场确乎不同。

他到底没曾看清犯人的样子——哪知道快被人杀又没有抵抗力的是怎样态度？他也捉摸不着。他老是被人挤在后面，出了那弯黑的门洞之

后，前面的大队停止一会儿，大有还是挤不上去。及至出了城关，他终于随着大傻与书记爬上土圩的墙头，占了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而囚犯的行刑处就在他们立处的下面。

因为有一副武装，兵士们并不干涉大傻与他的朋友们的看望。

人众围成了一层层的头圈，做成半圆形的枪刺明耀在日光之下，同时卖花生、糖食、香烟与水果的挑担也在外面喊叫他们的生意。这像是一个演剧的广场，人人都像怀着好奇与凑热闹的心来捧场。不惊怖，也不退避！杀人的惯习与历练养成了多少人的异样心情。土圩年久没修理，已经有些坍塌的地方，生长出白茅茸的乱草，到处都是。

四个光头汉子，其中还有个十几岁的，最瘦不过，脱去上衣，他那隆起的肋条与细长污垢的脖颈，分外明显。听不见他们是否在说话。后面有六七个执着明亮的大刀的兵士，其中一个还没得到命令便用刀向瘦脖颈的试了试，回头向他的同伴哈哈一笑，意思是说这个工作一定十分顺利，因为大刀的宽度比起那个脖颈还宽得多。

大有虽然只看见被砍人的后背，并见不到他们在临刑时的面貌变化，然而他觉得这很够了！他没有勇气再去看他们的正面。

恰巧是正午。

大有偶一失足从土圩的缺口处滑下来，他用颤颤的两条腿把自己拖到回家的路上。他的心头时时作恶，仿佛真把那些染过死人的颈血的馒头塞到他的胃口里似的。

他自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树林中与土匪开火并不曾那样惊恐。在土圩上见到分离开活人的头颅与尸体，溅出去的血流与有些人的大声喊叫，这一切都将他惊呆了！被大傻取笑诚然应该，自己不是曾用手打杀另一个活的肉体吗？如今在旁观的地位上却又这样畏怯，不中用！

他想着，一路上没有忘记。究竟腿上刚平复的创痕还不得力，到村子时已经快黑天了。

在这六七天中，许多的新经历使他仿佛另变了一个人。酒固然还是想喝，但是他认为日后没有方法是再不能生活下去的！就这一次仅仅避免了破坏全村的战事，死了两个，打掉了一只手的一个，连他都算为保护村子而有成绩的。但这一来便能安居吗？凡在祈雨会的各村又共同出一笔犒劳费送给镇上的队伍，他们除掉报销子弹之外，什么都没损失，反而收到十几只母猪与百多斤好酒。不能贪便宜的是那些农民，忍着饿去弄钱给人家送礼，打伤了人口，雨还没有落下一滴！

果然，讨赤捐的足踪直追着他们没曾放松一步，当了衣物，粜下空，出利钱取款，不出奇，都这么办。大有在这炎旱的夏季，从城里回

来，又卖去一亩地，价目自然得分外便宜。

经过秋天，他还有以前的酒债，手头上却不曾有几块钱。

然而这老实热烈的人的心思愈来愈有变化了。

他打定主意，叫聂子随了陈老头的孙子往镇上的学堂里念书。他情愿家中多雇个人收拾庄稼。陈老头不大赞成他这么办，然而有什么可以分辩的？自己的孙子不也是在学堂中读教科书吗？他总以为他的后人还可以学学自己的榜样，所以非多识几个字不行。大有的人得在田地上尽力，识字白费，学不好要毁掉了他这份小产业！总之，陈老头在无形中觉得自己在本村的身份高一些，他原来不愿孩子入学堂，然而看看城中与镇上的绅士人家都花钱叫子弟们这么办，他不能不屈服，而且也怀着希望。他每每看着自己的孙子——他的大儿子从春初就跑走了——便忘了小葵对他的面目。

大有却另怀着一种简单的意见，他没有想着孩子入学堂找新出身，将来可图发迹的野心。因为从这新出身能够像北村李家的少爷们到关东做官，那不是容易的事。他不但是没有这笔大款子供给孩子，而且根本上没敢预想像他这份家当能有做官的资格。至于陈老头的意见，他完全反对。认得字当官差，出力不讨好，是再傻不过的事！

他为什么这样办？

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一切事是太糊涂了！世界上的怪事越来越多，变化一年比一年快，就是他近来见到的、听到的……他不过随着人家混，为什么呢？自己被人簸弄得如掉在鼓里。他从城里回来，更觉得往后的日子大约没得乡下安分的农人过的。为叫后人明白，为想从田地之外另找点吃饭的本事；其实隐藏在心底深处连他自己还不自觉的，是想把孩子变成一个较有力量的人，不至于处处受人欺负！因此在家家忧苦的秋天，他用了卖地余钱，送孩子往镇上去入学堂。

辽远的未来与社会的变迁，他想不到，也不能想。他对于孩子的培植，就像在田地里下了种，无论如何，秋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十三

又到了秋末冬初。

这一季，陈家村困苦惨淡的景象更加厉害，谷子与高粱完全毁于烈日的光威之下。除却从田野中弄来一些干草，所有的农人白费了力气没有结果。豆子开花的时候幸而落了两场小雨，收割时还可在好地里收得三成，可是这半年中他们的支出分外多。催收过的预征与讨赤捐，差不多每一亩里要四块左右。而种种小捐税都在剥削着他们的皮肉，买卖牲畜，挑担出卖果物、席子、落花生，凡是由地里家里出产的东西，运到镇上出卖的都有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交那么多，经济财用一类名词他们不会解释，唯有看见镇上每逢市集便有不少的收税人员，长衫的，短褂子的，也有穿灰衣服的，十分之九是本处人。他们白瞪着眼打着官腔，口口声声是包办的税务，有公事，不然就拿人押起来。自然，在镇上有武器的人都听他们说。于是虽有些许小利，而老实点的乡下人便不愿意到镇上去做生意。

经过夏秋的苦旱，田野与村子中是一片焦枯，如大火熏过的景象。一行行高大的杨树、榆柳，都早早脱落了干黄的病叶，瘦撑着硬条向天空申诉。田野中用不到多少人的忙碌，更是完全赤裸出来。割过豆子后种麦田的人家也不很多，疏星似的在大地上工作着的农人，疲倦地勉强干活，看不出农家的活动力量。

土匪仍然是如蝗虫般的此起彼伏，然而农民的抵抗力却不及春天了。他们没有余钱预备火药，也没有更大的力量去防守，实在，多数人家是不怕那些人来收拾的。有的是人，他们全拴起来看怎样办吧！这是一般贫民的普遍心理，无所恋守便无所恐怖，一切都不在乎地穷混。

陈家村虽然在夏天表演过一出热闹悲惨的戏剧，除去受了惊恐，多添了两家的孤儿寡妇之外，一切更坏。虽然土匪也知道他们这边的穷苦，并不常来骚扰，他们可也无心做那样严密的守御了。

陈庄长仍然每月中往镇上跑两次，练长那边的事情多得很，几天一回地分传这些小村的老实头领去下什么命令。有一天，这花白胡子的老人又从镇上喘着气跑回来，在他儿子召集大家捐款办学的农场上，他向许多人吩咐赶快，只半天，要预备车辆到镇上听差，县里派着队伍在镇

上催押，为的送兵。

听了这突来的消息，大家都互相呆看着，先是不作声，后来有人问了：

“哪里来的兵？多少？往哪里去？”

“多少？你想，这镇上管的村子一共就要二百辆，多少还用提咧！大约要送出二百里以外去，谁知道他们叫到哪个地方住下？”陈老头的声音有些哑了。

谁也不再答话，同时枪托子、皮鞭、皮鞋尖与骂祖宗的种种滋味，都似着落到各人身上。出气力是他们的本等，没敢抱怨，谁叫他们生来没有福气穿得起长衫？然而出气力还要受这样苦的待遇，他们有一样的血肉，在这个时候谁甘心去当兵差！

五辆车子，再少不行！自带牲口和草料。到过午，镇上的保卫团又来送信，办不成晚上就来人拿！

陈老头急得要向大家跪求了，他说他情愿出钱雇人去一辆。在这年代谁情愿？怨天？跑不掉有什么法子可想！到后来好容易凑上两辆，车子有了，人呢？老实的农人们被逼迫得无可奈何，情愿将瘦骨嶙峋的牛马与他们的财产之一的车辆，白送上替他们“赎罪”！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去做推夫。除掉陈老头花钱多，雇了两个年轻人外，还差五六个。时候快近黄昏了，再不去就要误差！晚风凛冽之中，陈老头在农场里急得顿脚，大家纵然对这位老人怀着同情，却没有说话的。

想不到奚大有大声叫着，他首先愿去！谁都想不到，自从去年他这没敢往镇上再去卖菜的老实人，现在有这样的大胆。

“老大，这不是说玩笑话，你真能干？”本来已经出了一头牲口，陈庄长万没想到他真敢去给兵大爷当差。

“别太瞧不起人！你们以为我就不敢见穿灰衣服人的面？我曾打过土匪，也吃过子弹的！”他的话显然是告诉大家，兵大爷纵然厉害，也不过与土匪一样！

大众的精神被他这个自告奋勇的劲头振作起来，下余的几个究竟凑齐。在微暗的苍茫野色中，这衔接的三辆二人推的笨重木车走出村外。

大有在独轮的后面盛草料的竹箩里藏上了一瓶烧酒和几个米饼，还有一把半尺长的尖刀。

刚刚走到镇上，从那些店铺的玻璃灯光中看得见满街的黑影。镇上的空地闲房与大院子里住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军队。炮车、机关枪的架子、子弹箱、驴车、土车，也有他们自推的这样独轮车，牲口和行装填塞在巷口与人家的檐下。究竟有多少兵？无从问起。镇上的住户没有一

家不在忙着做饭的。

大有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军队，又知道这是沿着海边由南方败下来的大军。听他们异样的骂人声口与革命党长革命党短的咒骂话，他明白前些日子城中宋大傻的话有了证实。他与几个同伙找到了办公所，替陈庄长将车辆报到，便听那些人的支配。三辆车子和人都吩咐交与听不清的第几旅的机关枪连。这天晚上他们便随同那些兵士露宿在镇东门里吴家家祠的院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身？更不知向哪里走？既到了这边，一切只可听他们的皮鞭的指挥，问什么呢！当天晚上还发给了每人三张厚面饼与一个莴苣的咸菜。

吴家家祠是荒落而廓大的一所古旧房子。大有以前记得只到过一次，在二十年前吧，他随着奚二叔过年到镇上来看那些“大家”的画像，香烟缭绕中他曾在朱红的漆门边偷看那大屋子中高高悬挂的怪像。在儿童期的记忆中，这是他最清晰的一件事。足以容纳他那样矮的好多孩子的大屋，已经使他十分惊奇，而北面墙上却是宽的窄的，穿着方补子、黑衣服，红缨帽上有各色顶子的不同的画像：有的瞪着有威棱的大眼，有的捻着银丝似的长胡子，也有的在看书、吃茶、下棋，还有他叫不出那些画中人在干什么玩意儿的画轴。他在一群孩子中从门口爬望了一次。长桌子，丰盛的筵席，各样的盆花，比他的腰还粗的铜炉，与那些时来时去的穿着方补花衣，坐车、骑马的一些“老爷”演剧般的活动。他们都是照例到大屋子来向画像恭恭敬敬地叩头。他那时觉得这些高悬起的神像一定是有说不出的神力与威严，自己甚至于不敢正眼久看。除此以外，这古旧的家祠对他没有留下其他的记忆。仿佛有不少的大树与石头堆，然而已经记不很清了。

在高黑的残秋的星空下，他觉得很奇怪，又到这所大房子里重新做梦。他与同伙们都睡在车辆上，借着刚进来时的灯笼映照，他留心看出这繁盛的吴家家祠也像他们的后人一样，渐渐地成为破落户了！房顶上的情形不知道，从那些倒塌的廊檐与破坏的门窗，以及一群群蝙蝠由屋中飞出的光景上着想，一定是轻易没有人修理，借以保护他们的祖宗的灵魂安居。这一连的兵士纷纷背了干草到正殿中睡觉。大有从破门外向里看，快要倒下来的木阁子上的神牌似乎都很凌乱，灰尘和蛛网失没了它们古旧的庄严。地上的方砖已损失了不少，方桌没有一张是完好的。他从黑影中张望了一会儿，沿着石阶走下来。

宽大的院中满是车辆与器械，大树下拴着不少的牛、马，互相蹴动。推车的乡下人就在这里，幸而地上满生着乱草，厚的地方几乎可做

褥垫。不知名的秋虫在四处清切地争啼。大有找到了同村的伙伴，摸着吃过晚饭，没处找开水，他们只好忍着干渴。

正殿上摇曳的火光中间杂着异乡人的大声笑语，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酒，互相争喝，猜拳打闹的声音不住。他们像是到处都快乐的！虽然从远方沿着旱道败下来，仍然有这么好的兴致。大有惭愧自己太固执了！他想：怪不得大傻乐于当兵，当兵的生活原来有想不到的趣味，同时，几个左近村庄的车夫也低声谈着他们的事。

“到底什么时候动身？把咱们早早地弄在一处，说不上半夜里就走？”受了陈老头的雇钱的萧达子咳嗽着说。

“管什么！你才不必发愁，你又不推，只管牵牛不出力气。陈老头这份钱算是你使的顶上算！”二十多岁的徐利不高兴地答道。

“别顶嘴！出力不出力，咱总算一伙儿。这趟差说不定谁死谁活，谁也猜不准！我那会儿听见连长说明天要赶一百里地住宿，当然不明天就得走……一共从镇上要了一百几十辆的二把手，套车，牲口不算，听说军队还有从西路向北去的，大约总有四五万。”另一个村子的推夫说。

“哪里下来的这么多？”有人问。

“真蠢！到镇上半天你难道没听见说这是由海州那面败下来的？”

“这一来，经过的地方吃不了兜着走！”

“说话也像说的！”那个颇伶俐的人把这个冒失问话的推了一把，“瞧着吧，谁叫咱这里是大道？躲避不了，跟着干就是了！”

正殿中一片乱杂的谑笑，哪个曾来注意这一群像牲畜似的推夫！大门上早已站了双岗，不怕他们偷跑。既然勉强来当差的这些农人，现在没有跑走的想头，便设想到一个大地方，有了替代他们的另一伙，自然可以早早赶回来。不过有些送过兵差的经验的却不那么乐观。

无论明日如何，当前的瞌睡不允许他们这些卖力气的叹息、谈话。唯有大有在这样的环境中犯了他的不眠旧病。天气太凉，几个人同卧地上、车子上，搭盖一床破棉被，愈睡不宁，愈觉得瑟缩。高墙外面现在已经没了那些人语争吵与杂乱的足音，一切都归于静寂。人太多了，巷子中的狗也不像平时的狂吠。正殿上的兵士大都在梦中去缓解他们的疲劳，妄想着战胜的快乐，只有一盏灯光惨淡地从没了糊纸的窗格射出。四围有的是呻吟与鼾齁的睡声。他仰首向太空中看去，清切切的银河如堆着许多薄层棉絮，几个星星在上面映着眼看人，偶然来一颗流星，像萤光斜落下去，消没在黑暗之中。身旁的大百合树叶子还没落尽，飘坠下的小扇形叶嘁嘁作响。夜的秋乐高低断续，不疲倦地连奏。大有虽是一个质朴的粗人，置身在这么清寂的境界，望着大屋上瓦做的怪兽暗

影，也不免有点心动。

本来是激于一时的义愤，而且要自己吃苦，多历练历练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洗洗从去冬以来的诨号，所以自荐来当兵差。自夏天与土匪开火后，他已胆大了许多。城里的游览与种种刺激，使他渐渐对于什么都有可以放胆去做的心思。他看见握枪与全身武装的人，纵然时时提起他的旧恨，却没有什么畏惧。而现在是为另一份大兵当推夫，原来给他侮辱的那一队早已开走。

对于毒恶的人们，他现在要正看他们的横行，并不怯阵。不过在这样阴森森的古庙般的大院子中，他反而有点空虚的畏怖。虽有天上的温柔的光辉，终敌不过这人间暗夜的森严。

仿佛有几颗咬牙瞪眼的血头在草地上乱滚，院子东北角上有几点发蓝的闪光，他觉得那许是鬼火。大树的长枝也像一只巨大胳膊，预备把他的身体拿去。他惊得差点跳起来。从别人的腋下拉拉被头蒙住眼睛，心头上还是有些跃动。

第二天，从挂上纸糊的灯笼时摸着路走，子弹箱装满了车子，有时还得轮流着上去两个老总。沉重的铅、铁，比起柔软的农作物下坠得多。大有情愿卖力，他推着后把；车子是一辆一辆地紧接着，他不能往后看，也来不及向前张望。乡道上是多深的泥辙，两只脚不知高低地硬往前闯，紧追着前把。两条用惯了筋力的臂膊端平车把，肩头上的绊绳虽只寸半宽，往皮肉中下陷的重力却仿佛一条钢板。他与许多不认识的同伙走的一条道路，担负着同一的命运。从天未亮时趱行这不知所止的长道。他们想什么呢？都小心提防着，尽力推动他们的轮子，任谁也来不及在这样时间中里做厉害的打算！

总之，他们的许多车子与许多同伙正连成一条线，成了一个活动有力的有机体，在旷野中寻求他们的归宿！

自然，在周围监视着他们、逼迫着他们的又是一些同伙，那些人认为天下是由混打来的。穿起二尺半，受着战争的鞭打，在担负着另一种的命运，显然与他们不同！

初走起来都还抖着新生的精神，在难于行动的路上盲目似的向前赶。兵士们也是蒙眬着眼睛，有的还认不清本营或本连的车子在前在后。及至曙光由东方的冷白的雾气中腾跃出来，大地上分清了各种物体的形象，那些穿破衣带鞋绊的兵士便有点不容易对付了。

有的叱骂着推夫们走得太慢，有的又嫌牲畜瘦得不像样子，有的抱怨天气冷得早，而大多数是咒骂着现在清闲没有战事。败，他们不忌讳，然而不承认是真败。为什么打仗？谁也说不出，他们以为开火便是

应该的事；只要打，总比败下来闲着好。至于败得容易或者死伤，在那些神气明明像不值一打的疲劳的汉子的心里满不在意。大多数已经从无意义的苦战中产生了不与寻常人一样的心思。为的他们上官的命令，拖着疲弱的腿，从福建拖到江南，从江南一路流着血汗又拖到这个苦地方来。他们还不知道怎样解决他们的生命，他们还没找到怎样恢复自己的精神的方法，他们急切还没有铁一般的自己的组织，他们却将说不出的怨气向没有武装的人民身上发泄。

的确，他们也是每天在疲劳中强自挣扎。凉风清露的早上，好些人都穿上夹衣了，都会中行乐的男女该披上呢绒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一身又破又脏的单军衣，领子斜下，袖口上缺了一片，有的连裹腿都不完全，鞋子更不一律：皮靴、红帆布鞋、青布鞋，有的还穿着草履。泥土与飞尘包住他们的皮肤，黄黑中杂以灰色，映着闪闪的刺刀光亮，如从地狱中逃出的一群罪犯。就是那些驰驱在血泊里的战马，在这平安空阔的田野中也显出瘦削无力的体态。他们的腿仿佛是些骨架，尽力地用，尽力地驱迫着它们，走过平原，越过山岭，穿行在森林中间，泥、水、石块，都得拼命地向前踏试。其实这些兵士的头脑也像从别人那里买来的一样，戴在他们的肩上，却对它们似是什么责任也负不起。

大有与同伙们随从的这一连兵士，还较为整齐。因为他们的武器全都装在车子上，除掉有些人扛着几十支步枪，还有连长挂的手枪，别人可以空着手走。可是他们还有鞭子，木条子在手上时时挥动，如驱羊群一样监视着这些喘粗气落汗滴的推夫。究竟是比较别队的兵安逸些，自然也减了不少火气。大声骂及祖宗的后，只得挨着听，可是实行鞭打足踢的时候还少。这些奴隶般的推夫都在不幸中暗自庆慰这一时的好运气！

好容易推出了一段泥辙，走上平整官道。太阳已在这个长行列的人群中散布着温暖的明光。大有近来不常推车，推了两个钟头已经把青布夹袄完全湿透。及至走上大道，骤然觉得轻松，两肩上的“钢板”似乎也减轻了分量。他这时才能够向四处望望，并且探查他的“主人”们的态度。

往北走，便可看见远远的山峰在朝日下有片淡蓝浮光罩在上面。永久的沉默中似乎贮存着一种伟大的力量，向这群互相敌视的人类俯瞰！脱叶的疏林向上伸着一无所有的空枝，像要从无碍无拘的天空中拿到什么，瘦硬的样子显露出它们不屈的精神。郊野全露出剥去了表皮的胸膛，无边际地展扩开，像微微喘动它那郁苦的呼吸。多少枯蓬碎叶在这片凋残的地衣上挣扎着零落的生命。大有没有诗人的习感，对于这些现

象一点凄清感叹的怀想。从闷苦的暗夜好容易挨到能以正看清明光景的时候，反觉得有说不出的欢喜！两膀下骤添了实力，虽然是受他人驱迫、呵斥，他仍然消灭不了他在郊野中出力的兴致。他看看那红眼灰脸的武装人们，脚步都懒得向上抬的神气，有点瞧不起！他想，如果将这些只是够威吓乡下人的武器扛在他与他的伙伴们身上，要好得多！自从夏季祈雨会的血战以后，他渐渐把以前怕大兵的心情换成一种蔑视。他们只知图快活与装老虎的做作，暴露出他们的怯懦。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亲眼见到从远方脱逃的大队的情形，他觉得自己有点骄傲。

“他妈的！这些地方真不开眼！昨儿我拿了一包碎银子首饰到一家杂货店里，只换两头光洋。那个年轻的伙计死也不肯留下，一口咬定没有钱！混账！管他的，我终竟向他多要了两包点心。”

车子旁的一个兵同别一个的谈话，引起了大有的注意。

“嘁！老标，你真不行！如果是我，给他妈的两枪把子，准保会弄出钱来。你知道这些人多刁？他怕留下银子，我们再去要。狠心的东西！全不想想我们弄点彩头也是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好歹这点便宜都不给，难道一包银子首饰只值两块大洋？”这个粗声汉子的口音像是江北人，大有从前往南海贩鱼的时候曾听过这样口音的鱼贩子说过话。

“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傻心眼儿，别净说人家的不是！前三天忘记是到了什么集镇，五十八团的一个兄弟牵了一头牡马向一家庄稼人家送，只要五块大洋。那个人贪便宜就照办，可是叫别一位知道了，去过第二次，说这是军队上的牲畜，他私自留下，非拉他去不可……又是五块完事。你猜，住了一天，听说就去过四次人。末后，这个庄稼人一共花了二十多块才了结……老百姓怎么不怕？”

这个黄脸兵似乎还为老百姓争点理，大有不禁歪着头向他狠看了一眼。

“猫哭耗子的话，亏你好意思说得出。横竖还不是那回事。我们从福建窜到这里，谁不是父母爹娘养的？这份苦又谁不记得？记他妈的一辈子！拼了命为的什么？老实说，官，还有穷当兵往上升的？扛枪杆，站岗，掘战壕，永远是一个花样。碰运气不定多会儿挂了彩，半死不活地丢在荒野里，狗都可以一口咬死！兄弟，你说我们图的哪一条？不打仗没活干，打起来却令人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自然，这根本上就不是我们应该问的。命令，命令！还有说得中听的军人纪律！什么？那些做官的终归得要你的命……难道这份穷命一个大子儿也不值？老百姓与我们，弄到现在成了两路上的人，其实我们有几个不是老百姓出身？还有什么不知道？可是干什么说什么！我们连命都保不住，饷，他妈的没的

发！衣服冷热这一套！打死还不及拍杀一个苍蝇！怎么？我们光光地拿出好心眼儿来做善人？人家都骂当兵的没有好东西，强抢，骗人，奸盗……可没有给他们想！不错呀，人一样是血肉做成的，谁愿意做坏人？自己连人也算不上，管他好坏！”

初时高喊老标的这个大黑脸，睖眼睛的高个儿，他毫不顾忌地高声反驳着黄脸兵的话。在前面散开走的他的同连兵都回过头来直瞧着笑，那些推夫只有静静地听。

“对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哪天咱得安安稳稳地当老百姓，也是那一派！”

“老黑真带劲，干就像干的，做一点好事也不能不入枉死城！”

“饿着肚子，拿着性命开玩笑，难道就只为那一月的几块钱？人家得到好处的怎么尽力地搂咧！”

应和着这有力的反驳议论的人很多，那黄脸的兵带着凄惶的颜色慢慢地道：

“兄弟们只顾口快。前两个月我接到家里一封信，真见鬼！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幸亏在上海邮局的一个亲戚，设了许多法子方才递到。你们猜，我们老乡在这连里的并不少，好！我家还住在城里，被××军的×旅冲进去，又没曾开火，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去年娶过门的小兄弟媳妇，被那些狗养的活活奸死！这是什么事！”

“怪不得你说，敢保咱这里兄弟们不干这一出把戏？过了江的那种情形，无法无天，什么干不出来！你太小气，干脆不管，权当咱是出了家！”另一个兵士苦笑着这样说，其实从他的居心强硬的口吻中听来，他心里也有他自己的苦痛！

“你还算福气！其实白费。不是出家，我们直截了当是‘出了的人’！家，连想也不必想，谁敢保人家不抢、不奸，不拴起家里的人来活受！想就当得了？怎么，修行？该死的还得死，罪一样受！”

黑脸高个儿虽是这么说，他的愣愣的眼睛里也有点晕痕。

大有的车子正推在这几位高谈的兵士中间，他们的话与种种神气都可以看得到、听得清。他是头一次能够听到当兄弟们的心腹话，同时他对于平日很仇视的他们也明白了许多，知道他们也一样是在苦难中乱踏着走的人！

连接着没曾歇足地走了三天。每到一处照例是纷乱得不可形容，食物、牲畜、干草、用具，随在是争着抢、争着拿。经过更穷苦的村庄，住在农人们的黑魆魆的屋子里，女人多数早已避去，连壮健的青年也不容易见到，都是一些老人，用瘦削的皮骨等待着他们的马鞭、枪托的撞

打。他们虽然强迫找牛、马、人夫，费尽了力气，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愈走愈是一带旱干很重的地方，农人们夏天的粮粒早已无存，再向哪里去弄很多的食物供给这群饿兵。因此从陈家村左近来的许多人夫——还有从几百里外来的人夫，就这样一天天挨下去，出卖着筋力，甚至饭都没的吃。

兵士们的焦躁、暴怒与推夫们的疲苦、忧愁，在这段荒凉的大道中，形成精神上的对立，而又是彼此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困难。那些骑马的高级军官尽管假充威严发着种种命令，然而弟兄们的冷嘲热骂与抵抗的态度，他们只好装作不曾听见。兵士的愤怒无所发泄，便向推夫们出劲。

冷饿、骂詈与足踢、鞭打的滋味，渐渐地使他们每一个都尝到了。萧达子本来是痨病鬼的一副骨架，在车子前头叱扶着那头缺少喂养的瘦牛，三天的辛苦引起他的咳嗽，呛咳的窒闷声音与瘦牛的肋骨中一起一伏的喘声互相和答。还不时被旁边的兵士瞪大眼睛怒骂他不赶着牲畜快走。他的破对襟布夹短袄，没了对扣，黄豆大的汗珠由胸前滴到热土里去。他的光脚原来有很厚的皮层，可也经不起在石子路上与深深的泥辙中的磨裂。第三天的下午，他简直走一步有一片血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包扎，只能忍着痛苦往前走，好在经过一段尘土多的道路，裂口的足皮便被细土盖住，直到走在干硬的地上又透出血迹。与大有推一辆车的徐利是陈家村中顶不服气的汉子，年纪小的时候与宋大傻是淘气的一对。上次与土匪作战，他在村子里一个人放步枪打接应。平时可以扛得起三百斤重的粮袋，这几天来做了大有的前把，担负着差不多将近千斤重的子弹箱与兵士们的行装、食物。他在前面挽起车把，纵然少吃一顿窝窝头，还能不吃力地往前拉。因此这力大的农人得到兄弟们的赞许，连带着后把的大有也少受他们的鞭打。不过大有却早已觉得胯骨的酸痛，臂膊上的筋时时颤动。

这一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小县城的关外。

从这一路来的军队也有五千多人，那些马蹄蹴踏着飞尘，炮车轮子响着砰轰的声音冲入县城。方圆不过三里地的城中，即使搬出一半人家还容纳不下，纷乱了两个钟头，究竟退出一千多人到东关露宿，大有与他的同伙也被分派到东关的空场里。

一天的疲乏渐渐使许多推夫感到没有剩余的一点力量了！只吃了一顿粗米饭，空着肚腹直走了将近一百里地，他们的脊骨都似压折，每个人的腿如果不是被车子的动力带起来，马上会委倒在田野里。一听说叫他们卸了绊绳休息，即时有许多人横直地躺满了空场。

一点灯火看不见，近处的村庄与穷苦人家早已防备着兵士的进攻，一盏灯也不点。从暗中可以隐约地辨出那倾斜的城门楼子与城墙下的一行大树。城中的人声与调队的号声乱成一片，上浮空际，吹送到饥疲交加的推夫的耳里。他们这时什么都不想，有食物也不能即时下咽，人人渴望睡眠。风吹露冷的难过，他们并没想，他们的身体也同载重的木车一样，被人推放到哪里就是哪里。监守着这一群二百多推夫的兵士，只有几十个人。谁愿意在这样清冷的夜里与牲畜一同受罪，况且兵士们的两条腿一样是早已站立不稳。在星光下面，他们大多数也靠近车子躺下来，由假寐以至酣眠。

约莫过了两个小时，才由城里送来了不多的高粱饼子，几乎是用沙土做成的饼馅儿。合起来每人可分半个……谁都想不起吃，食欲像从大家的胃口中滑走了一样。一会儿，忽然从石街上跑来了两个骑兵向监守兵传令，要三点钟就动身，明天晚上一定赶到城，一百二十里的长路。

困卧的兵士们哼也不哼一声，只有一个排长答应着，算是接了命令。

两匹马嘚嘚的蹄声又奔回城里去。

“妈的！没有心肝五脏的长官，只会发这样的鸟令！”

“走？他用不到腿，老子可是没有马骑！”

“不知势头，多早晚也得把这些行行子弄来尝尝咱的劲！”

没有完全睡好的兵士们大声乱骂，他们的小头领却逛到另一边去了。

大有与没沉睡的、忍不住饥饿强咬着粗饼的同伙都听见了，谁也没有话说，然而谁的愤怒也在心中向上高涨着。沉默着，心意的反抗的联合，不用言语，都体会得到。何况单独是他们在城外，机会——这几天中谁也到处找恢复自由的机会！天晓得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沿道上已经没有多少车辆可拿，即便拿得来，也未必放手！

极度的苦痛使他们忘了车子、牲畜的处置，他们蕴藏着的脱逃的心意正在从一个心黏合到别一个的心里。

恰好从晚上吹起的西北风，把已经睡熟的从沉重的梦中吹醒。那些兵士们在车旁盖着毯子，还有夺来的棉被，抵抗着大野中的寒冷，没想到他们的“奴隶”能够趁这个时机要一齐争回自由！除掉倚着枯树算是守夜的两个之外，推夫很容易不用动手便可走去。大有首先与徐利打着耳语，他并且从簸箩里摸出那把谁也不曾知道的尖刀。

互相推动，不须言说的方法，所有的“奴隶”都在朦胧中等待着。

徐利与大有先立起来，守住了倚着树根做梦的两个兵士，一

个“走”字由大有的口中低声喊出，一群黑影从四围中向南去的小路上奔去；不用催促，他们用很快的脚步飞奔。两个兵在无意识中转动身子，即时大有与徐利将他们抱在胸前的步枪夺过来，将刺刀对准了他们的咽喉。

这两个疲倦过度的军人勉强睁开眼看见这奇异的景象，还以为遇到了敌人的夜袭，黑暗中两把锋利的尖刀在眼前闪晃，习惯的威吓使他们很机灵地闭了口，瞪着眼，似在求饶。

约莫他们的同伙跑出了半里路后，大有与徐利每人一个，牵住这两个失了武器的大兵的破衣领往前走，刺刀的尖锋仍在他们的面前。

要报复的沉着精神，与恐怖的心理相对照。这突来的袭击，使两个大兵现在变成这一群农夫的俘虏了。

拖着走了一大段路，被俘的并不曾认清敌人的面貌。走到深深的两道土沟的脊路上，大有哼了一声“走”，还是那个有力的口吻，由土崖上面用力一推，手中的俘囚便滑下沟去，那一个刚刚“啊哟”着，前边的徐利照样办。

“叫吗？就给你几枪！”大有还向沟底下喊，其实他即时把夺来的步枪往左边的沟里抛去。

“怎么不带了去？”徐利似乎还不舍得这样精美的武器。

“去他妈的！丢到左面去，这两个小子摸不到。”

徐利顺手也将武器从脚底下蹴去。

这来时的小路他们早早记清了，满野吹啸着东北风，他们顺风加紧脚力，赶上了先行的同伙。

十四

这一年冬季虽幸而没再出兵差，但接连着夏秋间的种种预征，讨赤捐，地方上的附税，使大有又得出卖地亩，现在所剩下的只有春天与魏二共耕的二亩地了。地不值钱，乡村的人家要不起，也不敢买，只可向镇上或城里有势力的去贱卖，中间又有经纪的折扣，一亩很好的地也不过几十块大洋。大有自从春天以来，对于土地的爱护心早已变了。他打定主意，横竖留不下，这样下去，早净晚净，还不是一个样？况且实在是没处弄钱交捐税，不止他这一家，陈家村每家都是如此。地太少的或者给别人家佃种的，虽然交纳税款少些，却一样是没有生活。很有希望的秋收被空中的烈火烤干了，甚至连别的东西也不能改种。想照从前做点手工活作为种地的补助，做什么呢？一切东西都用不到他们自己制作，棉布、煤油、洋纱、小铁器，一批批地从海口外运到各地去。城里与大集镇有的是批发铺子，由各个小负贩贩到乡村中卖，只要有钱，这许多许多旧日的农村用不到农人拙笨的手去制造什么用品。制造出来又贵又费力，谁也不愿意用。所以一到冬天，这些穷苦的乡民除去拿枪看守之外，任何事没的可做。大有本来是老实的，自从经过一些事变，使他渐渐明白了自己周围的状况与将来没出息的苦闷。他对付兵匪的能力，很奇怪地日日增长。于是在村中他渐渐被人倾服。从前嘲笑他不会卖菜，被灰兔子打耳刮子的话再没人提起。从单锋脊偷营的战功以后，他在这几个村中变成了仅亚于陈庄长的人物，拼命的大有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从夏天来变成了周身是胆的“英雄”。

自从他首先倡议与百多个推夫从那个县城外开夜差回来之后，过度的疲劳与奔跑，虽然得到许多农村人的称赞，在十月中旬他可大病一场。寒热间作，夜里说着令人不懂的呓语，吃着医生的苦药没见速效。他的妻很小心周到地伺候病人，把为孩子及全家赶做棉衣的工作也耽误过去。

在病中，他每夜做着噩梦，仿佛是常常与许多人争斗：拳头、尖刀、火枪，爬过山岭与平原，尽力地同不知的敌人拼命，为了什么当然不很明白，然而他在梦中是真实地用力争打，并不是虚空地喊叫。他的妻在冒黑焰的煤油灯下看着他握拳咬牙的怪样，往往在第二天抹着眼泪

向人诉说，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邪祟。虽然也请过巫婆，烧过纸钱，但并不见有减轻病人怪状的力量。直到吃过医生的重量发汗药之后才略略好些。

正当大有卧在土炕上大病的一个月内，这乡村中也闹着一种神怪的新闻。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游方和尚到镇上去化缘，保卫团丁为了驱逐闲人起见，并没容许这一件僧衣一个小包裹的和尚多留。然而只有一天的工夫，却给了乡间的农民一阵绝大的恐怖！据说这个和尚曾在镇上北门里的一个自己做零活的木匠家里治过病，用火炙的法子把木匠老婆的胃气疼治好。因此，在那一家的殷勤款待时，他好意留下了一张画符子的长篇字纸，他说：现在应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劫运，从下年起，十几年内不复太平，怎样尸骨填河，死人遍野，又怎样有水、火、疫疠、刀兵的种种灾难，没有善行的，与不早早求保护的人非死即病！总之，是任管如何逃不出这场劫难。他叫木匠与他的全家都要一天画符子，烧着吃，又要每天诚心念佛多少遍，方可修行得日后在那洪水般的大灾中得到解脱。那诚笃的木匠自然是安心相信，况且和尚也说过，像夏天的旱灾便是那未来患难的第一次，是向许多人警戒的先声。更有传说是和尚刚出木匠的门口便不见了！这样的新闻流行得异常迅速，不到两天，凡是围着这个大镇十几里以外的乡村都知道了。那位都不认识的神仙似的和尚留下了符子与字纸，大家都彼此传抄着看，忙坏了一些识字的小学生、杂货店里的小伙计以及乡村中能写得上字的老先生。陈家村隔镇上更近，自然是个很适于宣传这样新闻的区域，于是差不多每户人家都在争抄，或求着别人传抄这样的符箓。

在失望的农民心中，这突来的恐怖预报很容易激发他们的直感，何况还附有救济的方法。即使无效，他们在无所希望里也想去试试。每年此时是正忙着收割豆子的时候，现在却都忙于传说这件新闻，并且把那个和尚点缀上不少的奇迹。他的指尖上能够生火，他的小包裹中一定有不少的法宝，也许是济颠的化身，不就是佛爷那里来的差遣。近几年来的种种压迫和荒旱，都在乡村中流行过，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夜里提枪的生活，都见过满道上逃难的景象，这份预言在人人的想象中并不觉得说得过度。谁都在等待着不久的未来的变化，谁也明白现时不是太平世界了！什么怪事没有！他们像蒙在鼓里不得安眠，也不能了解这空空的大鼓要如何破法。然而不能安稳与没过法的思想，恰像这传抄的符箓一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大有刚刚出过两场大汗，在炕上可以坐起来的一天，他的妻正在外间的白木桌子上看着叫聂子学画符箓。去镇上的小学不到一学期，幸亏

他早已在陈庄长的私塾中附过学，所以还会写字。这时在屋子的淡弱阳光下画符子当然还画得出。

经过妻的解释之后，大有便要符子的抄样看看。

“诚心的事，你要洗洗手去拿。”妻热诚地说。

“什么？我这两只手又没杀人，怎么脏的？”大有无力地瞪了瞪眼，却立刻想起了在城墙上曾看过的杀人的印象，又联想到在龙火庙前自己的枪法。

“也许曾打死过人吧！”这一转念还没完，妻已经把白木桌上的符样双手送过来。

大有略略迟疑地接过来：“如果真没曾打死人……”他想着，粗大的手指在空中抖擞起来。

一张黄表纸上有许多歪歪扭扭的方形字块，到后面才是那两道符箓。大有骤看见这朱红色的画符也觉得奇怪，有一些圈，重叠的横画，一个字有多长，这些字形中包藏着什么“天机”？他随手又递给妻。

“你叫聂子抄过几张？”

“说是抄十张就可免罪！抄下来还要将符子用清水吞下去，——聂子不会写前边那许多字。我叫他只抄符子，先给你喝。”妻一本正经地答复。

“村里都在传抄吗？”

“谁家也忙，可惜会写字的太少了。西边学堂的先生，头一个月才从城里下来的老先生也忙着写，一天大概写得出十多张。不会抄字的只抄符子也可以。有些人像学生一般终天地写……独有陈老头不信！”

“就是庄长老头子？”

“旁的还有第二个？他老人家什么事没经过，独有这件事他向人说起便道是一派妖言。听说连镇上的练长家里的人都吞了朱砂符子，并且用红绸子装起来带在身上，怪不？陈老头子偏不信——人人都说他反常。本来快七十岁了，说不定风里烛的有一天……”

“陈老头子还怎么说？”大有追着问。

“他说：这哪会是正经神道，说不定是来扰乱人心的。他还说在这样的年头就会出这样的事。你记得，这也不必然吧？我小时候曾在龙火庙……那时香火真大，给娘求过胡仙的神药，跪在那里，好好的一包纸里面就有些末子。”大有的妻一面把符子放在桌子上命孩子抄写，一面拾起在炕上的麻线扎成的鞋底做着手工，这样说。

“不错！那一时传的胡三太爷的神事真盛，龙火庙的道士真发过财，得了不少的香钱，到后来不知怎么便消灭了。我明明记得爹还是那香火

会的会头——又记起来了，那正是洋鬼子造铁路的第二年。唉！那时候的传说到处都有，说鬼子能勾小孩子的魂；教堂里弄了人去开胸膛，取血配药；T岛那边是个魔窟，请了外国的邪鬼来造路。这才多少年？我小时候听见爹说过，可是后来什么也没了。怕坐铁路上的车的也坐了，入教的仍然入……”

因为符箓的谈话引起了大有的童年记忆，并且把在铁路边推煤时所见的种种光景也联想起来。

他的妻低着黄松的发髻做鞋底，听他高兴地说起旧事，也插嘴道：

“咱年纪不大，遇到这末梢年，见过的光景可不少！一年不是一年，你想，都像这两年的胡混，谁知道等到孩子大了还有的吃没有？”这是这诚恳的女人的“心病”。眼看着家中土地一次次地典卖，钱又是那么容易地拿给人家，丈夫还得与一些不知怎么来的仇人拼命，地没有好法子多出粮食，愈来愈不够交割，好好的一个男人出了一趟兵差，回家就一连病了二十多天，这是多坏的运气！她平常不敢对丈夫提起，现在她说出来，枯涩的眼中包着没有哭出的泪痕。

出乎意料地，大有这次并没发他的老脾气，他搓搓手掌禁不住也叹着气道：“女人家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事！我还不是糊涂到死，谁知道这几年是什么运气！你明白这坏运气不是咱一家要来的！还有比咱苦的人家你不是没看见，还有那些外县来的逃荒的、卖儿女的、讨饭吃的，一年中总可以有几回。现在咱卖地，吃苦交钱，还能在这里鬼混着住，比上不足，已经比起人家算好了！我明白——不但我明白，再想和头十年一般地过安稳日子，大家都没有这份好命！陈家还不是一样？独有快活了小葵那坏东西！我在城里听人说，什么事他也有份，就是会弄钱，巴结官和大绅士，可怜本是小财主的他那老爹，扶了拐杖到处里跑，受气，妈的，小葵管吗？常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罢呀！咱这一辈子还不晓得怎么混过去，想着孩子不是傻？谁没有小孩，到自己顾不得的时候，夫妻还得各奔西东呢！”

妻的哀诉打动了这已近中年的大有的积感，他紧握着破棉被在炕上气急地说着这些话，妻的真情的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地流到鞋底上面。

十三岁的男孩在外间的木凳上停了笔向里屋偷看，他的大眼睛瞧瞧像是生气的爹，又瞧瞧似在受委屈的娘……他的弱小心灵中，也像多少明白一点他们是为的什么这样难过。

三间屋子里一时是完全静默了，只有纸窗外的风声扫着院子中的落叶唰唰地响。过了一会儿，大有将紧握的拳头松开道：

“还用难受！挨着——挨着吧！横竖有命！上一回没死在那些贼兵手里，从枪尖底下逃回人来，想还不至于饿死。自从我在镇上遭过事后，我也变了，害怕，愁，想，中么用？瞪着眼瞧那些还没来的光景！干这个不成，改行，卖力气！你不记得陶村的杜烈吗？”

“哎！记起来了，你看我这记性……”妻擦着眼泪说，“前三天刚刚你吃了药发大汗的那天，杜家的妹妹还特意托她那村子中有人回来的便，捎了一点孩子衣料给我。她与我在清明打秋千时认的，大约还因为你与她哥哥有来往……那捎信的人说：杜烈问道你在家好不好。当时我正替你的病担着心，也没来得及问问他妹妹在外边怎么样，只知道也在工厂里做工，一个月有个七块八块？只可惜她娘已经看不见了！”

“一个月有这些？杜烈还得多吧？真比咱在乡间净折腾地过活好！”大有艳羡似的说。

“舍开家可不容易。”

“也得看时候，乡下不能过，又没得好法子，怎么不向外跑？前几年到欧洲去做工的回来不是有的买地，还会说鬼子话。”

“辛苦却不容易受哩！”

“什么辛苦，比挨饿受气还强吧？咱凭么？还不是到处一样卖力气吃饭……”

他的妻这时也将手上的鞋底放下来，牵着麻线想那些未来的不定的事。

外院的板门响了一下，妻刚刚从里间伸出头去。

“大哥这两天该大好了？我本想来看看，恰好陈老头也叫我来哩。”质直的口音，大有在炕上听明白进来的是患难相共的徐利。

徐利的高大躯体进门须弯着半个身子。他披着一件青布破长棉袍，并没扎腰，脸上乌黑，像三天不曾洗过。头发很长，都直竖在头上，到炕前他立住了。

“大有哥，可见你的身子多狼糠，咱一同出的门，我回来睡了两天两宿，什么事也没有，可把你累坏了！穷人生不起病，大约这些日子光药钱也有几块？”

“可不是，徐二弟，秋天卖地下剩了十来块钱，这一回净出来了！”大有的妻在门外答复。

“好！早净了早放心，你可不要嫌我说话不中听。存下干么？还不是一样净？只要留得身子在，怕什么，是不是？大哥……哈哈……”

大有在炕上坐着没动，只是从脸上苦笑了笑，算是答复。

徐利毫不客气地坐在木炕沿上，重新端相着大有的脸。

“人真缠不过病魔，这二十天你瘦得多了。这不好？咱算做对了，好歹的那些东西没回头来追抄。虽然大家丢了不少的车子、骡、马，还回来人！你哪里知道，一听说咱跑回来，陈老头子跑出去藏了七八天，谁不是捏着一把汗？我早打定了主意，管他死活！如果灰兔子们真来找事，跑他妈的，咱也有条命，不是一样出去补名字？几间破屋，无非是烧光了完事，逼着到那一步有什么说的！可是苦了你，这场病把你作践得不轻！妈的！一个月下了二十九天雨，该阴？倒霉的年头，倒霉的运，谁逃得过？别扯了，我今天来看病，也有正经事，老头子昨儿同大家议论了大半天……”

“又是什么事？不是要钱，也是要命！”大有迅速地说。

“哼！头一条猜得不对，妈的！现在又变了法子了，不要钱，你放心，要人！干什么？说是修路。”

“修什么路？又通火车？”

“差不多？要修汽车道。”

“修吧！横竖咱多是坐不起汽车的人，我知道走几十里地要两三块……”大有愤愤地说。

“不是叫咱们修路人家坐车呀！”徐利慢慢地道，“县上有命令，转到镇上，前天夜里火速地召集各村的首事开会。”

“要人？多少钱一天？”

“你别装傻了，花钱？叫咱们卖力气！卖力气，是啊！从北县的丰镇修过来，一百二十里，叫当地人加工赶修，限十天，十天呀！全路完工。哪里没完，哪里受罚！怎么修？自己带干粮，带火，每个村子里每一家都得出人，还有器具，哼！虽然不隆冬数九，地土可已经硬起来，要一□一□地掘。这是什么活？谁听说过？慢了得罚。陈老头子就是当差传令，昨儿就为的这件事闹了大半天。”

大有瞪着眼，又骤然受了重大的刺激，说不出话来。原来站在外间的木桌子旁边的大有的妻急着迈进里屋子来道：

“像他这病人还得去？”

“我为什么来的？大嫂子你想怎么办？陈老头子还体贴人情，他首先说过大有还病着怎么又当官差，你家里没有人。可这是大家的事，谁也不愿意去，后来还是老头子出的主意，说不去没法向大家说，找我来同你们说一句，可以出几个钱雇人替……”

徐利的话没说完，大有将破棉被掀开来大声道：

“什么？老头子出的主意倒不差，可惜我现在把卖地的钱全花净了！不去，不去，我偏去！省得叫人家作难！去！去！好不好再闹上一场！”

他一边叫着，汗滴一边从他的额上往下滴，大张着口向外吐气，这显见得是病后虚弱与过度的激动所致。徐利急急地把那条乌黑油脏的被子重新给他盖上，摆摆手道：

“大哥，你别急，老头子真是好意，除此外没法服得众人。抗又抗不了，后天就由城里派监工的人来，拿着册子查……”

“查？谁叫死不了，就得做牛做马！你不必阻挡我，我大有死了也不使陈老头子为难。我非去不行，一个钱我也不花，再回头来请先生治病，那是活该！我看看到底路是怎么个修法！”

他的妻看见丈夫动了真气，不敢说什么，避在板门后用大袖口擦眼泪。徐利这一来也没了主意，不知道用什么话对这位病人解释。

“哼！”大有喘着气道，“横竖是索命，我有病——难道没有病的就容易干？从夏天起，咱哪天不是卖命，还差这一次？什么法子都想到，与穷人拼！”

“凡事总有个商量，你的病才好，别净叫大嫂子发急，你看她擦眼抹泪的！”

“哈哈！妈妈气，中什么用？大嫂，老实说，就是大侄也顾不得。总之，我一个钱没的出，告诉咱那头儿，谢谢他吧！干什么也去！”

徐利没有再可以分辩的话，他知道大有在气头上，任管怎样说得在情在理也是白费。他守着这心理异样的邻人，替他担心！大有的“一杆枪”的脾气，他一向很熟悉。他要打定主意的事，别人怎么劝说万不会使他动摇他的念头。

喝过大有家红色的苦茶以后，徐利再不敢提起修路的事。为了使他平静些，只可在光线暗黑的屋子里同大有夫妇说些闲话。幸而这性急却不是心思缜密的病人，无论什么事一经说过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于是农田的经验、粮价的高低、幼小时的故事，都成了他们的谈料。大有在久病后得到这个畅谈的机会，精神上也觉得十分痛快。虽然明后天就要凭着苦身子去修路，然而他只有兴奋，并不忧愁。

院子中的大公鸡喔喔地叫着过午应时的啼声后，太阳渐渐西斜了。徐利起身要走，恰好聂子已将十多张红符子抄完，大有的妻恭恭敬敬地拿到屋里，意思是要大有吞下去。大有蹙蹙眉毛没说话，徐利在旁边笑着道：

“看着大嫂子的好心好意，你也应分吞下去，难道还会伤人？何况你还一定要做‘官活’，身子不比从前结实，就来一下吧！”

大有的妻趁他说话的机会，便在大黑碗里将这一沓黄表纸烧成灰，用白水冲开，递到大有的手里。她很小心地望着丈夫的颜色。

“好！就让老利看一回咱的妈妈气！也许吞过符子，高兴不做路倒！”

一口气吞下黑碗中的纸灰，他与徐利呆对着脸，强作苦笑。

十五

初冻的土地用铁器掘下去格外困难。峭冷的西北风从大野中横吹过来，工作的农人们还是多半数没有棉衣。他们凭着坚硬的粗皮肤与冷风抵抗，从清早工作到过午，可巧又是阴天，愈希望阳光的温暖，却愈不容易从阴云中透露出一线光亮。铅凝的空中，树叶子都落尽了，很远很远的绝无遮蔽，只是平地的大道向前弯曲着，有一群低头俯身的苦工干着这样毫无报酬的苦活。沿着早已撒下的白灰线，他们尽力地掘打、平土，挑开流水的路边的小沟，一切全靠你一手我一手的力气。他们用这剩余的血汗为“官家”尽力。三五个监工——穿制服与穿长衫的路员，戴着绒帽，拿着皮鞭，在大道上时时做出得意的神气。

虽然还不十分冷，但在北方十月底的气温中干起活来，已需要时时呵手。黎明时就开始修路，一样的手，在监工路员的大袖子里伸不出来，农民们只能用野中的木柴生起火来烤手。这样，还时时听到“贱骨头”“是官差就脱懒”的不高兴的骂声。他们听惯了厉害的声口，看惯了穿长衫的人的颜色，忍耐，忍耐，除此外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报复。然而一个个心头上的火焰正如干透了的木柴一样易于燃烧。

数不清的形成一长串的工作者，有中年的男子，有带胡子的老人，还有干轻松活的十几岁的孩子。木棍、扁担、绳、筐、铁□、各人带的食物篮子，在路旁散放着。他们工作起来听不见什么声音，大家都沉默着，沉默着，低着头与土地拼命！只有一起一落的土块的声响。不过这不是为他们自己耕耘，也不是可以预想将来的收获的，他们是在皮鞭子与威厉的眼光之下忍耐着要发动的热力，让它暂时消化于坚硬的土块之中。至于为什么修路？修路又怎么样？他们是毫不关心的。

路线在头三个月已经画定了，到处打木桩、撒灰线，说是为了省时与省得绕路起见，于是那一条条的灰线，树林子中有，人家的地亩内有，许多坟田中也有。本来不能按着从前的大道修，便有了不少的更改。因此，那些修路员工可有许多事情要办了。暗地的请托，金钱的贿买，听凭那些不值钱的灰线的挪动；忽然从东一片地内移到西一片地内去，忽然扫去了这一家有钱人家的墓地，到另一家的墓地上去。这并不是稀有的事，于是灰线所到的地方便发生不少的纠纷。从三个月前直到

现在，还没十分定明路线的界限，而每到一处人们都得小心伺候，谁也提防灰线忽然会落到自己的土地、坟茔之内。有官价，说不是白白占人家的土地，然而那很简单，一律的不到地价少半的虚数，先用了再办，发下钱来也许得在跑汽车的利润有十成收入之后吧？所以，原是为了利便交通的修路，却成了每个乡民一听说就觉头痛的大问题。

有些农民明明知道是自己随着大家去掘毁自己的田地，却仍然闭着口不敢作声。这只是一段也许长度不过两丈初下种的麦田，把加入肥料的土壤掘发出来。明明是秋天已经定好的路线，却让出来，那都是城里或镇上有钱有势力人家的地方，应该是他们家的不敢掘动。所以这一条几十里连接中工作的农民，除了自尽力量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愤感压在他们的心头。

大有头一天病后出屋子，便随着陈庄长和徐利跑到村南边的六里地外去做这共同的劳工。他穿了妻给他早早缝下的蓝布棉袍，一顶破猫皮帽子，一根生皮腰带，在许多穿夹衣的农民中他还显得较为齐整。虽然额上不住地冒汗珠，然而他确实还怕冷。劲烈的风头不住地向他的咽喉中往下塞，他时时打着寒战，觉得周身的汗毛孔像浸在冷水里一样。陈老头不做工，笼着袖头不住地向他看，他却强咬着牙根睬也不睬，努力扛起铁器在徐利身旁下手。陈老头从村里带来将近百多人，却老跟在他与徐利的身旁。他不顾及别人的工作，只是十分在意地监视着这个病后的笨汉。徐利究竟乖巧，他老早就知道陈老头小心的意思，并不是专为大有病后的身体，这一生谨慎的老人自从上一次大有带了尖刀，率领着许多推夫从外县里跑回来，他常常发愁。这匹失了性的野马，将来也许闯下难于想象的大祸。他并没有嫌恶大有的心思，然而老实根性使他对于这缺乏经验的汉子忧虑。本来不想叫他出来，没料到仍然使出他的牛性，天还没明，他抖抖身子带了铁器来，非修路不可！这些事徐利是完全明白的。

大有自己也觉得奇怪，出力的劳动之后，他觉得比起坐在土炕上仰看屋梁还适意得多。经过初下手时的一阵剧烈的冷战，他渐渐试出汗滴沾在里衣上了。虽然时时喘着粗气，面色被冷风吹着却红了许多。劳动的兴味他自小时成了习惯，随时向外挥发，纵然干着不情愿的事，却仍会从身体中掏出力量来。

“老利，说不上这一来我倒好了病，还得谢谢这群小子！”他略略高兴些，并没管到监工人还时时从他的身旁经过。

陈老头看了他一眼。徐利道：

“你这冒失鬼，说话别那么高兴！病好了不好？应该谢谢我是真

的！”他故意将话引到自己身上。

“谢你！谁也不必承情，还是吃了老婆的符子得的力吧！回头再喝他妈的一碗。”大有大声喊着。

“怎么，老大你也吞过那些玩意儿？”陈庄长略略松了一口气。

“怎么不好吃？横竖药不死人。是？陈大爷，独有你不赞成吞符子？”

“说不上赞成不赞成，吞不吞有什么。这些怪事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大约都不信。”陈庄长捻着化了冻的下胡说。

“不信这个？为什么跪在太阳里祈雨？不是也有许多认字的老头？”徐利在陈庄长左边说俏皮话。

“这你就不懂。祈雨是自古以来的大事，庄稼旱了，像咱们以食为天，诚心诚意地求雨，是大家都应该干的！不是吞符子、撒天灾的妖言。”

“好诚心诚意的！祈下来一场大战，死了两个短命的！小勃直到现在那条左腿不能动——也是灵应！陈大爷，这些还不是一样的半斤八两，信也好不信也好！”徐利的反驳，又聪明又滑稽。

“听说南乡的大刀会是临上阵吞符子，还能枪刀不入呢。”大有不愿意陈老头与徐利说的话都太过分，便想起了另一件事作为谈话的资料。

旁边一个年老的邻居接着答道：“别提大刀会，多会儿传过来你看看。我前年到南山里去买货，亲眼见过的。哈！练习起来像凶神，光了膀子，有的戴红兜肚，乱跳乱舞，每个人一口大刀……”

“真是枪弹不入？”徐利问。

“老远地放盒子炮——好，他们那里并不是没有手枪、快枪，当头目的更是时刻不离……谁看得清是有子弹没有？明明朝着胸口上打，一阵烟后，他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后来从地上捡起落地的子弹来，据说是穿不过装符子的兜肚，据说是……”

那做工的老人在他们前边弯着腰扬土，口里说着，并没回头。大有这时觉得出了一身的大汗，气力渐渐松懈下来，便直起脊骨倚着头道：

“陈大爷，你老是不信，这么说来，那和尚显然是来救命的了！你不吞可不要到后来来不及。”他有心对陈老头取笑。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在直隶大道上没在鬼子的枪炮下丧了命，想来这一辈子还可无妨。”

“所以啦，陈大爷用不到再吞那怪和尚的红符子！”徐利笑着接说了一句。

“吞不吞没有别的，你总得服命，不服命乱干，白费，还得惹乱子！

我从年轻时受过教训，什么事都忍得下，‘得让人处且让人’！不过年纪差的，却总是茅包……”

大有向空中嘘了一口气。

陈庄长向左边踱了几步，看看监工人还在前面没走过来，又接着说：“老大，你经历的还少，使性子能够抵得过命？没有那回事！这几年我看开了，本来六十开外的人，还活得几年？不能同你们小伙子比硬。哎！说句实在话，谁愿意受气？谁也愿意享福呀！无奈天生成的苦命，你有力量能够去脱胎换骨？只好受！”他的话自然是处处对准这两个年轻不服气的人说的，徐利更明白，他一面用铁锨除开坚硬的碎石土块，一面回复陈老头话里的机锋。

“我从小就服陈大爷，不必提我，连顶混账的大傻子他也不敢不听你老人家的教导。实在不错，经历多，见识广，咱这村子里谁比得上？可是现在比不了从前了！从前认命，还可对付着吃点穿点，好歹穷混下去。如今就是命又怎么样？挨人家的拳头，还得受人家的呵斥，哪样由得你？怪和尚的符子我信不信另说，可是他说的劫运怕是实情。年纪大了怎么都好办，可是不老不小，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无怪南乡又有了义和团……”

“干活！干活！”陈庄长一回头看见穿了黄制服青裤子的监工人大踏步走过来，他即时垂了袖子迎上了几步。

鹰鼻子、斜眼睛的这位监工员，很有点威风。他起初似乎没曾留意这群农工的老领袖，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问话。他先向左近弯腰干活的农人看了一遍，听不见大家有谈话的口音。他仿佛自己是高高地立在这些“奴隶”的项背之上，顺手将挟在腋下的鞭子丢在路旁，从衣袋里取出纸烟点火吸着，然后向陈庄长睃了一眼。

“你带来多少人？”声音是异常的冷厉。

“一百零四个，昨儿已经报知吴练长了。”

“瞎话！说不定过午我就查数，晚上对册子，错了？哼！受罚！这是公差，辛苦是没法子的事，大冷天我们还得在路上……受冻！”

最后头两个字说得分外沉重，意思显然是：“我们还要受冻呢！”陈老头十分明白这位官差的意思。

“本来为的是好事，谁也得甘心帮忙。路修起来，民间也有好处。这里没敢报假数！”虽然这么说，可也怕这位官差不容易对付，别的话暂时说不上来。

“甘心吗？这就好！”这位黄制服的先生重重地看了陈老头一眼，便跨着大步到路那边去。

徐利趁工夫回过头来向陈老头偷看，他那一双很小的眼睛直直地送着“官差”的后影，脸色却不很好看。

勉强挨到吃中饭，大有已经挫失了清晨时强来的锐气了。在土地上守着，干硬的大饼一点都不能下咽。汗刚出净，受了冷风吹袭身上又抖起来。村中送来的热汤，他一口气喝了几大碗。老是不曾离开大有身旁的陈庄长，他的忧虑现在可以证明，大有还不能战胜肉体的困难。自己想来不免有点愧对这位老邻居的儿子！看他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害冷，并且是的确没有力气继续土地上的工作，他把徐利叫在一边，偷偷说了几句。徐利便走过来对大有劝说，还是要他回家。陈老头已经派人去叫他的聂子来替他抬土，本来可以不用，因为下午要点工，还怕大有的愣脾气一定要来，只好这么办。

逞强的心力抵不住身体的衰弱，午后的冷风中仍旧由徐利把大有送回家去。路上正遇着那红红的腮颊的小学生，穿着破布制服到大道旁替他爹做工。

直到徐利走后，大有还是昏昏迷迷地躺在炕上睡。他的妻守在一边，大气也不敢喘。她是一个乡村中旧农妇的典型，她勤于自己应分的工作：种菜、煮饭、推豆腐、摊饼，还得做着全家的衣服鞋子，好好地伺候丈夫。她自在娘家时吃过了不少苦楚，从没有怨天咒地的狠话。近来眼看着家中的日月愈过愈坏，丈夫的脾气也不比从前，喝酒，赌气，好发狠，似乎什么都变了！她不十分明白这是为的什么，末后她只好恨自己的命运不济！这些日子大有的一场重病，她在一边陪着，熬煎得很厉害。虽然有杜妹妹托人捎与她衣料——难得的礼物，相形之下，更加重她的感叹！

一夜没得安睡，拗不过大有的执气，天刚明就把他送走，直到这时又重复守着他躺在炕上。她诚心感激陈庄长与徐利的好意，自然也不放心孩子去做工，可是她希望丈夫快快复原，好重新做人家，过庄家日子的心比什么也重要。

初时她什么活都不做，静静地守着气息很重的病人沉睡。经过一小时后，她渐渐有些熬不住了，倚在土墙上闭眼休息。

其实大有没有完全睡宁，自从倚在徐利的肩头从田野中走回，他觉得他一身的力气像是全融化在了泥土里。耳朵旁边轰轰着数不清的许多声音。一颗心如同掉在灼热的锅中，两只脚下是棉絮般柔软。直到在自己的炕上把身子放平，他什么话都不能说。徐利的身影与妻的面貌，都还看得清，却怎么也没了说话的力量。微温的席子贴着热度颇高的肌肤，他得到一时的安息，少睡一会儿，却梦见不少怪事。

仿佛先到了一个伟大的城市，数不清的行人，有种种自己没曾坐过的车辆，满街上飞着奇异的东西。地面上相隔不远便是一堆堆的血迹，不知是杀的兽类还是死孩子的红血？没人理会，也没人以为奇怪。很多的脚迹踏在上面，那些美丽的鞋底把血迹迅速地带到别处去。他所看到的地方几乎全是一片血印，自己不敢挪步，也想着学那些很华贵的男女不在意地走上去，却觉得终于没有那样的胆量。一会儿，又到一处，本来隐约中曾看见一大段树林子，阴沉沉的没有天日。现在连树影也没了，四处尽是无尽的黑暗。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黑暗中待了多久，呼吸十分不顺，恰像闷在棺材里面。不过一转眼的工夫，在光明大道上看见了爹的后身，他仿佛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往前走，不歇脚地走去。他尽力追，脚下却老用不上十分力量，如踏着绵纸。一会儿又像是掉在松松的沙堆里，愈要向上跑，愈起不动身。空中传来很多的枪声，眼前的光明失去了，阴暗，阴暗，从四围立刻合拢过来；在晦明中伸过来一只大手向自己扑来，那大手指尖向自己的头上洒着难闻的臭水。不久，喉咙已经被那大手掐住了！

醒过来，眼光骤然与墙上所挂的煤油灯光相遇，很觉得刺痛。屋中什么人都没有，窗子外的水磨辘轳似的响动，一定是妻在推磨。自从将那匹牝驴丢给向北去的逃兵后，妻便代替了驴的工作。他听得很分明，那转过来的脚步，轻轻的，是妻的布底鞋的踏声。风还是阵阵地吹，门外风帐子上的高粱叶的响声，像吹着尖音的啸子。炕头上一只小花猫饿得咪咪直叫。他觉得黏汗湿遍了全身，又像从厚重的夹板里放下来，一动都不能动。梦中的种种景象还在目前。他在平日劳动惯了，轻易不曾做梦，除去小时候也梦过在空中飞行，在人家屋脊上跳舞，偶尔做的梦不等到醒来早已忘了。一起身就忙着出力的农家生活，来不及回想梦里趣味。然而这一次稀有的怪梦，从下午做起，直到醒后，他一切都记得分明。

妻推完了碾高粱面的磨后，恰好徐利送聂子回来，一同到里屋里。她首先看见那十三岁的孩子有些汗滴流在两个发红的小腮上。徐利这高个儿一进门并不待让，便横躺在大有的足下。

“好妈的！修路真不是玩意儿，不怕卖力，只怕出气！大嫂，你想有那么狠的事？那把式监工的，一连抽了七八个，这是头一天，幸亏大有哥早回来，气死人！”

大有的妻一边领着聂子给他用破手巾擦汗，一边却问徐利道：

“打的谁？”

“咱这村子里就有两个，萧达子和小李。”

“唉！偏偏是萧达子，没有力气偏挨打！”

“哼！”徐利一骨碌又坐起来，“为的什么？就是为他两个没力气多歇了一会儿——不长人肠子的到处有，怎么钻狗洞弄得这狗差使，却找乡下人泄气！那些东西的口音左不过这几县，他就好意思装起官差，扯下脸皮地这么凶干！连陈老头也挨着骂，不是为他早嘱咐我，我给他一□，出出这口气！”

“徐二叔，你还没看见呢，那一段上……还罚跪呢！”聂子在一旁也帮着徐利说。

大有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并没说话。

“你看我这份粗心，怎么大哥睡得好一点了吧？”徐利似乎到现在方记起了病人。

“亏得你二叔把他送回来。不声不响，直睡，起初我看他一脸的火烧，往下滴汗，我真怕要使力气使脱了可怎么办？到后来渐渐睡宁，到推磨子时还没醒，大约是一进来才醒的。”大有的妻急切地答复。

大有瞪着红红的眼，点点头。徐利在炕沿上看得很奇怪，他忍不住问道：

“你怪气，别要变成哑？是没有力气说话？”

“不，”大有低声道，“什么……事……什么我都知道，喘……气……不能说！”他的鼻翅微微扇动，胸腹上盖的被子起落着，足以证明他的气息很疲弱。

“没有别的，简直得叫聂子替你几天，再赌气成不了。好在这孩子也能下苦力，不像镇上的少爷学生，你倒可以放心。有我和陈老头在一边，准保不叫他吃亏。明儿有工夫大嫂还得请请先生吃药，究竟要拿身子当地种，再病得日子多了可不是玩笑。”

徐利的气还没从话里出完，却等不得了，紧紧布扎腰走出去，约好聂子明天一早到他家与他一同去做活。

他慢慢地走去，对于大有的不能说话觉得很怪，怎么昨儿还有那股硬劲，一上午却成了一条懒牛？他猜着这不仅是用多了力量，一定是看着动气，犯了旧病。他虽然粗鲁，却有一颗热烈的心。自从夏天同大有打过土匪之后，平常对大有瞧不起的心思也没了。虽然比自己大，也不像自己无拘无束，可是能领头，从防守的灰兔子群里跑出来。现在见大有病还不好，却给他添上一份心事。他盘算着，正走过陈庄长砖砌的门墙旁边，从刚上黑影的木桩上看明有一匹驮着鞍子辔头的大马拴在门口。他知道陈庄长家只有两头牛和一匹驴子，“是哪里来的生客？”一个疑问使他稍停停脚步，向门里看，仿佛有什么事故。靠大门很近的客屋

里面有人低声说话。徐利一脚走向大门里去，一转念却又退出来。正在迟疑着，迎面走来一个人影，到近前，是陈庄长家的长工提着一捆东西。

“利子，”老长工对于年轻的徐利向来直叫他的小名，“又来找老头子？正和旺谷沟的人说着话呢。”

“没有事，去送聂子回家，刚走到这里。一匹好马，原来是有客，是不是旺谷沟邢家来的？”

“就是他那边，才来到，家里都吃过饭，现到杂货店打的酒。”

“这时候来，什么……”

“我方才听了点话尾巴，是离旺谷沟二十多里地，不知从哪里下来的人，有五六百，像军队？谁也不敢信！逼着那一连的几个村子糟践，住了两天还不走，情形不很对，邢家不是同老头子儿女亲家？怕窦过来，急着找人送信，倒是一份好心！”

“镇上也没有消息吗？”徐利心头上动了几下。

“谁都不知道。”老长工低声道，“因为弄不清是土匪还是败兵。老天睁睁眼，可不要再叫他们窦过来，刚刚送走了那一些，不是还修着路！”

徐利即时辞了老长工，怀了一肚皮的疑惑窜回家去。

像会享福的伯父正在小团屋里过鸦片瘾。徐利虽然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因为自小时没了爹，受着他伯父的管教，所以向来不敢违背那位教过几十年穷书的老人的命令。每天出去，任干什么活，晚上一定要到伯父的鸦片烟床前走一走。他闯进去，仅仅放得下一张高粱秸编的小床的团屋里，他伯父躺在暗淡的灯光旁边，吞喷着一种异样气味的麻醉药，并没向他问话。他知道这位怪老人的性格，在过瘾时候不愿意别人对他说什么。徐利低着头站在床边等待那一筒烟的吸完。

名叫玄和的徐老秀才，这十年以来变成一个怪人了。他从前在村子里是唯一念书多的“学问人”，直到清末改考策论，他还下过两回的大场。那时他不但是把经书背得烂熟，更爱看讲究新政的书籍，如《劝学篇》《天演论》，以至《格致入门》那些书。及至停了科举，自己空负有无穷的志愿，却连个“举人”的头衔也拿不到手。这一处那一处地教学生，又不是他的心思。所以他咬着牙不叫子侄念书，自己终天嘟囔着陶诗与苏东坡的《赤壁赋》，鸦片也在那个期间成了瘾。本来不是很多的产业，渐渐凋落下去。民国以后，他索性什么地方都不去。与陈老头还谈得来，眼看着那识时务的老朋友也逐渐办起地方事来，他便同人家疏淡了。在他的破院子中盖起了一座小团瓢，他仿着舟屋的名目叫作“瓢屋”。于是这用泥草茅根做的建筑物成了他自己的小天地。一年中全村的

人很难得遇到这老秀才一次。徐利的叔伯哥哥在镇上当店伙，两个兄弟料理着给人家佃种的田地。这位老人便终天埋没在黑屋子里。时候久了，他几乎被村人忘掉。陈庄长终天乱忙，难得有工夫找他谈话，况且谈劲不大对，自然懒得去。因此这老人除去常见徐利与他的儿子以外，外面的人看不到他，他也从实忘掉了人间。一盏鸦片灯与几本破书成了他的亲密的伴侣。

直待老人的烟瘾过足，徐利才对他报告了一天的经过。老人用颤颤的尖指甲拍着大腿道："这些吗——不说也一个样！横竖我不稀罕听。你能照应着奚家那小子倒还对，奚老二是粗人，比起这下一辈来可有血性得多！咳！'英雄无用武之地'！"

伯父常说的话听不大清，所以末一句徐利也不敢追问。方要转身出去吃晚饭，他伯父将两片没血色的嘴唇努一努，又道：

"修路……造桥是好事，好事罢了！我大约还能看这些小子把村子掘成湾，扬起泥土掏金子，总有那一天……'得归乐土是桃源'！老是不死……可又来，老的死，小的受，年轻的抬轿子，找不到歇脚的凉亭，等着看吧！我说的是你……年轻，等着，等着那天翻地覆的时候，来得快……本来一治一乱……是容易的事！要瞧得真切……看吧！"

永远是乱颤的指尖，他烧起烟来更慢。徐利看他伯父的幽灵般的动作，听着奇怪的言语，暂时忘记了肚皮里的饥饿。他呆呆地从他伯父的瘦头顶的乱发上，直往下看到卷在破毛毡里的一双小脚。那如高粱秸束成的身体，如地狱画里饿鬼的面貌，在这一点微光的小团屋里，幽森，古怪，徐利虽然年轻，可也觉得与他说话的不是他幼小时见惯了穿长衫拿白摺扇迈着方步的伯父，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精灵。

好容易一个烟泡装在乌黑的烟斗上，他偏不急着吸，忽然执着红油光亮的竹枪坐起来，正气地大声说：

"别的事都不要紧！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自己的打算。现在更管不了，除去我……别人的事。日后你得商量商量奚家那小子，我死后能与你奚二叔埋在一块地里才对劲……我清静——实在是冷静了一辈子，我不搭理人，人也不愿意搭理我，独有与你奚二叔——那位好人，还说得来，你得办一办，别人与那小子说不对……这是我现在的一件心事，你说起他就趁空……"

他重复躺下去，不管听话的还有什么回复。"去吧！"简单的两个字算是可以准许这白费了一天力气的年轻人去吃他的冷饼。

退出来，徐利添上一层新的苦闷。与奚二叔葬在一块地里？不错，是奚家还没卖出的茔地，却要葬上一个姓徐的老秀才，这简直是大大的

玩笑。就是大有愿意，兄弟们却怎么说？照例没了土地的应该埋在舍田里，村南有，村北也有，虽然树木很少，是大家的公葬地处，谁也挑不出后人的不是。这样倒霉的吩咐怎么交代？他走出团瓢吁一口气，向上看，弯得如秤钩的新月刚刚从东南方上升。那薄亮的明光从远处的高白杨树上洒下来，一切都清寂得很。堂屋里听得到两三个女人谈话，他猜一定是他的娘与妹妹们打发网。这是每个冬天晚上她们的工作。每人忙一冬可以挣两三块钱，这晚上的工夫她们是不肯空过的。他走向院子东北角的草棚，那边有吃剩的干饼。

然而他悬悬于伯父的吩咐，脚步很迟慢。

一阵马蹄的快跑声从巷子外传过来，他知道是旺谷沟的秘密送信人回去了。

十六

修路的第三天的下午，天气忽然十分晴朗，劲烈的北风暂时停住威力，每个做工的人可以穿单布褂子卖力气。路上的监工员这两天已经把下马威给那些诚实的农人了，他们多数很驯顺，不敢违抗，但求将这段官差速速了结，免得自己的皮肤有时吃到皮鞭的滋味。监工人觉得他们的法子很有效力，本来不只在这一处试验过，他们奉了命令到各处去，一例这么办，没遇到显然有力的抗拒。背后的咒骂谁管得了？所以，这几位“官差”这天脸面上居然好看得多，不像初来时要吃人的样子。他们坐在粗毯子上，吸着带来的纸烟谈天，还得喝着村中特为预备的好茶。有的仰脸看着晴空的片云与这条大道上的农工，觉得很有点美丽的画图的意味。满足与自私在他们的脸上渲染着“胜利”的光彩，与农工们的满脸油汗互相映照。

徐利这个直口的汉子工作到第二天，他就当着大众把旺谷沟来了马匹的话质问陈庄长。他的老练的眼光向旁边闪了闪，没有确切的答复，徐利也明白过来，从那微微颤动的眼角缬纹与低沉的音调上，他完全了解那老长工的告语是绝不虚假，他也不再追问。扰乱着他那本无挂碍的心思的是伯父的吩咐，幸而大有的病又犯了没得痊好，否则怎么做一个明白的回答？不必与别人商量，已经是得了疯子外号的老人，何苦再给大家添些说笑的资料。徐利虽然粗鲁，却是个顶认真的青年，对于这个难做的题目，他的心像是被无情的铁器掀动的硬土地一样。这两天他总像有点心病，做起活来不及头一天出劲。

陈庄长虽也常在这未完工的路上来回巡视，与徐利相似，常是皱着稀疏的眉头，心上也有不好解答的问题。

过午的晴暖给工作者添加上轻轻的慰安，似乎天还没有把他们这群人忘记。干着沉重活，将来还可吃一顿好饭？徐利还年轻，不比年纪较他大的人们对于阳光这样爱好，可是他也不愿意在阴冷中挨时光。十一月的温暖挑拨起壮力活泼的年轻农人的心，在阳光下工作着，暂时忘记了未来的困难。一气平了一大段的硬土之后，他拄着铁器，抽出扎腰的长带抹擦脸上的汗滴。鲜明，温丽，一片云彩没有了，一丝风也不动，多远，多高，多平静的青空，郊野中的空气又是多自由、多清新。他觉

得该从腋下生出两个翅子来，向那大空中飞翔一下。青年天真的幻想，从沉重的脑壳里复活出来。那干落的树木、无声的河流，已经着过严霜的衰草，盘旋在远处的野鹰，这些东西偶尔触到他的视线之内，都能给他添上为生活的快感！他向前看，向前看，突然一个人影从大路的前面晃过来。他还没来得及认清是谁，有人却在低声说：

“魏二从南边来，还挑着两个竹篓子。”

对，他看明白了，正是又有半年多见不到他下乡做工的魏二胡子。这有趣的老关东客，像是从远处回来。没等得到自己的近前，就有一些认识他的同他招呼。魏二的担子还没放下，陈庄长倒背着走上去问他：

“老魏，你这些日子躲在哪里？一夏都没见你的面。”

“唉！真是穷忙。像咱不忙还捞得着吃闲饭？不瞒人，从五月里我没干庄稼活，跑腿……”他只穿一件青粗布小棉袄，脸上油光光的。

“跑么腿？总有你的鬼古头。”

“我是无件不干！年纪老了，吃不了庄稼地里的苦头，只好跑南山。”他说着放下担子。

陈庄长一听见他说是跑南山，什么买卖他全明白了。他紧瞪了一眼道：“好，那边的山茧多得很，今年的丝市还不错，你这几趟一定赚钱不少。老魏，你到我家住一天，现在还不就是到了家？”

魏二从远处来，看见这群左近村子的人在大路上做工，还不明白是一回什么事，现在他也看清楚了。树底下几个穿着异样衣服吸纸烟的外路人，那些眼睛老是对着他打转。听见陈庄长这么说，他是老走江湖的，便接口道：

“恰好今天走累了，七十里，从清早跑到现在，人老了不行，到大哥家里去歇歇脚，正对！”

即时将担子重新挑到肩上，陈庄长回头对那个监工员说：

“领我的亲戚到家去，很快，就回来……”

意思是等待他的答复，穿黄衣的年轻人点点头，却向空中喷出一口白烟。陈庄长在前，很从容地领着魏二从小道上走回村里去。

徐利在一边看得清楚，他也明白两个竹篓子里的东西比起山茧来值钱得多。南山——到那边去做买卖，没有别的，只有这一项。幸亏那几个外路人还不十分熟悉本地的情形，不然，魏二这一次逃不过去。他忽然记起他的伯父，这是个机会，同老魏晚上谈谈，可以得点便宜货，横竖他要买。

回望着那两个老人的影子，渐渐看不见了，徐利手下的铁锨也格外锄动得有力。

果然在当天晚上徐利溜到陈庄长的小客屋里。魏二正喝着从镇上买的大方茶，与陈庄长谈话。徐利买货的目的没有办不到，照南山的本处价钱。魏二很讲交情。他说：

“若不是都花了本钱来的，应该送点给师傅尝尝新。利子，你回去对师傅说：钱不用着急，年底见，头年我不再去了。愈往后路愈难走，虽然咱这穷样不招风，设若路上碰个巧翻出来，可不要了老本！这是从铺子里赊来的钱，还亏老魏的人缘好，也是吴练长保着，这一来事就顺手得多。”

“魏二叔，你这份好心我大爷他顶感激！别管他是蹲在团屋里做神仙，他老人家什么事都懂得。不过老是装聋装痴，今年的土太坏，他就是为这个不高兴。横竖是假货多，有几个像你公道？我还说，魏二叔，我大爷到现今，还是让他快乐几天吧！没有钱还吃鸦片，谁家供得起？可是他没处弄，年底我想法子还。”

徐利很兴奋地说，陈庄长一旁点点头，又倒抽了一口气，他有他的心事，也许记起了那个只会在他面前装面子的小葵。魏二捋着长长的黑胡子，用手指敲着粗瓷茶碗道：

“好孩子！好孩子！论理你得这么办。师傅从你三岁时他把你教养大了，你娘一年有三百天得长病，那些年记得都是花你大爷的教书钱。别管他老来装怪样，可得各人尽各人的心！几两土算什么，我只要到时漂不了账，就完……咳！咱都是穷混，除掉陈大爷还好，谁都差不多。”

陈庄长两只手弄着大方袖马褂上的铜扣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你看我像是一家财主？”

“说重了，那可不敢高攀。总说起来，你地还多几亩，有好孩子在城里做官，凭心说不比咱好？”

“你提谁？”老魏这一句半谐半刺的话打中了这位主人的心病，“又拿那东西来俏皮？今天救了你一驾，老魏，你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

他真像动气，本是枯黄瘦削的脸上很不容易地忽然泛出血色。魏二急得端着茶碗站起来。

“多大年纪还这么固执！咱老是爱玩笑。说正话，你的家道在这村子里难道算不得第一家？可是葵园呢……说什么？我不是劝过你吗，管得了？不是白气！不，我也提不起他来。我可不会藏话，有一次在南山耽误了七八天，恰好碰到的事，不管你怎样我都要说说。就是你那葵园少爷，真了不得！他真有本事，原来是办学堂的官，不知道——真不知道还带着几个警备队下乡查烟税……”

“冬天了，没有烟苗地查什么税？”徐利说。

“怪吗！谁懂得这些道理？其实人家春天听说早缴了黑钱了。好在南山那边不比咱这里人好治，要结起群来一个钱不交，也没有办法。可究竟还是怕官差，春天下乡去查烟酒税的人员，也使过种鸦片家的黑钱不少。不过图省事，好在这东西利钱大……葵园这一去却几乎闯下大乱子！”

魏二到底比陈庄长滑得多，说到这句，他突然坐下来，从大黑泥壶口往外倒茶，一口一口地紧着喝，却没有下文。

陈庄长虽然脸上还泛出余怒未息的颜色，听到是葵园在南山里几乎闯出乱子来，他的颜色却又变了过来。他素来知道南山那一带的情形，他们有大刀会，有联庄会，有许多会拳脚枪棒的青年。高兴就不交税，也不理会衙门的告示、公文，动不动会闹乱子，并不稀奇。因此，他又将两条眉毛合拢起来，忧郁地叹一口气。

魏二这才微微笑了笑说：

“放心！到后来算完事，没动武，也没打架。小人儿吃点虚惊，说不了，自己去找的可不能怨人。我怕葵园他还不改，也许要得空去报复，那就糟！我亲眼守着的事。也巧，还当过说事人，陈大爷……啊！大哥，你还说我成心和你作对？真不敢，我救的他那一驾比犯烟土还要紧！他年轻，也是眼皮太高了，从城里出来到那些穷乡下——怎么说也许比咱这里还好吧——带上几个盒子炮做护符。查学堂？这自然是名目，谁知道几十个村庄有几个学堂？用得到查？咱可以一头午就查完。其实是到那里先按着种烟的人名要钱，卖烟得交税，与春天是另一回事。多少也没个限数，看人家去，有的怕事的大约也交了一宗。可是到了举洪练的练头上，人家可不吃这一吓。问他要公事，没有；直接利落，人家不同他讲别的，种烟地的这里没有，赶紧滚蛋，不必问第二句……事情就这么挺下去。他硬要拴练长，打地保。过了一夜，聚集了几百人，一色的木棒、单刀、大杆子，人家居心惹他，一杆快枪都不要。围起他住的那一家，要活捉。这一来那五六个盒子炮吓得都闭了音。我正在那里替他找练长，找那些头目，找土，困了一天，好歹解了围。究竟还把他的皮袍子剥了，钱不用提全留下充了公，只有盒子炮人家偏不要。说给他们队上留点面子，又说那些笨家伙并不顶用，花钱买的本地造，放不了两排子弹就得停使……谁知道真假？还是居心开玩笑？头四天的事……隔城略远的一定没听见说……”

徐利有一般年轻人高兴听说新闻的性格，立时截住魏二的话道：

“不管对不对，他总算够数，有胆量惹乱子……”

“吓！别提胆量大小，被人家围起来诚心给他难看。我进去时葵园的

脸一样黄得像蜡，拿盒子炮的警备队碰到大阵仗还不是装不上子儿。他也精灵，到那时候说什么都行，可有一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来一个‘逃之夭夭回头见’。”魏二任管说什么事，口头来得爽利，鼓儿词趁便带出。

“所以庄稼汉是不行，奚大有头年冬前就吃过眼前亏。”

“经多见广，胆气不中用，可会长心眼儿。依我看，葵园凡事做手不免狠一点——这是守着老太爷说公道话。他本来是咱这村子里最精灵的孩子，只差这一点，对不对？”他明明是对着陈庄长发问。

坐在旧竹圈椅上穿的衣服很臃肿的陈庄长，听明白魏二那段新闻的演述以后，他的头俯在胸上，右手的长竹烟管在土地上不知画些什么。黑绒方顶旧帽子在他头上微微颤动，马褂前面的几绺苍白胡子左右轻拂。一个人被自己的痛苦咬住，他内心的沸乱却不容易向外表示。这天晚上的陈庄长，仿佛自己也被许多不平的农民纠合起来，团团围困。他们用许多咒骂的言辞与鄙夷的眼光，向自己逼来。他倒没有什么恐怖，然而良心上一阵战栗，使这位凡事小心平和的老办事人眼里含着一层泪晕。

他要向谁使气呢？他想这后生的男孩子，下生不久，他大哥死在镇上的铺子里，二哥又因为夏天生急霍乱也没了，三分是顶不中用，除去守寡的儿媳与两个小孙子，葵园是他四十岁以后的宝贝！十岁那年，他娘又先埋在土里……以后是上私塾，入镇上的小学，出去入师范学堂。本来是辈辈子守着田地过日子的，随他愿意便好，自己在那时对这聪明的孩子怀着一份奢望。也许“芝草无根”吧？说不上这么动人爱的孩子将来会是一个人物？他可以一洗他的穷寒的宗族中没出息的耻辱。这老人一心一意经营着祖上传下来不够二十亩的田产，希望葵园从此以后，有更发迹阔绰的一天。青年人有他的出路，不错，毕业后居然混到县城里去站住脚。说起话来也似乎不下于镇上的吴练长。不管干哪行，有出息就有未来的收获。头三年他是怀着多大的欢欣，在一切人前面觉得有一份特别的光耀。周围一概是爬土掘泥的农家邻居，在这些靠天生存的高粱谷子中突然生长出一棵松树。他年轻，有生机，高昂着向云霄的枝头尽往上长，谁敢说没有大荫凉的一天？他又可以给那些一年一度被人家刈割的植物做伴侣，做荫蔽，何况还是自己一手培养的，这是多大的一种慰悦！然而，然而这两年来对于这棵摇头作态的小松，他不敢想到它的未来了！骄傲，恣横，原预备着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在不但看不起与它生长在同一地方的小植物，并且借着自己的枝柯，欺骗它们，戏弄它们。光荣或是祸害，谁能断定？不过那小松树如今又成了恶鸟的窠巢，

它的枝叶上生出不少的害虫……陈庄长望着天空，似有诗人的感喟！实在他早已自悔从前培养爱护的多事！这时听魏二说了几句，连怒气也激发不起来。沉默在失望的悲苦中，他仿佛是没听见那些话。

魏二的问话没得到答复，他反而有点不安。想不到使人家的爹这么不高兴。又是主人家，老交情，他这位好打诨的老江湖，却觉得没法顺下去了！幸亏坐在蒲团上的徐利提出了另一种问话：

“魏大爷，咱另说一点事，你这一趟约莫可以发多少财？”

“怎么？你打听下子——再一回想跟我当小伙？”魏二也觉得应该用几句快活话打破这一时的沉寂。

“过年春天后不忙，只要生意好，咱什么都行。”

“好！只要他们那里常种，这生意准干得成。我同你讲：今年烟土贱大发了，外头来的货太多，从铁路上下来的贩子只就到县城到镇上去的几批？本地土一定得贱卖，卖不到前两年的价钱。……头年不是还叫种吗？不知怎么，咱这里没办成。有些地方人家可不管，说是不准种也种，那些话谁听？准有办法，到时候能以换得回钱来，比种高粱——那就不用提。南山的土秋天两块钱一两，你想吧，在这里不是三块多，还说不贵？这份利钱什么比得上……话说回来，事没有一想就得手的。上山里去不熟可不成，准保带了钱也拿不回黑货来。行有行规，人有人面，所以得谁去办。”

徐利也曾听说过魏胡子往往到南山贩黑货，却没听他自己说得这么地道。他接着问：

“到镇上去怎么卖？”

“哈哈！你真是雏子，有卖的就有买的，没有销路我自己还吸得下？”

“自然，吴练长家里是你的好主顾。”

“他吗？”魏二将大眼睛闪一闪，笑道，“这些事问陈大爷，他都明白。你从实是庄稼孩子，连这个不知道。吴二绅那份心思谁也比不上，他肯买土吃？那才傻！”

“他自己种得很多吗？”徐利奇异地说。

“种？他还得图这点小便宜。犯不上！人家干的什么，打猎的还没有鸟吃？每年到镇上做这份生意的谁不得去送上三五两？一个人三五两，你猜，他还有收的给人家办事的礼物，少说一年也有五几十两，用到种？还用到买？”

徐利回过头去，用他的明锐眼光对着陈庄长，似在考问这事的真假。陈老头沉浸在他自己的忧郁里，并没曾听清这两人谈的什么事。还

是魏二为证明自己的话起见，又向他重说了一句：

“喂！你说是不是？咱那练长每年就有五几十两的进土——我说的是用不到花钱的呀！”

陈老头如从梦里醒过来，把早已灭了火的旱烟管拄着土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自家的事还管不了，谈论人家干吗！他愿意要，再添五十两也办得到。”

这句无力的叹息话说过后，徐利才恍然明白。一个在乡间做绅士头目的有这许多进益，这是他以前料不到的事。他平常认为那不过是势力罢了。幸而他不种烟，也不贩土，用不到去向这位收现成税的“乡官”进贡！

在玻璃罩的油灯下，他们又谈些修路与乡间收成的种种话。不久，徐利便回家去向他那位怪伯父报告这段交涉的经过。

十七

又过去十多天。

一场一场的西北风中间夹着一次小雪，恰好给旧历的小雪节气加上点缀，又很容易地转入严冬。乡间的道路上减少了夏秋的行人与车辆。这一年的灾荒、过兵、匪乱，到冬天与去年比较比较，只是加重了民间的恐怖、担负、死伤，独有收获，却从田野中走了。晚豆子虽不是绝无收成，因为豆虫多，豆荚没成熟，青青的小圆叶变成玲珑的小网。收在农场里，十颗豆粒倒有七八颗是不成实的。农民又把食物的希望移到番薯上，虽然不能家家种，可在每家的坏地，沙土地里，总分出一小部分秧上番薯根，预备做过冬的食品。因为这类东西容易生长，充饥，任管如何都能吃得下去。陈家村左近还不是十分坏地，每年农民总是吃着高粱米、谷米，用番薯做补助食品。现在呢，多数的人只能依靠着这样的食物过冬了。连陈庄长家里早已没有了麦子、谷米的存粮，一天吃一顿的人家很多。饥饿与寒冷逼得走出多少人去，自然容易调查。到镇上去，城中去，是没有多少活计可干的；至于补个名字当本地的兵、警，难得很，没有空额，不是有力量的介绍、保证，便不成功。他们只好更向外走了！可究竟是冬天，各处的工作都已停止，邻近县分中也没招雇农工的地方。他们想到离家乡近的地方吃饭，无奈到处是自己家乡的情况，有的更坏。没法子，有些人勇敢地走远了，有的便强忍着这风雪的权威，预备到明年春天好去逃荒。因为冬天都不能过，春间有什么呢？即使守着田地，那几个月的生活可找不出着落来。于是下关东成了大家热心讨论的问题。路费呢？这是要坐火车与过海的火船才能去的，纵然几十块钱也没处筹划。这个冬季每一个农民焦灼、苦闷得十分厉害！

大有与徐利两家好坏总还有自己的一点土地，不比那些全是给人家佃地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苦，就是无论灾荒如何，这不比从前了，一个紧张的时代，求情告饶没有效力。地亩的捐税不能少下分毫，反而层层加重。谁知道一亩田地应分交纳多少？这里的法律是说不到“应分”二字的，只能听从城中下来的告示，催交的警役说粮银多少就是多少。至于为什么？要做什么用？问也白费。又是一些省库税、当地附捐种种名目，他们听不懂，也不会了解的。但无论怎样，都成了地的奴

隶！他得随时支付无量次数的“奴隶”的身价。一年来这一个省份里养了多少兵，打过多少仗，到处里产生出多少大小官员，又是多少的土匪，多少的青年在监狱里，在杀场里，多少人带着从各地方弄来的银圆到更大的地方去运动、花费？谁知道呢！徐利与奚大有只能眼看着他们仅有的土地发愁，幸而还有番薯充塞着饥肠，在惨淡恐慌中一点方法想不出来。

大有经过一场劳伤重病之后，他却不能再像他的爹能够蹲在地窖里过冬天了。编席子纵然还有材料，却是缓不济急。他仍然需要工作，去弄点农田外的收入，方能将到年底的债务还清。讲到卖地，只有二亩家乡地。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忍心不下，何况找不到人家能要。于是他同徐利又得冒着冷风出门。

徐利比起大有的担负还要重！家中幸得有叔兄弟们，除去自己的二亩五分地外，还佃种着镇上人家的地。不过人口多，他伯父的鸦片烟消费尤其要急，即不是灾荒的年岁，每到冬天也往往十分拮据，这一年来更是想不到的困难。男人们的棉衣连拆洗另缝都来不及，小孩子有的是穿了单裤在火炕上过冬，出不得门。徐利虽然有年轻人的盛气，不像大有老是钻牛角尖似的呆想，可是现实的困苦也使他不如平常日子的高兴。他是个向来不大知道忧愁悲观的年轻农人，每到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太阳光下拉“四弦”是他唯一的嗜好。秧歌唱得顶熟，至于踢毽子、耍单刀，更是他的拿手把戏，村子里没一个人能与他比赛的。他常常说些什么都不在乎的话。他不想存钱，也不会花费。他没有娶妻，因此觉得累赘少些。可是为了家中人口少吃没用，不能不出去卖力气。

他们这一次是给镇上裕庆店到靠铁路的F站上去推煤炭。向例每到冬天做杂货存粮的裕庆店就临时经营炭栈的生意。本来地方上一般用的燃料是高粱秸与木柴，不过为了利便也烧铁炉子。这几千户的大镇上，有公所，有警备队的分巡所，有保卫团的办事处，有商会和学校，这些地方多少都用煤炭。至于店铺和住家，改用铁炉的也不少。裕庆店的王经理凡是可以生利的买卖他什么都做，他在冬天开的煤炭栈成了全镇上煤炭的供给处。大有与徐利是雇给他去推百里外的煤炭。

大有家的车辆在上一回送兵差中丢掉了。徐利家还有一辆，牲口是临时租到的。他们这次去，一共有十多辆车子。裕庆店的经理对于这些事很有经验，年前就只有这一次的运煤，他也怕再遇到兵差，车辆人马有被人拿去的危险，所以乘着一时平静便发去了这些车辆。

大有从前曾到过F站，徐利还是头一回。他们推了许多豆饼送到F站去，再将大黑块的煤炭运回，来往都很沉重。并非计日工资，而是包运

办法。一千斤运到裕庆店多少钱，多少依此为准，好叫推夫们自由竞争。王经理再精明不过，他对推夫们说这是大家的自由劳力，他并不加限制。既是出卖力气赚钱，谁也不肯少推，只要两条膀臂支持得来，总是尽量地搬运。不过，这一回无论去还是回，大有与徐利的车子比别人总轻一些。大有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年轻伙伴。徐利却是毫不在意。一路上迎着北风，他还是不住声地唱小调，口舌不能休息，正如他的脚力一样。他肩头上轻松，很容易地扶着车子前把往前赶着路去。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的车头，听到汽笛尖锐的鬼叫般的响声。那蒸汽的威力，大铁轮的运转，在光亮的铁道上许多轮子转起来，合成有韵律的响声。还有那些车厢里的各样衣服、打扮、言语的男女。他如同看西洋景似的感到兴味。虽然在近处，火车穿行在田野之中，究竟相隔九十里地，他以前是没去过的。他与大有在站上等着卸煤的时候，倚着小站房后的木栅问大有道：

“原来有这样的车！在铁上能走的车，比起汽车还奇怪。但是哪里来的这些终天走路的男女？”

大有笑了笑没有答复，谁晓得他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取暖呢？

“看他们的样子，”徐利低声道，“一定不会没有钱！衣服整齐，没有补绽；不是绸缎，就是外国料子做的衣服，看女的，还围着狐狸尾巴，那样的鞋子。不像贩货，手里没东西拿……”

他口里虽提出种种问题，大有也一样呆看并不能给他答复。火车到时，那些在站上等候的人是十分忙迫，买卖食物，与上下的旅客，以及扛枪拿刀的军警，戴红帽子的短衣工人，都很奇异地映入徐利眼中。及至他看到多少包头扎裤管的乡间妇女与穿了厚重衣服的男子也纷乱地上下，他才明白像自己一样的人也可坐在上面！可是与那些穿外国衣服戴金表链的人是不能相比的。坐的车厢与吃穿的不一样，他们衔着纸烟，戴着眼镜，有的穿长袍，如演戏似的女子，都悠闲地看着这些满脸风尘的乡民，背负了沉重的东西与辛苦的运命拥挤着上下。这明明是些另一世界中的仙人了！徐利眼送着火车慢慢地移动它的拖长的身影，远去了，那蜿蜒的黑东西吐出白烟，穿过无边的田野，带着有力量的风声向更远的地方去。他回过头来寻思了一会儿道：

“多早余下钱我也要坐坐那东西！多快活，坐在上面看看！”他微笑了起来。

“你多早会有余钱？我同你一样，有钱我要去找杜烈。”大有将手拢在破棉衣的袖口里。

“有法子，有法子！过了年，天暖了，我就办得到，下南山同魏二去

一趟……你说杜烈，我不大认识他，听说他在外头混得很好，曾借钱给你？”

“就是他！真是好人！他曾许下我没有法子去找他，他帮忙……他就是坐这条火车去的，到外头，他说有力气便可拿钱。镇上去的人不少，做小买卖的有，下力的也有，为什么咱老蹲在家乡里受？”大有又提起他的勇敢的精神。

“你还行，我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你不容易？你没有老婆孩子，清一身，往哪里去还不随便，怎么不行？”

“有我大爷，虽然一样他有亲生的孩子，都不小了，可是他不答应我，真不能走！多大年纪了，忍心不下！”徐利是个热心的年轻人，对于他伯父的命令从心上觉得不好抗违。

“可是，还有这一层……远近一个样。像今年，大约咱在乡间是过活不下去了。下关东那么远，除掉全卖了地没有路费，也是不好办……”大有惨然地说。

徐利眼望着木栅外的晴暖天光，沿着铁道远去，尽是两行落叶的小树，引往无尽的田野。他的思想也似乎飞到远远的地方去了。

及至他们在站上实行装炭的时候，便把在木栅后的谈话暂时忘了，他们只希望能够早早回到镇上，领了运价好还债务。

来去四五天，大有在车子的后把上虽然吃累，可幸是当天晚上就能推到镇上了。这一天天刚破晓，十几辆车子就从宿店动身。近百里的路程，他们约定用不到点灯须赶到。没有下雪，冷点免不了，要与天气硬挣。短短的旧棉袄，木把上有两只棉布套，这便是他们保护身体与两手的东西。在干硬的路上走不上一个钟头谁也出汗，纵然风大，还可以抵抗得住，不像夏天热得不能行动。冬天推脚大家都乐于干。有时遇到天暖，他们便只穿一件蓝或白色的洋布单褂。沿路互相说笑着，分外能添加用力的兴味。何况这是凭劳力能挣到彩头的事，大家虽然尽力赶路，却不同于上次当兵差时的痛苦了。

一道上很平静，田野间固然少了人迹，在大道上却遇见不少两人推的车子，还有轿式骡车，一人把的小车，载着许多货物。有的装在印字的大木箱中，有的用麻袋包起，据说都是从火车站运下来的，往各县城与各大镇集上送去的。也有赴站的豆饼、花生油、豆油的车辆，不过去的不比来的多。豆类的收成不好，影响了当地的出品的外销。而由火车上运下来的布匹、火柴、煤油、玻璃器具，仍然大量地分散到各个地方。在晴光下这条道上平添了多少行人，推夫都是农民，他们利用冬日

闲暇时间去挣每日的脚价。

大有病后虽还勉强能够端起车把，终是身子过于虚怯，一路上时时呛风、咳嗽，汗出得分外多。幸而不是长道，一天能赶到。他仍然脱不了高粱酒的诱引。饭吃不多，这高粱酿成的白酒却不能不喝。好在沿道野店中到处都买得出，那里没有火酒掺兑，是纯粹的白酒。每当他喝下五六杯后，枯黄的面色映出一层红彩，像平添了许多力量。及至酒力消后，他推起车子不但两腿无力，周身又冷得厉害，颤颤地把不住车把，必须到下一站再过他的酒瘾。这是从夏天习成的癖好，病后更加重了。本来乡间的农民差不多都能喝点白酒，可不能每天喝，现在大有觉得酒的补助对于他比饭食还重要。他知道这不是好习惯，然而也不在乎，对于俭省度日与保养身子这类事，他已经与从前的思路不同了。谁知道他与他的家里人能够生活到多少日子？家中的田地，甚至自己的身体，终天像是人家寄放的东西。因此，他并不想戒酒。他有他自己的心计，失望、悲苦深深地浸透了他的灵魂，他一时没力量解脱。除去随时的鬼混之外再想不出什么方法。一年中，好好的土地有一多半以很少的价值让到别人手里去，家里人手又少，种地非找雇工不可。乡村间土地愈不值钱，雇工的工夫却愈贵，加上一场旱灾，更是重大的打击。大有推煤回来，喝过酒，在大道中有时是这样想，于是脚下的力量便松懈下去。徐利在前面虽然用力推动，却走不快。这天午尖后再上路时，前边的车子把他们这一辆丢在后面，相距总有二里多地。徐利也知道大有现在不能像从前似的推快车，只好同他慢慢地往前赶，好在早晚准能到镇上去。

太阳的余光在地上已经很淡薄了，向晚的尖风又从平野吹起。距离镇上约莫有十多里地，中间还隔着两个小村子。前后走的车辆都放缓了脚步，因为从不明天动身，是重载的车子，赶这一百里地，在冬日天短的时候容易疲劳，还觉得走不多路。无论如何，掌灯后可以到镇上喝酒，吃晚饭，他们不愿在这时尽力忙着走。人多，也不怕路上出岔子。拉车子的牛马都把身上的细毛抖动与野风作战，一个个的蹄子也不起劲地挪动。大有与徐利这一辆更慢，相隔二里地，望不见前头七八辆车子的后影。还是徐利催促着大有快点走，要赶上他们。及至到了淮水东岸的土地庙前，徐利在前却看着那些车子都停在小树行子里，没走，也不过河，一堆人集在土地庙的后头，像是议论什么事。

“怪！你看见他们没有？还等着咱一同过河。”

“一同过河？他们大约也是累乏了——不，你再看看，他们不是在那里歇脚！有点不对，大概河西又有事，怕再与土匪打对头。怕什么，就让把这几车子煤抬去吧。”

徐利不作声再向前走几步，“住下，”他说，“咱先往前探问探问什么事。”

恰好那一群推夫也看见了，在微暗的落日光中，有一人向他两位招手。大有与徐利放下车子跑上去，原来是裕庆店的小伙，跑得满头汗珠，抢过河来迎接他们。

这时大有才明白，他猜测得不错，果然是出了事。虽然不干他们的事，也没有土匪等着抢煤炭，然而裕庆店来的口信，却再三嘱咐他们不要过河。原来这天下午从旺谷沟与别的地方冲过来许多南几县里败下来的省军，无纪律、无钱、无正当命令向那里去的这一大队饿兵，虽然有头领，却有几个月不支军饷了，这一来非吃定所到的地方不行！与上一次的由江北来的不同，那是比较规矩的，而且只是暂住一宿。现在这一千多人，到他们这些村庄来一点客气都没有。差不多每个兵都有家眷，小孩子略少些，女人的数目并不少于穿破灰衣的男子。除掉家眷外，还带着一些妇女和少数的没穿灰衣的男人，说是挈带来的。总之，他们都一样，衣服挡不住这样天气的寒威，没有食物，恰是一大群乞丐！他们一到那里，十分凶横，索要一切，连女人也没有平和的面目。困顿与饥饿把他们变成另一种心理。

据裕庆店的小伙向这些推夫说：这大群败兵分作三路向北退却，都经过这个县境，总头目住在县城里，虽然还向北走，可是后头没有追兵，看样子要预备在这县中过年再讲。因为再向北去，各县一样闹着兵荒，都是有所属的省军，谁的防地便是谁的财产，怎么能让外来的饥军常住。于是分到镇上来的有七八百人，余外是妇女和孩子，得叫这一带的人民奉养他们。县里忙得厉害，顾不及管乡中的事，只可就地办理。现在镇上也容不了，又向左近的小村庄分住。他偷出来的时候，这群出了窠的穷蜂正在到处蜇人。加上他们想找到久住的窠巢，谁家有屋子得共同住，因为他们也有女人和孩子，不能说上人家的炕头算作无理。这唯一的理由是：“咱与老百姓一个样，也得住家过日子，躲避什么呢？”于是各个乡村在昨天晚上大大纷乱，要紧是住屋的问题。同时多少人忙着给他们预备饭食。

这位小伙早跑出来在河岸上迎着车辆，是不让大家把煤推到镇上去。因为他们正需要燃料，如果知道，裕庆店这次生意得净赔。还怕扣留下这七八辆车子不给使用。所以小伙扇着打鸟帽再说一遍：

“王掌柜偷偷地叫我出来说，把车子全都送到——回路，送到叉河口的大庙里去。他也知道大家辛苦了三四天，这里我带来的是一个人一块钱！到大庙里去随便吃喝，尽够。那住持和尚和掌柜的是干亲家，一说

他就明白，还有一张名片在我的袋里。”

这颇能干的伙计把袋里的大洋与一张王掌柜的名片交出来，他喘着气又说：

“好了，我交过差，以外不干我事，还得赶快跑回去。来了乱子，柜上住下两个连长，两份家眷，真乱得不可开交……打铺草堆在街上比人还高。”

他来不及答复这群推夫详细的质问，把钱与名片留下，转身便从草搭的河桥上走回去。

这时，广阔的大野已被黑影全罩住了。

推夫们不能埋怨王掌柜的命令，还十分感谢那位小眼睛稀胡子的老生意人。他们要紧的是藏住这些劫余的车辆——有的是借来的、租到的。那一回丢的牲口和车子，给农民造成一笔重大的损失。如果这次再完了，明年春天他们用什么在农田中工作？实在，他们对于农田的用具比几块钱还要紧。

虽然要回路从小道上走，还有十多里才能到叉河口东头的大庙，然而谁也不敢把车子推到镇上。赶快，并不敢大声叱呵牲口，只可用皮鞭抽它们的脊骨。

大有与徐利的车子这一回反而做了先锋，往黑暗的前路上走。风大了，愈觉得腹中饥饿。加上各人牵念着村子中的状况，说不定各家的人这一夜中没处宿卧，家中仅有的粮米等他们吃上三天怕再也供给不出！忧虑潜伏在每个推夫的心中，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各人的村子还没住兵，但谁能断定？这突来的灾害，这荒苦的年头，这一些到处作家，还挈带女人孩子的“蜂群”。徐利更是有说不出的恐怖，他的伯父，那样古怪脾气，还得终天在烟云里过活，如果同不讲理的穷兵闹起来，不须器械，一拳头就能送了他的老命！再不然气也可以气死！

大有只是想痛痛快快再喝一回烈酒，他咬着牙努力不使他的想象活动。

叉河口是在这一带风景比较清爽的村落，相传还有一些历史古迹。因为这县城所在地是古史上的重要地带，年岁太久了，古迹都消没在种种人事的纷变之中。叉河口是著名的古迹区，曾被农民发掘出几回古时的金类铸器以及古钱，又有几座古碑——据考究的先生们记载过，说是汉代与晋代的刻石。除却这些东西之外，所谓“大庙”更是全县的人民都知道的古庙。什么名字，在乡民传述中已经不晓得了，然而这伟大残破的古寺院仍然具有庄严的法力，能够引动多少农民的信仰。本来面积很广大的庙宇，现在余存了不到一半的建筑物，像是几百年前重修过的。

红墙外面俱改成耕地，只有三三五五残存的佛像在地上受风雨的剥削。有些是断头、折臂，或者倒卧在地上面，也有半截石身埋在土中的。都是些身躯高大、刻画庄严的古旧的佛像。虽然没有殿宇做他们的荫护，而乡民对于这些倒下的损坏的佛像还保持着相当的尊敬观念。谁种的庙田里有段不完全的佛身，纵然是倒卧着，仰着不全的笑脸上看虚空，而佃地的农户却引为他自己的荣耀，不敢移动。庙中的和尚自然还要借重这破佛像的信力维持他们实在的利益，时时对农户宣扬佛法的灵异与不可亵侮佛像的大道理，可是他们已无意再用香花供养这些美术的石块了。

庙里有十多座佛殿，有的是种种经典和法器。和尚也有十多个。里面空地不少，有的变成菜圃、花园，还有些大院子完全是一片荒芜。因为庙上有足够应用的庙产，用不到在这些小地方求出息。古树很多，除去松、柏、枫树、柏树之外，也有檞树，是不多见的一种大树。房屋多了，难免有些损破，除却香火较盛的两座大殿以外，别的大屋子只余下幽森的气象与陈旧的色彩了。

沿大庙走过一段陂陀，一片泥塘，有很多芦苇，下去便是河的汊口。每到夏秋水很深，没桥梁也没渡船，只有泥塘苇丛中生的一种水鸟在河边啄食，或没入水中游泳。庙的地点较高，在观音阁上可以俯瞰这一处的风景。尤其是秋天，风摇着白头的苇子穗，水鸟飞上飞下做得意的飞鸣，那一湾河流映着秋阳，放射出奇异的光丽。所以这大庙除却古老，也是旧诗人们赞赏的一个幽雅地方。但自从匪乱后，不但那些文人不敢到这样荒凉的地方，就是和尚们也预备下武器防护法地。那样的空塘，那样的弯曲河流，与唱着风中小曲的芦苇，都寂寞起来，似乎是全带着凉凄面目回念它们旧日的荣华。

因为不通大道，新修的汽车路也伸不到大庙左近，所以它在这个年代还能保存着古旧的建筑与庙里的种种东西。土匪自然对于和尚们早已注意，不过究竟是一片古董地方，相传佛法的奇伟与神圣，在无形中免除了土匪的抢掠。其实，庙中的财富较大，人也多，和尚们自己有枪支、火药，领着十多个雇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武力集团，所以土匪没和他们出家人惹是非。这与陈家村外的龙火庙是不一样的情形。

大有与徐利在暗道上率领着后面的车辆，摸着路走。他们不点上纸灯笼，也不说话，尽着残余的足力从小路上向大庙走去。冬天的晚饭后，轻易遇不到走路的人，何况这条小路只是往叉河口去的。经过不少的柿子行，路旁尽是些丛生的荆棘与矮树，在初上升的月光下看去，像些鬼怪的毛发和手臂。有时一两声夜猫子在近处叫出惊人的怪声。这条

小路只有徐利在多年前随着他伯父上庙走过一回，别的人只到过叉河口，却没曾往庙里去过。虽然风是尖利地吹着各人的头面，他们仍然从皮里向外发汗。太累了，饥饿与思虑，又有种种恐惧，赶着往大庙的门前走，谁都觉得心跳。

经过约计一点钟的努力，他们到了圆穹的砖石门前。住下车子，都疲倦得就地坐下。这时弯弯的凉月从庙里的观音阁上闪出了她的纤细的面影，风渐渐小了，冰冷的清辉映着淡红色的双掩木门。徐利想向前捶门，听听里面什么声息都没有。他方在踌躇着，大门东面的更楼上，有几个人在小窗子里喊叫。一阵枪械的放拿声，也从上面传来。

经过详细的询问，从门缝里递进名片去，又等了多时，门还是不开。而更楼的砖墙里站上了几个短衣人的黑影。

并非庙里的和尚出来问话，仿佛也是军人在上面：

“咱们——军队住在庙里，不管是谁的片子，过不来！谁晓得你们车子上推的什么东西？”

听见这句话，大有从蹲的车子后面突然跳起来，上面的人没有看清楚，觉得大有是要动手，“预备——”两个字没说完，听见几支枪全有拉开栓的响声。

徐利与其他的推夫都呆住了，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怕是败兵住到大庙来了，也许是被土匪占了。要跑，又怕上面飞下来的火弹，这是有月亮的时候，照着影向下打，没有一点遮蔽。怎么办？

“咦！快开门！你不是老宋？我是奚大有……陈家村的，一点不差！给镇上推煤的车子……”大有高叫，带着笑声。

“太巧了！咱同兄弟们刚刚进来吃饭，你真是大有……没有外人？”上面的头目问。

大有走到更楼下面报告了一番，他们都看清了，这时徐利也跑到前面，争着与久别的宋队长说话。

庙门开了，推夫们都喜出望外，得到这个暂时安全的避难所。

十八

大有想不到与宋大傻会在这古旧的大庙中见面。意外的欣喜使他忘了饥渴。徐利与大傻——这一对幼年时顽皮的孩子也有将近一年没见面了，于是他两个人离开别的推夫吃饭休息的空屋子，到庙里大客堂与大傻畅谈。因为究竟是城里下来办公事的警队长的势力，他们也受着和尚的特别招待。

原来大傻是奉了大队长的命令，为现在某军败退下来住在城中，下乡到没住兵的地方催供给，草料、米、面、麦子，都在数。怕乡下人不当事，带了六匹马巡严催，限他们明天送到。他与马巡跑了一天，想着赶到镇上去宿，来不及，也听说镇上住满了兵，就宿在这所大庙里，预备明天就回城销差。

“这一来可有趣！咱被人家逼得要命，还不知道家里人往哪里跑。大傻哥，你却骑着大马游行自在地催人去！”徐利感慨着说。

“官差难自由。就是大队长也不是冰做的心，过意不去是过意不去，干差可还得干差！县长前天几乎挨上军长的耳刮子，那就不用提了。我出城的时候，噢！城里真乱得够瞧。谁家都住满了兵大爷，被窝、衣服，用得着就顺手拿来。借借用？他们说是为老百姓受苦难，这点报酬还不给？真也不是好玩的，多冷的天，棉衣裳还不全，有几个不是冻破皮的？有什么法？”大傻用马鞭子打着自己的黄色裹腿，仿佛在替那些穷兵辩护。

“大傻哥，这里没有老总们，我还是老称呼，太熟了，别的说不来。”徐利精细地说，“你当了一年的小兵官，也该变变了，自然同乡下人不一样看法。这不能怪你，本来是差不多的苦头。上一回还是我同大有去送兵——那一回几乎送了命——眼看着那些老总造的那份罪，也不是人受的！这该怨谁？老百姓更不用提起——不过你在里比他们，比咱，都好得多呀！”

大傻将小黑脸摸了摸，右手的两个指头捏出一个响声来道：“好吗？兄弟！”

大有半躺在大木圈椅里看见他这样滑稽态度，不禁笑道：“好宋队长，你真会找乐子！”

他在这大而暗的客堂中走了一个回旋，回过脸对着坐在木凳上的徐利道：

“好是好，有的穿，冬夏两套军衣；有的吃，一个月的饷总够吃馒头的。除此之外，若是干，还有捞摸，怎么不好？再一说，出去拿土匪吓吓乡下人，都不是赔本生意。对呀，利子，你也来干，我给你补名字！”

他郑重地对着徐利的风土的脸上看。

“这可不能说着玩，我想想看。”徐利认真地答复。

“哈哈！还得把老兄弟说转了心，在这时候蹲着受人家的气，咱自家不会干……”他还有下文没说出，旧门帘动了动，庙里和尚做的饭端进来。

这两个用力赶道的农人哪里想到在这个晚间还能有这样的饭食！一盘炒菜，一碗炒鸡蛋，还有一碟小菜，大壶白干，热高粱饼子，他们来不及再讨论别的事，迅速地吃喝起来。大傻已吃过饭，只陪他们喝酒。

空空的肠胃急于容纳下这样香甜的食物，谁也不说话，酒是用大杯一气喝下，有多半是装到大有的口里去了。大傻只喝过半杯，叉着腰在地上走。过大的客堂中，一盏油灯仅仅照过方桌前的东西，四壁仍然是十分黝黑。大傻用着走常步的姿势，踏着地上的破方砖，来回踱步。整齐的深灰色棉军衣，一双半旧的皮鞋，武装带，一杆小小的手枪藏在皮匣里，虽是细瘦的身材，却显见得比从前在地窖中披着棉衣捉虱子是另一个人物了。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大有还独自喝着残酒。徐利的心思比大有活动得多，这一次眼看着旧日同伴做了城里的小队长，又看他穿得整齐，想到自己，难免不甚高兴。在从前，老人们都说大傻是到底不成材的年轻人，有的还叫他作街滑子，现在能够这样威势，比起自己穿着有补绽的短袄和老笨布鞋，还得终日卖力气，担惊受骂，怎么样？他一边嚼着炒鸡蛋，心里可老在打主意。大有见过这小队长算两次了，他从没动过羡慕他的心思，他只是佩服大傻的能干与胆力！他的朴质的心中没有一点惭愧。他这时喝着酒，除去悬念家中的情形之外，觉得颇为快乐！

大傻在他们中间虽然从前是惫懒得不叫人欢喜，他可算最有心思的一个。对于大有与徐利的性格他都明白。他这时看着徐利细嚼着饭不作声，便咳嗽了一声道：

“我替你想，你将来也得干咱这一行。只要有志气，怕什么，反正种不成地，逼着走这一步。你还用愁，不愿意当小兵，找人想想法子……”大傻露出得意的笑容。

徐利离开了木桌，松松腰带道：

“先不用管我干不干，你真有什么方法？”

“容易！就一口说得出？不用忙，非过年以后办不到，你要静等。”

徐利把长长的下颏擦一擦道：

“你简直像另换了一个人！说话也不像从前，吞吞吐吐，有什么鬼事值得这样？”他觉得大傻是对他玩笑。

“不，老兄弟！不是我变，你想想，我在地窖子里的样子能变到哪里去？可是话不到时候也不好说，现在多麻烦，说你不懂，你又俏皮我是摆架子，全不对！常在城里便明白与乡下不同。”大傻真诚地说。

“我多少明白点，大傻哥的话……话呀……他究竟比咱明白得多。”大有据他在城中的经验，红着脸对徐利说。

“这一说我直是什么都不懂的乡下老粗了？”年轻气盛的徐利突然地质问。

大傻把军帽摘下来，搔着光光的头皮道：

“谁还不是乡下老粗！咱是一样的人，比人家的刁钻古怪，谁够份？大有不用提，是第一号的老实人。就是我，白瞪着眼在城里鬼混，哼！不懂的事，使你糊涂的玩意儿，多啦！地道的乡下老粗！说你也许不信，不老粗，就像小葵一样，那才精灵得够数……”

“说来说去，还没问问咱村子的阔大爷，小葵，一定又有什么差事吧？”大有这时的精神很充足，他坐不惯大太师椅子，便从门后面拉过一个破蒲团来坐在上面。

“怎么不说到他！陈老头养着好儿子，老早打从上一次过大兵，他居然成了办差处的要角，不唱大花脸，却也是正生的排场了。”

“办什么差？是兵差？”

“对呀！名目上是办兵差，什么勾当办不出？上衙门，见县长，请客，下条子，终天吃喝，说官司，使黑钱，打几百块的麻将牌，包着姑娘，你想，这多乐！大洋钱不断往门上送。说一句，连房科、班役，谁不听？老爷长老爷短，简直他的公馆就是又一个县衙门。利子，你再想想，像咱这道地乡下老粗，够格不够格？”

徐利也从木凳上跳下来。

“怪得陈老头子一听有人说小葵，脸色便变成铁青。上一回镇上的魏二还提过下南山收税的事——原来真有点威风呢！”

大傻吸着纸烟，将他的红红的小眼一挤道：

“怪，真怪！仿佛离了他不能办事。想不到才几年的小学生，有那份本领，坏也得有坏的力量！使钱还要会玩花枪。我常在城里，有时也碰到他，那份和颜悦色的脸面，不知道怎么会干出那些事来？”

他向暗空中吐了一口白烟，接着说：

“那份作为，怪不得陈老头从此担上心事，究竟那老人家太有经历了！他见过多少事，等着瞧吧！小葵，看他横行到多少时候，怕也有自作自受的那一天！”

“可也好，他是咱村子的人，乡下有点难为事求求他，应该省许多事。”大有说。

“你净想世上都是善良人，他才是笑在脸上，冷在肚里的哩。乡下事，本村中的难为，干他鸟事！不使钱，不图外快，他认得谁？连老太爷也不见得留二寸眼毛。有一次，我因为一个多月没发饷，向他借三块钱，没有倒也罢了，借人家的钱原没有一定要拿到手的。可是他送出五角小票来，说是送我买纸烟吸……哈哈……”大傻笑着说。

“五角钱，真的，送你？”徐利很有兴味地追问。

“谁骗你？当打发叫花子的办法，他还觉得是老爷的人情！是一个村子里的邻居！”

“真的，他成心玩人，没有还不说没有。谁还能发赖？”大有愤愤地说。

他们暂时没往下继续谈论，徐利与大有听了，都觉得平日是非常和气见人、很有礼貌的小葵，虽然好使钱，却想不到是这么一把手。在想象中他们都能想得出大傻当时的情形。大傻把一支纸烟吸完，丢在地上，用皮鞋尽力踏着道：

“别论人家的是非了，他是他，我是我！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两下里怎么也不对劲。可怜是我还不敢得罪他，见了面仍然是笑脸说话……”

“他还能够给你掉差？”徐利问。

“怎么？你以为他办不到？岂但是掉差，他的本事大了，真把他得罪重，什么法子他都可以使。如果不干，不吃这份饭，马上离开城圈，自然不管他；仍然想在那里混着，你说要同他翻脸？”

“这么说来，还得吃亏？”大有点点头道。

“知面不知心！小葵什么心劲儿都有，要吃他的暗亏真容易！”

大傻在城里当差一年，居然变得十分深沉了，不是从前毛包子的脾气。生活的磨炼与多方面的接触，他虽然还保持着那一份热气的心肠，却不是一任情感冲动、随便说话的乡下人。因为他吃过一些苦头，受过多少说不出的闷气，把他历练成一个心思长、会办事的能手。与徐利、大有比，大不一样。他这时淡淡地答复了大有的疑问，接着到油污的方桌上挑了挑豆油浸的灯芯。

“净谈人家有什么意思。横竖是一条冰、一块热炭，弄来弄去，各人

得走各人的路。不是站在一个地处，谁分得出什么高下！现在我想开了，老是在城里吃饷也没有出息，好在我是独人，说不定早晚有机会向外跑，干吧！”

徐利脸上微微显出惊异的颜色。

“还往外跑？能够上哪里去？”

“说不准——怎么还混不上饭吃！多少知道一点现在的事，再不想当笨虫一辈子，你们不知道，这一年来我也认得了许多字。”

“啊！记起来了，大傻哥准是拜了祝先生为老师。”

大傻望着一动一动的灯光笑道：

“猜得真对。小时候认得几个字，还记得，在队里没事的时候，就当学生。你别瞧不起祝先生，他比咱还年轻，说话倒合得来。他没有那些学生的架子，他懂得很多很多的事。尽管他不是本处人，但够朋友！我就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事。”

“什么事那么多？”徐利问。

“说来你得像听天书一样，急切明白不了……”大傻显见得不愿意多谈。

徐利对于他这位老同伴歇歇蟞蟞的神气也大满意，他心里想：“真不差，你现在不同咱们站在一个地处了！架子自然会摆，咱还是回家向地里讨饭吃，谁巴结你这份队长！”

他赌气也不再问，从怀里掏出短竹子烟管吸着自己园地里种的烟，不说话。大傻知道他的话不能使这位年轻的邻居满意，却又没有方法解释。不过一个年头，自己知道的事与祝先生传授给的好多新事，怎么敢同这冒失小伙提起。从省城里下的命令多严厉，看哪样书的人都得捉，不是玩笑，即使自己领祝先生的教，还在没人听的时候。那些讲主义的话与他说，不是吃木渣？并不是一天两日讲得清的，所以自己说话的吞吐也没法子请他原谅。

大傻沉着地想这些事，大有却是一无所觉。他仍然是抱着简单而苦闷的心牵记着家中的情形，没有徐利的多心，也想不到大傻在城中另有一份见解。这些全是大有梦外的事，他一时理会不来。

夜已深了，这两个乡间人再熬不住瞌睡，便倒在大木炕上。大傻似乎还要讲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末后他只说了两句：

“不定什么时候再得见面。徐利，你到底有没有意思补个名字？”

“看着去，我也不很稀罕你那一身衣服……”

大傻笑了，他知道老同伴的脾气，再也不说什么。

第二天的绝早，这两路上的人一同离开了大庙。宋队长带着马巡走

大道往城中交差，大有这群像是躲猫的老鼠，将车子全存在庙里，谢了和尚的招待，分路从别道上回各人的村子去。

刚破晨的冬天的清肃，满地上的冷霜，小河湾里的薄冰，在这么广阔的大野中著上几个瑟缩的行人，恰是一幅古画。然而画中人的苦痛遮蔽了他们对自然清趣的鉴赏。冷酷的争斗，心头上的辛辣，使他们不但不去欣赏自然，也生不出什么反应，只是无情地淡视自然的变化。他们现在所感到的是旷野的空虚与凉气逼到腹中的冷战！

走不出几里路，同行的推夫渐渐少了。不是一个村庄的人，都各自拣便道走去。后来到镇上与陈家村去的只剩下五六个人。大有有上一次的经验，并不对败兵害怕。家中的穷苦，又遇上这样的横祸，他以为非“打破砂锅”不行，再不想安衣足食能好好过乡下的生活！徐利一路上老是忘不了昨日晚上大傻的口气与神情，愈想愈不对劲。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不争气，完全成了乡下的老实孩子，受人家戏弄。他是多血质的人，想头又活动点，又不明白宋大傻现在是有什么心思，所以觉得是十分不服气。虽然他答应自己补名字，那不过是对乡下人夸嘴的好听话。

两人虽然各怀着想头，脚下却是一个劲儿。他们踏着枯草根与土块，越过一片野塘，在河边的树林子里穿行。绕了几个圈子，当温和的太阳吻着地面时，他们已经到了陈家村的木栅门外。

好容易进了村落，大有与徐利才明白他们各人家中昨夜的经过。

幸而只有一连从镇上分到他们这边来，自然人数并不足，只有五十多个枪械不全的兵士，可是也有一半的女人。像投宿客店一般的不客气，随便挑着屋子住。春天立的小学校，那只是五间新盖的土房，只一盘火炕，住了一份男女。别人都不愿意到那大空屋里挨冻。全村二百家的人家有多半是与这些突来的野客合住。陈庄长家的客屋成了连长公馆，徐利家中的人口多，幸而只住上两位太太，一位是穿着妖艳的服装，时时含着哈德门的纸烟，那一位却是很老实的乡下姑娘。大有的三间堂屋里有一个矮子兵带着他的年纪很不相称的妻，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变成了临时主人。大有的妻与聂子却退到存草的牛棚里去，幸而还有两扇破木门。

大有被这些新闻闹糊涂了，一进村子便遇见人同他说。他跑到家里看看，还好，他的主人是五十几岁的老兵，连兵太太也是穿戴得同乡下人一般的寒碜。显见出他们不是原来的夫妇，女的比男人看去至少小二十岁。破青布包头，粗布袄，一脸的风土，小孩子流着黄鼻涕，时时叫饿。那位兵爷并没有枪械，鬑腮胡子，没修刮，满口说着好话，不像别的穷兵一个劲儿地凶横。至于屋子中的存粮食物，毫无疑问，大家共

有，临时主人的空肚子还能让它唱着饥饿的曲调？

大有问过几句话，看看妻与儿子虽是睡在干草堆里，究竟比露宿好得多。他眼看着自己的人与老兵的狼狈情形差不多，都等于叫花子，他只能在冻得发紫的嘴唇上含着苦笑。

的确，对于那样年纪与那样苦的老兵以及他的临时组织成的眷口，大有什么话也说不出。

然而全村的人家却不能够都有大有家中的幸运。年轻的带枪械的兵士总起来有多半数，连同他们的女人，也一样更不会和气，不懂得作客的道理，占房子、抢食物之外，人家的衣服，较好的被窝，鸡、鸭、猪，凡是弄得到的，该穿，该吃，丝毫不容许原主人的质问，随便过活。这一来全村中成了沸乱的两种集团：受灾害的无力的农民与在穷途不顾一切的兵客。虽然在枪托子皮带之下，主人们只好事事退避。不过情形太纷乱了，大有各处看看，觉得这恰像要点上火线的爆发物一样。

找陈老头去，到处不见，据说昨夜在吴练长家开会，还没回来。

这一晚上原是空空的地窖子里却塞满了村中的男子。

自从春天奚二叔还在着的时候，地窖早已空闲起来。每年冬天，奚二叔约集几个勤苦的邻居在里边共同做那份手工，即使农人用不到这点收入，他们也不肯白白地消磨了冬天的长夜。何况烧炕用不到的高粱秸——那是另一种的细秆的高粱秸——既然收割下来，也不忍得损坏了。所以这多年的地窖每到冬晚便变成村中的手工厂，也是大家的俱乐部。近几年已经是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工作，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因为虽然还没有外来的东西能以代替乡村间的需要，而人手却聚拢不了几个。除去按户轮班、守夜巡更之外，有的年轻人可不愿干这样出息少的工作。甚至年老人教教他们，也觉得不爱学。劈高粱秸，刮瓤子，分条，编插成一领大席子，四五个人几晚上的工夫，卖价也不过一吊大钱，合起洋价来连两角不够。至于工作的兴趣，年轻的农人当着这年头哪一个不是心里乱腾腾的，怎么能使他们平下心，在黑焰的煤油灯下做这样细密活计？奚二叔对着这样情形早发出过不少感慨，他曾向陈庄长说过，要将地窖子填平，种果子树。奚二叔虽然有此志愿，却终于没实行，还是每到冬天在里面编席子。工作人多少，他不计较，也不管一冬能编出几领席来，他总认为这是他的冬天的职业，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农民应分勤劳的好方法。及至他死去以后，大有轻易不到这里来，这里便成了存草的厂子。又到这年冬天，大有没想继续他爹的志愿，再编草席，村里年纪较大的人也被这一年的种种事闹糊涂了，谁也不提起这件事。

然而这一回的意外事却使这冷静的土窖平添热闹。

客兵们都找有火炕的屋子住，有现成的农民被窝，用不到讲客气，谁愿意到这里边来。

村中的男子逼得在家里没处安身，他们有的是母亲、姊妹与兄弟们的女人，只是让她们并居在一间、两间或几家邻舍共同倒换出的小屋里。男人自然无处容纳。大有对于住在自己家中的老兵还觉得安心，却也不情愿与老婆孩子挤在小牛棚的草堆里过夜。因此村东头的他家的地窖便恢复了奚二叔在时的情形。

差不多有几十个男子都蹙眉叹气地蹲在里面，低声谈着一个题目：怎么度过年关前的日子？住处如何，他们还想不到。家中本来没有多值钱的物品，也还能舍得丢掉，迫在目前的是粮粒的缺少！一年收成不过五成，人工、捐税、吃、用，到这样的穷冬要饿着一半的肚皮才能混过年去。这一些“天神”的下降，只几天便把粮食扫数清出来。虽说镇上要从各村征集麦米，哪来得及？平空中添上近千口白吃的客人，这简直比夏天与土匪打架还难！

不用讨论也不用预想，明明白白的困难情形，要逃荒也没处走，又是多冷的冬天！这一地窖中的男子——几年来吃尽了苦头的农民，谁也没有主意。他们没有枪械，又没有大力的援助，即便横了心学学他们的客人榜样，也带了妻子往别的地方当吃客，怎么办得到？与这些饿鬼相争，明明不是对手，怕连村子都守不住……

大有在地窖下口的土阶旁，半躺在干草上，瞪着大眼看从上面坠下来的一条蜘蛛丝，有时飘到灯光的亮处，便看不见，又荡过来，方看清沿着那极细极软的丝来了一个土色的小蜘蛛，正好在他的脸上爬动。一指尖便可将丝弄断，使这小生物找不到它那蛰居的旧窠。无聊的气闷横在胸间，他很想着破坏了当前一切有阻碍的事物。他刚刚举起右手，一个念头又放下了。

不知为什么，他这样心粗的人忽然怜悯这拖着自己腹内的生命丝跑出来寻求食物的小东西。这么冷黑的地方，它还没蛰藏了它的活动的身体，不怕什么，也不管有无可以给它充饥的食物，在这细柔的一条丝上仍要寻求充实它的生命的东西！大有虽不会更精细地替它设想，但觉得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手指毁坏了这小生物的希望。他想不出所以然，可把那份气闷消停了不少。

“怎么，徐利子没来？他家里不是也盛不开？”不知谁忽然这么说。

“他许是在家里要替他大爷保驾？他倒是个孝顺孩子。”一位弯腰的老人说。

“不，我知道。”这是那痨病鬼萧达子的声口，“他自从天明回来一

趟，就到镇上去，午后我还同他打了一个照面，看他忙得满头汗，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什么什么都完了，至少他大爷与那些老总再混上两天准出乱子。他说他非想办法不行。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办法，以后就没看见。”

“谁都没法子想，难道他就分外刁？”第一个说话的掷回一个冷问。

“人家有好亲戚。”又一个说。

“你说的是那老师傅的表兄？大约利子要走这条路。本来冷家集不逢大道，哪一家不是在那个村里开着油坊？”

“准对。徐老师的脾气，一定得搬。他，没有饭吃还将就，他是眼里放不下去这些老总的！闹急了，他会拼上老命！”弯腰的老人又说。

“唉！有好亲戚的投亲，好朋友的投友，都是路！苦了咱这无处投奔还是空着肚皮的人家……”萧达子哭丧着瘦瘪的黄脸，蹲在墙角里咳嗽着叹息。

大有听了这些话，他躲开那飘动的蛛丝坐起来。接着萧达子的话又道：

“我猜他准得把他大爷以及女眷送出去，他得回来看家。”

他们正在猜测着，地窖子上面填干草的木门推开，跳下来一个人影。

“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徐利，是你要搬家？”另外一个年轻人抢着问。

果然是徐利，面色红红的，像喝过酒。他一步跳到土地的中央，仿佛像演说似的对大众说：

“不能过了！这一来给个‘瓮走瓢飞’，非另打算不行！哭不中用，笑也不中用——为的我大爷，没法子，不把他送出去，他那个脾气非干不可！不是白送了老命？一天多没得吃烟，躺在团屋子尽着哼，好歹我向他们告饶，说是病，可怜年老，才好容易没撵他出来。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得连家里的女人们送到冷家集去。知道大家是在这里蹲……”

他的神气十分兴奋，在大家灰心丧气的时候，他跳进来大声说这些话，也不怕外面有人听去。大有看着也很觉得诧异。

“少高兴！这是什么时候，搬就搬，谁叫你有好亲戚。别那么吆天喝地的，你知道老总们站了多少岗？”先前猜他要搬走的那一个农民说。

“高兴？‘火烧着眉毛，且顾眼下’！我徐利就是不怕硬，送了他们去，回来，我并不是躲开，倒要看看闹个什么样？再一说，站岗，也还像样？你们不知道只是木栅子大街两头有四个老大哥，难道还站到咱这地窖子来？他们的胆量更小，夜里出村去，要他们的命！不是为了大

家，看那些家伙，收拾他们不用费事！”

他喝过酒，话更多，这突来的遭遇使他十分激动。他不像别人只顾忧愁，思虑，像一群害饿的绵羊，愈在这样的时候愈能见出他对困难的争斗与强力反抗的性格。

他毫不在意地向大家高声说着那些饿兵的举动。他到镇上，问裕庆店要钱时所见的种种情形，引动了全地窖中人的注意。他们虽然害怕，可也愿意有个勇敢的人给他们许多消息。

大有始终用宽大的黄板牙咬着黑紫的下嘴唇，没说话，虽然是听徐利报告，他的眼睛却没离那一根飘来飘去的蜘蛛丝。这时他突然问道：

“你当天还赶回来？”

“我当天走黑路也要来！我不能把房子干干净净让给这群饿鬼——回来还得想法子！”

“小声点说！我的太爷！怎么还想法子？”萧达子吸着短旱烟管说。

“耳刮子打到脸上，难道硬挨着揭脸皮不成？”徐利睁大了他那双晶明的大眼。

萧达子吐了吐舌头，接连着咳嗽，摇头。

“好徐太爷！大话少说点，够用的了！”

“哈哈！放心，连累不了你这痨病鬼！”

“连累不连累说不上，你忘了头年大有哥的事？”

“除非是他……”徐利眼看着发呆的地窖主人冷笑。

“怎么样，依着你？”大有把右手向前伸一伸。

“依着我？一年更不是一年，去年的皇历现在看不得，依着我……”他像颇机警地向四下里望了望，话没说下去。

“可是你以后别说‘除非是他’的话了！”大有脸上也现出决断郑重的颜色。

“静一静，听……”弯腰的老人向草门外指着，果然从远处来了一阵马蹄的蹴踏响声，似是向村子里来的。

接着有人站起来，一口气将土墙上的煤油灯吹灭，都没说什么话。

黑暗中，大有将伸出去的手用力一挥，那条柔细的蛛丝断了。

十九

这群穷兵在这些村镇中住了五六天之后，正是一个正午，吴练长的大客厅里集合了十几个乡下的首事人。穿方袖马褂的老者，戴旧呢帽穿黑绒鞋的中年人乡董，还有尖顶帽破皮鞋的小学教员，余外多半是短衣的乡下老。他们有的高踞在红木的太师椅上，有的站在粉墙前面，大张着像失了神的眼光去看墙上的古字画。他们属于一个集团，由各村中集合来，捧住了一样的心，想对他们的头领求一点困苦中的办法。幸而练长的房宅宽大，东园中虽然也住着团长的家眷和卫兵，却另走通街的小门，所以这刻砖映壁后的大门口，除去把门的两名团丁之外，还没有老总们的阻挡。他们仗着人多，又是为公事来的，就一起拥到这讲究客厅里来。他们很急闷，在这里无聊地等待，因为练长刚被团长请去谈给养，还不能即刻回来。吴练长是做过官的，识字多，儿子又在省城里当差，见过世面，有拉拢。他是地方上多年的老乡绅，什么话都会说，心思是那样的深沉老辣。纵然他是著名的手段厉害，可是大家还不能把他去掉；不但没有这份势力，去了他谁敢替代他哩？镇上是来回的大道，兵差、官差一个月不定几次；警备分队、保卫团、货捐局的分卡，牙行、商会，这许多麻烦事能不办？谁敢应承下来没有差错？而且到县上去有比他更熟，说话更有力量的吗？有这许多关系，所以这十几年来他把持着他的权威，还能够维持他的练长的局面，各村中的首事都得听他的调遣。

冷清清的大屋子中没生炉火，也没有火炕，幸而天气还好，从大木风门外射过来的阳光，稍稍觉得温暖。大厅上面高悬的“世代清华”四个大字的木匾，已经剥退了金光，一层灰暗罩在深刻的颜鲁公式大字上，细看，却封上不少的蛛网。长木几，刻花的大椅子，四个带彩穗的玻璃灯。两山墙下各有一堆旧书，是那样高，不同的书套，破碎的白绫签子，纸色都变成枯黄，摆设在这空洞的旧屋里，不知经过多少年屋主人没曾动过。墙上的字画也有破损与虫咬的地方。向南开的两个大圆窗，虽是精工做的“卍”字窗棂，糊着很厚的桑皮纸，可与屋子中的陈设、颜色十分调和。这大厅，吴练长不大常到，他另有精致的小房，在那里出主意，商量事情，吸鸦片，请军人打牌。这大厅只是一所古旧的陈列

品。

然而这一群人这天的到来，却将空虚黯然的心情充满了空虚黯然的古旧大屋。

他们都是被那些穷兵糟践得不能过活的村代表。各村中的人都强忍着饥饿，一任着他们的客人的强索，硬要；女人、孩子，都被逼得没处住，被褥抢净了，只余下各人的一身衣服还没剥去。仅有的柴草、木器，也禁不住那些饿鬼的焚烧。鸡、狗随意地宰杀，更不在话下。总之，他们本是十分有耐力的乡民，现在被逼到死路上来。突来的这么多的军队，还有许多的家眷——也可说是别地方的灾民，要住多久？要怎样过活下去？他们现在不能不问了。明知道不是容易想法子的事，然而老练的吴练长总该有个交代。眼看着那些年轻的农民，性子急的都咬不住牙根，再过下去，不是饿死也要出乱子！“狗急了跳墙”，当这急难中间，谁也有这样的预恐。因此他们不得不集中到这里来想办法。

由正午等到太阳在方砖的当地上斜过去一大段，每人都是空肚子来的，可是静静的盼望使他们暂时耐住性子，可忍不住饥饿！在檐下，在大院子中，在方砖的地上，每一个都急得叹气，有的顿着脚，向喉中强咽下酸冷的唾液。

“饱肚子的不晓得饿肚子的心！什么事！还商量不完？”一个面色枯黄指甲尖长的人低声叹气。

“事商量完了，不是还得过瘾？这一套少不了。刚才团丁又去请了一遍，就来，就来，又过了半个时辰！”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学教员说。

“还是近水的地方得到月亮，你瞧镇上也有兵，比乡间怎么样？十家里不见得住上五家，闲房子多，究竟还规矩点……做买卖的，担担的，不是一样地干活？练长家里还能摆门面，咱呢？”这一位的话很不平。

“话不能这么说，这究竟是镇上，如果也像乡下那么乱，不全完？还能办事？”

“吃完了乡间，还不一样地完！看镇上也不会有多久的安稳！”

“这么样还要从各村子要给养，没看见办公处是不闲地称面饼收草料吗？”

他们急躁地纷纷议论。忽然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从大椅子上站起来，弯着腰道：

“我知道的比大家多。陈家村隔镇上最近，这回兵到时，我在镇上过了两整宿，把眼睛都熬坏了。乡间是乱，是没的吃，可是镇上的实情你们还不明白。别看大街上还是一样开门做买卖，八百钱的东西只给你三百，有的是强赊，若是关门一走，准得一齐下手。这是暗中办的，借着

还有交易好说话，不能硬干！买卖家的赊账，后来想法子包赔！后来还不知道怎么算？住的人家自然少一点，这又是旅长的主意……他不愿意他这份人马在镇上聚集起来，怕被人家全包围了，所以要分出去住靠近镇上的小村庄。仿佛是他的一个个的小营盘，出了岔子，可以到处打接应……”

这是陈庄长的话，他倒不是有意替吴练长解释，也是一部分实情。这群胆小的饿兵的首领是时时防备暗算的。

大家听了这几句话，对吴练长的私心似乎多少原谅点，可是马上他们的话又集中到他不快来的题目上。有人说他居心躲避，也有的说他专拍团长的马屁，不理大众的困苦，甚至有人提议到东园的团长公馆去见他，不过没有人附和。那边有手提机关枪的站岗卫兵，去这么多的人，进不去，怕有是非。那个首先提议的年轻人只好咕哝着嘴不说什么。

在他们的纷嚷中，恰好一个团丁给吴练长提了水烟筒，从院门的藤萝架底下先进来，接着是那高身个儿穿了半旧狐皮袍的练长低着头走到大厅的廊下。

仿佛在阴雪的深山后射过来一线阳光，这短上胡、尖眼睛的练长走过来后，大家把刚才对他的不高兴神情先收回去，而且恭敬地围在他面前，争着述说等他过来好想法子的事。

吴练长在团长的烟榻旁早明白了这些乡下首事为什么找他，他打好了主意，并不惊惶，仍然眏着似在微笑的眼睛，让他们到大厅里去。他在后面慢慢地抬动方头的丝缎棉鞋，踏过了高高的门限。

他不理会大家对他诉说的种种困苦，实在他都清楚得很。没有粮、米、被褥，甚至柴草也快要烧尽，许多农家今冬的状况他不待别人报告给他，也用不着到他们的家中，他却都十分明了。于是他用尖长的手指甲敲着水烟筒道：

“明白，明白！还用得到大家说？我在这镇上干的什么？烦你们久等！我到团长那里也为的这件事。咱们没有硬手头，却有硬舌头，再过下去，我也得逃荒……哈哈……全穷了，自然没有你的我的。可不是，谁没有家小？谁家不是‘破家值万贯’？来呀！这是什么年头，我在这里一次足足吃了三天苦，一点钟也没得睡，别看这房子中还没住满兵大爷，你瞧，我家里的女眷也没敢在家。粮米量出了一大半，还不行！当这官差说不了自己先得比别人交纳得早……来呀！咱得想个好主意。你们先说……”

他的话是那么有次序，“入情入理”，爽利而又似十分同情，减轻了大家要叙述的乡村困苦，单刀直入，从“方法”上问起。这么一来，大家

反而愣住了，主意？谁有更好的？怎么办？沉默起来，或者是从此便无抵抗到底？一个眼光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互相推让着："你先说！"似是有各人的主见，然而终没有人说得出。

末后还是陈庄长笑着说：

"练长有什么法子想，请告诉出来！大家原是没主意才到这里来求求你的……"

"对呀！"大家仿佛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对呀！就是想请出主意的。"

吴练长把戴着小红线结缎帽的头向左右摇了两下道：

"你们还是说不出？只有两条道：我想，硬抗与软求……"他没直说下去，把尖利的似有威光的眼向座上的首事们打了一个回旋。

谁也没敢插话。

"打了破灯笼遇见狂风，什么法子？天也不行！哼！"

仿佛说："你们成群结党就办得了吗？"这句没出口的话很沉重地击落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两条路：硬抗，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的粮米，我的衣服，你凭什么来白吃白拿？干！不顾死活，不理会他们后面有多少兵，撵出去，结合起来打出去，这就有救！哼！话可说在先，那是反乱，是作反！是干得出，驮得动！谁能行谁去领头，我不能阻挡，也不怕老总们把我怎么样。大家的事，我一家就算毁得上，敢抱怨谁？可得有干的……"

说这些话的声音的抑扬轻重，他像演剧一般很有斟酌。他这时脸色由枯黄转成阴黑，额角上一片青，尖利的眼从这一个的脸看到那一个的。一屋子的人谁碰到他这可怕的眼光，谁就把头低一低。

一时是严肃的沉默。他停了声，别人都屏着气息没说什么。陈庄长的两只手在肥袖的棉袍里索索抖颤；那黑脸的小学教员紧蹙着浓密的眉毛；刚才提议到东园去找他的那位乡董对着墙上落了色旧画的孔雀尾巴直瞧，把两个有皱纹的嘴角收敛起来。

"不是吗？哈哈！哈！"

练长的烟嗓子的冷笑声音，听的人都觉得身上发毛。"来呀！人……"接着那个站在廊檐下的团丁进来，替他用火柴点着了火纸捻成的细纸筒。

仍然在沉默中，他呼噜噜吸过一筒水烟。

"不是吗……还得安本分走第二条路！""噗"的一声他将铜烟筒的水烟灰吹到地面上，还冒着余烬的青烟。

大家缓过一口气来，就有一位嗫嚅着问他：

“第二……第二条路？练长说怎么求？谁能不愿意？只要……”

“对呀！谁能不愿意？咱不能跟人家干，还有什么话说！第二条路，有前，有后，大家多约人去跪求旅团长！求他另到好地方去吃好饭！说不的，我得在暗中用劲，如果求得成，大家的福气！对吧？”他的语调柔和得多了。

果然是一条路，走得通走不通连那心思最密的吴练长也像没有把握。围绕着练长的这十几个穷迫的代表人，听了这个主意，像是从漫黑的空中坠下了一个火星，跪求，甚至每一个人挨几下打都能够。生活的破产就在目前，谁还顾得了脸面？首先求问第二条路的人道：

“能够求得他们给大家超生，多约些人去跪门，还办得到！”

“如果不答应，跪上一天？”另一位红眼皮的短衣老农人稍发疑问。

“丢脸吗……我也不能说不对，可是他们若板下脸来不准，哪怕咱跪上三天三夜！高兴一顿皮鞭轰出，走，那不是丢脸还不讨好？”小学教员话说得很周到，似乎也在顾虑到自己的身份。

“那不是没有的事！不能保得住一求就成。要明白，刀柄攥在人家手里！再不然，上刀锋上硬碰，试试谁比谁有劲！”

吴练长微笑着答复这位教员的话。不偏不倚，他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要称量出这两句的言语的分量。他说着，弹着纸筒灰，多半白的眼睛向上看，等着听从大家的多数主张。

小学教员看看这位临时主席的脸色，本来舌底下还有他的话，即时压了下去。

陈庄长向来不曾对吴练长的话抗议过，这一次他觉得到底还是他有点主张。看他那样不慌不忙的态度，这是谁也不能与他相比的。又看看大家，虽然脸上急躁着，说话却怕说错了收不回来，他就大胆着说：

“大家都愿意！练长说什么时候办？”

“今天办不了，去了准碰钉子。刚才听团长说，旅长为兄弟们每人要一块钱的事冒了火。把传令兵打了两个，哪能成！我想……明天十二点，大家聚齐，不要太多；人多了容易出错。再来十几个，可是先得嘱咐一句，你们要齐声说是自己情愿来的！如果透出是我的主意，糟，该成也得散劲！明白吧？”

“大家的事哪能说是练长自己的主意！那不是给自己打嘴巴？”几个人都这么说。

“这是头一件不能不说在前头，不成不起来！挨骂，甚至打也得充劲！如果卫兵们喊一声就算了，趁早不如不去！”

这一点却是重要的，他不急着往下说。等了几分钟，看着大家虽然

是蹙着眉头，却没人说反对话，他便继续谈下去：

“苦肉计！为了自己的事说不得，愿打愿挨！好，今晚上我得先用话暗中给旅长解说解说，自然不真告诉他……只要他们答应走，自然喽！过几天难道还受不了？有些别的条件，咱可得量量轻重，该承认下来的不要尽着推，激恼了他们谁敢担这份担子？是不是？”

他像一位老练的鸨母，对于生怯怯的小姑娘们先有种种告诫，真是为的那些女孩子，还是为的别人呢？吴练长接着又指点了不少话，谦虚得很，“是不是”总离不开他的口头。

在场的乡董、首事，谁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恰像没有出场的学戏的角儿，教得纯熟，可是喜、笑、悲、欢，要你自己做！教师当然得在后台门看火色。已经默认了这第二条路，不走不行！走起来也不是容易举步的！每一个人身背后有若干不能度日的乡民在那里催促着，哀求着，小孩子饿得不能抬步，老人们夜里冻得要死，再过十多天怕连撑着空架子的小房屋也要拆下来！这比起上场时的“苦肉计”厉害得多！况且去跪求的人要多找有年纪的老人，难道军官们没有一丝毫的良心？他们也会想得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爹、娘、兄、弟吧？

没有更好的方法，明知困难，只好从宽处着想。

在吴练长的切实嘱咐之后，大家捧着饿肚皮与忧惧的心，疲软无力，慢慢走出。刚出大门，正迎面，一个黄呢军服的少年兵端了两大盘菜过来，那是一盘清炖鸭，一盘烤牛肉。少年兵越过这些乡老，到送客的吴练长前面行了一个举手礼。

“旅长叫自己厨子新做的菜送给练长尝尝新，晚饭后还请你老过去——到旅部里耍牌！”

“不敢当，不敢当！里面去歇歇，我就回复……”

这样一问一答的中间，陈庄长在前面领着这群代表已经转出了有木栅门的巷子。

“看样许有九成？你瞧咱那练长的面子！”其中的一位低声说。

“他到底有一手，这份军队才来了几天，他就与旅长有多大的来往！”红眼皮的乡老似乎十分惊异。

过了中年的小学教员像另有所见，他在巷口的粪堆上用力地吐了一口唾液。

二十

刚刚打发了这大队的饿兵从镇上分批走后，已经快近黄昏了。他们预备另到别的地方去，已有三天的忙乱，每个兵如迁居一般，衣服、被褥、零用的小器具，甚至碎木柴、瓷饭碗，都从各村的农人家强取了来，放在高高堆起的行李包里。车辆经过上一次的劫掠已经很少了，听说军队要走，各村的壮年农夫早懂得了逃走的方法，没等要人夫的军令下来，都跑出村子去躲避。只有他们早看定的牲口不能藏起来，把镇上与近村的耕牛、驴子全牵了去，驮载他们的行囊。幸而各村都用高利取借了买命钱，先交付与他们的头目，没曾过于威迫。人夫、车子，算是“法外”的宽厚，没有也不多要。然而凡是经过住兵的小乡村只余下农人的空屋了，连很破很坏的什物都没有了。债务压在每一家每一个人的身上，剩余的粮米他们吃不了全行带去，只有土地还揭不动。

虽然这些小村中的人民没有衣服和食物，也没了一切的用具，但究竟兵大爷还不曾在这个地方过冬，另去寻找更丰饶的乡镇。大家已经觉得大劫过去了，损失与饥寒是比较起许多有武器的饿鬼留眼前好得多。

然而那些饿鬼也不是容易动身的，尤其是他们的女人，那些小脚、蓬头，不知从哪里带来的多少女人，饥劳与风尘早已改变了她们的柔和常性。她们虽没有拿着步枪与皮鞭，可也有一样的威风！她们对那些没有衣服穿的农民，根本看不在眼里。对于她们的同性，更容易惹她们动怒。也有像是有说不出的苦痛的年轻女人，对农妇们用红袖子抹眼泪。不过一到饿得没力气的时候，哪还去回顾已往与憧憬着未来呢！从兵士们手里拿得到粗馒头充足饥腹，这样的生活久了，似将喜乐与悲苦的界限忘掉。所以女人们在这片地方暂时安稳地待过十几天，临走的时候在街上巷口上都咒骂她们的军官；男的火气没处发泄，于是在近前的农民很容易成为他们暴怒的对象。这一日在镇上，无故被打的人都没处诉苦，有的包着头上的血迹，还得小心伺候。办公所中只有吴练长与旅长团长在一处吸鸦片、交款，吃不到一点亏。别的乡董，耳光、挨骂，算便宜事。大家都在无可奈何中忍耐着，任管什么侮辱都咬着牙受！只求他们早早离开这里！

不幸的陈庄长就在这一天受了重伤。

他在办公所门口的石阶上替人拉仗，有几个副官同两个别村子的老人为芦席吵了起来，他们正要对任何人发泄出这股没住够的愤气，两个瑟缩无力的老人正好挨着他们的拳头。已经打倒了一个，又飞来一只带铁钉的皮鞋蹴在那颤动的额角上。陈庄长拉不住，横过身子去，恰好高高的胸骨代替了那位的额角，即时在石阶前倒下，磕落了他仅有的两个门牙。经过许多人劝解，副官们挥着沾有血迹的拳头走了。陈庄长也盖着血衣被人抬回家去。

这样的纷乱直到日落方才完了，镇中虽然还有一小部分压后路的兵没走，要明天起身去追赶他们的大队。

看看那些牲口，牲口上面的妇女，一个个的行李包，光亮的刺刀尖，破灰帽，瘦弱的马匹，全在圩门外的大道中消逝了后影，所有的办事人方敢散场。满街上是瓜子皮、破棉絮与不要的盛子弹的小木箱，仿佛乡间社戏散后的匆忙光景。所有的居民都疲倦得十分厉害。

但无论如何，这些无处诉苦的居民觉得可以重新向空中吐一口自由的气息了。

太多了，受伤的人，被损毁的家具，不是新闻，也用不到同情与怜悯。大家想：即使受不到他们的踢打的，也不是另外有什么幸运！

这一晚各家都早早安歇了，像是经过一场大病，需要良好的睡眠。明天的食欲与拿什么填在胃口里，谁也不想。团丁们在这些日子里给武器更多的那群人做公共听差，做守卫，累得每个人连枪都拿不动。虽然还按规矩在巷口、圩门内站岗，时间略晚一点，都到巡更的屋子中躺下去了。有什么事？前面有大队的军队，镇上还有几十个，可以放心，不会再闹乱子的，其实，即使有什么事变也难惊醒他们疲极的甜梦。

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段街口闪过，迅疾地向吴练长的巷子走去。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尖利的北风到处吹动。黑影对于路径很熟，巷口外一个人没有。他一直奔到那砖砌的大墙下，清一色的砖墙与钉了铁叶子的大门，除非炸弹能够打得开。里面听不见什么声息，再向东去，直到东花园的木门口，那是较小而且矮的木门。用绳子搭在有铁蒺藜的墙头，这矫健的黑影从下面翻过去。

不过半个钟头，黑影又从墙头的绳子上缒下来，在暗中消逝了。

就是这一夜，吴练长家起了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镇上的圩墙上留下了两条麻绳。

风太大，又都是大家料想不到的事。及至吴练长与他的年轻姨太太从鸦片灯旁起来喊叫时，火势已经将他的花园全部毁灭，并且延烧到那

所古董的大厅，火光照耀出十几里路去，直到天明方才救熄。

第二日，这新闻很迅速地走遍了靠近镇上的乡村。在劫后，在无法过冬的忧愁中，这件事成了农人们谈话的中心。有些人猜测是镇上没走的兵士干出来的，有点心思的人都信不过，因为那几十个整齐的后队第二天走的时候一个人不少。圩墙上的麻绳是解释不开的疑团。一定是外边的人，且是很熟悉的。因为镇上的街道不少，吴练长家中的房屋又特别高大坚固，本不容易失事的。大家的口头上虽然不肯说什么，但是听见这事情谁也心里清楚地动一动！这样大的威势，也有这么一次！另有人想：就说这是天火，不过处罚也算厉害，他没做什么歹事。

“鸦片烟、小老婆，任管如何，这不是损人利己的，只是耗损他的精神。办地面事，没有薪水，招待花费，他得算开头的人。纵然不计较，这些年来给他数数，数目也可观了。人家有买卖，做生意赚钱；有土地，收租钱，这不是本分？还有他的儿子，又那样能干……像是‘家有余庆’，凭什么遭这样的事？”

于是这哑谜闷住了不少老实的乡下人。

凡是在数的各村的庄长、董事，知道了这一件大事，每人心里都惊惶、跳动，人人记得头五六天在那古董大厅里的情形，吴练长领头出的主意，给大家担着这份责任。第二天他们跪在旅部住的吴家宗祠门首，任凭兵士的靴尖踢到肩头都不起来。那瘦小的旅长后来亲自出来讲价格，要送他们两万元。

“是这么办，钱到就走。不行？跪到死，在人家的宗祠前面，不干他事！”再三哀求，终于是穿花皮袍的练长从后面出来求情，一万六千元讲定。晚上又到那大厅去聚议一次，除掉镇上担任六千元外，统统归落到几十个乡村去。不用想，现钱是办不到，总有法子。吴练长的担保，每个乡村中的首事写立字据，盖上手模，由他向镇上的商家垫借。限定的日子内还钱，少一个不能成事！这样才办过去。凡是在场的乡董、庄长，他们忘记不了这个光景。卖了自己，卖了全村子的人，哪一个不是流着泪去签名，打手模？他们回到村里去，即时宣布分配的数目，按照各家财产平均分摊。一个月缴还！又是一次重大的预征！这是地方款项……他们分明记得对那些破衣饿肚的邻居在宣布时的为难光景……

然而现在吴练长家遭了这场“天火”！

恐怖，怕连累着自己的利己心时时刻刻占据着他们的意识，对于火灾，他们像是约定的，什么话都不好说。他们可十分明白，这不是“天火”，也不是兵士的后队捣乱，这责任有一半在他们身上！

陈家村中是一样的议论纷纭，距离镇上过于近了，人人怕连累到自

己的身上！所以虽然有陈老头的重伤与住兵后的穷乱，都不如这个新闻使人激动。

大有现在又从地窨中回来。他昨天跑出去到野外树林子中过了一整天，冬天林子中什么可吃的东西？他只可把存在地窖里的番薯带到隐秘的地方用干枝烘着充饥，不知村中的饿鬼走完了没有？直到晚上，他踌躇着没敢回去。在冰冷的沟底走着，又靠靠大石块取暖，虽然打着冷战，他想起上一次的滋味，就算再叫他剥去一件棉衣也还情愿。就这样在昏迷中度过冷夜。脚上尽是冻裂的伤口，竭力忍着，仍然快走不动。天刚明亮，一群冻雀在干树上争吵，仿佛站在高处对他嘲笑，多日没曾刮剃的短胡子被冷霜结成一层冰花，呼吸也十分困难。全身的血液像全凝结住了，好不容易才走回村子中去。

果然是十分清静，听不到那些咒骂声与女人的哭声。全村子的人都起身得很迟，一个男人没碰到。兵士全行退出，不错，符合了自己的意愿。踏着霜花，他觉得从腰部以下平添了力气。越过无人把守的栅门，往自己的家中去。他进栅门时，忽然听得从东边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斜路上，他刚回过脸去，一个人的后背，他看得清，直往那空地窖走去。

“谁？”迸出了一个字音。

隔着几丈远的距离，那人机警地回望了一下。

“徐……”他也放缓了脚步。

清切地急促地摆摆手，一定怕还有兵。明明是徐利，却没向村子里来。

“这东西同我一样，不晓得到哪里去受了一夜的冷罪……地窖子里准保没人还躺在那里睡觉。”他想着，急于看看家中的情形，便来不及去追问徐利了。

什么器物都没剩下，那位可怜的老兵与他的伙伴们全替大有带去了。只有两条破脏的棉被，还是那住客的留情。空空的盛米粮杂物的瓦瓮与篓子，连烧汤的柴草都用尽了。妻在屋子里躺着起不来，打熬的辛苦与对于物件的心痛，使这个诚实的梦想着过好日子的女人病倒了。大榆树下一只瘦狗虽然撑着骨头勉强起来迎着这流离冻饿的主人，它的皮毛几乎根根尖竖起来，连欢吠的力气也没有。听听左右邻居也一样的寂静。淡淡的晨光从树枝上散落下来，茅草屋角上的霜花渐渐只余下几处白点。大有看看妻的黄瘦的脸，与平薄的胸间一起一伏不很均匀的气息，他又走出，在院子中立定。正对着少了门关的黑板门，门扇上缺了半截身子的门神似仍然威武地向自己看。虽然是被日光晒淡了的红脸，

却是那么和平、喜笑，仿佛是大有的老朋友。

“难道全村的人都病倒了？还是累得动不得？”他咬着牙望着，像是对与自己讲交情的门神这样说。再向屋子里看了一遍，还有什么呢？现在真是只余下不到二亩的小田地了！旧债务还扛在肩上，不用想，这新的负担又稳稳地压上来！年底要怎么过得去？还有明年的深春呢？凭什么去耕种？幸而没被他们掳了去，可是蹲在这一无所有的小屋子里能够喝西北风吗？他恍惚间记起去年冬天的事，比这个时候还晚，遇见杜烈才能够过了一个平稳年。大约他知道这里是这样纷乱，不会再回陶村去的。那雪地，爹爹的身影，风，杜烈的言语，一时都涌上心头。还记得他在温暖的炕上曾对自己说：

“乡间混不了，你去找我。”这句话，自己在当时也觉得是被人欺负后的一条大路，及至借了他的款项后，又糊涂过下去。还是想着生产的土地，想着丰富的收获与披蓑衣光身子在高粱地内出汗的工作。最大的事是爹的老病。现在什么都完了！再挨下去，连走路的盘费恐怕也要收拾到人家的手心里去！

“你去找我！”他觉得那没有到过的大地方，有人在向自己招手，那边有自己不知道的生活，还有许多新鲜的美丽的东西等待自己开眼。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还有什么依恋？于是在晨风中他重新听到了杜烈的声音！忘记了冷与饥饿，简单的心中预想着未来的快活。“也许三两年后这一切的乱子全过去了，乡间又能恢复往日的丰富，人们都能够本分地过日子。那时在外边集存下钱项，孩子大了，能够学习点能耐，重新回来，买回交与人家的地亩，另建造如同陈老头家的小房子，仍然是还我的本等。爹的教训，要后人老老实实地过庄稼生活。那也算不得是改行，如同出去逃荒一样，至少比起卖了儿女下关东的人还好！”

就在这一时大有忽然决定了他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咬定牙根，不必后悔。现在要典出地去还债，凑路费，还得写信给杜烈。这两件事非找陈老头办不可。于是他不去叫醒睡迷的妻，也不去找聂子，而是很有兴头地跑出门去。

到了陈庄长的房子上，他才知道昨天镇上的情形与夜间练长家的大火。陈老头包了下颏，口里不时地往外喷血，左肋骨肿胀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家里的人像没头的苍蝇，已经打发人去叫葵园回家。

没曾预想到的这几件事，使他在自家院子中的决定又有些游移。妻的病，陈老头的重伤，大火，连徐利的摆手不说话也像个哑谜。大有走出陈家的大门外，觉得头上痛得厉害，对于这些事不敢寻思。家是那样

真实的残破，遇到几个邻居，瑟缩着肩头像失了神，谁也提不起谈话的精神。他任着迟重的脚步向西去，绕过陈家的农场，那片干净平坦的土地上什么都没了。往年这时的草垛，干树枝堆，如今全行烧净。只有那几棵垂柳拂刷着空无所有的寒枝，在冷淡的阳光下喘动。再向北转，到了一片新盖的草檐上墙的房子前面，外门卸下一扇来倒在门限上。一块剥落的粉地黑字长木牌劈作两段，丢在门外。这是秋天才成立的小学校，是被那少年绅士想方法逼出钱来筑成的教育的空壳。大有平时没工夫到这边看看，虽然他家曾付过数目不少的一笔钱。不认字的乡农本来并没有到学校闲逛的资格，他怕那由城中分派下来的教员——有黑胡的戴近视眼镜的老师。自己的寒碜样儿，很惭愧见到念书明理的。这时他无意中走过，知道里面一个人不会有，便任着脚步踏进去。方方的土院子，奇怪，掘起了两个大坑，都被柴草木片的灰烬填满。一堆灰烬中有不少的鸡爪、鸡毛、碎鸡骨，还有坑外边凝冻的血迹。五间北屋原是有几十只小书桌的，全毁坏了，仅有三五只并在一处，像是当作睡床用过。黑板还挂在东壁上，用粉笔画着粗野的男女，一边还有披发的两个鬼怪。他首先看见便吐了一口唾沫。黄土的墙壁上有的地方用报纸贴起来，在铅字的空间有很多的苍蝇屎，也有用手擦抹的血迹。从小门穿过的那间小房，他猜一定是黑胡老师的住屋。果然，还有一个煤油铁桶做成的小火炉，一个木床，墙角一个破网篮，里面还余下一双连老总们都没肯带去的破皮鞋，一部书。他捡起来，是明纸小字印的“四书”，这两个简单字，他还认得。墙上挂着没有多厚的月份牌，两面窗子上的玻璃一片完好的也没有。

大有站在南窗的前面，呆呆地望着院子中的火池子，他能够清切地看到老总们住在这学校中烧鸡、喝酒的光景。怪不得进村子来狗也看不到——除去自己家中那一只——多半是被他们一样宰割，当作了酒肴。他想：这学校不管好坏，曾经花费过自己出卖祖业的钱项，曾受过小葵的迫捐，现在大约也用不到那黑胡老师再来教小孩子“开步走”了！这不算教孩子有进益的学塾，却变成了住客的屠宰场。自己到这里来如同逛被人掘烧的坟墓。

他紧咬了咬牙根，拾起那部小字的书来扯作几段，将那些记载着先哲的议论与教化思想的纸片，用力投入那屠烧的火池子里去。自己不知道这算对谁泄气，也不计较是不是有何罪恶，他头痛得心思全乱了。

二十一

二月末的天气还脱不下冬日的棉衣，虽是一路上可看到初放青芽的草木，早晚却还是冷丝丝的。大有这一家的走，幸得萧达子帮忙，省好多事。那痨病鬼每到初春咳嗽便渐减轻，但去年冬天的饥饿与忧恐，可埋伏下长久的病根，现在走起路来还得时时向土地上一口口地吐着黄色的稠痰。他送大有到外边去是自己的情愿，不是大有的邀请。年纪固然不过三十岁，他知道很不容易等到大有从外边再回故乡。多年的邻居，又是一同患过难的朋友，这次离别在他心中感到淡薄的悲哀。明知道处在这样的世界里，乱、死、分手、不意的打击、离散，算不了什么事！何况自己今天病明天不能吃的情形，对于谁也没有过分的留恋。然而自从知道大有一家三口人决定要过海去找社烈，去找他们的命运时，萧达子觉得这便是他与大有末一次的分离了！自然不能劝人家死靠着可怜的荒凉地方，喝着风，白瞪眼，像自己一样地活受。出去嘛，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好命运。他对于这件事不赞成，也不反对，不过良心上觉得非把这位老邻居送到海边不行。“大约就是这一场，病倒在路上也还值得！”于是他便牵了拉太平车的牲口在前头给大有引路。

太平车是较比两人推前后把的车子来得轻便，只要一个人推起来，前面有牲口或是人拖着拉绳便能走动。小得多，不能坐几个人，也载不了许多东西。自从去年的兵乱，乡村的大车已经很少了，大有这次全家走路非用车子不行，好不容易从别村子里借到这一辆。萧达子把他们送到海岸，住一宿便可推回空车去还人家。他们走的是到海边再坐舢板往那个大地方的路，比起坐一元几角的火车能省下不少的钱。大有自己推，孩子随着走，时而也替萧达子拉那只毛驴。大有的妻坐在车子的一边，那一面是被窝与新买的家具和食物。

因为早决定了计划，大有在启行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陈老头虽然可以勉强拄了拐杖稍稍走动，大有典地的事却不肯再麻烦他。刚过了年，他托人到镇上去典给裕庆店里，也仿佛是指地取钱，一共得了不过六七十元大洋。债务偿清便去了半数，添买了点零用的衣物，他计算着到杜烈那里也所余无多了。多耽延一天的日子就得多一天的花费，他现在真成了一个无产者！吃的东西都得现用钱去买。所以天气刚刚温

暖些便决定出门。陈庄长还送了一袋子面食，几斤咸菜，那被世事压迫着快要到地下去的老人，说话没了从前的精神，他不留恋大有守着那几间破房子在村子中受饿，可是到外边去怕也有穷途的日子！当陈老头拄着拐杖在门口看那太平车要走的时候，从他的干枯的眼睑里流出了两滴真诚的热泪。那不止为的奚二叔的儿孙要永别他们的故居，也不是平常分离的悲感。那老人什么都明白，眼看着像“树倒猢狲散”，大家终有一个你东我西的日子来到，这多少年来不变的农村要大大变化。他的经验与感怀，自然逼出他的热泪来！

大有从那老旧的屋中往外走时，他板着呆呆的面孔不愿意同谁多说话。对于妻与孩子似分外有气，行李本来是很容易收拾，然而放上去又拿下来，不知要怎样方能合适。末后他将一大瓶从镇上装的白酒用细绳子紧紧缚住，才闷闷地推起车把。

萧达子虽然不懂事，他却能够了解大有的心情，直待这出门的主人说走，他才把那条短短的皮鞭扬起来。村中的男女自然有好些都到村口送他们远行，谁也不会说句好话，愣愣地看这辆车子碾着轻尘向大道上滚去。

就这样上路，一个上午仅仅走出五十里地去。

过午打过尖，再动身，渐渐向山道上奔。这道是通向南方几县去的通道。尽是岭、坡、柞树林子，很不平展。路上遇到不少的太平车与挑着孩子行李的人，有往南去也有向北走的。谁也知道这穷荒道上的行人都是一样的逃荒农民，虽然有几县的语音，然而是同一的命运！初春正是好做一年计划的始期，到各处去还容易找到工作。离开没法过活的故乡，往四方去做漂泊的乞人，他们脸上都罩着一层晦暗的颜色。破旧衣裤与蓬乱的头发，有的还穿着夏日的草鞋，几岁小孩坐在车子与竹篓子里淌着黄鼻涕，饿得叫哭，大人却不理会。即便有点预备的干粮也不肯随时哄孩子不哭。有的还在母亲的怀抱里，似乎也吮吸不出乳汁，那样，婴儿的啼声更加凄惨。大有在路上所遇见的逃荒群中他总算是富足的了：有食物，有酒，还有余钱，穿的衣服还比人家整齐许多。从南方来的人看着大有与他的妻，以为他们是去看亲戚的快乐人家，有人问他，大有便含糊着答复。

走过十多里，他们找到一个下坡的地方停住车子，在那里休息。萧达子烟瘾颇好，虽是咳呛，他的小旱烟管总是带在身边。他放开拉驴子的细绳，放任它在石头旁边啃干草，自己便蹲下吸烟。

“还有六十里地，今天得宿哪里？”

“黄花铺一宿，明日头午早早便到海崖。”大有的答复。

“就还有一天的在一堆儿了！大有哥。”

萧达子不会说客气话，往往有许多真纯的情感他只能用几个字音表达出来。这两句的语音有点颤动。大有用冻酸的大手指托着右腮，向那个黄瘦的戴了黑毡帽垫的同伴看一看，眼光又着落到路旁的一棵小柳树上。

“快！柳芽儿再过半月便都冒出来了！”

不对问题的谈话，他们两个都十分了然这些话的技术。“快！”匆匆的生活，几十年的流转，分解不清的痛苦与疲劳，可不是迅速地把他们从打瓦抛石头的童年逼到现在。再想下去，如同陈老头的花白胡子，到处拄着拐杖，甚至如同奚二叔被黄土埋没了他的白发，不过是光阴的飞轮多转几次，一些都迟延不得。尤其是把穷困的家计担在各人的肩头上时，一年都忙在土地上与农场里，夜夜扣枪巡守，白天闲时候拾牛粪、扫柴草，何尝觉得出时光怎么从容。一年一度的嫩柳芽儿在春天舒放，但一年一度的秋来就黄落。大有话里含有的意思，自然不只是对柳叶发感慨。

萧达子默然地又装上一袋黄烟。

“不知道杜烈那里也有柳树没有……”

“没有柳树，还没有别种树？总得生叶子，长果子，有开，有落……咱们是一棵树上的叶子，这一回可要各飞各的了……”

“我记得老魏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男人，老婆有时还得各顾各的……本来你得走……但你可别忘了咱的根子是一样的，是在一堆土上长大的！”

萧达子把竹管从薄唇间拨开，轻轻地嘘出一缕青烟，接着道：

“杜烈来信终究是要你去干什么活？”

“他说抓钱也不见得很难，可是得另变架子，什么活没提，到了以后再找。”

“变架子，不是咱这份衣服去不得？”

“哪里没有穷人，他的意思倒不在衣服上。你想咱这是去逃荒，去找窝窝头吃，不是去摆阔！大约得变了种田的架步……”

萧达子立起来想了想，重复蹲下：“咱这样老实本等，哪里不能去？为什么变架步？又怎么变法？”

大有用大的门牙咬住下唇，急切答不出这一个疑问。他知道撒种、拌粪、推车子、收割高粱和豆子的方法，他还会看天气的好坏，真的，要怎么全变成另一样的人，他自己也没有主意。不过他明白不用力气，到外边去也换不出饭食充饥。

“没有别的，出汗卖力，可不是种田那样的事。”

“他来信不是说我还可以去当女工吗？”大有的妻在车子上掺入这句话。

“是呀！”大有接着说，“女工容易找地方，可不知道是干什么。干了干不了更说不定，她也不能白闲着。”

“我听说，不用提大嫂子可以做活，那边也有小孩子做的事，一天干的能够吃饭的。这么一去，你三口人先不用怕饿煞了！”

萧达子忽然联想到他的田地的主人——镇上的地主——家的老妈子曾同他说过这些事，说钱是好挣，比起庄农人家来不受大气，也不用捐款，只是能够出一天力就有几角钱，连小工也得五六角。于是这病人对于大有全家像是有约定的幸运，他便从愁郁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说不定下年柳芽再黄的时候，你们就发财还家了！”

“一点也不错！柳芽是一年一回黄……”大有没再往下说，这意思萧达子并不是不明白，可不愿意再追问。其实他对于这句话的预感比大有的心思还难过！痨病虚弱的身子，还得挨着饥饿，给主人家种地，到哪里去呢？还不如大有自由。能够等得到柳芽儿再一回发黄的时节？

不能再往下讨论那发财与重回故乡的话了。萧达子直着眼向前路上看，恰巧从微青的小柞树林子中的小路上走过来三四个男女。

“又是一些逃荒的！”找到这句眼前话对大有说。

“不到一天碰到了十多起，都是沂州那一带的，他们偏向北走！”大有的答复。

“谁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像苍蝇一般乱撞！”

静静着等到前路上的男女走到他们的身旁，相望之下，大家都可了然。不过来的这几个外路人境况更坏，没有车辆，也没有多少行李。一个弯腰抹着鼻涕的老人，用草绳子束着深蓝色棉袄，上面有十多个补绽，袖口上像是补的两片光铁，油污映着日光发亮。头发是花白稀少，连帽子没的戴，走道十分吃力。另有两个男子，年纪轻的挑着两个草篮，一对两三岁的小孩在那端，另一篮中有小铁锅、破碗、棉被，还有路上捡的柴草。他有高大的体格与宽阔的面目，令人一见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农夫。女人穿着青布包的蒲鞋，红腿带，肩头上扛着一个小被卷。最后面的男子像是挑篮子人的哥哥，四十多岁，用两只空手时时揉着肚子。他们都很乏倦，到这些石堆前，早已看见有人休息，便不用商量也停住脚步。女人坐在小被卷上张着口直喘，一个如乱草盘成的髻子拖在肩头，黄发上还绑着褪色红绳。

“憩憩吧，也是从沂州府来的？”大有站起来问。

挑担的年轻男子从肩上卸下两个篮子来道：

“一路，和前边走的都不远。”

话没完，一个小些的婴孩呱呱地哭起来，头上戴的大人的布半帽，扣到那小耳垂上，他躺在草堆里伸动穿了破红布裤的两只小腿。

“唉！要命！小东西哭，再哭也没有奶给你吃。”女人把孩子从篮子里抱起来，解开拴的衣带，露出一个下垂的松软的乳头，堵住那不过一周岁婴孩的小口。还在篮子里瞪着眼向她妈直看的小女孩没作声，把两个脏黑的指头含在舌头底下。年轻的男子用背抵住一块大青石，伸伸膀臂。

“有孩子真是活冤家！奶不多，讨点干粮来又吃不下，多早路上丢了就完事！”

老人简直伏在树根上像没听见，揉肚子的男子还隔几十步就蹲下来。女人一面拍着孩子，眼里晕晕地道：

“早知道这样年头都打下去，也省得死了还放不下心！”她身子一动，怀中的婴孩又无力地啼哭起来。

“走！走！走下去，还不是得卖给人家！”

“果然能卖给有钱的人家还是孩子的福气！”那面目和善的年轻女人像哀求地这么说，两颗很大的泪珠落在孩子的红布裤上。

萧达子不转眼珠地向他们看，现在他再忍不住了。

“二哥，你这是一家？”

“一家，咳！”

“后头揉肚子的是？”

“我大哥，他从上年给人家做工夫，喝凉水弄出这个病，如今什么力气也没了，活受！一家人就是我和她还可以挑得动、拿得起，要不，怎么会落在别人的后头！”

他不诉苦，也像不求人知道他的困难，板着的脸上似没有悲愁与忧苦的表现，萧达子在旁边瞅着，很觉得奇异。

“两个孩子是你的？大的几岁了？”

“三生日，记得清楚，养她那天村子里正被官兵包抄着。”

“啊！那么巧？为什么包抄？”

“这个你还不懂？”男子向萧达子望了一眼，“先是被土匪占了，霸住做匪窠，过了多日老总们调了大队去，围了十几天，他妈的，单凑成一天，这小东西被炮子轰出来的！”

他说得那样直爽，大有的妻在车子上忍不住笑。

“哎呀！她娘吃惊那么大，真了不得！”萧达子郑重地说。

“人还有受不了的？两间屋炸破了一个窗子，她还没养下来。”

“好大命！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好处的！”大有的妻对那年轻的女人说。

“一下生就这么怪气，什么好命，养也捡不着好日子！大嫂，你不知道，那时谁也想着逃命，我坐在炕洞里自己把她弄下来，什么也觉不出了。连灰加土，耳朵里像是爆了火块子，眼前是一片血……”

大有的妻下了车子：“好不容易！哪个女人碰到这样的事还昏不过去！”

“该受罪的命偏偏死不了，连孩子拖累到现在！”

“人不可与命争，磨难出来，还指望日后哩！”

“话总是好的，凭什么？这两年愈过愈坏，年纪老的怕连块地头子死了也捞不着，一点点血块子更不用提！那里，你没去看看……”男子接着说。

“也是荒年？”萧达子的话。

一直没说话的老人这时摇摇头，意思是这句问话与实情不对。年轻的男子将右臂一扬道：

“从前也有过荒年，那里的土地本来不好，收成在好年景的时候也有限，现在不止年荒……人荒！难道你们家里还好些？想起来差不多？一样的事，纳粮税，一回又一回，土匪更是哪里都有，怎么干？不当兵，不抢人家，这是结果……讨饭，也不比从前容易了。”

“现在要到哪里去？”

“哪里去？咱那里的人少说也走了一半。今年准保地亩贱了个没法办，不止很穷的人家，那些小财主一样是有地不见粮食，也得同大家似的抛开地滚他妈的。一开春有许多人向县衙门里去缴地契，情愿都送给官家，以后别再问地要钱，不行！朝南的衙就是化银炉，要的是大洋元、钞票，地契不收！人家有下关东的，往南省去的，也有向北来的，咱们这一路因为连盘费都凑不起，只好先到就近的县分里——好点的地方逃难！你要往关东去吗？”

“送人去，他这一家往……”

“这一条路向南到黑澜坡……上船过海。”

“要过海。”

男子对着大有与大有的妻，正在掘草根的聂子看了一遍道：“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命，你们好得多了。能够过海去发财，比着到各县里去当叫花强得多！”

大有在车子旁勉强笑了一笑，“发财”这两个神秘的字音，刚刚听萧

达子说过，现在路遇的这个不认识的男子又向自己祝福，或者海那边有洋楼的地方里，有片银子地等待自己与老婆孩子一齐去发掘？也许有说书词里的好命？一个人穷得没有饭吃，黑夜里在破床上看见墙角里发白光，掘起来，青石板底下是一坛白花花的银块。事情说不定，这总不是坏兆……大有在一瞬中联想起这个奇异的念头。他不禁对那个陌生的男子道：

“哪里好？咱都是一路人！上哪边去也得混！碰运气，不是实在过不下谁能够抛地舍土地向外跑？你就是有老有少，格外地不好办。”

“老的老，小的小……”抱着婴孩的女人说。

弯背的老人虽然不高兴说话，耳朵可不重听，媳妇的话很刺激地打入他的耳膜里。他把倚在身旁的木条子摔了一下道：

“老……唉！老不死……这年头，就累……哼！累坏了年纪小的……可惜我年小的……时……那时偏不逃难！有那……时候，把上一辈留下……省事……”

他扬着头直喘，声音像是劈破毛竹筒子，又哑又嘶。

“爹，你还生气？她心里也不好过呀！”男子这时脸上稍稍见出一点为难的神气。

“是呀，谁也不情愿，像我现在连老爹也没福担哩！”见景生情，大有笃厚的真情逼出了这句安慰人，而自己心中却是很凄楚的话。

女人没作声，又是两滴热泪滚在腮旁。

憩了一会儿，他们这南北分头的同路人都各自用脚步踏着初春的日影向前路走去。大有虽然推动车子，还不时从绊绳上回望那四个愈去愈远的背影。从矮小的没有大叶子的树枝中间可以回望得很远，一直到他们下了这片高沙岭的下坡，看不见了向穷荒地带里寻求命运的漂泊者，大有才用力将车子向前推动。

这一晚他们宿在了离海口很近的黄花铺。

往海口去的逃荒人家许多没有余钱到客店住宿，村头上，野外，勉强混过去就算了。大有因为手里的路费颇有盈余，还有萧达子一路，便到这个小村中的店里住下。

黄花铺是沿着一片高山的小村落，因为往海边的道路一定经过这里，每当初春与十二月中，到海边以及从海那边回故乡的人特别多，所以小客店有三四家。不过稍微有点钱的人坐火车的多，凡是来回走这条路的除去是离家极近的客人，便是图着省钱冒险坐舢板渡海去的。开客店的也是种着山地的农民，并不专做这样的买卖。

大有一家人奔到店里已经是点上煤油灯的时候。用店中公共住客的

大火炕作为卧处；幸而还有一层窝铺——是用高粱秸打成吊在火炕上面，紧靠着屋梁，当中只可容人卧下——大有的妻与聂子便从木梯爬上去。大有与萧达子同两个孤身旅客占住了没有席子的下炕。虽然是为客人开的店房，除掉面饼、大葱、萝卜咸菜，并没有什么蔬菜。这边的土地很坏，青菜很难生长，至于肉类不是遇到近处有定日的市集便买不到。大有一定要给萧达子酬劳，因为明天就得分手。找店主人出去跑了几家买到十个鸡子，用花生油煎炒过作为酒菜。好在有自己带的白酒，这样他们便吃过一顿丰美的晚餐。

因为同在一个屋子的关系，大有也将白酒分与两个客人与店主喝。他们虽然不吃他的鸡子，可是都很欢喜。

大有自从在家中将剩余的二亩地全数典出，他对还债外下余的钱项，没有从前想保存着的那样心思了。横竖留不下多少，到哪里去吃几天，现拿来糊住口，所以这晚上他格外慷慨。虽是花了三角钱买来的鸡子，他也一顿吃下去，图个酒醉饭饱。

反是萧达子觉得不对劲，在家中谁也不肯这么吃家常饭。他一边抚着胸口喝酒，却嗫嚅着说：

“太贵了！太贵了！三角，差不多要两吊多钱……吃一顿，你何苦呢？”

店主人是个有经验的中年人，他点点头道：“就在这里一个样，谁那么傻——实在也吃不起！三角钱！这近处的鸡子比海那边还贵。”

“这不怪？”萧达子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怪什么？年中由各处贩卖多少去？你没听说那里有洋工场，专把鸡子打破，鲜黄装成箱运往外洋。还有那个地方消多少？我去过，谁能够算计出一天吃的数？鸡子还值得少，就是鸡，一天得宰他几千只……也好，这几年乡下有这一笔入款——卖鸡子，所以贵嘛！从前几十个钱一把蛋，还当什么，如今，好！养鸡的人家都不肯吃。”

“唉！不止鸡子，牛也是一个样。”一位穿着青布短衣、青裤子，戴圆呢灰帽的年轻人道，“每一年多少头牛？一火车一火车地载了去。那里有屠牛场，简直天天杀个几百只不奇怪，乡间的牛贵得很，就是被他们买去的缘故。”

“那也好，虽然耽误事，卖钱多呀！”在炕下小矮凳上坐的一个乡下布贩子说。

“不，不，这么说不对！贪图一时的现钱，等着用牛，卖了钱也花个净，到耕地哩？再买牛，少了钱还能行？这是和乡间鸡子比海那边还贵是一个道理。”店主人的话似乎很聪明。

“对呀，说来说去，还是当中间的人发财。”模样似是工人的那一位的答复。

大有听他们谈话，知道这个工人与店主都是到过海那边的，不像自己与萧达子的迂拙，不懂得码头地方的情形。他呷下一口冷酒，突然问那个工人道：

“你二哥往那边去做工？什么地方？”

“火柴工厂，我才去第二年，见钱有限。”

“啊，火柴工厂里面也有外国鬼子？”

“不，那是一家中国人办的，比起东洋人的差得多。”

“知道有个杜烈？他是在东洋人开的弄棉花的工厂里做工……”

“杜烈？什么名字的工厂？”

“××？是啊，真难记。我为他写信来告诉这个名字，记了少半天。”

“好大的工厂！是那里的第一号的绵纱厂。不过，杜烈——杜烈啊？这人名怪生，工人太多了，一个厂里几千个，不认得。你的亲戚吗？”

“邻居啊，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就能认得……有几千个？一天工钱要上万地花岂不是？”大有真觉得惊奇。

“上万地花，对呀！就是那片房子盖起来也得近二百万——二百万块呀！”

“二百万块洋钱！”这个莫名其妙的数目，大有简直无从计算。究竟得算多少？平常以为千以外的数目就轻易不会有，万，还是百万，从哪里来的这些洋钱？就是县衙门里的收钱也听不到百万的数。

萧达子一碗酒举到唇边，又放下来，吐了吐舌尖。

“房子净得二百万，人工每天上万块地支，他们干什么做这么大的事业？”

那个工人连店主人、布贩子都一齐笑了。

“什么呀！有大钱才能赚大利！你想人家只图个一百八十？”

布贩子为表示他的行贩的知识，夷然地对萧达子这么说。

“真是穷的太穷，富的太富了。你们瞧见在路上的那几个逃难的人比咱还差色，许是世界就这个样？”

“是啊，少一般不成花花世界！”店主人老是好对过客们说这句惯熟的模棱话。

年轻的工人把盛酒的小黑碗用指头抠了一下道：

“照你这么说，叫花子、花姑娘、拉土车的，都是命该如此？不要怨天，也不要有什么想头，总括一句，得受！那些有钱有势的阔人是天爷

给他的福气？”

“万般皆由命，我觉得差不多，你以为什么是强求得来的？”店主人黧黑的脸上得到酒力的润泽，微微发红，他捻着不长的胡子根对工人点点头。

工人哼了一声，没立刻答话，显然他是不赞同店主人的话。住了一会儿，他蹙蹙眉头道：

“一些事，你总不会明白的——许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呀？这么难懂？”萧达子问。

“你更不会知道，在乡间就是□抓、犁爬，望着天爷吃碗粗饭……”

“本来是谁不这么办？就是你，看不得每月能拿十几块大洋，难道不是吃的碗里的饭？”店主人报复似的插话。

“碗里的饭，是大家吃吧？”工人轻轻地反问。

店主人与萧达子、布贩，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这工人的话他们听来真是取笑。谁不害饿，谁每天不要饭吃？自然是大家都有份。

“真开玩笑。要问傻子还对劲，管这些闲事！沾了这位客的光，来来，再喝两口。”店主人觉得酒还没足兴，他举起盛酒的大碗来对着大有。

独有大有没笑，他听这年轻工人的话头怎么与杜烈的议论有点相似，也许是一路？干他们这一行的总比不得安安稳稳守着土地的乡下人，不是一个派头。然而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趣话，可是也不好意思再去追问其中的道理。静静地用红木筷子拨动盘中的鸡子，他说：

“好！咱这才是碗里的菜大家吃呢。”

他们在欢笑中把大有的圆瓶里的白干喝去了大半。

二十二

在这里，不容易看见薄暗朦胧的黄昏景色，只知道满街上的街灯齐明便是晚间。

大有冒着寒风从市外归来，一小时的谈话，使他明白了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因为晚上还得提了篮子沿街叫卖菜饺子，他不能再在杜烈的家中耽误时间。杜烈教给他怎样坐长途的老虎车，到哪里下来，又亲自送他到路口的车站上替他买上车票。

然而这个对于一切陌生的人，感激杜烈的还另有所在，就是他这次跑了几十里地的马路，找到杜烈的家中，借了五块钱的一张绿色纸票。

他紧紧地攥在手里，觉得那有花纹，有字，有斜的弯曲的画纸上迸出温暖的火力来！手心里一直出汗，平常是裂了皴口的指头，现在如贴上一贴止痛药膏。在家中的时候，他也曾有时在镇上用米粮、气力，把换回来的银洋以及本处的小角票包在手巾里带回家去。也许拿的比这个数目还多，可是手里不曾出汗，而且也轻松得多。纵然乡间有难以防御的匪人，说不定抢了去，但他总觉得有平坦的道路，宽广的田野，还有无边的静谧，这些都似乎可以替他保安。现在所踏的地，所坐的东西，所见到的，是种种形状不同、打扮不同的许多人——是自己不能够同人家交谈的人。多少眼睛向他直射，一直射透过他的手掌。尤其是进入市内时，大道旁持枪站岗的警士查车，偏向他多看了两眼，意思也许是说你手里哪里来的票子？他即时觉得手心中的汗加多了。那警士却没进一步问他。及至车轮又动的时候，他暗暗咽下一口唾沫，又闻着车头上的臭油气味，忽然呕吐起来。

对面是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光亮的黄皮鞋，鞋带拴系得非常整齐。恰巧大有忍不住的酸水迸到那双漂亮的鞋尖上，青年人感觉是灵敏的，突然将皮鞋缩回去。

“干吗？这么脏！”他一手持着崭新的呢帽，向大有瞪着晶光而有威棱的眼。

有话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大有也答复不出，急得直弯腰。车上的人都含着轻视的微笑，独有卖票的戴打鸟帽的小伙子走过来道：

“土气！坐不了汽车别花钱受罪！带累人！幸而是这位先生，如果是

位太太呢？小姐呢？你不是存心叫人怄气！”

在车轮跳转中车上起了一阵笑声。那西服青年露出一脸的讨厌神色，从小口袋里取出印花的洁白手帕将鞋子擦好，也说道：

“这太不规矩了，怎么好！咳！中国人老没办法！守着外国人不叫人家说脏？同这样的人生气也没法子讲……”

算是青年自认晦气，不同大有计较。于是车中人有了谈话的资料。有的赞美青年的大度宽容，有的叹息乡下人到这地方来是毫无办法，不知规矩。然而集中点是都瞧不起这十分土气的乡下人。大有低着头只觉得脸上出汗，比起前年在镇上被兵士打的两个耳刮子还难过！如果不是在这样的车中，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强忍着到了末一站，他畏怯地随在众人后面下了汽车。那时满街上的电灯已经照耀得如同白昼。

路是那样的多，又不熟悉，好容易求问着一些生人，费力地走去。有车中的教训，他十分小心，走路时防备着擦着行人的衣服。每逢有穿光亮衣装的男女在他身旁经过，他只好住一住不敢乱闯。然而谁曾看他呢？在这么大的地方，像他的并不只是他自己。在大玻璃窗下，水门汀的坚冷地上，抱着发抖的孩子与披着破麻袋的，连他还不如！大有虽然还穿着棉衣，有一顶破旧呢帽，手里还紧捏住一张纸票，他可不敢对沿街乞讨的人表示高傲。每每经过他们身旁时，他自然多看一眼，很奇怪，他的故乡纵然是十分贫苦，像这么可怜的叫花子还不多见。为什么在这么好看的热闹地方，就连他这样的乡下人似也不应分到街上乱撞，何况他们！可是没有这些抖颤乞喊的生物，也许显不出另一些男女的阔绰。他想，这是他们得以留在这个地方的唯一理由。更有从市外回来的年轻妇女，每一个人都有小小的布包提在手里，从小街道上拖着疲软的腿，赶紧回家。他知道她们全是从工厂中散工回来的，至少每一天她们都可以拿到几角票子。他记起杜烈安慰自己的话，不禁感到凄凉地失望！“他只是说等再一回招工，可是老婆只好张着口清吃，做小买卖自然少不了她，可是长久能够有利？”称分量，讲价钱，他是完全外行，而且要他带了东西到街上卖，他明白，轻易喊不出口。他原是扶犁下锄的出身，两只手除去会编草席之外什么都做不来。杜烈虽将本钱出借，说是在未入工厂前先卖点食品敷衍着吃饭，自己不能不应允下来。自从下了老虎车，他本能地在人丛中躲避着碰撞，心里却不住闲地盘算着。

他到这个地方五六天以来，他一个人没敢在晚间出来闲逛。幸得杜烈给他在靠海边的地方赁到半间屋子，是一片大房子入口的旁边小屋。左近是穷人多，好一点的像镇上与城中的买卖人、人力车夫、码头上扛

货包的工人，还有小饭铺、纸烟店、小客栈，所以大有与他的妻子蹲在那半间木屋里还能安心。也有拖着髻子挽大袖子的女人过来与妻说话。白天他溜到通行老虎车的马路上看热闹，晚上出来这算头一次。

他奇怪那些男男女女为什么穿得很明亮整齐地到街上纷忙？各种车子上，各样的伟大建筑物的门口，和充满喊破喉咙的豁拳声音的楼上，全是鬼子衣服与绸缎装裹的，颜色、花道，已经耀得他的眼光发花。还有到处都是的强烈的灯光，与那些戏院、商铺门上的红红绿绿的彩光，一闪一灭地映照着。耳朵一时都清闲不了，分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发音。街道中心的柱子，柱子下面挥着短棍的警察，看样谁都比他还忙。他想这多么幸福的人，为什么忙得比他这没有地方吃饭的苦人还厉害？他可惜没曾把这件事问问杜烈。

还有大商铺的陈设，奇异的窗饰，电影院门口的无线电发音机的怪唱，各种皮色外国人的言语，大有的神经在这样的雾围中简直有点狂乱了。

他忘了思寻，也失却判断的能力，只是任着腿直走。由于经过长途汽车中的警告，他时时提防着妨害别人。

一直求问着摸到他那临时的家，他才明白，虽然同在一个大地方里，却分出若干世界来。这条僻静脏窄的靠海街道，灯少得多；不是有特别事，老虎车也不会从此经过。全是尘土罩满了的小玻璃窗子，紧紧挨靠成堆的小屋子，街上的尖块的石子映在淡薄的灯光下，如同排列着要吃人的利齿。几个喝过酒的短衣人沿街唱着，与楼上的破留声机片子的二黄调合在一起。

大有认清了这条街，沿海边的铁栏杆走，可以看得见披了黑衣的大怪物身上有几百点帆船的小灯光。无力的退潮撞动海边石坡的响声，他听得很清晰。

由繁华的大街到这里来，大有提起的心骤然放下了。虽然不像在陈家村的清静，他却认为这是他还能够暂时安居的地方。左右有可以比较着说得上话的人，与看在眼里还不是十分奇怪的物事。没迷失在那些有香味与华美衣服的人群之中，他感觉到片时的快慰。

幸而在杜烈家喝过几杯好酒，虽然时候晚了，在海边的冷风里走还不觉得怎么畏缩。远远听见闹市的嘈杂声音，尖锐的、宏大的、低沉的、凄凉的，分别不出是什么响叫。回头看，是一团迷雾罩在那片高矗的建筑物上面，迷雾层层，弥漫着微红的光彩，仿佛是下面有了火灾。他知道在那片迷雾中有多少人的快乐去处，吃的喝的，还有种种他所不懂的玩意儿，比起这海边穷街的凄冷，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世界。然

而这比起他生长的乡村来呢？他以为那些白杨树、榆树、柳树围绕的荒村，虽然没有那片迷雾下的种种东西与他们的快乐，却比这又脏又乱的海边好得多！稀稀落落的灯火，直爽亲切的言语，炕头上的温暖，夜的沉静，无论如何，还是自己的故乡能够令人怀念！几天以来，这海边一带的情形他已经完全熟悉。不大见穿鬼子衣服与华丽绸缎的男女，可是酗酒的醉鬼，好争斗的船夫，专门乱唱与调弄妇女的青皮，臭水、鱼腥，满街上没人收拾的垃圾，还有捡煤核的穷孩子。除他们外，整齐漂亮的“上流人”谁肯从这里经过？也有像自己一样从乡间来的安分老实的农人，而在这里更多的是被这都市原有的罪恶冲刷过的贫民。他们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因环境的逼迫学会了种种方法，玩弄、欺负他们的伙伴。

大有觉得海风拂在脸上，脚步一高一低地踏着尖锐的石子，突然一股无名的悲哀在心头激动。他为什么流离到这个古怪复杂的地方？为什么舍弃了自己的好好乡村和房屋？更追念上去，他无故地卖去了祖宗的产业，领着妻子跑出来，找罪受？他又想：他空空地向大地方乱撞，还不及宋大傻能够单人独骑地找好处。又怎么自己没有杜烈那份手艺，到工厂里去……他怀念着、悔恨着，又想到那些扰乱乡村的匪人，那些征收捐税的官差，以及镇上的绅董……他是被许多人在暗中居心把他挤出来的！然而……他迷迷惑惑地乱想着，从身旁有个短小的暗影一闪，即时那个影子在他前面停住了。

“喂！你走错了路了！”

大有被这突来的细声叫住，借着电灯光看看，身前站着一个穿深蓝布袄青绸子棉裤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向自己笑。

不是灯光照着，他一定认为她是海边的女怪了。她的厚厚的面粉，涂得近乎发黑的红唇，一个松大的发髻拖在颈上，从那些头发中放出一股似香似臭的气味。他不明白天这样晚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海边的路上走。

“路，没错！我是到元兴里旁边去的——谢谢你！”

大有觉得在这种地方他必须学着说那句自己说不惯的客气话。

“你这个人——不懂事！你跟着我走才错不了。哎！你手里拿的什么？那么紧！”女人渐渐挨近他的身旁，红晕的大眼睛里放出妖笑的光彩。

“没……有什么！”大有想着快走，可是女人靠在前面像同他开玩笑，挡住去路。

“你瞧，谁还会抢你的不成！你难道没看明白我是一个女人？一个老

实的女人呀！”

大有被她的柔媚声音感动了，他便怯怯地道：

“从朋友那里借的……”

本来还有“东西”两个字没说出来，女人又笑着抢先说：

“不用说，是借的钱！一个票角子我早已看见了。”

大有听她说出来，才慌张地举起右手。女人的眼光真厉害，果然在手掌中有一角的纸纹没曾握紧。他便老实说：

“是借的钱！我家里等着下锅。这是跑了半天路的……”

“不用再说啦，你道我会抢你的？走吧，我给你领路！”

女人像很正经地热心给他引路。大有正在拿不定主意，又找不出什么话来辞她。女人毫不客气地前进一步，简直拉住他的右手。他是头一次被女人这样地困窘，即时背上发出了一阵急汗，恰巧海湾的街道转角处有几只皮靴走过来，还夹杂着枪械拄地的响声。女人死力地推他一把，转身快走，抹过一个墙角便如妖怪似的没了踪影。

大有吐了口气，更来不及寻思这是一件怎样奇突的怪事。他刚刚举起腿来，迎面走过来两个巡逻的警察。他们提着步枪不急不缓地向前，正好与大有相对。大有额上的汗珠还没擦干，脸色红红的，举止失措的神气。

“站住！哪里走？”

大有被他们的威严喊声吓住了，右手更偏向身后藏躲。惯于侦看神色的巡逻警，对于这么慌张的乡下人还用到客气？

“手里什么东西？藏！”

枪已横过来，有一个向前走一步转到他的身后，大有这时只好把右手伸出来，把紧握了多时的一张绿花纹票纸摊在掌心。柔柔的纸张被汗渍湿透。巡逻警取过来互相看了一看，又打量了大有一会儿道：

“五块，你哪里来的？怎会这样神气？”

大有吞吞吐吐地把到市外借钱以及刚才碰到要给自己引路的女人的事全告诉出来。他眼看着那张有魔术的纸币已经捏在一个警察的手中，他更说不痛快，听去仿佛是现造作的言辞。

警察哪能听他这么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的话，横竖是得到街上去尽他们冬夜的职务，问明了大有的住处，叫他领着他们到家里去。

票子却放在一个警察的外衣口袋里。

大有这时不是被人家领路了，他得领着这两个全身武装的勇士到自己暂时的家里。最令他难过的是那张绿花纹纸币，他一边走，却嗫嚅着道：

“票子……是我借来的！”

一个左颊上有红记的警察向他笑了笑道：

“谁凭空会抢你的，你明白吧，咱们干吗？夜晚出来巡逻！送到你家去，保险，还不好？你等着，到时候交代你不晚……瞧你这样儿还是雏子。”

大有低了头不敢再说什么，他明白这两位巡逻的老总对他起了疑心。这事不好办，说不定钱难到手还得吃官司。他觉得有点抖，皮肤上冻得起了冷疙瘩。

然而他也有他过去的经验，知道现在哀求是无效的，每到事情没有转圜的时候，他的戆性也会跳出来去对付一切。他觉得对于有武装的人小心乞求并没有用。所以他虽然遇到这样的意外，却默默地在前面走去。

“还会有女人在这海边上，多冷的天。”一个警察把老羊皮外衣的领子往上提了一提。

“也许是胡混的出来找食？”在左边的一个答复道。

“那么就偏找到这五块大洋的主顾？”

“哈哈……哈哈……”这两位勇士似乎找到了开心的资料。

这时大有的汗全消失了，也觉不出冬夜的寒冷，他只觉得有一颗活热的心在胸中跳动，而周围的空气像要阻住自己的呼吸。

路不远，不久他们都到了他的小板房前面。叫开门，大有的妻因为路上坐小船头晕，又生过重感冒，卧在木板上起不来。孩子蜷睡在墙角的草窝中如一只小狗。

费了多时的工夫，两个警察问过大有的邻居，那些开小杂货店与挑水打扫街道的工人，都说他是新由乡下搬来的，别的不敢保证。幸而有一位中药店的老板，对他们说：

“你看他这个样也不是歹人。土气是有的，我记得来给他租房子的是一个姓杜的工人，最好你去打听打听他的房租先生，想来姓杜的一定跟他熟……”

这几句话很有效力，热心的警察便留下一个守在大有的小木房里，那个去了不多时，回来道：

“那位先生说他是个新上来的种地的人。姓杜的有这么个人，走吧……”

又回头对大有说：“日后你也大样点，别自己找麻烦！”

就这样他们吃过药店的两口淡茶，便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张纸票早已放在大有的窗台上面。

大有始终没对这两位警察说什么话，事情过了，对门中药店的老先生戴着花眼镜在柜台里对他说：

“你这个人非学习学习不成！你应该谢谢他们！不是遇到好说话的，非追问到底这事完结不了，你可不能够说他们不是。你还太土气了，总得留心！在外是不容易混的！”

老先生是这所药店的老板，也当着中医，胡子一大把，对于一切事都有个把握似的。大有看着他便想起了死去的爹与现在不知怎样的陈庄长，所以这时听了老人的告诫，虽然自己也有自己的牛性，可十分感激！

到房子里看着妻吃过老人给开的发汗药，他方得空回想这半天的事，对着那盏五烛光的黄电灯发愣。

二十三

从樱花路的北端，大有与杜烈并排着往小路上走。杜烈的妹妹因为同一个熟识的姑娘在后面说话，没得紧追上来。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恰好是樱花落尽的时季。细沙的行人道上满是狼藉的粉色花片，有些便沾挂在平铺的碧草上。几树梨花还点缀着嫩白的残瓣。北面与西面小山上全罩着淡蓝色的衣帔，小燕子来回在林中穿、跳。在这里正是一年好景的残春，到处有媚丽的光景使人流连。这天是五月初旬的一个星期日，虽然过了樱花的盛开时期，而这个大公园内还有不少的游人。

“大有哥，到底这儿不错，真山真水！所以我一定拉你来看看。难的是找到个清闲的日子，可惜嫂子不能够一同来。”杜烈把一顶新买的硬胎草帽拿在手中说。

“亏得你，我总算见过了不少的世面。唉！像咱终天地愁衣愁吃，虽然有好的景致心却不在这上头。”

大有经过几个月生活的奋斗，除去还能够吃饭外，他把乡间的土气也去了不少。穿上帆布的青鞋，去了布扎腰，青对襟小夹袄，虽然脸上还有些愣气，可不至于到处受别人的侮弄了。他在乡野的大自然中看惯了种种花木的美丽，对于这些人造的艺术品，心中并没曾感到很大的兴趣。他时时想：现在的小买卖能够养活他的一家，聂子幸而有地方吃东西做学徒，他可以不用愁天天的三顿粗饭，而且还有点余钱，能添几件布衣。可是后来呢？后来呢？他那好蓄积的心并没因为移居到这大地方便完全消灭了。乡村中不能过活，拼着一切投身到这迷惑的城市，既有了生活途径，不免发生更高的希望了。所以他这时答复杜烈的话还是很淡漠的。

杜烈——那年轻的沉重而又机智的工人，用左手摸了摸头上的短发笑了。

“无论在哪里你好发愁，愁到哪一天完了？如果同你一样，我这个有妹妹的人担负更重，可不早变成少白头呢！”

“你不能同我比。”大有放缓了脚步，软胶底用力地踏着小径上的乱草。

“怪！你说出个道理来。”

“别的不提，你多能干——你能挣钱！每个月有多少进项！”大有坚决地说。

杜烈大声笑了，他也停住脚。

“等一等我妹妹来你可以问问她，我一个月除掉一切费用之外还余下多少？你别瞧一天是几角，算算：吃、穿、房子，咱虽然穷也有个人情来往；高兴工厂里出点事给你开格？你说像我这么不僧不俗的还有什么可干？”

杜烈停一停又叹口气道：

“你巴不得到工厂里来，不到一山不知路苦。论起来我还真够受呢！一天十个多钟头，在大屋子里吃棉花末，一不留神手脚就得分家，死了还有人偿命？风里雨里都得上工，哪怕病得要死，请假是照例地扣钱。这还不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知道铁路那一头的大城里叫矮鬼子收拾成个什么样？沿着铁路成了人家的地方，任意！咱还得上他们的工厂里做工！动不动受那些把门的黄东西的监视！唉！大有哥，你以为这口饭好吃？可是就算我单独停了工，怎么办？我同妹妹都得天天吃饭，而且我在这工厂里另外还有点打算……”

他正发着无限的感慨，眼望着前面山腰里的高石碑，他的妹妹从梨花树底下走上来。

她穿得很整齐，却十分朴素。青布短裙，月白的竹布褂，一条辫子垂到腰下，在黑发的末梢绾了一个花结。她在这里已经年半了，除学会包卷纸烟的本事，也认得不少的字。她白天到工厂里去，夜间在一个补习学校里读书。她才十九岁，平常对一切事冷静得很，无论如何，她不容易焦急与纷乱。读书，她的成绩很快地进步，她比起杜烈还聪明，一样有坚决的判断力。

“说什么，你们？”她轻盈地走到小径旁边，攀着一棵小马尾松从不高的土崖上跳下来。

杜烈蹙着眉把刚才自己说的话重述了一遍。然而他却注重在后头话里的感慨，忘记了辩驳大有说他能多拿钱的主题。

“哥哥，你说别人多愁，你还不是一个样！白操心，空口说空话，值得什么？这点事凡是在人家工厂里干活的谁觉不出？连提都用不到多提。‘帝国主义’并不是说说能打得倒的！可又来，若只是混饭吃，难道不能另找路子生活？说什么，我们走着瞧吧！”

大有虽然见过杜英——她的名字——有几次，却没曾听到她有这么爽快的谈话，只知道杜烈向来称赞这女孩子的能干。这时她说的话自己有些听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无从答复。

“我何尝不明白，不过想起来觉得难过！”杜烈长吁了一口气。

“所以啦，一难过喷口气就完了，是不是？”她微笑着说。

“又怎么样？”

“怎么样？咱得硬着头皮向前碰！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哥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书上讲的理何尝错来，岂但矮鬼子会抖威风？”

她用一排洁白整齐的上牙咬住下嘴唇，没施脂粉的嫩红双腮微微鼓起，一手捘着发梢。她那双晶光美丽的大眼睛向前面凝视，似乎要在这崎岖难行的小道上找出一条好走的大路。

“是呀，我也听说过一些道理，可是咱懂得又待怎么样？现在还是得替他们做牛做马……”

她笑着摆一摆手：“走吧，这不是一时说得清的。人家在那边杀人、放火，干吧！横竖现在咱得先瞧个准！奚大哥，你再听咱的话便闷坏了！”

本来大有自从到这个大地方来就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就连在他那份小生意的交易上都不够用。一样是穿短衣服的朋友，他们谈起话来总有些刺耳的新字眼与自己不懂的事件。甚而至于自己的孩子到铁工厂去了两个月，也学会了不少新话，有时来家向大有漏出来，也给他一个闷葫芦。现在听杜英随随便便说的这几句自然不全了然。他不免有点自伤，觉得这个复杂、广大、新奇的地方，像他这样十足的庄稼人是过于老大了！

“什么道理？说得起劲，咱一点都不明白。”大有向杜英说。

“唉！咱明白什么？谁又会识字解文地懂道理？现在怎么说？哥，过几天再讲，是不是……”

后面的梨树旁边有人笑语的声音，杜英回头看看，向她哥哥使个眼色，便都不说话。沿着窄路往小山东面转，大有也跟在后头。

原来后面有一群小阔人似的游园者，刚从樱花路上走过来，花缎的夹袍男子与短袖子肥臀的女影，正在娱乐他们的无忧虑的青春。

路往上去，道旁更多了新生的植物。覆盆子、草绣球、不知名的小黄花，在大树下自由地迎风摇动它们的肢体。这五月的阳光似将它们熏醉了。小鸟成群在矮树中飞跳，时而有几个雏燕随着大燕子掠过草地上寻找食物。没有草木的土地也呈现出令人可爱的温柔。大有虽然不是诗人，他更不懂得应该怎样去作这春日收获的赞美，然而这样微茫的感触他也不是一点没有。虽然他见惯了乡村中的大自然，质朴、坚壮，没有这么人工的精细与幽雅。他踏在那经过人手的调制的草径上，他联想到刚才杜英这女孩子的摸不到头脑的话。他觉得从乡间挪移到这里来的不

论是花木还是人，都有变化。到底什么力量使它们变得这么快？何以自己老是这么笨？虽然从乡下来已经五个月了，虽然也知道有汽车、电灯、电话与许多新奇的衣服，然而自己仍然是得早起晚睡，提着篮子到各处兜卖菜饺。一天天愁的是钱，吃的是粗面、萝卜干，更使他念念难忘的是自己的破败乡村与那些终日忧苦的男女面容！他回想着，却看见杜英与她哥哥比他远走了十多步，低声说话。那女孩子的声音很细，稍远一点便听不清楚。大有也不急着往上追，他总觉得杜英是个不好惹的姑娘。离开乡间不过两年，学得多外调，谁知道她那小心眼里藏着什么？“女大十八变”，自是有的，像她这样可也少，比起久在外面的杜烈来还见老练。

在后面他已经看见他们兄妹坐在那个早已望得到的大石碑的层台上，他便紧走几步，也从小路上赶到。太幽静了，这半山坡的树荫下，简直没有一点声息。连吹动柳条的微风也没有。几株落花的小树像对着这大石碑擦眼泪。阳光映照着高高的碑顶，在金黄的耀光中闪出一片白色的辉彩。地方高可以下看那片阔大的公园，杂乱颜色的小花躲藏在绿色中，起伏的波光，远处有三点两点的红色白色的楼房，像堆垛起来的，粘在那些山坡与山头之上。向西南看，一线的碧绿的海岸，蜿蜒开没入东方的山脚里。大有也有些累了，坐在下一级的白石阶上，端详高大的石碑上深刻的几个大金字。

“这就是忠魂碑？咱不是说过——现在他们大约又得在T城另立一个了！”杜烈说。

“打死了，立碑，偏偏得立在中国的地面上？”大有直率地回问。

“一样是受逼迫，替军阀效力的。这里就是个样子。死了，主人给他这么一点‘光彩’，好叫后来的学着。”杜英轻藐地望着这大碑。

“怎么效力？人家是来争光的！”她哥哥像居心反驳的声调。

“是啊，争光？却是给兵官们争的。一辈子当奴才有什么光？”

“依你说——就是谁也不当兵，像中国怎么办？”

“你说中国，中国被迫做奴才的才多呢。中什么用？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这是日本青年人的‘忠魂碑’，铁路的那一头现在他们用大炮刚刚毁完，怎么样来？”

杜烈没答话，她用一只红嫩的手托着腮道：

“顶苦的是许多被逼的奴才！日本人，日本那些像有个劲的兵，到这里来，拿刀拿枪与中国的老百姓拼命，还不是给军阀们出傻劲？中国人，不用说，就是他们有什么荣耀？”

“你这些话说得不是在云彩眼里？”杜烈摇头，似在嘲笑妹妹的虚空

理想。

“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老实人给人家逼着当奴才，我看也当不长久。”

她的理解力与她的环境，把她这么一个乡村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新的思想家，在大有想来是不能了解的。他只觉得女孩子在外面学野了，连哥哥的话也得驳回。她想怎么好？谁知道？大有在这半天的闲逛里，到现在对于好发议论的杜英微微感到烦厌。他又想：年轻的男女到外头来，不定学成个什么样。聂子在将来也会比杜英变得更野。他又记起了小葵，怪不得陈老头平日对于年轻人出外，总摇着头不大高兴。他想到这里，望望杜英，她活泼地转着辫梢，略有涡痕的嘴角上现出不在意的微笑。

“有一天，”忽然她又说话了，“总得把这个石碑推倒铺马路！”

“哈哈！来了大话了。”大有忍不住了。

“也有一天，中国人都起来……都起来……”她没来得及答复大有的话，杜烈却坚决地插上这一句。

“哥，我说的是另一个意思……”

“倒是你哥哥说的还像大人话，你有点孩子气。”大有想做一个正当的评判者。

“真的吗？你还不懂。”她斜看了大有一眼。

他们正谈得高兴，前路上微微听得到皮靴铁后跟的沉重响声。他们都明白一定是住在旧德国兵营的日本兵。想起他们这些日子一批批地经过马路，或在夜间随意布岗的凶横情形，杜烈与大有便都停止了议论。独有杜英仍然转着辫梢，不在意地微笑。

渐渐地走到下层的石阶，十多个挂了刺刀的黄衣兵，都年轻，互相争辩似的高谈着。每人手里有一张纸。及至看见大有这三个下等的“支那人”坐在上层的石阶上，有几个仿佛用力看了他们几眼，互相谈着。从大有三个身旁走上去，有的把手里的白纸展开慢慢地看着走。

杜烈面色红红的，首先立起来，大有与杜英随在后面，他们便从日本兵来的绿荫小道中走下山坡。

他们不再向公园中转弯子，里面已经有许多身穿华丽衣服的男女。杜烈引着路，从公园东面往小山上走，当中经过一条窄狭的木桥。这一带没有很多有花的植物，除却零星的几朵野杜鹃外便是各种灌木，比人高的松柏类的植物很多。愈往上去，绿荫愈密，人身上满是碧沉沉的碎影子，树下的草香被日光蒸发着散在空中，使人嗅着有一种青嫩的感觉。

“哥，下石阶时你看见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那张白纸。”杜英微微喘着气。

“怪气！一个人有一张……”大有表示他的疑念。

没等杜烈答复，她便抢着说：“我留心看得很清楚，一张山东沿海的地图，上面有这四个中国字。不是说他们到这边来的，每人有本学中国话的本子，一张地图？可不假。”

“真厉害，什么人家不知道。”杜烈老是显出少年似的愤慨。

接着大有在山顶上申述他的经验。

“前天夜里闹得真凶。我住的隔东站不远，一夜没得睡觉。火车啸子直吹，从没黑天到下半夜。有的说是载日本兵，有的说是铁路上败下来的中国兵，人声、马叫，乱成一阵。没人敢出去看。明了天才知道真是败回来的中国兵。你说，这回乱子可闹大了！现在火车上都是日本兵押车……也怪，这里在白天就像太平世界，只看见逃难的一堆堆地从车站往马路上跑……”

“乱子大！我想这回咱那里就快全完了！”

“那里不在铁路旁边，还不要紧。”大有盼望故乡的太平比什么事都重要。

“你想错了，”杜烈扶住一棵发嫩芽的七叶枫道，“由南向北的大道，军队来回的次数多，你忘了，哪一次乱子咱那个地方不吃亏？这回出了日本人的岔子，铁路的那一头大炮还没放完，这一来在铁路这面的军队成了没头的苍蝇，随地为王，谁都管不了。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也没剩……”

杜烈不像大有那样，他更有深远的思路。杜英弯腰走上来，冷然地说：

“又骂了，这能怪谁？”

“日本人！”大有简单地断定。

“你以为日本兵不来，那些东一队西一队的乱军就不敢在地方上为王？”她的问话是那样冷峭，令人听去不相信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说得出的。

“你怎么知道？”大有愕然，说出这句笨话。

“这不是她的孩子话，大有哥，难道你在乡下这些年岁还不明白？不过趁火打劫，这一来无王的蜂子更可横行。那几县的兵败下来，一定要经过咱那边——说起来，唉！也不必只替咱那个小地方打算盘！哪里能够安稳？这年头老百姓吃碗苦饭简直是要命……”杜烈撕下一把微带紫色的嫩叶，用两只手挼搓着。

大有在杜烈的提醒之下，想起了陈家村的一张张的画图。他临行时一只水瓢丢在锅台上面，一段红蜡还躺在炕前的乱草里……陈老头扶着拐杖满脸病容，徐利的失踪，舍田中奚二叔的孤坟，还有那许多的破衣擦鼻涕的小孩子，瘦狗，少有的鸡声，圆场上那一行垂柳，残破的学堂中的血迹，哭号的凄惨……现在呢？怕不是变成了一片火场！尤其是他自小时候亲手种植的土地，可爱的能生产出给人饱食的庄稼土地，依他想，一切东西都不比地里的生产重要。城市里什么东西也不缺乏，穿的、玩的，种种他叫不出名字的那许多的样数，可是谁不得吃米面？没有土地生不出食物。他觉得如今这片火灾要将那些土地毁坏，把庄稼烧个精光，他的难过使他几乎掉下泪来！自然，他在这海边的地方鬼混，用不到靠土地吃饭，他的余剩地亩已经典与别人，正逢着这样坏的年月，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呢？

杜烈看着他呆立着不说话，两眼向西面望，像是骤得了神经病，便走近拍拍他的肩膀道：

“你看得见吗？海那边就是你来的路，那片小山现在成了匪窠。”

大有迟疑了一会儿，答复出几句感叹话：

“杜烈，怕咱没有回去的路了！这样弄下去，还得死在外间不成？”

“又来了笑话，怎么回不去？像咱怕什么，无有一身轻！就算回不去，我可不像你一样，哪里不是混得过的，还有什么故乡？”杜烈嘲笑而郑重地说。

“谁还想常在外少在家，祖宗坟墓——人终是有老家的……”

杜英采了一把红紫的小野花，还弯着腰到草堆里找，她并不抬头，却说：

“家？要家干吗？奚大哥，总是有些乡下气。”

“咦！怎么家都不要？不管是乡下与大地方的人谁没有家？”大有听见这小姑娘的话觉得太怪了。

“你在乡下的家难道还没受够？”她的答复。

大有总以为像她这么眼尖口利的姑娘不是正派，他索性不再同她讨论。仰头看了看那片晴暖的天空，他首先从小山顶上往下走。

杜英与她哥哥似乎也被这么暖的残春熏烘得有点倦意，懒懒地随着大有从满是枝叶披拂的山路上下去，脚下有不少的虫蚁，石角上微微冒些苔点。

他们经过半小时的时间，已从市外的小村庄转到较为繁盛的T市东区。这里虽然没有许多大玻璃窗子的百货店与穿得很时髦的男女，然而过往的长途汽车，放工后的男女，小贩，杂耍，地摊，却也很多。虽然

是二层楼与平房多，也显见出一个城市的较偏地带的情形。

他们都抹着额上的汗滴，呼吸着没有修好的马路上的飞尘。起初沿海边种番薯的沙地，走向有矮房子的街道。海面的阳光炫耀着他们的眼睛。那淡蓝色安静的大海，远远点缀上几只布帆渔船，是一幅悦目的图画。大有对于这样美丽的景色还少见，在他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慰悦。可是还有比乡村间并不少的光背小孩子在大道旁边，逐着煤鬼的小车沿路捡煤块。大有到T市以来，因为住处关系，见的这种事特别多。一样也有散学的学童，在这星期日过午，有父母兄姊牵着手，领着小洋狗，花花绿绿的衣服，似乎是往游戏场与电影院。这些孩子，白白的皮色，活泼的态度，有的看去像是些小绅士、小摩登小姐；在他们身旁就是另一群：乌黑的嘴唇，眉毛，赤脚，破裤子，手上满是煤屑与泥垢的“小流氓”。惯见的现象，在这里一点都不稀奇。然而大有在刚刚远眺海天的风景后，见到这些十字街头的孩子，他的质实的心中不由得格外纷乱。把那令人悦目的景物压在这些各一个世界的孩子的情形下面了。

大广场中长途汽车已经停放了许多辆，来往在路上的还是不断。路旁正有一辆推煤车，车夫从黑口里露出两排白牙，瞪着眼同那些“小流氓”用劲吵闹。一个巡警走过来，手中的短棍早已高高举起，那群十个多“小流氓”便争着往道旁跑。其中有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各人抓着一个小小的麻袋包，从广场的东角上窜，想由小道上溜走。他们没留心到道上的行人，即时撞倒了一个四五岁的红花衣服的小小姐，还把她那父亲的淡灰哔叽直缝裤子用手抓上一个黑印。人声闹起来了，喊打喊拿的包围中，这两个“小流氓”终于被巡警扣住了两个的脖颈。西装绅士走过去给了他们两记耳光，经过巡警的赔礼才算完事。他抱起啼哭的小小姐，用花手帕温和地擦了她的眼泪，然后回头叱骂着，才甘认晦气似的走了。

从人丛中，巡警将这两个含着眼泪的“小流氓”带走，路旁看热闹的人却笑成一片。杜烈跂着脚往前看，杜英不说什么话。大有忍不住回头问她道：

“这算什么，巡警还得拿孩子？”

“小贼嘛，不会同大人一样办！”

大有不禁嘘了一口气。杜英哼一声道：

“瞧见了吗？没钱的人家连孩子也是贼！”

“他不应该再打他们两巴掌！”大有只能从哀悯上着眼。

“你这个人，两巴掌算得了什么？”杜英对于他的话简直是在嗤笑了。

大有觉得这女孩子这么精明，却真不知人情！正在要同她辩论几句，忽然路那边的人丛中有人对他们喊：

“喂……喂！”

“大有……哈哈！真巧！”

大有一抬头，宋大傻的便服、面貌，恰好映现在路旁的林檎树底下。他身左边站住一个没戴帽子穿蓝大褂的青年，正是去年在警备队里认识的祝先生。

这一来连杜烈也从人丛中退回来，久别与不意的相逢，使他们十分高兴。

沿着宽广的汽车道，他们且走且谈。

在大有的惊讶疑问中，他才知道宋大傻与祝先生已经从城里到这边五六天了。没处找他们，可因为“小流氓”的滋闹遇在一起。大有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城中领队伍，跑出来干什么。

“这话嘛，可不是三言两语交代得完的。总之，咱都不干了！现在成了闲人。”大傻说。

“怪，好好的事为什么丢了？又不像我——大约你这个鬼灵精又有什么打算？”

“打算自然不是没有，在路上可不能谈。再一说，你瞧这是什么时候，还混什么？！”大傻颇有意思的答复。

“什么时候？你说的是日本鬼子进兵，杀人，乱得没法办？在大树底下说风凉话，咱就不信有那回事。一天不干活一天没饭吃！问问杜烈还不是这么样？我更不用提了。像你们当小老总的，有闲手，总好办事。”

“哈哈！大有这老实人到大地方来也学坏了。看，话多俏皮！我，大傻当了一年半的营混子就剩下两身军服，不信问问祝先生。他什么都明白，话说回来，叫作‘人穷志不穷’。”

大有把青布鞋用力地踏着马路上的碎沙道：

“好！好个‘人穷志不穷’。怕你将来还有师长军长的运气？祝先生，你也信咱这乡亲说的不是吹大气？”

不多说话的祝先生，他那清疏的眉尖老是微微斗着，黄脸色上仿佛有一层明明的光辉，下垂的弯嘴角像包含着一些智慧。他正在马路上眺望，听见大有的问话，转过脸来道：

“你们真是‘他乡遇故知’，谈得那么痛快。你别瞧不起宋队长——宋大哥，真有他的！吹大气也不是坏事的。实讲，我在县里也待过一年，一切都明白，如今也应该出来看看！他是听我劝的……”

“唉！还是祝先生劝他出来的，你们究竟要往哪里去？”

“要走海道才上这里来，明后天有船就走。”祝答复得很简洁。

“到上海还是到烟台？另去投军？”杜烈来一个进一步的质问。

祝先生微微笑着，把杜烈兄妹估量了一回道：

“都不是外人，我听宋队长说到杜老哥的为人——投军吗？也是的，可不是到上海，也不是北下……”

“那么怎么说要坐船？”杜烈的疑问。

“怕是往海州吧？”杜英久没有说话的机会，她只好静听这四个男子互相倾谈，这时她才得掺入一句。

祝先生与大傻不约而同地瞪了这活泼的女孩子一眼。祝即时另换了一种话。

“管他哩，快到街里了，这边的路我很熟。往那边去是向××公园，靠近机器场的那一个，到僻静地方歇歇脚不好？”

这显然是要把刚才说的话丢开，不愿意在行人的大道上续谈。大有很奇怪先生的神气，鬼鬼祟祟的事他平生没办过，更不知道为什么有怕人的话。这情形独有杜英明白，这伶俐的女子，她像了解这两位客人去干什么。

忽然大有记起了一件要事，他赶在问大傻道：

“怎么忘了！你该知道咱那村子的事吧？”

“怎么不知道。前一个月我还到镇上去出过一次差，见了面可没对你们说一句。咱村里现在安静得多了，因为当地匪人成总的都到南边去聚成几个大股，听说暗中编成了游击队。”

“游击队？投降了吗？”大有不相信地追问。

“有人说是南军——革命军，派下人来招的。由这里暗中去的联络，叫他们把实力聚合起来，不要乱干，等待着举事——这是真的！我在城里知道得很详细。”

“好，那么一来有平安的日子过了。”大有近乎祷祝地赞美。

杜烈摇摇头说：“到头看吧，过些日子还不是一个样！”

“你这个人说话不中听，土匪里头也有好的！”大有的反驳。

杜烈没答复。他妹妹将长辫梢一甩道：

“这不在人好不好呀！奚大哥看事还与在乡下种地一样，以为没有变化……”

大有想不到自己质直的希望碰到他们兄妹俩打兴头的话，便竭力争辩道：

“你们不想回乡下，自然不往好处想。横竖乡下人好坏与你们没有关系，烧人，发火，扯不到这里来……”

祝先生听见两方的议论，便把他的左臂向空中隔一隔，替他们解释。

“别吵嘴，都说得对！乡下的太平现在讲不到，可是说将来……啊……且等着看！”

“这都是后来的话，不忙，我还没说完村子里的事。有两件一定得先说：陈老头如今成了废人了，几乎是天天吐几口血，事情也办不了。可是吴练长不许辞退！徐利……”

“啊呀！徐利——徐利究竟到哪里去了？”

自从大有冬天离开陈家村的时候，前七八天便不见这个年轻力壮的青年的踪影。虽然他伯父还得在破团瓢里等候他这善良的侄子给他买鸦片过瘾，谁知道他为什么走了哩！连大有这样的朋友都没得个确信。这是个哑谜，大有一直闷到现在。一听见大傻提到他的消息，便喜得快要跳起来。

大傻放低了声音道：

“徐利这一辈子不用回到家乡去了！吴练长家烧房子的一案轰动了全县，他有多大的势力！还不尽着量用？直到后来，去年年下才有了头绪。”

“唉！与徐利……”杜烈猜测的话还没说完。

大傻点点头道：“一点不差！被镇上保卫团的侦探找到了门路，那大风的晚上爬过圩墙放火的说是他——徐利！”

这突来的消息简直把大有听呆了，他停止了脚步大声道：

“血口喷人不行啊！徐利不见能干得出……”

“咦！你还不知道咱那练长的厉害？没有证据他还不办，可是犯在他手里，没有别的，家破人亡，那才是一份哩！证据听说是挂在城墙上的绳子，又有人早上看见徐利从镇上的大路到村子里去。最厉害的是在吴练长的花园里捡得一个旱烟包。案子从这些事情上破的，可是徐利也真是个家伙，不到年底他早就溜了。总是年轻，他没想到镇上的保卫团与县里的兵会与他家里算账！全抄了！一条破裤子也没剩。幸亏许多人求着情，没把那徐老师捆起来，只把他的两个叔伯兄弟全押在监里。但可怜那老烟鬼也毁在这一抄上……”

杜烈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样，也吓死了？”

“徐老师也是个角色，他倒没被兵士的抄抢吓倒。他硬争着去给他侄子抵罪，想放回那两个孩子——什么事不懂的年轻庄稼孩子。不行！他们说老头子是好人，老念书的，单要年轻的男子。这么一来，许多人还得颂扬吴练长的宽厚，究竟对于老人有面子！可是到底怎么来？白白地

把那火性烈的老人家气死！不，简直是害死！抄家的第二天下午，他将积存的烟灰——谁知道有多少——全咽下去，这一回就过了瘾！”

“啊呀！这一家全完了不是？”杜烈问。

“不用往下说，到现在，徐利的两个兄弟在监里，隔几天得挨刑，要逼着他们献出来。”

大有没说话，黧黑的脸全发了黄，手一伸一伸地仿佛得了痉挛的急症。突然他大声叫道：

“放火，放火，也该呀！谁不知道乡下摊的兵款落在那个东西手里有一小半。该呀！可惜那把火没烧个精光……”

他像是受气，又像是失了心神，高声大胆地叫着，连轻易不肯说的骂人话都带出来。

杜烈与大傻互相递了个眼色，一边一个把大有夹起来，急急地前去。杜英脸上很冷静，她听见这么残酷的事，像刚才看见巡警捉“小流氓”似的，并没发什么议论。祝先生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跟着杜烈一伙往××公园的偏道上去。

二十四

“快点跑！到那里多给一角，说是多给一角啊！”大有在热气弥漫的夏夜中沿着海边的马路跑，口是合拢不上，额角上的汗滴一直流湿了那件蓝布号衣。不知道坐车的年轻太太为什么事，这么要急，一上车就催着加快，到这时才说出添一角钱的这句话。大有的脚下也勉强加了速度。他一面顺着往安乐饭店的路跑，脑子里却在设想：

“什么事？半夜三更地直窜。她家里明明有汽车，可不坐，老爷没出门——也许一会儿到俱乐部？多一角钱可以少交一角的车份，从早上到现在块把钱方凑够，除去交份还余下六角……聂子今年可以往家里交钱，一个月三块，哪怕少，只是钱就好。今儿是二十八号，明天星期六，后天他便能够把钱带回来！这一个月统算起来还不错，得预备冬天的棉衣。三块钱存起来，七月，八月，九月，到冷时还没有十多块？”

他的两条腿如同不在他身上的机械，虽然计算着许多事，有常跑的习惯却不妨事。转过一座花园里有电灯的大房子的抹角，擦过一个呆立着无聊的巡警身旁，“当”的一声车上的脚铃响了，他才从计算中醒过来。啊，不是坐车的太太的眼光快便拉过了安乐饭店。

穿着薄薄的白底小蓝花外国纱旗袍的太太，轻飘地跳下车来。嫩白的手指打开镂花小皮夹，捡出两张小角票丢到地上。她什么不说，扭着在旗袍下圆圆的屁股，走进饭店前面精铜把的大门。高底鞋踏在地板上噔噔的响声，能听得见。在车上、门口，留下的浓郁香气还没散尽。水门汀走道外静静地停放着几辆汽车。人力车有十多辆，都一字儿摆在路对面。饭店的西洋音乐正奏出都市的夜曲，楼上带宽廊的楼窗全开着，男女喧笑的欢声从窗里飘送出来。向西看，长栈桥上两列的电灯照着，愈向海里愈为明亮，形成一幅闪烁的夜画。那条黑而长伸入海里的桥上有多少年轻的跳跃，这些美丽城市中的青年，有的高歌着抑扬的二黄调，有的大声呼叫着他们的伴侣。大有放下车，从湿漉漉的肩上扯下那条粗布手巾来擦着脸上的热汗。忽然觉悟过来，又弯下腰把车子拖到对面他们那一列里去。似乎喘不动气，虽从海上时时有夜风吹来，还不能减少这快跑后的烦热。他坐在石头砌成的小道上休息，静听着同行“苦力”的谈论。

“待会儿美国兵出来，说不定谁的运气坏，拉个醉的！”

“真碰运气。我就不走运，这些醉鬼子真坏！你想从码头拉到沛泲宁路，不给钱……直到十二点——夜里的十二点！出来还是叽里呱啦一个劲儿地连唱加说，统共给了两毛钱。再要就瞪眼……他妈的！”

“一上岸就是喝酒，逛窑子，这些高个子的鬼子兵，不醉也够瞧的！”

“日本兵不用提，下地都是跑腿，坐车子，好！他们顶会算计。”

“我就不服气你这话，如果美国同日本人打仗，个照个，看不得大个子，怕不是小国的敌手？日本兵也怪，三个五个地闲溜达，就像有事。不像高个子醉而模糊地只知道乐……”

“唉！你说个照个？日本兵还打不过中国兵哩。就讲走——我当过兵，我试过，不长不短的天，从早上同着大队爬山还能走八九十里。第二天不准歇脚，又来，我跟你打赌，日本兵便办不到……”

先前称赞日本兵的小伙子突然站起来，拍着胸脯道：

“说来说去不是白费！小杨，你干过队伍，你说中国兵有本事，干什么？那一年在省城不敢同人家比试比试，一样让日本兵杀了个八开！不用提，这是个例子。别瞧着能走路，吃苦，兵大爷只能下乡给老百姓做对头。”

“你这傻小子，所以只配拉车，别的一点不在行。打仗不是个照个的把戏。枪、炮、机关枪、飞机、炸子，东西多哩，你当是你一枪我一刀就完事？”

“呸！我就不信。现在这里终天喊着打倒外国人，取消这个那个，到处喊叫，中什么用？可也好，现在这里热闹多了。新衙门添得不少，净是穿鬼子衣服的年轻老爷，还有‘女老爷'。小杨，他们像都不在乎，见了人还称呼工友，工友！可是车子拉得慢了一样挨揍。”

一群汗气熏蒸的车夫听见这位带短胡子的老四说得痛快，一齐笑了。“女老爷”是他们最感兴味的题目。在笑声中另一个口音像是江北人的说：

“如今都是成双作对的，有男老爷，便有女老爷。可也怪，偏偏咱这一行里没有女的。”

他们又接着大声笑。叫小杨的小伙子道：

“就是有，可也不能挽着胳膊腕一同拉车。”

“你不懂，闲着的时候总好说说笑笑的。”

“别瞎说了！人家是讲男女平权，是一处办事咧。”

“讲平等？为什么咱老是出了力还动不动挨揍？他们可不同咱讲平

等，讲他妈的臭男女！”

“你这东西，自己不照照脸子硬撑，行吗？”

“咦！谁是天生成的，我看硬撑才是好汉——才有好处！像咱当了一辈子的牛马还是吃不饱肚子。”

这个髭毵的老四同小杨，还有一些大有不很熟识的车夫，在这凉风习习的海岸上开了辩论会。从眼前的男女讲到他们的时局观，从野鬼子扯到多少钱的车份；老婆，人家的姨太太，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老四最是一个话头强硬的，他斥骂着一切，闪耀在眼前的那些“上等人”都值不得他吐口唾沫。有些车夫平和得多，可是他们很乐意有他这样心直口快的人，给他们吐吐气。他们争论一阵便接着腾起一阵笑声。

大有歇着颤动的两条腿，无意中听见了这些议论。他虽然没掺言，心里却也被人家的言论激起自己一些感慨。他自从去年由码头上扛货被工头开除下来，没有别的生活路子，饺子是不能卖了，挣不出吃的。没法才学着干这赛跑的把戏，已经一个年头了。想外出挣钱与回家赎回那些土地的幻梦早已打碎了，他再也不往那上头想。几回找杜烈想进工厂去吃碗饭，因为连年的风潮多，工厂里用人可并不加多，挑选得又十分严厉。他在这地方久了，知道工厂里的生活不比满街赛跑容易干。有固定的月薪，可是在那些大屋子里，人同机器是一般使用，耳、目、手、脚，没有一霎偷闲。轻的是把头的责罚，一不留心皮肉要被机器收拾了去。他过惯了农民的生活，虽也时有过分忙劳，却不像在转着、响着的机器旁边那样的劲头，那样的一刻都偷闲不得。他知道自己没有杜烈那么多年的惯习，没有本事，又不灵巧，便死心塌地地丢开了到工厂去的想法。大有从此成了胶皮团中的朋友。这个地方的生活程度高，车钱——每天的收入也还不太坏。聂子在铁工厂做学徒，每月发零花，一家人的进项比初来时好得多了。不过仍然还得住海边的小木板屋子，闻臭鱼腥的味道，一个月能够有几元钱的储藏便不是常有的事了。

自从前年路遇宋大傻与祝先生一次以后，他便没再见这两个人的面貌。只是听说几个月后大傻从南边同着一支革命军到县城里去，很热闹了一回，还惩治了几个劣绅，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人物跑了不少。大傻还常在什么地方讲演，甚至镇上的吴练长也不敢住在他那没被烧的大房子里面。那时大有确也高兴了一起，想着问杜烈借盘费回到县里去求求老邻居，想个方法使他仍旧在陈家村过他的旧日子。不知怎的，杜烈的妹妹总摇着手不赞成。谁知道这女孩子怎么看法，杜烈也说得等等看，他如果冒失回去将来要出不来。果然过了没有三个月，这支崭新的革命军调走了，连大傻的去向也没人知道。后来在县里是接着一幕一幕地演

那些循环戏。旧日的队伍都摇身变了，“党部”早已大张旗鼓地办起来，多了些新衙门……又渐渐地听说年轻人也分成几派，有的时候互相打官司，县长是一个接一个地换。于是绅士们又渐渐成了地方上的要紧人物，吴练长现在重复在镇上设立了办事处，跑走的人员重新在各处走动，一切又成了太平的天下。这多是杜烈得来的消息，告诉他的。大有对于这些事情原不明白，所以无论是新把戏或是翻旧花样，都不大能使他动心，唯有大傻随着那队革命军远远调走的事常使他想来纳闷儿。尤其奇怪的是那个学生样的祝先生，据杜烈说：革命军到县后的半年，曾见他又到这里来过，只一天的工夫，到杜烈家里去过一回。光景杜英许知道那年轻人的事与去的地方，可是对她哥哥还说不明白，大有也就没法追问了。他知道现在的年轻男女的故事，祝先生与杜英那样的女孩子有点关系，并不怎么奇怪……至于火烧吴家花园后失踪的徐利却一直没人提起。“也许他是寻了无常——可惜这小伙子！”大有每想起来就觉得鼻尖上发酸。

生活像一条链子把他捆得紧紧的，一天不学着赛跑，一天得空着肚子。半夜里回到木板屋子，甚至有现成饭也难下咽，一觉醒来，又得到车厂去拖木把子。只有春秋时在马路旁的绿荫下喝几个铜板的苦茶，吃油果，没有生意听听谈天，算是他的消遣。

独有一件事他时常忧虑，却又戒除不了的是喝酒。

从奚二叔死去后他无意中学会了吃酒，以后没曾戒掉。到这里来，因为奔跑用力，他一天都不能缺少高粱酒的刺激。至少每天总得一角钱以外的酒钱，像用饭一样的消费。他自己被生活剥削得没有更大的希望了，由败落的乡村挤到这里来，他的精力要加倍地消耗，旧日好安静与富于储藏的心理渐渐被这块地方的迫压吸收了去，所余的只是一点挥发过度的余力与“得过且过”的念头了。

不过他看着比自己年轻的杜烈虽然有时咬牙蹙眉地恨骂几句外国的走狗，却能够在机器旁边整年地混下去。每逢大有偷点闲空对他诉苦的时候，这年轻人总是微笑时多。大有知道他有一颗比自己更热的心，可老猜不透他有什么力量比自己能忍耐，能够与生活搏斗。至于在烟公司里的杜英，两年来更与从前不同。晚间的补习学校虽然已经停了，她下了工以后仿佛一个女学生，终晚上看那些小本子的新书。一样是卖力的苦工，大有常想他们都比自己快活，有希望！他们不吃酒，没有家累，又识不少的字，知道的事情多……

他与别的卖劳力的一样，明白这么卖一天吃一天不是长法。他没了可靠的土地，就觉得是断了线的鹞子，任凭半空的风吹雨打。新方法的

劳力集团他挤不进，也干不了，他失却了旧的固定的信念，还没有新希望与信念把他的精神团成一股力量。他每每想起：小葵——陈老头的阔少爷，自然不能比拟；宋大傻能够带兵，出差，说漂亮的官话；杜烈是熟习应用那神奇的机器，又懂得不少新事。自己呢？自己呢？本来不想与他们比——从老地方硬往另一个世界中闯进，可是被兵、火、匪、钱、粮米、灾荒逼到这个地步！一般过惯了车夫生活的，瞧他们的神气并不像自己的不快活，闲起来斗斗纸牌，嗑嗑瓜子，唱小调……谁比自己都有福气？

然而他偶然向同行的年轻人说起，报答他的是一个轻藐的微笑，一阵逗弄似的注视。“这还用说，谁不懂？”“别想不开！看你要愁白了头发。”“谁也不是一下生就先学会找快活的。”像这些莫名其妙的答复使他失了追问的勇气。有时也碰到几个年纪老的车夫，便用唏嘘口气对他说：

“现在吃口饱饭就不容易！你还想什么？”

“好得多了，没有孩子问你要钱花，没有老的要你养活——你拉车，还想要到乡下去买地吗？”

“要想得开，比起乡间一指地没得，又没有闲钱挣的怎么样？”

都是这样无法子的安分知足的老派话，大有认为搔不着自己的痛痒。独有常在一条街上拉车的老四，曾对他说过几回开胃的话。不过那些话他又怕听，觉得不知本分的痛快话，说说自然舒气，转一个念头，他便有点发抖。

因为他向来知道老四，有名的闯祸汉子。有一次曾问一个穿皮大氅的年轻衙门人要钱，不服那个人的叱骂，他同主顾对吵，厮打在一处，因此坐了几个月的监狱。出来仍旧得拉车，可是改不掉他那份强硬脾气。他与大有谈起这些事来，老是用那句话结尾：

“看，等着有一天！反过来再讲咱的。”他说的时候不是轻松的口气，真像有点气，眼睛瞪得多大，两只大手用力地握住。

大有每听到这句话，向四下里望望，抽空就拖着车子溜走了。他不能估量老四有多大的胆，在这种大地方街头上就不怕人。然而大有也常常预想那一天，谁知道是哪一天？什么光景哩？只要不这么风里雨里拉车吃饭，或者能够安安稳稳像有奚二叔的时候，到地里下力，有那样的一天，他便心满意足了！不过在这里混久了，大有也零乱地知道了不少事。他明白他所说的那一天，大约不是他想得那么简单，“还要怎么样？来一个天翻地覆？啊呀……”

于是他就不能往下想去，往往拖着空车子到小酒店里，买一杯白

干，扶着车把子一口咽下去。

这时他又听见老四与许多车夫在马路旁开辩论会，他只是歇着喘气，并没掺言。听他们说到男女平等、美国兵与日本兵打仗、革命这些话。他记得在乡间就是学校里也没人谈论这些新奇事件，究竟是地方大，连车夫都能发几句议论。大有心中这样想，同时向这四层的大建筑物注视着："这里头大约可以讲讲平等吧？"

这只是一个空想，其实连较大一点的客栈他也没进去过。到底那许多男女到里边去干什么，他就茫然了。他这会儿热汗差不多擦干了，胡乱想着，同时楼上的音乐十分喧闹，一辆一辆的兜风汽车从这条通到浴场的大道上开过去。向北看，高高下下的灯光，明丽的高楼，在暗夜间分外映得好看。一会儿从那精铜把子的玻璃门中走出几个男女，车夫们便忘了适才的谈论，拖着车子拥上去争拉那一角两角的座。来回走着的巡警马上跑过来向他们喊叫，甚至用指挥棍向车上乱打。

呆坐了将近一个钟头，他看着左右的空车拉走了不少。再想等进饭店去的阔女人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他懒洋洋地抬着两条腿向那条明亮的大马路走去。越是空车，越觉得两臂上的无力。夜深了，海风挟着微微的凉意。正是跳舞场与咖啡店中生意旺盛的时间，满街上是异国的与本国的男女，谑浪笑语着走来走去。女的多半光露着项背，有的连袜子也不穿，薄纱的胸前垂动着乳峰，耳边与手指上闪耀着晶光的饰物。他沿着马路边不敢快跑，时时向东面、西面远望着大玻璃窗内的陈设。如小山似的各种酒瓶，如摆花瓶似的香烟，点心，银楼中黄白光气的炫耀，钟表行橱窗的奇形异状，大肚皮外国人衔着拇指大的黑烟在洋行门口闲谈，三五个西装少年口里哼着"……在城楼"的腔调，有的还叫着"我爱你"。半空中红绿蓝的强度的钠光灯，像高闪着妖怪的大眼。

这一晚上他的运气分外坏，在大街上寻觅了半晌没找到顾主。有几个酒醉后的外国兵，他怕事不敢上去兜揽生意。时候久了，拖了空车从大马路转到西头铁路上的虹桥下面。那里没有很多的灯火了，桥下面是交互错综的铁道，有空车，也有装货物的车停在道上。汽笛时时尖叫着，火车头来回慢慢地拖动。桥下一盏大电灯高悬在白木柱子顶上，如同直立着一个瞪大眼睛的死尸。桥上有三五个行人，懒懒地来往。这里有的是铁、钢、机件的撞响，却没有柔靡音乐的伴奏。幽幽的白电光下是成堆成包的物品——木片、食粮、煤、铁。铁道中间尽是煤屑、石块，空气也特别的重浊，不似海岸上饭店门外那样清新。大有想着心事，无意中拖着车子到这边来。他向着桥上望了一会儿，知道在这里再候上半夜也没主顾，便沿着石条砌的路边一直向南去。右面可以时时看

见慢慢蠕动的庞大车头，左面是一些货栈、堆房、小客店类的房屋。愈向南走，那有高高的尖钟楼的车站愈看得分明了。木栅外安放着十几辆没有灯火的汽车，站台上却很冷落。大有轻易不到车站上拉座，因为争着拉客，拖行李，还得挨警察棍子的事，他干不惯。这时因为在大街上没了生意，方随着脚步走来，抬头望望那白面的大钟，短针快要到十一点了，站外渐渐有人来回溜达，他知道夜车快要进站。“碰一回吧，实在还没有，只可少交两角钱的车份。”他想着，把车子挤到对车站的小公园一旁的车林中去。

不过半点钟，夜行车响动，一节节蠕行的长身由东边铁道拖到站内。虽然人声喧闹了一阵，究竟是时间稍晚了，旅客并没有多少。大有把自己的车拉到站门的石阶下，时时防备那条黑白短棍在头上舞动。他好容易拉到一个女座，是三十几岁的乡间女人，用红布小被包了稳睡的小孩，没有许多行李，看样子像是常住在这里的。他从人丛中把车子掉过来，因为前面正有一辆汽车开动，一时还不及迈步快跑。匆促中有两个身影从汽车旁挨过去，大有几乎要喊出来，怕有错，把到舌尖的话咽下去。

两个相并而行的人影，无疑是从车站里出来的。一男一女，女的穿件浅蓝色布旗袍，剪短了头发，从侧面看去，大有断定是杜英，虽然近来不常见她，走法与体段不会认错。男的在左手，看不很清楚，一身白色短裤褂，左手上搭着一件夏布大衫，因为没戴草帽，清癯的面形像是见过的一个人。没敢即时招呼，他们却紧挨着身子转过小公园向西南的斜路走去。及至汽车开动，一片人力车横乱着跑，早已隔断了大有注视的目力。车上的女人连声催着他走，像有急事，大有只好快快地沿着向繁华街道的马路跑去。

一个疑团沉在他的心中：她与杜烈住在市外，这么深夜，明天不是礼拜还得上工，怎么同野男人坐火车到市里来？难道杜烈就不理会？也许是偷出来的？大几岁心眼儿更多，在这地方不是乡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学出本事来。听人说，年轻姑娘有自己的本领勾引男子，她怕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一路上虽然拉动车子飞跑，却没忘了这件事。又懊悔早拉上座，不然倒可以拖着车子追上去，看她怎么说。大有到这里混了两年多，虽是见过不少的事情，不过他的老成保守的习性还没完全去掉。为了生活，他也赞同女人们得跑出来挣钱，却看不惯她们那样自由的神气。姑娘们无缘无故便同男子混在一处，至少他对这种事觉得担忧。想不到这夜里遇见杜英与不知什么样的青年鬼鬼祟祟地向市内跑，他认为与她哥

哥的交谊分儿上也不应该把这事秘起来。

把抱孩子的女人送到住处，多挣了两角车钱，他一点不含糊，转着大弯子到车厂交了当天的车份，再往家里去。

本来太晚了，躺在妻的裸体身旁老是不能安睡，尽着想杜英的事。极想判明那个男子是谁，的确见过，却说不出来。他屡屡用手指敲着光头顶，格外烦躁，蚊子不住地在屋子里飞，初出的月光静静地映到身上。

他仿佛被一种侠义心迫压，决定明天十二点到杜烈家去一趟，虽然还没想好要怎样说法。

二十五

“你可不要发毛，咱的厚道，我看得到说得出，现在一问可糟！”大有蹲在洋灰地上，守着一把高筒的泥茶壶扬着脸说。

杜烈刚刚由工厂出来，吃过简单的午饭，只穿了一件粗夏布小马甲，挥着大黑扇子听大有把昨夜中他的视察报告一遍。杜烈脸色很平静，出乎大有的意料。

“她昨天夜里是到市内去的，早上才回来。”

“早上才回来？”大有看杜烈的从容说法，并且回复得更明白，几乎使自己接不下话去。“那不成了？还用说。”

大有像有点气愤，短胡子圈在嘴巴的周围，他用手指摸撮着，意思是说：“那么我这次不是白跑腿？”

“大有哥，你到底没想起那个男的是谁？”杜烈抿着嘴，像忍不住要笑了。

“野男人，怎么我会认得？可真面熟。你这哥哥大约能够明白？”

“哈哈！我敢情明白，他是你早认得的祝先生！”

“祝……姓祝的？”大有从茶壶旁边立起来，“哦！不是你说我想不到是他。对呀，这回说破，我在汽车旁看的那个侧脸儿，高高的鼻梁，大嘴角，一点都不差。记性太坏，当时怎么也想不起……他为什么与杜英在一处混？半夜三更地瞎跑？在外边，像咱自然讲究不了那一些，可是……”

“这不干我事呀，谁家哥哥还管得了妹妹？现在……大有哥，还得找你，你忘了？不是你，我们怎么认得他呀！”杜烈高声笑着说。

“那……宋大傻也来了吗？”大有到现在明白过来，杜英的事她哥哥完全知道，自己觉得很无聊，只可另换一个题目。

“不，宋大傻现在与祝先生早拆了伙。祝先生同军队回城里后便走开了。大傻有他的干法，如今听说到南边去做革命官去了。”

“就凭他？”大有说不出这三个字以外的评论。

“当然喽，他比咱都聪明，好容易上去还肯不攀好扶手？”杜烈的话很冷峻。

“为什么祝不哩？”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他……”杜烈把话停了一停，没直说下去。

“年轻人就没法说。祝，我在城里认识他，能干，聪明，唉！难说……偏是聪明人办出的事……”大有还带着感叹，摇摇头。

“你还是说他同杜英……他们到市里去还有正事。”

“别贴金了，什么正事！”大有显然对杜烈有些瞧不起。

“哈哈！又来了，说，你会不信……他们要好，随便，难道现在咱还讲究家中那些鬼风俗，在外头算得什么。自从那年大傻同他到海那边去运动，不是在我这里住了三天？杜英同他谈得很对劲，后来时常通信，她不大向我提及，所以我也不便同你多说。想不到祝这回从关外跑回来……他是有志气的，也是个奇怪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是靠不住的，大有哥，你究竟在乡间时候多……”杜烈把祝的行踪约略说过一遍，大有仔细听去，知道杜烈还留下一些话没肯尽情说出，他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莽撞。

“可是乡间人像咱似的也较少了。”杜烈怕大有不高兴，把话头转过来。

“乡下难道是傻人多？不过我太老诚点了……只要祝是靠得住的——你们现在比我熟。杜英同他好也不错，真有事？半夜里跑来跑去，不懂你们干什么，像些老鼠。”

“一句话，大有哥，你不懂，就连我也不行。年纪大，做工的经历不少，论起识字与想头来不如她，这女孩子哪样比咱都厉害……”

大有看样子是追问不出杜英与小祝的秘密，虽然不赞同杜烈吞吞吐吐的语气，然而他也多少有点明白，便不再叫杜烈为难。

“祝怎么又到关外去？去了多少日子？在那边他做什么事？”大有另换个质问的题目。

“他从南方到东北去了将近一年，我是头半年才知道的。因为他只给我来过一次信，据说他起先在森林公司里当职员，到过黑龙江，又在那边的铁路上办事。他像是有不少朋友，难为他这个南边人跑到多苦的地方去……”

“这一回哩，他往哪里去？”

“几天就要坐船往远处去，不晓得有什么事。”杜烈迟疑着说。

大有用脚蹬着支木板的凳子腿道：“我乍见他就知道他很有心劲。”

“你能等他，晚上还许回来，人家没曾忘了你。不过他太忙，怕不能够找你闲谈。”

大有对于祝先生原是十分佩服的，经过杜烈这么解释，他对于这位年轻人的动作与杜英同他要好的事也不觉得烦厌了。虽然他受乡村中旧

习惯的束缚，可是他的质直的谅解与豁达的看法，不像受了文字教导的道德奴隶那么顽固。他很想同这远来人谈一谈，只是时间来不及，过午他只好怏怏地回去。

十点钟后，大有把车子早交了。夜来的失眠觉得周身不好过。回家时路过小酒店，借一把镔铁酒壶装了一角钱的白干，提着走回木板屋子去。恰好聂子从铁工厂里放工回来，还没睡觉，同他妈在发黄光的电灯下闲谈。

“你怎么回来？明天是……”

“爹，你忘了明天正是过礼拜。”聂子光着膀臂，带着孩子气的笑容说话。

“糊里糊涂又是礼拜天，一会儿就忘了。我老是记不清，只知道按着日子混。”

大有看看聂子这两年来几乎长成大人了，十五岁，差不多到自己耳垂那么高，新剃的光头，脸上黑黑的一层油光，两条胳臂有小小突结的筋肉，证明他每天用臂力劳动的成绩。在跛腿的白木小桌上有一沓一元的钞票，大有明白这是孩子劳累了一个月的工资，黄紫色的花纹上仿佛涂印着这小人的气力。

取过一个粗瓷白底的酒杯，划着火柴，酒壶下面立即有一团微蓝火光。酒热后，便用这生酒火的杯子倒着喝。本来一角钱白干不能满足大有的酒瘾，他只好撙节着多挨点时间。一边同孩子说着话，看看黄头发的妻，近来面色不像去年那么黄肿，虽然额上多了几道皱纹，显见是微胖了。锅灶上还有半铁桶的番薯掺高粱米的稀饭，一盘粗面青菜包子，这不是居然像一个过得去的小家庭？孩子、钞票，这晚上一同进来，于是常常感到生活苦楚的这个中年农夫，精神上觉得有些畅快，不住手地把酒杯端到唇边，却不肯一气灌下去。聂子很会说话，瞧着爹从街上回来不发脾气，他便告诉近来厂里的情形以及他工作的进步。不多时，他突然记起一件事，可不愿直说，用话探问着微醺的爹。

“爹，你知道咱村的徐大叔在哪里？”

“徐大叔——你说你徐……徐利大叔！是呀？”大有从唇下把酒杯放到桌子上，注视着聂子。

“是他……”

“怎么？听见人家说他吗？”大有对于这位老邻居永远是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自从知道他家全被镇上的练长毁坏之后，一直探询不着他的消息。

“……嘿……”伶俐的孩子惦念着应该把事实全告诉出来，还是欺瞒

着。

“说……快说！我怎么会忘了他！”

聂子把两道紧结的粗眉轻轻地斗一下道：“昨儿才听见一个同乡说，他是我老师的朋友，从县里来办洋货的——老师在家里找他吃饭，我也去……”

“先说你徐大叔——回家了吗？”大有忘记了再端酒杯。

“不！他又犯了案……”

“又犯案？徐利难道是当了强盗？”大有急着追问。

“那个同乡知道咱与他住一个村子，说起话来便把徐大叔的事尽情倒出来了。他说：不知怎么有人探出来，镇上打头一个月就传说徐大叔从外边回到乡间去，有人曾碰到他，凶狠狠地要报仇！下来的不止他一个。镇上都慌了。吴宅上格外害怕。不过十几天，叉河口——不是爹到过那个大庙？就是大庙被人抢了，还是白天，抢了和尚们的五六支好盒子枪。那里有些苇荡，河边下有许多树行子。都猜着人藏在里面，却不敢去惹事。后来还是吴练长厉害，他从县里请下兵来，同乡间的联庄会黑夜里把叉河口周围堵住，小路上也设了卡子，放了一把大火，把树林和芦苇烧个精光。到天明后捉住了三个人，当场毙了一个……”

“徐大叔呢？在里头？”大有吃惊着问。

“是啊！徐大叔在三个人里。说是他把打空了膛子的枪丢到河里去，安安稳稳叫大家把他绑起来。当天吴练长把他送了县，现在还押在狱里。那个人说，要等着过几天练长进城时同县上一回办。”

大有身子往桌面一俯，差些把酒壶推倒。他急瞪着眼说：

“真是徐大叔？”

“说是他自己先叫着自己的名字，问口供果然不错。他是从外面回来要跟吴练长拼命的！乡间人都说徐大叔是条好汉子！”

大有很用力地听孩子的报告，没有什么批评。他用大黄板牙咬了咬他的下嘴唇，把小镔铁壶中的余酒嘬了两口全倒在喉咙下头，像是酒在这时并不值得顾惜了。即时他问着给孩子做布鞋底的妻道：

“木盒子里还有多少钱，一共？”

大有的妻从被窝里取出她从老家中带来的出嫁时的小红木盒，谨慎地开了锁，连零星的铜子在内，查了一遍。

“三块现洋，五吊二百铜子，还有三张角票……唉！这里还有。”

她掏摸着腰带说：

“还有人家给的八角手工钱。”

“不管是什么，三块，聂子拿来的五块，零钱，够了！给你留下木盒

子这些，下余的统统拿过来。聂子，你明天找杜烈杜大叔说：我回乡下去看看，三五天吧，就回来。你和你娘有什么事，去找他……”

他吩咐完了这套话，把自己取的钱票纳在冬夏不离身的兜肚里，嘘了口气倒在木板床上。

大有的妻与孩子互相看着，一时说不出别的话。

第二天，他由车站上乘早车走了。虽然火车的行动见过不知有多少回，可是坐在上面看树木、房屋向后快跑还是第一次。究竟看惯了，并不觉得惊奇。他坐在那些小商人与回乡的农人中间，幸而得到一个靠窗的凳子，低了头可以向外看。记起那年冬初与徐利推炭在小站上的情形，话虽记不十分清，而那天从镇上起身，宿的叉河口大庙，遇见大傻……现在都似映在脸前。原来大傻那时就像有些本事，老早不是乡下人了。徐利是逼出来的，但是放火的案子他干得出？大有纷乱地在想两年前的旧事。平常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街道上跑，用眼力和脚力，还得口叫着，很不容易有寻思事情的时间。早行的火车中，他一记起来，东扯西凑，那些旧影片复乱地在脑中晃映，吴练长、陈老头、小葵、大傻，甚至久不知消息的徐利都已经知道了，独有那爱说趣味唱渔鼓的魏胡子没有人提过他，萧达子大约是死了？因为自己的穷村没人到这大地方来，镇上倒有不少的买卖人以及做手艺的，可惜自己轻易见不到。大约是死了！他想着，便用粗皮的手指去擦眼角，同时懊悔不曾写封信问问。原想不久回到村里种地，谁知一出来就像迷失在这个地方的烟雾里，不是为了徐利这回事，再过两个年头怕也难于回去。

说不出是怎么乱想，把路程过去了多半。听见铁轮与车下面的各种东西撞磕出有力的音响，他的心也不能安闲，突突地跳动。正是末伏天气，路旁的树叶子里一片聒耳的知了鸣声，送着这蛇行的钢铁动物，用热与力去奔赴它的前程。满野中尽是绿色，高粱谷子长得多高，里面可以藏得住人。乡间的农人一早到野中工作，路边上，光膀子，戴苇笠，扶着锄头看火车经过的，时时可以看得到。尤其中看的是瓜地的草屋子，用几块木头架起来，里面铺上干草、草席，晚间一定有人在里边望着星星睡觉。久已没曾温读的农民的旧书，这时大有贪婪地沿道读去，仿佛咀嚼出特别的味道。谷类叶子的干香与土的气息，他都闻得到。甚至哪片地锄过几遍，哪片高粱的叶子生长得不很好，他心里都很关切。虽是想起那些使他不安的旧事，如同一些尖锐的东西在记忆里向他钻刺，然而这沿道可喜的光景也使他很觉安慰！

第二天，在初秋的黄昏前，他步行着到了故乡的镇上。

沿道风景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矮矮的土墙，光背的脏孩子，在人家

门口粪堆旁边的瘦牛，高粱秆一捆一捆地堆在农场里，许多乡间人仍然还忙碌着他们的收获。因为刚刚落过一次小雨，大道上的尘土润湿，不很呛人，又是热天未完凉秋没到，是走道的好时间。大有虽然急着走这几十里的旱道，但沿途看见他熟习的农家光景也很容易受感。他从心底发生出惭愧与叹息！及至问问那些赶活的农人，关于乡间情形，没有不是向这位还乡的旅客摇头的。有人同他谈起来还羡慕他能够跑出去混饭吃，不像他们望着天受罪。

大有对于这样心理急切明白不了，他只可用"这山看着那山高"的话，暗地里评判乡间人欲望的增高。他自己哩，可懊悔从前慌忙地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在大地方里跟着人抢一点点钱维持全家的生命。

然而怎么办？离开乡村要再回去，可没有好方法。白瞪着眼在田地和农场里忍受人为的灾害，想着逃避，那能行吗？

大有一路上惦念着这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走到镇上裕庆店的木板子门前。

他急于探听徐利的消息，只好先跑到这里来，因为那年冬天的事，他记住王经理一副笑嘻嘻的肥黑面孔。他又知道吴练长的事差不多王经理都能明白，所以他进了圩门，跑到大街，首先向裕庆店的柜台走去。

王经理很悠闲地坐在一个脱漆的大钱柜上吸着旱烟，没戴帽子。老远，大有就看清楚了他那秃了前顶的大头颅，及至近前，又看见他那嘴唇上的苍白小胡子，才记起来这似乎永远是享福的经理的面容也有些变了。从前他的肥厚腮颊已经收缩了不少。柜台上像是没有多少生意，两个学徒正互相抛弄着纸球。门外青石地上一群蝇子围在一块肉骨头上飞闹。

"怎么这么大的生意隔两年也变冷落了？"大有想着走进柜台后面。

"咦！老大——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回家哩？"王经理把纸煤儿用两个指头夹住，站起来。

大有微喘着气道：

"王老板……是徐利出了事……"他的话没说完，王经理的小小眼睛眯缝了一下。

"你到里边去，歇歇再说！"

大有是第二次到那个小黑屋子去。他仰望着门额上两个落了金色的"藏珍"字的木匾仍然挂在那里，屋里的财神供轴与铜香炉也安放原处。独有墙上的字画换了，贴上不少花花绿绿有字的色纸。案头上多了三本绿面的洋书；与这三本相同样子的书他记得在T市书铺的窗中见过不少，确是一样，他只因认得书面上头两个字。他向来没听说这么精于

做买卖的王老板还看书，而且现在居然也看像T市中的绿面洋书。揭开竹帘子进去还没等得坐下，他觉得这小地方也有变化了。

王经理一听大有进门时那样急促的话，他什么都明白，提着长颈的水烟筒微笑着先说：

“老大，听说你在那边混得不坏，比家乡好得多呀。你多早回来？看样你还没到村子里去……且说说徐利这件事……你一来就问他，我晓得从前你们是好邻居，论情我能够怎么说？徐利也曾给我推过不是一次的车脚，你知道的，老大，他是你那村里的好孩子，力气头来得及，人也爽快，镇上认得他的人谁不说他好……”

大有忍不住听这样的叙述。

“王老板，现在他究竟怎么样？押到城里去了？”

“是呀，谁不是要说这回怪事！不错，想来你早听见了，他在叉河口给捉了起来……因为他不学好，到本地本土来干活。你知道乡间为什么花钱看门，弄得谁也不得安宁……可是怎么？他不种地养家，安分本等的，却要闯绿林！再一说，这话长了，你不记得烧了练长宅子的那回事？就是他干的！这小子这么坏！没想到这次又要到本地来寻事，还亏得把他收拾起来……”

“王老板，现在他怎么……”大有擦擦头上的汗滴。

“怎么样？不，我要把你叫到屋子里来说……怎么样？你还想见他……救他吗？”

王经理说到这里把水烟筒放在案头上，用左手将右手的茧绸短衫肥袖口向上卷了卷，从他的小眼睛里放出射人的光芒。

“救他？谁有这么大本领？我先问问他要定什么罪，还能够见见他……”

大有局促着说，声音都变得低微了。

“哈哈！你别找事了！你怎么在外头过了两年还这么傻气？你想徐利不学好，不是本等的庄稼孩子了。一句话，他现在是土匪！好容易弄得到他，还想活命？就是练长说情，军队上也不准。你还想见他？噢！你想他是同你在一处推脚的徐利？大约这两天快办了……”

大有张着口吃吃地道：

“怎么办他？”

“怎么？还有第二个罪名？还用往上解？放火，枪伤团丁，哪样证据也出脱不了！头一件，葵园葵大爷还从外头来了一封信给县上，证明他不是好人……”

“葵园葵大爷？你说的是村里的小葵？”大有简直听糊涂了。

“哈哈！你这闯外的！什么事都不明白。还幸而先到我这边来，是呀，葵大爷就是从前同练长办事的陈老头的大少爷……”

“他怎么样？”

“唉！人家能干，现在阔起来了。两房姨太太，在城里买了一大片房子，听说外头的钱挣得不少。八成都在银行里生息着。他现在做税捐局长，谁不知道是咱县里的第一个阔人！”

这些事对于大有太生疏了，他从前只知道小葵当革命军到县城后跑出去，又另外有了差使，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声势。大有听了故乡中骇人的新闻，他觉得脑子里像火灼似的纷乱。

“那么，陈老头如今呢？”

“陈老头，我刚待说你来得这么凑巧，他死了，刚刚出过七！”

“唉……”大有呆呆地望着那幅五彩鲜明的财神轴子，说不出别的话来。

“现在一切事得从简了。老头过去了，还是旧伤死的。葵大爷请不下假来，别瞧养儿子不得济——他可是守着承重孙死的。葵大爷在外边替他开吊，办理一切，家中与外边分开办。一样是老太爷，究竟是有能干儿子也得济呀……”

大有与这位巧于言辞的王经理问答了半晌，什么他都明白了。徐利或许还没有断绝他最后的呼吸。练长正在严厉搜查他的同伙。他全家早已分散了。陈庄长现在快要埋葬，小葵却在外面正走着官运……这一切事他听了简直是掉在冰窖里，全身的汗都收回去了，只觉得从心口上打抖战。

时候已经晚了，街上有了暗影。他看再留在这里不免王老板说什么，这精明狡猾的老商人曾嘱咐他以后见了人不可追问那份事。大有还明白这一点，他只好低了头往陈家村去。

临出门时他忽然记起了萧达子，又问送出他来的王经理，答语是：

“这个人我似乎见过他，可是那痨病鬼谁也不留心，你还是到村里看看去吧。”

二十六

本来要往城里去探问徐利的大有，到家后的第二天，他却只好等着给陈庄长送葬了。

他既在裕庆店听了王经理一派令人心动的话，到陈家村后，凡是与大有说得来的老邻居，没有一个不是竭力阻止他往城里去的。甚至有人说：他有常常生病的老婆，还有不过十几岁的单传孩子，要往城去探问朋友，弄出乱子来不一切都完了！更有年纪大一点的坚定地说：现在吴练长与军队的头目为这个案子气都没消，谁若是给他——徐利说话，便一律同罪！伤人放火的凶犯，这一回要结果了他给歹人做个榜样。大有又是一个从外面乍回到乡间的，去，至少得被人先押起来问话。就是镇上也不可再去，谁能保得住没有闲人到练长那里去送人情……大有在邻居的劝告下，他一点主意都没了。来时原是凭着一股义气，想无论如何，徐利要砍头也得见他一面；在预想中或者还能找找陈庄长替这位莽撞小伙子说点情。可是如今他懊悔自己回家的仓促，连杜烈也没来得及见见，如果同杜烈先谈谈，自己也许用不到跑这趟毫无意义的路。他听了大家的议论，知道徐利快完结了！一捉起来，先将脚踝骨打断，活一天，一天的苦痛！谁也说：横竖这个人完了，还不如爽快些！村中的老人这样谈起来，擦着干涩的眼睛；年轻人有的咕嘟着嘴，心里在想什么，有的却把牙咬得直响。

大有到家的头一个夜间，就借宿在陈庄长的客屋里。因为第三天陈老头的棺材要埋到村西面的松陵上，所以有几位老邻居在陈家帮忙。大有喘着惊惶的气息，隐在昏暗的烛影下面，对着那口棺木抹擦了一些眼泪。

半夜的闲谈打消了大有到城中去的决意。他与两个守夜人在冷清清的小屋子里，直到天亮没得宁睡。一会儿像是徐利披着铁链，戴着铁铐，满脸是血，向他走来；一会儿又看见镇上的大火灾，有许多赤足光背的人在火光里跳跃……火光即时没了，陈庄长那副和善憔悴的面容又在他眼前晃动，青布旧大马褂，黄竹子旱烟管，说话总是迟钝的，两道稀眉如生前一样，深深锁在一处，眉心中有几道皱纹……

第二天刚刚发亮，大有觉得眼睛痛得难过，不等到有人来便走出

去，向还满着泥泞的村中各处走走。比起两年前的光景，显见得是更荒凉了。倒坍了不少的茅屋，从前的农场有的却变成了烟地，原来外国人在邻县设立着公司收买旱烟叶，制造纸烟，村子中的农民因为种地不成，便也来做这份生意。他先到村西口小巷子里萧达子的家门口张望了一回，那两扇有窟窿的灰木门虽是上着铁锁，从门板缝可一直看到后面。两行屋子，前一行门窗都没了，只有黄土墙与屋顶上塌落下来的大堆茅草。小小的院子里，鸡屋子，石臼，一小座露天石磨，还好好地摆在那里。后面的两间原没有窗子，是大有从前就知道的，还没坍塌，不过空空的四方土窗框上有一层蛛网。一棵本地产的小叶桑树上，还抖动着欲黄的簇叶。大有把脸贴在大门的宽缝上往里看，心里重复着夜来所听到的消息。萧达子前半年就迁往南山去了。因为给主人种的地交不上租粒，只差了一季，便被人家把佃地顶了去。房子本来是有地的人家的，就这样被地主锁了门，他带着老娘、妻和五个孩子，还有他的痨病，哭着走了。比起大有向外走时凄惨得多！他家在这村子住了一百多年，据说是辈辈吃着佃地的饭，历来没有蓄积，若不是逢着重大的荒歉年头，每到年底只是胡混过去。及至萧达子这一辈，日子愈过愈累，三十几岁的人，从几岁起就堕入十分苦痛的生活中，年年勉强着挣扎。他又是有善良农人的惯性，只知道好好努力于田野工作，只希望把工作剩余的出产得到些充饱一家肚皮的食物。前些年还可强忍过去，近几年并不是每年有天灾，而且也有丰收的时候，可是什么东西都一天比一天的价高；他的地主因为地丁赋税的重大征收，便把这些数目反转压在给他种地的身上。每年收的租粒随着地丁向上涨。他的地主人家，那后村的李家少爷们，曾读过书，有的还干着差事，他们对这些事计算得比一般的地主还精！而且在县上都可以说话，不怕什么反抗。其实像萧达子这样的穷人大话也不能说一个字，自是安然地听着主人的命令。直挨到去年，他便结束了他家在陈家村一百多年的穷困历史，拖着没有衣服穿的小孩子到山里讨饭去……这些话，大有在夜间已经问明，可是清早起来他说不出为什么还没去看看自己的家，便先到萧家的门前。

简直像是对着一座荒坟悼念着被野狗拖去的枯骨，反不如这个地方被一把火烧个精光，使待在门前的人心里还略为爽快。大有在那大地方每每想起这诚实的痨病鬼，早断定怕没有好结果，然而至多怕他生活不了几年，却没料到这样流落去了！谁能知道呢？前后几年，他这同村子的年轻人——小时在一块儿打瓦、叠砖、耍泥手的伙伴，都这么分散了去！最没出息——人人叫他地坯子的宋大傻，还到底有点志气，然而与徐利和萧达子的末路对照，大有便觉得现在还不知道地方的阔朋友有点

令人不高兴记起他来。一个快要被人家当猪宰，一个在荒山野坡里不病死也要饿死，自己呢？那永远像走不完的马路，永远像不是自己的腿，永远要向穿大衣高跟鞋的人们喘着大气求个一角两角……与住这所破屋的穷主人有什么两样？

大有糊里糊涂地想着，忽然听见这小巷口外有一阵膈膈膊膊的声音，回过身去，看明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婆子，用一杆高粱秸叱逐着两只母鸡向巷里来。远远地，大有便认清她是萧达子的近邻——黄铁匠的老婆。约莫快近七十岁了，左腮上一个大疤，是那年过兵时受的枪把子伤痕。她的腰向下弯着，只穿了一件有补绽的二蓝褂子，并没看见巷子里的大有。

及至这两个一黑一白的小动物从大有脚边钻过去，黄老婆子才看见他一句话不说地立在破垣墙旁边。于是她也像吃惊似的立住。

“你大叔，怪道夜来晚上人家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她的嘴有半边向内瘪，牙只剩了前门上的两个。

“是啊，是夜来来的……

“唉！你还不知道达子走了？叫门？没看见已经被主人家锁了！好可怜呀！走的那天，两个小黄病孩子直饿得叫，还亏得大家凑了点干粮给他带去。多小的孩子，咬着干米饼子大口大口……的！你大叔，真是呀，饿是大事！‘人为饥死，鸟为食亡’……我永远记得清，看不得我这七老八十的。那正是十月的天气，去年哩，他们真是干净，一件棉套子衣服还没做起来。刚刚收割好的黄豆还没割舍得用，好，全叫主人家收了去，一个不剩。你大叔……你说像后村李家，有地，有钱，还有做大官的，就差这一点点子？唉！一点点子呀！在一处住了这些年，我没进黄家门，人家就住在这条巷子里，谁知道多少年了……干净！不愁这村子里要干净出来！你不是另到好地方去享福？徐家完了，这一家就是这么样！还有，你该知道呀，老好人陈老头子也过去了，完了……完了！就剩下咱这些不中用的……唉！还忘了，老大，你媳妇好呀，她的老毛病该没犯？聂子现在长得多高了……咳……想来我这一辈子也见不了他们啊……”

这龙钟的老婆子骤然见到大有，说不出是悲是喜地尽着自己唠叨。大有立在一旁，一时没有插话的机会。她弯下腰，拄着那段剥了皮的光滑的高粱秸，眯缝着蒙眬老眼向上看着。花白短发披拂在她的头上，如枯蜡的干手上有不少的斑点。两只小母鸡知道后面没人追赶，尽在这片空屋子前的土堆里啄取虫蚁。大有听她说完了这一大段的碎心话，才将自己与妻子的情形告诉了几句。

“黄老爹呢？我想见见他。”

“你问他，那老东西？又叫镇上拉了去修枪。三天了，还没回来……大约明儿准来，得给陈家送葬，他是庄长又是老邻居……”

“真的，老爹有这么一手的手艺，现在很时行，不比别的手艺好？”大有答复这位老婆子的话。

“再好也发不了家！你大叔，好在两个老绝户，没儿女，饿也还能挨。他常说呀，大约过几年这里走净了人，只好搬到镇上去，老了，不像你们年轻的能跑能跳……唉！向哪里跑呀！”

又立了一会儿，大有帮着她把两只鸡驱到她家里去，大有没有进门便走了。

第二天，陈家起棺材的时间是正午。虽然有不少纸锞子送来，也有两轴洋呢的帐子，却不能悬出去。一早就落小雨，外村来送葬的没有几个。因为小葵的朋友都是外头的年轻人，自然有赙仪都往他的公馆里送，陈家的人情还是照着乡间的老风俗办，哪有许多！从邻村叫了一棚吹鼓手，只有四个人，一乘抬罩，红绣花的罩面都落了色。连本村的邻居帮着，把那口薄薄的松木棺抬到大门外面。

只有在高小还没毕业的陈老头的独孙子提了纸糊的木杖在灵前哭泣，还有老人的寡媳，除此再没有几个亲眷。

大有在村子的农人后面，低着头随着很轻的抬罩走。初秋小雨把残夏的热气带了去。天空中的轻云荡动得很低，像没有大雨，可是飘落的小雨点已挟着丝丝的凉意。这一群送葬人们，穿长衣的只有从镇上来的裕庆店的王经理，他算是为了自己的人情，也代表着吴练长。其实乡村中的穷民原不懂得代表人的意味，所以有人在一旁还说，到底陈老头与裕庆店的交情够数，不好的天气，这有身份的大老板居然亲自送葬，送到村外。那些蓬了头拖着疲腿的老妇，因为王老板来，便想到究竟是死者有能干儿子的便宜吧？虽然没回来，却有很厚的人情。

大有借着这个时间，差不多把全村的老小以及女人们都看见了。没曾详细问过，可是二百多家的人口他估计着在这两年间去了三分之一。年轻的男子比以前更少，独有满街淘气的孩子还看不出稀来。光了屁股，凸出大肚子的样子，几乎像都有点病，成群地在灵罩前后闹。陈庄长在这个荒村做首事不下三十年，他小心了一辈子，如今带了皮鞋的伤痕要安息在土底下，自然惹起全村子中的哀悼。他们不会作文字，也没有巧妙的言语来赞美，敬重这位旧生活迫压下的“好人”，从他们的面色与诚实的眼睛里，流露出他们的嗟叹神情，就像这老人死去是他们的村子快到了“大变”时候一般。人人被失望的忧愁笼罩住，像这日的天气，

纵然现在没有冲洗一切的骤雨，而冷冷的雨意与黯淡凄凉的景色，表示秋来了，一切都快到一个肃杀时季的预兆。对着这样的葬仪，大家不免时时地互相注视一下，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吹手的凄厉的长喇叭向空中高高扬起，吹出乡间人一听就知是送灵的又高亢又低咽的调子。此外，便是村中的瘦狗在巷口吠着嗥嗥的声音。

出了村子的西栅门，现在早已没有了守门的扛枪少年了，镇上的王老板拱一拱手，又对抬罩似乎做了一个周旋，便回路往镇中去了。这时并没有别村的朋友，大家都静默地随着往陵阜上去。距离陈家老墓地不过三里，因为是向上走，便分外迟缓起来。天气一点不热，可是抬罩的赤脚走这条上陵的沙路，每个人都挣得满脸汗。后来大有看见一个穿得很不像样的五十多岁的抬夫直张着口喘，他自动地要替他抬这一段路，于是，在那人的感谢中，扁圆红色的木杠便移到这位重回故乡的新客肩上。

虽是久已没干磨肩背的农家生活，究竟是自幼小时的习惯，又有为死者的一份心思，不止一个人出乞力，大有把杠子压到右肩上并没觉得十分沉重。陵上路旁的小松树着了雨，从一堆堆针形叶中散发出自然的香气。松树中间的高白杨，唰唰地响，像是替死者奏着欢迎的音乐。有些久已没人管顾的荒坟，在崖头上塌落出些碎砖和破木片，有几只兔子从里面跑出来。

大有与他的肩抬伙伴一齐用力，抬着棺材向上去，走完了沙路要踏着石缝走。陵虽然不很高，愈往上去愈难走，简直成了山路。有时抬夫须扶着松树干一步步地往上挪动。大有没理会脚底下怎样吃力，在陵头上却勾起他不少的回想。

他记起十二三岁时，差不多天天在这陵上放牛，有时骑在牛背上看松树空里的落日。那精灵的宋大傻更是常常到陵头上闹玩；徐利那时还小，不容易爬上来；萧达子比自己大，已经能够背了大筐子上来拾草。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把这村中的老少变成现在的情形。他低着头更记起那年在陵坡上听大傻的话……在陵那边沟底中受冻的一夜，就是那个第二天见过徐利，也许……他迷乱地想着，脚下被一块尖石绊了一跤，几乎跌倒。肩上的杠子向一边歪动，前面一个黑脸络腮胡子的人回过脸来道：

“伙计，小心点！要大家都用力呀！”

大有恍然，如从睡梦里醒过来，只好把一切的悲感抛在心外，换了肩头与抬夫一齐用劲。他们向一边转的小路上走去。

快要下葬了，天气变得更坏，雨像麻杆似的湿透了各人的单衣。虽

然连同送葬的人都下手，也来不及即刻把棺木放到土圹里去。正在大家纷忙时候，从陵下面跑上一个老人，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到小松树旁边倚着树根蹲下去，大家喊着“魏胡子来得这么巧”……

大有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这位令人欢喜的“老江湖”。

只有他的浓密的上胡由黑色变成苍白，并且连腮上也满生着这样的短刺，骤然一见，确是老了许多。脸上天然的滑稽趣味也减少了。他在雨丝中张着口说：

“哎呀！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口开水，赶了三十里的路，到镇上才知道他老人家是拣了今天的好日子！死了——这死是早晚的事。咱这老朋友，头一个月我来看他，没有几天的活力。我冒着雨跑，还好，棺还没下去……”

他断续说着，两颗凄凉的老泪从络腮胡子上掉下来。

“倒遇着这样的天气，真像老陈一辈子就是阴阴沉沉地混……那不是奚老大，从外头跑回来送葬吗？”

大有走近了一步。

“也是遇得巧，我到家两天了。魏二爷，你还结实！想不到年岁差不多，陈庄长却熬不过你呀。”

“唉！你怎么了，又回来？哦！待会儿我告诉你，没有好事。我这两天心绪坏极了，连听说的，没件使人好过的事！老的应该死，还有年轻的哩？唉！”

这素来活泼的老人这时真像一个泪人了，尽着用布衣袖子揩眼泪和鼻涕，连脸上的雨点，把衣袖全湿透了。大有虽也陪他难过，却奇怪他哭得这么厉害！从前只见过魏胡子惹人发笑的开口，谁也不容易看他皱皱眉头，哪里想到这老人在陈庄长的坟圹前这样难过。

雨落成大点了，由松、柏、白杨叶子上流下来的水声像奏着凄清的音乐。送葬的人们来不及再说闲话，在潇潇飒飒的山雨声中一齐用力。大有也背起下棺的粗绳子，把那轻轻的黑色棺木，连起大家的手力，送埋在深黑的地底。盖坟顶的时候，阴云愈厚，陵上的杂树太多，映罩得四周渐渐有了黑影。于是凄厉的铜喇叭重复吹起。工作，工作，合力地工作，埋葬了这个过去的老迈的辛苦郁痛的老人尸骨。雨声中清冽的秋风从地下直往上卷，打着抖抖动摇的树叶，夹杂着众人的凄叹，把这个原是荒冷的陵顶点缀出不少生气。喇叭声还没止住，坟已盖好。在土堆旁焚化了一些纸锞，虽只有一团明暖的火焰，却能抵抗住风雨的压迫。那一突突的光明跳跃，映着每个人的幽凉面色，都现出葬埋工作后的慰安！大有歇一歇，退出这一片杂树丛，向阴阴的空中吐口气。往东看，

在一瞬间，一道弧形的半明的彩虹浮现在暗云中间，雨脚在那方一道道地下垂着，像是彩虹边倒挂的匹练。淡褐色，黄色，微红的重环，若隐若现。他本无意看这样因天气而来的空中变化，可是这风雨声中黄昏时的东方虹影，却仿佛在凄凉的葬礼后，引起他心底的一线期望！

然而他是不能解说的，他只觉得这是昏暗中难得的微光！

他们在黑影模糊中走下陵来，大有才听见魏二颤抖着声音诉说昨天也是徐利的好日子！因为他到城里做买卖，眼看着许多有枪的人把他押到东沙场去，并且还贴了满街的白纸告示。就这样，魏二在一家小客店里喝了一夜的冷酒。

大家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打着冷战，然而他们的心却似黏合成一个了！

有风有雨的这一晚上谁都不会忘记。

二十七

大有自从故乡像逃囚似的再跑回T地，心里清凉凉的，像是把一切的牵挂全行割断了。自然，他的简单的心中蕴藏着深重的苦闷，而所有的破坏、所有的崩溃，使他完全明白，在他从小时生长的一片土地上已起了重大变化，那里如今是一片凄惨、纷乱的战场。临走头一天，他到他爹的土堆前洒下几滴泪，又去村北的乱坟堆里找着了徐老师的坟看了一回，他的心上方觉得安帖。因为他知道，再一次到那个繁华复杂的地方中去，怕轻易难得有重回的一日！说不出为什么，有这个预先的断定，而依恋故乡的一种心理，可在那两个死去的老人坟前渐渐淡了下去。他这次回来想不到是为那些老旧的人送葬、凭吊，更没料到那活跳的年轻邻居给人家做了牺牲！

他怀着这么一个沉重决断的心，重复到那大地方去营干他的生活。

他曾把自己说不清的意念向杜家兄妹说过，杜烈听了并不惊奇，他像演说似的，在那个小屋的黄电灯底下也告诉大有没曾听过的许多话。

于是这原是很老实的农人也获得不少的新知识。他却不像杜烈一样。他虽然还不会从大道理上去评判一件事或一种议论的对与不对，可是他也不轻易听人说，凡事他自己要有点老实的酌量。

杜烈很知道这位奚大哥的性格，他不深说，然而大有的精神却平添上一种新异的激动。

就在他由乡下回来的一个月里，每天的酒量渐渐减少，却老是好在住工的时候，吸着旱烟像想什么事。有时虽然拉着座儿飞跑，一到人车不很拥挤的街道上，那种引起他寻思的各种话就蓦地逗上心来。

他有时在自己心里想："这些话——这新鲜的道理，不应该对我这等人说？自己与杜家兄妹究竟不是一种模子的人，他们在外边久了，什么像都在行，又识得字，会看报，听懂人家的许多话。而且他们是正在给东洋人干活，对呀！他们应该抖起点劲来，预备着！他是从小便靠着工钱吃饭的呀……"这样寻思是要把他自己比较出与杜烈不同的地方，也想要把自己的心意开拓到那些新鲜的议论之外。一时想：自己不是杜烈那样的人，原是靠着田地吃碗粗饭的农人，会听他这些话？年轻、不老成……他起初暗地里给杜烈这些批评，奇怪的是他这么想的信念可坚持

不了许久。因为在这边既有时时的触动，又加上在故乡时记忆上的刺激……他的田地在哪里？他的力气用到哪个地方去？他所获得的是什么？于是，听到杜烈扬着眉毛说的那些道理，便一层层在他的心中搅动起来。

他的精神扰动得厉害，虽有上好的白干也不能像从前时容易替他把心事打出去。

自从回来后，他明白自己的浅陋和迂拙。从杜烈与他的妹子以前不肯多说的许多话里，他才渐渐知道：为什么日本工厂肯花一天万把块大洋的工钱；为什么自家的乡村是那样的衰落；为什么抵抗不了外国货，与外国人老是欺负自己人……一经稍稍说开，便是大有也得点头的事实——这等事实，大有在从前却是想不到的。

日子延下去，他本要努力把自己开拓到杜家兄妹的议论外的希望渐渐消灭了。所以，每当杜烈同他说起这类话，他总是注意听。

新鲜的理论使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龄与旧日的事情。

正是深秋的一个下午，马路两旁的树木上已有好多病叶飘到地上作凄惨的呻吟，行人道上有些穿种种新样衣服的男女，有的还披上毛绒长巾，显见出这匆匆时光已渐逼近冬令了。海岸上早没有多少闲人，只有些小孩子爬到浅滩的石堆上挖石蟹、找贝壳。沿海岸走去渐渐出了市外。沙滩上才几天还是青年男女裸露身子互相追逐的地方，现在只是几间木屋与破划子，冷静地在听着吞吐的浪声。海水再向东南方曲折流动，干秃秃的一个山顶下面，有几堆被海浪蚀缺的大石头。这是个十分冷静的地处，尤其是在这样清冷时候。不过有那日夜不息的银浪喷薄着，坐在那些大石上面可以听到永恒在动的打击的起伏涨落的潮音，可以向远处看那无尽的空间色彩的变幻。这四围的景色是壮烈的美丽，并不是静止的悠闲。

大石堆的海岸上，有一条绕山马路，路边上是半枯的黄草。一阵冷风吹过，连着山顶上的干树枝子唰唰地响。太阳光薄薄地在深蓝色的海衣上掠动。大有与杜家兄妹急促地从马路上奔来。因为这是个礼拜日，各工厂里没有工作。大有拉了半天的车，把车子送回车厂，在汽车站上等待着他们来赴这个约会。及至他们同到海岸下的石堆上面，只有澎湃潮声单调的弄响。

“他不会失约的，怎么还不来？”杜英向海岸上望着说。

“他近来太忙了，跑来跑去，我看他的身子有点来不及！”杜烈微微忧虑地答复道。

杜英并没穿裙子，蓝布袄，裤，就打扮上看，完全像个乡间女子。

也许是秋天将尽的缘故，她脸上已没了夏日的丰润。短短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颇有点年轻的清俊男子的面型。她俏利地跳过一个石尖，更往靠水的石尖上绕过去，鞋子已踏在有盐质的蜂窝石上。她把两只圆红的手交叉在臂腋下面，迎着海面挺身立住，短发在头上飘飘拂动。她不答哥哥的忧虑话，只是用两个灵活的眼睛向远方眺望。

大有在三个人的最后头，现在也走下海岸。

“祝先生，真有他的能干，到底不像咱这么笨。一年到头这里去，那里去，不是前几天你告诉我，谁猜得透他忙些什么。你不用替他愁，人是苦虫——受点苦不见得没有好处。我可没得见他，这一次不是你招呼，我简直就不明白他从这里路过。”

“现在你可不对他说什么话了？”

“你们别笑话，我是粗人。头一次我就认得他是个好人——可不是忠厚老实人。咳！我知道忠厚老实是无用的，乡间哪一个不是老实人吃亏，‘哑巴吃黄连’。杜烈，我总算够数，讲老实，可是怎么样……”

杜烈蹲在一块平坦的大青石上注视着大有道：

“不老实也得吃亏呀！像徐利还不是样子。讲不得吃亏，占便宜，很难说，但看心地公道不公道……”

“咦！如今还讲公道？没看见公道在哪里摆着。”大有的论调也与以前不一样了。

杜烈把一双青帆布鞋子在石堆上擦着夏日的青苔，皱皱眉毛。

“公道！只是会讲也不好做什么。你没见耶稣教里的人也像教人做好事？还有劝善的和尚——除去讲讲之外还得去做，往公道处脚踏实地，不讲空话。这一来小祝是比咱有力量了……”

他的话没完结，交叉着两臂向海面挺立的杜英微微偏过脸来接着说：

“可是这要都去做才有真公道！大家的事，不是几个想打抱不平的人能把真正的公道从天空里拿下来的！是不是，哥哥？”

“来晚了一步，来晚了一步。”后面有轻轻的拍掌声音，他们一齐回看，果然是穿了蓝布夹袍的祝先生骑一辆自行车转到了海岸上。

互相点点头，祝已经跳下车子走到他们的中间。

“刚刚在××谈过一会儿，借辆车子来赴你们的约……奚大哥，好久没见到，但是我早知道你要来，英前天同我说的。好吧，奚大哥，自从在城里的医院见过你，到如今想不到都成了熟人……啊！想起那个时候觉着宋队长也像在眼前。”

祝先生仍然是瘦瘦的面庞，黑了些，他那明活的像含有威力的眼光

却一点没有改变。

杜烈微微感喟地说：

“宋队长现在是另一路的人了！人家有本领——看不得原是一个街滑子，偏有官运。说不定见了咱还不认识！”

“不认识倒是小事，如果他真是变了，也许……”杜英仍然面海立着说。

“好不明白，在什么情形里他自然有什么态度。假如，我早从那里向上钻，做官，说几句门面话也许会。也好，我究竟打了退回，如今连小事也干不成。哈哈……”

他们说着，便一同在石堆上坐下。杜烈与祝先生吸着纸烟，大有向着海水发愣，同时觉得胸口里不知为了什么突突地跳得怪难过。独有杜英虽回过身子来，却仍然立着。

就这样，这僻静壮丽的地方成了他们的谈话室。祝先生说得最多，不过他的声音低些，在海岸上是听不清楚的。虽然不是激昂的声调，然而短劲，有力量，有次序，如同石堆下时时撞过来的飞涛，有自然的节奏。他的话——他的道理，大有惊异地留心听去，纵然有些地方仿佛对于自己的理解很费事，总括的意思他还知道。其次，杜烈也说了不少。大有只向着那一蓝无际的大海点点头，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独独杜英今天说得很少，她似乎不愿发表什么议论。这是大有料想不到的，因为平常总是这女孩子的话多。往往她哥哥与人讨论什么，不易有插话的时间，她的锋利舌尖却来判断一切。然而在这秋阳明耀的海边，她一直沉默着若有所思。

他们原想借这个假日的下午到海边给祝先生送行，因为这里只有海水可以倾听他们的自由交谈，故预先约在这里。晚间或明晨便是祝启行的时间，这晚先上轮船。他这一去据说至少要几个月方得回来，也说不定就没有定日子再来同他们聚谈。这是难得的时候，大有也情愿消费这半天的光阴。

大有刚由乡间捧了一颗伤残的心重回到这边时，他的精神坏极了，一天半斤白酒并不足消解他的苦闷。闲下来跑到杜家去喝茶，眼睛红红地说醉话，甚至对杜烈说一些不愿意生活的怪话。几年中，他这样一个的乡间农人，想不到被种种刺激搅动了他的心波。在故乡眼见耳闻的事实，使他再不能安然地混下去，杜烈与他的妹子就趁这个机会给了他一种精神上的提撕。那些话与理想的事实多半是从祝先生那里得来的。杜烈又在他们的团体中有过短时间的训练，对什么事的看法自然与大有不同。因此，大有便另转入一个境界，渐渐地酒喝得少了，也渐渐有了自

己的信心。这一个下午的聚谈，无论如何他是要来的。

经过祝的一番议论以后，大有方才对于他的想法有点把握。虽然觉得其中还有许多事自己不大明了，可是，实在没有道理反驳祝先生的话。

一会儿，向晚的凉风从海面掠来，石堆下的重叠浪头愈激愈高。一个有力的雪堆从那无边的整个的一片中突送上来，撞到崚嶒的石块上，散开，一层层的银花马上退落下去。后面的卷浪却很迅速地赶过这片退落的飞沫，重复向上做更有力的展动。这正是永远在冲动的不息的自由的波浪，也是宇宙中永远的力的表现。祝先生在说完正话后，忽而望着挺立的杜英说：

“你记着吧，这真是我们离别的一个记号——这样的浪，去了，重新卷回来，分散开又即刻合拢起来！我看你今天不大说话，难道你还存着女孩子的心事？”

他虽然这么庄重地说着，从他的清澈眼光中也微微现出一点温情，但即时便在杜英的注视中收敛回去，仍然是很快乐地向无限的远处凝望着。这样的眼光变化，杜烈与大有坐在一边都觉察不出，独有杜英看得清楚。她把叉着腰的左手向空中抬起，慢慢地抚着额角道：

“我想，若说是柔弱的话，岂止是女孩子；谁原来就是铁打的，金铸的？反过来呢，女孩子的心有时许比刀还厉害！嘿……”

她忽而放声笑起来，同时把踏在脚下的一块碎石用力一蹴，蹴到下面的白浪中去。

“对，这才是你的聪明。不管认得多少字，说出话来……”祝也立起来，伸了伸腰。

“少说这些无聊的话！”杜英赶急加上这一句。

“……赞美就近于无聊？哈哈！”

祝就在这一笑中跳上海岸，大有与杜家兄妹也一起上来。祝扶着自行车与他们顺着绕山的马路同走回去。

海西面一轮滚圆的落日正在一片血色的晚霞中荡动。霞光上面，片片断断地轻浮着些淡褐色、乌色、轻黄色的柔云。海水被这向晚的日彩炫耀着，浮泛出一层层的金波，装在深碧的玻璃镜里。他们转过山脚，听见马场中啵啵的汽车声音争着乱响。

“刚刚是赛马完了的时候。”大有因为拉人力车所以有这样的经验。

“这怎么说？因为东三省的事各地方都很紧，日本兵在那里杀人，放火，占地方，祝，你想这边还看得出一点点……来？”杜烈不自禁地说出这几句话。

“你就想扭了！他们根本上就不管这些闲事。本来那边是那边，他们是他们，天坍了有地接着，到了时候吃亏的也没他们的份儿！何苦替‘古人’担忧？”杜英冷冷地答复。

“别大惊小怪了，我拉车也时常听见那些穿洋服、长袍子的人说上两句——连时式的女人也在内，说尽说，叹口气是好的，一样拿着火急的号外到跳舞场。赛马还有外国人，什么稀奇？”大有现在很平静。

祝在前头回看了大有一眼道：“奚大哥人虽然老实，话真对。老杜，你未免对他们想得过分了。”

他们说着，沿海岸经过那片草已经枯了的赛马地南边。一辆一辆的美国新式摩托车，载着种种画长眉，丝长袍的女人，与各样的男子向市内飞送。几十匹披着马衣，颜色不同的马在大路上被人牵着缓缓地遛步。台上的“青天白日”旗子，夹在日本与美国的国旗中间，迎着猎猎晚风像是得意地招展。在这片地方上，各种人都十分融洽。没有国别，也没有种族的分隔，大家彼此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钱！在开赛与赛中间甚至完了，一切景象也像“大同”的表征。他们都低首在他们的命运之下，对于别人只有贪婪的羡慕，没有爱也没有憎恶。

祝住一住脚步，向那些来往如织的汽车群注视了一下。相隔虽然不过几十步，那些怀着各样心情从马场中回去的人，却没有向他们这样几个人留意的。

因为这一晚上祝得早早上船，他们在小酒馆里早早吃了一顿晚饭，饭后，三个人将祝送到小轮船上，在大舱里找到一个可以躺的地方。大有与杜烈先回到小码头上等待杜英，她还在船上与将要远行的祝先生说话。码头上人语嘈乱，一阵阵的鱼腥与海水边的潮湿气味相合。昏黄的电灯光下，大有与杜烈来回踱着步，一边有披麻袋的小乞儿，守着破簸箩时时向行人叩头的老人……不久，远来的火车从悬空铁桥上飞跑过去，他们知道这时已快近晚七点了。

二十八

杜烈与他的妹妹本来要沿海边的道路回去，因为这是他们情绪紧张的一天，由大有提议，时候已经晚了，谁也不能再干活，不如趁便在街道上走走，回来也许赶得上送轮船开行。因为小轮船开船的时刻不能预定，所以他们便不再约祝一同上来。

杜英听了大有的提议，在那黑脏的小码头上站住，凝思一会儿，像要说什么话，终于没说出来，静默地在前边走去。杜烈也觉得有点心事排除不下，虽然渐渐走到繁华的地段，却没感到怎么热闹，反倒有点冷清。

的确，这一晚上在那些红灯明窗之下减少了许多时装的男女，车辆也很疏落，有几个走路的人匆匆忙忙的，都像急着跑回家去。每一岗位上添了双岗，店铺中的小伙计眼光冷冷地在预备着赶紧上门。杜烈首先看出街上的事情有点蹊晓，因为晚饭前他们没到大街上，尽在海边的小巷中喝闷酒。现在才晓得这一晚上像是要出乱子。

“看街上的情形怕有事？”杜烈口快，低声说。

杜英很灵敏地回过头来：“什么？”

“日本人，说不定要闹！有后台，领事馆……后海里这两天不是又到了几艘军舰？”

“难道咱就凭人家从关外闹到关里，老不还手，老不抵抗？”

大有说出这几句，即时记起了白天他们所谈的事，心头上微微跳动。

向东转，再往南去，经过一片跳舞与卖性的房子。在红绿的窗绸后面，开着淫荡的留声片，有一对对肥裤管与高底皮鞋纵跳的脚步从门下时时闪出。喝醉了的西洋水兵，歪斜着走，高声喊着不成调的歌曲。唯有这一带里像还有点生气，卖性的，买欢的，放纵的外国男女各自做着他们的好梦。也有十多辆的人力车在街头上等着买卖，从这条路上走，大有觉得可以找到熟人问问这奇怪的疑团了。果然在一群面容都很焦急的车夫中间，他找到了一个打过交谈的同行，他便装着借火先走上去。

“你好自在！今儿自己放了假？也许你知道有砸报馆的事？用不到拉车。”

大有这时才明白杜烈的话猜得不错。

“不，我另有事——不知道砸报馆，怎么？砸了哪一个？”

“唉！你这个人。吃饭前闹了一大阵。××报，咱不懂，因为登了日本人什么，便去了一些……捣打了……”

旁边一个更年轻的车夫道：

“不是日本人能动那报馆？瞧着吧。说是今儿晚上还要烧×部……全中国早应该跟日本拼了，要不，净等着挨打！”

大有听后，又结结巴巴地问了一些，才知道不但捣毁了报馆，就是要烧×部的话像也不是虚传。他便跑回来拉着杜烈在一家跳舞的酒馆墙角上，把听到的话告诉出来。

杜烈听了倒不像大有般惊异，他的两条长眉可也加紧一些。杜英在一旁向他们招招手道：

“来来，今儿晚上果然有这么一场大火，不回去了！走，走，就到前海岸上去看一看他们的本事……”

很奇怪，一直是沉郁着的她，就像马上注射了兴奋药针，不等她哥哥的答复，已经先往南边走去。

大有还迟疑着，看看杜烈随着这轻捷矫健的女孩子去了，他也只好跟在后面。指尖上夹住的纸烟究竟没有吸着，心里十分纷乱，并不全是对于听说的事实的惊惶。因为这异常的生活，异常的言语的激动，以及自己想不到的异常的新闻，把他一颗原是朴实的心压碎了！

晚上的风特别大，本来少有尘土的街道上这时也有些昏茫了。愈往大街上走行人愈少，间或有一两辆汽车飞驰过去，即时把车尾的小红灯灭了。唯有大酒楼上时而还有豁拳的笑声，那妇女的尖音与胡琴声比往常少得多。站岗的警士有时向他们这一行人看一眼，似乎留意，也似乎是不留意。

从大街上愈往南去，巡行的、站岗的军警愈见得多，他们的脸上都很森严，明亮的刺刀尖在电灯下面晶莹闪动。也许不久以后这个绮靡的街道上会被尸首与血迹填满，也许这好多高楼与店铺内美丽的货物都成了火山？街道两旁的日本铺子都一例上了门。

杜英知道再往前去要通不过，大有刚刚趔趄着想折回去，杜英偏向一条小街走去。

“跟着我！”并不多说话，她像下命令似的，引导着杜烈与大有走。

静默中两个男子都说不出什么话，谁也不想反抗这个勇敢女孩子的命令。及至他们走到K山的绕山马路上时，已经听见前海岸上偏西一带有阵阵高喊的人声。

到这里，杜烈与大有都明白杜英的意思，是要往哪里去。在这高处一听到异常喊叫的噪闹，他们都感到热血在身上要逃流出来一般！绕山马路上好在没有遇到巡逻的警士，从一家家闭严的门旁快蹓过去，找到上山的那条斜坡道。仍然是杜英在头里，他们踏着细碎的沙石爬到山顶。

“火！”先到瞰海台下的杜英从口里迸出这个字。她毫不停留地摸着朽腐的木梯走上去。

杜烈与大有先来不及看下面的火焰，从后面直迫上来。

在这高处，在这全市中的高处，他们相依着，站在台上的木栏中，什么都看得清楚。那不是吗？当初有名的××大房子，是这个美丽的历经困难的城市中的大建筑物，已经在烈焰的回旋中了。像是从楼顶上焚烧起的，相隔一里多远，便已听到木材、砖瓦崩裂腾掷的声响。几簇的红光，炫目的火头，上冒几冒又缩下去，立即又向上烧起。先是腾起一片黑烟，急烈喷薄的火头接着跃上。一片奇丽的火彩，把全市中平静白亮的电灯耀得没了光辉。火前面是一片强造作出的喧嚷，似乎要助着这样火威，烧毁了全市。各处呢，却异常寂静，没了车声，也听不到一声子弹在空中飞响，任凭这火灾的纵横！

扰动的人叫声与狂烈的火焰在这一时形成了一个特异的空闻！隐约中他们都可以看见海岸下的水影，也有些微红。一会儿，远远地听见消防队的铜铃车急速地去了，像是并不曾工作，又当当地跑回来。在这昏黑山顶上的三个人，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再不能互相说什么话，眼看着这像从地狱中喷射出来的毒火要毁灭了一切。大有止不住心头上的跳动，然而这是惊愤，却不是由于恐怖。杜烈咬紧嘴唇，跂着脚，把两只有力的手握紧了木栏杆。杜英，她瞪着有威棱的两只大眼，迎望着吸引她与激动她的火焰，似乎要把她的身体投到烈火中去！

过了几乎半小时，火力并没衰退，那些狂叫声却渐渐消落下去。火力更旺起来，突动的散漫的烟，焰，愈来愈有劲，看不出那四五层的大建筑物到现在已经烧毁了多少。映着黑空的红光，方在那无碍的空间继续增长它的力量。

除了火光之外，四处仍然是十分静寂，甚至听不到一只狗叫，唯有风声吹动松树上的松铃子飒飒作响。

“嘘——”杜烈到这时才把逼住的一口气吐了出来。

“有本事，叫大火毁灭了全中国！”每个字音说得简劲有力，像是从火焰的炉中迸跃出的。

“不！烧吧，烧吧，烧遍了全世界！”杜英只回答了这一句。即时，那明丽跃动的火光加劲地向上冒了几冒，像是欢迎她这句颂词。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写完


百部红色经典
小城春秋
高云览 著
英雄城市，红色传奇
脚镣手铐志不撼，牢底坐穿信仰坚
红旗招展破敌囚，革命史上谱新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小城春秋》的写作经过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第一章

从我们祖先口里，我们常听到：福建内地长年累月闹着兵祸、官灾、绑票、械斗。

常常有逃荒落难的人，从四路八方，投奔来厦门。于是，这一个近百年前就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海岛城市，又增加了不少流浪汉、强盗、妓女、小偷、叫花子……旧的一批死在路旁，新的一批又在街头出现。

一九二四年，何剑平十岁，正是内地同安乡里，何族和李族械斗最剧烈的一个年头。

过去，这两族的祖祖代代，不知流过多少次血。这一次，据说又是为了何族的乡镇流行鼠疫，死了不少人，迁怒到李族新建的祠堂，说它伤了何族祖宅的龙脉。两族的头子都是世袭的地主豪绅，利用乡民迷信风水，故意扩大纠纷，挑起械斗。于是，姓何的族头子勾结官厅，组织“保安队”；姓李的族头子也勾结土匪头，组织“民团”——官也罢，匪也罢，反正都是一帮子货，趁机会拉丁、抽饷、派黑单，跟地主手勾手。这么着，恶龙相斗，小鱼小虾就得遭殃了。

何剑平的父亲何大赐，在乡里是出名剽悍的一个石匠，被派当敢死队。一场搏杀以后，何大赐胸口吃了李木一刀，被抬回来。他流血过多，快断气了，还咬着牙根叫：

“不能死！不能死！我还没报仇……”

何大赐的三弟何大雷，二十来岁，一个鹰嘴鼻子的庄稼汉，当晚赶来看大赐。这时候，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

“李木！……李——木！……”大赐喘着气说不出话，手脚已经冰凉，眼睛却圆睁得可怕。

大雷流着眼泪，当着临死的二哥指天起誓：

“皇天在上，我要不杀了李木，为二哥报仇，雷劈了我！……”

话还没说完，天上打闪，一个霹雷打下来，天空好像炸裂，满屋里的人都震惊了。

大赐听了三弟的起誓，这才合了眼。这不幸的戆直的石匠，在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为谁送的命。

也和石匠一样戆直的李木，听到石匠死的消息，惊惧了。深夜里，他带着老婆和十四岁的儿子李悦，打同安逃往厦门，告帮在舅舅家。舅舅是个年老忠厚的排字工人。

何大雷随后也带着小侄子剑平，追赶到厦门来，住在他大哥何大田家里。

何大田是个老漆画工，结婚三十年没有孩子，看到这一个五岁无母、十岁无父的小侄子，不由得眼泪汪汪。从此老两口子把小剑平宠得像连心肉似的。

大雷结交附近的角头好汉，准备找机会动手。起誓那天晚上的雷声，时不常儿地在他耳朵里震响着，有时连在睡梦里也会惊跳起来。

忠厚老实的田老大，每每劝告他三弟说：

“你这是何苦！这么杀来杀去，哪有个完啊？常言道：‘宁与千人好，不与一人仇。’……”

大雷不理。一天，大雷带着小剑平出去逛。经过一条小街，他指着胡同里一间平房对小剑平说：

“瞧见吗，杀你爹的仇人就住在那间房子里。我天天晚上在这里等他，等了九个晚上了，他总躲着不敢出来……”

说到这里，大雷忽然又指胡同口一个孩子说：

“瞧，李悦在那边，去！揍他！”说时折了一根树枝递给小剑平，“去！别怕，有我！”

小剑平记起杀父之仇，从叔叔手里接过树枝，冲过去，看准李悦的脑袋，没头没脑地就打。

血从李悦额角喷出来，剑平呆了。树枝险些儿打中李悦的眼睛。李悦不哭，正想一拳揍过去，猛地看见对方的袖子上扎着黑纱，立刻想到这孤儿的父亲是死在自己父亲的刀下，心抖动了一下。他冷冷地瞧了剑平一眼，掉头跑了。

大雷很高兴，走过来拍着侄子的肩膀说：

“有种！你看，他怕你。”

从那天以后，剑平不再见到李悦。

李木自从听说大雷追赶他到厦门，整日价惶惶不安地躲在屋里，老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跟踪他。那影子好像是大雷，又好像是大赐。

不久以后，大家忽然风传李木失踪，接着风传他出洋，接着又风传他死在苏门答腊一个荒芭上。

其实李木并没有死。

原来有一天，有一个随着美国轮船往来的掮客，在轮船停泊厦门港

内的时候，来找李木的舅舅，对李木的遭遇表示豪侠的同情。到开船那晚，他慷慨地替李木买好船票，说是可以带他到香港去做工。李木一想这一走可以摆脱大雷的毒手，不知要怎样感谢这位仗义的恩人。船经过香港，恩人又告诉他，香港的位置给别人抢去了，劝他随船到苏门答腊的棉兰去“掘金”。这天船上又来了二百多名广东客和汕头客，据他们说，也都是要“掘金”去的。船到棉兰时，李木才知道，他跟那二百多名广东客和汕头客，一起被那位恩人贩卖做“猪仔”了。

二百多个“猪仔”被枪手强押到荒芭上去。从此李木像流放的囚犯，完全和外界隔绝了，呼天不应，日长岁久地在皮鞭下从事非人的劳动，开芭、砍树、种植烟叶。这荒芭是属于荷兰人和美国人合营的一个企业公司的土地，荒芭上有七百多个“猪仔”，全是被美国和荷兰的资本家派遣的骗子拐来的。

烟叶变作成沓成沓的美金和荷兰盾。发了昧心财的美国老板和荷兰老板，在纽约和海牙过着荒淫无耻的“文明人”的生活。那些被拐骗的奴隶，却在荒岛上熬着昏天黑地的日子，每月只能拿到两盾的苦力钱。

李木把拿到手的苦力钱，全都换了酒喝。

最初一年，他逃跑了两次，都被抓了回去，一场毒打之后，照样被迫从事无休止的苦役。

八年过去了，本来是生龙活虎的李木，现在变得像个被压扁了的人干似的，背也驼了，脚也跛了，耳朵也半聋了，右臂风瘫，连一把锄头也拿不动了。他终于被踢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捡得了一条命。

一个姓李的华侨捐款把他送回厦门。

李木做梦也没想到，他这把老骨头还有带回家的一天。他看见儿子李悦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媳妇，而且是个头等的排字工人，不由得眼泪挂在脸上，笑一阵又哭一阵，闹不清是欢喜还是悲酸。

第二天，李悦带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看父亲，附在父亲半聋的耳旁，亲切地嚷着说：

“爸，认得吗，他是谁？”

李木把那个小伙子瞧了半天，直摇头。李悦又笑了笑，说：

“爸，他是剑平，记得吗？”

“剑平？”李木又摇头，“唉，唉，不中用了，记不起来了。”

“爸，他就是何大赐的儿子剑平。”

一听见“何大赐”，老头子忽然浑身哆嗦，扑倒在地上，哽咽道：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我……”

两个年轻人都吃惊了，赶紧把他扶起来。

“事情早过去了，李伯伯！”剑平激动地大声说，“你看呀，我跟李悦不都是好朋友吗？”

李悦小心地把父亲搀扶到里间去歇。过后，他感慨地对剑平说：

“老人家吓破了胆子啦。你看，他过了这么一辈子，前半生吃了地主老爷的亏，后半生又吃了外国资本家的亏，现在剩下的还有多少日子呢……”

李木的确没有剩下多少日子。元宵节过后的一天，他拄着拐棍，自己一个人哆哆嗦嗦地走到街上去晒太阳，忽然面前一晃，一个人挡住了他的路。他抬起头来一看，那人穿着挺漂亮的哔叽西装，鹰嘴鼻子，嘴里有两个大金牙。

“哈，找到你了！”那人狞笑着说，“姓李的，认识我吗？”

李木一听到那声音，登时浑身震颤，手里的拐棍也掉在地上。他惶乱中仿佛听到一声“天报应”，接着，胸口吃了一拳，血打口里涌出，就倒下去不省人事了。

李木被抬回家又醒过来，但已经起不了床。他发谵语，不断地嚷着：

“天报应！天报应！”

破船经不起顶头浪，李木心上吃的那一惊，比他胸口吃的那一拳还厉害。他挨不到三天，就咽气了。临死的时候，他还安慰李悦说：

“得感谢祖宗呢，亏得这把骨头没留在番地……”

出殡那天，剑平亲自走来执绋。就在这时候，大雷跑到田老大家里，暴跳得像一只狮子似的嚷着：

“大绝户！辱没祖宗！我替他老子报仇，他倒去替仇人送殡！这叫什么世道呀！这叫什么世道呀！……”

第二章

这两个相视如仇的年轻人怎么会变成好朋友了呢？让我们打回头，再从何剑平跟他叔叔到厦门以后的那个时候说起吧。

李木失踪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小剑平觉得失望，因为失去了复仇的对象。大雷却像搬掉心头一块大石头，暗地高兴他可以从此解除往日的誓言，睡梦里也可以不再听见那震动心魄的雷声。

这时小剑平在小学六年级念书。伯伯干的漆画都是散工，每年平均有六七个月没有活干，日子一天比一天坏。剑平穿不起鞋，经常穿着木屐上学，有钱的同学叫他“木屐兵”，他索性连木屐也不穿，光着脚，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乖张而且骄傲。同学们看他穿着补补丁丁的衣服，又取笑他是“五柳先生”。他倒高兴，觉得那个“不戚戚于贫贱”的陶渊明很合他脾胃。

剑平读到初中二年级，因为缴不起学费，停学了。他坐在家里，饥渴似的翻阅着当时流行的普罗文艺书刊，心里暗暗向往那些革命的英雄人物。家里到了连饭都供不起时，他只好到一家酒厂去当学徒。可是上班没几天，就吃了师傅一个巴掌，他火了，也回敬了一拳。不用说，他被赶出来了。

不久他又到一家药房里去当店员。老板是个“发明家”，同时又是报馆广告部欢迎的好主顾。他用一种毫无治疗功用的、一钱不值的草药制成一种丸药叫“雌雄青春腺”，然后在报上大力鼓吹，说它是什么德国医学博士发明的山猿的睾丸制剂，有扶弱转强、起死回生之效。剑平的职务是站柜台招呼顾客，每天他得替老板拿那些假药去骗顾客的钱，这工作常常使他觉得惭愧而且不安。叫人奇怪的是，那个靠诈骗起家的老板，倒处处受到尊敬，人家夸他是个热心的慈善家。他除了把自己养得胖胖白白之外，每逢初一和十五，还照例要行一次善，买好些乌龟到南普陀寺去放生。每回到买乌龟的时候，他还亲自出面讲价钱。

“喂喂，这是放生用的，你得便宜卖给我！”他对卖乌龟的说，“修修好，也有你一份功德啊。”

剑平没等到月底，就卷起铺盖走了。

失学连着失业，剑平苦闷到极点。这时候，那个长久留在伯伯家的

大雷，不再想回乡去种地，却仗着他从内地带来的一点儿武术，就在这花花绿绿的城市里，结交了一批角头歹狗，靠讹诈和向街坊征收“保护费”过日子。他脱掉了庄稼汉的旧衣服，换上了全套的绸缎哔叽，赌场出，烟馆进，大摇大摆地做起歹狗头来了。

一天晚饭后，大雷和田老大聊天，大谈他的发财捷径。他说赚钱的不吃力，吃力的不赚钱，又搬出事实，说谁谁替日本人转卖军火，谁谁跟民团（土匪）合伙绑票，谁谁印假钞票，都赚了大钱。他又吹着说他新近交上几个日本籍民，打算买通海关洋人，走私一批鸦片……

“不行，不行，”田老大听得吓白了脸说，“昧心钱赚不得！一家富贵千家怨，咱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

“可是大哥，”大雷说，“人无横财不富，要不是趁火干它一下，这一辈子哪有翻身的日子啊……”

剑平平日里本来就把大雷憎恶到极点，听到他这么一说，忍不住了。

“你想的就没一样正经！”剑平板着脸轻蔑地说，“这些都是流氓汉奸干的，你倒狗朝屁走，不知道臭！……”

大雷拱了火，回嘴骂，剑平不让，顶撞起来了。大雷虎起了脸，唰地拔出了雪亮的攮子。剑平也铁青着脸，冲进去拿出菜刀：“来吧！”站稳了马步，准备拼。说也奇怪，这条在街头横行霸道的恶蛇，一看到剑平那一对露出杀机的眼睛，倒有些害怕了。他知道侄子的脾气，说拼就拼到底，惹上身没完没了。

这时田老大夹在当间，哆嗦着不知往哪一边劝。倒是外号叫“虎姑婆”的田伯母，听见嚷声，赶了出来，才把两人喊住了。

“进去！进去！”她怒气冲冲地推着剑平，吆喝着，“你也跟人学坏了，使刀弄杖的！哼！进去！”

她又转过身来，指着大雷劈脸骂：

“你做什么长辈啊！你！……”

“是他先骂我……”大雷装作善良而且委屈地说。

“活该！”田伯母叉着腰股嚷着，“谁叫你不务正啊！孙子有理打太公！……你做什么叔叔！还不给我滚！……”

田老大看看风势不对，就做好做歹把大雷拉到外面去了。

不久，大雷暗地跟日籍浪人勾串着走私军火鸦片，果然捞到了几笔，就买了座新房，包了个窑姐，搬到外头去住了。

这一年春季，剑平在一个渔民小学当教员。他非常喜爱这些穷得连鞋子都穿不起的渔民子弟，对教书的工作开始有了兴趣，虽说每月只有

八元的待遇，而且每学期至多只能领到三个月薪水。

这时剑平才十六岁，长得个子高，肩膀阔，两臂特别长，几乎快到膝头；方方的脸，吊梢的眉毛和眼睛，有点像关羽的卧蚕眉、丹凤眼，海边好风日，把他晒得又红又黑，浑身那个矫健劲儿，叫人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新出猛儿的小伙子。

“五九”十六周年这一天，剑平带着渔民小学的学生参加大队游行。经过一家洋楼门口时，示威的群众摇着纸旗喊口号。剑平一抬头，看见那家洋楼的大门顶上钉着一块铜牌：

“大日本籍民何大雷。”

这一下剑平脸涨红了。群众正在喊着：

“打倒汉奸走狗！”

剑平跟着愤怒地大喊，把嗓子都喊哑了。

散队回家，剑平一见伯伯就气愤地跟他提起这件事，末了说：

“你去告诉他，他要不把狗牌拿掉，马上退籍，咱就跟他一刀两断！”

“不能这样，剑平，怎么坏也是你叔叔……”

“我不认他做叔叔！”剑平说，“他是汉奸，他不是咱家的人！”

大田只好跑去找大雷，苦苦央求，要他退籍。大雷坦然回答道：

“大哥，这哪行！没有这块牌子，我这行买卖怎么干啊！”

“你就洗手别干了吧，咱有头有脸的……”

“谁说我没脸？来，我让你看看，”大雷得意地指着四壁挂的照片对他大哥说，“这是谁，知道吗？公安局长！那边挂的那个是同善堂董事长！还有这个是我的把兄，侦探队长！你看，他们哪一个不跟我平起平坐？谁说我没脸呀？……”

田老大说不过大雷，失望地走了。

这天晚上，剑平到母校第三中学去看游艺会。观众很多，连过道两旁都挤满了人。

游艺会头一个节目叫《志士千秋》，是本地“厦钟剧社”参加演出的一个九幕文明戏。男主角是赵雄，女主角是男扮的叫吴坚。剧情大意是说男女主角因婚姻不自由，双双逃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男的刺杀卖国贼，以身殉国；女的最后也为爱牺牲。观众是带着白天游行示威的激情来看这出戏的，所以当男主角在台上慷慨陈词时，大家就鼓掌；轮到日本军官上台，大家就“嘘！嘘”。

不知谁乱发的入场券，会场上竟混进了好些个日本《华文报》记者、日籍浪人和角头歹狗。剑平一看，歹狗堆里，大雷也在里面。戏演

到第三幕，那些歹狗忽然吹口哨，装怪叫，大声哗笑。会场秩序乱了，群众的掌声常常被喝倒彩的声音掩盖了去。剑平越看越冒火，幕一闭，他就像脱弦箭似的走过去，冲着那些歹狗厉声喊：

“喂！遵守秩序，不许怪叫！”

歹狗堆里有个外号叫“赛猴王”的宋金鳄是剑平的邻居，满脸刁劲儿地望了剑平一眼道：

“号丧！眼毛浆了米汤吗？！……”

剑平心头火起，捏紧拳头，直冲过去。这时后排几个歹狗，都离开座位站起来。剑平猛觉得人丛里有人用手拦住他，一瞧是个大汉，不觉愣了一下。这汉子个子像铁塔，比剑平高一个头，连鬓胡子，虎额，狮子鼻，粗黑的眉毛压着滚圆的眼睛，他抢先过去，用他石磨般的腰围碰着金鳄的扁鼻尖，冷冷地说：

“猴鳄！好好看戏，别饭碗里撒沙！”

这声音把金鳄的刁劲儿扫下去了。

“七哥，你也来啦？”金鳄堆下笑，欠起屁股来说，“坐，坐，坐……”

“坐你的吧！”大汉眼睛放出棱角来说，伸出一只毛扎扎的大手，把金鳄按到座位上去，“告诉你，这儿是人家的学校，别看错地方！”

金鳄像叫大熊给抓了一把，瘟头瘟脑地坐着不动；前后歹狗也都坐下去，不吭声了。这时围拢上来的观众，个个脸上都现出痛快的样子。剑平不由得向大汉投一瞥钦佩的目光。

剑平回到原来座位，一个坐在他身旁的旧同学偷偷告诉他说：

“你知道那个大汉是谁吗？他就是吴七。”

吴七！——剑平差一点儿叫出声来。好久以前，他就听过“吴七”这名字了。人家说他过去当过撑夫，当过接骨治伤的土师傅，后来教拳练武，徒弟半天下，本地陈、吴、纪三大姓扶他，角头好汉怕他，地痞流氓恨他，但都朝他扮笑脸。

“真是一物降一物。”剑平想，不觉又从人堆缝里望吴七一眼。

游艺会散场后，剑平走过来跟吴七招呼、握手。吴七好像不习惯握手这些洋礼儿，害臊地低着头笑。他笑得很媚，胡须里露出一排洁白闪亮的牙齿。适才他那金刚怒目的威杀气，这时似乎全消失在这弥勒佛般的笑容里了。

“你认识吴坚吗？”吴七问。

“听过他的名，还不认识。”剑平回答——吴坚是《鹭江日报》的副刊编辑，剑平曾投过几回稿。

“你要不要看看他？我带你去，他是我的堂兄弟。”

剑平跟着吴七到后台化装室来看吴坚。

吴坚刚好卸妆，换上一件褪色的中山服。他约莫二十三四岁，身材纤细而匀称，五官清秀到意味着一种女性的文静，但文静中却又隐藏着读书人的矜持。剑平和他握手时，觉得他那只纤小而柔嫩的手，也是带着“春笋”那样的线条。

吴坚一听到剑平介绍自己的姓名，立刻现出“我知道了”的神气说：

“你的稿子我读得不少，倒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

吴坚诚恳地请剑平批评《志士千秋》的演出。剑平立刻天真而大胆地说出他对全剧的看法，末了又说：

“虽然有些缺点，但应当说，这样的戏在今天演出，还是起了作用的。”

“我不大喜欢这个戏。”吴坚谦逊地说，“特别是我不喜欢我演的角色。殉情太没意思，有点庸俗。既然让她从封建家庭里冲出来，干吗又让她来个烈女节妇的收场？这不前后矛盾吗？……”

这时化装室的斜对过墙角，有人在高声地说话。吴坚低声对剑平说：

“那个正说话的就是赵雄，他不光是主角，还兼编剧呢。”

“他演得顶坏！”剑平冲口说，“装腔作势，十足是个‘言论小生’，叫人怪难受的。”

吴坚淡淡地笑了。

那边赵雄刚洗完脸，在打领带。从侧角看过去，他显得又魁梧又漂亮。他正跟一个布景员在那里谈着。

“怎么样，”赵雄说，“就义那一幕，我演得不坏吧？好些人都掉眼泪呢。”

“我可没掉。”布景员说。

“你？你懂得什么！”赵雄满脸瞧不起地说，“你是冷血动物！”

剑平正想起来告辞，不料这时吴坚已经悄悄地走去把赵雄带来，替他们两人介绍了。

赵雄礼貌地和剑平握手，客气一番。他和蔼地微笑着，用一般初见面的人常有的那种谦虚，请剑平对他的演出“多多指教”。剑平把这交际上的客套当了真，就老老实实地说出他的意见，同时指出赵雄演技上存在的一些缺点。

“‘言论小生’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言论太多，动作太少。”剑平说道，“再说，说话老带文明腔，也不大好，比如说，公园谈情那一幕，你

差不多全用演讲的声调和姿势，好像在开群众大会似的，这也不符合真实……”

话还没说完，赵雄脸色已经变了。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剑平，一看到他发皱的粗布大褂和龟裂的破皮鞋，脸上登时露出“你是什么东西”的轻蔑的神色。这一下剑平觉察出来了，他停止了说话，骄傲地昂起头来，接着又把脸扭过去。

吴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正想缓和一下僵局，剑平却已经望着他和吴七微笑着告辞道：

“我得走了，再见。”他转身就走，瞧也不瞧赵雄一眼。吴坚把他送到门口，约好后天再见。

过两天，吴坚到渔民小学来看剑平，对他说：前晚他和赵雄回家时，被浪人截在半路上，幸亏吴七赶到，才把他们救了。现在外面有人谣传，说是《志士千秋》侮辱了日本国体，浪人要出面对付，叫他们当心。赵雄怕了，今天早晨已经搭船溜到上海去了。

接着，吴坚请剑平参加他们的“锄奸团”——一个抵制日货的半公开组织，剑平高兴地答应了。

从此他们天天在一道。有时锄奸团的工作太忙，剑平就留在吴坚家里睡。

第三章

“五九”十六周年过后，抵制日货的运动渐渐扩大。走私日货的商人，接二连三地接到锄奸团的警告信，有的怕犯众怒，缩手了；有的却自以为背后有靠山，照样阴着干。于是接连几天，几个有名的大奸商先后在深夜的路上被人割去了耳朵。市民暗地叫好。日货市场登时冷落下来。

接着，差不多所有加入日本籍的人，都在同一天的早晨发现门顶上的籍牌被人抹了柏油。大雷也不例外。市民又暗地叫好。

锄奸团有群众撑腰。小火轮搜出来的日货都被当场烧掉了。剑平当搜货队的队长。这一天，他从码头上搜查日货回来，田老大迎着他说：

“刚才你叔叔来过，他说他有些货还在船舱里，找不到人卸，又怕会被烧……”

“当然得烧！”剑平直截了当地回答。

“他说，他把所有的本钱都搁在这批货上……”田老大不安地望着剑平说，“要是被烧了，就得破产……”

“破产？好极了！”剑平高兴地叫着，“这种人，活该让他破产！”

“我也骂他来着！”田老大说，“他咒死咒活，说往后再也不敢干了……他说这回要破产了，他就得跳楼……”

“鬼话！别信他。真的会跳楼，倒也不坏，让人家看看奸商的下场！”

剑平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里间来，劈面看见桌子上摆着一大堆五花十色的东西：日本布料、人造丝、汗衫、罐头食品。

他惊讶了：

“哪来的这些？”

“你叔叔送来的，他……”

“你收下啦？”

“他……他……”田老大支吾着说，“他希望你跟锄奸团的人说一说，让他的货先卸下来……下回他再也不敢了……”

剑平火了，两手一推，把桌子上的东西全推在地上。

田老大呆了一下，愠怒地望了侄子一眼，一句话不说地就退到厅里

去了。

剑平有点后悔不该对老人家这么粗暴。他听见伯母急促的脚步声从灶间走过来。伯母手里拿着一根劈柴，喘吁吁地冲着他骂道：

“大了，飞了……你跟谁凶呀！你！……你！……”她拿起劈柴往剑平身上就打。

剑平低下头，一声不响地站着，由着伯母打。伯母打到半截忽然心酸，把劈柴一扔，扭身跑了。剑平听见她在厅里嚷着：

“老糊涂！叫你别理那臭狗，你偏收他东西！……现在怎么啦？体面啊？体面啊？……”

剑平这时才发觉他左手的指头让劈柴打伤了，淌着血，却不觉着痛。过了一会儿，他自动地走去跟伯伯和解，又婉转地劝伯伯把那些东西送去还大雷。伯伯嘀咕了一阵，终于答应了。

这一晚，剑平睡在床上，蒙眬间，仿佛觉得有人在扎他指头的伤。他没有睁开眼，但知道是伯母。

码头工人和船夫听了锄奸团的话，联合起来，不再替奸商搬运日货。轮船上的日货没有人卸，大雷和那些奸商到处雇不到搬工和驳船，急了，收买一些浪人和歹狗，拿着攮子到码头上来要雇工雇船，就跟船夫和工人闹着打起来了。这边人少，又没有带武器，正打不过他们，忽然纷乱中有人嚷着：

“吴七来了！吴七来了！”

吴七一出现，那边浪人歹狗立刻着了慌。吴七看准做头儿的一个，飞起一腿，那家伙就一个跟斗栽在地上，这边乘势一反攻，浪人和歹狗都跑了。

然而事情却从此闹大了。双方招兵买马，准备大打。

这边码头工人、船夫、大姓、乡亲，都扶吴七做头儿，连吴七的徒弟也来了。大伙儿围绕着他说：

“七哥，你说怎么就怎么，大伙全听你的！”

双方干起来了。开头不过是小股的械斗，越闹越大，终于变成列队巷战。

这边请吴坚当军师，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剑平向学校请了长期假，也搬到“总指挥部”来帮吴坚。

那边浪人头子沈鸿国，用他的公馆做大本营，纠集人马。大雷和金鳄，也被当作宝贝蛋给拉进去。沈鸿国把每天的经过暗中汇报日本领事馆。

官厅方面，对吴七这一帮子，一向是表面上敷衍，骨子里恨；一边

想借浪人的势力压他们，一边又想利用他们这些自发的地方势力，当作向日本领事馆讨价还价的外交本钱。现在一看双方都大打出手，也就乐得暂时来个坐山观虎斗了。

街道变成战场。枪声、地雷声，没日没夜地响着。家家闩门闭户。浪人乘乱打家劫舍。街头警察躲在墙角落，装聋。

吴坚秘密地接洽了十二个有电话的人家，做他们通报消息的联络站。

浪人们渐渐发觉他们是在一个“糟透了”的环境作战。他们无论走到哪一条街，哪一个角落，都没法子得到掩护，因为周围居民的眼睛，从门缝，从窗户眼，偷偷地看着他们，一有什么动作，就辗转打电话给“总指挥部”。

“瞎摸”架不住“明打”。个把月后，浪人们躲在沈鸿国的公馆里，不敢出阵了。沈鸿国天天在别墅里跟公安局长会谈。

谁料就在这紧要关头，吴七这边也出了毛病：开始是三大姓闹不和，随后是徒弟里面有人被收买当奸细；随后又是那几个在码头当把头的被公安局长暗地请了去，一出来就散布谣言，说什么日本海军就要封锁海口，说什么省方就要派大队来“格杀勿论”。谣言越传越多，竟然有人听信，逃往内地，也有人躲着不敢露面，另外一些游离分子就乘机捣鬼。吴七气得天天喝酒，一醉就捶着桌子骂人，大家不敢惹他，背地里都对他不满。

吴七总想抓个奸细来“宰鸡教猴”一下，吴坚和剑平反对，怕闹得内部更混乱，又怕有后患。最后吴坚找大伙儿来个别谈话，那些游离分子明里顺着，暗里却越是捣乱得厉害。剑平眼看着情势一天坏比一天，苦恼极了。一天黄昏，他坐在“总指挥部”灯下，叹着气对吴坚说：

“他们快吃不住了，偏偏咱们也干不起来。乌合之众，真不好搞！”

“不错，分子太复杂，是不好搞。”吴坚说，“不过也得承认，我们头一回干这一行，实在是太幼稚、太外行了。我们怪吴七太凶、太霸气，可是我们自己呢，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我总觉得，我们好像缺少一个什么中心……”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欢呼的声音，接着，一大伙人兴冲冲地嚷闹着拥进来说：

“咱们赢了！咱们赢了！”

一问清楚，才知道是沈鸿国那边自动地把十二个俘虏放回来了。

大伙儿得意扬扬地以胜利者自居，主张把这边扣留的俘虏也放还给沈鸿国。

俘虏一放，“总指挥部”从此没有人来，一了百了，巷战不结束也结束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沸腾，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大示威，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接着，国民党军警向各地示威的学生、群众吹起冲锋号，南京学生流了血，广州学生流了血，太原学生也流了血。一批一批奔赴南京请愿的学生被强押回去……

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宣言发出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演讲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吴坚在《鹭江日报》发表社论，响应全国武装御侮的号召，同时抨击国民党妥协政策的无耻。

过了四个月又十天，“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厦门这个小城市的人民又怒吼起来；到了淞沪撤退的消息发出那一天，示威的群众冲进一家替蒋介石辩护的报馆，捣毁了排字房和编辑室，连编辑老爷也给揍了。

吴坚在这一天的《鹭江日报》上发表一篇《蒋介石的真面目》的时评。报纸刚一印出，就被群众抢买光了。

这一年三月间，吴坚加入了共产党；八月间，剑平也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到现在才摸对了方向。”吴坚在剑平入团的那一天，对剑平说，“我决定一辈子走这条路！”

“我得好好研究理论！”剑平天真地叫着说，“我连唯物辩证法是什么都还不懂呢，糟糕！糟糕！……”

“我家里有一本《辩证法唯物论》、一本《国家与革命》，你要看，就先拿去看吧。”

从此剑平像走进一个新发现的大陆。他天天读书到深夜，碰到疑难问题，就走去敲吴坚的门。有一夜，已经敲了十二点，他照样把吴坚从被窝里拉起来。

“睡虫！这么早就睡啦？”他叫着。对他来说，十二点当然还不是睡眠的时间，“来，来，来，解答我这个问题：到底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你说，我搞不清！”

他翻开《辩证法唯物论》，指着书上画红线的一节叫吴坚看。

吴坚揉揉蒙眬的眼睛，望着剑平兴致勃勃的脸，笑了。看得出，吴坚像一个溺爱弟弟的哥哥，对这一位深夜来打扰他睡眠的朋友，没有一点儿埋怨的意思。

吴坚引譬设喻，把“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解释给他听。剑平还是闹不清，开头是反问，接着是反驳。两人一辩论，话就越扯越远，终于鸡叫了。

“睡吧，睡吧，明天再谈。”吴坚说，一面催着剑平脱衣、脱鞋、上床，又替他盖好被子。

灯灭了，剑平还在黑暗里喃喃地说：

“我敢说，你的话有漏洞！……一定有漏洞！……赶明儿我翻书，准可驳倒你！你别太自信了。”

吴坚装睡，心里暗笑。

“怎么，睡了？”剑平低声问，“再谈一会儿好不好？……嗐，天都快亮了，还睡什么！干脆别睡吧……我敢说，你受黑格尔的影响……不是我给你扣帽子，你有唯心论倾向！……对吗？……我敢说！……”

吴坚还没把下文听清，剑平已经呼呼地打起鼾来了。到了吴坚觉得瞌睡来时，剑平还在支支吾吾地说着梦话：

“不对！不对！……马克思不是这么说！……不对！……”

天亮时吴坚起来，剑平还在睡。吴坚蹑手蹑脚跑出去洗脸，怕吵醒他。

“啊！……”剑平忽然掀开被窝，跳了起来，“吴坚，你太不对了！”

吴坚大吃一惊：

“怎么？”

“九点钟我还有课！”剑平忙叨叨地穿着衣服说，“你先起来，干吗不叫我？太不对了！”

吴坚微笑：

“快洗脸吧，等你吃早点。”

吃早点时，吴坚问剑平：

“下午你来不来？”

“不，”剑平说，“下午我要翻书找材料，准备晚上再跟你开火。”

“好了，好了，该停一停火了，昨儿晚上才睡两个钟头呢。”

“决不停火！晚上十二点再见吧。”剑平顽皮地说。

吴坚哈哈地笑了。

“说正经的，下午五点钟你来吧。”他收敛了笑容说，“我约一位同志来这儿，我想介绍你跟他认识。他是个排字工人，非常能干的一个同志。”

剑平点头答应，拿起破了边的旧毡帽随便往头上一戴，匆匆走了。

下午五点钟，剑平赶到吴坚家，一推门，就看见吴坚跟一个穿灰布

小褂的青年坐在那里谈话。

“来来，剑平，我给你介绍，”吴坚站起来指着那青年说，“这位是李悦同志……”

剑平愣住了。

瞧着对方发白的脸，他自己的脸也发白了。不错，是李悦！七年前他用树枝打过的那个伤疤还在额角！剑平一扭身，往外跑了。

“剑平！……”仿佛听见吴坚叫了他一声。

他不回头，急忙忙地往前走，好像怕背后有人会追上来似的。

他心绪烦乱地随着人流在街上走，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喧闹的市区，到了靠海的郊野。

顺着山路，爬上临海的一个大岩石顶，站住了。天是高的，海是大的，远远城市的房屋，小得像火柴匣。近处，千仞的悬崖上面，瀑布泻银似的冲过崎岖的山石，发出爽朗的敞怀的笑声。

“是呀，道理谁都会说……”剑平拣一块岩石坐下，呆呆地想，“可是……可是……如果有一个同志，他就是杀死你父亲的仇人的儿子，你怎么样？……向他伸出手来吗？……不，不可能的！……”

海风带着海蜇的腥味吹来，太阳正落海，一片火烧的云，连着一片火烧的浪。浮在海浪上面的海礁是黑的。成百只张着翅膀的海鸥，在“火和血”的海空里翻飞。“世界多么广阔呀……”他想。海的浩大和壮丽把他吸引住了。

岩石下面，千百条浪的臂，像攻城的武士攀着城墙似的，朝着岩石猛扑，倒下去又翻起来，一点儿也不气馁……

忽然远远儿传来激越的吆喝的声音，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打鱼的渔船回来了。一大群渔民朝着船老大吆喝的地方奔去，一下子，抬渔网的、搬渔具的、挑鱼挑子的，都忙起来了……这正是一幅渔家互助的木刻画呢。

剑平呆看了一阵，天色渐渐暗下来，远远城市的轮廓开始模糊；灯光，这里，那里，出现了。

走下山来，觉得心里宽了一些，到了嚣乱的市区，又在十字路口碰到吴坚。吴坚正要到《鹭江日报》去上班。他过来挨近剑平，边走边说：

“我知道了，李悦刚跟我谈过……”

剑平不作声。

“刚才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跑了？”吴坚又问，“你跟他还有什么不能当面谈的？”

“我不想谈。”

“不想？”吴坚微笑，“感情上不舒服，是吗？”

“当然也不能说没有。”

“瞧你，谈理论，谈别人的问题，样样都清楚，为什么一结合到你自己，倒掉进了死胡同，钻不出来了？”

“没什么，感情上不舒服罢了。”剑平喃喃地说，觉得委屈。

“感情是怎么来的呢？要是把道理想通了，还会不舒服吗？刚才李悦跟我说，他很想跟你谈一下。”

“跟我谈？唔……我从前打过他，他没提起？……”

“提了。他还觉得好笑呢。依我看，他这个人非常开朗，不会有什么个人的私怨……”已经到了《鹭江日报》的门口，吴坚站住了，“我得发稿去了。明天下午，你来看我好吗？咱们再谈。”

“好吧，明天见。”

剑平一路回家，脑子里还起起伏伏地想着那句话：

“他这个人非常开朗，不会有什么个人的私怨……”

第二天，剑平一见到吴坚，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说：

“这是我给李悦的信，请你替我转给他，信没有封，你可以看看。”

吴坚把信抽出来，看见上面这样写着：

……昨天，我一看见你就跑了。我向你承认，倘若在半年前，要我把这些年的仇恨抹掉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在我接受无产阶级真理的时候，我好容易明白过来，离开阶级的恨或爱，是愚蠢而且没有意义的。

不爱不憎的人是永远不会有的。我从恨你到不恨你，又从不恨你到向你伸出友谊的手，这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扰乱和矛盾。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打通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正因为打通它不简单，我们家乡才有年年不息的械斗，农民也才流着受愚和受害的血。他们被迫互相残杀，却不知道杀那骑在他们头上的人。

谁假借善良的手去杀害善良的人？谁使我父亲枉死和使你父亲流亡异邦？我现在是把这真正的“凶手”认出来了。

父的一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是子的一代起来的时候了。让我们手拉着手，把旧世界装到棺材里去吧。

我希望能和你一谈。

剑 平

第四章

从此剑平和李悦成了不可分离的好朋友。到了李悦的父亲从南洋荒岛上回来又被大雷打死了后，他们两人的友谊更是跟磐石一样了。不久李悦因为原来的房子租金涨价，搬家到剑平附近的渔村来住，他们两人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七年前，李悦比剑平高，现在反而是剑平比李悦高半个头了。这些年来，剑平长得很快，李悦却净向横的方面发育。他的脑门、肩膀、胸脯、手掌，样样都显得特别宽。初看上去，他似乎有点粗俗，有点土头土脑，但要是认真地注意他那双炯炯的摄人魂魄的眼睛，聪明的人一定会看出这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李悦的确不同凡响。他才不过小学毕业，进《鹭江日报》学排字才不过两年，排字技术已经熟练到神速的程度。别人花八个钟头才排得出来的版，他只要花三个钟头就够了。党的领导发现他聪明绝顶，便经常指导他钻研社会科学，他又特别用功，进步得像飞似的快。他涉猎的书很多，但奇怪的是人家从来不曾看见他手里拿过一本书或一支笔，他一点儿也不像个读书人的模样。

他们和吴坚常常借吴七的家做碰头的地点。有时候，党的小组也在那里开会。吴坚背地告诉他们：他有好几次鼓励吴七参加他们的组织，吴七不感兴趣……

“俺是没笼头的马，野惯了，”吴七这样回答吴坚，“叫俺像你们那样循规蹈矩的，俺干不来。”过后吴七又换个语气说：“俺知道，你们净干好事。你们干吧，什么时候用到俺，只管说，滚油锅俺也去。”

剑平听说吴七不乐意参加组织，心里恼火，吴坚却说：

“别着急，总有一天他会走上我们这条路来的。咱们得等待，耐心地等待。”

接着，吴坚便把吴七的过去简单地讲给他们听：

吴七是福建同安人，从小就在内地剽悍的人伙里打滚儿、练把式、学打枪，苦磨到大。乡里有械斗，当敢死队的总是他。他杀过人，挂过彩。乡里人管他叫“神枪手”，又叫“铁金刚”。因为他身材长得特别高大，人家总笑他：“站起来是东西塔，躺下去是洛阳桥。”

八年前，他一拳打死一个逼租的狗腿子，逃亡来厦门。

一个外号叫“老黄忠”的老船户钱伯，疼爱这个小伙子的刚烈性，收留他在渡船上做帮手。从此吴七从当撑夫、当艄公到当接骨治伤的土师傅。他力大如牛，食量、酒量都惊人，敞开吃喝，饭能吃十来海碗，土酒能喝半坛子，三个粗汉也抵不过他。

不久，吴七的剽悍名声终于传遍了厦门。人们用惊奇的钦佩的眼睛瞧着这一个“山地好汉”。有一年，西北风起，到鼓浪屿去的渡船给刮翻了，吴七在急浪里救人，翻来滚去像浪里白条，一条船四个搭客没有一个丧命。又有一年，火烧十三条街，吴七攀檐越壁地跳上火楼，救出八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火里进火里出，灵捷像燕子。

吴七有一套接骨治伤的祖传老法。穷人家来请他，黑更半夜大风大雨他都赶着去。碰到缺吃没烧的病人，就连倒贴药费、车费也高兴，但不高兴听人家说一句半句感恩戴德的话。这么着，他交了不少穷哥们儿，名气也传得老远。街坊人唱道：“吴七吴七，接骨第一。”有钱人家来找他的，他倒摆架子，医药费抬得高高的，有时还别转脸说：

“你们找挂牌的大夫去吧，俺是半路出家，医死人不偿命！”

他从来不找人拜年拜寿，也不懂得什么叫寒暄，听了客套话就腻味。有人说他平时饿了不进浪人开的食堂，病了不进日本人开的医院，又不喝三样酒：太阳啤酒、洋酒、花酒。本地的流氓个个都不敢跟他作对，背地里骂他、恨他，可是又都怕他。

一九三三年春天，福建漳州的《漳声日报》，派人来请吴坚去当总编辑。组织上决定让吴坚去，同时由他介绍孙仲谦同志代替他在《鹭江日报》原有的工作。

吴坚决定到漳州去的一个星期前，吴七知道了这消息，心里不好过。这天夜里，月亮很好，他特别约了吴坚、剑平、李悦去逛海，说是吴坚要走了，大伙儿玩一下。

七点钟的时候，吴七自己划着小船来，把他们载走了。船上有酒，有茶，有烧鸭和大盆的炒米粉。海上是无风的夜，大月亮在平静的海面上洒着碎银。四个人轮流着划，小木桨拨开了碎银，发出轻柔的水声。

月光底下，鼓浪屿像盖着轻纱的小绿园浮在水面。沿岸两旁和停泊轮船的灯影，在黑乎乎的水里画着弯曲的金线。

四个人边吃边谈，一坛子酒喝了大半，不觉都有点醉。李悦说起上个月沈鸿国生日，公安局长亲自登门拜寿的事。吴坚报告一些报纸上不发表的新闻：一条是红军在草台岗打败了罗卓英部，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的师长都前后被俘；一条是蒋介石三月九日赴河北，对请求抗日的部队下命令说：“侈言抗日者杀勿赦！”……

吴七酒喝得特别多，一肚子牢骚给酒带上来，便骂开了。他从蒋介石骂到沈鸿国，又从内地地主豪绅骂到本地党棍汉奸，什么粗话都撒出来了。

过了一阵，李悦拿出琵琶来弹。转眼间，一种可以触摸到的郁怒的情绪，从那一会儿急激一会儿缓慢的琵琶声里透出来。李悦用他带醉的、沙哑的嗓子，唱起老百姓常唱的“咒官”民谣来：

林换王，

去了虎，

来了狼；

王换李，

没有柴，

没有米。

剑平一边听着，一边划着，桨上的水点子，反射着月光，闪闪的像发亮的鱼鳞片。猛然，蓝得发黑的水面，啪的一声，夜游的水鸟拍着翅膀，从头上飞过去了。

琵琶声停了的时候，剑平问吴坚，要不要带些印好的小册子到漳州去分发……吴七没有听清楚就嘟哝起来：

“俺真闹不清，老看你们印小册子啊，撒传单啊，这顶啥用？俺就没听过，白纸黑字打得了天下！”

剑平连忙郑重地向他解释“宣传”和“唤起民众”的用处。吴七一听就不耐烦了。

“得了，得了，”他截断剑平的话说，声音已经有些发黏了，“要是俺，才不干这个！俺要干，干脆就他妈的杀人放火去！老百姓懂得什么道理不道理，哪个是汉奸，你把他杀了，这就是道理！”

剑平哈哈笑了。

“怎么？俺说得不对？”

“不对。”剑平说，“你杀一百个，蒋介石再派来一百个，你怎么办？”

“俺再杀！”

“革命不能靠暗杀，你再杀他再派。”

“再派？他有脖子俺有刀，看他有多少脖子！”

剑平又哈哈笑了。

“干吗老笑呀？”吴七激怒了说。

“好家伙，你有几只手呀？”剑平冷笑说，“人家也不光是拿脖子等你砍的呀，你真是头脑简单，莽夫一个！”

吴七涨红了脸说：

“后生家！往后你再说俺莽夫，我就揍你！”

剑平顽皮地叫道：

“莽夫！莽夫！”吴七唰地站起来，抡着拳头，走到剑平面前，望着那张顽强的孩子气的脸，忽然扑哧地笑了：

“好小子！饶你一次！”

吴坚微笑地拉剑平的衣角说：

“你跟他争辩没有用，他这会儿醉了，到明天什么都忘了。”

“谁说俺醉呀？啵，再来一坛，俺喝给你看看。”

吴七说着，抓起酒坛子，往嘴里要倒，吴坚忙把它抢过来，和蔼地说道：

“不行，够了。”

“够了？好，好，好，”吴七笑哈哈地摸着后脑勺，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爸爸跟前不得不乖顺似的，“俺说呀……你们都是吃洋墨水的……俺可跟你们不一样，俺吴七呀，捏过锄头把，拿过竹篙头……你们拿过吗？……俺到哪儿也是单枪匹马！你们呀，你们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剑平想反驳，看见吴坚对他使眼色，便不言语了。

“该回去了，我也有点醉了呢。”李悦说，把剑平手里的小木桨接过来。

小船掉了头。海面飘来一阵海关钟声，正是夜十一点的时候。吴七靠着船板，忽然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吴坚脱了自己的外衣，轻轻地替他盖上……

第二天晚饭后，吴坚在《鹭江日报》编好最后一篇稿子，李悦悄悄地推门进来，低声说：

“听说侦缉处在调查你那篇《蒋介石的真面目》，说不定你受注意了。”

外面电话铃响，吴坚出去听电话，回来时对李悦说：

“仲谦来电话，说侦缉队就要来了，叫我马上离开……我看漳州是去不成了。”

吴坚把最后一篇稿子交给李悦，就匆匆走了。

半个钟头后，十多个警探分开两批，一批包围《鹭江日报》，一批冲入吴坚的住宅，都扑了个空。

就在这时候，海关口渡头一带悄无人声，摆渡的船只在半睡半醒中等着夜渡鼓浪屿的搭客。阴暗中，吴七带着吴坚跳上“老黄忠”的渡船，

悄声说：

“钱伯，开吧，不用搭伴了。”

钱伯把竹篙一撑，船离开渡头了，划了几下桨，吴七忽然站起来说：

“钱伯，我来划吧，你歇歇儿。咱们要到集美去，不上鼓浪屿了。”

钱伯眨着惊奇的眼睛说：

“吴七，你做啥呀，黑更半夜的？”

吴七把双桨接到手里来说：

“咱有事……别声张！”

船一掉头，吴七立刻使足劲儿划起来。这时船灯吹灭了。船走得箭快，拨着海水的双桨，像海燕鼓着翅膀，在翻着白色泡沫的黑浪上一起一伏。山风绕过山背，呼呼地直灌着船尾，仿佛有人在后面帮着推船似的。吴七的头发叫山风给吹得竖起来了。

两人在集美要分手时，吴坚头一回看见那位“铁金刚”眼圈红了，咬着嘴唇说不出话。吴坚说：

“暂时我还不打算离开内地，我们迟早会见面的，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

泪水在吴七眼里转，但他笑了。

“我很替你担心，”吴坚又说，“你这么猛闯不是事儿……我走了，你要有什么事，多找李悦商量吧。”

“李悦？他懂得什么！……”

“别小看人了，老实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李悦精明。”

“算了吧，看他那个鸡毛小胆儿，就够腻味了。”

“不能这样说，”吴坚语气郑重地说，“李悦这人心细，做起事来，挺沉着，真正勇敢的是他。往后，你还是多跟他接触吧。”

吴七像小孩子似的低下头，揉揉鼻子……

第五章

吴坚出走以后，党的小组每个星期仍旧借吴七的家做集合的地点。

剑平每天下午腾出些时间，跟吴七到附近象鼻峰一个荒僻的山腰里去学打枪。他进步很快，没三个月工夫，已经连左手也学会了打枪。吴七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小子，你也是神枪手呀。”

剑平倒脸红了。

枪声有时把树顶上的山乌吓飞了。有一回，吴七就手打了一枪，把一只翻飞的山乌打下来，剑平圆睁了眼说：

“嗨，七哥，你才真是神枪手！”

他们有时就坐在山沟旁边的岩石上歇腿，一边听着石洞里琅琅响着的水声，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吴七说他小时候在内地，家里怎样受地主逼租，他怎样跟爷爷上山采羊蹄草和苏子叶充饥，有一天爷爷怎样吃坏了肚子，倒在山上，好容易让两个砍柴的抬下山来，已经没救了……

“俺忘不了那些日子。”他说，眼睛呆呆的还在想着过去。

吴七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有一次，剑平告诉他，民国十八年那年，江西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江西开进闽西，各地方的农民像野火烧山般地都起义了。八十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六万农民参加了赤卫队……

“我可是闹不清，”吴七插嘴问道，“庄稼汉赤手空拳的，拿什么东西起义呀？”

“起初使的是砍马刀、镖枪、三股叉、九节龙……”

吴七听了像小孩似的笑得弯了腰说：

“那怎么行！人家使的是洋炮……”

“怎么不行？有了红军就有了办法。”剑平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越打人越多。当时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这些地方都是农民配合红军打下来的。前年红军还打到漳州来呢。”

“要是红军能打厦门，那多好啊。”吴七说，“不客气说，俺们要起来响应的话，就不是使什么三股叉、九节龙的，俺们有的是枪杆。”

吴七越扯越远，好像红军真的就能打到厦门来似的。

“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吴七接着说，“俺要把沈鸿国那狗娘养的，亲

手砍他三刀！……”

入夏那天，有一个内地民军的连长，小时候跟吴七同私塾，叫吴曹的，经过厦门到吴七家来喝酒。老同学见面，酒一入肚，自然无话不谈。

“七哥，俺要是你，俺准造反！”吴曹带醉嚷道，“厦门司令部，呸！空壳子！有五十名精锐尽够了，冲进去，准叫他们做狗爬！……”

吴七也醉了，醉人听醉话，特别对味儿。

“七哥，俺当你的参谋吧，咱一起造反！”吴曹又嚷着说，“你出人，俺出枪。枪，你要多少有多少，你说一声，俺马上打内地送一船给你！”

吴曹第二天回内地去了。吴七知道吴曹好吹牛，自然不把他的醉话当话，可是“造反”这两字，却好像有意无意地在吴七心里投了一点儿酵子，慢慢发起酵来。他想起从前内地土匪打县城时，“乒乒乓乓”……一阵枪响，几十个人就把县府占了。多简单！他又想起现在他管得到的角头人马，真要动起来，别说五十个，就是再五个五十个也有办法！……

接着好几天，吴七暗中派他手下去调查厦门海军司令部、乌里山炮台[1]、保安队、公安局和各军警机关人马的实情，他兴奋起来了：

“他妈的，吴曹说‘空壳子’，一点儿不假！”

这天星期日，他到象鼻峰时，就把他全盘心事偷偷跟剑平说了。他要剑平把他这个起义的计谋转告吴坚。

“你替我问问他看，”吴七态度认真地说，“到时候他是不是可以派红军到厦门来接管？”

剑平万万想不到吴七竟然会天真到把厦门看作龙岩，并且跟农民一样的也想来个起义。

剑平用同样认真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他那个干法，并且也不同意把这些事情转告吴坚。

这一下吴七恼火了。

“好，别说了！”他说，“这么现成的机会不敢干，还干什么呢！俺知道，你当俺是莽汉，干不了大事，好，哼，好，好，没说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管剑平怎么解释，吴七总觉得剑平的话里带着不信任他的意思。

“咱们问李悦去，看他怎么说，”吴七气愤愤地说，“要是李悦说行，就干；说不行，拉倒！没说的。你们都不干，光俺一个干个什么！”

“跟李悦谈谈也好。”

“可话说在头里，到李悦那边，不管他怎么说，你可不许插嘴破坏……”

“好吧，好吧，好吧。”剑平连连答应，笑了。

这天晚上，吴七便和剑平一同来找李悦。

吴七慎重地把房门关上，他那轻手轻脚的样子，似乎在告诉李悦，他是个懂得机密和细心的人，人家拿他当莽汉是完全错误的。

三个人坐下来，吴七便压低嗓门，开始说他的计划。他一直怕李悦顾虑太多，所以再三说明他自己怎样有办法，对方怎样脓包。他说海军司令部是豆腐，公安局也是豆腐，水陆军警全是豆腐！他又说，东西南北角，处处都有他的脚手，他全喊得动！三大姓也全听他使唤！他郑重地重复地说道：

“这桩事不是玩儿的，不干就算了，要干就得加倍小心，先得有个打算，马马虎虎可不行！”

接着他便说出他要攻打司令部和市政府的全盘计划。他说，只要把司令部和市政府打下来了，其他的像乌里山炮台、公安局、禾山海军办事处，都不用怎么打，他们准缴械，挂起白旗！……

他又对李悦说：

“只要你点头说：‘行，干吧！’俺马上可以动手！不是俺夸口，俺一天就能把厦门打下来！目前短的是一个智多星吴用，吴坚不在，军师得由你当，你要怎么布置都行，俺们全听你的！你们手里有工人，有渔民，好办！……可话说在头里，俺吴七是不做头儿的，叫俺坐第一把交椅当宋公明，这个俺不干，砍了头也不干！俺要么就把厦门打下来，请你们红军来接管，俺照样拿竹篙去！……”

吴七越说越起劲儿，好像他要是马上动手，就真的可以成功似的。

李悦静静地听着，看吴七把话说够了，就拿眼瞧着剑平问道：

“怎么样，你的意见？……”

“你说你的吧，我是听你的意见来的。”剑平回答。

李悦开始在屋里徘徊起来。吴七瞧瞧剑平又瞧瞧李悦，着恼了，粗声说：

“别这么转来转去好不好？干吗不说话啊？”

“好，我说，”李悦坐下来，“可是话说在先，我说的时候，你不能打岔。”

“说吧，说吧！”吴七不耐烦了。

李悦一开头就称赞吴七，说他一心一意想闹革命迎红军。吴七暗地高兴，瞟了剑平一眼，好像说：

“瞧，李悦可赞成呢……”

“可是我得先让你明白一件事，”李说接着又说，“现在我们还不是在

城市里搞起义的时候，因为时机还没来到。”

李悦停顿了一下，打抽屉里拿出一小张全国地图叫吴七看。吴七一瞧可愣住了：他妈的厦门岛才不过是鱼卵那么大！

李悦把厦门的地理形势简单说了一下，接着便把“不能起义”的理由解释给吴七听：

“第一，厦门四面是海，跟内地农村连接不上，假如有一天需要在城市起义的话，也绝不能挑这个海岛城市；第二，目前红军的力量主要是在农村扩大根据地，并不需要进攻城市。”李悦又加强语气说，“拿目前的形势来说，敌人在城市的势力比我们强大，我们暂时还打不过他们……”

吴七听到这里就跳了起来，打断李悦的话说：

“不对，不对！你别看他们外表威风，撕破了不过一包糠！俺敢写包票，全厦门水陆军警，一块堆儿也不过三五百名，强也强不到哪里！”

“你怎么知道是三五百？”李悦问。

“顶多也不过五七百！”

“五七百？三五百？到底哪个数准？”

“就算他一千吧，也没什么了不起，喊也把它喊倒！”

“可也不能光靠喊啊。”李悦说。

剑平两眼一直望着窗外，好像这时候他即使是瞟吴七一眼都可能引起对方的不愉快似的。

“不客气说，”吴七继续叫道，“厦门这些老爷兵，俺早看透了！全是草包，外面好看里面空，吓唬人的……你知道吗？从前俺领头跟日本歹狗打巷战的时候，俺们也没让过步！……现在俺要是喊起来，准比从前人马多！”

“你能动多少人马？”李悦故意问道。

“六七百个不成问题，包在俺身上！”

李悦知道吴七说的都没准数，就不再追问下去。他告诉吴七，据他所知道的，眼前厦门水陆军警、海军司令部、乌里山炮台、禾山办事处、保安队、公安局、宪兵，总数至少在三千四百名以上。他又指出，最近三大姓为着占地面，又在闹不和，可能还会再械斗；还有那些角头人马，也都是糟得很，流氓好汉一道儿混，有的被官厅拉过去，有的跟浪人勾了手……

吴七一声不响地听着，心里想：

“奇怪，干吗李悦知道得这么多，俺不知道的他都知道……”

“好，就不干了吧。”吴七有点难过似的喃喃地说，两只大手托着脑

袋，那脑袋这时候看上去好像有几百斤重似的。

“可俺还是不死心，干吗人家拿三股叉、九节龙的能造反，咱们枪有枪人有人，反倒不成啦？……嗐，就不干了吧。”他抬起头来，望望剑平，又说，“你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想的全一样。”

过了一会儿，李悦向剑平使个眼色，微笑着走过去，拿手轻轻搭在吴七肩上，温和地说：

“七哥，有件事要你帮忙一下，我们有一位同志，被人注意了，打算去内地，你送他走好吗？明儿晚上九点，我带他上船，你就在沙坡角等我……”

吴七一口答应了。他站起来，似乎已经忘了方才的难过，倒了一大碗冷茶，敞开喉咙喝了个干。

---

[1]即胡里山炮台。

第六章

李悦和剑平接到上级委派他们的两项任务：一项是办个民众夜校；一项是搞个地下印刷所。

剑平利用渔民小学现成的地点，请校内的同事和校外的朋友帮忙，招收了不少附近的工人和渔民做学生，就这样把夜校办起来了。

李悦请剑平做他的帮手，在自己的卧房里挖了个地洞，里面安装了各式各样的铅字、铅条、铅版、字盘、油墨、纸张。上面放着一张笨重的宁式床。他们就这样搞了这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印刷所。碰到排印时铅字不够，李悦就拿《鹭江日报》的铅字借用一下，或是拿木刻的来顶替。

剑平很快地跟李悦学会了简单的排字技术。他们的工作经常是在深夜。李悦嫂帮他们裁纸调墨。这女人比李悦大三岁，长得又高又丑，像男子，力气也像男子，平时，满桶的水挑着走，赛飞，脾气又大，说话老像跟人吵架。李悦却很爱她。他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去缓和她那火暴的性子。表面上看去，好像李悦样样都顺着她，事实上，她倒是一扑心听从李悦的话。

这个平时粗里粗气的女人，到了她帮助丈夫赶印东西的时候，就连拿一把裁纸刀、说一句话，也都是轻手轻脚、细声细气的。

李悦和剑平一直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剑平一年只拿三个月薪，连穿破了皮鞋都买不起新的。李悦虽说每月有四十二元的工资，大半都被他给花在地下印刷和同志们活动的费用上面；那当儿正是党内经费困难到极点的时候。

附近是渔村，鱼虾一向比别的地方贱，但对他俩来说，有鱼有虾的日子还是稀罕的。他们也跟祖祖辈辈挨饿受冻的渔民一样，租的是鸽子笼似的小土房。

渔村，正像大都会里的贫民窟一样，眼睛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受穷抱屈的人家。渔民们一年有三个海季在海上漂，都吃不到一顿开眉饭。打来的鱼，经一道手，剥一层皮，鱼税剥，警捐剥，鱼行老板剥，渔船主剥，渔具出租人剥，地头恶霸剥，这样剩下到他们手里的还有多少呢。渔夫们要不死在风里浪里，也得死在饥里寒里。

四月梢，正是这里渔家说的“白龙暴”到来的日子。

这一天，天才黑，对面鼓浪屿升旗山上已经挂起了风信球。渔村里，渔船还没有回来的人家，烧香、烧烛、烧纸、拜天、拜地、拜海龙王爷，一片愁惨。入夜，天空像劈裂开了，暴雨从裂口直泻，台风以每小时二十六里的速度，袭击这海岛。

海喧叫着，掀起的浪遮住了半个天，向海岸猛扑。哗啦！哗啦！直要把这海岛的心脏给撞碎似的。

大风把电线杆刮断，全市的电灯熄灭。黑暗中的海岛就像惊风骇浪里的船一样。远处有被风吹断的哭声……

就在这惨厉的黑夜里，李悦和剑平打开了地洞，赶印着就要到来的“五一”节传单。两岁的小季儿香甜地睡在床上，火油灯跳着。

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把传单印好。李悦嫂刚把铅字油墨收拾到地洞里去，忽然——

“砰！砰砰！砰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李悦嫂脸吓白了，望着李悦颤声问：

“搜查？”

李悦微笑说：

“不是。”

风呼呼地刮过去，隐约听得见被风刮断了的女人的叫声：

“悦……嫂……悦……”

“把传单收起来！我去开门……”李悦说，急忙往外跑，剑平也跟着。

门一开，劈面一阵夹雨的暴风，把两个灰色的影子抛进来，厅里的凳子倒了，桌子翻了，纸飞了，坛坛罐罐噼里乒唧响了，李悦颠退好几步，剑平也险些摔倒。风咆哮着像扑到人身上来的狮子。

进来的是邻居丁古嫂和她十七岁的女儿丁秀苇。

好容易李悦嫂赶来，才把那咆哮着的大风推了出去，关上门，插上闩，再拿大杠撑住。

“吓死我啦！……”丁古嫂喘吁吁地说，“我家后墙倒了，差点儿把我砸死！……悦嫂，让我们借住一宿吧！……”

李悦嫂用一种男性的豪爽和热情把母女俩接到里屋去，随手把房门关上。她让她们把淋湿的衣服脱了，换上她自己的衣服。

李悦和剑平留在外面厅里，他们重新把火油灯点亮，把被风刮倒的东西收拾好。风刮得这么大，看样子剑平是回不去了。

剑平听见她们在里屋说话，那做母亲的好像一直在诉苦、叹气，那

做女儿的好像哄小孩似的在哄她母亲，话里夹着哧哧的笑声。那样轻柔的笑声，仿佛连这暴风雨夜的凄厉都给冲淡了。

过了一会儿，秀苇穿着李悦嫂给她的又长又宽的衣服，挥着长袖子，走到厅里来。她笑着望着李悦说：

“悦兄，瞧我这样穿，像不像个老大娘？”

李悦和剑平看见她那个天真的调皮劲儿，都忍不住笑了。

一听见剑平的笑声，秀苇这才注意到那坐在角落里的陌生的男子，她脸红了，一扭身又闪进房里去。

这一晚，李悦嫂、丁古嫂、秀苇、小季儿，四个睡在里屋，李悦和剑平铺了木板睡在厅里。整夜的风声涛声。火油灯跳着。

天一亮，风住了。

大家都起来了。剑平到灶间去洗脸时，看见秀苇也在那里帮着李悦嫂烧水。他记起了那轻柔的、哧哧的笑声，不由得把这个昨晚在灯底下没有看清楚的女孩子重新看了一下：她中等身材，桃圆脸，眼睛水灵灵的像闪亮的黑玉，嘴似乎太大，但大得很可爱，显然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和牙齿的洁白，使得她一张开嘴笑，就意味着一种粗野的、清新的、单纯的美。她那被太阳烤赤了的皮肤和她那粗糙然而匀称的手脚，样样都流露出那种生长在靠海的大姑娘所特有的健壮和质朴。

秀苇的母亲显得格外年轻。开初一看，剑平几乎误会她俩是姊妹。特别是那做母亲的在跟她女儿说话的时候，总现出一种不是三十岁以上的妇人所应该有的那种稚气，好像她一直在希望做她女儿的妹妹，而不希望做母亲似的。

大门一开，外面喧哗的人声传进来。剑平、李悦和秀苇，三个年轻人都朝着海边走去了。

海边人很多，差不多整个渔村的大大小小都走到这里来。

海和天灰茫茫的一片，到处是台风扫过的惨象。海边的树给拔了，电灯杆歪了，靠岸的木屋，被大浪冲塌的冲塌，被大风鼓飞的鼓飞。从海关码头到沙坡角一带，大大小小的渔船、划子，都连锚带链的给卷在陆地上。礁石上面有破碎的船片。

远远五老峰山头，雨云像寡妇头上的黑纱，低低地垂着。太阳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潮水退了。昨晚被急浪淹死的尸体，现在一个个都显露出来，伏在沙滩上，浑身的沙和泥。死者的亲人扑在尸体旁边，呼天唤地地大哭……

听着前前后后啼呼的声音，剑平和李悦都呆住了，望着铅青色的海

水，不说一句话。

秀苇偷偷地在抹泪，当她发觉剑平在注意她时，就把脸转过去。接着，似乎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她独自朝着家里走了。

这时候，就在前面被台风掀掉了岸石的海岸上，大雷和金鳄两个也在号哭的人堆里钻来钻去。

“好机会！大雷。”金鳄两眼贼溜溜地望着前前后后哭肿了眼睛的渔家姑娘，低声对大雷说，“那几个你看见了吗？怎么样？呃，好哇！都是家破人亡的，准是些便宜货，花不了几个钱就捞到手！怎么样？不坏吧……刮这一阵台风，咱‘彩花阁’不怕没姐儿啦……”

“五四”十四周年纪念这一天，剑平组织了街头演讲队，分开到各条马路去演讲。傍晚回来，他到李悦家里去，听见房间里有人在跟李悦嫂说话，声音很细，模糊地只听到几个字：

“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卖给日本人……”

“谁在里边？”剑平问。

“秀苇。”李悦回答，接着又告诉剑平：秀苇在女一中念书，学校的教师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在领导她们的学生会，最近学生会正在发动同学们进行“街坊访问”的工作……

“这女孩子很热心，只要有机会宣传，她总不放弃。”李悦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剑平：“你知道她父亲是谁吗？”

“不知道。”

“她父亲从前当过《鹭江日报》的编辑，跟吴坚同过事。现在在漳州教书，名字叫丁古。”

“丁古？我知道了，我看过他发表的文章，似乎是个糊涂家伙。”

“是糊涂。他还自标是个‘孙克主义’者呢。”

“什么‘孙克主义’？我不懂。”

“我也不懂。我听过他对人家说：‘孙中山和克鲁泡特金结婚，可以救中国。’大概他的‘孙克主义’就是这么解释的……”

听到这里，剑平不由得敞开喉咙大笑。

不久，秀苇的“街坊访问”发展到剑平家里来了。田老大和田伯母也像李悦嫂那样，听着这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对他们讲救国大道理。也许是秀苇人缘好的缘故吧，老两口子每回看见她总是很高兴，特别是她叫起“伯母”“伯伯”来时，他们更美得心里开花。

秀苇很快就在剑平家里混熟了，熟得不像个客人，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留她吃点什么，也吃，没一句寒暄。有时她高兴了，就走到灶间帮田伯母，挽起袖管，又是洗锅，又是切菜，弄得满脸油烟，连田伯母

看了也笑。

“秀苇这孩子人款倒好。”田伯母背地里对田老大说，“不知哪家造化，才能有这么个儿媳妇。”

田老大猜出老伴的话意，只不作声。

六月的头一天是伯母的生日，秀苇早几天已经知道。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悄悄地来了，剑平不在，田伯母和田老大在里间。厨房里锅清灶冷，火都没生哩。她正心里纳闷儿，忽地听见田伯母跟田老大在里间说话：

“……怎么办，掀不开锅拿这大褂去当了吧……冬天再赎……”

秀苇悄悄溜出来，一口气走到菜市场，把她准备订杂志的钱，买了面条、蚝、鸡子、番薯粉、韭菜、葱，包了一大包，高高兴兴地拿着回来。

“伯母！”她天真地叫着，把买来的东西搁在桌子上，“今天我给你做生日……”

田伯母一时又是感动，又是不好意思，哆哆嗦嗦地把秀苇拉到身旁来说：

“这合适吗？孩子，你……你……”就哽住，说不下去了。

灶肚里火生起来了。秀苇亲自到厨房去煮蚝面。她跟田伯母抢着要掌勺，加油加盐，配搭葱花儿，全得由她，好像她是在自己家里。

蚝面煮熟了时，剑平也从外面回来了。他还不知今天家里差点掀不开锅呢。

秀苇和他们一起吃完了生日面，就跟剑平谈她最近访问渔村的情况；接着她又说前一回她看了风灾过后的渔村，回来写了一首诗，叫《渔民曲》；剑平叫她念出来给他听，秀苇道：

“你得批评我才念。”剑平答应她，她就念道：

风暴起哟，
天地毁哟；
海上不见片帆只桅哟，
打鱼人家户户危哟。
爹爹渔船没回来哟，
娘儿在灯下盼望累哟。
门窗儿惊哟，
心胆儿碎哟。
爷爷去年风浪死哟，
爹爹又在风浪里哟。

狗在吠哟，

泪在坠哟。

“怎么样？请不客气地批评吧。”秀苇说。心里很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诗一定会得到称赞。

“你这首诗，”剑平沉吟了一会儿说，“最大的缺点是缺乏时代的特征。如果有人骗我说，这是一百年前的人写的诗，我也不会怀疑；因为它只写了一些没有时代气息的天灾，而没有写出今天的社会对人的迫害——今天，我们的渔民是生活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海岛上，他们所受的苦难，主要的还不是天灾，而是比天灾可怕千百倍的苛政。这一点，在你的诗里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你漏掉了主要的而抓住了次要的……”

“得了，得了，加几句标语口号，你就满意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剑平说，“不要怕批评，既然你要人家不客气地批评你……”

“谁说我怕批评呀！说吧，说吧。”秀苇忍着眼泪说。

“再说，”剑平又坦然地说下去，“既然是《渔民曲》，就应当尽可能地用渔民的感情来写，可是在你的诗里面，连语言都不是属于渔民的……”

“对不起，我得补充一句，这首诗，我是试用民歌的体式写的。”

“可惜一点儿也不像，千万不要以为用一些‘哟哟哟’就算是民歌体式了，那不过是些皮毛。依我看，你这首诗，还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调调……”

“知识分子的调调又怎么样？”秀苇涨红了脸说，“神气！你倒写一首来看看！……”

剑平哈哈笑起来，还想说下去，却不料秀苇已经别转了脸，赌气走了。

秀苇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服劲儿。忽然记起她父亲说过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的故事，就又走出来。她在渔村里找到一位大嫂，便把《渔民曲》谱成了闽南小调唱给大嫂听。她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情，那大嫂也听得入神。

“怎么样？”秀苇唱完了问道。

“好听，好听。”大嫂微笑地回答。

秀苇满心高兴，又问道：

“唱的是什么意思，你听得出来吗？”

大嫂呆了一下，忽然领悟过来似的说：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你不是唱‘卖儿葬父’吗？”

秀苇失望得差点哭了。她跑回家来，把《渔民曲》撕成碎片，狠狠地往灶肚里一塞。

到六月底，秀苇搬家了。

原来前些日子丁古从漳州回来，接受了《时事晚报》的聘请，当了编辑，便决意搬到报馆附近的烧酒街去住。

搬家后整整一个月，秀苇没有到剑平家来。

“好没情分的孩子！人一走，路也断了。”田伯母老念叨着，实在她老人家心里是在替侄子懊恼。

可是侄子似乎不懂得世界上还有懊恼这种东西，人一忙，连自己也给忘了。白天有日课，晚上有夜校，半夜里还得刻蜡版或赶印小册子，平时参加外面公开的社团活动，免不了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事儿；对剑平来说，夜里要有五个钟头的睡眠，已经算是稀罕了。

第七章

不久以前，日本外务省密派几个特务，潜入闽南的惠安、安溪、德化这些地方，暗中收买内地土匪，拉拢国民党中的亲日分子，策动自治运动；同时，华南汉奸组织的“福建自治委员会”，也就在鼓浪屿秘密成立了。这自治会的幕后提线人是日本领事馆，打开锣戏的是沈鸿国。

沈鸿国成为法律圈外的特殊人物：日籍的妓馆、赌馆、烟馆，全有他暗藏的爪牙；日本人开的古玩店和药房，都是他的情报站和联络站；在他的公馆里，暗室、地道、暗门、收发报机、杀人的毒药和武器，样样齐全。公安局通缉的杀人犯，可以住在他公馆里不受法律制裁，公安局长跟他照样称兄道弟。内地土匪经过厦门，都在沈公馆当贵宾。大批走私来的军火鸦片，也在他那边抛梭引线地卖出买进。在他管辖下，各街区都设有小赌馆，开“十二支”。对厦门居民来说，这是一种不动刀枪的洗劫。

这种斯文的洗劫是通过这样的“合法”手续干起来的：

赌场派出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狗腿子，挨家挨户去向人家宣传发财捷径，殷勤地替人家“收封”。所谓“收封”，就是人家只要把押牌写在纸封里，连同押钱交给狗腿子带去，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中彩了。赌场的经理把所有收进去的封子，事先偷开来看，核计一下，然后把押注最少的一支抽出来，到时候就这样公开合法地当众出牌。于是，中彩的，狗腿子亲自把钱送到他家去报喜；不中彩的，狗腿子也照样百般安慰，不叫他气馁。

这么着，全市大户小户人家的游资，就一点一滴地被吸收到赌场的大钱库里去。“十二支”很快地成了流行病似的，由狗腿子传布到渔村和工人区来。听了狗腿子的花言巧语而着迷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多。疯魔了的女人卖尽输光，最后连身子也被押到暗门子里去。负了债的男人坐牢的、逃亡的、自杀的，成了报纸上每日登载的新闻了。

剑平向夜校学生揭发“十二支”的欺诈和罪恶，叫他们每人回家去向街坊四邻宣传。不用说，他们跟狗腿子结下了仇。最后，拳头说话了，不管狗腿子上哪一家收封，他们一哄上去就是一顿打。

金鳄这一阵子做狗腿子们的大总管，也弄得很窘，轻易不敢在这一

溜儿露面。

一天下午，剑平从学校回家，路上，有个十三四岁模样的孩子从后面赶来，递给剑平一个纸皮匣子，只说了一句“土龙兄叫我交给你”，就扭身跑了。纸皮匣子糊得很紧，把它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原来里面是一把雪亮的攮子，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

姓何的，你要不要命？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再犯，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乌衣党

剑平四下一瞧，那孩子已经不知哪去了。他一转念头，便带着攮子到吴七家来。

他把他碰到的经过说了一遍，同时向吴七借了一把左轮，带在身上。

“得小心，剑平。”吴七送剑平出来时说，“这些狗娘养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陪你回家吧。”

“不用，不用。”剑平把吴七拦在门内说，“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吓唬吓唬罢了，有了这把左轮，我还怕什么！”

“不能大意，小子！”吴七把剑平拉住，摇着一只龟裂而粗糙的指头，现出细心人的神气说，“听我说，要提防！小心没有坏处，‘鲁莽寸步难行’，还是让我做你的保镖吧。”

一听到保镖，剑平浑身不耐烦。

“不，不，你放心，我会提防的。”剑平说，“你千万别这样，免得我伯伯知道了，又得担惊受怕。”

剑平离开吴七，自己一个人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想起那个大大咧咧的吴七今天竟然也会拿“鲁莽寸步难行”的老话来劝告他，心里觉得有点滑稽。

到了家门口，正要敲门，碰巧一回头，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在巷口那边一闪不见了。他这才知道原来吴七暗地里一直跟着他。

狗腿子成了过街的老鼠，到处有人喊打。喊打成了风气，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传着。人们一发现可以自由使用拳头，都乐得鼓舞自己在坏蛋的身上显一下身手。狗腿子到了知道众怒难犯的时候，就是再怎么胆大的也变成胆小了。

赌场收到的封子一天一天少下去，最后只好把“十二支”停开。于是沈鸿国又另打主意，改用“开彩票”的花样。

沈鸿国自己不出面，却让一些不露面的汉奸替他拉拢本地的绅士、党棍和失意政客，做开彩票的倡办人。报纸上大登广告。钱庄、钱店，

挂起“奖券代售处”的牌子。有倡办人的名字做幌子，彩票的销路竟然很好。有钱的想更有钱，没钱的想撞大运，都拿广告上的谎言当发财的窍门。其实真正拿这个当发财窍门的是沈鸿国。他有他整套的布置：头一期，先在本市试办；第二期，推行全省，一月小效，半月大效。万水千流归大海，钱一到手，“自治会”有了活动费，就可以使鬼推磨。只要多少给倡办人一些甜头，再下去，还怕他们不下水当“自治会”委员吗？

头期彩票销了十多万张，沈鸿国越想越得意。

这天晚上，李悦和剑平一同参加党的区委会。在会上，上级派来的联络员向同志们报告最近华南汉奸策动自治运动和沈鸿国开彩票的阴谋，大家讨论开了，最后决定在“九一八”两周年各界游行示威这一天，发动群众起来揭穿和反对这个阴谋。

开完会，已经是午夜了。李悦回家把老婆摇醒，叫她帮着赶印后天的传单。剑平就在李悦家里赶写“反对开彩票”的文章，写好了又抄成六份，到天亮时，就骑上自行车，亲自把文章送到六家报馆去，打算明天“九一八”可以同一天发表。

可是第二天，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仲谦同志主编的《鹭江日报》一家，其他五家都无声无息。那位所谓“孙克主义者”丁古，本来当面答应剑平“一定争取发表”，结果也落了空。

早晨八点钟，剑平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队伍，拿着队旗，像分歧的河流似的向中山公园的广场汇集过去。这里面有学生、有工人、有渔民、有商人，有各个阶层、各个社团机关的人员，黑压压地站满了广场。

开完纪念大会，人的洪流又开始向马路上倾泻，示威的队伍和路上的群众会合一起，吼声、歌声、口号声、旗帜呼啦啦声，像山洪暴发似的呼啸着过来。群众经过日本人开的银行、学校和报馆的门口时，立刻山崩似的怒喊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滚蛋！东北是我们的！”

那些日本的行长、校长、社长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好些“日本籍民”的住宅也都闩紧了大门，没有人敢在楼窗口露面。

马路上的交通断绝了。警察赶过来想冲散队伍，但群众冲着他们喊：

“不打自己人！不伤老百姓！”

“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欢迎爱国的军警！”

警察平时也受日籍浪人的欺侮，这时听见群众这么一喊，心也有些动，有人冲到他们面前向他们宣传抗日，他们听着听着倒听傻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在靠海马路的另一角旷地上，出现了年轻的演讲队，剑平和秀苇也在里面。秀苇穿着浅灰的旗袍，站在一座没有盖好的房架子旁边的石栏上面，向旷地上的群众演讲。她的嘹亮的声音穿过了旷地又穿过了马路，连远远的一条街也听得见。热情的群众不时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去响应她。在她背后，灿烂的阳光和浅蓝色的天幕，把她整个身段的轮廓和演讲的姿态都衬托得非常鲜明。

“想不到她倒有这么好的口才……”剑平想，不自觉地从人丛里望了秀苇一眼。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自从认识秀苇以来，仿佛还没有见过她像今天这样美丽。

群众里面混杂着自己的同志和夜校的学生，都分开站着，彼此不打招呼。传单一张一张传着……对面街头忽然出现了警察的影子。一个夜校学生打了一声呼哨，警察赶来的时候，散发传单的人像浪头上钻着的鱼，一晃儿就不见了。

一向讨厌参加群众示威的吴七，今天例外地也在人堆里出现。他远远地望着剑平，用狡黠的眼睛对他?了一下。李悦在人家不注意的一个墙角落站了一会儿，又慢慢走进人丛里去，他经过剑平身旁时，瞧也不瞧他一下。

秀苇演讲完了下来，剑平接着跳上去。他从纪念“九一八”讲到反对汉奸卖国贼，很快地又讲到彩票的危害……这时人丛里有人喊着：

“我们要退还彩票！”“不要上奸商的当！”一喊都喊开了。喊声从每个角落里发出，在场的夜校学生手里挥着彩票嚷：

“退票去！马上退票去！”里面有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子，拿着长长的一联彩票，大声嚷道：

“同胞们，我们大家都退票去！谁要退票的，跟我来！……”

立刻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走，剑平跳下来也跟着走，吴七闷声不响地也跟上去。

十五分钟后，代售彩票最大的一家万隆兴钱庄，门里门外都挤满了退彩票的群众。掌柜的望着黑压压的人头，吓白了脸，连连点头说：

“照退！照退！这不干我们的事。请挨个儿来！……”

一家照退，家家都照退了。

有一家拒绝退彩票的小钱庄，被嚷闹的群众把柜台砸烂了。砸烂是砸烂，退还得退。

全市十多万张的彩票，这一个下午就退了五万张，钱庄收市的时候

声明“明天再退”，大家才散了。

拿到退彩票的钱的人们心安理得地回到家里去吃晚饭。吃不下晚饭的是沈鸿国，他呆呆地坐在太师椅上一直到深夜，想着，想着……

第八章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剑平口袋里带着前天没有发完的传单，到大华影院去看首次在厦门公映的新影片。电影快完的时候，剑平离开座位，把七十多张传单掏出来，在黑暗里迅速地向在座的观众传送过去，观众还以为是戏院里发的“影刊”呢。

趁着电灯没亮，他溜出了电影院。这一刹那，他为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行为感到愉快。

马路上白蒙蒙地下着大雨，披着油布雨衣的警察站在十字路中指挥车辆，行人顺着马路两旁避雨的走廊走，剑平也混进人堆里去。走了十几步，听到喧哗的人声，回头一看，电影院已经散场，一堆一堆拥出来的观众被雨塞在大门口，有的手里还拿着自以为是“影刊”的传单呢。剑平认出有个暗探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不由得暗暗好笑……

“剑平！”

浅绿的油纸伞下面，一张褐色的桃圆的脸，露出闪亮的珍珠齿，微笑着向他走来。

“没有伞吗？来，我们一块儿走……”秀苇说。她的愉快的声音，在这黄昏的恶劣的天气中听来，显得格外亲切。从屋檐直泻下来的大股雨水在伞面上开了岔，雨花飞溅到剑平的脸上来。

剑平飞快地钻进雨伞下面去。他仿佛听见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便闷声不响地拉着秀苇走了。

伞面小，剑平又比秀苇高，得弯着背，才免得碰着伞顶。这样，两人的头靠得近了。

“我正想找你，”秀苇说，“我父亲叫我告诉你，你那篇反对彩票的文章，本来已经排好了，谁知被总编辑发觉，临时又抽掉了。”

“没关系，彩票的事早过去了。”

“还有呢，我父亲要我通知你，说外面风声很不好，叫你小心——我可不信这些谣言！”

“什么风声？”

“他说有人要暗杀你——真笑话，这年头什么谣言都有！”

“谁告诉他的？”

“他没说，大概是报馆的记者吧。”

“你再详细问他一下，到底谁告诉他的？”

“怎么，你倒认真起来啦？都是些没影儿的话，理它干吗？我告诉你，前天我参加了演讲队，我父亲还跟我嘀咕来着。剑平，要是我们把谣言都当话，那真是什么都别想干了。”

秀苇的语气充满着年轻的热情和漠视风险的天真。剑平喜欢她的热情却不同意她的天真。他想，起码他何剑平是不能像丁秀苇那样，把世界想得如此简单的。人家吴七都还懂得讲“鲁莽寸步难行”呢。

经过金圆路时，雨下得更大，水柱子随着斜风横扫过来，街树、房屋水蒙蒙的一片，像快淹没了。雨花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泛着水泡儿，滚着打转。冷然嗖的一声，一阵顶头风劈面吹来，把伞打翻个儿，连人也倒转过去。这一下，油纸伞变成降落伞，两人紧紧地把它拉住，像跟顽皮的风拔河。秀苇高兴得哧哧直笑，一个不留神，滑了个趔趄，剑平急忙扶她一下，不料右手刚扶住了秀苇，左手却让风把伞给吹走了。两人又手忙脚乱地赶上去追，伞随着风转，像跟追的人捉迷藏，逗得秀苇边追边笑。好容易剑平扑过去抓住了伞把儿，才站住了，可是伞已经撞坏了，伞面倒背过去，还碰穿了几个小窟窿。

“差点把我摔倒！”秀苇带笑地喘着气说。

“瞧，连伞条都断了！”剑平惋惜地说。

“不用打伞了，这么淋着走，够多痛快！”

“不行，看着凉了。”

剑平忙撑着破伞过来遮秀苇，两人又顶着风走，这回破伞只好当挡风牌了。

“靠紧点儿，瞧你的肩膀都打湿了。”秀苇说。

剑平觉得不能再靠紧，除非揽着她肩膀走，可这怎么行呢？他长这么大也没像今天这么紧靠地跟一个女孩子走路！……当他的腮帮子不经意地碰着她的湿发时，他好像闻到一股花一样的香味，一种在雨中走路的亲切的感觉，使他下意识地希望这一段回家的道儿会拉长一点儿，或是多绕些冤枉路……

“好久不上我家来了，忙吧？”剑平问道。

“忙。你把伞打歪了。过两天我看伯母去。”

“搬了新地方，好吗？”

“倒霉透了！我们住的是二楼，同楼住的还有一家，是个流氓，又是单身汉，成天出出进进的，不是浪人就是妓女，什么脏话都说，讨厌死了！前天玩枪玩出了火，把墙板都给打穿了。我母亲很懊悔这回搬家。”

“懊悔？她不是怕台风吗？”

“是呀，我也这么说她，可是这回她说：‘刮风不可怕，坏邻居才可怕呢。’她还惦念着悦嫂，总说：‘行要好伴，住要好邻。’我们还打算再搬家，可是房子真不好找！”

“我们夜校附近也许有空房子，我替你找找看。”剑平说，“秀苇，你能不能帮我们夜校教一点儿课？最近我们来了不少罐头厂的女工，需要有个女教师。”

“我只有星期六晚上有时间，我们最近正考毕业考。”

“行，你能教两点钟课就好，这星期六你来吧。我问你，你毕业以后，打算怎么样？想不想当教员？”

“我想当女记者，当记者比当教员有趣。”

“记者的职业容易找吗？”

“不清楚。”

“我想不容易找。现在失业的新闻记者多极了，哪轮得到咱们新出猛儿的。听说前天《鹭江日报》登报要用个校对，报名应试的就有一大批。”

“要是叫我当校对，我才不干。”

“先别这么说吧，好些个大学毕业生、留学生，还争不到这位置呢。”

“要是当不了记者，我就天涯海角流浪去。”

“别作诗了，扎实一点儿吧。”

“那么，你告诉我，我干什么好——留神！那边有水洼子。”

“我说，记者也好，教员也好，不管当什么，还应当多干些救亡工作。你的口才真好，前天听你演讲，把我都给打动了。”

秀苇臊红了脸说：

“你不知道人家一上台就心跳，还取笑！——汽车来了，快走，别溅一身水！……”

到了剑平家门口时，两人下半截身子全都湿透了。秀苇拿起淌水的旗袍角来拧水，笑吟吟的，仿佛这一场风雨来得很够味儿。她说：

“我不进去了，过两天我来吧。”

剑平站在门檐下瞧着她打着破伞，独个儿走了。路上是坑坑洼洼的，她的灌饱了水的布鞋，在泥泞的地面哧哧地发声；那跟暮色一样暗灰的旗袍，在水帘子似的雨巷里消失了。前面，潮水撞着沙滩，哗啦，哗啦。

第九章

第二天，秀苇的外祖父做七十大寿，派人来请秀苇全家到他那边去玩几天，他们便高兴地去了。

到了晚上，秀苇要温习功课时，发觉少带了一本化学笔记，忙又赶回家去拿。她一进门，屋里黑洞洞的，好容易摸到一盒火柴，正要点灯，忽然听见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一阵对恶邻的憎恶和女性本能的自卫，使得她一转身就把房门关上了。

“一个鬼影儿也没有！”那位叫黑鲨的邻居走上来说，“到我房间去谈吧。”

秀苇听见好几个人的脚步走进隔壁的房间。她屏着气，不敢点灯。

虽然隔着一堵墙板，秀苇照样模糊地听见他们说着刺耳的肮脏话。当她听到那些话里还夹着“剑平”的名字时，她惊讶了，便小心地把耳朵贴着墙板，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这一下她才弄明白，原来这些坏蛋正在谈着怎样下手谋杀剑平。

他们争吵了半天，商量好这样下手：地点在淡水巷；巷头、巷中、巷尾，每一段埋伏两个人。他们知道每天晚上剑平从夜校回家，准走这一条巷子。他们打算，剑平走过巷头，先不动手；等他走到巷中，才开枪；要是没打中，他跑了，就巷头巷尾夹着干……

“他就是插起翅膀，也逃不了咱们这个！”黑鲨说。

“要是过了十一点钟他还不出来，干脆就到他学校去！”又有一个说，“你看吧，老子就是不使一个黑枣儿，光用绳子，勒也把他勒死！……”

秀苇伏在墙缝里偷看一下，里面有六条影子，都穿着黑衣服。他们谈一阵，喝一阵，快到九点钟时，就悄悄地走出去了。

秀苇随后也走出来，一口气朝着夜校跑……

这边夜校正好放学。最近这几天晚上，剑平每次回家，吴七总赶来陪他一起走，不管剑平乐意不乐意。今天晚上不知什么缘故，九点已经敲过了，吴七还没来；剑平急着要回去帮李悦赶印小册子，就打算先走了。

他戴上帽子，刚跨出校门，忽然望见对面路灯照不到的街屋的阴影

底下，一个模糊的影子迅速地向他走来，似乎是穿着裙子的女人……

“秀苇！”剑平低声叫着，走上去迎她。

“你不能走！”秀苇喘着气说，粗鲁地拉着剑平往校门里走，她的手是冰凉的，“你不能走！外面有坏人！……”她说时急忙地把校门关上了。

剑平疑惑了。他问：

“到底怎么回事呀？”

秀苇急促地把黑鲨他们的暗杀阴谋告诉了剑平。

“怎么办？”她忧愁而焦急地说道，“他们过了十一点就会到这儿来！”

剑平望一望壁上的挂钟，九点二十分。他正在考虑要怎么样才能脱身，外面忽然咚咚咚地响着猛烈的敲门声。

秀苇脸色变了，说：

“来了？这么快！……”

老校工从门房里赶出来正要去开门，急得秀苇跑过去拦住他，压着嗓子说：

“别，别，别，别开！”

剑平也忙向老校工摆手。他跑进门房里去，跳上桌子，从一个朝外的小窗户望出去，校门口，一个高大的影子站着，是吴七。

剑平赶忙去开门。吴七一跨进来就嚷：

“敲了这半天！俺还当你走了。”

剑平拉了吴七过来，把秀苇方才说的情形告诉了他。

“俺早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些狗，狗——”吴七瞥了秀苇一眼，咽下了两个字，“什么都干得出！……呃？淡水巷？对呀，俺刚从那边经过，黑鲨站在巷口，一看见我就闪开了……呃？这孬种！……剑平，你的枪还有几颗子弹？”

“八颗。”

“八颗？好。”吴七从腰边抽出手枪来说，“我这儿也有八颗。二八一十六颗，够了！”他高兴起来，“剑平，把你的枪给我！我现在就到淡水巷去，我要不把这些狗，狗——拾掇了，我改姓儿！”

剑平没想到前几天还在说“鲁莽寸步难行”的吴七，现在竟然想单枪匹马去过五关斩六将，话还说得那么轻便！

“那不成！”剑平说，“他们人多，有准备，又是在暗处，暗箭难防……”

吴七挥着手不让剑平说下去。

“那，等他们来吧。”吴七说，一转身跑进了门房，跳上桌子，靠着小窗户口朝外望，一边又叫着：

“好地方！就在这儿等他们来好了，一枪撂他一个！……”

“犯不上这样。”秀苇拉着剑平低声说，“都是些流氓歹狗，咱们跟他们拼，不值得。咱们还是走吧，回避一下好……”

“剑平！上来瞧吧……这地方很好，一枪撂他一个！……”吴七还在那里叫着。

剑平赶忙走过去，摇着吴七的腿说：

“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吴七只得跳下来。

“听我说，七哥，”剑平说，“这学校后面，有个小祠堂，那看祠堂的老头儿跟我很熟，我们可以从祠堂的后门，穿过后面的土坡子，绕个大弯就到观音桥……”

“不用说了！”吴七不耐烦地说，“你要跑，你跑好了，我在这儿等他们！”

“观音桥离你家不远，”剑平只管说下去，“今晚我要到你家去睡，你得带我去。”

一听剑平说要睡在他家，吴七又觉得没理由反对了。

“好，走吧，走吧。”他气愤愤地说，好像跟谁生气似的。

剑平对老校工交代了几句，便和吴七、秀苇一起穿过小祠堂后门，沿着土岗子的小路走。他在观音桥那边和秀苇分手，嘱咐她捎带到他家跟他伯伯说一声。

第二天，快吃午饭的时候，李悦赶来吴七家找剑平。昨晚的事他到今早才知道。他对剑平说，那些坏蛋，昨晚十点钟提枪冲进夜校，搜不到人，把老校工揍了，又赶来敲剑平家的门，田老大不敢开，门被踢倒了，田老大的脊梁叫枪头子顿了一下，今天起不来床……

剑平气得脸发青，跳起来要赶回去。李悦好容易把他按住，安慰他说：

“瞧你急的！他老人家躺一天两天不就没事啦。你这么赶回去，反倒多叫他担心了。”

李悦接着又说：他已经向上级报告，上级认为照目前这情况，剑平最好暂时离开厦门到闽西去，因为那边正需要人……

“离开？”剑平一时脑子磨转不过来，“那些坏蛋会以为我是怕他们才逃了的……不，咱们不能让步，咱们得回手！趁这个机会收拾他一两个！……”

“喏，又是个吴七。”李悦微笑说。

剑平脸红了。

“你想想看，”李悦继续说道，“这些不三不四的狗腿子，值得我们拿全副精神来对付吗？应该往大处看，暂时离开还是对的。过了这一阵以后再回来吧，这跟刮风一样，一阵就过去的。聪明的艄公绝不跟坏天气赌，他只把船驶进避风塘，休息一下。何况你到闽西并不是去休息，你不过是转移一个阵地罢了。那边的斗争比这儿还剧烈呢。”

“夜校搞了一半，怎么办？”

“组织上自然会找人代替你的，你放心走好了。”李悦回答道。

就在这天夜里，吴七把去年秋天载过吴坚出走的那只渡船划来，把剑平载到白水营去。第二天，剑平找到联络的关系，就离开那边到长汀去了。

第十章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剑平从福建内地回到厦门。

伯母和伯伯看到离家两年多的侄子回来，都年轻了十岁。伯母的两只脚颠出颠进地忙着，亲手给剑平做吃的，煮了一碗金钩面线。田老大也喜欢得合不拢嘴。他一边看着剑平吃面线，一边跟剑平谈着家常。

“你叔叔……你叔叔……”谈到半截，田老大忽然脸沉下来，声音发颤地说，“没想到……他……他给人暗杀了……”

“唔。”剑平望望伯伯的脸，照样吃面线，顺嘴又问，“什么时候给暗杀的？”

“两个月前……”田老大说，喉咙叫眼泪给塞住了，“不知道跟谁结的仇，落了这么个下场！……”

剑平不乐意看见伯伯为了大雷的死那样悲伤。他撂下筷子，抹抹嘴，往里间走。

“伯母！”他叫着，“帮我找那件蓝布大褂，我要看李悦去。”

田老大一个人坐在厅里，心里暗暗难过：

“唉，这孩子也真心硬……好歹总是你叔叔，竟没一点儿骨肉情分……”

剑平穿上蓝布大褂，满心高兴地往李悦家走。他把大雷的死撂在一边了。

一推门进去，就看见李悦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锯，正在锯一块木板，锯末撒了一地。一只没有钉好的木箱子，搁在板凳的旁边。

瞧见剑平进来，李悦直起腰，怔了一下。

“你回来了。”李悦呆呆地说，“坐吧，我把这个赶好……”

李悦没有过来跟剑平握手，没有显着见面的快乐，甚至手里的锯也没有放下来。他照样弯下腰去，又锯那块木板。

“钉这木箱子干吗？”剑平问。

“不是木箱子，是棺材……”李悦回答。一种被掩藏起来的哀伤在他阴暗的脸上现了一下，又隐没了。

里边传出哽塞的、抑制的哭声。

剑平心跳着，走进里间去。李悦嫂坐在床沿，拿一条手绢，捂着

嘴，伤心地、窒息地哭着。床上小季儿躺着，小脸发紫，眼珠子不动，硬挺挺的像一个倒下来的蜡像。

剑平难过得说不出话。他明白这一对夫妇内心的哀痛。记得李悦对他说过，李悦嫂前些年害过一次大病，已经不能再生育，也许因为这缘故，才使他们平时把小季儿疼得像命根子。

李悦把木箱子钉好了。他静静地把小季儿抱在怀里，然后轻轻地放进木箱子里，轻轻地盖上木盖，仿佛怕惊动他心爱的孩子。他拿起锤子和钉子，忽然手发抖，额角的汗珠直冒。他一下一下地钉着，脸也一阵一阵地绷紧，好像那咚咚响着的锤子，正敲在他心坎上似的。

李悦嫂突然哭出声，扑过去，两手痉挛地掀着木盖，但木盖已经给钉上了。

李悦扔下锤子，叫剑平帮他把木箱子抬起来搁在肩膀上。他一手扶着，一手拿着锄头，对剑平说：

“我得先把这埋了。回头你来半山塘找我，我有话跟你谈……”

李悦歪歪地低着脑袋，似乎那看不见的悲哀压着他，比那压在他肩膀上的小棺材还要沉重。他一步一步地迈出了大门，如同一个扛着闸门走的人。剑平望着他微斜的肩膀和微弯的脊背，不由得联想到珂勒惠支石刻中那个低头瞧着孩子死亡的父亲……

剑平赶快追上去，替李悦拿锄头，跟着走。

两人在半山塘野地里刨了个土坑，把小季儿埋了。

半山腰传来女人哭坟的声音。李悦拉着剑平，急忙离开坟地，仿佛有意不让自己泡在悲哀的气氛里。剑平问起小季儿害病的经过时，李悦用手擦着脑门，像要擦去上面的暗影，嘘一口气说：

“别提了……是我看顾得不好……唉，别提了……咱们谈别的——我派人捎去的信，你接到了吗？”

“接到了。”

“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大伙儿都在等着你。”

“我们在区委会讨论你的信，大家都赞成我回来。”

“吴坚有什么嘱咐吗？”

“他有信给你，大概后天郑羽来时，会带给你。”

山风绕着山脊奔跑，远远树林子喧哗起来。他们沿着挡风的山背面走。李悦说：

“我们早替你安排好位置了，你明天就得上课去。”

“哪个学校？”

“滨海，中学附属小学，”李悦说，“这个位置，是陈四敏介绍的。他

认识薛校长。”

“陈四敏？”

“对了，你还不认得他，他是我们的同志，两年前从闽东游击区来，去年在滨海中学当教员，掩护得很好。他也学会了排字。你走了以后，这一阵都是他帮着我搞印刷……”

“薛校长是个怎么样的人？”剑平问，“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当厦联社的社长呢？”

“我正要把这些关系告诉你，坐下来吧！”

李悦拉着剑平在一座古坟的石碑上面坐下，山脚传来山羊咩咩的声音。

“薛校长名字叫嘉黍，”李悦开始说，“他是我们统战工作中主要争取的对象。首先，他比较有民主思想，社会声望高，有代表性；其次，他今年六十八，胡子这么长，起码人家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在厦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有这样一个人来当厦联社的社长，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听说，他从前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旅欧学生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后来，大概是他本身的阶级局限了他吧，他没有再继续上进……据我们所了解的，他父亲是吉隆坡的一个有名的老华侨，相当有钱，二十年前死了。薛嘉黍从法国奔丧到南洋，把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椰油厂拍卖了。英国的殖民政府向他敲去一大笔遗产税，他很生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啊。他把剩下的遗产带回厦门，就在海边建筑这座滨海中学。不到五年工夫，他把遗产花得干干净净。有钱的亲戚都骂他，说他没出息，不会继承父业，把家毁了，但也有些人，倒喜欢他这个傻劲儿。他有点固执，还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进步，有时候保守。你说他戆直吧，他做事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你说他手头大吧，他自己可是节省得赛个乡巴佬儿——滨海中学的校舍你也看过，全是现代化建筑，教职员和学生的宿舍，也都相当讲究；可是你要是跑进薛嘉黍的住宅，你会以为你跑错了地方，那是一所又矮又暗的旧式小平房，他老人家甘心乐意地住在里面……正因为这缘故，他受到尊重。我还记得，前些年，他领头揭发教育厅长的劣迹，教育界人士都响应了他，结果教育厅长只好自己滚蛋了。厦门的官老爷，没有一个不讨厌他，可也没有一个不怕他，因为他是华侨，又是个‘毁家兴学’的热心家，又有那股戆直气——老百姓正喜欢他那股戆直气呢……”

“他跟陈四敏的关系怎么样？”剑平问道。

“很好。”李悦接下去说，“可以说，他相当器重四敏。他曾私下对四

敏说：‘让我来干吧，凡是你不敢干的，都由我来出面。我不怕他们——我这么大年纪了，他们敢把我怎么样！’……你知道，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我们通过薛嘉黍出面组织厦联社，正是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厦联社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木刻研究会、剧团、歌咏团，还开办业余补习学校，成立书报供应所，出版刊物；我们尽量利用各个学校、社团、报馆和各个文化机关团体来进行活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七百多个社员，中间有一大部分是滨海中学的教员和学生……”

“这回可以大干一下了！”剑平高兴地叫着。

“可是，不要忘记，这工作照样是艰苦而且复杂的。”李悦说，“前两天蒋介石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你看见了吗？那里面明文规定，军警可以逮捕爱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现在厦门的特务也多起来了，处处都有他们的眼线，这里的侦缉处长，就是南京派来的那个小头目赵雄。”

“赵雄？”剑平惊讶了，“是不是从前跟吴坚合演过《志士千秋》的那个？”

“就是他。从前他是吴坚的好朋友，现在他可是沈奎政的好朋友了。”

“沈奎政又是谁？”

“浪人的头子。”

“从前不是沈鸿国吗？”

“沈鸿国早完蛋了。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大雷被暗杀的事。”

“我刚听我伯伯提过，我还没有详细问他。”

“我们该下山了，我还得去《鹭江日报》走一趟。”李悦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是两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晚上，大雷带了一个叫金花的女人，参加这里‘十二大哥’的金兰酒会，沈鸿国也在场，都喝醉了。据说金花是大雷刚替她赎身的一个歌女，沈鸿国乘醉调戏了她，她哭了。大雷挂了火，仗着酒胆子，把沈鸿国揍了一拳。当晚回家的时候，大雷就在半路上，吃了谁一枪，倒了……”

“这准是沈鸿国干的！”

“你听着，从前不是有一个名叫黑鲨的要暗杀你吗？就是那家伙，在大雷死了的第二天，半夜里，被人用绳子勒死在烧酒街二楼上。据人家过后说，大雷的死，是沈鸿国指使黑鲨下的歹毒；黑鲨的死，又是大雷手下报的仇；但是也有人说，黑鲨的死是沈鸿国为着要灭口，才把他‘铲’了的。”

“正是狗咬狗！”

“还没完呢。过了半个月，沈鸿国把那个披麻戴孝的金花强要了去。据他对人说，他不过是要‘泄一口气’。那天晚上他喝得大醉，睡倒了。第二天，用人看他到晌午还不开门，就破门进去，这一下才发现，沈鸿国被菜刀砍死在床上，金花吃了大量的鸦片膏，也断了气……闹到这一步，事情不了也了啦。沈鸿国死了以后，福建自治会主委就换了沈奎政，沈公馆也由沈奎政接管了。他跟赵雄两人混得挺好……还有金鳄那家伙，从前是沈鸿国的一条看门狗，现在已经在赵雄的手下，当起侦缉队长来了。”

“这坏蛋！咱们跟他又是街坊，得当心。你看他会不会注意了你？”

“我这土包子样儿，谁还看上眼。”

剑平瞧瞧李悦，不错，李悦的确像个乡巴佬儿。

“这两年来，你就一直当排字工吗？”

“是的。”

“我觉得，你要是当个编辑，倒也是挺合适的。”

“不。”李悦淡淡地笑了，“拿掩护来说，再没有比排字更适合我的职业了。人家看不起排字的，不正是对我方便？再说，我要不干这个，谁来干这个呢？”

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到了山脚。剑平想打听一下秀苇的近况，不知怎的，忽然觉得脸上发烧，说不出口。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李悦似乎觉察到了，问剑平。

“没有什么……”剑平支吾着，有点狼狈。

“那么，晚上见吧。我约四敏今晚八点在仲谦家里碰头，你也来吧。”

两人分手了。

“不中用的家伙！”剑平生气地骂着自己，“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第十一章

晚上还不到八点钟，剑平已经到仲谦同志家里来了。

仲谦同志身材瘦而扁，戴着六百度的近视眼镜，看来比他四十岁的年龄要苍老。他有点口吃，平时登台讲不上两句话就汗淋淋的，拿起笔杆来却是个好手。自从吴坚出走以后，《鹭江日报》副刊一直由他接任。在报社里，他编，李悦排，彼此态度都很冷淡，像上级对下属，但在党的小组会上，仲谦常常像个天真的中学生，睁着近视眼睛听李悦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有不少回，国民党的猎狗把鼻子伸到《鹭江日报》的排字房和编辑室去乱嗅，却嗅不出什么。上一个星期日晚上，仲谦跟报馆的社长在吃晚饭，金鳄来了，社长倒一杯“五加皮”请他。可巧这时候，李悦拿一张校样从门口经过，金鳄问社长：

“他是不是叫李悦？我跟他是街坊。”接着又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你看他是不是个正货？”社长笑得连饭都喷出来了，金鳄瞟了仲谦一眼，也哈哈笑了。仲谦傻傻地只管吃他的饭……

仲谦同志见到两年多不见的剑平，欢喜极了，用着一种跟他年龄不相称的天真的热情去拥抱他。谈过别后的情况，他忽然从头到脚打量剑平，眨巴着眼睛，绷红了脸说：

“不行！……这，这，这，这，不行！……”

“老天爷！慢慢说吧，怎么回事呀？”

“这蓝布大褂不行。”仲谦好容易让自己松弛下来，缓慢地说，“你这样子打扮，要是上书店去翻书，狗准注意你！……”

随后仲谦拿他两年前穿的一套西装，恳切地要剑平先拿去穿。他还说了一套道理：

“北极熊是白的，战舰是海水色的，我们也一样，需要有保护色。”剑平看见他说得那么认真，也就接受了。

这时候陈四敏和李悦先后进来了。

叫剑平微微感到不舒服的，是陈四敏的外表缺少一般地下工作者常有的那种穷困的、不修边幅的特征。这两年来剑平在内地，从没见过一个同志像今晚四敏穿得那么整齐：烫平的深咖啡色的西装，新刮的脸，剪得贴肉的指甲，头上脚下都叫人看出干净。人长得并不好看，额顶特

别高，嘴唇特别厚，眉毛和眼睛却向下弯，宽而大的脸庞很明显地露出一种忠厚相。他眯眼微笑着和剑平握手，剑平觉得他的手柔软而且宽厚，正如他的微笑一样。

四个人坐下来交谈。剑平报告闽西这半年来的工作概况。仲谦分析“一二?九”以后，抗日运动如何在各地展开。接着，李悦报告最近华北方面，日本密派板垣赴青岛，土肥原赴太原，策动“冀察政委会”；华南方面，日本外务省也派人赴闽南内地收买汉奸，组织秘密团体。又说，福建自治会沈奎政登台以后，极力拉拢赵雄，暗中交换“防共”情报……

四敏静静地听着大家说话，香烟一根连着一根地抽着，不时发出轻微的咳嗽。这时仲谦家里一只大猫，悄悄地钻到四敏的两脚间，他轻轻地把它抱到膝上，让它服服帖帖地蹲着，轻轻摩挲它。轮到四敏发言时，他说得很简短，很像拟电报的人不愿多浪费字句。他扼要地报告厦联社的工作，他说他们最近正在排练四幕话剧《怒潮》，准备下个月公演，同时还准备开个“新美术展览会”。

“你来得正好，”四敏对剑平说，“希望会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演出……”

正话谈完，大家便漫谈开了。仲谦一边起来倒茶，一边说道：

“今天我们又收到几封读者来信，都是要求多登邓鲁的文章。《论救国无罪》那篇短评，很受欢迎……”

“邓鲁是谁？”剑平问。

四敏不作声。李悦指着四敏笑道：

“就在你身边，你还不认识。”

“是他？”剑平用完全欣喜的神气说，“我们在内地的时候，厦门的报纸一到，大家都抢着要看邓鲁的时评。”

“这边也是一样。”李悦说，“《鹭江日报》最近多登了几篇邓鲁的文章，报份突然增加了不少。”

“外边人知道吗？”

“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仲谦回答剑平道，“好些读者以为邓鲁就是报馆的编辑，还有人说他是厦门大学的邓教授，听说有个学生走去问邓教授，邓教授倒笑而不答，好像默认的样子。”

李悦和剑平都听得哈哈笑了。李悦说：

“前几天，我排《论救国无罪》那篇稿子，‘错排’了两个字，校对先生校出来，我没有给改上，事后主编还跟我大发脾气。其实所谓‘错排’的那两个字，正是四敏通知我替他改的……”

李悦正说着，不知什么时候那只大猫已经从四敏怀里溜到地上去，

用它的小爪子抓着李悦的脚脖子。李悦吓了一跳，恼了，踢了它一脚。大猫翻了个跟斗，哀叫一声，跳到四敏身上去了。

“不能踢它，它怀孕呢。”四敏用谴责的目光望了李悦一眼，不住地替大猫摩挲肚子。

“你瞧，”仲谦说，“我是它的主人，它不找我，倒跑到他身上去了。”

“他到哪儿也是那样。”李悦说，“小猫小狗总跟他做朋友——我就讨厌这些东西！”

“不管你怎么说，幼小的生命总是可爱的。”四敏说，把大猫抱在怀里，让它舔着他的手指。

仲谦忽然联想到什么似的说：

“我问你，四敏，你敢不敢杀人？”

四敏觉得仲谦问得好笑，便笑了。

“我杀过人的。”他说，“我杀过的白军，至少在十个以上。”

“我看见四敏射击过，”李悦说，“他的枪法很好。”

“有一次，我们在闽西，”四敏接下去说，又点起烟来，“白军突然包围了我们红坊村，那天碰巧我没带手枪，我拿到一把砍马刀，躲在一个土坑里，一个白军向土坑冲来，我一刀砍过去，他倒了，脑瓜子开花，血溅了我一身。我看他半天还不断气，又砍了一刀。那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睡觉，我睡得特别甜……”

仲谦搔着后脑勺，眨巴着近视眼说：

“可是，四敏，我记得那一回我们野餐，你亲手做菜，我看你连拿着菜刀宰鱼，手都哆嗦呢。”

“是呀，老兄，那是宰鱼，那不是宰白军啊。”

四敏的回答，引得李悦和剑平又都哈哈笑了。

他们一直谈到夜里十一点才散。在回家的路上，剑平悄悄对李悦说：

“想不到四敏文章写得那么尖锐，看他的外表，倒像个好好先生。”

“唔。他是有点婆婆妈妈的。”李悦说，“一个人太善良了，常常就是那样……”

第二天，剑平由四敏带着去见了薛校长，便到“小学部”来上课。他把铺盖也搬到教员宿舍来了。他住的是一间通风敞亮的单人小房，和四敏住的单人房正好是对面。

下午，他在休息室喝茶时，看见墙上挂的“教职员一览表”上面有丁秀苇的名字，才知道秀苇也在这里初中部担任史地课，不知什么缘故，

他忽然剧烈地心跳起来，但立刻他又恼怒自己：

“心跳什么呀！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散学后，剑平出来找吴七时，才知道吴七已经搬到草马鞍去了。找了半天，好容易才在一条九弯十八转的小巷子里找到吴七的新址。

吴七见了剑平很高兴，又是推，又是拉，简直像小孩子了。接着，他一个劲儿打听吴坚的情况；问得很琐碎，问了又问，好像回答他一次还不能满足似的。剑平从没看见这硬汉像今天这样啰唆过。

剑平在吴七那里吃了晚饭，回到学校，已经八点钟了，一个人来到宿舍，一进门，房间里月光铺了一地。写字台那边，青一块，黑一块，青光下面，一只破了嘴的瓷瓶出现了一束小白花，看去就像一团雾，瓷瓶底下，压着一张纸，开灯一瞧，纸上写着：

听说你回来了又没见到你，真急人哪。留一本油印的《怒潮》在你桌上，请读一读，我们正在排演呢。

把沿途采来的野花留在你的瓶里，不带回去了。明天下午四点再来看你，请等我。

秀苇 下午六时半

剑平把灯又关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黑暗中，重新看着那水一般的月光和雾一般的花。花的清香，混合着温柔的情感来到心里……远远传来潮水掠过沙滩的隐微的喧声。他想起后面靠海的月色，便走出来了。

校舍外面，通到乌里山炮台去的公路像一条金色的飘带，月光直照几十里。

前面是厦门大学和南普陀寺。五老山峰在暗蓝的夜空下面，像人立的怪兽。月亮把附近一长列的沙滩铺上了银，爬到沙滩来的海浪，用它的泡沫在沙上滚着白色的花边。

剑平来到岸边一棵柏树下面，站住了，望着海。蓝缎子一样漂动的海面，一只摇着橹的渔船，吱呀吱呀摇过来，船尾巴拖着破碎的长月亮。夜风柔和得像婴孩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人的脸……

远远有人说话，声音由小而大，慢慢靠近过来：

“……我不当主角……”

“我还是希望你当。这角色的性格，有点像你……”

“让柳霞当吧。她有舞台经验……”

剑平心跳着，控制不住自己地向说话的人影走去。

“秀苇！”他低低叫了一声。

人影朝他走来。

“剑平吗？”秀苇叫着，拉住剑平的手，像小鸟似的跳着，“你呀，你

呀，找你三趟了——看到我的字条吗？”

“看到了，谢谢你的花。”剑平说，有点害臊。

秀苇穿着全黑的夹旗袍。两年多不见，她变得高了，瘦了。庄重带着天真和成熟的娇挺的少女风姿，使得她那张反射着月光的脸，显得特别有精神。剑平傻傻地让她拉着他的手，忘了这时候后面还有个人朝着他走来。

“是你啊。”四敏愉快地说，“我们刚提到你……秀苇说你对戏剧很有兴趣，我们正打算请你帮我们排戏……”

“排戏我可外行。”剑平谦逊地说，“从前我搞的是文明戏，现在你们演的是话剧。”

“不妨试试。”秀苇说，“我们走走吧，月亮多好。”

三人并排着在沙滩上走。秀苇轻轻挽着剑平的胳臂，像兄妹那么自然而亲切。

“这一向你做什么？没有当女记者吗？”剑平问。

“呦，你还记着我的话。”秀苇不大好意思似的说，瞧了四敏一眼，“现在我在厦大念书，还在这儿初中部兼一点儿课，半工半读，不用让家里负担我的学费。”

“你父亲还在《时事晚报》做事吗？”

“还在那边。剑平，我可要怪你哪，干吗你一走，连个信儿都不捎，要不是我打听悦兄，我还不知道你是在上海呢。”

剑平和四敏交换了个眼色。

“我很少跟人通信，”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回答，“再说，你又新搬了地方……”

“得了，得了，反正你把厦门的朋友都给忘了。悦兄也怪你没有给他信……你知道吗，从前要暗杀你的那个黑鲨，已经给人暗杀了，还有沈鸿国……”

“我知道，李悦已经跟我说了。”

“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天理报应！”

“你也相信报应？”剑平不由得笑了。

“怎么，我落后啦？哼，要是天理不昭昭，人理也是昭昭的。”

“原来你们还是老朋友……”四敏插进来说，微微咳嗽了一下。

“我们过去是老街坊。”秀苇说。

接着，她又带着天真的骄傲，对四敏谈她跟剑平从前怎样参加街头的演讲队……

沙滩上飘来学校的钟声。

“我得回去了，已经敲睡觉钟了。”四敏说。

“那么，你先走吧，”秀苇说，“我还想跟剑平走一会儿。”

“好，明天见。”四敏温和地微笑说，神色愉快地向剑平挥一挥手，迈开大步走了。

“四敏！”秀苇忽然叫了一声，追了上去。

四敏转过身来。

“四敏！不好再熬夜了，把作文簿拿来，我替你改。”

“不用，今晚我再赶一下。”

“你还是早点儿睡吧，你咳嗽呢。”秀苇委婉地说。

“没关系。少吸几根烟，就不咳了。”

“你总不听医生的话，越熬夜就越吸烟。”秀苇声音隐含着温柔的责备，“还是把作文簿交给我吧，我跟你进去拿。”

“不，不，”四敏微微往后退，“已经熄灯了，你别进去。明天见，秀苇。”

四敏急忙忙地向校门走去，秀苇默默地转回来，像失掉了什么似的。

看到秀苇怅惘的神色，剑平隐微地感觉到一种类似铅块那样的东西，压到心坎来。

“我送你回家吧。”剑平说。

他们离开沙滩沿着一条通到市区去的小路走着，远远的夜市的灯影和建筑物模糊的轮廓，慢慢地靠近过来了。他们谈着过去，谈着厦联社，谈着四敏……

“据校医说，四敏的左肺尖有点毛病，可能是肺结核……”秀苇说，脸上隐藏着淡淡的忧郁。

“我看他身体倒挺好，不像有病的样子。”

“你没看他老咳嗽吗？——咳了半年啦。这个人真固执，医生叫他别抽烟，他偏抽；叫他早睡，他偏熬夜；叫他吃鸡子、牛奶、鱼肝油，他也不吃，嫌贵，嫌麻烦；厦联社的工作又是那么多，什么事情都得找他问他。我不知说过他多少回，可他不在乎。看也没看见过这样的人，真讨厌！……”

听着秀苇用那么爱惜的感情说出“讨厌”这两个字，剑平忽然感到一种连自己也意料不到的嫉妒。

“以后我来帮他吧，也许我能分他一点儿忙。”剑平说，极力赶掉自己内心的不愉快。

“我也这么想，要是你们能一起工作，你一定是他的好搭档。”

剑平想多了解一些四敏周围的群众关系，便尽量让秀苇继续谈着四敏。他意识到，秀苇的心灵深处仿佛隐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秘密，那秘密，她似乎又想掩盖又想吐露，剑平也带着同样微妙的感觉，又想知道又怕知道。

剑平送秀苇回家后，回到宿舍，心里有点缭乱，久久静不下来，他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想：

“不会吧？……唉……别想了……不会的……睡吧，睡吧……”

看看对面，四敏房间里的灯还亮着，剑平又不想睡了。他把桌上的《怒潮》翻出来看。这是四敏用“杨定”的笔名写的一个以东北抗日为题材的四幕剧。剑平一幕又一幕地看下去，不知不觉被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到了他看完站起来，才发觉自己因为激动，眼睛潮湿了。

已经是夜里两点了。整个宿舍又静又暗，都睡着了，只有他和四敏房间的灯还亮着。他关了灯，走到对面窗口，隔着一层玻璃窗看进去，里面四敏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毛笔搁在砚台旁，烟缸里塞满烟蒂和烟灰，一堆叠得高高的作文簿上面，一只小黑猫蹲伏在那里打盹儿……

剑平走进去把四敏摇醒，让他睡到床上去，又替他关了灯。黑暗中，他偷偷地把桌子上的作文簿拿出来，带回自己房间，重新开了灯，一个劲儿改到天亮。

第十二章

党领导的全国救亡运动，影响一天天扩大，厦门的救亡工作也由厦联社推动起来了。请求入社的青年越来越多，社员们散布到各个学校、报馆和民众社团里面去。救亡的刊物空前的多起来。本地的记者协会、美术协会、文化协会、诗歌会，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都前后发表宣言。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报馆，要求尽量多登抗日的文章。聂耳和冼星海的救亡歌曲，随着厦联社组织的青年歌咏队，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过码头、工厂、渔村、社镇，传唱开了。遇到什么纪念日，这些歌曲又随着群众来到街头，示威的洪流一次又一次地冲过军警的棍子和刺刀……

厦联社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重。剑平和四敏除教书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这是党在这个时期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

在宿舍里，每晚把电灯亮到深夜一两点钟的，只有他们两个。有时候，四敏甚至工作到天亮。

秀苇每天见到剑平，总问：

“四敏昨晚几点睡的？”

剑平照实告诉她。她叹息了：

“天天熬夜，人就是钢打的，也不能这样呀。”

奇怪的是秀苇从来不问剑平几点钟睡。

秀苇每天一到下午上完了史地课，总一个人悄悄地到四敏的房间去改卷子，尽管四敏经常不在。这个混合着香烟味和男子味的房间，似乎对她有着奇异的吸引力。她一向讨厌人吸烟，但留在这房间里的烟味却有点特别，它仿佛含着主人性格的香气。

她常常替四敏整理写字台上的书籍和簿册，好像她就是这房间的主妇。有时候她走出来碰到了剑平，不由得脸红了，但一下子她又觉得很坦然。

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候总是敏感的。剑平从秀苇的眼睛里看出异象，便有些忧郁。最初他是嫉妒，接着他又责备自己感情的自私。他想，他既没有权利叫一个他爱的人一定爱他，他也没有权利叫他的同志不让他爱的人爱。何况秀苇从来就不曾对他表示过任何超过友谊的感情。分别

两年多，他不曾给她捎过一个字。假如说，秀苇爱的是四敏，那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作为秀苇的朋友和作为四敏的同志，为什么不能用愉快的心情来替别人的幸福欢呼呢？他有什么理由怨人和自怨呢？

剑平终于摆脱了内心的苦恼。

可是不久，一个新的变化又使得剑平内心缭乱了。

不知什么缘故，每回，当四敏发现秀苇和剑平在一起的时候，总借故走开。在厦联社，遇到有什么工作需要两个人办的，四敏也总叫他俩一道去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四敏是厦联社的骨干。各个研究小组都要他指导。文化周刊每期要他看最后一遍稿才付印。许多学习写作的青年，把成沓的稿件堆在他桌子上，等着他修改。每天有一大伙年轻人围绕在他的身旁，当然别人不会像秀苇那样敏感地注意他的咳嗽。大家一遇到什么疑难的问题不能解决时，总说：

“问四敏去，他是百科全书。”

四敏也的确像一部百科全书。他的博览强记到了叫人无法相信的程度。许多人都说他是“奇人”，说他看书的速率比普通人快八倍，说他过目不忘。消息传到厦门大学那里，引起一位生物学教授特别来登门拜访。他拿一条布尺在四敏的头上量了半天，又在自己头上量了半天。他说他正在研究骨相学，但他找不出四敏的脑壳跟普通人有什么差别。

四敏每天把繁杂的社务料理得叫人看不出一点儿忙乱。奇怪的是他看书那么快，说话偏偏慢条斯理，如同小孩子背着没有熟的书；声音又是那么柔和，仿佛无论说什么激烈的言语都可以不必加上惊叹号。平时，他常常沉默地听别人说话，把香烟一根接连一根地抽着，烟丝熏得他眯缝着眼睛，有时他长久地陷入沉思。爱说话而不爱抽烟的人，也许会惊奇这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为什么既然那么吝惜他的发言，却又那么浪费他的香烟。

厦联社的社员多数是从各地各界来的知识分子，成分当然复杂一些。这里面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教育程度和不同的兴趣。不用说，好的有，不好的也短不了。剑平常常因此而感到对付人事的困难。他有时着恼了，对四敏说：

“我就讨厌知识分子，尽管我自己也是。你看他们，十个人十个样子，头真不好剃！”

“不能要求别人跟要求自己一样。”四敏回答剑平说，“你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但不能用同样的尺度要求别人。”

剑平一面觉得四敏的话是对的，一面又觉得四敏平时待人太宽，他

感到不安。

四敏待人的宽厚，正如他溺爱一切幼小生命一样，成为他性格方面的一种习惯。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溺爱小动物到那样的程度。学校里厨子养的小黑猫，每晚上总是悄悄地跑来睡在四敏的床上，甚至于撕破他的蚊帐，他也不生气。他从来不打死那些爬过他桌面的蚂蚁、蟑螂、壁虎，或是从窗外飞进来的蛾子。他对它们最严厉的处分是用纸包着它们到校园里去“放生”。有时，就连花匠烧死那些残害花木的害虫，他也觉难受。有时，看见蜜蜂撞着玻璃窗，不管他怎么忙也得起来开窗让它们飞出去。他不喜欢看见人家把小鸟关在鸟笼里，也不喜欢看见小孩子用线绑着蜻蜓飞。

就是这么一个连蚂蚁也舍不得踩的人，他要和人吃人的制度进行无情的搏斗……

剑平刚入厦联社不久，社员们讨论要出版一个文艺性质的半月刊。社员柳霞是个剪男发、瘦削严峻的女教师，她主张刊物的名称用“海燕”，秀苇反对，主张用“红星”。

“红星上有‘红’字不好。”柳霞反对地说。

“好就好在‘红’字！”秀苇回答。

“你想让人家封禁？”

“言论自由，他敢封！”秀苇说，有些轻蔑柳霞的胆怯，“他封一百次，咱们就出版一百零一次。一期换一个名，‘红星’‘红火’‘红日’都可以！”

“好呀，你巴不得红出了面，好让人家来逮！”柳霞愤愤地说，“你这等于通知人家来消灭自己！”

“怕就别干，干就别怕！”

柳霞气得脸发青。社员中也有赞同秀苇的，也有赞同柳霞的，争辩起来，最后他们走来问四敏。

“我同意用‘海燕’。”四敏眯着眼微笑地看看大家，又问秀苇，“干吗你非得有个‘红’字不可呢？”

“红是强烈的颜色，代表反抗。”

“但重要的不在名称，而在刊物的内容。”四敏说，“名称淡一点儿好。应当从大处着想。”

四敏的答话永远是那么简短，平淡无奇，但不知什么缘故，听的人总自然信服，连好辩的秀苇也没有话说。

《怒潮》在大华戏院公演五天，场场满座，本来打算再续演三天，但戏院拒绝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戏院经理遭到侦缉处的秘密警告。厦

联社暂时不准备跟当局对冲，打算等到暑假的时候，到漳州、泉州各地去演出。

现在他们又忙着“新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了。这次征集的展览品主要是侧重有宣传价值的。剑平和四敏都被选作展览品的鉴选人。

这天午后，剑平在厦联社的大厅里，把征集来的展览品重新选编。

周围很静，秀苇在屏风后面翻阅报纸。

一阵咯噔噔的皮鞋声从外面进来，把书柜的玻璃门都颤响了。剑平回头一看，一个胖胖的青年走进来，他方头大耳，小得可怜的鼻子塌在鼓起的颊肉中间，整个脸使人想起压扁了的柿饼，臃肿的脖子，给扣紧的领圈硬挤出来，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从他那套柳条哔叽西装直冲过来。

“四敏兄在吗？”来人温文尔雅地问道，微微地弯一弯腰说，“我是他的朋友。”

“他刚出去。”剑平回答。

来人便向剑平说明来意，他说他要约四敏到他家去选他的画。他再三表示谦虚地说：

“哪一种画才算有教育意义的，我自己辨别不出。”他没有等剑平回答，立刻又问，“请问贵姓大名？”

“我叫何剑平。”

“原来是何剑平先生！”来人叫起来，和剑平握手，显出一个老练交际家的风度，“有空请和四敏兄一起上我家，你也是鉴选人啊……鄙人叫刘眉——眉毛的眉。前几天我在《厦光日报》发表的木刻《沙乐美》，你该看过了吧？……我已经参加社里的木刻组，最近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也是我领导的……”

“我最近也参加了木刻组。”剑平说，“以后希望多多联系。”

刘眉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蛇皮小皮包，抽出一张名片来说：

“让我们交换名片。”

“嗐，我没有名片。”

“没关系，没关系。”

刘眉用一种优雅的姿态把名片递到剑平手里。名片上面印着：“刘眉，厦门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厦门美术协会常务理事。”

“哪儿来的这么个宝贝……”剑平想。

“何先生，贵处是同安吧？”刘眉忽然又客客气气地问道。

“唔，是同安。”

“怪道呢，你说话还带同安腔，咱们是乡亲。家父也是在同安生长的。家父叫刘鸿川，是医学博士，家祖父是前清举人，叫刘朝福，你大概听过他的名字吧？”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刘眉表示遗憾，“嗳，我不至于打扰你的时间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束稿子，“这篇稿，请交给四敏兄，希望能赶上《海燕》的创刊号，我这篇文章是向艺术界扔一颗炸弹！我相信将来一发表，新的论战就要开始了……”

剑平把稿子翻开来看看，题目是《论新野兽派与国画》——怪别扭的题目！往下一看，一整行古里古怪的字句跳出来了：

“……新野兽派与国画的合璧，将使我国惊人的绘画突破艺术最高限度，且将以其雄奇之线条与夫大胆潇洒的姿态而出现于今日之艺坛……”

“怪论！原来是这么一颗炸弹……”剑平想，不再往下看了。

“怎么样？请指教。”刘眉表示虚心地问道。

“我外行。我不懂什么叫新野兽派……”

“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刘眉叫着，“何先生，你真老实！……”

剑平正闹不清刘眉为什么说他老实，突然，屏风后面传出一阵低低的笑声，秀苇走了出来。

“哦，秀苇，你也在？”刘眉有点尴尬，“我们正谈得投机……”

“得了，得了，”秀苇冲着刘眉不客气地说，“又是医学博士，又是前清举人，又是扔炸弹，够了吧？”

“秀苇，你真是，”刘眉显着庄重地说，“我跟何先生是初次见面，彼此交换些意见……”刘眉一边说一边看手表，“我得走了，我还有约会，对不起，对不起。”

不让秀苇有往下说的机会，刘眉礼貌十足地跟剑平和秀苇点头，就扭转身走了。

剑平暗暗好笑。

“你怎么会认识他？”

“他呀，从前在集美中学跟我同学，高我三级，后来听说到上海混了几年，回来竟然是‘教授’了。”

“哦，原来如此。”剑平笑了。

第十三章

刘眉对这一次“新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十分卖力。他到处奔跑，鼓励美术协会的会员和艺专的学生来参加，征集了不少展览品。他每天到厦联社来好几回，跟剑平很快地就混得很熟了。

这天晚上，他特地来约四敏和剑平到他家去挑选他的画，秀苇也跟着去了。

刘眉的家在金圆路，是一座落成不久的新楼房。

他兴头十足地带着客人们参观他的新宅，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地说：

“这里是客厅，两边是卧房，前面那间是我的书斋，后面是浴室……瞧瞧，这木板！”刘眉说时使劲地用脚后跟顿着地板，“菲律宾木料！上等的菲律宾木料！……这儿还有一间，请进来吧，这是我的‘忘忧室’，我常常坐在这沙发上听音乐。你瞧，这红纱灯多美！诗一样的……对了，我还没有让你们参观我的‘古冢室’呢，等一等，我去拿钥匙……”

刘眉兴冲冲地跑去了。

剑平满脸不高兴。

“这位仁兄蘑菇劲儿真大，”他咕哝着，“四敏，你跟他泡吧，我要先走……”

四敏微微地眯眼笑着，把他宽厚的、带着烟味的大手轻轻地搭在剑平肩膀上，低声问：“怎么，腻啦？”

“讨厌死了！你不讨厌？”

“不讨厌。”四敏说，继续笑着，“这是莫里哀喜剧里面的人物，为什么你对他不发生兴趣呢？公道说，刘眉是个出色的演员，你看他表演得多精彩！你要是能从他的说白、动作，细细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平时读的唯物辩证法，在这里完全可以得到运用……”

刘眉一走来就把四敏的话打断了。他拿钥匙开“古冢室”的门，谦逊有礼地让客人们进去。

原来所谓“古冢室”不过是一间装置各种古董字画的暗室。刘眉把一百烛光的电灯扭亮，热心地指着那些历代的铜戈、陶瓴、人头骨、贝、蚌、雕花的木器、甲骨、断指的石佛和一些擦得发亮的外国瓷器、杯

盘，叫客人们观赏。可惜客人们缺乏欣赏家的兴致，只走马看花地过一下眼，就走出来了。刘眉暗暗叫屈。他重新去拉开玻璃柜，拿出一只又厚又亮的玻璃杯，用他软胖多肉的指头弹着杯沿，对客人们说：

“你们看，这是德国来的玻璃杯，摔不破的。我有两打。”

剑平瞧也不瞧。四敏拿着好玩的眼睛瞧一瞧那杯子，笑笑。秀苇天真地别转了脸，调皮地冷笑说：

“算了吧，摔不破？玻璃杯铺子得关门啦。”

“你不信？”刘眉认真起来了，“来，你摔吧。要是你摔得破，随便你要什么都行……”

“我才不摔。摔破了，赔不起。”

“不要你赔。”

“也不摔，准破嘛！”

“好，我摔给你看。”刘眉把玻璃杯高高举起来。

剑平厌烦地叫着：

“何必呢！何必呢！”

四敏也走过来劝阻，他说他的确看过一种不容易打破的杯子。

秀苇拉拉四敏的袖子说：

“你劝他干吗？他哪里敢摔，准破嘛！……”

一语未了，刘眉的杯子往地板扔下去了。咣啷一声，破成两片。

秀苇纵声大笑，四敏也忍不住笑了，只有剑平一个皱着眉头，嘟哝着：

“真无聊！”

刘眉气得脸发绿，跑去把用人找来。

“你真是糊涂之至！”他用斯文人的语气责骂用人给大家看。

“干吗你把打得破的杯子跟打不破的杯子混在一起？呃？……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叫我丢人！……”

刘眉尽管把鼻子都气歪了，也还是保持着书香世家的风度，太撒野的话是不轻易出口的，特别是在尊贵的客人面前。他叫用人赶快去把那些摔不破的玻璃杯搬出来，他要重新试验给客人看。这时四敏赶快过来拦他，秀苇也参加劝阻，但她劝到末了，不知怎么嘴里痒痒的，又说起俏皮话来了。

“够了，够了，刘眉，不用再试了，我完全相信你。”秀苇一本正经地说，没有一点儿嬉笑的样子，“这杯子百分之百是摔不破的。要怪嘛，只能怪你这菲律宾地板，要不是这上等的木料太硬，它绝没有摔破的道理。并且，它也才不过破了两片，要是普通杯子，起码得四片。既然少

破了两片，也足以证明这样的杯子确是难能可贵了！……”

四敏咬着唇不好意思笑，偷偷瞪了秀苇一眼。

刘眉下不了台阶，坚持要试，好像非如此不足以取信于天下。四敏忙劝他说：

“秀苇存心激你，你别上她的当。”

刘眉这才转了个口气说：

“我哪里会上她的当，我不过是逗逗玩儿。”

秀苇又想撩他两句，剑平忙拉她一下，她不理，看见四敏向她递眼色，这才不作声了。

四敏把话拐了个弯说：

“刘眉，你要我们选的画在哪儿？拿来看吧。”

一语提醒了刘眉，连忙又跑去拿“艺室”的钥匙。

四敏悄悄向剑平道：

“怎么样？表演得不坏吧？”

剑平笑了笑道：

“这是个出色的演员，又是个讨厌的角色。”

刘眉一来就把“艺室”的门开了。好大的一间工作室！看得出来，主人为着要使他的工作室带一点儿浪漫气味，有意不让室内的东西收拾得太整齐。在那柚木架、八仙桌和白瓷的窗台上面，横七竖八地放了一些石膏像、铜马、泥佛、骷髅、木炭笔、彩笔、颜料碟、画刀和供给写生用的瓶花、水果。绿丝绒的台布拖了半截在地板上，大帧小帧的世界名画，五颜六色的挂满了四壁，雕木框的、石膏框的、彩皮框的，样样都有，叫人不知眼睛往哪里搁。秀苇一看见刘眉的画高高挂在世界名画中间，不禁又咯咯笑起来，笑声公开地带着露骨的嘲讽。

“瞧呀，这是我们刘眉的大作品！”她高举一只手，指着壁上的画说，“他已经爬上世界的艺坛，可以和古今中外的世界名画，并驾齐驱了。”

刘眉装作没听见。他一张一张地搬出他的作品给四敏和剑平看，态度异常庄重。他说：

“我得声明一句，我的画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艺术品，一种是宣传品。凡是我的艺术品，都不能当宣传；反过来说，凡是我的宣传品，也都不能当艺术看。”

刘眉觉得自己的声明是委婉而且谦虚，不料剑平一句话就顶过来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这是铁一般的道理！艺术

离不开宣传，就跟宣传画也离不开艺术一样。”

刘眉带着敌意地按着肚子大笑。剑平铁青着脸，他憎恶那笑声。

“朋友，不能这样理解艺术，”刘眉停止了笑，说，“这样理解艺术，艺术就死亡了，只能变成政治的工具……”

“一点儿也不错，艺术是政治的武器。”

“而且也变成政治的奴隶了。”

“不是政治的奴隶，而是为政治服务。”

“这是庸俗的功利主义的说法，对艺术是一种侮辱！”

“侮辱艺术的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剑平说，脸色由青转红，像要跟人打架似的，“把艺术当色情的宣传，当侮辱女性的消遣品的，正是欧美资产阶级！”

“不，艺术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它是超然高于一切的。”刘眉说，他那压扁的柿饼脸鼓起来了，“二十世纪的艺术不受理性的约束，它是纯粹感情的产物，所以我们主张发挥自我，主张恢复自然和原始。我们崇拜疯狂，我们相信只有疯狂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

“怪论！照你这样说，所有艺术家都得变成疯子。”

“对不起，这有两种看法。”刘眉故意装作调皮的客气说，“在世俗的眼睛看来，后期印象派的大师梵?高（van Gogh）是精神失常的，因为他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献给他所爱的女子；但在我们艺术家看来，这正是他感情最辉煌的表现，这正是他性格的美！——”

秀苇哧哧地笑着，插嘴道：

“刘眉，赶快把你的耳朵拉下来吧，让我们也欣赏欣赏你性格的美。”

“我最讨厌的是那种装腔作势的艺术家！”剑平说。

“难怪，因为你不了解艺术家。”刘眉板着卫道者的脸孔说，“艺术家的性格就跟普通人不同！”

“刘眉，我闹不清你所说的，”四敏开始出声说，“请把你的意见说得明白一点儿。”

四敏和缓的声调，使刘眉鼓起来的脸稍稍恢复了原来的柿饼状态。

“我的意思是……”刘眉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是拒绝作宣传画，这说明他不关心社会，是不对的，按理说，这种人应该枪毙！……”

“对！对！应该枪毙！”秀苇高兴地拍手叫着。

即使这半带讥笑的掌声也仍然鼓舞了刘眉。他满脸光彩地接下去说：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要是一个艺术家，他把宣传画也当艺术品看，

那也是不对的。起码，他已经丧失了艺术的良心！……”

“对不起得很，我的艺术家。”剑平冷蔑地截断了刘眉的话，“一个人要是离开政治立场而空谈什么艺术良心，那就等于他对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尽管这张支票印刷得怎么漂亮，也还是属于一种骗人的行为！”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就拿我自己的画来说吧，你看我画的这张《浴后》，”刘眉指着壁上一帧裸女的油画说，“你说它是艺术品吗？是，它是艺术品。你说它宣传些什么呢？不，它什么也没有宣传。你能说它是宣传卫生，宣传洗澡吗？……”

“它当然也有它宣传的东西。”剑平冷冷地回答，“它宣传的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虚伪和颓废。”

“你说什么呀？”刘眉显出痛心和委屈地反问说，“我一生最痛恨的，正是虚伪和颓废，你倒拿这帽子来扣我。这是不公道的，剑平。拿这张《浴后》来说吧，你瞧它，这色调多强烈！这线条多大胆！整个画面表现的，正是近代文明的暴力！我敢说，没有充沛的反抗精神，绝对画不出这样一张画！我是拿着彩笔向虚伪作战！”刘眉慷慨激昂地挥起拳头，一看剑平在笑他，又停下来问，“怎么，你笑？我说得不对？”

“我笑你用的惊叹号太多了。”剑平收拾起笑容说，“我的看法正跟你相反。我认为，你这张画，色调是灰暗的，线条是软弱的，整个画面表现的是病态、堆砌、神经错乱。毫无疑问，你在宣传颓废这方面是起了些作用。你用幻象代替现实，这正是现代资产阶级艺术堕落的标志，破产的标志！”

“你可是说偏了，剑平。”刘眉稍稍变了脸色说，“你可知道，我画这样一张画不是简单的。我画它的时候，我浑身发抖，脸发青，手冰凉，我的感情冲击得自己都受不住了。我听见自己的灵魂在叫喊……”

“少叫喊吧，”剑平说，“你就是把嗓门喊哑了也没有用。装腔作势只能产生小丑，艺术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不对！”刘眉反驳道，“伟大的艺术就是伟大的说谎。‘老实’是它最大的敌人。你看，二十世纪新兴的艺术，不正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吗？”

剑平一揪住“超现实主义”这条辫子，激怒了，立刻向刘眉反攻，刘眉也不服输。于是双方又节外生枝地挑起新的争论，都面红耳赤，抢着要说，结果两张嘴谁也不让谁的同时发言，变成不是在较量道理，而是在竞赛嗓门了。这一场争论，要不是四敏半截插进来缓和局势的话，就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了。

“让我说一说吧。”四敏不慌不忙的声调解除了双方紧张的肉搏状态，“今天你们争论的，正是两个不同体系的艺术观点。我虽然不同意刘

眉所说的，但也不要求他立刻改变他的看法。等将来的事实替你们做评判员吧，地球是在运转，人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拿刘眉这几张宣传画来说，只要它还带着爱国主义的倾向，对于我们今天的民众，也还是有益的。像这幅《拒运日货》，尽管它不是没有缺点，但我们照样承认它的价值。因为它通过码头工人的反抗，表现了今天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正是我们这一次展览会所需要的。这里还有十多张这样的作品，我们都准备选用。”

刘眉像一只被人给搔着耳朵，眯了眼的小猫，服服帖帖的，不再抗辩了。

四敏和剑平商量的结果，选了刘眉九张宣传画、三张漫画、两张摄影和一张风景油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刘眉高兴的呢。他带着贪得无厌的奢望，又搬出一大堆摄影图片来说：

“再请看看这些，是不是这里面还可以多选几张？”

四敏只好又翻看一下，觉得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刘眉不死心，特别抽出他最得意的一张来说：

“瞧，我的代表作！我自己设计的……怎么样？”

大家一看，是一张刘眉自摄的放大的照片：背景是春天的田野，刘眉赤身裸体站着，腰围只扎一块小方格巾，光着脚，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拐棍，头发乱蓬蓬的，长得像女人；胸脯又胖又肿，也有点像女人……

三个人都同时给这奇怪的形象愣住了。

秀苇哼了一声说：

“鬼！男不男，女不女的，真的把这个挂出来，观众准得吓跑了！”

剑平皱着眉头说：

“刘眉，我看你是裸体崇拜狂吧。还扎这条遮羞布做什么！……”

刘眉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张摄影，可惜曲高和寡。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当年高更（Gauguin）在塔希提岛过原始人生活的时候，正是我这个打扮。”

“原来你是想做中国的高更。”剑平说。

“中国的高更多着呢，要是说一个人把头发弄乱了可以充艺术家，我看疯人医院有的是！”秀苇说。

刘眉不好意思地哈哈大笑着说：

“我不抬杠，你拿我没法子。”

四敏拍拍刘眉的肩膀说：

“刘眉，口可干了，有什么喝的没有？”

“哎呀，还没请你们喝茶呢，我差点给忘了。”

于是刘眉非常盛意地拿出上等的武夷茶和南洋寄来的榴梿果招待客人。十一点钟，客人起来告辞。刘眉送到大门口时，忽然从背后热情地紧抱着剑平说：

“剑平，我们真是一见如故。你真爽直！有什么说什么，这正是我们艺术家所要求的性格。我特别喜欢你这一点……”

刘眉似乎已经把刚才的争辩忘得干干净净了。他又紧紧握着四敏的手，用充满感情的声调道：

“四敏，我也非常喜欢你，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是你最有见识。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还是佩服你。你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不起，真的。我们三个，都是属于艺术家型的那种人，只有你，你呀，你又是艺术家型，又是政治家型。你说对吗？”

四敏微微笑着，耸耸肩——每逢他不同意人家的话而又不想反驳的时候，他总是用这样的动作来代替回答。

“算了吧，刘眉。”秀苇说，“你还是自己当艺术家吧，我们都够不上‘家’的资格。”

“好吧，孩子们，有空请常来玩儿。”刘眉摆起交际家的老练的态度说，“秀苇，什么时候再来抬杠？……”

第十四章

离开了刘眉的家，三个人绕过了没有路灯的僻巷，沿着静悄悄的深夜的马路走着。

“天晓得，”剑平边走边说，“这么一个宝贝，偏偏美术界的人都拥护他。”

“也不奇怪。”四敏说，“像刘眉这样的‘艺术家’，不知有多少，但像刘眉这样肯干的，倒是不多。”

秀苇说：

“他肯干什么，风头主义罢了。”

四敏说：

“风头主义也罢，爱国主义也罢，可他实实在在干出成绩来，这点不能抹杀。我们首先得看效果。”

剑平瞧一瞧秀苇，笑了说：

“四敏永远是那样：赏识人家的长处，原谅人家的短处。”

四敏说：

“刘眉总是刘眉，多少总得原谅他一点儿。要求他跟我们一样，办得到吗？”

秀苇说：

“不知怎么的，我一看见他那张柿饼脸，心里就有火。”

“不能拿相貌看人。”四敏说，“刘眉也不是一点儿长处都没有的，我们应当让他尽量发挥优点，要不是这样，厦联社的团结工作，就无从做起了。”

“你把刘眉估计得太高了。”秀苇说，“像他这种材料，有他不多，短他不少。”

“可是我们不能关门卖膏药呀。”四敏声调和蔼地说，“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光我们几个人干，行吗？”

秀苇说：

“我总觉得，刘眉这种人，不可能是跟我们一路的。”

“这要看将来了。”四敏说，“将来也许他跟得上，也许跟不上。可是今天，既然他赶向前了，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他挡在门外。我们的门是敞

开的，谁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谁就有权利进来。”

“我看刘眉的群众关系倒不错，”剑平说，“他有他的处世哲学，有他待人接物的一套，不过，我讨厌的正是他那一套。”

“刘眉这个人很特别，”秀苇说，“你怎么骂他、啐他，他满不在乎，照样拉你的手，承认你是他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你说他假装吗？也不一定，我从认识他到现在，他一直就是那个样子，他跟谁也不记仇。有时候，我看他吹气冒泡儿，损他几句，他也不生气。也许就是这缘故，他才受人欢迎吧？……”

“这点我可办不到。”剑平扬起头来说。

“我也办不到。人嘛，多少总得要有点脾气……”

秀苇说时不自觉地瞧四敏一眼，四敏笑着不说什么。

三个人走了一大段路，慢慢地剑平掉在后头，四敏停步等他。又走了一会儿，变成四敏掉在后头了。秀苇发觉四敏是有意要让她跟剑平走在一块儿，她不舒服了，为什么四敏要这样做呢？生她的气吗？不，生剑平的气吗？也不。那么为什么呢？……女性的自尊心使她不愿意自动地停一步。到了十字路口时，剑平站住了。

“四敏，”剑平等四敏赶上来了说，“你送秀苇回去，我打这边走。”

他正想往小巷拐，却不料四敏从背后拉住他。

“你送吧，我……我……”四敏轻轻地把剑平拉到秀苇身边，亲切地对秀苇说，“太晚了，让剑平送你回去。”

剑平踌躇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说：

“还是你送吧，你顺道儿……”

四敏说：

“不，我还想去看一个朋友……”

秀苇发觉这两个男子推来推去，伤心了。

“不用送了。”她颤声说，“我自己走。明天见。”

她挺起胸脯，用快捷的步子，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她生气啦。”剑平低声说。

“不能让她一个人走。”四敏说，“这几天流氓又多了，你还是陪她走一阵……”

四敏急促地把剑平推走了。

剑平默默地跟在秀苇的背后，秀苇走快，他也快，秀苇走慢，他也慢，心里怪别扭。他看出，适才秀苇希望的是四敏送她回去，偏偏四敏硬要拉他，作为一个男子，他觉得受伤了。

在街灯照不到的墙角，忽然秀苇站住，转过身来。剑平迟疑地走上

去，看见秀苇乌溜溜的眼睛在微暗中闪亮地盯着他。秀苇自动地过来拉着剑平的肘弯，并排着走。二月的深夜的街头已经不冷了。剑平身上穿的毛线衣虽然足够暖和，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只觉得好像在十冬腊月里，一股寒气直往他血管里钻，他发起冷抖来。

“你怎么啦，冷？”秀苇问。

“不……冷……”连声音也发颤了。

“你哆嗦呢。”

“唔……”他感到狼狈。

越是想使劲遏制自己的冷抖，越是抖得厉害。当他从秀苇那只温柔的手上感染到一种比骨肉还亲切的感情时，开始内疚了……他觉得，即使这种感情只埋在自己心里，也还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此时此刻，只有四敏一个人可以有这种感情，别人要是有，就算冒犯……剑平正想轻轻地摆脱那只紧拉着他的手，一刹那，他发觉那只手也跟他一样，微微地在发颤。他从一个男子应有的自尊，推想到一个女子可能的自尊，便踌躇着了，不行，一个男子在这时候推开一个女子的手，就是怎么婉转，也还是粗鲁的！……

两人静静地走了一阵，秀苇首先打破沉默道：

“前天《鹭江日报》，邓鲁有一篇《从袁世凯说起》，看了吗？”

“看了。那是影射蒋介石的。”剑平说，“文章写得挺好，又通俗，又尖锐，又能说服人。”

“我猜是四敏写的。”

剑平暗地吃了一惊。

“不，不可能是他写的。”他装作冷淡地说。

“不是他，别人写不出那样的文章。”

“你把厦门看得太没有人才了。”剑平说，极力想替四敏掩盖，“四敏的文章固然好，可是跟邓鲁的比起来，究竟两人的风格不同，看得出来的。”

“我告诉你，上学期，四敏曾经把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分析给我听。我记得很清楚，他分析袁世凯，跟邓鲁的这篇文章，口气完全一样。”

“那有什么奇怪，见解相同，常常有的。”

“为什么那样碰巧呢？为什么连笔调、风格，都那么相同呢？……哎，我不是要跟你争论这个，我是替他担忧……”

“担忧？”

“是的。你不知道，有些话我不敢当面问他。”秀苇说，一种微妙的

情绪使得她不自觉地把剑平的胳臂拉得更紧了，“剑平，咱们厦联社的工作一天比一天扩大，你说，四敏负的责任这么重，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会的。厦联社是公开的民众团体。”

“可是，我想……也许四敏是……干秘密工作的……”

剑平心里又一跳。

“瞎猜。不可能的。”他说时打了个呵欠。

“早先我也那么想，可是自从我发觉他是邓鲁以后，我忽然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所以那样喜欢小动物，说不定就是为了掩护……”

“不，喜爱小动物是人的天性。”剑平说，“依我看来，四敏不过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没有摆脱书生气的、善良的好好先生。”

“我告诉你，昨儿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跟柳霞闹翻了，我把《海燕》硬改成《红星》，结果警察来查封了，把你和四敏都逮了去。我哭醒了……”

“你真是想入非非了。”

“剑平，我们都是四敏的朋友，我们有义务来帮他作掩护……”

秀苇说时神色宁静，跟她刚才在刘眉家里那样的嬉笑调皮，正好是两个样子。

冷然间，一阵“噔噔”的金属的声音，随着一个矮矮的人影从左角的巷子走出来。那人影把手里的手杖在青石板的路上顿着。

“金鳄来了。”剑平悄声说，拉了秀苇一下。

金鳄经过他们身边时，用探索的眼睛瞅他们一下，又“噔噔”地走过去了。

远远传来卖唱瞎子的胡琴声。

第十五章

“新美术展览会”开幕这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剑平到展览会去。参观的人很多，他在人丛里碰到李悦，两人只会意地交换一下眼光，都不打招呼。

剑平来到木刻室，看见刘眉、秀苇、四敏三个人都在里面。四敏过来拉剑平和秀苇一起转入漫画室。刘眉一个人留着，他正为了他的作品不被挂在一个最显著的位置，在发愁呢。

四敏低低地对剑平说：

“你来得正好，我找你半天了。”

一群厦大的女同学拥进来，瞧见秀苇，恶作剧地把她“绑”到隔壁雕刻室去。她临走时无可奈何地瞥了四敏和剑平一眼，好像说：

“我回头就来。”

剑平心里纳闷儿：为什么秀苇一走，他竟然有点怅惘？他偷看四敏一下，四敏虽然眼盯着挂图，脸也像有点怅惘……

仿佛觉得四敏的怅惘是应该的，而他自己的是不应该似的，剑平对四敏说：

“我先走，我还有事。”

四敏似乎看出他“有事”的全部意义，把他拉住了。

“等等，我也走。”

“你待一会儿吧，回头秀苇找不到人。”

“不。一起走，咱们出去遛遛。”

“那么，你去跟秀苇说一声。”

“不用说了，走吧。”

离开嘈杂的会场，他们朝着郊外僻静的海边走去。这里是青石板筑成的一条长堤。海风很大，潮正在涨。海浪咆哮地攀着岸石，仿佛要爬到堤上来。太阳隔在轻纱一样的薄雾里面，像月亮。

这长堤过去是一个荒滩，叫望夫滩。相传古时候，有个年轻的渔夫在海上遇险，被海里的龙王招赘做驸马。他家里心碎了的妻子，天天来到这荒滩上，望着海和天哭。五十年后，她愁白了头发，哭瞎了眼睛，眼泪把滩上的礁石也滴穿了。她的坚贞终于感动了海里龙王，把渔夫放

还给她。老夫妻重圆，相见的快乐使瞎了的眼睛复明，白了的头发复黑。他们像五十年前一样，重新开始青春美好的日子……从此以后，附近一带渔村，每逢台风刮过了后，这滩上就出现了年轻和年老的渔妇，对着海和天哭。她们痴信那滴在滩上的眼泪，能感动海里的龙王，让遇险的亲人平安回来。

四敏和剑平站在长堤上，静听着风声、涛声。海的壮丽把他们吸引住了。

沉默了一阵，四敏轻轻捏着剑平的胳臂，低声说：

“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过去我避免提起，现在不能不谈了。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两个总像捉迷藏那样，你一看见我跟秀苇在一起，你就想溜，我一看见你跟秀苇在一起，我也想躲开。这样下去不行。特别是秀苇，她不能一直看着我们捉迷藏啊。我也知道，过去你本来就爱着秀苇……”

“不，你别误会，”剑平急促地说，脸红到耳根，“我跟她完全是朋友……”

“你不用解释，你听……”

“不，你让我说，”剑平又抢着说，他觉得这时候他要不让四敏明白他的心迹，就无法解开误会了，“我不否认，我对秀苇，过去有过一点儿好感，可是——慢慢，你让我先说……”剑平摆一摆手不让四敏截断他，“我得声明一句，我跟她始终是朋友！我们没有越过友谊的界限！你要是不信，从明天起，我可以永远不跟她见面，永远不跟她见面！……”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我还没说完——我很清楚，秀苇爱的是什么人，她心目中只有一个你。可是你，你老躲着她，这是不公道的，爱就说爱，为什么你净让人家猜谜呢？你要是没有勇气跟她说，我可以替你说去。我相信，她心里比你还着急……”

四敏不说话，望着海。

风吹过去，一个大浪掀起来，用它全身的力量撞着靠岸的礁石，哗啦，碎了。

“干吗你不说话？”剑平问，担心四敏在怪他。

“你净抢着说，我还说什么。”

“好，我不说了，现在听你的——可是，我再声明一句，不管你怎么说，我跟秀苇，仅仅是朋友，如此而已。”

四敏从背后亲切地揽着剑平的肩膀。

“剑平，听我说，”他柔和地平静地说，“我已经有了妻子，我的孩子

快两周岁了。”

这一下剑平傻了。

“她在内地工作，是我们的同志。”四敏接着说，“九年前，我跟她是同学，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

“秀苇知道吗？”

“她不知道。这里除了李悦外，我跟谁也没提过。我跟她都是内地出过赏格要追捕的。”四敏的肩膀挨着剑平的肩膀，慢慢地沿着长堤走着，“我离开她两年了，也许今年年底，我能回去一趟。我真想念她，真想念！……过去有个时期，我对秀苇，实在说，我缭乱过，矛盾过。我责备自己：既然我全心爱的是我的妻子，为什么我又让别人在我心里占了位置呢？为什么我一天不见她，心里就闷闷不乐呢？不对，这样下去太危险了。长着青苔的路，就是最小心的人走过去也要滑倒的……我要是不理智一点儿，毫无疑问，我一定会摔跟斗。事实很清楚：秀苇应当爱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是站在你们中间，把你，把她，都给挡住了。我一个人抢夺了三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不能让我的同志、妻子、朋友为了我一个人的缘故，把他们的幸福都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一看见你和秀苇，就想走开……”

剑平困惑了，傻傻地站住。

“剑平，为什么你不说话呢？你应当责备我才对啊。”

“你不是已经责备你自己了吗？”剑平回答，眼睛呆呆地望着四敏。

白色的太阳不知什么时候隐没了。海风大了，冲着堤石的海潮飞起来的浪花溅到人的脸上。对面鼓浪屿已经升起风信球来了。

这些天，四敏一直看不见秀苇，虽然觉得奇怪，心里倒也平静。这天下午，他和李悦几个同志在虎溪岩山上会面，讨论今后如何继续展开厦联社工作。他回到宿舍时，天色已经晚了。开了灯，桌上墨水瓶下面压着一封信，拆开一看，是秀苇写的：

四敏：

我遇到一位被感情围困而不能自拔的朋友，我很替她难过。

昨夜不眠，听一夜蛙声，我把她的懊恼写成诗。现在我把诗抄给你看，明知你看了要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

假如这种感情应该受谴责，就谴责吧。任何你的谴责都要比你的沉默好些。

诗附在信的后面，只有短短九行：

为什么你不明说

你的沉默为我？

倘我猜的是错，
我愿远远走开，
不让你有一分难过。
假如冬花须入暖房，
我宁愿和霜雪一起；
假如离开你可免灾祸，
我宁愿入地狱跟着你。

四敏在卧房里徘徊起来，心乱得像一壶搅浑了的水。他仿佛听见自己心灵的风雨在呼啸，推开窗户，水一样的月光满院子，对面剑平卧房的灯光亮着。

一种不知哪里来的忧郁的情绪，混合着诗的旋律，在他心里回旋起来。旧的习惯抬头了，他拿起笔，想把那些有旋律的声音录成诗句。忽然，一阵厌恶的感情像一阵吹散了落叶的大风，把诗句都吹散了。他狠狠地把笔撂在桌上。

“去你的吧！你是谁？也想跟人家写无聊的诗句！”他生气地对自己说，站起来，拿凉水洗脸、擦身，走出去了。

他到书店买了几本新出版的杂志，回来时又赶写了几封用暗语代替的密信。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儿睡意。他两手压在后脑勺，想起了过去。

……一个扎着两股小辫子的十六岁姑娘向他走来，苹果脸，眼睛闪着稚气的、沉静的光——可爱的人儿啊，头一次他看见她，心就暗暗地向着她了。她叫朱蕴冬，和四敏同在内地一个师范学校读书。那时候四敏才十八岁。

两人的家都在内地乡镇，相隔二十多里。据说，十九年前，朱族和陈族本来同住一个乡镇，后来，不知为什么两族结了仇，陈族就把朱族赶跑了。朱族人含愤地移到二十里外去垦荒，自己建立一个村落。从那时候起，两族的仇怨就没完没了，彼此誓死不相结亲。

陈四敏和朱蕴冬就在“不相结亲”的族规下面，偷偷地爱着。

师范学校毕业后，两人各回家乡，在族规的“禁令”下面，暂时断绝来往。工作使四敏离乡背井，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去当小学教员。这一年，他入了党，组织秘密农会。农民起来了，被打倒的豪绅、地主恨死这个外乡冲进来的危险人物，便勾结当地的民军（那时福建的所谓民军，就是半官半绅的土匪），准备捕杀四敏。

正当四敏情势危急的时候，朱蕴冬从家里逃出，因为她要不逃出，再过三天就得被绑起来，塞在花轿里，叫人给抬了走。男家是民军的一

个营长。发下拘票要逮捕四敏的，正是他。

这天风大雨大，蕴冬跑了四十里泥泞的山路，秘密地来和四敏会面。四敏正准备逃亡，蕴冬要求他带她一起出走。

“可是，”四敏说，“我已经把我全部的生命献给工作了，我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现在走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我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我跑出来找你以前，我把什么都想过了。”蕴冬把脸靠着四敏的胸脯说，“你的路就是我的路。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永远不回去了……”

这天深夜，才走了四十里泥泞山路的蕴冬，又跟着四敏一起逃亡。一个农会的农民带着他们走出危险地带……

从此，内地各处发出追捕四敏和蕴冬的赏格。

这一年腊月，他们到闽西红区。患难的夫妻也是患难的同志。到了四敏被派要来厦门时，他们已经有个满月的小娃娃了……

灯亮着。

“蕴冬……”四敏轻轻叫了一声，觉得这名字，这时候听来，特别温暖、柔和、亲切。

他心中像滤清了的水一样明净。蕴冬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映现在水里。他重新看见一对稚气的眼睛闪着沉静的光，那光，和他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光交叉在一起。他沐浴在光里，周围一片安静……

第十六章

四敏很想跟秀苇谈，但接连几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看见她，她总躲开。他找不到可以和她单独谈话的机会。

这天下午，四敏在阅报室里看报，外面起了风，抬头一望，窗外草场，一个浅蓝色旗袍的背影，在两棵驼背的古柏中间隐现着。吹绿了爬草的三月的风，把浅蓝色的袍角吹掀起来了。

四敏放下报纸，向草场上走去。头上是灰溜溜的天，远远是靛青的海。

“秀苇……”

浅蓝色的背影回过头来，看见四敏，似乎吃了一惊。他从来没看过她的脸色像今天这样苍白。

“还没回家？”四敏轻声问，走上去。

“唔。”她低下头。

不知什么地方飞来的一片杨花，挂着她的头发了。

“走一走吧？”四敏说，替她拿掉头上的杨花。

“不。我还有事……再见。”

她弯腰拿起那搁在树疙瘩上面的草提包，回转身走了。

尽管她那么冷淡，照样看得出她内心隐藏的怨恼。

他赶上去说：

“秀苇，我有话想跟你谈。”

她让他陪着她走，出了校门。他们经过南普陀寺门口，转到放生池的石栏旁去。山风绕着峭拔的五老峰的山脊，越过大雄宝殿的屋脊，飕飕地朝着放生池吹，古柏摇着苍郁的翠发，杨花像雪片，纷纷地扑面飞来。

“春天了。”秀苇掐了池旁一朵小黄花说。

“你的信，我看了。”四敏说，不敢望秀苇。

“唔。”

“我很对不起你……过去我一直没有把我的事告诉你，我……我已经结婚了。”

秀苇沉默。五老峰在面前转，大雄宝殿在面前转，古柏在面前转，

四敏的脸也在面前转，心往下沉，往下沉。

远远有倦微的松声，听来如在梦里。

瞧着秀苇死白的脸色，四敏说不出话。

短暂的沉默过去。

“回去吧，”秀苇说，手拿着一块砖头，在石栏上画着，画着，“要下雨了。”她望望天，头上飞过一阵乌鸦。天没有要下雨的意思……远远有人打锣，砸石工人正在爆炸岩石——轰隆！——轰隆！——梦吗？

“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半天，四敏才添了这么一句。

“本来就是朋友嘛。”她扭过头去。

她忽然想：为什么这两年来从没看过四敏离开厦门？他会不会是个旧式婚姻牺牲者？会不会不满他乡下的妻子？会不会……她抬起头来，直望着四敏的眼睛，问道：

“她在哪儿？”

“在，在上海。”四敏只好撒谎。

“是上海人吗？”

“唔……上海人。”

“在念书吗？”

“不，在教书。”四敏说，心里有点不自在，“我跟她不但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

秀苇俯下头，望着放生池水里灰溜溜的天、倒映的石栏和自己的脸。一片树叶子掉在水面，脸碎了。

“你瞧那鳖多大！”秀苇指着放生池里一只大鳖，笑着说。

望着她的笑容，四敏心里发痛。

鼓楼上传来暮鼓的声音。

“四敏，把我给你的信，还给我吧，我得烧了它。”

“我替你烧好了。”

“不，信是我自己写的，得我自己烧。我不愿意它落在别人手里，更不愿意它引起你们家庭的不愉快。”

“好吧，我明天寄还给你。”

“四敏，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我希望你能真实告诉我，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说好了。”

“我问你，我猜的有没有错？”

四敏知道她问的是那首诗。他踌躇着：实说吧，会不会增加她感情的负担？不实说吧，唉，难道连这点也隐瞒她？……

“你没有错。”他终于这样回答。

她心里起了一阵酸辛的激动。她装作无意地转过身去，偷偷地拿手绢按住眼睛，抹去眼泪后，又回过头来望着四敏微笑。

“秀苇，我是应该受责备的。”四敏说，“我的心压着一块大石头，只有你的责备能减轻我。”

“唉，事情已经过去了，提它做什么。我感谢你给我的友谊。假如幸福永远属于过去，过去就是一刹那，一刹那也尽够了。”

四敏体味到秀苇话里的辛酸，便把话扯到别的方面去。他谈到友谊对于每一个人的珍贵，自自然然又扯到剑平。秀苇似乎不愿意这时候提到另一个人的名字，她把草提包夹在胳肢窝里说：

“该回去了。”

他们沿着南普陀路回去时，街上已经出现了黄昏的灯影。四敏一和秀苇分手，就赶到厦联社去找剑平，把他刚才跟秀苇谈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他。

秀苇回到家里，她母亲第一眼看见她，就惊异了。

“唉，怎么你脸色这么难看啊？”

“妈，我大概着凉了。”

她没有吃晚饭就躺在床上，身子发冷，脉搏快，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又呕出来。人非常疲累，可又睡不着，翻转到大半夜，她又起来点灯，歪在床上给四敏写信。

四敏：

我拦阻自己一百次，仍然没法不给你写这信。

去年春天来得比今年晚，也不像今年春天这样忧郁。你记得吗，去年三月十五夜，我们在乌啼角海滨听潮望月。我第一次领会到，当友谊使人幸福时，春月也如春日一般温暖。这日子，永远将成为我内心的节日，虽然这节日到现在只留下回忆给我。

啊，友谊，友谊，它要来和它要去一样不容易……

我永远纪念着那些到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是千金一刻的时间。有人过了一生，连“一刻”也不曾有过；也有人仅仅过了“一刻”，已经是生命的永远。

我永远记着那勒住在悬崖上的友谊。为了你那崇高的理智，我尊敬你。我违背了我一向任性惯了的感情。我把收拾不起来的全都收拾起。纵马悬崖，我是敢的；要不是因为拖下去的不只是我一人，我又何惜做一次粉身碎骨的冒险……

现在，让我拿你的话来做我的座右铭：“假如幸福必须牺牲别人，就

先牺牲自己吧。”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干杯吧，不要叫别人陪着……四敏，我至诚地祝福你和你的爱人，你的孩子。

我也将永远记住，你曾经背诵给我听的那句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墓前说的话：“如果曾有一个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她自己最高的幸福，那就是她。”

让最渺小的人向最伟大的人仿效吧。

（这里秀苇还写了一段，但后来又抹掉了。）

请把这一信和前一信都寄还给我。

苇

第二天秀苇热退了，起来梳理头发，望着窗外暖暖的春日，心境似乎宽舒了些。她接到一封不通过邮局送来的信，里面是四敏退还她的信和诗，还附一张字条：

秀苇：

我谴责不了你的诗，因为应该受谴责的是我自己。你的年轻纯洁，更加使我明显地看见自己的过失。我向你认错，希望我的认错能解除你由于我的过失而产生的感伤。

记得我十六岁时，很爱读颓废派的作品。它使我消沉、忧郁，有个时候我甚至试图自杀。把我从怀疑的病态中解救过来的，头一个是高尔基，虽然他年轻时也一样自杀过。读他的传记使我了解到感伤和颓废的可笑和可耻。我希望救过我的高尔基同样可以做你灵魂的良师益友。

在阶级没有消灭的社会里，善良和邪恶，黑白分明。生命原极可爱，但恶人却要把“可爱”变为“可悲”，善人又要把“可悲”变为“可爱”。为着要变，志士就要流血了。

没有比这样流血更严肃的了。这样的流血，已经不是个人的悲剧，是广大的人群为着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演出的伟大史剧。每次当我想到我们是这伟大史剧的参加者和演出者时，我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像别人那样严肃，纵然是极细小的荒唐，也不能轻易原谅。

有一个人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就是剑平。你当然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老喜欢提到他。老实说，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碰到像剑平这样纯朴、热情、绝少想到自己的朋友，究竟还是值得珍贵的。你曾说他有点粗戆气，而我倒觉得，粗戆气之于剑平，犹如天真之于幼童，毋宁说是可爱的。

请把我这信和你的信一起烧了吧。

第十七章

一个星期日的深夜，剑平在李悦家里排印小册子。十二点敲过了，李悦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对剑平说：

“我刚送四敏走，他离开厦门了。”

剑平不由得一愣：

“干吗，他受注意了吗？”

“不，他有事去福州。他会再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知道——怎么，你着急？”

“怎么不着急！厦联社一大堆事情，短他一个，样样都不好办。”

“你暂时代替他吧，还有郑羽同志也可以帮你。”李悦沉吟一会儿又说，“外面要是有人问起四敏，你就说他到上海去好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四敏没有回来，厦联社的朋友都惦记着他。

剑平这时才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经验远远不如四敏。比方说，从前四敏编辑《海燕》周刊的稿件，花三四个钟头尽够了，现在剑平得忙一个大整天再赶一个大半夜，还要好些人帮着他。

有时碰到什么事情扎手了，有些人就会说：

“要是四敏在，该不至于这样了。”听了这一类的话，剑平一边觉得惭愧，一边却因为别人那样器重四敏，暗暗高兴。

剑平很少在人前提到四敏，背地里却常常跟秀苇一起怀念他。

“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呢？”秀苇这样问，剑平答不出。

秀苇觉得，她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那些剑平早就知道的事。毫无疑问，过去剑平所以会那样拘谨地对她插下友谊的界石，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个四敏；现在事实既然如此，这界石该可以拔掉了。

终于有一天，秀苇遏制不住自己，向剑平坦率地说出她和四敏在放生池旁谈话的经过，虽然那一段经过剑平早已听见四敏说过了。秀苇把她写给四敏的那首诗，也念给剑平听。末了，她责备剑平不该在离开厦门那两年多时间，没有写过一个字给她……

剑平不加解释，只抱歉地紧握她的手。秀苇觉得，剑平那只男性的、指头节儿又粗又硬的大手，握得她从手上痛到心上，然而这痛是满

足的。这时候，那好久以来积压在她心上的乌云，仿佛忽然化开了，喷射出灿烂而快乐的火花。当她从剑平的眼睛里也看出同样一种快乐时，便躲开他的注视，脸臊红了。她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跳得怪难过……

然而这一刹那，剑平却又显得非常之傻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她恼他、气他，甚至于恨他，又觉得他实在可爱……她不得不用手遮脸，把又惊又喜的微笑掩藏起来。

现在，对剑平来说，工作的紧张已经不是负担，而是打胜仗的士兵冲过炮火的那种快乐。秀苇成为他这时候最密切也最知心的助手，她和工作连成一个整体，分不开了。

个把月后的一天傍晚，四敏忽然回来了。学校的同事和厦联社的朋友都高兴地传开这个消息。

四敏浑身上下满是从长途汽车带来的灰土。领带打歪了，衬衣的领子也脏得发黑。他那本来宽厚结实的脸庞，变得惊人的瘦了、尖了，颧骨和眉棱骨也特别突出。那套一个月前还穿得合身的西装，现在显得又宽又松，好像是借穿别人的。

“天啊，怎么他变得这样子！……”秀苇迎着四敏，暗暗地吃惊。

“你病了吗？”剑平问，过去和他紧紧地握手。

“没……没什么。打了几回摆子，真讨厌。”四敏回答，连连咳嗽，咳红了脸。等他缓过气来时，他望着大家微笑。他笑得跟平时一样温和、亲切，只有眼角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苦涩的味道。

四敏坐下来，态度仍然像往日那样平静、安详。他东谈，西问，不到十分钟，就问起厦联社一个月来的情况。他要剑平把明天应办的事情移交给他。

“你身子不好，”剑平说，“歇一晚吧，明儿再说。”

四敏不答应。他显得比素日还固执地要剑平把这一期收集好的《海燕》的稿件拿给他看。

这一夜，四敏寝室里的电灯又开始亮到午夜了。十二点半剑平熄灯上床的时候，听见对面寝室四敏在咳嗽，那发沙的声音好像从一只空桶发出，深夜里听来，格外叫人难受……

但是第二天，四敏还是跟从前一样，埋头忙着厦联社的工作。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开始又缠着他。年轻的社员们，又像铁片吸住磁石那样，重新环绕在他的周围。大家除了感到他瘦削和苍白外，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异样。

剑平和秀苇当然尽量分担四敏的忙。每次，四敏一咳嗽起来，两人

总不约而同地交换着担忧的眼色。

四敏回来的第六天，病倒了，躺在床上，浑身打冷战，脸潮红，神志昏迷。剑平赶快去把校医请来，校医诊断是恶性疟疾，替他打了针，嘱咐剑平每隔四个钟头给他服一次药。

四敏一直在发高烧的昏睡状态中，有时发谵语，脑袋不安地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剑平守护着他，一边替他料理社里积压的文件。

半夜两点钟，四敏热度下降，睁开眼来。剑平连忙替他擦汗，换了湿透的汗褟儿，又让他服药。

“把灯关了吧，怪扎眼的。有月亮呢。”四敏眯着眼说，神志似乎清醒多了。

剑平关了灯，陪他坐在床沿上。月亮从后面窗口射进来，苍白得像一把发着寒光的钢刀。

夜风在瓦顶上吹哨子。远远有松声，附近有涛声，中间还夹杂着被风刮断了的犬吠声。

“我问你，”四敏缓慢地说，“我们打算吸收秀苇入团，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不反对。”剑平回答，“她呀，倾向还好，工作表现也热心，人也正直；就是有些缺点，有点骄傲，有点任性，还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那是长期改造的问题。”四敏说，“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应当吸收她，让她在工作中磨炼，不能等磨炼好了才吸收……”

“我想她会加入的。是不是要我负责跟她谈？”

“不，组织上决定先让郑羽同志跟她谈，在她没有成为我们的同志以前，你不能暴露。”

“我从没对她暴露过什么。”

“那是对的。”四敏脸上掠过一抹柔和的微笑说，“我很高兴，她会成为我们的好同志，也会成为你最好的伙伴。过去我希望你们的，这回可以实现了。”

剑平一时觉得腼腆，不安，不知说什么好。

“该睡了。”他站起来，“早上六点，我再来给你服药。”

“你别走。”四敏阻止他，“我还有话要跟你谈。”

剑平重新在床沿上坐下来。

四敏拿手绢擦着额上和手背上的湿汗，微微咳嗽着。

“你不知道吧，蕴冬牺牲了。”他说，声音低得像耳语，脸一直是平淡的。

剑平呆了一下，呼吸也窒息了。

“我是接到她被捕消息，才离开厦门的。”四敏接下去说，“她本来住在闽东一个农民家里，被捕了，解到福州保安处，我一赶到福州，便托人营救。保安处要价八百元，同志们好不容易帮我凑足了款，但保安处把钱要了去，把人杀了……”

外面风一个猛劲扫过去，夜潮捣着滩岸，怒叫着，声音好像从裂开的地层底下发出来。

“人家告诉我，她是唱着《国际歌》就义的，身上中了五弹……”四敏继续说，左边的脸压在枕头上，“同志们不让我去看她的尸体，只让她的亲兄弟收埋了她……这些日子，她的影子一直跟着我……我一想到她，就好像看见她昂着头，唱着歌，向刑场走去……”

说到这里，四敏把盖在他身上棉被的线缝扯开，从里面谨慎地抽出一个小小的纸团来。

“这是她写给我最后的一张字。”他说，“就义那天，她设法叫人送来给我。我得保留它。剑平，你能不能想法子替我收藏？”

“行，交给我吧。”剑平把纸团接在手里说，“我可以把它藏在我家的墙壁里，什么时候你要，你就向我拿。”

“你可以看看她上面写的什么。”四敏说，把床头的手电筒按亮了，递给剑平。

剑平细心地把纸团摊开，拿手电筒照着，那上面写的是娟秀整齐的小字：

……我今天就要离开你了。这时候，你是唯一使我难过也是唯一使我坚定的人。我对我自己说，假如人死了可以复活，假如生命可以由我重新安排，而且，假如你像四年前那样再对我说：“我走的是最难走的一条路。”我仍然要回答你：“让我再走那条最难走的路吧，让我再去死一回吧。”

替我吻我们的苓儿。我把没有完成的愿望和理想，全交给你们了。不要为我悲伤，应当为我们的信仰，为广大活着的人奋斗到底。悲伤对你和对我同样是一种侮辱。特别是你，你是比我坚强的。

我衷心地希望，很快会有人代替我，做你亲爱的同志和妻子。而且，她也会像我一样的疼爱苓儿。（要是你拒绝我这最后的希望，我将永远不原谅你。）

另者：我还欠蔡保姆十二元，听说她已返龙岩，你应当设法寄还她。

剑平一边看，一边感动得眼睛直发潮，他极力忍着眼泪，好像害怕

它滴下来会沾染了纸上的庄严和纯洁似的。

“多坚贞……”他关了手电筒，喃喃地自语。

松声和涛声又随着夜风来到屋里，月亮爬过床沿，照得半床青。

“我很惊奇，”四敏带着伤风似的沙声说，“她就义这一天写的字，跟她素日写的一样端正。”

“是的，这些字都是一笔不苟的。”剑平说，“可以想象她写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正，同时又是泰然自若的。”

“她就是那样的性格。”四敏说，“表面上看她，她似乎激烈，而其实她是冷静的、沉着的。”

“四敏，我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志而骄傲！”

“我还记得，四年前，我们化装冲过白区的封锁线，她对我说：‘要是我被捕，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但要是你被逮走了，我留下来，那我就宁愿和你死在一起。’她的话还在我耳朵里，想不到现在死的是她，留下来的是我。”

“不要难过，”剑平说，“她不会白白死的，你也不会白白留的。”

“对，她不会白白死的。我常常对我自己说，我不能光为她伤心，我应当昂起头来，顽强地活着，用双倍的精力来工作……”

月亮慢慢移到枕头边，照着四敏额上冒出来的湿汗，微微地闪亮。

“你的孩子呢？”沉默了半晌，剑平问。

“还留在农民家里。”

“妥当吗？”

“暂时只好这样，我又不能把他带在身边，那农民是个赤卫军，两口子都很疼他。”

剑平不由得想起刚才信里那句话：“她也会像我一样的疼爱苓儿。”便说：“四敏，我认为我们应当让秀苇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要让她知道？”

“我们没有必要瞒着她。”

“不，不能告诉她。她究竟还是党外的人，尽管她和我们很接近。”

“我可以叫她不要告诉别人。”

“也不行！”四敏的眼睛露出严峻的神情，“这是我们的秘密，我们不能让党外的人知道。”

剑平不作声。

“你得听我的，绝对不告诉她！”四敏又叮咛着。

“好吧。”

四敏疲倦地微笑着，合上了眼睛。

剑平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看四敏睡了，便替他盖好被，放轻脚步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寝室。

剑平躺在床上，整夜不能合眼，蕴冬同志的信，四敏的话，不断地在他胸里翻腾。

“干吗四敏不让我告诉秀苇呢？……”他反复地想，“对呀，他是有意的，明明是有意的……‘假如离开你可免灾祸，我宁愿入地狱跟着你。’——秀苇的诗！这不说得很清楚吗？她爱的是四敏！矢志不渝地爱着！……过去她不得不跟四敏割断的缘故是因为有蕴冬，现在她可以没有这个顾虑了……要是他们能够恢复旧情，那一点儿也不奇怪……倒是我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了……假如说，爱情的幸福也像单行的桥那样，只能容一个人过去，那么，就让路吧，抢先是可耻的……”

四敏躺了两天，热退了，他马上又起来工作，精神还是那样饱满。并且，他不再抽烟了。

他私下对剑平说：“过去蕴冬老劝我戒烟，我不听，现在没有人劝我，我非得戒不可。”

剑平想说：“谁说没有人劝你呀？秀苇不是劝过你吗？”话到唇边，又咽下去了。

使得秀苇和剑平暗暗欢喜的，是四敏戒烟以后，身体有了显著的变化：他改在夜里八点半睡觉，早晨三点半起来工作，饭量也增加，咳嗽也减少，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校医来检查他的身体，不再劝他吃鱼肝油，也不再提“肺结核”那个病了。

现在他们三个在厦联社一起工作，谁也不再回避谁了。秀苇在四敏面前，一直是坦然的，她从不掩饰她跟剑平的关系。她把从前由于感情的误会而引起的痛苦撂在一边，好像她相信四敏对待她是完全无邪那样，她也用完全无邪的心对待四敏。正因为彼此心中没留下任何渣滓，所以两人在一起，反而觉得比以前自然、亲切。

但不知怎的，剑平有时还不自觉地流露着不安。他不愿让四敏看见秀苇对他的亲密。好像这样的亲密，对一个第三者是一种抱歉，一种伤害似的。

一个强烈的意念常在剑平的心中起伏：

“把蕴冬的消息告诉秀苇吧。我怎么能装傻呀？”

但一想到他要是说出蕴冬的消息，秀苇就可能离开他，他又禁不住从心里战栗起来。当他意识到这种战栗是由于软弱的自私时，他又痛恨自己了……

第十八章

厦联社有一部分社员已经被吸收入党入团，党团的小组在社外秘密地成立。新加入的党员和团员，虽然在社里经常跟剑平、四敏一起工作，却不知道他俩是他们的同志。

四月刚开头，《文化月刊》和《海燕》周刊忽然遭到封禁。接着社外的一些小刊物也先后被迫停刊。

公安局公开告示，禁止歌咏队在街头教群众唱歌。但是被查禁的救亡歌曲，反而越传越广。老百姓只要不是聋子和哑巴，耳朵和嘴总是封不住的。

社员里面，有一个在《新侨日报》当编辑，因为写文章抨击当局压迫救亡运动，当天《新侨日报》就被搜查；过两天，人也失踪了。还有一个记者，在记者协会的会议上痛斥“言论不自由，人身无保障”。第二天，侦缉处派人客客气气地把他“请”了去，从此不再回来。

搜查的事件越来越多。警探、特务像散兵游匪，随时冲入人家住宅、社团、学校，翻箱倒柜，把值钱的细软往腰里塞，把手铐往人的手上扣，一场呼啸，走了。

才半个月，有一百多个青年被送进牢狱，连家属探监也遭到禁止。

这一百多个青年里面，有四十多个是厦联社的社员，其中有十四个是新近入党的同志。

奇怪的是搜捕的案件尽管多，但警探的手却始终没敢碰一碰那个作为厦联社社长的薛嘉黍。于是靠造谣吃饭的人便在外头风传，说薛嘉黍是受共产党利用，说厦联社和滨海中学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好些个社员、教员、学生都是危险分子，说他们家里都匿藏枪械武器，说他们勾串了工人和渔民，准备等待时机暴动……

有两个《中兴日报》的特务记者，几次想混进厦联社来，已经填好入社申请书，却被四敏暗地叫人回绝了。

现在再没有一家报馆敢发表邓鲁的文章了。那两个特务记者到处调查邓鲁的真姓名。有一次他们跑到《鹭江日报》的编辑部去打听仲谦，仲谦回答“不知道”。另外一个编辑却说：“听说他就是厦大的邓教授呢。”

可是那位一向糊里糊涂不否认自己是邓鲁的邓教授，现在却到处向人咒死咒活地声明他不是邓鲁，声明没有使他摆脱了嫌疑，他终于被侦缉处“请”了去，坐了一个星期牢，解省了。

市国民党党部新设了个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老爷把所有送审的稿件，凡是有反日倾向的，都认为“宣传反动”，删的删，扣的扣。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和一百四十几种文艺书籍被密令查禁。有个厦联社的社员开的书店，忽然有一天被暴徒捣毁，经理反而坐牢。大批新书从市图书馆里被不明不白地搬走、烧毁……

过去当《怒潮》女主角的柳霞，和她丈夫邹伦一同在启明小学教书，新近都加入共青团。一个星期前，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回家的路上，同时被捕。柳霞怀着两个月的孕。特务逼供时，把她灌凉水，然后拿脚踩，踩出了水再灌。到了她被抬回牢，已经奄奄一息，当天晚上，就流产了，死在牢里。

邹伦从看守口里打听到妻子牺牲的消息，痛苦得几乎发狂。第三天，他被一些暗探和特务押出来。半路上，他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他们是要把他押到启明小学去“认人”，他急了。恰好这时候从横街拐弯的地方闪过了郑羽同志的影子，邹伦便大声跟警探嚷闹：

“我不去启明小学！……我不去！我不去！……”

郑羽明白那嚷闹的用意，他飞步跑去报信了。

这边邹伦继续跟警探纠缠着不走，闹了半天，两个大块头的暗探硬把他夹着走，邹伦挣不过，就说：

“放手，我自己走！”他们果然放手让他走。邹伦没走上几步，就看见一辆汽车迎面驶过来，他猛扑过去，车轮轧过他的脑袋。他被抬到医院时断气了。

警探特务手忙脚乱一阵后，赶到启明小学，已经什么也搜不到了。有两个新近入党的教员，在二十分钟前得到郑羽的通知，早离开了。

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化。李悦召集内部有关的同志在马陇山一个荒僻的树林子里开秘密会议。

剑平头一个发言，他主张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起来示威请愿，争取言论结社自由，要求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要是当局派军警弹压，就跟他冲……

“假如必须流血，就流血吧！”剑平说，“这是没有法子避免的，血绝不会白流，只有联合群众一齐起来斗争，才能冲破敌人的高压！……”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支持。

李悦最后一个起来发言，他首先肯定剑平“联合群众一齐起来斗

争”的这个主张，但他不赞成轻率地发动一个没有经过酝酿和计划的示威，因为那样做是得不偿失。他建议分开两个步骤来进行，头一步，先把厦联社一部分“红”出来的社员，提前从城市撤退，转移到福建内地去开辟新的基地；然后第二步，利用纪念日的游行集会，布置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示威请愿，狠狠地干他一下……

李悦的意见首先得到四敏的支持。李悦又说：

“我们要到内地去开辟新的基地，完全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厦联社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内地乡村的学校、农会取得联系。不要短视，不要以为我们非得死死盯住厦门这个小岛不可。刘少奇同志说过：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我们应当好好领会这句话。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厦门跟敌人硬碰，更没有必要让我们党内的同志和党外的朋友，遭到可以避免而不避免的损失，人究竟是最宝贵的。所以在今天这个具体情况下，及时地、有步骤地撤退一部分同志，还是有必要的……”

李悦说完后，大家认为这些办法都是实际的、可行的、正确的。适才支持剑平的同志和剑平自己，也都一致同意李悦的主张。

最后大家决定：先派四位同志秘密到内地去布置，同时由四敏通过厦联社的关系，派八个跟内地村镇有关系的社员，直接到内地去接洽。

下午四点钟。在厦联社的阅览室外边，秀苇和几个社员围坐在晒台的石栏上面，听着四敏分析国际时局的变化。过一会儿，大家走了，剩下秀苇和四敏两个。

斜对过旷地上，传来“吭唷吭唷”打地基的声音。一座没有盖好的大楼的空架子上，好些个泥水匠正在那里搬砖砌墙。秀苇看见一个光着上身、瘦骨嶙峋的童工，提着一簸箕的泥灰，在一条悬空吊着的跳板上，吃力地走着，两只麻秆细的小腿在半空里不住地摇晃。

“危险呀！”秀苇担心地说，指给四敏看，“你瞧，那么小的孩子，提那么大的簸箕……”

话还没落音，那跳板上的孩子，已经连簸箕带泥灰翻下来了。

秀苇惊叫一声，不由自主地把脸伏在四敏的肩膀上。

四敏也愣住了，拉住秀苇的胳臂，望着那伏在地上动也不动的悲惨的影子……

就在这时候，剑平悄悄从外面走进阅览室，正要坐下来看报纸，偶然一抬头，望见玻璃窗外晒台上两个人影：秀苇正从四敏肩膀上抬起头来，拿手绢抹眼泪，四敏的脸也透着忧愁……

剑平心里一沉，赶快走出来，好像他既怕看见他们又怕被他们看见

似的。

他在热闹的大街上乱窜一阵，重新记起自己说过的话：

“假如说，爱情的幸福也像单行的桥那样，只能容一个人过去，那么，就让路吧，抢先是可耻的……”

他又反复地反问自己：

“我嫉妒吗？不，我没有权利嫉妒。我怕痛苦吗？不，我不是那样软弱……那么拿出勇气来吧，你就是把心捣碎了，也不能让别人为你有一点点难过……”

他想起李悦，便朝李悦的家走来。

他把全盘心事倒出来跟李悦谈，最后他说：

“帮我解决吧，我应当怎么做才对。”

“我很难提供意见。”李悦回答，“你这方面，我是明白的；但四敏和秀苇，他们究竟怎么样，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剑平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自动的退让，总不会不对吧？”

“退让？”李悦冷冷地说，“什么话！完全是大男子主义的口气！”

剑平跳起来，连衣襟都飞起来了：

“大男子主义？我？”

“是的，你，你把女子当礼物，男权思想。”

“对不起，别给我乱扣帽子，我不承认。”

“谁给你乱扣帽子！请问，你有什么权利拿秀苇来退让？她又不是你的私有物。”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管你什么意思，她有她自己的独立意志，你得尊重她。她不是商品，不能让人承盘，她也不是你的附属品，不能由你做主把她当礼物奉送……”

“啊呀呀呀，你把我说得那么坏！……”剑平苦恼地叫起来，生气地挥着一只手，“叫我怎么办呢？我要是不促成他们，他们就一定不会促成自己。无论如何，我没有权利妨碍别人的幸福。再说，这样下去，对组织，对个人，对四敏和秀苇，公的、私的，都没有好处。还不如我自动地疏远了她，成全别人……”

“问题不在这个，你还是让秀苇自己做主吧，她有她自己的自由。”

“正因为这样，我才让她有重新考虑自己的机会。我相信，我推测的绝不会错，她爱的是四敏。”

“那是你说的，不能算数，你还是重新考虑吧。”

剑平烦躁地拗着指头节儿，在板凳上坐下，说：

“我已经考虑一百遍了。我非得马上解决不可！这样拖下去，三个人都不好过。你不了解我。”

“我了解的，你怕的是引起误会、伤了友谊。其实哪里会这样呢，你跟四敏都不是那样的人。”

剑平又不安地站起来，来回走着。

“坐下来吧，”李悦说，“我问你，漳州派来的那两个漳潮剧社的代表，你见过了吗？”

“见过了。我已经同他们约好，今天五点半在厦联社会谈。”剑平瞧瞧桌上的小钟，一下子急忙起来说：“已经五点十分了，我得走了，明天见。”

他走出来，到“人”字路口，恰好碰到秀苇要回家。

“今晚有空吗？我想找你。”他站住了问。

“好，你来吧。”秀苇眼睛含着欢迎的微笑说，“我等你，几点你来？”

“八点。”

他一转身便急急忙忙地到厦联社去了。

第十九章

晚饭后，秀苇在后厢房的灯底下坐着看书。八点敲过了，剑平还没有来。

静悄悄的巷子里，仿佛有人从巷口那边一步一步走来，轻轻地敲门。她把手按着心，想去开门。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心怦怦地跳，壁上的钟嘀嗒嘀嗒，像在嘲笑她。好容易，九点敲过了。

周围还是那样寂静。远处做戏的锣鼓声，被风卷着走，像在半空里，一会儿听出来了，一会儿又隐没了。

终于十点也敲过了，剑平还是没有来，她几乎恨起他来。忽然脑里一闪：会不会他被捕了？……这么一想，心立刻缩紧了。是呀，剑平一向不曾对她失过信，为什么今晚他会这样，莫非疑惧的变成了事实？……

一连串幻象出现在她脑里：绑架、失踪、酷刑、活埋……她越想越怕，仿佛不幸已经临头。壁钟指着十点十五分。

再也待不下去了，她跑出来站在大门口等，今晚一定要等他，就是等到天亮也等！

巷子里没有一点儿月影，巷口外面，大路上的街灯一片昏黄，来往的行人已经稀少了。

出现一个人影，从巷口那边走来了，走来了，是他吧？……

“剑平！”她低声叫。

没有回答。人影往西走，不见了。远远锣鼓声像风那么轻，飘过去……又一个人影出现了，又走来了，走来了……她屏住呼吸，不敢叫。人影走到她面前，站住了。

“秀苇！”

她松一口气，扑过去，拉住他，说不出一句话。忽然她伏在他肩膀上，哽咽起来。

剑平惊讶了。

“你怎么啦？”

“我……以为你被捕啦。”她害羞地说，抹去眼泪，又害羞地笑了。

“傻。”

“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样等你！”她气恼恼地说，“现在几点，你知道吗？”

“快十一点了吧。”

“对呀，人家打八点等你到现在。你真害人，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这样的抱怨再多一点儿也不嫌的，剑平感到说不出的愉快和说不出的难过。

“真对不起，”他说，“会一讨论就没完，我不能中途退出……”

“我们进去吧。”

“不进去了，这么晚。我是怕你等，赶来跟你说一声。”

“唔，人家等你到这时候，你连进都不进来？”秀苇生气了，“好，去吧！去吧！明天见！”

“你赶我走？”

“你不是不进来吗？”

“实在不方便，深更半夜的。”

“什么不方便，”秀苇说，声音又缓和了，“我不是跟你说，在家里，我是‘王’。我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爸爸妈妈从来不管我——进来吧，老先生。”

剑平跟着秀苇进去，心里还是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总怕碰见秀苇的爸妈。秀苇倒大大方方，一进后厢房，就把火油灯的捻子旋高了。

剑平坐下来，秀苇问他今晚的会议讨论些什么。剑平告诉她：漳州的漳潮剧社派人来，邀请厦联社戏剧组利用暑期到漳属内地去巡回公演，大家都同意了，但打算不用厦联社名义；又说最近漳属一带的救亡运动，发展得很快，要求这边派人去指导，并且把这边的工作经验介绍给他们……

“这是个好机会！”剑平接着说，“到内地去，人下乡，工作也下乡。大伙儿堆在厦门，不是办法。”

“你想去吗？”

“我暂时还不能去。这边事情千头万绪，我走不开。我希望你能去。”

“我得考虑一下……剑平，我告诉你件事，你要绝对守秘密，我才说。”

“这么严重，你说吧。”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秀苇气喘喘的，“有人给我一本油印的小册子。”

“唔，谁给你的？”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秀苇严肃地回答，“你也没有知道的必要。”

剑平心里暗笑。

“好，不问你。”

秀苇忽然又紧张起来：

“剑平，我问你，要是我加入了，你要不要加入？”

“你真的想加入？”

“当然喽。你呢？”

“到时候再说吧。”剑平装作冷淡地回答。

这一下秀苇恼了。

“哼！”她说，“小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平时说得挺漂亮，认真要你出来干，你倒又犹豫啦。”

剑平挨这么一刺，暗暗觉得痛快，要不是自觉的纪律的约束，他早对秀苇暴露自己了。

剑平避免再谈这件事，他走过去翻翻桌子上的书。一边翻，一边装作不经意地说道：

“秀苇，你知道吗，四敏的妻子死了。”

“哦！……”

沉默。剑平抬头，瞧着那在灯底下怔住了的秀苇的脸，微微发白。

“什么时候？”她问，极力平静自己。

“好些日子了。”

“是不是他去上海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他自从上海回来，简直变了一个人了。我总怀疑，也许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

剑平不作声。

秀苇轻轻叹息，过一会儿又说：

“他们夫妇感情一定很好，前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发愣……”

“他就是太重感情了。”

“不能那样说。妻子死了，哪个不伤心？”她垂下长长的睫毛，带着感触似的说，“依我看，四敏这个人倒是挺理智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把这件事告诉我。”

“他不愿意让你知道，他也不让我告诉你。”剑平说，避开秀苇的注视。

“唔？他不让？可你还是告诉我了。”

“是啊，我是应当告诉你的。他不告诉你，那是他的事。”

“他是个好人，太好了……”秀苇说，沉思起来。

这一刹那，一百句话涌到剑平唇边，但一句也说不出口。他明白过来：他不能就这样简单地对秀苇剖腹直言，好像他是在那里夸耀自己的宽宏、礼让似的。可以想象，一个耿直的人决不肯接受朋友的“让”，尽管这“让”是出乎他自己的真诚……

“你在想什么？”秀苇瞧着发怔的剑平问，两只眼睛在灯底下乌溜溜地发光。

“没什么。”剑平答，脸微红。

夜风走过屋脊，锣鼓声又飘过来。

“哪来的锣鼓？”剑平问。

“观音庙演的布袋戏。”

又一阵风过去，锣鼓声远了、没了。

“这屋子很静。香，哪儿来的花香？”

“院子里的晚香玉。”

“这味儿很好。你妈妈呢？”

“在前房睡。”

“你爸爸不在？”

“他到报馆上夜班，大概快回来了。”

“那我得走了，我不想跟他碰面。”

“坐吧，坐吧，我爸爸不是老虎，不会咬你的。”

“不是那个意思。太晚了，不好意思。”

“哎呀，什么话，孔夫子。”秀苇笑起来。笑声虽然低，但在静寂的、夹着晚香玉的夜气中，听来却格外清脆、悦耳。“你真不够大方，畏首畏尾。你看我，我到你家，是这样的吗？说实话，我家挺自由。你就是坐着谈到天亮，也不要紧。”

“唔……”剑平隐隐觉得眼前这灯、人、竹帘、静寂、锣鼓声……似乎这一切都带着惜别的情绪在挽留他。猛然，像从梦里被人摇醒，他站起来说：

“我还是走吧！”

他向秀苇伸出一只手。

秀苇觉得那只向她伸来的大手有点滑稽，便淘气地把它拨开了。

“不留你了。好像谁要扣押你似的。”她走过去，天真地把脸靠住那男性的、宽厚的胸脯，同时用手攀着他筋肉结实的肩膀。她清楚地听见他的心在跳，跳得比她的还快……

剑平完全傻了。他没有勇气拥抱她，也没有勇气推开她，他不自觉地拿手去轻轻抚摩她的头发。

她把眼睛闭下来，那在她头发上抚摩的手多么温和啊。她惊慌、缭乱、发抖起来了。

当他觉得她的发抖快要传染到他身上来时，他便带着自责的心情把手放下来。

她送他时经过黑暗的过道，拉着他的胳臂，怕他摔。“当心，台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在黑暗里的手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厚和亲切。他的脚在看不见的台阶上探索着……

她站在大门口，瞧着剑平高高的背影在路灯昏黄的拐角不见了。她舍不得就进去，靠着门框，呆呆地想了一阵又一阵，心里似乎多了一件什么，又似乎短了一件什么……

第二十章

第二天上午，秀苇教完历史课，走进剑平的寝室，笑吟吟地对剑平说：

“剑平，我决定参加了，你也参加吧，咱们一起下乡去。”

“我不能去，我不是跟你说了？”剑平淡淡地回答。

秀苇想，剑平也许是假说“不去”的。

“嗯。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我要你去！”她用天真的命令口吻说，“去！无论如何，你得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剑平心理上早做好准备，他把秀苇的亲热只当没看见。

“我不去是有原因的。”他冷板板地说，“一切为了救亡，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又不是赶热闹，干吗非得我跟你去！哼，依赖性！小资产阶级！……”

秀苇登时脸黄了。

她扭身就跑，不让剑平看见她受屈的眼泪……

剑平早料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起初也觉得过意不去，但立刻他又鼓励自己：

“勇敢起来，既然要疏远她……”

秀苇跑到没人看见的地方，越想越气。她长这么大，从没有碰见过一个人像剑平今天这样扫她的脸！虽然过去两人也斗过嘴，可那是怎样亲密的一种斗嘴啊……并且按照习惯，迁就的总是剑平，为什么今天受委屈的是她，剑平倒理也不理她呢？

她到厦联社时，看见剑平正跟四敏谈得很起劲儿，刚想躲开，却听见四敏在叫她，她只好装作没事儿走过去。四敏问她“要不要参加星期六的社会科学小组”，她回答“参加”。剑平耷拉着脑袋，看也不看她一眼，一会儿，他过去打电话，不再转回来了。

傍黑，她一个人回家，想着剑平对她的冷淡，心像铅一样沉重，晚饭吃得一点儿没有味道。夜里，壁钟敲了一点，她还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出神。

天亮后，她起来刚吃完早点，郑羽来找她谈话。他鼓励秀苇参加这一次的暑期巡回队，又郑重地对她表示：要是她有决心，他可以介绍她

加入共青团。秀苇喜欢得心直跳，追紧着问：

“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明天行吗？”

“过两天我再通知你，但一定要严守秘密。”郑羽说。

这天她到厦联社，用双倍的热情料理社里的工作，自动报名参加暑期巡回队。她比平时话说得多，暗地希望剑平会看出她的快乐。

她走进办事室的时候，遇见四敏一个人埋头在写字台上整理一些文件。

“你不舒服吗？”四敏抬起头来看见她，问道。

她吃了一惊，支吾着：

“没有……”

“不用瞒我，准是有什么心事，瞧你的脸。”四敏说。

于是秀苇带着一半气恼和一半矜持，把她跟剑平闹的别扭说给四敏听。

“嗐，这算什么！”四敏好笑地说，“你们都是太年轻，生命力太旺盛，才会怄这些气。”

“不，你不知道，他从来不是这样的。”

四敏站了起来说：

“那么，我替你问他去！”

他转身要走，急得秀苇跳起来，拦住他说：

“你别去问他！千万别去问他！”

“怎么，我替你跟他解释，还不行吗？”

四敏执意要去，秀苇更急了，紧紧拉住他不放。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低声叫着，“你一去问他，他就更来劲儿了，他会以为我屈服了，央告了你——你得对我发誓！你不去问他！永远不问他！”

这样的事闹到要发誓，是四敏万万想不到的，他笑了：

“干吗这样严重？”

“你不知道他多气人！”秀苇又是气急又是痛心地说道，“只有他进步，了不起，人家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依赖性——我偏不依赖他！将来看吧，看谁比谁进步！”

四敏差点儿笑出声来。

“瞧你怄的什么气！”他说，“为了一句话就闹别扭，多没意思。你跟剑平又不是别人，有什么不能当面谈呢？……”

四敏接着又说了半天道理，好容易把秀苇说得心宽了些。

“你不知道他那个粗戆气，谁都受不了。”她叹一口气说，觉得四敏

的眼睛带着善意的嘲笑在注视她，便低下头去，脸微微红了。

“我就喜欢他那个粗戆气。”四敏说。

“对了，我问你，”秀苇掉了个话头说，“我已经参加了暑期巡回队，你也参加吗？”

“我还没决定。”

“我希望你也参加。”秀苇说，“我长这么大，到现在还不知道农民是怎样受穷吃苦的。我决心到内地去，跟农民生活在一起。”

秀苇把最近漳属一带救亡运动的情况，介绍给四敏听。四敏明知她谈的全是郑羽同志告诉她的，却照样耐心地、认真地听她把话说完。

“这是一个好同志。”四敏想，“昨天郑羽才跟她谈，今天她就想利用机会向我宣传了。说不定她还想争取我呢。”

最后秀苇提到前晚剑平上她家去的事。她带着感触地问四敏：为什么他不让她知道他妻子去世的消息？四敏给问愣了。他一边把话含糊地搪塞过去，一边心里纳闷儿着：

“干吗剑平要告诉她呢？……”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四敏到李悦家来。李悦告诉他，那四个派出去的同志已经有消息来，说是他们已经跟泉属、漳属好些个乡村学校取得联系，下学期准备尽量安插这边介绍去的人，那边的农会也可以重新组织……

“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工作。”李悦接着说，“组织上准备调你到漳州内地，那边需要你去主持。你走以后，这边厦联社的工作，就由郑羽代替你。”

“我也很想到内地去工作。”四敏说，又问，“剑平呢，是不是也需要把他调一下？我总觉得，他在厦联社工作，目标太大。”

“组织上也考虑到这一点，打算暂时调他去泉州。”李悦说，接着又态度认真地问道，“我问你一件事，你得老实告诉我，你们三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秀苇爱了剑平，又爱上了你？”

“没有这回事。”四敏坦然回答，态度跟李悦一样认真，“剑平跟秀苇相爱是真的，我跟秀苇不过是朋友。”

“不这么简单吧？”

“事实如此，难道你不相信？”

“为什么剑平说秀苇爱的是你，他还想让出来呢？”

“什么话！”四敏急起来了，“他什么时候这样说？”

李悦便把前两天剑平跟他谈的全盘告诉了四敏。

“原来如此……”四敏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这傻瓜！我非跟他算账不

可！”

于是四敏把秀苇跟剑平这两天闹的别扭也说给李悦听。末了他说：

“要是剑平硬是这么傻干下去，我情愿永远离开他们。”

“弄到大家分散，那有什么意思呢？”李悦说，“不错，剑平是有些戆气的，可是你得打通他。我希望，你能做到：一方面，你用不到离开他们；另一方面，你能好好处理你们三个人的关系，要处理得三个人都愉愉快快，没有一点儿疙瘩。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当然能做到。”

“你说当然？好，你回答得这么肯定，我非常高兴。我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得很好。”

“不过，你得帮助我。”

“帮助你什么？”

“帮助我打通剑平。因为我要是直接跟他谈，他可能又要误会：‘这一定是四敏有意要退让的。’那不是任说不清吗？所以这只有你才能说服他。他尊重你，你说的他相信。”

“好。”李悦带着自信地回答，“你回去先不跟他提起，让我明天跟他谈——快九点了吧？我得上班去了。”

他们分手了。

李悦把四敏送走，自己便到《鹭江日报》来上夜班。到了早晨四点钟，他才回到家里来睡。太阳照到窗口的时候，他还没醒来，蒙眬间，仿佛听见有人在叫他：

“李悦！李悦！……”

睁开眼，仲谦同志正在摇着他：

“四敏被捕了！方才老姚来送信儿……”

李悦一骨碌翻身坐起来，登时感到事情严重。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晚。”

“昨晚？昨晚他九点离开我这儿……”

“大概他就是九点以后在路上被捕的。周森把他出卖了！”

“周森？”

“是的。周森前两天被捕，叛变了，带着暗探出来认人。昨晚四敏在大学路上碰到他，他过来跟四敏打招呼，两个暗探就把四敏逮走了。”

“啊！”

“老姚还说，周森可能已经开出了名单，今天早上，警探和囚车都出动了。”

“咱们得提前防备。”李悦一边说，一边急忙忙地穿衣，“仲谦，周森是认得你的，你暂时得躲一下。”

“我现在还不能躲，我得先通知子春、大琪、任正，可是我又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让我去通知他们吧，你先躲你的。”

李悦又急忙忙地穿着鞋子。

“你呢，你不躲一下吗？”仲谦问，他那戴着近视眼镜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

“我不用躲，周森并不认识我。”李悦镇静地回答，“现在还是剑平最危险。周森认识他，知道他住在滨海中学。”

“那……那……”

“我现在就得设法去通知他。你打算往哪儿躲？”

“我想到沈越家去。”

“那地方好。明天我跟你联系，现在你马上去吧。”李悦说，看见仲谦那张满不在乎的带着书生气的脸，不由得又不放心地叮咛了一句，“躲就得好好地躲，不要出来乱跑，不要存侥幸心理。明天见。”

李悦一口气跑出来，到了十字路口。他瞧见一辆灰色的囚车朝着大学路开去，囚车前排坐着金鳄……

他立刻判断这囚车是开到滨海中学去的。他拐了个弯，走进附近一个咖啡馆去，里面一个顾客也没有。李悦向掌柜的借电话。他接通电话后，拿着耳机，焦灼地等待剑平来接。这时候，玻璃大门吱溜的一声推开了，走进来两个汉子，一胖一瘦，一看就认得出他们是侦缉处的暗探。

“来一瓶啤酒！”胖子神气十足地向柜台叫了一声，和瘦子一起坐在李悦对过的客座上，很官派地瞟了李悦一眼。

李悦犹豫了一下，本想撂下电话不打，但又镇定了自己。他计算那囚车可能在二十分钟内到达滨海中学。他细察那两个暗探的神色，很快就断定他们不是盯他的梢来的。

“喂！喂！……”耳机里忽然发声，听得出是剑平的口音。

李悦便从容地说道：

“我在咖啡馆借打电话……”

“是悦兄吗？”

“是。”

“我正想找你，四敏昨晚没有回来！”

“我已经知道了。我告诉你，三明得了传染病，进医院了……”（隐

语：“四敏被捕了。”）

“你只管说吧，我这边没有人。”

“林木的病变得很坏，他把三明给传染了。”（隐语：“周森叛变，把四敏出卖了。”）

“这犹大！我前几天还见过他！”

“你到兆华家里去吧，马上就去！”（兆华是另一同志的暗名。）

“马上？”剑平似乎在那边迟疑了一下。

“是的，我刚在大学路口看见中山医院的病车……大概十五分钟就会到阿土那边。”（“中山医院的病车”即“侦缉处的囚车”，“阿土”是剑平的暗名。）

“那么……那么……”剑平又似乎迟疑了一下，“大学路不好走了，我想……我想……我得绕南普陀后山走……”

“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你……”

“我马上就走！”

“对，马上！晚上见。”

李悦撂下耳机走出咖啡馆的时候，那胖子正朝着柜台叫着：

“再来一瓶啤酒！”一边和瘦子碰杯，吹掉杯沿的泡沫，把整杯的啤酒往嘴里灌……

李悦一口气赶着来找郑羽，嘱咐他分别去通知大琪、任正和子春。

分手时，他又跟郑羽约好半点钟以后再碰头……

第二十一章

这边剑平撂下电话，定一定神。头一个闪过他脑子里的念头是：“跑！没有别的。”

腿才跨出电话室，猛然记起一件事，忙又转回来。他想：昨天晚上，他和四个同志约好今天上午十点钟在子春家里会谈。三年前周森曾经到那屋里开过会，既然周森会出卖四敏，也就不会对子春留情。现在是九点钟，倘若不赶快去报信，那他们准得受包围了。剑平痛恨自己刚才竟然糊涂到在电话中忘了告诉李悦这件事！

他赶紧打电话给郑羽，郑羽不在。接着又打电话给其他同志，也都不在。他急得浑身像火烧。想起四个同志的安全比他一个人重要，他便决定亲自到市区去通知他们。他把原定抄南普陀后山跑的打算放弃了。

一口气溜出校门，迈着大步走，他想，只要他能冲过这一段大路，就可以绕过僻巷通到市区……他边走边察看周围，突然他发觉到一个奇怪的脚步声就在他背后。他走快，脚步跟着快；走慢，脚步也跟着慢——不大对吧？……往前一看，对面路口停着一辆囚车，车旁站着一个矮个子的背影，显然，是金鳄……

剑平赶紧闪入路旁的贴报牌去，假装看报。背后的脚步又跟上来。在那张反射出刺眼的阳光的报纸上面，出现一个歪歪的人头影子。

“剑平！”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背后叫他。

剑平装没听见，转过身准备跑，忽然背后有只手揪着他后领子，说时迟，那时快，他使劲一挣，脱开了，拔腿就跑……

叭！叭！……枪声连响。

一颗子弹从剑平腰旁边擦过去，前面一个光着上身的孩子倒了。剑平绊了他，也摔了，还来不及跳起，就被后面追的人抓住。他翻身起来蹲着。白斜纹的中山服红红的一大块，从小孩赤膊上涌出来的血沾到他身上了。

“我中弹了……”剑平双手按着腰说。

受伤的孩子惨厉地嚎着，中间又夹着女人惊骇的哭嚷。街上的人都围上来。

慌了神的警探撂下“走不动”的剑平，掉过身去看孩子。围看的人多

起来，警笛声、哭嚎声，乱作一团……

剑平霍地从地上跳起来，钻进人丛，拐小路跑。背后又是一阵枪声。

他闪入小巷，直冲到尽头，才发觉是条死胡同。慌忙中又冲进一间虚掩着门的屋子，穿过走廊，穿过挂满了衣裳、尿布的院子，肩膀撞倒一个瓦罐，滚到地上，碎了。一个老婆婆打里屋跳出来，凶狠狠地冲着他嚷：

“嗨嗨！你进来干吗！……出去！出去！……”

剑平迅捷地跳过院子的矮篱笆，朝着一条又窄又长的暗巷跑去。忽然眼睛一亮，一片碧绿的田野连着一片陡峭的山坡，在面前呈现了。他直奔过去，一条宽阔的山沟子又挡住了他的去路。沟底下，水声叫得好热闹。水边有几个洗衣工人。来不及有一分钟踌躇，他一个猛劲儿就跳过去，脚刚踩到那边的沟沿，泥土往沟底下直掉……

“好险啊，后生家！你不怕摔断腿吗？”一个捶衣裳的老工人抬起头看一看剑平，晃着脑袋说。

剑平笑笑，跑了。

看看没有人跟上来。他爬上陡坡，找到一个长满了苇子的浅水塘，便钻到里面去。

太阳躲进云里，山风把苇子刮得唰唰地响，远远传来山庄的鸡啼和踏水车的声音……

他松了一口气，用浅水塘的水洗掉身上的血渍。忘了自己处境的危险，老挂虑着那四个可能落在警探手里的同志。

他打算等天黑以后越过山头，潜入兆华同志家。时间像日影移动那样慢，好容易太阳正中了，又歪斜了。他听见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忙从苇子丛里往外望：那边山腰出现了两堆人影，四个朝北，五个朝南，拐过来又转过去。他听见零碎的、被山风刮断的说话声。

“……不出这山头……”

“……包围山……跑不了的……”

“……先搜山……”

声音远了。人也小了，不见了。

剑平想：与其躲在这儿让他们来搜山，还不如趁早冲出去……

他终于又从苇子丛里钻出来。为着避免在平坦的山道露头，他攀登悬崖爬过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随后他发觉走迷了方向了，便来到山洼子，向一个放牛的孩子问路，孩子叫他往西走。他走了一阵，碰到一个在草堆里砍柴的小和尚，又过去问路。那小和尚又叫他往东走。这一下

剑平呆住了。正拿不定主意，忽然左边山柏后面闪出一个人影，一看是个樵夫，手拿镰刀，身穿粗短衫，戴着破了边的草笠，草笠底下，露出一张只看得见鼻子和下巴的紫铜脸。

“俺带你去，俺也是到那边去的。”那樵夫走过来说。

剑平不大放心地跟着樵夫走了几步，樵夫忽然回过头来，把草笠往额角一推，小声说：

“记得吗？我是阿狮。李悦派我来找你。”

剑平欢喜得差点儿叫起来。是呀，是阿狮！——三年前，阿狮加入共青团时，跟剑平是一个小组。他是冰厂的工人呢。

阿狮把剑平带到大岩石后面，告诉剑平，早上他经过大学路，听见枪声，瞥见剑平被侦缉队追着，随后打听，知道没有给追到。他赶快跑去报告李悦。李悦连打几次电话问兆华，知道剑平直到晌午还没有到他那边。随后郑羽赶来，说是侦缉队已经出动搜山了。李悦便派老庞、老孔和阿狮三人，化装上山，想法子来救剑平……阿狮说，他们找了两个多钟头，人没找到，便衣队倒碰了几回。后来便改变办法，三人分开三路找……

阿狮身上穿着两套衣服。他把一套靛青的短衫裤，连同草笠、草鞋，都脱下来给剑平换上。又把剑平的中山服和皮鞋扎成一包，扔进岩洞里去。

他们决定趁早冲下山去。

两人约好暗号，阿狮走前，剑平走后；要是阿狮碰到前面有什么险象，就拿手抓耳朵……

两人绕着荒僻的、疙瘩不平的山路走了一阵，忽然斜坡顶上有人叫着：

“喂喂，砍柴的！”

随着叫声跑来了两个穿乌油绸短衫的汉子。剑平镇定地站住了。

“喂，你打哪儿来？”

“白鹿洞脚。”剑平回答，手抓紧镰刀——必要时镰刀也是武器。

“你看见一个穿白斜纹的小伙子吗？”那便衣比比画画地问，“个子这么高，脸长长……”

“没看见。”剑平简单地回答。他那让草笠遮着额角的脸微微地晃了一下。

两个便衣掉头跑了。

阿狮回头和剑平交换了个眼色。

他们越过迂回曲折的大山头，终于来到一个岩石重叠的峭壁上。阿

狮指着分岔的山路说：

“那边大路小路都不好走。为了安全，咱们还是爬这岩石下去吧。我先下去，看看有没有埋伏，要是没有，我就在山下大声唱‘一只小船二支篙’。你听了，只管下来，我在底下等你。”

阿狮攀着长在岩缝里的常青树，一步一步地下山去了。

剑平躲在常青树的叶子丛里。他想，要是下面没有侦缉队，二十分钟后，他就能安安稳稳地到兆华同志家里了。

半天还听不见阿狮的山歌。天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冷不防，一阵夹沙的山风打山嘴的豁口直吹过来，把剑平的草笠呼地吹飞了。剑平跳起来抓，抓个空。草笠像有意要捉弄他，沿着山腹，车轮子似的直滚。剑平刚要抓住，一阵风又把它吹走。待想不追，又怕自己“都市型”的头发跟樵夫的打扮不配称，只好又往前追……

草笠滚到山道口被一只大皮鞋踩住了。剑平远看过去，认出那穿大皮鞋的是个便衣。他便顺势拐到草堆里去，弯腰假装砍柴。

“站住！”前面出现两把手枪，对着他。

剑平转身要跑。

“站住！”又是一把手枪挡住他。

“举起手来！”提着手枪走过来的是金鳄。

剑平没有把手举起。那个被剑平的冷漠激怒了的便衣，朝空开了一枪。剑平冷蔑地看了金鳄一眼，连睫毛也不动一动，好像他没有听见枪声……

前后受围，跑是跑不了啦。他让他们扣上手铐。两个押他走的警探紧抓着他的胳臂，好像怕他飞掉……

这时候，他听见远远山脚传来“一只小船二支篙”的山歌……

第二十二章

剑平被押上囚车，来到侦缉处，给关在拘留房里。一个多钟头后，一个特务把他带到讯问室去。讯问他的正是侦缉处长赵雄。

剑平还记得六年前演过《志士千秋》的赵雄。现在他剪着平发，脸修得干净，过去那种激烈爱国的气概，已经看不到了。一道横裁眉毛的刀疤是新添的。尽管他还是跟从前一样魁梧、漂亮，但从他那鸷一般凶险的眼睛里面，总叫人觉得他的脸带着一些霸气。这使得他无论笑得如何和蔼可亲，也仍然透露一种难以捉摸的、非人性的东西。

他用着平常的礼貌让剑平坐在桌旁的椅子上。这时候，他那横裁眉尖的刀疤，仿佛和他的眼睛同时发亮，在打量剑平。他一句话也没说，皱皱眉头，按铃。一个警兵走进来，赵雄用一种不容答辩的声色，责备警兵为什么给剑平扣手铐。

警兵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什么，瘟头瘟脑出去了。赵雄便亲自拿钥匙来替剑平开铐。

“我们见过的。你没忘记吧？”赵雄一开头就显得随便的样子，没有一点儿官场的气派，“过去吴坚常提到你……你不是在碧山小学教过书吗？”

“不错。”剑平回答。他想，他没必要对赵雄隐瞒这一段历史。

赵雄又重新打量剑平一下。

“呃，你哪儿来的这套衣服？”

“向一个砍柴的买的。”

“砍柴的？哪儿来的砍柴的？”

“山上碰到的。”

“他在哪儿？”

“在山上砍柴。”

“不，我是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那我怎么会知道？”剑平冷冷地回答，“我的目的是要他的衣服，不是要他的地址。”

“唔，你真有本事。”赵雄说，显然他是借着称赞别人来炫耀自己，“为了你，我们出动了多少人马，把虎溪岩山全包围了，别说你化装

逃不了，就是再插上翅膀，也别想飞掉……我命令过他们，不许向你开枪。这一点，你得感谢吴坚，为了你是他的朋友，我特别关照你……怎么样？近来还跟吴坚通信吗？”

“没有。”

赵雄并不注意那个简单的回答。他轻轻地叹口气，触动旧情似的接下去说：

“你说奇怪吗，你们的上级吴坚，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念书。我敢说，真正了解他的，是我。这个人真高尚！尽管他走的路跟我不同，但动机是一样的，都是想把国家搞好嘛……哎，假如今天抓到的是吴坚，我相信，我可以无条件地把他释放，就是受到纪律处分，我也干……”

剑平觉得赵雄两只眼睛在他脸上打转，好像在观察他是不是受感动。

“你受伤了吗？”赵雄换个口气问。

“没有受伤。”剑平回答，“不过有个路旁的孩子替我挨了一枪。这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特别‘关照’，那一枪大概就不会打偏了……”

“那不能怪他们。如果你不抗拒，他们绝不会对你开枪。”赵雄解释地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来，“抽烟吗？”

剑平摇头。赵雄自己点上香烟，吸起来。

“我希望，为了吴坚的缘故，我们彼此都能拿出朋友的态度来结束这个案件。”赵雄和蔼地微笑着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来谈吧，你当然知道怎么样做才对你有利。要是你愿意把你应当说的全说了，你立刻可以安安然然回去，以后你照样教你的书……”

“你们没有理由逮捕我。”剑平说。

“逮捕你的正是国家的法令。我问你，你们厦联社是个什么组织？”

“这你还问我。我们是依照合法手续注册的。”

“合法手续？少说了吧。”赵雄官派地冷笑了一声说，“你们真会钻空子。说老实话，你们的幕后是谁在指使的？”

“指使我们的是全国人民。”

“废话。我早知道了，厦联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你要怎么说都行，反正在你们看来，所有干救亡工作的，都是共产党。”

“不。你们干得越轨了，先生。我们禁止的是非法的活动。”

“救国也算非法吗？你忘了你自己从前也组织过厦钟剧社，也演过《志士千秋》，也喊过‘打倒卖国贼’……”

“情形不同了，先生。我们的厦钟剧社是纯粹的民众团体，你们厦联社只替共产党打宣传。你说吧，你们社员里面，哪几个是CP？哪几个是CY？你们的领导是谁？哪个叫邓鲁？哪个叫杨定？你们的印刷所在哪里？……”

“你真健忘，赵先生。”剑平截断他。

“健忘？”

“是的。你忘了你演过《志士千秋》那出戏，忘了你演到被捕的时候，那个演法官的怎么对待你。他演得跟你一样精彩。他审问你的口气，正跟你现在一样。”

赵雄登时脸红一阵，青一阵。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他就势把脸掉过去说：

“请进来。”

进来的是金鳄，胳肢窝下面夹着一包东西。剑平认出那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便断定家里被搜查了。

金鳄把赵雄请到隔壁房间，不知谈了些什么。一会儿，赵雄转回来，手里拿着几本小册子和一块钢板，对剑平说：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这些小册子是你刻的。你看，这是你的笔迹。”他不让剑平申辩又追下去问，“你说，这钢板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的。”

“撒谎。是李悦给你的吧？”

“不。”

“你跟李悦怎么认识？”

“我们是邻居。”

“还有？”

“就是邻居。”

“你们是同党，我知道。你们一起干地下印刷。”

赵雄用探索的目光看着剑平。

“不。”剑平迎着赵雄的注视回答，“这钢板，是我过去在碧山小学教书，写讲义用的。”

这时候站在剑平背后的金鳄，忙向赵雄递眼色，于是两个人又走到隔壁房间去密谈。

金鳄向赵雄献议用刑。赵雄不同意地摇摇头。

“依我看，对这家伙不能单靠用刑。”他说，“他跟周森不同……先别打击他。最好是把他说服了，拉过来，再利用他去搜索其他的……”

赵雄按铃叫警兵把剑平带走了。

剑平被关在一间小黑牢里。

小黑牢像个兽橱，一面是木栅，三面是矮墙，黑得如同在地窖里。墙壁潮得发黏，墙脚满是看不见的苔藓和蚂蚁。一股类似牲畜的恶臭，混合着强烈的尿味和霉腐味，冲得他脑涨。

这里看不见白昼，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嗡叫，数不清的跳蚤在脚上咬。但这时候剑平整个神经只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通知李悦？

情势显然很不好，李悦一定是受注意了。难道又是周森告的密？不可能。周森并不认识李悦……可是，干吗赵雄会问起钢板和地下印刷呢？……

咔嚓一声，木栅门的锁开了。一个麻脸的看守送饭来。他临走时，乱翻剑平的口袋，要把裤带拿走，剑平不让拿，麻子坏声坏气地说：

“这是狱规！没有裤带，吊死鬼就不会来找你。”

剑平本想买通麻子给李悦捎信，一看麻子满脸凶横，又不敢了。

他吃不下饭，肚子里堵一块大石头。

外面大概黑了，看守和警兵换了班，过道的电灯亮了。昏黄的光线把木栅的影子，倒印在草席上。

剑平一夜没有合眼，身上尽管累得像灰，脑里的火却一直在燃烧。夜从身边一分一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过道的电灯灭了。牢里又是一片黑。也许这时候外面天正开始亮呢。

慢慢儿，过道有脚步走动的声音。看守过去……警兵过去……犯人过去……忽然，一个肩膀微斜的影子在木栅外面晃了一下。剑平心跳起来，定睛一看：天呀！是李悦……

他差一点儿叫出声来。

李悦掉转头，朝着剑平这边瞥了一眼，眉头动了一动，又过去了。

剑平跌坐在草席上，心好像要打心腔里跳出来。他感到有生以来没有体会到的那种不能自制的痛苦……他不明白这天是怎么过的。到了电灯亮时，才知道夜又到来了。

木栅外面出现一个瘦小的驼背的看守，在过道那边走来走去。

“你是何剑平吗？”那驼背的看守忽然靠近过来，悄声问。

“是。”

“我告诉你，李悦被捕了。”

剑平直望着对方发暗的脸和阴冷的眼睛，怀疑他是奸细。

“有一张字条要给你。”驼背说，迅速地扔进一个小纸团，接着又扔进一盒火柴，“看完了烧掉。我叫姚穆。”

他走开了。

字条是李悦的笔迹。上面写着：

昨夜被捕，与敏同牢。家被查，无证据。今晨初审，指钢板是我给你的，且说你已招认。我当然不会受骗。送此信给你的老姚是自己人。我的口供你可问他。你的也请速告。

剑平把信烧了。一会儿老姚转来，照样在木栅外走来走去。这时候剑平才开始看清楚这个有点驼背的青年人，是个坏血病者，脸色苍白而暗晦，带着贫苦人的那种善良。这使得他即使竭力想装出看守人常有的那种作威作势的模样，也仍然掩盖不住他那个忠厚相。

剑平把身子藏在木栅旁边的暗影里，听着老姚转述李悦的口供和被捕的经过。老姚告诉他：周森这条狗，把所有他认识的名单全交上去了。昨天早晨，打九点半起，就有好些特务分批在子春的房子外面巡视。到十一点钟才冲进去搜人，可是一个也没搜到。那四个和剑平约好在子春家里会面的同志，都没有被捕，因为子春事先得到郑羽的通知，已经分头转告他们……

李悦是这样被捕的。

昨天下午，金鳄把剑平押到侦缉处后，又悄悄地独自赶到剑平家去搜查。田老大不在，田伯母不知道剑平已经被捕，瞧见金鳄进来，心里不高兴。原来她老人家一向就瞧不起这条街坊恶狗。二十五年前，当金鳄还是一个穿开裆裤掉鼻涕的孩子的时候，金鳄的妈就教他拜田伯母做干娘。田伯母没有生养过，有个干儿子倒也怪疼的。谁料这孩子长大了不务正，手又粘，连她老人家的东西也偷了。从此她讨厌这个干儿子。到了金鳄跟大雷勾手在街头称霸时，她对他更没好脸色了。没想到转眼间，竟是这条恶狗当起什么探长队长！……

金鳄翻箱倒柜搜查一阵，临了，把剑平一大包书和钢板拿了要走。田伯母不答应，一把拉着他说：

“书是我侄子的，不能拿走！钢板是李悦的，你拿了我得赔人家。”

“是李悦的？那不要紧，都是老街坊嘛。”金鳄干笑着，“田妈，不瞒你老人家，剑平让我们官长‘请’去了，这些东西，我拿去让官长检查一下就送回来，不拿你的。”

听到“请”字，田伯母愣住了。

金鳄把袖子一甩走了。到六点钟时，田老大回来，才知道出了乱子。他一口气赶到李悦家，李悦不在，喘吁吁地又赶到《鹭江日报》，李悦又不在。忙又赶到李悦家，恰好李悦回来了。

听到田老大的报信，李悦立刻预感到“坏气候”。他安慰田老大：他一定设法营救剑平；又嘱咐说，要是金鳄再来追问那块钢板的事，叫田

伯母改口说是剑平当教员用的东西，她因为舍不得给拿走，才说是别人的……

李悦戴上帽子走出来。走不上十几步，就劈面撞见金鳄和几个探员，正要闪开，已经来不及了……

剑平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十二点。

斜对面的过道有月影，银色的光柱把台阶的石板照得条条青。夜静得很，两边木栅门开锁落锁和镣铐咣啷咣啷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老姚驼背的影子又在木栅外面出现。

“醒啦？”老姚小声说，“李悦就要动刑了。你瞧，他给带出来了。”

他溜开了。

剑平从草席上跳起来，攀住木栅往外望。一溜儿月光，斜斜照着几个摇摇晃晃的影子，中间有一个好像是李悦，拐过去，不见了。

夜静得连自己急促的呼吸也听得见。剑平紧张地等着，如同受刑的不是李悦而是他自己。冷然间，一阵惨嚎，仿佛从一个裂开的心脏发出……不错，是李悦。这是被野兽撕着肢体挣出来的声音。剑平觉得自己的神经也给撕裂了。黑暗里，他似乎看见钢丝鞭子朝着一个宽阔的赤裸的身子抽过去，血沿着颈脖子、脊梁直淌……

“要是我能代替他！……”

他紧咬着口唇。嚎声渐渐嘶哑了，接着是静寂。

第二十三章

让我们先在这里追述一段过去。

四敏认识周森，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那时，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发动反蒋联共的政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释放全省各地所有的政治犯。周森也是被释放的一个。他一出狱，立刻变为一个公开活动的政治人物，每天参加好些会议，对记者发表反蒋抗日的谈话。报纸杂志登着他各式各样的照片。他成了一个忙人：有会必到，到必演说，演说必激昂。台下群众对他鼓掌欢呼，他在台上也就满脸红光。政治舞台的热闹代替了牢狱的冷酷，他做梦似的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

四敏和李悦这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惹人注意地照样做地下工作。负责和周森秘密联系的是四敏，他得经常把党的指示转告周森。他很重视周森的活动能力，认为他热情、肯干、会冲锋，懂得应付复杂场面，样样吃得开。奇怪的是李悦每次一提到周森总皱眉头。他觉得周森这个人，爱吹爱拉，风头主义，摆老资格，作风不正派。他要四敏经常对周森进行严厉批评。四敏却认为李悦有偏见，婉转地替周森辩护。他说周森所以会有那样的作风，是因为他应付复杂环境的缘故，不能求全责备。

有一次，四敏问李悦要不要跟周森直接会面，李悦拒绝说：

“这个人太浮，我不能见他。”接着，他又嘱咐说，“记着，就连我的名字，也别让他知道。”

四敏觉得李悦对一个关系这么密切的同志也那样小心提防，未免过分了点。

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动员海陆空军进攻福建的新政府，占领福州、泉州，接着，日寇汉奸和日籍浪人又帮助着蒋贼占领厦门。于是这个成立才两个多月的新政府很快地失败了。这时候，凡是黑名单上有名的同志，都准备撤离厦门。只有周森一个不乐意，说：

“死就死，不能临阵退却！”态度凛然，“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周森就是把脑袋抛了，也不可惜！”

周森的话传到李悦这边，李悦却非常厌恶地说：

“装腔作势罢了。”于是李悦买了船票，叫四敏拿去给周森说，“告诉

他，必须服从组织，赶这趟船去上海，那边的同志正在等他——有革命意志的，到哪里也是革命。”

当天下午，周森搭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厦门。

隔了两年多，到今年三月，周森没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又偷偷地回到厦门来。最初，他躲在亲戚家里，渐渐耐不住寂寞，跟些熟人往来，终于觉得天下太平，便公开露面了。

他变得很爱喝酒，老跟些不伦不类的朋友胡混。酒一入肚，话特别多，啰里啰唆地净吹自己光荣的过去。有时疯疯癫癫地唱起《国际歌》，把在场的人都吓跑了，他才纵声大笑。

过了些日子，赌场、舞场、酒吧间，好些肮脏下流的地方都可以见到周森的影子。他整天昏昏沉沉，醉了寻人打架，醒了向人赔错，痛骂自己，但第二天，原谅他的人照样又吃到他的拳头。同志们私下批评他，他不服气，板着脸说：

“别太书生气了吧，咱们是干地下的，不懂这一套，行吗？”

他对四敏表示愿意参加厦联社工作。四敏转问李悦，李悦认为“有害无益”，叫四敏去劝阻。周森一肚子牢骚，逢人便骂厦联社是“新式官僚，文化恶霸”。

李悦对四敏说：

“周森开始堕落了，再不想法挽救，怕要不可收拾了。”

四敏也觉得伤脑筋。

于是四敏约周森来寝室谈话。周森听了四敏的指责，低头不吭声。半天，忽然伤心起来，颤声道：

“我错了，没说的。我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引诱，可耻呀！可耻呀！我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他很快地抹去滚出来的眼泪，好像他不愿意让人家看见，“把我痛骂一顿吧，四敏，不要原谅我！……谁要是原谅我，谁就是我的敌人！”他眼里重新溢满了泪水，“你是比较了解我的，四敏，你帮助我吧！我一定改，我再不改，我就完了……”他继续痛骂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做检讨，态度异常诚恳。

四敏感动了，便用婉转的话语勉励他，最后说：

“重新做人吧！以后怎么样，全在你自己。拿行动给人看，光说没用。组织上对每一个真正能改正错误的同志，是爱护的……”

周森高兴了。随后他向四敏借书，他说他正在研究费尔巴哈机械论的错误。四敏便从书架上抽了几本有关的参考书借给他。

过两天，周森又来找四敏，蹙着眉头，好像有什么烦扰的心事说不出口。四敏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说他七岁的小弟弟病了进医院，没钱缴

医药费。四敏连忙拿钱借给他。

当天晚上，周森和一些朋友在暗门子里混了个通宵，把四敏借给他的钱玩了个光。第三天，他病了的弟弟死在医院里，他哭哑了嗓子，拿了一张伪造的医院清单来找四敏。四敏看了他红肿的眼睛，心里很替他难过，便拿钱给他去还账。

周森照样把骗到手的钱缴到鸨母的手里去。

从此以后，周森拿着四敏的名字当招牌，到处吹。他说四敏跟他曾经同过患难：

“我们是一个口袋，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他的……”说得口沫子乱飞。

有一次，周森赴一个在市府里当科长的酒友的婚宴，喝醉了，胡闹一阵，便瞎说开了：

“……喂喂，马克思理论专家在这里，老子周森就是！……喂喂，你们认识陈四敏吗？他是我的朋友，嘿！了不起的人！我的参考书是他给的，全是禁书！……他妈的，如今连研究学问都不自由，蒋介石不倒没天理！……当心，隔墙有耳！……喂喂，兄弟们，我说着玩儿的，别给我传出去！……谁敢传出去，老子揍他！……我周森脑袋不值钱，丢一个两个没关系，要是我的朋友陈四敏，我一千个脑袋也抵不了他一个！他是我们福建有数的革命家！……倒不是我替老朋友吹牛，这个人真是个大天才呀，《资本论》他能背得出，一字不漏！喂喂……这里没特务吧？是特务的报名来，我操他祖宗！……”

最后他吐了，瘫了，让人家把他绑架似的抬回家去。

有人把周森闹酒的情况告诉四敏。四敏愣住了，立刻赶来找李悦。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我也正要找你呢。”李悦说，“周森的事我全知道了，我们得想办法。你太忠厚了，上了当还不知道。”

“我上当？”四敏圆睁着眼睛，有点支吾了。“可是……对一个同志，我们总算仁至义尽了……”

“仁义不能用在这种人身上！”李悦脸沉下来说，“照他这样荒唐下去，他可能被捕，我们也可能被他出卖……”

“出卖？”四敏惊讶了，“他会那样吗？”

“你想他不会？这种人，最没骨头，得意的时候，像英雄，一碰到威胁，就弯下腿去，跟狗一样。”

“你把他估计得这样坏！我总不忍往坏的方面想……现在怎么办？要对付这样一个人，究竟投鼠忌器啊。”

“我刚跟组织上谈过，”李悦说，“我们打算把周森调到内地去。也许

艰苦的农村工作，能把他改造过来……”

“好，我跟他说去。”

“跟他说，得当心。不要相信他的赌咒，不要因为他流了眼泪，你就心软。要看他真的到内地去了，真的在乡下工作了，才算数。”

四敏找周森谈的时候，周森果然又是跟从前一样，捶着胸脯，痛哭流涕地认错。他要求四敏再给他改过的机会。四敏困惑了，他实在看不出那张挂满真诚眼泪的脸，究竟哪一点是假的。他要不是记起李悦的话，差不多又要心软下来。最后，他恳切地劝告周森道：

“到内地好好工作吧。这是唯一给你改过的机会。”

“我听你的，四敏。”周森用完全受感动的声调说，“你是我的恩人，我最知心的朋友。你要我怎么做，你就使唤吧……‘士为知己者用’，没说的。我明天早车动身。”

第二天，四敏一早赶到车站来送周森。他一直看到周森搭上长途汽车走了，才安心回来。

但周森并没有到内地去。长途汽车开出市区二十分钟后经过禾山站时，周森跳下车来，朝他姑母家走。他打算在姑母家住几天，然后想法子到上海去。他对自己说：

“死在城里，也强过活在芭里。”

周森照样在禾山吃喝玩乐过日子。自然，这样的日子不会给他太多的便宜。不到一个星期，金鳄在禾山秘密出现了，黄昏，周森一个人踏着醉步经过悄无人声的田垄要回家时，忽然听见背后有人低声叫着：

“不要动，你被捕了。跟我来，不许声张……”

周森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绑走了。

四敏做梦也没想到，已经搭车往内地的周森忽然会在大路口出现，更没想到，那个几次用悔罪的眼泪感动过他的人，竟是带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第二十四章

接连五天，剑平被提讯五次。

赵雄渐渐地觉得要让这一个又骄又倔的小伙子上钩，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他虽然还不是完全灰心，但到了第六次提讯的时候，究竟有些心烦了。

硬话说完说软话。赵雄话越多，剑平话越少，少到最后，干脆就沉默。

“别再固执了。”赵雄说到这里，渐渐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年轻人容易受骗，一时走错了路，是可以原谅的。像你这样的青年，我不知救了多少个。过去我在福州，也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他们被捕，都是我出面替他们保释的……我们这种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还讲一点儿义气……不过，像你，你要不对我老实，我就是要救你也没有法子……”

剑平继续哑巴似的一言不发。他的吊梢的眼睛冷厉地盯着那摆在赵雄桌上的案卷。

“你到底说不说呀？”冷场了一会儿，赵雄又说，声音有点变，听得出，他是在冒烟了，“告诉你，证据都在我们手里，赖是赖不掉的。你还是放明白一点儿。现在，两条路摆在这里让你挑：一条是，你照实说了，我立刻放了你；一条是，你不说，顽固到底，我就把你判罪，判个十年二十年……”

剑平觉得滑稽，冷冷地瞧了赵雄一眼。

“你瞧我干吗，你到底说不说呀？”赵雄又厉声地问。

“判吧！”剑平淡漠地回答，又是不作声。

赵雄狠狠地捏紧右手，要不是他拿《曾国藩治世箴言》来压制自己，他差不多要往剑平脸上揍过去了。

他站起来，朝着窗口走去，向窗外做了个暗示的手势。

一会儿，门槛那边，有个脑袋怯怯地探了一下，跨进来一个瘦长的青年，剑平抬起眼来一瞧：是周森！立刻，他觉得所有的血冲上来了。

“你不会不认得他吧？”赵雄带着调皮地问剑平。

周森迟疑地向剑平点点头，立刻又垂下眼睛，一绺头发掉下来，盖了他的额头。

“你们谈谈吧。”赵雄说，笑了笑，“这里可尽让你们自由畅谈，我不旁听。”他走出去了。

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剑平的眼睛一直利剑似的盯着周森。这个本来就缺乏脂肪的家伙现在显得更干更瘦了，腮帮子发暗，眼圈发黑，眼珠子失神，整个人露出极度疲倦和颓丧的狼狈相。穿在他身上的衬衣也是皱皱的，满是汗渍的黄斑。人一做了狗，什么都显得下贱！

“你进来多久啦？”周森惶惑不安地坐下问，不敢对剑平伸出手来，“你没有受刑吧？好运气。我一进来就挨打，可怕，那样的打！钢鞭子没死没活地抽……我晕死了两次。你瞧，你瞧……”他捋起衬衣要让剑平瞧他脊梁的伤疤。剑平别转了脸。“我真是想死哟。他们不让我死……你不要怕我，剑平。我是诈降的，我可以发誓……”

剑平愤怒得浑身发抖，咬着牙，压低嗓子骂道：

“你还敢说！……叛徒！出卖朋友！……”

周森震惊地顿住了。他瞧着剑平倒竖的两眉和带着杀机的、吊梢的眼睛，不由得从脚下直打冷战。

“你误解我了……”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做人真难呀……应当承认事实……咱们垮了……当然得随机应变……”

剑平冷峻地笑起来，走过去，望着那张可耻的苍黄的扁脸，忽然一拳打过去。周森向后一仰，连人带椅子翻在地上了。

“卑鄙！狗！……”

剑平尖声吼着，扑过去。一种无法自制的狂怒，使得他一抓住那颈脖子，就不顾死活地往砖地上砸。他想砸烂那只肮脏的脑袋，想咬他的肉，想把他撕得粉碎……

吓掉了魂的周森在地上翻滚。他拼命要挣脱那铁钳似的夹住他颈脖子的两手。过度的惊骇使他丧失了自卫的力气，他沙哑地喊叫起来。

两个警兵冲进来，费很大的劲才把剑平的“铁钳”掰开。

周森一翻身从地上爬起，立刻头也不回地往外溜跑了。

剑平喘着粗气，脸铁青，腿哆嗦，怒火一直往上冒……

赵雄和金鳄随后也赶到了。赵雄气得扭歪了脖子，脸涨得连眉棱骨的刀疤也变紫了。他对金鳄说：

“去，去把周森叫来！”

一会儿，周森跟在金鳄的屁股后头进来。他那又扁又平的脸，现在怪样地肿高了，牙缝出血。紧张的骇惧使得他忘记疼痛。他一只手扶着扭曲的左膀，躲在金鳄的背后，眼睛慌乱地张望着。

“站过来！”赵雄厉声叫着，乜斜着鄙视的眼睛，“你打不过他？过来

呀！你不敢打他？你瞧我干什么！……过来呀！你是人不是？打啊！你也打他！打给我看看！……干吗不打啊？……”

周森呆住了。他觉得周围的眼睛都在看他：警兵的眼睛带着轻蔑……金鳄的眼睛带着幸灾乐祸……赵雄的眼睛像要吞噬人似的……剑平的眼睛像两把发出寒光的钢刀，直刺着他……周森不由得又浑身发抖，涌出泪水，一扭身，往外跑了。

“他妈的这软瘫子货！”赵雄咬着牙，暗地咒骂着，“要不是为着要利用他，我真是可以一枪把他打死！……”

但赵雄并不当面表露出来伤自己的面子。他装作平静，冷冷地对金鳄道：

“把他带去吧。‘动手术’！……”

剑平被推到一间暗室里去。两个打手过来，把他剥光衣服，绑住双手，按倒在地上。一个独眼龙拿住竹扁担，没头没脑地往剑平身上打，才几下，脊背和屁股早隆起一道道紫条。再几下，皮裂开了，血一迸出来，竹扁担也红了。

他有生以来没有这么痛楚过，眼睛直冒金花。当他发觉赵雄就站在他身边时，他又咬紧牙关，把叫喊的声音往肚里吞。他想：就是给打死了，也不能叫哎哟……

赵雄以为剑平晕过去了，做个手势叫停打。他弯下身去一看，出乎意外，那淌着血的脊梁还在那里蠕动。

“怎么，该招认了吧？”他用带点拖腔的声调说，划一根火柴，把熄灭的吕宋雪茄点上，又弹弹身上的烟灰，好像这样一场拷打在他看来是极其轻松似的。

剑平忽然抬起粘着脏土的脸，两眼怒光直射，望着赵雄。这一刹那，赵雄明白过来了，对方并没有屈服。

“再打！打到他出声！……”赵雄重新发命令，喷出的烟雾在他冷酷到没有表情的脸上缭绕着。

竹扁担又挥起来，照样听不见叫喊的声音，只听见“啪，啪，啪……”一下又一下。

竹扁担打断了，换了新的再打。

剑平牙关一松，忽忽悠悠过去了。

一瓢凉水浇在他脸上，迷迷糊糊醒过来。睁开眼，赵雄已经不见了。

“妈的。没见过你这么别扭的，哼也不哼一声……”独眼龙蹲下来替剑平解绳子，嘟哝着，“嘴头子硬，皮肉吃苦，妈的……好汉不吃眼前

亏，干吗不叫哇？傻蛋！你不叫，俺们倒不好办……”

绳子解开了。独眼龙伸手要搀剑平站起来，剑平不让搀。他摇摇晃晃地自己爬起来，颠着步子走……

两个钟头后，过道的灯亮了。老姚站在木栅外，看见剑平身上乌的乌、紫的紫，不由得眼眶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袋包儿，塞给剑平说：

“里面是药粉，敷几天，伤就会好的。”又问：

“你有什么嘱咐吗？”

剑平说：

“你捎个信儿给我伯伯，说我平安。我受刑，别告诉他。”

老姚抹一抹鼻子，走了。

就在剑平受刑的这天下午，厦联社遭侦缉队第二次搜查。搜了半天，搜不出什么。金鳄把四敏和剑平从前经手过的簿册文件全翻出来。偶然有张木刻画，脱落在地上，金鳄拾起来一看，是一张自画像，上面题着几个字：“剑平同志雅玩。刘眉刻。”

“哪个是刘眉？”金鳄问。

没有人回答他。

临了，金鳄把社里两个干事和一个厨子都逮走了。

接着，金鳄又带四个暗探冲进艺术专门学校去。刘眉刚上完课要回家，他的发出香气的白哔叽西装和洋派的礼貌，使金鳄的态度和蔼了些。最后，他虽然受到“优待”，不加手铐，却照样被客气地“请”上囚车。

到了侦缉处，刘眉又受到特别“照顾”，随到随审。

他跟金鳄走进一间密室。一跨进去，就看见一个红鼻子跷着二郎腿坐在桌子后面。刘眉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弯一弯腰。

“你叫什么名字？”红鼻子没好声气地问。

“贱姓刘，小名眉——眉毛的眉。”刘眉态度谦恭而老练，“请问长官先生贵姓？”

“坐下吧。”

“谢谢。”刘眉大大方方地坐下来，脊梁往椅背上一靠，俨然是个派头十足的青年绅士。

红鼻子把金鳄拉到隔壁去密谈。

红鼻子说：“准是个正货！多怪的名字，普通人哪有叫刘眉的。”

“所以嘛。”金鳄说，“要不是正货，也准是个好货。你瞧他戴着什么样的手表！……”

两个叽咕了半天，随后红鼻子走进来，冲着刘眉喝：

“何剑平是不是你的同志？照实说来。”

“是，我们是木刻同志。”

“这张木刻是你刻的吗？”

“鄙人刻的。”刘眉摆着公子哥儿的傻劲儿说，“我很惭愧，这一张刻得不怎么好。我还有比较满意的作品，发表在今年一月二十日的《厦光日报》。你们当然看过啦？”

金鳄赶紧到资料室去把今年一月二十日的《厦光日报》找出来。红鼻子一瞧报纸上面现出一幅女人裸体图，登时睁大了眼睛，板起正人君子的脸来骂道：

“喝！你刻春宫？妈的，可见你……”

“这是艺术品，长官先生。这叫《莎乐美》，王尔德的。”

“王尔德？我知道他是谁！”红鼻子把桌子上的铅笔和纸推到刘眉面前，“来，你把他名字写给我看。”

红鼻子一面狡黠地瞧着刘眉写，一面轻轻拍着刘眉的肩膀，又加了一句：

“你把王尔德的地址也写出来。”

刘眉放下铅笔，敞开喉咙大笑。

“笑什么？”红鼻子变了脸。

“他是法国人。”刘眉忍着笑回答。

“胡说！法国人哪有姓王的。”

“我记不太清楚。也许是英国，也许是意大利，反正不是中国人。他是个唯美派的文学家，死了几十年了。”

“唔？”

红鼻子红了脸，立刻转个语气问：

“你住在哪儿？”

“我？我家在金圆路五十九号，电话五三二。”刘眉趁这机会赶快把自己的身份夸耀了一下，“家父是医学博士，耳鼻喉专家；家祖父是前清举人，叫刘朝福……”

“刘朝福？哦，我知道了。”红鼻子打断刘眉的话，忽然显得客气起来，“你父亲是刘鸿川博士，对吗？我请他看过病——好，现在请你到隔壁房间坐一坐。等我请你的时候，你再进来。”

刘眉退出去后，红鼻子瞧着金鳄，眨一眨眼说：

“钓上金龟啦！嘿，我到过这家伙的家，好大排场，赛王府。”

“你看他是不是正货？”

“管他正货不正货，有这么一张玩意儿，够了！”红鼻子用指头弹一弹那木刻说，“他妈的，真正的正货有几个绞得出油水，三千年才逮了这么一头银牛！……”

“他老子才真是银牛呢！”金鳄说，“天天晚上在蝴蝶舞场，钱花得像打水漂儿。赶明儿他要是托人来替儿子讲‘人情’，咱还得捞他一把，大阔佬嘛……”

“对！”红鼻子兴奋得鼻子更红了，“先把这小子‘腌’起来，要没有好盘价，咱不放手！……”

这时候刘眉正独个儿坐在隔壁的板凳上抽烟，望着走廊亮了的电灯发愁……

第二十五章

接连十来天，剑平又受了四次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吊秋千、用竹签子刺指甲心。每回用刑时，他总听见独眼龙凑在他耳朵旁说：

“后生家，这一回得出声哇！你不出声，俺们交代不了……”

但剑平还是跟从前一样，紧咬着牙关，从晕过去到醒过来，不吭一声。

他几乎希望晕过去就永远不再醒来。最初当他被凉水浇醒，发觉自己还活着，甚至感到有些失望。这时候，一个带着亲切的鼓励的声音从记忆里浮上来：

“要顶住！如果活比死难，就选难的给自己吧。”

这是几天前李悦写给他的几句话，这使他重新恢复了勇气。

他仿佛看见一个肩膀微斜的影子走到身旁，凝视着他。那只曾经摸过千万粒铅字的粗糙的手，轻轻地摸着他灼热的脑门，好像他是个没有脱离危险期的、病重的孩子……

多么严厉又多么温和的李悦呀。

每次受刑回牢，总盼着能从老姚那边得到什么字条，即使是简短的几个字，对他都是珍珠般的宝贵。

李悦和四敏同样也受了刑。有一次，剑平同时接到两张字条，李悦的那一张说：

受了一次水刑和两次烙刑，他们一遍一遍折磨我，我对自己说，就是下油锅，我也这样。毁得了肉体，毁不了意志。

四敏的那一张说：

又荡了一次秋千，死了又活。李悦今天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他能在暗夜预见天明，他的名字叫布尔什维克。”我也这样想。那相信毛泽东会胜利的，他也胜利了。

剑平默诵那些字句，忘了身上的伤痛。

老姚经常利用值班的机会替他们传递消息。从他口里，剑平听到里面和外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日子，侦缉处一连逮捕好多人，牢里快住满了。

孙仲谦也被逮了进来，他是夜间出去不小心让暗探发现的。前天，

他已经解到第一监狱去了。

李悦假扮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他的口供永远是那样不着三不着四的。赵雄每次一审问他就冒火。据说有一次《鹭江日报》社长当面嘲笑赵雄：

“算了吧，要是你们把李悦那个土芭佬也当正货，那全厦门的平民都得逮起来了。”

四敏始终否认他是邓鲁，他被吊打两次，刚封口的伤痂烂了又烂，但精神却很好，每天就在那豆腐大的黑笼里，跟李悦一起打拳。

据说刘眉逮进来只关了八天就释放了。他父亲很生气，说是为了他花了不少冤枉钱。

厦联社现在是郑羽同志在幕后主持。暑期巡回队已经分成三个小队到内地去，黑名单上有名的都提前出发了。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夜里，剑平在睡梦里被两个警兵拉起来，天气很热，他迷迷糊糊地瞧见老姚跟在金鳄的背后，金鳄鼓起嘴巴子，冲他嚷：

“喂，起来！你快‘过运’啦！”

“过运？……”剑平慢腾腾地翻身起来。

“你不懂？”金鳄扭歪下巴笑着，“要把你枪毙啦。后生家，是你自个儿弄糟的，本来不用死嘛……家里有什么要交代的，我给你捎去。”

剑平一愣，神志全醒了，想到家，忽然一阵难过，不由得鼻子酸了。“不，”他狠狠地对自己说，“这时候不能掉泪。”他昂起头来，说声“走”，跟着金鳄去了。

已经很晚了，赵雄还在审问室里翻阅案卷。

剑平被押进去时，最先刺到他眼睛的是桌上台灯的银罩反射出来的强烈的光线。

“你就要处决了。”赵雄冷冷地说，脸藏在台灯后面暗影里，“现在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从实招认，还可以免你死罪。你考虑吧，给你五分钟考虑，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三十五分……”

“不用考虑了。”剑平截断他，脸反射着台灯的银光，傲慢地瞧着暗影里的赵雄，“我是无罪的。至于你们要怎么判决，那是你们的事……”

“你不承认你有罪？”

“不承认。”

“你呀，危害民国，企图颠覆政府。”

“那是加诬。”剑平说，“我承认，我反对的是日本强盗，反对的是汉奸卖国贼，我是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

“别演说了！”赵雄粗暴地挥一挥手说，“让我提醒提醒你的理智，人生最宝贵的是性命。你今年才不过二十二三岁，你总不能因为一念之差，就把命都不要了？”

“死只死我一个，但千万人是活着的……”

“都要死的！让我再提醒你，我们正在围剿，有一千杀一千，有一万杀一万！……”

“杀不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消灭的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值得几个钱一斤？猪一样的！”赵雄厌烦地叫起来，“睁开你的眼睛吧，何剑平！今天是谁家的天下，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早完了。”

“等将来看吧，看完的是谁！”

“呃，呃，我是来判决你的，不是要听你抗辩的……”赵雄激怒地耸耸肩膀，“别绕弯了。一句话！你打算死呢，还是打算活？挑吧！”

剑平轻蔑地笑了：

“你把时间忘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三十五分了。”

赵雄唰地变了脸，狠狠地扫了剑平一眼，回身对金鳄道：

“把他押出去！”

警兵把剑平的两手反缚绞剪在背后，押走了。

经过静悄悄的走廊，经过一片泥沙和碎石铺成的旷地，夏夜的凉风吹着剑平的头发，把他身上的闷热也吹散了，这是一个多月来没有接触到的旷地的好风啊。

脚底下是水墨画似的树影。他挺起胸脯，庄严地向前走去，好像他要去的是战场而不是刑场。他清楚地听见警兵钉着铁掌的大皮鞋在泥沙的地面上咔嚓咔嚓地响着。他甚至闻到一股不知哪儿来的花香。

“我就要结束了，但工作是不会结束的。”剑平边走边想，血在脉管里起伏着，“同志们会继续干下去……李悦有危险吗？四敏有危险吗？……啊，亲爱的同志，作为你们的兄弟，我是带着坚贞赴死的。我没有辱没布尔什维克给我的名字……”

远处卖馄饨的挑子从午夜的街头摇着铃铛响过去。大概这时快十二点了。

剑平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四敏唱过的一支歌，那歌词又来到他脑里：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
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
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

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

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

剑平被押到了一棵梧桐树下面，站住了，两个警兵把他绑在梧桐树旁。

剑平发觉离他五六步远近还有一棵梧桐树，也绑着一个人。那人秃头，脸被树影子盖住，脑袋弯弯地耷拉下来。

听着那些警兵嘁嘁喳喳地在那里议论，似乎那秃头是个绑票犯。

剑平抬起眼来。圆圆的月亮，挂在围墙的铁丝网那边。穿过铁丝网望过去，远远起伏的连山，在银色的月光底下仿佛睡着了。暗蓝的半山腰里，有烟斗那么大的一点儿火光，忽闪忽闪地发亮，大概是野草着火啦……

剑平奇怪自己这时候还有欣赏家乡夜景的心情。

“我是在星月皎洁的天空下面被杀害的……”他想，“我应当死得勇敢，死得庄严。我为祖国、为信仰交出我的生命，我可以自豪……”

前面有“咔嗒”的声音，警兵在扳着枪机。

剑平昂起头来，面对着刽子手，等待着：

“蒋介石哟，今天你杀的是我一个人，明天到你完蛋的时候，你和你的集团都要一起完蛋……”

想到过去无数英勇就义的同志，想到这时候他能够傲慢地蔑视“死亡”，他不禁为自己的傲慢而微笑了。他仿佛听见千声万声壮烈的《国际歌》，随着黑压压的队伍朝他唱着走来。他又仿佛看见，在那辽远的西北高原，和山一样高的毛泽东同志，站在那最高的峰顶，从其身上发出来的万丈光芒，正照着他。

“亲爱的毛主席，”他默念着，“我在最后一分钟倒下去，我的心朝着你……”

他仿佛听见空中有个声音在叫着：

“那相信毛泽东会胜利的，他也胜利了。”

两个警兵把枪端起来。那黑洞洞的枪眼正对准他。他鄙视那枪眼！鄙视那两个神气十足徒然显得可笑的警兵！

一秒、二秒、三秒。噹！枪声响了，远远山间微微起了回响。黑暗的树丛里，吃惊了的夜乌拍着翅膀，穿过对面坟墓似的牢房的屋脊，“哇哇哇”怪叫几声，在银白的月光下不见了。

噹！又是一声脆响。

剑平发觉自己的头还是抬着，子弹没有打中他。笨家伙！

噹！噹！

他照样站着。扭头瞧瞧旁边的秃头，秃头腿弯下去了。警兵走上来，围着中弹的秃头察看着。这一下他才弄明白，原来赵雄是拿他来“陪斩”，吓唬他的。

这时候从黑暗的树影里忽然喘吁吁地走来一个矮矮的影子，靠过来，原来是金鳄。他附在剑平的耳旁，诡秘地低声说：

“我跟处长说情来着，我说你年纪轻，让你缓些日子……”

第二天早晨，老姚暗地扔一个纸团给剑平，是李悦和四敏合写的：

昨夜你就义的消息传到这里，我们都震动了。我们听见远处的枪声，默默地在心里唱《国际歌》，没想到半个钟头后，你又回来了。看着你挺着胸膛的影子从木栅外过去，我们感到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不可侮。

只有用真理武装自己，他才能做到真正的不屈和无惧；他即使在死亡的边缘，也能为他所歌唱的黎明而坚定不移。

你的榜样将鼓舞狱内和狱外的同志。

我们拥抱你，亲爱的兄弟。

第二十六章

黄昏的时候，过道的灯刚亮，老姚搀着一个水肿的病犯进来。

剑平一看，病犯的脸黄得像纸钱，颊肉和眼皮肿得把眼睛挤成一条缝，左边耳朵淌着黄脓水。看他那样子，一定是被拷打得很厉害，所以走进来时一瘸一拐的，似乎还有哮喘病，喉咙里“呼噜呼噜”的有一块痰，像拉风箱。一股比死鱼烂虾还要难闻的臭腥味儿，从他身上直冲过来。

老姚暗地告诉剑平：这病犯是个汇兑局的厨子，前几天金鳄查街，在他菜篮里查出一张传单，便把他逮进来了。已经拷打了三次……

老姚走后，剑平轻声问病犯：

“要我帮你什么吗？……”

病犯歪躺着，胸脯一起一伏，只管呼噜呼噜，不搭理。一道乌血从他被打伤了的颈脖上流下来。

“你被打了？我有药粉，敷了会好。”剑平又露出身上的伤痂子给病犯看，“你瞧，我也是被打了，也是敷了这药粉好的。”

剑平从口袋里摸出个纸包，打开，用棉花蘸蘸药粉，说：

“我替你敷，敷了就不痛啦。”

“哎呀！”病犯厌烦地叫了一声，别转了身子，好像那药粉会毒杀他似的。

晚粥送来的时候，剑平凑过去问他：

“喝点儿粥吗？你爬不起来吧？我喂你，好吗？……多少吃点儿，要不就喝点儿米汤……”

病犯连连摇头。剑平硬把米汤端过去，病犯又是别转了脸，长长地唉口气：“哎——呀！”

这一夜，剑平四肢酸痛，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里醒来，睡眼蒙眬地瞥见那病犯躲在灯光照不到的墙角落，仿佛在撕些什么，又仿佛在膝盖上搓些什么……

“干吗？”剑平迷迷糊糊地问一声。

“睡你的！没你的事！……”病犯没有好气地说。

剑平翻个身，又睡着了。

外边天亮了，过道的灯灭了。牢房里又是黑咕隆咚一片。

剑平翻身起来，脑袋碰了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似乎是两条腿悬空挂着，认真再摸一下，吓了一大跳：病犯吊死了！原来他昨晚上把褂子撕了，搓成布绳，套上自己的脖子……

剑平心里很难过，静寂中，仿佛听见那悬空吊着的黑影子长长地唉着气：

“哎——呀！哎——呀！”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看守长来了，瘟头瘟脑地说这牢房“不干净，常闹吊死鬼……”便把剑平调到十一号牢房去。这牢房比较大点、亮点，里面关着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头儿。这老头儿有三歪：歪鼻、歪嘴、歪脖子；半脸麻鬃似的胡茬，差点掩没了嘴；两个高耸的窄肩膀，扛着光秃秃的一个小脑袋。

“老阿叔！”剑平跟他打招呼，“你犯的什么案子呀？”

“你问干吗！”歪老头儿沉着脸回答，接着气冲冲的，不知嘟囔些什么，“……鬼捉你去吧！……妈的……”

剑平觉得晦气。

整个上午，歪老头儿愣磕磕的，绕着小牢房打转。脾气又似乎特别坏，答不上两句话就瞪眼，动不动就“老子……老子……”，好像他有这个特权。好几回，他吓唬剑平：

“这儿数老子大，你敢较劲，就请你吃这个！”说着，把小得可怜的瘦拳头晃到剑平脸上。

有时候，他没命地咳嗽，咳，咳，咳，眼也红了，脸也绿了，半天才“咳”出一口黑黑的浓痰，差点儿闭了气。

剑平每次一瞅歪老头儿那条条可数的肋骨和那麻秆儿大小的胳臂，就不禁想起唐?吉诃德的那匹瘦马。他闹不明白，究竟这老头儿使得出几两力气，干吗动不动就挽袖子捋胳膊？

剑平一百二十万分地不愿跟老头儿拧上劲儿。他想：老头儿一定是属于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类人，起码，他是善良的。

大概歪老头儿认定剑平是怕他吧，他越来越不客气了。

“滚！老子叫你滚！”他俨然板起大房东的脸孔对剑平下驱逐令，“听见了吗？滚！马上给我滚！……”

“凭什么你叫我滚？”剑平退让地反问一句。

“嘿？你敢跟老子顶？……你……妈的！……”

突然，一个巴掌飞过来。剑平没提防，挨了个耳光，脸登时火辣辣地红了。他忙往后退，不用说，他只要稍微一回手，那老头儿就得栽跟

头，可他还是让步了。

“不准动手！大家讲理。”剑平压着嗓门说。显然，由于容忍，声音发抖了。

“滚！让吊死鬼抓你去吧！”歪老头儿脖子青筋直暴，“老子高兴自个儿住！听见了吗？”

“你甭生气，”剑平心平气和地回答，“你跟看守说，我马上挪！”

“你当老子不敢跟看守说？唔？老子说给你看！你马上就得滚……”

这时候老姚恰好从过道那边走来，老头儿忽然又拉住了剑平，咬着牙，小声说：

“不许你跟他说，听见了吗？说了俺就揍你！老子高兴两个住！……听见了吗？……”

剑平弄得莫名其妙。

这一晚，剑平睡得很不放心。半夜里，一只耗子爬上他脊梁，咬他的伤痂子，痛得他霍地跳起来，把耗子吓跑了。无意间，他瞥见歪老头儿像猴子似的蜷缩在墙角落里，两只惊骇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颊肉直跳。剑平猛然记起昨晚上吊死的病犯，正在惊疑，老头儿已经抢上来，手里晃着一把凿子，带着威胁的低声说：

“你敢声张吗？老子扎死你！”他喘着粗气，接着咳嗽起来，忙又狠劲儿地用手捂嘴。

剑平这才注意到墙角那边，堆着一小堆砖土，立刻领悟：这老头儿是在挖墙洞，准备越狱……

“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剑平态度和蔼地说，“咱们同是搭一条船，胳膊弯儿不能朝外弯……”

“你？……”

“我跟你一起逃，行吗？”

“真的？你？”

“真的。”

“可俺是死刑犯……”

“我也是。”

“啥？你也是？好……好……”忽然大颗小颗的眼泪沿着他歪歪的鼻子滚下，挂在胡茬上，他用沾满砖灰的手背去抹，咧着嘴怪笑了一下，“咱们是一条藤儿。左死，右死，不如逃。逃得了，捡一条命。逃不了，死，没说的……俺活够了。昨儿个俺吐了血。”

“你怎么进来的？”

老头儿用黄板牙咬着胡茬，狠狠吐了一口黏沫子。

“俺是磨刀的，磨三十年啦。”他说，“俺有个表兄弟，是个歹狗，跟这儿金鳄拜把子，俺上了他的当。俺真傻，把三十年积攒的五十块洋钱，交给他买小猪儿，谁料他就整笔都给吞了。这还不算，俺闺女也叫他给拐卖了，害得俺老伴儿吃了大烟膏……谁咽得下这口气！……俺上他家，一个斧头就把他干了……”

剑平觉得这当儿不是听他倒苦水的时候，便掉句话问：

“你哪来的这凿子？”

老头儿登时煞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

“咋？……你问它干吗？”

剑平瞧他眼睛眨巴眨巴地带着疑惧，忙又岔开了话说：

“怎么，让我帮你挖吧，你歇歇儿。”

于是剑平从歪老头儿手里接过凿子，开始动手挖。

歪老头儿告诉剑平，他已经挖了六个晚上，手指头都磨破了。他一边说，一边靠在灯光射不到的木栅旁边，惴惴地望着门外。一听到什么声音，便拉着剑平躺下，装睡。接连这样几次，剑平有点不耐烦了，索性不理他。老头儿紧张地按着剑平的手，咬着牙骂：

“停！停！你不要命吗？听……”

“那是隔壁犯人说梦话。”

“不，你听，咽，咽，咽……”

“那是蛤蟆叫。”

“就是有人来了，蛤蟆才叫。听！脚步声！……”

“什么也没有，你自己吓昏了。”

“吓昏？嘿！老子挖了六天，你这会子才动手，倒比老子神气啦！……哼！”

歪老头儿唰的一下把凿子抢过去，又说：

“躺下！听见吗？……扎死你！”

说着，把剑平硬按下去跟他一起躺着，屏着气。

碰着这么一个肝气大、胆子小的老家伙，真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现在又不是争辩的时候。

好容易等到蛤蟆不叫了，老头才又让剑平动手。挖到最后一层砖，天已经快亮了，赶紧把烂砖碎土塞进墙窟窿里去，照样把本来糊在墙上的报纸盖上，外面又拿草席遮住。看样子，明晚再挖一下，就能够爬出去了。

天大亮了。过道开始有人来来去去。门锁咔嗒开了，麻子走进来，冲着歪老头说：

“赶快穿衣裳，走！你的案子移公安局啦。”

老头登时目瞪口呆，脸发绿。

“俺不去！”他结结巴巴说，“俺要在这边。这边好。俺不去！……”

磨蹭了半天，麻子冒火了，动手拉。老头索性躺在地上，赖着不走。剑平心里暗地着急。

麻子不怀好意地自己走了。老头儿一骨碌跳起来，指着剑平骂：

“你奸雄！你瞧俺给拉走，不帮俺说一句！你！……”

“我帮你说有什么用，我还不是跟你一样。”

“好，俺掘井，你喝水，你倒现成！”

老头愣愣神儿，忽然从草席底下掏摸出那把凿子，揣在腰胯里。

“那样揣，不安全。”剑平说。

“你管不着！”老头气冲冲的。

“倒不是我要管你，等会儿他们要搜身的，给搜出来了，那不罪加一等？”

听剑平这么一说，老头又不知要把凿子藏在哪儿好。末了，他很不甘心地把它扔给剑平说：

“拿去吧，注定你造化。可你要是说出这是俺给你的，你是狗娘养的。俺要是说出那个窟窿，俺……俺也是狗娘养的！”

麻子和金鳄来了，老姚跟在后头。

“走不走？”金鳄阴着脸问老头。

“这儿好好的，俺……俺……”

“鬼揍的！我叫你走！”

“俺不……俺不……”

金鳄不动声色，慢吞吞地晃到老头儿跟前。突然，啪！一个巴掌，老头儿跌退几步。啪！又是一个巴掌，老头又跌退……

剑平在背后捏紧拳头，老姚暗地瞪他一眼。

老头牙齿流血，狠狠地吐了一口红沫子，连打断的牙也吐出来。

“带走！”金鳄懒洋洋地挥一挥手。

老头歪着脑袋，窝窝囊囊地让麻子拉走了。拐弯的时候，他扭头来瞧剑平一眼，好像说：

“放心吧，俺管保不说那个窟窿……”

剑平向他招手，不由得眼睛潮了。

第二十七章

老姚进来打扫牢房，剑平忙把挖墙洞准备越狱的事告诉他。

“得小心。”老姚说，显得比剑平还紧张，“那老头疯疯癫癫的，备不住一到公安局，就把什么都说了。”

“不会，他赌过咒。”

“你相信他赌咒？靠不住的。你把墙洞挖得怎么样？”

“快了。等要逃的时候，就能挖穿了。”

“要逃，就得抓紧时间，拖了不利。晚上怎么样？”

“晚上？行。就决定晚上吧。”

“得布置一下。先得跟李悦说一声。”

“老姚，”剑平兴奋起来，“你能不能把李悦和四敏调到我这儿？到晚上，我们就三个人一起逃。机会太好了。”

“机会是好，就怕看守长不让调。等一等，我去想法子……”

老姚急忙忙地走了。过一会儿，他又转回来，脸上一团暗云：

“行不通，剑平。”

“怎么样？”

“他俩下午就得解第一监狱。”

“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延一天？”

“这不是我能够做主的。”老姚垂头丧气地说。

“那……那……怎么办？”剑平急得心窝子像着火，“机会一撂手就没了，老姚。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我保证，十一点以前我能把窟窿挖穿。你能不能把他们弄到我这儿？我们赶着十二点以前逃。到时候你也逃你的，免得受带累。”

“那不行，白天人来人往……”

“老姚，事在人为，相信我，我有把握！”

“出岔儿怎么办？”

“不能净往坏的方面想！老姚，只要救得了他们，咱们付任何代价都值得！”剑平两手把木栅抓得紧紧的，“时间宝贵，老姚，趁着他们还没解，抓紧机会干吧。你要是害怕，你只要负责把他们挪到我这儿，你就逃你的。底下的事全由我挑好了。你要是能替我弄到一把手枪，那最好

不过；要是弄不到，就是随便给我一把菜刀，我也能冲！……”

“这样冲太危险！”

“现在不是考虑危险不危险的时候！眼前哪一样算安全？冲是一条路，冲还有一线希望！”

“不，我不能让你这样干！”老姚冷板板地回答，“这样干没有一点儿把握！”

剑平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把抓住老姚，冲着他那冷板的脸怒吼，强迫他干。

老姚忽然掉头走了，半个钟头后他又转回来，闷声不响地把一张字条塞给剑平。字条是李悦和四敏合写的：

永远铭记你在患难中的友谊。但我们决定不跟你走。老姚的考虑是对的，与其三人冒无把握的险，不如一人获救。

你的热诚使我们感动，但你的轻率又使我们为你担心。

千万注意：要审慎。要事事和老姚策划。要尽可能减少危险程度。

剑平急坏了，手和脚直发颤。他拿起铅笔，不加任何考虑就写：

我们已置身绝境，与其束手待诛，不如冒险突围。事迫在眉睫，不容迟疑。望速与姚谋，成败在此一举。我保证在十一点前把墙挖好。如不幸被发觉，罪由我担；如不被发觉，则你们先冲，我留后掩护。相信必可冲出危境。机会稍纵即逝，有决心者必胜，候示。万急！！！

剑平把字条交给老姚带去后，一个人坐立不安地在笼子里打转。他不自觉地把手伸到裤袋里去捏那把凿子，好像他一下子就可干起来似的。

好容易老姚来了，头一句就说：

“他们不同意。”

“不同意！怎么不同意？”剑平粗暴地反问，好像谁欺骗了他。

老姚不回答，又扔给剑平一个字条，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字条上面是四敏的笔迹：

白天挖墙绝不可能，切勿轻试。我们不能孤注一掷。外面同志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也许李悦有获释可能。今夜如何布置，须与老姚细谋。事事当以不使老姚受累为原则。因为他还需要继续留在这里。

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你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

剑平站着愣神。想起李悦、四敏不能跟他一起逃，觉得又气短，又不甘心。他几乎对这个可能使他重新获得自由的墙洞不感兴趣了。下午两点钟，老姚来了，对他说：

“他们已经解第一监狱了。”

“唔。”剑平眼垂下来。

“我们得考虑一下，晚上怎么样布置。”

“唔。”

“你怎么啦，没精打采的？”

“你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剑平勉强提起精神来说。

“我这样打算，”老姚说，“下半夜两点钟起是我值班，这个时间不大合适。所以最好是在一点钟左右。因为这时候，大门口只有两个卫兵，里面是毕麻子值班，旁的人都睡了。我去把通到牢房的电线剪断。你只要一看见电灯灭了，就可以爬出去……”

“那个麻子挺讨厌！”剑平说，“他一值班，整个晚上总是磨磨转转，巡逻好几回……”

“不要紧，晚上我带他去喝酒。这家伙很贪杯，一喝醉就睡得像死猪似的。”

“要是他没有睡着，你得通知我。”

“那当然。我会关照你的。还有，那墙背面有一道泥沟，你爬出去的时候得小心，别摔到沟里去。摔坏了腿就跑不了啦。”

“放心，这条路我走过，相当熟悉。”

“你外面有什么可靠的亲友吗？”

“有。”

“在什么地方？”

“在草马鞍。”

“人可靠吗？”

“可靠。”

剑平本想说出“吴七”的名字，转想没有必要，就不说了。老姚本想问明草马鞍哪一家，但看剑平不自动对他说明，心想也许有什么秘密，便也不往下问。

“草马鞍离这儿倒不远。”老姚说，“先躲几天，再想法子离开厦门，倒也是个办法。”

老姚便把一路的偏街僻巷告诉剑平，叫他尽可能抄僻道儿走。

“这些日子，”老姚又说，“自从周森叛变了，外面同志们统统搬了家，新的地址都很秘密。你能找亲友，还是找亲友方便……好吧，你再想想，还有什么需要我事先替你准备的？”

“没有了。”

“再仔细想想，也许有什么漏了的没有想到。”

“我说，要是灭灯的时间能提早一个钟头，是不是好一点儿？”

“提早？那不大好。”老姚沉吟了一会儿说，“提早人家还没睡，过道有警兵，容易被发觉。还是小心一点儿好。我再嘱咐你一句，灭灯前，我会来关照你的。咱们得把时间配合好，你把墙挖穿，需要多大工夫？……”

“大概一个半钟头。”

“那好，我尽量提前来通知你。”

老姚不敢多耽搁，匆匆地走了。

第二十八章

好容易等到夜深，牢里没有声音了。门房那边，几个熬夜的警兵还在瞎唱“桃花搭渡”，声音含糊，像醉人的梦呓。偶尔有汽车从深夜的马路上经过，嗖的一声。

好一阵工夫，毕麻子颠着步子从外面回来了。

“你还不睡？……呃？……”他问剑平，打了个趔趄站在木栅外，满口的酒臭。

“就睡啦。”剑平纳头躺下去，合上眼。

毕麻子去了一会儿，老姚来了。

“麻子睡着了。”他悄声说，看看袋表，“现在是十一点十分，开始准备吧。”说着，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铁钻，递给剑平。

“用这家伙扎快。”老姚说，又郑重地叮咛一声，“灭灯以前，我再来看你。”

老姚一走，剑平马上动手干。铁钻果然好，还不到二十分钟，已经钻了好几个小孔。他使劲儿地在小孔上面踹了几脚，砖土直掉，很快地踹了个豁口。他高兴极了，他试着从豁口探头过去看看：外面是漆黑的小山道，头上是镶着小星的夜空，靠墙背面这边，泥沟里水咕咕咕地流着，有一股冲鼻的泥臭味儿。

好呀，自由已经在墙外等他了！

现在剑平巴眼等着灭灯了。老姚还不来，真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

挨一分钟好比一个世纪。快十二点了吧？算一算，距离灭灯的时间，至少还得一个多钟头。天呀！一个多钟头！……要不为着等灭灯，这时候可能已经到吴七家里了……

唱“桃花搭渡”的警兵都睡了，全牢静悄悄的。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偏偏老姚还不来！难道老姚不知道生死关头，一分钟就能决定成败？剑平开始对老姚不满了。他觉得老姚这个人是磨蹭而且胆小。他差不多恨起他来。最后，他决定不再等了。他想，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错过，他得自己掌握！

于是剑平往豁口爬。才爬过去半截，就给夹住了，豁口的碎砖擦破

他的脊梁，血直淌。他挣扎着，咬紧牙根，满身大汗……忽然听见脚步声，心里一急，忙往后退；但豁口夹得很紧，退不回来。脚步声越来越近，似乎已经到了木栅门口，剑平想："完啦！……"

没有动静。仔细一听，脚步声是在山道上，渐渐远了。他喘了一口气，又使劲儿往前爬，猛然身子一松，爬过去了。他感到像母亲生了个难产的婴孩那么痛快，他把自己降生在自由的土地上了。

他从山路绕着偏僻的小道，一口气赶到草马鞍。在暗巷里摸索了半天，这才发觉自己走迷了。他记得前回吴七搬家，他来过一次，但已经记不清门牌号数。心里越急，眼睛越乱。

"不行！"他对自己下警告，"与其瞎撞，不如抓紧工夫回家，叫伯伯带路——伯伯常来吴七家……"

二十分钟后，他来到家门口。

轻轻敲门。里面有咳嗽的声音。

"开吧，伯伯。"

门开了。

"你……你……"田老大哆嗦着说不出话。

剑平把门关上。

"我逃出来了。"他小声说着往里跑，"伯伯！赶紧带我去找吴七，我走迷了……"

伯母也醒了，听见一个"逃"字，吓得上牙打下牙。

剑平自己找了一套新洗的衣服换上。

外面狗吠，门口有人说话。

"砰！砰！砰！……"

敲门。

两个老人家吓白了脸。剑平定一定神，微笑说：

"是敲隔壁的……走吧，伯伯。"

伯侄两个走出来了。一路上躲躲闪闪，净挑暗处走。当他们冲过一条马路的横道时，突然从警岗那边，吹起紧急的警笛，人声喧嚷起来。伯侄俩飞快地躲到一个半塌的墙背面去。一个黑影子劈面跑来，跟剑平撞了个满怀，转身又跑……

田老大心跳得咚咚响，剑平却跟没事一样。

喧嚷的人声慢慢儿静寂了。一堆人影走过来，警察手里抓着一个小偷。

一会儿警察也走远了。剑平拉着伯伯，正想走，忽然听见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背后发出：

“溜了关啦，好彩气！……”

回头一看，是个矮子，歪戴着一顶破烂的鸭舌帽，耸着两个瘦肩膀，斜着眼睛，满脸流气。看他那样子，一定是个混混儿。

“不用怕，俺保的镖。”混混儿拍着胸脯说。

“我们是好人。”田老大申辩道。剑平忙把他衣襟一扯。

“别充愣。”混混儿干笑了一下，“不认识吧，俺是混江土龙张鳅……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吗？给个小意思，大家有脸儿……”

剑平竖起两眉，狠狠地瞪了混混儿一眼，一声不响地拉着伯伯跑了。

“慢点，”田老大喘吁吁地拉了剑平一下，小声说，“给他一点儿钱，算了……”

“别，他敲竹杠。”

“就让他敲吧，小鬼难缠……”

“不要怕，快走，快走……”

田老大一边走，一边又不放心地掉过头来看，却没注意到后面那混混儿正躲躲闪闪地在跟着他们。

“妈妈的……”混混儿边跟边骂着，“你当俺不认得你何剑平？哼。过山不拜土地爷，还跟你爷爷板脸……”

混混儿就这样一直跟到吴七家门口，瞧着他们敲门进去了，才打回头……

第二十九章

吴七看剑平和田老大半夜里来找他，心里惊讶，到了听剑平一说，才知道他是越狱出来……

“现在不用怕了。”吴七说，“到了我这儿，你就躲一年也走不了风……”

“我想过一两天就到内地去。”剑平沉吟了一会儿回答。

“到内地找吴坚吗？也好，我可以弄到一只小电船，把你载走。”

吴七打听李悦的消息，剑平便把他们在狱里的情况告诉他。这时候田老大坐在旁边，耳朵听着，心里却悬着家，他站起来打断他们的谈话说：

“我得走了。万一他们来查家，我不在，怕会露了馅儿——”

话说到这里顿住了，因为这时候外面巷口有汽车刹住的声音。

吴七连忙吹熄灯，伏在窗户眼儿上，瞅着。

“有人来。”他疑惑地说，“不会是侦缉队吧？”

剑平忙也伏到窗户眼儿上去瞅，忽然低声叫道：

“是侦缉队！金鳄也来……”

听到“金鳄”，田老大登时目瞪口呆，跌坐在床沿上，说不出话。

吴七忙赶到后门，从门缝里偷看，他发觉小巷口那边，也有人把守……

吴七刻不容缓地拉着剑平往后跑，冲进后厢房，指着顶上一个黑洞洞的天窗，催促着说：

“上房顶去！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呢？”剑平问。

“我？你不用管！”

“不，这样你会受累的。”

“我有我的办法。你不用管！来吧，上去！”吴七粗暴地命令着，蹲下去，把他那脚踏板似的宽肩膀让出来，“踩上去！快！”

剑平不知怎么办好。他怕吴七为了救他，连累到吴七自己。

“你愣什么！”吴七咬着牙骂，粗鲁地摇着剑平的腿，“快呀！快呀！……”

前面大门咚咚咚敲起来了。

不能再考虑了。剑平踩上吴七的肩膀，攀住天窗，像猴子那么灵捷，一腾身就翻到房顶上去了。

吴七先把后门的闩卸下，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去前面开门。

一进来就是闹哄哄的十多个，领头的是金鳄，末了一个是毕麻子，都亮着手枪。手电筒满屋子乱晃。吴七嫂惊醒了，小孩子哭起来。在屋檐下睡得呼噜呼噜的吴竹，被两个探子把他拉起来：

“点灯……”

吴竹划火柴，点灯。

“猴鳄！”吴七眼睛放出棱角来说，“你这是什么规矩，半夜三更查我的家？”

“不干你事，老七。”金鳄说，由于他长得矮，不得不抬起头来对着丈二金刚似的吴七说话，“咱们是来抓逃犯的，人家看见他跑进你屋子。喏，田伯也在你这儿，这是人证……”

“不错，剑平来过我这儿，可我把他放走了。”

这时有个探子走进来，把金鳄拉出去咬耳朵。

“后面小门没有闩。”那探子说，“人准是从后门溜……”

金鳄连忙跑去亲自察看后门一番，随后他下命令道：

“把巷头、巷尾，全封锁起来，挨家挨户地查，赶快！”

这边吴七房间里，有个高高、瘦瘦的探子，脖子特别长，顶着一个橄榄样的小脑袋。他摇摇摆摆地晃到吴七跟前，翘起下巴来说：

“嗨，你知道你是窝家吗？你要不把人交出来，你也逃不了干系。”

这时吴七正巴不得寻事，叫他们逮走，好让剑平逃脱，不料橄榄头竟自己寻上来。

“逃不了干系便怎么样？”吴七调皮地反问，显然带着挑衅，“四两人儿别说半斤话，你还是撒泡尿照照脸，看你是什么毛相，再开口还来得及！”

橄榄头登时涨紫了脸。

“姓吴的，你算老几？把人放走了，还说便宜话。”

“得罪，得罪，小哥儿。”吴七含着敌意地冷笑了一下，“老子也不知什么缘故，一瞧你那个卵子大的脑袋，心里就有气，总想拿你来糟蹋开心，算你倒霉吧！”

橄榄头气得紫脸转青，口唇发黑，两腿抖得像拌豆腐的筷子。

“站好！我要搜身。”他勉强装着神气，颤声说，看得出，他是想拿官势来压一压对方，“请照规矩，懂吗？手举起来！”

“好，请搜吧。”吴七客客气气地回答，叉开两腿，慢腾腾举起两手，张口打了个怪样的呵欠。

橄榄头一半恐惧一半怀恨地伸手过去摸索吴七的腰围，那腰围突然凹得又扁又小，忽然又鼓得跟石磨一般硬。橄榄头虽然惊疑，却又不得不爹着胆子摸索下去。刚摸到胳肢窝里，吴七把手轻轻一掀，橄榄头立刻往后颠退，撞了墙壁，摔下去。

这一下橄榄头像只被人捉弄而惹怒了的野猫。他一翻身起来就拔出手枪，对着吴七，狂暴地嘶叫着：

“举起手来！要不我就开枪！……”

吴七眨着一只眼睛，滑稽地瞧着对他瞄准的枪口。

“你要开枪？哈哈，来吧。”他敞开了衣襟，露出铁甲似的胸脯，用指头指着那长满毛茬的胸脯说，“开吧，开吧，这儿。你要不敢开，你是婊子养的！”

橄榄头浑身震颤，头发蓬乱地挂了一脸，他那扳着火机的指头一直在哆嗦着……

吴七忽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声带着显然的挑战和侮蔑。

这时两个年纪较大的探子听到嚷闹进来了，看见这情景，吓得一个拦着吴七，一个拉住橄榄头，忙着劝解。接着金鳄也赶来了。他装模作样地摆着“大哥”气：

“自家人，自家人，”他笑哈哈道，“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又带责备地盯了橄榄头一眼道：“干吗耍凶呀！来，来，来，跟我来！”便把橄榄头拉出去，凑在他耳旁说了几句，叫他到隔壁搜屋去了。然后金鳄又转回来，转弯抹角地跟吴七开起“谈判”来。

“不瞒你说，老七，这宗事不好办。”最后金鳄表示“扼腕”地说，皱了皱他那肉丸子似的塌鼻子，“你把人放走了……这样……呃，这样……咱们回去不好交差……”

“你要怎么样，干脆说吧，别结结巴巴的。”

“你跟咱们走一趟吧。”金鳄试探地说，“事大事小，你直接跟处长说去……我是处长的部下，担待不了这个……”

“行！”吴七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跟你去，我做的我当！”

“对，对，对，”金鳄高兴起来，登时堆满奉承的笑容，“好汉做事好汉当！对！七哥一生就是为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不算什么……再说，处长跟你又是老交情，好谈！……”

“得了，得了，走吧。”吴七不耐烦地歪一歪肩膀说，“吃官司就吃官司，拉啥交情……”

田老大眼睁睁地瞧着吴七让金鳄带走，差一点儿掉了眼泪。

吴七来到巷口，跟金鳄一起上了囚车，随后六个探子急忙忙地赶来，也上了车。

“他们还在搜街呢。”有个探子说。

“我去叫他们来。”金鳄说，转身跳下车去，“你们还是先走吧，不用等我了。”

他向司机示意地扬一扬头，囚车就开走了。

金鳄打回头来吴七家，这时候留下来的探子已经把附近的住宅都搜遍了。毕麻子走来说：

“队长！咱们还没搜屋顶，你瞧，这儿有个天窗。”

贪功的橄榄头挺着胸脯插进来道：

“队长，我上去看看。”

金鳄答应，把手电筒给他。

橄榄头叠了两只桌子，浮飘飘地跳上去，攀上天窗。他用手电筒扫射房顶，脖子伸得长长地左探右望，忽然嚷起来：

“有人！……跑了！跑了！……”

一听见“跑了”，金鳄往外就跑。

手电筒照着一个弯着腰跑的影子，飞快地跳过第二间房子，接着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间……噔！枪声响了，影子摔下来，倒在瓦顶上，手拉着南瓜藤，爬起来又栽下去，血从左腿淌出来。

这时坐在床沿哆嗦的田老大，听到枪声，晕倒过去了。

囚车又开来了，剑平被扔在囚车的时候，听见金鳄对他的手下夸口：

“他妈的，要不是捉活的，我一枪就打中他脑瓜子！”

第三十章

吴七一进来就被关在禁闭房里。

禁闭房是惩罚犯人用的黑牢。吴七不知道这是金鳄成心安的歹毒，还甘心乐意地想：

“坐坐牢没什么，只要剑平能脱险……”

牢里没有灯，一片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自己。耗子、蟑螂、壁虎，在黑暗里爬来爬去。吴七生平不怕狼，不怕虎，就怕软绵绵的小耗子。每回他一听耗子叫，心里总发毛。这会子耗子偏有意捉弄他似的，一下子爬到他脊梁，一下子又跳上他肩膀，吓得他浑身哆嗦，不知怎么好。

天慢慢儿亮了，铁门外漏进鱼肚色。这时候吴七才清楚地看见，蝙蝠在屋顶上搭窝，耗子在墙脚打洞，蜈蚣沿着墙缝爬，蟑螂黑压压地站满了顶板。地上满是耗子屎、蝙蝠屎、蟑螂屎。

看不见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外面的世界仿佛和这里隔断了，这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啊！

整整饿了一天，没有人来理他。

到第二天，毕麻子才从铁门外送饭进来，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跟吴七搭讪：

“这回俺差点儿丢了饭碗……幸亏没有给逃了……”

“啥？”

“我说的是何剑平。他不是躲在你家房顶吗？要不是咱宋队长那一枪打得准，险些儿又给他溜跑了……”

“喝！”吴七开天雷般叫了一声，浑身好像叫大锤子给砸一下，火星子乱喷。

“你白坐牢了，老七。”毕麻子装作同情的样子说，“我真替你难过……何剑平现在住在那边十一号房，跟你隔两堵墙……”

毕麻子回身走了，剩下吴七一个，呆住了。忽然他暴怒地摇着铁栅，跳着，他想冲出去，想杀人！

使劲摇，铁栅给推弯了两根，门却推不倒。他狠狠地捏紧拳头，捶着墙壁出气。墙壁给捶得咚咚响，壁灰掉了一大块。接着他吼骂起来，

很快地就把喉咙叫哑了，外面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

最后吴七连听着自己吼骂的声音也厌恶了，傻傻地站着发呆。

“今天我可真是虎落平阳啦……”他想，两眼直愣愣望着铁门。

黄昏一到来，耗子、蝙蝠，又开始在阴暗里出动了。吴七心里烦躁起来，觉得身子好像给千百条绳子捆着，一分钟也忍受不住。他拿拳头捶自己，好像他是在扑灭自己着了火的神经，越捶越使劲儿。他觉着有一种残忍虐待自己的快感，一种借用肉体痛苦来转移内心熬煎的快感。大粒小粒的汗珠，劈头盖脸淌下来。他累了，扑在地上，晕死似的睡着了。

醒来时铁门外已经拂晓。浑身筋肉肿痛，青一块，紫一块。他觉得难为情，接着又咒骂自己：

“妈的，人家还没有作践你，你倒先作践自己啦。”

想起了吴坚，立刻，一个纤瘦的文秀的影子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这几年来，吴坚在内地，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可人家叫嚷过一声没有？是呀，个子我是比他高，力气我也比他大，但这些顶啥用！人家哪里会像你吴七那样，才关三天就顶不住啦？……哼，打吧，你要打死了自己，他们才开心呢！

晌午的时候，金鳄忽然在铁门外出现。今天他特别穿起那件比他身材宽大的法兰绒西服。他好像刚从理发馆出来，胡子刮得挺干净，叫人一眼就看清楚他那张“猩猩脸”，突出的眉棱骨盖过眼窝，嘴巴子像挨过谁一拳，高高鼓起，鼻子偏又塌得那么突然，简直不像鼻子，像块肉丸子了。他掏出喷过香水的手绢来掩着鼻子，带着一点儿风凉的客气劲儿跟吴七打招呼：

“怎么，老七，睡得好吗？”

“叫你们赵雄来！”吴七说，心里无名火直冒，脸却冷冷的，“问他，这是什么王法，把老子关了三天，不提也不问。”

“吃不住啦？”金鳄露出黄板牙笑了一下，“你埋怨谁来，谁也没叫你背这个黑锅，是你自家心甘情愿的嘛。”

“姓宋的，别得意，总有一天，老子跟你算这笔账！”

金鳄不自在地耸一耸肩膀。

“别上火，老七。咱把话扯明白，今天不是谁跟谁过不去，扫大伙儿脸的是你！你，‘一根篙竿压倒一船人！’俗语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股香’，哪个不要面子！……老七，我来帮你们解扣儿吧，你跟大伙儿赔个错儿，事大事小，说了就了，怎么样？”

“滚你的！”吴七要不是铁门挡着，早一拳挥过去了，“告诉你，我吴

七开弓没有回头箭，冤仇要结就结到底！”

“呃，”金鳄微微往后退，“好意替你找个台阶，你倒把送殡的埋在坟里！好，瞧着吧——我还有公事，对不起，再见。”

金鳄调皮地挥挥手，歪着肩膀走了。他听见背后吴七咣啷啷地摇撼着铁门，咆哮着骂过来：

“姓宋的狗杂种！我操你十八代祖宗！……”

金鳄究竟有些害怕，像躲避一场大风暴似的，一跨过边门，就赶紧把门关上了。

宋金鳄，这一溜儿街坊谁都知道，十年前宋金鳄不过是衙门里的一个小探子。由于有一次，他在刑场上一口气砍了二十个人头，这才出了名。邻近歹狗扶他做“大哥”，他便占地界，摆赌摊，开暗门子，向街坊征收保护费，起了家啦。

他常常替自己认为不体面的过去辩解：天杀，官杀，不是我宋金鳄杀，我宋金鳄一生不杀害忠良。

他到处做太岁爷。受他保镖的人家，谁要是不顺他的劲儿，他只要眉头一拧，眼珠子一瞋，那家人家就得倒霉了——一场呼啸，屋子给捣个稀烂，打手中间却没有金鳄的影子。

日籍浪人走私军火的那些年，金鳄和他的爪牙个个都是他们的好帮手。

金鳄结交人面广了，便纠集本地的“三十六猛”拜把子，组织“金兰社”。“三十六猛”里面，有汉奸、有特务、有浪人、有地头蛇。金鳄拿这帮子臭货做资本，狗朝屁走，在日籍头子沈鸿国门下做起座上客。赵雄上任侦缉处长那天，竟然亲自“登门求贤”，请金鳄出来当大队长，这正如俗语说的：臭猪头，自有烂鼻子闻。

金鳄离开吴七后走进休息室来，他手下那几个探子正坐在那里等着听消息。

“怎么样？”橄榄头头一个发问。

“谈崩了。”金鳄耸耸肩说，“这婊子养的，还咬钢牙、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结仇要结到底……”

“我操他奶奶！”橄榄头冲口骂，“把他关下去！他不讨饶咱不放。”

“队长，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一个满面烟容的老探子带着“老枪”嗓子插进来道，“谁都知道，那吴七是条大虫，咱们跟他拧上劲儿，不上算。他后头那些三大姓，个个都是臭钢坏刺，一枝动百枝摇，收拾不了。连公安局对他们都是开一眼闭一眼的，咱们犯不上惹他……今早我搭渡上鼓浪屿，那‘老黄忠’跟我瞪眼，‘哇吓！你们拿吴七出气，拆俺大

姓的台！问一问你们队长，海水是咸的还是淡的……'”

“什么咸的淡的？”橄榄头满脸瞧不起地问。

“小子，到底俺比你多混几年。”老探子冷笑，摆起老资格来，“你没听过早一辈人说：‘得罪三大姓，过海三分命。’那些年，台湾人跟三大姓闹拧了，搭船渡海，提心吊胆，都怕给扔到海里……”

“胡说八道！”金鳄涨紫了脸，气鼓包包地说，“吓唬三岁小孩儿！明儿我渡海给你看看，他敢碰一碰爷爷……”

忽然毕麻子撞进来道：

“队长！吴七的儿子又来了，吵着要探监……”

“把他轰出去！”

“他闹着不肯走……”

“赏他个耳刮子！”金鳄挥着手说。

橄榄头暗暗叫好。

第三十一章

这天晚上，金鳄和他几个手下在醉花楼划拳喝酒，分手时已经有七八分醉，橄榄头送个小心说：

“队长醉了，我送你回去。”

“谁说我醉了，再来两瓶也碍不着。”金鳄跨出醉花楼的门槛，打了个趔趄说，“去你的吧，老子不用送！……”

他就自个儿摇摇晃晃地走了。

这些日子，金鳄每晚都到个暗门子去过夜。这时他沿着海边走，天上只有几颗摇摇的小星，路上又暗又静。夹着咸味的海风，吹得他印度绸的黑衬衣别别地响。

他边走边唱“十八摸”，身子像驾了云。冷不防脚底下绊了个什么，摔了个扑虎。“妈的，难道真醉了？”刚要翻身，忽然凭空有好几只手按着他。忙想拔手枪，可已经有人把它缴去了。

“放手！”他震怒地喊着，“我是宋队长！别看错人！”

“哈！正是要你。”

金鳄慌乱中吃了好几脚，便嚷起救命来。

“他妈的再嚷，就崩了你！”又吃了几拳。好家伙，简直拿人的脊梁当鼓擂了。

“我不嚷！别打，别打……”金鳄声音低了八度。

不知哪来那么多的手，按着他脖子、屁股、大腿，压得他上不来气，想爬，又爬不起来。

“再动就请你吃黑枣！”说的人把手枪抵着他的腰。

金鳄开始哀哀地讨饶了。又怕把对方惹火，尽量把声音压低。糟糕的是别人偏不理会他这份苦心，不管他说得怎么恳切，都只拿拳头赏他。

他终于眼睛迸着金花，瘫痪了似的由着人家绑了手又绑了脚，装猪猡那样地给塞进一条麻袋里。这样倒腾几下，酒气往上冲，一阵恶心，把今晚吃的鱼翅大虾都呕在麻袋里了。

麻袋外面乱七八糟的好些个声音：

“把他胳棱瓣儿砸烂！”

“先割他耳朵！”

“不，要割就割他鼻子！”

“干脆把他扔到海里算了……”

有谁狠狠地踢他一脚：

“猴鳄！说，海水是咸的还是淡的？”

“好兄弟，饶了我吧。”金鳄把整个肺腑动人的声调全使出来了，“有什么对不起诸位的，请高高手……好兄弟！……”

“谁跟你是兄弟！臭种！”

“猴鳄！你说，你是狗！是畜生！说吧！说……”

“不能自己骂，”金鳄想，“这点面子不能丢！……”

“说不说？——不说吗？好，扔到海里去！扔！……扔！……”好几个人的声音，马上有人把他连麻袋拖着走。

“我说！我说！”他骇叫起来，“我是……狗，是……畜……生……”一边他又替自己暗加一句：“老子是你们开基祖宗！”

“再说一遍！说清楚！”

“我是狗，是畜生。”

麻袋外面哧哧的一阵笑声。

“放了我吧！”金鳄重新哀求，这回他哭了，眼泪成串地滚下来，可惜没人看见，“好兄——我什么都听你们的，请高高手，都是中国人嘛……”

“呸！你还算中国人！”

“你妈的，干吗把吴七关进了黑牢，还不让探监？你公报私仇！……”

“这不干我的事。”金鳄赶紧申辩。

“还说不干你的事！”又吃了一脚。

“真的不是……”金鳄叫起冤来，很想捶胸表明心迹，却不料两手被绑着，“真的不是……要是我，我中黑死症，活不过今年！”

“少号丧吧。干脆说，你放不放吴七？”

“这不是我的事。”

“还说不是你！”又是一脚，“全是你耍的鬼，你当俺们不知道？……”

“我跟处长说，请他放……”

“我要你明天把他放出来！”

“好，明天，明天。”金鳄满口应承，“放了我吧，明天我一准办好……要不办好，我死子绝孙！……”

“别听他，这会子他什么都咒得出口！”

“就饶他一回吧，”仿佛是一个老头儿的声音，“明天他要不把人放出来，就收拾他……来，把家伙还他……”

接着是枪膛退出子弹的声音。

麻袋打开了。金鳄缩得像只大王八，怯怯地从龟壳里伸出半个脑袋，恐惧地偷看周围几个黑影子。他怀疑“家伙还他”这句话是暗语，怕对方一翻脸又把他装进麻袋，往海里扔。

有个黑影子把手枪塞进他腰带，他暗地喘一口气。

“多承诸位……豪杰……照顾……”他声音哆嗦，怪可怜样的，“往后……我要不报答……就不是爹妈养的……”

一边他心里却骄傲地想着：

“妈的，到底你们也怕老子，不敢缴我的械！”

黑影子悄悄地散走了。

不多一会儿，来了个过路人，替他解开手脚的绳子。等他打地上颤巍巍地爬起来时，那过路人也不见了。

他一瘸一拐地颠到马路口去坐人力车，一路上呕吐到家里。

第二天早晨，金鳄醒在床上，酒全退了，昨晚的事重新浮上心头。他开头从吴七的祖宗八代骂起，骂到大姓的子子孙孙，尽所有天底下最难听的脏字儿都堆上去，这才解了气。

“受点儿糟蹋，碍不着。”他安慰自己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古时候韩信还钻卡巴裆呢！等我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老宋当上公安局长，嘿嘿！你们这些王八蛋，我要不两个指头拈吐沫，把你们扔进了死囚牢……”

他爬起来吃早点，把脸上的伤口涂涂红药水，敷上纱布，又用胶布贴个十字。他极力挺直肿疼的腰板，到侦缉处来了。橄榄头一看见就吃惊了，问：

“脸怎么啦？队长。”

“昨晚喝多了，倒霉蛋，摔了个大跤。”

“真的。昨晚我看你颠着步子，就说你醉了，你还不让送。”

“真的吗？嘻嘻，我可真是醉迷糊啦，什么也记不起……”

金鳄装头晕地敷衍两句，就到处长室来见赵雄。

“处长，今天可要提讯吴七？”他试探着问。

赵雄心里本来不大同意禁闭吴七，但看见侦缉队里个个都想替橄榄头抱不平，又觉得不好太扫下属的脸。他也知道吴七背后有极复杂的角头势力，也知道公安局对吴七这帮子一向是“投鼠忌器”，尤其叫他不得

不担心的，是他往往黑更半夜搭渡过鼓浪屿，万一那些海面好汉拿他摁脖子喝海水，那才真是叫天不应……

“我早跟你说，我一向不讯问非政治犯。”赵雄对金鳄开讲起来，“吴七那家伙，我从小就认得，是只牛。你们又不是斗牛的，干吗要跟牛斗啊？再说，咱侦缉处就是侦缉处，不是什么公安局，犯不上拿个吴七给自己添麻烦，何况他又不是政治犯！”

“对，对，对，”金鳄连连点头，心中暗喜，“要不是处长点拨，我可真是闹糊涂了。”

“我跟你说，我是蒋委员长的学生，他有密令给我。”赵雄把声调放低，显然他是有意卖弄诡秘，向下属炫耀自己，“嗐，这句话我可是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得给我守秘密！我们唯一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不是吴七那些野牛党。把眼光看远，别认错目标。”

“对，对，对。”金鳄又连连点头，“我也骂咱队员来着，咱们漂漂亮亮的侦缉队，好鞋不踏臭狗屎，跟吴七顶牛干吗？……”

赵雄微微笑了，带着宠爱心腹的亲切劲儿说：

“应当抱定宗旨，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死敌。其他方面，亲日派也好，亲英美派也好，三教九流，我们都得联络。至于吴七这帮子，拉得来就拉，拉不来咱就敷衍，暂时还是不能树敌，明白吗？厦门环境复杂，要懂得对付！”

“对，对，对。”金鳄又是连连点头，觉得机会到了，“处长，那么，那么……我们今天就把吴七放了怎么样？”

听见金鳄自动说出“放”字，赵雄暗地惊喜自己的说服能力。

“行，”他装作冷淡地回答，“何剑平已经抓回来了，够了，吴七要放就放了吧。”

金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行了个军礼走出来，见到手下，显得失望的样子说：

“处长有命，要我们马上放吴七。”

“放？不判罪啦？”橄榄头也觉失望。

“处长不判罪，他有他的用意。”

“什么用意？”橄榄头不服劲地问。

“这是机密。”金鳄骄傲地回答，“处长只对我一个说，嘱咐不能告诉别人。”

金鳄马上替吴七办好出狱的手续，亲自赶到禁闭房来看吴七。

“七哥，我来给你捎喜信儿，”他使出浑身的客气劲儿，手心直冒汗，“你可以出去了。这几天，我替你跟处长打了好几回交道，到今天才

谈好了。有什么办法呢？官身子由不得自己，我比你还着急！多担待点吧。往后，要有谁敢跟你顶撞，你只管说，我管教给你看！……咱们心照……”

吴七呆呆地直望着屋顶上的蝙蝠窝，僵了似的一句话不说。金鳄一时琢磨不出究竟吴七是欢喜还是生气。一会儿，老姚来开铁门。吴七像狮子出笼似的跨出铁门，忽然掉转身来，两眼冷森森地直瞧金鳄道：

“账，往后算吧。”

金鳄傻了，望着吴七铁塔似的背影走出去，忽然联想到大佛殿里丈八金身的舍身大士，不由得打个寒噤。

第三十二章

那天夜里，剑平被囚车载回来，躺在车板上，瞧着自己中弹的左腿，一种遭受失败的羞耻，使他感到比那淌着血的伤口还要难受十倍。

他照样关在那间闹吊死鬼的小牢房里，像一只被扔在笼里的中箭的野禽，没有人过问。想起四敏对他说过“你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心上好比锥子扎。他仿佛看见李悦、四敏、老姚冲着他走来，都睁着惊讶的眼睛问：

“干吗你又回来呀？干吗你又回来呀？”

他又仿佛听见了一阵咆哮的声音从一个窄小的兽橱里发出，兽橱里面关着的是吴七。

睁着眼睛到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才有个狱医来给他裹伤。子弹从肉里取出，他痛得发昏，又忽忽悠悠地昏过去了。

醒来时一身是汗。过道一片昏黄的灯影，老姚站在木栅外面，显得更瘦，更驼，眼睛有一圈失眠的黑影。他温和地低声问：

“饿了吗？”

剑平摇头。

“两块蛋糕，你拿去吧。”

“我不想吃。”剑平又摇头，“吴七呢？”

“他过两天就会放，不要紧，他们不过拿他出出气罢了。”

剑平不作声。

“你伯伯一早就给狱医送‘礼’去了，”老姚又说，“你的伤过几天就会好的。”

剑平忽然咬着牙哭了，很快地他又抑制住眼泪。他激动地对老姚说出他内心感到的羞愧，他要求老姚严厉地谴责他：

“这已经不光是我个人的挫折……”说到这里，眼泪已涌出来了。

过去老姚从没看见剑平在任何一次遭受酷刑时淌过一滴眼泪。他明白剑平现在为什么会这样难过。

“我也有错，剑平。我没有帮助你考虑周到。”老姚安慰剑平说，“别难过，好好养伤，往后还会有机会的……”忽然他努一努嘴，“麻子来了，我走了。”

毕麻子开锁进来，给剑平戴上脚镣，尽管那中弹的左腿已经痛得连动都不能动。

过了几天，老姚才把那晚“走风”的原因告诉剑平。

那晚老姚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假装躺在宿舍里睡。到十二点十五分，他看看大家都睡熟了，便偷偷地溜出来。他还担心剑平会来不及把墙洞挖好，谁知到木栅门外一看，剑平早不知什么时候爬出去了，墙脚那边，没遮没掩地露了一个大豁口！老姚吓了一大跳，赶紧回来，准备提前把通牢房的电线弄断，偏巧这时候一个看守翻身起来小便，小便完了又划火柴抽烟。老姚急得只好又假装躺下，忽然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警兵喘着气跑进来，嚷道：

“七号挖墙跑了！”毕麻子给拉起来酒也吓醒了。

于是看守和警兵分成四路，赶出去找。

据毕麻子事后告诉老姚，他在草马鞍的一个三岔路口碰到混江土龙。一查问，混江土龙拍着胸脯说：

“嘿嘿！请杯‘五加皮’，包在爷身上！”毕麻子给他两毛钱，混江土龙便把他所看见的全说了。毕麻子立刻打电话给金鳄。

剑平的枪伤慢慢儿好了。半个月后，他已经能起来走动，虽然戴着脚镣走路还有些吃力。

老姚忽然有一天告诉剑平，他大后天就要调到第一监狱去了；他自己也乐意调，因为那边关的同志多，急着需要他。

剑平愣了一下，心里又是喜欢，又是难过。

“你还能来看我吗？”

“来可以来，就怕引起怀疑。”

“那还是别来好。”

“你有什么话要跟李悦说吗？”

“你跟他们说，我的失败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我应当受处分。”

剑平腿伤完全好了后，也解到第一监狱来了。

第一监狱是这海岛最大的一个监狱。里面有一百七十多名犯人，政治犯占半数。政治犯上脚镣的只有剑平一个。他一进来就跟十多个杀人犯和海盗关在九号牢房里。这九号牢房的犯人全是戴镣铐的。

四敏和仲谦关在三号牢房，李悦关在四号牢房，他们只隔着一堵墙。据老姚告诉剑平，三号牢房还有两位同志，一位叫祝北洵，一位叫许翼三。

个把月后，老姚设法把剑平也调到三号牢房来。

现在剑平已不再考虑他是不是个死刑犯这问题了。他觉得，他活着

还能跟同志们一起过着集体奋斗的日子，这日子即使摆着千难万险，甚至最后必须拿出生命来交换，也总比单独一个人白白活着强。当他由老姚带到三号牢房，拖着脚镣颠过去和四敏拥抱时，他感动到眼里溢满泪水，几乎要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心情一变，牢狱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墙壁似乎都同时消失了。他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人是爱群的：有自己的“群”，虽地狱也是天堂；没有自己的“群”，天堂还不是跟地狱一样！现在，多么快乐啊，他又能接触到四敏温厚的声音和笑容了。

夜间，同牢的三位同志都睡了，他和四敏两个还在悄悄地谈着。四敏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剑平：

最近党领导的“上海救国会”正在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主张停止内战，赞同《八一宣言》。

厦联社的小组活动已经化整为零，由各学校组织各式各样的研究会。救亡运动照样由滨海中学出面带头，薛嘉黍校长照样苦撑苦干，排除万难；他对郑羽同志表示，他不怕赵雄，并且断定赵雄还不敢向他身上开刀。

巡回队在内地的工作发展得很快，好些乡镇的农会、学校已经尽量安插厦联社的社员。秀苇两个月来都在内地。最近郑羽同志又把她调回来，因为这边学运工作需要她。

赵雄起初猜疑邓鲁是仲谦，后来猜疑是祝北洵，现在又猜疑是大琪，可是大琪已经到闽东游击区去了……

尽管特务继续四处逮人，但厦门的青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

据说最近周森已经在侦缉处当科员，夜里不敢出门，怕被暗杀……

“出了这么些乱子，首先应当受责备的是我，”四敏表示内疚地说，“我的温情给同志们招来损失。现在回想起来，周森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

剑平说：

“还是李悦看人看得准，好的坏的都瞒不过他……”

巡夜的看守在对面台阶出现，两人忙躺下去装睡，等到看守走过去了，才又攀谈起来。四敏说：

“我问你一句话，你得老实告诉我……”

“你说吧。”

“干吗你跟秀苇闹别扭？”

“没有的事……”

“还说，你当我不知道？”

剑平支吾着。四敏笑了，说：

“小子，还不赶紧招供！李悦早跟我说了。”

“嗐，事情早过去了。”剑平脸红红地说，“我不过是想……你要是能跟秀苇恢复过去，倒也是挺自然的。”

“糊涂虫！你以为人的感情是那么简单，好像书架的书，由着你抽出去就抽出去，插进来就插进来？”

“甭提了，反正现在……”

“我要提！就是明天要上断头台，我也得说个明白！”

“我全明白，你不用再解释了。四敏，也许我们都一样，这一辈子见不到秀苇了……”

“为什么你那样想呢？”四敏认真地说，“我说的断头台不过是种假设。奇怪，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死。我甚至想，时局总是要变的。一变，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没有那么容易吧？”

“很有可能。你看，全国人民都在要求抗日，国民党内部开明的人士也在呼吁抗日，这是一种趋势，谁也挡不住的一种趋势。我相信，总有一天，国民党要被迫走上抗日这条路，要不，它就会垮台！”

“你把时局估计得太乐观了，四敏。”

“我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你看，全国上下正往这方面努力，我们的愿望迟早总要实现的。到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赶走日本，可以建设祖国，可以实现像苏联那样的社会。我们要干的事情可多着呢……剑平，到那时，你跟秀苇可别忘了请我喝酒，还得让我抱抱你们的胖娃娃……”

“去你的！”剑平笑着推了四敏一下。

走廊上有脚步声，他们又躺下去装睡了。外面的警兵在喊口令，睡在身边的胖子北洵，鼾声呼呼的。

祝北洵和许翼三都是这一次剑平才认识的。

北洵是厦门禾山社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加入党，被捕过两次，受过电刑，没有死。最后一次出狱后往苏联，到今年初才回国。七月间，他被派到福建巡视工作，秘密地住在离厦门市区不远的一家照相馆楼上，照相馆主人姚仲槐，是党外围的一个极密切的朋友。

过去北洵在上海时，长得又长又瘦，外号叫“长腿鹿”。自从他由苏联回来，体重从一百二十磅增加到二百三十磅，身材变得又粗又大，看过去有点像照片中的巴尔扎克，旧朋友差不多都认不出他。他改名陈典成，带着一个油画箱子，连照相馆的人都当他是个画家呢。

北洵不敢回老家去看他多年不见面的母亲和妹妹，虽然老家距离厦门市区才不过二十里地。

个把月前的一个深夜，他到一家小馆去吃虾面，看见对座有个“老枪”，样子像他远房的堂侄耀福。北洵记得耀福过去在禾山社是一条土棍，便装不认识。这时此人忽然朝他走来说：

“是北洵叔吗？……我叫耀福，记得吗？……”

北洵用陌生的眼睛朝他望了一下，故意用上海腔的厦门话回答道：

“不……你认错了……”

“唔？对不起，对不起。”耀福哈哈腰，回到原座。

北洵付完账走出来，假装在路旁买香烟，看看后面耀福没有跟踪，这才放了心。他故意绕了许多小路回到照相馆。

他不知道这时候已经有个特务盯他的梢。这个特务本来坐在耀福的旁座吃面。耀福把北洵假装不认识的原因告诉他，他就偷偷跟着北洵出来了。

第二天早晨，侦缉队在照相馆的楼上找到北洵，把他扣上了手铐……

许翼三是个年轻小伙子，罐头食品厂工人，三年前加入共青团。他身材矮粗结实，脸枣红色，谁看了都不会相信他患过肺结核。两年前，他在厂里搬动过重的机器，肺血管破裂，病倒了十一个月。后来病虽然好了，工作却丢了。管他的工头讨厌这小伙子“倔”，硬把他除名了。他年轻的妻子招娣，也在这厂里做工，仗着她两只手养活两个家——夫家和娘家，不用说日子过得很苦。招娣温和而善良，管她的工头想尽法子要勾引她，勾不上。最后一次工头拿除名威胁她，单纯的招娣想到失业的恐怖，屈服了。深夜里，她掉了魂似的带着被侮辱的身子回家，哭着向丈夫吐出实话。翼三震怒了，疾风迅雨似的冲到工厂，狂乱地抓到一根铁条，一看到那吓黄了脸的工头，没死没活地就砸。他当场被抓住。工头抬进医院，缝了十多针，没死。控告翼三是“共产党”，却没有证据。翼三终于以行凶罪被判六个月苦监。最后一个月，他和四敏、仲谦在一起，秘密地参加狱里的学习小组。

苦监期满可以出狱了，翼三却留恋他牢里的同志。

“我才上了一个月大课……”他说时眼圈红了，“你们是我的老师，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人……”

翼三出狱这一天傍黑，警兵又押了一个新犯到三号牢房来。这新犯，穿的是满身灰土的短褂，个子纤瘦，带着几分女性模样的清秀，脸上神采奕奕，两只眼睛发出锐利的闪光。警兵走出去后，坐在席上的剑

平霍地跳起来，拉住新犯的胳臂，激动地低声叫道：

“吴坚！……”

听到这名字，那在黄昏角落里躲着的四敏、仲谦、北洵，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惊讶地睁圆了眼睛……

这一晚，五个人躺着挤在一块儿，低低地谈着。远远鸡叫三遍了，他们照样没有一点儿睡意。他们从世界大势谈到眼前周围发生的变化，也谈到自己，谈到赵雄……

吴坚叙述他被捕的经过：

八月二十五日，他由泉州经过同安，约一位姓伍的同志在指定的地点碰头。时间到了，吴坚赶到那地点，望着伍同志从远远一道木桥过来，手摸着颈脖子——这是表示“出事”的暗号。吴坚立刻回头走，忽然两个便衣拦住他。他就这样被捕了。

他被押禁在县府的监狱，看管他的一个卫兵对他格外客气。吴坚从他口里知道伍同志当天也被捕了，已经解省。又知道外面风传着农民要暴动劫狱，县长心里惶惶，城里城外临时宣布特别戒严……

到第八天的一个深夜，吴坚忽然被秘密地押解到厦门来了。

“这可能是赵雄的阴谋，”吴坚结束他的谈话说，“因为一向政治犯只有解省，没有解厦门的……”

第三十三章

为着下面牵连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人事，这里得请读者允许我先追述一下过去。

十七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九一八年，吴坚才十四岁，在厦门一个小学念书。同级中有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叫陈晓，一个就是十七年后把吴坚送进监狱的赵雄。他们三个，每天放学后，总夹着书包到说书场去听《三国演义》，听到“关云长败走麦城”，小眼睛都闪着泪光。过后，赵雄买了一张“桃园三结义”的年画，挂在家里供奉，邀陈晓和吴坚结拜。三个小孩煞有介事地烧香起誓，还拿绣花针刺破指头，按着岁数排行，赵雄老大，陈晓老二，吴坚老三。

假如这三个小孩能预知他们未来的友谊不像刘关张那样，不用说，这一场结盟可能当天就散了伙。可是这个留到以后再谈吧。先说他们三个由小学而中学，由小孩而青年，“五四”的浪潮从北京冲到厦门，这小城市的青年，也起了些变化。他们三个，本来都是喜欢啃旧书的，现在呢，吴坚把所有的文言文一股脑儿看成仇敌，把当时用白话印成的杂志都当“新思想”；陈晓却死死捧着《古文辞类纂》不放，看到别人写白话文，就扭鼻子；赵雄一边哼唧着“薄命怜卿甘作妾，伤心恨我未成名”，一边又作起“月姊姊花妹妹”一类的新诗。三个青年碰到一块，争论起“白话与文言孰优”，吴坚和陈晓总是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赵雄插在中间就充老成，替他们排解。

“都少说一句吧。”他摆着大哥的样儿说，“咱们三个情逾骨肉，有什么不能相让呢？”

一句话把陈晓说感动了，便自动去拉吴坚的手说：

“老三，人各有志。你也对，我也对，全对。”

“不，我对，你不对。真理只有一个。”

“好，好，就算我不对吧。”陈晓笑了，“可是兄弟究竟是兄弟，总不能为这个失了和气啊。”

吴坚虽不说什么，心里却不高兴再提“结拜”这件事，认为这是“封建玩意儿”。

青年时代的赵雄处处显露头角。中学毕业后，他头一个发起组织厦

钟剧社，演文明戏。他是台柱，扮男主角。吴坚长得秀气，扮女主角。卖国贼或日本军官这一类的反角，就由陈晓当。赵雄最卖力，又是演员，又是导演，又是编剧。那时候编剧只用口述，不用笔写，剧情也不出老一套。男主角总是“激烈生”，为救国而就义；女主角总是“悲旦”，最后大半是自杀；卖国贼不用说是和日本军官勾结的。女主角演到殉情一幕，台下总有人抹泪；男主角演到骂卖国贼一幕，台下也必定是鼓掌如雷。

有一次，演的戏里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赵雄例外地改扮曹汝霖，出台时找不到话说，便肚转儿向观众做自我介绍道：

“我曹汝霖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遣’臭万年……”

台下哗然大笑。

陈晓躲在幕后做提示，暗暗叫糟，提醒他道：

“说错了！不是‘遣’，是‘遗’，是‘遗臭万年’……”

赵雄只好照着“遗臭万年”又说了一遍，这一下把观众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闭幕后赵雄很懊丧。下一幕是三贼被“五四”的学生群众包围住宅，曹、陆二贼由后门逃掉一场。那时布景是甩竹搭纸糊的，扮曹汝霖的赵雄一听外面群众怒吼，想逃，谁料纸糊的边门不好拉，急得他只好从纸壁钻过去。这一下台下又哗然大笑。

第二天《鹭江日报》出现了这样一个调皮的标题：

《“遣”臭万年曹汝霖钻壁》。

赵雄的名字倒跟着标题出名了。朋友们老远看见他，就跟他打趣：

“喂，‘遣’臭万年！”“哈啰，曹汝霖钻壁！”赵雄听了，心里虽然恼怒，脸上却笑哈哈。

七月的一天下午，赵雄和吴坚到海边游泳。海面有风，赵雄被急浪刮远，凫不回来，喊救命。岸上人面面相觑，有畏色。这时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吴坚，听到喊救，立刻纵身入海。水流很急，到了他拉住了赵雄时，已经喘不过气来，浪冲得他头晕眼花，连连咽着海水。

“完了，这回可完了。”正当危急，一只游艇抛给他一个救生圈，他抓住了，这才拖着赵雄向游艇凫来……

过后，赵雄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再生”。他对人家说：

“这个名字是我纪念朋友的——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吴坚哉！”

有时他当吴坚的面也这样说。吴坚并不感动，他不大喜欢听“之乎者也”一类书句。

陈晓总觉得扮演反角是一种委屈。卖国贼满脸奸相，人人臭骂还是

其次，最叫他吃不消的是台下有他爱慕的女朋友。

女朋友叫林书月，才十六岁，因为迷上文明戏，跟陈晓混得挺熟。那时厦门报纸上虽说已经出现过鼓吹“社交公开，恋爱自由”一类的社论，但女学生敢剪头发，敢跟男子一起走路，还不常见。所以书月能够被街坊人家看作是个了不起的开通女子，当然也就不算是什么怪事。

书月看戏总带妹妹做伴儿。妹妹叫书茵，比姊姊小两岁，偏比姊姊老成。姊姊说：

“我就爱看吴坚演的戏：男扮女，扮起来比女的还俊……”

妹妹听了，低头不作声，暗地却笑姊姊脸大。

终于有一天，吴坚接到书月一封信，信里填满了露骨的、幼稚的、不知从哪儿抄袭来的词句，女性的主动和大胆把吴坚吓愣了。他不敢复信。从此只要有书月出现的场所，他总是借故躲开。

一九二五年开始，三个青年各奔前程。

赵雄决定赴考黄埔军校，临行前一天，厦钟剧社开了个欢送会。有会必演说的社友们登台说了好些冠冕堂皇的祝词，最后由赵雄起来致答词时，他兴奋得满脸发亮，用他平时说惯的那套文明戏腔开口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正是今天祖国当务之急。方才诸位对兄弟勉励有加，兄弟既然投笔从戎，今后自当努力报国，洒碧血于疆场，为国家民族尽孝……”

会散后，吴坚问陈晓：

“你对赵雄去黄埔觉得怎么样？”

陈晓说：

“这个人么，心雄万夫，想做大事，将来一定是社会栋梁。我是小人物，我不希望像他那样。”

“你希望怎么样？”

“我嘛，一生无大志。”陈晓带着自嘲的回答，“我只希望做个社会上不受注意的一分子，找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有个温柔体贴的伴侣，这样也就不虚度此生了。老三，你怎么打算？”

“我还在摸索……”

不久以后，陈晓果然进一家钱庄当账房。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些钱，准备将来结婚那天可以排场一番。他又加入本地的啼鹃诗社，闲空时就跟那些骚人墨客联句步韵，当作消遣，真的做起“社会上不受注意的一分子”来了。

吴坚进《鹭江日报》当编辑。

一九二八年冬天。赵雄穿着崭新的绿呢军装咯噔噔地回来了。他逢

人便大谈北伐。他说他在战场上如何“九死一生”，说得吐沫乱飞，并且解开皮绑腿，摆起大腿来让大家欣赏他挂过彩的伤疤。他觉得家乡父老，没有搭牌楼，悬灯结彩欢迎他一番，是大大不应该的。

可是他的绿呢军装也没有穿得多久，只过了两个冬天，就被他送到当铺里去了。

想到自己是“九死一生”的“北伐英雄”，竟然混不到一官半职，就一肚子火。他大骂“江浙派”，说他们是亲日派，霸占了福建地盘。

“咱福建人受排挤！在朝文武，没有咱福建人的地位！”他对人愤愤地诉不平，“福建是福建人的福建，要他妈的外江人来管，置福建人于何地！……”

吴坚有一次对他说：

“算了吧，你还是把做官的念头打消了，当教员吧。”

赵雄这才认为“屈就”地到第一中学去当体育教员。他重新组织厦钟剧社演文明戏。《志士千秋》一剧，就是这时期他自认为最得意的杰作。

可是“最得意的杰作”并没有使他得意。有人通知他，说日本歹狗要暗算他，原因是他演的戏侮辱了日本国体，于是这个身材像狗熊胆子像老鼠的所谓“北伐英雄”，吓得当天就逃到上海去了。

第三十四章

就在赵雄逃往上海的这一年，吴坚在鼓浪屿一个中学兼课。每天下午他搭摆渡回家，总在路上碰到书茵。她在鼓浪屿一个女子中学念书，书包里的书，有《礼记》《烈女传》，也有《浮生六记》《茵梦湖》。二十岁的书茵在吴坚的眼中不过是个孩子，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比她大七岁。

碰面的次数多了，不碰面反而觉得缺少了什么。当友谊和爱情慢慢在心里分不清界线时，双方就会像捉迷藏那样，为着琢磨不出彼此心灵深处的秘密而苦恼了。

书茵是个能约束自己的女子。《礼记》和《烈女传》多少蛀蚀过她的性格，《茵梦湖》和《浮生六记》又在她年轻的心上架起浪漫的幻想。当她读到沈复说出"非淑姊不娶"时，她也暗地对自己说：我非吴坚不嫁。自然这声音她一辈子也不会让吴坚听到。

一九三二年吴坚加入党后，对这一个又沉静又保守的女子，内心开始有些矛盾了：一边他觉得似乎喜欢她，一边他又反对自己缺乏自制。社会科学的钻研使他矫枉过正地排斥一切同爱情有关的诗的情绪。可是他到底是年轻人啊，第二年春天，因为用脑过度而患失眠症，他遵照医生的嘱咐，试用郊游的自然疗法，便约了书茵星期日到马陇山去爬山。

这天天气特别好。一到郊外，几滴天外飞来的小雨点，在阳光中闪亮地飘到脸上，冰冷中透着柔和的感觉。三月田野的风，把人身上衣裳的霉腐气都吹走了。

两人带着干粮上山，把吃剩的面包屑留给山乌，折了树枝当手杖，爬过陡坡，穿过树林子，到了人迹罕至的峡谷里来。这里千年的古树遮天，百年的古潭积水红得像浓茶。四下静寂，听得见山脚下的马嘶。

"我们好像在塞外了。"书茵停了脚，让一条挡路的四脚蛇爬进草堆，微微喘着气说，"别走迷了啊。"

"你怕吗？"

"不。"

远远有炮响，声音好像在瓮里。

"听，午炮。十二点了。"她拿手绢擦汗。

“听你说十二点了，我就想起《茵梦湖》……”吴坚靠近她身边说，“你记得书里那一段吗，赖恩哈和伊丽莎白在树林里找莓子，走迷了，听见午炮响……那情景正跟我们现在一样呢……”

书茵低下头，脸一阵阵地泛起红潮，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同时觉得一只柔和的手握着她的胳膊。她慌乱了，一阵眩晕，终于发觉自己已经靠在那唯一支撑她站着的胸脯。以下一段时间她记不清了，仿佛有一阵可怕的战栗就在她灼热的唇上。

她终于被自己的幸福震醒，转过身来，手掩着脸，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就低低地哭了。

吴坚并不惊讶，因为他自己的震动正和那哭着的书茵一样。他对自己说，尽管这一吻不过是片刻，他必须对这片刻负责。他不但要让她有一天成为他的同志，还要让她做他的妻子。

接着整个下午，他一路走，一路孜孜不倦地谈着时事和政治给她听。他好像恨不得马上把所有他懂的都装进她脑里去，虽然另一方面他也嘲笑自己这样急躁不过是笨拙和徒劳。

书茵不作声。她奇怪这个男子为什么这时候一句温柔的话儿也没有，却净谈那些乏味而且难懂的问题。她不由得暗暗伤心。

到山脚，街灯已经亮了。

又过一个星期日。书茵在家，正想出去看吴坚，忽然书月惶惑地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急促地说：

“吴坚逃了！你瞧这报纸！”

“怎？——”

“公安局要逮他，他是共产党！”书月把报纸的新闻指给书茵看，接着又叹息，“真难料啊，我们认识他这么久，竟然一点儿也看不出他。”

书茵呆呆地盯着报纸，不敢哭，怕被姊姊看出了心事。

从此吴坚像断线的风筝似的无影无踪。书茵大病一场，没有人知道她是为什么病倒的。她常常盼望会有一天，忽然天外飞来一封信，信里充满着热情的怀念，催促她奔到他那边去……每次一想到这，她就不自觉地默念着《茵梦湖》那两句民歌：

“纵使乞食走荒隈，我也心甘受。”

然而吴坚一直没有消息来。这时候他正四处流亡，姓和名都改了。想到地下工作的艰苦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很快地就把那属于个人的、不可能的爱情从心里推开了。他不乐意让自己有若断若续的感情在心里徘徊……

吴坚出走后一个月，赵雄从南京回来了。

不久以前，赵雄通过黄埔同学的关系，在南京跟蓝衣社的组织挂上钩。这次回乡，他皮包里藏的是蓝衣社头子亲笔签名的密函，公开的身份却是“党务特派员”。

没有人知道赵雄是怎样串演这“特派员”的角色的。回来不到一星期，他就向上级密告七个厦钟剧社的旧社友是赤色分子。等到他们被捕后，他又对被捕者的家属表示关怀，亲自出面替他们奔走。奔走得使钱，这是几千年来跑衙门的沿用的“祖传秘方”，本来不足为奇，偏偏赵雄充起轻财的义士，装得一身干净地做一个中间人，替遭难者向官方讲价还价。于是花钱消灾的朋友感激他的营救，跟他朋比为奸的上级赞赏他的才能。其实所谓上级不过是赵雄早年的一个黄埔老同学，叫马刹空，是那时候的侦缉处长。马刹空叫赵雄打听吴坚的地址。赵雄便来找吴坚的母亲。

“妈妈，叫吴坚回来吧。”他附在耳聋的老妈妈耳旁大声说，显出成年人的天真和亲昵，“现在不用怕了，有我在，担保没事。这里大官小官，我全认得……妈妈，我真惦念吴坚啊，我要写信给他，他在哪儿啊？”

老人家深深感动了，叹着气，心里很懊恼儿子一直不让她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赵雄只得又来找陈晓。

“老二，你有老三的地址吗？我想写信给他。”

“没法子，他一走就没信儿。”陈晓说，“老三真是走背字儿啦。官厅出了赏格要他的脑袋。”

“没关系。这儿军政界红人，都是熟朋友，打得通。老二，我们联名去叫他回来，好不好？”

“我可是害怕。万一出岔儿，那不反害了他？”

“你不相信我？嗐，老二，亏你还不懂得我的意思。咱们三个情逾骨肉，共患难，同生死，现在老三一个人受罪，咱们能坐视不救吗？”

陈晓感动得眼圈红了。他答应一定想办法打听老三的消息，接着两人闲聊起来。赵雄打趣地问陈晓道：

“最近成绩如何？快吃喜酒了吧？”

陈晓摇头，有点懊丧。

“真不中用，老二。”赵雄用教训小弟弟的口吻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攻不破的堡垒。女人么，简单。你有钱有势，她就是你的。再不然，你就胆子大，脸皮厚，也管保成功。”

“不能那样说，老大。”陈晓傻傻地眨巴着小眼睛，抗议道，“书月不

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子可比，我尊重她。我就是自己失败了，也不能让她有一分勉强。”

赵雄大笑。

“傻呀，傻呀，书呆子。你的傻劲儿还没改过来……女人就是女人嘛，花那么大心事做什么！你干脆把她睡了，她就是武则天，也准死心眼儿跟着你。”

“可是太霸道啦，老大。”

“霸道？哈，你记着我的话吧：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你要磕头就让你去磕头，等你磕破了鼻子，你再来找我。”

陈晓并没有磕破鼻子，他继续用他的殷勤去打动那个喜欢人家殷勤的女子。这一年腊月，他们订婚。过年，书月到上海护士学校去读书。不用说，陈晓甘心乐意地负担这笔相当沉重的学费和旅费。

又一年。赵雄从南京要回厦门，接到陈晓一封信，嘱他经过上海时，偕书月一起回来，并望他沿途照料。赵雄当然遵照把弟的重托。海上风浪险恶的三昼夜，他殷勤地照料那个和他同一个舱房的书月。最后一个晚上，风浪平了，轮船停泊港外，等候天亮入港。赵雄不能入睡，靠着船窗，呆呆地望着岛上稀落的灯影；回过头来，又呆呆地瞧着那睡得鬓发凌乱的书月。忽然，他灵魂里阴暗的一面窗户开了，露出他自己凶恶的面相。他记起马刹空曾经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过这样一个“箴言”：

“再没有比软心肠更愚蠢的了。只要你需要，即使割一个人的脑袋去换一根香烟，也用不到犹豫。”

一刹那，这“箴言”不停地在他耳旁打转。于是几日来所有他的“殷勤的照料”，现在只能作为另外一种解释。他让书月也抗拒也顺从地落在他手里了。

书月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一向认为自己有了不起的开通，脑子里装满各种各样似懂非懂的新名词；把女子的贞操看作女子第二生命，偏偏性格上又软弱到极点；当她发觉她的第二生命毁在另一个男子手里时，一大串眼泪流下来，她不再考虑对方是好是坏，只害怕她会失掉那个胆敢毁坏她“名节”的人。

天亮，船靠码头。陈晓笑吟吟地上船来迎接。他兴奋地眨着小眼睛，感动地和赵雄握手。

“老大，你来得正好。”他低声说，“我还没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月底。”

这个月底，陈晓把印好的喜帖搁在抽屉里，脸白得像蜡纸。书月变卦了。

纸里包不住火，书月吐了实，陈晓病倒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认为最高尚、最可信赖的爱情和友谊，全都背叛了他，幻灭使他想自杀，气愤又使他放弃自杀的念头。他从床上跳起来，亲自去找赵雄，要跟他决斗。

“为一个女子，你想杀我？”赵雄拿出忠厚人和长者的态度来质问陈晓说，“你不怕受良心的裁判吗？……你错了，老二，我是一心一意要成全你们。我尊重别人超过尊重我自己。你自己跟书月谈吧，只要她回心转意，我这边绝对没问题。”

明知赵雄的仁义是双重的奸诈，陈晓却仍然没有办法。他知道，书月现在死心要抓住的不是他这个弱者，而是那个曾经野蛮地奸污过她的流氓。

不用说，决斗是决斗不起来了。陈晓最后所能使的一个武器是他那张嘴，他逢人咒骂赵雄“人面兽心”。

有人把陈晓的咒骂报告赵雄，赵雄显着宽宏退让的神气说：

“由他吧！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第三十五章

赵雄究竟还是害怕那张会损坏他官场声誉的嘴。每当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他翻身起来抽烟，那魔咒似的“箴言”就像烟丝似的在他脑里游来游去。

半个月后，陈晓被逮捕了。逮捕他的不是赵雄，而是现任的侦缉处长马刹空。

陈晓的母亲也跟所有被捕者的家属所走的路一样，她哭着找赵雄求援。赵雄照样又是“义不容辞”，一口应承要替陈晓奔走。外头很少人知道陈晓是为什么被捕的——半个月前，赵雄叫他手下的一个邮件检查员，把所有陈晓的来往信件，都交给他重新审查。有一天，他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署名“吴少明”的信，认出是吴坚的笔迹。原来那时吴坚在上海正非常穷窘，为着要救一位患病的同志，他急得只好写快信向陈晓告贷。陈晓就在电汇一百元给吴坚的第二天被逮捕了。不久吴坚在上海的通信地址也受到搜查，但他老早已经迁移了。

陈晓很快地被押解福州，做母亲的照样相信“花钱消灾”那句老话，把儿子积攒好些年月准备结婚的一千五百元存款，全数交给赵雄，千恳万求地要他到福州去替她儿子赎放。

赵雄把一千五百元原封不动地锁在自己的小铁箱里，消消停停地到福州游鼓山去了。过几天他听说陈晓因为受不了苦刑在牢里自杀，顿觉浑身舒快，便挂着黑纱回来见陈晓的母亲。

“没想到他这样性急！……”他哭得双眼红肿地说，“已经替他说通了……他才……”他说不下去，掩着脸哽咽。

作为赵雄上级的马刹空，一向把赵雄看作他最忠诚的心腹。他从没想到这个低首下心奉承他的老同学，背地里一直在忌恨他。

赵雄想掀掉那块阻碍他往上爬的大石头已经不是一天了。他所以不敢贸然下手，最大的原因是他知道马刹空的来头比他大，他玩不过对方。

一天，赵雄发觉马刹空饭后经常要服胃散。那些胃散分成好些小包包，放在一个没有设锁的抽屉里。夜里，赵雄坐在灯下抽烟，翻着那本曾经让人题过“箴言”的纪念册，他重新看见马刹空的笔迹出现在纸上。

第二天，赵雄偷开了马刹空的抽屉，拿一点儿氰化钾混在一包胃散里。当天下午，他带书月搭车到福州鼓山避暑去了。马刹空暴卒的消息到第四天才传到福州，至于赵雄带着委任状回厦门就任侦缉处长职，已经是在马刹空埋葬以后半个月的事了。

赵雄亲自召集部属开追悼会。当他追述死者的功绩和死者跟他私人的友谊时，泪珠在他眼眶里转，他的态度严肃而且沉重。最后他说，为着纪念死者，他建议把“南华国术馆”改为“马刹空国术馆”，因为死者过去当过这个国术馆的名誉主席。好些人背地里都说赵雄重义气、通达人情。

赵雄新任侦缉处长后不久便和书月结婚了。婚礼相当热闹，喜筵有二十五席。新郎新妇喜逐颜开地接受客人的戏谑和祝贺，满屋子是笑声。两边花烛挂了一大串烛泪，啤酒的泡沫冒得满桌面都是。这时候书茵在离她姊姊不远的一张椅子上独自坐着。她不笑，也不说话，好像她不满意眼前这一切。客人们背地都说妹妹比姊姊好看，可惜脸“冷”了点。据说这天喜事一共花了一千五百多元，连新娘子也不知道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沾过陈晓的血和汗的。

书月结婚后很少回娘家。娘家底子原不怎么好，自从父亲半身不遂，一躺四年多，日子更难了。书茵高中毕业后一直找不到事做，整天坐在家里帮母亲替人糊火柴盒，苦恼极了。

书月劝书茵进侦缉处混个小书记做。书茵正急着要找职业，尽管心里讨厌姊姊和姊夫，嘴里还是答应了。

书茵光想自己能写一手好字够得上当抄写员，却不理会侦缉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机关。她跟从前一样，一味喜欢读《浮生六记》和《茵梦湖》一类的小说，却不闻不问世界上有什么蓝衣社、黑衫党这些东西。

到了她当小书记后，才知道自己是走进了魔窟。她头一次听到受刑的犯人惨嚎时，手里的毛笔直哆嗦，连公文也抄错了。

其实书茵看到的不过是这黑幕后面的一小角，要是她把内部的秘密全揭开来，那还不知要怎么样的心惊胆战呢。

她把头一个月的薪水三十块钱带回家时，母亲喜欢得掉眼泪，父亲喜欢得停止了呻吟。她没有勇气告诉他们，这些钱都是沾过生人的血的。

有一天，书茵对一个女同事吐露心事，说她想“不干”。那女同事神色严重地警告她道：

“别胡想了！我就是逃跑了才被抓回来的……我被上过电刑！……我劝你，打消念头吧，以后千万别再对人说这种话！……”

“人家不干还不行吗？”

“他们不容你不干！这是什么地方？让你进来了，还让你出去吗！……”

从此书茵心上又增加一层恐怖。

赵雄开始叫书茵到处长室去密谈。他对她开讲“服从和纪律”的大道理。他说谁要是把侦缉处内部的机密泄露了出去，就得受纪律处分。他又说他是个军人，他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至于机关下属，那就应当绝对服从上司。

“也许人家要说，绝对服从是盲从，是奴隶性，”赵雄接下去说，“不错，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奴隶性！我告诉你，一八九四年德国有一位哲学家叫普拉斯多德（赵雄临时杜撰了个年代和洋名字）说过这样一句话：‘奴隶性乃人类最高的品德。’这是真理！希特勒是靠这真理复兴德国的，我们今天要走的，正是他的路！……”

赵雄说完话，忽然歪着脑袋对书茵微笑。他那带着兽性的眼睛，像贪馋的饿狗似的在书茵脸上舔来舔去。这时他那灌满邪欲的毛孔，似乎胀大了，正如在显微镜下放大的苍蝇，丑得可怕。书茵只好把头低下来了。

以后赵雄经常叫书茵到处长室去谈话。有时他就让她抄写一些假说是带有机密性的文件，他想拿上司的威严来试验他的下属是不是绝对服从他。有一次，他故意伸手去抚摸那个正在埋头抄写的书茵的脖子，出乎意外，书茵没有接受他的试验，她把他的手拨开。他恼了，故意又捏一下她的鼻子。书茵唰地站起来，两眼放出怒光，大声说：

“请你放尊重点！……”

“嘘！小声！……”

由于强烈的愤怒，书茵的脸变青了，两颊的肌肉不能自制地抽动着。这一下赵雄惊骇得很，口吃地说：

“干吗？……闹着玩儿的……别认真……”

她二话不说，扭身走了。

赵雄万万想不到他会碰这一鼻子灰。但失败不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挑起他乖戾的欲火。他跟自己赌气似的想，他即使焦头烂额，也一定要捉回那只属于他的猎获物……

可是想尽管这样想，他那一向自豪的狂妄和大胆，却不得不在一个小女书记的面前敛手了。那本来就“冷若冰霜”的书茵，也就有意把自己的脸板得更加严冷。她警告自己，先得自卫，再找机会跑脱……

做了妻子以后的书月，把全部希望都搁在丈夫身上。好像她可以扔

掉世界上任何财宝，只有丈夫，她得随时抓在手里。

偏偏赵雄每晚总是半夜三更才回家。书月一想到这个曾经用大胆俘获过她的男子同样可以用他的大胆去俘获别的女子时，整个心都被猜忌和悔恨占有了。她想，假如当初她嫁的是陈晓，她一定不会有今天这些痛苦。她好几次在睡梦里看见陈晓抱着她哭，醒来一身冷汗……

她暗地打听丈夫的行踪。当她知道他经常在一些肮脏的地方鬼混时，便常常半夜里跑出来到每个舞场和妓馆去寻找。有时可巧让她碰到了，赵雄总是百般温柔体贴地陪伴她回家。他从来不让自己和妻子在公开的场合失面子。朋友中也有怪书月多事的，赵雄听了，反而替她解释。于是大家起哄他“怕老婆”，赵雄微笑，也不解释。

没有人知道他的“解释”和“不解释”都是他替自己预先打好的埋伏。也没有人知道所有他的温柔体贴，不过是他厌倦她的一种遮眼手法。事实上，他已经从深心里恨透了这个永远盯梢在他背后的“家庭特务”。她简直拿他当嫌疑犯，每一分钟都在侦查他的夜生活！

“你赶快死了吧！你死了，我多干净！”赵雄常常心里埋下狠毒的诅咒，脸上却堆着温暖的微笑。他把太太抱在怀里，亲热地告诉她，她是全世界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子，他自己呢，也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可骄傲的丈夫……于是书月懊悔了，责备自己不该多疑，冤屈丈夫……

初夏的一个深夜，书月又是到处找不到那个夜游神似的丈夫，失望回来，恨极了，一口气喝了半瓶白兰地。她想这样可以恐吓他一下，结果吐了一地，醉倒了。

到赵雄回家，已经是深夜两点钟的时候。书月从一个恐怖的噩梦里惊叫醒来，酒还未退，大声嚷着口干。赵雄眉头一拧，那魔咒似的“箴言”又在他脑里打转了。他倒了一杯开水，切了四片柠檬，连氰化钾掺进去……

书月出殡那天，送殡的亲友跟她过去举行婚礼时一样多。大家都很感慨，说是死者还怀着三个月的身子。书茵没有一点儿眼泪，她搀扶着哭得腰弯的妈妈，阴郁地跟在灵柩后面走。

书茵时时刻刻想逃，但找不到路。

她接到赵雄向她求婚的信，不理。过几天，赵雄把她叫到处长室去，当面问她。她用最简单的回答拒绝了他。赵雄不死心，问道：

“我想不通，到底我哪一点配不上你？年龄？地位？学问？资格？你总得说一声啊。”

“有什么文件要抄吗？拿来抄吧。”

“不抄了。我想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我，除非你是共产党。”

“你说是就是。”

“要不，是不是你有了对象？”

“这跟你什么相干！”书茵翻了脸说。

“我说说玩儿，别生气，别生气。”赵雄不得不又缓和下来，“不谈这些了，这里有一份公文，你来抄吧。”

书茵一声不响地坐下来抄写。赵雄从侧面瞧着她，心里狠狠地想着：

“妈的，你只管骄傲吧。你要不嫁给我，看谁敢来要你！……”

第三十六章

到底书茵能不能逃出赵雄的魔掌？让我们暂时把她搁在一边吧。先说半个月后，吴坚从同安押解到厦门。第二天上午，赵雄就派了一辆汽车、两名卫兵和一个衣冠整洁、态度斯文的特务来到三号牢房，把吴坚接到侦缉处去。

这时候，赵雄正在一间雅致幽静的会客室里等着。

赵雄今天例外地穿着一套过时褪色的土黄中山服。胡子不刮，皮鞋不擦，左手无名指上的那只两克拉的独粒钻戒也不戴。他似乎了解他所要见的“客人”是属于喜欢质朴廉洁的人，所以尽量替自己减少身上的浮华气。

看见吴坚进来，赵雄立刻走上前去和他紧紧地握手。这时候，他那又魁梧又粗俗的身材，和吴坚那又纤秀又文静的神态，恰恰成了个显明的对照。他带着一半欢喜一半难过的样子，说一些不属于客套的关怀的话。他让吴坚不感到拘束地坐在沙发上，瞧瞧吴坚的脸，捏捏吴坚的胳臂，仿佛尽量要让对方觉得他们之间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熟悉而且接近。他用完全坦率的语气告诉吴坚，他听见他在同安被捕，非常焦急；这回是他再三向省方请示，好容易才把案子移解厦门的。

“无论如何，”他说，“案子移到我手里，总比较好办一点儿……”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释放呢？”吴坚装傻问道。

“嗐，不能这么着急，死扣儿得一步一步解啊。你当然也知道，你是你们党的重要的负责人，名气又大，你的案子跟一般的不同……”

“你所谓不同是指哪一点？”

“你自己知道。”

“我从哪儿知道？我在同安被关了八天，他们一次也没有讯问就把我移到这儿来了。”

“根据同安那边转来的报告，说你在福建内地组织武装暴动，勾结土匪，企图颠覆政府……”

“简直是造谣！”吴坚说，“我们共产党的宣言说得明白，我们愿意和全国军队停战议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可是你们把枪口对着我们！今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的主张一致。假如我得坐牢，那全国人民也都得坐

牢！”

“我们先不谈这个。”赵雄避免和吴坚针锋相对，和缓地微笑说，“尽管我们彼此政治见解不同，但老朋友总是老朋友。今天，让我们都拿老朋友的心情来见面吧。”

“既然这样，那你首先应当释放我。”吴坚又坦然又调皮地说。

“请你原谅，释放你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办到的。”赵雄忙推卸责任说，“你的案子这样重大，须要省方才能做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援救你……喝茶吧……”

赵雄看见勤务兵送上烟和茶来，连忙起来替吴坚倒茶、递烟、点火。他的态度亲切而又随便，叫人看不出他有一点儿造作或客套。

吴坚静静地抽烟，望着缭绕上升的烟雾。他的脸有着一种潇洒的、泰然的、置死生于度外的宁静神情。

“了不起的人，没有一点儿懊丧气……”赵雄一边喝茶，一边用他新近学来的那套“柳庄相法”，细细观摩着吴坚神采奕奕的脸，暗暗地惊叹，“好一个贵人的相貌！印堂亮，天仓地库光明，多么清秀！……这是萧何、韩信一流人物，非久居人下者！……我得好好联络他……”

“你还记得吗？”赵雄替吴坚倒第二杯茶说，“从前我们在乌里山海边游泳，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差点儿就给淹死，记得吗？”

“唔。记得。”吴坚淡淡地回答。

“到现在，我还常常用‘再生’这名字签名呢。”赵雄带着怀旧的感慨说，“有人觉得奇怪，却不知道我内心纪念的是谁……”

“我可是救了一条中山狼了。”吴坚想，“十年前救他的命的是我，十年后喝我们同志的血的是他！”

赵雄接着又谈些过去的旧人旧事。提到陈晓，他立刻现出一种不能忘怀的哀伤。他说陈晓的案子是前一任的侦缉处长马刹空经手办的。他大骂马刹空“不留情面”……

“陈晓的性格你也知道，”赵雄表示说不出的惋惜道，“忠厚就忠厚到极点，打灯笼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好人！可就是有一样，懦弱，经不起吃苦，性子又急……要不他怎么会在牢里自杀呢！……我为着营救他，满怀着希望去福州，想不到竟然挂着黑纱回厦门，还有比这个更叫人伤心痛苦的事吗？……过去厦钟剧社的社友被捕，都是我一手奔走营救的，偏偏陈晓一个！……偏偏陈晓一个！……唉，有什么话说呢！……”

吴坚不露声色地听着，虽然他早已知道陈晓受害的真相。

随后赵雄谈到书月和书茵，又是一番感慨。他说书月的死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他点起烟狂吸起来，感伤地叹息道：

“旧日的朋友死的死，散的散，回想起来，真是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如今只有书茵一个还在我这儿当书记，你想见见她吗？”

“不。”吴坚回答，弹弹烟灰，“她在你这儿多久啦？”

“快半年啦。”赵雄答，又问，“你想见见你母亲吗？”

“她已经去世了。”

“喔？前两年我还见过她，真想不到……”

谈到末了，赵雄说要腾出他自己公馆的房间让吴坚住，但吴坚坚决地拒绝了。

赵雄一连几天都派人来接吴坚。一见面，他总显得高兴的样子。

“我有时候觉得很孤独。”他说，“别以为我交游广，真正知心的朋友，一个也没有！”

有几次，他留吴坚在他公馆里吃饭。他从不曾试探着要从吴坚口里打听什么秘密。他说他是“尊重道义和人格”的。他有时表示替吴坚惋惜，有时又吐露他对现状的不满。特别是谈到“政学系”在福建的势力时，他简直是咬牙切齿。

一天午后，他带吴坚坐汽车出游，两名带驳壳的卫兵站在汽车的两旁护送。汽车从市区开向郊外，一路上，赵雄不时打断自己的谈话，指着车窗外面的街景对吴坚说：

“看见吗，那是咱厦钟剧社旧址！……对面是土地祠！记得吗，那一回我把土地爷的胡子拔了，陈晓吓得要命！哈……沙坡角到了。啵，从前我在这儿打过两个喝醉的英国水兵，痛快极了！……乌里山！看见吗？你救我就在那地方……”

赵雄好像特别喜欢追怀过去，一谈就滔滔不绝……汽车开回来的时候，他忽然大发“友谊至上”的议论。

“其实，”他说，“朋友之间，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是可以分开的。拿我个人来说，我随时都可以扔掉国民党不干，但我不能扔掉一个知心的朋友。你呢，你难道就不能扔掉你们的党？”

“我恰恰跟你相反。”吴坚缓慢地回答，“我就是磨成了粉，也不能扔掉。”

“你太固执了，吴坚。”

“你说得对，在这一点上，我是固执的。”

“你瞧，那边飞泉多好看！”赵雄指着车窗外说，显然他是有意避免跟吴坚在这一点上争辩。

每次回牢，吴坚总把他和赵雄谈话的经过告诉三号牢房的同志。

赵雄为着表示他所说的“友谊至上”不是一句空话，他采纳吴坚提出

的一些关于“改善监狱待遇”的建议。首先，他撤换了两个监狱的厨子，改良一些伙食；其次，他修改狱规，让犯人每天下午可以轮流到院子散步、洗澡、洗衣服；还有，所有新的旧的政治犯，暂时不再采用严刑拷打的迫供；剑平的脚镣也解开了。

赵雄所以愿意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算盘的。不用说他是想通过友谊和软功来引诱这个所谓“萧何、韩信一流人物”上钩，立个大功。他哪里想得到，吴坚的这些建议是在替他们将来有一天需要集体越狱的时候，预先布置环境……

一天下午五点钟，窗外下着倾盆大雨，赵雄一个人在公馆楼上喝酒。他越喝越闷，好些梦魇似的回忆又来扰乱他了……抬起醉眼，看看窗外的雨景，忽然眼前浮起一层烟雾，他愣住了：就在那绿色的芭蕉和水蒙蒙的雨帘下面，出现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摇晃的影子，像书月，又像陈晓……定睛一瞧，一个乌紫的发肿的脸对他怪笑了一下说：“我要跟你决斗！”他打个冷噤，猛地拔出手枪，朝着窗外开去。一刹那间，烟雾散了，影子也没有了……

“处长，枪声？……”一个卫兵吃惊地走进来问。

“没有什么，是我试枪。”赵雄说，把手枪插进枪袋。

二十分钟后，卫兵把吴坚带来时，赵雄已经喝得七八分醉了。

“一个人喝哑巴酒，真不是味儿。”赵雄起来替吴坚倒酒，显出愉快的样子说，“你来，也喝一杯。”

吴坚喝得很少。他不能不提防自己喝醉了失言。他清醒地冷眼瞧着酒后发牢骚的赵雄——赵雄一会儿骂“政学系”，一会儿骂“CC派”。他说孔祥熙是银猪，孙科是妓女，“夫人派”的黄仁霖是新式太监，“元老派”的戴季陶是老而不死的老昏庸！……

“不客气说一句，”赵雄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这些宝贝，我一个也看不在眼里！”

“那么，谁你才看在眼里呢？”吴坚故意问他一下。

“蒋委员长和汪精卫。”

“你真是没有忘本。”吴坚调皮地说。慢腾腾地划了火柴，点起烟来。

赵雄接着又吹起几年前他吹过的“大福建主义”。他叹息福建人太忠厚，年年让外江人盘踞这块肥地……

“外江人是臭虫，吸饱了我们的血就走！”他愤愤然说，“旧的一批去了，新的一批又来。欺人太甚！……今后咱们福建人应当大团结，为家乡的利益而奋斗！……吴坚，我真是替你叫屈，你白白糟蹋了自己的才

能！老实说，只要你愿意和我合作，我们马上可以把外江人撵走，把福建的实力拿在手里！……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不考虑这个。”

“那么，你考虑什么？”

“我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

“好极了！”赵雄用他带醉的沙哑的喉咙高兴地叫着，“这不过是先后问题，我们先把外江人赶走了，有了实权在手，还怕帝国主义老爷们不走吗？这个好办！吴坚，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来，干一杯！”

赵雄举起杯来，自己喝了个干。

“我们的距离很大。”吴坚不慌不忙地说，原杯不动。

“不成问题！”赵雄瞪着直愣愣的充血的眼睛叫着，“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统一战线吗？你我有二十年的友谊，还怕不能统一？”

“可是，统一是统一救国，不是统一害国啊。”

“当然是救国！——先救乡而后救国，先安内而后攘外，其理则一。吴坚，这几天，我正在研究怎么样才能向上面请示，让你无罪释放。”

“本来我就无罪嘛。”

“那是你自己说的。我认为，唯一能使你获得无罪释放的，首先必须是你和共产党脱离关系。”

“那不用提了，我不是说过吗？我就是磨成了粉，也不能脱离我们的党。”

“嗐，我真闹不明白，究竟你抓住这个不放有什么好处？你又不是烈女节妇，你有什么必要来替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党守节？请看看历史上失败英雄的下场吧：韩信就是不听蒯通之言，死到临头了才懊悔。吴坚，我希望你不要重演韩信的悲剧。”

“你的比喻离题了。我跟韩信毫不相干。”

“谁说不相干！韩信所以会把脑袋输给汉高祖，就在他敢不敢‘背’这个关键上……”

“可是，赵雄，”吴坚神色平静地回答，“我就是把脑袋输了，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信仰。”

“你这样固执，叫我怎么援救你呢？……”赵雄声调低沉下来，好像他的话是从他肺腑里发出来似的，“我非常难过，吴坚……我已经失掉老二，我不能再失掉老三了。”

吴坚惊异的是赵雄不仅说得出这种话，而且说的时候还一直保持着严肃而感伤的神色……

第二天下午，赵雄又把吴坚请到公馆里去喝酒。他们对坐着边喝边谈，谈到从前组织厦钟剧社演文明戏的旧事，赵雄兴奋起来了。

“老实说，从前我们演的戏都是过激的。”赵雄说得满嘴角吐沫，“每一回，我演到就义的时候，台下一鼓掌，我总特别激动……”

“现在你照样是在演戏啊。”吴坚淡淡地说，“只差现在就义的不是你，而是别人了。”

赵雄醉红的脸似乎更红了，他装作没有听清吴坚的话，只管拿酒瓶去替吴坚添酒。

“前天，我碰见个朋友，”赵雄干了杯里的剩酒说，“他跟我开玩笑：‘嗨，老赵，你还记得《“遣”臭万年曹汝霖钻壁》吗？’我不由得笑了。嗐，年轻的时候多么幼稚可爱啊。”

“我还记得，”吴坚说，“那一年你要去黄埔军校的时候，大家开会欢送你，你站起来致答词，你说你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你的记性真好，连我的演说词也还记得。”

“从你赴黄埔军校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吴坚又接下去说，“可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没有铲除。前年订的《塘沽协定》，今年订的《何梅协定》，全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我们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我知道，那宣言我看过，”赵雄截断他，好像害怕吴坚说下去，“你们的看法和我们还是有些出入。关于国事，我完全信赖蒋委员长的指示。他一个人高瞻远瞩，听他的话绝对不会错！今天，举国上下，知道日本最清楚的，头一个是他！来，让我给你看看我们内部的文件吧。”赵雄走进去拿出一沓“文件”来，翻开指给吴坚看，又说，“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练团’的演说，他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亡我们中国。’……”

“难怪你给吓坏了。”

“别开玩笑了。‘军中无戏言。’……”

“难道你也相信这些话？”

“当然相信，他是元首嘛。我现在才真正觉悟到，我们从前干的反日运动，完全是盲目的行为，真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吴坚笑了。

“我说，赵雄，要是有一天，你高兴再演戏，而且高兴再演那个‘遗臭万年’的角色的话，你不用怕上台找不到台词了。刚才你念的那一段演说，正是最好的台词呢。”

赵雄登时脸色变青，显然是不高兴了。

“你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儿，名士派，吊儿郎当。”他说，又狠狠地干了一杯。

第三十七章

这天上午，赵雄坐在处长室里批阅公事。书茵悄悄走进来，问道：

“处长，是你叫我吗？”

“是的，坐吧，坐吧。我有话想跟你谈谈。”赵雄和蔼地微笑着站起来，把桌旁的靠椅拖出，温文有礼地让书茵坐，似乎表示他一直对她就是那么客气似的。

书茵端端正正地坐着。她的态度有点像她每天抄写的那些一笔不苟的公文小楷一样的四平八稳。可是从她脸上透露出来的一丝笑意，却又隐隐可以看出，她已经改变了从前那种严冷。同时还可以看出，由于她的缓和，赵雄也变得比较斯文，甚至他连笑的时候，也都轻易不把口张得太大。

赵雄用博取对方同情的语气，把他最近跟吴坚接触的经过告诉书茵。他说得很婉转，很动听，正如他是宽仁豁达的君子，用最大的忍耐在援救一个执迷不悟的朋友。他并且说从前吴坚怎样在急浪中救他，到现在他还念念不忘，总想报答，了个心愿……

书茵表示信服而且感动，她说她从小就看过他和吴坚两人主演的戏，如今还常常听见人家谈着“男赵女吴”的逸事；她说厦门的朋友谁都知道他们过去的关系，也都知道他们同样是厦钟剧社有力的台柱；她说她在侦缉处工作，确实，也不愿意看她从前的老师就这么牺牲；她又说她了解赵雄的心情和动机完全是为朋友着想……

“要是吴坚牺牲的话，”最后她说，“不光做朋友的在道义上受到责备，就是社会上的舆论也一定……”

听到“舆论”，赵雄立刻做个手势打断她的话，一如他害怕触犯这两个字似的。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那些无聊文人又要借题发挥了，我们还是先不去管它……”

接着他便用试探的口气，询问书茵是不是愿意代替他跟吴坚谈一谈。

书茵愣住了，胸口突突地直跳。她想：“天呀，要是我能见到他！……”

“怎么，你不敢跟他谈吗？”赵雄问，觉得好笑，“瞧你，脸都吓白了。”

“为什么要我跟他谈？有这个必要吗？”书茵冷淡地问，极力抑制内心的紧张。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许吴坚这把锁，得你这把钥匙才打得开。”

“没有的事，我什么也不懂。”

“可是你跟他的关系比我跟他还深一层。一来你们是师生；二来你也是他久年的朋友；三来你又这么美丽……”

“这是什么话！”

“干吗你脸红了？其实我说的都是正经的。任何男子没有不对年轻美丽的女子低首下心的，这是规律也是人性，谁都不能例外，何况你又是他的得意门生！……”

书茵一只手撑着下巴，低头沉吟了半晌，把骚乱的心绪遮盖过去。

“好吧。”她终于抬起头来，安静地回答说，“我可以试试看，要是这能帮助处长的话。不过，我太没经验了，应当怎么做，还是请处长教教我！”

“那当然。他是共产党里面一个大角色，不简单。你要跟他谈，就非得自己先有个计划不可。必要时，就是用一点儿手段也在所不惜……”

于是赵雄郑重其事地侧过身子去，压低嗓子，把他的计划和意图偷偷地告诉书茵……

下午三点钟左右，吴坚又被汽车和卫兵送到侦缉处来。他走进会客室时，看见窗口有一个穿月白色旗袍的背影。那背影，似乎听见他的脚步声，迅速地转过身来，两只阴沉沉的眼睛直盯着他，这一下，吴坚不由得愣住了。

书茵穿着一身素净，像挂孝。脸上没有粉，没有胭脂，没有口红。脚下穿的是平底的白胶鞋。她还是像三年前那样的秀丽，沉静中透着忧郁和阴冷。

“这是有毒的罂粟花……”吴坚想，本能地感到难忍的厌恶。

“你没想到吧？……”书茵说，声音低得像自语。

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影。当她从吴坚脸上看出隐微的冷淡和轻蔑时，立刻低下眼睛，脚下起了一阵冷抖。

“赵雄呢？”吴坚坐下来问道。

“他到鼓浪屿去，回头就来。”书茵说，声音微微发颤，“想不到我今天会见到你……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早知道你在这儿工作。”

她向窗外探望一下，然后对吴坚说，她本来要离开这里，因为听到他被捕了又留下来……她说时微微地喘气，好像过度的紧张闷窒了她的呼吸。她那苍白的纤手忽然迅速地从旗袍的褶边里面抽出一小卷纸团，递给吴坚，忙又担心似的望着窗外。

吴坚迟疑地把字条接过来，打开来一看，上面只有简单几个字：

“我们正在营救你，急需联系。请把有关方面告诉书茵，勿误。洪珊。”

吴坚冷淡地把字条递还给她说：

“这是谁写的，我不认识。”

“不认识？”书茵呆住了，字条在她手里哆嗦，“你再瞧瞧，这是洪珊老师亲笔写的。”

“不用瞧。”吴坚带着敌意地回答她，“我告诉你，我不认识。”

“她不是在内地掩护过你吗？不是有一回，你还当过她学校里的厨子？……”

“笑话！连名字都没听过！”

书茵脸一阵阵发青，口唇发抖，说不出话。忽然，她别转脸，眼泪扑沙沙地掉下来，但立刻又抹干，把脸旁几根沾湿了泪水的发丝拨到脑后去。

吴坚一声不响，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压扁了的香烟，点上火，慢慢地抽起来。他这时候虽然脸上冷冰冰的，心里却像一盆火烧似的焦急：是的，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一个在侦缉处工作的女子，尽管从前他爱过她。最糟糕的是，他辨别不出这字条的真假，因为他已经记不清洪珊过去的字体。不错，洪珊是党外围的朋友，她确实在内地掩护过他，也确实让他当过她学校里的厨子，但是，如果今天书茵是利用这些事实作为圈套，如果他不小心露了破绽，那不既害了洪珊，又牵连了其他同志？……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书茵说，垂下潮湿的睫毛，她那刚被眼泪洗过的脸，冷得像冬夜的月光，“你以为我会帮助赵雄来骗你吗？哼，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就是不配做你的朋友，也还是你从前的学生……”

“你弄错了，小姐。”吴坚微笑说，“我已经不是你的什么老师，我是你上司手里的犯人。”

书茵苍白的脸微微起了一阵红晕，但立刻又变得比原来更苍白。

“你倒这样说，”她不自觉地苦笑了一下，“你也不想想看，三年前你一走就不回头，连个口信也没有。你要是把我也带走，我何至于今天掉在这个地方！……”

“过去的已经过去，不提了吧。”

“我要提！我一肚子冤屈，我不跟你提跟谁提！你哪里知道，当初你一走，人家是怎么等着你的！”

她的睫毛又出现了泪水，一闪一闪的，像快要掉下来。

“赵雄的说客！装得倒很像……”吴坚想，从心里憎恨那一对可耻的、含愁带怨的眼睛。

“幸亏你没有等我，”他说，“要不，这里这么好的位置，该轮不到你了。”

“别再挖苦我了，就算过去我做错了事，也该让我有个补罪的机会。我本来决定要跟洪珊老师离开这儿，可是为了你，才又留下来，我们要营救你！”

吴坚打了个寒噤。

“我真是太幸运了。”他冷冷地笑着说，“这样多的人要营救我。你的上司说我是他的‘结义兄弟’‘救命恩人’，你呢，又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朋友，我不知要怎么样来感谢你们的情义！”

“你真残酷，我没想到我对你的真诚，得到的是你的讽刺。”

“我说的是实话，小姐。”

“也许我记错，我记得，你过去并不是这样。”书茵抑制着心里的辛酸说，“吴坚，难道现在的你，已经不是马陇山的你？难道你把过去忘得干干净净？”

“让我提醒你一句，书茵。”吴坚平静而冷厉地说，“我的脑袋哪一天要离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叫我拿最后的日子来怀念马陇山的日子，我没有这个兴趣……”

吴坚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支压扁的香烟来抽着。他从吐出来的青色的烟雾里面，细细观察书茵的脸色。

“也许以后我见不到你了。”书茵显得焦灼地说，“我要求你，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骗你的，你要这样想，我们就会把什么都错过……你要是不肯把你们的关系告诉我，就让我把洪珊老师的地址告诉你吧，她是住在鼓浪屿笔架山脚三百零一号，请你赶快设法叫人去跟她联系，越快越好……你记着吧，三百零一号！——你听见吗？三百零一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吴坚说，向烟灰缸里弹弹烟灰。

隔壁有推门和开抽屉的声音。书茵竖起耳朵来听着，惴惴地望着窗外，一边划着火柴，把字条烧在烟灰缸里。

“不管你信不信，我得告诉你，”书茵接着说，“他们不是常常用汽车送你到这儿来吗？这是个好机会。我们打算用半路劫车的办法，把你救

出来……你准备吧，我们正在物色人……”

吴坚这一下几乎忍不住要走过去抓住她的手说：

“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但立刻他又抑制自己，他什么也不能表露……

“洪珊老师说，你有个亲戚叫吴七。她要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找他？……”

吴坚更急了，可是这时候对面过道响着一阵结实的皮鞋声。书茵登时变了脸色，示意地盯了他一眼说：

“他回来了。咱谈别的。”

随即她又提高声音说：

“可不是吗？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班，到现在嫁的嫁，失业的失业，升学的只有秀云一个，你还记得吗？脸圆圆的那个……”

“等好久了吧？”赵雄从外面直走进来，含笑地跟吴坚点头。

书茵拘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赵雄摆出老交际家的样子，指着书茵对吴坚说：

“记得吗？从前我们演戏的时候，她是我们的基本观众，梳着两条小辫子，还是个小姑娘呢……”

书茵闪了吴坚一眼，又闪了赵雄一眼，像害臊又不像害臊地笑了一笑。吴坚觉得她笑得很不自然，可又闹不清她是在敷衍赵雄还是在敷衍他。

“我记得，那时候她老跟她姊姊在一道。”吴坚敷衍这尴尬的场面说，“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十年了。”

书茵又笑了一笑，低下头去，好像很别扭的样子。

“处长，我得走了。”她告辞说，“还有一封公函没抄呢，四点半要发，现在已经四点了。”

赵雄没有留她，目送她走出去，一种隐藏的邪欲忽然在他眼里一闪……

就在这一闪里面，吴坚从赵雄的脸上又引起新的疑问，但得不到答案。

第三十八章

吴坚回到三号牢房，把今天他见到书茵的经过跟同志们谈了。

四敏问吴坚道：

“你对书茵是怎么个看法？相信她还是怀疑？”

吴坚说：

“你们先说你们的看法吧！”

剑平说：

“依我看，这是个圈套，毫无疑问。”

“我看大概也是。”仲谦拿不定主意地瞧瞧大家的脸色，扶一扶滑到鼻尖的近视眼镜说，“可能是个女特务，赵雄派来试探吴坚的……”

“女特务就是女特务，没有什么‘大概’‘可能’的！”剑平抢白了仲谦说。

仲谦脸红了，不好意思地又扶一扶眼镜。

“是的，是个女特务。”北洵插进来，“用不到怀疑，这是赵雄耍的另一套软功，也正是所有特务都喜欢使的一种美人计。”

“对！是美人计！”剑平叫着。

“小声点！”仲谦不安地瞧瞧铁栏外面，又掉过头来问四敏：“为什么你不说话呢？”

四敏说：

“我想的还不怎么成熟。”

仲谦说：

“不要紧，说一说看。”

四敏说：

“我的看法跟你们有些距离。依我看，这不像是个美人计。从赵雄一贯用过的手段来看，似乎他还没有必要那样做……”

北洵截断他说：

“别太天真了，赵雄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老实！”

四敏说：

“正因为赵雄不是那样笨，我才断定他不至利用洪珊的名义假造那张字条……”

北洵又插嘴说：

“你以为他是聪明的吗？”

吴坚拉一拉北洵的袖子说：

“你让四敏说完吧。”

于是四敏接下去说道：

“再说，从书茵和吴坚过去的关系来看，她说的话，不见得就是耍花样；她如果要耍，也没有必要当着吴坚的面掉眼泪……”

“那么，你以为她是真的啦？”北洵忍不住又问。

“可能是真的。”

“啊呀呀呀，”北洵不耐烦地叫道，“我说四敏，你的老毛病又来了，看来可以拿眼泪博得你同情的，还不止周森一个呢。”

四敏脸微微红了一下，用手摸摸他个把月来没刮的胡子，眯起眼微笑说：

“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相信，那张字条不会是假的。”

“绝对是假的！”剑平反驳说，显然他是站在北洵这边了，“要说特务手里也有真的东西，那除非是幻想。可是事实已经很明显，今天书茵来见吴坚，是经过赵雄同意的。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们中间一定串好了什么阴谋。”

“我同意剑平的看法。”北洵说。

“我也同意。”仲谦附和着。

四敏觉得自己孤立了。

“我还是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四敏神色温和而又固执地说，“但我同意吴坚那样的应付。他跟你们不同。他是把最低的怀疑，提到最高的警惕。至于你们，你们是夸大了猜疑，把假定的都当事实。你们拿自己制造的幻影，吓唬自己。这对于事实没有好处。如果书茵是个好人，那不是既冤枉了好人，又害了自己？……”

“侦缉处里面还会有好人吗？”剑平涨红了脸反问道。

接着北洵、仲谦、剑平三个人连成一道，把四敏大大地批评了一顿。他们说他是“把魔鬼当天使”“温情主义的旧症复发”。四敏不加辩解，照样固执而又温厚地眯着眼睛微笑，半天才转过脸来问吴坚说：

“现在得听你的意见了，你是当事人啊。”

“我还不能肯定地下判断。”吴坚说，“我首先考虑的是洪珊。她现在究竟怎么样？安全呢还是被捕？受注意呢还是不受注意？是在莆田内地呢还是真的在鼓浪屿？这一大堆疑问，都得不到解答。我又不能当面问书茵，因为，既然我无法辨别那张字条，我就不能不有所警惕。我想，

要是我流露出我跟洪珊的关系，哪怕是脸上一个极细微的表情，也可能影响到洪珊本人和其他同志的安全。所以我说，我们只有进一步进行调查，才能完全明白真相。这件事已经关联到我们全体今后的命运……”

当天傍晚，老姚经过三号牢房的时候，吴坚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他，叫他马上到外面去调查。

现在我们得追述一段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我们还一直没有机会提到它呢！

距离吴坚押解厦门的半个月前，一天傍晚，书茵搭摆渡到鼓浪屿去找一位她幼年时的老师。这老师就是洪珊。她在莆田内地当小学校长，昨天才从内地来到厦门。书茵想：要是洪珊老师能带她到内地去教书，倒是她跳出火坑的一个好机会。

洪珊约莫四十岁，过去在厦门当过十多年教师，没有子女。书茵小时候常管她叫“妈妈”，她也把书茵疼得跟自己小女儿似的。她的丈夫是个老国民党员，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为反对蒋介石，被党棍秘密绑架活埋了。悲痛到极点的洪珊，从此就把精神完全贯注在学校和儿童上面……

不久以前，洪珊在内地向党组织申请入党，还未得到批准。这一次，她利用暑假的空闲到厦门来采办学校的图书。

书茵有五年不见洪珊老师了。洪珊老师显得比以前苍老、清瘦，但精神却照样饱满。她还是从前那个样子，戴着旧式的宽框眼镜，说话高声大嗓，走起路来，整个楼板都震动，看过去就像个“火暴暴的老姑母”。

一见面，书茵先把最近她所遭遇到的恐怖和苦恼告诉她。

性急的洪珊老师没等到书茵把括说完，已经面红耳赤地冒起烟来了：

“哼！咎由自取！……可耻！你难道不知道，那是个杀人放火的地方！……”

“当初就是不知道……”

“装傻！你是高中毕业生，你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确实不知道……”

书茵满肚子委屈，伏在桌上哭了。

“哭嘛！”洪珊老师叫着，没有丝毫缓和的意思，“告诉你，你能替特务帮凶，我可不能替帮凶帮忙！”

“我是帮凶？”书茵抬起头来，以为自己听错了话。

“当然是！”

“你未免太过火了，洪老师。我又没有帮谁去杀人，又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我哪一点是帮凶啊？我是清白的！”

“清白？”洪珊老师冷笑，“靛缸里拉不出白布来！”

“噢，你把我当什么。我不过是三十块钱一个月的小公务员，我为的是一家生活……”

“少替自己辩护吧，小姐！一个人就是饿死了，也不能出卖灵魂！”

洪姗怒气冲冲地在室里走来走去，她的脚后跟把楼板顿得吱溜吱溜地直响。

书茵忽然紧闭着嘴不哭了。她抹干了眼泪，站起来，愤愤地说：

“洪老师！我想不到你会对我这样残酷，大概你非看我死在虎口里不可。好吧，我走啦……”

“坐下来！”洪珊老师咆哮着，把眼镜摘了下来，“撒谁的脾气！骂你就骂你，不应该吗？受不了啦？哼！糊涂到这样！坐下来！受不了啦？哼！糊涂！我还没骂够呢！……”

洪珊气汹汹地把房门锁起来，好像要爆发什么惊人的动作。书茵呆住了，等着更大的风暴，心里有点怕。结局，洪珊老师虽然照样是恶言厉色地把书茵斥骂一顿，但态度已经和缓下来了。书茵低头站着，坐也不敢坐，慢慢地她从这位“火暴暴的老姑母”的斥骂里面，体会到一个正直的女人的强烈的爱和憎。

从那天以后，书茵每天下班后都来找洪珊老师，一谈总到深夜。她把几年来的遭遇全说给老师听，连不敢告人的内心深处的秘密——她对吴坚不能忘怀的友谊也吐露了。末了，她表示，只要能够跳出虎口，什么样的苦她都能吃。

洪珊说：

“这学期，我们学校的教员都聘定了，没有你的份儿。现在只缺个女校工……”

“真的吗？”书茵欢喜地跳起来，拉住老师的手，认真地说，“洪老师，就让我当校工吧！……”

“得了，得了，小姐。”洪珊挥一挥手说，“你以为当校工容易吗？要烧饭，要洗衣服，要……”

“这有什么难！”

“还得打扫校舍，洗茅房……”

“行！我干得来！”

“还得挑水，学校里十五名教员用的水，都得你一人挑……”

“行！行！再多十五名我也挑得起！”

“别说大话啦，小姐。把手伸出来给我看！……哼！瞧你这十指纤纤，哪里是干粗活的！算了吧。我要是用你当校工，那才该倒霉呢！”

“那怎么办？……”书茵把她纤纤的小手垂下来，眼眶红了。

其实洪珊老师不过是故意试探书茵。她到这时候才对书茵说出实话：她可以带她入内地，只要她决心吃苦，她可以尽量想办法。这一下书茵欢喜得把老师抱住了。

于是两人就这样做了决定：洪珊老师打算再停留几天，等全部图书采办完了就动身。到要动身那天，先由书茵向侦缉处请假一天，然后搭当天的小火轮，一起由安海转入莆田内地。为着提防赵雄的眼线追寻，书茵准备一到内地就改名换姓。

可是，还没有到动身的日子，一个突然的消息把书茵吓昏了。赵雄告诉她：吴坚由同安押解到厦门来了。

“我向上级请示，让他的案子转来厦门。”赵雄带着炫耀自己的神色对书茵说，“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无论如何，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不能坐视不救……”

书茵打了一个寒噤，她明白赵雄的“救”。

书茵当天就把消息转告洪珊老师，洪珊老师显得比书茵还要焦急。她到这时才老实说出来，她是认识吴坚的。过去两年中吴坚在内地东奔西走，她常常帮助他打埋伏作掩护。有一次，她让他在学校里当厨子，躲过了保安队的搜查。

“事情很严重，书茵。”洪珊老师郑重地说，“我们不能漠不关心地就这样走开……”

“是的，洪老师，我正想要求你，是不是我们……”

“我们必须营救他！这样重要的人，又是我们的朋友，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不能推开这责任。”

“我听你的，洪珊老师。”书茵说，“凭着你的嘱咐，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两人就这样改变赴内地的日期。书茵仍旧留在侦缉处，一切为着要营救吴坚。

洪珊在厦门找不到党的地下联系，焦急得很。

她去找《鹭江日报》的社长。他是她十五年前的老朋友，又是吴坚过去的老同事。她鼓动他利用报纸的舆论，发起“援吴”运动。胆小的社长婉言拒绝，他自己承认，他怕报馆被封闭。

洪珊又去找她一个远房的老姨丈。他是在第一监狱当包饭的。当她问他是不是可以买通监狱里的看守，设法救出她一个朋友越狱时，这老

头子吓得直晃悠脑袋，还劝她少管闲事。

洪珊和书茵研究的结果，发觉截路劫车是抢救吴坚最好的办法。可是，谁担任劫车呢？洪珊很快地就想到党。她领悟到：离开党和群众，一个人绝干不了这件事。可是往哪儿去找党的联系呢？在厦门，除了在牢里的吴坚是她认识的外，再没有别的线索可寻了。

洪珊对书茵说：

“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对赵雄的态度，应当变得和缓一些……”

书茵照做了。果然，她的“和缓”使她从赵雄那边获得了机会——这就是我们上面提过的，赵雄想利用她去劝诱吴坚。当她喘吁吁地把这件事告诉洪珊时，洪珊立刻认为她们必须及时地抓住这个机会和吴坚取得联系。可是洪珊做梦也没想到，她写给吴坚的那张字条，吴坚竟然认不出。

就在这天晚上，洪珊一个人坐在屋里发愁，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门铃响了，她出去开门，一个瘦小的驼背的男子站在门口问她：

“这儿有位姓洪的先生吗？”

“我就是。”洪珊忙说。

“请问大名？”

洪珊想：这驼背也许是吴坚派来的吧？就直截了当回答说：

“我叫洪珊，你是要找我吗？”

“不，我要找的是洪玉仁。对不起，错了。”驼背说着，就走了。

洪珊回到屋里，心里纳闷儿。不多会儿，门铃又响起来，她再出去开门，一个影子也没有。这时候有个什么东西从门缝掉进来。捡起来一看，是一封信，便拆开来，上面只有几个字：

“洪珊先生：请即刻来日光岩脚约谈。雨。”

雨？这是什么人呀？洪珊终于怀着五成疑惑和五成希望，朝着“约谈”的地点走。夜的鼓浪屿靠海一带的街道静悄悄的。她一边走，一边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不由得心怦怦地直跳。正想绕小路回家，忽然对面又出现了个长而瘦的影子，大踏步地向她走来。

“洪珊吗？”影子低声问，在路灯杆旁站住了。

洪珊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几年前在内地见过一面的郑羽。

后面跟踪的人也赶上来了。他正是刚才那个假装要找“洪玉仁”的驼背。郑羽忙替他们介绍。这驼背就是老姚。

疑团解开了。他们一齐回到洪珊屋里。洪珊向他们报告她和书茵怎样准备营救吴坚，还打算劫车；她问郑羽，是不是他可以介绍她去见吴七。郑羽说：

“劫车的事情不简单，先得问吴坚是不是同意，才好跟吴七谈……”

三个人通宵不睡地谈着。他们详细地讨论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到他们结束谈话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

老姚回到第一监狱，站在铁栅外面偷偷地把昨晚见到洪珊的经过报告三号牢房。听了这些消息后，剑平、仲谦、北洵三个一边欢喜，一边又觉得不好意思。昨天他们三个还联合起来剋了四敏一顿呢。四敏倒似乎已经忘了昨天的争论。他眯着眼睛微笑，用他那宽厚的大手摸着下巴的胡子，堕入深思……

他们把讨论好的结果告诉老姚：第一，马上通知郑羽和洪珊，把劫车的计划改为劫狱的计划，因为劫车最多只能救一个人，劫狱才能救全牢的同志；第二，迅速和上级联系，详细研究劫狱计划；第三，吴七性躁，暂时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这件事，免得出乱子；第四，为着需要继续了解敌情，应当让书茵经常调查赵雄的秘密，同时为着补救书茵的幼稚和缺乏经验，必须派人好好地引导她……

“还得叫洪珊通知书茵，”吴坚最后又补充说，“尽可能避免和我见面，免得引起赵雄怀疑……”

这天下午，赵雄又派了汽车和卫兵来把吴坚接了去。他一见到吴坚就扬着眉毛说：

“好消息！关于你的‘批示’已经下来了。你猜猜看。”

“你说吧。”

“你可以释放了！”

吴坚抬起平淡的眼睛瞧瞧赵雄，仿佛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你自由了！”赵雄郑重地说，“无条件释放！你瞧我的面子多大！”

“无条件？”

“当然无条件！”

“哦？”

“上级要我出面担保，我当然担保！”

“你不是说无条件？”

“担保总是要的。普通的民事案件都得要有个铺保，何况你这么重大的案子。反正这是我的事，你放心好了。你只要有个手续，随便写个自新书，就可以应付过去了。”

吴坚并不显得惊异，他早料到有这一着。

“这叫作无条件？”他说，眼睛隐含着蔑笑。

“一点点儿手续，当然不能算条件……”

“可是，我又没犯罪，为什么要写自新书？”

“怎么，你不乐意啦？”赵雄叹口气说，“无论如何，我总算尽我的力量援救你啦。可是你，你连稍微迁就一点儿也不肯，这叫我怎么帮你呢？……”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赵雄烦躁而苦恼地在室里走来走去。他眉棱骨上那块刀疤似乎也黯然无光了。吴坚淡淡地吸着烟，好像已经把适才的谈话给撂在脑后了。他望着从他口里吐出来的烟雾，脸上有着一种潇洒的、泰然的、置死生于度外的宁静神情。

第三十九章

这里每个牢房都有秘密的小组，总的领导就在三号牢房里。

他们经常传阅书籍，讨论时事，研究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互相交换学习的心得。有时，谁要是被忧郁袭击了，集体的鼓舞和友爱便会在这个人身上产生奇迹。于是，低下的头抬起来了，锁结在眉头的暗云散开了，紧闭着的嘴露出牙齿来笑了。好些人在长期被折磨的日子面前，重新恢复了和苦难搏斗的勇气。

据四敏说，他在第一监狱两个月当中，先后看见九个同志牺牲，十二个同志解省。那些解省的同志不久也都被杀害了。

大家已经熟悉，只要金鳄一到第一监狱来，这天准有事。他是死神派来的差役，一到就在铁栅门外的过道上晃来晃去，“判死刑”的名单藏在他口袋里。管钥匙的看守和警兵在他后面跟着。他冷漠地、低声地叫名，一点儿也不显露凶恶。被他叫到的人，都是一去便不再回来。

然而没有人觉得恐怖。活着的人照样活着。爱唱歌的照样用歌声唱出他内心的骄傲，爱争辩的照样为着一些理论上的分歧在剧烈地争辩；好像他们已经忘记这是在牢狱，又好像他们即使明天要去赴死，今天仍然要把争辩的问题搞清楚似的。

四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尽管蒋介石现在有百万大军，尽管我们明天也许会上断头台，但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可以相信，真正走向死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四敏是一个懂得在苦难环境中打退苦难的人。每天，他也读书，也打拳，也学习俄文，样样都做得认真而有兴趣。有时他跟剑平下棋，照样钩心斗角，一着不苟。就在他凝神深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仍然含着善良的、沉默的笑影。

这样的人，正像一股清澈而爽朗的山泉，即使经过崎岖险阻的山道，也一样发出愉快悦耳的声音。

一天，当日脚在外面围墙的铁丝网上消逝，黄昏开始到来的时候，隔壁牢房的同志们在低哑地唱歌。吴坚和北洵背靠着背坐着，在慢慢暗下来的牢房里抽烟，剑平站着默念俄文，仲谦盘腿坐着看书。

“四敏，”仲谦忽然有所感触似的抬起头来，问四敏道，“要是有一

天，老姚偷偷地来告诉我们‘判决书都下来了，明天就要执行’，那么，你说，这一天我们怎么过？”

“为什么要想这些呢？”四敏微笑回答，“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想，我们绝不会忘了打拳和唱歌，也绝不会忘了吃最后一顿晚餐。要是剑平高兴的话，我也愿意再跟他下最后一盘棋……”

北洵扔掉快烧到指头的烟蒂，插嘴道：

“我还要教最后一课俄文。”

剑平掩起俄文练习簿道：

“仲谦，你读过涅克拉索夫这样一首诗吗，‘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为了爱……你投身烈火，光荣的牺牲。你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你虽死犹生’。”

四敏道：

“我们好像跑接力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段接着一段，谁也不计较将来谁会到达目的地，可是谁都坚信，不管我们自己到达不到达，我们的队伍是一定要到达的。”

这时，隔壁牢房的歌声渐渐高起来了：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
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
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
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
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
等到有一天黎明赶走黑夜，
我们要把它插在阳光灿烂的高地。
望见它迎风呼啦啦地飘，
像望见你对着我们欢呼扬臂。
啊，同志，我们将永远歌唱你的不朽，
歌唱你带来的自由、幸福和胜利。

大家默默地听着。吴坚点上第二支香烟。在充满劣等烟草味的小牢房里，烟雾继续从他嘴里一口一口地吐出，周围弥漫着青烟的旋涡。

仲谦缺乏多样的兴趣。他既不下棋，也不唱歌。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入迷似的在写他的回忆录——《从五四到五卅》。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好先生，过去竟然是生龙活虎的一名学生运动的骁将。十七年前“五四”那天，他在北京和示威的学生群众一起冲进曹汝霖的住宅，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十一年前的“五卅”那天，他在上海南京路

演讲，中了英捕头一颗流弹，差点儿送命。他对吴坚说：

“我要把我亲眼看到的记录下来，给历史做见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判死刑，要是会死的话，这回忆录就算是我的遗嘱了。”

他天天都赶着写，好像他是跟死亡的影子在竞赛快慢。他不喜欢动，每天的散步和练拳，都得人家硬拉。吃饭的时候，要不是别人抢他的笔，相信他可以连饭都不吃的。

他老缩在那局促的小角落里，拿一只矮矮的小凳当书桌。他那跟书桌一样窄小的胸脯，很吃力地伏在上面，不停地写。那样子，就像他正在把心口的血液灌注到纸上去。他那又长又乱的头发，往往横七竖八地挂了一脸，汗水沿着脸颊淌下，有时连纸上的墨水也给湮了。

他比吴坚不过大七八岁，但两鬓已经斑白。这些日子他的两颊和眼睛更凹得惊人，额上的皱痕，像刀划过似的显出一道道深沟。他一开口说话，他那长而尖的下巴就像快要掉下来；但不开口的时候，却又叫人仿佛觉得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都集中在他那张苦难的脸上似的。

北洵每次看见仲谦长久曲着身子在那里写，总实行干涉。他硬拉仲谦起来蹦跳、打拳、说笑话。仲谦即使气绷了脸，也还得听从他。

北洵常常杜撰各种小故事，去逗引周围的人发笑。当人家笑得前仰后合时，他自己却不笑，闭着嘴，很严肃的样子。

心宽体胖的人的胃口总是好的。牢里的饭菜那样坏，北洵照样馋涎欲滴。

吴坚吃量较差，经常把饭菜分一半给北洵，北洵全包了。他把碟里最后一根青菜和碗里最后一颗饭粒都扫得精光。每回，总是以狼吞虎咽开始，以收拾残余结束。永远是那么餍足又那样不餍足。饭后，他会松松裤带说：

“我这肚子，石头子儿吃了也消化！”

就在老姚报告见到洪珊那一天，六号牢房同志正在酝酿集体绝食，抗议狱长禁止他们和家属见面。

吴坚知道这件事，忙叫老姚去暗地劝止：

“请大家忍一忍吧，‘大’的还在后头呢！”

吴坚接着便把他们准备组织集体越狱的计划告诉几个有关的同志，让他们带到各个小组去秘密讨论。

这天晚上，三号牢房也在讨论这问题。他们躺着装睡，五个脑袋凑在一起，细声谈着。

他们琢磨每个具体的细节，把许多成熟的和不成熟的意见都集中起来研究。只有仲谦一个不作声。

北洵首先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接着谈到时间问题。他认为只有利用半夜，才能变敌人的“利”为“不利”。

“因为这时候，”他说，“大部分的警兵都睡了，剩下的不过是少数值班的。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没有准备，我们有准备；他们气衰，我们气锐；这个时间，敌人的不利也正是我们的有利……”

四敏认为北洵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夸大了可能性。他指出半夜这个时间并不能像北洵所说的那么理想……

“那么，你说什么时间才算对我们有利呢？”北洵问。

“我认为，最有利的时间是在傍晚六点半。”

“六点半？”北洵惊讶了，“那怎么行！”

“你听我说，”四敏说，“这时候，警兵大多数是在吃饭。他们的枪支都搁在警卫室里，这是我们抢夺武器的最好机会。把有枪的变成空手，把空手的变成有枪，敌我对比的力量就变了。在这样的形势下面，谁手里有武器，谁就能取得胜利……”

北洵默然，他还没有把四敏的意见琢磨好。剑平兴奋地说他同意四敏的“六点半”，接着他又说：

“我们可以叫郑羽去跟吴七联系，叫吴七来劫狱。他手里有一批人马，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

吴坚赞同“里应外合”这个办法，但对吴七和他那一批所谓人马，却表示不信任。

“再说，吴七是只没笼头的野马，”吴坚补充说，“把他交给郑羽，也不恰当。吴七只有李悦才把握得住。可惜李悦跟我们一样，关在这儿。”

剑平隐隐觉得内疚。

“仲谦，干吗你老不吭声呀？”四敏问道。

仲谦犹豫了一会儿，口吃地表示他对这一个暴动计划，还存着一些“不放心”。他说他听听大家的讨论，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因此他认为与其乱动，还不如静观待变。他又说，最近大家分析时事，都说国民党很有可能被迫走上抗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只要时局一有转变，我们都有释放的希望，又何必——”

“幻想！机会主义！等死！”剑平气得翻身坐起来，冲着仲谦直喘着说。

“你让仲谦说完……”四敏拉了剑平一下。

仲谦气狠狠地盯了剑平一眼，也喘喘地说：

“干吗给我扣帽子！难道只有你说的是对，我说的就不对？别太主观

了，年轻人。这是大伙儿生死存亡的事，我有权说出不同的意见，或者只说出坏的一面让大家参考。比方说，我们坐牢的人，几乎都是秀才兵。像我，我一辈子也没拿过枪，就算到时能抢得到一杆，我也不懂得怎么放。这是老实话！我相信好些人都跟我一样。当然喽，剑平和四敏是例外。可是，只有他们两个，顶事吗？再说，这监狱里有个守望楼，楼上日夜有警兵守望，放着机关枪，你们考虑到没有？还有，厦门是个小岛，要是敌人临时把海陆两路都封锁了，我们往哪儿跑？想进也总得想到退呀！……”

“你简直是个失败主义者！”剑平冷蔑地说。

仲谦像挨马蜂蜇了一下似的翻身坐起来，脸变得铁青。在昏黄的灯光下，他那深陷的眼睛像两个黑森森的窟窿。

“认识自己的弱点，不等于就是失败主义！”他回答剑平，气得声调发颤，“年轻人，不要忘记你自己失败的教训！这回要是再出岔儿，可没有第二个吴七替我们坐牢了。”

剑平很想破口报复几句，但当他看到仲谦那张集中了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的苦难的脸，他的气又降下来了。

“都躺下来吧，”四敏出声说，“好好儿谈，吵什么……”

两人又都躺下来。四敏这才婉转地指出仲谦见解的错误，吴坚和北洵接着也批评他一通。仲谦不作声，半天才喃喃地说：

“是的，也许我想得不全面，也许我想得不全面……”

“不过，”四敏又说，“刚才仲谦提到守望楼，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守望楼的确是个要点。要是我们不能把它攻破，我们就休想冲出去……”

于是吴坚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守望楼的情况告诉大家。他说，守望楼有三道铁门，楼上有警钟，有瞭望台，有机关枪，日日夜夜有六个警兵在那里轮流守望。据说二十年前，这儿曾发生过一次劫狱：五六十个内地的“三点会”攻进来，把他们的一个被监禁的头目劫走。双方开了火，结果警兵死了二十来个，“三点会”死了十来个。从那次以后，这监狱里才盖了这座守望楼……

四敏说：

“不光是守望楼，就是周围的环境，也都得精细地调查。究竟这监狱里有多少屋子、多少警兵、多少武器？”

四敏这么一提，剑平、北洵、仲谦三个都哑住了。仲谦说：

“是呀，我们到现在连周围的环境都还没有弄清楚，这怎么行啊？”

吴坚说：

“让我把我调查到的，介绍给大家吧：这里面有四十二个警兵、五个看守、一个看守长、一个管狱员、一个门房、三个厨子、两个杂工；五十三杆长枪、九把手枪、两挺机关枪；犯人一共二百四十三个，中间八十六个是政治犯；全监狱的屋子共四十一间，大小牢房共十六间；政治犯在三号牢房有五个，四号牢房有七个、六号牢房有三十九个、七号牢房有三十五个（七号牢房另外还有五个非政治犯）；外面的围墙有两丈多高，上面有电网；守望楼是在左边侧角，管狱员办公室有电话一个，看守长房里有一只狗，会吠，不会咬人……”

四个人肃静地听着，微微显着惊奇。这一连串流水账似的数目字，从吴坚的口里吐出，似乎是那么平易，可是对他们却又是那么切实需要，正如迷了方向的船长获得他所需要的航海图和测天仪一般。

剑平这时候才领会到，为什么过去一些日子，老看见吴坚向老姚打听监狱的情况，有时还跟警兵和看守东拉西扯。这些监狱的看门狗平时对吴坚也都格外客气，好像他是牢里的特殊人物。

他们又继续讨论开了……

第四十章

书茵对郑羽透露一个消息：赵雄因为周森不认得李悦，对李悦的怀疑渐渐放松了。前天，剑平的伯母被传讯，她对赵雄改口说，她是因为舍不得钢板给金鳄拿走，才假说它是李悦的。讯后，金鳄对赵雄说：

“这臭老婆子！她当我要揩油她那块钢板！”

金鳄这句话等于替李悦松了结子。自然喽，这跟李悦嫂前些日子送“礼”去给他，是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据书茵推测，李悦有被释放的可能。李悦嫂听了洪珊的话，买了些礼物，托《鹭江日报》社长替她送到赵雄家里去。

过几天，李悦果然释放了。

释放的前一天，吴坚和李悦利用下午散步的时间，假装洗衣服，在水龙头下面边洗边谈。李悦说他已经拟好劫狱的初步计划，目前考虑的，第一是人；第二是武器；第三是交通工具。他又说，这件事要干就得争取快，因为局势常变，夜长梦多，拖延了恐怕不利。

吴坚回牢时，听见剑平和仲谦两人正为着日期问题，压着嗓门，紧张地在那里争论。

“李悦一出去，事情就快了！”剑平用着兴奋的、不容人置辩的口气说，“咱们得准备了！你看，不出一个星期！不出一个星期！……”

“别太冲动了！老兄弟。”仲谦从眼镜框外圆睁着两只眼睛说，“要是不出一个星期就干起来的话，那就非糟不可！我相信李悦不是那样的人，他做事顶把稳。”

“那么，你以为该多少天？”

“应当让李悦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宁可慢而稳，不可急躁冒进——欲速则不达……”

“别书呆子啦！老先生，我问你：该多少天？”

“这个，起码，起码……”仲谦拿不定主意地眨巴眨巴眼睛，“一个月，总要吧？”

剑平气得别转脸，好像仲谦的话真的把日期给拖延了。

“你等着吧，老头儿。”剑平冷冷地说，“再半个月，你的脑袋是不是还在你的脖子上，都还是个问题呢。”

仲谦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话。这时候吴坚出声了：

“剑平，说话要有分寸！”他语气沉重地说，“不能只顾你自己说了痛快！跟自己同志，不能那样粗鲁……”

剑平不作声，耷拉着脑袋。

“究竟需要多少日子，也不是靠争辩可以决定的。”吴坚又说，“这要等李悦出狱了，看外面实际情况怎样，才好决定。用不着着急，我相信，李悦一干起来，一定是非常快的。”

北洵偷偷地向剑平做了个鬼脸。剑平望着仲谦微微地笑了一下，仲谦也笑了。

李悦出狱后，回到家里只待一个钟头，就又躲到半山塘一个亲戚家去了。

他当天就跟上级领导交换了意见，同时和郑羽、洪珊几个有关的同志取得了联系。随后，他又叫人去把吴七请到半山塘来。

吴七看见李悦出狱，心里很高兴。他关心地追问剑平在狱里的情况，却一句也没提到吴坚。原来吴七一直不知道吴坚押解厦门，这时候一听见李悦告诉他，立刻呆住了。半晌，他忽然站起来，额角上的肉直哆嗦，眼睛露出杀机，冷冷地说：

“我找赵雄去！再见！”

他头也不回地往外就走，李悦追上去，拉也拉不住。吴七浑身硬得像个铁架子。

“吴七！”李悦厉声叫着，“回来！有话跟你商量！”

最后一句才把吴七叫住。他跟李悦转回屋来，直喘着粗气，像跟谁比过一场武。天气又热，汗珠流满了他的狮子鼻和虎额。

“坐下来吧。你这样子，对吴坚没有好处。坐吧，坐吧，”李悦使劲儿地把他按坐在椅子上，“你不安静下来，叫我怎么跟你谈啊？”

李悦让他气喘平了，然后把劫狱的计划告诉他。才说了半截，吴七就跳起来了，抢着说：

“把这个交给我！我手里有人！你要多少个有多少个！他们都听我使唤！我不是吹，我出一声，他们要不把第一监狱给砸了，我不姓吴！”

“那不行……”

“不行？你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还不行？三五十个杀进去，够吧？小事儿。看吧，这回我要不把赵雄宰了……”

“不是这么简单，你……”

“当然不简单！”吴七又抢着说，“你当我吴七是个莽汉子？放心吧，我不是李逵。我不会像李逵那样劫法场！有勇无谋可不成！我今年三十

五，仗也干过好几阵……”

“这回可不一样。”李悦截断他，“这回得要有组织、有计划……”

“当然得有计划！”吴七又打断李悦的话，“我跟吴坚一起打过巷战，还不懂这个！要说散传单、游行示威，这个我外行；要说是干全武行，你们得让我！我要救不出吴坚、剑平，你砍我的头！……”

李悦简直没法子插嘴，索性不说话，等吴七自己不吭声了，他才和和气气地问道：

“你说完了吗？”

“完了，完了。”吴七有点不好意思了。

“好，现在得让我说了。先声明一句：我说，你别插嘴；我说完了，你再说你的。”

李悦平静的声音使吴七不知不觉地也平静下来了。李悦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全盘计划说出来。他拿出一张绘好的监狱全图，指着它，分析监狱内外的环境、人事、敌方的实力给吴七听。接着又把劫狱的配备、布置、办法，一样一样地详细说明。吴七静静地听着，开始被对方的智谋和条理所吸引，内心的骄气也不知不觉地降下来了。

“吴坚也跟你一道计划吗？”吴七问道。

“我们交换过意见。”李悦平淡地回答。

吴七温和地微笑了。看得出，当他说出吴坚的名字时，心里有着一种微妙、亲切的感觉。

“咱们得跟他斗智，四两破他千斤。”李悦接下去说，“要尽可能做到把全体救出来，不牺牲一个人。咱们多动脑筋，同志们就少流血。咱们要是计划得不周全，同志们就会有危险。”

“我手里那些人，不见得不能用吧？”吴七抑郁地说，“要是你指挥得好，倒个个都是拼命的家伙！”

“不错，”李悦说，“他们有的是胆量、枪术，又都是仗义气，可是尽管这样，他们到底没组织、没纪律、没政治头脑……”

吴七这一下又跳起来了：

“不！……”

“你听我说，”李悦缓和地制止他，“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十个人有十条心，嘴头子又松。要是事情给他们泄了密，那可不是前功尽弃？所以我说，这样一宗事，只有交给我们党内的工人同志来干，他们组织性强，受过党的训练，站得稳，抱得定。他们急着要救监狱的同志，像要救他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这么着，你叫我来干吗？”

“请你负责海上的事。”李悦说，“你准备好一只电船，可以载一百个人的。同志们一冲出来，就由你负责载走。详细的办法，咱们明天再谈。”

吴七寻思了一会儿，带着怅惘似的说：

“李悦，我两只手都能开枪，干吗你不让我打冲锋？”

“在海上一样是打冲锋啊。我们的同志没有人熟悉海道，你熟悉，你不干，谁干？你把枪带到船上去吧。说不定海上会驳火。”

“那么，我得有个帮手。”

“哪个？”

“‘老黄忠’。”

“是钱伯吗？”

“嗯——这老头儿真好！”

“不行。”

“怎么不行？当年吴坚出走，也是他帮着载走的。”

“不行。从前跟现在不一样。这老头儿爱说话，靠不住。”

“不用怕，我关照他保守秘密。”

“不行！”李悦板着不二价的脸回答，“这老头儿我知道他，喝了两盅就疯疯癫癫的，谁也管他不住。这桩事你不要找他！”

“你真太小心了，我替他担保行不行？”

“不要你担保。为了吴坚，咱们还是小心点儿吧。干吗你非得‘老黄忠’不可？”

“我总得要有个帮手啊。那么，那么，叫我儿子帮忙吧。”

“是吴竹吗？行，明天你带他来见我。什么时候你能把电船准备好？”

“三天。”

“准三天？”

“准三天。”吴七一本正经回答，“三天交不出船来，请军法从事！”

“好吧。”李悦微笑，“还有，你能设法弄二十把手枪和十个炸弹吗？”

“要那么多炸弹？——跟那些包蛋，使那么大劲儿干吗？”

“我们要炸守望楼。守望楼得先攻破……”

“这个……”吴七寻思了一会儿说，“手枪，你要几十把都有的是。炸弹嘛，现成的只有两个。”

“两个不够。”

“不够，那我还得想办法。”

“什么时候你给我信儿？”

“明天吧，明天晌午我回你信儿。”

“行。明天十二点，我们再在这儿碰头。”

“明天你到我家吃午饭吧，咱们边吃边谈。”

“还是你来找我好，我出门不大方便。这回他们错放了我，说不定还会把我抓回去。”

吴七哈哈笑了。

“怎么你这么胆小啊，出了狱还提心吊胆的。你瞧我，出了狱就出了狱，什么事也没有！前天我碰到猴鳄，我照样‘祖宗八代’骂他，他敢怎么样！”

“我跟你不一样。”

“你太小心了。李悦，你太……哈哈哈哈……”

吴七边笑边走，李悦送他到门口，又再三叮咛：“明天准得给我信儿……”

李悦出狱的第三天下午，赵雄接到沈奎政电话，说是他释放的那个李悦，是厦门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人物。赵雄恼火了：

“好狡猾的家伙！”他马上叫金鳄去追捕。金鳄带队赶到李悦家，李悦嫂把准备好的话回答道：

“他搭船去上海了。”

金鳄回报时，赵雄更加暴怒了。要不是书茵在他身边，准连什么脏字都骂出来了。

赵雄追捕不到李悦的消息传到三号牢房，大家都替李悦捏一把汗。吴坚欣慰地微笑，他说李悦是个看天色而预知风雨的人。

就在这一天夜里，李悦把他草拟的劫狱计划，交老姚带来给三号牢房研究。劫狱的时间就决定在十月十八日下午六点四十分。

“十月十八日，好，快了！”剑平高兴地说，“我说李悦一出去就会快，可不吗！”

“哼，还说呢。”仲谦笑道，“你不是说不出一星期吗？现在算起来，李悦是九日出狱的，到十八日可过了一个星期又两天了。”

“老先生，我说不出一星期，总比你说‘起码一个月’强。”剑平说，故意学仲谦眨巴眨巴眼睛的样子。四敏和北洵都笑了。

第二天十三日，这个秘密计划，开始由老姚分别通知四号、六号、七号三个牢房的小组，让他们暗中准备。

可是到了晚上，牢里摇过睡铃以后，一个突然来的消息由老姚带到三号牢房，把他们五个都愣住了。

消息是书茵告诉老姚的：

十二日福州来个密件，命令将吴坚、陈四敏、刘仲谦、祝北洵、马极成、罗子春（两个都在六号牢房）六名“要犯”着即解省。恰好十八日这天，招商局一艘定期的轮船将由厦门开赴福州，赵雄决定让这六名“要犯”随船押解。据书茵听赵雄的口气，似乎开船以前，赵雄可能利用解省日期的迫近，再向吴坚进行最后一次的“劝降”。

原定劫狱日期正是十八日这天！招商局的轮船是上午九点开，到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正是轮船开往福州的中途！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距离十八日上午九点钟，只有一百零七个钟头。时间是这么迫促，此刻李悦在外头一定是千头万绪！假如要改期，是不是来得及？

吴坚低声问老姚：

“李悦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我一听到这消息，马上就赶去找他，他不在。我怕这边误了钟点，只好先回来。”

吴坚连忙草一张字条，塞给老姚说：

“再去找他。要等到他回来亲手交给他！我们等着你回报！”

老姚拿了字条走了。

五个人一直等到午夜一点，才看见老姚像影子似的移过来，悄悄地说：

“改期。”

“哪一天？”仲谦低声问。

“提前一天，十七日。其他一切照旧。”

老姚一分钟也不停留，绕到过道后面，不见了。

四下里很静。远远街头叫卖“白木耳燕窝”的声音，随着夏夜的微风，飘到牢里。

第四十一章

十月十五日。

上午十一点半，老姚接到洪珊的电话，叫他马上到约定的地点去会面，老姚赶着去了。洪珊和书茵都在那里等他，书茵的脸色比平时苍白而阴暗。她没有跟老姚打招呼，一见面就把紧急的消息告诉他。

消息是这样：早晨书茵上班的时候，发现处长室桌上有封刚收到的撕口的密件。她趁着赵雄走出去的几分钟时间，迅速地把密件翻开来看。这是福州保安处寄来的，她看到里面有这样一句：

“着即将何剑平一名就地正法。”不由得吓了一跳。一会儿，赵雄和金鳄一道进来，书茵一边抄写公文，一边偷听他们在那里议论。原来他们为着要简省手续，打算让何剑平和四名海盗一起“解决”，那四名海盗是公安局最近判决的死刑犯。赵雄随后打电话给公安局，那边公安局长也同意了，并且把执行枪决的时间，定在今晚八时三刻……

老姚急得出了一身汗，一口气赶回监狱，脸上尽管装作没事似的，心里却一团慌乱。这时三号牢房他们正在吃午饭，听到老姚的报告，登时都呆住，饭也吃不下了。

大家焦急万分地瞧着剑平，剑平默然。他反而不像别人那么焦急，好比这个快要“就地枪决”的何剑平，不是他自己似的。

吴坚转身对老姚说：

“赶紧去通知李悦，叫他改期，就改今天！”

“今天？那怎么来得及！”剑平平静地拉住吴坚说，“不能为着我一个，影响了大伙！”

吴坚按按剑平那只拉着他的手说：

“让李悦去决定吧，他敢改期，他就有把握。”

“吴坚说得对！”四敏过来轻轻拉着剑平说，“老姚，你赶快去吧，等你的回信。”

老姚匆匆地走了。

“八十五个为我一个……”剑平想，“改今天？……要是出了岔儿，我怎么对得起大伙？！”

剑平看大家面面相觑，便自己拿起筷子和碗，鼓励大家说：

“吃吧，饿了不行。”

“是呀，吃，吃，”四敏反倒鼓励剑平，“等一会儿要干的事情多呢……”

“那你怎么不吃呢？”剑平微笑道，“你不是说，就是要上断头台，也要吃最后的晚餐……”

四敏勉强地笑了笑。为着安慰剑平，他拿起筷子，接着大家也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我想李悦一定会改期的，他有把握！”吴坚说。

大家心里挂着个铅锤，勉强吃了几口，都不想吃了。连平时狼吞虎咽的北洵，也撂下筷子。只有剑平一个结结实实吃了一整碗。

这时候大家只有等老姚的回报才能决定怎么样行动了。剑平默默地在翻阅一本线装古版的《离骚》。当他读到“亦余之心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觉得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这时候也站到面前来鼓舞他了。

四敏偷偷地从侧面望着剑平。不知什么缘故，牢里那么闷热，四敏却从心里直发冷抖。现在他才明白，他是怎样热爱剑平啊！他不敢设想老姚带回来的消息是“来不及改期”！也不敢设想他从此要失掉这样可爱的一个同志！当他联想到秀苇将因为她失掉最亲爱的朋友而痛苦时，他的眼睛潮了……他记起那支歌来：“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

他们一直等到快四点钟了，才看见老姚回来。大家来不及等他开口，先都察看他的脸色。

含笑的老姚站在铁栅门外，颤声说：

“改了，今天。”

“今天？好！”吴坚激动地叫着。

四敏眼泪直涌，忙低下头。

“一切计划照旧。”老姚接着说，“时间照样是六点四十分。不过，炸弹只有两个。”

“两个？”剑平紧张地问。

“是的，两个。本来嘛，到十七号那天，吴七可以造出十个炸弹。现在，来不及了。这两个是现成的，也是吴七拿来的……”

“两个够吗？”仲谦心跳地问，觑了吴坚一眼。

“够！”吴坚用坚定的口气代替老姚回答，“两个有两个的办法，我们可以随机应变。”

“是的，得随机应变。”老姚说，“李悦也担忧两个不够，可是时间这么紧，只好这样了。赶快准备吧，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老姚一走开，他们立刻集拢起来，研究要怎么运用这仅有的两个炸弹，才能有效地攻破守望楼……

这时监狱里跟素日一样，每个牢房照样是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什么都显得懒散和松懈。有的在铁栅门口跟看守搭七搭八地闲聊，有的不自觉地打起呵欠来，有的用懒洋洋的微笑去掩饰内心的紧张。

四点钟的时候，老姚开始值班。他巧妙地塞给每个牢房几个小布包。小布包里裹着武器。三号牢房除仲谦一人外，其他的都有手枪。剑平和四敏每人各拿一个炸弹，他两人是这次攻袭守望楼的先锋。

大家都准备好了。

忽然老姚面如土色，匆匆走到三号牢房门口来对吴坚说：

“那个带你的特务又来了，现在在警卫室抽烟……怎么办？……”

吴坚掉头对四敏说：“赵雄最后的‘劝降’来了……”

剑平插进来说：“不要去！吴坚。”

四敏说：“就装病吧，别管他……”

“别管他？可他要管你。”吴坚说，又问老姚，“现在几点？”

“四点二十分。”

“还有两个多钟头时间，”吴坚说，眉头一皱，“不要紧，我去一下，敷衍他，免得引起怀疑。”

“就让他怀疑吧，你不能去！”剑平急了说。

“不行。这时候不能让他有丝毫怀疑，这家伙疑心很重……”

“你绝对不能去，吴坚。”剑平激动地说，“你不能冒这个险，要是他不让你回来，那怎么办？”

“我会看机会脱身的。”吴坚冷静地回答道，“你们照样干吧，不要为我一个！”

“他来了……”老姚说，慢步走开了。

吴坚望着对面过道，那个衣冠整洁的特务跟一个管钥匙的警兵朝着这边走来了。他连忙又低声地对同志们说：

“万一我回不来，就让四敏代替我。一切照常进行！”

吴坚像往日那样泰然，穿好了鞋跟着那特务走了。剑平痛苦地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他要不是被四敏暗地拉住，差不多要扑过去拦住吴坚了。

“太冒险了！太冒险了！……”剑平嘟哝着。

“冒险是有些冒险，”四敏说，“不过，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要是回不来呢？……”仲谦问，脑门的深沟皱作一团。

“会回来的。他懂得应付。”

大家等着，等着，时间每一分钟都数得出来。

五点半了。吴坚还没有回来，大家开始焦急。

五点五十分、五点五十五分、六点！照样没有吴坚的影子。大家脸发白，互相对看。

六点十五分！

离起事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

老姚焦急地在铁栅门外转来转去，尽管脸上装作平静……

“老姚！”剑平低声叫着，“吴坚还没回来，外面知道吗？”

“不知道。”

“赶快通知外面，要是吴坚没有回来，得改明天！”

“改明天？”老姚惶惑地瞧着剑平，“改？……”

“一定要改！非得吴坚来了不可！”

“可是你是今晚八点三刻执行的。”老姚差一点儿要哭出来，“这怎么办？四敏，你说，改呢还是不改？……我得提前通知外面……”

剑平两眼严肃迫人地直瞧四敏说：

“四敏，请你立刻下决定，改明天！无论如何得改明天！只能这样做。我们绝对不能没有吴坚！就是牺牲十个剑平也不能牺牲一个吴坚！……”

“不，不能改明天！”四敏激动地回答，“老姚，你去通知外面，改时间！等吴坚回来才发动！”

“可是，过了这个时间，”老姚说，“警兵吃完了饭，枪也拿走了，我们抢不到武器，怎么干？……”

“不要紧，准备火并吧！”四敏坚定地说。

“这样，原来的计划都得翻了。”老姚颤声说，惶乱地望着大家，“并且，要是到了八点三刻，吴坚还是没有回来，那又怎么办？……”

话分两头。吴坚随着特务坐汽车到侦缉处时，赵雄已经在会客室等着他了。

“事情很不妙，吴坚。”赵雄显着忧愁地说，“我很着急……你看，这是省保安处来的公文和电报……”

赵雄把手里的公函和电报一起拿给吴坚看。电报是今天福州刚拍来的，上面的字是：“速将吴坚、陈四敏、刘仲谦、祝北洵、马极成、罗子春六名于十九日前解省，勿误……”

“到了这一步，我不能不把实情告诉你。”赵雄觑着吴坚的脸色

说，“你在我这里，我可以尽量替你想办法，你一解福州，我便无能为力了。你也知道，要不是案情严重，是不会解省的。时间又是这么急迫！眼前只有两条路，你得马上决定，去福州是一条，不去福州又是一条。”

“我当然不去福州。”吴坚简单地回答。

赵雄脸上掠过一抹阴奸的微笑。

“是的，不去福州是唯一的路。我不是说过吗？只要你能自新，我可以替你保释，就是现在也还来得及……”

“这个，我明天答复你。”

“明天？为什么不能今天呢？”

“今天十五号，到十九号还有四天，用不着这么急吧？不过，我现在可以预先告诉你一句，我是一定不会去福州的！”

“那好极了。我知道你的脾气，你说一是一，二是二。你不会反复吧？”

“是的，我一定兑现。”

“可是我照样得通知你，到福州去的船是早晨开的。今天这封电报，最迟到明天，我就得复电。”

“好，一切我明天答复你！”

“还有其他那五名，你看怎么办？”

“这要看你怎么决定。”

“我的意思，要是他们也愿意自新的话，照样可以给他们机会。”

“我相信，他们会跟我一样，一定不会到福州去的。现在我可以回去跟他们谈，就这样吧！……”

“处长，市府电话。”外面的卫兵高声叫着。

赵雄急忙忙地走出去。

一会儿，一个胖卫兵走进来对吴坚说：

“处长吩咐，他有紧要的事情出去一下，请你候一候……”

这把吴坚急坏了。

他告诉胖卫兵，他有急性的痢疾，马上得赶回去服药。胖卫兵说：

“我做不了主，处长这样吩咐。”

不管吴坚怎样说，胖卫兵都不答应。

吴坚一个人待在会客室，尽管态度镇静，心里却急得像火烧。这时壁上的挂钟已经指着五点四十五分。

忽然，他从会客室的窗栏杆，看见一个月白旗袍的背影在对面走廊一闪。他连忙冲到窗口，尽量用平和的嗓子叫：

“书茵！”

书茵转过身来，一瞧见站在窗口的吴坚，登时吃了一惊，走了进来。

书茵正要开口，吴坚立刻做个手势暗示她外面有卫兵。

“麻烦你一下，书茵。”他故意大声说，让门外的卫兵听得见。

“请你替我打个电话给处长，说我有急性痢疾，马上就得回去服药……”

吴坚一边说，一边又示意地指着壁上的挂钟。书茵一看已经五点五十分，吓得脸都白了。

“你候一候，吴先生。”

书茵极力显着镇定，赶到处长室去打电话，又赶回来对两个守在门口的卫兵说：

“处长电话吩咐，他来不及赶回来，叫你们先送吴坚先生回牢。”

“是。”

两个卫兵把吴坚带走了。书茵惶急中瞥了吴坚一眼，好像说：

“再见，我也得逃了。”

吴坚回到第一监狱时，已经是六点二十分。

“他回来了！……”老姚欣喜而且紧张地说。他正站在三号牢房门口，望着吴坚从过道那边的小门走过来。

剑平跳起来，向铁栅外一望，连忙往草席上躺下去。他怕自己脸上的激动会被送吴坚来的那两个卫兵看见。

两个卫兵一走，大家立刻围住吴坚，又是激动，又是快乐。四敏和剑平同时流下眼泪。

“怎么样？”仲谦问。

“话长了。”吴坚说，马上又问，“都准备了？”

“都准备了。”四敏回答，“就等你一个，你把我们急坏了。”

吴坚望着每一个同志湿润的眼睛，心里说不出的感动。

现在是三号牢房轮到“散步”的时间了。老姚走过来，大大方方地打开铁栅门，让他们出来，一边低声地叮咛他们：

“注意锣声！”

于是老姚到厕所去，四敏和剑平到水龙头旁边去洗衣服，吴坚和仲谦在露天的院里散步……

第四十二章

正当吴坚和仲谦在露天院里散步的时候，第一监狱大门口，打左边街口，来了一个大公司推销员模样的青年。他走到监狱对面路旁一个补鞋匠跟前，站住了，指着脚下的皮鞋说：

“嗨，这鞋底要打掌子！……”

“行。”鞋匠点点头，照样补他的鞋。

“我赶着要。”那推销员又说，拿手绢抹抹汗。

天气闷热，太阳早个把钟头以前就躲开了。天边出现了浓得化不开的雨云，远山湿雾堆得又多又厚。缩短了的白昼，转眼已成了银灰色的黄昏。雷声拖得老长老远，雨却不下来。

这时右边路口又来了一个码头工人，他走到补鞋匠旁边说：

“补鞋的！这鞋子要打包头，得多少钱？”

补鞋匠向两位顾客看了看说：

“等等，我先把这鞋子送过去。”

补鞋匠拿了补好的皮鞋，走到监狱大门口，冲着守门的警兵没好声气地说：

“喂！补好了，拿去吧！”

警兵把皮鞋接过去，瞧了又瞧，忽然像给蝎子咬着似的跳起来，瞪红了眼睛骂：

“操你奶奶！你补的什么！鞋头刮这一大块！还给扎了个窟窿！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那边的警兵也走过来，把鞋子拿去看，接着也虎起脸来骂：

“妈的！揍他！叫他赔……”

“揍吧！你敢？”补鞋匠两手叉腰，摆好马步说，“老子就是这个手艺！你要没钱，干脆说，老子不要你的！送你买棺材！……”

附近有人敲了几声锣。

两个警兵抢来要抓补鞋匠。后面码头工人和推销员忙过来调解，一个拦住一个。突然，噹！噹！枪声连响。这边的警兵往后打踉跄，倒了。那边的警兵按着肚子，翻身要跑！噹！背后又吃了一枪，摔了个扑虎，爬不起来了。

补鞋匠也亮出了手枪。同一时候，左右两边路上闪出了十多个渔民打扮的大汉，提着手枪，一窝蜂地跟补鞋匠朝监狱大门冲进去。

就在刚才敲锣的那一分钟里，牢里同时也动起来了：

北洵——一听到锣响，立刻撂下洗了一半的衣服，不慌不忙地跨前几步，用他那还沾着肥皂泡的手，轻轻地把饭厅的大门一拉，接着掏出一把大锁，悄悄地把二十多个正在忙着吃饭的警兵反锁在里面。

老姚——一听到锣响，脚忙手快地打开四个牢房的铁门，立刻，里面不声不响地拥出一大伙又一大伙的人，疾风迅雨地朝着警卫室跑去。

剑平——一听到锣响，迅速地掏出手枪，跑出厕所，贴着左边墙脚，朝守望楼跑。

四敏——一听到锣响，转身离开水龙头，贴着右边墙脚，也朝守望楼跑，当他要跨过圆拱门的石阶时，忽然背后有个声音喊着：

“嗨嗨嗨！别跑！……站住！……”

四敏掉头一看，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兵正提枪对他瞄准；说时迟，那时快，左边墙脚一声枪响，那警兵已经连人带枪栽倒地上。四敏这才看清楚救他的这一枪是从剑平那边发出的。同一个时候，对面守望楼下，两个守门的警兵向这边开起火来。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四敏忙躲到圆拱门后，回了一枪，没打中。剑平又从左角开枪，又撂倒了一个。另外那一个便兔崽子似的往门里跑，随后把守望楼的大门关上了。

就在这时候，那些冲到警卫室抢武器的同志，已经分成大小六个队，每人按照原来配好的加入到各个队伍里去。第一队配合四敏、剑平，攻袭守望楼；第二队配合北洵，包围饭厅；第三队配合外攻的同志，镇压可能反抗的警兵；第四队攻袭狱长室和营房；第五队剪断电话线；第六队当救伤员，抢救受伤的同志……

第一队十五个，他们用枪托子、石头、木棍，猛砸守望楼的大门，同时不断地向楼上的窗口射击。他们故意虚张声势，迫得守望楼的警兵跑上跑下关窗户，敲乱钟，好一阵慌乱。这时外攻的同志就乘虚冲进来了。

第二队只有五个。他们从四面的角落包围饭厅。那二十多个被北洵反锁着的警兵，嚷闹着要出来，有的趴在窗口叫嚣，有的拿板凳砸门，有的拿碗往窗外扔……

“谁闹，我就开枪！”北洵声音威厉地怒喝着，向玻璃窗户猛开一枪，把玻璃打得乒里乓啷乱响。这一响过后，砸门的声音停了，趴在窗口的警兵也乌龟似的缩了进去。

第三队二十来个，他们会合了外攻的队伍，冲过一道又一道的门，

跟警兵拼火了。他们当场把警兵撂倒了四个，缴械了六个，其他跑的跑，躲的躲。推销员在攻袭的时候头一个挂了彩。仲谦左躲右闪，胳膊也中了流弹。

“把枪放下！没有你们的事！”补鞋匠高声喊着，“赶快出来！不害你们。要不，搜一个，杀一个！”

这一喊，把三个厨子、两个杂工、一个门房都喊出来了。接着，躲藏的警兵和看守也跟着出来。每个人从各个角落露脸，你看我、我看你地举起手来。

第四队有七个，他们在营房里搜到了蜷缩在床底下打哆嗦的看守长，他死也不肯出来。有人向他开了两枪，他哼也不哼地就“躺”在里面了。

他们把所有的俘虏全关在六号牢房里。补鞋匠掏出一把新买的大锁，咔嚓一声把铁栅门锁上了……

吴坚吹起哨子——是撤走的时候了。队伍很快地向吴坚这边集中，只有第一队还在守望楼下忙着砸门和射击。

“听，听，哨子！”剑平说，“得跑了，别掉队。”

十五个同志立刻风快地向队伍集中的地方跑去，只有剑平和四敏两个没有跑。他们两人一起躲在守望楼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墙旮旯，望着前面操场纷纷向大门跑的同志，他俩打算等到同志都冲过关了，才最后冲出去。

可是，这时候，守望楼黑口的机关枪忽然格格格响了，已经冲到前面的同志加快往前跑，有人受伤了，被搀扶着跑……没冲出去的同志被机关枪的火网截在后头，退到第二道门里。

剑平急得浑身的血液直往上冲。抬头一看，瞭望台像恶兽张开着黑口，喷着火舌，机枪一梭子又一梭子……

“咱们得干了！”剑平说，从裤腰里掏出炸弹。

“我先来吧。”四敏说，也掏出炸弹。

“不，让我先。”剑平说。

四敏点头。

于是剑平看准瞭望台的黑口，一个猛劲把炸弹扔过去——扔得准！但没有爆炸。这一下子把两人都急坏了。

机枪哑了一阵又嚣张地吼叫起来。

现在只剩下四敏手里一个炸弹了。

“我来吧。”四敏看着瞭望台黑口说。

“不，还是让我再来！我扔得准。”剑平充满自信地说。

四敏把看着瞭望台的眼睛转过来看剑平。这一下，他立刻相信，这一个临危不惧的年轻小伙子有着比他强的腕力和瞄准能力，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把这唯一的炸弹交给剑平。

剑平重新看准那喷射弹火的黑口，又是一个猛劲把炸弹扔过去。这一下爆炸了，硝烟、灰土和碎木片飞起来。好啊！黑口裂开了，机枪也不响了。火药味呛得四敏直咳嗽。

被机枪的火网截在第二道门的同志，这时开始有人往前冲了。头一个冲的是北洵，接着是吴坚和后头的一伙。他们像开了闸的大水，冲过没遮没盖的露天操场，向大门口那边跑去。

外面路上早停着两辆搭篷的大货车在等他们。司机老贺向吴坚做手势。同志们又急忙又有秩序地跳上车。车篷里，先来的一批同志里面有四个受了伤，血淌红了车板。被指定当救伤员的同志在替受伤的同志扎伤……

数一数，人数到齐了，只差剑平和四敏两个还没到。

远远市区钟楼忽然响起了乱钟。这急响的声音半威胁半催促地在天空中喧叫着。车篷里的空气登时变了，大家紧张起来，议论着：

“钟楼敲钟！是不是走了风啦？”

“准是刚才守望楼敲了钟，钟楼听见了，也敲起来……”

“市区里准知道了！”

“当然知道。你听，这是比火警还紧急的信号！”

“怎么办？四敏、剑平还没来！……”

吴坚一声不响地坐在车篷出口的地方，焦急地望着前面监狱大门口，半晌了，还是看不见剑平、四敏出来！

前面路口，一辆自行车箭也似的劈面飞过来，骑在车上的是满头大汗的老戴同志。他刹住了车，喘吁吁地冲着吴坚低声说：

“我刚接到电话，警卫队已经出动了！——干吗还不开车啊？”

司机老贺掉过头来说：

“已经过了点，不能再等了……”

“不行，说什么也得等！”仲谦吊着绷带，脸色苍白，凛然说，“他们为大家拼命，咱不能把他们撂了。”

“可是这两大车的人怎么办？等着警卫队来吗？”司机老贺反问道。

大家又议论起来，有的说应当等，有的说应当开车。

这时乔装人力车夫的翼三同志，拉着一辆人力车飞跑过来，向吴坚献议道：

“你们先走吧，我跟老戴等他们。老戴的车可以让剑平骑，我的车可

以拉四敏，就让他们先到我家去……”

大家同意翼三的献议。吴坚眉头一皱，遏制着内心的焦灼和痛苦，弯下腰去向翼三叮咛几句就叫老贺开车。

立刻，这两辆搭篷的大货车同时飞也似的往前开了，车后腾起一蓬灰土。

车篷里挤得人堆人，都蜷缩着身子。车很快地绕过市街。吴坚从布篷的裂口瞧瞧外面：路上的行人显着惊慌……一个小脚女人在喘气地跟人说话……摊贩慌乱地在忙着收摊……小铺子急着上门……

车拐了几个弯，接着便一直向郊外的公路开去。钟声已掉在后头，慢慢儿远了，小了。天暗下来。几阵大风刮过去后，暴雨来了，水柱子似的哗啦啦地直敲车顶。远远厦门大学和南普陀寺的灯影，在风雨交织的水网里摇曳。一霎时，天上地下，仿佛快淹没了。

这两辆大货车终于在郊外一个荒僻的路上停下来，车灯也关了，一片漆黑。听得见海潮喧叫的声音，这里大概靠近海边。

对面有人用手电打灯语，老贺也打着手电回答。

“新生吗？”有人在哗哗的雨声里发问。

“曙光。”吴坚用约好的口令回答，跳下车去。

走上前来的是李悦、吴七、郑羽三个人。吴坚听见吴七在黑暗里说话。他们在打闪的时候交换了一眼，却不交一言。李悦告诉吴坚，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吴坚简单告诉他们：四个人挂彩，伤势不重。四敏、剑平没有赶上，由翼三和老戴等他们。李悦颤声对郑羽说：

“我们得赶快回去，搭救他们……”

风和雨拧成又粗又猛的水绳子，一个劲儿刮过来。电光一闪，把每个水淋淋的脸照亮了一下。一声震耳的霹雷直打下来。

大家跳下车，救伤员搀扶着伤号，都跟着吴七上了电船。

不一会儿工夫，突突突叫着的电船很快地离开了海边，向黑茫茫的海面开去。风和雨一起送走了他们。电船绕过鼓浪屿后，朝着白水营开去。

李悦和留下的同志分开坐着那两辆大货车回来。他们暂时分散到郊外几个老早准备好的地方去躲。市内已经戒严。郑羽和另外几个同志就打回原路，分头去找四敏和剑平的下落。

第四十三章

四敏和剑平哪儿去了呢？

当炸弹把守望楼的机枪炸哑了，剑平和四敏躲在楼下的墙旮旯，望着第二道门里的同志冲出露天操场时，两人都不禁交换了快乐的眼色。四敏拉一拉剑平说：

“咱们得走了。”

两人立刻转身飞跑……突然一阵枪声打背后发出，剑平忙往墙角躲，却不见了四敏。回头一看，一个警兵从守望楼跑出来，藏在圆拱门后面向他打枪。他回了几枪，都没打中。他听见远远市区钟楼响起了乱钟，知道情势紧急，正想偷个机会跳开，却发觉背后小屋又有个警兵躲在窗户后面，向他射击，子弹震叫着打裂了墙土。正当危急，侧面墙角枪声又响。剑平一看，正是四敏躲在那边向小屋里的警兵开枪，这一下解除了剑平背后的威胁。

小屋里的警兵换了个位置，准备袭击四敏。

四敏赶紧也换了个位置，想抄后面袭击警兵。两人绕着屋子跑，谁也打不中谁。半晌，四敏不提防暴露了身子，中了一弹，倒了。

他顽强地把手枪紧握在手里，躺着不动。等到警兵追过来时，把火机一扳，警兵倒了。

四敏翻身站起来，对着倒了的警兵又连打两枪。他兴奋，狂喜，看不见自己身上的血，忘记了伤痛，一股想冲出危境的热望，鼓舞着他。他撒腿从左角的边门直跑出来，到了街上。

这时候，这边剑平还躲在墙角，跟圆拱门后面的警兵对打。他一边急着想跑开，一边又怕暴露身子，数一数子弹，只有两个！这么着，非冲一下不可了。他偷偷地贴着墙脚走了几步，一个猛劲儿冲到后面屋子去。

就在这一冲的时候，他右肘中了一弹。

后面一连串是警兵的营房。他穿过一间一间的宿舍，到最后一间，便踢开窗户，跳出去了。

他跑着四敏刚才跑过的路，从左角边门来到街上。他看不见四敏，看不见老贺的大货车，知道误了时刻。他穿着小巷跑，却不知道这时候

翼三和老戴正焦急地在监狱大门口附近转来转去。

剑平尽量朝着靠海的方向走。天慢慢黑了。风和雨拧成一股劲儿扫来，白天烈日烤过的地面发出呛鼻的泥土气。剑平冲过郊外公路的横道，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下坡路走，到了一片荒凉的、不见人迹的旷野上。

这里，附近只有几间塌了没有人住的窝棚。望过去，数不清的岩石，千奇百怪地横躺竖立。前面，远远的长堤在水蒙蒙的风雨里，像一条灰色的带子。长堤外一片阴暗的天盖着一片阴暗的海。浮在海面上的鼓浪屿，灯影零零落落，颤动着。

剑平希望能赶到长堤那边找只熟悉的渔船。他穿过岩石的夹道跑，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剑平！……"

他惊讶地四下望着。暮色里，一个白色的影子，在一间倾斜的破窝棚旁边，隐现着。

"四敏……"剑平赶紧跑过去。

风和雨呼啸着过去。四敏躺在滴水的灌木堆下面，浑身雨水淋漓地泡着。

"有人追来吗？"他微微喘着问。

"没有。"剑平蹲下去，拨开身边的草刺，"你伤了吗？……"

"我中弹了，不厉害……"四敏用他没有受伤的一只手支着地面颤巍巍地撑起身子，微弱地笑了一下，"跑到这儿，摔了一跤，爬不起来啦。"

四敏的左肩叫子弹打碎了锁骨，血渍红了衬衣。剑平赶紧把口袋里早准备的救伤包掏出来，替四敏扎伤。接着，又顺便替自己的右肘扎上绷带。

"你伤得怎么样？"四敏颤声问。

"不要紧，轻伤。"

"我走迷了。你知道荔枝湾往哪儿走？"——荔枝湾是准备让万一掉队的同志躲的一个秘密地址。

"远呢。不用去那边。"剑平一边扎一边说，"你瞧，前面是长堤，我们只要能找到一只渔船，就脱得了危险……"

"就怕渔船不肯载我们……"

"一定肯！"剑平有意用夸大的口气去鼓舞四敏。"这一溜儿渔船，我全都认识，准能帮忙。顺水下去是金沙港，秀苇的家就靠近港边，我们可以到她家去躲一下。"

“方便吗？”

“方便。她父亲人很好，当然会收留我们。”剑平把伤扎好了，“你走不动吧？来，我背你。”

“不用背。你搀我站起来，我自己会走。来吧，搀我……”

四敏伸出没有受伤的右手，让剑平搀扶着，硬撑硬挣，居然站立起来，并且向前迈步，奇迹似的走了一段路又一段路。这种反常的、过度的兴奋，使得剑平也吃惊，也激动，也担忧。

四敏越走越快，差点儿喘不过气。旷野的夹路泥泞，很不好走。四敏冷不防滑了一下，剑平赶紧把他扶住。

“当心，别走太快了，路滑……”剑平说。

四敏站住了。可是这一站，两腿忽然像叫泥浆给粘住了似的，再也迈不动了。

“歇……一会儿……”四敏浑身哆嗦说。

剑平小心地把他扶到湿漉漉的岩石旁边去坐。

天全黑了。暴雨劈面横扫过来，风把远处的电线刮得嗞嗞地响。头上打了个闪，一阵咆哮的雷声响过去后，长堤那边，传来海潮撞岸的声音。

“听见了吗？潮声……快到长堤了。”剑平说，极力想鼓舞四敏的勇气。

猛地里，一阵细小的突突突的急响，从远处发出，回头一望，三辆吐着白光的摩托脚踏车，像野狗追逐似的，绕着公路的弧线飞跑，后面跟着一辆囚车。

摩托脚踏车和囚车忽然在公路上停住了。囚车里面，接二连三地跳出一伙一伙模糊的人影。人影沿着刚才剑平经过的斜坡走下来，手电筒在四下里乱晃。

吹着哨子的风，把远处喊口令的声音，带到这边来。

“我认得那囚车……”四敏说，“准是侦缉队追赶来了……”

“不要紧，离咱们还远着呢。咱走吧。”

“我怕走不了啦。”四敏说，沉重地呼吸着，“我就在这儿躲一下……你走你的吧……”

“不成，这儿躲不了……”剑平吃急地拉着四敏说，“咱们还是找船去，走吧，加把劲儿！”

剑平迅速地扶着四敏站立起来，可是这一回四敏怎么站也站不稳，两腿直摇晃。他急促地喘着气，恼怒起来了：

“算了，我不走啦！”

“我来背你吧。”剑平说，“再几步就到了。”

剑平使个劲儿把四敏背在背上，向前走了。路越来越泥泞，跨过一个水洼子又一个水洼子。

远远喊口令的声音被风声、浪声、雨声掩盖过去了。

剑平背着四敏，一边走一边焦急地想：“……怎么办？要是前面没有渔船，侦缉队又追赶到，往哪儿跑呢？到荔枝湾去吗？是的，那边同志可以掩护……可是路上戒严了，怎么通过？……哎，要不是因为改期，少了那十个炸弹，这会子该不至于掉队……是呀，四敏是为了我才这样的，我绝不能离开他！就是把他背到天涯海角，我也背！假如冲不过这一关，会死，就一起死吧……”

汗水和雨水一起沿着剑平的脸颊流下来。渐渐地，他觉得那压在他背上的四敏，一分钟比一分钟加重了。他咬紧牙根硬撑着走，步子开始摇晃起来。

好容易到了长堤。

这是一条用青石板新筑成的，七百尺长、六尺宽、没遮没拦的长堤。潮水正涨、夜浪猛扑着岸石震叫着，飞溅的浪花直蹿到堤上来。周围黑漆漆的一片。

剑平沿着长堤才走了两步，眼睛已经冒着金花。他看见岩石在旋转，海在旋转，白色的浪花也在旋转。猛踩一个踉跄，他栽倒了，连同四敏一起扑在青石板上，差点儿没摔到海里去。

剑平一翻身起来就问：

“怎么样？”

“没什么。”四敏说，像安慰剑平似的轻轻笑了一声，硬撑着翻身坐起来。

两人同时回头去看，远远的沿着斜坡走下来的侦缉队，现在已经散开了，形成散点的包围，朝着旷野这边一步一步搜索过来。手电筒的白光在那黑簇簇的岩石丛里穿来穿去。

天上又打起闪来。这一打闪，四敏清楚地看见，靠近长堤一带海面，什么船影子也没有。他立刻明白，想靠海船载走的希望是落空了。

“完了……”四敏痛苦地想道，“船没有，侦缉队又追着来……让剑平背我到荔枝湾去吗？不可能！……”

又打闪。雷声拖着长音滚过去。

“我可走不动了。”四敏说，眼睛在黑暗里闪亮地盯着剑平，“你撂下我吧，你走你的……”

“不，咱们一起走，趁着他们还没有搜到……”

“我没有救了，你走，你还能活……”

“不，一起走。你要不走，我也不走！”

“听我说，剑平。”四敏严厉地说，“你要不撇开我，连你也逃不了。我没有权利让你为我牺牲！”

“我背你走，我能活，你也能活！”

“别傻了，剑平。”四敏说，生气了，“两个人死不如让一个人活，你还有希望，不能让我拖着……革命需要你，你没有权利死！赶快去吧，明早你叫翼三到这儿来找我，也许我还活着也不一定……”

“那不成。他们一定会搜索到这边来的。”剑平挨着四敏跪下一脚，恳切地说，“来吧，我背你！”

不管四敏同意不同意，剑平粗暴而又强横地拉着四敏，硬要把他背到背上去。四敏挣不过，急了，用牙齿咬着剑平的手。

“你咬吧，咬吧，”剑平掉了眼泪说，“咬断了指头我也不放……我一定要背你！前面有的是渔船！……”

四敏心痛起来。他知道，他要不狠狠地甩开剑平，剑平就会死死拉着他。

“好吧，一起走。”四敏和缓下来说，“你赶快到前面去找船，把船划过来，我在这儿上船。”

剑平迟疑了一下：

“我背你一起去找……”

“还想背！我让你摔够了！”四敏咬着牙气愤愤地说，“你怎么想的！你不能把船划到这儿来救我吗？——还不快去！”

剑平这才弯着腰急急地走了。

四敏立刻迅速地掏出手枪，用他没有受伤的一只胳臂，向前爬了两下，爬到堤的边缘，抬起头来，低低叫了一声：

“回来！”

“怎么？……”剑平掉转身来问。

“枪……枪留给你。”四敏说，把手枪搁在堤上。

黑暗中，剑平瞧见一个白色的影子在青石板上一翻，不见了。

他赶快冲回来，没有四敏了！海潮发出碎心的惨厉的呼啸。浪的臂，残酷地拍着岸石。一片黑茫茫的天和海！

剑平扑倒在岸石上，哑哑地叫不出声，哽咽着。他俯下身子望着翻腾的海水，什么影子也没有。夜浪冲着浮出水面来的礁石，吐着白色的泡沫。

雷雨在头上奔跑，哭。整个海岛盖上黑纱，风和浪发出哀愤的长

号。对面，在风雨中战栗的鼓浪屿，水蒙蒙的灯影像哭肿的眼睛。

剑平站起来。

他把四敏留下来的手枪，藏在腰里。他吞下哭声，吞下愤怒，吞下海一样深的哀痛。

他仿佛听见悲壮的歌声在辽远的地方唱着：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

……

后面黑簇簇的岩石丛里，手电筒的白光越来越近了……

第四十四章

剑平走完了长堤的尽头，连一只靠岸的船影也没见到。他知道没有希望，便抄着黑暗的偏道跑了。

他决定到荔枝湾那个秘密的地点去。

雨住了。他绕着小街僻巷走了一阵，到了从金圆路经过时，忽然听见远远儿有人扳着枪机高声喊口令，赶紧又打回头。走了几步，又听见喊口令的声音。前后一看，发觉街头街梢已经都被封锁了；横街的路口，街灯底下，几个警兵正在搜查行人。剑平机灵地躲到路树的阴影里去，眼看路口那边的警兵就要搜过来了。

正在焦急时，听见了轻柔的乐声从人行道旁边一座楼房里传出来。抬头一看，楼房百叶窗的罅缝漏出柿红的灯光，剑平恍然记起那正是前一回到过的刘眉家的“忘忧室”。他赶快过去按门铃。一会儿，大门上一个碗大的小圆门旋开了，出现了两只骨碌碌的眼珠子，吃惊似的盯着他问：

“你找谁？”

“刘眉在家吗？”剑平把身子贴近大门，不让那两只骨碌碌的眼睛看见他衣裳的血渍。

“你找他干吗？”

“有事。劳驾你……”

“你贵姓？”

“姓林。”

“请等一等。”

小圆门关上了，半晌又旋开，出现了刘眉的眼睛：

“哦？原来是你！我当是哪个姓林的。”

刘眉边说边开大门，一见到剑平就嚷：

“恭喜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哎呀，你身上有血？”

“小声点。”剑平跨进去，瞧瞧周围没有人，又低声说，“我是逃出来的。外面警兵在搜街，你让我躲一躲吧。”

“躲？”刘眉脸登时白了，“噢……噢……我当然得帮你！可是请你原谅，自从那回我坐牢出来，我父亲总生我的气，这老顽固！他要知道我

收留了你，准坏事！剑平，咱们可是朋友一场，为了你的安全，你不能躲在我家里……”

“那么，你有后门吗？我打后门走。”

“对！对！打后门走！”刘眉叫起来，“我怎么没想到！太好了！那边……”

“小声点！”剑平盯了他一眼。

“那边有条小路。”刘眉拿手捂嘴压低嗓门说，“你拐过蚶壳巷，往北走，可以一直到山上……”说到这里，忽然又触动了灵机似的忘形大叫起来，“对！对！到白鹿洞去！那地方顶安全！明儿我瞧你去！”

“小声！”

“嗐，又忘了，该死！”刘眉拍拍脑门。

楼上客厅传出搓麻将洗牌的声音。吱溜一声，百叶窗开了，探出一个脑袋。剑平忙往暗影里躲。

“阿眉，是郑局长来了吗？”

“不是，爸。”刘眉朝着窗口回答。

“谁来啦？”

“我……我一个朋友。”

百叶窗又关上了，刘眉吐一吐舌头。

“走吧，我父亲一下来就坏了。”刘眉说，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楼上刘参谋长正在打牌……”

这时从那灯光照不到的长廊里，一只花狼狗拖着长长的链子哗啦啦地跳出来，朝着剑平直吠。

“嗐！彼得！彼得！进去！”刘眉厉声喝着，瞪眼，比比拳头。花狼狗屈顺地伏在地上，眯缝着眼，摇着尾巴。刘眉高兴了。可是一转身，彼得又蹦起来，叫得比刚才更凶……

“呸！彼得！打死！”刘眉又喝着，一手抓住彼得的项圈，一手举着拳头，做出武松打虎的姿势，接着便拾起了链子，把它锁在洋灰栏杆的旁边。

随后刘眉便带着剑平走，经过走廊、小厅、花房、外科手术室、后院，七弯八转，才到了一条窄小的甬道。刘眉打开后门，指着门外道：

“这条路连个鬼也没有！注意！这面是东，那面是西，别走迷了。你瞧，那是北斗星！看见吗？斗柄就在那边……”

“知道了，这地方我熟悉。”剑平不耐烦地截断他，“我通知你一下，你不管对什么人，别提我来过你这儿。”

“你当我会那么傻吗？——瞧，山顶上有灯光，那就是白鹿洞，后面

是咱们厦联社。剑平，往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刘眉忽然感伤起来，很快地从裤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塞在剑平手里。剑平不拿，刘眉生气了：

“你拿我当不当朋友啊？谁没有患难的时候！穷家富路，万一路上碰见搜查，使点钱也好过关呀。”

剑平看刘眉说得那么恳切，便收下了。

离开了刘眉，剑平又在这阴暗的僻路上摸索了。

到荔枝湾去已经不可能。那边路上有警队，跟这边又背了方向。现在唯一可走的路是到金沙港去找秀苇。

十五分钟后，他到了金沙港的街口，心里充满快要跳出危险圈的喜悦。

走了几步，机警地望望前面。远远儿靠近秀苇家的那条巷口，两个穿着雨衣的警兵正站在那里。这一下剑平又冷了半截。

他退回来站在黑暗的街树旁边，寻思如何冲过这一关。忽然对面横街一辆人力车朝他走来。

“坐车吗？”车夫边走边问。

剑平摆摆手，走开了。

车夫跟踪他追过来：

“剑平吗？”

剑平疑惑地直望那人。

“我是翼三。”车夫说。

果然是翼三，剑平高兴了，问道：

“大伙儿怎么样？”

“顺利。”翼三低声回答，“船开走了，成功了。”

“好……”剑平脸上掠过欣慰的微笑。

翼三告诉剑平：他和老戴在监狱大门口附近等了他们好久，一直等到郑羽来了，才叫他们分头去找。老戴已经到荔枝湾找去了。郑羽把秀苇的地址告诉翼三，叫他到金沙港一溜儿街上看看。翼三又说，现在公安局、侦缉处、海军司令部、警卫队，全都出动了。靠海一带搜得更严。所有的海面、码头、长堤、沙滩、渡口以及来往摆渡舢板，都被封锁了。

“我差点儿走不过来。”翼三说，又问，“四敏呢？”

剑平把四敏牺牲经过简单告诉他。翼三黯然，但没有追问下去，只紧急地催促剑平道：

“快上车吧。你就装病人，我拉你走，就到我家去。”

剑平说：

“我胳膊中弹，衣裳有血，身上还有两把枪，现在路上又戒严，怎么混得过去？”

翼三想了想说：

“这样吧。你把手枪分一把给我，咱们冲一冲看。混得过去就混，混不过去就杀过去……”

“这不是好办法，现在不能再冲了……”

“那么，我去打电话，叫郑羽多派几个人来把你救出去。”

“不，现在是偃旗息鼓的时候，不能那样做。”

“那怎么办？反正不冒点儿险，准冲不过去。”

对面人行道上走来一个胖子，喊着：

“车！车！大同路……”

“拉不动啦，”翼三向他摇手，“胶皮漏气啦！”

胖子掉头向前走了。前面的警兵喊起口令来，接着把胖子浑身搜查半天才让他过去。

“秀苇的家就在那巷里，”剑平指着前面说，“要是你能把巷口那两个家伙调开，我就能冲进去。”

“怎么调开呢？”

剑平便把他刚想到的“调虎离山”的办法告诉翼三。

“行，行，就这样吧。”翼三低低叫着。

于是剑平躲在前面一棵阴暗的路树底下，瞧着翼三拉着空车往前走。

“口令！”前面警兵厉声喊。

“回家，回家……”翼三边走边回答。

“站住！举起手来！”一个警兵提起步枪对他瞄准。

另一个警兵在翼三身上摸索一阵，又把车座翻来倒去搜查了好久，才挥手叫他过去。

翼三走远了。街上死一样的静寂。不一会儿工夫，一阵凄厉的叫喊声打拐角儿那边发出：

“救命呀！……救命呀！……”

两个警兵面面相觑，迟疑了一下才赶向喊救的地方去。

就在这时候，剑平从从容容地溜进了巷里。

第四十五章

剑平来到秀苇的家门口，站住了，轻轻敲着门环子。一会儿，里面传来一阵细碎的拖鞋的声音。

“谁呀？”

“是我，秀苇，开吧。”

门很快地开了。门里漆黑，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剑平一进去，秀苇就急急地关上门，颤声道：

“嗐！你没有跟他们一起走吗？”

“我掉队了。”剑平悄声说，“我想在你这儿藏一两天，行吗？”

“当然行！”

“你父亲会答应吗？”

“不答应也要他答应！”秀苇说，在黑暗里拉着剑平潮湿而冰凉的手，“我们进去吧。”

剑平蹑手蹑脚地跟着秀苇从前面的院子绕过后面的院子，到了前回他来过的那间后厢房来。

“你可以住我这个房间。”秀苇说，划了火柴，把桌上的火油灯点亮，“这儿白天很少有人来。那边过道的小门一关，谁也不会知道你在这儿。我可以去跟我妈妈一道睡……”

秀苇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一看到剑平，不由得眼圈发红，愣住了。这时剑平直挺挺地站在火油灯前面，显得又瘦又黄，双颊凹陷，眼眶和嘴唇发黑，擦伤的额头挂着血痕，衣裳满是泥印和血印。这是一个快要倒下来却顽强地撑住了的形体！秀苇不能自制地扑了过去，抱着那湿漉漉的泥污的身子，把强抑着的眼泪倒出来了。

“秀苇，”剑平低声叫着，“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这是梦吗？”秀苇擦着眼泪说，“明儿我去给你伯父捎喜信儿。”

“暂时还是别去，免得特务跟踪你。”剑平说，一边带着抱歉似的回避秀苇的拥抱，“我身上脏得很……这儿肘弯中了一弹。你有绷带吗？我想重新扎一下。”

听到“中弹”，秀苇吃惊了，赶紧开抽屉拿出绷带和药水，替剑平敷药和扎伤。她问剑平是怎样受伤的。

为着避免提到四敏，剑平把受伤的经过编了些理由告诉秀苇。

“四敏跟他们一起走了吗？”秀苇忽然问。

“是的……都走了。”剑平支吾着回答。

这一刹那，他一想起自己脱了险而四敏牺牲，就止不住心里发酸，但他不愿意说出实情来惹起秀苇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秀苇兴奋地告诉他，她是今天下午五点钟才听到郑羽告诉她要劫狱的消息。郑羽还说：劫狱的日期本来约定十月十七日，因为听到剑平今晚会被枪决，所以临时又改了今天。她一听更紧张了。郑羽指定她担任这样一个工作：在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她站在“司令部”门口布告栏那边，假装看报，要是她看见公安局和侦缉处一有警队出动，马上就用约定的暗语打电话给老戴，好让老戴骑自行车去通知劫狱的同志。她照做了……她回家时，看见她父亲从报馆回来，警告她说：

“秀苇，今晚你可别出去呀！外面正在大搜街！共产党暴动劫狱！这回剑平准逃出来了！”

剑平打断秀苇的话说：

“我躲在你家，老人家会不会害怕？……”

“你放心，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秀苇说，“我妈妈听我的，我爸爸……他也是听我的。”

“可老人家总是老人家，”剑平说，“你还是好好跟他们说，免得他们一害怕起来，又麻烦了。你先去说吧，我等你……”

剑平把秀苇催走了。

秀苇走进父亲的书房时，父亲正拿着一本《李太白诗选》在哼唧。他坐在靠椅上，两只脚搁在窗台上，旁边一只矮茶几，上面放着一杯高粱酒和一碟油炸花生仁。

秀苇的父亲，四十不到，不修边幅，有几分文人潦倒的气味。他有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胖脸，两道忧郁到可笑的粗眉，一只庸俗不堪的酒糟鼻子。他是《时事晚报》的编辑，经常在报端发表一些似乎是愤世嫉俗而其实是浅薄无聊的小品文，却自以为是天下奇才。他喜欢喝酒，做旧诗，说笑话。他的同事明知他是个糊涂家伙却又爱充“前进”，为着揶揄他，便故意骂他是“过激派”，他听了却非常高兴。他常对人大谈其“首倡”的“孙克主义”，说是“孙中山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结婚，可以救中国”。他虽然说得吐沫乱飞，其实他既没有把“三民主义”读完过，就是关于安那其主义这个名词，也不过是从《新术语词典》一类的书上得到的一点儿小常识。然而丁古非常自足。“自足也是中国人做人的一种美德，未可厚非也。”他这么一想，就更觉得他有充分理由来对人高谈阔论了。

秀苇挖苦过他：

“爸爸，你的‘孙克主义’，应当叫‘孙克丁主义’。”丁古听到自己的姓名可以和两个伟人相提并论，反而觉得兴奋，认为“知父莫若女”。

他爱喝酒，但当报馆的同事邀他去喝花酒充名士时，他却谢绝。要是人家强拉他，他就会老实不客气地大声嚷起来：

“我不能去！我怕老婆！”

拉的人大笑，他也大笑，可是别人却不理会他的大笑是带着自豪和自尊的。他常对人宣传：“应该怕老婆！能对受压迫的妇女让步的，一定是心地善良的男子！”他把这一套道理带回家里来谈，博得老婆和女儿一场掌声，他非常高兴，想不到“知己”就在自己家中！

丁古每天唯一的赏心乐事，就是放下笔杆回到老婆身边来聊天，打哈哈，鼓吹“饮酒乃人生之至乐”。他把秀苇宠得要命，宠到做女儿的有时骄纵起来不像女儿而像父亲。他有时发起脾气来也是易发易消，比女儿显得还孩子气一点儿。所以父女俩虽然常常抬杠，却不碍事，有时两句话可以翻脸，有时两句话又可以和解……

这时候丁古一看见秀苇进来，立刻拿下老花眼镜，用打趣的声调对女儿说：

“嗨，女作家！前天你写的那首诗太红了，不能发表……”

出乎意外，今天秀苇不跟他说笑，她走近他身旁，一本正经地说：

“爸，我想跟你谈谈。”

“谈吧，别绷着脸！”丁古嘻开了嘴说。

秀苇开始平静而严肃地告诉她父亲，方才的劫狱，剑平的确是逃出来了；又说，剑平是厦联社的社员，又是朋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她都有援救他的责任……

丁古没有等女儿把话说完就打断了她。

“少提你的厦联社吧，”他用夸张的手势显示苦恼的样子说，“为了你跟厦联社结了不了缘，我又得闹失眠症了。我们报馆的记者刚才告诉我，他们从侦缉处那边得到消息，说是这回的劫狱，跟厦联社有很大的关系。”

“那是人家故意造的谣言，你别相信。”

“可是，现在是谣言可以杀人的时代啊，我的女作家。”丁古带着一半严厉一半打趣的神气说，“你连一点儿戒备心也没有，那是危险的。你知道人家把你怎么看吗？人家说丁古的女儿是厦联社的女将，是女共产党员——你不用申辩，你当然不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可是人家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人家也说我丁古是‘孙克主义者’，是‘过激派’，说我

们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秀苇每回一听到爸爸提到“孙克主义”，总是用极大的忍耐才把内心的厌烦压制下去。

“得了，爸爸，”她说，“人家跟你开开玩笑，你倒当真啦。谁不知道我干的是极普通的救亡工作，谁不知道你是个小心怕事的人，你绝不会有什么过激的……”

“你懂得什么！”丁古大大不高兴地说，“‘孙克主义’本身就是种过激的思想，比共产主义还要过激！你倒把它轻描淡写了。说实话，我有点后悔，要是从前不提倡这么一种主义，现在也该不至于被当危险人物了……”

秀苇登时耳根红了。她看见爸爸那么沾沾自喜地把自己标榜做“危险人物”，觉得又滑稽又难为情。

“好吧，好吧，”她避免争论地说，“我们先不谈这个……”

于是她把刚才叫父亲给打断的话继续说下去，最后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得告诉你，爸，现在剑平已经到我们家来了，就住在我的房里。”

这一下丁古跳起来了。

“什么！他来了？”他两眼像直棍，又急又气，“你怎么先不跟我商量？”

“我现在就是来跟你商量啊！”秀苇若无其事地回答。

“不成！我们不能收留他！我们的目标太大，已经够危险了，不能替人掩护！说不定侦缉队过一会儿就搜到这儿来——我去叫他走！”

丁古直愣愣地要往外走，秀苇赶紧把他拉住。

“你不能这样做！”她说，胸脯一起一伏，“外头都戒严了，你叫他往哪儿去？”

“那也没有办法，我们自身都不保了，还能保护他！”

“你太‘过激’了，爸。”秀苇冷冷地说，“我今天才知道，所谓‘孙克主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吧，用不着你去告诉他了，我自己去！”

“你去叫他走？”

“我去跟他一道走！再见。”

秀苇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急得丁古喘吁吁地走去堵着房门。

“别走，别走，急什么……”丁古轻轻地推着女儿说。

秀苇一动也不动，紧闭着嘴。

“好好谈，进去，进去……”丁古又轻轻推着，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不肯收留他，干吗你又来拦我？”

“这么晚了，你还到哪儿去？”

“我自有我去的地方。你不留他，别人会留他！”

丁古从心里打个哆嗦。

“外面搜得这么严，秀苇，我不能放你走……”他喉咙发哽，拉住了女儿，好像怕她飞掉似的。

“你拉我没有用，就是妈来了也拦不了我！”

丁古忽然哭起来，像小孩子似的低咽着叫道：

“秀苇，我留他！我留他！……”

秀苇头低下去。

“秀苇，”丁古抹了眼泪又说，“不是我怕死，我实在是替你担心。我死了不要紧，你死了可不行。我不能没有你，我只有你一个！……”

这时秀苇的母亲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着从厨房带来的热水瓶。

“喏，哭啦？”秀苇娘走进来，有点惊异地问。

秀苇抬头望着母亲笑。

丁古把老婆拉到身边来坐，把剑平的事告诉她。现在他充起英雄来了，尽量用勇敢的口吻去说动她，好像害怕的已经不是他，而是他的老婆。末了他说：

“你说对吗？我们用不着害怕，家里只有你、我、秀苇三个，要不走了风，管保没事……”

想不到秀苇娘并不像丁古所揣想的那样害怕。她乍听这个消息时，心里虽也慌了一下，但过一会儿也就平静了。她温和地回答丁古说：

“人家找咱们来，也是不得已的，咱们既然收留了，就得救人救到底……”

“妈妈！”秀苇跳过去抱住妈妈叫着，“我的好妈妈！”

“好，”丁古笑着说，“妈妈好，爸爸就不好啦？”

秀苇调皮地冲着爸爸做了一个鬼脸，接着便忙起来了：

“妈，找一套爸爸的衣服给我，剑平还没换衣服呢……”

第四十六章

剑平在秀苇家只躲了一天，第二天的下半夜，便由吴七亲自划船把他载到内地去了。同他一起走的还有一位徐侃同志，是个年轻的不挂牌的外科大夫，台湾人，在日本学医时参加了共产党。他在厦门一直当同志们的义务医生。这回组织上派他沿途替剑平医伤。

剑平走的那天早晨，秀苇才听到郑羽对她说出四敏牺牲的实在情况，她登时就哭了。郑羽接着又告诉她，四敏的尸体今早已经发现了，就在长堤那边的沙滩上面。

秀苇离开了郑羽，一个人朝着郊外的长堤走去。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堤上堤下都围满了人。秀苇一挤进人丛，就看见一个微微屈着两腿的尸体伏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她抑住眼泪，不让哭声冲出喉咙……四敏的脸一半贴在沙上，脸色虽然死黄，却没有受害者的惨相，正如他活着的时候那样，安静而善良。他的眼半开，死死地盯着沙滩。左肩中过弹的伤口，血渍已经叫海水给冲洗干净了。好些个青年学生，站在尸体旁边，默默地低着头。有个秀苇教过的学生悄悄地告诉秀苇，验尸官刚才来验过尸，侦缉队也来搜过尸体，据他们说，尸体可以由死者的亲属领回去埋葬……

这时从堤上又来了十多个滨海中学的女学生，乍一来，都用惊骇的、哀伤的眼睛瞧着伏在沙上的老师，接着是沉默，接着有人咬手绢，接着有人哭。第一个人的哭声把其他的学生都引哭了。秀苇抑制了半天的眼泪，到这时候也抑制不住了。

为着提防涨潮会把尸体冲走，四个男学生动手把尸体抬到长堤上面来。秀苇蹲下去，用手绢替四敏拭去耳朵里和眼眶里的泥沙。有个女学生替四敏整理潮湿凌乱的头发，又有个男学生替四敏揉直了僵而弯的双腿。秀苇看到四敏左肩的伤口，几乎忍不住想动手去替他包扎，像她替剑平包扎肘伤那样。

来的人越来越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薛嘉黍老校长拄着手杖也来了，一看到四敏的尸体就眼泪闪闪地挂了一胡子。他紧闭着嘴，潮湿的眼睛隐藏着沉默的抗议。

刘眉气喘喘地赶来，站着愣了半天，然后把秀苇拉到没有人的地方

去说话。

“我们厦联社完了！往后怎么办！”他颓丧地摇着头，又悄悄地说，“秀苇，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剑平逃到白鹿洞山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

“前天晚上，他一逃出来就先到我家，”他骄傲地说，“后来他从我那儿后门又逃到白鹿洞山去，他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

“那你为什么又告诉我呢？”

“你……你当然不同，你是自己人。秀苇，等一会儿我们一同到白鹿洞去找他……”

“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我管不了这许多！”

刘眉又惊又傻地直了眼儿，瞧着秀苇走开了。

刘眉回到人丛里来时，这边已经由滨海中学的教员和厦联社的社员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决定今天下午五点钟举行殡葬。

刘眉激动地对治丧委员会的朋友们说：

“应办的事情你们办吧。棺材，由我负责买。”

他邀秀苇一起去买棺材，跑了好几家，都嫌太小。秀苇有一种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奇怪心理，她虽然知道棺材对于死人并不等于房屋对于活人，而且也知道黄土一掩就什么都完了，但她仍然希望能替死者找一口比较结实的棺材，好像她过去已经忽略了不少可贵的友谊，现在不能再忽略这最后一件东西似的。刘眉在这一点上倒也不吝惜腰包，他慷慨地听从秀苇的建议，买一口好的。

下午五点钟，送殡的人都在长堤的旷地上集合。秀苇想也没想到会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中间，来得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其次是各个社团和工会、渔会的人，还有姓陈的大姓也来了不少。四敏的灵柩挂满了花环。

郑羽同志偷偷地对秀苇说：

“我们有意发动了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人多了，他们便认不出目标。可是咱们也得小心，前天晚上封街大搜查，抓了一百多个老百姓，监狱都满了。今天来送殡的一定也有特务混在这里面。你瞧，站在那边的那个穿浅灰西装的，准是条狗……”

秀苇回到旷地来的时候，刘眉已经带着三十多个艺专的学生赶来了。

滨海中学的乐队奏起哀乐，接着是唱挽歌和默哀，旷地上忽然一片沉寂。海风绕过鼓浪屿的日光岩，沿着海面吹来，白色的挽联在落日的

斜光里，别别地响着。空气中有着从灵柩发散出来的花环的香味。海潮无力地拍着岸石，哗……哗……哗……

出殡了。前头是乐队，接着是送殡的行列，接着是灵柩，接着又是送殡的行列。抬着灵柩的是死者生前的学生，沿途陆续有人参加进来，行列越加越长，经过大街、经过沈奎政公馆的门口、经过侦缉处、经过市政府、经过司令部……秀苇仿佛忘了那睡在灵柩里面的是她自己的朋友，仿佛四敏是个象征的名字，又仿佛觉得四敏也参加了送殡的行列，和她在一起走。四敏没有死——他是跑完了一段接力跑，把旗、把任务、把意志，交给大家，让大家接下去跑第二段。一切正在开始，正在继续，正在发展……

秀苇听见路旁有人在议论：

“这是邓鲁出殡……”

行列到了郊外南普陀路时，送殡的人陆续散回去了。剩下的一些学生和旧日的朋友还紧跟着灵柩走。那条穿浅灰色西装的狗也还跟在后面。秀苇悄悄地对郑羽说：

“你先回去吧，你不用到坟地去。”

郑羽懂得秀苇的意思，打回头走了。

灵柩在坟地埋葬了后，秀苇沿着南普陀路回来，后面刘眉跟着。她好几次回头去看，那条穿浅灰色西装的狗已经不知哪去了。黄昏在四面的山头撒网，城里的灯光一点一点亮了。她从南普陀寺门口经过时，不知不觉向放生池石栏瞧了一眼。远远的松涛听来如在梦里，但敲锣炸岩石的声音已经没有了。

刘眉追上来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回忆。他对她叹息着说往后要是再开美术展览会，少了一个像四敏那样公正的鉴选人。秀苇不作声。临了快走到市区时，刘眉忽然态度尴尬起来：

“秀苇，我……我……”

“说吧，别结结巴巴的。”

“我今天发觉自己有个奇怪的感情，我说了你别生气……一个奇怪的感情……”

“说吧。”

“我不要你回答，永远不要你回答，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觉得今天……今天你很可爱……”刘眉茫然地觑了秀苇一眼，又说：

“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我也不敢希望……因为这是不可能……可是没有关系，我能够把话说出来，这已经够幸福了……这是艺术！……这是心灵的诗，心灵的悲剧！最深沉最深沉的悲剧！……我没

有任何要求！……好吧，我要往思明路走了，我还有约会……”刘眉站住了，“我很难过，秀苇……唉，不说了，就这样吧，再见。”

“再见。”秀苇顺口地回了一句。

过分忧郁的表情使刘眉的柿饼脸显得有点滑稽。他踏着苍老的、颓唐的步子向十字路走去。秀苇暗暗好笑。她走她自己的路，很快地把刘眉说的话撂得干干净净了。

接着一连好些日子，特务和警探整天忙着搜人逮人。厦联社和滨海中学又遭到两次搜查，二十四个抬四敏灵柩的学生和三个主持治丧委员会的教员都被逮走了，秀苇也在里面。

秀苇被捕的前一个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吴七在鼓浪屿靠海的一条僻静的林荫路上走着。一个钟头以前，有个熟人通知他，叫他在这个地点跟李悦碰头。吴七来回走了一阵，见不到李悦的影子。正在纳闷儿，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吕宋客，走近过来，非常客气地沙声问道：

“请问，笔架山往哪条路走？”

吴七犹疑地注视他，摇头说：

“不知道。”吕宋客却不走，低声说：

“怎么，不认得了？”

吴七更加怀疑了，重新打量这一个背着街灯站着的吕宋客：棕色脸，菲律宾体的西装，口衔着吕宋雪茄，胡子掩盖了嘴，右眼像是有病，戴个夹白纱布的黑眼罩，头上的毡帽歪歪地压着眉棱，胳臂弯儿挂着藤手杖——哪儿来的这么一个老番客呀？

“我们一起走吧。”对方的声音不再发沙了。

“哦，是你！……”吴七低低叫着，心里暗暗纳罕。

他们朝着黑暗的海边走去。

“你差点把俺骗了。”

“我正要试试，看我这样的打扮是不是瞒得过人。”李悦笑了笑说，强烈的雪茄烟味把他呛了一下。

“真像个老番客。”吴七也笑了，立刻又问，“你叫俺来，有什么事？”

李悦便把最近厦门环境发生的变化简单分析了一下。他叫吴七暂时到内地去避避风势，等将来环境松缓了再回来。

他们到了海边。吴七站在潮湿的沙滩上，呆呆地望着海。他想起了老伴和孩子：“俺走，他们准得要饭……”心里怪难过的。他不愿意让李悦看出他的心事，便嘴硬地说：

“俺不怕他们！前一回金鳄逮捕了俺，赔了本了；这一回俺就明摆着，他们也不敢动俺！”

“你看错了，他们一定不会放松你……”

“来吧，要是赵雄不怕喝海水，俺等他来逮好了。”

“别太相信你那些大姓了。这回要是你真的被捕了，准没有人理你！”

“不会的！别错看人家啦。人家就是怎么坏，也还是讲义气的。”

“时候不同了，吴七。”李悦说，“这时候你们三大姓，正闹着抢码头，准备大械斗。他们为了霸占码头的利益，把什么义气都不顾了，还会顾到你！”

李悦接着又一再打比方、搬事实地说给吴七听，吴七只是听不进去。

“你老劝俺走，可你自己干吗不走呢？”吴七反倒问李悦，“你总比俺危险哇！”

“不错，我是比你危险，可我也的确比你安全。我有群众掩护，你没有；我有隐蔽的条件，你没有；我留着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你留着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说，你还是提早走吧，吴坚也盼望你会去找他。”

“好吧，过这一阵再说。”

“不能过这一阵！”李悦严厉地说，“要走明天就得动身！”

“不能那么快哇！”吴七苦恼地搔搔后脑勺说，“你得让俺跟老伴儿商量商量，再说，俺家里也得要有个安顿啊。”

“最迟后天就得动身！这一两天，你就先到亲戚家去躲一躲吧。”

吴七含糊地答应了，心里却私自嘀咕着。李悦因为约好郑羽在寓所里等他，就匆匆和吴七分手了。

第四十七章

吴七当晚回家，就跟老伴谈要去内地的事。老伴掉泪说：

“带我们一起走吧，要不这个家怎么办？”吴七自知没法带家眷走，越想越觉得穷家难舍，不知怎么办才好。

李悦天天派人来催，吴七却还是犹疑不决。

到第六天夜里，吴七到一个亲戚家去吃喜酒，醉得一塌糊涂。坐了一辆人力车回家，半路上，渐渐不省人事。半夜醒来，发觉双手被扣，对面是铁栅，这才知道已经坐了牢。

在吴七被捕的前后那几天，金鳄向侦缉处请了假，躲在家里不出门。到了销假那天，他偷偷走去找“老黄忠”，再三表白，说是吴七被捕的事他全不知道。

“我要知道，”他说，“吴七该不至于吃这个大亏……胳膊肘儿不往外拧嘛。”

金鳄不敢到监狱去看吴七，赵雄也避免参与这个案子。审讯吴七的是公安局的副局长。

吴七一死儿否认自己参加过劫狱。副局长要他说出李悦、吴坚、剑平、北洵这些人的地址，他拱起了火：“这干俺什么事！”二十来天，他受了三次毒刑，发了一次恶性疟疾，一下子瘦了二十来磅，差点儿送命。他受刑的时候盼望死，发高烧的时候又盼望死，但死总不来找他，他痛恨自己牛一样壮的身子。过了几天，疟疾和伤口好了，他又盼望活。

“不能死！”他对自己说，“死了太便宜了他们！”

起初，他总盼望他手下的那些大姓会来砸监狱救他。慢慢儿他知道他盼望的落空了。

“他妈的，人一倒了霉，人心也都向背啦。”他心疼地想，“恰恰让李悦的嘴道着！当时不该不听他！……”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八个警兵把吴七押上开赴福州去的轮船。警兵里面有一个姓吴的，跟吴七偷偷认宗亲，样子似乎还客气。

轮船还没有开，吴七耷拉着脑袋坐在统舱里，双手扣着手铐，想起“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句老话，不由得暗自辛酸。

“爸爸！”

一听见这叫声，他抬起了头，看见统舱口铁扶梯那边，吴竹跟在“老黄忠”后面下来了。

吴竹一看见父亲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伤心了，扑在父亲脚下，登时眼泪直掉。

“哭嘛！老子没死，别给我丢人！”吴七气气地低声骂着，却不料自己的眼睛潮了。

“老黄忠”带来了一竹筐的香蕉、福柑、饼干要送吴七，顺便也招呼警兵们吃。警兵里面有三个是同安人，都认得“老黄忠”，大家攀起乡情来。

“乡亲，俺们三百年前都是一个祖宗！”“老黄忠”说，“大家担待些儿吧。俗语说，船头船尾有时会碰着，能‘放点’，就放过，别赶尽杀绝哇！……”

“这个不干俺们。”有个警兵拉长了脸说。

“老黄忠”盯了他一眼，又说：

“常言道：‘好汉不欺负受伤的老虎。’人家又不是死刑犯，干吗还扣人家手铐？要是要大小便的话，叫人家怎么干呀？……”

“这个没法子，将就将就吧。”另一个矮警兵说，“等船开了，上茅房可以开铐。钱伯，你放心，大伙亏待不了吴七。”

就在“老黄忠”跟警兵拉拉扯扯的时候，那边爷儿俩唧唧哝哝地在那里“叙别”。吴竹趁机会把他们要抢救吴七的计谋，偷偷地告诉父亲。末了又说，这个计谋是李悦布置的。

听到“李悦布置的”，吴七顿觉心里托底，浑身都有了劲儿。

吴竹把话交代清楚，就催着“老黄忠”离船去了。

一会儿，甲板上敲锣催着送客离船。

船桅升起出港旗。接着，机器房轰隆轰隆地响起来，船掉了头，往前开了。

吴七说他肚子痛，急着要大便。那姓吴的警兵便带他到船后的厕所，替他开了手铐，低声说：

“到时候你得把我推倒……”

吴七说：“知道了。”

吴七在厕所里干蹲，把毛线衫、鞋子都脱了。他从钢窗口瞭望海面，果然望见一只插着绿旗的船，打乌里山海面，横冲着直驶过来。吴七赶快跑出厕所。同一个时候，统舱口那边，两个警兵从铁扶梯要爬上来。那守在厕所门口的姓吴的警兵气喘喘地拿着手铐走来，假装要扣吴

七，一边小声说：“推我，推我！”说时迟，那时快，吴七把手一掀，那警兵立刻向后颠退，一个倒栽葱摔在舱口那边。接着吴七便脱弦箭似的向船栏飞跑，猛地纵身一跃，猛虎跳墙般地越过船栏，向大海扑过去了。

他很快地冒出水面，又很快地游过去。听到连连响着的枪声，忙又往水里钻，像翻江的蛟龙似的往前直蹿。到他再冒出水面来呼吸时，他听到枪声远了，心想轮船离他一定也远，便只管冲着浪前进。突然，他觉得手脚笨重起来，接着，海水往鼻子里、口里直灌，他开始心慌，头也晕了……

“爸爸！爸爸！……”

迷迷糊糊听见叫声，迷迷糊糊觉得吴竹已经在他身边。

“抓住救生圈！……抓住！……”吴竹叫着。

他有气没力地抓住了救生圈，平凫着，让儿子拖着他游。

插绿旗的小电船驶近前来。吴七使出浑身的力气想爬上电船，却任爬也爬不上。他终于像一只瘫了的鲨鱼似的，由着吴竹和船上的人七手八脚地把他连扶带拉地抬上船去。他平躺在船板上，喘着，脸和死人一样的苍黄。吴竹给他解开湿淋淋的衣裳时，发觉他右边肩胛中了一枪，血还在冒。

这时“老黄忠”把小电船开足了马力，冲着大波小浪直跑，船尾拖着白色的泡沫线。回头一望，那艘开赴福州的轮船，已经越去越远，一会儿，小了，不见了。

电船上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对吴七介绍自己：

“我叫翼三，李悦派我来的。”他动手替吴七扎起伤来。

吴七又是欢喜又是疲乏，说不出话。那沾过海水的伤口痛得他发晕。他把眼睛闭上了。

“俺有救了。”他昏昏沉沉地想着，“人家李悦到底没忘了俺……真怪，前回他信不过‘老黄忠’，这回倒又重用他。好！……”

电船到夜里十一点钟才在石码一个荒凉的海滩上停住。吴竹和两个农民用担架把吴七抬到附近一间土屋。徐侃同志当晚由漳州内地赶来，到天亮才到。他马上替吴七动手术，把肩胛里的子弹拿出。

过了晌午，吴七发高烧，神志昏迷，不断地嚷着：

“俺快死了，俺快死了，让俺见吴坚一面……”

吴竹捂着嘴哭起来。“老黄忠”狠狠地瞪他一眼，他不敢哭，偷偷溜到屋后一棵龙眼树旁，口咬着袖子直咽泪。“老黄忠”打后面赶来说：

“赶快去！你爸爸叫你……”

吴竹拿袖子抹了抹脸，掉头就走。

“回来！”“老黄忠”叫着，“把眼泪擦干净！听着，你要是再在你爸爸跟前哭，回头俺就揍你！好，去吧！”

吴竹咬着嘴唇不敢吭声，耷拉着脑袋走了。“老黄忠”独个儿站着待了一阵，便在树疙瘩上面蹲下来，看看四下没有人，忽然扑沙沙地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吴七还在屋里嚷着：

“吴竹……吴竹……俺活不了啦……吴竹，你去吧，去把你吴坚叔找来，去吧，你告诉他，俺等着要见他……”

吴坚到第二天夜里才从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赶来。

吴七热度退了一点儿，一看到吴坚，登时就眼泪直涌。

“俺不行了……”他说，嘴角浮着辛酸的微笑，“老盼着你来……五年了，总碰不到一块儿……你在内地，你来不了，俺去又去不得；现在你来了，俺可又要走了……大伙儿白救俺一场……”吴七仿佛觉得自己太泄劲儿，又换个开玩笑的口气说，“吴坚，俺当你的小兵行不行？够不够格？……唉，这一辈子算完了……吴坚，你肯不肯替俺写个介绍信，让俺到阴府见你们的四敏，看他要不要俺这块料？……”

吴坚温和地笑了。

“别胡思乱想了，”他亲切地说，“刚才徐侃同志告诉我，子弹拿出来了，过了危险期啦……好好儿养伤吧，再过半个月，你就可以到我们那边去……”

“不用哄俺了，俺又不是小孩子。”吴七衰弱地笑了，“能见到你，俺心愿了了……吴坚，俺把吴竹交给你了。你把他带走吧……”

不管大家怎么安慰吴七，吴七总当别人是在哄他，但又不愿意吴坚为他难过，就不言语了。

又过一天，吴七热度渐渐退了，伤口也不那么疼了，这才相信自己的确是过了危险期。他开始有说有笑了。

“这条命是捡来的。”他像小孩一般高兴，“吴坚，伤好了，俺当你的勤务兵去！”

“我们那边同志都欢迎你去。”吴坚笑道，“你记得吗，从前我要你加入，你还说：‘俺是没笼头的马，野惯了。’……”

“嘻嘻，别提了，”吴七害臊地傻笑着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

“反正你也回不了厦门，”吴坚说，“你就跟大伙儿在一起吧。再半个月，我叫剑平来接你……”

那天中午，吴坚离开吴七，赶路回去。

第四十八章

秀苇关在女牢里到第四天才被提讯。赵雄让她坐在他讯问桌子的对面，旁边没有记录员。他稍微显着拘谨，好像他是属于一个在女性面前随时会感到局促的男子。尽管这样，秀苇仍然意识到，赵雄那两只向她注视的眼睛，有着一种非人性的邪恶躲在里面。

显然，由于秀苇一进来就显出容光照人的美丽，赵雄不自觉地把他灵魂里最肮脏的东西泄露到脸上了。

首先，赵雄表示关心地询问她在牢里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感到不舒服，有没有哪个看守对她粗暴。秀苇简单地回答他。赵雄接着便感慨地批评今日监狱制度的不良。他对秀苇的遭遇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所有他说的全套台词，都尽量想使他能够在这个标致的女犯面前产生良好的印象。秀苇暗地奇怪，赵雄讲了半天，竟然一句也没提到她犯罪的原因。

秀苇一边听着，一边脑里不断地考虑怎么样对付。末了，赵雄对她说，改良监狱虽然不是属于他职务内的事，但在道理上，他应当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尽量减少困难，因此，他可以优待她住在他公馆里的“特别室”……秀苇从那两只发射着邪光的眼睛，联想到林书茵姊妹的遭遇，立刻猜出那所谓“特别室”的全部内容了。

赵雄结束他的谈话后走出去，接着两个警兵进来，半嘲讽地对秀苇说：

“到处长的公馆去吧，不用坐牢了。”

秀苇拒绝去“特别室”。两个警兵动手要拉，她不让拉，故意高声地喊起来：

“我不去公馆！我不去……我要回监牢！我要回监牢！……”

差不多所有侦缉处的人员都听到秀苇的嚷闹。赵雄听了也吃了一惊。他不得不急忙赶回来，叫警兵照样送秀苇回牢房。

为了秀苇这么一嚷闹，赵雄整整不舒服了一天。

从那天起，秀苇开始不梳头，不洗脸。她素日爱整洁，现在却巴不得把自己多弄得脏一点儿。同牢的两个女伴传了虱子给她，她起初害怕，过后也惯了。

秀苇第二次被提讯时，故意向同牢的女伴借一件又破又旧的坎肩一穿。她那蓬头垢面的样子，叫赵雄一看就扎眼了。破了的坎肩散发出来的气味，冲得赵雄站起来，把窗户打开。

他让她坐得远一点儿。当然，这一回，他那拘谨的礼貌和婉转的声调不再出现了。

他换了个脸孔讯问秀苇。秀苇承认她跟剑平、四敏是同事，承认她是厦联社的社员，承认她演过救亡剧，写过救亡诗，她接二连三地说了一大堆对于赵雄毫无用处的东西。赵雄恼怒了。他本来把讯问漂亮的女犯当作一件赏心乐事，不料今天碰到的样样都惹他的火。他带着厌恶地问秀苇为什么要给四敏送殡，秀苇带着调皮反问了一句：

“千百人都去送殡，是不是千百人都犯法呢？”

这个反问引起赵雄的疑心。“明明是异党分子的口吻！”他想，于是他接着就立眉瞪眼，拍起桌子来了。

“我调查清楚了，你是共产党！”赵雄一个指头直指着秀苇，声色暴厉，恫吓地追问道，“不用瞒，你是！你跟剑平是同党！跟四敏是同党！你是！不许否认！你是！……赶快说！你参加劫狱！你参加！说！不说就把你枪毙！说！……”

秀苇最初是叫嚷着否认，接着索性放声大哭，并且很快地就把喉咙哭哑了。秀苇有意地给自己安排的这一场哭闹，把赵雄激怒了，他压低嗓子骂：“静！不许哭！”秀苇不理，反而哭得更厉害。赵雄咬牙切齿，瞪着凶狠的两眼，呆住了。

警兵把秀苇带走后，赵雄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又用薄荷油擦两边鬓角。

第二天，赵雄自己不再讯问秀苇了，他命令红鼻子用电刑对她进行迫供。

秀苇被带到刑房时，一看见电刑的刑具，不管三七二十一，转身就跑。警兵去拉她，她挣扎，骂，末了，连拉她的警兵也打了。挨打的警兵没生气，带着无可奈何和公事公办的神气，把她的两手绑起来。她跌倒在地上，打着滚，终于连两脚也给绑住了。她使劲儿地用撕裂的喉咙哭着咒骂，两个站在旁边的女特务骂她是“泼辣货”，却不想去惹她。电机摇手一摇起来，秀苇便惨厉地大叫，把红鼻子迫供的声音给盖住了。她叫了几次就晕死过去。到她被凉水浇醒来，又继续哭着咒骂……

所有吃监狱饭的人都忌惮挨犯人的咒骂，怕“触衰”，怕犯煞气。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一个女看守偷偷走来告诉秀苇说：

“明天有十四个人要解省，你也是一个。你准备吧。”

秀苇心里扰乱起来，好一阵工夫才慢慢平静了。她明白，政治犯解省，九成是被判死刑的。同牢的两个女犯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替她掉泪，秀苇反而安慰她们。等到她们都睡了后，秀苇一个人还在那里躺着默想。一会儿她仿佛看见四敏走近身边来，他的脸像往日那样温厚，眼睛也像往日那样眯缝着。他低声问她道：

“秀苇，生和死，义和不义，都摆在你面前，你挑的是哪一边？……”

“我挑的是死。”她回答。

忽然四敏不见了。秀苇睁开眼，才知道自己迷糊了一下。

她听见哭声……她看见母亲抱着一个中弹的尸体，伤心地大哭，晕过去……

秀苇一骨碌翻身坐起来。为着不愿意让自己掉在胡思乱想里，她拿了纸和铅笔，借着过道射进来的微弱的灯光，集中精神给父亲写信。

“……当集体被真理武装了时，它就跟海洋一样是永恒的了。”她写到中间一段道，“我是集体中的一个，很清楚，我将被毁灭的只是有限的涓滴，我不被毁灭的是那和海洋一样永恒的生命……”她停一停笔，想一下，脑里忽然现出父亲惨伤的面影：他颠着步子，手里拿着大瓶的高粱酒，一个劲儿往嘴里灌。她埋下头去又写：

“爸爸，你从此把酒戒了吧。为着妈妈一直劝止不了你，也为着妈妈今后更需要你的安慰，你听听女儿最后的劝告吧。我不愿意想象当我不在的时候，你的生活里边还有任何引诱你走向颓废的东西。你不要为我伤心，你应当因为没有我而更加振作。还有，外祖父那边，不必让他们知道我的坏消息，能瞒就瞒他们挨过这晚年吧……”

信写好后，秀苇又去把一个女伴摇醒，把信托她想法子带出去，那女伴是后天就能出狱的。

随后秀苇睡了。到她被叫醒来时，警兵已经拿着手铐在门外等她。外面天还没大亮呢。

十四个人，只有秀苇一个是女的，都扣上手铐。十二个提枪的警兵押他们上汽车。天大亮的时候，汽车由五通港的小火轮载他们过澳头后，便开始向省城公路出发了。

十四个人里面有两个是秀苇认识的。但他们都装不认识她，她便也不跟他们交谈。

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辆开到省城的牢狱和刑场去的囚车。

到省城去的公路连绵三百多公里。汽车一会儿爬上斜坡，一会儿又驶下平地。

司机是个阔嘴、饶舌、叫人讨厌的小伙子，一路上净哇啦哇啦地跟警兵说笑打趣，嗓子像破大锣。警兵都管他叫老柯。

警兵们搭七搭八地扯起话来，一个说，吴七前些日子解省，从轮船跳到海里，“水遁”了。又有一个说，吴七水遁没有遁成功，身上中了两弹，死在海里，有人看见他的浮尸。

“鬼话！”另外一个反驳，“吴七早逃到新加坡去了，听说前两天还写信来骂赵处长呢。”

接着又有个警兵说前几天靠近福清一带的公路上，土匪拦车洗劫，把旅客的皮箱、手表、戒指都抢光了。

下午约莫三点钟的时候，汽车爬过斜坡，拐进了荒僻的山腹。一股夹沙的山风劈面吹来，空气顿时阴冷了。前面，赫然一座峭拔的大山，高峰上，一道银链似的瀑布，劈空下泻；公路的两边，一边是荒了的梯田和巉岩怪石，一边是黑压压的一片松柏，正迎着山风摇撼着，呼啸着。

汽车忽然刹住了。大家一看，车头前面，一棵倒了的松树恰恰横躺在公路上。

老柯连忙跳下车去，准备搬树，三个警兵也跟着跳下去要帮他。

可是不管他们使了多大的力气，那松树连晃悠也不晃悠一下。有个警兵泄了劲儿，气冲冲地对着车上骂：

“他妈的还跷腿，到不了省城不光我一个！”

挨骂的警兵似乎不好意思了，一个一个跳下车来。为着提防万一，他们分配三个警兵在车门口看守。其他的都来帮老柯。于是十个人二十只胳膊，全部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好容易“哼哼唧唧”把松树挪到路旁去。正当他们喘吁吁地要直起腰板来时，突然一阵猛厉的喊声从四面发出：

“不许动！……举起手来！……”

山谷响起了恐怖的回音，一阵乱嘈嘈的山乌拍着翅膀飞了。

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那一块一块的岩石和一棵一棵的柏树后面，一下子出现了好些怪物，数也数不清，个个拿着枪，枪口对着他们，喝声冲着他们。这些怪物全都戴着遮脸的猴帽，只留着当中两只眼睛。

吃惊的警兵连定一定神都来不及了。他们刚搬了树，本就够喘了，猛然这一下子更吓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跟着老柯都同时举起了手。那三个守在车门口提枪的警兵，动也不敢动，吓呆了。

“缴械的不杀！不拿你们的东西！”有个猴帽子向他们宣布说，“赶快

缴械！赶快！慢了就开枪！”

一切都好像安排好等他们走上那个圈套似的。在警兵想来，他们能够做到缴械已经是不容易了。

都缴械了后，那猴帽子又怒喊着：

“开手铐！钥匙在谁手里？站出来！开去！”

这时十四个戴手铐的犯人都从车厢里跳下来，让管钥匙的警兵替他们开手铐。那声色威厉的猴帽子又喊起来：

“把他们扣上手铐！谁敢反抗，马上崩了他！”

除了老柯一人外，十二个警兵个个目瞪口呆，让猴帽子把他们扣上手铐。

还没完呢。这时候，好些个猴帽子从口袋里掏出棉花和破布，往警兵的嘴里塞。咬着牙不让塞的挨了几下巴掌，嘴就乖乖顺顺地张开了。

接着，猴帽子又从口袋里掏出绳子，把那些哑子警兵分成了三人一组，臂连臂地捆起来，然后带到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土坑里去。那个土坑好像老早就刨好了要让他们去蹲似的。

有个警兵以为要活埋他，瞪着求饶的眼睛，咿咿嗯嗯地滚着哑巴眼泪。

“好好蹲着！”一个猴帽子声色和缓地安慰他们，“不是要埋你们，别害怕。”

公路那边传来嚷闹的声音：

“我不开车！”是老柯的嗓子，“放了他们我就开！……不放我就不开！……”

“讲啥条件！”有人吼着，“开车！要不，连你也绑起来！”

“绑就绑，我不开！……”

“打掉他！打掉他！……”又有人怒喝着。

“打吧，打吧！打死我也是这样！我不开！……”

接着是嘈杂的说话声，似乎谁在调解，又似乎谁在哄劝。

“你先载我们走吧，回头再让你回来放他们，我们说一是一，二是二……”

三十多个猴帽子都集中到公路上来，迅速地上了汽车。汽车很快就开了。

车厢里的人挤得密密匝匝的。秀苇被挤到车后末了一排。她惊奇地瞧着这些救了他们的怪物，一个个摘下帽子，露出喜洋洋的脸。

“同志们，你们受惊啦……”

车厢里发出欢乐、兴奋的人声，大家握手、拥抱、急促地说话，乱

作一团。秀苇噙着眼泪，傻了。

“秀苇！”

人丛里谁在叫她。她一看黑簇簇的人头上面，有一只手跟她打招呼。

“秀苇！”

声音挺熟悉——天呀，明明是剑平的声音！怎么看不见他的脸呢！她急着要从座位上站起来，竟没有一点儿气力，傻傻地对着那层层挡着她的脊背的墙，不知怎么办好。

终于她看见剑平了——剑平夹在人丛里面正忙着跟狂喜的同志们握手、攀谈、笑、拍肩膀，欢喜得什么似的。他从人缝里拿眼跟秀苇招呼了一下……

好一阵工夫，剑平才挤过一道一道人墙，来到秀苇身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显然由于激动，他眼睛红了，话不知从哪一句说起。秀苇望着他，又是笑，又是掉眼泪。

一切好像在梦里。同样的车，同样的人，但是在前面等他们去的已经不是省城的牢狱和刑场。他们自由了。

汽车开得像长着翅膀飞一般的快。这一切仿佛童话里的故事，人们坐着飞毯，从黑暗暴虐的王国，飞到自由幸福的土地去。

“我们现在往哪儿去？”秀苇问。

剑平指着车窗外面远远起伏的连山，用完全快乐的声调说道：

“到山那边去。我们要越过五个那样的山头，才到我们的地区。吴坚在那边等着我们。”

秀苇从心里涌出笑声来。

“书茵也在那边吗？”她好奇地问。

“不，她在另一个村子教书。”剑平指着后面的山脊说，“她离我们五十里地，跟洪珊在一起。四敏的孩子也在洪珊那边，很结实，已经三岁了。”

“唉，”秀苇天真地叹口气，“我真想看看四敏的孩子。”

“改天我带你去。”

“能不能抱他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也想呢，以后看吧。”

“其他的同志都在那边吗？”

“不，都分散到各地去了。”

剑平接着告诉她：仲谦和老姚留在漳属内地，仲谦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老姚当庶务，好些厦联社的旧朋友也都在漳属一带。北洵已经回

到上海，前几天有信来。剑平又说，这边方圆一百多里路，好些村子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布置了极机密的联络网，厦门和各地发生的事情，当天就能知道……

前排有个彪形大汉回过头来望着剑平笑。秀苇忙问：

“他不就是吴七叔叔吗？”

“是呀，以后你可以叫他吴七同志了。”

吴七跟前回秀苇见过的不大一样。他的连鬓胡子和头发都剃光了，十足一个粗悍的山里人模样。他魁梧无比地站在人堆里，那高出来的斗粗的脑袋，看过去就像一个惹人注目的圆屋顶。他弯弯地俯下脖子，仿佛害怕汽车震动起来会把他的脑袋撞到车顶上去似的。

这时一辆打省城开出的客车劈面驶来，大家都紧张起来了。那客车的司机驶过他们的车旁，举手跟老柯打招呼，便过去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看见他们打招呼吗？”秀苇疑惑地问剑平。

“不要紧，老柯跟我们是自己人。”剑平凑在秀苇的耳边说。

秀苇不由得笑了，她还以为老柯是个坏蛋呢。

剑平离开秀苇的座位，走去跟前面几位同志攀谈。秀苇靠在车窗口，望着远远的山那边。

汽车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岗子。山岗子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村子。赶牛的老乡们退在路旁让汽车过去，大约老乡们都以为这是一辆普通客车呢。

西下的太阳又红又圆，远山一片浓紫，小河闪着刺眼的橘红的水影……

《小城春秋》的写作经过

××同志：

回国后一直没有见过你，只读了你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每次读了你的文艺批评后，我总反复检查自己写着的东西：是不是也有你所指出的那些作品的缺点？

这一次秋江同志和愈之同志谈，决定让我把我写的长篇小说交给你审阅。这决定使我高兴。现在我就把我写《小城春秋》的经过简单说一说吧：

二十多年前，我的家乡厦门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劫狱。这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劫狱是在当时我们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的。我深受感动，一直想拿这事件写个长篇小说。党派人来和我联系，并把劫狱的全部秘密材料交给我，鼓励我写出来。但是，当时环境的不自由和我个人能力的限制，使我写了一半就停笔了。结果我只另外写了个以劫狱为线索和以地下工作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叫《前夜》，交给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我把写了一半的那个不成器的长篇带到南洋。日寇南进后，这部稿子被一个替我保存的朋友把它烧了，但我的心没有死，我想写这个长篇的意愿一直在心里悬着。这意愿在黑暗的年代中是个梦想，但在新中国诞生后的今天，就不再是个梦想了。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可以补完那个二十多年来一直悬着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不自量力而且充满自信地开始我的工作。自然，今天我要写的已经不是那个劫狱的史料，而是通过这些史料来写人，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而活在我心灵里的人。截至今天，我已经写了三年又三个月。我天天用九小时的劳动来坚持这个工作。使我有这个信心和勇气的，首先是党的真理召唤了我，其次是那些已经成为烈士的早年的同志和朋友，他们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回忆。我不再考虑我写的能不能成器，因为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我的笔变成了鞭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鞭子了。当我构思的时候，那些不朽的英魂，自然而然就钻进我的脑子里来，要求发声。

从前年（一九五四年）夏天起，阿英同志前后看了我的第三遍稿和第四遍稿，每一遍稿都提了详细的意见，并帮助我做全面的重新布局和

结构。他的批评和鼓励使我的工作得到了修正和增加了勇气。我终于又改写了第五遍稿和第六遍稿。阿英同志过去对我工作的鼓舞和批评，这一点，我必须如实地说出。

作为一个新兵和小卒，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很差，得比别人多花些苦功夫。我再三再四地考虑着那些热情帮助我的同志和朋友的意见，改写了一遍又一遍。里面也有好几章是改写了十几遍的，至于全部前后的修改，那就不计其数了。这孩子磨得我好苦！我摔了不少跟斗，摔得越痛就领悟得越深。在构思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砍杀那些公式概念的废料和自然主义的渣滓。可以说，在追求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从理论的钻研到创作实践，我是一滴一点地摸索着走的。

我相信，你读《小城春秋》的时候，一定会很快就分析出我是沿着怎样小城春秋的一条道路走的。我喜欢什么，憎恶什么，也一定瞒不了你的眼睛。在我读过你的文艺批评后，我这样相信不是没有理由的。

为着审阅和修改的方便，这一回我把修正的《小城春秋》油印了，邮寄二十九部给你，希望你读了，同时代转给各方面有关的同志。我相信我一定能得到你和集体的热情的关切和帮助，我也相信我这三年多坚持的劳动绝不会是白花。

请对我这习作进行尖锐地批评吧，不要放松里面任何一个缺点。如果发现什么差错，请你随时在油印本上做个记号或批评，这样我在修改时比较有个线索可寻。

你当然会体会到我把这稿子寄出去后迫切期待的心情的。我希望很快就会读到你的复信。我打算这月底能赴京一行，那时候再谈吧。握手。

高云览
1956年5月19日


百部红色经典
丰收
叶紫 著
星火燎原，作作有芒
洞庭湖畔激流荡，农民斗争起苍茫
为家为国血方热，斗霜傲雪守信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小说篇
星
鱼
湖上
偷莲
丰收
山村一夜
散文篇
岳阳楼
古渡头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收／叶紫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78-5

I. ①丰…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7074号

丰收

作　　者：叶 紫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高霁月

封面设计：王 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涿州汇美亿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7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3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78-5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小说篇

星

第一章

一

丈夫又是整整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悲哀地、怏怏地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儿，用一种怀着恨意的嫉妒的视线，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红光。在秋收后的荒原上，已经有早起勤奋的农人，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驰着，在经过的草丛里，挥洒着泪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长的时间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无心烧早饭；轻轻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换下的衣裳，提着桶，穿过中堂，蹒跚地向湖滨走去。

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韧的阴影，长长的，使她显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颊上，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红晕；弯弯的、细长的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农人们都指手画脚起来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贪婪的视线和粗俗的调情话去包围、袭击那个年轻的妇人。他们有时还故意停止工作，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来地谈论着他们夫妇间的事情：

“说吧，老黄瓜，为什么陈灯笼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谁知道呢！家花没有野花香啰，也许……”

“不，有人说，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来的！所以，陈灯笼才不爱她，折磨她……”

“啊！原—来……那就不怪陈癞子啰！”

梅春姐尽管佯装没有听见，可是那些无耻的污浊的话，却总像箭镞似的向她射来，甚至射到她的心里。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己的脚步，飞快地冲出那恶浊的旋涡，咬着牙，喘息着，一口气跑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绿地、清澈地漂流着，起着细细的涟波。在湖岸的石头的两边，已经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们招呼

着，一面尽量地把那颗跳动的心儿慢慢地平下来，把那些恶毒的、刺心的秽话扔开去。她扯起衣角，揩了揩额角上因为奔跑而冒出的细细的汗珠，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声和捶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荡着。不甘沉默的那些妇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大家无所顾忌地攀谈起来。她们谈着家里日用的柴米油盐，她们谈着漂亮、新鲜、时髦的布料，她们谈论着公婆，谈着孩子，谈着自家的男人和别人家的暧昧的私事……

梅春姐夹在她们中间装得非常快活。有时候，她还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几声。她想叫人家看不出来她那种被丈夫侵蚀的内心的痛苦。可是那谈锋却像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转到她的丈夫身上来了。

“他已经几天没有回来了呢？”发问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人，十五年来她已经生了十个儿女了。她带着笑脸时，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牵动着。

“三，三天……”梅春姐轻轻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夜……”

“当然喽！”一个面孔涂得像燕山花的、有名的荡妇柳大娘，截断了麻子的话，“她为什么不想呢？这样漂亮、年轻……”

梅春姐觉得那淤积的心血，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她渐渐地把头低下来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视着左右的妇人们。当她看见了妇人们—尤其是柳大娘那牢牢的视线—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红了的时候，她就故意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几乎按得连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

“为什么呢？你们……”一个年长一点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责骂着，“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吧，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年纪轻轻，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愤愤地带着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叫道，“哪个罗裙不扫地，哪个扫帚不沾灰！嗳，黄瓜妈，莫说梅春姐还这样漂亮……”

“啐！阎王会勾你的簿的！不要脸的，下流的家伙！你总以为人家都像你这骚货！”

大家又都哄笑起来。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她用了一股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来。然后又像逃难似的，拼命地穿过那些男人的下贱的视线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二

丈夫陈德隆—因为生癞子，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笼。对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他好像没有把年轻的妻当作人看待，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自从去年的一个风雪满天的、忧愁的日子，用一顶红轿、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他就没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他骂她，折磨她，并且还常常凶恶地、无情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殴打她。他像很有计划似的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还不许她叫，不许给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

丈夫没有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辗转呻吟的时候，摸到房门口来用拐杖抛掷陈德隆，骂他是个无福消受贤德妇人的恶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归天了，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顾忌地欺压他的妻。他趁这时候学会了打牌，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和一切浮荡的、守空房的妇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来，就三五天不回来。

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说不贤德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向人家说过丈夫半点过错。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们的赞扬。当她听到了那雪白胡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儿，背地里赞扬她—“好一个贤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癞子陈灯笼的福气好啊”的时候，她就觉得那浑身的伤处，都像给一种无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抚摩过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骄傲—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荡的、不守家规的妇人骄傲。

但是，一到夜间，当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窝中反复难安的时候，她的灵魂便空虚与落寞得像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终宵不能成梦。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深深地悲叹起来……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由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子，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天；去倾听那旷野的浮荡儿的调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诉的虫声。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当她在夜间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人可宝贵的、光荣的赞扬时。

三

亡命般地从湖滨跑回来，放好桶，晒好衣裳，走进卧房的时候，梅春姐已经身疲力软了。她无心烧饭，无心饮牛，无心饲喂鸡和鸭……懒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

田野中的男人们的秽语和湖上的妇人们的嘲讽，就像一个多角的、有毛的东西似的，在她的心中翻滚。她想起了母亲临终的前夜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嘱的那些话来：“在家从父，出嫁要从夫。如果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只能低声地温语地，夜间在枕头上去劝慰他……”她觉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她应当好好预备一些温软的话，在夜间，在枕头上，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这样，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叹，把心思勉力地镇静了一会儿，就又慢慢地开始她那日常的、好像永远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琐细事务。

在夜间，丈夫陈德隆回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在一线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脱落了发根的光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他的面孔通红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发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声不响，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茶的手势，就横身倒了下来。

夜—是很长的。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当梅春姐正要用温软的言辞去劝慰他的时候，当村上的赌徒们正待邀人去赌钱的时候，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他突然像一根发条似的从床上弹了起来，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钱和铜板，一只熊似的冲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谁呀？”他停了停脚步，“放心吧！没有人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就扔下梅春姐的手，跑开了。

夜—是很长的。

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头又看着那像在打哈欠似的洞黑的床铺，她的心儿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被子里还遗留着丈夫的酒气，可是—没有了丈夫。小柜中还遗留着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可是—没有了洋钱和铜板。她想哭，可是—她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她又慢慢地走到了窗口前，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叹气，流眼泪，一点也不能打动丈夫的那颗懵懂的心。她渐渐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绝望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叹着……之后，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想看一看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空，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愁闷。可是，忽然地，像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专门为勾引她而来

的，浮荡的粗俗的情歌，立时间便四面飘扬起来了。

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

没人瞅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

磕响头！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把头缩了回来。她觉得这些人都是卑污、下贱的、太可笑的家伙。也不想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但悲痛是无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窗口边，无聊地又想听下去—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

哥说：“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头骨跪得浮浮肿，

额头叩得没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万不依！”

接着，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这声音，梅春姐一听就知道是那个身上脏得发霉，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的、小眼睛的独身汉老黄瓜唱的。喉咙尖起来就像那饿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叫着：

姐说：“我的哥呀！

你要黄金白银—姐屋里有；

要花花绿绿的荷包子—慢慢送得来。

你铁打的心儿呀—想转来！”

沙声的又唱道：

哥说：“我的姐呀！

不怕你黄金白银堆齐我的颈，

花花绿绿的荷包子佩满我的身……

父母的遗体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听越觉得下流了，她离开了小窗，准备钻进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声的尾子，却还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来。尖声的在后面接着：

姐说：“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坝里扳罾—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塔桥—无人走啦！

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桥上过一路身，

你还在何嗨[1]—修福积阴功！”

沙声的没有再唱了。一阵一阵的嬉笑涌进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

头把耳朵扪得绷紧，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两回。她想：“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癞蛤蟆……”

然而，痛苦、悲哀、空虚、孤独……却又是真的。梅春姐只能尽量地抑制自己，她总还满望着丈夫有回心转意的一日。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梅春姐不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虚、孤独……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

第二章

一

第三年——梅春姐和丈夫结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从南国，从那遥远的天际里，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的、锐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们的头发，统统剪下来了。

这真是一件稀奇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当这把长长的、锐利的剪刀，来到这村庄里，第一个落到黄瓜妈的头上的时候，她就浑身发起抖来。她要求道：“好心眼儿的姑娘们啊，可怜可怜我吧！我要是没有了头发，阎王不会收我的，我要到地狱中去受罪的！”但谁听她的呢，一下子就像剪乱麻似的把它剪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婶的头上的时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说过了的：我的晚景全靠这头发，我要没有头发，我的一家人都要饿死啦！”但谁听她的呢，那巴巴头[2]就像一只乌龟壳似的，随着剪刀落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红的柳大娘的头上的时候，她早就藏躲起来了，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泪，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点吧！没有了头发，我，我要丑死啦！”但谁听她的呢，姑娘们的剪刀是无情的，差不多连根儿都剪下来了。当这无情的、长长的、锐利的剪刀，第四个落到梅春姐的头上的时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犹疑地挺身迎了上来，她对着拿剪刀的姑娘们说：

“剪掉它吧，剪吧！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没有这东西是一样的。我是永远也看不见太阳的人！我要它有什么用呢……”

一切妇女们的头发都剪下来了，一切妇女们都伤心地痛哭着：黄瓜妈哭着，她怕阎王不肯收她！麻子婶哭着，她怕年老时要饿饭！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抛弃她……

一切老头子们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间摇头，叹气：

“不得了的！不得了的！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该有头发的。没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只有梅春姐，她似乎与别的人不同。她没有把头发看得那般重要。因为，她的心已经快要给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经永远望不到丈夫回心转意的那天了。她想：“变啊！你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变吧！反正我是一个没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经埋到土中去了……”

二

真鬼气，真是稀奇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真正地、糊里糊涂地变起来了。

从那一天—剪掉头发的一天起，村子里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不安静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本村子里的也有），穿长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穿来穿去。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花样的东西，口里说着一些使人听不懂的新鲜的话。

真鬼气，真是稀奇的事情！

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更加凶狠了。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镖来，把它磨得光光的。他说：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而那个会是可以使他发财的，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饭吃，有钱用，并且还可以打牌、赌钱。

梅春姐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她看见丈夫把那把发锈的梭镖磨得放光了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她怕他要用那梭镖将她刺死！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红光的视线，还不时地、像一支火箭似的直射着她，好像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里去，射死她，烧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发起抖来了。

“不要到外边去！知道吗？”丈夫把那梭镖靠在怀抱里，手卷着袖子，“我要到会中去了……不，也许还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关门，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是很好！”

梅春姐用一种顺从的、恐惧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当真除了饮牛、饲鸡和上菜园以外，整整三天没有出头门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还是因了另一种环境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驱使呢？使她下了决心要跑到外边走一回。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来，用毛巾将剪发的头包了一下，顺便到自己的草场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

荒原，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

村子，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不认识的人，不过是多了一些飘扬的、花花绿绿的旗帜。

在那原先的、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读洋书的学堂。

梅春姐缓步穿过一条狭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新奇的、怀疑的视线。她像一只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似的，东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蹒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场。

稻草像两座小屋子似的堆在那里。在那比较小的一座的旁边，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个穿短衣的人在谈话。梅春姐没有注意他们。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准备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谁呀？”

她回过头去：一个年轻的、面孔像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婶的大儿子木头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了吗？”

“没有回来！”梅春姐轻声地应着，一面看了看那另外的一个背对着她的年轻人。

“唔！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架来的，这家伙……”木头壳沉吟了一声，“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在一起，弯腰扎了扎。

那个穿长衣的年轻客便向木头壳问了起来：

“哪一个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个和你们吵架的，那个癞子啦！”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盯了一盯，“啰，这一位便是他的癞嫂子，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红的。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她抬起头来，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觉地，那个穿长衣的年轻角色，正在打量她的周身。她和他之间的视线，无心地、骤然地接触了一下！

那张白白的、微红的、丰润的面庞上，闪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使劲儿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飞跑！

三

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一连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里不出来。第四天的中饭时，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听说会中又到了一个新

从县里下来的人，又有一桩事情瞒他了，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炽腾起来。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驰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红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和那副会长骇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们抬杠。他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瞒他，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尤其是副会长那特别为他们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内心！

在经过自己的家门时，他停了一下，吩咐老婆晚饭时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阵就回来的。不是要寻他们的错处，而是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

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场中。当长工出身的红鼻子老会长，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们挥扬着，说着一些听不分明的时髦的口语。副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蓄短胡须的人，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

陈德隆冲到他们的面前了。他故意摇摆他的身子，像一头淘气的、发了疯的蛮牛似的撞到人丛中去！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开始大声、无礼地喧闹起来：

“会长！什么事情啦，丢开我？”

老会长微微地皱下眉头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挥扬着。他好像并不曾听见陈德隆的声音似的，又接连地说下去了：

“……总之，总会花钱，费力，都是为的我们种田人自己。我们去当两个月兵，就应该尽些心思，尽些力！”

陈德隆气起来。他蹒跚地冲过去，夺着老会长的竹鞭，他几乎要打着他的鼻梁了。

“是装聋吗？聋子吗？你不曾听见我的声音？”

老会长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颤声地、咬着牙关地啐他一口：“你这瘟神！你……你又来瞎缠吗？”

“怎么是瞎缠呢？我来寻你们，就因为你们的心不公平，你们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瞒你？”老会长浑身打战，他使力地抽出来他的小竹鞭子，挡着陈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么事情吗？今天这里招兵，你能当兵吗？你能离开野婆娘吗……”

“能！”陈德隆顽强地叫着，“只要你们都不瞒我，我是什么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么都能做的！”副会长冷声地笑着。他那一双大得唬人的眼睛，就像魔渊似的吸住了陈德隆的全身。

陈德隆跳起来了！他奔到副会长的跟前，拳头高高地抬着，就像一下子要击坏对方的头颅似的。他的声音带着沙哑：“我要挖出你那双漂亮的眼睛，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吗？行吗？”

人们使力地解开他们。那另一个陌生的蓄短胡须的人匆匆地跑来拉着陈德隆的手，向他温和地说：

“朋友，你不要生气啦！行的……你要愿意，明天就同我们到总会中当兵去！只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陈德隆的怒火愈加上升起来！他瞅瞅这陌生的人一眼。他并没有问明白去当什么兵，就茫然地答应着。顽强、好胜，拥着他那一颗虚荣的、粗暴的内心！他很有一股蛮牛的性子，他可以给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将他鞭挞，尤其是不能违拗他的个性而欺侮他！

当他的名字被写上那张白白的纸单的时候，他还狠狠地骄矜了一下。他盯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他的眼睛更加圆睁着，那就像已经报复了一桩不可解脱的深仇似的。他的心里想：“你们，妈妈的！嘿嘿！瞧瞧老子吧！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

四

太阳走了，黑夜像巨魔似的，张口吞噬着那莽苍苍的黄昏。在小窗的外边，有无数种失意的秋虫的悲哀的呜咽。

梅春姐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凉了的菜和饭。一盏小洋油灯在她的面前轻盈地摇晃着。她并不一定是等丈夫回来，自己也不觉得饥饿。在她的脑际里，却盘桓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摇摆不定的想头。这想头，就像眼前的那盏小洋油灯般地摇摆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欢喜……

她懒洋洋地站起来，估量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便把小桌上不曾吃过的菜和饭收拾起来，用一块破布头揞了揞。

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是夜，一个漫漫的、深长的夜！一个孤零零的，好像永远也得不到光明的少妇的凄凉的夜！

窗外的虫声呜咽得更加悲哀了，它们是有意唤起人们去给它们一把同情的眼泪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小窗，荒原迎给她一阵冰凉般的寒气！那摇摆不定的、错乱的想头，使她无聊地向四周打望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只不过是那班浮荡儿没有闲工夫再来唱情歌了，只不过是在大庙那边多了些花色的灯光在闪烁！

她微微地把头仰向上方：一块碧蓝色的夜天把清静的、渺茫的世界

包罗了。一个弯腰形的、破铜钱般的月亮在云围中爬动着；在它的四面，环绕着一些不可数出的、翡翠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红的、丰润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惊—像白天在草场般地吃了一惊！她觉得一阵迅速的、频频的、可以听得出来的心脏的跳动！她把头儿慢慢地低下来……在后方，突然地，一道沉重的、有力的破门的声音，又将她震惊了！

丈夫陈德隆的一双螃蟹形的眼睛现了出来。他的面孔微微地带点怒容，刚强而抑郁！他似乎并不曾喝酒，态度也比平常缓和了些。

“你还不曾睡啦！”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头，锁着眉毛说，“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会儿工夫。好像有一件什么秘密的私情给丈夫窥破了似的，她的全身轻轻地颤着……一直等她发现了丈夫并没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时，才又迟迟地回复道：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去当兵，赌气！要两个多月才回来！”

丈夫是真正地没有注意她。他伸手从床上摊开来一张薄薄的被子，连连地说：他是今天又和会里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赌气地同总会中的人去当兵。吃苦，他也得去拼拼来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随便的行囊，就同他们当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过之后，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灯上床的。她好像并不曾听见丈夫的话，她是深深地憎恨了这无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当夜深时，她本分地给他蹂躏了她的身子之后，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稀奇的反响来：“为什么我要永远这样受着他的折磨呢？我，我……”这种反响愈来愈严厉，愈来愈把她的心弄得不安起来！

她频频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双星一般、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便又轻轻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动起来了。她想：“真是稀奇！虽然只是一次平常的见面，但那个人实在像在哪里见过似的！”不过，随即她又想，“唉！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唉！唉……那双鬼眼睛真在哪里见过来着！”

她向黑暗里小心地、战栗地望望那睡得同猪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种可怕的想头牵动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了的梭镖，好像一道冷冰冰的电光似的，只在她的面前不住地摇晃，一双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地向她燃烧着！

在耳边，四公公和李六伯伯们的频频赞叹声又起来了：“好一个贤德的妇人啊……那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梅春姐是怎样地觉得她的心在慢慢地裂开！裂成了两边，四块！裂成了许多许多的碎片！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沉地想了：她还是要保持那过往的光荣的。她不能让这些无聊的、漆一般的想头把她洁白的身名涂坏。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不管那双眼睛是如何撩人，她还是决心不再和他碰头为妙。

五

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譬如说：一只耗子想要躲避一只猫，它是一定要想尽方法的。或者是终天守在洞里，或者打听到猫不在家时才出去，或者是老远地听到猫来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来，这也许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对—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一只耗子被抓到猫的口中。不仅是不能躲避，就是连怎样才会被抓到猫口中的，它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只这样的耗子，糊里糊涂地被抓到猫的口中。

她想是想得很好的。当丈夫叮咛了她一番匆匆离家之后，她就终天关在家里不出门。牛在家中饮，鸡在家中喂……连菜园，连上村下村的邻舍都不轻跨一步，这总该不会遇见那双撩人的眼睛吧！她自己想—但，不对！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水缸中没有水了，她得上湖滨去挑水来；引火柴烧完了，她得上草场拖草去；夜晚鸡没有回笼，她得去寻鸡；牛粪堆满了牛栏，她得将它倾倒到外面的肥料沟中去……

这些琐细的事务，总像苍蝇叮食物似的叮着梅春姐，要摆也摆脱不开。做完一件又来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见那个鬼人，那一双只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梅春姐会因此而感到沉重的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见那个鬼人和那一双鬼眼。

谁知道那个鬼人是不是也在故意地到处阻拦她呢？

有几次，她是只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转身的；有几次她是绕着另一条小道而回的……她一见到他，一见那双鬼眼，心就要频频地、不安地跳动着。

她开始觉得她的世界慢慢地狭小起来了。她简直不能出门。好像她的周围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人物，好像全村子甚至全世界都已经沉没了似的。她的眼睛里只能看到一个人，只能看到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围站满了那个人，她的四围闪动着那双眼睛！

又有一次，也许是她回避和他碰头的最后一次吧。梅春姐去挑水时，突然地，给他在湖滨拦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夹长衫，手里拿着一条细长的鞭子，满面笑容地望着梅春姐做了一个拦鸡鹅般的手势，将梅春姐拦在湖边。

微风舞着他的长长的黑发，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齿同眼睛一样撩人地咬着那红润的下唇。他说：

“德隆嫂！为什么啦，你一见到我就逃？你……”

梅春姐轻轻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头，背转身来，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阴影。她的面孔突然地红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冲出喉咙了。她不知所措地、忸怩地、颤声地回道：

“我—不认得……先生呀！”

“不认得？我姓黄啦……是会中的副会长，就在那大庙里教书的啦。你不是在草场中见过我的吗？”

一阵风从梅春姐的侧面吹过来，把她那轻得使人听不出的回声拂走了。

“也许你忘记了！不过，你为什么要怕我呢？”

“我没有怕先生。”

“没有怕？好的！那么，我就改天到你家中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来了，我一定要去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条细长的鞭子，跑了好远好远了，才深深叹了一声，挑水回家去。

这之后，黄先生就常常要跑到梅春姐的家中来，梅春姐也就不能再像耗子怕猫般地那样怕他了。虽然是丈夫不在家，虽然她还时常提防着村邻们的非议，而他呢？有时是一个人来，有时候就带着麻子婶家的木头壳和会中的一些小家伙。

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说一些关于女人们的开通不过的话语，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讲一些关于女人们的新奇不过的故事。

梅春姐的脑子渐渐地糊里糊涂起来，梅春姐的决心渐渐地烟消云散了起来！于是，一只美丽、温柔的耗子，就这样轻轻、悄悄地被抓到了猫儿的口中。

六

这事情，就发生在一个黑暗的、苍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为着一些村邻的无谓的谣言而忧烦着，她已经整整三宵不

曾安静了。她的心里，就像一团迷雾般地朦胧起来。她想不清人们为什么要将她的声名说得那样难堪而污秽，她是实在不曾和人们有过什么卑微、下贱的行为的。她有很强的自控力。她可以排除邪恶的人们的诱惑，她可以抑制自己奔放的感情。而人们毕竟不能原谅她，毕竟要造谣污蔑她，并且在夜深人静时，还常来壁前壁后偷盗般监视她的行为。这真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郁而伤心了。

十月的荒原，就像有严冬那样的冰寒了。很少有几声垂毙的虫们的哀叫，透过了小窗来，钻到梅春姐烦乱的心情里。她懒洋洋地靠着窗门，看那壁隙的微风将油灯轻轻吹灭。疲劳、困倦……慢慢地，将她推到了那洞黑的床前。

一个窸窸窣窣的、低微的、剥啄的声音，把她惊悸了！

小窗门微微地启开着。一个黑色的、庞大的东西，慢慢地由窗口向里边爬！爬……

梅春姐的全身都骇得冰凉了。她的牙门磕着！她几乎哑声地呼喊了起来！

黑色的东西摸到她的跟前了—是一个人。一个穿长袍子的、非常熟识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击着、跳着……像耗子被抓到了猫儿口中般地战栗起来！

“怕吗？”那个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头—一股麻麻的火一般的热力，透过她冰凉的身子。她嘶声地、颤抖地推开他：

“黄，黄……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静些吧……我平常……”

“轻声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紧的！现时已经不比从前了……你安静些吧！”

梅春姐挣扎地摆下他的手来，她为那过度的惊惶而痴呆着。她的被眼泪淋湿着的身子紧紧地缩成了一团，她的心里更加慌忙地冲击着！

黄，像一匹狼般地再度向她奔来，梅春姐已经无法推开他了。为了逃避那些壁前壁后的逡巡人的耳目，她幽幽地、悲抑地向他哀求道：

“你去……去……那边……菜园，林子里，我来……”

“真的吗？”

“真的！”

黄，就像一只矫捷的壁虎般地从窗门翻走了。

外边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梅春姐的心就像快要被人家分裂般地彷徨、创痛着！她推开了里房门，向着左方，那菜园的看不清的林子里踌躇着：“天啦！这样的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将……”

她站在那里惊疑了好久好久，她还不能决断她的适当的行踪。黄遗留下来的热力，就像火一般地传到她的烦乱的心里，渐渐地翻腾了起来！

她犹疑，焦虑着！她的脚，会茫然地、慢慢地像着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它踏着那茅丛丛的园中的小路，它把她发疯般地高高低低地载向那林子边前！

“假如我要遇见了邻人……”她突然地惊惧着！她停住了，就好像已经在她的面前发现了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涧似的。她把头向周围的黑暗中张望一下，扪了一扪心，然后又昏昏沉沉地奔到林子里去了。

一个黑黑的、突如其来的东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痉挛着！

“这里！”

“我，黄……”

“不作声！”

他轻轻将她搂抱起来，他紧紧地贴着她的脸！当他吻到了她那干热的嘴唇的时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无涯的黑暗和冷静的寒风中了……

第三章

一

传言像一团污浊的浓雾般地将全村迷漫着。五七个妇人：黄瓜妈、麻子婶、柳大娘，还有两个年轻的闺女、小媳妇，又在湖滨的洗衣基石上碰头了。

她们曲曲折折地谈着这桩新奇的、暧昧的事情。

在她们的后面，有三个老头子：白发的四公公、烂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壮的关胡子。他们在那坟堆上抽烟，谈世事，他们向着太阳扪老虱婆。

柳大娘的双颊涂得火一般地通红了，她也想叫会中的副会长和有资格的人们看上她。她妖媚地朝那三个老东西唾了一口，又开始谈起她那还不曾谈完的故事：

“老黄瓜，他说……”

“说什么呀？下流的、不要脸的家伙！”黄瓜妈气起来。

“他说……哼！他还比我们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声地笑道，“他还夜夜去梅春姐家的壁前壁后偷看他们呢！他说：‘有一天，我伏在菜园的后边……’听呀，麻子婶！‘我很小心地望着她家的窗子，一个黑色的东

西向里边爬！爬……随后，又爬出来了。随后又有一个跟在那个的后边，摸到菜园中的林子里来了。我专神地一看：哼！你说是谁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双漂亮眼睛的黄……’他说：‘唔！是的，副会长……’”

黄瓜妈的脸色气得发白了，麻子婶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东西……”黄瓜妈的眼泪都气出来了。

在远方，在那大庙的会场那边，有一群人向这湖滨走来了。似乎有人在吵骂着，又似乎已经打了起来。

柳大娘用手遮着额头望着，她吃惊地竖起她的眉头：

“麻子婶！你家的木头壳和老黄瓜打架啦！”

“打架？不会的！”麻子婶应着，望着，“我家木头壳很好……”

打架的人渐渐地走了过来。

“该死的！”麻子婶跳起来了。她是怎样地看见她的木头壳被老黄瓜踏在脚下揍拳头，又是怎样地看见人们将他们排解着……

麻子婶连衣都不顾地跑上前去。欢喜看热闹的、洗衣的妇人们和坟堆上的老头子们也都围上来了。

“我要打死你这狗头壳的，你妈的！你给副会长拉皮条！我，我……”老黄瓜的小眼睛䀹着，他连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来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诉陈灯笼！”

“我操你的妈妈！我给你的妈妈拉皮条呢！你看见了？我操你的妈妈！”木头壳将一颗血淋淋的牙齿吐在手里，他哭着，面孔就更加像木头刻出来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对你的祖宗发醋劲儿！我操你的妈妈！”

麻子婶冲过去，她拖着老黄瓜的手，不顾性命地咬将起来！黄瓜妈浑身战栗着，她夹在人们中间喊天、求菩萨！

人们乌七八糟地围成一团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们从旁边长长地叹道：

“我们老早就说过了的！不得了的！女人们没有了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变的？还早呢！”关胡子摸着那几根灰白髭须，像蛮懂的神气，说，“厉害的变动还在后头啊……”

“后头？”四公公的心痛起来了，“走吧！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了！走！”

三个人雁一般地伸着颈子，离开那混乱的人群，向村中蹒跚地走着！

二

为着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好些天不曾出头门。黄已经有三夜不来了，来时他也不曾和她说过多的话。就好像她已经陷入一个深深的、污秽的泥坑里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干净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在怎样地议论她；她也知道自己的痛苦，陷入了如何不能解脱的境地；她更知道丈夫那双圆睁的眼睛和磨得发亮了的梭镖，是绝对不会饶过她的……

好像身子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子上做过什么特殊的标记。她简直连挑水都不敢上湖滨。

她躲着，或者是她连躲都躲不起来了。

"我就是这样将自己毁掉的吗？但，不能呀！"她想着，"我总得要他和我想一个办法的！"

这一夜，有着微弱的月光。梅春姐还不曾吹灯上床，木头壳便跑来敲她的房门了。

他的脸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他说："梅春姐！你们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黄瓜打了起来！他要上街告诉陈德隆去。副会长叫我来，他在湖滨的荒洲上等你！"

"他怎么不来呢？"

"他不来！"

"天哪！"梅春姐的牙齿磕了起来。她的身子一阵烧，一阵冷！提到陈德隆，她的眼睛就发黑，她就看见那磨得放亮的梭镖和那通红的眼睛……

熄了灯光，她一步高一步低地跟他走着。突然，她站住了：

"假如老黄瓜到这里来抓我们呢？"

"不会的，老黄瓜被他妈妈给关起来了。"木头壳安她的心说。

湖水起着细细的波涛，溶浴在模糊的月光里。并且水岸好像已经退下了许多，将一条小船横浅在泥泞的倾坡上。

木头壳将梅春姐拉上船艘，自己用膝骨将船头推下了，便跳将上来，撑篙子，横切过那细细的波涛，向荒洲驶去。

梅春姐正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离近了。当她看见了站在那割断了的芦苇根中的黄的阴影的时候，便陡然用一种憎恨的、像欲报复着他给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目光，向他牢牢地盯过一下！她的眼泪就开始将她的视线朦胧起来。羞耻、悔恨和欢欣，将她的全身燃烧着。

黄走近岸边来拉起她了。木头壳就停在小船中等他们。他们走着，走着……不作声。脚踏着芦苇的根子，吱吱地响。

突然，在一个比较平铺一点的芦苇根中，他们站住了。他说：

“冷吗？梅春姐，怎么办啦？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声音就像要变成了眼泪一般，她紧紧地拉着他的手，“我简直不能出门！他们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誉，像用牛屎、糠头灰糊壁一般地，糊得一塌糊涂了。他们还要去告诉我的丈夫！”

黄拉着她坐下来了，他昂头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发散着一种腐芦苇和湿润的泥泞的气味。

“并且，你……”她说，“你也不肯替我想一个办法的，你三天都不来了！”

黄长长地叹着，手里摸着一根芦草根子，声音气起来：

“这地方太不开通了！他妈的！太黑暗了，简直什么都做不开。”

“怎么办呢？做不开？”她沮丧得、悲哀得几乎哭起来了。

“会长太弱，什么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开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里去呢？”梅春姐战栗着，哽着她的喉咙，“我要被他的梭镖刺死啦！我……”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里去呢？我的天哪！”

“到镇上的区中去！我和总会里的人说过了。”

“镇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那里也有你们的会，你也可以去入会的。”

梅春姐不作声，她用手扪着脸，她的头低低地垂着。

“怎么，又哭吗？”他把手中的芦苇根子抛了。

半晌，她深深地叹着，将头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总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见你时，你那双鬼眼睛……你看，就像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里。现在，唉！假如我不同你走……总之，随你吧！横直我的命交了你的……”

黄紧紧地抱过她的头来，轻轻地抚摩着。他说：

“那么，你明天就早一些来啰！下午我在庙中等你，你只要带两身换洗的衣服。”

梅春姐还不及回他的话，在后方，木头壳叫了：

“你们还不走啦？冷哩！”

“好，你就明天早些来吧！”他重复地说。

月亮已经拥入到一片云墨中了。在天空，只有几颗巨大的寒星，水晶般地频频闪烁。

三

老黄瓜一夜不曾合眼，他恨恨地咬着牙齿。手上被麻子婶咬掉一块皮的地方还包扎着。房门锁了，后门锁了，连窗门都加了一个反闩。母亲还是足足地骂他到一更天才睡着。

他睁着小眼睛望着黑暗，脑筋里想起了一切挖苦人、侮辱人、激怒人的话，他是想用这些话到街上去激怒那癞子陈灯笼的。并且他还想好了如何避免陈灯笼疑心他吃醋，如何才能使陈灯笼看出他那真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来。

天还只有一丝丝亮，他就爬起来了。偷儿般地将房门扳了一下，扳不开！小窗门牢牢地反闩着。他用了全身吃奶子的力气，将窗栏杆敲折一块，反手将窗撬开，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气，像一根坚硬而波动的铁丝般地钻进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用脏污的袖子揩了揩干枯的眼粪，拔着腿子向街上飞奔！

十多里路，他连停都不停地一口气跑到了。

不是醋劲儿，是真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

陈德隆的样子很难看，是吃不住营中的苦呢？还是挂记着家中的妻子呢？当老黄瓜费了很大的工夫问到他的营前的时候，他就那么闷闷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梭镖，和另一个背洋枪的人站在营门口。

老黄瓜老远地打着呼哨，招呼着陈灯笼，他不敢贸然地冲到营门去。

“你吗，老黄瓜？”陈德隆吃惊地睁着他的螃蟹眼，和那背洋枪的说了些什么话，就飞一般跑来了。他头上的一顶蓝帽子几乎压到了眉毛，“上街来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专门来看看你的！”老黄瓜态度悠闲地说。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黄瓜……”陈德隆阴郁起来，“妈的！真吃苦，没有酒，没有烟！还天天操练……我总想销了差回家去！”

“回家？”老黄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妈的，糙米饭！穿？啰，就是这样的粗布！”

“好！”老黄瓜更进一步地笑着，微微地露出点意思来，“衣裳很好，不过帽子的颜色还深了点！”

“怎么？”

“没有怎么！”他阴险地照着他预定的计划又进一层地挖苦着，“顶好

还再绿一点！”

陈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红了，就好像两支火箭般地直射着老黄瓜。他的声音急着，颤抖着：

“我的老婆偷人吗？”

“没有！”老黄瓜不紧不松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陈灯笼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只和会中副会长黄有一点小小的往来，那不能算她的过错……”

“真的吗？”

“假的！”

忽然间，老黄瓜觉得他的一切计划都已经逐步通行了，便立时庄重了他的脸膛，满是同情心地说：

“我看你还是快些回家吧！哼……那狗入的木头壳给他们拉皮条。那鬼眼睛的副会长，还兴高采烈地在村中穿来穿去……是我实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们打起来的！啰，你看，这只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来……”

陈德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他呆呆地望着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火一般的太阳光。随即他又低下头来。他把梭镖使力地插在坚硬的地上，约半尺来深。他将它摇着，摇着……一会儿又抽出来，一会儿又重新插起了，就好像要试试那梭镖能插人插得多深一般。他的牙齿像在嚼着一把什么大沙子，喳喳地响着！一会儿他又向地上疯狂地吐起唾沫来，一会儿他又笑着……

老黄瓜觉得陈德隆已经是怎样地怒得不可开交了，并且庆幸自己的心思已经完全达到。

连那个老远地背着洋枪的人，都不知道陈德隆在玩些什么鬼！

突然地，陈德隆像一只熊般地向老黄瓜冲去！猛不提防地在他的颊上批一下！

“去吧！老子明白，妈的，你也不是好家伙……”

老黄瓜满怀的冤枉。他是十分清楚陈灯笼有一把蛮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亏地飞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陈灯笼抛来两句遮羞的、报复般的话：

“不信吗？我操你的妈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这鬼癞子总有一天会晓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饭的号声吹响了，陈德隆打定了主意，提着梭镖，匆匆地走着。在营门口，已经有了来替代他们的岗位的人。

四

梅春姐满怀着恐怖与悲伤。是舍不得离开家中呢？还是惧怕什么灾祸的来临呢？当木头壳跑来通知她三点钟就要起行的时候，她简直慌得手忙脚乱了。

“天啦！我怎么样才好呢？怎么样才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里去摸，霉陈腐旧的衣裳统统摸出来了。她在床前头翻了一阵，床后头又翻了一阵，实在不知应该翻些什么东西。

“天啦！我怎么样才好呢？”

满床的旧衣服，满地的旧衣服。木头壳又跑来催她了：三点钟过了好些分钟。

她胡乱地包成一个小包袱。她跑到牛栏去瞧了瞧那头饿瘦的牛，又跑到鸡笼去将鸡招呼一下，厨房、菜园、家用品和农具—满腔的酸泪与惜别的悲哀！

衣包重，脚步重，头低低地垂着……在门口，突然而来地—丈夫的一双圆睁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红光！一个冒着热气的瘌痢头！一副膨胀的面庞和冷冰冰的凶狞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发着抖。一股难堪的、因他的奔跑而生的汗臭和灰泥臭，直扑到她的鼻孔中来。衣包被震落在地上！

丈夫装得非常和蔼地靠近她的身边，他弯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吗？我特别跑回来为你送行的……来啦！先烧点东西给我吃，我们再去吧！”

就像一头老鹰抓一只小鸡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战栗着—轻轻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捡起来的霉污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给他烧点吃的东西。

外边非常阴暗。是黄昏的到来呢？是要下雨呢？还是梅春姐眼睛发花呢？她偷偷地看着陈德隆喝着她烧给他的米汤饭，就好像在云里雾里一般。她看着全屋子、全厨房，都团团地旋转着！她控制不住地战栗了好几阵！

木头壳第三次催她时，只看到陈德隆的半边脑袋就飞逃了。

他站起身来，揩了揩嘴边的残液，走近她那畏缩的、像一只小羊遇见狼般的战栗的身子。

“现在，”他说，“贤德的妇人！告诉我吧！你的娘家人都死尽了，你为什么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呢？”

梅春姐用手防护着头，紧紧地缩着她的身子。她不作声，不作声……突然地—她是怎样地看见陈德隆举起一只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击去！她的头，像一只沉重的铁锤般地碰在门上。她的眼睛发黑，

身子像螺丝钉似的旋了一个圈圈，倒在地上。

整个世界山一般地压着她！耳边的雷声轰轰地响着！

陈德隆又继续在她的胸前加擂了几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钟，十分钟。不，也许更久一点。她终于苏醒了来。她的身子像置放在烈火中燃烧般地疼痛！她的脑袋，像炸裂般地昏沉起来！一股湿湿的膏糊般的流汁，渐渐地凝固着她那青肿了的头颅。

仿佛，她还能听得清楚：堂屋中满是嘈杂的人声。丈夫是怎样地和会中的人吵骂着，又怎样地和人家打了起来，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么人抬起来，放置在一块冰凉的木板上。随后又轻轻地摇摆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远好远了，丈夫那疯狂得发哑的、不断和人家的争闹，还可以清晰地传到那伤坏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区中去告你们！我要到总会中去告你们！你们将她抬走……我操你们的八百代……”

五

区中的正会长，是一个十分壮健而和蔼的人。他有两只炯炯有光的眼，和一双高高的颧骨。他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副非常亲切的笑容，挂在他的那宽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要怎样呢？”他说，一面用手拍拍那愤慨得像疯牛一般的陈德隆，“现在，关于你老婆的事情，我们是不能管的，你要找回她，我就带你到她们的会中去……”

“去，妈的！”陈德隆叫道，“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非和她们拼拼不可！”

“你不会赢的！”正会长又真心地劝道，“你的理少……”

“她们的理在哪里呢？我不怕她们！”

“好，走吧！”

镇上，陈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觉得生疏起来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都似乎与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经摇晃起来了，都似乎在对他做一种难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讽。

“嘿嘿！你这乌龟！”

“嘿嘿！你连老婆都管不了的，假装刚强的愚笨的家伙！”

陈德隆的心火一阵阵地冒上来，头上直流着细细的汗珠子。他觉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冰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布满了火一般的太阳光的

荒原！他感到十分热！

他是什么事情都不曾落过人家的下风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刚强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风，眼睁睁地就要丧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紧紧地捏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头，他的心中频频地冲击着。

“我非和她们拼拼不可！我不怕她们的！我寻着她，刺死她！寻着他，挖出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看她们将我怎么办？”

正会长在一个庙门前头停住了。他又露了露他那非常亲切的笑容。

“现在，你站在这里！”他说，“我看她们里面有没有主持的人来……”

陈德隆牢牢地盯着庙门，盯着那挂着的长长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认识，他将它念了无数遍。

一个老妈妈跑出来，将他带到一个从前供菩萨的殿堂里。

正会长和一个青年的卷发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里。另一群也是短发的，剪成各种各样头样的妇人，在他们的两边围观着。

“你叫陈德隆吗？”那漂亮的女人问。她的头发卷得像一丛小勾藤似的。

“是！”陈德隆应着。他的心火不能按捺地燃烧了好几次。他瞪着那通红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她们。

“告诉我，陈德隆！”漂亮女人板起了她那粉红的面孔，又问，“现在，你跑来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我来要我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们这里规章吗？”

“不懂得！她偷了人，丢了我的脸，我是要将她领回教训的。”

“好！幸亏你还不懂得。你要是懂了，你还会将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得头浮眼肿了，你还来……”

“她是我的老婆啦！”陈德隆截断了她的话头叫着。

“别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气冲冲地站起来了，“告诉你！你的老婆爱上了别人，这是她自己说的。我们这里的规章是这样的：女人爱谁就同谁住。并且还不能打她、骂她、折磨她！前晚的事情，我们饶了你，是因为你不懂得。现在，你去吧！她已经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们这里的人了。她在我们这里养伤，养好了我们自己叫她回去。”

“真的吗？”

“真的！”

“我要是将她杀了呢？”

“你敢？我们抓到了你剥你的皮！”

“好！”

陈德隆一言不发，回转身子就走。他的脚步沉重地踏着台阶，他的牙齿喳喳响着，他的眼睛里放着那可怕的红光！

在后面，妇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了！正会长老远老远地追着他，叫他的名字：

“陈德隆—陈德隆—”

他不回头，也不响，脚步更加使力地走着。过了街口，过了桥头，他的耳朵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在堤前，他坐下了。

他定神地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土地庙旁边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杨树的身干……

突然地，他走过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杨身干打穿一个大洞！

六

老黄瓜很扫兴。副会长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陈灯笼又不肯将他当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陈灯笼几次，陈灯笼都不在家。就连那野婆娘儿们的家中都不去了。

“妈的！真倒运！”

今天，他听说陈灯笼回来了，并且在找人卖牛、卖鸡、卖家中的用品和农具。他特地跑来看他的。

陈灯笼满脸笑容地在打衣包。他说：

“来，朋友！晚间到我家来喝酒吧！我要出门啦！”

“出门？”

“嗳。”

“还有谁来呢？”

“不，就是我们两个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黄瓜走了几步，心里想道，“不错，妈的！还是好朋友，还是知心的人！不请旁人，单请我！”

夜间—

陈灯笼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间，点着小油灯，一缸酒，五大碗热烘烘的鸡肉。

老黄瓜奇怪起来：

“陈灯笼，你为什么弄这多的鸡肉呢？”

“卖不脱，自己杀了它。来，我们喝酒吧！”陈灯笼斟给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里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谈它，喝酒吧！”

老黄瓜的心里更加奇怪起来。他看看陈灯笼好像并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大碗一大碗的冷茶。吃鸡，好像连骨子都不愿意吐般地横吞着。他的光头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里放着血红血红的光！

“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嗳……”老黄瓜一边嚼着鸡肉一边想。

只在一刻工夫中，一缸酒已经只剩了一点边边了。

老黄瓜的视线模模糊糊起来。他是很不会喝酒的人，他给陈灯笼三杯五杯地，便灌得醺醺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那就像一股不能抑制的蒸汽般的，跟着米酒的冲力而翻腾上来了。

“陈灯笼！”

“怎么？”

“他……他们呢？”他更加模模糊糊起来。小灯光变成无数团火花飞动着。

“谁呀？”

“梅—梅春姐……和黄—”

“管她呢，老黄瓜！”陈灯笼似乎在笑着，“男子汉，大丈夫，老婆只能当洗脚水，泼了一盆又来一盆！随他们吧，老黄瓜……”

“对的，对……的！”老黄瓜的身子渐渐地倒下来了，“陈—灯—笼！你的蛮……蛮……对！”

陈德隆站起身来。

“怎么，老黄瓜？”他走来将他的身子踢了一脚，就像踢着一团烂棉花一般，老黄瓜滚到门弯中去了。

陈德隆用了一种迅速的、矫猿般的动作，将桌子轻轻搬开，将那磨得发亮的梭镖，从床头取出。将梭镖头拔下，用纸张包好，插在胸襟内。又将梭镖棍子当扁担，挑起了衣包来，开开门，向荒原中走去……

银霜散布着夜的荒原。像那哭丧似的，哀叫的虫声，几乎完全绝踪了。月亮圆滑地从云围溜过，星星环绕在那泛滥的天河旁边，频频地睐眼。

陈德隆踏着大步地向镇上奔来。寒气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强而凶猛了。一种沉重的杀机涌上他的心头。他的牙齿切得喳喳地响了！好像那黄的星一般的眼睛，好像那老婆的变节的身子与剪发的头颅，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来一团团烈火，将他的灵魂燃烧着！

完全沉没在夜的风寒中的街镇，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桥头前

停了停，均匀了一回心头的喘息，酒意朦胧地，就开始进到街中了。他找寻他们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墙，把一个狭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围了。陈德隆在那里停着。为了避免偶然的夜路人的碰见，他躲在墙角弯中，取出梭镖头来插上，将衣包就塞在那弯弯里。然后便跃身翻过矮墙来，在月明的光辉下轻轻地向着那第三个窗门爬去！

“不会错的！”他抑制着他的朦胧的酒意，坚持自己的判断。他用梭镖头将窗子撬开，向里边爬着……是他过于性急呢，还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当他使力地将梭镖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只听得到：喳—喳—

“哎呀！”

一声粗暴的喊叫，将他的梭镖头，震落到窗门里了！随后，他便只身如飞一般地跳出垣墙，偷偷地听着！

显然地，里面嘈杂的人声，完全不是！他气得提着衣包飞跑着！他的酒意，完全清醒过来了。

“唉，妈的！我怎么弄错的呢？我费了三天工夫才打听出他们来啦……唉！我到哪里去呢？他妈的，妈的！唉……”

第四章

一

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来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黄一道回的。当她在镇上听到那癞子陈德隆，因要杀他们却错杀了旁人而逃跑的时候，她就想要回来的。因为她的伤还不曾全好，才迟了几日。

她非常高兴，她从镇上那漂亮的女会长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她没有再住从前的那所旧房子了。她是和黄同住在大庙旁边的另一所新房子里的。她不曾再回来看过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悬念她家中的用品、鸡、牛和农具……

她不再怕人们的谣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了。她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着，她学着说一些时髦的、开通的话语，她学着讲一些新奇的、好听的故事。

姑娘们、妇人们都开始欢喜她，同她亲近了。老头子、老太婆们都开始嫉妒她，卑鄙她，同她疏远了。

当她一遇见了人时，她就说：她也要在村子里组织一个什么女人们的会了，那会完全是和男人们的会一样的。因为女人在这个时候统统应当自立起来，和男人们共同做事。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们的，而且，男人们也不能够无理地欺侮女人，打女人和折磨女人—就像陈灯笼过去折磨她的那样—因为女人和男人们一样地都是人啦！并且女人们从今以后，统统要“自由”起来：出嫁、改嫁都要由自己做主，男人是绝不能在这方面来压制和强迫女人们的！女人们还偷着留着没有剪掉头发的，限时统统要剪掉！村子里不准任何人再折磨“细媳妇”[3]！而且尤其是不准“包细脚”和逼着死掉了丈夫的女人们做寡妇！

这些话，梅春姐统统能说得非常时髦、漂亮和有力量。因此那班从前都赞誉过她的老头子和老太婆们，就格外地觉得稀奇、嫉妒、鄙视，而且渐渐地痛恨起梅春姐来了。

这真是一件稀奇的、鬼气的事情啦！

老太婆们都气着说：

“这样的规矩呵！鬼哪！鬼哪！贞洁的妇人怕缠魂鬼哪！”

老头子们都呕着说：

“这样的规矩！我早就说过的哪！女人没有了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哪！”

可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妇人却恰恰相反，她们大半都像疯了似的，全都相信了梅春姐的话，心里乐起来了，活动起来了！只等梅春姐一到村子里的某一个人家，她们就成群结队地将她包围着。她们都愿意加入和赞成梅春姐的这一个会，并且还希望梅春姐把这一个会早些日子成立起来！

这真是一件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世界到底要变成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很多老头子—像四公公他们，和老太婆—像黄瓜妈她们，都几乎要气得发叫起来了。

然而，梅春姐在村子里一天比一天更高兴地活动着。并且夜间，当她疲倦地从外面奔回家来的时候，她的黄也同时回来了。她便像一只温柔的、春天的小鸟儿般的，沉醉在被黄煽起来的炽热的情火里，无忧愁、无恐惧地饮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

他们能互相亲爱、提携，互相规勉、嘉慰。黄还时常教她读一些书，写一点字；叫她做一些新鲜的、有意思的玩意儿。她也更加爱护他，甚至于连一根毫毛都怕他伤坏。

白天，他们又各自分头地，在村子里做各人的事！

她常常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

当她的女人会开过第一次筹备会的一天早上，忽然间，她对黄说：

“黄，我……”

“怎么啦？”

“我想是……有……有了什么……”她羞惭地将头儿低下。

“嗳哈！不开通！不开通！”黄笑着说，并且急急地扶起她的头来，“是陈灯笼的吗？”

“不，你的！”她指着他的眼睛，“是你这双鬼眼睛的！星眼睛的！”

黄扪着他的眼睛笑起来：

“随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能生养就得啦！我们的大事情还要紧得很哩！姐！”

梅春姐还是不依地、娇羞地、狠狠地将他的眼睛盯着。

“唉，你的这双鬼眼睛！真撩人啊！”

二

那个最欢喜搽脸红的，平常总是同情而又嫉妒梅春姐的放荡的妇人柳大娘，也开始变得和梅春姐一样了。她也学着说起开通的、时髦的话来了，学着讲起新奇的、好听的故事来了。那是因为梅春姐所邀集的女人们自己的会，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时，柳大娘也当选了会中干

事。

她奉了会长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开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里奔波起来了。她的话虽然说不到梅春姐那么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他的会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说出去，也是很能打动一些闺女和妇人的心的。因此那班守旧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见了她，就比见了梅春姐还痛恨得厉害。

“呸！那是怎样的东西呢？完全……下流货呀！鬼婆子……你还要学她吗？”

“现在，无论谁啦—如果再叫那个脸上涂得像猴子屁股的骚货进门，我一定要打断她的腿！”

可是，柳大娘不比梅春姐，她却丝毫没有畏惧，仍然是高兴地、大胆地搽着脸红，在村子里的许多人家穿进穿出。她要是遇见了那些特别顽固和守旧的老头子、老太婆，就格外地觉得起劲了，因为她很能够抓到和指出他们的丑恶和错处来，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回骂或威吓。

“你们还装什么假正经呢？公公、伯、叔、婶婶！你们的闺女和寡妇，不也是一样地在家里偷人吗？你们为什么不把她们明白地嫁掉呢？你们还偷着留着头发在头上有什么用处呢？你们都应该晓得现时不像从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家都应当平等、自由……你们都以为大家统统是聋子和瞎子吗？你们一天到晚守在家里逼寡妇，折磨‘细媳妇’，强着给小女儿‘包细脚’……这都是罪过和犯法的事情呀！你们统统都不懂吗？你们都想戴高帽子‘游乡’、吃官司和坐班房吗？哼！我并不是梅春姐会长啦！你们还有心暗中来笑我、骂我哩！”

这真是太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但是谁还能大胆地当面回骂一句不赞成或反对的话呢？因为这世界完全变了样子呀！你假如要骂—那你就要算作反动或不动的人了，并且立刻就有坐班房和“游乡”的危险的。因此，每当梅春姐、柳大娘或者一些其他的女会中人来村子里宣传的时候，顽固的人家，就只好一面将闺女和“细媳妇”们收藏起来，一面仍然狠狠地在肚子里用小舌头骂着、怀疑着：

“妈的！怎样呢？世界到底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东西呢？”

“女人真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吗？能当权吗？不依规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觉吗？”

“寡妇能再嫁吗？女儿能分家产吗？”

“剪掉头发了，不‘包细脚’，还像一个女人吗？”

“嗯！他妈的！盘古开天以来，就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规矩！这都是她们那些下贱的东西自己造出来的啦！”

“操她们的妈妈！一个老法宝—不让她们进屋！”

“她们会自己塌下来的！放心吧！”

可是，无论他们这些顽固的人是怎样在怀疑、暗骂和反对，女人们的会在村子里的势力，是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了。她们不但没有“自己塌下来”，而且反将那些被收藏的闺女和“细媳妇”，统统弄出来加入了她们的会。

这真是太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老头子和老太婆们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气出来、呕出来了！他们或她们还能对这样的事情生出什么办法呢？假如真的是鬼入到女人们的心里了，谁还敢去阻拦她们呢？当柳大娘和其他的女会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子里摇来摆去的时候，他们简直连胆都要气破了啊！

“妈的！统统揍死她们吧！只要她们自己塌下来！”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塌下来”呢？他们却不知道。

三

因为会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解决，梅春姐往往在太阳还没有压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庙旁边的新屋子门口，等候着她的黄回家来吃晚饭。

她近来是显得更加清瘦了，女会中的烦琐的事务，就像一副不能卸脱的沉重的担子似的，压着她那细弱的腰肢，使她丝毫都不能偷空一下。她那扁桃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经印上一层黑黑的圈子了。她的姿态好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并且有一种不知名的、难挡的气息，时时刻刻在袭击和翻动着她那不能安静的内心。

黄也和她一样，为了繁重事务，几乎将身子都弄坏了。他的脸瘦了，皮肤晒黄了，眼睛便更加显得像一对大的、荒凉的星一般地，发着些微而且困倦的光亮。他也完全没有两三个月前那样漂亮了。因为他不但白天要和红鼻子老会长解决一切会中的事务，而且夜间还要为梅春姐做义务教师和指导者。

今天，梅春姐也和往常一样，老早就站在那里等着她的黄回来。

太阳刚刚落下去，她就在那晚霞的辉映里，遥远地看到了黄的那拖长着的瘦弱的影子，并且急忙地迎上去。

“怎样呢？黄啦……今天？”她温和地问道。

“今天好！”黄笑着说，“不但又有很多人来加入了会，而且还有人争执到土地的问题上来了……但是，姐啦！今天你们呢？”

“我们也好！黄……”她说，“不过，关于解放‘细媳妇’和再嫁寡妇们的事，今天又闹过一些乱子！因为一班老年人都……”

黄却没有等着细听她的报告，就一同挽着手走进屋子里了。他们在一盏细细的灯光前吃过晚饭，因为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讨论起问题来。

梅春姐小心得就像小学生背课文那样，将日中怎么发生乱子的经过，统统背诵出来了：是谁不愿将“细媳妇”交出来，是谁曾阻挡寡妇们入会，是谁来会中哭诉着、纠缠着，又是谁要来会中讲交情、求面子……这些问题她统统不能解决。她用了一种孩子般的无办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气，凝注着黄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地给答复下来。

黄笑着，并且勉慰地问她道：

“姐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为……现在……黄啦！”她说，“我们也应给老年人一些情面，这些老人家过去对我都蛮好的。因为，我们不要来得太急……譬如人家带了七八年的‘细媳妇’，一下子就将她们夺去，也实在太伤心了！我说……寡妇也是一样啦！说不定是她们自己真心不愿嫁呢……”

黄不让她再说下去，便扪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了。

“怎样呢？黄啦！你为什么笑呢？”她自觉羞惭地说。

“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一副软弱的心肠呢？我心爱的姐！你以为一切的事情统统这样简单吗？”

“那么，你以为怎样呢？黄啦！”她追问道。

“我以为你还来得太慢了呀！姐！你们女人会的事情样样都落在人家的后面呢！你以为做这样的事情还能讲情面吗？还嫌做得太急吗？这是替大家谋幸福的事情呀！我心爱的姐！譬如我们过去如果不强着替她们剪头发，她们会自己剪吗？不强着替她们放脚，她们会不‘包细脚’吗？不强着压制一班男人家，他们会不打老婆、不骂老婆和不折磨‘细媳妇’吗？我的姐！一切的事情统统都是这样的呀！譬如你—姐！你如果不急急地反抗和脱离陈灯笼，我们又怎能有今日呢？”

“假如她们那些人要再来求情和争闹呢？”梅春姐仍然心虚地犹豫着。

“那还有什么为难的呢？我心爱的姐！不睬她们或赶走她们，就得啦！”

黄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温和的、试探的视线，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话，并且捉着她的每一个细密的表情和举动。

外面田野中的春蛙，已经普遍地咯咯地嚣叫起来了。这不是那凄凉的秋虫的悲咽声，这是一种快乐的、欢狂的歌唱。一阵夜的静穆和春天的野花的香气，渐渐地侵袭到这住屋的周围来了。

梅春姐偏着头，微微地凝着她那扁桃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像得了什么人的暗示而觉悟过来了似的，一下子倒到黄的怀抱里，娇羞地、认错似的说道：

“对，黄啦！你说得对！我太不行了！是吗？从明天起，我要依照你的说法去做—将那些事情统统解决掉，并且报到区会中去！不要再给她们留情面了，是吗？我得将‘细媳妇’和寡妇统统叫到我们的会中来，听她们自己的情愿！是吗，黄啦？”

黄将头低下来，轻轻地吻了吻她那湿润的嘴唇，开心地叫道：

“是啦！我心爱的姐，你怎么这时才想清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听到了他们这和谐的、温存的话语一样，便更加鼓叫得有劲儿起来了！

四

倒不只是女人的会的缘故，村子里又起了谣言了。而且谁都不知道这谣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初不过是三五个人秘密地闲谈、议论着。到后来，便像搅浑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一个角落去了。

谣言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是离不了女人会的行动，尤其是梅春姐的和柳大娘的。一派人说：过了六月，便要实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说：不是的，要过七月；因为六月里女人得先举行一个“裸体游乡大会”，好让男人家去自由选择。一派人说：老头子们都危险，只要上了四十岁的年纪，统统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杀掉，免得消耗口粮。又有一派人说：孩子们也是一样，不能走路的也统统要杀掉，而且还有人在城里和镇上亲眼看到过铁店里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铸剑，准备杀人。

这就使很多够资格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安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全村子里似乎只有老黄瓜一个人知道得非常详细—特别是关于“公妻”和“裸体游乡”的事情。他就像个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便告着。

“一定的呀！”他说，“我们大家都不要愁没老婆了……哈哈！妈的！真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只要你们高兴，到女人会中自由去选择好了。她们在七月以前统统要‘裸体游乡’一次的，那时候，你就可以拣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带到家里来！唔，是的呀！裸体游乡！哈哈……你们统统不知道吗？那才有味儿啦！告诉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会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妇、‘细媳妇’，统统脱掉衣裳，脱掉裤子……在我们的村子里游来游去！唔……哈哈！你真不信吗？我要是骗你，我是你的灰孙子啦！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

那个……统统都露在外面哩！唔！看啦！哈哈！哎哟！哎哟！我的天哪！我的妈哪！哈哈！”

老黄瓜说得高兴的时候，就像已经从女会中拣得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足蹈起来了。他的小眼睛眯得只剩了一条细线，草香荷包震得一摆一摆。如果那时有人从旁边怂恿他几句，他极有可能脱掉裤子，亲自表演一下。

梅春姐听到这一类的谣言，正是在一个事务繁忙的早上。她已经将很多繁重的离婚、结婚、“细媳妇”和寡妇的事情统统弄好了，准备到镇上的区会中去作报告—柳大娘匆匆地走进来了。她用一种吃惊的、生气般的神情，对梅春姐大声地叫嚷道：

“真的，气死人啦！梅春姐你还不知道吗？老黄瓜在村子里将我们造谣造得一塌糊涂了！他说，他说……我们统统，统统……”

“啊！怎样呢？他说？”梅春姐尽量装得非常镇静地问道。

“什么‘公妻’啦！‘裸体游乡’啦！他就像已经亲眼看见过的一样！那龟孙子！”

梅春姐一一向柳大娘问明白之后，便郑重地将到镇上去的事情暂时搁下，带着这些谣言亲自去找其他的会中人去了。

可是，谁都不知道这谣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她们决定要将老黄瓜抓来问一问的时候，老黄瓜却早已闻风逃得不知去向了。

夜晚，黄从镇上回来。梅春姐气得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羊般地倒在他的怀抱里，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村子里怎样发生谣言的经过，并且还沮丧地、忧伤地叹息道：

“黄，为什么世界上偏偏有这样一些不开通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专门造谣、诬害呢？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就出现谣言，认识过后又是谣言。后来，我们正式回到村子里来做事情了，我想谣言该不会再落到我们头上吧！然而现在—却连我们自己的会，都要遭他们的谣言了！黄，他们为什么偏偏这样混账呢？关于这些谣言，他们都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呢？黄啦！你告诉我呀！黄啦！”

黄轻轻地抚弄着她的短发，并没有即刻就答复她的问题。他的眉头深深地锁着；他那星星般的撩人的眼睛，在灯光下微微地带着一些不稳定的光彩；他那清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虑着一桩什么未来的大祸事一样。

梅春姐深深地诧异起来了。

“黄啦！你为什么又不回我的话呢？”

黄皱皱眉头，笑了一下。他说：

“没有什么，姐！不过，这些谣言都不是我们村子里自己造出来的！这是一条—毒计！”

“毒计？”梅春姐吃惊地坐起来了。

“是的。不是谣言，姐！而且听说省城里还有了大的变动哩！昨天镇上开了一通宵的会，就专为这事情的。”

“啊！那怎么办呢？黄……假如省里一变动，我们现在的事情，不统统都要停下来吗？”

“那当然不能停的！”黄站起来兜着圈子，断然地说，“莫要说这还只是些谣言、消息，姐，即使是真的有什么大祸发生了，我们还能抛掉这里的事情逃脱吗？姐，我们目前已经没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只有努力地朝前干下去呢！”

梅春姐轻轻地战栗了一下！然而，却被一种数年折磨出来的苦难的意志，将她框住了。

“那么，假如真的要变动起来，我们后天还要不要排新戏呢？”

“当然排喽！”

黄这样一说，梅春姐便觉得一切的事，都重新得了保护似的，勇气和意志都坚强不少了。

五

是因为肚子渐渐地大起来了的病态的变化呢，还是由于局势的不安而感到忧愁和疑惧呢？在大家不顾一切而排戏的那个晚上，梅春姐总觉得有些像亡魂失魄那样的，连行、坐、说话，都显得难安、恍惚起来了。

这时候，外面的谣言就像一片大大的乌云、浓雾似的，将天空和日月几乎都遮蔽着。这不是从前的那种关于梅春姐一个人的谣言了，这是关于整个的大局的啦！

有人说：不但是省城里有了变动，而且县城里也开来了新的反对的兵了，镇上也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来了。有钱的，先前被赶出村子的人现在统统要溜回来了。他们全准备着，要和村子里各会中的人算账。并且要拿各种各样可怕的手段，来报复各会中的人。关于女人们，他们尤其说得恶毒：入过会的，抓来—杀！不曾入会而剪掉了头发的，现在统统要送到五台山或南岳山去给和尚……

然而，他们却还像并不知道的那样，仍然在关帝爷庙中排他们的戏。那戏是黄亲自编出来的，为的是要表演一个很有田地的人，剥削长工和欺压穷困女人的罪恶。因为主角和配角的人都要得非常多而且复

杂，除红鼻子老会长、梅春姐、柳大娘、木头壳和黄自己之外，还派人到村中去强邀了麻子婶以及很多个年轻的媳妇和小伙计来，准备大规模地练习一次。

黄自己扮那个有钱的、作恶的角色，戴着一撮小胡子和两片墨晶眼镜，穿一件太不相称的大袖子的袍子。红鼻子老会长仍然扮他那最熟习的长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钱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头壳扮听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婶以下，便统统扮穷困妇人和那受剥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来反抗的种田汉。

外面的天色已经变得乌黑无光了。一阵初夏的清凉而阴郁的空气，掠入庙堂来，扑到高高的戏台上，将一排巨大的灯光都几乎扇灭了。这时候，在野外很少能再听到快乐的、高叫的蛙声，而代替了一种新虫的悲哀的低诉。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到了一种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脱的陷坑里，而静待着某一桩预料了的祸事的到来那样。

角色统统分配、化妆之后，便开始了第一幕的台词的口授—因为几乎全部的演员都不识字而无法读剧本。可是，黄还没有说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从外面—从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发出了一道裂帛似的枪声！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

与其说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动，倒不如说，就是那一件约定的祸事的到来。当时每个人都迸出了一种惊悸的、仓皇的和绝望的脸色，并且开始大乱和大闹起来了！女人们哭着！孩子们哭着！年轻力壮的人们都急忙地冲到庙门的外面，开始向黑暗中飞逃了！

这真是一件惊人的、可怕的事情啊！

黄急忙用一种迅速的、猫儿扑鼠般的手法，将那排巨大的灯光统统扑灭了。梅春姐惊心地、惶悚地、紧紧地靠着他的身子，并且不能抑制地、悲伤地战栗着！

红鼻子老会长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从黑暗中逃跑了。木头壳背着他的妈妈麻子婶，由竹篱笆的狗洞中钻出去……

黄急忙地、下死力地将梅春姐拖着、拉着，从一道窄门中溜了出去。这时候，大庙里已经没有一个人留着了。他喘息着一边抹掉了他的那撮假的小胡子和墨晶眼镜，一边将那件大袖子的不相称的袍子，脱下来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们到哪里去呢？”梅春姐嘶声地、战栗地摸着她的大肚子呜咽着！

“不要响！姐！轻声些！”黄尽量地抑制了她的悲诉。

他们背着枪声的方向，轻轻地、匍匐地爬过了一条田塍，爬过了一个高高的丘冢，一条茅丛的小路和一段短桥……当他们快要爬到那湖滨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东西一绊—梅春姐和黄便连身子都给绊倒下来了！

三四只粗大的黑手，连忙捉着，抓住他们的胸襟！当他们明白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之后，便一齐震得、疼痛得昏迷过去了！

黑暗的夜空中，正开始飘飞着一阵细细的雨滴！

第五章

一

巴巴头，万万岁；

瓢鸡头[4]，用枪毙！

六月的太阳火一般地燃烧着。三个老头子：四公公、李六伯伯、关胡子，坐在湖滨的一棵老枫树底下吃烟，乘凉，并且谈论着这半年来的一切新奇、动乱的时事。

四公公，那个白胡髭的最老的老头子，满面忧烦，焦虑地向那健壮的关胡子麻麻烦烦地问着，关胡子就告诉他那么一个歌儿。

“你上街回啦！总还有旁的消息吧？”

“没有。”关胡子又说，一面用手摸着他的胡髭，“不过，那姓黄的和陈灯笼的嫂子，听说会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怜的小伙子！天收人啊！那个女人还怀了小孩子哩！”四公公的头颅低低地垂着，就像一只被打伤了的鹅一般，他的声音酸哽起来了，“总之，我们早就说了的：女人没有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哪！”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烂眼处，一副涂满了灰尘的瘦弱的面庞上，被汗珠子画成了好几道细细的沟纹。他想开口说一句什么，但又被四公公的怨声拦阻着。

四公公是更加忧愁了，他不单是痛惜黄和梅春姐，他对于这样的世界，实在是非常担心的。七十多年来的变化，他已经瞧得不少了：前清时州官府尹的威势，反正时的大炮与洋枪，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拼，他都曾见过。可是经过像目前这般新奇的变化，他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遭。

一阵沸热的南风，将地上的灰尘高扬了。大家将头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的芦苇，如波涛般地摇晃着。

四公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头来望着那油绿的田园，几乎哭着，说：

“你看啦！黄巢造反杀人八百万，都没听说有这般冷静！一个年轻些的人都瞧不见他们了……”

“将来还有冷静的时候呢。”关胡子又以那种夸大的、像蛮懂般的神气摸着他的胡髭，“将来会有‘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日子来的啊！”

李六伯伯将他的烂眼睛睁开了：

“我晓得！要等真命天子出来了，世界才得清平。民国只有十八年零六个月，后年下半年就会太平的，就有真命天子来的！”

“妖孽还多哩！”关胡子说。

“是呀，今年就是扫清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像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后年，就更加清平！”

“后年？唉！”四公公叹着，“我的骨头一定要变成鼓槌子了。想不到活七十多年还要遭一回这样的殃啊！唉！”

世路艰难了—又有谁能走过呢？

人心不古了—又有谁能挽回呢？

像梅春姐和黄他们那样的人，也许原有些是自己招惹来的吧，但其他的呢？老头子们和年轻的人们呢？

一只白色的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喘息着从老远奔来，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了。它的舌头还没有舐到李六伯伯的烂眼睛上，就被他兜头一拳—击得“汪”的一声飞逃了。

二

一切的事都像梦一般的。

在一个阴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里，梅春姐摸着她那大大的肚子独自斜斜地躺了一个多月。一股极难堪的霉腐的臭气，时时刻刻袭击着她那昏痛的头颅。一种孕妇的恶心的呕吐与胎儿的冲击，折磨得她体力不支，连呼吸都显得艰难起来了。

室外是一条狭窄的走廊，高高的围墙遮蔽了天空和日月—乌黑的，阴森森的，像永远埋在坟墓中一般。只有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和刺刀鞘的噼啪声来回地响着。一个胖得像母猪般的翻天鼻子的、凶残的看守妇，一日三通地来监视着梅春姐的饮食与起居。在走廊的两旁的前方，是十余间猪栏般的男囚室。

与其说是惧怕自己在这次大变动中的厄运，倒不如说是挂虑黄与那胎儿的生命为真。梅春姐整日沉陷到一种深重的恐怖中。大半年来宝贵

的、新鲜的生活的痕迹，就像那忍痛拔除的牙齿还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牙根一般，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里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伤心的图画呢！她是怎样在那一夜被捉到这阴森的屋子里来的，她又是怎样在走廊前和黄分别，黄的枯焦的颜色和坚强的慰语，其他的同来人的遭遇……

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清晨—当号声高鸣的时候，当兵丁们往来奔驰的时候，当那母猪般的看守妇拿皮鞭子来抽她的时候，这伤心的图画，就会更加明显地展开在梅春姐的面前；连头连尾，半点都不曾遗忘掉。她的全身痉挛着！因此而更加证实了她的厄运，是怎样不能避免地就要临头了。她控制不住地微微地颤抖着、呜咽着……

“唉！也许，清晨吧……夜间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归根结底，自己的厄运，到底还不是使梅春姐惊悸的主要原因。她这大半年来不能遗忘的新的生活，她那开始感到有了生命的还不知道性别的可爱的胎儿，她的黄，他的星一般撩人的眼睛！

“唉！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妇走来了，她用一根粗长的木棍，将梅春姐从梦幻中挑醒来。梅春姐就抱着她那大大的肚子，蹒跚地移到窗门上。一种极难看的凶残的脸相，一种汗臭和一种霉酸的气味，深沉地胁迫与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这一个多月中，在无论怎样的恐怖与沉痛的心情之下，当看守妇走来在她的身上发泄了那凶残的、无名的责骂之后，梅春姐总还要小心赔笑地鼓着胆子问过一回关于男囚室的消息与黄的安全。虽然她明知道看守妇不会告诉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问。并且她在问前，还常常一定要战栗了好几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许是假的，也许是欺蒙她的完全的回答之后，她才敢自欺自慰地安睡着。

这样的，已经一个多月下来了！

但，今天，还是怎么的呢？是看守妇的脸色过于凶残呢，还是自己的心中过于惊悸呢？当看守妇和她纠缠了许多时辰，又发泄了许多无名的气愤而离开她的时候，梅春姐是始终不曾也不敢开口问过黄来。一直等到看守妇快要走过走廊了的时候，她才突然地，像一把刀子刺在喉咙中必须拔出来般地嘶叫着：

“妈妈……来呀……”

看守妇满是气愤地掉过那笨重的身躯，大踏步地回到窗前来了。她双手叉在腰间，牙齿咬着那臃肿的嘴唇，向梅春姐盯着：

“什么？”

梅春姐鼓着胆子，战栗地、嗫嚅地问道：

“那，黄……黄？”

“还有黑呢！你妈的！”看守妇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唾了一口走开了！

梅春姐在窗前又站了许多时辰，她的眼睛频频地发着黑。一种燃烧般的、焦心的悬念，一种恐怖与绝望的悲哀！

“天哪！怎么的呢？还有没有人呢？”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和噼啪的刺刀鞘声音响近来了。一个兵—一个脏污的、汗淋淋的荷枪的汉子，向她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胆子来，又战栗地、嗫嚅地向这脏污的兵问道：

“老总……”

他走过来，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脸。

“请问你……那边……男囚室……一个黄，黄……”

脏污的兵用袖子将脸膛的汗珠抹去，他更近一步地靠到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么人啦？”梅春姐有点口吃起来了：“是……同来的……”

“他嘛……”那脏污的兵说，“他，他们……”

梅春姐战栗了一下！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脏污的兵的嘴唇，惊心地等待着他的这句话的收尾。一种悬念的火焰，焦灼地燃烧起来！她想，他该会说“他们好好地躺在那里”吧！但他却正正他的帽子的边沿，说道：

“他们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电，一声巨雷！一个心的爆裂—像山一般的一块黑色的石头，沉重地压到梅春姐的头上！她的身子飘浮地摇摆着！像从天空中坠落到了一个深渊似的，她的头颅撞在窗前的铁栅上了。她就像跌筋头似的横身倒了下来！

胎儿迅速而频繁地冲动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不能够矜耐地全房翻滚了！

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整个的世界完全毁灭在泪珠和汗水、呻吟与惨泣之中！

看守妇怒气冲天地开开门来，当她瞧到那秽水来临的分娩的征候的时候，她就大声地讪骂着：

“你妈的！你妈的！生养了，你还不当心啦！”

梅春姐死死地挨着墙边，牙齿咬着那污泥的地板，嘴唇流血！胎儿

的冲击，就像要挖出她的心肝来一般，把她痛得、滚得，渐渐地失掉了知觉，完全沉入昏迷中了。

看守妇弯腰等待着：拾取了一个血糊的细小的婴儿，一面大声地嚷着，骂着！呼叫着那个脏污的、荷枪的汉子：

“他妈的！跌下来的！还不足月呢！还是一个男孩子啦！请把你的刺刀借我，断脐带……”

三

在外面过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陈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里来了。他是打听了四围都有了变动才敢回的。

在他自己的屋子门前，呈现出一种异常的荒凉与冷落，完全变了样子了。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而不敢进门，就像一个囚徒被释放回来般的，他完全为一种牛性的、无家的、孤独的悲哀驰遣着！

村子里瞧不见一个行人了。一个阴沉的闷热的天，一阵火一般的南风的吹荡。几只野狗，在自家的荒芜的田地里奔驰，嘶吠！

究竟还是老朋友老黄瓜，是他的小眼睛锐利呢？还是听到旁人说的陈灯笼回家了呢？他第一个不顾性命地奔来欢迎陈灯笼。他也是因那次造了谣言，被赶走之后，最近才回村子里的。他的身上还是一样地脏，一样地佩一个草香荷包，一样地用破衫的袖子揩额角间的汗珠和眼粪。

陈德隆迎上这一个大半年来不曾见面的好朋友。

“回来啦！陈灯笼！”他说，满脸欢欣地，“一定发大财了……”

陈德隆笑了笑，他那被外面的风霜所折磨的憔悴的面容上，起了好几道糊满了灰尘的皱纹。他像一个真正的朋友一般，拍着老黄瓜的肩头，迟迟地说：

“回来了！”一股非常难堪的热臭—汗水和灰尘臭—互相地冲袭起来，“他们呢？村中的人呢？

老黄瓜痴呆了一会儿，拖着陈灯笼走进那荒凉的屋子里，在一条满是灰尘的门限前坐着。他一边用袖子揩去了汗珠子，一边说：

“他们吗？唉！会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个黄已经早在街上干掉了……你的嫂子跟着也……不，听说她还在的，还生了一个男孩呢！啊！啊！我应该恭喜你做爸爸啦！”

陈灯笼冷冷地笑着。他从破衣包里摸出了一支贱价的纸烟来，擦根火柴吸了。他从容地踏死了一个飞来的蚱蜢，并且解开小衫的胸襟，风凉风凉地听着老黄瓜的诉说。

遥远地，三个老头子，像两根枯萎的桑树枝护着一条坚强的榆树一

样，关胡子在中间，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像挟着他似的向陈德隆的家中走来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轻轻地敲打着陈德隆的台阶。

“回来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里啦？”

陈德隆招呼着这三位老人在门限前坐着，简短地告诉了一点大半年来不甚得意的行踪之后，话头便立即转到梅春姐和黄的身上来了。

交谈了一会儿，四公公又慢慢地将他的拐杖合拍地敲打起来了。他带着教训似的声音，一字一板地说：

“总之！这事情，是德隆你的不好。当初她是怎样地对待你来！她是全村中都晓得的，有名的好女子。而你？德隆！你将她折磨！现在，我们就抛开那些不谈。总之，梅春的变卦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来的！对吗？你不那样逼她，她能有今日吗？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说话太直，但李家六伯伯和关公公在呢。他们不姓陈，他们该不会说假话吧！唉！唉！现在，她还关在街上的，她还替你生了个男孩子—这孩子是你的啦，德隆！她和姓黄的一共只有八个月，这孩子当然是你的！唔！就算那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记仇’啦，‘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这时你不去救救她，你还能算一个人吗？当然喽，我们并不是说梅春没有错，但是，最初错的还是你呀！德隆！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是的，好本事、好角色的人看了不少，就从没有看见一个见死不救的，那样狠心的好角色呢！”

陈德隆的头低低地垂着。他在这三个老头子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凶猛的性情完全萎靡了。也许是受了半年多来外间的风霜的折磨吧，也许是受了过度的、孤单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终于和缓了下来。当他听完了四公公很费力的长长的教训的时候，当他看到了大家—连老黄瓜—都沉入一种重层的静默的悲哀之中的时候，他才觉得他对于梅春姐是还怀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充满了嫌忌的爱，爱着她的。虽然他过去对她非常错过，而她又用一种错过来报复了他！总之，这一切的，他们中间的不幸的事故。何况，黄已经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许是黄吧！但他暂时无暇去推究这些—生了孩子了，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援救！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尽量在自己的内心里去搜求他那时对于梅春姐的过去错过的后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来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烂眼睛上挥掉了那讨厌的苍蝇。关胡子老像蛮懂得般地摸着他的胡子。老黄瓜满是同情地悲叹着。

“怎么啦？还不曾想清吗？”四公公的拐杖几乎敲到了陈德隆的光头上来问他。

“我想，四公公……救她，我能有什么法子呢？”陈德隆完全像小孩子似的。

“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啦！”关胡子说，抹去了胡子上挂着的一个汗珠，“没有办法我们还来找你吗？我们商量好了，只怕你不回来！现在，镇上新来的老爷听说很好，他手下有一个专门办这些事情的人！总之，我们商量好了，你不回来我们也要办的！我们邀了全村的老年人具一个保结，想把你的田做主押一点钱，用你这做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爷的手下人办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总之，这事情是很有把握办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办过来了！”

陈德隆在心中重新地估计了很久很久，重新地又把自己和梅春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深思了一会儿：一种阴郁、一种嫌忌的爱与酸性的悲哀！

在三个老头子和老黄瓜不住地围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终于凄然地叹道：

“一切都照你们三位老人家说的办好了，只要能救她的性命。钱、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来做了一场丢人的噩梦吧！”

三个老头子都赞扬了他几句，走了—两根枯萎了的桑树枝和一条坚强的榆树。随后，老黄瓜也走了。不过，老黄瓜是只走了十几步远就停住的。他的脑筋里还正想念着一桩其他的心事呢：

“他妈的！真好！把梅春姐保出来时，也许……哼！他妈的，老子还有点希望呢！”

四

天气更加炎热得炽腾起来。还保住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镇上来的梅春姐，整天淹没在眼泪与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婴儿，就像一只红皮小老鼠一般，在她的胸前蠕动着。她讨来一块破布衫将他兜包了。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母亲的天性的爱抚，一种几近于无的淡微的乳汁将他营养着。因为割肉般地心痛着黄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泪的、深陷着的扁桃眼珠子，就像一对荒凉的枯井般地微睁着。在她那金黄的脸上，泛起了一小块产后失调的、贫血的、病态的红潮。

镇上似乎比街上宽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个有床铺也有方桌子的房间里。一种破灭的悲哀和恐怖，仍旧牢而有力地缚住了她那战栗的灵魂。代替了黄而使她不能不惶惧与痛惜着自己的身躯的，完全是婴儿的

生命。她不能抛掉这刚刚出世的苦命的小东西—她的心头肉—而不管；假如她那不能避免的厄运真真来临了的时候，她是打算了和这婴儿一道去死亡的。叉死他！或者将他偷偷地勒毙！她很不愿意这弱小的灵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领受那些凶恶的人的践踏！虽然她明知道这许是一桩深重的罪孽，一种伤心的、残酷的想头！

一连三天，她都沉陷在这种破灭的悲哀的想头里，因为，他们那些人也许要将她拉到她自己的村子里去做她的—她想。经常来监视她、送她的食物的，却完全换一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个清晨，突然跑进一个中年的、穿长衫的人，将她从房子里叫出去。

梅春姐战栗地拥抱着她的婴儿，在经过一种过度的恐怖的烈火燃烧之后，她突然地，像万念俱消般地反而刚强起来，蹒跚地向中厅跟去！

一个留仁丹胡髭的人等在那里。旁边还侍立着两个跟随，替他扇风。他嬉笑地捻着他的胡髭，说：

“今天……你可不要怕！”

梅春姐战栗了一下！她用一种由绝望的悲哀而燃烧出来的怒火，盯着那撮胡髭。

“你的家中来人来保你了！现在，你就可以跟他们出去！”

“出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梅春姐像梦一般地朦胧起来。她仍然痴呆着！突然，那个人却又改变了他的笑容，故作正经地、大声地、教训她般地怒道：

“去吧—以后当心些！别再偷坏的人做野老公了。这回要不是你们全村的老人都具结……”之后，他又是嘻嘻地笑将起来。

梅春姐完全变成糊里糊涂的了。她被那个中年的、穿长衫的人送到了头门。

“家中来人？这又是谁呢？谁呢？”

陈德隆的光头和一双螃蟹眼睛，突然地涌到门口来了！他正正地拦在梅春姐的前头。

“啊哎！”梅春姐突然地叫着！像比那厄运临头还要惊惧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震慑了她那残破的灵魂，她手中的婴儿几乎要震掉下来了。

没有等她来得及明白这变化的原因的一刹那，就由两个人将她扶上一顶小轿，昏昏沉沉地抬着走了。好远好远她才恢复她那仍然像梦一般的知觉。一阵羞惭，一阵战栗，一阵痛楚与悲酸……将她的血一般的干枯的眼泪狂涌起来了。

是什么时候来到家里的呢？她完全模模糊糊了。她只是昏昏沉沉地

看到了满屋子全是人，只听到丈夫同四公公和老年人们说了些什么话，又出去将他们统统送走了，她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丈夫走进门来，发出沉重的脚步声！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也畏怯地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声—她不作声！在丈夫的脸上，显着一种憔悴的容颜—一种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脸，还剩下（就像剩在一片枯黄了的秋天的落叶上似的）一块可怜的残红—一种羞惭与悲痛的汗流的战栗！

他们站在那里，沉静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终于，出于母性的爱—为了婴儿，梅春姐忍痛流泪地抱着那小人儿走近他的身边了。她说着—她的话，就好像是那婴儿钻在她的喉咙里说出来的一样，带着一种极其凄楚的悲声的呜咽：

“德隆哥……现在，我的错……统统……请你打我吧！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请你……”

她没有工夫揩她的眼泪，让它一滴赶一滴地流落在熟睡的婴儿的小手上，又由婴儿的小手落入尘埃。陈德隆低头重步地走近她的身边：一种男人的汗水臭和热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床边躺下了。他那秃头阴暗无光地斜枕着。他那无可发泄的牛性的悲哀，把他闷得、胁迫得几乎发狂起来！

“你说吧！会长老爷！”突然地，他又从床上翻身起来了，“大半年来你把我侮辱成什么样子了呢？我的颜面？我在外面千辛万苦地漂泊，又求三拜四、卖田卖地地花钱把你弄出来！我完全丧尽了我平日的声名了！”

梅春姐摇拍着怀中苏醒而悲哭的婴儿，她的头千斤石头般地下垂着。她的眼泪已经不是一滴两滴地滴了，而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涌出来。

突然地，像一个什么灵机触发陈德隆似的，他像一匹狼般地冲向梅春姐！他从她的怀中夺过那啼哭的婴儿来，沙声地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妈的！是不是小砍头鬼！是不是小砍头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转了一个旋圈，发着一种病猿般的嘶声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啦！”

陈德隆终于没有看清，就向床上一掷，自己跑到房门边坐下了。在刚刚弥月的婴儿的身上，是很难看出像谁的模样和血脉来的。

梅春姐将婴儿抱起来死死地维护着。陈德隆更加阴郁而焦烦了。在他那无力发泄的、酸性的、气闷的心怀里，只牢牢地盘桓着一种难堪而不能按捺的愤愤的想头：

“我怎么办呢？他妈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颜面完全丧在这件事情上了！他妈的！妈的，妈的，妈的！”

五

无论梅春姐怎样地哀求、巴结，丈夫对于她总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公和许多老人的监视和邻居的解劝之下，似乎还并不见得怎样地给梅春姐以难堪。但后来，过得久长一点了，便又开始他那原是很凶残的无情的折磨。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新坠入了那不可拔的、乌黑的魔渊中。为了孩子，为了黄遗留给她的这唯一的血脉，她是不能不忍痛地吃苦啊！

当夜间，当丈夫仍旧同从前一样地醉酒回家的时候，梅春姐的灾难便又临头了。他好像觉得变节了的妻是应该给她以折磨，应该给她以教训，才能够挽回自己的颜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恼着，并且还常常地为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铁指，拧着梅春姐的全身—当她驱过了蚊虫，放好了婴儿陪他就寝的时候。他噬咬着她的奶头！他缚住她的腿！他追问她和黄间的一切无耻的、污秽的琐事！梅春姐总是哀求地呜咽着，一面护着那睡熟的婴儿。陈德隆拧的牛性发了，便像搓烂棉花似的，将她的身子继续地大搓特搓起来。梅春姐战栗地缩成一团，汗水与泪珠溶成一片！

“你告诉我不？”

“告什么？”梅春姐喘息着悲声地叫着。

“你怎么和那鬼眼睛的砍头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杀死你！”

“杀死我吧！修修好吧！顶好是连我们母子一刀杀死！”

陈德隆将她折磨得厉害的时候，心里就比较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把她的婴儿倒提起来！他说：这是小砍头鬼—就因为他始终不能确定那婴儿是不是他的—他要将他抛掷到湖里去见龙王爷！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几乎叩头赔礼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闭一闭眼睛。她听到丈夫的鼾声，她的怒火便狂烧着，只因了爱护这唯一的婴儿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旁的举动来。她只能在这样黑夜的痛苦的哀怨之中，来回忆她和黄的伤心的爱史与大半年中的崭新的生活，来展开她那幅梦一般的、着色的、凄凉的图画。尤其是关于木头壳他们的消

息，老会长和柳大娘们的流亡……她很少能看到一个从前在过会中的熟识的人了，因为她不愿出门也不敢和人家交谈。她就这样像埋在坟墓中般地埋在家里，忍痛地领受丈夫的践踏！

黑夜就像要毁灭她的全身般地，向她张开着巨大的魔口，重层地威胁着她。蚊虫在帐子的四面包围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来，或者是稍微舒一舒心中的怒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灵魂的星光的闪烁。她不敢再看一看那大庙，那同黄践踏过的草丛的路途、园林、荒洲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如说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地疼痛着。

丈夫的螃蟹眼睛，总是时刻不能放松地盯着她。即便是到了深夜，到了他已经熟睡的时候，都好像还能感到他那凶酷的红光的火焰，使她惊惧而不能安宁。

她只能将血一般的泪珠，流在婴儿的身上；她只能靠在那纤嫩的、瘦弱得可怜的小脸儿上，去低诉她的心的创痛，去吸取一点安慰，一点什么也不能弥补的、微弱的婴儿奶香。在过去，在那还比较缓和一点的乌暗的生活之中，她还可能望得到黄的援救，终于还幸福地过了半年多的光阴。然而现在呢？黄呢？就连木头壳们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而自己又不忍心抛掉这婴儿去漂泊！

一切的生活，都坠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乌黑的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要更加乌暗，更加悲哀些了。

“天啦！但愿他们都还健在呢！但愿他们……唉！唉……”

过了好些时日。

是因为四公公他们老年人的责劝呢，还是因了丈夫陈德隆折磨得厌了而暂思休息呢，还是梅春姐的苦难转变成了另一种方式呢？丈夫对她的打骂，便又慢慢地松弛起来。他除了经常喝酒以外，又开始他那本性难移的嫖赌和浮荡。田中横直这一季已经荒芜了，而且大半又都抵卖给了人家，他又可以更加无挂碍地逍遥着。

“德隆哥！家中没有米了呢……”

“饿死他！”

“德隆哥！天要凉了，孩子没有衣服呢……”

“冻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当梅春姐想要再说几句的时候，丈夫已经连头都不回地跑到荒原中去了。她无可奈何地只好自己来舂谷，自己来拿破布衫给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新坠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乌黑的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要更加乌黑，更加悲苦些了！

“天啦！但愿他们都还健在呢！但愿他们……”

第六章

一

“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

父亲陈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像赶一只鸡雏般地赶着他的六岁的大儿子香哥儿。两个四岁的、三岁的小的，也跟在他的后面唔呀唔呀地叫着！

他在一个门角弯里将香哥儿擒住了。

“妈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断你的喉咙！”

梅春姐像一只野鹅般地从房中飞出去，蛇一般地绕着陈德隆的颈子。

“怎么，德隆哥？”

“我要杀死这小砍头鬼！他妈的！卖他卖不掉，留着来害老子！”

“杀吧！杀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颈子上狠命地抓了一下，“顶好把那两个小的先杀了，然后再来杀他！再来杀我……”

陈德隆将劈柴刀和香哥儿向门角弯里一摔，就开始和梅春姐大闹起来。

他的脸不是六年前的脸，声音也不是六年前的声音了，但他的性情却还和六年前一样。

他摸着自己的颈皮，破嗓沙声地骂着：

“你抓呢！你这母猪狗……我操你的祖宗！你偷了人，还养出这小砍头鬼来害我啦！”

“你为什么不将两个小的先卖掉呢？不将两个小的先杀死呢？你这狠心的狼！你没有本事养活……”

这种话深深地伤了陈德隆那牛性的、倔强的心。他来不及等她说完，就跳起来给了她一个耳刮子！

“臭婊子！没有本事？谁没有本事？我操你祖宗三万代！”

梅春姐的左脸印了一道血红的手印，她险些哭起来了！孩子们也呜啦呜啦地叫着，陈德隆就像发疯般地来揍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将他扭着、滚着……一直到他气得发颤起来—丈夫是从来不曾气得发颤过的—冲到门限前坐下了，她才爬起来。她望着丈夫那种倔强而又无办法的干枯的脸色，也不由得代他心酸了一回。但这心酸是很有限的，即时又被她的一种历年折磨出来的憎恨心排挤着。

是的，丈夫是变了很多了，单单除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内心以外。六年前，他还是可以过活的、自耕自种的农人，而现在却是给人家帮零工的小雇佣了；六年前，他还是一个一夫一妻的逍遥汉，而现在却变成三个儿子—不，也许只有两个，因为从那个大的的一双眼睛上，他已经断定出来完全是小砍头鬼—的父亲了；六年前，他还是有名的嫖客、赌徒和酗酒汉，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连一日三餐都得不到的挨饿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清楚这些的。而且她还能从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中，模糊地推想到了丈夫之所以弄到这个样子的原因和他目前的状况。但丈夫却不听信这些，因为梅春姐已经在他的面前变成罪孽的人了，何况梅春姐所讲的还不能迎合他的心意呢。

一阵酷热的南风，燃烧般地扫过来。站在干旱的田野中的雇主家的人，已经又在叫他车水了。陈德隆气愤地站起身来，蹒跚地走着。在他那黯淡的面容和无光的螃蟹眼睛里，是可以清楚看出一种苦闷与倔强相混淆的矛盾来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过好远好远了，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叹了一声，走进房中去。她将两个厌恶的小孩哄睡了，又将大的一个搀着，拿了米篮，无可奈何地走向村中的麻子婶家去借晚饭所需的米。

麻子婶和梅春姐一样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儿子木头壳已经六年不曾回家了，最小的两个儿女在前两三年过兵灾水旱时都卖了。她稍微比梅春姐好一点的就是她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还能马虎地过着。

“我借给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吃饭了，你们就可以吃两天……唉！总之……”

梅春姐牵着香哥儿在那里坐了一刻工夫，一种不能按捺的恳切的悬心，使她问到了木头壳。

“他吗……唉！唉！听说是在一个什么……唉，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是蛮远的地方！”麻子婶的声音酸楚起来，流出了两点眼泪。这眼泪，就好像是两根锐利的针刺一般，深深地刺着了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黄来，想起六年前的幸福生活，她几乎又哭出声来了！

“我要不是……麻子婶，唉！不是抛不下这小冤家……我情愿同你家

的木头壳一样呢！我情愿永不回来！我现在……唉！就只望那小冤家长大！或者……”

香哥儿完全莫名其妙地怔着，瞪着他那小小的、吃惊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妈妈的手：

“你哭呢，妈妈！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

梅春姐抚摩着他那瘦小的头颅，蒙眬地盯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妈妈，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篮，将他抱在怀中，告辞了麻子婶，连忙向家里飞奔着！

二

先天不足而后天又失调的，用母亲的眼泪养成的大儿子香哥儿，在丈夫的重层厌恶之下，本来早就非常孱弱，何况还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得就像一个小纸人儿了，两腮毫无血色地深陷着，格外地显露出他的那一双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见了伤心。

他一拐一拐地从头门口撑壁移过来，爬到妈妈的身旁哭着：

“妈妈！爹爹他又打我哩！他把‘猪耳朵’[5]给弟弟吃，不给我吃！他叫我去守车，我要吃‘猪耳朵’呢！我不守车呢！”

“好宝宝，好香哥儿……‘猪耳朵’吃不得呢，你屙痢啦！”做妈妈的声音显然已经很酸哽了，“来，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车，妈妈教你写字吧！”

梅春姐忍着心酸哄着香哥儿。她把六年前从黄手里学来的几个可怜的字，在半块破旧的石板上画给他看。她幻想着这孩子还能读书、写字……甚至于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样。但香哥儿怎么也不肯依她的，他只尽量地把“猪耳朵”的滋味说得那样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说得那样凶残。

“好呢，香哥儿……看妈妈的字吧！妈妈等会儿买‘猪耳朵’给你吃啦！”

“不，我就要吃，妈妈！”

这要求是深深地为难了母亲的，她失神地朝头门打望着：丈夫携着那两个使她厌恶的小孩走来了，他们的小嘴里还啃着“猪耳朵”。

是旧有的酸心发酵要将香哥儿磨死呢，还是他自己的穷困不能解除而迁怒于香哥儿呢？陈德隆撒了两个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冲到梅春姐

母子们的面前：

“去！小砍头鬼！同老子守车去！”

香哥儿死死地把脖子钻进妈妈的怀中。

“哎呀！妈妈救我啦！”

忽然地，那块破旧石板上写的两个歪歪斜斜的“黄”字，映到陈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两把烈火燃烧了他的心一般，他猛地一脚将石板从小凳子上踢下来，跌得粉碎！

“好啊！你妈的！还告诉他学那砍头鬼来害我呢！”他叫着，张手向他们母子扑过去！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争闹时，他已经从她的怀中夺过香哥儿了。他冲出头门，向火热的荒原中飞跑着！

香哥儿叫！梅春姐叫！两个小的孩子也在头门口哇哇地哭起来了！

陈德隆将他抓着提过了半里路，就将他猛地一摔—跌落在干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顾性命地奔来将他抱住。

夜晚，香哥儿便浑身火热，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来了。梅春姐急得满屋子乱窜！她连忙将两个小的哄睡了，就跑出去寻丈夫和医生。

丈夫正趁着夜间的风凉在那里替雇主们车水，他愤愤地不和梅春姐搭话。医生却要跑到镇上去才能请得来的。在早年，还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关胡子们会一点不十分精明的乡下人的医道；然而，现在呢，这些老人都已经在过荒年时先后死了，村子里就连会写两三味药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乱地走回来，在小油灯下望着那可怜的小脑袋，望着那微睁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尽量地忍住自己的酸泪，而不让它流出来。

好久好久了，香哥儿忽然吃力地盯着他的妈妈，低声地呼叫着：

“我痛哩！妈妈，你在哪里啦？爹爹又打我呢！”

“妈妈在这里！宝宝，妈妈在这里呢！爹爹不打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妈妈，他为什么单单打我呢？”

妈妈的眼泪已经很难再忍了。一阵刺心的疼痛、悲愤与辛酸，使她不能自制地失声地说出她的哀情了。

“宝宝，香哥儿！我的肉啊！他不是你的爹爹呢！”

香哥儿的眼睛渐渐地痴呆了起来，额角间冒着两滴冰凉的汗珠子。一忽儿，他的全身又火热着。

“我，我的……爹爹呢？”

妈妈哑着嗓音靠到他的身边。

“宝宝是没有爹爹的！宝宝的爹爹—”

香哥儿的身子突然震动一下，他没有来得及等妈妈说出他爹爹的去处，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他仍然哼着，但那声音却几乎同蚊子一般地逐渐低微起来。

“妈呀！我……要……呢……我……的……爹……爹……啦！”

妈妈的头，伏到了他那一冷一热的额角上，她大声地、吃惊地呼叫着。

“宝宝……怎么啦？香哥儿！”

两个小的却惊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将他们送到另一张空置的稻草床上，让他们自己高声地号哭着。

香哥儿的身子终于慢慢地由热而温，由温而冷，而变成了冰凉。他的一双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闭着而又微睁着，但他却是永远地微睁着，而不再闭将下来了。

像从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涧上掉下来，像有无数根烧红了的钢针在她的心中穿钻着，梅春姐骤然失掉她的意识和灵魂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伤，呆立在那儿好久好久。那两个小的哭声几乎震翻了半边天地。

丈夫车水回来了。他老远地在黑暗中大呼着：

“你死了吗？你妈的！你让小孩子们哭死呢！”

她不作声，也不移动，仍然痴呆了般地站着。她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一直到丈夫冲到她的面前时。

陈德隆的脸色突然惊悸起来！因为他望见了那小灯斜照着的床铺上的情形。一阵良心的谴责—一阵罪孽的自觉的不安和悔恨，使他惶惊起来。然而，他却仍然倔强而冷酷，仍然故意地狠心地冷笑了一声：

“死就死吧！狗东西！顶好统统死掉了，他妈的大家干净！”

梅春姐忽然由那过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苏醒了来。当她感受到自己的一页心肝已经被人摘去了的时候，当她看清了眼前的事物和丈夫那仍然毫无感触的面容的时候，她便像一个僵硬了的死人般地倒向床铺去，双手抱着那冰凉了的小尸身打滚儿！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苦命的儿啦！你死都不闭眼睛啦！”

三

一切的幻想、希望、计划，与六年来扶养孩儿长大的重沉的苦心，只在一刹那全都摧毁了—变成了一堆湖滨的坟上的泥土。

梅春姐整整哭了三日，不烧饭，不洗衣，不听邻人们的劝慰，也不管丈夫的凶残和孩子们的哭闹。到了第四天，她的眼泪也就非常干枯了，她的声音也就非常嘶哑了！

她渐渐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来！她慢慢地静思了好久好久！夜间，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车水的时候，用了一种很大的决心的努力，打好了一个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让两个由憎恨丈夫而连及他们的身上来的小孩睡过之后，便轻轻地走出了家门。

她没有留恋，没有悲哀，而且还没有目的地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夜；荒原，仍旧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荒原！只不过是村中少了些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只不过是梅春姐变换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我往哪里去呢？”在湖滨，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把头微微地仰向上方。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最大的星星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红的、丰润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它的下面，还闪烁着两颗小的，也长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个小的带笑的面容浮动并且还似乎在说：

“妈妈！你去吧！你放心吧！我已经找到我的爹爹啦！走吧！你向那东方走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阳啦！”

梅春姐痛心地流着两行干枯的眼泪！她是在那里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开的。

在旷野，那老黄瓜—那永远也讨不到女人的欢心的独身汉的歌声，又飘扬起来钻进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丧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调，听来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饥饿与孤独的交织的哀号。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睬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响头！

……

1935年3月初稿

1936年8月增补，修正

---

[1]何嗨：哪里。

[2]巴巴头：一种圆形发髻。

[3]细媳妇：童养媳。

[4]瓢鸡头：一种短发造型。

[5]猪耳朵：一种用面粉做成的油炸食品，因形状像猪的耳朵而得名。

鱼

一

一种绝望的焦虑的情绪包围着梅立春。他把头抬起来，失神地仰望着芦棚的顶子，烛光映出几个肿胀的长短不齐的背影来，贴在斑密的芦苇壁的周围，摇摇不定。

“喂，吃呵！老梅……”

老梁，那一个烂眼睛的黄头发的家伙，被米酒烧得满面通红，笑眯眯地对他装成个碰杯的手势。

“唔……”老梅沉吟着，举起杯来喝上一口。心事就像一块无形的沉重的石头似的，压着他，使他窒息。伸筷子夹着一块圆滑的团鱼，这一打战，就落到地上的残破的芦苇中去了……

“我说……”老头子祥爹的小眼睛睁开了，直盯着老梅的脸膛，咳了一声，像教训他的神气，“立春，你真是太不开通了！生意并不是次次都得赚钱的，有时候也须看看时运，唔！时运……譬如说，你这一次小湖里的鱼……”

老梅勉强地咬着油腻的嘴唇，笑了一下，他想叫人家看不出他是为了盘小湖失败的那种焦灼的内心来，可是转眼他就变得更加难耐了。空洞的满是污泥的小湖的底，家中的老婆和孩子们，瞎了眼睛的寡嫂和孤苦的侄儿，都像在那前面的芦苇壁中伸出了嘴来欲将他吞没……而后面呢？恰巧是债主兼老板的黄六少爷的拳头堵击着他，使他浑身都觉得疼痛而动摇起来了。

“不是吗？我也这么说过的！”王老五，那坐在左边的一个，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不紧不慢地说，“并且，也许小湖还不至于……”

老梅明知道这都是替他宽心的话，于是他也自己哄自己似的，把“也许”那两个字拖进心中了。万一明天车干了小湖，鱼又多出来一些呢……

“好，管他妈妈的，碰杯吧！”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满满地斟上一大杯米酒，向那五六个临时请来车湖的邻居，巡敬一个圆圈，灌到肚中去。

二

带着八分醉意，肩起那九尺多长的干草叉，老梅弯着腰从芦苇棚子中钻出来了，他想沿湖去逡巡一遍，明天就要干湖了，偷鱼的人今晚上一定要下手了的。

十月的湖风，就有那么锐利地刺人的肤骨，老梅的面孔刮得红红的，起了一阵由酒的热力而衬出来的干燥的皱纹。他微微地呵了一口气，蹒跚地走向那新筑的湖堤。

驼背的残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过那阵阵的云围，星星频频地夹着细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里的被寒风掀起的浪涛，直向漫无涯际的芦苇丛中打去，发出一种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啸来。湖堤内面，小湖的水已经快要车干了，干净无波地浸在灰暗的月光中，没有丝毫可以令人高兴的痕迹。虽然偶然也有一两下仿佛像鱼儿出水的声音，但那却还远在靠近大湖边的芦苇丛的深处呢。

老梅想叹一口气，但被一种生成的倔强的性格哽住了。他原来是不相信什么命运的人，不过近年他的确是被命运折磨了一点。使他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坏起来。三个孩子和老婆，本来已经够他累了的，何况去年哥哥死时还遗下一个瞎子嫂嫂和十岁的侄儿呢？种田，没饭吃；做船夫，没饭吃；现在费很大的利息借一笔钱来盘湖，又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要不是他还保持着那种生成的倔强的性格啊……

米酒的力量渐渐地涌了上来，他的视线开始有点蒙眬了。踏着薄霜的堤岸，摇摇摆摆地，无意识地望了一望那两三里路外的溶浴在月光下面的家和寡嫂的茅屋，便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向那有水声的芦苇跟前了。

“是谁呢，那水声？”他觉得这芦苇中的声响奇怪，就用力捏了一捏手中的干草叉，大声地叫起来了，“哪一个在水中呀？”

寂静……一种初冬的午夜的特殊的寂静。

他走向前一步，静心等了一会儿，又听见了一个奇特的水声。

“妈的！让我下水……”话还刚刚说出一半，就像有一群出巢的水鸭似的，六七个拖着鱼篮的人，从芦苇丛中钻出来了，不顾性命地爬上湖堤，向四方奔跑着。

老梅的眼睛里乱迸着火星！他举起干草叉来追到前面，使力地掀翻了一个长个儿，再追上去，又把一个矮子压倒了，篮子满满的鱼儿，仍旧跳到了小湖中。

酒意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全消了。老梅大声地把伙伴们都叫了拢来，用两根草绳子缚着俘虏，推到芦苇棚中仔细看，五六个人都不由得失声哈哈大笑起来。

三

当天上的朝霞扫尽了疏散的晨星的时候，当枯草上的薄霜快要溶解成露珠的时候，当老梅正同伙伴们踏上了水车的时候，在那遥远的一条迂曲的小路上，有一个驼背的穿长袍戴眼镜的人，带着一个跟随的小伙子，直向这湖岸的芦苇前跑来。

老头子祥爹坐在车上，揩了一揩细小的眼睛，用手遮着额角，向那来人的方向打望了一会儿，就正声地教训似的对老梅说：

“你不要响，立春！让我来……”他不自觉地装了一个鬼脸，又回头来对烂眼睛的老梁说，“你要是笑，黄头发，我敲破你的头！”

老梁同另外三个后生都用破布巾塞着嘴。王老五老是那么闲散地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一心一意地盯着那彩霞的天际。

驼背的穿长袍戴眼镜的人走近了。

“你早呀！黄六少爷！”

“唔，早呀！祥爹。”

互相不自然地笑了一笑。一种难堪的沉默的环境，沉重地胁迫着黄六少爷的跳动的心。他勉强地颤动着嘴唇问道：

“祥爹……看……看没看见我家的长工和侄儿呢？”

“唔……没……没有看见呀！这样早，你侄少爷恐怕还躺在被窝里吧。”接着又抛过来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的微笑，不紧不慢地，“长工，那一定是放牛去啰……”

“不，昨夜没有回家！”

“打牌去了……”

“不，还提了鱼篮子的！”黄六少爷渐渐地感到有些尴尬而为难了。

“啊……”祥爹满不在意地停了一停水车的踏板，“这样冷的天气，侄少爷还要摸鱼吗？唉！到底是有钱人家，这样勤俭……难怪我们该穷……”

黄六少爷的面孔慢慢地红起来，红到耳根，红到颈子……头上冒着轻盈的热气。

“热吗？黄六少爷！十月小阳春呀！”话一句一句地，像坚硬的石子一般向黄六少爷打来，他的面孔由红而紫，由紫而白。忽然间，一种固有的自尊心，把他激怒起来了：

“老东西！还要放屁吗？不要再装聋作哑了，你若不把我的人交出来……”

“哎呀！六少爷，你老人家怎么啦！寻我们光蛋人开心吗？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你老人家吗？问我们要什么人呀……”

“好！你们不交出来吗？我看你们这些狗东西的！”黄六少爷气冲冲地准备抽身就走。老梅本已经按捺不住了的，这一下他就像一把断了弦的弓似的弹起来，跳到水车下面：

“来！”

像一道符命似的把黄六少爷招转了。

“六蜈蚣，我的孙子！我告诉你，你只管去叫人来，老子不怕！你家的两个贼都是老子抓起的！来吧，你妈妈的！你越发财就越做贼，我操你的祖宗！”

“哈哈……”老梁抽出了口中的手巾来大笑着。

“哈哈……”王老五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大笑着。

只有老头子祥爹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地皱着眉额，慢慢地，才一字一板地打断着大家的笑声：

“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唉！不好的！我，我原想奚落他一场，就把人交给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那蜈蚣精。唉！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

“什么呢？祥爹，你还不知道吗？小湖的鱼已经有救了。骂他，也是要害我的；不骂他，也是要害我的……”老梅怒气不消地说。

“那么，依你的打算呢……”

“唔……不好的！”老头子只管摇着头，回转头来对水车上的人们说，“停一会儿再车吧！来，我们到棚子里去商量一下……”

太阳从辽远的芦苇丛中涌上来，离地面已经有一丈多高了。六七人，像一行小队似的，跟在老头子祥爹的背后，钻进了那座牢固的芦苇棚子中。

1935年4月

湖上

晚饭后，那个姓王的诨名叫作“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将我骗到了洞庭湖边。

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放荡的人物。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留着两撇细细的胡子了。他的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的眉毛上，长着一颗大的、亮晶晶的红痣。他那喜欢说谎的小嘴巴，被压在那宽大的诚实的鼻梁和细胡子之下，是显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称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向人家打趣着、谎骗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个比较诚实和规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当，那是差不多成为他每天唯一的取乐的工作了。

他对我，也完全采取一种玩笑的态度。他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而只叫“小虫子”，或者是“没有经过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虫子，”一下办公厅，他常常这样向我叫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用功呢？你真是一个没有经过世故的娃娃呀！来，走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你大概又在这里努力你的万里前程了吧，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一千岁的人的呀！何不及时行行乐呢！小虫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于是他接着唱他那永远不成腔调的京戏，“叹人生……世间……名利牵！抛父母……别妻子……远离……故园！”

今天，他又用了同样的论调，强迫着将我的书抛掉了。并且还拉着我到湖上，他说是同去参观一个渔夫们的奇怪的结婚礼。

我明明知道他又在说谎了。但我毕竟还是跟他去了，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开一个怎样的玩笑。

黄昏的洞庭湖上的美丽，是很难用笔墨形容得出来的。尤其是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夏季的混浊，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绿了。轻软的光滑的波涛，连连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发出一种失望的叹息似的低语声。太阳已经完全沉没到遥遥无际的水平线之下了。留存在天空中的，只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红的、蓝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软滑的波涛美丽了。离开湖岸约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时有一阵阵雪片似的芦花，随风向岸边飘忽着。远帆逐渐地归来了，它们一个个地掠过蓼花洲，而开始剪断着它们的帆索。

人在这里，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的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的心灵就仿佛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际里去了。我只顾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记了那开玩笑的事情。当我们走近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码头的时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只手遮着前额，静静地，安闲地，用他那眯眯的小眼睛，开始找寻着停泊在码头下的某一个船只。而这时候，天色渐渐地昏暗起来了，似乎很难以分辨出那些船上的人的面目。那统统是一些旧式的、灵活的小划船。约莫有二十来只吧。它们并排地停泊着，因为我看出来了那上面的某一种特殊的标志，我便突然地警觉过来了。

老耗子放下他的手来，对我歪着头，装了一个会心的、讽刺的微笑。出于过分的厌恶，我便下死劲地对他啐了一口：

“鬼东西呀，你为什么将我带到这地方来呢？”

他只耸了一耸肩，便强着我走下第一级码头基石，并且附到我的耳边低低地说：

“傻孩子，还早啦！人家的新娘子还没有进屋呢。”

“那么，到这里来又是找谁呢？”

“不作声……”他命令地说，并且又拖着我走下三四级基石。

我完全看出了他的诡计。我知道，在这时候，纵使要设法逃脱，也是不可能的、丢丑的事情了。他将我的手臂挟得牢牢的，就像预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开的那样。天色完全昏暗下来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张开着吞噬了一切。霞光也统统幻灭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际，却又破绽出来了三四颗透亮的、绿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稳定了一下自己的心思，壮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码头已经只剩六七级了，老耗子却仍然没有找着他的目的地，于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来：

“秀兰！喂！哪里啊！”

每一个小船上都有头伸出来了，并且立刻响来一阵杂乱、锐利而且亲热的回叫：

“客人！补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们补得真好呢，客人！”

我的心跳起来了，一阵不能抑制的恶心和羞赧，便开始像火一般地燃烧着我那“没有经过世故的”双颊。老耗子似乎变得更加镇静了，因为还没有听到秀兰的回答，他便继续地叫着：

“秀兰！喂！秀兰啦……”

“这里！王伯伯！”一个清脆的、细小的声音，在远远的角角上回应着。

一会儿，我们便掠过那些热烈的呼叫，摸着踏上一个摇摆得厉害的小划船了。这船上有一股新鲜的、没漆的气味。很小，很像一个莲子船儿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舱口上，向那里面的一个孩子问道：

“妈妈呢，莲伢儿？”

“妈妈上去了！”

“上哪里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个喷嚏，没有回答。老耗子便连忙钻了进去，很熟识地刮着火柴，寻着一盏有罩子的小桐油灯燃着了。在一颗黄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来了一个长发的美丽的女孩子的面目。这孩子很小、很瘦，皮肤被湖风吹得略略带点黄褐色。但是她的脸相是端正的。她的嘴唇红得特别鲜艳，只要微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对动人的酒靥，从她的两腮上现了出来。她的鼻子高高的、尖尖的。她的眉毛就像用水笔描画出来的那样清秀。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她的那一对有着长睫毛的、大大的、带着暗蓝色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见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铺着线毯和白被子的干净的舱板上，静静地倾听着我们的举动。

我马上对这孩子怀着一种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还有谁同来呀，王伯伯？”她带笑地羞怯地说。

“一个叔叔！你的妈妈到底哪里去了呢？”老耗子又问了。

“她说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晓得……她去得蛮久了！

老耗子摸着胡子，想了一想，于是对我笑道：

“你不会跑掉吗，小虫子？”

“我为什么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角色。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寻她来！但是，留意！你不要偷偷地溜掉呀！要是被别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鸡’……那么，嘿嘿……”他马上又装出了一个滑稽的、唱戏似的姿势，“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为我看破了这条诡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样可爱地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快快地走上去，好让我有机会详细盘问一下这女孩子—关于他和她们往来的关系。

晚风渐渐地吹大了。船身簸动起来，就像小孩子睡摇篮那样地完全没有了把握。当老耗子上去之后，我便将那盏小桐油灯取下来放在舱板上，并且一面用背脊挡着风的来路，提防着将它拂灭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个翻身，将面庞仰向我，她似乎想对我说一句什么话，但是她只将嘴巴微微地颤了一下，现了一现那两个动人的酒靥，便又羞怯地停住了。她那蒙眬的大眼睛，睁开了好几次，长睫毛闪动着就像蝴蝶的翅膀似的，可是她终于只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看见我。

“你的妈妈常常上岸去吗？”我开始问她了。

“嗳！这鬼婆子！”莲伢儿应着，“她就像野猫一样哩，一点良心都没有的！嗳，叔叔，你贵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岁吗？”

“不，十二岁啦！”她用小指头对我约着。但是她约错了，她伸出的指头，不是十二岁，而仍旧是十一岁。

“你一个人在船上不怕吗？”

“怕呀！我们这里常常有恶鬼！我真怕呢，叔叔！下面那只渡船上的贾胡子，就是一只恶鬼。他真不要脸！他常常不作声地摸到我们这里来。有一回他将我的一床被窝摸去了，唉，真不要脸！我打他，他也不作声的！还有，洋船棚子里的烂橘子，也是一只恶鬼。他常常做鬼叫来唬我！不过他有一支吹得蛮好听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吗？”

“有的。”我谎骗她说，“你欢喜小笛子吗？明天我给你带一支来好了。你的妈妈平常也不带你上去玩玩吗？”

“嗳嗳……她总是带别人上去的—没良心的家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叹了一口气，“我有眼睛，我就真不求她带了，像烂橘子一样的，跑呀，跑呀！嗳，叔叔，小笛子我不会吹呢？”

“我告诉你好啦！”

“告诉我？”她快活地现出了她那一对动人的酒靥，叫道，“你是一个好人，是吗？叔叔！我的妈妈真不好，她什么都不告诉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诉我唱一个调子，她把我打了一顿。还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诉我。他还叫妈妈打我，不把饭给我吃……”

“王伯伯常常来吗？”我插入她的话中问道。

“唔！”她的小嘴巴翘起了，生气似的，“他常常来。他一来就拖妈妈上去吃酒。有时候也在船上吃！我的妈妈真丑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伤心伤意！王伯伯总是唱，他唱的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时候就用拳脚打妈妈！只有那个李伯伯顶好啦！他既不打妈妈，还欢喜我！”

“李伯伯是谁呀？”

“一个老倌子，有蛮多胡子的。他也姓李，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张伯伯也有胡子，也是一个好人。黄叔叔和陈叔叔都没有胡子。陈叔叔也

喜欢我，他说话像小姑娘一样细……黄叔叔也顶喜欢打妈妈—打耳刮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妈妈说他们是兵，会杀人的！我真怕哩！只有一个挑水的老倌子，妈妈可以打他，骂他！妈妈说他没钱—顶讨厌！嗳嗳，他买糖给我吃，他会笑。他喜欢我！妈妈这样顶不好—只要钱，只吃酒。她的朋友顶少有一百个，这一个去，那一个又来……”

这孩子似乎说得非常兴奋了，很多话都从她的小嘴里不断地滚了出来，而且每一句都说得十分清楚、流利，尤其是对于她的母亲过去的那些人的记忆，比有眼睛的孩子还说得真确些。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并且她的小脸上的表情，也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诱的魔力。只要她飞一飞睫毛，现一现酒靥，就使人觉得格外地值得同情并显得可爱了。

我问她的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她久久没有回答。一提到眼睛，这孩子的小脸上就苦痛起来了。并且立刻沉入到一种深思的境地，像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记不清了的、怎样瞎眼睛的经过似的。半天了，她才愤愤地叹了口气说：

“都是妈妈不好！生出来三个月，就把我弄瞎啦！清光瞎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只耳朵去，换只看得见的眼睛给我，她就不肯。她顶怕痛，这鬼婆子！我跟她说—嗳嗳，借只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没有什么好看的，统统是恶鬼！”

一说到恶鬼，她的脸色，就又更加气愤起来。

“她骗我，叔叔。像贾胡子和烂橘子那样的恶鬼，我真不怕哩！”

湖上的风越吹越大了。浪涛气势汹汹地大声地号吼着，将小船抛击得就像打筋斗似的，几乎欲覆灭了。我的背脊原向着外面的，这时候便渐渐地感到了衣裳的单薄，而大大地打起寒战来。我只能把小灯移一移，把身子也缩到中舱里面去。我和这孩子相距只有一尺多远了。正当我要用一种别样的言辞去对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样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地，从对面，从那码头的角角上，响来了老耗子那被逆风吹得发抖了的怪叫声：

“你跑了吗，小虫子？”

“我的妈妈回来了。”莲伢儿急忙地向我告诉道。

船身又经过一下剧烈的、不依浪涛的规则的颠簸之后，老耗子便拉着一个女的钻进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长面孔的妇人。她的相貌大致和莲伢儿差不多，却没有莲伢儿秀气。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肤比莲伢儿的还要黑一点，眉毛也显得粗一点，并且一只左耳朵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哈，然后

便颇为得意地摸着胡子，向我介绍道：这就是他的情妇—莲伢儿的母亲—秀兰，且说：他们老早就预备了，欲将一个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作秋菊的小姑娘介绍给我。但是他们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个荒洲上去割芦苇了。

老耗子尽量把这事情说得非常正经、神秘，而且富有引诱力。甚至于说的时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还由他的情妇用手势补充道：

“喽喽喽，叔叔！这伢儿这样高，这样长的辫子，这样大的眼睛……”

她将自己的眼睛妖媚地笑着，并且接着唱起一个最下流的、秽亵的小调来。

我的面孔，一直红到耳根了。我虽然事先也曾料到并且防到了他们这一着，但是毕竟还是“没有经过世故”的缘故，使他们终于开成一个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个叫作秋菊的女孩子还没有被他们找到）。这时候，老耗子突然撕破了他那正经的面具，笑得打起滚来。那女人也笑了，并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的身上，尽量地做出了淫猥的举动。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只用鼻子哼了一口气，拼命地越过他们的身子，钻到船头上了。

他们仍旧在笑着，当我再顺着风势跳到黑暗的码头上的时候，那声音还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只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没有忘记她应该和我告别，就从舱口上抛出了一句遥遥的亲热的呼叫：

“叔叔！李……叔……叔……明天……来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识地在大风中站了一下，本想回应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对家伙的可恶和又必须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样的小船的麻烦的时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飞逃了。

一连四天，我没有和老耗子说一句话，虽然他总是那样狡猾地抱歉似的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们也大都听到了这么一桩事，便一齐向我取笑着、打趣着。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过老耗子的大当的人，他们好像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变相报复的机会，而笑得特别起劲儿了。

“好啦！我以为只有我们上当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们这样的嘲弄，我的心里，只是老放不下那个可怜的盲目的女孩子。直到第五天—星期日的上午，老耗子手里拿着

一封信，又老着面皮来找我了。他说他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要他赶快寄点钱去，准备后事，但是他自己的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够再多支，想向我借一点钱，凑凑数。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的忧郁的面相。他的小胡子低垂了，眉头皱起了，那颗大的红痣也不放亮了，宽阔的鼻子马上涨得通红了起来！

我一个钱也没有借给他。原因倒不是想报复他，而是真的没有钱，也不满意他平时的那种太放荡的举动。他走了，气愤地又去找另外一个有钱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没有闲心再去玩耍了的，于是我便突然地记起了那个盲目的女孩子，想趁这个机会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过午饭了，我买了一支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个小铜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几个淮橘。并且急急地，贼一般地—因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见—溜到了湖上。

事实证明我的预料没错—老耗子今天一天没有来。莲伢儿的妈妈吃过早饭就上岸去寻他了。

我将小笛子和糖果统统摆在舱板上，一样一样地拿着送到这孩子的小手中。她是怎样地狂喜啊！当她抓住小笛子的时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见，她的小脸几乎喜到了吃惊和发痴的状态。她的嘴唇抿笑着，并且立刻现出了那一对大大的、动人的酒靥来。她不知所措地将面庞仰向我，暗蓝色的无光的眼睛痛苦地睁动着。

“叔叔呀！这小笛子是你刚刚买来的吗？嗳嗳，我不晓得怎样吹哪！哎呀—”当她的另一只手摸着了我递给她的橘子和糖果的时候，她不觉失声地叫道，“这是什么呢？叔叔—嗳嗳，橘子呀……啊呀，还有—这不是花生吗？有壳壳的，这鬼家伙！还有—就是管子糖呀！嗳嗳，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里开糖铺子吗？你有钱吗？我妈妈说，糖铺子里的糖顶多啦，嗳嗳，糖铺子里也有小笛子买吗？”

她畏缩地羞怯地将小笛子送到了嘴边，但是不成，她拿倒了。当我好好地细心地给她纠正的时候，她突然飞红了脸，并且小心地害怕似的只用小气吹了一口：

“述—述—述！”

我蹲着剥橘子给她吃，并且教她用手指按动笛上的每一个小孔，这孩子是很聪明的，很快就学会了两三个音，并且高兴到连橘子都不愿吃了。

我回头望望湖面，太阳已经无力地懒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为没有风，远帆就像无数块参差的墓碑似的，一动不动地在湖上竖立着。蓼

花洲的芦苇，一小半已经被割得像老年的瘌痢头一样了。

我望着，活泼的心灵，仿佛又欲生翅膀了似的几乎把持不住了。

莲伢儿将笛子吹得像鸡雏似的叫着，呜溜呜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细小的声音。她尽量地将小嘴颤动着，手指按着我教给她的那一些洞孔，但是终于因为不成调子，而不得不对我失望地叹息了起来：

“叔叔，我吹得真不好呢！嗳嗳，只有烂橘子吹得顶好啦！他吹起来就像画眉一样叫得好听，叔叔，你听见过画眉叫吗？秋菊姑姑拿来过一只画眉，真好听呀！她摸都不肯给我摸一摸，叔叔，画眉是像猫一样的吗？”

我对她解释道，画眉是一种鸟，并不像猫，而是像小鸡一样的一种飞禽，不过它比小鸡好看一点，毛羽光光的、黄黄的，有的还带一点其他的色彩。说到彩色，这孩子马上就感到茫然起来。

“叔叔，彩色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种混合的颜色—譬如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是蛮好看的家伙……”

想想，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样都看不见呀，叔叔！我妈妈只晓得骗我！她说世界上什么好家伙都没有，只有恶鬼，只有黑漆……”

我又闭着眼睛对她解释着：世界上并不只是恶鬼，只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这不过是她的妈妈的看法不同罢了，因为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种各样的。

“叔叔，你说什么呀？”她忽然茫然地叫道，“你是说你要睡了吧？听呀，我的妈妈回来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被王伯伯打了的，这鬼婆子！你听呀，叔叔。”

“那么，我走吧！”我慌忙地说。

“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你的妈妈。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样地笑我。”

“不会的，叔叔！等一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她喝醉了酒，什么人都不认得的，她不会到中舱里来。”

我依着这孩子的话，在艄后蹲着，一会儿，那个头发蓬松、面孔醉得通红的、带着伤痕和眼泪的莲伢儿的妈妈，便走上船来了。船身只略略地侧了一下，她便横身倒在船头上，并且开始放声地号哭了起来。

莲伢儿向我摇了一摇手，仿佛是叫我不要作声，只要听。

“……我的男人呀！你丢得我好苦啊！你当兵一去十多年—你连信都没得一个哪！我衣—衣没得穿哪！我饭—饭没得吃哪！我今朝接张家—

明朝接李家哪！我没有遇到一个好人哪！天杀的老耗子没得良心哪—不把钱给我还打我哪……”

莲伢儿爬到后面来了，她轻声地向我说：

“叔叔，瓜瓢！”

我寻出了一个破瓜瓢来，给她递过去了。我望着她妈妈停了哭声，发狂似的舀了两瓢湖水喝着，并且立刻像倾倒食物似的呕吐起来。我闻着那被微风拂过来的酒腥气味，觉得很难受得住，而且也不应该再留在这儿了。我一站起身来，便刚好和那女人打了一个正正的照面。

她的眼睛突然吃惊地瞪大着，泛着燃烧得血红的火焰，牢牢地对着我。就仿佛一下子记起来了我过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开始大声地咒骂着：

“你这恶鬼！你不是黄和祥吗？你来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里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老娘不怕你这鬼崽子！哈！你来呀！”

她趁势向中舱里钻，就像要来和我拼命似的。我可完全给唬住了！但是，莲伢儿却摸着抱住了她的腿子，并且向她怒骂着：

“你错了呀！鬼婆子！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来的李叔叔呀！人都不认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迟疑了一会儿，就像梦一般地说道，“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他不是黄和祥，他是一个好人！是了，他喜欢我，他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让我拿篙子，我们把船撑到蓼花洲去！”

我的身子像打摆子似的颤着！我趁着莲伢儿抱住了她的腿子，便用全力冲过中舱，跳到了码头上。

当我拼命地抛落了那个醉女人的错乱的疯狂似的哈哈，一口气跑到局子里的时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里醉得发疯了。他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脚舞蹈着，带着一种嘶哑的、像老牛叫似的声音：

“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到……儿的老娘哪！”

我尽力地屏住了呼吸，从老耗子的侧边溜过去了。为了这一天过分的无聊、悔懊和厌恶，我便连晚饭都不愿吃地横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对自己咒骂了起来。

1936年10月2日

偷莲

一

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的房间里来了。

“怎么？汉少爷！”那个老长工低声地微微地笑着，摸着胡子，“守湖的事情……”

汉少爷放下手中的牙牌书，说：“我去……我对爹爹说过了的……”

“真的吗？”秋福夹在中间问。

“真的！”

老长工将手从胡子上拖下来，又笑了一笑：“那么，我们今晚不要到湖边去了啰……”

“是的，你去喝你的酒吧！”

小伙子秋福喜得手舞脚跳，今晚他还约了上村的小贵到芦苇丛中去烧野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老长工呢，记起喝酒就几乎把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装了一个讽刺的滑稽的含着一种猥琐意思的手势，说了一声“要当心啊”，就走了。

“来！”汉少爷突然抛来一句。

秋福和老长工打了转。

“你们去对碾坊的长工们说，叫他们今晚无事不要到湖边来。除非……”他指着胸前挂着的那个放亮的叫吹子[1]：“懂不懂啦？”

“懂！”老长工答应着。

二

月亮滑出了黯淡的云围。

被派去做侦探工作的桂姐儿和小菊，都在喘息着，流着细细的汗珠，跑回了。她们向见识高超的云生嫂报告：

“今夜……是，可以的！那个红鼻子老倌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长工们也就喝酒打牌去了……”

“那么，是谁守湖边呢？”

“是……”桂姐儿忸怩地说，“那个……从省里的洋学堂里回来

的……”

云生嫂点点头，盯着桂姐儿，带着一种狡黠的意义深长的微笑。

桂姐儿的脸红了，她低着头，圆睁着那水汪汪淘气的眼睛，满心带怒地向云生嫂冲过来：“你笑什么呀？云嫂子！你，你……”

“不是笑你哟！我笑那个洋学堂回来的鬼啦！你去吧！告诉太生婶、桃秀、李老七姑娘……人越多越好，月亮中的时候，我们在叉湖口碰船！”

“唔！还要找她们……”桂姐儿拖着小菊的手，心中还是气愤不消地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

三

莲蓬，已快老迈了；低着头，干枯着脸，无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叹息它那悲哀的命运。荷叶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强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风摇摆着。九月的冰凉的露水洒遍了湖滨。在远方，在那辽阔的无涯的芦苇丛里，不时有大块的小块的玩童们散放着的野火冒上来。

汉少爷轻轻地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划船上，仰望着高处，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声。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那淘气的猫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阳晒得微黑的还透露着一种可爱的处女红的面庞。他想起六月里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机会和今天白天在湖边游玩时所瞥到的那一个难忘的笑容。

“是的！她们一定要来的！”他对自己说，“不管她们人多人少，我都不吹叫子，我只要捉住那个水汪汪的……”

学校里的皇后的校花们哪有这儿的好呢？他想，那都是油头粉面，带着怪香怪气的，动不动就要你去服从她，报效她……而这里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处女的红晕和水汪汪的眼睛！

他乐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润湿了他的周身—他不管；湖风使他打了好几回寒战—他不管。他提了提精神，使出了一股在学校跑万米般的耐劲儿，目不转睛地遥望着那叉湖口的尖端。

月亮已经渐渐地升到中空了。

四

“你上前去！桂姐儿！”

“为什么单要我去呢？你……”桂姐儿生着气，把那只不到一丈长的摇篮似的莲子船横在湖口，用小桨儿使力地把水中的月光敲得粉碎。靠

近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她的脸的的确确已经红到耳根了。

“不会害你的，痴子！”云生嫂把自己的莲子船摇上一步，两个人像鸭子似的靠紧了，“你去引他来，我们帮你……”

桂姐儿还是不依，虽然她明知大家不会让她吃亏，但她总不愿意。六月间在湖里乘凉的那次她还记得很清楚，那个人，那个洋学堂里的家伙，简直像一头畜生似的……

云生嫂和李老七姑娘们再三地劝了一会儿，宽心了一会儿，她才一声不响地摇起她那片小桨来。

她的头低得几乎着了船板了，心头一阵阵不安地频繁地跳动着。莲子船钻过那荷根荷叶时，在水底下就发出了一种轻轻的沙声的叫响来。她回头看一看：云生嫂们还老远地缓缓地落在她的后面，不时给她抛过来一些决心和勇气……

她把心儿横了一横，使力地划着她的小桨，船身就像箭一般地向岸南奔去……

五

汉少爷的眼睛几乎望穿了。当他看见了一只莲子船向他驶来的时候，当他认出来了是那个熟识的、细长的、苗条的身段的时候，当他醉心了那一个轻巧的、圆熟的、划船的姿势的时候，他就满心自得地驾着那个笨重的大划船，不顾性命地追了上来。

桂姐儿恨恨地咬着牙，有意要使他跟着她兜几个圈子，然后等快要接近了大伙儿的时候，她就故意地停了一停，撞在他的大划船边上！

汉少爷伸过手来拖她的船，她翻身一跳，就渡上他的大划船了！汉少爷迎面来拥她，胸前的叫吹子被打落到水中了！

两个人互相地扭着、扯着……

十多只埋伏好的莲子船像野鸭似的扑了过来，十多个女人跳上了大划船。

桂姐儿救起了，汉少爷抓住了！

“用带子绑好他！”

汉少爷想叫—一团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里。

桂姐儿哭着！她吃了亏。她没命地在汉少爷的脸上抓了两下！汉少爷痛苦地瞪着眼，脸上流出几行血液来。

云生嫂指着他骂道：

“你这小黄蜂！你怕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苦的，你妈的！你寻快活吗？”

“哈哈！请他在这里睡一睡夜凉床……”

又有谁在人丛中抛过来这么冷冰冰的一声耍笑。

六

月儿渐渐地偏了西。

十多只莲子船在湖中穿来穿去，十多把剪子一齐响动起来。

桂姐儿的心里还是气愤不平，她一边剪莲蓬子，一边揩眼泪。她的莲蓬比什么人都剪得少。

云生嫂安慰她道：

“不要紧，妹妹！你吃了亏大家都晓得的，等等我们每个人分给你一点……”

湖风起了，浪涛不规则地掠过荷叶荷根，把莲子船晃掀得起伏不停地摇晃着。

“快点啦！恐怕长工们要追来呢！”

“不，他们喝米酒要喝得醉乱的……”

每一个小船都装得满满的，每一个人心中都喜气洋洋的。

没有老头儿的高声的叫喊，没有凶恶的长工驾船来追捉！

在叉湖口再度碰船的时候，她们还低声地断续地唱了起来：

偷莲偷到……月三更啦，

家家户户睡沉沉。

有钱人不知道无钱人的苦，

无钱人却晓得有钱人的心！

紧摇桨，快撑篙，

守湖的人追来……逃不掉！

七

米酒把老长工的鼻子烧得更加红了。第二天，他从他那发了霉的狗窝似的稻草中，懒洋洋地爬起来的时候，太阳早已经下了墙了。

他用烂棉花揩了一揩眼睛，蹒跚地跑到了小主人的书房：

“汉少爷！汉少爷……”

书房里冲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气来。接着他又满腹犹疑，自言自语道：

“真是稀奇事！真是……一定要被那班小妖精迷住的！”

他连忙跑到狗窝中去，把那个夜间被野火烧光了头发的小伙子叫起

来：

“你这鬼崽子！你！你……妈妈的，快些……寻，寻汉少爷去！”

在湖中，一老一小，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汉少爷的船拖了拢来。

汉少爷的脸肿得像判官，几条血痕凝成了紫黑色。他狠命地给了长工一个耳刮子！沙声地叫道：

“你……你们……都死了吗？妈妈的！”

老长工哭不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

“少爷……你，你没有吹叫子啦！”

“妈妈的！”汉少爷的声音几乎沙得发哑了，“去，同我回去告诉爹爹去！为首的是云生婆子，他妈的！她还欠我们的租，欠我们的钱！不把她丈夫关三年不显老子的颜色！”

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烧光了的头，圆睁着那满是脏污的眼睛，望着小主人发着抖。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的头上来。他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少爷……他妈的，绑一夜！”

1935年2月20日

---

[1]叫吹子：一种可以吹响的器物。

丰收

一

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望天，嘴里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又低了下去。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

“难道要再和去年一样吗？我的天哪！”

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地说着：

“秋儿的娘呀！‘惊蛰一过，棉裤脱落！’现在快清明了，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

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啦！要是又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上磕动。

“该不会吧！”

云普婶歇了半天工夫，随便地说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吗？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那种随便的答复，好像今年的命运，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海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记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顿。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像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简直是不能去想啊！

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了云普婶外，大儿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儿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经开始在田里给云普叔帮忙。女儿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1]吃死的。

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是的，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连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

去年，这可怕的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活在梦境中一样。因为连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拼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转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饱饭，还怕弄不发财吗？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

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错的。

起先，真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调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看看地，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地便标线[2]了，再刮两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真是喜欢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

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里，天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工夫，池塘里的水便涨起来。云普叔立刻就感到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午后，雨渐渐地停住了，云普叔的心中，像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地轻快。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四面的锣声，像雷一般地轰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儿，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

他慌了神，锣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着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像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地，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水已经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的一个角，曹家垄满垸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刹那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终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稀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

六月初水就退了，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钱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家有八口人，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

后来，垄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谁能知道呢？

这时候，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编呀，尽量地编呀！不编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是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满垄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二

天毕竟是晴和了，人们从蛰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的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们一伴一伴地跑来跑去，赤

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着。

水全是那样满满的，无论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满了嫩草，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像一颗一颗的小银珠。杨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垄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

人们立时开始喧嚷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谈这谈那，都准备着，计划着，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

斗笠的销路突然地阻塞了，因为到处都天晴。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剖篾，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

整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还是不能脱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辣辣的难熬，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补补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销路没有了，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说：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

“总得想个办法啦！”

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话不住地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

“何八爷、李三爷、陈老爷……”

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

“立秋，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

“去做什么呢，爹？”

立秋坐在门槛边剖篾，漫无意识地反问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头

天做功夫，总得饱饱吃一餐，兆头来能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儿。家里现在已经没有米了，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办法吧！”

“那么，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

“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们的情形，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

“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是叫你去一趟呀！”

“这是实在的事实啊！爹，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

“废话！”

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龃龉。儿子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没有办法。因为除了玉五婶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去年全垄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玉五叔就没有同去，独自不动地支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而且，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铺门前，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买了一点酒肉，摇头晃脑地过身。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于是云普叔知道了，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不由得心头冒出火来：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养的东西，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

“去也是没有办法啦！”

“老子要你去你就去，不许你说这些废话，狗入的！”

立秋抬起头来，将篾刀轻轻放下，年轻人的一颗心里蕴藏着深沉的隐痛。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回转身子来就走。

“你说：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请玉五叔帮点忙，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给五叔送还来。”

“唔……”

月亮刚从树丫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没有一颗星，四围黑得像一块漆板。

“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没有说多的话。他只说：请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喽！就只有这一点点稀饭了！”

“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

“说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空空的！”

“那么，他的女人哩？”

“没有说话，笑着。”

“妈妈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拳，随即愤愤地说道，“大前天我还看见他买肉吃，妈妈的！今天就说没有米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没有声息。云普婶也围了过来，孩子们都竖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说话。偌大的一所祠堂中，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绪，胁迫得一阵阵地往下沉落……

“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

云普婶也非常担心地问。

“妈妈的，只有大家都饿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么办呢，爹？”

“死！狗入的东西！”

云普叔狠狠地骂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认真地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扑簌簌地不觉掉下两颗老泪！

“妈妈的！”

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返身朝外就走。

“到哪儿去呢，老头子？”

“妈妈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视着云普叔的背影，渐渐被黑暗吞蚀。孩子们渐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像猪狗一般地横七竖八地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婶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经重重地扣紧了。

深夜，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

“妈妈的，这是三块六角钱的蚕豆！”

六条视线，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许饥饿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儿里，还饱藏着一包满满的眼泪。

三

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锄头，懒洋洋地挥动。田中过多的水，随着锄头的起落，渐渐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浑身都觉得酥软，手腕也那样没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现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切都渺茫哟！他怅望着原野。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谁也没有方法能够保证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效果。历年的天灾人祸，把这年轻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没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

他拖着锄头，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像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每一锄头的落地，都像是打在自己的心上。父亲老了，弟弟和妹妹还是那么年轻。这四五年来，家中的末路，已经成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

无意识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癞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说的那些话来，现在如果细细地把它回味，真有一些说不出来的道理：在这个年头，不靠自己，还有什么人好靠的呢？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一辈子也别想出头。而且癞大哥还肯定地说过：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

他微笑了。突然有一条人影从他的身边掠过，使他吃了一惊！回头来看，正是他所系念的上屋癞老大。

“喂！大哥，到哪里去呢？”

“呵！立秋，你们今天也下了田吗？”

“是的，大哥！来，我们谈谈。”

立秋将锄头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边挑草皮子，还有少普。”

“你们这几天怎样过门的呀？”

“还不是苦，今天家里已经没有人编斗笠，我们三个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里求借了一斗豆子回来，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饱了，要不然……”

“还好还好！何八的豆子还肯借给你们！”

“谁愿意去借他的东西！妈妈的，我爹爹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磕了头！又加了价！唉！大哥，你们呢？”

“一样地不能过门啊！”

沉静了一刹那。癞大哥又恢复了他那种经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点头了一下：

“晚上我们再谈吧，立秋！”

“好的。”

癞大哥匆匆走后，立秋的锄头，仍旧不住地在田边挥动，一条决口又一条决口。太阳高高地悬在当空，像是告诉着人们已经到了正午。大半年来不曾听见过的歌声，又悠扬地交响着。人们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极少有人家的屋顶上，能有缕缕的炊烟冒出。

云普叔浑身都发痛了，虽然昨天只挑了二三十担草皮子。肩和两腿的骨髓中间，像着了无数的针刺，几乎终夜都不能安眠。天亮爬起来，走路还是一阵阵地酸软。然而，他还是镇静着，尽量地在装着没事的样子，生怕儿子们看见了气馁！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地伤心着。

立秋从里面捧出两碗仅有的豆子来摆在桌子上，香气把云普叔的口水都馋得欲流出来。三个人平均分配，一个只吃了上半碗，味道却比平常的好吃很多。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里的哪一个角角儿。

勉强跑到田中去挣扎了一会儿，浑身就像驮着千斤闸一般地不能动弹。连一柄锄头、一张耙，都提不起来了，眼睛时时欲发昏，世界也像要天旋地转了一样。兜了三个圈子，终于被肚子驱逐回来。

“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呢？”

孩子和大人都集在一块，大大小小的眼睛里通通冒出血红的火焰来。互相地张望了一会儿，都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话。

“天哪！”

云普叔咬紧牙关，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来，又向何八爷的庄上走去。路上，他想定了这一次见了八爷应当怎样向他开口，步步地打算得妥帖了，然后走进那座庄门。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云普？”

八爷坐在太师椅上问。

“我，我，我……”

“什么？”

“我想再向八爷……”

“豆子吗？那不能再借给你了！垄上这么多人口，我单养你一家！”

“我可以加利还八爷！”

“谁稀罕你的利，人家就没有利吗？那不能行呀！”

“八爷！你老人家总得救救我，我们一家大小已经……”

“去，去！我哪里管得了你这许多！去吧！”

“八爷，救救我……”

云普叔急得哭出声来了。八爷的长工跑出来，把他推到大门外。

“号丧！你这老鬼！”

长工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把大门掩上了。

云普叔一步挨一步地走回来，自怨自艾地嘟囔着：为什么不遵照预先想定的那些话，句句地去说出来，以致把事情弄得没有一点结果。目前的难关，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渡过呢？

走到四方塘的口上，他突然地站住了脚，望了望这油绿色的池塘。要不是丢不下这大大小小的一群，他真想就这么跳下去，了却他这条残余的生命！

云普婶和孩子们倚立在祠堂的门口，盼望着云普叔的好消息。饥饿燃烧着每个人的内心，像一片狂阔的火焰。眼睛红得发了昏，巴巴地，还望不见带着喜信回来的云普叔。

天哪！假如这个时候有一位能够给他们吃一顿饱饭的仙人！

镜清秃子带了一个满面胡须的人走进屋来，云普叔的心中，就像有千万把利刀在那儿穿钻。手脚不住地发抖，眼泪一串一串地滚下来。让进了堂屋，随便地拿了一条板凳给他们坐下，自己在另外一边站着。云普婶还躲在里面没有起来，眼睛早已哭得红肿了。孩子们，小的两个都躺着不能爬起来，脸上黄瘦得同枯萎了的菜叶一样。

立秋靠着门边，少普站在哥哥的后面，眼睛都湿润润的。他们失神地望了望这满面胡须的人，随即又把头转向另一方面去。

沉寂了一会儿，那胡子像耐不住似的：

“镜清，那孩子现在在哪里呢？”

“还在里面啊！十岁，名叫英英姐。”秃子点点头，像叫他不要性急。

云普婶从里面踱出来，脚有一千斤重，手中拿着一身补好了的小衣裤，战栗得失掉了主持。一眼看见秃子，刚刚喊出一声“镜清伯”，便“哇”的一声，迸出了两行如雨的眼泪来，再说不出一句话了。云普叔用袖子偷偷地扪着脸。立秋和少普也垂头呜咽地饮泣着！

秃子慌张了，急急地瞧了那胡子一眼，回头对云普婶安慰似的说：

“嫂嫂！你何必要这样伤心呢？英英同这位夏老爷去了，还不比在家里好吗！吃的穿的，说不定还能落得一个好主子，享福一生。桂生家的菊儿，林道三家的桃秀，不都是好好地去了吗？并且，夏老爷……”

“伯伯！我，我现在是不能卖了她的！去年我们讨米到湖北，那样吃苦都没有肯卖。今年我更加不能卖了，她，我的英儿，我的肉！”

“哦！”

夏胡子盯了秃子一眼。

“云普！怎么？变了卦吗？昨晚还说得好好的。”秃子急急地追问云普叔。话还没有说完，云普婶连哭带骂地向云普叔扑来了：

“老鬼！都是你不好！养不活儿女，做什么鸡巴人！没有饭吃了来设法卖我的女儿！你自己不死！老鬼，来！大家拼死了落得一个干净！想卖我女儿万万不能！”

“妈妈的！你昨晚不也说过了吗？又不是我一个人做主的。秃子，你看她泼不泼！”云普叔连忙退了几步，脸上满糊着眼泪。

“走吧！镜清。”

夏胡子不耐烦似的起身说。秃子连忙把他拦住了：

“等一等吧，过一会儿她就会想清楚的。来！云普，我和你到外面去说几句话。”

秃子把云普叔拉走了。云普婶还是呜呜地哭闹着。立秋走上来扶住了她，坐在一条短凳子上。他知道，这场悲剧构成的原因并不简单，家人足足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斗笠没有人要，田中的耕种又不能荒芜。所以昨晚镜清秃子来游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伤心妹子，不愿意将妹子卖给人家，可是，除此以外，再没有方法能够解救目前的危急。他在沉痛的矛盾心理中，憧憬终夜，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卖掉的妹子，天还没有亮，他就爬起来。现在，母亲既然这样伤心，他还有什么心肝敢说要把妹子卖掉呢？

“妈妈，算了吧！让他们走好了。”

云普婶没有回答。秃子和云普叔也从头门口走进来，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

“嫂嫂！到底怎么办呢？”秃子说。

“镜清伯伯呀！我的英英去了她还能回来吗？”

“可以的，假如主子近的话。并且，你们还可以常常去看她！”

“远呢？”

“不会的哟！嫂嫂。”

“都是这老鬼不好，他不早死！”

英英抱着四喜儿从里面跑出来了，很惊疑地接触了这个奇异的环境！随手将四喜儿交给了妈妈，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向四围张望。

大家又是一阵心痛，除了镜清秃子和夏胡子以外。

“就是她吗？”夏胡子被秃子绊了一下，望着英英说。

几番谈判的结果，夏胡子一岁只肯出两块钱。英英是十岁，二十块。另外双方各给秃子一块钱的介绍费。

“啊啊！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哟！”

十九块雪白的光洋，落到云普叔的手上，他惊骇得同一只木头鸡一样，用袖子尽力地把眼泪擦干，仔细地将洋钱看了一会儿。

“天啊！这洋钱就是我的宝宝英英吗？”

云普婶把挂好了的一套衣裤给英英换上，告诉她是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几天饭就转来，然而英英的眼泪究竟没有方法止住。

“妈妈，我明天就可以回来吗？我不要一个人吃饱饭啊！”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噙着泪水对英英注视着。再多看一两眼吧，这是最后的相见啊！

秃子把英英带走，云普婶真的发了疯，几回都想追上去。远远地还听到英英回头叫了两声：

“妈妈呀！我不要一个人吃饱饭！”

“我明天就要转来的呀！”

……

生活暂时地维持下来了，十九块钱，只能买到两担多一点谷，五个人，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新的出路，还是欲靠父子们自己努力地开拓出来。

清明跑种期只差三天了，垄上都没有一家人家有种谷，何八爷特为这件事亲自到县库里去找太爷商量。不及时下种，秋季便没有收成。

大家都伫望着何八爷的好消息，不过这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年年都借到了。县太爷自己也明白：“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种子不设法，一年到了头大家都捞不着好处的。所以何八爷一说就很快地答应下来了。发一千担种谷给曹家垄，由何八爷总管。

“妈妈的，种谷十一块钱一担，还要四分利，这完全是何八这狗杂种的盘剥！”

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愤骂，每个人都在何八爷庄上挑出谷子来。

生活和工作，加紧地向这农村中捶击起来。人们都在拼命地挣扎，因为他们已将一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上了。

四

插好田，刚刚扯好二头草，天老爷又要和穷人们作对。一连十多天不见一点毛毛雨，太阳悬在空中，像一团烈火一样。田里没有水了，仅仅只泥土有些湿润的。

卖了女儿，借了种谷，好容易才把田插好，云普叔这时候已经忙碌得透不过气来，肥料还没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实在急人！假如真

的要闹天干的话，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戏台上把车叶子取下，修修好。再过三天没有雨，不车水是不可能的事啊！

人们心中都祈祷着：天老爷啊，请你老人家可怜我们降一点雨沫吧！

一天，两天，天老爷的心肠也真硬！人们的祈祷，他竟假装没有听见，仍旧是万里无云。火一样的太阳，将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发了暴躁。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也都现出了由干热而枯萎的象征。田中的泥土干涸了，很多已经绽破了不可弥缝的裂痕，张开着，像一条一条的野兽的口，喷出来阵阵的热气。

实在没有方法再挨延了，张家垞、新渡口都有了水车的响声，禾苗垂头丧气地在向人们哀告它的苦况。很多的叶子已经卷了筒。去年大水留下来的苦头还没有吃了，今年谁还肯眼巴巴地望着它干死呢！就拼了性命也是要挣扎一下子的啊！

吃了早饭，云普叔亲自肩着长车，立秋扛了车架，少普提着几串车叶子，默默地向四方塘走来。太阳晒在背上，只感到一阵热热的刺痛，连地上的泥土，都烫得发了烧。

“妈妈的！怎么这样热。”

四面都是水车的声音，池塘里的水，尽量在用人工转运到田中去。云普叔的车子也安置好了。三个人一齐踏上，车轮转动着，水都由车箱子里爬出来，争先恐后地向田中飞跑。

汗从每个人的头顶一直流到脚跟。太阳眼看着移到了当顶，火一般地燎烧着大地。人们的口里，时常有缕缕的青烟冒出。脚下也渐渐地沉重了，水车踏板就像一块千斤重的岩石，拼性命都踏不下来。一阵阵的酸痛，由脚筋传布到全身，到脑顶。又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里割肉挖筋一般地难过，尤其是少普，在他那还没有发育得完全的身体中，更加感受着异样的苦痛。云普叔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衰老的几根脚骨头，本来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的，然而，他不能气馁呀！老天爷叫他吃苦，死也得去！儿子们的勇气，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来。况且，今天还是头一次上紧，他怎么好自己首先叫苦呢？无论如何受罪，都得忍受下来哟！

“用劲儿呀，少普！”

他常常是这样提醒着小儿子，自己却咬紧牙关地用力踏下去。真是痛得忍不住了，才将那含蓄着很久了的眼泪流出来，和着汗珠儿一同滴下。

好容易云普婶的午饭送来了，父子们都从车上爬下来。

“天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我们穷人作对呢？”

云普叔抚摩着自己的腿子。少普哭丧脸地望着他的母亲：

“妈妈，我的这两条腿子已经没有用了呢！”

“不要紧的哟！现在多吃点饭，下午早些回来，憩息会儿，就会好的。”

少普也没有再作声，顺手拿起一只碗来盛饭吃。

连日的辛劳，云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样了。天还一样的狠心！一天功夫车下来的水，仅仅只够维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没有感到过父亲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总是懒懒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像车水种田，并不是他现在应做的事情一样。常常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要到处去寻找。因此使云普叔加倍地恼恨着：“这是一个懒精！忤逆不孝的杂种！”

月亮从树尖上涌出来，在黑暗的世界中散布了一片银灰色的光亮。夜晚并没有白天那般炎热，田野中时常有微风吹动。外面很少有纳凉的闲人，除了妇人和几个孩子。

人们都趁着这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来加紧他们的工作。四面水车的声音，杂和着动人的歌曲，很清晰地可以送入到人们的耳鼓中来。夏夜是太适宜于农人们的工作了，没有白昼的嚣张、炎热、喧扰……

云普叔又因为寻不着立秋，暴躁得像一头发了狂的蛮牛一样。吃晚饭时曾好好地嘱咐他过，今夜天气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才许再跑到外面去。谁知一转眼就不看见人，真把云普叔的肚皮都气破了。近来常有一些人跑来对云普叔说：立秋这个孩子变坏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癞老大他们这班人混在一起干些什么勾当。个个都劝他严厉地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云普叔听了，几回硬恨不得把门牙都咬碎下来。现在，他越想越暴躁，从上村叫到下村，连立秋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回头吩咐少普先到水车上去等着他，假如寻不到的话，光老小两个也是要车几线水上田的。于是他重新把牙根咬紧，准备去和这不孝的东西拼拼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个大圈子还没有寻到，只好气愤地走回来。远远地，忽然听到自己的水车响了，急忙赶上去，车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吗？他愤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半晌，才下死劲地骂道：

“你这狗入的杂种！这会子到哪里收尸去了？”

“我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车水吗！”立秋很庄严地回答着。

“妈妈的！”

云普叔用力地盯了他一眼，随即自己也爬上来，踏上了轮子。

月亮由树尖升到了树顶，渐渐地向西方泻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静了下来。

东方已经浮上了鱼肚色的白云，几颗疏散的星儿，还在天空中挤眉弄眼地闪动。雄鸡啼过两次了，云普叔从黑暗里爬起来，望望还没有天亮，悠长地舒了一口冷气。日夜的辛劳，真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周身的筋骨，常常在梦中隐隐地作痛。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工夫，或说几句关于疲劳痛痒的话。因为他怕给儿子们一个不好的印象。

生活鞭策着他劳动，他是丝毫不能怨尤的哟！现在他算是已经把握到一线新的希望了：他还可以希望秋天，秋天到了，便能实现他所梦想的世界！

现在，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来啦。这还是夏天，距离秋天，距离那梦想的世界还远着哩！

孩子们正睡得同猪猡一样。年轻人在梦中总是那么甜蜜哟！他真是羡慕着。为了秋收，为了那个梦想的世界，虽然天还没有十分发亮，他不得不狠心地将儿子们统统叫起来：

“起来哟，立秋！”

“少普，少普！起来哟！”

“什么事情呀？爹！天还没有亮哩！”少普被叫醒了。

“天早已亮了，我们车水去！”

“刚刚才睡下，连身子都没有翻过来，就天亮了吗？唔！”

“立秋！立秋！”

“起来呀！”

“唔！”

“喂！起来呀！狗入的东西！”

最后云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个儿子的耳朵，才把他们拉起来的。

“见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的！”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还没有光，心中老大不高兴。

“狗杂种！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来，你还不服气吧！妈妈的！”

“起来！起来！不知道黑夜里爬起来做些什么事？拼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

“你这懒精！谁做人家的奴隶？”

“不是吗？打禾下来，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劳什子？”

“鬼话！妈妈的，难道会有一批强盗来抢去你的吗？你这个咬烂鸡巴横嚼的杂种！你近来专在外面抛尸，家中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只晓得

发懒筋，你变了！狗东西！人家都说你专和癞老大他们在一起鬼混！你一定做了什么××党！”

云普叔气急了，恨不得立刻把儿子抓来咬他几口出气。声音愈骂愈大了，云普婶也被他惊醒来：

“半夜三更闹什么呀，老头子！儿子一天辛苦到晚，也应该让他们睡一睡！你看，外边还没有天亮哩！”

“都是你这老猪婆不好，养下这些淘气杂种来！”

“老鬼！你骂谁啊？”

“骂你这偏护懒精的猪婆子！”

“好！老鬼，你发了疯！你恶他们，你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拿去杀掉好了，何必要这样地来把他们慢慢地磨死呢？要不然，把他们统统都卖掉，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半夜里，天南地北地吵死！”

云普叔暴躁得发了疯，他觉得老婆近来更加无理地偏护着孩子，丝毫不顾及家中的生计：

“你这猪婆疯了！你要吃饭吗？你……”

“好！我是疯了！老鬼，你要吃饭，你可以卖女儿！现在你又可以卖儿子。你还我的英英来！老鬼，我的命也不要了！啊啊啊！”

“好泼的家伙，你妈妈的！”

“老王八！老贼！你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养儿女，养大了来给他们作孽。女的好卖了，男的也要逼死他们，将来只剩了你这老王八！我的英英！老贼，你找回来！啊啊啊！”

她连哭带骂地向着云普叔扑来，想起了英英，她恨不得把云普叔一口吞掉。

“妈妈的！英英，英英，又不是单为了我一个！”

云普叔连忙躲开她，想起英英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

“还我的英英，你这老鬼！啊啊！”

“啊啊啊！”

东方发白了。儿子木鸡一般地站着。听见爹爹妈妈提及了妹子，也陪着流下几阵酸痛的眼泪来。

天色又是一样的晴和。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提起锄耙就走。云普叔也带着懊恼伤痛的面容，一步一拖地跟出了大门。

“啊啊啊！”

晨风在田野中掠过，油绿色的禾苗，掀起了层层的浪涛，人们都感到一阵清晨特有的凉意。

“今天车哪一方呢？”

“妈妈的，到华家堤去！”

五

“立秋！你的心不诚，不要你抬！”

“云普叔顶万民伞，小二疤子打锣！”

“吹唢呐的没有，王老大你的唢呐呢？”

“妈妈的！好像是哪一个人的事一样，大家都不肯出力，还差三个轿夫。”

“我来一个。高鼻子大爹！”

“我也来！”

“我也来一个！”

“好了，就是你们三个吧！大家都洗洗脸。小二疤子，着实洗干净些，菩萨见怪！”

“打锣！把唢呐吹起来！”

“打锣呀！小二疤子听见没有？婊子的儿子！”

“当！当！当！”

“呜咧啦！”

几十个人蜂拥着关帝爷爷，向田野中飞跑去了。

二十多天没有看见一点云影子，池塘里、河里的水都干透了，田中尽是几寸宽的裂口，禾叶大半已经卷了筒。这样再过三四天，便什么都完了。

关帝爷爷是三天前接来的。杀了一头牛，焚了斤半檀香，还是没有一点雨意。禾苗倒秧倒得更加多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菩萨不肯发雨下来，一定是有什么缘故。几个主祭的首事集合起来商量了很久，求了无数支签，叩了千百个头，卦还是不能打顺。

“那么今年不完了吗？”

“高鼻子大爹，不要急！我们且把菩萨抬到外面去跑一路，看他老人家见了这个样子心中忍也不忍？”

“好的！也许菩萨还没有看见田中的情况吧！大前年天干，也是请菩萨到外面去兜了一个圈子才下雨的。云普，你去叫几个小伙子来！还有锣鼓唢呐！”

“啊！”

很快地，便把临时的队伍邀齐了。高鼻子大爹在前面领队，第二排是旗锣鼓伞，菩萨的绿呢大轿跟在后头。

从新渡口华家堤，一直弯到红庙，兜了四五个圈子回来，太阳仍旧是同烈火一样，烫得浑身发烧。地上简直热得不能落脚。四面八方都是火，人们是在火中颠扑！

雨一点还没有求下来，菩萨反被磨子湾抬去了。处处都忙着抬菩萨求雨哩！

“天老爷呀！一年大水一年干，究竟欲把我们怎么办呢？”

风色陡然变了，由东北方吹来呼呼地响着。没有星光也没有月亮，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

“那方扯闪子哩！”

“东扯西合，有雨不落。”

“那是北方呀！”

“好了！南扯火门开，北扯有雨来！今夜该有点雨下吧，天哪！”

“总要求天老爷开恩啦！”

“还不是，我们又都没有做过恶人，天老爷难道真的要将我们饿死？”

“不见得吧！”

大家喧嚷一会儿之后，屋顶上已有了滴沥的声音，人们只感到一阵凉意。每一滴雨声，都像是打落在开放的心花上。

“这真是天老爷的恩典啦！”

横在人们心中的一块巨石，现在全被雨点溶化了。随即，便是暴风雨的降临！

雷跟在闪电的后面发脾气。

大雨只下了一日夜，田中的水又饱满起来。禾苗都得了救，卷了筒子的禾叶边开展了，像少女们解开了胸怀一样地迎风摆动。长，很迅速地在长，这正是禾苗飞长的时候啊！每个人都默祷着：再过二十来天不出乱子，就可以看到粒粒的黄金，那才算是到了手的东西哩。

雨只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别久，那边的天是乌黑的。恐怖像大江的波浪，前头一个刚刚低落下去，后面的一个又涌上来。西南方上的雨下得太大了，又要担心水患。种田人真是一刻也不能安宁啊！

西水渐渐地向下流涌去，然而很慢。堤局只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逡巡。光是西水没有南水助势，大家都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让它去高涨吧！

一天，两天，水总是涨着。渐渐地差不多已经平了堤面了，云普叔也跟着大家着急起来：

“怎么！光是西水也有这么大吗？”

人们都同样地嚷着：

“哎哟！大家还是来防备一下吧！千万不要又和去年一样呀！”

去年的苦痛告诉他们，水灾是要及早防备的哟！锣声又响了，一批一批的人都扛着锄头被絮，向堤边跑去！

“哪个家里有男人不出去来上堤的，他妈妈的拖出来打死！”云普叔忙得满头是汗地说，“连堂客们都不许躲着，妈妈的，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一个也别想活！”

“大家都挡堤去呀！”

“当！当！当！”

夜晚，火把灯笼像长蛇一样地摆在堤上，白天里沿岸都是骚动的人群。团防局里的老爷们，骑着马，带着一群副爷往来地巡视着，他们负有维持治安的重大责任，尤恐这一群人中间，潜伏着有闹事的暴徒分子，这是不能不提防的。

“妈妈的，作威作福的贱狗吃了我们的粮没有事做，日夜打主意来害我们啊！一个个都安的……”

“我恨不得咬下这些狗入的几块肉！总有一天老子……”

多数被团防加害过的人，让他们走过之后，都咬牙切齿地暗骂着。很远了，立秋还跟在他们的后面装鬼脸。

水仍旧是往上涨，有些已经漂过了堤面。黄黄的水，是曾劫夺过人们的生命的，大家都对它怀着巨大的恐惧。眼睛里都有一把无名的烈火，向这洪水掷投。

“只要南水不再下来就好了！”

人们互相安慰着。锄头铲耙，还是不住地加工。

水停住了！

突然，有些地方在倒流，当有人把几处倒流的地方指出来的时候，人群中间，立刻开始了庞大的骚动。

“哪里倒流？”

“兰溪小河口吗？”

“该死！一个也活不成！”

“天啦！你老人家真正要把我们活活地弄死吗？”

“关帝爷爷呀！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

南水涨了，西水受着南水的胁迫，立即开始了强烈的反攻，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不断地上涨！

锣声响得紧！人们心中还没有弥缝的创口，又重新地被这痛心的锣锤儿敲得四分五裂，连孩子妇人都跑到堤边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

向堤上堆。老年人和云普叔一道的，多数已经跪下来了：

“天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

“盖天古佛！你老人家保过了这场水灾，准还你十本大戏！”

“天收人啦！”

经过了两日夜的拼命挣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暴出了红筋。身体像弹熟了的软棉花一样，随处倒落。西水毕竟是过渡了汹涌的时期，经不起南水的一阵反攻，便一泻千里地崩溃下去了！于是南水趁势地顺流下来，没有一丝阻碍。

水退了！

千万颗悬挂在半空中的心，随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个人都张开了口，吐出了一股恶气。提起锄头被絮，拖着软棉花似的身子，各自踏上了归途。脸上，都挂着一丝胜利的微笑。

“喂！癞大哥，夜里到我这里来谈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时对癞老大说。

六

生活和工作，双管齐下地夹攻着这整个的农村。当禾苞标出线来时，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在拼着他们的性命。过了这严重的一二十天，他们便全能得救！

家中虽然没有一粒米了，然而云普叔的脸上却浮着满面的笑容。他放心了，经过了这两次巨大的风波，收成已经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标线结实，是十多年来所罕见的好，穗子都有那样长了。眼前的世界，所开展在云普叔面前的尽是欢喜，尽是巨大的希望。

然而云普叔并没有做过大的幻想，他抓住了目前的现势来推测二十天以后的情形那是真的。他举目望着这一片油绿色的原野，看看那肥大的禾苗，一线一线快要变成黄金色的穗子，几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发昏，自己在做梦。然而穗子禾苗，一件件都是正确地摆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欢喜得快要发疯了啊！

“哈哈！今年的世界，真会有这样的好吗？”

过去的疲劳，将开始在这儿做一个总结了：从下种起，一直到现在，云普叔真的没有偷闲过一刻工夫。插田后便闹天干，刚刚下雨又发大水，一颗心像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地不能安定。身子疲劳得像一条死蛇，肚皮里没有充过一次饱。以前的挨饿现在不要说，单是英英卖去以后，家中还是吃稀饭的。每次上田，连腿子都提不起，人瘦得像一堆枯

骨。一直到现在，经过这许多许多的恐怖和饥饿，云普叔才看见这几线长长的穗子，他怎么不欢喜呢？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东西呀，还得仔细地将它盘算一下哩！

开始一定要饱饱地吃它几顿。孩子们实在饿得太可怜了，应当多弄点菜，都给他们吃几餐饱饭，养养精神。然后，卖几担出去，做几件衣服穿穿，孩子们穿得那样不像一个人形。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把债统统还清楚。剩下来的留着过年，还要预备过明年的荒月，接新……

立秋、少普都要定亲，立秋简直是处处都表示需要堂客了。就是明年下半年吧，给他们每个都收一房亲事，后年就可养孙子，做爷爷了……

一切都有办法，只少了一个英英，这真使云普叔心痛。早知今年的收成有这样好，就是杀了他也不肯将英英卖掉啊！云普叔是最疼英英的人，他这许多儿女中只有英英最好，最能孝顺他。现在，可爱的英英是被他自己卖掉了啦！卖给那个满脸胡须的夏老头子了，是用一只小划子装走的。装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云普叔至今还没有打听到。

英英是太可怜了啊！可怜的英英从此便永远没有了下落。年岁越好，越有饭吃，云普叔越加伤心。英英难道就没有坐在家中吃一顿饱饭的福命吗？假如现在英英还能站在云普叔面前的话，他真的想抱住这可怜的孩子号啕大哭一阵！天呵！然而可怜的英英是找不回来了，永远地找不回来了！留在云普叔心中的，只有那条可怜的瘦小的影子，永远不可治疗的创痛！

还有什么呢？除此以外，云普叔的心中只是快乐的、欢喜的，一切都有了办法。他再三地嘱咐儿子，不许谁再提及那可怜的英英，不许再刺痛他的心坎！

家里没有米了，云普叔丝毫也没有着急，因为他已经有了办法，再过十多天就能够饱饱地吃几餐。有了实在的东西给人家看了，差了几粒吃饭谷还怕没有人发借吗？

何八爷家中的谷子，现在是拼命地欲找人发借。只怕你不开口，十担八担，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来。价钱也没有那样昂贵了，每担只要六块钱。

李三爹的家里也有谷子发借。每担六元，并无利息，而且都是上好的东西。

垄上的人都要吃饭，都要渡过这十几天难关，可是谁也不愿意去向八爷或三爹借谷子。实在吃得心痛，现在借来一担，过不了十多天，要还他们三担。

还是硬着肚皮来挨过这十几天吧！

“这就是他们这班狗杂种的手段啦！他们妈妈的完全盘剥我们过生活。大家要饿死的时候，向他们叩头也借不着一粒谷子，等到田中的东西有把握了，这才拼命地找人发借。只有十多天，借一担要还他们三担。这班狗杂种不死，天也真正没有眼睛……”

“高鼻子大爹，你不是也借过他的谷子吗？哼！天才没有眼睛哩！越是这种人越会发财享福！”

“是的呀！天是不会去责罚他们的，要责罚他们这班杂种，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来！”

“怎样靠自己呢？立秋，你这话里倒有些玩意儿，说出来大家听听看！”

“什么玩意儿不玩意儿，我的道理就在这里：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纳给他们这些狗杂种的什么劳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给他们还去！那时候，他还有什么道理来向我们要呢？”

“小孩子话！田是他家的呀！”二癞子装着教训他的神气。

“他家的？他为什么有田不自己种呢？他的田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大家替他做出来的吗？二癞子你真蠢啊！你以为这些田真是他的吗？”

“那么，是哪个的呢？”

“你的，我的！谁种了就是谁的！”

“哈哈！立秋，你这完全是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说法。你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农民会你说不好吗？”

“好，杀你的头！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齐心，你没有看见江西吗？”

“齐心！你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哈哈！”

高鼻子大爹，还有二癞子、壳壳头、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说一阵之后，都相信了立秋的话不错。民国十六年的农民会的确是好的，只可惜没有弄得长久，而且还有许多人吃了亏。假如要是再来一个的话，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

“好！立秋，还有团防局里的枪炮呢？”

“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好把他妈妈的缴下来吗？”

儿子整天不在家里，一切都要云普叔自己去理会。家中没有米了，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里去借了一担谷子来。

“你家里五六个人吃茶饭，一担谷就够了吗？多挑两担去！”

“多谢三爹！”

云普叔到底只借了一担。他知道，多吃一担，过不了十来天就要还三担多。没有油盐吃，曹炳生店里也可以赊账了。肉店里的田麻拐，时常装着满面笑容地来慰问他：

“云普哥，你要吃肉吗？”

“不要啊，吃肉还早哩。”

“不要紧的，你只管拿去好了！”

云普叔从此便觉得自己已经在渐渐地伟大，无论什么人遇见了他，都要对他点头微笑地打个招呼。家中也渐渐地有些生气了。就只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妈妈的，老太爷就真的没有福命做吗？

穗子天天地黄起来，云普叔脸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地加厚着。他真是忙碌啊！补苫布，修风车，请这个来打禾，邀那个来扎草，一天到晚，他都是忙得笑眯眯的。今年的世界确比往年要好上三倍，一担田，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担谷。这真是穷苦人走好运的年头啊！

去年遭水灾，就因为堤修得不好，今年首先最要紧的是修堤。再加厚它一尺土吧，那就什么大水都可以不必担心事了。这是种田人应尽的义务呀！堤局里的委员早已来催促过。

“曹云普，你今年要出八块五角八分的堤费啦！”

“这是应该的，一石多点谷！打禾后我亲自送到局里去！劳了委员先生的驾。应该的，应该的！”

云普叔满面笑容地回答着。堤不修好，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灾。

保甲先生也衔了团防局长的使命，来和云普叔打招呼了：

“云普叔，你今年缴八块四角钱的团防捐税啦！局里已经来了公事。”

“怎么有这样多呢？甲老爷！”

“两年一道收的！去年你有没有缴过？”

“啊！我慢慢地给你送去。”

“还有救国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

“这！又是什么名目呢？甲，甲老爷！”

“咄！你这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东洋鬼子打到北平来了，你还在鼓里困。这钱是拿去买枪炮来救国打共匪的呀！

“啊呀！晓得，晓得了！我，我，我送去。”

云普叔并不着急，光是这几块钱，他真不放在心上。他有巨大的收获，再过四五天的世界尽是黄金，他还有什么要着急的呢？

七

儿子不听自己的指挥，是云普叔终身的恨事。越是功夫紧的当口儿，立秋总不在家，云普叔暴躁得满屋乱跑。他始终不知道儿子在外面干些什么勾当。大清早跑出去，夜晚三更还不回来。四方都有桶响了，自家的谷子早已黄熟得滚滚的，再不打下来，就会一粒一粒地自行掉落。

“这个狗养的，整天地在外面收尸！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么当口儿上了。妈妈的！”

他一面恨恨地骂着，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张桶[3]。无论如何，今天的日脚好，不响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来，立秋在家，父子三个人还可勉强地支持一张跛脚桶[4]，立秋不回来就只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帮打禾客。

打禾客大半是由湘乡那方面来的，每年的秋初总有一批这样的人来：挑着简单的两件行李，四个一伴四个一伴地向这滨湖的几县穿来穿去，专门替人家打禾割稻子，工钱并不十分多，但是要吃一点较好的东西。

云普叔很快地叫了一张桶。四个彪形大汉，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来了。响桶时太阳已经出了两丈多高，云普叔叫少普守在田中和打禾客做伴，自己到处去寻找立秋。

天晚了，两斗田已经打完，平白地花了四串打禾工钱。立秋还是没有寻到，云普叔更焦急得无可奈何了。

收成是出乎意料地丰富，两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担多毛谷子。除了恼恨儿子不争气以外，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

叫一张外帮桶真是太划不来的事情啊！工钱在外，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饭，都给这些打禾客吃进肚里去了，真使云普叔看得眼红。想起过去饥饿的情形来，恨不得把立秋抓来活活地摔死。明天万万不能再叫打禾客了，自己动手，和少普两个人，一天至少能打几升斗把田。

夜深了，云普叔还是不能入梦。仿佛听到了立秋在耳边头和人家说话。张开眼睛一看，心中立刻冒出火来：

“你这杂种！你，你也要回来呀！妈妈的，家中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管，剩下我这个老鬼来一个人拼命！妈妈的，我的命也不想要了！今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老子一定要看看你这杂种的本事……”

云普叔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向立秋不顾性命地扑来。四串工钱和那些白米饭的恶气，现在统统要在这儿发作了。

“云普叔叔，请你老人家不要错怪了他，这一次真是我们请他去帮忙的！”

“什么鸡巴事？你，你，你是谁……癞大哥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家中的功夫这样忙！他妈妈的，他要去收尸！”云普叔气急了，手中的木棍不住地颤抖。

“不错呀！云普伯伯，这回他的确是替我们做事情去了啊！”又一个说。

“好！你们这班人都帮着他来害我。鸡肚里不晓得鸭肚里的事！你们都知道我的家境吗？你们……”

“是的，伯伯！他现在已经回来了，明天就可以帮助你老人家下田！”

“下田！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顿饱饭，什么都是给那些杂种得现成。你看，我们做个要死，能够落得一粒劳什子到手吗？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盘！”立秋愤愤地说。

“谁来抢去了你的，猪杂种？”

“要抢的人才多呢！这几粒劳什子终究会不够分配的！再做十年八年也别想落得一颗！”

“猪入的！你这懒精偏有这许多辩说，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来给你吃！你和老子对嘴！”

云普叔重新把木棍提起，恨不得一棍子下来，将这不孝的东西打杀！

“好了，立秋，不许你再多说！老伯伯，你老人家也休息一会儿！本来，现在的世界也变了，下田的人真是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一年忙到头，收拾下来，一担一担给人家送去！捐呀！债呀！饷呀！哪里分得自己还有捞呢？而且市面的谷价这几天真是一落千丈，我们不想个法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

“妈妈的！老子一辈子没有想过什么鸡巴法子，只知道要做，不做就没有吃的……”

“是呀！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我们再见！”

三四个后生子走后，立秋随即和衣睡下。云普叔的心中，像卡着一块硬邦邦的石子。

从立秋回来的第二天起，谷子一担一担地由田中挑回来，壮壮的，黄黄的，真像金子。

这垄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几次惊恐，日夜疲劳，空着肚皮挣扎出来的代价，能有这样丰满，谁个不喜笑颜开呢？

人们见着面都互相点头微笑着，都会说天老爷有眼睛，毕竟不能让

穷人一个个都饿死。他们互相谈到过去的苦况：水、旱、忙碌和惊恐，以及饿肚皮的难堪！现在他们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渐渐地热闹了，物价只在两三天工夫中，高涨到一倍以上。相反地，谷米的价格倒一天天地低落下来。

六块！四块！三块！一直低落到只有一元五角的市价了，还是最上等的迟谷。

“当真跌得这样快吗？”

欢欣、庆幸的气氛，于是随着谷价的低落而渐渐地消沉下来了。谷价跌下一元，每个人的心中都要紧一把。更加以百物的昂贵，丰收简直比常年还要来得窘困些了。费了千辛万苦挣扎出来的血汗似的谷子，谁愿那样不值钱地将它卖掉呢？

云普叔初听到这样的风声，并没有十分惊愕，他的眼睛已经看黄黄的谷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这样好好的救命之宝会卖不起钱。当立秋告诉他谷价疯狂地暴跌的时候，他还瞪着两只昏黄的眼睛怒骂道：

“就是你们这班狗牛养的东西在大惊小怪地造谣！谷跌价有什么稀奇的呢？没有出大价钱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妈妈的，让他们都饿死好了！”

然而，寻着儿子发气是发气，谷价低，还是没有法子制止。一块二角钱一担迟谷的声浪，渐渐地传播了这广大的农村。

“一块二角，婊子的儿子才肯卖！”

即便谷价低落到一钱不值，云普叔仍旧是要督促儿子们工作的。打禾后晒草，晒谷，上风车，进仓，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终日不停地劳动着。由水泱泱地杂着泥巴乱草的毛谷，变为干净黄壮的好谷子。他自己认真地决定着：这样可爱的救命宝，宁愿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绝不肯烂便宜地将它卖去。这原是自己大半年来的血汗呀！

秋收后的田野，像大战过后的废垒残墟一样，凌乱得没有一点次序。整个的农村，算是暂时地安定了。安定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某一个巨大的浪潮来毁灭它！

八

为着几次坚决地反对办“打租饭”，大儿子立秋又赌气地跑出了家门。云普叔除了怄气之外，仍旧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无论如何，他可以相信在这一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总可以博得爷们一点同情的怜悯心。他老了，年老的人，在爷们的眼睛里，至少总还可以讨得一些便宜吧！

一只鸡，一只鸭子，两碗肥肥的猪肉，把云普叔馋得拖出一线一线的唾沫来。进内换了一身补得规规矩矩的衣裤，又吩咐少普将大堂扫得清清爽爽了，太阳还没有当空。

早晨云普叔到过何八爷家里，又到过李三爹庄上，诚恳地说明了他的敬意之后，八爷三爹都答应来吃他们一餐饭。堤局里的陈局长也在内，何八爷准许了替云普叔邀满一桌人。

桌上的杯筷已经摆好了，爷们还没有到。云普叔又恭恭敬敬地站在大门口观望了一回，远远地似乎有两行黑影向这方移动了。连忙跑进来，吩咐少普和四喜儿暂时躲到后面去，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爷们的眼。四条长凳子，重新地将它们揩了一阵，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了，才安心地站在一边侍候爷们的驾到。

一路总共七个人，除了三爹八爷和陈局长以外，各人还带了一位算租谷的先生。其他的两位不认识，一个有兜腮胡须的像菩萨，一位漂漂亮亮的后生子。

“云普！你费了力呀！”满面花白胡子、眼睛像老鼠的三爹说。

“实在没有什么，不恭敬得很！只好请三爹、八爷、陈老爷原谅原谅！唉！老了，实在对不住各位爷们！”

云普叔战战兢兢地回答着，身子几乎缩成了一团。“老了”两个字说得特别响。接着便是满脸的苦笑。

“我们叫你不要来这些客气，你偏要来，哈哈！”何八爷张着没有血色的口，牙齿上堆满了大粪。

“八爷，你老人家……唉！这还说得上客气吗？不过是聊表佃户们一点孝心而已！一切还是要请八爷的海量包涵！”

“哈哈！”

陈局长也跟着说了几句勉励劝慰的话，少普才从后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来。

“请呀！”

筷子羹匙，开始便像狼吞虎咽一样。云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两旁侍候，眼睛都注视着桌上的菜肴。

当肥肥的一块肉被爷们吞嚼得津津有味时，他们的喉咙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那里爬进爬出。涎水从口角里流了出来，又强迫把它吞进去。最后少普简直馋得流出眼泪了，要不是有云普叔在他旁边，他真想跑上去抢一块来吃吃。

像上战场一般地挨过了半点钟，爷们都吃饱了。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爷们都闲散地走动着。五分钟后，又重新地围坐拢来。

云普叔垂着头，靠着门框边站着，恭恭敬敬地听候爷们说话。

“云普，饭也吃过了，你有什么话，现在尽管向我们说呀！”

“三爹、八爷、陈老爷都在这里，难道爷们还不明白云普的困难吗？总得求求爷们……”

“今年的收成不差呀！”

“是的，八爷！”

“那么，你打算要说些什么呢？”

“我想，想求求爷们……”

“啊！你说。”

“实在是云普去年的元气伤狠了，一时恢复不起来。满门大小天天要吃这些，云普又没有力量赚活钱，呆板地靠田中过日子。总得要求要求八爷、三爹……”

“你的打算呢？”

“总求八爷高抬贵手，在租谷项下，减低一两分。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种谷项下，也要请八爷格外开恩！三爹，你老人家也……”

“好了，你的意思我统统明白了，无非是要我们少收你几粒谷。可是云普，你也应当知道呀！去年，去年谁没有遭水灾呢？我们的元气说不定还要比你损伤得厉害些呢！我们的开销至少要比你大上三十倍，有谁来替我们赚进一个活钱呢？除了这几粒租谷以外！至于去年我借给你的豆子，你就更不能说什么开恩不开恩。那是救过你们性命的东西啦！借给你吃已算是开过恩了，现在你还好意思说一句不还吗？”

“不是不还八爷，我是想要求八爷在利钱上……”

“我知道呀！我怎能使你吃亏呢？借豆子的不止你一个人。你的能够少，别人的也能够少。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啊！至于种谷，那更不是我的事情，我仅仅经了一下手，那是县库里的东西，我怎么能够做主呢？”

“是的，八爷说的也是真情！云普老了，这次只要求八爷三爹格外开一回恩，下年收成如果好，我绝不拖欠！一切沾爷们的光！”

云普叔的脸色十分沮丧了，说话时的喉咙也硬酸酸的。无论如何，他要在这儿尽情地哀告。至少，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

“不行！常年我还可以通融一点，今年半点也不行！假使每个人都和你一样麻烦，那还了得！而且我也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应付他们。不过，你是太可怜了，八爷也绝不会使你吃亏的。你今年除去还捐还债以外，实实在在还能落到手几多？你不妨报出来给我听听看！”

“这还打得过八爷的手板心吗？共收下来一百五十担谷子，三爹也

要，陈老爷也要，团防局也要，捐钱，粮饷……”

“哪里只有这一点呢？”

“真的！我可以赌咒！”

“那么，我来给你算算看！”

八爷一面说着，一面回头叫了那位穿蓝布长衫的算租先生：

“涤新！你把云普欠我的租和账算算看！”

“八爷，算好了！连租谷、种子、豆子钱，头利一共一百零三担五斗六升！云普的谷，每担作价一块三角六。”

“三爹你呢？”

“大约也不过三十担吧！”

“堤局约十来担光景！”陈局长说。

“那么，云普你也没有什么开销不来呀！为什么要这样啰唆呢？”

“哎呀！八爷！我一家老小不吃吗？还有团防费、粮饷、捐钱都在里面！八爷呀！总要你老人家开恩……”

云普叔的眼泪跑出来了！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只有用最后的哀告来博取爷们的怜悯心。他终于跪下来了，像拜菩萨样一地给爷们叩了三四个响头。

“八爷三爹呀！你老人家总要救救我这老东西！”

“唔！好云普，我答应你。可是，现在的租谷借款项下，一粒也不能拖欠。等你将来到了真正不能过门的时候，我再借给你一些吃谷是可以的！并且，明天你就要替我把谷子送来！多挨一天，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四分五！四分五！”

“八爷呀！”

第二天的清早，云普叔眼泪汪汪地叫起来了少普，把仓门打开。何八爷李三爹的长工都在外面等待着。这是爷们的恩典，怕云普叔一天送去不了这许多，特地打发自家的长工来帮忙挑运。

黄黄的、壮壮的谷子，一担一担地从仓孔中量出来，云普叔的心中，像有千万利刀在那里宰割。眼泪一点一点地淌下，浑身阵阵地发颤。英英满面泪容的影子、蚕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阳、狂阔的大水、观音粉、树皮……都趁着这个机会，一齐涌上了云普叔的心头。

长工的谷子已经挑上肩了，回头叫着云普叔：

“走呀！”

云普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像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举眼恨恨地对准何八爷的庄上望了一下，两腿才跨出头门。勉强地移过三五步，脚底下活像着了锐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来停一停，然

而头脑眩晕了，经不起一阵心房的惨痛，便横身倒下来了！

“天啦！”

他只猛叫了这么一句，谷子倾翻了一地。

“少普！少普！你爹爹发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云普，云普！”

“妈妈来呀，爹爹不好了！”

云普婶也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把云普叔抬卧在戏台下的一块门板上，轻轻地在他的浑身上下捶动着：

“你有什么地方难过吗？”

“唔！”

云普叔的眼睛闭上了。长工将一担一担的谷子从云普叔的身边挑过，脚板来往的声音，统统像踏在云普叔的心上。渐渐地，在他的口里冒出了鲜血来。

保甲正带着一位委员老爷和两个佩盒子炮的大兵闯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备有箩筐扁担的工役。

“怎么！云普生病了吗？”

少普随即走来打了招呼：

“不是的，刚刚劳动了一下，发痧！”

“唔！”

“云普！云普！”

“有什么事情呀，甲老爷？”少普代替说。

“收捐款的！剿共，救国，团防，你爹爹名下一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算谷是一十四担三斗零三合。定价一元二角整！”

“唔！几时要呢？’

“马上就要量谷的！”

“啊！啊啊……”

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又望望大兵和保甲，他完全莫名其妙地发痴了！何李两家的长工，都自动地跳进了仓门那里量谷。保甲老爷也赶着钻了进去：

“来呀！”

外面等着的一群工役统统跑进来了，都放下箩筐来准备装谷子。

“他们难道都是强盗吗？”

少普清醒过来了，心中涌上一种异样的恼愤。他举着血红的眼睛，望了这一群人，心火一把一把地往上冒。

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被人家挑走。这些人又都那样地不讲理性。他咬紧了牙齿，想跑上去把这些强盗抓几个来饱打一顿—要不是旁边两个佩盒子炮的向他盯了几眼。

“唔……唔……哎呀……”

“爹爹！好一点了吗？”

“唔……”

只有半点钟工夫，工役长工们都走光了。保甲慢慢地从仓孔中爬出来，望着那位委员老爷说道：

“完了，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费外，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

“那么，限他三天之内自己送到镇上去！你关照他一声。”

“少普！你等一会儿告诉你爹爹，还差三担三斗五升多捐款，限他三天内亲自送到局里去！不然，随即就会派兵来抓人。”保甲恶狠狠地传达着。

“唔！”

人们在少普蒙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转身向仓孔中一望：天哪！那里面只剩了几块薄薄的仓板子了。

他的眼睛发了昏，整个世界都好像在团团地旋转！

“唔……哎哟！”

“爹爹呀！”

九

立秋回来了，时候是黑暗无光的午夜！

“真的有抢谷的强盗啊！”

云普叔又继连地发了几次昏。他紧紧地握着立秋的手腕，颤抖地说道：

“立秋！我们的谷子呢？今年，今年是一个少有的丰年呀！”

立秋的心房创痛了！半晌，才咬紧牙关地安慰了他的爹爹：

“不要紧的哟！爹爹，你老人家何必这样伤心呢？我不是早就对你老人家说过了吗？迟早总有一天的，只要我们不再上当了。现在垄上还有大半没有纳租谷还捐的人，都准备好了不理他们。要不然，就是一次大的拼命！今晚，我还要到那边去呢！”

“啊……”

模糊中云普叔像做了一场大梦。他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

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勉强地展开着眼睛，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很迟疑地说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愿天老爷保佑他们！”

1933年5月20日脱稿于上海

---

[1]观音粉：一种白色的黏土。

[2]标线：指的是稻谷的穗子从禾苞中冒出来。

[3]桶：此处指打禾用的桶，四方的。四个人操控一张桶，其中两个人割稻，另外两个人打稻。“兜一张桶”，意即找四个打稻的人。

[4]跛脚桶：即不足四人。

山村一夜

一

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野狗遥远地、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夜的寂静，差不多全给这些交错的声音碎裂了。冷风一阵一阵地由破裂的壁隙里向我们的背部吹袭过来，使我们不能禁耐地连连地打着冷噤。刘月桂公公面向着火，这个老年而孤独的破屋子主人，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农民朋友介绍给我们来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干枯的树枝，右手持着灰白的胡子，一边拨旺了火势，一边热烈地、温和地给我们这次的惊慌和劳顿安慰了，而且还滔滔不停地给我们讲述着他那生平最激动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为火光的映照，使他的眼睛显得特别歪斜、深陷，而且红红的。他的额角上牵动着深刻的皱纹；他的胡子顽强地、有力地高翘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带点勾曲；嘴唇是颇为宽厚而且松弛的。

他说起话来就像生怕人家会听不清或者听不懂似的，总是一边高声地做着手势，一边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着我们。

又因为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静，他说话时总常常要起身去开开那扇破旧的小门，向风雪中去四围打望一遍，好像察看着有没有什么人前来偷听一般；然后才深深地呵着气，抖落那沾身的雪花，将门儿合上了。

“……先生，你们真的愿意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吗？那好极了！那我们可以经常做朋友了。”他用手在这屋子里环指了一个圈圈，“你们来时总可以住在我这里的，不必再到城里去住客栈了。客栈里的民团局会给你们麻烦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么保人啦，哪里来啦，哪里去啦，‘年貌三代’啦……他们对于来客，全像是在买卖一头小牛或者一头小猪那样的，会给你们从头上直看到脚下，连你们的衣服身坯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会看出来的，真的，到我们这个连鸟都不高兴生蛋的鬼地方来，就专门欢喜这样子：给客人一点麻烦吃吃。好像他们自己原是什么好角色，而往来的客人个个都是坏东西那样的，因为这地方多年前就不像一个住人的地方了！真的，先生……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他们自以为是怎样聪明得了不得，而别人只不过是一些蠢子。他们自己拿了刀会杀了人家—杀了蠢子—劫得了蠢子的财帛，倒反而四处去向其他

的蠢子招告：他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强盗。并且说：他之所以要杀这个人，还不只是为他自己，而是实在地为你们蠢子大家呢！于是，等到你们这些真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于相信到自己动起手去杀自己了的时候，他就会得意扬扬地躲到一个什么黑角落里去，暗暗地好笑起来了：‘看啦！他们这些东西多蠢啊！他们蠢得连自己的妈妈都不晓得叫呢！’真的，先生，世界上就真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们自己呢！因为真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时候，也就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的。那时候，他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就是再会得“叫妈妈”些，也怕是空的了吧。真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统统是这样的—我说蠢子终究要变得聪明起来的。要是他不聪明起来，那他就只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十足的痴子、疯子那样的东西！先生，真的，不会错的！我们这里还发生过一桩这样的事呢：一个人会蠢到这样的地步的—自己亲生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还要给人家去叩头赔礼！您想：这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蠢到这样的地步了，又怎能不变成疯子呢？先生！”

“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桂公公！一个人又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我们对于这些话，实在是感到惊异，便连忙这样问。

“你们说得有道理，先生。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不会的，普天下不会，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的。然而，我却亲眼看见了，而且还和他们是亲戚，还为他们伤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样的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桂公公！”我们的精神完全被这老人家给刺激起来了！不但忘记了外面的风雪，而且也忘记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样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说哩。这已经是快两周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你们都不睡吗？伤心的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完的！真的啊，先生！你们不要睡？那好极了！那我们应该将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将这话告诉你们了，说不定对你们还有很大的益处呢！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个叫作汉生的学生—干儿子，突然在一个深夜里跑来对我说：‘干爹，我现在已经寻到一条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爷、王老发、李金生他们弄得很好了，他们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说得对，我要跟他们去了，像跟早两年前的农民会那样的。干爹，你该不会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

“‘但是孩子，谁叫你跟他们去的呢？怎么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了？你还是受了谁的骗呢？’我说。

“‘不是的，干爹！’他说，‘是我自己想清楚了，他们谁都没有来邀过我，而且他们也并不勉强我去，我只是觉得他们说的对就是了。’

“‘那么，又是谁叫你和曹三少爷弄作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来找我的。他很会帮穷人说话，他说得很好哩！干爹。’

“‘是的，孩子。你确是聪明了，你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记着：千万不要跟曹三少爷有过多的往来，有什么事情先来告诉我。干爹活在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么事都比你有经验，你只管多多相信干爹的话，不会错的，孩子。去吧！安静一些，不要让你的爹爹知道，并且常常到我这里来。’

“先生，我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给他那糊涂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离我们这里并不远，就在这山村子的那一面。

“他常常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立志要跟我学几个字，他便称我为干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长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爷儿俩就专靠这孩子做零工过活。但他自己却十分有志气。白天里挥汗替别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这里来念一阵书。不喝酒，不吃烟，而且天性又温存，有骨气。他的个子虽不高大，但是十分强壮。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头发像一丛短短的柔丝那样……总之，先生！用不着多说，无论他的相貌、性情、脾气和做事的精神怎样，只要你粗粗一看，便会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这里来。但那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先生！可怜、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们山后面曹大杰家里做了三四十年长工，而且从来没有和主人家吵过一次嘴。”

二

“先生，关于这样的人本来只要一句话：就是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气。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没有用了，才被曹大杰家里赶出去。带着儿子，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没有半个人怜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样，而且他的家里也再没有别的人了！

“就是这样的，先生。我和他们爷儿俩做了朋友，而且做了亲戚了。我是怎样地喜欢这个孩子呢？可以说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喜欢十倍。真的，先生！

“我是那样用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去教他，而他也从没有间断过，哪怕是刮风落雨下大雪，一旦约定，他都来的。我读过的书虽说不多，然而

教他却也足有余裕。先生，我是怎样地希望这孩子成人啊！

“自从那次深夜谈话以后，我教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来得也更加勤密，而且读书也更觉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温暖起来了。

“我想：我心爱的孩子，你吃了太多的苦啊！你虽然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你怎样去安顿你自己的生活呢？白天里挥汗吃力，夜晚还要读书、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凹陷得多深，而且已经起了红的圈圈了呢！唉，先生！

“当时我虽然一面想，却还一面这样对他说：‘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错的—你们的路。干爹老了，已经没有用了。干爹只能看着你们去做了哩。爱惜自己一些，不要将身子弄坏了！时间还长得很呢，孩子哟！’但是，先生，我的口里虽是这样说，却有另外一种可怕的念想，突然来到我的心里了。而且，先生，这又是怎样一种懦弱的、伤心的、不可告人的念想呀！

“可是，我却没有法子能够压制它。我只是暗暗为自己的老迈和无能悲叹罢了！而且我的心里还在想哩：也许这样的事情不会来吧！

“好人是绝不应该遭遇意外的事情的！但是先生，怎样了呢？我想的这些怎样了呢？唉，不能说哩！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天，而且天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来；不希望的、担心的、可怕的事，却一下子就飞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天呢？而且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先生，不能说哩。唉，唉！先生啊！”

由于风势过于猛烈，我们那扇破旧的小门和板壁，总是被吹得呀呀地作响。我们的后面也觉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气，在袭击着我们的背心。刘月桂公公尽量地加大着火，并且还替我们摸出了一大捆干枯的稻草来，靠塞到我们的身后。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辞和举动，实在太令人感奋了。他不但使我们忘记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劳，而且还使我们忘记了这深沉、冷酷的长夜。

他只是短短地沉默了一会儿，听了听那山谷间隐隐不断的野狗和兽类的哀鸣。一种夜的林下的阴郁的肃杀之气，渐渐地笼罩到我们中间来了。他也没有再做一个其他的举动，仅仅去开了一次那扇破旧的小门，便又睁动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湿润的眼睛，继续起他的讲述了。

“先生，我说：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去约束和干涉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虽然有过一个孩子，但我从来没有约束过他，一任他自己去四处漂泊，七八年来，不知道他漂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连讯息都没有一个。因为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思想、

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样也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一干涉，他们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却不懂得这一点。

“先生，您想他是怎样去约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简直不能说啊！除了到这里来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跟一步地啰唆着，甚至于连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像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会一下子将他的孩子偷去卖掉的那样。您想，先生，孩子已经不是一个三岁两岁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样地去监视呢？

“为了这事情我还不知道和他争论过几多次哩，先生，我说：‘亲家公啦！您莫要老是这样地跟着您的孩子吧！为的什么呢？是怕给人家偷去呢？还是怕老鹰来衔去呢？您应当知道，他已经不是一个娃娃了呀！’

“‘是的，亲家公。’他说，“我并不是跟着他，我只是有些不放心他就是了！’

“‘那么，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说。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说，‘我不过是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总应该管束一下子。’

“‘没有什么！’唉，先生！您想，一个人会懦弱到这样的地步：刚说过的话，立马就害怕承认。

“于是，我就问他：‘那么，亲家公，你管束他什么呢？’

“‘没有什么，亲家公，我只是想像我爹爹年轻时约束我的那样，不让他走到坏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亲家公！什么是坏的路呢？’先生，我当时便这样地生气起来了，‘您是想将您的汉生约束得同您自己一样吗？一生一世牛马一样地跟人家犁地耕田，狗一样地让人家赶出去吗？唉！你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当时只顾这样生气，却并没有看着他本人。但当我一看到他被我骂得低头一言不发，只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颤的时候，我的心便完全软了。

“我想，先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怜无用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上来呢？唉，他的五六十岁的光阴如何度过的呢？于是，先生，我就只能这样温和地去对答他了：‘莫多心了吧！亲家公，莫要老是这样跟着您的汉生了，多爱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这样跟着，您会跟出一个坏结局来的，告诉您：您的汉生是用不着您担心的了，至少比您聪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话有什么用处呢？我应该说的，统统向他说过了。他一当着你的面，怕你怕得要命；背了你的面，马上就四处去跟着、赶着他的儿子去了。

“关于他儿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去告诉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嘱咐汉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但是，谁知道呢？这消息是从什么地方走进他耳朵里的呢？

“也许是汉生的同伴王老发吧，也许是曹三少爷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后来据汉生说：他们谁都没有告诉过他。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觉出来的，因为他夜间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总之，汉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汉生特别注意，处处都要防备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间吧，先生，汉生刚刚从我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那个老年的愚拙的家伙便立刻跟着追到这里来了。因为没有看见汉生，他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走近我的身边。然而，却不说话。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只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猪鬃那样的几根稀疏的胡子，也轻轻地发着战。我想：这老东西一定又是来找我说什么话了，要不然他就绝不会变成一副这样的模样。于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温和的脸色，殷勤地接着他。

“‘亲家公啦！您来又有什么贵干呢？’我开玩笑一般地说。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轻声地说，‘我只是有一桩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么呢，亲家公？’

“‘关于您的干儿子的情形，我想，亲家公，您应该知道得很详细吧！’

“‘什么呢？关于汉生的什么事情呢？嗳，亲家公？’

“‘他近几个月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亲家公！常常一个通夜不回来。’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亲家公！他说不定是跟着什么坏人，走到坏的路上去了。因为我常常看见他同李木匠和王老发他们一道。要是真的，亲家公，您想：我将他怎么办呢？我的心里啊……’

“‘您的心里又怎样呢？’

“‘怎样？唉！亲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像一点都不知道似的！您想：假如我的汉生要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还有命吗？我不是要绝了后代吗？有谁来替我养老送终呢？将来谁来上坟烧纸呢？我又统共只有这一个孩子！唉，亲家公，帮帮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样将这孩子养大起来的呢？别人家不知道，您总应该知道呀！我那样千辛万苦地养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点好处，我还有什么想头呢？亲家公！’

“‘那么您的打算是应该将他怎样呢？’先生，我有点郑重起来了。

"'没有怎样，亲家公。'他说。这家伙大概又对着月光看到我的脸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气吧！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有点伤心就是了！我能将他怎么办呢？我不过是想……'

"'啊—什么呢？'

"'我想，亲家公，您是他的干爹！只有您的话他最相信，您又比我们都聪明得多。我是想……想……求亲家公对他去说一句开导的话，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来，那我就……亲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

三

"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聪明的人。他说了那么一大套，归根结底还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儿子的一点好处，怕没有人养老送终，伤心没有人上坟烧纸罢了！而他自己却又没有能力去'开导'他的儿子，压制他的儿子，只晓得狗一样地跟踪着，跟出来了又只晓得跑到我这里来求办法，叫恩人！您想，我还能对这样可怜的、愚拙的家伙说点什么有意思的、能够使他想得开通的话呢？唉，先生，不能说哩！当时我是实在觉得生气，也觉得伤心。我极力地避开月光，因为怕他看出了我那不平静的脸色。因为我必须尽我的义务，对他说几句开导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话；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话对于这头脑糊涂的人没有用处，但是为了汉生的安静，我也不能够不说啊！

"我说：'亲家公啦！您刚才啰里啰嗦地说了这么一大套，到底为的什么呢？啊，您是怕您的汉生走到坏的路上去吗？那么，您知道什么路是坏的什么路才是好的呢？您说：王老发、李金生他们都不是好人，是坏人！那么他们又都坏在什么地方呢？唉，亲家公！我劝您还是不要这样糊涂地乱说吧！凡事都应该自己先去想清楚，再来开口的。您知道：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呀！为什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呢？您怎么会弄得"绝后代"呢？您的汉生又几时对您说过不给您"养老送终"呢？并且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人来"上坟烧纸"又有什么不得了的呢？唉，亲家公，您真是一个蠢拙的人啊！'

"唉，先生，我当时是这样叹气地说：'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经糟蹋得够了！让我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并没有走到什么坏的路上去，您只管放心好了。汉生他比您聪明得多，而且他们年轻人自有他们年轻人的想法。至于王老发和李金生木匠他们就更不是什么歹人，您何必啰唆他们、干涉他们呢？您要知道：即算是您将您的汉生管

束得同您一样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莫要说我说得不客气，亲家公，同您一样至多也不过是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马算了。譬如我对我的儿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唉，亲家公啊！想得开些吧！况且您的儿子走的又并不是什么坏的路，完全是为着我们自己。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唉，唉！亲家公啊！您这可怜的老糊涂一样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当时听了我这话之后怎样呢？他完全一声不作，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贼一样地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并且还不住地颤抖着他的胡子，开始流出眼泪来。唉，先生，我的心完全被这东西弄乱了！您想我还能对他说出什么话来呢？我只是这样轻轻地去向他问了一问：‘喂，亲家公！您是觉得我的话说得不对吗，还是什么呢？您为什么又伤起心来了呢？’

“这时候，先生，我还记得：那个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被一块黑云遮去了；于是，我们就看不清彼此的面庞了。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么事。半天，半天了……才听见他哀求一样地说道：‘唉，不伤心哩，亲家公！我只是想问一问您：我的汉生……他们如果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我一个人又怎么办呢？唉，唉！我的亲家公啊……’

“‘不会的哩，亲家公！您只管放心吧！只要您不再去跟着啰唆您的汉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这样的话吗——吉人自有天相！何况您的汉生并不是蠢子，他怎么会不知道照顾自己呢？’

“‘唔，是的，亲家公！您说的——都蛮对！只是我……唔，嗯……总有点……不放心他……有点……害怕就是了！呜呜……’

“先生，这老家伙站起来了，并且完全失掉了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了。

“‘亲家公，莫伤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来送他了，‘您伤心什么呢？是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马好呢？还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清楚些吧！不要再糊涂了吧！’

“唉，先生，还尽管啰啰唆唆地说什么呢？一句话——他便是这样一个懦弱的家伙就是了，并且凭良心说：自从那次以后，我没有再觉得这家伙可怜，因为这家伙有很多地方不值得可怜。但是在那次我却骗了他，而且还深深地骗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这到底是一句什么狗屁话呢？几时有过什么‘吉人’，几时又看见过什么‘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样说了，并且还那样地祷告啦。这当然是我太爱惜汉生和太没有学问的缘故，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去宽慰那个愚拙的人，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压制和安慰自己。但是，先生，事情最终怎样了

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唉，要回答，其实，在先前我早就说过了的。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来；担心的、怕的和祸祟的事，一下子就飞来了！唉，先生，虽然他们那第一次飞来的祸事，都不是应在我的汉生的头上，但是汉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刘月桂公公因为用铁钳去拨了一拨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焰，一颗爆裂的红星，便突然地飞跃到他的胡子上去了！这老年的主人家连忙用手尖去挥拂着，却已经来不及了，燃断掉三四根下来了。

我们都没有说话。一种默默的、沉重的、忧郁之感，渐渐地压到了我们的心头。因为这故事的激动力和烦琐反复的情节的悲壮，已经深深地锁住了我们的心喉，使我们插不进话去了。

夜的山谷中的交错的声息，似乎都已经平静了些。然而愈平静，就愈觉得世界在一步步地沉降下去，好像直欲沉降到一个无底的洞中去似的，使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了。风雪虽然仍在飘降，但听来却也已经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渐渐在恢复夜的寂静的常态了。刘月桂公公却并没有关心到他周围的事物，他只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势，不住地运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动着他那灰暗的眉毛和睁开他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为遭了那火花的飞跃的损失，他继续说话的时候，总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护卫着他那高翘而有力量的胡子。

“那第一次祸事的飞来，”他接着说，“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民团局因为和外来的军队有了联络，便想寻点什么功劳去献献媚，巴结巴结那有力量的军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来到我们这山前山后四处搜索着。结果，那个叫作曹三少爷的，便第一个给他们弄去了。

“这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降着严霜的早上。我的干儿子汉生突然丢掉了应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边睁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干爹，我们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爷给……给……给……他们天亮时弄去了！这怎……怎么办呢？’

“唉，先生，我当时听了，也着实替他们着急了一下呢。但是反过来细细一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曹三少爷他们那样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样，原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们愿不愿意替穷人说话和做事，就只要看他们高兴不高兴便是了，他们要是不高兴、不乐意了，说不定还能够反过来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

而，我那仅仅只是忠诚、赤热而没有经历的干儿子，却不懂得这一点。他当时看到我只是默默不作声，便又热烈而认真地接着说：‘干爹，您老人家怎么不作声呢？您想我们要是没有了他还能怎么办呢？唉，唉！干爹啊！我们失掉这样一个好的人，想来实在是一桩伤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头当时低下去了，并且我还记得：的确有两颗大的、亮晶晶的眼泪，开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湿润的眼眶。我的心完全被这赤诚的、血性的孩子感动了。于是，我便对他说：‘急又有什么用处呢？孩子！我想他们不会将他怎样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杰还在这里当里总呀，他怎能不设法子去救他呢？’

“‘唉，干爹！曹大杰不会救他哩！因为曹三少爷跟他吵过架，并且曹三少爷还常常对我们说他爹爹的坏话。您老人家想：他怎能去救这样的儿子呢？曹三少爷是好的、忠实的、能说话的角色呀！’

“‘唉，你还小呢，你的经历还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抚摩着他柔软的头发，说，‘你只能够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内心。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同口里相合呢？告诉你，孩子！越是会说话的人，越靠不住。何况曹德三家里的地位，还和你们相差这样远。你还知道“叫得好听的狗，不会咬人；会咬人的狗，绝不多叫”那句话吗？’

“‘干爹，我不相信您的话！’这忠实的孩子立刻揩干眼泪叫起来了，‘对于别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话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对于曹三少爷，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了解他了！我不相信这样一个好的人，会忽然变节！’

“‘对的，孩子！但愿是这样吧。你不要怪干爹说话太直，也许干爹老了，事情见得不明了。曹德三这个人我又不常常看见，我不过是这样说说就是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自己可以去做主张，凡事多多防备。不过曹德三少爷我可以担待，绝不至于出什么事情。’

“先生，就是这样的。我那孩子听了我这话之后，也没有再和我多辩，便摇头叹气、怏怏不乐地走开了。我当时也觉得有些难过，因为我不应该说得太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轻的赤热的心。我当时也是怏怏不乐地回到屋子里了。

“然而，不到半个月，我的话便证实了——曹德三少爷安安静静地回到他的家里去了。这时候，我的汉生便十分惊异地跑来对我说：‘干爹，你想：曹德三少爷怎样会出来的？’

“‘大概是他们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干爹！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三少爷是很有教养的人，他

还能够说出很动人的、很有理性的话来哩！’

“‘那么，你以为是怎样呢？’

“‘我想：说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来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脚，他自己是绝不至于去那样做的！’

“‘唉，孩子啊！你还是多多听一点干爹的话吧！不要再这样相信别人了，还是自己多多防备一下吧！’

“‘对的，干爹。我实在应该这样吧！’

“‘并且，莫怪干爹说得直：你们还要时刻防备那家伙—那曹三少爷……’

“那孩子听了我这话，突然惊愕得张开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说不出话来了。很久，他好像还不曾听懂我的话一样。于是，先生，我就接着说：‘我是说你那同伴—曹三少爷啦！’

“‘那该—不会的吧……干爹！’他迟迟而且吃惊地不大相信地说。

“‘唉，孩子啊！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相信你的干爹呢？干爹难道会害你吗？骗你吗？’

“‘是，是—的！干爹……’他一边走，一边低头回答道。”

四

“并且我还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已经渐渐变得酸硬起来了。这时候我因为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愿意再追上去说什么。我只是想，先生，这孩子到底怎样了呢？唉，唉，他完全被曹德三的好听的话迷住了啊！就是这样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相安无事。虽然这中间我那愚懦的亲家公曾来过三四次，向我申诉过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说过许多害怕和担心的话。可是，我却除了劝劝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没有多去理会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那第二次祸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们的头上了！那一晚，当大家正玩龙灯玩得高兴的时候，我那干儿子汉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样，匆匆地、气喘吁吁地溜到我这里来了。

“那时候，我正被过路的龙灯闹得头昏脑涨，想一个人偷偷在屋子里点一支蜡烛看一点书。但突然地给被这孩子冲破了。我一看见他进来的那模样，便立刻吓了一跳，将书放下来，并且连忙地问着：‘又发生了什么呢，汉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回话，只是睁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样呢，孩子？’我追逼着，并且关合了小门。

“‘王老发被他们弄去了，李金生不见了！’

“‘谁将他们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他仅仅说了这么一句，两线珍珠一般大的眼泪，便滔滔不绝地滚出来了！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的不能说的事啊！

“那时候，我只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作声，他也不作声！蜡烛尽管将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摇得飘飘动动！可是，我却寻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我虽然知道这事情必然要来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过分惊急的时候，往往也会变得愚笨起来的。我当时也就是这样。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问道：

“‘到底怎样呢？怎样发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在王老发的家里，守候着各方面的信息，因为他们决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龙灯的热闹，去捣曹大杰和石震声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龙灯还没有出到一半，王老发的大儿子哭哭啼啼地跑回来了。他说：“汉叔叔，快些走吧！我的爹爹被曹三少爷带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见了！”’

“‘这样，我就逃到您老人家这里来了！’

“‘唔……原来……’我当时这样平静地应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桩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里来了，我便惊急地说，‘但是孩子—你怎样呢？他们是不是知道你在我这里呢？他们是不是还要来寻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惊急地说—他被我的话提醒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寻我，我怎么办呢？干爹……’

“‘唉，诚实的孩子啊！’先生，我是这样吩咐和叹息地说，‘你快些走吧！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经历太少了啊！走吧，孩子！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干爹？’他急促地说，‘家里是万万不能去的，他们一定知道！并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坏了！他天天对我啰唆着，他还羡慕曹三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先生，这孩子完全没有经历地惊急得愚笨起来了。我当时实在觉得可怜、伤心，而且着急。

“‘那么，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吗？’我说。

“‘对的，干爹！’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杨柏松那里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又回转了身来，而且紧紧地抱着我的颈子。

“‘干爹！’

"'怎么呢，孩子？'

"'我……我只是不明白，人心呀—为什么这样险诈呢？告诉我，干爹！'

"先生，他开始痛哭起来了，并且眼泪也流到了我的眼眶。"

"我，我，我也忍不住了！"刘月桂公公略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间溢出来的一颗老泪，便又接着说了，"'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运和地位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呢！'我说，'你往后看去，放得老练一些就是了！不要伤心了吧！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这孩子走后，第二天……先生，我的那蠢拙的亲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好像准备了一大堆话要和我说一样，一进门，就颤抖着他那猪鬃一样的几根稀疏的胡子，吃吃地说：'亲家公，您知道王……王老发昨……昨天夜间又弄去了吗？'

"'知道呀，又怎样呢？亲家公。'

"'我想他们今天一……定又要来弄……弄我的汉生。'

"'您看见过您的汉生吗？'

"'没有啊—亲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那么，您是来寻汉生的呢，还是怎样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这里。我是想来和您商……商量一桩事的。您想，我和他生……生一个什么办法呢？'

"'您以为呢？'我猜到这家伙一定又有什么坏想头了。

"'我实在怕呢，亲家公！我还听见他们说：如果弄不到汉生就要来弄我了！您想会怎样呢？亲家公……'

"'我想是真的，亲家公。因为我也听说过：他们那里还正缺少一个爹爹要您去做呢。'先生，我实在气极了，'要是您不愿意去做爹爹，那么最好是您自己带着他去将您的汉生给他们弄到，那他们就一定不会来弄您了。对吗，亲家公？'

"'唉，亲家公—您为什么老是这样笑我呢？我是真心来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么得罪您老人家的地方呢！唉，唉！亲家公。'

"'那么您到底商量什么呢？'

"'您想，唉，亲家公，您想……曹德三少爷怎样呢？他……他还做了官哩！'

"'那么，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汉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实在觉得太严重了，我的心都气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骂道，'您大概是想尝尝老太爷和吃人的味道了吧，亲家公？哼哼！您这好福气的，禄位高升的老太爷

啊！’

“先生，这家伙看到我那样生气，更吓得全身都颤抖起来了，好像怕我会立刻将他吃掉或者杀掉一样，把头完全缩到破棉衣里去了。

“‘唔，唔—亲家公！’他说，‘您……怎么又骂我呢？我又没有叫汉生去做官，您怎么又骂我呢？唉！我……我……我不过是这样说说别人家呀！’

“‘那么，谁叫您说这样的蠢话呢？您是不是因为在他家里做了一世长工而去听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欺骗呢？想他们会叫您一个长工的儿子去做官吗？蠢拙的东西啊！您到底怎样受他们的欺骗的呢？说吧，说出来吧！您这猪一样的人啊！’

“‘没有啊—亲家公！我一点都没有啊！’

“先生，我一看见他那又欲哭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便又突然软下来了。唉，先生，我就是一个这样没有用处的人哩！我当时仅仅只追了他一句：‘当真没有？’

“‘当真—一点都没有啊！亲家公。’

“先生，就是这样的，他走了。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当我们这山谷前后的风声紧急的时候，我的汉生又回来了。他这回却带来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现在还在一个什么地方带着很多人冲来冲去的，但却没有能够冲回到我们这老地方来。他是一个大个子，高鼻尖，黄黄的头发，有点像外国人的。他们跟着我点的蜡烛一进门，就告诉我说：王老发死了！就在当天—第四天的早上。并且还说我那亲家公完全变坏了，受了曹大杰和曹德三的欺骗！想先替汉生去首告了，好再来找汉生，叫汉生去做官。那木匠并且还是这样地挥着他那砍斧头一样的手，对我保证说：‘的确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还看见他贼一样地溜进曹大杰的家里去了。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您想我还能哄骗您老人家吗，桂公公？’

“我的汉生一句话都不说。他只是失神地忧闷地望着我们两个人，他的眼睛完全为王老发哭肿了。关于他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辞都不插。我知道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便不愿再将那天和他爹爹相骂的话说出来，并且我还替他宽心地说开去。

“‘我想他不会的吧，金生哥！’我说，‘他虽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总应当知道呀！’

“‘他完全是被怕死、发财和做官吓住了、迷住了哩！桂公公！’木匠高声地生气一般地说。

“我不再作声了。我只是问了问汉生这几天的住处和做的事情，他好

像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说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稳当，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曹德三和王老发所留下来的事情，都给他和李金生木匠担当了。我当然不好再多问。最后，关于我那亲家公的事情，大家又决定了：叫我天明时或者下午再去汉生家中探听一次，看到底是怎样的。并且我们约定了过一天还见一次面，使我好告诉他们探听的结果。

“可是，我的汉生在临走时还嘱咐我说：‘干爹，您要是再见到我爹爹时，请您老人家不要对他责备得太厉害了，因为他……唉，干爹！他是什么都不懂得哩！干爹，”他又说，‘假如他要没有什么吃的了，我还想请您老人家……唉，唉，干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还能寻到一个这样好的孩子吗？

“就在这第二天的一个大早上，我冒着一阵小雪，寻到我那亲家公的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茅屋子小门被一把生着锈的锁锁住了。中午时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间再去，我问他那做竹匠的一个癞痢头邻居，据说是昨天夜深时被曹大杰家里的人叫去了。我想：先生，当时我完全忘记了我那血性的干儿子的嘱咐，我暴躁起来了！我想—而且决定要寻到曹大杰家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来，揍他一顿……可是，我还不曾走到一半路，便和对面来的一个人相撞了！我从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模糊地看，就看出来了那个人是亲家公。先生，您想我当时怎样呢？我完全沉不住气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厉声地说：‘哼—你这老东西！你到哪里去了呢？你告诉我—你干的好事呀！’

“‘唔，嗯—亲家公！没有呵—我，我，没有—干什么啊！’

“‘哼，猪东西！你是不是想将你的汉生连皮、连肉、连骨头都给人家卖掉呢？’

“‘没有啊—亲家公。我完全—一点……没有啊—’

“‘那么，告诉我！猪东西！你只讲你昨天夜里和今天一天到哪里去了？’

“‘没有啊！亲家公。我到城……城里去……去寻一个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颤动起来了！并且我还记得：要不是我紧紧地拉着他的胸襟，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将他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我的心里完全急了，乱了，没有主意了。我知道从他的口里是无论如何吐不出真消息来的。因为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骗的毒受得太深了。这时候，我忽然记起了我那天性善良的孩子的话：‘不要对他责备得太厉害了，因为他……唉，干爹！他是什么都不懂

得哩！'先生，我的心又软下去了！我就是这样没有用处。虽然我并不是在可怜那家伙，而是心痛我的干儿子，可是我到底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轻易地放过他，不揍他一顿，以致往后没有机会再去打那家伙了！没有机会再去消我心中的气愤了！就是那样的啊，先生。我将他轻轻地放走了，并且不去揍他，也不再去骂他，让他溜进他的屋子里了！到了约定的时候，我的干儿子又带了李金生跑来。当我告诉了他们那事情的时候，那木匠只是气得乱蹦乱跳，说我不该一拳头都不揍，就轻易地放过他。我的干儿子只是摇头，流眼泪，完全流得像两条小河那样的，并且他的脸已经瘦得很厉害了！被繁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显得大了，深陷了！好像他的脸上除了那双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见别的东西那样的。

五

“这时候我心里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你们总该可以想到的吧！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太危险了！我叫他们以后绝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免得被人家看到。并且我决意要我的干儿子和李金生暂时离开这山村，等平静了一些，等那愚拙的家伙想清楚了再回来。为了要使这孩子大胆地离开故乡去漂泊，我还引出自己的经历来做了一个例子，对他说：'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处去漂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这里等祸事了！四处去见见世面吧！看干爹年轻的时候漂游过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连听都没有听过哩。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入军营，打仗，坐班房……什么苦都吃过，可是，我还活到六十多岁了。并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儿子的名字）出去八年了，信儿都没有一个。何况你还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们却不答应。他们只是说事业抛不开，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那沉重的担子。我当时和他们力争说：担子要紧，人也要紧！直到最后，他们终于被说得没有了办法，才答应着看看情形再说；如果真的站不住了，他们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终不放心他们这样的回答。我说：'要是在这几天他们搜索得厉害呢？'

“'我们并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说。

“他们走了，先生，我的干儿子实在不舍地说：'我几时再来呢，干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处处要当心啊！我这里等事情平静之后再来好了！莫要这样的，孩子！见机而做，要紧得很时，就到远方去避一时再说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边，我想，先生，他说不定还要抱着我的颈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有谁知道这一回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渐渐地熄灭了，枯枝和枯叶也没有了。我们的全身都被一种接近黎明时的严寒袭击着，冻得同生铁差不多。刘月桂公公只管在黑暗中颤抖得窸窣作响，并且完全停止了说话。我们都知道：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因为寒冷，而且还被那旧有的、不可磨消的创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捶着！雄鸡已经遥遥地啼过三遍了，可是，黎明还不即刻就到来。我们为了不堪在这严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请求和催促老人家，要他将故事的“收场”赶快接着说下去，免得耗费时间了。

他摸摸索索地站起身来，沿着我们走了一个圈子，深深地叹着气，然后又坐了下去。

“不能说哩，先生！唉，唉！”他的声音颤抖得非常厉害了，“说下去连我们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给你们说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大概过了半个多月的平静日子，我们这山谷的村前村后，都显得蛮太平那样的。先生！李金生没有来，我的亲家公也没有来。我想事情大概是没有关系了吧！亲家公或者也想清一些了吧！可是，正当我准备要去找我那亲家公的时候，忽然，外面又起了风传了—鬼知道这风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只是听到那个瘌痢头竹匠对我说了这么一句：‘汉生被他的爹爹带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像一根木头柱子那样地倒了下去！先生，在那时候，我只一下子就痛昏了。并且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给我弄醒的。总之，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被血和泪弄模糊了！我所看见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我虽然明知道这事情终究要来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作声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整日。

“我的棉衣统统被眼泪湿透了。我一点东西都没有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残酷、更伤心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头上呢？我想：我还有什么呢？世界剩给我的还有什么呢？唉，唉！先生！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里烧起一堆大火来，一个人哭到天亮。我虽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话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无论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曹大杰的大门口去守候那个愚拙的东西，和他拼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没有守到。夜晚又来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像看见我的汉生带着浑身血污在那里向我哭诉一样。一切夜的山谷中的声音，都好像变成了我的汉生的悲愤的申诉。我完全丧魂失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个大风雨的日

子，我不能够出去。我只是咬牙切齿地骂那蠢恶的、愚拙的东西，我的牙齿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儿肉！’先生，您想他还能算什么人呢？

“连夜的大风大雨，刮得我的心中只是炸开那样地作痛。我挂记着我的干儿子，我真是不能够不替他作想啊！先生，连天都在那里为他流眼泪呢。我滚来滚去地滚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探听出消息的人。天还没有大亮，我就爬起来了，我去开开那扇小门，先生，您想怎样呢？唉，唉！世界上真会有这样伤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要命的愚拙的家伙。

“他为什么会回到这里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浑身透湿，狗一样地蹲在我的门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来得很久了，蹲在那里而不敢叫门吧！这时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涌上来了！我本是想要拿把菜刀去将他的头顶劈开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来了！他的头捣蒜那样地在泥水中捣着，并且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先生，凭大家的良心说说吧！我当时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唉，唉！这蠢子这疯子啊！杀他吧，看那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杀吗，又恨不过，心痛不过！先生，连我都差不多要变成疯子了呢！我的眼睛里又流出血来了！我走进屋子里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头爬了进来。唉，先生！怎么办呢？我坐着，他跪着。我不作声，他不作声！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里只想连皮连骨活活地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没有用！

“‘呜呜……亲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玷污的头，说，‘恩……我的恩人啊……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呜呜……我的恩—亲家公啊！’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叫人伤心的话呢！我拿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唉，唉，先生！真的呢，我要不是为了我那赤诚而又无罪受难的孩子啊！我当一时只是—

“‘怎样呢？你这老猪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湿衣襟，严酷地问他。

“‘没看见啊！亲家公，他到—呜呜—城，城里，粮子[1]里去了哩！呜呜……’

“‘啊—粮子里？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跟去做老太爷呢？你还到我们这穷亲戚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他们，曹大杰，赶，赶我出来了！恩—恩人啊！呜呜……’

“‘哼！恩人啊！谁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爷！你不要认错了人

啦……只有你自己才是你儿子的恩人，也只有曹大杰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头完全叩出血来了！他的喉咙也叫得嘶哑了！一种报复的、厌恶的而且又万分心痛的感觉，压住了我的心头。我放声大哭起来了。他爬着上前来，下死劲儿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一说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软下来了！看他那样子，我还能将他怎么办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蠢拙得这样可怜的、心痛的家伙呀！

“‘他……他们叫我自己到城……城里去！’他接着说，‘我去了！进……进不去呢！呜……亲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过来了。我说：‘老猪啦！你是不是因为老狗将你赶出来，而要我陪你到城里的粮子里去问消息呢？’先生，他只是狗一样地朝我望着，很久，并不作声。‘那么，还是怎样呢？’我又说。

“‘是，是，亲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就是这样，先生！我一问明白之后，就立刻陪着他到城里去了。我好像拖猪那样地拖着他的湿衣袖，冒着大风和大雨，连一把伞都不曾带的。在路上，仍旧是—他不作声，我不作声。”

六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在那里踩踏着。路上的风雨和过路的人群，都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一走到那里，我便叫他站住了，自己亲身跑到衙门去问讯和要求通报。其实，并不费多大的周折，而卫兵进去一下，就又出来了。他说：官长还正在那里等着要寻我们说话呢！唔！先生，听了这话，我当时还着实地惊急了一下子！我以为还要等我们，是……但过细一猜测，觉得也没有什么。而且必须要很快地得到我干儿子的消息，于是，就奓着胆子，拖着那猪人进去了。

“那完全是一个怕人的场面啦！先生，我还记得：一进去，那里面的内卫，就大声地吆喝起来了。我那亲家公几乎吓昏了，腿子只是不住地颤抖着。

“‘你们中间谁是文汉生的父亲呢？’一个生着小胡子的官儿，故意装得温和地说。

“‘我—是。’我的亲家公像一根木头那样地回答着。

“‘好哇！你来得正好！前两天到曹大爷家里去的是你吗？’

“‘是……老爷！’

“唉，先生！不能说哩。我这时候完全看出来了他们是怎样在摆布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啊！我只是牢牢地将我的眼睛闭着，听着！

“‘那么，你来又是做什么的呢？’官儿再问。

“‘我的—儿子啦！老爷！’

“‘儿子？文汉生吗？老头子！那给你就是喽！你自己到后面的操场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撑不住了，我已经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却还不知道，他似乎还喜得跳了起来。我听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后操场中去‘拿儿子’吧！突然，一个声音将他震住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老东西！’

“‘我的—儿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闭越牢了，我的牙关绷紧了。我只听到另外一个人大喝道：‘哼！你还想要你的儿子哩，老乌龟！告诉你吧！那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处呢？为非作歹、忤逆不孝、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我们已经在今天早晨给你……哼哼！枪毙了—你还不快些叩头感谢我们吗？嗯！要不是看你自己先来首告得好时……’

“先生！世界好像已经完全翻过一个边来了！我的耳朵里雷鸣一般地响着！眼睛里好像闪动着无数条金蛇那样的。模糊之中，又听到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叫道：‘去呀！你们两个人快快跪下去叩头呀！这还不应当感激吗？’

“于是，一个沉重的枪托子，朝我们的腿上一击—我们便一齐连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够再爬起来。唉，唉！先生，完了啊！这就是一个从蠢子变痴子、疯子的伤心故事呢！”

刘月桂公公将手向空中沉重地一击，便没有再作声了。这时候外面微弱的黎明之光已经开始破绽进来了。小屋子里便立刻现出来了所有什物的轮廓，而且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头，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闭着的眼皮上，有着交错的泪痕。他那有力的胡子，完全阴郁地低垂下来了，错乱了，不再高翘了。他那松弛的、宽厚的嘴唇，因为说话过多造成的疲劳，而频频地颤抖着。他似乎重新感到了一个枪托的重击那样，躺着而不再爬起来了！我们虽然也觉得十分疲劳、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这故事的悲壮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训，却偿还了我们的一切。我们觉得十分沉重地站起身来，因为天明了，而且必须要赶我们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推刘月桂公公的肩膀。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才从梦境里惊觉过来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吗？先生！你们都不觉得疲倦吗？不睡一下吗？不吃一点东西去吗？”

“不，桂公公！谢谢您！因为我们要赶路。惊扰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们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呢！”我说。

“唉！何必这样说哩，先生。我只希望你们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就好了。我还啰啰唆唆地，扰了你们一整夜，使你们没有睡觉呢！”桂公公说着，他的手几乎又要揩到眼睛那里去了。

我们再三郑重地亲敬地和他道过了别，踏着碎雪走出来。

路上，虽然疲倦得时时要打瞌睡，但是只要想起那伤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壮的、英雄的人物，我们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来了！

前面是我们的路……

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

[1]粮子：此处指兵营。

散文篇

岳阳楼

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车站雇了两部洋车，拉到我们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

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驻了大兵，“游人免进”。我们只得由一个车夫指引，跨上那岳阳楼隔壁的一座茶楼，算是作为临时的替代。

心里总有几分不甘。茶博士送上两碗顶上的君山茶，我们接着没有回话，之后才由我那同伴发出来这样的议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不如和那里面的驻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楼的侧门穿过去就是岳阳楼。我们很谦恭地向驻兵们说了很多好话，结果是：不行！

心里更加不乐，不乐中间还带了一些愤慨的成分，闷闷的然而又发不出脾气来。这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城楼边，顺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的方向，像看电影画面里的远景似的，概略地去领略了一点“古迹”的皮毛。我们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儿就是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我们知道了那悬着一块“官长室”的小牌儿的楼上就是岳阳楼。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匾额，那里面还有纯阳祖师的圣像和白鹤童子的仙颜，那里面还有—据说是很多很多，可是我们一样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点不耐烦了，“既然逛不痛快，倒不如回到茶楼上去看看山水为佳！”

我点了点头。茶博士这才笑嘻嘻地替我们换上两壶热茶，又加上点心和瓜子，把座位移近到茶楼边上。

湖，的确是太美丽了：淡绿微漪的秋水，辽阔的天际，再加上那远远竖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简直可以连人们的俗气都洗个干净。小艇儿鸭子似的浮荡着，像没有主宰；楼下穿织着的渔船，远帆的隐没，处处都欲把人们吸入到图画里去似的。

我不禁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难怪诗人们都要做山林隐士，要是我也能在这里做一个悠游水上的渔民，那才安逸啊。”回头，我望着茶博士羡慕似的笑道：“喂！你们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名其妙地吃了一惊，苦笑着。

“是呀！这样明媚的湖山，你们还不快活吗？”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脸儿摇了摇头，半晌没有下文。

我的心中却有点生气了。也许这家伙是故意来扫我的兴的吧，不由得追问了他一句：“为什么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许是快活的啊！”

“为什么呢？”

“这年头，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来，“光是这岳阳楼下……唉！不像从前了啊！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上吊的！”他指悬挂在城楼边的那一根横木，“三更半夜，驾着小船儿，轻轻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绳子……唉！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跳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先生，吃的、穿的，天灾、水旱、兵，鱼和稻又卖不出钱，捐税又重！”看他的样子像欲哭。

“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没有饭吃，跑来做堂倌，偏偏又遇着老板的生意不好！”

“啊—”我长长地答了一声。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许多许多。他说：这岳阳楼的风水很多年前就坏了，现在已经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无论是种田、做生意、打鱼、开茶馆，都没有一个能够享福赚钱的。纯阳祖师也不来了，到处都是死路了。湖里的强盗一天一天加多，来往的客商都不敢从这儿经过，尤其是游君山和游岳阳楼的，年来差不多快要绝踪。况且，两个地方都还驻扎着军队……

我半晌没有回话。一盆冷水似的，把我的兴致都泼灭完了。我从隐士和渔民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头不住地一阵阵往下面沉落！我低头再望望那根城楼上的横木，望望那些渔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变化得模里模糊起来，黑暗起来，美丽的湖山全部幻灭了。我不由得引起一种内心的惊悸！

之后，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会过账，像战场上的逃兵似的，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楼，头也不回地，就找寻着原来的路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茶博士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我非常庆幸，我还没有真正地做一个岳阳楼下的渔民。至少，在今天，我还能够比那班渔民们多苟安几日。

古渡头

太阳渐渐地隐没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绿的湖上，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微风波动着皱纹似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杨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顶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轻轻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地生气地说道：

“过湖吗，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天明。”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问。

“为什么，小伙子，出门简直不懂规矩的。”

“我多给你些钱不行吗？”

“钱？你有多少钱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训似的。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脱在手中，立时现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纪轻轻，开口就是‘钱’，有钱连命都不要了吗？”

我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舱里拿出一根烟管，用粗糙的满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显得细小，而且昏黑。

“告诉你，”他说，“出门要学乖一点！这年头，你这样小的年纪……”他饱饱地吸足了一口烟，又接着，“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门的。从哪里来的呀？”

“从军队里回来的。”

“军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

“我是请长假的，我妈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下，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苍茫地侵袭着我们的周围，浪头荡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啸。我们差不多已经瞧不清彼此的脸膛了。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

头子到底要玩个什么花头。于是，我说：

“既然不开船，老头子，就让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轻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吗？到连头镇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轻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给了我一个两尺多宽的地位。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至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比较和暖了。我睡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所谈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门人的秘诀。

“……就算你有钱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说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在这里已经驾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是看你还有点孝心，唔，一点孝心……你家中还有几多兄弟呢？”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唉！”他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声气。

“你有儿子吗，老爹？”我问。

“儿子！唔……”他的喉咙哽住了，“有，一个孙儿……”

“一个孙儿，那么，好福气啦。”

“好福气？”他突然又生起气来了，“你这小东西是不是骂人呢？”

“骂人？”我的心里又茫然了一回。

“告诉你，”他气愤地说，“年轻人是不应该讥笑老人家的。你晓得我的儿子不回来了吗？哼！”

歇歇，他又不知道怎么的，接连叹了几声气，低声地说：“唔，也许你是不知道的。你，外乡人……”

他慢慢地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柴擦着的时候，已经没有烟了，他的额角上，有一根一根紫色的横筋在凸动。他把烟管和火柴向舱中摔，周围即刻又黑暗起来……

“唉！小伙子啊！”听声音，他大概已经是很感伤了，“我告诉你吧，要不是你还有点孝心，唔……我是欢喜你这样的孝顺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唔……我，我有一个桂儿……你知道吗？小伙子，我的桂儿，他比你还大得多！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认识他吧？啊……你，外乡人……我把他养到你这样大，这样大，我靠他给我赚饭吃呀！”

“他现在呢？”我按捺不住地问。

“现在，唔，你听呀！那个时候，我们爷儿俩同驾着这条船。我……

我给他收了个媳妇……小伙子，你大概还没有过媳妇吧？唔，他们，他们是快乐的！我，我是快乐的……”

“他们呢？”

“他们？唔，你听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吗？北佬是打了败仗的，从我们这里过身，我的桂儿……小伙子，掳夫子你大概也是掳过的吧，我的桂儿被北佬兵拉着，要他做随子。桂儿，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吗？

“是的，我还有媳妇。可是，小伙子，你应当知道，媳妇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儿不回来；等了十天，桂儿不回来；等了一个月，桂儿不回来……我的媳妇被她娘家接去了。

“我没有了桂儿，没有了媳妇……小伙子，你知道吗？你也是有爹妈的……我等了八个月，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孙儿，我要去抱回来，媳妇不肯。她说：‘等你儿子回来时，我也回来。’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媳妇改嫁给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他们不肯给我……他们说：‘等你有了钱，我们一定将孙子给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钱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我没有做过丧天良的事，譬如说，今天晚上我不肯送你过湖去……但是，天老爷的眼睛是看不见我的，我，我得找钱……结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钱……小伙子，你是有爹妈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的；你老了，也得要儿子养你的，可是人家连我的孩子都不给我……

“我欢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像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钱纸……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他终于哭了。他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我的心头像被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你看，我还有什么好的想头呢？”

外面的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的心头也塞得更紧了。

我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说话，没有说

话；他想说话，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外面越是黑暗，风浪就越加大得怕人。

停了很久，他突然又大大地叹了一声气：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免得久久在这世界上受折磨！”之后便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来了。

他仍旧同我昨天上船时一样，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像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有什么东西好瞧的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要不要再等人呢？”

“等谁呀？怕只有鬼来了。”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地朗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的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凭良心吃饭，我靠气力赚钱！

有钱的人我不爱，无钱的人我不怜！

……

百部红色经典

十月的阳光

周洁夫 著

英雄的十月，不朽的丰碑

五星红旗迎风扬，万里远歼赴沙场

舍生忘死为家国，气壮山河奏凯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编后记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一

南方盛夏的一个中午，白白的太阳高挂空中，散发出可怕的光热，把天空溶成淡蓝色。狗躺在阴凉里懒得动弹，水牛埋在河里不肯出来，连飞鸟也躲进了林荫深处。这时候，在江西湖南交界处的大山上，有支队伍在行进。战士们头戴竹笠，脚蹬草鞋，踏着高低不平的山径，一个紧跟一个，慢慢地然而固执地向南走去。他们的一边是陡立的山壁，好像一道无穷无尽的炉墙，发出窒闷的热气，竭力想把身边的队伍烤化。他们的另一边是万丈深涧，张开黑洞洞的大口，随时等待着掉下来的猎物。

师长丁力胜手拿竹杖，杂在队伍里。他的个子瘦高，脸上黑里泛红，一对清亮的大眼睛在竹笠下闪光。战士中流传着这种说法：师长的眼睛能够看透一切，因此看起来特别大。传说归传说，事实上，丁力胜此刻正在责备自己的预见不够。他没有料到这座山这么大，这么难走，居然走了两天还没有走完。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中了暑，一头栽倒；好几匹牲口跌进了深涧，有一匹上面还带着个病号。要是事先对困难做了充分的估计，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他素来喜欢准确，可是在强大的自然阻力面前，他所严格要求的准确性不得不打了折扣：行军的速度太低。听着背后单调的马蹄声，他感到有点心烦。

饲养员孙永年倒蛮高兴，他紧跟在师长身后，眯起眼睛，含笑盯着面前挺直的脊背。他的高兴是有道理的。从东北到平津，从河北平原到长江边上，师首长老是坐着吉普车行军，这个呜呜叫的家伙硬生生地把他跟师首长分隔开来。一过长江，师首长可又离不开他喂的马了，他们之间恢复了亲密的关系。他是在红军长征路途上参加革命的，参军后始终没离开过丁力胜，眼看着丁力胜从连长到师长，因此对师长的情意格外深厚，无话不谈。

“这座山倒有意思，一层接一层，比峨眉山还高。”

丁力胜一则心里有事，再则知道孙永年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没有答话。

“师长！南下以来，尽走尽走，怎么老碰不到敌人？”

“老孙同志，你走得不耐烦啦？”

孙永年参军那年已经三十一岁，丁力胜一直称呼他“老孙同志”。

“我有什么不耐烦？过了河南进湖北，出了江西到湖南，多走些地方也不错，倒像又来一次长征。反正这回是我们找敌人打，不是敌人找我们打。啧啧，火龙，别往下看！”

丁力胜转过头来，见孙永年拉着缰绳往山壁方向牵，他的络腮胡子长了寸把长，挎包、米袋子、竹筒子水壶、茶缸子挂了一身。敞开着军衣，衬衣扣子也解开好几个。汗水从方脸上流下来，漏过胡子缝，顺着脖子淌进晒红的胸膛。

“老孙同志，怎么还背着米袋子？快搁到马背上去。当心把大米蒸熟了。”

南方的太阳蒸得熟大米，原是南方籍战士对东北籍战士说的玩笑话，孙永年自己就对好些东北籍战士说过，没想到师长这忽儿[1]倒用这句话来调侃他了。他一听，乐得眼睛成了两条线。

“少背点东西少出些汗。别让汗珠子把你漂走。”

孙永年抚了抚湿淋淋的马鬃，用怜惜的口气说：“牲口吃不消啊，它出的汗不比我少。唉，在这种山路上行军，三天得换一副马蹄铁。瞧，火龙这两天瘦下来啦。”

丁力胜可看不出那匹枣红马有什么不同，它驮着盖了油布的行李，贴紧山壁，抬起结实的蹄子，一步一步地走着。倒是孙永年自己这两天瘦下来了，颧骨下面显出两个小坑。

迎面飘来一大团乌云，迅速地扩大，接近，遮掩了山壁的上部。空气中出现潮润的气息。孙永年嗅了嗅说：“啊呀，又要下雨！山上的天气真怪，一天十八变。”

乌云盖严了半爿天。太阳好像要抵抗它的进袭，使出全身力量，撒出了更加强烈的光热。热气从天上射下来，从山壁上蒸发出来，从深谷里蹿上来，布成一道闷热的密网。丁力胜的斗笠和草鞋仿佛燃烧起来，从头顶到脚底心，感到一阵阵发烫。

太阳的挣扎没有成功，终于被乌云的前锋吞没。那乌云越来越低，伸张着毛茸茸的触须，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它裹住前面的队伍，涌向山涧，像要把它填平。

粗壮的三团团长叶逢春从后面挤上来，挤到师长身边，塞给他一顶张开的雨伞。

丁力胜推开雨伞说：“我的雨衣就在驮子上。”

“南方的雨水实在太多了。”叶逢春感慨地说，他的嗓门挺大，使山壁发出回响。

“雨水不多，就会热死人。”孙永年接口说。

“一物总有一物治。”叶逢春擎着伞柄，让雨伞转了个圈，“它可以挡雨、遮太阳，还能当拐棍使，一举三得，比雨衣顶事。”

话音刚落，刮来一阵暴风，差点把叶逢春连人带伞吹下山涧。沙石漫天旋飞，竹笠吹向一边。看来，刚才的闷热是它在积蓄力量，此刻时机一到，一下子显出了它的威力。

叶逢春紧握住伞柄，扯开嗓门，迎风高喊：“往前传，往后传：注意照护牲口！”

应和着他的喊声，伞顶上沙沙乱响，他连忙用伞遮住师长。一眨眼间，许多注雨水顺着伞沿哗哗流下。

枣红马不安地踏着蹄子，打着响鼻。

“放老实些！”孙永年使劲挽住缰绳吆喝，随即放缓了口气，“不要紧，火龙！淋淋雨，凉快凉快。”

火龙好像听懂了他的话，安静下来。

瓢泼大雨漫天盖地，冲洗着一切，湍急的水流瀑布似的冲下山壁，扫过崎岖不平的山径，又像瀑布似的冲下山涧，发出可怕的吼叫。队伍并没有停止，冒着急雨暴风，仍旧固执地向南行进。

丁力胜的草鞋打得透湿，走一步，重一步，增加了好几斤重量。他的心却不知道沉重多少倍，他向叶逢春团长说出自己的忧虑：“这一场雨下来，部队又会减员。”

一听人提到减员，叶逢春就感到心痛。一过长江，痢疾和疟疾跟山岭河流一样，紧跟着部队不放。到现在为止，有的连队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已经达到四分之一，这是他带兵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严重情况。他抿紧厚厚的嘴唇没有答话，心里却在说：“今天一定要翻过这座山，不然，部队拖也拖垮了。”

这场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雨停云散，前面露出青色的天空。不过山壁上的“瀑布”没有停止，继续哗哗地往下流，倒进山涧。山涧里好像万马奔腾，哗哗直响。队伍越走越慢，与其说在走，不如说在一寸寸地移动。

丁力胜前面的一个战士抱怨起来：“老天爷！这么走，哪天才能走到头！”话刚说完，一头撞在前一个战士的身上，“怎么停下来啦？”

前面那个战士回过头说：“谁知道。”

丁力胜踮起脚尖，从人们的头顶上望过去，只见一长串斗笠靠在一起，静止不动。丁力胜望了叶逢春一眼，好像在问：“怎么搞的？”

叶逢春明白这眼光的意思，他本来比师长还焦急，急着想弄清楚停

止的原因。这眼光鼓励了他。他在滑溜的山石上蹭了蹭草鞋底，用伞柄拄着地面，侧起身子向前挤去。

“慢一点走！”丁力胜在后面高声嘱咐。

直到望不见叶逢春，丁力胜松了口气，转过身来，见孙永年浑身透湿，责备地说：“怎么不穿雨衣？”

“淋一淋痛快。”

“小心生病。”

“病不了。你看我哪天病过？在北方待了十多年，没病没痛。回到南方，好比蛟龙归海，还会生病？”

“你年岁大了，不比早先。”

孙永年最怕别人说他老，不服气地说：“离五十还有一大截子，算老？我爷爷活到八十多，临终前几天照样下地劳动。我参加红军那年，我爹六十三啦，挑起百斤重担走得飞飞儿的。我们孙家穷是穷，可一个个身板硬朗寿数大。师长，你信不信：我爹准没有伸腿。”

丁力胜喜欢孙永年那股倔强劲，微微一笑。不过等他转头一望，心境又忧郁起来。前面那串斗笠静止不动，一点没有移动的迹象。哪个部队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他不知道。要停多久？他不知道。他咬着下唇，不安地望了望偏西的太阳。暴风雨过后的阳光更厉害了，晒在身上像炉火一样。丁力胜站着都往下淌汗，他为了减轻烦躁，想再跟孙永年聊聊，扭头刚说了声“老孙同志”，孙永年叫唤起来：“师长，嘴唇出血啦！”

经孙永年一提，丁力胜果然觉得下唇有点痛，用舌头一舐，舐到一股咸味。

孙永年赶忙取下挂在身上的竹筒子，打开塞子，递给师长。

丁力胜喝了几口水，心里的烦躁并没有减低。怎么还不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孙永年从师长手里接过长竹筒子，塞上塞子，重新挂在身上。

“你怎么不喝？”丁力胜问。

“我喝饱了雨水。”孙永年说罢咂了咂嘴巴，好像在品味雨水的甜味。

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队伍移动了。孙永年喊了声：“山神土地帮忙！”快乐地向火龙□了□眼睛，在它的颈上拍了一掌。

队伍的行军速度逐渐加快，仿佛要补上停顿中失掉的时间，丁力胜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在山径拐角处的大石头上，用粉笔写着一条标语——“英雄不怕行路

难”，后面画了三个巨大的感叹号。山涧里，一团奶白色的云雾浮了上来。

---

[1]这忽儿：犹“这会儿”。本书中“这忽”同此意。

二

“好消息：下山了！”从这条振奋人心的标语开始，“加油，加油，再加油”一类抽象的标语看不见了，代替的是：“山脚只有十五里！”“再走十里到平地！”悬崖绝壁悄悄退走，丛树竹林逐渐增多，蝉声组成单调的乐曲，伴送着下山的队伍。战士们精神焕发，加快了步子。火龙也预感到艰难的路程快要结束，不时快乐地长嘶一声。

丁力胜刚看到“剩下三里了！”的标语，队伍又停止了。在他背后哼着四川小调的孙永年，也在半当中住了口。

焦急的等待又一次开始，等了好久还没有移动的迹象。丁力胜把斗笠往脑后一推，往前面挤去。战士们默默地给他让路，用希望的眼光送他过去。

丁力胜绕过山弯，隐约听见嘭嘭的声音。再往下，见炮兵营的炮手们有的使劲拉住驮炮的牲口，有的横躺在牲口前面，不让牲口移动。他好不容易地挤过一匹匹骡马，走到山脚下，眼前横着一条宽阔的河流。黄浊的水浪奔腾吼叫，湍急地涌向前去。炮兵营长吴山站在叶逢春身边，指挥炮兵渡河。

河里，十几个人簇拥着一门大炮的炮身。二百来斤重的炮筒子缚在两根粗树枝上面，四个人扛炮，两个人扶炮，剩下十个人，拉的拉，推的推，有的牵着抬炮人的手，吆喝着，一步一步地走向中流。另外一大群人簇拥着更重的炮架，紧跟在后。一个驭手只穿件短裤衩，想拉一匹牲口下河。那匹马昂起头，四蹄撑住地面，使劲往后退。另一个驭手举起树条子，在马屁股上打了几下，它才无可奈何地纵身下水。刚下去，立刻惊惶地转过身子，用后蹄踢起水浪，蹦上岸来。

“试过深浅没有？”丁力胜大声地问。

“试过了。上下游深，这里最深不过肩膀。”炮兵营长吴山回答。

“步兵连徒涉过去的时候还顺利。”叶逢春接着说。

叶逢春和吴山都是大高个子，两个人站在一起，很像哼哈二将。

丁力胜用手遮住眉毛，向上游凝望。远处，浊流滚滚的河面上腾起一团烟雾，有块河面是阴暗的，上空正有一片乌云浮过。他担心上游下雨，厉声地说：“赶紧过！叫步兵帮忙！”

“叶团长已经派了个连队帮助扛弹药箱。”

跟吴山的答话同时，叶逢春向河对岸高喊：“李连长！把全连带过来！”

河对岸，一个高个子跑到河边边上，双手遮在耳后，上身俯向河面。叶逢春一手围住嘴巴，又叫喊了一遍。那个高个子转身喊了句什么，纵身下河。他的背后涌来一大串人，跟着他跳进河里，手拉手地徒涉过来。丁力胜认出打头的那个高个子是二连连长李腾蛟。

李腾蛟一上岸，叶逢春马上命令他帮助后面的炮兵连渡河。

“跟我来！”李腾蛟向后一摆手，水湿淋淋的战士们紧跟着他，一条线地挤上山坡。

扛着炮身炮架的人群到了中流，汹涌的水流哗叫着冲过来，漫过他们的肩膀，想把他们推往下游。人们继续挪动脚步，每一步像打一根桩，顽强地移向对岸。在他们后面，驭手们扛着马鞍，拿着树枝，走在牲口的下方，不让它们泅往下游。扛着炮弹箱的战士也先后下河，手拉住手，连串地徒涉过去。河里的人不时发出短促的吆喝声，使出全身力量跟激流搏斗。岸上的人并不比他们轻松，尽管太阳西坠，阳光射来不那么烫人了，人们仍旧不断地淌汗。丁力胜还不时望一望雾蒙蒙的上游，生怕涌来更大的山洪，如同指挥作战时唯恐敌人派来援兵。

眼看着第一门炮运上对岸，第二门炮越过中流，岸上的人都喘了口气。吴山抹去脸上的汗，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叶逢春说：“炮兵到了南方，好比龙困沙滩，有力无处使，憋闷透啦。”

叶逢春也压低声音回答：“不是山，就是水。打起仗来，哪有东北大平原痛快。”

“能打上个仗倒好啰。”吴山叹口气说。

“是啊，路走不完，仗打不上，真气人！”

叶逢春即使低声说话，嗓门也很大，站在不远处的丁力胜完全听清楚了他的话。

丁力胜了解这两个指挥员的心情。南下以后，自己的部队没有打过像样的仗，叶逢春领导的团还不曾跟敌人见过面。你前进，敌人退缩；你进一百里，敌人退一百里。难怪老百姓把白崇禧叫作“白狐狸”，他确实刁滑，尽量集中兵力，躲避我们的大部队，不肯轻易作战；撤退时实行坚壁清野，彻底破坏交通，迟滞我们的行动，增加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部队却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水土不服，不善于山地战，交通运输不方便，炮兵施展不开……应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他沉思起来。每当他进入沉思，对眼前的事物常常视而不见。当他听见叶逢春的喊

叫“抓住！抓住！”才发觉有匹黑马向下游漂去，一个驭手挥着手高喊紧追。

“下游不是比这一带深吗？”丁力胜问，同时眼看着那个驭手漂了起来，双手向空中乱抓，“快叫会浮水的下去！”

那个驭手的头突然沉进水里，一只手向上伸了伸，立刻也不见了。河里几个拿树枝的驭手急忙向他冲去。

“不会浮水的别过去！”丁力胜喊。

那几个驭手清醒过来，迟疑地站下了。

丁力胜解下斗笠，奔向河边，吴山一把扯住他的胳膊。就在这忽儿，有三个人放下炮弹箱子，跳进河里，飞快地向前泅去。丁力胜认出打头的是李腾蛟，第二个是师的战斗英雄王海，最后一个不认识。

李腾蛟游到驭手沉没的地方，那个驭手在前面不远处冒了下头，又给水浪淹没了。李腾蛟猛划了十几下，头往下一扎，不见了踪影。等他再一次在河面上出现，一只手托起驭手的头部。王海连忙游过去帮忙。岸上扬起一阵欢呼。

“继续渡河！”吴山在欢呼声中高喊，粗壮的胳膊向下一挥。

被意外事件阻挠的巨大机器重新运转，停在河里的人们向前进，扛着炮弹箱的战士一个个踩进水里。

丁力胜仍然注视着下游，他不认识的那个战士光着头，像鲇鱼似的刺破水浪，飞快前进，逐渐接近那匹黑马。在相反的方向，李腾蛟和王海扶持着驭手泅了过来。

到了水浅处，李腾蛟把驭手交给王海招呼，又扑进深水去追赶黑马。

丁力胜一脚踩进水里，向王海走去。叶逢春一把没抓住师长，跟着下水，飞跑了几步，才拉住师长的手。

“怎么样？”丁力胜向王海高喊。

“不要紧。”王海抱着驭手喊着回答，“喝多了水，压一压就好了。”

丁力胜等王海走近身边，带着夸奖的神情说：“想不到你这个东北人倒会游水。”

“在辽河边上长大的嘛。”王海不好意思地回答了一句。

他把驭手放在河岸上，施行了一会人工呼吸。那个驭手吐出了好多水，慢慢地睁开眼睛，手掌往地上一撑，坐起来嚷：“马呢？”

惹事的黑马已经被赶上对岸，丁力胜不认识的那个战士个子矮小，动作灵活，蹦蹦跳跳地跟在马后。

这一边，李腾蛟摇落了头发上的水，大踏步走上岸来。

“你倒像个水鬼。”丁力胜说。

“从小在海河里捞过木头。”李腾蛟说，露出雪白的牙齿。

“那个矮个子是谁？”

“一班战士沈光禄。”

“啊，是兄弟团的那个沈光禄吧？”

“就是就是。”叶逢春在一旁抢着回答。

“这么说，都是你们连上的啰。”丁力胜望着满身滴水的李腾蛟说，“快把衣服脱下来！”

“一会就干了。”李腾蛟说，伸出泡白的大手掌，往湿淋淋的脸上捋了一把，向炮弹箱走去。

王海从驭手身边跳起来，跟着连长，一阵风地走开。

那个驭手支撑着站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向河边走去。丁力胜拉住他的胳膊说：“快休息休息！喝点烧酒。喂，你们谁带着烧酒？”

吴山早解下身边的水壶递了过去。他喜爱喝酒，不过从来不喝醉。他的皮肤红润，据他自己说就是喝酒的功效。

这时候，沈光禄又像鲇鱼般地游过来，水面上只露出半个头，周围没溅起一点水花，转眼间游过了河中心。他游得实在漂亮，会游泳的丁力胜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怎么样？”丁力胜问吴山。

“什么？”吴山不解地反问。

“这个。”丁力胜伸出一只手划了两划。

“不行。”吴山坦率地承认。

“你们炮兵得好好学一学游泳。过河的机会有的是。”丁力胜说，捎带瞟了叶逢春一眼，“不要光埋怨环境，要想办法适应环境。你讨厌它没有用，它照样跟你作对。等你学会了爬山涉水，本事超过了敌人，它就会转过来给你服务。”

叶逢春知道这段话也是对自己说的，低下头去。在吴山的心上，这段话却引起一阵感触，他喃喃地说：“我们的敌人太多，还有老天爷。刚才暴雨过后，有匹牲口蹄子一滑，带着四箱炮弹一起粉身碎骨了。”

看来，此刻老天爷又来作对：最后一道阳光在河面上消失，悄悄地移上山壁。黄昏快要来到，至少有一半部队要摸黑渡河了。丁力胜咬了咬肿胀的嘴唇，吩咐吴山说：“你先过去，叫他们快走！这边由我招呼。”

吴山刚下水，丁力胜又吩咐叶逢春说：“你派一部分部队去砍伐树木，在河两岸烧它几堆大火！”

三

沈光禄弓下腰，把手里一根燃着的树枝塞进枯枝堆。枯枝发出嗞嗞的响声，火光蔓延开来，一道道小火舌摇晃着，挣扎着，有几道汇在一起，猛地蹿了上来，把他的椭圆脸照得通红。

战士们呼地聚拢来，围住火堆，脱下衣服来烤，空气里顿时充满一股汗酸味。这些衣服都是汗透了又浸湿，浸湿了又加上汗，分不清水多还是汗多。火头嘶叫着往上直蹿，照亮了身边的竹林。这个小村庄不满十户人家，要住两个营，大多数人只好露营。坪场上、村道上，到处燃起一堆堆野火。人们的说笑声在夜空中飞得老远，跟火光扭在一起。

沈光禄一边烤衣服，一边活泼地说：“一下水，我拼命赶到头前，老赶不上。连长的水性原先没露过，我不清楚。班长的水性我可知道，不如我。我使劲地划啊，划啊，怎么划也撵不上，好像龙王爷推着他似的。”

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

全班最年轻的战士夏午阳□了□眼睛：“给你一说，班长成了神仙了。”

“不是神仙，也是仙人。”

这话又引起一阵哄笑。

“你们笑什么？当心烤煳衣服。”刚开了排务会回来的王海走近火堆说，同时脱去上衣。

“听沈光禄摆龙门阵。”夏午阳说。他下班扛枪虽不久，革命的历史可不短，在师部和团部当了两年多通讯员，不知不觉地学了些师、团首长常用的词儿。

沈光禄一见班长回来，不言语了。他见火焰减弱了一些，便披上烤干的衣服，离开火堆。

王海烤罢上衣，从上边口袋里掏出个本子，放在火焰上面翻动。夏午阳马上嚷起来：“啊哟！班长的百宝锦囊也打湿了。”

夏午阳的称呼也有道理。原来王海这个本子跟他的冲锋枪一样，时刻不离身。上边记着支部的决议，连排干部的指示，同志们的发言，抄下来的歌子，注了音的生字……总之应有尽有，叫它工作手册或是学习

手册都囊括不了它的内容。

等到沈光禄捧了一大捧柴禾回来，王海已经烤干本子，用半截铅笔头在上面写着什么。沈光禄往火堆上扔了一些柴禾，火焰又蹿了起来。

沈光禄在班长身边坐下，用尊敬的眼光望着班长。他一出解放营就补充到这个班上，一开头对班长感到害怕，但很快由害怕转为尊敬，处处把班长作为榜样，在学习文化方面也不例外。

夏午阳也在斜对面注视班长，见班长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便转到班长身边，好奇地问：“班长，你写什么？”

“快板。”

夏午阳一听，张口就嚷：“快来听班长念快板。”

沈光禄瞅了夏午阳一眼说：“班长还没写完呀。”

“你怎么知道，你是班长肚子里的蛔虫？”

“别像家雀似的尽吵，让班长好好想想嘛。”

“你不爱听别听好啦。快念，班长！”

别的人跟着七嘴八舌嚷起来，催着班长快念。

王海举起拿铅笔的手摇了几摇说：“别吵，别吵，我写不下去了。”

“先把写好的念给我们听听。”夏午阳坚持说。他最爱听快板，如同他爱讲话一样。只有听快板的时候，他的嘴才能堵上。

“就先念这么四句。”王海捏响着拇指和食指，朗声地念起来：

哪怕雨淋太阳晒，

哪怕山高路途难；

不追上狐狸不罢休，

不解放江南心不甘。

夏午阳第一个鼓掌，鼓得最响。迨他往班长的本子上一瞅，止住掌声大嚷：“本子上还有，班长没念完呢。”

王海急忙说：“这四句不好，意思重啦。”

“重了不要紧。”夏午阳马上接口。

“一班长！”不远处有人叫喊，“你们班有病号没有？”

“真扫兴！他又来啦。”夏午阳赌气地说，把掉在脚边的半截枯枝踢进火里。

王海合上本子，站起来说：“卫生员！我们班没有病号。”

卫生员巩华走近火堆，他的长相厚道，背脊稍稍有点弯，一见他的模样，容易叫人联想起骆驼。他的小而黑的眼睛往人脸上一扫，慢声细气地说：“我来检查检查。”

“对你说没有病号，检查什么？”夏午阳说。

“没有病号，也要检查一下。”巩华把红十字皮挎包往胸前一挪，稳稳实实地在火堆旁边坐下来。瞧他的姿势，想赶也赶不走他。

“没病还检查，真新鲜。”夏午阳咕咕囔囔地说。

巩华只当没有听见，坚决地对王海说：“一班长！从你开始。”

“好好，服从命令！”

巩华是二连的老卫生员，平时不爱说话，腼腼腆腆，调皮的战士背地叫他“大姑娘”。可是工作挺认真，每逢长途行军，宿营后总要到班上走一走。他知道老战士们的脾性：常常有病不说，有伤不治，因此严格得很。他果然没有落空，他捧着王海的小腿，往脚底心上一望，立刻说：“裂了一道口子。别动！”

“什么口子？”王海不大相信。

“口子就是口子。伸直！”

夏午阳凑过来一瞧，舌头一伸说：“好深！准是水底下石头尖子扎的。”

巩华打开红十字皮包，取出药品。他的皮包里的东西总是放得整整齐齐，不用看也能随手摸到。他给王海上药包扎的时候，沈光禄往火堆上扔下几根枯枝，好让巩华看得更清楚些。

巩华包扎完了，对夏午阳说：“轮到你啦。”

夏午阳拔脚就走，正好跟连长撞了个满怀。

“慌慌张张干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夏午阳含含糊糊地回答，待一发现站在连长身后的人，立刻兴高采烈地喊：“白毛女来啦！白毛女来啦！”

战士们呼地一下围拢来。

连长身后转出个身穿军装的女同志，脸黑黝黝的，细眼睛，翘鼻子，绑腿打得挺紧，草鞋头上有对大红绒球。

“这边坐！”王海把客人引到火堆旁边，拍了拍自己的背包。

“何佩蓉同志，你们谈吧。”李腾蛟一转眼看见巩华，猜到刚才是怎么回事，板起脸孔转向夏午阳说：“你想逃避卫生员的检查可不成，我也得受他管哪。”

何佩蓉没有坐下，走到竹林跟前，往一棵粗毛竹上一靠说：“等巩同志检查完了再谈。”

巩华原本对何佩蓉的到来感到不快，他知道：她一来，大伙准会围着她不放，自己的工作更难开展。此刻见连长撑腰，何佩蓉知趣，情绪高涨起来，向何佩蓉补打了一个招呼。

有连长在，夏午阳老实了，无可奈何地在巩华对面坐下，听从卫生

员摆布。脸上的表情，很像一个孩子刚吃了苦药。

李腾蛟把王海叫到一旁，叮咛了一句：“一会你送她上连部。”转身走了。

巩华细磨细琢地一一检查完了，背起药包，走向另一个火堆。

大伙重新围着火堆坐下，眼睛盯着何佩蓉，王海先开口说：“何同志，给我们带什么节目来了？”

“什么也没有带。”何佩蓉说，“我是专门来看看你们两好连。”

“不成两好连了。”夏午阳冲口说，“我们班也不成两好班了。”

“怎么？”

“病号不少。我们班的‘班政委’也得了疟疾，留在后面，没有跟上队。”夏午阳说，“可卫生员还嫌掉队的人少，老来找岔子。”

“不要胡说八道。”王海严厉地说。

“不说就不说。”夏午阳抱住膝盖，不吭声了。

不过他只静默了一忽儿[1]，当何佩蓉问起王海近来编了些什么快板，他又抢着说：“班长刚写了首快板诗。”随即坐正身子，咳嗽了一声，把王海念过的四句快板诗一字不错地念了出来，还把末尾一句着重地重复一遍，头一侧问：“怎么样？”

“不错！不错！”何佩蓉说，跟着念了一遍，问，“对不对？”

“对对！”夏午阳拍着手掌说。

何佩蓉笑了笑说：“王班长，说实话，我是搜集节目来的。”

沈光禄的眼光差不多一直没有离开何佩蓉，一时在心里说：“她瘦了，黑了。”一时又在心里否定：“不，黑是黑了些，可并不瘦。”一时思想飞得远远的，回忆起过去的日子；一时又被何佩蓉的声音引到眼前，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找了一个空子，沈光禄终于亲热地问：“何同志，这次行军怎么老看不到你？”

“我跟三营行动。”

“啊，在最前面！路上那些标语准是你写的！”

“你认得我的笔迹？”

“每个字都写得方方正正，我原猜着多半是你。身体怎么样，何同志？”

“路走得，饭也吃得。”

沈光禄的眼光又停在何佩蓉的脸上，心里嘀咕着：“不，不对。她还是瘦了一些。”

要问沈光禄为什么这样关心何佩蓉，当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沈光禄补充到一班后不久，师宣传队给一团演出《白毛女》，二、三团全体解放来的战士也去了。一团特别优待他们，让他们坐在前面。沈光禄看到杨白劳服毒自杀，喜儿被抢走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原来他家的遭遇差不多：他十一岁那年，家里因还不起租子，他的大姐姐给地主抢走了。他爹一口气缓不过来，死了。他姐姐在地主家受不过气，第二年也上吊自尽……当时看《白毛女》哭的人很多，不过他的声音特别大。他一边哭，一边向同来的人诉说，说了几句说不下去了。这忽儿，他身后不远，有个人猛地从机枪后面站起来，挤到他的身边问：“同志，你是不是沈光禄？”他抬头一看，跳起来一把抱住那人，喊了声“哥哥”，哭得更伤心了。他的哥哥沈光福当场也洒了几滴欢喜泪。他哥哥是在沈光禄十五岁那年被反动派抓壮丁抓走的，兄弟俩已经有六年没见面啦。当晚沈光禄没有回团，跟哥哥谈了一夜。第二天来了几个宣传队员找他俩谈话，当中也有何佩蓉。不久师宣传队到三团演出，节目中多了个《兄弟会面》的演唱，演唱人正是演白毛女的何佩蓉。唱到他家的生离死散，沈光禄又哭了一场。从此以后，他对何佩蓉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一见何佩蓉，就想到过去的遭遇，想到他的姐姐。

沈光禄原想跟何佩蓉多聊聊，可是开饭的哨子响了。王海插进来说：“在这里吃饭！”沈光禄也连声挽留：“吃起走！吃起走！”

何佩蓉的皮带上挂个蒙了白布套子的茶缸子，绑腿布里插双筷子，上衣口袋里插把小匙子，她原打算哪里开饭就在哪里吃，便点头答应了。

沈光禄连忙跳起身来，抢着去打饭打菜。

菜是好菜，数量不少，一大脸盆竹笋煮香菌。王海夹了块竹笋尝了尝，抱歉地说：“还是没有盐。何同志，将就吃些吧。”

“我在三营也老吃这个，没有盐更鲜。”何佩蓉不在意地说，拔出筷子，夹了块竹笋送进嘴里。

出发时带来的盐吃完了，这两天尽吃淡竹笋。竹笋和香菌是这一带的特产，差不多遍地都是。王海原以为这顿饭大概有盐，想不到下了大山一样困难。

何佩蓉大口地扒着饭，吃菜不用让，吃法完全是战士式的，喝汤时不用那把小匙子，端起菜盆往茶缸子里倒。一边吃一边聊，有时爽朗地忘情大笑。王海很满意这个客人，包括她的装束：她的头发完全塞在军帽里面，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并不歪在脑后。

何佩蓉对王海也很满意，问到行军的感想，王海冲口说：“反正要打仗就得走路，不走路怎么能打上仗！”问到脚破了怎么不觉痛，他随随便

便地说：“我也不知道。”好像一切都应该这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何佩蓉去连部时，坚决不让王海送，说了声“这里又没有老虎”，一个人走掉了。王海还是在后面跟着她，等她进了连部才回来。走到半途，突然响起嘹亮的号声。一听是紧急集合号，他连忙跑起步来。

---

[1]一忽儿：犹“一会儿”。本书中“一忽”同此意。

四

前锋部队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赶到目的地。街上门窗紧闭，充满强烈的焦霉味，一条大街差不多完全烧毁，瓦砾堆里冒着烟气。偌大的市镇好像死去了似的，静寂无声，看不到人影。

叶逢春团长出了市镇，走到河岸上。一条水泥大桥被炸成几截，桥身残肢露出锯齿形的切面，东倒西歪地瘫在桥柱上，有一截边边上还留着完整的栏杆。水流发出怨愤的声音，围着崩塌的桥柱打转。除了滚滚的流水，看不见一只小船。河对岸不远有个烧毁的村子，村子上空飞着残余的火灰。一只乌鸦掠过村子，落在那截完整的桥栏上，凄凉地叫了几声，扑着翅膀飞走。

背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叶逢春转过身，恨恨地说："又跑掉啦！"

丁力胜师长脸色阴沉，擦过叶逢春身边，笔直地走到河边上，像要径直走下大河，走到河对岸去。

"破坏得很彻底。"叶逢春的声音有点走样。

"唔，很彻底。"

丁力胜望了望对岸的村子，不声不响地沿河走去，叶逢春默默地跟在身边。他们经过一株斜伸在河面上的大柳树，见树干上系着一条缆绳，一头浸在水里，下面显然有条凿沉的船只。树旁边摊着一堆发焦的血迹。再过去，在一个小河湾里，漂着一只发胀的死狗、一只空鸡笼和几片船板。

"找到船了没有？"丁力胜问。

叶逢春掀动鼻翼，结实的胸脯激烈起伏，好像空气不够使似的："敌人凿沉了全部货船渔船，拉走了船夫。"

"我就不信他们破坏得了所有的船只！"

"战士们到远处找去了。"叶逢春说，向河两头望了望，仍然看不见一只小船的影子。

"一边找船，一边修桥，再抽一部分人做群众工作。"丁力胜说，"敌人的破坏决不止是物质上的，什么共产共妻啦，什么先甜后苦啦，这一套欺骗宣传准少不了。"

两个人回到镇头，叶逢春折进团部，丁力胜独自越过烧毁的大街，

走向师部。街上，好多扇楼窗已经打开，好几家铺子开了门，镇民们三三两两站在屋檐下，静听我们的宣传员解释政策。看到这些景象，丁力胜的脸色开朗起来。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这座一度死寂的市镇就要苏醒，镇民们的恐惧和怀疑将要被欢跃所代替，勇敢地来迎接新的生活。

丁力胜走进一座不显眼的平房，撩开门帘，走进内室。

师政治委员韦清泉坐在八仙桌旁边沉思，他没有戴帽子，头发蓬松，脸容憔悴。他的年龄跟师长相仿，不满四十，看起来却比师长老得多。一见师长，他微微耸了下肩膀说：“白崇禧想饿死我们哪！”

“哦！”丁力胜在师政委对面坐下。

“敌人毁灭了几十万斤粮食！”

“几十万斤！”丁力胜的上身往前一倾，吃惊地说。

韦清泉掠了掠半灰的鬓发，声音有点发颤：“镇上的粮店全空了。敌人把带不走的一部分粮食堆在街上，浇上油，全部烧光……”

“简直是罪恶！”丁力胜捶了一下桌子。

“把居民们的粮食也洗劫一空。名义上是征，实际上是抢。”

“彻底，唔，很彻底。”丁力胜自言自语地说，挫动着牙齿。

韦清泉望了望师长的神色，用平静的口气问：“没找到船？”

“暂时没有找到。”

“找不到也好，让战士们休息休息。连续走了十来天，部队太疲劳了。”

“不怕疲劳，就怕扑空！”丁力胜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情。

韦清泉沉默了一忽说：“是呵，就怕扑空。”

疲劳，休息一阵可以解决；如果敌人在眼前，疲劳自己就会消失。扑空却是一切准备的落空，长期希望的落空，它会削弱战斗意志，增加疲劳。几句话能赶走肉体上的疲劳，鼓起劲头。扑空后却要做一系列工作才能恢复锐气。敌人不断后退的目的，一方面是保存实力，另一方面是企图引起我们的急躁情绪。韦清泉明白这一点。他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疲倦，但部队的扑空却使他感到忧虑。

两个人静默了片刻，韦清泉换了个话题说：“敌人的消息真灵通，镇上的地主也跑得一干二净。”

“都跑了？”

“还带上家眷和细软财物。说明他们失去了信心，知道自己回不来了。”韦清泉顿了顿说，“你还记得东北开始土改时的情况不？那时候地主的气势多高，有多少个地主威胁过农民：‘敢分我的地，当心脑袋！’”

韦清泉是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调到这个师来的。从那时候起，这两

个师的领导人就成了亲密的战友。

“在东北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扑空过。”丁力胜说，同时眼睛闪光，显然回忆起许多次成功的战斗。

“敌人不同了。”韦清泉说，接着口气一转，“你在路上听到过一首快板没有？”

“什么快板？”

“哪怕雨淋日晒，山高路远，一定要抓住白崇禧。”

“啊，听到过。”

“好是好，我看还缺少个意思。再加上句‘哪怕扑空再扑空’就更完全了。碰到这种刁滑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树立起不怕扑空的思想。狐狸到底是狐狸，哪有容易抓到手的！”

房门开了一条缝，随后慢慢地打开。孙永年轻脚轻步走进来，站在门边，先观望了一下师首长的神色，才低声地说：“首长，队伍会不会行动？”

“干什么？”丁力胜问。

“马蹄铁都快变成洋铁皮了，想给它们换一换。我找到了一家马掌铺。”

“去换吧。”丁力胜手一挥说。

“老孙同志，抽口烟再走。”韦清泉说，抓起桌上的招待烟。

孙永年走近桌边，接过烟盒，抽出一支，往口袋里一塞说：“回头再抽。”

“马料还多不多？”

“这一顿全部出空。火龙像饿鬼一样，吃得好凶。”一提到牲口，孙永年不想走了，指手画脚地说下去，“这几天真把它们累坏了，吃，吃不好；睡，睡不够。”

“街上能不能找到马料？”韦清泉又问。

“有人的地方总能弄到马料。”孙永年蛮有把握地回答。

孙永年有一种本事，凡是牲口需要的东西，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弄得到手，从来不叫困难。韦清泉满意他的回答，也相信他真能弄到，盯着他发红的眼睛说：“钉完马掌，好好睡上一觉。”

孙永年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拔步要走，丁力胜摸了摸下巴说：“老孙同志，你的胡子该刮一刮了。”

孙永年不禁伸手摸了摸乱蓬蓬的胡子说：“越忙，它越捣乱。”

一阵马蹄声响到门口骤然停止，一个骑兵通讯员满头大汗闯了进来，递给师长一封信。孙永年紧忙悄悄地退了出去。

丁力胜看完信交给政委："军首长叫去一个人开会。你去吧。"

韦清泉往信上溜了一眼，几步走到窗前高喊："老孙同志！快去备马！"

窗外出现孙永年的黑绰绰的脸："师长的？政委的？"

"我的。马蹄铁回来再换。"韦清泉用命令的口气说。

"好在白雪刚吃过草料。唉，这种时候，牲口也只好辛苦一点。"

"越快越好！"

孙永年一转身，跑步走了。

不多一会，韦清泉骑上一匹长鬣毛的白马，跟着骑兵通讯员驰上街心。白雪弹动粗壮的腿，跑得挺稳，看来精神饱满，并不感觉什么辛苦。

丁力胜直到政委拐了弯，才回进师部，靠着椅背静思默想，眉心中间起了两条竖纹。防空号打断了他的思索，他捞起桌上的电话耳机："叶团长？组织火力揍它！"

飞机的喤喤声临近了，跟炸弹的爆炸和扫射同时，响起了密集的对空射击声。丁力胜走出门口，见两架战斗机惊惶地越过高空，飞向政委走去的方向，密密的枪声追逐着它们。

飞机刚刚消失，叶逢春擎着驳壳枪，喘吁吁地奔来，一见师长站在门口，放慢了脚步。

"队伍怎么样？"丁力胜急急地问。

"没有什么损失。炸弹多半扔在河里。"

"你看，敌人的飞机也刁滑得很，飞得那么高，来了就走，硬不让我们的战士出口怨气。"

"嫌破坏得不够，还要来破坏。"叶逢春气冲冲地说，把驳壳枪插进枪套，跟着师长进门。

"船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消息。"

街上响过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快到门口时慢了下来。叶逢春走到窗口一望，挥着手喊："老沙！伙计，飞机没有打死你！"一转身冲出门去。

五

叶逢春挽着一团长沙浩的胳膊走进来。沙浩的红圆脸上流着汗珠，眼角微微向上的眼睛里光芒四射，皮带扎得紧腾腾的，胸膛显得分外饱满。结实的身体和轻快的步态流溢出旺盛的精力。

叶逢春走到桌边，拿起师首长的招待烟，给了沙浩一支，自己抽了一支。

沙浩好像没有看到叶逢春递过来的火柴，用急迫的眼光望着师长说：“下一步棋怎么走？”

“暂时还不知道。政委上军部开会去了。你们的部队恐怕又在叫苦了吧？”

一听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沙浩连忙说：“没有。谁也没有叫苦。”

“什么走了十来天，连敌人的皮也没摸到啦；什么南方真别扭，想走走不快，想打打不成啦……少不了的。”

“这个啊……”沙浩沉吟着没有说下去，意思就是默认了。

叶逢春在一旁扑哧一笑。

丁力胜扫了他们一眼说：“站着干什么？”

两位团长并肩在师长的床上坐下。

“部队休息了没有？”

“身体是休息下来了，”沙浩回答，“心休息了没有，就很难说。”

丁力胜拖了把竹椅子，在他们对面坐下。

“战斗意志高是件好事情，可还得让战士们树立不怕扑空的思想，这次抓不住下次再抓，不要泄气。当然，也不要让战士们产生这种心理：反正怎么样也走不赢敌人，怎么样也打不上。那更会泄气。特别是你们自己，千万不能有这些情绪。”

像对待自己一样，丁力胜对直属下级素来抓得很紧，一发现不好的苗头，立刻把它拔掉。他对直属下级批评多于表扬，他认为他们的觉悟水平高，批评更能帮助他们前进。要是怕批评爱表扬，还算什么革命干部。在这一点上，政委跟他的看法不同，认为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表扬和批评都能帮助干部前进。

两位团长听了师长的话，自然地对看了一眼。沙浩在叶逢春的脸上

看到敬畏，叶逢春在沙浩的脸上看到悦服。他俩多次受到过师长的批评，经常是沙浩更快地理解它的意义。

“我刚才想了很久，”丁力胜的语调放平和了，“我们这些负责干部处在这种情况中，更需要沉着，需要理智。扑空了怎么办？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扑了空，将来还可能扑空，客观情况是这样，咱们只好把思想扭转来，适应客观情况。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不容易。”他着重地说，“可是一定要转。在东北打惯了痛快仗，现在要准备多打牛皮糖仗，你韧我更韧。”

电话铃响了，丁力胜返身抓起耳机，开头“唔唔”地答应着，后来那对大眼睛放光了，冲口说：“有这等事？说详细一点！”于是不断地“啊啊”，直到放下耳机。

“敌人难不死我们！”

“什么？”叶逢春问。

“敌人原想抢空镇上的粮食，可是人们并没有乖乖地全部交出去。已经有好几家人家自动借出了偷偷留下来的粮食。”

叶逢春兴奋地撞了一下沙浩的胳膊。

“还有件动人的事儿。”丁力胜说，随即转述了电话里听到的故事：

离市镇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个从鄂豫皖苏区逃来的红军军属。他听说解放军到了，立刻把家里的存粮全部挑来，到处打听政治部。见了政治部主任，紧抱住不放，又哭又笑。政治部主任要他担回去一部分，他不高兴了，说是盼了十几年才盼来早先的红军，自己的年岁大了，目前只能贡献这么一点粮食。要是收回去一颗，也会难受一辈子。

“红军时代留下的种子，到时候都会开花结果的。”丁力胜动情地说。

沙浩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了。在团的领导干部当中，他的年岁最轻，革命的历史却最长。他是十五岁参加红军的。不久就开始了长征。他的父亲留在江西苏区，一直没有消息。

电话铃又响了，沙浩怕打扰师长，拉了拉叶逢春的衣角，两个人一起离开师部。

叶逢春陪着沙浩来到河边，黄浊的河水仍在宽阔的河床上飞奔，围着崩坍的桥柱打转，风吹来带股腥味。桥边上多了个炸弹坑。几个参谋和工兵干部在桥边研究什么。沙浩望着炸毁的大桥，捏紧了拳头。

两位团长在桥边站了一忽儿，默默地循河边走去。他们两个团多次并肩作过战，互相配合过，互相支援过。每经历一次战斗，这两个团长的友谊就加深一步。沙浩比较深沉；叶逢春具有一般山东人的特色：比

较豪爽。性格的不同反而促进了双方的友谊。对方想的什么，差不多看一眼就能明白。此刻虽然谁都没有说话，但都知道对方的心事。沙浩一边走，一边观察每一个破坏的痕迹，他的拳头捏紧放开，放开捏紧，后来像要制止这个动作，便把双手插在腰上。

“要是没有这些倒霉的河流……”叶逢春没有说完，中途收了口。

沙浩的眼光越过河流，瞭望那座半毁的村庄。村庄上空还飘着残灰。

两个人走了几步，叶逢春又开了口：“老沙，见到她了没有？”

“谁？”沙浩收回眼光问。

“还有谁啊！”叶逢春大声说。

“佩蓉？”沙浩的眼光变温柔了，轻微地摇了摇头，“她不是随你们团行动吗？表现怎么样？”

“不错。行军没掉过队。一宿营就往连队跑。比我辛苦。”

“应该让她多锻炼锻炼。不要放纵她。”

“我对她关心不够。不知道她这忽儿钻到哪里去了，可能在街上写标语。老沙，去找找她吧。”

“没有心情，也不好意思。我向她夸过口，说要打好这个仗。现在呢？”

“这不怪你。敌人不让我们打有什么办法。”叶逢春解嘲地说，一把拖住沙浩的胳膊，“你们的事儿拖得太久了。”

“她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听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初到延安的时候，下过这种决心：不打走日本鬼子不结婚！……”

“可别把我算在知识分子里面，”叶逢春赶紧声明，“高小没毕业就当学徒，连半个知识分子也算不上。”

“比起我来，还算是知识分子。她呢，说是不打垮蒋介石不结婚。”

“到时候就难说了。”叶逢春笑了笑说，“我还不是没有坚持到底？我呢，早了些；你呢，迟了些。老沙，打仗时候的决心上哪里去啦？”

“北平刚解放，我倒有过这种打算。一南下，冷下来了。她说得也有道理，现在不是时候。”沙浩见叶逢春瞪眼看他，解释说，“我知道革命跟紧张分不开，要等不紧张的时候大概等不到。不过总要等到合适的机会。”

“这么说，你们没有矛盾咯。”

“她怕生孩子像怕火一样。”

“女同志都是这样。等到一有了孩子，可爱得要命。我那个……”

“不谈这个啦。”沙浩摆了摆手说，“我原想跟师长提个建议，不过没

有把握，想先跟你扯一扯，看你认为怎么样。”

“先歇一会，我的腿有点不听使唤了。”叶逢春捶了捶腿。

这时他俩正走到那棵斜伸到河面上的柳树旁边，叶逢春在树干上坐下，轮流扳了扳膝盖。

沙浩眼望着那条浸在水里的缆绳说：“老叶，一遇到敌人逃跑，好比针扎胸膛。”

“你不提倒也罢了，”叶逢春一伸手贴着心窝，“这忽儿还痛哪。”

“敌人跑得这么快，我们的六〇炮、重机枪，在行军的时候是不是靠前一点，遇见敌人，拿起来就打。要是敌人刚退，还可以用重火器追击一阵。敌人拼命想保持实力，我们多杀伤它一个也是好的。”

叶逢春想了想，在沙浩的肩上猛拍一掌说：“行！我看这办法行。快跟师长说去！”

叶逢春拉起沙浩就走，好像腿也不疼了。

他俩回到师部，丁力胜劈头就说：“我们要整训了！”

“整训？”两个团长一齐在门边站住。

两个团长从理智上都同意这个决定。不过消息来得过于突然，事先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既然南下以来，一直在走路、寻找敌人，习惯成自然，认为今后还会这样走下去。特别是叶逢春，总觉得不打个漂亮仗就休整，说不过去。他盯着师长，满心希望师长说的是玩笑话。

“政委打电话来通知的！他透了个口风，说这次训练内容主要是山地作战。”

沙浩立刻理解了这次整训的意义，说了声“我回去啦”，迅速地走了出去。门外响起了马蹄声，急骤地敲打着石板铺道，渐渐远去。

等到马蹄声消逝，叶逢春才想起什么似的说：“这家伙！他本来有个很好的建议。”

六

“上！”李腾蛟挥了挥盒子枪，自己首先冲上山去。他弯着腰，绕过一株株松树，使劲往上冲。快到半山，有个人抢到身边，几步越过了他，蹿到头前。他的眼前有双草鞋脚晃了几晃，消失了，只看到细沙子往下直落。

石头多起来了，有一段都是一人来高的大石头，斜面平滑陡峭，找不到踏脚的地方，全靠双手的力量攀登。李腾蛟通过这道险关，一个猛冲，冲上山顶，见王海已经拔起插在山顶的红旗，不断地来回挥动，早晨的阳光照亮他的全身。

李腾蛟往下一看，见队伍松松散散，拉得老长，末后的刚上山腰。他注视着每个爬上来的战士。夏午阳一上山顶，立刻向底下喊叫，鼓舞本班的同伴。沈光禄和陈金川最后上来，陈金川不停地喘气，沈光禄倒挺从容，脸不红，气不喘，整理着背包带子。

夏午阳用不满的神情瞧了他俩一眼，咕咕哝哝地说：“第一是我们班的，倒数第一也是我们班的。”

全连的人一到齐，李腾蛟说了声“再来一次”，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一拥下山。

王海紧挨着陈金川走在后面，低声地说：“叫你休息一天，偏不肯。瞧你的脸，白得像张纸。这次别爬了，休息一下。”

陈金川摇摇头说：“不练，更落后啦。”

王海伸手往陈金川的额上一摸，摸了一手汗，并不感到发烧。

陈金川笑了笑说：“病早好了。”

陈金川半途上得了恶性疟疾，收容在后面，昨天才归队。全班数他的年岁最大。他脾气好，处处能关心别人，因此战士们都叫他“班政委”。王海很尊重他，有事常跟他商量。

到了那道险关，王海一伸手，要帮助陈金川下。陈金川板板正正地说：“班长，回头跟沈光禄谈一谈，叫他不用招呼我。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陈金川这么一说，王海倒不好再动手扶持他了，缩回伸出的手。

“他本来走在头前，见我落了后，倒转来招呼我。叫他先上硬不

上。”

王海“哦”了一声，同时用眼光寻找沈光禄，没有找到，却看到连长从人堆里冲出来，冲下山去。

李腾蛟是看清楚团长站在山下才飞冲下去的。到了半山腰，他认出一团长沙浩跟团长站在一起，身后站着几个一团的军事干部。其中九连连长郑德彪是老熟人，他俩一块在师的短期训练班里受过训，一块在医院里养过伤。

李腾蛟刚跑到两位团长跟前，沙浩先招呼说：“李连长！我们学习来了。可惜只看到尾，没看到头。”

李腾蛟脸红了，这是说一团来参观的干部看到了自己连队稀稀拉拉的样子。他避开一团长的眼光，问团长有什么指示。

“老沙，你谈谈。”叶逢春让客人先说。

沙浩摆了摆手说：“我是带着眼睛来的，没有带嘴来。”

叶逢春对李腾蛟说了句：“再看一遍再说。”

李腾蛟发下命令，刚下山的人们又扑上山坡。李腾蛟开头还担着一份心，生怕连队丢丑，不久就忘记一切，专心地往上爬。有人赶上了他，他也赶上一些人。出乎他的意料，这回人们紧跟着爬上山顶，没有太落后的，说明连队有股很大的潜力。

连队下得山来，叶逢春在队列前讲话了。他说了一两句好话，口气一转说：“我看你们光图快，眼睛老望着脚底下，缺乏敌情观念。再说，用这种速度跟敌人抢山，准抢不过。”

李腾蛟又请一团长指示，沙浩转身跟郑德彪说了几句悄悄话，对李腾蛟说：“我没有话说。我们的九连长倒想讲几句。”

“请一团九连长给我们提些宝贵的意见！”

李腾蛟刚说完，队伍里发出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一边鼓掌，一边盯着走上前来的一位黑脸豹眼的大汉。

郑德彪挺精神地走到队伍跟前，行了个举手礼，开始说话。他绰号“赛张飞”，不但长相有点像，嗓门也挺粗。

“亲爱的三团二连同志们，我们一团九连跟你们一样，也是纪律好、行军好的两好连。我们全连有个愿望，还要做到练兵好、打仗好，争取当四好连。为了向你们学习，我们提出几个竞赛条件……”

队伍活跃起来。李腾蛟在心里说：“他们倒先发制人啦！”

原来二连昨晚上刚开了支部扩大会，讨论了向别的连队挑战的问题。挑战书还没发，想不到一团九连倒先提出来了。

郑德彪接着说开了竞赛条件，说一条，扬起豹眼望一眼队伍，观察

对方的反应。

李腾蛟一直紧张地听着，听到结尾，紧张过去了，代替的是自信和兴奋，因为这些条件都在支委扩大会上讨论过，排长和党的小组长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知道竞赛会鼓起全连的冲天干劲，要是自己连队真的具备了这些条件，在山地和水网地带作战就没有问题。他微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远景。

郑德彪用带着刺激性的语句结束了讲话："三团二连的老大哥们，你们考虑考虑，敢不敢跟我们竞赛？"

一百多双眼睛倏地转向李腾蛟，眼光里燃烧着迫不及待的期望。

李腾蛟没有答复郑德彪，走前一步，对着队伍说："同志们敢不敢啊？"

"敢！"队伍里轰出一阵雷鸣。

李腾蛟转向郑德彪说："郑连长，这就是我们全连的回答！"

两位连长各自伸出一只发热的手，紧紧地握了握，作为竞赛定下来的表示。

"趁团首长在这儿，"郑德彪说，"请他们做评判人怎么样？"

两位团长点头微笑，相互握了握手，表示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队伍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庆贺竞赛仪式的完成。

叶逢春走到队伍跟前说："离收操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争取时间，再爬次山好不好？"

"好！"队伍里的人们齐声回答。夏午阳的声音震得陈金川的耳朵发痒。

队伍飞快地冲向高巍巍的大山。

眼见战士们上了山，叶逢春扯了沙浩一把说："咱俩比赛一下，凑个热闹。"

"行！"

两个团长并肩扑向山坡，并肩往上爬，看不出谁先谁后。

"团首长上来啦！"爬在后面的陈金川喊，竭力加快速度。

这消息像插上翅膀，转眼间传到最前头，人们一个个爬得更欢。

李腾蛟刚爬过那道险坡，听见背后飞来个声音："二连长！加油！"他扭头一看，发现一团长紧跟身后，不禁大吃一惊。他顾不上回答，来了一个猛冲，等他跨上山顶，一团长也追到身边。

"二连长，你的腿好快！"沙浩赞扬地说。

李腾蛟见一团长神色自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衷心地说："沙团长，你太快啦。"

沙浩双手一张说：“我算什么。光身子一个，一点东西没带。”

叶逢春挤在战士群里爬上山顶，挪到沙浩跟前说：“好家伙，真有一手。”

“丢生了。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这句话真有道理。”沙浩感慨地说，“我这个南方长大的人，连二连长也没有赶上。”

叶逢春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扩展胸部，做了几下深呼吸，转向李腾蛟说：“你看，我比输啦。你们可千万别给九连比输。”

“输不了。”李腾蛟的口气蛮有把握。

“先别夸口。我在山下起身的时候，心里也想：‘输不了。’结果呢？”

“我们输不了！”李腾蛟坚决重复了一遍。

“你的信心倒比我强。”叶逢春说。

围在他们身边的战士笑出声来。

“二连长！我预祝你们胜利。”沙浩拍了拍李腾蛟的肩膀。

“当然要胜利的！”夏午阳情不自禁地嚷，却发觉只有他一个人搭腔，好多双眼光向他射来，一扭身，躲到人背后去了。

陈金川最后上来，满脸大汗，嘴张得老大，喘着气，在山顶上来回走动，交替地甩着腿。

王海走到他的身边，关切地问：“怎么样？”

“不怎么样。”陈金川回答，“回到连队，比在后面痛快多啦。”

远远近近响起收操的号音，战士们鱼贯走下山去。

叶逢春和沙浩最后离开山顶，走了几步，叶逢春说：“再比一比？”

“要得。”

两个人立刻往下飞冲，从这块石头跳上那块石头，不一会，叶逢春又给甩在后面。

叶逢春刚到山脚，一个通讯员跑步上来说：“团长！政委请你马上回去！慰问团就要下团来了。”

七

野战军总部和武汉市各界人民组成的慰问团，分散到各团进行慰问，向全体指战员宣读了野战军首长的慰问信。三团的大会开得十分热烈，人们坐在坪场上，头顶太阳，一点不觉得热。

散了会，二连往回走的时候，沈光禄眼圈红红的，对身边的夏午阳说：“上级真关心我们，送来这么多慰劳品，问寒问暖的。在反动派军队里面，做梦也梦不见这种事儿。”

“你心里高兴，我心里可难受哩。”夏午阳说。

“你难受什么？”

“咱们连抓了个俘虏没有？”夏午阳反问说。

“仗没有打上，辛苦总有点儿。上级的慰问信上说得很清楚。”

“辛苦就值得慰劳？”夏午阳顶了一句，叹口气又说，“唉，哪怕缴到过一发子弹也好。”

“你难过，干吗还鼓掌？”

“我难过，是觉得对不起上级。”夏午阳吵架般地嚷，“我要是个运输员，倒能生受。可我是个战士！没有打胜仗，吃了猪肉也不香。”

走在前面的王海忍不住说：“小夏，别吵啦。咱们团没有打上，别的团打上啦；咱们连没打胜仗，别的连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慰问团千里迢迢来慰问我们，感谢还来不及，你穷吵什么！”

夏午阳后面的陈金川插上句话：“咱们往后好好练兵就是了。”

夏午阳扭转头说：“你需要猪肉，我可不需要！”

陈金川的黄瘦脸唰地转青，嘴唇一牵一牵，费劲说了个“你……”没有说下去，声音抖颤，像根快断的琴弦。

夏午阳第一次看到陈金川生气，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赶快扭回头，拉住枪皮带，低头赶路，不敢看班长的责备的眼光。

回到班上，王海马上把夏午阳叫到河边上，严正地说：“你想想，刚才说了些什么！”

夏午阳一见陈金川生气，心里本来就乱糟糟的，这忽儿看出班长的脸色不大好看，心更乱了，嘟嘟囔囔地说：“我不该随便发牢骚。”

“我是问你对陈金川同志说了些什么？”

“我讲错啦。”

“不是小错，是大错！你侮辱了陈金川同志！”

“天老爷！”夏午阳受屈地嚷，“他历来待我这么好，我会侮辱他？”

“你好好想想，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单单他需要猪肉？”

“我不过是句气话。”

“气话？他惹着你什么啦？”

夏午阳低下头。真的，陈金川不过说了句平平常常的话，并没有惹着自己什么。

“好像他参加革命是为了吃猪肉。看看他的表现，他是这种人不是？”

“他当然不是这种人。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会蹦出这句话来。”

“你没见到他的脸色？”

“见到了。”夏午阳小声地说，眼前闪过一张唰地转青的脸。

“赶快去向他道歉！”

“怎么道歉？”

“一个革命战士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懂得团结。首长们的慰问信是怎么说的？着重要我们团结。可你呢？好好用脑子想一想，找一找原因。想好了去找陈金川同志。”

夏午阳独自留在河岸上，支起膝盖，两手托腮，定定地望着河流。他想到刚调到连上第一天，是陈金川给他详细介绍了班上的情况。这个人从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会对他说出这种话来？啊，是了，近来有点瞧不起他，怪他有病不坚持行军；怪他爬山不快，给全班丢脸。不知道怎么一来，河面上显出了陈金川的脸，两个眼窝陷得很深，脸黄黄的，那张脸比以前瘦多了。由这联想起南下前自己得了重感冒的情景。那几天老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坐起来就想躺下。难道恶性疟疾比重感冒轻？听说弄不好要死人。自己总算没有传染上这种倒霉病，可是见过别人发病时的情形：冷的时候盖三床被子还发抖，热的时候嘴唇出血。换了自己，恐怕也坚持不下去。夏午阳的脸发烫了，再没有往下细想，跳起来拔脚往班里走。

陈金川不在班上，一打听，谁也不知道。夏午阳急了，返身出门，喊叫着陈金川的名字四处寻找。

夏午阳找到演习爬山的地点，看见陈金川独自坐在杉树林里的石头上，手托下巴，呆望着山壁出神。他走到陈金川身边，怯生生地招呼了一声。

陈金川仍然一动不动，显然没有听见。夏午阳见他脸色阴沉，感到

有点胆怯，很想悄悄溜开。陈金川却猛一摇头，脸色开朗起来。这鼓励起他的勇气，大声招呼了一声。

陈金川抬头一看，纠起眉毛。

“刚才我说得不对。”夏午阳两脚一碰，行了个敬礼说，“向你道歉！”

陈金川急忙起身，把他往跟前一拉说：“坐下吧。”

夏午阳挨着陈金川坐下，摸弄着衣角说：“班长批评了我。我也批评了自己。”

“小家伙，你知道不知道：参加革命以来，我从没有受过这么重的话。我近来心里不好过，很不好过。一爬山，两腿不听使唤，想赶赶不上，真着急！我恨自己为什么生了病，在练兵中掉了队。我私下里对自己下命令：一定要赶上去，不要临打仗给大伙丢脸。可你呢，倒说我贪图吃猪肉！”

“不是这个意思。不全是这个意思。”夏午阳急急忙忙地说。

“不管怎么样，你伤透了我的心。要不是你，我说不定会当场动武哪。”

夏午阳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怎么，你当我不会打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村里可不是好惹的，长工头也忌我三分。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你要说这种话。想来想去，末后想到反正是小孩子话，计较什么。”

“我对你是有点不满意。”夏午阳接着说了一遍想到的原因。

陈金川注意地听完了说：“好的好的，你的想法对我有帮助，我要警惕……”

“还生我的气吧？”

“还生你什么气，生过了就完。”

夏午阳一把搂住陈金川。

“轻些，我透不过气来啦。”

夏午阳放开陈金川的肩膀，又抓起陈金川的手腕。

陈金川趁势把那只手按在夏午阳的腿上，激动地说：“野战军首长多么了解我们，关心我们。我还记得慰问信上的话：‘……特别是最近下雨天热的时期，你们所受的辛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盼望你们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受凉感冒。’听到这些地方，我真想哭。不瞒你说，我冷得牙齿打抖的时候，有时就想：上级知道不知道啊。只要上级知道，再苦也不要紧。听完慰问信，我恨不得立刻就去爬山。我那句话不过说出了自己的心情，你就来了这么一下子。”

夏午阳静听着陈金川的话，尽管他理解不了陈金川的某些思想感情。比方说，他并不觉得日晒雨淋有什么辛苦，也没有想到过要让上级知道自己的辛苦。不过他感到陈金川的话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陈金川一反手，倒抓住夏午阳的手腕子说：“我顺便给你提个意见：咱们要随时随地听上级的话。平时听话，一打仗也能听命令。你不改一改那种毛躁性子，总有一天要吃亏。”

一群鸭子闯进林子，嘎嘎地叫着，蹒跚地走到他俩的脚边。要在平时，夏午阳准会向它们打个呼哨，或是拿石头吓唬它们一下。这忽儿却一动不动，连多看它们一眼的兴趣也没有。他思索着陈金川的话，好久没有作声。

“叫我好找，你躲到这儿来啦。”随着声音，巩华走进了林子。

“卫生员，别尽盯住我啦。”陈金川说，“我没好全，他们能让我归队？”

巩华走到陈金川身边说：“不要坐在潮湿的地方，当心再犯。”

“疟疾鬼早赶跑啦。”陈金川说，屁股离开阴凉的大石头。

巩华摸了摸陈金川的额头，手掌往鼓腾腾的红十字皮包上一拍说：“它再来也不怕。慰问团带来的药品真不少啊！我领回来一部分。那么多的奎宁丸，全连得了疟疾也够用。”

“你说得好凶！全连得了疟疾？那还得了！”陈金川的眼珠子在深眼窝里一转，“希望你的奎宁丸一粒销不出去才好。我可是受够了苦。”

“看来有可能销不出去。你们知道吗，蚊帐也带来不少，听说是日夜赶做出来的。”

“班政委，你的病晚得半个月就好啦。”夏午阳说。

“你没听见卫生员的话？”陈金川说，“晚半个月，想得也得不了。”

夏午阳□了□眼睛，拍了拍手大笑起来。那群鸭子受了惊，寻食的扁嘴离开地面，互相拥挤着，摇摇摆摆窜出树林。

“慢慢走！小心摔倒！”夏午阳喊。

巩华四下望望，忽然压低声音，用神秘的口气问：“你们知道那封慰问信是谁写的？”

“谁写的？”陈金川急忙追问。

“总部101写的！”

“101写的？”陈金川不大相信，“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巩华说，脸争红了，他不善于跟人辩论，“我是听慰问团里一位代表说的。他认识101的秘书。”

“我当他认识101哪。”

“别打岔，小夏！”陈金川说。

“101讲一句，他的秘书记一句，慰问信就是这么写下来的。”

巩华一说开头，身边两个人就给吸引住了。在陈金川的心目中，眼前一切都不存在，连巩华本身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巩华的话，由话语化成的形象。

“101本来不抽烟，那天抽了好多支。不，不是抽了好多支，是点了好多支。他点上烟，夹在手指缝里，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踱几步，说几句，弯腰看看写下的话，随手把烟放在桌边上，叫秘书修改几个字，这一来就把烟忘掉啦。随后他又在房里踱起来，踱几步，念几句，又点起一支烟，还没抽上一口，又忘在桌子上啦。写信的时候，他叫秘书关起房门，谁也不接见。听说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才写起草稿，他亲手又改了一遍。”

“真的？”陈金川刚要这样问，听见背后已经有人说出口来，转头一看，原来是班长。沈光禄站在班长身边。他们两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听问话的口气，可见他们全听见了。

“怎么不真！”巩华发急地说，“时间是八一建军节前一天，地点是汉口的野战军司令部。时间地点都说得有根有据，哪能有错！”

夏午阳还没有听够，追着巩华问：“他怎么老把烟忘在桌子上？”

“这还用说，”王海抢着说，“101的精神集中啊！他为了关怀我们，费了多大心思。咱们一定要练好兵，增加打胜仗的本钱。走！一块去练游泳。老陈，你怎么啦？”

陈金川抹去流下来的眼泪，笑着说：“没有什么。”同时又流下两串亮晶晶的眼泪。

八

房子里热得跟蒸笼一样，虽然门窗大开，却没有一丝风，空气似乎停止了流通。丁力胜坐在桌边，埋头修改这次行动的总结。左边太阳穴上突起一根紫色的血管，不安生地微微跳动。身边竹凳上放着一脸盆冷水，他偶尔停下笔，绞把湿毛巾抹一抹额头。

警卫员任大忠捧进一堆文件，往桌上一搁，顺便给师长倒了杯水。丁力胜好像没有看到。

窗外响起收操号音，丁力胜也修改完总结报告。他伸起两只胳膊，往头顶上伸了几下，开始拆看那堆文件。

他看完一份通报，太阳穴上那根紫血管又突突跳动起来。通报的内容揪着他的心，使他安静不下：兄弟部队一个师的位置比较突出，突然遭到敌人三个主力师的袭击。激战了一天，这个师受到一些损失，撤出了战斗。等我们大部队赶上去，敌人马上退缩了。他从头又看了一遍，最后怒视着敌人三个师的番号，像要把它们一口吞下。

师政委韦清泉大步走进来，解去皮带，脱去帽子，捞起桌上的蒲扇，飞快地扇动，同时用一只手解开军衣扣子。他的衣服全被汗湿透了，头发上冒出蒸气，汗珠顺脸直流。

丁力胜把通报往政委跟前一推，愤激地说：“你瞧，看一遍生一遍气。”

韦清泉看了看，放下蒲扇说：“我们吃了些小亏，白崇禧也没占到大便宜，一下崩掉他一个牙齿。”

任大忠端进一脸盆冷水，往门边小茶几上一搁，一见两位师首长的神色，蹑手蹑脚地走出去，顺手带上了房门。

韦清泉脱去军衣，卷起发黄的衬衣袖口，走到茶几跟前，捞起毛巾，洗了两把，擦干手，拍着脸腮转过身来。

“湖南的三伏天不大好过。”他说时额上又冒出细细的汗珠。

“叫你戴个斗笠，你不听。”

“一团的劲头高得很哪！”韦清泉走过来说，“通过水田的动作不慢。”

“钻到连队去啦？”

“到九连转了一转。他们的连长有股子蛮劲，卷起裤腿，带头做动作，左一遍，右一遍，弄得两腿满是泥浆。演习完了，他一边拍蚂蟥，一边骂街。”

韦清泉弯下腰，装出拍蚂蟥的姿势，拍一下说一声：“你敢跟革命捣蛋！”随后一直腰，笑着说，“真是个赛张飞！”

丁力胜看出政委的心情很好，把蒲扇递过去说：“歇一歇吧，当心闪着腰。”

韦清泉摇着蒲扇走到窗口。窗外，金色的阳光照亮了稻田，照亮了稻田后边苍绿的山岗。一阵微风吹过，青色的稻穗摇曳起来。不远处，一通河流反射着耀眼的金光。他眺望了一会，好像刚发现似的说：“这儿的风景倒不错。”

丁力胜走到政委身边，看见稻田中间走过来一队演习归来的战士；附近一个坪场上，几个战士把枪搁在三脚架上，专心地练习瞄准。不管风景多美，他最先注意到的总是人。

“一转眼又是半天。时间过得真快。”丁力胜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大概是劳碌命，总希望一天的时间过得再长些。”

“是啊，时间总是不够用。”韦清泉同意说。

村道上走过一个健壮的农妇，身穿蓝布衫裤，头戴竹笠，手挽竹篮，看样子是到地头上送饭去的。

韦清泉一侧身说：“哎，你那口子什么时候来？”

“我去了电报，不让她来了。”

“怎么变卦啦？”

部队南下时，丁力胜的妻子留在北京。一开始整训，韦清泉主张接她来住些日子，丁力胜原本同意，没想到他中途变了卦。

“让她带着孩子，多过些安稳日子也好。”丁力胜解释说，“这几年，东跑西走，够她忙的喽。”

“你什么时候发的电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韦清泉责备地说。

“孩子也是个问题。延生十岁了，还在二年级。念了三年书，倒换了好几个学校。念念停停，停停念念，这样下去不是事儿。”

丁力胜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生在延安，叫延生；小女儿生在哈尔滨，叫滨生。延生是在东北乡下上的学，后来转到哈尔滨，再后来转到沈阳，最后又转到北平。反正他妈妈在哪住，他跟着在哪上学。

“趁现在放暑假，先接他们上这儿住几天，再送到汉口住不好？”韦清泉反驳说，“也不耽误延生转学。”

“北方的气候对他们更合适。再说，她的肚子里又怀了一个。”

“你的口风倒挺紧哪！”韦清泉高兴地说，“几个月啦？”

“怕有六个来月啰。”

“这回怕是个男的。”

“管他是男是女，反正名字是现成的。”

“平生？你也太简单化啦。要是个双胞胎怎么办？”

“送给你一个。”

“你舍得，你那口子可舍不得。”

“没有猜对！”丁力胜哈哈笑起来，“我们临分别那天，她叫我问问你要不要孩子。倒是我舍不得，一直没向你启口。”

“说真的，老丁！”韦清泉仍然坚持说，“已经怀了六个月，胎实啦，路上出不了意外。将来生产的时候好照顾些。”

“生滨生的时候，我不是照样在前方打仗！说到见面，拼着年把子不见面算什么，你们不是分别了十三四年？”

韦清泉的胳膊肘往窗槛上一靠，不言语了。他是广西人，在红七军里做过政治工作，在家乡做过秘密工作，后来党派他到延安学习。这以后，一直不知道家里的消息。家乡给反动派糟蹋成什么样子？妻子和孩子是不是活着？夜深人静，偶尔想起来时不免感到苦恼。但长期的工作经历锻炼了他，使他具有了坚强的理智力量，他总是很快赶掉这种突然闯来的烦恼，正像赶掉偶然由工作引起的不快一样。这回经师长一提，他的感情又被触动了一下。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平静，挥了挥蒲扇说：“这是两个问题。”

丁力胜却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以前，每逢整训，他的妻子来小住几天，他总会联想到政委的家。刚才他并没有说出临时变卦的全部原因。过去跟妻子会面，总在一个战役结束以后，就是说在打了胜仗以后，谈话的主题也离不开它。这一次能对妻子说些什么？另一个原因便是避免让政委引起感触。

“老韦，我看你们见面的日子也快啰。”丁力胜信心十足地说。

“我倒不怀这种希望。”韦清泉的眼光盯着远远的山岗，“反动派不肯轻易放过她的。她的性子直，嘴巴子不肯让人。”

“这回经过江西苏区，好多红军家属不是好好的吗？”

“还有好多红军家属呢，不是……”韦清泉没有说下去，话锋一转说，“你这个人真怪，当时怎么不回家去看看？”

丁力胜的家里有个母亲和两个弟弟，队伍在江西期间，有一次行军路过兴国，离丁力胜家只有二十几里路，韦清泉竭力撺掇他回去看看。当时部队的任务虽紧，离开天把子并没有什么妨碍。他却坚决不愿意请

假，说是活着总能看得见，死了反而伤心。

“活着总能看得见！”丁力胜此刻又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相信他们死不了。你说，他们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谁？”

“该死的第七军，袭击我们兄弟部队的三个师！”

“大概转到衡阳附近去了。”

丁力胜走到战场形势挂图跟前，图上插着好些红蓝小三角旗，标志着敌我双方部队的番号，敌第七军的去向暂时不明。

“瞧它一会进，一会缩，见了我们大部队又不敢碰。”丁力胜气狠狠地说，“荡来荡去，像夜游神一样。”

“李宗仁和白崇禧全是靠它起家的。李宗仁当过这个军的军长，白崇禧当过军参谋长。抗战期间，这个军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大别山根据地，对我们作战有套经验。难怪美帝国主义把它当宝贝看待。”

到目前为止，桂系部队没有受到什么大损失，成了蒋介石残余匪帮中最完整、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又是桂系部队中的主力，白崇禧把它们当作机动部队，调东调西，找机会反咬我们一口。特别是第七军，因为没有打过什么败仗，自称为“钢军”，美国电台近来经常给它捧场，替它大肆吹嘘，说是什么“反攻的希望”。丁力胜对桂系部队的历史虽不如韦清泉清楚，对它们目前的情况却很熟悉。听政委一提到美帝国主义，他的气更盛了。

“近来白崇禧拿到不少美援，听说部队的装备又加强了。倒要看看它是不是强过新一军新六军。”

“美援不好拿。”韦清泉说，“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了就得听话，打出点像样的仗。要不然，主子不答应。看样子，白崇禧很可能在湖南跟我们打个大仗。”

“真要这样，谢天谢地！我就怕他跑啊跑啊，一头缩到老巢里去。”

“白崇禧不见得愿意我们进广西，打烂他的坛坛罐罐。”

听到一阵咯咯吱吱的声音，两个人转过身来，见任大忠正在使劲挪动竹椅子，午饭已经摆在桌子上。椅子本来摆得好好的，他这么做，不过是叫吃饭的信号。韦清泉首先向桌边走去。

“首长，你们昨天没有睡午觉。”任大忠提醒说。

“吃了就睡，怎么样？”韦清泉坐下来说。

任大忠满意地走了出去，听到一声熟悉的马嘶声。他走到门口，用手遮住眉毛，向不远处的马厩一望，见孙永年的身影正在马厩里移动。

九

孙永年把铡碎的草倒进槽里，摸摸这匹马的鼻子，拍拍那匹马的颈项，亲切地说："吃吧！吃吧！"眼看着每匹牲口吃起草来，他才离开槽边，往矮凳上一坐，打开油腻的烟荷包，往旱烟管的铜斗里装上一锅烟，吧吱吧吱地抽起来。他眯着眼睛，一边抽，一边听着嚼草的声音，好像在欣赏音乐。

在孙永年的心目中，马的踏蹄声、喷鼻声、长嘶声、嚼草吃料声，都是一首首乐曲。通过这些声音，他能听得出是愉快还是烦恼，是欢喜还是忧愁。人有灵性，马也有灵性；人有喜怒哀乐，马也有喜怒哀乐。这是他的理论，而且常常向人宣传。他熟悉马的性格，他认为白雪最听话，火龙最调皮，有时对一些活泼的通讯员开玩笑说："啊呀，你比火龙还调皮。"警卫员和通讯员也常跟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马大叔"！他并不讨厌这个绰号，谁叫他"马大叔"，他咧着嘴答应，有时还主动地招呼人说："来来，听马大叔给你们讲个故事。"因此，他有许多年轻的朋友。这忽儿他听着听着，听到半途中，猛一抬头说："火龙，怎么不吃啦，嫌草不细？"

火龙果真昂起头在望他哩。

孙永年放下旱烟管，走到那匹枣红马跟前，拍了拍它的颈项，劝诱地说："不要挑三拣四，要知足。听大叔的话，错不了。"

火龙温和地望了孙永年一眼，用柔软的嘴唇摩了摩他的手背。

孙永年恍然大悟地说："啊啊，原来吃累啦。好，慢慢吃，慢慢吃。"

火龙又低下头去嚼草，轻轻地踏着蹄子。孙永年听出这是欢乐的表示，知道不用再操心了。回到小凳子上，拿起旱烟管敲了敲，倒出熄灭的烟灰，从身边拿起几截剪开的旧军裤，铺在麻包层里，一针一针地缝起来。

"马大叔！"

一听声音，孙永年就知道是谁，连忙把麻包往身边一放，站起来说："备马？"

任大忠走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师首长睡午觉了，我瞅空来瞧瞧

你。”

“你怎么不睡？”

“跳蚤太多，睡不好。”

孙永年拿起烟管，用袖管抹了抹烟嘴子，连烟荷包一起塞给任大忠，打量他一眼说：“嚯，长出胡子来啦。三年前才马背那么高，现在可成了个棒小伙子。”

任大忠早年当通讯员的时候，原是听孙永年讲故事的一位常客。今年当了警卫员，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不时帮助孙永年备马、提水、铡草、添料。他也相信马有灵性，因此孙永年特别喜欢他，把他引为知己，经常给他摆一摆“牲口经”。不知道是不是牲口经起了作用，火龙一到任大忠手里，跟在孙永年手里同样服帖。

任大忠抽完一管旱烟，舒适地伸了个懒腰。

“师首长这几天老出去？”孙永年问。

“差不多天天要到团里转一转。”

“怎么不骑马？”

“说要锻炼锻炼走路。”

“也该让牲口锻炼锻炼啊。”孙永年的下巴往对面一抬，“你看，它们胖多啦，我担心养娇了它们。”

“前些时候太累，让它们长长膘也好。”

“可不能让它们太娇啰，该让它们多活动活动筋骨。瞧什么，火龙？我们谈我们的，你吃你的。”

任大忠霍地站起，走到火龙跟前，抚摩它的鬣毛。火龙转过头，舐了舐任大忠的手，掀动几下鼻翼，长嘶了一声。

“它见了你，就想起师长来了。这个精灵鬼！”孙永年带着宠爱的神情说。

任大忠同意孙永年的判断，认为火龙的嘶叫正是这个意思。他抚爱地轻拍了一下马颈，走回原处。

孙永年一针一针地缝着活计。他的粗手灵巧得很，转眼间缝好了一道边。他端详了一番，开始缝另一道边。

“给谁缝的？”

“白雪。”

白雪长嘶了一声，孙永年一摆手说：“没有你的事。吃你的吧。”

白雪一转头，搁上火龙的背脊，在上面擦了几擦。火龙低下头，抖动火红的鬣毛，舒服地打着响鼻。

孙永年从那对伙伴的身上收回眼光，解释地说：“白雪打了背，前天

才好全。把垫背缝厚一些，免得行军时再打背。”

这话触动了任大忠，他捞起盒子枪下边的红穗，在手指头上绕了几绕，用满怀心事的口气说：“行军时盼休整，休整了又盼行军。不知道还要待多久？”

“这不用你操心。一声命令，说走就走。你还是往师首长身上多操点心。”

任大忠叹口气说：“他们睡觉吃饭都没有准儿，真难办。”

“心急没有用，得动动脑筋。好在你们年轻人脑筋灵活。”

啪的一声，任大忠拍死了一个蚊子，用手指头把它往地上一弹说：“你们南方的蚊子实在太多，黑夜白天都不让人安静。”

孙永年见任大忠的脸上布着好多红斑，分不清是粉刺疙瘩还是蚊子咬的，眼睛一眯说：“北方可吃不到鲜嫩的竹笋。大忠，住久了你就知道南方的好处：白天比北方长，能多干活，冬天照样能下地出操。我顶受不了你们东北的暖炕，烤得人背脊痛，浑身骨头麻酥酥的，早晨不想起床。”

“小任！小任！”不远处有人喊叫。

“他怎么又起来啦？”孙永年皱了皱眉毛。

任大忠没有搭理他，一阵风地跑出马厩。

孙永年缝好垫背，牵着牲口走向河边。

河里，稀稀落落地有几个小伙子在练习游泳。他们的技术都不高明，趴在河边浅水里，四肢直扑腾，弄得水花乱飞。

孙永年沿河走了一段路，向一个颈上围着白毛巾的人高喊：“小夏！”

夏午阳往起一站，水没上了胸口。他摇了摇湿淋淋的头回喊：“马大叔！”

“好久不见啰！”孙永年停住脚步喊，“怎么不来瞧瞧我们？”

“忙啊！抽不出时间。”夏午阳喊，一头扎进水里，两腿在水面上乱甩。

“这么蛮干可不行。待会让马大叔教你！”

孙永年走到下游不远的地方，脱掉衣服，牵着白雪下水，让火龙自个儿拖着缰绳在岸上溜达。有白雪在，火龙决不会走远，尽可不必管它。

白雪四腿浸在水里，舒服得闭起眼睛。孙永年拿起刷子，开始刷洗。白雪的肚子轻微地打着颤颤，听任孙永年摆布。

孙永年擦洗了一阵马身，往上游一望，那几个人还在扑腾，姿势挺

难看。他的心痒痒的，很想在人前露一手。正好，夏午阳的头拱出水面，打浅水里脚高脚低地走来，累得不住喘气。

“歇歇吧。”孙永年喊。

“比学打枪还难，真急死人。”夏午阳说，走到孙永年身边，解下毛巾绞水。

“心急吃不上热馒头。游泳可不是一朝一夕学得好的。待会瞧我的。”

“别吹牛。”

“嗨，长江我也游得过去。”

“我帮你洗！”夏午阳三脚两步跳上岸，一把牵住缰绳。

火龙挣扎着直往后退，凶狠地踢着蹄子。

“不认识啦，火龙？”孙永年在河里高喊，“是小夏啊！”

听了孙永年的话，火龙好像真的认识了眼前的人，不再挣扎，服服帖帖地跟在夏午阳后面，腿一碰上水，立刻闭起眼睛，甩了甩尾巴，显出得意的神情。

“谁叫你老不来看我，连火龙也生了你的气。”

夏午阳原先在师部当通讯员的时候，是孙永年的也是火龙的朋友。后来逐级下调，关系就慢慢疏远了。

“给我刷子！”夏午阳说。

夏午阳刷着火龙的背脊，一边责备地说：“你这家伙，翻脸不认人啦。”

“这要怪你自己。”孙永年说，“喂，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是怕人看到，说我不遵守作息时间。”夏午阳坦率地承认说，“真糟心！老是学不会游泳。一下水，好像脖子上挂了个炮弹，抬不起头。”

“不要紧。你跟我学上十天半个月，保险能行！”

孙永年帮着夏午阳洗净火龙，牵着两匹牲口上岸，拍了拍火龙的背脊说：“跟白雪玩一会，别走远！”说罢，回到河里，拉着夏午阳的手走向河心。

水淹到夏午阳的肩膀，他停住脚步，怀疑地说：“你到底行不行？”

“嚯！扛了大枪，不相信人啦？好好瞧着我的姿势。脚不用抬得那么高，胸部不要使劲，头要露出水面，可不能抬得太高。喏，这样。”

孙永年两手往前一扑，平蹿在水面上，飞快地游出去。他游啊游啊，劲儿一上来，游到对岸才折回来。离夏午阳还有几丈远，手一招说：“过来！过来！在深水里学得快。”

夏午阳犹豫了一下，一狠心，往前一扑，埋着头向前游去。

“对啊！要胆大！”孙永年高兴地喊，“腿不要提得太高。”

随着他的喊声，起床号响了。夏午阳一急，沉到水里去了。孙永年游过去，把他带到浅水里。夏午阳吐了几口水，三脚两步跑上岸，撒腿就跑。

“你明天午睡时间再来。我保险把你教成个浪里白条！”孙永年在他背后高喊。

十

“这是章丽梅同志。”何佩蓉向李腾蛟介绍说，指了指身边一位梳双辫的姑娘。

趁李腾蛟倒茶的时候，章丽梅打量了一下连部。房间里支着三张木板床，床上方方正正地叠着同样的薄被子，床边挂着同样的三个黄布挎包，唯独靠窗的床边多挂个笛子。门边挂着三条同样的白毛巾，桌上放着三个同样的蓝瓷缸子——连长正在往里倒水。住在这里的像是兄弟三个，用的盖的，完全一样。

李腾蛟在客人面前放了杯水，对何佩蓉说：“何同志，今晚上给我们演什么戏？”

“都是小节目。抽了几天时间突击出来的。”

“有没有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搭戏台子啦，道具服装啦。”

“有啊。我们来，就是想了解一下练兵当中的模范事迹，好编个演唱。”

“没有什么模范事迹。我们连的成绩平平常常。”

“你们不是跟一团九连挑战了吗？”

“是九连向我们挑战的。”李腾蛟纠正说，“同志们劲儿挺大，进步不快。”

章丽梅一直望着李腾蛟，希望连长跟她谈些什么。谁知连长尽跟何佩蓉谈话，始终把她晾在一边，连望也不望她一眼。她对连长的谈话同样感到失望。她原以为一提练兵，连长准会马上说出一连串动人的事迹：谁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谁爬山像飞鸟一样，谁能在水底下潜伏几分钟。没想到连长什么也没有提。她不耐烦地摆弄着手里的钢笔。

“总有几个突出的人物吧？”她终于插进去问。

“都差不了多少。”李腾蛟说，眼光没有转过去。

“听说一班比较好。”章丽梅又说，这是刚才从营部打听到的。

“不见得特别好。”李腾蛟的眼光仍没有转过去，反而低头看了看手表。

“来客人啦？欢迎欢迎！”

一个精悍的年轻人边喊边冲了进来。他一手提着挂着盒子枪的皮

带，一手拿着军帽，臂弯里挎着军装上衣。衬衣敞开两个扣子，胸前湿了一大片。

何佩蓉连忙站起来招呼："林指导员！"

林速指导员飞快地走到墙边，挂好手里的东西，冲到桌边，伸出汗津津的手跟客人握手。

"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林速热情地握着章丽梅的手说。

何佩蓉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原来在南下工作团，调来不几天。"章丽梅补充说，大方地打量着指导员，心里有点惊讶。因为指导员头发蓬松，脸扁扁的，笑时眼睛成了两条线，整个脸部构成了一种十足的孩子气。

"坐下！坐下！"林速把客人按坐在原位上，自己往靠窗的床边一坐，抹着汗珠说："老何，战士们都挺想念你们哪！带来了什么好节目？"

"准备太匆促，恐怕战士们不满意。"

"不用客气。慰问团给我们加了一把火，战士们的情绪高极啦。你们宣传队一来，又给我们烧起第二把火。怎么不喝水，章同志？"

章丽梅一开头对这位指导员就发生了好感。她注意到他的话都是随口冲出来的，事先并不考虑。对谁说话时朝谁看，细弯的眼睛里流露出亲热，仿佛对谁都一见如故。特别是跟连长一对比，她不禁更喜欢这位指导员了。

林速两步跨到桌前，拿起连长面前的一瓷缸子水，仰着脖子一口气喝完。章丽梅发现他的衬衣掉了个扣子，敞开的胸膛里冒出一股热气。

好久没有说话的李腾蛟忽然开了口："老林，你的扣子掉啦。"

章丽梅不满地瞟了瞟李腾蛟，怎么能当客人的面指出这个来？

林速却满不在意，伸手往裤兜里一掏，掏出个扣子说："在这儿。"

何佩蓉取下帽子，从帽檐夹层里拔下一根拖着白线的针，走到指导员身边。

"不用不用，我的手艺不比你差。"

林速转身走到靠窗的床边，打开挎包，取出个小针线包，站着缝开了扣子。他的动作挺快，缝了三五针，熟练地打了个结，一低头，咬断了线，扣上扣子。

林速自自然然地做完这一切动作，弯起眼睛嚷："喝水喝水！这里泉水，挺甜哪！"

章丽梅跟着何佩蓉喝了一口，可没喝出什么味道，她心里在替指导员惋惜。怎么他在客人面前那么随便，不顾惜自己的体面？

“章同志，今晚上有没有你的节目？”林速坐下来问。

“没有。我在创作组。指导员，这是你的笛子？”

“是我们大家的。连长和副连长也吹一吹。”

章丽梅瞅了瞅连长，她不相信这个人会吹笛子。

“我们的指导员是个音乐家，”李腾蛟说，“教唱歌，指挥唱歌，全是他的事儿。”

“将来不打仗了，我倒想干宣传队。”林速接口说，露出细而发亮的牙齿。

“得啦，”何佩蓉说，“你这话说过多少次，可是有笛子不吹，都落了灰啦。”

“行军休息的时候吹一吹，战士们还欢迎，一休整，他们就盼望看你们的节目。我这个笛子没人爱听，只好搁起来让它生锈。”

门口有人探了探头，转身要走，李腾蛟瞅见了，大声招呼说：“进来进来！”

那人刚进门，林速就对章丽梅说：“这是一班长王海，战斗英雄。”

听说是战斗英雄，章丽梅立刻激动起来。她半途离开大学，参加南下工作团，以后要求上战斗部队，很大成分是为了希望看到许多英雄。北京解放以前，她已经听到好些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神话般的传说。在举行入城仪式那天，她冒着狂风飞沙，手拿小红旗，衣袋里装满粉笔，跟同学们在街头上转了一整天。每驶来一辆坦克或是一辆炮车，她就疯狂地挥动小旗，向上面的战士们高喊欢呼，跟在坦克或是大炮后面，写上各种标语。有一次还爬上大炮，坐了一截路，在一个炮手的背上写上：“解放军万岁！”她想参加革命军队的志愿也是那一天萌生的。她学的是文学，切望经常能跟传说中的人物接触，理解她所崇拜的人们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不过眼前这位第一个遇到的战斗英雄，却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模样平平常常，见了她也不怎么热情，随便点了点头，远远地走到墙角落的一张床边，不声不响地坐下来。

李腾蛟一见王海，似乎变活跃了，离开桌子，移到王海身边，跟他低声交谈。章丽梅早已看出，当指导员一进门，连长就认为这儿没有他的事了。

何佩蓉从连长的神情上看出他们有事，便起身告辞。

林速送她们到门口说：“老何，老章，你们先到班里转一转，回头上连部吃饭。我们的支委会用不了一个钟头。”

两个人并肩走了一段路，章丽梅悄声地说：“这位李连长人倒威武，黑脸大眼的，像个热带人，可怎么冷冰冰的。”

“一生二熟，第二次再来就不同了。”

“指导员倒挺随和，又风趣。他不到二十吧？”

“二十四了。他是个天生的乐观派。”

“你好像挺熟悉他们。”

“我常来这个连，干部战士都混熟了。就说李连长吧，他腿上还有块弹片。”

“一块弹片！”章丽梅惊叫一声。

“他本来是侦察排长，有一次帮助工兵起地雷，挨了炸，送进医院，取出好几块碎片，只有一小块不好取。后来听说部队要出动，他就赶回来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留块弹片在身上，好时刻记住敌人。”

“啊！原来这样！”章丽梅喊，对李腾蛟的不满消失了，挽住何佩蓉的胳膊说，“以后多带我到连队转转。”

“这不是带你来了。”何佩蓉笑着说，指了指一个地方，“那儿就是战斗英雄王海领导的第一班。你看，战士们多有劲，休息时间也不闲着。”

在一个坪场上，竖立着几个人头靶。战士们有的卧在坪场的另一边，用枪口对准人头靶；有的把枪搁在三脚架上，练习瞄三角。有个战士在双杠上面翻腾，一忽跷起双腿，一忽像皮球似的翻了个转。

“同志们，瞧谁来啦！”夏午阳喊，纵身跳下双杠，奔向何佩蓉。有几个战士跟着迎上来。

何佩蓉急忙喊：“你们练你们的。我们随便看看。”

除了夏午阳，别的战士都停住脚步，回归原位。

章丽梅三脚两步走到一个三脚架旁边，好奇地观看练习瞄准。

何佩蓉四处一望，问身边的夏午阳说：“沈光禄同志不在？”

夏午阳向一所低矮的茅屋努了努嘴：“关在里面学文化哪。”

何佩蓉独自走进这所茅屋。

光线阴暗的房间里，稻草铺了半地，靠墙整齐地排着一列背包。沈光禄盘腿坐在稻草堆上，斜对着门，上身伏在长凳上，不知道在写什么。写几个字，咬一下铅笔头，神情十分严肃。

何佩蓉靠门站了一会，轻脚轻步地走过去。

听见脚步声，沈光禄转头一望，连忙起身招呼。

“你倒是练兵不忘学文化。”何佩蓉说，走到长凳跟前，拿起那张纸片。

沈光禄伸手来抢，抓了个空，结结巴巴地说：“我是随便写的。”

“随便写的，看看怕什么。”

何佩蓉看了几行，马上看出这是份入党申请书，不禁收起笑容

说："这是好事情啊，有什么怕见人的！"

"我怕不够格。何同志，你知道反动派拆散了我们的家，共产党使我们兄弟团圆。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走。何同志，你看我行不行？"

何佩蓉见沈光禄显出企望的神情，听声音有点发颤，感到一阵激动，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话，没有立刻答复。

"我跟班长提过两次，"沈光禄又说，"昨晚上班长要我写个申请书，我乐得一夜没睡好觉。我现在抱着这么个决心，让党在战斗中考验我。不管能不能参加，我要做个像班长那样的人。"

沈光禄说话时眼睛一闪一闪，声音仍有点颤，语气却很坚决。

何佩蓉衷心地鼓励了他几句，问他是不是告诉了他的哥哥。

"没有。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我们最近上各团巡回演出，在这里演完后马上去一团。你写封信，我给你捎去。"

"我早想给他写信，就是抽不出时间，我的手又笨。早先，在反动派部队里，一心想念家，干什么都没有劲。眼下要学的东西太多，时间老不够用，学了这个，落了那个，文化上老不长进，拿起笔来不听使唤。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慢慢来嘛。只要有决心，干什么都成。"何佩蓉把手里的纸片还给他说，"你好好写吧。"

窗外传来夏午阳的喊声："沈光禄，别老闷在房子里，再到河边去一趟。"

"好好，我就来。"沈光禄答应着，折好入党申请书，揣进上衣口袋。

"小——教——员！快——出——来！"外面有几个战士同声啦啦。

"什么小教员？"何佩蓉不解地问。

"近来排里叫我教游泳。"沈光禄解释，同时走向门口。

何佩蓉跟着沈光禄走到门外，三脚架子已经收起来了，只有章丽梅一个人趴在沙包后面，擎着枪向人头靶瞄准，陈金川蹲在旁边，像个老妈妈似的指点她。

夏午阳一见沈光禄就嚷："走吧！走吧！"

章丽梅从地上跳起来，把枪还给陈金川，揉了揉眼睛说："那个人头好像活动了，真有意思。"

"何同志，去看看我们的游泳技术。我的头能浮出来啦。"听夏午阳的口气，好像头能浮出水面，就是了不起的技术。

何佩蓉拉了章丽梅一把，混在战士丛里向河边走去。章丽梅跟陈金

川走在一块，一路上问东问西，问枪能打多远，问一枪能不能打倒两个人。何佩蓉紧跟着沈光禄，一直用喜悦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

十一

师宣传队刚到一团，何佩蓉就上九连去找沈光福。她走到村东头娘娘庙门口，向刚换下岗的战士一打听，知道沈光福在家里值班。她轻盈地进了大殿，见沈光福坐在稻草堆上，埋头擦洗机枪，身边一块白包袱皮上摆着好些油腻的零件。

“你们住的地方挺宽敞呵！”

沈光福闻声抬头，立刻丢开擦枪布，敏捷地迎上去。他的外貌动作跟他的弟弟相似：粗眉大眼，扁鼻梁，步态轻捷。不过个儿稍高，左肩比右肩低些，平展展的额角上有了皱纹。他因为在反动派部队里受到长期折磨，性格比弟弟深沉，有话搁在心里，习惯成自然，变得不爱讲话。何佩蓉向他伸过手，他摊开油腻腻的双手，回报了一个微笑。

何佩蓉四处一瞧，见大殿里东铺一堆稻草，西铺一堆稻草，上面齐崭崭地摆着一列列背包，上空挂着一溜溜雪白的毛巾，过道上没有一丝草茎，扫得干干净净。供桌上的茶缸子，供桌旁边的脸盆，一律排成了队。“好整齐！”她不禁夸奖了一句。

“刚刚收拾了一下。”沈光福说，“我们的连长严格得很。”

“严点好。”何佩蓉是爱干净的，立刻表示了同意。

“何同志，你坐一坐，我去打盆水来。”

“不用。这地方真凉爽，汗早干啦。”何佩蓉掏出封折叠成三角形的信：“你弟弟给你的。”

沈光福急忙拆开信，掀动嘴唇皮，不出声地念着。看到中间，拿信的手颤了一下，脸上显出喜色，眼角里聚起泪花。

“他谈到要求入党的事啦？”

“谈到啦。何同志，我弟弟长进多啰。可我老觉着他是个孩子。”

“他的决心挺硬。”

“是啊是啊！”沈光福出神地望着前面，眼光朦朦胧胧，“记得反动派抓我去当兵那年，他光知道打架。我呢，当时老想混碗饭吃罢咧，不准哪天一颗子弹要了这条命，糊糊涂涂混了几年。到了革命部队，才都成了个人样，懂得怎么做人，为谁服务。何同志，过去谁能想到我们这些穷小子也会写信？我弟弟就因为想念书念不起，脾气躁得要命。”

何佩蓉在跟沈光福的接触中，还是第一次听他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说得那么激动，自己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何同志，他表现怎么样？”

“挺不错。还当上了游泳小教员。”

“没想到这一着倒用上了。他十一岁那年夏天，给一个地主的儿子按在河里，灌了半肚子水，往后他就发狠学游泳。等他学好了，那家伙进城上中学去了，没报成仇。”沈光福顿了顿说，“他没骄傲吧？”

“看不出来。”

“他这个人啊，越鼓励，劲儿越大。可有一样，不肯让人。我顶发愁他这一点。小时候，叫我操过多少心啊！他真的没骄傲？”

“前几天还见他教游泳来着。挺耐心的，看不出咋咋呼呼的样子。”

“那就好。”沈光福舒了口气说，“人在生活上要知足，在进步上可不能知足。”

何佩蓉知道这是沙浩常说的话。看来，他的思想已经贯彻到战士当中来了。她不觉想起了沙浩，他不知道忙成什么样子？他可能瘦多了？三伏天快要过去，他的毛衣晒过没有？她的思想转到沙浩身上，以致没有看到有人进来。

郑德彪闯到她的跟前说：“老何，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郑连长，你好。”何佩蓉急忙招呼说。

“你们谈什么事儿，这么起劲？”

“我兄弟托何同志带来一封信。”

“啊，他没闹情绪？”

“你看看。”沈光福说，把信递给连长。

郑德彪看完信说：“有志气！沈光福，写封回信，跟他挑个战，敢不敢？”

“怎么不敢！”沈光福抬起闪光的眼睛。

何佩蓉见郑德彪一脸汗，问了句：“你怎么先回来啦？”

“听说来了客人，还能不回来招待招待？”郑德彪接着放低了声音，“你去过三团二连？”

何佩蓉弄不清郑德彪忽然压低声音是什么意思，怀疑地望着面前那双期待的眼睛。

“他们练兵怎么样？”

“啊，”何佩蓉终于明白过来，“你是向我打听情报来的！”

“到底怎么样？”郑德彪仍旧一股劲儿追问，“他们的成绩怎么样？比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谁知道你们怎么样，”何佩蓉扑哧笑出声来，“叫我怎么比？”

沈光福本来已经走到机枪旁边，准备继续未完成的工作，一听连长问起二连练兵的事，又悄悄地走近来听，一双眼睛紧盯着何佩蓉。瞧那副神色表情，他的关心不比连长差。

“听说他们昨天做了半月总结。成绩很好？”郑德彪又问。

“不知道。我们宣传队昨天也开了一天会，总结在三团的演出。”

“啊呀！你们宣传队一点不关心练兵！”郑德彪失望地嚷。

“不关心练兵，就不来给你们演出了。”

“啊，关心关心！”郑德彪说，忍不住拖了个尾巴，“可是还不够。”

“随便你说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去看看我们的演习，走！走！”

“我只请了两个钟头的假。”何佩蓉为难地说。

郑德彪拖起她就走：“你不要不关心我们，团长也不会答应的。”

何佩蓉抡起拳头，在郑德彪的厚背脊上擂了一拳。郑德彪放开手，抚着背脊喊痛。

何佩蓉临出大门，沈光福追出来喊：“回头来坐啊！”

出庙门拐了个弯，何佩蓉偶一回头，见远远移动着一个熟悉的背影。这背影即使离得再远，她也认得出是谁。她心跳起来，止住脚步。

“快走。”郑德彪转头一招呼，立刻明白了何佩蓉停步的原因，装出突然省悟似的神情说：“啊哟，我倒忘记快收操啦，你去了怕赶不上。回头见！”说罢，撇下何佩蓉，撒开大步就走。

何佩蓉稍一犹豫，飞步去追赶那个背影。它近来了，扩大了，大得挡住了一切。何佩蓉刚要张嘴叫唤，背影突然消失，代替的是宽阔的胸膛，迅速地迎上来。

“刚来？”沙浩说，声音跟眼光一样温柔。

何佩蓉看出沙浩的脸仍旧丰满红润，不像预想的那么消瘦，眉毛给汗水粘结在一起，显得越发浓黑。

沙浩邀何佩蓉上团部，何佩蓉头一摇说：“先走一走不好？”

两个人便在村道上走起来，沙浩走得挺快，何佩蓉费劲才能赶上。

“瞧你，”何佩蓉追上沙浩说，“两脚泥，一身汗，在稻田里爬来着？”

“上一营转了一趟，顺便钻了钻稻田。”

沙浩再没有说话，一股劲地走着，时不时含笑打量何佩蓉一眼。

这个村子很大，房屋散乱，东一簇，西一簇，包围在树林里。他们

信步走到池塘旁边一棵大槐树底下，浓密的枝叶遮阴了一大片地方，树干四周围着几张石凳，两个人面对池塘并排坐下。

池塘里荷叶丛密，上面突出几枝迟开的荷花，一对红蜻蜓贴着荷叶飞来飞去。鱼群在荷梗下穿行，时而弄出轻微的响声。池塘对岸，摊开一大片油绿的菜地。有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池塘中间游泳，激起白白的水花。

何佩蓉掀动翘鼻子，闻着清淡的荷香，眺望了一会说："这地方多美！"

沙浩也向四处望了望，眼光停在孩子们的身上。

那群孩子显然是在比赛，一个个使劲划着，把池水溅得老高。沙浩止不住喊了声"加油！"孩子们游得更起劲了，有一个回喊了一句什么。

"真有意思。"沙浩用胳膊轻轻地碰了何佩蓉一下。

何佩蓉顺手捞起沙浩的衣袖，翻过来一看，不满地说："这套衣服好久没洗了吧？"

"换上没几天。"沙浩急忙扯回衣袖说。

"没几天？没有一星期才怪！"

沙浩避开何佩蓉的注视，眼光又落在孩子们身上。他们已经爬上岸，每人捡起一根树枝，先后跳下池塘，用一只手把树枝举过头顶，吃力地游起来。沙浩又碰了碰何佩蓉的胳膊，兴冲冲地说："这是学我们战士的。瞧，拿树枝当枪使。"

何佩蓉觉得时间有限，还有许多话要说，顾不上看孩子们玩水。

"哎！晒了毛衣没有？"

"毛衣？"沙浩抱歉地笑了笑，他根本没有想到过什么毛衣。

"我只叫你注意一件事情行不行？多少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当然关心啊！能多吃就多吃，能多睡就多睡。吃饱睡足，还要什么？"沙浩半开玩笑地说，"要我一天到晚干干净净可办不到。"

"谁要你一天到晚干干净净。"何佩蓉责怪地说，"瞧你，头发这么长。"

"理发员也要练兵。好啦，还是上团部坐一会。"沙浩站起来说，"说不定有事情要我处理。"

"我就怕你们政委的舌头，老爱刺人。"

"开几句玩笑算什么。他不一定在家。老实说，我这副样子还算好的哪。他有时候回家，简直成了个泥人。"

到了团部，政委果然没有回来。沙浩打开当枕头用的包袱，取出一套洗白了的军衣和一双草鞋。何佩蓉从包袱底层抽出一件咖啡色毛衣，

细细检查一遍，找不出有损坏的地方，只微微闻到股霉味，便拿到院子里去晒。

何佩蓉进来时，沙浩已经换上干净衣服，穿上草鞋。何佩蓉拿起换下的单衣往脸盆里一放，抓起一块肥皂，提着泥胶鞋就走。

“胶鞋不用洗，等干了一擦，泥就掉了。”

“我不同意这种懒办法。”何佩蓉说罢噔噔地走出门去。

沙浩往桌子边上一坐，开始翻看报纸文件。不知过了多久，听见窗外传来何佩蓉的声音：“给我一条绳子。”

沙浩拿起一条铺盖绳，走到窗前，递给何佩蓉。见她的袖管卷得老高，手背鲜红肿胀，爱怜地说：“别忙啰，休息休息吧。”

不一会，何佩蓉轻快地进来了，脸孔给晒得通红。她走到床边，包好包袱，抖开被子一看，见边上染了一层油垢。她的眉头微微一皱，坐在床边，拆起被子来了。

“你就休息一会吧。”沙浩走过来劝她。

何佩蓉轻轻地推开沙浩，指头一勾一勾，飞快地拆开一边被子的线脚。沙浩望望那双洗红的手，坐下来帮忙。

等到房里只剩下沙浩一个人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沙浩拿起耳机，听了几句就说：“是的，她在我这里。”又听了几句说：“好的好的。”

何佩蓉微微喘着气走进来，摘掉军帽，露出一头乌黑的头发，掏出手绢擦汗。

沙浩用怜惜的眼光盯着她，等她缓过气来才说：“你们的队长来电话叫你回去，研究新编的节目。”

何佩蓉戴上军帽，返身就走。

沙浩默默地跟在后面。两个人经过院子，走到篱笆门外，何佩蓉转身说：“我下午抽个时间来缝被子。”

“不用不用。”沙浩急急地说，“把晚会节目准备好，比什么都强！”

何佩蓉温柔地望了沙浩一眼，快步走了。

沙浩跟着走了两步，站在村道上目送她，等她拐了弯才转回去。何佩蓉亲手打的毛衣晒在竹篱笆上，雪白的被单布在院子里飘动，洗干净的胶鞋搁在窗台下。他从每件东西上看到了何佩蓉，看到她的匀称的身材、细长的眼睛和翘鼻子，心里荡漾起欢愉的感情。

十二

时间，对丁力胜来说，比什么都宝贵。除了领导部队练兵，最近加了个整编的任务。骡马要减少，炮兵要紧缩，非战斗人员要降低到最低限度。一句话，一切要适应山地作战。他本来考虑过这些问题，因此完全同意上级的决定，马上雷厉风行地着手工作。他起早睡晚，午睡无形中取消了，然而他的时间还要被日程以外的事情所侵占。

昨天开了一整天干部会议，今天一大早，炮兵营长吴山嗵嗵地跑来，闷头闷脑地往椅子上一坐，劈头就说："师长，请你打通打通我的思想。"

吴山的衣冠不整，皮带没有结，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没有扣，军帽低压在眉毛上，好像怕人看到他的苍白失色的脸。

丁力胜注视着吴山说："什么事？谈一谈吧。"

吴山不安地挪动着身子，一口气倒出心里的怨气。说到激动处，变得有点口吃。

"我想了一夜，怎么样也想不通。抗日战争时期，缴到一门小迫击炮，也当成宝贝看待，轻易不使用。前两年我们师有了山炮，战士们高兴得嗷嗷叫，摸一下也欢喜。后来建立了山炮营，战士们更高兴了，纷纷议论说：这一下咱们的部队什么不缺，只差飞机啦。我不明白：形势一天天开展，为什么炮兵倒要缩编，有了大炮反而不用？"

"你安静一下好不好？"丁力胜严厉地说，"没有人不要大炮。把炮兵缩编成两个连，是为了适应南方的地形条件。编制不是死东西，不是为编制而编制，是为了保证打胜仗。"

吴山听完师长的话，一只手放到衣领上，解开风纪扣，摸了摸突出的喉结，好像怪它堵住了话头。

"你没见大车全部整编掉了？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吴山干咳了一声，急促地说："大车消灭不了敌人，当然能省，大炮是战争之神……"

丁力胜打断他说："先别吹什么战争之神，好好想一想实际情况。我们革命军队打仗是从实际出发的，从实际出发！在东北平原上，炮越多越好。在这儿呢？尽管我们希望炮越多越好，可是山岭河川不同意，小

路稻田不同意。湖北、江西你都到过了，行军时候的困难你看到没有？操心不操心？”

“操心啊！可是困难都克服了。我们没有损失一门炮，没有掉队。”

“炮弹呢？牲口呢？”丁力胜追着问，“耽误的时间呢？”

吴山没有回答，低下头，摸弄双手。一接触实际问题，他感到理亏。

丁力胜不再说话，好让吴山静静想一想。他开始来回踱步，不时瞅一瞅吴山的神色。

吴山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抿紧厚厚的下唇默想着什么。等师长第四次走到身边，他扬起头说：“我们以后保证不要步兵帮忙，保证不出任何事故，不行吗？”他的声音不如刚进来时那么高，语气不如一开头那么激烈了。

“这不是个人保证的问题。”丁力胜的语气平和些了，“是客观环境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要不是考虑到这一点，你这个炮兵营长早撤职了。过了长江，你们炮兵营摔死了多少匹牲口，损失了多少发炮弹？怪你？怪炮手？怪驭手？大概很难怪吧。过去没有保证得了，以后又怎能保证得了？”

吴山成了个做错事被人捉住的孩子，眼望脚背，显出可怜的样子。丁力胜对这个几乎瘫痪了的大个子感到同情，拖了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温和地说：“吴营长，我再说一遍，不是谁看不起炮兵，是地形条件不允许带这么多炮。炮减少了，炮兵的任务并没有减轻。这一点，你要对同志们说清楚。”

“任务没有减轻？”吴山的眼睛倏地亮了。

“当然。两个连队仍要当一个炮兵营使用。这就是说，你们的任务反而加重了。”

吴山一直腰说：“师长，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留在炮兵连里。”

吴山的眼光里满含希望，这是对事业充满热爱、舍不得离开心爱物的表现。丁力胜完全理解这眼光的意义，对他的请求感到满意，但他没有立刻泄露自己的心情。

“你的思想通了没有？”

“保证坚决执行！”吴山霍地站起来说。

“你还是当你的营长，必要时可以分到连里去。放心了吧？”

吴山迅速地扣好风纪扣，拉了拉军衣下摆，双脚一并，敬了个礼，一转身，嗵嗵嗵地走了出去。

丁力胜回到桌边，刚要坐下，又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近门前。

来人的胳肢窝里夹个黄牛皮的公文皮包，这种皮包在部队里十分罕见，只有后勤部长一个人使用，因此一见皮包就知道来人是谁。

师后勤部长跨进房门，张望了一下说："政委不在？"

"上政治部开会去了。请坐！"

后勤部长是师里极少数的长征干部之一，年岁比任何人大，丁力胜一贯很尊敬他。

后勤部长走到桌边，放下公事皮包，打开白铜按锁，拿出几张表格递给师长。

丁力胜翻看了一通说："你们的动作好快。"

"我们几个干事调查登记，清理点验，忙了一个通宵。"

"情绪挺高啊！刚才遇见吴山没有？他的情绪可不高。"

"遇见咯，走得一阵风似的，叫他也没答应，满脸笑容，好像捡到了二百两黄金。看来情绪挺高嘛。"

"开头可是灰溜溜的。好批评了他一通。"

"大概舍不得他的炮。真的，我的心里也很矛盾。"

丁力胜放下手里的统计表，警觉地望着后勤部长，只见那张干瘦脸上的的确确出现了痛苦的表情，跟吴山刚进来时的表情不相上下。不妙！他想，懊悔不该提起炮兵营长的事。

"眼看手里的家当少下去，总有点不舒服。当初撑起来可不容易。"

来啦！丁力胜想，胳膊肘往桌上一搁，静下心，准备应付就要来到的局面。

"眼看着一大串牲口、一长溜大车，走得挺带劲的，上面驮着粮食炸药、预备弹药、补充被服，比起长征时期要什么没有什么，真是天差地远。即使脚底心打满水泡，累得抬不起腿，一见这种情景，劲头不知不觉就上来了。猛一下说要整编，大车全部取消，驮马大部上交，免不了心痛，心痛。"

后勤部长一伸手抓起瓷壶，倒了一杯水，连喝了几口，仿佛想用水来减弱心痛。

后勤部长停顿了一会又说："细一想，不整编怎么办？长征期间，部队走得多快，一天走百把里是常事，有时在路上还要打几个小仗。这阵子呢，走大道一天过不了七十，走山路简直像扭秧歌，我这个慢性子人有时也急得要上吊。现在，大车一取消，驮马和预备弹药一减少，负担减轻了不少。归根到底，我就想到上级真是英明，把我们后勤部门从困难中解放出来，又成了保证战争胜利的机关。"

听到这里，丁力胜松了口气，禁不住伸手拍了拍搁在对面的那只筋

脉突出的手背。

“再一次出动的时候，”后勤部长心境愉快地说，“我们后勤部门敢跟战斗部队挑战了。”

丁力胜举起食指，警告似的说：“不要太乐观。换上一批挑夫，也不大好管哪。”根据新编制，师里增设了一些挑夫。

“一百个挑夫也比一匹牲口好管。”后勤部长应声回答，看来他早已想过这个问题。“南方的挑夫挑上百儿八十斤，照样走得飞飞儿的。二十年前，我也是个挑担的好手，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竟会管起这些东西来。”他拍了拍鼓腾腾的牛皮包。

“里面尽装些什么呀？”

“什么都有，杂货摊。”后勤部长说，啪地按上了按锁，生怕师长检查似的。

“恐怕有些用不着的东西吧？趁这个机会，你的皮包也该清理清理，精简一下。”

后勤部长呵呵一笑，把皮包拉近身边，抬起头，眼光穿过师长的肩膀，落在对墙的华中南战场形势图上。窗外刮进一阵风，图上的红蓝小旗微微飘动起来。他注视了一会地图，伸过头悄声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倒想得远。”

“照例嘛，整编完了就该出发。”

“可我们的整编刚刚开始。怎么，你这个慢性子人沉不住气啦？”

“有这么一点点。”后勤部长承认说，指了指地图，“多少天来，红旗老插在原来的地方。它们该往前挪一挪啰。”

“时候一到，就会往前挪的。”

后勤部长□了□眼睛，稍带失望地站起身，夹起皮包，匆匆忙忙地走了。

丁力胜猜到后勤部长的来意，送统计表根本用不着亲自跑一趟。这给了他一个启发：如果连后勤部长那种性子的人都关心起行动问题来，指战员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十三

丁力胜没有猜错，这种苗头很快显露出来。两天后，练兵的成绩停滞了，连队里流传着风言风语，有些连的干部沉不住气，有事没事往团部跑，打听今后的动向。

这天，丁力胜抽空来到二连，连部里静悄悄的，指导员林速伏在桌子上写东西。

“你一个人在家？写什么？”

林速一见师长，赶紧起身回答：“晚上开支委会，我起草个发言提纲。”

丁力胜见桌上放着一叠纸片，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看了看，原来是份要求当尖刀班的请战书，拿起第二张，内容差不多。一看日期，都是昨天写的。

“怎么，想打仗？”

“同志们见部队整编，猜到要有新任务，就自动写起来啦。”林速解释说，“前几次行动都很突然，战士们连表示决心的机会也捞不到。”

“你们的看法呢？”

“连长认为目前应该好好练兵，我也同意。”

“你们的看法都一致？”

林速沉默了一忽说：“副连长不同意。”

“胡安平不同意？”师长对连以上干部都能立时叫出名字。

“他还提出用全连名义向营团首长请战。”

“喔嚯！劲头倒不小。”

“我跟连长觉得不是时候，把他的提议顶回去了。班和个人的请战书全部压下来，没往上转。今晚上支委会主要讨论这个问题，要大家安心练兵。”

丁力胜微微点点头，在桌子另一头坐下来，问起连上的生活情形。

林速准确地回答着问题。提到蚊帐的时候，他说：“每人都挂上了蚊帐。战士们开头挺满意，这两天有点不满意。”

“这为什么，嫌闷？”

“嫌沉。怕行军增加重量。”

“还是为的这个呀！做过解释工作没有？一定要跟同志们说清楚：在南方，蚊帐和雨伞是两件随身宝。不打摆子，比什么都强。”

副连长胡安平一阵风似的卷进来，挨到师长身边说：“咱们要行动啦？什么时候出发？”

“唔，坐下坐下！”丁力胜说，“坐下谈。”

胡安平在桌子横头坐下，见师长的脸色严肃，有点摸不着底，便向指导员使了个眼色，意思是问：师长干什么来了？可指导员仿佛没有看到，瞧他的神情也很严肃，好像师长刚跟他谈到重要问题。敢情真的要行动啦？

“这两天练兵成绩怎么样？”丁力胜问。

“不错。”胡安平说。

林速同时说：“不大妙！”

“不大妙？为什么不大妙？”

“心有点散。”

听指导员这么一说，胡安平低下头。心有点散，可不，自己就是这样。

丁力胜一转脸问：“是吗？”

胡安平缩了缩鼻管，没有回答。

“咱们要行动啦？什么时候出发？”丁力胜模仿着胡安平的口气说，随即提高声音，“胡副连长，你要忘记这一点！集中精力练好兵，比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强得多。”

胡安平嗯了一声，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大对头，刚进门来时的兴奋全部消失，感到浑身不安，静待师长的批评。他知道师长批评起来是不饶人的。

丁力胜并没有再批评，用缓和的口气问：“胡副连长，战士们是不是都感到就要出发？”

“老战士们都这么想、这么希望。走了几千里路，还没有打上一仗，心里头有气。”

丁力胜沉思起来。

胡安平见师长好久没说话，站起身来说：“我回去参加演习。”

丁力胜一抬手说：“稍等一会。”

胡安平不安地瞅了一眼指导员，正好碰上指导员同情的眼光。

“他们是怎么想的？”丁力胜拍了拍突出的额头，“光想出口气？”

“据我看，光想出口气的人不是没有。”林速说。

“你看呢？”丁力胜转问胡安平。

“我看差不多。我自己多少也有一点。”胡安平坦率地承认说。

“有口气是好的。练好本领，不怕出不了气。这气嘛，还得是革命志气，不是个人意气。”丁力胜站起来说，“走！胡副连长，我跟你一路走。”

两个人走到村外，走到二连的演习地点。有一个班正在通过稻田，别的战士们围在田边观看。稻田里泥水挺深，十来个人一脚高，一脚低，困难地拔着双腿。有一个摔了一跤，爬起来就走。李腾蛟独自站在一条田埂上，注视着演习班的动作。

丁力胜嘱咐胡安平说：“你们尽管照旧演习，不要管我。”

胡安平踏上田埂，走到李腾蛟身边，说了几句话。李腾蛟点点头，依旧专心一志地指挥演习。

丁力胜插到战士丛中，插到第一班的行列里，观望了一会，指了指快要到达终点的演习班，问身边的王海说：“你们的动作比他们怎么样？”

王海私心里认为本班的动作比较利落，可他不愿意直说，只说了个“差不多”。

演习班到达了终点。丁力胜眉头一皱说：“拖泥带水的，火候不够。王班长，你们班通过稻田的速度，能不能赶上敌人？”

这个问题使王海感到为难，沉吟着没有回答。他对没有把握的事从来不随便答应。

夏午阳在一旁抢着说：“能赶上敌人！我们班的速度比整训开始时快得多。”

“哦，快得多？快多少？”

夏午阳答不上来。

王海瞪了夏午阳一眼，怪他随便插嘴。

陈金川不急不慢地插上来说：“这几天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的手痒了，腿松了劲。”

眼看那个演习班往回转，王海喊了声：“快轮到我们啦，准备！”

李腾蛟和胡安平一先一后顺着窄窄的田埂跑过来。胡安平一脚踹空，落进稻田，干脆在泥水里奔跑。山背后浮起一朵乌云，追在他们的身后。

李腾蛟跑到师长跟前，要师长提提意见。

“我没有话说，倒想参加参加演习。”丁力胜向一班战士环看了一转说：“待会跟你们比赛一下。”

好几个战士，包括夏午阳在内，认为师长跟他们开玩笑，开心地咧

开了嘴。

丁力胜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着装，紧了紧皮带，弯下腰，系紧胶鞋的带子。

李腾蛟不好正面阻止师长，转弯抹角地说：“师长，稻田里水深。”

胡安平一把扯住师长的胳膊，直通通地说：“师长，别下去。”

“这又不是黄河长江。”丁力胜转向王海又说：“咱们把话说在头前，谁也不许让谁。”

这话说中了王海的心窝，他确实有让一让师长的意思。

兴奋的一班战士都准备妥当，丁力胜跟着他们走到出发地点，向李腾蛟说：“下命令吧！”

跟着口令声，丁力胜跨进稻田，小腿肚立刻埋进水里。他微微弓着腰，拔着湿淋淋的两脚，向前跋去。王海班紧跟在后，踩得脚底下的泥水扑通扑通直响。李腾蛟走上田埂，快步跟上去，一眼不眨地望着师长。

丁力胜的脚步挺快，过田埂时动作特别利索。只见他弯腰一使劲，一脚踩上田埂，前脚刚着地，后脚一提，跨进另一片稻田。身后的王海使出全身力量，怎么样也赶不上。

丁力胜到了目的地，转过身，等待一班战士。

夏午阳一踩上田头，不大服气地说：“师长，咱们再来一次。”

“好嘛。”丁力胜简短地回答。

李腾蛟三脚两步跑过来，见师长的绑腿布打得透湿，大腿和衣襟上沾满点点泥浆，心痛地劝阻说：“走田埂回去吧。”

“不是去打冲锋，怕什么。我正想多活动活动腿脚，水田里挺凉爽。”

于是，丁力胜又跟一班战士们打稻田里转回来。

王海下定决心，这回说什么不能落在师长后面。开头他确实抢在前面，等到过田埂的时节，师长赶过了他。王海眼见师长的腿刚插下就拔起来，步子均匀，心一急，双腿不大听使唤了，紧撵了一阵没有撵上。

丁力胜一回到出发地点，站在田头上观看的战士们一齐欢呼起来。

王海的心头热乎乎的，感到又惭愧，又钦佩。他走上前，拈掉师长背上的一小块泥浆。

李腾蛟也从泥水里跋过来，刚离稻田就说：“师长，休息一下。”

王海急忙卸下背包，拍了拍，放到师长身后。

丁力胜没有坐下，向四围转动着头部，大声地说：“同志们，我看心散不得，劲松不得。不忙去想打仗，先抓紧时间学好本领。学到爬山过

稻田快过敌人，打胜仗就有了一半把握。”

本来兴高采烈的战士们，听到师长这些话，收敛起笑容。可不是，一班是全连的拔尖班，还赛不过师长，难道自己的本领学到家了？

“同志们，好好练吧，希望下次看到你们的好成绩。”丁力胜说罢，拖着一双泥脚走了。

夏午阳使劲拍了拍大腿说：“真不争气！”

“别怪腿，得怪脑袋。”李腾蛟放大声音说，“各班先开几分钟会议，检查检查思想，看这几天练兵专心不专心。”

“一班都坐下！”王海跟着说，他准备带头检查一下自己。

沈光禄坐下了，眼光追踪着师长的远去的背影。师长一来，他的眼光就不曾离开过他，心里一直翻腾着各种复杂的感情。

乌云不断地从山背后吐出来，扩展地盘。随后，密密的雨脚也从山背后推延过来，罩住了山顶，遮掩了山腰上的树木，远处的稻浪上腾起一股蒙蒙雾气，暂时还听不见雨声。各班的战士们先后站起，跨进稻田，奔向朦朦胧胧的雨网。瞧那坚定的步态，即使天上下刀子，也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十四

九月下旬，部队渡过了湘江，跟敌人靠近了一步。这时候对于雪片一般飞来的请战书，各级指挥员都采取了鼓励的态度。而且，狂烈的求战热情得到了最高的酬报：部队奉命出发了，配合友军去消灭盘踞在一个城市里的大股敌人。

叶逢春的团虽不是前卫团，但他心情愉快，精神振奋，眼看着战士们一个紧跟一个，走得飞快，面前自然展开了一幅乐观的远景。天空特别明朗，碧蓝无云，太阳预祝胜利似的露出笑脸，把温和的阳光洒在人身上。公路两边微微摇摆的杨树枝，远处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在他看来，都像在欢迎他们，欢迎这支兵强马壮的队伍。

两边的树行飞快地迎面扑来，向后退去，时不时飞来几声残蝉的鸣叫，仿佛在督促鼓舞："进啊！进啊！"稻田里，成熟的谷穗点着头儿，稻叶嚓嚓作响，好像在低声私语："瞧，他们走得好快！"他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音响，都预示着一种吉兆。

叶逢春很想跟别人分享一下心里的欢乐，对身边的李腾蛟说："二连长，南方并不错啊！啊？"

李腾蛟正在考虑未来的战斗，一时领会不到团长的意思，随便答应了一声，不大放心地问："这次能不能打上？"

"当然能打上！"叶逢春断然地说，"咱们走的是什么速度，啊？"

"一小时十二里。"

"这就对啦！最好多考虑考虑怎么进攻。千好万好，最要紧的还是打仗好。"

李腾蛟知道团长指的是什么。练兵总结的时候，二连的成绩比较突出，获得了师部的奖励。这次出发以前，他们连已经被指定为团的突击连。敌人在城里驻了一个师，未来的战斗并不轻易。

"待会冲它个稀烂！"叶逢春又说，"让敌人瞧瞧我们的厉害。"

"这还用说。"在团长紧背后尖起耳朵听的夏午阳插进来说。

一班已被指定为突击班之一，因此夏午阳的脸红得像蒸熟的龙虾。

李腾蛟的心情又紧张又愉快，他相信自己连队的力量，相信自己战士们的战斗意志。撕开突破口，冲破敌人，他认为没有问题。长期郁积

在心的愤怒，很快就可以倾倒出来了。

队伍飞快地前进，枝叶茂密的杨柳树扑过来，擦过去，一个个大小村庄近前，退后。叶逢春凭经验推断出来：行军速度超过了一小时十二里。这种速度，在渡过长江后还是第一次。太阳逐渐西斜，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在遥远的天边，隐约浮现出一座城市的轮廓。

“瞧！”叶逢春兴奋地用手一指。

就在这忽儿，有股浓烟冲上城市的上空，迅速地蔓延上升。

“什么？”夏午阳失声高喊。

这是不祥的征兆，是多次遇到过的情况的重复，叶逢春的脸色唰地变黑，咯咯地磨着牙齿。

前面的队伍走得更快了。叶逢春一直凝视着那股浓烟，它扩大了，变紫了，时而从中蹿起一道火光。他浑身冒火，恨不得马上长出一对翅膀。在他的身前身后，腾起一片愤慨的咒骂。

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最前面的队伍开始跑步，一边把斗笠推到脑后。此刻，在叶逢春的感觉世界里，除了逐渐近来的烟雾火光和激烈的枪声，四围什么也不存在。

“快跑！”他喊。

“快跑！”李腾蛟跟着喊。

眼见先头部队冲进城里，一支友军也从侧翼扑进街道。不一会，枪声静息下来，火光看不见了，浓烟逐渐转淡。

等到叶逢春望见玻璃窗的闪光，辨出房屋的颜色的时候，迎面驰来个骑兵通讯员，递给他一纸命令。命令是师长匆促写成的，告诉他敌人已经撤退，叫部队在附近村庄待命。

叶逢春望了望城市，像打了败仗一样难过。天还是那么晴朗，太阳还是那么亮，但只能引起他的厌憎。头顶上的蝉鸣，听起来觉得格外讨厌。夏午阳好像知道团长的心情，捡起一块石子，使劲往树上一扔，气愤愤地说：“叫个屌！”

叶逢春安顿好队伍，立刻跑进城去，师部里只有政委在家。

叶逢春进门就问：“情况到底怎么样？”

“敌人撤退了。一团消灭了一部分掩护部队。”韦清泉简短地回答。

“我们又慢了一步！”叶逢春懊丧地说。

“我们走得不慢。敌人跑得太快。”

叶逢春懊丧地说：“我的血都快涌出来了。”

“我的血不烧？我不生气？”韦清泉激动地说，眼里射出两道尖利的光芒。他吁了口气，停顿了一忽说，“可我们是指挥员，应该保持冷静。

部队情绪怎么样？”

“一个个气得要死。”

“光生气没有用。你们唱的歌子里，不是说不怕扑空吗？”

“要在早先呢，心里倒好过一些。没想到休整了一个多月，还是老结果。”

“不是老结果。据俘虏军官说，敌人估计我们白天到不了，因此预定的罪恶勾当没有做成，匆匆忙忙放了一把火。”

“基本上算是扑空了。”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韦清泉平心静气地说，“本来有两种可能：抓住，抓不住。要是那么容易抓住，敌人就不算狐狸了。打狐狸的猎人一被发觉，他的枪法再准，多半也难成功。扑空再扑空，不算什么奇怪。何况这一回并没有完全扑空，我们斩掉了它一小截尾巴。”

叶逢春慢慢冷静下来。

“只要我们有决心，总有办法对付它。怕的是失掉信心。敌人指望我们急躁、抱怨、泄气，我们偏不产生这种情绪。叶团长，回去跟政委研究研究，让全体指战员保持高度的战斗情绪。”

叶逢春听出政委在向他指示下一步工作了。政委惯于在随便说话中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他觉得不能再留在这里打扰师首长，立刻起身告辞。

“一块走。我去透透气。”韦清泉说。

韦清泉和叶逢春走到大街上。街上活跃得很，挑着粮食蔬菜的、担着鸡鸭鱼肉的人来往不断。每家铺子都开了门，往里一望，货架上货物齐全。有一家铺子里开着留声机，传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

“我们把这个城市保全下来了。”韦清泉动情地说，“敌人的原来计划来不及实现，应该看作我们的胜利。”

叶逢春在十字路口离开政委，独自走了。来时满心气愤，没有留心周围的景象。此刻，心头的愤怒已经吐个干净，觉得舒畅多了，政委的话也提醒他去注意街头的景象。城市的秩序确实不错，好些铺子把茶水桶端到门外，邀请过往的战士喝茶。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也纷纷贴了出来。是的，这一回并没有完全扑空。

韦清泉回到师部，见丁力胜拿着红蓝铅笔在研究战场形势图，图上角放着一份电报。

“老韦，敌人这个军退到这里来了。”丁力胜的铅笔在图上某一点戳了一下。

韦清泉走到桌前，拿起电报，知道原先位置突出的敌人一个军已经后退了几十里，跟别的敌军扯成一条线。

现在，地图上出现了这种局面：敌人四个军排在一条线上，布成一个扇面。后面还有三个军，包括主力第七军和四十八军，构成了第二道阵线。每个军靠得很近，沾得很紧。用红笔标志出来的我军，包括自己的军在内，也形成了一个扇面。这两个扇面相距不远，随时都有接触的可能。也就是说，双方已经形成了大战的姿态。

丁力胜的铅笔又在原处戳了一下：“这个军没有吃掉，真可惜。”

他们两个都很清楚：这个军的一个师住在城里，两个师分布在城市两侧，原是敌人的前哨。如果吃掉了这个军，那么敌人在这条战线上的兵力就不满二十万，数量上占了劣势。它一缩回去，双方便形成了实力相等的局面。

在另一条战线上，在湖南的西北部，我们两个主力军正在沿公路飞速前进，准备从敌人的侧后迂回过来，切断敌人的退路。不过，那一带敌人有一个兵团，双方的实力也不相上下。这支迂回部队要及时赶到指定地点，达到钳击敌人的目的，这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韦清泉察看了一下敌我形势，沉思地说：“情况不很乐观，我们的前进路上相当艰苦。”

“是啊，相当艰苦。”丁力胜说，把红蓝铅笔往桌上一扔。“主要困难是敌人对我们作战挺有经验。”

黄昏来到了，室内的光线逐渐暗淡，两个人仍旧凝望着地图。从图上看得出来，尽管我军的位置比整训前跃进了一大步，解放了大片土地，可是敌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它们此刻紧靠在一起，找不出一个隙缝、一个空子。一个机会失去了。——不，刁滑的敌人没有让我们得到机会。今后要消灭敌人更不容易。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那眼光忧郁而热切，像在互相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会怎么办？”

电话铃响了起来，丁力胜拿起耳机，听到军长响亮而豪迈的声音，叫他和政委立刻去军部开会。

十五

丁力胜和韦清泉从军部回来，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

宽大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长长的会议桌边排列着两溜椅子，房门的正上方挂口壁钟。银灰色的壁纸和窗户的花玻璃上反射出闪闪灯光。地板上过黄蜡，人一走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后墙正中摆着一套沙发，两边墙角落里有两张红木茶几。一张上面放着一大盆万年青，另一张上面放着一架收音机。

开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围着会议桌坐下，纳闷地望着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师长和政委。往常，开会以前，他俩总要抓紧时间，跟干部们打几局扑克。这一回，他俩坐在一块，神情严肃，胳膊肘搁在桌上，不言不语，不时抬头观看壁钟，像在等待什么贵客。

“我没有来晚吧？”

随着声音，叶逢春走进会议室，四周张望了一下，见沙浩身边还有个空位子，大走了几步，在他身边坐下。

“这地方好阔气。”叶逢春环视了一下说。

“原先是敌人师部的会议室。”沙浩解释说。

“嚯，沙发也来不及撤走。”叶逢春挤了挤眼睛，向师首长一望，压低声音说，“他们怎么啦？军首长要来？”

“我也不知道。”沙浩低声回答。

这时候，韦清泉站起来了，用庄严的声调宣布说：

“今天开个重要会议。会议开始以前，先请你们听一听好消息。”说罢返身走到红木桌几跟前，打开收音机。

一支豪壮的歌曲奔泻出来，是到会的人全都熟悉的《说打就打》。叶逢春最喜欢这首歌子，伸出手指，在桌上打着拍子。

歌唱结束，壁钟当当地敲了十下，人们立刻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宽阔的大厅里，别的声音一下子静寂下来，只有毛主席的声音在激荡流漾，深深地打进每个人的心头，激动每个人的灵魂。

这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录音。毛主席以庄严热烈的声调，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布了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宣布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踏上了世界舞台！

仿佛有谁发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人都霍地站起，互相拥抱，互相握手，互相把眼泪擦在别人的肩膀上。沙浩紧抱住叶逢春，差点使他透不过气来。丁力胜和韦清泉虽然早在军部里得到消息，仍旧止不住流下激动的眼泪。韦清泉想竭力止住它们，可是没有成功；丁力胜却含着笑，任随它们畅流。在他俩心里涌起的感情，只有其他经过长征的干部理解得最深。

今天早晨，就在他们急行军扑奔敌人的期间，新中国诞生了！从此，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和农民，再不是被压迫的奴隶，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权利，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监狱和刑场再不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的威胁，而是用来对付反革命、对付人民敌人的工具了。几千年来摧残劳动人民身心的忧愁、痛苦、屈辱和贫困将一扫而光，代之以欢快和幸福的生活。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成了培育新中国植根抽芽的露滴。眼前这些战友们又是多么好，多么可爱啊！他们跟自己共同斗争过，还要共同继续斗争，使新中国一天天成长壮大。

怀着激奋的心情，这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们开始倾听朱总司令的讲话。朱总司令发布了继续进军，彻底消灭反动派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坚决的声音加强了坚决的意志，庄严的使命激发了庄严的责任感，于是高度的兴奋和高度的责任感结合成一体，人们的血液燃烧起来，沸腾起来。泪花未干的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光辉，泄露出内心的要求：渴望行动，渴望战斗。

收音机关上了，毛主席的声音仍在人们的心上缭绕，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他们没有坐下，没有说话，只有一对对眼睛在闪烁，从别人的眼睛里照出自己的心情。

“我们马上要去作战！”丁力胜说出第一句话，打破了激动的沉寂。

所有闪光的眼睛都落在师长的身上，他的话正好道出了人们此刻的愿望。人们回归各自的位置，静悄悄地坐下来。

丁力胜炯炯有神的眼光在干部们的脸上扫了一转，停顿了一忽，庄严地说出第二句话：“我们师的任务是插到敌人的心腹中去。”

叶逢春本想抽烟，已经擦着了火柴，一听师长这句话，吹灭火柴，把它投进烟灰缸里。

丁力胜的眼光又扫了一转，他看到了兴奋和欢欣，也看到了疑惑和忧虑。但所有的眼光都表示出一个意思：希望他赶快往下说。

“根据情报，敌人准备全线撤退……”

会场上升起了低声私语，叶逢春两手一撅，手里的纸烟折成两截。沙浩在他的胳膊上捏了一把。

“野战军总部的计划是尽量拖住敌人，不让它安全撤退，消灭它一部分，先把它打成残废。敌人好占小便宜，根据这个特点，我们这个师要单独插进去，插进敌人的腹心，作为钓饵，吸引他们……”

干部们的情绪逐渐紧张，开始明白这是个棘手的任务，今后的处境不简单：并非到敌阵中去大冲大杀，而是去挨敌人的冲杀，甚至欢迎敌人对他们冲杀。

随后，丁力胜严肃地谈到插进去以后，部队随时有被切断、被分割、被包围的可能。同时指出了有三个前途。第一个：拖住敌人，完成任务。第二个：拖不住敌人，完不成任务。第三个：被敌人吃掉。“当然我们决不让出现第三个前途，可是你们的脑子里要装上这个可能，时刻提高警惕，避免这个前途，尽力争取第一个前途。”

干部们静听着师长的话，对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上又深刻了一步。沙浩一转头，碰上了叶逢春的眼光，两个人都轻微地点了点头，仿佛用这个动作表示赞同师长的分析，用这个动作来互相鼓励，一定要尽力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幅地图在桌上摊开，干部们围了上去。丁力胜伸出一个细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画了一下，从目前的驻地一直画到二百来里地外，画到扇形的蓝线后面，画到丛山层叠的地方，然后画了个大圆圈，表示这是本师的活动范围。

“这一带离敌人的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不远，他们随时会来对付我们。我们要钓的不是普通的鱼，是凶恶的鲨鱼。你们团的干部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丁力胜的上身离开地图，挺直身子说，“我们师的任务是跟朱总司令的命令密切联系着的，是实现进军命令的一个具体步骤。这是光荣的任务。我们全师指战员应该从上到下，发挥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要受得起艰苦困难。部队要尽量轻装，集中使用火力，在失掉联络的情况下，能够机动地独立作战。”

丁力胜接着讲了讲部队要注意的具体问题，坐下来向政委讲了句话。

韦清泉站起身来，一只手扶住桌沿。他平时讲话总是有条有理，带着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干部们都静下心来听。然而出乎干部们的意料，政委一开头却提了个问题：“你们都有信心没有？”

“有哇！”好几个人同声回答。

韦清泉的眼光检阅似的在每个干部的脸上审视了一过：“打大仗，你们思想上有准备。插进敌人的心腹，到敌人内线去作战，你们都没有准

备。任务跟你们原来想的不一样，就要先认识清楚它的意义，首先建立起坚强的信心。你们有了信心，贯彻下去，全师指战员才能万众一心，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韦清泉的语调平静缓慢，坚定有力，说到这里，他抬起那只按在桌上的手，在空中做了个急快的手势，嗓音突然变尖锐了。

“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要是完不成，让敌人顺利撤退，保存住实力，那么，上万万人民还要多过些痛苦的日子，将来我们还要花更大的力气，牺牲更多同志的生命。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让还没有解放的人民赶快看到太阳，在新中国的政权下生活。任务再艰苦也要完成，党和毛主席在期待我们。”

叶逢春不禁冲口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韦清泉望了望叶逢春，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深入敌区作战，我们更要遵守群众纪律。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不能侵犯人民的一丝一毫利益。我们可能挨饿，可能受冻，可能得不到休息。为了胜利，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应该忍受一切艰苦。环境越困难，越要注意纪律。”

灯光慢慢暗淡，转成黄色，挣扎了一下，突然熄灭了。丁力胜刚喊了声：“拿蜡烛来！”电灯又一下转亮，房间里显得特别明亮。

丁力胜紧接着说：“这次行动，一插进衡阳到祁阳的公路，就是说插进敌占区以后，部队分两路前进，一团单独走一路……”

叶逢春捅了沙浩一下，沙浩好像没有感觉到，紧张地注视着师长。

丁力胜弯下腰，手指头在地图上一画：“走这里，走这条大道的平行道。”

沙浩探过身子，注视着师长所指的地方。

“这样能缩短行军时间，发生情况能互相接应，粮食问题也容易解决些。深入敌区作战，粮食会更困难的。”

沙浩舐了舐饱满的嘴唇，他知道在敌占区行动，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更重了。他一转头，遇见了叶逢春的混合着羡慕和担心的眼光。

丁力胜一下挺直身子，带着抑制的激动宣布说：“从行动开始，我们师直接归野战军总部指挥。”

“啊！”会场上同时发出几声惊呼。由野战军总部来指挥，由总部首长直接掌握这个部队，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行动的意义，说明了本师的行动跟整个战役的关系。

“你们回去后马上召集连营干部开会，讲清楚这次行动的意义。对战士们也要讲清楚，要是时间来不及，就在路上进行动员。”韦清泉边说边

站起来，提高了嗓音，深凹的眼窝里射出两道闪光，“我们要用胜利来庆贺新中国的诞生！”

剎那间，会场上好像又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

壁钟的长针接近十二点，新中国的第一天快要过去。干部们满怀兴奋回向各自的驻地，丁力胜把他们送到门外，没有马上回去，望着满天星斗，一个鲜明的回忆陡地升了上来。

十六

半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早晨，丁力胜乘着吉普车，驶向北京的西郊。他坐在司机身边，浏览四野的景色。田野上移动着人和耕畜，郊区农民开始了解放后第一年的春耕。冬麦抽了苗，麦地好像一块块绿色的毯子，嵌在春耕地中间。路边，杨树长出嫩芽，嫩绿丛中点缀着盛开的桃花。汽车驶过颐和园门前的朱红牌楼，驶过颐和园的高围墙，折进一条石砌的道路。路边，柳枝倒挂下来，不时轻拂着车身，清清的小溪缓流低唱，映在阳光里的远山慢慢接近，显出了红墙绿树。

吉普车驶到香山，在一座山脚下停下。这里停着好些中型和小型的吉普车。他们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走近一所建筑简陋的礼堂。他绕过圆形的喷水池，见一个魁伟的军人站在礼堂门口，跟每个进去的人握手。他一眼认出是多年不见的朱总司令，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

他走到礼堂门口，见朱总司令精神饱满，笑容满面，除了脸上的皱纹深了一点以外，跟在延安看到时没有什么变化。他紧握住朱总司令伸过来的手，低低地叫了声："总司令！"心里的感情都融化在这个简短的称呼里。

礼堂宽敞阴凉，设备跟外貌一样，朴素简陋，泥灰剥落的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排排木板凳子由低到高，从讲台前面伸展到门口靠墙的地方。前十几排凳子上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军的军政干部都在中间一排坐下。他透过人丛，望见最前排坐着好几位党中央领导人。即使离得再远，他也能从背影上认出他们。

看到这些中央领导人，自然引起他一阵感触。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整整十五个年头。这些年来，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领导着革命斗争。前不久，他们还在环境最困难的西北战场跟数量超过好几倍的敌人相周旋，同时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现在局势却起了巨大的变化，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北方的人民都得到了解放。他们到了北京，此刻就坐在他前面，坐在同样的木板长凳上。他眼望着熟悉的背影，心里激荡起巨大的兴奋。

宽敞的礼堂坐满了人，朱总司令走进来，走到前排，跟别的几个中央领导人交谈了几句，踏上讲台，面对扩音器，带着亲切的笑容说："请

师长师政委以上的干部都到这里来！”

他不禁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尽管服装整齐，仍然紧了紧皮带，拉了拉军帽。

这时野战军参谋长快步走到过道上，擎起一只胳膊，用嘹亮的声音高喊：“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到这里集合！”

他和身边的韦清泉离开座位，跟着军长军政委跑到过道上。人们迅速地排好队，由野战军参谋长带头，跑步来到中央领导人身边。

朱总司令介绍了别的中央领导人。他们跟队伍里的人逐一握手，亲切地交谈。他们此刻就在最前面，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了。尽管每个人脸容欢快，脸庞却比在延安时消瘦了一点，苍老了一点。首先跟他们握手的刘少奇同志的鬓角上，甚至出现了白发。他原听说任弼时同志的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没想到也抱病出席了，听声音仍像过去那样洪亮。当年任弼时同志担任共青团总书记的时候，他刚刚加入共青团。

跟中央领导人会过面，满怀兴奋回归原位，开始听朱总司令讲话。朱总司令系统地谈了谈战争形势和目前任务，强调指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朱总司令的话不时被掌声所打断，礼堂里充满热烈的气氛。

讲到半当中，后排突然响起激烈的掌声。掌声逐渐往前响过来，越来越猛。朱总司令也激烈鼓掌，脸上显出热切的笑容。他疑惑地回过头，见后排的人都站立起来，过道上走来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人，一边走，一边向人们挥手。

呵！毛主席！他的眼睛亮了，倏地站起身鼓掌，眼光追着毛主席向前移动。或许，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期间，穿的就是这套洗白的制服？

毛主席走得很快，穿过人丛，走到他的身边。他看出毛主席的脸比过去消瘦了一点，黑了一点，可是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步子仍然那么敏捷，浑身充满了精力。这精力不但表现在向四围挥手致意的姿势上，也表现在亲切的笑容上，表现在温和的眼光上。当西北战场最吃紧的时候，他曾经多少次想念过毛主席，多少次向上级探问过毛主席的健康啊！现在，毛主席精力充沛地走过身边，健康状况远超过自己的想象。他感到幸福，感到快慰，感到气候突然转暖，礼堂里的光线突然转亮。

礼堂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暴风雨似的掌声长久不息地回荡激响。

毛主席走到讲台前面，面对大家站了好一会，挥了几次手，在前排中间的空位子上坐下。

掌声慢慢平息，他的心却平静不下，他的幸福感增强到极点，闪光的眼睛一直盯住毛主席。

朱总司令的掌声是跟最后的掌声一起静息下来的。朱总司令继续讲完话，走到毛主席身边，略略弯下腰，互相交谈了几句，毛主席矫捷地走到扩音器后面。

“……南方的人民在盼望我们。我们要一鼓作气，分成三股子，打过长江，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全部敌人！……”

毛主席的声音跟过去一样生气勃勃，毛主席的话跟过去一样清楚明确，指出了革命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要打好仗，必须依靠群众。毛主席的话讲得不多，简短有力，充满信心和力量。这使他想起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情景，那时候毛主席做过类似的鼓励性的讲话。现在，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不是去打破敌人的所谓“围剿”，而是我们去进攻敌人。我们在胜利中，敌人在失败中。他的心里涌起无限的激情，真想站起来喊：“主席！我保证做到你指示的一切！”他竭力克制住感情，没有移动一下身子，没有移动一下眼光，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深深地印在心里。

人们用狂热的掌声回答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听不出自己的掌声。后面的掌声特别响亮，他一回头，见后面好几排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站到长凳上了。

接着是刘少奇同志讲话。刘少奇同志着重阐明了依靠群众的意义，强调地指出必须时刻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要防止骄傲，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刘少奇同志讲话时态度平静，话句充满说理性，同时热情洋溢，满怀爱意。

刘少奇同志讲完话，朱总司令宣布说：“毛主席因为要接见全国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得不先退席了。”于是在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主席穿过人丛，走过他的身边，走出大门。

他止不住移了个位置，移到后面的长凳上，透过玻璃窗，望着毛主席的背影。

毛主席独自走到喷水池旁边，那里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在玩。毛主席走上前去，拉拉这个孩子的手，摸摸那个孩子的脸，向第三个孩子说了几句话。有个孩子抬起头，伸出双手，毛主席立刻弯下腰，抱起那个孩子，让她往池里张望了一下，放下她来，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含笑说了句什么，迈开坚定的步子，绕过喷水池，满身披着阳光，走上一条绿色的小径。孩子们追在后面，挥动圆滚滚的小手臂。

望着远去的背影，他担心毛主席是不是睡够了觉。他知道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窑洞里的灯光常常整夜不熄。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比起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当然更忙碌了，休息时间想必更少。可是毛主席不

但抽出时间来跟大家见面，做了重要的指示，而且还有心情逗孩子们玩，把时间消磨在他们的身上。他的心急跳起来，在强烈的激动中，这个最后印象跟毛主席的指示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

下午乘吉普车回来的时候，车上的人们激动地谈着见到毛主席和别的党中央领导人后的愉快心情，谈着今后的行动，四围的景色再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确切地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景色。

这次会面的印象如此强烈，此刻丁力胜一回忆起来，当时看到的一切又鲜明地在面前重现，当时听到的一切又在耳边震响。秋夜的天空特别高爽，繁星闪烁着眼睛，从头顶上向他窥视。十月的夜风吹拂着他。他静静地站在门口，思想却像流水一样活跃。这次会面至今不过半年，形势又有了多大的发展！我们的部队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武汉。霹雳一声，新中国诞生了，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要不是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胜利哪能来得这样快啊！

然而面前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人队伍。这帮敌人还没受到过什么打击，美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他又一次想到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全部敌人！"那坚决有力的声音跟刚刚听到的广播录音同样显明。这些话语好像一股和风，推动他的思想浪花向前涌进。自己这个师要插到敌人的心腹中去活动，就得为消灭敌人做出一点贡献，加速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来满足党和毛主席的期望，满足人民的期望。

丁力胜仰望着北方。在几千里以外的北京，在同样繁星闪烁的人民首都，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在天安门前狂欢高歌，庆祝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动人的节日。毛主席当然没有睡，或许正站在发报机旁边，向野战军总部拍发有关这次行动的指示。如果自己这个师完不成任务，刚才的兴奋和欢快就会落空。啊！"打好这个仗来庆贺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一句多么动听的话，一个多么诱人的行动！难道还有比这更实际的祝贺，更有意义的献礼？

当夜，部队出发了。丁力胜骑在马上，不时回头仰望繁星闪烁的北方。

十七

队伍插进了敌人的统治区，插到衡阳通祁阳的公路上。

公路的路面高低不平，中间划出几条深深的车辙，留着汽车轮胎的印痕，可见敌人近来军运频繁。一排电线杆站在路边，发出单调的喤喤声响。停在电线上的几只乌鸦，一见黑压压的队伍，惊惶地飞起来，使劲扑动翅膀，呱呱地叫着飞远了。

师部侦察参谋在电线上接上电话线，清楚地听见敌人打电话的声音。丁力胜过去听了一忽，只听见一个声音连训带骂，另一个声音连声称是，不是谈什么要紧事儿，便把耳机还给侦察参谋，察看越过公路的队伍。

战士们头扎防空圈，背包上插着树枝，整齐地涌过身边，猛一看像是树林子搬家。绿叶下面的脸蛋红通通的，乌眼珠子一闪一闪。每个人迈着大步，劲头十足。要是有谁喊声：“一二——唱！”他们立刻会敞开嗓门齐声欢唱。

随后出现了炮兵，长串的驮马和炮身上，跟走在旁边的炮手们一样，也披上了防空伪装。炮手们背的东西不比步兵轻，有的腰挂手榴弹，有的身背大枪，却一个个走得泼风似的。毛色光泽的牲口颠着屁股，昂起头，一匹紧跟一匹，走得挺欢。丁力胜身边的火龙一见同伴，不时欢叫长嘶，不安分地踏动蹄子。

望着精神饱满的队伍，丁力胜不禁转头对任大忠说：“糟啦。”

任大忠疑惑不解地瞟了师长一眼，一边使劲拉紧缰绳，不让火龙接近它的同伴。

“咱们的牲口卖不出去啰！”丁力胜说罢微微一笑。

确实，经过休整，战士们恢复了体力，威胁部队的疟疾和痢疾先后绝迹，行军的时候，再没有一个人减员或是掉队。

火龙好像等得不耐烦了，转头长嘶了一声，丁力胜从任大忠手里接过缰绳，翻身跨上马鞍。火龙立刻掀起蹄子，冲向一匹驮着炮弹箱的牲口。

炮兵营长吴山走上公路，他披着一件风衣，下摆飘展开来。

丁力胜勒住马，招呼他说：“你们走得挺带劲哪！”

吴山走近师长，咧开厚嘴唇说：“新中国成立，又要去打敌人。双喜临门，哪能不带劲。”

“老走这种大道，一天走一百里不算多！”一个炮手愉快地插嘴说。

“这忽儿能打上敌人就更美啦！”吴山冲口说出自己的心情。

一听到营长的话，好几个炮手抬起头，用期望的眼光望着师长。好像这忽儿能不能打上敌人，决定权全操在师长一个人手上。

丁力胜放松缰绳，让火龙慢慢地走着，做着手势说：“咱们好比孙悟空，要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来个中心开花，把它的五脏六腑翻个过儿！现在刚刚进了它的嘴巴，连喉咙管还没钻进去呢，急什么！”

这段话把炮手们逗乐了，有几个粗声粗气地发笑，有一个拍了拍马背，喊了声：“快钻！”

丁力胜在欢笑声中说：“嘴巴子里还宽敞，往肠子里钻可不容易，需要一股后劲。”他知道越往前走，道路越不好走。

吴山收起笑容说：“步兵钻得过去的地方，我们炮兵照样钻得过去。”

“先别说大话。”

“这有根据。”吴山认真地说，“炮和炮弹一减少，炮兵也成了一匹快马。”

炮手们像要在师长面前显显本领，证实自己营长的话，拍打着牲口往前冲去，把师长和营长落在后面。

后面的炮手们拍打着牲口紧紧跟上，擦过师长的身边。尘土飞扬，马蹄子铿锵作响。

“不要光埋头赶路，还要随时准备战斗！”

“是！”吴山立正回答。

待师长走过去以后，吴山拉住任大忠，低声地问：“师首长这两天的饭量怎么样？”

“甭提啦！老不按时。真没办法！”任大忠压低声音回答。

“吃辣子不吃？”

“怎么不吃。”

“让他少吃点。吃多了上火。我看他的眼睛有点红。你只说买不到。”

“在湖南买不到辣子？他又不是三岁孩子。”任大忠说。

“他睡得好不好？”

“没有准儿。”

“想法子叫他多休息。这种时候，你的任务可不轻哪！”

“你有什么秘诀没有？”

“反正你老盯着他说：‘首长歇歇吧！’‘首长睡吧！’准保有效。必要的时候可以盼救兵。”

“谁？”任大忠兴奋起来。

“政委呗。”

任大忠□了□眼睛，佩服地望了吴山一眼，好像说：“你倒有办法。”追一见师长已经离远，赶紧追赶上去。

这天行军相当顺利，傍晚时分，师直属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村里静悄悄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居民，也看不见鸡鸭猪狗。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只有瓦缝里的狗尾草在屋顶上微微摆动。

丁力胜在师部里晃了晃，屁股没沾凳子，走向电台。出门一拐弯，瞥见灰色的围墙上有两条反动派留下的大标语。左边一条是“钢军秋毫无犯！”右边一条是“钢军必灭共军！”几个宣传队员正好在墙边放下石灰桶。他的眼里冒火，气冲冲地指着右边的标语说：“先刷这一条！马上刷掉！”

丁力胜在电台上逗留了一会，向野战军总部报告了部队情况；收到了一团发来的电报，知道他们的行军也很顺利，半路上捎带收拾了敌人一个排。等他回到那堵围墙跟前，引起他切齿痛恨的那条标语已经失踪，代替的是“解放军必灭白匪军！”两个宣传队员拿着刷子，正在涂抹另一条标语。

孙永年背着一大捆饲草迎面走来，一见师长，停住脚步说：“这儿的草料真困难！”

“哪儿弄来的？”

“走了好几家，才弄到这么一些。敌人住了几天，把人吃的、马吃的东西，差不多都搜罗光啦。这班瘟神！”

丁力胜注意地听着，眉毛中间起了两条竖纹。

孙永年揩了把汗又说：“老乡们把我们错当了白匪军，青年男女全躲出去啦，留下的尽是老头子、小娃娃。听说那股敌人开走不到两天，咱们能不能追上它？”

不远处传来一声马嘶，孙永年尖起耳朵一听，摇了摇头，拔步就走，一边喃喃地说：“火龙又叫唤了，总是那么心急。”

丁力胜走近师部，见门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是政委，另一个，一看夹在肋下的皮包，就知道是后勤部长。不过那个皮包瘪多了，看来在出发以前，经过了一次“轻装”。

两个人脸容严肃，精神贯注，谁也没有注意到师长。韦清泉用命令

的口气说：“马上派征粮组到没有住过敌人的地方去！一定要找到粮食！宣传队员也归你指挥。”

后勤部长答应了一声，迈着疾步，擦过师长，匆匆忙忙地走了。丁力胜闻到一股汗酸味，大概后勤部长没来得及洗一把脸。

丁力胜走近政委说：“粮食的情况不妙？”

“是啊，比预先估计的坏。”韦清泉一边进屋，一边说，“住在这里的白匪军一个营，抢光了粮食，杀光了猪鸡，连狗也没留下一只。临走还拉走了十九个壮丁。”

“是敌人第七军！”丁力胜说，同时想起那两条可恶的标语，“哼，秋毫无犯？要是能把房子扛起走，他们准会一起扛走。”

韦清泉沉思地说：“敌人才走两天，随时会掉过头来对付我们。”

“来了就好！”丁力胜往椅子上一坐，那张竹椅子吱扭响了一下，“我倒要看看钢军的样子。”

韦清泉隔着桌子，在丁力胜对面坐下，捶了捶大腿说：“我的腿又作怪了，怕要变天。”

丁力胜往窗外一望，暮色朦胧，一座瓦屋顶挡住了视线，望不见天空。

任大忠悄悄地走进来，点上一支蜡烛，打开堆在两张木板床上的马袋子，铺好被盖，挂上帐子，又悄悄地退出去，端来了饭菜，菜里果然没有辣椒。不过这忽儿师首长已经离开桌子，站在墙边。师长一手拿着蜡烛，一手在地图上指划，低声地跟政委谈着什么。任大忠等待了一会，等到话声一断，插进去说：“首长，饭凉啦。”他没有听到回答。

每逢政委的伤口一痛，准要刮风下雨。可是明天的道路难走多了，越深进，遭遇敌人的可能性越大。为了应付未来的情况和困难，需要做出一定的方案，因此，两个人在地图跟前谈了很久。天全黑了，任大忠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他们。这回，他认为应该攻破弱点，不笼统地称呼“首长”，单独招呼“政委”了。

韦清泉果然转过身，向桌边走来。他没有坐下，捞起电话机子。

“要后勤部！喂！征粮组派出去了没有？”

在韦清泉的心目中，粮食成了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他原以为到了敌占区，这方面情况会比进入敌人刚撤退的地区好，可以就地取粮。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困难，以后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每个战士的干粮袋里只带了三天粮食，光靠这个显然不够。他在耳机里听到后勤部长的肯定答复，才稍稍安心。

放下耳机，韦清泉又一次违反任大忠的愿望，向师长走去。

十八

何佩蓉和章丽梅翻山过沟，走到一个村口。村里黑洞洞的，房屋的轮廓跟黑夜融成一片。何佩蓉打开手电筒，电筒光在浓重的夜色中显得十分微弱，只在面前漏出一道淡淡的光圈。一只狗突然粗声地嗥叫起来，另一只立刻用尖尖的声音开始应和。刹那间，这里，那里，冲起了凄厉的、愤怒的、各种各样的狗叫声。

章丽梅靠紧何佩蓉，心怦怦乱跳，似乎觉得那些狗会成群地扑上身来。何佩蓉却从群狗的吠叫中，判断出这里没有住过敌人，高兴地拉着章丽梅的手腕，带头走进村子。

狗叫声更猛烈了，章丽梅也打开手电筒助胆。走了一段路，始终没看到一只狗的影子。看来，它们都给主人关在家里。两支微弱的电筒光一闪一闪，左右晃动，先后落在一堵矮泥墙上。

何佩蓉走到那家人家的门口，轻轻地拍门，一边唤着大爷大娘。门里没人应声，只有一只狗不住声地嚎叫，来回跑动。何佩蓉放大了声音：“大爷大娘，开开门，我们是解放军啊！”

门呀地打开了，可知房主人原本贴在门边。

何佩蓉举起电筒，看出开门的是个中年妇人，身披一件褪色的青布袄，头发蓬蓬松松，眼光里夹杂着惊愕和怀疑。

“别害怕，大娘！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

那个妇人吆住狗，让进何佩蓉她俩，闩好门，向堂屋走去。那只狗摇着尾巴，在陌生人身边转绕，嗅嗅这个，嗅嗅那个。

章丽梅闻到一股霉味，不禁皱起眉头。她用电筒四处一照，见小小的院落里挤满鸡笼、猪圈、农具和柴禾，地上躺几根剖开的篾竹，窗下安盘小石磨，屋檐下挂几串红辣椒。那只卷毛黑狗一见光亮，躲到一边去了。

何佩蓉一边走一边问：“大娘贵姓？”

“免贵姓童。”

“家里几口人啊？”

女主人这回没有马上应声，停了停，回头说声“小心走啊！”就用这句话代替回答。

童大娘走进屋里，点上油灯，一见红花花的帽徽，往前一扑，一手抓住何佩蓉，一手抓住章丽梅的手，颤巍巍地说：“真是解放军！同志，我们的眼睛都望穿啦！”她眼泪汪汪地望了她俩一阵，醒悟似的说：“快坐！快坐！”

房间低矮窄小，方桌子两边，面对面摆着两张床。一张床上坐起个脸蛋精瘦的孩子，下半身缩在打过补丁的蓝花被子里。另一张床上被褥整齐，枕头旁边放只针线盘，何佩蓉俩便挨着空铺坐下。

童大娘拖过一把竹椅，面对她俩坐下说：“早知道是解放军，也用不着慌张啦。”

原来傍晚时分，有个放牛娃在山顶望见大道上过来一大队人马，以为是白匪军，赶快跑回来通知，青壮男子和姑娘们都跑到村后树林里躲起来。说到这里，童大娘扭转头说：“雨娃，快起来！平时老想念解放军，解放军一来，你倒赖在床上。”

雨娃没有起身，仍然睁着一对大眼睛，定定地望着对面的客人。大概他想象中的解放军跟眼前这两位不一样，因此不大相信。

“小弟弟！”何佩蓉招呼他说，“今年多大啦？”

“十一。”雨娃回答。

童大娘笑起来说：“虚岁十五啦。他个子长得矮，我告诉过他：有军队过，就说十一。”

经他妈妈一点破，雨娃有点害臊，不满地瞟了他妈妈一眼，好像在责怪她：人家照你的嘱咐办事，你倒当场给人家下不来。

“说十五怕什么呀？”章丽梅好奇地问。

“啊呀同志！反动派部队心狠手辣，十六七岁的孩子都要拉起走。”

章丽梅的细黑的眉毛往起一挑，抓住胸前的一条辫子使劲甩到脑后。

童大娘好像想起了什么，双手一拍说：“雨娃，快去叫你爹爹回来！说解放军来啦。”

雨娃两腿一蹬，踢开被子，跳下床，套上草鞋，飞出房门。

何佩蓉问起村里的情况，童大娘的话好像拧开了管子的自来水，滔滔不绝地往外流。

这个村子名叫童汪沟，百七十来户人家，不姓童，就姓汪。因为近来反动政府要人要粮要得紧，又不时过队伍，闹得人心惶惶，青壮男女隔几天要跑一次松林。童大娘说着往前挪了挪椅子，动情地说：“早听说你们过了长江，可怎么盼也不见来，天上飞的是反动派飞机，地上过的还是反动派军队。老天爷，这一下，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啦！”

何佩蓉随即向童大娘讲了讲形势和党的政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童大娘掠了掠头发，开始考虑。

何佩蓉又说："大娘，我们知道，你们的粮食也困难。我们暂时借一些，将来照数归还。"

童大娘眨着眼，考虑了一会，往起一站说："不瞒你们说，我们家穷虽穷，粮食还有一点。我去取！"

"我们代表解放军谢谢你！"何佩蓉站起来说。

"好说好说，谢你们还来不及哪。你们又不能背起房子田地打仗。"童大娘说罢走到门边，从门背后捞起一把铁铲。

院子里的狗欢叫起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民跟着雨娃跨进房门，站在门边，抖动嘴唇，呆望着何佩蓉她俩。

何佩蓉迎上去说："大叔，让你受了虚惊，真对不起。"

男主人仍然没说话，眼光停在何佩蓉的脸上。

"怎么，掉了魂啦？"童大娘责备他男人一句，转向何佩蓉说："同志，别见怪，他是个没嘴葫芦。"

"大叔，我们是借粮来的。"

"有有！"童大叔开口了，眼光转到他妻子身上，"雨娃他娘，你没撒谎吧？"

"对解放军撒什么谎。"童大娘举起铲子，在她男人的眼前一晃说，"走！一块掏去。"

童大叔接过铲子，不声不响地转身出门。

"瞧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跟他过日子，心里真闷。"

童大娘话虽那么说，脸上却显出温柔的神情，看得出夫妻俩过得挺和睦。

"大娘，要不要灯？"何佩蓉向桌边走去。

"不用不用，闭起眼睛也能找到地方。"

章丽梅三脚两步抢到门边，硬把手电筒塞进童大娘的手里。

童大娘一见章丽梅的神情，没有推辞，向雨娃说了声"你陪同志们坐坐！"拿起电筒走了。

不一会，在屋后什么地方，响起轻微的掘土声。

两个人回到原处坐下，雨娃移到桌子边上，盯着何佩蓉皮带上的短枪，怯生生地问："解放军里有女兵？"

"当然有啊！"

"你也打仗？"

何佩蓉正要回答，听到后墙外传来个陌生的女人声音："树生哥！树

生哥！解放军真来啦？”跟着传来童大娘的声音：“在屋里坐着哪。”

谈话声中止了，院子里的狗又一次叫起来，叫了两声就噤住口。转眼间，房门口伸进一个人头，张望了一下，又很快缩回去。何佩蓉眼快，辨出那是张中年妇女的脸，前额上披着短发，一对明亮的眼睛，一个尖尖的下巴。

“进来坐啊！”何佩蓉招呼说，没听到答应，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这是三婶。”雨娃解释说，“三叔刚才跟爹猫在一块。”

话音刚落，大门外响起快乐的喊声：“解放军来啦！真是解放军来啦！”喊声很快离远，三婶一定跑得飞快。

何佩蓉侧耳听了一忽问：“三叔是干什么的？”

“也是泥脚汉子。力气可大啦，谁都不怕，就怕三婶。我看三婶能当解放军。”

这话逗得何佩蓉和章丽梅一齐哧哧发笑。雨娃并不认为有什么好笑，转动大眼珠子，奇怪地望着这两位发笑的女兵。

童树生夫妇俩进来了，两个人急忙止住笑迎上去。童树生卸下背上的麻袋，举起袖口擦汗。童大娘把电筒还给章丽梅，指了指麻袋包说：“同志，这是三十斤大米。数目不多。”

“大叔大娘，”何佩蓉说，“你们的吃粮留下了没有？”

“留下啦。”童大娘说，“掺和着地瓜，够吃到新稻下来。”

“麻烦你们啰。”何佩蓉拿出借条，填上数字和日期，交给童树生，告辞要走。

童树生突然开口了，话说得很快，好像生怕说慢了客人会溜走：“我陪你们去。先上三弟家，我知道他家埋了六十斤。还有树荣家、进宝家，家里都埋的有。”

何佩蓉和章丽梅跟着童树生出了大门，景象全变了，原先一团漆黑的村子，这时候到处亮起点点灯光，邻近一户人家的窗纸上，映着两个人影，窗外的竹丛露出明显的轮廓。不用打开手电，也能辨出石砌的村道。远处传来一声声女人的喊叫，近处响着开门推窗的声音。一个钟头前死气沉沉的村庄，一下子苏醒过来，活跃起来。

章丽梅望着四处的灯光，贴紧何佩蓉的胳膊，轻声地说：“他们多好啊！”同时对自己闻到霉味时所起的反应感到惭愧。

何佩蓉也十分兴奋，夜风吹在脸上，感到特别舒服。她从童树生夫妇的身上，看出了敌占区里人民的心。看来，用不着挨家挨户去动员说服，跟村民们开个会，他们准会自动地借出粮食。

童树生走得挺快。村子相当分散，有时路边出现一块稻田，快成熟的稻子摇动谷穗，发出轻微的响声。她们绕过一个池塘，对面奔来两个人，手里擎着火把。

“树生哥吗？”打头的那个喊。

童树生答应了一声。

那两个人奔到跟前。在火把的照耀下，何佩蓉认出打头的那个就是尖下巴的三婶，后面是个剪了头发的姑娘。

三婶挤过童树生身边，一把拉住何佩蓉说：“同志，快上我家去坐！”

“上我们家去！”那个姑娘挤过来，拉住章丽梅。

“别闹，桂兰！”三婶瞪了姑娘一眼，“我好意让你跟来，你倒跟我作对。”

被叫作桂兰的那个胖姑娘一摇头，把盖住眼睛的一绺头发摇到一边说：“先到我家，再到你家。”

“树生哥！”三婶嚷了起来，“你看这个疯丫头，离开她娘，就没大没小啦。”

“娘叫我请同志们上家里去的。”桂兰理直气壮地回冲了一句。

何佩蓉的心里漾起温暖，她真想到每一家去坐坐，去聊聊，谈谈生活，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可是时间不允许啊！她在争执中问童树生说：“大叔，村里有没有宽敞的地场？”

“有！”三婶抢着说，“童家祠堂！离我们家不远。”

“大叔，请你跑一趟，让各户来个当家的，到童家祠堂开会。”何佩蓉说罢转向三婶：“开完会再到你们家去坐。”

三婶听何佩蓉的语气坚决，立刻转变主意，果断地下开了命令：“桂兰，你快去西头通知，叫各家派个当家的来开会！树生哥，你去东头跑一下！我领同志上祠堂。”

桂兰转身跑了。童树生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转过身，迈开大步。

“同志，跟我走！”三婶擎起火把就走，插着银簪的发髻在脑后微微颤动。

“她真能当解放军，多泼辣！”章丽梅咬着何佩蓉的耳朵说。

不远处，响起桂兰的精力充沛的喊叫：“各家快来个当家人，到童家祠堂开会！解放军有话说啊！”

三婶领头走了一段路，拐上另一条石板道，放慢脚步，转过头说：“你们是借粮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何佩蓉说。

“一看树生哥家动土挖粮就知道了。”三婶笑了笑，断然地说，“我们家出五十斤！”

“你男人能同意不？”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三婶说，把快燃完的火把换了一只手，又快步走去。

到了童家祠堂门口，何佩蓉往西一望，有几支火把移动过来。一扭头，东头也出现了晃动的火把。“你看！”她轻轻地拉了章丽梅一把。

章丽梅贴紧何佩蓉，望着越来越多、越来越近的火把，心里涌起一种感情：她惋惜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她们此刻或许在电灯光下温习课业吧。她们看不到这种奇异动人的火光，也感受不到此刻自己感受到的激动。几滴冰冷的雨水落在脸上，她好像没有感觉到，仍然贴紧何佩蓉，用欣喜的眼光迎接近来的火光。

十九

部队冒着连绵秋雨继续往里插，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不时遭遇小股的敌人，纠缠一阵。前卫和后卫没有什么区别，前前后后，随时随地可能跟敌人接火。丁力胜竭力避免跟敌人作战，带领部队插向指定的区域。征粮队不能远出活动，战士们的米袋子瘪下来了。

第三天，雨止天晴，队伍走了一上午，插进了指定区域。突然听见一团行进的方向传来了炮声。丁力胜还来不及判断，前面也响起激烈的枪声，炮弹跟着呼啸爆炸。根据枪炮声的激烈程度，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开来对付他们。这是丁力胜预料中的，也是他期望的事。

部队迅速展开，占领了两边的连山。

丁力胜和韦清泉爬上一个较高的山峰，身后跟着叶逢春和吴山。丁力胜拿起望远镜瞭望前沿，见二团战士们正在挖土砍树，构筑工事。再前面，有股敌人慢慢地移动过来，绿色的钢盔一闪一闪，行动并不匆忙，看得出挺有战斗经验。他转动着身子，透过望远镜的镜圈，发现自己区域里有三四个小村子，散布在山头、山腰和山沟。连山上松竹连绵，草深路窄，西南方向上横着一座大山，山脊上青松茂密，看不出道路。部队占领的山头比较险峻，敌人进攻不大容易，地势是有利的。

丁力胜放下望远镜，又用肉眼向四周察看一遍，专心地思索起来。他知道桂系部队的重武器不如轻火器强，师以上的单位才有山炮。根据此刻断续爆炸的山炮弹来判断，当面的敌人至少是一个师，要甩开它不容易。既然地势有利，索性摆开阵势跟敌人磨，拖住敌人，为我大部队开进争取时间。他轻微地点了点头，像要用这个动作来加强自己的决心。

“我们就站在这里怎么样？”他向身边的政委征求意见。

“你看呢？”韦清泉说。

每逢决定重大的军事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谈话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

“我看这一带地势不错。我们安下钉子，敌人来一两个师，保险拔不动。”

“那就在这里安钉子！”韦清泉简单明确地表示了同意。

“就是村子少，群众条件差一点，大部分部队只好露营。”丁力胜也指出了缺点。

“十全十美的地方总不好找。”韦清泉说，转头望了望叶逢春和吴山。

叶逢春一直尖起耳朵在静听什么，趁政委瞅他的时机，不安地插了一句：“一团方向的炮声听不见了。”

丁力胜早注意到这个使人焦心的情况。是战斗暂时停止，还是一团撤出了战斗？他不知道。他决定就地安钉子，跟一团受到攻击也有关系，不过不便在下级面前明说。尽管叶逢春提到了这一层，他认为暂时仍不必多说，便转问叶逢春说：“你的意见怎么样？”

叶逢春了解师长的特点：对重大问题从来不轻易决定，一旦下了决心，决不动摇。他知道师长问话的含义：不是征求自己同意不同意，是问他有什么补充意见。他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敌人的来势挺猛，我们必须构筑坚固的工事。”

“我当你要说‘冲它个稀烂’哪！”丁力胜的口气里带着赞扬的意味。

叶逢春张嘴一笑。他素来爱打硬仗，甚至险仗。仗越硬越险，他的劲头越大。这回，刚听到枪炮声，脑子里何尝不曾闪过冲它个稀烂的念头，不过他立刻想起插进来的目的，压下了这种习惯性的冲动。师长了解他的性格，因此总要在适当的时机提醒他一下。

“炮！”任大忠在后面喊了一声。

丁力胜果然听到一声呼啸，脸一板说：“慌什么！远着哪！”

对山上随声炸开一颗山炮弹，冒起一股黑烟。

吴山往出走了一步，眼睛冒火，伸出一只大手抓了把空气。

前沿阵地上的枪声更激烈了，吴山气狠狠地骂：“这股敌人倒挺硬，准是乌龟生的！”

丁力胜没有搭理，拿起望远镜又向前沿阵地望了一下，冲锋的敌人给山梁挡住了，只能看到单个跃进的后续部队。二团长是个守卫专家，他领导的部队守长于攻，出不了什么岔子。值得担心的倒是叶逢春领导的三团，那个团跟它的领导人一样，攻长于守，在这种场合下需要特别抓紧。

“那就定下了！”丁力胜决断地说，“叶团长，你马上回去叫部队做好工事，注意规格，不能马虎。要提高警惕，敌人任何时候都会在我们背后出现的。记住，我们的目的是拖住敌人，消耗敌人，尽量避免自己的伤亡。”

韦清泉紧接着丁力胜的话尾说：“要让全团指战员都弄清楚安钉子的

意义：我们好比是根鲸鱼骨头，引狗子来啃。让它想吃吃不下，想走舍不得，趁它啃的时候，左一棍右一棍打它，思想上要有长期准备，坚持三五天不一定，先叫连队开个党的小组会讨论讨论，党员们首先要保证克服任何困难。”

叶逢春飞快地走向本团的阵地。

前沿阵地枪声密集，吴山莽然问：“我们的炮阵地安在什么地方？”

“牲口都隐蔽起来了没有？”丁力胜反问。

“在山沟里啃草！敌人望不见我们，我们望不见敌人，倒挺安逸。”

“很好。”

“用不着我们啦？”

“你们的威力留在以后发挥。”

吴山掉转头，望着叶逢春远去的背影，长喘了一口粗气。

“怎么，受委屈啦？”丁力胜宽慰地说，“炮兵不是战争之神吗？耐心一点，等到紧要关头，再放你们这件宝贝。”

“左盼右盼，到头来盼个空。”吴山自怨自艾地说。

“吴营长！”丁力胜的声音变严肃了，“我们的弹药不多，把炮弹轰隆隆一阵子都放完，痛快倒痛快，往后可真的用不着你们了。”

“我不是想图痛快。”吴山痛苦地辩解，“这些牲口大炮，拖来拖去拖了几个月，让步兵同志帮过多少忙呵。打响了，总想尽点力量。”

“用不着不好意思，你又不是大姑娘。一切服从胜利的需要。给你们一个任务：不准被敌人打坏一门炮，打伤一匹牲口，打毁一颗炮弹。”

“是！”

丁力胜的口气放缓和了：“以后让你们打，不是一句宽心话。”

“到什么时候唱什么歌。”韦清泉用委婉的口气说，“现在让步枪手榴弹唱歌，将来再让你们唱歌。尽管放心，不会让大炮老当哑巴的。”

吴山转身要走，丁力胜喊住他说：“别让炮弹受潮。必要的时候让炮弹睡房子，人睡野外。”

“我知道。”吴山马上接口，他考虑过这个问题。

吴山一走，丁力胜感慨地对政委说：“人人都像他那样热爱本职工作就好了。”

“小心！”任大忠猛喊一声，往前一跳，遮住师长。

一颗山炮弹随着在山坡前面炸开，任大忠面前落下几块碎土。

丁力胜转头对政委说：“给吴山看到了，准要蹦起三尺高。”

任大忠心里嘀咕着：“炮弹落在眼前，他还这么开心。”瞪起眼睛，带点强逼的口气说：“首长，换个地方吧！”

话音刚落，近处又落了一炮，泥土草根唰唰地飞到身边。草丛里钻出一条蜥蜴，惊惶地转了个圈，又钻进原先的草丛。

韦清泉伸手拉了拉师长的袖口，说了声："走！"两个人转身走去。任大忠抹了抹出汗的额角，心情轻松地跟着走开。

走不多远，见吴山气喘喘地往回跑，一边挥手催促："快走快走！声音不对！"

果然，在丁力胜他们原先站立的地方，咚咚落了两炮。

丁力胜转头望了一下，慢悠悠地说："敌人炮兵的技术蛮不错啊。"

任大忠气得直磨牙齿，恨不得抓起那些不知道躲在哪里的炮兵摔进沟里。

两个方向的人走到一起，吴山迫切地说："压它一压怎么样？"

"压什么？"

"敌人的炮啊！"

"先别理睬它。有的是时间。"丁力胜用同情的眼光瞅了瞅炮兵营长，温和地说，"执行命令去吧。"

吴山侧耳听了听，转身跑开。

丁力胜和韦清泉踢开草丛，踏着高低不平的山径走了一段路，走进一座松林。林子里有股潮润的气息，地上铺满针叶，许多大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丁力胜拂去一块山石上的蚂蚁，跟韦清泉并肩坐下。任大忠走到树林外边，来回走动瞭望。

一剩下他们两个人，丁力胜用毫不掩饰的忧虑口气问："你说，一团会在什么地方？"

"这么久没听到那边的枪声，多半撤走了。"韦清泉说，捶了捶腿。

"撤走了倒好，就怕撤不了。"丁力胜说，举起一只手遮住耳后，好像希望听到一团方向的枪声。

响起了新的枪声，很快由微弱转为激烈，不过它们来自后卫团三团的方向。

丁力胜跳起来说："果然来啦！"

两个人迅速地走出松林，脸色紧张。天空中，露面不久的太阳又被云层遮住，空气好像不流动了，闷热统治了山峰。横在眼前的那座高巍巍的大山上，有块乌云碰上了山顶。

二十

夜色沉沉，气候闷热，一班同志围成个圆圈，坐在竹林子旁边，身后架着枪支，放着镐锹。连挖了几个钟头工事，沈光禄的双手肿胀，不断地捏拢放开，放开捏拢。夏午阳的手掌打起几个水泡，他使劲往手上吹气。陈金川一口接一口抽着卷烟，神情安静闲适。李腾蛟抱住膝盖，注视着一双双闪光的眼睛，像要从中看出每个人的心事。

一班长王海跟连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开门见山地宣布了部队的任务：“咱们决定在这里扎下钉子，跟白匪军好好干上一场！”

夏午阳情不自禁地拍手喊好。

沈光禄捅了他一下说：“别吵，听班长讲下去。”

“咱们插进来干什么？就是要吸引大股的敌人。现在敌人大部队过来了，我们要像胶水一样粘住它，不让它脱身……”

王海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不停顿，不重复，该强调的地方强调，该引申的地方引申，充分表现出老班长的才干。沈光禄静听着班长的话，两手安静下来，搁在腿上一动不动。

王海讲完了战斗意义，眼光四下里一扫，说：“大家讨论讨论，咱们班该怎么办？”

“怎么办？拿起枪，冲它个稀巴烂！”夏午阳说时眼望连长，好像单等他下命令。

“咱们又不是前沿部队，往哪冲？”沈光禄说。

“往哪冲？往敌人的方向冲呗！”夏午阳嚷，“连长，向上级请求一下，调咱们连到最前面去！”

有几个战士应和他的意见。

陈金川踩熄烟头，咳嗽了一声，开始发言。说一句，顿一下，让别人担心他会说不下去。他不慌不忙地说着，每句话的意思接得很紧，看得出事先经过一番思索。

“我说，咱们先要定下心来，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调我们上前面，最好。不调，老老实实修工事。任敌人炮轰也罢，老天爷下刀子也罢，咱们反正要像千年柏树一样，挺在这个地方。一个班是条树根子，千条根子扎得深，大树谁也摇不动。”

这一席话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跟着发言的你一段，我一段，表示坚守的决心。夏午阳不住摇头□眼睛，想说话插不进嘴。

乌云在头顶上推移，遮住了几颗残星。天气越发闷热，草蚊子嗡嗡乱叫，往人脸上瞎撞。夏午阳伸手一抓，抓住一只蚊子，狠劲一搓，蚊子被搓死了，一个水泡也搓破了。他好容易找到个空当，赌气地说："蹲在山上闷死人，瞅机会冲它一家伙不好？"

陈金川紧接着说："咱们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脚泡，有多少人害过病，中过暑，这笔账一定要跟敌人算。不过，上级总比我们看得远，该守才叫守。到了该冲的时候，会让我们冲的。我说，咱们全班要有安家思想，草鞋破了打一双，子弹袋脱线缝一缝，休息的时候打个盹，叫咱们上火线，就豁出性命干！"

"我同意陈金川同志的意见。"王海说话了，语气坚决肯定，"咱们班行军没掉过队，打仗同样不能落后。做好坚守准备，把我们的阵地变成铜墙铁壁。大伙有没有决心？"

"有！"全班一致回答，唯独夏午阳的声音有点懒拖拖的。

"小夏，你还有什么意见？"

"大伙怎么着，我也怎么着。"夏午阳噘着嘴说，声音不大。

"请连长……"

王海的话还没完，李腾蛟往起一站说："我们师的任务是内线作战，总的来说，要采取守势，准备挨打。上级相信我们挨得起打，才交给我们这个任务。我们每个人要像钢人一样，守住阵地，拖住敌人，好让敌人挨兄弟部队的打，挨大部队的打！要是人人思想明确，彻底了解任务，这个仗就打赢了一半。"

李腾蛟不安地望了望天空，对王海说了句："小心弹药！"转身走了。

王海一声命令，大伙立刻起身，七手八脚地把子弹带、米袋子、手榴弹拢在一块，摊开油布和雨衣，包扎起来。

沈光禄一边折油布角，一边对夏午阳说："连长讲得真好。"

"好？好好好！"夏午阳一连说了四个好。

陈金川在一旁听到夏午阳的口气，忍不住说："小夏，这算什么态度？你不是说过：大伙怎么着，你也怎么着？"

"我不是跟大伙一样在包弹药？"

刚包好枪支弹药，猛刮来一阵狂风，把竹林子唰啦啦压向一边，一道闪电穿过云层，照亮倾斜的竹林。一声拖长的闷雷从远处滚过来，滚到头顶上，突然转成钢铁的轰鸣，哗啷啷斜劈下来，震得山摇地动。天

空好像震裂，倾倒下大滴的雨珠，山头上刹那间漫起一片薄雾。远方升起一股火光，准是有棵树中了雷火，烧起来了。

这阵雷雨来得好猛，等到战士们跑进竹林，全身已给淋得透湿。温度骤然起了变化，寒冷赶走了闷热，陈金川打了个寒噤。夏午阳的情绪也起了变化，不过跟气候的变化相反，他靠在竹林边沿，伸出一只手，很快聚了一掌心水，一口喝完，喊了声："好甜！"

雷雨一停，大伙涌出竹林，只见发亮的水吵吵嚷嚷地往低处奔流，原先有个浅坑成了水潭。夏午阳穿着草鞋，跑进水潭，玩起水来。

陈金川提醒他说："当心着凉。"

"我的身体没那么娇贵。"

天空露出星光，沈光禄仰起头，拳头一扬说："捣蛋鬼！"

"你等着吧，它还会来捣蛋的。"夏午阳喊，拨弄着潭里的水。

"我才不理它！它捣它的蛋，我睡我的觉。"沈光禄东张西望了一阵，没找到一块干地方。

陈金川早在一块高地上铺开包背包的雨布，打开背包，取出一套干衣服换上，绞着换下来的衣服。

沈光禄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挨到陈金川身边，打开背包，脱下湿衣服往身边一撩，准备睡觉。

王海大声说："到竹林里睡去。里面暖和。"

战士们哄地冲到竹林边沿，使劲摇竹子，叶丛上的水珠哗哗地往下落。夏午阳感到有趣，一头闯进竹林，拼命摇撼，一边大呼小叫："使劲！使劲！"水淌进他的脖子，他毫不在意。他摇啊摇啊，猛地里打了个喷嚏。

王海连忙喊："小夏，你还没淋够？快去换衣服！"

陈金川一伸手把夏午阳拖出来："让卫生员看到了，非批评你一通不可！"

"一班长！"不远处响起巩华的声音，同时射来一道手电筒光。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夏午阳伸了伸舌头，赶紧动手脱上衣。

巩华走进竹林，手电筒四处一照说："一班长，你看，还有些同志没换衣服。"

"我不是在换吗？"夏午阳说。

巩华没有理他，仍冲着王海说："身体是革命的资本，环境越困难，越要爱护身体。秋凉啦，可不比三伏天。"

"又念经啦。"夏午阳低声嘀咕。

沈光禄不声不响地跑开去。

巩华转着头问："有人感冒没有？"

夏午阳一手拿着脱下来的湿军衣，另一只手举到滴水的帽檐上："报告卫生员同志，没有人感冒。"

巩华举起电筒照了照夏午阳，板板正正地说："看看你自己，好像刚从河里捞出来。快换上干的。"

在电筒光下面，夏午阳看出巩华一身干，像要故意给人做个榜样。好奇怪，难道卫生员刚才找个山洞子躲起来了？他知道连部的草棚子四面透风，棚顶根本挡不住大雨，比竹林子好不了多少。

沈光禄换上一身干衣服，一边扣扣子，一边走到卫生员身边。

巩华打开红十字挎包，拿出几个现成的小纸包，塞给王海："谁有感冒的症候，让谁吃一包。睡觉的时候挤紧些！"

王海接过小包说："照办！"

巩华又一次转动头部，一板一眼地嘱咐说："同志们，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温度比下雨前降低了九度，半夜会更冷的。"说罢一脚高一脚低地向邻班走去。

沈光禄一眼不眨地望着他的背影。

等到卫生员走远了，夏午阳嘴一噘说："他总是这么啰唆。"

"关心我们还不好！"沈光禄说。

"没有关心我的人。"夏午阳叹了口气。

沈光禄也叹了口气说："唉，你是身在福地不知福。"

沈光禄这话是有亲身经历的。他初到东北的时节，正逢天寒地冻，雪压三尺。同班有个一等兵的腿冻肿了，咬着牙照样行军。沈光禄问他为什么不治，那个一等兵说："有病莫找医官。找他，不把腿锯掉才怪。"拖了十来天，实在拖不动了，班长只好报告上去。那个一等兵被抬走的时候，又哭又号，不肯走。当天果然给锯掉了腿。过不多久，沈光禄的一条腿也冻伤了，肿得老粗，他忍住痛一声不哼，对谁都不说。幸好他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得到解放，住了好几天医院才治好。要不，这条腿迟早保不住。巩华一来，总要触醒他这段生活。

夏午阳不理解沈光禄的心情，管自倒出自己的心情："谁要是说：'夏午阳！你冲！'我给他磕一千个响头。"

王海在一旁听了这话，用温和的口气说："小夏，快换衣服去吧。"

竹林里不再滴水，战士们全换上了干衣服，走进竹林，铺开油布，系上蚊帐，晾上湿衣服，挤得紧腾腾的，倒头睡下。

夏午阳躺在陈金川和沈光禄中间。沈光禄一躺下就打起呼噜。夏午阳不想睡，东一句，西一句，跟陈金川乱扯，一会说："敌人准保淋得够

呛。”一会说：“前沿工事里恐怕积水三尺，泡在水里也比睡在这里舒心。”陈金川没有搭理他，他就喊：“老陈，老陈，睡着啦？你真能睡得着？”弄得班长来干涉了，总算闭住了嘴。过了一会，他听见班长响起鼾声，又轻声地唤：“老陈，老陈，班政委！”没听见应声，一翻身，双手叉在脑后，睁大眼睛，望着帐顶出神。

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想是连长查铺来了，便半闭起眼睛观察动静。只见连长高大的身影移进竹林，打开手电筒，逐铺逐铺地挨次照过来。照到沈光禄的铺上，弯下身，把滑到胸下的被子往上拉了拉，塞严了蚊帐。夏午阳知道该轮到自己了，正要闭上眼睛，一道电筒光已经落在脸上。

“没睡着？”李腾蛟问。

“我刚醒。”夏午阳撒了个谎。

那副毫无睡意的脸庞瞒不过连长的眼睛。李腾蛟严厉地说：“别胡思乱想啦，快睡！”

夏午阳赶紧闭上眼睛。开头还听见连长的脚步声，听见帐外的蚊子嗡叫声，只过了一会，就蒙蒙眬眬地睡着了。

二十一

睡到下半夜，二连被调到前沿阵地接替第五连。一班的阵地最突出，工事里虽然泥泞潮湿，人们却觉得远比钻热被窝舒服。

王海胸靠壕壁，注视着前面的黑暗。夜风吹得附近的草丛索索响，好像有人爬上来似的。寒气逐渐加强，一身单衣服有点支持不了。凭经验，他知道快到拂晓了，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刻临近了。

他的身边响起连长的声音：“有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王海低声回答。

“敌人进攻的时候，不许后退一步！”李腾蛟叮咛说。

“是！”

“一定要勇敢沉着。狠狠地打！准确地打！”

“是！”

王海知道连长的每句话都是战斗命令，李腾蛟知道王海的每声答应就是未来的行动保证。在简短的对话中，一个叫对方留心，一个叫对方放心。双方都感到温暖和亲切，感到情感的交流。

李腾蛟巡视了前沿阵地，循着交通壕回到连指挥所。指导员林速守在电话机子旁边，盘起腿，面对马灯光，低声哼着歌，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的挎包打开了，搁在稻草堆上，挎包旁边放叠纸张，纸堆上压个茶缸子。

听见脚步声，林速抬起头来。李腾蛟点了点头，意思是巡视的结果很满意，战士们都准备好了，单等敌人进攻。林速领会这个动作的含义，继续中断的工作。

李腾蛟往草堆上一坐，凝望着斜对面的指导员。眼前这个乐观的人，任何时候都心情愉快，无忧无虑。望着那张微笑的孩子气的脸庞，听着那种在工作时习惯的无意识的哼唱，李腾蛟感到安慰，感到现在一切都很好，将来一切也都会很好。

林速停止了哼唱，欢快地说：“算出来啦：昨天五连平均五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李腾蛟疑惑不解地问：“算这个干什么？”

“让全连同志们明白：这个买卖划算！要是打攻坚战，消耗大多了。

这笔账对思想不通的战士有好处。”

李腾蛟立刻想起了夏午阳：“不一定。有些人硬是只图打个痛快。”

“五连打了不到半天，消灭了半个多连敌人，还不痛快？咱们可要好好干它一天！”

林速拿起一架电话的耳机，把上面那段话的意思，连同算出来的结果，告诉各排排长，要他们抓紧时间传达，让战士们更具体地了解守卫战斗的意义，鼓足劲头守住阵地。

趁指导员打电话的时节，李腾蛟抽出茶缸子底下的一张纸看了看，原来是沈光禄写的决心书，要求党在战斗中考验他。只有签名，没有日期，字迹潦草，显然是在匆忙中写成的。

指导员放下耳机说：“五个要求入党的战士，这两天都写来了决心书。他们平时表现不错，这次战斗下来，就可以讨论他们的入党问题了。”他神情严肃地加了一句，“希望他们实现自己的决心。”

李腾蛟明白指导员此刻的心情，他自己也看到过这样的人：平时表现不错，决心书上口气挺硬，可就是通不过严酷的战斗关。他放回沈光禄的决心书，倾听了一忽，前面没有一点动静。

等待是恼人的，沉寂会增强等待的烦恼。李腾蛟钻出掩蔽部，望了望天空，三星已经落下去了。头顶上猛地亮起几个照明弹，山头上立刻布满阴惨惨的绿光。

林速也出了掩蔽部，靠紧连长，观察敌人的动静。敌人阵地上一片黑暗，听不见一点声音。自己的阵地上同样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到一个人影，绿光惨惨的山头上，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

沉寂在延长，李腾蛟的等待在延长，他用话声打破了沉寂：“老胡回来过没有？”

“没有。”林速回答，“他啊，回了娘家还肯转来？”

副连长胡安平原是二排排长，提升为副连长以后，爱往二排钻，跟战士们打打闹闹，甚至摔上一跤，碰到他们打扑克，会抢过牌来斗。要是一天不到二排转一转，好比有烟瘾的人断了烟那么难过。人熟情深，一打仗，总是让他掌握二排。

电话铃响了，两个人钻进掩蔽部，李腾蛟拿起通营部的另一架电话的耳机，马上听见营长的声音：“李连长，拂晓到啦，叫同志们加倍注意。”

“我刚从阵地上回来，前沿排的情绪挺高。”

“他刚从阵地上回来，前沿排的情绪挺高。”营长忽然向谁重述起他的话来，李腾蛟猜到准是团首长上了营部。果然，营长又对着话筒

说："团长跟你说话！"

李腾蛟怕在电话里听团长说话，特别在战时，团长一兴奋，嗓门比平时更高，震得耳膜发痒。可不是，耳机子里传来的每一句话，连对面的指导员都听得清清楚楚。

"昨天五连打得不错，你们二连要努一把力，创造更好的战绩！"

"我们连保证不落在五连后面。"

"什么？不想超过他们？"叶逢春嚷，使李腾蛟不得不把耳机拿开一点，"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二团昨天的战绩比我们大！"

李腾蛟立刻回答，声音不比团长低："首长！我们保证超过五连！"

"这才对啊！好，预祝你们胜利！"

一声尖啸，附近炸开一颗炮弹，掩蔽部的顶上震下一股土屑。

"开始啦？"叶逢春兴奋地嚷，"我马上到你们那儿去！"

李腾蛟放下耳机，往起一站说："团长要来。我上一排去了。"

静寂打破，等待告一段落，李腾蛟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出了掩蔽部，循着交通壕走向前沿阵地。照明弹已经熄灭，黑夜没有最后退走，几颗星星发出挣扎的微光。远处火光一闪，又一颗炮弹尖啸着飞来，李腾蛟喊了一声："注意！"

"注意！"王海招呼不远处的陈金川。

"注意！"陈金川叮咛身边的沈光禄和夏午阳。

炮火响了一阵，轻重机枪接上了腔。敌人在朦胧晓色中开始冲锋。

"鸭子赶上门来啦！"夏午阳乐滋滋地说，用步枪口对准敌人。

山头上，我们的重机枪张口吼叫，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

王海的一对眼睛露出工事，一眼不眨，注视近来的敌人。敌人的队形摆得很散，不慌不忙地冲过来。冲到我们的机枪射程以内，弯下腰，寻找着较安全的地形做掩蔽，继续推进。根据队形和行动，看得出他们的战斗经验相当丰富。他扣住冲锋枪的扳机，静待着适当的开火时间。

先头的敌人接近山脚，我们的轻机枪张口吼叫。敌人继续分散前进，迅速地爬上山坡。掩护的火力扫得更猛了，轻重机枪弹呼啸着穿过头顶。王海沉住气，盯着移动的绿色钢盔，等到敌人进入了步枪的有效射程，响亮地喊了声"打！"冲锋式扫开了，十几支步枪同时欢叫。敌人倒了几个，后面的仍旧蜥蜴似的一边往上爬，一边射击。双方的子弹打得丛草沙沙乱响。

领头的敌人喊了一声，后面的跟着哇啦哇啦乱叫，向上猛冲。这股疯狂劲激怒了王海，他抓起一颗摆在壕沿上的手榴弹，喊了声："投排子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投了下去。山腰上顿时蹿起十来柱火烟，封住了敌

人的嘴巴。好几个敌人随着钢盔和石块，滚下山坡。活着的一齐转身奔跑。

敌人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间跑出了火力网，显出了他们善于打山地战的特长。

王海的左边传来夏午阳的骂声：“兔崽子！跑得好快！”

第一回合结束了，敌人不好对付。王海举起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往两边一望，见战士们擦枪的擦枪，修工事的修工事，平安无事。他安下心，正要说几句鼓励话，身边响起连长的声音：“一班长！开头开得不错！”

“可惜敌人的腿长。”王海惋惜地说。

“下次给它来个更厉害的！”这句话包括了鼓励和叮咛。

李腾蛟走进陈金川他们的掩体，劈头就说：“同志们，过瘾不过瘾？”

沈光禄一见连长来到最前沿阵地，感到满心兴奋，不禁接口说：“不大过瘾。天黑，看不大清楚。”

“你的成绩怎么样？”

“不行。只撂倒两个。”沈光禄回答。

“积少成多，慢慢来。”

夏午阳在一旁不安地扭动胳膊，李腾蛟转向他问：“怎么啦？”

“扔手榴弹出手太猛，胳膊扭了一下。”

“光有狠劲不够，还需要巧劲。”

夏午阳舞了舞胳膊说：“这阵子好多了。”

飞来一串子弹，差点打着他的手腕。

陈金川担心地说：“连长，回去吧。”

“敌人滑得很，对付他们，心里要沉着，动作要快。”

陈金川答应了一声，栗色的眼睛盯着连长，好像在说：“我们记住了。你快走吧。”

“千万不能大意。”李腾蛟又叮嘱了一句，循着交通壕往回走。

天大亮了，天空雾沉沉的，对山上浮过一朵淡云。夏午阳说：“但愿不要下雨。”

“下雨才好哪！”陈金川说。

“有什么好？”

“咱们蹲在工事里，不怕啥。敌人可麻烦了，要冲锋，爬山滑溜溜；往回跑，想快快不了。”

“靠下雨打敌人不算本事！”

“什么叫本事？跟敌人摔跤算本事？敌人是小人，你硬充君子就要吃亏。”

夏午阳不吭声，伸出头去数敌人的尸体。

“注意隐蔽。”陈金川急忙拉了他一把。

夏午阳一缩头，一串子弹紧跟着擦过头顶，他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

云消雾散，太阳爬出了对山凹，阵地上洒上一片阳光。敌人趁着背阳的有利条件，发动了新的进攻。兵力增加了，掩护火力也加强了，机枪子弹像刮风一样，打得工事里的人简直抬不起头。敌人来势汹汹地冲到山脚下，爬上山坡，倾倒出子弹，投出鹅蛋形手榴弹。山坡上烟雾腾腾，泥土纷飞。

双方激战了一阵，先头的敌人在烟雾弥漫中接近阵地。

“上刺刀！”李腾蛟高喊了一声。

烟雾里钻出几个敌人，王海一边扫射，一边打雷般地喊：“拼！”

陈金川他们霍地跳出工事，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恶狠狠地迎上去。一场肉搏战展开了，山头上响着枪身和刺刀的碰击声。

陈金川连续刺倒了两个敌人，跟一个矮个儿交起手来。敌人行动灵活，猴子般地跳来跳去。陈金川好容易找了个空当，一刺刀捅向敌人的胸部。矮个儿用枪一拨，顺势刺向他的腹部。他侧身躲开，敌人紧跟着刺来一刀。他立脚未稳，想躲躲不开，想挡来不及，正危急间，刺来的刀尖子突然向下一滑，步枪落地，矮个子仰面躺倒，跟步枪一起滚下山去。原来沈光禄刚刺翻一个敌人，见陈金川斗不赢，赶紧奔来支援，在敌人的肋下捅了一刀。两个人只交换了一下眼光，又跟涌上来的敌人拼开刺刀。

王海见敌人人数众多，持着没有刺刀的冲锋式跳出工事，用枪托打击敌人。他的力气和敏捷弥补了武器的缺陷。他把围攻夏午阳的敌人打翻了一个，顺势抢过一把带刺刀的步枪，推挡劈刺，生龙活虎般地跟一小群敌人周旋起来。

打翻的敌人没有上来的多，附近的二、三班也跟敌人干上了，刺刀映着阳光翻飞，叮当作响。

指导员林速带上来几挺机枪，密密地扫射敌人的后续部队，把敌人切成两截。副连长胡安平带着二排同志跳出工事，浪潮似的卷了过来。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一加入战斗，形势就起了变化。敌人抵挡不住，转身就跑。侥幸跑出了刺刀尖的，跑不出子弹的密网。

接近阵地的敌人全部肃清，被隔断在坡下的敌人连滚带爬，用最快

的速度往回跑。胡安平杀得火起，正要率队追赶，背后传来团长的叫喊："都回来！快回到工事里去！"

打累的和没打够的战士们刚跳进掩体，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猛吼穷叫，子弹旋风似的刮过低空，刺进泥土，撞上山壁。

王海喘息刚定，忽觉左腕子有点痛，一看，衣袖破裂了，手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红道，幸亏伤痕不深，他急忙取出急救包包扎好，放低胳膊，不让战士们看到。

班上的战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人人都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夏午阳的下巴向前方抬了抬，乐呵呵地说："这一仗过瘾。你们瞧，敌人老老实实给我们把着门哪。"

陈金川知道那些躺在壕外的"把门人"的作用，他们会使进攻的敌人受到精神上的威胁，眼睛一眯说："他们还是义务宣传员哪！"

在叶逢春团长看来，他们都是送上门来的情报员。根据尸体上的臂章符号，他发现敌人是第七军的主力师——七十二师。

二十二

接到叶逢春的电话报告，丁力胜陷进了沉思。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敌人三个师的番号。局势正在照预想那样的发展，胜利和危险步步逼近。死扭住敌人，不让敌人揍倒，就是胜利。这需要坚强的意志，需要耐力，需要每个人充分发挥力量，否则就有被揍倒的危险。人在此刻显得多么重要，可是一团却至今没有下落。他看了看表，向韦清泉说了句“我到电台去一下”，走出门去。

丁力胜走进一所茅屋，走到一个报务员身后，凝望着收报机里的亮光，像要从中看出一团的位置。

那个报务员手拿铅笔，面前放叠译电纸，耳朵上套副耳机，静静地听着。丁力胜希望他突然弯下腰，在译电纸上写下密码。然而拿铅笔的那只手并没有移动，报务员只把另一只手按上耳机，仿佛用它来帮助听觉。这样过了好一会，他转过身，向师长摇了摇头。

“傍晚再联系一下。”丁力胜说，快步离开电台。

跟一团分路行进的时候，规定了每天的联络时间。昨晚没联系上，此刻又没有联系上。昨夜派出去联络的侦察员也没有回来。情况到底怎么样？一团此刻在什么地方？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有多少敌人？他不知道。指挥员最担心的是失掉联络，情况不明。他走进师指挥所，默默无言地坐下，随手拿起桌上的招待烟，抽出一支，在桌面上顿了几顿，点着了抽起来。

师长不到特别紧张的时候不抽烟，韦清泉从师长的神情举动上，猜到了他想的是什么，宽慰地说：“反正一团出不了五十里地。”

丁力胜连抽了两口烟，吐出全部烟子：“进攻我们的有三个师。进攻他们的敌人一定不少。”

“他们牵制的敌人当然不少。”韦清泉换了个说法，“我们这里，今天开门大吉。他们杀伤的敌人也少不了。”

丁力胜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要不然，他们会派人来联络的。”

“晚上准能知道他们的消息。”韦清泉肯定地说。

“能知道就好。恐怕不一定。”

“我的左眼皮直跳！老辈子人常说：左眼皮跳，万事顺利。”韦清泉

幽默地说。

“心里头不安稳，眼皮子就会跳。”

“说是迷信，倒也灵验。”

“不见得。”

“抗战初期，有一天，我跟团长各带一个营上山打埋伏。敌人老不来，左等右等，团长等急了，悄悄对我说：‘政委，别不来了吧？’他刚说完，我的左眼皮跳了。……”

丁力胜扑哧笑出声来，喷出一股烟子。

韦清泉没有理会他，接着往下说：“我就说：‘别急！敌人准来！’可你瞧怎么着？过不了多久，日本鬼子一个连队，押着十几卡车粮食弹药，大摇大摆地闯过来了。我们乒乓一阵打，把鬼子全部消灭，抓了两个活的。那会儿抓活鬼子真不容易。”

“那时候抓活鬼子确实不容易。”丁力胜同意地说，随后口气一转，“说到眼皮子跳，那是因为你心里紧张。”

韦清泉不理会师长的分析，兴致勃勃地说：“捉的时间，战士们可费了老劲，比捉熊瞎子还难。押到半路上，鬼子想跳沟逃跑，把战士们气坏了，嚷着要枪毙他们。后来听说这两个俘虏都觉悟了，给我们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丁力胜被带进遥远的回忆，让一大段烟灰掉在桌上。

“抗战头几年多困难啊！”韦清泉的脸上露出动情的神色，“有时候遭遇了大股敌人，队伍散了。一到夜间，又三三五五回到指定的集合地点，第二天继续行军作战。一宿宿餐风露雨，从敌人的碉堡缝里插进插出。这些事情想起来近在眼前，可一晃就过了十来年。今天几号？”

“七号。”

“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星期了。咱们南下时节，谁也想不到新中国会这么快成立。革命的步子跨得好快呵！”

一听到新中国，丁力胜的眼睛亮了，兴奋地往起一站，肩膀碰上什么东西，一转头，发现孙永年出神地站在身后，看样子已经站了好久。

孙永年望望师长，又望望政委，咬了咬嘴唇说：“首长！用不用牲口？”

“现在骑什么牲口，给敌人当目标？”丁力胜说。

“我牵它们出去遛遛。”

“好吧。让它们多吸些新鲜空气，少吃些草料。”

“草料早减少了。昨晚上火龙老吼，怪可怜的，想是没吃饱。”

“过一两天就习惯了。肚子嘛，能伸能缩。”

“老孙同志！”韦清泉插进来说，“跟它们好好谈一谈，做做工作。”

“嘿嘿！”孙永年得意地笑起来。他其实早给它们做过工作，牵出去遛遛，也是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好让它们散散心。

孙永年刚要走开，韦清泉叫住他说：“老孙同志！早晨凉，多加件衣服。”

孙永年抓住了机会，立刻往前走了两步，用颤索索的声音说：“首长，多照顾照顾自己，别累坏了身子。”

“我们的身体很好啊！整训下来，师长跟我的体重都增加了好几斤。”

“这样下去可要掉肉的。你们昨晚上没有睡觉。”

政委和师长迅速地对看了一眼，丁力胜说：“不要瞎猜。”

“我半夜起来喂马，见窗户里面点着蜡，人影子一晃一晃。一大早起身，窗户里还是亮堂堂的。”孙永年有凭有据地说，“瞧：眼皮子都发青了，倒说我瞎猜。”

丁力胜知道孙永年的脾气，说起来没完没了，手一挥说：“好啦好啦，我们有事儿。”

孙永年瞅了他俩一眼，慢吞吞地走向房门，嘴里不知道唠叨些什么。

阳光穿进窗户，停在地图上方。窗外一片沉寂，听不到枪声，敌人想必正在准备下一次冲锋。

“要是电台到傍晚还联系不上，我想派侦察参谋亲自去联系。”丁力胜说。

远处一声枪响。没有回应。

丁力胜静听了一忽说：“我到三团去看看。”

“不要太往前啰。”

“知道。”

丁力胜走进三团团部驻扎的小村子，见一所小院落里停副担架，门口挂着白布门帘。他知道打昨晚上开始，大部分房子成了临时医院，团部人员多半被挤到野外露营。他就近走进一所平房，里屋正好出来个年轻人，身后追着焦躁的声音：“卫生员！让我回去！”他掀开门帘，走进里屋。

两张相对的床上躺着两个伤员，叫喊的那个一只手吊在绷带上。另一个头缠绷带，只露出一对眼睛。一见师长，都支撑着坐起来。丁力胜举起双手，往下一按说：“躺下！都躺下！”

喊叫的那个用双手抓着胸脯说：“师长！我心里难过，躺在这里真闷

气。”

丁力胜喜欢这种战士，温和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伤员得到抚慰，畅快地喘了口气，安安静静地躺下了。

丁力胜看了看周围环境，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看不到血迹和棉花球，床头边各有一张竹椅子，上面放着茶杯。桌子上，一只玻璃面上绘着描金龙凤的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

门帘一动，进来一位老大娘，双手端个红漆茶盘，随便向师长点了点头，放下盘子，把盘里的两碗稀饭、两碟咸菜和两盆鸡蛋分端到床边竹椅上，往床上一坐，端起稀饭，用匙子搅着，一边轻轻地吹气，黑包头布底下有绺白发微微飘动。

丁力胜忍不住说：“大娘！辛苦你啰。”

“这算得了什么。”老大娘头也不抬地说，搅着稀饭。

丁力胜宽慰了伤员几句，悄悄离开里屋。刚出门，又遇见那个年轻的卫生员。他打听了一下伤员的伤势，知道一个脸上受了炮弹伤，另一个胳膊上给打了个对穿洞，便恳切地嘱咐说：“千万别让伤口化脓啊！”

丁力胜走不几步，一所平房里出来个女同志，手拿几件带血的衣服，低着头，走得挺快。

丁力胜招呼她说：“何佩蓉同志！当起护士来啦。”

“昨天调来的。”何佩蓉抬头回答。

“眼睛好红！昨晚上没睡觉吧？”

“睡啦。没有睡好。”何佩蓉的脸上微微一红。

一看何佩蓉的表情，丁力胜明白了原因，望了望四围，压低声音说：“一团还没有联系上。”

“昨晚上听说了。”何佩蓉踮起一只脚尖，在地上划着。

“今早晨也没联系上。”丁力胜直白地说。

何佩蓉的头部微微一颤，脚尖在沙上画了一个圈儿。

“放心！我们迟早会联系上的。你们女同志总把芝麻大的事儿当成南瓜，揣在怀里放不下。”

见何佩蓉低头不语，丁力胜又说：“一联系上，我马上通知你。”

何佩蓉感到温暖，不禁倒出自己的心情：“我明知道他不会有什么意外，可老安不下心。有事情做，倒没什么。一闲下，由不得想起他来。”

“安心护理伤员吧，何佩蓉同志！可能是他们的电台暂时出了故障，说不定我回去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他发来的电报哪！”这后一句话，其实是丁力胜自己的希望。

何佩蓉感激地望了望师长，这才发现师长的脸瘦多了，眼窝凹进

去，眼睛显得更大。她突然恼恨起自己来了。面前的师长，身上的担子多沉，居然还来安慰她。自己却老想着一个人，想多做工作，也只是为了不想这个人，这算什么感情？她使劲摇了摇头，像要摇掉那种不对头的感情。

丁力胜误会了她的意思，笑了笑说："不相信？政委已经算过卦，今天准能联系上。"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尽管反对眼皮子跳的说法，实际上却一开头就希望政委的预言成为事实。

待丁力胜一走，何佩蓉望着他那挺直的背脊和坚定的步子，狠狠地呼吸了几口早晨的空气，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一转身，快步向井边走去。

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章丽梅胁下夹着几件伤员换下来的衣服，跑到她的身边，气喘喘地问："师长说什么？联系上了？"

自从插进敌人的后方，章丽梅显得十分兴奋，有时流露出显著的不安。何佩蓉理解这种不安的原因，自己第一次听到枪炮声的时候，产生过同样的心情。既然这样，就不必再去加重这个新同志的负担。她没有正面回答，微笑了一下。

章丽梅以为自己猜对了，抓住何佩蓉的手说："他们在哪儿？远不远？"

"师长叫我们安心护理伤员！"何佩蓉说。

"啊！是啊！"章丽梅激动地说，"刚才我刚出门，听见一个伤员嚷：'老子跟你拼啦！'我赶紧转回去看，原来他在说梦话，脸上的样子好凶！可昨晚上给他端尿盆，他羞得像个大姑娘，死也不让我帮助他。"

猛地响起了一阵机枪声，章丽梅一惊，变了脸色。

何佩蓉一见章丽梅的神色，手一伸说："给我。你去看看伤员同志醒了没有。"

章丽梅犹豫了一忽说："我们一块走。子弹又打不到井边来。"

两个人并肩走向井边，章丽梅虽然知道子弹打不到这里，还是弓下了腰。

枪声密集起来，章丽梅跟何佩蓉靠在一起，觉得胆量大多了，直起腰，四望了一下说："我真想看看怎么拼刺刀。听说那个二连长也上去拼了刺刀。"

"谁说的？"

"伤员说的。"

"不一定吧。有些战士谈起他们心爱的人，总要夸张一些。"

"他们喜欢连长？"章丽梅好奇地问。

何佩蓉没有回答。枪声在她心里引起不同的反应，她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转向一个人身上。她竭力想赶掉这种感情，代替的却是由这一感情产生的希望，希望黑夜赶快来到。

二十三

深夜，师指挥所里举行了师的党委会。到会的人没有一个例外，脸上都是黑黝黝，亮光光的，能刮下一层油来；嘴唇肿胀干裂，起了白花花。用不着照镜子，人们从别人的脸上看得出自己的模样。叶逢春的模样更突出，他的人中烧红了，不时缩着鼻管。

房间里坐了十来个人，差不多转不开身。党委书记韦清泉坐在桌子上方，背靠窗子，脸对房门。党委副书记丁力胜坐在桌子横头，没有戴帽子，额头显得格外突出。桌子斜对角点着两支蜡烛，烛光微微跳动，照亮他俩的脸颊，在颧骨下面的凹处涂上阴影。

韦清泉宣布开会后，先由丁力胜谈了谈部队的处境。他指出目前发现了敌人三个师的番号：第七军的两个师和四十八军的一个师。吸引敌人，拖住敌人的计划已经初步实现。一团的下落至今不明，傍黑时已派侦察参谋去联系。

韦清泉接着说：“我们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拖住敌人！怎样坚持下去，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坐在师长床上的叶逢春转动了一下身子，开始发言。他的声音有点沙哑，讲几句吸一下鼻管：“我们全团的情绪很高，越打越有信心。原先对坚守不感兴趣的人，也打出了兴趣。自己伤亡小，敌人伤亡大，划算！二连的战士们说：‘再不痛快地打一次，以后想打白崇禧，机会也不多。’……”

坐在对面政委床上的二团长插进来说：“我们团的战士原来爱说：‘拉网捉狐狸，捉来好剥皮。’不知道哪个给加了两句，今天流传开了：‘打尽第七军，气死白崇禧！’……”

二团长爱在开会的时候抢话。当别人说到一个问题，启发了他，忍不住马上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意见说完了，他的意见也说了一大半。

叶逢春习惯了这一点，接着自己的意思说下去：“据我看，战斗上问题不大，倒是物质保证上困难太多。插进来以后，差不多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两天更糟糕，干柴不够，捡湿柴烧，饭烧不熟，吃夹生饭。有的连队出现了病号，拉肚子……”

“我们团也出现了一些病号。”二团长又插进来说，“他们照样挺着。挺一半天还行，挺久了难啊！”

叶逢春掏出一块发黑的手绢，擦了擦鼻子又说：“气候是个原因。山头上冷，被子太薄，有的人半夜里冻醒了，睡不好，妨碍白天修工事；有的人受了凉……”

“半夜放哨的冻得够呛，”二团长第三次插进来，“有件毛衣就好了。”

“老曹，”叶逢春对身边的后勤部长轻声地说，“你的仓库钥匙别攥得那么紧啊！”

师后勤部长没有搭理叶逢春，皱紧眉毛，不停手地在本子上记着，肩膀微微耸起，好像上面压着什么东西，需要用劲才能顶住。他的嘴里叼根纸烟，一直顾不上拿开它，眼看快要烧着嘴唇皮了。

话题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最迫切的物质保证上，两个团政委的发言里对这点同样特别强调。

等到问题都摊出来了，后勤部长带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发言。他心疼那些日夜苦战的指战员，恨不得平地长出一万套毛衣、几万斤粮食、几十万斤干柴，可是处在目前情况下，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话只有一个内容：困难是事实，除了各单位自己设法解决，没有别的办法。最后他双手一摊说：“后勤部手里，不用说一件毛衣，连一双袜子也没有。”

韦清泉始终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叉着手指头，静听每个人的发言。待后勤部长一讲完，他转向身广体胖的二团长说：“你们团今天不是都吃上了两顿饭？你说说，你们怎么搞的？”

“就是电话里说过的那些办法。”

“再说一遍怕什么。”韦清泉催促说。

“我们是这么做的：战斗部队一天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机关人员一天吃两顿稀饭。我们算过这笔账，两顿稀饭等于一顿干饭的米。”

“这很好啊！”韦清泉赞扬地说，“吃起稀饭来蛮痛快，没有菜也不要紧。”

“只要有饭吃，管它菜不菜。”二团长说，“要吃菜，收光全村的菜不够一顿吃。”

韦清泉转向叶逢春说：“你们可以学一学二团，吃两顿总比一顿强。”

叶逢春思索了一下，头一摇说：“这么吃也吃不了两天。机关人员到底是少数。”

“战斗部队吃两顿稀饭也行吧？”韦清泉征询地说，“一打仗就上火，

多吃顿稀饭还能清火。肚子可能不大满意，嘴巴子可舒服。”

“战斗人员吃两顿稀饭没问题。我们炮兵营完全做得到。”

吴山还是第一次开口，他一直缩在门角落里，好像怕让别人看到。

韦清泉追着问：“你们这些大高个儿能行吗？”

“行！光听枪声，气也受饱了。喝稀饭还有一条好处，畅心舒气。”

丁力胜严厉地喊了声：“吴山同志！”

吴山的声调平静下来：“我们确实做得到，勒一勒裤带就过去了。依我看，只要保证消灭敌人，不吃饭也可以。”

韦清泉的眼光四处一扫说：“那些大高个儿平时一顿能吃十个馒头。他们做得到，步兵大概更做得到，是不是？”

几个团的干部同时笑起来，叶逢春应声说了个“是啊！”

后勤部长舒展开眉毛，脸上出现了笑意，感激地望了望政委，转脸对叶逢春说：“我个人还可以节约。这两天愁得水米不沾口了。”

“这又何必。”叶逢春倒过来安慰他说，“再急再忙，饭总归要吃。”

“柴火总比粮食容易解决，动员些人去捡，放在灶前烤。”韦清泉说，转向二团长：“你们是不是这样解决的？”

二团长点了点头。

“吃生饭一定要避免。”韦清泉的语气十分肯定，“有病的不要让他们硬撑，要休息，要治。”

“做到后一点可不容易。”叶逢春说罢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干部们应该好好检查督促啊！”韦清泉说时盯着叶逢春。

叶逢春赶紧拿开鼻子上的手绢，声明说：“我没有感冒。我的嗓子是喊哑的。”

话题转到军事问题上，叶逢春又打了第一炮。他扯得很宽，谈到敌人进攻的特点有点前紧后松，谈到前面的火力配备要加强，最后谈到修筑工事，他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团是人休息，镐锹不休息。再坚持几天，山头都要挖穿啦。”这期间，二团长免不得又插了几次话。

叶逢春忽觉肩膀上沉重得很，转头一看，后勤部长靠在他身上睡着了，手里依然拿着本子。叶逢春昨夜没有睡觉，他知道打瞌睡是有传染性的，生怕自己受传染，使劲推了后勤部长一把。

后勤部长睁开眼睛，揉了揉眼皮，坐正身子听人们发言。这种姿势没有维持多久，不知不觉地又合上眼睛，倒在叶逢春身上。

机要员送进一份电报，丁力胜和韦清泉看了一遍，韦清泉立刻宣布说：“野战军总部来电报啦！”

会场骚动起来。叶逢春捅了后勤部长一下，后勤部长睁开眼睛茫然

四顾。

“你听！”叶逢春向桌子上方抬了抬下巴。

韦清泉正在逐字逐句地宣读电报：

你师对此次战局所负的责任甚大，望坚决大胆作战。我大军能压迫敌人，故不要过分顾虑后方。

叶逢春起身走到政委身边，接过电报来看。这份由野战军首长署名的电报，语短心长，有鼓励，有期望，也有安慰，看得出野战军首长非常了解他们的处境，叶逢春的心里流过一股暖流。

“给我看看。”二团长隔着桌子伸过手，一把拿走电报。

吴山像颗出膛的炮弹，离开门角落，一闪闪到二团长身边。

叶逢春激动地提议说：“咱们以师党委的名义，给野战军首长发个电报，说我们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对对！”二团长接口说，“说我们一定牢牢拖住敌人的辫子。”

这份电报已经落在吴山的手里，他挥着电报纸说：“我举双手赞成。”

叶逢春一弯腰，从政委面前拿过一叠信纸，拔出钢笔，两只胳膊沾着桌子边，开始起草电文。

通过这几个党委委员的反应，丁力胜看出他们的决心，他们对上级的爱戴和信任。一看到电报，他自己内心里就震荡起同样的感应，觉得信心倍增，因此对这一建议立刻引起了共鸣。他用放光的眼睛望了望政委，见韦清泉抿紧嘴唇，轻抚着鬓发。每逢政委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总会出现这种习惯性的动作。这给了他一个启发，他平静下自己，细细考虑了一会，突然坚决地说：“不要写了。叶逢春同志！”

叶逢春吃惊地抬起头来。

韦清泉从鬓边收回手，环视了一下，朗声地说：“上级相信我们能完成任务，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用不着三番四次表示决心。首长们的时间宝贵，要是每个师发一通这种电报，会浪费他们多少时间。再说，我们师的责任真的就比别的师重大，值得再表示一下决心？我看不见得。他们这忽儿恐怕正在翻山越岭，摸黑赶路哪。”

叶逢春的胳膊肘离开桌子，顺带把那快写完的电稿纸捏成一团。

“党委书记说得对！”丁力胜热情满腔地说，“据我看，时间对野战军首长重要，对我们也重要。现在是大半边天亮，小半边天黑，反动派统治下的人民时刻都在盼望解放军，掐算每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些负责干部应该冷静谦虚，集中精力，想法打赢这个仗。打好了，不要很久，南方的天空就要明朗，河流变清，树木变绿，人民全能过平安的日子。

打不好，南方的人民还要多受一个时期的痛苦。电报要发，不是表示决心，是报告执行的情况，报告我们的胜利消息。”

韦清泉听得出师长的每句话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忍不住提高声音说：“我同意党委副书记的说法，我们要明白这次行动跟未来的关系。我们在争取战争的胜利，也在创造新的生活。让我们用行动来回答野战军首长的期望。”

后勤部长的瞌睡早给赶跑。他有些思想，常常朦朦胧胧，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往往经师首长一说，他才明确了自己的思想。这一次也是这样，两位党委书记说出来的正是自己的想法。他感到兴奋，不住点头。

人们的话题重新集中到军事问题上，冷静地交换意见，提供办法。吴山也忘掉了自己，消除了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而引起的不快，热烈地卷进讨论的旋涡。烟气弥漫了一屋。等到新接上的蜡烛点去了一半，讨论才告结束。

韦清泉作罢简要的总结，拖了一条尾巴：“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个党委委员是要更辛苦些，可千万不能累倒。累倒了，党同样不允许。现在我离开党委书记的地位，以师政委的名义下个命令：你们回去后都要抽时间睡上一觉，哪怕打个盹儿也好。当然，对师长，我只有建议的权利。”

“我接受你的建议。”丁力胜接口说，“同时在这条命令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叶逢春推了推后勤部长说：“你闯下祸了。”

韦清泉和丁力胜把党委委员们送到门外，人们三三两两地分手了。叶逢春和二团长握别的时候，互相注视着对方，无论在眼神上或是握力上，双方都明白这紧紧地一握包含着鼓励和竞赛的意味。星星闪着寒光，风吹来尖峭逼人。黑夜快要过完，新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二十四

叶逢春没有回团部，直接走向前沿阵地。

翻过一道山岗，对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和熟悉的谈话声，声音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听出谈话的是二连长李腾蛟和指导员林速，便快步迎上去说："你们换下来啦？"

李腾蛟和林速紧走几步，在团长面前站下。他俩的身后，响着战士们的坚实有力的脚步声。听声音，他们不像在火线上坚持了一昼夜，倒像刚刚开赴火线。叶逢春喜欢这种饱满的战斗精神，带着疼爱的心情嘱咐说："让同志们好好休息休息。"

李腾蛟答应了一声，声音同样坚实有力。

叶逢春继续往前走，跟队伍交臂擦过。战士们的身上都带点硝烟味，有几个脸上扎着绷带。他不禁联想起师首长的话，是这些人在用鲜血为未来的果木园灌溉树苗呵！他真想跟每个战士握一握手，谈几句话，不过他没有这么做，反倒加快了脚步。他急着要去看看刚进入阵地的同志们，看看那些就要进行生死搏斗的战友们。不先看一看他们，躺在弹簧床上也睡不好觉。

前面出现了幢幢人影，传来镐锹挖地抛土的声音。跟白天比，交通壕又往里延伸了一大段。叶逢春跳进冒着新土气息的交通壕，边走边检查工事的质量。一切都合标准，平整整的壕壁上挖了好些方洞，下雨时好安放弹药。一个通讯员哼着歌子迎面走来，交臂擦过。

叶逢春拐了个弯，顶头撞上个人，一辨出是何佩蓉，脸一沉说："你上前面去干什么？"

"我们刚给接防部队演唱来着。"

"不是让你们照顾伤员吗？"

"那些老大娘老大嫂照顾得更周到，我们给淘汰了。"何佩蓉活泼地回答，"演唱完了，得到三营长允许，跟着上前沿阵地看了看。"

"有什么看头！你没有看过打仗？"叶逢春的声音更严厉了。

何佩蓉身后响起章丽梅的声音："是我要求去看的。要骂，骂我好了。"

"骂你？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叶逢春回了章丽梅一句，又对何佩蓉

说：“你是老同志啦，下次不许带着人随便乱跑。”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黑簇簇的一大片。三营长没让我们到最前面去。”

“最前面？哼，倒说得轻松。”叶逢春说完，擦过何佩蓉身边。

章丽梅一扭身，脸对壕壁，好像不愿意看到团长。

叶逢春转过头喊：“下次再随便乱跑，把你们送回师部！”

章丽梅待团长走远了，挨到何佩蓉身边说：“他原来这么厉害。平时一点看不出来。”

“怪我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真倒霉！什么没看到，反挨了一顿训。”

“别瞧他口气挺严，他是出于好意。”

“我可受不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大声说过话。叫我吃苦，我不怕，就怕受气。”

“这算受气？”何佩蓉的口气变严肃了，“部队可不比学校。革命嘛，能不听人大声说话？要说这厉害，将来少不了还有更厉害的。你可要好好锻炼锻炼，改一改性格脾气。”

章丽梅感到受了委屈，没有作声。

头顶上亮起几颗照明弹，紧跟着响起一阵枪声，章丽梅一下贴紧何佩蓉。

何佩蓉捏住章丽梅的手，倾听枪声。

密集的枪声逐渐转疏，隐约听见有人高喊：“担架！担架！”

何佩蓉一撒手，转身跑去。章丽梅觉得待在这儿不如前方安全，追赶何佩蓉去了。

前沿阵地的凹进部里，停着一副担架，旁边有盏三面给遮起来的马灯。借着暗淡的光线，看得出担架上的人脸色惨白，右裤管高高卷起，腿上扎道绷带，上面渗出鲜血。担架四围站着好些人，团长和何佩蓉也在里面。章丽梅紧挨着何佩蓉，心情矛盾，想看伤员又怕看伤员。

叶逢春喊了声“水！”有个人马上解下水壶，往伤员的嘴里灌了几口。

伤员呻吟了一下，睁开眼睛。叶逢春赶紧蹲下去问：“联系上了没有？”

伤员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摆了摆头，又合上眼睛。

“常参谋！侦察参谋！”叶逢春连喊几声，没听见答应，头一拧，眼球子一抡，暴躁地说：“围这么多人干什么！快把他送走！一定要救醒他！”

章丽梅赶紧拉起何佩蓉的手，拉着她拔脚就走。

背后追来叶逢春的喊声：“三营长！快打电话报告师部：说常参谋挂了花！”

章丽梅拉着何佩蓉跑出交通壕，喘了口气问：“这个人能不能救活？”

何佩蓉没有回答，她根本没有听见章丽梅的话。根据团长的问话，她猜到侦察参谋是去一团联络的。看他的反应，显然没有联系上。打那一瞬间开始，不安的感觉又爬上心头，遮掩了一切。

同一件事情在人们心上引起不同的反应，叶逢春满怀愤怒，视察了前沿阵地，嘱咐前沿部队一定要无情地打击敌人，随即摇电话向团卫生队打听侦察参谋的情况，一听说伤势没有危险，已经根据师长的命令把他抬送师部，立刻放下耳机，赶奔师部。

任大忠站在门口望星星，见叶逢春这么晚匆匆赶来，心里不大乐意，勉强招呼了一声。叶逢春没有理他，一脚跨进门槛。

“怎么样？”叶逢春进门就嚷。

丁力胜中止了跟政委的密谈，转过头来。

“常参谋怎么样？”

“他睡着啦。”丁力胜指了指自己的床铺。

叶逢春走到床边，透过蚊帐一望，见侦察参谋仰躺着，脸上有了一点血色，不似刚才那么难看，一只手伸在被子外面。

“问过他没有？”

“先让他睡一下。”

可能是叶逢春的嗓门太高，侦察参谋翻动了一下，猛地坐起身子。

“睡吧！再睡一会！”丁力胜摆了摆手，快步走向床边。

“我睡着啦？该死！”侦察参谋身子一移，碰痛了伤口，忍不住哼了一声。

丁力胜往床沿上一坐，想扶他躺下。

“我好多啦。”侦察参谋急忙说，“师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你回来了，就是好事情。”丁力胜说。

韦清泉走到床边，拉了把竹椅子坐下。

侦察参谋打起精神，开始报告。他的声音微弱，时而停嘴憋气，跟伤口的疼痛作斗争。

侦察参谋带着他的助手，好不容易通过岗哨重重的敌人防线，给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附近没有桥梁，那个侦察员学过浮水，跳下去了，很快给湍急的河水冲往下游。侦察参谋不会浮水，沿着河边赶过去，眼

看那个侦察员给卷进水里，没有冒头。他顺河边走了好久，始终没找到桥梁，只好循原路转回来。离自己的阵地只差十几步，却给敌人发现了。

侦察参谋憋了口气，揩去额上的虚汗，接着说："去的时候我们摸了个哨兵，据他说，三星岭一带有支我们的队伍。"

"三星岭！"丁力胜欢快地说，"怎么一下跑得那么远？"

韦清泉一探身问："那个哨兵怎么说？"

"他是听当官的说的，不一定确实。"侦察参谋含含糊糊地回答。

"当官的怎么说？"

"他说，他说……"侦察参谋忽然睁大眼睛嚷起来，"他胡说！"

"到底说了些什么？"韦清泉盯着问。

"他说三星岭那支部队被消灭了。"

"真他妈的胡说！"一直靠在桌边静听的叶逢春猛地捶了下桌子，蜡烛震倒了，呼地熄灭。他急忙掏出火柴点上。

丁力胜静默了一会问："你们走的哪条道？"

烛光不驯地来回摆动，侦察参谋望了望对墙上的地图，代表山川河流的各种标志不住摇晃跳动，互相交叉，互相重叠，整张地图变得模糊一片。他一阵昏晕，身不由己地仰面躺倒，丁力胜一伸手扶住他的腰杆。

丁力胜扶着侦察参谋躺下，揩去他额上的虚汗。侦察参谋睁开眼睛，支撑着又要起身。丁力胜对他摆了摆手，塞好帐子，轻悄悄地来回踱步。他对周围五十里内的地名和地形背得烂熟，不看地图，也知道三星岭离这多远。他相信一团可能在三星岭一带，那地方山高岭险，适合防守。可是奇怪，中间怎么会出现一条河流？地图上没有啊！是河流改了道，山沟涨了水？他们在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至于敌人军官的话，显然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不禁说出口来。

丁力胜走了几个来回，转向叶逢春说："你们的二连长能不能抽出来？"

"能啊！他们的副连长是员猛将，能顶得住。"

"我决定派二连长去联络。再带个会水的。那个游得挺不错的战士叫什么，沈光禄？"

"对！他的哥哥叫沈光福，在一团当机枪射手。"

"啊！"丁力胜说，"叫他去挺合适。"

"他在政治上的表现怎么样？"韦清泉问。

"进步挺快。听说迫切要求入党。"叶逢春回答。

“快叫二连长来一趟！”丁力胜说。

“他恐怕睡下了。”韦清泉说，“让他睡一觉再来。”

“好的。”一件要紧的事情决定了，丁力胜松了口气，随便地问，“看到何佩蓉没有？”

“刚见过她。”叶逢春回答，“情绪挺不错，野马似的，居然钻到前沿阵地去了，还有那个南下工作团调来的女同志。”

“哦！胆量倒不小。”丁力胜夸奖地说。

“给我训了一顿。那个章丽梅不大服气。”

“听说那个章丽梅能写诗？”韦清泉问。他闲时爱写写诗词，很关心师里能写写东西的人，从来不放过师报上的诗歌快板。

“我没有注意。”叶逢春淡淡地说，“风啊花啊，诗又打不死敌人。”

“同志，别小看它。写得好，照样能帮助战士打死敌人。”韦清泉说，“要是真能写诗，让她到前面跑跑也好，嗅嗅火药味，了解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感情，就不会再写风啊花啊了。”

任大忠一见叶逢春进来，就跟到房门口，老等不见叶逢春出来。后来隐约听到风啊花啊，知道正事已经谈完，在扯不关紧要的事了，便走进来盯着叶逢春，那眼光好像在说：“你怎么还不走？”叶逢春却一心听着政委的话，没有看见他。

任大忠站了一会，忍不住叫了声：“首长！”

“干什么？”丁力胜转过脸问。

“鸡快叫啦！”

“哦！”丁力胜猛醒地说，“叶团长，快回去睡觉。上午先叫二连长来一下。”

叶逢春出去的时候，带笑瞪了任大忠一眼说：“真厉害，小鬼！”

韦清泉看了看表说：“老丁，我们真该起一点模范作用。咱们轮流睡。”

“我扶常参谋到隔壁去睡。”任大忠说，向师长的床边走去。

“用不着。”丁力胜厉声制止他。

任大忠停住脚步，嘟着嘴站在原地，理直气壮地望着两位首长。

“你先睡。”韦清泉说，“我后睡。后睡睡得香。”

丁力胜没有推让，走到政委床边，脱去鞋子，两腿往床上一伸，放下帐子，和衣躺下。

任大忠关好窗子，轻脚轻步地走出去，顺手带上房门。

二十五

任大忠瞥见马棚里亮着灯光，便向那里走去。

临时搭成的马棚只有个顶盖，四面透风。稻草散了一地，孙永年坐在地铺上，膝盖上搁着旱烟管，手里拿个小布包。

“马大叔！起得好早！”任大忠招呼说。

孙永年移了移身子，让任大忠挨着他坐下，随手塞过吊着烟袋的旱烟管。

任大忠装上一袋烟，就着油灯点燃，吡吡地抽了几口。这期间，孙永年打开了小布包，又打开那布包里面的油纸包，那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十来张人民币。

任大忠拿开烟管说：“你的私房钱倒不少。”

“历年积下来的津贴费。将来准备娶个媳妇。”孙永年打趣地说，挤了挤眼睛，抽出两张人民币塞进怀里。

“准备请客？”

孙永年带着神秘的意味说：“昨天早晨出去遛马，一遛遛出好远，在竹林里看到一所独立房子，门上了锁，往门房里一望，你猜怎么着？屋里堆着好多干柴。房东想必是个打柴的。我马上想到，咱们厨房里尽烧湿柴，买批干柴来多好……”

“何必自己掏腰包，打个借条就行。”

“别打岔，你听我说完。黄昏时分我又去了一趟，嘿，照样是铁将军把门。他躲出去不回来，准是信不过我们，给他借条恐怕不愿意。再说，我这钱又不能带到棺材里去。”

“柴禾不少？”

“用你们东北话来说：老鼻子啦。”

“我跟你一路去。”任大忠撂下旱烟管。

孙永年包起钱包，往铺底下一塞说：“要走就走。去晚了，恐怕碰不上。”说罢吹熄了油灯。

任大忠打开手电，跟孙永年并排走出马棚，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一阵，过了个山坳，转入一条小径。两边草深树密，阴森荒凉，风吹来寒浸浸的，任大忠不禁摸了摸身边的盒子枪。

两个人走进一座竹林，电筒光先落在一堵泥墙上，后落在木板门上，门果然没有上锁。孙永年拍了几下门，没听到应声。任大忠抢上前去，捏紧拳头擂了一通。

“谁啊？”屋里传出个低沉的声音。

“解放军！”任大忠回答。

“麻烦大哥啦。”孙永年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有点小事情跟你商量。”

门缝里漏出灯光，门打开了，门边出现一个中年男人，满头乱发，黑瘦脸上皱纹重重，一身旧青布衫裤破了几处。他端起手里的油灯，怀疑地打量对面的人。

任大忠解释说：“我们是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

那个人一手遮住摇曳的灯焰，依然细细打量着来人。等他看清楚了帽上的红星和胸章上的字样，喊了声：“到底来啦！”眼泪顺脸淌下，双手打抖，差点泼翻了油灯。过了一忽才说：“快进来坐！快进来坐！”

任大忠最后进门，见外屋里堆满柴禾，柴堆旁边除了斧头和柴刀，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农具。里屋同样杂乱，木板床旁边堆着红薯和萝卜，破桌子底下垒一堆白菜，墙脚下摆一列坛坛罐罐，墙上挂张摊开的狼皮和一把生锈的锯子。东西虽多，可只有一张椅子。

房主人搁下油灯，走到床铺跟前，把散乱的被子往里一推，邀请客人们坐下。

孙永年拍了拍身边的床沿说：“大哥！你也坐啊！”

房主人好像没有听到，站在孙永年对面，死盯着他的帽徽。

“大哥！你贵姓？”孙永年大声问。

“啊，我叫卢兴东。同志！你们到底攻上来啦？”

“什么攻上来，”任大忠插嘴说，“我们一直守在山上。”

“啊！我还当守山的是反动派部队。你们怎么来得这样快？”

孙永年见任大忠又要张嘴，急忙抢先回答：“这你别问。大哥，我们想买些柴禾。”

“有有有！不用买！我给送去！”卢兴东一迭声地说，转身就走。

孙永年一欠身拉住他说：“这哪能啊！大哥，我们给你现钱。”随即从怀里掏出人民币来。

卢兴东按住他的手说：“同志！不要见外，我也当过红军。”

任大忠惊叫了一声，孙永年却不动声色，眯起眼睛，打量那个中年人。

卢兴东的眼角有点湿润，声音变得低沉了：“长征的时候，走到宜

章，打了一仗，我的腿上挂了花，没能跟起走。”

“你当时在哪个部队？”孙永年问。

“一军团。”

任大忠指了指孙永年：“你知道他是谁？他也参加过长征！”

卢兴东一把抓住孙永年的手说：“同志！你在哪个部队？”

“也在一军团。半道上参加的。”孙永年的口气不大热烈。

“哈哈，卢同志，你比马大叔的资格还老！”任大忠兴高采烈地说，“你认识我们的师长不，丁师长？”

孙永年转头瞟了瞟任大忠，咳嗽了一声。任大忠发觉说了不该说的话，闭住了嘴巴。

卢兴东看出孙永年不信任自己，走到外屋，拿来把锄头，移开两个坛子，在墙脚下使劲刨了一阵，刨出个油布包。他掸掉上面的泥土，打开包，拿起包里的东西，往孙永年的手里一塞。

孙永年一见是红军时代的帽徽和胸章，兴奋得双手打抖。翻过胸章，隐约看出了卢兴东的名字，猛一下搂住卢兴东说：“真是老同志！”

“算什么老同志，落后啦。”卢兴东垂下头，露出惭愧的神情，“像没娘的孩子过了十五年。”

任大忠从孙永年手里抢过帽徽和胸章，走到油灯旁边，翻来覆去地细细察看。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红军时代的东西。

孙永年把卢兴东拖到床边说：“坐下坐下！”

卢兴东没有坐，跷起左腿往床上一搁，撩起裤腿，气愤地说：“都是白军害的！”

任大忠闻声回头，跑过来看。卢兴东的腿肚上有个银圆大的伤疤。

孙永年搀着卢兴东坐下，两个人微微侧着身子，腿靠腿，脸对脸，对看了一忽，孙永年关切地问：“卢同志，你怎么独自住在山洼洼里？”

卢兴东开始叙述这一段历史，任大忠挨在他身边静听。

卢兴东挂花以后，部队让他寄住在一家贫农家里。反动派搜查很紧，主人千方百计地掩护他，护理他。伤一好全，他怕连累好人，把帽徽胸章缝进衣角，在一天早晨离开了那家人。上哪儿去呢？归队吧？红军早已走远。回家吧？听说反动派进了苏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开始了流浪生活，打打短工，做做临时活儿，走到这里，一个孤老樵夫收留了他，总算有了歇脚的地方。不几年，老樵夫死了，他继承了全部“家当”，砍砍柴，种点地，就这么定居下来。

“听说江西省全解放啦？”卢兴东问，灰色的眼睛里起了闪光。

“原来的中央苏区全解放啦！我们就是从江西过来的。你是哪里

人？”

“兴国。我家里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啰。要是活着，快满三十啦。”

“准保活着。”孙永年宽慰地说，“说不定当了政府干部。”

“但愿这样。近来我心里乱糟糟的，把不定主意。一时盼望你们赶快打来，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时又想收拾收拾回江西，看看老家。”卢兴东迟疑了一会说，“这忽儿又有个新的主意。同志，我要是想参加解放军，你们收不收？”

“我跟上级说说。”孙永年同情地说。

“一见到你们，我就想起了过去。长征只走了一点点路，这回说什么也要跟上走。趁身板还硬实，再给革命出一把力。”

“保险能成。我也给首长说说。”

任大忠一提首长，立刻想起了师长。抬头一望，发现油灯光暗淡多了，窗外透进灰蒙蒙的微光。他生怕首长叫他，站起来说：“咱们该走啦。”

“我马上去担柴禾！”

卢兴东端着油灯奔向外屋，孙永年和任大忠紧跟着他。卢兴东放下油灯，结结实实地捆了两大捆柴禾，拿起扁担挑上。孙永年俩各背了一背。

任大忠打头出门。卢兴东吹灭了油灯，门也不锁，跟起孙永年就走。两个人一路上没有断过话，好像一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任大忠借着朦胧的晨光越走越快，到后来简直飞奔起来。他跑进村子，跑到厨房门口，卸下柴禾，一头冲进师部，见师长已经起身，两张床铺都是空的，师政委和侦察参谋都不在了。

“上哪儿去啦？”丁力胜问。

“背柴禾去啦。我们遇见个老红军。”任大忠等不及地谈了谈刚才的遭遇。

“快请他来谈谈！”

任大忠一头奔出门，见孙永年他俩刚走到厨房门口，便挥着手喊：“卢同志！首长请你去一下！”

卢兴东放下柴捆，整了整青布衫裤，由任大忠引进师部。一进门，卢兴东挺直身子，手掌略略向外，向丁力胜行了个军礼。

丁力胜急步上前，握住卢兴东的大手，拉着他到桌边坐下。

任大忠倒了两茶缸子开水，在卢兴东面前放了一缸子，同时努了努嘴，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对首长说吧。”他满

心希望卢兴东马上参加解放军。

卢兴东看出面前是位高级首长，感到又兴奋，又有点拘束。丁力胜呢，一见这个年岁相仿的人，触醒了对长征时代的回忆，立刻用谈家常的口吻问起卢兴东的过去。这话题和丁力胜的乡音，使卢兴东感到特别亲切，谈了一忽儿，他的拘束劲消失得无影无踪。

谈话中，卢兴东提到原先本连连长的名字，丁力胜马上说：“他是不是脸黄黄的，一对细眯眼，老像睡不醒的样子？打起仗来，像老虎一样？”

“可不是。他的外号就叫卧山虎。”

“对对！卧山虎！”丁力胜哈哈大笑起来，“打山地战的好手！”

“首长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卢兴东关切地问。

“刚到陕北，我们还一块打过仗。后来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随后，谈起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生活。当时的斗争，两个人都共同经历过，一个人的谈话引起另一个人的回忆。丁力胜感到愉快，不时纵声大笑。卢兴东也敞开笑脸，待丁力胜问起这十几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的脸阴暗下来。

“别提啦，能活下来就不容易。”卢兴东说，“说来奇怪，这些年来的事情，想起来模模糊糊，差不多总是一个样子。可是红军时代的事情，哪天打了哪家地主，哪天打了个什么仗，哪天行军看到了什么，回想起来清清楚楚，近在眼前。”

“听说你保存了红军时代的帽徽胸章，不怕查出来杀头？”

“我舍不得离开它呵！夜深人静，刨出来，打开看看，就像看到了亲人。杀头呢，我倒不怕，就怕糊里糊涂死掉。前年冬天我给反动派抓了壮丁，幸亏路熟，半途跑回来啦。”

“这一带的路你都很熟？”

“方圆百里地内，我哪里没到过！比方背后那座大山吧，看来没有路，其实能走。”

“那座大山上有路？”丁力胜注意地问。

“看怎么说。说真有路不对，说没路也不对。我常常翻山到市镇里去卖柴禾，一天打一个来回。”

“一天能打一个来回？”

“是啊。比绕大道少走二三十里。”

“能不能走队伍？”

“那要看谁的队伍。要是当年的红军，连人带牲口都过得去。”

“牲口也能过？”

“牲口是跟人走的。管它的人胆量大，再难走的路，它也敢走。”

丁力胜赞同地点点头，他的思想跑到别处去了。部队一安下钉子，他的心里还有个方案：万一情况危急，设法跳出去再往里钻。背后那座大山既可以通过，那么到了紧要关头，往出跳时就能避开敌人，不用花什么代价。他闪烁着眼睛，沉吟了一忽又问：“去三星岭的道你熟不熟？”

“熟！”卢兴东应声说，“那地方柴禾砍不完，比这儿还多。”

“去三星岭有几条路？”

“三条。”卢兴东应声回答，“奔山沟那条最近，就是难走些。”

丁力胜的思想又转向别处：情况跟刚安钉子时有了变化，敌人比预想的多，一团已经钻到更里面去了，部队是不是应该转移一下。

卢兴东见丁力胜好久没说话，知道首长在思考问题，生怕自己碍事，往起一站说：“首长！我家里有些红薯蔬菜，我去把它们挑来。”

“啊，”丁力胜从沉思中醒过来说，“为什么？”

“路上，孙永年同志对我说：部队吃的东西很困难。我决心参加解放军，用不着这些东西。”

丁力胜稍一考虑，恳切地说：“卢同志，挑一部分来也好，千万要留下一部分。你先搬到这儿来住，跟孙永年同志住一块。参军的事以后再谈。”

“首长！现在决定一下吧。我还不满四十，一天走上百儿八十的不算啥，胳膊也好使。掉队掉了十五年，我心里难过。”卢兴东顿了顿，忍住眼泪说，“要是嫌我老，做挑夫也行。”

“卢同志，先回家收拾收拾，”丁力胜温和地说，“我们回头再谈。”

卢兴东见丁力胜没有松口，不便多说，身子一挺，又行了个军礼。

丁力胜又一次使劲握了握他的大手，那只手掌上长着厚厚的茧子。

二十六

卢兴东刚走，李腾蛟雄赳赳地走进来，丁力胜劈头就说："李连长，给你一个任务：去跟一团取得联系。"

接到团长要他上师部的电话，李腾蛟知道准有要紧事情，却想不到会给他这个任务。他的血液流动加速了，马上想起一连串问题：应该了解哪些情况，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丁力胜直望着李腾蛟，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临时把"能不能完成任务"的问话改成"坐下谈谈"。

丁力胜谈了谈情况，讲了几点注意事项，结末说："你打算带几个人去？"

"敌人封锁很严？"李腾蛟反问。

"很严！"

"我一个人去。"

"不，至少带个帮手。两个人更可靠些。"

李腾蛟明白师长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遇到意外，另一个可以继续完成任务。

"你们连上有没有合适的人？"

既然河深水急，一定要找个水性好的同伴，李腾蛟自然而然地想起沈光禄。沈光禄是南方人，过沟越岭同样没有问题。王海原也合适，可惜手腕子挂了花，不能浸水。他比较了几个人，都不如沈光禄合适，便向师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怕师长不了解这个人，特别加了一句："他在河里抢救过马匹。"

"我知道，我知道。"丁力胜连声说，"就让他跟你去。"

"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的敌情是个大概，路上的详细情况，你找侦察参谋好好谈一谈。"

"他在哪里？"李腾蛟迫不及待地问。

"他的大腿里有颗子弹，抬去动手术去了。另外有个老红军，熟悉去三星岭的道路。待会你把沈光禄带来，再找他们两个谈。从现在开始，连上的事儿，你不用管了。"

“我回去交代一下。”

李腾蛟回到连部，指导员和副连长都参加支部大会去了，他马上赶向开会地点。走到半路，顶头遇见指导员和卫生员巩华，显然会议已经开完。

“给了我们连什么新任务？”林速着急地问，眼光里充满热切的期望。

“派我去跟一团联络。”

“呵，叫你去搞老行当？”林速的眼光由热望转成惊愕，他原以为师首长可能让本连重上火线。

“老胡呢？”李腾蛟问。

“一开完会，带上他们修工事去了。”

“我交代一下就要走。”

“巩华同志！”林速转头说，“马上请副连长回连部来！”

两位连的领导人跟巩华走往两个方向。林速靠紧连长，心里起伏不安：他担心连上少了个指挥员，担心连长的安全。他两个来到一块，一直共同研究工作，共同行军作战，合作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来不曾分开过。这第一次分别就不平常，很可能再也见不上面。他竭力不让这个思想抬头，它却不时钻出来捣乱。

李腾蛟东看看，西望望，对那些砍树的战士、扛着树木匆匆走过的战士、在远处挥舞的镐锹和飞散的泥土，感到留恋。他很想接过斧子砍几下树，拿起铲子铲几铲土，为阵地再尽一分力量。不过他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收回眼光说：“你知道老胡的脾气，要让他随时保持镇静。”

林速答应了一声。他想找几句要连长个人注意的紧要话来说，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李腾蛟又说：“注意爱护弹药，看样子还得坚持几天。”

林速的胳膊往连长的胳膊上靠了靠，表示一切都会留意，一切都会安排好，连长尽可以放心。

“会开得怎么样？”

“不错。都认为一天吃一顿稀饭也行，保证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五个新党员全通过了。”

他俩走到连部门口，见何佩蓉和章丽梅坐在草棚子里，林速先钻进门去招呼：“你们好啊！”

何佩蓉站起来说：“听说你们昨天打退九次进攻？”

“总算没有丢人。”

“我们想先跟你们聊聊。”

“好嘛好嘛。”林速热情地回答。

李腾蛟皱着眉头说：“可惜你们来得不巧。”

“你们连有新任务？”何佩蓉问。

林速知道连长急着要跟自己谈谈，时间确实宝贵，便带着歉意解释说：“我们连倒没有别的事，连长要去跟一团联系。”

章丽梅高兴地对何佩蓉说：“请李连长捎封信去多好！”

李腾蛟和何佩蓉的眼光同时向她射去，章丽梅看出眼光里带着责备，不觉脸一红，低下了头。

“那就不打扰你们啦。丽梅，咱们走吧。”何佩蓉走到门口，回头对李腾蛟说：“李连长，祝你胜利完成任务！”

“再见。”李腾蛟只说了两个字，没有往外送。

林速把她俩送到草棚子外面说：“先跟战士们聊聊，过一会再来。”

章丽梅走了几步，不满地说：“这个李连长总是那么冷。”

“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居然要他捎信。”

“带一封信有多重？”章丽梅不大服气。

“他的任务不简单。必要的时候，要把命令往肚子里吞。还能叫他捎信！”

章丽梅的眼前猛地出现大腿流血的侦察参谋，不禁打了个寒战，觉得事情真的严重。转瞬间，侦察参谋的形象变成了李腾蛟。她摇了摇头，想赶走那个幻象。幻象消失了，新的幻象跟踪前来：黑夜、山壁、枪声和无底的深谷。她一阵心跳，替这个高个子连长担起心来。转头一望，见李腾蛟面对棚门，在跟指导员交头密谈，神情十分严肃。她挨紧何佩蓉问：“他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

何佩蓉刚要回答，见副连长胡安平迎面奔来，后面紧跟着卫生员巩华。

胡安平哑着嗓子向她俩打个招呼，一径奔进草棚，关切地注视着连长。

李腾蛟向胡安平交代了几个具体问题，嘱咐说：“老胡，我不在家期间，有事多跟指导员商量研究。”

胡安平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等连长一讲完，紧接着问：“你一个人去？”

“带沈光禄去。”李腾蛟转向林速说：“你看营党委会不会批准他入党？”

“我看这几个新党员都没有问题。我待会就把材料转上去。营党委准备今天抽时间讨论。”

李腾蛟看了看表，打发通讯员去叫沈光禄。

林速打开自己的背包，取出一件毛背心，塞给连长。

李腾蛟摇头不接。

“夜间山沟沟里冷呵！”

“你的身个，我能穿得上？”

一句话提醒了指导员，他随手把毛衣扔在草铺上。

这边，胡安平拿起自己的背包，翻了个过儿，从背带里抽下一双有带子的布鞋，递给连长，满有信心地说：“这双鞋包你合脚。”

“你穿什么？”

胡安平脚一翘说：“我这双草鞋挺舒服。”

“我的草鞋也挺舒服。”

“小心扎上刺。”胡安平坚持说，“我反正不走路，你穿上试试。”

李腾蛟试了试，果然合脚，便换上布鞋，结紧了鞋带子。

指导员想起了什么，喊了声：“卫生员！”

巩华应声出现，塞给连长两个小包：一个是急救包，另一个不知道装的什么。

李腾蛟打开一看，里面杂乱得很，止痛药膏、消炎粉、八卦丹，应有尽有。他包好纸包，揣进怀里说：“你的手脚好快。”

巩华建议说：“连长，最好带上点烧酒，能喝能擦，去寒活血。”

“你倒想得周到。”胡安平说，“连长能带你去就好了。”

沈光禄全副武装走进草棚，李腾蛟一见，立刻对巩华说：“再去准备一份。”

巩华没有马上走开，望着李腾蛟的脸庞说：“连长，抽空再睡上一觉。”

“睡了三个钟头还少？”李腾蛟撇下卫生员，走上去迎接沈光禄。

沈光禄一听连长交代的任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待连长问了句：“有什么意见？”急忙立正回答：“党相信我，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沈光禄同志！”林速严肃地说，“这是党对你的一次考验！”

“我知道。”沈光禄说，用坚定的眼光迎接指导员射来的眼光。

林速拿起毛背心，塞给沈光禄说：“拿上！夜间冷。”

沈光禄惶惑地推开指导员的手：“你自己穿吧。”

“咱俩的个子差不多，你穿正合适。我们人多，挤一挤就暖和了。”

“不不，”沈光禄连声说，“我走路暖和，留给放哨的同志穿吧。”

“老林，就留给放哨的同志穿吧。我们走啦。”

一离开连部，李腾蛟的思想也离开连队，一心想着未来。沈光禄紧跟在连长身后，迎着早晨的阳光，感到全身温暖，他的心上也有个太阳。

李腾蛟带领沈光禄到了师部，先后找到侦察参谋和卢兴东，向他们了解了详细情况。从卢兴东嘴里，知道那条河流是前两年才改道的，每逢上游下雨，河水特别湍急。它是去三星岭一定要经过的地方。要是走大道，有桥可通；走山沟近道，附近却没有桥梁。

根据师长的指令，李腾蛟和沈光禄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太阳快要下山。他俩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吃了顿饱饭，装束停当，李腾蛟便到师部去拿命令，听取师首长的最后指示。

师长正在跟政委低声交谈，李腾蛟没敢惊动他们，远远地站在门边。一个机要员匆匆进来，三脚两步跨到桌边，交给师长一份电报。

丁力胜看了两句，猛地捶了下桌子。这是野战军总部发来的特急电报，上面确实写着惊人的情况：敌人全线撤退！

敌人果然刁滑，当它一发觉我西线主力迂回部队的目的，嗅到了危险临头，又夹起尾巴逃跑了。丁力胜觉得浑身发烧，眼前发黑，难道这一次又落空了？艰苦的连续行军，挨饿受冻，两昼夜的苦战，难道这一切都落空了？可是枪炮声还在震响，敌人的疯狂进攻并没有减弱啊！他静了静心，往下细看，黯淡的眼光转亮了：眼前被拖住的敌人几个师的撤退行动已经迟滞，野战军总部命令本师在明天十二点钟以前赶到铁道线附近，机动果断，断敌退路！

不不，没有落空！一定要及时赶到目的地！丁力胜跟韦清泉商量了片刻。马上决定部队通过背后大山，取捷径前进，避开敌人，争取时间。

情况变化，时机紧迫，一团也必须尽快赶到那里。丁力胜重新写了个详细命令，向李腾蛟做了口头交代，打发他俩断黑就走。

韦清泉只向李腾蛟说了一句话：“不管怎么样都要完成任务！”

二十七

李腾蛟拨开石岩缝里挂下来的藤萝，扳开勾住衣服的荆枝，在阴森森的山沟里摸索前进。地势上下起伏，地上石块散乱，一不小心，脚尖子会踢着一块石头。他含着一小片八封丹，防止咳嗽，集中全部注意力，分辨轻微的音响和动静。远处偶尔传来喝问口令的声音，听来距离很远。他曾两次停步偷听，总是听不清楚。

他走的是侦察参谋走过的那条道路，也是卢兴东认为最隐僻的一条近道。侦察参谋详细介绍过到达河边的敌情：哪段道附近有敌人，哪段没有；哪段路好走，哪段不好走。这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通过有敌情的地段特别小心，遇到好走的地段就走快一些。不管走慢走快，总能听到背后沈光禄的均匀的呼吸声。肩上的冲锋枪十分听话，没有碰出一点声音；插在绑腿布里的匕首也没有妨碍行动。看来一切顺利。

走着走着，山崖上响起轻微的声音，他赶紧往山壁上一贴，沈光禄跟着闪到他的身边。轻微的音响逐渐转重，变成了杂沓的脚步声，响过头顶，慢慢地远去。八成是敌人的巡逻队。

等到四围静寂下来，李腾蛟附着沈光禄的耳朵说："命令在我的左边衣口袋里。要是我碰到意外，不要管我，拿起命令就走。知道吗？"

沈光禄不大愿意地唔了一声，算作回答。他认为这是多余话。他信任连长，跟着连长走，决不会遇到危险。

两个人继续走了一段路，远处传来尖锐的哨音，拖长尾声，在夜空中显得特别刺耳。集合？集合干什么？准备撤退？李腾蛟的心情矛盾起来：一方面觉得可能减少前进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到晚了误事。他加快了脚步，背后仍然响着轻微而均匀的呼吸声。沈光禄像要用这种声音来宽慰连长："你尽管快点走好了，我不会掉队。"

地势慢慢升高，两边的山崖逐渐低矮，形成了坡度不陡的山坡。山坡上显出一棵大树的轮廓，树干的下半部特别粗。李腾蛟警惕地扑倒在地，爬了几步，看清楚树干上靠着个哨兵。他四处凝望了一转，看不出附近有别的敌人，便向卧在身边的沈光禄耳语几句，打侧面爬了过去。

剩下沈光禄一个人，他感到有点紧张。连长的影子不久就消失了，他瞪眼盯住哨兵，细听动静。时间过得特别慢，他感到腿肚子麻木起

来。猛地里，连长爬去的方向发出石块滚下去的声音。哨兵喝了声：“谁！”拉了拉枪栓。

那个哨兵等待了一忽，又喝问了一声，持着枪，走向发出响声的地方。

沈光禄擎起枪，枪口对准哨兵移动。

哨兵没有发现什么，咕哝着走回原地。转眼间，沈光禄见哨兵扭动开身子，赶紧跳起来飞冲上去，见连长一手勒紧哨兵的脖子，一手箍住哨兵的双臂，便一把夺过枪，取出手帕，塞进哨兵的嘴里。

“跟我走！”李腾蛟低声吆喝，“要不，崩了你！”

沈光禄用枪口对准哨兵的背脊，押着他走下山沟。李腾蛟拿出他嘴里的手帕问：“说！我们有个部队在什么地方？”

“在，在三星岭。昨天……”

“真在三星岭？”李腾蛟打断他说。

“错不了。昨天连长还说：‘人家已经消灭了三星岭上的解放军，咱们……’”

“别说啦！”李腾蛟睁圆眼睛吆喝，“我问你，吹哨干什么？”

“撤退。咱们连是掩护部队。”哨兵的惊慌过去了，一对眼睛东张西望。

沈光禄喝了声：“放老实些！”

哨兵已经定了神，看到眼前只有两个人，推开沈光禄的枪，撒腿就跑。

沈光禄扔下枪，拔出匕首，一个箭步赶上去，一手抓住哨兵的衣领，一匕首攮进他的背心。哨兵哼了一声，扑面倒下。

李腾蛟赶上来说：“干得好！”

“这小子好顽固，准是个老兵油子。”沈光禄气愤愤地说，把匕首插回绑腿布里。

沈光禄捡起枪，望了望山坡说：“咱们快走。敌人来换哨就不好办了。”

“不会来换哨的。没听说他们要撤退？”李腾蛟说，同时举起脚步。一团在三星岭已经肯定无疑，留下的问题是及时赶到那里。

两个人又在山沟里走了好久，其间，李腾蛟只停下一次脚步：一棵独立树欺骗了他的眼睛，使他贴紧山壁观察了好一会。头顶上星光闪烁，风吹来增加了寒意。他们跨过山泉流成的一个水洼，拐了个弯，隐约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出了沟口，一条黑黝黝的河流挡住去路。河上游耸立着高巍巍的山

峰，河水穿过山峡，奔腾倾泻。流速湍急，发出吵嚷的声音，盖没了别的音响。

说不定哪座山头上隐藏着敌人的哨兵，子弹随时可能飞来。李腾蛟爬到河边，细细观察了一会，叫沈光禄留下监视敌人，自己脱光身子，只穿一件衬裤，手托武器衣服，纵身下河，双脚打水，游向对岸。水流凶猛地冲来，在他的身边打旋，拼命想把他推往下游。他顺着水势侧身斜游，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等他登上对岸，已经被冲到下游离渡河处几十米远的地方。他四围察看了一下，没听见什么动静，撮嘴发出几声枭鸣。

听到规定信号，沈光禄赶紧下河，踩着水，不慌不忙地游过来。

沈光禄浑身水湿，跑到连长身边，检查了武器弹药，开始穿衣服。

“冷不冷？”

“心里头发烧，洗个冷水澡，舒服多啦。”沈光禄飞快地打着绑腿。

李腾蛟望着沈光禄的背脊，禁不住想：“营党委大概批下来了。”

沈光禄穿扎停当，披挂好武器弹药，轻松地说：“不到一半路了吧？”

这问话使李腾蛟感到沉重。平安无事地过了河，算是过了一道关，可前面的敌情完全不知道。尽管卢兴东说那一段路同样隐僻，此刻却很难说，任何时候都可能遇见敌人。

根据卢兴东的指点，李腾蛟走进一条沟口长棵大榕树的山沟。沟里野草没膝，岩缝里突出斜生的树木，有段路上铺着一层腐烂的落叶，踩下去软软的，没有声音。这一带听不到喝问口令声，四围沉寂，可能是两股敌人之间的真空地带。

李腾蛟走得挺快。背后，沈光禄的呼吸仍然十分均匀。

山沟慢慢开阔，隐约听到说话的声音，李腾蛟刚刚停步，前面不远的山坡上射下一道手电筒光，他急忙往山壁上一靠，屏住呼吸。

电筒光照亮一棵松树，一转眼，射来另一道手电筒光，划着弧线，搜索松树下的地面。李腾蛟取下冲锋枪，趴到地上。

“这里有路。”一个声音说。

“下去看看。”另一个声音说。

好几支电筒光一齐闪亮，一小群敌人下了山坡，迎面走来，脚步声中夹着咒骂，电筒光四处乱晃。

一道电筒光照亮李腾蛟紧上面的山壁，另一道照亮对面的山壁，脚步声临近了。

李腾蛟贴紧地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附近没有可隐蔽的地方，

即便有也无法转移，一动就会暴露自己。看情形一场战斗很难避免，先下手为强，他迅速下了决心。当一道手电筒光刚落在身上，他立刻对着手电筒光扫了一梭子。电筒光霎时熄灭，惊叫声里飞来一串子弹，撞上山壁，打出点点火星。

沈光禄记得出发时连长的叮咛：千万不能随便打枪。这忽儿连长开头打开了枪，证明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敌人距离不远，人数多过好几倍，眼看子弹纷纷飞向连长卧着的地方，他感到焦急。要是连长遇到意外……不，决不能让连长遇到意外！他来不及细想，匆忙地打了一枪，马上抽出一颗手榴弹，扔向敌人，同时往前一蹿，蹿到连长身边，拔出第二颗手榴弹。他猛觉胸口一凉，身不由己地倒下。有股凉气穿透全身，好像掉进河里。他咬紧牙关，使劲扔出第二颗手榴弹。他隐约听到接连的爆炸声和几声惨叫，失去了知觉。

爆炸过后，李腾蛟听到前方只留下一声声呻吟，他随声扫射了一梭子，于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他推了推身边的沈光禄，没有得到反应，只觉手掌上沾了些湿黏黏的东西。他又听了听动静，大着胆子打开手电，见三十来步开外散躺着好些敌人，看样子没有留下一个活的。他急忙打开水壶，把半壶水浇到沈光禄的头上。

沈光禄睁开眼睛，目光闪闪地问："敌人消灭啦？"

"全消灭啦！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连长？"沈光禄问。

"我很好。"

"好！"沈光禄舒了口气。

"你伤在哪？"李腾蛟着急地问，一边摸索沈光禄的周身。

"别管我。快走！"沈光禄抬起一只手挥了挥，软弱地拖到地上。

李腾蛟摸到沈光禄的胸膛上，触到一股暖热的东西，飞快掏出了急救包。

沈光禄吃力地抬起手，按住连长的手说："我的上衣口袋里有用剩的津贴费，全部算作党费，尽管我不是党员……"

"你是党员啦！"李腾蛟激动地说。

沈光禄的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彩，脸上显出笑容，按住连长的那只手颤动了一下，静止不动了。

"沈光禄！沈光禄同志！"李腾蛟喊，捏紧那只冷下去的手。

"快走！连长！"沈光禄挣扎出这几个音节，头一侧，靠在连长的腿上。

李腾蛟摸了摸沈光禄的心脏，心里涌起巨大的悲痛，他抽动脸颊，

盯住沈光禄的脸孔。那张脸孔上聚起一道笑容，嘴角微微张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他竭力克制住感情，用手帕盖住沈光禄的脸，打开沈光禄的染血的上衣口袋，取出津贴费，站起身，坚决地奔向前去。悲痛从内部啃啮他，危险在四处窥伺他。他跨过敌人的尸体，没进深深的黑暗。

二十八

凭着微弱的星光，队伍在大山上蠕动。每个人的胳膊上缚条白毛巾，好让后面的人跟上。道路高低不平，白毛巾时起时落。周围的景色变化不大，除了半人来高的草丛，就是疏密不等的树林。每逢通过古木参天的森林，气候简直冷了一个季节。被工兵砍掉的树枝杈不甘心死亡，有时还会钩住某一个人的衣服，继续起它的挡路作用。

丁力胜和三团长叶逢春紧跟前卫营，听着背后的马蹄声，谁都没有说话。师长要说的话出发前说过了：用最快速度前进！三团长很怕说话，脸色跟黑夜一样阴沉，因为部队走得不快。

战士们的心情相差不多，师长前面的夏午阳咕哝开了："这算行军？简直是游山逛景。"

陈金川回过头说："小心！石头！"

夏午阳大跨一步，跳过一块半伸出地面的石头，继续自言自语，声音很响，好像故意要让师长听到："多冤！想游山逛景也不成。黑咕隆咚的，啥都看不清。"

丁力胜跳过石头，打开电筒，照了照手表，转头对叶逢春说："不能走快一点？"

叶逢春本知道师长不会说出别的话来，不过队伍走快走慢，处在目前情况中，主要由道路的好坏和开道的工兵来决定。他犹豫了一忽，简短地发出一声命令。

"往前传：走快一点！"夏午阳快乐地嚷。

"尽量走快一点！"叶逢春纠正他说。

"尽量走快一点！"

命令一直往前传下去，过了好久，速度总算加快了一点。速度就是胜利！即使只加快了一点点，丁力胜也感到满意。

队伍上了一层山，又上一层山。等到丁力胜爬上一道斜坡，后面却传来了："走慢一点！炮兵掉队啦！"

这两句话传到叶逢春那里停止了，他忧郁地望了望师长。丁力胜早听见了，皱起眉头，照了照手表。分针跟行军速度相反，跑得特别快。时间在飞快地消逝，速度却远不合自己的预想。电筒光一灭，浓重的黑

暗立刻包围了他，渗进他的心头。他估计后卫部队已经远离开敌人，举起胳膊往下一劈，断然地喊：“往后传，往前传：点起火把赶路！”

不一会，前前后后，先后燃起了点点火光，黑黝黝的山岭慢慢发亮，黑森森的树林化为一株株或绿或紫的树木，深草丛索索发响，隐伏在附近的野兽纷纷惊起，逃进黑暗的深处。

一只黄褐色的小兽穿过夏午阳脚边，惊惶地隐入密林。夏午阳劈手夺过陈金川刚燃着的一支火把，欢呼大嚷：“快走！掏狐狸窝去！”

“别太高兴了，当心摔进沟去！”陈金川说。

“有这个还能摔下去？”夏午阳举了举火把。

“给我！”陈金川一伸手说。

夏午阳的胳膊往回一缩，火把发出哔剥的爆响。

任大忠身后的枣红马吃了一惊，站住四蹄。

“给你照路还不高兴？快走！”任大忠抚慰地说。

火把逐渐增多，点点星星的火光连成一串，成了一条无穷无尽长的火龙，映红树林，映红天空，整个山岭好像燃烧起来。有人拉长嗓子叫唤：“啊——”有人高喊：“快走！”有人欢唱高歌，欢乐的声音激荡回旋，跟火光扭在一起。树林里的宿鸟惊醒了，扑棱着翅膀，发出惊恐的鸣叫。黑暗害怕了，悄悄退走。

脚底下的道路显露出来，每一个凹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裂缝都逃不过战士们的眼睛，人们加快了脚步。

叶逢春的脸色随着开朗，心里亮堂堂的，好像也燃着一支火把。他挨紧师长，很想谈一谈话，倾吐一下心里的欢快。可师长仍旧凝望前方，专心一致地赶路。他忍不住想谈话的渴望，冲着夏午阳说：“小夏！现在可以游山逛景啦！”

“啊呀团长！”夏午阳一转脸说，“游山逛景可不是时候。”

“那你刚才嚷什么？”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夏午阳一本正经地回答，“情况变啦。”

旧的火把烧完，新的火把燃起，人们的脚步越走越快，走过一段段起伏不平的山径，抛落一座座奇形怪状的树林，追赶着前面的人。前面猛地传来一阵欢叫：“下山啰！下山啰！”

喊声春雷般地滚过来，滚过去，缭绕在山岭上空。那条长龙的全身欢腾起来，龙头猛一下往下扎去。

前面的火把散乱了，有什么人打头滑下乱草丛生的山坡，飞上来隐隐的喊声：“滑吧，软溜溜的。”后面的人跟着往下滑，喊叫声此起彼

落。陈金川刚滑下去，夏午阳立刻往坡边一坐。

“当心衣服。”叶逢春叮咛说。

“衣服破了再补，仗错过了可补不上。”夏午阳一手擎着火把，唰溜溜地滑下去，不一会就传来他的喊声：“同志们！坐飞机好舒服啊！”

叶逢春受到眼前情景的感染，心痒痒的，很想照样滑下去。可是师长就在身边，他生怕师长也来这么一下子。“坐飞机”快是快，终究不大保险。

幸亏师长没有往下滑的表示，只见他打开电筒，跨开大步，甩动胳膊紧走快赶，看样子想补上空出来的一大段距离。叶逢春紧撵上去。当他们绕下一段曲折的山道，发现自己插在二营中间，后续部队仍在不断地往下滑，前一个不管后一个撞痛他的背脊，起身就走。

“你瞧，咱们落后啦。没有法子，骨头硬啰。”一听师长的口气，叶逢春知道他的心情愉快。

上山时爬一层，高一层；下山时是走一层，低一层。只要能滑，战士们不肯放过机会。丁力胜和叶逢春几个人不得不经常紧走快赶。当他们到了山脚底下，已经掉在前卫团的最后面。跟在他们紧后面的几匹牲口，累得不住喘气。

山脚下没有道路，面前展开一片田野，一条条田埂纵横交叉。这一带气候大概比较暖和，稻子已经收割，田里留着发青的稻茬子。平时行军，先头部队下得山来，总要减低速度，好让后续部队不用跑步就跟上。这一次却不同，人们一下山，立刻踩进湿漉漉的稻田，以急行军速度卷向前去。火把逐渐熄灭，胳膊上的白毛巾重新显出作用。

到了平地，随时可能遭遇敌人。叶逢春望了望面前的人流，翻身上马，准备到前面掌握队伍。丁力胜嘱咐他说：“遇到小股敌人，千万别贪小便宜。赶路要紧，珍惜每一分钟时间！”

叶逢春两腿一夹，身下的黑马打稻田里奔驰过去，很快跟黑暗融成一片。

师直属队的行列纷纷经过丁力胜身边，他一眼从人丛里找到了政委。

韦清泉拿着一根树枝，跑得气喘吁吁，他是一个冲锋冲下来的。孙永年牵着白雪，紧紧地跟在后面。

丁力胜靠上去说：“到底翻过来啦。多少轻松了一点。”

韦清泉依旧迈着大步：“敌人大概也在赶路。”

当他俩并肩走着的时候，火龙对会见白雪也感到高兴，发出一声得意的嘶叫，一伸头，搁到白雪的背上，轻轻摩擦。

“骑马走吧。”丁力胜说。

“索性再走一阵，缓一口气。”韦清泉急急地向前走去。

丁力胜担心炮兵在下山这阵子跟不上，一转头，见吴山披着风衣大步走来。

“吴营长！炮兵没掉队吧？”

“没掉队也不成队伍啦。”吴山停住脚步。

“怎么？”丁力胜吃惊地追问。

“给滑下来的二团战士冲乱啦。不快走，可能当收容队。”

说话间，几个高卷袖口的炮手簇拥着一匹牲口擦过身边。那匹牲口长嘶一声，好像明白此刻到了安全地点，没有什么危险，急于用欢乐的声音告诉后面的同伴。

炮兵队伍源源滚来，中间果然夹着一部分二团战士，他们自动分开，另外排成个行列。这样就形成一种局面：田埂这一边是炮兵，田埂那一边是步兵，竞赛般地平行前进。

吴山指了指飞速前进的步兵说：“后浪推前浪，不快走不成。”

炮手们簇拥着驮炮驮弹药箱的牲口，飞快掠过，黑暗里不时传来哑声的叫唤：“快走！快走！”

“有人发牢骚没有？”丁力胜问。

“前进还发什么牢骚！”吴山眨了眨眼睛，试探地说，“希望倒是有的。”

“什么希望？”

“希望大炮发言！在山沟里听了两三天枪炮声，心里都憋得慌。”

“腿长，不掉队，总有你们打的。照顾部队去吧。”

吴山离开师长，大步赶向前去，在一匹牲口的屁股上捶了一拳，抢到前面，精力充沛地吆喝着什么，没进黑暗。

丁力胜望了一忽滚过去的洪流，转头对任大忠说：“再不走，轮到咱们当收容队啦。”

任大忠塞给师长一根缰绳。

火龙早等得不耐烦了，待丁力胜跨上鞍子，立刻走开快步，霎间转成小跑。

炮手们一见师长驰过，把这当作就要打仗的征兆，更快地挪动脚步，想用两条腿跟火龙竞赛。

丁力胜赶过炮兵队伍，见吴山又走在最前头，跨着大步。高大的身体像是一根标杆，给队伍标出行军的速度。

驰到政委身边，丁力胜招呼他说：“该让牲口活动活动啰。”

韦清泉翻身上马，两个人并肩疾驰了一阵，直到赶上前卫营才放松缰绳。这时候前卫营已经踏上一条石铺道。

第一个村庄横在眼前，村里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声音，死气沉沉，简直跟画在地图上的村庄一样。

马蹄踏在村道上，橐橐的声音特别响亮。有只狗短促地叫了一声，立刻噤住声音，显然，身边的主人及时制止了它。

出了村子，眼前出现一片广漠的原野。韦清泉身子一侧，靠近师长，低声地说："我就怕敌人也在急行军。"

政委的担心是有根据的。白匪军的最高行军速度一天能走一百多里，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快得多。撤退的敌人急于回归老巢，也有可能用最快速度前进。一切要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尽管此刻的行军速度挺快，丁力胜还是一探身，响亮地说："往前传：再快一点！"

二十九

李腾蛟一边走，一边倾听周围的声音，似觉沈光禄仍然紧随在后，发出均匀的呼吸。山沟里的寒气逐渐加深，他不时举起手掌去暖热脸颊，发胀的手掌上还留着沈光禄的鲜血。

前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李腾蛟往山壁上一靠，眼光刺穿黑暗，望见不远处仿佛有棵独立树，两条树枝在激烈晃动。风不大，树枝怎么晃得这么厉害？他悄悄往前挪了几步，隐约辨出树底下有个人，晃动的原来是两只胳膊。那人也很警觉，身子一闪，移到同一边石崖底下，贴紧山壁不动弹了。

“这是谁？他在干什么？”李腾蛟紧张起视觉和听觉，想弄清楚那人是不是还有同伴。他凝视、倾听了片刻，没有发现别的可疑的痕迹。看来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单身一人。

那人贴紧山壁一动不动，成了山壁的一部分。是敌人的侦察员？不像！敌人在自己防区里用不着那么躲躲闪闪。难道是一团派出的侦察员？这个可能性倒更大些。李腾蛟心跳了一下，但他立刻压制住兴奋，不，不应该往好的方面去想，一定要把他当成敌人！不能老待在这里浪费时间。他下定决心，悄没声儿地摘下冲锋枪，挪了几步，枪口一指，用那人刚能听见的声音吆喝：“举起手来！”

那人惊叫一声，立刻半途收口，举起双手，身子离开山壁。

“背转身去！”

那人顺从地背转身去。

李腾蛟擎着枪走近那人，见他头戴军便帽，穿件紧身衫裤，吓得全身打抖，看样子是个逃兵。

“身上带武器没有？”

“没带。步枪撂在地上了。”那人用湖南口音结结巴巴地说，“好兄弟，你，你家里也有父母妻子，开开恩，放，放我走吧。”

“往树底下走！”

那人脚步踉跄地走到树底下，李腾蛟跟着走过去，见地上堆着脱下来的军衣钢盔和武器弹药。他随手捡起一条绑腿布，反剪起那人的双手。随后捡起另一条绑腿布，命令那人转过身来，把他紧紧地捆在树身

上。

李腾蛟转到他的跟前说："不用害怕。对我实话实说，对你有好处。"

吓慌了的敌人逃兵辨出面前是个解放军，反倒定下心来，庆幸地喘了口气说："我知道的准说。长官，你问吧。"

"我们有个部队在三星岭不是？"

"是是，就在三星岭。"逃兵回答，"真厉害，我们攻了两三天没攻下。"

李腾蛟完全安心了。如果说以前知道一团准在坚持是出于信心，现在却得到了事实上的证明。

"你们有多少队伍？"

"一个师加一个团。"逃兵回答，"夜间开拔啦，说是回广西。我是半途跑掉的。我们湖南人受排挤，不吃香，再卖力气，当个班长就到头了……"

李腾蛟截断他的话问："你们的队伍在哪？"

"正在大道上过哪。"逃兵一转头，抬了抬下巴。

李腾蛟掏出手帕，团成一团，塞进逃兵的嘴巴："委屈你几个钟头，天一亮会有人放你的。"说罢急急地走向前去。

走不多久，隐约听见杂沓的脚步声、马蹄声和吆喝声。拐了个小弯，离沟口不远了，大道上人影幢幢，偶尔有手电筒光一闪。他隐约辨出敌人的队伍排成双行，头戴钢盔，走得挺快。通往三星岭的小径就在斜对面不远，眼前那条大道是他必经之路。他屏住呼吸，等待了一忽，队伍还在流动，听声音，后面的队伍长着哪，等敌人过完再走会误事的。他的脑子一转，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去。

李腾蛟回到杨树下，拿掉逃兵嘴里的手帕。逃兵当作是来释放他的，高兴地说："长官，我回了家，一定给你老人家烧香磕头。"

李腾蛟连问了几个问题，逃兵照实说出自己的名字、部队的番号和班排连营长的名字。

李腾蛟重新塞住逃兵的嘴巴，换了副绑腿布捆上，顺手摘下他的军帽，捡起地上的军衣，穿扎停当，扣上钢盔，换上武器，走出沟口，按着肚子，闪进敌人的队伍。

"猪肉吃多啦？"身边一个士兵嘲笑他说。

"真倒霉！拉了两天肚子。"李腾蛟打着湖南腔说。

那个士兵打量李腾蛟一眼说："别是想开小差吧。你们湖南人打仗是脓包，开小差倒是好手。"

“要开小差，我还跑回来干啥嘀。”

那个士兵仔细瞅了瞅李腾蛟：“你在哪个部分？”

李腾蛟说出逃兵告诉他的番号，心里有点焦急。据卢兴东说，路对面那条山沟离这边山沟不远，走过了头可不好办。

那个广西籍士兵冷笑一声说：“老弟，你在大便的地方睡觉了吧？一营三连过去大半个钟头啦。”

李腾蛟心里一愣，猛地捂住肚子，长嗞一声。

广西士兵身边的一个士兵问：“肚子痛啦？”听腔调是个湖南人。

李腾蛟连忙接口说：“可不是。走一段，拉一回，没有个完。啊呀！”

广西士兵又开腔了：“你们的营长叫什么名字？”

李腾蛟说了个名字，反问说：“你认识他？”

广西士兵大概去除了疑心，似笑非笑地说：“你们的营长真是个饭桶，攻了一天也没攻上去。”

“你叫什么名字？”李腾蛟突然气势汹汹地问。

“我？”广西士兵发觉自己说漏了话，支支吾吾地说，“你管不着。”

“我管不了你，我们的营长总管得了你。”

广西士兵有点害怕，解释说：“你们湖南人心眼真死，说句笑话就当真。”

李腾蛟知道已经制住了对方，趁这个机会嗞了一声，一手捂住肚子，擦过他的身边，三脚两步跑到大道另一边，弯腰走了几步，一闪，闪进了一条山沟，听着身后的动静。除了杂沓的脚步声，听不见别的声音，显然没有人注意他。他回望了一下，加快脚步，向山沟深处走去。

背后的脚步声模糊不清，听不见了。他脱掉那套外衣，扔掉钢盔和帽子，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军帽戴上。这时候静下心来，分析了一下情况，肯定过河后遇见的那股敌人准是追寻逃兵的队伍。

山沟转了方向，倒折回去，跟大道成了斜角，这正是卢兴东说的那条山沟，没有错儿。紧张一过去，他感觉有点头昏，脚一滑，绊着一块石头，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他赶紧跳起来，只觉右手心上有点痛，一摸，湿黏黏的，想是给什么东西扎破了。他没有停步包扎，在痛处吮吸了一下，继续赶路。敌人已经撤退，自己是不是来晚了？这个忧虑压倒了一切。

这条宁静的山沟好像没有尽头，他走了好久才转出沟口，眼前矗立着一座黑黝黝的山峰。

啊！到了！三星岭！他奔跑起来，时不时踢着子弹壳，当他跑到一

棵独立杉树附近，身边落下一串机枪子弹，他急忙蹿到树背后趴下。

三星岭就在眼前，危险并没有结束，岭上的战友们把自己当敌人看待了；要是敌人的掩护部队没撤走，身后也会飞来子弹。再前进不可能，停止却等于时间的消失。他顾不得背后是不是还有敌人，仰头高喊：“别打枪！我是来联络的！”

“——络的！”山壁上发出空洞的回声。

李腾蛟等待了一会，没得到应声。战友们没听到喊声还是听到了不相信？他圈着嘴又喊：“我是三团二连长！来联络的！”

“——络的！”山壁上又发出空洞的回声。

回声消失，一片静寂，山上好像没有人，背后也没有动静。

李腾蛟重复喊了一遍。

“到底是谁？”山上终于飘来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多么动听，多么诱人啊！李腾蛟的心里漾起一股强烈的亲切感。他跳起身来，提名道姓地回答：“老郑！是我！李腾蛟！”

“老李啊！”山上飘下来的声音充满喜悦，“快上来！快！”

李腾蛟离开树身，奔向声音发出来的方向。他一股劲跑到山脚下，头顶上响起指引的声音：“这里！这里！”他攀缘树枝，登上岩石，飞快地往上爬，沙土从脚底下唰唰滑落，时而踢响一只钢盔。“这里！这里！”头顶上的声音越来越近。当他爬上一块岩石，上面突然伸出两只热腾腾的手，把他拖进掩体。没等他看一眼周围情况，有个人使劲搂住了他，一股发热的气息吹在脸上。

“到底来啦！来啦！”那人喃喃地说。

李腾蛟也用胳膊箍住郑德彪，像要证明自己确实来了。他感到郑德彪的手上、嘴里和胸口上都冒着热气。掩体里温暖舒适，他顿觉浑身发软，渴望躺下来休息休息。

“老李！你的命真大！”郑德彪拍了拍李腾蛟的脊梁说，“敌人居然没有打你！”

“敌人退啦！”

“退啦？”郑德彪惊讶地放松了手。

“要不，还能那么客气？”

“怪不得那么久没有动静。”郑德彪说，放心大胆地打开电筒，照了照李腾蛟。

李腾蛟一见郑德彪身边的一个人，不禁叫出声来：“沈光禄！”

“你怎么啦，沈光禄会跑到这里来？他是沈光福。”

趁这个机会，沈光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李连长，叫你受虚惊

啦。”

郑德彪拍了拍沈光福面前的机枪说：“你瞧，我们的机枪阵地筑到最前面来了。老伙计，我们九连这回算是打过了瘾……”

李腾蛟打断他说：“团长在哪？”

“不远。”郑德彪的电筒光在李腾蛟的身上转了一大圈，一把抓住他的右手说，“好长一道伤口，我给你包扎一下。”

“不用。快派人领我见团长去！”

“到了家还急什么。你们在什么地方？把团长都愁老啦。”

李腾蛟知道郑德彪的兴奋不下于自己，急着想跟自己谈谈心里话。可现在不是时候，便放大声音说：“我带着紧急命令！”

一听这话，郑德彪连忙说：“走！我领你去！”

郑德彪纵身跳出掩体，李腾蛟发现他的上衣下摆烧掉了一块。

两个人打亮手电，踏着高低不平的山坡上了山头。山头上响着镐锹的声音，人影来回晃动。他俩放开大步走不多远，望见前面亮着一点火光。

“那边就是团部。”郑德彪指了指火光说。

李腾蛟两步抢到郑德彪头前，像颗刚出膛的子弹似的飞奔过去。周围的景象全部消失，他的眼睛里只有那点火光。

三十

李腾蛟跑近火光，忽见它后面升起十几道新的火光，摇晃闪烁，火光处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他稍一犹豫，郑德彪快步赶到，扯住他的胳膊说：“当心摔倒。”

“那是什么？”李腾蛟指了指那片火光。

“准是居民们送东西来了。”

李腾蛟放下心，重新迈步飞跑。

团指挥所的掩蔽部低矮简陋，没有桌椅板凳，一盏马灯压住地图角，放射出淡淡的光焰，照亮了坐在稻草堆上的沙浩。

李腾蛟刚喊了声：“报告！”沙浩蹦起身子，几步抢到他跟前，握紧他的手连摇几摇，上下打量他一阵，欢快地说：“李连长！看到你，好像看到了整个部队！你们都好？”

“都好。”

“师首长都好？”

“都好。”李腾蛟用左手掏出一封信，“师首长的命令！”

沙浩松开手，接过命令，走到马灯旁边，贪婪地看起来。几天来，他多么渴望收到上级的命令啊！每个字都在他的眼前闪闪发光。

李腾蛟在一旁细细打量着一团长，只见他的脸油光闪亮，双颊微凹，唇下长出细黑的胡子，眼皮子底下发青，眼眶里络满红丝，一对黑眼珠子却亮得出奇。

沙浩逐字逐句地看着熟悉的笔迹，长久的悬念消失了。从字里行间，他好像看到了师长和政委的面容，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看到后来，他的兴奋的脸色转成严肃。师首长要求他们团迅速赶奔目的地，必须机动灵活，听到枪声后自动投入战斗。这就是说，尽管跟师的领导上取得了联系，刚卸下一副重担，又压下另一副重担：师首长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自己，部队还得继续独立作战，来完成新的战斗任务。

李腾蛟等一团长看罢命令，简要地做了口头报告，最后蹲下身子，手指在地图上划动，准确地指出碰到敌人的地点和时间。

郑德彪带着恼怒和自责的口气插进来说：“敌人的行动真鬼，我们居然看不出一点撤退的痕迹。”

任务紧急，时间有限，沙浩没有理会九连长，叫来一个参谋，命令他说：“把这份命令带给政委，他在后面跟送粮的老乡讲话，请他马上回来。你顺便找上几个熟悉道路的老乡，准备带路。”

参谋刚走，沙浩拿起电话耳机，命令各营营长立刻跑步上团指挥所开会。他接连下着命令，语句简单，态度平静，最后也没有忘记叫通讯员给李腾蛟拿些现成的吃食。

沙浩下达了必要的命令，拿起红蓝铅笔，专心研究地图，不时用铅笔比画着，测量距离。他的太阳穴上涨起一道紫血管，频频跳动。刚见到李腾蛟时的感情火花熄灭了，未来的行动完全抓住了他的注意力。

“敌人的行军速度快不快？”

“不慢。”李腾蛟应声回答，“每小时八九里光景。”

沙浩放下铅笔又问：“你走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出发没有？”

“没有。”

“现在恐怕走出好远啰。”沙浩第一次转向郑德彪说，“咱们非得加把劲不可。”

郑德彪明白团长指的是什么，精神地应了一声，心里痒痒的，有点坐立不安了。

通讯员端进一小盆温稀饭，一盘蒸红薯，搁在地上。

沙浩把盘子往李腾蛟身边一推说：“这东西吃倒好吃，就是容易饿。多吃几个。”

李腾蛟真的感到饿了，拿起一个大个儿的，剥去皮，咬了一大口。

“岭背后有个村子，第一天没有动静，第二天弄清了我们是解放军，当夜打起灯笼火把，送来好多大米红薯。刚才不知道又送什么来了。没有他们，部队就要挨饿。”

沙浩随即简短地谈了谈本团情况。

一团那天遭到敌人的侧击，收发报机一开始就给炮火打坏。部队且战且进，占领了三星岭一带的有利地形。当夜，他派了几个侦察员到大部队预定的宿营地点联络，碰到了大批敌人，打了一家伙，只跑出一个侦察员，钻了一天山沟，半夜才回来。

“要行动啦？”随着喊声，进来个粗壮的人。李腾蛟认出他是一营营长。

“我们跟师部取得了联系。”沙浩说，“这是来联络的三团二连连长。”

“啊！”一营长欢叫一声，见李腾蛟要站起来，急忙按住他说：“你吃你吃！”

沙浩中断了跟李腾蛟的谈话，马上跟一营长头碰头地交谈。

李腾蛟匆匆忙忙吞下个红薯，生怕自己碍事，抹了抹嘴说："我出去一下。"

沙浩抬起头说："上哪？在这里歇歇。"

"我上九连歇去。"

郑德彪一听，扯起李腾蛟就走。

沙浩也不挽留，嘱咐郑德彪说："九连长！好好招待招待。"

"别的没有，白开水管饱。"郑德彪说，弯身捡了个大红薯，塞进李腾蛟的口袋，挽着他的胳膊走了。

李腾蛟出门不远，见二营长迎面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寒暄，他往郑德彪的身后一闪。他知道时间宝贵，自己要是跟来开会的人都谈上几句，说不定就会误事。

命令虽然送到，误事这个忧虑始终像蛀虫似的啃着他的心。等二营长过了身，他在郑德彪身边机械地移动脚步，一边回想路上的经过，检查自己有没有耽误时间的地方。

郑德彪问了他一句话，没有听到回答，用胳膊撞了他一下说："怎么，想娘家啦？"

"什么？"

"我问你：你们连打得怎么样？"

李腾蛟说了句"打了一整天"，拾起中断的思索。

郑德彪原以为李腾蛟还要说下去，尖起耳朵，走了十来步，没等到下文，又撞了他一下说："魂给野鬼摄去了？我问你到底打得怎么样？"

李腾蛟的答复仍旧简简单单："总算赚了十来倍。有些战士还嫌赚得闷气。"

"闷气！对啊！"郑德彪拍了拍手掌，对后一句话表示同情。"眼看敌人攻一次又一次，你只好蹲在工事里还手，真能气炸心肝。"

"你们呢？"李腾蛟问。

郑德彪打开了话匣子，谈起白天的战斗：全连打退了十一次冲锋，战士们一个个打红了眼睛。他自己从这个阵地跑到那个阵地，又指挥又打枪，捞不到一点儿休息时间。要是称一称，一天少说掉了三斤肉。

"战士们刚发现你的时候，你猜我在干什么？"郑德彪神秘地问，接着自个儿说下去，"我在交通壕里走着走着，不知道怎么一来，歪在壕壁上睡着了，是枪声把我惊醒的。"

斜刺里过来一簇黑影，郑德彪打开电筒一照，见两个战士扛着根粗树干，他喊了个名字，前面那个战士停住脚步。

“咱们连换下来啦？”

“刚换下来。”那个战士回答。

“怎么不休息？”

“活动活动，出出火。”

“不用扛啦。快回去！”郑德彪大声说。

那两个战士放下树干，莫名其妙地望了望连长，隐入前面的黑暗。

郑德彪猛想起一个问题：“老李！你一个人来的？”

“两个。”

“那一个呢？”

李腾蛟用牙齿啃着嘴唇皮。

郑德彪猜到是怎么回事，放慢步子，同情地问：“是个侦察员？”

“沈光禄！”

“沈光禄？”郑德彪睁圆了豹眼。

李腾蛟忍不住叙述了一下沈光禄的牺牲经过。

“有种！”郑德彪嚷起来，“他们弟兄俩都不孬，沈光福的手掌给机枪烫肿啦。”

“你不用告诉沈光福。”李腾蛟叮咛说，“免得他难过。”

说话间走进九连的驻区，刚换下来的战士们头顶星星，东一堆、西一堆地坐着，人堆里闪烁着卷烟的火光。

人堆里站起个黑影，扔掉手里的烟头，晃到他俩跟前，喊了声：“李连长！”

李腾蛟猛一愣，从声音相貌上，他又一次看到了沈光禄。

“我的弟弟表现得好不好？”沈光福关切地问。

一阵激动穿透李腾蛟的周身，他沉默了一忽，抑制住感情，平静地说：“很好。”

郑德彪忽地插进来说：“沈光福同志！你的弟弟牺牲了！”

沈光福一下怔在原地，抬起眼睛盯住李腾蛟，眼光里满含希望，期待从他的嘴里得到否定的回答。

李腾蛟转脸避开那副期待的眼光。

沈光福明白连长讲的是真话，他的头部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你的弟弟牺牲得很光荣！”郑德彪随即带着强烈的感情转述了李腾蛟的话。

沈光福听着听着，他的悲痛逐渐转为昂奋，听到末后，点了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攥紧拳头，一转身，大步走了回去。

李腾蛟责怪地说：“你告诉他干什么？”

“瞒他有什么好处？”郑德彪的声气不壮，他本来也不想告诉沈光福，是一时憋不住冲口说出来的。

“告诉他有什么好处？”

郑德彪望着沈光福的背影，硬着嘴说：“他不会掉眼泪。准是擦枪去的！”

李腾蛟停立不动，竭力想用外界印象来冲淡被勾起来的感情。前面不远处传来砍树和挖土的声音，偶尔有手电筒光一闪，光影里显出扛在肩上的木头或是一双移动的腿。这种紧张忙碌的情景，使他想起自己的连队。他回过头，望到了团部的那点火光。此刻，在那里，紧张的会议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突然间，那恼人的忧虑又悄悄地爬上来，代替了对自己连队的怀念。似乎为了增加他的忧虑，从岭后什么地方，响起了第一声的鸡叫。

三十一

白天来到了。这天是十月十日，太阳没有露脸，天空阴沉，秋风习习，驱赶着低压在头顶上的云层。气候凉爽，正是赶路的好时光。丁、韦师越过绿色的山岗，跨过收割了的田亩，踏上坚硬的石子路，抛落村庄树林，向西南方飞速前进。

“前侧发现敌人！”

一听到尖兵连的报告，丁力胜立刻跟韦清泉策马驰向前去，见叶逢春等在山坡下，一齐翻身下马，跟着叶逢春爬上山顶，卧下来观察情况。

山底下展开一道平川，田野上点缀着松林竹丛、村落庙院。往左望，平川入口处对峙着两座大山，从那里开始，两边的山头逐渐退开，逐渐低矮。敌人通过两山间的窄口，源源不断地往里流。队伍排成双行，头戴钢盔，武装整齐，中间夹杂着马匹和挑夫。挑夫们肩挑重担，走得精疲力尽，勉强拖着步子，因此队列拉得老长。往右望，川阔山低，房屋比较密集，最先头的队伍还在视距以内，可见敌人进川不久。

丁力胜神速地把这一切收进眼里，看来敌人是支大部队！自己的队伍处在敌人的侧背，形势是有利的。不过，这里离铁路线还有一大段路。怎么办？打？不打？向野战军总部请示来不及，详细讨论不可能，要查明敌情没有时间。敌人走得不慢，时机不可失，决不能放它过身。自己要对党和上级负责，对战局负责，稍一犹豫，许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他的庄严的责任感转化为一个简单的字眼：“打！”

“对！马上就打！”韦清泉的口气同样坚决，同样干脆。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看了一眼，这是一种决断的、清澈的眼光，没有犹豫，没有个人的成败得失。上级既然派自己师深入敌后，独立作战，作为师的领导人，应该审时度势，抓住有利的形势，当机立断，创造胜利的条件。从对方的眼光中，双方都看到了同样的思想，得到支持的力量。

地图在山坡上摊开，用石头压住四角，一等二团长喘吁吁地赶到，几个师、团干部的头马上攒在一起。丁力胜在地图上斜劈着手掌，划分了作战区域，分配了战斗任务。他的话干净利落，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眼。他命令三团以连为单位，分股猛冲，冲乱和消灭川里的敌人。命令二团占领入口处的两座大山，坚决卡死山口，切断敌人。他知道，敌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自己，要是让敌人大部队进入川里，它可能借着数量上的优势，打开封锁，夺路逃跑。他特别嘱咐：动作要快！要保持肃静！要坚决勇敢！

韦清泉用激奋的口吻说："让全体指战员明白：打好这一仗，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两个团长聚精会神地接受了任务，没有说一句话，飞奔下山。二团长跨上喘息未定的青儿马，在马屁股上狠命擂了几拳，疾驰而去。

丁力胜眼望着流动的敌人，发下一个个新的命令：

"叫炮兵营长马上带炮上来！"

"叫警卫连做好战斗准备！"

"把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抬运伤员！"

敌人的最先头部队已经走远，川口涌进一群马队。

山背后，静止待命的部队开始活动，三团的队伍就地卸下背包，以连为单位迅速散开，不声不响地先后爬上山坡。二团的队伍跑步跨过稻田坟丘，分成好几股向大山方向运动。

山前面，长长的石板道上，敌人快速度地列队前进。管押行李的官兵，不时挥动枪刺和拳头，驱赶走不动的挑夫。马队近来了，马蹄子敲打石板，发出嘈杂的声音。马上骑着头戴大檐帽的军官，在空中挥动鞭子。乘马后面走着一群驮马，背上满载箱笼包捆，走得十分吃力。马队前后，簇拥着身背卡宾枪的队伍。

信号枪响了！山顶上紧接着响起一阵阵急骤的冲锋号声，一支支队伍冒出山头，瀑布似的急冲飞泻。密集的机枪子弹狂呼欢叫，争抢在冲锋队伍前面，飞向敌群。二连副连长胡安平带领全连战士冲过师长身边，闪电般地扑下山坡。

行进中的敌人队伍散乱了，受惊的马群蹦跳奔突，互相碰撞，有的踏过卧倒的步兵，有的拖着滚下来的鞍子乱窜。马上的人纷纷跳下，混进散乱的人群，涌向对山，奔进松林竹丛。一分钟前外表威武的队伍，成了溃决的长堤，转眼间倒坍、消融，石板路上只留下被挑夫们遗弃的行李包裹。

丁力胜眼见二连冲下山坡，分成好几个小股，冲过留着青色稻茬子的田地，以乱对乱，追逐敌人。

二团作战区域里也响起激烈的枪声，丁力胜拿起望远镜，见这边大山上出现一大队战士，抢占了有利地形，射击川口内外的敌人。另一大

群战士飞冲下山，横过道路，占领了川口那一边的大山。

丁力胜放下望远镜，长喘了一口气说："唔，鹿门封上了！"

在地图上，川口一带标志着一个雅致的名字：鹿门前。现在，鹿门封死，把敌人的后续部队关在门外，可以专心对付川里的敌人了。

一直注视着战斗发展的韦清泉轻声地说："敌人不简单哪。"

是的，关进川里的敌人不是驯鹿，他们在突然打击下震昏了片刻，开头的混乱一过去，被切成许多截的零散队伍很快组织起来，退集到对山山脚下，钻进树林子，涌进孤庙，爬上山腿的梯田和石崖，占据各种可以利用的地形，由零散的盲射变成有组织的还击。原先居高临下，占着有利地势的我方突袭部队，到了平川上，有些反而处在不利的地势中。这里，那里，到处进行着混战。

吴山满脸通红跑上山来，帽子推在脑后，皮带拿在手里。他三脚两步跑到师长身边，朗声报告："炮上来啦！"

"你带个连队上来，配合三团。"丁力胜说，"另一个连队去配合二团。二团在鹿门前一带。这回好好显一显威风！"

吴山兴奋地搓了搓手，好像这么一搓，炮弹就会脱手飞去。

"敌人顽强得很，"韦清泉说，"马上把大炮拉上来，压它一压。"

吴山望了望烟火滚滚的战场，转身就跑。不一会，山后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吴山带领一群手拿镐锹的炮手，重新冒出山头。他向师长领受了具体任务，选择好阵地，迫不及待地脱掉上衣，卷起袖管，拿起一把铁铲，跟炮手们一起，穷挖猛干，构筑阵地。

整个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活动：电话员在山头上架设电话线；报务员在师指挥所后面架起天线；勤杂人员组成的抢救队飞奔下山。

第一批俘虏带上来了，经过审问，知道当前敌人正是号称钢军的第七军军部和它的主力师七十二师。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团被挡在鹿门外面；军部五个直属营和七十二师一个团关在川里；那些骑马的家伙都是军部的高级军官。

"哈！到底抓住了大头！"丁力胜说，同时举目寻找，那些戴大檐帽的家伙早没有踪影，田野上躺着几匹死马，一匹脱缰马拖着鞍子乱跑。

韦清泉说了声"怪不得"，翻过皮挎包，当作桌子，亲自写下了发给野战军总部和军部的电稿，报告在何时何地抓住了什么样的敌人。

战斗趋向激烈，被分割的敌人开始用火力互相支援，有的地方，小股敌人汇合起来，加强了抵抗。

丁力胜要叶逢春暂时看守住大股敌人，尽力先消灭小股的，抵消敌人数量上的优势。送命令的通讯员刚走，斜对面的松树里窜出大群敌

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一个排反击。

战斗部队全部撤出去了，丁力胜手里只有一支唯一的后备力量：警卫连。不能让敌人恢复元气，他立刻命令警卫连投入战斗，攻击反击的敌人。

警卫连的战士们生龙活虎般冲奔过去，击溃了反击的敌人，肃清了松林，又去寻找新的敌人。

丁力胜松了口气，视线第一次离开战场，这才发现卢兴东伏在附近。

丁力胜走到卢兴东身边，见他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趴伏着，下巴支在地面上，睁大眼睛，凝神观望山下的战斗。他的衣服破了好几处，想必是行军期间剐破的。丁力胜轻轻地趴伏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胛骨说："卢同志！怎么不下去休息？"

卢兴东见是师长，手一支要起来。丁力胜伸手环住他的背脊，不让他起身。

"首长！我真想有一支枪啊！"卢兴东的声音里满含希望。

"你给我们带路，及时抓住了敌人，比亲手打死一百个敌人还强。"不轻易夸奖人的丁力胜，此刻不由得冲出这些话来。

卢兴东惶惑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我恨归队归晚啰。"

"卢同志！快到后面去躺一会。"

"同志们在打敌人，我能睡大觉？这帮小伙子不比红军差啊！"卢兴东说时向前面指了一指。

他这么一指的时候，正好有个战士倒下了，不禁啊了一声。转眼间，见那个战士纵身跃起，持着冲锋枪冲向竹林。他扬手喊了声："好啊！"露出微笑。一打响第一枪，他已经经历了好多次同样的惋惜和欢乐、担心和激动。

丁力胜拿起望远镜，看清楚那个持冲锋枪的人是一班长王海。他一边奔跑，一边向竹林倾射子弹，身后跟着一小群战士。

嘘溜！头顶上飞过呼啸的声音，卢兴东惊了一下。

"不要紧。我们的大炮！"

接着丁力胜的话尾，斜对面山脚下腾起一股烟柱，一簇火光。

"我们的大炮？"卢兴东怀疑地问。

"我们的！"

头顶上又掠过一声呼啸，对山山脚下腾起新的烟柱，中间夹着一顶旋转的钢盔。

第三颗炮弹呼啸着飞过头顶。

卢兴东亮着眼睛，狂喜地说：“我们的！我们的！多好听啊！我当了两年多红军，还没听见过我们的大炮声呢。”

丁力胜又一次拿起望远镜，镜圈里已经看不见王海和战士们的踪影。竹子在激烈地晃动，几片竹叶子飘落下来，看样子，竹林里正在进行肉搏战斗。

三十二

第一班肃清了竹林里的小股敌人，王海判断出此刻枪声比较集中，决定向连排靠拢。他四围一望，见巩华背负伤员，顺着田埂边快步走来，便迎上去打听情况。

巩华没有停步，头部往左后方一指："副连长带着三排在进攻孤庙。"

王海急忙带领全班扑奔孤庙。

胡安平趴在一条田埂后面，瞪眼盯住庙门，趴着的姿势好像一只怒蛙，准备随时跳出去。一开头发展顺利，接连消灭了两小股敌人。打到这里，却碰上个硬钉子，排里有了部分的伤亡，这使他气愤暴怒。对于王海的报到，他只粗声粗气地"唔"了一声。

王海在副连长身边趴下，开始观察那座孤庙。赭红色的围墙上开了好些枪眼，庙门紧闭，门侧枪眼里闪着轻机枪的暗光。墙里突出几棵松柏的青顶和几排瓦屋顶。根据屋脊的位置来判断，庙里除了前后大殿，还有侧殿。孤庙两侧，展开收割过的田亩。

陈金川拉了拉王海的衣袖，对班长使了个眼色，向庙侧抬了抬下巴。

王海领会陈金川的意思，向副连长要求说："让我们班迂回过去，攻打侧面。"

"侧面的火力也不弱。"胡安平的口气不大耐烦，"你们先休息一下。"

王海听出副连长的心境不好，不再作声。

陈金川伸出指头，在田埂下面掏了个洞，卷了根卷烟衔上，塞进洞里，点着火，连吸了几口，擦熄烟头，把烟子全部吞进肚里。

庙里一枪不发，没有一点动静。

林速手拿驳壳枪，率领二排同志赶上来。他的帽檐下露出一绺湿头发，带着一身汗气，挨紧胡安平躺下。

胡安平眼睛一亮说："来得正好！这下可要敌人的好看了！"

"情况怎么样？"林速沉住气问。

"庙里大约有一个连。我原想趁它还没站稳脚跟，一鼓作气冲进去，

没承想敌人的火力挺强，没有冲动。”胡安平说到最后，肩膀一抬，像要马上跳起来再往前冲。

“大约一个连？”林速沉吟了一下说，“人数不少。”

“不算多。”

“不少。”林速又一次肯定说，“咱们需要充分准备一下。”

“越拖越不好办。”胡安平气冲冲地说，“瞧，又是一个枪眼。”

围墙上掉下几块砖头和一大撮泥灰，出现一个新的枪眼。

林速瞥了一眼说：“它准备它的，咱们准备咱们的。不管它。”

林速问了问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开始观察地形。孤庙的地势较高，四围开阔，进攻队伍没有良好的掩蔽。他跟胡安平商量了一忽，决定三排攻正面，自己率领二排攻右翼，王海班进攻火力较弱的左翼。

队伍迅速分散。王海班沿着田埂，贴地爬行，绕到孤庙左侧，敌人的一挺机枪首先扫射起来，子弹掘起田埂上的泥土。

王海命令一个组集中射击机枪枪眼。趁机枪暂时停息的时间，他带着两个组一个猛冲，冲到围墙跟前，往墙里扔了好几个手榴弹。

爆炸声里，王海向身边的陈金川做了个手势。陈金川理解班长的意思，用骑马式蹲下身子。王海一步跨上陈金川的大腿，再一步跨上他的肩头。陈金川使劲往起一站。

王海一伸手，没攀到墙头。他毫不迟疑，一脚踹上陈金川的头顶，抓住墙头，脚一蹬，猛一使劲，登上了墙头，见敌人正在烟雾里窜奔，急忙摘下冲锋式扫了一梭子，往下一跳，趴伏在一具尸体后面猛烈扫射。

对面墙上也跳进好几个战士，射击院子里的敌人，把敌人赶进大殿。夏午阳跟着跳下墙头，随手捡了支自动枪，封锁大殿。

陈金川翻过墙头，直奔大门，拨开了门闩，三排同志一涌进来。

三股队伍汇合一起，连打带喊话，逼着大殿和偏殿里的敌人先后缴枪。

后殿里的敌人关起殿门，顽强抵抗。密集的子弹飞出门窗，撞上前殿的后墙，刺进后院的柏树。战士们趴卧在台阶下面，一边回击，一边喊话，没起什么作用，胡安平气得直跺脚。

紧贴住前殿台阶边的林速，一仰头，发现后殿顶上有个给手榴弹炸开的窟窿，脑子一转，对趴在身边的王海吩咐了几句话。

王海冒着弹雨，猫腰抢到后殿侧面，闪近一棵缠着枯藤的柏树，踩着枯藤，猫一样地爬了上去。爬到比屋顶高一点的地方，他估摸了一下，使劲一纵，跳上相隔几尺远的屋顶，冲了几步才站定脚跟。

瓦片的碎裂声惊动了敌人，子弹穿过屋顶，穿过窟窿，飞向天空。王海毫不犹豫，摇摇晃晃走近窟窿，连续投进了两颗手榴弹。

爆炸声盖住了惊叫声，后殿的窗口里冒出烟气。

林速喊了声："冲！"战士们腾地跳起，撞开殿门，冲进宽敞的后殿。

激战声诱惑了王海，他顾不得屋顶离地一丈多高，走到屋檐边沿，纵身跳下，抢进门去。

后殿里枪声刚停，胡安平提着冲锋枪走进来，向俘虏们吼："出去站队！"

啪！迎面打来一枪，胡安平颠蹶了两步，扑面倒下，额头在供桌角上碰了一下。差不多跟枪响同时，王海举起冲锋式，对准佛龛，扫了一梭子，佛龛里传出一声哼叫。

王海跳上佛龛，掀开黄幔帐，见如来佛像背后躺着个敌人军官，身边有支短枪。他揣起短枪，拖起两条僵直的腿往下一摔，把那个军官扔在地上。

一个俘虏失声惊叫："营长！"

夏午阳气冲冲地赶上来，在那个营长的腿上狠踹了一脚。

陈金川背起副连长就走。

"走！同志们！为副连长报仇！"林速咬着牙说，带领战士们冲出孤庙，奔向枪声密集的地方。

王海奔跑时回望一眼，没有看到陈金川，他的视线被一长串俘虏挡住了。

陈金川背着副连长越过几道田埂，顶头遇见了巩华。

巩华一见陈金川背上的人，心一紧，抢上去说："快给我！"

"他昏过去了。"陈金川交代一句，轻轻地把副连长移到巩华的背上，转身去追赶队伍。

巩华满怀焦急，大步奔向前面的松林。这一路并不安静，头上常有流弹飞过。他尽量低下身子，减低目标。他没有听到副连长发出任何声音，只感觉到副连长的头部不时撞着肩膀，背上的重量逐渐增加。松林慢慢近来，流弹减少了，眼看快要离开危险区域，前面炸开一颗敌人的六〇炮弹。他来不及卧倒，只觉肚子一凉，蹿进一股冷气。他知道不妙，但他竭力不看自己的伤口，紧抓住连长的胳膊，咬牙急走。

这一炮震醒了胡安平，他发现自己躺在别人的背上，立刻张口大叫："放下！放下！"

巩华知道副连长的脾性，没有搭理。他只觉肚子麻酥酥的，一阵阵

冷气往上直蹿，呼吸困难，眼睛昏花，两腿不听使唤。他支撑着跑了十几步，踉踉跄跄地冲进松林，眼前一黑，脚一软，扑面倒下。

“绊着什么啦？”胡安平问，坐了起来。

巩华咬牙挺过了一阵剧痛，把红十字包移到肚子上，翻身坐起，定了定神，睁着昏花的眼睛，察看副连长的伤势。

胡安平的额角上破了一道口子；上衣左边红了一大块，血从肩膀上渗出来。巩华打开红十字包，取出剪子，剪开胡安平的衣服，发现肩膀上给子弹犁出一道深槽，幸好没伤着骨头。巩华放宽了心，惨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忍住剧痛，用极大的强制力抵抗衰弱的袭击，迫使双手上药裹伤。

激烈的枪声一径吸引着胡安平，他的视线穿过松林，寻找自己的部队，一边连声催促：“快点！快点！”后来发觉巩华的手有点打抖，他一转脸说：“你的手怎么啦？”

现在两个人脸对着脸，胡安平才看出巩华的脸煞白，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心痛地说：“累了吧？”

“没有。”巩华强打起精神说。一开口，不禁磕碰开牙齿。他包扎好副连长肩上的伤口，又动手包扎额角。

胡安平感到一阵头晕，嘴里直冒清水，他知道自己饿狠了。昨晚上出发以后，一直没有吃饭。打仗的时候不觉得，一静下来，肚子就作怪了。他由己度人，以为巩华也是这个原因，带着同情和安慰的口气说：“饿了吧？忍一忍！”

“不饿。”巩华缠着绷带说，同时猜到副连长昏晕的原因，“我的干粮袋里还有炒米，待会吃上一点。”

“我的伤不要紧吧？”

“要休息。要不，伤口会发炎。”巩华使出最后的力量，结好绷带结子，眼前一阵黑，双手一松，仰面栽倒。

胡安平跳起来，摇着巩华的身子喊：“卫生员！你怎么啦？”

经胡安平一摇，红十字皮包从巩华的肚子上滑下，胡安平看到了一大团鲜血。他气红了眼，心里烧起一股烈火，好容易控制住自己，弯下腰，脸贴上巩华的脸，感到巩华的鼻孔里还在出气，便喊着名字摇他：“巩华同志！巩华同志！”

巩华震醒了，一见副连长干裂的嘴唇，声音微弱地说：“水壶里有水……”

“我抱你走！”胡安平欣喜地喊，一手扶起巩华的后颈，一手插进他的腿弯。

巩华摇了摇头说：“副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合上了眼睛。

胡安平想抱起巩华，一使劲，眼前金星乱迸，差点倒在巩华的身上。他抽出手，解开巩华的干粮袋，吞下几把炒米。随后解下巩华的水壶，喝了几口水，精神开始恢复，不觉得心虚头昏了。他放下水壶，左右四顾，没见到一副担架。

“担架！担架！都死绝了？”

何佩蓉快步走进松林。

“何同志！你来得正好！快把巩华同志弄走！兴许还有救。”

“先扶你走！”何佩蓉说，竭力不看巩华。

传来一阵急骤的机枪声，胡安平眼睛一亮说：“快把他弄走！”

胡安平捞起地上的帽子，随便扣在头上，转身奔向战场。

何佩蓉蹲下来，连喊了几声“巩同志”，没听到应声。她卸下巩华肩上的红十字皮包，把他反背在身上，走向营包扎所。

营包扎所设在松林背后不远的山岗上。战斗一打响，何佩蓉就到那里帮助工作，接运伤员。不久前，她还在这座松树林里，从巩华手里接过一个伤员。刚才下岗的时候，透过树丛，还见到巩华在给副连长包伤，没想到他自己的伤势这么重！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呢？何佩蓉猛觉自己走得太慢，开始大步急走。汗珠沁出额头，一颗颗滴在走过的路上。

何佩蓉上了山坡，背上的重量增加了，走几步颠踬一下，感到喘不过气来。歇一歇吧。不不！一定要坚持到底，用最快速度把他背到目的地，差一秒钟也许有关这个人的生死！她支撑着一步一步往上走，脸孔差点贴着地面。一爬上山岗，顾不得眼花心跳，一口气奔到营包扎所。

放下巩华，何佩蓉真想躺在草地上舒一舒身子。她关切地盯着失去知觉的巩华，眼看医生给他包扎好伤口，给他换上一件新军衣。那件脱下来的旧军衣上，染着巩华自己的血，也染着多少战友们的血啊！

何佩蓉眼看巩华被抬上担架运走，走到医生身边打问他的伤势。

医生没有露出任何表情，转过身，蹲到脸盆跟前洗手。何佩蓉敏感地似觉医生的背脊在轻微颤动。

何佩蓉的眼前出现了鲜明的场景，她记得巩华每次交代伤员时总要叮嘱她几句要紧话，然后匆匆奔向战场。她由回忆转入沉思，如果说战士们在战斗间隙还可以喘口气，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卫生员却没有休息过一秒钟，始终在枪林弹雨中来来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别人的生命。虽然自己经常上二连，可始终没有好好注意过他。想到这里，她感到分外难过。

机枪声响得更激烈了，何佩蓉把一绺散下来的前发塞进帽檐，快步离开营包扎所，冲下山岗。

在何佩蓉原先接伤员的松树林里，几滴晶莹的鲜血旁边放着红十字皮包。何佩蓉收拾起地上的剪子和药瓶，背上皮包，冲出松林，奔向枪声密集的地方。

何佩蓉跑进炮烟弥漫的危险区域，没有放慢脚步，锐利的眼光四处搜索，寻找伤员。

“回来！何佩蓉同志！”

背后传来叶逢春团长的喊叫。何佩蓉没有回头，弯着腰向前跑去。她要继续做巩华所做的事情，不让一个重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呼啸着穿过头顶的子弹跟团长的喊声一样，止不住何佩蓉的脚步。

三十三

丁力胜和韦清泉坐在匆匆挖成的工事里，各自掌握一架电话机子，观察着战斗的进展。一大股敌人占据一座山崖，躲在枣树林里，凭借优势地形激烈抵抗。他们掩蔽得很好，远远望去，只能看到密密的树叶和成熟的枣子。叶逢春亲自在指挥部队进攻。突击部队冲到半坡，给猛烈的火力打退下来。

丁力胜拿起身边通向三团的电话机子，叫叶逢春听电话。

等待了一忽，耳机里传来叶逢春的声音：“坡太陡，敌人的火力挺强，有好几挺重机枪。我们准备再组织一次进攻。”

“几挺重机枪？”

“五至六挺。”

“暂时叫部队撤远些！让炮兵给你们开路。”

丁力胜放下耳机，把吴山叫到跟前，指着那座山崖说：“给你一注买卖。看到斜对面山崖上的枣树林子没有？”

吴山解开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揩了揩汗湿的眼角，举起手掌，遮住眉毛，目测距离。不到喝一杯水的时间，他放下手掌问：“什么时候开始？”

“马上开始！”

丁力胜又摇了个电话给叶逢春，规定好联络信号，跟着吴山走向附近的炮兵阵地。

吴山校准了距离，炮口迅速地对准那座山崖，炮手们站好了位置。

一见步兵攻击部队发出的联络信号，吴山嘶声喊叫：“目标：右前方！一千七百！放！”抬起胳膊，使劲往下一按。

一颗炮弹飞出炮口，在石崖紧下面爆炸。

大炮一门接一门地欢唱，一溜溜烟柱火光包围了山崖，成熟的枣子纷纷震落。

有颗炮弹落在崖下的路上，吴山的眼睛离开剪形观察镜，转过头嚷：“不要打近弹！小心打着自己人！”其实，这一炮离待命冲锋的步兵还远着哪。

吴山观察着弹落点，及时纠正着偏差，眼看炮弹都落在山崖上，命

令炮手们快射。

炮手们加快动作，炮队的合唱加快了速度。

吴山雕像似的站在大炮前侧，挥动一只胳膊，发出简单的口令。炮弹随着他的口令落到要落的地方。在任大忠看来，炮兵营长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威武。有时，吴山特别向某一个排长喊了句什么，任大忠完全听不懂。这越发增强了他的钦佩，也增强了炮兵的神秘性，强烈地刺激起他的好奇心。

打着打着，有门炮的填弹手突然脸色发白，勉强把手里的炮弹塞进炮膛，口吐白沫，摇晃着倒了下去。

任大忠赶紧抢过去，说了声“我来”，接过一发擦得铮亮的炮弹。那门炮的排长推开他，接过那发炮弹填进炮膛，喊了声：“放！”等炮弹飞出炮口，才叫擦炮弹的候补炮手来递补。任大忠感到受了委屈，嘟着嘴走开。

几个弹药手运来了炮弹，遵照师长的命令，抬走了地上的填弹手。丁力胜看出那个填弹手没有受伤，是饿昏了。

“为了胜利，紧一紧裤带，坚决地轰啊！”

丁力胜喊罢，快步走到启开的炮弹箱旁边，动手搬运炮弹。

师长的行动鼓励了炮手，他们的手移动得更快，炮弹接二连三飞上山崖。敌人受不住了，跳出工事，拱腰乱窜，徒然地寻找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家伙吓昏了头，倒窜下山，立刻受到机枪的射击，滚下山坡。

任大忠跟着师长运送炮弹，时而望一望枣树林。只见树枝打折，树叶震落，树林子变疏，奔窜的敌人完全暴露出来。每一炮爆炸过后，敌人倒的倒，逃的逃，钢盔和帽子飞得老高。心想：“当炮兵真不错，一炮好几个。”止不住对这个工作岗位感到眼红。

步兵发出了攻击信号，吴山下了延伸射击的口令，炮弹飞向山崖深处，猛地传来一声震耳的巨响，树林深处冲起一大股火光，大概打着了弹药箱子。在响声火光中，突击部队冲上山崖。

炮击停止，炮手们开始擦炮。丁力胜拿起望远镜，凝神瞭望。镜圈里不住擦过战士们的身形。战斗很快结束，俘虏们的脸上还留着丧魂失魄的神情。

丁力胜走近吴山，拍了拍他的厚肩膀说：“打得好！你瞧！”

吴山早在观察镜中望见了，他扯下毛巾，擦罢额角又擦胸口，一边愉快地舒气。

炮手们擦完炮膛，互相传递水壶，大口喝水。有一个打开米袋子，往手掌上倒了一小把生米，塞进嘴里，嚼了几嚼就吞下去了。这行动具

有感染性，别的炮手先后打开米袋子，津津有味地吞嚼生米。

丁力胜看见了只当没有看见，吃生米固然不好，暂时总能填一填肚子呵。

任大忠也学起样来。他吞下一小把生米，眯细眼睛嚷："挺甜哪。"

"让我尝尝。"吴山伸出手掌，从一个炮手的手里要过一把生米，嚼也不嚼，吞了下去，咂了咂嘴说，"味道不错。"

丁力胜瞟了他一眼，半警告半开玩笑地说："当心拉肚子。"

"不要紧。这忽儿心里热得冒烟，生米也能煮成熟饭！"

炮手们都哄笑起来。

吴山说的是真情实感。一打响第一炮，他的心里就像烧起一盆火，觉得浑身热乎乎的。潜伏多天的夙愿到底实现了，他兴奋昂扬，沉醉在战斗的欢乐当中。此刻，又一次得到了战斗的满足，心里的火焰燃烧得更旺了。

丁力胜心境开朗，走回师指挥部，韦清泉正在用严肃的声调对着话筒讲话："……不对，苏团长！你们的任务重要得很！一个团对两个团加一个师部，还不光荣！一定要专心竭力，顶住敌人！"

"老苏叫苦了吧？"丁力胜说，在政委对面盘腿坐下。

"叫苦倒没有叫。"韦清泉放下耳机，随手指了指胸窝，"这里恐怕有点不舒畅。他挺羡慕三团。"

"有什么好眼红的。三团也是打的硬仗。"

"设身处地想一想，难怪他有气。"韦清泉说，"挨了两三天打，好容易截住了敌人，还得挨打。他们又打退了一次进攻。敌人豁出了老本钱，什么迫击炮、火箭炮、枪榴弹，新老武器统统搬出来了。"

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军部和师的一部分部队给关在川里，敌人的师长哪肯善罢甘休。川外的敌人居然能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两次规模不小的进攻，看来战斗力确实不弱。丁力胜闪忽着大眼睛说："他没有要求派人？"

"没有。再困难他也不会提。"

"我们的炮兵怎么没有动静？"

"那里山陡。拨给他们的炮兵连上山不久，正在挖阵地。"

丁力胜明白二团的处境。当面的敌人好像被围困的老虎，准有非生即死的思想，冲开峡口就是生路。加上那个师从没受过大挫折，还有一股锐气。对于这样的敌人需要加意提防。他知道二团需要人，可是自己身边只留下一个通讯班，再也派不出预备队。搏斗趋向高潮，情况并不乐观。就在这忽儿，鹿门前方向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

丁力胜决断地说："把这个炮兵连也拨给他们，压一压敌人的锐气。"

"要得！"韦清泉听着枪声说，"让吴山好好出一口气。"

丁力胜又把吴山叫到跟前。

"刚才打得不坏。想奖励你们一下，派你们配属二团作战，跟敌人主力师打打交道。"

吴山眯细眼睛，那样子好像熊瞧见了蜜糖。

韦清泉接着说："那边山陡，路不大好走。可要走快一点！"

吴山应声说："保证尽快赶到！""到"字没说完，转身就走。

不久，师指挥所背后响起炮车轮子滚动的声音。

二团方向的枪声减弱了一些，政委面前那架电话机子响了起来。

韦清泉抓起耳机，听了一忽说："好嘛，告诉战士们：挡住敌人就是大功劳。挡住了它，不怕消灭不了它。想办法给战士们做顿饱饭吃。粮食吃光了不要紧，说不定明天要吃猪肉！什么？三团的战绩？"韦清泉溜了师长一眼，按紧话筒说，"他不大死心。"

"我跟他说几句。"丁力胜说。

"等一等，由师长给你谈吧。"韦清泉说罢把耳机塞给丁力胜。

丁力胜接过耳机，急快地说："老苏！我叫吴山带个炮兵连支援你们来了。欢迎？当然要欢迎啊！炮多一点，声音更好听一点。你管着他一点，别让他乱打。三团嘛，打得不错。执行任务很坚决！对对！执行任务很坚决！"

丁力胜故意不说三团的具体战绩，他认为说了没有多大好处。他特别强调最后这一句话，而且重复了一遍。他知道二团长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韦清泉捶了捶腿，仰头观望天空。头顶上乌云密布，灰烟般的轻云在铅色的重云下奔过，一只老鹰翅膀擦着云层，打着旋转。身边，两棵相对的松树顶微微晃动，松针摩擦作响。

"瞧！群众支援我们来了！"丁力胜的喊声把政委的视线引向川里。

山坡上涌下一群农民，一个个身穿青布衫裤，卷起裤腿袖子，有的肩扛门板，有的身背竹榻，有的手拿绳子扁担，蜂拥前进。韦清泉举起望远镜，看出打头的两个人，一个是民运干事，另一个是孙永年。孙永年的袖子卷在肘弯上，指挥员似的向后挥手。

"哈！老孙同志也出马了！"韦清泉说。

这时候有个青年农民走到孙永年身边。孙永年指手画脚，向那个青年人说着什么，看样子，像在解释战场上的注意事项。

“政治部的工作不错。”丁力胜高兴地说，“这一下可以腾出一些人手。”

“首先是让炊事员同志做饭。”韦清泉说，又一次仰望天空，关切的视线转向遥远的天边，“要是一团及时赶到就好了。”

二团方向的枪炮声骤然转剧，简直分不清点。韦清泉舐着干裂的嘴唇静听了一忽，往起一站说：“攻得好凶。我去二团看看。”

“你在这里坐镇。我去！”丁力胜一跳起身，甩着胳膊走了。

任大忠紧跟在后。

鹿门前一带的天空中火光闪闪，此刻，人手显得多么重要。丁力胜很快赶过了炮兵连，心里重复着政委的话：“要是一团及时赶到就好了。”

三十四

一团长沙浩扎紧绑腿，束紧皮带，健步走在尖兵连和机炮连中间。隐约的炮声使他兴奋，解除了他的疑虑：敌人就在相离不远的地方。越来越浓的乌云却使他产生新的不安，要是下一场大雨，延长了行军时间，说不定会耽误战机。尽管部队出发后一直没有休息，他还是毅然下了命令：

“快走！咱们要跟龙王爷竞赛，抢在它的面前！”

紧跟着沙浩的李腾蛟也嫌部队走得太慢，不过他另有一种心情。一听到炮声，他的心就越过高山重岭，飞向自己的部队。他急于看到自己的战士，渴望立刻跟他们共同作战。

尖兵连加快了速度，穿过山谷，穿过林莽，向前急进。道路窄狭不平，有的林间小径只能侧身通过一个人，蔓藤和带刺的小树不时捣乱，挂住武器，钩住衣服，不让人们快走。疲乏追逐着部队，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合上了眼睛，但双腿仍旧机械地移动，只在绊着石头或是撞上树身的时候，才猛然惊醒。

李腾蛟从逐渐清晰的炮声中辨出另一种声音，欢叫了一声：“机枪！”

是的，机枪声！沙浩也听见了。他一边走一边辨听，枪声轻微，好像从天上飞来。

机枪声一时听不见，一时听得见，一时弱，一时强，终于，沙浩肯定敌人就在左侧一道绵长的山岭后面。时机！掌握时机！他问了问向导，决定抄近路翻山过去！

尖兵连九连转了方向，离开小径，踏进没膝的草丛，为后续部队踏出一条新的道路。

走到野草丛生的岭脚下，沙浩仰头一望，见陡峭的山坡上树木纵横，乱石重叠，石缝中杂色斑驳。一片乌云隔断岭峰，挡住视线，看不清岭上的动静。他吩咐九连长郑德彪要连队保持肃静，不许弄出一点声音。

刮来一阵风，带来了清晰的机枪声。沙浩听了听，一扭头说：“李连长，你留下来跟后卫营行动。”

李腾蛟的心陡地一沉，猜到一团长把他当成客人看待，连忙请求说：“沙团长，我到了这里，就是这个团的战斗员。派我上前卫营哪个连都行，我不能在后面观战。”

“是这个团的战斗员，就要服从指挥！”沙浩斩钉截铁地说，“需要的时候，让你参加战斗。”

李腾蛟听出一团长的语气坚决，知道这时候不该打扰指挥员，便退在一旁，让机炮连的战士擦身走过，眼望着一团长攀藤附葛，紧跟尖兵连爬上山去。他没有移动，脑子里可静不下来。一团长的最后一句话听来不是应付话，上火线还有希望。细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希望。看情况，临到他参加战斗，需要有个同样职位的指挥员伤亡。

机炮连的战士不断擦过，他的眼前闪过武器的暗光，鼻子里灌进一阵阵暖热的气息。

李腾蛟驱逐了杂乱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战友们的身上。赶快突破敌人的阵线，跟自己的团会师吧。他使自己平静下来，仰起头，专心瞭望。他的视线越过一团长，见郑德彪抓住树枝，抓住岩石的边缘，抢过好些战士，飞升直上，不久，就没进了乌云堆里。随后，杂在战士群里的一团长也接近云层。一刹那间，李腾蛟忘记了自己，担心着他们的安危，竭力想用目光刺透云层，看看岭峰上是不是埋伏着敌人。他忍不住移动脚步，跟着部队上山，决定在山上等候后卫营。

沙浩飞快地往上爬，风加紧了，轻烟般的云雾扑面飞过。快到岭峰，郑德彪派人来报告：山岭前面发现敌人。

“不许惊动敌人！”沙浩命令说，一口气爬上岭峰，弯腰冲到岭边，趴下来向下瞭望。

脚下的云层刚刚吹散，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岭下山峦重叠，正前方，隔着个帽形的山头，敌人在连山上构筑工事。帽形山正下面的那座山头，样子像副马鞍，中间凹，两头翘，翘起的一头连着帽形山腰。凹地中间，一股敌人坐在地上休息，树底下散拴着十几匹牲口，有两处冒起炊烟，炊事兵在烧水煮饭。看来，那是敌人的后方。帽形山上没有部队，山顶上只有个哨兵。

郑德彪伏在沙浩身边，握紧冲锋枪，死盯着鞍形山上的敌人，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吞下。他的两条腿不安分地上下弹动，单等一声令下，马上跳出去冲锋。他转脸望了两次团长，见团长迟迟不开口，头一伸说：“冲吧？”

“等机炮连上来后再说。”沙浩轻声回答。在他的脑子里，一个战斗计划已经形成。

沈光福趴在郑德彪的另一边，不时用期待的眼光探望连长，到后来眼光变了样子，转成了焦急，好像在说：“为什么不动作？”出发以后，他始终没有跟谁说过一句话，一径闷着头赶路。眼皮子底下的敌人煽旺了仇恨，他掀动鼻翼，不断地喘着粗气。

特异的呼吸引起了郑德彪的注意，他转头望了沈光福一眼说：“你打算怎样给弟弟报仇？”

“一个还十个！”沈光福说出自己的心愿。

“太少！你是机枪射手。”

沈光福听了连长的话，一点没感到不好意思，反觉得连长更可爱了。他咬了咬嘴唇，摊开一只手掌，在上面吹了口气。

“一定要机智沉着，不要盲打硬拼，”郑德彪提醒他说，“好好给步兵开路。”

机炮连的战士先后爬上山岭，迅速分散，占领了有利地形。

沙浩等重火器布置好了，跟郑德彪说了几句话，最后说出一个动听的字眼。

“冲！”郑德彪跳起身喊。

九连战士们一跃起身，迎风冲下陡峭的山岭，冲向连着帽形山的峣崄。

帽形山上的敌人哨兵一发现情况，啪啪打了两枪，飞奔下山。

在鞍形山上休息的那股队伍，听到报警的枪声，一哄起身，冲向帽形山。修筑工事的士兵也放下镐锹，拿起武器集结，队形还没有排好，六〇炮弹和重机枪弹就飞过来了。队伍一下惊散，但在敌人军官指挥下，迅速集结成几个小队，窜过火网，奔向帽形山。

郑德彪见敌人来抢山，喝了声：“快跑！”一口气冲下峣崄。

战士们跟随连长冲下峣崄，借着那股冲劲，冲上帽形山的山腿。

沈光福扛着机枪，弯下腰，冲开半人多高的丛草荆棘，跨上活动的乱石，往上猛冲。一只鞋子的布带绷断了，鞋子嵌进了石头缝，他顾不上拾它，光着一只脚往上冲。荆棘刺痛脚背，石头扎着脚掌，他没有停步，拖着流血的脚往上冲。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赶快抢上山去！等他冲上山头，山头另一边正好爬上几个敌人。他飞快扑倒在地上，支起脚架，扫开了机枪。草深地不平，枪打不准，又有几个敌人冒出山头。局势紧急，他搂着机枪，跳起身来，用胸口抵住枪底板，眯着一只眼睛，憋紧气，狠命扫射。爬上山头的敌人跌倒的跌倒，卧倒的卧倒。战士们端着步枪，闪过他的身边，恶狠狠地扑奔过去，占领了山头。

沈光福飞步抢到山头另一边，卧倒猛射，扇形的弹雨往下直泻，阻挡住后续的敌人。

郑德彪一个箭步蹿到沈光福身边，端起冲锋枪猛扫一阵，一见敌人后退，向后一挥手，夹在战士当中飞冲下去。沈光福抢在连长前面。

九连的冲击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了，溃退到鞍形山上的敌人来不及重新组织，零散然而顽强地进行抵抗。

沈光福冲到鞍形山上，眼快脚快，占领了一个现成的阵地，利用它掩蔽自己，追逐敌人。机枪打红了，他顺手捡起敌人丢下的水壶，揭开盖子，往枪身上一浇，枪筒子发出嗞嗞的声音，冒起一股轻烟。

郑德彪跳进掩体，热乎乎的脸凑近沈光福嚷：“机枪怎么不叫了？”

沈光福扔掉水壶，一手勾住扳机。

郑德彪放下心，亲切地问：“计划完成了没有？”

“没有。”沈光福说，一勾扳机，扫出一梭子弹。

他说没有，一则他把计划提高了两倍，因为冲下帽形山的时候，他眼见倒下两个战友。再则他根本没有时间计算自己打倒的敌人。

郑德彪猛一伸手，向右侧方一指说：“打那个戴大檐帽的！”

沈光福顺着连长的指头望去，见一个单人壕里伸出个戴大檐帽的头在那里嘶声叫喊：“抵住！抵住有赏！”沈光福转移了枪口，刚要搂火，那个头缩进去了。

“狗崽子！”郑德彪气狠狠地骂。

沈光福手勾扳机，死盯住那个方向，一动不动。一分钟后，那个头又伸出单人壕。没等他张嘴，沈光福一搂扳机，那个军官往前一扑，头垂在壕沿上，大檐帽滚下来，滚了大半转，倒在地上。

“你们的指挥官完蛋啦，快缴枪！”郑德彪喊，纵身跳出掩体，冲奔前去。

这忽儿，沙浩带着机炮连冲下山岭，占领了帽形山，命令七、八连向左右的连山进击，扩展阵地。他的要求归纳成为两个字：快！猛！

两股灰色的巨浪向左右流去。枪声中夹着叫喊，手榴弹的烟雾中闪耀着刺刀的闪光，新的战场上展开了新的激战。

沙浩在帽形山上安下指挥所，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他看出鞍形山前面山上的敌人正在集结，有回援的模样，立刻命令刚赶到的二营出击前山，同时命令机炮连轰击集结的敌人。

二营的队伍纷纷赶奔前面的连山。沙浩的视线越过前山，想望见隔别已久的战友，然而前山上炮烟弥漫，风势加大了，卷起漫天沙石，没有望到什么。耳边响起急促的呼吸声，他一转头，见李腾蛟站在紧背

后。“啊！你在这里！暂时用不上你，先歇一歇。”

李腾蛟在山头上眼看四处激战，求战欲望一时强过一时，紧紧抓住了他，使他抢在一营长前面，冲下山岭。听了一团长的话，他没有作声，也没有移动，抓住枪皮带的手有点发抖。

沙浩理解李腾蛟的心情，安慰他说：“待会帮助我审问审问俘虏，天黑让你回去。”

李腾蛟看了看表，离天黑还早。他漫然应了一声。有什么办法？既然不能参加战斗，又无法飞回自己的连队，从俘虏的嘴里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他瞪眼望着一串走近山脚的俘虏，好像此刻不能去作战，正是那些俘虏害了他似的。

各处的战斗十分激烈，沙浩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战斗上，完全忘记了身边的李腾蛟。敌人抵抗顽强，要站稳脚跟，扩大战果，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几个通讯员很快被打发走了，带走了他的命令：一定要有进无退，猛打猛冲，消灭当前的敌人。当一营长带着队伍一赶到，他毫不犹豫地命令他们投入战斗。

三十五

一听到背后传来敌人的枪炮声，丁力胜止不住喊：“他们来了！”他随即克制住激情，思索怎样动用兵力，夹击敌人。

二团长满脸喜色，凑过身子说：“马上冲下去！啊？”

丁力胜摆了摆手。

电话铃子响了，丁力胜知道是谁打来的，拿起耳机就说：“他们来了！是他们！这里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机炮连的火力。准是他们！”

对方安心地嘘了口气，耳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老丁，我有个意见：趁热打铁，狠狠地给敌人来一下子。不过，一定要准备妥当！”从声音和语气里，丁力胜猜得出政委的表情。

“是啊是啊，我就打算这么办。”

“川里的事你不必考虑，由我完全负责！”韦清泉像是不愿意多占师长的时间，讲完这两句马上挂断电话。

吴山张开两臂，鸟一般地飞进掩蔽部，喘息着说：“苏团长！快给我们任务！”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胸膛湿了一大片。

二团前方指挥所设在川口大山上，可以清楚地瞭望到鹿门前外面的情景。右边有条石子路通向川口，敌人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另外有条黄土道接着石子路，经过山下，通向西方。山对面连山重叠，高低不一，敌人在上面构筑了工事。右边三里地外一条山沟里，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这从几次进攻中暴露出来。二团长在师长打电话期间，针对敌情，考虑了几个问题。他没有特别招呼吴山，转向师长，交谈了意见，便命令炮兵集中轰击那条山沟，打击敌人的大部队，抽一门炮封锁敌人的退路。吴山看了看地形，又像鸟一般地飞出掩蔽部，去招呼刚刚赶到的炮兵连。

二团长开始跟师长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听枪声，一团的位置是在西北方向，因此决定二团分成几股，从此刻据守的东南方向冲下去，把敌人卷在中间。

团指挥所忙碌起来，发下一道道命令。时间在紧张中消逝，蕴藏的岩浆就要迸发。

炮兵首先动手，成了火山的第一股岩浆，炮弹呼啸着飞进山沟，飞

上沟边的山坡，无情地喷射赤热的火焰。沟里的敌人开头还沉住气，没有动静，企图硬着头皮挺过去，好让炮火转移。可是炮弹更加固执，一点不肯放松。敌人终于挺不过去，三五成群地窜出山沟，寻找安全的地方。

西北方向的枪声扩大范围，逐渐近来。通往各营的电话机子叮当不断，营长们先后报告说：部队都准备好了。

时机到了！丁力胜轻微地点了点头，二团长发出了攻击命令。

忍受了多次攻击的队伍分路冲下，带着巨大的愤怒，气势磅礴地卷了过去。轻重机枪争先开口，为他们开辟道路。

冲锋的队伍进展迅速，分头冲上敌人的阵地。敌人的抵抗远不如进攻时那么强烈。显然，来自背后的枪声和猛烈的炮击打乱了他们的神经。

一支支队伍冲上连山，飞速地向纵深和横里发展，把敌人切成几截，漫长的连山上腾起一股股烈火硝烟。

炮弹转移了方向，封锁敌人的来路，防止敌人回窜。

火山全部爆发，岩浆到处喷涌，敌人的脚底下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

仿佛是火山爆发的回音，远处什么地方传来闷沉沉的大炮声。丁力胜猛一把抓住二团长的胳膊：“听！兄弟部队的炮声！他们也抓住了敌人！”

在另一个方向更遥远的地方，也响起了隐约的炮声。

“呵呵！”丁力胜捏紧二团长的胳膊，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欢欣达到了极点。

二团长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抬头一望，天空中乌云已散，白云的缝隙中露出西坠的太阳。不，那不是雷声。他听着遥远的炮声，振奋昂扬，尽管自己的部队进展神速，他仍嫌动作不快。

西北方向的枪声更近了，丁力胜拿起望远镜，看到一团的战士从一道山岗背后冒出来，飞扑敌人，九连长郑德彪也在里面。看到一团的人，他感到特别亲切，激情地说：“瞧这员猛将！”

二团长一见一团的指战员，又兴奋，又不安，转向师长，急促地说：“我下去掌握队伍！”

丁力胜手一挥说：“好啊！你这个稳健派今天可变了样儿。”

二团长笑了笑，跳出掩体，冲下山去，有点发胖的身体并没有妨碍行动。

丁力胜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的视线跟着一支冲锋队伍接近山沟，

猛见山沟里涌出一大批人马，乱哄哄地涌过来。他们一边跑，一边甩掉背包，扔掉米袋子，尽量减轻身上的重量，有的连武器也扔掉了。他们互相碰撞，互相推挤，踏过摔倒的人，跨过散乱的背包，往前直闯。有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扳上一匹无鞍马，抱住马颈，擂着马屁股，往人丛里乱闯。近旁一个士兵举起步枪，往马身上打了一枪，马上的人随着马侧身摔倒，后面的人毫不在意地踩过他们。两边山头上的敌人受了影响，不断跳出工事，冲下来加进行列。

这股惶乱的人流不敢回窜，冲上石子路，循着山脚，冲上黄土道，向西涌去。他们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一个个争先逃跑。他们听不见头顶上的枪声，看不见周围情况，侥幸躲过了二团的火力，又遇上一团的火力。有几个比较清醒，一见面前的人中弹倒下，惊叫着扔掉武器，举起双手，收住脚步。然而后面的人不容他们停留，潮水般地推涌过来，他们只好举着手奔跑。这是一种疯狂的绝望的奔跑，是初次感到绝对恐惧的人们的奔跑。他们跑过的路上散满背包、子弹带、步枪、帽子、包裹……道路完全被各种东西盖没了。

冲锋的部队占领了全部阵地，紧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撵上去。

炮兵停止了射击，吴山穿着一件衬衣，挨到师长身边请求：“让我们也下去吧。”

“不用你们凑热闹。打这么久还不满意？”

吴山继续请求：“人心总是不知足。炮手们都有这个要求。”

“给你们一个任务：休息！”

吴山望了望敌人跑去的方向，无可奈何地走开。

枪声逐渐离远，远处互相呼应的隆隆炮声听起来更清楚了。

过不多久，吴山踅回来说：“师长！你听！”

“早听见啦。”

“人家打得多美！”

“啊呀，你这个人！只许你们唱歌，不许人家也唱唱歌。”

“人家打得多美，现在还在打！”吴山特别强调“现在”这个词儿。

“你们打的时候，人家可没有动手啊。”丁力胜口气一转说，“部队休息了没有？”

“休息是休息了，心里头大概休息不下来。”

任大忠一直探出半个身子，往看不见敌人的路上张望，这忽儿猛地喊了一声：“二连长！”

丁力胜闻声转身，见路上远远过来两个人，打头的那个真是李腾蛟，后跟着个一团参谋。

“小任！带他们上来！快！”

任大忠跳出掩体，冲下山去。瞧他的神情姿态，即使让他到战场上空转一趟，他也认为比在工事里强过十倍。

“这里！李连长！这里！”任大忠一边跑，一边挥手高喊。他跑下山，在被遗弃的杂货堆上蹦跳着，向李腾蛟奔去。

任大忠回来的时候，肩上背了五支卡宾枪，仍然走得挺快。

李腾蛟刚跳进掩体，丁力胜没等他敬礼张口，紧握住他的手摇了几下，举起另一只手，拂去他肩上的尘沙。李腾蛟从这些动作中感到了师长要说的话。

一团联络参谋跟着跳进掩体，交给师长一封信。

丁力胜瞥了眼信封上的潦草的字迹，握住参谋的手说："你们怎么样？"

“不错。”参谋简短地回答，“我们团伤亡不大，俘虏不少。”

“你们的团首长都好？”

“都好。”

这简短的回答使李腾蛟受到深深的感触。他在路上遇见了不少二团的指战员，却没有遇见本团的人。他们怎么样，团首长怎么样？他忍不住插进来问："我们团在什么地方？"

“在川里。他们打得很好，你们连也打得很好。你听！”丁力胜跷起拇指往后一指，那里响着枪声，“他们正在进攻。”

李腾蛟一转身，踮起脚尖瞭望，可是视线给山坡挡住，望不见川里的情景，只听见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回旋震响。战斗的声音诱惑着他，向他召唤。他飞快转过身，双脚一并说："我可以走了吗？"

“歇一会再走。”

“我在一团歇够了。”

“急什么。反正到了家，还怕没有你打的。”

给师长一说穿，李腾蛟不好意思再要求了。

丁力胜转向任大忠说："水壶里有水没有？"

任大忠正在摆弄地上的卡宾枪，一听师长的话，解下水壶，递给李腾蛟。

李腾蛟把水壶转递给一团参谋。两个人谦让起来。

“快喝吧！”丁力胜催促说，“客气什么，瞧你们的嘴唇。”

一团参谋喝了几口，把水壶交给李腾蛟。李腾蛟知道暂时脱不了身，接过水壶就喝。

丁力胜拆开信封，在暮色中细看沙浩的报告。趁这个机会，吴山凑

到一团参谋身边，打听一团的详细战况。

任大忠在衣袋里掏出只精致的小木盒子，抽出盒板，皱紧了眉头。跟着又掏出个乌木盒子，打开一看，呸了一声说：“什么玩意儿！”

丁力胜刚看完信，听见任大忠在自言自语，望了他一眼说：“你拿的什么？”

“喏！”任大忠塞过手里的东西，“刚才捡的。外表倒好看，尽盛的这个。”

别人也凑过来看，原来里面盛着两副骰子，吴山先自哈哈大笑起来。

“小任，你这个洋捞可没有捡对。”

任大忠嘟囔着说：“我还当是官印呢！”

丁力胜掂了掂这两副骰子，有一副比较重，大概骰子里面灌了铅。他在鼻子管里哼了一声说：“这有几两重？他们要是保得住头，恐怕胳膊也舍得丢。”说罢把两副骰子扔进草丛。

川外的枪声离更远了，丁力胜往西一望，天边上抹上一道暗红色的晚霞，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关切地问：“今天吃饭了没有？”

李腾蛟和一团参谋对看了一眼。

“吃了饭再走也不迟。”丁力胜说，“走！一块找政委去谈谈。”

三十六

李腾蛟回归二连，已经天黑多时。他的脚刚跨进连部，林速和胡安平一齐奔到门边，拉住他拼命摇晃。李腾蛟感到这两个人的接触和呼吸，这低矮的房子、蜡烛的光辉、挂在墙上的枪支和毛巾，都散发出一股温暖的气息。高度的兴奋窒息了他，他只觉头晕心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通讯员快给连长打盆洗脸水！”胡安平向门外高喊。

李腾蛟头一刹那的兴奋一过去，才发觉胡安平头上的绷带，吃惊地问：“怎么啦？”

“如来佛怪我吵扰了他，让我在供桌上碰了一下。”胡安平回答。

“要紧不要紧？”李腾蛟急着追问。

“要紧就躺医院了。当时倒有点吓人，听说指导员还要给我报仇。”

“刚背下他不久，他又莽头莽脑冲上来，把我吓了一跳。这家伙！”林速说罢拖住李腾蛟往里走，一边嚷着，“躺下谈！躺下谈！”

屋里铺着三张床，李腾蛟认出一张床上铺着自己的被单，挂着自己的黄蚊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好像他的战友们准知道他要回来。他走到自己床前，趁势拉住眼前两个人，一齐贴身坐下。他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突然张开胳膊，使劲拥住两个战友的肩膀说：“我真想念你们啊！”

胡安平啊哟了一声。

“怎么？”李腾蛟放开手问。

“没什么。”胡安平说时向指导员□了□眼睛。

通讯员端进一盆洗脸水，从木楔上扯下一条干毛巾，撂在盆里说：“连长！洗脸！”

李腾蛟没有起身，用急切的口气问：“咱们连打得怎么样？”

林速起身走到桌边，拿起两张统计表递给李腾蛟，把蜡烛移到桌子边上，好让连长看得更清楚些。当李腾蛟埋头细看的时候，他上下打量连长，摘去沾在裤腿上的一个小刺球。

李腾蛟先看伤亡统计表，表后附着烈士的名单。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眼前鲜明地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咬着下唇，心上涌起巨大的

仇恨。他拔出钢笔，旋开笔帽，在末尾加了个名字。

“他不在啦？”胡安平像给蝎子扎了一下。

李腾蛟转向指导员问：“他的党籍批准了没有？”

“昨天出发前批下来啦。”

“我知道会批下来的。他死得光荣，也很愉快。”李腾蛟简述了一下经过，掏出几张人民币，交给指导员，“这是他交的党费！”

林速接过沈光禄的党费，紧捏在手掌心里。

李腾蛟一看第二张统计表，悲愤冲淡了，胡子蓬生的脸上现出笑容。

“俘获不少啊！”

“这统计不完全。”林速的神色由肃穆转成活泼，“一开头，根本抽不出人送俘虏，让他们自动去报到。当时也来不及数，这一部分没统计上。”

等连长看完统计表，胡安平立刻发问：“一团九连怎么样？”

“俘获很大。”

“比我们怎么样？”

“比我们多。”

“啊！他们打的怕是便宜仗吧？”

“不，打得很凶！昨天打退了十一次冲锋。今天他们打头阵。”

“难道我们比输啦？”

“什么？”

“咱们不是跟他们在竞赛？”

李腾蛟“啊”了一声。多少天来，他一直处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中，早已忘记了这一点。经胡安平一提醒，才记起有那么回事。

“你是听谁说的？”胡安平追问说，“不大可靠吧？”

李腾蛟的眼前闪过不久前看到的景象，由衷地说：“我亲眼看见他们冲下山头，那股劲真猛，队伍冲得那么快，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胡安平受屈地嚷，“连长，你可没有看到咱们连是怎么冲的！战士们越过稻田，简直跟走平地一样。不信，你问指导员。”

林速很满意自己的连队。队伍冲下山的时候，他在后尾，战士们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速度确实挺快。他认为副连长的话不过分，不过他怕一附和，可能使副连长产生自满，便露出牙齿笑了笑，没有作声。

“他们全连动作合拍，一个连好像一个人。”李腾蛟带着回忆的神情说，“平时训练不好，战时到不了这个程度。看来，我这个连长不如老郑。”

胡安平睁大眼睛吼吼喘气。他素来不相信别的连队能赶上自己的连队。他一参军就到二连，由战士当起，一直当到副连长，他深爱这个连队。要是让他承认有个连队比自己的连队强，那就损害了他的感情。他也深爱自己的连长，认为比哪个连长都好。现在，连长居然自认不如别的连长，这同样损害他的感情。

胡安平的思想感情总是显露在脸上的。李腾蛟一见他的表情，知道他不服气。李腾蛟摸熟了他的脾性，知道他对没有亲眼见过的事，不容易相信，别人很难说服他。因此不再多说，打问起本连的战斗详情。

胡安平东一段、西一段地叙述起来。他的话是即兴式的，形象多于逻辑，提到某一个突出的战士，可以讲上一大段，具体到噜苏的程度。林速不时插进来，适当地补充几句，阐明要点，扣紧环节。

通过指导员和副连长的叙述，李腾蛟知道本团面对的敌人目前只剩下三大坨，分别被包围在三个村子里。战士们刚下火线不久，吃罢饭就睡觉了，准备下半夜去接替别的连队。

“你们怎么不睡？”李腾蛟接着问。

“叫他睡，他不听。”林速说。

“他们都睡下了？”

“睡下了。”

李腾蛟站起身，走向门口。

“你上哪？”林速扯住他问。

“到班上去看看。”

胡安平赶上去，使劲把连长拉回床边说：“你歇歇。我原本打算查铺回来就睡觉。”说罢，走到自己的床跟前，拿起电筒就走。

胡安平刚到房门口，见门外有个人影子一晃，便喝问：“谁？”

经胡安平一吆喝，那个人背着大枪，索性噔噔地走进来，欢欢喜喜地喊了声：“连长！”

“小夏，你来干什么？”胡安平问。

“我刚下哨。”夏午阳确实刚从后山上换哨下来。他经过连部的窗下，听见连长的说话声，顺便拐进来了。

“赶快回去。让连长歇歇。”林速说。

夏午阳的眼光四处一转，停在连长的脸上：“沈光禄呢？”

“走走！叫你走就走！”胡安平气汹汹地嚷。

夏午阳的眼光不离连长，紧跟着问：“回班去啦？”

“他牺牲啦！”胡安平嚷了一句，捏亮电筒冲出去。

“老胡，等一等！我们一块走！”李腾蛟喊，冲过夏午阳身边，高大

的身形很快消失。

夏午阳一下呆在原地。他跟沈光禄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并不好，常常互相抬杠，内心里，他却挺喜欢沈光禄，因为他俩都爱热闹。一打完仗，他马上想起了沈光禄，如像身边缺少了什么，感到冷清。他一听到连长的说话声，原以为沈光禄也在里面：后来向连长发问，原以为连长会说“他回班啦”，便马上转身想跑回去跟沈光禄好好唠一唠。不料听到的竟是意外的消息，真像头上劈下一个响雷。

林速见夏午阳那种样子，走到他的身边，一手搭上他的肩膀说：“回去睡吧，明天还要打仗。”

夏午阳转身走了，步态跟进来时完全不一样，腿上仿佛缚了沙袋。

月光铺在村道上。夏午阳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脑子麻木，心烦意乱，给夜风一吹，逐渐清醒过来，回想起跟沈光禄的关系。沈光禄恼过他好几次，当时蛮不在意，此刻细细一想，差不多总是自己说话尖刻引起来的。他越想越难过，觉得对不起沈光禄，很想痛哭一场。

夏午阳挨近本班的住房，眼前电筒一亮，见连长和副连长正好一块出门，悄声说着什么。他赶紧往门对面柳树后一闪，不让副连长看见。他知道副连长的心里也不好过。等到他俩走进邻班的住房，才悄悄地走进屋里。

月光透过窗子，照满外屋。一班人挤在草堆上，一个个睡得呼呼的。夏午阳架好枪，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看到紧挨身边的沈光禄的背包，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提过来，往膝盖上一放。背包挺轻，扎得紧腾腾的，扎带里塞着一双新草鞋。他翻来覆去看了一阵，眼前出现了沈光禄的椭圆脸、剑眉和灵活的眼睛。他上身一扑，脸埋在背包上。恍惚间，觉得这样会引起沈光禄的不高兴，把背包放回原处。

夏午阳放下帐子，和衣躺下，心里上下翻腾，老睡不着。一侧身，见月光正射在班长的脸上。他憋不住想跟谁谈谈自己的心情，隔着帐子，推了推班长的肩膀。

王海翻身坐起，警觉地四顾，一碰上夏午阳的眼光，急问有什么事儿。

“连长回来啦！”夏午阳大声说。

睡在沈光禄背包那一边的陈金川停止打鼾，翻了个身。

“轻一点！”王海轻声地问，“连长真回来了？”

“我刚见过他。”夏午阳的脸贴近帐子，声音仍然很大。“沈光禄可……可……”

“他怎么样？”王海的脸往前一冲，两张脸差点碰在一起。

“他……”夏午阳说不下去，流下两颗亮晶晶的眼泪。

王海明白了，脸猛地一缩，抿紧嘴唇，眼里爆出火花，一股仇气涨满全身。见夏午阳还在流泪，拳头一捏说：“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有什么好哭的！”

“我对不起他啊。”夏午阳抽咽着说，“我跟他吵过嘴，心里难过。”

王海定定地望着夏午阳的脸，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放平声气说：“难过也来不及了。今后多管住些舌头。”

“我本性对他没有恶意。”

“我知道。他不会记恨你的。”

“他真不会？班长？”夏午阳愉快起来。

陈金川的床铺上响动了一下，王海连忙向夏午阳摆了摆手，示意不让他说话。

夏午阳没有理会班长的手势，朗声说：“班长！我一定要替沈光禄报仇！”

“这才对啊！明天再狠狠地揍敌人一顿！”

夏午阳擦去脸上的眼泪，仰身躺下，他的心里舒畅多了。开头，他睁大眼睛，想着明天的战斗，盼望天亮，不一会就合上眼皮，打起了呼噜。

王海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这在他是少有的事。他披上叠在身边的衣服，轻脚轻步走到每个战士的铺位旁边，察看一过。他觉得这些战友，比任何时候更加可爱，更加亲近。夏午阳的圆脸映在月光里，脸上现出坚毅的线纹，平时的孩子气消失了，仿佛一下子老成了几岁。他轻轻地给他盖上被子。

走到陈金川床边，见帐子开了一条缝，刚伸手去拉严，忽然有只手抓住他的手说：“班长！你睡吧！”

“我把你吵醒了？”王海的声调里带着歉意。

“是小夏把我吵醒的。”陈金川一骨碌坐起来说，“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啊！”王海吃惊地说。

陈金川的眼睛亮得出奇，向两边望了望，上身一俯，附着王海的耳朵说：“班长！咱们再要求一次突击班任务。”

王海迅速地点了点头。

陈金川放开班长的手，压低声音，似督促又似自勉地说：“咱们都睡吧，恢复体力要紧。”

王海捏了一把陈金川的手，塞严帐子，快步走回自己的铺位。

三十七

在同一个时候，叶逢春闯进师部。房间里烛光闪闪，空无一人。他走到桌边，拿起招待烟，抽出一支，就着烛火点上，往竹椅上一坐，靠紧椅背，贪婪地连吸了好几口。一天没顾得上抽烟，抽起来特别香。他合上眼睛，晃着双腿，伸了几下胳膊，舒服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他又抽了几口烟，全身浮起懒洋洋的感觉，他怕就此睡着，一使劲，睁开沉重的眼皮，见师长含笑站在对面。

丁力胜眯细眼睛问：“还剩下三坨？”

“三坨。”叶逢春回答，“敌人火力挺强，白天没啃动。”

“那就让它多活一夜。你们明天打算怎么进攻？”

“敌人在村边筑了工事，我想请炮兵支援一下。”

丁力胜轻微地摇了摇头。

叶逢春不再抽烟，紧张地望着师长。

丁力胜平心静气地说：“你想请炮兵支援，炮兵也希望支援你们，可是敌人不让。”

叶逢春显出惊讶的神情。

“敌人不放村里的居民出来。”丁力胜继续说，“他们跟居民们混在一起，每所房屋都成了他们的据点。要是用炮一轰，居民们的生命财产要受损失。枣子打掉了明年还长，人死了活不转来。炮弹不认人，炮兵打得再准，难免打着居民。”

叶逢春□着浮肿的眼皮，没有说话。部队打了大半天，实在打苦了。他只想尽量减少战士们的伤亡，却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要不要别的部队支援你们”

“不要，不要。”叶逢春连声拒绝，“我们包打！”

“我的意思，不包打好。”丁力胜说。

“豁出一个营打一个据点，还怕打不下来？”叶逢春的语气蛮有把握。

“我们决定让二团打一坨，你们打两坨。”

师长的话出乎叶逢春的意外，他扔掉快烧着手指头的烟，带着希望问：“已经决定啦？”

“已经决定啦！”丁力胜肯定回答，特别强调“已经”这个字眼，然后解释说，“二团差不多一径钉在山头上，让他们明天进攻进攻，平一平气。要没有他们卡住山口，你们今天不会这么顺手。”

叶逢春大度地挥了挥手，表示服从了决定。

“垂死的老虎不能轻视。”丁力胜叮咛说，“要提高警惕，防备他们突围。”

“部队看得紧紧的，不怕它突围。我们团的指战员都没有松劲。”

“明天还要多加一把劲。这回出发没带多少炸药，要好好使用爆破筒。”

门外传来脚步声，沙浩大步走了进来。叶逢春欢叫一声，跳起身子，冲了几步，一把抱住沙浩，在他的背上擂了一拳：“啊呀！你还没有死！”

“我死不了！”沙浩笑呵呵地说。

“我当你们掉到山沟缝缝里去了。”

“掉进去还得了，这个仗就打不成啦。”

“我想死你们了！”叶逢春嚷着，两臂一使劲，狠夹了沙浩一把。

“你的嗓子没喊哑？我猜想你准在用手势指挥。”

“还不到这种程度。不过团指挥所老搬家，腿累得够呛。说正经的，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我们团俘虏了这么多。”沙浩伸出两个指头。

“两千？好家伙！”叶逢春喊着，又在沙浩的背上擂了一拳。

丁力胜笑盈盈地站在一旁打量沙浩，见那张熟悉的脸上黑里泛红，欢快和兴奋掩不住过度的疲倦。军衣撕破了几处，身上留着硝烟味，可以看出白天战斗激烈的程度。他等到两位团长的高兴劲消退了一些，才上去握紧沙浩的双手。

“我们是不是到晚了？”沙浩担心地问。

“不晚。也不早。刚好。”丁力胜拉着沙浩的手走到竹榻边一起坐下。

“战士们睡下没有？”

“除了搜索部队，都睡下啦。”

“你们算是完成了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叶逢春不无感慨地插嘴说。

“我看都没有完成任务。”

两个团长的视线同时转向师长。

“敌人一个军部加一个整师，一万四五千人。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师

杀伤和俘虏的敌人，合起来不满六千。就算最后那三坨还有一千五，另外一半人上哪儿去了？俘虏当中只有一名团长、一名副团长。他们的军长、副军长呢，师长、副师长呢，别的团长、副团长呢？他们不会掉进山沟缝里，大概都藏到山沟缝里去啰！政委不放心，亲自清查俘虏去了，估计不一定会查出多大名堂。”

叶逢春本来很满意本团的战绩，听罢师长的话，感到有点惶惑。

“你们太疲倦了，”丁力胜对沙浩说，“今晚上让战士们睡一个饱，好好补一补。明天一早开始搜山，把藏在山沟缝里的敌人统统用钳子夹出来。特别是那些将官校官，让他跑掉一个就是个祸害。”

沙浩绞着双手，望了望窗外的黑暗，显出坐不住的样子。

丁力胜看出他的不安，安慰地说：“目前战士们迫切需要休息，着急也是空的。”

任大忠端着个红漆茶盘在门口出现，一见房里有客人，犹犹豫豫不想进来。

“进来啊！”丁力胜招了招手，“再去拿两副碗筷！”

“我吃过了。”沙浩说。

“我也吃过了。”叶逢春跟着说。

“再吃一顿怕什么。”丁力胜说，“反正乱套啰，再吃一顿刚够数。”

任大忠走到桌边，放下茶盘里的饭菜碗筷，转身就走。

菜是两个打开的罐头，一个圆，一个扁。丁力胜起身走到桌前，逐一拿起来瞧了瞧说：“老相识了。看样子，美帝国主义送给白崇禧的物资也不少。”

两个团长微微一笑，他们都一眼认出了扁的是咸牛肉，圆的是猪肉青豆。

任大忠又拿来两副碗筷，丁力胜拖拢几张竹椅子，坐下来说：“来来！再吃一点。不领这个情，杜鲁门会不高兴的。”

沙浩和叶逢春含笑走到桌边，坐在两侧。丁力胜头一抬问：“卢兴东同志呢？”

“睡下啦。”任大忠回答。

“可惜。真该叫他尝尝这些罐头。”

“他不见得喜欢吃。肉没肉味，鱼没鱼味，油不唧唧的，腻人！”

“你都吃厌啦？”叶逢春逗他说。

“谈不上吃厌，压根儿不想吃。”任大忠一本正经地回答。

丁力胜扑哧一笑，拿起筷子，说了声“咱们吃吧”，忽然举起筷子向门口招呼：“老孙同志！来来！快来一块吃！”

孙永年手里提个有耳朵的瓦罐子，径直走到桌前，放下罐子，揭开盖子，顿时冒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坐着的人都露出疑惑的眼光，唯独任大忠毫不在意，跟孙永年交换了一下默契的眼光，飞跑出门。看来，他准知道是怎么回事。

“嚯，雾腾腾的，什么家伙？”叶逢春问。

“瓦罐鸡。”孙永年说，“我原本给师长政委准备的，你们来了更好。”

“哪来的？”丁力胜的口气挺严。

“我买的。这儿的老母鸡真肥，价钱不贵。”

“别把你的家底子弄光啰。”

“钱嘛，这种时候不花，什么时候花？首长们尝一尝，看烂不烂。”

“老孙同志，你留着自己吃吧。”丁力胜说，“拿来做什么。”

“我没有打仗，没有费脑筋，只动员了几个老乡，不够资格。”孙永年说顺了嘴，话就多了。“说起来，这鸡倒是从这上头来的。有个姓黄的老乡，过去参加过我们领导的农民协会，听说我当过红军，硬要送我一只鸡，再三推脱不了。我念头一转，决定买下。这回他可不让了，给他讲了好些话，后来搬出了军队纪律，他才收下钱。这鸡是他的儿媳妇炖的……”

“好啦好啦，快坐下来一块吃。”丁力胜打断他说。

孙永年也不推辞，拖了把椅子，在师长对面坐下。

“老卢同志睡啦？”丁力胜问。

“睡得呼呼的。睡着还笑呢。我俩谈得挺投缘。他一心一意想参军，说是叫他烧饭喂马都行。”

任大忠拿来一把大汤匙，一叠空碗。

“坐下吃一点。别张罗啦。”丁力胜说。

“我不饿。”任大忠转身要走。

叶逢春一把抓住他说：“罐头不吃，鸡也不吃？”

“对！我给政委留一份。”任大忠站住说。

“我来。”孙永年拿起个空碗，往里夹了一只鸡腿，舀了些汤。往另一个空碗里也夹了只鸡腿，端给师长。给两个团长各分了一个鸡翅膀，自己夹了个鸡头说：“我这个人脑筋不好，补一补脑子。小任，你吃个鸡心。”

任大忠溜走了。

人们围着桌子吃起来。叶逢春用鸡汤泡了半碗饭，吃了几口，抬头对沙浩说：“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那口子对我有了意见。”

“什么？”沙浩茫然问。

“我说，何佩蓉同志对我有了意见。”

沙浩放下饭碗，紧张地望着叶逢春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她居然跑到火线上抢救伤员。我叫她回去，她理也不理，不是对我有了意见？老沙，你的话比我顶事，别让她到危险地点乱跑。”

沙浩听出是怎么回事，担心的神色转成欣慰。她表现勇敢，这正是他期望的。他笑了笑说：“她在你的团里，你管不了，我能管得了？”

“啊呀！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得了！”

孙永年听着两位团长的说笑，瞟了沙浩一眼，冲口说：“沙团长，依我看，你们该了了这件事啰。”

“什么事？”叶逢春故意歪着头问。

“养儿育女的大事啊！”

叶逢春隔着桌子打了一下沙浩的手腕子说：“听见没有？”

沙浩没有说话，眼前晃动着何佩蓉的影子。她大概瘦多了。这几天居然没有想到她，他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丁力胜看了看，往起一站说：“好极啦！”

两个团长同时走到师长身边。

“你们看：兄弟部队抓住了敌人三个主力师！”

叶逢春抢过电报，看着看着念出声来：“‘正在围歼中！’好啊！”

丁力胜端起蜡烛，走到墙边去看地图，两个团长紧跟上去。

丁力胜把几面小红旗的位置移动了一下，好像想到了什么，冲着叶逢春说：“快打个电话，叫何佩蓉同志上这儿来！”

沙浩赶紧接口：“叫她来干什么？”

“有任务给她。”

叶逢春打罢电话，四个人又围起来吃饭，话题集中到战斗上，孙永年插不上话。

任大忠刚收拾干净桌子，何佩蓉匆匆跨进房门，一见沙浩，又惊又喜地停在门口。沙浩快步走过去，伸出一只结实的手。

何佩蓉的手在沙浩的手掌里微微抖颤，泄露了她的想念和喜悦。她本来奇怪师长为什么这时候叫她，此刻她猜到了师长的用意。她仔细打量沙浩的周身，一时说不出话来。

沙浩也定睛望着何佩蓉。他看出何佩蓉的脸庞消瘦了一些，眼皮子上肿下青，嘴角多了个豆粒大的红点，不知道是血还是红汞，身上散发出硫酸的气息。一种敬爱的感情刺激着他，他使劲捏了捏那只暖热的手，冲口说了句：“我们的战士打得真勇敢啊！”

一直注视着他俩的叶逢春抛过一句话来：“你不能说些别的话？”

听到叶逢春的声音，何佩蓉才醒悟到还有别人在场。她松开手，轻捷地走向师长。

孙永年原先站在墙边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他俩，这时候才举步出门。

没等何佩蓉走到跟前，丁力胜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五星国旗的做法？”

两个团长的眼睛倏地发亮，屏住呼吸，静待何佩蓉的回答。

“知道。师报介绍过。”何佩蓉回答。

“给你一个任务：明天中午以前做好一面五星国旗！”丁力胜瞟了瞟叶逢春说，“把新的国旗插上这个新解放地区！”

叶逢春明白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在明天中午以前解决战斗，歼灭全部敌人。

“叶团长，我把她调回来了，还有南下工作团来的，会写诗的那一个。”

“章丽梅。”何佩蓉说。

“对对，章丽梅，叫她当你的助手。你们女同志手巧心细，拿出全部本领来做。一定要做好！要合标准！”

何佩蓉答应了一声，同时涌起一种庄严的伟大的感情。

“你回去吧。”丁力胜的眼光离开何佩蓉，迅速地转向沙浩，“你先出去一会，过半个钟头再来，我要跟叶团长单独谈一谈。”

何佩蓉走向门口，沙浩还不想动步，叶逢春推了推他说：“走走！我们有事。”

沙浩和何佩蓉同时走了，丁力胜亲切地目送他俩出门。

门处，风像个顽皮的孩子，放肆地奔跑欢叫。

三十八

风息天亮，这是个晴朗的清晨。李腾蛟从工事里望出去，前面的景象看得清清楚楚。正前方散着个村庄，房屋或连或散，参差不齐。村沿有两所房屋，一高一矮，高房的围墙上开了一溜枪眼；矮房的砖墙平整整的，一扇小小的后窗口给堵住了一大半，上面伸出黑枪口。两所房屋之间堆着树干、麻袋包、门板和横倒的桌子，筑成了防寨，挡住进村的道路。敌我阵地中间展开一片广阔的田亩，地形宽阔暴露，只有两条田埂可以隐蔽。昨天，敌人在这个方向配置了三挺机枪，冲锋部队要越过这片开阔地并不容易。

李腾蛟的眼光由远而近，抓住了紧前面的战士。他们精神抖擞，微微昂起头，一手持枪，一手抓住掩体的边沿，好像一群伏在起点上的竞赛运动员，一心等待信号枪的响声。他知道村庄另一边，还有个连队需要同时进攻。发动信号的权利，掌握在营长手上。他对目前处境感到满意。本连攻击的方向虽不是主攻方向，自己到底及时回归了部队，又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了。副连长趴在前面，指导员紧挨身边，使他感到安慰。

时间慢慢消逝，村庄里始终静悄悄的，狗不叫，烟不冒，枪也不响，仿佛没有一个生物，然而根据昨夜偷跑出来的两个居民的报告，村里盘踞着四五百个敌人，村道上到处筑了工事。看来，敌人相当沉着，不因攻击的临近透出惊慌。这种沉寂是讨厌的，令人不安。李腾蛟见指导员不时摸摸腰间的短枪，听见他的呼吸转为粗重，猜到他准跟自己一样，感觉到了这一层。

攻击的信号终于发出，李腾蛟命令机枪开火。他辨出别的地方同时响起密集的枪声，包围另外两个村庄的部队也开始了进攻。显然，掌握进攻信号的人不是营长，甚至也不是团长。

枪弹子弹飞向敌人的工事，围墙上溅起点点火星。突击班跳出掩体，冲向村庄。

突击班顺利地冲过第一道田埂，那座矮房的墙脚下同时掉落好些砖块，转眼间出现几个枪眼，射出了机枪火力。它们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猛烈，有两个战士被打倒了，别的战士不得不趴伏下来。李腾蛟急忙命

令抽一部分火力去对付它们。趁我们的部分机枪转移射向的时机，高房的围墙里吐出几条机枪的火力。

胡安平冲到第一道田埂后面，向突击班挥手喊叫。突击班起身又冲。敌人的机枪组成了交叉火力网，不断地射击。有个战士仰面跌倒，别的人冲近第二道田埂，再一次被迫趴下。李腾蛟咬着嘴唇，一手按住工事的边缘，恨不得跳出去加入冲锋。

“敌人的火力太猛，暂时把突击班撤下来吧。”林速急快地说。

李腾蛟转头一望，遇见了两道坚决的眼光。他从激动中清醒过来，理智迅速占了上风，仰头高喊：“把突击班撤下来！”

听到连长的命令，胡安平喊了句什么。在一阵火力掩护下，剩下一半人的突击班离开暴露的地形，撤回冲锋出发地。

村庄另一边的枪声也逐渐减弱，另外两个村庄周围的枪声听起来更加响亮了。

胡安平匍匐着过来，跳进掩体，气冲冲地嚷：“用炮轰他娘的！”

胡安平眼红气粗，这神情触动了李腾蛟，刚平复的激情重新冒头。他咽了口唾沫，压制住内心的火焰说：“商量一下再攻。”一边暗暗地警惕自己：“冷静！冷静！”

胡安平用手背抹了抹下巴说：“再上去一个班，我不信拼不过他们！”他蹲下身子，两手捧住膝盖，尖起耳朵听枪声。

不远处的枪声确实有种诱人的力量，李腾蛟竭力避免听它，集中精神思索对策。

林速见胡安平不住探头张望，轻轻拉了他一把说：“坐下！蹲着不怕腿酸。”

胡安平一屁股坐下，两手支地，准备随时跳起身来。

三个连的干部正在研究，叶逢春匆匆赶来，跳进掩体说：“怎么回事，李连长？”

“情况有了变化。”李腾蛟回答。

“什么变化？”

“敌人增加了火力。”

“啊！两边都加强了火力。”

“那边也加强了？”

叶逢春点了点头，阴着脸，走近胸墙。李腾蛟跟上去，指了指那座不显目的矮房说：“那几个枪眼都是新出现的，有两挺机枪。”

“昨天敌人没有使用全部火器，”叶逢春的胸脯急剧地起伏一下，“企图麻痹我们，来一个突然杀伤。”

“攻击以前那里并没有枪眼。”李腾蛟说，“敌人事先掩蔽得挺巧妙，看不出来。”

“他总不能掩蔽一辈子。”叶逢春盯着那座矮房说，“你们打算怎么进攻？”

“还没有最后决定。”

“有困难没有？”

“没有。”胡安平接口说，“瓮里的甲鱼，不怕捉不到手。”

“有一挺重机枪就好了。”李腾蛟说。

“等重机枪要到什么时候？”胡安平喃喃地说。

“村子那边，敌人摆了两挺重机枪。”

李腾蛟听出团长的意思，这就是说营的重机枪陷在主攻方向，抽不出来。

火线上一片宁静，村庄涂上一层早晨的阳光，敌人仍旧一枪不发。叶逢春观察了一会，决断地说：“我决定调两挺重机枪配合你们。”

叶逢春随即跟李腾蛟做了研究，决定分两路进攻，加强突击力量，分散敌人火力，尽量发挥近武器的作用，消灭敌人的火力点。干部重新分工：由李腾蛟带领一排跟三排同时分路进攻，林速掌握二梯队和掩护火力。叶逢春临走前，特别嘱咐不要小看敌人，一定要把敌人当老虎打，而且要当作有狐狸性格的老虎打。

胡安平回到三排，一排的班排长被叫进连指挥所，分头做了传达布置。太阳逐步升高，两挺重机枪终于调来。机枪手个个汗流满面，显然刚从别的战场上转移过来，证明别处的攻击得手，已经用不着他们。

王海班掩蔽在一座坟后，王海回归本班，劈头就说：“同志们，我们成了突击班啦！”

“好啊！”夏午阳一个翻身，一张笑脸对着班长。

“我们班的任务是消灭矮房里的火力点，攻破敌人的防寨……”

班长一宣布任务，全班战士的兴奋立刻为严肃所代替。陈金川掂了掂手里的爆破筒，探头望了望矮房墙脚下的枪眼。

“我们动作要猛！”王海继续说，“使敌人顾东顾不了西。要坚决顽强，一下子突破敌人的防线！”

陈金川轻微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一次攻击的失败，不但影响攻击者的情绪，也会助长敌人的气焰，往往带来更大的伤亡。

王海一讲完，陈金川转了转栗色的眼珠子说：“防寨后面的敌人挺讨厌，刚才没露火力，先给他们一顿手榴弹。”

别的战士也先后提供了打法，一牵涉到具体的战斗部署，夏午阳没

话说了，闪动着发亮的眼睛，只希望马上行动。

王海敏捷地做了布置，迅速隐蔽地把队伍带到冲锋出锋地。

新的攻击开始了。

轻重机枪一齐欢唱，子弹飞进防寨，飞向两所房屋的墙头，撕下枪眼。两个突击班中间的大片地段，成了弹雨的狂潮。敌人的火力被压住了，射出来的火力既不猛烈，也不准确。

王海率领全班越过第一道田埂，冲近第二道田埂，防寨后面射出自动步枪的子弹，投出手榴弹。

陈金川擎着爆破筒，窜过烟雾火光，跨过田埂。矮房的墙上突然出现个新枪眼，一挺机枪凶恶地吼叫起来。陈金川冲了几步，仆面倒下，爆破筒摔出老远。后面的夏午阳一惊，刚要扑向爆破筒，只见陈金川一纵起身，飞跑几步，捡起爆破筒，往前冲去，子弹围着他打转，在他的脚下掘起一撮撮泥土。

陈金川奔近矮屋，只觉头顶上一凉，腿一软，他晃了晃倒下了。血流下额角，遮住一只眼睛。机枪在附近得意地吼叫，阻挡后面的人。这声音激怒了他，他聚集起全部力量，跳起身奔到墙边，贴紧墙壁，弯下腰，把爆破筒狠命往机枪枪眼里一塞，感到腿软力乏，又一次倒在地上。墙里的机枪停止了叫吼，有人惊喊了一声，爆破筒随即被推了出来。

一见眼前的爆破筒，陈金川猛地来了力量，他跪起身子，闪电似的抓住爆破筒，送进枪眼，一侧身，用背脊抵住枪眼。他似觉有人抓住那一头往外推，一使劲，脚跟抵住地面，让背脊跟墙壁粘在一起。

防寨后面飞出一颗手榴弹，落在陈金川身边，一边打转，一边冒烟。夏午阳两步蹿上去，捞起手榴弹，扔回防寨。

陈金川感觉背后的推力加强了，背脊摇动起来。他两手贴胸，咬紧牙齿，把全身力量使在背上，让豆大的汗珠跟鲜血顺脸流下。墙里的机枪又开口了，他只觉胸口一阵麻木，恍惚间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他的身体震跳了一下，斜斜地滑倒地上。他看到战友们飞奔过来，看到夏午阳闪过身边，随后这些人飞快旋转，融成一团，升向天空。天空在旋转，太阳也在旋转，洒下万道金光。金光变成闪电，猛闪了一下顿时消失，大地压了上来，他闻到一股强烈的土地的香味……

王海带着全班，用手榴弹炸蒙防寨里的敌人，跨过树干麻包，冲进村里。李腾蛟带领两个班跟踪进村，一阵猛打，消灭了村沿的敌人，跟胡安平领导的三排依旧兵分两路，向纵深发展，逐房逐屋地攻击战斗。

林速看到了全部的攻击情景，率领二梯队冲到村边，见陈金川的身

体平卧地上，眉毛微皱，睁着水晶般的眼睛仰望天空，那神情好像在问：“我们进去了没有？”

“我们进去了！”林速轻声地说，擎起拖着红缨的驳壳枪，跨过横倒的树干，冲进村去。他的脸上布满杀气，如果章丽梅此刻遇见了他，一定不相信是他。

进攻另一方向的连队也进入村子，到处响起战斗的声音。

王海班冲近一所建筑在突出的崖底下的瓦屋，遇到强烈的抵抗，等李腾蛟带着队伍赶到，才用猛烈的火力制服敌人，冲进瓦房。

夏午阳首先冲进后院的一座偏屋，偏屋后有后墙，倚山壁筑成，下面露出个黑黝黝的山洞。他感到蹊跷，贴墙挨壁，移到山洞边上，刚喊了声：“快出来！”山洞里飞出几发子弹，落在对面的墙脚下。他一冒火，掏出颗手榴弹就要拉火。

王海刚好进门，赶紧向夏午阳一摆手，闪到他身边，贴着洞边喊：“抵抗就是死路！快缴枪！”随手端起冲锋枪，向山洞上方威胁地扫了一梭子。

山洞深处起了窃窃私语，跟着扔出几支连发手枪、一把佩刀，钻出几个面容苍白、装束不同的人。

“还有没有？”王海连喊两声，没听见洞里应声，便向夏午阳做了个手势。

夏午阳搜了搜俘虏，从一个年轻俘虏身上摸出个手电筒，往洞里一照，照不见底。他弓腰进去，开始搜索。洞里潮湿阴凉，地上铺着稻草，稻草堆中间铺条黄呢美国毯子，毯子上放着纸烟火柴，一个罐头上粘着半支蜡烛。他点上蜡烛，发现洞底有个地方，稻草乱蓬蓬的，高起了一块。他伸手一摸，摸出几个文件夹子，便夹着夹子走出山洞。

李腾蛟同时进屋，威严的眼光向俘虏群一扫，厉声地说：“哪一个是军参谋长？赶快站出来！你们的士兵已经供认了，躲不过去。”

五个俘虏互相望了望，谁也不出声，一个胖俘虏的脸腮抖动了一下。

夏午阳走近连长，交上文件夹子。

李腾蛟翻开第一个夹子，里面夹着敌军司令部和警卫营的花名册，一束电报当中有白崇禧发来的电报。他扬了扬夹子，冷笑一声说：“人证物证都在。七军参谋长，快站出来！”

那个四十多岁的胖俘虏往出走了两步，勉强装出一副笑容，喃喃地说：“兄弟就是。你们真是神兵天降啊！”

李腾蛟没有睬他，继续喊：“哪个是警卫营长？”

“我！”一个精悍的小个子气哼哼地回答，同时打了个立正。

另外三个是军部参谋、副官和勤务兵。

叶逢春急步进来，对李腾蛟说：“都抓到了？”

“跟俘虏说的一样。”李腾蛟回答。

“喂！听一听！还有枪声没有？你们的部队全完蛋啰！”叶逢春对着俘虏说。

敌人军参谋长的身份一经暴露，慌张的神色反倒消失。他看出叶逢春不是普通干部，似辩白又似解释说：“兄弟早不想打啦，也是出于不得已。兄弟名为军参谋长，实则毫无兵权，不过是个傀儡罢了。辛参谋随我多年，可做证明。”

敌警卫营长听出话里的意思，尖着嗓子叫唤：“是谁命令我坚决抵抗的？辛参谋，凭良心说，你给参谋长传过多少道命令？”

被叫作辛参谋的大脑袋俘虏赶忙摇了摇头：“不要乱咬，我根本没有出过这个山洞，传过什么命令。长官不信，尽可以问问朱副官。”

一直在瑟瑟发抖的瘦子副官，一听这话，双手在头顶上乱晃，带着哭声说：“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敌警卫营长的气仍旧没有消，喷溅着唾沫说：“‘决不是正规共军，他们没长翅膀！’‘坚守坚守！我们的援军一定会来，守不住杀头！’这些话是谁说的？要是依我的意思，早点冲出去，说不定早上了火车。”

敌军参谋长的脸色发白，一对小眼睛死盯住敌警卫营长，露出狠毒的闪光。

“你们的军长呢？”叶逢春问。

“打散啦。”敌军参谋长回答，随后好像溺水的人抓到一根草，喘了口气说，“昨天枪声一响，军长就命令我们坚决抵抗，等待援军。兄弟是受命行事，万逼无奈。”

“你们的军长到底在哪里？”

“确实打散啦。要是查出来兄弟说话不实，任凭处置。”

“军参谋长抓到没有？”随着喊声，胡安平一阵风地刮进来。

“这一个。”李腾蛟嫌恶地伸手一指。

几天来，胡安平眼看好些战友陆续倒下，肚子里憋着一股仇气。他根本没有注意团长在场，抡起眼睛，盯住那张抖动的胖脸，三脚两步冲过去，吓得敌军参谋长倒退两步，撞在发抖的副官身上。

胡安平逼进一步，直着嗓子嚷：“你们围攻了我们三天，想不到也有今天！”

“你们就是单独插进来的那个师？”敌军参谋长愣了愣说，“不不，不

可能！”

“不可能？哼！你大概认为当俘虏也不可能吧？”

敌军参谋长垂下脑袋，露出绝望的神情。

叶逢春忍住气愤，吩咐李腾蛟说：“马上送他们到师政治部去！”

王海和夏午阳押着那群俘虏走出村子，不约而同地望了望陈金川倒下的地方。那里只留下一摊鲜血，映在阳光里，红宝石似的闪光。夏午阳禁不住咬牙切齿说：“战犯！都是战犯！”

前面，敌军参谋长的背脊猛地打抖，样子像片落叶。

三十九

何佩蓉和章丽梅整夜没有睡觉，一块设计、染布、染线、烘烤、剪五角星。最后缝星的时候，章丽梅缝了几针，针脚不匀，自己看了也脸红，只好撒手，让给何佩蓉独力完成。她往床上一斜，转眼间合上眼睛。

此刻，阳光洒满一屋，何佩蓉缝着最后一个黄五星，一边哼着歌子。她缝一针，检查一遍，发现哪一针针脚不匀，立刻拆掉重缝。缝好了最后一针，仔细检查一遍，听枪声已经静息，生怕误事，顾不及叫醒章丽梅，叠好国旗，奔向师部。

师长和政委都不在，何佩蓉把国旗交给值班参谋，跑回住处，见章丽梅脸朝外侧卧着，脸色绯红，睡得正香。她轻步走到外屋，端来一脸盆冷水，洗了把脸，痛痛快快地冲洗头发，房子里响着柔和的水声。

章丽梅忽然惊叫一声，翻身坐起。何佩蓉转过水湿淋淋的头说：“战斗结束了，你还做梦。做什么梦来着？”

章丽梅跳下床说：“国旗呢？”

“刚送走。你瞧瞧太阳，快正午啦。”

“啊哟，我睡得真死。”

何佩蓉拧干头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半截梳子梳了梳说：“外面可热闹啦。”

章丽梅奔过来抓住何佩蓉的胳膊说：“快走！咱们出去看看。”

“瞧你蓬头散发的样子，快整理整理。”何佩蓉说，随手拉起章丽梅的一条辫子，辫梢上的绳结已经脱落。

章丽梅回到床边，拿起散落的辫绳，急忙结好辫子，掏出手绢，随便擦了擦眼角。不等何佩蓉晾干头发，拉起她的手快步出门。

两个人跑出村口，跑向战场。

十月的阳光照亮平川，照亮打扫战场的人们。战士们身穿灰军衣和白衬衫，有的背麻袋，有的抬箱子，有的扛武器，来往不绝，吆喝声中夹着欢笑。一副副担架上面，堆着卸掉枪栓的枪、没有炮盘的六〇炮筒、小丘般的钢盔和子弹带。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战利品，组成了欢乐的场景，使章丽梅眼花缭乱，感情汹涌。她掏出个小本子，飞快地写

了几行。

一路上，何佩蓉不断跟遇到的战士们打招呼，后来，章丽梅也主动招呼开了，战士们同样愉快地回报她俩。开头，她俩走在石板路上，因为经常要让路，干脆跳进稻田行走，即使这样，有时候还要让路。

迎面过来两个抬着箱子的战士，章丽梅觉得面熟，像是二连的战士。她触景生情，问何佩蓉说：“你说二连长回来了，怎么没见他？”

何佩蓉招呼打头的战士：“小夏！抬的什么？”

“白洋！”夏午阳回喊，“上个月的军饷，说是到了广西就发，手段真辣。”

“你怎么知道？”

“我在政治部刚听了三堂会审。那个俘虏军参谋长把他们的军长骂得狗血喷头。”

“哦。你们的连长在哪儿？”

“那边！”夏午阳回头指了个方向，擦过何佩蓉身边，“那边东西不少，还有提琴。”

“提琴？快去看看！”章丽梅拉着何佩蓉就跑。

她俩越过几条田埂，遇见好些二连的战士，最后遇见了王海。

王海一手提个红皮箱，一手提着提琴。一见她俩，举了举提琴盒子说：“你们的武器。”

“没坏吧？”

“连长说没有坏。”

章丽梅虽然看到提琴，仍然一股劲往前走：她望见李腾蛟弯腰在捡什么东西。

何佩蓉也看到了，老远招呼了一声。

李腾蛟大步迎上来，使劲握住何佩蓉的手说：“何同志！我代表全连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何佩蓉吃惊地说。

“你冒着弹雨抢救伤员，给了战士们很大鼓舞。”

“这算得了什么！又不是冲锋陷阵。巩华同志的伤势怎么样？”

“肚子里的弹片取出来了，弄不好还有危险，指导员看他去了。”李腾蛟口气一转，关心地问，“见到沙团长没有？”

何佩蓉脸一红说：“见了他，才知道你回来的。”

“李连长昨天回来的？”章丽梅问，同时感到这句话没有意思。

“是啊，总算赶上个尾巴，打了一仗。章同志，你脸上是什么？”

“什么？”章丽梅紧张地问。

“怎么黄了一块，碘酒？”

章丽梅急忙伸手摸了摸双颊。

“怎么手上也是黄的？”

章丽梅看了看手掌心，松了口气说：“啊！是做国旗染的。”

“五星国旗！”李腾蛟喊，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是啊！”何佩蓉接口说，“我们做了一面。”

“在哪？”李腾蛟追问说。

“刚交到师部。”

李腾蛟望了望师部所在的村子，急迫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这些东西里面说不定有重要文件。女同志心细，交给你们处理更合适。”

何佩蓉见李腾蛟背后散着纸张册籍，有个地方堆了一小堆，上面压块石头，想必是李腾蛟归在一起的。她答应了一声。

李腾蛟转向章丽梅说：“章同志，看看敌人的材料，对写东西也有帮助。”

章丽梅微微一笑。

李腾蛟使劲握了握她俩的手，热诚地说：“欢迎你们到连队来演唱！战士们都挺想念你们呀！”说罢匆匆去追赶走远了的战士。

章丽梅望着李腾蛟的背影说：“你瞧出来了没有：他老了一点，可是漂亮了一点。”

“我没有瞧出来。”何佩蓉板着脸孔说，说完了扑哧笑出声来。

“说真的，我这两天有点想念他。抬来一副担架，总担心上面躺的是他。”

何佩蓉含着深意地瞟了她一眼。

“我原先不喜欢他的性格，心想，他要有林指导员的性格多好。现在看起来，他这个人也挺活泼。”章丽梅的眼光又转向李腾蛟的背影，注视了一忽，带着不满的口气说，“你看他走得多快，头也不回一下。”

何佩蓉神秘地问：“你猜他这忽心里想什么？”

“谁知道他。”

“准是急着想看国旗。”

李腾蛟走远了。远处、近处，忙碌的人群走出竹林，走出松林，喊叫声里夹着快乐的歌声。暖热的阳光洒在人身上，照在浓绿的山壁上，使万物发出一层光彩。虽是深秋时节，她俩都感到暖洋洋的，好像处身在三月阳春。

何佩蓉呼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拉了章丽梅一把：“咱们看看有没有要紧文件。”

“能找到几本日记就好啦。”

“找不到少惹气。”何佩蓉说，“解放天津那天，我捡到一本军官日记，看了真气死人！什么窑姐儿啦、政工队小姐啦、谁谁的姨太太啦，尽是乌七八糟的事。”

两个人开始捡拾散乱的纸张，一边捡，一边看，没有发现了不起的文件，章丽梅不耐烦了，去翻看李腾蛟捡的那堆东西。她找到一张《阵中日报》，好奇地看起来，看了一忽，鼻子管里“哼”了一下，说声“狗屁不通”，扔在地上。

何佩蓉找来两个空米袋子，当成绳子，捆好那些公文册籍。两个人各提一捆，继续走去。

附近一个山洼子里转出两个人，一个手提黑皮包，一个牵匹光背马，迎面走来。何佩蓉大声招呼：“老孙同志，遛马去啦？”

“发了笔横财！”孙永年回喊，牵着马加快脚步。

双方走碰了头，停住脚步。孙永年牵着的那匹花斑马满腿污泥，偎紧孙永年，抬起怯生生的眼睛望人。

“别看它泥巴稀稀的，好好养上几天，管保不认识它啰。”

孙永年身边的中年人应声说：“确实是匹好马。”

孙永年随着介绍：“何同志，认识他不？他叫卢兴东，当过红军。部队赶到这里，是他带的路。”

卢兴东赶紧接口：“托毛主席的福，总算没有误事。”

“给你们瞧个新鲜玩意儿。”孙永年眼睛一眯，两个手指头伸进上衣口袋，夹出一张长方形的硬纸片。

何佩蓉接过来一看，惊讶地说：“哪来的？”

章丽梅凑拢来看，见那张厚道林纸上用仿宋体印着“第三兵团副司令兼第七军军长中将李本一”，眉毛一挑说：“人呢？”

“是这么回事。”孙永年做着手势，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进了山洼不远，见这个玩意儿撒了一地。我一边收，一边跟着它走，走啊走啊，拐了个弯，看到这家伙站在草丛里，”他拍了拍那匹花斑马，“缰绳拖在地上。我伸手抓住缰绳，它傻痴痴地一动不动。老卢一搜草丛，就搜出了这个皮包，重甸甸的，里面不知道盛了些什么。瞧，还上了锁……”

“人呢？”何佩蓉打断他问，“名片上那个人呢？”

“没见到。”孙永年摇了摇头，“后首来了股搜索部队，我交上一张名片，这么那么一说，他们四处搜索开了。我俩也帮助搜了好久，没有影儿。喏，这张名片送给你啰。”

“我要它干什么？”

“我这里有的是。”孙永年拍了拍鼓腾腾的上衣口袋。

何佩蓉把名片还给孙永年：“都交到师部去吧。”

孙永年弹了弹名片说：“你到底有什么用处？当不了手纸，卷不了烟。”

这话逗笑了章丽梅，笑得靠在何佩蓉身上。

孙永年装回名片，拍了拍马项说：“这家伙倒忠心，死守住主人的皮包……”

何佩蓉皱起翘鼻子，斜瞟了孙永年一眼。

“可惜用错了地方。”孙永年继续说，“当时我说：‘你这傻瓜，脑子里应该开开窍！你那么死心塌地，人家可扔下你啰！’经过教育，它知道自己不对，懊悔起来，当场点了点头。你们瞧，它现在对我多好。”

那匹花斑马好像听懂他的话，用头部摩擦他的胳膊。

孙永年趁势抚了抚鬣毛，花斑马抖了抖肚子，眯起眼睛，享受新主人的爱抚。随后抬眼望了望孙永年，轻轻地踏着前蹄。

“饿了吧？好好，这就带你走。谁叫你投错了主人！今后可要好好干，将功赎罪。”

孙永年说罢，招呼卢兴东一声，牵着马走了。

“这个人真有趣，他是马夫？”

“饲养员！”何佩蓉纠正说，“他的肚子里装满故事，长征的、抗战的，什么都有，讲三年也讲不完。你爱听，随时可以找他。”

“我准去找他。”章丽梅喊。

再往前走，章丽梅放慢了脚步，东张西望，一对眼睛闲不下来。她看到好些身穿蓝布衫裤的农民，杂在战士群里，同样肩挑背负，兴高采烈，有的唱着山歌。她有两次忍不住放下文件捆，拿出本子，飞快地记下涌上心来的断片残句。

斜刺里过来一个瘦高身子，一手遮住眉毛，边走边四下瞭望。

“曹部长！”何佩蓉大声招呼。

后勤部长跨过稻茬子，脚高脚低地插过来，满脸通红，兴冲冲地说：“今天天气多好！”

“你怎么有时间出来啊？”何佩蓉知道这种时候正是后勤部门最忙碌的时候。

后勤部长从问话里听出同情，亲热地说：“前几天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逼得我好苦。东西少，发愁，东西多，也发愁。这忽儿呢，登记这个，统计那个，弄得我头昏脑涨，跑出来换换空气。”

“战利品里面有乐器。曹部长，叫他们好好保管，别弄坏啦。”

“啊呀，你也不让我闲一下。放心，所有的乐器保证不缺一个角，不断一根弦。听着，我要分给你们宣传队几袋洋面，包饺子吃。”

爱吃饺子的何佩蓉头一侧说：“太好啦。”

“每人发个罐头。”

后勤部长的脸上布满笑意。何佩蓉看得出，这时候如果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凡是在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他都会慷慨答应。

后勤部长的眼光落在章丽梅身上，打量了一忽说：“这位是新同志吧？”

“说新不算新，来了两个来月。”何佩蓉代替章丽梅回答。

“啊！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你太忙啰，”何佩蓉又说，“见过面也记不住。”

“那倒不一定。”后勤部长转向章丽梅说，“你觉得部队生活怎么样？”

“生活丰富极啦。”章丽梅衷心地说。

“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困难得了不得，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学会搬运法，从什么地方弄些物资来。一打了胜仗，什么都有啦，根本用不着搬运法，美帝国主义会把物资送到我们手里。”

后勤部长笑着走开了。

“这个后勤部长挺有意思。”章丽梅说，“他快满五十了吧，瞧他的样子跟孩子一样。”

“解放军里差不多人人都这样。”何佩蓉说，“你待久了就不想离开。”

“我现在就不想离开。”

“那就在部队里安家。”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章丽梅欢快地说，没有察觉何佩蓉话里的暗示。

四十

阳光离开窗棂，丁力胜推开窗子，冲进一股喧闹的声音。扛着胜利品的人连串走过村道，孩子们成群结伴，追随在他们身后，睁大眼睛，惊奇地指点观看。有个孩子拉住个青年农民的衣角，跟在身边喊：“哥哥！哥哥！你扛的什么？”青年农民一扭头，神气地说：“放手！你长大了就知道啰。”

房门一响，丁力胜从窗口转过身来，见韦清泉轻快地走进房间。

“查出一名师长！”韦清泉说，深凹的眼睛里发着闪光。

“一七二师师长？”丁力胜的背脊离开窗台。

韦清泉用讥刺的口吻说：“昨天生怕部属们不认识他，今天拼命想把头缩到脖子里去。喔，李本一的皮包里有些什么东西？”

“东西不少，还有女人的首饰，有用处的不多。”

韦清泉望了望窗外的热闹景象，敞开脸说：“刚才碰见几个战士，跟他们随便聊了聊，那股高兴劲啊，要是喊一声：‘马上出发！’准能一口气再走百把里地。”

“当然当然！”丁力胜应声说，“我也希望趁热打铁，一家伙搞到广西去。”

叶逢春三脚两步闯进来，气色不大好看：“附近十几里地都搜遍了，没找到李本一。”

“白天搜不到晚上搜，今天搜不到明天搜。”丁力胜斩钉截铁地说，“部队全部出动！”

韦清泉插问说：“叶团长，部队疲劳不疲劳？”

“睡了一夜，把几天没睡的觉都补过来了。搜三天三夜也不会疲劳。”

“对！”韦清泉说，“就要有这种精神！”

“从现在起，解除你们别的任务。”丁力胜坚决地说，“快去准备灯笼火把，搜山！”

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丁力胜刚看了两句，眉毛一扬说：“哈！敌人那三个师全部被歼灭了！”

叶逢春从门口返回来，凑到师长身边，看了看电报上敌人部队的番

号，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第七军、四十八军基本上完蛋啦！”

韦清泉也走到师长身边，三张欢快的脸凑在一起。

“请注意寻找五万分之一的广西地图！”丁力胜念出电报上最后一句话，转脸说，“野战军总部又在部署下一个战役行动啦！”

“你的希望就要变成行动啰！”韦清泉说。

兄弟部队的胜利鼓舞了叶逢春。敌人四个主力师加一个军部的歼灭，就是在进军路上拔除掉巨大的障碍。几个月来的跋山涉水、失望和气愤，此刻得到了报偿。他转身就走，急着想把这一胜利消息告诉全团。

韦清泉叫住了他：“搜山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小心敌人打冷枪。不值得流血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流血。好好清查一下缴获的文件，发现有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马上派人送来。”

叶逢春刚走，丁力胜拿起耳机，给一、二团摇电话，通知新的胜利消息，要他们注意搜寻广西详图，准备全体出动搜山，捕捉漏网的鱼。

屋里的光线逐渐暗淡，窗外飞来的喧闹声并没有减弱，喊叫声和匆忙的脚步声里，夹杂着清脆的马蹄声和钝重的牛蹄声。丁力胜心情激动地说了声“我出去转转”，快步走出门外。

丁力胜不断向战士和民夫打着招呼，走到村口，一座打谷场上围着好些人在仰头观望，人丛里，一根粗毛竹笔直地伸向蓝色的天空，顶端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它映在阳光里，鲜亮透明，舒展着柔软的身体，发出愉快的声音，好像在向人们宣告胜利，宣告光明和幸福的来到。

丁力胜不觉收住脚步，举目仰望，心里走过近二十年的战斗生活。过去的道路曲折崎岖，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果实！这耀眼的红旗是胜利的标志，也是新的胜利的象征。他仰望着，眼前展开未来的图景。在五星红旗飘扬招展的地方，人们将用全力来建设社会主义，让祖国从贫困走向繁荣富强。往昔的战场，他走过来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中原平原，快要全部解放的南方，将竖立起数不清的工厂，用机器的轰鸣和炼钢炉的火光来代替炮声枪火。被割裂成许多小块的土地将要联结起来，形成由拖拉机耕种的农场田庄。说不定自己站着的地方，哪一天会出现规模宏大的厂房，厂内厂外，机器跟拖拉机同时噪响。今后的道路或许还有曲折和崎岖，还会有艰苦困难和英勇牺牲，但决不会再有跟过去同样的苦难、屈辱和忧伤。伴随人们的不是漫漫长夜，而是强烈的阳光！

火一样的旗帜燃烧着他的心，他猛想起南下前那次和党中央领导人

的会见。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着一个接一个的斗争，甚至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毛主席这几天一定也没有睡好，注视着这一战役的进展。党中央所在地的北京，此刻，那同样鲜艳的五星国旗，一定也在天安门上飘扬！

丁力胜满怀兴奋，独自向前走去。他开头走在石板路上，后来跨进收割过的田亩，跨过一道道田埂，燃烧的眼光左顾右盼，热切地吸收周围的景象。打扫战场的人陆续归去，一个牧童骑在水牛背上，慢慢地擦过竹林。经历过激战的山崖上，一群孩子提篮挽筐，在枣树林里捡拾枣子。做过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留着太阳的夕照，两棵松树互相偎依，摇动金色的顶盖，好像在低声私语，交谈这两天看到的情景。

丁力胜走近那座山头，爬上山坡，绕过一棵棵矮蓬蓬的马尾松，向上走去。醉人的草香一路伴随着他，扑进鼻孔，沁人心肺。昨天，他根本没有闻到这种香味，它仿佛为了庆祝胜利才发出来的。一上山顶，草香显得更浓烈了。

山顶上的空气明净高爽，他伸出胳膊，做了几次深呼吸，觉得十分舒适。他踏着草地来回走动，享受休息的快乐。他知道这种愉快是短暂的，然而也是珍贵的，没有长久的紧张不可能产生这种感觉。他竭力不让自己想什么，有意松懈一下过度紧张和兴奋过后的神经。紧张消失了，兴奋仍旧紧随着他，舍不得离开。

这里望得见村口的红旗，望得见红旗下的人群。他看不清人们的脸孔，但是想象得到他们的表情。

他的身边轻微地响了一下，脚边落下一颗松球。他捡起来，捏弄了一忽，揣进口袋。这松球使他想起家乡，想起自己的家人。他家山背后有座松林，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上那里去捡松球，换一些零用钱度日。他离开苏区以后，母亲过了十几年黑暗艰难的日子，她的头发一定全白了。然而母亲是幸福的，她比自己更早地看到胜利的红旗。

太阳接近对面的山坳，落进一道白云下面，云上洒出了万道金光。照在脸上的阳光一消失，山下的景色反倒更清楚了。山脚下上来个人，走得挺快，一看爬山的姿势就知道是政委。

韦清泉上得山来，交给师长一封信说："军部派骑兵通讯员送来了第一批书报文件。"

丁力胜一看信封上秀丽端正的笔迹，就知道是谁写来的。他拿着信问："军部有什么指示没有？"

"除了叫我加紧搜山，暂时还没有别的指示。"韦清泉说，面对山下，伸了几下胳膊。

"这地方很像我的老家。"丁力胜说。

“也像我的老家。”韦清泉说，“咦，怎么不看信，说不定有要紧话哪。”

丁力胜拆开信封，他的妻子写得很简单，但从每句话里看得出对自己的关怀。发信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一，这封信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或许在军部里耽搁了一些日子。

“娃娃生下来了没有？”韦清泉关切地问。

“快啰。”

“将来孩子得叫京生了，啊？”

丁力胜微微一笑，打开另一张信纸，刚看了个称呼，笑意加深了，他第一次看到儿子写的信。

儿子的字迹歪歪倒倒，一个大，一个小，有的简直不容易认出来，丁力胜不断摇头。

爸爸：

我的学习成绩不坏，语文和算术的习题总是八十分以上，体育最好。老师说我将来能当解放军。爸爸，真要当上解放军，天天跟你在一块，多好。妹妹会说好多话了，老爱画画。我给了她一支铅笔。昨天她画了好多圆圈圈，画得像炮弹一样，她硬说画的是茶杯，真笑死人……

丁力胜把那封信塞给韦清泉说：“你瞧瞧，延生写的。不像个建设人才。”

韦清泉看完了，赞扬地说：“写得不错啊。建设社会主义也少不了解放军。”

“我看将来不会有多少出息。”丁力胜说，“他还当炮弹是圆的哪！”

韦清泉静默了一忽说：“接他们来吧。让延生看看炮弹。”

丁力胜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是时候。看样子，我们很快要出动。”

韦清泉不言语了，他同意师长的估计。

“老韦，你快要看到你的孩子啰，说不定比我先看到。”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就是活着，也不认识我啦，我走的时候他才五岁。”韦清泉掐算了一下说，“现在十八九岁了。哦呵，他当解放军倒够资格。”

“一定能找到他们！”丁力胜肯定地说。

“但愿如此。”韦清泉的眼睛里燃起光芒。丁力胜一眼看得出，这是温柔的父爱。

黄昏来临，长长的红霞转紫，圆了大半个的月亮显出淡淡的面影，风吹来有点凉意。遥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

山脚下，有两个人牵着一串牲口走过，丁力胜认出了卢兴东，也猜

出另一个是谁，含笑说："他们两个倒是形影不离，索性让他多住几天再回去。"

韦清泉知道师长是指卢兴东说的。他们已经决定让他回去参加地方工作。既然他在当地住了十多年，熟悉周围情况，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力量。

"让他明天就回去，那边一定需要人手。这颗埋了十多年的种子，该让它好好发芽开花了。"韦清泉说，同时想起埋在广西的革命种子，那些受过革命影响的群众，他们发芽开花的时候也快到了。

两个人并肩站在松树下，松针在头上摩擦作响。天空逐渐转暗，在遥远的东北方，亮起几点火光，然后西北方也出现火光，再后，重山层叠的西方，高高低低的火光也先后升起。那是搜山部队的火光。

一簇簇火光在山岭上闪烁移动，火光引来火光，有的地方连成一片，染红了天空。

丁力胜和韦清泉注视着火光点点的西南方，那里就是广西，就是进军的下一个目标。

火光闪烁的远处，偶尔传来一两下沉闷的枪声。山下，在逐渐朦胧的平川里，在映着月光的村子里，飘来胡琴和提琴优美的声音，宣传队员们在赶排新的节目。也传来孩子们的歌唱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九五九年七月

编后记

《十月的阳光》是现代作家周洁夫经典军旅文学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描写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参加了解放东北、华北的战斗后向南方进军的战斗历程，再现了解放战争中光辉灿烂的一页，歌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屈不挠和舍生忘死的民族精神。

周洁夫二十一岁便参加八路军奔赴延安，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旅作家，对部队生活和部队作战有着深切的体验。在《十月的阳光》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真实可感、可亲可敬。不管是师长丁力胜、政委韦清泉，还是一团长沙浩、三团长叶逢春，抑或战士夏午阳、沈光禄，饲养员孙永年，人物塑造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曲折的故事情节，人物思想的转变与突破，以及激荡人心的家国情怀，都增强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

本书在编辑、校订过程中，为方便读者阅读，对书中个别字词用法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列举如下：

“做”“作”“呆（做停留之意）”“卜壳枪”“似地”“答理”“答腔”“惟恐”“惟一”“宿愿”“热呼呼”“磁壶”“磨擦”等字词规范为当下推荐用法。

“澎澎”“噗哧”“噗嗤”“登登”“通通通”“呷呷”等象声词规范为当下推荐用法。

“嗄”“呐”等语气助词规范为当下推荐用法。

百部红色经典

燕山夜话

马南邨 著

扬正气，树新风

走笔摹写燕山雪，开卷笑谈古今情

夜半溶溶梨花月，纸上栩栩忆中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一集
两点说明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不怕天
欢迎“杂家”
变三不知为三知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贾岛的创作态度
三分诗七分读
杨大眼的耳读法
不要秘诀的秘诀
少少许胜多多许
从三到万
大胆练习写字
“一无所有”的“艺术”
“初生之犊不怕虎”
珍爱幼小的心灵
说志气
交友待客之道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
植物中的钢铁
烂柯山故事新解
起死回生
堵塞不如开导
一个鸡蛋的家当
两座庙的兴废
磨光了的金币
最现代的思想
“批判”正解
二集
卷前寄语
谁最早发现美洲
“扶桑”小考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广阳学派
吴汉何尝杀妻
你知道“弹棋”吗？
谈“养生学”
姜够本
种晚菘的季节
甘薯的来历
养牛好处多
航海与造船
《平龙认》

华封三祝
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非礼勿
事事关心
“胡说八道”的命题
创作新词牌
艺术的魅力
形而上学的没落
八股余孽
不要空喊读书
多学少评
“颜苦孔之卓”
不求甚解
不吃羊肉吃菜羹
一把小钥匙
新的“三上文章”
三集
作者的话
人穷志不穷
“放下即实地”
“推事”种种
涵 养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文天祥论学
选诗和选文
错在“目不识丁”吗？
自固不暇
北京的古海港
南陈和北崔
宛平大小米
米氏三园
昆仑山人
保护文物
古代的漫画
书画同源的一例
替《宝岛游记》更正
水上菜园
金龟子身上有黄金
青山不改
一品红
雪花六出
守岁饮屠苏
“玉皇”的生日
中医“上火”之说
三七、山漆和田漆
“无声音乐”及其他
你赞成用笔名吗？
四集
编余题记
共通的门径
主观和虚心
三种诸葛亮
王道和霸道

智谋是可靠的吗？
握手与作揖
不要滥用号码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向徐光启学习
围田的教训
地下水和地上水
大豆是个宝
多养蚕
咏蜂和养蜂
下雨趣闻
发现“火井”以后
茄子能成大树吗？
讲点书法
选帖和临池
从红模字写起
创作要不要灵感
这是不是好现象
变和不变
有书赶快读
“半部《论语》”
读书也要讲“姿势”
观点和材料
文章长短不拘
编一套“特技”丛书吧
知识是可吃的吗？
五集
奉告读者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学问不可穿凿
自学与家传
行行出圣人
一块瓦片
讲一点教授法
“科班”的教育法
“烤”字考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由张飞的书画谈起
老鹰能比英雄吗？
谈谈养狗
养猫捕鼠
楮树的用途
白开水最好喝
长发的奇迹
为什么会吵嘴
生活和幽默
他讽刺了你吗？
马后炮
“三十六计”
说大话的故事
两则外国寓言
古迹要鉴别
为李三才辩护

林白水之死
昭君无怨
燕山碧血
增补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鸽子就叫做鸽子
今年的春节
编后记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一集

两点说明

《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陆续刊登以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支持。我收到许多充满着友情的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在这里统统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谢意。我现在接受许多朋友来信中所提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稿子，辑成一小册，以飨读者，并愿借此机会，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批评和其他意见。

应该说明，这个小册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没有把全部已刊的文章都收进去；但是删掉的文章毕竟很少，绝大多数都保留下来了。又因为原先发表的时候，没有制订什么计划，缺乏全盘的安排，所以发表的先后次序很乱，内容也很杂，现在一看就觉得有稍加整理的必要。不过，这次整理除了有的文章删去以外，也只是把文章大体排个次序，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引文重新核校一遍，如此而已。这样的做法未必就是好的，姑且试它一试。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还在内容方面，迫切地希望朋友们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当然，我知道读者中有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有科学技术工作者，有文艺工作者，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仍然有所不同。《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干部，虽然都是工农兵出身和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干部，为他们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些干部同志们的要求毕竟不等于工农兵群众的要求，而《燕山夜话》目前似乎又很难完全适应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后将继续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

在这小册子付印的前夕，特作以上两点说明，对与不对，请大家指正。

马南邨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都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拼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不怕天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

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

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铏《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像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

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论。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应该承认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

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

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么，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

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很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么，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

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

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

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么，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

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

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

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辨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

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的劳动者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迫。

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

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劳动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那时候的煤窑还是用非常落后的原始采掘方法开采的，窑主们还没有形成为像后来的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窑工们也还没有形成为像后来的煤矿工人那样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煤窑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鲜事物，那些窑主们毕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些窑工们也毕竟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封建统治下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时轰动北京的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历史应该承认，万历年间西山窑民进城游行，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斗争事件，当时的窑民队伍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队伍。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王大京等是什么样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关单位和专家能够进行一些调查，让他们的事迹更详细地载入史册。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功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

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像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三分诗七分读

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

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载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

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

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有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

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像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新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像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

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要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么，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杨大眼的耳读法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

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

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㻑的《醉翁呓语》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

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

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于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功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功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功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

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么，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少少许胜多多许

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官的时候，寄给他弟弟信中的一段话。此信主旨是提倡写文章要痛快，道理要讲透彻，不赞成以不尽之言、言外之意来掩盖文章的空虚。但是，郑板桥处处表示他最讨厌那些颠倒拖沓的文章，连画画也不愿意浪费一点笔墨。他常说自己的画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

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论，提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似乎更加必要。虽然，郑板桥说这一点并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本色，而只是他们的一枝一节好处；但是，这些古代的作家，又有谁见过或做过我们现在看惯了的长文章呢？因此，对古人说来不过是枝节的小事，对我们说来却变成一宗大事了。

当然，写文章一定要把意思说清楚，不要吞吞吐吐。而要说得清楚，却未必要用很多文字。宋代的曾南丰，对于苏老泉的策论文字有很好的评价，他说：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等论，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出也。

如此痛快透彻的史论，内容充实，即便写得再长些，人们也是爱看的。然而，只要读过苏氏父子的《三苏策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史论往往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夸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能行能止，而且行止适当，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每日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字是可以省略而没有省略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对读者缺乏严肃负责的态度。鲁迅给《北斗》杂志的信，曾一再坚决主张，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必须反复看几遍，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作者不肯接受鲁迅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死都不愿删改。看来在这一方面今后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报纸刊物的编辑部特别要大胆认真地帮助作者删改

稿件，要收集古今大著作家删改文章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最好要让删改者学习曾南丰，被删改者学习陈后山。

据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载：

陈后山携所作谒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因托后山为之。后山穷日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南丰就座取笔，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

你看他们的态度多好！我们现在的作者，抱这般态度的能有几人？

很明显，态度如何是受思想水平决定的。有许多作者不许别人删改文章，因为他觉得，只有翻来覆去阐述一个问题，才能把意思说透，而不肯努力提高自己的概括能力。其实不论对任何问题，概括的说明总要比详细的说明有力得多。与郑板桥同时的一位清代文人彭绩，写过一篇概括力最强的非常动人的文字，这就是他作的《亡妻龚氏墓志铭》。它写龚氏“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诸姑兄弟哭之，感动邻人！于是彭绩得知柴米价；持门户，不能专精读书；期年，发数茎白矣”。寥寥几句，可以敌得过几千字日常琐事的描述。这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了。

读这样的文章，一点也不会觉得它的内容空虚，相反的，倒真的感觉到它的内容非常充实，情感非常丰富。由此推论，其他各种文字难道不也可以写得更精炼、更生动一些吗？

从三到万

学习文化知识能不能走终南捷径呢？这是许多初学的同志时常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笼统。一定说能或不能，都不恰当。这要看学习的是什么人，学什么，用什么方法等等，要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一般地说，学文化应该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特别是初学的人不宜要求过急。

“文化”这个词儿在外国文里是一个字；这个字的字义，本来就是积累的意思。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更早就重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这是符合于一般学习规律的正确方法。因为学习不但要靠理解力，还要靠记忆力。而无论一个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有多强，他要理解和记住刚学会的东西，总要有一个过程。哪一个妄人如果想一下子就把什么都学会，其结果必定是要吃大亏。

有一个故事在明清人的笔记中重复出现了多次，尖锐地讽刺了这种妄人。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说：

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遣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这个故事比较通俗易懂，有的相声演员也曾讲过。但是，人们大都只把它当做笑话，而不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的讽刺性故事。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过程中有若干重要的关节，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学习的成败。初学的一个最重要关节，就是在刚刚学会一、二、三或外国文A、B、C等的时候。有一些轻浮的人，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欣欣然”起来，以为“得矣，得矣”，什么都懂得了。这也好像学打拳的人，刚学会几个动作的时候，多半以为自己很了不得，处处想跟别人较量几下子。倒是学得多了，真正有一些本

领，才反而虚心起来。由此可见，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越是有本领的才越加谦虚谨慎。

从教学的过程来说，不管要学什么，教的人总要从易而难，逐步深入地把知识教给学生。因此，好的教师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给学生一个印象，觉得入门不难，往后才能越学越有信心。而学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么，他就什么也学不成。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他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殊不知他根本还不曾入门，只学会一、二、三，对于所谓“六书”等起码的知识一点也不懂，所以他父亲叫他给姓万的新友写一个请帖，他就傻眼了。

实际上，一、二、三这三个字的确很好认，而从三到万，在文字结构上却经过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要懂得这些变化，也好像其他各种知识一样，必须逐渐学习，并且需要教师指导，不可能只凭什么“天才”就可以很快学会的。如果完全没有人教，倒很可能什么也学不会。我们之所以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理由也就在此。

我们不懂的东西还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虚心学习。但是，在学习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三到万这个故事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无妨以此为例，举一反三，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我们的学习吧。

大胆练习写字

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我以为这一点意思首先应该告给每一个年轻的朋友。

那么，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字写好呢？一般地说来，每个人要学写字，总得知道一些书法的常识，从执笔的方法开始，到各种笔法的运用，大略都要懂得，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学一两种字帖，经常还要多看各种字帖，这些也是必要的。虽然这里头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值得商讨，但是，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问题，而只是想着重地说明最要紧的一件事，这就是要大胆地练习写字。

人们都记得，我国年轻的乒乓球选手曾经在掌握了基本的打法之后，勤学苦练，大胆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个经验非常可贵。写字也可以运用这个经验。这就是说，要在掌握基本的笔法之后，大胆地练习写字，经过一个时期不断的练习，自然就会写出一手好字。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必须学会悬腕和悬肘。这是一个关键，然而并不困难。教给小孩子只要练习三次，就完全能够悬腕悬肘，毫不困难；年纪大一些的只要多练几次，也不难养成习惯。至于懂得了笔法之后，写起字来，就不需要一大套清规戒律，以免束缚人的创造性，相反的，必须强调大胆放手，写出自己的字。

写自己的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自己可以随意乱写，写出来别人完全看不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每个人的字毕竟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学一种字体。奇怪的是，历代讲究书法的人，动辄就以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范本，殊不知右军父子的书法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倒是南齐张融说的道理，更为透辟。据《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载：

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应该承认，张融的见解很高明，因为他不以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唯一的规范，而主张要加以发展，要独创自己的书法，这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历来的书法家都死守着前人的规范，不敢有任何发展和创造，那么，中国书法的历史早已停止了，怎么能够还有后来的许多辉煌成就呢！

例如，大家都很熟识的黄山谷的书法，在宋代要算是独树一帜的了。试问，黄山谷是死守着前人规范的吗？显然不是的。黄山谷《题幼安弟书后》写道：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从来学者都非常赞成黄山谷的这种见解。“老夫之书本无法”这句话长期流传，已经成为名言了。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口号，至今还值得我们重视。宋代的另一大作家晁礼之，在《鸡肋集》中也说：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今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是我们完全应该表示赞同的意见。我建议大家按这种精神，大胆地去练习写字。

“一无所有”的“艺术”

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回光返照了。然而，我们还不曾理会这种文化艺术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最近，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无所有”的“艺术”，这才真是够呛了。

据西德的消息说，最近在汉堡举行了一次“一无所有”的展览会，展出的是一些空白的没有画过的图画纸，雕塑作品也都是一些不成形的泥团，会上放映的电影也只是墙壁上白色的斑点，展览会的说明书写着：这儿是一无所有。那些新艺术家们向观众宣称：“我们显示一无所有，我们展览一无所有，而你们来买一无所有。”这个艺术展览会倒很直截了当地敲起了资本主义艺术的丧钟。

举办这个展览会的艺术家们，不管主观的愿望如何，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做了无情的揭露。他们比起垄断资本家雇佣的那一班政治舞台上的小丑们，总算要坦率而勇敢得多了。西德的报纸承认：“我们的艺术家们只是把其他领域的情形，在艺术上做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罢了。新鲜的是在于他们的诚实。一个政治家在显示一无所有时，看起来他所做的倒像是一种艺术，但是这些艺术家却明白地说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只是一无所有。”

不过，我却以为这一班西方的艺术家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一无所有”，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它一个彻底，才足以充分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精神面貌。而他们的展览会仍然展出了一些没有画的纸，也仍然展出了没有塑好的泥团，电影也还有白色的斑点，并且仍然有说明书，上面还写着“一无所有”等字句，这毕竟还是“有”啊，怎么能说是“无”呢？由此可见，他们就还是很不彻底！

再说，他们所谓的“一无所有”，即便真的做到了，那也不过是“有”的另一种形式。正如说“无党无派”仍然是一种党派，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也仍然是一种政治倾向一样。如果把那许多图画纸、泥团、斑点、说明书等等，统统收起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展览厅，也还不能说是真“无”。这样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的那班艺术家们，倒

还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聊以解嘲了吧。

可是，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像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在这当中，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毒害。现在西德的青年中，就有一班人完全中毒了。他们被称为“失去个性和表情的浮萍一代”，又叫做“被搞垮的一代”，他们苦闷绝望达于极点。这种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必然表现为“一无所有”。

这种现象无疑地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病症。因为一种艺术往往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反映。目前西方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究竟是反映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和时代内容呢？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音乐副教授，名叫格尔哈德·阿贝斯海姆，他在答复西德《文化报》的问题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达到了伟大艺术世纪的末端，不仅不会再产生有意义的指明未来的作品，而且看来人类已经失掉了自发地、艺术性地、形象化地表达生活的兴趣与需要。”

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然而，它应该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统治的末日；至于说到人类，决不会像这位副教授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初生之犊不怕虎”

最近在人们谈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其他成就的时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犊不怕虎”这句成语，来形容中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我看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比喻来说未尝不可，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比喻却不很恰当。因为说的是初生的牛犊，实际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许是不懂得怕；而我们的年轻一代经过实际较量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初生之犊所可比，他们的力量比虎还要强。

许多年轻的人所创造的巨大成绩，只能证明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新生的力量总是不断在生长、总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这真好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替旧人”。谁要是稍有自满而放松努力，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上和超过。这类事实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已成名了。其中二十多岁而成大名的起码有几十人，都是大家比较熟识的；但是二十岁以下的毕竟还很少。现在我倒要谈谈中国古代二十岁以下的著名人物，看看从中还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经验。

《宋史·寇准传》载：“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宋史·张耒传》载：“耒少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随便从《宋史》列传中查一下，十七、十八、十九岁成名的例子就都有了。还有年龄更小的。比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年十六，就与宋国的大夫乐朔辩论，把乐朔驳倒了，乐朔老羞成怒，派兵围攻子思，后来宋君终于救出了子思。历史上像这样的人物相当不少。再举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王维为例，大家都读过他的一首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然而大家未必都记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十六岁啊！

为什么古人年纪很小就有很大成就呢？关键之一是他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学习。《礼记·内则》有一条：“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所以有

许多古人，幼年就很有知识。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岁作牧童诗云：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相关用尽不如君”。你看这首诗很不错吧！后汉的冯勤，“八岁善计算”。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九岁谙于声律”。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

有人担心年纪很小就开始学习会短命早死，其实不然。以上所举的古人就没有短命早死的。只要脑子和身体各部分相应的官能担负得了，并不勉强，就可以进行一定的学习和锻炼，这完全符合于生理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和训练，要注意既不要贪多图快，用力过火；也不要娇养溺爱，过于保守。还应该让年轻的人自己做某些抉择。《后汉书·张霸传》载：

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

他自己认为做得到的，却也无妨让他做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

年长的一辈当然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比如元太宗就懂得使用青年。据《元史·杨惟中传》载：

惟中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

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还有许多。

现在我国年轻的一代，受到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又有了空前良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扶掖，今后在他们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是决无疑问的。

珍爱幼小的心灵

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不管古人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

但是，正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养，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已经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得如何。

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和家庭、学校等方面都很密切。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好有时就得搬家。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

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

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

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

说志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1]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2]，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粕。要像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

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

[1]原著《真西山集》书名有误，应为《西山文集》，55卷（一说56卷），内容除诗、赋而外，多阐述儒家理学思想。

[2]原著称许衡为“元代理学家”有误，许衡于1281年逝世，而南宋于1279年灭，应为“宋元之际理学家”。许衡，字仲平，号鲁斋，宋元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无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余子。针对这种毛病，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

不能虚心团结。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

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

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

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

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

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

了中国人古来好客的传统；顾师言下了“镇神头”的一着棋，也并不错；但是，看棋的那个官员却表现了大国欺负小国的恶劣态度；而“好事者”事后又画了《三十三镇神头图》，故意夸大炫耀顾师言的胜利，那就很不应该了。这样的坏风气，让它随同死去了的封建时代，永远被人们所唾弃吧！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道理了。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么，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它写道：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农业上实现

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管仲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确，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得到的普通经验。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积蓄力量，估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它的实现。古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当时恰值鲁僖公十六年，后十二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卫国，正月六日占领了五鹿这个地方。从这个故事看来，像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

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

这几天，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苏联载人的宇宙飞船胜利往返的伟大奇迹。人们谈到了关于宇宙航行的各种问题，真是有趣得很啊！

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宇宙去航行的呢？我想谈谈这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如果把什么嫦娥呀，飞天呀，西王母呀，洪钧老祖呀，齐天大圣呀，这一切都搬出来，那么，可谈的东西就太多了，简直说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人们已经知道的，再说就太乏味了。因此，我不想谈这些，只想比较确切地谈一谈直接有关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

我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最古的传说往往都从这里产生。关于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果然也不例外。

在公元第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古书—《拾遗记》上有一段记载：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

看来这是真正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似乎在远古时代，真的有这么一条船，经常在四海上出现。但是，它并非只在海面漂浮的船只，而是每十二年绕天一周，不断地环绕航行的。更重要的是古人已经设想到，这条船能够到月球上去，到其他星星上去，所以把它叫做“贯月槎”和“挂星槎”。

《拾遗记》的作者名叫王嘉，他是东晋时代的一个方士，凿崖穴居，有弟子数百人。他当时因为不肯做官，竟被杀害。我们把他记载的这个传说当做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不但是因为他的著作出现最早，而且因为他所记载的竟然是尧的传说。

还有一部书也记载了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这就是《博物志》。据说它是公元第三世纪在西晋王朝做官的张华的著作；但是，实际上这部书是后人编辑的，可能比《拾遗记》成书的时候还要晚些。这部书上又有如下的记载：

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这是说，从海上坐船可以直通天河。不过这里没有“周天”“贯月”“挂星”等的记载。如果把前后两则文字合起来看，似乎就比较完备了。

此外，在《洞天集》中另有一段十分奇特的记载：

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按：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时间是在公元九世纪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仙槎”简直与飞船无异。它有五十余尺长，并且像是用特殊物质制成的。所谓“声如钢铁，坚而不蠹”，仿佛是比不锈钢、特种合金还要高级的物质。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

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这种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像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

其实，照现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说，生产粮食的方法就有不少，粮食的种类和来源也有许多，它们的发展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例如，苏联的学者不但试验了多年生的小麦新种；也试验了在水面上种植谷物的新办法。这些因为还在试验，且不说它。听说我国云南西双版纳还生长了一种面包树。究竟这种植物的果实是否真的可以当面包吃，我不知道；并且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面包树也还不能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因此，这里也不说它。现在只说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土地上，大量地生长着能够出产粮食的大树，这是特别值得珍视的。

我说的是栗子树和枣树。我国北方普遍生长枣、栗，南方也有，不过数量少些。北方的农民都知道，种一棵栗子树，大约十年左右就能长栗子，平常一棵树大约年产栗子二百斤左右。据研究果树的朋友告诉我说，栗子的营养素很高，它兼有小麦和大豆的长处，这是很可贵的。至于种植枣树，第二年就能结枣子，五年以后，一棵枣树就能打枣子五十斤左右。枣子不但能顶粮食吃，而且糖分很多。

这就无怪乎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栗子和枣子。特别是燕山地区，枣栗生产又多又好。据《战国策》记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矣，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货殖列传》载："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王充《论衡》说："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这些都证明，栗子和枣子盛产于燕山地区及北方各地，从来被当做最好的食粮；有枣有栗的地方，曾被称为"天府之国"或"美园"。

尤其是栗子，古人常常把它当成最好的干粮。陆放翁有一首诗写道：

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

唤起少年京辇梦，和宁门外早朝时。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到陆放翁早年当京官的时候用栗子当干粮的情景。外国人往往把巧克力当作高级的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

不但这样，古人还认为栗子和枣子是老年人最好的滋养品。所以，《礼记》载称：“子事父母，妇事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

植物中的钢铁

一般人只知道钢铁是最坚硬的一种物质，然而，谁会想起植物中也有同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呢？

当着我们称赞一个英雄的时候，用了“钢铁的英雄”这样高尚的词汇，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赞词呀！的确，钢铁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后形成的，它是值得珍视的。但是，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只有钢铁是唯一的最坚硬的东西了。其实，世界上还有比钢铁更坚硬的东西。比如塑料中有的就比钢铁还坚硬。将来尖端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人们总有一天要大量用塑料来代替钢铁。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谈它。

这里只想谈一谈植物中的钢铁。它具有与钢铁同样的许多优点，而用处还比钢铁更要多些。

这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有人猜测，这是说的沙漠里的梭梭树，因为它的树干据说连斧头也砍不断；也许有人猜测是其他的什么树木，因为世上还有一些树木的确坚硬得很，有的还可以做机器的零件。但是，我说的都不是这些，而是指的竹子。

竹子的用途极广，它那坚韧顽强的特性尤为难得。我们在南方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房屋、竹子的家具、竹子的船只、竹子的车辆、竹子的绳索、竹子的桥梁等等，近几年有些现代化的大建筑也居然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至于竹子可以做斗笠、做鞋、做床铺、做纸，以至于当柴烧，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丝毫没有可以引起怀疑的地方。同时，我们还从古墓中挖出了竹制的器物，更加证明竹子即便埋在土里几千年也不会腐朽。

古人把竹子和松树、梅花合称为“岁寒三友”，称颂它们坚贞不屈的性格。按照普通的理解，这三者之中，松树最为倔强，梅花比较孤傲，竹子却很清高。这三者排列的次序是：松、竹、梅，似乎成了定局。但是，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把竹子列为岁寒三友中的第一名。这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上面说的以外，竹子还有许多比松树更突出的优点。比如说，竹子不像松树那样爱摆大架子，而是平易近人的，只要房前屋后有一点空隙，它都可以安之若素，并且一年到头陪伴你而从不变色。它虚心劲节，坚贞不屈。特别使人感动的是，竹子年年生笋给人吃，供给你坐卧行动的各种工具，粉身碎骨地为人服务。这岂不是以最平凡的姿态

出现，而做了最不平凡的事情吗？

正因为这样，人们从来对于竹子只有赞美，并无贬抑。历来无数的画家都画竹子，无数的诗人都咏竹子。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要引证古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关于竹子的作品，那是举不胜举的。但是，这里应该提到最早赞美竹子的诗文。首先是《诗经·国风·卫风》中的《淇奥篇》，它写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据朱熹等人的注释，猗猗是"美盛之貌"，青青是"坚刚茂密之貌"。这些字眼，都是用来称赞当时在淇水岸旁生长的竹子的。《诗经》中还有其他称赞竹子的诗句，也不必一一列举了。

竹子的生长并不限于南方，在北方同样可以生长，如果稍加培植，它将更容易适应北方的气候，生长将更茂盛，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业和建筑业的原材料来源。

烂柯山故事新解

浙江省有许多闻名的山水，其中有一座烂柯山，位于衡县以南。我曾见许多朋友到浙江去就一定要看看烂柯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座山上果真有什么迷人的风景不成？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所以要看烂柯山，无非因为这座山是由于一个神话故事而得名的。

据南北朝时期任昉的《述异记》一书载称：

晋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曰：汝柯烂矣。质归乡里，已及百岁。

虽然《述异记》这部书未必是任昉所著，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是这一段故事却很有意思。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故事倒很像是科学幻想，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不应该把它看成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王质，在山上只看完了一局棋，而砍柴用的斧头上的那根木柄就已经腐烂了，回到家里已经一百岁了。这种情形在我国古代大量流行的神话故事中，本来不算什么稀奇。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神话故事，都是以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公式为指导来编写的。不过那些神话故事都没有烂柯山的故事这么著名罢了。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倒是在于这个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类的公式，究竟有没有科学意义？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采取肯定的语句。特别是现在人类向宇宙飞行的序幕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对于烂柯山的故事尤其必须进行新的解释。

最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苏联物理数学博士梅希可夫斯基写的《时间相对性的验证》一文。作者引述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材料，来证明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梅希可夫斯基说：“假设某一宇宙飞行家出发旅行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当他作了五年的星际旅行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已去世了。前来欢迎他的是他的女儿，但是她不是八岁的女孩，而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这虽然是假想的故事，可是它同烂柯山的故事多么相似啊！

未来的宇宙航行中，因为载人的飞船是以接近于光波的速度向遥远

的星际飞去，所以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时间就过得特别慢，几年的时间就能走许多光年的星际航路；而地球还是照老样子慢慢地自转和公转，所以对地球上的人们来说，时间反而过得快了，在星际空间只飞行了几年的时间，地球上的人却过了大几十年。这个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人们也决不能任凭自然规律来摆布，人类将毫无疑问地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方法，可以控制自然规律，使它为人类更好地服务。在控制时间相对性的这个规律方面，现代科学家也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用长期睡眠的方法，将会使宇宙航行家的亲人一觉醒来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等到亲人回来还没有老。又比如将来宇宙飞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一家人都可以去飞行，甚至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你来我往的时间更加迅速和缩短。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除时间相对性这个规律对人的支配作用，烂柯山的故事将永远不会重演了。

起死回生

中国古代有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成分。我们从来都把这许多故事，当做无稽之谈，不去注意它们。但是，最近知道，保加利亚医生竟然救活了死去二十分钟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新研究起死回生的问题了。

那位死去二十分钟的纳伊德诺娃，是在工作时触了三百八十伏特的三相电流，心脏立即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这个情形很像中国古书上所谓“暴蹶而死”。外科医生德雷江决定给死者动手术，他把手探入她的胸腔，按摩她的心脏，并且把一根橡皮管通进她的口里，向里面输氧。当德雷江的手触及死者的心脏，开始按摩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二十分钟了。按摩了九十分钟以后，死者的心脏才又开始正常的收缩。这就是说，纳伊德诺娃是在死去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以后，才开始复活的。本来开刀的地方，一滴血也没有，这时候刀口才开始流血。手术后的第三天，她就恢复了神智。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和其他事业一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人的生命能够死而复生，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在这里，我想应该提起中国医学史上某些失传了的不完全的经验，以供我们的医学界，在进一步研究起死回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国在纪元前三世纪以前就有了。从那以后，二千多年间都流传着一些文字记述，有的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有的则比较有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应该提到汉代司马迁记述的一个故事。

据《史记·扁鹊传》的记载，古代的名医扁鹊，路过虢国，正值虢太子“暴蹶而死”，并且“死未半日”。扁鹊自告奋勇要把他救活，虢君就请扁鹊去抢救。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

看来扁鹊指挥他的徒弟子阳、子豹，以针砭为主，以灸熨和汤药为辅，竟把死去半日的虢太子救活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很认真的历史家。他记载的史实，一般说

来，都经过调查和考核。那么，这个故事恐怕也不是全无根据的。扁鹊进行针砭的部位是三阳、五会，他用的汤药是八减之剂，灸熨则在两胁的下面。如果有医学家细心加以研究，我想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奥妙，探索出一些道理来。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又说扁鹊到赵国的时候，刚巧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祷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这一段记载同《史记》所载的基本相同，也许是一件事的两种传说。但是，刘向所记的材料更多一些，除了针灸、药物之外，还有扁鹊的五个徒弟分别进行吹气、按摩等动作，这些对于研究者无疑地将更有用处。

在扁鹊以后不很久，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个神医，名叫董奉，也有起死回生之术。据《三国志·吴志》卷四《士燮传》注：

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它更具体地说，士燮是做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的；董奉给他吃的有三颗丸药。对于这类记载，我们过去根本不愿意去睬它，可是现在再看一下似乎还有一点道理。特别是这些故事中的死者，都属于暴疾、毒病而致死的，不同于自然衰老无可挽救的死亡现象，好像比较有可能复活似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大略加以介绍。

其他的故事我就不再列举了。希望对这些材料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们，专门进行研究，最好有中西医共同合作，把同类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加以甄别、批判和取舍，仔细分析和论证，把其中比较有用的资料做一番整理，以便对起死回生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老题目，能够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解答。

堵塞不如开导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

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教训非常多。最古的、最著名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传说。

关于鲧的传说，在许多古籍记载中颇不一致。《山海经》的《海内经》说鲧是天神，不忍见人间饱受洪水的灾害，偷了天上的“息壤”到人间来治水。天帝震怒把他杀了。但是，《尚书·尧典》记载了另一情况，就是说，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书记载这个传说，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相同，应该认定这是流行比较广的传说。

我们且不去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是否有尧、舜和鲧等人的存在，只从这个传说来看，那么，很显然可以断定鲧的治水方法是错误的，他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与此相反，禹的治水方法就比鲧高明得多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事迹，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不可仅仅作为等闲的神话传说来看待它。

据古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舜杀了他的父亲，又叫他去治水，他却没有怨言，而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可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风格也很高。禹鉴于他的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心改变他的父亲的做法，不用堵塞而用开导的方法，使洪水畅流入海。这个方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结果当然就胜利了。

我们并非盲目相信古代传说。我们知道，禹治水的时代乃是新石器

的时代，以原始的最低的生产力，决难治服滔天的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当时洪水的传说，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孟子还特别具体地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记载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如果从这一个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岂不是更好吗？

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

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

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两座庙的兴废

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这两座庙的一兴一废，使人不禁会发生一起感慨。

古北口的“杨家庙”是经过文化机关拨款兴修的庙宇，并且由住在庙里的道士负责看管，远近闻名，参观的人很多。由于杨家将的传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各地方的群众都希望自己本地的历史，与杨家将能够发生某些联系，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实际存在的历史文物，我们就不能把传说当做真迹。

据《宋史·杨业传》称：

业老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

最后杨业战败被擒的地方，也是在雁门关以北的陈家谷口。可见这位“老令公”活动的地区，始终只在雁北、察南，根本没有到过古北口附近。

至于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来改名为延昭）、孙子杨文广，在《宋史》上都有小传，附于《杨业传》后。延朗最初随他父亲到过朔州前线，当过先锋，后来他自己作战的地方，就在莫州、保州、高阳关等处，即现今河北的任丘、清苑、高阳各县境，离古北口很远。文广最初随范仲淹在陕西，随狄青到广西，这且不说；后来任成州团练使、兴州防御使、定州路副都总管，这几个地方也都在现今河北的清苑、定县，山西的兴县等地，也离古北口很远。

如此说来，不但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本身，有许多牵强附会，不合历史事实；而且，杨家将的活动根本与古北口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古北口这个历代爱国英雄流血苦战的长城要塞，的确很值得认真保护，让人们往来凭吊。可是，如今这个关口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修整；却偏偏把一座与此地无关的杨家庙修缮一新，这真叫人莫名其妙。

至于庙内所有的塑像都十分拙劣，就更不用提了。

与这座杨家庙的情形相反，在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有一座“张公庙”，却久已毁坏，一直无人理睬。这座张公庙是纪念东汉光武帝时期一位文武兼长的著名人物张堪的庙宇。

《后汉书·张堪传》载：

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

这就说明，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是从二千年前的张堪开始的。

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

按照县志的记载，我找到了这座“张公庙”的遗址，然而，它却已毁坏多年了。据当地干部说，从前还有两块碑，也被弄去铺路了。

看了这个庙荒废的情形，同杨家庙兴修的状况相对比，给人的印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为，就这两个庙宇来说，杨家庙如果值得兴修，张公庙就更值得兴修；张公庙既然不值得重视，杨家庙也就更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从比较中看问题，不但对于这两座庙，即便对于其他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合理的吧！

磨光了的金币

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

在他的寓言中，有一篇题目是《金卢布》。它描写一个头脑简单的农夫，在地里捡到一个金卢布，上面沾满了尘土；有人拿三把五分的硬币，想来换他的金卢布。农夫心里想，如果把金币磨光了，也许将来人家还会出双倍的价钱。于是，这个农夫用砂石和砖头，把金卢布磨得光光亮亮的，然而，他没想到这个磨光了的金卢布却已失去了原来的价值。

克雷诺夫说这个寓言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认为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使受教育的人们“善良的本质连同外衣一起丧失了，不要削弱他们的灵魂，不要损害他们的性格，不要使他们失去质朴单纯，仅仅给了他们虚有其表的光彩，给他们招致不光荣来代替光荣”。但是，实际上这个寓言的意义还不只是克雷诺夫自己所说的这一些。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一部著作中，曾经引用了克雷诺夫的这个寓言，讽刺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揭穿他要把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那种企图。列宁实际上已经把克雷诺夫寓言的含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了。克雷诺夫的寓言，在列宁的手上，已经成为进行理论斗争的一种武器，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了。

像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力图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一些人，在世界上还远没有绝迹，也不会绝迹。这种人，如同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极力吹嘘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而要用阶级调和的理论去代替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无论自己是否认识得到，实际上都希望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特别强调要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无限制地发展小生产，减少社会分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尽量保存资产阶级的民主。

如果这些民粹派的观点变成了事实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丧失了它的原有意义和价值，它的本质特点就将完全被磨掉了。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容忍，因而他坚决地起来进行斗

争，给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榜样。

但是，这一切却完全超出了克雷诺夫在写作这个寓言的时候最深广的意料之外。现在看来，这个寓言不但对于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意义，不但对于我们的理论斗争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有普遍的意义。事实证明，磨光金币的行为在各方面都有。除了像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别有用心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经验，甚至于有的自以为是出于一番好意，而做了这类愚蠢的事情。

鲁迅也曾经讽刺过一种人，把古代铜器上绿色的铜锈磨掉，自以为很好看，结果却把古物毁坏了。这和磨光金币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生活的经验中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也许这种例子现在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谁能证明这类事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呢？这类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应该承认，“磨光了的金币”是到处可以发现的，因此，必须随时注意加以鉴别，千万不要上当。

最现代的思想

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它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的时候，就好像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剧本写到农民起义，比如写到太平军起义等的时候，又写成好像与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描写他们的纪律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之类，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甚至有许多术语也是生搬硬套的。

这种现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至少是并不算坏。

记得前几年，我们曾经反对过戏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当时所批评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就是硬把现代的事情套在古人身上，要叫舞台上的古人，大讲现代的革命道理，做现代人所做的事情，向现代人说教。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虽然已经遭受严肃的批评，然而，它的残余影响实际上仍未完全消除。现时我们所遇见的上述现象，难道不正是前几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残余或者残余之残余吗？

关于曹操的剧本和关于太平军起义的剧本之类，不这样写是不是可以？有人说：不行。据称，只有这样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原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上，谈到拉萨尔编写《弗朗茨·封·吉庆耿》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是要通过戏剧给人民群众以教育。写古代的人物故事，其目的是“古为今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马克思决不会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说这句话更不是为了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他如果死而有灵，知道有人曲解他的话，把它作为反历史主义的护身符，他一定要起来做严正的驳斥。

要弄清楚，所谓“最现代的思想”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古代人所具有的。因此，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思想强加于古代人，而让舞台上的古代人说出具有“最现代的思想”的话来。

那么，马克思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求作者，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这个最现代的思

想为指导，来编写剧本，正确地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以教育人民群众。他的意思决不是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直接采取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是要保持历史的原来形式。这个意思难道还会引起什么误解不成！

“批判”正解

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夜深了，有的还没有吵清楚，也只好不了了之。今晚想起有一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对于“批判”的看法，应该向我的老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把我的意见再作一番申述。

朋友们，你们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听“批判”这两个字呢？难道一提到“批判”就真的觉得受到打击，就什么都被否定，一切完蛋了吗？我认为这是对于“批判”的极大误解。

其实，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但不是什么坏东西，而且是我们经常需要的好东西。马克思主义所以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自己，一直用批判的方法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崭新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把正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称为批判呢？难道马克思写成这部书，不是建立了政治经济学这一门新的科学体系吗？

问题很明显，批判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批判即是研究，没有批判的研究就不能叫做研究。

所以，列宁在介绍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说：

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但是，这无疑地是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非常重要的概括。

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与十八世纪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

的所谓批判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批判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研究过程。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对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一切，既不是盲目地全部加以肯定；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加以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都要被抛弃；凡是合理的正确的东西都要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扬弃的过程。扬弃这个哲学概念，所谓“奥伏赫变”，虽然是黑格尔的创造，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概念本身也经过了批判和扬弃的过程，而有了重大的发展，成为高级思维必不可缺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中采用这样的批判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批判方法和批判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结果就只能是主观武断。而武断，作为批判的对立面，却是科学的敌人。它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完全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批判，难道你们会喜欢武断不成？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坦白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了一些经验的人，谁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者欺世盗名的秘密呢？他们常常根据一点零星片断的材料和感想，就武断地做出某种假设，然后再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许多推论，从而构成某种学说，于是就自成一家。其实，他们自鸣得意的所谓学说，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武断，有的也包含了相当多的武断成分。这类例子在我们的朋友中都能够举得出来，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至于说在过去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中，有些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以致发生某些缺点或错误，恐怕也是难免的。我并不为那些可能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辩解。但是，不会运用批判的方法，追究原因，仍然是由于不了解批判的正确意义，对于批判有了误解的缘故，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二集

卷前寄语

几个月来，许多读者给《燕山夜话》继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有的开了一些题目，还有补充材料的。所有来信来稿，都已经由《北京晚报》编辑部代为处理了。我在这里要向亲爱的读者们和编辑、校对、排印、出版、发行的同志们统统致谢！

《燕山夜话》接触到的问题，有的本来比较复杂，写一篇短文似乎不可能说得一清二楚。例如“谁最早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就牵涉到许多方面，需要详细论证。但是，《燕山夜话》的篇幅有限，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读者见面的时候起，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不许它多占篇幅，不许它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那么，遇到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因此，在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之后，又发表了《“扶桑”小考》和《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两篇。近来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表现出有一点兴趣，好几个报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这中间还存在某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也许《燕山夜话》在必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还应该再写一两篇。总之，有东西就写，东西多就多写，少则少写，没有就不写，这是我要信守不渝的宗旨。

现在《燕山夜话》第二集就将付印。这一次继续收集了三十篇文章。这里包括第一集出版以后到十月底的一段时间。这次编辑的方法与第一集基本相同。

读者同志们看了这一集有什么意见，还想起什么新题目，都希望告诉我，以便今后注意。

马南邨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谁最早发现美洲

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谁呢？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了答案，人们都知道是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最早发现了美洲。然而，现在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

在《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八月号中，刊载了非常新奇的资料，说明中国人到达美洲比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还要早一千年。

这个资料向我们介绍，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徒，曾经沿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并且用文字记述了那里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等情形。资料同时指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某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还发现了与中国一样的佛像；当地古代建筑和雕刻，也是亚洲的风格；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奥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起源于古代的中国。

为了判明这个资料的可靠性，报纸编辑部调阅了俄文《知识就是力量》的原稿。原来这个资料的中文稿是根据俄文摘编的，有若干重要的删节。俄文稿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游历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是“ФУ-ШАН”。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切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

按照俄文的读音，我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那个美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译名就是“扶桑”。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资料介绍可靠的话，那么，还可以更确切地说，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那是错误的。古代史书中称为“倭国”的才是日本，而扶桑则是墨西哥。

何以见得呢？打开唐代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我们在《东夷列传》中就会看到如下的一段重要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

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

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像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像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

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

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扶桑”小考

“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

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

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

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

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

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

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

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

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份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我们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

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广阳学派

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么，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道：

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1]的编纂工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

当时与刘献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据全祖望说：“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

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由此可见刘献廷从事实际调查的情形。

当时与他同事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大兴人，名叫王源，字昆强，号或庵，曾作《刘处士墓表》，其中说到刘献廷少年时，“读书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与膏火，则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摄蔽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到后来“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刘献廷勤苦学习和以实践验证学问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人特别关心地问道：刘献廷在政治上有何进步表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只要看王源说他“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全祖望说他的“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这就不难想见他与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锐对立的立场上了。至于他对待农民起义，当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比如，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极力渲染张献忠杀人如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却写道：“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岂不是把当时对农民起义军的一切造谣诬蔑都驳倒了吗？

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

---

[1]《一统志》，即《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

《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

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

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

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

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

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

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的变故。

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么，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观记》[1]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后投奔刘秀，那么，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像《吴汉杀妻》这样的剧本。

---

[1]原著《东观记》书名有误，应为《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作者有班固、陈宗、刘珍等。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鞠，以蹴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鞠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李商隐

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

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

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颗粒不收，而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上都没有写清楚。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

姜宜原湿沙地。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谓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

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很重要，应该加以介绍。他写道：

秋社前，新芽顿长，分采之，即紫姜。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刘屏山诗云：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似之矣。白露后，则带丝，渐老，为老姜。味极辛，可以和烹饪，盖愈老而愈辣者也。曝干则为干姜，医师资之，今北方用之颇广。九月中掘出，置屋中，宜作窖，谷秆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为上。拔去日，就土晒过，用篛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

气出尽，却掩箭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令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为效速而利益倍。

这一段记载显然是直接从老农的长期经验中得来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在王祯以前，我们翻阅《齐民要术》《尔雅翼》《四时类要》[1]等书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这些要领。由此可见王祯的确是在李时珍以前很有成就的一位农学家。当他做江西永丰知县的时候，经常和老农在一起，研究农桑园艺，总结生产经验，著书推广农业知识。他对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无疑地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所说的种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罢了。

我们应该把王祯等古代农学家总结了的经验，和现在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利用北方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姜的条件，多多推广种姜。因为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当然，用量要控制，如果过量了，反而有害，这是不待说的。只要用量适当，那么，姜就可以治疗许多种疾病。王安石的《字说》称："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苏轼的《东坡杂记》描写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年纪八十多岁，颜色如童子，"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这就证明了生姜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本草纲目》中列举生姜能治疗的病症，总有几十种。所以，李时珍说姜是"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知道吃生姜对身体有益，所以孔子生平"不撤姜食"。到了汉代，有人由于大量种姜，终于发财致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时至今日，人们的经验更多了，应该更清楚地知道种姜的好处，进一步加以推广，决不仅仅因为它够本而已。

---

[1]《四时类要》，又名《四时纂要》，农书，5卷，唐韩鄂撰，按时令顺序收录农家应做的事项，并将操作方法载入，内容较杂，不限于农事。

种晚菘的季节

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

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

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

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大白菜。

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

菘即今人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

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

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

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

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

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

又一首写道：

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

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

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

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

菘性凌冬不凋，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

可见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很突出。比如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地记载下来。

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白菜重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那么，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

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

甘薯的来历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1]。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度荒。事后金学曾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

部书刊印于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像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像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

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药物学上还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

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一名山芋。”

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

---

[1]此文见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

养牛好处多

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传，提倡养牛。

其实养牛的好处多得很。不过，人们对于它的好处，却是逐渐发现和逐渐认识清楚的。最初，人们只晓得牛肉很好吃。因此远古时代的人，养牛首先是为了吃肉。《礼记》上边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祭天子以牺牛”“中央土，食稷与牛”等等。但是，很快人们又发现牛还能够拉车。如《书经》的“肇牵车牛”和《易经》的“服牛乘马”等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用牛来耕田起初还不普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赵过推广了牛耕的方法，从此以后，人们才普遍地用牛来耕田。至于我们现在有经验的农民一定会知道，无论拉车或者耕地，一头牛顶一头半骡马，是不成问题的。

牛的种类虽有不同，而它们在耕田、拉车等方面的作用却都一样。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说：“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牛种既殊，入用当别。”因为陈藏器是医学家，所以他只从医学的观点来区别各种牛在药用上的不同。而实际上，无论水牛、黄牛不是同样能够耕田、拉车吗？

明代的李时珍也说：“牛有㹀牛、水牛二种。㹀牛小而水牛大。㹀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能与虎斗；亦有白色者，郁林人谓之州留牛；又广南有稷牛，即果下牛，形最卑小，尔雅谓之㹇牛，王会篇谓之纨牛是也。”我们现时在北方最常见的是黄牛，即李时珍所说的㹀牛的一种。

这种黄牛在动物学上的正式名称，就是“普通牛”。它平常只吃草，不必喂料，而体强力大，能够担负很重的劳役。据动物学家说，黄牛有长角的、中角的、短角的、无角的几种。其中除无角的属于杂交改良的品种以外，长角的好种不多，中角的多是好种，短角的黄牛则是最好的一种。在我国北方，恰恰是短角的黄牛较多，所以多养这种黄牛对于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好处。

在农村中，养牲口的都希望能够节约饲料，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特别应该提倡养牛。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它的胃有四个囊。一个胃囊的形状像瘤子，叫做瘤胃；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蜂窝状的皱纹，叫做蜂窝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许多长瓣，叫做重瓣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很密很细的皱纹，叫做皱胃。牛吃进杂草，经过瘤胃润湿以后，转入蜂窝胃就增加了很多胃液，然后又翻上去到嘴里重新细嚼；再吞下去就重新进入瘤胃，然后进入重瓣胃，又经过皱胃。重瓣胃和皱胃这两个地方，仿佛是食物加工厂，使杂草变成了很有营养的东西。最后食物入肠。牛肠又特别长，所以它能够充分吸收食物的全部养分。黄牛光吃草而体强力大的秘密就在这里。

当然，养牛的人在农活最繁重的时候，也要用一些玉米、豆子等去喂牛，但是，这是特殊的情况，而且用量不大。一般地说，喂牛可以完全不用料。做活重的时候，只要把草喂足喂好，不喂料也没有关系。这更可以说明养牛比养骡马等其他牲畜要经济得多。

而且，牛的全身确实都是宝。牛肉、牛奶富于营养不必说了，牛皮可以制成最好的皮革，还可以制成阿胶，用它治疗浮肿有特效，这些也是人所共知的。据李时珍说，牛脂可治疥癣，牛髓可治糖尿病，牛脑可治痞病，牛胆可治痢疾，牛黄可治癫痫，牛角和牛骨烧灰可以治吐血症和妇女血崩。不但这样，我们知道牛角、牛骨等都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骨灰又是最好的肥田粉，还有牛粪更是大量可靠的肥料。

怪不得古今有许多爱牛的人，并且有许多关于牛的神话流传在民间。牛似乎对人也颇有感情，遇有伤心的时候，它也流下了眼泪。古来不少诗人都有咏牛的诗。隋朝有一个名叫柳?的，他养的牛死了，竟写诗哭它。这首诗写道：“一朝辞绀幰，千里别黄河。对衣徒下泣，扣角讵闻歌？！”这要算得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哭牛诗了。

以上所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至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直接作用还多得很，而且非常明显，人人都能说得出来，我在这里就不必啰嗦了。

航海与造船

一位教师在来信中提到，他和同学们都很想知道我们祖国的航海与造船业的历史，但是找不到有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这却使我惊奇，难道这许多年来真的没有出版过我国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书籍吗？

查问了书店和图书馆，果然只有解放前老早出版的《航海术》《航海学》《现代航海学》和《造船》的工程小册子等几种，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材料，却没有一部完整的介绍中国历代航海与造船业的书籍。

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过去的人以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海事业不发达吗？其实，我们祖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不能不经常和海洋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广大领土上，到处都是江河湖泊，舟楫往来极为频繁，造船业更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又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航海所必需的罗盘则是指南针的一种实际运用。因此，要讲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也应该以中国为最久。

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制造舟楫。你如果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就会看到原始社会已经有独木舟了。《诗经·小雅》也有“泛泛杨舟，绋纚维之”的句子。可见远古时期的人，不但知道用杨木凿成小船，而且知道制造绳索来系船。这类小船经过长期的发展，种类和名称越来越多。它们大都是在江河湖泊中航行或作战用的，至于航海使用的大船，叫做“海舶”，那是由内河内湖航运中使用的“站船”（一种官船）、“漕舫”（一种货船），以及水战中使用的艨艟战船等逐渐发展而来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起初就没有海船。据晋代王嘉的《拾遗记》载：

（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浮沉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潜水海船。

古代航海是冒险的事情，甚至被人看成比作战还危险，所以在那时候，制造海船的还不如制造战船的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那实际上是一场大水战。三国时的曹魏和后来司马氏的晋朝，先后动员了很大力量建造战船。如《晋书·王濬传》载：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櫂

之盛，自古未有。

可见这种战船的规模，比普通的海船有过之无不及。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造船的规模就更大了。据《隋书·炀帝本纪》称："大业元年三月，……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又据宋代刘义庆的《大业杂记》[1]，描述隋炀帝游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其规模是：

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妆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缀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舟水手，以素丝大条绳六条，两岸引进。

此外，还有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青凫舸、凌波舸各十艘，又有五楼船五十二艘、三楼船一百二十艘、二楼船二百五十艘、黄篾舫二千艘，以及其他各种小船，名目繁多。当时舳舻相继，二百余里，联绵不绝，真是浩浩荡荡。

唐代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如《册府元龟》载："梁成汭唐末为荆南节度使，时鄂州杜洪为淮南杨行密所袭，汭出师援之。造一巨舰，三年而成，号曰和载舰。上列厅、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宋、元两代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不过，当时造船的规模都没有超出隋、唐的了。

过去许多朝代都能制造各种大船，其中也包括航海用的大船在内。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只要造船业发展起来了，航海事业也一定会跟着发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想不必列举历代小规模的航海记载，只要举出最大规模的航海事迹就够了。

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应该算是最大规模的航海故事。当时说的西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郑和在一四○五年率领舰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到福州稍停后就远航南洋群岛，经印度支那、爪哇等地而达锡兰。他的舰队拥有六十二艘巨舰，每艘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载士卒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往返历时两年多。后来在一四○七年、一四○九年、一四一三年、一四一七年、一四二一年、一四二四年、一四三一年又有七次远航，共计八次"下西洋"，在我国航海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几页。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我们的祖国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航海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被外国资本所垄断，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局面才改变过来。

今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航海事

业和造船业，并且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来装备自己，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

---

[1]原著称《大业杂记》作者为“宋代刘义庆”有误，应为“唐代杜宝”。杜宝，唐代文人，预修《隋书》，嫌其缺漏，遂编《大业杂记》，今本详述隋炀帝大业三年至十二年，土木营建和巡幸江都的事。

《平龙认》

我国古书的种类和数量之多，简直无法计算。不但历代印行的典籍浩如烟海，而且传世的各种原写本和传抄本也难以数计。其中有些孤本甚至于早已流到外国去，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一直没有见过，这里边包括了一部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在内，不能不令人惋惜。

《平龙认》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发现这部书的人是一个德国的学者，叫做朱利斯·克拉普罗特。他是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东方学家，对于中国的汉、蒙、藏几种文字都有研究，并且写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和历史的著作。他在一八○二年看见了一本六十四页的汉文抄本，书名是《平龙认》，作者是马和，或者译为毛华，著作的年代是至德元年。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都用过至德的年号：一个是南北朝时代的陈后主，他用至德这个年号是在公元五八三到五八六这四年间；另一个是唐肃宗，他用至德这个年号是在公元七五六到七五七这两年间。究竟这本《平龙认》是什么时候的著作呢？由于我们未见原物，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断定。这部书名，按照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发表的中文字体，的确没有错；至于作者的名字，他却没有写出中文的原文，只用德文拼音，所以很难查对了。

但是，这部书的内容，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在一篇题为《第八世纪时中国人的化学知识》的论文中，却曾做了扼要的介绍。他在一八○七年到了俄国的彼得堡，参加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他介绍《平龙认》这本书里面有一节，标题是《霞升气》，大意说：空气中有阴阳二气，用火硝、青石等物质加热后就能产生阴气；水中也有阴气，它和阳气紧密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解。这里所说的阴气，原来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氧气。欧洲人到十八世纪以后才知道空气和水里有氧气存在，而中国人知道有氧气并且能够分解它，却比欧洲人早了一千多年，还不能不使外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极大的惊奇。

苏联学者涅克拉索夫编的《普通化学教程》中记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在八世纪时，中国学者马和的著作中，就已明确地指出了空气组成的复杂性，提出了制备氧气（‘阴’）的方法，并发展了燃烧的假设，这假设实质上和近代的非常相似。”

由此可见，氧气的确是中国古代学者最早发现的，而且时间可能更

早于八世纪，也许是在六世纪。因为南北朝的时候，炼丹术在中国已经很流行，当时的人就知道用火硝加热等方法了。

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不能看见《平龙认》这本书的真面目。到底它是一本什么书呢？首先可以断定，它不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什么正统著作，否则它决不至于长期没有付印和流传；其次可以断定，它也不一定是讲炼丹的书，因为历代真正能够炼丹的术士还比较少，著作也较少，书名都不是这样的。估计它最大的可能是一本“堪舆家”的书，因为历来只有堪舆的人到处都有，他们的笔记和抄本也最多，往往最不受人注意，并且有许多是从来没有付印过的，所以容易散佚和流落到外国去。

在旧中国的乡村中，人们很容易找到看风水的“地理先生”，他们就是所谓堪舆家。据说历来的堪舆家公认的始祖是秦代的樗里子。相传晋代的郭璞著有《葬书锦囊经》，陶侃作过《捉脉赋》。所谓捉脉就是捉“龙脉”。后来流行最广的有《水龙经》等书籍。各地普通的风水先生都会看龙脉，都有一套测定风水好坏的方法。甚至于像明代的刘伯温也写了百数十首《堪舆漫兴》，其中列举了北龙、中龙、南龙、干龙、枝龙、生龙、死龙、强龙、弱龙、顺龙、逆龙、进龙、退龙、直龙、横龙等种种不同的龙脉。风水先生们流传的口诀中还有“山龙易寻、平龙难认”的语句。这些都可以证明《平龙认》大概是一本堪舆的书，是古代的一位不著名的风水先生写的，不受重视，所以它在一百多年前就流落到外国去了。幸而它被一位学者所发现，与它同类的书籍被埋没的还不知有多少。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一条经验，这就是说，对于古代的任何一种著作都应该先看看内容，多加以研究，而不应该轻易抹杀它们的科学意义。

华封三祝

今天来谈谈华封三祝的故事，似乎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古老的传说，经过长久的岁月，到现在我们却无妨对它进行一种新的解释。

这个故事在《庄子外篇》的《天地篇》中是这样记载的：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外篇》是否为庄周所作，历来学者颇多疑义。如王夫之的《庄子解》认为：“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林云铭的《庄子因》也说：“外篇疑为拟庄者所作。”他并且很具体地提到《天地篇》中的“华封人一段，义无着落，其词颇近时趋，疑非庄叟真笔”。

但是，这个华封三祝的故事，却表现了我国古代传说时期的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善良的愿望。《庄子外篇》的这一段记载，即使不是庄周的原作，显然也是以古代流行的传说为根据，决不是无稽的捏造。

我们知道，在陕西的华山地区，古时为华州。这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是有名的西岳胜境，相传是夏代仲康的封地。其实，仲康的祖先同他所属的整个氏族，老早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方。最初并没有封地，后来才有许多贵族的封地。所谓华封人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当初实际上只不过是生活在华山附近的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在传说中尧的时代，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根本不是以男系为中心，也不会说出“多男子”之类的话来。这些当然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与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不过，原始时代的人，不论多男子或者多女子，总之希望多子却也是可能的。

照这个故事所说的，尧在传说中确实是伟大的圣人。他不一定实有其人，可是，他是人们的天才智慧的最集中的代表，是理想的化身。他

到了华山地区的时候，华封人向他致祝词，他表示非常的谦虚，三祝而三辞。后来华封人说出了当地的人们共同的意见，尧这才接受了。

华封人的三句祝词，的确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对于古代的人，这三祝当然是适宜的；对于现代的人，如果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这三祝也是适宜的。

一祝其寿。古代的人都很长寿，八十岁只能称为下寿，一百岁还只称为中寿，一百二十岁才称为上寿。华封人祝圣人寿，而尧以“寿则多辱”辞之。难道他们真的拘泥于寿夭的问题上吗？显然不是。把庄子《天地篇》的上下文连起来看就会明白。他是主张“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的，这是十分达观的思想。

二祝其富。人人都能过富裕的生活，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尧又辞之，因为怕“多事”。庄子解释所谓“事”是：“上治人者事也。”庄子用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去代替尧的思想，所以说出了“富则多事”的话。而华封人却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如果这句话里边不包括绝对平均主义的意思，那就是完全正确的。

三祝其多子。尧又以“多惧”为理由而辞之。似乎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害怕人口太多的样子。实际上人多力量大，这是真理。天下的事情多得很，只要有工作可做，人多又何必害怕呢？华封人说得对：“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职”就是工作的意思，并非都指的官职。所以说“天生万民，必授之职”。无论从事生产劳动或者担负其他工作，人人都有一定的职责。这种思想难道可以妄加非议吗？

至于说，“此三者非所以养德也”。这句话更明显的是庄子假借圣人以宣传他的主张。《天地篇》一开始就说：“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这些都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必然达到的逻辑结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华封三祝的思想内容，与庄子及其门徒的无为主义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华封三祝的某种积极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

汉代流行的“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就证明，七月七夕的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到汉代才成了诗歌。

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都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化身，特别是那个多情而又多才的美丽的织女，是最受压迫的勤劳善良的典型女性。由于她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就使得历来的人们都对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因此，在这个传说中，牵牛和织女本来是两个神化的中心人物，而在实际影响方面，织女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人们对于她的同情，越来越居于主要的地位。牵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不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历史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女节”。这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阻止和破坏。他长年地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

与天帝的残酷相反，天地间同情织女和牵牛的毕竟是多数。历来的传说中都特别夸奖喜鹊架桥的功劳，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连喜鹊都非常同情织女与牵牛，愿意为他们效劳。宋代罗愿的《尔雅翼》记载了历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这里说的"河鼓"就是牵牛。民间故事还说，喜鹊的头所以会秃了，是因为天帝发觉它们去架桥，所以拔了它们头上的羽毛。这就更加表明天帝的残酷和喜鹊对织女、牵牛的无限同情。

传说中织女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劳动巧手。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妇女都要在七月七夕这一天，去向织女乞巧，希望她把女红技艺传授给世上的妇女。这里所谓的"巧"主要要指劳动技巧的巧，而婚姻匹配的巧自然也包含于其中。

有的人着重把男女相爱作为七月七夕的主题，尤其像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恋爱生活，也曾被人羡慕。然而，广大的妇女却是更多地重视天女的生产劳动。所以，晋代葛洪编辑的《西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从汉代以后，凡是七月七夕都有类似的记载，有的"穿九孔针"，有的"涤油器瓶罐之类"，有的"储露水作面"，有的"涤梳具并濯发"。总之，这些无非表明中国妇女勤劳操作的优良传统习惯。她们对生产劳动和爱情生活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而生产劳动实际上被看成是一切的基础。

这样看来，我们如果把七月七夕当做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大概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吧。

非礼勿

这个题目很像从前科举时代八股文的题目。考试八股文的时候，主考官出题照例不许越出《四书》之外。我现在的这个题目的确也出于《四书》。《论语》载，颜渊问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应该怎样解释？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我的题目的出处。

但是，我不打算讲八股文，更不想写八股文。如果按照八股文的规矩，这四句话除了视、听、言、动四字不同以外，非礼勿三字完全相同；题目既然只有非礼勿三字，那么，通篇文章就决不许涉及视、听、言、动的任何问题，而只许在非礼勿三个字上面做文章。因此，八股文完全是一种束缚人们的思想，消磨人们的精力的文字锁链，非彻底废除不可。

与八股文完全相反，我们却可以充分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对于孔子这四句话，我们只取其相同的非礼勿三字为题，就可以概括视、听、言、动的几种意义在内了。

孔子说的话有许多是我们根本不能赞同的；但是，他说明克己复礼的意义所讲的这四句话，只要加以正确的解释，我觉得还有一些道理。

儒家历来对于“礼”字都做了特别的解释，有的讲得非常玄妙。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礼就是规矩、准则、法度的意思。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承认：“礼即理也。”这里所谓“理”也可以解释为法则和规矩。

不论做什么事情，总应该有一定的规矩，这大概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礼，决不是只有古人才懂得礼。我们所说的礼，就是一整套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生活规矩。我们的社会生活规矩是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以此为根据，凡是违背这个准则，违背我们社会生活规矩的事情，都应该说是非礼的，因而都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这类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例如，我们知道，保护国家机密，这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因此，凡是足以妨害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加以防止。那么，如何能够事先防止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发生呢？这就必须经常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是要具体地进行保密的教育，树立人们的

保密观念，养成保密的习惯，并且规定保密的制度和条例。凡是不符合保密制度和条例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去做，见到别人做了有害国家机密的事情，一定要加以劝阻和纠正。而这一切就成了我们的礼，人人就都应该养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良好习惯。

具体地实现这四句话是不容易的，非经过一番克己的努力不可。仍以保密问题来做说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做到非礼勿视。换句话说，国家机密的文件等等，如果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就不要看。有的人斤斤计较谁看了几种文件，把看文件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待遇，而不是严格地按照工作需要。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那些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文件，根本不要过问，这才是非礼勿视的正确态度。同样，听到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情况和意见，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应该自觉地制止。这就是非礼勿听。至于自己对于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除了按照一定组织的正式手续进行报告和反映以外，在任何地方也不应该随便谈论。这就是非礼勿言。最后，还要特别警惕，不要做出泄露国家机密的行动，比如遗失了机密文件，在同亲戚朋友通讯中暴露国家机密，以及其他泄露的行为。所谓非礼勿动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来，过去曾经被人轻视和批评的非礼勿这四句，如同孔子的其他某些语录一样，似乎还可以重新加以整理和诠释，找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来。

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多年，到现在，当人们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时候，还可以寻见这副对联的遗迹。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

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像真的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天下事与国事并提，可见这是指的世界大事，而不限于本国的事情了。

把上下联贯串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还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封建制度而进行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比起那一班读死书的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总算进步得多了。

当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当时只知道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顾宪成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在顾宪成死后，高攀龙接着主持东林讲席，也是继续以“君子”与“小人”去品评

当时的人物，议论万历、天启年间的时政。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宋儒理学，特别是程、朱学说的范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顾宪成讲学的东林书院，本来是宋儒杨龟山创立的书院。杨龟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之学”的正宗嫡传。朱熹等人则是杨龟山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很清楚地宣布，他是讲程朱学说的，也就是继承杨龟山的衣钵的。人们如果要想从他的身上，找到反封建的革命因素，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决不需要恢复所谓东林遗风，就让它永远成为古老的历史陈迹去吧。我们只要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

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不努力读书的。完全不读书的政治家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问政治而死读书本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不关心政治。完全不懂政治的学者，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是不完全的。就这一点说来，所谓“事事关心”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一切知识都要努力学习的意思在内。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胡说八道”的命题

我们的青年同志，近年来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研究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干。但是，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他们的科学研究文章也有的竟然被批评为“胡说八道”。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呢？这是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旧命题，指出它们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提倡要敢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新的研究。比如，恩格斯对于数学的研究工作，就特别支持那些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命题。恩格斯写道：

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一个已被克服了的观点，常常做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恶的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转变为辩证的数学家。

科学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这种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岂只是高等数学的命题在刚提出的时候，常常被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成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呢？还有其他许多科学的命题，当它们刚提出的时候，难道不也是被人看成完全胡说八道的吗？

事实上，当着人们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时候，就只能够对静止的固定的常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量的关系；到了高等数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进一步能够对发展运动中的变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质的关系。由于初等数学受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支配，缺乏唯物辩证的观点，因此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事物的辩证关系。比如，对于曲线和直线的关系，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却没有想到曲线的无限延伸的结果，就转化成为直线了。所以在高等数学的微分中，曲线和直线则是可以相等的。这样，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高等数学的许多命题，当然就成为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了。

同样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学科中，也都可以遇到不少。比如，动物学家最初对于鸭嘴兽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正确的分类。因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凡是雌性有乳房的动物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反之，

凡是雌性没有乳房的动物就都不是哺乳类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鸭嘴兽，当然就不是哺乳类动物了。因为雌性的鸭嘴兽是没有乳房的。然而，事实证明鸭嘴兽却完全是哺乳类的动物。因此，恩格斯也指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必然会造成错误。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应该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而任何新的科学论断的提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都不应该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常常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认识清楚。科学研究的命题和结论不过是表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阶段。昨天认为正确的结论，到了明天，由于新的事实证明，可能会发现并不完全正确，这时候，又需要对原来的结论做某些修改和补充，或者提出新的结论。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富有成果，我们完全应该鼓励年轻人大胆钻研，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决不要去泼他们的冷水，泄他们的气。我们要积极启发年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脚踏实地，虚心谨慎地向科学的高峰稳步前进。应该勉励大家既不要轻浮急躁，也不要因为怕被批评为胡说八道而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的，任何人只要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如果真有新的发现，就要敢于提出所谓胡说八道的新的命题，而不必有任何顾虑。

创作新词牌

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于解决。这是什么缘故呢？

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还需要做许多努力，进行更多的尝试，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实践却还十分不够，经验缺乏，成绩不多。

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新诗歌的民族形式呢？难道这许多年来都没有人做过任何尝试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早从五四运动以来，曾经有许多人尝试和创作了许多新的诗歌。但是，这些新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确定的形式。这里边又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大体说，要想形成一种新的为大家所公认和采用的诗歌形式，起码应该具备两个特点：民族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而我们所看到的新诗歌，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既有民族特点又有时代特点的新诗歌形式呢？路子可以有好几条，可以殊途同归，有心人都无妨试试。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列和比较各种路子的长短和得失，只想建议大家在已经发现的若干路子之外，再试走一条新的路子。当然，这里所谓新的路子只是就某种意义来说的，而且它仍然是从旧路中走出来的，这正如古来的乐府和词曲等发展的规律一样。

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写道：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乐府、词、曲等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的基本概括。这个过程早在宋代王灼的《碧鸡漫志》中，就曾经讲过了；但是，到了明代王世贞讲的却更为明确。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由汉代的古乐府开始，词、曲等的歌与谱就是统一的。

无论汉、唐的乐府和宋、元的词曲，本来都是能够吹奏和弹唱的；并且常常先有谱子，而后才有词儿。所以，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然有谱无词者居半。"元人所辑的

《草堂诗余》也说：“唐人因调而制词，后人填词以从调。”宋、元时代的作者，所以能够创作那样大量的词曲，并且水平很高，这和当时大量词谱、曲调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他们的每个词谱和曲调，都有一个名称，这就是词牌或曲牌。它们的每一个牌子，都可以谱成不同的词儿。这就使内容和形式便于结合，有利于创作。

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词牌或曲牌，徒具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且韵律太严，很不自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理由也不见得都对。

本来，词曲的内容是适合于它们的形式的。假若用激昂慷慨的调子，来写软绵绵的题材，怎么也不合适；反过来也是一样。词牌和词儿、曲牌和曲子相脱离，乃是后来的文人不懂得词曲的结果。至于韵律，可以在制谱的时候，把它们定得越宽越好，就不会使人有被束缚的感觉。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吸收古代乐府、词、曲等的传统优点，排除它们的缺点，又按照今天我们的时代特点，制成一大批新的曲谱，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每一个曲谱给它定一个牌子，使人便于区别和选择。真的做到这样，那么，对于新的诗歌创作，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当人们从事创作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何一个适合的曲谱。同时，也像古代的词曲那样，各个词牌或曲牌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连成一套，岂不甚好？

这自然是一种设想，未必行得通。但是，如有热心的朋友，愿意试一试，则不胜欢迎之至。

艺术的魅力

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艺术欣赏问题，意见颇不一致。我在谈话中说起古代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魅力，几位朋友都不以为然，他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复古派”。这虽然是熟识的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的争论，但是，我心里总是不大服气。

真的是我复古吗？我自己不相信会这样。在我国历史上，殷周秦汉的金石作品具有高度艺术水平是不用说的了，就是六朝隋唐前后的各种艺术品，确实也都是令人百看不厌的。我想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一定有许多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与我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继承我国艺术的历史传统。

当我们看到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时候，总要反复细看不肯离去。当我们看到唐代昭陵六骏的浮雕的时候，也不能不惊叹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技巧。这样的艺术感受大概许多人都曾有过。似乎古代艺术巨匠手下刻画的人物、骏马以及其他形象，比起后来的同类作品还要生动得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前人会比后人更高明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妨重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吧。马克思说：

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例如，希腊人与现代人之比较，或者是莎士比亚与现代人之比较。……在艺术本身的领域里，某些具有巨大意义的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比较低的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为什么巨大的艺术成就反而在艺术发展较低的阶段产生出来呢？马克思又继续解释道：

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地，它是这个未发展的社会阶段的成果。

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知道，古代许多艺术家的伟大作品，绝大多数产生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他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描绘，完全是凭着他们自己直接进

行细心观察的结果。他们并且必须独立创造一种在当时是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因为他们往往是没有前人的创作做蓝本的。当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品的时候，常常觉得它们气韵生动，显示了强烈的生命力，而它们的形态、轮廓、线条等又很浑朴古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有些粗笨，就是这个缘故。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一切古的都是好的。好坏要看艺术本身的成就如何。一般说来，后来者应该居上，新的艺术作品应该比古老的好，青出于蓝应该更胜于蓝，这些道理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把这些道理说得绝对化了，以为事情必定都这样，则是错误的。比如，新的艺术创作技法，往往是把前人的各种技术，归纳成几条要领，便于学习掌握，这在一方面是有好处的，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就容易产生一套公式化的手法，结果不一定很好，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因此，在总结艺术实践经验的时候，必须全面分析，全面总结。

请你设想一下，假定每个画家画小鸡、画虾、画蟹等等，都死板地摹仿齐白石那样固定的几笔，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画法，巧则巧矣，可惜味道不够。所以，真正的大画家，却是大巧若拙，独创新面貌。正如古代的艺术家，根本没有一套固定的技法，因而不受什么束缚，可以灵活不拘。你说这是他们的缺点吗？我说这也正是艺术创作应该具备的特点。如果你说古人幼稚，我却要说，正因为看起来好像幼稚才显得天真可爱。

如此看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对：

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稚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能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企图在更高的阶段上再造自己的真实的本质吗？难道每个时代的本有的特质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毫不矫饰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童年，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对于我们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

我希望研究艺术的朋友们，慢慢地体会马克思的至理名言。

形而上学的没落

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已经成了腐朽的反动的哲学的代名词，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它了。

然而，在希腊古代学者和我国古代学者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却是相当好听的名称。古代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形而上学。所以亚里斯多德可算得是形而上学的始祖。古代中国的哲学书籍—《易经》上面最初出现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到了后来，形而上学逐渐没落了，从一个相当好听的名称，变成越来越臭的名称了。

为什么形而上学会逐渐没落了呢？它的没落过程如何？原因何在？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什么重要的教训呢？

大家知道，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三二二年死去以后，遗留著作很多。到了公元前四十年的时候，雅典的吕克昂学院第十一任院长安得洛尼柯，才把亚里斯多德的遗稿编为《亚里斯多德全集》。而在亚里斯多德的遗稿中，有一部分是研究抽象的哲学原理的著作。安得洛尼柯把它们编在亚里斯多德的另一部分著作《物理学》之后，标题就写着：《后于物理学》。这个标题显然是编书的人临时采用的，意义很不确切。

实际上，亚里斯多德自己说过，他在这一部分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乃是关于事物的属性、本质等的“第一原理”，而他的《物理学》著作只不过是“第二哲学”罢了。

自从《亚里斯多德全集》发行的时候起，西方的学者们一谈到抽象的哲学原理，就都采用了“后物理学”的名称，这完全变成一种习惯了。但是，把“后物理学”翻译到中国来，叫做“形而上学”，这却是很晚的事情。

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自然的大道理；所说的器，是指一切有形的事物。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按照着自然的大道理进行的。

由于《易经》上面有了这种说法，所以清代的学者严复在翻译“后物

理学”这个名称时，就把它译成了“形而上学”。这样的翻译应该承认是比较高明的。形而上的道，岂不是与抽象的第一原理差不多吗？不过，名称尽管很好听，也是没有用的，它的命运却注定了它的必然没落。

就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中，人们已不难发现他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他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宇宙的基础是“第一物质”，承认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且他认为事物有种种存在的形式，它们是能动的，形式作用于物质就产生各种物体。这些虽然带有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色彩，但是，他把物质当做消极的不动的，又把形式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就造成了他在哲学理论上的根本缺陷，给客观的真理做出了错误的解释。

历代反动的思想流派，都极力利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原理的错误，使它愈来愈远地离开了真理，变成反动的哲学。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体系本身如果有根本错误和缺陷，而被反动的派别所利用，发展了它的错误，其结果就一定不能避免它的没落的命运。

研究人类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哲学史的人，不但应该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斗争的经验，也还应该对于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的没落过程，加以研究，找出它的历史教训。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啊！

八股余孽

人人都讨厌八股，但是谁也没有彻底清除得了八股的毒害，而八股的余孽却阴魂不散，还到处兴妖作怪，借尸还魂。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八股的特点是什么呢？抛开思想根源和思想方法不谈，光从它的表现形式上来看，那么，它的最显明的特点就在于老一套的公式主义。这只要用八股文章的结构为例子，就可以说明全部问题了。

随便翻阅本地区、本部门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你将不难发现，有些报告和总结，好像是一个底稿的几次重写，中间只是举例有所不同，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几乎没有多少差别。比如说，开头都有一段对工作的基本估计；接着分段讲述工作的成绩和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指出工作中的一些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讲到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分别说明几条经验和教训，提高到思想原则上对某些不正确的认识加以纠正；并且举出好的和坏的各种典型，分别进行表扬和批评；最后提出今后的努力目标和具体任务，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表示有足够的信心去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你看，这些不都是很好的必要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吗？但是，可惜那些写稿的人，却把它写成老一套的八股了。这样的八股文，叫人一看就讨厌，简直读不下去。如果把它发表出来，徒然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照它做报告，同样只能白白地浪费报告人和听众们的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你说这不等于是一种罪过吗？

也许有人不承认这是八股，那么，我们无妨把过去的八股文章的那一套做法搬出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明清两代盛行的八股文章，都有固定不变的格式。每一篇八股文章，总得有几个部分。在“题前”的部分，有“破题”“承题”“起讲”“领题”等段落；中间“八比”的部分，则有“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等主要的几个大段落；末尾又有“落下”一段，以结束全文。“八比”的部分，无论长短如何，每一比的句子都必须整齐对偶。如果写了八比还嫌不够，也可以增加比数，甚至可以达到二十比之多。但是，一般都不超过八比。因为旧式的八股文有很多拘束，不可能写得太长。就这一点而论，

新式的八股文长得要命，比旧式的八股文还要讨厌。

在固定的格式之内，旧式的八股文又有四十几种作法，新式的八股文虽然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但是，恐怕也未必会有几十种作法吧。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读者总觉得有许多文章，似乎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东西。有一些懒惰的作者，干脆照抄文件，或者大量引用经典著作的原文，以充塞篇幅。这种抄袭的弊病，是八股文的必然恶果之一。

清代康熙五十七年有一通“上谕”写道：“考试月官，令作八股时文，大都抄录旧文，苟且塞责。”乾隆四十三年又有一通“上谕”写道：“据奏近年风气，喜为长篇；又多沿用墨卷，肤词烂调，遂尔冗蔓浮华，即能文者，亦不免为趋向所累。……嗣后乡会试，及学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

这种规定对于旧式的八股文，当时也曾经发生了某些约束的作用。但是，由于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当时还需要利用八股文作为他们统治的工具，他们当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废弃八股文。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我们不仅应该有更多更有效的办法，足以取缔任何形式的八股文，而且一定能够彻底清除八股文，不许它们死灰复燃，不许任何八股的余孽为害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人民。

不要空喊读书

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

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于是就成了空喊。第二种人因为有一些误解，以为拿起书来从头到尾读下去，就会变成读死书，所以还不敢也不肯这么做，于是也变成了空喊。第三种人因为太懒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去读书，只希望能找到什么秘诀，不必费很多力气，一下子就能吸收很多知识，所以成天叫喊要读书，实际上却没有读。

这三种人即便是极少数的，我们也应该耐心地给以帮助，使他们不再空喊，而认真地坐下来读书。并且对这三种人还要有所区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给以帮助。

三种人之中最难办的是懒病太深的人。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促使他痛下决心，勤学苦读。虽然不必采取什么“以锥刺股”那样的办法，但是，也要有相当的发愤之心，否则是一事无成的。而只要真的勤学苦读了，那么，有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唐代大诗人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不是全属无稽之谈。古人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多得很。例如，唐代鲍坚的《武陵记》一书，还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锦绣。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很明显，马融所以能够变成“绣囊”，并非真的因为他做梦吃了花儿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勤学苦读的缘故。

听了这个故事，如果不从勤学苦读方面去向马融学习，而光想做梦吃花儿，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可是，按照懒人的想法，却很可能不从勤学苦读上着眼。他也许会想到：这真妙啊！古时马融做梦吃了花儿，醒来就能通晓天下的文词；那么，现在能不能请一位科学家，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呢？如果能发明这样的方法就太好了。到那时候，打一针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然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决不会真有人做这样的想法。我们但能从中体会到老老实实的读书态度的重要性，便有极大的受用。

然而，是不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读书，又会被批评为读死书呢？决不会的。我们反对读死书主要是指那种目的不正确的而言，并非说：认真读书都是读死书。要是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许多人根本还没有读什么书，完全说不上什么读死书或者读活书的问题。

有的人老爱高谈阔论。什么事也没有做起，先要谈论个不休。大家都曾见到，有的成天在订计划，开书目，请人讲读书方法，在许多场合都很热心地泛论读书的重要性，如此这般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果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倒不如把耗费的这些宝贵时间，放在老老实实的认真读书上面，也许可以得益不浅。

至于那种坐不住的人，只要下决心坐下来，很快就能养成习惯。这种人的毛病最轻，最好治。

一句话，读书不要空喊，到处叫嚷毫无用处。你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知识，就赶快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书籍，如有可能再想法买到这些书籍，抓住一天半天的时间，老老实实地从头到尾地一字一句地耐心读下去，遇到自己有用的重要材料就用本子记下来。这样做，从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下手，兴趣很快也会培养起来，日积月累，就能读好多书，掌握好多知识。舍此以外，别无路子可走。

多学少评

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

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据说：

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

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

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子。陆游写道：

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

可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

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

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必须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多和少，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不应该把它绝对化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且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至于对错误的以及反动的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已经超出我们所说的问题的范围，又当别论了。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总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发现自己有错误，就不要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明代陈继儒的《见闻录》说过一个故事：

徐文贞督学浙中，有秀才结题内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句出扬子云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教了。众情大服。

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有“颜苦孔之卓也”的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

“颜苦孔之卓”

前次的《夜话》曾经提到《扬子法言》中的一句话—“颜苦孔之卓也”。当时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对这句话做什么解释。后来有几位同志提出建议，要求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番必要的说明。我接受这个建议，今晚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扬子法言》开宗明义的《学行篇》中，有一段文字写道：

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

这一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中也略有出入。比如，原先引用的这一句，在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上是“颜苦孔之卓之至也”；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之至”两个字，其实关系并不大。而在“颜苦孔之卓也”这一句的下面，我们看到宋代学者宋咸的注解是：“颜之所苦无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远耳。故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同时，吴秘的注解是：“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们读罢上下文，又看了这些注解，问题就非常清楚了。

很明显，看通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强调要好学不倦，去追求真理。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这个《学行篇》所以被列为《扬子法言》的第一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部书的作者扬雄是我国汉代的著名学者之一。这位生长于四川成都的作家，不但擅长词赋文章，可以同司马相如媲美；而且博学深思，写成了《扬子法言》《太玄》等阐明哲理的著作。他写《太玄》是为了比拟《易经》的；写《扬子法言》则是为了比拟《论语》的。扬雄在《扬子法言》的卷首写道：“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我们现在看作者的语气，也不难知道，作者是多么努力以儒家的所谓圣人—孔子，和他的语录—《论语》为榜样的了。

扬雄自命生平的学问和主张，都是以儒家的孔子学说为根据的，尽管他实际上还掺杂了老子和庄子等的思想成分在内。我们按照上面引述的文字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扬雄是以颜回学习孔子的态度，作为一切学者的模范。虽然，他也说到孔子学习周公等其他例子，但是，

最突出的还是说颜回学习孔子的这个例子。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学者要以理想的圣人，如周公、孔子这样的人，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

他在文章中反复说明，颜回以他自己能够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他认为，颜回的这种快乐，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是任何外在豪华的物质享受的快乐所不能比的。颜回如果不能学得像孔子那样，即便得了天下，也不会感到什么快乐；而使颜回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孔子太卓越、太高尚了，简直学不来。因此说，颜苦孔之卓也。如果把语气更加强调一下，那么，他的意思也可以说，孔子是高尚至极了，卓越至极了，无论如何学不到，所以说，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然而，又应该看到，这种惟恐学不到的苦恼心情，实际上也正是学习的人的乐趣之所在。

大家知道，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个颜回出身于贫穷的人家，但是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扬雄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颜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来的儒者都以颜回和孔子的故事，作为教育后人的材料，作为考试论文的题目。特别是明代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科举，此后的八股文章的题目，就离不开所谓圣人之言了。然而，明代的八股文题目比清代出题的范围还要宽阔得多，所以前次《夜话》中提到的那位督学徐文贞，居然把应试的秀才引用《扬子法言》的文句，批评为杜撰，这就成为笑话了。

我们现在对于扬雄的《扬子法言》等著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加以研究。对于他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够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益处了。

不求甚解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么，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

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1]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

[1]原著《英雄记钞》书名有误，应为《英雄记》，又名《汉末英雄记》，是记录汉末军阀事绩的史书。

不吃羊肉吃菜羹

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所以又想把它拿来重新做一番解释。

问题是由于写文章引起的。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师，总以为教学生熟读几篇“范文”，记住一套做文章的公式，背诵几大段到处都可以搬用的八股文字，似乎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过关，甚至于可以骗取较高的分数。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任其自流而不加以制止，就将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很坏的影响。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同几位教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引述了宋代大作家陆放翁的笔记，来证明我的论点。

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说：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这种情况，事实上决不只是宋代才有，而是历代都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流行的文章风格，即便并非都像北宋推崇《昭明文选》、南宋推崇苏老泉父子的文章那样的受人重视，但也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殊文风，这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凡是“时文”都是不好的。如果做这样简单的推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时代的文风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是要看人们怎样认识和掌握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由此产生的文风。因此，“时文”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把“时文”当成了八股公式。正如陆放翁提到的《文选》和苏文，本来都是好文章，毛病只在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把它们当成了八股公式，这就不好了。

无论什么文章，一旦变成八股，就僵化了。稍有创造性的人，决不会愿意在八股中讨生活。明代的徐文长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八岁开始学

公式化的“程文”，后来遇到山阴知县刘昺，劝他多读古书，不要烂记程文，他就决心独创新的文风，不受时文程式的束缚。历来像徐文长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与此相反，历来也有一班人以公式化的文章为维持生活的手段，特别是清代实行科学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结果就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甚至使人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以致笑话百出。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人背诵了几篇祭文，背得烂熟。到了考试的时候，题目是祝寿的。他居然生搬硬套地把祭文抄上去，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背熟，临时乱抄“夹带”，竟至于把草书的“昔贤”二字误抄为“廿一日上天”五字。考官见他可笑，在试卷上批道：“汝既欲廿一日上天，本院亦不敢留汝。”这一类笑话虽然发生在死去了的封建时代，但是，现在的人也未尝不可以引为鉴戒啊！

总而言之，文章切忌八股公式化，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熟可以吃羊肉、对它生只能吃菜羹的话，有觉悟的人也一定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

一把小钥匙

近来接到一些朋友的来信。有的说：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材料太多，头绪很乱，不知从何下手。有的说：常常遇到许多问题，要想找有关的参考材料，总是找不着，这怎么办？他们都表示要努力从事专门的研究，但是又都觉得自己的根底太浅，恐怕不能胜任专门研究的任务。

我先要给这些朋友打气，请他们不要灰心，不要害怕没有办法。无论材料太多太乱，或者根本找不到材料，我想只要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门户，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了。

那么，这一把小钥匙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能取得这一把小钥匙呢？我的回答是：这一把小钥匙就在朋友们自己手边，不过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把它拿出来使用。

大家都熟识的著名的宋代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说过：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这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知道这许多图书资料所属的门类。否则到处瞎碰，什么也学不成。郑樵自己所以能够写成像《通志》那样的大书，就因为他生平勤学苦读，到处“搜奇访古”，遇见人家收藏有图书的，就要借读，抄录了大批重要的材料，进行研究。他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今天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书籍和报刊上已有的材料，统统看过，摘录每一点有用的东西，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和印证，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在前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当然非下一番苦功夫，进行系统的资料积累不可了。

在积累资料的具体方法上，有的人也许要讲一大套自以为很得意的科学经验，但是，我却卑之无甚高论，老实说些很简单也很粗笨的办法。假如你现在要着手研究某一个专题，我劝你马上准备一个活页的本

子在身边。发现有一条材料就记在活页本子上，每条最好加一个小题，积了很多条之后就作一次整理，弄出一个研究纲目，把已有的材料按照小题分出先后次序，再加以细心的分析，看什么地方有缺漏，再继续去搜集材料。

记到本子上的材料，可以是自己随时想到的意见，可以是实地调查访问的结果或一段谈话，也可以是报刊和书籍上一段记载的全文或摘录，有时还可以是有关的书刊和论文的目录、人物简介及其他线索，总之一切有用的都可以记上活页本子。它既是活页，就愈活愈好，活而不乱，记而不死，随时可以打散重新加以整理，非常方便，毫不死板。

即便要用到大部头的或者珍贵版本的书籍的时候，也不太费事。你自己如果没有书，可以到图书馆去翻一翻目录，看看那些对你有用的书。有些好的图书馆员，常常能够积极帮助不熟悉图书的读者，查找他所需要的参考书。这对你将是很大的方便。但是你自己也要学会查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工具书，寻找与你的专题研究有关的条目，也许会得到必要的文献线索，然后你再去借阅那些文献。这样反复查找，许多有关的线索就都不难被发现。

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和资料积累的过程，你自己就可以逐渐形成某种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体系，研究工作的根底就自然而然地会深厚起来。但是，这一切都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法下手，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如果你愿意，无妨试一试吧。

新的“三上文章”

有两种人时常为文章所苦。一种是工作特别忙的人。他们安排不好时间，有很多思想和意见，也有很多材料和观点，装满在脑海里，就是写不出来，觉得非常苦恼。还有一种人是受邀请或被指定写文章的，时间很紧，材料一大堆，看得脑子发涨，就是憋不出条理来，不知从何写起，深怕交不了卷或者写了根本用不得，更是苦恼。

要想解除这两种苦恼，有什么办法呢？熟识的几个同志常常在一起谈论这问题。办法人人会想，各有巧妙不同，大概都分析了各种人不同的情况、条件和造成苦恼的原因，也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其中有积极主张采取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个人执笔和集体修改的，也有非常消极，简直认为毫无办法，必须从头苦读十年书，把水平提高了再说的。

朋友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大家似乎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倒无妨从小的方面着眼，采取比较轻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俗话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有若干问题往往看得太严重了反而无法解决，也许无意中很随便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我愿建议朋友们，首先不要把写文章这件事放在心上，尤其是对“文章”的高深观念要根本改变。与其神气十足地说“写文章”，不如普普通通地说“写话”更好。

在这里，完全不必拿什么科学研究论文或者写大报告来吓人。要知道，越是大文章、长文章越好写。如果你能够把小文章、短文章写好，那么，写大文章、长文章就不成什么问题了。而小文章、短文章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写的。关键只在于你要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就照说话那样写出来。

为了打破一切对于“写文章”的严重观念，我很赞成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文章”。我想就由我们大家自己动手，来提倡新的“三上文章”又有何妨呢？

据宋代的董棻，在《闲燕常谈》一书中记载：

欧阳文忠公谓谢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

可见古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说老实话，他们的“文思”并不像一般人设想的那样，一定要正襟危坐，或者如演戏那样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

门，才挤出来的。恰恰相反，只要有思索的机会，到处都可以运用思考。甚至于在厕所里解手，也是思索的好机会。而且，这么一思索，就连臭味也闻不到了，岂不妙哉！

欧阳修的这个经验谈，十分重要。他道破了做文章的一个秘密，就是在写作之前要“属思”，即运用思考，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它的每一个论点与论据，以及表述的方法、层次安排等都尽量考虑成熟，形成了所谓“腹稿”，这样就可以使写作的时候，减少阻碍，很快能够写成。一篇文章，只要构思好了，那么，下笔写的时候，只要照所想的，慢慢地像说话一样，一句一句说出来，话怎么说，字就照样写，都写完了再修改也不难了。

如果学习欧阳修的办法，我以为大家很容易都可以写文章。因为欧阳修的“三上”，除了马上只适合于骑马的人以外，其余二上人人都能用；而我们即便不能在马上构思，却无妨在路上、车上、船上等空隙中构思。这既能锻炼思维能力，又可以忘掉路途的疲劳，真是一举两得。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则人人都可以写出新的“三上文章”。

但是，似乎还有两点应该提起朋友们的注意：一则不可在路上、车上、船上如痴如狂，以致违犯交通规定；二则不可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机器旁边操作的时候胡思乱想，以免造成事故。可以断定，任何一个思想正确和健康的人，决不会因为想文章而致于误事的！

三集

作者的话

近来有些朋友，十分关切地向我探问：《燕山夜话》的写作计划如何？个人的时间如何支配？这使我感到很惭愧，怎么回答这样热情的询问呢？

说老实话，我平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做计划。写文章也是一样，简直没有什么计划。我很羡慕，许多报纸、刊物的编辑部，以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据说他们都有详细的选题计划。并且有的人还根据选题计划，制定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进度表。每月有月计划，每年有年度计划。一切按计划办事，到时候要按计划检查总结。这一套做法当然有许多好处，可惜我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一时还做不来。

我的做法基本上是无计划的。除了在报上发表的日期是固定的，这一点算是按计划的以外，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全部过程差不多都没有计划。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有关的材料和观点，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就自己现有的水平，有什么写什么；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写法，似乎对自己的写作比较方便，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随着这个思维过程，好像也更容易体会问题的来龙去脉。

至于平日工作、读书及其他生活上的具体安排，就跟大家一样，简直“乏善足述”。如果再要勉强说上一点，那就是要抓紧时间，尽量不要浪费时间，能多做一些事情总比少做一些事情好啊！但是，当着一件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必须聚精会神把这件事情做好，特别是对于自己本职的工作，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不要分心。做好了一件事，然后再去做另一件事。

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得计划的人，谈起研究学问等大问题，缺点和错误在所不免。趁着《燕山夜话》第三集付印的时候，我愿再一次向亲

爱的读者同志们提出要求：希望大家多给我提问题，并且对我的文章中任何观点和材料，发现有不正确的，就要来信批评，使我有机会改正一切可能产生的缺点和错误。

马南邨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人穷志不穷

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谈起他有一个打算，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好，当时就表示完全赞成，希望他早日着手选译。我认为这部书如果有人精心加以选译出版，把它弄得好好的，这对于我们后一代的青少年将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为什么古代的《贫士传》对于我们新社会的青少年会有益处呢？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正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出生于我们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新社会中，他们将很难了解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所过的穷苦生活，他们甚至将完全不知道贫穷是怎么回事，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恐怕会无法应付。因此，在这一方面给他们一点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从《贫士传》中可以看到，古来许多有骨气的人，虽然在非常穷困的条件下生活，周围又有恶势力对他们进行威胁利诱，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表现了崇高的气节，真是像俗谚说的“人穷志不穷”，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

例如，《贫士传》中有一个故事说：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公当夏五月，披羊裘负薪而过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镰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哉？季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也。遂去。

你看，这个披裘公多么有骨气啊！他虽然很穷，然而他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依靠自己打柴过日子，决不肯去拿别人遗失的钱财。而那个季子显然是为富不仁的伪君子，他竟敢以自己肮脏的思想，去揣度披裘公，企图使披裘公跟他同流合污。

像延陵的这位季子之流，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他们是旧社会的渣滓，满脑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但毫无劳动人民的气味，甚至连封建士大夫的所谓“清高”思想也没有。对于这种人，一方面固然可以耐心地加以改造，另一方面还必须给以实际的教训。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大家要进一步普遍发扬人穷志不穷的积极精神。我们要像汉代伏

波将军马援所说的："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我们决不能堕入所谓"人穷志短"的可悲可耻的陷阱中去。

本来所谓"人穷志短"这句话，是从佛教的故事中传出来的。查宋代的著名僧人慧明[1]，在《五灯会元》这部书中写道：

或问法演：祖意教意，是同是别？演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可见这句话最初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法演和尚用了这个比喻，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佛祖的具体解释的相互关系，就好像人穷则志短、马瘦则毛长一样。这些比喻当然未必都很确切。至于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虽然也用了"人穷令志短"的句子，这却完全不足以证明陈师道的真实思想。

谁都知道，陈师道本人是很有骨气的。他从小就表现了坚苦顽强的精神，勤奋力学，后来因为不满于王安石的经学理论，坚决不肯应试。苏东坡推荐他为徐州教授，后来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宋史》写他"高介有节，安贫乐道"，年纪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呢？原来他平日非常贫苦，冬天没有棉衣。有一次参加郊外祭祀，刚好是冬天。他的老婆给他借了一件棉衣。他知道棉衣是从一个姓赵的家里借来的，而他又很讨厌那姓赵的，就坚决不肯穿，终至受冻而死。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凡是贫穷的人，就一切都好；但是，贫穷的人如果是勤劳的、正派的，而且是有骨气的，那么，这些好样的就值得我们学习。

---

[1]原著称《五灯会元》作者为"慧明"有误，应为"普济"。普济，宋代高僧，俗姓张，字大川，编《五灯会元》，另著有《大川语录》。

“放下即实地”

这几天整理旧书，偶然又拿出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翻阅其中有一则写道：

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蚤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

看了这个小故事，觉得很有启发。有的人自己虽然不是瞎子，但是平常遇到某些事情，实际上却很像这个故事中的瞎子所表现的。这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心中无数，所以遇事没有把握，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底，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遇事完全可以不必害怕，不要像这个故事中的瞎子那样，生怕坠入深渊，拼命抓住桥楯，不肯放手；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要知道“放下即实地”，又有什么可怕呢？

当然，这个故事的背景和含义也不简单。它大概是编书人根据一些流行的故事，结合了自己的切身经验写出的。因为刘元卿自己在明朝隆庆年间，参加“会试”的时候，“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有了这一段遭遇，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的官吏们太胆小了。所以，他的思想倾向于大胆放手做事的一面，而不赞成畏首畏尾的态度。

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那么，无论胆大也好，胆小也好，也无论放手或者不放手，同样都只能是盲目的。假使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地提倡大胆放手，其结果可能比盲目地不放手要坏。换句话说，任何盲目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由此看来，那个瞎子既然不知道桥下没有水，而失手下坠的时候刚好又抓住了桥楯，那么，起初他紧紧地抓着桥楯，不肯放手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于后来过路的人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这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还是照旧抓住桥楯不肯撒手，这就太不聪明了。结果他的手一定疲累不堪，终于抓不住桥楯，而失手下坠了。如果桥下真有万丈深渊，他就一定要摔死。幸亏桥下的确是干涸的实地，使他失手之后，立刻脚踏实地，毫无危险。这里又证明了一个道

理：人必须经过亲身的实际体验，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从这一点说来，故事的含义就更深刻了。

但是，我现在还觉得对这个故事的含义，作这样的理解仍然是不够的。有时办一件事情的时候，由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总觉得自己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甚至周围的群众也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反映了若干正确的情况，只是自己因为心中无数，也无法判断这些意见和情况的正确与否。反而觉得人们议论纷纷，真相不明，不得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情况，暂时都搁在一边，等待以后的事实去做证明。到了事实完全弄清楚的时候，有些问题又事过境迁了，心里感到十分懊恼。这正如那个瞎子说的，早知道放下即实地，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与此相反，也有一种情形使自己吃了大亏，好比失手下坠，桥下虽非深渊，却也不是干河，以致自己浑身受伤。经过这一次吃亏，后来就胆小得厉害，即便走在非常平坦的路上，每走一步也害怕跌倒。现在想起来，这样也很糟糕，必须克服这种不正常的情绪。

在这里，我又联想到《荀子》的《修身篇》中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可不是吗？农民怎么可以因为怕水旱灾害就不种地了呢？商人怎么可以因为怕赔钱就不做买卖了呢？

我们对于任何崎岖艰险的道路，都要有胆量走过去，因为我们做着空前伟大的事业。我们是革命者，难道我们害怕危险就不革命了吗？我们在工作中，只要了解实际情况，即便偶然失坠，也不会心慌，因为自己完全知道"放下即实地"啊！

“推事”种种

古代审判案件的官员叫做“推事”，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员。我们人民的法院现在已经没有“推事”了。这是正确的。因为顾名思义，推事当然不如不推事的好。所以，我们不但不需要“推事”这个职务名称，而且还要扫除“推事”的一切遗风余毒。

“推事”在古代，远不只是寻常的小官职，而是很高的官职。比如宋代的封建政府，设有最高的法院，叫做“大理寺”。所有重大的案件都必须交由“大理寺”审判。在“大理寺”中直接审判各种案件的大官，便是“左推事”和“右推事”。可见这个官职在过去多么重要了。

一直到解放以前，在旧中国，推事居然成了一个制度，名目繁多，有什么监督推事、代理推事、署理推事、受命推事、受托推事、首席推事、陪席推事、独任推事、合议推事、学习推事、候补推事等等。光从推事的这许多名目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制度庞大、臃肿、腐败、落后到何等惊人的地步。

本来，推事之“推”包含有推求、推举、推进的意思。但是，它同时又包含有推却、推让、推托、推移的意思。而且，通常这个字更多地被使用在后一类的意义上。因此，一提到推事，人们就会以为是把事情推出去不管。这样，推事越多，事情就越发没有人管，彼此左推右推，谁也不肯负责，岂不糟糕！

特别是在社会分工方面，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么，推事的人就一定会多起来。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真个是左推事，右推事，力图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这类事例，实在多得很。大家比较熟悉的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有一段记载，十足地证明了古时推事遗风的为害。请看这一段文字吧：

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

不看这段文字的，还不了解古代的人竟然有这样严格的分工观念！受箭伤的明明属于外科的范围，而这位外科医生只把箭杆切掉，就算完事；至于箭头深入皮肉之内，则属于内科的范围，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了。这虽然是笑话，但是，说这个笑话的人却表现了一种严肃的批评精

神。

显然，这种推事之风，在私有财产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大概是不可能完全绝迹的，正如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坏习惯的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除干净一样。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个人主义到处都有滋生的可能。推事之风也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一切非自己所愿意的，一律不管，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中心思想。甚至于遇到危险，有的人会像鸵鸟一样，只要把头藏起来就觉得很安稳了，即便身子露在外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变态吗？

这里应该提到江盈科说的另外一个故事，可算得是这种思想的又一表现。他说：

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痛不可忍。谓家人曰：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邻家尺许。家人曰：此何意？答曰：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

用推事的观点看来，这位脚上长疮的人，把脚伸到邻家，当然他的脚痛也就被推出去了，于是，他自己在精神上无疑地可以得到了安慰。然而，这样自欺欺人的把戏又有谁相信呢？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大胆负责的精神，在我们看来，推事之风决不可长。如果在什么地方发现有这种遗风余毒，就一定要把它扫除干净。

涵养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功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功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功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

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

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么，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

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

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

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

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

像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么，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衮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功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古来的骗子真不少，他们设下了许多骗局，叫别人上当；而受骗的人大概都有种种弱点，给了骗子以可乘之隙，否则他们纵然有布置周密的大骗局，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此，研究一下历来著名的骗局，分析骗子施展的各种伎俩和受骗的人所以会上当的原因，我想这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吧。

但是，骗子的故事在历代的笔记中连篇累牍，随手可得，从何谈起呢？我想找一部比较正经的有价值的笔记来看看。于是我选了《唐国史补》。这部书的作者李肇是九世纪初期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参与了李唐封建政府的机密大事。他写的这一部书从来被人认为是唐宋小说笔记中最严正的，对于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有可靠的事实做根据。从这部书上，我发现了黄金和宝剑的骗局，很有意思。

故事发生在唐代的伊阙，即今之河南洛阳龙门附近，有一家姓薛的，祖上做过大官，是个富翁。忽然来了一个道士到他家里要喝一杯茶，说是走路口渴了，谈吐之间流露出一种高雅脱俗的风度，姓薛的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道士看到谈话十分投机，就顺口问道：

“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道士还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

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甸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候不见火光，不得已开门往外观察，也没有任何影响。跑到五棵松树下面一看，情形就大变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法坛了，而是“掷杯复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道士竟把全部赃物都运走了。

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成了泡影，反而丧失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经验，那么，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文天祥论学

大家都读过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传很广。然而，也许有的朋友没有读过宋代文天祥论学的文章吧，现在我想谈谈文天祥的“进学解”。

可能有人马上会提出质问：文天祥何曾用过什么“进学解”这样的题目写文章呢？我看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进学解”。而且，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还要短，见解却比韩愈的还要高明。我们现在谈学习问题的时候，倒无妨把文天祥在这篇文章中论学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的人，应该记得，韩愈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劝告学生们说：“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尽管韩愈在文章中间掀起了几个波澜，反复论证，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基本论点，想使人立定勤学的决心和成功的信心罢了。

显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对于学习和实践，哪个是基本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还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论断。这是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主要缺点。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抹煞了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处。

但是，比较起来，文天祥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了这个问题以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说，文天祥就比韩愈大大地前进了。至于文天祥的强烈爱国思想和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伟大风格，永垂千古，更非韩愈所能比拟的了。

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韩愈的《进学解》全文七百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认为文天祥的文章内容，却远比韩文为有力。

为了强调说明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文天祥首先引证了《易经》的命题，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他解释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这里所谓天行，是指的符合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实践。离开实践，当然无法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而正确的实践，又必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才有成果。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文天

祥可谓一语中的！

接着他又写道："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道理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进益，一定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为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个"行"字，而他的书斋又叫做"进学斋"，所以，文天祥说："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我们的经验完全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在内，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许多很好的计划，也是要落空的，不会有什么结果。

仔细体会文天祥所说的"行"，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广义的。这里边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从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初步追求某一项新的知识，或者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行"字就应该概括这个过程的全部。换句话说，整个认识过程也都可以算做"行"的过程。

按着这样的观点，那么，知与行的过程，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两者完全统一的过程。这比宋、元、明的理学家，从朱子、二程以至王阳明等人的学说，显然都要进步得多了。那些理学家们不管说"知难行易"也好，说"知易行难"也好，说"知难行亦不易"也好，他们总是把"知"与"行"分割开了。甚至说"知行合一"，也没有强调以"行"为基础。殊不知这两者实际上不能不是以行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们自命为理学家，而徒尚空谈，毕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斗争实践中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

我们现在对于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价。过去一般人只读他的《正气歌》，我现在提议大家还要读他论学的文章。

选诗和选文

近来读到许多诗选和文选。编选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识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见，就不免发表了一些议论。

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只想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来谈谈。

一般地说，诗和文应该有一个界限，完全可以划分得清楚。然而，这个界限却不是断然分开不能逾越的鸿沟。所谓“诗”，所谓“文”，究竟应该如何区别？它们的体裁和形式又应该怎样分类？实际上这是自古迄今争论未决的问题。

《书经》的《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最古的定义。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文章不是“言志”的吗？《国语》的《楚语》中说：“文咏物以行之。”这又是一个古定义。我们也要问：诗难道不也是“咏物以行之”的吗？

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

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的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像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像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目。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曲、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

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着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么，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就这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

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帖、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成语的含义，那么，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忧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

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

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

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么，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

中统三年，……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帝善之。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元代的诗人傅若金，曾以《海子》为题，写诗吟咏什刹海，其中也有“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诗句，与《元史》所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情形完全一致。这就表明，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城是可能的吗？白浮泉水源在昌平城东南的凤凰山，那一带地势约为海拔六十米，中间经过沙河和清河两河谷，地势降低到海拔四十五米以下，而积水潭和什刹海周围的地势则是海拔五十米左右。按照这样的地势看来，怎么能够引白浮泉水入城呢？

原来郭守敬详细勘测了地势之后，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引导白浮泉水先向西流，然后转向南流，再向东南流入昆明湖（即瓮山泊），然后继续向东南流，注入大都城。这一条渠道，就是著名的“白浮偃”。它的遗迹现在还隐约可以寻见。

根据同样的道理，从整个通惠河的地势来看，河床的坡度很大，非采取其他技术措施，那是无法通航的。但是，郭守敬很有办法，他设置了水闸和斗门，保证了船舶的顺利通行。《元史·郭守敬传》载：

运粮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为牐七。距牐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这是郭守敬在工程开始以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就是说，从大都到通州，设有七座水闸，距离每座水闸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有斗门。水闸和斗门的关闭或打开，就调节了运河各段的蓄水量，控制了水位的高低，使船舶可以顺畅地通过。这些办法与现在外国先进的大运河采用的办法不是差不多吗？而郭守敬的这些办法却是早在十三世纪就有了的呀！

到了明代，据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记载：“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可惜此时郭守敬开的这一段运河却已毁坏了。所以，在《明世宗实录》上写道：

通州河道，经元郭守敬修浚，今闸坝具存。……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才五十尺。以五十里之远近，摊五十尺之高下，无所不可。……迂回以顺其地形，因时以谨其浚治，此一劳而永逸之计也。

又据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称，嘉靖丁亥，御史吴仲请修通惠河，三月告成。然而，积水潭上一度出现的海港风光完全消失了。现在我们在研究北京城市建设的时候，如果把这一页历史重新翻阅一过，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南陈和北崔

在中国画史中，各个时期的南北画坛上，都不断地出现过许多有代表性的画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画派。把这些画派的画家及其作品加以比较研究，找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物画的时候，大家就很注意明代人物画方面流传的所谓南陈北崔的说法。

何谓南陈北崔呢？先说南陈，这指的是明末江南大画家陈洪绶。他是浙江诸暨人，字章侯，号老莲。明清以来，人们一提到陈老莲的人物画，没有不赞赏的。他留下的作品较多。不但在明清小说等木刻本子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插图；并且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北京琉璃厂等地，我们也还可以发现他的原作。据清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载：

老莲工人物，衣纹圆劲，设色奇古，与北平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那么，崔子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作品为什么几乎看不见呢？他的名声似乎也不像陈老莲那么响亮，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崔子忠自然会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情，一定想知道他的身世和为人，也很愿意看看他的作品，研究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差不多相同地写道：

子忠字道母。顺天府学诸生。文翰之暇，留心丹青。居京师阛阓中，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杳然遗世。

看来崔子忠在当时社会中，要算是十分孤僻高傲的人了。

当时山东莱阳有一位学者，名叫宋继登，他是崔子忠的老师，他的子侄，宋玫和宋应亨，与崔子忠也有交谊。宋玫是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宋应亨是宋玫的族兄，官至礼部员外郎。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封建势利观念，所以崔子忠很看不起他们。据《畿辅人物志》和《畿辅人物考》载，崔子忠“少时师事莱人宋继登，因与其诸子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契合。应亨官铨司，属一选人，以千金为寿。子忠笑曰：若念我贫，不出橐中装饷我，而使我居间受选人金；同学少年尚不识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谏垣，数求画，不应，强索之，即强应之，终碎之

而去”。你看这是多么倔强的性格啊！

还有一件事情，更足以表明崔子忠具有幽燕豪侠的气概。孙承泽和孙奇逢都曾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是：

史公可法自皖抚家居，一日过其舍，见肃然闭户，晨饮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子忠售白镪四十，呼朋旧，轰饮，一日而尽。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

他对于史可法的馈赠没有当面拒绝，那是因为他尊敬史可法的为人；但是，他毕竟是要自食其力的，所以决不肯依靠别人的馈赠过日子。

崔子忠的一生都在贫寒中度过，即便当他画画的时候，目的也不在于卖很多钱来维持生活。然而，他却勤奋创作，非常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件作品。他用了许多笔名，有的人虽然喜欢他的画，往往因为不知道他的笔名而错过了机会。正如《无声诗史》所记，崔子忠“初名丹，字开予，又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善画人物，细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诸暨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更以文学知名。一妻二女，皆从点染设色。性傲兀，凡以金帛请者，概不应”。他的作品所以特别可贵，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崔子忠作品，可惜已经太少了。曾见一幅《葛洪移居图》，可算得是崔子忠所画的精品。人物的衣褶和姿态刻画，充满着一家骨肉亲切动人的生活实感。这比起陈老莲笔下的和尚、道士之流，不食人间烟火，拉着一副长脸的那种怪样子，显然要高明得多了。在这幅画的上端，崔子忠自题一诗曰：

移家避俗学烧丹，挟子挈妻老入山。

知否云中有鸡犬？孳生原不异人间！

他画的虽然是葛洪的故事，而实际上这恐怕就是崔子忠自己的写照吧。

除了绘画以外，崔子忠的学问还很广博。据《畿辅人物志》《畿辅人物考》说，崔子忠“生平好读奇书，六经无所不窥，尤深于戴礼。发为古文诗歌，博奥不逊李长吉”。到了甲申以后，他“潜居委巷，无以给朝夕，竟以饥死”。总观他的一生，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上造诣很高的有骨气的大画家。这是值得我们在中国画史和北京史上大书一笔的。

宛平大小米

在谈论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到十六、十七世纪之间的两位大书画家。这两人就是明末清初宛平的米万钟和米汉雯，当时号称大小米。他们祖上是陕西关中的人，后来落籍到顺天府宛平县，所以他们自己和后人都公认为宛平人。

提起大小米，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宋代的米芾和米友仁。他们两人也被称为大小米，而且也都是有名的书画家。不过，米芾和米友仁是父子两人，是湖北襄阳人氏，并且生在宋代；而我们说的宛平大小米则是祖孙二人，又生在较近的明末和清初。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宛平的大小米感到更加亲切一些了。

米万钟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有骨气的人。他的生平为人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处。他出生于明代隆庆四年，即公元一五七○年。刚刚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当时是万历二十三年。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江宁令尹。不久以后，他奉命改任江西按察使。据称，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和文教事业，所到之处，颇受中下层人民和文士们的称颂。但是万历皇帝死后，光宗在位不到一个月也死了，在宫廷混乱的局面下，丑迹昭彰的大宦官魏忠贤乘机把持了朝政，许多正直的官员陆续遭到陷害，米万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别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这是天启五年，即公元一六二五年的事情。

过了三年，到了一六二八年，即崇祯元年，明朝最末的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上台的时候，魏忠贤及其走狗倪文焕等论死，米万钟才重新被任命太仆少卿。不幸他刚刚上任，就在这一年去世，当时他的年纪只有五十九岁。

他的生平，除在政治上参与了反对魏忠贤的斗争以外，一般地说，别的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他却有两种特殊的爱好。第一是喜爱书画，第二是爱玩石头。这两大爱好，使他获得了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和愉快。

爱玩石头，尤其是遇见各种奇石，他一定都要收蓄。如果有人要

问：他有多少财产？那么，就可以回答说：他的最大宗的财产，就是奇形怪状的各种石头！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自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友石”，当时的人们也都称他为“友石先生”。在这一点上，他与宋代的米芾是有共同爱好的。米芾生平也收藏了大批奇怪的石头。

然而，他们的更重要的共同爱好却是喜爱书画。米芾是一个大书法家和大画家，米万钟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米万钟的许多墨迹。例如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首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

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

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

这一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至于他的画，虽然也是一种标准的“文人画”，但是他并不师法于元代的倪云林画派，而师法于宋画。即便在细小的部分，他同样是一笔不苟的。我们看他的字和画，可以想见他为人的严肃认真而又有打破成规的创造精神。

他的孙子米汉雯，是清代顺治辛丑进士，在一六六八年前后，历任河南的长葛、江西的建昌两县知事，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他由于家学渊源，继承他祖父的衣钵，书画也都有专长。现在我们还比较容易找到他的作品。

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么，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以适当的地位。

米氏三园

好几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后，颇感兴趣。有的很热心查访米氏故居和各种遗迹，有的还寄来了有关的文物拓本，并且提出若干问题，要求解答。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再写这篇短文。

米万钟在北京历代人物志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个问题虽然不必急于求出答案，但是，他在明代时期对魏忠贤等宦官坚持斗争、维护正义的精神，毕竟是值得称道的。正是由于这么一点关系，所以人们对于米万钟一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某种感情，很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米家的历史资料。

有的来信开列了米家的几个人名，问他们与米万钟的关系。其中还有一张明代万历年间米万春题诗的石刻拓片，来信的朋友以为它就是米万钟写的，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米万钟的父亲米玉，字昆泉，有三个儿子：长子米万春是隆庆五年的武进士，当过通州参将；次子便是米万钟，字仲诏，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与他的哥哥恰算得一文一武；三子米万方，是锦衣卫的一名武官。米万钟的儿子米寿都，孙子米汉雯、米汉倬。他们在宛平有三个故居，就是三处园林，分别命名为漫园、湛园、勺园，遗迹至今尚存。

据清初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引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称："漫园在德胜门积水潭之东，米仲诏先生所构，有阁三层。先生尝为湛园、勺园，及此而三。"漫园的地点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至于湛园呢？《燕都游览志》载："先生自叙曰：岁丁酉，居长安之苑西，为苑曰湛。"又说："湛园即米仲诏先生宅之左。"这里所说的米宅就在现时西郊的海淀，而勺园也就在海淀米宅的范围之内。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写道：

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新筑也。取海淀一勺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中有市景曰色空天，曰太乙叶，曰松坨，曰翠葆榭，曰林于澨，种种会心，品题不尽。都人士啧啧称米家园，从而游者趾相错。仲诏复念园在郊关，不便日涉，因绘园景为镫，丘壑亭台，纤悉具备。都人士又诧为奇，啧啧称米家镫。

看来勺园在米氏三处园林中，居于主要地位，米家长期都住在这

里，这是无疑的了。而在米氏的三处园林之中，勺园的材料也比较多，比较完全，应该首先把它弄清楚。

现在我们还可以找见从前燕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勺园图录考》，上面有米万钟画的《勺园修禊图》。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米万钟山水画的精美艺术，而且可以看出当年勺园的全貌。据这部图录所记，勺园故址就在现时北京大学的燕南园以西。那里有一座土坡，即米氏坟墓，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曾在这里挖出了《昆泉米公暨配安人冯氏墓志铭》。这是研究米氏历史的重要文物，值得加以重视和保护。

看了这一部图录，我们还知道，前燕大图书馆，即现在北大图书馆，收藏有米万钟“绢本画石长卷。每石后辄有题赞。署名莲花中人、漫园漫士、宛香居士、烟波钓叟、海淀渔长。最后跋云：‘天启丁卯夏日，避暑奕园，予见怪石屏列，各令名，写貌，并赞。石隐米万钟。’所加图章则有多藏古书画、古今怪言知己、燕秦一畸人、研山山长、北地米万钟仲诏之印等。”如果我们能够把米万钟遗留的一些作品，都收集起来，选印一部分，供大家欣赏和参考，岂不甚好！

还有更多的米氏遗物分散各处的，也无妨做一个调查。如颐和园的乐寿堂前院，摆着的那一块“青芝岫”大石头，原先是米万钟从房山找到的。他曾写过一篇《大石记》，叙述这件事情。到了清代，乾隆把它移置乐寿堂，并且写了《青芝岫诗》，大加赞赏。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材料还有不少，都应该逐渐征集。

关心北京历史文物的朋友们，只要遇有机会，进一步对米氏的三处园林分别访问，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可以补充北京地方史料的不足。我等待着朋友们的好消息。

昆仑山人

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羁的文人，自称为昆仑山人。据清代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载，此人“姓张名诗，北平人，初学举子业于吕柟，继学诗文于何景明，声名籍籍”。我们从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张诗的成名大概与老师大有关系。他的第一个老师吕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著名学者，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据《明史》列传载：

吕柟字仲木，……字者称泾野先生。刘瑾以柟同乡，欲致之，谢不往。……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陈。……上怒，下诏狱，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年六十四卒，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

在这样有骨气的一位大学者门下就学，张诗的气节和学问的确都有很好的师承。

虽然早年学的是“举子之业”，但是张诗却已经养成了不甘屈服的顽强斗争的性格。照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的记载看来，张诗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曾显露出一种倔强的反抗精神。当时有一个故事说：“顺天府试士，士当自负几入试。诗使其家僮代之，试官不许，拂衣出。”

这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似乎张诗对待劳动的态度很有问题。为什么自己抬一个书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这不是鄙视劳动吗？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地责怪张诗，反而应该承认这是他对封建考试制度表示强烈反抗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叫做何景明。这个人是张诗的第二个老师。《明史》列传载：

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卒

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

张诗对于这位老师尤其钦佩，当何景明卧病时，张诗亲往视疾，在病榻旁侍候七个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张诗才回到北京。

由于他前后受到吕柟、何景明的深刻影响，所以张诗的一生完全无意于功名，而以诗、古文的创作自许。当时的人们称赞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骄，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这大概是有相当根据的吧！孙承泽描写张诗的生活状况是：

所居一亩之宅，择隙地种竹。每遇风雨飘萧，披襟流盼，相对欣然。命酌就醉；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

他所作的文章，“雄奇变怪，览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张诗的诗文集，不能详细介绍他的创作风格上的特点。但是，我们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经可以想见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风格的。

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我们还可以碰见张诗的墨迹，他的草书奔放不羁，为明代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正如《畿辅人物志》和《畿铺人物考》两书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绍的：“其字书放劲，得旭颠、素师遗意。人谓悬之可以驱鬼。”可见张诗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

当然，说他写的字能驱鬼，完全是神话，不过把张诗的字与旭颠、素师相比，却也有些道理。所谓旭颠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爱饮酒，善草书，每每大醉狂呼，走笔疾书。人们叫他为张颠，又称为草圣。所谓素师便是唐代的和尚怀素，他本来姓钱，字藏真。也爱饮酒，也善于草书。把这两人来比张诗，未免过分夸扬，但是这也可以证明张诗的草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了。

关于昆仑山人张诗的生平史料，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够尽量介绍出来。

保护文物

谁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现在几乎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可以遇见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

对于各种文物古迹，我们的人民政府一贯都很重视，并且积极地加以保护。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一百八十处。其中，在我们北京市范围内的有十八处，占十分之一。至于各省市自己规定的地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还要多得多了。

最近有几位同志谈起北京郊区大房山的古迹，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区，它的历史价值仅次于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里，集中了隋、唐、辽、金几个朝代的石经和其他遗物。只因它远离北京城区，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这里的名胜古迹十分优美。例如，在上房山，有一座钟乳石的溶洞，名叫“云水洞”。它是地质构造中典型的“喀斯特”现象。许多人认为它比广西桂林的“七星岩”决不逊色。然而，有人宁愿跋涉千里去七星岩游览，却不知道在自己城市附近就有像云水洞这样的去处，这岂不是怪事吗？

如果打开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人们就可以看到关于云水洞的一段描写：

秉炬帚杖，队而进洞。洞门高丈，入数十丈，……过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闻响，如人间水声。炬之，水也。声落潭底，不知其归。又入，有黄龙、白龙盘水畔，爪怒张。导者曰：乳石也。焠炬其上，杖之而石声。乃前，扬炬，望钟楼、鼓楼，栏栋檐脊然。各取石左右击，各得钟声、鼓声、磬声、木鱼声。……

本来下面还有许多文字，是描写云水洞中由钟乳石形成的石塔、雪山等各种奇妙景致的，我想不必抄录全文了。同时，这部书上关于石经山等处许多名胜古迹的介绍，大家如能详细一读，也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明代还有几个著名的学者，都曾到过房山，写了文章，如徐文长的《上房山记》、袁宏道的《游小西天记》、曹学佺的《游房山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里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色。清代以后的文字记载更多，用不着一一介绍了。

可惜的是，上房山的道路没有修理，云水洞等处更加年久失修了。这些地方现在所以不如七星岩等处知名，恐怕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只要稍加修整，这几处都不难很快地繁荣起来。

特别应该提到保存在“小西天”的石经，从公元六世纪隋代僧人静琬开始募款雕刻，一直到明代末年，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都刻成了碑板。据说小西天九个岩洞中封藏的石经碑板，大小共四千一百九十二块。另外，从云居寺压经塔旧址中，挖掘出来的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碑板，编号共达一万零八十二块。但是，这许多碑板经过几次损失，残缺的部分已经无法弥补了。

解放以后，在我们人民政府的大力保护与支持之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六年重新整理拓印，共得大小经板一万四千多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批文物。正确地利用这一批材料，不但可以校正历代印行的佛经，对于佛教典籍的研究大有益处；而且还可以借此研究隋、唐以来的书法变化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个山上值得保护的文物，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对于唐代以前开凿的雷音洞，还必须特别注意加以保护。这个洞又叫做千佛洞。它是就天然的崖石凿成的方洞。在周围洞壁上嵌了石经碑板一百四十五块，洞内有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每根柱上都有各种形态的浮雕佛像。前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七十二尊，后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五十六尊。洞的中间又有一尊唐代雕塑的石佛。尽管有许多已经被文物的破坏者敲打得残缺不全了，但是看了这些雕刻，不能不令人钦佩古代匠人的艺术天才！

多少年来，这里所有的珍贵文物，不知遭受了帝国主义强盗、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奸商等的多少摧残和破坏。如今剩下的这些，更加值得我们予以保护。希望首都各方面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都来认真执行国务院的规定，进一步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吧！

古代的漫画

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有的人认为以讽刺为目的的漫画只是近代才有的，而且是从西洋传入中国；至于中国古代的画家，则根本不知漫画为何物，更没有什么漫画作品之可言。这种议论当然大有商榷的余地。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漫画呢？回答不但是完全肯定的，并且还应该承认中国的漫画有它自己的传统特色。

《孔子家语》载：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

这就是说，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用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山东嘉祥县的汉武梁词的石刻画像便是一个例证。从这些石刻画像中，人们不是可以看到“桀纣之像”了吗？那些骑在奴隶身上的奴隶主的残暴形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有力地揭露了古代奴隶制度的黑暗啊！

但是，一般地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可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种例子到了清代，可以举出的就更多。其中有的像清初的八大山人，常常是嬉笑怒骂皆成图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八大山人出身于明代的宗室，对于清代的统治极端不满，因此在他的笔下所刻画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是变态的、畸形的，借此以发泄他内心的愤懑。虽然，由于他站在明代宗室的特殊地位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致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这是过火的；然而，八大山人的强烈讽刺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

还有，龚半千是清代画派中所谓金陵八家之首，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可以算做漫画的。比如，他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上贫富极大悬殊的现象，画了一幅财神图，画面表现了一个穿红袍的财神，脚踏着两个元宝走

路。从这幅画上，人们一望而知，作者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为富不仁者流，寸步不离钱财，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穷朋友们鸣不平，因为他们贫无立锥之地，简直寸步难行。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

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本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在这里举出他来做扬州八怪的代表倒也适当。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罗两峰画的《鬼趣图》不少，而且每一个图都包含了好几个段落，各个段落的画面，或相连，或不相连。随便打开一卷《鬼趣图》就可以看见许多令人发笑的漫画。例如，他画了两个大头鬼。一个不但大脑袋，还加上大手大脚，头发直竖，每走一步都比跑步还吃力；另一个头重脚轻，两腮特大，看来食欲很强烈，可是他的身子却太小，行动更困难，只能徒唤奈何。作者题诗道：

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

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

大手凭空扇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

当年却是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

看了作者的题诗，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由此可见，漫画决不只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都从西洋传来的。我国古代也有漫画，它具有与西洋的漫画颇不相同的特点，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漫画传统。希望我们的漫画家和研究画史的人，更多注意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漫画的传统，使它能够在今天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人民的漫画艺术创作而发挥它的作用。

书画同源的一例

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頫，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頫的一幅画卷，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其中有这个说法。其实在元代以前，早有这种议论，不过到元明以后才盛行此说。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显然与西洋各民族的文字没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却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在用笔的方法上，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要列举书画同源的例子，我们可以写成许多文章，还未必能够包括无遗。我生平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苏东坡，另一个是明代的黄梨洲。东坡的例子将来有机会要详细谈论，现在只把黄梨洲的例子拿来谈谈。

人们都知道，黄梨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有许多人还读过他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但是，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黄梨洲还会画画。实际上，这证明有许多人对于这位大学者的才能，还是估计不足的。他怎么不会画画呢？他有广博的学问，著作很多，当然能写一手好字，懂得用笔、用墨的许多方法。当他见到客观的某些事物，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兴之所至，用笔墨把它们的形象勾划下来，这不就是一幅画吗？这比他写诗、写文章有时更不困难，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偶尔做这种笔墨的游戏呢？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看到黄梨洲的一幅画。那是他在清代康熙年间为老友祝寿而作的。画面上有大块的太湖石，周围有翠竹数丛，构成了这幅画的前景。在竹石的背后，耸立着苍松古柏，两株巨干，交错而上，构成了全画的主体。画的右上角空白处有“岁寒坚贞”四大字，另一行小字写道：“甲子寅春，吴中佩老兄丈年八袠矣，为作此图，以晋大齐之颂，兼致数月来惜别之怀。”下款书：“弟黄宗羲。”字迹一看就是黄宗羲亲笔所写。款字下边打着一颗他常用的方形朱文大印，与一般书画家印章的形式迥然不同。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著作家，平素不画画，偶然画成一幅，仍不脱著作家的面目。这从他的用笔方法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幅画面上，黄梨洲完全以写字的笔法作画。他勾勒树干、树皮、石头的轮廓等几乎都用草书飞白的笔法，画竹枝、松针和小草等则兼用篆书和行楷的笔法，有一些皴法和渲染之处稍稍变换着使用干笔和湿笔，而就整幅画面来说，用墨大部分是半干半湿的，表现出特别和谐的色调，首尾贯通一气。所谓书画同源的道理，从这幅画面上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还不应该仅仅从作者使用笔墨的方法上去理解书画同源的道理。如果光是这样看问题，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学术修养方面，去认识作者在从事创作的时候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

那么，要进一步认识黄梨洲的这一幅画，我们就不能不了解黄梨洲的生平。黄梨洲是余姚人，名宗羲，字太冲，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一六一○年。他的父亲是明代有名的学者黄尊素。尊素字真长，万历进士，天启年间当了御史，得罪了宦官魏忠贤那一伙人，被逮捕拷打致死。与黄尊素同时死难的还有杨涟、左光斗等十几个人。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是魏忠贤的走狗许显纯。黄梨洲为了替他的父亲和同时死难的人们报仇，上书控诉魏忠贤阉党的罪状，并且自己在身上暗藏了一把长锥，要去刺杀许显纯。当时正好明代崇祯皇帝登极，将魏忠贤和许显纯等处死，对黄梨洲颇加赞扬，称之为“忠义孤儿”，并且让他回家奉养老母，努力治学，继续与阉党作斗争。不久清兵入关，明鲁王以黄梨洲为左佥都御史。他跟随鲁王失败以后，又回到故乡余姚，致力于著作。康熙年间有人荐他参修明史、举博学鸿词，他都拒绝了。到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九五年，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这幅画作于甲子，推算起来，恰恰是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六八四年。当时黄梨洲七十四岁，正是他努力著作的年代。以他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怀抱，画出“岁寒坚贞”的画面，乃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和它的作者在性格上，简直完全融化在一起了。所谓书画同源应该以此为典型，因为这无论从艺术形式或者思想内容方面，都是真正同一的东西。

替《宝岛游记》更正

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这时候，影片解说员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说明这是宋朝苏东坡写的。

这是可靠的吗？影片的编制人员是否确有根据做这个说明呢？我对这个说明表示怀疑。因为一眼望去，银幕上出现的“天涯”二字，完全不像苏东坡的字体。这两个字多么软弱无力啊！苏东坡的浑厚、浓郁、苍老、拙劲的笔墨特点，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不敢说对苏东坡有多少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同某些专家比较起来，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借以说明对于历史材料的调查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

据《宋史·苏轼传》所载，苏东坡是在宋代哲宗绍圣四年五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一年是公元一○九八年，东坡六十二岁。按《东坡先生年谱》记载，“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过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宋史》本传还描写了东坡到儋州以后的情形说：“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居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当时筑屋三间，名为桄榔庵，东坡自己写了一篇铭文，其中说道：“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当时他在《寄程儒书》中也说：“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说：“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这个地点，就在现今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那大镇附近。在东坡当年筑屋的旧址上，人们还可以看到清代所建的“东坡书院”。

从那时候起，苏东坡在儋耳住了四个年头，到他六十五岁的时候，才奉命移廉州，渡海北还，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前后在儋耳的四年间，东坡一直没有离开儋耳。这只要查阅一下东坡的年谱就能够知道。

年谱记载苏东坡六十二岁到儋耳的情形，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年，据年谱载：“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游天庆观。……

是年，吴子野来访先生，而先生以诗赠之，其序云：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宿于西堂；今岁索居儋耳。”第三年，“先生六十四岁，在儋州。……上元夜，老书生数人相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第四年，“先生六十五岁，在儋州。……五月大赦，……有诏徙廉州，向西而解。六月过琼州，作惠通泉记。遂渡海。”

这就证明，苏东坡在贬谪到儋耳以后，并没有离开儋耳到别处去活动的记录。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被谪到哪里，就只能在哪里，未经“有司”准许，是不敢随便乱跑的。因此，如果东坡从儋耳要到海岛的最南部去，当时必有记载，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而且，海南岛最南部是属于古崖州地区，苏东坡的谪所则在儋州，相去还有六百多里。在《儋州志》中充满了关于苏东坡的活动记录及其诗文；而在《崖州志》中却找不到苏东坡的事迹和作品。这也可以证明苏东坡没有到过崖州，因此，崖州海滨石刻“天涯”等字迹，显然是后人所书，决不是苏东坡写的。

更重要的是，在清代重修的《崖州志》卷二舆地中有一条记载：

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碁布，潮长即不能往来，为州治东路第二重关隘，有汛驻防。麓有巨石，高二丈，雍正间知州程哲刻天涯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涯。

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说明，“天涯”二大字是清代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写的。那么，影片《宝岛游记》的说明当然是错误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今后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务必要把具体情节反复查考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尤其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不可靠的材料乱作宣传。

水上菜园

你看见过浮在水面上的菜园吗？我想可能有一些人肯定没有看见过，甚至不会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然而，这不但是事实，并且是合乎科学的，值得我们加以提倡和试验。

唐代有一部书，名为《玉堂闲话》，作者无名氏。书上有一段记载，是关于水上菜园的，它写道：

广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见在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诘之则云：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盗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

看起来，远在唐代，这种水上菜园在广东沿海地区就相当流行了，其他地区是否当时也有，虽然这部书上没有一一交代，但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却有类似水上菜园的形式出现。

这种水上菜园的数量颇为不少，所以仅仅番禺县就“常有俚人牒诉……失蔬圃”。既然说是“常有”，显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里所举的不过是提出控诉的一部分例子，至于没有提出控诉的当然还有。那么，我们不难推想得到，其他种植水上菜园而没有失盗的，无疑地就有更多了。

如何形成这样的水上菜园呢？番禺县的这个例子表明，这种水上菜园是由水中荇藻之属堆积而成，形如浮筏，厚度约有三五尺以上，可以种植蔬菜。明代徐光启的《农书》等也曾描写这种浮筏式的菜园，当时叫做“葑田”。这种菜园是“以铁索系于水边”，所以不容易被水漂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上菜园出现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地区，农民们十分重视园艺的经营。种菜园的人们，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出好几倍，生活水平自然也高得多了。但是，在这些地区，耕地面积却相对地少于他处，因此，人们不能不想出千方百计，力求增加耕地面积，特别是要增加蔬菜种植的面积。恰好在南方各地，江河、湖泊、沼泽以及沿海一带，水面较大，人们就想出了一些办法，与水争地。过去有许多圩田、围田等，便是人们与水争地的最常用的方法。而水上菜园则是另一种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比圩田、围田远为高明。

凭什么能够判断水上菜园比圩田、围田的方法更好呢？这就因为水

上菜园实际上并不占地，也就是不缩小实际的水面。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无论水深水浅，都紧紧地依靠水面而又不与水争地。当着那些圩田和围田把水面挤得很小，以致洪水暴涨，又把圩田和围田冲垮的时候，水上菜园却随涨随落，升降自如。

由此可见，水上菜园确实是南方园艺经营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再一次介绍出来，并且在北方做一点新的试验。

在北方，大部地区虽然人口不如南方的稠密，因而耕地的使用要比南方的粗放。可是，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蔬菜供应，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正在日益扩大，而蔬菜的种植需要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在北方却比较少。加上近些年来大兴水利，不少原先很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水库，这在一方面固然使耕地面积相对减少了，而在另一方面则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利用这许多新修的水库，不但可以充分地灌溉原先干旱的土地，大量地改造旱地，成为水田，在水库周围的山上，便于造林，种植果树，发展牧畜业，并且在水库中还可以繁殖鱼类及其他水产。如果再把许多水库的水面尽量地利用起来，造成水上菜园，那么，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实际上就可以大为增加。

要兴建水上菜园，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无论利用什么材料都可以编成浮筏，面积大小也可以随着实际需要而伸缩。要把浮筏拴在岸边，不使它漂走。在浮筏上面可以堆积各种杂草、野藤，和以泥土。如果在海边的水面上，由于海水是咸性的，就必须使用酸性的基肥。上面种植什么蔬菜，要根据土质、气候等条件而不同。这样的水上菜园，即便布满在水库四周的水面上，也丝毫不会妨害水下鱼类的正常活动，反而对于养鱼有益。

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希望研究园艺学和其他有关的专家，考虑这个问题，设法进行一些小型的试验，看看结果如何。

金龟子身上有黄金

早于一九三四年，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做了一种很特别的科学试验。他采集了一大批金龟子，把它们烧成灰，又把金龟子的灰拿去冶炼，结果从一公斤的金龟子灰中，居然能够提炼出二十五毫克的黄金。这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发现。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金龟子身上怎么会有黄金呢？其实，任何生物的机体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各种金元素。因为任何机体都必须由一定的物质组成，而任何物质总离不开一定的元素，所以从生物的机体中能够找到若干金属元素，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并不奇怪。

这个道理虽然被人类发现的历史还不太久；但是，这种现象却早已被人类所发现了。就以金龟子来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曾经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发现了它们的机体结构的金属特点。

远在唐代，有一位专门研究风土物产的学者，名叫段公路，在他所著的《北户录》中，关于金龟子就有一段记载。他说："金龟，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于榆荚。细视真金贴龟子，行则成双，……土人收以养粉，云与养粉相宜。"很明显，段公路已经发现金龟子身上和真金贴成的一样。

到了宋代，与欧阳修齐名的大学者宋祁，在他所著的《益部方物略记》一书中，也有关于金龟子的记载。他写道："金虫，出利州山中，蜂体，绿色，光若金。里人取以佐妇钗镮之饰云。"又说："虫质甚微，翠体金光，取而桥之，参饰钗梁。"可见当时四川、陕西边境一带的居民，已经把金龟子看成和真金的首饰一样，直接拿来当金钗用。

至于明代的大生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对于金龟子的介绍也说："此亦吉丁之类，媚药也，大如刀豆，头面似鬼，其甲黑硬如龟状，四足二角，身首皆如泥金装成，盖亦蠹虫所化者。"他还引述竺法真的《登罗浮山疏》说："山有金花虫，大如斑蝥，文采如金，形似龟，可养玩数日。"所谓泥金装成，或者说文采如金，都无异于把它们比做真金。

这一种昆虫，在现代昆虫学的昆虫分类上，的确是属于"金花虫"这一科。它们的形态很多，不下五六十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种学名便是金龟子，又名金虫；一种学名是金盾虫，形状像盾牌，尤其

像龟。真正的金龟大概就是这两种。

历来还有不少文人，看见儿童们喜欢捕捉和玩弄金龟，发出了许多感慨。如宋代的薛士隆，写了一篇《金龟赋》。他在序言中说："金龟，瓜蠹也。似龟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其冒乎外者，轻明若云母。有翅，附甲而生。巨领双髯，腹下多足，与龟为异。"在这篇赋里，他一再赞叹金龟"体浑金之萃美兮，色耀日而舒光"。最后他非常惋惜地说："嗟彼服之不称兮，适以焚身；将儿曹之玩爱兮，毙焉无所！"同样，宋代的周密，在《葵辛杂识》中也写道："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如果大家都回忆一下，可能有许多人在儿童时期都曾玩过这种金龟子。

但是，过去的许多人却不曾确切地知道，在这种金龟子身上真的会有黄金。现在我们既然晓得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做了试验，并且成功了，那么，我们何不也来试它一试呢？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并不是要鼓动大家去大搞这种试验。凡是这一类事情，都只能由个别有条件的人，做一些小小的试验。特别是这里所说的金龟子，并非南北各地到处都能找到的。它们的出现有一定的季节，每年只在五六月间才能生长。而且金龟子身上的含金量，也只不过百分之零点二五，这样的含金量虽然不算很低，但是，显然也不算高。如果大量进行试验，在一般的条件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我只希望有个别热心的朋友，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注意试验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青山不改

凡是读过中国旧式侠义小说，如《水浒传》等古代英雄故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些“绿林好汉”常用的语言。除了一部分“江湖黑话”以外，它们往往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界的一些最普通的现象。从它们所反映的现象中，如果加以分析，有时也能够发现很重要的道理。

比方，当着好汉们挥手分别的时候，常常异口同声地说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但表示了古代被压迫人民对于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同时也表示了他们对于祖国和家乡的壮丽河山怀着无限的热爱。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句话里头还包括了一条自然的规律。

就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而言，青山总是不会改变的，这应该算是合乎逻辑的判断吧。正因为山是长青的，所以水也才能永远荡漾着绿波。谁不喜欢青山绿水呢？这不只是为了赏玩风景，而且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国家建设的需要。问题在于山怎么会青，而青山又怎能保持不改？这就涉及了一大套专门的知识和经验。

一般地说，有山必有林，所有的山林都是天然生长和天然更新的。不同的土质生长不同的林木，这也是由客观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灾害发生，青山自然不会改变，绿水自然也会长流。但是，由于人类社会长期经历了阶级剥削和战争破坏，自然界也不断发生洪水泛滥、火山爆发、地震山崩等巨大灾害，无数的森林被毁坏了。所以植树造林就成了我们不能不重视的一件大事。

历代对于山林的管理，曾经有过一些制度，设有专职的官吏。如《周礼》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所谓“山虞”可以说是林业专员，“林衡”可以说是林区警察。当时法令规定各村社必须植树造林。正如《周礼》所载：“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在这一句下头，朱熹的注解是：“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可惜这些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否则，到处留下松树林、柏树林、栗子林等等，够多么好啊！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对于造林的积极性，确实也很不小。

为了使林木茂盛，能够不断地供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当然必须保护森林。说到保护，并不是不许砍伐。关键是在于伐木林有计划。要把

它同森林更新的措施结合起来，而不许滥伐森林。

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古老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参考。如《周礼》载：“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东汉郑玄的注解说：“阳木在山南者，阴木在山北者。冬斩阳，夏斩阴，斩木之法也。”《礼记》的《月令》中也写道：“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为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由这些古籍的记述中可以知道，采伐林木必须看清季节。所以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个意思就是说，按季节有计划地砍伐，木材就用不完。如果不管什么季节，盲目地乱砍一气，那就一定会把森林毁掉。

但是，这些还只是消极方面的做法，最要紧的还在于从积极方面培育林木，首先要想办法使栽下去的树苗普遍成活。

据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所载，植树必须“先为深坑，内树讫，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然后下土坚筑，时时灌溉，常令润泽。埋之欲深，勿令挠动”。为什么栽的时候要东西南北摇它呢？因为“摇则泥入根间，无不活者。不摇，虚，多死”。栽好之后当然就不要摇动它了。至于“下土坚筑”，也要注意“近上二寸不筑，取其柔润也”。同时，还要注意“每浇水尽，即以燥土复之，则保泽；不复则干涸”。这些技术细节如不注意掌握，成活率是不可能提高的。

至于树木成长得好坏，全看培育的方法是否符合植物学的原理。现在懂得植物学原理的人，似乎很不少。但是，真正懂得实际运用的却不多，能把实际经验提炼为原理的就更少。因此，有必要广泛地总结一些实际经验，来充实和提高这个专业的干部水平。我们应该学习唐代的作家柳宗元，他写了《种树郭橐驼传》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有一段写道：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这是许多人都曾读过的极平常的一篇古文，它所阐述的植树的道理非常重要，却又是最初浅的。可是，有的人即便学到了一套新的科学方法，如果把这样初浅的原理反而忘掉了，岂不可惜！

但愿在我们祖国广大的土地上，经过我们自己的亲手栽培，能够逐年出现更多的森林地带，让我国无数的青山绿水，永不衰老，永远壮丽！

一品红

目前在首都的许多公共场所的休息室和客厅等处，我们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一种鲜红美丽的盆花，像烈火一般射出耀眼的红光，它就是一品红。

一品红，又叫万年红。当着北国严寒的日子，万花凋零，此花独盛，点缀着冰天雪地的整个冬季。一直等到春回人间，群芳争艳的时候，它才完成了任务，悄悄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性格，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啊！

有的植物学书籍上说，一品红原产墨西哥和美洲中部各国。这么说来，似乎中国原来没有这种植物。其实不然。《尔雅·释草篇》上有“邛钜”之名，据晋代郭璞及汉代郭舍人的注解说：“今药草大戟也。苗名泽漆。近道处处有之。生时摘叶有白汁，故名泽漆也。”又查《本草纲目》载：“大戟，其根辛苦，戟人咽喉，故名。今俚人呼为下马仙，言利人甚速也。”李时珍描写这种植物的特征是：“大戟生平泽甚多，直茎，高二三尺，中空，折之有白浆，叶长狭如柳叶，而不团其梢，叶密攒而上。”

根据这些记载看来，中国古籍上所谓大戟，或邛钜，或泽漆，或下马仙，实际上不就是与一品红同类的植物吗？如果说一品红是从外国传来的，那恐怕是不合事实的吧！

从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写道：

一品红，大戟科，大戟属。木本，培养于温室中。热带产者颇肥大。茎梢之叶呈鲜红色，如花瓣样。叶间攒簇小花。雄花只有一雄蕊，雌花只有一雌蕊。数花间，着生蜜槽，淡黄色，作小杯状。此蜜槽与红叶，俱所以招致昆虫，使为授粉之媒介者也。一品红为我国俗称，日本或名猩猩木。”

这一段文字写得还比较妥善。

但是，近来看见有一些别的植物学书籍，却又说一品红“因为开花期恰在圣诞节时，故亦名圣诞树”。这一点恐怕就有问题了。纪念耶稣诞生乃是西方的风俗，而西方人通称的圣诞树，都是指的枞树等松柏科的常绿乔木，不应该把一品红也列为圣诞树之一种。即便西方人编的植物学书籍上有此一说，我们似乎也可以不必抄袭这个名称。

如果用我国固有的名称，我想把一品红叫做“红大戟”，似乎也未尝

不可。因为大戟可以有红的、紫的、黄的、白的几种。据五代韩保升的《本草图经》[1]注解，大戟“有黄花者，根似细苦参，皮黄，肉黄白，五月采黄，二月八月采根用”。宋代苏颂的解释是：“大戟春生红芽，渐长，丛高一尺，叶似初生杨柳，小团。三月四月开黄紫花。”明代李时珍也说：“杭州有紫大戟为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绵大戟色白。”由这些注解中可以看出，大戟的颜色确有多种，一品红实际上是一种红色的大戟，如果叫它做红大戟，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们已经习惯把它叫做一品红，这个名称当然也不能取消。

而且，一品红的用处也不少。它不但可以供人们观赏，还可以用于医药。按《本草纲目》的记载，大戟的“气味苦寒有小毒”，“主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积聚、中风、皮肤疼痛、吐逆”；又可以治“颈腋痈肿、头痛，发汗，利大小便”。李时珍还说：“大戟能泄脏腑之水湿，……唯善用者能收奇功也。”他又说：“大戟味苦涩，浸水，色青绿，肝胆之药也。”这很可以说明大戟的药用价值了。

在《本草纲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以大戟为主药的方子。例如：“水肿、喘急、小便濇及水蛊，大戟炒二两，干姜炮半两，为散。每服三钱，姜汤下，大小便利为度。”又如：“水气肿胀，简便方用大戟烧存性，研末。每空心酒服一钱半。”另外有《千金方》写道：“中风发热，大戟、苦参四两，白酢浆一斗，煮熟洗之，寒乃止。”药用的大戟是哪一种大戟，虽然这些药方上没有写明，但是看来红大戟也不能例外吧。当然，这类专门问题，要由医师和药物学家去判断，这里所提供的材料，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

一品红既然有这么许多用处，它就更加令人喜爱了。我见过有的画家画它，有的诗人歌颂它，那是完全应该的。今后希望有更多的人注意研究它，并且充分地利用它。

---

[1]此处《本草图经》，疑为《蜀本草》所附《图经》。韩保升，五代后蜀人，曾任翰林学士，奉诏主修《本草》，编成《蜀霤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共二十卷，附有《图经》。

雪花六出

历代诗人咏雪的诗太多了。喜欢旧体诗的人一定读了不少。现在，我倒要举出唐代的一个著名武将高骈的《对雪诗》给大家看看。这首诗写道：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清竹变琼枝。

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

诗意很浅显，用不着什么解释。这里说的“六出飞花”就是指的雪花。因为雪花的主要形状，是由六角形的小结晶体集合而成的。

再举宋代一位闻名天下的大将韩琦的《咏雪诗》吧。他写道：

六花来应腊，望雪一开颜。

歌舞喧侯第，风沙杂戍关。

余芳留草树，清兴入江山。

后夜高楼月，萧然昆阆间。

这里说的“六花”便是六出雪花的简称。韩琦是一位带兵的统帅，知识广博，不但关心政治，也常常留意经济。他见到腊前下雪就满心欢喜，这是因为腊月以前下雪，对于农业生产非常有利。

中国古书上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相传春秋时代越国范蠡的《陶朱公书》有一段文字写道：

腊前得两三番雪，谓之腊前三白。谚云：若要麦，见三白。

这就是说，头一年腊月以前如果下三场雪，第二年的麦子就有一个好收成。然而，实际上也不一定都非在腊前下雪不可，如果阴历正月能下几场雪也就不坏了。所以，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有如下的文字：

正月见三白，田公笑吓吓。西北人谚曰：要宜麦，见三白。谓三度见雪也。

这么说就比较灵活一些，也比较合理。因为自然现象往往发生很复杂微妙的变化，不可能像刻板的一样。

下雪不仅仅对于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而且它还能够杀菌、消毒、防止疾病。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汉代刘熙的《释名》，对于“腊雪”所下的注解是：

雪，洗也。洗除瘴疠虫蝗也。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冬至后第三戊为腊。腊前三雪，大宜菜麦，又杀虫蝗。腊雪密封阴处，

数十年亦不坏。用水浸五谷种，则耐旱，不生虫。洒几席间，则蝇自去。淹藏一切果食，不蛀蠹。春雪有虫，水亦易败，所以不收。

这就把腊雪的好处，大加一番赞扬，并且与春雪做比较，有相当的说服力。

还有一些疾病，也可以用雪来治疗。所以李时珍又说：

腊雪甘冷无毒，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瘟疫、小儿热痫狂啼、大人丹石发动、酒后暴热。黄疸仍小温服之。藏器洗目退赤；煎茶煮粥，解热止渴。

这个道理极为明显，因为雪是“大寒之水也”，所以能治许多热病。

但是，李时珍说“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这句话却没有指明雪花为什么六出的道理。究竟为什么雪花会是六角形的结晶体呢？古代的学者都没有说出它的所以然来。

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载：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多六出，其数属阴也。

这当然不能算做什么道理，到了南北朝时代，据《宋书·符瑞志》载：

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草木花多五出，雪独六出。

这更没有说出任何道理。宋代朱熹在他的《语类》中解释道：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元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

他用泥团掷地做比喻，当然有些勉强，后面说的自然之数也不够明白。

其实，雪花的六出乃是水的结晶体的分子排列规则。如果冷气在摄氏零下二十三度以内，雪花就成为细微的针状；如果寒冷超过摄氏零下二十三度，雪花就必然成为六角形的。然而，西方的科学界，一直到了十七世纪才解释雪花是六角形的。如果与他们相比，那么无论如何，要承认最早用文字说明“雪花六出”这个自然现象的，毕竟还是我们中国人啊！

守岁饮屠苏

一年的最后一天，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就叫做除夕。据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所载，古来“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乃是惯例。我们现在过新年虽然用不着这一套，但是，了解一下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道理，却又何妨？

除日驱傩当然是一种迷信。唐代李绰的《秦中岁时记》说：“傩皆作鬼神状，二老人为傩公傩婆，以逐疫。”这一类跳神跳鬼的把戏，现在已经骗不了人，不用提了。可是，驱傩的意思是要驱逐疠疫之鬼，与我们现在说的送瘟神的意思相同。这表明了我们的祖先经常受到疠疫的侵袭和威胁，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子孙的生命，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向疠疫进行斗争。这种精神未可厚非，不过他们迷信巫术能够驱傩则是完全错误的罢了。

至于除夜守岁也是很古的习惯。奇怪的是，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却认为这习惯是唐代才开始的。他说：“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按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至唐杜甫守岁于杜位家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疑自唐始。”其实，唐以前已有守岁的习惯。在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庾肩吾、徐君蒨等人都有守岁的诗文。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的诗，从前私塾老师往往教学生背诵。这首诗写道：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
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
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
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

而杜甫的《杜位宅守岁》那首诗当然是晚出的了。这首诗在《杜工部诗集》中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它的原句是：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历来许多著名的作者，差不多都写了除夕守岁等诗词，内容大致也不外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做一些自我检查和总结。有的作者特别认

真地这样做。例如，我们热爱的唐代大诗人贾岛，每逢除夕就要“祭诗”。请看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写道：

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这里所谓“祭诗”。实际上等于做了一年创作的总结。至于一般人家，也要用种种行动，来表示除旧布新的意思，对新的年度表示衷心的祝愿。

大体说来，人们在除夕表示的最普遍的祝愿，是关于健康的种种保证。在除夕的许多习惯，几乎都与防疫和保健有关。饮屠苏酒便是为了防疫和保健的目的。至少起初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的人狂饮烂醉，就完全失去原意了。

“屠苏”本来是一种阔叶草。南方民间风俗，有的房屋上画了屠苏草作为装饰，这种房屋就叫做“屠历”。有的书上说，住在屠历里的人们酿的一种酒就叫做屠苏酒。它是用几种药草酿成的。据明代屠隆的《遵生八笺》[1]记载：

屠苏方：大黄十六铢，白术十五铢，桔梗十五株，蜀椒十五铢，去目桂心十八铢，去皮乌头六铢，去皮脐菝葜十二铢。

古人把一两分为二十四铢。照这些分量按方配制，就成为屠苏酒。

如果分析一下屠苏酒所包含的七味药草的药性和功效，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它是防治瘟疫的。大黄的功能是排除各种滞浊之气，推陈致新，所以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是健胃、利水、解热的药，久服能轻身延年。桔梗能补血气，除寒热，祛风痹，下蛊毒。蜀椒也能解毒、杀虫、健胃。桂心的功能是化瘀、活血、散寒、止痛。乌头能去风痹，去痞，温养脏腑。菝葜能驱毒、防腐、定神。综合这些药的功能，可以肯定它是防治疫病的有效药方。

由此看来，古人守岁饮屠苏的习惯，也颇有一些道理。尤其是饮屠苏，可以说是群众性的防疫运动，很值得研究群众卫生的同志们作为参考资料。

---

[1]原著称《遵生八笺》作者为“屠隆”有误，应为“高濂”。高濂，明代戏曲家、养生学家、藏书家，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所撰《遵生八笺》是一部内容丰富且实用的养生专著。

“玉皇”的生日

每年阴历正月初九，按照过去民间的风俗，这一天算是“玉皇诞”。人们在这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地去向“玉皇上帝”叩头行礼，贡献祭品，祈求上天降福消灾。

谁都知道，这是一种落后的迷信，现在决不会有人相信它了。但是，作为一种风俗，它的产生和发展，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就以“玉皇”的生日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一些道理。

“玉皇”的生日定在正月初九，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很难考查。但是，明代已经有此一说，这是可以断定的。据明代王逵的《蠡海集》记载：

神明降诞，以义起者也。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

明代黄道周的《月令明义》也说：“正月初一日，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圣诞。”还有清代黄奭的《月令注解》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部书据说是唐明皇所撰，黄奭加以编辑。这样说来，好像所谓“玉皇诞”，在唐代就已经定在正月初九了。然而，这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证明，不过，唐代已经祭祀“玉皇”却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倒是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的意义。据王逵的解释，因为“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所以“玉皇诞”就定在正月初九。这个解释，大体上是有根据的。王逵是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生于浙江钱塘县，跛一足，行动不便；家庭穷困，幼年受尽欺凌。到了成人以后，为生活所迫，卖药糊口，仍然不得一饱。又常常替人卜卦，猜测吉凶祸福，当然都是骗人的。他自己很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努力读书，博览诸子百家的典籍，居然有了很丰富的知识。后来他著书立说，常常解释一些别人不能解释的问题。他对于“玉皇诞”为什么是在正月初九，做了这个解释，倒也合乎封建时代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当然这里头也包含某些科学的道理，因为正月初九是与立春的季节相适应的。

按《孝经纬》记载：“大寒后十五日，斗指东北维，为立春。”又《礼记·月令》注云：“距冬至日四十六日，为立春。”明代陶宗仪的《辍

耕录》中有一首《推立春歌》写道："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接着，作者解释说："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这样看来，按照中国旧的历法计算，每年正月初九日，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立春的节气刚过的时候。而每年的第一个月份的第九天，恰恰是"一阳初始"的时令，这是大自然开始"万象回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所以，古人把这一天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玉皇"的生日，似乎也颇有道理。

我们从古代的人们祭祀"玉皇上帝"的时候，向"玉皇"祈祷的内容上，就不难看出人们的目的何在了。

例如《唐书·礼乐志》载："显庆二年，定南郊祈谷，及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当时制定了一种乐曲，名为"享昊天乐"，其中有许多歌词，都表示了祈谷的意思。比如说："九秋是式，百谷斯盈"；"玉烛红粒，方殷稔岁"。这些意思不是很明显吗？一直到清代，据《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元年定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于大享殿，行祈谷礼。"

这里所谓"昊天上帝""上帝"和"玉皇"都是相同的。古代的人对于农业特别重视，除了许多专门掌管农事的天神以外，还一定要把玉皇上帝看做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从古代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三国明代的曹植，写了一篇《诰咎文》。他在序言中说：

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文中写道："效厥丰年，……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畴，芳草依依；虚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岁丰，民无馁饥。

在曹植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玉皇诞"的风俗，但是，他已经把玉皇上帝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特别是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是很明显的了。

在古代的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远不足以控制自然，不能抵抗自然的灾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不得不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的农村，时常由于严重的水、旱、风、蝗等天灾的为害，而形成了连续不断的荒年。这就使得人们不能不靠天吃饭，迷信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把它神秘化起来。虽然，在那些年代里，也有个别大胆的科学家，敢于揭发大自然的秘密，找出一些客观的规律，但是，作为一切旧时代的主导思想，总是带有盲目迷信色彩的宿命论思想。

只有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人们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才能逐步地完全克服盲目迷信的成分，而达到了自觉的科学认识阶段，从这个方面说，我们最近两三年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和实事求是相

结合的科学精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再也不会迷信玉皇上帝，再也不会去向老天爷祈求丰年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用自己洪亮的声音，到处唱出了这样的新歌谣：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由此可见，古老的“玉皇诞”，在现时我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罢了。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更进一步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

中医“上火”之说

常常听见有人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医生说是上火了。”于是吃下一两服清凉剂，很快就好了。这里所谓“上火”，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修养似乎也颇有益处。

据一部最老的中医经典《黄帝素问》[1]的论述，“上火”的原因是“发热”，而“发热”的原因，有的由于外界的感染，如烤火等等；有的由于身体虚亏，所谓“元气损耗”的结果；有的由于气郁，如忧恐、盛怒等所激起。《素问》中有许多名言，为一般中医所传诵。比如说：“南方生热，热生火”；又说：“阴虚生内热”。看来“上火”的原因虽然有好几种，但是外界的感染比较好治，麻烦的在于虚亏和气郁这两方面。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讲求养生之道，最好劝他平素注意保持心平气和，就不至于出毛病。而要做到心平气和，当然与涵养功夫的深浅有关。但是，除此以外，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无疑也是重要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注意，才可以避免“上火”呢？古代有许多著名的中医，都曾教人以摄生之术。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着手，这可以叫做治本或根治的方法。其次，临时治标的方法当然也不应该放弃，不过那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从根源上说，火既然被认为是由热而来，那就一定要防热了。金朝的名医刘完素，在他所著的《六书》中说：“诸热皆属于火。”因此，他认为要“驱火”必须“退热”。元代的名医李杲，在他所著的《十书》中也认为，“饮食劳倦”都会“损耗元气”，都会“生火”，而“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照他的看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注意饮食不可失节，寒暖不可失调，更不可喜怒无常，任性放纵。

李杲的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认为“火分内外虚实”。这又进一步对于上火的症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从现象找出原因，确定几种不同的性质。明代的著名中医张介宾，在这一方面的学说，基本上是按照李杲的著作加以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区别内外之火并不困难，而要区别虚实之火却较难。但是，只要记住劳损则虚、积郁为实，这样也就大致可以区别了。当然，具体分析病情，并且对症下药进行治疗，这是医生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从卫生的知识方面大略懂得一点而已。

具体的情况是复杂的，要区别虚实也不能简单化。比如，有的人也许饮食不消化，造成积滞，但是他的身体素来衰弱，这是虚实交错的一种情况；反过来，有的人也许几天没有休息，以致过度疲劳，但是他的身体素来强壮，这又是虚实交错的另一种情况。如此等等，可以类推。

一般说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基本的估计，找出一种规律，遇到上火之类的小病，自己稍稍加以调摄，自然就会痊愈，即便到边僻的地方，万一有病也不致张皇失措。如果又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就更加心里有数了。

当然，问题是要看那已经懂得的一点医学常识是否正确。如果不懂装懂，并且生搬硬套，那还不如不懂的好。

比如，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一节《论治火》。他的中心思想是说："实火宜泻，虚火宜补。"然而，这两句话只能算是一般的原则，实际运用起来，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张介宾接着又说："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可见，对于一切实火并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投以清泻之剂，而对于一切虚火也决不可统统投以滋补之剂，必须处处注意虚实交错的种种情况，详细分析这些虚火或实火发生的具体情况和部位。

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科学性并不比西医为差。正如西医能够具体分析人体的某一部分有发炎的症状一样，中医也能够区分心、肝、肺、胃、脾、大肠、小肠、肾、膀胱等各部分的虚火或实火，并且能够找到黄连、栀子、石膏、黄芩、天门冬等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们。

为了普及医学知识，最好有一些研究中医的朋友，仿照其他科学小丛书的方法，编写若干种中医常识的小册子，把人们经常见到的疾病和医疗原理，做一番通俗的解释。附载一些单方。这是我顺便提出的一项小小的建议。

---

[1]《黄帝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医经著作，9卷，81篇，与《黄帝内经灵枢》为姊妹篇，合之而为《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

三七、山漆和田漆

很多人都喜欢中药，我也喜欢中药，因为时常闹病，慢慢地熟悉了一些中药，听到和看到不少关于中药的材料，觉得这里边有许多道理，还有待于专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近我对于三七感到特别的兴趣。它出产于云南等地，可以算是中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用途正在日益扩大。它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价值，正在逐步地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现在人们所已经知道的它的药用价值，仍然极不完全。它的用途究竟有多大，真是未可限量啊！

为什么叫做三七呢？这个名称的由来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来流行的有三种解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

看来，三七、山漆、金不换，这三个名称由来已久，而以山漆的名称为较合理。

我听到还有一种解释，说三七是指这种药要生长二十一年的意思。但是，据云南的朋友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决非如此，这正如说左三叶、右四叶一样失于牵强。如果因左三右四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三四呢？如果因为要生长二十一年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念一呢？可见三七的名称确有问题。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广西也有一种土药，名叫田漆。它的形状和药性简直同山漆没有什么差异。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似乎三七可以肯定是由于音误而产生的一个名称，它的真名应该是山漆。而山漆和田漆应该肯定是相同的药物。这样解释就能避免关于三七的种种不合理的说法，使中医的药物命名更加符合科学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于实际。

山漆和田漆的形状和特性，确实没有什么差别。《本草纲目》说它“根曝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芨，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不过田漆的效力似乎不如山漆。因此，在中医药物学中，应该以山漆为主要的名称，而以田漆附属于山漆之下。至于三七的名称，当然可以取消不用，因为在药物学上这个名称是站不住脚的，不比口头上可以随便称呼都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医药有独特的宝藏，这从山漆的功效上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首先，它是最强烈的一种补药。云南人常常用山漆炖鸡，给年老体衰的病人吃。如果年青强壮的小伙子吃上几口，就要流鼻血，全身发热。但是，它还有更大的作用，是用于止血、散血、定痛等等。李时珍说："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效。……凡杖扑伤损，淤血淋漓者，随即烂嚼，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李时珍还说明，无论吐血、血痢、妇女血崩、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以及痈肿、虎咬、蛇伤等症，都可以用山漆治愈。

不过，必须特别注意掌握用药的分量，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随便用药，而必须请教有经验的中医，这种药用得不适当，稍稍过火，就会出乱子。这个道理好比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一样，只是表现得更加激烈，如果你掌握得正确，它对人就非常有益；如果超过了限度，就变成荒谬绝伦，立刻会致病人于死地。所谓"庸医杀人"往往如此。

这个事实可以引起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事物都有正面和反面。好和坏，利与弊，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同时存在；并且各有一定的限度。凡是超过了限度，则条件发生变化，好的可能就变成坏的，有利的就可能变成有害的。至于在条件根本不适合的时候，那么，即便有最好的东西也将毫无用处，甚至无益而有害。这些就更不必说了。

“无声音乐”及其他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腐朽，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日益走向没落。所谓“无声音乐”的出现，可算得是资本主义世界“一无所有的艺术”的又一次彻底的暴露。

音乐怎么会是无声的呢？据说美国现时大出风头的作曲家—拉蒙特·扬格的新作品，便是所谓“无声音乐”的杰作。演奏这部新乐曲的人，只要往台上一站，放出一只蝴蝶，让它在场子里任意飞来飞去；等到蝴蝶从窗口飞出了场子以后，这部音乐作品就宣告演奏完毕。而在这部作品演奏的过程中，根本听不见任何音乐的声响，所以，这就叫做“无声音乐”。

听众们当然不承认这是音乐，表现极为不满。然而，属于那一伙的音乐评论家却解释说：“蝴蝶在场中飞舞，这件事情本身便是音乐；音乐的世界不能只靠声音来表现，还要加上视觉的因素，使它更加具有戏剧性。”这样，听众们就只好怪自己不懂得音乐，不会欣赏无声的妙处了。

但是，听众们可以一次受骗，难道还会继续受骗吗？拉蒙特·扬格明知用一个法子骗不了人，于是他不得不时常变换花样，以便欺骗听众，有一次他作了另一支乐曲，定名为“三四三”。演奏者用胳膊肘在钢琴的键盘上连续敲打了十二分钟，敲足了三百四十三下以后，便站起来向听众深深地鞠一个躬，表示演奏结束了。听众们虽然再一次受骗，不过，这么一来，所谓“无声音乐”实际上被打破了，仍然变成有声的了。

这又如何解释呢？于是他们又创造一种名目，把这些音乐作品统称为“先锋派音乐”。这个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从没有声音的地方开始的，所以音乐的先锋一定要达到无声的境界。

以这类胡诌的“理论”为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批音乐家，就大肆制作无声的或接近于无声的作品。

有一个留学于美国纽约朱丽雅音乐学院的日本作曲家—一柳慧，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回日本之前，曾将他创作的一部乐谱先寄回日本。他的朋友们把这一部乐谱打开一看，简直莫名其妙，因为无论翻开哪一页也找不出任何乐谱，只看到有几滴墨水滴在纸上。这样的乐谱怎么能够演奏呢？据日本的“先锋派”音乐评论家黛敏郎称，他曾在纽约听过这部乐谱的首次演奏，当时演奏者在自己面前摆上刚从菜市买回来的几颗绿色

的豆子，凝视了足足十分钟以后，这部乐谱就被演奏完毕了。像这样的例子，当然可以作为“无声音乐”的代表了。

为了遮盖“先锋派”的音乐“理论”的空虚，他们故意装模作样，宣称要抛弃传统的音乐创作规律，而依照数学方法创作新音乐，甚至还要采用“量子力学的方法论”，或者用谁也不懂得的什么“新的数量记述方法的情报理论”来作曲。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又创造了所谓“图形乐谱”。

那么，什么是图形乐谱呢？天晓得。他们随便在纸上乱画了一通，就算是乐谱了；而演奏者则“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当时偶然的冲动随意演奏”。并且，当他们演奏的时候，既可以不用任何乐器，也可以随便用破瓶子、纸盒子、木箱子、洗脸盆以及任何东西当乐器；既可以不必有人配合歌唱，也可以随便念咒、呻吟、发出任何莫名其妙的声音。

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反映到文化艺术上当然也是这样。对于这种现象，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虽然也有人引用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士的话，说“世界是个音乐”，来为“无声的音乐”等的出现进行辩解，但是，这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尽管这位希腊的数学家发明了直角三角形的著名定理，然而，他在哲学思想上相信灵魂和轮回的学说，被后人称为神话人物，他对于宇宙现象的解释有许多是不科学的。何况他所说的“世界是个音乐”。意思无非是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和谐的天籁，这同所谓“无声的音乐”又有什么相干呢？

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界自欺欺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以及对音乐欣赏的水平，已经降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在这个时候，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心声和时代呼声的人民音乐，必须更好地去完成它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你赞成用笔名吗？

写文章不署真姓名，而用笔名，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过去许多作者都曾经这样做，现在仍然有许多作者这样做，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不赞成使用笔名。其理由是：写文章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郑重从事；而不应该抱着随便乱写，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为了表示严肃的态度，文章的作者就必须写出真实姓名，以示负责；而使用笔名则是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写文章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允许轻率不负责任的随便乱写。但是，写文章要采取负责的态度，这是一回事；可不可以使用笔名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使用笔名便是不负责的表现，这就不尽然了。

一个作者对于他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抱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这不能够仅仅根据他使用笔名与否来做判断。我们曾经见过，有个别政治上极端不负责任的作者，抄袭别人的文章，却署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你难道能够因为他写了真实姓名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作者吗？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历来许许多多严肃认真的作者，他们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有别号或笔名。例如，唐代的诗人杜荀鹤，有时署名为九华山人；宋代的文人黄庭坚，有时署名为八桂老人；元曲大作家关汉卿，有时署名为己斋叟；明代大学者王夫之，有时署名为一瓢道人，时至今日，人所共知的鲁迅、茅盾、老舍等都是笔名，他们岂不都是严肃认真的作者吗？可见一个作者的态度是不是严肃认真，与他们用不用笔名简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有人会说，过去那许多作者使用笔名，都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经常威胁着许多进步作者的生存。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多作者使用笔名是情有可原的。现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再也不受什么威胁和迫害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用笔名来写文章，而不写真实姓名呢？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然。笔名的作用是颇为复杂而微妙的。著名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偏偏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了“蘅塘退士”的笔名，谁能解释其原因何在呢？假如说那是

封建时代的事情可以不论，那么，即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取消笔名的理由。正如现在人们虽然都知道茅盾便是沈雁冰、老舍便是舒舍予，如此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取消茅盾、老舍等笔名，而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一律只用沈雁冰、舒舍予等本来的姓名。

如果说这些著名作家的笔名和本来姓名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他们不管用的是什么名字都是完全负责的；那么，现在许多新的作者使用笔名或真实姓名，不也是一样都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的新作者发表文章的时候，几乎无例外地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报刊的编辑部。这就是说，无论署什么名字，作者都是负责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同志更加坚持己见，认为使用笔名已经毫无意义了。殊不知在现时条件之下，使用笔名还是有若干正当理由的。

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初步心得，但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既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会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由此可见，写文章用笔名的，只要作者完全负责，就决无坏处，反而有好处。那么，请问你赞成用笔名吗？

四集

编余题记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辩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共通的门径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

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谈到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表示很苦恼。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博与专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也没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专门家。同时，在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之内，仍然有博与不博、专与不专，也就是广与不广、精与不精之分。一般说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或者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求博而后求专，或者先求专而后求博，都是可以的。

在练习基本功和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时候，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正如明代胡居仁的《丽泽堂学约》上写的：“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扩大知识的领域，就要多读多看，如汉代王充那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无论如何，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水平不同，要求不同，上面说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人。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共通的门径而已。

主观和虚心

平常说话、做事、写文章，往往发现有主观片面的地方，心里就很后悔，同时也很快就会受到朋友的批评。但是，这种主观片面的毛病，又往往很不容易彻底克服。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可以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虚心。这个回答，应该承认，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复杂情况，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不可能都懂得，更不可能都懂得那么完全、那么确切。因此，要想对客观的东西认识清楚，就必须虚心。这是对的。

同时又应该指出，虚心却不等于心中无数，没了主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离不开主观的作用，只是主观主义才要不得。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对于主观和虚心这两个概念，同样不应该做片面性的解释。

大家都记得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论对待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虚心的态度，力求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特别是有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完全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各抒己见，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过去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追求知识，总是长年累月地向别人虚心学习，虚心问道。这种虚心做学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取法的。宋代的林逋，在《省心录》中说："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一为君子，一为小人，自取如何耳。"明代方孝孺的《侯城杂诫》中也写道："人之不幸莫过于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为足故不足。"他又说："虚己者进德之基。"这些都是十分中肯而切要的话。

当然，所谓虚心，既不是心中无数，也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的问题，经过反复探讨之后，应该心中有数，做出了判断，就应该有信心。如果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发现了新的问题，证明了原先的判断是错误的，那时候也要坚决丢掉错误的判断，而肯定新的判断的正确性。在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做出任何新的判断以前，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必须具有充足的信心，不要半信半疑，动摇不定，不敢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人发表的意见，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虚心，没有主观成见；实际上有时不免模棱两可，很不明确，表现了心中无数，毫无

信心的状态。这当然是不好的。

这样说来，虚心和不虚心要从实质上加以区别，不是仅仅看表面的态度如何。所以，明代的何景明，在《何子杂言》中说：“器虚则贮，满则扑之，……故虚可处，满不可处也。”他用扑满做比喻，未必恰当，但是也有相当道理。因为虚心或不虚心，主要的应该看它的内容；至于它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则是不重要的了。王阳明也曾说过：“谦受益，满招损。器虚则受，实则不受，物之恒也。”这个意思也是不管表面如何，只问它的内容如何。

但是，无论怎么说，虚心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必要的。凡是不虚心处理的问题，往往不容易得到完满正确的结果。

以人们熟悉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例吧。我们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曾经进行了某些调查研究工作。请问：当着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虚心了呢？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经验证明，有的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口胃的材料；而对于不合自己口胃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其原因就在于调查研究的人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成分，还没有做到真正虚心的地步。

真正的虚心，是自己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不受任何束缚，对一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情况，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都要加以考虑，不要听不进去。等到各个方面的情况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做综合的研究，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最后形成正确的判断。这样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错误。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我们的经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以个别或少数的例子，来证实某种现成意见的所谓调查研究，不管其程度如何，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

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同程序的主观主义成分，我们惟有要求自己，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虚心。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愿意在这里就这个题目说了这许多，以此共勉，并与朋友们共勉之。

三种诸葛亮

谈起诸葛亮，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那也不尽然。

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在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都以诸葛亮为讥嘲讽刺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诸葛亮生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三国时代，不像我们现在懂得讲究民族政策，当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得罪了一些兄弟民族。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所谓“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云南有的兄弟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就变成了“七擒诸葛亮”；而孟获则受到同情和赞扬。他们认为孟获是联合许多山峒的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反抗诸葛亮的民族英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从各个方面搜集各种材料，一一加以比较研究，我们将不难发现，人们所设想的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面目。例如，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描写的诸葛亮，乃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历史家笔下的诸葛亮吧。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又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而在现时仍然流行于京剧舞台上的《借东风》等剧目中，诸葛亮的面目又是一种样子，这只能算是舞台上的诸葛亮。

这些当然还是赞颂诸葛亮的居多。因为这些史籍和小说、戏剧之类，基本上都是在汉族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他们历来把诸葛亮当做先知先觉、多谋善断的伟大人物，似乎一切人的聪明智慧都无过于诸葛亮，都要以诸葛亮为代表。

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来谈论这些，而只想另外谈谈三种诸葛亮，即：事前的诸葛亮、事后的诸葛亮和带汁的诸葛亮。

人所共知，传说中的诸葛亮料事如神，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差不多都能够预先做出种种安排。所以，一般人提到诸葛亮，总认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由此推论，凡是有先见之明者，都可以称之为诸葛亮。这就是我们说的事前的诸葛亮。这种诸葛亮当然是最可贵的了。

为什么诸葛亮会有先见之明呢？是不是因为他懂得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甚至于真的会呼风唤雨，驱使六丁六甲之类的天兵天将，简

直像神仙一样的呢？当然不是。他之所以会有先见之明，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平素注意调查研究各种情况，熟悉各地山川形势、道路里程、民情风俗等等，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对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背景，了如指掌。如果缺乏这些条件，任何先见之明就都不过是吹牛而已。

但是，诸葛亮的先见之明也不宜于过分加以夸大。实际上，他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先见之明的。误用马谡，以致失守街亭，这不是缺乏先见之明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评论古人，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未免太苛了吧！

说一句公平话，在千变万化的新事物面前，我们也不必过分强调事前的诸葛亮，宁可多一些事后的诸葛亮，倒也不坏。问题就要看我们对于事后的诸葛亮，究竟应该如何看法？

常常可以听见，有些人把事后诸葛亮当做了一种讽刺。如果对于那种光在旁边说风凉话，临事毫无主张，事后就哇啦哇啦的人，讽刺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诸葛亮的先见之明，不能不是从无数次事后研究各种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有许多事情，在它们没有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断它们是什么样子；只有当它们已经发生了，至少是已经露出了萌芽之后，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某些判断，估计它们的发展前途。

因此，应该承认，在这种意义上，事后的诸葛亮还是有用处的。由事后的诸葛亮到事前的诸葛亮，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经的认识过程。

只有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桯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

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像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王道和霸道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

（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

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霸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像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么，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智谋是可靠的吗？

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像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张去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淮南子》却比他们都要高明。

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个道理说得很对，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对群众智慧的赞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释，就是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

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么，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智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来只有实际知识丰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能够深谋远虑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当时的范蠡不但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番深谋远虑，就必然会有成就。假若丢掉这个基础，把一切策划都当成诡诈的谋略，那就将弄巧成拙，终不免于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这里说的"天心"，当然只能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究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可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完全否定任何智谋，这固然不对；但是，过分相信智谋，甚至于依靠智谋，以求出奇制胜，那就更不对了。庄子说过："智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这两句话如果不把它解释为消极无为的思想，而把它解释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自然规律去做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上来。究竟智谋是可靠的吗？回答是要否定一部分，也要肯定一部分。任何片面的极端化的命题都是错误的。

握手与作揖

大家平日相见，往往以握手为礼。这种礼节究竟好不好，似乎还值得研究。

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问题首先是由卫生的角度提出的。但是，除了卫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人的手是最不容易保持清洁的。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差不多都离不开手。无论饮食起居、生产劳动、工作和学习等，几乎全靠手的动作来进行。手既然要接触一切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细菌。即便经常洗手，也不容易使细菌完全消灭；而且刚洗了手，又可能重复受到沾染。

特别是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病人，手上就更难避免病菌的沾染。如果与朋友见面，一一握手，病菌必然要随着握手的机会而传染给许多人。社会上的接触极为频繁，疾病的流行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些虽然不能完全怪罪于握手，可是，握手毕竟是传染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由此看来，朋友之间见面握手的举动，实在是有害无益的举动。我们对待朋友，本来为了表示友谊而握手，结果反而给朋友的健康以不利的影响，这岂不是违背了友爱的精神吗？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一般朋友见面还是不握手的好。

可是，有许多人看见朋友不握手，总觉得非常别扭，态度很不自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握手是普通的礼貌；不握手当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这怎么办呢？这就只有看不同的场合，加以区别对待。

比如在外交场合，握手为礼节所必需。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客人的健康，同时要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礼节。除此以外，在一般公共集会的场合，可以不握手的，就尽可能不要握手。至于在经常见面的朋友之间，握手更是不必要的了。

那么，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来表达友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按照本民族的传统礼节，取其简便易行者，去其繁杂无用者。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礼节，即便自己感觉很不习惯，也应该加以尊重。

握手这个礼节，在欧洲最为普遍。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一样。《史记·滑稽列传》所谓“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实际上是把它看做轻佻

的举动。三国时代著名的诗人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这又证明，古人对于手拉着手的这种举动，都认为是特殊感情的表现，而不是一般的礼节。《后汉书·马援传》载：“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马援以为他与公孙述从小在一块儿厮混长大，见面一定手拉着手地亲热得不得了，哪晓得公孙述却以正式的“交拜礼”来待他，这就出乎马援的意外了。这个例子，更进一步证明，握手并非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

按照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难道见面就都用“交拜礼”吗？当然也不是。我国古代有许多礼节，严格区分各种等级，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现在我们既非席地而坐，又无等级制度，什么长跪、拜手、拜、稽首的那一套礼节，永远不能让它们复活！

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周礼·夏官司士》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大概所谓“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许多人笼统地作揖三下。《周礼·秋官司仪》又写道：“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这里所谓“土揖”是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手前伸而稍上举。这些作揖的方法仍然不免要区分许多等级，尽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吸取最简便的作揖方法就行了。

从许多种作揖的方法中，要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古之揖，今之拱手。”这两人的解说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吸取这种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么，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该是行得通的吧。

不要滥用号码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区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真难记！”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据他说，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名以外，还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多零售店、缝纫社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外国学来的吧！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他问。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况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名人物。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还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据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柒、八、捌，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柒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还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为小吏。"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明代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其实不然。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

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江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一律用数字号码来代替呢？"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我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么，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我说：不怕！理由很简单，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选恰当的字眼，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码要好得多吗？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应该感谢读者们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近来我在《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回答的问题。今天我再把读者来信中询问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做一次漫谈。

今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六课，据说用了“期期艾艾”这个典故来形容口吃。有的语文教师对于书本上的注解发生了一些疑问。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吧。

《汉书》卷四十二列传中有《周昌传》，记述一个故事说：

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在这一段文字下面，唐代的颜师古注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宋代的刘攽注曰：“期，读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谓极为綦。”

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悉，意思也很明白。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他是跟随刘邦起义、入关破秦的功臣之一，官拜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所谓“期期”是形容他口吃的。有的来信以为“期”是他的名字，那是误会。因为他越急越口吃，所以就屡屡出现“期期”的声音。“期期”二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初用“极极”或“綦綦”也无不可，也能表达口吃的声音。不过后来已经成了曲故，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期期”，当然就不必改变了。

与此相似，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中叙述了另一个故事：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只说他口吃，没有说这个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记得，这个邓艾就是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入成都，消灭西蜀后主的小朝廷的那位大将军。所谓晋文王便是司马懿的儿子，那个野心勃勃为路人所皆知的司马昭。

看来，邓艾的口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这一点与周昌不同。有的来信认为，“艾艾”是由于邓艾说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那么，“期期”可能也是由于自称名字而引起的。其实不然。口吃最容易发生在齿音、喉音上面，不一定都是在念他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发

生口吃的，至于“期期”“艾艾”的口吃声音，实际上也不一定都只有两音，很可能重复出现三四声不等。

对口吃的人进行嘲笑，并且把口吃的声音记下来，写在历史典籍上，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也太不严肃了。正如其他以人们的生理缺陷作为嘲笑资料，是属于刻薄和无聊的表现一样。但是，历来这一类例子却有不少。

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中说：

施肩吾与崔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这两位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进士。两人因为关系不好，互相嘲笑以至于中伤，实在是文人的恶习，简直无聊得很。

但是，他们两人是同辈，这种嘲笑造成的后果似乎还不太明显。有的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这种嘲笑，结果就引起了极大的不愉快。《世说补》中有另一个故事，写道：

刘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可见这种嘲笑毫无益处，徒然伤害彼此的感情。

宋代的刘攽，就因为生平最爱嘲笑别人，以致引起当时像王安石那样的当权人物的极大不满，造成很深的嫌隙。而他自己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于是别人也群起而嘲笑他，使他深以为苦。这样的事例还多得很。至于有的以上对下，肆意嘲嘘，近于侮辱，使对方不能容忍，那种仗势欺人的事情，在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不必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口吃、一只眼以及其他生理上的缺陷，对于有这种缺陷的本人来说，一定是感到痛苦的。因此，旁观的人对于他们首先应该表示同情和关怀，而不应该加以嘲笑甚至侮辱。

当然，这不等于说“期期艾艾”之类的典故都是不好的，不应该选在课本中，不应该教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有这种典故，增加一种知识完全可以。而且像周昌那样忠诚坦率，在历史上是值得称赞的；邓艾对司马昭的回答，更显得他的聪慧敏捷。这些方面对学生会有启发。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学生仿效这些例子，去挖苦别人的生理缺陷。

向徐光启学习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当着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时候，不但应该向全国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和老农们虚心请教，应该注意吸收现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且应该向我国历代著名的农学家们学习，接受他们已经总结的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他们总结经验的方法。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农业科学方面，和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对我们的祖国有巨大的贡献。他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五六二年；死于明代崇祯六年，即公元一六三三年。今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好是他的四百周年诞辰。他曾经编写了许多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业、水利、机械、兵器等内容。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农政全书》六十卷，约一百万言。这一部书总结了我国在十七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一部《农政全书》虽然是未完成的科学著作，但是，它汇集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和有关文献二百五十多种，成为资料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它的科学价值应该受到足够的估计。

大家知道，我国原是古老的农业国，历代农学著作，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远在西周时代，《诗经·豳风》中已经记载了一年四季农事的安排。《周礼》中的《天官》《地官》《冬官》等篇也记载了农官的各项职责。《礼记》的《王制》《月令》等篇同样说明了对农业的基本要求。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农业的内容。不过在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经验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记述，只留下许多零星琐碎的片断文字罢了。

到了汉代，氾胜之当黄门侍郎的官职，在关中督导种麦，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著农书二卷。这就是著名的《氾胜之书》，为我国最早流传的农学著作。

自此以后，农书种类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是专讲一门的，如专讲种稻、养蚕、植棉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综合性的农书。如南北朝时代后魏的贾思勰，编撰了《齐民要术》十卷；宋代的陈旉，撰《农书》三卷；元代的王祯，撰《农书》二十二卷，这些都是较为有名的综合性农学著作。而在明代，除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外，还有佚名的《沈氏农书》、黄省曾的《农圃四书》等几种，但是内容最丰富的莫

过于徐光启的著作。这是因为徐光启采取的是属于比较进步的科学方法。

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载：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火利诸书。光启死后，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

后来的许多资料证明，徐光启一生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终于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决非偶然。特别是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显著的功绩，这是不可抹杀的。

例如，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浚渠”“水井”的解说，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同，都曾经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点。

他总结了“秦凿泾为渠，又关西有郑国、白公、六辅之渠，外有龙首渠，内有史起十二渠，范阳有督亢渠，河北有广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怀孟有广济渠”等经验，认为必须“因其地利水势，继此而作，益国富民，可见速效”。如果不懂得地利水势，当然就要吃亏。他对于开井也很重视，认为是“水利之中所不可缺者”。

又如，关于“架田”的记载，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水上园田。它又叫做“葑田”。徐光启介绍它是：“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渰浸。”现在正值春耕季节，我们在个别条件具备的地方，无妨照他介绍的经验，试一试吧。

可惜，《农政全书》旧本因为不是徐光启自己编定的，而是经过陈子龙、谢廷祯等人，在徐光启死后加以整理刊行的，所以内容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许多错漏，需要重新整理、重新编辑、重新出版。然而，无论如何，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并且要学习徐光启的研究精神，运用比他更加进步得多的新的科学方法，来总结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

围田的教训

听说南方水乡，有人在议论如何开辟围田，以求农业增产，并且有人说北方也可以采用。这，作为一种主张，说说倒也无妨，大家尽可以各抒己见，可是千万不要贸然采用。因为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这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

所谓围田，照徐光启《农政全书》的介绍，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他解释说：

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渰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仿此制，故官民异属。

与围田相同的，还有一种圩田。徐光启也说：“复有圩田，谓垒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的确，圩田和围田是大同小异的。围田往往是四周环水，而圩田则只有两面或三面临水。

对于围田和圩田的利弊，可惜徐光启没有全面地加以详细的论述。他说：“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这显然是对于围田和圩田的过高评价。

其实，历史上有关围田和圩田的利弊问题，一直都有争论。当然，在过去封建时代，从少数地主官僚的立场上说，在湖泊河川地带，排水筑堤，围起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园田，收获丰富，岂不是好得很吗？可是，从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立场上说，那许多围田和圩田，占去了大片土地，势必使湖泊河川的水面缩小。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更容易泛滥。这时候，围田和圩田力图自保，可以无虞，而广大农民的土地则必然受灾。如果遇到天旱，围田和圩田占据有利地势，可以充分进行灌溉，而广大农民的田地却更要干旱了。由此看来，围田和圩田在封建时代的农民心目中，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了。

把利害权衡一下，究竟围田和圩田对于农业生产是利多害少还是害多利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历史事实。

以围田和圩田最发达的宋代为例子吧。据《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关于农田部分的记载：

绍兴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

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

这就证明，围田和圩田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这个道理在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的奏疏中，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

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也，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后来又有一位户部尚书袁说友，在庆元二年的一篇奏疏中说：

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

由此可知，围田和圩田的害处是主要的，而且它们的害处并不因为人们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就能够从根本上被克服。如果有的地方由于特殊需要，打算筑起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园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这比围田的效果要好得多了。

有人说，搞围田的地方总是因为耕地不足，不得不搞，所以历代围田常常废除了很久以后又兴起了。我们如能批判地接受这个经验，难道不好吗？

这个论调显然还是不对的。殊不知我们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如果说，过去在人多地少的南方水乡，人们与水争地似乎出于不得已，那么，我们现在一切都能通盘筹划，又何必偏偏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与水争地，而不肯另想办法去扩大耕地面积呢？

地下水和地上水

一封读者来信从新疆寄给我，问我“关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位读者最近看到《燕山夜话》第一集，他对于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特别注意，问题就是“从这篇文章联想起来”的。因为他猜想我“写那样的题目一定懂得水利”，所以把问题提给我，要求解答。

很惭愧，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门的水利知识，只能讲一些很普通的外行话。我觉得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倒也新鲜。这恐怕不仅仅是这位读者碰到的特殊问题，可能还有不少读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因为这实际上是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一个关键。

研究水利的人，首先必须知道如何防止水害；能够防止水害，才能变水害为水利。否则，水利反而会变为水害，不可不慎。

《管子·度地篇》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他解释这五害是：“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他还特别指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由此可见，管仲把水列为五害之首，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把这最大之害，转变成为最大之利。

要想变水害为水利，又要对各种不同的水，加以区别。管仲讲了五种水，即所谓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管仲认为：“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所以他向齐桓公建议，要找有经验的水利人员，担任水官，随时修浚水道。后来讲水利的人，虽然有许多见解远远地超出管子之上，但是管子讲的道理仍然不可轻视。无论秦代的李冰，汉代的贾让，唐代的吴师孟，宋代的王十朋，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虞翊、潘季驯等各家关于治水的意见，大体都离不了疏导和堵塞这两个方面。

从根本上说，堵塞不如疏导。传说中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在以前的《夜话》中已经说过，现在不必重述了。如果就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而论，疏导远胜于堵塞，这道理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我们对于地上水如果不善于利用，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它能灌能排，而把它堵塞起来，使它停留在一个地方，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

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那么，对于已经盐渍化的土地，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当然也不少，但是最根本的办法，是赶快排水。正如釜底抽薪，火自然就会熄灭，这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地面上能够顺畅地排水，地下水位就会随着下降，土壤中的盐分也就不会继续上升，盐渍化的过程自然能够停止，接着采取其他措施才能发生效力。如果不加紧排水，则地下水位不能下降，盐分继续上升和蒸发，即便采取其他多种措施，都将徒劳无功，至少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

当然，排水工程如果太大，切不可要求过急，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应该因地制宜，分几个步骤，逐渐争取实现。在这些步骤中首要的一步，是促进土壤脱盐，并且防止返盐。为了这个目的，有的地方可以造林，有的可以种植苜蓿等牧草。这些都是有效的办法。还有一种主张，是对盐渍化的土地进行深翻，配合着灌溉，冲涮盐分，促使土地加快脱盐。采用这个做法的，似乎有必要对当地的水土情况做具体的分析。在某种条件下，翻耕土地反而会把盐分翻上来，促成了返盐的现象。这一点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才好决定具体的措施。

除了这些办法以外，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要进一步利用地层深处的泉水，抽出地面，进行灌溉。这是一举两利的好办法。我们平常说的地下水，一般都不包括地层深处的泉水。如果能把深层的泉水抽出，用来灌溉，一方面将促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冲涮地表的盐分。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个办法用在平原地区最为适宜。我们在河北平原到处可以看见许多机井，它们所抽取的正是地下深层的泉水。虽然，打机井花费较多，有的地方未必办得到。但是，这毕竟是处理地下水和地上水的一个有效方法啊！

大豆是个宝

有几位研究农业科学的朋友在一起谈话，大家兴高采烈地谈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而大豆的全身都是宝，值得大大提倡，多多种植。我非常赞成这几位朋友的意见，并且愿意加以补充和阐述。

大豆的确是我们中国最古的原产作物之一。《诗经·豳风·七月》有一句说：“七月烹葵及菽。”《小雅·小宛》又有一句说：“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宋代朱熹注曰：“菽，豆也。”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详细地引证说：

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姚宏注曰：史记作饭菽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

事实的确是这样。汉以前的典籍中，只称“菽”而不称“豆”，到了汉以后才开始称“豆”。

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菽”的种子由中国本部传到西域各地，后来又从西域传到欧洲各国所以大豆的译名，在俄语里称为“соя”，在英语里称为“soy”，都是“菽之遗”也。

虽然大豆在中国古语中称为“菽”，而“菽”却不仅仅指的大豆。据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解释：

菽，豆也。其类最多。故凡谷之中居其二。又古人说百谷，以为粱者黍稷之总名，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

这就证明，不只大豆在古代被称为菽，一切豆类都被称为菽。我们现在特别称赞大豆，意思无非是把它作为豆类的代表罢了。

宋人编的《延年秘录》，有一段文字对大豆备加称赞。这个秘录的编者，根据故老相传的经验，写道：“服食大豆，令人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无怪乎历来吃素的佛教徒，用大豆制成各种食品，却有延年益寿的好处。这些足以表明大豆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不过，古人缺乏像现代科学一样的分析方法，所以对大豆的营养价值还不能做出准确的说明。

我们现在的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对大豆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更加证明大豆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据说，大豆中含有百分之四十的蛋白质和百分之二十的脂肪。这就比瘦肉、鸡蛋、牛奶等蛋白质和脂肪的含

量，都要多得多了。从蛋白质的含量来说，瘦肉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二，鸡蛋只有百分之十四点八，牛奶只有百分之三点二，显然都比不上大豆。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瘦肉只有百分之十点七，鸡蛋只有百分之十点五，牛奶只有百分之三点五，也都比不上大豆。虽然，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理价值，比动物性蛋白质的生理价值为低，但是，植物性蛋白质所含的、为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并非绝对不能改变的。而且，除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大豆中还有胡萝卜素、硫铵素、核黄素、尼克酸等为人体所必需也最容易吸收的营养素。这更是瘦肉、鸡蛋、牛奶以及其他畜产品所少有的。

我们平常把大豆拿去榨油，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取它所含的脂肪，殊不知榨油以后的豆饼，仍然保存着很多营养素。据化学分析的结果，豆饼中还有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五的蛋白质含量，也还有百分之二点一到七点二的脂肪含量。如果用豆饼催肥“克郎猪”和饲养乳牛，那是最好不过的。至于用豆饼做肥料，它的肥效更比牲畜粪肥的效能要高得多，这更是人所共知的了。

许多地区的农民，往往还把大豆当做间作和轮作的最好作物。这是因为大豆自身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能够把空气中游离的氮素固定下来，供应它本身生长和发育的需要，使土壤肥力的消耗量降低，更多地节省地力，对农田大有益处。

大豆的秸秆同样有许多用处。最明显的是把它作为家畜的饲草。据分析，大豆秸的营养价值也比谷子秸、水稻秸、小麦秸都要高。正因为这样，所以北方的牧民们，每年秋收的时候，就大量收集豆叶、豆皮、豆蔓等，留作冬季的主要饲草。至于用大豆秸作青饲草，虽然不如苜蓿草等来得合算，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又比苜蓿草等为高，这一点大概也没有疑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豆在工业上的作用。按照专家的估计，用大豆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已有约三百种以上，其中包括了化装用品、医药用品、纺织用品、塑料、胶体以及军需用品等，将来还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代替钢铁，它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在我国的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基本上都能适合于大豆的生长，各个地区又适合于其他若干豆类的生长。因此，除了其他豆类可以因地制宜广泛种植以外，大豆的种植范围显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条件，希望各地家业科学家共同努力，多加提倡、试验，并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适当地加以推广。

多养蚕

读了《北京晚报》发表的言佳同志写的《蓖麻蚕》一文，我很高兴，愿借此机会，也来谈谈养蚕的问题。

先要来“正名”。蚕字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写成“蚕”字，这是不妥当的，似乎应该考虑改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名中说：“蚕从朁，象其头身之形；从虫，以其繁也。俗作蚕字者非矣。蚕音腆，蚯蚓之名也。”

我们对于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过的意见，虽然不能盲从，但是，如果他的意见正确，为什么不可以采纳呢？假定可以接受李时珍的意见，为了简化，我以为把“蚕”字改为“蚕”字似乎要好一些。

蚕的种类很多。据《尔雅·释虫篇》所列举的有：“蟓，桑茧；雔由，樗茧、棘茧、栾茧；蚢，萧茧。”晋代郭璞的注解，在“蟓，桑茧”下注：“食桑叶作茧者，即今蚕。”在“雔由，樗茧”下注：“食樗叶”；在“棘茧”下注：“食棘叶”；在“栾茧”下注：“食栾叶”；在“蚢，萧茧”下注：“食萧叶”。然后总括一句说：“皆蚕类。”宋代邢昺的解释是：“此皆蚕类作茧者，因所食叶异而异其名也。食桑叶作茧者名蟓，即今蚕也；食樗叶、棘叶、栾叶者，名雔由；食萧叶作茧者名蚢。”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

从这些注解中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用桑叶喂养的家蚕，原先都是野蚕，而且只是野蚕中的一种。还有吃樗树叶的野蚕。樗权就是臭椿，它的叶子是另一种野蚕—雔由的食物。雔由也能吃棘树的叶子。棘就是小酸枣树，它的叶子也是雔由这种野蚕的好食物。还有栾花树的叶子也是雔由爱吃的。至于蚢，则是吃蒿草的又一种野蚕，萧就是蒿草，又叫做野艾。臭椿、酸枣、艾蒿等都是北方常见的，所以雔由和蚢也是北方野生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一节专论“种桑柘”的。他写道：

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

蚕有八辈，这在南方并不稀奇，北方恐怕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其

中柘蚕是吃柘树叶的，和吃柞树叶的柞蚕差不多，这在北方却也容易生长。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野生的蚕茧丰收的记载。如《后汉书·光武本纪》写道："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尗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又如《宋书·符瑞志》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野蚕成茧，大如雉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到了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又载："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唐代贞观十二年，据《册府元龟》载："六月，楚州言野蚕成茧于山阜；九月，楚州野蚕成茧，遍于山谷。"这些例子也只是说明南方的情形。

至于在北方，这里无妨再举一些例子为证。据《宋史·五行志》载："（哲宗）元祐六年，闰八月，定州七县，野蚕成茧。"又一条记载是："元符元年七月，藁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纴成万匹。"还有，"政和元年九月，河南府野蚕成茧"。以及其他等记载，在这里用不着一一抄录了。

如果说，用雄的樗蚕蛾和雌的蓖麻蚕蛾进行杂交，经过选育后得到的杂种蚕，就能适应我国的环境，便于保种过冬，传种接代。那么，无妨再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其他野生的蚕蛾与家蚕蛾杂交，或者用两种野生蚕蛾杂交，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便于大量培育的、能吃各种野生树叶和草叶的新品种，使我国的蚕丝生产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言佳同志在文章中提到，蓖麻蚕的经济价值很高，它的茧可以制造许多纺织品，蚕粪能做肥料，蚕蛹可以榨油或者做酱油。我想还应该提到蚕的药用价值。

据李时珍说："凡食叶蚕类，俱可入药。"比如"白僵蚕"能"治小儿惊痫"；"为末，封疔肿，拔根，极效"。蚕蛹"为末，饮服，治小儿疳瘦，长肌退热，除蛔虫；煎汁饮，止消渴"。蚕茧用以"烧灰，酒服，治痈肿无头，次日即破。又疗诸疳疮及下血、血淋、血崩。煮汁饮，止消渴、反胃，除蛔虫"。蚕蜕"治目中翳障及疳疮"。甚至于缫丝汤，李时珍也说它能够"止消渴，大验"。

趁着现在大家注意养蚕的时候，我希望能有几位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专家和热心的朋友，把北京郊区附近的野蚕种类及其生长情况，做一番调查研究，并加以小型试验，以便早日提出发展养蚕的有益建议。

咏蜂和养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这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罗隐《咏蜂》的七言绝句。从前四年制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这首诗。有的老师还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更有的老师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可以交卷也可以不交卷，谁交了的就多给几个分数。我当中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首和诗，并且是步罗隐原韵的。和诗的原句是：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不过，那时候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这许多年来，进一步从生产的角度认识了养蜂的重要。前些日子，有两位记者访问了香山的养蜂场。他们的报道又引起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回忆和新的兴趣。

蜜蜂对于人类的益处很大，而它们自己的寿命却很短。酿蜜的工蜂顶多能活七八个月，有许多只活了一二个月就死了。它们酿造一斤蜜，大约要采五十万朵左右的花粉。所以，在采蜜最忙的季节，许多工蜂往往飞在中途就力竭而死。

一群蜜蜂，除了一个蜂王和几个雄蜂以外，主要是由工蜂组成的。每个蜂群一般要有两三万头工蜂，达到此数或者多于此数的称为强群，少于此数的则是弱群。养蜂要养强群才有利于生产，否则不但不利于当前的生产，而且有长期不利的影响，甚至于蜂种都会变坏了。

凡是养蜂的人都知道，好蜂要有好种。而品种优良的蜜蜂，古书中叫做“蠭”，或叫“范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蜂尾垂锋，故谓之蜂。蜂有礼范，故谓之蠭。礼记云：范则冠而蝉有緌。化书云：蜂有君臣之礼。是矣。

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群蜜蜂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体。它们内部有分工，无论营巢、采蜜、保育幼虫、清理蜂房等杂务，都有专责。并且所有的蜂群，照例“一日两衙”，非常有规律。李时珍还说：

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惰而不作。……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税也。

可见李时珍简直把蜂群看成和人类社会差不多，把割蜜也比做“什一之税”，主张不过多又不过少。与李时珍的这些观点相似的，在明代还有一个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中写道：

凡蜂不论于家于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台，如桃大。……王每日出游两度，游则八蜂轮值以侍。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头顶腹，四蜂傍翼飞翔而去。游数刻而返，翼顶如前。畜家蜂者，或悬桶檐端，或置箱牖下，皆锥圆孔眼数十，俟其进入。凡家人杀一蜂二蜂皆无恙，杀至三蜂则群起螫人，谓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无限。杀一蝙蝠，悬于蜂前，则不敢食，俗谓之枭令。

历来论述养蜂问题的书籍还有不少，我想不必列举。只是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一书，不大受人注意，其中有一段关于养蜂的记载，仍有介绍的必要。他说：

昔灵丘丈人之养蜂也，园有庐，庐有守，刳木以为蜂之宫。其置也，疏密有行，新旧有次；坐有方，牖有向；视其生息，调其暄寒，以巩其架构。如其生发，蕃则析之，寡则裒之；却其蛛、蟊、蚍蜉，猕其土蠭、蝇豹。夏无烈日，冬不凝澌。飘风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渍。其分蜜也，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户而收其利。

刘伯温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养蜂的方法，很值得养蜂的人员做参考。

在北京的各个农场中，就现有的条件说来，养蜂业显然大有发展的可能。这是大家公认的用力少、成本低、得利大的一项副业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到处多栽花果树木，增加蜜源，那么，不止养蜂业可以发展，北京的自然风光和物产状况也会更加丰美。

下雨趣闻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但是，我却因此想到我们中国古书记载的下雨趣闻，比外国的更多得多。

虽然，从前许多作者，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不能理解，只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后来的许多读者，甚至于又都把它们当做神话看待，这就使大批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长期被埋没，实在可惜。不过，历代记录的这类材料，有许多总算保存下来了，谁有兴趣，尽可以把分散的材料，集中到一块，加以分析研究，也许可以解答某种特殊的问题，也未可知。

例如，说到钱雨。人民日报登载的材料中，叙述“一九四○年的一天，苏联高尔基州突然下了一阵带有大量古老铜钱的雨，人们把这种雨叫做铜钱雨”。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例子就很不少。据南北朝时代的任昉在《述异记》一书中载：“周时，咸阳雨钱，终日而绝。”“王莽时，未央宫中雨五铢钱。”“汉世，颍川民家雨金铢钱。”又据《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年七月，天雨钱，或从石甃中流出。”明代的《稗史汇编》也有这样的记载：“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师大雨，雨中往往得钱。”可见钱雨并非奇事。

而且，我们还知道有金雨。《竹书纪年》载：“夏禹八年夏六月，雨金于夏邑。”后来任昉也写道：“先儒说：夏禹时，天雨金三日。古诗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贱如土。是也。”他在《述异记》中又写道：“周成王时，咸阳雨金。今咸阳有雨金原。”“汉惠帝二年，宫中雨黄金、黑锡。”“汉世，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像这样的金雨不知道外国是否也有。

还有五谷雨。任昉说：“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者则不雨矣。”照他这么说，好像老天爷居然也会区别贫富似的。这当然是一种附会。宋代刘敬叔的《异苑》又载：“凉州张骏，字公彦，九年天雨五谷于武威、敦煌，植之悉生。”在五谷之中，有降稻米的。如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载：“惠帝三年，桂宫、阳翟俱雨稻米。”也有降黍的。崔豹又写道：“宣帝元康四年，长安雨黑黍。”《宋史·五行志》也说：“元祐三年六月，临江县涂井镇，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同样，《元史·五

行志》载："至元十一年十月，衢州东北雨米如黍；邵武雨黑黍，如芦穄；信州雨黑黍，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又有雨粟的。崔豹说："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节三年，长安雨黑粟。"当然也有雨麦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载："汉武帝时，光阳县雨麦。"在各地县志中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我没有一一去查阅，这里就不列举了。

如果只看上面所举的几部书，我们还不能完全发现其他各种下雨的趣闻。其实二十五史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多至不可胜数。随便再打开《汉书·五行志》，其中就写道："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胶结，大如弹丸。"这大概可以叫做草雨吧。此外，崔豹还说过："汉帝永和中，长安雨绵，皆白。"又说："宣帝元康四年，南阳雨豆。"《宋史·五行志》也载："元丰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甲午，南宾县雨豆。"这些绵雨、豆雨等例子可以说明，下雨的时候，能够随雨下降的东西还有不少，决不止于我们所说的这一些。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类现象呢？这些是神怪现象吗？显然不是。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由旋风所引起的。旋风又叫做回风，古人早已知道它的厉害了。

明代《管窥辑要》一书，引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话说："回风卒起，而圜转扶摇，有如羊角，向上轮转，有自上而下者，或磨地而起者，总谓之回风。"当回风刮起的时候，飞沙走石，平地而起，直冲到高空中去。因此，地面的东西往往会被刮到天上，刮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落到地面上来。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钱雨、金雨等奇怪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道理却很简单。

我们走到郊外旷野去，常常看见一阵旋风卷起沙土，变成一条黄色的飞龙。据说，人要是处于这个龙卷风的中心，就非常危险。甚至天上的飞鸟，如果碰上这股龙卷风也逃不了。

所以，《宋史·五行志》说："庆元二年十二月，吴县金鹅乡铜钱百万自飞。"这当然是被旋风刮跑了的。《续文献通考》[1]载：明代"洪武八年，库钱飞。时南台民家屋上有钱，竖立瓦上，各贯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库钱也"。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也写道："涿州旧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镇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内有古钱，皆飞空如蝗。"把这些记载同前面所举的例子连起来看，问题的真相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从下雨的趣闻中，我们不难知道，有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只要仔细研究，其中都有一些道理。因此，我们对于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材料，甚至包括许多神怪记录在内，也不要随便一概抹杀，而要从中寻找有用的东西。

---

[1]《续文献通考》，是典章制度史书《文献通考》的续编，作者是明代王圻，共254卷，所纪上起南宋嘉定年间，下至明万历初年。

发现“火井”以后

前几天，遇见一位老乡。他告诉我：“就在咱们住的那个村庄，发现‘火井’了。”这真是一个喜事。从来不知道有火井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有了火井，怎么不叫人高兴呢？

可是，在发现了火井以后，就应该赶快加以利用，千万不要让它白白地浪费掉，这是最要紧的。即便由于它是新发现的，人们对它的资源状况，还不能一下子就了解清楚；或者因为技术设备不够，还不能很快加以利用。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总得赶快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应该使它受到无谓的损耗。

我们所说的火井，照现代科学的名称，就叫做天然气。这是一种气体燃料，即天然产生的可以燃烧的气体。它的主要成分是沼气，化学名称是甲烷；此外，也包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氮气、氦气及其他气体。这就是说，它是一种混合的气体，外文译名又叫做“瓦斯”。它的产生，如同煤炭和石油一样，也是由于埋藏在地下的有机物长期变化而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不但可以单独存在，也常常与煤炭或石油共生，因而同时存在。这种气体聚集的地方，只要打一口井，它就会自然地喷出来。在喷口上一点就着，火力很强，所以我国民间和古书上都把它叫做火井。

据宋代刘敬叔的《异苑》一书的记载，我国最早发现火井的地方是四川临邛县。他写道：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深六十余丈。汉室之隆，则炎赫弥亘；桓灵之世，炎势渐微；诸葛一窥而更盛。

这里说到东汉桓帝和灵帝的时期，火井已经不如最初那样旺盛了，可是诸葛亮去看了一下，火势却又旺起来。这当然有点近乎神话，十分牵强。不过，天然气流动的情形，有时也会在某个时候旺盛，某个时候衰微，后来又转为旺盛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记载证明，我们早在汉代就发现了天然气，就已经知道火井的用处。在科学史上，这恐怕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同书又说：

北狼山、遥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见底，炎热上升，若微电。以草

爨之，即火发其山矣。

又据《邛州府志》载：

在州治西南八十里有火井。蜀都赋：火星荧于幽泉，高焰煽于天陲。注曰：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焰出，以竹筒盛之，其火无灰。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现在我们如果到四川自流井等地，看看煮盐的情形，仍然和《邛州府志》的记载差不多。

翻开《潼川府志》，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如：

在蓬溪县伏龙山下，地洼若池。以火引之，有声隐隐出地中，少顷炎炽。夏月积雨停水，则焰生水上，水为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则土上有焰，观者至焚衣裙。

这些都可以证明，在四川各地，历代都有许多火井，终年不断地喷出瓦斯，遇火即燃。同时，在南方其他不少地区，同样也有火井存在。

至于在北方，是不是也有火井呢？这在过去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个疑问。甚至有的人很肯定地认为北方没有火井。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不但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北方也有火井，而且从历史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证明。

例如，在河北省的阳原境内，据地方志载，这里是古弘州地，有“火井，深不见底。炎气上升，常若微电。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故名曰茔台”。可见北方也有火井，并非只在南方才有。至于在甘肃玉门附近地区，因为出产石油，同时也有大量的天然气，更是人所共知的了。

因此，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说，所谓火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即气井、油井、煤井。这三种井都能喷出天然气，都可以点燃，都可以叫做火井。我们应该设法充分利用这几种火井的天然气，以代替煤炭的燃烧，节约用煤；并且用以代替加工所需要的动力，节约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可以改善劳动环境，减少灰渣和高温辐射等对环境卫生的不良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天然气发现得多了，还可以用来制造碳黑、肥料、人造石油以及其他许多化学工业产品。我们看到国外进口的许多合成纤维、人造橡胶、人造羊毛、合成氨化肥、酒精等，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从天然气中提炼制造的。

由此可见，发现了火井以后，如果善于利用它，那么，它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用途，将日益增大；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建设，将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

茄子能成大树吗？

请你想想，栽一棵茄子，会长成一株大树，这是可能的吗？就普通常识来说，这无疑地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又是有确实根据的。

宋代高怿的《群居解颐》中有一段记载：

岭南地暖，草菜经冬不衰。故园圃之中，栽种茄子，宿根多二三年者。渐长，枝干乃成大树。每夏秋熟时，梯树摘之。三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

这里所说的茄子，到底是不是茄子，似乎还值得研究。人们很有理由怀疑，变成大树的茄子也许不是茄子，而是别的一种植物。

可是，早在高怿以前，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就有一则专讲“茄树”的，文字与上面所引的大同小异。只是高怿说到这种茄子“宿根多二三年者”，而嵇含说“宿根有三五年者”；高怿说“三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而嵇含说的是“五年后”。

由此人们又会怀疑，这两则文字相差不多，是否以讹传讹？但是，再查其他古书，也有同类的记载。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1]中，有一段记载与高怿的记载相同。还有《岭南异物志》一书，也写道：

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

茄子竟然能活十年，并且长到两丈高，这真是一株大树了。这能够说是以讹传讹吗？为什么这许多作者都会信以为真呢？不仅如此，并且有的作者还确切地证明有人亲眼看见了。例如唐代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

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

看来这的确是一种茄子，并非传讹。因为茄子的品种很多，在气候、土壤等特殊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会长成了大树。或者这种茄子树和茄子的区别，正如木棉树和棉花的区别一样，也未可知。

实际上，不只在南方有许多特殊品种的农作物，就在北方，也有许多普通的农作物，在特殊的条件下，同样会出现异于寻常的发展形态。我们常常听说，在北方农村中，有的公社生产队种植的马铃薯，一个就有六斤重，白薯一个就有十多斤重，这些确实不算稀奇。至于在某些试验农场中，也有的棉花宿根，长了两三年，这也是事实，并非传讹。

说到棉花，大家都知道，也确实有特殊优良的品种，亩产可达八九百斤籽棉的。这是经过特殊的栽培，不但土壤的条件要好，肥料充足，灌溉得法，而且整枝等技术细节都要掌握一套特殊的方法。比如，发现“赘芽”和“边心”就要去掉；不必要的“油条”和“空枝”也要打掉，并且要打得适当；“顶尖”要根据棉花的生长情况、又按照季节，分几次剪除；中耕、培土等更要及时结合进行。有的专家估计，经过有计划的若干年不断的培育，枝干高大、结桃多的棉花新品种就可能出现。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由此可见，我们不但应该相信，茄子长成了大树是可能的；而且其他农作物以及其他植物，同样有可能经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特殊品种。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在一般的品种和特殊的品种之间，存在着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从一般到特殊，又从特殊到一般，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个道理很普通，但是又很重要，凡是关心农业生产的人，都应该注意加以研究。

现在假定有人说，某处的茄子长成了大树，你听了一定不会相信，以为这个人扯谎。但是，我劝你首先要表示相信他，因为在一般的茄子中完全可能出现特殊的品种。这样，你才能够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道理。同时，假定有人提议要按照某处种茄子的经验，马上在你的菜园里实行起来，你也许很热情地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我却劝你不要急于实行它。因为你的具体条件也许很差，照别处的经验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不如慎重一点为好。

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一般中有特殊，所以茄子能成大树；但是，同时又要指出，这是在某种条件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这只是特殊的现象。如果要使这个特殊现象，又变成为一般的现象，要使许多地方的茄子都变成大树，那还必须使许多地方普遍地都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一个前提，它不但符合于茄子的变化规律，而且符合于一切事物变化的规律。

---

[1]原著《岭表录异记》书名有误，应为《岭表录异》，地理杂记，共3卷，唐刘恂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

讲点书法

近来有许多书法家在传授书法，更有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非常认真地在学习书法。这些现象一方面叫人高兴，另一方面也叫人担心。

大家这么热情地传授和学习我们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吗？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问题发生在书法教学的根本态度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书法？应该如何传授书法？又应该如何学习书法？

现在有的人把书法讲得未免太死板了，好像非把老一套全搬出来，叫学生全部接受不可。这就不能不使人有点担心了。

其实，对于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只要使他们知道写字的正确姿势，怎样执笔，怎样运动腕肘，怎样下笔提笔，这就行了；不必弄得死死板板的，更不要把书法说得那么复杂。至于对程度较高的人，尤其不必给他们套上种种束缚。因为有一些书法问题还需要斟酌，讲死了不好。

请问当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能够把各家关于书法的见解都统一起来呢？这显然还做不到。那么，为了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我们就只有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让各种都书法充分地得到发展。

就以执笔的方法来做一个例子吧。比如，现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这一点，学生很难掌握。虽然老师也说“执笔不可过紧”，但是究竟紧到什么程度才适当呢？于是，有经验的老师又搬出他自己从前学会的一种方法来了。这就是站到学生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

这种意见和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宋代的苏东坡早已做了结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了一个故事：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尽管王羲之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他对他的儿子王献之的那种教导方法，却未必全都是很高明的。

再从握管时的指法来说，许多老师都教学生，要使“五个指头各有其使命，分别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否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显然，对于这一点，古人同样早有不同的做法。明代文徵明的《甫田集》中也说了一个故事：

李少卿谓徵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迹，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关键在于三指握管。李少卿的全部笔法都只靠他的三个指头来实现。如果把五指的用法说死了，那么，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

可见我们对于书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商讨和斟酌，不要把它们全都说成死死板板而不能活用的。

特别要注意，有的人从刻字合作社那里，直接搬来了方块图章上的字体结构，当做书法艺术的准则。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宋代赵崇绚的《鸡肋集》[1]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写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就说明，即便是最高明的书工、笔吏能够模仿古代书法家的笔迹，但是，不能得其妙处，那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根本不要讲究书法。讲一点书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有必要。宋代的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说得好：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具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能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沈括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我们无妨照这个意见，讲一点起码的书法原理，不要讲得太死板，不要做书法的奴隶，而要懂得灵活运用，这就好了。

[1]原著称引文出自“赵崇绚的《鸡肋集》”有误，赵崇绚著有《鸡肋》一书，但引文实际出自“晁补之的《鸡肋集》”。晁补之，北宋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著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等。

选帖和临池

前次谈了书法问题之后，刚巧孩子从学校回来，叫嚷着要买字帖，要练习写字。做父母的当然很高兴。

选什么帖子呢？孩子转述教师的话，说要颜体的《多宝塔》。孩子问：这个字帖好不好？这一下可难住了大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只好含糊其词了。

说心里话，我是不大喜欢颜体的，可能还有人不大喜欢，连古代的人也有不喜欢颜体的。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就有一段文字写道：

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外，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

在这里，他用田舍汉做比喻虽然不妥当，但是，由此可见颜鲁公的字，作为书法艺术来说，确实不算好。

明代杨升庵的《墨池琐录》中，也有一段批评颜鲁公书法的文字。他写道：

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翁耳。李之论一出，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那么，为什么历来传授书法的，常常先用颜体字帖，当做学习的入门呢？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颜鲁公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又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古人公认颜真卿为忠臣。因为敬仰他的为人，所以也重视他的墨迹。这是很自然的。杨升庵在《丹铅总录》中另有一段文字写道：

朱文公书，人皆谓出于曹操。……刘恭文学颜公鹿脯帖，文公以时代久近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

当时还有陈继儒在《妮古录》中也写道：

欧公尝云，……古之人皆能书，惟其人之贤者传。使颜公书不佳，见之者必宝也。

这是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是从封建政治立场出发，然而，这个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同样从政治上看问题，我们现在既不提倡封建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学习我们祖国的书法艺术，那又何必硬要孩子们去临颜鲁公的字帖呢！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里除了颜体以外，还印了另一种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你看如何？殊不知柳体并不比颜体好多少。初学者如果就临摹柳体的字帖，也没有什么好处。柳公权的字虽然也是好字；但是，古来也有人对柳公权的书法做了批评。米南宫就曾批评过柳体。据杨升庵的《墨池琐录》记载：“米元章目柳公权书为恶札。如玄秘塔铭，诚中其讥。”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选字帖要求各方面都满意，实在很困难。

可以断定，从书法学习的一般要求来说，死抱住一种字帖，临之摹之，并不是好办法。唐代北海太守李邕，擅长书法，当时名满天下，许多人士都学他的字体，而李邕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劝人们不要死板地学他的书法，后来明代的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一书中，曾经把李邕的话记载下来。他写道：

李北海书，当时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

像李邕这样的态度，我以为是正确的。他没有骄傲自满，好为人师，把自己的书法当做了不起的典范，叫别人都来学习。相反的，他表现比较谦虚，同时也是严肃负责地对待向他学习的人们。

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到启发。要知道，无论学习哪一种字帖，对于初学者都未必适宜。最好在开始学字的时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笔法完全学会，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着各个人的喜爱，自己选择一种字体，同时尽量多看各种法帖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

当然，要想写出好字，必须用心练习。古人学书法，每日临池，非常勤奋。比如晋代的王羲之，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古人的笔记都描写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人人不必都做书法家，究竟怎样用功，可以随各个人的需要和爱好而定。所以，临池之法，也不必过于拘泥。

《南史·陶弘景传》描写他“以荻为笔，画灰中”。宋代米芾的《书史》也写了许多古人学字的故事。比如钟繇，“居则画地，……卧则画被，穿过表”。这些也可以说明，临池的方法应该灵活运用，同样不必拘于一格。

为了节约起见，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老方法。你可以随便找到一块方砖，用一束麻绑成一枝笔，放一盆水在旁边。每天早起或者睡前，用

麻笔蘸水在砖上写字，随写随干，极为方便，又可以省去笔墨纸张的消耗。如果你愿意，就请试试吧。

从红模字写起

对于一部分老师选定一种字帖，给初学写字的学生临摹，我曾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有一位研究书法的老朋友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选定一种字帖，不能没有字帖，并且批评我太主观。

我承认有些意见免不了带着主观成分，如果事实证明那些意见有错误，我一定要改正。但是，说起书法艺术，这不同于小学生练习写字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能一致起来当然很好；既便还不一致，彼此保留个人的意见，又有何不可呢？

在谈论颜真卿书法的时候，我在前次《夜话》中已经说明了，我决不否认他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更没有低估他在当时政治上的作用。老实说，我自己早年也临写过颜帖；个人对颜鲁公书法的端正、浑厚和刚劲也很佩服。但是，我却认为不必硬要孩子们去临颜鲁公的字帖，正如不必临摹其他字帖一样。我的老朋友却一口咬定颜体楷字最讲规矩，初学非临摹它不可。这个意见难道就没有一点主观片面的成分吗？

其实，我的意见有两层。头一层意思是说，我们不要选定一种字帖，教初学的学生死抱住它，照样临摹，因为很难找到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字帖。无论颜帖、柳帖、欧帖、赵帖等，如果死学一种总不是好办法。又一层意思是说，学会了基本的笔法，多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自己选一种喜欢的字帖，同时多看各种法帖和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把这两层意思合起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宋代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记载了一段事实，他说："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正。世岂知其然哉？"这就是说，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本来要学吴道子的画，因为学不来，所以变成写草字；而颜真卿本来是要学张旭的草书，也因为没有学成，结果变成写楷字。可见照着一种字体去临摹，并不一定能学得成。

同样的道理，晋代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是学卫夫人的，然而五代时期的书法家杨凝式却指出他不应该学卫夫人。杨凝式有一首诗写道：

十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

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

可见书法是要依靠自己掌握，不要死死地去学古人，也不能依靠喝醉了酒乱写乱涂。

正因为这个缘故，古来有人主张临摹王羲之的字帖，也遇到了反对。据《南史·张融传》载：

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张融的话说得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呢？应该有后来居上的自信心，要怪王羲之父子生得太早了，看不到后人的书法啊！

还有其他学者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例如，宋代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就有如下的文字：

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

他也批评一些人学柳公权的书法，认为那是“张筋努骨，如用纸武夫，不足道也”。的确，让学习书法的人，陷在古人的字帖之内，作古人的奴隶，或者变成一个用纸的武夫，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何况一个时代的书法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气息，死板地学古人的字体，既不必要，更无意义。这个问题不但我们现在了解得很清楚，古人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明代的王世贞，在《弇州山人藁》论书法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书法故有时代，魏晋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晋，犹宋元之不及六朝与唐也。”虽然他的意思是说，书法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可是，他的意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就是说，后人要学古人的书法总是学不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时代变了。

试想一想，我们不是曾经见过有些人死学颜、柳、欧、赵等字体的吗？有的学得很像，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教学生抱住一种字帖不放，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反复说明，我的正面意见应该更容易被朋友们所理解了。我已一再说过，学生在开始学写字的时候，老师应该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多写普通的大小楷，等到完全学会并且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他自己高兴选择哪一家的字帖去学习都可以，如果他能够多看各种字体的书法墨迹就更好。所以古今流行的各家碑帖尽可以大量翻印出版，多多益善，以便学者自由选择。我仅仅要求不要过早地把任何一家书法强加于初学的人。

这里留下的唯一问题只在于：初学书法的人如何练习写普通的大小楷呢？我以为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描红模字。大家以前常见到的红模字都是普通的楷体字，学生只要照着红模字，按老师教给的笔法，一笔一

笔描划，不用多久就会写熟了。等到熟了以后，自己就能整段整段地默写或抄写诗文小品，就像古人每天默写或抄写千字文一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学生要学什么字帖，岂不是很自由也很容易吗？

我的这一个意见，不知道多数朋友们以为如何？不过有一点应该郑重声明，我决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无论朋友们赞成或反对，都不至于影响实际教学，可以放心！

创作要不要灵感

曾经有人认为，所谓创作的灵感是唯心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灵感。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在一切文艺创作活动中，究竟要不要灵感呢？

应该承认，过去有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确是把创作的灵感做了唯心的解释。特别是有一些解释也说了一些道理，文章也写得不坏，推理的方法也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虽然它的前提本身往往违背事实，站不住脚，但是它所举的例证颇能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们，而且有时叙述也颇生动，因此，有不少读者常常被那些解释所欺骗。

大概有许多读者，早年都曾经读过一些谈论创作的灵感问题的文章吧。我从前就曾读过梁任公的题为《烟士披里纯》的文章，当时觉得他的解释很有道理，文笔又富于情感，心中大为所动。后来慢慢地懂得了他的解释多半强词夺理，主观武断。真正要想了解灵感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决不能从唯心的观点中求得解答。那些关于灵感问题的唯心解释，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那些错误的说法，应该心里有数，懂得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许多作家在从事创作活动的过程中，不可能是毫无灵感的。问题是要看我们对于创作的灵感，怎样认识它的实质，怎样分析它的实际作用。不应该把有关灵感问题的研究，看得很神秘，也不应该害怕研究这个问题，不要躲避这个问题。难道一提起创作的灵感，就只能是唯心的概念吗？我们能不能对创作的灵感做出唯物的解释呢？

很明显，创作的灵感无非是一切作者思维活动的高潮的产物。它是人体这个物质结构中最高级最精密的物质构造—大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所产生的。因此，不但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要有灵感；科学家在进行论理探讨的时候，也要有灵感。当然，任何思维过程，如果非常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大脑的活动不紧张，甚至于没有出现兴奋状态，不能形成高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灵感一般地是不会产生的。

照这样说来，灵感是人的创作思维高度集中的产物，而不是人的一切思维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产物。但是，无论如何，灵感毕竟是大脑活动

的产物。因此，它是物质性的。它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有巨大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思维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大脑才能把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反映，加以分析和综合，得出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产生了鲜明的形象，或者掌握了科学的规律。我想这就是关于灵感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浅显的解释。

在这里，有人要问：那么，我们平常说的灵机一动的思想状态，能不能算是灵感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偶然的灵机一动和灵感混为一谈。偶然的灵机一动往往没有经过对客观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而仅仅根据临时的某些直觉的印象做出不完全的判断。这和灵感有什么共同点呢？

对于创作的灵感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灵感来说，只有在平日对于实际生活深入体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接受某种偶然的刺激，或者由于某些事物的启发，引起某种联想，因而触动了蕴藏已久的灵感。但是，这和偶然的灵机一动是迥然不同的啊！至于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类的传说，那只能作为谈笑的资料罢了。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一个故事来了。据唐代的朱景玄编的《唐朝名画录》记载：

吴道元……浪迹东洛时，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

这个例子说明，裴旻将军的舞剑，对于吴道子和张旭的书画创作的灵感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这种启发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创作的灵感。真正的创作灵感，只能来源于现实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是不是好现象

每次经过王府井大街，我总要走进新华书店门市部和东安市场旧书门市部，看看有什么新书和罕见的旧书。

这些门市部几乎每天都相当拥挤。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又有许多人站着或者蹲着看书。我只怕妨碍了别人，所以每次都只匆匆忙忙地向业务员问一两句话，或者赶快买一部书就走出来了。

但是，毕竟因为接触的次数多了，我对于这些门市部的顾客们，逐渐有所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来逛的，另一种人是来读的。那些走来走去的人们，就属于来逛的一种；而那些站着或者蹲着看书的人们，则属于来读的一种。

这两种人的情况，如果详细分析，当然还很复杂。逛的人有各种各样，读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特别是逛的人，情形最为复杂，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好几种。不过，那样细分是没有必要的，笼统一些也没有关系。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列入逛的一种，也是完全可以的。

历来逛书店的都有许多种人。起初没有新式的书店，只有玻璃厂那样的旧式书铺。逛书铺的不但有许多贫苦的读书人，还有不少知名的学者。他们经常去逛书铺，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资料。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名叫王渔洋，他常常到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慈仁寺去逛旧书摊。有人要找他，去他的家里往往找不见，到慈仁寺书摊里反而很容易碰见。在《古夫于亭杂录》中，他自己写道：

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已而果然。

《桃花扇传奇》的作者孔尚任，有一首七言绝句，就是记载这个情形的：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原诗末尾有作者的一则注解，他说：“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像王渔洋那样逛书摊的人，在当时非常惹人注目，因为在那个时候，能够去逛书摊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他又是极少数人中的突出人物。现在我们广大的群众，都有条件去逛书店，都有力量随便选购各种

图书，这真是古人梦想不到的事情。

有人认为现在逛书店的人太多，恐怕秩序会很乱，不好管理。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应该完全肯定，现在逛书店的人空前增多，是大好现象，管理秩序等只要努力跟上去，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还有的人对于在书店看书的现象，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要看书就应该到图书馆去，不该到书店里看，妨碍书店的营业。我觉得这个意见也不一定对。

不是我爱拿古人的事来做比，我总以为我们现代人的一切，都应该远远地超过古人。而古人站在书摊边读书的可是不少啊！大家都知道，汉代有一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大学者，名叫王充。据《后汉书·王充传》载：

（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从这个简短的记述中，我们不难设想，距今一千九百年前，在洛阳城里的书摊旁边，有一位年青的读书人，时常站着或者蹲着看书。他看了一本又一本，日子久了，差不多把书摊上的书籍全都读完了。凡是读过的书，他常常都会背诵。这个青年人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如果能够学习王充的精神，勤苦读书，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并不提倡在今天有大规模的图书馆存在的条件下，偏偏不去图书馆，而要到书店去读书。但是，有些书籍在各处书店的门市部里就能找到，不必老远跑到图书馆去，那么，在书店里读书不但是应该允许的，而且应该承认这还是一种好现象。

变和不变

许多国画家近来正在谈论：某人的画变了，某人的画还没有变。听见他们的谈论，在我们这些外行人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纳闷。究竟他们所说的“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变”？怎样“变”才好呢？

仔细一想，这些实际上不只是国画家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中，人们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正如其他文艺作家一样，每个国画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相同的画家，又必然会逐渐形成一个画派。这里所说的风格，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指的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和艺术传统，而且还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特征，包括画家所属画派特有的艺术色彩，以及每个画家个人的艺术表现手法，每一个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任何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更离不开画家本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

当然，任何风格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在它已经形成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决不可能完全停止不变。

这样看来，现在国画家们所谈论的“变”或“没有变”，只能是就某些风格而言。但是，风格既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变的。风格的变和不变，并非徒托空言或光凭勇气所能奏效。

石涛和尚在他的《画语录》中说过：

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

这是石涛论变化的一章中最精辟的见解。历来论画的著作很多，与此相同的意见似乎也有，但是没有石涛说得透彻。我们从石涛的言论中可以理解，中国画是有它的特殊技法的，正如其他艺术创作有自己的技法一样。但是画家不应该被这些技法所束缚，而应该善于变化运用这些技法，创造新的技法。

从前听说齐白石“晚年变法”，面目一新，大家都很佩服。画史上还有许多画家“变法”成功的例子，也常常受到称赞。看来，他们的“变法”都是自然而然地如水到渠成似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乱

变，急于求变，以至于为变而变，那恐怕就不对头了。变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变，以变为目的，不管怎么变，只要变了，就以为都是好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所有的国画家虽然画的都是中国画，有他们的共同点。可是，不同的画派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上的特点。这些不同的风格或风格上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地形成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换句话说，任何画派和任何画家，无时不在形成着一定的画风和画法，也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中否定原有的画风和画法，而创造新的画风和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总是有的，只是多少不同，快慢不同，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因此，用不着揠苗助长，硬要它变。

尽管有的人宣称，他已经变了，你倒无妨冷静地看看到底他变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构图和手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仅仅在用笔或用墨的时候，或浓、或淡、或软、或硬、或干、或湿，有了某些变化。甚至于这种变化，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协调。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变也是好的呢？

由此可见，变不一定都好，不变也不一定都不好。在这些地方非常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在于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画家们，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到深刻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运用正确的艺术手法，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从各个角度表现出来。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到处找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

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像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如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

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用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认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么，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笈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半部《论语》”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都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太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啰里啰嗦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

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么，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么，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宋代高怿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

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谁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姿势不对，不但身体得不到良好的锻炼，甚至会扭伤、跌倒，后果很坏。因此，体育老师和熟练的运动员，生怕年青的同学下操场活动没有经验，积极地在现场进行辅导，讲解各项动作的正确姿势，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下操场的同学也很注意练习各种姿势，互相督促，成绩显著。

同样，在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验的时候，大家也很认真听取老师傅和熟练工人关于操作规程的讲解，并且在机器旁边从事操作的过程中，很注意每个动作都保持正确的姿势，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走到学生自习的教室和图书阅览室一看，情形却很不一样。在这些地方，一部分同学往往表现得很随便，有的顶着阳光，有的背着光线，或者斜倚在书桌旁边，或者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埋头在看书、做习题。还有的虽然坐着写东西，可是，偏偏又把头侧向左边，搁在左臂上，斜着眼睛看右手的笔尖在练习本上移动。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对于自己读书和写字等，就完全不讲究姿势呢？

我想劝告这些同学，要努力纠正不正确的读书姿势，讲究正确的读书姿势。事实早已证明，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读书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如果许多青少年都戴上了眼镜，岂不令人惋惜？现在只要努力纠正，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以外，一般是能够逐渐好转，或者停止发展的。希望教师们、家长们，配合同学们自己，共同创造条件，

形成风气，促使每个青少年都具有正确的读书姿势。

有的人说，姿势问题只是外表现象，与内在精神无关；我们有饱满的精神，努力钻研学问，顾不上什么姿势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有劲，精神可嘉，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歪西斜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明代薛冈的《天爵堂笔余》中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是谈论读书姿势问题的。他写道：

读书、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读书。曹操有欹案可卧读，杨盈川有卧读书架，二君不知何见。今之对书而睡者当效之。

薛冈的意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承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写作，不拿出真精神就一定搞不好。坐着比较容易提起精神，这完全符合生理规律。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都要强调像古人那样“正襟危坐”，但是，能够坐得端端正正，也决无害处，只会有好处。而且坐的地方还必须注意光线，不要阳光直射，也不可背光。如果能够做到“窗明几净”就更好了。

至于躺着看书等，固然不必绝对反对，可是的确不应该当做正确的姿势。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如果认真阅读重要的书籍，最好不要躺着。所谓“卧常可以作文”也只能是思索文章的若干要点，或者是病人口授文章的内容而已。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唐代的杨炯，虽然都是有杰出才能的，特别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盈川，在儿童时期就被称为神童，这两人可能有独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们卧读的例子也仍然不足为训。

如今青年同学们读书的风气很盛，大家对于读书的姿势问题，就越来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昨天刚好有几位青年同学座谈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这意见公布出来。

观点和材料

这是讲在写文章的时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因为有的读者来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反映了不同的意见，所以要谈一谈。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也是虚和实的关系。近年来常听到说“要务虚”“也要务实”“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等等。这里所说的虚，大体是指的理论、原则、思想、观点方面的，而所谓实则大体是指的实际情况、具体材料方面的。

据读者的反映，对于虚与实，即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在一些人中间曾经有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强调要重视观点，而比较不重视材料；另一种却强调要重视材料，而比较不重视观点。持这两种意见的人，虽然也都承认观点和材料必须统一，但是实际上往往各执一偏，统一不起来。

的确，把观点和材料割裂了的现象，在目前并非少见，而是相当普遍的。读者反映：“有的文章只讲概念，讲观点，缺乏具体事实，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资料堆砌，缺乏必要的分析，看起来杂乱无章，茫无头绪。”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把这两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好文章。

要结合得好，当然也不容易。有的人思想水平不低，就是没有掌握资料；也有的人搜集一大堆资料，就是缺乏概括的能力，提不出什么观点。要取长补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该提倡有观点的提供观点、有材料的提供材料，互相帮助，谁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可沾染“文人相轻”的恶习。

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明代的陆楫，在《蒹葭堂杂抄》中说过一个故事：

成化、弘治间，刘文靖公健，丘文庄公濬，同朝，雅相敬爱。刘北人，在内阁独秉大纲，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极群书，为一时学士所宗。一日，刘对客论丘曰：渠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丘公闻之，语人曰：我固然矣；刘公则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士林传以为雅谑。

刘健和丘濬这两人友谊并不差，这一段“雅谑”也还不能算做“文人相

轻”的典型。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了钱和绳的关系来做比喻，这一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常常把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比做一根红线，贯穿全文；他们当时也以一条绳和钱币为比喻，这同我们现在的比喻一样，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这个比喻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我们说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虚实结合，是要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而为一，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绳和钱之类的比喻则不够完善。

不过，每一篇文章如果都有一根思想红线，把最重要的材料贯串起来，总是好的。我们起码的要求应该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慢慢锻炼，切勿要求过急，对于有偏缺的人，无论他是偏重于观点而缺少材料，或是偏重于材料而缺少观点，都不应该加以责备；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应该给以鼓励。如果有人互相提供观点和材料而合作得很好的，更应该给以鼓励。

古人合作写文章也有许多很成功的例子。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合作写文章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古人就不可能做到呢？请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载：

（广）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眼前不是仍然存在吗？不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范围比古人要大得多，写作的内容更非古人所能比拟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合作形式，远不止是一个人授意，另一人写作，更有集体研究，一人执笔，或者一人拟稿，集体讨论修改等各种形式。这些合作的形式当然是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合作的形式，都可以说是观点和材料相结合，即虚实结合的一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逐渐锻炼和提高，一定就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合作形式，更完善地体现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当然，虚实结合的最根本要求，是同时掌握观点和材料，既要了解实际情况，又要随时研究理论原则问题，做到两方面如水乳之交融。这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境界。

文章长短不拘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难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文章爱看短的，怕看长的，这是一般读者的呼声；近来许多作者写文章，力求短小，适应读者的要求，这是应该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好现象。由此看来，似乎文章短的总比长的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然而，有些读者来信说："翻看近来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章，有一部分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有的内容还不错，也有些新鲜的观点；但是，有的内容十分空洞，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看了毫无所得。这一些短文章，仅仅是比其他文章短一些，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好文章。"从读者的这种反映看来，仅仅要求文章写得短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本来，文章无论长短，关键是要看内容。如果内容很好，即便文章写得长，读者还是愿意看的。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写得很长固然没人爱看，假使分开写几篇短文章，是否有人愿意看呢？也不见得。因为内容空虚的文章，纵然作者费尽心机，化整为零，把一大篇改成几小篇，表面看去，文章似乎很短，但在实际上不过是为短而短，内容仍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篇数更多了，不仅骗不了读者，反而会更加引起读者的反感。

晋代的陆云，寄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写道：

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

在这封信里，陆云骂尽那些以多为胜的作者。他认为两三千字的文章已经是够长的了，而又没有文彩，内容也空虚，简直不像一回事，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应该多写。

大家知道，陆机和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的辞赋名作家，特别是陆机的声名更大。当时另一个有名的辞赋作者，叫做崔君苗。他见到陆机的文章比他的更好，自愧不如陆机，气得要把自己的笔砚都毁掉了。陆云在另一封信中写到："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这证明，陆机的文章确实写得好，人们都爱读，而不厌其多。

甚至于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有时存在一些缺点，也无伤大体。所以陆云又说：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

当时所谓大赋及其他大文章，大约只有两三千字左右，在我们现时看来，这又算得什么长文章呢！我们目前常见的文章，动辄万言以上，有些作者还嫌字数少了，意思说不清楚。可是，要等到他们把意思全都说清楚的时候，字数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这里所说的长文章，当然不包括若干重大历史性的文献和经典著作在内。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总结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字一句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虽长无妨，人们都愿意读，何况还并不很长。人们读不下去的文章主要的是文风不正的产物，其特点是大量地重复人所共知的论调和事例，而很少或者没有新东西。这种文章写长了固然没有人愿意读，写得短仍然不会受人欢迎。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不耐读。

短文章要能耐读，必须有精彩新鲜的内容，最好要比长文章更多地解决问题，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对此早有中肯的评论，他说：“人之为文，语意疏慢者，真脱丝布。文士之病，莫大乎此。”他用了“脱丝布”这么富有形象性的比喻，批评那些非常枯燥、干瘪、没有光泽的文章，这是很恰当的。

按照这个道理，我们日常写文章，不但应该力求其短，更应该力求其精。内容不精，形式无论怎么短也是枉然，内容精彩，文字长短可以不拘，该长就长，该短就短，那毕竟是次要的问题了。

编一套“特技”丛书吧

我们中国是“特技”非常发达的国家。各行业的劳动人民，世代相传，都有一整套独特的本领，这是极其可贵的。

举出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当你随便走进一家澡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老工人，能够在滚开的热水中拧手巾，神情自若，并不烫手。在一个茶馆里，也有些老伙计，提一个大水壶，距离茶杯两尺左右，能够非常准确地冲开水，而不会溅出一滴在客人身上。像这样的事例到处都有。这些就是所谓“特技”，也叫做“绝招”。

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式”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

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式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我猜想有些懒人，也许会希望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时却没有料想到，如今的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种“科学家”，做出比打针、吃药更加荒唐的“科学试验”来。

据前几天来自美洲的新闻报道，最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名叫麦康尼尔，他宣布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就是说，“知识是可吃的”。他的这个“新发现”是用蛔虫试验成功的。

这个试验的主要情况是：麦康尼尔训练了一部分蛔虫，使它们“聪明”起来，对于一定的刺激能够发出一定的反应。它们的各种反应证明，它们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然后，麦康尼尔又另外找到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它们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麦康尼尔却把受过训练的蛔虫去喂养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于是，新的情况就出现了。当着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吃掉了已经受过训练的蛔虫之后，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不必训练就能够对一定的刺激发出一定的反应。这样，麦康尼尔的“科学试验”就“成功”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就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照他的这个说法进行推论，任何无知识的人要想得到知识，最好是吃掉有知识的人。这真是充满着血腥的吃人的“科学试验”啊！

像麦康尼尔之流，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们的残暴本性，为了适应那一班脑满肠肥的寄生阶级子弟的懒惰哲学，进行这样的“科学试验”，做

出这样的“科学论断”，是毫不足奇的。大概垄断资本家们都想垄断全人类的各种知识，但是，他们又决不肯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只希望“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他们的这一副狰狞的嘴脸，露骨地表明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死敌。

由此可知，要想不劳而获得知识，正如其他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样，从本质上说，是极端丑恶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能碰见的任何懒人的思想，和以麦康尼尔为代表的吃人“科学”，决无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所见的懒人，虽然也想寻找终南捷径，并且有许多离奇的梦想，类似后汉马融那样的例子。不过，这些都只是在梦中的幻景，而不是真事。历来记述这类故事的作者，还特别运用了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使故事具有“劝世”的色彩。

例如，明代的陈继儒，在《珍珠船》中写过一个故事，他说：

刘赞文思甚迟，乃恳祝乾象，乞文才。一夕梦吞小金龟，如钱许，自后大有文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一日又梦吐金龟，投水中，不久而卒。

这里说的是梦中吞下了小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来又在梦中吐出了小金龟，不久就死了。也许有人认为，刘赞吞食小金龟与马融吃花，虽然都在梦中，但是，一个吃的是植物，一个吃的却是动物，这一点大不相同。不过后者也只是在梦中所做的，而且这决不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所可比。何况他吞下的东西，到后来还要照样吐出来呢！

如果麦康尼尔之流企图推行他的“科学发明”，那么，在麦康尼尔生活的社会中，有被吃危险的人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迫使吃人者用他自己的生命抵偿被吃者的生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生命还生命，这是现代人类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最重人的知识之一。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是吃不了的，谁要想吃掉它，谁就要准备毁灭他自己！

五集

奉告读者

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这一集仍按以前的办法编定付印，疏漏之处恐怕还很难免，请大家指正。

据熟悉各地报刊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在《燕山夜话》出版之后，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历下漫话》；《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中得到有益的知识。

许多朋友来信问我，对这样的专栏杂文应该如何看法？如何写法？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认为这问题可以有种种答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门见山。我在别处发表文章讲过这个意见，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如果这一点点新东西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了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如果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不新，并无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就未免令人可恼，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本领，只是存心骗人而已！至于有许多文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仅仅因为作者写惯了长文章，扭不过来，那就需要大家给以帮助，劝告作者极力写得越短越好，否则要使广大读者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很少的一些收获，未免太浪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大家应有同感，因此，人人

也都有责任督促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尽可以大胆地删去来稿中人云亦云的重复内容，使作者自己的新内容开门见山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如果因此招致报刊缺稿，那倒是好现象，大报就应该缩为小报，杂志期刊就应该减少篇幅，书籍也可以少而精了。

这一番议论并非只说别人，不说自己。我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

马南邨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

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题感到兴趣。他们只注意于提炼金属，制造玻璃，航海，绘制便利的旅行图，寻找水源等，除此以外，很少激起其他更高级的思想。甚至进行天文观测也是为了实用的和政治的目的。

该书的作者接着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理论，而特别贬低了甚至抹杀了古代东方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成就。这当然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片面观点。

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提出了疑问。有的青年同学在来信中说：“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比德谟克里特等人还早些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否也产生过类似的科学理论呢？”换句话说，究竟是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的呢？

应该承认，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却有极为广泛的浓厚的兴趣。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该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虽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易经》认为宇宙万物没有例外地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每个事物都有相生相克的矛盾斗争，从而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我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原子结构的不同类型。今后最好有人从这一方面对《易经》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和说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从事理论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像邹衍等所谓阴阳家者流，他们的学说往往包括了哲学上的宇宙观以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观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用阴阳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正如现代原子科学注意原子内部电子和质子带有正电和负电的现象一样。

在诸子百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老子。他的著作传世的有《道德经》五千言，这一部书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学说和原子论思想。

老子所谓“道”，便是宇宙的本体，即物质的存在。他说“反者道之动”显然是说明物质结构内部的对立物的斗争，引起了物质的运动。同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公认；并且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专门的论著，这里用不着一一介绍。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老子的原子论思想。

与希腊古代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相比较，我国古代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无疑地更早得多。德谟克里特是公历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的人，伊壁鸠鲁是纪元前四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的人，老子则是纪元前六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的人，早于德谟克里特约一个世纪，早于伊壁鸠鲁约两个世纪。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我认为是值得我们进行新的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的时候，指出了“玄又之玄，众妙之门”。汉代张衡认为“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扬雄也认为“玄者，幽摊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这里所说的“玄”，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原子”来解释它，似乎更为恰当。而且，玄、元、原三字本来可以通用。清代刊本将玄改为元，一方面是为了避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两个字可以相通。我们要是把原子这个译名，改称为元子或玄子亦无不可。现在研究原子理论的人，认为德谟克里特发现了最高的不可分的单元，即所谓“万有分子”，并且竟然把它解释为原子核；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解释老子所谓众妙之门的玄，便是原子，而玄之又玄甚至也可以说是原子核了。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有些注释家，把“冲”字看作“盅”的假字，解释为空虚。其实，冲字在这里分明也有相冲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排斥空虚之义。正如德谟克里特认为物体的起源有两个，即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有时互相冲撞，形成原子的旋风一样，老子也有这种思想。

还有，老子认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橐籥即是风洞，不屈意即不竭。这个意思也很像德谟克里特说的旋风式的原子运动，形成着无穷的物质世界的道理。至于德谟克里特认为任何物质都是

由原子和原子间的空洞构成的；物质的密度和强度，跟物质内部空洞的分布有关。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超出老子关于谷神和玄牝的概念。

什么是谷神？什么又是玄牝呢？据宋代司马光的解释："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但是，玄牝却很少有人解释得清楚，有的人公然宣称因为这些文字"通俗不雅"，所以不便做什么解释。我们现在如果大胆地把"玄牝"解释为原子核，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容易弄明白了。现代科学家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他把万物都当做是核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而处于等速运动中的核子都有互相冲击的可能。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子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年青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也能进行一番研究。这个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重要的收获。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1]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

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

[1]原著称《闻见后录》作者为“罗点”有误，应为“邵博”。邵博，南宋学者，字公济，邵伯温之次子，续其父《闻见录》撰《闻见后录》。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道闭塞，X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彷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么，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

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时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

冕字子敬，父幼白，精岐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

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

《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再说，种菜、理发、做饭有什么学的？将来见到同学们一个个升学干大事，自己也怪难为情的。请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这是抄录一位青年读者来信中的一段。我把他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估计到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乡村里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事业都等待着年青人去经营，这是客观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客观的需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需要变成我们主观的志愿。这样，主观的志愿和客观的需要，自然而然就统一起来了。

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个志愿如能确定，那么，具体选择种菜、理发、做饭或其他，就好说了。不管你干哪一行，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成就。谁要是轻视任何一种劳动，那至少证明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对于这种庸人，你又何必说什么呢！

俗语说：“行行出状元。”你果真努力，将来也许会成了状元。不过，所谓状元本来是专指进士的第一名，它是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特殊名称。如今人们借用状元来称呼各行各业有显著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很恰当。对于这些有显著成就的杰出人物，我以为应该称他们为“圣人”。按《尚书·洪范》篇载：“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宋代蔡沉注云：“睿者通乎微也，圣者无不通也。”可见彻底精通一门知识的人，都应该称为圣人。各行各业既然都有精通业务、成就显著的人物，因此说“行行出圣人”也无不可。

先以种菜为例。要种好一片菜园子，可真不容易啊！老菜农都有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技术知识。最有经验的种菜的老把式，无疑地可以称为圣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孔子总算是被公认为最博学的圣人了；但是，孔子对于种菜的老农民却非常尊重，他说过“吾不如

老圃"这样谦逊的话，你以为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历来因为种菜而成名的人很不少。比如，宋代有一位苏云卿，就是种菜的高手。据《宋史·苏云卿传》载：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值。

当时张浚当宰相，派人去请他出任重要的官职，苏云卿坚决推辞不干。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之下，种菜是不可或缺的生产事业之一，当一个种菜的好手，比古代逃避现实的隐士更要高尚得多了。

再以理发为例。这个行业也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古人理发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样式和复杂的操作技术，一般人都能自理。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中说：

小文具匣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剅、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

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么，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

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稀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人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

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阇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像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眺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像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

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

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

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

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像“老生”，有的像“二花脸”，有的像“小生”，还有像“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

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之等人，曾经对于所谓“天才教育论”随声附和，极端片面地主张只让少数“天才”去受教育。比如《胡适论学近著》中写道：“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这就等于把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都关在“高等知识”的门外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我们绝对不能赞成那样的“天才教育”。我们主张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教育的方法是因才施教，也就是量才而教。这种教育方法，是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允许各行各业培养和使用必要数量的人才，让每个青年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而每个老师对学生也都能负责到底，量体裁

衣，使各种人才各得其所。

写到这里，旁边有同志问道：你这不是主张恢复旧科班制度吗？我说：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何不可！

“烤”字考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家著名的“烤肉宛”。但是，很少有人去注意这家的招牌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这个招牌的头一个字，“烤”字就很值得研究。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写来一封信，他说：

烤肉宛有齐白石所写的一个招牌，写在一张宣纸上，嵌在镜框子里。文曰：清真烤肉宛。在正文与题名之间，夹注了一行小字（看那地位，当是写完后加进去的），曰：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原无标点）看了，叫人觉得：这老人实在很有意思！因在写信时问了朱德熙，诸书是否真无烤字；并说，此事若告马南邨，可供写一则燕山夜话。前已得德熙回信，云：烤字说文所无。广韵、集韵并有燺字，苦浩切，音考，注云：火干。集韵或省作熇，当即烤字。燺又见龙龛手鉴，苦老反，火干也。烤字连康熙字典也没有，确如白石所说，诸书所无。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报社记者同志的兴趣，他们还把烤肉宛的匾额等拍了照片。原来这个匾额的款字写着：八十六岁白石。计算齐白石写这个匾额的时候，是一九四六年，还在解放以前。

据说，当时白石老人常到宛家吃烤肉，多次写字画画送给店主人。比如有一次，白石老人画了几枝梅花，题两句诗：“岁寒松柏同精健，知是无生热血多。”这似乎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表示一种不甘屈服的意思。他用这幅画送给烤肉宛，当然也包含有对店主人的勉励之意。过了两年，白石老人八十八岁的时候，又画了一幅寿桃送给店主人，题曰：仁者多寿。不难了解，这不但是老人自寿，而且也为店主人祝寿。齐白石和店主人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烤肉宛和各阶层市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反映而已。

因为烤肉宛服务的对象，主要的是城市的劳动人民，所以这一家的招牌也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来命名的。你看这个招牌多么通俗，多么容易上口啊！为了适合于劳动人民的口语，用字是否要考证出处，当然就不算什么重要的问题了。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按照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而产生的许多简体字，

逐渐被社会所公认，成为正式通行的文字，因此，像烤肉宛这样的招牌，就更加使人一见如故，不以为奇了。

应该提到，梅兰芳同志生前，曾于一九六○年十月为烤肉宛题了一首诗。他写道：

宛家烤肉早声名，跃进重教技术精。

劳动人民欣果腹，难忘领导党英明。

的确，烤肉宛三字，对于北京的劳动人民实在是太熟悉了。拆开来，光说一个烤字，人们也会马上联系到烤肉或烤肉宛。

这个“烤”字虽然是“诸书所无”，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稽考的毫无根据的杜撰文字。前面摘引的信上已经查考了《广韵》《集韵》都有“燺”字，《集韵》又省作“熇”字，就是“烤”的本字。不但这样，《说文》中也有“熇”字，段玉裁注云：

火热也。大雅板传曰：熇熇，然炽盛也。易：家人嗃嗃，郑云：苦热之意，是嗃即熇字也。释文曰：刘作熇熇。

由此可见，“熇”字的出处应该追溯到《诗经·大雅·板》八章中。原文是：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教药。

最初显然没有烤字，而只有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后来为什么变成烤字呢？看来这大概因为熇字是“苦浩切，音考”，日久天长，人们为了便于记忆，索性把它改为从火从考。从火则表示以火烘热；从考表示它的读音。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改变，它符合于我国文字推演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近几年来，大家在推行简体字的过程中，都比较熟悉“约定俗成”的道理。“烤”字的长期演变过程，恰恰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典型。

然而，对于这么一个早已被公认了的俗字，齐白石采用它的时候，却要郑重注明是“自我作古”，这是多么认真的态度！比起白石老人来，我们现在对于简化字体的工作，有时态度就未免轻率了一些。

以“烤”字为例，我们似乎可以试将新的简体字，一个一个地进行查考，看看它们是否都是有来历的和合理的。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青年人要求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他对这八个字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他要求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当时说了许多，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明白了。

鼓励青年人勇敢进取的精神，我想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提醒青年人不可骄傲自满，我想这同样是非常必要的。站在我面前的青年人是美术学校今年应届毕业生，我当时直觉地认为有必要把这八个字送给他。

这八个字的出处是唐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它的题目是《戏题画山水图歌》。原诗写道：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对于这首古诗，尽管别人可以做许多解释，我却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告诉我们：从事艺术创作，必须聚精会神，认真严肃，深入客观世界，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特点，进行艺术的概括和描写。这个道理对于年轻的艺术学徒和成名的艺术大师都是通用的。特别是形象艺术，如绘画、雕塑等的创作，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在这一方面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所谓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句话当然不能被机械地加以解释，认为艺术创作过程越慢越好。关键是在于如何深入实际生活，观察客观事物，抓住一水一石的本质特征。我们曾经见过齐白石画虾，好像下笔便是，容易得很；殊不知他的每一笔都经过了无数次细心观察，反复练习，到了惟妙惟肖而后已。从他实际观察到酝酿构思以至下笔落纸，整个过程也许要费很长的时间，远不止十日、五日而已。

同样的道理，也有的山水画家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色，马上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画面，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画下来。这个过程似乎很短，并不花很多时间；然而，画家笔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勾勒、刻画以及

皴、擦、渲、染的技法，实际上却是在长期绘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时画家为了表现眼前山水的特点，试图改变自己熟习的技法，采用某种新的技法，就往往要花费许多工夫，结果还不一定能够满意，甚至十日、五日也画不成一水、一石哩！

古今中外著名的艺术家，有的创作过程特别困难而费时费力，但其成就往往十分惊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幅都是一个新面目，绝无相似之处。这样的创造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宋代有一位最著名的山水画家，名叫郭熙，他在《林泉高致》一书中说：

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精注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病也；以轻心挑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

这一段话非常精辟，不但说出了山水画创作的关键问题，而且也指出了其他艺术创作的成败关键。他的儿子郭思在这一段后面加注道：

思平昔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下不顾，动经一二十日不向，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岂非所谓惰气者乎？……已营之又澈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

看了郭熙父子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创作精神。他们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放出耀眼的光辉，决不是偶然的啊！古今中外还有许多画家、雕刻家等同样的例子，只要我们不自满于已得的成就，而肯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那么，前人的经验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将永远是有用的。

由张飞的书画谈起

近来北京出版社印行了颜、柳、欧几种字体的《标准习字帖》。在这几本字帖的《编后》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国书法家很多，不能一一介绍。……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文武兼备的将领中尤多，如颜真卿、范仲淹等。

有的读者看见这里说到张飞，很惊奇，来信问道：

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坂坡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人物，怎么也会是书法家呢？会不会这是姓名的巧合呢？若不是，请把张飞的书法介绍一下，并设法让大家欣赏欣赏张飞的字迹。

现在我就按照来信的要求，谈谈这个问题。

相传张飞不但能写字，还会画画。而且这位被称为书法家兼画家的张飞，并非姓名巧合，他恰恰就是三国时代蜀中的大将燕人张翼德也！你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吗？然而，这个传说却很有影响，事实上也不是全无根据的。

有关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代梁陶宏影的《刀剑录》[1]。他写道：

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入于吴。

一部分人解释说，这个《新亭侯刀铭》便是张飞自己写的。但是现在原物既已失传，此说也无从对证了。

此后似乎很少有人谈起张飞的书法。到了明代，出现了一部《丹铅总录》，其中另有一条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

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宙威名丈八矛。

江上祠常严剑珮，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

从这一则记载看来，铭文似乎是张飞自撰自写的。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铭文，不知道是否有哪一位朋友能够找到它的真迹或可靠的拓本。特别是四川彭水县的读者，最好就在当地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张飞

写的刁斗铭。如能找到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和欣赏，那就太好了。

另外，大约也在明代，四川流江县又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所谓《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濛摩崖》，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话》等书早有记载。这个铭文是：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

这个铭文现在只能找到清代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据清末胡升猷的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镵石作字，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对于这个拓本，曾经有许多人鉴定过，认为它不像是汉代的碑刻，可能是后人所造。同时，据《四川总志》所载，铭文中"军"字作"张"字，"铭"字作"名"字，与拓本又有出入。原迹是在流江县或是渠县，说法也不一致。如果四川的读者，能够到这两个地方去看看是否还有这个摩崖石刻的残迹或古拓本，凭实物下判断，我想不难把真相弄清楚。

除了这几件相传为张飞的字迹以外，我们无妨顺便提一下张飞的画。据明代卓尔昌编的《画髓元诠》载：

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再也找不到张飞画的真迹了。而且光凭这一条记载似乎证据也太薄弱，不能确切证明张飞的画究竟如何。

照此看来，无论对于张飞的书或画，我们都没有理由随便就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我们既不能武断地说他不会写字画画，或者说他写不好画不好；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就是书法家和画家。因为无论你下哪一种断语，你恐怕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但是，现在既然有人正式宣布张飞是我国古代的书法家，读者当然有理由要求发表张飞的字迹。解铃还需系铃人，恕我不能越俎代庖了。

说到这里，我愿意再提出一点，请读者注意，就是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山河""前后出师表"等，现在也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的真迹。岳飞写的字根本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还我山河"等字迹很不相同的另一种面目。近年来上海文管会收集到的南宋拓本《风墅帖》上刊载有岳飞的信札，他的字体非常接近于苏东坡。我希望有朝一日再发现古代的拓本或图籍，其中也许很幸运地载有张飞的书画，那就谢天谢地，大家可以皆大欢喜。

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古人和今人一样，如果敢写敢画，即便不好，也能写出和画出一点东西来。张飞是三国时代的大英雄，难道他就没有大胆写字画画的勇气不成？

[1]《刀剑录》，即《古今刀剑录》，南朝陶弘景撰，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刀剑及其锻造工艺。

老鹰能比英雄吗？

常见古今著名的诗词和图画，往往把老鹰比做英雄。例如，画一只老鹰立在高岩或大树之上，题诗一首，或命名曰：英雄独立图。这个题材数见不鲜，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有一位在部队工作的老同志，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根据自己养鹰的经验，认为老鹰是很不中用的，不应该把它来比英雄。因此，他不赞成人们以“雄鹰”“神鹰”等作为对人民空军的赞词。

这位老同志把他的意见告诉我，并且希望我替他查考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在文献上有无根据。我很高兴这样做。虽然我一直没有发觉以老鹰比英雄有什么问题，但是，经过了一些查考，现在对于老鹰的知识就比较具体一些了。

本来以为老鹰很有神气，十分英武，这种印象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我记得清代上海的大画家任阜长有一幅画，也是用“英雄独立”的传统题材，上边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青葱曾否受秦封？大气盘旋欲化龙。

独立英雄据高处，昂头四顾意无穷。

你看，他把老鹰写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一类赞颂老鹰的诗句，在古人的作品中还多得很呢！别的不说，只说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吧。他咏鹰的诗大约可以找到十来首，试举他题《画鹰》的一首诗为证：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在这里，杜甫以他的如椽之笔，充分地写出了老鹰英雄无敌的气概，真是一首好诗。至于宋代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陆放翁以及后来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赞颂老鹰的诗句。

我们平常说的老鹰，泛指苍鹰。在动物学中，苍鹰为鸟类之一科，它所属有鹫、鸢、鹰、隼、鹞等品种。历来中外学者公认，它们是凶猛的鸟类，正如兽类中的虎豹一样。我国古书最早的记载，对于鹰隼似无严格区别。《小雅·采芑》写道：“鴥彼飞隼，其飞戾天。”这里只有隼而没有鹰。《礼记·月令》写道：“春夏之月，……鹰乃学习。”又说：“季夏……行冬令，……则……鹰隼早鸷。”这里则并提鹰隼。后来许多书上

的用法都很随便。到了宋代，陆佃的《埤雅》才分别有《释鹰》和《释隼》两篇。此后出版的书籍，对于鹰隼的区别，虽然比较清楚了，但是仍然不很严格。有的书上说，“大曰鹰，小曰隼”；有的说，“北方曰鹰，南方曰鹞”。这些都不一致。

那么，历来养鹰的人到底养的是什么呢？现在看来，人们所养的大概是兔鹰或雀鹰，也就是隼和鹞之类，未必是真正代表苍鹰科的典型品种。

据清初流行的利类思著的《鹰论》一书所述：“鹰分别种类有本地产者，有远方来者。本地产者或取之在巢，或得之始飞，或得之成长，各等不一。远方来者亦多种。”养鹰的人对于本地鹰，无论是喂小鹰或者是教生鹰，都很容易使它们驯服；对于远方之鹰也不难驯服它们。据说它们“性情和平，不怒，极听人命令”。从这一点上看，普通被豢养的鹰隼的性格确实并不刚强。所以，驯鹰的人很容易抓住它们的弱点而制服了它们。

例如，《鹰论》中说：

为驯服其性，栖之拳上，令鹰多夜不睡。又将布造一宽松小套，蒙其头，常除而复套。除后即以小枝竿轻摩其头、脖、肩、背，不致鹰恨。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熬鹰的方法。还有“以蒜头心或亚乐厄即芦荟敷在板上，抹入鹰嘴，即不能堪。盖蒜气及芦荟苦味，令鹰之恨性消，而容易受教也”。如此这般驯鹰的方法，书上介绍得很详细，这里不必要一一列举了。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关于“神鹰”和“山鹰”的介绍。所谓神鹰是什么神气呢？据说“其力勇而迅速，卓越诸鹰。又比之鸦基辣，即羽王也。……此鹰力最大，而最勇。不拘何种巨鸟，立时如攫，能击野雁、野鹅及兔、獐、麑、鹿等，每抉其眼而食其脑。声音猛厉。往往飞越于云端之上，从高击下，不知自何而来，且飞之极能耐久”。显然这不是普通的鹰隼所可比。

而所谓山鹰的性格就更为突出。据说，它“较别鹰性最僻野，……胆大易怒，难受教。不宜抗之，如抗则愈怒；不抗亦自潜消。专攫大鸟，不屑于小雀。连杀多鸟，只作顽嬉。逐鹊不获，则甚忿。若叫回则啄司放者之首及面，并啄所骑之马。……忿怒之际，恒不顾本身，间有忿怒而毙者”。这就说明，山鹰的性格非常激烈。所以，山鹰与神鹰相斗，必致两败俱伤而死。

由此可见，老鹰中有许多品种是不好的，不足以比于英雄；但是，

有的性格十分坚强，确有英雄气概。这就必须加以分析，区别看待，不能笼统而论。对于老鹰是如此，对其他事物也应该如此。

谈谈养狗

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不但为了守卫之用，而且也为了食用。南方人固然常吃狗肉，北方人同样也吃狗肉。所以，如果养狗大概不至于遭到反对。

然而，事情往往有出乎意外的。估计没有人反对的事情，有时竟然也会听见种种非议。比如，有人说：养狗太讨厌，又不能圈住它，到处乱跑，到处痾屎撒尿，不合卫生。也有的人，一听说要吃狗肉就害怕，不敢吃。这些人即便不一定坚决反对养狗，但是也不一定就会赞成养狗。因此，要想养狗，还得做一番思想工作，把事实摆出来，说通道理，并且把养狗的区域和范围划分清楚，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从来把狗当做不可缺少的家畜。古籍上有关狗的记载多得很。《礼记·月令》篇写道："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仲秋之月，……天子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王制》篇又说："士无故不杀犬豕。"《周礼》《地官》载："虆人掌豢祭祀之犬。"郑康成注曰："养犬豕曰豢。"可见古人把狗看得同猪一样重要，如果就"犬豕"这两个字的先后次序来说，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了。

狗之受重视，还有许多证明。《周礼》中记载"祭祀奉犬牲"的地方就有好几处。春秋诸子的著作中论述"犬豕鸡豚"的也不少。如《墨子·非攻》篇云："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文子·上德》篇云："犬豕不择器而食。"《上仁》篇云："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这些居然都把犬列在首位，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去屠狗的职业，如屠宰猪、牛、羊的同样流行于全国各地。古代南方和北方以屠狗为职业的，有不少著名的英雄。《汉书·樊哙传》载："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这是当时南方著名的屠狗英雄；《史记·荆轲传》载："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高渐离。"这更证明在当时的北方，到处都有许多屠狗的英雄。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屠狗业衰落了，不过吃狗肉的人并不因此而减少。

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并且能防治许多种疾病，所以古人时常屠狗，常吃狗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狗类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长喙善猎；吠犬，短喙善守；食犬，体肥供馔。凡本

草所用，皆食犬也。”《本草》中还列举了吃狗肉的种种好处。如：安五脏，轻身，益气，宜肾，补胃，暖腰、膝，壮气力，补五劳七伤，补血脉，实下焦，等等。书上还特别说明：“凡食犬不可去血，去则力少，不益人。”如果详细介绍狗的全部用途，包括狗蹄可以下乳汁，狗宝可以治噎食及痈疽疮疡，狗皮可以制皮袄及其他许多方面，简直可以写一本专门小册子，这篇短文是说不完的。

有一点需要着重提出的，就是狗粪的用途。李时珍说：“狗屎能治诸症，皆取其解毒之功耳。”它能治痘疮、倒靥、霍乱、症积、心腹痛，并能解一切毒。但是，它的最重要最普遍的用途是作为农田的肥料。狗粪的肥效顶得上最好的粪肥。在南方农村中，人们拾粪主要的是拾狗粪。因为猪、牛、羊都有圈，算在圈肥之内，只有狗才到处痾屎。这虽然不免令人讨厌，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一般不宜养狗；但是，在乡村和小市镇，狗粪对于卫生并无大碍，容易收拾得干净。

除了这些以外，养狗对于保护羊群还有很大的作用。在山区农村中，牧羊人日夜担心狼来吃羊，如果能带一条狗就不怕狼了，因为狗能与狼搏斗，协助牧羊人，保卫羊群的安全。狗还能看守猪圈、场院。至于无论城乡，凡在空旷的仓库等处，养狗以充守卫，更有用处。

如此说来，养狗的用处很不少，为什么现在许多地方不重视养狗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过去长期战争的特殊情况有关。

记得在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每当我们的游击队和工作人员，在敌人的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活动的时候，经常因为狗叫而被敌人发觉，因此，冀中军民曾经发起了一个杀狗运动。其他根据地有的也这么做了。这就当时的对敌斗争来说，无疑地是非常必要的。从那以后，河北一带的狗几乎绝迹，日子长了，人们逐渐忘记了养狗的习惯，甚至于反而不习惯于养狗了。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抗日战争时期完全不同，在农村养狗完全有条件，完全合乎实际的需要。

最后还有一点附带说明，养狗尤其合于经济的原则，因为对它可以不必供给饲料，它主要以“食秽”为生。这也是它惹得一部分人不喜欢的原因。然而，狗毕竟是狗，人又何必因它食秽而嫌弃它呢？

养猫捕鼠

《谈谈养狗》的短文刚发表，有一位同志就提醒我：狗和猫应该并提。人类养猫狗有同样的历史，它们都是有益的动物，如果房子里有老鼠，就更会想到养猫。所以，养狗、养猫无妨一起谈谈。

此话有理。我们要彻底消除四害，老鼠是四害之一，为了彻底消灭它，养猫也有不小的作用。只是一篇短文不容易把养狗和养猫两件事都说清楚，还是分开来谈比较好。现在就专讲养猫吧。

养猫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捕鼠。记得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乞猫》的七绝，原诗如下：

秋来鼠辈欺猫去，倒箧翻床搅夜眠。

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大概当时黄山谷家里的老鼠闹得很凶，竟然倒箧翻床，搅得他夜里总睡不好。其原因就在于他那一阵子不养猫了。他原先养过一只猫，老鼠在他家里不能活动，他每个晚上都睡得很稳。这就使他麻痹大意了，以为根本没有老鼠，养不养猫关系不大，于是就决定不再养猫。没想到，猫一去，老鼠就闹起来了。这一下子把他弄得好苦，到处打听，知道别人家养的猫快要生小猫，就赶紧准备，打算再抱一只来养。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前几年，同院有好几只猫，加上除四害运动中掏窝灭鼠，效果很好，从那以后，久已不闻鼠患。近来我们的院子里，大家都不养猫，也没有继续用其他办法灭鼠，因此，老鼠又开始活动了。最近有一次，我们发现大小老鼠，鱼贯穿行于室内，公然示威，可谓嚣张已极。现在我也很希望能够打听到谁家的猫快要生产，好准备去讨一只小猫。

我想只要继续积极灭鼠，再养一只猫，鼠患就一定可以迅速消除。但是，到那时候又要注意，千万不可再抹杀猫儿的功绩，而嫌它“尸位素餐”了。记得宋代的林逋也写过一首《猫儿》诗，他说：

纤钩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

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

林和靖似乎以为老鼠不到他家里，是因为他家里穷，而不直接承认这是猫儿捕鼠的功劳，这也许是写诗的时候故作波澜之笔，并非真意。但是，他看到猫儿吃饱了就在花荫中一躺，无所事事，却并不责怪，这

恰恰表明他确实懂得了养猫的作用。我们如果养猫，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明代的文徵明曾经派人从朋友家里抱来一只小猫，他写了一首律诗，题曰《乞猫》，原诗写道：

珍重从君乞小狸，女郎先已办氍毹。

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

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

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

此诗表明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于养猫所抱的态度。他的希望只是夜间能够高枕而眠，自己心爱的图书卷轴不至于被老鼠咬坏，如此而已。虽然他没有买鱼喂猫，但是，这并非表示他对猫儿捕鼠的功绩估计不足。我们现在喂猫，也不必都要有鱼。喂得太好了，它反倒不一定努力捕鼠；如果饿了它，更会使它努力捕鼠，这是一般人都有的经验。

在农村中，许多农民养猫的目的，当然又有所不同。农民们知道，猫儿对于保护农田作物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田鼠多的地方，不养猫要想消灭田鼠，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据说，猫之所以得名，就因为它能够捕捉田鼠，保护禾苗。宋代陆佃的《埤雅》中，解释猫字的意义，说：

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诗曰：有猫有虎。猫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诗以誉韩奕。记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

明代李时珍总结各家的解释，写道：

猫，苗、茅二音，其名自呼。陆佃云：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礼记所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亦通。格古论云：一名乌圆；或谓蒙贵即猫，非矣。

可见在农村中提倡养猫，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田鼠偷吃粮食和传染疾疫，比家鼠有过之无不及。而这些鼠类繁殖力都非常强盛。据统计，家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四百头；田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头。这又证明，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消灭鼠害始终是一个重大的任务，随时都要抓紧，不可放松。

照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养猫捕鼠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日常忙于生产和工作，不可能经常捕捉老鼠，放毒药、设机关又有副作用，都不如养猫捕鼠比较切实有效。

楮树的用途

山野之中，有一种落叶的乔木，叫做楮树，在我国南方生长茂盛，北方也能生长。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认为它不是好木材，不愿意栽培，因此，这种树木似乎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可惜的。

楮树除了一些土名以外，在古籍中也叫做穀树。《诗经·小雅·鹤鸣》篇中就有关于楮树的记载，它写道：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注云："穀，一名楮，恶木也。"这位道学先生一开口就否定了楮树的价值，未免武断。但是，他总算证明了楮和穀是一物而异名。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山海经》记载，我国各处山野都有穀或楮大量生长。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穀者楮也。"这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也做了相同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出现呢？究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呢？回答却不一样。一种答案是说，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所以变成两个名称。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幽州人谓之穀桑，荆扬人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另一种答案说，两者稍有差别。如《本草纲目集解》引苏恭曰："此有二种。一种皮有斑花文，谓之斑穀，今人用皮为冠者。一种皮白无花，枝叶大相类，但取其叶似葡萄、叶作瓣而有子者为佳。"还有的书上把楮、穀和构树当做同一个东西，那是有待专家研究的问题。我知道的一些旧书上，对构树的种属也有相反的两种记载。穀和构在现代植物学中虽系同科同属，确有不同点。至于穀和楮则是一物而异名，断无可疑。

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最明白的是李时珍。他不但说出了两个名称的来源，并且用科学的观点分析了所以产生两个名称的道理。他说：

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椏杈，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叶有椏杈，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

可见楮树是雌雄异株，雄株与雌株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有的人就

把它们起了两种名称。李时珍又说：

楮本作柠，其皮可绩为纻故也。楚人呼乳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

这个解释也很有道理，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李时珍说明了楮树的用途很多，有的简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过去大家不注意加以利用，所以它有一部分作用就被埋没了。现在我们应该切实加以利用，使它更好地发挥效益。

过去我们只知道楮树皮是造纸的好原料，却没有想到它的树叶、枝、茎、果实、皮下黏液等都是一些非常难得的特效药。

先说树叶，它能治“刺风身痒”；吃嫩叶可以“去四肢风痹、赤白下痢”；把叶子炒熟，研成细末，和面，作饼吃，“主治水痢”。李时珍归纳楮树叶的治疗效果，有以下几种：一、利小便；二、去风湿；三、治肿胀；四、治白浊；五、去疝气；六、治癣疮。这最后一项有人试验过，的确效果很好。

再说枝、茎，它们性质相同，都能治皮肤病。据说患瘾癣的皮肤刺痒难止，可将楮树枝或茎部煮汤洗涤患处，严重的可以全身沐浴，必有奇效。李时珍还说：“捣浓汁，饮半升，治小便不通。”只是这一点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至于说果实，据《本草纲目》列举它的疗效很广，比如说它能治阴痿和水肿，又能益气、充饥、明目，久服不饥、不老、轻身。又说它能壮筋骨、助阳气、补虚劳、健腰膝、益颜色。在这里应该提到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有一段记载：

柠木实赤者服之，老者成少，令人彻视。道士梁须年七十，服之更少壮，到百四十岁，能行及走马。

葛洪的话是否可信，虽然仍有待实验证明，但是，吃楮树的果实，如果服法恰当，对人身大概会有益处的。

最后特别要说一说楮树汁的用途。它的最普通用途是用做糨糊，黏性很好。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用途。如果你患脚气病，或者长黄水疮及牛皮癣，拿楮树汁来涂擦，一定很快就会好。所以《本草纲目》说它能治疗癣疮，疗效比它的树叶和枝、茎都更快。有一位读者来信说：

有一个夏天，我被脚气缠在家里，全脚都是水泡，奇痒难熬，行动不得。几次就医，都是好而复发。后来涂楮树汁，每天两三次，一礼拜后竟然痊愈了。我把此法推荐给十几个朋友，他们有的患脚气，有的是长癣，也都药到病除。楮树在北京西郊钓鱼台有一些，清华园内到处都

有。只要拿一把小刀，将树皮横着割断，就有乳状液体流出，将它涂在患处，最初奇痒钻心，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水泡已破，涂擦效果更好。

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我把这位读者的经验公布出来，有同病者无妨一试。

白开水最好喝

近来喜欢喝白开水，渐渐发觉白开水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极大好处，因此，我常常宣传白开水最好喝。特别是对于亲近的同志，我总劝他们喝白开水。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喝茶就不好，或者有害呢？”有的同志向我提出反问。

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我从前也喜欢喝茶，并且很讲究品茶。如果要我说茶经，我也能勉强发挥一点个人见解。但是，我现在不喜欢喝茶，而喜欢喝白开水。所以，我要讲喝白开水的益处，却不必硬说喝茶有什么害处。但要说明，任何好茶、好酒、好药等，都离不开好水。这是最明显的道理。

白开水之有益于人身，实际上无须乎与别的饮料做比较。它是天然的最好的饮料。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的时候，喝的是生水；到了知道用火和熟食以后，就常喝白开水，也就是熟水了。而无论生水或熟水，都是生命的源泉。《礼记》上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古人把饮水提高到“孝”的原则上来，这就证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是自明的真理。所以，《春秋纬》的《元命苞》篇云：“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可见天然的唯一饮料就是水；而在人类知道熟食之后，把生水烧开，就使它成为天然的最好饮料了。

按照现代自然科学的常识，我们知道水是氧化的流质矿物，它包含了空气、二氧化碳和钙、镁等盐类，它在人体中能够溶解其他物质，促进循环作用，使人体便于消化和吸收各种营养成分。不过，天然的生水，不管它怎样纯洁，总不免夹杂着细菌，对人体不利；只有烧开的水才能消灭细菌，而更有利于人的健康。

虽然古人也常常喝生水，或者只在冬天才喝开水，其他的季节都喝生水。正如孟子说的：“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这里所谓“汤”，便是烧开的水；而一般地所谓“水”都是指的生水。但是，古人对于开水的益处却有很高的评价。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曾说道：“蓬莱山有冰水，沸而饮者千岁。”看来，水不但是开了的好，还要区别是什么水。例如，河水、井水、泉水、雨水等，显然有清、浊、甘、涩之分，因为水

中所含的矿物质不一样。有的地方，故泉水能治某种疾病，并且特别有效。这些具体材料不胜枚举。

古人也有把天下各种水，分别次第，评定优劣的，未免过于牵强，不尽合理。只有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流水集解》一节中说的比较恰当。他说：

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然江河之水浊，而溪涧之水清，复有不同焉。观浊水、流水之鱼，与清水、止水之鱼，性色迥别；淬剑、染帛色各不同；煮粥、烹茶味亦有异，则其入药，岂可无辨乎？

这话虽为煎药用水而发，却包含普遍的道理，不能说什么水都一样。

李时珍还列举了井泉水、新汲水、温泉水、碧海水、山岩水等不同的气味和治病的效果，很有参考价值。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关于"醴泉"的解释。他说：

醴，薄酒也。泉味如之，故名。出于常处。王者德至渊泉，时代升平，则醴泉出，可以养老。瑞应图云：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流之所及，草木皆茂，饮之令人多寿。东观记云：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人饮之者，痼疾皆除。

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甜水"都可以叫做醴泉。正如《礼记·礼运》中说的："地出醴泉。"朱熹注引严陵方氏曰："醴泉，泉之味其甘如醴。"所以醴泉又叫做"甘泉"。它不但能使"痼疾皆除"，而且它"可以养老"，"饮之令人多寿"。这样说来，如果我们把甜水烧成开水，喝了岂不是好得很吗？

我国各地有的是甜水，它们的泉源到处涌现。远处不说，就以北京附近为例，据《畿辅通志》所载，北京郊区有许多著名的甘泉。如玉泉山的泉水，昆明湖上流的龙泉，碧云寺后面的卓锡泉，小汤山的温泉，昌平城西的一畮泉，城南的冷水泉，城东的古榆泉，城西南的百泉、蕙泉、千蓼泉，上房山的一斗泉，房山城北的七斗泉等，都是历来卓著声名的。至于名声不大，或者不被人注意的甘泉以及甜水井之类，更加多得很了。

这些无非证明，到处都有清甜的泉水，把它们烧成白开水最合乎卫生的要求，真是养生妙品，任何珍贵的玉液琼浆也比不上。陆放翁说得好："金丹九转太多事，服水自可追飞仙。"古人每日常服之水便是白开水，喝白开水胜过吃仙丹。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陆放翁说的，决非欺人之谈！

长发的奇迹

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告诉我说，他最近发现了长发的奇迹。事情是这样的：

今晚我从实验剧场看戏回来，乘坐十三路公共汽车的末班车。在车上看到了只有在浪漫主义的神话传说和古典戏剧中才能看到的长头发。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上中等个儿，坐在我旁边。她的头发厚得出奇，背后挂着两个大辫子。过一会儿，她挪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发现她的发辫末梢露出在座椅下面，直拖到小腿部，又粗又长，我心里暗暗惊奇。这时她又站了起来，准备下车，我再一看，原来她的两条黑得透亮的大粗辫子，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垂到了两个脚后跟，几乎拖到地板上了。她姗姗地走着，我望着这个奇迹出神。……请你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吧。

古代除了神话传说和文学艺术的夸张以外，现实生活中，长发的奇迹却也不少。例如，陆翙的《邺中记》载：

广陵公陈逵妹，颜色甚美，发长七尺，石虎以为夫人。

陈逵的妹妹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发美人，陆翙说她发长七尺，由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太长了，也许有人怀疑他可能是故意夸张，其实不然。晋代的尺子与我们现行的市尺不同。那时候的一尺，等于现行市尺的七寸。虽然这样，陆翙描写的陈逵妹妹的头发，差不多也有现在的五尺长，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了。

南北朝时代，南朝陈后主叔宝的贵妃张氏，也是一个有名的长发美人。当时陈宫有所谓堕云髻，据说就是张贵妃所创。《南史·张贵妃传》称：

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

看来张贵妃的头发和陈逵的妹妹头发一样长，这大概是女人长发的最高限度了吧。事实也不尽然。宋代的《谢氏诗源》中曾经记载了另一个长发的美人，她的头发甚至于比陈逵之妹或张贵妃的更长。据称：

轻云鬒发甚长，每梳头，立于榻上，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富

家女子，多以青丝效其制，亦自可观。

这一段文字并没有说明轻云长得有多高，显然她不是特别娇小的身材，总是普通的个子，那么，她的头发无疑地要长得多了。

当然，这些例子都只能证明，世上有许多长发的女子。至于男子呢？难道就都没有长发的吗？据说三国时代魏国曹丕的儿子曹叡的头发最长。《魏志·明帝纪》注云：

孙盛曰：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

后人公认孙盛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不过他没有说明曹叡的头发的长度到底如何。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北齐书·王琳传》，它写道：

琳体貌闲雅，立发委地，喜怒不形于色。

这个王琳乃是北齐著名的大将，是“聪敏强记，轻财爱士，为时称许”的人物。可惜史籍上也没有确切地记载他的头发的长度。类似这样笼统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中说：

罗浮先生……颜色不老，立于床则发垂至地。

至于有确切的长度可考的，则有《神仙传》所说的“孙登，……发长丈余”的记载。这种记载虽然不完全可信，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人的头发长到一丈上下很有可能。现代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头发每天能长出零点三五毫米，一个月能长出一厘米，五年就能长到六十厘米，等于一尺八寸。如果五十年间头发不脱落，就能长到一丈八尺，岂不是长得很吗？

不过，一般地说，要长出这么长的头发是不可能的。它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分的健康状态可以依靠锻炼得来，它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特殊条件造成的。比如说，某一部分的内分泌机能特别旺盛，超过了平常人，就很可能出现长发的奇迹。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长发现象可能是智力不发达的象征。这一点恐怕也不尽然。我们从上述例子中，看到古人长发的并不愚蠢，便是证明。比较稳妥的说法应该承认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而历来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却不见有长发的，这也是事实。宋代郑厚的《艺圃折中》说：

须、眉、发皆毛类；分所属，毛发属心火也，故上生。贵人劳心故少发。

不管他说的什么贵人不贵人，也不管他说的什么心火，事实证明，用脑力过多的必然会引起头发脱落。明代李梦阳的《空同子》说：

发，血之余。血，阴也。发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从母气也。凡物极则反。

我们如果撇开他说的阴阳五行的词句，从实质上看，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古人因为忧愁过度，“一夜头白”或者“须发尽落”的多得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便是早年落发的人。他有许多诗篇是为发落而写的。这里只要举出他的一首七绝就够了。他写道：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

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

因此，我们见到短发白头或脱发秃头的人，完全不要悲观；同时，看到长发的奇迹也不必感到惊讶。

为什么会吵嘴

在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第四路环行汽车上，前天发生了一场吵嘴的事情。一位目击者叙述当时的情形说：

当着四路环行汽车经过东单站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快要开车了，车门就要关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一股劲地往车上挤。售票员说服无效，终于在车子已经开动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车门，让这个乘客上车。不料这个人上车以后，对售票员竟然大发脾气：你们把车开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这么难听的一句话，立刻激怒了同车的人们。没有等售票员说话，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接话了：你为什么硬要挤上车来？那个壮年人接着又是一个挑战的语气：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说：不合理谁都可以说！壮年人毫不让步地吵起来：你懂个屁！这一场吵嘴就这样越吵越难听了……

他们为什么还会吵嘴呢？这样的吵嘴不是我们在旧社会里才遇见的坏现象吗？为什么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年的大跃进之后，现在还有人这样爱吵嘴呢？读者在来信中不禁表示极大的惊奇，因而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吵嘴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随便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遇见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甚至于打起架来。那时候，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并且必然由此而产生了社会风气方面的欺骗、讹诈、恫吓、斗殴、争吵等恶劣的现象。解放后十多年来，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着起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已经逐渐树立了起来。但是，旧社会的残余在许多方面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为旧社会的恶习之一，当然也不免还有残余存在。并且，在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坏现象即便匿迹于一时，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人说，吵嘴的现象所以会继续发生，是因为人们还缺乏“谦让的美德”。这个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谓“谦让的美德”，照样搬来作为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准则之一。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呢？

不可否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文明”没有传到中国以前，

我们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易经》有《谦卦》。象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书经·大禹谟》利用大禹的传说故事来说教，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口号，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利益。《礼记》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

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像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

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的细微末节之间，有识者不可不察！

生活和幽默

许多外国朋友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比较富于幽默感；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一本正经的，不喜欢幽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姑且不必管它。但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却不是事实。问题还在于对幽默的理解，我们和外国的一些朋友未必相同。

幽默这个词汇，本来是照拉丁文的读音，直译为汉语的。我国古来不说幽默，只有滑稽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打开《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首先就能看到司马贞的《索隐》，他解释滑稽的含义是：

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

显然所谓滑稽，在我国古文中的含义，比幽默的含义要宽广得多。它不像我们现在区分得这么清楚。我们现在随着中外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已经可以区分幽默、讽刺和滑稽的不同含义了。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所谓幽默，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生活中的矛盾和缺陷，引起了一种同情的苦笑，有时也会变成讥笑，但是，它并不等于讽刺。因为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它所采取的只能是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至于现在人们公认为滑稽的含义，显然与幽默和讽刺都不大一样。现在人们所说的滑稽，主要是指那种夸张的打诨，甚至于是粗野的逗趣。这同我国古书上所说的滑稽的含义，广狭大有区别。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古人是把滑稽当做一个大概念，它既包括了幽默，也包括了讽刺。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的淳于髡“滑稽多辩”，但是传中所举的例子都属于幽默和讽谏，并非我们现时的滑稽所可比。同样，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也都不是用滑稽的形式，而是用幽默和讽谏的形式，揭发和纠正了当时的错误。虽然，汉朝的东方朔有一些表现近于滑稽，但是，他的主要事例仍然属于幽默和讽谏。

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已有幽默的传统。如果说我们中国

人不喜欢幽默，那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幽默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发扬出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接触中，自然会觉得幽默感比较少，甚至于有许多人过分板起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善意地提出，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要有一点幽默，这大概不至于会遇到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是很强的。我们有许多工人和农民都具有爽朗而诙谐的性格，同他们在一起往往能听到许多幽默的谈笑。留心采风的人，多多注意收集这类谈笑的资料，就能更多地了解民情。古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代郑文宝，在《江表志》中叙述了一个故事。他说：

申渐高尝因曲宴，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云：雨怕抽税，不敢入城。异日市征之令咸有减除。

在封建时代，苛捐杂税多得很，申渐高说出了“雨怕抽税，不敢入城”这么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幽默和讽谏的内容；后来市征果然减少了，更可以证明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意义的。

一般说来，幽默并不一定都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采取那样曲折隐晦的形式。然而，无论如何，人们的生活中总会有某些矛盾的现象，不免会叫人觉得可笑，因此，就不会没有一点幽默感。总之，我们的生活本身，自然会带来种种幽默，也需要有一点幽默啊！

他讽刺了你吗？

华君武同志的漫画《……遭灾》最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之后，有一位编辑同志对我说，不久以前，他处理了一篇很长的稿子，恰恰是在办公室的电话上，给那位青年作者耍了态度，大概这幅漫画便是取材于此。我听了这些话，起先颇不在意。

不料隔了两天，另一位中年的作者竟然也以为漫画所讽刺的对象就是他，并且忿忿不平地说："文章写得太长了是事实，要说我掺水太多那可不一定。"啊呀！这真叫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对答才好。当时我只轻轻地反问了一句："呵，他讽刺了你吗？"

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神经过敏，以致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这种人几乎经不起一点讽刺，哪怕是善意的规劝性的讽刺，也受不了。其实，华君武同志的内部讽刺画充满着善意的规劝，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同多数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漫画。因此，我对于前面那两位朋友的反应，大不以为然。当时我没有想起什么话说，现在倒要说一说我的看法。

看到这幅内部讽刺画，我以为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同样的毛病，这是实质的问题；至于说取材于何处，以谁为讽刺对象等，就用不着详细考证了。无论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毛病，也无论漫画是否以自己为对象，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除此以外不应该采取任何别的态度，更不应该去查究他讽刺的是谁。因为，漫画的作者，也和其他的作者一样，可以根据某一人物、某一现象的特点，也可以把许多人物、许多现象的特点集中起来，构成漫画中的形象。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就是你，那很好，你应该虚心检查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不是你，那也好，你也应该引以为戒，勉励自己不要发生同样的毛病。但是，你千万不可因此抱怨，更不可怀恨。

相传唐代李邺侯写过一首咏杨柳的诗，被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看见，认为是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跑到唐明皇面前去控告。这个故事，载在唐代尉迟枢的《南楚新闻中》中。据称：

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

这个李泌便是有名的李邺侯，他七岁能文，唐明皇召令供奉东宫，

后来封为邺侯，家藏图书极多，所谓“书城”“邺架”都是他的典故。这首诗流传不完全，只有这两句见于《邺侯家传》，不能认为这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讥讽杨国忠的，这在当时也是属于规劝的性质。然而，杨国忠却因此怀恨在心，诉之于唐明皇，欲加罪于李泌。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理取闹，所以唐明皇也不好支持杨国忠的控告，只得解释说：“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朕可乎？”

虽然这是非常陈旧的故事，我未曾见过有人与杨国忠一般见识的，不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得到，对待这类讽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了。

或者有人会说，现在谈论的这一幅漫画，用杨国忠的例子来做比喻不大确切。那么，我们无妨再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吧。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唐明皇的时代。据宋代高怿的《群居解颐》载：

秘书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优异。将行，泣涕。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语人曰：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孚乃瓜下为子，岂非呼我儿瓜子耶？

像贺知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太多疑了。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大文学家，生活放诞不羁，往往饮酒作乐，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大概因为他平日饮酒过度，酒精中毒，神经有些不正常，所以性情乖舛，疑心忒大。他要求唐明皇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唐明皇以信孚中外的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他却怀疑唐明皇讥刺他的儿子是瓜子。这不是神经过敏又是什么呢？

看来有一种多疑的人，不管你说什么话，他都有可能怀疑你是在讽刺他。对于这种多疑的人，漫画是绝对看不得的，如果漫画上画的又是与他有关的题材，那就更不得了，准保他会怀疑这漫画是讽刺他的。这一次华君武同志的漫画，引起了两位朋友的怀疑，虽然是很偶然的，而且情况也不严重，可是，我想类似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是个别的。因此，愿意借此机会提请朋友们共同注意，对漫画要采取正确的看法，不要处处从个人立场出发，动不动就发生怀疑，那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马后炮

现时爱下象棋的人很多，象棋中的用语也就往往变成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了。“马后炮”便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口头用语之一。有几位读者来信问道：马后炮怎么会变成了口头语呢？马后炮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马后炮与它的原意是相符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口头上常说的马后炮，到底尽包括些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进行普遍的调查，似乎也不需要甚至不可能对这一类问题进行普遍的调查，因此要想对以上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还有困难。但是，大体说来，人们日常所谓马后炮，主要是指的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

当着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过了许久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照一般人的口头语，这就叫做马后炮。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也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更要被批评为马后炮了。这就可见，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着消极的涵义。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了。

然而，马后炮原来的意思是否果真如此，却还需要再做一番查考。从何处去查考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历史上象棋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起先人们只下围棋，而不下象棋。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弈，围棋也。”这就可见围棋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凡是下棋都指的围棋。又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说成是尧舜所创造，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张华此书至少可以证明围棋在晋代以前就出现了。其他类似这样的说法还很多。周秦诸子及《山海经》上也都有关于弈棋的记载，大概围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当无疑义。

不过，围棋只有黑白之分，无法运用什么马后炮之类的战法。马后炮只能用于象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象棋的出现，据汉代刘向的《说苑》所载，也在战国时代。这是否可信还待考。至于有人说象棋也是创始于舜，那是杜撰。还是刘向说的创于战国时代较有可能性，他说：“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燕居斗象棋，亦战斗之事乎？”又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这个说法，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象棋。不过，当时的象棋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多数古籍的记载，象棋被公认为北周武帝所创。如明代的杨慎、胡文焕、谢肇淛等人都抱这样的看法。而且北周庾信有《象戏赋》《进象经赋表》两篇作品可以作证。所谓象戏指的就是下象棋的游戏，所谓象经乃是讲解象棋的图经。有了象棋以后，马后炮也就出现了。

古代的象棋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象棋还不一样。按明代胡文焕的《事物纪原》[1]所载："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与今象棋不同。"这里虽然提到日月星辰之象，实际上什么样子还不能确切知道。而明代上距北周，历时太久，传述也未必可靠。倒是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图以战国七雄并峙之局，列为象戏。七国各有一主将、一偏将、一裨将、一行人、一炮、一弓、一弩、二刀、四剑、四骑。这就是说，一盘棋分七个部分，代表七国，下棋的人可以七个，也可以六个、五个、四个、三个，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每一国有十七个棋子，其中四骑等于四个马，但是只有一个炮。这个炮的行动规律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差不多。图中说明：

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

这个规定显然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基本相同。至于马的行动规律，图中又说明：

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

不难设想，有四个马，可以曲行四路，那么，尽管只有一个炮，而马后炮的出现机会一定要比在今日的象棋中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无妨下一个断语，就是说：马后炮是随着古象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

但是，在古象棋中出现的马后炮，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可以"将死"对方，正如现在象棋中的马后炮也常常是能致对方于死地的绝招一样。这么看来，马后炮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根本不同于现时人们口头所说的马后炮的那种消极的涵义。

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却也是常有的，岂只马后炮而已哉？

---

[1]原著称《事物纪原》作者为"明代胡文焕"有误，应为"北宋高承"。高承，北宋学者，编撰类书《事物纪原》，旨在考证世间万事万物的起源沿革。

“三十六计”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后来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原书是手抄本，题下注有“秘本兵法”字样，著作的年代及著者姓氏不可考。这个油印本是照翻印本重印的。

仔细一看，这个油印本的错字很多，文字也有许多地方不通，似乎可以断定它所根据的原本决非古书，也不是名家高手所作。不过，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它的可取之处。

以前曾经有人讲解过三十六计的内容，与这本小册子稍有不同。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生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

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因为古人所谓三十六计，原来并没有详细的内容，只是借太阴六六之数，表示阴谋诡计多端而已。后人加以推演，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其实，像这一类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拘泥，以致食古不化。

那么，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最初提到“三十六”这个数目的很多，例如说“三十六郡”“三十六兽”“三十六禽”“三十六国”“三十六行”等都是，而引申为三十六计的，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

王敬则是南北朝时代齐高帝萧道成的辅国将军，封寻阳郡公，不识字，性甚警黠；齐明帝萧鸾嗣位，杀害旧臣，王敬则起兵造反，大败被杀。当时齐明帝病危，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听见王敬则造反，正要准

备逃走，这消息传到王敬则耳里，才引出了三十六计的一段话来。《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也有这一段记载，并且有“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

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由此可见，所谓三十六计与檀道济避魏的故事直接有关，必须进一步追根究底，把它弄清楚。究竟檀道济是什么人呢？他避魏的故事情节如何呢？

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可惜《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中对当时情形记载极不完全，它写道：

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返。

这个记载过分简略，看不出什么情形。但是，《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

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济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么，由此引申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十六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

说大话的故事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能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历来有许多名流学者，常常引用管子的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然而，也有的人并不理会这个道理。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古人的笔记小说中写了许多说大话的故事。明代陆灼在《艾子后语》中写了几个故事，我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写道：

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礼为上客。既而自齐返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德而谓贤？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予哉！三千客予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斋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不但艾子是作者的假托，而且季孙氏也是由附会得来的。凡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人，都称为季孙氏。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我们应该承认他是善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仓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恰好当时“赵王堕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说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

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两则外国寓言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它们短小精悍的文字，不但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知识，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识破西方世界的贵族老爷们传家的衣钵。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么，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寓言，较远的如古代希腊的《伊索寓言》，较近的如俄罗斯的《克雷洛夫寓言》，现在几乎也已经为我国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了。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以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它们也常常被引用。马克思引用《伊索寓言》，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不是大家都熟知的吗？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

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喂！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产生和转化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这个寓言，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

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这话立刻传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围着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鸟儿成群地飞翔；许多野兽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观看，海洋将怎样烧旺起来。甚至于有人说，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这种鱼汤就连包税专卖的人和顶阔绰的人，也从来没有请官署的秘书们喝过。人们都汇集拢来。大家默默地凝视海洋，等待

着；偶而有人低声地说：快要沸滚了，马上就要烧起来啦！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海水并没有烧着。至少总沸滚了吧？也没有。这伟大的计谋结果怎样呢？山雀害羞地飞去了；它放了一通谣言，海可没有烧着。

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汤匙赴宴的没有？这些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简直是司空见惯，毫不稀奇。他们动不动就宣称要把海水烧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吓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海水根本没有被烧着，而那些爱喝鱼汤的人们终于大失所望。这类事情发生在充满阴谋诡计的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身上，应该承认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讽刺马赫派的反科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个寓言。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古迹要鉴别

听说山东电影制片厂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是介绍泰山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其中出现了古迹“舍身崖”的镜头。有的同志因此对舍身崖这个古迹的来历和意义发生了兴趣，要做一番查考。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愿意借此提一点关于鉴别古迹的意见。

我国名山大川到处有文物古迹，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必须加以鉴别，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值得保护和宣传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保护和宣传的；还有哪些是有反作用的，应该抛弃的。在这几种当中，特别是末后的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放在名胜古迹之列。但是，我们如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

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

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是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

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

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

石曰爱身崖。

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

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

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

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人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

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

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像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

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

（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林白水之死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

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

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么，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逮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昭君无怨

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

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

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欲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

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欲以一女赐单于，昭君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

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君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君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

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亲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是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像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

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嫱为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奭当时在位已十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

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的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是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君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班固是司马迁以后的伟大历史家，他与司马迁的遭遇也颇相同。在公元第一世纪八十年代写成于狱中的这部《汉书》，距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

最近，记载的事实当然最可靠。并且，班固曾随军出征匈奴，后来又被投死于狱中。他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在这位历史家的笔下写出的王昭君和亲之事，无疑地是可信的。我们如果不以班固的著作为根据，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的呢？

除了可靠的历史记载以外，再要找参考材料的话，我以为只有从内蒙民间传说中去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听说谢老和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内蒙人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非常善良而勤劳的，传说她到匈奴以后很爱护百姓，教给当地妇女织布缝衣和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在她死后，匈奴人民才在黑水河畔为她建造了一座坟墓，并将王昭君奉为神仙，与王母娘娘合而为一。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的！

燕山碧血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

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今天我们想起了他，想起了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光荣事迹。这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极大的教育和永恒的纪念。

白乙化同志当年战斗的地区，称为“平北区”，包括现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延庆、怀柔、平谷一带。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以北八十多华里的密云县境，这里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当时，我们的党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给敌伪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摆到白乙化同志的面前，他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出色地把它完成了。

从一九三九年起，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燕山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先后组成了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许多地方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挺进军第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

白乙化同志身体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他做“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十团在白乙化同志的指挥下，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次歼灭敌伪的“讨伐队”，拔掉许多敌伪的据点。敌伪军听见“小白龙”白乙化的名字就都害怕，伪军更加怕他，常常躲避，不敢同他作战。

在每次战斗中，白乙化同志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十团在鹿皮关伏击装备齐全的敌伪“讨伐队”一百六十余人，战斗激烈进行了一天一夜，歼灭了全部敌人。但是，正在指挥冲锋的时候，白乙化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他和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其他烈士们一样，用鲜红的热血，灌溉了燕山的田野。当他倒在战场上的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岁，今天他如果还活着，也才满五十岁。他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啊！

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二年[1]的夏天，白乙化同志出生于东北辽宁省辽阳县的石场峪村，幼年入私塾，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乡里人称他为“白才子”。一九一八年[2]在辽阳中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三次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于是他决心学习军事，入东北军校教导队；十个月后转入东北讲武堂，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被东北军当局发觉，逃至北京，入中国大学，结交进步的同学，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回到辽西组织义勇军，攻占辽阳警察局，声势大振，率领三千余人转战辽西、热北、锦西等地，历时两年。“塘沽协定”以后，他的部队被军阀包围缴械，他又回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被捕，出狱后继续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东北青年工作。一九三六年秋，他率领东北流亡青年到达河套垦区。他积极挖渠种地，耐心地组织群众，把垦区造成了东北人民团结救亡的新阵地。

当时有人只想分土地、发洋财，不愿吃苦耐劳建设垦区。白乙化同志为了教育群众，写了一首《垦区歌》。他写道：

乌拉山旁，黄河套里，
开辟我们的新天地。
吃饭就得做工，
做工必须努力。
不受剥削，不分阶级，
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
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
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老家去！

就这样，他把垦区群众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七七”事变爆发后，白乙化同志很快领导了垦区起义，组织了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横穿蒙古的沙漠和草原，踏上抗日的征途。

当着这一支新的队伍，在一望无边的沙漠和草原中跋涉的时候，又有人动摇了。白乙化同志沿途鼓励大家，他说：“同志们，大家今天喊抗日，明天喊抗日，现在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到了，还能被困难吓退吗？”于是队伍继续进到河曲。当时偏关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逃跑，抗日先锋队中有人主张也退过黄河去，白乙化同志又说：“同志们，大家天天喊抗日，现在敌人真的来了，我们怎么能后退呢？”他的话大大地振奋了士气，这个队伍终于在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后来这支队伍在雁门关以北地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合了。在雁

北战斗、学习了一年多，他们跟老红军在一起，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飞跃的进步。一九三九年转到平西，抗日先锋队与冀东大起义的抗日联军在一起整编，白乙化同志一度担任了抗联的副司令。后来党决定组织挺进军，以白乙化同志任十团团长，开辟平北地区。从此，他更加抖擞精神，带领部队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胜利地完成了党所给予他的光荣任务，直到他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今天我们回顾白乙化同志斗争的历史，正如回顾我们的党和革命军队的整个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多么重要的启示啊！过去斗争历史的每一页光荣伟大的纪录，都是人们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牺牲奋斗的结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能不加倍激励自己，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争取新的光荣伟大的胜利吗！？

---

[1]原著“一九一二年”有误，应为“一九一一年”。白乙化，抗日烈士，字野鹤，绰号“小白龙”，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在指挥密云马营战斗中不幸牺牲。

[2]原著“一九一八年”有误，应为“一九二八年”。

增补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最近偶然翻阅了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的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史掌故很有趣味，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比如，书中记载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读者看起来很沉闷。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绛，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

陈绛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转运使。陈绛在福建，据就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责问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错再错，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领。

现在我们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话吧。

太后问："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

宰相答："亦颇闻之。"

太后问："既闻而不劾，何也？"

宰相答："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

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既然对于陈绛的犯法行为早有所闻，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闻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闻的真假呢？

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负责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没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辈。

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贡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绛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诉陈绛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没有出马就已经上当了。

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贿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绛的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贿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但是，读历史的人只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说，那么，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性所决定了的。

鸽子就叫做鸽子

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的鸽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员”。将来他们恐怕还要创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说不定。

这倒引起我的许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经给鸽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段记载说：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熟识吧。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诗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最早使用鸽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给鸽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

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创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给鸽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如下两例：

豪家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又以其蛊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

这里所说的“半天娇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得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给鸽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吗？本来鸽子只有汉语和梵语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鸽名鹁鸽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说，汉语称为鹁鸽，是按照鸽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语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用鹁鸽不是很好吗？或者干脆就叫鸽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

有人说，“起名儿”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一门学问，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问，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们对鸽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说鸽子“性最淫”，有的说它“性最驯”；有的说它“温柔”，有的又说它“矫健”，根本没

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鸽”；但是，同时在外国军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军用鸽”。这些所谓“和平鸽”“军用鸽”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鸽”，只是形容词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一样。

其实，鸽子的用途还有许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卬在《三余赘笔》中说：

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鸽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话，那么，这种用途的鸽子难道就应该叫做“射柳鸽”吗？而且，照这样推论下去，鸽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马久患疥，食白鸽肉立愈”；“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鸽煮炙，饲儿，以毛煎汤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鸽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

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鸽子也不需要那许多稀奇古怪的名称，鸽子就叫做鸽子好了。谁要是高兴给自己心爱的小鸽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请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鸽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

今年的春节

往年的春节都没有像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统一起来了。

照我国传统的农历来说，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间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们要用青色的绸子剪成春燕、春蝶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们在这一天的拂晓以前就该起来，手拿锄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谓“农祥星”的方位，用锄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经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

为了表明人们对于劳动的重视，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萝卜，叫做“咬春”，以预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了“打春牛”的情形。

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经不再盛行了，也没有更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传统。按照这样的传统，像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该从头到尾充满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了。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间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

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

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虽然他们大都是能说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

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之外，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黏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黏就越好。据说，吃了这样的黏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黏糕”的，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

至于春节贴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见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续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

编后记

邓拓，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杂文家。1961年，邓拓先生应《北京晚报》之邀，以“马南邨”为笔名开设了知识性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取义于“北京燕山”与“夜晚谈心”。邓拓先生在该专栏先后发表了一百五十余篇杂文作品，这些作品多与时事紧密结合，敢于直面现实，弘扬社会正气。而“燕山夜话”专栏的开设初衷也是为了在当时更好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的需求，因此作品也多根据读者的兴趣点谈论历史人文相关话题，尤其是谈论北京当地的风土人情，旁征博引，语言亲切而不失文采，熔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炉。

《燕山夜话》面世以来的四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并不为过。但《燕山夜话》对社会现象的反映、对高尚品行的热情赞扬、对历史典故的寻根溯源，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能感染新时代的读者，加深对社会人文的认识，树立远大理想。

邓拓先生的杂文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此次出版根据作品的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以期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邓拓先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展脉络。


百部红色经典
雷锋日记
雷锋 著
时代楷模，精神丰碑
平凡岗位英雄志，俯首甘为螺丝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代序 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
日记
附录一 文章
附录二 讲话
附录三 书信
附录四 散文
附录五 诗歌
附录六 小说
附录七 学习毛泽东著作书眉笔记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锋日记 / 雷锋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88-4
I.①雷… II.①雷… III.①雷锋（1940-1962） - 日记 - 选集 IV.①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8596号
雷锋日记
作 者：雷 锋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孙志文
封面设计：王 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4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4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88-4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代序 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

罗瑞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出现了雷锋同志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现在，千千万万的人都来学习雷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在广大青年中，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就更加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

雷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几年来，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连队建设，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在日日夜夜守卫海、陆、空防的斗争中，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在训练、施工、生产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工作中，涌现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和优秀战士，创造了大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雷锋就是这无数英雄人物和优秀战士的杰出的代表中的一个。

我军指战员从来就有一种最高贵的品德，这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品德，在董存瑞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董存瑞；在黄继光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黄继光；在安业民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安业民；在杜凤瑞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杜凤瑞。雷锋就是上述英雄人物在新的环境中的化身。雷锋和许多雷锋式的人物的出现，表明新的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长或者已经成长起来了，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已经在广大青年战士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雷锋同志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英雄行为和高贵品德的无尽的源泉。

正是因为这样，雷锋有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使他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道理。他认定：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他把“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看作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决心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不仅有了这样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

中，完全做到了言行一致，无时无地不忠实于这个理想，努力用自己的全部所作所为实践了这个理想。因此，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个最光荣的称号。只有那些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最高荣誉的奖赏。而雷锋同志就正是这样的人，他是完全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的。

正是因为这样，雷锋有了一种高尚的品德。他要在整个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地解决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对组织上分配的任何工作，不论事情大小、条件好坏、合不合口味、是不是熟悉，他都全心全意地去做，并且力求做得好上加好。在做出了成绩、获得了荣誉和奖励之后，他又牢记着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从不自满，从不骄傲，也不因为自己出身好、成分好而放松自我改造和锻炼。因此，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他是真正做到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永不变色，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忠实于祖国，忠实于人民。

正是因为这样，雷锋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永不忘本。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深刻地懂得了，没有阶级的解放，也就没有个人的解放；没有集体的、阶级的幸福，也就没有个人的幸福。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他没有因为现在过着幸福生活而忘记过去阶级压迫的痛苦。因此，他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积蓄起来支援国家建设或者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他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公共财物。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最可贵的是，他在做了这一切好事之后，总是不声不响，从不希望个人扬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正是因为这样，雷锋就真正做到了又红又专。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经历过几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他在农业战线上，是治水模范，是优秀的拖拉机手。在鞍钢，他连续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并且出席了鞍山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部队里，他又多次立功，被评为优秀战士、节约标兵，荣获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他的专，是建立在红的基础上；他的红，又落实到专业的成就上。因此，他在任何环境，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

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毛泽东的时代，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奇迹的时代。在激烈的战斗中，固然可以产生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劳动中，也同样可以出现雷锋这样的英雄。尽管每个人的工

作岗位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但是，只要照着雷锋的榜样去做，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建设不朽的功勋。完全可以相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我国广大青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接班人。

现在，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正在被人传诵，千千万万的青年正在投入学习雷锋的热潮，这件事情，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不难设想，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如果在青年中多了起来，在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中多了起来，那就必然会使我国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知道，物质的增长，是可以用数字来计量的，而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增长，却是任何数字都无法计量的巨大力量。我们有了这种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任何风险，任何困难，就都不难克服。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实现祖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在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做出更好的成绩，取得一个接一个的新的胜利。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

日记[1]

1958年6月至1962年8月

1958年

1958年6月7日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1958年6月20日

读《沉浮》以后，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沈浩如和简素华的恋爱故事教育了我。我认为简素华的那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那种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群众那样的关怀，这位女同志是值得我学习的。沈浩如同志是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处处只为个人打算，怕吃苦，他那些可耻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1958年6月×日

一、保证克服一切困难，勤学苦练，早日学会技术。

二、保证破除迷信，大闹技术革命。

三、保证维护好机械，做到勤检查，勤注油；保证全年安全生产，不出机械和人身事故。

四、保证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以百战百胜的精神，苦干、实干、巧干，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五、保证百分之百地参加学习和各种会议，以求得政治、文化、技

术各方面的提高。

六、保证做好社会宣传工作，敢想、敢说、敢干，发挥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热能。

1959年

1959年8月26日

自从由鞍山转到弓长岭以来，自己就抱定决心：一定要很好地工作、学习，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各种学习任务都能认真完成；自学较好，每天早晨学习一小时，晚上总是要自学到深夜10至11点钟；早晨坚持做早操，没有违犯过纪律，都能按规定去做。今后，我应当继续加强组织纪律性，向违法乱纪做斗争，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做好机器检查和保养，保证安全，消灭事故。努力学习政治，开展思想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虚心学习。

1959年8月30日

我深深地认识到，做每一件工作，完成每一项任务，哪怕是进行每一次学习，都十分需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争取领导的帮助和支持。

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这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脱离了领导，不听党的话，光凭个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甚至要犯错误。有些同志思想进步慢，工作成绩差，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自以为正确，不听党的话，不听群众的话，明明自己的看法不对，也不改正；明明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不诚恳地接受。这样，就会落后。

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

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

1959年10月×日

一、加强修养，努力学习团纲、团章和有关团员修养的书籍，处处

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

二、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党的建设事业。在生产中，一定完成任务，一红到底，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三、虚心向群众学习，并以团员的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前进。

四、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在支部的直接领导、监督下，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1959年10月×日

昨天我听一位从北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的同志做报告。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的身体很健康，对我们青年一代无比地关怀和爱护……当时我的心高兴得要蹦出来。我想，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该有多好，多幸福啊！可巧，我在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像慈父般地抚摸着我的头，微笑地对我说："好好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流着感激的热泪。早上醒来，我真像见到了毛主席一样，浑身是劲，总觉得这股劲，用也用不完。

我决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好好地学习，顽强地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1959年10月×日

1958年入厂时候，我只是一个抱着感恩的思想埋头苦干的工人，在生产上只能做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达到每天的定额。

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受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人民冲天干劲的鼓舞，才使我的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才使我的干劲越来越高涨。

由于党的教育，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

1959年10月25日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1959年11月2日

向市劳动模范张秀云学习。首先学习她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胆忠心；学习张秀云同志积极主动、帮助别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她坚持向群众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谦逊好学的精神。

1959年11月14日

今天，我感到特别高兴。一天紧张工作过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我感到浑身是劲。深夜了，我还坐在车间调度室里，看一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书，真使我看得入了迷，越看越使我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深夜11点钟了，走到门外，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突然下起雨来了。陈调度员说，我们建筑焦炉工地上，还散放着七千二百袋水泥。陈调度员急得一时手足无措。……雨越下越大，这时，我猛然想到了党的教导，要我们爱护国家财产，又想到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想到这些，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急忙跑到工地，用自己的被子，并脱下了衣服，抢着盖在水泥上。后来，我又跑到宿舍，发动了二十多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的突击队。他们有的忙着找雨布，有的忙着找芦席，盖的盖，抬的抬。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避免了国家的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

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抹掉了头上的汗，带着乐观的心情，昂首阔步回到了宿舍，回忆自己为国家、为党做的一点点工作而高兴。

1959年11月×日

我们在建设焦化厂当中，住不好、吃不好和工作环境不好等，这些

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有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概，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

1959年11月20日

我在鞍钢开推土机时，车间主任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带三个学员。自己的技术不高，又怎能教好学员呢？可是，我想到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坚决完成。在驾驶和学习机器构造原理时，我和他们互相研究。我不懂就去请教其他师傅，而后再告诉他们。他们只用四个月就学会了开推土机。毕业后，工厂要给我三十六元带学员的师傅钱，我没要。我学的技术是党培养的，今天告诉别人是应该的。

1959年11月26日

中午12点，我刚从车间开完会回到宿舍，一进门就被大家围住了。小王拿着一张报纸跑到我跟前说："雷锋同志，你看，你上次在雨夜抢救水泥，登了共青团员报了！"当时，我也和大家同样感到高兴。这对我和大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和希望还是做得很不够的，但是我有决心忘我地劳动，赤胆忠心，不骄不傲地乘胜前进。多为党做一些工作，这就是我感到最光荣的。

1959年12月4日

昨天，听到车间总支李书记关于1959年征兵的报告后，我激动得一时一刻都没有平静。深夜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便从床上爬起来，跑到了车间办公室，叫醒了已熟睡的李书记。我问他："我能不能入伍呀？"李书记笑着回答说："能呀！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加人民解放军是顶呱呱的哩！"他从头到脚仔细地看了我一下说："哎呀，小雷怎么没穿棉衣呀！下这么大的雪，不冷吗？"这时我才觉得穿一身衬衣有点寒冷。李书记把棉衣披在我的身上。回到了宿舍，我还是不想睡觉，坐在条桌旁写我的入伍申请书和决心书。

今天一清早，我就到车间报了名。现在，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怎么能够不高兴呢！只要组织上批准我入伍，我一定要把自己最可爱的

青春献给我们的祖国，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1959年12月7日

早上六七点钟，我和厂里的朱主席以及其他几位代表们坐火车到了弓矿开先进生产者、红旗手以及工段以上的干部大会。

当我一走进会场，真把我吸引住了：会场布置得是那么的庄严、美丽。上午9点钟，会议正式开始。首先党委高书记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其中有我一个。当我走上主席台时，我那颗火热的心是多么的激动啊！像我这样一个放猪流浪出身的穷孩子，今天能参加这样的大会，同时还把我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我是党的，光荣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热情帮助我进步的同志们。

1959年12月8日

一个革命者，当他一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就首先要确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1959年12月20日

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时时刻刻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做自己思想行动的指导，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1960年

1960年1月×日

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在旧社会过着缺衣少吃的苦日子。那种受奴役、被欺凌的仇恨，我永远铭记在心。

1960年1月8日

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装，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真感到万分地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我一定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在入伍的这一天，我提出如下保证：

一、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

二、加强政治学习，多看报纸和政治书籍，按时参加部队各种会议和学习，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密切靠近组织，及时向组织反映各种情况，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

三、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互帮互爱互学习。

四、严格遵守部队一切纪律，做到虚心向老战士学习，刻苦钻研，加强军事学习，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五、克服一切困难，发扬先辈优良的革命传统。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投降。我一定要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学习。

六、我要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我要好好地锻炼身体。我一定要在部队争取立功当英雄，我一定要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士，我要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

以上六条是我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今天我太高兴太激动，千言万语一下要写完是办不到的，因此写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渴望已久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

呢！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党才好。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的心就像大海的浪涛一样，好久不能平静。

我，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罪的穷苦孤儿，现在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得到党和首长的信任，受到战友们的热爱，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首长胜过父母，战友亲过兄弟。这一切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里才能得到。

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我决心保持和发扬我们弓长岭矿全体职工的光荣，军政学习争优秀，全心全意保卫国防，成为一个优秀的国防军战士。

1960年1月12日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上面讲了许多向困难做斗争的道理。文章说："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胜利即将来到的时候，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因此，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个考验的关口。经得起考验，顺利地通过这一关，那就成了光荣的革命战士；经不起考验，通不过这一关，那就要成为可耻的逃兵。是光荣的战士，还是可耻的逃兵，那就要看你在困难面前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了。"

文章还说："困难里包含着胜利，失败里孕育着成功，革命战士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能透过困难看到胜利，透过失败看到成功。因此他们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会畏怯逃避；碰到严重的失败，也不至气馁灰心，而永远是干劲十足，勇往直前，终于成为时代的闯将。"

"虽然是细小的螺丝钉，是个微细的小齿轮，然而如果缺了它，那整个的机器就无法运转了，慢说是缺了它，即便是一枚小螺丝钉没拧紧，一个小齿轮略有破损，也要使机器的运转发生故障的。"

"尽管如此，但是再好的螺丝钉，再精密的齿轮，它若离开了机器这个整体，也不免要当作废料扔到废铁料仓库里去的。"

1960年2月×日

可以说在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1960年2月8日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参军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1960年2月15日

敬爱的毛主席，我看到您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深受教育，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过去有人讽刺我说："你积极有什么用，那么点的小个子，给你一百五十斤重的担子，你就担不起来。"我听了这话，还埋怨自己为啥长这么点小个子呢！

可是，您老人家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话给我很大鼓舞。个子小，我也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向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

1960年3月×日

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儿永远也使不败。

我为群众尽了一点自己应尽的义务，党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去年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出席了鞍山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这完全是由于党的培养，是由于毛主席思想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是由于广大群众支持的结果，我要永远地记住：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

"力量从团结来，智慧从劳动来。行动从思想来，荣誉从集体来。"

我要永远戒骄戒躁，不断前进。

1960年3月10日

在今天的电影里，我看到了英勇的革命战士黄继光。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1960年6月5日

要记住：

“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1960年6月×日

因公外出，我在沈阳车站，看见了一个老太太，在汽车旁焦急地徘徊着，像是有什么困难。我上前询问，一看证明，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从山东来部队找她儿子，路费用光了。我了解清楚后，立即请她老人家吃了饭，并给她买好到她儿子驻地的车票。本月8日，这位老太太的儿子给我们部队首长写来了一封感谢信。

1960年6月×日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是办不了大事的，群众的事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办。……我一定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才能不断进步。

我深切地感到：当你和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无论在什么艰苦的环境中，都会使你感到温暖和幸福。

1960年8月20日

望花区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我把平时节约下来的一百元钱，支援

了他们；辽阳市遭受了洪水的灾害，我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民。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1960年10月21日

今天吃过早饭，连首长给了我们一个任务，上山割草拉回来盖菜窖。……到了12点，排副吹起了集合的哨子，大家拿着自己从连里带来的一盒饭，到达了集合地。排副说：你们吃中饭吧。

我发现×××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饭。我走到他跟前，问他为啥不吃饭。他回答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盒饭，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我虽然饿一点，但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0年11月6日

昨天我向于助理员请好了假，去辽阳化工厂看我原来的厂领导和工人。今天早上我从沈阳乘火车到了辽阳市。因没赶上火车，我到了辽阳市武装部，见到了于政委。他像父亲一样，左手握着我的手，右手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小雷锋，我昨天在日记本子里还看到了你以前给我的那张相片，我还想起了你，真想不到你今天来这里。”他带我到办公室，亲切地问我在部队的情况，我激动地向首长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于政委听了说：“好，应当好好干，把自己的力量献给党的事业。”8点钟了，他送我到车站。下午7点钟，我乘火车到了安平，7点30分就到了我原来的工厂——焦化厂。我走进党总支办公室，熊书记、李书记、吴厂长看见是我回来了，真是高兴。我也非常兴奋，好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真是热情地招待，给我倒茶，给我做了饺子和鱼吃，把我安置在一间很温暖的房子里睡觉，还带我到厂内参观了现代化

的机器生产。我见到了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感到高兴万分。他们还给我介绍了生产情况。我看到新建的焦炉都出焦了，想起自己为这焦炉的建筑贡献过一滴汗水，我从心眼里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1960年11月8日

1960年1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最崇高的理想。

我激动的心啊！一时一刻都没有平静。伟大的党啊！英明的毛主席，有了您，才有了我的新生命。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挣扎和盼望光明的时刻，是您把我拯救出来，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上学念书。我念完了高小，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参加到了祖国的工业建设，又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共产党员。

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在您的身下尽忠效力，永做您忠实的儿子。

今天我入了党，我变得更加坚强，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哪怕高山、大海、巨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1960年11月14日

今天早上，我和于助理员到达了安东××部队，首长们对我亲切的关怀和照顾，让我真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上午9点40分，首长要我给干部训练队做一次汇报。当我讲到旧社会的苦，痛苦得眼泪直掉。在座的首长和到会的同志们都十分同情我，有半数以上的人掉下了眼泪。会后他们进行了讨论，人人表示决心，一定要紧握手中武器，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帝国主义，解放全世界的劳苦人民。

晚上7点钟，放了一场电影，影片中的主角聂耳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党的好儿女。他那种勇敢、坚强、机智、虚心、敢于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1960年11月15日

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

在今天演出的评剧《血泪仇》里，看到了王东才、小贵芳，他们遭受阶级敌人的迫害，甚至被强奸、逼死的惨景，不禁勾起我无限辛酸的回忆。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父亲专靠给地主扛活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终年辛勤地劳动，可到了新年初一，全家五口人有米不到半升，哥哥只好领着我出去“送财神”，讨点饭回来吃。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帝国主义和黑暗的社会是多么入骨的痛恨！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

自从来了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把我从火坑中拯救出来。……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幸福啊！对我来说，这是特别深切感受到的。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应该“饮水思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都不能不以革命的名义来对待革命事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1960年11月×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翻天覆地、千变万化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百花盛开的时代，一个六亿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当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激发更大的革命热情，站得高些，更高些；看得远些，更远些！

1960年11月21日

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下午一点半钟，我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见到了上级首长。首长们像慈父般关怀和关爱我，在这最幸福的时刻，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出了激动的热泪。政委对我说：“受了阶级的压迫，受了民族的压迫，你没有忘本，很好啊！在旧社会受阶级压迫，剥削……穷人没出路，你听了毛主席的话，做了很多工

作，做得很对。今天我们革命，不能忘本，忘本就很糟糕。以前做得很好，今后要继续这样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毛主席。做出成绩，什么时候都是应该的，我们革命者不能满足。要更加虚心，对领导要尊敬，对同志要团结，要努力做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士，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首长的教导，我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和工作，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0年11月×日

一、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分析每篇文章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什么作用。

（二）主席为什么分析这个问题。

（三）主席在文章中提出几个什么观点。

（四）主席的方法论是什么。

（五）联系个人写心得体会。

1960年11月27日

在今天的授奖大会上，工程兵党委授予我“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我真感到十分惭愧。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仅仅尽了一点点本身应尽的义务，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是慈祥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哺育大的，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切。今天我所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应归功于不断培养教育我成长的党和毛主席，应归功于热情帮助我进步的同志们。

1960年11月×日

今天，我生长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处处感到温暖。祖国到处都有我慈祥的母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我这一点点贡献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很不够。我决心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忘我地工作，积极参加劳动，奋发图强，勤俭建设社会主义。

练熟手中武器，学好军事技术，时刻准备着，当党需要我，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长辈优良的革命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1960年12月8日

一个革命者，当他进入革命的行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

1960年12月×日

…………

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一定要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学习，做到书不离身，有空就掏出来看一段，在明年读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重要文章，我要重读《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中的重要文章，坚决做到边学、边想、边改、边运用。

我从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天起，就牢记这样几句话：理论学习如果脱离实际，即使学得烂熟，但是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仍然不能很好地改造思想，所以理论学习应该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我决心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在我的一切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与此同时，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他老人家是多么的谦虚啊！愿做群众的小学生。我呢？只是沧海之一粟，更应该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一定要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永远听党的话，忠于党的事业，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0年12月27日

“……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在慈祥的母亲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哺育和教导下，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时刻准备着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1960年12月28日

毛主席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我在党和毛主席的不断哺育和教导下，健康地成长起来。由于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志，在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这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帮助我的同志们。我一定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1960年12月×日

雷锋同志：

青春：闪烁着共产主义火花的青春，在火花里不怕燃烧，在水里不会下沉。

1960年12月×日

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做好各种工作。

1961年

1961年1月1日

1960年已过去了，新的1961年在今天已开始。今天我感到特别地高兴。入伍一年来，在党和首长的培养教导下，由于同志们的帮助，我学会了很多军事技术知识。刚入伍时什么也不懂，手拿着枪还心惊肉跳直怕走火。由于连、排首长把着我手教，我才学会了射击，投弹也是同样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汽车理论和实际驾驶学习，每次测验也都是五分。从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心里变得明亮了，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了，干劲越来越足。由于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我才能在工作和学习中做出一点点成绩，并于1960年11月8日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从一个流浪孤儿，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这完全是党的培养教育、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我要永远忠于党，保卫党的利益，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1961年1月18日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纸老虎”而已。

问题是我们见虎而逃呢，还是“遇虎而打”？

“哪儿有困难就到哪儿去”——不但“遇虎而打”，而且进一步“找虎而打”，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1年2月2日

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做报告。下车时，大北风刺骨地刮，地上盖着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口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

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1961年2月3日

今天我到达海城××部队后，上午做了一场报告，下午和郅顺义老英雄见了面。……老英雄抚摸着我的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入伍的，同时还倒给我一杯茶。当时，我的心像抱着一只小兔子一样，怦怦直跳，有一肚子话可不知咋样说好。我听说老英雄是董存瑞的亲密战友，我的心像压不住似的要往外蹦，万分敬佩和羡慕地叫他给我讲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我听他说："董存瑞是六班的班长，我是七班的班长。在1948年5月25日打隆化县的时候，董存瑞在爆破组，我在突击组，我们的任务是要去炸掉敌人的四个碉堡和五个地堡。我们两个组牺牲了六个人，每组只剩下两个人了，董存瑞对我说：'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不完成任务不回队！'在炸最后一个碉堡的时候，董存瑞用手举着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碉堡，完成了战斗任务，我敬爱的革命战友董存瑞就这样英勇地为党的事业而光荣地牺牲了。"我听到老英雄讲完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后，我的心像大海的浪涛一样，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动得满眼热泪直掉。

董存瑞英雄对敌人万分地愤恨，对党和人民无限地忠诚。在战争当中，英勇顽强，丝毫不畏缩，为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董存瑞英雄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我一定要为党和阶级的崇高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郅顺义老英雄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在战斗当中，勇敢坚定，机动灵活，他俘虏敌人一百四十多人，缴获机枪四十多挺。他勇敢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董存瑞和郅顺义两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一定要时刻用这些英雄的事迹来鞭策自己，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1961年2月16日

今天我没去看剧，在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毛主席的这些话，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的心豁然地明亮了。我领到连部发给我的一

斤苹果，怎么也舍不得吃，用自己心爱的手绢包了起来，放进了挂包里，心想来了客人给他们吃。今天，想起了在病院里的伤病员同志，他们在新年佳节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人去安慰啊！我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去好好慰问那些伤病员同志。把自己领到的一点点吃的东西送给伤病员吃，不是更有意义吗？下午3点钟，我拿着一斤苹果，连同自己写好的一封慰问信送给了抚顺市望花区职工西部医院。

1961年2月17日

今天是春节假期的第四天。吃早饭的时候，连值班员说："上午9点集合到和平俱乐部看电影。"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是什么片子？"他说："是《昆仑铁骑》。"大家都说："好极了，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一边吃饭，一边想：春节五天假期过完了，19号就要开始冬训。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我还是去多积点肥，支援人民公社。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对社员们是一个鼓舞，同时也更密切了军民关系。第二，替居民搞了卫生。因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看起来脏得很，我去把大粪捡起来，给居民把地扫干净，这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搞了卫生又积了肥。说干就干，我推着手推车，拿着铁锹和粪筐，走到了望花区北后屯，看见工人住宅的屋前屋后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我便立刻捡了起来。一位老大爷从宿舍里出来，很惊奇地问我："军人同志，你们过节还不休息吗？"我回答说："响应党的号召，捡点大粪，支援农业，争取今年大丰收嘛。"那位老大爷点点头，笑着说："好啊好啊，你真想得周到，过年也不歇着，捡大粪送给公社，这得好好地表扬啦，这种精神也值得大伙学习呀。"我对老大爷说："支援人民公社，这是我应尽的义务。"那位老大爷很热情地叫我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会儿，我谢了谢他老人家的好意，推着车子走了。到了下午2点钟，我捡了满满一车粪，送给了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负责同志们都很受感动……

1961年2月20日

……廖初江战友也来了，我见到他，真感到格外地高兴。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放，一同走出车站，乘小吉普车来到他们师部招待所。首

长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只被感动得满眼含着热泪。

我和廖初江战友挨着坐在一条凳子上，他的手很自然地搭在了我的肩上。他和我亲切地谈起了家常话，他给我签了字，同时，张助理员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1961年2月21日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按主席指示办事，学习公式：问题——学习，实践——总结。

一、学习主席著作与改造自己思想相结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二、学习主席著作与改进自己的工作相结合。

三、学习主席著作与搞好训练和提高技术相结合，指导自己学习技术。

四、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政策相结合。

1961年3月×日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1961年3月3日

今天我学习了毛著。主席有一段话，对我的教育最深刻，启发最大。

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要永远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关怀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不息。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是多么的自豪啊！但是我不能骄傲，一定

牢牢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勇敢战斗，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

1961年3月4日

今天，连长发给我一支新枪，我真像得到了宝贝一样，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看看那锋利而发亮的刺刀，摸摸那光滑的机柄，数着崭新的子弹，我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生怕把枪弄脏了。看到枪机上落了一点点灰尘，我立即从衣兜里，掏出自己心爱的手绢，把灰尘擦得一干二净。

人民给我这支枪，我一定要好好保管和爱护。向党和人民保证，我决心勤学苦练，定要练出真正的硬本领，坚决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随时准备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这支枪是我的，是革命给我的！

要想从我这里夺去，我宁愿战斗而死！

对党和人民要万分忠诚，对敌人越诡诈越好。

1961年3月16日

世界上最光荣的事——劳动。

世界上最体面的人——劳动者。

1961年3月×日

什么是时代的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民那一双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劳动人民那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脸是最美的；粗犷雄壮的劳动号子是最美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灵魂是最美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如果谁认为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

1961年4月×日

当你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威胁自己生命之时，也能严格地遵守纪律，那就是好党员。我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

1961年4月15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1961年4月16日

热情，像熊熊的火焰，是一切的原动力！

有了伟大的热情，才有伟大的行动！

今天是星期日。有的同志叫我上街看电影……在这风和日丽的春天里，正是农忙的季节，公社的社员们都在紧张而又忙碌地耕地、播种。我是一个农家的孩子，现在虽然成了一名祖国的保卫者，可是我有责任支援农业，改变农村的面貌，为农业早日机械化、电气化贡献一点力量。

想到这些，我哪里有心看电影呢？拿着铁锹跑到了抚顺李石寨人民公社万众生产大队，和社员们一起翻地。他们的革命干劲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我，他们建设新农村的革命热情是万分高涨的。我真正懂得了群众的力量能移山填海，只有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沧海一粟。我决心永远和群众牢牢地站在一起，为人类最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1961年4月17日

今天连部召开了一个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听首长说：因近两年来我国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可是目前阶级敌人有所抬头，想乘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听了心里直发

火，恨之入骨。解放前，我家里很穷，父、母、哥、弟都死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手里。这个血海深仇，使我永远铭记在心。解放后，伟大的共产党拯救了我，党像慈父般地哺育和教育着我。从记事那天起，党和毛主席便成了我心上的太阳；对阶级敌人更加憎恨。由于不断受到党的教育，我懂得了阶级斗争。像我这样的穷苦人，不斗争就没有出路……

现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了眼睛的时候，才有权利停止斗争”。我决心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斗争到底。

1961年4月23日

今天早上接到上级首长的指示，要我到旅顺海军部队汇报。上午10点15分，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列车上的旅客很多，我看服务员忙不过来，心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我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大娘，自己在车上找到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车厢，接着又擦玻璃和车厢，而后给旅客们倒开水。有个老太太很亲切地对我说：“孩子，看你累得满头大汗，该休息啦。”我回答说：“没什么！”……一个大尉首长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大家应该向你学习。”我对首长说：“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列车在飞奔，旅客们个个心情舒畅，有的打扑克，有的唱歌，有的唠家常，还有的妇女逗小孩，广播员播送各种新闻和好听的歌曲，整个车厢充满了愉快和欢乐。

“旅客们注意啦！现在我们车厢要选一位旅客安全代表。”乘务员说。一位旅客站起来说：“选这位解放军同志，大家同不同意啊？”旅客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我真感到这是同志们对我高度的信任，那么，应该更好地关心大家。和旅客打交道，真好极了，原先不认识的，也认识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真是有啥说啥。旅客们有事都找我，但我并不感到麻烦，反而觉得荣幸。

1961年4月24日

我到了××部队，好几个战友的眼睛出神地看着我。其中一个同志

说："是雷锋！"另一个上士同志说："不是，雷锋一定是下士了，哪能还是一个上等兵呢？他可能是雷锋班里的战士吧。"他们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和我一同去的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他吗？他就是雷锋。"我笑着和他们握了手，并问好。其中有个战友可有意思，他伸出大拇指对我说："你是这个，呱呱叫的，起先我们都不敢认你，想必你一定是个下士了。"我笑着回答说："当兵很好嘛，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他们想我一定是下士了，也许是有点"根据"。因报纸上都宣传过，同时党和首长都很信任，一定要提升得快一些。可是，他们没考虑到工作需不需要的问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总想多贡献一点力量，那些个人的军衔级别，我真没时间考虑。

1961年4月×日

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1961年4月×日

挤时间读书：早起点，晚睡点，饭前饭后挤一点，行军走路想着点，外出开会抓紧点，星期假日多学点。

如果不积累许多个半步，就不能走完千里。

1961年4月27日

今天上午，我在旅顺海军××舰上，向海军首长和战友汇报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的两种不同的命运的情况。当我讲到在旧社会那种悲惨遭遇时，舰长和海军战友们都掉下了眼泪，我更是悲痛万分！我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有化悲痛为一切前进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下午1点钟，我乘火车离旅顺回沈阳。在列车上我看到一位有病的老大爷，我把座位让给了他老人家，并问他是什么病，他半天才说了一

句："痨病十多年啦！"我问他在旅行当中有什么困难，他说："我到安东还差一元钱买车票，我还没吃午饭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于是，我帮助他解决了旅途中的困难。

1961年4月28日

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存在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

…………

同志，你是否意识到你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识不到，也可能意识到了。当你能吃一顿饱饭，穿上一套衣服，能当家做主，自由地生活，你有如何感觉呢？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这是党和毛主席给你带来的，是革命前辈流血牺牲给你带来的。

1961年4月30日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深刻教育和启发。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都要十分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一切做长期打算……注意节约。

今天，司务长发给我两套单军衣和两套衬衣，我只各领了一套，剩下那两套衣服交给了国家，以减少国家的开支，支援祖国的建设。

1961年5月1日

今天是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感到特别地高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我没有上街看热闹，把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干干净净地打扫了一遍，帮助炊事班洗菜、切菜、做饭，用了三个小时，其他部分时间用于学习《王若飞在狱中》这篇文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爱看，越读越感动。读完之后深深感到，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

在旧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惨无人道的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像刘宝全这样白白地死去啊！

和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一样，在旧社会里，我家也受尽了旧制度的折磨和凌辱……解放了，我才脱出苦海见青天！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拯救了我，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拯救了我！……我要永远听党的话，永不忘记过去，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要像王若飞同志那样，永生战斗！

1961年5月2日

我在《前进报》上看到了共产党员郑春满同志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后，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在为抢救两个孩子的生命与怒涛漩涡搏斗中，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为失去一个这样好的阶级兄弟而感到十分沉痛。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在革命军队洪炉里熔炼成长起来的真正优秀的阶级兄弟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我要学习他那舍己为人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61年5月3日

我看到一位同志做了一件损公利己的事，心里过不去，立即批评和制止了他。爱护国家和人民财产是我的责任，不能不管，今后还应该大胆地管。

牢牢记住，并且要贯穿到自己的生活和实际行动中去——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处处为集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1961年5月4日

党和毛主席救了我的命，是我慈祥的母亲。我为党做了些什么？当我想起党的恩情，恨不得立刻掏出自己的心。当我想起我所经历的一切太平凡了的时候，我就时刻准备着：当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1961年5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天，我出了一天公差，帮炊事班做饭。一方面给大家改善生活，做点好吃的；另一方面让炊事员很好地休息一下，处理一些个人的琐事。

晚饭后，指导员集合全连的同志开了一个会，布置下礼拜的工作，同时还宣布了上级的一个命令，提升我当副班长。……今天首长提升我当副班长，完全是党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大力的培养。我决心不辜负党和首长对我的期望。从今天起，我要更好地听党和首长的话，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会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事事以身作则，关心每个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帮助同志，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战友们服务；耐心帮助同志们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组织大家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一切行动……

1961年5月20日

目前，我们的军事训练很紧张，干部战士的工作、学习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晚饭后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大家都主动地到地里搞生产，有些战友连上街理个发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根据这种情况，首长给我们买了三套理发的工具，要我们自己互相理发……我利用业余时间，跑到附近的理发店，请教理发师，在理发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方法。

我第一次给战友刘正武理发时，总是感到手不顺心，推剪夹头发，一个头还没有理到一半，他说剪刀夹得头皮痛，不剪了。开头一次学理发失败了。

…………

我鼓足了勇气，午休不睡觉，跑到理发店继续学习，在理发师的热情帮助下，一次、两次、三次，终于学会了理发。现在战友们都愿意要我理发了，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我就忙不开。以前不要我理发的刘正武战友，也主动地要我给他理发了。

1961年6月29日

…………

十多年来，我在党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雄心大志，因此在各项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很大的荣誉。自从去年各报刊和广播电台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青年的来信。今天党对我这样信任，同志们对我这样尊重，我一定要更加虚心，尊重大家，努力学习，忘我工作，时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一个人民的小学生。

1961年6月×日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革命真正地达到胜利。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觉悟、最有组织纪律、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生活不如牛马，要求革命最坚决，革命最彻底。我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将来会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1961年7月1日

今天早上起来，我感到格外地高兴，原因不是别的，昨晚我梦见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正好今天又是党建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

有向党说不尽的话，感不尽的恩，表不完为党终生奋斗的决心。

我，一个孤苦的穷孩子，今天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这一切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每当朋友和同学及许多不相识的同志来信称赞我，羡慕我的进步的时候，我就感到很不安。我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党像母亲一样扶着我，领着我，教会我走路。我每成长一分，前进一步，这里面都渗透着党的亲切关怀和苦心栽培。

…………

亲爱的党，我慈祥的母亲，我要永远做您的忠实儿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直至生命。

1961年7月2日

今天，战友×××在队列当中稀稀拉拉，九班长看见后就发了火，好一顿批评，可是×××同志置之不理。下操后，×××同志说：“九班长态度粗暴，我懒得听他的。”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说：“九班长的脾气不好，有事爱发火，他的心可是好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正确。毛主席说过：“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抱着好心而又好对同志发脾气的人，常常是效果不好。既然效果不好，这好心又表现在哪里呢？这好心给革命、给同志又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这件事，我认为九班长应该对×××同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才对，在队列中对×××发态度，达不到教育目的。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61年8月3日

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像我这样一个给地主放猪出身的穷孩子，能够参加这样的大会，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虎口中救出来，把我抚育成人，教给我无产阶级的思想，感谢政府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感激人民对我的爱戴。今天，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才有我们穷人的天下，才有穷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才有我们今

天幸福的新生活。

…………

我们的党，是英明的、伟大的、正确的。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有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61年8月6日

我看见有六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来参加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内心十分羡慕和尊敬。我看到她们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祖母一样。我拉着她们的手，微笑地向她们问好，并把她们一个个送到宿舍，给她们倒茶、打水……并和她们有趣地拉家常。……从阶级友爱出发，我不但爱这些老太太，而且爱全国人民，爱全世界的穷苦大众。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要为他们的自由、解放、幸福而贡献自己毕生的全部精力，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1961年8月7日

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四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委负责同志代表全市人民的心意，送给了我们一份礼物（一斤苹果）。当我拿着这斤用红纸包着的苹果，内心特别激动。回想起自己过去那种无依无靠到处流浪的苦日子，总觉得现在的党和人民胜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对我太关心了。我想：自己好了，不能忘记为人民而负了伤的阶级兄弟。于是，我把这份苹果又转送给了住在卫生连的伤病员同志。自己虽然没吃着，但是心里比吃了这斤苹果还要甜十分。

1961年9月10日

今天陈排长找我谈了一番话，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从多次的谈话中，使我深知，陈排长是一个直爽、诚实，对同志关心、对革命负责的好干部。这种精神和优良作风，我要永远学习。

排长谈道，据同志们反映说，我工作主观，其事实是：到浑河农场

拉菜，我看农场里的同志都已吃晚饭了，心想战友艾起福、何国良出了一天车，比较累，再说午饭吃得早，也可能饿了。我和农场的管理员联系了一下，准备好了饭，叫他们两位司机吃，可是他们硬不吃，说天快黑了，车没有灯，要赶紧回队。我想回去也要吃饭，现在这里饭已准备好了，在哪吃还不一样吗？再三劝他俩吃，最后他俩还是没有吃，我也就和他俩一块拉菜归队了。事后他俩说我办事主观。

今天排长给我指出，要我今后办事多和群众商量，注意工作方法。我觉得很好，一定改进。至于其他方面的小缺点，我也要特别注意，加以纠正。有些反映虽然有出入，但我也很欢迎，今后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我深记了斯大林的教导：“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末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今天我是一个班长，对于战士的反映和意见，丝毫不能轻视，一定要坚决克服缺点，做好工作。

排长要我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这些好话，牢记心间，照着去做，定能进步。

1961年9月11日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是我应尽的责任。我是主人，是广大劳苦大众当中的一员，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是最幸福的。

1961年9月20日

我在哨所周围来回走动，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转地想着，汽车、油库、国家的许多财产、全连的安全，都掌握在卫兵的手里，如果麻痹大意，不提高警惕，万一敌人破坏，那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比起红军长征的时候，红军战士们天天打仗，经常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还是那样坚强勇敢、英勇奋战，我呢？人民的子弟兵，祖国的保卫者，这个光荣的称号使我感到高兴，我宁愿站到天亮也乐意。

1961年9月22日

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我早已读过，并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它对我的教育和启发特别之大。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鼓舞和鞭策了我的进步，使我取得的收获不小。

今天副指导员又给我们上了这一课，我又反复地看了数遍，所受教育更为深刻。白求恩同志对待自己本行业务是那样刻苦的钻研，精益求精，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可是我呢，为党、为人民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对照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和渺小。拿自己的技术学习来说，还不是那么刻苦钻研的，学得也不够深透。但是我相信，只要再加一把油，勤学苦练，虚心学习，是一定能把汽车开好的……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歼灭。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要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1961年10月1日

今天是国庆节，我格外地高兴。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我加倍地惦记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总想见到您。……可现在我还差得很远，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对人民没有多大贡献。但是我有决心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要像松树那样，不怕风吹雨打、严寒冰雪，四季常青；我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紧紧与人民连在一起，在人民中生根、长大、结果，做人民最忠实的勤务员。

我要以坚强的毅力，忘我地劳动，刻苦学习，做好工作，争取见到毛主席。

1961年10月2日

我做事，老好一个人去干，不爱叫别人，生怕人家不高兴。就拿扫

地来说，我每天早上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同志却闲着没事，自己累得够呛，可是扫的地段不大。有时室外卫生没有及时打扫，首长看了不满意，我为这个问题真有点着急。

今天连长找我谈话，句句打动了我的心。他说："火车头的力量很大，如果脱离了车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一个人做工作，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连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只有和集体结合在一起才能最有力量。今天我发动了全班的同志打扫卫生，由于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把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事实证明连长的话是正确的。今后我无论做什么，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一道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而贡献力量。

1961年10月3日

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却重如泰山。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

1961年10月8日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了一篇文章，其中鲁迅的两句诗对我教育很深。我坚决要按照鲁迅的那两句诗去做：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敌人要狠，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1961年10月10日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大公无私的，所作所为，都是对人民有益的，他的责任是没有边的……

1961年10月12日

我要牢记这样的话：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我要在一切实际行动中贯彻。

今天，我听战友×××说：没有日记本了，手中无钱买。我立即把自己一本新的日记本送给了他。这仅仅是一点小意思。我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生命献给党和人民……

1961年10月13日

今天可有意思，×××同志出车回来，惊奇地问这个，问那个，不知是谁给他洗了一条衬裤和一双穿得发了臭的袜子。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究竟是谁给他洗的呢？只有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说，我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1961年10月14日

×××同志是新调来我班的一个好同志。过去受过苦，现在革命热情高，工作能吃苦。他来自农村，学习少，政治觉悟比较低，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时片面……和同志们比较起来是落后了。我觉得这个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改正缺点和错误。从这点来看，还是有办法的。我们班有的同志对他看法不好，说他是个落后分子，就因他调到我们班，有的同志不大满意……针对这个矛盾，我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的教导，大家统一了认识，改变了态度。

×××同志调到我班的第三天就病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关心他，体贴他，给予他温暖。一清早，我请卫生员给他看了病，并给他打开水吃药，打洗脸水，给他洗脸，做病号饭送给他吃，把自己的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安慰他好好休息。到澡堂洗澡的时候，我给他擦澡……在生活方面我给予他适当的照顾。他激动地对我说：“班长，你对我太关心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再不好好干，也说不过去了。”第四天一早，他就主动地打豆子去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打了一麻袋豆子

背了回来。

1961年10月15日

今天是星期日，我没有外出，给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单，帮×××战友补了一床被子，协助炊事班洗了六百多斤白菜，打扫了室内外卫生，还做了一些零碎事……总的来说，今天我尽到了一个勤务员应尽的义务，虽然累了点，也感到很快活。班里的同志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谁把褥单洗得干干净净的。×××同志惊奇地说："谁把我的破被子换走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给他补好的呢！我觉得当一名无名英雄是最光荣的。今后还应该多做一些日常的、细小的、平凡的工作，少说漂亮话。

1961年10月16日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我所以天天都要做这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1961年10月17日

我看到厕所的粪池满了，立即动手把大粪淘出来，虽然牺牲了自己一上午的休息时间，但是厕所里弄得很干净了。人家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大粪夫。我觉得当一个大粪夫是非常光荣的。1959年参加北京群英会的时传祥同志，不就是一个淘大粪的工人么？我要是能够当一个这样的大粪夫，那该多荣幸啊！

1961年10月18日

有的同志晚上不愿意站岗。白天工作学习忙，比较疲劳，晚上睡得甜蜜蜜的，叫起来站岗，是有一点不是滋味。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站岗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每次轮到我站岗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或黑夜，烈日或严寒，我总是很愉快地去执行了。这是因为我时刻想道：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祖国的保卫

者，是人民最可爱的人。

1961年10月19日

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意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

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

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

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1961年10月20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961年10月22日

有些人讲话爱啰唆，有时一句话或一件事反复地说，东扯葫芦西扯瓢，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意思，时间用了不少，事情说得不多。俗话说：剩饭炒三次，狗都不爱吃。一句话老那么说，人家就不爱听。本来意思不多，却讲了不少，结果那一点精华被淹没在空话的海洋中了。这好像人们喝糖水，同样多的糖，如果掺水适当，则味道甘美，如果掺水过多，必然淡而无味。可见讲话的时间长，不一定效果就好，相反有时还会更坏。

1961年11月26日

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

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我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

1961年11月27日

今天下大雨，我看到咱们车场放了两堆苞米。虽然用雨布盖上了，但是我还不放心，跑去一看，发现苞米被雨淋湿了不少。我真心痛极了……立刻组织了全班的同志冒雨收苞米。有的拿大筐，有的拿麻袋，装的装，抬的抬，很快就把两千多斤苞米搬到了家里，免遭损失。虽然衣服湿了，但是粮食收回来了，自己放心，心里快活了。

1961年11月×日

学习《纪念白求恩》。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事事大公无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让有一点肮脏的个人利益低级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向白求恩学习，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一个人，只要大公无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个人只要他不存私心，时时刻刻考虑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他就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加强工作责任心，对同志对人民要忠诚，要热情，要关心，要互相帮助。

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具有把一切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

不但要有好的思想，而且还要有高超的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文章的结尾告诉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活着就要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1961年12月20日

昨晚，我连车辆紧急集合。×××同志搬电瓶发动车时，洒了一些电瓶水，衣服上沾了不少。因电瓶水是硫酸和蒸馏水混合而成的，腐蚀性大，结果他那条新棉裤烧了几个大口子。今天我看他很不高兴，着急找不到黄布补裤子。我立即拆掉自己的棉帽衬洗干净（棉帽衬是黄布做的），在夜里，当他睡着了，我用棉帽衬那块黄布偷偷地给他把新棉裤补好了。×××知道这件事后，便激动地对我说："班长！你对我太关心了……"

1961年12月×日

时间紧，可是看一页是一页，积少成多。学习，不抓紧时间不行。

1961年12月×日

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1961年12月30日

我班×××同志的母亲病了，今天来信叫他请假回家看望。首长批准了他三天假。可是他着急回家缺钱，想买点东西给母亲吃，钱又不够。正当他为难的时候，我一考虑心里过不去。我想：他的母亲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他有困难，也等于是我的困难。我和他是阶级兄弟，应当互相帮助。想到这里，我立刻拿出了自己的十元津贴费，还买了一斤饼干，一起交给他，叫他带回家给母亲。×××同志接到我的钱和饼干后，激动地说："班长，我太感谢你了……"

我班×××同志，叫他出车就高兴，不叫出车或做点其他工作就不大满意。还有的同志拈轻怕重，害怕累了自己。

比如：有一次淘厕所。有的同志说："这活不是咱们干的，我们是开车的，应该叫其他连队来淘。"在干的当中，我发现有个别同志怕脏怕累，站在一旁瞅着。

我一边干活，一边想：如果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着这种怕苦怕累的

思想，对工作会有影响，对革命不利，如不及时纠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想来想去，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当天吃过晚饭，我组织全班同志学习了这篇文章。通过学习，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第二天本来是星期日，大家向我提出要求不休息，积肥支援农业。睡觉之前，×××和×××等同志把粪桶及工具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发现铺上的人都不在了。还没吹起床号，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我披着大衣出去找，真出乎我的意料，大家积了好大一堆肥料。我看到同志们那股热火朝天的干劲，既高兴又激动，便立刻拿起工具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同志一边干活，还一边对我说：“毛主席著作真正好，学了浑身添力量……”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对我说：“班长，今后我们要多做工作，别人不爱干的活咱们干。”

打这以后，扫厕所、淘大粪，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在冬训中，我们班利用课余和假日休息时间积肥三千五百多斤。

1962年

1962年1月1日

1961年已经胜利度过。回顾入伍两年来，在党和上级的耐心培养教育下，我不断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热爱同志和集体，懂得了怎样做人，懂得了党的号召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由于我在实际工作和行动中，做出了一点成绩，部队党委授予我“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的光荣称号，并给我记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这使我内心十分激动。因为我所做的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而且距离党和上级的要求还差得远，获得一些成绩也是党的教育和同志帮助的结果。

在新的一年中，我决心继续努力，做各项工作中的红旗手，关心同志，关心集体，处处、事事、时时起模范带头作用……

1962年1月11日

今天，教员给我们连上了防原子武器一课。……下课后，我便立刻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文章。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通过学习，大家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因此在防原子弹操练中，大家干劲十足，信心百倍，操作认真。虽然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野外练习防原子弹，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的。我看到同志们那种苦练硬功夫的劲头，真高兴极了。

1962年1月13日

今晚，我看了《洪湖赤卫队》电影，感到浑身是力量，我激动的心情像大海的浪涛一样，总也不能平静。

共产党员——韩英同志那种坚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她在敌人监狱里宁死不屈，并歌唱：“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她这崇高的豪言壮语，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决心永远向韩英学习，为了党，我不怕上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永不变心。

1962年1月14日

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中，我想起了黄继光，浑身就有了力量，信心百倍，意志更坚强……

我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或在最复杂的环境中，就想起了邱少云，就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很好地遵守纪律。

每当我得到福利和享受的时候，就想起了白求恩，就先人后己，把享受让给别人。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家破人亡、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就感到党的恩情永远报答不完。

1962年1月16日

今天下了大雪，刮着刺骨的北风。为了使车辆经常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随时开得动，我和韩玉臣同志主动到车场保养车辆。双手拿着冰冷的工具，调整和修理铁的机器，的确冷得很，有时手拿着铁的机件，就把手和机件粘在一起了。特别是双手伸到汽油里去清洗机件，更把手指冰得好像针扎一样，我真想去烤烤火。可是，一想起连长在军人大会上的报告：“在三九天里保养车是一个艰巨的战斗任务，过硬的功夫是在冰天雪地里锻炼出来的。”我感到有一股暖流立刻传遍了全身，觉得有了无穷的力量，打消了烤火的念头，继续清洗机件。经过八个多小时野外苦战，终于把汽车保养好了。虽然手冻裂了口子，但是锻炼了自己的意志，提高了技术。

1962年1月×日

学习愚公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愚公能挖掉两座大山，我有恒心克服各种困难，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和军事技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1962年1月×日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我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要永远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关怀、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不息。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是多么的自豪啊！但是我不能骄傲，一定牢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委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英勇战斗，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1962年2月3日

我一口气看完了《中国青年》杂志上徐老（徐特立）写给晚辈的几封家信。越看越感到浑身是劲，越看越觉得亲切，越看越想看。特别是徐老说的：“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这些话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和教育的，也是我应当知道的，必须要做的。我要永远记住徐老这些有益的话，并且要贯穿于一切言论和行动之中，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人类做出贡献。

1962年2月5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大家都愉快地欢度新春佳节，有的打球，有的下棋，有的同志上街看电影，玩得够痛快……

我和同志们打了两盘乒乓球，心里觉得有件什么事没做似的。我想了想，每逢过年过节是人们探家和走亲戚的好日子，这个时候也正是各种服务部门和运输部门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

我向副连长请了假，直奔抚顺车站。我刚到，正好一列火车进站。

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很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上火车，我急忙跑上前，接过那老太太的包袱，扶着那老太太安全地上了车，给她老人家找了个座位，我才放了心。我要下车的时候，那老太太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兵……”

我拿着扫帚扫候车室的时候，车站的主任对我说：“你辛苦啦，休息休息吧。”我没有休息。我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我给旅客们倒开水的时候，他们说：“解放军真好，处处关心人。”我这样做，能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

1962年2月8日

今天文书同志从团里拿回来几本新书，其中《向秀丽》这本书把我吸引住了。我拿了这本书，一口气读完了十多页，越读越使我感到浑身是劲，越读越使我敬佩，越读越想读……我用了四个多小时，一字字一句句读完了这本书。读过之后，使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加深了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使我懂得了热爱同志和集体，懂得了爱护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要比爱护自己的生命为重。

我决心永远学习向秀丽同志坚定的阶级立场，敢于斗争的精神；学习她耐心帮助同志、处处为集体谋利益的精神；学习她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学习她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学习她爱护国家财产胜过爱护自己生命的精神；学习她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英勇牺牲的精神……我时时刻刻都要以她为榜样，经常对照自己和鞭策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2年2月10日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1962年2月12日

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是自己的幸福。

1962年2月14日

我今天能够参加团里的党代会，感到特别地高兴和激动。回顾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穷苦的孤儿，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

……自从来了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我才脱离苦海见青天。

伟大的党啊——我慈祥的母亲，是您把我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抚育我成长。

是您，给了我无产阶级的思想。

是您，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是您，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是您，给了我的一切……

敬爱的党——我慈祥的母亲，我只有以实际行动来感恩。

一、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

二、刻苦学习，忘我劳动，积极工作，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三、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62年2月19日

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的日子。像我这样一个穷孩子，能光荣地参加这次沈阳部队召开的首届团代会，感到万分地激动，能见到上级首长，直接听到首长的报告和指示，更是感到荣幸。首长特邀我参加这次隆重的团代会，并选我为主席团的成员，能和首长坐在一起，能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模范见面等等，这一切都是我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我这次参加团代会，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惭愧。高兴的是：有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全军共青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惭愧的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比起其他的代表，我差得太远了。但是我决不甘心落后。我想，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积极肯干，就能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许多好事。我相信自己，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一定能做到。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决心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处处以整体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平凡细小的工作当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二、好学：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刻苦钻研技术和业务……决心做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

三、我要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团结带领群众一同前进，永不自满，永不骄傲，永远谦虚谨慎，紧紧地与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党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四、我要积极肯干，做到说干就干，干就干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干，千方百计地干，事事拣重担子挑，顺利时干得欢，受挫折时也要干得欢，扎扎实实地干，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1962年2月26日

过去，我是孤苦伶仃的穷光蛋。

现在，我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国家的主人。

将来，我永远是党的忠实儿子，人民的勤务员。

1962年2月27日

雷锋呀，雷锋！我警告你牢记：千万不可以骄傲。你永远不能忘记，是党把你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是党给了你一切……至于你能做一点事情了，那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你每一点微小的成绩和进步都应该归功于党，要记在党的账上。我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把我的青春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1962年2月×日

要树立四个观念：

一、政策观念。

二、集体观念。

三、战备观念。

四、劳动观念。

1962年3月2日

骄傲的人，其实是无知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不懂得自己只是沧海之一粟……

这些人好比是一个瓶子装的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可是还晃荡不出来。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1962年3月4日

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1962年3月×日

你崇高的行为就是献身于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祖国效忠，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立功。

1962年3月×日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有理想有出息的青年人必定是乐于吃苦的人。

1962年3月7日

我要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2年3月9日

我懂得，一个人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积极工作，就能为党做很多好事情。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走不远，飞不高，好比一条条小渠，如果不汇入江河，永远也不能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1962年3月16日

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就在哪里工作。

1962年3月×日

生活中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全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累积起来的。

人若没干劲，好像没有蒸汽的火车头，不能动；像没长翅膀的鸟，不能飞。

1962年3月24日

今天吃早饭，我看到炊事班的饭盆里有很多锅巴，便随手拿了一块吃。炊事员×××同志说："自觉点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难受，觉得吃一块锅巴有什么，赌气把那块锅巴放到饭盆里，走了出来。这时，通信员送来了一张报纸。我接过来就看，首先看到报纸上毛主席的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念了十多遍，越念越感到自己不对，越念越感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是专门对我说的，越念越后悔不该和炊事员赌气。我自己问自己："你多不虚心呀！人家批评重一点，你就受不了啦！"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跑到炊事班，承认了自己拿锅巴吃不对，并检查了自己的缺点。炊事员感动地说："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真是好同志……"

1962年3月28日

我们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就要虚心。譬如一个碗，如果已经装得满满的，哪怕再有好吃的东西，像海参、鱼翅之类，也装不进去，如果碗是空的，就能装很多东西。装知识的碗，就要像神话中的"宝碗"一样，永远也装不满。

1962年4月3日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今天显得格外地寒冷。吃过早饭，我到团里开会，在路上遇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他穿的衣服很单薄，冻得打哆嗦。我看了心里过不去，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他，这时我心里真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1962年4月4日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1962年4月14日

我失去黄继光这样一个好的阶级兄弟，心情是万分悲痛的，我的眼泪忍不住地直流。

我是人民的战士，我不能再哭了，我要控制自己的眼泪，我要化悲痛为力量，我要更加坚强勇敢起来，我要刻苦练好本领，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革命到底，不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决不罢休，一定要讨还敌人的血债，坚决为黄继光报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1962年4月15日

《黄继光》这本书，我不只看过一遍，而且是含着激动的眼泪，一字字一句句地读了无数遍，甚至我能把这本书背下来。我每当看完一遍，就增加一分强大的力量，受到的教育也一次比一次深刻。它对我的启发和鼓舞极大。英雄黄继光之所以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是因为他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敌人恨之入骨，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我要学习黄继光那种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他勇敢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学习他兢

兢业业为党工作的精神；学习他勤劳朴实的性格；学习他谦虚好学渴求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为祖国人民英勇战斗的精神。

现在我是普通一兵，对党和人民没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有决心，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紧紧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坚决完成黄继光未完成的事业。我随时准备献身祖国。必要时，我一定像黄继光那样，贡献自己的生命，做祖国人民的好儿子。

1962年4月16日

我今天一口气读完了《党的好儿子龙均爵》这本书。这本书太好了，对我的教育极深，对我的启发和帮助很大。我处处要以龙均爵为榜样，永远学习他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斗争的精神；学习他关心爱护同志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学习他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的毅力；学习他爱护国家财产如爱护自己生命的精神；学习他处处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坚决学习他，并贯彻于实际行动中，一定要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2年4月17日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

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2年4月×日

学习《论联合政府》。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思想教育应该是经常的，长期的。正如洗脸一样，一天不洗，脸上的脏东西和灰尘就不掉，要是长期不洗，脏东西和灰尘就会在脸皮上结成壳，人家看了，会骂他是懒汉……人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不经常教育，不用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时间长了，思想就会出毛病。思想背了包袱，工作就会消极，干劲就不足，各项任务就不能完成。

1962年4月19日

我今天看了《在前进的道路上》的电影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影片中的何局长因居功骄傲，组织观念不强，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光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办事，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他骄傲自大，不尊重别人，不深入下层，凭主观办事，因此脱离群众；因为他不虚心学习，政治水平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就有偏差，其结果必然犯错误。事实教育了我，骄傲是犯错误的根源，是落后的开始。我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影片中罗副局长这个人物很好，表现在他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强，敢于批评斗争，虚心好学，能密切联系群众，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我要永远向他学习，多为党做些工作，为祖国做贡献。

1962年4月×日

奉军区首长指示，我要去长春机要学校做报告。今天中午12点乘25次快车从沈阳出发。火车上的人很多，我让座给一位老太太，并给她老倒一杯开水。因她老人家没吃午饭，我又拿出自己没舍得吃的面包送给她吃。这位老太太很受感动，紧握着我的手说：“好心呀！好心人！”当时我也很激动，不知说啥好。

我除了照顾这位老太太，还帮助服务员扫车厢、擦车厢，给旅客们倒开水，帮炊事员卖饭……很多人都要我休息一会儿。我想：为人民服务嘛，少休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听到很多旅客同志议论说：“这位解放军同志真勤快，什么都干，累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我觉得自己累

一点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家多得些方便，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1962年5月2日

今天下午我在保养汽车，突然天下大雨。我正在盖车的时候，见到路上有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右手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左肩上还背着两个行李包，走起路来真是很吃力。我急忙跑上前，问她从哪来，到哪去。她说：“从哈尔滨来，到樟子沟去。”她还告诉我说：“兄弟呀！我今天遭老罪了，带两个孩子，还背一些东西，天又下雨，现在天快黑了，还要走十多里路才能到家。现在我都累迷糊了，我哭也哭不到家呀……”我听她这么说，心里很过不去。我想，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浑身有了力量，我跑回部队驻地，拿着自己的雨衣给那位妇女，我又抱着她的孩子，冒着风雨送她们回家。在路上，我看那小孩冷得发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裳给他穿上。走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终于把他们送到了家，那妇女激动地对我说：“兄弟呀，你帮了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我对她说：“军民一家嘛，何必说这个呢……”我离开她家的时候，风雨仍然没停，他们留我住下。我想，刮风、下雨、天黑，算得了什么？一定要赶回部队，明天照常出车。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做点好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1962年5月6日

今天是星期日，过得很有意义。上午修路二百米，把几个坑洼的地方都填好了。开车的人对我说：“你做了好事呀！把路修好了，以后行车就要少遭点罪了。”我想，是呀！为了使行车方便，减少车辆震动，以防机件受损失，自己少休息点，多劳动点，是完全值得的。

下午，我保养了一个小时车，其余时间帮老百姓种地。我看到老乡们犁地，心想：借此机会学习犁地也不错呀！我提出要求，就得到了老乡的支持，尤其是王老大爷真好，把着手教我犁地。开始，牲口不听我使唤，地也犁得弯弯曲曲的。学习了一会儿，找到了点门路，慢慢就顺手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老乡说：“休息一会儿吧，让牲口吃点饲

料。”说实在的，这时我真不想休息，总想多学一会儿，虽然累了一身汗，我觉得学点犁地技术是完全划得来的。从内心往外说，我时刻都想多学点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时刻牢记着马克思的教导：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今天，我为了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多学点本领就更为必要了。我之所以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学到真本领，就是为此目的。

1962年5月8日

今天部队发放了夏天的服装，本来每人发两套军服、两双胶鞋……我想，当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再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却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从内心感激党和人民的关怀。党和人民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也得为党和人民着想。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处处做到增产节约，发扬我军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为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减轻人民的负担，共同克服目前的困难，我只领了一套单军服，一双新胶鞋，其他用品也少领了。以前用过的东西，我都修补好了，继续使用。穿破了的衣服补好了再穿。我觉得就是现在穿一套打补丁的旧衣服，也比我过去披的破烂衣服要好千万倍啊！

1962年6月22日

从3月16日到今天，我开的汽车已安全行驶了四千多公里，没有发生事故，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首长交给的各项任务。

为了使车辆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准备迎接新的任务，首长给了我一天时间保养车。从今早6点钟开始工作，我清洗了燃油系统，检查调整了电路，底盘各部机件打了黄油。当我把全车螺丝检查紧定完毕的时候，接到首长的指示，叫我马上出车，护送一个重病号到卫生连。我急忙收拾工具，出车护送。临走前，我看了下手表，已是下午1点了。这时我的肚子也感到有些空了。凑巧，我连炊事员给我送来了一盒午饭，大家叫我吃了饭再走。但是我想：阶级兄弟病重，处在紧要关头，抢救同志要紧，不能耽误时间，于是启车出发。

经过两个多小时急行车，终于把病号按时送到了卫生连，顺利地完

成了任务。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感到格外地痛快。

1962年6月×日

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学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拿目前来说，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在国内还有阶级斗争存在的时候，阶级分析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武器，就决不会过时。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必须认真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一个真正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2年6月×日

学习《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我从理论上懂得了军队生产和整风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联系到当前我们部队大搞生产的实际情况，更加深了我对毛主席思想的领会。就拿我们连来说，由于听了毛主席的话，搞好了生产，在当前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就能取得各项工作的胜利。

1962年6月25日

我听有些人说：当兵不合算，挣不到钱，不如在家种二亩自留地，既有花的，又有吃的……

我认为这种人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认识不足。俗话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同样的，只有集体利益富裕了，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如果没有集体的利益，哪还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呢？

1962年6月×日

我是在1958年夏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过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武装了头脑，增强了本领。我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用学习到的理论、观点对照联系自己的思想、劳动和周围的一切实际事情。这么一联系，不仅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提高。如通过学习毛主席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我清楚地明白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说法。……

今后，我还要更好地学习，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1962年6月28日

有些人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做工作、办事情、处理问题等，只顾个人，不顾集体。这样，就会给革命造成损失，给集体造成不利。我觉得正确认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像细胞和人的整个身体的关系一样。当人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身上的细胞就不可避免也要受到损害。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也依赖于祖国的繁荣。如果损害了祖国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就得不到幸福！

1962年6月29日

今天下午，从我们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我们部队驻地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儿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我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多少军队？他们干什么？”另外还说：“现在的世道变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想：他问这个、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是人民的保卫者，决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人。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账本。”
“你把记账本拿出来看看！”
“记了几笔账，没什么看的。”
“怎么？不让看吗？”
“好吧！你要看就看吧！”

我翻开记账本，发现他把我们正在进行的国防施工的地名和部队驻地地址番号等都记了下来。

“你写这干啥？”
“这地方我刚来，记下地址以后就好找了。”
“你写部队番号干什么？”
“想找一个熟人。”
“找谁？叫什么名字？”
“姓张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你不是说熟人吗？为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

他慌慌张张地答不上来了。看这个人的言行可疑，我把这件事立即报告了首长。首长找他问话的时候，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神情很不正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首长派人把他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个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知道这消息后，都纷纷议论说：“反革命不消灭，人民就不能安宁，我们要想永远过好日子，就要时刻提高警惕，握紧枪杆，擦亮眼睛，坚决、彻底、全部消灭敢于侵犯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

1962年6月30日

我认为，一个革命者，要树立牢固的集体主义思想，时刻都要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还要坚决打消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对革命不利，对集体有损害。个人主义好比大海中的孤舟，遇到风浪，一碰就翻。集体主义好比北冰洋上的原子破冰船，任凭什么坚冰都可以摧毁。我认为坐在小舟里摇摇晃晃不好，还是坐在原子破冰船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为好。

1962年7月29日

今天，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雷锋同志，你从3月份离开连队到下石碑山单独执行运输任务，工作很积极，政治责任心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安全行车四千多公里没发生事故，同时还给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这很好，要继续发扬……不过，现在有人反映，说你和一位女同志谈情说爱，是否有这么回事呢？你好好谈谈。"

从内心往外说，我没有和哪个女同志谈情说爱。指导员提出这个问题，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风从何起。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违法乱纪。这些话，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坚决不会明知故犯。

我想：自己年轻，正是增长知识的好时候，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还这样想过：我是在党哺育下长大成人的，我的婚姻问题用不着自己着忙……

现在，有同志说我谈情说爱，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误解。我是个共产党员，对别人的反映和意见不能拒绝，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也要虚心接受。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我，冤枉了我，使我受点委屈。这也没什么，干革命就不怕受委屈。"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没有这回事，就不怕人家说。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情总会清楚的，让组织考验我吧。

1962年7月30日

今天起床后，我们参加了后勤处的生产劳动。到地里后，有的同志没按计划带工具，本来叫带十把镐头、六把锄头，结果只带了两把镐头、五把锄头，影响了生产。

这件事，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我认为不按计划办事，害处很大。今天所见仅仅是生产当中的一件小事，大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感到无论做什么，一定要事先有计划，不能盲目乱干。只有按计划办事，才能圆满完成任务。

1962年8月5日

今天是星期日，本来应该休息。可是因为任务重、工作忙，再加上汽车行驶里程到了二级技术保养期间，我想：完成任务要紧，保养好车辆重要，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嘛，没有什么。因此，我还是照常工作。上午调整了汽车各部间隙，换了手制动片。下午送工作组首长到我团工作，一路很平安……

1962年8月6日

我今天听一位同志对另一位同志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

1962年8月8日

今天给一营二连拉粮食。上午8时从下石碑山出车，九时半左右就到达了抚顺粮站。这趟是副司机开的。因他缺乏驾驶经验，遇到紧急情况，就手忙脚乱起来，因此，轧死了老乡的一只鸭子。我立即叫他停车，向老乡道歉，并给老乡赔偿了两元钱，使老乡没意见，很受感动。

1962年8月9日

今天我看了一位科学家对青年讲的一段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他说："你在任何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管别人怎样器重你们，你们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没有学识！'决不要陷于骄傲。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友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丧失客观方面的准绳。"

这些话好得很，我不但要永记，而且要贯彻到言语行动中。

1962年8月10日

今天，我认真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著作，其中有两句话对我教育最深。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千真万确

的真理。过去，我在一切言论或行动中，按主席的教导做了，因此我进步了。现在，我仍要牢记主席的这一教导，坚决努力，要求自己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今后，我要更加热爱人民和尊敬人民，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勤务员。

---

[1]为尊重作者，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原貌，忠实呈现作者原意和历史背景，本书除订正一些文字错误外，对作者的习惯用语、口语词句，因回忆和现场讲述偏差而导致的逻辑和语法差错以及前后不一致之处予以保留。

附录一 文章

决心书[1]

（1958年11月7日）

我是一个孤儿，我七岁时，父母双亡，无人照管。自从来了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她把我从火坑中拯救了出来。党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读书，1956年我已高小毕业。

几年来，由于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使我从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觉悟的共青团员。1956年11月，党把我调到望城县委会当公务员，保护首长。因工作需要，在今年又调我去农场学习驾驶拖拉机，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现已成为一个驾驶员。

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钢铁生产占了目前的重要地位，我自己申请，经望城县委批准，我来鞍钢学习，我愿把我的青春献给祖国……我一定服从组织的调配，到工厂后，一定刻苦学习，克服一切困难，发挥一个共青团员的应有热能……为祖国人民过幸福生活而奋斗到底！

雷锋

于望城县委机关

我学会开推土机了

（1959年2月24日）

2月24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我第一次学会了开推土机，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呵！

我七岁时，父母被小日本鬼子和反动派害死，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只得给地主家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挨骂，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自从来了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把我从火坑里拯救了出来，送我上学，给我吃的穿的，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青年，我于1956年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在中共湖南省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并在1957年2月加入了光荣组织——共青团。

我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服从祖国的需要，为了一千八百万吨钢，为了把自己锻炼得又红又专，我要求从湖南望城县委机关来到祖国的钢都——鞍山。一路上经过了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了首都——北京，同时我还在北京参观了一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东西。

我还在天安门前留了影。古老的北京城变成一座美丽的大公园了，风沙飞扬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空气清爽，风和日丽，有多得数不清的工厂，有幽静优美的大小楼房，有宽敞、富丽堂皇的俱乐部，有日用品堆得像山一样的百货供应大楼。北京是多么的可爱啊！我想在北京多停留几天，但为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我那颗火热的心已飞到了鞍钢，只想马上到达钢都，用自己的双手使钢水昼夜地奔流，让钢水奔流得像海洋一样。

1958年11月15日中午12点，火车开到鞍山车站停住了。我挑着行李下了火车，抬头一看，真把我惊呆了！那多得像春天里生长的春笋一样的烟筒，那密如繁星的炼钢炉，那沸腾的钢水，那堆得像山一样的钢材，那机器的响声比春雷还凶，祖国的钢都是多么的伟大啊！我真爱上了它。

我到达鞍钢公司化工总厂以后，领导分配我开推土机，当时我汹涌激动的心儿像压不住似的，像要往外蹦，全身像有一股股的暖流在沸腾。我高兴得只想笑，说不出话来。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

当我第一次爬上推土机驾驶台学习的时候，我真高兴得要跳起来。

我坐在驾驶员的身边，专心地看他怎样操作，怎样转弯，怎样发动汽油机……李师傅一面驾驶，一面告诉我操作方法和各部分名称，我一点一滴都记在脑子里，并写在日记上。这几天我真是睡不着觉，老是想着推土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忆着李师傅的指教，只想不睡觉，起来又去学习就好。我只想早一日学会，早日为祖国出一点力量。

学习了一个月，我懂得了一些操作方法和基本知识，李师傅就要我试验驾驶，他真的让出座位，站在一旁指点我。我一坐上驾驶台，心跳得很高，我生怕开不动，别人会讥笑；又怕没有力，拉不动方向杆；还怕刹不住车。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愉快，手脚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李师傅对我说："不要怕，要放勇敢些！"这时我才把油门加大，挂上排挡，把离合器向后一拉，推土机嘎嘎地开动了。可是推土机总不听我的指挥，走弯路。开了一会儿，我不怕了，心也不跳得那么厉害了，手脚也慢慢地不发抖了，这时，推土机也听我的使唤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又是多么的喜悦呀！我回头望望，看看那一堆堆的土被推得堆成像山一样的高，仿佛看见了堆得像山一样的钢铁。

今天真有很大的收获，过得真有意义。下班以后，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转地想着，吃饭的时候，还好像坐在推土机上哩，不停地摇晃着。我拿起筷子，像握住推土机的方向杆一样，随手推动，两只脚像踩在制动器上，自然地踏动着。我想今天得到的这样的幸福，不是党的培养教导，又哪里来呢！

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一定努力钻研、勤学苦练，克服一切困难，忘我地工作，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推土机驾驶员。

——于鞍钢

我决心应召[2]

（1959年12月9日）

12月3日，当我听到车间总支李书记关于征兵的报告后，我激动得一时一刻都没有平静。夜深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便从床上爬起来，跑到了车间办公室，叫醒了熟睡的李书记，我问他，我能不能入伍呀！李书记笑着回答说：“能呀！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加人民解放军是顶呱呱的哩。”他从头到脚仔细地看了我一下说：“哎呀，小雷怎么没穿棉衣呀！下这么大的雪，不冷吗？”这时我才觉得穿一套单衣有点寒冷，李书记把棉衣披在了我的身上。回到了宿舍，我还是不想睡觉，坐在条桌旁边写我入伍的申请书和决心书。

第二天一早，我想到车间去报头一名，天还没亮，哪知道回收工段适龄青年马守华比我更早，头一名让他得去了，真想不到我报的还是第二名。

参军！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个革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而且还是个培养青年的革命大学校。现在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呢。

当我在入伍簿子上写到我要坚决“参军”二字时，一段辛酸的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旧社会逼得我失去父母兄弟，家破人亡……全家只剩下了孤孤单单七岁的我，过着非人的生活。那时我虽年纪小，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帝国主义和黑暗的社会是那么入骨地痛恨。

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以此为爹妈报仇。

光明伟大的党啊！您拯救了我，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念书，高小毕了业，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参加到了祖国的工业建设，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要是没有您，我很难想象到自己的一切。今天您需要我，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长辈优良的革命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可爱的青春

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粉碎帝国主义！早日解放台湾。

焦化车间工人——雷锋

与战友谈改正错误[3]

（1960年11月26日）

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你，是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呀，你应该很好地承认错误。你想，我们来到部队是干什么的呢？咱们过去都是穷人家出身，吃不饱、穿不暖，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过上了幸福生活，再不用为吃穿犯愁了。我们今天来当兵，就是要保卫幸福的生活，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应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是不听党的话，犯了错误，这能对得起谁呢？再说，我们入伍的时候，父母亲又是怎样嘱咐的呢？他们是叫我们在部队里，加强锻炼，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觉悟的人，叫我们学习一些本领，难道我们能够忘记这些话吗？……

人不怕有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能够坚决改正错误，那就是好同志，同志们是不会看不起你的。

看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感想

（1960年12月18日）

我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越读越觉得心里明亮，一连看了好几遍。毛主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同时深深地教导了我。

我记得刚入伍的时候，团政治处主任给我们上第一堂政治课，他讲到帝国主义不甘心它的灭亡……准备进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妄想独霸全世界。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我知道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美帝国主义想拿原子弹来吓倒我们，是决办不到的。历史证明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拿我们中国的革命来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并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但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想来夺取我们中国这块肥肉，因此在1950年发动了侵朝战争，妄想利用朝鲜做跳板进攻中国。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英勇地作战，美帝国主义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这些历史就证明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不可怕。原因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在这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我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写在日记本上

一辈子学习毛主席著作[4]

（1960年）

我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那篇著作，它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到现在我一共学习了二十多遍，看一遍有一遍的体会，有一遍的心得。毛主席热情地赞扬了白求恩同志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精神，我就按照毛主席这些话来鞭策自己，检查自己。毛主席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无论什么工作，只要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我就要做好。

比如，有一个星期天，大家有的上街去了，有的遛公园去了。那一天我的肚子痛，我到卫生连看病的时候，医生不在。我刚走出卫生连，就听见工地上广播站广播："工人们，加油啊，现在运砖的赶不上需要了。"当时我一听到运砖的赶不上需要，就跑到那里一看，工人们都在干劲冲天地干着呢。因此，我想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也想到应该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就跑到工地和他们一起推砖。我找了一辆手推车推，工人们都是两个人推一辆车，而我呢，就一个人，我想，自己个子小，恐怕推不动。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一个人要顶两个人干。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拿辆车子，在那儿推一车就推六十几块。推了好长时间以后，工地广播站的广播员同志就跑来了，说："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你是哪个部队的？"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呀，不告诉你。"我想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要是告诉她，到广播里去广播，多不好意思。我不告诉她，她就走了。后来，又来了三个工人同志，其中一个同志跑过来跟我握手，他说："解放军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我也没告诉他。我想到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这是应该的。后来有一个同志在旁边对我介绍说，这个同志是我们建筑公司的党支部李书记。当时我听说和我握手的是李书记，很不好意思，告诉他不好，不告诉也不好，后来我想这是应尽的义务，还是不告诉他好，我就没告诉他。后来李书记就把我的衣兜解开了，掏出我的汽车驾驶执照，看了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哪个部队的，他马上就让广播员广播了。广播以后，又用一张大红纸写了感谢信，工人们敲锣打鼓地给我送来

了，党支部书记给我念，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是我也感到很高兴。那时候，我肚子也不痛了，早上没吃饭也不知道饿了，我只感觉到感激不尽。一直到3点钟的时候，我才回去吃饭。工人们收工以后，又用大红纸以党组织的名义给我们部队首长写了一封信，敲锣打鼓地送给我们连队的指导员。

今年过中秋节，部队发给我们苹果和月饼。当时，我舍不得吃，引起我深深的回忆。我想道，旧社会，吃不到饭，哪里还敢想苹果呢！我也想到我母亲的死，我看了苹果又看月饼，舍不得吃，我把它用纸包起来。这时，我又想起了上甘岭战斗当中，一个苹果，首长也不吃，谁都不吃，留着送给伤病员去吃。我想道，应该用苹果和月饼去慰问伤病员。我马上又写了一封慰问信，我一面写信就一面掉眼泪，写好后我把苹果和月饼加上那封信一起送到了抚顺市职工医院慰问了伤病员。

比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想道，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当中，做更好更多的成绩。因此，我连过年所放的假都没有休，我去捡大粪，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三百来斤。我想到这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大积肥，是搞了卫生运动，也能够促进农业生产。

我学习毛主席的每一篇著作，都要联系实际。我学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以后，就决心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比如，有一天晚上，那是冬天，我们大家都睡在一个简陋的营房里面，天特别冷，又刮着北风，下着雪，炉子烧得很旺。在半夜的时候，我起来解手，看见炉子座板把地板都烧坏了，当时，满屋都是煤气。我想，同志们都睡得很甜，现在煤气这么多，万一要是中了毒对大家都是损失，会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我马上到外面去打来水，把炉子浇灭了，又把地板上的火浇灭了。我还把窗户、门都打开了，不一会儿屋里就变得非常冷啦，冷清清的。我又想，如果这样冷的话，把大家身体冻坏了也不好办，就到外边找来小木头柴，又把炉子重新生着了，一直把屋里弄得暖呼呼的，我才睡觉。

我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以后，就时时刻刻用毛主席所教导的话来检查自己。比如，我们班以前不团结，有意见开会不提，背后乱议论。我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以后，看到哪位同志有缺点，就在每次开会的时候大胆提出，还把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给大家念。我们班有一个战士叫×××，一天我们去生产，班长不在，他就说班长对他看法不好，乱议论班长。当时我就讲："你这样犯自由主义不行啊！前天我们学过了《反对自由主义》，今天你又犯自由主义。"他怎么说呢："学归学，我说我的。"我说："那还行啊，学了不用那顶啥事

呀。”后来，在开会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批评。我们全班同志经过认真地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大家都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一来由原来的不团结达到了新的团结。

有一次，上山去打猪草，我们早晨吃了早饭去的，走了十多里地到山上，每个人带一盒饭去吃，中午就不回来吃午饭。到12点钟吃饭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吃饭，有一个叫王延堂的同志，一个人坐着看大家吃饭，我就问他：“小王同志，你的饭呢？”他说：“我的饭早上就吃到肚里去了，早晨我就吃了两顿饭。”这时，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我也想到王延堂同志如果今天中午不吃饭的话，会影响他的情绪，他干活一定不会起劲。我想到这些，就把自己的饭送给他吃。他再三推辞说：“我吃了你怎么办呀？”我说：“我不饿呀。”经过再三推辞，我说我肚子痛，我要解个手，放下饭就跑了。我看到他吃了饭，吃得饱饱的，干活非常起劲，我感到非常愉快。

在防洪抢险当中，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任务很艰巨，我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党的教导，在最艰苦的时候应当做好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我带头喊口号，唱歌子，大家干劲都很足。发现了好人好事就到广播里去表扬。我走到堤坝上的时候，看见一位战友没穿雨衣，当时我又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穿在那个战友的身上。当天晚上，我一身都淋湿了，一直颤抖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三天我又得了急病，一天没有吃饭，连长让我在家休息，我怎么也不肯休息，坚决要求去参加防洪抢险。后来，连长叫卫生员看着我，坚决不让我去，卫生员把我送到宿舍里。我到宿舍以后，翻开自己的日记本，看到了英雄黄继光的照片。因为我在入伍的时候，在《解放军画报》上发现了黄继光的照片，我就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就以黄继光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我一看到他，满身充满力量。我想，黄继光为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现在是防洪抢险紧要关头，洪水一来，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如果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牺牲了自己也是光荣的，我坚决要去，我想决不能因为这点小病下火线，一定要坚持下去。卫生员坚决不让我去，但我坚决要去，跑到了工地上又和大家一起参加防洪抢险战斗。

今天，党发出了伟大的增产节约号召以后，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必须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想道，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就必须发愤图强，增产节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因此，我处处注意节约，时时注意节约。比如今年春节的时候，部队发给我苹果票和糖票，

我跑到服务社的时候，又舍不得买，这时我想到了过去，过春节的时候给地主家放猪，还被地主砍了。我想到现在到部队以后，过年的时候，首长还和我们一起会餐。我想这个苹果、月饼和糖不吃是可以的，是可以节约的，我就没有买。我把这些苹果票、糖票、月饼票送给了其他战友。过这个春节，我只花了两角五分钱理了个发。到部队以后，我没有买过牙刷、牙膏、香皂和手巾，我在入伍的时候，工厂送给我一套牙具，送给我一块香皂。比如说我那把牙刷吧，使用了七八个月，毛都掉了一半了，我还舍不得丢掉。有一天，我班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到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捡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个小气鬼，他说："你连买牙刷的钱都没有了？"我对他讲："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还能使用，我都没有买过牙膏。我一共捡了八十多个牙膏皮子，卖了两块多钱，我把这些钱交给了指导员。有一次，我在积肥时，看见一双破皮鞋，我也把它捡起来。有的同志说，雷锋真是个小气鬼，人家说得真不错啊！破皮鞋埋里埋汰的，你要它干啥？我想这皮子是国家的工业原料，积起来，可以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我又想到我们节约必须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想。有一句俗话："滴水成河，粒米积成箩。"我把破皮鞋捡起来以后，洗干净，又卖了一元多钱，把钱又交给了指导员。

比如，我今年7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军区体育运动比赛大会。天气比较炎热，有的运动员同志就出去买汽水喝，当时我口也很渴，也想去买一瓶，我掏出了三角五分钱，但又舍不得这三角五分钱。我想到一分钱、一角钱来之都是不容易的，这三角五分钱可以买一个笔记本子学习文化，我就没有买。比如，我有一次从抚顺到营口出差，本来在路上可以吃一顿饭，因为连队给了一块五角钱差旅费和一斤粮票。但我看到火车上吃饭很贵，七八角一顿，舍不得吃，我想到旧社会好几天还吃不到饭，现在饿一顿没关系，我就没吃，把这粮票和钱交还了司务长。有一次大扫除，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一双破袜子，我看到破袜子补好以后还可以穿，免得拿钱买新的，我捡回来洗干净以后，补了七八个补丁，一直穿到不能再穿，不能再补，我又把它洗干净当了一块擦车布。部队发给我的衣服、袜子、手巾我都存下来，一直到今年遭灾的时候，我把它们捐献了支援灾区。我说我穿不了这些东西，用不了这些东西，可以节约下来。我平时不乱花一分钱，就连一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我那块香皂还是入伍的时候工厂送给我的，只有过年过节到哪里学习、开会，我才带

上那块香皂使用，其他时间我就使用肥皂。我的手巾坏了这么大一个窟窿还继续使用。部队每个月发给我的六块钱津贴费，我除理发以外，大部分买些毛主席著作，买一些关于党的历史和有关党的政治的书籍，还有就是青年修养一类的书籍。除了买书以外，其他钱我就存起来。我从工厂到部队总共两年多，省吃俭用共节约了二百块钱，一直到今年春天，捐献给抚顺市望花区……

怎样对待困难

（1961年1月18日）

（一）什么是困难

走路这是谁都会的，可是对于刚开始学走路的小孩子来说，这就是十分困难的事，为了学会它，他不知道要跌多少次跤，可是没有一个小孩因为跌了一次跤便停止学走路，恰恰相反，当他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成天地扶着墙壁走来走去，跌倒了又爬起来，每进一步，他就感到快乐，这样经过多次失败以后，他终于学会走路了，原来困难的事，现在丝毫也不困难了。

1.世界上有两类不同性质的困难。

一类是旧事物在衰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一类是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比如：在帝国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困难，它们是永远无法克服的，为什么它们无法克服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事业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是反动的没落的，不得人心的。

克服困难不仅要我们在主观上认识困难的规律，而且要在客观上具备战胜困难的条件，条件具备了，如果没有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困难仍然不能克服，反之，如果条件还没有具备，单有主观上的努力仍然是不能取得效果的。

2.怎样对待困难？

人们对待困难的态度之所以不同，归根结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思想觉悟不同，一方面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同。

3.见物又见人：

见物又见人，即不超越客观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去做那些现实不能做到的事情，又不被客观条件缚住手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好一切经过努力可以做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正确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我们才能有成效，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4.有利与不利：

我们靠什么战胜困难呢？主要的就是要把一切有利的因素充分地调

动起来，用以克服不利的因素。有利因素发扬了，不利因素克服了，困难也就被战胜了。

（二）怎样战胜困难

1.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2.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3.抓住关键，彻底解决。

希望一下子把困难全部解决，这样做的结果，那就是十个指头捉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4.开动机器，苦思多想。

5.依靠党的领导。

党是我们的引路人，是我们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要时时刻刻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指示，主动地自觉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本单位的党组织。只要真正做到了这一条，我们就能征服困难。

——写在日记本上

对少先队员们讲纪律[5]

（1961年6月）

我刚入伍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幼稚的青年，有时不自觉地就违反了纪律。记得一个星期日，我认为放了假，就可以随便外出了，谁也没有告诉，我就上街去照相。这件事被指导员知道了，吃过午饭就找我谈话。他搬一张凳子叫我坐下，和蔼地问我："雷锋，你今天上街请假了没有？"我难为情地回答说："没有。"

指导员说："这样不好哇，部队嘛，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不论做什么都要请示报告，星期天外出也要说一声。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那怎么能战胜敌人呢！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邱少云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战场上，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他的衣服，可是，他为了不暴露目标，宁愿烈火烧身也不动一动，一直坚持到最后牺牲……"

我听到这里，心里难过极了，哭了。指导员又说："只要认识到自己错了，今后改正就行了，哭什么？"打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再没有违反组织纪律和各种制度。

自我鉴定[6]

（1961年9月10日）

…………

我在一切实际行动中……牢记了列宁的教导：多做日常细小平凡的工作，少说漂亮话。因此，我经常打扫卫生，淘厕所，捡大粪，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总想多做事，少说话。我乘火车时，给旅客倒水，扫车厢，擦玻璃，让别人多得些方便，自己辛苦一点，这是我感到最愉快的。

关于学习方面，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工作好，就得学习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就像点灯加油一样：点灯如果不加油，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只有不断地加油，灯才会明亮。人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否则就会落后，甚至犯错误。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越学越想学，哪怕有一点空余时间，我也要看看书报，增长自己的知识。现在我学习得很不够，决心继续努力，勤学、苦学、发愤学。我要学习一生，战斗一生。

入党转正申请书

（1961年9月19日）

我从去年11月8号入党后，激动的心情一直没有平静过。天天想，日日盼，总想转正的那天早日到来。现在离转正的时间不太长了，我迫切地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早日转为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

亲爱的党，我在您的抚育和教导下，从一个幼稚无知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的眼睛明亮了，思想开朗了，革命的意志更坚强了，阶级立场站得更稳了。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过去我受过许多苦，从内心恨透了三大敌人。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拯救了我，把我抚养成人，我从心眼里热爱党和毛主席，从内心有说不尽的感激党的恩情。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在思想上总想为党多出点力，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能坚决地完成。我所想，所做的，都是以感谢党的恩情来指导一切工作的。因此，干工作只是一个人单打鼓、独划船的干，不懂得发动群众，不懂得把个人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以前，我对整个阶级的命运和利益认识是不足的，至于怎样为本阶级的利益去斗争也搞不清楚。可是现在呢，我懂得了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一个人只有和阶级结合在一起，才能最有力量。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的利益也就在阶级利益之中。如果没有整个阶级的解放，也就没有我的一切……因此，使我产生了献身本阶级最高利益的愿望。当我看到人们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道，穷苦大众是一家，阶级兄弟要帮助，哪怕牺牲个人的利益或付出什么代价也心甘情愿。例如，我接到河南省一个民办小学校的来信，他们说，因几年遭受自然灾害，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要我给予他们以经济帮助。我看了这封信后，就向首长请示，准备卖掉自己的衣服和皮鞋，以支援他们办学。当首长没有同意我这种做法的时候，我心里却感到很不安，连觉也睡不着，我左思右想，后来拿出自己在部队一年零九个月的集留下来的全部津贴费（一百元），支援了干沟民办小学校。我把钱寄出去了，心里也就快活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我领会了党的精神，是党教给了我无产阶级的思想，是党不断培养和教育我的结果。

入党后，我虽然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但是比起党对我的

要求和期望还做得很不够。我决心继续努力，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思想上要求准备战斗，准备自己在遇到最恶化的条件的时候，要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缺点：

因工作的需要，经常外出汇报，在生活上形成了一种自由散漫的作风。比如，有时候不请假外出，礼节不够周到，军容有时不够整齐。因今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做汇报，很少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经常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

对同志的帮助不够，没能经常进行谈心活动。工作缺少方法，有时抓住了这头却丢了那头，遇到具体问题，仅仅从大道理上做一些解释，究竟怎样解决，要达到什么为合适，自己心中没底。个性急躁，办事总想一口气得成。以上缺点坚决克服。

申请人 雷锋（盖章）

工作方法

（1961年12月2日）

“我们做工作，定指标，提任务，都要照顾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不仅看需不需要这样做，而且看能不能做到，需要做而且能做到的我们就坚决做，需要做但是做不到或暂时做不到的，就不做或暂时不做。”

“我们工作方法的特点是：也用纪律也用说服。但是占比重很大的，占绝对优势的，是说服而不是纪律，说服是主要的方法，纪律是次要的方法。以说服为主，不以惩办为主。”

“严格要求是目的，耐心说服是方法，不能离开目的去讲究方法，这样就会舍本求末。也不能只顾目的而不讲究方法，这样目的也难于达到。”

“要把中心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工作一定要善于抓中心，像打仗一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写在日记本上

精通业务 熟练技术[7]

（1962年2月1日）

…………

（六）技术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

1.刚开始学习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说："只要把技术学好了，就有了铁饭碗……"还有的同志认为，技术学好学赖是个人的事，与别人无关。还有的同志对技术学习不重视。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学习了报纸上论"红与专"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之后，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学习目的。

2.学习虚心，不懂就问，不装懂，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表现在：①每当教员讲完课后，有不懂的问题，大家能及时提出，互相争论和讨论，实在弄不明白的，就请教员做解释，直到把问题弄懂为止。②走到哪学到哪。如乔安山和韩玉臣等同志在沈阳执行任务时，主动请兵部（沈阳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编者注）的老司机介绍经验，虚心向他们学习。再如：庞春学和雷锋等同志外出坐公共汽车时，也留心地方司机的驾驶动作，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他们为什么这样虚心呢？这是因为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后，懂得了"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3.学习方法灵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比如：我们根据教员所讲过的科目，在出车中结合实际（在不妨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互设各种故障排除，互问互答，互相纠正驾驶动作。

（2）采取包教保学的方法。如我班周述明同志技术较高，主动包教接受能力差的乔安山同志，有疑难问题反复给他讲解，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日把乔安山带到车上，对照实物给他讲解。由于教者耐心，百问不烦，学者虚心，不懂就问，因此乔安山技术提高很快，由以前考试不及格，到最近考试得五分。

（3）采取了（理论、图表、实物）三结合的方法。比如：教员讲了联合调节器的工作情况和外部线路的连接后，我们记不住，有的地方还弄不清楚。下课后，我们对照图表讨论。大部分同志懂得了，可是还有少数同志不太懂。然后，我们一同到车场打开汽车发动机盖看实物，

把联合调节器卸开来仔细观看。经过实物实验，全班同志才真正突破了这个难点。由于采取了以上三种方法，大家的技术普遍提高。所以冬训三次测验，取得了全班满堂红的优秀成绩，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班。

（七）认真贯彻了安全措施，严格遵守了交通规则，做到了四勤、三先、五不超、六不走、九慢。

四勤：①勤检查。②勤保养。③勤督促。④勤清洗。

三先：①会车先慢。②先让。③先停。

五不超：①不超速。②不超载。③不超高。④不超长。⑤不超宽。

六不走：①行车文件不齐不走。②车辆检查不好不走。③油料不足不走。④人员没坐好不走。⑤操纵机械有故障不走。⑥没有上级首长的指示不走。

九慢：①转弯慢。②交叉路口慢。③坡道慢。④人员多的地方慢。⑤复杂气候慢。⑥过铁道慢。⑦道路不熟慢。⑧桥梁渡口慢。⑨错车慢。

（八）建立了出场前后的检查制度、汇报制度。全班共行驶两万六千多公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圆满完成了首长交给的运输任务。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8]

（1962年3月6日）

1960年1月，我响应了祖国的征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一个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是我从小的愿望。因此，当车间李书记做了应征入伍的动员报告后，我内心激动得很久不能平静。夜间，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段悲惨的家庭遭遇和痛苦的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使我更加坚定了保卫祖国的决心。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给地主做长工，后来参加革命，被日本鬼子折磨死了。哥哥给资本家做工，手指被机器轧断，脑袋被撞伤，家里无钱医治，不久也死了。母亲领着我抱着弟弟去讨饭，因吃不饱、穿不暖，第二年幼小的弟弟就活活被饿死了。母亲为了照顾我，不得不出去给地主做工，也因被野兽般的地主奸污而死去。那时我才七岁，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好去给地主家看猪。冬天没有棉衣，就和猪睡在一块儿取暖。地主家的肥猪比我吃得都好，每天还有人侍候它。我呢？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一次，地主家的狗抢我的饭吃，我只打了狗一下，狠心的地主痛打了我一顿，还把我赶了出来。从此，我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凄苦难言。

1949年的夏天，我们家乡解放了，乡长彭德茂把我送到人民医院，治好了全身的疮疖。过年的时候，还给我换上了新衣服，还给我一块压岁钱。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叫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彭德茂告诉我："我们的救命恩人是毛主席，是共产党，是解放军。现在，你可以为你的父母兄弟报仇了。"

我是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压榨下挣扎过来的，是在阶级友爱的革命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知道恨谁，爱谁，我知道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是我们青年的神圣职责。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争取当一个光荣的人民战士，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这就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

我想到这些，从床上爬起来就跑到车间办公室，叫醒了熟睡的李书记。我问他："我能不能入伍呀？"他说："能呀！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加人民解放军是顶呱呱的哩！"他看了我一下说："哎呀，小雷，你怎么没穿棉衣呀！下这么大的雪，不冷吗？"此时，我才觉得有些

冷意。回到宿舍，我又连夜写了入伍申请书。第二天一早，我想到车间报个头名，谁知道头名叫另外的同志抢去了，真想不到我却报了个第二名。

不久，厂里锣鼓喧天地把我和其他检查合格的青年送到辽阳市，可是经市一检查，说我个子矮，不批准我。这可把我急坏了，两眼含着泪水一口气跑到身体检查站，向余政委问道：“凭什么不叫我参军，我哪一点不够格？”余政委说：“你个子太小了……”难道因我个子小就不能保卫祖国吗？难道因我个子小就不能为自己的亲人报仇吗？我满肚子的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扑到余政委的怀里痛哭了一场。余政委看我人小意志挺坚决，就同意我入伍了。我高兴地擦干了眼泪，穿上发给我的新军装，对着镜子一照，真把我乐坏了。我挺着胸膛，走进了革命队伍的行列，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当我刚刚走到部队的第一天，就觉得有着说不出的温暖。头一天晚上，因我在火车上受了凉，有点咳嗽，夜间睡不着觉，看到营长轻轻地走到我们的房间，给同志们盖被子。营长看我还没睡着，就小声地问我：“小雷，怎么啦，是不是受了凉？”我想，首长工作又忙又累，夜间还来看我们，自己有点小病还是不告诉他好，以免麻烦。深夜一两点钟了，营长又关怀地走到我身旁，把自己的被子和大衣给我轻轻地盖上，还请来医生给我看病，我激动得泪水流湿了枕头。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真感到祖国到处都有着我慈祥的母亲——伟大的共产党在关怀着我。

入伍不久，军事训练就开始了。我一听训练的是保卫祖国的本领，我的劲头就更足了，可是在投手榴弹时，因为我个子小，臂力不大，总也没有达到要求。一个革命战士，如果在战场上掷不出去手榴弹消灭不了敌人，那怎么能行呢！于是，我起早贪黑地练习，有时晚上借着月光，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拿着手榴弹就练一会儿，有时胳膊疼得很厉害，可是一想到吃点苦、受点累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时候，就是再疼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我终于达到了要求，取得了实弹投掷的资格，在训练时，准确地把手榴弹投到“敌人”的碉堡里。

一年来，经过党和部队首长的培养教育，我不仅学会了一套保卫祖国的本领，也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更加鼓舞了自己保卫祖国的决心，坚定了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决心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0年夏天，我在街上看到抚顺市望花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庆贺人民公社的诞生。可是，在这个全民

欢腾的日子里，应该怎样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呢？我把自己两年来在工厂和部队积下的二百元钱，全部从储蓄所取出来，送到望花区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不肯收我的钱，经我再三地要求，才收留了一半。

同年8月，辽阳市遭受了特大的洪水灾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飞机给灾区人民送来了粮食、衣服，我是人民的子弟兵，灾区人民有困难，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大力支援灾区人民，和灾区人民同甘共苦，我把公社没有收的那一百元钱，连同我写的一封慰问信，一起寄到了中共辽阳市委。后来，市委又把钱寄给我了，并写了一封信表扬了我。

一年来，我亲身体验到部队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不仅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掌握了现代军事技术本领，还立了两次功，被评为五好战士和节约标兵，并于1960年11月8日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的这些进步，完全是在党的培养、部队首长的教育、老同志的帮助下所获得的。我有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争取更大的成绩。一定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

[1]本文是雷锋离开故乡湖南北上辽宁鞍钢时写的决心书。

[2]本文原刊载于1959年12月9日鞍钢弓长岭矿矿报《弓长岭报》。

[3]本文节选自雷锋的战友范世绅给《前进报》写的关于雷锋关心帮助他认识改正错误的谈话稿，原文发表在1960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上，题目为编者加的。

[4]本文是根据雷锋的报告录音整理的，录音中只有报告中间的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

[5]本文是雷锋1961年6月应邀到抚顺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为同学们讲故事时所写的讲话提纲。

[6]本文节选自雷锋在1961年9月10日写的自我鉴定。

[7]本文节选自雷锋撰写的全班工作总结。

[8]本文原刊载于沈阳军区1962年第5期的《民兵之友》。

附录二 讲话

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1]

（1956年7月15日）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我们小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很多同学准备升入中学学习。我呢，我决定留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当一个新式农民。我决心做个好农民，争取驾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个好工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出把力。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参军做个好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同学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竞赛吧！

老师们，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在鞍钢授奖大会上的发言[2]

（1959年9月）

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今天能够参加这样光荣的大会，心中感到十分光荣，万分感激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光荣应该归于教育我成长的党，应该归于热情帮助我进步的同志们。

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化工总厂大会上的发言[3]

（1959年）敬爱的党委和全体师傅以及青年朋友：

今天我以万分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次大会，通过于主席的报告和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更认识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在这会上，我代表新工人向全体师傅们致以热情的祝贺，祝你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乘风破浪，以愚公移山的气魄，以武松打虎的劲头，以排山倒海之势，以百战百胜的精神来超额完成钢的生产任务。

敬爱的师傅们，自我去年11月间离开机关，踏入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由于工厂党委对我的亲切关怀和师傅的耐心教导，以及大家的帮助，使我很快地学会新的技术。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师傅们的光荣，是我个人的荣幸。师傅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困难，为完成钢的生产任务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今天我又感到十分惭愧，我入厂到现在没有为党做出多大的成绩。通过今天的大会，使我明确了只有依靠伟大的党和广大群众，克服一切困难，积极热情地工作，才会做出成绩。现在我只有以实际行动，以出色的成绩来感谢党和师傅们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在这里，我向党宣誓，向党保证：

一、我保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调配。

二、向先进学习……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向科学堡垒进攻。

三、保证勤学苦练，虚心向师傅们请教，求得对机械的彻底了解和运用。

四、保证百分之百出勤，做到大病坚持干，小病不下火线，玩命干。

五、保证按时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在近两年内达到能文能武的多面手。

六、不违犯劳动纪律，踏踏实实地干工作。

在工兵第十团欢迎新兵大会上的发言[4]

（1960年1月8日）敬爱的首长和全体老大哥同志们：

你们好！首长让我代表新战士讲话。我们这些新战士，能在60年代刚刚开始的日子里，穿上军装，扛起枪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听众鼓掌）

刚才团首长讲话，希望我们争当模范战士，依我说，有党的领导，有老同志们的帮助，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百个信心，保证当上！（众笑）

你们笑什么呀，我讲的是实话。

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5]

（1960年9月）

我决心应召

去年12月3日，当我在焦化厂工地听了李书记的征兵报告后，我的心激动得无法平静下来。夜深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跑到车间办公室，叫醒了李书记，问他我能不能报名参军。李书记说："怎么不能？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加解放军是顶呱呱的哩！"他仔细看我一眼说："哎呀，你怎么没穿棉衣就跑来啦？外面正下雪，不冷吗？"李书记顺手把一件棉衣披在我身上，告诉我天亮就报名，让我先回去休息。我回到宿舍，就坐在桌旁写起入伍申请书和决心书。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想到车间报头一名，哪知道青年工人马守华比我去得还早，头一名让他报上了，我只好报了个第二名。

参军，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而且是培养革命青年的大学校。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呢！

当我在入伍登记簿上写上我的名字，并特别注明"我坚决要求参军"时，一段辛酸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祖辈给地主家当佃户。父亲长年劳动维持不了一家半饱的生活。过年时，哥哥领着我出去"送财神"，讨点米来吃。要是赶上富人家办喜事，也出去讨点剩饭剩菜。我们家住一间破茅屋，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为了挡挡风寒，常用几捆稻草堵在门口，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取暖。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我哥哥只好去一家机械厂当童工，手被机器轧断，脑袋撞破，回到家里没钱治疗，活活被折磨死了。接着小弟弟也饿死了。妈妈为了养活我，到地主家做工，也被害死了。剩下孤孤单单七岁的我，给人家放牛、喂猪，上山砍柴，我的手又被地主砍伤，露出了骨头，鲜血直往外流，疼得我喊娘，娘不应，喊爹，爹不答。那时我虽年纪小，但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地主和黑暗的旧社会是多么恨之入骨。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

伟大的党啊！您搭救了我，给我吃的、穿的，送我念书，我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祖国的工农业建设，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要是没有您，我很难想象自己的一切。今天您需要我，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您，忠于人民，继承长辈的革命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入伍第一天

今年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自己最崇高的愿望。

祖国啊！到处都有我慈祥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我到达部队的头一天，因为乘火车时车厢里热，我脱掉了衣服，下车受了凉。深夜睡不着觉，止不住地咳嗽，发烧，有时还发冷。下半夜了，营长来到我们宿舍，有的同志被子没有盖好，他轻轻地给盖好。他发现我还没睡，走到我身边见我咳嗽，就轻声问：“你感冒了么？”我说：“没什么。”当时我想，这点小病还是不告诉首长好，以免麻烦首长。营长连夜查铺两三次，发现我一直没睡，知道我感冒了，就从卫生连叫来一位医生给我诊治，给我吃了药，叫我好好睡觉。亲如爹娘的营长啊，怕我冻着，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还送来一床新被子，都盖在我身上。我激动得泪水流湿了枕头，我真想掏出自己的心来献给党，我下定了决心，入伍了，一定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一堂政治课

1月9日早饭后，我们新兵营的同志集合在一个大礼堂里，政治处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他说，你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你们要好好学习政治和现代军事科学技术，要熟练手中武器，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消灭胆敢侵略我国的敌人……吴团长接着给我们介绍了本团的光荣历史，讲了战争年代许许多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课后放映了电影《董存瑞》。当我看到战斗英雄董存瑞英勇炸碉堡的时候，我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决心向他学

习。课后回来，找到一本《解放军画报》翻着看，看到了战斗英雄黄继光的遗像，我把他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每天写日记，我要先看看他，想想他。参军第一堂政治课给了我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

把知识教给大家

4月上旬，我来到运输连，和三十多名新同志一起开始学习汽车构造、汽车原理和驾驶。学了一个星期以后，有的同志认为进度快，记不住，不好学。和我一个班的佟占佩同志，接受能力差一些，今天学了，明天就忘了。他感到学汽车理论很吃力，第一次测验考了个不及格，有些灰心了。排长（也是汽车教员）对我说："你学得好些，要好好帮助佟占佩同志，下次测验，你们都得五分那有多好！"

我想排长说得对：自己学习成绩再好，将来只能开一台车，要是大家学习都好，那不是能开更多的汽车吗？班长也专门分配我帮助佟占佩。怎么个帮助法呢？课后小组讨论，我总是让他先发言，不懂的地方就提示一下，渐渐有了起色。有一天，我们讨论汽化器的构造和工作情况，他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就拿着图给他讲解，他还是摇头说记不住。我分小节讲，讲一小节，让他重复一遍，这样一句一句地教，教了两个多小时，他终于弄明白了。我们起早贪晚地在一起学习，他有了明显进步。第二次测验，结果得了五分，大家都为他高兴。

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我们运输连开了初小班、高小班和初中班。连里缺少文化教员，动员大家"兵教兵"。我想：自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文化程度不高，只学到了一点点文化知识，应该好好为连队建设服务。我自告奋勇当一名兼职小教员。连首长分配我负责高小班。开始碰到很多困难，主要是事情多，忙不过来。每天要学专业技术，我是技术学习小组长；大家还推举我当了连队俱乐部学习委员，每天给大家读报、广播、教歌。现在又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就是业余时间一点不休息，加上晚上少睡点也忙不过来。连首长鼓励我做好这些事，免去了我的公差勤务，集中精力把文化课教好。我一想到党对我的培养，工作再忙，困难再多也不在话下。我教高小语文课和算术课，多数同志反映还好，但有个别同志就是不用心听讲。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文章，我给大家读，说明文化学习的重要性。我们班乔安山同志，文化程度比别人低，学习信心也不足，一学数学就头疼，上课不带笔和本，有时还缺课。有一次，我让他做作业，他说钢笔丢了，我把自己的一支笔送给他，还给他订了一本作业本。他很受感动，

学习热情渐渐高起来，考试成绩也不错。我按期完成了教学任务，全班总评成绩优秀。

照顾一位老太太

6月上旬，我因公外出，在沈阳火车站乘车回抚顺。早晨5点钟，到了上车的时间，我背着背包刚走近天桥，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背着个大包袱，走几步歇一歇，很吃力。我急忙赶上前去，帮助老人背起包袱，搀扶她上火车。老太太累得满头是汗，喘了半天气，才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孩子，大娘忘不了你呀！”上了车，人很挤，我给老人找了个座位，自己就站在老人的身旁。火车开动了，因为我没吃早饭，肚子饿了，我拿出在车站买的两个面包，送给老太太一个。她接过面包，忙说：“你这个当兵的，真好，我见到儿子叫他写信给你们首长……”老人说她从山东来，到抚顺去找儿子，但又不知儿子的住处。她掏出一封信叫我看，记得上面写的地址是“抚顺市××信箱第四宿舍”。这个地方我当然不知道，但为了使老人安心，我就说：“大娘，你莫急，有地址就好办，下了车我帮你去找。”6点多钟到了抚顺，我把自己的背包存放在车站，背上老人的包袱，领着老人四处打听，走走停停地快9点钟了，终于找到了，这个“××信箱”原来是个保密工厂。老人见到了儿子，高兴得满眼是泪，说：“儿呀，要不是这位军人同志帮娘找，今天难以见到你……”临走时，他们母子二人千感谢万感谢的，送出我很远。我本不想汇报这件事，因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谁知，那老人的儿子果真给部队写来一封信，请求领导表扬这位不知名的战士。那天我回连晚了三个小时，想瞒也瞒不住……

愉快的星期天

前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卫生连去看病回来，走到半路上，看到团部前面那块空地上正在建楼房——听说要盖一所小学校。我心想，领导经常讲要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反正今天我休息，何不和工人同志一起参加点劳动呢！我鼓起勇气跑到工地找了一辆手推车，帮助工人同志推起砖来，一气推了八九车。工人们开始休息了，我还是一个劲地推。工人们感到很奇怪：从哪里来了这么一位解放军战士帮助推砖？有一位穿蓝制服的同志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是哪个部队

的，叫什么名字。我本不想告诉他，可身边一个工人同志说：“他是我们建筑公司第二工区党总支李书记。”这下把我难住了：不说不好，说吧，你们准又是一通表扬。我只说今天没事，参加点劳动是应该的。可是不行，他们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说了。星期天两餐饭，我一气干到快吃晚饭了，回到连队。傍晚，工人们敲锣打鼓地来到我们连，送来一张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连里同志这时才知道我带病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说来也怪，参加点劳动，我的肚子反而不痛了，所以我开玩笑说：参加义务劳动能治病……

节约二百元钱

我从小受的苦，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部队首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国家不富裕，还有困难，一定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我每花一分钱都很自然地联想起过去的生活，告诫自己不能忘本。今年春节，连队卖苹果，每人可以买两斤，很便宜，同志们都买了，但我没买。这个春节，我只花了两角五分钱理发，别的钱分文未花。同志们说我穿的袜子不像样子，应该换双新的了，但我补了补还照样穿着。……今年7月，我去参加军区工程兵体育运动大会，天气热得很，不少同志都跑到场外去买汽水喝，我也想买一瓶，掏出钱往外走，发现那里有自来水管，我又把钱收起来，上前拧开水龙头喝了个够。我这样做，有的同志说我是小气鬼，太熬苦自己了。我是想，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国家有困难，大家来分忧，就要一点一滴地做，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每月发六元津贴费，我只留五角钱零用，余下的都储蓄了。入伍半年多，节约了三十二元，加上我在工厂节余的工资，现在储蓄了二百元钱。

支援人民公社和辽阳灾区，就是用的这笔钱。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上街去理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望花区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想：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援。我想到了这些，就到储蓄所取了二百元钱。我到了望花区公社说明了来意，公社干部只说收下我的心意，但是不收钱。我说这钱是人民给我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人民，支援人民公社发展生产，你们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就像做父母的收下自己儿子的钱一样，是不必客气的。说了半天，公社只收下一百元。不久，报纸上有消息说，辽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我是从辽阳参军的，对那里的一切怀有很深的情谊。那里受了灾，我不能袖手旁

观。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把公社没有收的一百元寄给了中共辽阳市委，请他们转交灾区人民。

做这种事——自己应该做的事，本不想叫领导和同志们知道，因为党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谁知事后公社党委和辽阳市委都给部队来信表扬我，使我很不安……

防洪抢险

暴雨一连下了几天，抚顺地区的洪水不断上涨。8月3日那天，我们连接到上级命令：到郊外上寺水库去抗洪抢险。当时，我身体不好，连长让我在家执勤。我讲了价钱："在这种时候，不能把我留在家里！"我和全连同志到了水库，连夜开掘溢洪道，团长、政委和我们一起战斗在溢洪道中。雨下得很大，堤坝不断塌方，大家挥舞锹镐越干越欢，什么苦呀、累呀，全不在话下，只想到保住水库就是保住了煤都。一不小心，我手中的锹被塌下的土方打掉了，天黑雨大没找见。我只好用双手当锹挖泥，手指挖破了皮，但当我看到左手腕上的伤疤，又想起了过去的苦，心想今天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手指破点皮算得了什么，我继续干。连长见我用手挖，就让我搞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马上收集连里的好人好事，进行口头广播，带领大家唱歌、喊口号，溢洪道里活跃起来了，大家顶风冒雨越干越欢。一连干了四天，我病倒了，晕倒在堤坝上。同志们把我扶到一个老乡家里，连长让卫生员看着我，不许我再到工地去。我躺在老乡的炕上，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外面的暴风雨撕裂了我的心，我要上工去，卫生员又不让。我从挎包里拿出日记本，翻开第一页，一眼看见了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像，他的眼睛盯着我，仿佛在说：雷锋啊，雷锋！在这种时候你能躺在老乡家里休息吗？一种力量鼓舞着我，我用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说服了卫生员，又跑到水库工地上去了……

伟大的党啊，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做您忠实的儿子，做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哪怕高山、大海、巨川，就是头断骨粉，也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忆苦思甜[6]

（1960年11月5日）

我叫雷锋，生于1940年12月18日，家住在湖南省湘潭专区望城县，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

我在旧社会遭受的痛苦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是深重的。解放后，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拯救了我，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所要讲的也就是我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

黑暗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穷人只能给富人当牛当马，过着非人的苦日子。我家祖辈三代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我爸爸给唐地主做长工时，连一家半饱的生活也维持不住。到了荒年腊月，好久还看不到一粒米下锅。我哥哥常常带着我出去要饭，看到富人就央求给点吃的，要是碰上有钱人家做喜事，就讨点剩饭剩菜吃，看到桌上的饭菜也用手扫了起来，装在一个要饭的破布兜里，留着下顿吃，要是离家近一点，就送回家去，给小弟弟吃。

我妈妈怕养活不了我那幼小的弟弟，想把他卖给有钱的人家，我爸爸心如刀割，坚决不让。他泪汪汪地说："我们全家死也要死在一起，决不能把他卖了。"我爸爸被逼得没法，只好把睡的床铺抬出去卖了，在地上砌几块土砖，取下房门板，搭着睡觉。

我们住着一间破草房子，屋顶露着天，后墙倒塌。要是天下雨，外面下大的，屋里就下小的，我妈怕雨淋湿了我的脑袋，拿着一个破脸盆罩在我的头上，又怕冻着我，拿破烂麻袋披在我的背上。冬天冻得没法，只好拿几捆稻草，堵住风雪。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又拿上几捆稻草盖上。终年辛勤劳动，全家五口有米不够半年吃。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残酷地屠杀人民，地主、资本家血腥地统治、压迫和剥削人民，劳苦人民无法生活。我爸爸参加过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1945年被日本鬼子抓住，惨遭毒打，吐血屙血而死。全家无法生活，我十二岁的哥哥到离家几百里的津市一个机械厂当徒工，经受资本家一年左右的折磨，得了童子痨（肺病）。一天，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轧断了手指，资本家看他再无油水可榨，便把他赶出了工厂。回家之后因无钱医治，死于1946年春。

我和妈弟三人，只好上街讨吃，我那幼小的弟弟受不住那种生活的折磨，活活饿死在母亲怀里。可恨的唐地主，逼迫我妈到他家做女工，我也跟着去了。我妈给他家喂奶带小孩子，给小孩洗屎洗尿，给少奶奶倒马桶，我给他家扫地，抹桌凳。后来妈妈被唐地主强奸，我妈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自杀。那天晚上，她泪汪汪地对我说："苦命的孩子，妈妈不能和你在一起了，靠天保佑，你要自长成人。"她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我的身上，叫我到六叔祖母家去睡，我走后，她就上吊了，和我永别了！

（哭声……）

我母亲死时我还只有七岁，旧社会使我无法活下去。在那吃人的社会里，三大敌人压得我简直没法活命，那些仇恨我一定不能忘记，我要报仇。

一个农民介绍我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十头猪，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猪睡。有一天扫猪栏扫得不干净，地主卡着我的脖子打。过年地主吃鱼吃肉，把肉喂狗，我也想吃点，我捡了喂狗的肉吃，被狗腿子揪着耳朵，揪出了血，我哭了，地主把我往外面拖，不给我饭吃。我一个同伴很同情我，但也没有办法，就装了点猪食给我吃。

有一天是8月15日，天已经黑了，地主要我到六里外去打酒。到酒店，店主已经睡觉了，喊门叫不开，我就哭起来，他们才开门。我一天没吃饭，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跌了跤，把酒也洒了些。回来时地主还坐在床上等酒吃呢，一进门就说我回来晚了，打了我几个耳光。又说酒不够，问哪里去了，我说洒了点，他怪我把钱买糖吃了，一拳就打在我的鼻子上，出血了，一脚又把我踢在地上。当晚不给我饭吃，我没有办法，就到屋后挖了两个地瓜吃，又被地主婆打了一顿耳光。1947年在地主家看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正准备吃，被地主家的一只猫刮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菜。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还骂道："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多亏毛奶奶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地主把我赶出来，我没有办法，在破庙里住了几天，只得吃野果山枣。解放后，我看了《白毛女》电影以后，心里非常痛，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人很多，都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一定革命到底，不消灭反动派决不甘心。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地下党员彭德茂乡长找到了我，我那时真不像样子了，头发长得很长，身上披了一个旧麻袋。他给我洗了澡，给

我换衣服，过年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做好了菜给我吃。我好像做梦一样，心里非常感激彭乡长，就跪在他面前。他说，孩子，不要感谢我，是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救了你，要感谢党和毛主席。后来党又送我到学校念书，老师给我和同学发了新书，看到同学都交了费，我就去找老师说，我还没有交费呢，老师就说这是党送你去读书，并翻出毛主席像说，就是他老人家送你读书的，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他老人家。所以我第一次在笔记本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连睡觉做梦都想见到毛主席。后来有一个同志带我到了毛主席家乡去参观，有一个老爷爷给我讲了毛主席的故事。毛主席热爱学习，热爱劳动，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非常感动，一定要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每天功课每天都做完，星期天也不休息，晚上9点多钟才睡，我想将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一年级时我考了第一名，二年级也是第一名。二年级时土改斗地主，我们乡里成立了儿童团，我参加了，后来大家选我当团长。大人搞生产很忙，我们儿童团就去看管地主，斗争那个姓唐的地主时，我非常气愤，恨不得一口气要吃掉他，旧仇都一齐涌到我的心头，母亲是在他家做女工时被害死的，我在他家放猪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斗争后就把他枪毙了，为我们的阶级兄弟报了仇。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报答党的恩情。我在三年级时，参加了少先队，我是第一批入队的，大家选我当了队长。我们队的工作搞得很好，被评为全县的一个先进少先队，这是队员们的努力。

我于1956年高小毕业，正是党号召大办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学生填志愿，很多人都填志愿要入技校、高中，我就在志愿书上写着“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时这样填的，班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贫农的女儿，愿意回农村养猪。老师让我升学，我向学校写了决心，要求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去建设新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农村可帮助农民扫盲，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毛主席说有两门知识：实践知识、书本知识。我再三保证，老师才批准我的要求。到农村几个月收获很大，学了犁耙和许多生产知识。

同我去的那个女同学成了养猪模范，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她经常对我进行帮助。在农村是艰苦一些，但是想到建设新农村，我就很乐意干了。

1956年12月，我调到望城县委会工作。县委张兴玉书记经常教育我，给我讲革命故事，买书给我看，对我帮助很大。

1957年2月，我入了团。

1958年，望城县委在团山湖创办了农场，我要求到农场去，张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到农场以后，场长对我很好。有一次，我同场长去开会，路上碰上雨，一个同志借了一件雨衣给场长，他要给我穿，我不肯，推来推去，最后俩人都有了才算作罢。

我生了一身疖子（疮），场长把我送到医院，场长、书记天天来看我，送东西给我，对我非常关心，我很感动。医生叫我住一个星期医院，我住了三天，就从窗户偷跑回来，到工地参加劳动去了。不久又调回县委工作，县委会要建立拖拉机站，团县委号召捐钱买拖拉机。我那月发薪二十九元，除了九元伙食费，捐了二十元。县委要我学开拖拉机，我又当了望城县第一名拖拉机手，学了五个月，就毕业了。回来时，张书记还给我戴了一朵大红花。

每天白天、黑夜，我就驾着拖拉机耕地，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我也不觉得累，后来粮食丰收了，我非常高兴，原来是荒湖，现在开垦成了良田。

1958年，党发出大炼钢铁的号召。毛主席说，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没有人民的幸福。要有钢铁，就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那时鞍钢到望城县招工，我再三要求，还是不同意，我又找到张书记，才批准我。1958年11月15日离开县委机关，不久来到鞍钢，看到大机器，我非常高兴。到鞍钢后，人事科长找我谈话，说："你以前当过公务员，你还给领导当公务员，生活会好些。"我不同意，说我不是来享受的，是来工作的。后来，才送我到技校学习，学了两个月回来，当了推土机手，人小机器高，我就垫了一些被子等东西才勉强开得动。

1959年2月，全国各地很多青年到鞍钢学习，党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帮兄弟厂带了个学员，厂里要给我三十六元师傅费，我拒绝了，有一个老师傅说给钱你不要，是"傻子"。我这个人要没有党和毛主席连命都没有，能开推土机，学技术，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

1959年8月，鞍钢扩大焦化厂，在辽阳建厂，条件很艰苦，我要去，副厂长不让我去，在我坚决要求下，才让我去的。那里条件很差，有些同志不安心工作，不愿意挑大筐，不愿意盖房子，有的说怪话。这时我想起自己是共青团员，坚决不动摇。想起最艰苦的地方也是党最需要我的地方，是党考验我的时候，我就向李书记表决心，愿意干一辈子。李书记对我教育说："干革命不但要埋头苦干，还得懂得革命道理。"他买了一本毛主席著作给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前一段我只知道感谢党的恩情，埋头苦干，自己干好了就行了，从这时起，我开始懂得了一点道理。但开始学习碰到很多困难，有些字不

懂，看小说一样。李书记又告诉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有的放矢，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盖房子是冬天，和稀泥是关键，是最艰苦的工作。稀泥供不上，这个困难怎么办，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得到深刻的启发，听毛主席的话，把重担子挑起来，一定选艰苦的工作干。我就争着去和泥。水结了冰，和不动，我就脱掉鞋袜、赤着脚，冷得很厉害，手脚都冻麻木了，但想到为祖国建立化工厂，心里挺暖和的。又有两个青年和我一起干起来，这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次收到了效果。后来又搞技术革新。怎么搞？我又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我就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动，我又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半夜，突然下起雨来，我跑到调度室，听说还有七千二百袋水泥没盖，被雨打湿就完了，心里很着急，怎么办？我想到了向秀丽，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时我马上叫起二十多个青年，把自己的棉衣、被子拿去盖了。被子被打湿了，但看到国家财产没有受损失，心里很高兴。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学习了全会文件，自己想我为人民公社做了什么。我每天就捡大粪积肥，一个月捡了八百多斤，送到了公社，公社要算钱，我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公社，这些大粪就作为我的礼物吧！

一次，碰到了一个老人在冬天早晨没有穿棉衣，我就脱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他——毛主席说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老人说不出话来，约我到他家去。他给地主放过二十多年羊，现在是个工人，有个母亲七十岁，爱人五十岁，还有三个孩子。我后来又送了几件衣服给他家，我常到他家，他还要我做干崽，我很爱他家。这是毛主席思想教导我所产生的阶级感情。

厂里开展社教以后，一次，工会副主席对我说："工厂是集体的，你不要那么认真，要注意身体。"那天我睡不着，想不通，他是工会副主席，为什么还这样。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小雷，工厂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你要放就放几条——过去旧社会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有

鱼肉，现在什么也买不到。”我想在旧社会吃鱼肉的是地主，穷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对他有意见，但是不敢对他提意见，他是工会副主席。李书记说大鸣大放要站稳立场，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会副主席进行了分析，看到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就将情况向李书记反映了，李书记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厕所，他又对一个新工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了很气愤，又马上报告了党委。经过调查才知道，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当过土匪。后来被开除了党籍，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1959年12月8日，李书记在青年会上做了应征入伍的报告，我听了很激动，一晚也睡不着，半夜跑到了李书记那里，把他叫起去报名，连棉衣也忘记穿，他把自己的棉衣给我穿上说：“你先睡觉吧！明天再来。”当晚我又写了一篇稿子“决心应征”，4点就去了，但只报了第二名。我想体检我一定要搞第一名，第二天半夜，我就起来去体检，传达室不让我去，我说是起来解手去，出了大门后，正碰上一个军车，我就坐上了车，到了辽阳兵站，碰上了一位少校首长，一进门他就问：“小雷你怎么这么早？”我很奇怪，说你怎么认识我，他拿了一张登了我的报纸给我看，说：“你那次搞劳动，就认识了你。”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谈了一会儿，问：“你为什么要入伍？”我说：“为了消灭帝国主义，要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捍卫边疆不被侵犯。”

后来搞体检，量我血压高了，不合格。我说：“我休息一会儿，再检查好吗？我昨天晚上没睡觉，今天早晨没有吃早饭。”后来李书记来了，对武装部政委说：“他昨晚没睡，很激动。”那位少校也给医生讲了，检查才合格。第二次检查身高，我就伸长脚尖，被医生发现，后来正好及格。检查体重我才四十八公斤，我又向医生说我还没吃早饭哩！吃了饭就会合标准！

1960年1月8日我入伍了。我到了部队，首长把衣服、帽子给我一穿，对镜子一照，特别高兴，不知怎么说才好。一夜没睡，感冒了，营长半夜来查铺看我咳了几声，马上叫医生来给我看病，并把自己的被子给我盖上，使我非常感动。

首长经常对我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他鼓励我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当好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也积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挤时间学，有时晚上学习太晚，头昏，我就洗一洗脸。我想到自己的觉悟低，一定要好好学习，利用开饭前后，有时连到厕所我也不放过学习，部队规定9点钟熄灯，我就买个

手电，在被子里学。我学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其他政治书六十多本。重点学了《反对自由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矛盾论》《实践论》和“老三篇”。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使我眼亮心宽，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对我帮助很大。在学习中，我曾碰到很多困难，但我没有向困难低头。开展军事训练，投手榴弹，我体力差，投不远，这时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要向困难做斗争。投手榴弹是练战斗本领，为了消灭敌人，不练好本领怎么消灭敌人？因此我经常天没亮就起来练手榴弹，手臂练肿了，但我从未终止，练了一个多月，搞实弹练习时，我合格了。

在沈阳师范学院的讲话[7]

（1960年11月5日）

一、父亲的死。

二、哥哥的死。

三、弟弟的死。

四、唐地主逼我妈到他家做女工，给小孩洗屎洗尿，给少奶奶擦澡倒马桶。我给他家扫地，抹桌凳，后来我妈被唐七少爷强奸，怀孕被赶出。可恨的地主还到处说：我妈是破鞋，不要她做女工了。我妈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1947年农历八月半那天晚上上吊自杀。临死的那晚，她泪汪汪地对我说："苦命的孩子，妈妈不能和你在一起了，靠天保佑，你要自长成人。"她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我的身上，叫我到六叔祖母家去睡，我走后，她就上吊了。

五、剩下了孤孤单单七岁的我，只好给地主家放猪（还是李老大爷和地主说好话才收下了我）。8月15日晚，地主要我到张家酒店打酒（六里地），我在回来的路上碰了一块石头，摔倒在地，把酒洒了一多半。回来被唐七少爷打了几个大耳光，还挨了一脚尖，把我踢倒在地，碰得我鼻子鲜血直流。当晚我没吃饭，饿得没法，到屋后菜园子里挖了几个地瓜吃。第二天唐七少爷知道了，他用长骨刺刺我的嘴巴，刺我的手，刺得我嘴巴直流血，现在我嘴上还有一个伤疤。有一次，我把唐七少爷儿子的一块糖用手碰掉在地，又被七少爷狠狠地打了一顿，用绳子捆着我的手，把我按在地上，七少爷的老婆还脱了鞋子打我的嘴巴。有一天，他家一只狗吃了我做的饭，我打了狗几拳，唐家地主的老婆骂我"打狗欺主"，要打死我，并把我赶出他们家。从此，我过着流浪的生活。

六、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党给我吃的穿的，送我上学念书，乡长彭德茂买给我新棉衣、棉裤，过新年请我吃饭。他还把从地主家分得的一件小呢子外套送给我穿，把他儿子一双新棉鞋穿在我的脚上，上学给我笔和纸。学校谭礼老师待我很好，买给我石板、石笔、书包、雨具，放假和过节带我到他家去玩，上课时他把着我的手学写字。

七、1956年小学毕业，11月调到望城县委员会工作。1957年2月光荣入团。调县委后，冬天张书记买给我一件皮大衣、手套。有一次，我

和他下乡到望岳乡，我生了病，张书记给我打洗脸水，给我做面条，安慰我。我非常激动，县委书记对我这样好，像父亲一样。我能够在县委机关工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党委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还送我到干部文化学校学习。张书记还买给我一本《怎样做一个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的书。首长对我这样关怀，我下定了决心好好工作。我做了一点点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的共青团员。

1957年9月，和赵书记参加建设新农场。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和赵书记从工地开会回指挥部，赵书记把雨衣披在我身上。我走到一个桥上，一下没小心掉到了八曲河里（河有三丈多宽，水深八九尺，河岸高一丈）。我掉到河里后，赵书记立即跳到河里，把我救了上来。我的右腿摔伤，赵书记背我回到指挥部，第二天把我送到县医院。他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来看我，送给我苹果、橘子，我住了一星期就好了。

有一天晚上，我送通知到工地，回指挥部时天突然下雨。我走到一个新修的水闸上，看见了很多的水泥，于是我想到了不要让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便连忙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盖在水泥上，并急忙跑回指挥部找到雨布，和民工一起去盖好了。农场建完后，我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8年1月，团县委发出要建立青少年拖拉机站的号召后，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那月我领了二十九元薪金，就捐献建立拖拉机站二十元，留下了九元做伙食费。1958年2月，团县委调我学开拖拉机，我当了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因工作需要，在7月又把我调回机关，同年11月把我送到鞍钢参加工业建设。15日我就到达了钢都，后开推土机（还带三个学员），被评为红旗手一次。

1959年8月，调到辽阳化工厂工作，在生产和工作中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评为红旗手，三次评为先进生产者。

有一天夜里，天下雨，我看到工地上有七千二百袋水泥，于是我拿出自己的被子去盖上水泥，还组织了一支青年突击队进行抢救，免遭严重损失。技术革新我搞了杠杆挖泥、滑车、双轮车，被评为革新标兵。在红专学校当教师，带了三个学开推土机的学员，车间给我三十六元师傅费我都没要。晚上下班不回宿舍，参加炼钢，还捡废钢二十多斤。

我还自己做宣传鼓动工作，表扬先进人物，开展叫号赛、对手赛，老工人鲍师傅和我对手赛一天没休息，忘记了吃饭，提高工效一倍，一人顶二人。

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8]

（1960年11月8日）

一、解放前（略）

二、解放后

（一）党的拯救，有吃有穿，党叫我念书；

（二）解放后第一个新年；

（三）党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小学毕了业；

（四）调望城县委会工作（1956年11月），入团；

（五）1957年9月和赵书记参加治沩工程；

（六）1958年2月到农场开拖拉机；

（七）1958年7月调回机关，11月到鞍钢开推土机；

（八）1959年8月调辽阳化工厂。

1.革新三项；

2.和泥提高工效一点五倍；

3.评标兵十八次、红旗手五次、先进生产者三次、先进积极分子一次、党的优秀宣传员一次；

4.抢救水泥七千二百袋；

5.利用业余时间捡大粪八百多斤送给人民公社；

6.把自己的棉大衣、两件单衣、一条裤子送给吕常泰大爷。

三、入伍后

（一）1月8日入伍，营长的关怀；

（二）一堂政治课，一场电影；

（三）社会主义教育；

（四）学开汽车；

（五）当文化教员；

（六）愉快的假日；

（七）对一位老太太的照顾；

（八）一盒饭；

（九）防洪抢险；

（十）给一位妇女三元钱买车票。

四、节约

（一）过年发的两斤苹果和糖票；
（二）从垃圾堆捡一双破袜子；
（三）一把牙刷，八十个牙膏皮；
（四）一瓶汽水；
（五）节约旅差费（一元五角，抚顺——营口）；
（六）一双破皮鞋；
（七）节约三十八元；
（八）总共节约二百元；
（九）支援望花区人民公社一百元；
（十）给辽阳市委一百元救灾款；
（十一）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今天我生长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处处感到温暖，祖国到处都有我慈祥的母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我这一点点贡献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做得很不够，我决心听党的话，听首长的话，好好学习，忘我地工作，积极参加劳动，奋发图强，勤俭节约，建设社会主义。

熟练手中武器，学好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时刻准备着。当党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前辈优良的革命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在授奖大会上的发言[9]

（1960年11月27日）敬爱的首长、亲爱的全体战友：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又感到十分惭愧。荣幸的是：我有了慈祥的母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对我不断的培养教育，使我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了说话的权利；惭愧的是：我为党为人民尽了一点点本身应尽的义务，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党给我的恩情太大了，我永远也报答不完。

我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我的干劲越来越高涨。我所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应归功于不断培养教育我成长的党和英明的毛主席，应归功于热情帮助我进步的同志们。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是很不够的。我决心鼓足更大的干劲，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的保证是：

1. 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2. 继续努力，不怕困难，学习好政治、军事、文化、技术，保证成绩优秀。

3. 工作上处处带头，保证搞好团结，帮助好同志，做到见先进就学，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

4.严格遵守部队一切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5.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分钱，不乱买一寸布，不掉一粒粮，做到省吃俭用，点滴积累，支援国家建设。

对同学们的希望[10]

（1960年11月）

一、希望你们树立以下四个志气：

1.立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志气。

2.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志气。

3.立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志气。

4.立下刻苦学习，攻克现代科学文化堡垒的志气。

二、做一个有礼貌又文明的好同学。

1.认真听老师讲课。

2.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3.保证完成作业。

4.学好样，做好事。

5.搞好团结，尊师爱校。

附言：

我手上的伤痕就是被地主婆砍的，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幸福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

我在县委做公务员的时候，张书记和我说过，“人有三件光荣的事，入队、入团、入党”，并一再鼓励我争取入党。现在，我把这话转告给你们。

组织和集体给的任务，是最重要的。

学习，学什么课程都一样，要用心，要钻进去，要像钉子一样。

你们学知识，就像我们开汽车，也要常练习。不练习，手就生了。

不懂，就应该问。不问，什么时候也不会。

今天学一页，明天学一页，积少成多。学习，不抓紧时间还行吗？

不要为一点小事就吵嘴呀，你们长大了，还要一起建设祖国哩！要是不讲团结友爱，将来怎么能齐心合力做好工作呢？

积少可以成多，滴水可以成河。别看都是些破烂，搜集起来，对国家建设都有用处。

培育一棵树多不容易，要爱护国家财产。

锻炼身体要经常坚持。天天练，身体就会逐渐强起来。

——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先队员们追记雷锋对他们讲过的

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1]

（1960年）敬爱的首长、亲爱的同志们：

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受尽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孤儿，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得到党和首长的信任，受到战友们的热爱，我真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比的幸福和温暖。现在我将自己生长的两个不同的社会，我所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的情况，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

我是7343部队运输连的战士，1960年1月8日入伍，入伍前在辽阳弓长岭化工厂当工人。原籍是在伟大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地区望城县。1958年，党中央发出了大炼钢铁的伟大号召以后，我响应了党的号召，离开故乡，到达了祖国的钢都鞍山。由于党的培养教育，老师傅们的指教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我学会了新的技术，开上了推土机。那时候，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我想道，毛主席说的，我国要有钢，要有粮，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都好办。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应该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我在鞍钢开推土机的时候，我就刻苦地学习，用了三个来月，我就学会了开推土机。我除了开推土机以外——我们每天是八个小时工作——在那时候，我想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大炼钢铁，响应党的号召，为钢而战，下班以后，我也不回宿舍，去参加炼钢。有时候，炼到半夜了，我还不想睡觉，越干越有劲。那时候，我厂党委书记曾对我说，小雷呀，我们干工作，不但是要埋头苦干，我们还要干好更多的工作，那就是要懂得革命的道理，要学习革命的理论，要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党委书记对我的这些教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毛主席著作当中我找到了方向，我的心变得更加明亮。那时候，我们车间主任对我讲，现在来了很多学员，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叫你呀带三个学员。当时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学的技术也不怎么熟练，我恐怕教不好。但是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做好群众的先生，就必须先做好群众的学生。我想到自己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学到一点技术，我要帮助其他同志学技术。我一想到党，想到毛主席，想到祖国的工业建设，就鼓舞了我，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就带领三名学员同志一起互相研究，互相学习，我不懂的，就请教其他的老师傅，再

告诉学员们。由于师傅们帮助，以及学员同志的努力，在五个月的时间里，那三名学员同志就学会了开推土机，当时我也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毕业以后，我们厂里给了我三十六元师傅钱。每个学员十二块钱，三个学员就是三十六块钱，其他的师傅都收下了。但是我呢，我就没有收。有一个师傅对我讲，他说：“小雷啊，真是个大草包，三十六块钱买什么东西不好啊，还不要！”当时我想，我学习技术是党培养教育的，如果没有党，我不但学不了技术，恐怕我连自己的生命都很难保。我把自己取得的一定的知识告诉其他同志，这是应该做的。

1959年9月份，鞍钢公司在辽阳弓长岭要扩建一个化工厂。当时，我们向厂党委要求参加扩厂建设，我们那个厂长他就对我讲，他说：“小雷呀，到那里去呀，比这艰苦，那是一个山沟子，要白手起家，自办工厂。我考虑你恐怕有困难。”当时，我写申请书，写决心书，坚持要求参加扩厂建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和改造自己。我再三地要求，最后，厂党委批准了我，去了辽阳弓长岭参加扩厂建设。我到了弓长岭的时候，的确很艰苦。我们从鞍钢一共去了五十名老工人，还有很多新同志。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住的就是老百姓的房子，有的住工棚子里，一个屋子里住三四十个人。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和泥呀，砌墙呀，运砖呀，打地基呀，抬大筐呀，干这些活。在这种情况下，有少数同志不安心，有的就讲怪话，说弓长岭这个地方有十条不如鞍山，吃不如鞍山，住不如鞍山，工作条件不如鞍山……现在我记不起来了。有的说，我在鞍钢是个技术人员，把电钮一按，那机器就转了，到这里后叫我抬大筐，叫我盖房子，干不了，有的就开溜跑回去了。

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我想到党的教导，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发挥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厂长同志对我的教导，他说在艰苦的环境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著作当中找方向，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毛主席著作的话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比如，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特别是东北的天气比南方冷，下了雪，水还结冰，和泥是最困难的，我每天早上就提早一个小时上班，参加和泥。去和泥的时候啊，我想到为了提高我们和泥的质量，为了和得快，我就脱下了鞋，跳到泥巴中间去和泥。我的脚被冻得像针扎一样难受，但是我想到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的心还是暖呼呼的。又有两名共青团员同志看到我这样，也跳了进来。我就和他们两个团结在一起，分工合作，我们提高了工效。以前，是六个人和泥还供不上十个瓦匠的需要，现在呀我们就三个人和泥，不但供上了十个瓦匠的用泥，而且还有多余时间，帮助瓦匠运

砖。

有一天，我回鞍山开会，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放羊的老大爷，那个老大爷穿着一身很薄的棉衣，当时，我想到这个老大爷年纪很大了，这么冷的天一定抗不住冻，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不要紧，我就把身上的一件棉上衣脱下来送给了那个老大爷。那个老大爷当时就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死也忘不了你。"随后，我又问他一些情况，他家里过去也很穷，他过去给地主放了二十多年羊，在旧社会没吃没穿，连一个老婆都没找上。解放以后，党把他拯救出来，使他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家里有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都需要公家的照顾。他给我讲旧社会给人家当牛当马，没吃没穿，现在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救出来了，大家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如果不给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哪。这位老大爷的话深深地教育了我，我想到这个老大爷的心哪，和我的心是一样的。于是我就把我的情况也向他介绍了，那个老大爷讲，这真是我们穷人心连心哪。后来，我有时间就去他家看望这位老大爷，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给他打柴呀，挑水呀，给他做些零活。

我们在建设厂房当中，我看到了工地上到处有大粪，心想，这些大粪是肥料，再说到处是大粪也不卫生，要是把它拾起来，既积了肥，又搞了卫生，这是一举两得。自此，我每天早起半个小时上班，拿大筐捡大粪，中午吃完午饭以后，大家都休息，我就跑去捡大粪。下班大家都走了，我总要捡一筐大粪才回去。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捡了八百多斤大粪。一个星期天，我到了附近的人民公社，我说我捡了八百多斤大粪，准备送给他们。当时那个副主任给我讲，说你要多少钱哪，我说一个钱也不要，我这是利用业余时间捡的。当天吃过午饭以后我就把那大粪都淘出来了，利用这么大的筐装了二十一筐，后来我又找了两名团员同志帮忙，把这些大粪亲自送过去。

有几天晚上，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到半夜了。我那个王师傅在矿上开会回来了，他对我讲，小雷你怎么还没睡觉哇，已经12点了。我就对他讲，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不想睡觉哇。当时王师傅还讲，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有大雨。当时，我想到我们工地上有很多材料，要是下雨的话，把这些材料打湿了不好办，我就跑到了调度室，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调度员。调度员他才想起了，他说，哎呀，前天刚好运来了七千二百袋水泥，现在还散放在工地上，没有东西盖呢。现在工人都睡觉了，他急得没法。我就马上往外跑，我直接去找工会主席，找车间领导。当我跑到工地以后，雨越来越大了，现在眼看国家的财产就要受到

损失了，怎么样来抢救呢？因此，我就把自己一件棉大衣脱下来盖到水泥上，我想到抢救一袋是一袋。在当时，又找不到东西盖，我急得没法，就赶快往回跑，跑到宿舍以后，我把自己的被子、褥子，一齐拿来盖在水泥上了。当时我一面跑一面叫，叫来了二十多个工人同志，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突击队。我们找来了一块大雨布，盖的盖，抬的抬，很快地就把那水泥盖好了。七千二百袋水泥没有受到损失。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工厂党委书记，就到办公室里来，当时我在办公室看毛主席著作。他问了昨晚盖水泥的情况，他又到工地上去看了一下，后来，李书记请来了几个人，把我的棉被子、褥子洗干净了以后，又送到了我的宿舍。我们工厂为这件事还编了快板，编了剧。

1959年12月3日那一天，全厂召开了一个职工大会，李书记在会上向我们做了关于1959年征兵的报告。我听了这个报告感到非常地高兴，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半夜的时候，我从床上起来，跑到车间办公室，拉住李书记，和他讲，李书记呀，我能不能入伍呀？当时他就跟我讲，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当人民解放军当然可以了。我听他这么一讲，非常高兴。这时李书记“哎呀”了一声说，小雷呀！下这么大雪，你不冷呀，怎么不穿棉衣？当时我一看，自己只穿了一套单衣，这时我才觉得有点冷。那个李书记就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我身上。我回到宿舍以后，还是不想睡觉，我在桌子旁写了入伍申请书和决心书。到第三天，我们就开始检查身体。在检查的时候，我很早就跑到了体检站。原来我们厂里跟我讲，明天准备派车把你们送去。我怎么也等不得了，半夜爬起来就往那个体检站走。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看到一台军车，当时我就把手一招，那军车就停下了，我就和他们讲，解放军同志，你这车到哪里去呀，他说我到辽阳去，我说我快要入伍、快要当兵了，准备到辽阳去检查身体，想搭你这个车去，好不好哇？当时那个解放军同志非常好，他说那行啊，将来我们都是革命的战友了。这样我就乘车到了辽阳体检站。当时站里的人刚吃完早饭。后来，那个于政委看到我去了，叫住我说，小雷呀，来得这么早哇。当时我很奇怪，这个首长怎么认识我呢？后来我问他，首长怎么认识我呢？他讲你在入伍前，不是写了一篇稿吗？在报上已经登出来了，我看到了，就上你们工厂去了，还见到你在盖房子，我让厂党委书记介绍了你的情况，就这样认识了你。后来他带我去检查身体，检查血压的时候，那个医生对我说，小鬼呀，你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不行啦。当时我的心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我很怕不能合格。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等一会儿再检查好吗。医生们同意了。第二次检查，血压还是很高。第三次时，于政委来了，和

那个医生讲，这个小鬼，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呢，可能和今天早上还没吃早饭有关系。当时我听到这么一说，心里非常高兴，感谢这位首长对我的关怀。第三次检查的时候，血压就下来了。接着检查身高，我怕不够高，趁医生不注意，我就把脚踮了起来。再就是查体重，我往秤上一站，只有九十六斤，当时我就对医生讲，我说，我还没吃早饭呢。他说你怎么不吃早饭呢，我说我太高兴了，吃不下呀。那个医生笑了。一直到1960年1月8日，我们工厂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了辽阳市兵役局。到了那儿还要检查身体，以后大家都穿上了黄军装，我看到报名处就没有我的名，听人说我不够格。看到他们都穿上了军装，我非常着急，跑到兵役局找到于政委。他讲，小雷呀，最主要考虑你个子小啊，再一个讲，你还差两斤呢。当时，满肚子委屈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我坚决要求当兵不可，以为我父母亲报仇，为阶级兄弟报仇。后来，终于被批准当了兵。

我刚刚走进部队，就觉得有说不出的温暖。头一天晚上，因为我在火车上受了凉，有点咳嗽，夜间睡不着觉，看到营长轻轻地走到我们的房间，给同志们盖被子。营长看我还没睡着，就小声问我："小雷，怎么呀？是不是受了凉？"我想首长工作又忙又累，夜间还来看我们，自己有点小病，还是不告诉他好，以免麻烦。深夜一两点钟，营长又走到我身旁，把自己的被子和大衣给我轻轻地盖上，还请医生给我看病。我激动得泪水流湿了枕头。从这一天以后，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军队了。我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好战士，感谢首长的关怀。

我刚到部队，还没有养成革命军人那种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例如在一个星期日，我去街上照相，既没有请假也没有告诉别人。回来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军队有严格的纪律，无论做什么都要事先请示报告，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能战胜敌人。"他又告诉我革命军人应该自觉地遵守纪律。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邱少云在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也不违反纪律的故事，我听了以后难过极了，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哭起来了。指导员给我擦干眼泪，安慰我说："只要认识到错了，今后改正就行。"我牢牢地记住指导员的教导，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违犯过任何纪律。

入伍后不久，部队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和参观烈士墓，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在旧社会受苦难的不只是我一家，而是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只有练好军事本领，保卫住可爱的祖国，才能使我国的劳动人民永远不再遭受苦难。

军事训练开始了，我一听说军事训练是学习保卫祖国的本领，我高

兴极了，每天勤学苦练各种军事技术。在投手榴弹时，因为我个子小，臂力不大，总也达不到要求。一个革命战士如果在战场上掷不出手榴弹就消灭不了敌人，那怎么能行呢！于是，我起早贪黑地练习，常常晚上借着月光，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手榴弹练起来。有时胳臂疼得很厉害，可是当一想到吃点苦、受点累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时候，就是再疼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终于达到了要求，取得了实弹投掷的资格。在测验时，我准确地把手榴弹投到了“敌人”的碉堡里。

我入伍以后，指导员和其他首长经常给我们讲战斗英雄的故事，特别是当我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以后，他们的事迹和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时刻都以他们为榜样，在工作中埋头苦干。有一天，我看到厕所的粪池满了，第二天天不亮就悄悄地爬起来去淘厕所，干了一早晨，累得满头大汗还没淘出多少。起床后指导员发现了，他亲切地对我说：“你这种工作热情是好的，可是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才是大的。”午休时间，在指导员号召下，大家一齐动手，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厕所淘完了。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从此以后，我就事事都依靠群众，带动群众和我一起前进。只有大家都好了，才能完成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

在辽宁省实验学校的话[12]

（1961年1月5日）

我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在我们那个班，有一个同志就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讲，乱放空炮。我想，这就是犯了自由主义，我就拿来毛主席著作给全班同志念。我念了以后，大家都互相督促，对照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条检查自己，鞭策自己。后来，我们大家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全班拧成一股绳，团结得特别好。

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刻。毛主席说：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我要时时刻刻按照毛主席的话来做。比如有一天我们上山去打猪草，我们早上吃了早饭去，走了十多里地到了大山上。我们中午都是带饭去的，12点钟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战友坐着看人家吃饭。我就问他饭哪里去了，他说他早晨吃了两盒饭，把饭带到肚子里来了。当时，我想到如果他中午不吃饭，会影响他的情绪。我想毛主席说的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就把我那盒饭送给他吃。我看到他把饭吃完了，吃得饱饱的，干活特别起劲，就感到非常高兴。

一次，发了大洪水，我们部队出发防洪抢险。在艰苦的战斗中，连长看我个子小，不叫我跳下去，那里的水齐我这（指水深）。我想到我一定要跳下去，我也想到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一定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我就带领战友喊口号呀，唱歌子啦，这样，大家干劲就特别足。那天晚上还下着很大的雨，我看见了好人好事马上就表扬。我发现一个同志的铁锹坏了，他就用手挖泥，我看这个事很好，马上到广播站去广播。当我走到堤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战友没穿雨衣，当时，下着很大的雨，我想毛主席教导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因此，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送给那位战友穿上了。那一天晚上，整整地战斗了一夜。到第三天我生了病，一天没吃饭。连长叫我休息，我想到一定不能休息，一定要去干。在这个时候连长就叫来一个卫生员，他说：“你来看着他，不叫他去。”那个卫生员把我拖到房里边，他就不让我去，看着我。

我走到房里以后，就打开自己的日记本，当时我看到了黄继光的英雄照片。我在入伍的时候，在《解放军画报》上找到黄继光的照片，我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我看到了他的照片以后，满身都是劲，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了我。我想到黄继光为了

革命，为了人类的解放，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想到现在洪水在直接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就是牺牲了自己也是光荣的，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因此，我想到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要下决心，绝对不能后退。后来，我和卫生员说：“卫生员，你等一下，我去解手去。”我就借解手的机会，跑到工地上又和大家一起参加了防洪抢险的战斗。

党中央提出增产节约号召以后，我想自己一定要积极响应。我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我想到应该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就按照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教导、党的号召积极去做。我处处注意勤俭节约，处处注意不浪费。

7月份，我参加了（部队）体操运动员比赛大会。那时，天气比较炎热，好多同志比赛完了都出去买汽水喝。当时，我也很渴，也想买一瓶，我掏出了三角五分钱，但是我舍不得这钱哪。我想到一分钱、一角钱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也想到这三角五分钱可以买一个小笔记本子，学习文化。我就没有买，到外面找了一个凉水管子，漱一下口。

部队发给我的袜子，发给我的毛巾，发给我的衣服，发给我的皮鞋，用不完的我都存起来。当辽阳地区遭受灾害以后，我想到把这些东西支援灾区。后来，上级号召救灾，我就交了一套衣服、一双皮鞋，毛巾、袜子、手套都支援了灾区。

部队发给我的津贴费，我除了理发以外，就是买一些毛主席著作，买一些关于青年修养和党的知识的书。其他的钱我都存起来。从工厂到部队，整整两年，共节约了二百元钱。在当时，我又从报纸上看到全国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想道，在部队驻地人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时候，自己做一点什么好呢？在这个时候我想到我自己一定要为人民公社献点礼物。这时候，我又想到自己几年来储蓄了二百元钱。我把这些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亲自送到了和平人民公社。当时，那个社主任不要。我说这些钱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过去我不但是看不着钱，连饭也吃不上。我说这二百元钱是支援你们的，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就把这二百元钱给你们做礼物。我再三地央求，最后，人民公社收下了一百元。8月份，辽阳地区遭受特大洪水的灾害，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飞机，向灾区人民送衣服，送粮食。我想到党和毛主席对灾区人民这样的关怀，我也想到自己是一个人民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当人民有困难的时候，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又拿出那个公社没有收下的一百

元钱，写了一封慰问信，一起寄到了辽阳市委，支援灾区。

十多年来，我在慈祥的母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哺育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由于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但是我想到距离一个党员的条件，还差得很远，我一定要向老战友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十多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由于党的培养教育，使我成长了。我为党为人民仅仅尽了自己一点应尽的义务，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大的荣誉，我真为这个而惭愧。我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和成绩，都应该归于不断培养教育我成长的党，都应该归功于热心帮助我进步的同志们。我对党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和希望还差得很远。我决心在今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握紧手中武器，一定要将我们的革命进行到底，为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奋斗到底。

我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最后，祝老师和同志们身体健康。

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队第六届团代会上的发言提纲

（1961年4月29日）

（一）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怎样学习的。

（二）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战胜了和泥的困难（冬天）。

（三）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那篇文章后，帮助贫农吕常泰老大爷解决生活困难，送给他一件棉衣，一套单衣。

（四）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提高了认识。

（五）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了××同志的思想问题。

（六）学习毛主席所说的怎样战胜困难后，战胜了投手榴弹的困难。

（七）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后，在星期日休息时间带病帮助工人推砖；在乘火车时当服务员，解决旅客的困难，把自己的面包给一位老大爷吃，还给他一元钱买车票。

（八）学习《纪念白求恩》文章以后，支援灾区。

（九）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后，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认识。

（十）表示今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心。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改造自己的思想相结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2.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改进自己的工作相结合。

3.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搞好训练、提高技术相结合。

4.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相结合。

在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61年8月5日）敬爱的上级党委，亲爱的全体人民代表：

我是沈阳军区抚顺驻军7343部队的一名战士，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要饭的穷孩子，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大会，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我又感到很惭愧。

我高兴的是：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自己当了家，做了国家的主人，有了说话的权利。

我感到惭愧的是：自己是个大老粗，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为党做的事太少了，比起各位代表，我差得太远了。我有决心向大家学习，请代表们多多指导和帮助。

为了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求得大家的帮助，我想在大会上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首先，我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王市长、赖副市长、史院长所做的报告，并且坚决认真贯彻执行。

亲爱的全体代表：我是一个给地主放猪出身的穷孩子。今天，我能参加这样的大会，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吃人的旧社会，我一家人都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手里。我的爸爸因被小日本鬼子抓去毒打成疾致死。我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被机器轧伤致死。我那三岁的弟弟被活活饿死了。我的妈妈被可耻的地主奸污而死去。我七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活下去，我只得给地主干活，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挨打受骂。

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不但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上学读书。我高小毕业后，党又培养我当了技术工人。特别是我去年入伍后，由于党和部队首长对我的不断培养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不仅学会了一套保卫祖国的本领，而且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也更加清楚和明确了。

比如：去年我把几年来节约下来的二百元钱，送给了人民公社，公社不肯收，我再三要求，才留下一百元。去年8月，我在报纸上看到辽阳市遭到了特大洪水的灾害，我难过极了，心想我是人民的子弟兵，当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挺身而出，大力地支援，于是，我把公社未收下的那一百元钱又寄给了辽阳市委并写信慰问了遭灾人民。

今天，我虽懂得了一点道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比

起党对我的要求，还做得很不够。我决心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几年来，由于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荣誉，而且我在去年加入了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每一点微小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党和部队首长不断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和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党是我最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党。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使我更加地热爱党、热爱毛主席。

今天，我衷心地感谢党救了我的命，感谢党给了我无产阶级思想，感谢政府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感谢人民对我的爱护。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以及在这次大会的鼓舞下，我决心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争取更大的成绩。我一定要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握紧枪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我们的祖国。我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最后祝大会胜利成功，全体代表身体健康！

在聘请校外辅导员大会上的发言[13]

（1961年10月10日）各位校领导，老师们，少年朋友们：

四年前，我刚刚摘下了红领巾，今天，我又系上了红领巾，做你们的校外辅导员，做你们的大朋友，我从心里感到高兴！今后我们要多联系，常来往，共同学习，互相帮助……永远保持红领巾的鲜红颜色，沿着党指引的道路前进，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辽宁省暨沈阳市青年联欢会上的讲话

（1962年2月）同志们：

我们出席沈阳部队首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的代表，今天晚上有机会和祖国的工业基地辽宁省和祖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沈阳市的各界青年在一起联欢，感到特别地高兴。我们一来到沈阳，就盼望有这么一天，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辽宁省和沈阳市的青年同志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商店、在机关、在学校、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你们一向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过去，我们经常从广播里，从报纸上，从首长的讲话中，从地方的青年的来信中，从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中听到或看到你们在英勇地劳动，积极地工作，刻苦地学习，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今天，又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联欢，直接跟你们见面，向你们学习，真感到非常荣幸。

同志们，我们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比起党的要求还做得很不够，比起你们还差得很远。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向你们学习，与你们加强联系并通过你们和所有的群众联系，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做个优秀的校外辅导员[14]

（1962年6月29日）

5月28日，我接到共青团抚顺市委的通知，叫我参加本市召开的表扬奖励少先队辅导员大会。通知上说，把我也评上了抚顺市的优秀大队辅导员。看完通知，我的心好久没有平静。

回想近两年以来，我被聘请为本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校外大队辅导员后，在党的培养教育和支持下，尽自己的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帮助少先队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给少年朋友们讲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战斗英雄故事，讲新旧社会对比等，启发他们的上进心和阶级觉悟。比如，本溪路小学有个叫刘静的同学，她在福中生，也在福中长，可是不知旧社会的苦，所以也不懂今天的甜，因此，在当前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她的思想有些波动，学习不够安心，工作不主动，成绩也不好。自从我和她谈了新旧社会回忆对比，加上老师的耐心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她有了转变，变成了一个好同学，加入了光荣的少先队，还担任了中队的文娱委员，学习成绩也取得了五分。

建设街小学有些小朋友爱花零钱。我给他们讲了解放军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故事后，对他们有很大启发。为了进一步使他们了解点滴节约、积少成多的意义，我把他们带到部队，搬出自己的节约箱给他们看。有个同学看到我捡的大半箱牙膏皮，便惊奇地说："哎呀！怎么捡这么多？"我对他说，这是我平时在水沟里、垃圾堆里一个个捡起来的。站在旁边的一位同学说："真是滴水成河，积少成多呀！"当场有很多同学向我表示决心，一定做到勤俭节约，不乱花一分钱。过后，他们真的也做了节约箱，捡了不少碎铜烂铁、牙膏皮、螺丝钉等。他们的实际行动，真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想：孩子们处处向我们学习，那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听党的话，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以我们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教育他们。从此，我便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地工作，更刻苦地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小朋友接触时，带他们做一些有益的游戏，教他们唱歌、跳舞、赛跑、做操、讲故事等。因此，小朋友非常愿意和我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说，非常团结；过去爱打架、吵嘴的小同学也都变了样。以前有几个不守纪律的同学，听我讲了邱少云的故事后，也都变得

很文明、有礼貌了。这样一来，我和孩子们交上了知心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我要上哪去开会或学习，他们知道后，总是把我围成一团，手拉手地把我送到车站，分别时总是恋恋不舍，有的同学还掉眼泪哩。

小朋友们对我这样好，使我更加热爱和关心他们，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看到他们有什么困难，心里就过意不去。有个小朋友（张玄）丢了一支钢笔，没笔做作业，我立即把自己的钢笔送给她，并鼓励她好好学习。她有了钢笔真是高兴万分，学习更加努力。有一次，她把考试成绩单送给我看，看她得了五分，我内心格外快乐。

两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协助少先队做了一点点本身应做的工作，党和共青团却给了我很大的荣誉。这荣誉应归功于党，没有党我一事也做不成。我衷心感谢党和共青团对我的鼓励和关怀。我决心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任何艰苦和困难的情况下，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决心更好地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教育他们不忘过去，发奋读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要为培养共产主义的优秀接班人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在望花区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62年8月1日）亲爱的各位代表们：

正当全市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庆祝伟大节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抚顺市召开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贯彻省市优抚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更好地调动全市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积极性，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认清形势，努力生产，克服暂时困难，为支援前线、支援部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次会议的召开，又一次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的亲切关怀。我们受大家的委托，怀着极其高兴的心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我们听取了赵区长、王政委的报告和陈书记的指示，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启发和鼓舞，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倡议：

坚决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做出优异成绩，争取更大光荣，用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政府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保证做到：

（一）永远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钻研业务，提高本领，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二）要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戒骄戒躁，在人民面前不摆架子，遇事同群众商量，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随时随地都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三）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永远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爱护公物，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

[1]雷锋这段发言是望城县荷叶坝小学老师夏柳记录在“教师笔记”本上的，当时记录的名字为雷正兴（雷锋的原名）。

[2]本文是雷锋在1959年9月参加鞍钢青年建设积极分子授奖大会时的发言。

[3]本文是雷锋在参加鞍钢化工总厂大会时的发言。
[4]本文是雷锋在工兵第十团欢迎新兵大会上的发言。因当时露天操场风大，原来拟好的发言稿被风吹乱，这是根据雷锋即席的发言整理的。
[5]1960年9月，雷锋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为了宣传他的先进事迹，特地请雷锋口述，让其他同志代笔整理了这份材料，原题为《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现在这个标题是雷锋自己后来改的。
[6]本文节选自雷锋所做的忆苦思甜报告，根据录音整理。
[7]本文是雷锋在沈阳师范学院讲话时所写的提纲。
[8]本文是雷锋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提纲。
[9]1960年11月27日，中共沈阳军区工程兵委员会宣布了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决定，本文是雷锋在这次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10]本文是雷锋应邀到驻地小学去做报告时所写的发言提纲。
[11]本文根据雷锋报告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12]本文是根据雷锋的讲话录音进行整理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13]本文节选自雷锋在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聘请校外辅导员大会上的发言。
[14]本文是雷锋出席共青团抚顺市委表彰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大会时所写的发言提纲。

附录三 书信

给王佩玲的信

（1958年6月）小凌[1]：

给你写信的此刻，已经是深夜1点钟，我刚上完晚班回家，今夜整整忙了四个钟点，我真是很疲倦了。

我拧亮台灯，坐下来给你写信，疲倦就立刻飞去了。宿舍里的人都已入睡。窗外繁星满天，明亮的月光从外射了进来。在窗内还可以看到田野里成熟的高粱、玉米、稻谷在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我点头，在向我微笑，它们都好像要陪我给你写信似的。我是多么愉快呀，真是高兴极了。

我相信你也会感到如此地兴奋，我有不知多少话要跟你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写到这里告一段落。

雷正兴

附录1：

致雷锋临别赠言

亲如同胞的小雷弟弟：

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你有内在的美和外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任的态度，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才算得我心爱的弟弟……

弟弟，你值得人羡慕的还多着哩，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会做出很大的贡献的。你的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把你的光与热发遍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实现姐姐的希望。

在临别之前，要把我内心的千言万语说完是办不到的。我是不愿弟弟离开的，但祖国钢都需要你和等着你呢。弟弟，前进吧！前途是伟大

的、光明的。姐因文化太低，不能把我内心想说的都写出来，只好就此停笔。

你姐黄丽[2]

1958年11月9日

附录2：

雷正兴与保尔·柯察金

1958年春天，全县精简机构，当时我是坪塘区的营业员，被下放到团山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天，我看到雷锋拿了一本书边走边看，我喊住他："小雷，你看的什么书，能不能借给我看？"他爽快地说："好，拿去吧！"我接过书一看，是一本《刘胡兰小传》。以后，我不断地向他借书，他也不断地借给我看。雷锋有一个藤条箱子，里面放有不少书，除《刘胡兰小传》外，还有《黄继光》《赵一曼》《董存瑞》《浮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书，我差不多都借阅了。劳动之余，我们常在一起谈心得体会，谈得最多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经常发表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聪明才智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几天，因为劳累过度，我没有看书了。雷锋知道后，问我为什么不看书。我说："劳动一天累得很，还有什么精神看。"他就耐心地帮助我说："王姐，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比起解放前不知幸福多少倍，劳累一点算什么！"他要我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他说："战争和病魔使他瘫痪，接着又两眼失明。但他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种种困难，最后写成了这本著名的小说。我们要学习保尔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雷锋诚挚的帮助，对我触动很大。以后，每天不论多么劳累，我都要坚持读书和写日记。

一次，雷锋拿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开书页，高声朗诵保尔的一段名言给我听："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然后他把自己的日记翻给我看，只见6月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

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雷锋这段日记，我想可能是受保尔那段名言的启示而写下的。他以后的行动，果然实践了他的诺言。

雷锋在学习上的刻苦钻研，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正是因为他不论哪一方面都善于学习，所以，工作、为人样样都是做在人们的前头，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他在工作上一贯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调他到团山湖农场以后，他的任务主要是学开拖拉机。由于他对学习重视，时间抓得紧，不分白天黑夜认真钻研，在师傅操作时，他聚精会神地学，不懂的就问，所以很快地就能单独操作，成了望城县新培养的第一名拖拉机手。

他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表现突出，对同志极为关心，并有舍己救人的精神。记得有一次，我因生病未能出工。当他知道以后，可把他急坏啦，三番五次地来问长问短。这样一来把我也急得要命，恨不得一下子好起来，也免得他为同志生病而着急。那时候，我们在农场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白天出工劳累还不算，连洗衣服的时间都得在傍晚，甚至有时得摸着黑去洗，而且要到附近的水塘去洗才行。有好几次，在我们几个女同志收工后很晚很晚去洗衣服时，雷锋都是在星月的照耀下，坐在塘边陪伴着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不叫我们害怕，为我们壮胆子才这样做的。他就是这样像关照自己姐姐似的关心我和我们的一些女同志。

他那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农场时，一次，湘江水往上涨，指挥部组织全体人员防汛抗洪，就在我们防汛的大堤上，突然有一处垸堤被冲垮，汹涌的水势有如猛虎般随时都有吞噬我们的可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雷锋不顾一切飞也似的跑向我们，同时口里不停地喊：“快跑，大水冲来了！”当他拼命地跑到我们跟前，并拖着我们几个人疏散到了安全地带，才脱离了险境。把我们安顿好了以后，他不顾疲劳，气喘吁吁地又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战斗中。

雷锋的为人，别看他小小的年纪，由于他从小尝尽了人间之苦，所以他对周围的人们都是有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尤其对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和妇幼孤独老人更是寄予由衷的同情，总是乐于相助，处处关心他人。对他的思想、品德和好的作风，我一直是铭刻在心中。

以后不久，我被调到湘潭去学习，临走时他把我送到船码头，在足有五六华里的路程上，向来对我以姐姐相称的他，这一次反倒成了“哥

哥”似的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学习，坚持经常看书，甚至告诉我不要偷懒，要像保尔那样顽强拼搏……还让我保重身体。迄今为止，雷锋的形象，他对我说的一些话语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似的。

1963年，报纸上刊登了雷锋的照片和他的事迹。当时我看到以后很难形容自己是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我为他终于实现了对党和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高兴！可是我更为失去了一位“好弟弟”、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悲泣，当时所感到的打击，实在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今天，雷锋虽然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要永远地纪念他、学习他，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王佩玲

1993年7月22日于长沙

附录3：

雷锋，请听我说[3]

在参观中国军事博物馆陈列的《雷锋日记》时，许多人曾看到过一段署名为“你姐黄丽”的留言。不少人在看后都感到奇怪：雷锋不是孤儿吗？他怎么冒出个姐姐来？而且，他的姐姐怎么叫“黄丽”呢？黄丽究竟是谁，她在哪里？

多少年来，我一直默默地承受人们苦苦寻找雷锋的“姐姐”所带来的感动和压力。许多善良的人带着失望的表情与我擦肩而过。曾在望城县委机关与雷锋共过事的胡道明，访遍了雷锋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着“黄丽”。1991年他终于得到一条线索：原望城县坪塘区供销社有一个叫王佩玲的营业员，1958年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与雷锋共过事，并有过密切的交往。可是，当胡道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问起“黄丽”之事时，我却让他深深地失望了。不久，胡道明又协同雷锋纪念馆的老馆长雷孟宣多次登门，我都守口如瓶。看到他们在寒风中踽踽而去的情景，我十分痛苦。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雷锋当年入伍的接兵人、《回忆雷锋》的主编戴明章一连给我写了十封信，每一封信都沉甸甸的，入情入理，令我不能自已。戴明章在第八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雷锋成长的见证人已近七旬，来日不多，找不到‘黄丽’，何以告慰雷锋的亡灵？”这封信看得我如蚁啃心，泪如泉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1958年春2月，我从望城县坪塘供销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劳动。雷正兴（雷锋的原名）也从望城县委机关下放到这里接受锻炼。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一大批热血青年，大家怀着建设好祖国的美好愿望走到一起。

当时，我十九岁，对一切都充满幻想。雷锋小我两岁，性格开朗，喜欢看书和唱歌，走路连蹦带跳，每天乐呵呵的，从没见他愁过脸，大家都喜欢他。

有一天，雷锋捧着一本书，边走边看，非常入迷。我追上去问："哎，你看么子书喽，这么好看呀，借我看看好不？"雷锋停下来，说："你想看就拿去吧。"原来是本《刘胡兰小传》。

打那以后，我们接触越来越多，雷锋那个藤条箱里装的全是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赵一曼》等等。这些书我几乎全借来看了，有些还看过两三遍，每次还书，雷锋都要问我读后感，我便毫无拘束地谈，有时我们也为某些观点发生争执，但争执之后双方都感到特别快乐。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年的3月13日，阳光非常明媚。这天刚吃完午饭，雷锋把我拉到一边，挺神秘地从衣服里面掏出一本崭新的日记本递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跑开了。我打开日记本，看到扉页上有一段这样的话："王佩玲，你是党的忠实女儿，愿你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散芬芳！伟大的理想产生于伟大的毅力！请你记住这两句话。在平凡的工作上，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日记本，对雷锋的题词我十分感动。傍晚收工时，我在山路上碰见雷锋，问他为什么要送我日记本。他的脸涨红了，然后咧嘴一笑，说："日记本用来记日记嘛，我每天都记日记，这样不好吗？"

在雷锋的带动和鼓励下，我也开始记日记了，我的日记和雷锋的日记常常交换看，雷锋经常指出我日记中的错别字和病句。

也许是从小失去母爱的缘故，也许是我的落落大方使青春年少的雷锋感到踏实和温暖，雷锋越来越亲近我，我也暗暗地喜欢他，我们以姐弟相称，互相鼓励，携手共进。由于工作需要，雷锋学会了开拖拉机，兴奋之余，他挥笔写了一篇《我学会了开拖拉机》的稿子登在《望城报》上。那天，雷锋拿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飞也似的跑到我身边，把报纸往我手心一塞，挺神气地说："王姐，你看，我的文章上报了呢！"然后冲我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我将文章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剪下来，夹在日记本里，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瞧瞧，我为雷锋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在生活上，雷锋俨然像个"大哥哥"，体贴我，照顾我。那段时间，我常常闹病，雷锋就一天三五趟地来看我，送药递茶；有时我晚上到河边洗衣服，雷锋执意陪着我，并且把书本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感到很幸福，少女

的浪漫情怀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好景不长。农场那时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看管得很严，我与雷锋朝夕相处，场里便有人说闲话。当时我想，他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反正我又没做对不起人的事。雷锋比我更单纯，有天上午，他迷茫地问我："王姐，我喜欢跟您在一起，关他们什么事呢？"我说，不理就是嘛。雷锋深情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雷锋学会开拖拉机后，需要一个助手，我自告奋勇，向团支部书记毛遂自荐。团支部书记拿不准该不该让我去，便向场长请示。场长狠狠地批评团支部书记没有看出不良苗头和没有政治眼光，说："你得给我管严点，男男女女关系太密切，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这事就这样泡汤了。据悉，场长还特地找雷锋谈过话。他虽没有向我透露谈话内容，我却从表情上看出了他的苦闷与无奈。

在农场劳动了四个月后，我被派到湘潭学习，有人提醒我说，这可能与雷锋和我交往过密有关，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到湘潭，我就抽空给雷锋写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慌乱和喜悦，每次信的开头都写"亲如同胞的弟弟"，但信的内容无非是工作和学习，也谈一些理想和个人的苦恼，没有半点过分的话。雷锋给我回信也是这样，信的结尾总是一些鼓励性的话。

但是不久，我发现雷锋给我的信被人查看过了，我很气愤，嘱咐他不要再写信了。

学习完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农场。雷锋见我回来，喜悦得无可形容，他端详我好一会儿，然后俏皮地说了一句"您晒黑了"，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

但是不久，雷锋调到乡里当通信员去了。1958年11月，雷锋被调往鞍钢。临行前，他特意到农场来与我道别，并安慰我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那天，他在我住地逗留了一个上午，临走，送给我一张照片。我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上面有我一段留言。这就是许多人看过的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雷锋日记》里的那段话。当时，我不便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请雷锋给取个名，雷锋想了想，说"就叫'黄丽'吧，王黄谐音，丽为天生丽质"。

我万没想到，这一天就是我与雷锋的永别日。

雷锋去鞍钢后，我也离开了农场，辗转安徽、湖北等十多个地方，与雷锋失去了联系。

少女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雷锋走后，我顿时像水中的浮萍，落不下根。那些日子，我拒绝了一个个追求者，谢绝了一个个说媒人，我在

盼望，在等待。但1963年3月6日中午，我突然发现报纸上刊登着雷锋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题词和雷锋的优秀事迹。至此，我才知道心爱的弟弟已经改名，并且已经离开人世。看着弟弟的照片，我的泪水倾泻而出。

我大病一场。直到1965年，二十七岁的我经人介绍，与湖南日化厂工人丰振泉结婚了，生活很宁静。

早在农场时，我和雷锋等一群青年建设者拍了一次集体照，我与雷锋挨得很近。结婚后，我把这张集体照用镜框装好挂在墙上。而雷锋送给我的单人照和日记本，我一直珍藏着，日记本上的留言已成了我人生的动力。

王佩玲

致化工总厂党委的信

（1958年）

敬爱的党委和全体师傅以及青年朋友：

今天我以万分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次大会……通过对中央文件的学习，我更认识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敬爱的师傅们：自我去年11月间离开机关，踏入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由于工厂党委对我的亲切关怀和师傅的耐心指教，以及大家的帮助，使我很快地学会了新的技术。这是党的光荣，师傅们的光荣，也是我个人的荣幸。师傅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困难，为完成党提出的炼钢任务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今天我又感到十分惭愧，我入厂到现在没有为党做出多大的成绩。通过今天的大会，我明确了只有依靠伟大的党和广大群众，克服一切困难，积极热情地工作，才会做出成绩。现在我只有以实际行动，以出色的成绩来感谢党和师傅们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在这里，我向党宣誓，向党保证：

一、我保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调配。

二、向先进学习，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向科学堡垒进攻。

三、保证勤学苦练，虚心向师傅们请教，求得对机械的彻底了解和运用。

四、保证百分之百出勤。

五、保证按时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在近两年内达到能文能武的多面手。

六、不违反劳动纪律，踏踏实实地工作。此致敬礼

雷锋

致姑嫂城公社领导的信

（1959年12月13日）

敬爱的姑嫂城公社领导同志：

你们好！

我自从去年从湖南省望城县委机关到鞍山工作，直到今年9月间，领导又把我调到弓长岭矿焦化车间工作，我到此地时间很短，以至对你们的联系很不够，请多多原谅吧！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工业支援农业。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应该听党的话。因此，我利用下班、上班、早晚以及星期日的休息时间，拾到大粪三百来斤。我趁今天礼拜的休息时间，特地将大粪送给你们公社，以支援农业生产。请你们收下，祝你们取得明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

让我们携起友谊的手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请你们今后多多帮助和指导我。

致以革命的敬礼

弓长岭矿焦化车间 雷锋

1959年12月13日

致中共辽阳市委的信

（1960年8月28日）

敬爱的辽阳市委：

我是7343部队15分队的一名新战士，我名叫雷锋，是今年1月从辽阳弓长岭矿入伍到部队的。由于部队党委和首长对我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使我的政治觉悟不断地提高，使我的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地开朗和远大。

现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目前，在我们的部队里，已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的高潮。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应该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号召，我看到最近以来，辽阳遭受了百年没有过的大洪水的侵袭，因此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国家和人民有困难，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一定要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人民。

现在部队每月发给我们六元钱津贴，我每月除了理发花五角钱外，余下的钱我都存到储蓄所。入伍后我把在工厂时候攒的四十多元，都带到部队存到了储蓄所。我在部队短短的七个月里，又节约了津贴费三十多元，到现在为止，我已储存了一百元钱。

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将我节约的一百元钱寄给你们，支援灾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

我的生命是党给我的，党是我慈祥的母亲。我一定要听党的话，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祖国的壮丽事业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部队工程兵战士 雷锋

1960年8月28日

附录1：

中共辽阳市委致部队首长的信

7343部队首长并转15分队雷锋同志：

8月28日，雷锋同志给我们来了信并随信寄来一百元钱，表示他对

灾区的关怀和支援。雷锋同志能在我们遭受特大水灾之时，寄信和邮钱，从道义上和财力上支援我市灾区，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的子弟兵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说明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有着一贯的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雷锋同志能够有着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品德，也是党和部队长期教导的结果。

辽阳市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鞍山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兄弟市县的大力援助下，抢救了被水围困的灾胞，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同时中央和各兄弟市、县，又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安排了灾区人民的生活。目前，灾区人民在党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信心百倍，干劲十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运动。我们对雷锋同志寄来的款项不准备收留，并代表灾区人民向雷锋同志再一次地表示感谢。希望他能把钱继续存到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一定教育灾区人民，学习雷锋同志的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品格，鼓足更大的干劲，更加奋发图强，为彻底医治洪水创伤，重建辽阳幸福的新农村而努力。

此致敬礼！

中共辽阳市委员会

1960年9月6日

（并附去汇款一百元）

附录2：

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7343部队各级首长同志：

在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里，正当全市人民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迎接城市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人民的子弟兵和全市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接人民公社的建立。你部15分队雷锋同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带着他不知积蓄了多久的二百元人民币来到我社筹建办公室，为表示对党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拥护和对人民公社的无比热爱，要将自己积蓄的钱全部献给人民公社。他这种精神，使我们深为感动。为照顾到雷锋同志的日常生活用费和对家庭的照顾，我们没有接受这些钱，只是对这位优秀战士表示了我们的谢意。

雷锋同志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他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党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人民军队里战士中的榜样，我们深信：雷

锋同志这样的战士是很多很多的。

雷锋同志发扬了我军拥政爱民、军民一家的光荣传统，对于他这种崇高的品质，我们只有对党所教育培养的军队表示感谢！

此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抚顺市和平人民公社委员会

1960年11月11日

给战友的信

（1961年1月18日）

亲爱的战友们：

你们的来信我都已收到了，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感激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首先让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你们的信我不止看过一遍呢！有的信我一连看了好几遍。比如我看了王平战友的来信后，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愿意与我做一个永远知心的朋友，还向我提出了挑战，并保证学好军、政、文和毛主席著作……坚决完成党交给的1961年各项训练工作任务，做出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四十周年献礼。像这样的信还有许多哩！我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完。你们的每一句话，每一条竞赛条件都给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和力量。

我是一个孤儿，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和痛苦。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一天天地成长起来。我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的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今天我连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鞋子也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现在我们还有皮鞋哩。比起我在旧社会光着脚到地里放猪、上山砍柴，真是好上天了。这样，不能不使我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社会。每当我看到我们祖国的变化，看到祖国的新成就，都使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从而更加认识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党发出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号召后，我心想我一定要做出一点点成绩。于是我处处坚持认真地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想的行动原则，做到了在外出到团里开会，在路上看见了一堆漏掉的水泥，就掏出手帕包了起来，散会后，我把水泥带回装进了我做的节约箱子里。我做了这么一点小事，指导员表扬了我，这使我感到惭愧，倒不好意思了。指导员热情地把我拉到一边，并亲切地对我说："小雷呀！应该这么做。不过要想更好地为党工作，更快地进步，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入伍一年来，由于党和首长对我的培养教导，战友的热情帮助，使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因此学习和工作做出了一点点成绩。特别是1960年1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党和首长对我亲切教导、同志们热情帮助的结果。我这么一点的成绩，比起党对我的要求，同志们的期望，还做得很不够。

今后我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虚心向大家学习，特别是请大家今后多来信帮助我，我诚恳愿与你们做一个知心朋友。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响应党的增产节约的号召，克服目前的困难，争取在1961年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勇前进吧！

此致敬礼

敬祝你们身体健康，乘胜前进！

战友 雷锋1961年1月18日

给建设街小学全体少年朋友的信

（1961年1月）亲爱的少先队员同学和全体少年朋友们：

我于本月初，离开了抚顺来到军区，因为时间紧迫，没能来得及向小朋友告别，请小朋友多加原谅。我很想你们，但我的工作很忙，又不能马上回去看你们，因我要先后到大连、营口、辽阳、哈尔滨等地去做报告，等我回来的时候要拿我的工作成绩见你们，你们也要拿优秀的学习成绩向党汇报，咱们要比一比看谁的成绩最大。小朋友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最后祝全体少先队员同学们、全体小朋友们学习进步！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大朋友 雷锋

一封祝贺信

（1961年2月15日）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全连的同志都高高兴兴地到和平俱乐部看剧去了，我呢？为了在春节期间给人民做一件好事，吃过早饭后，我背着粪筐，拿着铁锹到外地捡粪，大约捡了三百来斤粪，我送给了抚顺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并给公社党委和社员写了一封这样的祝贺信：

敬爱的工农人民公社党委和全体社员们：

你们好！在新春佳节里，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首先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工作紧张吗？生产忙吧？生活愉快吗？一切都好吗？祝你们在春节里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一定要握紧枪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永远忠于党，永远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为了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以粮为纲，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行动，为此我利用春节放假期间，捡了几百斤大粪送给你们公社，支援农业，我用这几百斤大粪作为春节献给你们的礼物，表表自己的心意。

敬爱的公社党委和全体社员们：

让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鼓足冲天的革命干劲，克服目前暂时的困难，为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而奋斗吧！

此致

革命敬礼

祝你们

春节愉快

身体健康

抚顺市望花区

7343部队15分队战士 雷锋

1961年2月15日

一封慰问信

（1961年2月16日）

敬爱的西部医院全体休养员同志们：

你们好，在这新春佳节里，我十分想念你们……我呢？从小就死去了自己的父母哥弟，剩下了孤孤单单的我，在旧社会，过着人不如狗的苦日子。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抚育下，我从一个幼稚无知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天党和毛主席就是我慈祥的母亲，全国六亿多人民就是我的阶级兄弟，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让我们共同欢度新春佳节吧。

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首先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祝贺！精神愉快吧？生活过得好吗？一切都好吗？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节日愉快。

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一定要握紧手中武器，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永远忠于党，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我愿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在这新春佳节里，我非常想念你们，只有把自己领到的一斤苹果作为春节送给你们的礼物，以表表自己的心意。

此致敬礼！

祝你们春节快乐！

7343部队战士 雷锋

1961年2月16日

给曹进财等同学的信[4]

（1961年6月15日）

亲爱的曹进财等九名同学：

你们好！紧紧地握手吧！

来信我于今天已收到了。你们的信，我不止看过一遍呢，而是一字字、一句句读了无数遍……你们的每一句话，对我的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鼓舞，对我的启发和帮助甚大。为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近来你们的学习紧张吗？工作忙否？身体都健康吧？生活过得咋样呢？一切都好吗？祝你们努力学习，好好劳动，锻炼身体，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一个贫苦出身的穷孩子，从小失去父母哥弟，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和痛苦。解放后，我在党和毛主席的不断哺育和教导下，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是没有党，我是很难想象到自己的一切。我每一点微小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党不断培养教导，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最后，我请你们多指导和帮助。我决心向你们学习，让我们携起手，共同进步。

祝你们学习猛进！敬礼！

7343部队 雷锋

给郑树信的信[5]

（1962年3月10日）

亲爱的郑树信同志：

您好！来信已收到。您的信我一连读了好几遍，越读越高兴，越读越有劲，真是越读越想读哩！……您的每一句话对我的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对我的鼓舞甚大。为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并向您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情的祝贺。

近来工作忙吗？学习紧张吗？身体好吗？生活怎样呢？一切都好吧。预祝你在伟大的1962年里创造出更多更好更新的奇迹。

为了更好地向您学习，现将近来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建设，特别是我们运输连，更为繁忙，白天黑夜都要执行任务。虽然任务重，时间紧迫，但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最好的锻炼机会。我们一定要练出过硬的本领，熟练地掌握驾驶技术，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尽管工作很忙，我还是坚持每天半个小时的“毛著”学习，坚持天天做早操，练单双杠，所以身体还很结实。我们的生活过得很不错，精神很愉快。总之，一切都顺利如常，请勿念。

今后，让我们加强联系，紧紧地携起手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此致敬礼

祝您身体健康！

同志雷锋忙草

1962年3月10日

给文淑珍的信[6]

（1962年3月18日）

敬爱的淑珍同志：

您是知道的，过去，我和您一样，是个穷光蛋，从小就失去父母，只得到处流浪。现在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好生活，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啊！党的恩情比海深，我们永远不能忘……

我们都没有父母，都受过旧社会的苦，也都是在党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可是，您懂的道理比我多，做的工作比我好，创造的成绩比我突出，对党的贡献比我大，您的进步比我快……总之，您的一切都比我好。因此，有机会您多加帮助和指导。

我们不在一起生活，工作也不同，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紧紧地相连的。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紧紧地握起手，而共同奋斗吧！

此致

敬礼

祝好！

战友 雷锋

给郑树信的信

（1962年4月12日）

亲爱的郑树信同志：

您好，紧紧地握手吧！

来信和礼物都收到了，感谢您对我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您的来信我不止看过一遍，而是一字字一行行地念了无数遍。您的每句话对我的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鼓舞，对我的启发和帮助甚大。特别是您给我寄来的礼物，更使我感激不尽。

亲爱的郑树信战友：自上次会议咱俩见面，直到现在，我无时不在想念您。咱俩在一起的时间虽短，但是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对同志无限热忱，对党无比忠诚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我能与您交上朋友，感到非常荣幸。

为了更好地向您学习，以求得您帮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写信向您汇报：

自从上次我在沈阳开完会后，就离开了连队，到外地单独执行运输任务。现在我们的工作很紧张，白天黑夜出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在任务重，道路复杂，困难很多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各项运输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提高了技术，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了自己的意志，改造了思想，我很希望经常这样。

目前，我的工作学习都比较忙，身体这段时间还很结实，生活过得很不错，精神非常愉快。总之，一切都好，请勿念。

最后，让我们紧紧地携起手，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此致

敬礼

祝好！

战友 雷锋

1962年4月12日

给王元朝的信[7]

（1962年5月9日）亲爱的王元朝同志：

您好！紧紧握手吧！来信收到，看后极为感动。您的话对我的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同时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为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互相认识并不太久，只不过在沈阳开团代会短短几天里，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使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使我们在阶级友爱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愿这革命友谊像松柏一样永远长青。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毛主席说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因此，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总是免不了的。但是困难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任何困难也只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只要我们了解到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是能够克服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困难当中鼓足勇气，去战胜它，去克服它。我为什么要和您谈这个问题呢？我想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也免不了困难，我们互相谈谈对事物的认识和感想是有益的。您说对吗？

我为了更好地向您学习，以求得您的帮助，现将本人的情况向您汇报：我于3月16日离开了连队，配合团部单独执行任务，到目前为止，我安全行驶一千八百多公里，顺利和超额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运输任务。当前，我的工作、学习比较忙，精神很愉快，身体很好。一切如常，请勿念。

时短言长，就此停笔。

此致

敬礼！

战友 雷锋

1962年5月9日

给雷明义的信

（1962年）

三叔：

您好！

近来身体好吗？工作忙吧？精神愉快吧？生活过得怎样呢？一切都好吧？因我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很久没给你写信，对不起，请原谅吧！

由于党和上级首长对我的重视，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因此，对我的成长和进步特别地关心，曾调我到外地学习，以提高我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分配我带领一个班在外地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在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下，以培养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而增强本领。

由于党的培养教育，同志们的帮助，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的刻苦锻炼，使我的工作、学习、军事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就拿军事技术来说：在教员和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上自己天天练，因此技术提高较快，从3月16日起到今天为止，我驾驶的汽车已安全行驶了四千多公里，没发生事故，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我决心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日前我的身体非常结实，精神饱满，生活过得很愉快，总之一切都很顺利。请勿挂念。

此致敬礼

祝好

侄儿 雷锋

---

[1]小凌，本名王佩玲，女，1937年生，湖南长沙人。曾在团山湖农场担任女拖拉机手，后在长沙一家日用化工厂退休。1958年春，雷锋在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结识了年长三岁的王佩玲。两人因书结缘，时常交流读书心得，渐渐成为好友。此信是雷锋于1958年6月间写给王佩玲的底稿。

[2]根据王佩玲的回忆，“黄丽”是雷锋应其所嘱，为其所起的化名，因赠言中有“姐弟”之称。黄与王谐音（湖南口音），丽是“天生丽质”的意思。

[3]此文刊载于1997年4月10日的《扬子晚报》。

[4]此信是雷锋写给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小学六年级曹进财、邱金娥等九名同学的回信，雷锋随信还寄去了一张擦洗汽车的照片。

[5]这是雷锋写给郑树信的一封信，郑树信与雷锋一起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
[6]文淑珍，1939年4月出生于长海县獐子岛。她是我国的第一位女渔船船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2年2月，作为民兵共青团员代表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
[7]这是雷锋写给一起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的战友王元朝的信。雷锋先后给王元朝写过三封信，这是第三封信。

附录四 散文

我学会开拖拉机了[1]

（1958年3月16日）

团山与杲山之间有一个大湖——团山湖。它纵横六七里，湖草丛生。人们形容这里土地肥沃，说是有五尺深的肥料。湖的周围，去年围起了一道新的大堤。那弯弯曲曲的大曲河，再不能穿过湖中间了，只能顺着新堤往下游流。一个新的国营农场在荒洲上建起来了，还有“铁牛”在荒地上奔驰着。这里有三百多名勤劳勇敢的农场工人在歌唱今天的幸福，歌唱劳动的愉快，歌唱美好的将来。

3月1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我第一次学会了开拖拉机，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我七岁时父母双亡，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那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只得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挨骂，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自从来了人民的救星——共产党，把我从火坑中拯救出来，送我上学，给我吃的穿的，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一定知识、觉悟的青年；使我于1956年投入革命的怀抱（在县委会当公务员），并在1957年2月加入了自己光荣的组织——青年团。

今年1月底，团县委号召建立望城第一青少年拖拉机站，接着又看见农学院的拖拉机来支援团山湖犁田，我多么想当一名拖拉机手！我就把节约下来准备做被子的二十元钱，全部捐献了，只想拖拉机站马上建成就好。

这次，党批准我到农场来，我真是高兴极了。2月26日，我光荣地走上了劳动战线——到了团山湖农场，学习驾驶拖拉机。

当我第一次爬上拖拉机驾驶台学习的时候，我真高兴得要跳起来。我坐在驾驶员的身边，专心地看他怎样操作，怎样转弯，怎样发动汽油机……老陈一面驾驶，还一面告诉我操作方法和各部分名称。我一点一

滴都记在脑子里，并写在日记上。

这几天，我总是睡不着觉，起来又去学习，只想早一日学会，早日为祖国出一点力量。

学习了一个星期，懂得了一些操作方法和基本知识，老陈就让我试验驾驶。他真的让出座位，站在一旁指点我。我一坐上驾驶台，心跳得很，生怕开不动，别人会讥笑；又怕没有力，转不动方向盘；还怕刹不住车，就更糟。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快活，手脚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老陈对我说："不要怕，要放勇敢些！"这时，我才把油门加大，把离合器向上一推，拖拉机嘎嘎地开动了。可是，拖拉机总不听我的指挥，走弯路。开了一会儿，我不怕了，心也跳得不那么厉害了，手脚也慢慢地不发抖了。这时，拖拉机也听我使唤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又是多么喜悦呀！我回头望望，看到那可爱的肥沃土地，很快地被犁翻了，仿佛看见了一大片绿油油的可爱的庄稼。

今天，真有很大的收获，过得真有意义。下班以后，我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转地想着。吃饭的时候，还好像坐在拖拉机上似的，不停地摇晃着；拿起筷子，像握住拖拉机的操纵杆一样，随手拽动；两只脚像踏在"刹车"和"油门"上，自然地踏动着。我在想，今天这样幸福，不是党的培养，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一定努力钻研，勤学苦练，克服一切困难，忘我地工作，争取做望城县的第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

诗歌札记

（1958年）

一、诗歌包括：骚、铭、赋、民歌、古诗、绝诗、律诗、词、散曲。

二、民歌特点：语言精练，含义深远，内容丰富，押韵，易于上口，易于流传。

三、形式分为两种：

1.叙事诗；2.抒情诗。

这两种诗的区别：

1.叙事诗是描写人物的动态现象。

2.抒情诗是抒发作者的情感。

四、民歌文艺手法：

1.对照：

如：牛出力来牛吃草，东家吃米我吃糠。

2.比喻：

要说天，天最大，我们的干劲比天大！

3.夸张：

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于团山湖农场

敢想敢做的人

（1960年1月）

生龙活虎女英雄 李小平就是她的名
人小聪明有天才 创造发明幸福来
自动水车转轮轮 三用机子也制成
五星公社人人夸 称她是一个女仙家

在五星人民公社胜利村，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赞扬青年发明家的模范事迹。她今年8月间才满十八岁，小姑娘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儿，端正的鼻子，有一对并不大却非常明亮的眼睛，眼珠子转来转去，总像在搜索什么东西似的，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用橡皮筋扎成两小段。当她说话摆动着头部，那两小段头发就像下乡货郎担手里摇摆着的手鼓向两边摆动起来。

当我问到她的创造发明的情形时，她说："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村里人人干劲冲天，生产一日千里。我看到生产工具还落后，尤其是今年6月间，天久晴不雨，抗旱十分紧张，村里的人真是累得要命，我早就想创造一部自动水车和三用机……"

——写在日记本上

积少成多 滴水成河[2]

——记傅长奇爱护国家财产的事迹（1960年9月24日）

傅长奇同志是驻厂部队十五小队五排的汽车司机，担负着基建工程的材料运输任务。他每天驾驶着自己心爱的汽车不知飞奔过多少原野，走过了多少城市村庄，载运了多少基本建设工程所需用的材料。特别是党提出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以后，他的车跑得更快了。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只要工作需要，他的车就跑个不停，所载运的东西大部分是工程所需的水泥。

9月份，排里开展了一个“每人做一件好事迎接国庆”的活动。全小队的同志立即沸腾起来了。傅长奇更不例外，他的脑子反复想着：“我每天和汽车打交道，能做件什么好事呢？”他看见别人都动手干起来，急得觉也睡不好，总怕落在别人后面。

一天，他把装着水泥的车停在连地以后，就在连地附近找做好事的线索去了。一直到别人把车上的水泥卸完了他才回来。他在汽车周围踱来踱去，像找什么似的，忽然发现车厢里还有遗漏的水泥。他想：把这些遗漏的水泥收集起来，这不就做了一件好事吗？从此，他就和本班那红才同志担负起打扫车厢上的水泥的任务。他们提着水桶每天、每车地像挖车缝一样地打扫着水泥，唯恐给国家浪费了一点水泥。傅长奇收集的水泥越来越多，他的干劲也越来越大。

有一天，他开车到沈阳，回来时已经是深夜12点钟，大风呼呼地吹着，阴沉沉的天气，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傅长奇同志停车后，忘记了冷，也顾不得吃饭，便急忙借了个手电筒去打扫水泥。这时，车场上的值班员以为他在修理车呢，就向他招呼：“老傅，天这么晚，又没有月亮，等明天再修理吧？”可是傅长奇没吭声，仍在那扫，值班员有点奇怪，就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打扫车厢上的水泥，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向老傅学习！”

又一天，傅长奇同志到营部开会，在途中看见一点水泥洒在路上，便掏出手绢把这一点水泥包起来。这消息传开后，五排全体同志都纷纷学习傅长奇那种爱护国家财产的高贵品质，每人都有个小水桶专门收集一点一滴的水泥。

一天两天，一点一滴，真是积少成多，滴水成河。傅长奇同志就这

样一点一滴地捡回水泥四百余斤，给大家树立了一面增产节约的红旗。

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

（1960年11月15日）

在今晚演出的评剧《血泪仇》里看到了像王东才、小贵芳他们遭到阶级敌人的迫害，甚至被强奸逼死的惨景，不禁引起我无限辛酸的回忆。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父亲专靠给地主、资本家做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终年辛勤的劳动，到了新年初一，全家五口人有米不到半升，哥哥只好领着我出去“送财神”，讨点饭回来吃。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参加了革命，被那毒辣残酷的小日本鬼子打成重伤，不久死去。全家无法生活，我哥哥只好到一个小小的机械厂当徒工，妈抱我那三岁的小弟弟带着我上街讨吃。1946年春天，我哥哥在工厂，左手指被机器轧断，脑袋被撞破，鲜血染红了里外的衣裳。厂主哪管这些，把我哥开除。家里无钱治，我哥不久就死去了。我那幼小的弟弟受不住那种生活的折磨，同年冬天被活活地饿死在街头。一家姓唐的地主逼迫我妈到他家做女工，无耻的唐地主把我妈强奸后，把我妈赶出。我可怜的妈啊！被迫自杀。

剩下孤孤单单七岁的我，只好给地主家看猪。晚上和猪做伴，一到冬天我冻得受不住，只好贴着肥猪的大肚子睡着。我那时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过着非人的生活。在那种吃人的旧社会里，不是有千千万万家庭遭到妻离子散的悲惨命运吗？那时我虽年纪小，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帝国主义和黑暗的社会是多么入骨地仇恨！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

自从来了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把我从火坑中拯救出来，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念书，我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参加了祖国的工业建设，又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下，我从一个放猪出身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来说，特别深切感受到的。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应该“饮水思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都不能不以革命的名义来对待革命事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革命先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才不辜负先烈

们的期望，才不辜负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

——写在日记本上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1960年12月28日）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先做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先生”是“学生”的发展，却不是“学生”的终结。如果不愿再以学生的姿态出现，便不能继续再当“先生”。毛主席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又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我在党和毛主席的不断哺育和教导下，健康地成长起来。由于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志，在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这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帮助我的同志们。我一定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3]

（1961年1月1日）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尽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逐渐成长起来，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深深地感到，在我周身的每个细胞里，都渗透着党所给予的血液！

今后，我要更好地为党工作，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决心在新的一年中，更深入持续地把毛主席著作学下去。初步计划在1961年学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九篇著作，还要重读一、二、三卷中的有关著作。在学习中，我要做到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学到手，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苦甜观

（1961年1月24日）

我们连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两忆三查”运动，我一定要站稳立场，用无产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常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用不同的阶级观点看问题，对于忆苦中遇到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无产阶级观点看问题，才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比如说“苦”，如果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由于他们在旧社会是统治阶级，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痛苦上，把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推到饥寒交迫和被凌辱被奴役的地位，来造成少数人的特殊权利和特殊享受，所以是不存在什么苦的。劳动人民的苦正是他们的乐。

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立场上也不能深刻地认识到旧社会的苦和苦根，甚至也会看不到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苦。因为这种人眼光短浅，私心很重，只图个人温饱，不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甚至自己也很想爬到资产阶级地位。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深刻地看到穷人在旧社会的苦。

再比如说“甜”，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新社会痛恨入骨，当然就感觉不到它的“甜”。站在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的立场上，也往往只看到个人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看不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所以不能真正地认识到新社会的甜和甜源。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深刻地看到新社会的甜和甜源。

看问题不仅要看现象，还要从现象中抓住本质。有人说南方的地主剥削农民轻些，农民受的苦稍浅些，北方的地主狠些，剥削农民重些，农民受的苦深一些，这都是不正确的。张三地主是活阎王，李四地主是笑面虎，这绝不能说张三地主不好，李四地主好些。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

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他们依靠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问题。地主所以能剥削农民，资本家所以能剥削工

人，就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绝不是工人农民的命不好。田在地主手里，他们掌握了活路，他叫你活，你就活；他叫你死，你就得死。新社会劳动人民所以有了甜，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自己掌握了活路。

为什么人数极少的剥削阶级能够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剥削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我们还要懂得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经济制度是靠政权来维护的。剥削阶级总是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他们依靠反动政府来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另外，一个国家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建立的反动政权，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做靠山，他们紧紧结合在一起，剥削和压迫人民。在旧社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都是剥削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人民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咽。

只有当我们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民掌握了“刀把子”，才能改变这种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挖掉苦根子，栽下甜根子。

用阶级观点看清了苦和甜，又用阶级观点看清了苦根和甜源，紧接着提出来的是怎么办的问题。

用无产阶级观点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是严肃的斗争，我们必须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我们革命的前辈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把我们的苦变成了甜。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们必须坚决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写在日记本上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61年）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很难想象的。要是没有党，怎能有我的今天呢？

我从1958年起，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与党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分不开的。几年来，虽然环境一变再变，工作担子愈来愈重，可是我从来没间断过政治理论学习，哪怕干了一天活很疲倦了。晚上我宁愿少睡点觉，也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在疲倦了，就走出去打一盆冷水洗洗头，脑子清醒了，坐下来又看……

三年多来，我利用星期日、节假日以及出车前、饭前饭后和业余休息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其中有些文章我读了很多遍。另外，还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六十多本政治理论书。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毛主席说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战士，首先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人道主义观点，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从此我就决心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从小就生长在毛主席的故乡，经常听到老人讲毛主席在小时候就很关心穷人、为人民做好事的故事。又通过几年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深了对毛主席的热爱。我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实践过程，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这给我的启发很大，教育很深。因此，我给自己规定：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坚决拥护，积极去做，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凡是对人民不利的事，坚决不做，并进行斗争。用它当作一个标尺，经常来衡量自己，检查自己，鞭策自己，这样也就促使我时时刻刻想为人民做点好事。有时我走路也想，吃饭也想，睡觉还想，看到一个问题或一件新事也想，不让一切不利于革命事业的个人利

益、个人虚荣等等肮脏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

几年来，我在工作上和日常生活中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革命需要，对人民有利的就要做好。1958年，我在鞍钢当工人，利用新年放假期间到农村帮社员劳动，发现一家困难户。我立刻想起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立刻掏出了五元钱，还脱下了自己的一套衣服送给了那家贫困户。

1959年，我在辽阳工作时，有一天晚上，突然下着大雨，工厂运到的七千二百袋水泥找不到东西盖，我立即从床上抱着自己的被子、褥子跑到工地盖上了水泥。我的被子、褥子虽然湿透了，但是国家的财产免遭重大损失，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去年入伍后，我看到抚顺望花区新成立一个人民公社。我真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心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搭了银桥又搭金桥。我是人民的战士，应该做点什么呢？想起了自己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二百元钱，送给公社以表自己的心意。可是公社不肯收，经过我再三恳求，才留下了一半。不久，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我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派来飞机给灾区人民运送粮食和衣物的消息，心里就想：毛主席给灾区人民送粮又送衣，我能给灾区人民干点什么呢？想到自己还有一百元钱，就寄给了辽阳市委。

为了响应党中央"以粮为纲，人办农业"的伟大号召，我利用今年春节的五天放假期间捡了三百斤粪肥，送给了人民公社。我虽然少看两场电影，少玩一会儿，也感到高兴。特别是当我看到社员们都穿着新衣服，敲锣打鼓扭秧歌，家家户户放鞭炮时，我也同样感到快乐。

我看到公社里的一个医院，就想起了毛主席的"处处关心群众"的教导，我把过春节领到的一斤苹果送给了医院，慰问了有病的群众。有个老太太拿着我给的苹果，泪汪汪地说："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呀。"我激动地说："您老人家不要感谢我，这是党和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您老要感谢就感谢党吧！"

几年来，每当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的时候，也就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反之，做不到这点，我觉得心中有愧，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我时时刻刻都这样想：党给我的恩情太深了，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我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党培养教育的成果。我还年幼无知，我诚恳地请首长和战友们多指教，多帮助我，使我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我有决心向大家学习，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做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

7343部队15分队战士 雷锋

---

[1]本文原载于1958年3月16日的《望城报》，第一段是按照雷锋的原稿进行增补的。

[2]本文是雷锋随部队参加抚顺钢厂“七五一”工程建设时采写的报道，原文刊载于1960年9月24日的厂报《红星报》。

[3]本文原刊载于1961年1月1日的沈阳军区《前进报》。

附录五 诗歌

南来的燕子啊

（1958年8月1日）
南来的燕子啊！
新来的候鸟，
从北方飞到了南方。
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
闪着惊异的眼光。
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
像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
今年改变了模样？”
南来的燕子啊！
让我告诉你吧，
团山湖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是由于党的巨大的力量，
才围垦成一个新的农场。
是他们——农场的工人们，
用勤劳的双手，
给团山湖换上了新装。
南来的燕子啊！
也许母燕曾向你说过旧时的形象。
往日的团山湖——
湖草丛生，满目荒凉，
洪水一到，一片汪洋。
十年前有人三次收款，三饱私囊，
围垦团山湖只是一个梦想。
如今的团山湖啊——

良田万顷，满垄金黄，
微风吹过一片稻香。
新修的长堤像铁壁铜墙，
洪水已再不能称凶逞狂。
红旗插在社会主义的农场，
到处是谷满仓、鱼满舱，
祖国又添了一个“鱼米之乡”。
南来的燕子啊！
你可不用惊呆。
不是晴天里响起了春雷，
而是拖拉机在隆隆地开；
不是沟渠里的水能倒流，
而是抽水机在把积水排。
为什么草坪上格外喧腾？
那是饲养员在牧马放牛！
南来的燕子啊！
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
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象：
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
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
团山湖与乌山对峙，
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这景象是诗情也是画意，
活跃在这诗画般怀抱里的工人，
更是些生龙活虎般的健将。
有的是双手拿惯了锄头，
有的是才放下笔杆才放下枪。
他们豪迈地这样说：
这是一所新的国营农场，
也是一所露天工厂，
还是一个培养红透专深人才的学堂。
…………
南来的燕子啊！
你不用再寻旧时代的屋梁，
无论你飞到哪里，

再也找不着你从前住过的地方。
去年这里是荒凉的地方，
今年变成了高大的厂房，
欢迎你到新的农场宿舍来拜访。
但得请你告诉我，
你可知道你所飞过的地方，
…………
新建了多少这样的农场？

——于团山湖农场

歌颂领袖毛泽东

（1958年）

河流奔腾向海洋，
海上升起了红太阳。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领导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
您领导我们生产建设，
把困难贫穷埋葬。
您领导我们战胜敌人，
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

——于团山湖农场

台湾

（1958年）
我不是个音乐家，我不会歌唱，
我也不是个作家，我更不会朗诵，
可是我的心正在燃烧，正在激荡！
它已长上了翅膀，到处地飞翔，
越过那起伏的高山峻岭，
飞过那碧波万里的海洋，
飞向那遥远的地方——
台湾，
自古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是我们最可爱的家乡。
那里有着无限的珍宝，
埋藏在那宽大的胸膛。
一片黑黝黝的森林呀，
可以盖上那千万座高大的楼房；
遍地耸立着粗壮的甘蔗，
制造出许多雪白的方糖；
那鲜嫩的乌龙茶叶，
驰名于国际市场；
那盛产菠萝和香蕉的园林啊！
吐露着扑鼻的清香；
那一年两熟的蓬莱米啊！
做起饭来焦黄喷香；
煤呀、铁呀更是不可计量……
台湾人民世世代代、子子孙孙，
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家乡。
…………

——于团山湖农场

啄木鸟

（1958年）
把自己当作啄木鸟吧！
用辛勤而艰苦的劳动，
为万木除病灭害，
使树长得挺拔参天。
绿化原野，
造福人类！
千万别把自己比作鹦鹉鸟啊！
成天只会学舌别人，
为少数人——富豪们，权贵们，
赏心悦目，
对广大的劳苦大众，
不给一丁点儿什么，
不做些微贡献。

——于团山湖农场

党救了我

（1958年）
一九四四年的三十晚上，
没有月亮，无星光，
只听一声炮响，
鬼子进了桥头村庄。
它们像一群万恶的野兽，
抢走了粮食，夺走了猪羊，
烧毁了我们的房屋，
血洗了咱们的村庄。
我的父亲被日寇活活地打死，
我的兄长被机器活活地轧死，
我的弟弟被饿死，
我的母亲含恨被迫自杀。
剩下了七岁的我，
只好到处流浪。
今天流落到东家，
要上一碗洗锅汤；
明天站在西家大门口，
他放出一群恶狗，
咬得我手脚稀烂，
撕破了我的衣裳，
屁股胳膊露在外边。
捡了破烂麻袋，
还算好衣身上穿。
夜里找不到住地，
就睡在人家屋角的阶台上。
冬天在梦中冻醒，
那结了冰的破衣刺骨钻心；
夏天躺着，两手双脚不能停，
那长脚的毒蚊子，

咬得痛心，满身发肿通红；
秋天一到，
痢疾拉得真不像人；
春天不冷也不热，
那暴雨飘上台阶淋湿我浑身。
这悲惨的生活，
使我真不想活在人间……
霹雳一声巨响！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您把我拯救，
把我抚养，
把我送进工农子弟的学堂。
冬天区委陈书记买给我新棉衣，
夏天他买给我蚊帐和汗衫。
若我有一点小病，
陈书记的心啊，
一刻也不能安宁，
比失掉了双手、眼睛还心疼。
我戴上红领巾的那天，
他赠给我金星钢笔，
买给我果糖。
难忘的一九五六年最后一天，
我站在团旗下面，
举起了右手向团宣誓。
我念完了高小，
踏进了望城的县委机关，
我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
为祖国发出热和光。

——于望城县委机关

以革命的名义

（1958年）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
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

——于团山湖农场

人定胜天

（1958年）

人定胜天是真话，鼓足干劲力量大。

多快好省齐向前，决心要把英美赶。

——于团山湖农场

排渍忙

（1958年）
垅中清水似汪洋，英雄排渍日夜忙，
稻田绿遍水排尽，活活气死老龙王。

——于团山湖农场

我的感想

（1958年）

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

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于团山湖农场

荒山荡绿波

（1959年）

一群小伙笑呵呵，背起锄头上山坡，

只听一声锄头响，笑看荒山荡绿波。

——于鞍钢

可爱的工厂

（1959年）
汽笛，对着初升的朝阳，
情不自禁地高声歌唱，
迎接英姿焕发的工人走进工厂。
啊，钢铁的心脏——鞍钢，
为了祖国的工业化，
你永远不知疲倦地繁忙。
你那高大的厂房，
建筑在数十里的土地上。
红彤彤的铁流，
像滚滚的长江水一样，
昼夜不停地奔忙。
如果谁要是在远处瞭望，
就能看到鞍钢全部的景象：
从森林般的大烟囱里，
吐出一股股黑黑的浓烟；
夜晚像无数条火龙在闪闪发亮，
把浓烟映得像五彩缤纷的彩云一样。
在这浓烟下面，
就是我们工作的厂房。
呀！真仿如神话般的天堂，
这里的工厂主人，
都在日以继夜地繁忙，
热情地歌唱。
歌唱我们的新生力量，
歌唱我们的厂房——鞍钢焦化厂。

——于鞍钢

翻车机

（1959年）
我第一次走近翻车机的身旁，
仿如空中霹雷响，
吓得我倒退两步心惊慌，
啊，原来是翻车机把一列煤车来个底朝上！
只听那半空中唰唰响，
满满的一列车煤呀！
翻倒得又净又光。
马达在轰鸣，
翻车机好像个大蛟龙，
上下不停地翻腾搅动。
你的力量无尽无穷，
你的任务是多么重大而光荣。
你有时有点小毛病，
我们工人的心啊，
比失掉自己的双手、眼睛还痛。
翻车机呀翻车机！
我在你身旁工作是多么的骄傲。
我愿意在你身旁尽忠效力，
伸出你的友谊的手吧——翻车机，
你我共同走向共产主义！

——于鞍钢

诉苦会

（1959年）
想起来，
好心酸。
忆往昔，
苦难言。
过去受熬煎，
挨饿没衣穿。
一天累到晚，
经常受皮鞭。
有病无钱治，
死了扔山边。
破屋露着天，
星月照房间。
外头下大雨，
屋里小雨天。
头顶破脸盆，
麻袋披在肩。
过去苦难重，
老小不团圆。
成天吃野菜，
冬天身无棉。
粮米高价无钱买，
孩子老婆泪涟涟。
地主来逼账，
拿着东西去典当。
衣物变卖光，
到处去流浪。
为了吃口饭，
讨要大街上。
自从来了共产党，

咱们穷人见晴天。
从今不再受压迫，
当家做主掌好权。
艰苦奋斗永向前，
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于鞍钢

自题

（1960年1月18日）

雷锋同志：

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

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于新兵连

穿上军装的时候

（1960年1月）

小青年实现了美丽的理想，
第一次穿上庄严的军装，
急着对照镜子，
心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党分配他驾驶汽车，
每日就聚精会神坚守在机旁，
将机器擦得像闪光的明镜，
爱护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写在日记本上

唱支山歌给党听[1]

（1960年）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永远学习黄继光[2]

（1960年）

我永远向您学习，

英雄的战士黄继光！

我是党的儿子，

人民的勤务员，

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幸福、解放，

哪怕高山、大海、巨川！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就是入火海，进刀山，

我甘心情愿！

断头骨粉，

身红心赤，

永远不变！

——雷锋（盖章）

学好主席书

（1960年）

士兵学好主席书，
立场坚定干劲足。
老粗能够变老细，
分析问题不迷糊。

——写在日记本上

练兵

（1960年）
天上星斗亮晶晶，
营部响起军号声。
各连集合站好队，
精神抖擞去练兵。
月儿当头亮光光，
战士握枪上靶场。
哪怕冰霜寒刺骨，
坚决要打靶中央。

——写于新兵训练时

一家人

（1960年）
松柏树，根连根，
石榴结籽心连心。
解放军和老百姓，
本来就是一家人。

——写于防洪抢险中

新旧社会对比

（1960年）

想起来，好心酸，
想起过去想今天。
旧社会里当牛马，
吃糠咽菜苦难言。
夏天无衣光着膀，
冬天麻袋遮风寒。
层层剥削受压迫，
死在洋沟无人管。
自从来了共产党，
当家做主把身翻。
参加企业来管理，
咱们工人掌政权。
过去黑暗全扫净，
如今生活乐无边。
丰衣足食多幸福，
党的恩情比蜜甜。
旧社会工人苦中苦，
新社会工人福中福。
新旧社会来对比，
我们饮水要思源。
生活好来别忘本，
勤俭持家不浪费。
余钱送到储蓄所，
利国富民真是强。
节约储蓄好处大，
建设咱们新国家。

——写在日记本上

还有后来人[3]

（1960年）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雷明亮，
还有后来人！

——写在日记本上

跟着党走

（1961年4月）

随着太阳不会挨冻，
跟着党走不会迷路。
随着太阳就有温暖，
跟着党走就有幸福。

——写在日记本上

参加市人代会有感

（1961年8月5日）

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像我这样一个给地主放猪出身的穷孩子，能够参加这样的大会，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

过去当牛马，
今天做主人。
参加代表会，
讨论大事情。
人民有权利，
选举自己人。
掌握刀把子，
专政对敌人。
衷心拥护党，
革命永继承。
哪怕进刀山，
永远不变心。

——写在大会文件袋上

困难不可怕

（1961年）

应该怎样对待困难——

是战斗！

困难只能欺侮那些不能吃苦的人，

困难害怕吃苦耐劳的战士。

困难只能欺侮那些胆小鬼，

困难害怕顽强进攻的战士。

困难只能欺侮那懒汉，

困难害怕认真学习的人。

困难只能欺侮那些脱离群众的人，

困难害怕团结一致的伟大集体。

——写在日记本上

一颗红心献给党

（1962年2月13日）
党代会将要召开，
心中无限高兴，
是英雄的会师，
党的优秀儿女的集结。
互相交流经验，
制定六二年工作措施，
让党的新任务考验自己。
隆重大会就要开幕，
我用什么礼物迎接？
最宝贵的是决心和意志。
冬训任务已经完结，
目前做好一切施工准备，
迎接新的任务，
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
大踏步前进，
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
用我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预祝大会成功，
预祝大会胜利。

——写在日记本上

永远是党的忠实儿女

（1962年2月26日）
过去，
我是孤苦伶仃的穷光蛋。
现在，
我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国家的主人。
将来，
我永远是党的忠实儿女，人民的勤务员。

——写在日记本上

百炼成钢

（1962年3月）

不经风雨，
长不成大树；
不受百炼，
难以成钢。

——写在日记本上

宁愿

（1962年8月7日）

宁愿失掉生命，
不愿失去自由。
宁愿洒尽鲜血，
决不投降敌人。
宁愿折断筋骨，
不做人民的罪人。

——写在日记本上

---

[1]《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原作者姚筱舟撰文指出，当年《雷锋日记》被编印成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朱践耳看到雷锋日记里抄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心情难以平静，很快谱成曲子，并给了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才旦卓玛试唱，很快唱遍全国。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的功劳，雷锋摘抄时做了点石成金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时雷锋将原诗歌颂“大跃进”的一段文字删除了。这一删一改，不仅主题更鲜明，而且更具有音乐的张力，更适宜谱曲了。姚筱舟还认为，他写的这首诗能成为一首歌，雷锋是“推荐人”，朱践耳是为雷锋日记谱曲的，才旦卓玛是为雷锋而唱的，是他们为这首短短的诗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成了传遍大江南北、唱红长城内外的名歌金曲。

[2]雷锋将黄继光的画像剪下贴在自己的日记本扉页上，并写下了这段向英雄学习的誓言。

[3]雷明亮系雷锋的父亲，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任农协会自卫队队长，后因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被日军打成重伤致死。

附录六 小说

茵茵[1]

（1958年）

严寒的冬天，地上落了深雪，河里结了厚冰，刺骨的冷风阵阵吹来，似乎不许人再工作似的。

但那勤劳勇敢的一万八千多名钢铁战士，不怕千辛万苦地和冰雪战斗。人山人海，挑土筑堤。那挑战的喊声，加油的口号声，打夯的号子声，还有小学生们来慰问时的鼓声，混合一起，响彻云霄。人们为了根治沩水，修筑长堤，忘记了寒冷和疲劳，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命。

茵茵就是这样的。提起这位年轻的女同志，人们都要感动得流下热泪。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她那结实的身体，勤劳的双手，还有那晒黑的脸儿，清秀的头发，活泼的眼睛，真使人敬慕。她穿着一件黄棉衣，脚上是草鞋。据说，黄棉衣是她哥哥从部队复员后送给她的，草鞋是她自己打的，打得很漂亮。

茵茵担任了治沩青年突击队的队长。那场暴雨之后，新堤突然决口了。茵茵领导青年突击队去完成堵口的任务。决口处有七八尺宽，水深过丈，流速很急，水上还漂着冰块，堵口任务十分艰巨。茵茵她们跳进冰冷的水里，打桩、投石、搭桥、挑土……水被堵在堤外，她们的衣服却都湿透了。回到工棚里，茵茵烧了一堆火，让大家围着取暖、烤衣服。茵茵忙前忙后的，没有顾得上烤火，只把衣服脱下来，搭在竹竿上想让风吹干。可是，第二天早起，她的衣服不仅没吹干，天冷，反而结了冰，穿在身上还掉冰碴呢！茵茵不顾这些，穿上它又领着大家到堵口工地去战斗，终于完成了党交给青年突击队的任务。

茵茵今年只有十九岁，既聪明又勇敢，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活都能干。

堵口任务完成后，又一连下了三天雨，堤内堤外全是水，不能在湖内取土筑堤了。工地指挥部党委采取了措施：调来了十部抽水机，日夜

不停地抽出湖内的积水。就在这时候，一个看管抽水机的同志病了，不能坚持工作了。怎么办呢？领导上想到了茵茵，她是个初中毕业生，还学过内燃机，对机械原理和构造是熟悉的。于是，领导上决定调她去管理一段抽水机。茵茵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茵茵高高兴兴来到抽水机站，一连工作几天都很顺利。一天夜晚，她看到工地上的电灯、煤气灯，以及用竹子做的火把，把新修的长堤照得通亮，民工们好像在夜花园里工作一样。灯光亮，民工干活就安全了，进度也快了。茵茵高兴得随着抽水机声唱起歌来。她歌唱劳动的愉快，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美好的将来。茵茵唱着唱着，抽水机突然出了毛病，一条胶管不喷水了。她冷静地想道：抽水机没停转，一定是水管出了毛病。如果把机器停下来，就会影响整个工地的工作。她决定下水修理，立即脱掉棉衣，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水中，把堵在水管里的石块掏出来。坚持干了半个多钟头，水管终于又喷水了。

上了岸，茵茵冻得直打哆嗦。她穿上棉衣坐在机器旁，实在是疲倦了，瞌睡了。迷迷糊糊的，她手一动，不料被转动的皮带夹住了！她猛一惊醒，手夹在皮带里抽不出来，疼得她变了脸色，高呼："救命！救命！"

恰好这时有两个民工经过，听到呼救声，急忙跑进抽水机站，只见一位女同志倒在机器旁，一只手给皮带夹断了。皮带还在转动，茵茵的血染红了机器。两位民工不懂机械，不知拉断电闸，却手忙脚乱地用扁担打抽水机，想打停它救人。

茵茵挣扎着，痛苦地说："你们不要打机器，那是上万元钱买来的呀！"

两个民工问："那可怎么办？"

茵茵坚强地说："拉我！"

两个民工咬着牙，终于把茵茵还连着部分血肉的手臂拉了出来。这时，茵茵已经痛得失去了知觉。

同志们赶来，把她送进了县医院。经医生十多天的细心治疗，她的断手伤势慢慢好了一些。指挥部党委书记亲自去看她好几次，安慰她、鼓励她。同志们也都非常关心她、体贴她，给她送去鸡蛋、水果……

茵茵十分感激党和同志们对她的关怀和照顾。她忍着伤痛，在病床上给大家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每当你们来看望我、安慰我时，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啊！我感谢同志们的关怀，感谢党给予我的温暖和鼓励。为工作受了一点伤，这算不了什么，你们不要为我分心。筑堤围湖是为了人民的幸

福，我为它负点伤是光荣的。现在，我还没有牺牲，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还有一只手，我还能工作哩！还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点力量。现在我在病床上坚持学习，我要努力做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战士。等伤好了以后，我再和你们见面，再和你们共同劳动。”

一个月后，茵茵治好了伤，回到新建的农场工作。领导上为了照顾她，让她回家休息两个月。可是，茵茵不肯休息。少了一只手不能干别的，她要求给农场饲养两头大黄牛。

她每天早起晚睡，精心饲养两头牛。一天傍晚，她牵着牛出去吃草回来，走到半路上，那头大黄牛突然停住脚步，随你怎么拉，它也不肯走。茵茵急了，眼看天要落雨，过路的人有的都脱下衣服盖在怕打湿的东西上。茵茵想：这只牛也是怕雨淋着吗？于是她脱下自己的上衣披在黄牛背上。天黑了，一阵大雨落了下来。这时，农场的小王跑来接茵茵。小王看见茵茵浑身给雨水打得透湿，黄牛背上却披着茵茵新做的蓝花衣裳，小王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立即脱下自己的上衣给茵茵穿上了。茵茵微笑着，牵着两头大黄牛在雨中慢慢地走着。小王在后面赶着那头不肯迈大步的牛。

回到场里，那头在路上不肯走的牛病了，倒在牛栏里。茵茵非常着急，急得她晚饭都忘了吃，跑到畜牧站叫来了兽医。兽医诊断后留下一些草药，说是不要紧。那天晚上，茵茵就守在病牛身边，抚摸它，侍候它，喂药给它吃。两天以后，大黄牛好了，茵茵也高兴得跳起来，虽然她熬红了眼睛。

茵茵除了喂好两头牛，在春耕大忙季节，还同大家一起——只用一只手扯草、拾粪、插秧、种玉米……她真能干呀！

她还用科学方法种了一块试验田呢！她有很大的决心和信心，争取粮食丰收。农场的人都非常喜欢茵茵，大家说：“今年秋收后，我们要送茵茵上北京。”

小说短章

（1958年）

（一）

三月间，一个晴朗的日子，姑娘们你伴我、我叫她，成群结队地奔上山冈，到处寻找各种野菜。她们是多么快乐啊！

她们每个人都像飞出笼的鸟儿，嘻嘻哈哈地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唱着自己编的山歌儿……

（二）

你看那晚冬的拂晓，白雪蒙地，寒气钻骨，干冷干冷的。在那宽阔的土地上，青年们响亮的歌声，冲破黎明的寂静。你看那青年男女，健美英俊，燕子一股，如涛似浪，干得热火朝天。还有一群青年们，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哼唱着“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枝又发芽”，一片洪亮的歌声……

（三）

随着夜的降临，雨也下来了。开始是几颗雨星，渐渐增多，变大，一会儿就变成倾盆大雨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相对碰着鼻尖也难看清脸面。在这样滂沱的雨夜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已是下半夜了……天晴了，雨后的早晨分外爽快，大地散发出潮润清凉的气息。太阳出来了，一层淡淡的朝霞，照耀着一片新生气象。而山根下的那条河流，冲着泥沙，后浪推着前浪，正在急急忙忙地向西奔流……

——于治沩工地

一个孤儿[2]

（1958年10月）

听说李斌调来我们国营团山湖农场工作，我真是高兴极了。在小学里我和他是同学。因他也是一个可怜的孤儿，我很同情他，把他当作我的小弟弟看待。

相会

2月26日，乌云布满了天空，天上的电火也闪了起来，春雷轰轰地响着，雨呀、风呀一齐到来了。树枝吹得弯弯的，高山上的水往低处奔流，一会儿，小溪里小河里的水都灌满了，直向大河流去。

为了今年农业大丰收，为了抓时间抢季节，我和拖拉机手老陈、老李、老温等一同驾驶着拖拉机到地里工作。农场里的工人们也都拿着锄头出发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新堤，这时我突然感到仿佛有人在喊我似的，可是我还听不清楚。我想也许是大风吹的声音吧，机器的响声使我听错了吗？我仍开着车子走。车轮没滚上几圈，好像又有人在喊：正兴哥，等一等，正兴哥，我就来了。我想这下可真的有人在喊我，一定没有听错。我停住车，立刻向四面张望，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挑着行李，头戴斗笠，打着赤脚。那人走路好像跳舞一样，摇摇晃晃的。我两眼直盯着那人，可是猜不出是谁。

我想着，那人是小李吗？不，他在望城县委会工作了两年，党委对他那么地关心，再加上他年纪轻（十七岁），这样不好的天气不会要他来。我又想，他在县里工作了两年，一定买了伞和雨鞋，不会戴斗笠打赤脚。左猜右猜怎么也猜不着是谁。越走越近了，只离得五十来步远，这下我才认清了，原来就是李斌。我以上的那种猜想为什么那样糊涂呢？李斌微笑着，和我亲热地握手。我笑着说："李斌，你还和过去那样朴素啊！个子可长高了些。"他高兴地对我说："正兴哥，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培养我们又红又专，我迫切要求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今天党委批准了我下放到农场当新式农民，我真有说不出的兴奋。上午10点钟我就办好了手续，准备来农场。后来县委张书记找我谈话，指引了我前进的方向。县委会的全体干部同志为我们下放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会。我

真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我全身像有一股股的暖流在沸腾！那些英雄人物在不断地鼓舞着我。领导留我在机关休息两天，我怎么能休息呢？所以我今天就冒着风雨赶到农场来。

“正兴哥，我这次下放，一定要大干一场！准备出几身黑汗！打几个泥滚！宁愿少活十年，也要把农场建设好！争取在农业战线上立功当模范！”

我把他送到场部，把介绍信交给了李场长。李场长看完了介绍信，就笑着和李斌握手，互相问好。然后李场长安置他在第四工区参加生产。李场长要他好好休息一天。可是李斌呢，把东西往四工区宿舍一放，就扛起锄头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去了。我也跑步往工地上班去了。

没几天，我就听见工人反映说：李斌不错，大家都敬佩他。他和工人在一起生产的日子久了，大部分工人都纷纷反映到场部。领导说李斌吃得苦，积极肯干，关心工人，能团结互助，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李场长给予他表扬和鼓励，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李斌经过场部领导的几次表扬和鼓励，他更加积极了。这时他在技术革新上也有了成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大家的帮助和他自己的苦学苦钻，在一个月里创造了一部畜力播种机，提高工效二十倍。

由于他积极肯干、刻苦钻研，领导上就调他来拖拉机站学习驾驶拖拉机。我真高兴极了，他和我开一台机车，我告诉他操作、保养、修理……由于他虚心、苦学、苦练，在三个月里就学会开拖拉机了。

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他一同到花园散步。我们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坐下了。轻风把花的香味一阵阵吹来，使我们的精神更加愉快了。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朵好像在向我们点头，向我们微笑。一会儿跑来一群小朋友，后面还跟着一个大人，是照相的。小朋友愉快地蹦蹦跳跳，还会唱歌哩！啊！原来他们都在学校读书，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呢！一会儿他们排好队，那个大人和他们照了一些相片。

李斌问我，能否和他一起照个相，我同意了。这时我突然记起：我小时候曾经还和他哥哥一起照过一次相，我留了一张，是否还在呢？我在日记本里翻着，找了好大会儿才找着，我给了李斌看。李斌看着他哥哥那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相片，低下了头，掉下了眼泪。回忆起他一家悲惨的生活，我也掉下了几滴热泪。

遭遇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可恨的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长沙下来五十里地的地方，有一个胜利村，离我们桥头村只有五里。胜利村有三个地下党员，领导着全村人民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们经常把全村里的大地主抓出来斗争，斗争出来的胜利果实都分给了大家。

后来被我们桥头村的大恶霸地主“黄眼狼”知道了，他怕将来会受危险，也为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人民，于是就把胜利村的消息报告了日本鬼子。

在这年5月4日的深夜，人们睡得正甜，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阵的脚步声、马蹄声，村子里的狗一下子也大声叫起来，把全村的人都惊醒了。这时，全村人都知道不好了，一定是日本鬼子来了。一霎时，果然，外面喊：“开门！开门！”把大门打得哗啦啦地响，有些人家的门被打得稀烂！鬼子一进村就到处搜查，翻箱倒柜打砸抢掠。老百姓看着这些鬼子抢自家的好点的衣物，拿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抢着自己生产的财产……人们只好强忍着怒火泪汪汪地望着，不能说半个“不”字，一说你就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不但村内有鬼子在抢东西，而且村外还有鬼子包围着，不许乱动！

后来，日本鬼子把全村人都赶到一个大坪里，逼迫老百姓说出谁是共产党员，现在在哪里，可是没有人回答。一个鬼子军官凶恶地说：“你们赶快说出来，不讲，我就要把全村人都杀光！”鬼子军官问了好大工夫，还是没有一个回答。鬼子就用残暴的手段在人群里抓出一个青年，强迫他说出谁是共产党员。青年不说，鬼子就用棍子打、皮鞭抽。这青年仍不作声，怒目而视。鬼子拿着刺刀向那个青年身上捅去，一下子鲜血直流。不管鬼子用怎样毒辣的手段，这青年还是牙关紧咬，一声不吭。最后鬼子没法可想，就在坪地里挖一个洞，把这青年推到洞里，就要活埋。只见那青年突然大声骂道：“你们这帮小日本鬼子，总有一天要死在人民的手里，共产党一定会把你们消灭干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泥土埋到了他的胸膛，这时他喊不出声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坚强不屈地光荣牺牲了。他家里的人和全村的人都流下了悲愤的泪水。鬼子把那个青年害死后，见全村人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鬼子就放火把胜利村烧着了。村子里有三个刚好一岁的孩子，被烧得哇哇大哭，牲畜被烧得嗷嗷直叫。凶恶残酷的鬼子走后，众人回到村里，只见一片烟雾冲天，东西被烧得精光。可恶的鬼子兵害得全村人妻离子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逼得穷苦的人民到处逃难。

6月间，胜利村一户姓李的最贫苦的农民逃难到了我们桥头村，住

在破庙里。

我对这户人家十分了解：他家有六口人，有一个非常伶俐的小孩叫李小毛，那年才四岁，他会唱几句歌子："三岁伢子穿红鞋，摇摇摆摆进学堂，先生咧，莫打我，我回去吃点奶再来……"他帮妈妈捡柴啦、扫地啦，看到人就喊"叔叔"，他生得非常活泼可爱，只是营养不良，瘦得很。

小毛有祖父、爸爸、妈妈，日本鬼子活埋的那个坚强不屈的青年就是他哥哥，为了不连累全家，他至死也没有叫"爸爸""妈妈"。鬼子烧死的那三个一岁的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小毛的弟弟。他家穷得连一块瓦片也没有，住在那破庙里，就靠每天给人家做短工维持一家半饥半饱的生活。

1942年夏天，我们村子里遭到水灾，没有一家人叫他们做短工了。这样一来，他们生活过得更加痛苦，经常好几天见不到一粒米。他们只好在外面挖一些野菜、野草回来煮着吃。小毛全家人饿得前胸贴后脊梁。

这时我们村子里的大恶霸地主"黄眼狼"，想让小毛的爸妈到他家做长工，于是就假装充善心，做好人，借给小毛家一石谷子。到了秋收的时候，"黄眼狼"就向小毛家要三石谷子（借一石要还两石利息）。这时，他家怎么还得起呢？全家人只好向"黄眼狼"说好话、求求情。好话讲了两箩筐，"黄眼狼"不听半句，只是说："你们两公婆到我家去做长工，我就不要你家还谷子了。现在我家有二百多亩良田，我家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大鱼大肉，全家有二十多个长工，有四个女工。我还有一个小老婆没有人伺候，我还想找两个长工，我看你们两个很合适，那你们就到我家里去吧。不去，就要还我谷子！"

小毛的爸妈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到大地主"黄眼狼"家做长工。祖父带着小毛在家做零活。自从小毛爸妈去了黄家以后，家里生活更困难。小毛的祖父已七十多岁，做不得好多事。小毛的爸妈在地主家干活是顶三石谷子的债，没得一个钱拿回家。

小毛的爸妈到大地主家以后，一天到晚辛勤地劳动，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遭到大地主的毒打，生活还不如牛马。

1943年冬天，小毛的爸爸得了重病，回到了破庙里，小毛的妈妈也跟着回来。北风刮得呼呼叫，大雪纷飞，冰结得好厚，再加上小毛家住的是破庙，漏进许多雪，又没有饭吃，一饿一冻，小毛祖父也病了，和小毛的爸爸整天躺在床上。小毛的心像油煎一样，和妈妈只好到外面乞讨。那年头，穷人命都一样苦啊，即使俩人在外讨回一碗饭，小毛和妈

妈都舍不得吃，留给祖父、爸爸吃。小毛的祖父和爸爸怎么吃得下去呢？只好把饭四下分开，一人吃一口。正在这饥寒交迫的时候，大恶霸“黄眼狼”又到破庙逼迫小毛爸爸还谷子。这下可把小毛爸爸气坏了，他大声骂道：“你这恶狼！我和我老婆在你家做了一年长工，一年到头辛勤地劳动，没得一文钱，也没吃过你家一餐饱饭。我累病了回家向你借几个钱看病，你呢？一个钱也没给，到现在你又来问我要谷子，借你一石谷子，你到底要还几石呢？我干脆没有还了。”

可恶的地主和狗腿子把小毛爸从病床上拖下来，用拐杖痛打。这时小毛的祖父从床上爬起来，小毛的妈也跑来。凶恶的“黄眼狼”使劲一脚，把小毛祖父踢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一下子停止了呼吸。小毛妈妈被打倒在桌子旁边。小毛看着，放声大哭，伏在妈妈怀里喊：“妈妈！妈妈！”一下又跑到爸爸跟前，抱着爸爸的头哭叫着：“爸爸！爸爸！”爸爸使劲睁大了眼睛，望着小毛，张了张嘴，好像在说：孩子，爸爸不能……你要好好长大成人，为爸爸……仇……说完闭上了眼睛。小毛又跑到祖父跟前，一连喊了几声祖父，听不到祖父作声，鲜血把祖父的衣服都染红了。小毛轻轻地用手巾把祖父脸上的血擦掉。他摸着祖父的鼻子，已没有出气和进气了。小毛害怕了，跑到妈妈跟前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听到小毛的痛哭声，才渐渐苏醒过来。起来一看，丈夫和小毛的祖父都死了，放声号啕，悲痛欲绝，头往地下碰了起来，一连晕倒三次。

这样一来，小毛家更悲惨了，生活更难维持下去。小毛跟着妈妈到外面流浪，经常遭到富人的欺侮打骂，好几天讨不上饭吃，也没处安身。

1944年，小毛跟着妈妈又回到原来的破庙里。破庙里一无所有，妈妈经常面壁痛哭。

一天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小毛睡着了。妈妈找了一根绳子，怕惊醒小毛，就小声地对小毛说：“孩子，妈妈不能照顾你了，可怜的孩子，你要自长成人，一定要为你的祖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报仇！……”说到这，忍不住又伤心地痛哭起来，哭声惊醒了小毛。小毛看见妈妈在伤心地痛哭，也跟着哭起来。妈妈停住了哭，脱下自己的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盖在小毛身上，叫小毛不要哭。一会儿，妈妈把小毛哄睡着了，自己用绳子吊着了，又看了一眼小毛，含着泪水小声地喊着：“小毛，小毛，妈妈去了……”

第二天早上，小毛从床上爬起来，只见妈妈用绳子吊着，他连忙跑到妈妈的尸体跟前，抱着已死了的妈妈放声大哭，直哭得说不出话来，

沙哑了喉咙。这时，小毛才七岁，就成了孤儿。

后来，小毛的堂叔就把他带走了。

小毛的堂叔是一个老实勤劳的农民，起五更睡半夜，每年生产的粮食要给大地主三分之二，禾镰子上壁就没有饭吃。但叔叔对小毛很关心，把小毛当作自己的崽看待。可是小毛的婶婶呢？把小毛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打骂小毛。而对自己的崽哩？看得很重。小毛的婶婶好走人家，不爱劳动，是个好吃懒做的人，经常在外面说小毛的不是。但附近的穷人都很同情小毛，说小毛很勤快，又听话，又不和别的孩子吵嘴打架，真是一个好伢子。大家都知道他婶婶对他不好，就更同情他了。

过了一年，她婶婶就要他到一家姓唐的大地主家去放牛。小毛没办法，只好去了。他自到唐地主家放牛，那些富人都看不起他。因他是一个孤儿，穿着破烂的衣服，又黑又瘦。唐地主规定他看两头牛，还要他挑水、扫地，打洗脸水、洗脚水，吃饭时要小毛装饭。地主一家吃完饭以后，小毛才能吃上一点剩饭剩菜。他做好这些事以后，还经常遭到地主一家人的虐待，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一天半夜，唐地主就叫小毛去放牛。小毛睡得正香，被唐地主喊醒以后，翻了一下身又睡着了。唐地主看着他还没起来，就大声骂道："你这个死家伙，还不快点起来，太阳都晒到你的屁股上了，我要打死你这个东西！"

小毛回答说："我在捉虱子。"

唐地主听了连声骂道："你这混账东西，天还没亮你怎么能看见虱子呢？"小毛回答说："那你刚才不是说太阳晒到我屁股上了吗？"说得唐地主无言可答。毒辣的地主就拿起拐杖把小毛狠狠地打了一顿。

天还没亮，小毛带着伤痛牵着两头牛出去吃草。太阳出来三丈多高了。小毛看见唐地主的崽吃过了早饭，穿上了缎子衣服，背着书包到学校去读书。小毛坐在草地上想着：他为什么这样好呢？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而且还不做一点事，还要别人伺候。而我这样一天到晚地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骂。将来我是不是也有吃有穿有读书的机会呢？……

牛吃饱了，小毛牵着牛回去，唐地主鼓起眼睛望着他。称了四两米，叫小毛用烧茶的罐子煮着吃一天。小毛哀求地说："唐老爷，四两米不够我吃一天，请老爷加上一点吧。罐子怎么能煮得饭呢，老爷，借一口小锅给我煮好吗？"

唐地主大声骂道："一粒米我也不给你加！你煮得就煮，煮不得就算了！"

没奈何，小毛就这样半饥半饱度日子。

有一天，小毛看牛回来，做完杂事以后，天就黑了。他开始去煮饭，饭还没煮熟，一只狗突然从楼上跳下来，正好跳在了小毛的罐子上，把罐子打破了，小毛煮的饭撒了一地。这一天，他只吃上了一点野菜粥。

第二天早上，唐地主看见小毛煮饭的沙罐打破了，一拳把小毛打倒在桌子角上，碰得头破血流，一下子晕倒在地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小毛才慢慢苏醒过来。可恶的唐地主把他赶了出来。从此，小毛就靠给人家砍柴来维持生活。

新生

1949年，来了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把小毛从火坑里拯救了出来。

第七区人民政府、党委陈书记，把小毛送到龙回塘小学校去读书。书本费陈书记帮小毛交了。陈书记还要小毛住到区人民政府里去，和干部们一起吃饭。冬天，陈书记还给小毛做了一套新棉衣棉裤。土改时，陈书记还分给小毛一件呢子外套，原先是大地主穿的。夏天，陈书记又给小毛买两套新汗衫新单裤。小毛真是感激不尽党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小毛在学校里读书，刘老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李斌。小毛读书非常用功，又很热爱劳动，工作积极又主动，生活上很朴素，也肯帮助别人。他那圆圆的脸蛋儿，经常对人微笑着。那对活泼的眼睛，那结实的身体……真使人爱慕。

学校里成立学生会，小李斌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1953年他初级小学毕了业，又考上了“二完小”，开始了高小的生活。陈书记把李斌寄宿在学校里，吃饭、学杂费都给李斌办好了。陈书记还送给他一支金星钢笔和一个日记本子。

李斌在高小曾经读过这样一课书：“一个可怜的孤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大了，现在当上了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李斌想：我将来是不是也能当上一个拖拉机手呢？

有了一个这样的理想，他在高小加入了光荣的少年先锋队组织。他还被选为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委员。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师也非常热爱他。李斌的成绩算全校第一个，每门功课都得五分。

1956年，李斌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农业生产。几年来，他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下，从一个幼稚无知的穷孩

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觉悟的好青年。他于1956年就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并在1957年2月加入了自己的光荣组织——共青团。

围垦

美丽的团山湖，杲山与团山是它的衣裳，八曲河是它的血管。它纵横六七里，湖草丛生。人们形容这块土地的肥沃，说它有五尺深的肥料。但要在这湖里种上庄稼，只是空想一场。因为洪水一到，一片汪洋，人畜和一切财产都要受到洪水的威胁，经常害得穷苦人无安身之处，到处去逃荒。

可恨的国民党三次收款，答应筑堤，钱一到手就拿走了，只顾他们匪军享乐，哪管人民的死活。

1957年冬天，党为了人民的幸福，使几千年来的洪水不再淹没人畜财产……就号召望城全县人民根治沩水河，围垦团山湖。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县人民的热烈拥护，共动员两万多民工、干部和自然灾害做坚决的斗争！

李斌也报名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他还当上了青年夜间突击队的队长。他带领着三十个队员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他们在工作中开动了脑筋，创造了“浪形挖土法”和“双钩倒土法”，提高了工效六倍多。每天每人平均挑到十九方土。治沩工程指挥部奖给了他们一面很大的流动红旗。

一天雪夜，工地党委命令夜间突击队在三天内，在宽达一百米的沩水河上搭一座木桥，六百多人挑土要从这桥上经过。如果桥没搭好，就会直接影响六百多人的工作。

李斌愉快地接受了党委交给的光荣任务，连夜带领全体队员赶到了工地。他自己奋不顾身地把冰打开，跳到河里打桩。队员们在他的影响下，也勇敢坚强地同冰雪战斗。有的忙着打桩，有的忙着运石头，有的运木板，有的在扎架子，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夜间突击队全体同志的努力奋战，克服了一切困难，提前半天完成了党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两万多民工和干部苦战了三个月，战胜了冰雪，战胜了洪水，也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在团山湖的周围筑起了长达五十华里的铁壁铜墙，叫洪水让了路！叫高山低了头！叫荒洲变成了一点九万多亩可爱的良田。

愿望

顺着新堤往下走，一个新的国营农场在荒洲上建立起来了。工人们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愉快地歌唱。牧童们赶着一群群的牛羊到山坡上去吃草，还有那可爱的铁牛在荒洲上奔驰。现在的稻谷、玉米……都成熟了，大家看到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丰收，是多么的高兴啊！

今年1月底，团县委号召建立望城县第一个青少年拖拉机站。李斌多么想当一名拖拉机手啊！他把节约下来的准备做被子的二十元钱全部捐献给拖拉机站。他只想拖拉机站能马上建立就好。他向党委写了六次申请书，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实现

这次党委批准了李斌下乡当农民，他真是高兴极了！在2月26日光荣地走上了劳动战线——到了团山湖农场。

4月10日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学会了驾驶拖拉机。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

当他第一次爬上拖拉机驾驶台的时候，他在上面好像高兴得要跳起来了。他坐在我的身边专心地看我怎样操作，怎样转弯，怎样发动汽油机……我一面驾驶，还一面告诉他操作方法和机器各部分名称。

李斌把我所告诉他的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记在脑子里，并写在日记上。他的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转地想着拖拉机，在睡梦中还在喊："把油门加大些，快点开！多犁几亩地。"

他学习了一个星期，懂得了操作方法和基本知识。我就叫他试验驾驶，我站在一旁指点他。

他坐上驾驶台，两眼望着旁边观看的人，微笑着。这时他手脚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叫他不要怕，要勇敢些！这时李斌才把油门加大，把离合器向上一推，挂上了排挡，拖拉机嘎嘎地开动了。

可是拖拉机总不听他的指挥，走弯路，开了一会儿，李斌才不怕了，手脚也不那么颤抖了，拖拉机也听使唤了。这时李斌更加高兴起来，我也感到非常愉快。

李斌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感谢党对他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一定要努力钻研，勤学苦练，忘我地劳动，克服一切困难，不骄不傲，虚心学习，争取做望城县第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

我想：他的目的会实现的，我在心中祝愿他。

湖南省望城县国营团山湖农场

新式农民 雷正兴

---

[1]雷锋在本文手稿上注明为“小说”，1958年写于望城县治沩工地。

[2]本文是雷锋写作的自传体小说。

附录七 学习毛泽东著作书眉笔记

1960年1月至1962年8月

汽车司机×××同志，他对汽车上的分电盘的构造及原理、工作情形不大了解。前天出车，分电盘出了故障，他不问别人应该怎样调整，便自己乱整理，结果把分电盘搞坏了。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懂不装懂，虚心学习，不懂就问，一定要把问题真正弄明白，才能把事情办好。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3－164页书眉笔记

有一天我们到地里劳动，有两个战士发生了争吵。五班长刚好走来，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争吵起来，便狠一顿刮，把有个战士都训哭了。本来是一件小事，五班长没有搞清楚，一批评反而把事情弄大了。由于他没了解情况就给人家扣大帽子，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五班长没了解情况就批评和给人家扣大帽子，因此就出了乱子。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1页书眉笔记

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大公无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让有一点肮脏的个人利益低级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4页书眉笔记

昨天晚饭后，我们开了一个班务会，讨论如何搞好生产问题。有个战士到地里种菜去了，谁也不知道。后来有人说他看电影去了，班长信以为真，回来后狠一顿批评。那个战士很委屈，和班长顶了牛，说班长

不了解情况乱批评。事情弄明白后，班长后悔地对那战士说：“对不起，我错了。”从这件小事就证明了没有调查研究，就去批评和指责别人，是要碰钉子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页书眉笔记

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做好各种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7页书眉笔记

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我要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书眉笔记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书眉笔记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十多年来，我在党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雄心大志，因此在各项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很大的荣誉。自从去年各报刊和广播电台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我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青年的来信。今天党对我这样信任，同志们对我这样尊重，我一定要更加虚心，尊重大家，努力学习，忘我工作，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一个人民的小学生。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3页书眉笔记

今年2月我因公从沈阳到大连，在乘火车的时候，我看到旅客很多，服务员忙不过来。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于是我当了一名义务服务员，给旅客倒水，扫车厢，擦玻璃，照顾了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帮助一个老大爷解决他旅行中的经济困难。

我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要永远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关怀、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不息。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

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是多么的自豪啊，但是我不能骄傲，一定牢牢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勇敢战斗，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心里明亮，思想开朗，劲上加劲，主席的教导便成了我前进的动力。为了支农，我牺牲了自己半天休息时间，积了八百多斤粪肥，准备送给人民公社，为争取农业丰收而献出一分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书眉笔记

思想教育应该是经常的，长期的。正如洗脸一样，一天不洗，脸上的脏东西和灰尘就不掉。要是长期不洗，脏东西和灰尘就会在脸皮上结成壳，人家看了，肯定骂他是懒汉。人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不经常教育，不用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思想就会出毛病。思想上背了包袱，工作就会消极，干劲就不足，各项任务就不能完成。我们应该重视思想教育。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把人的思想搞通了，一切就好办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书眉笔记

今天，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迅速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2页书眉笔记

人民的觉悟、勇敢、牺牲精神比物质原子弹的力量强大得多，有用得多。这是我们专有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3页书眉笔记

工作就是斗争，为着解决困难，对困难的回答就是斗争，对斗争的回答就是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0页书眉笔记

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是自己的幸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书眉笔记

革命：革敌人的命；革自然的命；革困难的命。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2页书眉笔记

我要严格遵守纪律……认真贯彻三八作风，尊重首长，热爱同志，搞好团结，做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9页书眉笔记

“刀把子”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掌握，才有我们自由幸福的日子。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9页书眉笔记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做好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4页书眉笔记

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80页书眉笔记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觉悟、最有组织纪律、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生活不如牛马，要求革命最坚决，革命最彻底。我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将来必定会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3页书眉笔记

蒋介石发动三次内战，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往台湾。最后，他们必定失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0 - 1491页

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著作选读》扉页书眉笔记

一个人，只要大公无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个人，只要他不存私心，时时刻刻考虑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他就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加强工作责任心，对同志对人民要忠诚，要热情，要关心，要互相帮助。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32页书眉笔记

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具有把一切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

不但要有好的思想，而且还要有高超的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章的结尾告诉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活着就要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33页书眉笔记

真正的团结，是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1页书眉笔记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幸福。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和学习，没有理由不改正缺点和错误，没有理由只顾自己不顾集体，没有理由只顾个人眼前利益，而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1－52页书眉笔记

团结是党的生命。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2页书眉笔记

只有团结才有力量，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这篇文章好得很，对我的启发教育极大，我要继续深入反复地学习。

学习毛主席看问题两点论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实践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阶级斗争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谦虚谨慎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善于团结的观点；

学习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我坚决永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3页书眉笔记

学习愚公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4页书眉笔记

愚公能挖掉两座大山。我有恒心克服各种困难，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和军事技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7页书眉笔记

人的因素第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66页书眉笔记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因为有铁的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以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

我们要以邱少云为榜样，做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69页书眉笔记

我们对待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毛病的人，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和强制的方法，而要采取治病救人和耐心说服的方法。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2页书眉笔记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最进步，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组织纪律，最有发展前途，大公无私，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4页书眉笔记

认识了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半，改正了缺点就是进步。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5页书眉笔记

此文章不仅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侵略中国的罪证，给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人敲了警钟；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思想。我们永远对敌人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8页书眉笔记

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去参加各种实际斗争，不断提高自己，做好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实践论》（单行本）封二笔记

人们常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实践论》（单行本）第2页书眉笔记

理论应该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指导行动。

——《实践论》（单行本）第13页书眉笔记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做工作，缺点就会存在。我们应该务求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缺点，但最好也只能做到不发生大缺点、全面性的缺点和长期性的缺点。至于小缺点，局部性的缺点和暂时性的缺点，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待缺点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承认缺点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又相信经过人们的努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既不否认缺点是客观存在的，又要严肃认真克服缺点，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实践论》（单行本）封底笔记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矛盾，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论》（单行本）第1页书眉笔记

过去我看到有的人入了党，有的评为了劳动模范，可是自己呢？同样是受到党的培养教育，进步为什么就慢呢？经过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我找到了原因：主要是自己过去年幼无知，主观努力不够，要求进步不迫切等等。原因找到了，我就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抢着去做各种工作，因此也评为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革新标兵等。

——《矛盾论》（单行本）第4页书眉笔记

外因是条件，内因做决定。要想求进步，主观多努力。

——《矛盾论》（单行本）第5页书眉笔记

要搞好工作，搞好学习，克服困难，就要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并努力解除矛盾。

——《矛盾论》（单行本）第8页书眉笔记

我们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就是消灭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条件。

——《矛盾论》（单行本）第36页书眉笔记

后进的同志经过教育和帮助，提高了认识，坚持政治标准，变先进。

先进的同志如果干劲不足，不努力学习，骄傲自满，则变后进。

——《矛盾论》（单行本）第37页书眉笔记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17页书眉笔记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许多困难。这都是因为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为着克服这些困难，就要十分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一切做长期打算……注意节约。

今天司务长给我两套单军衣和两套衬衣，我只各领了一套，剩下那两套衣服交给了国家，以减少国家的开支，支援祖国的建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23页书眉笔记

我决心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练好身体，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决不辜负党对我们青年的期望。

——《毛泽东在苏联的言论》第14－15页书眉笔记

后记

雷锋（1940——1962）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1962年，雷锋同志牺牲后，他的先进事迹广为流传；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雷锋精神的号召，并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同志虽然只走过短短二十二年的人生历程，但他的思考、他的追求，都被他用诚挚的心写进了日记。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几百篇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充满着理性思考的日记。平实朴素而简练生动的语言，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的修辞，极富感染力。

长久以来，《雷锋日记》已经成为传播"雷锋精神"最鲜活的载体，"雷锋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而阅读《雷锋日记》则是我们了解雷锋生前工作与生活的最直接的方式，汲取榜样力量最丰富的源泉。

一部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和成长。经过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广泛搜集，本书除了收录雷锋同志的日记，还汇集了雷锋二十二年人生历程中所写下的文字，包括诗歌、小说、讲话、书信、散文等，使广大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雷锋同志的光荣事迹，更加完整地展现雷锋同志的光辉形象。

本书编者

百部红色经典

死水微澜

李劼人 著

时代变迁，市井画卷

天回镇上众生相，细述悲欢与离合

暴风雨前天魔舞，死水微澜起大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部分 序幕
第二部分 在天回镇
第三部分 交流
第四部分 兴顺号的故事
第五部分 死水微澜
第六部分 余波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第一部分 序幕[1]

一

至今快四十年了，这幅画景，犹然清清楚楚的摆在脑际：

天色甫明，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不然的话，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等不及洗脸，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当年叫作学堂，现在叫作私塾。——去抢头学不可，不然的话，心里不舒服，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还包得定十早晨，必有八早晨，为了生书上得太多，背不得，脑壳上挨几界方[2]，眼皮着纠得生疼，到放早学回家，吃了早饭再上学时，胃上已待休息，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安得不眉沉眼重，万分支持不住，硬想伏在书案上，睡一个饱？可是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他却一点不感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不住的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骇得你们硬不敢睡。

还每天如此，这时必有一般载油、载米、载猪到杀房去的二把手独轮小车，——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车，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又不免太文雅了点。——从四乡推进城来，沉重的车轮碾在红砂石板上，车的轴承被压得放出一派很和谐，很悦耳的“咿咿呀呀！咿呀！咿呀！”

咿呀？只管是单调的嘶喊，但在这时候简直变成了富有强烈性的催眠曲！老师的可憎面孔，似乎离开了眼睛，渐远渐远，远到仿佛黄昏时候的人影；界尺声也似乎离开了耳朵，渐细渐细，细到仿佛初夏的蚊子声音，还一直要推演到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假使不是被同桌坐的年纪较大的同学悄悄推醒，那必得要等老师御驾亲征，拿界方来敲醒的了。

虽只是一顿时的打盹，毕竟算过了瘾。夫然后眼睛才能大大睁开，喊熟书的声音才能又高又快，虽是口里高喊着“天地元黄”“粗陈四字”，说老实话，眼里所看的，并不是千字文、龙文鞭影，而清清楚楚的是一

片黄金色的油菜花，碧油油的麦苗，以及一湾流水，环绕着乔木森森，院墙之内，有好些瓦屋的坟园。

至今还难以解释，那片距城约莫二十来里的坟园，对于我这个生长在都市的小孩子，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回忆当年，真个无时无刻不在想它，好像恋人的相思，尤其当春天来时。

在私塾读书，照规矩，从清早一直到打二更，是不许休息的，除了早午两餐，不得不放两次学，以及没法禁止的大小便外；一年到头，也无所谓假期，除了端阳、中秋，各放学三天，过年，放半个月，家里有什么婚丧祝寿大事，不得不耽搁相当时日外。倘要休息，只好害病。害病岂非苦事？不，至少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但是病也是不容易的，你只管祷告它来惠顾你，而它却不见得肯来。这只好装病了，装头痛，装肚子痛，暂时诚可以免读书之苦，不过却要装着苦像，躺在床上，有时还须吃点不好吃的苦水，还是不好！算来，惟有清明节最好了，每年此际，不但有三天不读书，而且还要跑到乡下坟园去过两夜。这日子真好！真比过年过节，光是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放泼的玩，放泼的闹，还快活！快活到何种程度！仍旧说不出。

只记得同妈妈坐在一乘二人抬的，专为下乡，从轿铺里雇来的鸭篷轿里，刚一走出那道又厚又高的城门洞，虽然还要走几条和城里差不多同样的街，才能逐渐看见两畔的铺面越来越低、越小、越陋，也才能看见铺面渐稀，露出一块一块的田土，露出尘埃甚厚的大路，露出田野中间一丛丛农庄上的林木，然而鼻端接触到那种迥然不同的气息，已令我这个一年只有几度出城，而又富有乡野趣味的孩子，恍惚起来。

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汩汩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树！辽远的天边，横抹着一片山影，真有趣！

二

这一年，坟园里发现了奇事。

自从记得清楚那年起，每同爹爹、妈妈、大姐、二姐，到坟园来时，在门口迎接我们的，老是住在旁边院子里的一对老夫妇。看起来，他两个似乎比外公、外婆还老些，却是很和蔼，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一点不讨厌，并且不像别的乡下人脏。老头子顶爱抱着我去看牛看羊，一路逗着我玩，教我认树木认野花的名字，我觉得他除了叶子烟的臭气外，并没有不干净的地方。老太婆也干净利爽，凡她拿来的东西，大姐从没有嫌厌过，还肯到她院子里去坐谈，比起对待大舅母还好些。

这一年偏怪！我们的轿子到大门口时，迎着我们走到门口的，不是往年的那对老人，而是一个野娃娃——当时，凡不是常同着我们一块玩耍的孩子，照例给他个特殊名称：野娃娃。——同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打扮得整齐的年轻女人。那女人，两颊上的脂粉搽得很浓，笑眯了眼睛，露出一口细白牙齿，高朗的笑道："太太少爷先到了！我老远就看清楚了是你们。妈还说不是哩。"

妈妈好像乍来时还不甚认得她，到此，才大声说道："啊呀，才是你啦，蔡幺姐；我争点儿认不得你了。"

妈妈一下轿子，也如回外婆家一样，顾不得打发轿夫，顾不得轿里东西，回身就向那女人走去。她原本跟着轿子走进了院坝，脚小，抢不赢轿夫。

妈妈拉袖子在胸前拂着回了她的安道："听说你还好喽，蔡幺姐！……果然变了样儿，比以前越好了！……"

"太太，不要挖苦我了，好啥子，不过饭还够吃。太太倒是更发福了。少爷长高了这一头。还认得我不？"

我倒仿佛看见过她，记不起了，我也不必去追忆；此刻使我顶感趣味的，就是那个野娃娃。

这是一个比我似乎还大一点的男孩子。眼眶子很小，上下眼皮又像浮肿，又像肥胖。眼珠哩，只看得见一点儿，又不像别些孩子们的眼珠。别些人的都很活动，就不说话，也常常在转。大家常说钱家表姐生成一对呆眼睛，其实这野娃娃的眼睛才真呆哩！他每看一件什么东西，老是死呆呆的，半天半天，不见他眼珠转一转。他的眉毛也很粗。脸上

是黄焦焦的，乍看去好像没有洗干净的样儿。一张大嘴，倒挂起两片嘴角，随时都像在哭。

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晒得热烘烘的。我在轿子里，连一顶青缎潮金边的瓜皮小帽，尚且戴不住，而那个野娃娃却戴了顶青料子做的和尚帽，脑后拖一根发辫，有大指粗细。身上没有我穿得好，可是一件黄绿色的厚洋布棉袄，并未打过补钉，只是倒长不短的齐到膝头，露出半截青布夹裤，再下面，光脚穿了双缸青布朝元鞋。

三

两个房间都打开了，仍是那样的干净。这点，我就不大懂得，何以关锁着的房间，我们每年来时，一打开，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四壁角落里没一点儿灰尘蛛网，地板也和家里的一样，洗得黄澄澄的，可以坐，可以打滚？万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生。桌、椅、架子床，都抹得发光。我们带来的东西，只须放好铺好，就合适其宜了。不过每年来时，爹爹妈妈一进房门，总要向那跟脚走进的老头子笑道：“难为你了，邓大爷！又把你们累了几天了！”

堂屋不大，除了供祖先的神龛外，只摆得下两张大方桌。我们每年在此地祭祖供饭，以及自己一家人一日两餐，从来都只一桌。大姐说，有一年，大舅、大舅母、二舅、三姨妈、幺姨妈、钱表姐、罗表哥，还有几个什么人，一同来这里过清明，曾经摆过三桌，很热闹。她常同妈妈谈起，二姐还记得一些，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堂屋背后，是倒坐厅。对着是一道厚土墙。靠墙一个又宽又高的花台，栽有一些花草。花台两畔，两株紫荆，很大；还有一株木瓜，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唤之为杜鹃。墙外便是坟墓，是我们全家的坟墓。有一座是石条砌的边缘，垒的土极为高大，说是我们的老坟，有百多年了。其余八座，都要小些；但坟前全有石碑石拜台。角落边还有一座顶小的，没有碑，也没有拜台，说是老王二爷的坟。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李短褡褡，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坟园里。

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合抱大楠树也有二十几株。浓荫四合，你在下面立着，好像立在一个碧绿大幄之中似的。爹爹常说，这些大树，听说在我们买为坟地之前，就很大的了。此外便是祖父手植的银杏与梅花，都很大了。沿着活水沟的那畔，全是桤木同楝树，枝叶扶疏，极其好看。沟这畔，是一条又密又厚又绿的铁蒺藜生垣。据说这比什么墙栅还结实。不但贼爬不进来，就连狗也钻不进来。

狗，邓大爷家倒养有两只又瘦又老的黑狗。但是它们都很害怕人，我们一来，都躲了；等到吃饭时，才夹着尾巴溜到桌子底下来守骨头。王安一看见，总是拿窗棍子打出去。

坟园就是我们的福地，在学堂读书时，顶令人想念的就是这地方。二姐大我三岁，一到，总是我们两个把脸一洗了，便奔到园里来。在那又青又嫩的草地上，跳跃、跑、打滚。二姐爱说草是清香的，“你不信，你爬下去闻！”不错，果真是清香的。跳累了，就仰睡在草地上，从苍翠的枝叶隙中，去看那彩云映满的天；觉得四周的空旷之感，好像从肌肤中直透入脏腑，由不得你不要快活，由不得你不想打滚。衣裳滚皱了，发辫滚毛了，通不管。素来把我们管得比妈妈还严的大姐，走来给我们整理衣裳发辫时，也不像在家里那样气狠狠的，只是说：“太烦了！”有时，她也在草地上坐下子，她不敢跳，不敢跑，她是小脚，并且是穿的高底鞋。

这一年到来，却与往年有点不同，因为平空添了一个蔡幺姐，同一个野娃娃——她的儿子。

四

野娃娃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一根指头塞在嘴里，转到他妈的背后，挽着她的围裙。我偏要去看他，他偏把一张脸死死埋在他妈的围裙上。他妈只顾同我们的妈妈说话，一面向堂屋里走，他也紧紧的跟着。

爹爹的轿子到了，大姐二姐同坐的轿子也到了，王安押着挑子也到了。人是那么多，又在搬东西，又在开发轿夫挑夫，安顿轿子。邓大爷、邓大娘、同他们的媳妇邓大嫂又赶着在问好，帮忙拿东西，挂蚊帐，理床铺。王安顶忙了，房间里一趟，灶房里一趟。一个零工长年也喊了来，帮着打洗脸水，扫地。蔡幺姐只赶着大家说话。大姐也和妈妈一样，一下轿就同她十分亲热起来。

野娃娃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告诉二姐："今天这儿有个野娃娃，蔡幺姐的儿子，土头土脑的多有趣。"

二姐把眼睛几眨道："蔡幺姐的儿子？我像记得。……在那里？我们找他耍去。"

我们到处找。找到灶房，邓大嫂已坐在灶门前烧火，把一些为城里人所难得看见的大柴，连枝带叶的只管往灶肚里塞。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回说找蔡幺姐的儿子。

她说："怕在沟边上罢？那娃儿光爱跑那些地方的。"

沟边也没有。邓大爷在那里杀鸡，零工长年在刮洗我们带来的腊肉。

我们一直找到邓大爷住的那偏院，他正憨痴痴的站在厢房檐下一架黄澄澄的风簸箕的旁边。

我们跳到他身边。二姐笑嘻嘻的说道："我都不大认得你了。你叫啥名字呢？"

没有回答。

"你也不大认得我了吗？"

没有回答。

"你几岁？"

还是没有回答。并且把头越朝下埋，埋到只看得见一片狭窄的额头，和一片圆的而当中有个小孔的青料子和尚帽的帽顶。

我说："该不是哑巴啦？管他的，拖他出去！"

我们一边一个，捉住他的手腕，使劲拖。他气力偏大，往里挣着，我们硬拖他不动。

邓大娘不知为找什么东西，走进来碰见了。我们告诉她：蔡幺姐的儿不肯同我们一块去耍。

她遂向他吆喝道："死不开眼的强[3]东西！这样没出息！还不走吗？……看我跟你几耳光！"

二姐挡住她道："不要打他，邓大娘！他叫啥名字呀？"

"叫金娃子。……大概跟少爷一样大罢？……还在念书哩！你们考他一下，看他认得几个字。……"

到第二天，金娃子才同我们玩熟了。虽然有点傻，却不像昨天那样又怯又呆的了。

我们带来了几匣淡香斋的点心。爹爹过了鸦片烟瘾后，总要吃点甜东西的。每次要给我们一些，我们每次也要分一些给金娃子，他与我们就更熟了。

就是第二天的下午罢？他领我们到沟里去捉小螃蟹。他说，沟里很多，一伸手就捉得到的。我不敢下水，他却毫不在意的把朝元鞋一脱，就走了下去。沟边的水还不深，仅打齐他的膝盖。他一手挽着棉袄，一手去水里掏摸，并不如其所言：一伸手就捉得到。他又朝前移两步，还是没有。他说，沟的那畔石缝里多。便直向那畔踩去，刚到沟心，水已把他的夹裤脚打湿了。二姐很耽心的，叫他转来。他一声不响，仍旧朝前走去，才几步，一个前扑，几乎整个跌到水里，棉袄已着打湿不少。二姐叫唤起来，他回头说道："绞干就是啦！"接着走上沟来，把棉袄夹裤通脱了，里面只穿了一件又小又短的布汗衣，下面是光屁股。

二姐道："你不冷吗？"

"怕啥子！"

"着了凉，要害病，要吃药的。"

"怕啥子！"

二姐终究耽心，飞跑去找他的妈。他妈走来，另自拿了件衣裳，一条布裤，也不说什么，只骂了几句："横刀的！短命的！"照屁股就是一顿巴掌。我帮着二姐把他的妈拉开。他穿衣裳时，眼泪还挂在脸上，已向着我们笑了，真憨得有趣。

五

两天半里头，蔡幺姐很少做什么事。只有第二天，我们在坟跟前磕头礼拜时，她来帮着烧了几叠钱纸；预备供饭时，她帮着妈妈在灶房里做了两样菜。——我们家的老规矩：平常吃饭的菜，是伙房老杨做；爹爹要格外吃点好的，或是有客来，便该大姐去帮做；凡是祭祖宗的供饭，便该妈妈带着大姐做，大半是大姐动刀，妈妈下锅。——妈妈本不肯的，她说："太太，我还不是喜欢吃好东西的一个人。你们尝尝我的手艺看，若还要得，以后家务不好时，也好来帮太太在灶房里找件事情做做。"

大姐已洗了手，也怂恿妈妈道："不要等爹爹晓得就得了。让蔡幺姐把鱼和蹄筋做出来试试。我们也好换换口味，你也免得油烟把袖子熏得怪难闻的。"

妈妈还在犹豫道："供祖人的事情呀！……"

她已把锅铲抢了过去，笑道："太太也太认真了，我身上是干净的呀！"

除此两件事外，她老是陪着妈妈大姐在说话。也亏她的话多，说这样，说那样，一天到晚，只听见她们的声气。

她是小脚，比妈妈与大姐的脚虽略大点，可是很瘦很尖，走起来很有劲。妈妈曾经夸奖过她的脚实在缠得好，再不像一般乡下女人的黄瓜脚。邓大娘接口述说，她小时就爱好，在七岁上跟她缠脚，从没有淘过大神；又会做针线，现她脚上的花鞋，就是她自己做的。

她不但脚好，头也好，漆黑的头发，又丰富，又是油光水滑的。梳了个分分头，脑后绾了个圆纂，不戴丝线网子，没一根乱发纷披；纂心扎的是粉红洋头绳，撇了根白银簪子。别一些乡下女人都喜欢包一条白布头巾，一则遮尘土，二则保护太阳筋，乡下女人顶害怕的是太阳筋痛；而她却只用一块印花布手巾顶在头上，一条带子从额际勒到纂后，再一根大银针将手巾后幅斜撇在纂上；如此一来，既可以遮尘土，而又出众的俏丽。大姐问她，这样打扮是从那里学来的。她摇着头笑道："大小姐，告诉了你，你要笑的。……是去年冬月，同金娃子的这个爹爹，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时，看见一个洋婆子是这样打扮的。……你说还好看吗？"

她的衣裳，也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不知道，因为上面罩了件干净的葱白洋布衫，袖口驼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了一条宝蓝布围裙。里外衣裳的领口上，都时兴的有道浅领，露出长长的一段项脖，虽然不很白，看起来却是很柔滑的。

她似乎很喜欢笑，从头一面和妈妈说话时，她是那么的笑，一直到最后，没有看见她不是一开口便笑的。大概她那令人一见就会兴起“这女人还有趣”的一种念头的原因，定然是除了有力的小脚，长挑的身材，俏丽的打扮，以及一对弯豆角眼睛外，这笑必也是要素之一。她自己不能说是毫不感觉她有这长处，我们安能不相信她之随时笑，随地笑，不是她有意施展她的长处？

她的脸蛋子本来就瘦，瘦到两个颧骨耸了出来。可是笑的时候，那搽有脂粉的脸颊上，仍有两个浅浅的酒涡儿。顶奇怪的就是她那金娃子的一双死鱼眼睛，半天半天才能转一转，偏她笑起时的弯豆角眼眶中，却安了两枚又清亮又呼灵的眼珠。儿子不像妈，一定像老子了。

她的眉毛不好，短短的，虽然扯得细，却不弯。鼻梁倒是轮轮的，鼻翅也不大。嘴不算好，口略大，上唇有点翘，就不笑时，也看得见她那白而发亮的齿尖，并且两边嘴角都有点挂。金娃子的嘴，活像她。不过他妈的嘴，算能尽其说话之能事，他的哩，恐怕用来吃东西的时候居多了。

她的额窄窄的，下颏又尖，再加上两个高颧骨，就成了两头尖中间大的一个脸蛋子。后来听妈妈她们说来，这叫作青果脸蛋。

她不但模样不讨厌，人又活动，性情也好。说起话来，那声音又清亮又秀气，尤其在笑的时节，响得真好听。妈妈喜欢她，大姐喜欢她，就连王安——顶古怪的东西，连狗都合不来的，对于我们，更常是一副老气横秋讨人厌的样子。——也和她好。我亲眼看见在第二天的早饭后，她从沟边洗了衣裳回来，走到竹林边时，王安忽从竹林中跑出，凑着她耳朵，不知说些什么，她笑了起来，呸了一口，要走；王安涎着脸，伸手抓住她的膀膊，她便站住了，只是看着王安笑，我故意从灶房里跑出去找金娃子，王安才红着脸丢开手走了，她哩，只是笑。

只有爹爹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她。她在跟前时，虽也拿眼睛在看她，却不大同她说话。那天供了饭，我们吃酒之际，爹爹吃了两箸鱼，连连称赞鱼做得好，又嫩又有味。他举着酒杯道：“到底乡下活水鱼不同些，单是味道，就好多了！”妈妈不做声，大姐只瞅着妈妈笑，二姐口快，先着我就喊道：“爹爹，这鱼是蔡幺姐做的。”

爹爹张着大眼把妈妈看着，妈妈微微笑道："是她做的。我要赶着出来穿褂子磕头，才叫她代一手。我看她还干净。"

爹爹放下酒杯，顿了顿，也笑道："看不出，这女人还有这样好本事。……凡百都好。……只可惜品行太差！"

爹爹所说的"品行太差"，在当时，我自然不明白指的什么而言。也不好问。妈妈大姐自然知道，却不肯说。直到回家，还是懵懵懂懂的仅晓得是一句不好的批评。一直到后来若干年，集合各方传闻，才恍然爹爹批评的那句话，乃是有这么一段平庸而极普遍的故事。

故事虽然明白，而金娃子业已飞黄腾达，并且与我们有姻娅之谊，当日喊的蔡幺姐，这时要尊称为姻伯母了。爹爹见着她时，也备极恭敬，并且很周旋她。"品行太差"一句话，他老人家大约久已忘怀了。

---

[1]《死水微澜》是李劼人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编者注

[2]界方：镇书纸的文具。——编者注

[3]强字读成将字，去声，意谓小儿不听大人言语指导，其实即强字本意而声稍变耳。——作者注

第二部分 在天回镇

一

由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北门到成都府属的新都县，一般人都说有四十里，其实只有三十多里。路是弯弯曲曲画在极平坦的田畴当中，虽然是一条不到五尺宽的泥路，仅在路的右方铺了两行石板；虽然大雨之后，泥泞有几寸深，不穿新草鞋几乎半步难行，而晴明几日，泥泞又变为一层浮动的尘土，人一走过，很少有不随着鞋的后跟而扬起几尺的；然而到底算是川北大道。它一直向北伸去，直达四川边县广元，再过去是陕西省的宁羌州、汉中府，以前走北京首都的驿道，就是这条路线。并且由广元分道向西，是川甘大镇碧口，再过去是甘肃省的阶州文县，凡西北各省进出货物，这条路是必由之道。

路是如此平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代起，用四匹马拉的高车，竟自在四川全境绝了踪，到现在只遗留下一种二把手推着行走的独轮小车；而运货只有骡马与挑担，运人只有八人抬的、四人抬的、三人抬的、二人抬的各种轿子。

以前官员士子来往北京与四川的，多半走这条路。尤其是学政总督的上任下任。沿路州县官吏除供张之外，便须修治道路。以此，大川北路不但与川东路一样，按站都有很宽绰很大样的官寓，并且常被农人侵蚀为田的道路：毕竟不似其他大路，只管是通道，而只能剩一块二尺来宽的石板给人轿驼马等行走，而这路还居然保持到五尺来宽的路面。

路是如此重要，所以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掺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不过近年因为有了电报，文书马已逐渐逐渐的少了。

就在成都与新都之间，刚好二十里处，在锦田绣错的广野中，位置

了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镇市。你从大路的尘幕中，远远的便可望见在一些黑魆魆的大树荫下，像岩石一样，伏着一堆灰黑色的瓦屋；从头一家起，直到末一家止，全是紧紧接着，没些儿空隙。在灰黑瓦屋丛中，也像大海里涛峰似的，高高突出几处雄壮的建筑物，虽然只看得见一些黄琉璃碧琉璃的瓦面，可是你一定猜得准这必是关帝庙火神庙，或是什么宫什么观的大殿与戏台了。

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驼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

不过镇街上也有一些较为可观的铺子，与镇外情形便全然不同了。即如火神庙侧那家云集栈，虽非官寓，而气派竟不亚于官寓。门口是一片连三开间的饭铺，进去是一片空坝，全铺的大石板，两边是很大的马房。再进去，一片广大的轿厅，可以架上十几乘大轿。穿过轿厅，东厢六大间客房，西厢六大间客房，上面是五开间的上官房。上官房后面，一个小院坝，一道短墙与更后面的别院隔断；而短墙的白石灰面上，是彩画的福禄寿三星图，虽然与全部房舍同样的陈旧黯淡，表白出它的年事已高，但是青春余痕，终未泯灭干净。

这镇市是成都北门外有名的天回镇。志书上，说它得名的由来，远在中唐。因为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由长安来南京，——成都在唐时号称南京，以其在长安之南也。——刚到这里，便“天旋地转回龙驭”了。皇帝在昔自以为是天之子，天子由此回銮，所以得了这个带点历史臭味的名字。

二

镇街上还有一家比较可观的铺子，在火神庙之南，也是一个双开间的铺面。在前是黑漆漆过的，还一定漆得很好；至今被风日剥蚀，黑漆只剩了点痕迹，但门枋、门槛、铺板，连里面一条长柜台，还是好好的并未朽坏。招牌是三个大字：兴顺号，新的时候，那贴金的字，一定很辉煌；如今招牌的字虽不辉煌，但它的声名，知道的却多。

兴顺号是镇上数一数二，有好几十年历史的一家杂货铺。货色诚不能与城内一般大杂货店相比，但在乡间，总算齐备。尤其是卖的各种白酒，比镇上任何酒店任何杂货铺所卖的都好。其实酒都是贩来的，都是各地烧房里烤的，而兴顺号的酒之所以被人称扬者，只在掺的水比别家少许多而已。

兴顺号还有被人称扬之处，在前是由于掌柜——在别处称老板，成都城内以及近乡都称掌柜——蔡兴顺之老实。蔡兴顺小名叫狗儿，曾经读过两年书，杂字书满认得过，写得起。所以当他父亲在时，就在自家铺子里管理账目，并从父亲学了一手算盘。二十岁上，曾到新都县城里一家商店当过几年先生。一点恶嗜好没有，人又极其胆小可靠，只是喜欢喝一杯，不过也有酒德，微醺时只是?着眼睛笑，及了量，便酣然一觉，连炸雷都打不醒。老板与同事们都喜欢他，也因为他太老实一点，对于别人的玩弄，除了受之勿违外，实在不晓得天地间还有报复的一件事。于是，大家遂给他敬上了一个徽号，叫傻子。

他父亲要死时，他居然积存了十二两银子回来。他父亲虽是病得发昏，也知道这儿子是个克绍箕裘的佳儿，不由不放心大胆，一言不发，含笑而逝。老蔡兴顺既死，狗儿便承继了这个生理，并承继了兴顺名号。做起生意，比他父亲还老实，这自然受人称扬；但不像他父亲通达人情，不管你是至亲好友，要想向他赊欠一点东西，那却是从来没有的事。可是也有例外，这例外只限于他一个表哥歪嘴罗五爷。

兴顺号在近年来被人称扬的，自然由于他的老婆了。

方蔡傻子三年满孝，生意鼎盛之际，他新都的一个旧同事，因为一件什么事，路过天回镇，来看他；也不知他因了什么缘由，忽然留这旧同事吃了杯大曲酒，一个盐蛋，两块豆腐干。这位被优礼的客人，大概为答报他盛情起见，便给他做起媒来。说他有个远方亲戚，姓邓的，是

个务农人家，有个姑娘，已二十二岁了，有人材，有脚爪，说来配他，恰是再好没有了。

蔡傻子虽然根本未想到娶妻这件事，也不明白娶妻的好处，但既经人当面提说，也不免红起脸来。自己没有主意，特意将罗歪嘴找来商量。

罗歪嘴道："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我早就跟你留心了的，既有人做媒，那便好了；你只管答应下，我一切跟你帮忙好了。"

务农人家的女儿配一个杂货铺的掌柜，谁不说是门户相当，天作之合？何况蔡掌柜又无父母、伯叔、兄弟、姊妹，人又本分，这婚姻又安得不一说便成，一成便就呢？

但是谁也料不到猪能产象。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首先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奁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材出众。

新婚之后，新娘子只要一到柜台边，镇上的一般少年必一拥而来，纷纷称着蔡大嫂，要同她攀谈。她虽是怯生，却居然能够对答几句，或应酬一杯便茶，一筒水烟；与一般乡下新娘子，只要见了生人，便死死把头埋着，一万个不开口的，比并起来，自然她就苏气[1]多了。

镇上男子们不见得都是圣人之徒。可惜邓家幺姑嫁给蔡傻子，背地议论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矢上"的，何尝没有人？羡慕蔡傻子，羡慕到眼红，不惜犯法背理，要想把乾坤扭转来的，又何尝没有人？蔡傻子之所以能够毫无所损的安然过将下去者，正亏他的表哥罗歪嘴的护法力量。

三

罗歪嘴——其实他的嘴并不歪。因为他每每与女人调情时，却不免要把嘴歪几歪，于是便博得了这个绰号。——名字叫罗德生，也是本地人。据说，他父亲本是个小粮户，他也曾读过书，因为性情不近，读到十五岁，还未把《四书》读完；一旦不爱读了，便溜出去，打流跑滩[2]。从此就加入哥老会，十几年只回来过几次。

他父母死了。一个姐姐嫁在老绵州，小小家当，早就弄光。到他回来之时，总是住在他姑夫老蔡兴顺的铺子内。老蔡兴顺念着内亲情谊，待他很好。他对姑夫，也极其恳挚，常向他说："你老人家待我太厚道，我若有出头日子，总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

老蔡兴顺回答的是："我们都是至亲，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只是你表弟狗儿太老实，你随时照顾他一下就好了。"

蔡傻子承继之后，也居然能贴体父志，与他常通有无，差不多竟像是亲兄弟一样。

最近三四年，他当了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以他的经历，以他的本领，朱大爷声光越大，而他的地位却也越高。纵横四五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3]；至于本码头的天回镇，更勿庸说了。

罗歪嘴更令一般人佩服的，就是至今还是一个光杆。年纪已是三十五岁，在手上经过的银钱，总以千数，而到现在，除了放利的几百两银子外，随身只有红漆皮衣箱一口，被盖卷一个，以及少许必用的东西。

他的钱那里去了？这是报得出账目来的：弟兄伙的通挪不说了，其次是吃了，再次是嫖了。

嫖，在袍哥界中，以前规矩严时，本是不许的，但到后来，也就没有人疵议了。况乎罗歪嘴嫖得很有分寸，不是卖货，他绝不下手。他常说："老子们出钱买淫，天公地道。"又常自负：婊子、兔子、小旦，嫖过不少，好看的，娇媚的，到手总有几十，但玩过就是，顶多四个月，一脚踢开。说不要，就不要，自己从未沉迷过，也从未与人争过风，吃过醋。

有人劝他不如正正经经讨个老婆，比起嫖来，既省钱，又方便。再则，三十五岁的人，也应该有个家才好呀。他的回答，则是："家有啥子

味道？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女人本等就是拿来玩的，只要新鲜风趣，出了钱也值得。老是守着一个老婆，已经寡味了，况且讨老婆，总是讨的好人家女儿，无非是作古正经死板板的人，那有什么意思？”

他的见解如此，而与蔡兴顺的交谊又如彼。所以当蔡大嫂新嫁过来，许多人正要发狂之际，罗歪嘴便挺身而出，先向自己手下三个调皮的弟兄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郑重吩咐道：“蔡傻子，谁不晓得是老子的表弟？他的老婆，自是老子的表弟妇。不过长得伸抖[4]一点，这也是各人的福气。……其实，也不算什么，为啥子大家就不安本分起来？……你们去跟我招呼一声罢！”

罗歪嘴发了话，蔡傻子夫妇才算得了清静，一直到两年半之后，金娃子已一岁零四个月，才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故。

四

蔡大嫂是邓大娘前夫的女儿。她的亲生父亲，是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小管事的。她出世半岁，就丧了父亲，一岁半时，就随母来到邓家。母亲自然是爱的，后父也爱如己出，大家都喊她做幺女，幺姑；虽然在她三岁上，她母亲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直到四岁才害天花死了。

邓幺姑既为父母所钟爱，自然，凡乡下姑娘所应该做的事：爬柴草，喂猪，纺棉纱，织布，她就有时要做，她母亲也会说："幺姑丢下好了，去做你的细活路！"但是，她毕竟如她母亲所言，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是很行的。因此，在十二岁上，她已缠了一双好小脚。她母亲常于她洗脚之后，听见过她在半夜里痛得不能睡，抱着一双脚，咈咈的呻吟着哭，心里不忍得很，叫她把裹脚布松一松，"幺姑，我们乡下人的脚，又不比城里太太小姐们的，要缠那么小做啥子？"

她总是一个字的回答："不！"劝很了，她便生气说："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

她又会做针线，这是在她十五岁上，跟邻近韩家院子里的二奶奶学的。韩二奶奶是成都省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嫁到韩家不过四年，已经生了一儿一女，但一直过不惯乡下生活，终日都是愁眉苦眼地在想念成都。虽有妯娌姊妹，总不甚说得来；有时一说到成都，还要被她们带笑的讥讽说："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像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做假。"于是，例证就来了。二奶奶一张口如何辩得赢多少口，只好不辩。一直在邓幺姑跟前，二奶奶才算舒了气。

邓幺姑顶喜欢听二奶奶讲成都。讲成都的街，讲成都的房屋，讲成都的庙宇花园，讲成都的小饮食，讲成都一年四季都有新尝的小菜："这也怪了！我是顶喜欢吃新鲜小菜的。当初听说嫁到乡坝里来，我多高兴，以为一年到头，都有好小菜吃了。那里晓得乡坝里才是鬼地方！小菜倒有，吃萝卜就尽吃萝卜，吃白菜就尽吃白菜！总之：一样菜出来，就吃个死！并且菜都出得迟，打个比方，像这一晌，在成都已吃新鲜茄子了，你看，这里的茄子才在开花！……"

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二奶奶每每讲到动情处，不由把眼睛揉着道：“我这一辈子是算了的，在乡坝里拖死完事！还想再过从前日子，只好望来生去了！幺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说不定将来嫁跟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

并且逢年过节，又有逢年过节的成都。二奶奶因为思乡病的原因，愈把成都美化起来。于是，两年之间，成都的幻影，在邓幺姑的脑中，竟与她所学的针线工夫一样，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扩大，一天一天的真确。从二奶奶口中，零零碎碎将整个成都接受过来，虽未见过成都一面，但一说起来，似乎比常去成都的大哥哥还熟悉些。她知道成都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城墙有好高，有好厚；城门洞中间，来往的人如何拥挤。她知道由北门至南门有九里三分之长；西门这面别有一个满城，里面住的全是满吧儿，与我们汉人很不对的。她知道北门方面有个很大的庙宇，叫文殊院；吃饭的和尚日常是三四百人，煮饭的锅，大得可以煮一只牛，锅巴有两个铜钱厚。她知道有很多的大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六七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本整本大戏，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的唱。她知道许多热闹大街的名字：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湖广馆是顶好买菜的地方，凡是新出的菜蔬野味，这里全有；并且有一个卓家大酱园，是做过宰相的卓秉恬家开的，豆腐乳要算第一。她知道点心做得顶好的是淡香斋，桃圆粉香肥皂做得顶好的是桂林轩，卖肉包子的是都益处，过了中午就买不着了，卖水饺子的是亢饺子，此外还有便宜坊，三钱银子可以配一个消夜攒盒，一两二钱银子可以吃一只烧填鸭，就中顶著名的，是青石桥的温鸭子。她知道制台、将军、藩台、臬台出来多大威风，全街没一点人声，只要听见导锣一响，铺子里铺子外，凡坐着的人，都该站起来，头上包有白帕子，戴有草帽子的，都该立刻揭下；成都华阳称为两首县，出来就不同了，拱竿四轿拱得有房檐高，八九个轿夫抬起飞跑，有句俗话说：“要吃饭，抬两县，要睡觉，抬司道。”她知道大户人家是多么讲究，房子是如何的高大，家具是如何的齐整，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花园。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适，日常睡得晏晏的起来，梳头打扮，空闲哩，做做针线，打打牌，到各会馆女看台去看看戏，吃得好，穿得好，又有老婆子丫头等服侍；灶房里有伙房有厨子，打扫跑街的有跟班有打杂，自己从没有动手做过饭扫过地；一句话说完，大户人家，不但太太小姐们，不做这些粗事，就是上等丫头，又何尝摸过锅铲，提过扫把？那个的

手，不是又白又嫩，长长的指甲，不是凤仙花染红的？

邓幺姑之认识成都，以及成都妇女生活，是这样的；固无怪其对于成都，简直认为是她将来归宿的地方。

有时，因为阴雨或是什么事，不能到韩家大院去，便在堂屋织布机旁边，或在灶房烧火板凳上，同她母亲讲成都。她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像天堂似的好，也不像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像成都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都过伤了心的。记得你前头爹爹，以前还不是做小生意的，我还不是当过掌柜娘来？强强勉勉过了一年多不操心的日子，生你头半年，你前头爹爹运气不好，一场大病，把啥子本钱都害光了。想着那时，我怀身大肚的走不动，你前头爹爹扶着病，一步一拖的去找亲戚，找朋友，想借几个钱来吃饭医病。你看，这就是成都人的好处，谁睬他？后来，连啥子都当尽卖光，只光光的剩一张床。你前头爹爹好容易找到赵公馆去当个小管事，一个月有八钱银子，那时已生了你了。……”

五

旧时创痕，最好是不要去剥它，要是剥着，依然会流血的。所以邓大娘谈到旧时，虽然事隔十余年，犹然记得很清楚：是如何生下幺姑之时，连什么都没有吃的，得亏隔壁张姆姆盛了一大碗新鲜饭来，才把腔子填了填。是如何丈夫旧病复发死了，给赵老爷赵太太磕了多少头，告了多少哀，才得棺殓安埋。是如何告贷无门，处处受别人的嘴脸，房主催着搬家，连磕头都不答应，弄到在人贩子处找雇主，都说带着一个小娃娃不方便，有劝她把娃娃卖了的，有劝她丢了的，她舍不得，后来，实在没法，才听凭张姆姆说媒，改嫁给邓家。算来，从改嫁以后，才未焦心穿吃了。

邓大娘每每长篇大论的总要讲到两眼红红的，不住的擤鼻涕。有时还要等到邓大爷劝得不耐烦，生了气，两口子吵一架，才完事。

但是邓幺姑总疑心她母亲说的话，不见得比韩二奶奶说的更为可信。间或问到韩二奶奶："成都省的穷人，怕也很苦的罢？"而回答的却是："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你想，七个钱两个锅盔，一个钱一大片卤牛肉，一天那里讨不上二十个钱，就可以吃荤了！四城门卖的十二象，五个钱吃两大碗，乡坝里能够吗？"

少年人大抵都相信好的，而不相信不好的，所以邓幺姑对于成都的想象，始终被韩二奶奶支配着在。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并在大户人家去住，尝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也算不枉生一世。

要不是韩二奶奶在邓幺姑的十八岁上死了，她或许有到成都去住的机会。因为韩二奶奶有一次请她做一只挑花裹肚，说是送给她娘家三兄弟的。据她说来，她三兄弟已下过场，虽没有考上秀才，但是书却读通了。人也文秀雅致，模样比她长得好，十指纤纤，比女子的手还嫩。今年二十一岁，大家正在给他说亲哩。不知韩二奶奶是否有意，说到她三兄弟的婚事时，忽拿眼睛上上下下把邓幺姑仔细审视了一番。她也莫名其妙的，忽觉心头微微有点跳，脸上便发起烧来。

隔了两个月，韩二奶奶已经病倒了，不过还撑得起来，只是咳。邓幺姑去看她时，她一把抓住她的手，低低说道："幺姑，我们再不能同堆做活路，……摆龙门阵了！……我本想把你说跟我三兄弟的，……他们已看过你的活路，……就只嫌门户不对。……听说陆亲翁要讨一个姨

娘，……他虽是五十几岁的人，……两个儿子都捐了官，……家务却好，……又是住开的。……我已带口信去了，……但我恐怕等不得回信，……幺姑，你自家的事，……你自家拿主意罢！……”

她很着急，很想问个明白，但是房里那么多人，怎好出口？打算下一次再来问，老无机会，也老不好意思，而韩二奶奶也不待说清楚就奄然而逝。于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便搁在邓幺姑的心上。

韩二奶奶之死，本是太寻常一件事，不过邓幺姑却甚为伤心，逢七必去哭一次，足足哭了七次。大家只晓得韩二奶奶平日待邓幺姑好，必是她感激情深；又谁晓得邓幺姑之哭，乃大半是自哭身世。因她深知，假使她能平步登天的一下置身到成都的大户人家，这必须借重韩二奶奶的大力，如今哩，万事全空了！

其实，她应该怨恨韩二奶奶才对的。如其不遇见韩二奶奶，她心上何至于有成都这个幻影，又何至于知道成都大户人家的妇女生活之可欣羡，又何至于使她有生活的比较，更何至于使她渐渐看不起当前的环境，而心心念念想跳到较好的环境中去，既无机会实现，而又不甘恬淡，便渐渐生出了种种不安来？

自从韩二奶奶死后，她的确变了一个样子。平常做惯的事，忽然不喜欢做了。半个月才洗一回脚，丈许长的裹脚布丢了一地，能够两三天的让它塞在那里，也不去洗；一件汗衣，有本事半个月不换。并且懒得不得开交，几乎连针掉在地上，也不想去拈起来。早晨可以睡到太阳晒着屁股还不想起床，起来了，也是大半天的不梳头，不洗脸；夜里又不肯早点睡，不是在月光地上，就是守着瓦灯盏，呆呆的不知想些什么。脾气也变得很坏，比如你看见她端着一碗干饭，吃得哽哽咽咽的，你劝她泡点米汤，她有本事立刻把碗重重的向桌上一搁，转身就走，或是鼓着眼说道：“你管我的！”平日对大哥很好，给大哥做袜子补袜底，不等妈妈开口；如今大哥的袜子破到底子不能洗了，还照旧的扔在竹篮里。并且对大哥说话，也总是秋风黑脸的，两个月内，只有一次，她大哥从成都给她买了一条印花洋葛巾来，她算喜欢了两顿饭工夫。

她这种变态，引起第一个不安的，是邓大爷。有一天，她不在跟前，他遂一面卷叶子烟，一面向邓大娘说道：“妈妈，你可觉得幺姑近来很有点不对不？……我看这女娃子怕是有了心了？”

邓大娘好像吃了惊似的，瞪着他道：“你说她懂了人事，在闹嫁吗？”

“怕不是吗？……算来再隔三个月就满十九岁了。……不是已成了人吗？”

“未必罢？我们十八九岁时，还什么都不懂哩。……说老实话，我二十一岁嫁跟你前头那个的时候，一直上了床，还是浑的，不懂得。”

“那咋[5]能比呢；光绪年间生的人？……”

两个人彼此瞪着，然后把他们女儿近月来的行动，细细一谈论，越觉得女儿确是有了心。邓大娘首先就伤心起来，抹着眼泪道：“我真没有想到，幺姑一转眼就是别人家的人了，这十几年的苦心，我真枉费了！看来，女儿到底不及男娃子。你看，老大只管是你前头生的，到底能够送我们的终，到底是我的儿子！……”

六

邓幺姑的亲事既被父母留心之后，来做媒的自然不少。庄稼人户以及一般小粮户，能为邓大爷欣喜的，又未必是邓大娘合意的；邓大娘看得上的，邓大爷又不以为然。

邓大爷自以为是一家之主，嫁女大事，他认为不对的，便不可商量。邓大娘则以为女儿是我的，你虽是后老子，顶多只能让你做半个主，要把女儿嫁给什么人，其权到底在我的手上。两口子为女儿的事，吵过多少回，然而所争执的，无非是你做主我做主的问题，至于所说的人家，是不是女儿喜欢的，所配的人须不须女儿看一看，问问她中不中意？照规矩，这只有在嫁娶二婚嫂时，才可以这样办，黄花闺女，自古以来，便只有静听父母做主的了。设如你就干犯世俗约章，亲自去问女儿：某家某人你要见不见一面？还合不合意？你打不打算嫁跟他？或者是某家怎样？某人怎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就问到舌焦唇烂，未必能得到肯定的答复。或者竟给你一哭了事，弄得你简直摸不着火门。

乡间诚然不比城市拘泥，务农人家诚然不比仕宦人家讲礼，但是在说亲之际，要姑娘本身出来有所主张，这似乎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所以，邓幺姑听见父母在给她代打主意，自己只管暗暗着急，要晓得所待嫁与的，到底是什么人；然而也只好暗暗着急，爹爹妈妈不来向自己说，自己也不好去明白的问。只是风闻得媒人所提说的，大抵都在乡间，而并非成都，这是令她既着急而又丧气的事。

直到她十九岁的春天，韩二奶奶的新坟上已长了青草。一晚，快要黄昏了，一阵阵乌鸦乱叫着直向许多丛树间飞去。田里的青蛙到处在喧闹，田间已不见一个人，她正站在拢门口，看邻近一般小孩子牵着水牛出沟里困水之际，忽见向韩家大院的小路上，走来两个女人：一个是老实而寡言的韩大奶奶，一个却认不得，穿得还整齐干净。两个人笔端走来，韩大奶奶把自己指了指，悄悄在那女人耳边，嘁喳了几句，那女人便毫不拘执的，来到跟前，淡淡打了个招呼，从头至脚，下死眼的把自家看了一遍；又把一双手要去，握在掌里，捏了又看，看了又摸，并且牵着她走了两步，这才同她说了几句话，问了她年龄，又问她平日做些什么。态度口吻，很是亲切。韩大奶奶只静静的站在旁边。

末后，那女人才向韩大奶奶说道：“在我看，倒是没有谈驳；想来我

们老太爷也一定喜欢。我们就进去同她爹妈讲罢，早点了，早点好！今天这几十里的路程，真把我赶够了！”

从这女人的言谈装束，以及那满不在乎的态度上看来，不必等她自表，已知她是从成都来的。从成都赶来的一个女人，把自己如此的看，如此的问；再加以说出那一番话；即令邓幺姑不是精灵人，也未尝猜想不到是为的什么事。因此当那女人与韩大奶奶进去之后，她便觉得心跳得很，身上也微微有点打抖。女人本就有喜欢探求秘密的天性，何况更是本身的事情，于是她就赶快从祠堂大院这畔绕过去，绕到灶房，已经听见堂屋里说话的声音。

是邓大爷有点生气的声音：“高大娘，承你的情来说这番话！不过，我们虽是耕田作地的庄稼老，却也是清白人家，也还有碗饭吃，还弄不到把女儿卖跟人家做小老婆哩！……”

跟着是邓大娘的声音：“岁数差得也太远啦！莫说做小老婆，卖断根，连父母都见不着面，就是明媒正娶，要讨我们幺姑去做后太太，我也嫌他老了。不说别的，单叫他同我们幺姑站在一块，就够难看了！”

那女人像又劝了几句，听不很清楚，只急得她绞着一双手，心想：“该可答应了罢！”

然而事实相反，妈妈更大声的喊了起来：“好道！两个儿子都做了官，老姨太太还有啥势力？只管说有钱，家当却在少爷少娘手上，老头子在哩，自然穿得好，吃得好，呼奴使婢，老头子死了呢？……”

爹爹又接过嘴去：“妈妈，同她说这些做啥？我们不是卖女儿的人！我们也不稀罕别人家做官发财，这是各人的命！我们女儿也配搭不上，我们也不敢高攀！我们乡下人的姑娘，还是对跟乡下人的好，只要不饿死！”

又是妈妈的声音：“这话倒对！城里人家讨小的事，我也看得多，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倒不如乡坝里，一鞍一马，过得多舒服！……”

邓幺姑不等听完，已如浸在冰里一样，抱着头，也不管高低，一直跑到沟边，伤伤心心地哭了好一会儿。但是，她父母一直不晓得有这样一回事。

后来，似乎也说过城里人家，也未说成。直至她二十二岁上，父母于她的亲事，差不多都说得在麻烦的时候，忽然一个远房亲戚，在端阳节后，来说起天回镇的蔡兴顺：二十七岁一个强壮小伙子，道地乡下人，老老实实，没一点毛病，没一点脾气，双开间的大杂货铺，生意历年兴隆，有好几百银子的本钱，自己的房子，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旁无诸姑伯叔，亲戚也少。条件是太合适了，不但邓大爷邓大娘认

为满意，就是幺姑从壁子后面听见，也觉得是个好去处，比嫁到成都，给一个老头子当小老婆，去过受气日子，这里确乎好些。多过几年，又多了点见识，以前只是想到成都，如今也能作退一步想：以自己身份，未见得能嫁到成都大户人家，与其耽搁下去，倒不如规规矩矩在乡镇上做一个掌柜娘的好！因此她又着急起来。

但是，邓大爷夫妇还不敢就相信媒人的嘴。与媒人约了个时候，在六月间一个赶场日子，两口子一同起个早，跑到天回镇来。

虽然大家口里都不提说，而大家心里却是雪亮。邓大爷只注意在看铺子，看铺子里的货色；这样也要问个价钱，那样也要问个价钱，好像要来顶打蔡兴顺的铺底似的。并故意到街上，从旁边人口中去探听蔡兴顺的底实。邓大娘所着眼的，第一是人。人果然不错，高高大大的身材，皮色虽黄，比起作苦的人，就白净多了。天气热，大家不拘礼，蓝土布汗衣襟一敞开，好一个结实的胸脯子！只是脸子太不中看，又像胖，又像浮肿。一对水泡眼，简直看不见几丝眼白。鼻梁是塌得几乎没有，连鼻准都是扁的。口哩，倒是一个海口，不过没有胡须，并且连须根都看不见。脸子如此不中看，还带有几分憨像，不过倒是个老实人，老实到连说话都有点不甚清楚。并且脸皮很嫩，稍为听见有点分两的话，立刻就可看见他一张脸胀得通红，摆出十分不好意思和胆怯的样子来。但是这却完全合了邓大娘的脾气。她的想法：幺姑有那个样子，又精灵，又能干，又有点怪脾气的，像这样件件齐全的女人，嫁的男人若果太好，那必要被克；何况家事也还去得，又是独自一个；设若男子再精灵，再好，那不免过于十全，恐怕幺姑的命未见得能够压得住。倒是有点缺憾的好，并且男子只要本分、老实、脾气好，丑点算什么，有福气的男儿汉，十有九个都是丑的。

何况吃饭之际，罗歪嘴听见了，赶来作陪。凭他的一张嘴，蔡傻子竟变成了人世间稀有的宝贝；而罗歪嘴的声名势力，更把蔡傻子抬高了几倍。第一个是邓大爷，他一听见罗歪嘴能够走官府，进衙门，给人家包打赢官司，包收滥账，这真无异于说评书的口中的大英雄了。他是蔡兴顺的血亲老表，并来替他打圆场，这还敢不答应吗？邓大娘自然更喜欢了。

两夫妇在归途中，彼此把见到的说出，而俱诧异，何以这一次，两个人的意思竟能一样，和上年之不答应高大嫂与韩大奶奶时完全相同？他们寻究之结果，没办法，只好归之于前生的命定，今世的缘法。

自然不再与儿女商量，赓即按照乡间规矩，一步一步的办去。到九月二十边，邓幺姑便这样自然而然变做了蔡大嫂。

七

大家常说，能者多劳。我们于罗歪嘴之时而回到天回镇，住不几天，或是一个人，或是带着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一干人，又走了，你问他的行踪，总没有确实地方，不在成都省，便远至重庆府，这件事上，真足以证实了。常住在一处，而平生难得走上百里，如蔡兴顺等人，看起他来，真好比神仙似的。蔡兴顺有时也不免生点感慨，向蔡大嫂议论起罗大老表来，总是这一句话：“唉！坐地看行人！”

在蔡兴顺未娶妻之前，罗歪嘴回到天回镇时，只要不带婊子兔子，以及别的事件，总是落脚在兴顺号上。自蔡大嫂来归之后，云集栈的后院，便成了他的老家。只有十分空闲时，到兴顺号坐坐。

兴顺号是全镇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并且经营了五十年。所以它的房舍，相当的来得气派！临街是双开间大铺面，铺门之外，有四尺宽的檐阶；铺子内，货架占了半边，连楼板都悬满了的蜡烛火炮；一张L字柜台，有三尺高，二尺宽，后面货架下与柜台上，全摆的大大小小盛着全镇最负盛名的各种白酒，名义上标着绵竹大曲、资阳陈色、白沙烧酒。柜台内有一张高脚长方木凳，与铺面外一张矮脚立背木椅，都是兴顺号传家之宝，同时也是掌柜的宝座；不过现在柜台内的宝座，已让给了掌柜娘，只有掌柜娘退朝倦勤以及夜间写账时，才由掌柜代坐。

铺子之内柜台外，尚空有半间，则摆了两张极结实极朴素的柏木八仙桌，两张桌的上方，各安了两把又大又高又不好坐的笔竿椅子，其余三方，则是宽大而重的板凳，这是预备赶场时卖酒的座头，闲场也偶尔有几个熟酒客来坐坐。两方泥壁，是举行婚姻大典时刷过粉浆，都还白净；靠内的壁上，仍悬着五十年前开张鸿发之时，邻里契友等郑而重之的敬送的贺联，朱砂笺虽已黯淡，而前人的情谊却隆重得就似昨日一样。就在这壁的上端悬了一个神龛，供着神主，其下靠柜台一方，开了一道双扇小门，平常挂着印白花的蓝布门帘，进去，另是一大间，通常称之为内货间，堆了些东西和家具，上前面楼上去的临时楼梯，就放在这间。因为前后都是泥壁，而又仅有三道门，除了通铺面的一道，其余一道通后面空坝，一道在右边壁上，进去，即是掌柜与掌柜娘的卧房；仅这三道门，却无窗子，通光地方，全靠顶上三行亮瓦，而亮瓦已有好几年未擦洗，实在通光也就有限。卧房的窗子倒有两大堵，前面一堵临

着柜房，四方格子的窗棂，糊着白纸，不知什么时候，窗棂上嵌了一块人人稀奇的玻砖，有豆腐干大一块；一有这家伙，那真方便啦，只要走到床背后，把粘的飞纸一揭开，就将外面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而在外面的人却不能察觉；后面一堵，临着空坝，可以向外撑开。其左，又一道单扇小门。全部建筑，以这一间为最好，差不多算得是主要部分；上面也是楼板，不过不住人，下面是地板；又通气，又通光，而且后面空坝中还有两株花红树，长过了屋檐，绿阴阴的景色，一直逼进屋来。

空坝之左，挨着内货间，是灶房。灶房横头，本有一个猪圈的，因为蔡大嫂嫌猪臭，自她到来，便已改来堆柴草。而原来堆柴草之处，便种了些草花，和一个豆角金瓜架子。日长无事，在太阳晒不着时，她顶喜欢端把矮竹椅坐在这里做活路。略为不好的，就是右邻石姆姆养了好些鸡，竹篱笆又在破了，没人时，最容易被拳大的几只小鸡侵入，将草花下的浮土扒得乱糟糟的，而兼撒下一堆一堆的鸡粪。靠外面也是密竹篱笆，开了一道门，出去，便是场后小路；三四丈远处，一道流水小沟，沿沟十几株桤木，蔡大嫂和邻居姆姆们洗衣裳的地方，就在这里。

罗歪嘴每次来坐谈时，总在铺面的方桌上方高椅上一蹲，口头叼着一根三尺来长猴儿头竹子烟竿。蔡兴顺总在他那矮脚宝座上陪着咂烟，蔡大嫂坐在柜台内面随便谈着话。大都是不到半袋叶子烟，就有人来找罗歪嘴，他就不走，而方桌一周，总是有许多人同他谈着这样，讲着那样；内行话同特殊名词很多，蔡大嫂起初听不懂，事后问蔡兴顺，也不明白，后来听熟了，也懂得了几分。起初很惊奇罗歪嘴等人说话举动，都分外粗鲁，乃至粗鲁到骇人，分明是一句好话，而必用骂的声口，凶喊出来；但是在若干次后，竟自可以分辨得出粗鲁之中，居然也有很细腻的言谈，不惟不觉骇人，转而感觉比那斯斯文文的更来得热，更来得有劲。她很想加入谈论的，只可惜没有自己插嘴的空隙，而自己也谈不来，也没有可谈的。再看自己的丈夫，于大家高谈阔论时，总是半闭着眼睛，仰坐在那里，憨不憨，痴不痴的，而众人也不瞅他。倒是罗歪嘴对于他始终是一个样子，吃叶子烟时，总要递一支给他，于不要紧的话时，总要找他搭几句白。每每她在无人时候，问他为何不同大家交谈，他总是摇着头道：“都与我不相干的，说啥子呢？”

只有一两次，因为罗歪嘴到来，正逢赶场日子，外面座头上挤满了人，不好坐，便独自一人溜到后面空坝上来，咂着烟，想什么事。蔡兴顺一则要照顾买主，因为铺子上只用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叫土盘子的，不算得力，不能分身；二则也因罗歪嘴实在不能算客，用不着去管他。倒是蔡大嫂觉得让他独自一人在空坝上，未免不成体统，遂抱着还

是一个布卷子的金娃子，离开柜房，另拖了一把竹椅，放在花红树下来坐陪他。

有时，同他谈谈年成，谈谈天气，罗歪嘴也是毫不经意的随便说说；有时没有话说，便逗下子孩子，从孩子身上找点谈资。只有一次，不知因何忽然说到近月来一件人人都在提说的案子：是一个城里粮户，只因五斗谷子的小事，不服气，将他一个佃客，送到县里。官也不问，一丢卡房，便是几个月。这佃客有个亲戚，是码头上的弟兄，曾来拜托罗歪嘴向衙门里说情，并请出朱大爷一封关切信交去，师爷们本已准保提放的了，却为那粮户晓得了，立递一呈，连罗歪嘴也告在内，说他“钱可通神，力能回天”。县大老爷很是生气，签差将这粮户锁去，本想结实捶他一个不逊的，却不料他忽然大喊，自称他是教民。这一下把全二堂的人，从县大老爷直到助威的差人，通通骇着了，连忙请他站起来，而他却跪在地下不依道：“非请司铎大人来，我是不起来的；我不信，一个小小的袍哥，竟能串通衙门，来欺压我们教民！你还敢把我锁来，打我！这非请司铎大人立奏一本，参去你的知县前程不可！”其后，经罗歪嘴等人仔细打听清楚，这人并未奉教。但是知县官已骇昏了，佃客自不敢放，这粮户咆哮公堂的罪也不敢理落，他向朋友说：“他既有胆量拿教民来轰我，安知他明天不当真去奉教？若今天办了他，明天司铎当真走来，我这官还好做吗？”官这样软下去不要紧，罗歪嘴等人的脸面，真是扫了个精光。众人说起来，同情他们的，都为之大抱不平，说现在世道，忒变得不成话！怨恨他们的，则哈哈笑道：“也有今日！袍哥到底有背时的时候！”

谈到这件事上，蔡大嫂很觉生气勃勃的问罗歪嘴道：“教民也是我们这些人呀，为啥子一吃了洋教，就连官府也害怕他们！洋教有好凶吗？”

罗歪嘴还是平常样子，淡淡的说道：“洋教并不凶，就只洋人凶，所以官府害怕他，不敢得罪他。”

“洋人为啥子这样凶法？”

“因为他们枪炮厉害，我们打不过他。”

“他们有多少人？”

“那却不知道。……想来也不多，你看，光是成都省不过十来个人罢？”

她便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那你们就太不行了！你们常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你们哥弟伙有好多好多。天不怕，地不怕！为啥子连十来个洋人就无计奈何！就说他们炮火凶，到底才十来个人，我们就拼一百人，也可以杀尽他呀！”

罗歪嘴看她说得脸都红了，一双大眼，光闪闪的，简直像著名的小旦安安唱劫营时的样子。心中不觉很为诧异："这女人倒看不出来，还有这样的气概！并且这样爱问，真不大像乡坝里的婆娘们！"

八

但是蔡大嫂必要问个明白，“洋人既是才十几二十个人，为啥子不齐心把他们除了？教堂既是那么要不得，为啥子不把它毁了？”罗歪嘴那有闲心同一个婆娘来细细谈说这道理，说了谅她也不懂，他忽然想到昨日接到的口袋里那篇主张打教堂文章，说得很透彻，管她听得懂听不懂，从头到尾念一遍给她听，免得她再来啰嗦。想到这样，他一壁用手到口袋里去摸两张纸头，一壁对蔡大嫂说：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篇文章正是说打教堂的，你耐着性子我念给你听罢：

“为什么该打教堂？道理甚多，概括说来，教堂者，洋鬼子传邪教之所也！洋鬼子者，中国以外之蛮夷番人也！尤怪的，是他懂我们的话，我们不懂他的话。穿戴也奇，行为也奇，又不作揖磕头，又不严分男女，每每不近人情，近乎鬼祟，故名之为洋鬼子，贱之也！而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我们中国自有我们的教，读书人有儒教，和尚有佛教，道士有道教，治病的有医，打鬼的有巫，看阴阳论五行的有风水先生，全了，关于人生祸福趋避，都全了；还要你番邦的什么天主教耶稣教干么！我们中国，奉教者出钱，谓之布施，偏那洋教，反出钱招人去奉，中国人没有这样傻！他们又那来的这么多的钱？并且凡传教与卖圣书的，大都不要脸，受得气，你不睬他，他偏要钻头觅缝来亲近你，你就骂他，他仍笑而受之，你害了病，不待你请，他可以来给你诊治不要钱，还连带施药，中国人也没有这样傻！我们中国也有捐资设局，施医施药的善人，但有所图焉。人则送之匾额，以矜其善；菩萨则保佑他官上加官，财上加财，身生贵子，子生贵孙，世世代代，坐八人轿，隔桌打人，而洋鬼子却不图这些。你问他为何行善？他只说应该；再问他为何应该？也只能说耶稣吩咐要爱人。耶稣是什么？说是上帝之子。上帝，天也。那吗，耶稣是天子了。天子者，皇帝也，耶稣难道是皇帝吗？古人说过，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那有两个皇帝之理？是真胡说八道，而太不近人情了！况且，看病也与中国医生不同，不立脉案，不开药方，惟见其刀刀叉叉，尚有稀奇古怪之家伙，看之不清，认之不得，药也奇怪，不是五颜六色之水，即是方圆不等的片也丸也，虽然有效，然而究其何药所制：甘草吗？大黄吗？牛黄吗？马宝吗？则

一问摇头而三不知。从这种种看来，洋鬼子真不能与人并论！但他不辞劳苦，挨骂受气，自己出钱，远道来此，究何所图？思之思之，哦！知道了！传教医病，不过是个虚名！其实必是来盗宝的！中国一定有些什么宝贝，我们自己不知道，番邦晓得了，才派出这般识宝的，到处来探访。又怕中国人知道了不依，因才施些假仁假义，既可以掩耳目，又可以买人心。此言并非诬枉他们，实在是有凭据的。大家岂没有听见过吗？扬州地方，有一根大禹王镇水的神铁，放在一个古庙中，本没有人认得，有一年，被一个洋鬼子偷去了，那年，扬州便遭大水，几乎连地都陷了。又某处有一颗镇地火的神珠，嵌在一尊石佛额上的，也是被洋鬼子偷了，并且是连佛头齐颈砍去的，那地方果就喷出地火，烧死多少人畜。还有，只要留心，你们就看得见有些洋鬼子，一到城外，总要拿一具奇怪镜子，这里照一照，那里照一照，那就是在探寻宝物了。你们又看得见，他们常拿一枝小木杖，在一本簿子上画，那就在画记号了。所以中国近年来不是天干，就是水涝，年成总不似以前的好，其大原因，就在洋鬼子之为厉。所以欲救中国，欲卫圣教，洋鬼子便非摒诸国外不可，而教堂是其巢穴，此教堂之宜打者一也。

“其次，他那医病的药，据奉教的，以及身受过他医好的病人说，大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合而成。有人亲眼看见他那做药房间里，摆满了人耳朵、人眼睛、人心、人肝、人的五脏六腑，全用玻璃缸装着，药水浸着，要用时，取出来，以那奇怪火炉熬炼成膏。还有整个的胎儿，有几个月的，有足了月的，全是活活的从孕妇腹中剖出，此何异乎白莲教之所为呢？所以自洋鬼子来，而孕妇有被害的了，小儿有常常遗失的了！单就小儿而言，岂非有人亲眼看见，但凡被人抛弃在街上在厕所的私生子，无论死的活的，只要他一晓得，未有不立刻收去的；还有些穷人家养不活的孩子，或有残废为父母所不要的孩子，他也甘愿收去，甚至出钱买去。小儿有何益处？他们不惜花钱劳神，而欲得之，其故何也？只见其收进去，而不见其送出来，墙高屋邃，外人不得而见，其不用之配药，将安置之？例如癸巳端阳节日，大家都于东校场中，撒李子为乐之际，忽有人从四圣祠街教堂外奔来，号于众人：洋鬼子方肆杀小儿！其人亲闻小儿着刃，呼号饶命。此言一播，众皆发指，立罢掷李之戏，而集于教堂门阈，万口同声，哀其将小儿释出，而洋鬼子不听也，并将大门关得死紧。有义士焉，舍身越墙而入，启门纳众，而洋鬼子则已跑了，小儿亦被藏了。但药水所浸的耳朵、眼睛、五脏、六腑，大小胎儿，以及做药家伙，却尚来不及收拾；怪火炉上，方正发着绿焰之火，一银铛中所烹制者，赫然人耳一对。故观者为义愤所激，遂有毁其

全屋之举，此信而有征之事，非谰言也。圣人说过，不以养人者害人，洋鬼子偏杀人以治人，纵是灵药，亦伤天害理之至。何况中国人就洋鬼子求治者极少，他那有盈箱满箧的药，岂非运回番邦，以医其邦人？‘蛮夷不可同中国’，况以中国之人，配为药物，以治蛮夷之病，其罪浮于白莲教，岂止万万！而教堂正其为恶之所，此教堂之宜打者二也。

夫教民，本天子之良民也。只因为饥寒所迫，遂为洋鬼子小恩小惠，引诱以去。好的存心君国，暂时自污，机运一至，便能自拔来归，还可借以窥见夷情。而多数则自甘暴弃，连祖先都不要了，倚仗洋势，横行市廛，至于近年，教民二字，竟成了护身符了，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无所不为。这些都叫作莠民，应该置之严刑而不赦者，而教堂正其凭依之所，此教堂之宜打者三也。有此三者主张打毁教堂，扫清洋人的势力，当然是有利而无害的了。”

九

蔡大嫂虽然听完了，而眉宇之间，仍然有些不了然的样子。一面解开胸襟，去喂金娃子的奶，一面仰头把罗歪嘴瞅着说：“我真不懂，为啥子我们这样害怕洋鬼子？说起来，他们人数既不多，不过巧一点，但我们也有火枪呀！……”

罗歪嘴无意之间，一眼落在她解开外衣襟而露出的汗衣上，粉红布的，虽是已洗褪了一些色，但仍娇艳的衬着那一只浑圆饱满的奶子，和半边雪白粉细的胸脯。他忙把眼光移到几根生意葱茏、正在牵蔓的豆角藤上去。

“……大老表，你是久跑江湖，见多识广的人，总比我们那个行得多！……我们那个，一天到晚，除了算盘账簿外，只晓得吃饭睡觉。说起来，真气人！你要想问问他的话，十句里头，包管你十句他都不懂。我们大哥，还不是在铺子上当先生的，为啥子他又懂呢？……”

罗歪嘴仍站在那里，不经意的伸手去将豆角叶子摘了一片，在指头上揉着。

“……不说男子汉，就连婆娘的见识，他都没有。韩家二奶奶不是女的吗？你看，人家那样不晓得？你同她摆起龙门阵来，真真头头是道，咋样来，咋样去，讲得多好！三天三夜，你都不想离开她一步！……”

一片豆角叶子被罗歪嘴揉烂了，又摘第二片。心头仍旧在想着：“这婆娘！……这婆娘！……”

“……人家韩二奶奶并未读过书，认得字的呀。我们那个，假巴意思，还认了一肚皮的字，却啥子都不懂！……”

罗歪嘴不由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微微的太阳影子，正射在她的脸上。今天是赶场日子，所以她搽了水粉，涂了胭脂，虽把本来的颜色掩住了，却也烘出一种人工的艳彩来。这些都还寻常，只要是少妇，只要不是在太阳地里做事的少妇，略加打扮，都有这种艳彩的，他很懂得。而最令他诧异的，只有那一对平日就觉不同的眼睛，白处极白，黑处极黑，活泼玲珑，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气。此刻正光芒乍乍的把自己盯着，好像要把自己的什么都打算射穿似的。

他心里仍旧寻思着：“这婆娘！……这是个不安本分的怪婆娘！……”口里却接着说道：“傻子是老实人，我觉得老实人好些。”

蔡大嫂一步不让的道："老实人好些？是好些！会受气，会吃闷饭，会睡闷觉！我嫁给他两年多，你去问他，跟我摆过十句话的龙门阵没有？他并不是不想摆，并不是讨厌我不爱摆，实在是没有摆的。就比方说洋鬼子嘛，我总爱晓得我们为啥子害怕他，你，大老表，还说出了些道理，我听了，心里到底舒服点；你去问他，我总不止问过他一二十回，他那一回不是这一句：我晓得吗？……啊！说到这里，大老表，我还要问问你。要说我们百姓当真怕洋鬼子，却也未必罢！你看，百姓敢打教堂，敢烧他的房子，敢抢他的东西，敢发洋财，咋个一说到洋鬼子，总觉得不敢惹他似的，这到底是啥道理呀！"

罗歪嘴算是间接受了一次教训，这次不便再轻看了她，遂尽其所知道的，说出了一篇缘由：

"不错，百姓们本不怕洋人的，却是被官府压着，不能不怕。就拿四圣祠的教案说罢，教堂打了，洋人跑了，算是完了事的，百姓们何曾犯了洋人一根毛？但是官不依了，从制台起，都骇得不得了，硬说百姓犯了滔天大罪，把几个并没出息，骇得半死的男女洋人，恭恭敬敬迎到衙门里，供养得活祖宗一样；一面在藩库里，提出了几十万两雪花银子来赔他们，还派起亲兵，督着泥木匠人，给他们把教堂修起，修得比以前还高、还大、还结实；一面又雷厉风行的严饬一府两县要办人，千数的府差县差，真像办皇案似的，一点没有让手，捉了多少人，破了多少家，但凡在教堂里捡了一根洋钉的，都脱不了手。到头，砍了七八个脑袋，在站笼里站死的又是一二十，监里卡房里还关死了好些，至今还有未放的。因这缘故，不打教堂，还要好些，打了后，反使洋人的气焰加高了。他们虽然没有摆出吃人的样子，从此，大家就不敢再惹他们了。岂但不敢惹，甚至不敢乱巴结；怕他们会错了意，以为你在欺侮他；他只须对直跑进衙门去，随便说一句，官就骇慌了，可以立时立刻叫差人把你锁去，不问青红皂白，倒地就是几千小板子，把你两腿打烂，然后一面枷，枷上，丢到牢里去受活罪；不管洋人追究不追究，老是把你关起；有钱的还可买路子，把路子买通，滚出去，但是你的家倾了，就没有拖死，也算活活的剥了一层皮！官是这样的害怕洋人。这样的长他们的威风，压着百姓不许生事，故所以凡在地方上当公事的，更加比官害怕！码头上哥弟伙，说老实话，谁怕惹洋人吗？不过，就因为被官管着，一个人出了事，一千人被拖累，谁又不存一点顾忌呢？说到官又为什么害怕洋人到这步田地？那自然也和百姓一样，被朝廷压着，不能不怕；如其不怕，那吗，拿纱帽来；做官的，又谁不想升官，而甘愿丢官呢？至于朝廷，又为什么怕洋人呢？那是曾经着洋人打得弱弱大败过。

听说咸丰皇帝还着洋人撵到热河，火烧圆明园时，几乎烧死。皇帝老官骇破了胆，所以洋人人数虽不多，听说不过几万人，自然个个都恶得像天神一样了！”

蔡大嫂听入了神，金娃子已睡着了，犹然让那一只褐色乳头，露在外面，忘记了去掩衣襟。

末后，她感叹了一声道：“大老表，你真会说！走江湖的人，是不同。可也是你，才弄得这么清楚，张占魁他们，未必能罢！”

这不过是很寻常的恭维话，但在罗歪嘴听来，却很入耳，佩服她会说话，“真不像乡坝里的婆娘！”

只算这一次，罗歪嘴在兴顺号，独自一个与蔡大嫂谈得最久，而印象最好，引起他留心的时候最多。

十

罗歪嘴又因为一件什么事，离开了天回镇。过了好几个月，到秋末时节，一天下午，是闲场日子，蔡大嫂正双手挽着金娃子，在铺子外面平整的檐阶上，教他走路；土盘子蹲在对面三四尺远处，手上拿件玩意儿，逗着金娃子走过去拿。

两乘长行小轿，一前一后的从场头走进来。土盘子跳起来喊道："罗五爷回来了！"

蔡大嫂忙揽着金娃子，立起身，回头看去。前头一乘轿内，果是罗德生，两手靠在扶手板上，拿了副大墨晶眼镜。满脸是笑的望着她打招呼道："表弟妇好哇！……"

她也很欣喜的高声喊道："大老表好呀！这一回走了好几个月啦！……洗了脸请过来耍啊！……"

"要来的！……要来的！……"轿子已走过了。

后头一乘轿的轿帘，是放下来的。但打跟前走过时，从轿窗中，却隐隐约约看见里面坐了个年轻女人。跟着轿子有两根挑子，挑了三口箱子，两只大网篮。

她微微一呆，向土盘子努了个嘴道："云集栈去看看，两乘轿是不是一路的？那女人是做啥的？姓啥子？长得还好看不？"

直到一顿饭后，土盘子回来了，说那女人是罗五爷带回来的，听他们赶着喊刘三，长得好，就只矮一点，脚也大。

她不禁向蔡兴顺笑道："罗大老表到底是吃屎狗，断不了这条路！这回又带一个回来，看又耍得多久。挨边四十岁的人，真犯不着还这样的瞎闹！"

他咂着叶子烟，坐在矮脚宝座上，只是摇着头，"啊"了一声；算是他很同意于她所说的。

十一

刘三是刘三金的简称，是内江刘布客的女。着人诱拐出来之后，自己不好意思回去，便老老实实流落在江湖上，跑码头。样子果如土盘子所言，长得好。白白净净一张圆脸，很浓的一头黑发，鼻子塌一点，额头削一点，颈项短一点，与一般当婊子的典型，没有不同之处。口还小，眼睛也还活动。自己说是才十八岁，但从肌理与骨骼上看来，至少有二十一二岁，再从周旋肆应，言谈态度上看来，怕不已有二十四五岁了？也会唱几句“上妆台”“玉美人”，只是嗓子不很圆润。鸦片烟却烧得好，也吃两口，说是吃耍的，并没有瘾。在石桥与罗歪嘴遇着，耍了五天，很投合口味，遂与周大爷商量，打算带她到天回镇来。这事情太小了，周大爷乐得搭手[6]，把龟婆叫来，打了招呼。由罗歪嘴先给了三十两银子，叫刘三金把东西收拾收拾，因就带了回来。

云集栈的后院，因是码头上一个常开的赌博场合，由右厢便门进出的人，已很热闹了。如今再添了一个婊子，——一个比以前来过的婊子更为风骚，更为好看些的婊子。——更吸引了一些人来。就不赌博，也留恋着不肯走，调情打笑的声音，把隔墙上官房住的过客，每每吵来睡不着。

后院房子是一排五大间，中间一间，是个广厅，恰好做摆宝推牌九的地方。其余四间，通是客房。罗歪嘴住着北头一间耳房，也是上面楼板，下面地板，前后格子窗，与其他的房间一样；所不同的，就是主人格外讨好于罗管事，在去年，曾用粉裱纸糊过，把与各房间壁上一样应有的“身在外面心在家”的通俗诗，全给遮掩了。而地板上铜钱厚的污泥，家具上粗纸厚的灰尘，则不能因为使罗管事感觉不便，而例外的铲除、干净，打抹清洁。仅仅是角落里与家具脚下的老蜘蛛网，打扫了一下，没有别房间里那么多。

房里靠壁各安了一张床，白麻布印蓝花的蚊帐，是栈房里的东西。前窗下一张黑漆方桌，自罗歪嘴一回来，桌上的东西便摆满了。有蓝花瓷茶食缸，有红花大瓷盘，随时盛着芙蓉糕、锅巴糖等类的点心，有砚台，有笔，有白纸，有梅红名片，有白铜水烟袋，有白铜漱口盂，有鳅鱼骨嘴子的叶子烟竿，有茶碗，有茶缸。桌的两方，各放有一张高椅。后窗下，原只有两条放箱子的宽凳，这次，除箱子外，还安了一张条

桌，摆的是刘三金的梳头镜匣，旁边一只简单洗脸架，放了只白铜洗脸盆，也是她的。此外就只几条端来端去没有固定位置的板凳了。两张床铺上，都放有一套鸦片烟家具，还比较讲究，是罗歪嘴的家当之一。两盏烟灯，差不多从晌午过后就点燃了，也从这时候起，每张铺上，总有一个外来的人躺在那里。

刘三金虽是罗歪嘴临时包来的婊子，但他并不像别一般嫖客的态度："这婊子是我包了的，就算是我一个人的东西，别人只准眼红，不准染指；若是乱来了，那就是有意要跟老子下不去，这非拼一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从没有这样着想过。他的常言："婊子原本大家玩的，只要玩得高兴便好。若是嫖婊子，便把婊子当作了自家的老婆，随时都在用心使气，那不是自讨苦吃？"

他的朋友哥弟伙，全晓得他这性格的，背后每每讥笑他太无丈夫气，或笑他是"久嫖成龟"。但一方面又衷心的佩服他，像他这种毫不动真情的本事，谁学得到？这种不把女人当人的见解，又谁有？因此，也落得与他光明正大的同乐起来。

刘三金起初那里肯信他从石桥起身时说的"你要晓得，我与别的嫖客不同，虽是包了你，你仍可以做零碎生意的，只是夜里不准离开我，除非我喊你去陪人睡。"凭她的经验来批评，要不是他故意说玩的，必是别有用意，准备自己落了他的圈套，好赖包银罢咧。

到了天回镇几天，他这里办法，果然有些异样。赌博朋友不说了，一来就朝耳房里钻，打个招呼，向烟盒边一躺，便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怪像做得出。就不是赌博朋友，只要是认得的，也可对直跑来，当着罗哥的面，与她调情打笑做眉眼。

有一个顶急色的土绅粮，叫陆茂林的，——也是兴顺号常去的酒客，借名吃酒，专门周旋蔡大嫂；却从未得蔡大嫂正眼看一下。——有三十几岁，黄黄的一张油皮脸，一对常是眯着的近视眼；鼻头偏平，下颏宽大，很有点像牛形。穿得不好，但肚兜中常常抓得出一些银珠子和散碎银子，肩头上一条土蓝布用白丝线锁狗牙纹的褡裢，也常是装得饱鼓鼓的。他不喜欢压宝推牌九，不得已只陪人打打纸牌，而顶高兴烧鸦片烟，又烧得不好，每每烧一个牛粪堆，总要糟蹋许多烟。又没有瘾，把烟枪凑在嘴上，也不算抽，只能说在吹。

他头一次钻进耳房，觌面把刘三金一看，便向罗歪嘴吵道："好呀，罗哥，太对不住人了！弄了恁好一朵鲜花回来，却不通知我一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一转身就把正在吃水烟的刘三金拉去，搂在怀里，硬要吃个香香。

罗歪嘴躺在烟盘旁边笑骂道："你个龟杂种，半年不见，还是这个脾气，真叫作老马不死旧性在！你要这样红不说白不说的瞎闹，老子硬要收拾你了！"

陆茂林丢开刘三金，哈哈一笑，向烟盘那边董一声倒将下去道："莫吵，莫吵！我还不是有分寸的，像你那位令亲蔡大嫂，我连笑话都不敢说一句。像这些滥货，晓得你哥子是让得人的，瞎闹下子，热闹些！"

刘三金先就不依了，跑过去，在他大腿上就是一拳，打得他叫唤起来。

"滥货？你妈妈才是滥货！……"

罗歪嘴伸过脚去，将她快要打下的第二拳架住道："滥货不滥货，不在他的口里，只你自己明白就是了。"

她遂乘势扶着他的脚骭，一歪身就倒在他怀里，撒着娇道："干达达，你也这样挖苦你的正经女儿吗？"

两个男子都笑了起来。

刘三金满以为陆茂林肚兜里的银子是可以搬家的，并且也要切实试一试罗歪嘴的慷慨。她寻思要是有人吃起醋来，这生意才有做头哩。不过，她也很谨慎，直到八天之后，午晌，罗歪嘴在兴顺号坐了一会，回到栈房，赌博的人尚没有来，别的人也都吃饭去了；一个后院很是清静，只有那株大梧桐树上的干叶子，着午风吹得嘁嘁的响。

他走上檐阶喊道："三儿！三儿！"

只见刘三金蓬头散发，衣衫不整的靸着鞋，从耳房里奔出来，一下扑到他怀里，只是顿脚。

他大为诧异，拿手把她的头扶起来，当真是眼泪汪汪的，喉咙里似乎还在哽咽。他遂问道："做啥子，弄成了这般模样？"

她这才咽咽哽哽的道："啊！……干达达，你要跟我做主呀！……我着他欺负了！……干达达！……"

"好生说罢，着那个欺负了？咋个欺负的？"

"就是天天猴在这里的那个陆茂林呀！……今天趁你走了，……他硬要，……人家原是不肯的！……他硬把人家按在床边上！……"

罗歪嘴哈哈笑了起来，把她挽进耳房，向床铺上一搡，几乎把她搡了一跤。一面说道："罢哟！这算啥子！问他要钱就完了！老陆是悭吝鬼，只管有钱，却只管想占便宜。以后硬要问他拿现钱，不先跟钱，不干！那你就不会着他空欺负了！"

刘三金坐在床边上，茫然看着他道："你硬是受得！……"

"我早跟你说过，要零卖就正明光大地零卖，不要跟老子做这些过场

[7]！”

这真出乎刘三金的意外，跑了多年的码头，像这样没醋劲的人，委实是初见。既然如此，又何必客气，只要有生意就做。但陆茂林来，十回当中，便有八回是不能遂意的。一则钱来得不爽快，再则太狠了点。

---

[1]成都方言，称人大方、漂亮曰苏气；穿着齐整而修饰入时者，亦曰苏气。——作者注

[2]四川哥老会术语，却也普遍化了；打流者流荡也，跑滩者漂流各处以谋生也。——作者注

[3]成都市语，吃通者，到处行得通也。——作者注

[4]成都方言，长得伸抖，长得标致出众者也。——作者注

[5]成都方音，怎字一转为咋，音若杂字，怎么为咋个。——作者注

[6]成都市语，尤其通行于下等社会，谓帮忙曰搭手。——作者注

[7]成都方言，谓用手段与作态为做过场。——作者注

第三部分 交流

一

这一天，又是天回镇赶场的日子。

初冬的日子，已不很长，乡下人起身得又早，所以在东方天上有点鱼肚白的颜色时，镇上铺家已有起来开铺板，收拾家具的了。

闲场日子，镇上开门最早的，首数云集、一品、安泰几家客栈，这因为来往客商大都是鸡鸣即起，不等大天光就要赶路的。随客栈而早兴的，是鸦片烟馆，是卖汤圆与醪糟的担子。在赶场日子，同时早兴的，还有卖猪肉的铺子。

川西坝——东西一百五十余里，南北七百余里的成都平原的通俗称呼。——出产的黑毛肥猪，起码在四川全省，可算是头一等好猪。猪种好，全身黑毛，毛根颇稀，矮脚，短嘴，皮薄，架子大，顶壮的可以长到三百斤上下；食料好，除了厨房内残剩的米汤菜蔬称为潲水外，大部分的食料是酒糟、米糠，小部分的食料则是连许多瘠苦地方的人尚不容易到口的碎白米稀饭；喂养得干净，大凡养猪的，除了乡场上一般穷苦人家，没办法只好放敞猪而外，其余人家，都特修有猪圈的，大都大石板铺的地，粗木桩做的栅，猪的粪秽是随着倾斜石板面流到圈外厕所里去了的，喂猪食的石槽，是窄窄的，只能容许它们仅仅把嘴巴放进去。最大原则就是只准它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许它劳动。如像郫县新繁县等处，石板不好找，便用木板造成结实的矮楼，楼下即是粪坑，楼板时常被洗濯得很光滑，天气一热，生怕发生猪瘟，还时时要用冷水去泼它，总之，要使它极其舒适，毫不费心劳神的只管长肉。所以成都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

因为如此，所以天回镇虽不算大场，然而在闲场时，每天尚须宰二

三只猪，一到赶场日子，猪肉生意自然更其大了。

就是活猪市上的买卖，也不菲呀！活猪市在场头一片空地上，那里有很多大圈，养着很多的肥猪。多是闲场时候，从四乡运来，交易成功，便用二把手独轮高车，将猪仰缚在车上，一推一挽的向省城运去，做下饭下酒的材料。猪毛，以前不大中用，现在却不然，洋人在收买；不但猪毛，就连猪肠，瘟猪皮，他都要；成都东门外的半头船，竟满载满载的运到重庆去成庄。所以许多乡下人都奇怪：“我们丢了不中用的东西，洋鬼子也肯出钱买，真怪了！以后，恐怕连我们的泥巴，也会成钱啦！”

米市在火神庙内，也与活猪市一样，是本镇主要买卖之一。天色平明，你就看得见满担满担的米，从糙的到精的，由两头场口源源而来，将火神庙戏台下同空坝内塞满，留着窄窄的路径，让买米的与米经纪的来往。

家禽市，杂粮市，都在关帝庙中，生意也不小。鸡顶多，鸭次之，鹅则间或有几只，家兔也与鹅一样，有用篮子装着的，大多数都是用稻草索子将家禽的翅膀脚爪扎住，一列一列的摆在地上。小麦、大麦、玉麦、豌豆、黄豆、胡豆，以及各种豆的箩筐，则摆得同八阵图一样。

大市之中，尚有家畜市，在场外树林中。有水牛，有黄牛，有绵羊，有山羊，间或也有马，有叫驴，有高头骡子，有看家的狗。

大市之外，还有沿街而设的杂货摊，称为小市的。在前，乡间之买杂货，全赖挑担的货郎，摇着一柄长把拨浪鼓，沿镇街沿农庄的走去。后来，不知是那个懒货郎，趁赶场日子，到镇街上，设个摊子，将他的货色摊将出来，居然用力少而收获多，于是就成了风尚，竟自设起小市来。

小市上主要货品，是家机土布。这全是一般农家妇女在做了粗活之后，借以填补空虚光阴，自己纺出纱来，自己织成，钱虽卖得不多，毕竟是她们在空闲拾来的私房，并且有时还赖以填补家缴之不足的一种产物，但近来已有外国来的竹布，洋布，那真好，又宽又细又匀净，白的飞白，蓝的靛蓝，还有印花的，再洗也不脱色，厚的同呢片一样，薄的同绸子一样，只是价钱贵得多，买的人少，还卖不赢家机土布。其次，就是男子戴的瓜皮帽，女子戴的苏缎帽条，此际已有燕毡大帽与京毡窝了，凉帽过了时，在摊上点缀的，惟有红缨冬帽，瑞秋帽。还有男子们穿的各种鞋子，有云头，有条镶，有单梁，有双梁，有元宝，也有细料子做的，也有布做的，牛皮鞋底还未作兴到乡下来，大都是布底毡底，涂了铅粉的。靴子只有半靴快靴，而无厚底朝靴。关于女人脚上的，只

有少数的纸花样，零剪鞋面，高蹬木底。鞋之外，还有专是男子们穿着的漂布琢袜，各色的单夹套裤，裤脚带，以及搭发辫用的丝绦，丝辫。

小市摊上，也有专与妇女有关的东西。如较粗的洗脸土葛巾，时兴的细洋葛巾；成都桂林轩的香肥皂，白胰子，桃圆粉，朱红头绳，胭脂片，以及各种各色的棉线，丝线，花线，金线，皮金纸；廖广东的和烂招牌的剪刀、修脚刀、尺子、针、顶针。也有极惹人爱的洋线、洋针，两者之中，洋针顶通行，虽然比土针贵，但是针鼻扁而有槽，好穿线，不过没有顶大的，比如纳鞋底，绽被盖，这却没有它的位置；洋线虽然匀净光滑，只是太硬性一点，用的人还不多。此外就是铜的、银的、包金的、贴翠的、簪啊，钗啊，以及别样的首饰，以及假玉的耳环，手钏。再次还有各色各样的花辫，绣货，如挽袖裙幅之类；也有苏货，广货，料子花，假珍珠。凡这些东西，无不带着一种诱惑面目，放出种种光彩，把一些中年的少年的妇女，不管她们有钱没钱，总要将她们勾在摊子前，站好些时。而一般风流自赏的少年男子，也不免目光映映的，想为各自的爱人花一点钱。

本来已经够宽的石板街面，经这两旁的小市摊子，以及卖菜，卖零碎，卖饮食的摊子担子一侵蚀，顿时又窄了一半，而千数的赶场男女，则如群山中的野壑之水样，千百道由四面八方的田塍上，野径上，大路上，灌注到这条长约里许，宽不及丈的长江似的镇街上来。你们尽可想象到齐场时，是如何的挤！

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声音，完全是人的，虽然家禽家畜，也会发声，但在赶场时，你们却一点听不见，所能到耳的，全是人声！有吆喝着叫卖的，有吆喝着讲价的，有吆喝着喊路的，有吆喝着谈天论事，以及说笑的。至于因了极不紧要的事，而吵骂起来，那自然，彼此都要把声音互争着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而在旁拉劝的，也不能不想把自家的声音超出于二者之上。于是，只有人声，只有人声，到处都是！似乎是一片声的水银，无一处不流到。而在正午顶高潮时，你差不多分辨不出孰是叫卖，孰是吵骂，你的耳朵只感到轰轰隆隆的一片。要是你没有习惯而骤然置身到这声潮中，包你的耳膜一定会震聋半晌的。

于此，足以证明我们的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乡下人，他们在声音中，是绝对没有秘密的。他们习惯了要大声的说，他们的耳膜，一定比别的人厚。所以他们不能够说出不为第三个人听见的悄悄话，所以，你到市上去，看他们要讲秘密话时，并不在口头，而在大袖笼着中的指头上讲。也有在口头上讲的，但对于数目字与

名词，却另有一种代替的术语，你不是这一行中的人，是全听不懂的。

二

声音流动的高潮，达到顶点，便慢慢降低下来。假使你能找一个高处站着，你就看得见做了正当交易的人们，便在这时候，纷纷的从场中四散出去，犹之太阳光芒一样。留在场上未走的，除了很少数实在因为事情未了者外，大部分都是带有消遣和慰安作用的。于是，茶坊、酒店、烟馆、饭店、小食摊上的生意，便加倍兴旺起来。

天回镇也居然有三四家红锅[1]饭店，厨子大多是郫县人，颇能炒几样菜，但都不及云集栈门前的饭馆有名。

云集饭馆蒸炒齐备，就中顶出色的是猪肉片生焖豆腐。不过照顾云集饭馆的，除了过路客商外，多半是一般比较有身份有钱的粮户们，并且要带有几分挥霍性的才行，不然，怎敢动辄就几钱银子的来吃喝！

其余小酒店，都坐满了的人。

兴顺号自然也是热闹的。它有不怕搁置的现成菜：灰包皮蛋，清水盐蛋，豆腐干，油炸花生糕。而铺子外面，又有一个每场必来的烧腊担子，和一个抄手担子，算来三方面都方便。

蔡傻子照例在吃了早饭未齐场以前，就与土盘子动手，将桌、椅、凳打抹出来，筷子、酒杯、大小盘子等，也准备齐楚。蔡大嫂也照例打扮了一下，搽点水粉，拍点胭脂，——这在乡下，顶受人谈驳的，尤其是女人们。所以在两年前前数月，全镇的女人，谁不背后议论她太妖娆了，并说兴顺号的生意，就得亏这面活招牌。后来，看惯了，议论她的只管还是有，但跟着她打扮的，居然也有好些。——梳一个扎红绿腰线的牡丹头，精精致致缠一条窄窄的漂白洋布的包头巾，头上的白银簪子，手腕上的白银手钏。玉色竹布衫上，套一件桃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也是在未齐场前，就抱着金娃子坐在柜房的宝座上，一面做着本行生意，一面看热闹。

到正午过后不久，已过了好几个吃酒的客。大都是花五个小钱，吃一块花生糕，下一杯烧酒，挟着草帽子就走的朋友。向为卖烧腊的王老七看不起的，有时照顾他几个小钱的卤猪耳朵，他也要说两句俏皮话，似乎颇有不屑之意，对于陆茂林陆九爷也如此。

但今天下午，他万想不到素来截四个小钱的猪头肉，还要检精择瘦，还要亲自过秤的陆茂林，公然不同了，刚一上檐阶，就向王老七喊

道："今天要大大的照顾你一下，王老七！"

王老七正在应酬别一个买主，便回头笑道："我晓得，九爷今天在磨盘上睡醒了，要多吃两个钱的猪头肉罢！"

"放你的屁！你谅实老子蚀不起吗？把你担子上的东西，各给老子切二十个钱的，若是耍了老子的手脚，你婊子养的等着好了！"

蔡大嫂也在柜台里笑道："咋个的，九爷，今天怕是得了会罢？"

陆茂林见内面一张方桌是空的，便将沉重的钱褡裢向桌上訇的一掷，回头向着蔡大嫂笑道："你猜不着！我今天请客啦！就请的你们的罗大老表，同张占魁几个人，还有一个女客。……"

"女客？是那个？可是熟人？"

"半熟半熟的！……"

她眉头一扬，笑道："我晓得了，一定是那个！……为啥子请到我这里来？"她脸色沉下了。

"莫怪我！是你们大老表提说的。她只说云集栈的东西吃厌了，要掉个地方；你们大老表就估住我做东道，招呼到你这里，说你们的酒认真，王老七的卤菜好。……"

人丛中一个哈哈打起，果然刘三金跟着罗歪嘴等几个男子一路打着笑着，跨上阶檐，走了进来。街上的行人，全都回过头来看她。她却佯瞅不睬的，一进铺子，就定睛同蔡大嫂交相的看视。罗歪嘴拍着她肩头道："我跟你们对识[2]一下，这是兴顺号掌柜娘蔡大嫂！……这是东路上赛过多少码头的刘老三！"

蔡大嫂一声不响，只微微一笑。刘三金举手把他肩头一拍，瞟着蔡大嫂笑道："得亏你凑和[3]，莫把我羞死了！"

陆茂林眯着眼睛道："你要是羞得死，在鬼门关等我，我一定屙泡尿自己淹死了赶来！"

连蔡大嫂都大笑起来，刘三金把屁股一扭，抓住他大膀便纠道："你个狗嘴里不长象牙的！我纠脱你的肉！"

众人落座之后，卤菜摆了十样。土盘子把大曲酒斟上。刘三金凑在陆茂林耳边嘁喳了几句。他便提说邀蔡大嫂也来吃一杯。罗歪嘴看了蔡大嫂一眼，摇着头道："莫乱说，她正忙哩！那里肯来！"

三

罗歪嘴端着酒杯，忽然向张占魁叹道：“我们码头，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堂口，近来的场合，咋个有点不对啦！……”于是，他们遂说起“海底”[4]上的内行话来。陆茂林因为习久了，也略略懂得一点，知道罗歪嘴他们所说，大意是：天回镇的赌场，因为片官不行，吃不住，近来颇有点冷淡之象，打算另自找个片官来，语气之间，也有归罪刘三金过于胡闹之处。罗歪嘴不开口，大概因为发生了一点今昔之感，不由想起了余树南余大爷的声光，因道：“这也是运气！比如省城文武会，在余大爷没有死时，是何等威风！正府街元通寺的场合，你们该晓得，从正月破五过后第二天打开，一直要闹热到年三十夜出过天方。单是片官，有好几十个。余大爷照规矩每天有五个银子的进项，不要说别的，联封几十个码头，谁不得他的好处？如今哩也衰了！……”

于是话头就搭到余树南的题材上：十五岁就敢在省城大街，提刀给人报仇，把左手大拇指砍断。十八岁就当了文武会的舵把子，同堂大爷有胡须全白了的，当其在三翎子王大伯病榻之前，听王大伯托付后事时，那一个不心甘情愿的跪在地上，当天赌咒，听从余哥的指挥！余大爷当了五十四年的舵把子，声光及于全省，但是说起来哩，文未当过差人，武未当过壮勇，平生找的钱，岂少也哉，可是都绷了苏气，上下五堂的哥弟，那一个没有沾过他的好处！拿古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梁山泊的宋江。只可惜在承平时候，成都地方又不比梁山泊，所以没有出头做一番事，只拿他救王立堂王大爷一件事来说，就直够人佩服到死。

经刘三金一问这事的原委，罗歪嘴便慷慨激昂的像说评书般讲了起来。

他说的是王立堂是灌县一个武举人，又是仁字号[5]一个大爷。本是有点家当的，因为爱赌，输了一个精光。于是，就偶尔做点打家劫舍的生意。有一次，抢一家姓马的，或者失手罢，一刀把事主杀死了。被事主儿子顶头告在县里，王大爷只好跑滩，奔到资阳县躲住，已是几年了。只因为马家儿子报仇心切，花钱打听出来王立堂在资阳县。于是，亲身带人到来，向巡防营说通，一下就把王立堂捉获了，送到县里，要递解回籍归案办罪。

他继续说的是早有人报信给余大爷了，以为像他两人的交情，以及

余大爷的素性，必然立时立刻，调遣队伍，到半路上把囚笼劫了的，或者到资阳县去设法的。却不料余大爷竟像没有此事一样，每天依然一早就到华阳县门口常坐的茶馆中吃茶，偶尔也到场合上走走。口头毫不提说，意态也很萧然，大家都着急得不了，又不好去向他说，也知道他绝不是不管事的。有一天早晨，他仍到茶馆里吃茶，忽然向街上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喊道："李老九！"那小伙子见是余大爷，赶忙走来招呼："余大爷，茶钱！"余大爷叫他坐下，问他当卡差的事还好不？"你余大爷知道的，好哩，一天有三几串钱，也还过得！"余大爷说："老弟，据我看来，站衙门当公事的，十有八九，总要损阴德。像你老弟这个品貌，当一辈子卡差，也不免可惜了。要是你老弟愿意向上，倒是来跟着我，还有个出头日子。"余大爷岂是轻容易喊人老弟的？并且余大爷有意提拔你，就算你运气来了。李老九当时就磕下头去，愿意跟随余大爷，立刻就接受了余大爷五个银子，去把衣服鞋帽全换了，居然变了一个样儿！

刘三金不耐烦的站了起来道："啰啰唆唆，尽说空话，一点不好听！我要走动一下去了！"她走到柜台前，先将金娃子逗了几下，便与蔡大嫂谈了起来。不过几句，蔡大嫂居然脱略了好些，竟自起身喊蔡兴顺去代她坐一坐柜台，抱着金娃子，侧身出来，同刘三金往内货间而去。

陆茂林把筷子在盘子边上一敲道："三儿真厉害，公然把蔡掌柜娘拷上了！这一半天，蔡掌柜娘老不甚高兴的。我真不懂得，婆娘家为啥子见了当婊子的这样看不起？"

张占魁道："不是看不起，恐怕是吃醋！……"

两个女人的笑声，一直从卧室纸窗隙间漏出，好像正讲着一件什么可笑的故事一样。

田长子道："婆娘家的脾气，我们都不懂，管她们的！罗哥，还是讲我们的话罢。"

张占魁道："我晓得，李大爷就是这件事被栽培出来了！……"

田长子拦住他道："莫要打岔！这龙门阵，我总没有听全过，罗哥，你说嘛！"

土盘子把他师父的叶子烟竿递来，罗歪嘴接着，咂燃。街上的人渐渐少得多了，远远传来了一些搳拳声音。

他仰在椅背上，把一只脚蹬着桌边，慢慢说道："李老九跟着余大爷几天，虽然在场合上走动，却并没有跟他对识，也没有说过栽培他的话。有一天夜晚，余大爷忽然吩咐他：'明天一早，跟我喊一乘轿子，多喊两个摔手[6]。你跟我到东门外去吃碗茶。'第二天，不及吃早饭，余大爷就带着李老九到东门外，挨近大田坎的码头上。余大爷藏在一家很深

的饭铺里头，喊李老九出去探看，有简州递解来的囚笼，便将解差给我请来，说正府街余大爷有话说。时候算得刚斗笋，解差也才到，听说是余大爷招呼，跟着就跑了进来。余大爷要言不繁，只说：‘王立堂王大爷虽是栽了[7]，以我们的义气，不能不搭手。但于你二位无干，华阳县的回批，包你们到手。不过，有什么旁的事情请你们包涵一点！’说时，便从大褡裢中，取出白银两锭，放在他们面前，说这是代酒的。两个人只好说，只要有回批就好，银子不敢领受。余大爷说：‘你们嫌少罢？’他又伸手进褡裢去了。两个解差忙说：‘那吗，就道谢了！’余大爷便起身说：‘酒饭都已招呼了的，我先走一步。’他又带着李老九飞跑回正府街，叫轿子一直抬进元通寺顶后面围墙旁边一道小门侧，他下了轿，叫轿夫在外面等着：今天还要跑好几十里的长路哩！然后看着李老九说：‘李老九，王立堂王大爷的事，我要你老弟去挡一手！’你们看，这就是李大爷福至心灵的地方，也见得余大爷眼力不错。他当时就跪在地上说：‘我还有个老娘，就托累你余大爷了！’余大爷说：‘你只管去，若有人损了你一根毫毛，我余树南拿腰骭跟你抵住！’当下只说了几句，两个人便从侧门来到华阳县刑房。衙门内外，早经余大爷在头夜布置好了。彭大爷等当事的大爷们都在那里照料。一会，囚笼到了，众人一个簸箕圈围上去。王立堂的脚镣手铐，早已松了，立刻便交给李老九。王立堂几高的汉仗，几壮的身材，身当其境，也骇得面无人色；万想不到临到华阳县衙门，才来掉包！却被余大爷一把提上檐阶说：‘老弟，跟我来！’登时，轿子抬出，到龙潭寺剃了头发，就上东山去了。这里，等到管卡大爷出来点名时：‘王立堂！’众人一拥，就将李老九拥了出去，应一声‘有！’彭大爷跟着就到卡房里招呼说：‘王立堂王大爷是余大爷招呼了的，这里送来制钱一捆，各位弟兄，不要客气！’大家自然一齐答应：‘余大爷招呼了，有啥说的？王哥自有我们照应！’彭大爷才把供状教了李老九。当晚，余大爷就发了两封信到灌县：一封是给谢举人谢大爷的，一封给廖师爷的。郫县衙门，是专人去的。及至囚犯解到灌县，知县坐堂一审：‘王立堂！’李老九跪在地上喊说：‘大老爷明鉴，小的冤枉！小的叫王洪顺，是成都正府街卖布的，前次到阳县[8]贩布，不晓得为啥子着巡防营拿了去的！求大老爷行文华阳县查明，就晓得小的实在是冤枉！’犯人不招，立刻小板子三千，夹棍一夹，还是一样的口供。传原告，改期对质。原告上堂，忽然大惊说：‘这个人不是王立堂，小的在阳县捉的那个，才是王立堂！’县官自然大怒说：‘岂有此理！明明是你诬枉善良，难道本县舞了弊了！’差一点，原告打成了被告。末后，由谢大爷出头，将马家儿子劝住，不再追究。马家儿子也知道余大爷谢大爷

等搭了手，这仇就永无报时，要打官司，只有自己吃亏，自然没有话说。谢大爷遂将李老九保出，大家凑和他义气，便由谢大爷当恩拜兄，将他栽培了。各公口上凑了六千多串钱送他，几万竿火炮，直送了他几十里！……”

田长子听得不胜欣羡道：“李老九运气真好！我们就没这运气！”

罗歪嘴把烟锅巴磕掉，笑道：“不是李老九运气好，实在是余大爷了不得，要不是他到处通气，布置周到，你想想，马家不放手，李老九乘得住吗？”

张占魁道：“这几年，真没有这种人了！我们朱大爷本来行的，就是近几年来，着他那家务事，弄得一点气没有！……”

罗歪嘴看了他一眼，便转向陆茂林道：“酒菜都够了，我们吃两碗抄手面罢。……三儿咋个的还不出来？让我找她去！”

四

自从她们两人认识以后，似乎很说得拢。刘三金一没有事，就要到兴顺号来，她顶爱抱金娃子了。常常说这娃儿憨得有趣，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她又说：“我若是生一个娃儿也好啦！”

蔡大嫂看着她笑道：“你为啥不生呢？”

她抿着嘴一笑，凑着她耳边叽喳了几句，蔡大嫂眉头一扬道：“当真吗？”

她道：“我为啥要诳你？我就是吃亏这一点，记得从破身以后，月经总是乱的。我现在真不想再干下去了，人也吃大亏！”

“那你看个合心的人，嫁了就完了！”

“啊呀！我的好嫂子，你倒说得容易！我哩，倒是自由自在的，三十两银子的卖身文约，我早已赎回来了，又没有拉账，比起别的人，自然强得多。就只说到嫁人，没力量的，不说了，娶不起我们。有力量的，还要通皮[9]，还要有点势力，那才能把我们保护得住，安稳过下去。但是这种人有良心的又太少，我们又不敢相信。”

蔡大嫂有意无意的道：“我们罗大老表难道没良心吗？我看他也喜欢你呀！”

刘三金把嘴一披道：“得亏你这样说，我的好嫂子！他若果喜欢我，我倒真想嫁跟他，人又开阔，又没有怪脾气，可惜，就是他好只管和我好，并不喜欢我。”

“好就是喜欢啦！不喜欢还能和你好吗？”

“嫂子，你是规规矩矩的人，你那里晓得？一个男的，真正喜欢了一个女人，他就要吃醋的，就要想方设计的要把这女人守住，不许别的人挨近的。罗哥那里是这样人？做了这许多年的生意，从没遇见他那样不吃醋的人！你想想他喜不喜欢我？”

“你试过他吗？”

“自然喽！并且，嫂子，你还不知道，我是看出了他的心意：他对我们这些人，只认为是拿来玩耍的，说不上喜欢不喜欢。我看他就是要娶亲，也要找那些正经人家的妇女，还要长得好看的。……”

“你就长得不错呀！”

“嫂子，你又挖苦我了！……打扮起来，他们觉得我还不丑。不是当

面凑和的话，要你嫂子，才真算长得好！不说天回镇赛通了场……”

蔡大嫂很惬意的笑道：“都老了！还说得上这些！”

“你不过二十一岁罢？”

“那里？已满了二十五岁了！”

“真看不出！……”她掉头向四面看了看，凑过身来，在蔡大嫂耳边说道：“说句不怕你嫂子呕气的话，像你这样一个人材，又精灵，又能干，嫁跟蔡掌柜一个人，真太委屈了！说句良心话，成都省里多少太太奶奶，那里赶得上你一根脚指拇？……”

蔡大嫂好像触动什么似的，把头侧了过去道：“那是别人的命，我们是福薄命浅的人，不妄想这些。”

刘三金仿佛有点生气的样子，咬着牙，把金娃子搂去，在他胖脸上结实一亲道：“嫂子，你是安分守己的人，我偏不肯信命就把我们限制得住。你若是生在城里，就当不到太太奶奶，姨太太总好当的，也比只守着这样的一个掌柜强得多呀！”

两个人好半晌都未开口，蔡大嫂忽然脸上微微一红，向刘三金轻轻说道：“不要说太太奶奶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这样的人，也比我强！”

刘三金望着她哈哈大笑道：“好嫂子，我不知你心里是咋个想的？要是你没饭吃，没衣穿，还说得去。你哩，除了蔡掌柜不算合心的外，你还有恁好一个胖娃娃。像我们么，你看，二十几岁了，至今还无着落，要想嫁一个人，好难！我们比你强的在那里呢？”

蔡大嫂道：“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虽说是人不合意，总算快活过来，总也得过别一些人的爱！……”

刘三金把眼睛几眨，狡狯地看着她一笑道：“啊！你想的是这些么！倒也不错，大家常说：一鞍一马，是顶好的，依我们做过生意的看来，那也没有啥子好处。人还不是跟东西一样，单是一件，用久了，总不免要讨厌的，再好，也没多大趣味。所以多少男的只管讨个好老婆，不到一年半载，不讨小老婆，便要出来嫖。我们有些姊妹，未必好看，却偏能迷得住人，就因为口味不同了。我们女人，还不是一样，不怕丈夫再好，再体面，一年到头，只抱着这一个睡，也太没味了！……嫂子，你还不晓得？就拿城里许多大户人家来说，有好多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是当真贞节的么？说老实话，有多少还赶不上我们！我们只管说是逢人配，到底要同我们睡觉的，也要我们有几分愿意才行；有些贞节太太小姐们，岂但不择人，管他是人是鬼，只要是男的，有那东西，只要拉得到身边，贴钱都干，她们也是换口味呀！……男人女人实在都想常常换个口味，这倒是真的。嫂子，你不要呕气，我为你着想，蔡掌柜

真老实得可以，你倒尽可以老实不客气的跟他挣几顶绿帽子，怕啥子呢？……”

蔡大嫂笑着站起来道：“呸！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就说起怪话来了！……”

刘三金也笑着站起来道：“是了，是了！事情是只准做，不准说的！……”

五

有一天，张占魁在午晌吃了饭后，来向罗歪嘴说，两路口有一个土粮户，叫顾天成的，是顾天根顾贡爷的三兄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忽然想捐一个小官做做，已经把钱准备好了，到省交兑，因为他那经手此事的亲戚，忽然得了差事走了，他的事便搁了下来。有人约他到厅子上赌博，居然赢了好几百两银子。他因为老婆多病，既赢了钱，便想在省城讨个小老婆。现在已叫人把他约了来，看这笔生意，做吗不做？

天回镇的场合，本来是硬铮的，因为片官不行，吃不住台，近几个月来大见冷落。所以当主人的，也不免心慌起来，本可以不必鸩[10]猪剥狗皮的，但是也不能不破戒，假使有猪来，就姑且鸩一遭儿。这是罗歪嘴感慨之余，偶尔向张占魁说过。

论主人，本来是朱大爷。因为他岁数既大，又因一件了不清的家务事，弄得心灰意懒。只好全部交给罗管事去主持，而自己只拿一部分本分钱。

罗歪嘴到底是正派人，以别种手段弄钱，乃至坐地分肥，凡大家以为可的，他也做得心安理得。独于在场合上做手脚，但凡顾面子的，总要非议以为不然，这是他历来听惯了的；平日自持，都很谨饬，而此际不得不破戒，说不上良心问题，只是觉得习惯上有点不自然；所以张占魁来问及时，很令他迟疑了好一会。

“你到底摸清楚了不曾？是那一路的人？不会有后患罢？”

张占魁哈哈一笑道：“你哥子太多心了！大家的事，我又为啥子不想做干净呢？我想，你哥子既不愿背声色，那吗，就不必出头，让我同大家商量着去做，好不好？”

罗歪嘴把烟枪一丢，坐将起来，两眼睁得大大的道：“你老弟说的啥子话？现在还没有闹到叫你出来乘火[11]的时候！……”

张占魁自己知道说的话失了格，只好赧赧然的不再说。却是得亏这么一激，事情决定了，罗歪嘴便提兵调将起来。

压红黑宝的事，说硬就硬，说软就软，无论你们路再精，要你输你总得输的。何况顾天成并不精于此道，而他所好的，乃在女色。因此，他一被引到云集栈后院一个房间之时，刚把装银子的鞘马一放在床上，刘三金早就格外打扮起来，低着头从门口走过。他自然是懂的，只一眼

瞟过去，就看清楚这是什么人，遂问张占魁道："这里还有玩家吗？"

张占魁笑着点了点头，遂隔窗子喊道："老三！这里来！有个朋友要看你！"

只听见应了一声，依然同几个男子在那里说话，而不见人进来。

顾天成站起来，抱着水烟袋，走到窗子边一看。她正在院坝里，一只方凳上放的白铜盆内洗手，旁边站了两个高长子，一个近视眼的男子，不知嘁嘁喳喳，在说些什么。只见她仰起头哈哈一笑，两只眼睛，眯成了一线；举起一双水淋淋的白手，捧着向那近视眼的脸上一洒，回头便向耳房里奔去。刚转身时，顺便向这边窗子上一望，一抹而过，仿佛是故意送来的一个眼风。那近视眼也跟着奔了去。

他好像失了神的一般，延着颈项，只向耳房那边呆看。直到张占魁邀他到耳房里去坐，他方讪讪的道："可以吗？"

那近视眼看见他们进来，才丢开手，向一张床铺的烟盘边一躺。

她哩，正拿着一张细毛葛巾在揩手，笑泥了。

张占魁很庄重的向她道："老三，我给你对识一下。这是两路口的顾三贡爷，郫县的大粮户，又是个舍得花钱的大爷。好好生生的巴结下子，要是巴结上了，顾三贡爷现正想讨小老婆哩！"

刘三金只看着顾天成笑，把毛葛巾一拂，刚拂在他脸上，才开口招呼道："哎哟！失了手！莫要见怪啦！……烧烟的不？这边躺，我来好生烧个泡子赔礼，使得吗？"

顾天成虽是个粮户，虽是常常在省里混，虽是有做官的亲戚，虽然进出过衙门，虽自己也有做官的心肠，虽自己也常想闹点官派，无如彻头彻脚，周身土气，成都人所挖苦的苕气[12]。年纪虽只三十五岁，因为皮肤糙黑，与他家的长年阿三一样，看去竟好像四十以外的人；眉目五官，都还端正，只是没一点清秀气。尤其表现他土苕的，就是那一身虽是细料子而颜色极不调和的衣服：酱色平绉的薄棉袍，系了条雪青湖绉腰带，套了件茶青旧摹本的领架，这已令人一望而知其为乡下人了；加以一双米色摹本套裤，青绒老家公鞋，又都是灰尘扑扑的，而棉袍上的油渍，领架背上一大块被发辫拖污的垢痕，又知道是个不好洁的土粮户；更无论其头发剃得绝高，又不打围辫，又不留刘海，而发辫更是又黄又腻的一条大毛虫。手，简直是长年的手，指头粗而短，几分长的指甲，全是黑垢渍满了。

刘三金躺在他对面烧烟时，这样把他的外表端详了一番，又不深不浅的同他谈了一会，问了他一些话，遂完全把他这个人看清楚了：土气，务外，好高，胆小，并且没见识，不知趣；而可取的，就是爱嫖，

舍得花钱；比如才稍稍得了她一点甜头，在罗歪嘴等老手看来，不过是应有的过场，而他竟有点颠倒起来。刘三金遂又看出他嫖得也不高超，并且顶容易着迷。

那夜，一场赌博下来，是顾天成坐庄，赢了五十几两。在三更以后要安宿时，——乡场上的场合，不比城内厅子上，是无明无夜的，顶晏在三更时分，就收了场。——刘三金特为到他床上来道喜，两个人狂了一会，不但得了他两个大锭，并且还许了他，要是真心爱她，明天再商量，她可以跟他走的。

第二天，又赌、又坐庄。输了，不多，不过三百多两，还没有伤老本。到夜里，给了刘三金一只银手钏。她不要，说是“你今天输了，我咋个还好意思要你的东西！”这是不见外的表示，使他觉得刘三金的心肠太好。当夜要求她来陪个通宵，她又不肯，说：“将来日子长哩！我现在还是别个的人。”因又同他谈起家常与身世来，好亲密！

三天之后，顾天成输了个精光，不算什么，是手气不好。向片官书押画字借了五百两，依然输了。甚至如何输的，他也不知道，心中所盘旋的，只在刘三金跟他回去之后，如何的过日子。

有钱上场，没钱下场，这是规矩，顾天成是懂规矩的，便单独来找刘三金。刘三金满脸苦像的告诉他：她在内江时，欠了一笔大债，因为还不起，才逼出来跑码头。昨天，那债主打听着赶到此地，若是还不出，只好打官司。好大的债呢？不多，连本带利六百多两。

“哰！六百多两，你为啥前几天不说？”

“我说你是蠢人，真真蠢得出不赢气！我前几天就料得到债主会来吗？那我不是诸葛亮未来先知了？”

顾天成蹙起眉头想道：“那又咋个办呢？看着你去打官司吗？”“你就再也弄不到六百多两了么？”

“说得好不容易！那一笔以二十亩田押借来的银子，你不是看见输光了，不够，还借了片官二百两？这又得拼着几亩田不算，才押借得出！如今算来，不过剩三十来亩地方了，那够呢？”

刘三金咬着嘴皮一笑道：“作兴就够，你替我把账还了，你一家人又吃啥子呢？你还想我跟着你去，跟你去饿饭吗？”

顾天成竟像着了催眠术一样，睁着眼，哆着嘴，说不出话来。

刘三金又正颜正色的道：“算了罢！我看你也替我想不出啥子法来，要吊颈只好找大树子。算了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顾天成抓住她的手道：“那你是不想跟我了！……你前天不是明明白

白的答应过我，……不管咋样也愿意跟我，……今天就翻悔了！……那不行！……那不行！……”

她把手摔开，也大声说道：“你这人才横哩！我答应跟你，写过啥子约据吗！像你这蠢东西，你就立时立刻拿出六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同你一样的蠢，跟着你去受活罪啦！……”

场合上的人，便也吆喝起来：“是啥东西？撒豪[13]撒到老子们眼皮底下来了！”

顾天成原有几分浑的，牛性一发，也不顾一切，冲着场合吵了起来。因为口头不干净，说场合不硬铮，耍了手脚，烫了他的毛子；一面又夹七夹八的把刘三金拉扯在里头骂。

罗歪嘴站了出来，一直逼到他跟前问道：“你杂种可是要拆老子的台？”唰的一掌，恰就打在脸上。

他当然要还手，当然挨了一顿趸打，当然又被人做好做歹的拉劝出来。领架扯成了两片，棉袍扯了个稀烂，逃到场口，已是入夜好久了。

六

顾天成到家的时候，小半边残月，还挂在天边，拿城里时候来说，是打过三更了。

冷清清的月色照着一处处的农庄，好像一幅泼墨山水，把四下里的树木，全变成了一堆堆的山丘。还没有冻僵的秋虫，响成一片。

乡下人实在有摸夜路的本事，即如顾天成，在气得发昏之后，尚能在小路上走十几里，并于景色相似中，辨认出那一处是自己的农庄，而从极窄的田塍上穿过去。

拢门上擂得蓬蓬蓬的。立刻应声而起的，就是他那只心爱的猛犬花豹子，其次是那只才生了一窝小狗的黑宝，两只犬一直狂吠着扑到门边。

又是一阵蓬蓬蓬，还加上脚踢。

大约是听明白了是什么人在打门，两只狗一同住了吠声，只在门缝间做出了一种嘶声，好像说："你回来啦！……你回来啦！……"

倒是四周距离不远的一些农庄里的狗，被花豹子吠声引起，呐喊助威，因为过于要好，主动的虽已阒然无声了，而一般帮腔助势的，偏不肯罢休，还在黑魆魆的夜影中，松一阵紧一阵的叫唤。

门扉差不多要捶破了，加之以乱骂乱喊，而后才听见十五岁的阿龙的声音在厢房角上牛栏侧答应道："就来，就来！"

算是十几里路清凉夜气把他的忿火清减了一大半，所以才能忍住，直等到灯光映出，阿龙靸着破鞋，一步一蹋的声音，来到门边。他还隔门问了句："当真是三贡爷吗？"

顾天成的气又生了起来，破口骂道："老子入你的蛮娘！你龟儿东西，连狗都不如，声气都听不出了吗？"

并且一进门，就是两耳光，比起接受于罗歪嘴的还结实；不但几乎把阿龙手上的瓦灯壶打碎在地上，连那正想扑到身上来表示好意的花豹子与黑宝，都骇得挟起尾巴，溜之大吉。

他把瓦灯壶夺在手上，哆着嘴，气冲冲抢进堂屋；一推房门，还在关着，只听见病人的咳声。

"咦！当真都睡死了！老子喊了恁久的拢门，还没有把魂喊回来吗？安心叫老子在堂屋里过夜么？老子入死你们的先人！"

病人在床上咳了一阵后，才听见她抱怨道：“招娃子，硬喊不起来吗？……你老子在生气了！……开了门再睡咧。……我起得来时，还这样淘神喊你！……”

顾天成在气头上，本不难一拳把房门捶破，奔进去打一个稀烂的，但经他那害痨病的老婆这样一抱怨，心情业已一软。及听见他那十一岁半的女儿懵懵懂懂摸着下床，砰訇一声，招弟哭了起来：“妈呀！我的腿骬呀！”他是顶喜欢他女儿的，这一来，便什么怒气全没有了。

声气放得十分的平和，又带点着急样子，隔门说道：“绊跌了吗，招招？撑起来，把门打开，我好给你揉！”

还是在哭。

病人也着急的说：“不要尽哭了！……懵懵懂懂的绊跌一跤，也不要紧呀！……快开门，让你老子好进来。……早晓得这时候要回来，不关房门了，……省多少事！……”又是一阵厉害的呛咳。

房门到底打开了。顾天成把瓦灯壶挂在窗棂上道：“为啥子今夜不点灯呢？”

他老婆道：“点了的，是耗子把灯草拖走了，……我也懒得喊人。”

招弟穿了件小汗衣站在当地，两只小手揉着眼睛。他把她抱起来，拍着腿道：“腿骬跌痛了吗？……可是这里？”

招弟噘着嘴道：“跌得飞疼的！……你跟我带的云片糕呢？我要！……”

他老婆也道：“你从省里回来的吗？……半夜三更的赶路，……有啥子要紧事吗？……衣裳扯得稀烂，是不是又打了捶来？”

他依然抚拍着招弟道：“乖女，夜深了，睡罢！爹爹今天着了棒客[14]抢，连云片糕都着抢走了，明天再买。”

七

招弟重新睡了，顾天成把领架棉袍脱去，把老婆的镜子拿到灯壶前，照着一看，右眼角上一伤，打青了，其余还好，没有伤。

他老婆又问："为啥子把衣服也扯得稀烂？难道当真碰着了棒客！……捐官的银子，可交跟袁表叔了？……幺伯那里欠的五十两，可收到了没有？……"

他一想到前事，真觉得不该得很；不该听袁表叔的鼓吹，把田地抵了去捐官，以致弄到后来的种种。但怂恿他听袁表叔话的，正是他的幺伯。因此，他的回答才是："你还问呢？我就是吃死了这两个人的亏了！没有他们，我的几十亩地方，就凭我脾气出脱，也不会像这几天这样快呀！末后，还着一个滥婊子欺负了，挨了这一顿！……"他于是抓过水烟袋，一面狠狠的吃着，一面把从省城赌博直到挨打为止，所有的经过，毫无隐饰的，通通告诉了她。

他的老婆，只管是个不甚懂道理的老实的乡下女人，但是除了极其刻苦自己，害了病，连药都舍不得吃的而外，还有一桩好处，就是"无违夫子"四个字。这并不是什么人教过她，她又不曾念过什么圣经贤传，可以说是她从先天中带了来的。她本能的认为当人老婆的，只有几件事是本等：一是做家务中凡男子所不做的事，二是给男子生儿育女，三是服服帖帖听男子的指挥打骂，四是努力刻苦自己，穿吃起居万万不能同男子一样；还有，就是男子的事，不管是好是歹，绝不容许插嘴，他要如何，不但应该依从他，还应该帮助他。

所以她自从嫁给顾天成，她的世界，只限于农庄围垣之内，她的思想，只在如何的尽职，省俭。她丈夫的性情，她不知道，她丈夫的行为，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出嫁了十三年，只给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不但对不住丈夫，连顾家的祖宗，也对不住。她只知道不生儿子，是自己的罪过，却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娶她之后四年，已染了不能生育的淋浊大症，这不但她不知道，就是她的丈夫以及许多人又何尝知道呢？因此，她丈夫彰明较著的在外面嫖，她自以为不能过问，就她丈夫常常提说要讨小老婆，她也认为是顶应该的，并且还希望早点生个儿子，她死了，也才有披麻戴孝的，也才有拉纤的，不然就是孤魂野鬼；自从生病以来，更是如此的想。这次顾天成进省，顺带讨小老婆一件

事，便是她向丈夫说的。

她是如此的一个合规的乡妇，所以她丈夫的事，也绝对的不隐瞒她，不论是好是歹，凡在外面做过了，必要细细的告诉她；或是受了气，还不免要拿她来发泄发泄，她总是听着，受着，并且心安理得，毫不觉得不对。近来，因为她害了痨病，他也稍稍有点顾虑，所以在今夜打门时，才心软了，未曾像往回一样，一直打骂进来，而且在尽情述说之后，也毫未骂她。她感激之余，于她丈夫之不成行，胡嫖乱赌，被人提了萝卜秧[15]，把大半个家当这样出脱的一件事，并未感着有该责备之处，而她也居然生气，生气的是刘三金这婊子，为何捣精作怪，丈夫既这样喜欢她，她为什么不就跟了来？

顾天成把心胸吐露之后，觉得清爽了一点，便商量他的复仇打算来："拼着把地方卖掉，仍旧去找着袁表叔，大大的捐个官，钻个门路同成都县的县官拜个把子，请他发一张签票，把罗歪嘴张占魁等人一链子锁去，先把屁股打烂，然后放在站笼里头站死！……亲眼看见他们站死，才消得心头这股恶气！……"

他老婆道："那婊子呢？"

"刘三金么？……"

这真不好处置啦！依他老婆意思，还是弄来做小老婆，"只要能生儿子，管她那些！"

把他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实和妄想结清之后，才想起问他老婆："为啥子，吃了张医生的药，反转爬不起来？……起来不得，有好多天了？"

又咳了一阵，她才答说："今天白天，还起来得，下午才轧实的！……胸口咳得飞痛！……要想起来，就咳！……张老师的药太贵了，我只吃了一副，……我不想吃药，真个可惜钱了。"

"药鸡吃过了几只？他们都说很有效验哩。"

他老婆好像触了电似的，一手打在被盖上，叹了口气道："再不要说鸡了！……今天就是为鸡，受了一场恶气，……才轧实起来的。……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顾天成也吃了一惊道："咋个的，你今天也……"

"还是跑上门来欺负人哩！……就是钟幺嫂啊！……"

钟幺嫂，那个年近三十的油黑女人，都还风骚，从去年以来，就同顾天成做起眉眼来了。一听见说她，他便注了意，忙问是一回什么事。他老婆又咳，说起来又不免有点动感情，说了好一会，事情才明白了。原来他老婆得了药鸡方子，草药已弄好了，只是舍不得杀鸡。直到今天

早晨，招弟到林盘里去玩耍，回来说林盘里有一只死鸡。阿龙捡回来，才是着黄鼠狼咬死，只是咂了血去，还吃得。招弟说是钟家的鸡。论理，管它是那家的，既是黄鼠狼衔在林盘里，就算外来财。她就叫阿龙洗出来，把药放在鸡肚里，刚蒸好。只怪招弟嘴快，她到钟家去耍，说起这鸡。钟幺哥还没说什么话，钟幺嫂不答应了，气哼哼的奔来，硬说是她好吃嘴，支使阿龙去偷的。阿三赶场回来，同她硬撑了两句，“你看，她才泼哩！赶着阿三打嘴巴子，阿三害怕她，躲了。她把药鸡端回去了不算，还把我的一只生蛋母鸡，也抢去了，还说等你回来，要问你一个岂有此理。把我气得啥样，立刻就心痛气紧得爬不起来。我不气她别的，为啥子把我的母鸡抢去了？……”

顾天成默然半晌，才说：“钟幺嫂本来都还好的，就因为投了曾家的佃，曾家是奉教的，没有人敢惹，所以钟家也就横起来了。”

他老婆道：“奉教不奉教我都不管，……我只要我的母鸡。”

“这容易，我明天一定去要回来，跟你蒸药鸡吃。”

“啊呀！请你不要拉命债了！……病要好，它自己会好的。……”

鸡已啼叫了，他老婆还有精神，他却支不住了，将灯壶吹熄，就挤在他老婆的脚下睡了。

八

据钟幺嫂说来，鸡是黄鼠狼咬死的，不过并未拖在他的林盘里，而拖在她的篱落边。一只死鸡，吃了，本不要紧，她男子也是这样说；但她想来，顾三娘子平日多刻，一点不为人，在她林盘里捞点落叶，也要着她咒骂半天。在这里住了两年，受了她多少小气。老实说，如今有臂膊子硬不怕了！所以本不要紧的一只死鸡，要是别的人，吃了就算了，那里还消吵闹；因为是她，又因为顾三贡爷没有在家，安心气她，所以才去吵了一架，她如今也不敢歪了，看见打了阿三，便忙说："赔你的鸡就完了！"钟幺嫂得意的一笑道："那我硬不说啥，把那母鸡捉了就走。其实哩，只是气她，我们再横，也横不到这样。三贡爷，母鸡在这里，还是不还她的，你要吃，我愿意贴柴贴水，杀了煮跟你吃。"

顾天成晓得她的用意，只是不免有点挂念他的老婆，便含着笑道："钟幺嫂，又何必这样同她认真呢？还了她罢！看在我的面上！"

钟幺嫂把他审视了一下，忙凑过身子，把手伸来，要摸他的脸。他本能的一躲，将脸侧了开去。

她生气道："你躲啥子？我看你脸上咋个是青的？是不是因为鸡，着她打了，才叫我看你的脸？"

他道："你这才乱说哩！她敢打我？没有王法了！这是昨天同人打捶打伤的！"

"是咋个的一回事？"

"你让我把鸡拿回去后，再慢慢跟你说，说起来话真长哩！"

她两眼睁得圆圆的道："你为啥子这样卫护她？她叫你来要鸡，你硬就要拿鸡回去，我偏不跟你，看你把我咋个！"

"你看她病得倒了床，不拿鸡回去，一定会气死的。"

"气死就气死，与我屁相干！鸡是她赔我的，想不过，又叫男人来要回去，太不要脸了！"

她男子也在旁边劝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就作兴送三贡爷的。"

"那更不行！人家好好的问他咋个同人打捶，他半句不说，只是要鸡，这样看不起人家，人家还有啥心肠顾他！"

顾天成不敢再违她的意，只好把几天的经过，一一向她说了。她不禁大怒，撑起眉头，叫了起来道："这真可恶呀！……把衣裳解开，让我

看你身上有没有暗伤。……你难道就饶了他们吗，还有那个滥婊子？”

顾天成摇摇头道：“饶他们？那倒不行？我已打了主意，拼着倾家，这口气是要出的！”遂把他昨夜所想的，说了一番。

钟老幺咂着短叶子烟道：“那不如就在衙门里去告他们好了。”

他老婆顺口就给他碰回去道：“你晓得啥子？像他们那些人，衙门里，有你的话说吗？”

她又向顾天成道：“你的主意，也不算好，为出一口气，把家倾了，值得吗？”

顾天成道：“不这样，却咋个鸩得倒他们呢？”

招弟恰找了来，扑在她爹爹怀里道：“你说今天去跟我买云片糕哩！”

顾天成忙把她抱在膝头上坐着，摸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道：“那是昨夜诳你的，二天进城，一定跟你买来。……妈妈没起来，今天连髻根儿都没人梳了。”

钟幺嫂忽然殷勤起来道：“招弟来，我跟你梳。”她果然进房去把梳子取出来。

梳头时，她道：“招弟快十二岁了，再半年，就可留头了！只是这么大，还没包脚，咋使得！你的妈真是小眼孔，没见识，心疼女，也不是这样心疼呀！”

顾天成道：“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她笑道：“我又不是你的小老婆，野老婆，连你女儿的脚，也要劳起我来！”说完，又是一个哈哈。

钟老幺倒不觉得怎样，却把顾天成怯住了。

幸而话头一转，又说到报仇上，钟幺嫂忽然如有所触的说道：“三贡爷，我想起了，你不如去找我们主人家曾师母，只要她向洋人说一句，写封信到衙门去，包管你出了气不算，你那二百两银子的借账，也可以不还哩！”

顾天成猛的跳将起来，两手一拍道：“这主意真妙！那怕他们再凶再恶，只要有洋人出头，硬可以要他们的狗命的。”

钟幺嫂得意的说道：“我这主意该好？”

顾天成不由冲着她就是一个长揖。跟着又把在他袁表叔家学来的请安，逼着她膝头，挺着腰，伸着右臂，两腿分开，请了个大安，马着脸，逼着声气，打起调子道：“幺太太费心了！卑职给幺太太请安！并给幺太太道劳！卑职舍下还有一只公鸡，回头就叫跟的给幺太太送上，求幺太太赏收！”于是又一个安。

钟家夫妇连招弟都狂笑起来。钟幺嫂笑得一只手捧着肚子，一只手连连打着他的肩头道：“你……你……你……那里学些怪……样子！……成啥名堂[16]！……”

顾天成自己也笑了起来道：“你不晓得吗？这是官派。做官的人都这样，我费了多大的力，才学会的，亏你说是怪样子哩！”

好半会，钟幺嫂才忍住了笑道：“这样闹官派，看了，真叫人肉麻，亏你学！……你目前还在想做官吗？”

“那个不想做官呢？不过运气不好，凑合了别人。要是袁表叔不走，这时节还不是老爷了！省城里打个公馆，轿子出，轿子入！……”

钟幺嫂捧了个佛道：“阿弥陀佛！幸亏你输了，若你当真做了官，我们还能这样亲亲热热的摆龙门阵吗？看来，你还是不要去找曾师母，我倒感激那般人！”

顾天成忙道：“快莫这样说！我就当真做了官，敢把我们的幺嫂子忘记吗？若是把那般人饶了，天也不容！幺嫂子，你没看见我昨天挨趸打的样子，想着还令人伤心哩！你只问招弟，我那身衣裳，是咋样的烂法！”

钟老幺又裹起一竿叶子烟来咂着道：“三贡爷，你认得我们曾师母吗？”

顾天成愕然道：“我？……并不认得！”

“那你咋样去找她呢？”

“对呀！”他瞅着钟幺嫂出神。钟幺嫂只是笑。

钟老幺喷了几口浓烟道：“找她去！”把嘴向他老婆一努。

钟幺嫂如何就肯答应？自然又须得顾三贡爷切切的哀求，并许下极重的酬报，结果，自然是答应了。但如何去向曾师母说呢？这又该商量了，并且顾天成诚然万分相信洋人的势力，足以替他报复出气，但对于曾师母的为人，与其力量，却还不大清楚。平日没有切身关系，谁去留心别人，如今既要仰仗她的大力，那就自然而然要先晓得她的身世了。

九

钟家之所以能投佃到曾家的田地，就因钟幺嫂一个亲姐姐在曾家当老婆子，有八年之久，很得曾师母的信任的缘故，而曾师母的历史，她最清楚，并且有些事她还参与过来。曾师母相信她是能守秘密的，她自己也如此相信，不过关于曾师母的一切，她只告诉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就是她的妹妹钟幺嫂。这两个人也同样得她的信任，以为是能守秘密的，而这两个人的自信，也与她一样。她丈夫已否把这秘密信托过别人，不得而知，而钟幺嫂则是先已信托过了她的老实而能守秘密的丈夫，现在经顾天成一问，她又相信了他，当着她丈夫说道：“三贡爷，因为是你，一则你是好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二则我没有把你当作外人。我把他们家的事告诉你，你千记不要漏泄呀，说不得的！我向我门前人也是这样嘱咐的。……”

“……曾先生今年下乡来收租子，你是看见过的。那么矮，那么瘦，又那么穷酸的样子，不是一身伸抖衣裳，就不像猴儿，也像他妈一个叫花，你该猜不出他会有田地，有房子，有儿女呀！只算是妻命好，若不靠他老婆曾师母，他能这样吗？怕眼前还在挣一两银子一个月，未必赶得上我们这些庄稼汉哩！

“说起曾师母，恰恰与他相反，你没有看见过。我跟她拜过年，拜过节，送过东西，是看熟了的。几高，几大，不很胖，白白净净的，硬跟洋婆子一样。圆圆一张大脸，高耸耸一条大鼻子，不很好看。却是喜欢打扮，长长的披毛，梳得拱拱的，外面全没有那样梳法。又爱搽红嘴皮，画眉毛，要不是看见她打扮，硬不信一个女人家的头面，会那么异模异样的收拾。穿得也古怪，说不出是咋个穿的，披一片，挂一块。一双大脚，难看死了，硬像戏上挖苦的：三寸金莲横起比！走起路来，挺胸凸肚的，比男人家还雄壮，那里像一般太太小姐们斯文。就只是全身都是香馥馥的，老远你就闻着了，比麝香还好闻。姐姐说她有一间房子也收拾得异样，连曾先生都不准进去，我没有看见，说不来，其实哩，就我看见的那间房子已摆得很阔了，姐姐说像那样好的穿衣镜，琉璃灯，全成都省便找不出第二家来。

“人倒好，很和气的，一点不像别的有钱人，不拘对着啥子人，总是笑嘻嘻的，有说有讲。姐姐说，再难得看见她发过气，挖挖苦苦的破口

骂过人。

“不过，说到她的来历，就不大好听了。不许你向别人泄露的就是这一点，三贡爷，你该不会高兴了乱说罢？

“听说她是一个孤女，姓郭，父亲不晓得是做啥的，早就死了，家里又穷，到十四岁上，实在没奈何，她妈要把她卖跟人家做小。不晓得咋个一下，着一个姓史的洋婆子知道了，跟了她妈二十两银子，把她收养在教堂里。把她的脚放了，头发留起来，教她认字读书，说她很聪明，又教她说洋话，有五年工夫，她的洋话，说得同洋人一样，打扮得也差不多，男洋人女洋人都喜欢她。久而久之，不晓得咋个的，竟和史先生有了扯扯，着史师母晓得了，大闹一场，不许她住在家里，史先生没法，才商量着把她带到重庆，送跟另外一个没有洋婆子的洋人。

“听说那洋人并不是教堂里的人，像是啥子洋官，岁数已大，头发都白了。她就老老实实当起洋太太来。听说那洋人也很喜欢她，特为她买了多少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她现在使用的，全是那时候买的。足有三年工夫，那洋人不知因为什么，说是要回国不再来了，本要带她走的，是她不肯，她害怕漂洋过海；那洋人没奈何，哭了几场，只好跟了她很多银子。

“她回省时，已经二十五岁了，我姐姐就在这时候去帮她的。

“前头那个史洋人依旧同她好起来。可是那洋婆子又很歪，史先生不敢公然同她在一起，只好给她做个媒，嫁给曾先生。

“曾先生是个教友，那时穷得心慌，在教堂里不知做了件啥子小事，一个月才一两银子的工钱，快要四十岁了，还讨不起老婆。一下讨了个又年轻又有钱的女人，还有啥子说的，立刻就算从糠箢里头跳到米箢里头了。不过也有点不好受的地方，史先生要常常来，来了，总是同曾师母在那间不许别人进去的房间里，半天半天的不出来。曾先生也好，从不出一口大气，巴结起他的老婆来，比儿子还孝顺。

“到现在，已是八年了，一个儿子七岁，一个女儿五岁，却都像曾先生，这也怪啦！

“史先生在教会里很多人怕他，衙门里也钻得熟。听说从制台衙门起，他都能够闯进闯出的。不过要找他说事，却不容易，只有找曾师母，要是曾师母答应了，比灵官符还灵。不过曾师母也不好找，找她的人太多了，十有九个是见不着的。”

钟幺嫂说完之后，又笑道：“三贡爷，这下你该晓得，我只管答应了你去找曾师母，事情还是不容易的呀。我想来，对直去找她，一定不行，虽说我是她的佃客，我咋个好说为你的事呢？你同我非亲非故，只

是邻居，为邻居的事去找她劳神，她肯吗？我看，只好先去找我的姐姐，请姐姐去说。不过找人的事情，也不好空口说白话的呀，多少也得送个水礼，你说对不对？”

顾天成自然应允了，请她明天就去，她也答应了，到末了，又向着顾天成笑道：“三贡爷，你要弄明白，我只是为的你呀！”

十

但是钟幺嫂在第二天并未进城去，因为顾三奶奶死了，她不能不在顾家帮忙的缘故。

顾三奶奶之死，别的人只晓得是害痨病，舍不得钱吃药死的。就中只有几个人明白，她本可以不必死得这样快，或者慢慢将养，竟不会死的，假使钟幺嫂不为一只死鸡去与她一闹，假使钟幺嫂把抢去的鸡还了她。她之死，完全是一口气气死的！

顾天成只管说不懂什么，但对于老婆总未嫌到愿意她死。既然气死，他又安能若无事然？

在吃午饭时，他老婆呻唤了一阵，便绝了气。顾天成跳起脚的哭；招弟看见他哭，也哭；阿龙还是小孩，也哭。

一片哭声从院子透过林盘，从林盘透到四面散处的邻居。于是在阿三麻麻木木正烧倒头纸时，大娘大嫂婶婶姆姆们先就涌了来，而第一个来的便是钟幺嫂。

她一进房门，就把顾天成从床边上拉起来道：“哎哟！人死了，连罩子都不掀开，她的三魂七魄，咋个出去呢？不要哭了，赶快上去，把罩子下了！”

她在诓住招弟以前，也放声大哭了一场。并望着一般男女邻居说：“真是呀，顾三奶奶，那里像短命的！平日多好，见着我们，总是和和气气的，一句话不多说！……心又慈，前月一个叫花子走来，我才说一声可怜，天也冷了，身上还是披的那件破单衫。你们看，顾三奶奶当时，就把三贡爷一件烂夹衫取出跟了他。……像这样的人，真不该死！女娃子才这么一点大，再过两三年，等招弟半成人了，再死，不好吗？……可是，顾三奶奶也太手紧了，病得那么凶，总舍不得钱吃药。我看她一回，总要劝一回，我说：‘三奶奶，你又不是吃不起药的，为啥子拿着命来拼？不说这些平常药，几十百把钱一副，就是几两银子一副的，你也该吃呀。三贡爷也不是只认得钱的人，他也望你的病好呀，我亲耳听见他抱怨你舍不得吃药，你为啥子这样省呢？况且又没有儿子，还怕把家当跟儿子吃光了，他不孝顺你？’……你只管劝她，她总是笑着说她病好了些。说起真可怜，前天我听见她有个药鸡方子，晓得又舍不得杀鸡的，我才杀了只鸡跟她送来。你们看，这人也太怪了，生死不收

我的鸡，还生死要拿她一只下蛋母鸡还我！……像这样的好邻居，那里晓得就会死哩！不说三贡爷伤心，就我们说也心痛啊！”

顾天成简直不晓得人死之后，该怎样办法，只是这里站站，那里站站，随时把女儿牵着，生怕她会随着她妈妈走了似的。

一个有年纪的男邻居，才问他棺材怎样办，衣衾怎样办，“也得在场上请个阴阳来开路，看日子，算七煞的呀！”他遂把这一切全托付了这位老邻居。而钟幺嫂却处处都要参入支配，好像她也是顾家的一份子。只有一件事，是那老邻居认为她做对了的，便是打发阿三赶三十里到顾三奶奶的娘家去报信。

邻居们来帮忙，绝没有饿着肚皮做事的，这又得亏了钟幺嫂，一天四顿，全是她一个人同着两三位女邻居在灶房里做。也算省俭，几天当中，只把顾三奶奶舍不得吃而保存着的数坛咸菜泡蛋，吃了个干净。此外仅在入大殓，供头饭时，叫厨子来做了好几席，杀了一头猪，若干鸡。

顾三奶奶的娘家，只来了一个嫂嫂。进门来就数数落落，哭了一场。哭她妹子太可怜，为顾家苦了十几年，害病时没有请上三个医生，没有吃过补药，死来值不得；又哭她妹子太省俭了，省俭到连娘家都不来往，“你平日怕娘家人来沾你一点光；你现在死了！能把家当带走么！”又哭她妹夫没良心，怎不早点来通知，也好让娘家来一个人送她妹子的终；又哭她妹子没有儿，为什么不早打主意，在亲戚中抱个儿，也有捧灵牌子的呀！

一番哭，已把顾天成哭得心里很不自在；钟幺嫂并把他喊在灶房里，向他说：“这样的娘家人，才不懂事呀！那里是号丧，简直在骂人！骂你哩，已经不对了，那家愿意好好的死人呢？别人家里死了人，那个又不伤心咧？再骂到死人，更不对！人已死了，就有天大的仇，也该解了，还这样挖挖苦苦的骂，别的人听了，多难听！你看，我难道与你三奶奶没有过口角吗？要说仇气，那可深呀！前天听见她一死，我骇得什么样的，赶来，伤伤心心的哭了她后，还向着众人专说她的好处。……”加以大殓之后，她嫂嫂就要抢东西回去，说她妹子既死了，她就不忍心再住在这里，看见招弟，就想到妹夫以后讨个后老婆的情形，“有后娘就有后老子，以后招弟的日子才难过哩！若是舅舅家里事好，我倒把她领去了，如今，只好把姑姑的东西拿些回去做忆念，招弟大了，愿意来看舅舅舅母，又再来往好了！”名曰做忆念，却恨不得把顾家所有的东西，整个搬了家去。

这下，把顾天成惹冒了火，老实不客气的就同他老婆的嫂嫂大闹起

来。闹到若非众人挡住，她几乎被妹夫痛擂一顿。她也不弱，只管打骂吵闹，而终于将箱柜打开，凡见可拿的细软首饰，终于尽量的向怀里与包袱里塞，这又得亏了钟幺嫂，硬不客气，并且不怕嫌疑，口口声声说是为招弟将来着想，而与她赌抢赌吵，才算留存了一部分，使旁观的人又笑她太爱管闲事，又佩服她勇敢，而顾天成则五体投地的感激她。

官绅人家，丧事大礼，第一是成服。乡间却不甚讲究，顾天成也不知道。只随乡间习俗，从头七起，便招请了半堂法源坛半儒半道的老年少年来做法事，从天色微明，锣鼓木鱼就敲打起来，除一日三餐连一顿消夜外，休息时候真不多，一直要闹到半夜三更。天天如此，把一般爱热闹的邻居们都吵厌了。幸得做法事的朋友深通人情，于日间念了经后，在消夜之前，必要清唱一两出高腔戏，或丝弦戏。

乡下人是难得听戏的，一年之中，只有春天唱社戏时，有十来天的耳目之娱。所以就是清唱，大家也听得有劲。顾天成也会唱几句，在某一夜，喝了两杯酒，一听见锣鼓敲打得热闹，竟自使他忘记了这在他家里是一回什么事，兴致勃勃，不待他人怂恿，公然高唱了一出打龙袍。

法事做完，不但顾家，就是邻居们与钟幺嫂，也都感觉到一种深的疲倦。顾天成一直熟睡了三天，才打起精神，奔进省城到大墙后街幺伯家来商量下葬他老婆的事。

十一

他的幺伯，叫顾辉堂，是他亲属中顶亲的一房，也是他亲属中顶有钱的一房。据说，新繁郫县都有很多的田，而两个县城中都有大房子。在二年之前，才搬到成都住居。其原因，是老二娶了钱县丞的大小姐，钱家虽非大官，而在顾粮户一家人眼里看来，却是不小。要将就二奶奶的脾气，老夫妇才决定在大墙后街买了一个不算大的中等门道住下。

老大夫妇不知为什么不肯来，仍留住在郫县。顾辉堂也放心，知道老大是个守成的人，足以管理乡间事务，便把两县中的田地，全交给了他，只一年回去几次，清查清查。

老二读书不成，因为运气好，与钱县丞做了女婿，便也是一家的骄子。老子不管他，妈妈溺爱他，自然穿得好、吃得好，而又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只是跟着二奶奶在家里吃了饭，就到钱家去陪伴丈人丈母。他的外表，相当的清秀，性情更是温柔谨慎，不但丈人丈母喜欢他，就连一个舅子两个小姨妹都喜欢他。

顾辉堂有四十九岁，与他的老婆同岁。两夫妇都喜欢吃一口鸦片烟，据他们自己说瘾并不大，或者也是真话。因为他们还能起早，还能照管家里事情，顾老太婆还能做腌菜，做胡豆瓣，顾老太爷还能出去看戏、吃茶。

顾天成来到的一天，他幺伯刚回来吃了午饭，在过午瘾，叫他在床跟前坐了。起初谈了些别的事，及至听见他老婆死了，幺婶先就坐了起来道："陆女死了吗？"跟着就叹息一番，追问起到底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同着幺伯一鼓一吹的，一时又怪他不好好给陆女医治，一时又可怜招弟幼年丧母，可怜他中年丧妻，一时又安慰他："陆女为人虽好，到底身体太不结实，经不住病。并且十几年都未给你生一个儿子，照老规矩说来，不能算是有功的人。既然做了几天法事，也算对得住她了！……我看，你也得看开点，男儿汉不比三绺梳头的婆娘们，老婆死了，只要衣衾棺椁对得住，也就罢了。这些时，还是正正经经说个好人家的女儿，一则你那家务也才有人照管，招弟的头脚也才有人收拾；二则好好生几个儿子，不但你们三房的香烟有人承继，就陆女的神主也才有人承主。……"

顾天成自没有什么话说，便谈到他老婆下葬的话。幺伯主张：既非

老丧，而又没有儿子，不宜停柩太久，总在几个月内，随便找个阴阳，看个日子，只要与他命相不冲，稍为热闹一下，抬去埋了就是。这一点，两方都同了意。下葬的地方，顾天成打算葬在大六房的祖坟上，说那里地方尚宽，又与他所住农庄不过八里多路。他幺伯幺婶却都不以为然，惟一的理由，就是大六房祖坟的风水，关系五个小房。大二四各小房都败了，不用说，而五房正在兴旺，那一年不添丁？那一年不买田？去年老大媳妇虽没有生育，而老二媳妇的肚皮现在却大了；去年为接老二媳妇，用多了钱，虽没买田，但大墙后街现住的这个门道，同外面六间铺面，也是六百多两的产业。三房虽还好，但四十几年没有添过丁，如今只剩招弟一个女花，产业哩，好久了，没有听见他拿过卖约，想是祖坟风水，已不在他这一房。如今以一个没儿子的女丧，要去祖坟上破土，设若动了风水，这如何使得？为这件事，他们伯侄三人，直说了一下午。后来折衷办法，由幺伯请位高明阴阳去看看，若果一切无害，可以在坟埂之外，挪点地方给他，不然，就葬在他农庄外面地上好了。再说到承主的话，顾天成的意思，女儿自然不成，但等后来生了儿子再办，未免太无把握，很想把大兄弟的儿子过继一个去承主。这话在他幺伯幺婶耳里听来，一点不反胃，不过幺伯仍作起难来。

他道："对倒是对的，但你没想到，你大兄弟只生了两个女四个儿。长子照规矩是不出继的，二的个已继了四房，三的个继了大房，四的个是去年承继给二房的。要是今年生一个，那就没话说了，偏偏今年又没生的。难道把二的个再过继给你吗？一子顶三房，也是有的。……"

顾老太婆心里一动，抢着道："你才浑哩！定要老大的儿子，才能过继吗？二媳妇算来有七个月了，那不好拿二媳妇的儿子去过继吗？"

顾辉堂离开烟盘，把竹火笼上煨的春茶，先斟了一杯给他侄儿，又给了他老婆一杯，自己喝着笑道："老太婆想得真宽！你就拿稳了二媳妇肚皮里的是个儿子吗？……如其是个女儿呢？"

老太婆也笑道："你又浑了！你不记得马太婆摸了二媳妇肚皮说的话吗？就是前月跟她算的命，也说她头一胎就是一个贵子。说后来她同老二还要享那娃儿的福哩！"

事情终于渺茫一点，要叫老太婆出张字据，硬可保证她二媳妇在两个月后生的是个贵子，她未必肯画字押。然而顾天成的意思，没儿子不好立主，不立主不好下葬，而一个女丧尽停在家里，也不成话，还不必说出他也想赶快续娶的隐衷。既然大六房里过继不出人，他只好到别房里找去。在幺伯幺婶听来，这如何使得，便留他吃了晚饭再商量。

到吃饭时，钱家打发了一个跟班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跟亲家老爷太

太请安！姑少爷同大小姐今夜不能回来，请亲家老爷太太不要等，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这是很寻常的事，只是顾天成看见那跟班的官派，与他的官腔，心中却不胜感羡。寻思要是能够与钱家往来往来，也可开开眼界。袁表叔虽然捐的是个知县，到底还是粮户出身，钱家哩，却是个世家，而钱亲翁又在官场多年，自然是苏气到底的了。这思想始将他向别房找承继的念头打断了，而与幺伯细商起来。

---

[1]寻常饭店中而加煎炒。——作者注

[2]四川哥老会中用语，谓介绍曰对识。——作者注

[3]四川方言，凑和者恭维也，凑字读成平声。——作者注

[4]专门记载哥老会术语的书名。——作者注

[5]四川哥老会中分仁义礼智信五个阶级，仁字号是头等，川西一带的袍哥大抵是仁字号的。——作者注

[6]成都方言，换班抬轿之人当其未抬轿时，谓之摔手。摔字读成衰字之上声。——作者注

[7]袍哥术语，栽斤斗之简言也，即是落马之谓。——作者注

[8]“阳县”应为“资阳县”。下同。——编者注

[9]川西一带方言，通皮者，谓与哥老会以及流氓都能通气。——作者注

[10]川语，凡谓害人或玩弄人使人吃亏，皆曰鸩人。——作者注

[11]四川方言，负责任曰乘住，有担当曰乘火。——作者注

[12]成都俗语，讥乡下人与外县人之土头土脑者曰带苕气，或曰土苕样子，意若曰乡下的人都是赖红苕为生的，米麦乃是城里人之食品。——作者注

[13]成都俗语，逞强滥用威力谓之撒豪。——作者注

[14]四川方言，明火执仗的强盗，谓之棒客。——作者注

[15]四川方言，谓被人捉弄曰被人提了萝卜秧。——作者注

[16]四川方言，名堂，模样也。——作者注

第四部分 兴顺号的故事

一

天回镇云集栈的场合，自把顾天成轰走，没有一丝变动，在众人心里，也不存留一丝痕迹。惟有刘三金一个人，比起众人来，算是更事不多，心想顾天成既不是一个什么大粮户，着众人弄了手脚，输了那么多，又着轰走，难免不想报复；他们是通皮的，自然不怕；只有自己顶弱了。并且算起来，顾天成之吃亏，全是张占魁提调着自己做的，若果顾天成清醒一点，难免不追究到“就是那婊子害了人”！那吗，能够赖着罗歪嘴他们过一辈子吗？势所不能，不如早些抽身。

一夜，在床上，她服伺了罗歪嘴之后，说着她离开内江，已经好几年，现在蒙干达达的照顾，使她积攒了一些钱，现已冬月中旬了，她问罗歪嘴，许不许她回内江去过一个年？罗歪嘴迷迷胡胡的要紧睡觉，只是哼了几声。

到第二天上午，她又在烟盘子上说起，罗歪嘴调笑她道：“你走是可以的，只我咋个舍得你呢？”

“哎呀！干达达，好甜的嘴呀！像我们这样的人，你有啥舍不得的！”

罗歪嘴定眼看着她，并伸手过去，把她两颊一摸道：“就因你长得好，又有情趣！”

这或者是他的老实话，因他还有这样一番言语：“以前，我手上经过的女人，的确有比你好的，但是没有你这样精灵；也有比你风骚几倍的，却不及你有情趣。……我嫖了几十年，没有一点流连，说丢手，就丢手，那里还向她们殷勤过？……我想，这必是我只管尝着了女人的身体，却未尝着女人的心！……说不定，从前年轻气盛，把女人只是看作床上的玩货，玩了就丢开。如今，上了点年纪，除却女人的身体，似乎还要点别的东西，……你就明白，我虽是每晚都要同你睡，你算算看，同你做那个，有几夜认真过？甚至十天八天的不想。但是没有你在身

边，又睡不好，又不高兴。……我也说不出这是啥道理。不过我并不留你，因我自小赌过咒不安家的。……”

刘三金也微微动了一个念头，便引逗他道：“你不晓得吗？人到有了年纪，是要一个知心识意的女人，来温存他的。你既有了这个心，为啥子不安个家呢？年轻不懂事时，赌个把咒算得啥子！……若你当真舍不得我，我就不走了，跟你一辈子，好不好？”

罗歪嘴哈哈一笑道：“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多谢你了！老实告诉你，我当真要安家，必须讨一个正经女人才对，正经女人又不合我的口味。你们倒好，但我又害怕着绿帽子压死！”

她把手指在他额上一戳，似笑不笑的瞅着他道：“你这个嘴呀！……你该晓得婊子过门为正？婊子从了良，那里还能乱来？她不怕挨刀吗？……我还是要跟着你，也不要你讨我，只要你不缺我的穿，不少我的吃！……”

他坐了起来，正正经经的说道：“三儿，现在不同你开玩笑了。你慢慢收拾好，别人有欠你的，赶快收。至迟月底，我打发张占魁送你回石桥。你还年轻风流，正是走运气过好日子的时候。跟着我没有好处，我到底是个没脚蟹，我不能一年到头守着你，也不能把你像香荷包样拖在身边，不但误了你，连我也害了。你有点喜欢我，我也有点喜欢你，这是真的。我们就好好的把这点‘喜欢’留在心头，将来也有个好见面的日子。我前天才叫人买了一件衣料同周身的阑干回来，你拿去做棉袄穿，算是我送你的一点情谊，待你走时，再跟你一锭银子做盘川。”

刘三金遂哭了起来道：“干达达，你真是好人呀！……我咋个舍得你！……我要想法子报答你的！……”

二

报答？刘三金并不是只在口头说说，她硬着手进行起来。

她这几天，觉得很忙，忙着做鞋面，忙着做帽条子。在云集栈的时候很少，在兴顺号同蔡大嫂一块商量的时候多。有时到下午回来，两颊吃得红馥馥的，两眼带着微醺，知是又同蔡大嫂共饮了来。有时邀约罗歪嘴一同去，估着他到红锅饭馆去炒菜，不过总没有畅畅快快的吃一台，不是张占魁等找了来，就是旁的事情将他找了去。

直到冬月二十一夜里，众人都散了，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入冬以来，这一夜算是有点寒意；窗子外吹着北风，干的树叶，吹得哗啦哗啦的响。上官房里住了几个由省回家的老陕，高声谈笑，笑声一阵阵的被风吹过墙来。

罗歪嘴穿了件羊皮袍，倒在烟盘边，拿着本新刻的八仙图在念。刘三金双脚盘坐在床边上，一个邛州竹烘笼放在怀中，手上抱着白铜水烟袋。因为怕冷，拿了一角绣花手巾将烟袋套子包着。

她吃烟时，连连拿眼睛去看罗歪嘴，他依然定睛看着书，低低的打着调子在念，心里好像平静得了不得，为平常夜里所无有的。

她吃到第五袋烟，实在忍不住了，唤着罗歪嘴道：“喂！说一句话罢！尽看些啥子？”

罗歪嘴把书一放，看着她笑道：“说嘛！有啥子话？我听着在！”

“我想着，我也要走了，你哩，又是离不开女人的人，我走后，你找那个呢？”

罗歪嘴瞪着两眼，简直答应不出。

她把眉头蹙起，微微叹了一声道：“一个人总也要打打自己的主意呀！我遇合的人，也不算少，活到三十岁快四十岁像你这样潇洒的，真不多见！你待我也太好了，我晓得，倒也不是专对我一个人才这样；别的人我不管他，只就我一个人说，我是感激你的。任凭你咋个，我总要替你打个主意，你若是稍为听我几句，我走了也才放心！”

他不禁笑了笑，也坐了起来道：“有话哩，请说！何必这样的绕弯子？”

“那吗，我还是要问你：我走后，你到底打算找那个？”

“这个，如何能说？说难道不晓得天回镇上除了你还有第二个不

成？”

“你说没有第二个，是说没有第二个做生意的吗？还是说没有第二个比我好的？”

“自然两样都是。”

她摇了摇头道：“不见得罢？做生意的，我就晓得，明做的没有，暗做的就不少，用不着我说，你是晓得的；不过我也留心看来，那都不是你的对子。若说天回镇上没有第二个比我好的女人，这你又说冤枉话了，眼面前明明放着一个，你未必是瞎子？”

罗歪嘴只是眨了几下眼睛，不开口。

“你一定是明白的，不过你不肯说。我跟你戳穿罢，这个人不但在天回镇比我好，就随便放在那里，都要算是盖面菜。这人就是你的亲戚蔡大嫂，是心里顶爱你的一个人！……”

罗歪嘴好像什么机器东西，被人把发条开动了，猛的一下，跳下床来，几乎把脚下的铜炉都踢翻了。

刘三金忙伸手去挽住他，笑道：“慌些啥子？人就喜欢得迷了窍，也不要这样狂呀！”

他顺手抓住她手膀道：“你胡说些啥子？……”

“我没有胡说，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说啥子人心里顶爱我？”

“蔡大嫂！你的亲戚！”

“唉！你不怕挨嘴巴子吗？”

她把嘴一披，脸一扬道：“那个敢？”

“蔡大嫂就敢！她还要问你为啥子胡说八道？”

她笑了起来道：“说你装疯哩，看又不像；说你当真没心哩，你看起人来又那么下死眼的。所以蔡嫂子说你是个皮蛋，皮子亮，心里浑的！且不忙说人家，只问你爱不爱她？想不想她？老老实实的说，不许撒一个字的诳！”

他定睛看着她道：“你为啥子问起这些来？”

她把眼睛一溜道：“你还在装疯吗？我在跟你拉皮条！拉蔡嫂子的皮条！告诉你，她那面的话，已说好了；她并不图你啥子，她只爱你这个人！她向我说得很清楚，自从嫁跟蔡傻子起，她就爱起你了，只怪你麻麻胡胡的；又像晓得，又像不晓得。……”

罗歪嘴伸手把她的嘴一拧道：“你硬编得像！你却不晓得，蔡大嫂是规规矩矩的女人，又是我的亲戚，你跟她有好熟，她能这样向你说？”

她把头一侧，将他的手摆脱，[illegible]了他一眼道：“我是尽了心，信不

信由你！你又不是婆娘，你那晓得婆娘们的想头？有些女人，你看她外面只管正经，其实想偷男人的心比我们还切，何况蔡家的并不那么正经！你说亲戚，我又可以说，亲戚中间就不干净。你看戏上唱的，有好多不是表妹偷表哥，嫂嫂偷小叔子呢？我也用不着多说。总之，蔡家的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又有情趣，又不野，心里又是有你的。你不安家，又要一个合口味的女人来亲近你，我看来，蔡家的顶好了。我是尽了心，我把她的隐情，已告诉跟了你，并且已把她说动了，把你的好处，也告诉跟了她。你信不信，动不动手，全由你；本来，牛不吃水，也不能强按头的。只是蔡家的被我勾引动了，一块肥肉，终不会是蔡傻子一个人尽吃得了的！”

据说，罗歪嘴虽没有明白表示，但是那一整晚，都在刘三金身边翻过去覆过来，几乎没有睡好。

三

天色刚明，他就起来了。刘三金犹然酣睡未醒，一个吊扬州纂乱蓬蓬的揉在枕头上，印花洋缎面子的被盖，齐颈偎着。虽然有一些残脂剩粉，但经白昼的阳光一显照，一张青黄色脸，终究说出了她那不堪的身世，而微微浮起的眼膛，更说出了她的疲劳来。

房间窗户关得很紧，一夜的烟子人气，以及菜油灯上的火气，很是沉重，他遂开门出来，顺手卷了一袋叶子烟咂燃。

天上有些云彩，知道是个晴天。屋瓦上微微有点青霜。北风停止了，不觉得很冷，只是手指微微有点僵。一阵阵寒鸦从树顶上飞过。

上官房的陕西客人，也要起身了，都是一般当铺里的师字号高字号[1]的先生们，受雇期满，照例回家过年的。他们有个规矩，由号上起身时，一乘对班轿子，尽你所能携带的，完全塞在轿里，拴在轿外，而不许加在规定斤头的挑子和杠担上。大约一乘轿子，连人总在一百六七十斤上下，而在这条路线上抬陕西客的轿夫们，也都晓得规矩的，任凭轿子再重，在号上起肩时，绝不说重。总是强忍着，一肩抬出北门，大概已在午晌过了。然后五里一歇肩，十里一歇脚，走二十里到天回镇落店，差不多要黄昏了，这才向坐轿客人提说轿子太重了，抬不动。坐轿客人因这二十里的经验，也就相信这是实话，方能答应将轿内东西拿出，另雇一根挑子。所以到次早起身时，争轻论重，还要闹一会的。

罗歪嘴忽然觉得肚里有点饿，才想起昨夜只喝了两杯烧酒，并未吃饭。他遂走到前院，陕西客人正在起身，幺师正在收检被盖。他本想叫幺师去买一碗汤圆来吃的，一转念头，不如自己去，倒吃得热络些。

他一出栈房门，不知不觉便走到兴顺号。蔡傻子已把铺板下了，堆在内货间里，拿着扫帚，躬着身子在扫地。他走去坐在铺面外那只矮脚宝座上，把猴儿头烟竿向地下一磕，磕了一些灰白色烟灰在地上。

蔡傻子这才看见了他，伸起腰来道：“大老表早啦！”

“你们才早哩，就把铺面打开了！”

“赶场日子，我们总是天见亮就起来了。”

“赶场？……哦！今天老实的是二十二啦！你看我把日子都忘记了。……你们不是已吃过早饭了？”

“就要吃了，你吃过了吗？”

“我那里有这样早的！我本打算来买汤圆吃的，昨夜没吃饭，早起有点饿。……”

金娃子忽在后面哭叫起来。蔡大嫂尖而清脆的声音，也随之叫道：“土盘子你背了时呀！把他绊这一跤！……乖儿，快没哭！我就打他！……”

蔡兴顺一声不响，恍若无事的样子，仍旧扫他的地。

罗歪嘴不由得站起来。提着烟竿，掀开门帘，穿过那间不很亮的内货间，走到灶房门口，大声问道：“金娃子绊着了吗？”

蔡大嫂正高高挽着衣袖，系着围裙，站在灶前，一手提着锅铲，一手拿着一只小筲箕盛的白菜；锅里的菜油，已煎得热气腾腾，看样子是熟透了。

“哗啦！”菜下了锅，菜上的水点，着滚油煎得满锅呐喊。蔡大嫂的锅铲，很玲珑的将菜翻炒着，一面撒盐，一面笑嘻嘻的掉过头来向罗歪嘴说话，语音却被菜的呐喊掩住了。

金娃子扑在烧火板凳上，已住了哭了，几点眼泪还挂在脸上。土盘子把小案板上盛满了饭的一个瓦钵，双手捧向外面去了。

菜上的水被滚油赶跑之后，才听见她末后的一句：“……就在这里吃早饭，好不好？”

“好的！……只是我还没洗脸哩！”

“你等一下，等我炒了菜，给你舀热水来。”

“何必等你动手？我自己来舀，不对吗？”

他走进他们的卧室，看见床铺已打叠得整整齐齐，家具都已抹得放光，地板也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柜桌上的那只锡灯盏，也放得颇为适宜，她的那只御用的红漆木洗脸盆，正放在架子床侧一张圆凳上。

他将脸盆取了出来时，心头忽然发生了一点感慨：“居家的妇女与玩家比起来，真不同！我的那间房子，要是稍为打叠一下也好啦！”

在灶前瓦吊壶里取了热水，顺便放在一条板凳上，抓起盆里原有的洋葛巾就洗。蔡大嫂赶去把一个瓦盒取来，放在他跟前道：“这里有香肥皂，绿豆粉。”又问他用盐洗牙齿吗，还是用生石膏粉？

他道：“我昨天才用柴灰洗了的，漱一漱，就是了。”

灶房里还在弄菜，他把脸洗了，口漱了，来到铺面方桌前时，始见两样小菜之外，还炒了一碗嫩蛋。

罗歪嘴搓着手笑道：“还要费事，咋使得呢？”

蔡兴顺已端着饭碗在吃了，蔡大嫂盛了一碗饭递给罗歪嘴道：“大老表难逢难遇来吃顿饭，本待炒样臊子的，又怕你等不得。我晓得你的公

忙，稍为耽搁一下，这顿饭你又会吃不成了。只有炒蛋快些，还来得及，就只猪油放少了点，又没有葱花，不香，将就吃罢！”

这番话本是她平常说惯了的谦逊话，任何人听来，都不觉奇；不知为什么，罗歪嘴此刻听来，仿佛话里还有什么文章，觉得不炒臊子而炒蛋，正是她明白表示体贴他的意思。他很兴奋的答道：“好极了！像炒得这样嫩的蛋，我在别处，真没有吃过！”

于是做菜一事，便成了吃饭中间，他与她的谈资。她说得很有劲，他每每停着筷子看着她说。

她那鹅卵形的脸蛋儿，比起两年前新嫁来时，瘦了好些。两个颧骨，渐渐突了起来。以前笑起来时，两只深深的酒涡，现在也很浅了。皮肤虽还那样细腻，而额角上，到底被岁月给镂上了几条细细的纹路。今天虽是打扮了，搽了点脂粉，头发梳得溜光，横抹着一条漂白布的窄窄的包头帕子，显得黑的越黑，白的越白，红的越红，比起平常日子，自然更俏皮一点；但是微瘦的鼻梁与眼膛之下的雀斑，终于掩不住，觉得也比两年前多了些；不过一点不觉得不好看，有了它，好似一池澄清的春水上面，点缀了一些花片萍叶，仿佛必如此才感觉出景色的佳丽来。眼眶也比前大了些，而那两枚乌黑眼珠，却格外有光，格外玲珑。与以前顶不同的，就是以前未当妈妈和刚当了妈妈不久时，同你说起话来，只管大方，只管不像一般的乡间妇女，然而总不免带点怯生生的模样；如今，则顾瞻起来，很是大胆，敢于定睛看着你，一眼不眨，并且笑得也有力，眼珠流动时，自然而有情趣。

土盘子将金娃子抱了出来，一见他的妈，金娃子便扑过来要她抱，她不肯，说“等我吃完饭抱你”！孩子不听话，哇的便哭了起来。

蔡大嫂生了气，翻手就在他屁股上拍打了两下。

罗歪嘴忙挡住道：“娃儿家，见了妈妈是要闹的。……土盘子抱开！莫把你师娘的手打闪了！”

蔡大嫂扑哧一声，把饭都喷了出来，拿筷子把他一指道：“大老表，你今天真爱说笑！我这一双手，打铁都去得了，还说得那么娇嫩？”低头吃饭时，又笑着瞥了他一眼。

这时，赶场的人已逐渐来了。

四

在赶场的第二天，场上人家正在安排吃午饭的时候，罗歪嘴兴冲冲地亲自提了三尾四寸来长鲜活的鲫鱼，走到兴顺号来。

一个女的正在那里买香蜡纸马，说是去还愿的，蔡傻子口里叼着叶子烟，在柜台内取东西。铺子里两张方桌，都是空的，闲场时的酒客，大抵在黄昏时节才来。

罗歪嘴将鱼提得高高的，隔着柜台向蔡兴顺脸上一扬道："嗨！傻子，请你吃鱼！"

蔡兴顺咧着嘴傻笑了两声。那买东西的女人称赞道："啧啧啧！好大的鲜鱼！罗五爷，在沟里钓的吗？"

罗歪嘴把她睨了一眼道："水沟里有这大的鱼吗？……"把门帘一撩，向灶房走去，还一面在说："花了四个钱一两买来的哩！……"

蔡大嫂从烧火板凳上站起来道："啥东西，四个钱一两？……哦！鲫鱼！难怪这样贵法！……你买来请那个吃的？"

罗歪嘴把鱼提得高高的，那鱼是被一根细麻索将背鳍拴着，把麻索一顿，它自然而然就头摇尾摆，腮动口张起来。

蔡大嫂也啧啧赞道："好鲜！"又道，"看样子还一定是河鱼哩！……你是买来孝敬你的刘老三的吗？"

他把眼睛一挤，嘴角一歪道："她配！……我是特为我们金娃子的小妈妈买来的！……赏收不赏收？"

她眼珠一闪，一种衷心的笑，便挂上嘴边，她勉强忍住，做得毫不经意的样子，伸手去接道："这才经当不起呀！只好做了起来请刘三姐来吃，我没有这福气！"

拴鱼的麻索已到了她的指头上，而罗歪嘴似乎还怕她提得不稳，紧紧一把连她的手一并握着。

她的眼睛只把鱼端详着，脸上带点微笑，没有搽胭脂的眼角渐渐红了起来。他放低声气，几乎是说悄悄话一样，直把头凑了过来道："你没有福气，那个才有福气？只怪我以前眼睛瞎了，没有把人看清楚！从今以后，我有啥子，全拿来孝敬你一个人，若说半句诳话，……"

土盘子背着他师弟进来了。

她把鱼提了过去，看着他笑道："土盘子去淘米！我来破鱼！只是昨

个做呢？你说。”

罗歪嘴笑道：“我是只会吃的。你喜欢咋个做，就咋个做。我再去割一斤肉来，弄盐煎肉，今天天气太好，我们好生吃一顿！”

“又不过年，又不过节，又没有人做生，有了鱼，也就够了！”

“管他的，只要高兴，多使几百钱算啥！”

今天天气果然好。好久不见的太阳，在昨天已出了半天，今天更是从清早以来，就亮晶晶的挂在天上。天是碧蓝的，也时而有几朵薄薄的白云，但不等飞近太阳，就被微风吹散了。太阳如此晒了大半天，所以空气很是温和，前两天的轻寒，早已荡漾得干干净净。人在太阳光里，很有点春天的感觉。

罗歪嘴本不会做什么的，却偏要虱在灶房里，摸这样，摸那样，惹得蔡大嫂不住的笑。她的丈夫知道今天有好饮食吃，也很高兴，不时丢开铺面，钻到灶房来帮着烧火、剥蒜。

又由蔡大嫂配了两样菜，盐煎肉也煎好了，鱼已下了锅，叫土盘子摆筷子了，罗歪嘴才提说不要搬到铺面上去吃，就在灶房外院坝当中吃。恁好的天气，自然很合宜的。谁照料铺面呢？就叫土盘子背着金娃子挟些菜在饭碗上，端着出去吃。

于是一张矮方桌上，只坐了三个人。蔡大嫂又提说把刘三金叫来，罗歪嘴不肯，他说：“我们亲亲热热地吃得不好吗？为啥子要掺生水？”

蔡兴顺把自己铺子上卖的大曲酒用砂瓦壶量了一壶进来，先给罗歪嘴斟上，他老婆摇头道：“不要给我斟。”

罗歪嘴侧着头问道：“为啥子不吃呢？”

“吃了，脸红心跳的。”

蔡兴顺道：“有好菜，就该吃一杯，醉了，好睡。”

她瞟了他一眼道：“都像你吗，好酒贪杯的，吃了就醉，醉了就睡！”

罗歪嘴把酒壶接过去，拉开她按着杯子的手，给她斟了一满杯道：“看我的面子，吃一杯！天气跟春天一样，吃点酒，好助兴！”她笑了笑道：“大老表，我看你不等吃酒，兴致已好了。”他摇了摇头道：“不见得，不见得！”

吃酒中间，谈到室家一件事上，罗歪嘴不禁大发感慨道：“常言说得好，傻子有傻福，这话硬一点不错！就拿蔡傻子来说罢，姑夫姑妈苦了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死了，跟他剩下这所房子，还有二三百两银子的一个小营生。傻子自幼就没有吃过啥子苦，顺顺遂遂地当了掌柜不算外，还讨这么一个好老婆！……”

蔡兴顺只顾咧着嘴傻笑，只顾吃菜吃酒。他老婆插嘴打岔道："你就吃醉了吗？我是啥子好老婆？若果是好老婆，傻子早好了。"

"还要谦逊不好？又长得好！又能干！又精灵！有嘴有手的！我不是当面凑合的话，真是傻子福气好，要不是讨了你，不要说别的，就他这小本营生，怕不因他老实过余，早倒了灶了，还能像现在这样安安逸逸的过活吗？并且显考也当了，若是后来金娃子读书成行，不又是个现成老封翁？说起我来，好像比傻子强，其实一点也比不上。第一，三十七岁了，还没有遇合一个好女人！"

他的话，不知是故意说的吗？或是当真有点羡慕？当真有点嫉妒？只是还动人。

大家都无话说，吃了一回酒，蔡大嫂才道："大老表是三十七岁的人，倒看不出。你比他大三岁，大我十二岁。但你到底是个男子汉，有出息的人！"

罗歪嘴叹了一声道："再不要说有出息的话！跑了二十几年的滩，还是一个光杆。若是拿吃苦来说，那倒不让人；若是说到钱，经手的也有万把银子，但是都烊和[2]了。以前也太荒唐，我自己很明白，对待女人，总没有拿过真心出来；却也因历来遇合的女人，没一个值得拿真心去对待的。那些女人之对待我，又那一个不把我当作个肯花钱的好保爷，又那一个曾拿真情真义来交结过我？唉！想起以前的事，真够令人叹息！"

蔡大嫂大半杯酒已下了肚，又因太阳从花红树干枝间漏下，晒着她，使她一张脸通红起来，瞧着罗歪嘴笑道："在外面做生意的女人，到底赶不到正经人家的女人有情有义。你讨一个正经人家的姑娘，不就如了愿吗？"

罗歪嘴皱起眉头道："说得容易，你心头有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人？"

"要啥样子的？"

"同你一样的！"他说时，一只手已从桌下伸去，把她的大腿摸了摸，捏了捏。

她不但不躲闪，并且掉过脸来，向他笑了笑道："我看刘三金就好，也精灵，也能干，有些地方，比我还要好些。"

"哈哈！亏你想到了她！不错，在玩家当中，她要算是好看的，能干的，也比别一些精灵有心胸；但是比起你来，那就差远了！……傻子，你也有眼睛的，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蔡兴顺已经有几分醉意了，蒙蒙眬眬，睁着眼睛，只是点头。两个

人又大笑起来。罗歪嘴十分胆大了，竟拉着蔡大嫂一只手，把手伸进那尺把宽的衣袖，一直去摸她的膀膊。她轻轻拿手挡了两下，也就让他去摸。一面笑道：“照你说，你为啥子还包了她几个月，那样爱法？”

罗歪嘴有点喘道：“是她向你说过，说我爱她吗？”

“不是，她并未说过，是我从旁看来，觉得你在爱她。”

“我晓得她向你说的是些啥子话，就这一点，我觉得她还好。但是，就说她对我有真情真义，那她又何至于要走呢？我对待她，的确比对别一些玩家好些，钱也跟得多些，若说我爱她，我又为何要叫她走呢？舍得离开的，就不算爱！……”

他的手太伸进去了一点，她怕痒，用力把他的手拉出来，握在自己掌中道：“那你当真爱一个人，不是就永远不离开了？”

他很是感动，咬着牙齿道：“不是吗？”

她将他的手一丢，把酒杯端起，一口喝空，哈哈大笑道：“说倒说得好，我就长着眼睛看罢！”

蔡兴顺醉了，仰在所坐的竹椅背上，循例的打起鼾声。

土盘子在铺面上很久很久了，不知为一件什么事，走进来找罗歪嘴。只见矮方桌前，只剩一个睡着了的师父，桌子上杯盘狼藉，鱼骨头吐了一地，而罗五爷与师娘都不见。

五

要上灯了，罗歪嘴回到栈房。场合正热闹，因为汉州来了三个有钱朋友，成都又上来一个有力量的片官。朱大爷且于今天下午，提着钱褡裢来走了一遭，人人都是很上劲的。

罗歪嘴也走了一个游台，招呼应酬了一遍，方回到耳房。

刘三金正在收拾衣箱，陆茂林满脸不自在的躺在烟盘旁边，挑了一烟签的鸦片烟在烧牛屎堆。

他一看见罗歪嘴进来，把烟签一丢，跳到当地道："罗五爷，你回来啦！咋个说起的，三儿就要走咧？"

"就要走吗，今夜？"

刘三金站了起来笑道："哎呀！那处没找到你，你跑往那里去了？说是在兴顺号吃着酒就不见了，我生怕你吃醉了跌到沟里去了！"

罗歪嘴又问道："咋个说今夜就走？"

"那个说今夜走？我是收拾收拾，打算明天走，意思找你回来说一声，好早点雇轿子挑子，偏偏找不着你。老陆来了，缠着人不要走，跟离不开娘的奶娃儿一样，说着说着，都要哭了，你说笑不笑人？"

罗歪嘴看着陆茂林丧气的样子，也不禁大笑道："老陆倒变成情种了！人为情死，鸟为食亡，老陆，你该不会死罢？"

刘三金道："我已向他说过多少回。我们的遇合，只算姻缘簿上有点露水姻缘，那里认得那么真！你是花钱的嫖客，只要有钱，到处都可买得着情的。我不骗你，我们虽是睡过觉，我心里并没有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迷窍！我不像别的人，只图骗你的钱，口头甜蜜蜜的，生怕你丢开了手，心里却辣得很，恨不得把你连皮带骨吞了下去！我这回走，是因为要回去看看，不见得就从良嫁人，说不定我们还是可以会面的，你又何必把我留得这样痴呆呆的呢？可是偏说不醒，把人缠了一下午，真真讨厌死了！你看他还气成那个样子。"

陆茂林眯着眼睛，拿了块乌黑手帕子，连连把鼻头揩着道："罗五爷，你不要尽信她的话。我就再憨，也不会呆到那样。我的意思，不过说过年还早，大家处得好好的，何必这样着急走哩！多玩几天，我们也好饯个行，尽尽我们的情呀！……"

刘三金把脚几顿，一根指头直指到他鼻子上道："你才会说啦！若只

是这样说，我还会跟你生气吗？还有杜老四做眼证哩！你去把他找进来问问看，我若冤枉了你，我……”

罗歪嘴把手一摆道：“不许乱赌咒！你也不要怪他，他本是一个见色迷窍的人。不过这回遇合了你，玉美人似的，又风骚，又率真，所以他更着了迷。你走了，我相信他必要害相思的。老陆，你也不要太胡闹了。你有好多填尿坑的钱用不完，见一个，迷一个？像你这脾气，只好到女儿国招驸马去。三儿要走，并不是今天才说起的，你如何留得下她？就说她看你的痴情，留几天，我问你，你又能得多少好处？她能不能把大家丢开，昼夜陪伴你一个人呢？你说饯行的话，倒对！既她明天准走，我们今夜就饯行，安排闹一整晚，明天绝早送她走！三儿，你说好吗？”

刘三金笑道：“饯行不敢当！不过大家都住熟了，分手时，热闹一下，倒是对的。陆九爷，别呕气呀！宴席多跟你亲一个！……”

陆茂林惨然一笑道：“那才多谢你啦！……罗哥，我们该咋个准备，该招呼那些人，可就商量得了。”

罗歪嘴颓然向床上一躺道：“你把田长子喊来，我交代他去办好了！……三儿，快来跟我烧袋烟，今天太累了，有点撑不住。”

陆茂林出去走了一大转，本想就此不再与刘三金见面了的，既然她那样绝情寡义。只是心里总觉有点不好过，回头一想：见一面，算一面，她明早就要走了，知道以后还见得着么。脚底下不知不觉又走向耳房来，还未跨进门去，听见刘三金正高声的在笑，笑得像是很乐意的。他心里更其难过，寻思：一定是在笑他。他遂冒了火，冲将进去，只听见刘三金犹自说着她未说完的话：“……这该是我的功劳啦！若不是我先下了药，你那能这样容易就上了手？可是也难说，精灵爱好的女人，多不会尽守本分的。……”

罗歪嘴诧异的瞪着他道：“这样气冲冲的，又着啥子鬼祟起了？”

陆茂林很不好意思，只好借口说：“既是明天一早要走，为啥子还不把挑子收拾好？你两个还这样的腻在一起，我倒替你们难过！”

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刘三金道：“这话倒是对的。干达达，你去叫挑夫，我去看看蔡大嫂，一来辞行，二来道喜。”

陆茂林道：“道啥子喜？我陪你去！”

罗歪嘴向她挤了个眼睛，她点头微笑道：“你放心，没人会晓得的！……老陆陪我走，也使得，只是第一不准你胡说胡问，第二不准你胡钻胡走，第三不准你胡听胡讲，……”

陆茂林不由笑了起来道：“使得，使得，把我变成一个瘸子瞎子聋子

哑子，只剩一个鼻头来闻你两个婆娘的骚气！……”

刘三金笑着向他背上就是一拳道：“连鼻子都不准闻！”

又是一阵哈哈，三个人便一路走出。

兴顺号酒座上点了一盏油盖水的玻璃神灯，一举两便，既可光照壁上神龛，又可光照常来的酒客，柜台上放了只长方形纱号灯，写着红黑扁体字：兴顺老号。在习惯的眼睛看来，也还辨得出人的面孔。

他们来时，蔡傻子已醉醒了，坐在柜台上挂账。土盘子在照顾酒客。灯光中，照见有三个人在那里细细的吃酒。

刘三金问了土盘子，知道他师娘带着金娃子在卧室里，便向陆茂林道：“你就在这外面安安静静地等我！若果不听话，走了进来，……”遂凑着他耳朵道：“……那你休想我拿香香跟你吃！”一笑后就跑进内货间去了。

陆茂林只好靠在柜台上，看蔡兴顺挂账，他的算盘真熟，嘀嘀嗒嗒只是打。要同他说两句话，他连连摇头，表示他不肯分心。

半袋叶子烟时，只听见蔡大嫂与刘三金的笑声，直从柜房壁上纸窗隙间漏出，一个是极清脆的，一个是有点哑的，把他的心笑得好像着嫩葱在搔的一样，又许久，方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卧室走到内货间，知道她们说完话出来了。但是听见她们在内货间犹自唧唧哝哝了一会，才彼此一路哈哈，走出铺面。刘三金在前，蔡大嫂抱着金娃子在后，灯光中看见两个女人的脸，都是通红的。

刘三金走到柜台边，向蔡兴顺打着招呼道：“蔡掌柜，恭喜发财！我明天要走了，我愿意再来时，你掌柜的生意更要兴隆！”又是一阵哈哈，回头向蔡大嫂牵着袖子拂了一拂道：“嫂子，我就别过了！愿你顺心如意的直到你金娃戴红顶子！”

蔡大嫂只是笑，并不开口。陆茂林本想同她调笑一两句的，却被刘三金把袖子挽着就走。

六

天回镇的热闹，好像被刘三金带走了。这因为腊八之后，赌博收了场；过路客商也因腊月关系，都要赶路，天回镇只是一个过站，谁肯在此流连？罗歪嘴又因伤风咳嗽，嫌一个人住在云集栈的后院不方便，遂迁到兴顺号去居住。

他本要同土盘子住在楼上的。蔡大嫂说，一天到晚，上楼几次，下楼几次，多不好！害病的人，那能这样劳苦！于是，把内货间腾了一下，有些不常用的东西和笨货，都架到卧室楼上。通后头院坝的小门上，挂了一幅门帘，便没有过道风吹入。原来的亮瓦，叫泥水匠来洗了一洗，又由罗歪嘴出钱，新添三行亮瓦，房间里也有了光。然后安了一张床，一张条桌，两张方凳，——这都是老蔡兴顺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是两年前曾为罗歪嘴使用过的。——就算是罗歪嘴的行辕。过了两夜，罗歪嘴说夜里还是有风吹进帐子。蔡大嫂又主张：在夜里，罗歪嘴到卧室架子床上去睡，她同丈夫孩子移出来，到罗歪嘴的床上。

罗歪嘴原本不肯的，说："那有这样喧宾夺主之理？我来养病，劳烦你夫妇随时照料，已经够了！"但她的理由也充足："你害的既是伤寒病，那能在夜里再感冒？你是来此养病，不是来此添病，若是我们不管，叫人听见了，岂不要议论我们的不对？我们就不说是亲戚，便是邻居咧，也不能这样的见死不救！设若你仍在云集栈，我们没法子照管，还可以推口，既在我们家里，我们咋好只图自己舒服，连房间都不让一让呢？况且又无妨碍，一样的有床，有枕头，有被盖。……"

蔡兴顺也帮着劝，并且主张："不管他答不答应，到夜里，我们先就在他床上睡了。"他才无计奈何答应了，但附了两个条件：其一，以他的病愈为止；其二，金娃子太小，也受不住夜寒，让他在架子床上同睡，蔡大嫂可以随时进来喂他的奶。房门自是不关的。

同时，蔡兴顺也很高兴他因罗歪嘴之来，公然得以顺遂恢复了讨老婆以前的快活习惯，而再不受老婆的啰唣。就是在关了铺子之后，杯酒自劳，吃得半醺的，清清静静地上床去酣然一觉。

罗歪嘴日间也常出去干他的正经事。一回来，把鸦片烟盘子一摆，蔡大嫂总自然而然地要在烟盘边来陪他。起初还带着金娃子坐在对面说笑，有一次，她要罗歪嘴教她烧烟泡，竟无所顾忌地移到罗歪嘴这边，

半坐半躺，以便他从肩上伸手过去捉住她的手教。恰这时候，张占魁田长子两个人猛的掀开帘子进来。罗歪嘴便一个翻身，离开蔡大嫂有五六寸远，而她哩，却毫无其事的，依然那样躺着烧她的烟泡，还一面翘起头来同他们交谈。

事情是万万掩不住的。罗歪嘴倒有意思隐秘一点，而蔡大嫂好像着了魔似的，偏偏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于是他们两个的勾扯，在不久之间，已是尽人皆知。蔡大嫂自然更无顾忌，她竟敢于当着张占魁等人而与罗歪嘴打情骂俏，甚至坐在他的怀中。罗歪嘴也扯破面子，不再作假，有人问着，他竟老实承认他爱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地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算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他们如此一来，反而得了众人的谅解，当面自是没有言语，俨然公认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即在背后，也只这样讥讽蔡大嫂："正经毕竟是绷不久啦！与其不能正经到底，不如早点下水，还多快活两年！"也只这样嘲笑罗歪嘴："大江大海都搅过来的，却在阳沟里翻了船！口口声声说是不着迷，女人玩了便丢开，如今哩，岂但着了迷，连别人多看她一眼，你瞧，他就嫉妒起来！"

---

[1]陕西帮在成都营商者，其商号组织分为五等，曰师高大相娃，娃最小，系学徒，师最上，系先生。——作者注

[2]袍哥术语，大方乱用银钱曰烊和。——作者注

第五部分 死水微澜

一

自正月初八日起，各大街的牌坊灯，便竖立起来。初九日，名曰上九，便是正月烧灯的第一宵。全城人家，并不等什么人的通知，一入夜，都要把灯笼挂出，点得透明。就中以东大街各家铺户的灯笼最为精致，又多，每一家四只，玻璃彩画的也有，而顶多顶好看的总是绢底彩画的。并且各家争胜斗奇，有画《三国》的，有画《西厢》《水浒》，或是《聊斋》《红楼梦》的，也有画戏景的，不一定都是匠笔，有多数是出自名手，可以供雅俗之赏。所以一到夜间，万灯齐明之时，游人们便涌来涌去，围着观看。

牌坊灯也要数东大街的顶多顶好，并且灯面绢画，年年在更新。而花炮之多，也以东大街为第一。这因为东大街是成都顶富庶的街道，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客，全都在东大街。所以在南北两门相距九里三分的成都城内，东大街真可称为首街。从进东门城门洞起，一段，叫下东大街，还不算好，再向西去一段，叫中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显出它的富丽来了：所有各铺户的铺板门枋，以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哩，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哩，全是黑漆金字，很光华，很灿烂的。因为经过几次大火灾，于是防患未然，每隔几家铺面，便高耸一堵风火墙；而街边更有一只长方形足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太平石缸，屋檐下并长伸出丁宫保丁制台所提倡的救火家具：麻搭、火钩。街面也宽，据说足以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街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并且没一块破碎了而不即更换的。两边的檐阶也宽而平坦，一入夜，凡那些就地设摊卖各种东西的，便把这地方侵占了；灯火荧荧，满街都是，一直到打二更为止。这是成都唯一的夜市，而大家到这里来，并不叫上夜市，却呼之为赶东大街。

东大街在新年时节，更显出它的体面来：每家铺面，全贴着朱红京

笺的宽大对联，以及短春联，差不多都是请名手撰写，互相夸耀都是与官绅们接近的，或者当掌柜的是士林中人物。而门额上，则是一排五张朱红笺镂空花贴泥金的喜门钱。门扉上是彩画得很讲究的秦军胡帅，或是直书“只求心中无愧，何须门上有神”以表示达观。并且生意越大，在门神下面，粘着的拜年的梅红名片便越多，而自除夕直到破五，积在门外，未经扫除的鞭炮渣子，便越厚，从早至晚，划拳赌饮的闹声，越高，出入的醉人，也越多！

除此之外，便是花灯火炮了。

从上九夜起，东大街中，每夜都是一条人流，潮过去，潮过来。因此，每年都不免要闹些事的。

这一年，自不能例外，在上九一夜，凡乡下人头上的燕毡大帽，生意人头上的京毡窝，老酸公爷们头上的潮金边耍须苏缎棉瓜皮帽，被小偷趁热闹抓去的，有二十几顶；失怀表的，失鼻烟壶的，失荷包的，以及失散碎银子的，也有好几起。失主们若是眼明手快，将小偷抓住，也不过把失物取回，赏他几个耳光，唾他几把口水了事。谁愿意为这点小意事，去找街差总爷，或送到两县去自讨烦恼？何况小偷们都是经过教训，而有组织的，你就明明看见他抓了你的东西，而站在身边，你须晓得，你的失物已是传了几手，走得很远了；无赃不是贼，你敢奈何他吗？所以十有九回，失主总是叹息一声了事。

初十夜里，更热闹一点。上东大街与中东大街臬台衙门照壁后走马街口，就有两个看灯火的少妇，被一伙流痞举了起来。虽都被卡子上的总爷们一阵马棒救下了，但两个女人的红绣花鞋，玉手钏，镀金簪子，都着勒脱走了。据说有一个着糟蹋得顶厉害，衣襟全被撕破，连挑花的粉红布兜肚都露了出来，而脸上也被搔伤了。大家传说是两个半开门的婊子，又说是两个素不正经的小掌柜娘，不管实在与否，而一般的论调却是：“该着的！难道不晓得这几夜东大街多繁？年纪轻轻的婆娘，为啥还打扮得妖妖娆娆的出来丧德？”

十一夜里顶热闹，便是在万人丛中，耍起刀来，几乎弄得血染街衢。

这折武戏的主角，我可以先代他们报出名来：甲方是罗歪嘴！乙方是顾天成！

二

顾天成是初六进城的，因为招弟没人照管，便也带在身边。一来拜年，二来也是商量过继承主的事。据说，顾天相的老婆钱大小姐在正月内一定可以生娩了。若幸而如马太婆所摸，是个男孩子，自无问题；不然，幺伯的主意：老二夫妇年轻体壮，一定是生生不已的。头一胎是花，第二胎定是叶，总之，把头一个男孩出继与他，虽然男孩还辽远的未出世，名字是早有了，且把名字先过继去承主，也是可以的。不过总要等钱大小姐生娩之后，看个分晓才能定。

他就住在幺伯家，招弟自有人照顾，他放了心，无所事事，便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跑些什么？自不外乎吃喝嫖赌。他因为旷久了，所以对于嫖字，更为起劲。女色诚然不放松，男色也不反胃。况新年当中，各戏班都封了箱，一般旦角，年轻标致的，自有官绅大爷们报效供应。那时官场中正将北京风气带来，从制台将军司道们起，全讲究玩小旦，并且宠爱逾恒，甚至迎春一天，杨素兰竟自戴起水晶顶，在行列中，骑马过市。但是一般黑小旦，却也不容易过活，只好在烟馆中，赌场上，混在一般兔子丛中找零星买主，并且不像兔子们拿架子。这于一般四乡来省，想尝此味的土粮户，怯哥儿，是很好的机会。顾天成本不十分外行，值此机会，正逢需要，他又安能放过呢？

但是成都虽然繁华，零售男女色的地方虽多，机会虽有，可是也须有个条件，你才敢去问津。不然的话，包你去十回必要吃十回不同样的大亏：钱被勒了，衣裳被剥了，打被挨了，气被受够了，而结果，你所希望的东西，恐怕连一个模糊的轮廓还不许你瞧见哩！并且你吃了亏，还无处诉苦！

什么条件呢？顶好是，你能直接同两县衙门里三班六房的朋友，或各街坐卡子的老总们，打堆玩耍，那你有时如了意，还用不着要你花钱，不过遇着更有势力的公爷，你断不能仗势相争，只有让，只有让！其次，就是你能够认识一般袍哥痞子，到处可以打招呼，那你规规矩矩，出钱买淫，也不会受气。再次，就是你能凭中间人说话，先替你向上来所说的那几项人打了招呼，经一些人默许了，那你也尽可同着中间人去走动，走熟了之后，你自可如愿以偿；不过花的钱不免多些，而千万不可吝惜，使人瞧不上眼，说你狗[1]！

顾三贡爷是要凭中间人保护的一类，所以他在省城所交游的，大都就是这般人；而这般人因为他还不狗，也相当与他好。

十一这天，是顾辉堂五十整寿。说是老二一定要给他做生。没办法，只好张灯结彩，大摆筵席。亲戚家门，男男女女，共坐了六桌。老大说是人不舒服，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来，但请二老过了生到郫县去耍一个月。

这一天的显客，是钱亲家。堂屋中间悬的一副红缎泥金寿联，据说便是钱亲家亲自撰送的，联语很贴切：“礼始服官，人情洞达；年方学易，天命可知。”到中午，还亲自来拜寿，金顶朝珠，很是辉煌。

顾天成在这天晌午就回来了。送了一匣淡香斋的点心，一斤二刀腿子肉，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对斤条蜡烛，三根檀香条。拜生之后，本想到内室烟盘侧去陪陪钱亲家的，却被二兄弟苦苦邀到厢房去陪几位老亲戚。只好搜索枯肠，同大家谈谈天时，谈谈岁收的丰歉，谈谈多年不见以后的某家死人某家生孩子的掌故，谈谈人人说厌人人听厌的古老新闻。并且还须按照乡党礼节，一路恭而且敬的说、听，一路大打其空哈哈，以凑热闹。

这些都非顾天成所长，已经使他难过了。而最不幸的，是在安席之后，恰又陪着一位年高德劭，极爱管闲事的老姻长；吃过两道席点，以及海参大菜之后，老姻长一定要闹酒划拳，五魁八马业已喊得不熟，而又爱输；及至散席，颇颇带了几分酒意。乡党规矩：除了丧事，吊客吃了席，抹嘴就走，不必流连道谢者外，如遇婚姻祝寿，则须很早的来坐着谈笑，静等席吃，吃了，还不能就走，尚须坐到相当时候，把主人累到疲不能支之后，才慢慢的一个一个，作揖磕头，道谢而去；设不如此，众人都要笑你不知礼，而主人也不高兴，说你带了宦气，瞧不起人。因此，顾天成又不能不重进厢房，陪着老姻长谈笑散食。又不知以何因缘，那老姻长对于他，竟自十分亲切起来。既问了他老婆死去的病情医药，以及年月日时，以及下葬的打算，又问他有几儿几女。听见说只有一个女儿，便更关心了；又听说招弟也在这里，便一定要见一见。及至顾天成进去，找老婆子从后房把招弟领出来，向老姻长磕了头后，复牵着她的小手，问她几岁？想不想妈妈？又问她城里好玩吗？乡坝里好玩？又问她转过些什么地方？

招弟说：“来了就在这里，爹爹没有领我转过街，幺爷爷喊他领我走，他不领。”

老姻长似乎生了气，大为招弟不平道：“你那老子真不对！娃儿头一回过年进城，为啥子不领出去走走？……今天夜里，东大街动手烧龙

灯，一定叫他领你去看！”复从大衣袖中，把一个绣花钱褡裢摸出，数了十二个同治元宝光绪元宝的红铜钱鹅眼钱，递给招弟道：“取个吉利！月月红罢！……拿去买火炮放！”

这一来，真把顾天成害死了，既没胆子反抗老姻长，又没方法摆脱招弟，而招弟也竟自不进去了，便挂在他身边。他也只好做得高高兴兴的，陪到老姻长走了，牵着招弟小手，走上街来。只说随便走一转，遂了招弟的意后，便将她仍旧领回幺伯家的。不料一走到纯阳观街口，迎面就碰见一个人，他不意的招呼了一声：“王大哥，那里去？”

所谓王大哥者，原来是崇庆州的一个刀客。身材不很高大，面貌也不怎么凶横，但是许多人都说他有了不得的本事，又有义气，曾为别人的事，干了七件刀案，在南路一带，是有名的。与成都满城里的关老三又通气，常常避案到省，在满城里一住，就是几个月。

王刀客还带有三四个歪戴帽斜穿衣的年轻朋友，都会过一二面的。

他站住脚，把顾天成看清楚了，才道：“是你？……转街去，你那？”

“小女太厌烦人了，想到东大街去看灯火。……”

“好的，我们也是往东大街去的，一道走罢！”

王刀客走时，把招弟看了一眼道：“几岁了，你这姑娘？”

“过了年，十二岁了。”

“还没缠脚啦！倒是个乡下姑娘。……看了灯火后，往那里去呢？”

顾天成道：“还是到舒老幺那里去过夜，好不好？”

“也好，那娃儿虽不很白，倒还媚气，腻得好！”

他们本应该走新街的，因为要看花灯，便绕道走小科甲巷。一到科甲巷，招弟就舍不得走了。

王刀客笑道：“真是没有开过眼的小姑娘！过去一点，到了东大街，才好看哩！”

一到城守衙门照壁旁边，便是中东大街了。人很多，顾天成只好把招弟背在背上，挤将进去。

前面正在大放花炮，五光十色的铁末花朵，挟着火药，冲有二三丈高，才四向的纷坠下来；中间还杂有一些透明的白光，大家说是做花炮时，在火药里掺有什么洋油。这真比往年的花炮好看！大约放有十来筒，才停住了，大家又才擦着鞋底走几十步。

招弟在她老子背上喜欢得忘形，只是拍着她两只小手笑。

王刀客等之来转东大街，并不专为的看花炮，同时还要看来看火炮的女人。所以只要看见有一个红纂心的所在，便要往那里挤，顾天成不

能那么自由，只好远远的跟着。

渐渐挤过了臬台衙门，前面又有花炮，大家又站住了。在人声嘈杂之中，顾天成忽于无意中，听见一片清脆而尖的女人声音，带笑喊道：“哎哟！你踩着人家的脚了！”一个熟悉的男子声音答道：“恁挤的，你贴在我背后，咋个不踩着你呢？你过来，我拿手臂护着你，就好了。”

顾天成又何尝不是想看女人的呢？便赶快向人丛中去找那说话的。于花炮与灯光之中，果然看见一个女人。戴了一顶时兴宽帽条，一直掩到两鬓，从侧面看去，轮轮一条鼻梁，亮晶晶一对眼睛，小口因为在笑张着的，露出雪白的牙齿。脸上是脂浓粉腻的，看起来很逗人爱。但是一望而知不是城里人，不说别的，城里女人再野，便不会那样的笑。再看女人身边的那个男子，了不得！原来是罗歪嘴！不只是他，还有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那一群。

顾天成心里登时就震跳起来，两臂也掣动了，寻思：“那女人是那个？又不是刘三金，看来，总不是他妈的一个正经货！可又那么好看！狗入的罗歪嘴这伙东西，真有运气！”于是天回镇的旧恨，又涌到眼前，又寻思：“这伙东西只算是坐山虎，既到省城，未必有多大本事！咋个跟他们一个下不去，使他们丢了面子还不出价钱来，也算出了口气！”

花炮停止，看的人正在走动，忽然前面的人纷纷的向两边一分，让出一条宽路来。

一阵吆喝，只见两个身材高大，打着青纱大包头，穿着红哔叽镶青绒云头宽边号衣，大腿两边各飘一片战裙的亲兵，肩头上各掮着一柄绝大伞灯，后面引导两行同样打扮的队伍，担着刀叉等雪亮的兵器，慢慢走来。后面一个押队的武官，戴着白石顶子的冬帽，身穿花衣，腰间挂一柄鲨鱼皮绿鞘腰刀，跨在一匹白马上；马也打扮得很漂亮，当额一朵红缨，足有碗来大，一个马夫捉住白铜嚼勒，在前头走；军官双手捧着一只蓝龙抢日的黄绸套套着的令箭。

原来是总督衙门的武巡捕，照例在上九以后，元宵以前，每夜一次，带着亲兵出来弹压街道的，通称为出大令。

人丛这么一分，王刀客恰又被挤到顾天成的身边来。

他灵机一转，忽然起了一个意，便低低向王刀客说道：“王哥，你哥子可看见那面那个婆娘？”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穿品蓝衣裳的女人？”

“是的，你哥子看她长得咋个？还好看不？”

王刀客又伸头望了望道：“自然长得不错，今夜怕要赛通街了！”

“我们过去挤他妈的一挤，对不对？”

王刀客摇着头道："使不得！我已仔细看来，那女人虽有点野气，还是正经人。同她走的那几个，好像是公口上的朋友，更不好伤义气。"

"你哥子的眼力真好！那几个果是北门外码头上的。我想那婆娘也不是啥子正经货。是正经的，肯同这般人一道走吗？"

王刀客仍然摇着头。

"你哥子这又太胆小了！常说的，野花大家采，好马大家骑，说到义气，更应该让出来大家耍呀！"

王刀客还是摇头不答应。

一个不知利害的四浑小伙子，约莫十八九岁，大概是初出林的笋子，却甚以为然道："顾哥的话说得对，去挤她一挤，有甚要紧，都是耍的！"

王刀客道："省城地方，不是容易撒豪的，莫去惹祸！"

又一个四浑小伙子道："怕惹祸，不是你我弟兄说的话。顾哥，真有胆子，我们就去！"

顾天成很是兴奋，也不再加思索，遂将招弟放在街边上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就来！……"

"大令"既过，人群又合拢了。王刀客就要再阻挡，已看不见他们挤往那里去了。

罗歪嘴一行正走到青石桥街口，男的在前开路，女的落在背后。忽然间，只听见女的尖声叫喊起来道："你们才混闹呀！咋个在人家身上摸了起来！……哎呀！我的奶……"

罗歪嘴忙回过头来，正瞧见顾天成同一个不认识的年青小伙子将蔡大嫂挟住在乱摸乱动。

"你吗，顾家娃儿？"

"是我！……好马大家骑！……这不比天回镇，你敢咋个？"

罗歪嘴已站正了，便撑起双眼道："敢咋个？……老子就敢捶你！"

劈脸一个耳光，又结实，又响，顾天成半边脸都红了。

两个小伙子都扑了过来道："话不好生说，就出手动粗？老子们还是不怕事的！"

口角声音，早把挤紧的人群，霍然一下荡开了。

大概都市上的人，过惯了文雅秀气的生活，一旦遇着有刺激性的粗豪举动，都很愿意欣赏一下；同时又害怕这举动波到自己身上，吃不住。所以猛然遇有此种机会，必是很迅速的散成一个圈子，好像看把戏似的，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

于是在圈子当中，便只剩下了九个人。一方是顾天成他们三人，一

方是罗歪嘴、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同另外一个身材结实的弟兄，五个男子。外搭一个脸都骇青了的蔡大嫂。

蔡大嫂钗横鬓乱，衣裳不整的，靠在罗歪嘴膀膊上，两眼睁得过余的大，两条腿战得几乎站不稳当。

罗歪嘴这方的势子要胜点，骂得更起劲些。

顾天成毫未想到弄成这个局面，业已胆怯起来，正在左顾右盼，打算趁势溜脱的，不料一个小伙子猛然躬身下去，从小腿裹缠当中，霍的拔出一柄匕首，一声不响，埋头就向田长子腰眼里戳去。

这举动把看热闹的全惊了。王刀客忽的奔过来，将那小伙子拖住道："使不得！"

田长子一躲过，也从后胯上抽出一柄短刀。张占魁的家伙也拿出来了道："你娃儿还有这一下！……来！……"

王刀客把手一拦，刚说了句："哥弟们……"

人圈里忽起了一片喊声："总爷来了！快让开！"

提刀在手，正待以性命相搏的人，也会怕总爷。怕总爷吆喝着喊丘八捉住，按在地下打光屁股。据说，袍哥刀客身上，纵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戳上几十个鲜红窟窿，倒不算什么，惟有被王法打了，不但辱没祖宗，就算死了，也没脸变鬼。

"总爷来了！"这一声，比什么退鬼的符还灵。人圈中间的美人英雄，刀光钗影，一下都不见了。人壁依旧变为人潮，浩浩荡荡流动起来。

这出武戏的结果，顶吃亏的是顾天成。因为他一趟奔到总府街时，才想起他的招弟来。

三

从正月十一夜，在成都东大街一场耍刀之后，蔡大嫂不惟不灰心丧气，对于罗歪嘴，似乎还更亲热了些，两个人几乎行坐都不离了。

本来，他们两个的勾扯，已是公开的了，全镇的人只有正在吃奶的小娃儿，不知道。不过他们既不是什么专顾面子的上等人，而这件事又是平常已极，用不着诧异的事，不说别处，就在本镇上，要找例子，也就很多了。所以他们自己不以为怪，而旁边的人也淡漠视之。

蔡兴顺对于他老婆之有外遇，本可以不晓得的，只要罗歪嘴同他老婆不要他知道。然而罗歪嘴在新年初二，拜了年回来，不知为了什么，却与蔡大嫂商量，两个人尽这样暧暧昧昧的，实在不好，不如简直向傻子说明白，免得碍手碍脚。蔡大嫂想了想，觉得这与憎嫌亲夫刺眼，便要想方设法，将其谋杀了，到头终不免败露，而遭凌迟处死的比起，毕竟好得多。虽说因他两人的心好，也因蔡兴顺与人无争的性情好，而全亏得他们两人都是有了世故，并且超过了疯狂的年纪，再说情热，也还剩有思索利害的时间与理性。所以他们在商量时，还能设想周到：傻子决不会说什么的，只要大家待他格外好一点；设或发了傻性，硬不愿把老婆让出与人打伙，又如何办呢？说他有什么杀着，如祖宗们所传下的做丈夫的人，有权力将奸夫淫妇当场砍死，提着两个人头报官，不犯死罪；或如《珍珠衫》戏上蒋兴哥的办法，对罗歪嘴不说什么，只拿住把柄，一封书将邓幺姑休回家去；像这样，谅他必不敢！只怕他使着闷性，故意为难，起码要夜夜把老婆抱着睡，硬不放松一步，却如何办？蔡大嫂毕竟年轻些，便主张带起金娃子，同罗歪嘴一起逃走，逃到外州府县恩恩爱爱的去过活。罗歪嘴要冷静些，不以她的话为然，他说傻子性情忠厚，是容易对付的，只须她白日同他吵，夜里冷淡他，同时挑拨起他的性来，而绝对不拿好处给他；他再与他一些恐吓与温情，如此两面夹攻，不愁傻子不递降表。结果是采了罗歪嘴的办法，而在当夜，蔡兴顺公然听取了他们的秘密。不料他竟毫无反响的容纳了，并且向罗歪嘴表示，如其嫌他在中间不方便，他愿意简直彰明较著的把老婆嫁给他，只要邓家答应。

蔡兴顺退让的态度，牺牲自己的精神，——但不是从他理性中评判之后而来，乃是发于他怯畏无争的心情。——真把罗歪嘴感动了，拍着

他的手背道："傻子，你真是好人，我真对不住你！可是我也出于无奈，并非有心欺你，你放心，她还是你的人，我断不把她抢走的！"

他因为感激他，觉得他在夫妇间，也委实老实得可怜，遂不惜金针度人，给了他许多教诲；而蔡兴顺只管当了显考，可以说，到此方才恍然夫妇之道，还有许多非经口传而不知晓的秘密。但是蔡大嫂却甚以为苦，抱怨罗歪嘴不该把浑人教乖；罗歪嘴却乐得大笑；她只好努力拒绝他。

不过新年当中，大家都过着很快活。到初九那天，吃午饭时，张占魁说起城里在这天叫上九，各街便有花灯了。从十一起，东南两门的龙灯便要出来，比起外县龙灯，好看得多。并不是龙灯好看，是烧龙灯的花火好看，乡场上的花火，真不及！蔡大嫂听得高兴，因向罗歪嘴说："我们好不好明天就进城去，好生耍几天？我长这么大，还没到过成都城哩！"

罗歪嘴点头道："可是可以的，只你住在那里呢？"

她道："我去找我的大哥哥，在他那里歇。"

"你大哥哥那里？莫乱说，一个在广货店当先生的，自己还在打地铺哩！那能留女客歇？铺家规矩，也不准呀！"

杜老四道："我姐姐在大红土地庙住，虽然窄一点，倒可挤一挤。"

这问题算是解决了。于是蔡兴顺也起了一点野心，算是他平生第一次的，他道："也带我去看看！"

罗歪嘴点了头，众人也无话说。但是到次日走时，蔡大嫂却不许她丈夫走。说是一家人都走了，土盘子只这么大，如何能照料铺子。又说她丈夫是常常进城的，为何就不容她萧萧闲闲的去玩一次。要是金娃子大一点，丢得下，她连金娃子都不带了。种种说法，加以满脸的不自在，并说她丈夫一定要去，她就不去，她可以让他的。直弄得众人都不敢开口，而蔡傻子只好答应不去，眼睁睁的看着她穿着年底才缝的崭新的大镶滚品蓝料子衣裳，水红套裤，平底满帮花鞋，抱着金娃子，偕着罗歪嘴等人，乘着轿子去了。

自娶亲以来，与老婆分离独处，这尚是第一次；加以近六七天，被罗大老表教导之后，才稍稍尝得了一点男女乐趣，而女的对自己，看来虽不像对她野老公那样好，但与从前比起，已大不相同。在他心里，实在有点舍不得他女人的，却又害怕她，害怕她当真丢了他，她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出的女人。在过年当中，生意本来少，一个人坐在铺内，实在有点与素来习惯不合的地方，总觉得心里有点慌，自己莫明其妙，只好向土盘子述苦。

“土盘子，我才可怜喽！……”

土盘子才十四岁的浑小子，如何能安慰他。他无可排遣，只好吃酒。有时也想到“老婆讨了两年半，娃儿都有了，咋个以前并不觉得好呢？……咋个眼前会离不得她呢？……”自己老是解答不出，便只好睡，只好捺着心等他老婆兴尽而回。

原说十六才回来，十八才同他回娘家去的。不料在十二的晌午，她竟带着金娃子，先回来了。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站在她跟前，什么都忘了，只笑嘻嘻的看着她，看得一眼不转。

她也不瞅睬他，将金娃子交给土盘子抱了去，自己只管取首饰，换衣服，换鞋子。收拾好了，抱着水烟袋，坐在方凳上，一袋一袋的吸。

又半会，她才看了蔡兴顺一眼，低头叹道：“傻子，你咋个越来越傻了！死死的把人家盯着，难道我才嫁跟你吗？我忽然的一个人回来，这总有点事情呀，你问也不问人家一句，真个，你就这样的没心肝吗？叫人看了真伤心！”

蔡兴顺很是慌张，脸都急红了。

她又看了他两眼，不由笑着呸了他一口道：“你真个太老实了！从前觉得还活动些！”

蔡兴顺“啊”了一声道：“你说得对！这两天，我……”

她把眉头一扬道：“我晓得，这两天你不高兴。告诉你，幸亏我挡住你，不要去，那才骇人哩！连我都骇得打战！若是你，……”

他张开大口，又“啊”了一声。

“你看，罗哥张哥这般人，真行！刀子杀过来，眉毛都不动。是你，怕不早骇得倒在地下了！女人家没有这般人一路，真要到处受欺了，还敢出去吗？你也不要怪我偏心喜欢他们些，说真话，他们本来行啊！”

她于是把昨夜所经过的，向他说了个大概，“幸而把金娃子交跟田长子的姐姐带着，没抱去。”说话中间，自然把罗歪嘴张占魁田长子诸人形容得更有声色，超过实际不知多少倍，犹之书上之叙说楚霸王张三爷一样。事后，罗歪嘴等人本要去寻找那个姓顾的出事，一则她不愿意再闹，二则一个姓王的出头说好话，他们才不往下理落。她也不想看龙灯了，去找了一次大哥，又没有找着。城内还在过年，开张的很少，并不怎么热闹好玩，所以她就回来了。他们说是有事，要二十以后才能回来。是杜老四一直把她送到三河场，才转去的。

蔡兴顺听他老婆说完，忽然如有所悟，才晓得他老婆喜欢的是歪人，他自己并非歪人，只好退让了罢，这还有什么争的！

次日，两个人一同到邓家去拜年，铺子停门一日，土盘子也借此回

去看他的三婶。蔡兴顺在丈人丈母家，似乎比前两个新年更沉默，更老实了一些。

罗歪嘴由省城回来，给大嫂买了多少好东西；她高兴得很，看一样，爱一样，赞一样。她更其同他亲热起来。她向蔡兴顺说：“你看，人家不光是像个男儿汉，一句话不对，就可以拼命。人家为一个心爱的女人，还真能体贴，真小心，我并没有开腔，人家就会把我喜欢的跟我买来。人家这样好，我咋个不多爱他些呢？”

蔡兴顺无话可说，只有苦着脸的笑。

到三月初间，蔡大嫂忽起意要去青羊宫烧香，大众自无话说，答应奉陪。独于点到蔡兴顺，他却表示不去。

蔡大嫂不甚自在道：“这才怪啦！上次看灯，你要去，这次赶会，你又不去，是啥道理呀？”

“我害怕又耍刀！”

大家都笑道：“傻子的胆量真小！那里回回有耍刀的事？况且有我们！”他仍摇摇头。

蔡大嫂道：“不强勉他，只跟他带点东西回来好了。”于是就计议何时起身，设或晚了不能回来，就进城在何处歇宿，金娃子是不带去的。

大家很为高兴，蔡兴顺仍默默地不发一言。

四

顾天成在总府街一警觉招弟还在东大街，登时头上一热，两脚便软了。大约自己也曾奔返东大街，在人丛中挤着找了一会儿罢？回到幺伯家后，只记得自己一路哭喊进去，把一家人都惊了。听说招弟在东大街挤掉了，众人如何说，如何主张，则甚为模糊，只记得钱家弟媳连连叫周嫂喊打更的去找，而幺伯娘则抹着眼泪道："这才可怜啦！这才可怜啦！"

闹了一个通宵，毫无影响。接连三天，求签、问卜、算命、许愿、观花、看圆光、画蛋，什么法门都使交了，还是无影响。他哩，昏昏沉沉的，只是哭。又不敢说出招弟是因为什么而掉的，又不敢亲自出去找，怕碰见对头。关心的人，只能这样劝："不要太怄恨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该她要着这个灾。即或不掉，也一定会病死，你退一步想，就权当她害急病死了！"或者是："招弟已经那么大了，不是全不懂事的，长相也还不坏，说不定被那家稀儿少女的有钱人抢去了，那就比在你家里还好哩！"还举出许多例，有些把儿女掉了二十年，到自己全忘了，尚自寻觅回来，跪认双亲的。

又过了两天，幺伯幺伯娘也都冷淡下来，向他说："招弟掉了这几天，怕是找不着了！你的样子都变了，我家二媳妇肚子越大越坠，怕就在这几天。我们不留你尽住，使你伤心，你倒是回去将养的好。把这事情丢冷一点，再进城来耍。"

顾天成于正月十八那天起身回家时，简直就同害了大病一样，强勉走出北门，到接官厅，两腿连连打战，一步也走不动，恰好有轿子，便雇了坐回去。一路昏昏沉沉，不知在什么时候，竟自走到拢门口。轿子放下，因花豹子黑宝之向轿夫乱吠而走来叱狗的阿龙，只看见是他，便抢着问道："招弟也回来了吗？"他好像在心头着了一刀似的，汪的一声便号啕大哭起来。什么都不顾了，一直抢进堂屋，掀开白布灵帏，伏在老婆棺材上，顿着两脚哭喊道："妈妈！妈妈！我真想不过呀！招弟在东大街掉了！……你有灵有验……把她找回来呀！……"就是他老婆死时，也未这样哭过。

全农庄都知道招弟掉了，是正月十一夜看灯火挤掉的。邻居们都来问询，独不见钟家夫妇，说是进城到曾家去了。

阿龙不服气，他说："妈的！我偏不信，掉个人会找不着的！成都省有多大！"第二天，天还未亮，阿龙果然没吃饭就走了。

顾天成听见，心里也希冀阿龙真能够把招弟找到，寻思"这或者是招弟的妈在暗中主使罢"？于是他就在老婆灵位前点上一对蜡烛，三根长香，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磕到第三个头，并伏在地上默默通明了好一会。忽然想起自己平日的行为，便哭诉道："妈妈，我平日爱闹女人，这该不是我的报应？妈妈，只要你有灵有验，把招弟找回来，我再也不胡闹了！"

他祷告了后，好像有了把握，对于招弟回来的希望，似乎更大了。心里时时在说："阿龙定然把她找得着"！这一天，他颇有精神，一直悬着眼睛，等到月光照见了树梢。

次日又等，上午还好，还能去找邻居谈说"设若招弟回来了"；并打算杀只鸡煮了等她回来吃。但是等到下午，心里就焦躁起来，越等越不耐烦，连家里都站不住了，便跑到大路上去望，望一会，又跑回来，一直望到只要看见有两个人影，都以为是阿龙带着招弟回来了。快要黄昏时候，才被阿三拉了回去道："你也疯了！阿龙连城门都没有进过的，他咋个找得到人？恐怕连他也会掉哩！回去睡觉好了！你看，你已变得不像人形！"

话只管说得对，叫阿龙去找招弟，真不免惹人笑；但他已向死人灵前通明了，赌了咒，人死为神，只要鉴察自己的真诚，那里有不显应的，况且又是自己的女儿？顾天成诚心相信他这道理。不过，人到底支持不住，算来从正月十一夜起，直未好生睡过一觉。所以到猫头鹰叫起来时，还坐在太师椅上，就睡着了。

次日天已大明，阿三来叫他吃饭，方醒了，也才觉得通身冰冷，通身酸痛，头似乎有巴斗大，眼珠子也胀得生疼；鼻子也是瓮的。刚刚勉强吃了一碗米汤泡饭，阿龙忽然走进灶房来。

他忙放下饭碗，张开口，睁着眼，把阿龙看着。

阿龙不做声，一直走去坐在烧火板凳上，两只手把头抱着。

他只觉得双眼发黑，通身火滚，从此不省人事，仿佛记得要倒下时，阿三连在耳朵叫道："你病了吗？你病了吗？"

五

在有一夜晚，顾天成仿佛刚睡醒了似的，睁开眼睛一看，只觉满眼金花乱闪，头仍是昏昏沉沉的，忙又把眼闭着。耳朵却听见有些声音在嗡嗡的响。好半会，那声音才变得模模糊糊，像是人在说话，似乎隔了一层壁。又半会，竟听清楚了，确乎一个人粗声大气在说：“……不管你们咋个说法，我今夜硬要回去放伸睡一觉的！莫把我熬病了，那才笑人哩！”又一个粗大声音：“钟幺嫂，你不过才熬五夜啦！……”

钟幺嫂也熬五夜，是为的什么？她还在说：“……看样子，已不要紧了，烧热已经退尽，又不打胡乱说了，你不信，你去摸摸看。”

果有一个人，脚步很沉重的走了过来。他又把眼睛睁开。一张又黄又扁的大脸，正对着自己，原来是阿三，他认得很清楚。

“吙！钟幺嫂，钟幺嫂，你快来看！眼睛睁开了，一眨一眨的！”

走在阿三身边来的，果然是圆眼胖脸，睫毛很长的钟幺嫂，他也认得很清楚。

她伏在他脸上看了看，像是很高兴的样子，站起来把阿三的粗膀膊重重一拍道：“我的话该对？你看他不是已清醒了？……啊！三贡爷，认得我不？真是菩萨保佑！你这场病好轧实！我都整整熬了五夜来看守你，你看这些人该是好人啦！”

他还有些昏，莫明其妙的想问她一句什么话，觉得是说出来了，不过自己听来也好像乳猫叫唤一样。

阿龙奔了进来，大声狂喊道：“他好了吗？……”

钟幺嫂拦住他道：“蠢东西，放那们大的声气做啥子！……他才清醒，不要扰他！我们都走开一点，让他醒清楚了，再跟他说话！……阿弥陀佛！我也该回去了！……阿龙快去煨点稀饭，怕他饿了要吃！稀饭里不要放别的东西，一点砂糖就好了！……”

阿三坐在床边上，拿起他那长满了厚茧的粗手，在他额上摸了摸，张着大嘴笑道：“你当真好了！”

他眼睛看得清楚了，方桌上除了一盏很亮的锡灯台而外，放满了东西，好像有几个小玻璃瓶子，被灯光映得透明。床上的罩子在脑壳这一头是挂在牛角帐钩上，脚下那一头还放下来在。自己是仰卧着的，身上似乎盖了不少的东西，压得很重。

他瞅着阿三，努力问了一句：“我病了多久吗？”自己已听得见在说话，只是声音又低又哑。

阿三自然也听见了，点了点头道：“是啦！今天初四了，你是正月二十害的病，整整十四天！……不忙说话！你吃不吃点稀饭？十四天没吃一点东西，这咋个使得！我催阿龙去！”

被人喂了小半碗稀饭，又睡了。这夜是病退后休息的熟睡，而不是病中的沉迷与昏腾。所以到次日平明，顾天成竟醒得很清楚。据守夜的阿三说，他真睡得好，打了半夜的鼾声。并且也觉饿了，洗了一把脸，又吃了一碗多稀饭，还吃了些咸菜，觉得很香。

饭后，阿三问他还吃不吃洋药？

“洋药？”他诧异的问：“啥子洋药？”

“啊！我忘记告诉你啦！你这病全是洋药医好的！”

“到底是啥子洋药，那里来的？”他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并且也有力。

“你还不晓得吗？就是从曾师母那里拿来的。……呃！我又忘了，你病得糊里糊涂的，咋个晓得呢？我摆跟你听，……”

阿三的话老是拖泥带水的，弄不清楚，得亏阿龙进来，在旁边帮着，这才使顾天成明白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顾天成几乎栽倒，被阿三阿龙架到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了。阿龙骇得只晓得哭，邻居们听见了来看，都没办法。那位给他老婆料理过丧事的老年人才叫阿三到场上去找医生。医生就是那位卖丸药的马三疯子，走来一看，就说是中了邪风。给了几颗邪风丸，不想灌下之后，他就打胡乱说起来。众人更相信遇了邪，找了个端公来打保符[2]，又送了个花盘，他打胡乱说得更厉害。那位老年人不敢拿主张了，叫去找他老婆的哥嫂，不但不来，还臭骂了一顿，说他活报应，并猜招弟是他故意丢了，好讨新老婆。别一个邻居姆姆又举荐来一个观花婆，花了三百钱，一顿饭，观了一场花。说他花树下站了个女鬼，要三两银子去给他禳解。阿三不晓得他的银子放在那里，向大家借，又借不出，只好跑进城去找他幺伯。恰恰二少娘那天临盆，说是难产有鬼，生不下来，请了三四个检生婆，又请了一个道士在画符，一家人只顾二少娘去了。幸而正要出城之时，忽然碰见钟幺哥夫妇。他们给主人拜了年，又去朝石经寺，回来在主人家住了两天，也正要回家。两下一谈起他的病，钟幺嫂便说她主人家曾师母那里，正有个洋医生在给她女儿医病，真行，也是险症，几天就医好了。于是，三个人跑到西御街曾家，先找着钟幺嫂的姐姐，再见了曾先生曾师母。曾师母也真热肠，立刻就

带着阿三到四圣祠，见了一个很高大的洋人。曾师母说的是洋话，把阿三的话，一一的说给他听了。他便拿了些药粉，装在玻璃瓶里，说先吃这个，吃完了，再去拿药。钟幺嫂一回来，就忙着来服侍他，这是曾师母教她的，病人该怎样的服侍，该吃些什么，房间该怎样收拾，只有一件，钟幺嫂没照做，就是未把窗子撑起；她说："这不比曾家，虽然打开窗子，却烧着火的。乡下的风又大，病人咋个吹得！"钟幺哥也好，因为阿三不大认得街道，他就自告奋勇，每次去拿药。不过，当阿三初次把洋药拿回来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那位有年纪的说得顶凶，他说活了七十几岁，从没听见过洋鬼子的药会把人医好，也没听见过人病了，病得打胡乱说，连端公都治不好的，会被洋鬼子治好。洋鬼子就是鬼，鬼只有愿意人死的，那里会把人治好。钟幺嫂同他争得只差打了起来。后来，是阿三出来拍着胸膛说："死马当成活马医！主人家死了，我抵命！"这才把众人的嘴堵住，把洋药灌下。就那一夜，众人时时走来打听他的死信，钟幺嫂便一屁股坐在床跟前熬夜。

洋药就是这样的来历，而且竟自把他医好了！

顾天成也觉稀奇，遂说："洋药还有吗？拿跟我看看。"

阿龙把方桌上一只半大玻璃瓶拿过来道："前两回是扁的，装的药粉，后来就是这药水了。"

一种微黄色的淡水，打开塞子，闻不出什么气味，还剩有小半瓶。

他问："咋个吃的？"

阿龙说："隔两顿饭工夫，跟你小半调羹。这调羹也是钟幺哥带回来的。"又把桌上纸包着的一根好像银子打的长把羹匙拿给他看。

他好奇的说道："倒一点来尝尝，看是啥味道。"

钟幺嫂正走了进来，从阿龙手上把瓶子拿去道："快不要吃！洋医生说过，人清醒了，要另自换药的，我的门前人把牛放了就去。……三贡爷，你今天该清楚了？哎呀！你真骇死人了！亏你害这场大病！"

钟幺嫂今天在顾天成眼里，真是活菩萨。觉得也没有平常那么黑了，脸也似乎没有那么圆，眼也似乎没有那么鼓，嘴也似乎没有那样哆。他自然万分感谢她，她略谦了两句，接着说道："也是你的机缘凑合！要不是阿三哥遇着我，咋个会找到洋医生呢？可是也得亏我在曾家遇见有这件事。看起来，真有菩萨保佑！我同我门前人去朝石经寺，本是为求子的，不想倒为你烧了香了！"

跟着就是一阵哈哈。

顾天成清醒的消息，传遍了，邻居都来看他，都要诧异一番，都要看看洋药，都要议论一番。把一间经钟幺嫂收拾干净的病房，带进了一

地的泥土，充满了一间屋的叶子烟气。惟有那位有年纪的男邻居不来，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顾天成是洋药医好的。

但是顾天成偏不给他争气，硬因为吃了洋药，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八天之后，洋医生说，不必再吃药，只需吃些精细饮食就可以了。

也得亏这一场病，才把想念招弟的心思渐渐丢冷，居然能够同钟幺嫂细说招弟掉了以后，他那几天的情形。不过，创痕总是在的。

一天，他在打谷场上，晒着二月中旬难得而暖和的春阳。看见周遭树子，都已青郁郁的，发出新叶。篱角上一株桃花，也绽出了红的花瓣。田间胡豆已快割了，小麦已那么高，油菜花渐渐在黄了。蜜蜂到处在飞，到处都是嗡嗡嗡的。老鹰在晴空中盘旋得很自在，大约也禁不住阳气的动荡，时时长唤两声，把地上的鸡雏骇得一齐伏到母鸡的翅下。到处都是生意勃勃的，孩子们的呼声也时时传将过来，恍惚之间，觉得招弟也在那里。

他向来不晓得想事的，也不由的回想到正月十一在东大街的事情。首先重映在他眼前的，就是那个借以起衅的女人，娉娉婷婷的身子，一张逗人爱的面孔，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犹然记得清清楚楚。拿她与刘三金比起，没有那么野，却又不很庄重。遂在心里自己问道："这究是罗歪嘴的啥子人？又不像是婊子，怕是他的老婆罢？……婆娘们都不是好东西！前一回是刘三金，这一回又是这婆娘，祸根，祸根！前一回的仇，还没有报，又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唉！可怜我的招娃子，不晓得落在啥子人的手上，到底是死，是活？……"想到招弟，便越恨罗歪嘴等人，报仇的念头越切。因又寻思到去年与钟幺嫂商量去找曾师母的事。

花豹子从脚下猛的跳了过去，却又不吠，还在摆尾巴。他回过头去，钟幺嫂提着砂罐，给他送炖鸡来了。——从他起床以后，钟幺嫂格外对他要好，替他洗衣裳，补袜底。又说阿三阿龙不会炖鸡，亲自在家里炖好了，伺候他吃。真个就像他一家人。他感激得很，当面许她待病好了，送她的东西，她又说不要。——他遂站起来，同着两条狗跟她走进灶房，趁热吃着之时，他遂提起要找曾师母的话。

她坐在旁边，将一只手肘支在桌上笑道："这下，你倒可以对直找她了。备些礼物去送她，作为跟她道劳，见了面，就好把你的事向她讲出来，求她找史洋人一说，不就对了吗？"

他摇摇头道："这不好，还是请你去求她好些！一来，我不好求她尽帮忙，二来，我的口钝，说不清楚。"

她也摇摇头道："为你的病，我已经跟你帮过大忙了，你还要烦劳我呀！"

“我晓得，你是我的大恩人。你又很关心我的，你难道不明白我这场病是咋个来的？你光把我的病医好了，不想方法替我报仇，那你只算得半个恩人了！嫂子，好嫂子！再劳烦你这一回，我一总谢你！”

她瞅着他道：“你开口说谢，闭口说谢，你先说清楚，到底拿啥子谢我？”

“只要你喜欢的，我去买！”

她拿手指在他额上一戳道：“你装疯吗？我要你买的？”

他眼皮一跳，心下明白了，便向她笑着点了点头道：“我的命都是你跟我的，还说别的……”

六

正月十一夜打过二更很久了，东大街的游人差不多快散尽了，灯光也渐渐的熄灭。这时候，由三圣街向上莲池那方，正有两个人影，急急忙忙的走着。同时别一个打更的，正从三圣街口的东大街走过，口头喊道："大墙后街顾家门道失掉一个女娃子！……十二岁！……名叫招弟！……没有留头！……身穿绿布袄子！……蓝布棉裤！……没有缠脚！……青布朝元鞋！……仁人君子，捡着送还！……送到者酬银一两！报信五钱！"

月色昏暗，并已西斜了，三圣街又没有檐灯，看不清那两个人的面影；但从身材上，可以看出一个是老妇人，一个是小女孩。并听得见那小女孩一面走，一面还在欷欷歔歔的哭，有时轻轻喊一声："爹爹！"那老妇人必要很柔和的说道："就要走到了，不要哭，不要喊，你爹会在屋里等你的！"同时把她小手紧紧握住，生怕有什么灾害，会在半路来侵害她似的。

上莲池在夏天多雨时候，确是一个很大的池塘，也有一些荷花。但是在新年当中，差不多十分之九的地方，都是干的。池的南岸，是整整齐齐的城墙，北岸便是毫无章法，随意搭盖的草房子。在省垣之内，而于官荒地上，搭盖草房居住的，究是些什么人，那又何待细说呢？

在老幼二人走到这里时，所有的草房子里，都是黑魆魆的。只有极西头一间半瓦半草的房里，尚漏了一丝微弱的灯光出来。老妇人遂直向这有灯光之处走来，一面将小女孩挽在跟前，一面敲门。

门开了，在瓦灯盏的菜油灯光中，露出一个三十来岁，面带病容的妇人。她刚要开口，一眼看见了小女孩，便收住了口，呆呆的看着。

老妇人把小女孩牵进来，转身将门关好，才向小女孩说道："这是我的屋。你爹爹会来的，你就在这里等他。"

小女孩怯生生拿眼四面一看，又看了少妇两眼，呜一声又哭了起来道："我不！……我不在这里！……你领我回去！……我要爹爹！……爹爹！……"

老妇人忙拉过一张矮竹凳坐下，把她揽在怀里，拍着她膀膊诓道："不要哭！……我的乖娃娃！……这里有老虎，听见娃娃哭，就要出来的！……快不要哭！……你哭，你爹爹就不来了！……哦！想是饿

了，王女，你把安娃的米花糖拿几片给她。”

小女孩吃米花糖时，还在抽噎，可是没吃完，已经闭着眼睛要睡了。老妇人将她抱起，放在床上，只把一双泥污鞋子给她脱了。揭开被盖，把她推进在一个业经睡熟了，约莫九岁光景的男孩子身边。

那带病容的少妇，也倒上床去，将被拉来偎着，才问老妇人：“妈，你从那里弄来的？”

老妇人坐在床边上笑道：“是捡来的。一个失路的女娃子，听口腔，好像是南路人。”

“在那里捡的？”

“就在东门二巷子。我从胖子那里回来时。……”

“妈，你找着他没有？”

老妇人的脸色登时就阴沉下去：“找是找着了，……”

那少妇两眼瞪着，死死的看着她那狡猾的老脸，好像要从她那牙齿残缺的口中，看出里面尚未说完的言语似的。可是看了许久，仍无一点踪影。她遂翻过身去，拿起那只瘦而惨白的拳头，在床边上一捶，恨恨的道：“我晓得，那没良心的胖杂种，一定不来了！……狗入的胖杂种，挨千刀的！……死没良心，平日花言巧语，说得多甜！……人家害了病，看也不来看一眼。……挨刀的，我晓得你是生怕老娘不死！老娘就死了，也要来找你这胖挨刀的！”

老妇人让她骂后，又才慢慢说道：“他倒说过，这个月的银子，总在元宵前后送来。”

“稀罕他这六两银子，牛老三不是出过八两吗？挨刀的，把人家的心买死了，他反变了！……呜呜呜……”

老妇人忙伏下身去说道：“还要哭，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王女，……”

“妈，我想不得！……想起就伤心！……他前年来多好呀！一个月要在这里睡二十来夜，……自从去年十月就变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十月来睡过五夜，白天还来过七回，……冬月只来睡过两夜，借口说事情忙，……腊月连白天都不来了！……我为啥不伤心？……我听了他的话，硬是一心一意地想跟他一辈子……为他，我得罪了多少人，结下了多少仇！……胖挨刀的，难道不晓得？……牛老三至今还在恨我哩！……呜呜呜！……”

老妇人拍着她大腿叹道：“王女，你倒要想开些，痴心女子负心汉，戏上有，世上有！我以前不是劝过你，不要太痴了，在外头包女人的汉子，那一个是死心塌地的？那一个不是一年半载就掉了头的？”

少妇渐渐住了哭道：“妈，你光是这样说，你就不晓得，人是知好歹的；你看他，平日对人家多好，那样的温存体贴，你叫人家咋个不痴心呢？那晓得全是假心肠，隔不多久，又找新鲜的去了！……挨刀的男人家，都不是他妈的一个好东西！吃亏的只有我们女人家！”

老妇人道：“也怪你太任性了，总不听我说。我不是说过多少回吗？人是争着的香！你若不把牛老三吴金廷他们连根丢掉，把他们留在身边，弄点法门，让他们三个抢着巴结你，讨你的好，你看，至今你在他们三个眼睛里，恐怕还是鲜花一样，红冬冬，香扑扑的哩！要是病了，医生早上了门，三个人总一定跟孝子样，走马灯似的在床边转，那里还会害得我打起灯笼火把，低声下气的去找人呢？”

两个人好半会都没有做声。床上两个小孩子，倒睡得呼呀呼的，房子外随时都有些犬吠。

灯心短了，吃不住油，渐渐暗了下去。老妇人起身，在一个抽屉里，另选了一根灯草加上。回头向着她媳妇说道：“王女，你还该晓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一世，那里有常常好的。你自己还不很觉得，你今年已赶不到去年了，再经这回病痛，你人一定要吃大亏；还不趁着没有衰败时候，好生耍耍，多挣几个钱。把这几年一过，就不会有啥子好日子了，我不会诳你的，王女，你看我，就是一个榜样。所以我要劝你，仍然把牛老三吴金廷弄过来，不要太任性子，弄得自己吃亏，何苦哩！”

少妇长叹了一声道：“妈，你又不晓得，我当初是害怕他们争风吃醋，弄到像张二姐的结果，拉上城墙，挖肠破肚的，才犯不着哩！”

老妇人道：“你能像张二姐那样笨吗？这些都不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今只要你先把胖子丢开，不要牢牢的贴在心上，再好生吃药养病，等你好了，我们又从头来过。说不定，照我说的做去，胖子重新又会眼红的。……”

“让他狗入的眼红，那个还去睬他！……只是，妈，我吃的都是些贵重药，他尽不送钱来，我这病咋个会好呢？”

老妇人站起来，扁着嘴一笑道：“你放宽心，何必还等胖子的钱？我今夜捡的这个，不就是钱吗？”

少妇恍然一笑道：“哦！不错，去年李大娘曾托过你。只是，你不怕人家找着吗？”

“你还没听出她的口腔吗？一定是南路人，一定是她老子带进城来看灯掉了的。娃儿的嘴又笨，盘问起来，只会说姓古叫招弟。老子叫啥名字，不晓得，只晓得叫三贡爷。乡坝里头的三贡爷四贡爷，多得很，只

要一家里头出了个贡爷，全家都叫贡爷。她老子做啥事的？也不晓得，在城里住在那条街？也不晓得，像这样大海里的针，那里就捞得到！”

少妇点点头道：“那倒是的，再朝大公馆里一送，永远不得出大门，要找也没处找了！”

老妇人两手把大腿一拍，躬着身道：“就找到，又咋个？我又不是拐来的，像那几回！……只是，要好生调教几天！”

“看样子还不很蠢，都还容易调教，大约有十几岁了。”

“她自己说十二岁，照身子看，不止一点；我们明天就教她说十三岁，多一岁，也好卖点。你看五两银子好捡不？”

“我看，好吗落得到三两几。李大娘也要使几百哩！”

“三两也好，你的药钱总有了！……怕要打三更了！你脱了衣睡罢！我要去睡了！”

老妇人把一根油纸捻照着，向后面小房间去了。临走时，还揭开被，把药钱看了看。

七

几天之后，招弟已被改了名字，叫作春秀。住的地方也换了，不是上莲池半瓦半草的房子，而是暑袜街的郝公馆。据伍太婆临走时向她说，她是被送入福地，从此要听说听教，后来的好处说不完。而她所给与伍太婆的酬报呢？则是全身买断的三两八钱银子，全身衣服格外作价五钱。这已够她媳妇王女吃贵药而有余了！

福地诚然是福地！房子那么高大！漆色那么鲜明！陈设家具那么考究华美！好多都是她梦都没有梦见过的，即如她与春兰———个二十岁，长得肥肥胖胖，白白净净，而又顶爱打扮的大丫头，她应该呼之为大姐的。——同睡的那张棕绷架子床，棉软舒服，就非她家的床所能比并。乃至吃的菜饭，那更好了，并不像李大娘、吴大娘、两个高二爷在厨房外间，同着厨子骆师，打杂挑水的老龙，看门头张大爷等所吃的大锅菜饭，而是同着春兰大姐在旁边站着，伺候了老爷、三老爷、太太、姨太太、大小姐、二小姐、大少爷诸人，吃完之后，递了漱口折盂，洗脸洋葛巾，待老爷们走出了倒坐厅，也居然高桌子，低板凳，慢条斯理，吃老爷们仅仅动过筷子的好菜好饭。以前在家里，除了逢年过节，只在插禾割稻时候，才有肉吃；至于鸡鸭鱼，那更有数了。在幺爷爷家里几天，虽曾吃过席，却那里赶得到这里的又香又好吃，在头几顿，简直吃不够，吃得把少爷小姐与春兰大姐几乎笑出眼泪来。老爷太太说是酿肠子，任她吃够；姨太太说，吃得太多，会把肠子撑大，挺起个屎肚皮。太难看，每顿只准吃两碗。说到衣裳，初来，虽没有什么好的穿，但是看看春兰的穿着，便知道将来也一定是花花绿绿的。

并且没有什么事情做。在乡下时，还不免被唤去帮着捞柴草，耙猪粪，做这类的粗事。这里，只是学着伺候姨太太梳妆打扮，抹抹小家具，装水烟，斟便茶，添饭，绞手巾，帮春兰收拾老爷的鸦片烟盘子。此外，就是陪伴七岁大的二小姐玩耍。比较苦一点的事情，就是夜间给姨太太捶腿骭，却也不常。

但是，初来时，她并不觉得这是福地。第一，是想她的爹爹，想长年阿三、阿龙，想钟幺哥，钟幺嫂，以及同她玩耍过的一般男孩女孩。想着在家里时，那样没笼头马似的野法，真是再好没有了！爹爹看见只是笑，何尝说过不该这样，不该那样？死去的妈妈虽说还管下子，可是

那里像这福地，处处都在讲规矩，时时都在讲规矩。比如，说话要细声，又不许太细，太细了，说是做声做气，高了，自然该挨骂。走路哩，脚步要轻要快，设若轻到没有声音，又说是贼脚贼手的，而快到跑，便该挨打了。不能咧起嘴笑，不能当着人打呵欠，打饱嗝，尤其不能在添饭斟茶时咳嗽。又不许把胸膛挺出来，说是同蛮婆子一样；站立时，手要靽下，脚要并拢，这多么难过！说话更难了，向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说话，不准称呼“你”，就说到“我”字时，声气也该放低些，不然，就是耳光子，或在膀子上揪得飞疼。还有难的，是传话了，比如太太说：“高贵，去把大少爷跟我找来！”传出去，则须说：“大高二爷，请你去把大少爷请来，太太在唤他！”或是：“大高二爷，太太叫你把大少爷找来！”或是：“太太叫高贵去找大少爷！”绝不能照样传出去，不然的话，就没规矩。此外规矩还多，客来时，怎样装烟，怎样递茶，怎样请安，怎样听使唤，真像做戏一样。春兰做得好熟溜，客走后，得夸奖的，总是春兰，挨骂的，总是春秀；结果是：“拿出你那贼心来，跟着春兰大姐好生学！”

第二，不感觉福地之好的，就是乡下的天多宽，地多大，树木多茂，草多长，气息多清！郝公馆里到处都是房子，四面全是几丈高的砖墙；算来只有从二门到轿厅一个天井，有两株不大的玉兰花树；从轿厅进来到堂屋，有一个大院坝，地下全铺的大方石板，不说没一株树，连一根草也不长，只摆了八个大花盆，种了些当令的梅花、寿星橘、万年红、同兰草。从堂屋的倒坐厅到后面围房，也只一个光天井，没有草而有青苔。左厢客厅后，有点空地，种了些枝柯弱细的可怜树子；当窗一排花台，栽了些花；靠墙砌了些假山，盘了些藤萝；假山脚下有一个二尺来宽，丈把长，弯弯曲曲的水池，居然养了些鱼。这就叫小花园。右厢是老爷的书房，后窗外倒有一片草坝，当中一株大白果树，四周有些京竹、观音竹、冬青、槐树、春海棠、梧桐、蜡梅等；别有两大间房子，是胡老师教大小姐大少爷读书的学堂。这里叫大花园。不叫进去，是不准进去的。全公馆只有这几处天，只有这么几十株树，有能够跑、跳、打滚的草地没有？有能够戽水捉鱼的野塘没有？不说比不上乡下，似乎连上莲池都不如！

第三，使她更不好过的，就是睡得晚，起得早。光是起得早，还不要紧，她在乡下，那一天不是天刚刚亮就起来了？但不只是她，全家都是一样的，并且起来就做饭吃。公馆里只管说是起得早，却从没有不是等雀鸟闹了一大阵，差不多太阳快出来了，才起床。吃早饭，那更晏了，每天的早饭，总是开三道。头道，是厨房隔间的大锅菜饭，二道，

是大少爷大小姐陪胡老师在学堂里吃。这一道早饭开后，老爷、太太、姨太太、三老爷才起来，才咳嗽，才吃水烟，才慢慢漱口，才慢慢洗脸，才慢慢吃茶。老爷在闹了大便之后，待春兰把太太的床铺理好，便烧鸦片烟——老爷只管在姨太太房里睡的夜数多，但烧鸦片烟总在太太床上。——三老爷则抄着长衣服，拿水灌花，教鹦哥、乌翎、黄老鸦、八哥说话，更喜欢把一个养在精致小笼中的百灵子，擎到大花园小花园里去溜；太太同姨太太便各自坐在当窗桌前，打开绝讲究的梳妆匣子，慢慢梳头。太太看起来还年轻，白白胖胖的一张圆脸，一头浓而黑的发，大眼睛，塌鼻子，厚嘴唇，那位十九岁的大少爷，活像她！大小姐虽也是太太生的，而模样则像老爷；太太虽是四十一岁的人，仍然要搽脂抹粉，画眉毛，只不像姨太太要涂红嘴皮。伺候太太梳头、洗脸、穿衣、裹脚，全是春兰；吴大娘则只是扫地、抹家具、提水、倒马桶、洗太太老爷大少爷三个人的衣服，搭到也洗洗春兰大姐的，并服侍大少爷大小姐的起居。在春秀未来之时，伺候姨太太梳头洗脸打扮的，只是李大娘。便因为李大娘的事情忒多一点，又要洗姨太太三老爷二小姐胡老师等的衣服，又要照料二小姐，又要打扫大少爷大小姐两个房间，又要伺候学堂里早饭，还要代着做些杂事，实在忙不过来，因才进言于老爷，多买一个小丫头。所以她一来，便被派定伺候姨太太梳洗打扮。姨太太有二十六岁，比老爷小二十一岁，但是看起来，并不比太太年轻好多，皮肤也不比太太的白细，身材也不及太太高大，脚也不及太太的小，头发也不及太太的多；只是比太太秀气，眉毛长，眼睛细，鼻梁高，口小，薄薄两片嘴唇，长长一双手指。二小姐有一半像她，爱说话，爱怄气，更像她。姨太太搽粉梳头，真是一桩大事，摩了又摩，抿了又抿，桌上镜匣上一面大镜，手上两柄螺钿紫檀手镜，车过来照，车过去照。春兰大姐有时在背后说到姨太太梳头样子，常爱说：“姨太太一定是闪电娘娘投生的！”其实春兰打扮起来，还不是差不多，虽然梳的是一条大发辫，与大小姐一样。姨太太身体不好，最爱害病，最爱坐马桶，李大娘说她小产两次，身子虚了。一直要等老爷把早瘾过了，催两三次，姨太太才能匆匆忙忙把手洗了，换衣裳，去倒坐厅里吃饭。这是第三道早饭。每每早饭刚吃完，机器局的放工哨早响了。所以早晨起来，只觉得饿，但有时二小姐吃点心，给点与她，有时春兰大姐吃荷包蛋，给她半个，还不算苦；顶苦的是睡得晚！不知为什么，全公馆的人，都是夜猫儿。在平常没客时，夜间，大小姐多半在她的房间里，同春兰、吴大娘、李大娘等说笑，摆龙门阵，做活路；有时高兴念念书，写写字；有时姨太太也去，同着打打纸牌。老爷除了在外面应酬，一到

家，只在书房里写几个字，总是躺在太太床上烧鸦片烟。老爷的身材，看起来比太太矮，其实还要高一个头顶，只是瘦长长的脸上，有两片稀疏八字胡，一双眼睛，很有煞气，粗眉毛，大鼻子。三老爷多半叼着一根杂拌烟竿，坐在柜桌侧大圈椅上，陪着谈天。三老爷是老爷亲兄弟，三十三岁了，还没接三太太，说是在习道，不愿娶亲；公馆里事情，是他在管；他比老爷高、大、胖，鼻子更大更高，却是近视眼，脾气很好，对什么人都是和和气气的，尤其对太太好，太太也对他好。于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连二小姐都不觉得疲倦。到二更，大少爷读了夜书进来，才消夜。消夜便要吃酒，总是三老爷陪着，太太喝得多些，姨太太少喝一点，老爷不喝，少爷小姐们不准喝，喝的是重庆允丰正的仿绍酒。消了夜，二小姐才由李大娘领去，在姨太太的后房里，伴着睡。后一点，打三更了，大少爷大小姐向老爷太太道了安置，才各自进房去睡。三老爷也到老爷书房隔壁一间精致房间里去睡。再过一回，她同李大娘伺候姨太太睡，有时给姨太太捶腿骭，就在这时候，老爷还在烧烟，太太则倒在对面，陪着说话。下人们都睡了，所不能睡的，只有她与春兰两人。总要等到洋钟打了一点，太太才叫春兰舀水，老爷洗脸，春兰理床铺，她给太太装烟，换平底睡鞋。待春兰反掩了房门，她两个才能回到大小姐后房去睡。睡得如此的晚，春兰并不觉苦，上了床还要说话。她却熬不得，老是一断黑，耍一会儿，瞌睡就来了，眼皮沉得很，无论如何，睁不开，一坐下，就打起盹来，一打盹，就不会醒。有时被大小姐二小姐戏弄醒了，有时被李大娘吴大娘春兰等打醒，然而总是昏昏腾腾的，必须好一会才醒得清楚。就为这事情，曾使太太姨太太生了好几回气，不是糊里糊涂把事情做错，就是将东西打烂。老爷曾说过：“小孩子，瞌睡是要多些！”但别人的话，则是：“当了丫头，还能说这些！”弄得有时站着都在睡，有时一到床上，连衣裳都来不及脱，就睡熟了。睡得晚，睡不够，也是使她顶怨恨福地，而顶想家乡的一个原因。

第四，这福地在她还有不好的，就因全公馆内，她是顶弱，顶受气的。上人们自然一生气不是骂，就是打；大少爷大小姐不甚打骂人，二小姐会暗地里揪人。下人们也欺负她，不知为什么大高二爷顶恨她，有机会总要给她几个暴栗子，牙齿还要咬紧。春兰大姐算是顶好了，遇事也肯教她，就只有时懒得很，要使用她，不听使用，也会惹起她发气的。这每每令她苦忆她爹爹爱她的情形，想到极处，只好坐在毛房里哭。

福地于她的好处实在胜不过于她的坏处，所以在不多几天，她就想

逃跑了。困难的就是自进公馆，连轿厅都不准出去，大门以外是什么光景，只模模糊糊记得是一些铺面，一些卖羊皮衣裳的铺面。如何走法，才能走回家去，这简直想象不出。更有，自从来后，就听李大娘她们常常谈说，丫头逃跑，是顶犯法的事，一出大门，无论何人，都会帮着主人家捉回来的；从来没有听见丫头逃跑，有跑脱了的；那时，捉回来，一顿板子打死，向乱坟坝一丢，任凭猪拉狗扯。她们还要举出许多实例，活像她们亲手做过来的一样，在这暗示之下，她又安敢逃走？

一直经了一个多月，到老爷太太全家商量去赶青羊宫时，她才本能的感觉："只要你们带我出城去！……"

八

青羊宫在成都西南隅城墙之外，是清朝康熙年间建筑，又培修过几次。据说是道士的元始庙子，虽然赶不上北门外昭觉寺，北门内文殊院，两个和尚的丛林建筑的富丽堂皇，但营造结构，毕竟大方，犹然看得出中古建筑物的遗规。

庙宇也和官署一样，是坐北朝南的。它的大门，正对着一条小小的街道，通出去，是一道五洞大石桥，名曰迎仙桥。这街道即以青羊宫得名，叫作青羊场。虽然很小，却是南门外一个同等重要的米市与活猪市。

青羊宫全体结构是这样的：临着大路，是一对大石狮子。八字红墙，山门三道。进门，一片长方空坝，走完，是二门，门基比山门高一尺多，而修得也要考校些。再进去，又是一片长方空坝，中间是一条石子甬道，两侧有些柏树。再进去，是头殿，殿基有三尺来高，殿是三楹，两头俱有便门。再进去，空坝更大，树木更多，东西俱是配殿；西配殿之西北隅，另一个大院，是当家道士的住处、客堂，以及卖签票的地方。坝子正中，是一座修造得绝精致的八卦亭，亭基有五尺多高，四道石阶上去；全亭除了瓦桶，纯是石头造成，雕工也很不错；亭中供的是一尊坐在板角青牛背上的老子塑像，塑得很有神气。八卦亭之北，就是正殿了，大大的五楹，建在一片六尺来高，全用石条砌就的大月台之上；殿的正中，供了三尊绝大的塑像，传说是光绪初年，培修正殿之后，由一个姓曹的塑匠，一手造成；像是坐着的，那么大，并不打草稿，而各部居然塑得很亭匀，确乎不大容易。据说根据的是《封神榜》，中间是通天教主，上手是太上老君，下手是元始天尊，道士又称之曰三清。殿中左右各摆了一具青铜铸的羊子，有真羊大，形态各殊，而铸工都极精致灵活；道士说是神羊，原本一对，走失了一只，有一只是后来配的，也通了神，设若你身上某一部分疼痛，你只须在神羊的某一部分摸一摸，包你会好，不过要出了功果才灵。但一般古董家却说是南宋贾士道府中的薰炉，因为有一只羊体上有一颗红梅阁记的印章，不过何时流入四川而到青羊宫正殿上来冒充神羊，则无人说得出。正殿之后，空坝不大，别有一座较小的殿，踞在一片较高的月台上，那是观音殿。再由月台两畔抄进去，又是一殿，三楹有楼，楼下是斗姆殿，楼上

是玉皇阁，殿基自然更要高点。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三丈来高，人工造就的土台，缭以短垣，升以石阶，台上各有小殿一楹；东曰降生台，西曰得道台。穿过斗姆殿，相去一丈之远，逼着后檐又是一座丈许高的石台。以地势言，算是全庙中的最后处，也是最高处。台上一座高阁，祀的是唐高祖李渊的塑像，这或许是历史所言李渊与老聃有什么关系罢？

二月十五日，说是老子的诞辰。这一天，青羊宫的香火是很盛的，而同时又是农具竹器以及各种实用物件集会交易之期，成都不称赶庙会，只简单称为赶青羊宫，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闹到三月初十边。

四乡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不过他们并不像乡下人是安心来买农具竹器的，他们也买东西，却买的是小玩意、字画、玉器、花树等；而他们来此的心情，只在篾棚之下，吃茶吃酒，作春郊游宴的。就是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宫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赶着看她们，而她们也会偷偷的下死眼来看男子们，城里人之喜欢赶青羊宫，而有时竟要天天来者，这也是一种大原因。

青羊宫之东，一墙之隔，还有一所道士庙子，叫二仙庵。也很宏大，并且比青羊宫幽邃曲折，房屋也要多些。庙门之外，是一带枬木林，再外是一片旱田，每年赶青羊宫时，将二庙之间的土墙挖断，游人们自会从墙缺上来往。

青羊宫这面，是农具竹器字画小饮食集合之所。二仙庵的田里，则是搭篾棚卖茶酒，种花草树木的地方，而庵里便是卖小玩意和玉器之处。

新近有一位由经商起家的姓马的绅士，在二仙庵道士坟之前，临着大路，又修造了一所别墅，小有布置。原为纪念他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因为好名心甚，遂硬派他这两个害痨病夭折的儿女，作为孝儿孝女，花了好多银子，违例谋到一道圣旨，便在门前横跨大路，造就一道石坊，门上也悬了一块匾，题曰双孝祠。平日本可借给人宴会，到赶青羊宫，更是官绅宴集之所了。

此外，在对门河岸侧，还有一个极小巧的所在，叫百花潭。是前十数年，一个姓黄的学政造作的假古董，也还可以起坐。

当蔡大嫂偕同罗歪嘴几个男子，坐着鸡公车来到二仙庵时，游人已经很多了。

蔡大嫂要烧香，自应先到青羊宫，照规矩，还应该从山门土地堂前

烧起，全庙中每一尊神像跟前，都须交代一对小蜡烛、三根红香、三叩首的。但她到底不是专为烧香而来，便只到大殿上，在三清像前，跪在许多善男信女丛中，磕了九个头。

三清殿上，黑压压全是人。女人差不多都是来烧香磕头的，而男子则多半是为看女人而来。女人们磕了头后，有些抽身就走，有些摇了签走——十几个签筒，全在女人们的怀抱中响着，与铁罄木筶的声音，搅成一片，光是掷木筶的道士，就有好几人。——有些还要摸了铜羊才走。男子们也有同着走的，那多是同路的。若为追逐好看女人而走的，则并不多；这因为在三清殿烧香的妇女，大都比男子还丑，生怕你不看她，尚故意来挑逗你的一般中年乡妇们，纵有一二稍可寓目的，却都有强悍不怕事的保护者随着在。城里大家人户的妇女，根本就不来烧香。所以在此地看女人的，也多半是一些不甚懂事，而倒憨不痴的男子们，老是呆立在那里，好像滩头的信天翁。

蔡大嫂磕头起来，虽不摇签，却要去摸铜羊。而两个铜羊边都挤满了人，小孩子尤多。

罗歪嘴拿眼四面一扫，看见一般看女人的男子，都涎着眼睛，把蔡大嫂盯着；许多女的也如此，似乎比男子还看得深刻些。他心里很是高兴，同时又有点嫉妒；他愿蔡大嫂到处出尖子，到处惹人眼睛，到处引人的羡慕，但又不愿她被人看狠了，似乎看的人过多，而看得过甚，又于他有损一样。他遂粗鲁地从人丛中把她手膀一拉道：“走罢！不摸了！”

她还有点依恋样子，但看见罗歪嘴的神气很凶，只好跟着他，穿过大殿，来到观音殿；这里更是要烧香了。然后绕到殿后，只见两侧高台之上，上下的人很不少。成都是一片平坦地方，没一点山陵邱阜，因此，大家就对于一个几丈高的土台，也是很感兴会；小孩子尤其高兴，从石阶上飞跑下来，又翻身飞跑上去，大人们总是不住声的喊说：“别跑了！回去要闹腿骭痛的！”妇女们因为脚小吃力，强勉上去一次之后，总是蹙着眉头，红着脸，撑着腰，要喘息好一会，还要说：“真累死人了！再也不爬这高地方了！”

蔡大嫂却不表示软弱，把那些女的看着笑了笑，便登登登的提起她那平底鞋，一口气就走上了降生台；站在小殿外，凭着短墙一望，一片常绿树将眼光阻住，并看不见什么。下了降生台，又上得道台，这已比一般妇女强了，她犹不输气，末后，还能走上最后的高阁，也烧了香。不过，出来以后，挤到八卦亭侧，看见旁边一个荞面摊子，坐了好些男女在吃荞面，便也摸着板凳，坐将下来。

罗歪嘴道："不吃这个，我们歇一会儿吃馆子去。"

她抿着嘴笑道："我那里要吃荞面？你不晓得，我两只脚胫都走酸了！"

田长子在旁边笑道："那个叫你逞强呢？小脚，到底不行！"

她的脸登时马了起来，将田长子瞅着，正待给他轰转去时，恰有一伙男女游人，一路说笑着，打从跟前走过。就中一个顶惹眼的年轻小姐，约莫十六七岁，身材不大，脸蛋子天然红白，虽是小脚，却打扮成旗下姑娘样子；春罗长夹衫上，套了件满镶滚的巴图鲁背心，头上，当额一道很整齐的长刘海，脑后则是一条绝妩媚的发辫，乌黑的头发，衬着雪白粉嫩的后颈，更为动目。她打从蔡大嫂身边走过时，无意的，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恰就落在她的脸上，与她的那双水澄澄的眼光，正正斗着；只是一闪就分开了。那年轻小姐走了两步，还扭转头来，很大方的再看了她一眼。

她忍不住把罗歪嘴的袖子一扯道："你看，这小姐长得真好呀！"

田长子把鼻子一耸道："岂但长相好，你们闻，多香！"

罗歪嘴道："官宦人家的小姐，本底子就养得不错，细皮嫩肉，眉清目秀的，再加以打扮得俏，放在这些地方，自然就出众了！……"

张占魁拿手肘把他一撑道："哥子，你瞧，已经有三条尾巴了！"

罗歪嘴田长子都笑了笑，蔡大嫂却有点愤然。

九

蔡大嫂他们所碰见的那个年轻体面的小姐，就是郝家大小姐香芸。他们全家恰也在今天来赶青羊宫。

为赶青羊宫这件事，在郝公馆里，直可以说，自招弟来后不久，就提说起了。假使今年不是大少爷又三暗地把大小姐怂恿起来，天天说，并把姨太太说动，帮着催促，一定又像往年一样，直混到三月十五，还鼓不起劲来。

郝达三被大家鼓荡到不能再推延的一晚，才拿出皇历，选了个宜出行的日子。又叫三老爷查一查，有无冲犯，三老爷经大小姐嘱咐过，只好把子丑寅卯随便推算了一下了事。

日子决定之后，在前三天，就叫高贵拿片子向马家的管事打招呼，在双孝祠借一个坐头；又向正兴园包了一桌便席。然后斟酌去的人，太太姨太太大小姐自不必说了，郝达三的意思，又三不去，带二小姐去，三老爷尊三不去，春兰可以去。太太却说春兰成了人，春秀才来，正要她照管，不能去，只带吴嫂去伺候；三老爷难得走热闹处，为啥不去呢？高贵留下看家，叫高升跟轿子。太太的支配颇当，大家自无异议，又三则由大小姐打圆场，也准去，但须先补一天的功课。

赶青羊宫真不比平常事，早饭须得提早一点，头夜就传话给厨房去了。大小姐高兴得很，也在头一晚就同妈妈姨奶奶商量起穿什么戴什么。二小姐更喜欢了，找着春秀，说明天一定给她带一个大莫奈何[3]回来，春秀并不起劲，她只想打盹；又找着春兰，问她要什么，春兰却是随随便便的。说到赶青羊宫，好难逢的机会！她本可以请大小姐打个圆场，一同去耍耍的，但她想了一想，就不说了。李嫂说她趁明天空，要到东门外九眼桥去看看她的儿子，先就向太太姨太太请了一天假。全家人先就欢喜了大半夜，还是老爷提说须早点睡，以便明天早点起身。

其实，次日当一溜串的轿子走出大门时，机器局的放工哨依然要快放了。

从南门到青羊宫的大路上，又是轿子，又是鸡公车，而走路的也不少。天气晴了两天，虽然这一天是阴阴的，没有太阳，但路上的尘土，仍是很高。春水虽在发了，还未开堰，河里的水仍是很清浅，城里人太喜欢水，也太好奇，一般船夫利用这机会，竟弄了几条小船，在柳阴街

口，王爷庙前，招揽生意；许多人也居然愿意花两个小钱，跑上船去，由三个船夫，踩在水里，将船从细小的鹅卵石滩上又推又磨的，送二里多路，直泊在百花潭跟前。乘客们踏上岸去时，心里很满足了，若有诗人，还要做几首春江泛舟的诗哩！

在双孝祠借坐的有好几家，中间就有一位华阳县刑名师爷姓许的，把顶好的地方荷舫占住了，包的也是正兴园的席。

郝达三一家人到了幽篁里旁边的楼上。洗脸吃茶吃烟完毕，将吴嫂留下，才一家人带着高升，走出双孝祠，循着大路，先到二仙庵来。

二仙庵的山门三道，全是卖木质小玩意，小木鱼，小磨子，小莫奈何等。都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二小姐当下便站住了，大小姐与姨太太也各买了一具红漆有锁的木匣，交与高升拿着。

又进去看了几个摊子的玉器，都不好。只在张公道摊子跟前，买了两把竹篦，和几根挑头针。走上吕祖大殿，女的烧了香，老爷作了个揖，三老爷则恭恭敬敬行了个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因为他是有意学道的未来弟子。

看过了吕纯阳韩湘子跨鹤并飞的亭子，逛到顶里，便在方丈内坐了一回。当家道士进城去了，由支客道士陪着，奉出油炸锅巴来，谈了些要去请一部《道藏辑要》放在藏经楼的话。年轻人对于这些，都没好大兴会，连连催着出来，到花园里走了一遭。然后才随着游人，走过青羊宫来。

这一面，毕竟热闹些。太太与年轻人本不要看农具的，因为不懂用处，也不晓得名字。但郝达三必要带着大家去看，说是要使众人知道一点儿稼穑之艰难，不要以为饭是容易吃的。

走到八卦亭卖竹器的地方，就流连了好久。细工竹器买了些，又买了两张竹椅，是二小姐要的。东西买得不少，便叫高升先拿到双孝祠去。

女的同年轻人正在摸铜羊时，郝达三忽瞥见有三个少年，头上都打的围辫，梳的松三把，穿得花花绿绿的一身，满脸流痞气。有一个还将搭发辫的绿绦，从背后拉来，在手指上甩着圈子。都一步不离的，就在他女儿身边挤。大小姐伸手摸铜羊时，有一个穿枣红领架的，也挨着她的肩头伸过手来。留心看大小姐等，仍然有说有笑，毫不觉得。郝达三已经不高兴了，催着大家快走，一面横着眼睛把那三个𥆧了一眼。

走到降生台下，大少爷已牵着二小姐上去了。大小姐也要上去，太太说是太高，怕她头晕，姨太太也不上去。大家正在议论时，那三个人好像是有意的，便从太太与大小姐之间，横着身子挤了过去。那个穿枣

红领架的，还拿肩头把大小姐一撞，大小姐本能的向后一退，听见那人口头低低念道：“好一朵鲜花，真香呀！”大小姐登时满脸通红，太太生了大气，便开口骂道：“你这些婊子养的！走路不带眼睛吗？”

那三个已走上了石阶，有一个便转身说道：“出门游逛，是要受点挤的哩！你怕挤，就莫出来！”

郝达三本想不多事的，但不能不开口了，只好瞪着眼睛，摆出派头来吼道：“混账东西！你要怎么样？”

三个都站住了，一个把眉毛撑起，冲着郝达三道：“咦！开口就骂人，谁怕你打官腔？告诉你，怕你的不来惹你了！”

第二个道：“去问他，他是个啥子东西？老子们摸了他啥子？他敢动辄骂人！”

大少爷站在土台上面，不敢下来，二小姐已骇哭了，死死的撩着哥哥，叫走，三老爷是只会慢条斯理谈论，只会教训下人，不会吵架的。只靠太太姨太太两张嘴抵住空吵。大老爷气得只是大喊：“反了，反了！没有王法了！……高升！……高升！……”大小姐骇得面无人色，抓住三叔，只是打战。看热闹的便围了一大堆。

三个人并且都扑上前来。一个指着太太道：“你这婆娘，少要在人跟前绷架子！你的底细，怕老子们不晓得吗？柿子园[4]的滥货，老子耍够了的！”

那穿枣红领架的吼道：“同那婆娘说啥子？把这嫩货带去烧烟去！”公然向大小姐身上动起手来。大小姐连连向三叔背后躲，大老爷挺身向前，被第三个一把将领口封住，简直没法解开。看热闹的人好生高兴，全笑了起来。

穿枣红领架的更是得意，挽起衣袖，正待扑向三老爷的身后。大小姐也预备着要哭喊了。局势忽然出人意料的转变过来。

因为那穿枣红领架的少年的肩头上，忽着人重重一拍，同时一片很粗鲁的声音，沉着的喊道：“朋友，这地方不是找开心的罢？”

三个人都车过身去，只见齐扑扑站了三个汉子，与他们正对着。两个是高头阔膀，一脸粗相，腰带中间凸起一条，似乎带有家伙的样子。

“咦！弟兄，没要抓屎糊脸，我们河水不犯井水！”这就是指着郝太太喊滥货的那个人说的话，声调已经很和蔼了。

一个矮身材的汉子道：“不行，莫放黄腔！大路不平旁人铲，识相的各自收刀检卦[5]，走你的清秋大路，不然，拿话来说！”

那个抓郝达三领口的少年插嘴说道：“这样说吗，有让手没有？”

两个高汉子便猛的向后一退，一齐把腰躬着，瞪起两眼道：“没让

手！……把家伙亮出来！”两个的手都抄在腰间去了。

穿枣红领架的忙赔笑道：“动不得手！他是黄的！”

三个汉子都大笑起来道：“我看你们都是黄的！不要装旨吃相[6]，陪老子们烧烟去，有好东西你们吃！”

三个都变了色道：“我们不是吃相饭[7]的，哥子，……”

穿枣红领架的左边脸上早着了一耳光，忙把打烧的脸捧在手上。

那一个高身材的汉子还扬着手掌吼道：“谁同你称哥道弟的，连干爹爹都不会喊了！”

这出戏似乎比刚才一出还演得有劲，看热闹的竟不断的在哈哈大笑。一直演到三个少年全跪下讨饶，三个汉子还口口声声要叫三个把裤子脱了，当场露相。

末后，一个妇人从人丛中挤出，向一个高汉子说道：“算了罢！张哥，给他们一个知道就是了！”她又一直走在三个少年身边，逐一的呸了一口道：“你们这般痞子，也真该死！只要是女的，稍为长得顺眼点，一出来，就吃死了你们的亏！难道你们家里都没有姐儿妹子吗？今天不是碰见老娘，你几个还了得！”

张占魁向罗歪嘴道：“也罢，听嫂子一句话！……”接着把脚一踢道：“滚回窝里去藏着好了！还有屁股见人？”

这场戏才算完全演完，大家散开，都在批评末后出头的这妇人真了得！而蔡大嫂确也得意，第一，是任你官家小姐，平日架子再大，一旦被痞子臊起皮来，依然没办法，只好受欺负；第二，罗歪嘴等人，原本事不干己，便不出头的，然而经自己一提调，竟自连命都不要了。

人散了，罗歪嘴他们要找那伙被窘的人时，一个都不见。他们都诧异道：“这家人真有趣哩！别人替他们解了围，谢都不道一个便溜了！”

蔡大嫂抿嘴笑道：“是我趁你们出头时，就把他们喊走了的，免得那小姐跟你们道谢时，你看了难过。”

罗歪嘴大笑道：“这无味的寡醋，真吃得莫明其妙啊！”

他们才逍逍遥遥的游逛出来，蔡大嫂在卖简州木板画的地方，买了一张打洋伞的时妆翘脚美人画，又买了一张挖苦大脚的乡姑娘修脚的讽刺画，然后转到二仙庵。向百花潭去时，本打算顺路往双孝祠一游的，因见门口人夫轿马一大堆，知道坐起都借出了，不便进去。

郝达三一家人都坐在楼上怄气懊悔，独二小姐一个人在栏杆边看路上行人，忽然跑进来道：“爹爹！那个喊我们快走的女人，正同着那三个男的从墙外走过去！”

大小姐猛的站起来道：“请他们上来！”

太太也说："对的，对的，就喊又三去请！"

老爷沉吟一下，忙伸手拦住道："不！"

太太很诧异道："咋个不呢？难道连个谢都不跟人家道一个吗？"

老爷把头两摇道："跟那种人道谢，把我们的面子放在那里？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那是些啥子人？"

大小姐红着脸争道："管人家是啥子人，总是我们的恩人呀！"

她爹爹冷笑一声道："说你聪明，这又糊涂了。把那般人喊进来，一个双孝祠的人，岂不都晓得了？传将开去，那才笑话哩！说起来，郝大小姐在青羊宫着人如何如何的调戏，你们不说了，我有脸见人吗？我再三嘱咐你们回来之后，绝口不要提说一字，就是怕传开了。如今反把那般人喊进来，你们想想看。"

太太才恍然大悟，同三老爷一齐点了点头道："那倒是哟！那般人并不晓得我们姓甚名谁，是做啥的，任凭他们去说，谁晓得就是我们。一喊进来，就不能不说清楚了，那种人的口，封得住的吗？"

郝达三掌着烟枪，大点其头道："不是吗？你们也想到这一层了。但你们还未想到，他们尚可借此题目，大肆敲磕，那才是终身大患哩！所以古人说得好，大德不报，即是此理。"

这道理对极了。恰恰厨子托高升来请示，几时开席。大家不高兴再在这里，便吩咐立刻开。

本打算一醉而归的，但仅仅烫了一银壶花雕，还未吃完。

他们走时，荷舫里许师爷处才开点心。当他们刚刚走过，上下男女人等全都翘着头，盯住大小姐的背影，悄悄的互问道："就是她吗？……就是她吗？……"

十

当郝达三一家人到青羊宫去后，李嫂也走了，春兰把上房各间房门全关好了，便同春秀一道，走到轿厅上。恰恰高贵从门房进来，便怪笑着飞奔到春兰身边，将她的手一把抓住道：“我的人，今天又是我们的好日子了！”

春兰忙把手挣脱，拿嘴向春秀一指：“你没上街吗？……胡老师走了没有？……”

高贵大不高兴的把春秀看着道：“这鬼女子，真讨厌！叫她在厨房里去！”

春秀居然开了口了，她噘起小嘴道：“大高二爷，你为啥见了人家，总是开口就骂，人家又没有惹你？”

春兰眯着眼睛笑道：“你没看她小，小人还是有小心哩！”

高贵更是秋风黑脸的把春秀[illegible]着，口里却向春兰在说：“今天，你安心同着这鬼女子就这样混下去吗？”

她偏着脸笑道：“难逢难遇，得一天空，不这样混下去，还叫我做事吗？”

“你安心装疯？”

“不啦！”她仍是萧萧闲闲的笑着，“我为啥装疯？”

高贵才像疯了哩！把春兰膀子紧紧握住，连朝耳门里推道：“好人，不要作难我了！我们去看看三老爷的房间收拾好了没有？”

她只管坚拒着不肯走，但仍是那样偏着头，抿着嘴，瞟着眼的笑道：“莫乱说！三老爷的房间，我刚才看了来。……哎呀！你疯了吗？人家今天……”

她似乎没有高贵的气力大，竟被拉进了耳房。春秀跟了去，被高贵吐了一脸的口水，还骂了几句：“滚你妈的！别处不好去碰鬼吗？安心来听你妈的水响！”不等春兰转身，碰一声，就把一道双扇门关上了。

春秀也生了气道：“那个爱跟你走！”于是转身走到二门，从门缝中间向外面一看，大门上并没有人，远远的看见街上有几个人过往，又一乘三个人抬的拱竿大轿，跟了两个跟班，飞跑过去。

她忽然想着：这不好逃跑吗？但一下又想到吴大娘她们说的话。只是乡坝里的旧影，和父亲的慈爱，太勾引她了。她遂轻轻的将侧门拉

开，侧着身挤将出去，半跑半走的冲出大门。好长的街！家家铺面上都有人！街上来往的人并不多，她不晓得该走那一头，先向左手望了望，又向右手望了望，忽见有三个人的背影，渐走渐远，一个男的，活像她的爹爹。她眼睛都花了，正要作势飞跑去时，忽觉脑顶上着人一拍，五寸来长的发辫，已经在人手上抓住。回头一看，原来是看门的张大爷。

张大爷翘起胡子，发出带疾的声音吆喝道："你要做啥？你这小东西，你安心鸩我的冤枉吗？幸亏我心血来潮，没有睡着！"

她骇着了，还想把发辫拉开，赶快跑走的，试了试，不但没成功，还着了几个爆栗子，发根拉得生疼的，着拉进轿厅，到大院坝中。

张大爷一路呛咳，一路痰呵呵的喊道："春兰大姐！春兰大姐！"

好半会，春兰才从老爷书房里跑出来。也像是骇着了，满脸通红，慌慌张张的，一面理衣裳，一面摸头发。

张大爷喘道："你们真不当心，只图好耍！这小东西差一点没跑掉，不亏我从板壁缝中看见。……"

春兰好像放了心了，呸了张大爷一口道："惊惊张张的，把我骇得！……我心头这阵还在跳哩！……老鬼，真是老昏了！"

高贵也从轿厅侧门外转了进来道："张大爷，你只把她抓住，等我出来了，交跟我不好吗？"

张大爷把手放开，呛咳了几声，才鼓起眼睛道："我不该打岔你们！那吗，等她跑！……看主人家回来，你们咋个交代！……"

高贵忙笑着，给他捶着背道："莫生气，莫生气，你老人家越老越不化气！……"

春兰便气咔咔的将春秀抓过去，劈脸就是几耳光道："害人精！打不死的！你还敢做这些害人的事哩！……"一直把她抓到她们的睡房里，又是一顿打骂，才坐在一张椅子上道："鬼女子，我就坐着守你，你该不害人了？"

高贵走了进来，在她耳朵边嘁嘁喳喳说了一会，她脸色才转了过来，向春秀道："我若果告诉了太太，看你活得成不？要命哩，好好生生的，不准动，太太回来，我就不说！"跟着又给她把眼泪揩干，把发辫给她梳过，叫她就坐在房里，不要出去。然后才同高贵走了，把房门拉来倒扣着。

春秀现在才想到，看见的背影，不晓得是不是她爹爹，但是像得很。若果喊几声呢？

招弟真错了！她所看见的背影，便是她爹爹顾天成。他今天是同钟幺嫂进城，往曾家去道劳致谢，并商量奉教的。同路还有阿三，担了一

挑礼物。

顾天成由曾家出来时，很是高兴，大原因就是曾师母已答应引他入教，并说待他入教之后，稍为做点事情，就好请洋人到衙门去为他报仇了。一个人并不牺牲什么，而居然可以报仇，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他叫阿三送钟幺嫂回去，自己便到大墙后街幺伯家来。一进门，就令他大吃一惊，只见二兄弟天相穿了一身孝服，哭丧着脸走出来，一见他，就爬在地上，磕了个头；起来时，眼泪汪汪的一句话说不出。

他忙问："是那个的丧事？"

幺伯同幺伯娘都出来了，更令他诧异了。又见堂屋正中，张起一幅素幔，桌上供着一具红绫灵位，香炉蜡台而外，还摆了一桌子的香花五供，点心五供，又一只大瓷瓶，插了一瓶花。

他张着两眼，把幺伯等人相着。幺伯只是叹气，幺伯娘把眼睛揉了两揉道："三哥，我们真是六亲同运呀！你看，去年你的三嫂死，今年我们的二媳妇死。……"

"是二弟妇吗？"他起初以为必是那一位老丧哩！又一转想："这或者是官场礼节，才是小丧摆在堂屋正中，丈夫穿着重孝，见人就磕头，同死了父母一样。"他虽没有许多世故，但也略略知道乡党规矩，临丧时应该如何的感叹，如何的殷勤询问死前死后的情节，以及殓衣几件，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棺木是什么材料，四整吗，二整吗？并且在相当时间，还应说几句不由衷的安慰话。他是死过老婆的，这礼节相当的熟悉。

一会之后，他才知道二弟妇果是难产死的，就是阿三进城的第二天。令幺伯家顶伤心的是产妇死了，将死胎取下，乃是一个男胎。

幺伯叙说至此，又不由长长叹息一声道："老三！是我们五房的不幸，也是你三房的不幸！好好一个男娃子，原是许了过继跟你承主的，你看……"

幺伯娘接着说钱家是如何的好，媳妇死了，亲家母走来，只怪她女儿命不好，没有说半句婆家的错；亲家翁走来，还劝说是小丧，不要过于铺排，礼节上下去得就够了。她把手一拍说："三哥，你看，人家这样说，我们咋个不加倍扮好些哩！三哥，你该记得呀？大三房的五嫂，不也是难产死的吗？娘家人硬要说是婆家虐待死的，打丧火，打官司，直闹了几年，把大三房闹到卖田卖房。虽不说家家都像大五嫂的娘家，可是像钱家这样知书识礼的，也真少呀。到底是做官的不同。所以二媳妇一死，我就说，以后给老二续娶时，一定要选官场。"

老二站在旁边，把他妈看了一眼道："妈又这样说，我赌了咒不再娶

的了！”并且一车身就冲了出去。

幺伯看着他点点头道：“这无怪他，年轻夫妇，恩恩爱爱的，又是这样死的，一时怎个想得过。……”

还继续把死了的钱大小姐讲了许久，讲到她的出葬，这毫无问题的是葬在沟头祖坟上的了。于是顾天成又提说起他老婆的葬地。

幺伯首先反问他的，倒是承继一事：“二媳妇既难产死了，老二续弦一时还说不上。你女人的神主，总是要立的，这咋个办呢？我看，还是先把名字承继过去，以后不管是老大先生，老二先生，总拿这个名字的娃儿跟你好了。”

顾天成许久不开腔，幺伯又向他讲了一番道理。

末后，顾天成方嗫嗫嚅嚅的说出他要奉洋教的话，奉了洋教，就不再要神主了。

他幺伯同幺伯娘都跳了起来，反对他要奉洋教。第一个理由，他不是吃不起饭的，俗话说的，饿不得了才奉教，他是饿不得的人吗？第二个理由，奉了洋教，就没有祖宗，连祖宗的神主牌都要化了当柴烧，他是祖宗传下来的子孙，有根有底的，并且哥哥是贡生，算是科名中人，他能忍心当一个没祖宗的人吗？第三个理由，奉了洋教，只能供洋人的神，连观音菩萨土地菩萨都不许供，“我们都是靠菩萨吃饭的，天干水涝，那一样不要菩萨的保佑？连菩萨都不要了，还活得成吗？不要因你一个人胡闹，把我们顾家同邻里带累了。”

顾天成仍不开腔。幺伯娘还旁征博引，举出许多奉教不好的例来。如像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又如奉了教的人，害了病不准请中国医生，吃官药，要请洋医生，吃洋药，“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

顾天成不由一个哈哈道：“幺伯娘，你还不晓得，二弟妇死时，我正病得人事不省的，若不得亏吃了洋药，我还不是变了鬼了！”

他遂把他病中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他幺伯娘仍摇着头道：“我不信那是洋药吃好的。我记得阿三来说，请端公打过保符，又请观花婆子禳解过，这不明明把邪退了，才好的吗？……”

他幺伯复一步不放松的追问他，为什么要奉洋教，难道只为的吃洋药一件事吗？他偏不肯说，弄到末了，他幺伯竟生了气，把方桌一拍道：“老三，我老实告诉你，我大小总是你一个亲房老辈子，还是有本事处置你的！你若果不听话，硬不要祖宗，硬不顾你三房血食，去奉了洋教，我立刻出名，投凭亲族，把你赶出祠堂，把你的田产房屋充跟祠堂，看你咋个过活！”

幺伯娘却解劝道："你也是啦！说得好好的，就发起气来！我想，他一定因为妇人死了，女儿掉了，自己又大病一场，脑壳有点糊涂，所以想到邪道上去了。三哥也是读过书的人，难道他当真连我们妇道人家的见识都赶不到吗？你待他歇几天，再找钱亲翁劝劝，他自然会明白的。"

正于此际，老二进来说尧光寺和尚来商量设坛起经的日子。幺伯出去了，幺伯娘又劝了他一番，并问他，做过法事后，又曾给他老婆念过经没有？"经是一定要念的！一个人那里没有点罪过，念了经，才好超度他去投生，免得在阴间受罪，你二弟妇是血光死的，三天上就念了一场经，是她妈妈送的。我想，她娘家人都念了，我们咋好不念呢？所以同你幺伯商量，请尧光寺和尚来念二十一天。二天出去时，办热闹一点，也算风光了，也算对得住死的了。你也一定要念的，乡坝里头也有和尚，喊来念几天，不说自己问得过心，别人看见，也好看些。洋教是奉不得的，奉了洋教，你还念得成经不？"

十一

天气在热了，顾三奶奶下了葬，顾天成竟不恤人言的奉了洋教。他的初衷，只说一奉了教，就可以报仇的了，或者是运气欠佳罢，在他奉教后不到半个月，忽然飞来了一桩不好的事件，这不但阻碍了他的大计，并影响到他那失掉的女儿招弟，使她在夜里要好生打一个饱盹，也很难很难。

这件事传到成都，本来很早。几个大衙门中的官员，是早晓得的。其次，是一般票号中的掌柜管事，也知道了。再次，才传到官场，传到商号，传到半官半绅的人家，更模模糊糊的传到了大众。

暑袜街郝公馆的主人，本是客籍游宦入川的，入川仅仅三代。因为四川省在明朝末年，经张献忠与群寇的一番努力清洗，再加以土著官军的几番内乱，但凡从东晋明初一般比较久远的客籍而变为土著的，早已所余无几，而且大都散在边疆地方。至于成都府属十六县的人民，顶早都是康熙雍正时代，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处，招募而来。其后凡到四川来做官的，行商的，日子一久，有了钱，陆行有褒斜之险，水行有三峡之阻，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而又因成都平原，寒燠适中，风物清华，彼此都是外籍，又无聚族而居的积习，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加之，锦城荣乐，且住为佳，只要你买有田地，建有居宅，坟墓再一封树于此，自然就算你是某一县的本籍。还有好处，就是不问你的家世出身，只须你房子造得大，便称公馆，能读几句书，在面子上走动，自然而然就名列缙绅。这种人，又大都是只能做官，而又只以做官为职志，既可以拿钱捐官，不必一定从寒窗苦读而来，那吗，又何乐而不做官呢？于是捐一个倒大不小之官，在官场中走动走动，倒不一定想得差事，想拿印把子，只是能够不失官味，可以夸耀于乡党，也就心满意足的世代相传下去，直至于式微，直至于讨口叫花。

郝达三就是这类半官半绅的一个典型人物，本身捐的是个候补同知，初一十五，也去站站香班；各衙门的号房里，也偶尔拿手本去挂个号，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官场中也有几个同寅往来；他原籍是扬州，江南馆团拜做会时，也偶尔去认认同乡，吃吃会酒。在本城有三世之久，自然也有几家通内眷的亲戚世交。成都、温江、郫县境内，各有若干亩良田；城内除了暑袜街本宅，与本宅两边共有八个双间

铺面全佃与陕帮皮货铺外，总府街还有十二间铺面出佃；此外四门当商处，还放有四千两银子，月收一分二厘的官利；山西帮的票号上，也间有来往；所以他在半官半绅类中，算是顶富裕，顶有福气的了。

他虽是以监生出身报的捐，虽是考过几次而未入学，据说书是读过许多。书房里，至今还有一部亲笔点过的《了凡纲鉴》，以及点而未完的《汉四史》《百子金丹》，至于朱注《五经》，不必说，是读过了。旧学是有根底的了，新学则只看过一部《盛世危言》，是他挚友葛寰中送他的，却不甚懂得。

不懂新学，这并无妨碍于郝达三的穿衣吃饭，何况是同知前程，更无须附和新学，自居于逆党了。因此，他仍能平平静静，安安闲闲，照着自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有条不紊，很舒适过将下去。

生活方式虽然率由旧章，而到底在物质上，都渗进了不少的新奇东西。三年前买了一盏精铜架子，五色玻璃坠的大保险洋灯，挂在客厅里，到夜点燃，——记得初点时，很费了些事。还是写字将章洪源号上的内行先生请来，教了几点钟，才懂得了用法。——光芒四射，连地上的针都捡得起来，当初，是何等的稀奇珍贵！全家人看得不想睡觉。而现在，太太姨太太房里的柜桌上，已各有了一对雪白瓷罩的保险座灯了，有时高兴，就不是年节，就没有客来，也常常点将起来。洋灯确乎比菜油灯亮得多，只是洋油太不便宜，在洋货庄去分零的，一两银子四斤，要合三百文一斤，比菜油贵至十二三倍，郝达三因常感叹：要是洋油便宜点也好呀！在十几年前，不是只广东地方，才有照相画像的人吗？堂屋里现挂的祖老太爷、祖老太太、老太爷、老太太四张二尺多高，奕奕如生的五彩画像，都是将传真的草稿，慎重托交走广的珠宝客，带到广东去画的。来回费了一年十个月之久，还托了多少人情，花了多少银子，多难呀！现在，成都居然也有照相的了，太太房里正正挂了一张很庄重的合家欢大照片，便是去年冬月，花了八两银子新照的。不过细究起来，凭着一具镜匣子，何以能把各个不同的影子，连一缕头发之细，都在半顿饭时，逼真的照下来，这道理，便任何人都不明白，只渺渺茫茫，晓得那是洋人把药涂在镜子上的缘故。所以才有人说，照相是把人的元神摄到纸上去的，照了之后，不死，也要害场大病。因此，当郝达三把照相匠人，如礼接进门来，看好了地方，将茶几、座椅摆好，花插、小座钟，——新买来就不大肯走，只是摆在房里，做陈设之一的座钟。——下路水烟袋、瓷碎茶碗，什么都摆好了，老爷的补褂朝珠，大帽官靴，全穿戴齐整，姨太太大小姐等也打扮好了，太太已经在系拖飘带的大八褶裙了，偏遇着孙二表嫂——才由湖北回来的。——

把她所听闻的这样一说，太太便生死不肯照相，说她不愿意死。合家欢而无太太，这成什么话？老爷等费了无数唇舌，都枉然，后来得亏三老爷带说带笑把太太挽了出来，按在右边椅上，向她保证说："若果摄了元神会死，他[8]愿求菩萨，减寿替你！"三老爷是要求道的，不会打诳，太太才端端正正的坐着照了，虽没有害病，到底担了好久的心。

至于鸦片烟签的头上，有粟米大一粒球，把眼光对准一看，可以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洋婆子，还是着了色的，可以看到两寸来高，毛发毕现，这倒容易懂得，经人一讲解，就晓得是显微镜放大的道理。橡皮垫子，把气一吹胀，放在屁股底下，比坐什么垫子还舒适，这也容易懂，因为橡皮是不会走气的。八音琴也好懂，与钟表一样，是发条的作用。但新近才传来的一件东西，又不懂得了，就是叫作留声机器的。何以把蜡筒套在机器上，用指头一拨，一根针便刺着蜡筒，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机器上两条圆皮绳分塞在耳朵孔里，就听得见锣鼓弦索同唱戏的声音；是京戏，虽不大懂，而调子的铿锵，却很清楚。全家玩了几天，莫明其妙，只有佩服洋人的巧夺天工。

郝公馆里这些西洋东西，实在不少。至于客厅里五色磨花的玻璃窗片，紫檀螺钿座子的大穿衣镜，这都是老太爷手上置备的了。近来最得用而又为全家离不得的，就是一般人尚少用的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洋人看起来那样又粗又笨的，何以造的这些家常用品，都好，只要你一经了手，就离它不开？

郝达三同他那位世交好友葛寰中，对于这些事物，常在鸦片烟盘子两边，发些热烈的议论。辞气之间，只管不满意这些奇技淫巧，以为非大道所关，徒以使人心习于小巧，安于怠情；却又觉得洋人到底也有令人佩服之处。

洋人之可佩服，除了枪炮兵舰，也不过这些小地方，至于人伦之重，治国大经，他们便说不上了。康有为梁启超辈，何以要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想把中国文物，一扫而空，完全学西洋人？可见康梁虽是号称圣人之徒，其实也与曾纪泽李鸿章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东西。他们只管没有看过康梁的文章，也不曾抓住曾李的凭证，不过心里总觉得这些人不对，要是对，何以大家提说起来，总是在骂他们呢？

幸而佳消息频频传来，北方兴起了一种教，叫义和拳，专门是扶清灭洋的。势力很大，本事很高，已经杀了不少的洋人。洋人的枪炮虽利，但一碰着义和拳，就束手无法了。现在已打起旗号，杀到北京城，连西太后都相信了。洋人背时的时候已到，我们看就在这几个月！

郝公馆之晓得这消息，自然要早些，因为郝达三常在票号来往，而

又肯留心。不过也只他一个人肯挂在口上说，夜里在鸦片烟盘子上，这就是越说越长，越说越活灵活现的龙门阵。

就因为他的消息多，又说得好，妇女们本不大留心这些事的，也因太好听了，就像听说《西游记》样，每到夜里，老爷一开场，都要来听。下人们在窗子外面，春兰春秀在房间里，好给大家打扇驱蚊虫。说到义和拳召见那一天，郝达三不禁眉飞色舞的道："张老西今天才接的号信，写得很详细，大概是义和拳的本事，就在吞符，不吞符就是平常人，一吞了符，立刻就有神道降身。端王爷信服得很，才奏明太后，说这般人都是天爷可怜清朝太被洋人欺负狠了，才特地遣下来为清朝报仇，要将洋人杀尽的。太后虽然龙心大喜，但是还有点疑心：血肉之躯，怎能敌得住洋枪？端王爷遂问大师兄：你的法术，敢在御前试吗？大师兄一拍胸膛说：敢，敢，敢！端王爷跟着就将大师兄领进宫去。到便殿前，冲着上头山呼已毕，太后便口诏大师兄只管施展，不要怯畏。你们看，真同演戏一样，大师兄叩首起来，便把上下衣裳脱得精光，吞了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脸也青了，眼也白了，周身四体，硬挺挺的，一跳丈把高，口中吐着白泡，大喊说：我是张飞！奉了二哥之命，特来护驾！太后那时只是念佛，不晓得咋个吩咐，倒是端王爷是见过来的，遂叫过虎神营的兵丁来，……啊！尊三，你可晓得啥子叫虎神营？"

三老爷的杂拌烟袋虽是取离了口，但也只张口一笑，表示他不知道。

他哥把一个大烟泡一嘘到底，复喝了一口热茶，然后才解释道："这是特为练的御林军，专门打洋人的。洋人通称洋鬼子，洋者羊也，故用虎去克他，神是制鬼的。单从这名字上着想，你们就晓得朝廷是如何的恨洋人。只怪康梁诸人，偏偏要勾引皇上去学洋人，李傅相——就是李鸿章——以他的儿子在日本招了驸马，竟事事回护外国，这些人都该杀！拿圣人的话说来，就是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

姨太太不耐烦的插嘴道："又要抛文了！晓得你是读过书的，何苦向我们夸呢？你只摆义和拳好了！"

老爷哈哈一笑，又谈了几句俏皮话，才接着说道："果然走过一个兵丁，手捧一柄三十来斤重的大刀，劈头就向大师兄砍去。不料碰一声，钢刀反震过来，把砍人的人脑壳上砍了一个大包，看大师兄哩，一点不觉得。这已令太后惊奇了。又叫过洋枪队来，当着御前，装上弹药，指向大师兄尽放，却放不响。换过一队来，倒放响了，洋枪却炸成了几段。大师兄依旧一跳丈把高，还连声叫唤：凭你洋鬼子再凶，若伤着了

我老子一根毫毛，我老子不姓张了！这下，太后才心悦诚服了，便御口亲封大师兄一个啥子禅师，叫端王统带着去灭洋。……张老西的号信，千真万确的。”

又一天，正在讲义和拳的新闻，说到红灯照，郝达三有点弄不大清楚，恰好他的好友葛寰中来了，两个人便在客厅炕床上的鸦片烟盘两侧，研讨起来。郝达三道：“我们这里称为红灯教，咋个北京信来又称之为红灯照呢？”

葛寰中烧着烟泡道：“我晓得嘛，红灯照是义和拳的姊妹们，道行比义和拳还高，是黄莲圣母的徒弟。她们行起法来，半空中便有一盏红灯悬着。称之为红灯教者，一定因为她们以红灯传教的缘故。”

郝达三大为点头道：“着！不错！你老弟的话真对！他们都说红灯照好不厉害，能够降天火烧洋人的房子！”

葛寰中放下烟枪道：“确乎是真的！当她祭起红灯来时，只要跪下去，启请了黎山老母观音菩萨，把手一指，登时一个霹雳，火就起来，凭他洋人的教堂修得如何坚固，一霎时就化为平地！”他又向坐在旁边摇着芭蕉扇的三老爷询问：“尊三，你是留心道法的，你看红灯照的道法，是那一派？”

三老爷不假思索的道：“这一定是五雷正宗法，在道教中，算是龙虎山的嫡派。洋人遇着这一派，那就背时了！”

他哥道：“洋人也该背时了！自从中东战后，不晓得咋个的，洋人一天比一天歪，越到近来，越歪得不成话。洋人歪，教堂也歪，教民也歪。老葛，你还记得宋道平做了内江下来说的话不？他说，无论啥子案件，要是有了教民，你就不能执法以绳了。教民上堂，是不下跪的，有理没理，非打赢官司不可。所以他那天才慨乎其言的说，现在的亲民之官，何尝是朝廷臣子，只算是教民的干儿！……”

葛寰中也慨叹说：“不是吗？所以现在，只有你我这种州县班子的官顶难做！一般人恭维刘太尊硬气，不怕教民，其实他是隔了一层，乐得说硬话，叫他来做一任县官看看，敢硬不敢硬？你硬，就参你的官！”

三老爷道：“现在好了，只要义和拳红灯教，把洋人一灭，我们也就翻身了！”

葛寰中又道：“却是也有点怪。还有些人偏要说这班人是邪教。我在老戚那里，看见一种东西，叫作啥子《申报》，是上海印的，说是每天两张，它上面就说过袁中堂在山东时，义和拳早就有了，他说是邪教，风行雷厉的禁止；一直到皇太后都信了，他还同很多人今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明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

“《申报》是啥子东西？”他两兄弟都觉有点稀奇，一齐的问。

“好像《京报》同辕门抄一样，又有文章，又有各地方的小事，倒是可以用资谈助的，老戚的话，多半是从那上面来的。所以老戚一说起义和拳，也总是邪教邪教的不离口。他并且说，若果义和拳红灯教真有法术，为啥子袁中堂禁止时，他们还是把他没奈何？……”

三老爷插口道：“他便不明白了，义和拳的法术，是只可以施之于洋人的邪教。袁中堂是朝廷的正印官啦！”

郝达三说的又不同：“老戚这个人就不对，他还是文巡捕呀！咋个会说出一些与人不同的话来！他不怕传到上头耳朵里去，着撤差吗？”

“你还说上头，我正要告诉你哩！是前天罢？上头奉了一道皇太后的电谕，叫把这里的洋人通通杀完，教堂通通毁掉，……”

郝达三猛的坐了起来，用力把大腿一拍道：“太后圣明！……”

葛寰中把手一摆道：“你莫忙打岔！……上头奉了这谕，简直没办法，赶快把将军两司邀去商量。商量到点灯时候，将军才出了个主意：电谕不能不遵，洋人也不能乱杀，中道而行，取一个巧，便是派出一营兵去，驻扎在教堂周围，并将洋人接到衙门里，优礼相待；对洋人就说是怕百姓们不知利害，有所侵犯，对朝廷就说洋人已捉住了，教堂已围住了。一面再看各省情形，要是各省都把电谕奉行了，这很容易办，刽子手同兵丁都是现成的；要是各省另有好办法呢，就照着人家的办。老戚说，上头很高兴，昨天已照着办了。……你想，上头这样办法对不对？”

郝达三正在沉吟，高升端了一大盘点心进来，他便站起来向葛寰中邀道：“新来一个白案厨子，试手做的鲜花饼，尝尝看，还要得不？”

又隔了几天，全城都晓得端王爷统着义和拳，攻打北京使馆，义和拳已更名义和团，杀了不少的洋人和二毛子，——教民就叫二毛子。——天天都在打胜仗。

郝达三同葛寰中还更得了一个快消息，一个是从票号上得的，一个是由制台衙门得的，都说北京城里乱得很，有汉奸带起洋人和二毛子到处杀人放火，连皇宫里头都窜进去了。皇太后天颜震怒，下旨捉了好些汉奸来杀，并杀了几十个大员，大概都是私通洋人的。现在钦命董福祥提兵十万，帮助义和团攻打使馆，这简直是泰山压卵之势，洋人就要逃走，也不行了！

郝达三不晓得洋人有几国，共有多少人？问葛寰中，他曾当过余道台的随员，到过上海，算是晓得新学的。

葛寰中屈着指头算道：“有日本，有俄罗斯，有英吉利，有荷兰。英

吉利顶大，这国的人分黑夷白夷两种，上海打红包头守街的便是黑夷，又叫印度鬼子。此外还有德意志，佛南西，比利时。余观察上次办机器，就是同德意志的人讲的生意。大概世界上就是这些国了罢。”

郝达三忽然想起道：“还有啥子美国呢？我们点的洋油，不就说是美国造的吗？”

“呃！是的，是的，美利坚！耶稣教就出于美利坚。我想起了，还有墨西哥。我们在上海使的墨洋，又叫鹰洋，就是从墨西哥来的。……”

三老爷尊三不会旁的客，而葛世兄因为是世交通家，又自幼认识，彼此还说得上，所以他一来，他总要出来奉陪的。当下便插嘴道：“我恍惚还记得有啥子牙齿国？”

他哥大笑道：“老三的小说书又出来了！有牙齿国，那必有脚爪国了！……”

三老爷自己也笑道：“我的话不作数，不过我记得啥子国是有一牙字？……”

葛寰中道：“着！我想起了！你说的是西班牙国罢？”

三老爷也不敢决定道：“我记不清楚，或者是这个国名。”

葛寰中向郝达三笑道：“你说脚爪国，不是就有个爪哇国吗？……世界上的国真多，那个数得清楚，据说只有中国顶大了，有些国还敌不住我们一县大，人也不多。”

郝达三道：“国小，人自然不多。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

葛寰中道：“我想，洋货必不会绝种。洋人都是很穷的，他不做生意，咋个过活呢？我在上海，看见的洋人，全是做生意的，大马路上，对门对户全是冲天的大洋行。”

郝达三满意的一笑道：“这才对啦！洋人可杀，但也不必杀完，只须跟他们一个杀着，叫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还是不好惹的，以后不准那样横豪！不准传教！不准包庇教民！不准欺压官府！生意哩，只管做，只要有好东西，我们还是公平交易。”

葛寰中拊掌笑道：“着！不错！这是我们郝大哥的经纶！刻下制军正在求贤，你很可以把你的意思，写个条陈递上去。……”

十二

天气很热的一天，新泰厚票号请客，并且是音尊候教。有名的小旦如杨素兰、蒋春玉、永春、嫩豆花等，都在场，客人中有郝大老爷。

像这样的应酬，郝达三向来是在家吃了点心，把烟瘾过足，才带起高贵乘轿而去，总在二更以后好一阵，方回来的。这一天，太太因为叶家姑太太带着她三小姐回来，于吃了午饭，邀在堂屋外窗根下明一柱的檐阶上打斗十四。入夜，放了头炮[9]，牌桌上点上两盏洋灯。叶姑太太嫌热，宁可点牛油灯，姨太太便掉了两只有玻璃风罩的鱼油烛手照。院坝中几盆茉莉花同旁边条几上一大瓶晚香玉，真香！李大娘、吴大娘、春秀交换着在背后打扇，春兰专管绞洗脸巾，斟茶。

刚打了几牌，忽听见外面二门吱咯一响，三老爷在侧边说：“这时候还有客吗？高升也不挡驾！”

跟着轿厅上一声：“提倒！”侧门一响，一个官衔灯笼照了进来。

再一看，乃是高贵照着老爷回来了。大家都诧异起来，“他何以恁早就回来了？”却听他向高贵吩咐：“把东西交跟春兰，跟着到北纱帽街去请葛大老爷来！”

姨太太跟进房间给老爷穿衣裳时，太太便隔窗问道：“今天有啥子事吗？”

老爷皱着眉头道：“还是大事哩！消息一传来，新泰厚的客全走了！等老葛来，看他在南院上听的消息如何？”

“到底是啥子事呀？”连叶家姑太太都提起嗓子在问。

“春兰，先叫高升把烟盘子端到客厅去，把洋灯点一盏，葛大老爷的春茶先弄好！……”

姨太太攘了他一下道：“你也是喽！这些事还要你一件一件的吩咐？姑太太在问你呀！”

郝达三趁没人，把她的脸摸了摸，才向着窗子说道：“姑太太，等一等，等老葛来了一说，你们自然晓得的。”

“哎呀！真是张巴[10]！你先说说看，不好吗？”姑太太与太太一齐开了腔。

叶三小姐也说：“大舅舅老是这脾气，一句话总要分成三半截说。你才真真像个土广东哩！”

郝达三笑着走了出来。身上只穿了一件细白江西麻布对襟汗衣，下路雪青纺绸散脚裤，漂白布琢袜，也没有扎，脚上是马尾凉鞋。一手捧着水烟袋，一手挥着柄大朝扇，走到牌桌边将朝扇挟在胁下，伸手把叶三小姐的新扑了粉的嫩脸一揪道：“你这个贤外甥女，真会斗嘴！大舅是做官的人，说话那能像老陕一样，敞口标呢？”

她笑着把他的手抓住道：“大舅舅的官派真够！这里又不是官厅，你说嘛，说错了，不会参官的！”

“说出来，骇死你们！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姑太太便已大笑起来，把纸牌向桌上一扑道：“才笑人哩！我默到天气太热，麻脚瘟又发了哩！又是北京城的事！听厌了，听厌了，也值得这样张张巴巴的！大嫂，刘姨太太，还是来打我们的牌！”

姑太太的话真对！北京城离我们多远啦！况且天天都在听的事。于是众人把尖起的耳朵，都放了下来。

郝达三道：“我还没有说完，……皇太后同皇帝都向陕西逃跑了！”

姑太太还是一个哈哈道：“更奇了，这与我们啥子相干呢？”

“这是多大的事呀！你们简直不关心！……”

“国家大事，要我们女人都关心起来，那才糟哩！”姑太太旋说旋洗牌，态度声口仍是那么讽刺。

高贵已拿灯笼引着葛寰中由轿厅上的耳房跨进客厅。客厅檐口与上房檐口全挂着水绿波纹竹帘，所以檐阶上的内眷，是可以不回避的，何况葛大哥又是通家。

郝达三刚一走进花厅，葛寰中就叫了起来道：“我正来找你，在街口就碰见你的尊纪，你晓得不？大事坏了！……”

末后一句传到上房檐阶上，又将一般打牌的女客的含有一点讽刺的微笑，引了起来。

十三

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惶，做生意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

没有动象，不过说没有激荡到水底的大动象，而水面微澜的动，到底是有的，到底推动出一个人来，是谁呢？陆茂林！

陆茂林虽说是见女人就爱，但他对于刘三金，到底爱得要很些。刘三金回到石桥，他追到石桥，刘三金回到内江，他追到内江，刘三金越讨厌他，他越是缠绵，越是不丢手。直到今年三月初，刘三金瞒着他向泸州一溜，他带的钱也差不多要使完了，才大骂一场婊子无情，愤愤然数着石板，奔回故乡。

回来后，发现蔡大嫂与罗歪嘴的勾扯，他不禁也生了一点野心，把迷恋刘三金的心肠，逐渐冷淡下来。对于蔡大嫂，就不似从前那样拘泥，并且加倍亲热起来。每天来喝一杯烧酒，自是常课，有时还要赖起脸皮，跑到内货间，躺在罗歪嘴的烟铺上，眯着一双近视眼，找许多话同蔡大嫂说。而她也居然同他有说有笑，毫没有讨厌他的样子，并极高兴同他谈说刘三金。

他在不久之间，察觉蔡大嫂对于他，竟比刘三金对他还好。比如有一次，他特为她在赶场小市摊上买了一根玉关刀插针，不过花三钱银子，趁罗歪嘴诸人未在侧时，送与她，她很为高兴，登时就插在发纂侧边，拿手摸了摸，笑嘻嘻向他道了几声谢。他当下心都痒了，便张开两臂，将她抱着，要亲嘴；她虽是推让着不肯，到底拿脸颊轻轻挨了他一下，这已经比刘三金温柔多了。还有一次，是金娃子的周岁，罗歪嘴叫了一个厨子，来热热闹闹地办了一桌席，邓大爷夫妇也来了，他趁此送了金娃子一堂银子打的罗汉帽饰，又送了他[11]一对玉帽鬓。她收了，吃酒时，竟特为提说出来，说他的礼重，亲自给他斟了三次酒，给罗歪嘴他们才斟了两次。他更相信蔡大嫂心里，是有了他了，便想得便就同她叙一叙的。

光是蔡兴顺与罗歪嘴两个，他自信或者还可掩过他们的耳目。而最

讨厌的还有张占魁等人，总是常常守在旁边，他对蔡大嫂稍为亲密一点，张占魁就递话给他，意思叫他稳重点！蔡大嫂是罗哥爱的，不比别的卖货，可以让他捡魋头[12]！倘若犯了规矩，定要叫他碰刀尖的！

他那能死得下心去？虽然更在一天无人时候，蔡大嫂靠着柜台告诉他："你的情，我是晓得的。只现在我的身、我的心，已叫罗哥全占去了。他嫉妒得很，要是晓得你起了我的歹意，你会遭他的毒手的。说老实话，他那样的爱我，我也不忍心欺负他，你我的情，只好等到来世再叙的了！……"

及至又遭了她的一次比较严重的拒绝，并且说："你再敢这样对我没规矩，我一定告诉罗哥，叫你不得好死！我已说过，你的情我是晓得的，只是要我这辈子酬答你，那却不行！"他哭着道："你不要我害单相思死吗？""我不拉这个命债，你走开好了！"加以张占魁又向他递了一番话，他才怀抱着自以为是伤透了的心，到四处闲荡去了。

他离开天回镇时，仿佛听见罗歪嘴他们说北京城义和团打洋人的话，并曾在茶铺里高谈阔论说："北京城都打起来了，我们这里为啥子不动手呢？到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还害怕洋人吗？吃教的东西，更可恶，若是动了手，我先鸩吃教的！"他也晓得罗歪嘴吃过教民的亏，借此报复，是理所当然。不过他那时心里别有所注，于他们的言语行动，却不很留意。

有一天，他在省城一家茶铺里吃茶，忽觉隔桌有一个人在端详他。他也留了心，眯着眼睛，仔细一瞧。那人竟走过来，站在桌跟前问道："借问一声，尊驾是姓陆吗？"

他这才认清楚了，忙站起来让座道："咦！得罪！得罪！我的眼睛太不行！顾三贡爷吗？幸会啦！请坐！……拿一碗茶来！"

顾天成在一月以前曾经受过很深的痛苦，比起死老婆，掉女儿，自己害病时，还甚。因为在以往的歹运里，他到底还有田有房，无论如何，有个家可以隐庇他的身子，还有阿三阿龙两个可以相依的长年。只怪自己想报仇，受了钟幺嫂的吹嘘，跑去奉了教，算将起来，四月初奉教，四月底就着幺伯通知亲族，在祠堂里告祖，将他撵出祠堂。五月中，北京义和团的风声传来，生怕也像北京一样，着人当二毛子杀掉，连忙跑进城来，无处安身，暂时挤在一个教友家里。而两路口的田地农庄，连一头水牛，全被幺伯占去，说是既撵出了祠堂，则祖宗所遗留的，便该充公，阿三阿龙也着撵了。葬在祖坟埂子外的老婆的棺材，也着幺伯叫人破土取出，抛在水沟旁边，说是有碍风水。并且四处向人说，天成是不肖子孙，辱没了祖宗的子孙，撵出祠堂，把田屋充公，还

太罪轻了，应该告到官府，处以活埋之罪，才能消得祖宗的气。钟幺哥一家也搬走了，不知去迹。算来，不过一百天，顾天成竟从一个粮户，变为一条光棍，何因而至此？则为奉洋教！

如此看来，洋教真不该奉！真是邪教！奉了就霉人！不奉了罢，可以的，但是谁相信？去向幺伯悔过，请他准其重进祠堂，把田产房屋还他，能够吗？谁可以担保？找人商量，最能商量的，只有钟幺嫂，她往那里去了呢？他丧气已极，便向所挤住的那位教友诉苦。教友不能替他解愁，叫他去求教于姜牧师。

姜牧师很严肃的告诉他，这全不要紧，他只须真心真意的信上帝、爱耶稣，耶稣自会使他的幺伯醒悟，将占去了的田产房屋，加倍奉还他；而他的仇人，自会受严厉的惩罚的。“我们都是耶稣的儿女，我们只须信赖它，它不会辜负它的儿女的。”

他心里虽稍为安宁了一点，但他问：“耶稣几时才能显灵呢？”姜牧师则不能答，叫他去请教曾师母。

曾师母的佃客虽走得没有踪迹，但她仍是那样没有事的样子，蓬蓬松松的梳了一个头，厚厚涂了一脸粉，穿了件很薄的单衫，挺起肥肥的一段身躯，摇着一柄雕翎扇子，斯斯文文向他说：“你愁什么？只要等外国人打了胜仗，把那些邪教土匪灭了，把西太后与光绪捉住，那个还敢强占你的产业，是不是呢？”

他诧异道：“洋人还能打胜仗，把光绪皇帝捉住？外面不是人人都在说大师兄杀了多少洋人，如今又加上了董福祥董军门，洋人天天都在打败仗！”

曾师母咧起鲜红的嘴皮一笑道：“这些都是谣言，都是邪教人造出来骇人的，是不是呢？告诉你一句真话，昨天史先生亲自向我说过，清朝是该灭了，惹下了这种滔天大祸，是不是呢？外国大兵已经在路上了，只要一到北京，中国全是外国人的了！……”

他懵懵懂懂的问道：“我们成都省呢？”

她用一只肥而粗的手，举起一只茶杯，把半杯浓黑的东西，一仰喝完，又用雪白的手帕子，将嘴轻轻的触了触，点着头，很自然的道：“自然也是外国人的了，是不是呢？只不晓得分在那国人手里？如其分在美国英国手里，史先生就是四川制台了，很大的官，是不是呢？如其史先生做了制台，我们全是他的人，不再是清朝的百姓，是不是呢？我们教会里的人，全是官，做了官，要什么有什么，要怎么样便怎么样了，是不是呢？……”

这下，却使顾天成大为安慰。胸怀也开展了，眉头也放宽了，从早

起来，就计划到做了官后，做些什么事情。报复幺伯，报复罗歪嘴，还要下两通海捕文书，一通捉拿刘三金，一通查访招弟，并派人打探正月十一夜与罗歪嘴他们一道走的那女人是什么人。差不多每天早起，都要把这计划在心里头暗暗复诵一遍，差不多计划都背熟了，而洋兵还未打到北京。他真有点等不得，又跑去问曾师母。曾师母依然萧萧闲闲的叫他等着。

他在等待期中，胆子也大了些，敢于出街走动了。又因所挤住的教友家太窄，天气热起来了，不能一天到晚蛰在那小屋里。有人告诉他，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在那里又不怕碰见什么人，又好乘凉睡觉，于是他每日吃了饭后，便从西御街走进满城的大东门。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陂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的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掮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的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顾天成不是什么诗人，可是他生长田间，对于绿色是从先天中就会高兴的。他一进满城，心里就震跳起来了。大家曾先告诉过他：满吧儿是皇帝一家的人，只管穷，但是势力绝大，男女都歪得很，惹不得的。他遂不敢多向胡同里钻，每天只好到金河边关帝庙侧荷花池周遭走一转，向草地上一躺，似乎身心都有了交代，又似乎感觉乡坝里也无此好境界，第一是静，没一个人影，没一丝人声。也只是没有人声，而鸟声、蝉声，风一吹来树叶相撞的声音，却是嘈杂得很，还有流水声，草虫声，都闹成了一片。不过这些声音传到耳里，都不讨厌。

满城诚然可以乘凉，可以得点野趣，只是独自一人，也有感觉孤独寡味的时候。于是，有时也去坐坐茶铺，茶铺就是与人接触的最好的地方。而居然碰着了陆茂林。

十四

顾天成陆茂林之在茶铺碰头，而打招呼，而坐在一处吃茶，其初并没有什么意味，只不过两个都是在人海中的乡下人，两个都带一点流荡的感觉，两个都需要找一个相熟的人谈谈往事而已。而尤其好的，就在两个人的经过彼此都不知道。

陆茂林同人讲谈，不到十句，就要谈到刘三金。这已引起了顾天成对他的同情。他们两个都是爱过她，又都吃过她的亏，现刻心里又都在恨这个人。于是两个人的谈风，很是投合，而所谈的又彼此都能了解。先谈到刘三金的好处，长得好，活动，妖娆，浑身肌肤又白又细，乃至那件事上的工夫，两个人谈到会心之处，不禁彼此相视而笑。继谈到她的无情无义，只认得钱，以及她那阴狠的行为，顾天成不由桌上一拍道："陆哥，你可晓得，我那几天，光是花在她身上的钱，是多少？只因为她亲口答应了我，不管我家务咋个，都愿跟着我回去的，所以我再输钱，心里老不在乎。那晓得后来她才那样的丢我！"他的声音虽然很高，但是一般吃茶谈天的声音都高，并且在茶铺中谈话的人们，大抵都有点旁若无人，仿佛茶铺便是自己家里的密室一样的态度，任凭你说得如何的慷慨激昂，却很少有人注意你的，这是一种习惯。

陆茂林把他手膀一拍，意思叫他注意来听，这也是在茶铺中谈话应有的举动。顾天成果然注了意，他才眯着眼睛说道："至今你恐怕还在鼓里呢？我是旁观者清，告诉了你，你可不能向别人说呀！……你还不晓得，刘三金之来笼络你，全是罗歪嘴张占魁他们支使的。他们大概晓得你喜欢女人，才故意叫刘三金把你缠着，他们才好做你的手脚。你那千数的银子，那里当真是在宝上赌输的！……"顾天成真就激动了道："这一点，我老实说没有想到。吵架时虽这样吵出来过，但我还只恨他们不但不帮我的忙，并且把我轰走，打我！……陆哥，这倒要请你详细告诉我！"

陆茂林好像失悔不应该揭破别人秘密似的，又好像与顾天成的交情格外不同，不能不把秘密告诉他似的，于是，半吞半吐把他知道的，以及从刘三金口里听来的，照一般人谈话习惯，加入许多烘染之词，活灵活现的告诉了他。

顾天成真压抑不住了，面红筋胀的咬着牙巴说道："哦！还这样的鸩

我吗？对对对！罗歪嘴，你是对的！等着罢！老子不要你的狗命，老子不姓顾了！……”

陆茂林忙向他摇摇手道：“三贡爷，留心点，他们这些人是心狠手辣的，说得出就做得出，不要着他们听见了不好！”

他鼓着两眼道：“你怕他们吗？你怕，我是不怕的！你晓得我现在是啥子人不？告诉你，我已奉了教了！”

“哻！你奉了洋教？”他忙眯着眼向四面一溜，才道：“三贡爷，我是为你的好，现在不是正在闹啥子义和团吗？我亲耳听见罗歪嘴他们正商量要趁这时候，打教堂，杀奉教的。你又是他的仇人，他若晓得你也奉了教，……”

顾天成果然也有点胆怯起来，便低下头去，不像刚才这样武勇了。不过，仍不肯示弱，便说道：“陆哥，你放心，打教堂的话，只怕是乱说的。洋人说过，洋兵快要打进北京城了，只要把光绪皇帝一捉住，十八省都是他们的，四川制台一定是史洋人做，我们奉教的都是官，只要我做了官，你看，还怕罗歪嘴他们吗？”

陆茂林也欣然道：“洋人的话，晓得靠得住不？”

“咋个靠不住？他还当着菩萨赌过咒的！”

他又拍拍他手膀道：“那么，三贡爷，你的仇一定可以报了！我们相好一场，只求你一桩事！”说着，他站了起来道：“话还长哩，我们找个饭铺吃饭去，吃了饭再到烟馆里细说罢！”

顾天成也站了起来道：“你不回天回镇去了吗？现刻已下午一会了！”

“回天回镇？……我还没告诉你，我眼前正在打流，等你做了官，我才能回去。我求你的，就是这一桩。”

街上不好谈话，饭铺里也不好谈话，直到烟馆里，虽然每铺床上都有人，但是靠着枕头，只要把声音放低一点，却是顶好倾露肺腑，商量大事的地方。

陆茂林先说到他为什么打流，不禁慨然叹道：“也只怪我的命运不好！遇着一个刘三金，无情无义的婊子！遇着一个蔡大嫂，倒是有情有义哩，偏偏又着罗歪嘴霸住了！……”

“蔡大嫂是啥子样的人？”

“哈哈！你连蔡大嫂都不认得！她是我们天回镇的盖面菜，认真说来，岂止是天回镇的盖面菜？恐怕拿在成都省来，也要赛过一些人哩！……哦！也无怪你不认得她，你那几天，成日的同刘三金混在一起，半步都没有出过云集栈。”

“比起刘三金来呢？”

“那咋个能比！……当初嫁跟蔡兴顺时，已经令人迷窍了，两年后，生了个娃儿，比以前更好看了！……那个不想她？却因是罗歪嘴的表弟媳妇，他那时假绷正经，拿出话来把众人挡住。……但那婆娘却也规规矩矩的。……不晓得今年啥时候，大概刘三金走了之后罢？罗歪嘴竟同她有了勾扯，全场上那个不知！……那婆娘也大变了，再不像从前那样死板板的，见了人，多亲热！……就比如我……”

顾天成恍然大悟道：“你说起来，我看见过这个人，不错，是长得好！两个眼睛同流星样，身材也比刘三金高，又有颈项。……”

“你在那里看见的？”

顾天成遂把正月十一夜的故事，说了一遍，说到招弟之掉，说到自己之病，然后说到为什么奉教。陆茂林深为赞许他的奉教，一方面又允许各方托人，为他寻找招弟，他说：“你放心，她总在成都省内的。只要每条街托一个人，挨家去问，总问得着的。”然后才说出求他的事：“我也不想做官，我也做不来官，你要是当真做了官，只求你把罗歪嘴等人鸩治了后，放我去当天回镇的乡约。”

顾天成拈着烟签笑道：“是不是好让你去把蔡大嫂弄上手？你就不想到她的男人哩，肯让你霸占他的老婆吗？”

陆茂林也笑道：“现在，他的老婆不是已经着人霸占了？那是个老实人，容易打叠的。好吗，像罗歪嘴的办法，名目上还让他做个丈夫。不好，一脚踢开，连铺子，连娃儿，全吞了，他敢咋个？”

烟馆门前的温江麻布门帘，猛然撩起，进来了三个人。都掮着黑纸折扇，都是年轻人，穿着与神情，很像是半边街东大街绸缎铺上的先生徒弟样。一进来，就有一个高声大气的说道：“我屁都不肯信洋鬼子会打胜仗！……”

全烟馆的人都翘起头来。

别一个年轻人将手臂上搭的蓝麻布长衫，向烟铺上一放，自己也坐了下去，望着那说话的人道：“你不信？洪二老爷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几万洋兵把董军门围在北京啥子地方，围得水泄不通的吗？”

一个先来的烟客，便撑坐起来道：“老哥，这话怕靠不住罢？董军门是啥样的人，跟我们四川的鲍爵爷一样，是打拼命仗火的，洋兵行吗？”

“这个我倒不晓得，只是我们号上的老主顾洪二老爷，他是藩台衙门的师爷，刚才在我们号上说，洋兵打进了北京城，董军门打了败仗。”

先前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又打着小官调子叫道：“我偏不相信他的话就对！你晓得不？他是专说义和团、红灯教、董军门坏话的。他前次不

是来说过，洋兵打了胜仗，义和团——他叫作拳匪的——死了多少多少，又说义和团乱杀人，乱烧房子，董军门的回兵咋样的不行？后来，听别人说来，才全然不是那样。……”

不等说完，又有两个烟客开了口，都是主张洋兵绝不会打胜的。“首先，洋鬼子的腿是直的，蹲不下去，站起来那么一大堆，就是顶好的枪靶子！董军门的藤牌兵多行！就地一滚，便是十几丈远，不等你枪上的弹药装好，他已滚到跟前了。洋鬼子又不会使刀，碰着这样的队伍，只好倒！从前打越南时，黑旗兵就是靠这武艺杀了多少法国鬼子！”

全烟馆都议论起来，连烟堂倌与帮人烧烟的打手都加入了。但没一个相信洋兵当真攻进了北京城。只有顾天成陆茂林两个人，不但相信洪二老爷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并且希望是真的。陆茂林遂怂恿顾天成到曾家去打听，光绪皇帝到底着捉住了没有？

十五

四川总督才奉到保护教堂，优遇外宾的诏旨，不到五天，郫县三道堰便出了一件打毁教堂，殴毙教民一人的大案子。上自三司，下至把总，都为之骇然。他们所畏的，并不是逃遁到陕西去的太后与皇帝，而正是布满京城，深居禁内的洋元帅与洋兵。他们已听见以前主张灭洋的，自端王以下，无一个不受处分，有砍头的，有赐死的，有充军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举动！只要洋人动一动口，谁保得定自己能活几天？以前那样的大波大浪，且平安过去了，看看局面已定，正好大舒一口气时，而不懂事的百姓，偏作了这个小祟，这真是令人思之生恨的事！于是几营大兵，漏夜赶往三道堰，仅仅把被打死的死尸抬回，把地方首人捉回，把可疑的百余乡下人锁回，倾了一百余家，兵丁们各发了一点小财，哨官总爷们各吃了几顿烧猪炖鸡，而正凶帮凶则鸿飞杳杳，连一点踪影都没有探得。

总督是如何的着急！全城文武官员是如何的着急！乃至身居闲职，毫不相干的郝同知达三，也着急起来。他同好友葛寰中谈起这事，好像天大祸事，就要临头一样，比起前数月，萧然而论北京事情的态度，真不同！他叹道：“愚民之愚，令人恨杀！他们难道没有耳朵，一点都不晓得现在是啥子世道吗？拳匪已经把一座锦绣的北京城弄丢了，这般愚民还想把成都城也送跟外国人去吗？”

葛寰中黯然的拈起一块白果糕向嘴里一送，一面嚼，一面从而推论道：“这确是可虑的。比如外国人说，你如不将正凶交出，你就算不尽职，你让开，待我自己来办！现在是有电报的，一封电报打去，从北京开一队外国兵来，谁敢挡他？又谁挡得住他？那时，成都还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插起顺民旗子，到底有一官半职之故，未见得就能如寻常百姓一样？大哥，你想想看，我们须得打一个啥子主意？”

郝达三只是叹息，三老爷仍只吧着他的杂拌烟，很想替他哥打一个主意，只是想不出。太太与姨太太诸人在窗根外听见洋兵要来，便悄悄商量，如何逃难。大小姐说她是不逃的，她等洋兵到来，便吊死。春兰想逃，但不同太太们一道逃，她是别有打算的。春秀哩，则甚望她们逃，都逃了，她好找路回去。

这恶劣的气氛，还一直布满到天回镇，罗歪嘴等人真个连做梦都没

有料到。

云集栈的赌博场合，依然是那样兴旺；蔡兴顺的杂货铺生意，依然靠着掌柜的老实和掌柜娘的标致，别的杂货铺总做不赢它；蔡大嫂与罗歪嘴的勾扯，依然如场上人所说，那样的酽。

也无怪乎其酽！蔡大嫂自懂事以来，凡所欣羡的，在半年之中，可以说差不多都尝味了一些。比如说，她在赶青羊宫时，闻见郝大小姐身上的香气，实在好闻，后来问人，说是西洋国的花露水。她只向罗歪嘴说了一句："花露水的香，真比麝香还好！"不到三天，罗歪嘴就从省里给她买了一瓶来，还格外带了一只怀表回来送她。其余如穿的、戴的、用的，只要她看见了，觉得好，不管再贵，总在不多几天，就如愿以偿了。至于吃的，因为她会做几样菜，差不多想着什么好吃，就弄什么来吃，有时不爱动手，就在红锅饭店去买，或叫一个会做菜的来做。而尤其使她欣悦的，就是在刘三金当面凑合她生得体面以前，虽然觉得自己确有与人不同的地方，一般男女看见自己，总不免要多盯几眼，但是不敢自信自己当真就是美人。平时大家摆龙门阵，讲起美人，总觉得要天上才会有，不然，要皇帝宫中与官宦人家才有。一直与罗歪嘴有了勾扯，才时时听见他说自己硬是个城市中也难寻找的美人，罗歪嘴是打过广的，所见的女人，岂少也哉，既这样说，足见自己真不错。加以罗歪嘴之能体贴，之能缠绵，更是她有生以来简直不知的。在前面看见妈妈等人，从早做到晚，还不免随时受点男子的气，以为当女人的命该如此，若要享福，除非当太太，至少当姨太太。及至受了罗歪嘴的供奉，以及张占魁等一般粗人之恭顺听命，然后才知道自己原是可以高高乎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脚底的。刘三金说的许多话，都验了，然而不遇罗歪嘴，她能如此吗？虽然她还有不感满足的，比如还未住过省城里的高房大屋，还未使过丫头老妈子，但到底知道罗歪嘴的好处，因而才从心底下对他发生了一种感激，因而也就拿出一派从未孳生过的又温婉，又热烈，又真挚，又猛勇的情来报答他，烘炙他。确也把罗歪嘴搬弄得，好像放在爱的火炉之上一样，使他热烘烘的感到一种从心眼上直到?毛尖的愉快。他活了三十八岁，与女人接触了快二十年，算是到此，才咬着了女人的心，咀嚼了女人的情味，摸着了什么叫爱，把他对女人的看法完全变了过来，而对于她的态度，更其来得甜蜜专挚，以至于一刻不能离她，而感觉了自己的嫉妒。

他们如此的酽！酽到彼此都着了迷！罗歪嘴在蔡大嫂眼里，完全美化了，似乎所有的男子，再没一个比罗歪嘴对人更武勇豪侠，对自己更殷勤体会，而本领之大，更不是别的什么人所能企及。似乎天地之大，

男子之多，只有罗歪嘴一个是完人，只有罗歪嘴一个对自己的爱才是真的，也才是最可靠的！她在罗歪嘴眼里哩，那更不必说了！不仅觉得她是自己有生以来，所未看见过，遇合过，乃至想象过的如此可爱，如此看了就会令人心紧，如此与之在一处时竟会把自己忘掉，而心情意态整个都会变为她的附属品，不能由自己做主，而只听她喜怒支配的一个画上也找不出的美人！她这个人，从顶至踵，从外至内，从?毛之细之有形至眼光一闪之无形，无一不是至高无上的，无一不是刚合适的！纵然要使自己冷一点，想故意在她身上搜索出一星星瑕疵，也简直不可得。不是她竟生得毫无瑕疵，实在这些瑕疵，好像都是天生来烘托她的美的。岂但她这个人如此？乃至与她有关的，觉得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可爱，只要是她不讨厌，或是她稍稍垂青的。比如金娃子也比从前乖得更为出奇；蔡傻子也比历来忠厚老实；土盘子似乎也伶俐得多；甚至很难见面的邓大爷邓大娘何以竟那样的蔼然可亲？岂但与她有关的人如此？就是凡她用过的东西，乃至眼光所流连，口头所称许的种种，似乎都格外不同一点，似乎都有留心的必要。但蔡大嫂绝不自己承认着了罗歪嘴的迷，而罗歪嘴则每一闭上眼睛着想时，却能深省“我是迷了窍了！我是迷了这女人的窍了”。

他们如此的酽！酽到彼此都发了狂！本不是什么正经夫妇，而竟能毫无顾忌的在人跟前亲热。有时高兴起来，公然不管蔡兴顺是否在房间里，也不管他看见了作何寻思，难不难过，而相搂到没一点缝隙；还要疯魔了，好像洪醉以后，全然没有理智的相扑，相打，狂咬，狂笑，狂喊！有时还把傻子估拉去做配角，把傻子也教坏了，竟自自动无耻的要求加入。端阳节以后，这情形愈加厉害。蔡大嫂说：“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罗歪嘴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几岁？以前已是恍恍惚惚的把好时光辜负了，如今既然懂得消受，彼此又有同样的想头，为啥子还要作假？为啥子不老实吃一个饱？晓得这种情味能过多久呢？”

大家于他们的爱，又是眼红，又是怀恨，又是鄙薄。总批评是：无耻！总希望是：报应总要来的！能够平平静静，拿好话劝他们不要过于浪费，“惜衣有衣穿，惜饭有饭吃，你们把你们的情省俭点用，多用些日子，不好吗？”作如是言的，也只是张占魁等几个当护脚毛的，然而得到的回答，则是“人为情死！鸟为食亡”！

大概是物极必反罢？罗歪嘴的语谶，大家的希望，果于这一天实现了。

蔡大嫂毕生难忘的这一天，也就是恶气氛笼罩天回镇的这一天，早

晨，她因为宵来太欢乐了，深感疲倦，起床得很晏。虽说是闲场可以晏点，但是也比平时晏多了，右邻石姆姆已经吃过早饭，已经到沟边把一抱衣服洗了回来，蔡兴顺抱着金娃子来喊了她三次，喊得她发气，才披衣起来，擦了牙，漱了口。土盘子已把早饭做过吃了，问她吃饭不？她感觉胃口上是饱满的，不想吃。便当着后窗，在方桌上将镜匣打开来梳头。从镜子中，看见自己两颊瘦了些，鼻翅两边显出弯弯的两道浅痕，眼神好像醉了未醒的一样，上眼皮微微有点陷，本是双眼皮的，现在睁起来，更多了一层，下眼泡有点浮起，露出拇指大的青痕，脸上颜色在脂粉洗净以后，也有点惨白。她不禁对着镜子出起神来，疑惑是镜子不可靠，欺骗了自己，但是平日又不呢？于是，把眼眶睁开，将那黑白分明最为罗歪嘴恭维的眼珠，向左右一转动，觉得仍与平常一样的呼灵；复偏过头去，斜窥着镜中，把翘起的上唇，微微一启，露出也是罗歪嘴常常恭维的细白齿尖，做弄出一种媚笑，自己觉得还是那么迷人。寻思：幸而罗歪嘴没在旁边，要不然，又会着他抱着尽亲尽舐了。由此思绪，遂想到宵来的情况，以及近几日来的情况；这一下，看镜中人时，委实是自然的在笑，而且眼角上自然而然同微染了胭脂似的，眼波更像清水一般，眉头也活动起来。如此的妩媚！如此的妖娆！镜子又何尝不可靠呢？心想："难怪罗哥哥那样的癫狂！难怪男人家都喜欢盯着我不转眼！"但是镜中人又立刻回复到眼泡浮起微青，脸颊惨白微瘦的样子。她好像警觉了，口里微微叹道："还是不能太任性，太胡闹了！你看，他们男子汉，只管胡闹，可是吃了好大的亏？不都是多早就起来了，一天到晚，精精神神的！你看我，到底不行啦！就变了样子了！要是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一个月，不死，也不成人样了！死了倒好，不成人样，他们还能像目前这样热我吗？不见得罢？那才苦哩！……"

手是未曾停的，刚把乌云似的长长的头发用挑头针从脑顶挑开，分梳向后，又用粉红洋头绳扎了纂心，水绿头绳扎了腰线，绾了一个时兴的牡丹大纂，正用抿子蘸起刨花水，才待修整光净时，忽然一阵很急遽的脚步声响，只见罗歪嘴脸无人色的奔了进来，从后面抓住她的两个肩头，嘶声说道："我的心肝！外面水涨了！……"

她的抿子，掉在地下，扭过身紧紧抓住他两手，眼睛大大的睁起，茫然将他瞪着。

他将她搂起来，挤在怀里，向她说道："意外的祸事！薛大爷半夜专人送信来，刚才到，制台派了一营巡防兵来捉我同张占魁九个人！……"

她抖了起来，简直不能自主了，眼睛更分外张大起来。

他心痛已极，眼泪已夺眶而出："说是犯了啥子滔天大罪，捉去就要

短五寸的。叫我们赶快逃跑，迟一点，都不行，信写得太潦草！……”

她还是茫然的瞪着他，一眼不眨，两只手只不住的摸他的脸，摸他的耳朵，颈项。两腿还是在打战。牙齿却咬得死紧，显出两块牙腮骨来。

他亲了她一下，“死，我不怕！”又亲一下，“跑，我更是惯了！”又结实亲一下，“就只舍不得你；我的心……”

张占魁同田长子两个慌慌张张跑了进来道：“还抱着在么！朱大爷他们都走远了！”

他才最后亲了她一下道：“案子松了，我一定回来！好生保养自己！话是说不完的！”

他刚丢了手要走，她却将他撩住，很吃力的说了一句：“我跟你一道走！”声音已经嗄了。

“那咋行！……放手！你是有儿子的！……”

田长子鼓起气，走上来将她的手劈开，张占魁拖着罗歪嘴就走，她掀开田长子，直扑了过去。罗歪嘴踉踉跄跄的趱出了内货间，临不见时，还回过头来，嘶声叫道：“我若死了！……就跟我报仇！……”

她扑到内货间的门口，蔡兴顺忙走来挽住她道：“没害他！……过山号已吹着来了！……”

她觉得像是失了魂魄的一样，头晕得很，心翻得很，腿软得很，不自主地由她的丈夫扶到为罗歪嘴而设而其实是她丈夫独自一人在睡的床上，仰卧着。没一顿饭的工夫，门外大为嘈杂起来，忽然涌进许多打大包头，提着枪，提着刀的兵丁，乱吵道：“人在那里？人在那里？”

两个兵将蔡兴顺捉住。不知怎地，吵吵闹闹的，一个兵忽倒举起枪柄，劈头就给蔡兴顺一下。

她大叫一声，觉得她丈夫的头全是红的。她眼也昏了，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是那来的气力。只觉得从床上跳起来，便向那打人的兵扑去。

耳朵里全是声音，眼睛里全是人影。一条粗的，有毛的，青筋楞得多高的膀膊，横在脸前，她的两手好像着生铁绳绞紧了似的，一点不能动，便本能的张开她那又会说话，又会笑，又会调情，又会吵闹，又会骂人，又会吞吐的口，狠命的把那膀膊咬住。头上脸上着人打得只觉得眼睛里出火，头发着人拉得飞疼，好像丢开了口，又在狂叫狂骂，叫骂些什么？自己也听不清楚。猛的，脑壳上大震一下，顿时耳也聋了，眼也看不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直到耳里又是哄哄的一阵响，接着一片哭声钻进来，是金娃子的哭

声，好像利箭一样，从耳里直刺到心里，心里好痛呀！不觉得眼泪直涌，自己也哭出声来。睁开眼，果见金娃子一张肥脸，哭得极可怜的，向着自己。想伸手去抱他，却痛得举不起来。

她这才拿眼睛四下一看，自己睡在一间不很亮，不很熟悉的房间里，床也不是自己的。床跟前站了几个女人，最先入眼的，是石姆姆。这位老年妇人，正皱着庞大的花白眉头，很惨淡的神情，看着她在。忙伸手将金娃子抱起来道："好了！不要哭了！妈妈醒过来了！……土盘子，快抱他去诓着！"

跟着，是场尾打铁老张的老婆张三婶，便端了一个土碗，喂在她口边道："快吃！这是要吃的！你挨了这一顿，真可怜！……周身上下，那处不是伤？"

她凑着嘴，喝了两口，怪咸的，想不再喝，张三婶却逼着非叫喝完不可。

她也才觉得从头上起，全是痛的。痛得火烧火辣，想不呻唤，却实在忍不住，及至一呻唤，眼泪便流了出来，声音也就变成哭泣了。很想思索一下，何以至此？只是头痛，头昏，眼睛时时痛得发黑，实在不能想。

糊糊涂涂的，觉得有人把自己衣裤脱了，拿手在揉，揉在痛处，更其痛，更其火烧火辣的，由不得大叫起来。仿佛有个男子的声音说："不要紧，还未伤着筋骨，只是些皮伤肉伤，就只脑壳上这一打伤，重些。幸而喝了那一碗尿，算是镇住了心。……九分散就好，和些在烧酒里，跟她喝。"

她喝了烫滚的烧酒，更迷糊了。

不知过了好久，又被一阵哭声哭醒，这是她的妈妈邓大娘的哭声。站在旁边抹眼泪的，是她的后父邓大爷。

邓大娘看见她醒了，便住了哭，一面颤着手抚摸她的头面，一面咽哽着道："造孽呀！我的心都痛了！打得这个样子，该死的，那些杂种！"

她也伤心的哭了起来道："妈！……你等我死了算了！……"

大家一阵劝，邓大爷也说了一番话，她方觉得心气舒畅了些，身上也痛得好了点。便听着石姆姆向她妈妈叙说："邓大娘，那真骇人呀！我正在房子后头喂鸡，只听见隔壁就像失了火的一样闹起来，跟着就听见蔡大嫂大叫大闹的声音，多尖的！我赶快跑去，铺子门前尽是兵、差人，围得水泄不通，街上的人全不准进去。只听见大家喊打，又在喊：'这婆娘疯了，咬人！鸩死她！鸠死她！'跟着蔡大哥着几个人拖了

出来，脑壳打破了，血流下来糊了半边脸。蔡大哥到底是男人家，还硬铮，一声不响，着大家把他背剪起走了，又几个人将蔡大嫂扯着脚倒拖了出来。……唉！邓大娘，那真造孽呀！她哩，死人一样，衣裳裤子，扯得稀烂，裹脚布也脱了，头发乱散着，脸上简直不像人样。拖到街上，几个兵还凶神恶煞的又打又踢，看见她硬像死了一样，才骂说：‘好凶的母老虎！老子们倒没有见过，护男人护到这样，怕打不死你！’大家只是抢东西，也没人管她。我才约着张三婶，趁乱里把她抬了进来。造孽呀！全身是伤，脑壳差点打破，口里只有一点游气。幸亏张三婶有主意，拿些尿来给她抹了一身，直等兵走完了，土盘子抱着金娃子找来，她才算醒了。……造孽呀！也真骇死人了！我活了五十几岁，没有见过把一个女人打成这样子！……我们没法，所以才赶人给你们报信。”

邓大娘连忙起来，拜了几拜道：“多亏石姆姆救命！要不是你太婆，我女儿怕不早死了！……将来总要报答你的！”说着，又垂下泪来。

邓大爷从外面进来道：“抢空了！啥子都抢空了！只剩了几件旧家具，都打了个稀烂！说是因为幺姑娘咬伤了他们一个人，所以才把东西抢空的。还要烧房子哩，管带说，怕连累了别的人家，闹大了不好。……”

邓大娘道：“到底为的啥子鸩得这样凶？”

“说是来捉罗大老表的，他们是窝户，故意不把要犯交出，才将女婿捉走了。朱大爷的家也毁了，不过不凶，男的先躲了，女的没拉走，只他那小老婆受了点糟蹋，也不像我们幺姑娘吃这大的亏！”

“到底为的啥子事呀？”

“这里咋晓得？只好等把幺姑娘抬回去后，我进城去打听。”

十六

蔡大嫂被抬回父母家的第三天，天回镇还在人心惶惶之际，顾天成特特从他农庄上，打着曾师母酬谢他的一柄崭新的黑绸洋伞，跑到镇上，落脚在云集栈的上官房内。

顾天成在鸦片烟馆与陆茂林分手之后，刚走到西御街的东口，便碰着顾辉堂的老二天相，一把拉住，生死不放，说是父亲打发来请他去的。他当下只佩服他幺伯的消息灵通，以及脸皮来得真老！

虽然恨极了他幺伯，但禁不住当面赔礼，认错，以及素所心仪的钱亲翁帮着在旁边，拿出伺候堂翁的派头，极其恭而有礼的，打着调子说好活："姻兄大人是最明白道理的人，何待我愚弟说呢？令叔何敢冒天下大不韪，来霸占姻兄之产？这不过，……不过是世道荒荒，怕外人有所生心，方甘蒙不洁之名，为我姻兄大人权为保护一下！……"

幺伯娘又格外捧出一张红契，良田五十亩，又是与他连界的，说是送给他老婆做祭田。他老婆的棺材哩，已端端正正葬在祖坟埂子内，垒得很大，只是没有竖碑。说不敢自专，要等他自己拿主意。

阿三也在那里，来磕了一个头，说是前六天才被幺太公着人叫回农庄，仍然同阿龙一处。房子被佃客住坏了些，竹子也砍了些，一株枣子树着佃客砍去做了犁把。只是牛栏里，多了一条水牛，猪圈里，新喂了两头架子猪，鸡还有三只，花豹子与黑宝仍在农庄上。阿三还未说完，幺伯已拿出一封老白锭，很谦逊的说是赔修农庄之用。

平日动辄受教训的一个侄子，平步登天的当了一家人的尊客，讲究的正兴园的翅席，请他坐在首位上作平生第一遭的享受，酒哩，是钱亲翁家藏的陈年花雕，烫酒的也是钱亲翁一手教出来的洪喜大姐。

酒本是合欢之物，加以主人与陪客的殷勤卑下，任你多大的气，也自消了。况乎产业仅仅被占了一百多天，而竟带回了恁多子息，账是算得过的，又安得而不令他欣喜呢？于是，大家胸中的隔阂全消，开怀畅饮畅谈起来。今天的顾天成，似乎是个绝聪明，绝能干，绝有口才的人了；他随便一句话，似乎都含有一种颠扑不破的道理，能够博得听者点头赞赏，并似乎都富有一种滑稽突梯的机趣，刚一出口，就看见听者的笑已等着在脸上了。他吃了很多的酒，钱亲翁不胜钦佩说："天成哥的雅量，真了得！大概只有刘太尊才陪得过！"

他从幺伯家大醉而归的次日，本就想回农庄去看看的。恰逢三道堰的案件发生，又不敢走了。并连许多教友都骇着了，已经出了头大摇大摆在街上挺着肚皮走的，也都一齐自行收藏起来。就是洋人们也骇了一大跳，找着教友们问，四川人是不是放马后炮的？

幸而四川的官员很得力，立刻发兵，立刻就把这马后炮压灭，立刻就使洋人们得了安慰，教友们回复了原神。

他留了十来天，把应做的事，依照陆茂林所教，做了之后，便回到农庄。举眼一看，无一处不是欣欣向荣的，独惜钟幺嫂没有回来，不免使他略感一点寂寥。

过了两天，叫阿龙到天回镇去打听有什么新闻。回来说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于是，待到次晨，便打着洋伞走来，落脚在云集栈上官房内。

他大气盘旋的叫幺师打水来洗脸。洗脸时，便向幺师查问一切：赌博场合呢？前天星散了。罗歪嘴等人呢？前天有兵来捉拿，逃跑了；连舵把子朱大爷都跑了。为什么呢？不知道，总不外犯了什么大案。

罗歪嘴等人逃跑了，真是意外啦！但也算遂了心愿，“虽没有砍下他们的驴头，到底不敢回来横行了。”他想着，也不由笑了笑。

他不是专为打听罗歪嘴等人的消息而来的，他仍将蓝大绸衫子抖来披上，扣着纽绊时，复问：“蔡兴顺杂货铺在那一头？”

“你大爷要去看打得半死的女人吗？看不着了！已抬回她娘家去了！”

顾天成张眼把幺师看着，摸不着他说的什么。幺师也不再说，各自收了洗脸盆出去。

顾天成从从容容走出客栈，心想，他从北场口进的场，一路都未看见什么兴顺号杂货铺，那吗，必然在南头了，他遂向南头走去。

果然看见一间双间铺面，挂着金字已旧了的招牌。只是铺板全是关上的，门也上了锁，他狐疑起来：“难道闲场日子不做生意吗？”

忽见陆茂林从隔壁一间铺子里走出，低着头，意兴很是沮丧，连跟在后面送出的一个老太婆，也不给她打个招呼。

顾天成赶快走到他背后，把他肩头一拍道：“喂！陆哥，看见了心上人没有？”

“啊！是你，你来做什么？”

他笑道：“我是来跟你道喜的！只是为啥子把铺面关锁着？”

“你还不晓得蔡大嫂为护她的男人，着巡防兵打得半死，铺子也着抢光了？”他也不等再问，便把他从石姆姆处所听来的，完全告诉了他。说

完，只是顿脚道："我害了她了！我简直没想到当窝户的也要受拖累！打成这样子，我还好去看她吗？"他只是叹气。

走到云集栈门前，他又道："早晓得这样，我第一不该出主意，她晓得了，一定要报复我。第二我该同着巡防营一道来，别的不说，她就挨打，或者也不至于挨得这样凶法。说千说万，我只是枉自当了恶人了！"

顾天成邀他进去坐一坐，他也不。问蔡大嫂的娘家在那里？他说了一句，依旧低着头走了。

---

[1]成都俗语，谓悭吝者为屙狗矢，讥其干也，简语则曰狗矢，狗儿，狗。——作者注

[2]川西人呼巫人为端公，招巫打鬼，简者曰打保符，繁者曰跳煤山。——作者注

[3] 木制小儿玩具，形似捣盐之器而其杵但能旋转不能拔出。——作者注

[4]柿子园昔在成都北城下，为土娼聚集之所，今已无其他矣。——作者注

[5]成都土语，放黄腔，说不内行以及不中理之话也。收刀检卦，收拾也。——作者注

[6]成都土语，装旮吃相谓假作痴呆也，旮音莽字之平声，谓憨而横之人曰旮子。——作者注

[7]成都方言，以男作女曰要，要音鸡。又曰当相公，当是当像姑之讹。吃相饭者，吃相公饭之简称。——作者注

[8]此处"他"应为"我"，指三老爷。——编者注

[9]旧制，入夜时由总督衙门放一炮，谓之头炮，在相当时候放两炮，谓之二炮。二炮响后，全城便打二更，禁止行人。——作者注

[10]张巴：成都话，指多嘴多舌。——编者注

[11]此处"他"应为"她"，指蔡大嫂。——编者注

[12]四川方言，谓占便宜曰捡魅头，魅读若欺字。——作者注

第六部分 余波

一

成都平原的冬天，是顶不好的时候，天哩，常是被一派灰白色的厚云蒙住，从早至晚，从今天至明天，老是一个样；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黯淡的云幕略为揭开的力量。田野间，小春既未长出，是冬水田哩，便蓄着水，从远望去，除了干干净净的空地外，便是一方块一方块，反映着天光，好像陂塘似的水田。不过常绿树是很多的，每个农庄，都是被常绿树与各种竹子蓊翳着，隔不多远便是一大丛。假使你从天空看下去，真像小孩们游戏时所摆的似有秩序似无秩序的子儿，若在春夏，便是万顷绿波中的苍螺小岛，或是外国花园中花坛间的盆景。

气候并不十分冷，十几二十年难得看见一次雪，纵然有雪，也可怜得好像一层厚霜。不过城里有钱人到底要怕冷些，如像郝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除了棉套裤棉紧身，早已穿起之外，上人们还要穿羊皮袄、狐皮袍、猞猁狲卧龙袋，未曾起床，已将铜火盆烧好。只是也有点与别处不同地方，就是只管烧火向暖，而窗户却是要打开的，那怕就是北向屋子，也一样。

乡坝里的人毕竟不同，只管说是乡坝里头风要大些，但怕冷反而不如城内人之甚。即如此刻正在大路上斗着北风向祠堂偏院走回去的邓大爷，还不只是一条毛蓝布单裤，高高扎起？下面还不是同暑日一样，光脚穿了双草鞋？但上身穿得却要多点：布面棉袄之上，还加了一件老羊皮大马褂，照规矩是敞着胸襟不扣严的。发辫是盘在头上，连发辫一并罩着的是一顶旧了的青色燕毡大帽。这一天有点雨意，他手上拿了柄黄色大油纸伞。只管由于岁月与辛苦把他的颈项压弓下去，显得背也驼了，肩也耸了，但他那赤褐老皱的健康脸上，何尝有点怯寒的意思呢？

他脸上虽无怯寒之意，但是也和天色一样，带了种灰色的愁相。这愁，并非新近涂上的，算来，自女婿被捉拿，女儿被打伤的一天，就带

上了。

他今天又是进城到成都县卡房去看了女婿回来。去时是那样的忧郁，回时还是那样的忧郁。不过近来稍为好点，一则是女儿的伤全好了，看来打得那么凶，好像是寸骨寸伤，幸而好起来，竟复了原，没一点疤痕残疾；二则焦心的日子久了，感情上已感了一种麻木，似乎人事已尽，只好耐磨下去，听天爷来安排好了。

他进了院子，看见女儿正缩着一双手，烤着烘笼，怯生生的坐在房门外一张竹片矮凳上，金娃子各自坐在土地上，拿着新近才得来的一件玩物在耍。

她仰着头，毫不动情的，将他呆望着。脸上虽已不像病中那样憔悴惨淡，虽已搽了点脂粉，可是与从前比起来，颜色神气不知怎的就呆板多了，冷落多了，眼睛也是滞的，舌头也懒得使用。

他站在她跟前道："外面风大，咋个不在堂屋里去坐呢？"

她摇摇头，直等她父亲进房去把雨伞放下，出来，拿了一根带回的鸡骨糖给与金娃子，拖了一根高板凳坐着，把生牛皮叶子烟盒取出，卷着烟叶时，她才冷冷的有阳无气的说了一句："还是那样吗？"似乎是在问他，而眼睛却又瞅着她儿子在。

邓大娘刚做完事，由灶房里走出，一面在放衣袖，一面在抱怨牛肉太老了。看见邓大爷已回来了，便大声叫道："晓得你在场上割了些啥子老牛肉？炖他妈的这一天，掺了几道水，还是梆硬的！"

邓大爷抬起头来道："人家说的是好黄牛肉，我问得清清楚楚，才买的。还是出够了价钱的哩，三十二个钱一斤！"

老两口子一个责备，一个辩论，说得几乎吵了起来。他们的幺姑娘方皱起眉头，把两个人一起排揎道："那个叫你们多事？又炖不来牛肉，又买不来牛肉，你们本是不吃这东西的，偏要听人家乱说：牛肉补人，牛肉补人！枉自花钱劳神，何苦哩！我先说，你们就再花钱，我还是不吃的。"

邓大娘连忙说道："为啥子不吃呢？你还是那样虚的！"

"不吃！不吃！"她噘着嘴不再说，两老口子互相看了一眼，男的吧着烟，摇摇头；女的叹了口气，便去将金娃子抱到怀里。

沉寂了一会，邓大娘忽问她丈夫道："蔡大哥的板疮好完了吗？"

邓大爷叹了一声道："好是好完了，听说还要打，若是不供出来，还要上夹棍，跪抬盒，坐吊笼哩！"

蔡大嫂身上忽来了一阵寒战，眼睛也润湿了，向着她父亲道："你没有问大哥，想个啥法子，把这案子弄松一点？"

她父亲仰着头道："有啥法子？洋人的案件，官府认真得很，除非洋人不催问就松了。"

她恨恨的道："不晓得那个万恶东西，鸩了我们这一下！"

她母亲道："也是怪事！朱大爷的死信都听见了，罗老表的踪迹，简直打听不出，要是晓得一点点也好了！"

蔡大嫂看着她道："你是啥意思？莫非要叫傻子把罗大老表供出来吗？"

"为啥子不呢？供出来了，就一时不得脱牢，也免得受那些刑罚呀！幺姑，你没看见哟！我那天去看他，光是板子，已经打得那样凶，两条大腿上，品碗大的烂肉，就像烂柿子一样！还说抬盒，夹棍？……唉！也不晓得你们两口子是啥运气！天冤地枉的弄到家也倾了，你挨趸打，他受官刑！……"

蔡大嫂也长叹了一声，低着头不开口。

她妈又道："说来，咋个不怪你那罗老表呢？要去做出那些祸事来累人害人！他倒干干净净的跑了，把人害成这个样子！……"

"妈，你又这样说，我是明明白白的，他并没有做那事哩。三道堰出事那天，他在害病，在我床上睡了一整天，连房门都没有出。"

"幺姑，你还要偏向他呀！你们的勾扯，我也晓得，要说他当真爱你，他就不该跑！管他真的假的，既掉在头上来了，就砍脑壳也该承住！难道他跑过滩的人，还不晓得自己跑了要拖累人吗？就跑了，像他们那样的人，难道没有耳朵？你挨了毒打，蔡大哥捉去受官刑，他会一点不晓得吗？是真心爱你的，后来这么久，也该出来自首了！就不自首，也该偷偷掩掩的来看一下你呀！这样没良心的人！你还要偏向他！……"

蔡大嫂初听时，还有点要生气的样子，听到后来，不做声了，头也垂了下去。

"……倒是旁边人，没干系的，还有心。你看，顾三贡爷，又不是你们亲戚，又不是你们朋友，平日又没有来往过，说起来，不过是你罗老表赌场上一个淡淡的朋友。人家就这样有心，光这半个多月，就来看了你几次，还送东送西的，还说要跟你帮忙，把案子弄松。……"

邓大爷插口道："说到顾三贡爷，我想起了。你大哥晓得他。今天说起，他问我是不是叫顾天成。二天等他来了，问问他看。……"

蔡大嫂抬起头来，将她父亲瞪着道："大哥晓得他吗？他是叫顾天成。"

"那吗，一定是他了。你大哥认识他的一个兄弟，叫顾天相。说起

来，他现在很了得，又是大粮户，又是奉了教的。”

他老婆站了起来道：“你咋个不早向大娃子说呢？早晓得他是奉教的，也好早点托他了！”

“托他有啥好处？他又不是洋人。”

“你真蠢！奉教的也算是半个洋人了，只要他肯去求洋人，啥子话说不通呢？难怪他说要帮忙，把案子弄松？……”

蔡大嫂好像想着了什么似的，忽然睁起两眼，大声说道：“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二

顾天成到邓大爷的偏院，连这次算来是第七次。

他第一次之来，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也与他特特从家里到天回镇的时候一样：要仔细看看这个婆娘，到底比刘三金如何？到底有没有在正月十一灯火光中所看见的那样好看？到底像不像陆茂林所说的那样又规规矩矩又知情识趣的？并要看看她挨一顿毒打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第二个目的，顶重要了。他晓得罗歪嘴既与她有勾扯，而又是在巡防兵到前不久，从她铺子中逃跑的，她丈夫说起来是那样的老实人，并且居于与他们不方便的地位，或许硬不知道他那对手的下落，如其知道，为什么不乐得借此报仇呢？但她必然是知道的，史先生不肯连她一齐捉去拷问，那吗，好好生生从她口头去探听，总可知道一点影子的。

他第一次去时，蔡大嫂才下得床。身上的伤好了，只左膀一伤，还包裹着在。脑壳上着枪筒打肿的地方，虽是好了，还梳不得头发，用白布连头发包了起来。她的衣裳，是一件都没有了，幸而还有做姑娘时留下的一件棉袄，一双夹套裤，将就穿着。听说有罗歪嘴的朋友来看她的伤，只好拿脸帕随便揩了揩，把衣裤拉了拉，就出来了。

顾天成说明他是在赌博场上认识罗歪嘴的，既是朋友，对他的事，如何不关心？只因到外县去有点勾当，直到最近回来，才听见的。却不想还连累到他的亲戚，并且连累得如此凶。他说起来，如何的感叹。仔细问了那一天的情形，又问她养伤的经过，又问她现在如何；连带问问她丈夫吃官司的情形，以及她令亲罗德生兄现在的下落。一直说了好一阵，邓大娘要去煮荷包蛋了，他才告辞走了，说缓天他还要来的。

第一次探问不出罗歪嘴的下落，隔三天又去。这一次，带了些东西去送她，又送了邓大爷夫妇两把挂面，正碰着她在堂屋门前梳头。

一次是生客，二次就是熟客，他也在堂屋外面坐下吃烟，一面问她更好了些不？她遂告诉他，是第一次梳头，左膀已抬得起来了。每一梳子，总要梳落好些断发，积在旁边，已是一大团。她不禁伤心起来，说她以前的头发多好，天回镇的姑姑嫂嫂们，没一个能及得到她，而今竟打落了这么多，要变成尼姑了。他安慰她说，仍然长得起来的。她慨然道：“那行！你看连发根都扯落了！我那时也昏了，只觉得头发着他们扯

得飞疼，后来石姆姆说，把我倒拖出去时，头发散了一地，到处挂着。……说起那般强盗，真叫人伤心！……”

他又连忙安慰她，还走过去看她脑壳上的伤，膀子上的伤。一面帮着她大骂那些强盗，咒他们都不得好死！一直流连到她把头梳好，听她抱怨说着强盗们抢得连镜子脂粉都没有了；吃了邓大娘煮的四个荷包蛋而后去。

第二天上午，就来了，走得气喘吁吁的，手上提了个包袱，打开来，一个时兴镜匣，另一把椭圆手镜，还是洋货哩，格外一些桂林轩的脂粉肥皂头绳，一齐拿来放在蔡大嫂的面前，说是送她的。她大为惊喜，略推了推：“才见几面，怎好受这重礼！”经不住他太至诚了，只好收下。并立刻打开，一样一样的看了许久，又试了试，都好。并在言谈中，知他昨天赶进城是刚挨着关门，连夜到科甲巷总府街把东西买好，今天又挨着刚开门出城的，一路喊不着轿子，只好跑。她不禁启颜一笑道：“太把你累了！”邓大娘在旁边说，自抬她回来，这是头一次看见她笑。

到第四次去，就给金娃子买了件玩具，还抱了他一会。第五次是自己割了肉，买了菜去，凭邓大娘做出来，吃了顿倒早不晏的午饭。

第六次去了之后，顾天成在路上走着，忽然心里一动，询问自己一句道：“你常常去看蔡大嫂，到底为的啥子？”他竟木然的站着，要找一句面子上说得过，而又不自欺的答案，想了一会，只好皱着眉头道：“没别的！只是想探问仇人的下落！”自己又问：“已是好几次了，依然探问不出，可见人家并不知情，在第三次上，就不应该再去的了；并且你为啥子要送她东西呢？”这是容易答的：“送人情啦！”又问：“人情要回回送吗？并且为啥子要体贴别个喜欢的，才送？并且为啥子不辞劳苦，不怕花钱，比孝敬妈还虔诚呢？”这已不能答了，再问：“你为啥子守在人家跟前，老是贼眉贼眼的尽盯？别人的一喜一怒，干你屁事呀，你为啥子要心跳？别人挨了打，自己想起伤心，你为啥子也会流眼泪？别人的丈夫别人爱，你为啥子要替她焦心，答应替她把案子说松？尤其是，你为啥子一去了，就舍不得走，走了，又想转去？还有，你口头说是去打听仇人的下落，为啥子说起仇人，你心里并不十分恨，同她谈起来，你还在恭维他，你还想同他打朋友？你说！你说！这是啥子缘由？说不出来，从此不准去！”

他只好伸伸舌头，寻思：问得真轧实！自己到底是个不中用的人，看见蔡大嫂长得好，第一次看见，不讨厌；第二次看见，高兴；第三次看见，欢喜；第四次看见，快乐；第五次看见，爱好；第六次看见，离

不得。第七次，……第八次……呢？

他把脚一顿道："讨她做老婆！不管她再爱她丈夫，再爱她老表，只要她肯嫁跟我！……"

他第七次之来，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蔡大嫂又何尝不起他的疑心呢？

罗歪嘴那里会有这样一个朋友？就说赌场上认识的，也算不得朋友，也不止他这一个朋友呀！朋友而看到朋友的亲戚，这交情要多厚！但是蔡掌柜现正关在成都县的卡房里。既从城里来，不到卡房去看蔡掌柜，而特特跑几十里来看朋友的亲戚的老婆，来看掌柜娘，这交情不但厚，并且也太古怪了一点！

光是来看看，已经不中人情如此。还要送东西；听见没有镜匣脂粉，立刻跑去，连更晓夜的买，就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还不如此，这只有情人才做得到，他是情人吗？此更可疑了！连来六回，越来越殷勤，说的话也越说越巴适，态度做得也很像。自己说到伤心处，他会哭，说到丈夫受苦，并没托他，他会拍胸膛告奋勇，说到罗歪嘴跑滩，他也会愁眉苦眼的。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问他在那里住，只含含糊糊地说个两路口；问他做过什么，也说不出；问他为何常在城里跑，只说有事情；幸而问他的名字，还老老实实的说了。到底是什么人呢？看样子，又老老实实的，虽然听他说来，这样也像晓得，那样也像晓得，官场啦，商场啦，嫖啦，赌啦；天天在城里混，却一脸的土像，穿得只管阔，并不苏气；并且呆眉钝眼的，看着人憨痴痴的，比蔡兴顺精灵不到多少。猜他是个坏人，确是冤枉了他，倒像个土粮户，脸才那样的黑，皮肤才那样的粗糙，说话才那样的不懂高低轻重，举动才那样的直率粗鲁，气象才那样的土苕，用钱也才那样的泼撒！

这样一个人，他到底为着什么而来呢？他总是先晓得自己的，在那里看见过吗！于是把天回镇来来往往的人想遍了，想不出一点影子，一定是先晓得了自己，才借着这题目粘了来！那吗，又为什么呢？为爱自己想来调情吗？她已是有经验的人，仔细想了想，后来倒有一点像，但在头一次，却不像得很，并且那时说话也好像想着在说。难道自己现在还值得人爱吗？没有镜子，还可以欺骗自己一下，那天照镜子时，差点儿没把自己骇倒；那里还是以前样儿，简直成了鬼像了！脸上瘦得凹了下去，鼻梁瘦得同尖刀背差不多，两个眼眶多大，眼睛也无神光了，并且眼角上已起了鱼尾，额头上也有了皱纹，光是头发，罗歪嘴他们那样夸奖的，落得要亮头皮了。光是头面，已像个活鬼，自己都看不得，一

个未见过面的生人能一见就爱吗？若果说是为的爱，陆茂林为什么不来呢？他前几个月，为爱自己，好像要发狂的样子，也向自己说了几次的爱，自己也没有十分拒绝他；现在什么难关都没有，正好来；他不来，一定是听见自己挨了毒打，料想不像从前了，怕来了惹着丢不开，所以不来。陆茂林且不来，这个姓顾的，会说在这时候爱了自己，天地间那有这道理？那吗，到底为什么而来呢？

　　她如此翻来覆去的想，一直想不出个理由，听见父亲说，此人是个奉教的，忽然灵光一闪，恍然大悟：顾天成必是来套自己口供，探听罗歪嘴等人的下落，好去捉拿他的。并且洋人指名说罗歪嘴是主凶，说不定就是他的支使，为什么他件件都说了，独不说他是奉教的？越想越像，于是遂叫了起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她向爹爹妈妈说了，两老口子真是闻所未闻，连连摇头说：“未必罢？阳世上那样有这样坏的人！你是着了蛇咬连绳子都害怕的，所以把人家的好意，才弯弯曲曲想成了恶意。”

　　但她却相信自己想对了，本要把他送的东西一齐拿来毁了的，却被父母挡住说：“顾三贡爷一定还要来的，你仔细盘问他一番，自然晓得你想的对不对，不要先冒冒失失的得罪人！”

　　于是在他们第七次会面以前，她是这样决定的。

三

他们第七次会面，依然在堂屋前檐阶上，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比平日暖和。

蔡大嫂的烘笼放在脚下，把金娃子抱在怀里偎着，奇怪的是搽了十来天的脂粉，今天忽然不搽了，并且态度也是很严峻的。

顾天成本不是怯色儿，不晓在今天这个紧要关头上，何以会震战起来？说了几句淡话之后，看见蔡大嫂眉楞目动的神情，更其不知所措了。

蔡大嫂等不得了，便先放一炮："顾三贡爷，你是不是奉洋教的？"她说了这话，便把金娃子紧紧搂着，定睛看着他，心想，他一定会跳起来的。

他却坦然的道："是的，今年四月才奉的教，是耶稣教。蔡大嫂，你咋会晓得呢？"

第一炮不灵，再来一炮："有人说，洋人指名告罗德生，是你打的主意！"

他老老实实的道："不是我，是陆茂林！"

第二炮不但不灵，并且反震了过来，坐力很强，她脸上颜色全变，嘴唇也打起战来。

金娃子一只小手摸着她的脸道："妈妈，你眼睛为啥子这样骇人呀！"

她仿佛没有听见，仍把顾天成死死盯着，嗄声说道："你说诳！"也算得一炮，不过是个空炮。

"一点不诳！陆茂林亲口告诉我，他想你，却因罗五爷把你霸占住了，他才使下这个计策。大嫂，我再告诉你，我与罗五爷是有仇的。咋个结下的仇？说来话长，一句话归总，罗五爷张占魁把我勾引到赌博场上，耍我的手脚，弄了我千数银子。我先不晓得，只恨他们帮着刘三金轰我，打我，我恨死了他们，时时要报仇。你还记得正月十一夜东大街耍刀的事不？……"

蔡大嫂好像着黄蜂螫了似的，一下就跳了起来。把金娃子跌滚在地上，跌得大哭。邓大娘赶快过来将他抱起，一面埋怨她的女儿太大意了。

她女儿并不觉得，只是指着顾天成道："是你呀！……哦！……哦！……哦！……"浑身都打起战来，样子简直要疯了。

邓大爷骇住了，连忙磕着铜烟斗喊道："幺姑娘……幺姑娘！……"

顾天成蒙着脸哭了起来道："大嫂，……我才背时哩！……本想借着你，臊罗五爷张占魁们一个大皮的，……我把你当成了罗奶奶了，……那晓得反把我的招弟挤掉了！……我的招弟，……十二岁的女娃儿，……我去年冬月死的那女人，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娃儿，……多乖的！……就因为耍刀，……掉了！……我为她还害了一场大病，……不是洋医生的药，……骨头早打得鼓响了！……呜呜呜！……大嫂，……我才背时哩！……呜呜呜，……我的招弟哇！……"

蔡大嫂似乎皮人泄了气样，颓然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瞅着他。她后父眼力好些，瞥见她大眼角上也包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只是没坠下来。

邓大娘拿话劝顾天成，但他哭得更凶。

蔡大嫂大概厌烦了，才把自己眼角揩净，大声吼道："男子汉那里恁多的眼泪水！你女儿掉了一年，难道哭得回来吗？……尽哭了！真讨厌！……倒是耍刀时候，还像个汉子！……你说，后来又咋个呢？"

他虽被她喝住了哭，但咽喉还哽住在，做不得声。

她脸色大为和缓了，声音也不像放炮时那样严厉，向他说："是不是你掉了女儿，就更恨罗五爷了？"

他点点头。

"是不是你想报仇，才去奉了洋教？"

他点点头。

"是不是因为三道堰的案子，你便支使洋人出来指名告他，好借刀杀人？"

他摇摇头道："不是我！……我原来只打算求洋人向县官说一声，把罗五爷等撵走了事的。……是一天在省里碰见陆茂林，他教我说：'这是多好的机缘啦！要鸩罗歪嘴他们，这就是顶好的时候。你要晓得，他们这般人都是狠毒的，鸩不死，掉头来咬你一口，你是承不住的。要鸩哩，就非鸩死不可！'我还迟疑了几天，他催着我，我才去向曾师母说：有人打听出来，三道堰的案子是那些人做的。……"

"你因为罗五爷他们逃跑了，没有把仇报成，才特为来看我，想在我口头打听一点他们的下落，是不是呢？"

他点点头道："先是这么想，自从看了你两次后，就不了。"

"为啥子又不呢？"

他是第一次着女人窘着了。举眼把她看了看，只见她透明的一双眼睛射着自己，就像两柄风快的刀；又看了看邓大爷两夫妻，也是很留心的看着他，时而又瞥一瞥他们的女儿；金娃子一双小眼睛，也仿佛晓得什么似的将他定定的看着。

她又毫不放松的追问了一句。他窘极了，便奔去，从邓大娘手中，将金娃子一把抱了过来，在他那不很干净的肥而嫩的小脸上结实亲了一下，才红着脸低低的说道：“金娃儿，你莫怄气呀！说拐了，只当放屁！你妈妈多好看！我浑了，我妄想当你的后爹爹！……”

邓大爷两夫妇不约而同的喊道：“那咋个使得？我们的女婿还在呀！”

蔡大嫂猛的站了起来，把手向他们一拦，尖声的叫着：“咋个使不得？只要把话说好了，我肯！……”

四

话是容易说好的。

他什么都答应了：立刻就去找曾师母转求洋人赶快向官府说，把蔡兴顺放了，没有他的事；并求洋人严行向官府清查惩处掳抢兴顺号以及出手殴打蔡大嫂的凶横兵丁；出三百两银子给蔡兴顺，作为帮助他重整门面的本钱；蔡兴顺本人与她认为义兄妹，要时时来往，他不许对他不好；还要出二百两银子给她父母，作为明年讨媳妇的使用；金娃子不改姓，大了要送他读书，如其以后不生男育女，金娃子要兼祧蔡顾两姓，要继承他的产业；他现刻的产业要一齐交给她执管；她要随时回来看父母；随时进城走人户，要他一路才一路，不要时，不许一路；他的亲戚家门，她喜欢认才认，喜欢往来才往来；设若案子松了，罗德生回来，第一，不许他再记仇，第二，还是与蔡兴顺一样要时时来往；他以前有勾扯的女人，要丢干净，以后不许嫖，不许赌，更不许胡闹；更重要的是她不奉洋教！

她仅仅答应了一件：在蔡兴顺出来后就嫁给他。附带的是：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像娶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蔡兴顺那方的话，她自己去说，包答应。

顾天成欢天喜地，吃了午饭，抱着金娃子狂了一会，被她催了好几遍，才恋恋不舍的走了。

她父母才有了时候，问她为什么答应嫁给顾天成？

她笑道：“你两位老人家真老糊涂了！难道你们愿意眼睁睁的看着蔡傻子着官刑拷打死吗？难道愿意你们的女儿受穷受困，拖衣落薄吗？难道愿意你们的外孙儿一辈子当放牛娃儿，当长年吗？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为啥子不嫁？”

“你拿得稳他讨了你以后不翻悔吗？”

“能够着罗歪嘴提了毛子，能够着刘三金迷惑，能够听陆茂林的教唆，能够因为报仇去吃洋教，……能够在这时节看上我，只要我肯嫁跟他，连什么都答应，连什么都甘愿写纸画押的人，谅他也不敢翻悔！……我也不怕他翻悔！……就翻悔了，我也不会吃亏！”

“蔡大哥是老实人，自然会听你提调的。设若你大哥不愿意呢？”

“大哥有本事把我男人取出来，有本事养活我没有？叫他少说话！”

“就不怕旁的人议论吗？”

“哈哈！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怕那个？”

金娃子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

邓大娘默默无言。

邓大爷只是摇头道：“世道不同了！……世道不同了！……”

百部红色经典

上海滩的春天

熊佛西 著

扫旧貌，换新颜
爱国心坚持不转，铮铮铁骨岂能弯
迷途知返尚未晚，春风吹入上海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上海滩的春天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过渡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一片爱国心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甲子第一天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王三
青春的悲哀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上海滩的春天[1]

（四幕剧）

时间

一九四九年春——一九五六年春

地点

上海

人物

王子明——元丰纺织厂的经理，五十二岁，英国留学生。

丁静芳——其妻，四十八岁，三十年前某教会女中毕业生。

王秀珍——其女，某大学一年级学生，二十二岁。

王长华——其子，某高中三年级学生，十九岁。

王子澄——其弟，华生橡胶厂的经理，四十二岁，某教会大学毕业生。

赵国初——元丰纺织厂的秘书，四十一岁，某野鸡大学商科毕业生。

丁慕之——丁静芳的弟弟，医生，四十岁。

田 英——元丰纺织厂的女工，解放前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三十岁。

孙 达——老工人，解放后任元丰纺织厂的工会主席，五十岁。

周阿欢——女佣，四十岁。

周 福——周阿欢的儿子，农民，二十一岁。

张 恒——男佣，四十岁。（以上人物的年龄均从一九四九年算起）

---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熊佛西的戏剧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

第一幕

时间

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前夕。

地点

王子明家中的客厅。

在上海的住宅区里有一座大花园，里面有好几幢上等的洋房，分别住着已故海上闻人某大资本家的三个儿子——王子清、王子明、王子澄。花园有草地、花圃、喷水池等。树木青葱，景色宜人。

这是王子明住宅的客厅，通餐室、书斋、阳台。陈设豪华：红木家具，西式沙发，中西古玩，应有尽有。靠近壁炉悬挂着王老太爷的遗像。有宽阔的甬道。从阳台可以看见花园的景色。楼上是男女主人的寝室。

正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时候，上海解放的前夕，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都在向台湾、香港逃命。所有劳动人民和一切善良的市民则在热情沉着地准备迎接解放。工厂在护厂，学校在护校。

［幕启，灰暗的天气，已近暮色。有隐隐的炮声，急促的警备车声。丁静芳正在指挥周阿欢、张恒等搬运两只大铁箱。丁静芳年近五十，由于她一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且善于修饰，看上去只像四十开外的人。她长得一副精明相，表情与服饰略带教会气息，有“洋派”味道。

周阿欢　太太，我去叫阿三来帮忙吧？

丁静芳　不，你们今天仿佛没有吃饭似的！

张　恒　太太，这里面是啥玩意儿？真够呛的。

丁静芳　还不是老太爷当年留下来的骨董字画什么的。

张　恒　骨董字画？

丁静芳　可不？使劲！

张　恒　不行，太太！

丁静芳　你们真笨！（她动手帮忙了，但仅做样子而已）

丁静芳　搬！再使劲！

［王秀珍、王长华先后上。是两个身体健壮的青年。长华，个子高大，脸上带着天真的稚气，穿学生装。秀珍比较成熟，穿西装裤子，红

毛线上衣。

王秀珍　妈，您怎么又在搬这两只箱子啦？

丁静芳　嗯。

王秀珍　妈就是这样闲着没有事做。

丁静芳　瞧你倒会说风凉话！

［阿欢、张恒在静芳的督促下，终于把两只铁箱搬上楼去了。

王长华　阿欢，你的儿子来了！

周阿欢　（在内）是吗？

［阿欢上而正欲下时，周福，一个年轻力壮、憨厚、朴实的农民，走了进来。

周　福　妈！

周阿欢　你怎么啦，孩子？——还不快叫太太！

［周福似是而非地向静芳等打了招呼。

周　福　妈，乡下到处在抓壮丁！

周阿欢　该死！你爹呢？

周　福　早给他们抓去修工事了！

周阿欢　什么！这是多早的事？

周　福　爹给他们抓去好几天了！他们还要拆咱们的房子！要把全村的房子拆光！烧光！

周阿欢　这些该死的东西！砍千刀的！

王秀珍　他们为什么要拆你们的房子呢？

周　福　说妨害他们打共产党！

王长华　我看这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周　福　大少爷，听说共产党这几天就要进攻上海了？

王长华　上海就要解放了！

周阿欢　太太，我要向您请两天假，回乡去一趟。

丁静芳　干什么？

周阿欢　去看看阿福他爹究竟是怎么回事。

丁静芳　你瞧，这两天我这儿怎么离得开人？

周　福　妈，这两天不能下去，乡下乱得慌！过几天再去吧！

周阿欢　那么，太太，我想求您让阿福暂时在您这儿躲避几天。

丁静芳　就让他在下房耽几天吧。可不准在底下多嘴多舌的！

周阿欢　谢谢太太！

［静芳下。阿欢、周福随下。电话铃响。

王长华　（接电话）是的，我就是王长华。现在我这儿没有人，你

说吧……什么？……动员我父亲？好的。我马上就来……你等着我吧！

[秀珍上。

王秀珍　谁的电话？

王长华　是刘刚来的。他们要我马上到学校去一趟。

王秀珍　非去不可吗？

王长华　一定要去的。老张他们在那边等着我。

王秀珍　可是要特别当心！你昨天刚从里面出来，别又给特务盯上了。

王长华　我把事情接头好了马上就回来。

王秀珍　我跟你一道儿去？

王长华　用不着。

王秀珍　不，还是这样好些；出了事我可以回来报信。

王长华　不会出什么事的。你放心好了。

王秀珍　你应该向爸爸妈妈说一声。

王长华　不，他们不会准的。我打算溜了出去。

王秀珍　这不好。我还是和你一块儿去！

[姊弟两人入内穿了外套，正欲下时，丁静芳上。

丁静芳　你们要上哪儿去？

王长华　（以目向秀珍示意掩饰）不上哪儿去。

王秀珍　长华想到学校去一趟。

丁静芳　你怎么啦，孩子？怎么又要出去？难道你在监牢里苦头还没有吃够吗？你今天不能出去！——这几天外面风声非常紧，听说宋公园天天在枪毙人！（把长华的外套拿下）

[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汽车开进了花园，在阳台附近停住了。王子明呼唤张恒。接着，王子明上。他中等身材，稍胖，头发灰白，上唇蓄短胡，穿西装，嘴边叼着一个烟斗或衔着一支雪茄，看上去给人留下整洁、漂亮、严肃、厉害的印象，气质介乎买办与学者之间。

丁静芳　好，你爸爸回来了，还是你自己和他说吧。

王子明　什么事？

[静芳从子明手里把帽子和公事包接过来。之后，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丁静芳　长华要到学校去！

王子明　（指着长华）又要到学校去？你是不是想再坐牢？

王长华　爸，学校有要紧的事情。

王子明　发传单，贴标语，或者是给人家去送什么信，对不对？你

要知道，这次把你从监牢里救了出来我花了五十根条子，而且还到处托人情！幸亏赵国初认识他们那帮子人，不然，就是花了钱，也不能把你救出来！

王长华　爸，您为我的事操了心，花了钱，我知道；赵国初为我到处奔跑，我也知道。但是那班家伙把我们放了出来是由于更大的力量在支援着我们！

王子明　你简直胡扯！你以为你们那些毛头小伙子——同学们在外面瞎嚷嚷，他们就能把你们放了出来吗？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钱！金条！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王长华　您不能这样说，爸！

王子明　就是这么回事。你还年轻，不懂这个。

王长华　我走了。

王子明　不准去。

王长华　我一定要去的！

王子明　你敢！

［长华在秀珍的推劝下，勉强地进入了书房，秀珍亦随入。

丁静芳　这孩子！

王子明　都是你宠的！

丁静芳　你到中国银行去了吗？

王子明　不用提了。咱们那三百根条子已经取不出来了！昨天宋子文下令封存了所有银行的保险箱！真倒霉，我们只晚了一步！

丁静芳　这还成什么世界！简直是一群土匪！我们还算好，把那一万两黄金早从银行的保险箱里取出来了！

王子明　可是你知道咱们花了什么代价？——二百根条子——二千两金子，我的太太！

丁静芳　为了这点金子真是操心了，又怕人家敲诈，又怕人家抢劫。这两只铁箱子现在放在家里我还是不放心。

王子明　处在这种乱世，一切只好听天由命。

丁静芳　今天汤恩伯为什么请客？

王子明　活见鬼！

丁静芳　怎么啦？

王子明　我本来是想乘此机会去向他们活动一下，看能不能把昨天封存的三千两金子取出来，还打算送他一千两的好处，可是他给我打官话，说金子还是我们的，不过政府暂时代我们保管一下，希望我们到台湾去取！

丁静芳　叫我们到台湾去？

王子明　可不？飞机票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据说这是老蒋的指示，上海的闻人统统在内。

丁静芳　看样子，上海没有几天了。我们也的确应该划算一下。

王子明　这几天我正在考虑。到台湾去吗——不，我不愿意走大哥的路。

丁静芳　听说三弟也想到台湾去？

王子明　子澄想到香港去。

丁静芳　嗯，到香港去比较好，生活舒服，事业也可以有出路。

王子明　你想到香港去吗？

丁静芳　你呢？

王子明　我也想去，可是要我离开上海，我又有些不甘心！我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元丰纺织厂，难道就这样拱手让给共产党吗？不！我不甘心！

丁静芳　是啊，谁说甘心来着！可是……

王子明　国民党这样的暴政，不垮台是无天理，但是共产党来，我又有些害怕。

丁静芳　听说共产党共产又共妻？

王子明　共产是真的，共妻是瞎扯淡。有时我又这样想，无论共产党怎么坏，总不会比国民党蒋介石更坏吧？

丁静芳　那么你想留在上海不走？

王子明　我还拿不定主意。

丁静芳　孩子们巴不得你不走，他们这几天，天天问我："爸爸打算怎么样？"

王子明　你对他们怎么说的？

丁静芳　我说不知道。他们说，叫爸爸死也别离开上海！

王子明　孩子们年轻，不懂世故，我王子明是资本家，共产党怎么会要资本家呢！

丁静芳　真是，若是现在来的不是共产党，是个别的什么党，你看那多么好呀？

王子明　我向来不相信命运，但回忆一下我一生的遭遇又不由我不相信是劫数。（不自觉地注视着壁上父亲的遗像）老爷子，做了一辈子的实业救国梦，到了还是给日本帝国主义抓进监狱里折腾死了。我，也和老爷子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怀着一片爱国热情到英国去学习纺织，回来办了这个元丰纺织厂，三十多年来，风里雨里，不知吃了多少苦，

冒了多少险，好容易把厂办成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在上海滩上总不能不算一份儿，然而现在要我把它拱手让给共产党，我不甘心！

［电话铃响。

丁静芳　（接电话）谁？赵先生吗？在家。请你等一会儿。（把电话耳机递给子明）赵国初的电话。

王子明　我是子明呀。是的。谁要来看我？两个工人代表？为了护厂的事情？好的，那么就让他们来吧。（将电话耳机挂上）

丁静芳　厂里又出了什么事吗？

王子明　有两个工人代表要来见我。这里面不知又有什么花招？我早就有所风闻，他们职工要自动组织起来保护工厂，同时要我预先发给他们两个月工资。

丁静芳　你打算怎样对付？

王子明　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保护工厂，使工厂不遭到破坏，我当然赞成，这事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要我预先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工资却办不到！

［张恒上。

张　恒　老爷，刚才三老爷来了好几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要过来看您。

王子明　知道了。

张　恒　太太，刚才小姐、少爷叫我告诉您，他们不回来吃晚饭了。

丁静芳　怎么！他们又溜出去了？嘿，这两个孩子！他们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张　恒　没有。

丁静芳　你去打电话，看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快把他们找回来！

张　恒　是。（下）

［接着传来街头捕人的警备车声。

丁静芳　我怕长华还要出事情。

王子明　人大心大，你我也管不了他。他究竟在外面搞些什么把戏？难道他真的和共产党有来往吗？我就怕他受人利用。

丁静芳　我也怕这个。可是今天上午我又去给他算了一个命，也给你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长华灾运已过，再没有什么危险了，说你今后还要走红运呢！

王子明　你就爱听信他们这些江湖佬胡扯！

［又是一阵警备车声之后，王子澄上。他长条个子，皮色白嫩，头

发光光的，皮鞋亮亮的，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极浓厚的海派气息，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

王子澄　二哥，您回来了好久？

王子明　我刚回来。坐。

王子澄　二嫂，您今天没有出去？

丁静芳　没有。

王子澄　不出去也好。外面乱得很，到处在抓人！

丁静芳　是吗？（向外）阿欢，给三老爷泡茶。

王子明　你明天早晨一定飞香港吗？

王子澄　可是飞机票到现在还没有送来。

王子明　你托谁买的飞机票？

王子澄　警备司令部的陶处长。

王子明　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王子澄　听说飞机票已经订到年底了。

王子明　活见鬼！你相信这种局面还能拖延到年底吗？

［阿欢送茶上。

王子澄　二哥，我到香港去的事情请您暂时严守秘密，刚才我到我们厂里去了一趟，职工们把我团团地围住，叫我表示态度。

王子明　表示态度？

王子澄　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知道了我要到香港去。

王子明　你对他们怎么说的？

王子澄　我只好骗骗他们，说我愿意与大家共患难，与华生橡胶厂共存亡。

丁静芳　瞧你这张油嘴！

王子澄　我当时给他们逼得没有办法。二哥，您怎样打算？

王子明　我还在考虑。

王子澄　别再考虑了吧，共产党不会要我们这种人的。

王子明　这我明白，但我不甘心。

王子澄　二哥，想开些吧，开工厂、做买卖，哪儿不是一样？上海滩上吃不开了，难道咱们不会到别处去吗？要有雄厚的资本，倒是真的。我想和二哥商量一下，可否调一笔现金给我带到香港去？

丁静芳　你二哥现在手边也窘得很。

王子明　你要多少？

王子澄　二十万美金。

丁静芳　老三，你怎么啦？你仿佛把你二哥看成花旗银行的经理

了！

王子澄　“条子”也行。

王子明　金子？——金子更没有办法。

王子澄　二哥，请您想想办法吧？就算您向香港华生厂的投资，好不？

王子明　投资不投资倒是小事，困难的是我现在手边没有筹码。

王子澄　那么可否把当年父亲留给我们的那一万两黄金暂时给我周转一下？

丁静芳　三弟，你又在做梦！

王子明　你不提这笔金子便罢，提起来我又要冒火了！

王子澄　怎么啦？

王子明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那一万两黄金不是存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吗？

王子澄　是呀。

王子明　王八蛋！就是在昨天，宋子文下令把它封存了！

丁静芳　前几天我倒听说蒋太子派人到上海各银行搜查保险箱，听说梅兰芳辛辛苦苦演戏积下来的一点金子也被他们拿去了。

王子澄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丁静芳　瞧，他还不信呢！老三，老太爷留下的那笔金子即使没有给宋子文、蒋经国那班家伙封存，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香港去做生意。这是传家宝，谁也不准动用。只有老太爷的孙儿孙女长华、秀珍他们才有资格动用这笔钱。这，老太爷在遗嘱上写得很清楚。你既无儿，又无女，别妄想吧！

王子澄　二嫂，话不能这样说。

丁静芳　（板起面孔）怎么啦？

王子澄　（气势汹汹）这笔金子我和大哥都有份的！

王子明　这是小事，不用说了。你先到香港去吧，假使将来真有困难，打电报给我，我一定想办法。

王子澄　二哥可别诳我？

王子明　你放心好了。不过我倒要劝你，你到香港之后别急于就筹办新厂。

王子澄　为什么？

王子明　你做的是橡胶买卖，你想想看，英国人会让你挤进香港的市场去吗？他们的邓禄普一向是垄断世界市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就是这么回事！

王子澄　对！因此，我们不吃人家，就会被人家吞了！

王子明　我劝你到了香港还是先观望一下好。

王子澄　二哥在这方面的确有丰富的经验，我一定见机而行。可是二哥也要早作打算，我看您似乎还对中央军存在某种幻想？

王子明　（苦笑）枉费你还是我的兄弟！你想我会对这班家伙存着幻想吗？

［张恒上。

张　恒　老爷，厂里的赵秘书来了。还有两个工人。说是给您打电话约好的？

王子明　请他们进来。

王子澄　那么我走了。别让他们看见我。

王子明　不，最好让他们看见你。厂里不是盛传你已经到香港去了吗？

王子澄　（笑）还是二哥高明！我走了。二嫂，请您别生我的气。

丁静芳　我倒不是生你的气，我只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有些莫名其妙，宋子文、蒋经国封存黄金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可是听你的口气仿佛我们在欺骗你似的。

王子澄　请二嫂别多心，我不过随便提一下罢了。回头见。晚上我还要来向您辞行。

丁静芳　（假惺惺的）你若是忙，晚上就不必再来了。真的，处在这种乱世，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常聚在一起。

王子明　你可不能这样说，说不定我们不久就会在香港团聚了。

王子澄　对！二哥说得很对！二嫂，待会儿我有两张飞机票他们会送到您这儿来，请您代我收一下。

丁静芳　怎么？你的那位白小姐也跟你一块儿去吗？

王子澄　不，她早已和她的干爸爸到台湾去了。

丁静芳　那么为什么两张？

王子澄　二嫂还不知道吧，大哥在外面弄的那个舞女李蝶蝶听说还在上海，大哥前些日子有信给我，叫我想办法给他买张飞机票，送她到台湾去。

丁静芳　少作孽吧，老三！大哥这辈子糟蹋了多少女人！大嫂的痨病就是给他气出来的！六十多岁的人了！人家李蝶蝶才十七岁！真是太不成话！

王子澄　不，据内幕新闻，她已经廿五岁了！

［赵国初偕田英、孙达上。

赵国初　哦，三老板也在这儿？您好？（非常亲热地和子澄握手，并向静芳深深地鞠躬）您好，王太太？这几天上海滩上的谣言真是像乌鸦一般多，外面都盛传三老板早已飞到香港去了。

王子澄　真是活见鬼！

赵国初　不，这叫着“事实胜于雄辩”！

王子澄　你们请坐，我先走一步。

赵国初　请等一会儿，三老板！我有事情和您商量。咱们到隔壁屋里去谈吧。

［国初拉着子澄下。静芳随下。

王子明　坐。

田　英　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王经理恐怕还不认识我。——我叫田英，是厂里细纱间的工人。

王子明　看样子你在厂里做了好多年吧？

田　英　（含糊其词地）是的。

孙　达　我叫孙达。

王子明　你，我仿佛见过的，你是……

孙　达　我是修配间的工人。

王子明　我记起来了，你是一个有技术的老师傅。在一九三九年闹工潮的时候，你曾到我这儿来过一次。

孙　达　不，经理恐怕记错了。我从来没有闹过工潮。

王子明　坐。怎么样？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孙　达　也许您已经听赵秘书说过，我们是厂里职工选出来的代表。

王子明　很好。你们打算？

孙　达　田英姐，请你讲吧？

［孙达再示意田英讲。

田　英　那么我就先讲吧。最近厂里开了一个全体职工大会，当场选出了代表，组织了一个护厂委员会，孙师傅和我也在里面。这事想必您早已知道了。

王子明　唔。

田　英　近来外面的传说很多，说当局打算把我们的工厂搬到台湾去，所以全厂的职工们已经组织了纠察队日夜巡逻，保护我们的工厂不遭受到破坏。

王子明　唔。

田　英　厂里这几天有这样的谣言，说王经理有到台湾去的意思。

也有人说台湾您也许不去，可是准备到香港去。

王子明　（发出一种没有感情的哈哈大笑）你们希望我怎样呢？

田　英　我们工人都希望您能留在上海不走。

王子明　留在上海不走？

田　英　是的。

王子明　万一共产党来了呢？

田　英　共产党咱们没有见过。我想共产党总不会不要工厂的吧？

王子明　他们会要工厂的，但是他们不要资本家！

孙　达　也要看是什么样的资本家。

王子明　天下资本家都还不是一样的。

田　英　请王经理别想得太远了吧！我们不是诸葛亮，将来的事情谁也不敢说。不过您的产业都在上海，您应该留在上海！

王子明　（沉思了片刻）你们今天究竟为了什么来看我的？

田　英　没有别的，就是要求您和我们一起来保护工厂！

王子明　元丰纺织厂是我一手创办的，我爱这个厂绝不后于全体职工。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上海的时候我没有离开过上海，难道今天我还会离开上海吗？

孙　达　厂里的职工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田　英　那太好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王子明　嗯？

田　英　近来的油盐柴米一日数涨，早晚的价格大不相同。希望王经理能够一次把上月份的工资发给我们。像过去那样三成两成的发，大家拿到工资还买不到五升米！

孙　达　现在好些工人连稀饭都吃不上了！

王子明　好的，好的，我一定想办法。时局不安定，厂里也困难，我自己更困难，我今天早晨还在和内人商议，是不是把家里的开销酌量缩小。不过职工们的事情我一定想办法。待我来和赵秘书计划一下，大家放心好了。

田　英　现在是不是就请王经理和赵秘书谈一下？

王子明　（稍有难色，但立刻转为笑容）好的，好的，我叫他过来当面解决。（按电铃）不。你们两位在这儿坐一会儿，还是我到隔壁去和他研究一下。

[阿欢上。

周阿欢　老爷叫？

王子明　不。对，倒两杯茶来！

［子明下。阿欢随下。

孙　达　（警惕地向四面观察之后，轻声地）田英同志，你看他怎么样？他会不会到台湾去？

田　英　还不敢说。看样子他有些摇摆。

孙　达　可以争取吗？

田　英　我想可以。

孙　达　那么赶快把信留下吧！

田　英　还是明天从邮局寄给他吧。

孙　达　你没听说他明天一早就要飞台湾吗？

田　英　（犹豫之后）也好。

［田英正弯腰从鞋里去取什么，阿欢端两杯茶上。

周阿欢　你们两位请喝茶。

田　英　谢谢。

［阿欢下。

孙　达　（注视着门外）快！

［田英急忙从自己的鞋子里取出一封信，放在茶几上的雪茄烟盒子里。门外有脚步声，人声。

［王长华、王秀珍、丁慕之上。丁近视眼，有学者气质。

王长华　舅舅，请到里面来坐吧！（发现田英和孙达，热情地）哦，对不起，你们是厂里的工人吧？要见我父亲？我去给你们通报！

田　英　不，我们已经见过王经理了。

王长华　她是我的姐姐——王秀珍。他是我的舅舅——丁医生。

［互相分别握手或点头。秀珍陪慕之入内室。

王长华　你们请坐。抽烟？

孙　达　（忙止住长华取烟）不！我们都不抽烟。听说你最近受过一次虚惊？

王长华　是的，他们糊里糊涂地在半夜里把我从学校的宿舍里逮了去！

田　英　在监狱里吃了苦头吧？

王长华　没有什么。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共产党。其实，天晓得！他们说要枪毙我！我说好吧，你们枪毙吧！——在里面搞了十几天，上海的广大同学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天天到市政府去请愿，到监狱里去吵、去闹，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们放了出来！

孙　达　可是你父亲还花了不少金子呢！

王长华　是呀，这完全是敲竹杠。你们厂里怎么样？近来也在护厂

吧？我们也在护校！

［子明偕国初上。

田　英　王经理，我们要求发工资的事情怎样？

赵国初　刚才经理已经指示过了。我想，问题不大，等我明天划算一下吧。

田　英　可是，赵秘书，希望你明天给我们一个确实的回信。好些工人近来揭不开锅了！

赵国初　好的，好的。

田　英　孙师傅，那么咱们回去吧？

孙　达　再会，王经理。

王子明　我不送你们了。

王长华　我送你们到门口！

［田英、孙达、长华下。

王子明　你知道这两个工人究竟是为什么来看我吗？

赵国初　经理看呢？

王子明　看样子是来刺探我的行动的，平常他们在厂里怎么样？是活动分子吗？

赵国初　孙达是个技术工人，在我们厂里听说耽了二十几年。那个女工倒搞不十分清楚。他们和您说了些什么？

［长华上。

王子明　劝我别离开上海。

王长华　爸，您到底怎么样呢？

王子明　（严厉地）你刚才又到学校去了吗？你怎么又到学校去呢？你以后还是少出去，就在家里看看书。十九岁的人了。去吧！

王秀珍　（在内）长华！

［长华不得已，下。

王子明　国初，你在我身边十多年了，我的一切你都知道，你看我应该何去何从？我愿意听听你这个老朋友的意见。

赵国初　我以为经理用不着再迟疑了，你留在上海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三老板与我的看法完全一样。

王子明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一手创办的工厂。

赵国初　我愿意留在上海为您效劳。一个商科学校的毕业生，饮水思源，不是您提拔，我能有今天？经理，现在正是我向您报恩的时候了！我建议您即日飞台湾或香港。

［长华上，静芳、慕之、秀珍跟在后面。

王长华　爸，请您别信赵叔叔的鬼话！您应该留在上海！

王子明　你少开口！出去！

王秀珍　我也不同意赵叔叔的意见！赵叔叔，您自己要怎样做都可以，我父亲是不走的！

王子明　共产党还没有来，仿佛你们已经给共产党迷住了似的！可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你父亲是个资本家，你们都是资本家的儿女！

王秀珍　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中国人！

赵国初　（见此僵局，窘）我走了，经理。

王子明　别忙。

丁慕之　二哥，我觉得孩子们的意见是对的，您应该留在上海！您的事业都在上海。譬如我吧，我就不走，我是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治病。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生了病总得请医生。您呢，是工业家，我想共产党不会不要工业的。

王子明　（长久的沉思之后）难啊！

赵国初　经理，我该走了。他们要求发工资的事怎么办？

王子明　明天再说吧。

赵国初　明天见。

王子明　希望你别见怪，孩子们年轻，不懂事。

赵国初　哪里的话，我劝您离开上海也是替您着想。

王子明　不管我是否离开上海，工厂都得请你维持。

赵国初　这是您对我的信任！栽培！

［张恒送信上。

张　恒　老爷，汤司令的信！要您亲自签收。

［子明签收据，张恒退后，拆阅信。

王子明　（念信）“兹附上明晨飞机票六张，阁下四张，另二张烦转令弟子澄先生。明晨弟当派员到飞机场照料一切。汤恩伯。”

赵国初　汤司令想得真周到！经理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有什么事情吩咐吗？那么明早我到飞机场送行！

［赵国初下。大家的目光集中于王子明。

丁静芳　（激情地）子明，咱们明天真走吗？！

王秀珍　爸！您不能！您决不能走！

王长华　（急）妈！您怎么不说话呀？

丁静芳　我这会儿心里乱得慌！

［子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把六张飞机票连函塞入衣袋。

丁慕之　（严肃地）二哥，现在是您慎重考虑的时候了！古人

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王子明　你们都不了解我！我是被迫！

王秀珍　被迫？

王长华　是谁逼迫着您？

［长时间的沉默。

王长华　您说话呀，爸？

王子明　我苦恼透了！就这样放弃我的工厂离开上海，我真不甘心！上海是个好地方，我生于斯、长于斯，我愿终老在这里！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去过，可是我不喜欢这些地方。我爱上海！

王长华　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呢？

王子明　（眼里发出愤怒的火焰）谁说我要离开上海！谁说我要离开上海！

丁静芳　子明！子明！

丁慕之　您歇一歇！

［丁医生扶他坐在沙发上。静芳忙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丁慕之　让他上楼去休息一会儿。

王子明　不，我已经平静了。

丁慕之　（取雪茄烟，发现留在盒中的信）这是哪个把你的信放在这儿？

王子明　（拆阅信。惊异）这是怎么回事？

丁静芳　（瞧信，轻声地）共产党给你的信！

［大家都围了过来抢信阅。

王长华　（兴奋地将信夺去念）"王子明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了，我们欢迎一切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和一切爱国人士与我们合作。希望你别离开上海，和元丰纺织厂的职工同志们共同保护工厂，使它不致遭受任何破坏与损害。中国共产党启。"

王子明　这信是真的吗？（再仔细阅信）

王长华　当然是真的！

丁慕之　二哥，这信决不是伪造的！据我所知，很多爱国人士近来都接到了这类的信！

王秀珍　爸，您怎么还怀疑呢？

王长华　爸，您怎么还怀疑呢？

［电话铃响。

王秀珍　（接电话）是啊。爸爸，您的电话。

王子明　（接电话）是的，我就是王子明。什么事？有人到厂里来捣乱，什么？抢棉纱？！谁受了伤？——孙达？外科医生……呀？……呀？

王长华　一定是特务到厂里捣乱，孙达受了伤！就是刚才来的那位老师傅！

丁慕之　（向子明）告诉他们！叫他们赶快把受伤的工人送到我们医院里去！我马上回去！

王子明　（继续接电话）喂，喂，叫他们赶快把受伤的工人送到附近的济民医院去，丁医生马上就回去了……好的……好的……（放下了电话）

丁静芳　损失了多少棉纱？

［子明不答，只是机械地在室内踱快步，仿佛受了极深的刺激。

丁慕之　我回医院去看看那个受伤的工人！

王子明　你等一等，慕之！（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从袋内把汤恩伯送来的六张飞机票全部撕毁了。孩子们欢跃地将子明热情地拥抱着）

王长华　爸爸！

王秀珍　爸爸！

丁静芳　子明！你！

王子明　慕之，走！

丁慕之　（莫名其妙）走？

王子明　汤恩伯这班家伙不会放松我的！我到你们医院里去住几天！

丁慕之　好！走！

［赵国初和王子澄上。

王子澄　二哥，听说汤司令把我的飞机票送到您这儿来了？

丁慕之　（严肃地）子明！您害的是急性盲肠炎！赶快进医院去！

王秀珍　我去通知司机！（急下）

王子明　国初，请你通知厂里余会计，叫他明天发给职工一个月的工资！

［慕之、长华搀扶着王子明下。

赵国初　这是怎么回事？

丁静芳　（仓皇地）急性盲肠炎！（下）

王子澄　二哥！我的飞机票呢？

［王子澄追赶下场。

——幕落

第二幕

上海，这个国际驰名的祖国大都市，经过帝国主义百年的侵略、蹂躏和多年反动政权的榨取、压迫，今天已经回到人民的怀抱了。它正在进行紧张艰巨的恢复工作。解放虽仅八个月，但一切都有了新的面貌。

上海，在激烈地斗争着，在起着本质上的变化。

时间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即“二·六”轰炸后的第四天。

布景

与第一幕同。陈设依旧，但气氛明朗、酣畅。初春的阳光洒泻了满屋。大概是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春节，走廊上悬起了彩灯。盆景中的迎春花、红梅似乎在互相争艳，开得黄澄澄的、红通通的，十分逗人喜爱。室内室外呈现着一片大地回春的气象。

［幕启，传来清晰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忽远忽近的腰鼓声。

王子澄　什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几天，他妈的明明是黑暗的天！已经四天没有电灯了！

王长华　三叔，这应该恨蒋介石！恨美帝国主义！是他们把咱们的电力厂炸坏了！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二月六日这一天！

王子澄　你少嚷嚷好不好？你们这些标语口号我们已经听腻了！共产党对付农村可能有些办法，管理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市，他们是一筹莫展的！

王长华　三叔，您不能不看事实，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共产党、人民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情！您不应该天天发牢骚，说怪话！

王子澄　我就是这样！

王长华　我知道，今天的上海对您很不方便，帝国主义赶走了，交易所封闭了，流氓地痞被镇压了，娼妓舞女被改造了，美国的大腿电影也看不见了，因此您有些过不惯，不是吗，三叔？

王子澄　你满嘴在胡说些什么！

王长华　您就天天埋怨我父亲不应该撕毁您那两张飞机票！

王子澄　他凭什么撕掉我的飞机票！

［赵国初上。

赵国初　你们叔侄又在抬杠？

王子澄　（掩饰着）我们在扯家常啦。

赵国初　经理不在？

王子澄　二哥二嫂都出去了。

赵国初　那么我回头来。

王子澄　不，国初兄，我有事情和你商量。（见长华在场，有些不便）我们到饭厅里去坐吧，喝杯咖啡。

［子澄、国初下。秀珍上。

王秀珍　我替你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王长华　唔。姐姐，你看三叔老是和赵国初鬼鬼祟祟的！简直是反动！

王秀珍　不要随便扣帽子吧。

王长华　我看不惯他这一套！

王秀珍　你的性子也太急了些。现在我们都是青年团员了，对人要和善。

王长华　我实在看不惯他这个样子。

［阿欢上，取昨夜点过的洋油灯。

周阿欢　大少爷，捆铺盖卷儿的绳子已经放在你房里了。

王长华　阿欢，请你千万别再叫我"大少爷"了，好不好？

周阿欢　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

王长华　一定要改过来！

周阿欢　好的。你那铺盖卷儿……长华同志。

王长华　谢谢你。我自己来捆。

周阿欢　你要上哪儿去旅行呀，大少爷？

王长华　真拿你没有办法！

［阿欢笑着下。街头传来欢送参干的锣鼓声。

王秀珍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今天都走吗？

王长华　上午十一点钟在交通大学集合。

王秀珍　有多少人？

王长华　听说有一千四百多人。

王秀珍　先到哪里？

王长华　（幽默地）恕不奉告，这是国防机密。

王秀珍　你还是应该告诉爸爸妈妈。

王长华　我不。

王秀珍　那么我告诉。

王长华　别，姐！

王秀珍　可是你先坏了我的事！

王长华　我怎么坏了你的事？

王秀珍　我们的团总支本来也批准了我去参干的，但是因为你去了，为了照顾爸爸妈妈的情绪，便把我“扣留”下来了。真倒楣！

王长华　不，是由于你的身体检查不及格。

王秀珍　胡扯！

王长华　姐，我想乘爸爸妈妈现在不在家先溜了！

王秀珍　不，你一定要向他们说清楚！

［静芳从街上回来，手上提着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

王长华　妈，您买了些什么？

［秀珍将母亲手中的东西接过来。

丁静芳　你们在谈些什么？

王长华　没有什么。

［子明偕子澄、国初上。

王子明　这边坐。你们来了好久？

王子澄　我来了一会儿。国初兄刚来。

［长华、秀珍悄悄地下。

王子明　怎么不让他们叫我一声啦？

赵国初　说经理出去了？

王子明　我在楼上睡觉。昨夜飞机闹了一宿！

丁静芳　是我出去了。

王子澄　二哥，我看我们的工厂没有前途了。

王子明　你指的是停电？（试试电灯的开关）

王子澄　已经四天没有电了。

王子明　报上说电力公司正在日夜抢修。

王子澄　修好了，谁能保证不再被炸坏啦？

王子明　是啊，共产党这边一架飞机也没有，瞧着人家来轰炸，干挨打，真是成问题。

王子澄　问题可多哩，我说到处都是问题！

赵国初　您以为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王子明　是我们资本家没有前途了！

赵国初　资本家没有前途了？

王子明　可不？就拿我们元丰纺织厂来说吧，这个厂完全是我私人

资本创办的，然而今天好多事情我都行不通！

赵国初　经理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像田英、孙达这般人自从从地下钻出来了之后，就有些目中无人了！一个是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工会主席！

王子明　田英究竟在什么时候到咱们厂里来的？

赵国初　田英的身世我最近才弄清楚。她原来的名字叫吴淑贤，家里很穷苦，十五年前她是新申纱厂细纱间的女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就在苏北搞了好些年，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回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年混进了咱们工厂的。

王子明　这个女人相当的厉害。你还记得吗，在解放前夕她到我这儿来看过我一次，我把她当成厂里的老女工，她也含糊其词地不否认，其实她是当时领导护厂的主要分子。

赵国初　共产党真厉害，厂里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抓！

王子明　现在他们唯一没有抓的，是厂里的经济权。

赵国初　您还不知道吧？他们最近已经和银行取得联系，开始监督我们的经费了！而且，这几天他们又在摊派什么“胜利公债”！

王子澄　真是他妈的！

赵国初　（冷笑）我看您这个经理也许要虚有其名了！

王子澄　怪来怪去，怪二哥自己不好！当初为什么要留下？凭空把我的两张飞机票也扯了，弄得我现在在这儿活受罪！

王子明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凭良心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他们的确是为老百姓做事情的。

丁静芳　我觉得他们军队的纪律好，干部也不坏，能吃苦耐劳。

赵国初　（冷笑）可是共产党也是人，他们不是铁打的，他们慢慢地也会腐化的！

王子明　这倒也是的，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

王子澄　二哥，我还想到香港去。

王子明　你今天还想到香港去？

王子澄　二哥，请您轻点声音。给他们听见了又要骂我反动！

王子明　骂你反动？谁？

王子澄　还不是您的宝贝儿子！

赵国初　你何必跟孩子们一般见识啦。

王子明　你的看法呢，国初？

赵国初　一时也很难说出一定的看法，不过这几天上海滩上的谣言可真多！

丁静芳　赵先生，这几天外面有些什么谣言？

赵国初　他们说蒋介石还可能回到上海来。

王子明　蒋介石想卷土重来恐怕不容易吧？

赵国初　可是他们有美国支援！

王子明　嗯，美国倒是有相当实力的。

赵国初　这几天来轰炸上海的B-29型就是美国飞机！

丁静芳　共产党蠢得很，为什么要得罪美国呢？

王子明　不得罪美国，就要得罪苏联。

王子澄　难道他们不可以脚踏两只船吗？

王子明　这是咱们生意人的想法。

王子澄　我不懂政治，我只知道做买卖。上海现在无钱可赚，我就远走高飞。

王子明　那么你还是决定到香港去？

王子澄　我不愿待在这儿活受罪！

丁静芳　三弟，我瞧你啊，你是离不开你那吃喝嫖赌的生活！

王子澄　不，不，二嫂！主要是留在这里没有前途！没有办法！

赵国初　三老板想到香港去，我不反对，甚至我觉得经理也还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王子明　你的意思是我还应该到香港去？

赵国初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考虑呢？您现在唯一的顾虑是元丰厂，这您请放心好了，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您维持！

[子明没有回答。

王子澄　二哥怎样决定我不管，可是我这次一定要走！

王子明　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走，我不反对；假使你能到香港去开辟一条出路，倒也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

王子澄　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还要求二哥给我一笔钱。

丁静芳　瞧你二哥现在这副窘相，哪儿来的钱？

王子澄　就算是二哥的投资。

丁静芳　别睁眼说白话吧，老三。

王子澄　二嫂，父亲当年留给我们的那笔金子究竟到哪儿去了？

丁静芳　老三，你这个人真唠叨死了！解放前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那笔金子早给宋子文、蒋经国他们搞走了！

王子澄　（藏刀的笑）有人说那笔金子现在还在您手里。

丁静芳　（立刻沉下脸来）老三，你今天喝醉了酒是怎么着？

王子澄　（也板起面孔）二嫂，请别动火！动火解决不了问题！

王子明　老三，你也别疑神疑鬼了吧，那笔金子确实是给那班王八蛋搞走了！

王子澄　（严肃地）二哥，咱们是同胞手足，这点钱不给我也不要紧，可是俗话说，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像这样糊里糊涂的，我不干！

丁静芳　那么你要怎么着？

王子澄　我要把是非弄清楚！

丁静芳　多么漂亮的台词儿！我看你可以去唱文明戏了！

王子澄　（火了）不管演文明戏也好，唱京戏的全武行也好，反正你们不能独吞父亲留下来的那笔金子。

赵国初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别为了这点小事情伤了和气。让我这个局外人来说一句吧，三老板要到香港去开厂，需要资金，这是事实；经理现在手边紧，也是事实。我来想个办法好不好？——从我们元丰厂里调三万美金给三老板先凑付着，这笔款子就算是经理投资的，您看怎样？

王子明　我们元丰哪儿有这三万美金？

赵国初　可以想办法，只要您同意。（向子明耳语）

王子明　我不赞成。将来让工人们知道了，说我们把职工们的工资拖欠不发，却把资金抽调到香港去了。

赵国初　只要经理同意，怎样筹划这笔款子，怎样把它汇到香港去，都由我负责。

王子澄　（不待子明同意）国初兄，可多筹二万吗？——五万美金，如何？

赵国初　三老板，就是这三万美金我还要去给我们经理挖肉补疮地想办法啦。

王子澄　将来香港厂赚了钱，不会忘了你的，老兄！

赵国初　那倒是小事，成全您的事业要紧。

［赵国初从手提包里取纸，写了一张字据，递给子明签名。

丁静芳　子明，我不同意！

王子澄　（还是忍耐着）二嫂，您这又何苦呢？三万美金，小意思；若在解放前的话，不过是小弟一场扑克牌的开销罢了。

赵国初　这倒也是实话。

［静芳气冲冲地从子明手中把条子夺过来，撕毁。

王子澄　（大怒）二嫂！您别欺人太甚！父亲临死的时候并没有分家的！元丰纺织厂多年来虽然是由二哥一手经营，可是这是祖业，里面也有我一份的！

王子明　算了算了，别算这些糊涂账吧！我另外给你。

丁静芳　（声色俱厉地）子明！我不同意你这种做法！

王子澄　您……您太岂有此理了！

丁静芳　你说谁？

王子澄　你……你！

［长华、秀珍闻声而入。阿欢、周福、张恒等也在窗外窃听。

丁静芳　你……你……你……

［静芳与子澄几乎动武了。

王子明　秀珍！长华！把你母亲劝上楼去！

王秀珍　妈，上楼去吧！

［秀珍、长华拉劝着静芳下。

王子明　你们还站在这儿干吗？（指窗外的张恒等）

王子澄　（愤恨地）我也走了！

王子明　老三，你停一会儿！

王子澄　我受不了她这个！你的儿子也是！……你们一家子！二哥，我觉得我们不像同胞兄弟！

［国初这时把子澄劝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子明从袋内取出支票签写了一张给子澄。

王子明　这是十二万港币。就算是我的投资。

王子澄　（接过支票）谢谢二哥！

王子明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王子澄　说走就走。

王子明　那么你上海的厂打算怎么办呢？

王子澄　上海的厂除了几部破机器，什么也没有了。全部资金我早已调到香港去了。上海厂这个烂摊子只好让共产党来接管。

王子明　三弟，你刚才说我们不像亲兄弟，我很难过。你到香港之后一切都要当心。

王子澄　谢谢您的好意。我走了，二哥！国初兄，再见。

赵国初　再见。

王子明　希望你别生你二嫂的气。

王子澄　不会的，二哥。再见。（下）

王子明　坐。

赵国初　经理累了吧？

王子明　还好。有事吗？

赵国初　我正在发愁咱们这个工厂怎么办得下去？

王子明　你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赵国初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原料，货色销路下降，吃闲饭的职工太多。

王子明　你说的完全对。同时，与共产党合作也是问题。

赵国初　现在看来您跟共产党合作，无论如何，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刚才建议您是不是还可以考虑到香港去另外开辟一条出路？

王子明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香港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赵国初　（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像您这样一个有经验、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今天来受工人的钳制，我真为您痛心！

王子明　国初，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战胜他们的！

赵国初　八个月来，您不是在做经理，简直是在做傀儡！

[长华和秀珍上。

王长华　赵叔叔，你又在劝我父亲到香港去？您为什么老是三番四次地劝我父亲到香港去？

王子明　不准胡说！出去！

赵国初　（冷笑）现在一般青年样样都好，就是礼貌稍差。

[长华愤愤下。

赵国初　（自己下台）一般青年都是这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您歇着吧，经理，我走了！

王子明　对不起。请别见怪。

赵国初　我永远不会见您的怪的！再见。

[赵国初下。子明吸雪茄烟。

王秀珍　赵国初这个人是有些卑鄙！您别看他老是“经理长、经理短”，您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老是劝您离开上海？我看他想把您挤走，他好做元丰纺织厂的代理人！

王子明　胡扯！你们对他都有成见！

王秀珍　也许我看错了。爸，您怎么搞的，在您身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您似乎还不能辨别。

王子明　只有你们能辨别？笑话，我看人还不如你们？以后我和客人谈话的时候不准你们进来插嘴！

王秀珍　爸，刚才长华是来向您辞行的。

王子明　向我辞行？——他要上哪儿去呀？

王秀珍　他已经光荣地被批准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今天就要去集中。

王子明　你母亲知道了吗？

王秀珍　爸爸同意吗？

王子明　只要你母亲同意，我没有什么。

王秀珍　（向外呼）长华！长华！

[长华应声上。

王秀珍　你参干的事爸爸已经同意了！

王长华　（天真地）爸，您真的同意了？

王子明　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脚是长在你腿上的。

王长华　爸，您同意我去参干，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离开您，我又有些不放心。

王子明　你不放心我？

王长华　您身边有两个坏人！

王子明　两个坏人？谁？

王长华　三叔和赵国初。

王子明　你又来胡说八道了！你三叔是我的亲兄弟，赵国初是我多年的老同事。

王长华　亲兄弟，老同事，现在也不见得完全可靠了。

王子明　我倒觉得我的亲生儿女现在靠不住了，都要飞了。

[静芳端着一盘削好了的水果上。

王长华　妈，爸爸已经答允了。

王子明　听说你同意长华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丁静芳　我？我同意我的儿子选择任何职业，就是反对他去当大兵！

王秀珍　妈，您不是说人民解放军好吗？——怎么又反对长华去参干呢？

王长华　妈，您这是旧脑筋！（欲下）我不管，反正爸爸同意了！

[过道上传来田英和孙达的声音。

孙　达　王经理在家吗？

周阿欢　在。

田　英　王太太呢？

周阿欢　也在。您二位请里面坐吧。

[阿欢抢前来通报。

周阿欢　老爷，太太，厂里的田书记和孙主席来了。

[田英、孙达上。

孙　达　好极了，你们几位都在家。我们是来给你们道喜的！

王子明　道喜？

孙　达　是啊！

田　英　王太太，您好？

丁静芳　谢谢。请坐。请这边坐。孙主席，你的腿怎样？走路方便吗？

孙　达　没有什么，就是每逢阴雨天还感到有些酸痛。

田　英　提起孙达同志的腿，我们应该感谢丁医生，假使当时没有他的细心医治，他的这条腿恐怕早已残废了。

孙　达　可不。丁医生近来好吗？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丁静芳　他很好。就是忙。

孙　达　见着他请代我问好。

丁静芳　好的。你们刚才说道喜……

孙　达　您两位还不知道吗？报上今天登着你们王府上的新闻呢！

王子明　今天我还没有看报。

孙　达　我这儿有一份。（把报递给子明看，并念）“本市青年踊跃参干、保卫祖国，”你瞧，“元丰纺织厂经理王子明之子王长华等要求参干，已经领导批准，行将出发。”

[长华抢着报纸递给静芳看。

丁静芳　（俏笑）我要向报馆提个意见，为什么报上只说我们长华是王子明之子，却没有说也是我丁静芳之儿呀？

田　英　（笑）对，王太太有权利提出更正！

丁静芳　可不？

孙　达　（笑）我也支持您的意见。

王长华　妈，我要走了。

丁静芳　上哪儿去？

王长华　到交大集中去。

丁静芳　不，你等一等。

王长华　不行呀，妈，时候到了！

丁静芳　我有话跟你说。（走到长华跟前轻轻地说了些什么）

王长华　妈，怎么您又翻了呢？

丁静芳　咱们出去谈吧，让田英同志、孙达同志好和你爸爸谈话。秀珍也来。我不陪你们二位了。

[静芳、长华、秀珍同下。

孙　达　王经理好福气，小姐少爷都很有朝气。

王子明　男孩子调皮得很。请坐。

［阿欢送茶上。

孙　达　您对于小弟弟去参干没有什么意见吧？

王子明　我完全赞成。青年人，应该这样。

田　英　看样子，王太太仿佛有些舍不得？……

王子明　她也不过是感情上有点不舒适。孩子今年二十岁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孙　达　这也难怪。

田　英　让他出去锻炼锻炼也好。

王子明　这倒也是的。怎么样，你们今天是来答复我前天向你们党支部提出来的问题吧？

田　英　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来的。

王子明　那么请说吧。

田　英　您提出来的问题我们都慎重研究过，有些请示了上级，有些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有些还要考虑。

王子明　哪些你们认为不妥呢？

孙　达　裁减工人，我们工会首先不同意。

田　英　对了，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同意。

王子明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停工待料——既无电力，又缺棉花！

田　英　这都是暂时的困难，我们相信不久都可以解决的。

王子明　这我也知道。但现在厂里的工人光拿工钱，不做活！

孙　达　（纠正他）工人不是不做活，是原料不够。

王子明　问题就在这里！

田　英　电力明天就可以恢复。

王子明　那么原料——棉花呢？

田　英　苏联的棉花马上就要运到上海了！

王子明　苏联的棉花还没有来，即使来了，是否合乎我们的要求也成问题。我们过去一向是用惯了美国棉花的。

田　英　这不成问题。苏联的棉花比美国的棉花好得多，我试用过。白，纤维细，长。

王子明　我现在面临的是实际困难，工人的工钱要按时发，一文也不能短，厂里的货色却销不出去。长此这样亏下去，拖下去，我实在吃不消！还是请人民政府来接办我这个工厂吧！

田　英　这是暂时的现象，王经理，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

王子明　你们老是叫我们资方克服困难，但是，上海解放了八个

月，请问我这个资方得了什么利益呢？

田　英　王经理，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得远些，政府正在研究我们的困难。最近可能贷给我们一笔款子。

王子明　贷给我们多少呢？

田　英　您请求了多少？

王子明　二百五十亿。

田　英　具体数目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政府一定会批准我们一笔贷款的。

王子明　这笔钱即使批准了，也只够暂时周转一下。

孙　达　我们工会正在号召大家酌减工资，轮流上班，采取有饭大家吃的办法，协助资方渡过难关。可是在目前还希望您能想想办法。

王子明　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孙　达　您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周转一下？

王子明　在这时候同行同业也都紧得很。我认为今天唯一的办法，只有去向政府借钱！

孙　达　可是政府的贷款是有限度的，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田　英　王经理，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搞好我们的工厂。

王子明　（又节外生枝）可是厂里的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

田　英　（严肃地）常听您说“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您究竟指的是什么？

王子明　说出来希望你们别见怪。

田　英　我们决不会见怪的，您请说吧。

王子明　你们懂得政治、军事，能管理农村，但不会搞我们这一行！奇怪的是，你们偏偏要来搞我们这一行！

田　英　您的意思是？

王子明　干脆说了吧，你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办工厂！

田　英　（笑）原来您指的是这个。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有些同志还不十分善于管理大型的工厂，可是我们一定要管理工厂，并且有决心把任何工厂办好！

王子明　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应该做你们不能做的事情！

田　英　我们会顽强地学习！

王子明　同志，办一个几千工人的大工厂不是像“炸油条”、“烤烧饼”那样简单容易！

田　英　可是我们有股“傻劲儿”，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当然，我这话并非表示我们不向党外的前辈们、专家们学习，例如

您，是工业界的前辈，对于办理工厂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向您请教。

王子明　田英同志，你既谈到这里，请原谅我直率，我要说出我心里的话。

田　英　您应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王经理。

王子明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向我请教学习，但你们在实际行动上却不尊重我。

田　英　这恐怕不是事实。

王子明　的确是这样。比如，前一个月，我推荐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到厂里来做管理科副科长，你们工会不同意，说他没有工会会籍，说他历史有问题。总之，百般刁难，弄得我下不了台！最近我的几个建议，你们又说这不行，那不行。——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尊重我的地方吗？

孙　达　王经理，关于您侄儿的事情，请让我来解释几句，主要是厂里工人同志对他有意见。这个人经我们调查，解放前他曾在浦东乡下做过联保主任，贩卖壮丁，强奸妇女，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现在乡下的农民正在联名告他！工人同志对于您把这样一个人搞进厂里来也的确是有意见的。

田　英　至于您最近的几个建议都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正是尊重您，保护您！

王子明　我不要你们这类的“尊重”！我这个“经理”实际上已经成了你们的傀儡了！

田　英　（严肃地）王经理！您这话太重了！

王子明　事实是如此嘛！

田　英　不，完全是您的看法有问题！请您原谅，我也要直率地说，您还是把解放前大老板腐朽了的那老一套的思想、作风全盘不动地搬到今天人民的工厂里来！这是不行的，我告诉您！王经理！

王子明　那么我倒又要问你们，元丰纺织厂究竟是不是我王子明的？

田　英　当然是您的。但，这不表明您可以抗拒国家的领导！首先，您必须承认今天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王子明　我一向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

田　英　这我们从不怀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是有意识地或无意地在抗拒某些事物，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甚至还以为在拥护这些东西呢！

王子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田　英　（抑制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和蔼地）不要紧，王经理，我相信您慢慢就会明白的。我诚恳地告诉您！工厂是您的，截至今天中国还保持着私有财产制度，政府保证资本家的合法利润。至于我们党支部今天在厂里的工作，没有别的，就是保证生产，搞好劳资关系。对于厂里行政方面的措施我们只是善意的建议而已，从来没有干涉过。这是事实。

孙　达　我认为今天的谈话很好。大家都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今后好办事。

［秀珍上。

王秀珍　（轻声）爸，请您快去一下吧！长华一定要走，妈妈不放，两个人在闹！

王子明　真不成话！对不起，请你们坐一会儿。

田　英　您请便。

［子明随秀珍下。

孙　达　田英同志，他对我们似乎有些意气。

田　英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诚恳坦白地把一切问题摊开来和他谈，这样今后好办事。当然，要贯彻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就少不了要和他们进行斗争。

孙　达　我们今天谈的这些话恐怕他还不能接受。

田　英　我们必须要有耐性。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原则。

孙　达　今天这样直率地和他谈不会妨碍团结吧？

田　英　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团结。

［阿欢送茶、点心上。

周阿欢　请你们吃点心。我们老爷说，他马上就来。

田　英　谢谢。

［阿欢下。

孙　达　我建议今天就和他谈到这里。

田　英　好。

［子明上。

孙　达　小弟弟怎么样了？

王子明　已经走了。他母亲追去了。我也管不了这些。工厂办不好，连家务事也管不好了。不谈这些。我们的话还没有谈完呢。

田　英　那么您请继续说吧。

王子明　我还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久了，你们在解放前夕为什么要把我留在上海？

田　英　怕您受骗，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

王子明　那么我误会了。

孙　达　那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王子明　我以为你们把我留下来是为了办工厂的。

田　英　对呀，我们党把你们留下来正是为了办好人民的工厂！（良久的停顿）王经理，您今天是不是有些反悔呢？

王子明　不！我王子明做事向来不反悔！

田　英　那很好。（停顿）听说令弟子澄先生又有到香港去的意思？

王子明　他？——我不十分清楚。我和子澄，还有那个跑到台湾去了的子清，虽是亲兄弟，但各走各的路。

田　英　这也正是党把您留下来的原因！

王子明　但是，我也要说实话，不知怎么的，近来我心里老是感到别扭！苦闷！

田　英　这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是我们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必有的现象。

王子明　改造？

田　英　对。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长久的停顿之后，电话铃响。

王子明　（接电话）是的。什么？政府的贷款批准了？好极了！多少？二百五十亿？好的，我明天到厂里来处理。

田　英　厂里的贷款批准了吗？

王子明　批准了两百五十亿。数目虽不大，但暂时可以喘一口气了。

孙　达　那么这笔钱是不是先发职工的工资？

王子明　我想不成问题，让我明天到厂里去划算一下。我说嘛，人民政府决不会让我们的工厂关门的。凭良心说，今天的人民政府毕竟是好政府。我拥护！我拥护！

田　英　（幽默地）假使政府不贷给我们钱，难道今天的政府就是坏政府吗？

王子明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田　英　我们要回去了。（转回头来）王经理，请您别生我的气，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工厂，也是为了您自己。

王子明　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十分想通。

田　英　别急。即使今天通了，明天可能又搞不通。俗语说，瓜熟

蒂落，水到渠成。

王子明　（带笑）这还要仰仗你们同志们多帮助。但是我却要说，你们共产党真够厉害的！

田　英　不，我们的党永远是慈祥宽厚、与人为善的。您所谓“厉害”，大概是指我吧？

王子明　（笑）对！正是指你！

田　英　（也带笑）我看真正厉害的是你们资本家！

王子明　我们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拥护共产党的。

田　英　但这一切要看你们今后的实际行动！再见。

［子明送田英、孙达下。静芳上，一阵激烈的高射炮声之后，远远的高空有敌机坠落之声。

张　恒　（在花园）他妈的！我说你们来找死吧！

［张恒上。

张　恒　太太，老爷请您快到地下室去！

丁静芳　你们赶快上楼去把我那两只铁箱子搬下来！快！

张　恒　太太，怎么又搬？

丁静芳　快！叫阿欢！

张　恒　阿欢！阿欢！太太叫搬箱子！

［又是一架敌机从高空着火落地的声音。

——幕落

第三幕

时间

两年后，一九五二年春天。一个星期日的上午。

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的学习。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趋紧张深入阶段，接近最后的胜利。

布景

同前，陈设依旧。但某些特别豪华的陈设已经搬走了或掩盖了。

［幕启，王子明夫妇在挣扎着混过“五反”的难关，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心情是沉重的。子明静坐在一张椅子上沉思。阿欢送茶具上。静芳示意阿欢退，亲自为子明倒茶。

丁静芳　我不明白共产党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王子明　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资本家挤垮！

丁静芳　没有料到你办了几十年的工厂今天来受这份罪！

王子明　我现在想想，三弟子澄走的路子还是对的。

丁静芳　都怪你自己！谁叫你当时把汤恩伯送来的飞机票扯掉啦？

王子明　我当初决没料到共产党会这样毒辣！

丁静芳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王子明　现在只有想尽一切方法混过关去再说。

丁静芳　就怕混不过去。我看你好歹还得去交代。

王子明　去交代？——不，我还得考虑考虑。

丁静芳　你瞧现在这个情况嘛，田英、孙达这几天天天来缠着你麻烦，工商联的人也不断地来打通你的思想，赵国初这两天又躲着你不见面！

王子明　是呀！赵国初这个家伙，这几天为什么避着我不见面？这里面恐怕有文章。

丁静芳　我想今天下午去看看他的太太。

王子明　对。最好你现在就去！

丁静芳　好。

王子明　可是别让厂里的人知道。和他太太谈话也要机灵点儿。

［秀珍从外上。

王秀珍　爸爸，妈妈。

丁静芳　怎么你一早就跑出去了？

王秀珍　嗯。

［静芳入内取外套、手皮包等，片刻复上。

王秀珍　爸爸，我想和您谈谈。

王子明　和我谈谈？——好啊！

王秀珍　爸爸，这几天田英同志、孙达同志天天都来劝说您，请您冷静地想想，政府为什么要这样三番四次地、不厌其烦地来帮助您？

王子明　（冷笑）帮助我？你真以为他们在帮助我吗？

王秀珍　爸爸，您怎么这样想啦？

王子明　事实就是这样嘛！

王秀珍　爸爸，可是您犯的五毒俱全也是事实！

王子明　信他们胡诌！

王秀珍　厂里的检查队掌握了证据。

王子明　（冷笑）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秀珍　爸爸，您越说越不成话了！您怎么还以旧观点来看今天的党呢？爸爸，我告诉您，您与赵国初的“攻守同盟”我都知道了！您偷税漏税就搞了一百七十多亿！仅仅在最近的两年您就从厂里抽调了三百多亿资金到香港去！还有您厂里的棉花掺杂——你们厂里出了许多次纱、次布！——这都是您和赵国初在这儿亲口说的！

丁静芳　你怎么知道的？

王秀珍　是我亲耳听见的。

丁静芳　子明，你不是告诉我只抽调了一百五十亿到香港去吗？怎么秀珍又说是三百多亿呢？

王子明　你信她胡诌！

王秀珍　妈，我说的都是事实。爸爸，我看您唯一的出路只有去交代。

丁静芳　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子明，我们是三十多年的结发夫妻！你还是这样不信任我！难怪人家说我们资产阶级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夫妇子女也不能互相信任！

［子明一面踱步，一面嘀咕着：“赵国初这个王八蛋！”

王子明　我始终搞不通，工厂是我办的，为什么我不能抽调里面的资金？难道这就叫着“犯法”？——我真不知道这是哪国的法？

王秀珍　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举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人民民主专政的法！

王子明　我搞不通！

王秀珍　爸爸，近两年来您不是老说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吗？这大概是政府向您厂里加工订货、有钱可赚的时候您才这样说的吧？或者是人民请您做协商委员、给您荣誉地位的时候？一旦政府的某些措施与您私人利益有冲突，你就满嘴牢骚，这搞不通，那搞不通！

王子明　（有些火了）你满嘴说些什么？

王秀珍　您人在中国，把资金抽到外面去——这不是盗窃国家资财是什么？难道偷工减料是对的吗？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爱国的工商业家应该做的事情吗？

王子明　（火了）你们要把我怎么办吧？坐牢？枪毙？——我都去！

王秀珍　政府的政策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丁静芳　对你的父亲，秀珍，你不能这样没有规矩！子明，我看事到如今，只好去敷衍一下吧？

王子明　我王子明在上海滩上混了几十年，我不能就这样垮下去！难道你也愿意我垮台、丢人现丑吗！

丁静芳　我哪里愿意这样做，可是……

王秀珍　爸爸，您为什么要坚持错误呢？

王子明　（火了）坚持错误？好呀！我辛辛苦苦地将你教养成人，现在居然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少做梦吧！

王秀珍　您既然要坚持您的错误，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你们厂里的检查队来跟您谈话！

王子明　我才不怕呢！

王秀珍　（沉痛地、耐心地）爸爸，即使您不为您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也应该为您的儿女设想……

王子明　我这样做何尝不是为你们着想？

丁静芳　你爸爸这话倒是真的，我们挖尽心血弄点钱，还不是为了你们儿女？

王秀珍　你们错了！我和弟弟决不会要你们剥削来的钱！

丁静芳　秀珍！……

王子明　（更火了）你说什么！剥削来的钱？我将本求利，辛辛苦苦创办工厂！好，你既看不起我这个资本家的父亲，看不起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那么你给我滚！

王秀珍　（压制自己的感情）爸爸！您……

王子明　滚！滚！你给我滚！

王秀珍　走就走！

王子明　站住，我告诉你，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还是个资产阶级的女儿！

王秀珍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身，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秀珍正要气冲冲地跑出去，丁慕之迎面进来。

丁慕之　怎么啦？

［秀珍挣扎着要往外跑，慕之将她拦阻。

王子明　让她走好了！

［秀珍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咽泣。静芳安慰秀珍。

丁慕之　二哥，这是怎么啦？

王子明　她既看不起我这个资产阶级的父亲，当然她可以走！

王秀珍　（咽泣）我什么时候说看不起您的？我不过是劝您认识自己的错误，去向组织上交代，这还不是为了您好，为了我们这个家！

丁静芳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转向慕之）怎么？——你们医疗手术队不是今天动身到朝鲜去吗？

丁慕之　是呀。可是我对子明的事情还不放心，特为抽空再来一趟。昨晚我从这儿回去之后，孙达同志深夜里还跑到医院去找我，希望我能尽一切的力量帮助子明去交代。子明，据我了解，你在厂里的问题确实不小，虽说这都是旧社会带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必须严肃认真地来认识它，我看你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去向政府坦白交代。子明，请您仔细想想，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苦口婆心来帮助您？

王子明　什么苦口婆心！

丁慕之　二哥！

丁静芳　慕之，你说说，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子明去交代？

丁慕之　移风易俗，叫我们今后老老实实做买卖、做人嘛！

王子明　我有什么地方不老实？（停顿）做生意买卖哪有不赚钱的？

丁慕之　政府并没有叫您不赚钱，是叫您合理地赚钱！不要违法！

王秀珍　（这时静芳示意秀珍，叫她向子明认错，秀珍忍气吞声地）爸爸，是我刚才不好，性子太急，请您别生气。

丁静芳　只要你知道自己的错就好了。大学都快要毕业了，应该懂规矩。

王秀珍　我这样做实在是为了爸爸，为了我们这一家子。（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委屈，眼眶里泛出泪光）

丁静芳　（安慰秀珍）好了，你爸爸已经不生气了。

王秀珍　我还是希望爸爸能快去交代。您看，舅舅在医院里工作这

样忙，并且今晚就要动身到朝鲜去，为什么还要到这儿来帮助您呢？

丁慕之　是啊，子明，去吧！我看您现在不去交代也不行了！这两天上海工商界的几个首脑人物通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都自动去交代了！听说钱新仁、刘大江几个大资本家昨晚也去交代了。

王子明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

丁慕之　工商联的人说的。

丁静芳　子明，我看事到如今，不去交代恐怕也不行了。

王秀珍　妈说得对！爸爸，快去交代吧！

田　英　（在外）王经理在家吗？

周阿欢　（在外）我给您去看看。

丁静芳　田英又来了！

王子明　快去！说我不在家！

王秀珍　这怎么可以呢，爸爸！

［子明急忙避入书房。

王秀珍　爸爸！

丁慕之　子明！

［秀珍追进书房。慕之、静芳亦将随进，但紧接着阿欢上。

周阿欢　太太，田英同志来了！

丁静芳　老爷不是一早就出去了吗？

［田英上。

田　英　王太太，王经理不在家吗？

丁静芳　（假殷勤）是呀，子明今天一早就出去了。请坐，请坐。阿欢，倒茶。

田　英　那不要紧，反正我们也可以谈谈。丁医生也在这里？您好！（与丁握手）听孙达同志说您今天要动身到朝鲜去？

丁慕之　是的。

［田英发觉静芳、慕之有些不自然。

田　英　我看我今天来得不是时候，你们有事吧？

丁慕之　（热情地）没事，没事，你请坐！田英同志，听说你爱人也在朝鲜前线？

田　英　是的，他是一个随军记者。（发现案头摆着长华的相片）这是您那位长华弟弟最近寄来的照片吗？他在干部学校快毕业了吧？

丁静芳　他已经毕业了。现在调派在福建前线工作。

田　英　（指相片）漂亮极了，穿上了军装！小伙子有出息！

［此时，阿欢拿茶上。

丁静芳　田英同志这边坐。

田　英　怎么秀珍同志也不在家吗？

丁慕之　她……

丁静芳　她一早就到学校去了。

田　英　那么我今天来得太不凑巧了。

丁静芳　田英同志有事情找她吗？

田　英　不，我是来看看王经理的，王经理既不在家，那么和您谈谈也是一样的。丁医生在这儿，更好。

丁静芳　（冷冷地）那么，你就请说吧。

田　英　请王太太千万别以为我和孙同志近来天天来找王经理麻烦，其实我们都诚心诚意希望王先生能做一个爱国守法的工商业家；关于这一点，我想丁医生一定知道得更清楚。

丁慕之　是的，你们同志们是完全出于一片好意。

丁静芳　这个我们都知道，也非常感谢，可是子明并没有犯“五毒”，你们何必一定要逼着他去交代呢？

田　英　王太太，您怎么到现在还这样说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厂里工人们的检举信有这么一大堆，每封检举信都经过领导上的调查研究，证明几乎件件都是事实。

丁静芳　我们王先生近几年很不会做人，得罪了不少人。

田　英　王太太，我现在告诉您一件事，这也许是王经理事先决不会料到的，就是赵国初昨天已经全部交代了！

丁静芳　赵国初？

田　英　同时我也可以告诉您，领导上不但没有处罚他，而且给了他相当的安慰。所以王经理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去坦白交代！

丁静芳　赵国初现在在哪里？

田　英　在家里。他还向组织上表示他愿意去学习。

丁慕之　他要求去学习？

田　英　是的，等他的事情作了定案之后，我们也打算把他的愿望反映给上级。

丁慕之　那很好。

田　英　党的唯一目的就是挽救人！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与罪行，只要他肯回头，党总是伸出手去的。王太太，希望您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王经理。请他相信党！

丁静芳　子明一向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你也是知道的。

田　英　您还可以告诉他这几天上海方面的“五反”学习有了飞跃性

的进展。有二十几户大型的工商业家这几天都自动交代了他们的问题。昨天又有三百零三户比较大的工商业家也去交代了。

丁慕之　听说这些大资本家都是在党的保护下过“关”的？

田　英　这我不大清楚，不过党对他们的案件一定会宽大处理，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王太太，您应该帮助王经理消除一切顾虑去交代，这是你我的责任，您说对吗，丁医生？

丁慕之　你说得非常对，田英同志！

丁静芳　田英同志，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人去交代呢？我们认识了错误，改正错误不就行了吗？

田　英　这是不行的，王太太，一个人唯有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有不重犯错误的决心。您应该信任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的。当然，现在也还有人在顽强地抗拒到底，甚至还有人在散播谣言，说这次共产党发动“五反”斗争的目的是如何如何，这都不值识者一笑！将来有一天大家总会明白过来的。

丁静芳　那么你们搞这次“五反”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田　英　就是要让资本家认识到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比方说，今天早晨我接到我爱人从朝鲜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在前线的志愿军最近也在揭发国内资本家的罪行，从他们最近揭发出来的事实来看，一个稍有良心的人是没有不痛恨的！竟有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从我们上海运到朝鲜前线去的医药物资中竟有一部分是假药！没有消毒的急救包！由于这些假药和没有消毒的急救包，伤害了不少志愿军的性命！

丁慕之　有这种事情？这真是丧尽了天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抗议这种无耻的罪行！

田　英　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前线挨饿受冻，流血牺牲，为了保家卫国，而在我们国内的资本家，恰恰是我们上海的资本家，为了自己无限度的利润，却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您想想，王太太，我们应不应该搞“五反”？

［这时秀珍忍不住从书房里跑了出来。

王秀珍　田英同志！

田　英　秀珍同志！你在家？你怎么啦？

［田英走到秀珍面前握住她的手，秀珍忍不住啜泣了。

王秀珍　您刚才说的这些话，我和我父亲在里面都听见了！

田　英　哦！你父亲也在家？

王秀珍　在里面。

田　英　那么我去看他！

丁静芳　不，我去叫他出来！

［田英正要往书房里走去，王子明从里面出来，面有愧色。

王子明　田英同志，你刚才谈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虽不是做西药买卖的，但在我的行为里也隐藏着假药。我很惭愧！辜负了党对我的一片好意！（低头）田英同志，请你到里面坐，我要向你谈我心里的话。

田　英　好的。

王秀珍　请进去吧！

［秀珍偕田英进入书房。王子明正要进入书房时，张恒上。

张　恒　老爷，三老爷回来了！

［王子澄消瘦了，狼狈地上。

王子明　子澄——？

王子澄　二哥……一言难尽！

——幕落

第四幕

时间

四年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布景

与第三幕同。屋里的陈设完全改变了，一色新式家具，美丽、舒适。窗帘也更换了。毛主席的肖像高高悬在中壁。室内温暖如春。盆花盛开。

是一个晴朗的上午。

［幕启，街头不断传来锣鼓声、鞭炮声。王秀珍、丁慕之站在收音机前听广播。阿欢、周福、张恒等都在阳台上忙着剪贴大喜字或制作彩旗。收音机里播出最后的结语：“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秀珍把收音机关闭了。

王秀珍　散会了。爸爸妈妈快回来了。

丁慕之　今天是上海最可纪念的日子！真伟大，八万五千多户的工商业一次批准了公私合营！

王秀珍　这就是说，从此他们开始放弃剥削！

丁慕之　钱新仁、刘大江几个大资本家刚才在会上的发言都很动人。

王秀珍　舅舅，可惜您来迟了，没有听到我父亲的发言！真精彩啦！

丁慕之　他说了些什么？

王秀珍　他说他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他们也动手制作游行用的旗帜等物。

丁慕之　这几年来你父亲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王秀珍　这是“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以及祖国几年来一连串的辉煌建设教育了他！

丁慕之　听说赵国初也从北京学习回来了？

王秀珍　舅舅还不知道吧，赵国初早已调到兰州去工作了。他到兰州去之前曾来看过我父亲。看样子有些进步，老实多了。

丁慕之　也是“五反”拯救了他！

［子澄穿着一套崭新的人民装，神采焕发地上。

王子澄　秀珍，你父亲还没有回来呜？

王秀珍　就要回来了。三叔不也是到中苏友好大厦开会去了吗？

王子澄　我刚从那边来。今天的场面实在太感动人了！好些人兴奋得流泪了！

王秀珍　您也流了泪吗？

王子澄　可不？我一想到我过去的荒唐，再看看现在的幸福，我又兴奋，又惭愧！再看到千千万万的同业都是那样欢欣鼓舞、积极地要求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丁慕之　这件事情的确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王子澄　明天将有一百二十万人庆祝游行。我们上海全部工商业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要参加！你去吗，秀珍？

王秀珍　要去的！

王子澄　丁医生，请您也来参观我们的游行吧。

丁慕之　明天我一定去。

王子澄　（检查剪贴的喜字、彩旗等）这些都是准备明天游行的？不行！不够漂亮！我家里有最好的绸子和彩色纸，我去拿来！（匆匆下）

丁慕之　你这位三叔自从香港回来以后好像表现得非常积极！

王秀珍　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了！现在他还经常下车间去向工人同志学习技术。

丁慕之　真是“败子回头金不换”！

王秀珍　完全是党拯救了他，从香港回来以后，党不但宽恕他，而且信任他，派他充任华生橡胶厂的副厂长。

丁慕之　党实在伟大！当党中央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平改造的，说实话，那时我还有些怀疑，但最近看到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纷纷要求公私合营的事实，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动人场面，我和大家一样，不能不佩服党的预见正确！有一位马列主义的学者说，这次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王秀珍　从这次上海工商界兴奋热烈的行动看起来，绝大多数人的确是愿意走社会主义的路！从我父母最近的行动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丁慕之　这就是最宝贵的地方。

王秀珍　可不。（看表）怎么我父亲他们还没有回来？

周阿欢　大小姐，太太回来了可别忘了我的事情！

王秀珍　可是我母亲答不答允还不敢说啦。

丁慕之　什么事呀，阿欢？

周阿欢　舅老爷，阿福刚从乡下来，说乡下所有的合作社都改成高级社了，说乡下已经用“铁牛”耕地了，孩子来接我回乡生产去。

丁慕之　这是好事呀，阿欢！应该同你儿子回去！阿福，你这样做完全对！

周　福　倒不是别的，丁医生，乡下的日子现在很好过了。在外面当娘姨到底是吃人家的饭。再说我妈的年纪还不算大，还可以劳动。我女人又刚生孩子，也需要我妈回去照顾一下。我们村里的托儿所也叫她去帮忙。

丁慕之　好极了。阿欢，你的意见呢？

周阿欢　我拿不定主意。在太太这儿将近耽了二十年，耽惯了，也和在家里一样；可是乡下到底是我自己的家，我倒想回去，怎么对太太说呢？

王秀珍　我来替你说。

周阿欢　这合适吗？

王秀珍　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这样自私。你还是和你的儿子回家去吧。

丁慕之　秀珍，我就怕一点，你最近要调到西安去工作，你弟弟长华又远在福建前线，阿欢要回乡生产去，这么一来，你母亲是不是会感到寂寞？

王秀珍　我想不会的。我母亲近来参加了里弄工作，还表现得很积极呢！再说，今后的交通越来越发达，飞机将要比天空的小鸟还要多，再过几年在西安工作的上海人也可以从西安乘飞机到上海来过周末，和他们的亲人欢度周末之后，星期一一早再飞回西安去办公。你觉得我这话太理想吗，舅舅？

丁慕之　不，秀珍，你这种看法还太保守了。其实现在就可以成为现实！

王秀珍　我一想起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远景，我就要激动起来！

丁慕之　不仅你们年轻人这样，像我们这一辈的人，活在今天也同样感到幸福。这几年国家的进步实在叫人兴奋！最近的农业合作化，这次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党号召我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都不能不使人激动。

［汽车喇叭响。接着传来子明、静芳、子澄的欢笑声。

王秀珍　爸爸他们回来了！我去接他们！

［秀珍跑下。片刻，她兴奋地护着王子明、丁静芳上。子澄抱着一堆各色的绸子和彩纸跟在后面。子明穿着崭新的人民装，静芳也穿上了节日的衣服，两人的胸前挂着碗大的红花，脸上浮现着无限的喜悦。首先是丁慕之走过去和他们热情地握手。

丁慕之　二哥！大姊！我给你们道喜！

王子明　大家道喜！

丁静芳　大家道喜！

周阿欢　老爷、太太！我也给您道喜！

丁静芳　谢谢你，阿欢！

王秀珍　妈！您真漂亮！您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漂亮！（拉静芳与子明并肩站着）舅舅，您瞧，他们俩像不像一对新郎新妇？

丁慕之　可不？

丁静芳　瞧你这个淘气的丫头片子！

王秀珍　爸爸今天在大会上的讲话真好！

王子明　在无线电里听得清楚吗？

王秀珍　听得清清楚楚。

丁静芳　我也代表家属讲了话，你们听见了没有？

王秀珍　您的话我们没有听见。

丁静芳　真气死人！难怪你们没有听见！我在下面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走上台去，一紧张，全给忘了！最后只说出了两句话：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王秀珍　这两句话就很好！

丁静芳　明天我还要去参加游行。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吗？（检查做好的喜字、彩旗等）

王子澄　二嫂，您看怎样？——我觉得都不够漂亮。您瞧我刚从家里拿来的绸子和纸。

丁静芳　（看子澄拿来的绸与纸）嗯，您拿来的颜色好看些。

王子澄　那么重做吧，我来帮忙！

［子澄亲自动手剪制，秀珍、阿欢、静芳、慕之等协助。

丁静芳　（发现周福）阿福？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周　福　今天早晨来的，王太太。

丁静芳　你来是……

周阿欢　（向秀珍示意）小姐，您……

王秀珍　妈，阿福是来接阿欢回到乡下去生产的。

丁静芳　回乡下生产？现在就走？

王秀珍　是的。

丁静芳　这样吧，阿欢，你回乡生产，我赞成；可是你不能说走就走，得让我把家里的佣人重新安排一下。

周　福　那么希望您快点儿安排吧，我们乡下的活忙着啦！我明天就要带我妈回去。

丁静芳　那可不行！（通过了激烈的思想活动之后）那么……也好吧，反正今后的家务事我要自己来练习着做，我家里也不打算用人了。

周阿欢　这合适吗，太太？

丁慕之　大姊，您现在又有些积极过头了。过头的事情不会持久的。我看您开始还是自己练习着做，人还是要雇的，譬如现在您家里用了三个劳动大姊，将来用两个或一个就行了。

王秀珍　嗯。

周阿欢　太太，我不能说走就走。阿福，你明天先回去吧。

周　福　妈！瞧您！

周阿欢　孩子，咱们做事不能屈理！

王秀珍　妈，您可别误了阿欢的事。

丁静芳　你们放心好了，现在我也搞通了。

丁慕之　秀珍，你听听！

王秀珍　妈确实是进步了！

丁静芳　那么就这样吧，阿欢。让我布置一下，过几天你就回去。

周阿欢　给太太添麻烦了。

王子明　阿欢、张恒，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做吧，我们这儿有事。

王子澄　我们到饭厅里做去，那里有大餐桌子，宽敞些。（带头把东西拿出去）

周阿欢　阿福，你也来帮忙。

［子澄、阿欢、张恒、周福携带了剪贴的喜字、绸旗等物先后下。秀珍亦拟下。

王子明　秀珍，你留在这儿。

丁慕之　我到花园里去散散步。

丁静芳　慕之，你也别走。

王秀珍　爸，有事吗？

王子明　没有什么事。坐。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西安去？

王秀珍　我们厂里的组织上已经给我办好了手续，一两天就动身。

王子明　你们厂里有多少人同去？

王秀珍　我们厂里去的人不多，只有七个人。但这次同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新新越剧团也跟我们同去。

王子明　你的那位朋友刘刚也去吗？

王秀珍　领导上为了照顾我们，也批准了他同去。

王子明　哪方面的人居多？

王秀珍　这次去是为了支援内地的建设，所以动员的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工程师也不少，我在他们中间恐怕是最年轻的一个。

王子明　那很好。你从大学出来不久，实际经验还不够，这次组织上调你到西安去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工程师。不要像我，半途而废！

丁慕之　对了，女工程师今天还不多。

王子明　你妈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现在我们的工厂从今天起已经是公私合营了，马上就要清产核资了，这对我们家里来说是个根本性的改变，你母亲的意思想把元丰纺织厂的股票划一部分给你。

王秀珍　爸爸，妈妈！谢谢您两位老人家的好意！我现在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了。

王子明　（向静芳）是不是？——我说不要向孩子提这个，你瞧，怎么样？

丁慕之　好的，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

王秀珍　爸，您怎么还这样做呢？

王子明　这完全是你妈的意思。

王秀珍　难道爸爸没有这个意思吗？

［子澄上。

王子明　你以为我永远是顽固不化的落后分子吗？不，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我还要跟你们青年人竞赛呢！

王秀珍　爸！您真是大大地提高了！

王子明　你这孩子，还要你来表扬我一番！

丁静芳　好吧，你们爷儿俩都进步，就是我落后好不好？我还要把股票划一部分给长华呢！

王秀珍　妈，您怎么啦？前一个月刚碰过钉子就忘了吗？长华不是把您寄给他零用的五百块钱退回来了吗？我敢担保弟弟也决不会要你们的股票！

丁慕之　大姊，我劝你们别操这份心吧！长华、秀珍都长大成人

了，应该尊重他们独立生活的自由。

王子明　慕之的话说得很对。子澄，我和你二嫂今天也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

王子澄　向我坦白？

王子明　父亲当年留下的一万两黄金，除给反动派敲竹杠敲去了二千两，还剩下八千两保存在你嫂子手里。

王子澄　这事我老早就有所风闻。

丁静芳　你早就知道了？

王子澄　就在您的这间书房里！两只铁箱子里！

丁静芳　你怎么会知道的？

王子澄　赵国初告诉我的。

丁静芳　这个鬼东西！真坏！

王子明　现在你二嫂和我愿意把这八千两黄金全部献给国家，我们考虑必须征求你的同意。

王子澄　我完全同意！

王秀珍　（兴奋地）爸爸！

王子明　既然我们大家都同意了，那么我就去写信报告市长。

丁静芳　慢点，我觉得咱们还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下。

王子明　怎么？钱还没有拿出去你就反悔么？

丁静芳　（轻轻地，严肃地）不是，子明，咱们年老了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有些不放心。

王秀珍　妈，我看这不成问题，到那时候咱们说不定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了！而且，我和长华都可以养着您二老！

丁静芳　丫头，你不是像小鸟一样唱着好听吧？

王秀珍　妈，您怎么这样说呢？

丁静芳　儿女们大了，都要飞了！

王秀珍　我们是要飞的，但不会离开我们亲爱的父母！

丁静芳　但愿你们能这样，孩子！不过我以为，子明，我们还应该把这笔金子留一部分在手里。

王子明　留下多少呢？

丁静芳　我的意思是留下三千两，把五千两献给国家。

王子明　我不赞成！

王子澄　嗯，这不大好。

王秀珍　妈！您怎么还有顾虑啦？

丁静芳　孩子，我这不过是一点小顾虑，可是你别瞧你爸爸现在这

样积极，其实他心里也有顾虑。

王秀珍　爸，您也有顾虑？真的？

王子明　别听你妈的！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元丰既蒙政府批准了公私合营，我真是全身感到轻松愉快！况且政府还优待我们，给我们定股定息，你们想我还有什么顾虑？

丁静芳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真心话。可是他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他怕将来在厂里的人事安排上得不到合适的位子。

王秀珍　哦，爸爸怕将来不能做经理？

王子澄　二哥，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像我这样的一个败子回头，政府不但合理地把我在华生橡胶厂的私产折成了股票给我，而且还安排了我做副厂长。二哥，您当然不成问题。

丁慕之　我也想这是多余的顾虑。

王子明　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了，这是几天我和你母亲偶尔谈及将来的工作引起来的。现在我没……没有任何顾虑了。

王秀珍　我相信爸爸现在没有任何顾虑了吧？

王子明　好吧，我去写信给市长。（往书房走）

丁静芳　子明，你在信上只能写：献给国家五千两黄金，那三千两，我一定要留下！

王子明　你留下作什么用呢？

丁静芳　你不用管！自有我的打算。

［子明和静芳正要走进书房时，甬道上传来田英的声音。

王子明　谁？

王秀珍　好像是田英同志的声音？

［田英上。

田　英　恭喜恭喜！（与子明夫妇热烈地握手，并与其他在场者握手）

王子明　大家恭喜！

田　英　全厂的职工听到咱们的工厂被批准公私合营，大家兴奋极了，马上组织了一个报喜队，先到厂里的党委会报了喜，一会儿就要上您这儿来了。

王子明　不敢当！其实我应该到厂里去向大家报喜！请坐！请坐！（向静芳）叫他们快泡茶来！

［子澄与慕之在谈着什么，走往阳台。

田　英　听孙达同志说您找我？

王子明　是的。可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心里有些话想和你

谈谈，向你请教。

田　英　哪里，您请说吧。今天我们听到您在中苏友好大厦的发言，大家认为很好。

王子明　说得不能算好，却都是我心里的话。我今年才五十八岁，还不能算老，我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一定要把咱们的企业搞好，马上要和大家一起来把清产核资的工作做好，把人事安排工作做好！今后要多依靠党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同志的帮助，特别是你的帮助，田英同志！

田　英　不，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来搞好我们的工厂吧。

王子明　今后我应该诚心诚意地向工人阶级学习。

田　英　昨天我曾向上级汇报了一下我们厂里的情况，顺便对将来厂里的主要领导干部的人选也初步交换了意见，领导上的意思是将来还要请您担任元丰纺织厂的经理。

王子明　不，不，我的能力实在不够胜任。

田　英　这是上级的意思，请您别推辞，而且是驾轻就熟。

王子明　其实我倒想回到我的本行去。

田　英　本行？

王秀珍　田英同志还不知道吧？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在英国学纺织工程的。他常在我们面前夸口，说他是老牌工程师。

王子明　可是荒废多年了。唉！三十多年来，所学非所用，反倒把我最可宝贵的青春和壮年葬送到可耻的剥削勾当中去了！惭愧！惭愧！

田　英　王经理，咱们应该往前看。您刚才不是说您还年轻吗？

王子明　对，我应该重新做人！我应该把我的一切献给国家！我现在忽然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

田　英　您想什么？

王子明　党和政府既然这样信任我，照顾我，我想把元丰纺织厂全部的资产献给国家！

田　英　不，现在政府的政策是在工商界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公私合营，通过合营来进一步地改造企业、改造人，主要是改造人！毛主席教导我们，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据我所了解，政府现在绝对不接受这方面的任何捐献，即使有人要这样做，政府也要极力劝阻、说服。自然，您这种爱国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

丁静芳　那么咱们捐献黄金的事情是不是也和田英同志商量一下？

田　英　捐献黄金？

王子明　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先父当年留下了一笔黄金，指明这是“传家宝”，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动用。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给反动派敲竹杠敲去了一部分，我们刚才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打算把它全部献给国家。

丁静芳　（急插）五千两！

田　英　这意思也很好，不过我刚才已经说过，政府不会接受这类捐献的。倘是什么骨董字画有关国家的文物，或许还可以。

王子明　我主张把它换成人民币——投资到咱们的工厂好不好，田英同志？

田　英　据我所知，你们把这笔黄金投资到元丰纺织厂去政府也不会批准的！因为今天的政府只是鼓励我们大家走社会主义的路，而不是叫我们把所有的私人钱财都拿出来；假使是这样的话，那么咱们中国只要一晚上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政府只要下一道命令把全国资本家的财产，包括工厂在内，全部没收，岂不简单省事？然而今天，我们是要依靠着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积极劳动，为国家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消除贫困，消灭剥削，在不久的年月里变成一个繁荣、富强、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王子明　田英同志，你说得很好！那么我们这笔黄金怎么办呢？

田　英　请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丁静芳　那么这笔金子就暂时留下吧？

王子明　不好。咱们再考虑吧。

［花园里传来长华的声音。接着一位英俊、沉着、朴实的青年海军尉官，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戴着金光闪耀的肩章，出现在门口。

王长华　妈！

王秀珍　弟弟？

丁静芳　谁？——你——长华？

王长华　是我，妈！（母子拥抱）

丁静芳　（激动地）我不是做梦吧，孩子？

王长华　不是，妈！

王秀珍　弟弟，你好？

王长华　姊，你们都好？舅舅！三叔！田英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

丁静芳　你怎么不事先写信通知我们呢？

王长华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会路过上海的。

丁慕之　那么你是有任务来的？

王长华　是的，我们的军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丁静芳　什么？——你明天就要离开我们？

王长华　是的，妈。我特为告假上岸来看看你们。

丁静芳　不行，孩子，你一定要在家里多留些日子！

王长华　妈，我现在是军人。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我只告了二十四小时的假。

丁静芳　那么，我快点儿去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忙下）

田　英　时间过得真快，你是一九五……

王长华　我是一九五〇年离开家的，已经六年了。

田　英　长华，我祝贺你终于光荣地成了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一次热情地和长华握手）

王长华　完全是党的教育与培养。在收音机里听到上海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已经达到了高潮，你们元丰纺织厂也公私合营了吗？

田　英　今天刚被批准。

王长华　爸爸，我为您祝贺！（与父亲热烈地握手）为你们大家祝贺！（和田英握手）

王子明　从此我决心放弃剥削！我要好好地改造自己！

王长华　三叔也变了，不像从前那样瘦弱。

王子澄　长华，见到你，我感到惭愧！

王长华　三叔，关于您的一切，姊姊早已写信告诉我了。请您原谅我当年的毛躁！（这时阿欢、周福、张恒等都进场，长华一一与之握手）你们大家都好？

周阿欢　大少爷好？

王长华　阿欢同志，分别了六年，你怎么还没有改过口来？

周阿欢　哦……哦……我应该称您为解放军同志！

丁慕之　这就对了。

［静芳端着一盘点心上。

周阿欢　解放军同志，我要向您提个意见，你们为什么还不解放台湾？可怜他……爸，他……爸今天还在台湾……（眼眶里有些湿润）

周　福　妈！您怎么啦？今天这样大喜的日子……

周阿欢　真是，你瞧我！……（忙擦了擦眼睛）

丁静芳　阿欢，你快去做点什么好吃的菜给长华吃吧！

周阿欢　好的！好的！对了，大少爷喜欢吃“狮子头”！

［此时静芳拉着长华到一旁轻轻地说着什么。

王长华　给我一部分金子？这是怎么回事，妈？不，不，我绝对不

要！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生活资料都应该来自自己的劳动！妈，谢谢您！我的一切现在都有党和人民照顾！

王秀珍　（兴奋地）弟弟，你申请入党已经批准了吗？

王长华　就是在前几天批准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写信告诉你们呢。

王秀珍　我衷心地祝贺你！我一定要向你看齐！（与长华热烈地握手）

王子明　（激动地）什么！你……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的孩子？一个资产阶级的儿子也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田　英　为什么不能呢？阶级与个人是有区别的。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本身来说，必须彻底消灭，但是资产阶级中的个人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可以转移成分的。只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不是这样吗，长华同志？

王长华　是这样的。

田　英　我衷心地祝贺你！祝贺你们全家！（与长华、子明夫妇等一一握手）

王子明　这是我们王氏门中最大的光荣！长华，我虽是你的父亲，但在这方面我应该向你学习！

丁静芳　我的乖儿子，妈妈向你说什么呢？让我亲亲你吧！（热烈地吻长华的脸，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王长华　妈！别哭！

丁静芳　我没有哭！我是高兴！我感到莫大的光荣！我做梦也没有料到党这样看得起我们！今后我和你爸爸一定跟着共产党走！

王子明　静芳，你说得对！我们今后一定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放弃剥削，继续不断地改造自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丁静芳　那么我们那八千两金子怎么办呢？

王子明　金子应该分一部分给三弟子澄，过去我们曾隐瞒着他，今天检查起来我觉得很不对！简直是欺骗！

王子澄　不，不，不，我决不能要那笔金子！一分一厘我也不要！现在国家给了我薪水，生活得很好，说实话，金子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丁静芳　（带笑）真的金子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吗？

王子澄　二嫂，我这会儿说的都是真心话。至于说到“欺骗”、“隐瞒”，那应该说我也欺骗过二哥，过去的事情不再提了吧。二哥！但愿我们今后都能做一个新中国的诚实公民，真正的亲兄弟！亲手足！

田　英　子澄先生，您说得很好！

丁静芳　那么这笔金子怎么办呢？

王秀珍　我建议用来买一九五六年的公债！

王子明　对，买公债！

王子澄　我赞成！

丁静芳　我也同意！

王子明　田英同志，难道你以为这样做不好吗？

田　英　不，不，我认为这样做很好，我非常佩服你们这种爱国的精神！不过我个人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是不是这笔金子今天暂时还不要处理，让你们王府上的人再冷静地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往往在热情奔放的时候做了某一种事情，事后有时也会反悔的；也正如我们思想改造一样，我们今天搞通了，可能明天又搞不通了，您说对吗？

丁慕之　我完全同意田英同志的意见。

王长华　爸，妈，田英同志的话很有道理。

王子明　田英同志，你是不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田　英　（犹豫了一下）不，你们已经在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就毫无困难了。我们要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后就必须进一步地加强自我改造，脱胎换骨地改造！因为我们今天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只是推翻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了巩固我们这次的胜利，我们必须进一步拔除我们灵魂深处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来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大革命！您说对吗，王经理？

王子明　田英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走过去恳挚地和她握手）我今后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在劳动的锻炼中改造我自己！希望党能继续给我帮助！

王长华　爸爸！妈妈！我为你们祝贺！祝你们今后在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上进一步获得成就！不过“知父莫如子”，我也要直率地说，过去爸爸有个“两面摆动”的毛病，希望您今后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大道！

田　英　（热情地）对！

［此时花园的大门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接着张恒上。

张　恒　经理！厂里的报喜队来向您报喜了！

王子明　走！我们大家一起到市委会、人民委员会去报喜！

（在大家狂呼万岁、锣鼓鞭炮声中，闭幕）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于上海

一九五七年春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过渡

（三幕剧）

人物

张国本——大学毕业生，年约二十五。

桥工甲——年约三十岁的青年农民。

桥工乙——年约二十五岁的青年农民。

桥工丙——年约二十五岁的青年农民。

桥工们——十人至二十人。都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农民。

胡船户——即胡大爷，大绅士，年约五十。

王善文——渡船上的管事人，年约二十五。

老 杜——老船夫，年约六十。

杜 妻——年约五十。

小 李——船夫，年约二十。

船夫们——吴毛，赵三，沈八……

渡客甲——年约五十的农民。

渡客乙——年约三十的农民。

渡客丙

渡客丁

渡客戊

老 妇

村 女——年约十三四岁的乡下姑娘。

渡客们——十人至二十人。

小 贩——在渡船上摆小摊者。

巡警甲——年约三十。

巡 长——年约四十。

巡 警——二人。

第一幕

景

大流河边。这条河虽名为“大流”，然而并不像扬子江或黄河那样的宽大、汹涌。它大约有十几丈宽，水浅时仅二三尺，大水时也不过一丈来深。它的来源和止境，村人却无从知道。两岸布满着大小村落，农民在耕种上很受它的利益，有时也受洪水横流的损害。村民最感痛苦的是它阻碍两方的交通，而河东河西的人们在生活上又必须有很密切的来往。到县城去，这条河是必经之道。过河唯一的办法是乘渡船。这儿便是设渡的地方。

现在正是水浅的时候，从岸到船还得经过一斜形的土坡，所以观众看不见河水。舞台的左角搭有席棚一间，是管渡人王善文的住所。据说他是船户胡大爷的亲戚，这渡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看管，譬如收敛渡钱，监视船夫。他长得瘦弱的身材，灰白的脸上衬托着粗蛮的眉眼，一看，就知道他有吸某种毒物的嗜好。对于任何事情他都提不起神来，只有对于他手下的船夫和一般穷苦的渡客，却尽力的欺压。靠近席棚有一个贩卖茶水糖果的小摊。

舞台中心堆着不少的木料和石头。

未开演前，先唱前奏曲——《过渡歌》。

开幕，张国本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指挥着几个青年农民搭架，搬砖，运石，挖地。同时，有许多男女老幼乡民麇集在这里要过渡，其中有的推着车、挑着担，有的背着包袱，有的骑着牲口。他们大多数都是穷苦的农人。他们为了渡上今天加了价，正在那里和王善文争吵。

善文　从今天起，八大枚！你们爱过不过，短一枚也不行！

客甲　昨天不是四大枚吗？怎么今天就要八大枚呢？

善文　没有理由。这是我们船东家胡大爷亲自加的价！从今天起，不管什么人，一律都是八大枚！少一枚也不行！这是胡大老爷的命令！

客乙　胡大老爷？胡大老爷也不能不讲理呀！他把渡船加了价，总得事先告诉我们才行呀！

善文　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

客甲　我怎么今天才知道？

善文　你们不用噜苏！我说八大枚就是八大枚！要是你们嫌贵了，

你们可以不坐我的船！反正渡船是我的！

客乙　好吧！大家都不要乘他的渡船！咱们光着脚丫子走过去得了！反正这会水浅！

客甲　好！咱们一起走过去得了！

群众　好！咱们一起走过去！

［有的渡客已经往坡下走去。

客乙　哎呀！可是我这辆车怎么办呢？

客甲　嘿，空车那还不容易吗？我们大伙儿替您抬过去！

客丙　可是我的老太太过不去呀！

客甲　那更容易了，你不会背着她过去吗？

客丙　对了，不是您提醒我，我倒糊涂了！妈呀，请您老人家爬在我背上，我背您过去！

老妇　不，我怕摔着！

客丙　不会的，妈，这会儿河里的水浅，只有二尺来深。

老妇　我不！我想，我们还是坐渡船过去。

［又有些渡客往坡下走去，有些照价给钱，有些还犹豫不决。张国本便乘机向群众演说。他是张家庄人，曾由大学毕业，是村里青年的领袖。

国本　诸位！我劝大家不要坐渡船，也不要光着脚走过去，还是大家一起来造一座桥吧！桥造好了，大家可以不花钱，不受气，平平坦坦的走了过去！来吧，请你们大家一起加入吧，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出力气，我们这儿已经开工了！

［这时八个桥工开始拉运或搬运一块大石头，国本在前面领导，口中很有节奏的呼出：“大家都来出力吧……”桥工们响应着：“来吧！”……一呼一和，异常和谐雄壮。

国本　（独唱）大家都来出力吧！

桥工　（合唱）来吧！

国本　（独唱）造好了这座桥啊！

桥工　（合唱）哎哟！

国本　（独唱）大家都有利呀！

桥工　（合唱）哎呀！

国本　（独唱）大家都流汗吧！

桥工　（合唱）来吧！

国本　（独唱）造好了这座桥啊！

桥工　（合唱）哎呀！

国本　（独唱）不受人家的气呀！

桥工　（合唱）哎呀！

国本　（独唱）大家都来苦干吧！

桥工　（合唱）来吧！

国本　（独唱）造好了这座桥啊！

桥工　（合唱）哎哟！

国本　（独唱）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便利呀！

桥工　（合唱）哎呀！

客丁　张先生，您不是在大学堂里毕业了吗？怎么来干这个呢？

国本　怎么啦，王大爷，干这个不好吗？

客丁　嘿咿，张先生，我不是说干这个不好，我是说像您这样的阔人应该做官去。

国本　做官去？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就应该做官去呢？

客丁　念书不是为着升官发财吗？

国本　一般人念书，也许是为着做官发财，我却不是这样。

客丁　那么您为什么？

国本　我读书为的是求知识，替国家社会服务。譬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但我不愿意在繁华的城市里鬼混，所以才回到本村来作点事。

客丁　您可以在村里教书作先生呀，为什么您要领着大家来造桥呢？这是多么苦的活呀！

国本　这话谈起来可长着啦。你们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死的吗？

客戊　哦，哦，张七老爷吗？听说他老人家是在什么地方淹死的？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吧？

国本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大流河里淹死的！这是十五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才九岁，有一天我父亲带着我上这儿来过渡，正碰着发大水，这河里的水大极了，船走到河的中心，忽然来了一阵狂风，把船整个的刮翻了！可怜全船的渡客五十多人，只有我和几个人被救活了！

客乙　其他的人都淹死了吗？

国本　从那时候起，我就立志要在这儿造一座桥！——纪念我父亲和那次遇难的同胞，最要紧的是使大多数的同胞今后不致再发生同样的不幸！

客戊　哦，原来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张先生，我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做官。这的确是好事，修桥铺路。唉，说起淹死人来，每年发大水的时候，这渡船上总要淹死不少的人，张先生，您不知道，我的侄儿也是在这儿淹死的！他倒不是翻了船死的，是因为

过渡的人太多被挤到河里淹死的！

国本　所以在这大流河上必须造一座桥！

客丁　对了，这的确是好事，可是就怕不容易。造桥总得用大笔钱，在这年头弄钱就够困难的。

国本　筹钱还不算困难，顶困难的是大家漠不关心，倘若附近村里的人对于这事热心，这桥一定可以造成功，要钱，就可以有钱；要人，就可以有人。就拿我们张家庄来说吧，我们村里有两千多块钱的办公费，村里的绅士们都要把这笔款用来在这河边修一座“龙王庙”，我当时就尽力反对，认为这笔钱要是这样花了未免太冤，而且是提倡迷信，于是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召集来开会，向大家提议把那笔款用来造这座桥。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大的劲，好容易大家才同意了，虽然到现在还有几个人反对。

客丁　这些材料都是您村里的钱买的吗？

国本　是的。这几个钱是不够的，我还得向各方面去募捐。

客戊　有了钱，还得要很多的人呢，你们少数人也是干不成的。

国本　你说得一点儿不错。所以我请大家都来参加这件工作！您愿意加入吗，王大爷？我们每人只有一毛钱一天，刚够大家吃饭的。

客戊　就怕我不行。

国本　您怎么不行，王大爷？没有不行的！站在这儿的人谁都行，只要大家肯牺牲一点工夫。

客乙　我也能够吗，张先生？

国本　都行！

［此时一群渡客将国本包围起来。东一句“我能够吗”，西一句“我行吗”。国本大声回答说：“人人行，只要大家肯合作，肯牺牲！”大家正在激昂热烈的时候，听到船户胡大老爷的声音。他是胡家村的首户，曾到外省作过知县，在四乡很有声势，村人都称他为“大老爷”。他虽不是这地面上的皇帝，但实际上就是这地面上的皇帝。村人一提起“胡大老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无人不怕。他长得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身材，脚穿双梁鞋，嘴蓄八字须，手上拿着一杆长的旱烟袋，脸上摆着十足的绅士气，不，简直是官僚气。

船户　（在内）小福！你就把牲口拴在那边，先喂喂它吧！啊？

善文　你们不要在这儿胡闹了吧，大老爷来了！赶快让开路！

国本　这是公家的地方，大家可以站！

善文　我给你说不上话！

客乙　您从前看见过胡大老爷吗？

客戊　见过，我见过他好几次。去年他还到我们村里听过戏呢。

客乙　我可没见过他。听说他那个样儿很叫人害怕？

客丁　好，你连大老爷都没有见过吗？你真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佬！这附近的人谁不认识他！他就是这渡上的船东家。这些船都是他的。他到外省去做过好几次大老爷呢！这附近的地都是他的。

[此时国本领着桥工用“夯”砸一块地基，并由他领唱《过渡歌》。大家一边唱，一边砸，声与力，力与声，打成一片，非常和谐、雄壮、伟大。

（一）（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不花钱来真便利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不怕风来不怕雨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家同心协力，

你扛木头我挖泥！

（合唱）来呀，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二）（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河东的粮食河西吃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河西的布来河东穿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河东的牛儿耕河西，

河西的车儿过河东！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三）（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河东的老师教河西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河西的学生到河东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吼！

　　　（独唱）河东的姑娘爱河西，

　　　　　　　河西的汉子爱河东！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四）（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大家的力量才做得到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家一起来苦干！（合唱）努力，流汗！流汗，苦干！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哟哎喉！

船户　善文，这就是你报告的那些孩子在这里胡闹吗？

善文　是的，老爷！

船户　好！叫他们马上替我滚走！这还了得！简直没有王法了！你们一起替我滚开！赶紧滚！好大胆，居然敢到我这渡上来胡闹了！

［有些过渡的客人，看见胡大老爷这么发狠，因为怕事，已经慢慢的溜了。

国本　胡大爷！您不能这样不讲理！我们并没有犯法，您为什么叫我们滚走？

船户　不是在这儿胡闹，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国本　胡大爷，您能说造桥是胡闹吗？

船户　谁叫你们在这儿造桥的？你们奉了谁的命令？

国本　造桥既是要奉命令，请问这里的渡船加价是奉了谁的命令？

船户　这儿的渡船是我的！是我叫他们加价的！

国本　您凭什么在这里设渡？您凭什么随便加价？

船户　我不凭什么！我爱在这儿设渡，我就可以在这儿设渡！设了渡我就可以加价！你管得着吗？你是什么东西！

国本　我们也不凭什么。我们觉得这儿应该有一座桥，我们就在这儿造一座桥，您管得着吗？您是什么东西！

船户　好！善文，他是哪里来的这么个野小子？他竟敢骂起我来了！我活到五十多岁，从来没有人敢骂我！好，好，他这野小子，居然……善文，你告诉我他是哪里来的这个野小子，我非办他不可！

善文　老爷，请您别生气，您不认识他吗？

船户　我不认识这野小子！

善文　他就是这张家村张七老爷的儿子。他一向都在外边，今年刚从大学毕业回来，现在还没有事。

船户　在城里混不到饭吃，所以回到乡下来捣乱，是不是？你们不要作梦吧，有我在这儿你们想捣乱是捣不成的！

善文　他说他父亲十五年前在咱们这渡船上淹死了。

船户　所以他现在来报复咱们。他简直是个小流氓嘿！

国本　胡大爷，请您口里放干净点儿！

船户　骂了你这小流氓！怎么样？

国本　胡大爷，假使我是小流氓，那么您一定是个大流氓！

船户　你这小子一定是个什么党，我非叫衙门里办你不可！你们（指一般桥工们）一定都是他的同党，我马上到衙门去叫人来逮你们！

［有些怕事的渡客都先后散去了。一个胆小的桥工听说船户要抓他们，也想溜走，却被船户看见。

船户　站住！走？你们不能这样走！这些架子是谁扎的？这些木桩是谁埋的？乖乖的替我拆下来！不然的话，我非把你们这些东西抓到衙门里去不可！

善文　快拆了吧！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你们有本领把这些木头运来，我就可以叫你们把这些木头搬走！你们既然把这些木桩埋进去，我就可以叫你们拔出来！现在怎么样，你们瞧？

船户　拆！赶紧拆！

［桥工们都停了手，注视着国本。

国本　大家别害怕！一切都有我。我们没有犯法，衙门里决不能逮我们。我们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才造桥，这事衙门里早已知道。我们继续工作吧！

［此时船夫老杜拿着一根撑篙上。

善文　你上来干吗，老杜？

船杜　我上来问问船开不开？

善文　要是人满了就开过去！

船杜　我听说大老爷来了，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老说。大老爷，您好？我给您请安啦！

船户　他是老杜吗？

善文　是的，他就是这渡上的头儿。老杜，你有话等一会儿说吧，这会儿大老爷忙着啦！

船杜　是！是，是！

［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忽然走到船户前，向他请安。

村女　您不是大老爷吗？我实在不知道渡船加价了，我只带了四大枚。我妈在河西帮人做活，现在得了重病，我得赶紧去看她。您能让我过去吗，大老爷？

船户　这小姑娘说了些什么？

善文　她说她只带了四大枚，她请您让她过去。

船户　那可不成！四大枚可不能过去！

村女　大老爷，请您让我过去吧！我妈在河那边得了重病。我下次再带四大枚来还您！

善文　老爷，这绝不能通融的，倘若四大枚可以让她过去，那么其他的人都可以过去呀！

船户　对了，你这话很有道理。小姑娘，我倒很想让你过去，可是……

村女　我求您，大老爷，让我过去吧！

善文　去！走开！

［善文使劲的把村女推到一边，村女哭泣了。

船杜　我看这小姑娘哭得怪可怜的！来，小姑娘，我借给你四大枚——我也只有这四大枚了。

［老杜由袋内取出铜元四大枚给村女。

村女　谢谢您，老伯伯！我明天一定还您。

船户　嘿，你怎么借钱给她呀，老杜？你自己也是没有钱的人！

船杜　我看她怪可怜的。

善文　倘若大家都向你借呢？还是拿回来吧！做好事决不是这样做法。

船杜　小姑娘，那么请你把那四大枚还给我吧。

村女　老伯伯，我明天一定还您！

［村女表示不愿意交还，善文很凶猛的走过去夺取，村女挣扎，结

果还是被善文夺了回来，村女放声大哭，众人表示不平。

船户　老杜！这都是你惹出来的事！要是下次你还这样做，我就开除你！

船杜　我看她很可怜！下次决不敢。

［村女只是哭泣着。国本由袋内取出四大枚，走过来安慰她。

国本　小姑娘，你别哭，我给你四大枚，你赶快过河去看你的妈吧！

村女　谢谢您！我明天一定还您。

国本　快走吧！

［村女向国本鞠躬后，往坡下走去。有些渡客跟着下去。国本仍领着桥工们打夯，唱歌。

（合唱）我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河东的老师教河西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河西的学生到河东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河东的姑娘爱河西，
河西的汉子爱河东！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船户　你们这些混帐东西！你们打住不打住？

国本　我们为什么要打住？

船户　你们不怕坐监牢？

国本 我们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坐监牢！

[继续唱。

（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哟！ 用力砸呀！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大家的力量才做得到哟！ 用力砸呀！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嗨！
（独唱）大家一起来苦干！（合唱）努力，流汗！流汗，苦干！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嗨！

[桥工们在国本领导之下，还是继续的歌唱着，工作着。船户气极了，大声骂着向回家的道上走去。

船户　小福！快把驴牵过来！我得到衙门里去告这些东西！好，我活到五十多岁，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气！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好吧，你们做下去吧，停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善文　老爷，为这点儿小事，您也犯不着这样生气，就是要去告他们，也无须您自己到衙门里去，只要派小福拿您一张片子去就行了。您请到棚里喝碗茶吧。

船户　不，我得马上进城去！

善文　还是请您到棚里歇一会儿，我有几句话向您说。

船杜　大老爷，我有一句话向您说。

船户　什么事，老杜？

船杜　我三个月没有领工钱了！

善文　你这个老混蛋！这会儿是你要工钱的时候吗？

[王善文一手将老杜推倒在地，然后领着船户往棚里走去。桥工们轻轻的继续着歌唱，但以不妨碍老杜夫妇的对话为原则。

船杜　他妈的，欠了我三个月的工钱还要揍人！

[老杜的妻子上。此后老杜夫妇对话，桥工们则以轻微节奏的“哩喉哎哈”之声烘托之。

杜妻　你怎么啦，我的老爷子？你领到了工钱吗？

船杜　你瞧我这个样儿是像领到了工钱的吗？

杜妻　要是今天还领不到工钱，那我们全家子都要饿死了！小狗子已经三天没有起床了，二顺子也是饿得哭哭啼啼的！

船杜　老天爷！这叫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杜妻　听说东家老爷来了，你不会去找他吗？

船杜　东家老爷，我刚才已经见到了，他那个凶样儿吓得我不敢向他再开口了！

杜妻　在这儿卖力气还要挨饿，那么你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找点儿活做呢？

船杜　这年头儿，找别的活做？哼！

杜妻　他们这儿不是在造桥吗？你不会向他们找点儿活做吗？

船杜　得了吧，向他们找活做？衙门里就要来人逮他们！他们一会儿就要“散摊子”了！

杜妻　衙门里为什么要逮他们呢？——修桥铺路不都是好事吗？

船杜　谁说不是好事？可是我们东家老爷一定要逮他们到衙门里去！

杜妻　你们东家为什么一定要抓他们呢？

船杜　这还不明白吗？桥要造成了，我们东家还能够在这儿设渡吗？

［王善文从棚里出来，手里拿着五块钱。

善文　老杜，你不是要工钱吗？

船杜　大爷，您能可怜我，把工钱借给我吗？

杜妻　您要是再不借给他工钱，我们全家子都要饿死了！

善文　我现在就给你五块钱。东家老爷说，你在这渡上年代太久了，你的工钱无论如何是不能欠的。

［善文将五块钱交给老杜。

船杜　谢谢您，大爷！东家老爷待我这样好，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报答他！

杜妻　人家都说东家老爷待人苛，看起来他老人家真是一位活菩萨呢。

善文　老杜，现在东家老爷要见所有的船夫，要发给他们工钱，你去告诉小李、赵三、吴毛、沈八，叫他们都到棚里来。说东家老爷要发给他们工钱了！

船杜　真要发给他们工钱吗？——好，我就去叫他们。

善文　我在棚里候着他们。

［王善文进棚里去。

杜妻　你说大爷和东家老爷不发工钱，这不是工钱就很容易的到手了吗？

船杜　咳，我也觉得有点儿怪。大爷对我们向来是很凶的，可是刚才的样儿，你瞧，是多么和气啊！

杜妻　待人总是和气点儿好。你把五块钱给我吧，我要回去了，小狗子、二顺子都在家里等着我买吃的呢。

船杜　你拿四块去吧，留一块我带着。

杜妻　好吧。

［老杜交四块钱给妻，妻下。

善文　（在棚内）老杜！叫小李吴毛他们都快进来呀！东家老爷要发工钱了！

船杜　我们就来了，大爷。（转向河下呼喊）小李，赵三，吴毛，沈八，你们都快上来吧，东家老爷要发给我们工钱了！（河下有人回声）你们快来呀！

［老杜带着笑容走进棚里去。小李、赵三、吴毛、沈八都由河下上来，往棚里走去。造桥的群众在国本领导之下，还在工作着，歌唱着，同时听见棚里船户大声说："你们知道现在是谁养活着你们吗？"众船夫的回声是："是东家老爷养活着我们！"船户又继续着问："要是他们的桥造成了，你们还有饭吃吗？"众船夫回声是："他们的桥造成了，我们就要饿死了！"此时棚内与棚外的两支声音对峙起来，但不和谐，而最后造桥的群众越工作越起劲，越唱歌越雄壮，幕则随着他们的声与力的节奏而闭。

第二幕

景

与第一幕同。将近黎明。天边挂着一轮残月，几点晨星。夜色与曙光交织着，混合着，暗示着黑暗渐去，黎明就在眼前。是夜与晨的过渡时候。

桥的基础已大致立定了。桥工们还在露天下酣睡着，近的鼾声和水声，远的鸡声和犬声，很有节奏的呼应着。船夫老杜，很不安宁的由河里摸索到岸上来，仿佛要偷窃什么。当他走近一个桥桩，正要爬上架子的时候，国本忽然醒来，咳了一声，老杜连忙住了手，往后退，一直退到坡下去。国本似乎有所发觉，问了一声："谁呀？"即起来点了马灯，往桥桩各处视察，结果一无所见，仅把桥工甲惊醒起来了。

工甲　谁呀？

国本　我呀。

工甲　是张先生吗？

国本　是的。

工甲　我以为是……原来是您……倒吓了我一跳！

国本　我刚才仿佛听见脚步声。

工甲　脚步声？是像昨晚一样的声音吗？

国本　是的。不过等我起来，点着灯，就连个影儿也没有了。

工甲　不要是闹鬼吧？这儿的鬼多着啦！您知道在这河里死了多少人？

国本　老王，你不要信他们的话，他们是瞎说些鬼话来吓唬人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工甲　张先生，您一向在城里，您不知道这河边的故事，除了在这渡上翻了船淹死的人不算，去年就有好些人在这河里投河死了。一个是小龙的媳妇，她跟她婆婆怄气，心眼一狭，就在这儿投河死了。还有王家庄的王老七，也是在这儿投河死的，他是为了一家大小七口都被土匪绑去了！最惨的是李家渡的李二家里，全家子大大小小一共十一口，因为年头不好，衙门里又要逼他们的捐税，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全家在这儿投河死了！您想这些人死了都还不变成冤魂怨鬼吗？我疑心我们这架子上的绳子都是鬼割断的，您信不，张先生？

国本　没有的事！一定是人干的。我已经好几夜没有睡好了。我得侦察出来，看看究竟谁在这儿和我们捣乱！

工甲　只要不是鬼捣乱！

国本　我倒不怕鬼捣乱！

工甲　您真不怕鬼吗，张先生？

国本　人为什么要怕鬼？我根本不信有鬼！

工甲　那么您什么都不怕？

国本　我倒怕一种怪物！

工甲　怪物？什么怪物？

国本　我所说的怪物就是人！

工甲　人？

国本　对了，人！最怕人与人捣乱！他们捣起乱来真可怕，一直要捣到世界末日！

工乙　（梦呓）小虎子，我求你，求你不要逼我！我家里剩下的只有半升小米了！

工甲　这个家伙又在说梦话！

国本　他怎么每晚都说梦话？

工甲　咱们这里头要算他胆最小。

工乙　（还是梦话）他妈的！要是这个老东西真到衙门里去告咱们了，咱们不是要坐监牢吗？我可怕坐监牢！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

工甲　这还是梦话。这个家伙真怕坐监牢！他在白天常对我说，他怕这渡上的船东家把他逮到衙门里去！

国本　我早就向大家宣布过，不要怕，要是衙门里真派人逮咱们，我自然有法子对付。

工甲　船东家那个老东西，究竟到衙门里去告咱们了没有？

国本　他已经在衙门里告了，不过听说衙门里还没有理他，所以他更着急。

工乙　（还是梦话）不好了！不好了！衙门里来人了！来逮咱们了！喔——喔——喔——

［这时桥工甲忙跑到乙身边，将乙压在胸口的手移开。

工甲　小二！小二！醒来吧。你一定是在做梦。喔，难怪，你的手压了胸口！醒了吗？

国本　他一定是做了个噩梦。

工乙　唔——唔——唔——醒了！醒了，我醒了。好怕人，好怕人！

国本　醒了吗，小二？

工乙　醒了，醒了。好怕人！

工甲　你梦见些什么呀，小二？

工乙　我梦见的东西太多了，太奇怪了！太可怕了！这会儿也说不清了。仿佛先是梦见咱们这里闹水灾了，好大的水呀，把咱们的人、房子、牲口，一齐都冲走了！不知怎么的，忽然，又梦见许多土匪来劫咱们！把咱们村里劫得个精光！土匪刚一走，咱们的大老爷就坐着轿子，带着大队的人马，有的扛着机关枪，有的拿着铁链子，到这儿来逮咱们，咱们都不肯去，他们就开了一排枪，"噼里啪啦"的乱放一阵，哎呀！好怕……怕人呀！

国本　小二，我准知道，我准知道明晚会做这样的一个梦：咱们的桥已经造成了，有许多许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担着担子，推着车儿，一队一队的，手牵着手儿，从这桥上经过，四乡的民众，成千上万的，都聚集在这桥头上，欢呼，鼓舞，歌唱，看着我们的国旗在天空飘扬！

工乙　我能做这样的一个梦吗，张先生？

国本　小二，不但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好梦，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做这个梦。这个梦中的一切，不久都要实现了！你说不是吗，老王？

工甲　是的，张先生。天快亮了吧？

国本　还有一会儿呢。

工乙　我还想睡。上半夜简直睡不着，心里老是惦着今晚要出什么事情似的！后半夜好容易睡着了，可是又做些怕人的梦！这会儿还困呢。他们（指其他的桥工）倒睡得香呢。你听他们的鼾声！

工甲　对了，他们倒睡得好。我们再睡会儿吧。快要天亮了。鸡叫了！

国本　好吧。倒有一点儿困了。灭了灯吗？

工甲　捻小一点儿得了，反正有月亮。

国本　可是西边起了一阵乌云。

［国本熄了马灯，在原地睡下。这时沉静极了，只有桥工们的鼾声。东方虽已微微的吐露着蛋白色，然而还抵不住残殁的星月光芒。片刻，王善文轻悄的从棚里走出，向河下招手，老杜又慢慢的由坡下爬了上来，善文向老杜身边说了几句话，然后掏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交给他，他又退缩到坡下去了。善文仍退入棚内，将棚门紧紧的闭住了。片刻，老杜又从坡下上来，后面跟着船夫小李、赵三、吴毛、沈八……他们都光着膀子，缠着腰带，拿着家伙，仿佛有点儿像旧戏台上的打手。他们

轻悄地，摸索地，走到桥架边，老杜先爬上架的最高处，掏出尖刀来将所有的紧要关结割断。忽被国本警觉了，他大叫一声：“谁呀？”老杜等立即止息。国本忙起来捻亮了马灯，又大叫：“一起都起来！”众桥工都被惊醒起来。老杜伏在架上不敢动，小李等想逃，然而都被桥工们截住了。于是两方开始决斗，决斗至数个回合不分胜负；最后，桥架哗啦一声塌了，老杜从架顶坠入河下，众人才停止决斗。此时一部分桥工跑到坡下去探视，一部分截住船夫们的逃路。杜的头颅已碎，众大惊。此时王善文已乘机逃去。

工丙　摔下去的原来是这渡上的船夫老杜！

国本　哎呀！赶紧……赶紧把他抬到城里医院里去吧！

工乙　不行了，他的脑浆都摔出来了！早已没气儿了！

国本　已经死了吗？

工丙　这个家伙还不该死吗？我们这些日子在白天扎的架子，晚上就被捣毁了，原来是他们干的呀！这些家伙（指其余的船夫）都该死！不要放他们走！我今天非揍死他们不可！

［此时天色已明。小李等都想乘机逃入棚内，口里不住的在喊：“大爷，大爷！”然而棚里却没有回声。他们又想退往坡下，没有料到桥工甲乙等早已截住了他们的去路。

工甲　你们想逃走？没有这么容易的事！站住！

国本　不必再向他们凶了。问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捣毁咱们的建设工作？谁叫你们来的？说！

工丙　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捣乱？是谁叫你们来的？说！你们要是不老实说出来，我今天非打断你们的骨头不可！说！

［这时年纪较轻的小李急了，放声哭了。

小李　好！现在闯出来祸了，我们的大爷倒关起门来不管了！我们得找他去！（向赵三等）来，我们进棚里去！

［小李发狂似的将芦席制成的棚门踢开，闯了进去，然而他们的善文大爷早已不见了。

小李　呀！呀！怎么？我们的大爷逃走了？

［众哑然。此时天已大亮，国本将马灯吹熄了，走到坡阶上，向着老船夫的尸首很凄惨的说了一声：“可怜的牺牲者！”

——幕闭——

第三幕

景

同前。幕未启，即听见一老妇啼哭，这当然是老杜的妻子哭老杜。幕开，她的哭声更清晰，凄惨。她的哭词不外“我的天呀！你死得真冤枉呀！丢了我们娘儿三个怎样过活呀！”几句，来回颠倒的说着。

桥工们都很疏散的坐在桥桩上、桥架上或地下，只有桥工甲还拿着家伙在那里工作。

船夫小李、赵三、吴毛、沈八……垂头丧气的坐在坡阶上。巡警拿着警棍在岸上踱来踱去。有几个渡客正要过渡。

善文　你们是过渡的吗？下坡去，先到船上等着！

渡客　就开吗？

善文　一会儿就开。先交八大枚！

渡客　不是四大枚吗？

善文　早就涨价了！

［渡客交了铜元往坡下走去。

巡警　难怪这位老太太哭得这样伤心，这老船夫死得真够惨的了！

善文　巡警先生，您不能把老杜的妻子撵走吗？——她整天整夜的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叫人讨厌！

巡警　倒是叫人伤心，听着她哭，我都想哭了！

善文　请您把她撵走吧！

巡警　其实要她走，也很容易，只要你们渡上替她的当家的买一口棺材，再不然的话，赏给她几块钱也行，反正是做好事。你们渡上为什么不赏给她点儿钱呢？——免得她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听着叫人怪伤心的！

善文　渡上决不能出这笔冤枉钱！老杜完全是他自己找死的！

巡警　老杜怎么死的，现在不必管了，反正人已经死了。再说，要是不赶紧把他埋了，这样热的天气，恐怕咱们在这儿也要耽不住了。

善文　我说巡警先生，这些事情用不着您管，您应该尽您的责任，您瞧他们！

［原来那些桥工们乘巡警没有注意，偷偷地开始工作了。

巡警　嘿！你们怎么又工作起来了？不是叫你们歇着吗？（走过去

将桥工甲拉了过来，指着贴在桥架上的一张布告）你瞧，这张布告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叫你们在这案子未解决以前，不准你们动工，你知道吗？

工丙　老杜又不是我们打死的，为什么要我们停工？难道你们不知道造桥筑路是好事吗？

巡警　哈，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当巡警的都是饭桶，其实谁不知道造桥筑路是好事？不过这会儿这里闯出乱子来了，我们不能不来维持秩序。

工丙　您既然知道造桥筑路是好事，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动工呢？

巡警　并不是不准你们动工，是说在这件案子没有解决以前，叫你们暂时停工，这告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们这边的张国本先生和他们渡上的东家胡大老爷，现在都在衙门里。这件案子不久就可以依法解决了。

工甲　听说衙门里把张先生押起来了，真的吗？

巡警　这我可说不清。不过我知道张先生和胡大老爷现在都还在衙门里。

工甲　您知道这件案子什么时候可以了吗？

巡警　这个我也说不清。总快吧，只要老杜不是你们打死的。

工乙　大哥，要是张先生真被衙门里押起来了，那么这座桥不是造不成了吗？

工丙　小二，你不用着急，大家都用不着着急，衙门里决不能把张先生押起来。他没有犯法，他同我们做的都是好事！

工乙　大哥，你不知道胡大老爷在衙门里很有势力吗？

工丙　这个不要紧。衙门里也得讲理。胡大老爷的势力虽然大，但是我们全县的人民不会联合起来跟他拼吗？我们不会到衙门里去请愿吗？

工乙　巡警先生既不准我们动工，张先生又还在衙门里，那么我们暂时散了好不好？

工丙　这可千万干不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耽在这儿等张先生回来。你们不记得张先生吩咐我们的话吗？他不是叫我们团结吗？他不是叫我们苦干吗？要是我们大家散了，这座桥还能造成功吗？

工乙　要是张先生老不回来呢？

工丙　那我们也不应该散！我们更应该死守在这里，造成这座桥！张先生也许今天能回来。

工乙　可是这样整天的歇着，我们实在受不了。

工丙　要是大家闷得慌的话，你可以领着大家唱个秧歌、山歌，或者讲个故事什么的。

工乙　唱山歌，讲故事我都不会，还是请您来吧，大哥！

工丙　好，我们都到那边去坐下。

［桥工们都聚集到一块儿，坐在地下。桥工丙站在他们中间似乎在演说，似乎在说笑话。杜妻的哭声继续着。船上送来一阵嘈杂之声，并有人在坡下大声喊道："喂！怎么还不开船呀？再不开船我们就要退钱了哇！"片刻，一个渡客由坡下跑上来。

渡客　喂！掌柜的，你们怎么还不下去开船呀？大伙儿在船上都等急啦！

善文　你先下去，船一会儿就开！

渡客　要是再不开，我们就要退钱了！

善文　一会儿准开，你下去等着吧！

［渡客又往坡下走去。

善文　巡警先生，您不能叫他们先把船撑过去吗？有这么些人在船上等着过渡！

巡警　我早就劝过他们了，叫他们先开船，一切都等胡大老爷来了再说。他们不听，那我有什么办法儿呢！

善文　您不能强迫他们开船吗？

巡警　这个我可办不到，先生！因为我没有奉到强迫他们开船的命令。

善文　那么请你再劝劝他们吧，这样僵下去，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巡警　这倒可以的。我说，大哥们！请你们先把这次渡船撑过去，再来谈你们的条件好不好？

小李　巡警先生，我们的要求早就向您提过，实在很简单：只要渡上给老杜买口棺材，再给他家里三十块钱，什么事情都可以了了！

善文　老杜又不是我们打死的，为什么要渡上替他买棺材？

小李　老杜不是你们打死的？哼！天知道！天知道老杜是怎么死的呀！

巡警　那么你们现在不愿意做这项活了？

小李　太叫人寒心了！

巡警　那么你们现在耽在这儿干什么？

小李　我们现在只等着船东家胡大爷来。只求他说一句良心话！

［此时杜妻哭哭啼啼的由坡下走了上来，手中拿着一个藤编的化募

盘子，头上披着一块白布。

善文　巡警，巡警！她又来麻烦了！请您快点儿拦住她，叫她快下去！

巡警　先生，这个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奉到阻止她的命令。

善文　命令，命令！你们当巡警的只知道命令！恐怕你们上厕所也得奉到命令吧？

巡警　请您不要生气，先生！对于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实在不忍加以非法的干涉！

小李　杜老嫂子，您化募了多少钱了？

杜妻　都在这盘里，总有二三百个铜子了。都是那些渡客善人们做的好事。可是要买棺材还差得远呢！

小李　杜老嫂子！我们都是穷人，我们都愿意帮助你。杜老哥死得太惨了！

［从小李开始，大家多寡不一的向杜妻盘子里扔铜元，巡警也解囊相助。杜妻跪下向大家叩谢。

杜妻　多谢诸位哥儿们，善人！

巡警　（向善文）你呢，先生？

善文　我没有钱！

巡警　这是做好事，您随便捐几个吧？

善文　难道你要强迫我捐钱吗？

巡警　不能，不能！这个决不能！谁也不能强迫人捐钱，不是吗？

杜妻　大爷，请您做点儿好事吧！我的当家的是你们叫他……

善文　放屁！是我们叫他……是我们叫他怎么的，呀？巡警先生，请您快把她撵下去，她不能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巡警　你们渡上给她几块钱，不早就完事了吗？

善文　我说巡警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的职务？

巡警　我怎么不知道？

善文　你是我们渡上向衙门里请求来维持秩序的，你知道吗？

巡警　我怎么不知道——可是我不能凭空的把人家撵走。

［船户胡大爷上，巡警举手致敬，船夫、桥工们都站了起来。

善文　好，现在我们东家老爷来了。

船户　什么事？

［杜妻忽然走近船东家跪下叩头。

船户　她就是……

善文　她就是老杜的妻子。

船户　哦，你就是老杜的妻子吗？你为什么在这儿哭哭啼啼的？

巡警　胡大老爷问你，你说吧。你照直告诉胡大老爷！

杜妻　我的当家的死得太可怜了，现在还没有棺材，求东家大老爷赏给他一口棺材。我给您磕头！

船户　这个可不行啊，你的当家的是他们造桥的打死的，为什么要我给他买棺材呢？

杜妻　求您做好事，大老爷，东家老爷！

船户　好事我倒常做，可是我不能做这样毫无名义的好事。你可以找他们去呀！你的男人是他们打死的！

工丙　胡大老爷！您不能这样说，老杜不是我们打死的，他是自己从桥架上摔下来——掉到河里摔死的！

杜妻　大老爷，人已经死了，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求您做好事吧！可怜他在您这渡上耽了十九年。我再给您磕头！

船户　（指桥工丙问）你是什么人？我说话谁叫你插嘴？

善文　他是这儿的桥工，是他们的工头儿。他就是张国本的走狗！

船户　哦，原来你就是张国本的走狗！

工丙　胡大爷，您不能骂人！

善文　他们都是张国本的走狗！

船户　骂人？我没有把你们押起来就算好。现在张国本已经被我押在衙门里了！

工甲　胡大爷，我们张先生真被您押在衙门里了吗？

船户　不把他押了起来，你们不知胡大爷的厉害！现在你们全给我滚！马上把这些架子拆下去！把这些木桩拔出来！不然的话，我要把你们都押到衙门里去！

工乙　胡大爷，请你开恩！千万不要送我到衙门里去，我最怕……

工丙　闭住你的嘴！

工乙　我……我实在怕坐监牢！我不愿意干了！

工丙　不准你开口！

善文　你们听见了没有？我早就叫你们“散摊子”，你们不信，现在你们总该信了吧？

工丙　现在我们还不信！就是张先生不回来，我们也不散！我们一定要把这座桥造成功！

船户　你们滚不滚？

工丙　我们没有犯法，为什么要滚？

船户　你们不听我的命令，就是犯法！

工丙　你不是皇帝！

船户　我就是你们的皇帝！

工丙　皇帝？哈，我们无论怎么愚蠢，也还知道现在是中华民国！

善文　这个东西真可恶！

船户　巡警！替我把这个东西捆起来！这还了得，简直没有王法了！

巡警　是的，胡大老爷。可是——你（指工丙）少说几句不行？

船户　巡警！快把这东西捆起来，简直翻天了！

巡警　胡大老爷！他们都是小人，不会说话，您啦是大人，还在乎这个吗？——请您饶了他这次吧？

船户　不行，不行！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要是不严办他一下，我姓胡的还能在地面上做人吗？

巡警　胡大老爷，不瞒您说，我可——

善文　又是没有奉到捆绑他的命令，对不对？

巡警　哈哈，先生，您真是个明白人！

善文　巡警这个家伙也可恶！他老是向着他们。我们叫他干点儿什么，他老是用没有奉到命令来推诿！

船户　那么，巡警，你就算奉到我的命令还不行吗？

巡警　行也行，可是还差一点儿，胡大老爷。

船户　那么？你要谁的命令？

巡警　自然是我们长官的命令。

船户　你知不知道我在地面上比你们的长官的权力还要大？你们长官不得我的许可，就到不了任！

巡警　这个我们也知道，可是胡大老爷，这张布告上只叫他们停工，并没有叫我逮人。

船户　好！你不听我的命令？

工丙　这个老家伙真可恶！咱们干吗不揍他？

巡警　你们少开口！你们要是胡闹，我可真要把你们逮到衙门里去了！

善文　老爷，这个巡警太可恶了，我想还是请您到衙门里去另调两个来吧。

船户　好！我马上就去。这个巡警太可恶了！我一定叫衙门里开除他！我要走了。小福！把驴牵过来！

巡警　胡大老爷，不是我太可恶，实在是您太“那个”了！

船户　我怎么了？可恶东西！

［船户说完即欲走，但杜妻跪在路口拦住他的去路。

杜妻　大老爷！老东家！请您别走！

船户　干吗别走呀？

杜妻　可怜我吧！老杜在您这渡上工作了十几年！

船户　好，看你哭得怪可怜的，我这儿赏你一块钱。

［船户掏出一块钱扔在杜妻的盘里。

杜妻　一块钱可买不到棺材！还求大老爷多赏几块吧，我再给您磕头！

船户　你这个女人真够麻烦的了！

［船户拂袖而去，杜妻情急，以手扯住他的衣服。

杜妻　大老爷呀！老东家呀！

船户　你妈的！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

［船户盛怒之下，一脚将杜妻踢倒，杜妻“哎哟”一声，晕倒在地。船户正要走去，不料小李、吴赵三、沈八等早已拦住了他的去路。

小李　您不能这样走，胡大爷！

船户　你们要干什么？

小李　我们要揍你！

船户　哎呀！你们这些狗东西，你们好大的狗胆！你们是不是疯了呀？

［小李的气焰如狂，吓得船户往后退了几步。此时国本与巡长同上。他们后头跟着两个武装巡警。巡警甲向巡长行礼。国本向桥工们打招呼。

桥工　张先生，您回来了！

国本　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我在衙门里耽了两天。

船户　巡长，你来得正是时候。这小子疯了！你赶紧把他关到疯人院里去吧！这些人都在这儿无法无天呢！他，他，连你们派来的这个巡警也在内——他一点儿也不听我的调动——请你一起把他们逮到衙门里去！哎呀？你们怎么把张国本这小子放出来了？

小李　好！把我们关到衙门里去？好吧，把我们都关到衙门里去吧！

巡长　你有话慢慢的说，不必这样着急！

船户　疯了，他是疯子！不然他没有这么大的狗胆！

小李　疯了？看看谁疯了！别人不知道老杜怎么死的，难道我们船夫们还不知道吗？——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你先叫我们跟他们造桥的捣乱，叫我们半夜里起来捣毁他们的工作；现在闯出祸来了，你倒不管

了！你还要把我们关到衙门里去？好吧，把我们都关到衙门里去吧！

船户　这，这小子简直是疯了！这简直是疯人说疯话！巡长，巡长，你赶快把他的嘴封起来！

小李　巡长！您可以问问他们大家，看看我说的有没有半句是疯话！

吴毛　小李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赵三　他因为恨他们在这儿造桥，所以叫我们出来捣乱！

沈八　他说他给我们好处，可是现在闯出祸来了，他倒不管了！

小李　他把老杜害死了，我们只求他给老杜买口棺材，好！他不但不肯，反把老杜的妻子一脚踢晕过去了！这，这，这都是大家亲眼瞧见的呀！

巡长　哪位是老杜的妻子？就是这位躺在地下的老太太吗？

巡警　是的。恐怕已经不行了吧？怎么不说话了？

［巡长将杜妻的身体翻过来，把着她的脉。

巡长　哼！一点儿热气儿也没有了！早就死了嘿！

小李　呀？死了吗？

巡长　可不是吗？

［小李和其他的船夫走到杜妻的尸身边。

小李　杜老嫂子！杜老嫂子！你也去了吗？好惨呀！您俩死得好惨呀！我们一定给您俩报仇！

［全体沉默。船户想逃脱，巡长用手将他止住。

国本　可怜的牺牲者！

巡长　老杜的尸首还停在坡下吗？来，你们两个人（指船夫）来，把她的尸首也抬到坡下去。一会儿衙门里就派人来验尸！

［两个船夫将杜妻尸首抬往坡下，片刻复上。

小李　我现在要替老杜夫妇报仇！我要揍死他妈的老混蛋！

群众　揍死他！揍死他！咱们一齐动手！

船户　巡长！你得维持秩序，保护治安！

［小李冲上前去，朝着胡船户的胸口击了一拳，船户几乎倒地，群众乃一拥而上将他团团的围住，七手八脚地夺取他的小帽，折断他的烟袋，撕毁他的衣服，竟把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怕的“大老爷”，打得个狼狈不堪！

船户　哎呀！哎呀！……反……反天了呀！反天了呀…… 这个世界简直变了！简直变了！善……善文！善文！

小李　对了，还有那个家伙，咱们非揍死他妈的不可！

群众　对！非揍死他不可！

善文　诸位！这些事情都不能怪我！一切都是他叫我干的，这与我不相干，诸……诸位请饶了我吧！

群众　不行！咱们非揍死他妈的走狗不可！

［群众又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地把善文痛揍一顿，善文狂叫“唉哟”不止。

巡长　慢点儿，诸位！诸位慢点儿！诸位！诸位！（群众不理，巡长乃转向张国本）张先生！张先生！他们这个样儿可不是办法呀！要是这样下去，事情可就闹大了呀！

小李　闹大了就闹大了！要是不除掉他妈的这个祸害，咱们这一辈子还有翻身的日子吗？

国本　诸位请听我说！（群众都住了手）胡船户和王善文的种种罪恶，衙门里早已知道了，今天巡长同我到这儿来，就是来抓他们到衙门里去治罪的！

工甲　这个老东西很有钱，他的神通又广大，万一衙门里受了他的贿赂把他放走了怎么办？

巡长　这诸位请放心，无论他怎么有钱，怎么神通广大，像他这样罪大恶极，剥削民众，压迫民众的人，要是把他放走了，衙门里怎么对得起民众？

小李　您不是这样说得好听吧？

国本　巡长说的话诸位尽管放心，衙门里一定对得住我们的，这两天我在衙门里把这件案子报告得清清楚楚了，现在衙门里已经决定要重重的办胡船户和王善文，假使衙门里不打算办他，怎么会把我放出来呢？而且，要是衙门里还向着他，难道我们大家不会……

小李　张先生，您知道衙门里怎样办这个老东西吗？

巡长　这诸位更请放心。俗话说得好，“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这件案子应该怎么办，我想诸位都可以想得到的！不过我现在可以向大家宣布的是：第一，这儿的过渡取消，这渡上所有的财产充公造桥；（众鼓掌）第二，衙门里对于大家造桥的这种工作，非常赞许，今后不但要提倡保护，并且还要出来领导，一定要使它成功！（众又鼓掌）我这儿带来了一张布告，大家瞧了便知道一切了 ！

［两个武装巡警将布告贴在桥架上，群众都围观，鼓掌，欢呼。

小李　可是巡长先生，难道老杜和杜老嫂子就这样白死了吗？

巡长　当然不能让他们白死，明天衙门里就要审判这件案子，一定会对得起死者和大家，我刚才已经说过，“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审判这件案子的时候，诸位都得到衙门里去做证人！

小李　好，我去！

群众　我们大家都去！

巡长　胡大老爷，现在你什么也不必说了！我这儿有两张拘票请你瞧瞧！

［此时胡船户脸色发青，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王善文口中只是说“冤枉冤枉”，两个武装巡警用法绳将他们绑住。

巡长　请吧！请吧！诸位再见！

船户　（一面走一面嘟哝着）这个世界简直变了！这个世界简直变了！……

［巡长和武装巡警押着胡船户、王善文下，群众一阵热烈的欢呼鼓掌。

国本　好了，现在过渡已经取消了，我们大家应该一团和气地来创造，来造成这座桥！

桥工　对！来造成这座桥！

［此时船夫们、渡客们、小贩，都团团将张国本围住。

小李　张先生，我们几个人现在都明白过来了，您能允许我们加入一块儿造桥吗？我们宁可不要工钱！

小贩　张先生，我也可以吗？

巡警　我也可以加入造桥吗，张先生？

国本　这真好极了！我们都热烈的欢迎你们加入！我早就说过，造成这座桥，是大家的责任！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人越多，力量越大！这座桥就好比“中国国魂”，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小李、赵三、吴毛、沈八，来，来，大家一齐来，一齐来工作，一齐来苦干，一齐来流汗！先打定这个伟大的基础，一切新兴事业都从这上面生！

［众一面工作（打夯），一面与观众同唱《过渡歌》，声势较前更为浩大、雄壮。唱毕闭幕。

（合唱）我就来哟，大家来哟硪呀！

砸呀，硪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家同心协力，

你扛木头我挖泥！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硪呀！

硪呀，硪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硪呀！

河东的粮食河西吃哟！　　用力硪！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硪呀！

河西的布来河东穿哟！　　用力硪！

（独唱）河东的牛儿耕河西，

河西的车儿过河东！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硪呀！

硪呀，硪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硪呀！

河东的老师教河西哟！　　用力硪！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硪呀！

河西的学生到河东哟！　　用力硪！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硪呀！

硪呀，硪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河东的姑娘爱河西，

河西的汉子爱河东！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流河上造座桥吧！（合唱）用力砸呀！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桥吧！ 用力砸呀！

大家的力量才做得到哟！ 用力砸！

（合唱）来哟，大家来哟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来吧！

哟哎嘿，哎嘿喉！

（独唱）大家一起来苦干！（合唱）努力，流汗！流汗，苦干！

（全剧完）

二十四年十月初稿，十二月试演于定县后修正。

一片爱国心

（三幕剧）

第一幕

布景

唐公馆的大客厅。陈设精致，但带日本风味。国籍日本而嫁给中国人的唐夫人，完全日本装束，年约五旬，坐在沙发椅上做针线。唐亚男，她的女儿，也是日本装束，年约十六，坐在一旁看报。田妈——女仆——正在打扫桌椅。

亚　男　妈，您歇一会儿罢！您不是说您的眼睛不很舒服么？

唐夫人　恐怕不能赶上你的生日，倘若现在还不发狠做几针！

亚　男　赶不上亦不要紧，反正那天我可以穿中国衣服。穿日本衣服多么费神。这里的裁缝又不会做，件件要您啦自己动手。倒不如咱们以后穿中国衣服痛快些。

唐夫人　我愿意做给你穿，只要你乖乖的听话。反正我闲着。

亚　男　您啦真是每天忙到晚——不是忙这，便是忙那——还说闲着？照我看妈妈要算家里最忙的一个人。您瞧，哪件事少得妈妈？慢说别的，只要妈妈一天不下厨房去，他们不是打破碗，便是不按时候开饭。前天张家妈妈也是这样说，说妈妈虽是五十多岁了，却比二十来岁的人还要精敏能干。我看这话很对，妈妈！

唐夫人　还说什么“精敏能干”。老了，已经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是现在总算享福了。你们兄妹总算长成了，你的哥哥也做了督办。现在用不着愁吃愁穿。回想三十年前，你爸爸在东京碰见我的时候，那是多么苦啊！

亚　男　妈妈，常听到您谈及三十年前爸爸和妈妈的故事，现在倒要问问爸爸究竟怎样碰到妈妈的？——您可以告诉我么，妈妈？

唐夫人　这话说起来可长。那时候你的爸爸才二十来岁，是革命党。因为逃亡到日本，在东京进了大学，恰巧碰着与我同班。不久我们做了极亲密的朋友。我们交换教授——他教我中文，我教他日文，虽然你的舅太爷非常反对——因为他看不起中国人——不到两年，我与你爸爸就结婚了。嗳呀！结婚后，可是过了不少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酸！

亚　男　呀！怎样呢？

唐夫人　可怜你的爸爸几乎几次把命送掉！最危险的是你出世的那

年，你的爸爸因为革命被中国政府捉住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要拿去枪毙；幸亏你的舅太爷，费尽了心血，好容易才把他救出来！不然，孩子，哪有今天！

亚　男　如此说来，妈妈岂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唐夫人　哼！说什么救命恩人！只要他少给一点气我受就得了！现在他的年纪大了，比不得从前年轻，那时我说一，他不敢二；我说二，他不敢三；真是听话。现在可不成了，动不动就使脾气，我的话简直是他的耳边风。

亚　男　妈妈，请您别冤枉爸爸罢。从前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我们是很明白的。爸爸真是听妈妈的话。有时，妈妈，您脾气来了，骂起爸爸来真是可怕！可怜爸爸哪敢开口？

唐夫人　好了！好了！你们兄妹现在都袒护你们的爸爸了，所以把我的话不当话了！

亚　男　这是哪里话，妈妈！您啦是妈妈，他啦是爸爸，我们做儿女的哪有什么袒护不袒护？哈哈！妈妈这多年纪，说起话来较十八岁的姑娘还要好胜！这真要笑坏人了！还说我们袒护爸爸，哈……哈……哈……哈……

［唐夫人的儿子少亭上。年约二十五，当今政府特派之实业督办。衣西服。

少　亭　妹妹，你又在和妈妈闹什么？妈妈，您又在替妹妹作衣服么？

唐夫人　你妹妹的生日快到了，我想替她赶起这件衣服来过生日。

少　亭　妈妈真是偏心。这样疼姑娘，不疼儿子。我过生日的时候，偏偏没有妈妈这样疼我——替我做件新衣服！这——这不是偏心么，妈妈？

唐夫人　孩子，这并不是妈妈偏心。妈妈只能做日本衣服。你是向来不喜欢穿日本衣服的。这怎能怪妈妈偏心？

少　亭　对了！对了！这可不能怪妈妈！

亚　男　不对！不对！因为哥哥用不着妈妈做！有别人做呢！

少　亭　好了！好了！用不着争了！妈妈特别疼你，我决不眼红。我要上衙门去了。（转向田妈）田妈，叫他们预备车！

田　妈　着！少爷！

［田妈下。

唐夫人　今天不是星期六么？

少　亭　对。

唐夫人　那么就在家里歇歇罢。

少　亭　不。这几天衙门里正忙。既然领了国家的薪俸，我们当然应该替国家出力作事。

［田妈上。

田　妈　少爷！车已经预备好了。

少　亭　妈妈，我去了。

唐夫人　去罢。可是一定要回来吃午饭。今早我已经吩咐厨子清炖了一只老鸭，为你们父子三人吃午饭。你的爸爸这两天有点喉咙痛。鸭子是清火的，看看吃了会好点不。

少　亭　怎么不请大夫来瞧瞧？

亚　男　爸爸说不要紧，用不着。

唐夫人　从前他做总长的时候，不管有病无病，动不动不是往西山跑，便是进医院去。如今真正有了病，他又不肯请大夫。现在听说外面的时症很厉害，你爸爸的喉咙痛，我实在不放心。等会儿还是打个电话给谢子福郎大夫，叫他来瞧瞧。

少　亭　这次外面排日风潮非常厉害。我想找个德国大夫来！

唐夫人　德国大夫？

少　亭　听说德国大夫比日本大夫好，妈妈不赞成德国大夫么？

亚　男　咱们中国人干吗不找中国大夫？

唐夫人　中国大夫也好，德国大夫也好，随你们的便罢。我老了，管不着这些闲事。你上衙门去罢。务必回来吃午饭。听见没，孩子！

少　亭　一定。（转询田妈）外面在下雨么？

田　妈　很大的雨，少爷。

［唐少亭下。

唐夫人　又在下雨？几个月来差不多每天不是下雨，便是刮风。喂！田妈，你赶快上门口去瞧瞧，看看管门的把国旗收进来了没有？他是糊里糊涂的，不管天晴下雨，总是把面旗子扯在外面。你赶快去瞧瞧罢。

田　妈　着，太太。

［田妈下。

唐夫人　中国真是一个多风多雨的国家，我们日本却不是这样；并且天然的风景，也比这里美丽。

亚　男　往年哪像这样多雨？今年特别罢了。但是像北京这样厚的沙土，也应该多雨才好。外面这么大的雨，可是我还要上学去呢！

唐夫人　今天不是放假么？

亚　男　是。但是学校里有特别事。

唐夫人　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像这样大雨天还要跑去？

亚　男　请妈妈别管什么事！让我去就得了！

唐夫人　你既不怕雨，你就去罢。早去早回。千万回来吃午饭。

亚　男　我先去换衣服。

唐夫人　换衣服？换什么衣服？

亚　男　换套中国衣服去。

唐夫人　为什么要换中国衣服？身上穿的衣服不舒服么？你讨厌日本衣服么？你的妈妈是日本人，你讨厌么？

亚　男　啊！妈妈？您为什么又生气呢？（扭到母亲怀里）妈妈请您别生气，好不好？

唐夫人　看看今天谁敢上学去！

亚　男　我是主席，怎能不去，妈妈？

唐夫人　你是主席？你们学校里又开什么会？

亚　男　辩论会……辩论会。让……让我去罢，妈妈！

唐夫人　不准换衣服去！

亚　男　这哪成呢，妈妈！您想，她们是为“抵制日货”开会，我这个做主席的穿一身的日本衣服，这是一场大笑话吗？妈妈，您从前也做过学生的，请替女儿设身处地的想想！

唐夫人　孩子！我的良心叫我不准你去开会抵制日货！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亚　男　（哭）妈啊，妈啊！开会的时候快到了，再不去要迟了！（又倒在母亲怀里）妈妈！让……让我去罢！

唐夫人　好宝贝！听话罢，不要去。时候已不早了。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午饭也快好了。乖乖，听话罢。妈妈欢喜你！

亚　男　人家要骂我！我非去不可！

唐夫人　骂你什么，宝贝？

亚　男　骂我是卖国奴！

唐夫人　别管人家的谩骂，反正她们是没有家教的！好孩子！去，到我房里去把那卷蓝线拿来，妈妈等着用呢。（亚男一面擦眼泪，一面欲下，唐夫人忽然止之）回来。

唐夫人　还是让我自己去罢，免得你又去乱翻一顿，结果还是寻不着我要的那卷线。

［唐夫人下，亚男凝思半晌。拭干了眼泪。下了决断。看了表。由帽架上取了一柄伞。毅然走到门口。忽止，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摆了摆

头，将伞置回原处，长叹一声，倒在沙发上，抱头咽泣。此时亚男的学友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你怎么啦，亚男！

亚　男　（急忙擦干了眼泪）我……我没什么，你刚来么，芝芳？

周女士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哭？

亚　男　哭？谁哭？

周女士　你别骗我罢。我已瞧见了。我特来约你去开会的。时候已经快到了，你还不赶快去换衣服？难道今天你还好意思穿着日本衣服去做主席么？

亚　男　要去，当然要换中国衣服。不过我现在不能去。你来得真巧，我正想打电话给你。

周女士　为什么？

亚　男　因为我陡然肚子痛起来了，痛得我忍不住哭了！好姐姐，请你代我做主席罢。对不住，我实在不能去。

周女士　（冷笑）哈哈。亚男，你又在骗我！我决不相信你现在是肚子痛不能去，我想你一定有别的缘故。哈哈，亚男，我已猜中了，已猜到八九分了！

亚　男　好姐姐，不管我有什么缘故，总之，我今天不能去！请你替我代表一切就得了。并望向诸位同学道歉！

周女士　不成！不成！今天的主席我决不能代表！无论如何，非你自己出马不可！今天这主席不但我不能代表，就是谁也不能代表！

亚　男　为什么？

周女士　因为全校同学只有你配做这个主席！

亚　男　好姐姐，请别挖苦我罢！

周女士　这是真话。我挖苦你干吗？你还是同我一块儿去罢！

［周女士说毕，拉着亚男就往外走。

亚　男　芝芳姐姐，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去的，因为我妈——

周女士　哦？是你妈不准你去么？

亚　男　不是！不是！我妈从来没有过这种意思！

周女士　亚男，你去不去全权在乎你自己，谁也不能勉强你！不过你应该知道她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你做主席？你知道么？

亚　男　我……我不知道！难道她们还有什么特别用意么？

周女士　当然。

亚　男　好姐姐！你可以告诉我么？

周女士　你向来是很聪明的，我想你一定想得到！

［亚男一闻此言，面红耳热，默然良久。

亚　男　好姐姐，你是我的多年同学，惟有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形最深，请你照直把同学们对于我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罢！

周女士　她们今天要特别留难你！因为全校同学只有你是日本化！她们预备在开会的时候当众羞辱你！

亚　男　芝芳姐！请别说了！我早就明白了她们对我的态度！无奈，唉，真是一言难尽！（哭泣）然而我决不怪她们！只怪我自己生坏了家庭！

周女士　其实你的苦处我早就知道了！不过，亚男，咱们中学已经毕业了，咱们千万不可忘记，治国平天下应该先从“齐家”起！倘想世界革命，不可不先从家庭革命下手！你说我这话对不对，亚男？

［唐夫人上。

唐夫人　我以为谁在这儿讲演呢，原来是周小姐啊！

周女士　（向唐夫人鞠躬）伯母，您啦好么？

唐夫人　谢谢，周小姐，你也好么？——怎么这向没见你来玩玩？

周女士　因为这几天有点事，没有常来请安。

唐夫人　不敢当，不敢当。周小姐真是念书人，说话特别客气。

周女士　这是哪里话，侄女年轻，不懂事，诸事还要伯母指教。（看手表，转向亚男）亚男，我要走了。离开会只有二十分钟了。

亚　男　好罢。你快去罢。

周女士　（向唐夫人）少陪您啦，伯母，我要上学去了。

唐夫人　怎么不坐一会儿去？

周女士　改日再来请安。再会再会。

［周芝芳下。唐夫人仍坐在原处做活。沉静。

唐夫人　周家小姐又来干什么，亚男？你简直不听妈妈的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周家小姐不是个好东西！叫你少跟她来往！你……你偏偏不听！刚才她又来干吗？是来约你去开会，对不对？

亚　男　不是。她特来告诉我明天学校放假。

唐夫人　明天明明是星期日，学校是照例放假的！显然你又在我面前撒谎！还站着干吗？还不快去看看你的爸爸——问问他的喉咙好了没？

［亚男下。唐夫人继续做活。远远的听着吵闹声。

田　妈　（在内）我们……我们把这话去评评太太！看看谁不懂事！评太太去！评太太去！看看谁不懂事！

［唐夫人正欲下时，田妈气忿的上。

唐夫人　你……你又在和谁吵？呀！

田　妈　太太！凭您啦说说！看看谁不懂事！他……他还说我不懂事！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唐夫人　干吗这么急？有话慢慢的说！究竟怎么一回事？

田　妈　我说太太！您不是叫方顺每天把那面“太阳旗”扯在门口吗？

唐夫人　对呀！难道方顺没照着我吩咐的干吗？

田　妈　哼！他何曾把太太的话当着话！他今天只扯了那面“五颜六色”的旗。待我去的时候，那旗还在大雨里淋着。当时我就责问他为什么不把那面“太阳旗”同时扯出去！您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管得着吗？你是什么臭东西！这年头还扯日本旗？你甘心做亡国奴么？……”这一类的话痛骂了我一大顿，您看我气不气，太太？固然他扯什么颜色的旗都无关紧要，可是他应该把太太的话当话才对！

唐夫人　岂有此理！我不信方顺有这大的狗胆！去！把他叫来！让我来当面责问他！

田　妈　他现在躲在门口不敢进来。只要太太唤他一声，他不敢不来。

唐夫人　（向内呼）方顺！方顺！你还不替我滚进来！呀？

［方顺上。

方　顺　太太！

唐夫人　方顺！你好大的胆！

方　顺　回太太的话，小的胆子非常小，总是规规矩矩的侍奉太太；太太说一，小的不敢说二。

唐夫人　你把我的话当了话吗？

方　顺　俗语说得好：“端了人家的碗，应该服人家管。”小的既是吃了太太的饭，当然不敢不听太太的话。

唐夫人　那么我叫你每早把那面日本国旗扯在门口，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话行？

方　顺　这确不能怪小的。小的一面把旗刚扯出去，一面老爷就命我收进来。

唐夫人　这话是真的么？

方　顺　小的岂敢撒谎！

唐夫人　好大胆！好大胆！原来是他！原来他在暗中抵制我！去！田妈！到书房里把那老东西叫来！今天非说个“水落石出”不可！

田　妈　把哪一个老东西叫出来，太太？

唐夫人　这家里有几个老东西，蠢婆娘？

方　顺　叫你去请老爷来，懂吗？

［田妈下。

唐夫人　好大胆！好大胆！原来他在抵制我！我还睡在梦里呢！好罢！今天非闹个清楚不可！

方　顺　太太，请您啦不必气。千错万错都是小的错。平心而论，这事也不能怪老爷，只怪门口那些过路的人。他们时常在咱们门口写些“卖国贼，亡国奴，亲日走狗”种种不好听的话。这样，才把老爷惹气了，所以叫我此后不要扯日本旗。

唐夫人　你还在这里噜苏？还不替我滚出去！

方　顺　着！

［方顺下。唐华亭上。亚男与田妈亦上。唐华亭，前清革命党，民国退职之总长。清瘦，蓄长须。富于情感；但意志薄弱而惧内。衣极朴素之中国衣，毫无一般时髦官僚惯有的习气。年约五十五。

唐夫人　我把你……你这个死没良心的东西！

唐华亭　太太！您又是为什么生气？

唐夫人　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称心！也可以讨姨太太！你们中国人是欢喜讨姨太太的！好罢！拿刀来！我愿死！我已经预备了！你……你…… 你拿刀来罢！我……我已经预备了！

唐华亭　太太！这是哪里话！又是谁得罪了您？

唐夫人　用不着多说！拿刀来就得了！拿刀来就得了！我愿意死！我愿意死了！

亚　男　妈妈！

唐夫人　“妈妈”？——什么妈妈？你的妈妈早就死了！

唐华亭　就是我得罪了您，太太，请照直告诉我，也犯不着拿孩子出气！

唐夫人　孩子？他们不是我的！我哪有这种福气！

亚　男　（泣）妈妈！（倒在母亲怀里，但唐夫人用手推开）妈妈！妈妈！

唐夫人　你的妈妈早就死了！你只有爸爸！

唐华亭　倘是我得罪了您！打我几下！请千万别拿我的孩子出气！

唐夫人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这家里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好没良心的东西！你没老娘，哪有今日？忘恩负义的！记不记得三十年前在东京做叫花子？记不记得光绪末年几乎把命送掉了？好没良心的东西！狗尚且知恩义！哦！如今做了官，发了财，儿子少爷也做了督办，你就

忘形了！就忘记了那块“太阳旗”！哼！殊不知你之所以有今天，都是亏了那块太阳旗！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亚　男　啊！妈妈！请您别说了罢！我知道您为什么生气了！其实这事满不与爸爸相干！是我不准方顺扯日本旗！这事完全与爸爸不相干！您要打，打我！您要骂，骂我！孩儿现在跪下，求您别冤枉爸爸！

［亚男跪下。唐夫人不睬。唐华亭大为所动，不觉流下泪来。

唐华亭　太太！太太！

唐夫人　田妈！把方顺叫来！快！

田　妈　着！

［田妈下。

亚　男　妈妈！

唐华亭　太太！孩子跪在您面前，您瞧见没？

［唐夫人仍是默然。唐华亭长叹一声。方顺与田妈上。

唐夫人　方顺！究竟谁不准你扯日本旗？照直说！

亚　男　是我！是我！妈妈！

方　顺　……

唐夫人　照直说！

方　顺　小姐。是小姐叫我的。这事不与老爷相干。

唐夫人　好！现在这家里没你的事了！你有什么好差事请便罢！

方　顺　呀？太太！您啦辞我的事么？

唐夫人　没多话说！请你拾打拾打走罢！

方　顺　我方顺并没干错什么事，太太怎能无缘无故的辞我的差事？无论如何，还要请太太说个明白！就是我不吃唐公馆里的饭，还要上别家去吃饭呢！人家谈起来，不是说我偷了唐公馆的东西，便是说我干事不尽职，所以唐公馆才不要我！

唐夫人　好罢。就为干事不尽职，所以我不要你！

方　顺　太太！凭天理良心，我干事还不尽职？从清早六点干到夜深一点，还要怎样尽职，太太？

唐夫人　那么我叫你每早扯旗，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话行？

方　顺　这确不能怪小的，太太！

亚　男　只能怪我！只能怪我！妈妈！

唐华亭　这事谁也不能怪！只能怪我！只能怪我！是我叫方顺不扯日本旗！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日本是中国的仇敌，我恨日本！所以我不愿把敌国的国旗扯在我的门口！

亚　男　爸爸！爸爸！

唐华亭　看看你把我怎样！看看你把我怎样！

唐夫人　我是日本人，我爱日本！中国是我的仇敌，我恨中国！所以我不愿把中国的国旗扯在我的门口！

亚　男　妈妈！妈妈！

唐夫人　看看你又把老娘怎样！

田　妈　太太！老爷！请您俩别吵了罢。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扯红旗白旗都无关紧要，何必这样的生气呢？可怜把小姐哭坏了！小姐，您啦起来，别哭了罢！

［田妈将亚男搀起来。

方　顺　田妈这话很对，小的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不知该说不该？小的以为最公平的办法是“二一添着五”——今天扯五色旗，明天就扯太阳旗，不知太太老爷以为小的这个办法如何？

［唐少亭上。

少　亭　怎么你们全在这儿，连舅爷坐在小客厅里你们都不知道么？妈妈，请赶快过去罢。舅舅说有要紧的事跟您商量呢。

唐夫人　舅舅在什么地方！

少　亭　小客厅里。

唐夫人　（指着华亭脸上说）你应该放明白点！拿点天良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一个秋天的月夜里，在日本秋水湖里的小舟上，你曾对我说的什么话？难道你都忘记了么？

［唐夫人说毕，不觉流下泪来，良久，默然而退。方顺、田妈亦随退。唐华亭亦禁不住流下泪来，向沙发上一躺。

少　亭　这是怎么一回事，妹妹？

亚　男　问爸爸！

少　亭　爹爹，妈妈刚才这话怎讲？您又和妈妈吵了么！妈妈刚才为什么提及三十年前的事？爹爹究竟说了什么，在哪时候？

唐华亭　不忍重提！到如今我只有一个悔字在心头！

少　亭　为什么，爸爸？告诉我们罢，爸爸！

唐华亭　告诉你们亦无妨。当年我亡命到日本，遇着你的妈妈。那时我们都年轻，不久就发生了恋爱。一天夜晚，月亮很好，我们俩荡着一只小舟在秋水湖上。那时，我不知为什么要求你妈妈嫁我；但是她说：“我爱你，但是我不愿嫁你。因为我是日本人，我不愿离开我的可爱的日本。”

亚　男　那时爸爸怎样回答妈妈呢？

唐华亭　那时我就向你妈妈说：“你爱我，你就应该嫁我；爱国是人

之天性，而且是至上的美德，你是日本人，当然爱日本。可是你嫁了我，你还是可以依旧爱你的日本。”

亚　男　哦？难怪妈妈到现在还是爱她的日本！

［唐华亭摆摆头，长叹一声，幕落。

第二幕

布景

与第一幕同。时间与前幕相隔三小时。开幕时，少亭靠在沙发上看报，亚男从里面出来，表示一种惊异的状态。

亚　男　哥哥！怎么舅舅还没走？足足的关在小客厅里谈了三点钟！

少　亭　这里面又不知道是“什么葫芦卖的什么药”！我真要说一句遭天雷打的话，妈妈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亚　男　什么越老越糊涂了，其实妈妈的心是被那面太阳旗罩住了！

少　亭　因此舅舅便时常想法利用她！

亚　男　唉！妈妈真是想不透！她有时简直不管她有理没理，只要她的脾气一来，她就将爸爸教训一顿，甚至比教训我们还要厉害！今天上午那种样子你没看见，真是令人害怕！

少　亭　前几年妈妈的脾气好像好得多，不知为什么年纪愈老，脾气愈变坏了！常听人说日本妇女的“服从心”最深，怎么妈妈在这方面简直不像日本人？

亚　男　我看这是爸爸过于老实的缘故。爸爸真是好！你瞧，我们长得这么大，从来没见他和妈妈闹过。差不多每次都是妈妈先动气！爸爸总是忍，有时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流泪。我看见好几次。可是我问他为什么伤心，他老人家并不提及半个怨恨妈妈的字，总是对我说：“孩子，为父这一辈子是亏得你的母亲，不然哪有今天！盼望你们好好的孝顺母亲吧！”然而天理良心，妈妈对于爸爸的起居饮食等事，确是非常细心周到。就是在我们子女身上，也不能不算一个很好的母亲。

少　亭　这的确是妈妈的长处。

［唐夫人上。

唐夫人　哪点是妈妈的长处？哦！原来你们兄妹又在谈论妈妈的长短？

少　亭　没。我们哪敢谈论妈妈的长短！哈，哈，哈，哈！舅舅走了么，妈妈？

唐夫人　刚走。

亚　男　怎么他今天在这儿坐这么久？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和妈妈商量么？

唐夫人　倒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过他从公使馆里回来走咱们门口过，顺便进来和我谈谈。你们讨厌他么？

亚　男　不瞒妈妈说，我是有点讨厌他。我讨厌他不大方，总是鬼鬼祟祟的！

唐夫人　呀！亚男！你说什么？

少　亭　妈妈，请您别听妹妹的话罢。妹妹是专门喜欢和舅舅开玩笑的。

唐夫人　开玩笑？——开玩笑也应该有个轻重上下！你们既当着我的面敢这样放肆，那么背着我不知要说什么了？

亚　男　请妈妈别生气。我下次决不敢了。妈妈打我几下都不要紧，我最怕您生气。

唐夫人　你既怕我生气，你为什么偏要惹我生气呢？

少　亭　妈妈，我有一个办法，倘若妹妹再惹您生气，最好替她配个人家，免得她在家里淘气！

亚　男　哥哥！

少　亭　你还淘不淘气？你再淘气，我就请妈妈把你嫁出去。

亚　男　妈妈！您看哥哥又在奚落我，您还不打他，妈妈？

唐夫人　谁教你惹我生气？

少　亭　对！谁教你惹妈妈生气？

亚　男　我再不惹妈妈生气了，请妈妈再不准哥哥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好吗，妈妈？

唐夫人　只要你听话，哥哥自然不敢说了。你们都吃了午饭么？

亚　男　吃了。

唐夫人　你爸爸也吃了么？其实我刚才和他吵了一顿，事后仔细一想，我又觉得心里有点不安，因为他这几天正在喉咙痛。清炖鸭端出来给他吃了么？

亚　男　没有，因为妈妈在小客厅里和舅舅谈话，我们不敢进来惊扰您。

唐夫人　这事用不着惊扰我，只要鸭子炖透了，叫厨子端出来给他吃就得了。都是些蠢东西！连芝麻大的一点事，也要我亲自过眼，不然就要闹出错了。哼！真是冤枉！今早特特叫厨子清炖一只鸭给你爸爸吃，谁知你们还忘了拿出来，我真是白白的操了心！（略停）叫你通知大夫呢？

少　亭　大夫刚才来过了。据说无妨。

唐夫人　是谢子福郎么？

少　亭　不。白耳德，一个新从德国来的大夫。

唐夫人　（默然不语，半晌）亚男，爸爸呢？

亚　男　在书房里。

唐夫人　你去问问他——看看他这会儿喉咙怎样了？问问他想不想喝一点鸭汤？

亚　男　他正靠在躺椅上休息呢。

唐夫人　你又不听我的话了！

少　亭　妈妈叫你去，你就去罢！别闹得妈妈又生气！

［亚男下。

唐夫人　看起来还是你听我的话，孩子。你妹妹现在也大了，我的话她不很听了，如今我只指望你了。这几天衙门里忙么？

少　亭　这几天比较忙一点，平常却很清闲。我现在干的实业督办，这个差事看来好像很繁琐似的，其实却很清闲。

唐夫人　当时谋这个缺分的时候，很费了些周折。因为有人嫌你太年轻。据说现在做官，你没本事倒不要紧，但是不可没有几根胡髭。——后来虽然碍着你爸爸的面子，政府不能不给你这个差事，可是假如没有你的舅舅在里面疏通，恐怕也很难成功。

少　亭　当然舅舅为我的事，很出力的。他近来很忙么？

唐夫人　唉，孩子，你的舅舅近来岂止忙，这几天可怜他急得连饭也吃不下了！

少　亭　舅舅为什么这样的着急？

唐夫人　倘这次闹得不好，日本政府恐怕要撤他的差，命他回国。

少　亭　要撤差回国？

唐夫人　对！他刚才就是为这事和我商量。而且，孩子，这事只有你能救他！你不愿救他么，孩子？

少　亭　当然愿意，只要我能够！

唐夫人　那好极了！这里现在一张“契约”，只要你用实业督办的名义签个字，你舅舅的公使职就稳固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即刻收入三百万现款！

［唐夫人一面说，一面由袋内掏出一张“契约”示少亭，少亭阅后大惊。

少　亭　妈妈，我怎能干这种事情！

唐夫人　这有什么不能干？只要你签个字，就救了你舅舅的急，安

了你妈妈的心，同时又不费力的收入三百万，这种一举数得的交易，何乐而不为呢？

少　亭　妈妈！

唐夫人　孩子！

少　亭　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签的！

唐夫人　孩子，我看这事于你只有百益而无一损，你何必不干呢？我看，孩子，你不要太迂罢！为人总要见机生变！

少　亭　妈妈！我签个字倒是容易事，可是四万万同胞就因此被我卖了！妈妈，您愿意人家骂我卖国贼么？妈妈，你老人家愿意么？

唐夫人　唉，孩子，你又傻起来了！卖同胞，卖国，岂是你一个人独创的？何况这件事并不算卖国。——万一就算卖国，你也不过沿例罢了！

少　亭　不成！不成！我们唐家素以“清廉”见称于世，我的祖父从前也是做官，爸爸更用不着说了——为国奔走呼号，三十多年。他们都是洁身自好，清廉闻世，难道到我手上，就要卖国卖民么？

唐夫人　“清廉”固然要紧，但是“有恩不报”，也不见得就对。为人总不可忘本！你须知道，咱们之所以有今天，亏得是谁？你的爸爸几次亡命脱险，亏得是谁？孩子，你应该放明白点，仔细想想，就是你不替你舅舅着想，你也应该着父母面上看，签了这张“契约”！孩子，妈妈也老了，就请你看在妈妈面上，签个字罢？我做母亲的无论怎样糊涂，决不会让你上当，孩子！

少　亭　妈妈！请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是不签字的！不签！不签！——到死亦不能签！

唐夫人　哦！原来你想逼死我，对吗？哦！原来你们父子三人都愿我早死，对吗？好罢！你们既然逼我死，我又何苦活着做你们的“眼中钉”呢！

［唐夫人即气忿忿的向少亭怀中乱撞。

唐夫人　你不签字，是表明你心目中就没有我这个老娘，我还有什么指望活着？

少　亭　请妈妈不必性急！容我再细细的思索一下，好不好，妈妈？

［方顺上。

方　顺　太太！舅太爷请您听电话！

唐夫人　用不着思索！签也罢，不签也罢，反正老娘命一条！

［唐夫人与方顺先后下。少亭在室中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

安。忽长叹，忽顿脚。后细视契约，凝思片刻，决定了最后的判断。正在签字时，唐亚男上，立于少亭背后探视，大惊，即将契约抓在手中，半晌不能开口。

亚　男　哥哥！

少　亭　……

亚　男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少　亭　这……这……妹妹？（泣）

［唐华亭上。

亚　男　爸爸！您看哥哥……

［亚男将契约递给华亭，看过之后，不禁大惊。少亭倒在沙发椅上呜呜哭泣。

唐华亭　少亭！你是怎么一回事呀？为父辛辛苦苦的将你教养成人，指望你趁此山河破碎的时候，为国为民干点轰轰烈烈的事业。谁知你做官不到一年，就私自把矿山卖给外人，假使你做了二十年的官，你岂不要把中国断送完了吗？好没出息的东西！为父白白的把你教养成人了！你的祖父以清廉闻世。我虽没多大的出息，然而三十年来，为国奔走呼号，几次亡命海外，为的是什么？——殊不知到了你手上，竟干出这种污辱门楣的事来，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亚　男　假如不是作同胞情分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吃掉！

少　亭　爸……爸爸！……这……这实在是黑……黑天的冤……冤枉呀！爸……爸爸！

亚　男　冤枉？这有什么冤枉？我亲眼看见你签字的！

少　亭　妹妹！妹妹！难道你也不信任我么，妹妹？

唐华亭　亚男！拿盒洋火来！

［正要烧契约时，唐夫人与田妈同上。唐华亭急忙将契约藏入袋中，唐夫人一把抓住他的长须。

唐夫人　你……你交不交给我！你交不交给我！

唐华亭　嗳哟！嗳哟！

唐夫人　交不交给我！你？你？

亚　男　妈妈！

唐华亭　痛……痛死我了！太……太太！

亚　男　妈妈！请您松手罢！

唐夫人　松手？——谈何容易！除非他乖乖的把契约交给我！

唐华亭　就是你今天把我的胡须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给你！

田　妈　老爷，您啦就把那张纸交给太太罢！究竟是什么珍珠宝

贝，您啦看得这样贵重？给了太太，也不好死外人！有什么好处，还不是落在自己家里吗？太太，您啦也请放手罢！您看老爷脸上已经发白了，太太！

亚　男　爸爸！您就把契约交给妈妈罢！

唐夫人　交不交给我！交不交给我！

［亚男帮忙华亭从袋内取出契约交给唐夫人。

亚　男　妈妈！现在您还要什么！您还要什么！

［唐夫人松了手，将契约细看了放入袋中，冷笑。唐华亭脸色灰白，呼吸极紧。

唐夫人　田妈！叫方顺替我预备车到日本公使馆！

田　妈　您啦吃了饭再去罢，厨子说清炖鸭早已好了！（田妈的眼睛只是不住的望着亚男与华亭）

唐夫人　叫你去告诉方顺预备车！听见没有！

田　妈　着！

［田妈下。沉静。唐夫人下。唐华亭靠于沙发上。亚男与少亭彼此呆望着。

亚　男　不成，这契约决不能让她带走！

［亚男急下。少亭踌躇片刻，亦下。此时后台人声嘈杂。再片刻，只听得哗啷一声玻璃坠地声。田妈惊慌失措的上。

田　妈　老……老爷！老爷！不好了！真正不好了！小姐和太太打架！玻璃……窗窗……玻璃把太太的眼珠打破了！眼睛珠……太太的……伤了……伤了！

唐华亭　呀？这还了得！太太的眼珠撞坏了？抬到医院里去！赶快！赶快！医院里去！

［唐华亭、田妈同下。片刻，亚男上，滑倒在地，鬓发蓬乱，形状狼狈，双目发直无光，深呼吸；一边将契约撕碎，掷入空中，一边自言自语的说道：“好了！现在好了！妈妈再也不能将这契约拿去了！”说毕，大笑一声。幕落。

第三幕

时间

与第二幕相隔月余。

布景

亚男的寝室。由窗内可以看见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小圆桌上放着一瓶鲜花。风琴旁边的书架上放着几个小玻璃药水瓶。横窗是床，对壁悬着一面小小的五色国旗。亚男，穿着一件中国布袍，两目似闭非闭，鬓发纷乱，半坐半卧于床。窗帘半垂，一线斜阳射在她的灰白的脸上。开幕时，田妈轻轻的引着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怎么——这会儿睡着了么？

田　妈　大概刚睡着。让我唤醒她。

周女士　不必。让她睡一会儿。可怜一个月没见，就瘦成这种样子了。真是想不到。田妈，你们小姐究竟害的什么病？据说是神经病，对么？

田　妈　这病说起来奇怪，你说她害的疯病，有时她却非常清楚，与好人完全没有分别；你说她不是疯病呢，可是有时她又非常糊涂，一切行动说话都非常奇怪。

周女士　大夫怎说？

田　妈　请了许多大夫来瞧，他们都说不要紧。只要静心休养，渐渐的就会复原。说小姐受了什么很大的刺激，所以才有这种病。现在已经五十多天了，好虽好了点，可是有时还非常不清楚。

周女士　可怜可怜！你们老爷现在好了么？

田　妈　老爷前天已经起床了，足足吐了三个礼拜的血。少爷也病了几天，但是现在好了。

周女士　真是可怜！怎么全家大大小小都弄成这样的不康健！真是可怜！太太呢？眼睛复原了么？

田　妈　（望了望亚男，然后轻轻的说道）太太？可怜可怜！

周女士　怎么？

田　妈　眼睛……眼睛整个的瞎了！可怜可怜！

周女士　什么！瞎了？

田　妈　瞎了！两只全瞎了！据说是玻璃刺破了眼珠，所以大夫也

没办法。可是我们不敢告诉小姐，恐怕加重她的病。唉！真是想不到太太这多年纪还会把双眼睛弄瞎了！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周女士　现在太太在什么地方？我想见见她。

田　妈　还在医院里。据说今天可以回来，我们少爷已经去接了。

亚　男　妈妈？妈妈呢？到日本去了么？

［此时亚男突然从床上跳下来。

田　妈　小姐！

周女士　亚男，你还认识我么？（亚男点点头）你认识我是谁呀？（亚男仍是点点头。周芝芳上前拉着亚男的手，但她只是两眼呆望着她）我是谁呀？亚男？

亚　男　妈妈？

周女士　呀？

亚　男　日本？

周女士　这可了不得了！怎么一个月不见，连我也不认识了？可怜一个好好的人怎么疯了！田妈，来，还是搀着她上床睡下罢！可怜可怜！

亚　男　不。我不要睡。一个多月，腰睡痛了！

周女士　奇怪。这句话却很清楚。可怜，亚男，你的腰睡痛了么？真是可怜！你认识我么，亚男？

［亚男傻笑。

田　妈　小姐！怎么连周小姐也不认识了么？

亚　男　啊？你是芝芳姐姐么？

周女士　对！亚男！

亚　男　芝芳姐，你怎么这么久不来看我？人家都说我疯了，其实我何曾疯了？难道你也说我疯了么，芝芳姐！

周女士　不！亚男！我知道你不会疯的。我今天特来看你。同学们都很记念你。

亚　男　呀！你又在骗我！芝芳姐！她们最恨我，我知道！她们骂我日本化，骂我是亡国奴！呀！芝芳姐！这实在冤枉！我有我的苦处。她们不知道，芝芳姐，你是知道的。

周女士　亚男，我深知你的苦处。你是一个爱国的志士。

亚　男　芝芳姐！你错了！你错了！我是一个大大不孝的女儿！杀了我的妈妈！我！我！是我哗啷一声！我大大不孝！不孝！芝芳姐！

［亚男说毕，伏在周女士肩膀上放声大哭。周女士与田妈慢慢扶着亚男上床睡下。

周女士　（轻轻的）嗳呀！田妈！你们小姐的病真是不轻呀！为什么不送她到医院里去呢？

田　妈　可不是吗？据大夫说，这病不宜于住医院。再者北平也没有好医院。

周女士　这话也对。家里有亲人看护，比在医院里称心得多。你们老爷精神好的时候，也常过来和小姐谈谈么？

田　妈　来。天天来，只要他自己精神好点。看来这家里最疼小姐的，要算我们老爷了！今天不知怎么，老爷到这会儿还没起来。不要又是病了罢？周小姐，请您啦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想上前厅去，看看我们老爷起来了没。

周女士　田妈，你请便罢。我亦要走了。好让你们小姐静静的睡一会儿。现在好像睡着了。她醒来，请代告诉她，我明早再来看她。

田　妈　这就对不住了！连茶也没喝！

周女士　别客气，田妈！倘是太太今天回来了，请代我问好。

田　妈　一定说到！周小姐！

［两人谈着同下。静。亚男辗转数次，忽然起床，对镜呆立。换日本衣。大笑。说道：“好了！好了！妈妈一定欢喜……欢喜我穿日本装！哈哈，哈哈！”又坐于沙发椅，先默然，继大怒。将日本衣脱下，掷于地，仍旧穿上中国服。照镜。笑。

亚　男　这才对了！这才对了！哈，哈，哈，哈！

［唐华亭上。

唐华亭　你为什么又爬起来，亚男？还是睡下罢！

亚　男　你把我的妈妈放到哪里去了？

唐华亭　亚男，妈妈快回了。你放明白点罢，亚男。

亚　男　我很明白。我很明白。你们以为我疯了，对吗？抢来了！我从妈妈手里抢来了！撕了！撕得粉碎了！哗啷一声！倒下来了！可怜妈妈的眼睛！这确不能怪我！这确不能怪我！（泣）

唐华亭　宝贝！别记着这些事罢！妈妈已经好了！一会儿就要回来了！

亚　男　赶快把妈妈交给我！交不交给我？交不交给我？

［亚男一边大哭大嚷，一边用力抓住华亭的长须在室内乱跑，正如唐夫人在第二幕所为。

唐华亭　呀！亚男！怎么你也拉住为父的胡须来了？快……快放手！快放手！为父痛得很！痛得很！

亚　男　交不交给我？交不交给我？

唐华亭　快放手罢，亚男！我……我痛极了！

亚　男　交不交给我？交不交给我？

［田妈上。

田　妈　老爷小姐大喜！太太回公馆了！

唐华亭　快放手！快放手！妈妈回了！妈妈回了！接妈妈去！

［唐少亭搀着唐夫人上。她的双眼全瞎。亚男一见，大惊，急忙松了华亭，躲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唐夫人。

唐夫人　少亭，你爸爸在哪里？

唐华亭　在……在这……这儿！

［唐氏夫妇携手。

唐夫人　华亭，我现在看不见你了。

唐华亭　秋子，这都是我的罪恶！你能原谅我么，秋子？太太？

唐夫人　华亭！这不能怪你！不能怪别人，只怪我自己不好。到现在我悔了，悔极了！悔当初不该和你吵吵闹闹！我悔极了！到现在！（泣）

唐华亭　秋子！秋子！我……我真对不住你。我想我们此后到海边或幽谷中去度此残年，最好不要问国家大事！孩子们也大了，他们兄妹都有了独立的能力。

唐夫人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我想回日本去！那里的风景好。你愿意送我去么？孩子们用不着去——虽然我舍不得他们！不！我要带他们去，因为他们是我的宝贝！

唐华亭　太太！我可以陪你去！但是让孩子们自由。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前途。可怜亚男到现在还没有清楚，还是疯疯癫癫的。

唐夫人　怎么没见亚男。亚男在哪里？

唐华亭　亚男，快来见你妈妈！你天天记挂的妈妈现在回来了！来！放明白点才好。

唐夫人　亚男！宝贝！在哪里？来！来！到妈妈怀里来！

［唐华亭扶着亚男到唐夫人怀里。亚男先只是默然望母，继则放声大哭。

唐夫人　宝贝！宝贝！

亚　男　妈……妈……妈妈！

唐夫人　宝贝！可怜的宝贝！别……别哭了罢！

亚　男　妈妈！妈妈！

唐夫人　宝贝！亚男！

亚　男　您的眼睛瞎了么，妈妈？

唐夫人　真瞎了！宝贝！

亚　男　是怎样瞎的，妈妈？

唐夫人　你别问了罢，宝贝！

亚　男　妈妈还能看见么？

唐夫人　不能。但是妈妈能摸让我摸摸，宝贝，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摸）中国衣服，对不对？

亚　男　对！对！对！中国衣服！中国衣服！妈妈的眼睛并没瞎！不错！是中国衣服！妈妈的眼睛并没瞎！哈，哈，哈，哈！

［亚男一边说，一边在房内大笑大跳。

唐华亭　亚男！亚男！

唐夫人　亚男你真疯了么？可怜！可怜！宝贝！来，到妈妈怀里来！在哪里，宝贝？来，到妈妈怀里来！

［唐夫人作拥抱状。幕落。

——全剧完——

甲子第一天

（三幕悲剧）

人物

时伯英——少年律师，年约三十五，号北皋，为人正直，激昂慷慨。

其 妻——姚氏，旧式女子中深明大义而略受新式教育者，年约三十，小名英英。

其 母——年约七十，吃长斋。

其 子——名桂儿，年约八岁。

何 妈——女仆。

王伯川——商会会长。

高老四——香烟制造厂工人。

张队长

兵七八人。

地址

湖北

时代

甲子年正月初一

第一幕

布景

时伯英的客厅，一切陈设纯为中国式。靠中壁供有神座，颇有儒教及佛教的风味。台中置一红台布之四方桌。其余桌椅，可仿中等家庭惯例的摆布。右门经书房通寝室，有过道入厨房。左门经小院，引入普通进出门。开幕时，神前烛火荧荧，香烟弥漫，桂儿作爆竹戏。何妈正在摆放杯筷。全场显现年三十夜的庆祝气象。

何　妈　少爷，小心火星罢！（桂儿仍是放他的爆竹）少爷听见了吗？叫你不要放了。你要放，可以上院子里去；在这里等会儿闹得烧起来了，那可了不得！

桂　儿　烧着了，不关你的事！你管得着吗？你是什么东西！（依然玩弄）

何　妈　好！好！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了，停会儿太太打你，我是不管的！

桂　儿　要你管？你是什么东西！你配吗？

何　妈　不要我管？记不记得昨天？

桂　儿　昨天，昨天是奶奶不在家！今天我可不怕了——妈妈打我，我有奶奶！我怕妈妈，妈妈又怕奶奶呢！要你，要你这东西？（还是照旧放爆竹）

何　妈　奶奶现在正在念佛，她老人家没空管你啦！

桂　儿　奶奶现在才不念佛啦！

何　妈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远远地听见有低低的木鱼声）赶快不要在这里放吧，停会儿妈妈来了，定要打人的！

桂　儿　我知道妈妈这会儿不得来的，她正在厨房里忙酒席啦。哼！（作得意状）你怕我不知道吗？哼！我早就知道了，何妈坏！何妈坏！何妈真不是好东西！（把爆竹向着何妈身上放）

何　妈　哎哟！你再这样淘气不听话，我就要真去告诉太太了！

桂　儿　你去！你尽管去！我还怕吗？我今天还是八岁，明天就是九岁了！九岁的人还怕妈妈？

何　妈　你既是知道明天就大了一岁，你就应该做出大人的样子来才好呢！为什么还是这样淘气？

桂　儿　淘气是坏事吗？我爸爸说他在小的时候比我更淘气呢！（又把爆竹向着何妈身上放）

何　妈　我现在真要去告诉太太了！（何妈欲退，桂儿急忙拉住她的衣角）

桂　儿　好何妈，我再不敢放了！你不要去告诉妈妈好不好。倘若你把妈妈叫来了，下次无论我有什么好东西吃，我都不分给你吃了。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还给了你一颗花生吃？

何　妈　（不禁笑起来了，把桂儿抱在怀里）好少爷，只要你听话，我就不去告诉太太。我并不是不准你放爆竹，不过我不愿意你在这里放！倘若一下不小心，闹得烧起来了，你看怎样得了？

［时夫人上。衣装朴素，性情温和。胸口系一围巾，表示正在厨房工作。手执一醋瓶。

时夫人　桂儿，你又在与何妈闹什么？她今晚是不能陪着你玩的，妈妈要她在厨下帮忙呢！（转向何妈）何妈，今天早晨我们忘记买醋啦，刚才我要用的时候才觉得。今天晚上没有醋不行。你现在赶快上隔壁杂货铺里去打点来吧。你想杂货铺里这会儿就封了财门么？

何　妈　哪有这么早就封财门的？刚刚才六点钟呢。

时夫人　那么你赶快去吧。我等着醋用。（将醋瓶及铜子交给何妈）

［何妈下。时夫人将桂儿抱在怀里。

时夫人　宝贝，刚才你又与何妈闹些什么？下次别和她闹了，听见了没有？闹得妈妈发了气又要打人的，知道吗？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妈妈欢喜宝贝！

桂　儿　（作出要吸乳的状态）妈妈，我没与何妈闹啦。我常常听妈妈的话。妈……妈，我……我要吸奶啦……我要吸奶啦，妈妈！（揭开母亲的衣纽）

时夫人　吓！又胡闹了！这么大的孩子还要吸奶，害羞不？把今天一过，明天就是九岁了，九岁孩子吸奶，不是笑话吗？呀！真丑！你看张家的兄弟多乖！人家三岁就断了奶！

桂　儿　（天真烂漫）不！不！妈妈！我要，我要吸妈妈……（爬在母亲身上乱碰乱跳）

时夫人　这就笑坏人了，九岁的孩子还要吸奶。好，乖乖，妈妈喜欢你！（吻）妈妈喜欢宝贝，（吻）好了好了，宝贝，下去！下去！妈妈要到厨房去了！锅里还煮着鸭子啦。

桂　儿　（还依依不舍）不！不！妈妈！

时夫人　倘若你不听话，妈妈又要打人了。好宝贝，还是下去，妈妈欢喜你。

［香烟厂工人高老四，身穿黑色短衣，神色仓皇的上。

高老四　恭喜！恭喜！时太太！恭喜您老发财！

时夫人　大家恭喜。你可是要见时先生么？

高老四　对。正是要见他。时先生在家么？

时夫人　在。（向桂儿）宝贝，去，赶快去请爸爸来，说有人要会他。

桂　儿　爸爸在里面写字啦。有人闹他，定要骂人的。我不去！我不去！

时夫人　不要紧。去。说妈妈叫你去喊的！

桂　儿　那么倘若爸爸骂我——我就骂妈妈！

时夫人　好。好。别麻烦了！快去吧！

［桂儿下。

时夫人　你请坐。

高老四　您老别客气。您老这位大相公今年几岁了？

时夫人　明天就要算九岁了。

高老四　真是聪明极了。您老真是好福气。

时夫人　哪里说得上福气。这孩子真淘气。

高老四　听说小孩子要这样活泼才好，我亦有五个小子，可是非常顽皮。

时夫人　（一边剪烛花，一边说）你有几位少爷？

高老四　大大小小共有五个。

时夫人　好福气，好福气，真是好福气。

高老四　什么福气！可怜养不活呀！

时夫人　好说。五位少爷都在念书吗？

高老四　阿弥陀佛！可怜都没有吃的，哪能有钱进学堂，时太太？

时夫人　那么他们现在干吗呢？

高老四　大的今年十七岁，在杂货铺里当徒弟。老二今年十五岁，在鞋店里学生意。老三九岁，跟我在厂里做工。老四、老五都还小。唉！像我们这种穷人，孩子多了实在累人！实在养不活！加之我还有父母在堂！全家大小九口，仅仅靠着每月八块钱，哪能够？唉！真是没办法！

时夫人　将来几位少爷长大成人就好了。那时候你就可以享福了。

［桂儿上。

桂　儿　妈妈，爸爸就来。他只有两句文章没写完。

时夫人　（向桂儿点头示意）现在百物都贵，生活这样的高，可怜八块钱哪能够活？唉，真是苦了我们这些穷人，如今这种世界。

高老四　现在多承时先生各方面竭力帮忙，要求厂里加点工资。像时先生这样热心辅助的人，真是难得。

时夫人　这倒不见得。不过他自己从前境遇不佳的时候，也在一个纱厂里做过工。这是十六年前的事。那时他很苦，一天要做十二点钟，工钱每月只有五吊，好在当年的生活便宜，日子容易过。比如那时候的米吧，只卖四十五钱一升。现在呢？拿三百钱，还吃不到好米！真是贵了十几倍！

高老四　可不是吗？原来时先生自己亦在工厂里做过工的。我想他怎么这样清楚我们的苦处，原来他自己亦是做工出身！

时夫人　这是当然的。无论什么事，倘若自己没有亲身的经验，总有隔膜的。所以时先生自己前天也对我说，没有在厂里干过的，对于工人的实在情形，总是不能透彻的明了，对于他们的同情也是有限的。这是人与他人境遇不同的结果。

高老四　我想这话很对。譬如拿“过年”打比方罢，那些有钱的人，今天晚上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天喜地吃团圆酒，作乐的作乐，唱戏的唱戏，打牌的打牌。可怜我们这些穷人，不但不快乐，简直较平常还要苦些。我这会儿在这里，可是家里还坐着好几个债主！我们大人苦苦倒不要紧，可怜两个最小的孩子，这两天简直在家哭个不休！

时夫人　为什么？

高老四　因为在街上看见人家的孩子玩灯，所以他们回来也闹着要买灯。

时夫人　（向桂儿）听见没有？人家的孩子想灯玩，玩不着。你有灯玩，还要淘气。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么可怜呵！多么听话呵！——你不是有两个灯吗？还有一个呢？

桂　儿　我有一个就够了，那一个在爸爸的书房里。我把这个送给他的孩子玩！

时夫人　呀，怎么说的？九岁的人一点规矩也不懂？应该这样说：“送给他的少爷玩。”赶快送过去呀！这么大的人一点规矩不懂！

［桂儿将手上的灯递给高老四。

高老四　这怎敢当！这实在不敢当！

时夫人　没要紧，请带回去给你的少爷玩吧。他自己还有一个呢。

高老四　这就谢谢太太和少爷。

时夫人　别客气，这是小事。

桂　儿　（跟着母亲说）这是小事！这是小事！不要客气。这才是。

时夫人　（一把抱住桂儿）这才是好宝贝，听话的好宝贝，这真是妈妈欢喜的好心肝！

高老四　少爷真是聪明极了，将来长大成人了，一定是做大官的！

[正说到“做大官”三字，时伯英上。时，衣装朴素，神色活泼，蓄短须。

时伯英　做大官？谁做大官，老四？

高老四　我正说到你的少爷现在就这样的聪明伶俐，将来必有大发达，必定做大官。你老真好福气。哈哈，时先生！

时伯英　我倒不希望他做大官，只希望他做一个有作有为的人，一个有魄力、有决断、有主张的人，做一个好国民！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缺少的不是仅有道德的、有学问的人才；实在缺少有学问、道德，而又有骨头的人！

高老四　对！对！您老的话很对！是缺少有骨头的人！

时夫人　（向桂儿）儿呵，你听见没有？你的爸爸盼望你做一个有骨头的人。

时伯英　（向桂儿）你知道怎么叫有骨头的人？说呀，爸爸问你！

桂　儿　我知道，我……爸爸，知道……

时伯英　说！

桂　儿　铁做的人，这是有骨头的人！

时夫人　呀？又胡说起来了？那么我倒问你：怎么叫做没有骨头的人？

桂　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骨头的人——是泥做的！不是不是，妈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面粉做的！

时伯英　那么我倒问你，宝贝，你愿意做哪种人呢？——面粉做的？泥做的？还是铁做的？

桂　儿　我饿了！饿了！妈妈。

时夫人　你只记得吃！爸爸问你的话，听见吗？呀？

时伯英　回答我——你是愿意做铁人，还是面粉人，还是泥人？

桂　儿　面粉人！面粉人！可以吃的！可以吃的！——面粉人是可以吃的，爸爸！

时伯英　哈哈。你专门记着吃！好，你就（指夫人）引他去吃点点心罢！别让他在这儿闹，我与老四还有话说！

高老四　不要紧！不要紧！尽管让他在这儿玩玩！

时夫人　真是淘气！玩着的时候也不饿，独独问你正经话的时候你就要吃？去啦！看看你又吃得多少！

［时夫人引着桂儿下。

时伯英　你又得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吗？老四？

高老四　我这会特来告诉您老的就是，厂里的大班已经要求领事打电话给督军了，那督军用武力强迫我们上工。

时伯英　这种信息完全靠不住，因为督军决不至于这样的糊涂——不至于用洋人的势力来欺压自己的同胞！我不信，决不信。

高老四　惟愿这是谣言才好，但是——

时伯英　总之，请你放心，安心过年。万一，督军是麻木不仁——你们也不要害怕——反正他们有的是武力和势力，我们有的是毅力与死力！

高老四　对！时先生这话很对！我们的要求不完全答允，就是拿我去枪毙，我亦是不上工的。

时伯英　这才是做人的精神。我往往觉得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敬爱的：一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只要认定了主张，就拼命的向前去干；还有一种隐士派的潇洒人物，他们是抱“不管主义”的，无论社会闹得怎样的起劲——复辟也好，革命也好，亡国也好——他们满不管，满不在乎！最可怕的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畏首畏尾的，进不肯进、退不肯退的人！这种人真是可怕！中国所以闹到这种地步，就是这派人太多！

高老四　中国人欺侮中国人，我倒不很气，因为大家都是弟兄们——弟兄们吵吵闹闹是常事；不过最可恶的是这些外国人插进来害人！

时伯英　话又说回来了，怪来怪去，还是我们自己不好。孟夫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倘若我自己振作起来，看看外国人敢不敢欺侮我们。再者，凡是与他们办交涉的时候，总是我们政府让步，把他们养成了一种盛气凌人的习惯，他们老以为中国人是好说话的，是好欺侮的！好像吃甘蔗一般，起初吃一节，觉得很有胃口，到后来越吃越甜，越吃越想吃！假使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给他们辣椒吃，或者给些蓖麻油他们喝——他们敢不敢得尺进尺、得丈进丈的欺压我们？

高老四　对！外国人真是岂有此理！我们自己只缺少些枪炮子弹；不然，很可以同他们打一仗，显显高低，出出几十年来的闷气！

时伯英　我们虽没枪炮子弹，但是我们有的是热血！不过我们大家要万众一心，抱定自己的主张，不要受人利用，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决不可暴动！

［桂儿拿着些糖果跑上。

桂　儿　爸爸！吃糖！吃糖！这糖真好吃，爸爸！（将一颗糖果放到时伯英的口边）

时伯英　别吵！别吵！你自己吃吧！

桂　儿　不！不！爸爸一定要吃这颗！爸爸！你一定要吃这颗！

时伯英　好啦好啦！我吃这颗吧！送点给客人吃！听见没有！

［桂儿递糖给高。

高老四　哈哈，不敢当！不敢当！我现在要回去了，时候不早了！

时伯英　何妨多坐一会儿？

高老四　别客气！我家里还有人候着我。明早再来向时先生拜年罢！

时伯英　好说好说。厂里的事情，你请放心，我自有方法对付！安心过年罢！再见罢！

高老四　明天见吧！

［桂儿亦随着说了“明天见罢”。高老四下。

桂　儿　爸爸，你还吃一颗糖好不好？

时伯英　（抱桂儿在怀里）宝贝，你专门知道吃糖——你知道这是什么糖么？

桂　儿　花生糖。花生糖，爸爸！

时伯英　宝贝真乖。你知道花生是生在什么地方的？是土里结实的，还是像葡萄一样挂在架子上结实的？

桂　儿　挂在架子上。不！土里？

时伯英　究竟在土里结果好呢，还是红红绿绿的挂在架子上好呢？

桂　儿　爸爸！我见过！，我见过葡萄是挂在架子上的！姑妈家里有！爸爸吃吗？妈妈房里还有葡萄干呢！我去拿来给……

［桂儿急忙的跑下。时夫人上。

时夫人　怎么何妈还没有来？

时伯英　你叫她到哪里去了？

时夫人　我叫她去打醋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真怪！

时伯英　想必是今天年夜里，杂货店里生意太好，一时儿忙不过来。

时夫人　也许。可是我在等着醋用。

［时母上。头发斑白，年约七十岁。左手执一串念佛珠，右手扶一拐杖。

时　母　桂儿呢？

时夫人　奶奶，桂儿在后边啦。（向后台喊）桂儿！桂儿！奶奶喊你啦！快来呀！

［时夫人下。

时　母　今年听说时局乱得很，过年恐怕不很热闹吧？听说银根很紧？

时伯英　是。银根特别的紧。这几天倒闭了几家钱铺。

时　母　我叫你去收的那些账，都收讫了吗？

时伯英　我去收了。不过有些收不讫。

时　母　什么！收不讫？今天是大年夜，你知道吗？请问你今天还收不讫，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收讫呢？

时伯英　他们那些欠账的人也太可怜了！比如今天早晨我到刘跛子家里去收账，见着他们家里那种凄凄惨惨的情形，我简直不忍开口要钱！您老想，跛子病在床上，他的媳妇做工去了，他的两个孩子围着他哭的哭，嚎的嚎——像这样的情形，我哪能开口要钱！就是你老自己去，亦未必忍心开口！

时　母　不忍开口，哼！难道那些钱不要了？难道那些钱就白白送给他们了？哼！你知道我那些钱是怎么辛辛苦苦集下来的吗？可怜我吃了卅几年的长斋，只积这几百吊钱放放账，生生利，打算将来替你们后代留点靠背！哪知道你还这样的糊涂！哼！你以为我这些钱来得容易吗？可怜他们！都是从我牙齿缝里省下来的，你知道吗？哼！我真白白的修了一辈子！哼！

时伯英　我知道你老这些款子是几十年慢慢的省下来的，您老吃长斋的原意亦不过是修善积德。

时　母　我吃长斋，不错，是修善积德。但是我不能专门替别人修善积德呀！不成！不成！你明天非替我把所有的账收讫不可！

时伯英　慢慢我终要替您老收讫。不过明天是正月初一，好意思到别人家去讨账吗？

时　母　我不管！我明天非要钱不成？

时伯英　您老这又何苦呢？世界上的人，人人都想做富人，人人都想做好人，不过各人的境遇不同，所以才弄出贫富善恶的结果来了！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算富，总算是有一碗饭吃的人家。我自己时常想着，有碗饭吃的人家应该常常想到那些无依无靠的境遇不佳的穷人！

时　母　（愤极了）你是维兴派！舍回堂！吃洋教的！卖祖宗的！改命党！我们是老腐败！老朽！哼！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大年夜里，还要气我一场，我真是白白的——白白的修了一辈子！白白的！

白白的……

［时母气忿的正欲下时，桂儿笑嘻嘻的，拿着一条活的鱼迎面而来。

桂　儿　奶奶！奶奶！您看这是什么鱼？我说是鲤鱼，妈妈说是鲫鱼！

时　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桂　儿　妈妈要把它放进油锅里去！

时　母　胡说八道！不怕造孽吗？好好的性命怎可放进油锅里去！不怕报应吗？赶快拿去放生！赶快拿去放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桂　儿　（转向其父）爸爸，你看这是什么鱼？

时伯英　这是鲤鱼。赶快拿去给妈妈炸吧！

时　母　放屁！炸？看看谁敢拿去炸？赶快给我拿到后面花缸里去放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造孽！

［时母引着桂儿下。伯英坐下沉思。

时夫人　（在后台）桂儿！桂儿！别淘气呀！赶快把鱼拿来！听见没有？……（半晌无应声）

［时夫人急忙的上。

时夫人　桂儿呢？他拿一条鱼往哪儿去了？他没有上这儿来吗？（时伯英未听见）吓！北皋！你又在想什么？我问你的话，听见吗？

时伯英　你要说什么？

时夫人　桂儿往哪里去了？

时伯英　他与奶奶拿一条鱼往后面花缸里放生去了！

时夫人　呀？又放生去了？这条鱼是我预备着为团圆酒的，怎么奶奶又拿去放生了？

时伯英　奶奶年纪老了，神经近来益发有点颠颠倒倒。刚才为了她老人家那笔私房账，亦和我闹了半天。然而她总是长辈，就是有了什么与我们思想上起冲突的地方，我们做晚辈的应该忍耐一点。再者她老人家的天年亦近了——愿老人家身体康健，能够和我们多住几年，亦是我们的幸福。这几年来，我明明知道，她老人家对于我的行为，是很不赞成的，这事使我们非常不安。可是我也没法。不过自己往往觉着为人子者不能安亲心，真是很大的缺憾！况且她老人家又是这么大的年纪了！英英，望你也忍耐一点罢！

时夫人　我并不是说她老人家不应该拿去放生，可是把鱼养在花缸里——算放生，我实在不赞成。因为今晚养下去，明早就被猫儿偷吃了，这是何苦呢？若是他们这些吃斋的人喜欢放生，也应该放到河里

去。

时伯英　你以为把“生”放到河里，就有意思么？

时夫人　我并不是说有意思。不过我觉得比把鱼放到花缸里给猫儿吃好一点。

时伯英　我看亦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总之，鱼是供人吃的，就应该给人吃。

［何妈神色仓皇，手执一瓶醋上。

时夫人　你干吗才回，何妈？

何　妈　哎呀！太太！今天真是危险，差不多把性命送掉！真是危险！

时伯英　什么事！外面又发生了抢案吗？

何　妈　对！老爷！抢案！抢案！钱……钱铺里的抢案！

时伯英　钱铺里发生了抢案，为什么把你吓到这样地步呢？

时夫人　对呀，怎么你……

何　妈　太太哪里知道，我刚进杂货店就听到人声哄哄的。当时，我以为是在这年卅夜里，店家因为来往账目不清的缘故，大家闹起来了！哪知到后来，只听到警笛呜呜的乱叫，到这会我才知道必是有什么抢案了！所以我急急忙忙的提了醋瓶想赶回来，却不料一个五十多岁的兵，向着杂货店门口拼死拼命的跑来，后面有三个年纪略微轻一点的兵，气喘喘的追上来，口里大声喊着：“土匪！土匪！”接三连四的又赶来了三个巡警，向着杂货店里的掌柜的说：“赶快！赶快！关起门来！有一个抢犯跑到你们屋顶上去了！”这时围着这店子前前后后的都是巡警，凡在店里买东西的人都一概不准出入，所以我也围在里面不能出来了！

时伯英　那个土匪究竟捉到了没有？

何　妈　捉到了。

时夫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见没有？

何　妈　我没见着，因我挤在人丛里。听说是一个廿几岁的兵！——还有人说是我的同乡。

时夫人　你的同乡？你乡下有什么人当兵吗？

何　妈　我不十分知道。大概不少。听说这个人马上就要拿去枪毙！因为这几天戒严！

时夫人　明天是正月初一呢，哪能枪毙人！

时伯英　有什么不能！他们管不了这些！他们要杀起人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杀！

时夫人　这是多么惨的事情。正月初一枪毙人命！不知这人家中有

无父母妻子儿女？倘若有，他们得了这种消息，不知如何的伤心！

何　妈　真是可怜！不过这些当兵的亦太可恶了，他们常常抢！

时伯英　他们不抢吃什么？就是我去当兵，恐怕我也要抢！你们想，每人只有七块钱一月，还时常领不到，他们怎么不抢？假使这些当兵的犯了抢案就应该枪毙，那么当代的这些督军皇帝们，岂不应该五马分尸了？我们只见兵抢，殊不知他们的长官抢得更厉害！只以为兵犯罪，不问他们究竟为什么犯罪！我们只以为军阀可恶，殊不知现在的那些市侩式的教育家、慈善家、资本家更可恶！

时夫人　得啦得啦！您的老脾气又发了——又来发牢骚！

时伯英　并不是欢喜发牢骚，实在是事实如此。就拿当代的教育家打比罢，他们不但没有循循善诱的本领，而且要做做小官僚！你瞧！他们不但自己无恶不作，而且他们还引着学生帮忙作恶！唉！无怪有人说“人心不古”！（说完后长叹一声，向靠椅上一躺）

时夫人　你也不要凭空的着急，就在这儿坐一会罢！我虽没有多读书，但是觉得社会的进步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倘是时日未到，虽有志改造，亦是枉然。有时，我觉得你感情过于激烈。这是很不好。你受了一点感触，简直急得不能说话。这于身体很有妨害。你自己小心罢。

［时伯英垂头丧气的坐着默无一言，何妈避在一旁哭泣。远远的听着断断续续的爆竹声。

时夫人　何妈，时候不早了，人家都在放爆竹、封财门，我们也应该预备了吧。怎么！何妈？你干吗又哭呢？今天是过年卅，大家应该图顺遂才好，为什么都是愁容满面的？

何　妈　（一边拭泪，一边强笑）没！太太！我没哭啦！不过我心里陡然觉得有点不快活！

时夫人　你究竟为什么不快活？你在我们家里来了几年，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诉我们的事情吗？

何　妈　倒没有什么不可告诉太太。

时夫人　那么照直说，看看我们能否帮忙？

何　妈　我有一件事向来没告诉太太的。

时夫人　什么事？现在请说。

何　妈　我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十八岁出去当兵，到现在足足五年了，从来没有音信，我实在放心不下。

时夫人　你没有托人打听他的下落吗？

何　妈　我常常向那些从军队里回来的人打听，但是都无可靠的信息，有人说他上年在湖南打仗死了。又有人说他在山东做了官——做了

一个什么长，现在发了财，住的是洋房子，讨了好几位姨太太！不知是真是假。

时伯英　你的儿子叫什么？

何　妈　他的小名叫起凤。他去当兵的时候不知报的是什么名字。

时伯英　山东似乎有一位师长姓何，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儿子？

何　妈　真的吗，老爷？怎么叫师长？

时伯英　你知道督军吗？

何　妈　知道。

时伯英　师长较督军次一级。

何　妈　我这一辈子就伸头了，倘是我的起凤果真在山东做了师长！

时夫人　你的儿子今年几岁？

何　妈　廿三。

时夫人　（向时）廿三岁就有资格做师长吗？

时伯英　有什么不可？——只看他有没有枪炮子弹？哼！这个年头，倘若有了子弹，慢说做师长，就是做皇帝亦未尝不可！

［此时有数兵带着武器上。

兵　甲　（向时）你是时伯英么？

时伯英　对。有什么事？

兵　乙　督军要你！

时伯英　督军要我干吗！

［时夫人及何妈见此情形，均已惊慌失措。兵丙以为桌上的醋是酒拿起来就向口中喝，殊不知是醋。于是大吐不止。

兵　丙　倒霉蛋！倒霉蛋！我以为是酒——五加皮，原来是醋！真是倒霉！好酸！酸……酸极了！

兵　甲　督军要你的命！

时伯英　要我的命？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干吗他要我的命！你们恐怕一定闹错了？

兵　乙　闹错了？难道你不是那个“过鸡排”的时伯英么？

时伯英　我是时伯英，但是我并不闹什么过激派！

兵　甲　我不管你是过鸡排过鸭排，总而言之，我们奉了督军的命令来捉拿时伯英，现在你既是叫时伯英，那么无多话可说，请跟我们去罢！（说毕提着时的领口向外走）

时夫人　请站住。列位既是奉了督军的命令来捉拿时伯英，那么总

带有拘票！

兵　甲　拘票？用不着！戒严期中！

兵　乙　别与她噜苏！咱们带着人走就得啦！

时伯英　诸位请别急。既是督军有命令下来，我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稍稍待，容我同家人说几句话。

兵　甲　咱们管不着！走！走！

时伯英　英英！今天是大年夜！

时夫人　明天是甲子第一天！

兵　乙　（向甲）咱们走咱们的！走！走！

[众兵拥着时伯英正要下时，时母牵着桂儿，扶着拐杖，口中念着“阿弥陀佛”上，忽见场中纷乱情形，神色大变。时夫人不觉流下泪来。桂儿投入母亲怀中大哭不已。时母急得一时不能开口，只是拼命的想拦住众兵的出路。兵甲忿极，一脚将时母踢倒，前呼后拥的拉着时伯英下。此时街邻传来的爆竹声如同战场的子弹声；桂儿呼父的哭泣声与时母的喘气声，凑成一场凄凉。

——幕——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五号脱稿于美国荷林城）

第二幕

布景

督军公署的临时监禁所。有一出入门，一大格子铁窗，长形板凳数条。室中燃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暗昧。

时间

与第一幕相距两小时。启幕时有数卫兵正在猜拳喝酒，以花生为佳肴，大家已有几分醉色。

兵　一　弟兄们，咱们快点喝吧，停会排长来了倒不好。

兵　二　这会儿谁也不会来！大人们都在家里吃团圆酒！

兵　三　哈哈！他们大人们在公馆里吃团圆酒！咱们小人们却在这里吃“花酒”！哈哈！哈哈！

兵　二　别胡诌！怎么叫吃花酒？

兵　三　我现在明明是花生下酒——怎么不叫花酒！

兵　一　哈哈！有道理！有道理！哈哈！咱们现在吃的真……真是花酒！花酒！花酒！（醉醺醺的将兵三抱着，用梆子腔或大鼓腔唱道）你是我的花姑娘，我是你的情郎，我们真是一对织女配牛郎，真是织女配牛郎！

兵　三　吓！别胡唱！恐怕排长要来！倘若醉了，你就去睡吧！

兵　一　醉了？笑话！真是笑话！五斤白干四个人喝还会醉吗？你再拿五斤来，看看我醉不醉？

兵　二　咱们赶快喝吧，喝完了就去睡！听说张队长今天过江去捉拿什么“割鸡胆”去了！恐怕他们也要回了？咱们还是拾掇拾掇走罢！

兵　一　走？走到哪儿去？（站起来东倒西歪的，口里呢唔呀唔的）

兵　二　睡去罢！

兵　一　睡去——咱们找花姑娘去！

兵　三　别胡诌了！已经快天亮了，还去找什么花姑娘！

兵　一　（又将兵三抱住，一边唱道）你就是咱的花姑娘，咱就是你的多情郎！咱俩天上一对，地下一双！叫一声咱的亲亲的，热热的花姑娘呵！

兵　三　（气忿地将兵一推倒在地）你，你真是发酒疯么？（兵一

大吐不止）

［此时队长张某，带着两护兵押时伯英上，众兵见张队长到，均行军礼，惟兵一仍睡在地下大唱其“花姑娘”。

张队长　你们这群混帐东西！这还了得！这还成什么军纪！呀！

兵　一　哼！这还了得！你们这群混帐东西！这还成什么金鸡！你们在家里逛逛姨太太，我们只好在这里吃吃花酒！我们还有花姑娘！他是我的姑娘！

（唱）花姑娘，天快亮，

咱们回到象牙床！

我叫你一声好娘娘，

你叫我一声恩爱的情郎，

我的花姑娘呀……

我的花姑娘呀……

张队长　（重重的将兵一打了两个耳巴子）王八蛋！你真发酒疯吗？这还了得！这堂堂皇皇的督军公署岂不成了你们这些混帐东西的窑子馆吗？这还了得！（向众）来呀！把这混帐东西拿去毙了！

［众兵跪下哀求，兵一却还睡在地下唧唧咕咕的胡诌。时伯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感。

众　兵　求大人赦免他初次！

张队长　初次？混帐东西！拿去毙了！拿去毙了！听见没有！

兵　一　你们这群王八蛋！赶快拿酒来给老子喝，老子今天非喝一个大痛快不可！

［兵一尽力想爬起来，忽跌忽起的数次，陡见众兵跪在张队长的面前，即将张紧紧的抱住，大笑狂笑，于是众兵强之而退。众兵复上时，还听着兵一在室外大唱其“花姑娘”。

兵　二　请千万宽恕他，大人！因为今天是年卅夜！

张队长　年卅夜！年卅夜就可把衙门当成窑子馆么？混帐东西！赶快替我拿去毙了！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各记大过二次！不如此，不足以正军规！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兵　二　（跪下）大人……无论如何，大人！请开恩宽恕他第一次……

张队长　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倘若再噜苏，不服我的军令，那么我就连你们一块儿毙！听见没有！

兵　二　万一大人要照军法从事，亦求大人待他酒醒了！

张队长　哼哼！待他酒醒了？那么他醉了的时候就可以横行霸道，

无所不为吗？你要知道军纪是铁面无私的，无论何人犯了军纪，都是应该照军法从事的！

［张队长带着一副很有决断力的面孔下。众兵亦随之而退。时伯英表示一种非常沉痛的神色，不觉长叹一声。忽而远远听着一种威吓声，啼哭声。片刻，兵二上。兵二年约五十岁。

兵　二　先生，冷么？

时伯英　还好。

兵　二　我……我看先生是上等出身。不知犯了什么罪？

时伯英　我自己不知道。

兵　二　先生贵姓？

时伯英　时伯英。

兵　二　是那个做律师的时先生么？

时伯英　对。我是律师。你怎么知道的？

兵　二　好人！好人！先生是好人！我有一个侄儿子在烟厂里做工，认识先生！他常常向我谈及先生。先生肯帮人！热心得很！真是难得！真是难得，像先生这样热心的人！（说到此处由袋内取出一支烟来奉与时伯英）先生抽烟么？（忽见时的双手被铐）呀，先生，我还忘了替你去掉手铐！

时伯英　可以取掉么？

兵　二　在这屋子里，无妨。

时伯英　这是一间什么屋子？

兵　二　这是督军公署里的“临时监禁所”。（一边替时去手铐，一边说）凡是在戒严时期捉来的犯人，在枪毙以前，他们都关在这里。先生抽烟么？

时伯英　不。你请。

［兵二燃火吸烟。远远的闻着吼哮声，鞭挞声。

时伯英　呀，什么！这是什么声音？

兵　二　先生别怕。这是打军棍。

时伯英　打军棍？

兵　二　对。打军棍，弟兄们犯了规矩，重的枪毙，轻的打军棍。现在挨军棍的是刚才喝酒的几位弟兄。

时伯英　刚才喝醉了的那位不是要送去枪毙吗？

兵　二　已经去了！

时伯英　已经拿去枪毙了吗？（现出一种惊慌失措的样儿）

兵　二　对，先生，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亦不稀奇。我们军队里枪

毙人是常事。这几天特别多，因为年下抢犯多。就是仅算今天下午，已经枪决了九个。

时伯英　九个？他们都是抢犯么？

兵　二　都是年纪很轻的抢犯。奇怪，大半拿去枪毙的，年纪都是很轻。刚才这个酒疯子年纪也不大。

时伯英　他有多大？

兵　二　只有廿五岁。

时伯英　你，知道他罢？

兵　二　我与他不错，他叫何起凤，本地人。

时伯英　何起凤？

兵　二　对。——何起凤。先生也认识他吗？

时伯英　不过这个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的。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从前是不是在山东当过兵的？

兵　二　对。何起凤前两年是在山东。先生怎知道的？

时伯英　因为他的母亲在我家里帮工，所以我知道这一点。他是不是还有母亲？

兵　二　这我倒不十分知道，他也从来没有提及过。他家里的情形，我们都不明白。有时，喝醉了酒，他就胡说一顿——说这说那，说他有一个顶漂亮的媳妇在家里，又说他的父亲是在辛亥年革命死的。

时伯英　这个拿去枪毙的何起凤，大概就是我家里帮工的何妈的儿子。何妈今天对我说起——说他有一个儿子十八岁出去当兵，到现在四年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了，又有人说他在山东做了师长。

兵　二　哈哈，做了师长？好家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时伯英　倘若他的母亲知道了他已经枪毙了，不知她要如何的伤心呀！

兵　二　我们倒不觉得什么。可是他的母亲听了，恐怕不得了！

时伯英　难道你心里现在不难受么？

兵　二　不。一点儿不。因为我们见惯了。我当了十七年的兵，看见弟兄们拿去枪毙的不知有多少。

［张队长上。兵二致敬。

张队长　混帐东西！叫你在门口守卫，你坐在这儿享福，还不赶快替我滚出去？混帐东西！

［兵二下。

张队长　督军刚才从公馆里有电话来，说今晚准你见客。

时伯英　谢谢督军，在这样快乐的年卅夜，尚且如此照顾我。

张队长　现在有你的家属和商会会长要见你。

时伯英　请你费心让他们进来。

张队长　但是限定半点钟。这是督军的命令。

［张队长下。商会会长王伯川与时夫人同上。王伯川与时伯英对话时，时夫人坐于一旁哭泣。

时伯英　王会长，真是对不住得很，这时还远劳你的驾来看我，实在不敢当，现在差不多快天亮了吧？

王伯川　没。还没有一点曙光。北皋，望你别惊慌。

时伯英　我觉得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好。

王伯川　当你的夫人到我家里去告诉一切的情形之后，我就马上打了电话给督军。据督军说这事满不与他相干——完全不是他的意思。

时伯英　那么究竟是谁的意思？

王伯川　听说一小半是巡阅使的意思，一大半倒是外国领事的怂恿。

时伯英　这又奇怪，外国人为什么要求中国官厅处治我？

王伯川　据说你扰乱了他们在中国的权利，说你时常帮助工人给他们为难。

时伯英　这是很明显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同胞！我们的同胞受了外国人的欺压，我们稍微有点血性的男儿，当然要反抗的！老实说，他们处治了我一个时伯英，可不能处治四万万个时伯英！末了，终是公理战胜强权，现在的世界虽是如此的野蛮！

王伯川　那是自然的。不过我们的政府太懦弱无能了！

时伯英　我们的政府固然是懦弱无能，但是同胞非抱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可！

王伯川　总之，现在的武人太坏！

时伯英　提及武人，我倒要请问你，巡阅使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

王伯川　这我亦不十分清楚。据督军的秘书说，上前天巡阅使有一密电给督军，大致是说：时伯英是W省的一个人才，将必有作为，倘若我们不先下他的手，恐怕后来我们要吃他的亏！督军接到这个电报的时候同时又接到外国人的电报，所以督军才下了处治你的决心！

时伯英　这事我倒很信，因为前年巡阅使路过W省的时候，我曾去见过他一次。当时他问了我许多治国平天下的计划，我第一就是反对军阀主义，主张废去督军、巡阅使种种亡国的制度。他很不以为然，这大概就是巡阅使要处治我的原因！唉！

王伯川　北皋，你且放心。我拟明天召集商会，打算以全体商界的

名义打一个专电给巡阅使，担保你的生命财产。你且放心，明天下午我亦打算亲自到公署去会督军面谈一切！总之，请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时伯英　我自信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生平没有干过什么缺德的事情！

王伯川　我也如此的相信。不过请你心里安静一点，不要过于焦急！你生平就是吃了性急的亏！现在时候已不早了，我应该去了！其余的时候，你再和你夫人谈谈吧！望你静心休息，明天下午我再来看你。（转向时夫人）太太，你也不要过于忧愁，有什么话请向北皋讲。时候不早了。在这种年卅夜里，本来监牢里是不准看人的，我们今天真是督军特别赏脸！

时夫人　在这种年夜里，我们牵累了王会长，更是不安。

王伯川　这倒没有什么，我们并不是外人。况且北皋所以有今日，都是为公众的幸福。

［远远的传来一阵阵的爆竹声。

时伯英　这是什么声音？

王伯川　开财门的爆竹声。今年是甲子年。

时伯英　那么今天岂不是甲子第一天！唉！真是光阴似箭——六十年一转，今天又转到甲子年了。过去的六十年的成绩实在可悲可泣，今后的六十年又未知如何。

王伯川　今后的六十年但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兵上。

兵　　　这里有一位王会长么？公馆里有电话来请！

王伯川　谢谢。说我即刻就到。

［兵下。

王伯川　那么我现在走了。望你俩谈谈吧。

时夫妇　今天真是劳驾了！

王伯川　好说好说。再会。

［王伯川退后，时氏夫妇俩同坐在一条凳上，半晌无语。

时伯英　英英你现在觉得怎样？望你别过于伤心。你须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小宝贝，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母亲，这都是你的责任，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你保重身体要紧。

［时夫人放声大哭。时伯英紧紧将伊抱住。

时伯英　英英！你……你不要如此！这……这是监狱里！这是甲子第一天！（约静片刻）英英，你的心跳得很，我觉得。

［此时外面起了大风，将门吹开了，忽见一个身体肥大的兵，横卧

门口，鼾声如雷。屋内灯光闪闪。

时伯英　外面起风了！你冷么？英英？

时夫人　我不觉得冷。只是——只是觉得心跳！

时伯英　望你别心跳。想必母亲在家里更是心跳！我到这里来了之后，母亲觉得怎样？

[时将门关闭。

时夫人　她老人家觉得心痛，我即叫何妈扶到房里去了。我自己就到王会长家里去了。

时伯英　我们的小宝贝呢？

时夫人　因为家里一时没有人照顾他，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就把他锁在房里。

时伯英　唉！这全是我的罪恶。对于母亲，我不能尽孝；对于桂儿，我也不能尽慈！因为我要忠于国家和我自己的信仰，时常与母亲老人家思想上发生冲突！这十多年来，母亲心里未尝平安。唉！如今事业倒没成，母亲的心倒几次为我伤碎！惟愿这次……（声泪俱下）

时夫人　我想你生平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情。

时伯英　对。但是——

张队长　（在内）混帐东西！怎么睡在路口上呀！还不替我滚走！混帐东西！哼！

时夫人　这是什么的声音？怪可怕的！

时伯英　恐怕是张队长的。

[张队长上。

张队长　怎么你还不走？快天亮了！

时伯英　她即刻就走。

张队长　本来在戒严时期捉来的囚犯是不准见客的。就是在不戒严的时候，夜晚也是不见客的。你是靠着王会长的面子才得进来，你知道吗？现在快要天亮了，我们也要换班了，请你赶快出去罢！

时伯英　对。她就要走的。对不住得很。

[张队长下。

时伯英　唉！我决没想到替人民国家谋幸福，还要做囚犯的！常言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话真是不错。英英，你亦不要伤心吧，还是赶快回去，回去侍奉我们的母亲，教养我们的小宝贝，使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大丈夫！安慰他们，叫他别记念我！

时夫人　北皋，我现在不愿离开你！不忍离开你！

时伯英　我知你不愿——不忍离开我——但是你……你必须要离开

我，英英！

［两人的目光成为水平线。窗外的风声呼呼地响。

时伯英　英英！

时夫人　北皋！

时伯英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

时夫人　你是一个见义勇为，激昂慷慨的大丈夫！

时伯英　那么我们应该明了我们各人的责任及义务！

［此时室内的灯光渐渐的小。

时夫人　对。我们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义务。

时伯英　那么你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忘记我——但别忘记我的未完成的志愿。忘记我——但别忘记我的母亲，因为我时常违背她老人家的旨意。忘记我——但别忘记我们的小宝贝，尽心教养他，因为他是中国的栋梁。亦不要忘记何妈，因为她是世界上最苦的一个母亲，更不要忘记你自己，英英。并且——请你，英英，安慰那些记念我的朋友们。

［两人并立紧抱着。室内灯光渐灭，及至全熄，窗外投进一线曙光来。远远的听到发军令的号筒声。两人的目光注视于从窗外投进来的那一线曙光。

时伯英　（微笑）英英！

时夫人　（亦转微笑）北皋！

——幕——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号早脱稿于美国幽谷湖畔）

第三幕

第一景

时间

正月初一下午。

布景

卧室。时母睡在床上微微的呼吸，何妈一旁侍候。

何　妈　老太太，请你别记着老爷，您老安心静养罢，福人自有福在！老天爷自然有眼睛的！你老吃了一辈子的长斋，修了一辈子的善，菩萨自然有眼睛的！您老还是安静休养罢！老爷决不至有什么危险的！

时　母　吃了一辈子长斋——修了一辈子善！唉！北皋！北皋！（忽然坐起，仰天作搂抱式）我的乖乖，我的宝贝！你回来了，这就好了！我知道督军是阿弥陀佛的，是慈悲为怀的，是普渡众生的！

何　妈　老……老太太！老太太！

［何妈将时母扶下安睡。时母双眼紧闭，呼吸甚急，何妈惊慌失措，沿床而跪，默默求神，约有五分钟之久。

何　妈　（微声）老太太！老太太！

［何妈见时母未有答应，即轻细的将她的衣被盖妥。桂儿拿着些爆竹上。

桂　儿　何妈——何妈！妈妈呢——有人找妈妈！

何　妈　（摇摇手，将桂儿抱在怀里，轻轻的说道）好……好少爷，轻轻的！老太太刚刚睡着。

桂　儿　（急忙走到床沿）奶……奶奶！

何　妈　（急忙又将桂儿抱到怀里）老太太刚刚睡着，请你不要吵她老人家罢！

桂　儿　妈妈呢？

何　妈　妈妈快要回来了！

桂　儿　外面有人找她。

何　妈　谁？——高老四吗？

桂　儿　昨天夜晚我给他灯笼的那个人。

何　妈　一定是高老四。去，好少爷，去叫他上这儿来。问他有什么话说。说我不便出来。说妈妈不在家。倘是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请他上这儿来。说老太太病着，我不能离开这里。

［高老四上。

高老四　何妈！你们太太呢？现在简直不得了了！你们太太不在家吗？

何　妈　老四，请轻一点说，不要闹醒了我们老太太！究竟有什么事不得了了？

高老四　据可靠消息，巡阅使已有急电到省，命令督军即刻枪毙你们老爷！

何　妈　什么！枪毙？呀！

高老四　枪毙！

［正说到“枪毙”二字时，桂儿霹雳一声，放了个爆竹，何妈急忙将他抱入怀中。

桂　儿　别抱住我！别抱住我！（急急撞脱，跑到床沿，拉时母的衣服，大笑大跳）死何妈！死何妈！欺侮我！奶奶！奶奶！何妈欺侮我！

何　妈　（又将桂儿抱住）好少爷！乖少爷！别闹奶奶！奶奶病了你知道吗？

［此时，时母微微的将双眼睁开，水汪汪的看着桂儿，忽而长叹一声，将手示桂儿——及握，半晌方开口。

时　母　宝贝！你知道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桂　儿　爸爸？去替我买玩意儿去了。妈妈说他不久就要回的。奶奶，我这爆竹真响，我放一个给奶奶听听，好不好？（正欲放时，又被何妈阻止。时母微笑的又将双目合闭）

何　妈　（又将桂儿抱在怀里）乖少爷，别吵奶奶！让奶奶睡一会儿。奶奶是病了，你知道吗？

高老四　老太太好一点么？

何　妈　较昨天更厉害了——因为今天还迷糊糊的说了一天的胡话，大概是想念我们老爷过度的缘故。

高老四　请了医生么？

何　妈　今天早晨请了一位外国医生来看过。

高老四　外国医生？为什么一定要请外国医生？

何　妈　一则是外国医生可靠些，二则今天是正月初一，大家都在过年，请不到中国医生！

高老四　就是我病死了，我再也不请外国医生了，我恨外国人！我恨他们不讲道理。这一次的事情，倘若没有他们在里面做鬼，何至闹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哼！

何　妈　你这话实在不错。（桂儿靠着何妈的肘臂睡着了）这小孩睡着了，让我抱他到隔壁房里去睡。请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想我们太太不久就要回来了！

高老四　不。我也要走了。我要带着全体同事到督军衙门里去请愿，倘若你们太太回来了，你就把这话告诉她。回头见罢。

［高老四下后，何妈将桂儿抱入室内。片刻，时夫人上。刚入寝室时，即听着时母喃喃的细语。

时　母　（在梦中）这是黑天的冤枉！这是黑天的冤枉！我的儿子并没有犯罪！枪毙他是黑天的冤枉！呀！（呜呜的哭）

［何妈闻哭声即上。

时夫人　老太太！老太太！请别怕！请别怕！英英在这儿！老太太！

时　母　（恍然）你是英英吗？

时夫人　我是英英，老太太！

时　母　英英，北皋已经枪毙了！

时夫人　北皋到黄陂舅爷家里拜年去了！老太太请放心罢！

北　皋　不久就要回来的！

时　母　唉！英英！你又在骗我！我明明刚才看见几个兵把北皋捉去枪毙了！

［桂儿在叫“妈妈”。

时夫人　这是老太太的梦境！

时　母　难道我在做梦么？不！不——我亲眼看见北皋被人枪毙了！

时夫人　北皋生平没有犯什么罪。这一定是梦！

时　母　梦！梦！我活了七十多岁是做了一场大梦！吃了四十年的长斋——就是……到如今只修得我的儿子给人捉去枪毙了！我这辈子白白的修了！白白的——白白的修了！（呜呜的哭，时夫人与何妈均在一旁啼泣）

［桂儿上。

桂　儿　妈妈！爸爸呢——爸怎么还没回？爸爸替我买的玩意儿在哪里？我要我要！妈妈！

［时母忽然双眼紧闭，呼吸渐紧。桂儿向妈妈怀中投奔。

时夫人　老……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何妈——何妈……老太太不好了！不好了！老太太……

——幕——

第二景

［甲子第一天的黄昏时候。满天墨云，若有大雨临头。幕中系着一线金光——晚霞余波。远远的钟声由缓而急，由远而近（自开幕始，至闭幕止）。将人间一切的悲哀，泄露于可怖的天际。

近处是一座绝无人迹的破古庙，远远的望去，是一片朦胧无止境的荒野，若有森林，若有孤山。

［开幕时，时伯英除穿短裤外，裸体的立于庙旁两古松的中隙，并护有武装军警数人。

在万马奔腾的军号声中，在替人类呼冤怨的晚钟声中，快枪一举，轰隆一声，可怜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为人道、为正义、为主义而牺牲的，视死如归的，虽死犹生的时伯英，微笑着仰天而卧。满场凄凉黑暗。惟有天边那一丝金光，犹自嫣然。此时钟声亦渐徐缓，但极沉痛，好似万民伤悼的哭泣声。幕亦随着钟声的节奏而落。

——全剧完——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号脱稿于美国冈桥菊农居）

王三[1]

（独幕剧）

全剧登场人物

　　王三

　　王妻

　　赵五

　　张七

时代

　　一八八八年

地点

　　某大都会

布景

　　一间很破陋的屋子。王妻正盼望着王三回来，果然王三就回来了。可是夫妻见面，妻的情态非常热，夫的情态却非常冷。他的一副面孔叫人看了，仿佛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了他一身一手的鲜血斑点，不消说，更是叫人感觉一种杀气。

　　王妻　你从哪里回来？

　　王三　从哪里回来？你说我从哪里回来？你瞧瞧我这双手，你瞧瞧我这一身，你瞧瞧我这刀上的血！

　　王妻　那么我先取盆水来，你洗手。

　　［王妻取了一脸盆水来。王三洗手。

　　王妻　其实，你那身衣服亦应该换一换。

　　王三　换？拿什么换？唉！我怎么会吃了这碗倒霉饭！

　　王妻　不吃又怎么办呢？

　　王三　我简直不能瞧我这身衣服，一瞧，我的手脚发软，我的心发酸，我的眼发花，仿佛看见无数冤魂怨鬼围着我哭哭啼啼！

　　王妻　那么你就脱去这身衣服罢！

　　王三　脱去？脱去了，拿什么来替换？

　　王妻　你不是还有一件短夹袄吗？

　　王三　短夹袄？短夹袄不是狗儿去年穿到棺材里去了吗？

王妻　那么……

王三　唉！

王妻　那么今早在我妈家里借了一件大褂，本来预备去当钱来替奶奶医病的，现在你就先换上罢。

王三　奶奶的病怎样了？

王妻　还是那样。

王三　那么还是拿去当罢！

王妻　你先换上罢。奶奶的病我再想法子。

［王妻替王三换衣。

王三　怎么是女人的大褂？

王妻　是我妈的。别人谁肯借衣服给我们当。

王三　这我怎能穿？

王妻　在家里穿穿不要紧。

王三　出外呢？

王妻　再想法子。

［王三换妥了衣服，王妻将脱下的衣服与大刀顺手挂在壁上。

王三　不要挂在这里！

王妻　那么挂到哪里去？

王三　砸到后面井里去！

王妻　那么？

王三　那么？……

王妻　你真不想再吃这碗饭么？

王三　难道你愿意我做一辈子的“刽子手”么？难道你愿意你的丈夫一辈子杀人么？你以为我是专门到这世界上来杀人的么？你惟愿我整天整夜的被冤魂怨鬼压着么？

王妻　你今天干吗生这么大的气？我又没得罪你！

王三　气！哼！

王妻　你今天在外面受了谁的冤么？

王三　冤？冤大着啦！唉！（仿佛见鬼似的）你们！你们！我求你们不要跟着我！饶了我罢！我向你们谢罪！（跪下）你们觉得你们死得冤枉么？但是——但是这不能怪我呀！我不过是听人使用的一个小差役……上头命令下来了，我怎能不执行呀？我真是想救你们的，心有余实在力不足啊！朋友……朋友……请你们饶了我罢！……请你们饶了我罢！别要整天整夜的跟着我！

［说毕仰地。其妻倒了一杯水给他喝，才慢慢的清醒过来。此时听

到后台一阵阵的病者的呻吟，非常凄楚。排演时病者虽不出台，但必须有专员负责扮饰。

王妻　再喝一口水罢。

王三　这是谁的哭声？

王妻　你不要管他。

王三　这是奶奶的声音！我要进去看她！好像她在叫我！你听，这不是……

［此时收房租的赵五在外敲门。

王妻　谁呀？

赵五　我呀！

王妻　你是谁呀？

赵五　我是来收房钱的！

王妻　不得了！不得了！收房钱的赵五又来了！

王三　欠他几个月了？

王妻　三个半月。

王三　（仿佛又见鬼似的）呀！你们又来了！我请你们不要来了！你们为什么这样死死的缠着我？我与你们究竟有什么冤仇？

赵五　（仍在外面）里面究竟有人没？

［王妻扶着王三入内，复出，慌忙收拾了大刀和血衣，放在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门角边。

赵五　里面死了人么，怎么还不开门？

王妻　请进来罢，门没闩啦！

［收房租的赵五上。

王妻　我说是谁，原来是五爷，您从哪儿来？您请坐罢。

赵五　王三在家么？

王妻　没有。您是来取房钱么？

赵五　是的。你们的房钱已经欠了三个多月，我们上头已经说坏话了，今天非交清不可。不然，不但要你们马上搬家，恐怕还得请你们坐牢呢！

王妻　还是请您通融几天罢。我们实在没有钱。这几天连我们老太太害病，都没有请医生！

赵五　谁叫你们不请医生？

王妻　我们很想请医生，但是……

赵五　但是没有钱，对吗？

王妻　五爷真是晓得我们穷人的苦处。所以房钱还得请您迟延几

天。

赵五　这可不成！欠了三个多月，不能再迟延了！你们不要使我为难罢，我也是帮人收租的。倘若这房子是我的，像你这样的人住，就是不给钱也不要紧。可是我们的东家那可不成！欠了他的房钱，不但要搬家，还得坐牢！

王妻　还是求您费心向房东老爷说个情面，通融这个月，下月决不再通融。

赵五　（痴望着王妻）其实像你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欠人的房钱，你有多大年纪呀？

王妻　你这话问得太奇怪！

赵五　我问你有几岁？

王妻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年纪？

赵五　我不过是随便问问，并没有什么意思。多少？

王妻　二十四——不，四十二。

赵五　我看你只有二十四。你要是有几件漂亮衣服穿上倒很不坏。真是一朵鲜花插在污泥里！哈哈哈哈！

王妻　你笑什么？

赵五　我不过是随便笑笑罢了，并没有什么另外的意思。哈哈哈哈！

王妻　请您不要笑了罢，笑得使人怪难受的！

赵五　好，我不笑了。我问你，王三究竟上哪儿去了？

王妻　出门去了。

赵五　他一会儿回来么？

王妻　恐怕他一时不能回。房钱迟早总要给您的，请您不必在这儿等候罢。

赵五　房钱迟付早付，倒不要紧，不过……

王妻　不过？

赵五　不过我想乘王三没有回，在你这里歇一会儿。

王妻　那么您尽管歇息，不过没有茶给您喝。

赵五　用不着茶，和你谈谈就很止渴了！房钱请你放心，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我。万一你们没有钱，我替你们给，亦不要紧。

王妻　这倒不必，只要请您迟延几天，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赵五　这没有什么不可，不过——不过王三究竟上哪儿去了？

王妻　上衙门去了。

赵五　上衙门去了？

王妻　对，上衙门去了。

赵五　是与人打官司去了么？

王妻　不，他向来在衙门里当差。

赵五　做官么？

王妻　做官。

赵五　做什么官？

王妻　做一种官。

赵五　做哪种官？

王妻　很大的一种官。

赵五　你能说得出他的官衔么？

王妻　这倒说不清。我只知道他在衙门里权柄很大，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里！

赵五　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里？

王妻　对！都在他的巴掌心里。

赵五　这倒很奇怪，你的当家的既然在衙门里有这么大的权柄，就应该很有钱。为什么你们还这样的穷，连房钱都付不出呢？

王妻　这是因为我们当家的不要钱。

赵五　这也许是你们当家的不会做官。

王妻　不，他很会做官！

赵五　既会做官，为什么不会弄钱呢？你瞧，现在哪个做官的没有发财？

王妻　这是因为我们当家的太老实。

赵五　做官就不应该老实，老实就不应该做官！我近来很厌烦替人收租钱，很想找个官儿做做，可惜没有门路。你可以向王三说说，看看他有什么门路。万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差事，我亦可以暂时帮帮他的忙，替他计划计划发财的方法。

王妻　这真好极了。等我们当家的回来了，我与他商量商量。真是，他真是太老实了！在衙门里做这大的官，还会没有钱过活，说来谁肯信！

赵五　只怪他太老实，太愚蠢，手腕太不灵，将来你瞧我的！

王妻　我准相信您会弄钱。因为您替人收了这多年的租钱，是很有弄钱的经验的！嗳呀，我要进去了，我们老太太醒了！

赵五　你们老太太真是病了么？

王妻　可不是吗？天天想请医生来瞧……

赵五　为什么不请？也是因为没有钱么？我这儿借你两块钱罢。

［交钱给王妻。

王妻　这就不敢当了！我觉得您真是一个心肠慈善的慈善家！

赵五　我也觉得你真是一个很可怜很可爱的美人！

［里面病人的呻吟此时更急切。

王妻　对不住，我要进去看老太太了。

赵五　我一会儿再来。王三回来了，请不要忘了我的事。

［赵五下。片刻王三的同事张七上。

张七　三嫂，三哥回来了没？

王妻　刚回来。

张七　在家么？

王妻　在里面。

张七　他今天回来的时候很生气罢？

王妻　可不是吗？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见神见鬼的。

张七　也难怪他要生气！今天衙门里本来要杀两个人，哪知杀第一个就连砍七刀，头才下来。轮到杀第二个的时候，三哥到底不肯下刀，好像疯了似的跑出了杀场。旁边当时又没有别人敢去代替，不得已，只好改到今天下午再去结果他。现在他们叫我来请三哥下午再去，叫他不要怕！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说也奇怪，三哥经手杀了这么些人，从来不怕，不知他为什么今天这样的害怕？

王妻　三哥既是这样害怕，你为什么不代替他干呢？

张七　我哪儿成？我只能做三哥的副手，叫我做正手，我就干不了了！

王妻　这件案子你们分到多少钱？

张七　据说分到三哥名下有二十块钱，到我名下有十块钱。

王妻　钱还没有分下来么？

张七　案子还没了，怎么就可以分钱？你去劝劝三哥罢，叫他赶快去完了这件案子。倘若他不去，不但这二十块钱分不到手，恐怕差事也难保！

王妻　他已经说过他宁可做叫花子，再也不愿干“刽子手”了！

张七　不愿再做刽子手了？

王妻　对。

张七　你让他不干么？

王妻　他不愿干，我也没法儿勉强他干。

张七　你想不想他干？

王妻　我虽然不愿他干，可是又不能不想他干。你想，现在我们的房钱欠了三个多月，老太太还病在床上，等钱来请医生；米也没有了；冬天也快到了，棉衣还不知道在哪里。你瞧，倘若他认真不干，我们这一家怎样过活？

张七　假如现在有二十块钱的收入，亦很可以救济一下。

王妻　可不是吗？

张七　那么你赶快设法劝劝他罢。

王妻　我实在没法。你呢？

张七　我倒有个法子。三哥不是很欢喜喝酒吗？我现在身边还有一瓶白干酒。（由衣袋内取出一瓶酒来）我们想法劝他喝酒，待他喝得差不多了，再把大刀交给他，你看他还怕不怕杀人！

王妻　怎么你身边常常带着酒？

张七　没有一个刽子手身边可以离酒的。没有酒，心不横，刀不硬，手没劲。

王妻　你三哥平日杀人不喝酒么？

张七　喝的，可是喝的太少。今天那个人他所以连砍七刀头才落地的缘故，都是因为他没喝醉！现在我们要把他灌醉！把他灌得醉醺醺的，叫他心不由主！他现在在里面么？你去请他来，让我来灌他，待他醉了，不由得他的心不横硬起来，不愁他手上的大刀不向人头上砍去！

王妻　那么我去叫他。他已经来了！

［王三上。

王三　我以为是收房钱的赵五在这儿逼账，吓得我半天不敢出来，原来是老七在这儿高谈阔论！

王妻　赵五本是来过，刚走。

王三　房钱怎样？

王妻　他说今天非要不可，停会儿他再来！

张七　咱们衙门里的饷也许快要发了罢？

王三　得了罢！我就饿死，也不再指望衙门里的那几块造孽钱！

张七　三哥，你这话我不很明白。

王三　这有什么不明白！就是“刽子手”这碗饭，我起誓不吃了！

张七　三哥要不干了么？

王三　这哪是人干的活，整天整夜的杀人！世界上可干的事多着啦，为什么要整天整夜的刀不离手，手不离刀的过着屠夫的生活？

张七　三哥这话对，不是三哥提醒我，我倒糊涂了！咱俩这碗饭简直不是人吃的！从此咱俩再不吃这碗饭了！三嫂，拿两只大碗来，我要

与三哥喝上几碗，痛快一下！

王三　真是闷气得很！

张七　可不是吗，喝上几碗白干，心里定会舒服点！

［王妻拿上两只饭碗。每人喝了一碗。

王三　说来也怪，早晨那个死鬼怎么连砍七刀，头才落地？莫非这里头有什么冤屈？

张七　这是三哥心里不愿意，所以人头难落地。

［说话之间，张七又敬了一碗酒给王三，王三一饮而尽。

王三　我真是不愿干这个杀人的勾当。你不厌烦这个勾当么，老七？

张七　哪能不厌烦？不过是没有法子。你想咱们不干这个把戏，咱们干什么？

［说话之间，张七又敬了一碗酒给王三，王三又一饮而尽。

王三　咱们不能做点小买卖么？

张七　做小买卖？本钱呢？

王三　借去！

张七　哪里借去？哼！谈何容易，这年头做买卖！何况你还没有本钱，就是有本钱也不容易！

王三　那么咱们帮人打杂去？

张七　帮人打杂去？上哪儿打杂去，请问？

王三　托人找去！

张七　谁肯替你找去，这个年头？

［说话之间，彼此又痛饮了一碗。此时王三已有了几分醉意，突然把桌子一拍，两只眼睛一翻。里面病人的呻吟声亦加大。

王三　那么咱们干吗去？

张七　你说！

王三　你说！

张七　我说咱们还是杀人去！

王三　还是杀人去？

张七　还是杀人去！

［王三突然放声大哭。

王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七　他已经醉了！他已经醉了！快！拿他的大刀和血衣来！

张七　快给他！刚好，杀人的时候正到了！

［王妻与张七替王三换上了原来的血衣，把大刀放在他手上。

王三　你……你们这……这干吗？

张七　叫你杀人去！

王三　杀人去？

张七　对，杀人去！

［王三正欲冲出门去，里面病人的呼声忽然沉重。

王三　这是什么声音？

王妻　奶奶的呼声！

［王三回转身来低下头，手中的刀往下垂。接着又是敲门声。

赵五　王三回来了么？

王三　这是什么声音？

王妻　这是收房钱的赵五敲门！

［赵五上。王三一见赵五连叫带做的拿起刀来就要杀，吓得赵五满场飞跑。结果王三、赵五均跌倒，王三一刀砍在一只板凳脚上，半天不能开口，只微微的听见他的喘息声。赵五只是吓得一头冷汗，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赵五　这……这……是怎……怎么一回事？

王妻　这是因为他喝醉了！

——幕——

---

[1]本剧又名《醉了》。

青春的悲哀

（独幕剧）

登场人物

贾正经——稽查长，年约五十。

贾世杰——正经的儿子，年约十九。

贾晓琴——正经的四太太，年约二十二。

贾正纬——正经的胞弟，年约四十。

魏 禄——贾仆，年约二十五。

景 儿——晓琴的丫环。

巡 警——一人或两人。

时代

一九二二年

地址

一个繁华的大城

布景

贾正经的会客室。中壁为一椭圆形的门，外有过道，左通正经的书斋，右通世杰的寝室，并有过道通东院，台左有屏风，旁有一钢琴。更旁为一躺椅，琴之三面有西式小椅。靠左壁有一长桌，上置电话机、花瓶、笔、墨、纸、砚、朱红印匣及烟罐、洋火等物。台右有一圆桌，围有椅子四把。壁上挂的是正经父母的遗容和几张小像片。

开幕时，景儿正在擦圆桌上的麻雀牌，魏禄含着半头烟卷，带着很有心事的样儿坐在躺椅上。

［景儿（以后简称“景”）斜过眼来着魏禄一睨。

［魏禄（以后简称“魏”）把烟头向地一掷，两手衬着颊，长叹一声。

景　为什么事情叹气？又输了吗？

魏　（无精打采）唉！帮人家干事情总是难！

景　可不是吗？俗话说得好：“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管。”在别人家里当差，哪有在自己家里做少爷舒服呢？（稍顿）我劝你就不要再

赌了吧！我昨天听着老爷对四太太说，倘若你再整天的赌钱，他就要辞退你！（把擦好了的牌装在盒子里）

魏　（冷笑）哼哼！他要辞退我？谅他不敢！

景　（微笑）嗳哟！你不要在我面前摆这些穷架子罢！倘若他辞掉了你，你还敢把他怎样吗？（将牌装盖好了，用手巾向身上拂拭了一番）

魏　（很有决意的样儿走近景儿）景儿——不要紧！老爷不辞退我则罢了，如果他辞了我，自然我有法子对付他，总可以使咱们俩决不至离开。（双手抚着景儿的肩，两眼呆望着她的脸，显出一种媚态）

景　你别要来这套吧！（把魏禄的手推开，转过脸去）

魏　（急状）唉！谁又骗你呢！

景　（回过脸来）那么我倒要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

魏　（踌躇状）昨天晚上？我……我回家去了……

景　你不说过你的媳妇早死了吗？

魏　我的媳妇死了，我的父母没有死呵！（媚笑）

景　（怒状）你不要瞒我了！昨天你上小金香那儿去了，是不是？哼！

魏　你实在太多心了。自从上月到现在，谁又到她那儿去了呢！（景儿低着头，魏禄做出安慰她的样儿）你放心罢，我决不是那种见好爱好的东西，你何必这样地生气呢？

景　（命令状）从今日起，晚上不准再出去！

魏　从明天起，好不好？因为我今天还要去翻本啦。你还有没有钱？再给我两块！

景　（反抗状）我没有钱！老爷说过不准你赌了。

魏　（瞪眼）他不准我赌？他自己干吗整天整夜的赌？

景　他是八字生得好，你还不是八字生坏了；倘若你有他这样的八字，现在你还不是可以坐在家里“耀武扬威”地赌，谁敢说你一字半句吗？

魏　得啦得啦！这些零零碎碎的话，你也不要说罢。赶紧给我两块钱。我赌了这次之后，决不再赌了。

景　（不耐烦状）你这一套话我实在听够了。（转身欲下）

魏　（跟着）哪个再骗你……是……

景　你是发惯了“哑叭誓”的！

[电话机上的铃响，景儿接之。魏禄燃火抽烟。

景　（接电话）喂！你们哪儿？……贾宅……哦……你是吴老爷

吗？……要请我们老爷讲话吗？请您稍微停一会儿……

［景儿急忙入内，魏禄随之下。约哑场片刻后，贾正经（以后简称“经”）含着吕宋烟上。

经　（接电话）喂！你是老吴吗？……我是正经吓……什么？……你与老张今天不能来吗？……不成不成！咱们只来八圈完事，好不好？……哦……哦……我知道了……你们要去替小玉凤捧场吗？……既是这样，那么明天来罢。……喂！我说，老张昨天真岂有此理，他明明知道我单吊“发财”，硬要打了“东风”出来，闹得庄家和个三翻，弄给我那一盘输了四百多块，你看糟不糟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又来了八圈吗？……谁输？……你输呀！……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应该输输吧，你在这几天也赢太多了！……我的手气可是糟极了……什么？……他们想开办剧场吗？……没有来……你放心罢，倘若他们不先来运动我是决不成的！……还有什么话吗？……好……好……是……是……回头见。（放下耳机）

［景儿上。

景　老爷！二老爷来了。

经　请！（景儿转身欲下）喂！景儿——你少和魏禄鬼鬼祟祟地胡闹！听见没？

［景儿红着脸退后，正经的胞弟贾正纬（以后简称“纬”）穿着西服，手执文明杖，脸带笑容上。

纬　哥哥没有上稽查处吗？

经　没有去。你从家里来的吗？（两人坐下）

纬　不是。我从学校里来的。

经　（去掉烟灰）怎么世杰今朝还没有回？

纬　想必是他与几位女同学上公园去了罢。

经　（不乐意状）我说你现在也太让他们胡闹了，从前的学校办得非常的好，凭空现在要来实行什么男女同学，对那些无识无知的青年们，讲些“自由恋爱”——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呀！你是学校的校长，倘若将来闹出什么事情来了，你是要负完全责任的呀！（恳切状）现在社会上不满意你的很多，这都是因为你的女儿世贞与那个高丽人结婚的反响。（略顿）这种事情也难怪他们要反对，就是我也非常的不满意。你想，文赞多氏是一个高丽人，你怎能使你的女儿与他结婚呢？”

纬　这婚姻的事，完全是世贞自己的自由，我怎能干预呢？

经　（皱眉）在你们这般新人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她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中国人倒也不要紧，为什么你独独让她嫁给一个高丽人？

这不但是有害家风，而且是有碍国体啦！

纬　（微笑）我倒要请问哥哥：高丽人是哪一样不好？请问！

经　唉——枉费你还是留学生的出身，难道高丽人是亡国奴你也不知道吗？

纬　哥哥这话又错了。难道亡了国的人就不是“人”吗？亡了国的人就不能与别人结婚吗？不见得罢？

经　（不耐烦状）与你这种脑筋不清楚的人说话，简直要气死我！（抽烟）

［景儿送茶上即退。正经、正纬各自喝了一口茶。

纬　（笑容）请哥哥别动气！“爱情”这件东西是不能与别的东西相比的；它是没有国界种界的；它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它照耀在世界似太阳一样的公平；它好比天上的雨，降在哪儿就落在哪儿的。总之，无论社会上怎样地批评我，怎样地骂我，但我始终认为我的女儿与高丽人结婚是对的；况且这是他们俩的事情，别人是不能干涉的。

经　（起立欲走）请你不要说这些新名词罢，我实在不愿听了。老实说，我的世杰下学期是不准他跟你去受这种可怕的教育，倘若他将来爱上了一个印度婆子，那还了得吗？你简直不会做父亲嘿！（叹气不已）

纬　（起立作强笑）请哥哥不要走，亦别动气，我不再谈说得啦！“木已成舟，米已成饭”，也用不着再说了，我另外还有别的事情要与哥哥商量啦！

［正经的四太太——贾晓琴（以后简称”晓”）拿着一本小说上。

晓　（笑容）叔父刚来吗？世杰今天怎么还没有回？

纬　我来了一会儿。世杰也想必快要回了。四嫂看的什么书？

晓　（着正经睨了一眼，支吾半晌）看的是《红楼梦》。

经　（凶猛状）什么！你又在看《红楼梦》？我前天教你不要看这种书，你又看起来了！你见哪个女人敢看这种淫书？

纬　哥哥，这书看看无妨，是极有价值的文学书。我预备下学期在文学系必修科里要选这本书做课本啦！

经　嗳！（音拉长）那是决计干不得的呀！（略顿，皱眉）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与我商量，赶快都说罢。我还要去约人来打牌啦！

纬　我今天来，就是要请哥哥给我一点“陈肉桂”。

经　你要“陈肉桂”干吗？

纬　因为我们间壁有个寡妇害“气痛”病已经好几天了，据大夫说，

他这种病是很特别的，非要吃廿年前的陈肉桂，否则是不能好的，所以我特地来请哥哥送一点给她。

经　（摇头）这可不成！我那肉桂留了廿多年，我自己尚且舍不得吃，还肯送给别人去糟蹋吗？

纬　（恳切状）请哥哥就送一点给她罢，这是做好事啦！

经　（疑惑状）这件事情与你有什么好处？

纬　哥哥，话不能这样的讲，凡是一件事情与别人有好处的，就是与自己有好处啦——救人即是救己。肉桂在什么地方，请哥哥费神找一点给我罢。

晓　（表同情状）是。您就去找一点给叔父罢。（一边说着，一边催着正经往里走）

经　（不耐烦状）肉桂还在东院楼上啦，这多麻烦。（思索片刻）好，你（指正纬）就跟我一块儿上东院去取罢。

［正经正纬同下后，贾晓琴一面弹琴——悲调——一面唱着。片刻后，景儿送茶上。

景　四太太，昨天听说老爷想辞退魏禄，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晓　（停住琴声，稍露微笑）奇怪！老爷要辞退魏禄与你有什么妨碍？何必你要打听呢？难道他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喝茶）

景　（颊红，作强笑）我说，四太太说话真有点意思，魏禄是男人，我是女人，我们俩既是道不相同，还有什么关系吗！（稍顿）不过魏禄在咱们家里干了多年的事，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好“帮手”；倘若老爷辞了他，我岂不是少了一个好“帮手”吗？

晓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以为你和他还有别的关系咧。放心罢，原先老爷是有辞退魏禄的意思，后来经我从中劝解了一番，才把原意打消了。

景　（笑容）照这样地说来，魏禄倒应该重重地谢谢四太太啦。

晓　（微笑）不但他应该谢谢我，只怕你也要感激我吧！（景儿一笑欲走）喂！景儿——你上门口去候着少爷，如果他回了，叫他先上我这儿来。快去！

［景儿点头示意，一笑而下。晓琴把琴谱翻了半晌，继续弹了一曲之后，贾世杰（以后简称“杰”）带几本洋书急忙上。

杰　（惊慌的低声）四姨！爸爸上稽查处去了吗？

晓　没有。他与你叔父刚才上东院去了。你今天干吗才回？（显出一种很疼爱的样儿）

杰　因为我上公园去逛了一会儿，我爸爸问了我吗？

晓　（愁眉）可不是吗？昨天晚上你睡了之后，你爸爸上我房里来，指牛骂马地骂了我一大顿，说什么“现在世杰大了，人大心大，你总算是他的长辈，不要时常对着他嬉嬉笑笑，教外人看见成何体统哩”！

杰　（恐怖状）咱……咱们俩的事情，恐怕被他看破了罢？

晓　我当初听着他说这些冷腔冷调的时候，我心里只是怦怦乱跳，亦是疑心他知道了，但是到末了，他愈说愈不对了，才放了心。

杰　（恳切状）他到后还说了些什么？

晓　……教我对你说：晚上不要出去，现在外面风声不好，听说不久就有战事发生。在晚上你就不要出去罢，免得他说些闲话，无事在家里看看书，我每天替你预备一点水果，好不好？

杰　水果？好的！（乐不可言）

［晓琴见世杰衣服上有灰土，忙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拭摸了一番。

晓　（一面拭，一面说）你看，你在哪儿闹来这一身的土？

杰　刚才外面刮了一阵狂风，公园里吹掉了好些树叶子啦！

晓　（有所感状）我们人在世上，亦好似那些树叶一样，一朝遇着狂风，就难免没有危险。（歔欷半晌）我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四面睨视了一周，以口对着世杰耳中密语半晌）

杰　（惊慌状）那……那……怎……怎样地办呢？

晓　世杰——我们俩的事情，我想，迟早总会使他们看破的，魏禄虽是买通了，但是他们这些无知识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呀，倒不如从今日起，割断这束烦恼免得将来牵累了你罢。（似乎流泪）

［两人的眼光对射着——作成平视线——世杰突于晓琴怀中，做出儿童哺乳的模样，恰遇景儿送茶上，晓琴力避之。景儿反假装要寻找什么东西。

晓　（正色）景儿！你找什么东西？

景　不找什么！

晓　没有事，就上去东院，看看老爷在那儿干什么！

景　是。

［景儿着世杰、晓琴脸上一看而下。

杰　（以手抚胸）嗳呀——吓坏我了！

晓　这个鬼丫头现在也变得讨厌了。

杰　（疑惑状）她知不知道咱们俩的事情？

晓　她知道了，也是没有法的。总之，从今日起，咱们俩不要在一块儿为最稳当，免得后来闹出了意外的事情误了你。

杰　（两眼呆看着地，摇头）不……不成……不……我……我宁可

死，决不情愿……（说到此处，又想突入晓琴怀中，晓琴力止之）

晓　（正色）世杰！你不要太这样罢，免得又被别人碰见了！（呆了片刻）我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如果我的父母不死在土匪的手里，我也不至被亲戚骗来卖给你的父亲。在未知道我是被骗以前，实指望到此地来升学的，谁知反陷到火坑里来了。唉！（说到此处流下泪来，世杰一面替晓琴拭泪，一面自己饮泣）世杰——如果没有你，我……我早就离开这世界了，就算不，我亦早……你想，我并不是做人玩物的人，怎能忍受你的爸爸的那种……（不能成声）

杰　（泣）你……你别要哭了吧，照拂景儿又来了哩！（稍顿）总之，你死我亦死，你活我亦活！

晓　（拭自己的泪）世杰！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是一个打到廊檐下的废人，是毫无希望的；你正如清晨的太阳，刚要开的花一样，将来的希望还大着啦，怎能与我这种薄命人相比呢？你应当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略顿）我盼望你还是专心求学，将来娶一个情投意合的……一同替社会办点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辜负我的一片期望，你我相爱……

［贾正经在内大声喊道：“你们两人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呀！”吓得世杰、晓琴全身发抖，世杰带了洋书正欲向外走时，正经由内怒气冲冲地上，拦住了世杰的出路。

经　（凶猛状）晓琴！你知道魏禄、景儿刚才在里面干的什么事吗？

晓　（神色慌乱）不……不知道，他们俩又闹出什么事情来了？

［正经走近桌旁坐下，一手衬着颊，一手弄胡髭，表示一种怒后沉思的态度。世杰、晓琴见他这等模样，均觉莫名其妙。

经　（怒气冲冲）岂……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们竟敢干出这种无人格的事情来了！

杰　爸爸，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事情？

经　你少管闲事！上里面去！

杰　是。

［世杰规规矩矩地下。

晓　您凭空着这些冤枉急是没用的，他们干了什么犯法的事情，请对我说吧，让我来规劝他们一番，教他们下次别再干就得啦。

经　（怒目视晓琴）你还规劝？规劝什么！倘若你不放纵他们，谅他们也不敢干出这种无人格的事情！

晓　（低头半晌）好，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不是；他们究竟干了什么无人格的事情，请您赶快说罢，让我来收拾他们。

经　你瞧，他们竟敢青天白日在门角后面亲嘴，你看他们的胆子大不大？倘若传给外人知道了，岂不教他们耻笑咱们家里没家规吗？

晓　（半信半疑）我想，他们不至干出这种事情来罢？

经　我刚才亲眼瞧着的还会错吗？归你这个懒管闲事的人，就是他们白天去睡觉了，你也莫名其妙啦！

晓　（诧异）奇怪。魏禄、景儿平素共同干事的时候，倒是很规规矩矩的，今天怎么干出这种玩意儿哩？

经　（思索片刻）他们既然有了这种不规矩的事情，非要把魏禄这混帐东西辞掉不可，如果再让他们这样翻天覆地的闹下去，恐怕我的祖宗牌子也会被他们闹翻了啦！你把这个混帐东西叫出来，赶快叫他替我滚蛋！

晓　照我看，还是开只眼，闭只眼，模模糊糊算了罢，警诫他们再不准有下次就得啦。

经　（起立）什么！模模糊糊算了？这种没有人格的人还能使吗？（稍顿）我早就有意思要辞退他，但是你总对我说不会闹出什么坏事情来，现在呢，你瞧呀，亏你现在又要替他作保啦！他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晓　（稍露不耐烦状）好，随你的便罢！你爱怎样地办，就怎样地办，我也懒管你这种闲事了！

［晓琴走近钢琴旁坐下，拿着一本琴谱乱翻，脸上显出一种无限的悲哀、恐怖。

经　（大声向内喊）魏禄……魏禄！你还不替我滚出来！

［景儿心惊胆跳地上。

景　（战战兢兢）老爷——您……您是唤我吗？

经　（两只眼睛横望着景儿）你……你这个鬼丫头，简直气坏老子了，老子花了四十块钱是买你来服侍老子的，谁教你来偷人的！……

［正经咬牙切齿地将景儿踢了几脚，晓琴见势不对，连忙过来把正经推开，景儿号啕大哭。

晓　（向正经）得啦得啦！你要辞退魏禄，就辞退魏禄，何必打她呢？

经　（气喘喘的）我今天非要打死这鬼丫头不可，老子犹如把那四十块钱抛到水里去了……（一面说，一面怒冲冲欲上）

晓　（推着正经往外走）好啦好啦！您少说几句罢！请进去休息一会儿，何必这样地劳神呢？魏禄的事情也交给我来办吧。

［贾正经退后，景儿一边哭着，一边以手抚膝，晓琴不禁显出一种

怜人恤己的态度。

晓　（怜恤状）你也不要哭了吧，老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早就教你们当心一点，你们总是不听，现在既是闹到这种地步了，你哭也枉然吓！（稍顿）哼，为你们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受了老爷多少的冤枉气！（叹气不已）

[魏禄上。

晓　魏禄！现在老爷决意要辞退你，我看你还是赶快走罢，免得后来闹出别的大事来了反倒不好。老爷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坏起来比什么人都还要坏。

魏　（垂头丧气）我看这件事情，总还要请四太太格外的栽培。

晓　魏禄，我老实对你说，这一次可是绝对不成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对老爷说了一大段的好话，他不但不答允，反将我大骂了一顿。实在对不住你，请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罢。

[贾世杰上。

杰　四姨！爸爸请您赶快叫魏禄走啦！（转向魏禄）你们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闹得老爷这样地生气？

魏　（哀求状）四太太，我个人倒不要紧，就是出了贾府的门，我还可以上别处去混一碗饭吃，但是我家里还有六十多岁的父母，一个媳妇，两个小孩……

景　（诧疑）你不是对我说过，你的媳妇早死了吗？干吗现在又对四太太说你家里还有媳妇呢？

魏　（支吾半晌）是……是！我的媳妇早死了……请四太太和少爷替我想想，倘若离开了这贾府，教我怎能养活他们？

晓　你的景况自然是很可怜的，但是你须知道，我在这儿不过是一件死物罢了，是毫无主权的；老爷今天欢喜我，就叫我在这儿，如果明天不欢喜我，还不是要与你一样吗？在这个年头，各人心里有各人的痛苦、各人的悲哀，我自己的烦闷，实在比你的还要厉害得多呀！你们都知道我的出身是四百块钱卖给老爷的——我的身体是不能自由的，你们虽然没有钱，倒有个自由的身体呀！——请你替我想想，我的这种境遇不比你的更苦吗？唉！（叹气不已）

魏　四太太的这篇话固然不错，无论怎样，总还是求您上老爷面前再替我讲个情面。

杰　（向晓琴）照魏禄说得这样地可怜，请四姨再去替他讲个情面罢。

晓　（不耐烦状）你只知道用嘴说，难道你爸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吗？（思索片刻）既是这样，咱们俩一块儿去说着试试罢。

［世杰、晓琴无精打采的同下，魏禄、景儿相对半晌无语。

景　（对魏禄显出一种埋怨的态度）我叫你在青天白日不要太亲热了，免得给别人碰见了难为情，现在好呀，老爷决定要辞你，从此以后咱们俩恐怕难……（似欲流泪）

魏　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埋怨我，我也不要怨恨你，总之，你放心罢！这老爷不辞退我则罢了，如果他还是像从前那样的坚决，不肯给我一个脸儿，那么我自有最后的手段对付他。你……你放心罢！（做出很有主意的样儿）

景　他是主，你是仆，他要辞退你，是他的本分，你还有什么手段对付他呢？

［魏禄向景儿耳中说了半晌。

魏　（得意状）你看，我这种法子好不好？他们俩既有了那一件东西在我手里，还怕他们不肯给钱我吗？咱们俩有了钱，在外面租一间讲究的屋子，雇两个当差的，你岂不是太太，我岂不是老爷吗？哈……哈哈，你看好不好？

景　（怀疑状）这……这件事情太对不住四太太，我想是决计不能干的；况且她平素待我们总算好到极点了。

魏　嗳！（音拉长）你又傻起来了！世界上良心好的人有几个？有饭吃的人可以讲良心，没有饭吃的人实在难讲良心；况且现在那些可以讲良心的大人老爷们，尚且不讲良心，我们这些没有饭吃的穷鬼，还有什么良心可讲呢？不要紧！咱们就这样干罢！

景　（半疑半信）就算照你说的办得到，我也不能与你一块儿走吓！

魏　我到外面把房子租好了，百事都筹备妥当了，再来引你逃走吓！

景　（惊状）逃走？这……这……是……干不得的！决计不能！

魏　（急状）你的胆子真太小了，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究竟哪能干呢？（稍顿）我劝你不要疑疑惑惑，还是决定这个主意罢！

［晓琴、世杰同上，景儿悄悄地下。

晓　（皱眉）魏禄！现在的确是无法可想了，刚才我与少爷已经对老爷说了好半天，但终归无效，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为最好，不然……

［魏禄听了晓琴这段失望的话，知道自己再不能在贾宅立脚了，所以立刻显出一种流氓的神气。

魏　（翻着眼）……不然，怎样？难道把我枪毙不成！

杰　（正色）魏禄！你现在怎么啦！你须要知道，这次并不是四太太与我要辞退你，实在是老爷个人的主见，你为什么对我们要发脾气呢？我们平素待你总算不错罢？

魏　（怒状）我不知道什么叫“老爷太太”，从前我吃了你们家里的饭，你们就是我的“老爷太太”，我现在既不想在你们家里吃饭，什么“老爷太太”我一概不知道了。（愈说愈高声）我现在干脆对你们说：赶快筹一千块钱给我就罢了，不然，我马上宣布你们俩的事情！

晓　（温和的态度）魏禄，请你轻一点声音吧，停一会把老爷闹来了，恐怕你也不能下台罢？

魏　（强硬状）我现在怕什么？

晓　（哀求状）你要原谅我们俩的苦衷呀！

魏　（不耐烦）干脆你们马上给我一千块钱了事，你用不着来这一套吧！

杰　请你想想，叫我们上哪儿去筹这一千块钱？

魏　兴顺银行就在间壁不远，你们可以出一张支票给我自己去兑呀！

晓　你说的是办不到的，因为在支票上非要有老爷的图章，否则银行里是不肯兑款的！

魏　这亦不难，只要你们把老爷的图章拿来盖一个就得了；况且你们在这个银行里兑款的手续是很简单的——只要你们写一张条就可以兑现款的。

杰　（摆头）这……这可不成……不成！

魏　（咬牙切齿）不成？真的不成吗？

晓　（向魏）请你不要性急，让我们在这儿商量一会，你上外面去候着罢。

魏　（稍温和）请你们快一点罢，我是不能久候的！

［魏禄下。

晓　（着急）世……世杰！你……你看这……这怎得了？

杰　（垂头沉思）唉！我决没有想着他还是这样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稍顿）事到如今，只好照他所说的去办，不然，他一味胡闹起来，弄给我爸爸知道了，岂不是更糟吗？

晓　你的意思是开支票给他吗？

杰　（点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

晓　（思索片刻）难道以后你的爸爸与银行里结账的时候查不出来

吗？

杰　这倒无妨，咱们以后再慢慢地想法子对付就得了，最困难的，就是现在不容易把我爸爸的图章拿出来。

晓　（回忆状）图章？我记得……

杰　他的图章放在外面吗？

晓　我记得仿佛是在我的寝室里有一个他的图章，倘若他现在不在那儿，我倒可以去拿来。

杰　那么你赶快想法子去拿来，我马上就写支票，免得停一会有别人来了，倒不好办啦。

［晓琴退后，世杰伏在桌上将支票写妥，仔细看了一番，晓琴慌慌张张地上。

杰　（低声）拿来了没有？

晓　（点头）拿来了。

杰　你瞧瞧这样地写对不对？（支票递给晓琴）

晓　（念支票）“见条祈付来人大洋壹仟元整，此致兴顺银行照兑，贾正经条。”不错，是这样地写的。倘若拿上别家银行去，决不能像这样简单的；兴顺不要紧，一定可以兑到现款，因为你的爸爸是里面的股东老板啦。

［两人将图章盖完后，魏禄上。

魏　（凶猛状）怎么样了？你……你们商量好了么？

晓　（强露笑容）好……好了……好了，你……你拿去吧！

杰　（强露笑容）好……好了……好了，你……你拿去吧！

［魏禄将支票接过手，仔细观察一番，放入袋中即欲走。

魏　（抱歉状）四太太，少爷！今天实在对不住您俩，因为我有我的困难，还要求您俩不要见怪。

晓　这倒不要紧，只是我们俩的事情，请你务必要保守秘密，决不要告诉别人，千万千万！

杰　这是很要紧的！

魏　（笑容）这请您俩放一百廿个心，我既然受了您这一千块钱的恩典，还能对别人谈这些闲话吗？放心放心！我决不是这样的人，我现在要走了，少陪少陪！

［魏禄欲退时，正经与正纬同上。

经　（怒气冲冲望着魏禄）你这个东西干吗还不替我滚蛋！（上前欲踢）

晓　（拦着正经）得啦得啦，他立刻就要走的！

［魏禄显出一种藐视正经的态度而下。

经　（命令状）世杰！你去监督这“忘八蛋”，别要让他偷了咱们的东西走。

杰　是。

［世杰悄悄地下，经、纬各就座。

经　（向正纬）这种东西不叫他滚蛋，那还了得！

纬　（支支吾吾）……

晓　叔父还没有回去吗？我以为您早回去了。

纬　（微笑）没有。我在东院与黄先生讨论了许久的废娼问题。

经　（反抗状）你这不又是好管闲事？在各大商埠，娼妓是万万不能少的；倘若此地没有娼妓，我们这些人还是闷死的啦！

纬　那倒不见得。我们一面废掉娼妓，当然一面应该建设别的正当娱乐场来代替——例如不纳费的民众剧场……不过最困难的就是，这些可怜娼妓的生活问题。

晓　（对于正纬很表同情的样儿）是，是！叔父对于社会上一切的公益事情，可算真正热心了。

经　（冷笑）热心？他不过是欢喜做傻子罢了！（稍顿，转向正纬）我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也应该自己放稳重些才好，不要今天提倡这，明天创办那，惹得社会上“怨声载道”。并不是我这个人好说话，差错你是我的兄弟，我不能不尽力地忠告你，如果是别人，我真懒管闲事啦！（一边说着，一边吸着烟在室内踱来踱去）

纬　这倒请哥哥放心，只要是为大家谋幸福的事情，虽是有人反对，我也是决不怕的，并且我还特别欢迎，因为反对我的，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贾世杰上。

杰　叔父！黄先生请您赶快上东院去啦。

纬　哦！大概是简章写好了。我去看看。

［正纬退后，正经一面用手指算着，一面自言自语的走着。

经　（自语）老吴欠我八百，我差老张三百，老刘欠我一千二，我又欠他七百，两下相抵，他还要欠我五百……

晓　（向世杰）景儿在后面干什么？

杰　我不知道。

经　（不耐烦）请你们不要说话罢，把我的牌账又闹掉了！（晓、杰俩不敢再作声了，正经还是唧唧咕咕闹了半晌，总是不能清楚）唉——我今是怎么啦，怎么越算越不对了？

晓　你最好是先用笔写下来，然后再算吧。

经　（点头）这个法儿倒不错。世杰！你坐上这儿来替我写一写，这儿有现成的纸笔。

杰　是！

［正经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世杰。世杰用刀裁了纸，研了墨，蘸了笔；正经一边报，他一边写。晓琴仍然坐于琴端继续的看《红楼梦》。

经　（报牌账）吴明甫欠我八百……我差张新臣三百……写好了没有？

杰　写好了。还有呢？

经　（走近世杰旁，将纸拿起来看）不错。你的字倒有点进步了。我再报，你再接着写罢！

［电话机上的铃响，正经顺手接之。

经　（接电话）喂！你们哪儿？……贾宅……对吓……有什么事？请说罢……什么！一千块钱的支票？（晓、杰两人立时变色，侧耳听之）……没……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我今天没有出支票……你没有兑吗？……那……那好……好极了……人还没有走吗？……喂！请你赶快派巡警把那个兑款的人抓上我这儿来，千万不要让他逃走了，这……这定归是假冒的……费心费心……好……好……回头见！

［正经将电话机放下，表现出一种疑惑的态度，在室内蹀来踱去，吓得晓琴、世杰两人只是发抖，因为正经在旁，彼此心内只好徒唤奈何罢了。正经由袋内取出烟卷一枝，一面想着，一面转向晓琴。

经　晓琴！你去我枕头底下把那个烟嘴儿取来。

晓　……

［晓琴战战兢兢地退后，世杰握着笔发呆，正经走近一把靠椅上坐着。

经　（自言自语）奇怪！还有人敢假造我的支票么？（沉思半晌）哼哼，我自有办法。（转向世杰）写到哪儿了，世杰？（世杰不理会）喂！你这孩子怎么啦？干吗呆着呀？你还是接着写呀！（起立走近世杰）

杰　（恍然）是！是！爸爸往下报罢。

经　（报账）刘吉德欠我一千二……写！

［此时世杰哪里写得下去，只是拿着一枝笔在手中乱抖。晓琴战栗栗地上，递给正经一个“银折”。

经　（怒状）嗳——（音拉长）我叫你去取烟嘴儿，你干吗把个“银

折”拿来？你的心上哪儿了？（着世杰、晓琴脸上一瞅）看你们俩的神色全有点鬼里鬼气！你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

[巡警督着魏禄上，对正经行礼。正经一见魏禄不胜诧异，世杰、晓琴却吓得脸无人色。

巡　贾老爷！这个人（指魏禄）就是刚才去兑这张支票的！（一边说，一边将支票递给正经）

[正经看了支票，显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样儿。看看支票，又看看桌上的牌账，又着世杰的脸上看看。

经　他是刚才去兑款的吗？

巡　是，他是拿这张支票去的！

经　（又着支票呆看了半晌）好！你暂上这门口去站着，我唤你的时候，你就进来。

巡　（很恭敬的）着！

[巡警退。魏禄低着头，做出胆怯的样儿。

经　（凶猛状）魏禄！你现在老老实实地把这张支票的前因后果告诉我则罢了，倘若有半点隐瞒，我今天非枪毙你这东西不可！（咬牙切齿）

[魏禄战栗栗地着晓琴、世杰看了几眼，做出要说不敢说的样儿。正经走近魏禄作欲打状，魏退后两步。

经　你……你究竟说不说？你不说吗，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

魏　（泣声）这……这件事情……

经　（厉声）怎么样？照直说！

魏　（吞吐半晌）这……这件事情老……老爷不能怪我……这完全是四……（又不敢说）

[世杰避着正经，向魏禄暗示摇手哀求——叫他不要说。

经　四？四什么！赶快说！

魏　（着世杰看了半晌）这是四太太和少爷送给我的！

经　（沉思半晌转向晓、杰）奇怪！你们俩为什么要送他这一千块钱的支票呢？这里面究竟是什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复将支票看了一遍）一点儿不错！这支票上的字明明是世杰写的！世杰！你为什么要写这张支票给他？快说！不说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东西不可！

晓　（泣声）老爷！请您原谅我。这件事情实在是我一个人的错处，与世杰毫无关系的！

经　你又为什么要给他这张支票呢？

晓　因为您刚才决意要辞退魏禄的时候，他就对我苦苦地哀求，说

他家里还有妻子儿女全靠他过日子，要我帮助他些钱……

经　你就给了他这一千块钱的支票么？

晓　是。

经　（沉思片刻，摆头）不对罢？你平常对于外人不是这样慷慨的；况且你每每用钱的时候，总要经过我的许可，你这一次为什么不问我呢？（略顿）越想越不对了，这里面定归有大玩意儿，（转向魏禄）魏禄！我倒要问你：他们为什么缘故要给你这张支票？老实说来，不然，你的狗命就难逃！

魏　（支吾半晌）这……这……我是……是不能说的……老……老爷……

经　（大怒向内唤）来吓！

［巡警上。

经　（向巡）你……你将这东西先带上衙门里去，我随后就到，今天非枪毙这混蛋不可！

巡　着！（推着魏禄欲下）

魏　（跪下）老……老爷……请您老开恩……饶了小人这条狗命罢……我现在很情愿对您说实话；并且还有一个凭据给您老看，证明我所说的是实在的，不是骗您老的，只……只求您老开恩，饶了我这条狗命……

经　那么你……你赶快照直说吓！

魏　（一边拭着泪，一边着晓琴看看）在这……这儿……我……我……

经　你着他们看什么？尽管照直说！

魏　我……我在这儿实在不能说出口……

经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你上门口去对我说罢！

［魏禄、正经、巡警三人退后，世杰、晓琴相对无言，只各自痛哭罢了。

晓　（泣）世……世杰……你……你现在赶快逃……逃走…… 走吧……我……我害……害了你……你……我惟有……

杰　（泣）说……说什么你害了我，我害了你，我们俩是心甘情愿的！要……要逃……咱们俩，要死，死在一块儿……鸟已关在笼里，要逃出去，除非用奋斗的精神来打破那万恶的牢笼；除非遇着了相当的机会才能逃出这个牢笼！照现在这种情形看来，叫我们哪能够逃走呢？……唉！自古至今，死在这笼里的鸟不知道有多少呀！……

晓　你……你……不要谈这些……赶快吧！不然，你我全会被……

杰　那……哪儿有机会逃走呀？况且已经……

晓　我倒不要紧，但……但是你……你……千万……万不能……

［景儿急忙跑上。

景　（惊慌状）四太……太太……不好了！老……老爷……手……手枪……赶快……快……走……走……

［远远地听着有脚步声，喧哗声，拉拉扯扯的声音。

经　（在后台）不成不成……我……我今天非打死这两个禽兽不可……正纬……你……你千万不要拉……拉着……我 ……我……

［正经喘着气，卷着袖，拿着手枪，凶猛猛地、怒冲冲地由内上，正纬拦着正经上。

纬　……这……这是千万……哥哥……使……使不得的……万万不能……（竭力将正经手中的手枪夺去）

经　（咬牙切齿）这种禽兽不……不打死……还……还了得……（推开正纬，将世杰踢倒在地，又想过来打晓琴，幸被正纬竭力拉着往内走）

纬　（一面推着正经往内走，一面吩咐景儿）景儿！你……你赶快扶着少爷上寝室里去躺着，赶快……快……

景　……

经　……不成……不……不成……今天非要打……打死……简直气死老子了……

［正纬推着正经下，景儿扶着世杰随之慢慢地下。此时晓琴独自哭了半晌；左思右想，抱着非“死”不可之势，抬头向满室一瞧——似乎要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儿——瞧着桌上的裁纸刀，于是将刀拿到手中，呆了片刻，忽走到室之门口一看，回到原处，再三沉思，正想举刀自刺的时候，世杰略带跛状急忙上，将晓琴手中的刀夺去。

杰　……你？……你？……你何必这样地……（不能成声）

［晓琴倒靠在躺椅上，将世杰的手紧紧地握着，半晌方开口。

晓　现在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实在无路可走呀！……世……世杰！如果有隙可钻，我又何必做这种无聊的自杀呢？喔……喔……喔喔……世杰！你的身体要紧，还是想个法儿赶快逃走罢！

杰　难道你的身体就不要紧吗？我的，你的都是要紧的呵！照刚才的情形看起来，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隙可钻的地步了！但是现在叔父已经将我爸爸拉出去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逃走的好机会呀！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就不可自暴自弃呀！（拉着晓琴的手，慌慌张张就想向外走）走！走！景儿已经去替我们开后门去了……快……快……倘若

错过了这个机会……

［景儿提着一个小皮包急忙地上。

景　少爷！四太太……赶……赶快……赶快……我已经把后门开好了……请赶快……走……走吧！

晓　我们现在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杰　这倒不要担心，原来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就是自由的，好像自由鸟似的，喜欢飞到什么地方，就上什么地方；我们也是这样，喜欢走到什么地方，就上什么地方。难道这么大的一个地球，还没有我们安身立足的地方吗？！

景　……快一点吧！请你不要讲这些闲话！少爷！……

杰　（拉着晓琴的手向外走）走……走……走……我们既是有路可走，何必不走呢？

［三人慌张同下时闭幕。

——完——

本剧第一、二次实演地点均在北京真光电影院。


百部红色经典
风雨桐江
司马文森　著
镰锤耀帜，淬火成钢
桐江暗夜起风雨，侨乡儿女旌旗展
不畏顽敌燃星火，敢叫旧城换新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开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结束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桐江 / 司马文森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71-6
I. ①风…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7062号
风雨桐江
作 者：司马文森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孙志文
封面设计：王 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涿州汇美亿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29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7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71-6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开篇

一九三五年春，刺州发生一次大逮捕。

先是中共刺州特支委员刘某被捕，叛了党。而后全城大戒严，国民党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分兵包围了特支书记陈鸿、赤色工会党支部负责人宋日升的家。陈鸿越墙逃跑时被杀。中共地下党员宋日升、陈天保等二十多人同时被捕，只有另一特支委员德昌因住所不明，得免于难。国民党反动派戒严三天，搜捕德昌，但遍搜全城，毫无所得，只得暂且作罢。

那德昌在大逮捕发生时，原来隐藏在一个女同志家，他和姓刘的叛徒没有直接联系，亦从未谋面，因此姓刘的虽告了他的密，却无法找到他。一场混乱过后，情况业已判明，他便给上级党委——中共禾市市委写信，报告事件经过，并请求上级党：“……组织破坏极为严重，务请速派人前来整顿。”

密写的信去了一封两封，如石落大海，上级党委未加答复，德昌心内疑惑：是否上级党委也被破坏？待亲上禾市报告，又恐在路上出事，这儿也不能没人维持，因此忧心如焚。

事隔一月有余，地下交通站才转来上级党委的复信，信上说：“……由于形势变化过快，各地组织均有损失，市委因此得重新调整，在新形势下部署战斗。刺州特支无论环境多么困难，白色恐怖如何厉害，组织破坏多么严重，务必坚持！市委对刘某的叛党罪行极为愤恨，对陈鸿同志的英勇牺牲表示衷心哀悼，对被捕同志致以关怀！对你能临危不乱，坚持工作，坚持战斗，表示赞许！亲爱的同志，刺州系属要地，敌人重视，我也绝不退让，市委决心支援你们，加强领导，除将特支扩大为特区外，并派市委委员老黄同志前往接替陈鸿工作。老黄同志将于三月十五日至迟三月十八日到达你处，希预作妥善安排……”

德昌翻翻日历，距离老黄动身的时间极近，便做起准备，专候这位新的负责同志到来。

不意在预定时间内，却又临时发生了一场事故。

第一章

一

侨办的刺禾公路最后一班客车，抵达刺州终点站——南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次班车误点和往时很不一样，不是几小时，不是一天，而是四天。三月十六日从禾市发车，理应当天下午四时抵终点站，但十六日没到站，十七日也没到站，一直到十九日才到站，沿途又失去联络，因此引起多方面的猜测；当客车一进站，站上的气氛十分紧张，汽车公司派出“护路队”加强了对旅客的监视和检查。

这班车的乘客也比往常为少，只有六个人。狼狈、困顿，如同惊弓之鸟，路上发生的事使这六位乘客肉颤心惊，犹有余悸。他们顺次下车，在站上接受比平时更为严峻烦琐的检查。临到快进城时，又被喝住，据说又要检查。这是一条十字大路口，从城市来的，从乡下来的，要进刺州城都必须经过它。

十字路口设有一个大检查站，四周满是铁丝网、带有铁刺的木马，一条宽宽的大路只留下两个仅容一人的小通道，一进一出，互不干扰。把守这个检查站的是一排被本地人称为“湖南勇”的中央军。他们刀出鞘，枪上膛，加了双岗，如临大敌。

这些旅客沿途以来受到不少教训，算是有些经验了，都自动乖巧地排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到入口处，进入检查棚。那检查棚又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检查普通旅客的，一部分是进行特别检查的，只有一间小木屋，专对付那些“形迹可疑”的旅客。

当这批旅客走进检查棚后，便有个身穿便衣，口衔烟卷，歪戴呢帽，敞开胸膛，露出匣子枪，手执马鞭，瞟着斗鸡眼的“大人物”。似要对这些“初入贵境”的旅客来个下马威，又像要显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看他的面色威风行事，“娘”声不绝地直骂人：“奶奶的，还不赶快把行李打开！”“奶奶的，还不把双手举起！”骂时手中马鞭直转，发出虎虎啸声。

这一声势果然起了作用，使旅客大感惊慌，有人因之打开行李忘了

举手，有人举了手又忘记打开行李，于是又是一顿臭骂："奶奶的，你不想活啦！先解开行李后举手，懂得规矩不？"当客人按指示一一照办，他又借故骂人："看你那慌慌张张、鬼鬼祟祟的样子，定不是个好东西！"但他对被检查的妇女却另有一副嘴面，见年轻貌美的就说下流话："哎哟，大姑娘，打扮得这样漂亮，可真逗人呀，摸一下行吗？"说着果真就动手。窘得那些妇女直想钻地，他反而哈哈大笑，大为开心。

旅客们在心里骂：真和北洋军阀一模一样。却又不敢得罪他，还得装笑面，老总长，老总短，尽在那儿说好话奉承，以求从速通过。

在这六位旅客中，有一位妇女，二十七八年纪，镶着满口金牙。从打扮看，像是侨眷，从她遇事慌张、面红耳赤，又似从未出过远门。沿途以来，一闻风险就掉泪，埋怨丈夫不仁，不该让她一人回来。有人问她：丈夫是干什么的？便说是出洋的，刚从南洋回来，怕返乡被许天雄绑票，约她到禾市去团聚："我返乡，他又出洋去啦。"

在同行旅客中，有个石匠打扮的中年男子，见她旅途孤零，胆小惊慌，很是同情她。遇事照顾，叫她不要担忧。她见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也信任他，处处请教，跟他一起行动，看来就像一家人。

当那女侨眷随同大家走进检查棚，检查站的那些湖南勇就都挤眉弄眼、垂涎欲滴了。那便衣汉子兀自不动声色，只对石匠表示"关心"。那石匠中等身材，腰粗臂壮，身穿一色深灰色短褂裤，腰缠淡蓝大方格子围带，脚上一双陈嘉庚公司球鞋，围腰分插两把打石铁锤，一只手挟着把半新油伞，一只手提着只蓝色土布包袱。神色镇定，仪态大方。那便衣汉子既不检查他的行李，又不搜他的身，只是双眼朝天，摇着手中马鞭，翘翘下巴，问他和那侨妇的关系。石匠只是微笑着回答并不惊慌："在车上认识的。"便衣又问："这样看来，你们是没有关系喽？"石匠重复："在车上认识的。"便衣点点头忽又问："那，你是干什么的？"说时又把他上下打量，"看你那刁样子，就像要去上梁山！"石匠只说声："老总真会开玩笑。"就把一张硬卡片呈上，"石工，禾市工务局的工作证。"便衣连看也不看，一味追问："为什么不在禾市干活，偏上这儿来？"石匠仍然是一团和气地答："那儿马路开完，没多少活干，上这儿找活干。我这儿有工务局的介绍信。"说罢又交出一封信，那便衣见证件齐全，答话没漏洞，只得叫他站开一边，等候检查。

说着，那便衣就一摇一摆地挨近那年轻侨妇，露出那贪馋下流的鬼面把她上下直打量，特别对她那饱满结实的胸膛感兴趣。那侨妇一见他模样，早已心慌，面红地垂着头。便衣却有意为难她："把头抬起来！"他用力把那马鞭扬了一下。那侨妇更心慌了，只是不敢抬头。便衣

冷笑一声伸手去挑她的下巴："你怕什么，我叫你把头抬起来！"那侨妇又怕又羞，只是朝后退缩，便衣却一步步逼上，就像饿狼碰上小兔子一样。

检查棚内呈现着极度紧张的气氛，有人从旁劝导着："老总说的，你就照着做吧。"有人也说："你这个人真是，别把大家都连累上。"石匠却鼓励她说："嫂子，不用怕，我们都是善良小百姓！"

那侨妇被逼得无地再退了，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便衣一时也下不了台，老羞成怒地说："真他奶奶的坏人先告状，老子还没动手，你就先叫救命了。我看你定不是好东西，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罢用马鞭朝特别检查室一指："走！你怕，老子偏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你一下！"那侨妇听说要搜身，一时惊魂失魄，返身就想走出检查棚，却被朝胸一把抓住："我一眼就看中你了，走！"一直被拖进特别检查室，接着木门砰的一声关上，和外面隔离了，只听得那侨妇在哀声乞求："老总，老总……"便衣却在号叫："脱，快！"侨妇哀号着："天呀……"又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到底要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走惯这条路的人心内是明白的，也叫作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但石匠却一直在惦念着这年轻妇女的命运，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要走过一关，接受一次麻烦的检查。一直到同行的人都被检查完了，一个不耐烦的检查员走近他："为什么还不滚！"他才发现检查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指着特别检查室气愤地说："我还要等我那位乡亲。"那检查员冷笑着，挥挥手："滚你的，别给自己添麻烦！"

这时几乎所有检查棚内的检查员都挤向特别检查室，要去"协同检查"，那检查员其所以饶过他这一关，显得那样的不耐烦，也和这件事有关。那石匠莫可奈何地提起包袱，愤恨地骂了声："他妈的，禽兽！"

二

石匠离开检查站，慢步地走向桐江大桥。

走近桥头时，只见在一根电线杆上，挂有两个方形木匣，匣里各盛人头一颗，血肉模糊。电线杆下告示牌上，贴有告示一道，历数受难者“罪状”。据说他们都是危害民国的“罪犯”。再走不远又是一排告示，虽然旷日持久，字迹仍极清楚，告示上尽是勾红钩钩的人名，标示已有几十人因“勾结逆党”“危害民国”早被处决了。

石匠虽是第一次来到刺州城，但他对这个有近二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并不陌生，临行前组织上对他介绍过，也读了许多有关资料。

他知道：刺州是专区所在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发达，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侨汇集中，又有侨乡之称。他也知道，刺州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处在各方实力派混战之下。北伐前，为北洋军阀盘踞，苛政重税，民不聊生，因此北伐一声雷响，义军纷起，大股的攻城夺隘，小股的拦路截击。北洋军慑于革命声势不战而败，败走时沿途被袭，不上十天左右，整个专区二万多北洋军皆成义军刀下之鬼。有人传说，当北洋军败走时，连十岁八岁孩子也拿起菜刀、扁担到处追逐败兵、喊缴枪，大势所趋，兵败如山倒，这些乳臭小子居然也大有所获。

北伐失败后，地主恶霸利用起义农民和流落民间的大量武装，成立“民军”。这些民军队伍极不统一，东一股，西一支，有三千人枪的自称司令，有五千人枪的号称军长。凭实力大小，盘踞地方，互不相让，且常为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

人民受贪官污吏盘剥、战祸危害，无法生产，也难以生活，因此有机会出洋的，就出洋去了，一部分没机会出洋的就铤而走险，一时又成为匪盗世界，叫作盗匪如麻。

一九三三年，刺州形势发生过一次大变化，一支邻省队伍开了进来，把民军挤走，统治了这地区。第二年，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闹翻，宣布独立，另成立新政府。新政府刚一成立，立足未定，蒋介石一面抽调大军进攻，一面用高官厚禄，收买瓦解内部，新政府无法抵挡，反蒋起义遂告失败。

蒋介石既已“敉平”这次“叛乱”，便派他的亲信大员周维国坐镇刺

州，以遂他多年来心愿。

这周维国是蒋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国受训的少壮军官之一。出国前他就以对蒋忠诚、坚决反共为蒋赏识。学成返国，升迁极快，从上校而准将而少将，一帆风顺，即使蒋系军官前辈，也为之瞩目。

周少年得志，跋扈横蛮，高傲自大，自封为“铁血将军”，手下人马号称“铁血军”。周又自称为反共专家，在手下拥有一支特别部队，叫蓝衣大队，自任大队长。这蓝衣大队成员不多，但都是校级以上军官，其中有革命叛徒、有不学无术的堕落文人、有流氓打手。专以对付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队伍。

周之被任命为刺州专区专员、保安司令，固和刺州地位重要、形势复杂、与革命苏区毗邻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在最近一次参加“围剿”中，兵员减损惨重，亟须休整补充。

周维国坐镇刺州，利用这支反共的特务队伍，破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并扬言要完全消灭这个已有多年基础的刺州地下党。这次特支被破坏情况的确严重，特支三个负责人，一叛变、一牺牲，地下党员被捕达一半以上，成为特支主力的赤色工会全垮。而周维国的白色恐怖则有加无已，受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所受压力极大，面临着更沉重的考验。

三

像一道白虹铺在石匠面前的，是那横跨在桐江之上、号称有五里长的桐江大桥。刺州背山面海，桐江就像条锦带拦腰绕住，分隔了城乡。桐江水潮汐起落有定，潮来时，热浪滔天，汹涌澎湃，几乎要把这古城冲走。潮落后沿江两岸蚝田尽裸，清可见底，水流缓缓，绕城而过。潮来时凶暴如蛟龙，潮去时温驯如泥鳅，因此有人说："激怒了刺州人，泥鳅也要变蛟龙！"

石匠走在桐江大桥上，正是潮来时候，江面白浪滔滔，翻滚而来。他站在大桥上，纵目江面，船影消迹，交通断绝，似觉有巨物逐浪，原来却是鲨鱼群在江心翻滚跳跃。他在禾市居住多年，在禾市湾内也时有鲨鱼群出现，却无如此壮观。他住步观赏，心想：人云刺州有八景，这大概就是一景了！他续步桥心，桥头那端，城楼在望，他又想：这大概就是大南门！

旅途没使他疲累，沿途景物也很动人，却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焦急。组织上给他的指示是从十五号起至迟十八号，要赶到刺州接关系，而现在是十九号，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看来这儿情况很紧张，地下党的担子极为沉重。"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想。

行期延误不能怪他，他是十六号动身的，原打算当天到达，可是旅途出了事故：客车遇到袭击，接连又有几座公路桥被焚毁。传说纷纷，有的说是红军游击队干的，有的说是许天雄股匪干的。桥梁被破坏，公路车就不得不在中途停站，因此耽搁了三天。

他走过大桥，在进城门前，又遇到一次检查，但这次检查马虎得多，仅摸摸身就放过。一过城门，在他面前就出现一条宽敞新辟的大街，这条大街旧名南大街，新名叫作中山大街。看来开辟不久，路面刚在铺，两旁店铺有的已建造新楼，有的正在打地基，有的老房被拆，新房未建，张开个大口，极为难看。街上行人拥挤，大都是操外地口音的泥水工、石工、木工，他们都是建筑公司临时从外县招雇来的。他们吃无定处，居无定处，因此沿街小饭摊、骑楼、马路旁，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这时已入夜，地方不靖，大街两侧店铺一早就上了门板、锁上铁闸。

石匠在入暮的大街上，怀着异乎寻常的心情，一边慢慢地走着，一

边暗自盘算："该到哪儿歇脚？"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十字街口，正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叉口，他又想："接关系的地点是在东大街，为什么不在东大街找个旅舍过夜？"

东大街比起南大街又是一番情景。东大街的马路还没拆，仍然是一条古老、破旧、拥塞的旧街道。路面很窄，用青板石铺成，高低不平，又是阴暗、潮湿。两旁全是一些油、盐、酱、醋、瓷器、农具、小杂货等供应农村需要的小商铺。和南大街高楼大厦、钱庄、洋货绸缎庄，截然不同。据说住在东门外农村的农民都是些穷苦人，他们从祖宗时代起已习惯于一早挑着自己的农产品进城叫卖，换取所需的日常用品回去。

东大街又是通省大道，来往行旅多，这些远方来客走进城门，刚好入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和吃。正如他在南大街所见的，这东大街大小店铺也是一入黄昏就上门。只有客栈、饮食铺一片繁闹。这条大街的特点是横巷多，每隔三几十步，就有一条横巷，巷口有木栏，栏上挂有大小灯笼十来盏，上书第×巷有某某高等客栈、高等旅舍，欢迎投宿。入夜以后灯笼齐明，煞是美观。

石匠从南大街转向东大街，要经过衙门口。那儿有一个大衙门和一座钟鼓楼。那衙门就是刺州专区专员公署，同时又是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周维国就住在这儿。这专署是全城最大的建筑物，正面是三层楼高的白色洋灰牌楼，高悬"以党治国"四个蓝色大字，两侧是二层楼高的高墙，墙外围以蓝漆铁栏杆。巍然屹立，予人一种威迫感觉。

对着衙门的正面大门，有一道粉白高墙，墙上用蓝色大字写着"十杀令"。所谓十杀令即：凡所谓"参加共匪者""私通共匪者""窝藏共匪者""明知故犯者"……皆"杀无赦"！在高墙下排列有木笼多具，这种木笼又名站笼，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闭于站笼中，仅留头部在笼顶，笼顶有夹板，板中开洞，刚好夹住受害者颈部。据说凡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被枭首示众之前先要进站笼示众三天。这种野蛮刑具在这儿原没人看过，从周维国来后才被推出使用，而且件数日有增加。那石匠偷偷一数，一共排列了八具。

走过钟鼓楼就是东大街。石匠一进街就开始注意挂在木栏上的灯笼。由于外县赤贫农民大量涌进刺州找寻生计，各建筑公司招工头适应需要又都在各客栈内分设招工处。因此各家客栈一早都宣告"客满""恕不招待""明日请早"。石匠费了好些周折，才在一条叫第一巷的横街，找到一家自称为"高等旅舍"、实际却比普通客栈简陋得多的旅店。他一进门，女店主就声明："床位没有，只剩下一间高等房间。"石匠心内明白：原来如此，不然也早挂上"客满"啦。他说："只要有个地方过夜就

行，管它是不是床位！”

办完登记手续，净了手面，石匠出去接关系。女店主满意地在旅舍门口挂上“客满”，正在柜台上督促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抄旅客日报表，以便送派出所备查。看见石匠要出门，便警告着说：“先生初来敝境，不了解情况，我现在就告诉您几条规定，免得自讨麻烦。我们这儿，九点戒严，十点查房。地方不太平，早出早回。”石匠谢过说：“我一会儿就回！”便走出第一巷。

街上相当热闹，经济饭店、小饮食摊到处挤满狼吞虎咽的人，几乎全是外地口音。石匠找到一家卖鱼丸肉粽摊子的，叫了一碗鱼丸、一只肉粽，边吃边和摊主聊天。他故意问：“老板，现在离戒严时间还有多久？”摊主道：“还早哩，有一小时。”石匠又问：“时间不多哪，你这些货卖得完？”摊主满腹牢骚地说：“没有办法，地方不太平呀，闹土匪又闹共产……”石匠问：“四乡不太平是没军队，你们这儿有中央军。”

摊主苦笑着：“先生刚到敝境的吧？四乡闹的是土匪，我们城里闹的却是共产。前些日子保安司令部抓了好多人，又杀了一批，衙门口的站笼都装满了，说在牢里还有一大批。”他四面张望一会儿又低低地问：“先生是从省城来的？听说你们那儿也到了红军，连省城也破啦？”石匠道：“我也听说过。”摊主唉声叹气地说：“你打我，我打你，没个完，只苦了我们小百姓。从前我们这儿驻的是民军，三天换一个司令，五天换个专员。后来来了××军，住不了多久又闹反，说是反对蒋介石，成立什么人民政府。蒋介石派来飞机一炸，不上十天半个月又垮啦。现在又来了中央军，日子更难过，天天在闹杀人，说是杀共产党，天知道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越杀城里共产党越多。乡下比城里更糟，说是人人皆匪，乡里老大三番四次地来请，中央军怕吃亏，只是拖，不敢出去。”说着，又频频摇头。

石匠付了钱，问：“老板，找十八号门牌往哪头走？”摊主道：“往前走，再过十家八家就是。”石匠谢过他的指点，慢步走去，不久果然看到十八号门牌。那是一间小杂货铺，铺门紧闭，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漏出。石匠左右顾盼似无可疑的人跟踪，便上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十六七岁，平头、圆面、大眼的少年人伸着半边脸出来问：“找谁？”石匠和气地说：“打扰。有香烟卖吗？”少年机警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说：“关铺啦，明早来吧。”石匠道：“请通融一下，我是从外地来的，买了就走。”少年人问：“要什么牌的？”石匠道：“红锡包！”说时，把语调特别加重。少年人道：“有，请进！”

这家杂货铺规模不大，但吃的用的东西都卖，自然也卖香烟。石匠

接过一包红锡包，索性坐下借火柴抽烟，少年人在一旁眼瞪瞪地注视着他。石匠问：“生意还好？”少年人答：“过得去。”石匠边抽着烟，边又自言自语地说：“是非常时期，交通真不便。从禾市到这儿，平时半天路程可到，这次却走了四天。”少年人还是不露声色：“先生是刚从禾市来的？”石匠道：“是呀，十六号那天动身的。”少年人又问：“先生尊姓呀？”石匠道：“老黄。”那少年人心跳着：对啦，是他！却又故意问道：“先生是来找活干的吧？”老黄微笑着说：“找亲戚来的。我有个表弟叫德昌，就住在这儿。”少年人问：“已找到令戚？”老黄摇摇头：“是今天下午才到，地生人不熟，现暂在第一巷德记旅舍住，打算明天找他。”说着，起身告辞。

四

这少年叫林志强，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在组织内部都叫他小林。他利用伯父开的这家小杂货铺，担任特支对外的联络工作。从上级把接待一位来自禾市同志的任务交给他后，他就不分日夜守在这间铺子里，等待那位同志。他从十五号守到十八号，一直没有人来找他联系，他耐心地再等待着，十八号过去了，十九号又来了，还是没有人来，他真焦急！想不到这时却有一位自称老黄的人找上门来。暗号是对的，可是他不能就这样按下，组织上告诉他：把对方样子、联络地点记下，转达就行了。因此当那自称老黄的人走后，他就匆匆地从后门转出去，赶到第二巷进士第找德昌同志。

进士第是本城蔡家所有，宅主在晚清时候当过进士，人称为蔡进士。虽已事隔几十年，蔡家的家境也没落得差不多了，但人们对这巨大宅院还怀有几分敬意。蔡家人沾了祖先的光，在地方上也还受到尊敬。宅院很大，花园亭榭样样俱全，虽年久失修，三进大屋已倒塌一进，花园也变成菜地，外表仍然是金字横匾，朱漆大门。

小林一口气走过第一巷转进第二巷，敲进士第大门。不久，就有一个老妈子带着一个十一二岁小男孩来开门。这一家人和他原来都是熟识的，那小男孩一见他更是活跃，说："姊姊在书房。"说着返身就赶进内屋报信。小林低声问老妈子："陈妈，林先生还没走？"陈妈道："还和小姐在书房谈着哩。"

小林是进士第的常客，大屋里有几条路、几间屋、几块砖石，他闭上眼也数得出。没等陈妈带路他就拽开步一直摸进去，通过一条露天甬道、一道拱门，转过几个弯，又进两个拱门，才到一个大天井。这天井一边是白梅，一边是黄桂，有两个半人高的绿色琉璃金鱼缸、几十盆兰花。正面是个古香古色雕花镂木的大厅，两侧各有厢房一间，一间充当书房，一间是客房。书房门垂着竹帘，帘缝里漏出灯光，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一张云石圆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年约三十，高身材，西装头，穿黄咔叽学生制服的男子。另一个和那男的差不多年纪，中等身材，短发，白上衣黑短裙，观音面，柳叶眉，杏仁眼，长相非常清秀的女人。那男的就是周维国悬赏要抓的德昌，但他常用的名字却是林天成，同志们习惯地叫他大林。那女的是这

座宅院的主人，姓蔡名玉华，同志们习惯地叫她作女蔡。

大林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后，一直在这儿躲藏着，有时情况太紧了才下乡。但城里事情多，离不开他，三几天后又回来。这次他进城来接关系已有五六天了，从接到上级通知后，他一直住在玉华家。可是事情很出他意外，白白地看见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预定时间已满，但关系还没到："是不是又出事故？"在这样非常时期，什么事不能发生？他非常焦急不安，甚至于打算明天一早就离开。玉华却主张他多住两天："在我们这儿，凭大门口那块金字招牌，不会有人注意。"

正在这时，玉华的弟弟小冬直嚷进来："姐姐，小林来了。"大林心想："这个时候小林还赶来，该不会是……"正想着小林已掀开竹帘进来，心情亢奋面色发红，一见面就说："大林，那个人到啦。"大林对玉华丢了个眼色，玉华便对小冬说："小冬，你看什么时候啦，还不上床睡觉去。"小冬很不服气，顽强地抗议道："每次小林来，你就叫我走，我不干！"小林忙过去安慰他："小冬乖，听姊姊话，明天我给你做飞机。"玉华也道："小林已答应啦，该高兴了吧，走，我陪你去。"她把小冬从书房拉走。

大林叫小林坐，问他有什么情况。小林把刚才所见的都汇报了。大林却在关心另一问题："你对他暴露过自己身份？"小林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会那样傻。"大林点头称许道："这就对。"小林更得意了，喋喋地说："你叫我提高警惕，我对人就不大敢信任哩。"一会儿又问："我明天把他带来见你？"大林没有搭腔，只在书房里，伸着长腿来回走动。这是他多年来的老习惯，当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时，他就慢慢地来回走动，他习惯于走着思考问题，而不愿意坐着思考。

他这时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级派来的人，不在约定期间内到达？从禾市到刺州相距一百多里，交通方便，行期改变了，另行通知也还来得及，为什么超过最迟的期限，上级又没有新的通知？仅仅为交通发生阻碍，还是另有原因？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姓刘的叛变，陈鸿牺牲，整个赤色工会垮台，他对这个地区的新情况，对工作的艰苦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敌人是强大、凶狠而又狡猾的！"他想。情况变了，应该允许大胆怀疑，会不会是老黄在路上出了事，有人冒他的名来？有一个姓刘的已使我们够惨，不能再有一个姓刘的！……

时间迅速地过去，离戒严时间越来越近，而他还在无休止地迈步。小林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内心焦急，却又不知该不该提问。大林在继续考虑：如果不接，老黄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因公路桥被破坏，耽搁了行期，一个负责同志，又是外地人，地生人不熟，没有群众关系，找不到

党，白色恐怖又是这样厉害，万一……他又如何能负责，对得起上级和老黄同志？

玉华把小冬交给她母亲，又回来。她从大林那副阴沉忧虑的面色，看出问题还没解决。低声问小林：“快到戒严时间了，你还不走？”小林也低低回答她：“问题还没解决啦。”大林忽然面对玉华：“玉华，你在第一巷那家德记旅舍有没熟人？”玉华沉思半晌：“有事吗？”大林道：“我想了解一个人，他就住在那儿。”玉华道：“店主是个寡妇，女儿在我们学校读初中一，算来也是我的学生家长。”小林问：“想了解那儿一位住客，你有什么办法？”玉华道：“我可以去找我的学生。”于是，大林下了决心，对小林叮嘱：“估计那个人明天还会到你那儿，你对他暂不表示什么。”小林起身，大林又加上一句：“路上小心。”玉华送走小林，回来后问大林：“明早不走了吧？”大林道：“看来走不了，坐下，我们谈谈你明天去了解些什么。”

五

大林和玉华是两个亲密的同志又是爱人，他们在禾市大学求学时，曾一起工作过，××军组织新政府时，大林奉派来刺州工作，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一直在一起，又有情感上的联系，从工作关系来说，大林领导了她，从私人关系说，又是一对情人。因此大林在这个破落的进士家庭中，在这座古老的宅院里，地位也比较的特殊。

大林是惠县一个石匠的独生子。

他一家三代都是石匠。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石匠。他们的手艺扬名全省。他祖父雕石龙，他父亲刻石狮子，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能手。豪富人家举凡盖宅院、修墓地，都要从老远地方把他们请来，更有些华侨资本家，从海外寄信寄钱来定制林氏雕品，由海道运出国去。

但这名闻全省的石雕艺人，家境并不比一个普通石匠好。他们一生精力都用在为地主、官僚建造高楼大厦、陵园墓地，细心地把一块块从荒山上开下的青石，雕成生动瑰丽的龙、凤、狮子、麒麟、梁山好汉，供人清赏，自己住的却还是败瓦泥墙的破屋，吃的还是三餐番薯稀粥。为生计，终年不得不离乡背井，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豪富东家到另一豪富东家。

老石匠用简单工具雕琢了一辈子石头，双眼昏花了，背脊弯曲了，手脚也不灵活了，还得在石头上做功夫。他祖父直到闭上眼那一天还在问：“我那条龙还缺了个爪子没雕好，怎么对东家交代？”因此，当大林将近长大成人时，他父亲就下了决心不让他再做石匠。他对大林说：“天成呀天成，即使我一天只喝一顿稀粥，也不能让你再当石匠。我一定要栽培你读书成器，出人头地！”因此，这门家传手艺到大林这一代就断了。

大林从小就聪明懂事，眼见家境凄凉，又深受他父亲“读书成器”的影响，也决心做个出人头地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从小学读起一直读到高中，成绩都是优等的，在头三名中。但到了初中快毕业时，他父亲双目失明，不能劳动，断了生计，只靠一些徒弟周济过日，对他的供给自然也不能继续。但他还是决心继续求学，从进高中起就是工读生。

就在他进高中时，接受了一些进步书刊所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领会到勤工苦读也不是解决广大人民贫穷的道路。要闹革命、推翻

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因此，他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加入了CY（共青团），后来又入了党。入党后他没有离开学校，还在禾市大学读书。不过，他这时进大学已不是为个人找出路，而是在党的安排下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禾市大学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以地方实力派为背景的学校当局，对这样的局势采取了“学术重地，不问政治”的态度，提倡读书救国。但左派学生实力强大，且在学校中占有一定阵地，右派学生也不弱，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后来“蓝衣社”插入，右派实力增加，强制学校当局对左派学生采取行动，提出一批黑名单要学校开除，学校当局还是采取“不介入”政策，不敢接受，蓝衣社遂采取恐怖行动，因而打人、绑架时有发生。

左派学生不甘示弱，也进行报复，凡是右派学生有集会，左派学生就去扔石头，捣乱会场。发展到最后，一个蓝衣社头子突然失踪了，风传在那蓝衣社头子失踪前，大林曾去找他，并和他在海边沙滩上散步。事隔多日，那蓝衣社头子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在海上漂流，胸口插着七寸长的一把匕首。

事情已发展到这地步，学校当局不能不报案，当有一队民军开来学校驻防，全校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在一个暗淡的夜晚，成为左翼学生运动中骨干分子之一的蔡玉华，忽然被人叫醒。她起身问：“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匆促而又低沉：“玉华，是我。”门开了，进来的是大林。大林比玉华高一班，他们在禾市大学共同工作已有两年了。

大林的出现完全出乎玉华的意外，她又惊又喜地问：“为什么还不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你！”大林却镇定地回答：“我还没交代工作，怎能就走。”他把当前的形势对她介绍一遍，又说：“组织上已决定把我调开，这儿的工作交给你负责。”

玉华对这个决定没有意见，她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在动手前，他们一起讨论过，做过决定。但十分关心他的行止，她问：“你要离开禾市吗？”大林微笑着：“还不知道。”玉华有几分激动，又问：“我们能够再见面吗？”大林还是那副乐观坚定的笑容：“我们一定能够再见！”周围的环境是不好的，大林得从速离开，他没有说别的话，把工作交代完了就匆匆离去。

从此，玉华代替了大林在禾市大学的工作。

说起蔡玉华，她是刺州人，她的高中学业是在刺州立明高中完成的。当她还在高中读书时，在刺州知识界就很有名气。不仅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被称为“校花”，而且很有写作才能。在刺州报上，经常发

表她清丽抒情的散文，为青年知识界所崇拜。她算是出身“名门”，祖父是晚清进士，伯父是留日学生，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是国民党元老，又是现任监察院委员，人皆称之为蔡监察。父亲算是最无出息，读了一辈子书，却不曾出去做过事，靠祖遗产业，株守过日，自称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悒悒地过了五十个年头，丢下一妻一女一子与世长辞。在她父亲临终前，他们的家业已变卖殆尽，只剩下这所进士第和东大街几间铺面，收铺租度日。

蔡玉华从小追随父亲，熟读诗书，玩弄文墨，却也沾染她父亲高傲自负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在中学时代就不知有多少人追求过她，豪富人家也纷纷派人说媒求亲。但她却瞧不起那些“家有几文臭钱，而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至于普通人家，也因为话不投机一律拒绝。因此很受攻击，有人说她是虚无主义者，主张独身主义，有人又说她在闹同性爱。而她对这些毁谤，均一笑置之，不与理论。高中毕业后，她到禾市升大学，那儿是个通商口岸，现代化城市，政治空气与刺州这一守旧落后的古城自不相同。当禾市大学地下党大活跃时，她因为不畏权贵、黑暗，敢说敢为，受到地下党注意，先被吸收入反帝大同盟，后又入党。

大林离开禾市大学后，曾发生过一次大逮捕，但有关人士早已离开，没什么损失，玉华在市委领导下也及时把工作方法改变，她把组织巧妙地伪装起来，成立“禾大文学研究社”，出版一份《禾岛》文艺月刊，由她出面主编。这份月刊虽只出版了三期，却很有影响，特别是她写的几篇散文，被报界捧为“具有全国水平”。

蔡玉华大学毕业后，被她母亲一封电报追回刺州。她母亲正看中一门门当户对的人家，要她结婚，便以“母病速归”的电报，把她骗回家。但她却坚决拒绝这门婚事，她母亲说：“你不结婚，也不能再回禾市，亲老弟幼，家中无人照顾。”在家告养的蔡监察也说：“你已大学毕业了，就没有理由再留在禾市。想找事干，我替你在中学谋一份书教。”凭那老监察一封信，她便在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她的组织关系由禾市转到刺州特支，由陈鸿直接联系并分配她负责互济会工作。

她和大林的联系从那次分手后一直没有接上，书信也不通，但感情却没有断。三年来的恋爱生活给他们在感情生活中，打下很牢固基础。只是不知道今后前途如何。她近三十了，他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和她在一起，也不便通信。在更深夜静，对着春风秋月，有时想起这些，不无有些愁怀，却从不对人吐露。

回到刺州约过一年，刺州局势大变，许久没见面的陈鸿突然来通知她：上级派了个新同志来，特支已决定把她的关系从他手中交出去，由

那位同志负责。她不知道代替陈鸿来领导她的是什么人，一直在等待。一天，陈妈突然把一个人带进进士第，玉华先是吃惊，而后却忍不住兴奋地叫起来。

大林还是那样冷静而亲切，他微笑着说："没有想到吧？"玉华道："做梦也不会想到。"大林幽默地说："这不是叫分久必合吗？"两人同时大笑。

这一笑把玉华娘惊动了，她从内屋赶出来，遇到陈妈就问："是什么使玉华这样高兴？"陈妈道："是小姐来了朋友所以高兴。"玉华娘问："是男的还是女的？"陈妈笑道："是个男的，长得可俊俏。"

玉华把大林介绍给她娘，玉华娘把大林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恍然大悟了："原来她早有对象，怪不得一点不急。"从此，玉华娘、陈妈就把大林当作未来的姑爷看待。

久别重逢，两人分外地亲热，感情联系又接上了，却很少谈到公开结合问题。新出现的形势、复杂多变的政局，使他们都无法来考虑个人的事情。玉华只要求能再和大林在一起也就满足了，大林却把她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她那儿。

六

老黄回到德记旅舍，女店主在账房前闲坐，一见面就说：“你这客人守时。”老黄以正经事已办过，安了心，有意找她闲聊，顺手拖过一只竹靠椅，和她面对面坐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谁个出门人愿意有好好床铺不睡，却到派出所去喂蚊虫。”女店主这下可乐开啦，她拍着大腿说：“你先生，真有见识。出门人就要这样：入境问俗，不吃亏为上。有些客人偏不听话，过了戒严时间还在外头瞎撞，叫派出所扣留就请店主想办法。店主就只知道租房要钱，有什么权势？还不是自己花钱，白倒霉！”老黄乘机问：“这儿旅客常常被扣？”女店主满腹牢骚地说：“可是常事，一过戒严时间，巡逻队就满街跑，这些人呀我叫他无事找事干，成串成串地乱抓人，名义叫作搜查共产党，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还不是为了个钱字。”

老黄默默地抽着烟卷说：“老板娘是说他们利用搜共产党名义来勒索？”女店主道：“你先生，真有见识，这儿的事就是这样。我也是听说，真共产党可厉害呢，那样容易抓到？说他们都有三头六臂，厉害得很呀！还不是那些出不起钱买官府人情的穷人倒霉。不过，你先生放心，我们这家高等旅舍信用好，别的客栈常常出事，我们这儿倒没发生过。出了信用哩，就说房钱收高点，客人也乐意来住。”

老黄有意称赞她：“是老板娘有办法，便利了大家，以后我可要多替你宣传。”女店主这下更乐啦，又是拍腿，又是大笑：“你先生，真有见识，看的可准！其实我这个寡老太婆有什么好办法，还不是那句老话，叫作朝中有人好做官。吃我们这行饭的，在派出所里没有几条内线还行？你说他们上上下下哪个不吃过我的人情钱？”老黄坐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

宽衣上床后，老黄把正经事办完了，虽然比较地放心，由于一天奔波劳累，也由于沿途所见所闻，特别给他印象深刻，他反复地在想：劫车、烧桥、有关许天雄传奇式的传闻、检查站、年轻侨妇、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的人头、站笼、十杀令，还有那善良健谈的女店主……

老黄在禾市工作也有好几年了，他所碰到的困难不少，却没有像他现在所遇到的这样复杂。

他原是长汀人，出身自一个贫农家庭，当过牧牛童，又当过铁匠。

当年家乡在共产党领导下闹武装起义，他不但是这些正义行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组织者之一。斗地主、打土豪、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哪件他不是站在群众前头？省苏维埃成立后他成了干部。党为了培养他，曾把他调到党校受训，受训完毕，苏维埃政权在扩大，他又被派到邻县红白区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党又把他派到白区工作，先在章县，后又调到禾市任市委委员。

他在禾市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那就是当马路工人，因此大家又叫他“马路黄”。老黄领导过禾市马路工人罢过工，反对过工贼，争取改善待遇，很有威信，受工人热爱，工作有成绩，党也很重视他，而他总觉得工作没做好，多次表示要到更困难的地区去工作。有一天，市委书记果然亲自去找他，并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地区的组织被破坏，急需派一位得力干部去整顿，开展工作。市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你有农村工作经验，有武装斗争经验，又有城市工作经验。在那个新地区，你这三方面经验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决定派你去。”老黄对组织分配从来不讨价还价，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也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给他办理移交、了解新地区情况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十天。他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之后，最后接受了市委的工作指示，领取了路费，便动身……

正想到这儿，忽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女店主似在对客人打招呼，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又似对查夜人表示不满，用破锣似的嗓子说：“要查夜吗，你们查吧，我们这儿住的全是些身家清白的客人！”一声查夜，整座旅舍已翻了天，旅客纷纷起身，房门反复开关碰击，查夜的在厉声镇压：“不许乱走乱动！”女店主也在反复打招呼：“各位镇静，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例行公事！”

老黄早有准备，一听查夜，不慌不忙地起身，在板床上坐着，点上油灯，不久，果有杂沓脚步声走进隔房，有人厉声喝问：“干什么？”答话的人声调低沉，听不清楚。“有证件没有？”答话的人又说了几句什么，也不大清楚，一个清晰的声音，听来是一记耳光：“没有证件？不是好人，给我带走！”有拖拉声、哀求声，夹杂着“妈妈”声。老黄警惕地想：情形不对呀，和老板娘说的不大一样。好在他证件齐全，也不大在乎。

一会儿，查夜人就挨到他房间，房门虽已打开，那些像乌鸦一样的警察人员，还是作威作福地，用足踢门，持着枪，拿着麻绳，凶神恶煞地冲进来。在巡官后面跟着那面色难看手提马灯的女店主。老黄早把证件拿着说：“我有禾市工务局证件，请长官过目。”那巡官连看也不看，

却连珠炮似的对他提出一大串问题："干什么来这儿？有没有亲人？有谁给你担保？什么也没有？可疑，给我搜身！"当即有人上前搜身："报告长官，有三十块大龙洋。"

那巡官把钱接过手，皱起眉头，频频摇首："你是一个普通打石工人，哪来这样多现洋？是偷来的？抢来的？可疑，给我带走！"当即有人动手来拉，老黄却镇定地说："要上公安局问话，我跟你们去，何必拖拖拉拉！"那巡官关心的却是那白晃晃的银圆，顺手把它往口袋里一放："我带去当证物。"早已转眼不见人了。

老黄被拖拖拉拉地拥出德记门口，早有十来个同命人被扣在那儿，警察想找外快，一迭声地叫要上绑，当即有人抗议："又不是强盗，为什么要上绑？"熟识行情的就自动孝敬些什么，那警察索性就做起公开交易来："不绑也可以，照这位先生的样子。"说着，高高竖起一个指头，有人给了，有人给不起请包涵，轮到老黄，他苦笑着说："请你们向巡官先生去要吧，我是一个子也拿不出来了。"有人低低问他："全搜走啦？"老黄点头，警察又是一阵臭骂。

不久，那巡官出来，后面跟着女店主，她牢骚满腹地说："你明明是在拆我的台，坏我信用。这几个客人有哪点不合你规定的？要证件有证件，来龙去脉也是一清二楚，连钱多几个也算犯法？"那巡官也有理由，他说："对德记我无二话，你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上头交下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呀！说实在话，我们那新所长是花了大把龙洋才上任的。"女店主道："我知道他，要捞本……"又转向大家："大家放心，住我的客栈，就是我的人，天大的事我担当！"又似在壮大家胆子，表示她内心的不满："我开了二十多年客栈，没住过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过一件事，几任派出所所长都当面称赞过我，只有这个新所长有意为难人。我陪大家去理会。"她对巡官说："走！我找你们新所长理会去！"

派出所设在一所旧庙宇里，进了衙门就是一片广场。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从各客栈拉来的人，看来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专为对付哪一家。各客栈主也都跟来，他们一见面就互打招呼，互问这次被拉来多少。看来，他们在这儿碰头也不止这一次。女店主的嗓子特别高，她满腹牢骚地对其他店主说："人事钱我哪个月缺过？上面的香我烧了，下面的香我也烧，上上下下缺过哪个人情？就算换了新所长，有话说也得先打个招呼，不该就这样拆我的台！"有人劝她冷静点："又不光拉你家的人。"有人却调皮地说："烧香要看菩萨，你过去烧的现在都变成过气菩萨，不灵哩，要烧新菩萨的香！"一阵议论，把这些店主吸在一堆。

新所长到任虽有三天，但还没有人到他那儿去烧香，他急了，就来

这一手，以免三个月期满，血本全亏！搜刮的好办法是大检查。既可表示办事认真负责，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这时，他正安坐在所长室等待着“财神”到来。派到各方面去执行任务的都回来了，一听完汇报，他就满意地摸起八字胡，表示要亲自来审理这些案件。

首先被推进门的是一个私娼和一个嫖客，这所长一见那嫖客就大大恼怒，拍起桌子骂：“我看你三更半夜偷宿在良家妇女家中就不是好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重大嫌疑。”一阵下马威：“给我吊起来！”一举手，就要拉人吊打。但那嫖客却是个行家，不慌不忙地说：“算我倒霉，马失前蹄。说什么重大嫌疑是过分了，嫖私娼倒是真的，要钱我给，吊打请免了吧！”所长拍案大怒：“你把我当什么人？我虽刚上任不久，却要做个公正廉明的榜样！快，快，给我拉出去！”嗓门虽高，声势也来得怕人，却频频对巡官丢眼色，巡官会意，走近嫖客身边低声说：“别闹了，跟我来，事情再严重也是好商量。”

轮到那私娼，她娇声娇气地说：“所长呀，你也未免欺人太甚，我干的虽是半掩门生意，哪个月不对你们纳钱进贡。可不能这样翻面无情，过手不认账！”所长还是装出一副公正廉明的模样，拍着桌子说：“你这贱人，也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话，前所长的事怎么拉在本所长身上？”那私娼把屁股一扭直坐到他身边：“前所长也好，现所长也好，我不相信就有两样，说来说去还是个钱字不是？”

所长把桌子又一拍正待发威，那巡官已进来低低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他听了个五十大洋，临时又把威风收起来，说：“你嘴巴厉害，我暂时不和你理会。”又对巡官交代道：“先把这婊子关起来，等会儿我再来审讯。”那巡官心中有数，故意问道：“所长，把她关在什么地方？”所长摸了摸八字胡：“就暂时关在我卧室里吧！”巡官对那私娼挤挤眼，低声说道：“等会儿你陪他玩玩叫他高兴高兴，就可以出去。”私娼问：“我那朋友呢？”巡官笑道：“你真也是个有心人，怪不得走你门槛的人多。放心，我正招待他喝酒压惊呢！”

一声有传，那大大小小客栈主，已闹哄哄地挤进来，女店主凭资格老，会说话，在这儿上上下下有人事，被推为临时发言人，一进门她就哇啦哇啦地吵：“茶钱、酒钱、烟钱、点心钱，我哪项缺过你的？怎的翻面无情，不先打个招呼就拉人？你们是官，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名誉也要紧！别的派出所辖区，今天都无事，就只你这个派出所和大家过不去。消息传出去，还有谁敢来我们店里投宿？这还不是存心破我们饭碗？”其他的人也在后面起哄。那新所长把面孔一板：“本所长一向公正廉明，绝不苟且徇私，不论谁，只要违法乱纪，我都秉公办理！”

那巡官刚刚把私娼送进所长卧室又出来，女店主便抓住他说话：“新所长刚到任，情况不明，巡官你是旧人，你说我们是不是每月都送了孝敬钱的？”巡官也从旁说了情：“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商量。”又低低附在所长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所长点点头：“那就交你办吧。”他起身，故意说：“我事情很忙，还有要事要办，你们有话和巡官说吧！”说着就进卧室去。那私娼已和巡官说妥要孝敬他，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去办他的“要事”了。

巡官在公案上只一坐，就对大家宣布：“所长刚刚交代过，过去老规矩不变，今晚上的事也不能马虎，被拉来的人每名罚大洋三元，谁交钱，谁就把人带走，也不用再审问哩。”客栈主七嘴八舌地直吵，叫作“皮费太重”。但巡官却说：“不许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少一个不行！”说着把手一挥：“出去！”

当那客栈主到广场上对旅客宣布后，大家本着花钱消灾精神，也都无二话，于是就立刻缴款放人。临走时，女店主拉住巡官问：“你从我那姓黄的客人身上搜去的钱怎算？”巡官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哩，就免掉他一个人罚款吧。”

当这些“嫌疑犯”在各客栈主带领下走出派出所，那私娼和她的相好也出来了，她衣衫不整，头发蓬松，对相好的说：“亏我面子大，你才免吃这场苦头。”那嫖客却苦笑着说：“是你陪他睡一觉面子大，还是我五十大洋面子大？算了，倒霉！”他们也双双回到私娼家去。一场虚惊过去，那新所长却财色兼收，荷包胀鼓鼓的。

七

一早，玉华离家打算到第一巷德记旅舍去执行任务，只走到半路，就听说昨晚突击检查，从德记抓了许多人，暗自叫声：“坏了！”又匆匆回头。大林听见这消息更加紧张，对玉华说：“设法通知小林暂时躲一躲。”又说，“我三天后再来。”五分钟后，他离开进士第赶出城去。

玉华心情非常不安，不知又要出什么大事，她是个相当沉着的人，和往时一样吃完早餐就上学校，外表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上课钟还没响过，和平时一样，学生都在校园里活动。她无意中遇见那德记旅舍老板娘的女儿，想起大林委托的事，便把她拉过一边，问起昨晚突击检查的事。

那天真女孩学她娘口气说：“闹来闹去，还不是为个钱字。”玉华问：“怎么说的？”小女孩道：“什么事也没有，各罚大洋三元就放啦。”说着又咯咯地笑，“听娘说，有些客人损失很大，有个从禾市来姓黄的客人，身上带的钱全给搜走，现在连吃饭也成问题哩。”玉华注意地倾听着。“说是来找亲戚的。对人挺和气，就是运气不好，亲戚没找到旅费倒叫人抢了。”说着，上课钟已响，学生们纷纷赶进课堂，玉华知道那个人无事略为安心，可惜大林已经走了，她一时又无法通知他。

早饭后，老黄又在东大街十八号出现，他是去打听消息，顺便对昨晚的事打个招呼。大街上很热闹，来往的大都是东门外的农村妇女。她们挑着柴草、农副产品，罗列在街道两侧空地上，等候买主。店铺都开了，生意却很清淡，农民在自己挑来的农副产品卖出前，是没有现款买所需东西的。不过，街上谣言却很多，人们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谈论，说省城非常吃紧，又有一支红军从中央苏区打过来，中央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那支红军现在已打到离刺州二百里地区，随时都有打进刺州的可能，所以周维国连日在调兵遣将。大家都在说：“看来又要拉夫啦。”老黄心想：“怪不得进城的尽是妇女。”

他到十八号去，那个光头黑面的少年不在，有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在掌管店务。他照样买了包红锡包，想打听一下那少年，那中年妇女只说了声：“有事出去了。”便招呼别的主顾去了。他在那儿周旋了好一会儿，不得要领地又回旅舍。

他以为是偶然碰巧找不到那关系，也许他是到什么地方去通知德昌

了，因此下午又去。照样买了包红锡包，那中年妇女也不在，换来个五十上下年纪的男人。他又向他问起那少年，店老板倒还和气，只是说："有事下乡去哪。"老黄有点失望："什么时候回来？"店老板摇摇头。老黄回到德记问女店主，他的亲戚来过没有？女店主道："我和你一样，时刻在等他，就是没见人来。"

老黄起了狐疑，他想，他这次来的任务急迫，论理关系已接上了，该有人来找，为什么等了这一天，走了两趟，还没点动静？他回到房里，躺在床上，抽着烟卷，在分析研究原因。他想：也许他迟到了，引起怀疑；也许是昨晚客栈出了事，引起怀疑。如果特支因此而不敢接关系，他该怎么办？他现在是身无分文，靠那好心肠的女店主借钱度日。时局紧张，一个人待在这儿什么事不会发生？一时也焦急起来。

他忽又想起临走时，市委书记曾对他叮嘱过："要记住，你去的地方，是个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的地方。在那儿坚持工作的同志，都是双手提着人头过日子。接关系时，也许不会像平常那样，因此千万不要急躁、大意，有困难就给组织写信。"他反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困难时候？为什么不给市委写封信呢？论理在他安全抵达目的地后，也该给组织打个招呼。因此，他便到柜台上，向女店主借用笔墨，并要一份空白信封、信笺。

半小时后，他把信写好了，信上说："……此间货源奇缺，而采购者极多，常有抢购现象发生。弟因交通故障，来迟一天，货主借故拒交欠货，且避而不见，只得暂住东大街第一巷德记旅舍听候解决。只与货主原约如期交货，货主今拒不见面，交涉无门，使弟进退两难。见信务速函货主，促其履行诺言，以守商誉，亦免弟空手而归。至切！至切！"他把信反复推敲一番，认为相当妥善了才去付邮。

但他也没有放弃机会去找关系，每天还是上十八号去买红锡包。只是那少年一直避不见面……

八

大林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才回城。

玉华还没回家，小冬上学去了，因此进士第内异常清静寂寥。玉华娘听陈妈说“林先生来啦”，认为是个时机。这个因丈夫是个读书人，一向被尊称为先生娘的老年人，许多时日来就想找大林单独谈一次话，解决有关他和玉华的婚事问题。他们接触虽多，总有玉华在旁，她怕玉华骂自己老封建，又怕不能畅所欲言，表达一番心意，有许多想说的话都闷在心里。难得有这样机会，她和大林单独在一起，因此她便摸进书房，并对大林说：“阿林呀阿林，我们这座院子少了你一个，就像空了半边屋。”大林笑着说：“是伯母过分宠爱。”玉华娘道：“说真的，我们家就是少了个男人，要是你能搬过来……”大林还没全理会她的意思，开口说：“我现在不就是把它当自己的家吗？”玉华娘一阵高兴：“你也这样想就好哪。”又进一步说：“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你该成家立业啦，玉华也该有个丈夫，你说是不是？许久来，我就想单独找你谈谈，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就是……”她沉吟半晌，突又开口，“你们要好了许多年吧？”

这个突然袭击使大林大感狼狈，面红着。玉华娘却很得意，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玉华今年是二十九岁，你的年纪？”大林说：“也是二十九！”玉华娘表示满意：“不正好？说真的，在没有知道你们已经要好时，我真担忧呀，一个二十九岁姑娘还没有婆家那还行！她要自由，我和她那死去的爸一样，不反对。不过自由来自由去，总得有个结果，不能一辈子老是自由自由呀！她聪明，人也不太难看，不怕没人要，过去要讨亲事的人可多哩，门槛也快给踩断，都叫她回绝，现在也还有许多人想来说亲；我担心的是人家笑话，俗语说：人言可畏。这些年来外面说的怪话，三进大屋也装不完呀，什么独身主义呀，什么同性爱呀，什么白虎星呀。背着她，我就不知道偷偷流过多少眼泪，她呢，却一点不在乎……”说着说着，她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泪水也掉了。

这时忽见陈妈带着小林匆匆进来，小林见面就说：“阿林，怎么现在才回？”大林知道有要紧事，对玉华娘说：“伯母，您的心意我全明白了，有话以后再谈吧？”玉华娘有点不舒畅：“又被小林岔断！”还是起身告辞。小林汇报了德记被搜查和这几天来的情形，又把一封信交给他。

大林把信打开，是一封普通商业来往信件，他略为看过之后，便跑到对面客房去，用茶水涂抹着信背，于是出现了一行行白字：

特支：

老黄同志业于十九日抵达你处，因交通故障，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他现住东大街第一巷德记旅舍，苦于无法与你们联系。信到之日，务速与之联系，协助其转移至安全地点，以利工作开展。切切！

市委

大林把市委指示信反复地读了几遍，点上火烧掉，才又回到书房。他兴奋地对小林说："现在情况已闹清楚，老黄是自己人，你现在就到德记去找他……"小林站起身就想走："现在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大林对这年轻性急的同志带着批评口气说道："你忙什么，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你到德记去找他，对他说：你托我找的那个亲戚已经找到了，正在等你。一听你说，他一定会跟你走，你就把他带到清源村口大榕树下，那儿自然有人接应你们。"

小林受了批评倒没有什么，他很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脾气。他默默地记住这一段话，正待出门，忽又记起："玉华同志告诉我，老黄同志带来的路费全给派出所搜去，这几天的吃住还欠着哩。"大林从身上拿出五块银洋："代他付掉，不能使新来的同志为难。"

小林走后，大林便进内室去向玉华娘告辞，玉华娘吃惊道："玉华还没回你就走？"大林道："请伯母转达一声，过三几天我再来。"玉华娘知道留他不住，便说："看你这样东奔西跑的，连饭也不吃就走。下次来，可记住把行李搬来。"大林笑了笑："谢谢伯母。"便伸着那又长又健实的腿，匆匆地走出进士第。

大林要去的地方，是离城十里地的清源乡。

清源是个侨乡，却是个穷侨乡。全乡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壮男人出洋谋生。因此这乡有三多，守活寡妇女多，老头幼孩多，童养媳多。男人出洋虽也被称为"番客"，但不是去当"头家"而是去做苦力。大多数人每年只寄两次侨汇，逢年过节才有；光景差点的大抵一年才寄一次侨汇，也有几年才寄一次的。乡里土地不多且多贫瘠，要依靠土地是无法为生的，这就是促成男人出洋谋生的原因。

留在乡里的妇女大都非常勤劳，是一家的主要劳动力，侨汇多、家景好些的，还得做些手艺贴补家用。侨汇少或侨汇断绝的，大都到外乡去当短工找家用。因此这乡妇女又个个是身强力壮，一条扁担能挑上一二百斤的劳动力。

这乡盛行养童养媳，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童养媳，她们从更穷困的乡村买了三五岁的幼女来养，到了十四五岁就草草成亲。这些年轻妇女和丈夫拜过天地，共同过日子不上一年半载，丈夫就到南洋去。幸运的三五年回来一次，也有十年八年才回来一次，更多是渺无音讯，一辈子也不回来了。因此大多数妇女都在守活寡。

妇女们有苦无处申，只能去找其他寄托，乡里盛行“关三姑”“关太子”“找神明”各种迷信玩意。大多年轻妇女都纠合志同道合的结成“姊妹会”，有因丈夫回乡不愿同房而自杀，有因亲人离家日久，音信全无，感叹长日难过，集体投江自杀的。

不过这都是旧事，自从党组织在这儿开展活动后，情况就有了改变，不少妇女参加了组织，极端封建反动的姊妹会，在活动时候也有了新的内容。经过一番经营，慢慢地也成为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

大林进清源乡，习惯地不从大路走。在村口大榕树旁就有一条小路，转进小路，通过一片龙眼林，在一间独家寡屋前停住。这农户有一只脱毛老狗，平时除了吃喝外，大都蜷卧在泥地上闭目养神，每遇有陌生来客，也会抬头懒慵慵地吠叫两声，算是提醒主人注意。这时，它见有生人到来，像在例行公事似的，睁开昏花老眼，有气无力地对大林吠叫两声，又埋头养神去了。

听见狗吠声，从屋里走出一个竹竿型的中年妇女，问了声：“谁呀？”一见大林又笑着说：“是阿林，老六还没回来哩。”大林说：“没关系，我有别的事来的。”一直伸着长腿朝里屋走。他们到了堂屋，那中年妇女要打水给大林抹面，大林却说：“大嫂，别忙，先帮我做点事好吗？”那中年妇女笑道：“你什么时候叫我，我没答应过？”大林连忙道：“大嫂说得有理，我把话说过哩。”中年妇女从灶间又搬出水壶茶碗。大林说：“请你到村口大榕树下等两个人。”

这中年妇女叫玉蒜，是老六的女人。她正如了解蔡老六一样，是了解大林的。从前陈鸿来过他们家，每次来总要关在房里和老六谈到深夜，匆匆过了一夜又回去。当时她还不知道陈鸿和老六是个什么关系、在干什么，她习惯于过小媳妇日子，对男人的事从不过问，只是心中疑惑。后来城里贞节坊上挂了陈鸿的首级示众，说他是共产党要人，才明白陈鸿是个什么样人，也明白自己丈夫在干什么了。陈鸿牺牲了，却来了个大林，看他的行动和陈鸿差不多，她心想：“他也是！”她很敬重陈鸿，也敬重代替陈鸿的人，听见有什么吩咐，总是卖力去做。

听完吩咐她走进卧室，围了腰兜，披上头巾，边出房边问：“那两个人我认识吗？”大林道：“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就是那个黑黑胖胖

的……”玉蒜笑道：“小林？”大林道：“对，就是他！”玉蒜打扮得整整齐齐，说声：“我知道啦。”正待出门，大林又把她叫回头，低声叮嘱：“见到人不要打招呼，也不要带来见我，只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最重要的是，看看他们后面有没长‘尾巴’。不管有无，马上来通知我。”玉蒜点头道：“我知道。”大林又道：“可不能大意。”玉蒜笑笑，顺手挽只竹篮，里面还有半篮子晒干了的荷兰豆，匆匆出门。

九

小林离开进士第，径投第一巷德记旅舍。他和女店主也是熟人，因此马上就找到老黄。老黄正待出门，他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也不便到处乱走，唯一能去的就是十八号。他估计给市委的信已经寄到，也可能有复信，他想去打听打听消息。可说是完全出乎意外，那少年人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他高兴地伸出手，热烈地和他握着。

小林有点内疚，很不自然，老黄请他坐，他不坐，只说：“真对不起，害你等了这些日子。”老黄心中有数，知道有好消息，因而也非常兴奋，说：“不干你事，你们有困难，我知道。”小林又低声说：“你托我找的那个亲戚，已经找到，正在等你。”老黄心急道：“什么时候去看他？”小林不慌不忙地说：“现在就去。”老黄立即答应了。说着，他就赶忙地收拾行李。小林又从口袋里摸出那五块大洋：“你的亲戚叫我把这点钱带给你，好付清房租伙食。”老黄笑道：“你们都知道哪？”小林笑了笑，不答话。

老黄把行李收拾好，带着钱出去。女店主见他满面笑容，也替他高兴，问：“亲戚找到？”老黄道：“找到啦，找到啦，刚从省城回来，叫我就搬到他家去住。多谢老板娘，没有你帮忙，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女店主道：“我说过，凡住过我旅舍的，就是我的人，有困难我不帮忙谁帮忙？”又低声问：“你的亲戚就是这个在东大街开杂货铺的？为什么不早说，我们是隔街邻居。”老黄道：“不是他，是我托他代找的。”他把欠账结清，又回到房间提行李，对小林说：“走吧！”女店主还特别送出门，反复叮嘱：“你先生，找到亲戚，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来走动。”她的善良德行留给老黄深刻印象。

小林带着老黄走的是大林常走的路，不必通过大街，不必经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口。这座城池原有一道坚固的、高可三丈、宽一丈的石墙，据说当年是为抵御从海上入侵的倭寇而筑的。现因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已倒塌，成大缺口。大林经常来往的是一个城墙缺口。首先发现这个通道的是附近村子的农民，他们贪图路近，出入城方便，又可以避免城门口中央军的检查盘问，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也成为一条半公开的通道。

老黄还是石匠打扮，小林却是普通农家打扮，一个在前，一个在

后，迅速地通过横街小巷，走了约半小时，才到达城墙边。小林机警地先自攀上缺口，前张后望，没情况，招招手，老黄也上去。过了城墙缺口，沿着护城河，又过了一道独木桥，进入城郊一座村庄。小林松了口气，站住，抹去额前汗珠，老黄快步上前，和他并排着走，小林这时才放心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一出城，他们就把脚步放慢。小林不但对老黄表示特别亲热，而且话也多了。他对老黄再一次表示歉意："老黄同志，你不会怪我吗？我一直有意躲开，不见你。对一个上级派来的同志，我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可是，没办法……"他把手一摆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这儿情形很坏，出了大叛徒，陈鸿同志被杀，许多同志被捕，关在牢里，反革命满天飞，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呀！"老黄一点也不责备他，还点头称许："你们做得很好、很对，为了党的安全、革命利益，我们随时随刻都要对敌人提高警惕。"

小林还觉得解释欠充分，又补充道："我们也很急呀，从十五号起就等着。可是你到十九号才到，时间不对。后来又听说德记出了事，德昌同志告诉我不能接……"老黄道："这样决定完全对！"又问，"我们现在就是去找德昌同志？"小林点头道："我想是。"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老黄对这个年轻同志的兴趣逐渐在增加，他觉得他机警、灵活、亲切而又坚定。忽然问道："小同志你叫什么呀？"小林道："同志们都叫我小林，你也叫我小林好啦。"老黄问："小林同志，我可以问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小林笑道："上级要问，什么都可以——今年十七哩。"老黄问："读过几年书？"小林道："穷人可没读书运气，只读完小学就失学哩。"老黄问："父母都还在？"小林心事重重地说："我是个孤儿，父母早亡，从小跟伯父长大，那间小杂货铺就是伯父开的，叫我在铺里帮忙。组织上说，就利用那铺子做个联络站吧，叫我好好地干。"老黄道："我见过你伯父和伯母，是两个和气的人。他们知道你在为革命工作？"小林摇头："他们不知道，我对他们什么都没说。亲人是一回事，革命又是一回事，总得有个内外。"

老黄点头称是，又问："他们不同情革命吗？"小林摇头："穷人都同情革命，就是怕死。"老黄说："所以要做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又说："你现在的工作也不能小看。"小林道："德昌同志也这样说，就是不痛快！"老黄问："为什么你觉得不痛快？"小林说："事情不多。"老黄道："可是很重要。"小林点头承认。老黄又说："干革命不能光求痛快。"小林不表示什么。老黄忽又问道："你现在已经是党员？"小林双颊涨红："还早啦，只是个共青团员。"老黄说："那就更出色哩！"小林内

心得意，却故意指了指前方："走过这村庄，还有一半路。"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个红屋绿野的村庄。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屋子清一色用红砖瓦盖成，连成一片，四周全是油绿菜地，正像绿叶扶持着红花。走进村庄不远，就看见一条小巧街道，有三四十间店铺，铺头不大，各种日常必需品倒还齐备。还有不少洋货，看来是华侨私带回国的。

小林带着老黄大摇大摆地走过街，还频频和人打招呼，老黄低声问："这儿没有驻军？"小林放声笑道："除了城市，中央军什么地方也不敢去。要去，也得集中上三几百人才敢动。"接着，他又说了个故事："有次周维国派了几名便衣到这儿来，几个日夜没见回去。后来派人来追查，才在粪坑里发现。原来，有人把他们当肥料淹到粪坑里哩。"

老黄对这个故事感到兴趣，他注意地听着，又问："是谁干的？"小林扬扬得意地说："国民党反动派说是共产党干的，老百姓却说是土匪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谁也闹不清。我问大林同志，他也只笑笑……"老黄问："谁是大林同志？"小林吃惊道："你不知道？大林就是德昌同志呀！"老黄点点头。小林又指了指前头："你看，快到渡口了。"

不久，他们就抵达一道渡口。

一条白浪滔滔的大江横在他们面前，那江面约有一里来宽，迎面扑来阵阵带咸水味的海风，老黄指着它问："这就是闻名的桐江？"小林点头道："就是。从这儿可以通到大海。"

从这渡口到江那岸的渡口只有一艘渡船，作为维系两岸交通的工具。摆渡人就住在对岸岸边的茅屋里，只有公孙两个。老艄公年近六十，维持古风习惯，头上缠着小辫子，下身穿条渔家常穿的宽裤脚靛青色的灯笼裤，一面络腮胡，面呈古铜色，双眼如铜铃。那孙女儿，只有十五六，圆胖的面孔，一对大眼两只乌黑的眼珠子，却剃着两道长长细细的柳叶眉，垂着一条乌金发黑、又粗又长、结着大红丝线的辫子。茁壮高大，看来是个早熟姑娘。她声音洪亮，粗野、泼辣，而对人却又极亲切、甜蜜，尽见她在对过渡的人问好，一会儿说："三叔，进城回来哪。"一会儿又对另一个妇女说："五婶，你买了些什么回来呀？沉甸甸的，要不要我帮你提一提？"人人都叫她"阿玉姑娘"。也有在背后偷偷议论的："这姑娘甜得就像蜜，可惜是水上人，要不，可小心求亲的把门槛踩断。"

小林带着老黄上渡船，那阿玉一见他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姓林的，你不用过去哪。"小林也很活跃，问："为什么呀？"阿玉答："你姑妈早进城啦。"小林道："我找的是姑爹。"阿玉故意逗他："你姑爹也进

城啦。”小林道：“那我来找你。”阿玉问：“找我做什么？”小林嬉皮笑脸地说：“找你唱支……”说着就尖起嗓子：

池内莲花对对开，
大树不怕起风台；
你我相爱是应该，
别人闲言不理睬。

阿玉一听他唱的是这个，大发嗔娇追着就要打：“打死你姓林的，占老娘便宜。”大家却都在叫着：“阿玉，你也回他一支吧。”阿玉说：“丑死啦。”但当渡船摇晃着离开渡口，收住篙，鼓起双桨，却又情不自禁地回了他一歌。她两条臂膀有节奏地划动着双桨，双腿一前一后地挪动，随着咿呀作响的桨声，飘起朵朵的水花，用清脆的声音唱着：

要吃鲜鱼在海边，
要交小妹在厝边；
出出入入都相见，
胜过牛郎织女星。

人人叫好，小林又即景地回了她一歌：

一支雨伞圆又圆，
举上举下遮妹身；
我若不遮不要紧，
妹若不遮头会晕。

大家又是一声叫好，那阿玉也不肯认输，轻启歌喉又回他一歌，一时你来我往，也唱了有十几支。不觉已摆到对岸，阿玉说：“姓林的，今天我没输过你。”小林也说：“对歌我不怕，下次再来。”阿玉说：“不要忘记叫你姑妈多教你几支，免得在这儿丢人。”说着，大笑。

上得岸后，老黄说：“这摆渡姑娘很有意思。”小林道：“每次我来，都得和她对歌。她喜欢的就是这个。”老黄道：“看来你们倒很熟呀？”小林笑了笑，又低低地说：“是自己人嘛。她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开玩笑，逗得多少人为她昏昏沉沉，六叔也为这件事批评过她。”老黄问：“那六叔又是谁？”小林忍俊不禁笑了：“就是她叫作姑妈的那个，我们现在就要到他那儿去。”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村子，绿荫处处，包围着星点似的农家小屋，老黄朝它一指：“什么地方？”小林道：“清源。我们已经到啦。”

村口的大榕树据说是棵风水树，相传已有五百年历史。过去村上有些小孩淘气，上树捉鸟拆窠，自从有人跌死、传说它是棵神树后，便没人敢上去。因此在树上做窠的鸟就更多，大大小小的窠儿，像是挂着无

数灯笼，鸟类成群结队，叫声连渡口也可听到。大榕树下，设有“福德正神”神龛，神龛前摆着几张石凳石桌，还有一摊凉粉摊。过往行人都很乐意在这儿歇歇，喝碗凉粉，透透气。

玉蒜在大榕树下已等了许久，她坐在石凳上，面对渡口，边剥荷兰豆，边和卖凉粉的老太婆谈家常。当她远远看见小林带着一个石匠打扮的人，从渡口边谈边走过来，后面也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跟踪，知道没事，收起活计就回去。一进门就对大林说：“阿林，人来啦，没事。”大林这时正和老六女儿红缎在谈话，一听说人来啦就起身告辞，却给玉蒜叫住：“要不要给你们做饭？”大林道：“不用啦，大嫂，我们还要赶路。”他迅速地消失在龙眼林内。

当大林出现在榕树下，小林和老黄正在凉粉摊前喝凉粉，大林上前和他们招呼，老黄放下凉粉碗，三步作两步迎上前，和他紧紧拉着：“我是老黄。”大林也道：“我是德昌。”他们都用力握紧对方的手，没一个先放松，小林悄悄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多亲热的同志呀！”他和他们一样激动。大林又说：“害你多等几天。”老黄微笑着：“提高警惕是应该的。”

小林喝完凉粉付了钱，挨过来低声问：“我可以回去了吧？”大林道：“没事啦，你回去吧。”小林又问：“你什么时候进城？”大林沉吟半晌：“十天左右。”小林回身便走，他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老黄表示赞赏道：“是个好同志，机警负责！”大林笑笑，说：“我们也走？”老黄点头。

第二章

一

大林和老黄要去的地方是下下木。从清源到下下木有六七十里，沿途要经过许多乡村，大林虽说：“今天刺州农村到底是谁家天下，还很难说。”但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避开大路。

刺州农村发展极不平衡，有平原和山区之分，又有侨区和非侨区之分。一般来说平原比山区好，而侨区又比非侨区富裕。但侨区与侨区之间也有差别，有富区与穷区的区分。富乡，特别是侨汇多的，人口集中，新建筑物多，不少是红砖绿瓦的高楼大厦，有的还设有热电厂，用电灯照明；穷乡大都是泥瓦土墙，无地或少地，以出外佣工为主。

他们走过各种类型的村庄，最后横过刺禾公路到了半山区。在半山区他们所见的又是另一种景象，这儿村庄不是什么人多人少问题，根本就荒无人烟。他们通过几个村庄遗迹，几乎全是残瓦断垣，不见一人。老黄问：“是不是已到了匪区？”大林摇摇头：“还在边缘地界。”不过那著名的青霞山已清晰在望。此山气势磅礴，冈峦起伏，连亘五个县界，此时正是热阳当空，青霞一片青翠，群峰重叠，山高林密，风光极为绮丽，老黄拍手叫好：“可不正是理想的游击根据地！”大林笑笑，续对山腰林木深处一指：“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下下木！”老黄更感振奋，连声说：“进可攻，退可守，是个好地方！”

他们歇脚在白龙圩。

这白龙圩是个山区圩集，下下木人开的，因为开的有特色，远至刺州大城的山货客商也来赶圩。下下木人每逢三、六、九，从山里把木炭、生熟草药、兽皮、红糖、猪、牛、鸡、鸭运出，而从外地来的客商也在这个时候把大米、盐巴、咸鱼、布匹、日用百货运进，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双方称便，因此圩越开越大。

他们走到离圩集五里外的松林口，就和一小队便衣武装人员碰上头，这些人大都认识大林，一见面就亲热地招呼，对那装束奇特的老黄

却不大放心，悄悄地问："你认识他？"大林只说声："自己人。"对方便放行了。大林边走边说："当年开圩也很费一番周折。下下木原没圩，买东西卖东西都要到上下木去赶许天雄的青龙圩。许天雄欺他们山里人，又是弱房，买东西提高价，卖东西压低价，手下人还常常调戏年轻妇女，下下木人深恶痛绝，又没办法。党组织在下下木建立后，有人提起这事，组织上叫大家去讨论，有人提要自己开圩，一讨论几乎全乡都赞成，既是群众要求，组织上也只有支持。圩集初开时，困难可真不少，许天雄的人闹事，外地客商不敢进来，看样子要垮了。组织上又叫大家想办法，老年人说：开圩是个好主意，就是开不下去，人家许天雄有财有势，我们和他斗了几十年还斗不过。年轻人却不同意这看法，他们说开圩是大家同意的，不能虎头蛇尾，惹人耻笑。许天雄派人来闹事，怀的是祸心，我们不能上当，他靠的是那几百条枪，我们下下木弱虽弱，二百来人枪也还拿得出，和他硬一下看。我们两乡强弱房已打过二三十年，下下木也没因此被打掉，他想再来较量也不怕。客商不来也有办法，派人到为民镇去贴告白，声明对来往客商一律保护。来往保险，有好处，不怕他们不来。这个主意一出，没人再反对，许天雄果然不敢再来，客商也多了，从三年前一直维持到现在。"

一提起许天雄，老黄就想起旅途中的那场虚惊，他问："许天雄的大名我是早在路上闻名，听说有人一听到他连魂都吓掉，为什么下下木人偏不怕？"大林笑了笑说："说来也不奇怪，他们是打强弱房的老冤家、老对手，双方交手也不下二三十年了。"接着，又说了一段掌故："据老人说，原本在这一带只有一个下木，不分上下木和下下木。一条龙脉传下来，一姓许，照他们的说法是'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自从两兄弟分了家，大哥分的土地肥沃，人丁旺盛，势力日大，小弟分的土地贫瘠，处境日渐艰难。强房人越来越富，也越要求对外扩张，弱房人越闹越穷，实力单薄，无法抵挡，结果就被它一步步地往山里挤，因此就形成两个下木的形势。强房人住上下木，弱房人住下下木。这两房人虽然划地而居，冤仇却越结越深。过去是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打得最凶时双方都出动二三千人，叫作打强弱房。要打械斗不能没个头，不能没有武器，现在上下木的大头目叫许天雄，下下木的大头目叫许三多。双方为打强弱房，又都设法向外购买武器，现在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会打枪。但是这两个乡、两个人物，走的道路却又不同。许天雄凭天时：时局混乱，匪盗蜂起，官府无能为力；凭地利：背靠山恶林深的青霞山，面对刺禾公路，进可攻，退可守；凭实力：有一支以宗亲为纽带的子弟兵，小股匪帮又闻风依附，因而造成许天雄煊赫声势，且以抢劫

掳掠为生。而许三多却参加了共产党，还把下下木带动起来，现在已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据点。”

闲谈间，他们已不知不觉地进入白龙圩。

这白龙圩设在青霞山脚，原是一片松林，经过一番整顿，已辟成三条垂直大街，以松木为柱，松针为盖，整齐地盖了不少圩棚。进口处有一松木搭成的大牌楼，上书白龙圩三个大字。走进牌楼，有草屋一间，写着白龙圩管理处，三条大街各有名称，那称为第一街的专供下下木人摆卖土产，称为第二街的只供外来客商买卖，第三街几全是食品摊，各有特色。

大林带着老黄走进牌楼，到达管理处，但见那儿有几个武装人员正在闲散地谈着，一见大林都起身招呼，当大林问三多时，又都说：“三多哥在第三街。”

这时日头已经偏西，圩集也将近散，但街上还是十分喧闹。大林、老黄两人朝第三街走。不久，果见远远一人迎面过来，大林对那人指了指，低声说：“就是他！”老黄定神一看，果是一表人才！那人三十出外，身材魁伟，面呈紫铜色，头戴竹笠，脚穿多耳麻鞋，一身深蓝布褂裤，斜佩着结有红绸匣子枪一把。这时他一手提着一挂两斤来重的猪肉，一手拿着两瓶烧酒。跨着大步，正待走进一间米粉摊。紧紧跟在他背后的，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中年妇女，身高体壮，粗眉大口，梳着面干髻，身穿淡蓝布褂裤，背负竹笠，脚穿花布多耳麻鞋。

大林远远叫了声：“三多！”那黑汉止住步抬头来看，也迎将过来，说声：“没想到，你也来啦。”大林把老黄介绍给他，三多表示欢迎。大林又把那中年妇女介绍给老黄：“苦茶大嫂。”不意那身高体壮的中年妇女竟像小姑娘一样面红起来。三多问：“吃过晌午没有？”大林笑道：“连早饭也没吃过。”三多即对苦茶道：“再切一斤肉来，我们要好好吃一顿。”

苦茶走后，三多就把他们拉进米粉摊。卖炒米粉的是下下木人，见是三多请客，分外殷勤，送烟送茶，又问吃什么。三多说：“叔公，你且去应付客人，等会儿苦茶来我叫她弄。”三个人围坐着，大林问这一圩人多不多？三多说还可以，只是听说有点情况。大林注意地问：“是不是又是天雄那边的人过来找麻烦？”说时，苦茶已自外提着猪肉、豆腐干、大蒜进来，问：“怎样做法？”三多轻松地说：“你管做，我们管吃；你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说时大笑，苦茶也不多言，自去准备。三多接下又道：“刚才三福来说，有几个人混进来，行动鬼祟，都是陌生面孔，看来是天雄手下的，却不知道是从哪一乡来的，我已叫他去布置。”

不久，苦茶把一大盘热腾腾的猪肉、豆腐干炒大蒜端出来，米粉摊老板也端来三大碗米粉汤，还有一壶酒。大林对苦茶说："大嫂，你也来。"苦茶推辞道："刚用过，那边还有人等。"说着返身出去。三多举杯道："老黄同志，初到敝乡，我敬一杯。"老黄也说："见到你，真高兴。"双方注目，一饮而尽。大林酒量差，不敢沾唇，只是埋头在吃菜。

几杯酒下肚，三多又问："老黄同志要住咱乡？"老黄看看大林，大林便道："老黄同志是上级派来代替陈同志的，像这样的负责同志我们还能让他住在不安全的地方？看来大部分时间要住在你们乡。"三多表示兴奋道："那要再干一杯！"又说，"当初我就对老陈说过，城里不安全，还是住咱乡好，他说要革命就不怕杀头。真可惜，一个好同志！"说着有几分激动，"现在有了老黄同志，也一样。只要是上级派来的，哪个都一样，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无二话。"老黄也谦虚几句："我是初来乍到，情况不明，主要靠大家。"

正谈话间，忽然从管理处那边传来一片争吵声，接着又是几响枪声，圩场骚动，群相探询："出了什么事？"有人直向米粉摊奔来，报告三多："人扣起来啦，怎么办？"三多起身对老黄、大林说："我去看看，一会儿就回。"当即拽开大步，跟那报信的出去。

三多到了管理处，只见管理处外旷地上围着一群人，尽在摩拳擦掌地叫骂、喊打。当有三个短打汉子，被团团困在垓心，神色惊慌，对三福在进行解释，那三福双手叉腰，只是冷笑。当三多走近人圈，只听得下下木人个个在骂："你是瞎子，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头？""谁叫你来捣乱的？""把他们捆起来！""打死他！"三多推开众人故意问："出了什么事？"大家嚷着："三多哥来啦！""让开路！"

三福过来对他低低说些什么，三多频频点头，一会儿便对那三个人问："你们是哪来的？"其中有个像是头目，勉强堆出笑容："是个误会，天大的误会。"三多把眉头一皱，厉声喝道："我问你是哪个字头的？"那头目迟疑着决不定该不该说，其余两个却很紧张，赶紧怂恿他说明："你说吧，都是自己人。"那头目于是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是雄字头。"三多冷笑道："原来是许天雄的人。"又问："听来你们不是上下木的口音，大概是新入伙的吧？"那头目频频道歉："小子该死，有眼无珠……"三多还是不慌不忙："入伙时有人告诉过你这儿的规矩没有？"那头目更加慌乱，下下木的人又齐声喧嚷："拿绳子来！""把这些狗日的吊起来！"也有人朝空放枪显示威力，其余的两个人早已慌作一团，跪倒在地频频求饶。

三多问三福："他们闹过事没有？"三福道："刚一进来就被我们钉住

了。”三多又问：“刚才的枪是谁打的？”三福回答道：“是我们。”三多沉吟半晌始作最后决定：“放走他们！”可是那三个人仍赖着不动。三福骂道：“便宜了你们，还不快滚！”还是那头目开口，他对三多打躬作揖道：“大哥……”大家哄笑着：“谁是你大哥！”那头目面红耳赤地嗫嚅半天，才说出句：“十分感谢，你不为难我们，放我们走。可是我们的家伙都叫缴哩，怎么回去交代？”三多冷笑道：“你们也知道回不去。”回头问：“谁缴的？”三福从腰上拔出三条短火丢在地上：“都在这儿。”三多对那三个人训斥道：“拿去！便宜你们这次，下次要来，得先打听打听这儿的规矩！”那三个人捡起家伙千多谢万多谢，鼠窜而去。

三多自回米粉摊，大家议论一番也散了。

二

圩散了，派出巡逻的人也都陆续回来集中，三福检点人数，询问情况后，便宣布解散。老黄特别注意他们的人数武器；人数不少，武器虽是东拼西凑，倒还可用，只是子弹少了些。他问三多：“武器都是个人的？”三多点头：“有个人的，也有公产，都是历年来打强弱房购置的。”老黄又问：“全乡共有多少条枪？”三多道：“二百来条，不过新式的只有三十来条。”老黄问：“弹药够吗？”三福从旁插嘴道：“就是子弹缺，每条枪平均配不上三十发。钱倒有，就是买不到，我们把圩场捐收入的一半拿去收买子弹。”老黄点点头，心想：“家底不薄呀！”

赶圩的女伴们约苦茶一起回乡，苦茶却借故留下，在圩口大树下等三多。过路人有的看见她老朝街上张望，便对她开着玩笑，有人故意问：“苦茶，圩早散哩，你还在等谁？”有人又故意答：“还用问哪，三多还没走！”苦茶对这些善意的玩笑，都只笑笑。的确，她对这个小叔是越来越难舍难分了。不论是上山下地，是赶圩，有了他，她才感到愉快，心情有所寄托。反之就感到空虚孤寂。他们相处越久，这种心情就越发强烈，有时甚至于到了不照顾群众影响了。

当三多一行人走出圩场，看见苦茶还一个人枯坐在大树下，三多便问：“人都走清了，你还在等谁？”苦茶起身，一声不响，悄悄地加入队伍，心里却在嘀咕：“等谁？等你！”太阳已下山，而朝下下木方向走的人正多，有赶圩回来的，有刚从山上砍柴、放牧回来的。边谈边走，山径道上显得格外活跃。

将进村时，大林问三多：“今晚我和老黄有话谈，你布置一个地方好不好？”三多点点头，却又到后边去问苦茶。苦茶气呼呼地说：“等你一会儿结个伴都不乐意，还问我做什么？”三多知道刚刚那句冲口而出的话把她得罪了，便低低说：“不要在众人面前生我的气嘛。办完这件公事，你再生我的气行不？”苦茶还是愤愤不平地说：“在人家面前，对我总是这样，怪不得人家要笑话。”三多只得又低声认错了。

他一认错，她又觉得他可怜，心也软了一半：这样一个硬汉子，在村里是说一句话算一句话的，却在她面前认错了。再走一段路，她几乎把全部气恼都忘了，说：“我的老爷子，我已想过，客人就住在咱家。”三多再问：“空出娘的房？”苦茶含笑地瞪他一眼：“你别管，我有

办法！”说着，快步抄到队伍前头，先做安排去了。

进了村，大林对老黄说：“先看看我们的学校。”学校设在许家宗祠，一个宽敞大厅用竹篾片隔成三间教室，分成四个班次，容纳一百五六十学生，小许是校长兼教师，手下还有两名助手，都是他从当地高年级学生中培养起来的。这小学白天让学生上课，晚上又办夜校，每周六晚，三晚是妇女班，三晚是农民班。苦茶、杏花都是妇女班学生，三多、三福有空时候也到农民班来上课。

小许年约二十五六，长的短小，看来还像个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他到下下木已有三年，当年陈鸿开辟了下下木工作，由于三多的要求，便从城里知识分子党员中挑出他来，名为办学，实际是在主持党务。他原非本县人，没有什么地方好去，除走走圩，偶尔进进城，很少离开下下木，看来是在这儿生了根。他诚实刻苦、认真负责，说话不多，但每开口必有一定分量，在村里上下威信颇高。

三多娘见他人品好，一定要收他做干儿子，小许也就按照本乡俗例给三多娘送了一挂猪肉、二瓶酒，拜了三拜，从此本乡人更把他当作自己人看了。三多娘在为三多、苦茶的婚事操心同时，也对这干儿子的婚事关怀起来。婆媳俩共同替他物色了一个人，叫杏花，是个共青团员。大家甚至于肯定说：“三多、苦茶大事一解决，小许和杏花也就快了！”她们都想把他变成下下木人，“拜了本乡人做干妈，娶了本乡姑娘，他还能走？”

而小许对下下木的工作也的确安心，他看见党的事业，在这块荒芜寂寞的山野中开花结果，成长发展，衷心地感到兴奋。因此当年陈鸿同志问他继续在下下木工作有什么意见，他就说：“要是组织上不把我调走，我愿意再在下下木工作下去。”

当三多、大林、老黄走进学校，小许正在灶间忙着做晚饭。大林把老黄介绍给他，他几乎兴奋得说不出话，还没说上三句话，便把裤脚一卷，脱下木屐往外就要走。大林问他上哪儿？小许想当然地说：“给老黄同志张罗住的地方去呀。”三多道：“已准备好啦。”小许又道：“那么吃饭呢？我给你们添点菜去！”说着又要朝外走，却又被三多拉住：“今晚的主人还得我来做。”小许有点失望：“那，我什么也轮不上？”一时大家都笑了。

三多家就在学校隔壁，是间祖遗老屋。房子原不算小，可是五六户人住在一起，就显得拥挤。三多一户，只占一间堂屋两间卧室；一间三多娘住，一间苦茶住，三多只好长期在外面打游击住。堂屋稍为宽敞些，但摆了祖宗灵位，充当饭厅、起坐间，堆满大小农具；三多娘养的

一头大猪、几只鸡，又都要占一席地，因此显得异常拥挤。其实在这村上的人，哪一户又不是人畜同舍？

三多家，现在只有三口人。母亲二十八岁守寡，把他们两兄弟含辛茹苦地养大，满望大儿子成亲传后。想不到事与愿违，大儿子与苦茶成亲只一年，在一次打强弱房时，被许天雄活活砍成五块，年轻的苦茶从此当了寡妇。三多是个孝顺儿子，能干又有丈夫气，看来不弱他大哥。但是家境贫寒，眼见一年年长大成人，不知不觉已三十出头，她还没有能力替他讨门媳妇。老娘心急，三多却一点也不在乎，他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传宗接代是小事。"

苦茶不是本县人，原籍南县大同村。南县与刺州虽是紧邻，但隔着一座青霞山，交通不便，来往不多，相互间十分隔膜。十一年前，在她十九岁的时候，从大同下嫁到下下木，只有一年光景就成了寡妇。

当年上下木和下下木在打强弱房，双方死了不少人，不分胜负，都不想停下。当时成为这乡头目的是三多大哥许三成，对手就是许天雄。当时许天雄羽毛未丰，双方实力相等，因此打了快一年，还是个对峙局面。不久，山区雨季来临，连下了七八天大雨，青霞山山洪暴作，奔腾而下，把半个下下木陷在洪流中。下下木人忙于对付水患，加以许三成身染疟疾，动弹不得。许天雄认为时机难得，点齐人马，偷过封锁线，乘机入侵下下木。

当时三多在村口炮楼守夜，听说敌人进村，连忙回村抢救，已经迟了，全村陷在极度混乱中，他东奔西跑，都听说上下木人已全进村，无法抵挡，正在杀人放火。想起三成病重在家，赶回抢救，大哥已被砍成五块，人头也不知去向，新婚大嫂苦茶被捆绑在地，兀自昏迷不醒。当时三多心胆俱裂，心想："不报此仇，枉为男子汉！"想出来和许天雄决死，但许天雄在得手后，已整师退回上下木。

这场械斗打了一年半才结束，最后许天雄虽然派人把那用石灰水腌制的许三成首级送还下下木，苦茶却成了寡妇。下下木人更加赤贫了。大仇报不了，家园尚待重整，三多扛起对老母寡嫂赡养的重担。

乡里老大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他们在祖祠上举行了几天族议，最后才把那面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黑旗，在祖宗神位面前授给许三多，并对他说："孩子，你要为乡里，也为祖先争光荣！"三多挥起牛刀当众砍掉鸡头宣誓道："我如不能为乡里、为祖先报仇，就像这只公鸡！"从此，他就扛起全乡的责任，带领大家上山、下地，重整破落家园！

十年来，苦茶一直无意改嫁，苦守着这个贫穷清苦的家，安心地上

孝顺婆婆、下照顾小叔，过得还心安理得。她年轻，在山区妇女中，人也长得不算难看，要改嫁是不难的，为什么甘心苦守呢？是对生活抱着绝望态度，还是怕流言中伤？都不是！她是另有打算的。

她从守寡的第三年起就对小叔三多抱着期望。她对死去的丈夫，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拜了天地才见第一次面，并没有感情。对三多却不同，不仅日夕相处，也实在看出他那出众的才能，暗自敬服。有这样好的对象，她怎能没有情？

在下下木，有这样从祖先时代就保留下来的老规矩，寡嫂可以改嫁小叔。就下下木来说，就有不少这类人，也有三十来岁的寡嫂改嫁给十多岁小叔的，形成这条老规矩的原因很多：穷山区没有人肯下嫁，人民穷苦要讨门亲事不易！

苦茶想：有了现成对象，为什么还要往外找呢？她是决心守着他！三多娘是个明白人，她对这个贤淑的寡媳也有打算，苦茶的心事她看得最明白，家里劳动力少，内内外外都少不了她，因此也不主张她改嫁出去，最好把她许给三多。

至于三多，他是了解他娘和苦茶心意的。母亲少不了她，家里内外也少不了她，从个人情感来说，两人年纪相当，日夕相处，又经常得到她无微不至的亲切照顾、关怀，又怎能说没点情分？但他好胜好强，总觉得大丈夫要能顶天立地，做番大事业，株守山区有什么出息？也觉得同自己寡嫂结合没什么光彩，感情上离不开，面子过不去，一拖就是这些年，他们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不愿分开，又没有勇气结合。

三

苦茶比三多提前一步回家，进门就对婆婆说：“多叔接了个新客人回来。”三多娘问：“什么样人？”苦茶道：“和大林一起来的，看样子也是自己人。”三多娘便紧张地张罗起来：“是自己人就得好好地款待。”这老人家虽是家贫却一贯好客，她常常对苦茶说：“三多交的朋友就是咱家的朋友，他交的兄弟，就是咱家的兄弟，不能叫他在人家面前失体面。”又说：“穷山村，好吃好喝的没有，人情千万不能少。”陈鸿、大林来，每次都受到她的热情款待，现在老黄来了，她当然不例外。

为了款待客人，苦茶换了身家常衣服下厨，忙着烧水、煮饭、洗菜。三多娘也在堂屋里团团地转，尽可能把地方弄干净整齐些，好叫客人坐了舒服。

不久，客到。老黄、大林都向老人家问好，老人笑着说：“地方脏，不像样，比不上大城。”一边请坐，请喝水，一边把三多拉进灶间：“人家从老远地方来，是天大人情，你打算怎样款待？”三多道：“大嫂都安排好啦，今晚吃住都在咱家。”刚刚赶过圩，吃不成问题，住她倒有几分犹豫。苦茶却插嘴道：“娘，我已想过，客人就住在我房里，我和你合铺。”老人拍着手说：“亏你想得周到！”看来一切都有儿子媳妇张罗，她也放心啦。

老黄已改变了装束，不像在路上那样使人觉得怪。他原是一个乐观愉快的人，这个家庭对待客人亲切、热烈的气氛，更使他显得年轻活泼。他和三多娘很快就扯上，几句话把老人家说得笑逐颜开，可乐哩。他不但和老人家谈家常，也谈天下大事，谈地主、反动派的笑话。谈来通俗有趣，深入浅出，叫听的人不断发笑。不到半顿饭时间，整个堂屋已是热烘烘，充满愉快笑声。同屋住的人也都围过来听，苦茶在灶间耐不住，也偷偷溜出来倚在门边偷听，有时也忍不住放声直笑。

老人家对这个客人印象极好，心情也很舒畅，拍拍他说：“老黄，我只一眼就看出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从前老陈来也是这样，有学问的人都会说笑话。咱家三多是个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大事不懂，小事也不懂，你得好好教导他。”

灯上了，矮四方桌上碗筷摆得整整齐齐，苦茶又把热烘烘的饭菜，还有一壶酒端上来。三多娘起身要走，老黄一把扯住，一定要留她喝两

杯，她说："你们男人家有大事商量，我和苦茶一起吃去。"她走进灶间后就问苦茶："房间收拾好了吗？"苦茶道："我就去。"

三多替大家斟酒："娘难得这样高兴，我们也难得这样高兴，来，我敬老黄同志一杯。"老黄酒量好，一饮而尽，大林却说："还是老规矩，你们喝酒我吃菜。"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这次谈的却不是笑话，而是有关当前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

老黄说："在市委时，就听到有关青霞山的传闻，这次一见果是名不虚传，山高林密，正是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好去处。"大林却说："我们在这儿天天见面，日日见面都看不出它有这样好处，老黄同志一来就连声叫绝，我们的水平真是太低了。"老黄却不以为然地说："这话不对，不能怪你们，过去党委对刺州工作方针不明确。到底是以城市工作为主，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长期来动摇不定。现在是比较明确了，要用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来对付猖狂的敌人，不然我们的损失还要来。"大林点头称是，也很有感慨："这些日来，我们的损失可真不少呀。"

三多是没有多少理论的，但他很有实干精神，他说："我一直对这山沟沟的工作不安心，现在看来还是大有作为。"老黄道："自然有作为。"三多又道："比起小许同志来，我总觉得惭愧，他是从城里来的，工作起来就比我这土生土长的要强。他在这儿住了这几年，都快变成下下木人啦。"大林问："听说你娘想替他讨个媳妇？"三多道："可不是，对象都选定了！"说着，大家都笑。

三多娘从灶间出来问："你们笑我什么？"大林连忙让座，说："伯母，我们在说小许的婚事。"三多娘也很兴奋，她说："我对小许说过，你从小没爹没娘，落户到咱乡，拜了我做干娘，我不替你主持主持大事，不等于白拜！说真的，那杏花姑娘，百里挑一，也真不马虎，对人温和，女红好，思想进步，只是……"她看了三多一眼，叹口气，就不再说下去。

正说着，小许裤脚卷得高高的，拖着木屐，杏花赤着足，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从侧门过来，一到灶间口，杏花就被苦茶拉住："别进去，他们正说到你。"杏花大吃一惊："说我什么呀？"苦茶对堂屋努努嘴："你听听。"只听得堂屋里老黄在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说伯母操心，我们做同志的哪个不希望他们也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又听得三多娘在说："三多，小许，你们都来听听这位老黄同志的话。"杏花嘟着嘴说："丑死了，专谈人家的闲话。"苦茶却问："你们谈妥没有？"杏花道："小许说过，三多哥和苦茶姊的事没个着落，什么也不能谈。"苦茶

笑着说：“也真是，又拉上我……”心里却兀自感动。

饭后，三多带着老黄、大林、小许去看过三福。三福也正要过来看老黄，大家就在他家座谈。三福家只有父母、寡姊、妹妹和他五人，父母均年在五十以上，都是纯朴农民。寡姊本嫁在邻村，夫死受不了翁姑的虐待，三年前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三福二十七八年纪了，还是个光棍，他父母指望把他幼妹银花嫁出去换个新媳妇进门，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婆家。银花这小姑娘却又有自己的打算。

他们在三福家坐了一会儿，又到村上一些地方走动走动。这村建在半山上，形状像只大草鞋，正面在五里路外有上下木，村头通白龙圩，村尾叫榕树角，背靠大山。在高低不平的山坡地上，聚居着五千多人，一姓许。多年来，由于打强弱房，在面对上下木的几条通道上都筑有碉堡，这些碉堡平时成了青年人集会和寄宿的地方，人们称之为俱乐部。三多和三福一直就住在俱乐部里，只有吃饭和干活才在家。当他们一行人走进俱乐部时，里面正闹哄哄的，有的在拉，有的在唱，也有的在谈天。

入门正面有面木屏风，屏风上挂有块黑板报，是小许的杰作，他按时把国内外大事和本乡要闻写在上面，三面成凹字形搭着板床，每铺床的床头都挂着步枪和子弹带，房间正中一只八仙桌，十来条木头凳，桌上又是只陶水罐，十来只粗瓷碗。

当三多把老黄介绍给大家时，各人都在纷纷猜测，老黄却说：“同志们会唱吗？我来替大家拉琴。”他拿起琴，架着腿，拉了支“四季相思调”，拉得又熟练又中听，大家都很乐，叫着：“再拉一个！”而老黄不但拉了，还唱。唱来也是歌喉婉转，音韵悠扬。老黄还很关心他们的生活，问了好多情况，最后又顺手取下墙上的枪支，扳枪机，查机件，对各种枪械的性能也很熟识。几个动作，几句话把大家说得直点头：“这位老黄，真是文武全才。”三多对他也有很深印象。

他们走了大半个乡，巡视了四五个俱乐部，最后在回家途中，他就对三多问起有关青霞山的情况。三多说：“青霞山很大，山高林深，我虽在这儿土生土长，也仅走过几个地方，只听老人说：有九峰十三层，一层山高过一层山，重重叠叠，几个月也走不完呀。从我们这儿到南县大同就要过三层山，一个主峰叫青霞岭，岭上有座古寺叫青霞寺。各地公路未开，从刺州上南县主要是走这条路，公路开后，加上青霞山闹匪，这条路没人走，那古寺也荒废了。”

老黄问：“你走过这条路？”三多道：“有二次到过南县大同，青霞岭倒是常去。”大林从旁插嘴：“苦茶大嫂就是大同人。”老黄问：“听说新

编独立旅高辉就是大同人？”三多点头道：“他和我们这儿的许天雄都是自称青霞王，不过高辉自从被收编调出‘剿共’已经完啦，许天雄还有一点实力。”三福也说：“听说那高辉一进苏区只打了一仗，还仅仅和赤卫团接触就溃不成军，亏他腿长逃得快，没当俘虏。”说着直笑。

老黄问：“这样说来，高辉实力全垮哪？”三多道：“也可以这样说，也不能这样说，他的老巢还有个高老二，就是他的弟弟，在坐守。大同比我们下下木大，万多人分住七个自然村，土地很肥，都是高家的。高家炮楼上吊有一面千斤重大锣，据说大锣一响，锣声到处土地就全属高家所有了，那大锣可以声闻百里内外，也就是说在百里内外土地山林全属高家所有。全大同乡人，除非是高家人，要种地全要向高家纳田租，高家又规定好地一律要种鸦片，不许种粮食，所以那儿遍地是鸦片烟田，闻名刺州的‘南土’就是出在那儿。高家靠鸦片烟起家，老百姓却穷得只能喝米粥度日。高家又在大同抽丁，两男抽一，充当高辉的子弟兵，高辉实力，靠的就是这帮子弟兵。”

老黄问：“你大嫂家现在还有人？”三多道：“大嫂姓白，有兄弟两个，大的人家称他为老白，小的叫二白。”老黄问：“家境怎样？”三多摇摇头，说：“要是家境好，也不会嫁到我们这穷山沟来。他们家原也是租高家田种，老白从来就不大服高家，他说天下间哪有这样道理，你把大锣一敲土地就归你？这话传到高家耳边，高老二就说：全大同人个个服，只你姓白的不服，老子叫你饿饭！把田都吊了，老白一家人只好上山砍柴烧炭过活。高老二又说：不管你上山下地，所有地方全是高家所有的，逼得老白一家无路可走。当时他已年过三十，尚无力成亲，恰好我家三成大哥要讨媳妇，自家有个闺女，有人从大同过来说亲，我娘说：哪儿人都成，没有嫁妆也成，只要聘金不多。苦茶娘也说：我嫁女为的是要讨媳妇，嫁过山没关系，聘金再少也不得低过一百大洋。这样，双方来回地跑了几转，算是谈妥八十大洋。不久，大嫂就嫁过来。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人是由老白一人送过来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一进门就对娘说：‘亲家娘，我妈说家穷陪嫁不起，有不是处万请包涵。’大嫂也只穿了一身半新衣服，背着一只小包袱，其他什么也没有。大哥被许天雄杀害后，三年孝满，大嫂要求回娘家一趟，娘叫我送过一次，一个月后又去接回来，这样我算来回两次。不过那时老白、二白都不曾见到，亲家娘说都叫高辉抽去当了兵。”老黄又问：“现在老白、二白下落如何？”三多道：“多年没有来往，情况不明。”

说完高辉，他们又谈起许天雄。三福问：“关于我们和上下木打强弱房的事，老黄同志听说过？”大林道：“我已对老黄同志介绍过。”三多

道："这许天雄和高辉又有不同，他靠的是无本生意起家，近十年来人人出山做官，他就只守住这老巢，靠打家劫舍为生。手下有三几百条枪，又收容一些小股散匪，号称千人。手下有两员大将，一名是他亲生女儿，叫许大姑，此人从小跟着天雄打家劫舍，惯使双枪，因此又叫双枪许大姑。年已三十五六，发誓不嫁人，却喜欢骑马打枪，平时剪男人头，穿男人衣，在匪群中出出入入没人敢小看她。她经管许天雄匪股一切行政事务，掌握经济实权，称为二头目；另一名叫许大头，是员能冲善打的猛将，带有一支队伍叫作'飞虎队'，许天雄打家劫舍，靠的全是他，称为三头目。有了这两个人经管内外事务，许天雄也不大管事了。看来，他对山林生活也有些厌倦，人人都在说，他早布置好了后路。"老黄问："许天雄没有其他儿女？"三福道："有两个儿子，十多岁时派人送出去，从此就不知下落。"老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也许是布置后路去了。"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说着说着，他们已回到了三多家。

苦茶低声对三多说："给老黄和大林住的房间空出来了，你带他们歇去。"三多就请他们两个去休息。小许、三福也乘机告辞。

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是苦茶十年前和三成成亲的新房。十年来人事变动很大，房间的摆设还保持原来的模样。一张雕花眠床，一只梳妆台，一张五斗红漆桌，两只红漆方凳，井井有条地摆列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房间不大，潮湿、阴暗，只有一面小小的百叶窗，空气不流通，在门背后又放了只便桶，因此有股霉臭气，初进去颇使人昏闷，一会儿也就习惯了。

室内灯火荧荧，室外是一片宁静；山区人为节省灯油，习惯早睡，虽说入夜不久，下下木已在沉睡中。老黄伸手舒脚，松了松身上肌肉，说声："好个宁静山村。"大林却问："赶了一天路不累？"老黄道："算不了什么，过去我一天赶一百五十里，一天一百八十里，常有。"大林脱了鞋先上床盘坐着："今晚怎样个安排？"老黄解开陈嘉庚球鞋也赤足上床和大林对坐着："现在是酒喝够，饭也吃饱了，干他个通宵如何？"大林表示同意。

四

虽然仅有两个人，他们还是作为一次正式会议举行。

按照程序是大林先汇报剌州形势、工作情况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后就由老黄传达从中央红军冲破第五次“围剿”北上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形势，以及市委对剌州工作的决议。

在谈形势时，他强调：“当前形势对我们有利，中央红军北上，是革命的发展，而不是革命的失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带来了东三省的沦陷，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人民要求抗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党提出抗日主张，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因此党的主张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党的影响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谈到白区工作：“由于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白区工作遭受重大挫折，地下党接二连三被破坏，损失极大，但我们必须拿出信心坚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老黄又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经过多次考验和反复证明，都说明了它是我们党在现阶段斗争中唯一的正确方针，必须坚决执行、贯彻；因此要有加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在谈到剌州工作时，老黄说：“市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过去的成绩是大的，但错误缺点也很多。地下党组织的被破坏，陈鸿同志的牺牲，姓刘的叛变，都说明了我们对阶级敌人丧失警惕，把力量放在敌人容易打击的地方，把主要力量暴露给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和他较量？如何不受打击呢？我同意你说过的话，今天剌州农村的天下到底是谁家天下尚未可知。这就是条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对这座大山有那么大兴趣？动身前我研究过这带地形，我以为有这样一座青霞山，有下下木这样一个党的据点，武装基础看来也不薄弱，只要领导得好，一定能打出一个局面！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利用它的有利地形和条件，贺龙同志在洪湖建立根据地，也是利用千里洪湖的有利条件。我们今天条件也不坏，正可打出个局面来！”

谈到今后工作问题，老黄说：“市委的意见是，虽然挨了打，吃了大亏，我们对剌州工作不是放松而是要加强。国民党反动派重视它有一定根据，我们也要重视它，因为它是个战略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市委决定：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把特支扩大为特区，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在可能情况下，建立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并出版地下

党报，以扩大影响……”

老黄的传达简单、明确，却又非常有力，大林听了十分激动，他说：“多少时间来，没听过这样振奋人心的报告了。从我调到这儿，时间不算短，在党领导下，也还做过一些工作，但不是没有意见。陈鸿是个好同志，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但他没跟上形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的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你说他不重视农村工作吗？也建立有几个据点，并由他亲自掌握。说他重视农村工作吗？三个特支委员，没一个留在农村主持工作的。他只是有事才下乡，因此农村工作长期在停滞状态。而城市工作，又把主力放在赤色工会方面，对姓刘的也过多信任，缺乏监督检查，因此造成赤色工会暴露、突出。姓刘的这人，不是我事后诸葛亮，对他的品质、作风，我一向有怀疑：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形势有利就想冒尖，形势不利怕死，结果形势一变，就给组织带来这样严重的损失！听了你的传达，我的眼睛亮得多了，信心也更足了，应该这样做，市委的决定是英明有远见的……”在对一些具体措施上，他也说：“我完全同意市委的决定，特支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扩大。不过成立特区总不能只我们两个……”老黄道：“市委已有交代，要我们从当地同志中提拔一人报上去批准。”

大林道：“这样决定是从实际出发，我完全同意。至于具体人选我提出三个人来让你考虑。一个是许三多，一个是蔡老六，另一个是蔡玉华。这三个人论党龄许三多最短，但他有别人做不到的长处，他掌握了下下木工作，手头有部分武装，勇敢，肯干，对党忠诚，又是农村干部，正符合上级党委大力开展农村工作、发展武装斗争的要求。”老黄点头，表示同意。大林又道：“把组织调整后，在力量配备方面，也得有个改变。我的具体建议是农村工作可以由两个特区委员负责，加上蔡老六，成一个领导核心；在城市由一特区委员负责，加上蔡玉华、黄洛夫，又成一个领导核心。这样，有重点，又两方面工作都能照顾。”老黄兴奋道：“你的建议，正和我设想的不谋而合！”

大林又道：“我也同意办份地下党报，以加强党的政策主张的宣传。不过，目前条件不足，能担负得起这任务的，现在只有三个人，一个是黄洛夫，他是CY特支负责人之一，担负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走不开；一个是蔡玉华，她负责互济会领导工作，也走不开；另一个是小许，他是个好同志，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就是文化水平不高，担负不了这责任。”老黄问：“不能再找出第四个人来？”大林摇摇头：“合适人选难找。因此，我建议决议保留，找到合适人选再办。”

接着，他们又谈到几个区委的分工，老黄说：“三多不能动，我要把

这座大山交他管起来，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了。”大林也说：“组织上分配我到哪儿都一样。不过，我考虑到你初来，情况不熟，又是外地人，口音不同，城里白色恐怖厉害，掩护困难；再有你是从中央苏区来的，有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你还是在农村好。”老黄却问：“周维国正到处在悬赏捉拿德昌，你在城市待得下去吗？”大林自信地说：“从目前看，我的条件比你好。”老黄也没异议：“就这样决定。”

最后，他们又讨论起若干具体问题，在城市工作方面要抓对受难同志的援救和家属救济工作。农村工作方面，大力开展活动，扩大组织。老黄说：“中央红军虽然长征，但在老根据地我们还留有部分队伍在坚持。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让他们过平静日子的，所谓‘清乡’已经开始，我们的队伍看来也一定会突围、反击，刺州是敌人重要的前哨据点，军队调动、供应都从这儿去，我们一定要打出个局面，把敌人牵住，以减少敌人对兄弟地区的压力！”

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双方没有什么争论，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在不知不觉间，天已破晓，从百叶窗外透进山区曙光。大林走下床，伸着他的长腿在房间里走动着，说：“开得真痛快。”老黄也说：“我们把重要问题都解决了！”

当他们宽衣上床，苦茶正起身开始一天的劳动，她轻手轻足地走近房门口倾听着，发觉他们正要上床休息，心想：“像多年没见面似的，整整谈了一夜。”

他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老黄单独找三多谈话，正式通知他市委已决定把特支扩大为特区，并提拔他为区委。接着就系统地对下下木的组织、思想情况、人员、武装，进行深入了解。最后，老黄对他又提出开辟新区工作的可能性，他说：“我听了你对大同情况的介绍，很有兴趣。你能不能想些办法，把它开辟起来？”三多却感到有点为难，他说：“多年没去过，情况不明。”老黄却说：“你可以利用送大嫂回娘家名义去走走，住上十天半个月，苦茶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还可以通过她工作。条件成熟就建立一两个关系，条件不成熟，摸些情况回来也好。”又说，“青霞山对今后刺州革命发展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把它管起来，而你对这工作比什么人都更适合。”

当晚，老黄以特区党委书记名义正式召开第一次特区会议，并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最后他们又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组织决议。重大的方针政策都决定了，问题是在如何贯彻执行。

五

为了送苦茶回娘家的事，三多颇费一番踌躇：“该怎样对她说好呢？”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又是站在同一条革命战线上，他是党支书，她是革命妇女会主席，却很少单独谈有关工作问题，她更多的是去找支部组织委员小许。三多对这朝夕相见而感情颇深的大嫂，也并不真正了解。几年来参加了组织活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她到底有哪些变化，他是知道不多的。总是用旧眼光看她，具有一般农村妇女的善良德行：纯直、朴实、勤劳、勇敢，但也有自私、善妒的一面，而他又往往把她的落后一面看多些，照苦茶的说法是：“我们村男人就是这样，不把女人家看在眼内！”

因此当组织把任务交给他，他就颇费踌躇：开诚布公地和她谈明白，还是一般地谈？开诚布公地谈，对这样重大问题适合吗？一般地谈，又怕她发生误会。他发觉她对有关自己的事，越来越敏感，越多计较了！几天来，他参加特区一系列重要工作会议，这个问题既没解决，又不便和老黄他们提，也曾考虑通过小许找她谈，又怕被苦茶笑话：什么时候把我也当起外人！一直到老黄又问起：“和大嫂谈过没有？”才下了决心。

那个晚上，他主持村支委会议，把支书职务正式移交给小许，回家时夜已相当深，老黄和大林都已进卧室，三多娘也早上床歇去，同居邻家也都睡着，四周静悄悄，只有苦茶还在堂屋对着菜油灯，修补旧衣服。她是在替老黄浆洗衣服时，发现有破洞，想利用晚上修补修补，明天一早好交给他。在往时，这个时候三多也早已回宿地去，可是今晚，他有点特别，一直在她周围旋来转去。她知道他心里有事，故意不去理他，看他怎的，她对这个小叔是太了解了。

只见三多盘旋了半天，忽然在她旁边坐下，一个人默默地抽烟。苦茶偷眼看他，摸不清他的意图。“会开完啦？”她问。三多还是默默地在抽烟。“不早哪，还不回去？”三多不搭腔，抽过一支烟，又接上一支，他往时并没这习惯，苦茶心跳着：他怎么啦？有点不同……一阵沉静，三多又抽上第三支烟，苦茶也有些混乱，只是不响。有好一会儿，三多忽然开起口来：“苦茶，我有件重要事情想和你谈谈……”话说得很不自然，神色也不大对，苦茶心跳着：“他难道要……”她有过这样信念，他

们两个人的事一定要解决，而她是决定不先开口的，“别给他以为我没他就过不了！”她相信他会开口。难道要谈的就是这件事？却又做出毫不在乎神气：“你说吧。”

三多眼睛看着别处：“我们有这样打算，要你回娘家去住……”苦茶大吃一惊：“要我回娘家住，为什么？”却没作声，只是把手工停下，瞪着他。三多继续说道：“要你回去住一个时候……”苦茶忍不住了，她怀着极大的不安心情问：“你们是谁？”三多道：“组织上。”苦茶又问：“为什么组织叫我走？”三多道：“为了革命利益！”苦茶不明白，把旧衣服往饭桌一推：“要我回娘家和革命利益有什么关系？你不如说，我在这儿对你有妨碍！”

从她强烈的反应，三多知道自己的话没说清楚，引起误会，连忙解释道：“组织要发展，老黄同志认为你们家乡地位很重要，要你回去做些工作。”苦茶稍为平静，但她还有怀疑，怀疑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她说：“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一来我没文化，二来革命道理说不清，你们叫我去，怕找错人了吧？”三多有点焦急，他知道苦茶性子，说通了好办事，说不通扭住结子好久都解不开，便想用大道理去说服她：“宣传革命是我们穷人的事，为什么一定要那些中学生、大学生才行呢？只要把道理说清，他们信了就会跟我们走。你很会说话，这几年来革命道理也学得不少，一定能行。”苦茶却笑道：“你们不是常说：妇人家干得出什么大事，跟着男子在后头闹就行！既然这是件大事，很重要，为什么不派你们去，偏派我这个妇人家去？我做不来！”说着她把女工拿起，重又埋头做活。

三多着了急，在乡里哪个不听他的，对着成百上千群众，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可是对苦茶他就是没办法，他总觉自己有什么对不住她似的，不能理直气壮。他说：“我们男人不是不肯去，而是你的条件比我们更好，那儿是你娘家，有你亲人，说话、了解情况都容易。”苦茶还是坚持着：“我是个笨女人，什么事也做不来！”她不是没有考虑，在这个问题上她考虑许多，为了革命，她什么不肯干？但她有疑虑，怕有人拿大道理压她，调虎离山。她对三多迟迟不愿在他们关系上表示明朗态度，也有顾虑，他会不会另有打算？“再说，青霞山山高林密，又不太平，你叫我一个单身妇女……”说着，就伤心眼红。

她是借题发挥，而他却是真相大白，兀自忍不住笑了：“你也真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一大堆牢骚，谁肯让你一个人去，组织上是叫我同你一道去。”苦茶还是掩着面，心里却大感舒畅：“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三多又道：“组织也是派我到那儿工作呀。但要你去配合。”于是形

势大变，苦茶不禁转悲为喜道：“要是有人送，我还可考虑。”三多道：“不是考不考虑问题，是要你马上决定，一两天就走。”苦茶道：“你不是说过吗？妇人家只配跟在男人后头！只要你一声什么时候叫走，我也什么时候跟着走！”说着她斜眼看他，又扑哧一声笑了，三多松了口气：“她答应了！”

三多娘听说三多要送苦茶上娘家也满口答应，她对苦茶说：“这些年来苦了你，连娘家也没多回一次。要给亲家带点东西去，我们这儿好的没有，挑两只肥鸡，带十来斤红糖去。对亲家娘说，我年纪大，去不了，代我问好。”又低低问道：“昨晚你和三多谈到深夜，他对你说过没有？”苦茶心下明白，却装糊涂，她问：“娘，你问的是什么呀？”三多娘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我说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亲事。”

苦茶面红红的，只摇头。三多娘急了：“他不说，你为什么也不说？”苦茶低下头，三多娘大表不满：“你们两个人呀，都在三十上下了，自己事还要为娘的操心！圆圆满满的一对，心事都有，我是老糊涂看不出来？就是任性，男的这样，女的也这样，我是快六十的人，没多少年头活啦！”一会儿，又叹了声：“他有心送你去，就是个好机会，你们两个在一路，准有得谈。苦茶，娘可有言在先，这回你们两个的事可要定下，定不了我也不愿见你们。”

其实苦茶也有打算，和三多谈过话，她一夜不能入睡，反复在揣摩思考三多的态度，说他无情又似有情，有情吗，为什么又不对她提出？她等待着他，已经有好些年了，她相信他是明白的。可是他为什么不愿提呢？是什么阻碍着他，迫使他要这样犹豫？这回她一定要弄清楚，能定就定，不能定也得有着落，好叫自己有个打算。

小许是知道这件事的，他用新支书名义找苦茶谈了一次话。他说：“苦茶同志，这件事很重要，你这次去虽仅是个配合，但也不能马虎。要显示一下在党培养教育下的妇女，是个什么样面貌。我完全信赖你，你有条件，也有能力做好。”大大地给她打了气。

又过了三天，天刚蒙亮，三多就叫醒老黄、大林。按照计划他们都要在这一天离开下下木：三多和苦茶去南县，老黄和大林到潭头交接关系。

饭后，大家和三多娘告别，苦茶最亲密的朋友杏花和小许都来了，堂屋里一时挤满了人。苦茶打扮得很动人，一身八成新蓝布褂裤，头戴竹笠，背负包袱，面上特别施了层脂粉，画上柳眉，杏花对她开玩笑道：“苦茶姊，你又像十年前一样年轻漂亮了！”苦茶说：“你就是这样，爱胡闹。”又特别叮嘱道：“我走了，这个家就是你的，管不好，回来我

同你算账。”杏花对三多娘说：“娘，你听苦茶姊的话，我这个代理媳妇还没当上半天，她就要同我算账！”一阵笑声。

三多也打扮起来，还是我们在白龙圩所见的模样，只是在外衣下多了一条子弹带，以备万一。在肩上又多一副竹担，挑着送给亲家娘的两只鸡、两瓶酒、十斤红糖，一个随身包袱，一竹盒干粮。

三多娘把他们送出大门，又把苦茶拉过一边，反复叮咛：“家里事你放心，有杏花帮忙，我什么也不麻烦。到娘家看看，能多住就多住几天再回来。”悄悄地对三多努了努嘴：“你别看他长的够高大，在做大事，就和孩子差不了多少，面皮嫩，心肠软。这次去，可不要放过他，男人就是这样，你不抓，他跑野马，抓紧了，就听你的。娘在家给你们先做张罗，你们两个一谈定，回来就摆酒。”苦茶心里热辣辣，又难受又感动，真是好家娘！却还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娘，你又说这话。”三多娘怕她不听话，紧拉住不放：“我说的可句句是真。”苦茶笑道：“我照娘话做就是。”三多娘眉开眼笑地站在大门口，由杏花陪伴着，一直等他们在小学转角处消失。

他们几个人由小许送着走出村口，三福早已在大树下等他们，三多问：“带上家伙？”三福笑着拍了拍腰：“送老黄、大林同志，还有不带家伙的！”三多也对他嘱咐：“我十天八天就回，家里事你和小许照顾。”三福道：“一切放心！”三多又对老黄、大林说：“我叫三福，送你们一程。”

大林和三多、苦茶拉手：“祝你们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三多道：“一定完成任务回来。”大林又说：“我以后怕不能来了，这儿有老黄同志。”苦茶感到突然，问：“阿林，你为什么不来？”大林微笑道：“我平时没有空来，可是到了你们摆喜酒时候，我一定来！”大家笑着，苦茶虽涨红面，却也笑着，她感到一阵温暖：可不是嘛，同志们都在关心我们的大事，就是三多他……

分手了，三多、苦茶沿着曲折狭小山径，走向高耸雄伟的青霞岭峰；老黄、大林在三福护送下插向潭头乡。清新明丽的朝阳，从青霞顶峰正悄悄地升起。

第三章

一

老黄、大林离开下下木沿原路过白龙圩，再走七里地就是潭头乡了。

潭头也是侨乡，在山区与平原之间，村子不大，住有三百来户人，在刺州南区颇有点小名气。全村有约百分之六十的男人出洋，而且大都在小吕宋，他们在南洋经营小商、土产收购，也有当高级店员的。收入较多，侨汇不绝，因此侨眷生活不愁，且较别乡富裕。不过这乡，阶级分化也特别显著。在平原地区尽是红砖绿瓦，且有不少高楼大厦，而在山坡上却是些泥墙烂瓦的贫民屋，既无侨汇，又无土地，男的大多上离乡五里地的为民镇充当苦力、运输工人，女的到富有侨眷家佣工。同在一个乡里，有两种人，过着两种不同生活。

在路上，大林对老黄介绍这个地方情况时说："潭头也是我们一个据点，三年前，办了间学校，就是负责人不得力，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党的工作比起下下木也差得多，陈鸿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有据点，就不怕工作开展不了，慢慢来，不能急。"说到这间学校，大林又说："有几个人，我要特别对你介绍，党的关系要移交给你，学校的领导关系我也要移交给你，你不能不了解一下。"

他介绍那几个有关人物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乡有个著名富户，姓沈名常青。年近六十，在小吕宋住了四十多年，专做土产生意，发了一笔大财。此人守旧，乡土观念极强，在政治上叫作："我当的是老百姓，更朝换代的事，概与我无关，谁掌大印，坐天下，我就听谁的！"但胆小怕事，"我吃我的饭，做我的事，别人事少理"。

五年前，他因体弱多病，有人劝他返乡养老，他接受了这建议，花了很大一笔钱，在潭头盖了座华丽的三层大楼，人称为"洋灰房"。大楼建成后，他便带着一家告老返乡。

沈常青平时极少出门，对外面事不闻不问。风传许天雄要绑他的票，有人劝他搬进城，或到许为民的池塘去住，他说：“不在本乡本土住，何必从小吕宋回来？”拒绝了，又花了一大笔钱把洋灰房翻修一番，内内外外都用铁板、铁网、铁门围起来，窗是铁的，门是铁的，天井也加上铁罩，前后左右又安上枪眼，请了四名长工日夜守卫。布置停当之后，这年老多病的华侨资本家，就安心地一年三百六十日，在这防卫周密的华丽监牢中养老。

此人从小没读过书，却很热心教育事业，他见乡里教育不发达，几十年来只有一家私塾，教的又是“子曰诗云”一类的书，便说：“我少时吃亏最大是在于没受教育，我乡子弟不应再受此苦。”便捐了一笔款，号召兴学。

沈常青有个侄子叫沈渊。沈渊虽住在池塘乡，两家来往却很密切。老人家居寂寞，一见这侄子分外亲切，来必留饭过夜。他把兴学的心事告诉他，沈渊答应为他效劳。这沈渊原是地下党员，拿这事和陈鸿商量，陈鸿当时说：“机不可失。党正缺乏经费，办了这间学校，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困难。”主张沈渊自己去主持，沈渊却说：“我有痨病在身，医生劝我静养，这担子我担不了，不过我可以介绍一个人去办。”他介绍了一个在小吕宋时认识的朋友，现也赋闲在家，名叫陈聪的去主持校务。这样“私立潭头小学”便办了起来，校舍虽是旧祠堂改建的，因为经费充足，倒也办得虎虎有生气。从此党多了一个据点，又多一份经费来源。

沈常青的洋楼虽然盖得大，但人丁不旺，除他和那个有“心气病”的妻子外，就只有一个半白痴儿子。这白痴儿子还未足十六岁，沈常青夫妇急于抱孙，由媒说合，讨了一个只有十五岁、叫玉叶，也是侨眷家的闺女做媳妇。

这玉叶人细鬼大，风骚泼辣，一进沈家大门就不满那和死人差不多的白痴丈夫。但性好虚荣，见住得好，吃得好，又得公婆宠爱，也就安心住下，只在物质享受方面追求。虽说小小年纪，已镶了一口金牙，十只手指戴了八个金戒指，金链、金耳环、金手镯、金表，珠光宝气，应有尽有，乡里人家称她为“狐狸精”。她和那白痴丈夫生活了一年，肚皮还是瘪瘪的，什么名堂也没有。

由于时局不靖，沈常青生恐儿子被许天雄绑票，便把他送到小吕宋去。一去就是好些年，说要回来，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玉叶日里不响，内心烦闷，在这铁笼里怎样也守不住。沈常青夫妇想给她买个儿子陪伴陪伴，她哪儿肯，问得紧，就回答：“我还顾不了自己。”……

大林说得有趣，老黄听得也有味，他问："你说那学校找的不得人是怎么回事？"大林摇摇头道："谈起陈聪来，各方面意见很多，我们也伤脑筋。"老黄问："问题在哪儿？"

于是大林又做了另一段介绍。

那陈聪原在小吕宋一家华侨商店当记账员，据沈渊对陈鸿介绍，当时华侨社会进步活动很多，陈聪也参加了，因此也算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〇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华侨商业首遭打击，商店纷纷倒闭，陈聪失了业，在同乡会住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由同乡资助返国。他在家里闲住了几年，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坐食山空，处境困苦，据说把老婆一点私蓄、首饰都吃光了。在小吕宋时，他和沈渊原有多少往来，听说他也在家中闲住，便常常跑池塘找他。来必大发牢骚，攻击现状，说："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他问沈渊有没有门路："我是决心当红军去了！大丈夫不能为革命而生，也得为革命而死！"暗示他曾经参加过党，他要找组织关系。看来沈渊是同情和信任他的，便极力向陈鸿推荐。

此人三十多年纪，略有几点麻子，能说、善道，聪明、能干，就是人品差。他原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加上在小吕宋混了七八年，沾染上不少恶劣习气，嫖、赌、饮，少了个抽，样样都会，更善逢迎吹拍。他就是用这手段把董事长沈常青弄得迷迷糊糊，认为"得人"，"可信任"。

学校是陈鸿筹备起来，一切都就绪后才交陈聪接手，陈鸿当时一见他面，也不大愉快，曾对沈渊说："我看此人作风漂浮，只可用其长处，不可过多信任。恢复组织关系一事，暂不能考虑。"他提醒沈渊警惕。但沈渊另有看法，他说："我看他只是作风问题，可以慢慢改造。"从此陈聪和组织仅保持了一般群众关系，党的一切活动都不让他知道。

陈聪也不是笨蛋，他察言观色，知道在这儿走动的都不是普通人，他对陈鸿表示："我是一心一意为革命的，这间学校就是革命学校。我知道党的经费困难，我可以从学校日常经费中节省一笔钱供党用，我也可以布置一个地方做你们活动的掩护！"他果然布置了一个"宿舍"，除自己住一间，也空出一间客房，"好让革命同志来往时，有个落脚地"。陈鸿牺牲时，他怕受牵连突然病倒，在家里躲了一个多月，见事情没有扩大才回学校，但已没有以前那样热情肯干……

老黄听了也很不愉快，说："问题不少，为什么还不处理？"大林道："问题还不仅这个，但处理起来又不大容易。沈常青对他非常信任，认为学校是他一手办起来的，沈渊也偏袒他，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要去掉他找不到代替的合适人。"老黄问："还有什么问题？"大林道："问

题就出在那个‘狐狸精’身上。”

原来沈常青家居寂寞，常常叫陈聪过去谈谈。久而久之，这陈聪就成为这洋灰房的熟客。陈聪去得多，很自然，和玉叶见面也多。此人本性难改，一见这娘儿们年轻俊俏，孤居寡守，不无非非念头，眉目间有意挑逗。玉叶独居无聊，年少孤守，自然也心烦意乱。见陈聪风流潇洒，既善言辞，又擅拍马，也有几分意思。只是没机会接近。

一年后，陈聪向校董提出建议，为了满足本乡有志妇女要求，学校可附设妇女夜校。沈常青当时就同意，他说："我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男女受教育应该平等。"玉叶一听说要办妇女夜校，便吵着要上夜校，公婆宠爱了她，觉得年轻轻的老叫她在铁笼里过日子也太过分，该让她有个机会出去散散心，便也同意。

玉叶利用上妇女夜校机会和陈聪进行接触，开头还只在课堂上眉来眼去，后来借口找陈老师补习功课，一直找到宿舍来，两个人在陈聪房里鬼混、胡闹，说是曾被人撞见两个人搂在一起亲嘴，反映到组织上来……

老黄问："组织怎样处理？"大林道："我找他谈过一次话，可是他矢口否认，说他和沈渊是生死之交，怎会忘恩负义去搞他弟媳。说时声泪俱下，十分真切。我只警告他注意，群众已有反映，再胡闹下去，对他对我们都不利。他也保证以后行动小心，免予人以口实。后来，也没见有什么事情发生。"

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潭头乡口。

三福止步告辞，他说："三多哥临走时交代，有事找小许和我。"又问，"老黄同志什么时候再到咱乡？自己去不便，只要是三、六、九到白龙圩，我们的人都在那儿。"

老黄、大林谢了他的护送，便握手告别。

二

一走进村，比起下下木来果有一番不同气象。街道是青石板铺成的，到处是红墙新屋，就和普通市镇住宅区一样，只是少了条街道。大林带着老黄朝小学宿舍方向走，边走边说：“这就是番客区，住在这儿的都是有钱人，再过去，靠近山坡就不同，破破烂烂，穷苦不堪。”

不一会儿，他们到达小学宿舍。这宿舍也是间外表堂皇、建筑华丽的半西式平房，房门外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长方形的青板石石庭，石庭三面围以红砖短墙。大林又说：“这房子也是华侨的产业，业主全家在小吕宋，把三分之一租给小学，三分之二交给他的亲戚代管。”

他们从侧门进去，一长条列开三间大房，正中是厅，两侧各有卧室一间，厅外还有一个长方形天井，种了一些花草。大林掏出门匙打开房门，对老黄说：“下了乡，我大半时间都住在这儿。这儿地位适中，进城近，到下下木去也近。”房里除了一张床，一张八仙桌，两只椅子，什么也没有。大林一边在收拾，一边又说：“这个地方情况虽然复杂，但地位好，消息灵通，联系容易，可以做个中点站。有基地，有前哨，再有这个中点站，就完备了。当初陈鸿在进行工作时，我倒觉得他有相当眼光，只是这个中点站，基础太差。”

说时，有个老太婆伛着腰摸进来，一见是大林，就张开缺牙大口笑：“老王呀（大林在这儿改叫王泉生），你为什么去了这许多日子才回！”大林把老黄介绍给她：“黄先生，他以后也要常常来。”老太婆高兴地说：“又来一个黄老师，真太好了。”接着又问：“吃过晌午没有？”大林忙说：“我们自己动手，阿婆，不用添你麻烦。”老太婆说：“你也会弄，我不就要失业。煮一锅饭，做两样小菜，不麻烦。”说着返身下厨。大林对老黄说：“这是学校里请来煮饭打杂的校工，一个进步群众，她女儿顺娘是个好党员……”

正说着，从大门口就出现一个中年妇女，她边解下头巾拍去身上谷屑，边叫着：“阿婆，阿婆……”直走进门来。一听见大林房内有人，伸进头看，一见是大林便高兴地说：“你说只去几天，怎么一去就是半个月？”大林忙把老黄介绍给她：“顺娘，老黄同志。”又对顺娘说：“以后我不再来了，这儿的工作全由老黄同志负责。”

顺娘用头巾揩着面上汗珠，对老黄看了看，大大方方地说：“老黄同

志，以后有事我就找你？”那老黄默默地站在一边，暗自观察这个年龄在三十出外，一身黑褂裤，黑头巾，黑腰兜，纤细、秀丽、端庄、大方的农村妇女。一见她过来招呼，也笑着回答：“你不反对和我在一起工作？”顺娘笑道：“组织决定哪个来，我听哪个的话，我们这儿经过不少人呢，以前是老陈，以后是老王，现在又是你。”口舌伶俐，头脑清楚。一会儿又问：“老黄同志，你的口音很特别。”大林道：“他是长汀人。你知道吗？长汀就在我中央苏区内。”顺娘像发现奇迹似的：“那，你也一定当过红军？”老黄和大林都笑而不答，顺娘却热情洋溢地说：“我通知汪十五去。”说着返身就走，连她娘也不找了，走了几步又回头：“今晚是不是开会？就在老地方。”

顺娘走后，大林对老黄说：“别看她个子短小，做起事来倒很有魄力，只是家境穷苦。”接着，又说了关于她的一段故事。

……顺娘的婆家就在离潭头十里地的池塘，是个中等人家。过门后发生了几件事，一是乡里闹火灾，把他们家烧去一半；另一是婆家把她丈夫送小吕宋，因手续没办妥，被当地移民局在“水厝”[1]关了大半年，又遣配回来。买“大字”[2]花去一笔钱，路费又花去一大笔钱，家道从此破落下来，负了一屁股债。婆家怨她是“白虎星”，带来坏运气，对她没过好面色，丈夫对她还好。

那年轻人大事做不了，小事找不到，赋闲在家，也很苦闷。这时民军在招兵买马，他私下对顺娘说：“出洋不成，找事为难，在家受气，不如当兵去。”顺娘却不同意，她说：“兵你当不了，发财轮不上你，还不如租块地种种。”那青年不听，私下报名投军去了。婆婆说是她出的坏主意，骂她。顺娘说：“主意不是我出的，你硬说我也没办法。”这一来，她在婆家的处境更坏了。

那年轻人当了一年多民军，吃不饱，又常挨军官打骂，气恼不过开小差回家。当时从民军中开小差的很多，所以民军头子对逃兵定下很严厉的处罚办法，情节轻的打军棍一百，重的割去一只耳朵。那年轻人逃回家后，躲躲闪闪地过了一段时间，见没人追捕，胆子大了，慢慢也露了面。因此池塘人都知道他开小差回来。

凑巧池塘有个地主失盗，告到许为民那儿去。那许为民自称是“南区王”，在他势力范围内，特别是池塘，竟然发生了这“无法无天”的事，还了得？他说：“我还活着，容不得这样的事发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查就查到这个逃兵，认为他“嫌疑重大”。

这件事情闹大了，风声极紧，顺娘对她丈夫说：“看来你在乡里待不下去了，还不如暂时出去躲躲。”那年轻人自认：“我平生不做亏心事，

那地主失盗关我个屁事。”又说：“我一躲开，不正证明他们疑得对！”坚决不走，顺娘也无可奈何。

在一个风雨夜里，许为民的武装人员捉人来了，那年轻人倒不躲避，挺身而出：“这件事与我无关，要上公堂说理，我自去！”许家人搜遍了全家，什么赃物也没有。许为民却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说：“像你们这些穷鬼，不偷不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定了个里通外贼、盗劫有罪罪名，用五花大绑解进大城。当时民军首领仅凭许为民一纸名片，就说：“许老定的罪，不会有错。”不上三天推到南校场斩首去了。

那年轻人的首级被挂在大南门城墙上示众，他家没人敢去收尸，只有顺娘一人披麻戴孝哭着去收尸。许为民不许她把尸体运回本乡，也不许有人替她埋葬。顺娘在城里央人把尸体运出城门，找块无主荒地亲手把他埋了。

顺娘埋葬丈夫后回池塘，那恶婆婆已和人讲好，把她用一百大洋卖给为民镇“快活林”妓院。当时，她人还没走进村，妓院派来的人已在村口等着，一声“就是她！”，不容分说拉去她的麻衣孝布，一条麻绳捆绑起来。顺娘哭叫着：“我犯什么王法呀，你们绑我？”那二龟公把卖身文书对她一亮：“别装神装鬼了，你婆婆已用一百大洋把你卖给我们！”喝了声“走”，就把她扔进猪笼。那用竹子编成的猪笼可以装五百斤重大猪，只要把猪笼口一封，再大力气也爬不出来。当由两人用一根竹竿，扛上肩后，直奔为民镇而去。

顺娘呼天抢地直被抬到快活林，二龟公问她：“要吃软的还是硬的？”软的是听话接客，硬的呢？他冷笑一声把皮鞭一拍：“叫你吃这个！”顺娘恨声说：“当我还有一口气时，谁也别梦想碰我一下！”自然就招来一阵毒打。从此每天就由几个人轮流来迫她、打她，把她打得体无完肤。当她被迫得无路可走时，一时想不开把心一横：“反正只有一死！”用剪刀朝心口一刺，当即血流如注，昏倒在地。

顺娘妈，就是刚才见过的那位老人家，知道出了这惨事，她哭着去找那快活林二龟公拼命。那二龟公见顺娘伤得严重，料定好不了，口气软了，便说：“我们也是花了本钱的。”顺娘妈说：“我花钱赎。”二龟公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她赎。老人家把什么都当卖了，拼凑上一笔钱赎回那张卖身契，又央求邻居友好汪十五夫妇用门板把顺娘抬回家。

顺娘没有死，在家里养了一年才好。从此一直住在娘家，娘帮学校做事，自己在侨眷家找短工打。

老黄感动地说：“怪不得她对党对红军有那样深厚的感情。”大林道：“她入党的第二天，就把汪十五介绍给党了。”老黄问：“那汪十五的

情况又是怎样？”大林道：“今晚上你就可以见到，是个穷苦汉子。”接着，把汪十五也介绍了一番。

那汪十五，出生时正是正月十五，他娘问他爸：“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好？”他爸看看户外明亮的月光说：“今天正是正月十五，好时辰，就叫他十五吧。”从此就叫十五。十五在本乡是个有名的穷光蛋，只有三十五六，倒有八个孩子。他女人差不多每隔一年就替他养一个孩子。他常常叹气说：“老天爷专和穷人开玩笑，越知道我们穷养不起孩子，越要我们多生！”家境贫寒，又无田地，农忙时到处替人打短工，农闲时一条扁担两根麻绳，上为民镇当苦力。老实说，一条扁担实在扛不起一家的活计，他女人后来被迫也在为民镇当苦力。镇上人经常看见她怀着七八个月身孕，还挑着百来斤担子，对她说：“嫂子，该歇歇啦。”她却不在乎地回说：“过了这月再说。”孩子刚刚养下，不出三朝，又看见她挑着扁担麻绳站在为民镇路口。组织上批评过他，十五却说：“人口多呀，等着米下锅，不这样又怎么办。”……

老黄问：“有这样好条件、好同志，为什么工作不能开展？”大林道：“关键在于领导思想，陈鸿当初开辟这个据点，仅仅作为解决一部分党的经费来源，作为一个联络站。他说有这样一个据点、几个当耳目的同志，也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应该还有点作为。因此，他每次来，找顺娘、十五也仅限于一般谈谈，了解了解情况。对陈聪，发觉他不对头，也下不了决心处理。”老黄暗自想着：看来非花一番功夫整顿不可！

两人正说着，就听见一阵短促而响亮的皮鞋声，由远而近。大林提醒道：“陈聪来啦。”来的果然是陈聪。

此人身穿黄色咔叽中山装，挟着一大堆学生练习本，摇头摆脑，边走边吹口哨，用轻佻步伐走路。一进厅看见大林的房门开着，把练习本朝饭桌上一扔，就过去：“阿王，我可把你盼到啦。为什么不早通知一声，叫我好替你准备午饭。”大林把老黄介绍给他：“黄先生。”陈聪用大动作做了个虚伪夸张的表情：“有贵宾驾到，欢迎，欢迎。”一阵风又旋到老黄面前，热烈地握手，表示最大的钦慕之情：“得会先生，三生有幸。”

老黄故意赞扬他两句：“听说你把学校办得很出色。”陈聪连忙拱手称谢：“过奖！过奖！全靠王同志领导有方，小弟无能，只按上级指示办事！”接着又像发现什么大问题似的，问：“通知阿婆备饭没有？”没等答复，又一阵风旋出门去，虚张声势地叫着：“阿婆，阿婆，有鸡没有，给我宰一只加菜！”一会儿进来，对大林说：“你来我随便，可是黄先生初来，我可不敢怠慢。”又对老黄说：“买肉要上镇，一个来回就是十里，

鸡是现成的，没有困难。”一阵外交办得他一身大汗，最后暂时告辞：“下午无课，我叫学生自修，我们大可开怀痛饮。”陈聪出去，大林低声问：“印象如何？”老黄笑道：“哪有一点革命气味。”

午饭时候，陈聪喝了几杯酒，满意地嚼着白斩鸡，乘有几分酒意，向老黄为自己大加吹嘘，他说：“学校经费有沈校董一手支持，不算富裕，倒也充足，我又能精打细算，在不妨碍校政建设前提下，能够交代得过去，每个月总想办法多给组织尽多地弄钱，这一点有王兄为证。你问学生有多少？在这儿办学可不容易，初开办时，只有三十来人，乡人落后不信洋学，拉也拉不来；我想人少也办，只要办得好，自然会来。果不出所料，一个学期下去，就增加到五十几，现在是快一百哩。”谈起妇女夜校，他更是眉飞色舞，“妇女必须解放，男女必须平等，我办妇女夜校就是本着这个宗旨。我在上课时，对她们大都也这样讲……”

老黄打断他问：“你这样教法，环境允许吗？”陈聪满意道：“完全没问题，只要沈校董不反对，谁敢反对？何况他还把自己最宠爱的媳妇也送来上学……”老黄又问：“你怎么知道沈校董不反对？”陈聪做了个神秘表情，低低地附在他的耳朵边：“这老头，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曾出门一步，耳目不明，除了我，也没人到他那儿。学校的事，除非我告诉他，他什么也不知道。自然，我是什么真话都不告诉他的，对这种人还要办点外交呀！”说着，说着，得意地大笑。

他一直喝得酩酊大醉，唱起《小寡妇上坟》，摇摇晃晃地摸进卧室去睡大觉。

三

晚上，老黄由大林陪着到顺娘家去。她家在山坡上，一间独家寡屋，泥墙残瓦，其势将倾。门前有竹篱一道，圈住一块菜地，屋后是一片樱桃林，樱桃林后又是一片松林，连绵不绝直通青霞山。走进门，烟气熏腾，一间空洞熏黑的大房，用篾片分隔成三小间，一间充卧室，一间当柴房，中间那间是灶间、起坐间，又是一饭厅。但在柴房里却有个小阁楼，放了些破烂家具，没有天井，仅有几面小窗。只要土灶一生上火，满屋就烟气腾腾。

这时，在土灶前矮凳上坐着一个圆头大耳、浓眉阔口、身材魁梧、粗手大足的中年农民，和那在灶口添柴搅火的顺娘，正在低低地说着什么。一见老黄、大林进去，连忙起身，大林把他介绍给老黄："汪十五。"老黄紧紧地握住他的大手："早听王同志说过你。"汪十五满怀热情地说："我们总算把你们盼到了！"他回头望了望顺娘，"她什么都对我说了，说有红军来领导我们革命。"老黄也很激动，说："组织上派我来，要向大家学，一起干！"汪十五爽朗朴实地说："只要你叫干就干，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又回头去探顺娘，"你说是吗，顺娘？"顺娘也说："老黄同志就住在我们村上，要说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大家坐下。"她打开锅盖，水已开了，用铁勺大瓷碗给大家盛水喝："买不起茶叶，喝碗热水吧。"大家坐定，端着碗喝水。

喝过水，老黄就说："今晚上和大家见见面，听听情况，小组会明天再开。"汪十五也说："你说什么都好，只要能常常见面，我们就安心。"大林也说："过去老陈同志和我到这儿来，工作都没做好，叫同志们失望，这次老黄同志来打算整顿一下。不过，他想先了解一下你们村上的、镇上的，还有池塘，特别是许为民的情况……"老黄从旁插嘴道："这叫知己知彼。"大家都笑了。汪十五说："叫我说大道理，说不来；诉许为民的臭史，三天三夜也诉不完。"他转向顺娘，"池塘情况你最熟。"顺娘一听池塘两字面色就变了，她说："我有怨气，我有仇恨，就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老黄道："对我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需要。"十五道："就说许为民的臭史吧！"顺娘道："你先说，我补充！"

那许为民，由于在南区拥有大片田地、不少财产和实力，号称为实力派。南区平原向有刺州谷仓之称，而许为民则占了南区平原土地的百

分之五十以上，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当侨资刺禾公路开办之后，许为民想：“收地租没有办工商业利息厚。”便卖去一部分田地改营工商业，他在公路线上独资辟了个商埠，名为为民镇。

这为民镇因地处南区平原中心，交通便利，开市以来极为兴盛。许为民利用他的地位、影响，拉拢了不少归国华侨、乡下地主和刺州、禾市大商家在这儿经营。但主要的企业却由他一手垄断。他垄断钱庄、当铺、火力电厂、碾米厂、赌业、妓院、烟馆和饭店，叫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为了保护这些财产，他还豢养一支私人武装，名为“商团”，实是他私人卫队，由大少爷许添才兼任商团团长。

许为民家住池塘。这池塘是南区唯一大乡，人口近万，全是现代化建筑，有街市、戏院、学校，还有电灯照明。为了保护他一家安全，他还在池塘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建筑四座水门汀炮楼，也在出入孔道设立城门式闸门，每个闸门均派有商团把守，防卫可为周密了。由于四乡不宁，许天雄猖獗，四乡大小富户日夕数惊，争相投奔池塘或为民镇，托许为民庇护，益使这两个地方日趋繁荣。

许家为一大族，人丁达一百余名，许为民在池塘乡内筑一巨大府第，人称“许公馆”，有近百间房屋；府第外筑以护墙，与外界隔开，自成天地。许公馆平时少有人进去，内中情况无人得知，但片言只语流传出来的，大都使人毛发悚然。据说在公馆中，许为民私设刑堂、监牢，经常拷打禁闭那些纳不起租谷的佃户和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

许为民虽年已七十有二，而妻妾成群，生有二十多名儿女，近五六十孙男孙女，为了服侍这些老爷太太，丫头、养娘、长工也不下一百。这些大小少爷淫辱丫头养娘，被认为是公开合法，并且还公然拐骗良家妇女。在公馆里有座后花园就是专供许为民和他的少爷们淫污良家妇女用的。

贫苦佃户被迫把自己女儿、少妻，抵押到公馆里去当丫头养娘的不少，她们被糟蹋得不成人样儿了，就被管家按照主人的意旨发放出来，有的贱价卖了，有的就被送到为民镇妓院里去当娼妓。

汪十五说：“有次快活林门口来了个老农民，他要见一个叫金凤的妓女，二龟公不让他见，那老农就双腿跪倒在大路口，用拳头捶打胸膛，哭闹着说：我仅仅是把女儿抵押给东家，又不是卖给你的。从前人在公馆不许见，现在打下快活林啦，又不许见，你们有良心没有？商团丁拉他、打他，他都不肯离开。说：不许我见，我就死在这儿！说着又用头去撞石灰楼柱，把那些二龟公二龟婆闹得没了办法，才允许他见。那金凤一出来，面如黄蜡，骨瘦如柴，看来还只有十四五岁，却捧了个大肚

皮。老人哭着问：孩子，你怎么啦，生蛊？那小女孩，也哭不成声，说：爸呀，不是病，是十八少害的。”

顺娘也说：“为什么池塘到处在闹鬼呢？原来鬼就出在许公馆里。住在公馆附近的人都说，三更半夜时常听见有鬼哭声从公馆里传出，什么鬼呀，说穿了也不过如此，原来是许家深夜在打人，被打的人哀声惨号。四乡地主、保长随便抓人，一上手就说：送许公馆严办！人一进了许公馆就像进了阎罗殿，不用想活了。”

老黄问起她那死去丈夫的事，顺娘一肚子怨气说：“离开宋家我没怨气，落得个自由自在，就是心里不服。我那死鬼男人要有胆量去偷抢那地主、恶霸的东西，我倒心安理得，就是不中用、胆小。那件冤案后来也弄明白了，干的不是我那死鬼男人，是那地主家自己人。错杀了人，许为民还得意，说：错杀九十九也不走脱一个真的。他老子迫死我男人，当龟公的儿子就来迫我入火坑。”汪十五说：“那次顺娘真险呀，这条命是捡来的。”

一提到这件冤情，顺娘双眼就充血，发出熊熊火焰，愤激得浑身直哆嗦，一声：“苦呀！”双手只一拉，敞开胸膛，露出胸口正中一个深陷、紫红色的大伤疤，“你们看，就是这个，当时我只有恨，想死，一把剪刀刺进了一半……”说着，又呜呜地哭。

大家难过地低下头……

一直到夜深，老黄、大林才回宿舍。陈聪还沉沉地在做他的酒仙梦，看来要直睡至大天光。大林问老黄对这次会见印象如何。老黄说：“看来这儿也很有作为，顺娘和十五两个同志都不错。”大林道：“一个是满腔仇恨，另一个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要求改变现状，都有革命性！”老黄说：“这种人到处都有，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动员、组织。对他们革命性必须发扬，积极性要保护。这儿的局面看来还不坏，要利用有利条件，也来个大发展。”接着，老黄又问了关于沈渊的一些事情，并决定明天和他会面。

四

第二天清晨，大林代替陈聪上课，陈聪就到池塘去请沈渊。

三小时后，陈聪带着沈渊来了，他先到学校和大林会面，摸清若干情况，就来会老黄。

那沈渊年近四十，高而清瘦，面色苍白，双目下陷，随手带着把黑布伞，下雨当雨伞，出太阳当阳伞，平时当扶杖，因为赶了上十里路有点气喘，频频用手巾揩冷汗，看来病情不轻。

此人受过中等教育，年轻时在他叔叔沈常青帮助下到了小吕宋。那时大革命的声势也到了南洋，他受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书报的影响，参加一些进步活动，组织青年进步团体，反对国民党，在华侨社会青年店员中颇有威信。

初到小吕宋时在沈常青公司里做事，由于作风偏激、过“左”，被认为“不务正业”，辞退了。沈渊想：“你不让我干，我偏要干！”索性不再找职业，专搞社团活动。在他领导下的社团，政治色彩比较鲜明，一贯和国民党作对，甚至于带头捣毁国民党海外支部办事处，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口号。由此招了忌，国民党党棍向居留地政府秘密告了他一状，说他是共产党，结果就被捕。

沈渊坐了三年牢，后来还是由沈常青秘密花钱“保”了出来。出狱后沈渊的精神和肉体都有变化，体质原来单薄，又坐了几年牢，便染上痨病。胆子小了，也不再参加活动，和沈常青又恢复亲密关系，一心想做生意弄钱。可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谋生不易，病情又不断加剧，在沈常青帮助下，只好返国养病。

返乡后，正碰到刺州革命形势大发展，他不甘寂寞，又活动起来。他设法找党，恢复组织关系，并在党的领导下做一部分工作。白色恐怖来了，特别是陈鸿牺牲后，他胆小怕死的毛病又发作啦，他以“病情转剧，经医劝告，必须静心疗养”为由，对工作又表示消极。但不愿与组织断绝关系，只保留着个别联系……

沈渊在学校会见大林，一边咳着，一边喘气，说：“迟到啦，真对不住。”他们到宿舍后，大林把老黄介绍给他，沈渊又表示敬意说：“很高兴见到你，老黄，老陈的牺牲给我们带来多大损失！不过……”他咳着，把浓痰吐在手巾上，“我们会慢慢好起来的。”老黄对他转达组织的关

怀："组织上十分关心你的病，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你病了，不仅个人的精神肉体有损失，对组织也是损失！"

沈渊对这关怀表示感谢，但也不忘记把自己过去光荣历史介绍给这位新来的负责同志，他说："惭愧，惭愧，我替组织做的工作实在太少，虽然这些年来，我没停止过斗争！……在小吕宋的时候，我就不是这样，我带头捣毁过国民党海外支部，坐了三年牢。那时身体好，什么事都可以干，可是现在……"他咳着，"这毛病像鬼魂一样缠着我，路多走几步，话多说几句，也要吐血。"他喘息着，面上泛出病态的红晕。

老黄安慰他说："把病养好，就是你的革命任务。"这句话正合他的心意，他立刻又兴奋起来："当年老陈也是这样说，他又说：不要性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主要是把病养好。我说这怎行。人家都在拼命，甚至于牺牲流血，而我只能躺着不动，还像个共产党员！我们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还要和大家一样干，这间学校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他喘息着，一会儿又说："可是天不从人愿，病情一直在恶化，你看我这样，真惭愧……"他咳得非常吃力。

老黄表示重视这次会面，沈渊也很满意，他说："我现在是老牛破车，大事干不来，小事还多少可做些。老黄同志有什么要问的，凡我知道的，我一定说……"当老黄对许为民表示有兴趣，他就说："是南区一大害虫，有财力，有武装，还和官府勾结，谁不怕他三分？好在还有个许天雄抗住他！"老黄问："你说是许为民力量大，还是许天雄力量大？"沈渊道："两个人半斤八两，各有千秋。许为民是在朝派，城里有官府后台，在乡下乡绅老大中都是看他的，许多事他说了算；许天雄呢？没有官府后台，却有枪杆，他的爪牙四散，个个听了都怕，许为民也怕他三分哩。我们在南区工作，不能不注意，他们都是革命的死对头，特别是许为民。"说着说着，又谈起他的处境，他就怕组织上分配他在池塘做些工作："我的处境实在坏，我就不敢请大林同志或黄同志到我家里去。几年来，我在家里就像在坐牢。许为民派人监视着我，遇有风吹草动就派人来提警告：姓沈的，我知道你过去干的是什么，要在这儿住，就不许乱说乱动。想造反吗？小心脑袋！所以我不敢接待自己同志，也不敢动。当年我就请求过老陈，不要到我们乡去活动，万一他们发现有什么传单标语之类，就会把账算在我头上，我这颗脑袋就保不住！"

老黄笑着，对他这个"立此存照"的声明，不加驳斥，也不表赞同。却在想着："这个人果然变得软弱了。"看来要在池塘这样一个反动中心安上一两个钉子也有困难了。但老黄还是把当前形势对他传达了，希望

能给他一点勇气、一点力量，振奋一下。

正谈论间，顺娘的妈忽然匆匆进来，丢了眼色说：“有人来啦！”这热心的老校工，每当他们在谈论什么，都自动站到大门口去放哨，照她的说法是：“我们不能让外人知道在开会！”进来的是个年轻妇女，二十来岁，一身花绸衣服，抹着厚厚脂粉，画起弯弯眉毛，头梳面干髻，插着金首饰，一日金牙，满手金戒指，走起路来装作文雅，头放得低低的，两只多情眼却又不听话，不是左盼就是右顾，似想偷看人，又怕被说不正经。正经人偷偷吐着口水：“骚气十足！”年轻人叹了声：“好花插在牛屎上！”

她一直进门，看见沈渊就娇声娇气地叫了声：“渊哥。”对大林又有礼貌地叫声：“王老师。”一会儿又把流星眼瞟到老黄身上：“这位是？……”沈渊说：“黄老师。”她于是又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黄老师。”做完这一番交际活动后，她就规规矩矩地站过一边，低着眼。沈渊问她：“有事吗？”那年轻女人露出满口金牙，微微一笑：“听陈校长说渊哥来，爸叫我来请。爸说有话找渊哥谈谈，又说路远，身体不好，赶不回去，就在咱家过夜。”老黄见话也谈得差不多，便对沈渊说：“沈校董有请，你就过去吧。”沈渊起身，低声对老黄说：“有话我们明天还可以谈，我今晚就在洋灰楼。”扶着黑布伞跟那年轻女人出去。老黄问：“她就是玉叶？”大林点头。

在路上，沈渊问玉叶：“叔叔婶婶都好？”玉叶点头：“好。”沈渊又问：“弟弟有信来？”玉叶低低叹了口气：“每个月都有信。”沈渊又问：“说什么时候回来？”玉叶心烦意乱地说：“回不回都一样，反正我是不做什么希望哩。”沈渊斜眼看她，内心深处禁不住起了一阵凄凉感。“年轻独守，也真难为她。”他想。

沈常青一见沈渊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又有许多日子没见过面。他一面叫人备饭，准备他过夜，一边问：“阿渊，你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想见你一面也真不容易。对我又有意见？连我这儿的大门也少进哪。”沈渊知道他的脾气，只笑笑。老头又问：“还在闹什么革命？”沈渊道：“在家养病还来不及……”沈常青得意地点点头：“这就对路，我说还是身体重要，个人生活重要。在小吕宋你闹了那阵革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一场官司加上一身病。”又问，“家里日子还好过？维持得下？”沈渊道：“人丁本来就少，女人还做些手艺贴补……”沈常青道：“那一定很苦！我们本来就不是外人，有困难就说，只要听话我是愿意帮助你的。”

他们对坐着，只见他一个人在说话，似乎长年没机会说话，一有机会就想说个痛快：“我不说什么家门不幸的话，只说你爹娘运气不好，养

了你这样孩子，出了洋不好好做事，趁年轻力壮时弄点钱，却在那儿闹事……我也年轻过，也对现状不满过，可是，我不像你感情用事。大丈夫做事，既要观前又要顾后，凡事要三思而后行……闹共产我不反对，他们反对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沾不上我的边。我本来出身也苦，不苦还会漂洋过海？不过，要闹最好由别人去闹，犯不着我们出头露面。中国事难办，我们是小百姓，不可大意，不可多出主意。谁坐天下，抓大印，我们就听谁，你说是不是？”

沈渊只是微笑着，这个老头的话，在他听来已不那么新鲜了，但也不愿同他争论。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没有争论，过去且为此闹翻过，最后又和好了。沈常青认为自己胜利了，这个侄儿在碰壁、失败，最后听话了；沈渊虽不愿拿原则做买卖，但处境不好，生活困难，有求于他，也多少迁就一些，这就使他对革命不是那么积极，却又不愿意离开革命队伍，做一个逃兵。

玉叶吃了晚饭就匆匆赶去上夜校，她和过去一样，对学习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兴趣是在于能够利用机会和陈聪保持联系。他们两个的关系，的确发展得很不平常，他们谈过情，说过爱，搂抱过，接吻过，还发生过一次肉体关系。他对她表示过忠心不二，她也对他说：“我从来没爱过一个人像爱你这样！”可是从半个月前，大林找陈聪谈过一次之后，情形就有变化，她对他还是热情洋溢，恨不得天天能见面，拥抱、亲吻，解除她内心的空虚、愁苦。而陈聪，却突然对她冷淡起来了。他们还是常常见面，有时她还悄悄问他：“什么时候再见面？”这就是说她要和他在房里单独见面，而他总支吾地说：“忙得很呀！”他还是常常上洋灰房，她总要使他知道，她是用着什么眼光在注视他，而他却又有意避开，和沈常青谈完话就匆匆离开。

“他为什么突然对我冷淡呢？”她想，“是不是有人在他面前搬弄是非？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又想起那一次当他们在热烈地拥抱、亲吻，他有要求，而她也情不自禁地把身体给了他，不久他的态度就变了。“男人都是这样，没到手时什么话都会说、都会做，一到手就转面不认人！”一想到这儿，她就恨，恨男人薄情寡义。难道他过去那许多情意表示，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得找他谈一次，”她想，“对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卖淫妇，你要怎样就怎样。我要告诉他，你走不脱，你有干系！”

这半个月来，她一直在找机会要和他开一次谈判。

妇女夜校和往时一样，由陈聪讲课。她坐在第一排，眼盯盯地，用充满炽热的情思在望他，希望他对她垂顾一眼，对她笑一笑。但他不再

像以前那样用含笑、爱抚的眼光去看她。他故意不看她，也不再在课文讲完后，像过去一样对她用柔情的声调发问：“玉叶，你都听懂吗？”反而，有意走近一个比她更年轻的女同学旁边，问：“你都听懂啦？”又走近一个比她年纪大，已有一个孩子的女同学旁边，故意表扬她：“你进步得快极了，还得加一把力！”她气愤填胸地想：“什么意思，故意做给我看的！”

下课钟响了，学生们纷纷点上火把、火油灯，要离去，她故意拖延着，等他，想和他谈几句。而他，站得远远的，故意不走近前，当她低声下气主动走向他，他又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匆匆离开。

当随身丫头把她接回家，她一言不响，一上楼掩上门，便投身上床，放声大哭。“完啦，”她想，“他把我玩过，就去勾别人啦！”哭了一会儿，忽又下决心道，“我年轻，漂亮，有钱，什么不如她们？不！我一定不放手！”

夜深了，四周都已沉沉入睡，只有五里外的为民镇，还是灯光辉煌，笙歌不绝……

五

老黄和陈聪到为民镇赶了一次圩。

为民镇在刺禾公路上，有一条长达两里叫“添才街”的大街，整齐地建着两列长长的、同一个规格的三层洋楼，镇头镇尾基于防卫的考虑，还建有两座高达四层的炮楼，炮楼上各驻商团一小队。这个新兴市镇最高的行政当局是“为民镇商会”，商会会长也是许添才。从这个市镇开工兴建到现在，一直是他在掌理，许为民只躲在背后指挥策划。

许添才虽是个大少爷，但对经营特种企业，却是干才，在为民镇创办初期，他到禾市“观摩”“学习”了两个多月。之后，回到池塘就对许为民建议说：“要把市镇繁荣起来，嫖赌饮抽都少不了。”又说：“只要把这些娱乐事业办得好，就不怕银纸不滚滚来。”许为民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所谓“第一流”的妓院、烟馆、赌场、饭店就纷纷办了起来。果然兴盛，一时刺州也为之逊色。

老黄在到刺州时，曾在公路车上浏览过这个市镇，说来并不陌生，但印象没有这次深刻。他和陈聪走过镇首那座白色洋灰牌楼，进入添才街，果然热闹。百货商店罗列着来自东洋、西洋、上海各地各种时新商品，许多店铺都自称为“小纽约”“小巴黎”“新上海”，洋服铺大玻璃柜内模特儿露胸袒臂地对过往客人露出微笑，照相馆门口像举行橱窗展览似的挂着各种着色人像，镶牙店用惊人巨牙来做号召，首饰铺标出“贵客光顾，一律八折”。

这不过是些普通商店，并无特色，可是走到中间最繁华地段，就有一座占三间铺面，高悬“恭喜发财”四个大字的赌场。那赌场大门口站着两个马戏班丑角打扮的人，一个敲着洋鼓，一个拿着号筒，力竭声嘶地在宣传发财致富之道。他喊着：“来呀，要发财的来呀，一本万利……”喊一阵，又吹打一阵，吹打一阵又喊一阵：“恭喜发财呀，你看东和乡王小七用一块大洋赢了一头大水牛。西和乡，陈阿二……”

走过“恭喜发财”，就是“逍遥乐”，大门口贴了副对联，一边是“逍遥自在”，一边是“快乐如仙”，静悄悄却有些骨瘦如柴、鸠形鹄面的人仓皇进出。陈聪说：“这是大烟馆，听说高等座还有女招待哩。”

走过逍遥乐，有一占四间门面，挂了个一丈来高大字“当”，骑楼下挤满了人，大都提着包裹，也有些是挑着担来的。正对面有座楼，在骑

楼上挂着两盏彩灯，灯上写着“乐园”两字。大门前一边是只大花篮，上写“秀阁名媛凤仙女史笑纳”，一边是块红底金字大招贴，上书“重金礼聘禾市名媛凤仙女史候教”。门内门外一片寂静，却传出阵阵丝竹乐音。陈聪又开口了：“这儿的姑娘据说是卖艺不卖身，最著名的姑娘号称四大天王。她们都年在二十上下，四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就像孪生的四姊妹。”老黄问：“那快活林又在哪儿？”看来陈聪却是相当内行，他嬉声笑着：“这是高等的，还有中等和下等，货色不同讨价也不同。你看那边不是迷魂谷和快活林吗？”

果然过了几间铺面就是迷魂谷，一看门内、门外，骑楼下都是姑娘，她们有的站，有的坐，有的在打情骂俏；有的服装整齐，有的头发蓬松，酥胸半露，更有些仅着粉红色汗衫短裤，故意走来走去，对过往行人大抛眼色。再过几个铺面就是所谓出卖下等货的快活林了，有几个二龟公二龟婆站在大路上口沫横飞地对乡下人宣传销魂一次大洋一块，还说“包满意”。陈聪又说：“这些窑子听说全是许添才当的老板，所以有人叫他许龟公。”

他们又走过警备森严的商团部、“为民钱庄”，最后到了刺州大茶楼拣了个二楼临窗座位坐下喝茶。陈聪又说：“为民镇号称不夜城，入夜可热闹，满街是姑娘，在大市场那边还唱‘七子班’，吃喝、赌摊摆满街。”老黄问：“来趁热闹的人多不多？”陈聪道：“四乡有钱人来得不少。”老黄问：“不是说到处在闹匪，有钱人敢来？”陈聪笑道：“许天雄在十里外称雄，这个地头可轮不上他。许添才凭那商团实力，沿为民镇十里内外，没人敢找麻烦。”

他们吃了几碟点心，喝了壶茶，正待离开，大街上却传来一阵女人孩子的号哭声。老黄居高临下从窗口看下，只见在迷魂谷前围了一大堆人，一个乡下妇女怀有七八月身孕，背上用背兜背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双手分牵着两个五六岁大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哀求：“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回家了，请你们做做好放他回去！”说着望望那两个大点孩子，孩子们像个小合唱似的齐声哭着：“爸爸，我要爸爸！”那些迷魂谷的姑娘却七嘴八舌地在叫：“谁要你男人！”“谁不放他？说话得清楚些！”“我们这儿一个白天黑夜进出就不下二三百人，谁知道哪个是你男人？”“自己没本事把男人看好，还来这儿骂人！”那乡下女人只是哭求着：“我知道，他在你们这儿，你们不放他走，我也不走！”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时把街道塞住，议论纷纷，有的骂那男人太荒唐，儿女一大堆还干这风流事；有的又怪那女人，为什么不看紧他！正在闹哄哄，来了个商团丁问出了什么事，一个妓女说：“胡闹来

的！”那商团丁便冲向那乡下女人：“你瞎了眼，这是什么地方，你敢来胡闹？走！走！”说着动手就推，那乡下女人没料到他会推她，朝后一仰倒身在地，群众起阵哄，都说：“要出命案啦！”老黄摇头叹了口气：“惨！”陈聪说：“这类事多着哩，每天就不知有多少起。”

他们走出茶楼到大市场去，那是个足容千人的广场，一座戏台，两列长长的摊位。陈聪说：“乡下人挑来粮食、蔬菜，猪牛鸡鸭，都在这儿摆卖。”他们转了一转，又沿旧路回头走。到了当铺前，那儿又出了事，在骑楼下，一个衣衫褴褛、满面烟容的男子，正在和一个中年妇女争夺一只包袱，女的死拉住不放，放声大骂：“短命鬼，大烟鬼，你把家里什么都当尽卖光，还想偷老娘这两件衣服！”男的横蛮不讲理提起足就踢：“放不放，不放我打死你！”女的挨了他两脚，倒在地上抱住他的足，用力一拉，男的也倒了，于是两人就在地上纠成一团，都想抢那包袱。一时又逗引了一大堆人，却没一个肯出来排解，反而在那儿击掌喧笑。老黄对陈聪说：“这就是许为民的德政！”

当他们走到镇口洋灰牌楼时，只见汪十五和一群挑夫蹲在牌楼下挡阳地方，在商量什么。抬头看见老黄，只会心笑了笑，并不打招呼。老黄想：“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在贯彻哩！”

老黄回到潭头不久，沈渊就来告辞，并问有什么吩咐。老黄严肃地对他说：“你生活在虎窟里，有困难，组织上完全体会。不过要知道，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必须在生死存亡关头，站稳立场！”沈渊面有愧色地说：“我会牢记你这句话。”大林也把陈聪找来：“从此以后有关学校的事，你找老黄。”

办完了最后交代，大林、老黄便动身前往清源。他们刚走出村口，就碰到顺娘，大林问她到哪儿去，顺娘没有直接答复他：“我已等了好些时候。”老黄问：“还有什么事？”顺娘摇摇头。大林和老黄都止了步，意思是让她有话说了好回村，不意顺娘却说：“我陪王同志走一段。”她实在没有事，仅仅是知道大林要离开了，什么时候能再见呀？她心里实在舍不得，要来送一送。

---

[1]“水厝”：指水牢。

[2]“大字”：指护照。

第四章

一

清源蔡老六一天没出门，在家里等他们。

此人身高力大，比平常人总要高出半个头。四十上下，体重一百八十磅，臂长肩宽，走起路来，略微有点驼。为人乐观、开朗，好打抱不平，作风粗糙，有时还有点冒失。

二十岁那年，他跟村上一位同乡叔伯过番石叻[1]，因为粗手粗足，气力又大，找不到轻活干，被码头工头看中，找他去当码头工人。他一人可以干两人的活，但食量却要吃三个人的，有人说："你这样大食法，怕不吃穷！"他却笑着说："为人辛苦，还不是为个吃字！"干了十多年活，把腰压弯了，年纪增加一大把，不仅两手空空，相反地却吃了一场不小官司，被遣配回乡。

原来这些码头工人在码头干活，常常遇到红毛工头[2]找麻烦，进码头要搜身，出码头也要搜身，有时还要尝点足踢拳打的滋味，老六对这些不平等待遇甚为不平。他常说："我们凭气力吃饭，为什么要受这样侮辱？"有人说："我们在人家地头找饭吃，算啦。"有人却故意激他两句："爹娘枉生了你这个大食儿子，有这样一大把气力，对红毛也只好低声下气。"老六口里不响，却暗暗在想办法要出这口气。

一次，大洋轮运来大批货赶着要卸完出港，大家已累了整整一天，想歇歇，喝口水，吃吃饭，那红毛工头却一迭声地尽骂人："不干活，尽偷懒，老子开除你！"有个同事实在支持不住，要求给他吃吃饭再干，那红毛工头不理，竟又挥起拳来："你不干活，做懒汉，想死？"那码头工人平心静气地解释："你没看见，我从清早干到现在，没歇过。"那红毛却说："我操你个娘，你偷懒，你坏！"一连给了他几拳，那码头工人，一时受不了，也顶了他几句："你也有娘，为什么这样骂人？"红毛更加嚣张了，放声把大家都骂了："你们靠老子吃饭，老子就要骂你们。我说，我操你们所有中国猪……"一时所有中国工人都停下手，表示抗议，

那红毛工头，挥着拳，直冲到他们面前：“你们也想死了，赶快给老子干活！”

大家没动手，那红毛一时拿他们没办法，就逐个去打耳光：“搬！搬！”当他迫近老六时，还没来得及动手打人，那怒火中烧的老六，已一手抓住他的衣襟，一手抓住他的裤带，只轻轻一提，就把那红毛工头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投进海里去。那时他们都在英国货船甲板上工作，船上的红毛，看见中国人“行凶”，想迫中国海员来抓人，中国海员却说：“去你妈的！”没一个肯动手，那货船一面发出呼救信号，一边挥动红毛水手亲自动手抓人。

码头工人见出了这大事，都劝老六赶快逃。老六却镇定地说：“大丈夫敢做敢当，让他们来吧！”码头工人听了他的话都很感动，大家齐声叫着：“我们生同生，死同死，他们敢来，我们就抵抗！”一时双方就在甲板上格斗起来，一直到殖民地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赶到，抓走了所有中国工人，才息了这场恶斗。

在法庭上，老六从容不迫地说明经过，并拍拍自己胸膛说：“这件事我一人干，我一人担当！”红毛法庭当然为红毛服务，法官最后判了老六：背笞一百藤条，进苦工监五年，刑满递解出境。

老六在服刑期间，有朋友帮助，自己也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倒也不觉得怎样。这时同被监禁在苦工监里的有中国人、印度人，也有马来人；有普通刑事犯，也有政治犯。老六在那儿，认识一个中国人，患有严重肺病，但为人极刚直和气，学识又丰富。老六见他体弱多病，做不了苦工，常常自动把他那一份也做了。而他也教老六读书识字，讲讲为人和革命斗争道理。两年后，那个人才告诉他自己是个共产党人，虽然坐牢，和党还有联系。当老六要求入党，他就充当起介绍人，吸收老六入党。当老六刑满被“遣配出境”，那位同志告诉他：“我还有一年刑期，你先出去，要好好为党工作。”老六问：“我找谁呢？”那同志道：“在你故乡，这几年革命发展得快，一定有党，你到了那儿就去找党。你一定要找，一定能找到！”

这样，老六便被遣配回乡。

老六家无寸地，只有祖遗老屋一间。返乡后，算是两袖清风，为了生活想进城当苦力，没有机会，见本乡有人当鱼贩，也挑起鱼担当鱼贩。他天未亮进城，在鱼行街贩些鲜鱼虾，挑上四乡叫卖，几年来生活还马虎得过。

老六口才好，学了些文化，性好音乐，会写，能说能唱，特别喜欢编褒歌，只要把他顺口溜的褒歌记录下来，就是一首好歌。在石叻坐牢

时，那位同志见他能说会唱，曾送一把吉他给他。出狱后，他一直带着它，每当心情悒闷，就兀自弹唱起来。他做买卖也有个特殊方法，是从那些打拳卖膏药的学来的。他把鱼担挑到行人众多的地方，停下，拿起吉他先弹一会儿，唱几首褒歌，然后动手做买卖。妇女喜欢他，小孩也喜欢他，他们亲昵地称呼他做“洋琴鬼”。他买卖公平，不会把臭鱼当好鱼卖，遇到顾主青黄不接时候，也乐于通融，记一笔账，下回再付。

老六虽说为人忠厚和气，却也做过一件被认为“憾事”的。对这件事，他内心不安，乡人也很难谅解；但当时，他怒火冲天，丧失理性，一时想不开，动手就干。原来他年幼丧母，父亲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年轻时混了多年民军，什么没学上，兵油子坏习气，嫖、赌、抽样样拿手。他家底本不厚，在祖父时代不过是中等人家，经他那不长进的父亲一嫖一赌一抽便光了。

这个烟鬼现年已六十，干瘪萎缩像个活僵尸。他既没有赚钱本领，又不愿意劳动，每天只会伸手要钱，钱没到手就装死，说尽好话，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指天发誓：“只有这一次，以后我再不戒烟，天诛地灭！”钱一到手又是一副面孔，生猛得很，成天泡在大烟馆与那些烟鬼朋友吹牛鬼混，这老鬼不但擅于撒谎，而且狡猾阴险，品质恶劣。在老六出洋期间做了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奸污了自己儿媳，并且使她成孕。

老六老婆玉蒜六岁时就被卖到蔡家做童养媳，十五岁时正是老六二十岁，由老烟鬼做主成了亲。她身体瘦弱，发育不全，一味长高，有人说她是个竹竿型的女人。和老六成亲不久，老六便出洋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年，有时一年寄一次家信，有时两三年才寄一次。当老六吃官司时则完全音讯断绝。他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只知道他还活着。

老六突然返家，曾使这个乌烟瘴气的家庭起了一场风暴。先是老六在家门口碰到他父亲，那老鬼没一点亲切表示，只是吃惊、惶惑，支吾地应付几句，悄悄躲开。老六找到玉蒜，这个在他出国时还是个黄毛丫头，现在已成熟而且有点衰老了的妇女，见到他也是先吃一惊，而后就掩面大哭。这些不平常的现象，都使老六不安、狐疑：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他没发财回来、落魄南洋使他们失望？是他回得太突然，没点精神准备，都失了态？

正在疑惑不解时，从门外走进一个十一二岁大女孩，一进门就叫玉蒜“妈”，亲热地投进她怀里。老六仔细端详那孩子，面貌、身材和玉蒜小时差不多。他想：自己离家已有十五六年，玉蒜不会养的；是收养的吗？为什么又长得和她一模一样？难道是玉蒜在他不在时改嫁，替别人养的？既已改嫁为什么又住在自己家里？这时玉蒜满面通红，看见孩子

对这个陌生男子满怀惊奇、疑惑，便低声说：“红缎，他是你爸，叫爸！”红缎这孩子果然恭恭敬敬地叫了老六一声：“爸。”老六一声不响，只是苦笑。

入夜，老六送走前来探问的亲戚邻居之后，便低声问玉蒜：“孩子睡在哪儿？”玉蒜忐忑不安地回答：“她原和我一起睡的，现在你来，我已替她另外打铺。”她也知道为这孩子的出处，在他们中将有一场严重的争执，也许……她是决心和盘托出，她想：也许会因此而闹出一场惨剧，她已忍辱这许多年，现在正是申申气、吐吐冤屈的时候了，有什么好顾虑的？那老鬼从匆匆见了老六一面，就不知去向。而红缎却觉得这个刚从南洋回来的“爸爸”，对她非常冷淡。整个家庭充满了暴风雨前的宁静。

玉蒜先进房去，灯也不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痛苦又不安；老六一个人在堂屋，默默地抽着烟，心情同样痛苦复杂，从亲戚邻居那种心怀鬼胎、交头接耳的模样，他已猜出几分：玉蒜对不起他，做了丢人的事。可是同谁呢？……他起身，执着煤油灯进房去，房内立即洋溢着一片白光。玉蒜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眼瞪瞪地望着他，是恐怖、忧悒，又表现了她破釜沉舟的决心。

老六放下油灯，顺手把房门扣上，走近她，把面孔只一板，双眼闪着愤怒、燃烧的火焰，怒声地问：“玉蒜，这孩子是谁的？”玉蒜把头低着，想起了在探望老六的邻居中，曾有一个叫勤治的知心姊妹悄悄地对她说：“不是你的过失，不要怕，把该说的都对他说，老六为人我了解，他不会怎样你的！”老六见她不答话，更加气愤，一时兴起，更加相信他猜得不错，她偷人！张开大手揪住她的发髻只一提，就把她从床沿上提起来，恨声地说：“为什么不说？到底你偷了谁？和谁养下这杂种？”玉蒜一阵心酸放声大哭：“不要打我，老六，不是我的过失！”老六抡起大拳：“不是你的过失，孩子怎么来的？”玉蒜只是哭：“我没错，老六！”

老六已是一拳打下，而她却勇敢地承受着，只哭叫：“老六，你听我说呀！不是我有意做这丢人的事，对不起你。我不愿意，我拼死抵抗过，可是，我是一个孤单女人，你又不在家，家里没有人帮助我，邻居没一个听到。他逼我、打我，把我手脚都捆绑起来，把我打昏，然后，才做那伤天害理的丑事……已经有多少年了呀，老六，我有冤无处申，有话没人说，我忍辱地过着日子，养大了这孩子，只望有一天，你回来，把心里的冤情对你诉说。现在，你回来啦，我没有隐瞒，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只要你知道，我也死个清白……”她在地上爬着，双手抱住他的腿哭诉着，几乎是一字一泪。“现在我把话说完了，你也明白了，要打

就打吧，要杀就杀吧。”说着，她松开手，跪倒在地，双手掩面，心安理得地等待他的处分，他也许会踢死她，也许会勒死她，她都准备容忍一切。

但老六听完了她的哀诉，心却软了，泪水在他眼中转着：“你说他，他又是谁？”玉蒜咬牙切齿地哭道：“就是你那千刀割万刀剐的爸！”老六不听犹可，一听这话，浑身发滚。意外！这完全出乎他的意外！这老鬼竟会做出这禽兽不如的行为！他放开她，一言不发，返身就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老鬼已偷偷溜回家，躲在他那阴暗、潮湿、鼠窠一样的卧室，蒙头假睡。老六在盛怒下一脚踢开房门，像老鹰捉小鸡似的从床上把他提了起来。老鬼心里明白，却仍惺惺作态，假作正经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呀，老六？”老六早已左一记耳光右一记耳光：“老王八，你做的好事！”老鬼挨了几记耳光，跌倒在地爬起来还装傻：“老六，多喝了几杯，醉哪？”老六乘他立脚未定又是一拳：“老王八，你做的好事！”这一下老鬼不再装傻了，他心想：“逃命要紧！”拔腿就走，老六哪肯放过他，跟在他后头直撵，他像打西洋拳似的，第一拳击倒对手，乘他立脚未定又是一拳。老鬼连滚带爬只求逃命，老六却紧追不舍，从房里打到天井，从天井打到大门外、晒谷场，一直到那老鬼再也爬不动，缩成一团，在地上装死……

那一晚，老六没有回房睡觉，老鬼也不敢进门，红缎一见他面就发抖。从此，他变得心灰意乱，对什么人都不说话，内心痛苦，后悔不该回乡。他除了为生计奔跑外，就动手修整那破旧祖屋。祖屋修好了，他又利用屋前屋后荒地开菜地搭瓜棚，种植瓜豆蔬菜，尽可能找粗重活做，想忘掉这一切；同时却按照那位同志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在找党。

他果然找到了党。当陈鸿第一次代表党组织和他会面，他兴奋得泪水直流，抓住老陈的手不放：“我可把你们找到了！找到了！说真的穷人离开党，就像孩子失去爹娘！”他说了许多热情的话、痛苦的话，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又怕说不完，表达不了。“我要向党汇报我的思想情况。”他从他坐牢入党，说到被遣配返乡。“让党来做公正人，给我帮助！”他说了他家庭间的秘密。“我应该离开她们还是和她们生活下去？玉蒜并不坏，尽管我对她冷，她还是尽了她的责任；红缎那孩子，不懂事，纯洁，也很可爱，我也怕伤她的心……”说着，说着，他伤心得像个受尽委屈、磨折的孤儿，只是哭。

陈鸿很受感动，对他印象也很好，他安慰他、鼓励他，对他处理这件复杂的家庭问题，也做了善意批评，又帮他进行分析，他说：“你爸肯定不是好东西，他是渣滓、是废物。玉蒜和红缎都是牺牲者，她们都没

错，都值得同情。你给那老废物一阵教训是必要的，对玉蒜和红缎态度却不对。你应从社会根源去追究责任，而不该凭感情用事。问题还在这万恶社会，如果不是这社会存在着人吃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迫使你离乡背井，怎会有这家庭悲剧？应把这现实事例作为教训，加强革命精神、斗争意志！只有变革旧社会，改造旧社会，打倒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要老六承认现实，同情被牺牲者，把她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给她们以帮助教育，“把她们也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

陈鸿的一番教导对诚实而粗暴的老六有了很大启发，理性重又战胜他。他对玉蒜和红缎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对玉蒜愿意开口，有事同她商量，也有说有笑了，并自动对她表示：“孩子大了，还是让她单独睡一个地方。”玉蒜反问他：“那么，你呢？”老六道：“我自然和你在一起。”怕那孩子受歧视、伤心，也承认红缎是自己孩子了。

老鬼在外头落魄了一个时候，打听老六有了“转变”，也厚着面皮请求宽恕。老六说：“你可以回来，但一定要戒绝大烟，帮做些家务。”那老鬼当时满口应承，并指天发誓：“我不戒烟，天诛地灭！”又回来了。开头几天还算老实，不上十天八天又原性不改，不但伸手要大烟钱，还对玉蒜发牢骚：“人家养儿防老，我家养儿打老子！”玉蒜对他也很不客气，当头就给一闷棍：“老鬼，你还有面说这话，人家当老子就像个老子样，你当老子学禽兽！”老六也不耐烦了，他对玉蒜说：“我家那只脱毛灰狗，有客到，还会叫两声通知主人，下点狗粪当肥料。可是老鬼，哼！”却也没有赶他，只当没这个人。

这个家庭算又和和睦睦地过着了。

二

老黄、大林到了老六家。当那蜷卧在大门口的脱毛老狗，抬起头用蒙浑老眼望着他们，有气无力地吠叫了两声，老六就奔出来。一见面就满面笑容：“你几次来，我都不在家，你也不等我回就走。今天，我知道你要来，我对玉蒜说，无论怎样，我一定要见他一面。事情多，问题不少，自己水平低，没个主意，非听听你的不可！”当大林把老黄介绍给他，并说是代替陈鸿同志来领导大家的时，老六又兴奋又感动，用那只粗厚大手和老黄握着：“陈鸿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不少损失，他虽是知识分子，可是个好同志，对人好，有学问，有见识，就是软弱些。”

他把客人请进去，在堂屋坐着。一会儿玉蒜端出茶水，大林又对她介绍：“老黄。”玉蒜只是笑：“见过啦。”老黄觉得奇怪：“大嫂，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玉蒜笑得更响，她不答复老黄提出的问题，却对大林说：“阿林，你那天叫我去等的，不正是他？”大林也想起来了，哈哈大笑：“对，差点忘记了！”他对老六、老黄说明经过，一时大家都忍不住放声笑了。

老六道：“玉蒜现在也能替大家干事哪。”大林却说：“老六，你不能用那种旧眼光看大嫂了，她替我做过不少事哩。”老黄也说：“男女都一样，在我们革命根据地，男的当红军上前线，女的就在后方当家、搞生产、管理政权。她们还组织赤卫队哩。”玉蒜嘀咕着：“你说他……以前还打老婆哩。”老六也笑着说：“我们早不算旧账了，你怎么又在同志面前翻我的老底？”又是一阵笑声。空气愉快融洽。

喝过水，老六就说：“今天我没事，久未见过大林，老黄又是第一次来，一定要喝两杯。昨天一听说你们要来，我就叫阿玉给我准备两条大鱼，要生猛的。我卖鱼时总对顾主说，死鱼和活鱼一样生猛。可是，我请客总要叫阿玉去捞几条新鲜的来。”正说着，门口就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说：“六叔，怎么专在背后说人长短！”老六抬头外望，放声直叫：“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进来的果然是阿玉这小姑娘，头戴宽边竹笠，裤脚卷到膝盖上，露出那壮健小腿，手上挽着窄口竹鱼篓，笑容满面，一摇一晃，踏着八字脚进来。见有客在，吐了下舌头又想缩回去，却被老六叫住：“进来，没有外人！”阿玉这才跨步走进堂屋，一本正经地说：“爷叫我送鱼来，说

大的没有，小的和虾子凑数，有二斤来重。”老六问：“可全是生猛的？”阿玉把鱼篓朝地上只一倒，只见鱼虾满地在翻滚跳跃，大家都叫好。玉蒜从灶间端着铜面盆出来，问：“怎样个煮法？”老六道：“做两个下酒菜就是。”两个妇人家把满地鲜鱼虾捡走，都进灶间去。

老六问：“你们过渡时没见过她？”大林说：“我们算是老主顾。”老黄也说：“她的褒歌唱的可真动听！”老六道：“这孩子生猛得就像那满地跳滚的鲜鱼鲜虾，只是生来命苦。当年他祖孙俩，在咸江口被渔霸迫得走投无路。渔霸叫人对老艄公说：我看中你家阿玉，要抬举你，把她给我做小吧。那老人一家大小都死在海里，只剩下这块骨肉，哪肯嫁人做小？不敢公然反对，只推说蒙老爷抬举，多多感谢，只是我家阿玉，今年还只有十三，不通人事。那渔霸哪肯听他的，说：我中意的就是像她不通人事的姑娘，一定要下聘。那老头急得要跳海，那渔霸又说：要在我的海面上讨活，不肯把姑娘给我，就离开！老头也说：我宁愿白白饿死，也不能把这亲骨肉叫你糟蹋，叫我离开就离开！连夜划着小船偷偷来到我们乡避难。那时他们生活可真困苦，一天吃不上一餐饭。我知道这件事，又见我们乡渡头少了个艄公，我对蔡保长说：这公孙俩可怜，就让他们来管咱村这渡口吧？蔡保长也同意，就这样把他们留下来。岂知那渔霸，见走了阿玉，叫着要她表姐代替，那表姐比阿玉只大两岁，长得也挺标致，但温静、文雅，没有她这样野。她表姐如何肯？渔霸便派人划着彩船去强娶，那老实渔民在高压下，有什么办法？只得迫着亲生女儿上娶亲艇。不过这姑娘也很有志气，见逃不脱这苦命运，把心一横：我死了也不让那鬼渔霸玷污身子。上船那天不动声息，一到半路乘大家不觉就跳海……”

老黄问：“当时没人抢救？”老六接着说：“当时海浪滔天，怎救得住。那表姐是懂得一点水性的，投了海并没有死，她在海中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就漂进桐江。恰好又被另一船家救起。他们问她姓甚名谁，家住哪儿，为什么失足坠海，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哭。那船家怕惹祸，便把她送五龙庵寄养。五龙庵老尼正缺一个打杂人员，自然乐意，叫她吃素做菜姑，收养下来。现在她改名静姑就在那尼庵住。”老黄问：“静姑的下落渔霸知道不？”老六道：“自然知道，但也没办法。人家已当菜姑了，还能迫她嫁人？静姑从此不到咸江口，却常到这儿走动。当时阿玉已参加组织，我就叫她把静姑也发展过来。这样静姑也成了组织内的人哩！”

说着，玉蒜、阿玉已把饭菜端出来，一共是两菜一汤，一个生鱼煮大蒜，一个是虾仁炒荷兰豆，另一个蛋花汤。老六叫住阿玉问：“静姑最

近来过？”阿玉故意嘟起嘴巴说：“六叔问她做什么？你想做媒也没用，人家是菜姑不出嫁。”说着伸了伸舌头，往灶间又走，老六摇摇头：“就是不懂事！”

女的在灶间吃开了，老六才举杯：“难得，先干一杯。”说着先自一饮而尽，老黄跟着，大林却说：“我只会吃菜。”老六的酒量不大，但习惯于“喝两杯”，酒一下肚，面孔、脖子、连头皮都涨红，话也多起来。这时，他就对老黄说：“看到你，我就高兴，人多主意多，办事劲头足。这儿的事不好办，就是难不倒我们。陈鸿同志牺牲后，有人开始怕了，怕什么？怕死！我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杀头，怕杀头还叫什么革命！革命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去杀反动派的头，就是反动派来杀我们的头，你说对不对？”老黄微笑着，心想：沈渊最好能听一听这位农民同志的话。“有人迷信反动派办的报纸，说江西红军失败了，共产党被消灭了，革命没什么前途。我对这种人说，不要相信反动派的报胡说八道，共产党工农红军是永远不会失败、永远消灭不了的！蒋介石宣传红军失败、共产党消灭，宣传了多少年，可是红军怎样，共产党又怎样？是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他用手按按胸口，“我这儿东西不多，把知道的都说了。”忽又改口问道：“你们带来什么宣传品没有？我们这儿实在太需要了。没有宣传品就等于商铺卖清货色，没什么吸引力。”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情况时，他又说：“我们是穷乡，穷人有的是，就是阶级觉悟不高，道理懂得少，年轻有血气的几乎全出洋，留下的都是妇女老头，还有那乳臭未干的小子，妇女离不开孩子‘灶脚’，老头顽固，我宣传他们参加革命，你想他们怎样回答？老啦，成不了大事，找年轻的去吧，这都是宣传教育不够。”

大林问他最近还写些什么？于是他又甩手拍起脖子：“你看，我多糊涂，把这样一件大事忘啦。”说着匆匆起身跑进卧室，翻了半天抽屉，才找出一本“日清簿”，边走边用手指沾着口水翻阅：“这些日来我又写了十几首褒歌，正要请教大林同志。”他坐下，郑重其事地把那日清簿递给大林：“你看，从这儿开始，作风变啦。我用的是雪梅思君调，以一个穷苦农家妇女的口气，诉说农民的苦处，要大家起来反对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一共写了十二段，分十二个月写，最后两段是歌颂共产党、工农红军，说他们是穷人大救星，普度众生的观世音……”没等大林拜读完，他又性急地移动椅子，凑近前去，一边用手拍着桌子，一边尖起嗓子，学女人声音唱。

他这一唱，把灶间那两个妇女都惊动了，一人端着一只大瓷碗，在堂屋外偷听。阿玉是褒歌迷，听得非常入神，慢慢也跟着哼了起来。

老六认真慎重，热情奔放，从第一段直唱到第十二段，也不问对方反应如何，总之是以我为主。“这段我曾试演过，”他唱唱又说，“我想了解群众反应，在卖鱼时候曾唱给一大群人听，他们听了都很感动……”阿玉在门外忽然嘻嘻哈哈地说：“要是我就不感动。”老六一抬头见是她在那儿偷听，说：“小鬼，你又来捣乱，我写的新褒歌，总比你那……”他学起她那尖细嗓子唱：“……你我相爱是应该……别人闲言不理睬。”说得大家都哄堂大笑。阿玉更是乐，她伸手要借歌本去抄，老六得意地问：“你不是说听了不感动吗？”却也把歌本交她。

三

饭后，大林、老黄进客房暂歇。阿玉辞去："我去换爷爷的班。"有个同村女孩子来请蔡老六："蔡保长有事请六叔过去商量。"老六对他们说："你们晚上就在这儿住，我们许久没开过会哪。"

老六走后，老黄问大林："这蔡保长是个什么样人？"大林道："也是一个革命群众。没出洋前，他和老六是结拜兄弟，出洋后，看来比老六运气好些，干了十年小贩，赚了点钱回来，在村上开间小杂货铺，就不曾再出去。这村几乎是个女人村，除老头、幼孩，少见能办事的男人，当初区上要委这儿保长，选来选去选不出一个人，好容易才选中这蔡保长。蔡保长来找老六，老六说：他找你，就干，怕什么！但蔡保长胆小怕事，办事能力又差，他说干不来。老六却鼓励他：你把担子扛下，有事我们两个商量。这样，蔡保长凡村中大小事务就来找老六，老六出的主意他都听，就和老六当保长差不多。"

玉蒜给他们送茶水来了，送完茶水，她又借故逗留着，看来有什么话要说。大林请她坐："大嫂，坐会儿。"玉蒜不坐也不走，大林又问："有事吗？"每次来，她都主动地找他谈谈，在这满身创伤、满怀忧虑的中年妇人心中问题也顶不少。玉蒜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在老黄面前谈。又怕这时不谈，大林离开没机会，所以颇多犹豫。大林便鼓励她说："有话就说吧，都是自己人。"于是玉蒜才开口道："这话我早想说啦，就怕说错……"大林道："自己人嘛，说错也没关系。"玉蒜鼓足勇气："你和老六做了这些日子朋友，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他做人心肠好，忠厚、爽直、热情、勇敢都是好的……"大林微笑着插进一句："就是冒失不好？"玉蒜忍不住也笑了："听说城里很乱，我们这儿离城又近，老六一点也不在乎，你看他那本本，写了多少褒歌，都是叫人提心吊胆的。他又随身带着它，进城买鱼带它，下乡卖鱼带它，鱼行的账写在上面，人家欠账写在上面，他的那些褒歌也写在上面，万一给查出来……"她没再说下去，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后面要说的话。

大林望望老黄，老黄也觉得是个问题，这样一个同志，也算负了一定责任的党员，怎能这样大意？"他自己编褒歌没什么，"玉蒜受到鼓励，胆子更大了，"还在卖鱼时候，带着那把洋琴到处乱唱，自己唱，教人唱，说是宣传革命道理。他刚刚唱给你听的那支褒歌，现在是到处有

人在唱，小孩唱，大人也在唱……”老黄忍不住地问：“你为什么不劝劝他？”玉蒜摇摇头，苦笑：“我劝过他，对他说，老六，万一反动派打听出来，不坏大事？你想他怎样？把眼睛一瞪，说：你懂得什么，干革命就是不怕死！我也知道，干革命不要怕死。干了革命，反动派又抓不到自己辫子不更好？”

老黄非常同意她的看法：“革命者、共产党员不是生来就要找死的，但到了非死不可时，也不要怕死！”玉蒜深深地舒了口气：“我是个妇道人家，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就怕他自己找苦头吃。”大林忽然问她：“你们现在怎样啦？”玉蒜红着面：“好得多了，他这个人好，许多事都不记在心里，过了也就算了，有时粗些，我也忍得下；对红缎那孩子也很好，把她当亲骨肉看，对老鬼还是不好。那老鬼也实在气人，那口烟说戒，戒了几年还是老样，老六对他也没办法。”大林道：“只要你们和气生活就好啦。你刚刚提出的问题，我们很关心、很注意，一定要他改，你放心。”玉蒜感到满意，听见外面有人在叫娘，她说：“红缎放学回家哪。”匆匆离去。

他们三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回房后，老六一声不响，玉蒜倒有几分紧张，她不知道是不是因她向组织上反映，使老六受到批评，还是老六有什么事没做好？只听得老六辗转反侧极为不安，一会儿起身喝水，一会儿吸烟，她故意问他：“你明天要起早，这时还不好好睡？”老六坐在床沿上默默吸烟。有好一会儿才开口：“玉蒜，你说说看，我最近还有哪些缺点？”玉蒜心跳着：对！就是那件事，大林他们找他谈了。却说：“你说什么事呀，我不清楚。”说着，也坐了起来。

老六面向着她，神态和平诚恳：“今晚大林和老黄都批评我……”玉蒜问：“他们说些什么呀？”老六道：“话很对，就是有点吃不消。他们说我用一个普通党员水平在做工作。”玉蒜问：“是不是关于你教唱歌仔的事？”老六道：“也是一个，还有我那歌本本。”玉蒜差点笑出声了，却说：“你不是说革命不怕杀头？”老六道：“这话也没错，要是反动派抓不到你的把柄，又把革命工作做好不更好？”玉蒜沉吟半晌，说：“你能把事情想通就好啦！平时我对你说，你总是双眼一瞪：女人家懂得什么！现在连大林、老黄也这样说哪。我没有你懂得多，只觉得你这样不看人、不看时候，在什么地方都乱撞不对头。干革命也不是招兵。”

老六低着头，不发一言，心里倒有几分松动：这些日来她和大林他们谈谈也很不同了。那玉蒜觉得话匣子已经打开了，有话也就说吧。接着又说：“要是你做的是正经事，我不怕你被杀头，也不怕自己被杀头。从陈鸿同志被害后，我常常在想这件事，他那样好的一个人，那样有学

问的一个人，还不怕杀头，我们又怕什么？我劝你，不是自己怕死，只是要你不要误大事。”话说得那样恳切、那样真诚，叫老六也感动了。“你们的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看你们都在奔跑，为穷人奔跑，我自己也常常在想：我能替他们做些什么呢？我看你同许多人在谈，谈革命的道理，我也很想听听，知道知道，你却不找我谈。有时我见你同阿玉在谈，心里就难过，在你眼中，我是连阿玉也比不上……”说着，她的眼圈红了，声调也呜咽了，“我不是那样女人，我只希望你关心关心我。倒是大林不同，他常常和我谈谈，叫我做点事，我也很乐意做……”老六难过地说：“你这些话为什么不早对我说？”玉蒜道：“我总觉得你一直是把我当小媳妇看的。”老六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玉蒜道：“现在也还有些。”老六把头低着，兴奋和惭愧的心情交织着……

四

大林和老黄明早就要分手了。虽然分手只是短暂的，相距也不过几十里，但双方都觉得有些难舍，似有许多话还没说完。他们见面，在一起工作，不过十来天，由于共同的理想，由于阶级友爱，使他们建立了亲密友谊，产生了难分难舍的感情。因此，也一夜无法入睡。

大林问他离开家乡时，家里还有什么人？老黄说："父母早过世了，只有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孩子还小，女人早当了村干部。"大林问："你离开后就没消息？"老黄有点悒悒："第四次反'围剿'时，还接过她的信，以后就断了，我想这时，她不是被杀，就是入山。"大林问："不想念她们吗？"老黄微笑着："想也没有用。反正我是把自己交给革命，也把她们交给革命。"沉默片刻，又说："孩子倒是长得很好，很可爱，大的今年也有十三四了。女人对我也很好，没有什么文化，却很坚定、勇敢。男的上前线，她就领导村里人在后方生产，当反动派打来了，她又领导妇女上山打游击。当我离开前，她从乡下来看过我一次，并和我约定：革命不成功，我们就不见面。又说，孩子我负责替你养大，你可要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分手时，没有一滴眼泪、一句伤感的话。可是，我知道她心里和我一样难舍。"大林听了也很感动，说："我们有千千万万这样的革命儿女，哪怕革命不成功！"

老黄在谈完自己的家事，又问起他和玉华的关系："现在怎样哪？组织也很关心。"大林道："已有许多年哩，在禾市时就是这样。现在是，我们两人都不觉得怎样，只是玉华娘在为这件事操心。"老黄问："已有条件结合？"大林道："说感情，没有问题！说环境，却不允许。你想想，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却来谈这个。"老黄却说："我倒有不同理解。从工作出发，你们正式结合有好处。对掩护你在城里工作有利，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进士第住下，没有人怀疑你；其次是，拉上亲戚后，也可以利用蔡监察的关系，为党多做些工作。你今后在城里工作，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改变了，不能用老一套，要设法找份正式职业，找块土地生根，做长期打算。"大林说："这些日来，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却没想到和玉华结合的事。"老黄道："我不过是个建议，你回去后找玉华研究研究。"

天刚蒙亮，大林就起身，老六也要到鱼行街去做买卖，正好同路。

下弦月挂在天边，现出淡淡月色，照着村庄大道。老六挑起鱼担，穿着麻鞋，踏着朝露；大林拽开长腿，紧跟着他，一前一后地向渡口走去。这时，为了谋求生计，本村人和邻村人，要进城去的人很多，有的挑着担，担上还挂着灯笼，也有空手打起火把的，远远看去，有几路火光同时奔向渡口。

大林低低问："开完会后，没睡好觉？"老六点着头说："是呀，情绪很激动，回去后又和玉蒜谈了许久。"大林有点不安："你和她吵来着？"老六摇头笑道："这是我自己的事，和她无关，为什么要和她吵？我是去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得挺有道理。我就是这样，对她的进步关心很不够。"大林略为安心："你能看出这点，就是进步。玉蒜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同志，你可要好好帮助她。如果能把她教育好，通过她还可以做许多工作。你们村的妇女，我觉得有许多人不错的，比如玉蒜和那个勤治，都可以吸收参加组织。现成的工作不做，现成的对象不吸收，却到几十里外去招兵买马，不能说不是你在工作中一大缺点，要先把基地巩固起来，立定脚跟再向外发展。"老六道："你们所说的，我都同意。"大林说了声："但愿你今后能在老黄同志直接领导下，做更多工作，做出更大成绩来。"不觉已到渡口了。

渡口是一片火光，几路人会集在一起，都在等渡船，只见那阿玉驾驶着渡船尖声叫着："大家不要挤，成单行，一个个上船！"从对岸直开过来。船靠岸了，从对岸来的客人还没下船，这边的客人已一拥而上，又听得阿玉在叫："大家不要挤，成单行，一个个上船！"大林夹杂在人行中被人推着前进，刚刚要上船，却和从对岸来的一个人碰上，那个人一见大林就拉住他，低低地说："你回来啦，玉华姐要我来叫你，她有点病。"大林一看是小林，很吃一惊。

---

[1]石叻：指的是新加坡。

[2]红毛工头：指英国工头。

第五章

一

玉华这一天没有去上课，在家里替学生改卷子。

一见大林分外兴奋，笑着说：“你说三几天就回，一去却是半个多月。”大林也是情绪热烈的，即使在百忙中也从没把她忘记，这时更是情不自禁，把她从书台上拉了起来就是几个热吻。“让我来看看你，”他激情地说，“听说你病啦？”玉华大笑，轻轻推开他：“是的，害了一场小病。”顺手从书桌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妙极了！”

大林把那信打开，是一封怪信，写信人满纸恭维她，说她文章写得好，是刺州难得的“文学天才”。在信中又露骨地表示了这封信作者的立场、态度。言外之意寄信者自己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只因组织破坏，失掉联系，现在“颇有孤军苦战之苦”。玉华问：“你知道这个人？”大林道：“似乎在《刺州日报》上见过他的名字。”玉华道：“对！就是这个人！”

原来在刺州文化界不久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奇特人物。此公年在四十左右，高高瘦瘦，一副苍白而又自作多情的面孔，留着一头不男不女的长发；平时喜着大方灰格子西式外套，打大红领结，戴金丝眼镜；手不离“文明杖”，挟着只大皮包，走路时双眼朝天，目空一切，像是留洋绅士，又像大学教授。他的大名叫吴启超。身份是《刺州日报》编辑，主编副刊。

刺州原有日报三家，其中历史最老、读者最多的是《刺州日报》。此报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垮台后创刊，因为立论比较公正，也有些进步人士在那儿工作过，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它又一向重视副刊，当地文艺青年大都在那儿投稿，又成为文艺界的活动中心。周维国莅刺坐镇后对地方实力派把持这份报表示不满，进行改组，因而面目全非，满纸是“清匪剿共”，连副刊也取消了，因之销路大跌。不意过了半年，报上刊出启事，又进行改组，恢复副刊，并“重金礼聘文坛健将吴启超先生主编副

刊”。

这“文坛健将”吴启超主编了副刊后，不但副刊篇幅从八栏扩大到十二栏，宣布“稿费从优”，还出现不少“左”的文章，其中有吴启超一个专栏叫“匕首集”，专事抨击“不公正”现象，揭发“社会黑暗”，并且提倡“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代表青年对“现状表示不满”。有一篇文章甚至用这样大胆火热的字句发表：“……为什么革命的烈火在到处燃烧？为什么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人铤而走险？是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地主恶霸横行，贪官污吏盘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镇压、逮捕、杀人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问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必须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改变这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刺州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奔走相告，大喊痛快：“我们已多少年没读过这样的文章了。”“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不怕人头落地，在这个时候写这样文章？”有人去信向编者致敬，过去有人怕惹火烧身而长期不敢投稿，现在也鼓起勇气投稿。自然也有人因之大惊失色，把状告到党部去：“那简直是公开为共党张目！”“此人应该立即逮捕法办！”

而吴启超不但没有因此被“逮捕法办”或“停笔不写”，反而“变本加厉”发表了《答读者问》说：“有人认为我言论偏激，有人认为我该受法律制裁，我为真理立言，为正义呼吁，何怕之有？人可杀，头可断，也不能改变我这种立场！”自然，又获得一部分人叫好！

吴启超与历来副刊编者不同，他非常重视与读者、作者联系，有稿来必亲自批阅，尽可能地发表，并致以丰厚稿酬，今天把稿子一发表，明天就派人把稿酬奉上。对读者来信，也必亲自拟复。对那些稿件写得特别进步，特别多，“有培养前途的作者”，也必亲自登门拜访。

在谈话中，他不但表示对现状不满，攻击军事独裁，有时根据不同对象，有意无意表露自己身份，他会神秘地问：“你们读过在上海出版的《红流》月刊吗？那是一份党的地下文艺读物呀，我经常在那儿写小说。”说着，他就从大方格子外套口袋里神秘地掏出几本《红流》，请人过目。打开一看，果然每期都有吴启超“大作”。

这样表态一番之后，又感慨万千地说：“可是环境太恶劣了，为了这些文章我受到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为了生活，不能不流落到这个小地方，当小编辑。”他对《刺州日报》还很不满：“舆论是代表谁的？应该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可是《刺州日报》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地主、官僚、党棍，站在反动立场。我很痛心，可是没办

法。我只不过是个小小副刊编辑，影响不了整张报纸，只能在自己小地盘上说话。我算做了该做的事，可以问心无愧。要是党老爷生气，我不在乎，要我滚，也无所惜。反正我是站稳阶级立场，决心不为几个臭钱出卖革命利益！”接着，他往往又要自怨自艾：“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同志，办事真困难呀，现在我叫孤军苦战……”

他又到处打听有哪些“志同道合者”，他说：“这个副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刺州全体进步文艺界的！我的立场已很鲜明，一定要请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来支持。我要尽量地发表具有革命内容、革命热情的作品，至于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让它滚吧！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得着它，我们副刊用不着！”他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果然有人介绍他去找刺州女作家蔡玉华和诗人黄洛夫。

那黄洛夫是被认为刺州文艺界后起之秀，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歌颂和激情，连那些对新诗大有成见的人，读了也不得不承认颇有才华。

刺州文艺界沉闷窒息了一年多后，突然爆出这“冷门”，杀出这样一员闯将，颇引起震动。玉华迷惑，黄洛夫却满怀高兴，认为整个革命形势正在向更好、更有利的形势发展，反动派被迫不得不改变作风，以笼络人心。他认为《刺州日报》副刊九十度大转弯是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既然有此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替在窒息中的人民做点好事？”因此当吴启超在副刊上刊出“代邮”请诗人黄洛夫先生惠赐大作，以光篇幅时，他就投了稿，并附以热情短简，对副刊的“新面貌，新精神，新作风”，大加赞扬。他的“大作”立即被发表，热情的复信也来了，紧接着这具有文人学者风度的吴启超先生，也亲自到立明高中登门拜访。从此他们就做了朋友，而且过从颇密。吴启超还请他吃饭，纵谈天下大事，据说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吴启超见玉华反应冷淡颇有意见，他私下问黄洛夫：“蔡玉华为什么不支持我？”黄洛夫这次倒不糊涂了，他说：“我们虽然先后同学，同住在一个城市，从未来往。”吴启超问：“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年已三十尚抱独身主义，有迟开的玫瑰之称？”黄洛夫不表示什么。“听说她对人又很骄傲？”黄洛夫也只笑笑。最后吴启超说：“看来，她对我还不了解，我又得亲自登门拜访。”不久，吴启超果然亲自到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去拜访了。

蔡玉华对这个貌作热情谦虚的“大文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不失礼节，又相当淡漠。她对吴启超的恭维、拉拢，只是说：“我已多年不写东西了，对贵报也不大看，几百学生作文本子已够我改啦。”第二天，吴启超就派人把报送来，说是“免费赠阅”。公开代读者“呼吁”：“务请惠赐

佳作，以解读者饥渴。”

虽然仅仅是一次会见，但蔡玉华给吴启超的印象，却相当“深刻”，他对黄洛夫说：“蔡玉华是个温柔、沉静而兼有非凡傲骨的女子，她生活在这个地方，简直是好花插在牛粪上，埋没天才！”又说：“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保持独身？叫作找不到知音，我也找到解答了！”就在大林离开期间，他的拜访频繁起来了，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儿去纠缠，并且逐渐地表露自己身份：“……离开组织，离开同志……”最后甚至向她写起“多情善感”的信了。

玉华说明了那经过，又把黄洛夫最近发表在《刺州日报》上的文章交给大林：“我很替他担忧。找你来商量这件事。”大林把黄洛夫文章披阅着，也觉得问题颇多，他问：“你没对黄洛夫提出意见？”玉华道：“我不便去找他！”又说：“这个人不迟不早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言行异于常人，行动怪诞，很值得研究。”大林问：“你对他还有什么看法？”玉华道：“不能过分相信，我倒不怕自己上当，我担心的是黄洛夫，他和他打得那么热，听说还要把刺州文艺社的人介绍给他。这一来问题就不简单了。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说时情绪激动，大林也很同意她的看法。玉华又道：“必须制止黄洛夫和吴启超关系再发展！我们不随便怀疑一个好人，但也不能随便相信一个坏人。”问题已经摆出来了，大林觉得很有找黄洛夫深入了解一下的必要。

二

大林亲自到立明高中去找黄洛夫。

这立明高中设在中山公园内，原是坍塌了的武庙旧址，好些年前由一批热心乡梓教育的人士向海外募集了一笔基金修建创办起来的，因此又挂了个侨办名义。黄洛夫一直在校内寄宿，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也便于在夜间出外参加活动，他拣了间西面有大窗的房间住。窗口正对着公园环行马路，只要把大窗打开，就可以利用那二尺半高一尺半宽的大窗做个后门自由进出。学校当局早有意把所有向公园的大窗都安上铁枝，杜绝走私通路，因预算没有着落一拖再拖，而黄洛夫也得以继续利用。

大林并不进校门，他习惯于利用这面后窗和黄洛夫进行联系。他选中了这样一个时候，在公园环行路上来回地“散步”，经过几个来回，看准黄洛夫房间有人，悄悄地踅过去，在棉纸窗上轻轻地只敲了三下，就见黄洛夫推开窗门探出身来。大林对他招招手，黄洛夫把头一点，重又把窗门关上。

大林直上八角亭。那是个暑天纳凉的好去处，亭子盖在假山上，离地有两丈多高，前后各有石级，供上下之用，有棵古榕，高可十丈，枝叶茂盛，正如一把大伞笼罩着它，因此显得格外阴凉。过去凡来游园的人都争着到八角亭去歇歇，乘乘凉，自从接连发生了几宗上吊事件，相传有鬼魂出没，也就没人敢去，因此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大林和黄洛夫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常常在那儿碰头会谈。

大林自在八角亭坐着，约过二十分钟，在环行道上也出现一个年在二十上下、身材高大、满面胡须、一头乱发、穿一身破破烂烂黄色咔叽布料学生装、赤足上穿着对木屐的青年。匆匆奔向八角亭。当他将近亭前，闪进榕荫下，看看无人注意，才把木屐脱下，用手提着，赤足沿石级上来。他正是刺州诗人黄洛夫。

这黄洛夫是侨办立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出身贫寒，亲生父母原都是种田的，因兄弟姊妹众多，教养有困难，从小就被过继给一远房亲戚，从此连姓也改了。养父在石叻开菜馆，颇有积蓄，一妻两妾均无所出，所以对这过继儿子，也当作亲生的看待，不惜工本地让他受教育，从小学一直培养到高中，还打算把他送进大学，以便在他学成之后，出洋承继父业。

黄洛夫原名黄新，性好文艺，在小学时就接触到一些文艺书籍，读初中时受苏联文艺影响，开始学习写作，并改名为洛夫，以示他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的崇拜。他原是安县人，从初中开始来刺州当寄宿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班。养父对他的期望是深的，多年来侨汇没断过，但他对出洋经商却没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做文学家。对银钱的事也看得很淡，有钱来就花，没钱来也从不去信追索。为人热情、爽直、乐观、愉快，好打抱不平，好助人，而生活则散漫不羁。

他每一季度都从养父那儿收到一笔可观侨汇，做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可是他一见有些同学生活特别困难，交不起学、膳费，被学校停学停膳，激于义愤，只要身上有钱便自动代为缴纳。平时身上有几个钱，谁需要了就让谁用，也从不计较。因此常常闹穷，头发几个月不理，衣服都是破烂补丁，没有鞋穿就赤足走路，交不起膳费被学校停膳，也满不在乎，一天仅吃一餐。正因为他为人豪放，才华出众，因此人缘极好，在学校中成为中心人物。又因为能写一手好诗，被社会誉为当代刺州诗人。

黄洛夫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很快，十七岁参加CY，十八岁入党，被提拔为CY特支负责人之一，负责领导反帝大同盟。在他努力下，这个学校的反帝大同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掌握了学生会领导权，还策动成立刺州学生联合会。由于时局变化过快，学联没有成立，而环境则日益恶劣，反帝大同盟活动也一天天困难，组织上决定用灰色面目出现，黄洛夫因此又成立一个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刺州文艺社”，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刺州文艺》的油印月刊。这份月刊，从集稿、编稿、刻蜡纸、印刷、发行都由黄洛夫一人承担。

文艺社的活动除了出版月刊外，还经常召集文艺讲座，讨论有关写作问题。以立明为中心，不少中等学校都有它的“文艺小组”，相当活跃。但自吴启超复刊《刺州日报》副刊后，黄洛夫带头投稿，大部分文艺社社员也都转而向副刊投稿，《刺州文艺》因之就有两个月没出版，看来要解体。而黄洛夫自从和吴启超结交后，也觉得《刺州文艺》的出版已无现实意义了。还想利用吴启超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

上了八角亭后，两人默默地拉过手，大林就问：“在哪儿谈？”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面了。黄洛夫回答：“不会有人来的，就在这儿怎样？”大林也不反对：“你说怎么谈？”黄洛夫实际上也有很多话要谈，只是很难找到大林，这时他就热情洋溢地说：“我要谈的话可多哩，我想先向你汇报一下文艺社的工作，最近我们可大开展，沉闷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大林微笑着，没有打断他的兴致。“我们找到新地盘，我打算把那

份小油印月刊停掉，在《刺州日报》上编个文艺周刊，也叫《刺州文艺》，这样影响大，也不费力……”大林只是微笑，不表示什么。黄洛夫继续说道：“我找吴启超谈过，他也赞成，并答应由我挂名主编……”

大林忍不住要开口了，他问：“你怎样认识吴启超的？”黄洛夫兴致勃勃地回答：“先是他来找我，请我支持，而后我们就常常来往，关系搞得很不错。”大林又问：“你了解这个人？”黄洛夫道：“这人不错，思想进步，对人热情爽直，曾经是个同志，在上海左翼文艺刊物《红流》上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都读过，是真正普罗文学，那刊物不幸被反动派查封了，同志们相继被捕，他因此也被迫逃亡……”大林越觉得问题复杂了：“谁告诉你这些情况的？”黄洛夫坦率地说：“是他，吴启超自己。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馆子吃饭，他心情悒闷，多喝了几杯，就把什么都告诉我，还一再叮嘱：不许告诉别人，不然我也待不下去呢。除了玉华和你，我什么人都不说。”

大林面色变了，黄洛夫却没觉察到：“你们还有些什么来往？”黄洛夫道：“他很有学问，一套文艺理论说得真好，我请他和文艺社社员座谈座谈，他也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座谈记录在他副刊上发表，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大林问：“座谈会已举行过？”黄洛夫道：“还没有，我等问过你再举行。这些日子我真焦急，要找你，找不到，时机又好，要利用；对这新形势，对吴启超这样个人，我们也得有个对策才好。”大林问：“你想该用什么对策？”黄洛夫很感乐观：“形势好得很，对我们有利。先说说《刺州日报》的转变，这和反动派不得人心，报纸销路大跌，不能不改变调子，以争取读者有关；至于吴启超这个人，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必须利用他的地盘，多发表一些好文章，多替革命做些有益的事。”

大林反问：“你说吴启超这个人可靠，有什么根据？”黄洛夫还是满腔热情：“不多，但他的表现不坏，他就对我说过，他在报馆里处境不好，有人监视他，找他麻烦，说他太革命。他说，我不肯改变编辑方针，除非把我开除，干革命就得有这样不怕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而革命气节必须保留。”大林问：“你根据的就是这些？”黄洛夫继续说道：“他说他从报馆记者那儿，知道有好多革命同志被捕，个人、家属都很困难，他问我：这儿有革命互济会没有，我现在是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不能直接为革命牺牲流血，却可以做点别的工作，我的薪水不少，一个人用不完，很想捐一部分钱给那些受难的革命同志……”大林注意地问：“你怎样答复他？”黄洛夫道：“涉及组织问题，我当然不说。”

大林又问：“他还对你说过什么？”黄洛夫沉思片刻：“对！他对玉华

同志非常注意，几次问到我，为什么她不肯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她对他那样冷淡？还谈了好多不必要的话……”大林问：“是哪些不必要的话？”黄洛夫道：“比方说：人人都说她是迟开的玫瑰，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独身不嫁，她有男朋友吗？和你们文艺社关系怎样？我说：我们虽是先后同学，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来往，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林浑身热辣辣的，起身说：“我们下去走走。”

玉华的汇报，引起大林的深切注意，而在听完黄洛夫亲口汇报之后，他觉得一个类似姓刘的叛变前严重的情况，又摆在党组织面前了。当年，姓刘的打进了吴当本控制下的刺州总工会，他何尝不是满腔热血，幻想利用吴当本的地盘，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做一番有利革命的事业，还妄想得到吴当本的信任，把总工会大权交给他。当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军反蒋，闹独立，吴当本又故意对姓刘的表示进步，说他是一贯主张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以国家民族为重，他不反共，主张联共，把那姓刘的耍弄得蒙头转向，得意忘形，竟把吴当本当进步分子看待，认为可以利用他，可以合作。结果，把自己面目暴露了，组织暴露了。周维国一来，吴当本一马当先，出面告发……这教训还不够惨重？

现在又出了个黄洛夫！这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来历如何，意图何在，自然还可以研究；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中，进行空前的白色恐怖，组织破坏，许多同志不能在原来地区工作，纷纷转移，而且还在失掉组织联系下坚持工作。但在情况未判明前，是不该轻易把组织暴露在人家面前！玉华说的话对：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了，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自然，黄洛夫与姓刘的不同，他年轻、幼稚……

两个人并排着缓缓地沿着环行路走，公园里很寂静，因电力不足，偶见几盏路灯，也很黯淡，正便利他们做这样一次“散步”。这次是轮到大林说话了，他先对黄洛夫传达了当前形势。这个传达加强了黄洛夫的信念：“对！形势的确好，连反动报纸都转向哩！”接着大林又说：“我不怀疑你反映的有关吴启超的情况，但你缺乏分析。小黄，在这儿，我要批评你，你对吴启超这个人下的结论太早，也太随便了！”他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说：“你为什么事先不加分析研究，不和组织商量，就那样肯定他是个好人？就把自己和文艺社轻易暴露给他？”

他的严肃态度，给黄洛夫带来紧张气氛，很想辩解：“我没对他表示自己是什么样人！”大林打断他：“如果他是个曾经参加过组织的，如果他是敌人有意放出来的，就不会那样笨，看不出你来！”黄洛夫的热度在

减低。“我承认：你的想法、做法、动机都是好的，从工作出发的，但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也能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唯心主义者。要有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凭动机。你对《刺州日报》突然转变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想周维国是个什么人，他会允许在他铁拳统治下，有份进步报纸？刺州文艺社是个什么样组织，谁在领导的，谁同意过你把吴启超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引了进来？”大林严厉地看了黄洛夫一眼，黄洛夫把头低着。“你自己先就不该在副刊上带头写那样文章！如果说这份报纸的突然转变是为了欺骗读者，你不正做了反动派帮凶？如果，是敌人有意布置，情况就更严重，反动派仅仅根据你写的那几篇诗，就可以逮捕你，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

　　黄洛夫从来就没想到这些，更体会不到它的严重性，经大林这一指出，才开始感到严重，热度已降到零下了。大林接着说：“你忘记了组织上给你的指示，隐蔽地工作，用灰色面目出现；你这样做，不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话说得那么沉重，使黄洛夫急得几乎要掉泪。

　　他们在环行路上走过一圈又一圈。大林激动，黄洛夫沉重，有好一会儿两人都不说话。“现在该怎么办？”大林忽又开口，“我现在还不能立即就下结论：吴启超是个坏人，是敌人有意识派下来的，但他的可疑之处很多……”黄洛夫低声问：“要我马上离开吗？”大林道：“还得看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的文章不能再写了，和吴启超的关系也不能再维持下去，所有的打算都得暂时放弃，同时，也得做更坏的准备！”最后，他又问：“有什么不同意见？”黄洛夫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地说：“也只有这样！”

三

大林怀着不安心情回到进士第。他暗自在检查，这一场谈话是不是过分了，使黄洛夫难以接受？过后一想，也好，让他有所警惕。这个同志也太粗心大意了！玉华也刚从她伯父蔡监察家回来，她是受母亲的委托，送一些刚从后园摘下的水果到他那儿去的，随便探些情况。她边用面巾抹汗，边对大林说："形势很紧。我一到那儿，就听见伯父和几个地方实力派在谈话，他们说红军主力开走了，但留下的人实力还不弱，据侦察结果有一股万余人，正向章县移动。现在留在章县的只是一些杂牌，几次'围剿'早已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没多大战斗力，形势危急。周维国十天前被召到省城开会，刚回来，听说带来一个什么巩固后方方案，要请乡绅议事组织乡团。"

大林很注意地听着："军队要调动吗？"玉华道："说是意见分歧，省方叫他抽两个团去支援章县，周维国不同意，说：一个专区，五个县，我手头只有六个团，泥菩萨过江，别说两个团，就是两个连也抽不走。但省里很坚决一定要他抽。他没办法，只好同意。现在就是要组织乡团，弥补兵力空虚。"大林想："情况重要，必须马上通知组织。"他见玉华要进里屋，便说："你等会儿还得来，我们要谈谈工作。"

玉华进内室去换了衣服，叫陈妈倒水洗澡，大林就在书房里给组织密写了一封信。信写完，看看手表，还没到戒严时间，又匆匆出去。他找到小林，把信交给他："明早送到清源，交给老黄。"小林把信在货架上藏好，又告诉他今天在东大街发生的一件怪事。

原来这天，在东大街好多间铺头都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装出极为神秘仓皇姿态跑进去问："请问德昌同志在家吗？我是从外地来的，有很重要事情找他。"这个神秘人物也撞到十八号。当店铺答他："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呀！"就表示，十分焦急失望，叹着气："我是从很远地方来的，找不到他怎么办，你们做做好事，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大林回进士第后用十分忧虑的心情对玉华说起这件事，玉华却又说了另外一件怪事。

她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那些被捕的同志中，有几个意志不坚定、动摇怕死的人，写了"自新书"出来，满以为从此可以太平无事，过安定日子了。想不到保安司令部却要他们按期去"汇报思想情

况”，还分配他们工作，有两个特别坏的，就奉命跑到宋日升同志和陈天保同志家去，劝日升女人庚娘和天保娘：“在里面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你们在外面过的，也不是人的日子，你们不如去劝劝他们，叫他们自新，像我们一样一自新出来就没事，老刘还做了大事哩。”

那庆娘是个明白人，她一言不发，一面掩着鼻子，一面故意问她大儿子大狗：“哪来这股臭气，把人熏得难过，大狗，你找找看，是哪家的狗偷偷进来屙下臭屎？”把那坏家伙丑的逃出门去。天保娘却说：“天保是个堂堂男子汉，没偷人抢人，自新什么？！姓刘的是姓刘的，我天保却不是姓刘的！”也把那坏家伙撵跑了。

这一手失败了，又有两三个自新分子奉命到处乱跑，看见从前认识的就向密探告密。可是成绩也不好，没有找到新线索，使保安司令部特务科长朱大同非常不满，把姓刘的叛徒叫去骂了一通：“你们这些自新分子都是饭桶，放出去这许久，没一点表现，不如杀掉算了！”据说姓刘的叛徒又提了个新方案，叫把自新分子送回第一监狱，散布谣言说：在外面的家属苦死了，有人当光吃尽，当叫花子过日；有人煎熬不过干起“半掩门”勾当，也有闹着要重新嫁人的。劝那些还在坚持的同志：“自新算了，共产党不再照顾我们这些受难人啦，还守这股气节做什么！”他们按这新方案做了，却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玉华说：“从老魏那条线我们听到一些消息，日升同志吃苦最多，已被打成残废了，但表现得很坚决，他对那些叛徒说：你们做你们的官去吧，我坐我的牢，我们叫作道不合不相为谋，早已一刀两断，请不要白费心机！天保这个人顶粗暴，一见这些人就恨得刺骨，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他对这些人说：不要用你的狗屁来熏人！为了他打人，也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他不怕，一见那些家伙在散布谣言，还是动手打人。只有那陈山在记挂他那新婚女人，他听说有人在外头闹着要改嫁，把眼睛都哭红了。”大林问：“家属的情况怎样？”玉华还没把话说出，就先掉泪了：“苦呀……”大林道：“正是有这样的迫切情况，特区才决定我回来布置这一场斗争，现在，你没事了吧？坐下，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几天后，一个由革命互济会发动的“捐助受难革命同志家属”的捐献运动就悄悄地铺开了。发动范围比较的广，党团组织和外围团体都动了，他们把这次运动和时事教育相结合，要做到提高革命群众斗争的信心，又能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因此也是一次阶级教育运动。大林亲自主持这个运动，玉华却到处在奔跑，主持会议传达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党团员满意：“许久来，我们没开过这样的会了！”革命群众也表示：“国民党反动派所说的，全是吹牛，共产党、红军是越战越强的！”曾停顿了相

当时候的组织又恢复活动了，并且是生气勃勃的。

黄洛夫刚刚收到从石叻寄来的一笔侨汇，他对大林说：“你全拿去。”大林问：“那你的生活费怎么办？”黄洛夫道：“我另想办法。”老互济会会员老魏原是个肉贩，他在衙门口菜场内摆了个肉摊，听了传达就对玉华说：“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我们苦点没什么，可不能伤了里面同志们的心！”他从褡裢内拿出一叠银圆：“这是猪本，你全拿去，我们一定要叫反动派谣言破产！”学生们有捐零用费，教员捐出了薪水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老黄也及时给他们支援，从农村挑来好多农副产品，有鸡鸭、米粮和番薯，都放在小林那儿。农会、妇女会还写了慰问信，对受难家属说：“你们在城里住不下去，就到我们乡里来住！反动派猖狂一时，却消灭不了我们千千万万颗炽热的心！”

每天有成绩汇报到来，都使大林感动，他几乎是热血奔腾地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党，这样多的革命群众，反动派想来消灭我们？痴人说梦！”运动将近结束时玉华也把几件首饰拿出来，她说：“这是娘为我准备的，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来，我们把它也加上！”

四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梅天，有个侨眷打扮的妇女，打着把黑布伞，穿了双陈嘉庚雨鞋，提着只布口袋，小心翼翼地在打铁巷出现。她一边看着份简便路线图，一边在泥泞曲折的路上打听庆娘家。连下半月阴雨，这儿又是烂泥地，到处是水潭、泥坑，路非常难走。她进入打铁巷，转了几个弯，到了一片“火烧地”。

相传在十多年前，这儿发生过一场大火，烧去一片房子，留下的只有十来间烂泥屋，后来有人临时在火烧地上搭了些简陋木屋贱价出租，因此又成了个新居民区。但居住在这儿的，都是些贫民，有挑夫、小贩、工人，甚至有小偷、妓女，一向被人认为是“肮脏、污秽”地方。日升、天保就是住在这儿的。

这个在烂泥地徜徉着，按图索骥的妇女，几乎走了大半个火烧地，才在一间半塌的民房门口停下。她轻轻地敲着门，有个十岁来大，衣衫褴褛，满面乌烟的孩子出来开门。他睁大双眼，用惊异不安的眼光望着这个陌生人。那妇女和气地问：“小朋友，你叫大狗吧？你娘在家吗？”那孩子更加吃惊了，在他记忆中，这一年来他们家里就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过，更不用说像这样阔气的“太太”。他问：“找娘有什么事？”那妇女道：“你带我进去，我有事找她。”大狗反复地把她打量着，还是让她进门了。

来的正是玉华，她是来执行任务的。

她走进门，只觉得一片阴黑，到处是水漏，地上也是一片泥泞。她把布伞放开一边，用手拍去身上的雨滴，只听得从门后灶间，有个女人沙哑的声音传出：“大狗，谁来哪？”大狗边答着，边进内：“娘，有个太太找。”玉华正待跟大狗一同进去，那庆娘已经出来，一个三十四五年纪妇女，头发蓬松，衣衫不整，拖了双木屐，用背兜背着一个约一岁半孩子，那孩子正在呼呼入睡。

玉华迎上前去，叫了声：“宋太太，是我。”庆娘一时愣住了，哪来的风把这个阔太太送来？她不安地把她打量着。从日升吃了官司后，她们这儿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使她起了反感，因此对一些“来历不明的”总是有些戒心。她粗声粗气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玉华一直是和和气气的，微笑着说：“我是从城外来的，听说宋师傅手艺高，特地来请

他去打锡器。”那庆娘见她的打扮、神态、说话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不同，而在过去，像这种自己找上门来请宋日升去打锡器的也常有，因此也信了。她的神态也变了，一面请坐，一面说：“太太，你来迟哩，日升不在家……”

玉华自己掇条板凳坐下，也请她一同就座。还是诚诚恳恳地说：“宋师傅是不是出去干活，什么时候完工回来？”庆娘是个直性子的人，一有不满就冲口而出，她既认定来人不是个坏人，也就冲口说出：“我们家当家的，不是被人请去做工，是被人用绳子拉出去坐牢！”玉华故作吃惊道：“为什么？”庆娘双眼闪光，声调激昂：“他们说他是共产党！”玉华表示同情道：“宋师傅一向是忠厚、正直。”庆娘一听这话就更加气愤：“这个年头就是忠厚人吃亏！”她对大狗说：“看火去，水快开啦。”小狗醒了，哭着，她解开背兜，抱在怀里，顺手把那干瘪的乳头塞到他口里。玉华问：“小狗有多大啦，还在吃奶？”庆娘道：“保安司令部来拉他爸时，刚半岁。孩子不足月就生下，身体不好，我说多奶他几个月，一岁多了，还吃奶。”接着又说：“日升吃这门官司，我不失望，他干的事光明正大，不偷不抢，说到哪儿我面都不红！”玉华乘机问：“这一年多来，你们一家人怎么过？”庆娘见话说得投机，也不再回避，她说：“把三餐改作两餐，稀粥改吃番薯，大不了当叫花！”

玉华原担心她对一个陌生人不会这样爽快利落，现在情况变了，肯谈，而且也接触到正题，她想：她的政治情况大家都清楚，似乎也不必那样转弯抹角，便说：“宋师傅没有可靠朋友吗？”庆娘忽然警惕起来：“他有什么好朋友我不知道。”答得也很利落。玉华倒很欣赏，这个人粗中有细，不愧是日升同志的爱人。便又道：“宋太太，你很机警，这句话我本来不该问的。”庆娘有意避开：“我叫庆娘，你叫我庆娘好啦。”玉华却紧追着不放，她说：“庆娘，你允许我和你多谈几句吗？我知道你不会信任我的，但我还是要设法争取你信任。我不是来请宋师傅，是来探望你和你的孩子。和宋师傅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是他可靠朋友，他的事，我早已知道；你还不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你……”庆娘把面孔一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玉华回头望望门外：“这儿谈话方便吗？”庆娘没搭腔，却向灶间大声叫：“大狗，番薯下锅没有？”大狗在灶间答道：“熟哩，妈妈。”庆娘道：“你出来。”大狗一头大汗出来。“到门外去站，有人来就说声。”大狗答声“是”便出门去。玉华问：“到你这儿来的人不多吧？”庆娘口里不说，心中却暗自在想：当年日升在时，也常有些陌生人来家，他们在谈话时，也常问：“方便吗？”日升也常对她说：“庆娘，你出去看看，有人

来，打个招呼！”她就拿起小木凳，坐到门外做手活。这个人说话为什么和日升朋友说的一模一样，难道是我们的人又来啦？也低低回答说：“坏人已许久没来。”

玉华把凳子挪近她，用严肃而柔和的语调说：“庆娘同志，请你信任我，我不是普通人，我是代表组织来慰问你们的。我姓苏，你就叫我苏姑娘好啦。”庆娘睁大眼睛，重新打量这个陌生来客。“从日升同志被姓刘的叛徒出卖后，组织上一直在关心他，也关心你们。可是环境恶劣，我们的人不能出面，也不便出面。日升同志虽然不幸，但他的表现很好，组织上完全了解他，很为有他这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对敌人不屈服、不投降的优良品质，感到骄傲！……”说时，玉华非常激动，庆娘更是感动，她双唇抖动着，泪水汪汪。玉华抹着泪，继续说道：“你，不愧是日升同志的好妻子，你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表现还是这样坚定、沉着，勇敢地承受一切痛苦；没有因日升同志的不幸，没有因组织由于环境困难，对你们照顾不周，而埋怨党、责备党！你和党一样，对日升同志的崇高行为感到光荣、骄傲。因此，你也是我们的好同志！”

庆娘实在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扑向玉华，玉华张开双臂搂住她，当时两个人搂成一团，低低地像多年不见的亲人在一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会见了似的哭着。庆娘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日升在时常常对我这样说过，只要我能守下去，你们会来，你们一定会来！”玉华也哭道：“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庆娘同志，只是来迟了一步。”庆娘摇摇头：“只要能见到你们，什么时候来都一样！”两个人就这样，搂在一起又分开，分开后又搂成一团，说着又哭，哭了又说。多少话，多少心里的话、痛苦的话、欢欣的话想说呀！可是，时间过得真快，她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多少问题要研究讨论呀！

小狗睡着了，庆娘把他抱进里屋去，玉华也跟着进去，她们就在床沿坐着，手拉着手，抒发衷情。玉华说：“组织上知道你这些日子生活艰苦，叫我送了点钱来，还有各地同志寄来的慰问信和一些农副产品，你一定要收下，把一家大小生活安顿安顿。钱不多，做点小买卖过活还可以。除了你们一家，天保娘也有一份。组织上还准备了另一笔钱给其他受难同志的家属，现在我都交给你，也请你代表组织对她们表示慰问。”说着，她读了那些慰问信，又从布袋里拿出三个纸包，一包是给她，一包给天保娘，另一大包给其他家属摊分，都交到庆娘手里。

庆娘虽然感到生活困苦，但对于接受人家帮助，却还不习惯，她面红地说：“钱我不要，情领啦。你能来看我们，就是最大恩情。你放心，日子再苦，我也会熬下去。”说着，又把东西退回给玉华。玉华道：“不

是我个人的意思，是组织的决定，不能拒绝的。”说服了半天，庆娘才叹了口气：“我该怎样感谢你们？”说说，又哭。玉华替她抹去眼泪：“除你和天保娘的外，其他受难同志家属都托你们两个去分配，该多该少，谁该给，谁不给，都由你们两个决定，千万不能暴露关系，说我来看你，防止里面有坏人。还有那些吃的，过后我也叫人送来……”庆娘点头道：“我虽不是组织内的人，道理我也懂。你们托我办的事，我一定好好办，这些受难人的家属，除了那些‘自新’出来的，我们也常在一起，不是到天保娘家，就是到我家。”玉华又道：“这就更方便啦。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为了安排大家今后生活，也为了叫牢里同志安心，你们最好组织在一起，互相帮助照顾，有困难大家设法。”庆娘点头。

玉华又问：“你们最近探过监没有？”庆娘一听这话又是怒气冲冲了：“从日升他们出事后，我们去过也不止三五次，都叫赶出来，有的说已解走，有的说还在这儿。”玉华道：“日升同志他们都没被解走，都还关在第一监狱，只是不许和家属见面，这是敌人有计划封锁消息，好让那些叛徒造谣生事，说你们都快饿死了，有的去当叫花，有的当私娼，有的要改嫁……”庆娘非常气愤：“狗嘴里就是长不出象牙！那些叛徒真可恶，还公然跑到我这儿和天保娘那儿叫我们去劝日升、天保自新哩。他们说：只要我们答应了，就可以见面。我说，你们做梦也别想。”玉华道：“这件事我们也知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大家生活安排好，让大家生活安定，以后我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哩。”

庆娘心里热烘烘的：“苏姑娘以后还来吗？”玉华问：“到你这儿方便，还是另找一个地方碰头方便？”庆娘道：“初时反动派派人来，守了几个月，看看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以后就不来哩。你来时，先看看我窗口有没尿片挂着，有尿片人在没事，不见尿片就不进来。”玉华笑道：“你也学会做地下工作哪。”庆娘面红了一阵：“我是向日升学来的。”玉华和她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起身要离开，庆娘却又忙着把她止住：“你等等，我先出去看看。”她开门出去，只见大狗缩着身坐在屋檐下东瞧西望，庆娘低声问：“没坏人？”大狗摇头，庆娘返身对玉华招手，玉华打开布伞出去。

庆娘在门口，以难舍心情，望着玉华匆匆离去，一直到她的背影在转角处细雨飘飞中消失了。大狗早已溜进灶间去，这孩子成日总在叫饿，好像从没吃饱饭似的，一会儿就用粗瓷大碗装着香甜番薯出来，说：“娘，吃饭。”庆娘心不在焉地说：“你先吃，我有事。”说着，就解下围兜披在头上，朝天保娘家走去。

五

那庆娘原是本城一大户人家的下厨丫头，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气。到了十六七岁时还像个十二三岁女孩，只是手足特别粗大，有人说她双手从早摸到黑没停止过，从出娘胎那天起双足就没穿过鞋子，所以是粗手粗足的。宋日升从小学会一门手艺——打锡。在这个城市，因为人人迷信风水，重视孝敬祖先，陋习相沿不衰，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特殊行业，打锡器。打锡工人用锡锭铸成各种祭器，如香炉、烛台、锡壶、锡杯等。有钱人家，为了表示门第身份，大都自备有锡质餐器，每遇祭祀大典或宴请贵宾，就亮出来炫耀一番。

宋日升从徒工而至正式锡工、当了师傅，已有二十来年，由于他手艺精巧，家传户晓，有钱人家常常把他请上门，选了个黄道吉日，开炉制器。日升被邀上那大户人家家里打锡器，已有一年多，他为人诚实，重信用，埋头苦干，话也不多说一句。东家给他工资，他不说声谢谢，拖欠工资也从不开口。这一年多来，东家到底是贵人多忙，忘了呢，还是有意不付他的工资，除了初来那个月拿了份工资外，再也没收到一分钱，因此日积月累，数目也相当可观。

日升从小家贫，父母双亡，一个人靠这门手艺找饭吃，三十多年纪了尚无妻室。那东家见他行将完工，拖欠的一大笔工资不好再事拖欠，便假惺惺地装出同情的模样，说：“日升，古语有说三十而立，你年已过三十，也该成家立业了。我见你为人诚实，做事勤谨，是个好人，有意抬举你，和你拉上门亲戚。你在我这儿干了一年多，这笔工资不必算了，我把庆娘赏给你。”

庆娘虽然长得不好看，面黄肌瘦，蓬首垢面，粗手大足，但为人心地好，对这位打锡师傅的三餐、茶水，招呼得特别周到。有时主人家不在，也偷偷来帮他做点轻便活。他对她印象好，同情她的遭遇，有时庆娘挨打，青一块，紫一块，口出怨言：“过这日子，还不如吊死的好。”他便劝她：“别打这傻念头啦，父母生了我们，就得活下去。”东家向他提出这件事，当时他也很吃惊：“别寻我们穷人的开心！”可是东家很认真，提过一次又提第二次，他心里便有点活动，却又怕庆娘嫌他年纪大，不愿意。

有一天，主人不在家，庆娘又来找他拉闲话，他想：我就在三几天

内要离开，东家又说等我答复，还没问过庆娘呢？就问问她看看。这老实人心里一经盘算果然就壮起胆，问起庆娘来。当时还有点提心吊胆，怕她会给他两记耳光，或大哭大闹，叫他真个下不了台。不意那庆娘一听他话，面一红，竟然满口应承。她说：“打锡师傅，你是大好人，我愿意跟你。就是跟你当叫花，也比在这儿挨打受气强！”这样，他回复了东家，算说成这门亲事。

在他挑起锡担离开东家那天，东家特别恩赐了庆娘一套半新旧衣裳、一双粗布鞋，叫她把头发梳上，双双对主人磕了三个响头。日升在打铁巷贫民区里租了间小屋，请几个友好吃顿便饭，算是成家了。十多年来，两夫妇过的日子虽然清苦，倒也相敬如宾。日升还是当锡工，庆娘当家，先后为他养了四个孩子，两个大的都没养大，只留下一个十岁的叫大狗，一个还在吃奶的叫小狗。

年前，日升吃了那场官司，一家三口就完全陷入绝境。她把家里凡能卖的、当的，都当了卖了，还只能维持一天两餐番薯粥。她从不喊苦，却在想：要日升出来，除非太阳从西边出。但是今后日子怎过呀？她多想能找一笔小本钱，摆个香烟摊，或做个小贩……可是，本钱又从哪儿来？日升吃的又是这样致命官司，平时来往多的，不是也吃官司，便是怕见她面，怕上她的门，更坏的是劝她去说服日升自新！

她从小就是骨头硬，那主人罚她光着腿跪在赤红的烧火棍上，她咬住牙根，冒冷汗，还是不肯叫饶哩。现在年纪大了，更懂事了，她会用哀怜的目光去乞讨同情？她会劝日升做出卖良心的事？日升在她心目中，不仅是个好丈夫，简直是神明。他说的话、做的事，包没错。因此，她常说：“日升是正直人，他生平没偷人、抢人一针一线，吃官司，我不伤心！”对那些经不起考验、受人挑拨的与日升同时受难的人的家属，在她们口出怨言时，也对她们说：“干革命、当共产党，你们当家的没这意思，人家会来迫你、拉你的？为什么不骂国民党，反骂共产党！”

不少人不喜欢她，说她是风干了的老姜头，样子难看却辣得狠哩，但也有喜欢她泼辣能干的，天保娘就是其中一个。天保家比日升家更简单，只有寡母一人！天保娘和庆娘本是近邻，平时来往多，从天保与日升同时被捕后，两家人同病相怜，来往的就更密了。这老人家就很喜欢庆娘，她说：“庆娘就是有志气，丈夫吃官司不叫屈，不求人！”在这贫民区内，她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哪一家的家事，她不数得一清二楚？她常来庆娘家歇歇谈谈，她对庆娘说：“朱四家女人熬不住哩，说是带孩子回娘家，等朱四出牢再回。”又说：“我看陈山女人最近形迹可疑，那私娼常常到她家去。”她所说的，都是和上次大逮捕事件有关的人事。

庆娘对朱四家女人是同情的，她平时就没吃过苦，一家子油盐柴米，穿的吃的全靠朱四一个人呀！至于说到陈山女人，她可大为吃惊，从乡里来的姑娘，老老实实，和陈山结婚还不到一个月，陈山就被捕。人家都劝她先回娘家住住，她却说要等陈山出来，没多久前，庆娘还说她有志气哩。庆娘说："要是她经不起坏人的诱惑，做错了事，怎对得起陈山呀？"天保娘也摇头叹气："我也是这样说，没多久前，我还找过她，劝她，她只是哭，说陈山没指望哪。"庆娘说："一定要设法帮助她，这件事要是传到牢里去，陈山会怎样想的？"天保娘道："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开头她不承认，以后就说她只是向那私娼借钱，还说是不能空着肚皮过日子呀！"庆娘担忧道："肚皮是个大问题，我们不会想办法吗？我们的人不少，一个人想出一条办法来，一二十个人也就有一二十条办法。"天保娘也说："得想办法！主意你多出些，跑腿的事，我来！"……

庆娘送走苏姑娘后一直摸到天保娘家。那天保是个货车司机，二十八九尚未娶妻，人丁少，家有老屋一座，大半倒塌，只剩下三小间，后面一大片荒地，天保在时帮着他娘整理整理，倒也成一块菜地。天保吃了官司，天保娘就种菜度日，日子虽不好，倒比庆娘强些。有时看庆娘实在挨不下去，也主动地周济一些。

这时天保娘一边在堂屋剥豆角，一边和陈山女人在谈话，那陈山女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掩住面在哭，只听得天保娘道："年轻轻，没依没靠，也难怪你。可是人，总得有志气，他们男的在牢里，坐老虎凳，下热锅，苦吃的比我们多，就不'自新'，无罪释放可以，'自新'不干，争的就是这口气！你没想过，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搞成一堆，流言蜚语，一传进陈山耳朵，他会有怎样个想法？那些自新分子正在说我们饿死呢，当叫花呢，做'半掩门'买卖呢，闹着要改嫁呢……"陈山女人哭了一阵，又说："我已叫她不要来……"天保娘道："这决心下得下，就对，对那金花，我也不同平常人看法，说她坏，勾男人，二十五六就守寡，没个依靠。你就不该和她一样见识，陈山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

陈山女人又说："她不来，那男的却又来……"天保娘气得直哆嗦："你不赶他走！"陈山女人一阵伤心，又呜呜地哭了："就是因为我赶他走，谣言怪话才满天飞呀，全是他一个人在外头瞎说。"天保娘问："你到底和他有了事没有？"那陈山女人放声大哭："就是那一次，我不该和金花喝过两口，醉啦，半夜她把那人放进门……"正在这时，庆娘推门进来，那陈山女人慌忙起身，掩起面朝门外就跑。庆娘问："还是为那事？"天保娘叹了口气："叫作陷进泥坑拔不出脚。"

庆娘把门掩上，问："家里没外人？"天保娘道："你慌张什么？"庆娘挨近她，一把拉住这个亲如生娘的老人说："阿婆，我们的人来哪。"天保娘停住手，发了怔："什么人来？"庆娘满肚子是腾腾的烈火："共产党呀！"天保娘一把拖住她，又是惊又是喜："不是说全完哩？"庆娘道："完不了，人可多哩，也还在城里。"接着，她说了今天的奇遇："一个叫苏姑娘的女同志，可和气，可甜哩，她对我说反动派希望我们垮，我们不会垮，我们的党还在，而且人更多，势更壮！她还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还只去一部分，有很多人留下，不久，就可以打到我们这儿！"天保娘双手哆嗦着："这样说来，我们的人还有希望？"庆娘道："有希望，希望大得很呢。那女同志，还送来一笔款子、几封慰问信，还有一些吃的要送来，她说：大家生活苦，组织很关心，叫我们把大家安顿安顿，不要让一个人过不了日子。"

天保娘道："那些自新的坏蛋呢？"庆娘道："变坏了，当然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只救济那些表现好的，苏姑娘叫我来和你商量商量，看该怎么办！"天保娘坚决、明确地说："坏蛋不救济我赞成！"庆娘又道："苏姑娘还要我们把大家生活安排好，团结起来，人多势大。"天保娘又捏起拳头说："现在家属们都要求到监狱探望亲人，我也想去看看天保，他们凭什么把人关了这么久，还不让家属见？"庆娘道："对！凭什么不叫见？我们去。但是我们得注意大家的安全。"

那一夜，有五六个人在天保娘家集会，商量怎样生产自救。

庆娘说："这笔钱可来得不容易，是我们的人每一分钱、每一角钱，集起来捐给我们的，要省吃俭用，不能大吃大喝，要用在找生活上去。还有个约法三章，不能对外说钱的来源，不能说是谁人交给你们的，要大家行动一致。我们受难家属也要组织起来，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做主。"

这些道理大家也都明白，也都赞成，只是谁该分、谁不该分，是把款子集中起来用还是分给大家自谋生计去，有争论。有人就不主张分给陈山女人，那陈山女人也在座，有人责问她："你忘了陈山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他刚刚吃官司，你就胡乱瞎搞，对得起陈山不？"那陈山女人当场哭得死去活来，说："大家都不体谅，我只好死！"天保娘却出来替她说话："人家不是存心做坏，是受害……"她替陈山女人说了那经过，也就过去。

有人又提起那些自新过的，说："真正坏的，也只一两个，苏四自新前说姓刘的答应他，一自新就有赏金，分配事做，可是自新出来，赏金没有，也不给事做，他去找姓刘的那坏蛋，姓刘的把牛眼一瞪：谁答应

给你事做？你没腿，不会自己去找！苏四到处奔跑，什么地方也不要，有人说你当了共产党我们不要，有的说，你自新过，我们这儿不好要，现在苦的连老婆裤子也拿出去当。”也有一两个人同情附和的，说：“到底也是吃过苦头来的。”天保娘却气得直哆嗦，面红脖子粗地叫：“这种人没有骨头，做了鬼，我们还给他救济，拿老婆裤子去当，到处抬不起头，活该！一分钱也不能给，还要和他断绝往来，谁还想偷偷摸摸，和他们勾勾搭搭就是犯罪！我们给他救济了，那些正直的不对反动派低头的人，会怎样说！叫我断去这老命可以，叫我昧了良心，赞成也分一份给他们，我不干！”最后，算是庆娘出来做了结论：凡是已自新的，从行动上说他已变坏了，不能给！救济金可以按户分发，自己找生活去，切不可浪费。也可以留一部分下来，准备给在牢里受苦的人做费用。今天没有来的，经大家公议，该发一份的，也要发。

大家没意见，分了救济费，成立了个三人小组，也都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六

玉华到老魏家里和他谈了一次重要机密的话，她说：“老魏，组织上有意思要和第一监狱搭上关系，你看有没有办法？”老魏沉吟半晌说：“关系倒有一个，就是那个包伙食的老孔，此人胆小怕死，不可靠。”玉华问：“除了老孔，没有别的可靠人事？”老魏吸了两斗旱烟，苦苦思索想出另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在老孔手下做事的金禾。每次老孔出来采购，就是他挑的担子。”玉华问：“这个人怎样？”老魏道：“人倒诚实，也是苦人家出身。”玉华又问：“你们的交情怎样？”老魏道：“还有点，可以探探口气，再做商量。”玉华道：“只要他肯给我们递递信，和里面的同志通通气就行了。”老魏道：“行不行，等我谈过再说。”玉华临走时又特别叮嘱道：“能办就办，不要太性急，太勉强，更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面目。”老魏笑道：“我知道，放心。”

那老魏在衙门口设下的肉摊，因平时和第一监狱包伙食的老孔有些交道，来往多，消息也灵通。老孔每次上菜场就到他摊头上坐坐，谈谈，无意中也漏出许多消息，只是没什么组织关系。

玉华走后，老魏暗自思量：这些日来没见老孔、金禾出来，倒换了另一个助手，也许是病了，倒不如借故去第一监狱走走。他割了两斤肉，买了一瓶糯米酒，朝第一监狱走。进了第一道门，门警问他：“老魏，来做什么？”老魏道：“多日来未见老孔上菜场，怕是有病，割两斤肉，买了一瓶酒来探他。”门警原来也是熟识的，说：“老孔确有病返乡去啦。”

老魏正想退出，却有人在背后叫他：“老魏。”回头一看正是金禾，打扮得整整齐齐。老魏说：“老金，多久不见，说是老孔病哩。”金禾道：“他就是那样三天两头病的。”老魏问：“你上哪？”金禾道：“今天轮到我休息，回家去。”老魏想：正是机会，便说：“走，我割了两斤肉，买了一瓶酒，正好和你喝两盅。”金禾笑道：“这样不太破费？”老魏道：“只要多照顾我几回，这点小意思算不了什么。”说着，就一起动身。

金禾住在离衙门口不远一条横巷里，有个女人，四五个孩子。老魏把猪肉、米酒交给老金女人，金禾说：“是老魏请的客，要做合口些。”他女人忙着下厨去准备，两个人就在房里坐定。老魏问了老孔的病

情，又问他近来忙不忙，金禾叹了口气道："这碗肮脏饭不能再吃了。"老魏表示吃惊："不是说挺有油水的？"金禾只是冷笑："油水多的是人家，我们连块骨头也啃不上。保安司令部尽在那儿抓人，好像越多越好，牢里挤得满满的，过去关三十人的一间监房，现在关五十，伙食费就是克扣不发，犯人吃不饱，闹事，一闹上去又是包伙食的不是，这伙食还能办？"

老魏道："反正是老孔的事，你们当下人的管得了这许多。"金禾道："你说得也是，就是良心过不去，看那儿的人，不审问，不发落，个个饿得像鬼，尤其是那关在特号监的政治犯，不让家属接见，苦头挨得又多，有点外面供应，也可以改善改善，每次我送饭到那儿去，就是一阵心酸。你认识那打铁巷的日升、天保他们？"老魏道："听说关了一年多了！"金禾竖起大拇指："真是好汉，日升被打断一条腿，一头一面白须白发，看来就像个六七十老头，就是不屈，那次那个姓刘的去劝说了他半天，他一口痰直吐上他面，骂声：狗，走！那天保小伙子，上过一次火刑，双足都烧烂了，那姓刘的也去劝他，叫他自新，他还动起手打人，好在有狱警在，把姓刘的保护出来，才没挨打。"

一会儿，酒菜都端上，金禾女人自和孩子在外头用膳，两人就在房里点起灯喝两盅。老魏问："他们的案件怎么个处理？"金禾几杯酒下肚，话更多了："谁个知道，早说要上站笼，又没消息。"老魏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家属探监？那日升、天保的老婆老母我倒见过几面，也真可怜。"金禾道："听说是那姓刘的对保安司令部特务科长朱大同拍了胸膛：别叫他们和外面通气，我自有办法叫他们自新。自新的事没办妥，反叫那姓刘的一到那儿就要挨揍。"说着哈哈大笑："坏人自有恶报！"

他们直喝到快到戒严时间，老魏才告辞。临出门见金禾那几个孩子，个个面黄肌瘦，心内有点过意不去，从袋里掏出几个银角子，一个人塞了一个在手："买糖吃！"在路上，老魏心想：这老金看来也有同情心，下次再进一步谈……

下次金禾休假，老魏又带上酒肉还有一份礼品上他家去。金禾问："这份礼谁送的？"老魏道："收下再说，都是老朋友。"两个人吃喝一番，老魏又引起日升、天保的话来谈，这次他谈的多，不外是日升女人、天保老母，想念自己丈夫、儿子，哭得双眼都快瞎了。金禾听了也很难过："让她们见次面也不是什么大事。"老魏道："我也是这样说，就是权在人家手里。"说着，看了金禾一眼，"老弟，你看有什么办法？"金禾却闷声不响。老魏又用话去打动他："有点同情心的人都该难过，谁个没有丈夫儿子。"说着尽叹气。金禾忽然开口道："老魏，我们是自己

人，我只说给你听，别传出去，坏了我的饭碗。”老魏对天发誓道：“我老魏不替你守秘密绝子断孙。”

金禾道：“叫日升、天保捎个信出来如何？”老魏故意问：“谁个敢捎？”金禾沉吟半晌，把胸膛一拍：“有我！”老魏心想：有七八成了，却又故意问：“他们相信你吗？有姓刘的那坏蛋在搞鬼，怕他们也不轻易信人。”金禾一想，倒也是真的。“我这儿倒有个主意，”老魏忽然说道，“不如叫日升女人、天保老母先写封信去，那日升、天保见了，必然会相信你，这不更好？”金禾说：“也是个办法，可是，我怎能帮这个忙？”老魏于是伸手把金禾用力一拍：“不瞒老弟说，我也因同情孤苦，受人之托，这份礼就是日升女人请我代送的，她的信现在我身上，就烦老弟看在多年老友面上，做这次人情吧。”说着把信掏出来，“信我看过，没有什么，可以放心。”他把信打开摊在金禾面前，金禾一看，无非是些慰问的话，也就放心收下。

第二天，金禾果然秘密地把信转了，也讨了回信交给老魏。老魏抓住机会做了工作，从政治上启发他、帮助他，不久便把他吸收为革命互济会会员。

那宋日升和外面通了气后，不久又得到一封用薄纸条、正楷字，小到不能再小、密到不能再密的信。信这样写道：

亲爱的日升、天保及所有英勇不屈的同志们：

革命互济会向你们——不屈的英雄们，致以最热烈的崇高的革命敬礼！

你们被叛徒出卖，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恨。但你们又都是优秀的革命儿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们的自由虽然丧失，你们的肉体虽然受到反动派残酷的摧残，由于你们都有崇高的革命意志、伟大的无产阶级理想，你们所进行的坚强不屈的斗争，不背叛革命，不出卖良心，不向敌人低头，使敌人不得不一次再次地失败！你们伟大坚贞的行动，将永远刻在四十万刺州人民的心里！

亲爱的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疯狂进攻，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表示它的软弱、懦怯！这些日来，在敌人疯狂进攻下，我们是受到一些损失的，但反动派并没有达到它企图消灭党，消灭革命工农红军，消灭中国革命的阴谋诡计。相反的，我们的革命斗争没停止，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工农红军更加坚强、壮大！我们亲爱的毛主席，正率领着红军在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长征，它前后已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部队，扩大了革命影响。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四面出击，扩大革命根据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到我们这儿

来，来解放四十万受苦受难的刺州人民！

亲爱的同志们，当前的革命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只要我们能坚持，敢于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你们的家属，组织上已有妥善安排，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叛徒和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全是假的，不要去信它！

顺致

布礼！

刺州革命互济会

这封信大大地激动了这些受苦受难同志的心，日升热泪盈眶地说："我们又和党联系上了，党还在战斗，红军还在战斗！"天保也欢欣鼓舞地说："对叛徒、反动派，我们要给予更沉重的打击！"

他们联名写信问党："该怎样战斗？"党给他们回信说："形势正在变，你们准备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六章

一

刺州的形势的确在变。

周维国自从省城开了保安会议回来，接连又开了几天军事会议，讨论既要抽调队伍支援章县，又要确保刺州五县治安的办法。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是随同周维国出席省保安会议的，他带来个“确保地方治安清匪剿共方案”，在会上做了报告。大家见是上面定下的办法，没什么意见，照办就是。可是在讨论抽兵援章问题时，议论就多了，谁都有困难，谁都不愿去，结果拟了条“先成立各县乡团，然后相机挺进章县”的决议。理由是“地方兵力空虚，匪患猖獗”，报省请示。

为了成立本州地界乡团，会上又议了个“召开各乡绅共议国是”办法。

于是在本州地界各知名豪绅、实力派，不论在朝在野人士，在同一时期内，几乎都接到周维国司令的大红金字请柬。这份请柬引起各方议论和各种猜疑，以他们的经验判断，这顿饭是不大好吃的。过去民军时代，也曾有过这样例子，什么司令、师长、旅长给大家派了请柬，等大家盛装赴宴，酒过三巡，就当堂宣布要筹粮饷若干，枪支若干，点名摊派，限期交结，如有违抗，传令官就出来传令：“司令有令，请某某先生等暂时留步！”所谓“留步”，只是说得文雅些，实际就是扣留。一直到具结清楚，表示如数照缴，才又：“司令有令，某某先生等可以回家。”

自然也有人乐意干这勾当，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浑水可以摸鱼，上面派的是五千，他向下面要一万，油水不薄。而所用方法也是一模一样，叫作“上行下效”，只是他们召开的是各户家长会议，不是什么“宴请”。届时豪绅老大照样把“圣旨”一读，就叫各户家长当场认捐、具结、限期交缴，如胆敢违抗，也来个：“保长有令，某某家长等暂时留步！”轻则在乡公所过夜，重则送衙门法办。物极必反，不过今天的老百姓已和从前不同了，因勒索过多而激起民变的也不在少数，有聚众请

愿，有捣毁公所、打死保长的。因此乡绅老大总是摇头叹气：“公益事越来越难办。”

周维国这份大红金字请柬，又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该不会又是民军首领的那一套？去赴会吗？为难；不赴会吗？也为难。有人说：“为什么不去请教请教为民兄？”他朝里有人，消息灵通！一听许为民也决定参加，才安下心参加。

那在刺州地界有鼎鼎大名的许为民，确也收到同样一份“请柬”，与众不同的是这份请柬不是由普通人送来，而是“专使、专程”送来。而那“专使”又不是别人，正是刺州大红人——党部书记长吴当本。那吴当本谁都知道是个有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长途跋涉，亲上池塘，自然有“重要公事”。因此一经通传，许为民就亲身出迎了。这年在四十以上，戴金丝眼镜，西装革履，一手挟着公事包，一手挥动文明杖的大人物，一见许为民就满口“许老”“老叔”，叫得怪甜。

当时他们在许公馆台阶上见了面，吴当本就笑容可掬地先来个：“恭喜老叔，吉星高照。”许为民却也满怀敬意笑道：“我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何喜之有？”吴当本用手指了指自己鼻尖：“你看，我这个有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都登上宝殿了，还不是有好事！”说着，两个哈哈大笑，携手共进大厅。坐定，用茶已毕，吴当本忽顾左右而问：“许老，此地谅无外人？”许为民看来势就知道必有要事商量，便说：“外人倒无，还是到密室去谈好。”这样，他们又进了许为民经常用来密议大事的密室。

双方坐定，用过另一道茶，吴当本便打开公事包，从里面拿出两只印有“刺州保安司令部”大信封，恭恭敬敬地呈了过去，开口说：“保安司令部周维国周司令向老叔致意，并派小侄亲送请柬一道、亲笔信一封。周司令因军务繁忙，不克亲自登门拜访，多请原谅。”

许为民确也有些意外，从周维国坐镇刺州后，他们从无往来，虽说过去凡有人当权于刺州必来登门请教，成为惯例，周维国一不登门请教，二从不理会，他心里正有几个疙瘩，摸不清对方态度，是看不起呢，还是对自己有意见？这时竟有亲笔信来，而且还派了这样一个大人物送来，也有几分得意。但这老奸巨猾的家伙，在政界混了多年也知道作态，以抬高身价。

当时装作无动于衷地接过那封亲笔信和请柬，略为浏览一下，便放过一边，说：“多谢周司令的美意，小弟还没登府请教，他却先写信来了。”吴当本道：“老叔这份心意，周司令早心领了。小侄今天奉派前来，原有要事奉商，临行前，周司令再三致意，务请老叔支持。”他轻轻地咳了两声，这是他遇有重要话要谈时惯有的做法，以示郑重：“当前刺

州大势，老叔是知道的，内有匪乱，外有共军，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周司令关心民间疾苦，以党国为重，坐镇以来，建树虽多，苦于无法治本清源，救民于水火之中。老叔向以乡梓为重，威望霍霍，谁个不敬畏三分，此次遣派小侄前来，实有所求……”

许为民暗自得意：你这周维国也搞不下去了，才来请我，暂时探探口气再做理会。便谦虚道：“人老了，无用，说干事业，还是要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人来。”吴当本连称：“老叔谦虚了。”又说：“周司令准备日内召开本州地界五个大区的治安大会，共商国是。这次会议关系重大，务请老叔带头参加。刺州事，谁都知道没有老叔参加，就解决不了。”许为民心里明白几分，却说：“吴书记长说错了，我是井底蛙，见识浅，一向株守在家，外面事知道不多，帮不了周司令的忙。倒是少不了你这个少年英俊的干才！”吴当本连称：“老叔过奖，过奖！”之后，又鼓起如簧之舌：“周司令的意思是想通过这次治安会议成立各乡乡团……”

许为民打断他问：“人呢，枪呢，粮饷呢？”吴当本继续说道：“已议过，都有出处。只是在人选方面，尚费踌躇，周司令自兼刺州乡团总司令，下设各区司令。老叔为南区大户，又是德高望重。南区为刺州首富，人人都说得刺州就得刺州五县，得南区就得刺州，可见南区地位的重要。如此重任，周司令说，非请一贤能有为的人担任不可，这样担子就落在老叔身上了。”

许为民忽然起身放声大笑，连称：“你们找错人了！找错人了！”一会儿又坐下提问：“当年有所谓团练，今天提出乡团是不是一回事？”吴当本道：“所谓乡团，顾名思义，就是为乡梓治安服务。与当年团练不尽相同。”许为民故示吃惊道：“刺州匪患虽深，但有周司令、中央军坐镇，正安如磐石，还要成立乡团，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吴当本当即解释道：“老叔所说极是，周司令年少有为，中央军兵强马壮，刺州治安自然无虑。但由于共党在江西惨败，残余共军尚有向我方突围侵扰可能。刺州地处战略要害，距章县只有五百余里，而章县现处风雨飘摇，一日数惊境地。中央深谋远虑，认为如要确保地方治安，非动员民众以收配合作战之效不可，这就是倡组乡团的原因。”

许为民频为点首：“俗语有云：好花需绿叶扶持，道理我明白。不过，我算什么绿叶，就怕扶持不了好花！”他也有意思要刺一刺吴当本：“拿我们小小南区来说，仅许天雄这股匪帮，就无奈他何，而周司令安坐大城从不过问，我无实力，对付许天雄尚且如此，如何说得上与中央大军配合反共？”又问：“周司令对许天雄有何看法？”吴当本劝说半天还没个着落，知道他和许天雄矛盾深，便故意说：“只要老叔肯出

山……”许为民反问道：“如果我不出山呢？”吴当本微微一笑：“很难说周司令不去起用他！这样南区天下便不再是老叔……”

有人进来通知开饭。

膳中，吴当本重提出山事，许为民问：“你是在朝官，我且问你：共军对本州威胁到底有多大？”吴当本道：“照共军惯用的奔袭战术看，他们如要攻打本州，只要两天一夜。”许为民又问：“周司令在本城的实力又如何？”吴当本道：“我们是自己人，不能不说老实话，相当空虚。”许为民神色一变：“抵挡得住共军吗？”吴当本道：“如果抵挡得住，也不用请老叔出山啦！”

许为民至是放声大笑：“摆了半天龙门阵，才说实话，为什么不早说？”吴当本道：“我怕老叔摸清周司令底细，更下不了决心！”许为民正色道：“亏你我是世交，这点也不了解！共产党如果来，我还有什么好活的？我全副身家都在这儿。周司令打败了可以撤退，我就是无路可退。请你转告周司令，一切放心，我人虽老，身体还结实，可以再干三几年！”吴当本也大为振奋，紧紧拉住许为民的手：“老叔，我知道你一定会出山。”许为民却又说：“反共我不落人后，但在南区，有我就不能有许天雄，我得把话说在前头！”吴当本满口保证道：“周司令既已荷重老叔，哪有再找许天雄之理，一朝不能有二君呀！”许为民举杯：“一言为定！”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二

周维国宴请群“雄”的那一天，许为民穿了身蓝丝夹袍，黑缎子马褂，红顶子瓜皮帽，黑缎子厚底鞋。乘着特制私家人力车，由四名挎着匣子枪的商团丁，前呼后拥地拥进城。

在中山大街，他看见受邀的四乡豪绅老大也服装整齐地在赶路，他们都对他热情地招呼，亲切问好，而他俨然以司令自居，威严地端坐在包车上，只是微微点头还礼。

不久，他到达保安司令部门口，吴当本早在大门前迎候，他们互相拱手问好，许为民歉声道：“迟到了。”吴当本却说：“不迟，人还只到三分之二哩！”他被迎进去，沿途站岗的卫队都给他敬礼，他表示非常满意，偷偷问吴当本：“他们都知道我已当区司令？”吴当本乘机买好道：“老叔的威名，在保安司令部内哪个不知道！”他点点头。

从大门口走过三道戒备森严的大拱门，就是保安司令部大堂。这个宽敞高大到足以做室内足球场的大堂，一向被人称为“白虎堂”，举凡处决要犯都在这儿过堂。普通人到了这儿，都不免胆战心惊。但议论大事，有时也在这儿举行，它算是刑堂又是礼堂！

今天这白虎堂布置得特别花彩，摆了近二十台酒席，还点缀一些盆花，正中高悬“蒋委员长像”和他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做“礼义廉耻”。

这时，大堂之上，已到了不少豪绅、名流。在乡里他们个个是有身价的人，平时对人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可是一到这儿，却像刚出洞的小老鼠，小心翼翼，低声下气。许为民自以为是见过大场面，而且又是未来司令，神态风度自是不同。他安步自若，谈笑风生，虽到处有人与之拱手为礼，恭称声“许老”，他还是昂首阔步，爱理不理。

吴当本当时把他直迎进贵宾室。那贵宾室里自是另有一番气氛，早有不少军政大员在内，吴当本逐个替他介绍，这个是参谋长，那个是政训处长、军法处长、县长、团长、商会会长。他在这些大人物中，自觉短了半截，态度也变得谦恭而有礼貌。可是到了东区的林金水也被迎进贵宾室，他又觉得比这个姓林的高出半个头，神态也傲慢起来。

这林金水虽在地方上混了二十多年，做过民军团长，有小小虚名，却是只纸糊老虎，有名无实，别说全州摆不上他的位置，即使在东区知名人士中，也不过是个二流货色罢了。为什么这二流货色竟然也挤进贵

宾室？难道东区真的可怜到这地步，连个像样人才也派不出？许为民心里兀自不服气，那林金水倒是相当殷勤，伶俐地对许为民叫了声：“许老！”许为民只冷冷对他点头，话也不多说一句。过了一会儿，北区、西区也有人被延请进来，这些人在许为民眼下也不过是二三流角色罢了。他想地位不同，身份有别，何必与这些人多费口舌应付？他略作应酬，便想走开，不意这时竟有人进来通知：“请贵宾入席！”

回到大堂，大部分人都已入席，只剩下两三席没人敢坐，大概是等贵宾室的贵宾。许为民迟疑着决不定该坐哪一席，要是把他放在林金水一席该怎么办？正犹豫间，吴当本已过来了，低声说：“许老，请坐首席！”和他在一起的又是参谋长、政训处长、商会会长、吴当本等一流人。至于林金水等则被招呼到次二三席上，他大为得意，心想：“周维国到底是场面上人物，有眼光！”口里却说：“我怎么可以坐在首席，让我和他们一起吧。”吴当本哪儿肯，一把拉住，还特别招呼：“这是周司令的意思。”他笑了笑也就当仁不让了！

席位大体安排已定，却不上菜，在首席主位上还空着，大家都知道大人物还没出场。突然间，从后堂匆匆走出一位戴少校领章的军官，笔挺地站着，以霹雷巨响，厉声喝道：“周司令驾到——立正！！”大堂之中大起骚动，有人因这一声“立正”像触了电直跳起来，有人胆战心惊地半天站不起身，也有人业已起身又复摔倒，有人把杯筷碰翻，发出玻璃破碎响声。许为民虽也心跳不已，却装作若无其事，故意对商会会长说：“我们刺州实在太无人才，这样一个小小场面，也把人吓得屁滚尿流。”商会会长因刚刚那阵霹雳声，也有些胆战心惊，听许为民的话以为存心讥讽他，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两句：“像许老这样人才当然不多！”

这时全堂鸦雀无声，出现着一片静肃、阴森局面，周维国恰在这时昂首阔步而来。此人年在四十出外，狮子面，粗眉大眼，扁鼻子，身材短小、肥胖，活像只狮子狗。在他后面跟着副官处长和十来个面目狰狞的卫士。他面无表情地对大家举手为礼，一直走进席位。那霹雷声又响了：“坐下！”这次大家有了准备，也就不像刚才那样乱成一团。

菜上了，吴当本忙着把“地方父老”介绍给周维国。当介绍到许为民时，周维国果然恩宠有加，狮子面上露出半边笑容：“许老先生，久仰了！”许为民连忙起身拱手为礼：“司令的威名，本人也早心领了。”周维国点点头：“听说许老先生热心公益，办乡团的事可要多出一把力！”许为民恭恭敬敬地说：“愿效犬马之劳，愿效犬马之劳！”周维国点头，许为民却又加上一句：“怕是老朽了，做不了什么事！”商会会长却从旁插嘴道：“谁不知道许老至今还妻妾成群，风流韵事甚多，健壮得如中年

人！”说着，又冷笑一声。

许为民心里发恨，“他专在揭我老底！”却又不便光火，倒是周维国救了他的驾，说：“会长先生，听军需主任说，你那笔军饷还没缴齐。你知道我是军人，不尚空谈只重实际，开口说话只有一次，到了第二次可要用枪口哩。”看来像是开玩笑又像下命令，语气间阴森可怕。许为民暗自痛快，那商会会长却是一头大汗，连声说：“三天之内缴齐，三天之内缴齐！”正话间，酒菜已过三巡，参谋长低声问周维国：“请司令训话？”周维国点点头，他对那值日官弹弹手指，于是霹雷声又响了：“司令训话！”

周维国起身训话了，他用嘶哑嗓子只叫了声：“各位父老兄弟……”散处各席以主人身份陪同贵宾的大小官员，立即带头鼓掌。“先让我用主人身份敬大家一杯！”大家又是鼓掌，又是举杯。那破嗓子继续干叫下去：“今天，我请大家来，为的是和大家见面。”鼓掌。“其次是奉蒋……”他先自立正，大家极为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坐有起，极不雅观，把那值日官急得一头大汗：“这些土财主太不懂礼貌！”索性来个“军事管理”，大喊：“立正！”这下才像个样。“……奉蒋委员长命令，坐镇贵境，清匪反共……”这些土地主却又屹立不动，那值日官不得不又叫：“坐下！”“……蒙各位父老兄弟同心协力，匪患因之大减，治安得以确保，此皆蒋……”值日官又大叫：“立正！”“……此皆蒋委员长领导英明，各位协助之功。”鼓掌，值日官：“坐下！”“……匪患虽减而未清，交通仍遭破坏，劫案不断发生，共军不甘江西惨败，小股残余仍有入侵吾境可能……”

与会者均表吃惊，一时交头接耳，嗡嗡之声不绝，都在谈共军入侵的事。周维国的话讲不下去了，皱起大眉，值日官被迫出来大叫：“不许说话！”“……不过，大家也不用害怕，我中央大军兵强马壮，而共军则为强弩之末，来了也不过送死而已！但保家乡，卫民国，人人有责，我周维国有责，你们也有责。你们这些人，在共产党眼中都是地主恶霸，都在被清算杀头之列。我问你们要等共军来了被清算杀头，还是现在就出钱出力？”这一问大家又嗡嗡面谈，也顾不了什么礼节，虽值日官连喊几次：“肃静！”也没人理会。

政训处长第二个训话，这个一副苍白老鼠面、戴深度近视眼镜、萎缩矮小、活像大烟没有抽足的老枪，用小得可怜的声调，说了一番表扬周维国“爱民如子，语重心长，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不要害怕，刺州治安绝对无虑”的话，又吹了一通中央军实力雄厚，兵强马壮，我们做准备，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彻底根绝共祸之类。

最后参谋长出来宣布：全州立即成立乡团！办法如下：本州地界成立乡团司令部，由周司令兼任，下分东南西北中五区，各设分团司令部。区下大乡成立乡团大队，中等乡成立乡团中队，小乡成立乡团小队，几个乡合起来尚可成立乡团联队。各乡团队的人员、枪械、服装、给养，由各乡自筹。乡团任务：协助国军清匪剿共，维持地方治安。服从统一调动，不得借故推辞。“现在形势已十分紧迫，不容延缓，本参谋长代表司令宣布：从本日起，宣布成立，限期十天各乡须呈报人员、枪支、弹药，如逾期不报，当以违抗命令论罪！”之后，他当众宣布了一份名单：南区乡团司令许为民，东区乡团司令林金水之类等等。

参谋长刚一坐下，军法处长就起身说话，他说：“我是军法官，我只从军法角度提意见。周司令已决定先在本州成立乡团，然后再推行本专区其他四个县份，他是司令官，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法令，只许赞成、服从，不许反对！谁听了不照办就是反对，反对命令就是违法乱纪，就得法办！我说我是军法官，我有执法之责。执法有各种，轻的判刑，重的杀头，叫作军法从事！我这个人从来做事痛快，先小人后君子，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做，务请各位善自珍重。到那时军法如山，不要说我铁面无情！”在一阵威胁恐吓之下，大家都惊慌失色，面面相觑，不知下面又有什么把戏，因而酒菜也不再对这些人发生诱惑了！

在参谋长示意之下，吴当本算是代表全州乡绅父老出来说话。这个油头粉面家伙，一开口就说：“我代表全州四十万民众，对周司令的英明决定表示感谢，也代表与会的父老兄弟表示接受！周司令是我们的父母，他的命令就是父母命令，父母的命令岂可不听，不听父母之命就是不孝。周司令的命令是代表中央下的，中央就是国家，国家的命令谁能不服从？不服从国家命令就是不忠！因此，对这命令不执行就是不忠不孝！”这个油嘴说得周维国频频点头，参谋长也表示满意。

这一来吴当本劲头更足了，他说：“要在这样短时间内组织几万乡团，不论人员、财政当然有困难。但我们这儿有办民军传统，子弟兵一呼而应，枪械也不成问题，又有各区司令亲自主持，我相信十天不算短。”接着，他又用恐吓口气说：“周司令的作风大家知道，说干就干，一点不含糊。军法处长执法如山，法纪严明，刚才他也训过话，说得十分清楚。请各位不要以身试法，到那时你们再来找小弟，小弟也无能为力了！”

吴当本说完话，暂时没人说话，参谋长却暗示区分团司令也该表表态。这一下吴当本又忙碌起来，他在五个区司令间奔跑了半天，大家都不肯出来，有人还说：“请许老代表吧，他就坐在首席。”他想这也有

理，便过来对许为民说："许老，你是首席分团司令，大家都推你出来代表。"许为民表面谦让，内心却得意，他对商会会长说："怎么推到我头上？"商会会长道："五个区分团司令，就只许老德高望重呀！"他只好起身说话："周司令和各位长官都训过话，说过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只有服从，不服从就是违抗命令！我提议大家回去马上开会，办事。事情办得好办不好，看大家自己了！不过，办乡团这件事，看来十天实在太短，我要求司令放宽些，就改为一个月吧！"

有人鼓了掌，也有人低声在交谈："许老这句话说得好！"许为民大感得意："论年纪我是落后了，做不了多少事，既蒙周司令宠爱，又是为乡梓福利，也只好拖条老命出来效犬马之劳。在南区我一定照司令的命令办，司令的军法严明，自然人人害怕。我们决心出来干，我想还不仅仅是怕军法从事，更重要的是为乡梓福利……"又是一阵掌声，有人又低声在说："好！许老有胆量！"但周维国和军法处长的面色却不大好看，周维国心想："这老狐狸拉拢人倒有两手！"

大会散了，五个区分团司令又和参谋长单独开会。

三

许为民在回家途中，有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忧虑。得意的是总算当上中央委派的司令，和那些杂牌民军委派的不同，将来在家谱上也可以添上一笔。担忧的是形势未可乐观，周维国这番话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了国民党宣传的红军已垮，共产党被消灭的话靠不住。另外还担忧乡团组成之后，周维国会不会用过去对付民军的办法对付他，连人带枪收编过去？如此一来，他的起家老本，手头那几百条枪便血本无归了。

他安坐在私家包车上，闭目养神，似觉有点疲乏，却无法安定。

他又想起，周维国看来似乎对地方实力派还不信任，既信任就得信任到底，为什么在委任各区分团司令同时又派出特派员呢？当时各区分团司令被留下开会，参谋长就对大家宣布：为了便利各区与总部保持密切联系，周司令已委出几位特派员分驻各区。还没来得及听取大家意见，就急急忙忙地把那几位特派员介绍给大家。被派到南区来的是个少校军官叫林雄模，他笔挺地站在许为民面前，用力把军靴后跟卡特一拼，说声：“陆军少校特派员林雄模报到，听许区司令吩咐！”许为民想：“这简直是强奸民意，要买要卖双方总得有个志愿，不能说要派就派！”又想，“什么叫联络呀，明明是监视，把人按上宝座，又派了个太上皇！”他觉得头绪很乱，又是个“未可乐观”。

许为民的大公子许添才，一早听说老子被周司令请上城开会，又听家人说老头快当上什么官儿了，便急急忙忙地从为民镇赶回家，等候佳音。

此人大有父风，在南区横行了三十来年，被人称为“二霸”，只是生来“先天不足”，少了个聪明脑袋，冒失鲁莽，他老子常批评他：“快五十的人了！看你什么时候才成器！”成不成器都好，在南区他反正是坐第二把交椅的！

他在许公馆门口已等了许久，也早有人来通风报信：“许老已被中央委任司令。”他还是站着等，不是为了向他老子祝贺，而是想打听一下自己的出路。父亲当了司令，那么儿子呢？他对于做官比玩女人更有兴趣，多少年来他就梦想能正正式式地穿上军装，戴着金色领章，挂上斜皮带，到城里炫耀炫耀！

老头的包车一拉进村口，就有人在接，一到公馆门口就爆竹连天，

站在大门口的商团举枪致敬。包车刚一停下，前面是许添才，后面是七太带着一大群丫头养娘簇拥而上，把老爷扶下：“老爷辛苦啦？”“老爷没什么吧？”之声不绝。许为民面露倦容，一手扶着七太，一手轻轻捶着腰杆，回头对许添才说：“谁叫你们这样张扬的？”许添才恭恭敬敬地说：“老爷当了司令，还不热闹一下！”许为民装聋作哑地反问：“谁说的？”七太接下道：“满城都传开了，老爷还想瞒我们吗？”

一群人簇拥着进了正堂，几位夫人和全家大小都出来，他们把许为民让上太师椅坐下，丫头们送热手巾的、送铁观音的、送水烟袋的，像走马灯似的去了一个又来一个。许为民接过热手巾揩揩面，喝了两口铁观音，接过水烟袋，跷起脚来，上了两筒。之后，扫了大家一眼，故意问道：“你们来了这许多人干什么呀？”七太是所有夫人中最受宠爱的一个，她的发言具有代表性，她抢先发言道：“来给老爷贺喜呀！”许为民哈哈笑道：“这叫少见多怪，周司令请吃一顿饭，也用得着你们兴师动众。”又抽上一筒水烟，似要说明经过，又像有意卖弄：“不过，他给我的印象还不算坏，第一次见面，就对我那样殷勤、亲切，满口老叔长老叔短，就像家人一样呀！人家到底是吃过外国面包，喝过西洋水，是蒋委员长学生、亲信嫡系，有眼光，有学问……”七太嘴尖舌利，插嘴道：“这个周司令到底有多大年纪，是不是也是个老头？”许为民不快地横了她一眼：“你问这个做什么？”七太掩着嘴咯咯地笑：“人家叫作少年得志，比我家大少爷还年轻上十岁，却是个少将司令，手下人马也有几万。”说着眼睛只一瞟，转到许添才身上。

许添才非常紧张，七太却在暗笑，以为又有场好戏看了。但许为民却没有说：“看你什么时候才成器！”只是说今天盛会：“今天这个会真可称为群英大会呀！全州的知名人士都到了，不管是多大的豪绅名流都到，只是周司令不把他们放在眼下，只有对我客气……”听众活跃。“我一下车，周司令就亲自到门口来接，称我为老叔，自称小侄，又说因军务繁忙未及登门拜访，又说这次见面真是三生有幸……”七太又插嘴道：“这样，他就委你当司令？”许为民瞪了她一眼：“……当时我就被迎进贵宾室。在那儿又会见参谋长、政训处长、军法处长等大人物，他们对我自然比周司令更谦恭、更有礼，都说相见恨晚……之后，我就被迎上贵宾席，由周司令陪着喝酒……”大家又发出一阵兴奋呼声：“啊！……”

许为民故意申斥道：“少见多怪！”又说：“吃饭时候，周司令亲口对我说：蒋委员长久慕老叔大名……”七太又忍不住了，她几乎是惊叫地说：“蒋委员长也知道老爷？”许为民面不改容地申斥道：“少见多怪！我

许为民虽不天下闻名，却也红遍半边天……周司令说：蒋委员长对老叔极为器重，早就有意请老叔出山，共商国是。我说老了，无用了。他一味地请，我就一味地推……”七太着急道：“老爷真的把官儿推掉？”

许添才当下也有几分失望，怕希望落空。许为民只是不交底，想吊他们胃口：“他一味地请，我一味地推，就这样一边请一边推，急得多少人来劝呀！人家是蒋委员长学生、亲信、中央大员，又有那参谋长、政训处长、军法处长，还有吴……”七太忙接下：“就是那个小白面！”大家哄笑着。“……从旁苦劝，我怎能不允呢？”大家松了口气，特别是许添才。

七太又开口了：“司令是什么官儿？有多大？”许为民并不理她，说：“……周司令见我答应了，当时非常高兴，即在大会上宣布，他说我们刺州要成立乡团，他自己是总司令，我是南区司令……”七太又插嘴了：“就只请老爷一个人当司令？”许为民这次可有点尴尬，但又不能不说：“自然各区还有人，不过周司令特别重视南区，他说南区是首富，没有南区就没有刺州，其他各区也就不重要，因此在全体赴会的豪绅名流中，只请我一个人演讲！”大家又哄闹起来：“老爷在会上演讲？”七太也问：“当时老爷心跳不跳？”这一下，许为民可真的生气了：“你们真是妇人之见，我许为民见过达官贵人多着哩，在这样一个小小场面上演讲，还会心跳？太不像话！”

七太生来伶俐，容易见风转舵，一见许为民动气忙说：“从今天起，我们称老爷就是司令哪？”许添才道：“自然是许司令！”七太先自恭恭敬敬对他叫了声：“许司令！”回头又对大家：“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丫头、养娘，还不过来给司令磕个头，庆贺庆贺！”果然就有人拥上来磕头祝贺，许为民满面笑容：“免了吧，免了吧。”又对七太说：“今晚通知大厨房加菜，让大家乐一乐！”

大家闹了一通之后，慢慢地都散了，只有许添才留着不走。许为民把他招过来，道：“添才，你来得正好，我有话要同你谈。”许添才摆出满腹心事的样子：“老爷在司令面前提到我没有？”许为民道：“提倒没提，不过你的心事我是知道的，也就是古语说的：知子莫如父，而且我自己也有了安排。从今天起，我是司令，你呢，少不了也是个参谋长。我们父子俩就是相依为命，我有什么，你也少不了。”许添才兴奋得面红着，可盼上哩。“不过，话也得说明白，你是半百的人啦，人家周司令四十上下就能做出大事业，而你……总不能老没出息！我问你，这些日来你少回家，又不在镇，到底在什么地方胡混？你丢开娇妻不管，在外面随便玩弄女人，我都不说话，偷偷在外面讨小老婆我可不答应！要玩女

人，镇上那些姑娘、家里丫头养娘不是够你玩个够吗，为什么要从禾市偷偷讨个女人养在外面当小呢？”许添才见被揭了底，大感狼狈，面红耳赤地说：“谁说我讨小的。那时乐园买来个女子，说是原装货，我见她长得还白皙，留下来玩几天，并没说要讨她做小。”许为民道：“留下来玩玩我不反对，讨小可不许，要知道你现在已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是我的参谋长。”许添才道：“我明天就把她送回乐园。”许为民点点头，叮嘱道：“在我身边留几天，组织司令部的事用得着你。”

四

那一晚，许公馆大摆筵席，明灯结彩，庆祝许老爷升官。全家上下几百人喜气洋洋，大块肉吃，大杯酒喝，正在闹哄哄，忽听：“万歪求见司令。”许为民几杯酒下肚，正在兴头上，一听说万歪到，大为高兴，说：“万军师来得正是时候，请进来！”又叫太太们躲开：“我和万军师有事要谈。”七太当时就不满，噘着嘴说：“这个风水先生太不识相，早不来迟不来，偏在这时来，扫兴！”带着女眷扭着屁股，退后堂去。

这万歪字中正，出身没落地主家庭，业“风水先生”。在南区百里内外的豪绅地主中，颇有点名气，因而也以地方名流自居。五十开外，貌不扬，身材短小，下巴略歪，光头，猴相，一面黑麻。为人奸险圆滑，善清谈，点子多，因此被豪绅地主誉为“足智多谋”。幼时熟读《三国演义》，崇拜诸葛孔明，自比为“今之卧龙”。为了使名实相符，他终年穿上长衫，手执白鹅羽扇，走路学外八字，说话摇头摆脑，轻摇鹅毛羽扇，以示“军师”风度。此公虽自封名流，但家庭破落，到处依附权贵，奔走土劣门下，常自感叹未遇明主，以救穷途落魄困境。

少时，他那面临破产的地主的爸，曾想把他培养为“栋梁”之材，送他入塾读书。但他极不长进，读了三四年私塾，还背不出半部《论语》。离开私塾后，高不成低不就，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却清高自命。父亲死后家境更坏，被迫拜邻村一个风水先生为师，终日捧个锦套罗盘跟在他屁股后跑，算也学了点看风水本领。刚要“出师”那年，那风水先生急病死了。

此人居心不善，在学师期中，早已看中那风水先生微有家产，尚有独女一名。女貌虽不扬，幼时害了个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嫁不出去，他还是死命追求，老师一过世，便公然入赘，成为这家家主。自然，那老师这份职业、罗盘，也被他合法继承。他利用老师的社会关系，靠看风水找坟地混饭过日。成名后，跻身在权贵名流群中，俨然名流，对自己由于先天缺陷——歪下巴，而父亲竟又替他取了个极不雅听的大名“万歪”，甚为不满。为了纠正这历史性的错误，便给自己起了个别号“中正”，意即“不偏之为中”是个正直的丈夫！

万歪之驰名于南区，是和刺州传统习俗分不开的。原来刺州人重风水，有钱人给祖宗找坟地，讲究风水；普通人盖座房子，挖口水井，也

讲风水，什么都和风水分不开。因此风水先生便应运而生，全州大大小小风水先生就不下百人。但别的风水先生与万歪不同，他既“学问渊博”，善辞令，风度“不凡”，又善观气色，擅逢迎拍马，使人“可钦可佩”。此地豪绅地主虽胸无点墨，一窍不通，却冒充风雅，摆几件古董，挂两幅字画，谈谈风水，背两句古书，兀为风气。像万歪这种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肯与他们交往唱和，正是难能可贵。

万歪一年三百六十日极少在家，大都住在东家家里。他根据对象大小、财产厚薄，决定找风水地时间，有时一块坟地可以看上三五年，也有只需两三个月的。在替东家看风水期间，吃、住、穿、用就全要东家供应。他同时替几个东家看风水，东家住住吃吃，西家又住住吃吃，年复一年便混过了大半生。

他在许为民家已混了许多年。许为民非常迷信风水，他认为自己有今天锦绣前途，全和祖父坟地埋在巨山大岭中的龙穴分不开。他满望子孙后代，也能千秋万岁地继承他的“霸业”，因此也想找块龙穴，作为葬身之地。万歪在他六十大庆时已和他搭上关系，答应替他找块风水地。十年来，这位风水先生不辞劳苦，登山涉水地为这东家的龙穴奔跑，虽然坟地没有找到，两人却结起深厚友谊。许为民对他相当信赖，每有心中失意，就找万歪谈谈。万歪善观气色，能揣摸对方心理，投其所好。万歪既得许为民的信任，也极力利用这信任，死心塌地地依附他做清客。除看风水外，慢慢也插手许家内外事务，凡事替许为民出主意想办法，做个不折不扣的“军师”。

万歪对许为民曾经说过：从他父亲墓地风水看，到了他这一代正是“龙气”大发时候。预言在他七十上下当为辅国将相，而将年过百岁，注有百子之福，极力鼓吹他多讨小老婆。这就和那年近三十而专宠不衰的七太闹矛盾了。七太愤恨地说：“这不中不正的歪货，专在咱家出坏主意，什么将相，什么百子，全是鬼话。叫花子要东西，还懂得对女主人说两句买好的话，而他就想把女主人踩在脚下！”

她怕许为民再讨个年轻漂亮的进来，夺去她的宝座。多次设下圈套想抓万歪辫子，利用机会把他撵出许家。她背后教唆一个贴身丫头，三更半夜借送茶送水为名，到他那儿去勾引他：“只要他一动手，你就大哭大闹，那时我自有办法整他！”但这个“足智多谋”的军师，也自知为了讨好许为民，难以见容于七太，倒处处小心谨慎，衣食对他比女色更重要。因此，七太也没他办法，只好认输，改为对他施点小恩小惠，以示笼络。并暗示他：“百子的话少提也罢，要家用，尽可开口，我不是死抓住钱眼不放的人。”万歪暗地里得到七太好处，“得人钱财，替人消灾”，

自然也不再对许老头提什么百子之福的鬼话了。

这次家有小事，万歪离开许家已近一月之久，今日恰好回来。一进村正好撞见许二管家，听说许为民已被委任乡团司令，大感得意：“当年我不过为衣食对他瞎作吹嘘，竟然应效，妙哉，妙哉！他今当了官，对我这个军师少不了也有一番照顾。”便拽起长袍三步当两步，径奔许公馆求见……

许为民一声“请”，万歪虽是一身大汗，心里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却装出十分安详的“未卜先知”模样，摆动八字脚，轻摇鹅毛扇，安步上前。一见面就是个九十度鞠躬：“司令，中正前来贺喜！”说着又想跪下行大礼，许为民连忙伸手扶住：“万老，我们都是自己人，这种俗礼免了吧。”于是入座同饮。

许为民道：“我的事，万老何从得知？”万歪欠身而起：“当日小弟暂告返家，早就料到今天。许老面现红光，祥气洋溢，正合当日小弟预卜为辅国将相者当在七十以后。但天机不可泄露，未便通知许老。今早小弟起身，即闻喜鹊高叫，小弟屈指一算，便知许老业已荣居辅国大任，所以特来贺喜。”许为民满面笑容：“万老未卜先知，真神人也！”万歪拱拱手道：“托许老的福。”

好酒斟上，新菜添来，万歪举杯先敬许为民又敬许添才：“大少爷，许老荣任朝廷重职，你也差不多了。”许为民忙道：“添才为我左右手，我当官他哪能再做布衣百姓，今天我已委任他当参谋长啦！”万歪忙又举杯：“可喜，可贺，小弟借花献佛，敬此一杯！”

这席酒一直吃到深夜十二时，许添才早已酩酊大醉，告辞而去，别的人也都散光，只剩下他们两个。七太在绣房内宽衣上床早等得不耐烦，三番两次叫贴身丫头来催促：“老爷，七太说你辛苦了一天，也该进去歇歇。”万歪从旁劝驾：“许老歇去吧，别辜负了七太一番心意。”许为民意犹未尽，把万歪一拉：“别理她，我们谈个通宵。”一直把万歪拉进密室。那七太听丫头回说：“老爷不肯来，还说‘别理她，我们谈个通宵’……”已气得千刀剜万刀剐地把万歪骂起来：“狗头军师，我看你还能把老头迷上多久！”叫关门熄灯，赌气睡下。

许为民和万歪面对面盘坐在太师床上，一人一把水烟袋，吸得满室烟雾腾腾。许为民道：“万老，我今日得当司令，你当得第一功。想当年没有你提醒，我也不会做这样打算，为了报答你的辅助之功，我有意请你屈就一下，当个秘书长。”对万歪来说不算意外，从刚刚许为民对他所表示的亲切宠幸，他早料到自己少不了也有一番作为了，倒没想到是个秘书长，心中大喜，连忙起身称谢：“多谢司令栽培，我万中正即使粉身

碎骨也要图报！”许为民笑笑，点点头：“有万老辅助我也放心。”接着又说：“周司令要我马上成立司令部，把事业办起来。我想问问万老，你见识广、点子多，一切该如何进行？”

万歪盘腿静坐，双目微闭，沉吟不语，脑筋一动，顷刻间也想出个主意，他说：“现在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所谓万事皆备，司令有了，参谋长有了，秘书长有了，我想也差不多，又可称为阵容整齐，人才出众。既有司令部，而无直属部队也不成样，许老手下不是有现成商团，可把它改编一下、整顿一下，仿照周司令模样来个特务大队。三百来人，武器精良，军容齐整，摆出去也有分量。我说的东风，是各乡团队如何组织，问题不少，要他们出人、出钱、出枪不容易，这就要看许老了！”许为民道：“这件事我也想过，我们乡里的事不压就办不好……”万歪拍手道：“对！要压！”许为民接下又道：“周司令就用这方法把各区压了一下，我为什么不可以把各乡也压一下哩？”万歪道：“听说周司令用的是鸿门宴？”许为民点头称是：“我当不能落后！”万歪道：“只要司令有主意，其他一切全包在我身上。”

五

特派员陆军少校林雄模，把周维国给许为民的委任状、关防和就任告示亲自送到池塘，并带来周亲笔信一封，礼物“军人魂”佩剑一把，信中说：“南区为刺州重镇，富甲全州，又为交通枢纽，兵家必争，现有兄坐镇，吾可释重负矣。成立乡团之举，迫如星火，务速进行，期上不负党国重托，下不负弟之热望。”林特派员又说：“周司令亲送‘军人魂’佩剑一把，供许区司令佩戴。此剑原系蒋委员长赠予周司令，现由周司令转赠予许区司令。”说着双手呈上。许为民对这件隆重礼物极为重视，一面叫设宴款待，一面把许添才参谋长、万中正秘书长介绍给他。

林雄模此次奉派至池塘是负有另一个使命的，主要是来探索许为民的虚实。他对这“南区一霸”也是闻名久矣，因此立刻以同僚身份展开活动。他开头尚以下辈自居，谦虚地请许参谋长、万秘书长指教。不久，发现万歪满口迂腐言辞，许添才草包愚蠢，也就不在话下，尾巴也慢慢翘高。

宴会开始了，许为民举杯致辞，表示欢迎和感谢。林雄模满口奉承，深幸周司令得人。万歪见机不可失，连忙抢着发表伟论，以示在许区司令手下也还有人才：“许司令为当代圣者贤者，许司令可无刺州，而刺州不可无许司令。莫道区区南区，即以全刺州而言，也只要许司令一句话。”林雄模暗自发笑，却连称：“早有所闻。”万歪又自我吹嘘道：“十年前，小弟夜观星宿，早知许司令有此一天！”

许添才见风头被万歪一人抢尽，心里别扭，待不应酬几句，怕人家瞧不起，说吗，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在忙乱中，忽然爆出：“特派员，什么时候到我们镇上走走，那儿姑娘好，菜好，包你玩个痛快，吃个痛快。”许为民觉得他在这场合，说这样不合身份的话，太不得体，又怕他再说下去闹笑话，连忙横他一眼，许添才更加慌张，只得闭口不言。林雄模对他却很有兴趣，笑着说：“是呀，我也很想到贵镇走走，听说是个小巴黎，很繁华。到时一定请参谋长介绍几个姑娘，请吃一餐饭。”许为民连忙说：“添才不过说着玩，那儿怎比得上大城。”

宴罢，林雄模起身告辞，许为民送客。

客人走后，许为民便把许添才狠狠训斥一番：“你刚刚说的，像什么话！身为参谋长，在官场上也是个大人物了，怎么光谈吃玩？”许添才面

红不语，许为民又面谕万歪：“秘书长应该教导教导他，让他在官场上也能应酬几句，以免出丑，说我们没人才！”万歪点头称是。许为民于是亲捧“军人魂”进内院，“好让那些妇道人家也见识见识”。他对七太等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赠送的，只有他的亲信学生才有这样珍贵礼品，从此我也是蒋委员长的亲信了！”七太脑袋机灵，一转就想出：“这样说，老爷也可以上京啦？”许为民道：“自然可以。”七太忙道：“那就把我们都带去，这鬼地方我也住厌了。”

既有正式委任、关防、就任告示，算是正式官儿了。许为民在万歪策划下就在公馆内空出几间房，正式办公，又下了第一道命令，把商团改编为区乡团司令部特务大队，委任许二管家担任副官，叫他集中全区裁缝赶制军装：“要和中央军穿的一样。”赶制蓝底白字上有党徽的招牌两块，上书“剌州南区乡团司令部”挂在公馆大门口，另一块是“剌州南区乡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大队部”挂在为民镇原商团团部门口。许二管家（应改称为许副官了）又叫人到四乡张贴就职告示。万秘书长也立即就职视事，他先拟就司令部各级官员名单候批，又在筹备召开全区乡绅大会。据他说这次大会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庆祝许为民荣任司令，另一个是“共商组织各乡乡团事宜”。

不过，为了谁来担任特务大队大队长的事，又引起许家内部的一番争吵。二少爷通过七太表示意见：“大哥现已是参谋长，大队长一职就该轮到我做。”许添才当即反对：“特务大队也就是商团，商团一向是我带的。”七太一向和大少爷不和，这时便出来偏袒二少爷，她说：“咱家人多，总不能把大官小官都让你一人包！”

二少爷乘机又鼓动下面的少爷们起来闹事，先闹到万歪那儿去，后又一直闹到许为民面前。许添才表示坚决：“我当参谋长没有实力干不了！”七太反问：“你叫二少当什么？”万歪各方面讨好道：“参谋长没实力干不了是真，二少、三少等没有一官半职也说不过去。”那怎么办？他对许为民献了条两全其美的计策：“委二少当个军需主任，三少以下各人委个副官、参谋，反正委任状是白纸写的黑字，又不花钱。”于是皆大欢喜。

但七太也有意见，她找到万歪说：“你的点子出得好，个个都有份，”她把鼻尖一指，“我呢？”万歪知道事情难办，刚应付过这些少爷们，幕后大将又亲自出马了。他说：“司令夫人本身就是不小官儿呀！”七太把面孔一板，冷笑道：“哪像你秘书长威风呀，连委官卖爵都要听你的！”万歪连忙发誓道：“我万中正一向秉公办事，唯司令的命令是从，司令交代什么就办什么，如有贪赃枉法，老天在上！”七太继续进

攻道："在老头面前少出点坏主意，少说我几句坏话就功德无量了。"万歪对天发誓道："我万中正如有半点对不起七太的事，天诛地灭。七太对我，这十年来我还不知道，您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我感激还来不及哩。"七太回嗔转喜道："你真的对我那样忠心？"万歪指天道："老天在上……"

七太见打得差不多，正是拉的时候，忙说："万秘书长，你的忠心我还有不知道的！我这样做也不是替个人打算，老头老啦，糊涂啦，我怕他受坏人包围有个差错。他信任你，你也该信任我，有事我们得商量过再做。"万歪双手按住胸口，俯首为礼道："完全听七太吩咐。"这样双方算取得协议，七太想卖官从中捞一把，万歪也要拉拢她以壮声势，在许为民面前，通不过七太这一关事情可不好办。

第二天，七太把万歪叫进内室，果然亲自交了一份名单给他："万秘书长，上面所写的都给我委上！"万歪打开一看全是七太家的人，大哥是金涂乡大队长，小弟是大队副，还有亲亲戚戚都是这个官那个官的，他连称："谨遵大命，谨遵大命。"

六

那许添才心想："我们许家几代没一个做过官的，现在爸做了这样大官，还不好好热闹一番？可别叫人耻笑我们做下辈的不会办事！"便对万歪说："请客的事，我一手经办！"七太听说要请酒庆贺，又是一番主意，她想："祝寿、婚嫁是大事，升官也是大事，人家无事还找名义，有现成的机会不搜刮几个还行！"她问："升官是不是也要叫人送礼？"万歪连称："自然，自然。"七太道："叫他们都送份礼来！"万歪也满口应承："照办，照办！"万歪也想借此机会讨许老头欢心，在众人面前炫耀炫耀，也乐意大搞。他对许为民说："庆祝司令荣任要职，可不是等闲的事，要办得像样点。"许为民道："你们几人协议经办就是，小事情不必问我。"

按许添才的设计，要摆五六十桌酒，演两台戏，把乐园、迷魂谷、快活林那几十个姑娘都弄来陪酒。并在接待室内摆下大烟档，任抽多少不计。又设了十几台麻将牌，一样有姑娘们伺候。

发往各乡请柬都由许二副官派专人去送，请柬之外另附红纸条一张，写着"如蒙送礼，请在三天前送到"。收到请柬的人，果然纷纷送礼，礼品也不敢送薄，事前七太把许二副官找来，说："许二，你这个副官是我在老爷面前开了口才定的，你知道吗？"许二连忙称谢："多谢七太栽培。"七太又道："你是副官又是管家，我呢是司令夫人又是当家的……"许二道："许二一向听七太吩咐。"七太道："人家送来的礼，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知道吗？"

许二却有点为难，早一天好多位太太都这样对他命令过，他也都说："听太太吩咐。"现在七太……他有点犹豫，七太知道他的心事，便说："许二，你到底听我的，还是听……"许二一头大汗："自然听七太的！"七太把桌一拍："一切照我的意思办，如有差错，小心找你算账！"许二走后，七太就叫她两个心腹丫头："看住许二，有贵重礼品直送到我房里！"其他几房人，听说七太要一手包揽礼品，也纷纷派心腹的人出来："礼是送给老爷的，大家都有一份，容得七太一个人包揽？看住她房里丫头，谁敢动手就打她个半死！"

许为民举行"群英大会"那一天，南区各乡都贴上皇皇告示，宣布许为民就职，为民镇和池塘各商家也都接到命令，要张灯结彩，以示庆

祝。公馆内外更是一片忙乱。早一天为民镇各家大饭店的大小厨师，都被集中到许公馆来杀猪、宰牛，大院内东西两角搭上戏台，商团丁都换上草绿色新军服，挂上新符号，公馆门口搭了大彩牌，彩牌两面挂着对联，一面是“普天同庆”，一面是“万民欢腾”，正中横额是“爱民如子”。

当天清早，为民镇的姑娘们在大小龟公龟婆率领下，乘着两辆临时封用的“公路车”开到池塘，下了车，刚安置好，就由许二带进内院向太太们磕头请安。第一个接受这荣誉的当然是七太，她端坐着故意问：“你们到三太、四太那儿去请过安没有？”姑娘们齐声说：“第一个来向七太请安。”七太对许二说：“姑娘们少回家，该好好款待她们。”又说，“每名赏上大洋五块。”

在这姑娘群中有十来个原是许家丫头，被迫去当娼的，她们特别受到许家丫头们的欢迎，人情做过就偷偷地聚会在下人旁，问长问短，互相诉着苦情，也有哭成一团的。

再过一会儿，有人报说戏班也到了，一个是“七子班”，一个是“大梨园”，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却在村口碰上头。这两班戏子各背着一只小小包袱，挟把油纸伞，有的面带烟容，有的还留有脂粉痕，跟着戏箱拖拖拉拉直趋许公馆。他们也找许二副官。许二自然又有一番忙碌。刚把他们安置在空谷仓，又报说：“客到！”

许二按照他多年接待经验，知道这些早到的人都是些穷鬼，一心想多吃两顿，抽几日，很是瞧不起。他说：“真他妈的，请的是午后，怎么大清早就来？”但又无法不去应酬！在穷于应付情况下，他把那些军服笔挺、老早就挤在大厅上等出风头的少爷们，也分配上任务：“长官们，接客呀！”那群大大小小少爷正无事可干，乐于炫耀炫耀新军服、新领章，也争先恐后地出来接待，算是解了许二的围。

岂知在礼房里又闹出事，客人把礼品一送到还来不及写回单，几房派来的人就争相抢夺，这个说：“这份礼三太叫拿的。”那个说：“四太要！”七太派来的人一声叱喝：“都没你们的份，七太早和秘书长说定，送来礼品全归七房分配！”闹了起来，一声说：“谁拿到就是谁的，谁说全归七房分配！”一时七上八下，动起武来，几房人都在抢礼品。那些办事人员见劝阻不了，索性来个相应不理。各房人众，七房的人抢不过，闹进七太那儿去，七太一声说：“死丫头反啦！”带上十来个丫头、养娘都带上木棒赶将出来，一声喊打，把各房人打得七零八落，哭着逃回去。几房太太哪肯服气：“七房就是当了司令，坐上虎皮交椅也得有个上下，找老头理会去！”

老头在后厅和万歪、许添才在议事，讨论有关乡团重大事情，见这

些太太们闹得太不像话，一阵臭骂：“你们都吃饱饭无事干，给老子滚！”几房太太心怀不满嘀咕着返身要回去，恰又碰上七太闻风赶来。大家一言不合，各房人多心齐，一声：“叫这婊子也看看厉害！”动手就打，有的捉手，有的拖足，有的揪发，一声“打”把七太放倒在地，乱抓乱打，一霎眼，把七太浑身上下衣服撕个碎烂，露出一身肥白皮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老头在议事，听见七太喊救忙赶将出来，气得五孔生烟：“是什么日子，你们闹这个笑话？”动手就是一阵耳刮子，又把太太们打得鸡飞狗走。对那赖在地上装死的七太也没好颜色：“你呀，简直在拆我的台！”七太只是喊痛，呜呜哭着，一下子变成弱不禁风，生猛泼辣劲头全失了，叫那老头见了又怜又气，一手扶起：“礼品的事，我交你全权经理。”七太虽然装死装活地回去，心里却暗自得意：“死婆娘，你们闹吧、打吧，老头要的还是我！”

下午三时左右，客人大体到齐了，大院里戏台上两台戏，已跳过加官，上了正本。客人们在许二副官的妥善安排下，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都到几个偏厅去，有的在腾云驾雾，重要角色，还有女招待递巾捶背，十来台麻将牌都坐满了人，也有就在戏台下和戏子眉来眼去的。

金涂路远，七太大哥苏成秀来得迟一步，他一进门就拉住许二问：“七太在哪儿？”许二对七太家的人，一向另眼相看，又听说他将被委任为金涂大队长，自更极力巴结，说：“七太在房歇着哩，苏亲家我送你去。”苏成秀道：“你忙，我自去。”他径向后院，这个禁地对他倒是开放的，刚进后院七太房门口就碰见七太的贴身丫头，端了盆热汤出来，他问：“我妹妹在哪？”那丫头努努嘴低声说：“正在上妆。”苏成秀掀开布帘进去，叫了声“二妹”就坐下。

七太正由一个贴身丫头帮同在梳妆台前打扮，慢声地问：“人家一早就来，为什么你拖到这时才到？”苏成秀推说：“路远，交通不便。”七太问：“见过妹夫么？”苏成秀道：“刚进门，就上二妹这儿。”七太道：“见到就该谢一谢他，你的事……”苏成秀道：“我正为这件事来，未知有着落么？”七太道：“早说妥哪，自然，要等你这时才来说还会有着落！你就是腿短，也不多来跑跑。这是个什么年头，有个风声，人家早就像苍蝇追粪包。没有我，别想捞这大队长当。”

苏成秀满心欢喜，起身要谢。七太说：“道谢的话少说，大哥，我有句话，时机难逢，捞上一笔是一笔，把手伸长些，下面你自打理，上面有我可不必多费心。我也不想你孝敬我什么，能捞间房本，置百二百亩田，我们苏家一家人安稳过下一辈，我的心愿也足了。别看我这儿日子

好过，红得发紫，我面上堆的是笑容，对这个地方，心早就寒了。”她沉沉叹了口气，“这些话说给你听了也没用。出去，找那不中不正的、草包大少应酬应酬，人家现在大权在握，多说几句好听的话不会错。等会儿我就来。”说着她把手只一摆，苏成秀也就起身告辞。

苏成秀刚走出正厅，宴会已将开始。正厅上，在许为民巨大画像下，红烛双烧彩灯高悬，四周挂满、堆满贺幛、贺匾、花篮、礼品。整个大厅摆的都是酒席，只在正中主席背后空出一列座位，安置着一个丝管乐队，一字排地坐着乐园四大天王和几个伴奏乐师。那四大天王是个什么模样？一式绲边绣花大红褂裤，柳眉凤眼，梳着两只螺丝髻，二十上下年纪，架着腿，怀抱四面琵琶，露出一式四对绣花薄底桃红鞋。

这次前来出席盛会的乡绅老大极为整齐，绝大部分地区都到了，各色人等都有，有风干老朽的，有肥头大耳的，有骨瘦如柴、满面烟容的，也有的獐头鼠目。这些平时在乡间自称为正人君子，或为一族之长，或为一乡之长，一到这个地方，碰上那花枝招展、年轻貌美的姑娘，都变成色昏目眩，忘记了自己年龄和威严。有人对那坐在台面上掌壶的姑娘动手动足，有人对那四把琵琶手的色艺大加赞许：亏他挑的这样整齐，年龄大小、模样，都差不多，就像孪生姊妹呀！有人又在赞叹：“许老，真艳福不小呀，听说这都是他们家的姑娘？”“可不是，”又低低地说，“许家的丫头哪个不是从小玩到大？玩厌才送去当姑娘的！”“这叫一举两得，人得了，财也得了！”一阵笑声。

忽见那许二从后厅匆匆奔出，喝了声：“司令驾到！”尽管他军服皇然，神态严肃，但没人理会。满厅还是一片嘈声，有人在高谈阔论，谈许家阴私，谈四大天王，谈绑案，谈共产党。也有人老起面皮和那陪酒姑娘打情骂俏，偷偷问：愿不愿意和自己相好呀，而姑娘们则装娇撒赖骂他人老心不老。许二原想显一手，叫那些乡下老财见识见识，他们不是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做客，而是到一个当司令的公馆来办大事。一炮未响，先自慌了手足，不知该怎样来维持这一局面。

紧接着是许为民带着一千人马出来，左有许添才，右有万歪，后面是大队武装卫队。许二管家一急，也顾不了军事正规礼仪，面红耳赤地大叫一声：“起来！大家都站起来！”倒是这一吆喝起了作用，嘈声立刻停止，纷纷抬头张望，只见那许为民已出了场，当即有人起身上前，这个叫他“许老”，那个叫他“为民兄”，就没叫他“司令”，一片恭维祝贺之声。这一下许二乐了，忘了叫“鸣炮”，倒是许添才想起，大声叫着：“妈的，为什么还不鸣炮？”炮声才响，没见奏乐，他又骂了声：“妈的，你们这班乐队都死啦！”乐队也才起乐。一时祝贺声、爆竹声、乐声交织一

起，才有点气象。

过了这一关，大家安下心，特别是许添才，频频去额头揩汗。这一身鬼军服把他像只粽子裹得紧紧的，多不舒服，索性解去斜皮带，歪戴着军帽，敞开胸膛。菜上了，姑娘们忙着斟酒、劝饮，整座大厅，又是闹哄哄的。

酒过三巡，许为民起身准备致辞，但许二这家伙又不知去向，万歪怕差事又被许添才抢走，慌忙起身，权代司仪，拿起官腔喝了声："许司令训话！"喝过之后，又带头鼓掌，但追随者却只有零落几声，有人还在底下说笑话："到底是朝廷上的官儿了，连吃餐饭也得军事化！"

许为民举起酒杯说："今天是我们南区乡团司令部成立的吉日，让我来敬大家一杯。"一阵喧闹之后，他又说："各位谅尚未见过我们司令部的主要官员，现在让我来逐个介绍……"他先宣布"参谋长许添才"又加上句"小犬……"大家哗笑着。其次，他介绍"秘书长万中正……"一时议论纷起："哪个叫万中正？"知道这个万中正的人就说："就是那个风水先生。""他不是叫万歪吗？""你这个人也真是，当了官，自然要有个官名。"那万歪十分得意，笑容满面，频频拱手为礼。许为民道："我现在请万秘书长宣布各乡大队、中队、小队长名单。"说完话坐下，下面的戏就交由万歪去唱了。

那万歪随手抽出一本花名册用官腔朗诵名单，榜上有名而且安排得当的自然满意；那些榜上无名，或把"官职"放得太低的，就带头责问："这官儿是由谁委任的？"万歪回答道："自然由许司令委任！""凭什么分官儿大小，凭实力、凭资望还是凭财产？"万歪答称："凭实力、凭资望也凭财产！""你怎么知道我的实力和财产比某某人低，他是大队长，我当中队长？"当时又是一阵混乱，人多声杂，许为民当即敲起桌来："有个规矩没有？要官做，也不是这样闹法！实力大小，资望如何，自有公论，我不比你们清楚？想把官儿当大点也可以，我现在就宣布，能出一百条枪、一百个人我就委他当个大队长，只能出五十条枪、五十个人的，只能当中队长。"

这一宣布波动面就更广了，有些已被委上的便吃惊地问："当队长的要自己出人出枪？我干不了！""办乡团不是官方出枪出粮饷？叫我们到哪儿去筹？办不通！""许老，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干吧，没人，没枪，没钱还办什么乡团？""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来哩。""万歪，你把我的名字抽掉！"一时又乱了，有人面红耳赤，有人慷慨激昂，也有心照不宣的，说："吵吵闹闹像个什么军事会议，许老叫办事，他心中自有妙计，一会儿办法就出来，紧张什么！"

万歪和许为民低低地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由许为民出来说话：“这些事我都想过，刚才没说清楚，现在再补说两句。办乡团是周司令的命令，一定要办，谁反对，谁就是破坏国法，要受制裁。人员我允许在本乡抽调，枪也允许你们摊派，至于粮饷……”底下非常活跃，有人问：“是不是也可以摊派？”“光摊派还不行，我主张开赌、开烟！”

一说到开放赌烟禁，许添才就紧张起来，原来全区的烟、赌、花捐、屠宰历来都由他一手包揽。如允许各乡自由开烟、开赌，将来花捐、屠宰势必自由开放，那他就无法收拾了。一时冲动，忘了他参谋长身份，涨红面起来反对：“办乡团只能摊派按户负担，不许开烟、开赌！”有人不服气，反问他：“为什么不能开烟、开赌？”许添才答道：“各乡没有权开烟、开赌，至于花捐、屠宰也一律禁止！”“可是你们为民镇什么都开！”许添才一听这话就气得直骂娘：“我是承包主，为什么不能开！”一时空气紧张，有人说：“还谈什么？不如走！”“不开烟、开赌还能办乡团！”“肥的你拣去，骨头叫我们啃。有油水也叫大家分润分润。”“许老，还是你自己办吧，我们都没条件！”

倒是苏成秀出来打圆场：“乡团要办，没一笔开办费着实为难，大开烟赌着实也叫许参谋长为难，两面都有困难，不如来个两全其美……”有人当场起来责问：“你说两全其美，是什么个全法、美法？”苏成秀道：“全是顾全大局，美是两面照顾。”许为民频频点头，对万歪说：“我这个内弟看来还有些见识。”万歪乘机捧了他一下：“虎门焉出犬子。”有人又问：“你说怎样个顾全大局，又怎样个两全其美？”苏成秀道：“乡团一定要办，这是大局；大家困难要照顾，烟赌都得开放，许参谋长困难也得照顾，因此只能有限度的开放。”

一时议论纷纷，满厅喧腾，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责询：“什么叫有限度？”许为民也和许添才、万歪频频交换意见。最后万歪起身，叫大家肃静：“司令有话。”许为民道：“我已决定，烟赌开放半年，大家回去马上就成立乡团部，限一个月内把人员枪支造册报部。现在请大家喝杯庆祝庆祝。”空气一时大变，许添才又起身宣布：“今晚大家都不用回去，要吃的，我们这儿有吃，要抽的这儿任你抽，要赌有赌……”有人问：“姑娘陪不陪睡觉？”许添才道：“姑娘也免费陪玩，只是粥少僧多，每人不得过十五分钟，可以到许副官那儿去登记。”一时掌声不绝，欢声雷动。万歪也有个通知：“散席后，各乡大队长请到本人办公厅领取委任状、关防。”又是一阵喧闹。

饭后，各人都找自己去处去玩耍寻乐，大多到万歪那儿去领完委任状、关防之类的证件后，就上许二那儿去，大家都争着要那四大天王，

许二说："各位请原谅，不是我许二不给面子，是上头有交代，你们抓阄吧，凭运气，抓上谁就是谁。"他摊开一只小口袋，里面是一堆纸筹，都写上时间、房号，却全不写姑娘姓名。

这样忙了大半个时辰，才忙完。

在万歪办公厅内，当报到请领的人员大都办完手续，还剩下金井大队的一份，没人请领。万歪找到许二问："金井许德笙来了没有？"许二道："来了呀。"万歪问："为什么没在宴会厅上见到？"许二耸耸肩说："谁知道。"万歪想："许德笙不来领取委任，有蹊跷。"他叫人关上办公大门，亲自出去。他各处走了一转，都没找到这许德笙，正待去向许为民报告，却有人一把把他拉住，叫声"万老"。来的正是那许德笙。

万歪喜出望外："我到处在找你，所有委任的都领了，只剩下你这一份。"拉着他要上办公厅。许德笙却说："万老不忙，我还有几句话奉告。"反把他拉到一个幽静去处。双方坐定，许德笙就说："我不便见许老面陈，对你说也一样。这份差事我不能干，也请别委他人去干。金井离上下木仅一箭之隔，许天雄称为势力范围，谁个敢动？如我应承了，一回乡，怕不在三天之内人头落地，委任别人，也不会好过我，最好办法是不办。"

万歪道："那许天雄真有这样猖狂？连国法也要反？"许德笙道："万老你不是外地人，不会不知道，许天雄闹事已不自今天。"又说，"我和许老是多年老友，请你也转告他，处处当心。这次周司令不委任许天雄，而属意许老，许天雄量浅，见识短，对许老成见深，乡团一成立，我料不出十天半个月势必无事生非，出来闹事。苏成秀那儿比金井也好不了多少，最好也叫他别当什么大队长。今晚我也不便在这儿过夜，多多拜谢许老，小弟告辞了。"说着就起身。万歪问："天色已晚，路途遥远，你如何赶得回去？"许德笙道："我自有办法。"说着就匆匆走了。

当万歪将这件事对许为民父子说知，许为民大为吃惊，许添才却气焰迫人地说："我们办了这个乡团，先就要打掉那狗日的许天雄，再去和共产党算账！"

第七章

一

南区乡团司令部成立，许为民大宴各乡豪绅、加紧筹备各地自卫武装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上下木去了。那许天雄对这消息很感不安，当即在议事厅召集了手下两员大将商议对策。

这许天雄在南区虽是个风云人物，却身材短小，体重不到百斤，一副四方面孔，两条粗眉，一对鹰眼，颧骨高高突起。剪了个平头，平时只着黑布衣裤，一双半旧胶跑鞋。此人虽相貌平庸，却性如烈火，手下人都很怕他。

当时许天雄在议事厅上，像只猴子似的缩身在那又宽又大的虎皮交椅上，盘着腿，对手下两员大将提出问题。他说：“周维国办乡团，许为民任南区司令，说什么都好，对付的就是我们，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当下二头目许大姑就发表意见，她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周维国与许为民互相勾结有意与我为难，我也不能示弱，如今可乘其立足未定，给他来个落花流水。”她主张攻打为民镇，来个下马威。许大头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组织乡团的事，看来不全为了对付我们，我实力有限，万不能轻举妄动，惹火烧身，应该看看再说。”双方见解不同，许天雄一时下不了决心。

正议论间，忽听得有人从外面直嚷了进来，十几个飞虎队员拥了三个浑身血污的人员，吵吵嚷嚷地直趋议事厅。那三个血肉模糊的人，一进大厅就跪倒在地连呼：“大哥为我报仇！”许天雄大吃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那三个人同时抬起头来，用手摸摸耳朵，三个人六只耳朵全不见了，又哭着叫喊：“许添才干的好事，大哥为我们报仇！”许天雄一时还没闹清，已有人从旁说了那经过。

原来是许添才当上区乡团司令参谋长后，急于邀功，一回为民镇就给特务大队下了道命令：“严查过往行人，如遇有天雄人马一律给我绑来，重重有赏。”那添才手下人员一听有赏果然加紧查防。从此双方就不

断出事。

这为民镇是商业重镇，又是交通要道，历来有人与白龙青龙两圩做买卖，上下木、下下木也常有人来这儿走动。许天雄虽与许为民不和，底下人贪图为民镇是个繁华世界，也有偷偷来吃赌玩乐的。过去双方心照不宣，都没出事。这次，许添才来了个“重重有赏”，手下一班便衣密探，便有意来找上下木人为难。前些日子，已有事情发生，一个上下木人到为民镇赌场来赌，赢了二百大洋，一出赌场大门，许添才手下便衣便喝声：“搜查！”当时栽了赃，当堂搜出四五颗子弹，诬他贩卖军火，打了一顿，赌款抢走，连上衣也剥下。

看来是个小事件，没人把这事报上。不意，今天又出了件大事，原来有三个飞虎队人马因公出勤，路过为民镇，因赶了不少路，相当疲累，一个说：“时间不早哩。”另一个说：“肚也饿了。”第三个说：“吃了饭再走。”准备歇歇再走。不意他们一进镇门就被许添才便衣钉上。那三人径入酒楼，便衣也跟上。那三人在二楼坐定叫了酒菜，便衣一看他们腰上都是胀鼓鼓的，料定有武器，便又返身下楼。

不久，来了十多个人，先把酒楼前后围住，另由五个人持着武器冲上楼，一声“搜查”，那三人面色大变，其中一个头目打扮笑着起身说：“各位兄弟请坐，喝两杯。”那添才的人却不买账，哼声说：“谁是你兄弟，把手举起来！”只一挥手五个人就都上去。

那三人哪肯示弱，飞虎队的人向来是不吃这个的，一声“别动！”也都从腰上拔出手枪，酒楼上原有一些客人，一见要闹事纷纷逃避，有的撞翻桌，有的躲进桌下，有的从楼梯上直滚下楼，惊呼：“要杀人哪！要杀人哪！”小头目一边说：“你想搜查问过天雄大哥没有！”双方都举起枪，扣紧枪机，一边朝楼梯口退，一边步步进迫。双方正在相拒间，那埋伏在楼下的添才人马见闹开，偷偷闯上去，从背后大声一喊：“你们死已临头，还不缴枪！”那五人也一拥而上，来了个前后夹击。

那三名飞虎队员欲进不能，欲退无路，只好都缴了枪，当场被痛打一顿，押进特务大队部。许添才一听说活捉三名飞虎队员，大为得意，叫声：“给老子押过来！”就在他的“大队长室”审问起来。许添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拍着桌子说：“妈妈的，你们长了眼睛没有，敢到老虎头上动土！”那飞虎队小头目见枪被缴，人被抓，已先自软了，心想英雄不吃眼前亏，说几句好话，搬出天雄大哥来，也许可以少吃点苦头，便赔起笑面：“我们都在天雄大哥手下的，因事路过贵镇，并非有意与大家为难，请大队长原谅。”

那许添才一听见“天雄大哥”更如火上添油，拍桌大骂：“是匪首许天

雄的人，罪加一等！”不问情由，就下命令：“给老子把这三个匪徒推上大街，各打军棍五十，割下耳朵，匪枪没收，赶出镇门！”当时一声呐喊，几十个添才手下打手，把那三个人拖出特务大队部，加上五花大绑，鸣锣游街，并在市场中心当众剥下裤子行起军棍。把那三个飞虎队员打得如杀猪般哭叫，添才人马争相拍手喧笑，说：“有天抓住许天雄，也要如法炮制！”打过屁股，割去耳朵，才用乱棍打出为民镇。

那三个飞虎队员又苦又气，一身是血，扶着伤窜回上下木，在哭诉时不免又加油加酱地说了许多叫许天雄难堪的话。那许天雄亲眼看见手下人如此受许添才凌辱，更听说许添才当众对他辱骂，一时兴起，暴跳如雷。从虎皮交椅上直跳下来，在那三人身上乱踢，大声叫骂：“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死，不当场和他们拼命？拼死了，老子称你们是忠义勇士，老婆孩子全归我养。现在枪被缴了，屁股被打了，耳朵被割了，叫你丢人，也叫我丢人！妈妈的，走，给老子去死，我许天雄没有你们这种丢人的部下！”吓得那三个飞虎队员面无人色，只在地上号哭求情。

站在一旁的许大头怕许天雄在气头上，真的把他们宰了，便从旁劝说道：“大哥，请息怒，听我说几句。这件事不能全怪我们的小弟兄，我们的人到了添才地方，如虎落平阳。哪有不吃亏道理。”许大姑却冷笑着说：“你刚才不还说不全为对付我们的吗？现在火烧上头来了，怎么说？”那飞虎队小头目又乘机挑拨道：“许添才还当我们面说，大哥不过是个山野匪类，竟然称王称帝，太不自量。我早要吃他的肉，剥他的皮，拔他的老巢，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又说，我留下你们几条狗命，不是我怕你们，而是要你们带话去，叫许天雄赶快出来投降，如尚执迷不悟，包叫他玉石俱焚！”

许大头把头低着，面有惭色，那许大姑却又步步进迫：“所以我说，不能退让，他们用的是杀鸡儆猴法，有意叫大哥难堪。我们也要给他个以牙还牙。”那许天雄像只猴子似的跳来跳去，他在决定大事时总是这样。那三个飞虎队员也想在火中再加一把油，却给许大头叱喝住：“没事啦，还不赶快向大哥磕头，滚出去！”那三人磕过头，便回家养伤去。

议事厅内充满一片沉寂，许天雄还是在那儿走来走去，许大姑情绪激昂，许大头却低头不语，而在外面的飞虎队员则议论纷纷都赞成报复。约过了十分钟，许天雄忽然站住，回头问许大头：“苏成秀那边怎样？”许大头答道：“听线人报告，他正在准备开赌，成立乡团大队。”许天雄又问：“日期定了没有？”许大头道：“听说早定了。”许天雄又问：“实力如何？”许大头道：“如果大哥有意给他照顾照顾，就像雷公打豆腐一样，包打它个稀烂。”许天雄道：“不过，我要活的。”许大头微微

一笑："不难。"许天雄道："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做怎样？"许大姑也想插手，她刚要开口，却被许大头抢先一步："行呀！"

这件事算议定了，许大头自去布置，许大姑却陪着许天雄进内厅去。天雄问："你和大头的事到底定了没有？看来，你们两个人很难合在一起。"大姑冷笑道："我们没有什么事要定的，他是他，我是我，谈不上。"天雄大不以为然地说："三十多年纪了，你总不能老一个人过下去。"大姑笑道："我又不靠他，为什么不能一个人过下去？"天雄不同意她的意见："当初我拉他进来，也不单纯是为了你的事，这笔家业总得有人继承，我今年是五十一了，还有多少日子，你们两个合起来正可以做一番事业。"大姑道："爸爸，你怎么也说起这样泄气话。"天雄叹了口气，说："不是我泄气，是人真正的老啦。"大姑道："我知道，你早已想好退路，想洗手不干了。"天雄不承认也不否认："狡兔还有三窟，何况是人。"大姑说："我想最好还是自己的家乡。"天雄道："环境也大不如前了，叫作好日子不多。"大姑问："你怕许为民？"天雄大笑："他还没到了叫我怕的程度，我怕的不是他。"临分手时，他又特别叮嘱："和大头关系要搞好，嫁给他也不会委屈了你。"

这老人的心思许大姑是明白的，他把许大头从外地收容来，信任他，提拔他，就和自己儿女一样。可是从小在男人堆里长大、任性自负的许大姑却不大把他看在眼里，她自问：论相貌许大头不足以引起她动情，论本事也不如她，他哪一点叫她看上的？单纯为了他是个男人吗？这一点她也不稀罕，如果她需要的话，尽可以从自己手下挑选……

二

那苏成秀原是赌棍，向无正当职业，在赌场混了二十来年，靠替人“做庄”为生。一朝当了个乡团大队长，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赌，想从开赌先捞他一笔。他和以前的赌友密议了几日，有人说：“光开赌不设集市没人肯来。”有人又说：“金涂十里内外，向称富庶之地，只因地方不宁，有钱的纷纷搬上池塘、为民镇居住，现在就得把乡团办好，身家有了保障，才有人敢来。”苏成秀一听都对，先凑足了二三十条枪，四五十人马，决定了开赌和举办集市日期，并要大大热闹一番。名为庆祝金涂乡团成立，实是利用名目打下基础，开出一条财路。

飞虎队把苏成秀的各种布置安排打听得一清二楚，及时地走报许大头。大头说：“先不忙动手，以免打草惊蛇，让他先尝点甜头再动手。”他又安排了一些人化装成小商小贩前去参加集市，一面探听虚实，一面做具体布置。

金涂开赌第一天，果然热闹，吃喝、买卖、耍赌都有，只是来的人还不多，苏成秀也很紧张，怕许天雄为难。第一天过去了，一切顺利，第二天又没事，苏成秀松了气：“我料定一有乡团许天雄就不敢来。”四乡赶集市玩乐的人，也胆大了，他们说：“苏成秀有办法，许天雄也吃瘪啦。”只是住在金井的许德笙却劝大家别去自寻麻烦，这苏成秀年轻，不懂事……只没人肯听。到了集市第三天，各乡来的人就更多了，赌摊从十台增到十五台，戏台还演出以全部女角做号召的《小梨园》，有人还问苏成秀：“三天集市期满了，还延不延期？”苏成秀说：“谁说只办三天？我就要宣布无限期地办下去！”

这一天，将近黄昏时候，许大头带领飞虎队出动了，出发时他交代：“分批分路进去，没我命令不许乱动。”他们化装成各式人等，有的是小商小贩，有的是普通游客，都杂在各乡赶集人中混进金涂。那许大头化装成个“番客”模样，头戴番客帽，眼戴墨色遮阳镜，一身绸褂裤，脚蹬黑皮鞋，胸前挂着金链袋表，一摇一摆地进村。

集市设在村心祠堂口，一片大广场，东头是戏台，正在上演《辕门斩子》，西头就是赌棚，一字排列开，祠堂口一边挑出面乡团旗，一边挂着块蓝地白字的大招牌，上写“金涂乡团大队大队部”，站着两名哨兵，出入口都有乡团哨，还有一个流动巡逻哨。

许大头绕着集市走了一圈，只见飞虎队已纷纷进入阵地，有的挤在赌摊前，有的在戏台下，在乡团大队部门口，有一摊小食担，围了五六个人，都在那儿吃东西。看热闹聚赌的人很多，只是不见苏成秀。许大头和那带头侦察的小头目碰了头，低低地问：“几个哨岗都派上人？”小头目道：“一个钉一个。”许大头又问：“为什么独不见苏成秀？”小头目道：“还要等一会儿。”正交谈时，那流动巡逻哨已巡过来，五六个人都穿上草绿色新军装，为首的还举了面三角旗，上写“巡查”两个大字。大头闪过一边，点烟抽，等那巡逻队过后，才说：“苏成秀我来对付，其他的你们自己动手。”小头目问：“什么时候动手？”大头道：“听我的信号。”说着，两人又散开。

入夜不久，苏成秀吃得饱饱的，喝得有几分酒意，大摇大摆地在集市上出现。新军装、斜皮带，腰挂左轮，脚蹬长筒马靴，手提马鞭，和两个佩匣子枪的人，既威风又得意地招摇而过。他先到赌棚去巡视一番，轻轻挥动马鞭，拍着长筒马靴，得意忘形地说：“放心赌呀，到了金涂就像买了保险。”又亲自上戏班后台，一屁股坐在戏箱上，跷着大腿，把那扮穆桂英的女角直揽上大腿，用手去逗她的粉面，嬉皮笑面地说：“不反对和我相好？这戏箱我坐定哩！”那小姑娘面红着，低下头。戏班师傅却巴结着说：“大队长肯赏面，做个相好的，正求之不得哩。”离开戏班后台，又故意四处走动，无非是炫耀、讨好的意思。

那许大头一见苏成秀出来，满心欢喜：这家伙看来逃不脱啦。早就悄悄钉上，苏成秀到哪儿，他也借故挤到哪儿，前后左右也带上十来个飞虎队员。那苏成秀在集市上来回地周旋了大半个时辰，正待回大队部休息，许大头一见机不可失，叫声：“飞虎队来啦！”拔出匣子枪对空连打三响，各地飞虎队员一听信号发出也纷纷发动。

先有人瞄准戏台上那两盏大光灯打了两枪，大光灯应声而熄，一片漆黑，秩序大乱；赌棚内赌摊庄家听见起了枪声正叫“收摊”，说时迟那时快，各摊内外早已有人拔出枪，先打翻几个想逃走的，喝声：“不许动，动了就开枪！”当场有人跳了出来又打开布袋，把赌桌上的银圆钞票尽量搜刮，搜完赌桌上的，又去搜各人的身。散在各处那几个乡团队岗哨，一时还来不及弄清出了什么事，也早被飞虎队开枪放倒，巡逻队也没一个走脱。

那苏成秀刚要进大队部，一闻枪声，知道大事不妙，提起腿想跑，许大头早已钉上他，哪儿肯放过，叫声：“苏成秀，往哪儿逃！”一挥手，十几条枪，十几个人一齐动手，直撵进大队部。站岗的先吃了两枪，卫队走得比苏成秀还快，一转眼就不见，苏成秀带酒行动不便，在

慌乱中走不上两步，大腿上早已中了一弹，仆倒在地。大头飞步上前，一足踏住，喝声："绑！"早有人把他像粽子似的捆绑起来。大头再一声："走！"两个人用破布把他的口塞了，抬着就走。

集市内一时枪声卜卜，号哭声、喊杀声闹成一片，食品担被踢倒在地，货摊上逃走了主人，母亲找走失了的亲儿，孩子哭着叫娘，村内不知是谁家的人上了屋顶敲锣，接着也有人敲打起面盆、铁锅，村狗狂吠不已，像是世界已到末日。有人对大头说："乘机做一笔再走？"大头说："把苏成秀带上就够，不宜久留！"一声号令，飞虎队押着苏成秀、背着大小布袋分三路散开。

那苏成秀当夜被抬回上下木，许大头就去向许天雄报告。那许天雄正在许太姑房里坐等消息，一听苏成秀抓来了、乡团队几乎全军覆没，拍着桌子说："许为民，你也有这一天！"叫："给我把苏成秀绑来，打他个一百大棍，割下两只耳朵！"许大头返身要走，许大姑却把他叫住："且慢，这苏成秀是七太的亲哥哥，这样就放未免太便宜，叫她拿十斤金子来赎。"许天雄想想也对，说："照大姑的意见办！"

这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许添才那儿，许添才很是恐慌，一面宣布全镇戒严，一面飞报许为民。不说那为民镇一片混乱，家家关门，人人闭户，都说出了大事，再说那许为民一听到消息就跌足叫苦道："坏了我的大事！"万歪问他为什么，许为民道："乡团草创，金涂第一个成立，一出马就受到这样沉重打击，全军覆没，大队长被俘，消息传开还有人敢出来？"万歪却说："当前的大事，是设法解救苏大队长。"许为民道："我与许天雄势不两立，人在他手上，如何救法？不如乘机报告总部，请求派遣官兵前去清剿，才是一劳永逸之计！"这件事一直议论到第二天清晨吃早饭时候。

正议论间，只听得一阵凄凄切切哭声从外面传了进来，许为民正在心烦，喝问："谁哭得像死了亲爷？"只见那七太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直哭将来，一见许为民就跪倒在地，哀声求救。许为民以为内院又出了什么事，跳着腿骂："就是你们这些女人，一天吵吵闹闹，坏了大事！"那七太哭着道："你看看，这封信！"说着把一封沉甸甸的信递给他，许为民打开一看，从信封内掉出两只血迹模糊的大耳朵，当下吓得直哆嗦，吃惊地问："哪来这鬼东西？"七太捶胸拍股只是哭："请看在我这个无用女人面上，救一救他吧，信写得清清楚楚，再不花钱去赎，三天内就要杀头啦。"

许为民打开信一看，是苏成秀写来的："……命在旦夕，他们已割去我的耳朵，如三天之内再不以黄金十斤取赎，将无法再见你面……"收信

人却是七太。许为民问："信是谁送来的？"七太道："刚才送来的。"许为民问："送信人呢？"七太也才想起，万歪连忙奔出去，一会儿把许二叫了进来，许二说："一早就有人来送信，说是七太家里的，信放下，人就走哪。"许为民心神方定，又耍起威风大骂许二管家："饭桶！办事不力，给我追，不把人抓回来，也别回来！"

许二带了十几个人分头去追，哪有人影。

当天，没议出对策。七太口口声声说："要十斤金子就给十斤，人命重要。"许为民心痛这笔金子，却借口下不了面子："我许为民是什么人？现任乡团司令，清剿不了许天雄匪股，反而向他纳贡赎票，一传出去还能见人！"七太只是哭闹："你官大，面子要紧，用我的名义，算不丢你面子！"许为民执意不肯："你也不能出面，你现在是许家人，不是苏家人！"七太一听无望，又捶胸拍股地大哭。

万歪道："我倒有个主意。"许为民问那主意，万歪道："冤宜解不宜结，当初许参谋长痛打天雄手下，我就料到会有今天。现在事情闹大了，人在他手上，也没办法，只好找人疏通疏通。"许为民问："你心中有人？"万歪道："人倒有一个，就是金井的许德笙，看来他和上下木方面还有多少交情。如果司令出面不便，就由卑职出面也好。"不意这件事给许添才知道了，就极力反对："事情闹出去，我这个参谋长还能当！"

这样一拖就是三天。到了第三天，一清早，有人在为民镇牌楼上发现一只布包裹，上书："专程送交许为民司令"，赶送给许添才，许添才打开一看，原来是颗形状可怖、血肉模糊的死人头，那苏成秀已经一命呜呼了！

许添才招来这场打击，心里极为不服，暗自想着：许天雄这样和我为难，不给点颜色你看，也显不出我的威风。他暗自从手下挑出二十多名团丁，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临到青龙圩圩期，就把他们派出去。临走时，他召集大家并宣布说："许天雄与我为敌，杀了苏成秀大队长，破坏我们乡团队的威信，不给他点颜色看，大家还能安居乐业？现在我派你们出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家混进圩一定要把它打掉，杀人放火都可以。把人杀得越多，把圩棚烧得越惨越好。事成之后回来，重重有赏。"

那些敢死队奉命混进青龙圩后，正遇到买卖在进行，大都是从上下木来的，也有从为民镇去的。二十几个人分成几队，利用平时许天雄防备不严，一声："动手！"子弹纷飞，火光四起，应声倒地的有三十多人，圩棚也起了火。当飞虎队闻声赶到，许添才的敢死队已安全撤回为民镇。

青龙圩垮了，而许为民和许天雄的冤却越结越深。

三

在乡下，由于南区两雄矛盾的深刻化，互相攻击，闹得人心惶惶，纷纷逃避。而在大城谣言也特别多，都说章县告急，周维国部要开走，不日就要大拉夫。刺禾公路和从刺州通往内地的几条公路线都已停止通车。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兴旺一时的建筑业也暂时停了下来。从乡下进城的人很少，而且几乎全是妇女，刺州商会虽然出了几次布告，说匪徒的谣言不足为信，刺州治安固如磐石，“各界人士，万勿自相惊扰”。但没人愿意相信这些鬼话，有人预言说：“不出三天，就要大拉夫了！”实际上还没封两天，保安司令部的拉夫队就出动了。他们先包围了各建筑工地，拉走一大批建筑工人，以后又沿街拉人。

形势变得特别快，在大拉夫前大林对玉华说：“看来，我对章县的军事行动已开始，周维国拉夫就是个信号，我得找组织上去商量，决定一下我们的对策。”玉华道：“外面风声紧，万一在路上出事怎么办？”大林笑道：“拉不了我的。”

他在清源找到老黄，老黄正在忙于帮同老六建立东岱据点。这是一个大乡，在东区内，全乡人从事陶瓷业，供应全刺州，但剥削重，窑工生活困苦，对革命要求迫切。自老六在那儿建立了关系后，有老黄暂留清源协助，发展就很迅速。这些日来老六、老黄都到东岱去了，刚刚回来，因此能够和大林立即接上关系。

大林和老黄对当前形势和工作，足足讨论了一天，大家都认为章县方面可能已有战事，周维国忙于调兵，我们不能使他这样安安稳稳地走，拖不住，也要给他来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决定用特区名义，发一份告人民书，揭露敌人处境，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两个人把告人民书稿子拟好，大林用密写抄了一份，缝在衣角里准备进城后翻印，老黄也说：“我也要赶回下下木去，离开那儿已有一个月，也要去布置布置。”

当大林到了渡口，只见满载是人，而大路上又是人山人海，都是从大城出来的。大林问：“出了什么事？”大家纷纷在说：“周维国在拉夫。”从渡口这边上船的却只有大林一个，阿玉低声问：“人家往城外逃，你却往城里送？”大林一时决定不了该走该留，但是任务重大，不去冒下险如何能完成？反复考虑过后，决定还是走，反正他不走大路，小

路较安全也较近，只要一到进士第就无事了。

这时城门已进出不便，从大城逃出的人，大都是越过城墙出来的。大林匆匆走过城墙缺口拣那僻静小路，一心只想赶回进士第，他想：只要能及时赶到，晚上就可以和玉华工作个通宵，明早可以把告人民书发出，当天就可以使全城震动。他伸着长腿，用力地在赶路，冥想着周维国因发现这些传单而惊慌失措甚至会影响调兵援章的计划，不觉露出笑容。

他走着，走着，慢慢接近市中心，只要再走过两三条横巷，就是进士第了。他一心陶醉在这场新的斗争中，说时迟那时快，从路角隐蔽处突然杀出几条身穿草绿军服大汉，一声："站住！"大林猛一抬头，已被那拉夫队牢牢擒住，他们把他反剪双手，用麻绳兜头一套，拖着就走。他暗自叫苦，却已迟了。

那拉夫队拉了大林，又在附近巷口，如法炮制地拉了五六个人，才把他们一起押赴开元古庙。原来这次被拉夫来的人都关在这座可容五六千人的大庙，大殿四周警卫林立，大殿内关了五六百人，大都是青壮年，有的哀声痛哭，自称家有八十老母，这次一去包无生返，老母晚年由谁供养？说了又哭；有的在骂娘，自叹倒霉，大林一问知道都是被拉夫队拉来的，略为平静。但任务在身，而且责任重大，这次被拉了夫，不仅任务无法完成，今后也不堪设想，心绪烦乱。"无论如何得想办法，"他想，"不当政治犯被抓，却当挑夫被拉，太不值得了！"

将近黄昏前，有人来给他们松绑，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大家训了一通话："你们不用哭爹骂娘，闹死叫屈，只到章县就把你们放回来。"不久，又有伙夫抬着大军用锅，每人派了只破铁罐："吃饭。哭闹都没用，长官说过，到了章县就放你们回来。"当下有人端着破铁罐去盛饭，却有人拉住那伙夫，低声哀求："老总，做做好事，烦给我家里送封信，烟酒钱少不了！"那伙夫先自不肯，还骂人："给长官知道，剥你的皮！"但当那人把明晃晃的银圆送过去，却又改变了口气："信你写好，送得到送不到，没把握。"见那伙夫松口，一时送钱求情的人也多了。那伙夫一个人不敢做主，又偷偷去找那军官，两人低低地说了些什么，只见那军官笑笑，点点头，这样算是合法了。原来拉夫不比别的，是允许和家人通个气的。

大林想："能送信出去，就有生机了。为什么不给玉华去一封信，请她想办法？"也写了张便条，并一元大洋。在那纸条上又故意写明："接信后请给送信人酒钱。"把那纸条和银圆送到伙夫手上，又故意说："老总，请多帮忙，信送到，我家里还会有赏。"故意把那纸条给他看："我

都在上面写明白了！”那伙夫一看果有这样字眼，也笑着说：“一定送到！”又问：“看来先生不是普通生意人。”大林故意说：“我家是做官的。”那伙夫就更胆大了：“我自送去，先生还有什么亲口交代的？”

玉华一直在提心吊胆，听说全城已在拉夫，不但在城门口拉，大街小巷拉，还挨家挨户地拉。早一个时候听说老魏也被拉了，后来却又逃脱。原来拉夫事来得突然，老魏把当天没卖掉的鲜猪肉按照平时习惯，叫老妻看住菜场肉摊，自己挑起担子，吹动海螺，沿横街小巷去叫卖。事有凑巧，无意中竟和拉夫队碰上，一声“站住”提着麻绳就追。老魏一见来头不对，返身就跑。拉夫队人多，来势凶猛，老魏心慌，又要兼照顾肉担，看看将被追上，一时情急智生：天下间哪有不要钱的兵，让我来个金蝉脱壳！他伸手去掏钱袋，边跑边把铜板、银角朝后就扔，扔得一路都是。那几个拉夫队一见有钱在地，还有见钱不要的，争着去捡，人也不追了。这样老魏算把人把肉担都保存了，重门深锁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只是不出来。玉华担心大林疏忽，在路上出事。

正在忧虑间，大门口有人在敲门，陈妈出去一看，仓皇地进来说：“小姐，保安司令部有人拿了姑爷的信来找你。”玉华大吃一惊：“说为着什么事没有？”陈妈道：“那人说一定要亲自见你才肯说。”玉华心烦意乱地说：“请进来！”那伙夫一跨进进士第就怀有几分敬意：“拉夫队真是瞎了眼，这样的官户人家的子弟也拉，不怕得罪人！”又见玉华那样温文尔雅，便说：“太太，不用难过，林先生被拉去当挑夫只是误会，你们是做官的，找人去说一声就放出来哩。”玉华看了信，稍为心安，给了那伙夫一块大洋，写了回信，说：“多谢你来送信，告诉林先生；我们马上就找周司令去。”

那伙夫一听与周司令有交情，就更加恭敬，拿了回信匆匆赶回开元寺，对那管理挑夫的长官说：“这林先生家和周司令有来往，赶快把他单独放开，要不，怕出事。”那军官也觉得紧张，就把大林从挑夫队中提出来，并安慰他道：“只要有人来保，你就可以出去。那拉夫队也真他妈的瞎了跟，怎把自己人也拉哩。”

送信人走后，玉华心想：要快交涉，说不定三两天就开走哩。她连忙去找娘，说明经过。玉华娘一听就生气：“你呀，就是胡闹，连个未婚夫也管不住，这是什么年头，兵荒马乱，还放他在外头瞎窜？现在只有找伯父去。”说着就要走。玉华说：“外面到处在拉夫，娘年纪大，还是我去！”玉华娘道：“拉夫还会拉上我这老太婆？倒是你留在家里稳当。”她一直到蔡监察家去。

那蔡监察为了大城拉夫事，正在府上和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包括那

商会会长在内，大发议论："周维国来后没替我们乡梓办过一件好事，尽做坏事，抓人、杀人，现在又拉夫。闹得满天神佛，鸡犬不宁，商业凋敝，民生不安……"一听玉华娘说是未婚侄女婿也被拉夫队拉走了，更是火上添油，愤恨不平地对那几个地方实力派说："太不像话，我的侄女找了十年才找到这样个未婚夫，人家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哩，却把他当挑夫拉走。我长到这样大，还没听说过，拉大学生去当挑夫，中国的弱，斗不过列强欺凌，就是人才太少，好容易栽培出来的大学生，却当挑夫拉走，还成话！"他对玉华娘说："我马上给吴当本打电话！"

那吴当本接到蔡监察的电话，也慌了手足，连称："如果真有其事，实在太不像话！"又给保安司令部朱大同打电话。那朱大同却有几分疑惑："什么时候听说过蔡监察有这样一位侄女婿？"吴当本道："我也才听说，这老头难对付，先把人放出再说！"

第二天一早，那管挑夫的军官就对大林说："林先生可以出去了，都是误会。"又说，"我还得送你一送，今天拉夫还没停止，大街小巷尽是拉夫队，你一个人出去，怕又会拉进来。"这样，他就亲自护送大林从开元寺大摇大摆地到进士第。大林很是感激他，请他进内坐坐，喝杯茶走，把玉华介绍给他见面，那军官也非常客气地说："我叫李德胜，就在朱大同大队长手下当个少尉排长，将来有机会再来请教。"说罢告辞回去。

玉华娘一见面，就气呼呼把大林责备一番："女的不懂事，男的也不懂事，兵荒马乱还四处乱窜，亏你伯父去保，要不军队一出发，不打死也得挑死。"大林只是表示歉意，玉华却说："人家刚吃过苦，一进门没句好话。"玉华娘便把矛头对准她："你还说！不管你们怎样，名分可要定下，将来我这个正正式式岳母娘也好管一管！"又说，"等拉夫过，两口子得去向伯父道个谢，人家为你们的事出过力，别叫人说我们没家教。"

玉华娘走后，大林就对玉华说："今晚上，我们可要熬个通宵。"他将组织的决定传达了，说各方面都要行动起来，包括那些在监牢里的同志。玉华也很兴奋："现成的蜡纸、钢板、油印机，你把文件拿出来，我来刻字。"当天晚上，他们把一千多份告人民书印好、包扎好，准备拉夫一停止就发出去。玉华娘听陈妈说："小姐姑爷好得不得了，昨晚足足谈了一个通宵。"玉华娘听了大为高兴，吃早饭时，又问："你们谈了一个通宵，算谈妥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现在是文明世界，我也不求铺张，请几桌酒，找一些亲朋友好，吃餐饭，在报上再登个结婚启事就算数。"大林望望玉华，玉华只是笑。玉华娘把她一

瞪：“笑什么？我谈的是老封建、老八股！总之，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是长辈，我这次可要做主！”饭后，大林问玉华怎么办，玉华说：“我没意见，看你。”大林把老黄意见告诉她，玉华道：“既然组织上已经同意，从工作出发，我们只好来个：我俩蒙××先生介绍，相爱多年，现已到成熟阶段，经双方家长同意，兹订于……”一阵哄堂笑声。

四

拉了三天夫，忽然平息。商会又出了告示，劝导各行各业人等安居乐业。市面略为安定，开门营业的店铺多了，来往行人也多了。就在这时街头巷尾忽然出现一种五色油印小传单，有的散发在地上，有的贴在墙上，还有用墨汁写的大标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剿共”已彻底胜利，共产党、中央红军被消灭了的鬼话；说革命力量正在发展，而且迫近章县，迫使周维国不能不抽兵援章，号召刺州人民起来迎接革命，反对拉夫、强迫组织乡团、派捐派税……消息一传开，全城又是一片惊慌，店铺重新关门，行人也稀少了，均纷纷在传说：章县已失，红军已打至刺州地界；有的还说便衣已进了城。当保安司令部下令关城三天，加强巡逻，就等于证实这传闻，更是惊恐。

也就在这时，关在第一监狱的政治犯，连同普通囚犯一致绝食，要求改善伙食，改善待遇。典狱长慌了手足，连忙把老孔叫去查询伙食情况，老孔说：“伙食的确办得坏，可是，有什么办法，粥少僧多，囚粮从上到下七折八扣，三百人的口粮钱要办五百人的伙食，又拖欠不发，我实在无法办下去，你们另请高明！”

许久没出现的政治犯家属，也携男带女地来到第一监狱前吵吵闹闹，说：“听说亲人在牢里绝食，快死了，我们一定要在他们死前见一面。”开头只是少数的、零星的，慢慢消息传开了，受难家属越来越多，连普通犯家属也去了。一时在第一监狱门口就集合了百余人，男女老幼都有，衣衫褴褛，面现忧容，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说：“人都快饿死了，还不让我们见一面！”其中有一个干瘦女人，背着一个小的，牵着一个大的，头发蓬松，赤着双足，声音特别响亮，她大声喧叫：“天下间哪有这类事，抓了人不审讯，不判刑，不许接见家属，又不许吃饱，想把他们活活饿死，你们说这些当官的有良心没有？”另一个老太婆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在哭诉：“我是个快死的老太婆了，只有这个独子，靠他赚钱养老、传宗接代，国民党无缘无故地把他抓去关了这么久了，叫我这个孤老怎样过活？请你们大家也评评理看！”说着又哭，哭了一阵又说。

一时在衙门口那青板石广场上，就像在举行诉苦大会，哭的喊的，动人的说辞，吸来了几百人，纷纷议论，有的说：“这种黑牢，多少年来就不知道冤屈了多少好人，就是没有包青天！”也有看见那小的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拉住母亲衣角哭饿，动了怜心："她们来了这一天，没吃没喝的，可怜！"有人就自动出来捐助："各位仁人君子，看在那些苦难人的面上，凑几个钱给她们买点吃喝的吧！"一时在人群中就捐开了。

这些情况都有人及时地报告给典狱长，那典狱长除了派武装狱警加强警卫外，也心慌无数，只得据实报告特务科长朱大同。那朱大同气得直跳："你在干什么？陪小老婆睡大觉，为什么不给我打！"那典狱长诉苦道："都是些老的小的。"朱大同在电话机上叫嚷着："管他什么老的小的，给老子狠狠地打，打死人我负责！"那典狱长也就急急忙忙下命令："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人保安司令部负责！"

一时第一监狱大门哗的一声开了，狱警提着枪支、皮条、短棍，如虎似狼地冲了出来，叫声："走不走？不走，打！"家属叫嚷着不肯走："打死也不走！"只见那皮条、短棍、枪托上下飞舞，尽朝那些老弱妇孺身上打，被打的人哗啦一声退下来，有的被挤倒，有的被踩伤，一时号哭震天。

那干瘦女人，头上已挨了一枪托，浮出一块青肿，衣服也被撕去一大角，还是把背上幼孩放下，交给那老太婆："天保娘，你替我看住他们！"返身又复上去，用她那响亮的声音向狱警责问："你们也有父母、子女，为什么打这老的小的？"又对那些受难家属说："我们没犯王法，我们仅仅要求见见自己亲人，不要怕，上去！我们的人在牢里反正活不成了，要死大家死在一起！"又复带头冲上去，并且和那穷凶极恶的狱警纠缠起来，这一来那些被迫退下的人受到鼓励又复上去。

有人见赤手空拳抵挡不住狱警的枪托、皮条、木棍，自动跑到附近横街小巷去搬石头，同情她们的观众也帮着搬，还替她们出主意："用石头砸他们脑袋，那样坏！"受难家属有了武器，斗志昂扬，重新投入战斗，喊声："打！"一时石头横飞，都飞向那狱警头上、身上。被打了的狱警，在这突然袭击下，大都鲜血淋淋，有的破头，有的伤身，急忙退却，争相奔逃，退入第一监狱大门。

正在危急间，一阵哨子响，从大街两头突然传来阵阵枪声，紧急的跑步声，有人叫说："保安队来了！"庆娘当时有点紧张，又想到组织上曾交代过：不要和敌人硬拼，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她对大家说："我们暂时避一避，这些杀人凶手什么都干得出的！"那些受难家属和群众，一听见她的话，一时都哄散了，狱警自是紧闭大门不出，只是保安司令部派出的援兵却在四处追赶，抓人！

这时，庆娘已和天保娘、孩子们拆散了，在慌乱中向衙门口菜场边一条横巷走，不管背后枪声卜卜，步声紧急，一直放开脚步，只见有家

平房虚掩着门，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作两步闯将去，用力掩上门，用背紧紧顶住，张开口喘息。

那屋里原有一男一女，正在低声交谈，一见有人进来，急忙起身，男的问："谁？"女的正待避入内室，庆娘喘着气待说几句什么，那男的已认出是她："庆娘。"女的返身又出，也迎上前去，庆娘认出那男的是老魏，女的就是苏姑娘，说了声："原来你们都在这儿！"玉华说："我听说这儿发生了事，很不放心，刚赶来。你受伤了？"庆娘面露笑容："额上、身上挨了几枪托，没有什么。"玉华说："你们斗争得真勇敢，对反动派也是大暴露。"

老魏把大门上了栓，加上锁，也进来："我一直在那儿，你们打得真好。"庆娘道："保安队还想抓人，我们早撤了。"玉华道："好！你们斗争得英勇，撤退得也迅速。"庆娘兴奋地说："是啊！叫反动派扑了一场空。"玉华点头称好："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牺牲。"又说，"反动派不会甘心的，以后可要特别小心，行动暂时停下，看看反应再说，最重要的是把那些受难同志家属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你出不了面，就交给天保娘去做，她怎样？"庆娘道："很坚定！"玉华说："注意培养她。万一这儿待不下去，组织上也早给你安排好一条退路，不用担心。"她对老魏说："给她找套衣服换，把伤口包扎好。"又对庆娘说："此地离衙门口不远，不宜久留，我走了，有事会去找你。"说着，玉华起身从后门离开。

那周维国听说第一监狱前有闹监事情发生，大为震怒，把朱大同找去狠狠地训斥一顿，他说："你们都在干什么呀，睡大觉还是有意对我隐瞒？同时出了几件大事，又是共产党传单，又是政治犯绝食，又是第一监狱闹事……显然都是一条线布置下来，想动摇我们的军心，打乱后方部署，拖住我们的足，是前后方共产党一种配合行动的预谋，你们为什么没看出来？"朱大同倒没想得那样周到，当时听了很是吃惊。"你又说，从那姓陈的打死，姓刘的投降后，刺州共产党全垮了，为什么还出这许多事？"他把几份《告人民书》丢到朱大同面前，"这儿共产党没有被消灭，共产党在扩大！我们也要行动，也要反击，你可要把这些散传单的，领导绝食的，领导闹事的幕后主持人给我找出来！"

那朱大同被痛骂一番之后，回到家里，心烦意乱，一个人自酌自饮地有了七八分酒意，也把那姓刘的叛徒叫来，着着实实地训斥一番："总座今天发了雷霆，叫我立下军令状，要交出散传单、领导绝食、闹事的幕后人物。我现在责任在身，也要你立下军令状，如在这十天中不交出刺州共产党残余组织，就要你交出自己的人头。奖赏大家都拿了，吃排头也不能只叫我一人！"

姓刘的听说要自己的头，也是魂不附体，苦求宽限，事情总要弄个水落石出，只是不能这样快。朱大同把桌一拍：“不管是十天还是八天，总得有个交代！”

五

玉华娘换上一身最时新衣服，也叫大林、玉华打扮起来。她对大林说："伯父一向宠爱玉华，欣赏她的才华，也一定会喜欢你。这老头喜欢的是高帽子，见面时对他称赞两句。"大林只是笑，玉华却说："娘一口袋里装的全是高帽，专给伯父戴，所以伯父也很听娘的话。"说得玉华娘也笑了。

玉华娘率领了两个大的，带上小的，迤逦径投蔡监察府。

那蔡监察早已得到通知，叫一家大小都来看看这个未来侄女婿，看看他这位才华出众的侄女，在挑选了十年之后才挑上的，到底是个什么出色人才！当玉华娘等一干人马在监察府出现时，立即引起一阵骚动，一家大小二十来口，都争着出来看新姑爷。

大林早有精神准备，从玉华那儿，他打听到有关这老头的许多情况，因此应付起来也十分从容。当时，他一见蔡监察就谦恭有礼地伸出双手紧紧握着，他说："伯父，小侄前来拜谢。如没伯父出面，小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受苦呢。"又拜见伯母："伯母，常常听娘说，您也很关怀我和玉华，以后仍请给我们这些当下辈的帮助教导。"见过伯母，又见了大嫂，这蔡监察大媳妇，自从她那"在京为官"的丈夫讨上个某大学校花当小老婆后，就一直失意地和公婆住在一起，读过多年老书，喜弄文墨，心情特别抑悒。大林说："听玉华说，大嫂的诗词文章出众，小弟虽没这方面才能，却也喜欢读读。"

玉华娘又从旁敲打边鼓，称赞这个未婚女婿聪明能干，一时上下对他都有好感，议论纷纷，有称赞玉华好眼光挑上这样人才；有赞扬大林风度、仪表的，"看他的谈吐也顶有学问"。那蔡监察当堂被戴上高帽，已自满心舒畅，又见他口舌伶俐，人才出众，更是赞赏，一把拉住，说："贤婿饱受虚惊，不但委屈了你，也深使我大感不平。"延坐、看茶，垂询有关家庭情况，过去学历、所学和专长。这些大林早都想好了，因而也对答如流，十分中肯。

蔡监察说："从我二弟去世后，进士第就衰落下来，现在有你们，也可以振振家声。"回头问玉华："你们大喜的日期定了？"玉华娘连忙插过话来："他们俩已和我谈妥，就在这半个月内。"蔡监察点点头对大林说："二弟早逝，你父母又都在南洋，这样大事，没人主持也不妥，如果

你们不反对，我倒可以主持主持。”大林连忙称谢。

蔡监察又问：“婚后怎样个打算，行止都定了？”大林道：“小侄自从大学毕业后，父母原要我出洋从商，只因性情不合没有去。现在父母又来信嘱咐，完婚后出洋。”蔡监察问：“出洋的事玉华同意吗？”玉华故意说：“这年头毕业就是失业，找不到事干，还不如让他出洋。”蔡监察却不大同意：“父母之命固不可违，但漂洋过海……”他对玉华娘说：“进士第就更加冷落了。”玉华娘也说：“阿林也不太坚持，我已对他说：玉华从小跟我长大，要她在婚后就离开，我也不依。大伯，有什么事，找份给他干干？有事干，他就不出洋啦。”

蔡监察点点头沉吟半晌，说：“现在找事也的确难。不过，我倒有个想法。”他对大林说：“我这儿有个秘书编制，一向没亲信可靠的人，没请委任，贤婿如不嫌屈就，倒可以担任。”大林望望玉华，玉华心想：这不正符合组织要求？便说：“阿林，我看可以，漂洋过海的事，人情风俗不同，气候炎热，再加上那钱臭社会，我受不了！”大林也说：“玉华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又对蔡监察说：“多谢伯父栽培。”

蔡监察叫留饭。几杯下肚，这老头乘着几分酒意，就发起一番议论，自也没忘记为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吹嘘一番。他说：“想当年，我追随孙总理奔走革命，哪个不说我年轻有为，大胆泼辣？可是，现在人老了，也就不在话下，叫作老而不死。尽管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不甘落后，想多做点事……”说着，他感慨一番，“有人说，这是青年时代，我不反对，做人嘛，总有老的、病的、死的，也有新生的，刚刚成长出来的，我不反对年轻人当权，多负责任。可是，有一种年轻人，我就看不惯，他们幼稚无知，目空一切，不尊重老人，不尊重革命前辈，一味胡闹。就拿我这个老而无用的人来说吧，当年追随总理革命，组织同盟会，参加改组国民党，闹北伐，不说对革命有功劳，也该有点苦劳吧。可是总理刚一去世，革命就越闹越不像样。说是提拔后进，话说得不错，但并不是年轻的个个有为，个个是好的。说我们这些老不死是过了时的，不中用，也不是不能做一番大事呀。你说说看，没有孙中山能有国民党？只有一个孙中山，没有我们这批人帮着摇旗呐喊，辛亥革命能行？这些人今天吃到好果子，却忘了当年种树人！”说着，他用手砰的一声拍起桌子，感叹万端地摇着头。

蔡伯母见风头不对，连忙说：“今天见了新姑爷，大家都是高高兴兴，说这些扫兴话做什么呀！”蔡老头大不为然，他摇头说：“正因为新姑爷来了，我才要说这些话。国家大事，也该让他们年轻人知道知道，这叫不平则鸣！”大林也插上两句：“伯父的话，对我们很有教益。”这一

下，蔡老头又高兴了：“你说是吧，我的话句句是晨珠朝露，来得不易呀！”又对大林说：“说起办党，我们当年是怎么办的，现在他们又是怎么办的。办党不是为了做官，党部也不是衙门。可是现在的党是什么样的党？那些委员、书记长，包括那个笑面虎吴当本在内，哪有一点革命味道！不是味道，我一见面，心中直想作呕。他们哪是来做革命事业，就像北洋军阀一样在钩心斗角，抢地盘，争权力，拿办党来发财、混官做。你到党部去看看，像个什么机关呀，不是党部是官僚衙门，有卫兵站岗，出入还要通报。有一次，我上党部去，那门房还叫我填表等通传，说这是新规矩，不填表不等通传就不能进去。我问他认不认识我这个蔡某人，你想他怎么说的？不管你是谁，书记长有命令，不填表就不能入内。当时我气得直哆嗦，拿起拐杖就要打，那小子走得快，没打着。从此以后，这个党衙门我就少去了……”

蔡老头越说越有劲，酒也越喝越多。蔡家人很为他担忧，大林和玉华却觉得对自己了解情况很有帮助，他们不时交换着眼色，表示赞赏。蔡老头接着又说：“你们看见什么衙门都在宣传‘以党治国’，我说这四个字要改了，不该这样写，该把‘党’字改为‘枪’字，叫‘以枪治国’。现在是枪杆子世界，枪杆子第一！从前那些杀人放火，为害乡里的土匪、杀人犯，因为有了几条枪，都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司令，当起父母官，有时还要领导党务。我就曾问过中央党部：你们把这些鸡鸣狗盗都弄进党，党务如何办得好？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作三民主义？说句笑话，有人连总理遗嘱也背不出，党歌也不能唱。因此我提出主张，不管什么人入党，都得先把党义考一考。可是中央党部给我的答复是：蔡老算了，何必那样认真！好，你们不认真我又何苦到处得罪人？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可是，国家大事我也有一份，你吃这份监察委员的饭，不管还行？要管就是没人听，有人还说你老不死，活得不耐烦。家里人说我老酒喝得多，爱发牢骚；有人又说我不识时务。怎么说都成，反正我是看不惯。有机会，有人听，我还说说，平时就闷在肚里。年轻人，你们说我是酒喝得多，还是爱发牢骚呢？”他双手朝面上只一蒙，泪如泉涌：“总理呀，总理，要是你还在，也一定为你手创的民国痛哭三声！”

六

大林、玉华等一干人从监察府回家，一进门就听陈妈说："那个姓吴的又来啦。"玉华问："来干什么？"陈妈道："说有要紧事找小姐。我说不在，他一定要留下，这时还在客厅上哩。"玉华娘说："这是什么人，看来鬼鬼祟祟，不正派！"玉华问大林，大林说："听一听他说的是什么也好。"又对玉华娘、小冬说："娘，弟弟，我们绕进内院去。"这样他们和玉华便分手了。

那吴启超神色沮丧，情绪不宁，默默地坐在客厅上。一见玉华就亲热万分地说："蔡同志，我可把你盼到了。"玉华问："吴先生，还是来要稿子？"吴启超愁容满面，装出十分神秘的模样，说："我有件极严重的事情、极可怕的事，请求蔡同志帮助。"玉华警惕地说："你叫我蔡小姐好了，我从没听见有人叫我什么同志的。"吴启超苦笑着："叫你同志也好，小姐也好，我反正是把你当作自己人看、自己人信任，我今天来是为了……"他神色不安地四面张望，"为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城里因为发现传单，又闹了第一监狱暴动的大事，保安司令部下命令搜捕共产嫌疑犯，他们追查到我过去的历史，说要抓我。蔡小姐，我现在是在生死关头上，没有组织，没有同志，我只好大胆走来找你，请你设法替我打个关系，让我有个地方逃难，最好是乡下……"

那玉华把面孔一板，厉声说道："吴先生，你在说什么，我全听不懂！"吴启超还是那副沮丧焦急神气："我以革命名义，请求你给我援救，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都好，只要那儿有我们的人，安全！"玉华面色一变，大为生气："请你不要在这儿说这些怪话，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什么人！吴先生，你找错门了，我这儿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关系，请你马上就走！"那吴启超还赖着不走，只是苦求，玉华一急就大声喝道："走不走？不走我可要通知保安司令部了！"对内又叫着："陈妈，请这位吴先生出去！"当时陈妈闻声赶出，那吴启超只好垂头丧气地动身走了。

回到里屋，玉华正待告诉大林，大林道："我什么都听见了，你处理得好，此人来意不善，可疑之处甚多，会不会和我们这次行动有关？"玉华道："如果他有鬼，还可能到黄洛夫那儿照样贩卖。"大林道："极有可能，得赶快通知黄洛夫一声。"

那吴启超在玉华面前碰了壁，果然就到黄洛夫那儿去。但立明高中在大拉夫时停了课，至今未恢复，学生都星散了，黄洛夫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吴启超在失意之余，只好回到家里。

吴启超在中山大街闹市中，原有一个家。这个家他很少对人公开，除非是至亲朋友。占了二楼整整一层，一房一厅，另一厕所厨房。家里平时只有一个十五六岁小姑娘，她在这儿地位很特别，和吴启超关系也非常微妙。说她是主妇吧，吴启超却把家里的门窗都安上铁枝，大门也上了锁，每天他要出门就把大门反锁上，从不让她出来。每天三餐都叫对面一家餐馆送，把饭菜从大门窗洞外送进去，吃过了的碗碟由她从里面送出来，过的就像个被禁锢了的人生活。说她不是主妇吧，这一家就由她在管理，吴启超回家后，生活也由她打理，也和他同一床铺睡觉。

不知道内幕的人觉得奇怪，知道内幕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谁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她也从不对人提起，只因长得小，大家图个方便都叫她“小东西”。小东西虽然长得细小，但眉清目秀，样子还很逗人喜爱，只是身体羸弱，发育不全，身体平板，活像只风干板鸭，所以吴启超每遇心中不如意就干脆叫她作“板鸭”。

她原是江西人，从国民党反动派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后，她的家被烧了，父母被杀，兄弟上山，她则因为逃避不及被俘。虽然还没成人，国民党反动派见她长得秀丽可人，也和那些年纪较大的一样发充军妓。一年多来，这小东西从前方辗转到了后方，又被卖到妓院。周维国驻防省城时，朱大同常常拉了一批友好、同僚去逛妓院，一天，他拉了吴启超去消遣，人都说这位“诗人”有特殊癖好，专喜欢小的，朱大同便把小东西介绍给他，说：“诗人，你看她能引起你的灵感吗？我做主，把她送给你！”那吴启超和小东西鬼混了一晚，第二天朱大同就派人把那小东西连同她的行李送来，并说：“当使女、情妇由你。”

正如大林所怀疑的，那吴启超确不是个善类，他不但是蓝衣大队人马，还是个地位不低的骨干，专做那破坏革命活动的勾当。此人投机善变，当中国革命高涨时，他蛮想投进步之机，在上海混了多年，以“无产阶级浪漫主义诗人”自居，写了一些不三不四空洞叫喊的“作品”，作为他投机进身资本。没有投上机，却又遇到革命暂时受挫，蓝衣社得势，他便以受排挤的“进步文化人”姿态转身投靠蓝衣社。那法西斯反动组织见他反共卖力，也很像个“文化人”的样子，加以信任，并分配到“剿匪”部队做文化工作。

此人不但政治上反动，在私生活方面也极为腐化堕落，自称在一生中离不开酒色两字。女人越弄越多就越显出他风流倜傥，越玩得怪越有

意思，朱大同深知他这种“特殊兴趣”，便把这个基本上还是未成人的孩子送给他。他在周维国部已有好些年头，曾随部到中央苏区去“围剿”，周维国进驻刺州后，特务机关眼见这儿知识界动荡，进步思想活跃，便把他这张“王牌”打出来，要他和朱大同来个“双簧戏”，伪充“进步”，伪充失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来做工作，目的在于“打进去”以便将“共党地下文化组织一网打尽”！

此公在刺州以“左翼文人”姿态，到处招摇撞骗之后，虽还没完全“打进去”，却也做出一些成绩，他找到黄洛夫这样对象，从他那儿掌握了一些情况，又在继续对玉华进行侦查。

他对小东西既然兴趣不大，又不急于把她打发掉，他的生活需要人来照顾，有这个小东西总比要个勤务兵强。而当他在情绪悒闷时，又可以到她身上发泄。他不但奸险而且阴毒，打人不用动脑筋：“板鸭，过来，给我捶捶背。”轻了一记巴掌，重了一脚踢下地，“妈的，你想捶死我！”有时被认为过错大了，还罚她跪个通宵，或用烟头烧她的足心，且不许哭叫：“老子送你回院里去！”却又不许她一个人出去，怕她走掉。

那小东西在和他生活了一年多，真是体无完肤，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常常跛着脚走路。一见他面总是提心吊胆，笑不是，哭也不是，但她心是活的。她在这禁锢生活中，没一个熟人、一个朋友，唯一的解闷方法就是回忆童年，回忆家乡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有时，当她独自一个时，也会唱唱故乡的山歌，自问自答地发抒胸中苦情。她表面什么苦都受下来，什么委屈都愿承担，但她的仇恨是深沉的，她恨吴启超，恨国民党，恨所有反动派，她想：“总有一天，你们也得不到好死。”

这一天，吴启超失意回来，这小东西一见他面色阴沉，就有几分警惕。她特别小心地伺候他，送茶送水，替他宽衣解鞋。那吴启超正在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故意找她的差错，问她：“我不在家时你做什么？”那小东西吃惊地张大口，“你没有想我死？”小东西惊慌地摇摇头。“去你妈的！”吴启超忽然发起凶性来，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那小东西仆倒在地，“滚！”她连爬带滚地躲进厨房去了。

那吴启超双眼涨红，像只野兽似的来回走着，他想起和玉华那场谈话，她那样的狠，那样的不客气，刺了他的心。“我从没遇到这样的女人，”他想，“给人这样难堪。”他又想：“要我是朱大同，早就下了命令。”不过，他又想起朱大同说过的另一段话：一个蔡玉华我们还闹不出个头绪来，现在忽然又杀出一个未婚夫。怎样闹清这些人的背景、关系比什么都更重要。“不管你是怎样狡猾、泼辣，刺有多长，我一定要把你

闹个水落石出！”他想着，又是信心十足了。

七

许久以来没出现过的便衣，又在打铁巷出现了。庆娘想：苏姑娘的话说得对。一边通知天保娘、陈山女人叫她们当心，从此不再在窗口挂上尿片，自己却照常挑着菜担到外面去叫卖，赚几个钱度日。说来也怪，从衙门口出了那事后，她到哪儿去叫卖，总有另一个卖针线、绒绳、纽扣、木梳的担子跟着她。开头她还以为是偶然碰上，久而久之，心内也就明白了：“那狗派来盯梢的，让你去，反正我又不到自己人地方。”

一天，她卖完小菜回家，看见大狗在吃麦芽糖，她问：“哪来的糖？”大狗也不犹豫地说：“刘叔给的。”庆娘感到奇怪：“哪个刘叔？”大狗想了一会儿才说：“就是那个爸在时，常常来看爸的刘叔。”庆娘冷了半截：“就是姓刘的那个坏蛋！”忙又问：“他来干什么？”大狗倒也诚实，说：“刘叔说是来找娘，我说娘卖菜去了，他就坐下逗小弟弟玩，还买糖给我们吃哩。”庆娘打破砂锅问到底：“他问过你什么？”大狗见娘着急，心内也有点怯：“他问家里有人来过吗？常不常来，有哪些人……”庆娘问：“你怎样回答？”大狗见娘问话的神情不对，更怕了，支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庆娘正待发火却又忍住，她想：这些日来心神不安，常常打骂大狗，把他打怕了，要是再这样追下去，他连半句实话也不会说。便换了笑容：“是叔叔自己请吃的，娘不怪。”那大狗立即活跃起来，说：“我对刘叔说，在我们家常常有人来；刘叔又问是叔叔还是阿姨？他们叫什么名字呀？……”庆娘又按捺不住，她真想给这小混蛋狠狠的几记耳光：死鬼，你坏了我的事！可是，再一想，又觉得不该错怪孩子，对他没交代过，他又怎能知道姓刘的是个什么人？火又消了下去，平心静气地问：“你又怎样回答？”大狗道：“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刘叔忽然生起气来，骂我小笨蛋，是阿姨叔叔也搞不清。我说，我才不笨哩，来的都是阿姨。刘叔这次高兴了，他又问：是一个人来，还是许多人来？来开会吗？谈了什么？……”

庆娘心跳着，这孩子，话越说越不像了：“你又怎样答他？”大狗道：“我说来的阿姨可多呢，她们来做什么，我不知道，你问娘好哩。”庆娘稍为感到舒畅，这孩子还机警：“后来呢？”大狗道：“他给我

们一个人一角钱，临走还叮嘱不许把话告诉娘。我想这个人真怪，来找娘，又不许我把话告诉娘，到底他是一个什么叔叔呀？”庆娘这时才放下心。

她把大狗拉进怀里，用衣角抹去他的鼻涕、泥污，又和气又爱怜地说：“大狗，你这样答很对，我没什么要说的。就是有一件事要注意，以后这个刘叔来，你可别吃他的东西，和他谈我们家里事。这个人，不是好人！孩子，你该还记得，娘曾带你到第一监狱去找爸爸，人家不许见，还打我们。他们都是坏人，想活活饿死爸。孩子，你知道是谁害你爸爸坐牢吃苦的？害天保叔、陈山叔去坐牢吃苦的？都是这个姓刘的。他不是人，是狗！”说着，她先忍不住悲愤地流泪，大狗更是放声大哭。大狗痛恨地哭着：“他是大坏蛋，害人精，以后来，我不再给他进门，不和他说话，也不吃他的糖！”庆娘赞许道：“对！孩子有志气，以后你就照这样做，娘不怪你。”

庆娘抱过小狗，一边奶他，一边在想：姓刘的为什么在这时来，背着我向孩子打听呢？一定和那次衙门口事有关，想来打听是谁叫我们去的。哼！叛徒，你别想！

过不了两天，姓刘的又来了，想从大狗口里再套点什么。但大狗对他态度却大不相同，对他很反感。当他还想拿糖果收买他，大狗就瞪起大眼，老实不客气地警告他：“我不吃你的糖，也不许你再到我们家来，你不是好人！”姓刘的内心恐慌，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大狗，你怎么啦，我是你爸最好的朋友，怎么说我不是好人？”大狗怒形于色，愤恨地指斥他：“你是好人，怎会害爸爸去坐牢？”姓刘的词穷却又不愿放松他：“这话是谁说的，大狗！”大狗只冷笑一声抱起小狗就走。姓刘的也跟着他走，他一定要弄清这句话是谁说的。

正在纠缠不清时，庆娘回来了，姓刘的一见她面相当尴尬，却还装着笑面：“大嫂，你回来啦。”庆娘一边收拾菜担，一边示意大狗到天保娘那儿走一转，对这皮笑肉不笑的坏蛋，却没点反应。姓刘的又假装关心问：“大嫂，我们又许久不见啦，近来生活怎样？身体还好吗？”庆娘只是一声不吭，走出走进，希望他识相些自动走开，免得她发火。但那坏东西却厚颜地赖着不走，不请自坐，又拿出烟卷来吸：“听说你们去请过一次愿，这也是应该，就是政治犯，关了一年多不判决，也没理由不让家属见。”

庆娘没有理他，面色非常难看。姓刘的又自言自语地说：“是干革命嘛，杀头坐牢是家常饭。不过能够避免就更好，他在牢里吃苦，我们在外面的也有责任，得想想办法，让大哥出来。大嫂，你说对不对？”庆娘

早已一肚火，却还勉强按捺着。那狗东西却没一点自觉，又继续说：“我也真为大哥的官司着急，从出牢那天起就在找组织。可是组织却像是沉到地下去似的，一个人没找到，一点声息没听见。我找组织没别的作用，只是为了大哥，大家商量商量，想想办法，让大哥早日出来呀。大嫂，有人来找过你，和你商量过这件事没有？”

庆娘实在按捺不住，她对这副狗嘴面，越来越反感。忽然在地上啐的一声吐出口水，恨声说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姓刘的面色大变，却还假惺惺地装作不懂，他说：“大嫂，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庆娘冷冷一笑：“姓刘的，我想问你一话，日升生来和你无冤无仇，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害他？”姓刘的故作吃惊地问：“大嫂，你这句话是怎说的，叫作没个头尾呀！我和日升大哥亲如骨肉，他受的罪，我恨不得代他去受，怎会是我害他的？到底是谁在你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们的关系？”

庆娘霍地一站，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姓刘的，呸！你这人面兽心的家伙，我早看出你来，不是人，是狗！你想做官，没人反对你，为什么偏要出卖朋友？为什么你要陷害日升，迫得我们一家骨肉离散，走投无路？你这几天来偷偷摸摸地到我们家来做什么？你已陷害了日升，难道还兽心不足，想来陷害我！我告诉你，不管你多厚颜无耻，也不管你会花言巧语，在我这儿没有你站的地方。出去，不要用你的狗腿来玷污我们清白的门槛！”她顺手抓起一把扫帚，对门口一指：“给我滚！”姓刘的惊慌地叫着：“大嫂，大嫂，你怎么啦？”庆娘怒叫着：“走不走？”姓刘的还在喊：“大嫂，大嫂……”庆娘已抡起竹扫帚迎头打下：“狗，出去！不许玷污我的地方！”姓刘的一边招架，一边朝外逃命。

庆娘一直把姓刘的赶出大门，正好天保娘也提着扁担赶来，喊声：“打狗呀！”又加上两扁担。一时左邻右舍都闻声而出，有人问是出了什么事，不知内情的人说：“一定是那个地痞流氓，来调戏妇女，打！”一时大家都起哄：“还了得，青天白日调戏妇女，打呀！”于是扫帚、扁担、木棍、菜刀纷纷出动，吓得那姓刘的丧魂落魄，逃命而去。

那姓刘的被打一场，心内怀恨，他存心想整庆娘，他给朱大同打起报告说：这场暴乱经调查属实，确系宋日升老婆策动。那朱大同便命令这叛徒：从速给我抓来！姓刘的遂带齐人马前去打铁巷捉拿庆娘。当下把庆娘家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却不见庆娘，只有大狗、小狗在。这叛徒遂问大狗：“你娘呢？”大狗一见又是那坏蛋，大为反感：“不知道。”姓刘的再三追问，他再三说不知道，这叫叛徒火了，打了他一记耳光，大狗放声大哭，小狗也哭。

正好碰到陈山女人路过，匆匆赶去报告天保娘，不意在天保娘家和庆娘碰着了，陈山女人说："你家出了事啦，那姓刘的在打你们大狗。"庆娘双眼冒烟："这叛徒，把我们男人折磨了不够，还想折磨我的孩子！"就想去找他理会，却给天保娘拦住，她说："我看这坏蛋来意不善，你等等，我先去看看。"陈山女人也说："我看他们来了许多人，说不定对你有事。"又说，"要是有事，天保娘家也不安全，我那儿没人注意，还不如到我那儿躲躲。"说着就把庆娘拉回家去。

天保娘一走近庆娘家果见形势紧张，巷头巷尾全有人把守，不让人家进出，叛徒已把大狗、小狗拉走了，临走时还说：庆娘要人就自己上保安司令部领。她返身就走，到陈山家说明这事。庆娘听说大狗、小狗也被抓走，一时伤心大哭："和孩子有什么相干呀，叫他们去受苦！"天保娘明白她心事，劝说道："别傻啦，孩子出不了事，你去可就完啦！"陈山女人也说："还是躲躲好，这些狗一时疯了起来，什么事都会干！……"

从此庆娘就躲在陈山家，陈山女人把她藏在柴房里，白天藏好，入夜出来。天保娘怕陈山女人一个人照应不来，大多时间也在她家里。她已从另一个自新分子女人口中打听到，保安司令部说庆娘也是共产党，要抓她。她对庆娘说："料你在这里也待不住哪。设法找找苏姑娘，叫她把你送走。"庆娘一时却拿不定主意。

在出事的那几天内，庆娘也曾反复地思索过，事已至此，要再待下去是不成了。走，孩子们怎么办？又往哪儿走？她无家，也无亲呀！不错，苏姑娘曾经告诉她，如果必要，她们会想办法把她送走。但她是母亲，孩子又正落在坏人手中，她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要管，她就得落入坏人圈套，出去自首，她能这样做、该这样做吗？反复地想着，想着，最后才想出一个办法：为什么不把孩子们委托给天保娘？又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这样，在一个夜晚，当更深人静，陈山女人早已上床歇了，她就和天保娘面对面地谈了她的心思。她说："我从小无娘，在这儿十多年，你们天保和我们日升就像兄弟，我也把你当娘。"天保娘道："穷人不照顾穷人能靠谁？十多年来，你的心思，我全明白。"庆娘又说："五岁那年我没了娘，卖给人家当丫头，十三岁还像个猴子，又瘦又弱，主人又把我糟蹋了，叫我死不了，活不下；女主人说我妖，怕长大了碍她事，就把我送人，这些财主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日升是个诚实人，他不嫌弃我，把我当人待，只有跟着他，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

这些苦情天保娘都知道，但她听了还是感动得掉泪，她一边抹泪，

一边说："孩子，当年我不比你好呀，说来穷人都是一样命运，天保爸去世早，天保下地三个月就没了爸。"庆娘又道："只有穷人才能互相体贴、互相照顾，阿婆你对我这样，日升对我也这样，就是有钱有势的对我们不一样！他们把我们踩在地下，让我们一辈子抬不起头，你家的天保，我家的日升都给他们抢去了！"天保娘一阵心酸，泪如泉涌。"天保、日升有什么不是？说他们有错，就错在投错胎，不该出生在穷人家！"

天保娘抹泪道："这些日来，我也想了许多，慢慢就想开，就像你说的，天保、日升吃官司不丢人，他们站得正，做得光明磊落，不偷不抢，没有见不得人的。当初我还有点想不开，天保吃了官司，丢下我这孤苦老太婆，无依无靠怎好过日呀？现在想想，天下间这样人多的是。俗语说过，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天保也许一辈子出不来，也许过三天五天就在站笼上一站，砍头断命。算不了什么，他替穷人争口气，留下的是好名声！"庆娘欣慰道："阿婆说得极对，我们穷人就得有这志气，好争气。反动派可以抓人、杀人，就是打不掉我们这口气！"

天保娘频频点头，忽又附耳低声问："孩子，你信得过我就对我说，天保、日升都是共产党，你呢？"庆娘没想到她会问这话，把面一红说："我还不配。"天保娘蛮有自信说："你勇敢，有志气，我看将来也一定是。"庆娘非常激动："阿婆将来也一定会是！"天保娘露出缺牙大口："我六七十的人啦。"庆娘严肃地说："干革命不分年纪大小，只要和革命和共产党一条心，八十岁也当得上共产党。"

谈过这次话，庆娘心就安了，对天保娘认识更深，她决心把关系交给她。因此，第二天当她们又面对着时，她就直截了当地说："阿婆，我已决定离开这儿，不再拖累你们。"天保娘吃惊道："你不是说没亲没戚吗，要上哪去？"庆娘道："我有个熟人，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只要找到他，他就会替我想办法。"天保娘道："是不是苏姑娘？你说吧，我替你去找。"庆娘道："不是苏姑娘，是苏姑娘的人。不过，阿婆要非常小心，还得保守秘密。"天保娘生气道："你哪次叫我做的事，我不守秘密？"庆娘这才放心叫她去找老魏。

当天，天保娘果然提着菜篮去肉摊买肉，把庆娘吩咐的话对老魏一五一十地说了。那老魏受了玉华的委托，也正要找庆娘，听了非常兴奋，他说："叫她安心再等两天，有消息我随时通知。"

第八章

一

大林开始以蔡监察私人秘书的身份，在刺州上层人士中出现了。

他第一天到监察府去办公，听候蔡老头吩咐，蔡老头交办的不外是些来往函电和与有关机关接头联络等，事情不多，但涉及机密却相当多。蔡监察对他说：“薪水你可照支，正式委任等南京来电，这不过是形式，安心做，没关系。”

对这工作他倒安心，只是有一天他听见蔡监察和一个党部监委的谈话，使他非常不安。那蔡监察问他：“《刺州日报》现在还算不算党报？”客人回答：“自然是党报。”蔡监察又问：“有没人管？”那客人又回答：“自然有人管。”于是蔡监察把面孔一板：“先把那个人撤下来！”客人大吃一惊，问：“蔡老有意见尽管说，撤人可不行，那是周维国派下来的。”蔡监察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奇怪论调？”客人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人叫吴启超，人家还是蓝衣大队一员大将哩。”接着又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

大林暗自叫苦，果不出所料，黄洛夫危矣。前些日子他曾找过黄洛夫一次，谈了工作，也谈了吴启超的动态，黄洛夫说：“我们已不大来往了，虽然他对我还一样热情，我却尽量避开他。”大林问：“他是否对你提起介绍关系避难的事？”黄洛夫摇摇头：“我根本就不见他。”当时大林的分析：吴启超没抓紧黄洛夫做工作，可能是碰了壁知难而退，也可能是放长线，做长远打算。对吴启超疑点虽多，却也不全拿准，猜想成分多，没有什么证据。现在，情况可说全明了，他怎能不心焦呢？当下匆匆地离开监察府回到进士第和玉华商量这件事，玉华说：“我早怀疑他和保安司令部特务组织有关系，这是个什么年头，容得他在老虎跟前打鼾？”大林也说：“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把黄洛夫送走再说。”当下就决定通知黄洛夫离开。玉华要去，大林道：“吴启超正在注意你，还是我去好。”

当晚大林就赶到立明高中，在环园路上看见黄洛夫窗门敞开，正埋头在灯下写什么，他隐身在榕树荫下，乘人不注意时扔了块碎石子进去，那黄洛夫抬头一看，正看见大林在对他做手势，他点点头，一会儿灯也熄了。约过一分钟，有个影子闪在窗门外，低声地问："我可以进去吗？"黄洛夫返身把宿舍门扣上，说："没有人在，进来。"那窗门很矮，大林几乎是跨进去的。黄洛夫接住他问："为什么这时还来？"大林道："我只有几句话，说完就走。"黄洛夫感到他的声调很不自然，还有点气促的样子。"难道又出了什么事？"他想。

这些日子形势特别紧张，谣言四起，又在传说要抓人了，他对这些情况都很注意，就没想到这件事和自己有关。他总觉得从组织上决定改变工作的方式方法后，他是把自己掩蔽得很好，出头露面的事少做了，平时也不大说话，只埋头在功课里。因此学校对他表示满意，教务主任就曾对他说："你肯用功来对付功课，我很满意。你是本校的高才生，各方面都很注意。历年来从本校毕业出去的学生少有考不进大学的，你自然也不成问题。不过，这是你完成高中课程的最后一个学期，如果不肯用功也很难说。这是关系到你个人的前途，也和学校的信誉有关，因此，我也不能不说。"这时他没有想到大林一开口就叫他走。这一惊可非同小可，黄洛夫哎哎地半天说不出话："为为……什什什……么？"

大林反而镇定起来了，他想，话得和他说明白，不然他是很难心服的，便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组织上已经查明，吴启超不是什么进步文化人，也一直和组织上没有关系。他是周维国手下蓝衣大队的一个重要特务，专以进步姿态打进地下组织以便从中破坏，他对你接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组织上决定你必须在天亮之前就离开这儿！"黄洛夫一点没做这样的精神准备，发着抖说："真有这样紧急吗？"大林表示十分坚决，他知道这个同志不抓紧就要拖沓，他说："情况非常紧急，从现在就走时间还来得及，迟了怕来不及。"

黄洛夫完全陷在混乱中了，他说："我一走，这儿的事情怎么办？"大林道："组织上正在安排，也许暂时还没人去接替，但不久就会有人去接。"黄洛夫又道："我还有许多书，许多原稿怎么办？"大林道："原稿可以随身带，书通通丢下。至于详细情况我没时间告诉你，到了目的地后组织会告诉你的。"他的话说得很坚决、很明确，看来是没点商量余地的，那黄洛夫像迎头挨了闷棍，昏了半天，说不出句话，当大林再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只要求："再给我一天时间成不成？"大林生气了："你还不知道利害，同志！这是组织命令，只能服从！"黄洛夫低声地叹了口气："好吧，我天亮前走。"大林再问："没有其他困难？"黄洛

夫面红红地说："我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大林把钱交给他。黄洛夫感动地问："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大林松了口气，算说通啦："一定能够再见，你不会离开我们，不会走得太远的！"最后，他把联络地点、暗号告诉他，拉拉手重又从窗口跳出去。

大林怕惊动左右邻居，绕路从后门进进士第，这是他和玉华预先约定的。他轻轻在门上敲了三下，门就开了，玉华露着笑容站在门边："一切都顺利？"大林低低答道："天亮前就走。"他们把后门反关上，上了锁。大林问："你怎么知道我这时回来？"玉华把手搭在他肩上，用额头在他胸前揉着揉着，低低地像是从梦里发出的声音："从你离家的那一分钟起，我就守在这儿了。"

大林感动得紧紧把她搂着，她抬起头，眼睛明亮，像两颗黑色闪光的钻石，双颊泛出桃红，气息有点急促，大林用力地亲她的头发、眼睛、嘴巴，依恋地说："怕什么，我现在不是回来啦。"玉华摇摇头："我不怕，"她说，"多少比这个更严重的情况都度过来了。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我只觉得，从我们结婚后，不见你，就像短了些什么似的。"大林微微笑着："这种情绪不健康。"玉华道："我也知道不好，可是……"她沉吟着，半晌，"我的身体最近有些变化……"大林兴奋地问："有了孩子啦？"玉华点了点头："我问过娘，她说是。"大林道："这样，就要少教点课。"玉华笑了笑："不关事，只要能多见见你……"

月色正浓，清丽的月光照在后园那块菜地上，显得意外明亮，他们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地在青板石径上迈步。一会儿玉华又低低地问："小黄走了，你考虑派谁去接手？"大林道："我正在为这件事伤脑筋，你看小林怎样？"玉华摇头："他的任务重，不能动。"大林问："那么我自己去？"玉华还是不同意："与其你去，不如我去。"大林也不同意："正好碰上吴启超那大坏蛋。"玉华道："这样就难了。"

大林问："能不能从共青团中再找出个人来？"玉华道："我们学校里倒有个对象，是个语文教师，我找她谈谈看。"大林道："事不宜迟，我估计小黄一走，立明的组织就会乱，在混乱中难保吴启超不利用机会动手。"玉华也觉得是个大问题："你有什么安排？"大林道："明天我再走一趟，文艺社还有个负责人，是个共青团员，我们碰过几次头，一通知他就知道怎样做啦。"玉华吃惊地说："你再到立明去？"大林笑道："他有个亲戚住在中山大街，也是个进步群众，我叫他捎个口信去就是了。"

可是，第二天当大林派人去通知时，那个共青团员也匆匆地离开学校了，那群众回复大林说："一夜之间，许多学生都不见啦。"自然，这是后话。

二

黄洛夫一当大林离开，就急急忙忙地在收拾东西，他的衣服用品不多，最多的还是书籍和文稿。在匆忙中他把认为该烧该毁的都烧了毁了，该带的也带上了，就只一些他平时心爱的文艺书籍不知该怎么办，带走吧，太累赘，大林也说不要带，不带又万分舍不得。一时捡起又放下，也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终于，下了决心：“都去你妈的，全不带！”

他从来就是一个人住的。为了工作便利，他总有办法用种种理由把同宿舍的人弄跑，后来同学们都认定他有怪癖，不愿和他同住在一间房，因而他也就得其所哉，一个人占了一间宿舍。这时尽管他一个人在宿舍内翻箱倒箧，忙乱不堪，也没人来注意和打扰。到他把一切都清理打点好，和衣靠在架床上，才想起他能够这样只顾自己走了吗？吴启超果真是个大坏蛋，摸了他的底细，刺州文艺社的成员也凶多吉少，在他们中有不少是CY，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大林虽然说过组织上会另作安排，他是领导，他总有责任。

“不行，”他想，“我总不能这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掉。”要设法通知，又该用什么方法呢？把这件事对大家公开？大林说过：不得惊动任何人！不通知，万一吴启超那大坏蛋真的明天就动手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反复地想着。终于想出一个自己认为是好办法的办法。他俯身在书桌上写了这样一张条子：“父病，速归！”写完了又想一想：是通知一个人，还是所有的人？临时又加上一句：“弟妹们均此。”写完这张纸条便悄悄地踅到第八号宿舍，那儿就住着一位被认为绝对可靠的同学，一位共青团员。宿舍门没有上扣，那位同学正在呼呼入睡，在月色的微光中他找到那位同学挂在床架上的外衣，悄悄地把纸条纳入口袋中，才返身而出。

将近清晨六点钟，快近解严时间，黄洛夫看看表认为该走了，再迟学校就吹起床号做早操，那时要走也来不及。他提起随身包袱正待从窗口出去，忽又想起：这样没个交代就走，行吗？不，还得给教务主任留下一张条子。因此，他又匆匆地写下这样一张纸条：“……因家父急病，派人前来通知，嘱速返家省视。事关紧急，未及依手续请假，请予宽恕……”把纸条放好，匆匆巡视一周，用颇为依恋的心情和一切告别了。

尽管时局不靖，终夜戒严，但小民迫于生计，漏夜偷偷来往的还很多，特别是郊区的菜农和临海渔村的渔民，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对城市供应四时蔬菜和鱼鲜，因此总是披星戴月，半夜离家，坐在城门口等天亮。

黄洛夫怀着沉重心情，每走一步总觉得有几十斤重。从前他粗心大意，认为一切都不成问题，现在却又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老觉得处处有人注意、跟踪、监视，对他布下天罗地网，恨不得背上长出翅膀飞天，希望地上能裂开个大口遁地。什么理想呀，美丽的想象呀，一股脑都丢开，唯一的希望是出城，尽可能快地出城。他完全相信大林的话：一出城门就安全了！

他背着那只随身包袱，七上八下地走过那些横街小巷，一条过去了又一条。这时来往的人已经不少，大都是些小商、小贩。人家在赶路，他也在赶路，在不知不觉中也夹杂在一起了。走得和大家一样快，似乎他也在为生计奔波。不久，他到了城墙边，他认得那条路，一穿出去就是城门了。城门口设有检查站，有大队军警在把守。他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关，他甚至于幻想，吴启超早料到他会朝这个方向逃跑，因此也早在城门口检查站上布下人马，只等他一到就动手。他想：要出事一定在这儿！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和混乱的心情中，走近城门口。

这时城门大开，城外的人像潮水似的往里涌，城里的又往外挤。一涌一挤，十分混乱。检查站的士兵虽然不少，也都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但在那股巨大潮涌下，到底还是少数，显得十分渺小。对付开头几个，他们还虚张声势地叱喝几句，叫骂几句，搜搜身，问问话。而后人多了，不胜其烦，也懒得理，改用抽查办法。

黄洛夫越走近城门，心情越觉沉重，步伐越发迟缓。他到底怎样挨近城门口的，也不大记得。总之，他这时是在城门口，要通过检查站。也许他过于紧张，也许他的神色有点仓皇，走在他前头的人都顺利通过了，只有轮到他通过时，便有一个持枪的人瞪了他一眼，把他从队伍中拉出来。黄洛夫很是惊慌，暗自叫苦："不出所料，吴启超布下圈套啦。"

那持枪的人用怀疑眼光上下打量他又问："你干什么的？"黄洛夫顺口答道："学生。"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学生模样。持枪的人点点头，表示相信，却又问："到哪儿去？"黄洛夫对这种问答倒是做了准备："回家。"也很顺口。持枪的人又问："为什么在这时回家？"黄洛夫想起给学校留的那张纸条，灵机一动顺口地说："父亲有急病，请大夫看病。"持枪的人说："大夫呢？"黄洛夫道："大夫不肯现在走，叫我先走一步，一

会儿才来。”

那持枪的人见他答得也还老实，想放又不想，忽又爆了一句：“你爸爸害的是什么病？”黄洛夫情急智生，故意夸大说：“霍乱。”这一声“霍乱”在那持枪的人身上立刻起了反应：“走，赶快走！”黄洛夫还想把包袱递给他检查，对方唯恐霍乱感染，一挥手，连声说：“走，叫你赶快走！”黄洛夫正是求之不得，三步当作两步，一下子也随着人流混出城门。

黄洛夫一走出城门，就像突然长了翅膀要飞起来，心情舒畅极了，步伐也轻快得多。他一口气赶了四五里路，才歇下来。在大路口有个凉亭，叫五里亭，亭中摆着不少早点摊子，四乡人连夜赶路，凡经过这儿都要停下喝喝水，吃点东西，因此亭内十分热闹。黄洛夫揩去头上汗珠，找到一家甜馃摊，一口气吃了几块甜馃，又喝了两大碗甜麦粥，才消去一夜未眠又经过一场紧张奔波所引起的疲劳。难关业已度过，可是新问题又来了：“万一找不到关系，找不到马叔怎么办？”他在乡下没熟人，再进城又不可能，因此，他又有几分着急。不过，他又想，大林同志既然叫他来，一定也有安排，相信组织不会叫他冒这个险。

离开五里亭不远，有座尼庵叫五龙庵，也是个联络站，但要在十分紧急时才用。大林就是叫他到这儿来接头的。他一边忙着装肚子，解决饥渴问题，一边向那甜馃摊主打听。弄清去向后，他因肚饱，体力也恢复了，便信步走去。走了一段路，想起去见组织总不能这样狼狼狈狈，得找个地方洗洗面，把服装、仪容整饬一下。便到路旁一个水潭边，看见有人用汗巾在洗面，他也蹲在一旁掏出面巾用清水洗面。洗过面，对着那澄清如镜的水面照了一会儿，觉得头发太蓬乱，又用湿面巾在头上胡乱擦着，抽出牙梳梳得明亮光彩。可惜胡子又太长了，这个他无法可想，平时是从不用刮胡刀的。虽有几分惋惜，却也不失为“服装整齐”“面目光彩”了。打扮完毕，他就悠悠荡荡地朝五龙庵走去。

五龙庵是个菜姑寺，四周围着道红砖墙。进了正中大门是一个大院子，左右两边各植大榕树一株，走过院子就是正庵。当时黄洛夫走进大门并没人出来阻挡，进入院子，才看见有个菜姑模样的年轻妇女在那儿打扫，黄洛夫连忙上前招呼，恭恭敬敬地叫声：“师父，您早。”那菜姑抬头望他，不发一言又兀自在扫她的庭院。

黄洛夫觉得无趣，却又急于要找马叔，尽管对方表示并不热烈，也只好再低声下气地问：“师父，请问一声，你们这儿有位叫静姑的没有？”那年轻菜姑停了手，重新把他打量：“你找哪个静姑？”黄洛夫依照大林交代的暗号：“我找从咸江口来的静姑。”那年轻菜姑略为有点迟

疑："你找她做什么？"黄洛夫道："她有个亲戚叫成哥的，托我带一封信交她转给马叔。"菜姑四面张望，却又装作不明白的样子："你再说清楚一些。"黄洛夫重新把话复述一遍。不意那菜姑竟然摇起头来："你找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没有马叔这个人。"这可叫那黄洛夫如受雷打一样，一时傻住了，他口吃地说："你……们这……儿不是叫五……龙庵吗？"说着，又跑到大门口去查对，一点没错，那大门上明明白白写了"五龙庵"三个字。

那菜姑见他那傻里傻气的模样，反而抿起嘴来笑，而黄洛夫也一口咬定："是五龙庵就一定有静姑，一定有马叔；你也许新来不知道，请替我通传一声，我要找静姑。"那菜姑见他认真着急，看来又似有什么急事，也不再为难他，便对他说："我就是静姑。"那黄洛夫一听这话，一身松下，大为高兴说："我早知道成哥不会骗我。"接着却又埋怨起人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急，却在寻开心！"静姑敛下笑容说："信呢？"黄洛夫道："要亲自交给马叔。"静姑又有几分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好，不过他现在不在这儿。"那黄洛夫一时又起了恐慌："那我怎么办，我是回不去了的。""你一定要亲自见他？"黄洛夫道："我一心一意就为了这个。"静姑又道："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你能等吗？"黄洛夫无可奈何，也只好如此了，他表示愿意，于是静姑说道："那你就跟我来吧。"

当下静姑就把他从侧门带进去，庵后有一排平房，平时是准备给香客过夜的，这时正好把他安插下。她一边打开一间清静小屋请他进去，一边又问："你从没来过这儿吧？"黄洛夫把包袱放下："要是来过，也不会受你这些气。"静姑笑着解释："我不能对什么人都相信。你是刚从城里来的？"黄洛夫一时兴起，很想把什么都告诉她。但静姑却警告他："门有缝，窗有耳，说话可得小心。你在这儿暂住，不许出去，也不许乱跑，吃的喝的我自送来。找马叔由我安排，不能性急，运气好一下子就找到，运气不好先住三五天再说。"说着又出门去，一会儿把一壶清茶送进来："自然我很清楚，没急事你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但是马叔忙呀，像个神仙一样游来游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夜。我看你眼睛充血，面色灰暗，该一夜没睡了吧？这儿有现成的床，躺下歇歇，有事我会来关照，千万不要到处乱走！"说着，把门反扣上，咔嗒一声又加上一面锁。"这次真的被俘啦，"黄洛夫想，"但是在一个漂亮的女同志手里！"他倒有点诗人的豪兴哩。

三

黄洛夫在五龙庵像隐士似的，整整地过了两天隐居生活。睡倒睡饱了，只是无书读，无事干，无聊。静姑对他的照顾既热情又细致，按时送茶送饭，有时还抽空来谈谈，顶大方，不像个乡下姑娘。她很忙，庵内大小事务都要她管，那个庵主已是六十多了，除念经、礼佛、打坐、接待施主、办功德、替人还愿，什么也不管，一切全交给她。经过了几天的接触，黄洛夫和她混熟了，他本来也挺随便，讲起话来也就不那样注意方式方法，他竟然大胆地问她："年轻轻的为什么要出家？"静姑避而不答，却反问他："没有我这个出家人，你还能安安静静地住在这儿？"一句话把他问得直傻笑。"真厉害，"他想，"到底是革命妇女！"

一天，将近黄昏，静姑来敲他的房门，对他说："马叔派人接你来啦。"叫他把包袱理好。不久，就带进一个比她年纪略小的姑娘，那姑娘还叫静姑做表姊。这人更有趣了，一见面就对黄洛夫做鬼面。静姑对那小姑娘说："我把人交你，路上出事，你负责。"那小姑娘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物，她喜怒无常，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对你瞪眼皱眉，大声大气地说话，倒十分爽朗。当时她便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要有事出，我就跳海！"静姑说："还是小心点好，到那时想跳海也来不及啦！"

小姑娘大摇大摆地对黄洛夫说："喂，洋学生，准备好了么？现在就走！"黄洛夫小声小气地回说："听候吩咐。"那小姑娘叫声："走！"把他的包袱一提就走，力气倒不小。走了约里来路又对他大声恐吓："洋学生，你可得准备准备，我们要走一晚！"再走三五里路又开他的玩笑："喂，洋学生，你会唱歌吗？这儿可不是大城尽你怎么唱都出不了事。"见他走得慢，老落在后头，又说："我看你就不行，还走不上三五步路就不行啦。累了吧，要不要歇歇？"

黄洛夫见她那样随便、刁蛮，也不那么老实了，他说："有这样漂亮的姑娘陪我走，再走十天十夜也不累！"这可叫那姑娘瞪眼竖眉，她气愤愤地说："洋学生，你说粗话，小心我告诉马叔，他不会饶过你的！"黄洛夫故意问："马叔很厉害吗？"小姑娘大声恐吓道："他不厉害？连石头狮子见了他也要低头！"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地赶着路，不上三个小时就赶到一个地方，黄洛夫一看是个渡口，一艘大渡船停在那儿，旁边泊着一只小艇。那姑娘对那小艇只一指："上去！"黄洛夫莫名其妙地问："还

要赶水路？”那小姑娘笑道：“到哩。”黄洛夫更闹不清了：“为什么还乘船？”

小姑娘把他只一推，赶上小艇，那小艇摇晃着荡了开去，黄洛夫正待喊叫，那小姑娘纵身只一跳跟着也上去，叫声：“坐定，开船了！”从船篷架掇过竹篙，就沿岸撑去。小艇行约三里地，到了一片芦苇丛内停住，这时她才叫黄洛夫坐在船篷里休息，自到艇尾生火煮饭。当火燃了，米下了锅，才说：“洋学生，你知道，那儿是渡口，人杂，不好说话。在这儿，可以放心，大声唱歌也没人管。你不用急，我告诉你，马叔不在家，要过几天才能来，叫你先住在这小艇上养养身体。”黄洛夫暗自又叫起苦来：“刚刚在五龙庵关了几天，又要在小艇上坐禁闭了！”

那小姑娘比起静姑来就更大胆泼辣了，她自我介绍道：“我叫阿玉，脾气有点不好，心地倒顶直，不要见怪。你在艇上不用怕，白天我有事，你一个人守在这儿，有人问，就说是阿玉的表哥，探亲来的。晚上，”她突然问道，“你怕鬼吗？”她自笑着，“这儿虽是荒凉，没鬼，不用怕，还有我呢。”黄洛夫口吃地问：“你也住在这儿？”阿玉嗔声道：“我怕你吃掉？没有我，你倒真的会怕鬼！”说着又是一阵笑声。

饭后，阿玉从船舱下拿出铺盖，丢了一条粗棉毡给黄洛夫，指着舱板说：“你睡在那儿。”自己却在船头和衣曲身躺下，又开口叮嘱：“不要封建，不要胡思乱想睡不着，我们船家人都是一家人睡在一条船上的。”不久，就呼呼睡着了。黄洛夫直挺挺地躺着，双眼睁得大大的，看月色从船篷外泻进来。小艇在水中摇晃，江水淙淙，发出咽声，不时也发出鱼儿跳跃、芦苇丛中鹭鸶争鸣声。他觉得一切都很新鲜，都像在梦境里。“可是，”他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马叔呀？”虽然和他原来想象的不同，生活起来倒也挺有意思。第一是，他已离开虎口，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了，其次是，他所接触到的人，对他几乎都是亲切的、同志式的。

第二天一早，小艇靠了岸，阿玉对黄洛夫说：“洋学生，我有事，艇就泊在这儿，不要随便出来，饿了自己生火煮饭吃，米、菜现成。”说罢，一纵身又上了岸，真如飞鱼一样的轻巧灵活。黄洛夫坐在艇舱内，看她那健壮的四肢、曲线玲珑的背影，暗自叫好。

那阿玉沿岸走，想到渡口帮她公公撑渡，忽然在半路和老六碰上。老六说：“我正找你。”阿玉问：“问那洋学生的事？”老六道：“也是一桩，他的情形怎样？”阿玉道：“顶听话，一点没什么。我把他关在艇上。”老六道：“还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你去。”接着又低低说了些话，阿玉道：“你叫我把那洋学生放在哪儿？”老六道：“暂时留在你家怎样？”阿

玉嘟起嘴挤着眼，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只有这样啰。”

说着，老六自去，阿玉又回头，到艇边叫了声：“洋学生！”纵身一跳又上了艇，一边起锚一边撑篙说：“有要紧任务，要用船，没有办法，只好又把你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他们在离渡口约一里远停下，阿玉把艇靠上岸，把黄洛夫带着，进了渡头的草屋，对黄洛夫说：“这儿离渡口更近，常有坏人来往，更要小心，不要随便出门。累了就在床上歇歇。”说着，返身外出顺手锁上门，上了小艇，头戴竹笠，手划双桨，沿江而下，直转护城河去了。

当阿玉把小艇开进护城河内，到了老六指定的石灰窑边“三棵大树”下，已是中午了。这护城河淤泥堆积，尽是芦苇败草，要不是桐江水涨，即使小艇也开不进去。她把小艇泊在第一棵大树下，悄悄地涉水上岸：没个人影，石灰窑正是淡季，没人烧灰；护城河离城根很近，只有三五丈远，城墙边满是蓬蒿，显然也少有人来，仔细一看，才依稀看出一条蜿蜒小径，从石灰窑直通到城根。沿那路线往上搜索，四丈来高的城墙石缝里还有崭新足印，说明有人在这儿进出过。阿玉侦察了半天才定下心：对，就是这儿。她四处都探过了，没个人迹，又想：“也许还没有到。”重又涉水回艇。拿出一些冷饭陈菜，盘腿坐在艇头，胡乱地吃着，却一心在等那对象出现。

约过一个时辰，她才看见城墙上有人影晃动，先是个白发老头探头下望，在找那通道。她心跳着：“人来哪！”却兀自不动，只在背着老六告她的暗号：“……那人走近三棵大树第一棵树下，找艇，你就问：上白鹤庵烧香去吗？对方答：我是回娘家去的。你再问：搭艇去？对方便问：取费高不高？不高就搭你的去。你说：小意思，随意送。那就是我们的人了。一上艇就把她带来，在黄昏前送到我家里。”

不久，那老头把城墙上的通道找到了，转身招手，便有个干瘪的中年妇人探头出来，看那通道，双方低低交谈着。接着又是一只包袱从城墙上丢下，接着那干瘪女人就沿城墙石缝裂口，细心、谨慎地一级一级爬下。在那城墙上，老头一直是探着头在注视她，怕她失足，怕她胆怯，直在鼓气：“胆大些，没有关系，再加把力气就到啦。”不久，那中年妇女落了城根，仰头上望，对老头笑笑，摆摆手，似叫他回去。但那老头却又朝三棵大树方向指，她点点头，寻回包袱，提着，拨动蓬蒿，走向三棵大树。

只有一会儿工夫她就找到第一棵大树，注视那小艇。没等开口，阿玉就起身问：“上白鹤庵烧香去吗？太太。”那中年妇人便说：“我是回娘家的。”阿玉再问：“搭艇去？”那妇人略作沉吟：“取费高不高？不高我

就搭你的去。”阿玉心想：“对头！”便说：“小意思，随意送。”当即把跳板架起，伸手来接包袱，顺便把人也接上艇，抽去跳板，提起竹篙：“太太坐好，开艇啦。”只见那中年妇人还依依不舍地对城墙上老头摇手示意，那老头笑笑，点点头，便不见了。那妇人在篷内坐定，双手紧紧抱住包袱，阿玉只在撑艇，赶潮水未落前，把艇开上桐江。

阿玉只是用力地撑着篙，那妇人却眼瞪瞪地在打量她，两人一路无话。一直到了桐江口，阿玉收起竹篙改用双桨，那妇人才开口问：“这是什么地方？”阿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快到娘家啦。”那妇人一听这话心情也宽舒起来：“你怎知道我娘家，小姑娘？”阿玉掉过头来只对她笑，却不说什么，顺口唱起一段小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阿玉把小艇泊在离渡口三里地一个小码头上，看看天色，夕阳还没全下山，她便对那妇人说：“还得等等。”又到船尾忙着洗米下锅。那妇人问：“小姑娘，你想把我送到哪儿？”阿玉笑道：“你不是说回娘家去吗？”说着，又笑。那妇人也笑了：“是我娘家派你来接的？”阿玉道：“当然，要不，那个鬼地方，一辈子也不会有人去兜生意的。”那妇人道：“非常感谢你，小姑娘。”阿玉却大大方方地说：“没有什么，这是我的责任。”

太阳完全下山了，一锅饭也煮熟，阿玉起身说：“走，我带你见亲娘去！”说着又嘻嘻地笑。那妇人上了码头，由阿玉带着，绕小路进清源。在路上，那妇人说：“你真会开玩笑，小姑娘。”阿玉却道：“我叫阿玉。”又说，“一人闷声不响过日子多难过，我就是怕闷，所以有时喜欢唱唱歌，说说笑话。”那妇人见是自己人，也自我介绍道：“我叫庆娘。”却也没追问下去，她知道她的任务和这个无关。

不久，她们进了村，阿玉一直把庆娘送到老六家。老六、玉蒜还有红缎都在家，他们亲切、热烈地欢迎这个新来的客人，老六双手紧紧地拉住她，满面笑容地说：“庆娘同志，欢迎你！”阿玉在一旁看热闹，一会儿才对老六说：“我的任务算完成了，现在可以回去了吧？”庆娘觉得应该对她有个表示的话，便道：“阿玉同志沿途对我照顾真好。”阿玉只是笑笑：“没什么，只是多开几句玩笑。”又问老六：“可以走了吧？”老六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放心不下那小伙子！”阿玉只说了声：“去你的！”返身便走。

当下玉蒜便对红缎说：“叫庆姑。”老六也说：“马叔还没回来，你就在咱村暂住，我一切都安排好了，自己人，不要见外。”又问玉蒜：“你把庆娘同志送过去，还是等勤治来接？”原来，他们就把庆娘安排在勤治

家住。红缎自告奋勇道："我送庆姑过去。"正说着，就听见勤治的声音："大嫂已经来啦，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那勤治原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和自己丈夫成亲不到半年，丈夫出洋，一去就是十年，信息全无，等到打听清楚才知道早在五年前病逝。她买了个儿子来养，守住夫家一点产业，又做些手艺度日，也就算了。这时家里只有寡母幼儿二人，相依为命，因为地方比较宽敞，人丁又少，从她参加革命后，就成为一个经常活动场所。老六说："你来得正好。"当下就把庆娘交她带走。

那阿玉回到草屋，只见黄洛夫背着手在阴沉沉的草房内绕圈圈，一见阿玉进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尽拉着她问长问短。阿玉觉得他很可怜，便说："一路上都在担心你闷气，不把你关起来又怕出事。"黄洛夫连忙声明："我完全是照你的话做，不敢走出门一步，连灯也没敢点。"阿玉只是点头微笑："你这洋学生肯听话，很不错，叫人喜欢。走，我们回去，这儿没人招待，在船上，至少还有我。"说着他们就出门，沿江岸走，这时那渡船已不开，泊在对岸，老艄公蹲在船头吃夜饭，见阿玉回来就打招呼："回啦？"阿玉对他摆摆手说："又要走。"黄洛夫问："那老伯是什么人？"阿玉嘴尖舌利："你又不想和他攀亲，问长问短的做什么？"黄洛夫以为不好问只好不响。

上了艇，阿玉又把它摇到老地方，搬出饭来，黄洛夫张口就吃，阿玉望着他直笑："饿坏了吧，洋学生？"黄洛夫说："还好。"扒过一碗，又添。阿玉一边吃，一边交代："刚刚听说马叔还不能来，你得安心在这儿再住三五天。"黄洛夫低低叹了口气："又是个三五天。"阿玉道："心里闷，我给你本书读。"说着就去找，在堆破烂的船舱内找出本石印版的《水浒全传》给他："读了书心里还是闷，我这儿还有现成钓竿，可以钓钓鱼儿玩。"

黄洛夫搁下饭碗把那书翻着，开口问："你从哪儿弄来，专为给我的？"阿玉这次可真有点不高兴了，她说："洋学生，你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人？我告诉你，这本书是我托六叔买的。"黄洛夫大吃一惊："你认得字，会读《水浒全传》？"阿玉得意地说："不多，只有几个字。其实，看懂个大意也就行啦，字不全认得也没关系，跳过就是。"黄洛夫对这个刁蛮姑娘又有新的看法了。"真不简单，"他想，"还认得字哩。"

四

吴启超原想放长线钓大鱼，来个“一网打尽”，不意大鱼没上手，反而跑掉个黄洛夫，把他急得直跳。朱大同却说：“再不动手，连小鱼小虾也逃光了。”当发现黄洛夫逃走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一连兵被派到立明高中和几个有关地方去抓人。抓走了十来个文艺社的人，主要的人却一个没抓到。

原来那立明高中在黄洛夫逃离的第二天中午才发现他留下的纸条，引起一阵惊慌。教务主任研究了半天，肯定与政治问题有关，通知不要乱传。而那个共青团员，一早发现了黄洛夫放在他衣袋里的纸条，认得是黄洛夫写的，连忙去敲他的宿舍门，门被锁住，从门缝里看进去，一地是碎纸头、旧杂志，知道有紧急情况，急急忙忙地通知了有关人士，叫他们赶快地离开。

因此在上第一堂课时，不但纸条到处在传，大部分学生也在交头接耳，到了上第二堂课，听课的大减，老师觉得奇怪，问：“同学都到哪儿去了？”和文艺社无关的人只是冷笑，坏学生却到处在打听。听说是出了大新闻，连忙赶到党部去报告，党部又报告朱大同，朱大同立即下命令：事不宜迟，从速动手！因此就有大队军队开上立明，把学校团团围住，按照黑名单逐个地搜捕。结果主要的人物都不在，抓去的一些“嫌疑犯”也大都不知道黄洛夫等一干人的下落。

这次大逮捕失手，使朱大同大为震怒，他怪吴启超做事不密，漏了风声，吴启超却说：“工作没做好我有责任，问题不全在我这儿，从这件事我看出我们的对手是很强大的，不但组织严密，而且情报灵通，我甚至怀疑，在我们内部也还有他们的人。”朱大同问：“你这样判断有什么根据？”吴启超道：“看来我们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我们要抽兵援章了，他们来个告人民书、绝食、示威；我们要抓黄洛夫，他们又来个‘不辞而别’……”朱大同问：“会不会是姓刘的在卖苦肉计，有意地潜进来？”吴启超摇头道：“我看此人庸碌无能没这本领，我怀疑的倒是另一个人。”

朱大同问：“可能是谁？”吴启超道：“我怀疑的是林天成，蔡玉华的丈夫。此人在举行婚礼时我见过，言谈举止老练，来历不明，又得到蔡老头那样器重信任。蔡老头是现任监察委员，政局有什么变化，我们内

部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哪有不清楚的。有这样一个秘书，在他旁边，怎能情报不明呢？”朱大同道：“对此人我也早有怀疑，只是他是蔡老头心腹，又是亲戚，也没有证据。”吴启超继续说道：“至于蔡玉华，我一直就不放心，和黄洛夫比起来，她老练得多了。我在她身上花的工夫不算不多，可是，效果很差。如果说她也是，就绝不是个普通人。”朱大同问：“又和蔡老头有关，真伤脑筋！”吴启超道：“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甘心失败的，老朱你把侦察林天成的任务也交给我吧，他们强，我也不服输，大家再来较量较量。”

从此，吴启超又在进士第进进出出了。在这个家庭里面，他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但他面皮厚，死赖着不走，对大林表现了极大热情，对玉华表示歉意：“过去不知道蔡小姐已有对象，在言谈间有点冒昧，多请原谅。”对玉华娘又是送礼，又是说奉承话，逗那老人家欢心。有天，玉华娘就对玉华这样说：“看来，那姓吴的，也不怎样坏。”

玉华却觉得压力一天天在加重，她知道吴启超是坏东西，却又不能不应付。大林更感忧虑，情况越来越复杂，他们现在是在老虎窝里，处处都得小心提防，一有差错就不堪想象了。但有任务在身，又不能不坚持下去，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想，这样对自己对革命也是个锻炼。有一天，他们两个还就这个问题谈了大半个夜晚。玉华说：“我烦得很，明知他是鬼，又不能不和鬼打交道。”大林却安慰她：“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就得好好地来完成任务。形势有变，我们也得适应。”接着又说，“看来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得改变。”玉华建议就目前的情况和组织上谈谈。大林道：“我也有这个意思。”

但在这时，大林却和老黄联系不上，他早已回下下木，大林一时又走不开。

第九章

一

三多、苦茶离开下下木，告别众人直上青霞山。三多原打算当天赶过分水岭，到南县地界找个村子过夜。但苦茶却另有打算，要在青霞寺过夜。这样，她就有充分时间和三多面对面地谈他们之间的问题了。三多按自己的打算，尽在赶路；苦茶按自己打算走得特别慢，他们之间老有一段距离。三多走过一段路，回头看看，苦茶还在后头不慌不忙地走，停下等她，再走一段又是这样，他不得不开口了，苦茶却不慌不忙地说："急什么。久没走过山路，真累人。"说着索性就坐下休息。最后三多也只好放缓速度，迁就她。这样，大家都走得慢，有时苦茶还扶住他走路，他以为她身体不便，她却暗暗地在笑："这急性子病，得用这方法治你。"

两个人拖拖拉拉，走近分水岭时不觉已日落西山，暮色漫漫了。三多心想："糟，赶不上宿地了。"在山径道旁停下，得商量商量了，他问："今晚赶不上宿地怎么办？"三多焦急，苦茶反而轻松了，她说："这是你们男人家的事，倒来问我。"三多搔搔头皮："没办法，只好……"苦茶张头四望，她认得这个地方，朝岭上只一指："那是什么地方？"三多道："你忘啦，青霞寺。"苦茶笑道："你怕喂大虫，这儿不正有个现成宿地。"三多点头道："我倒没想到。不过荒废日久，怕都倒塌。上去看看再说。"

他重新挑起担子，刚好有一岔道，日久没人走动，被乱草掩盖，只能依稀地认出条路迹来。走过岔道，不远又有道山门，石阶上、石门上满是滑溜溜的藓苔，看来是长久没人来过。进了山门有条夹径，往高处有石级一二百级，蜿蜒而上。三多说："路滑小心。"一手抓住担子，一手来扶苦茶，苦茶索性就挽起他走。走过石级，又是一道山门，进了山门豁然开朗，出现一座大寺。寺前一片平地，左右各有古柏一棵，正中面对寺门一座石雕香炉，有千斤来重，也是青苔累累，寺门大开。三多

说："看样子，久没人来了！"他们直向寺门走去。

三多把担子放下，拍拍身上埃尘，拔出匣子枪，拉开大机头，走进寺门。那寺共有两重，前后殿连在一起，巍峨壮丽，从半山上仰望，只见雾气腾腾，彩云缭绕，仿如仙阁。走近一看，却荒芜得很，大半倒塌，野草丛生，荆棘遍地。几尊泥塑菩萨，年久失修，大都坍倒，有断头的，有失脚的。大殿上画梁间，尽是野鸟蝙蝠窠穴，满地鸟粪，蝙蝠拍翼哀鸣，带来惨惨阴风。走出大殿，转过侧门，更觉凄凉，原来那儿有两排平房，充当尼姑的宿舍、客舍、厨房、仓库，现在只剩断垣残壁，长满高过人头的蓬蒿，二丈来高的野树，充当山禽野兽的窠穴。当这稀客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一片骚动，野鸟发出尖厉哀鸣，振翼高飞，蓬蒿中黄猄[1]发脚狂奔，引起那沉睡山林一片回音。

苦茶身累腿软坐在寺门口石阶上，用竹笠扇风，突然听见一声枪响，有几分吃惊，不知出了什么事，匆忙赶进大殿，正见三多一手持枪，一手提着一只三十来斤重的黄猄走了出来。那黄猄虽受了伤，却还用力在挣扎。苦茶道："吓死我啦。"三多笑道："刚好碰上，放走了可惜。"解开绳子把它捆绑起来。他们聚在一起了，正好研究过夜的办法。苦茶说："你说怎，我就怎。"在这儿干稻草难找，野草尽有，却不如松针睡起来舒服。三多想了半晌，才决定在入口处找块干燥地方，作为临时铺。他把意见说了，苦茶也不反对，这样他又返身出去，一会儿搬进一大堆枯黄松针，细心地铺在地上，笑着说："这铺可舒服啦！"苦茶一边看他铺"床"，一边在想心事。

她回想十年前，当时还是个黄花闺女，知道要嫁到过县的下下木，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人关在房里哭了几日几夜，她为什么生来这样命苦，出嫁也要过县界？临出阁那天，大哥老白过来对她说："把东西收拾好，我送你上婆家！"她怎样都不肯，哭哭闹闹的，叫做娘的也生气："这样大一个闺女，嫁人又不是去送死，哭闹什么！"结果还是被迫收住泪，给祖宗神位、母亲磕了头，由老白送着上婆家。

她记得很清楚，那一晚上就在青霞古寺投宿，那时青霞山还太平，古寺香火旺盛，有十几个尼姑，十来个菜姑、长工，来往的香客也不少。可是，现在时过境迁，她原来投宿过的地方已认不出来，古寺一片萧条，尼姑香客都不见了。一转眼又是十年，她丈夫也死了，落得个不上不下，怎不使她触景生情？

三多把"床"铺好，用毛巾在揩汗珠，一面却对苦茶说："我在寺后找到一泓泉水，凉爽清甜，可以喝，也可以洗身。"他看见苦茶没有反应，似乎也没听见，走近一看正在流泪，问声："有病？"苦茶抹去眼泪，摇

摇头，像和谁赌气似的返身朝外走。三多也跟了出去，边走边说：“刚才不是还好好的，为什么又闹病？……”苦茶有一肚子委屈，索性扶住寺门放声大哭。

三多站在一边，有点失措，心想自己这一天来一直没顶撞过她，为什么发这样大脾气？“太累了？”苦茶摇头。“为什么呢？”苦茶一阵心酸：“不要问我，问你自己！”三多更是莫名其妙：“问我？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苦茶更加悲伤了，呜呜咽咽地哭：“人人夸你，我就说你不是男子汉。”三多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了：“我从没欺负过人，大嫂，我对你一向是尊重的。”

这话使苦茶大起反感，她哭着又跺足道：“大嫂，大嫂，你就只会叫我大嫂！”三多道：“这也是我的错？”苦茶直嚷着：“你害人！”三多吃惊道：“我害过谁？”苦茶道：“害我！”三多道：“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害过你？”苦茶又爱又恨，又好气又好笑：“所以我说，你不是男子汉，你不了解人！”她不再说什么，也不再哭叫了，向发出淙淙流水的地方走去，三多在她后面悄悄跟着。

他们在泉边，喝着清甜泉水，吃了随身带来的干粮，两个人不交一言，不望一眼。夜色弥漫全山，星斗满天，对这一对满怀心事的男女，眨着眼。吃完饭，苦茶对三多说：“把面孔转过去。”三多想走开，又怕她一个人出事，只好转过面，苦茶就动手解衣用毛巾在清水泉边抹身。过后，她又对三多说：“你也来抹一抹，我在前面等你。”三多道：“你先回去。”苦茶故意说：“你不怕我叫大虫吃掉？”三多笑道：“那你就在前面等。”

他们回到古寺，坐在寺门口的石阶上，三多怕再引起不快，平心静气地对苦茶说：“你的床我已铺好，你累，先休息。”苦茶一怔问道：“你睡在哪儿？”三多道：“我不累，我在门口守夜。”苦茶感到一阵冷意穿心而过。三多却兀自从腰上拔出匣子枪，检查弹夹，自言自语地说：“在这个地方，周围没一户人家，一个人，谁知道会出什么事。”苦茶忽然又无缘无故地赌着气了：“我还怕什么，死了倒好！”三多笑道：“你今天为什么老生我的气？”苦茶道：“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接着她又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做人多难呀，特别是做个像我这样的女人，有话没人说，有气没处出……”三多笑道：“所以你专找我这老实人发脾气？”苦茶活跃起来了：“人人说你老实，我看你这老实是假的。”三多吃惊道：“你从哪儿看出我假？”苦茶心想该说了吧？便开口道：“这些年来你把我逗得多苦，心里有话，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反要叫我来开口……”

三多恍然大悟，她老生气，原来为的是这个。一接触到这个具体问

题，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他遥望那沉沉的太空，内心交织着错杂情绪。他知道这些年来，她都在等待着他，等待他的一句话。实际上在感情深处他也摆脱不了她，他们，没有如一般人谈情说爱过，但相互间的体贴、关怀，眉目谈笑之间，就深深地体现了这种不是一般叔嫂间的感情。她有愿望，他也有需要。但他拿不定主意来面对这现实，为什么呢？他想了许多，和寡嫂结合多不光彩，还有将来老婆孩子的拖累……

他的沉思不语，鼓起她的勇气，她想起婆婆的叮嘱、组织的关心，她觉得不能再等待了，要说，把心里话都说出去："你从未向我说过一句心里话，对我有过真情表示，尽管我对你……"说着，她满怀委屈，声调变了，泪如泉涌："从你大哥去世后，我一直在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守？当时我还年轻，如果我要……还有人要。我不愿意，我还一心一意地在等，我等你，等你一句话，一个知心的表示。我只有一个想头、一颗心，我相信你，相信你会。这样一等就是七八个年头，把我等到皮干、心老了。"她掩住面哭着，"而你，对我又是怎样？对我有情又似无情……"她伤心到不能再伤心了，站起身就走。

三多也很激动，站起身快步跟上去，苦茶一口气走到石香炉前，双手扶住它在哭。"我了解你，你的心就像一池清水，我一眼就看到底，"她哭着说，"你不是不要我，你是怕……"这话说得那样中肯，正打动三多的心思。"你怕人家耻笑吗？怕我落后拖累你？或者是心里还有别的女人？……"她几乎是在梦境里说这伤心的话，"那为什么要使我这样受苦呀？"她几乎是号啕大哭了，哭得他多难受！

他觉得她的话句句是真情，字字是血泪，但他也不是一个寡情汉子，他从来就感到她对他的真实情操，她照顾他、关怀他，就像一个善良妻子对着亲爱的丈夫一样。可是，他为什么又要使她难过呢？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考虑？那不太自私！他的真情也动了，觉得很对不住她，很委屈她。他在她背后站着，听她的哭诉，泪水在眼中汪着，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抱着她，她没有表示抗拒，她变得那么软弱、那么的无力，让他抱着，紧紧地拥在他怀里。"哭吧，"她想，"尽情地哭吧。"她的泪水沾湿了他的胸膛，双手扶在他肩上。"我多恨你，"她说，抬起头，用那充满幸福、激情的泪眼望他，"我多恨你呀！"她又呜呜地哭了。

夜深更尽了，从山坳里传来阵阵阴风，苍柏发出沉悒的呼声。苦茶和衣躺在松针床上，无法入睡，她在想：三多对她虽然没有一句明确的言辞，但第一次那样热烈地、多情地拥抱她，也算是表示他的态度了。这样他们多年来纠缠不清的大事，就可以解决了。可是，他为什么又不到她身边来？他们可以谈个通宵，谈谈他们今后的日子。他一个人沉默

地坐在离她远远的地方，又在想什么呀？

三多这时手持着短枪，坐在门槛上，的确也在想心事。他得再想一想，他和苦茶的关系就这样解决了呢，还是……他觉得有点后悔，后悔刚刚不该那样冒失、冲动，在这荒山残夜，在这古寺内，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果他愿意……可是，他不能把自己、把苦茶陷得更深。

半缺的月亮升了上来，群山在清新明丽的月光下，显得那样美丽动人。这雄伟壮丽的大山，这动人的夜景，又使他想起另一件事，他想起老黄同志说过的话："别说它山高林深，荒无人烟，将来我们革命成功了，它就是一座宝山。我们可以在这儿建设我们的工业基地，建设新工业城市！"又说："要开展武装斗争吗？青霞山是一个不可不经营的重要根据地！"三多也在想着：如果我们有三几百革命武装，坚守在青霞山上，让敌人用千军万马来进攻吧，也不用担心！

从远远密林深处传来了虎啸，月光鸟栖歇在古柏树上对着月光发出了哀怨的鸣声。他起身踏着月色，慢慢地走动，从寺外又走进寺内。走过前后殿四周，才又回到苦茶身边。月光斜照着，泻在她身上；她枕着残砖侧身在松针床上，看来似已呼呼入睡。借着清幽月色，他注视着她的睡态，这也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看见的。他默默地凝视她，觉得她那安详的睡态，挂着泪珠的双眼，匀平的呼吸，都是那样可爱和动人。他暗自说："我不能再误她了！"

从门外刮进一阵夜风，带来刺人凉意，他想："也许她要受凉。"他跪在松针床上，伸手去摸她的额头、手心，默默地脱下外衣，轻手轻足地唯恐会惊动她，替她盖上。悄步离开，又复坐在门槛上，像是母虎为了保护幼虎的安全，守卫在洞口似的。

其实苦茶并没有睡着，三多的一举一动她都明白。当他用那样目光在注视她，当他宽衣为她盖上，她的泪水也挤出紧闭的双眼，感动地在想："这样一个好人，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起疑心呢？"她觉得大事已定，也就安心入睡了。

二

三多和苦茶的突然到来，是轰动整个大同乡听闻的大事。多少年来大同乡人已没见过下下木的人，同饮一山水，同在一座山上讨生活了；当时各县公路未通，又是往来两个县界的大道，由于人为的关系，兀自成了两个天地，隔膜，不相了解。对自家来说，更是做梦也没想到。

苦茶娘还健在，这个山区老妇，一头银发，一面皱纹，却仍行动敏捷，心情爽朗。她一听说闺女回家，不敢相信，还在骂那孙儿女：“不要瞎说，姑妈再也回不来啦！”当她亲耳听见苦茶叫声：“娘！”她又不能不相信了。满眶热泪，一把哭声，把她紧紧抱着：“闺女呀闺女，娘是在做梦吧，你怎能回来，你从哪回来呀！”说着又哭，哭了又说，“让我看看，是真的假的？”她紧抱住她不放，看看她的面孔，摸摸她的身体。只见苦茶满面笑容：“娘，不是做梦，闺女真的回来，从山里过来的！”老人家一直搂紧她不放，又是哭，又是笑：“闺女真的回来哪，闺女呀闺女，足足有七八年了，你不曾回来一次，娘也过不了山，怎不想煞娘呀，娘的心想干哩，娘的眼泪哭干哩，我的心肝儿呀，你还想得起娘。娘老了，娘说过，没见你一面，娘死了也不瞑目！”

三多意外地见到老白，他高大粗犷，和十年前相见时一样结实，只是老了，老得多了，剃了个光头，袒开胸脯，露出满胸黑毛，腰系布巾，一见三多，就用两只铁棍一样坚实的臂膀，把他抱起来，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又兴奋又感动：“亲家呀亲家，你怎这样无情无义，自己不过来，也不让媳妇回娘家，把娘想死，把我们一家也想死！”

苦茶在娘家时还没大嫂、弟媳，侄儿、侄女，这时见了面，也都搂成一堆，哭成一团。许多人都见过了，就是没见过二白，她问：“二白呢？”老娘说：“在山里。”苦茶吃惊道：“那我们一家人又都团圆在一起哪。”老娘叹了气：“也是经过多少风霜，说来话长。”看见苦茶还用白绒线结发髻，老母心就冷了，她说：“我和你谈谈。”一把拉进房去。大嫂、弟媳也都跟上。

她们在老娘亲屋里坐定，老娘问：“你那死鬼丈夫去世已十年，你还一心一意地为他守节？没一男半女，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说着，她的泪水就像断珠一样地滚下，“你没个打算？婆婆对你怎样，有个安排没有？”苦茶早知她一回娘家，老娘就会问她这件事，也早做了准备。因此

老娘一问，便心情开朗地说：“娘，你为什么问这个？”老娘道：“我不问，谁问？”苦茶这次却胸有成竹了，她不慌不忙地说：“婆婆对我很好，就像亲娘一样。”老娘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对你的大事，没个安排？”

倒是大嫂眼尖，当他们撞进门，她正在外屋，一见那三多和她亲昵的模样，就看出几分，连忙插嘴道：“安排定哩，娘，你没看见姑姑和那……”弟媳也说：“我在村口撞见他们，两个人还是手拉着手走路哩，那时我们都还不认识。”苦茶又得意，又害臊，她说：“大嫂、二婶，你们……”大嫂道：“是我看错？可是二婶也说。”弟媳道：“看姑姑那样，一定是，叫那三多和你配上，正好一对！”老娘听了满心高兴：“真的定了？闺女，对娘要说真话，为你这事，娘操心得要死。”又问，“是你自己挑，还是婆婆定下的？”苦茶只是沉默不语，她想：和三多的事，定是定了，还没稳定，将来回去，不知会不会变卦？

老娘一见她不语，心又冷下半截，一开口又是悲从中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和娘说个清楚，好容易我们一家子又团聚了，大家都好，你哥嫂是二男一女，你弟弟和二婶现在也有喜，都在一起，就只你一个不在跟前，年轻守寡，没个一男半女，怎不叫我伤心？你不能太老实啦，俗语说得好，人老珠黄，女人过三十，嫁不出去，找不上合适对象，以后还有人要？我几次三番对你大哥说，尽管山上匪多，也得过去打听打听，把苦茶接过来，她婆婆不做主，我做主，闺女是我养的，我为什么做不了主！我嫁她是去当媳妇的，可不是嫁去守一辈子寡。当年我又没收你聘金，大家凭个人情……”大嫂子怕她话说多了扫兴，从中打圆场：“娘，不要再说这些扫兴话，茶姑的事看来是全定啦。”苦茶娘还在那儿纠缠不清：“你嫂子说得没错？当真是他？那就好啦。三多这孩子我倒中意，比他那死去的哥诚实能干得多。”

苦茶见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自己也有八九成把握，不能再伤大家的心了，便说：“娘，大嫂、二婶，你们说得都没错，就是他。我们互相看中也有许多年哩！”老娘一听可乐坏哩，哈声大笑：“死丫头，对娘也卖关子，叫我白气一趟！”又问，“为什么不赶快成亲？你想把自己磨成老太婆？”苦茶道：“七八年来，我们俩心里都明白，他少不了我，我也少不了他，只是他胆小怕提。”大嫂道：“他怕提，你没有口？你提，怕什么，是光明正大的事，又不是偷偷摸摸的！”

苦茶低下头，用手指弄衣角，她在这些长辈面前，似乎又恢复到少女时期的青春羞怯：“我们昨晚一起在青霞寺过夜……”大嫂这下可高兴啦：“这样说来，你们已有……”苦茶面红着，嗔声道：“大嫂，你！他不

是这号人！”苦茶娘点头道：“我早说过，他是个诚实男子，苦茶也是诚实人，诚实人不会乱来的。终身大事还能乱来？”苦茶又说：“关于我们俩的事，昨晚都说过了。”大嫂道：“什么时候请吃喜酒？”苦茶道：“日子还要问过婆婆才定。”这一番谈话算是把苦茶娘的心事全安下，她高高兴兴地说：“苦茶，只要你下半生有个着落，娘死了也瞑目。”又对大媳二媳说：“三多已是咱家姑爷，你们可要好好待他。”大家都说：“娘放心。”

三

妇人家在内屋有一摊；在堂屋上，男的也有一摊。三多、老白不见面这些年，又是亲家怎不高兴？说着笑着，老白又频频伸出大手拍他肩。看来双方性情都没大变，老白还是那样乐观、爽朗，说话随便，好恶分明，他叫这是山区人的习性，“吃亏也是这个”，但见识、谈吐全不同从前了。

他说：“我和二弟给高辉拉去当了几年兵你知道？”三多道：“听说过。”老白又道：“当兵是坏事，吃的苦头可真不少。有机会去见识见识，换换这个不中用脑袋却也是好事。”说着，他用小烟斗敲了敲那铁蛋似滚圆溜滑的光头，“谈起当年当兵事，一则是被拉，不能不当；再则也有个自己打算，穷山区嘛，石头榨不出油来，没出路，出去捞一把也好。一出去才知道穷山村难捞，外面花花世界，我们这些穷人，当小兵的，也一样捞不上。就只那些当官的好，一张口，一伸手，就有大把银洋进口袋。当小兵的只配去卖命送死，真是他奶奶的，三餐吃不上，半饱不死的，说定月饷一月三大元，说的好，做不到，一欠就是三个月半年，你要饷？没有！你们要，可以，老子当官的，可以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找老百姓去要。好吧，找老百姓就找老百姓。可是，这年头，你当兵的穷，老百姓不穷？他们就是手头没枪，有枪也会来抢当兵的，这叫全是……”他说了句新名词：“无产阶级化哩！”这话说得三多很吃惊：老白真的变哩。

谈起当兵打仗，老白又口沫横飞、滔滔不绝：“不给吃饱，不发薪饷，真是他奶奶的，还叫去打共产党。亲家弟，你说这是玩哩？打共产党才真不是玩哩！那中央军自己怕吃亏，不敢上江西打红军，叫我们这些杂牌去打头阵、送死。弟兄们对红军的英勇善战早就闻名了的，一听说要去‘围剿’，没有开拔就开小差，上了路更不用说，在我们那个连，一夜间就逃走二十来个。后来中央军提了意见，给捉回一半，高辉气得胡子直翘，下命令各打军棍一百，弟兄们不同情高辉的做法，一百军棍真正打上身的还不到三五棍子，打前又都招呼过：弟兄，多叫几声包没错，我棍下留情，你可不能不呼声叫痛，好让我也有个交代。开小差的还是多，中央军又提意见，高辉没办法，杀掉一些带头的，才算勉强稳住。可是士气不振呀，大家背后都在说：中央军装备好，人员多，还怕

共产党，我们这群乌合之众打个卵？好，队伍勉强开上去，进入苏区，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一天走不上二三十里。亲家弟，你要知道，那苏区可和我们这儿不同，老百姓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共产党和老百姓只有一条心。我们所到的地方，一个人找不到，一口水、一粒粮也喝不到，吃不到。他们白天上山，入夜就一个劲围攻上来，东西南北尽是他们的人，打枪呐喊，吓得我们有些人连屎尿都流出来了。弟兄们吃不饱，睡不好，上头还一道命令一道命令地追：前进，前进！前进个你妈的！哪有这样打法，敌人在东南西北都闹不清楚，却一味要前进，前进！好，走了三天三夜，大家都又干、又饿、又累，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在第四个晚上，大队红军突然出现。他们就像天兵天将，来如风，去如电，我们还摸不清敌人来的方向，他们已站在我们面前，有人想抵抗，一下子就完啦，大多数人都来不及放枪就投降哩。我们两兄弟算幸运，我只听他们叫：穷人不打穷人，就把枪缴了，二白也一样。我们当了一个时期的红军俘虏，他们可好呢，对我们不打、不骂、不搜身，还受优待哩。”

三多听得兴奋，问：“你们碰到的红军多吗？”老白摸摸络腮胡子，放声大笑：“人家还只是一个地方赤卫团，几百人，就把我们一个独立旅三四千人打得落花流水，捉去两个团长、许多营长、连长，高辉要不是腿长跑得快，也和我们一样要当俘虏哩。”三多也抱住肚皮大笑：“后来又怎样哪？”老白道：“当了半个来月红军俘虏，在他们后方有吃有喝，还有人对我们讲共产党政策。他们说的话都对，叫大家开了窍，穷人就是要翻身闹革命。共产党叫我们说话，我们也都在会上诉了苦，反对国民党、高辉。最后共产党说：愿意当红军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留下，要返乡的自愿，一律发路费。当时我和二白商量，二白说当红军好是好，就是家里只有老的小的，没人照顾，还是志愿返乡吧。我想也有理，当了五六年兵，家里又不知怎样过，也就来个志愿返乡，这样就领了路费返乡。那共产党真好，把我们送出根据地，又指点我们：返乡该走哪条路，哪儿有国民党兵封锁，用什么方法偷过封锁线。这样走了三五天，沿途听说国民党在抓逃兵，我们不是逃兵，也不能不当心，再抓回去，又得当兵，又得当炮灰，可不能干！好容易走到章县地界，看见路头路尾尽贴高辉的大布告，叫原是独立旅的散兵游勇回去报到归队。苦还吃不够，要去报个屌到！归个屌队！大家都说：要回家，不去报到……”

讲的人入迷，听的也入了迷，三多又问：“那高辉逃走后情况怎样？”老白拍手大笑：“那高辉，逃得可狼狈，一个独立旅只剩下三百来人，自己化装成伙夫逃到章县，随行的只有三十来人。中央军不但不给

补充，还想问他个临阵脱逃，影响全局的罪哩。他到处张贴布告要重整旗鼓，就是没人再去。”三多问：“他现在在哪儿？”老白道：“他还住在章县，成了个无兵司令，老本完啦，中央军不信任，只得带着几个小老婆在那儿鬼混度日。有个独立旅名义，却无实力，听说他要求返乡整编队伍，周维国就是不许……”

三多问：“以后你们就直接返家？”老白摇摇头：“可不那么容易。从章县到刺州一线，国民党设了许多关卡，派兵把守，要通过真比登天难。当时，我们就想：再逃不过这关又得去当兵，要当国民党兵，不如当红军。大家想办法，想来想去就想出个办法，冒充伤兵，有的‘断腿’，有的‘伤手’，包纱布，扶拐杖，在通过那些关卡时，国民党兵要扣留我们补充，我们都大声喊苦：伤得厉害，连独立旅也不要我们哩。他们一见果真是伤兵，算了，滚你娘的！好，我们就滚，走得比什么都快。这样我们遇到关口就装伤兵，没有关口就是好人，一直混回家。”

三多问：“都是今年的事？”老白道：“去年的事。可是一回家，又出事哩。”三多连忙问：“又被抓走？”老白道：“差点。原来在大同，高辉设有个后方留守处，那留守处主任就是高辉弟弟叫高忠义，我们称他高老二。这高老二是个大烟鬼，终日不离烟床，讨了六七门姨太太，天天陪他上烟床，不久也都染上烟瘾。一家大小上下每天相对着抽，除收租迫税外，外面事极少管。那高辉吃了败仗，当个无兵司令，心有不甘，给高老二来了封信，叫他抽丁前去补充。高老二见回来的人多，心想壮丁都抽光了，哪来人，不如来个追捕逃兵，把这些人补充上去。便下命令：凡是从前线逃回来的，一律报到归队。自然没人理，他便来个挨家搜捕。这时，我们乡从外面陆续逃回来的，也有一百多，都不愿再去当兵吃苦，听说高老二在搜捕，都来找我想办法。我说：要当兵早当上红军哩，不去报到归队。有人说高老二在挨家挨户地搜捕。我说：你们在苏区时没听那共产党指导员说过，穷人要反对地主、官僚、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团结自救。现在我们各村有一百多人，就来个团结自救，大家生同生，死同死，一人有难众人共受。这意见当时大家都同意了，这样我们便成立个‘兄弟会’。一百多人在山上斩鸡头，喝血酒，对天共誓：有难同受，有福同享，不出卖兄弟，不出卖团体！”

三多道：“和高老二斗过没有？”老白继续说道：“……有了兄弟会，我们的胆子就壮起来，当时大家约定一起上高老二家去，对他说：我们家有老少，不能再当兵，你们一定要强迫，我们先铲掉你这个留守处，再上山！这高老二见高辉垮了，没个靠山，手头也只有那几十个人，二三十条枪，腰杆子硬不起来，更怕我们真的铲了他的留守处，便软下

来，只说：也是上头命令，不当也罢，何必认真哩。算是暂时无事，却又怕高辉再回来。当下兄弟会又决定，来个大翻身，索性共产了吧，大家都把自己在苏区见到听到的有关穷人翻身的事到处说了。说来说去，也只有个兄弟会，没有共产党……”

三多听了这一段话，暗自高兴：老黄真有眼光，叫我来这一趟，外面世界变化多大呀，就只我们住在山坳坳里的人，没看到。

正说间，老白女人从内屋出来，把老白拉过一边，低低说了些什么，又偷眼来看三多。老白连连点头，面露喜容。当他女人返身入内，他就过来用力把三多只一拍：“好小子，谈了这半日，有好消息也不告诉我一声。”三多莫名其妙，却还微笑着。“你和苦茶爱上啦？就是好，我这个妹妹，是个金不换，人品才能都出众，就是命苦。”又说，“你没成过家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一竿子通出屁眼的男子汉，没个女人来管管就不行。有个女人管，家务不用说，人也变得聪明些！”

只见一个二十五六年纪，光个头，高大粗犷的男人，背脊上挂着竹笠，敞开个胸脯，跨着大步，边用腰巾揩汗，边问着进来：“茶姐在哪儿？”老白一把拉住他：“二白，见见新姊夫。”二白一见就认出是三多，笑逐颜开地说：“你就是新姊夫呀，真太好啦。”又说，“这次来，一定要住上三几个月，不住这样久，不放你们回去！”

四

这村子有个兄弟会经常集会的地方，叫作“大同丝竹社”。村里喜爱“南曲”的年轻人又凑了份，从南县县城请来个南曲师傅，教大家吹打弹唱，因此，平常都有人在，而且一入夜就像赶庙会的，人来人往热闹得很。

饭后，老白把这个新妹夫带到“丝竹社”，介绍给兄弟会的人。这穷山村平时不大容易看到外客，三多又是老白的亲戚，自是不同。他们问了他许多有关刺州的事，自然也牵涉到当前政局，这倒给三多提供了一个宣传的机会。三多听见老白介绍后，头脑有点热，也想露一手，他问老白：“这些人怎样？”老白道：“没有高家的人，有话尽管说。”三多放大了胆子把老黄传达的材料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大大地宣传一番。不过他加上这样一句话：“我们住的也是穷山村，知道的事情不多，这些话也是听来的。”

他说了有关当前的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以及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意义。在说到国民党为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派百万大军随后追击，吃了大亏，整师整军地被消灭时，那些兄弟会的人均大感兴奋，他们大都是红军的手下败兵，有亲身经验，对这些话大都感到亲切、入耳。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国民党尽会吹牛，说什么把共产党赶跑啦，把红军消灭啦……当年我们一个独立旅，三四千人，还挡不住人家一个赤卫团几百人，枪声一响，被俘的被俘，被打死的被打死，差点连高旅长也当俘虏。报纸还说我们大捷哩！”说得大家都捧腹大笑。有的又说：“我相信三多哥的话，红军从来没打过败仗，他们离开苏区不是打败，而是北上抗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热火，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深夜。妇女们来叫当家的回去，说明天还有活干哩，大家听得耳热、心痒，没一个肯离开。一直到老白女人来叫：“妹夫赶了一天路，你还不让他休息休息？”老白道：“我们谈得高兴，倒把这件事忘啦。”

老白把三多送到新住所，还不肯离开，尽管他女人三番两次地来催：“该让妹夫休息休息呀。我说你这个人就是长气，有话可以留到明天说，茶姑说过，他们还要住许久哩。”老白就是舍不得离开，他说：“你睡你的，我们谈的正开心。”他女人生气道：“你怕我舍不得你？没有

你，我睡的还要甜！”老白还是一袋旱烟接上一袋，精神十分焕发，一点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半天来，他和三多谈得很投机，觉得三多也变了，当年他送苦茶上下下木，看见他，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小伙子，只有一身气力、一股儿牛劲，不大会说话，不大吭声。可是，他这次来就大大不同，从他的谈吐中，从他今晚对大家说的话，有条理，有见解，就不像普通庄稼汉。他默默地吸着旱烟，这间房本来空气就不流通，加上他吞云吐雾，空气就更浑浊，但大家都不觉得。

两个人盘腿对坐在眠床上，老白忽然开口道：“你们那儿，现在也有共产党了吧？”三多注视着他，决不定该怎样回答，老白又说：“说句实在话，三多，可惜我们这儿没有，要不我也加入。”三多问：“你为什么这样想？”老白默默吸着烟斗，半晌又说：“那次我在苏区被俘，看见共产党许多事情，听他们的指导员对我说了许多话，眼界才算开了。像我们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思！”旱烟斗吱吱地响着，“要不是有这一大家子拖累，说句老实话，我当时也不想回来，当红军闹革命强得多哩。”三多放胆地说：“闹革命到处都一样，哪儿有穷人，有反动派压迫，哪儿就得闹。”老白点点头：“我也这样想。不过，闹革命得有个头，有个组织，一群龙无个头怎能行哩！”

三多问：“你怎知道南县就没有共产党？”老白非常肯定地做了手势：“没有！我已找了快一年啦。”三多问：“你用什么方法找？”老白笑道：“方法不好，可也没办法。我听说共产党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却很注意穷人的行动。我对人宣传苏区的好处、共产党的好处，已宣传了一年多，我想我们这儿要是有共产党，一定会知道，也一定会派人来找我。可是没有，没有一个共产党来找过我。”三多问：“你不灰心？现在还在宣传？”老白笑道：“前前后后不过当了半个多月红军俘虏，听的看的能有多少？说说不也完啦。你今晚上说的话真行，有新玩意，中听。三多，我们是自己人，我问句话，不见怪？”三多笑道：“你说吧。”老白满满装上一袋烟：“你说的话，真像红军指导员说的，你现在是共产党了吧？”三多大笑，老白也笑：“你知道，我是见过共产党的！”笑声使这间黑沉沉的小屋，充满了生气。

老白又道：“要是我猜得不错，三多，你来得正合时，我们这儿要加入共产党的人可多哩。今天我带你去见的这些人，就有许多要加入共产党的。”三多道：“你们不是已经组织起来？”老白点点头：“早就组织起来，不过不是什么共产党，是兄弟会，专门为对付高老二抓逃兵的。”三多道：“人数不少吧？”老白道：“一百来人，大都是当年做过红军俘虏

的，各村都有。”三多问：“你们平时还干些什么？”老白道：“互帮互助，一人有事大家帮助，比方说高老二压迫谁，大家就一起去算账！”三多道：“听说高家盘剥农民很重，为什么不全面同他干？”老白道：“干是谁都想，就得有个头呀！”三多道：“你不是个现成的头？兄弟会会长！”老白放声大笑：“我算个什么头，只有共产党才行！”这时，苦茶娘亲自出马了，一进门就骂老白：“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像个夜游神，你不歇，妹夫可要歇！”老白连忙起身说：“好，好，我走！”他对三多做了做怪面，告辞出去。

三多虽然熄灯上床，却兴奋得无法入睡。当组织决定他同苦茶来大同时，他的信心是不足的，对困难也估计得大些，对老黄所说的“目前是革命大好形势”认识不足。到了这儿，和大家一接触，才相信真是革命的大好形势。不是党在找群众，而是群众在到处找党呀。

当晚苦茶和她娘合铺，老人家早已呼呼入睡，而她还毫无睡意，也是心事重重。她这次回娘家算是够光彩的了，她没使她娘、大嫂、弟媳和哥哥、弟弟们失望，她带了一个被他们认为合适理想的人。大家都已肯定她的婚事是定了，只等举行婚礼，所以他们都叫三多做“新姑爷”，叫他作“妹夫”。但她心里还有矛盾，她对家人虽然说得十分肯定，他几乎是她的人了，但三多并没有明白对她提起结婚的事。他不会再变吗？男人们的心事总是捉摸不定的，特别是追求他的人又多，光村里那年轻女人就有银花……

她却又忘不了青霞夜宿的情景：他热烈地拥抱过她，像老虎守卫幼虎一样地在守护她，为她牺牲睡眠，怕她受风寒，深夜为她加衣……这不都是深情的表示？可是，他为什么又不明白表示他们的婚事呢？“也许在他眼中我真的只是一个会管丈夫、会养孩子，每天只能在灶间转来转去的落后妇女？”她感到不平，“他太小看人了！”又想起小许在她离开前对她说过的话，她想：对！小许说得对，这次来，组织上交下的任务，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单独去做，我也要做给他看看，是他看错人哪，还是我真的不行！

五

接连几天，三多和老白、二白都有接触，双方了解深了，思想见了面，最后三多才把共产党员身份露给他。并说，他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把大家组织起来。老白觉得兴奋，也感到光荣，他对三多说：“一见面，我听你谈吐，就猜到一些。”又对二白说，“我的话没错吧？只要我们工作，共产党就会来找我们的，现在妹夫不是来了？”但他认为办这件事容易，“我叫二白到各村去把我们的人找来，让你开通开通就行。”三多却说：“树大招风，这样干革命不是办法，千万使不得，万一给高老二知道，对我们不利。我想，我们还是到各村去走走，我也想利用机会了解了解各村情况。”

老白想一想觉得他的办法稳当对路。可是，他又问：“我们组织什么？组织共产党？”三多道：“共产党我们是要组织的，现在先要组织赤色农会，有了农会再把里面表现好的，干工作积极的，出身穷苦、觉悟性高的人，吸收进党。”老白点头道：“分开来组织我同意，是不是把原来兄弟会的人都叫入农会？”三多道：“我现在就要同你研究这个问题，你从前组织兄弟会自然好，赤色农会和兄弟会性质不同、宗旨不同。兄弟会是封建性组织，只是为了一时需要，如反对抓逃兵、互助。赤色农会却是个革命组织，有阶级路线，有远大目标，要组织穷人起来翻身，闹共产革命，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所以，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兄弟会，但还没有革命立场，不赞成共产革命，因此也不能让他们参加。有些人虽然没参加兄弟会，却赞成共产革命，符合我们革命的宗旨，也要让他们参加。不仅男人要参加，妇女也要参加。男人参加农会，妇女参加妇女会。”

老白有点泄气了，他问：“有了农会，是不是要把兄弟会解散？”三多不以为然道：“既然已经组织起来，起了作用，为什么要解散？我想经过我们审查，大半的兄弟会会员可以参加农会，没有参加农会的就让他留在兄弟会内，将来就由农会来领导兄弟会，把它做一个外围组织。”这一解说老白也通了，他说：“这叫母带子，办法好得很。”

这样，他们就开始进行审查，先从本村起逐个地把兄弟会的人员审查过，挑出一部分人，由老白找他们谈话，成立了秘密农会小组，选出负责人。然后又出发到别的自然村去。这样兄弟会没解散，赤色农会又

组织起来。三多却在考虑建立党组织问题。

一天，三多对苦茶说："我和老白出去走走，天黑就回。"苦茶心中有数，反问他道："你把这儿的人都组织起来啦？"三多道："你怎么知道？"苦茶笑道："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才做得了大事！"她摆摆手又说，"你走吧，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苦茶在政治上是追求进步的，到大同几天，也和三多一样，一直在思考工作上的问题，她见三多在忙，自己也没空闲，一直在摸情况，了解周围的人！

从她回来后，老白家就大大热闹起来，不但周围邻居妇女来了，远点地方的人，也常常来看她，而且大都是些青年妇女。苦茶这几年来，在小许领导下做她们村的妇女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她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却善于做家常式的叙谈。她很会谈话，也能谈出妇女们的痛处，吸引她们，逗她们的眼泪。

住在穷山村的人，一向很苦，妇女尤其是苦，她们和男人从事一样劳动，上山下地，还要看管孩子，照顾家务，受男人的欺压！她就是利用妇女们在农闲时做手艺，和她们谈妇女的苦处，翻身做人的道理。在出嫁前，她是唱山歌的能手，出嫁后，有时心中悒闷，也常常一个人在唱，唱时泪涟涟，自己哭了，听的人也哭了，最后来了场大家抱头痛哭煞尾。但从她参加工作后，她已不再唱从前的老山歌，而是唱新山歌，她最喜欢唱的是一首《妇女四季调》。而这首《妇女四季调》正是蔡老六编的歌仔，经组织上修改后印发出来的。

她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她把妇女们吸引到她的周围，白天在家里，夜晚就到门口晒谷埕上，各人一只矮木凳，带着手艺，团团坐，边工作边谈笑，而她就对她们唱起《妇女四季调》。她的歌喉不逊于当闺女时的清脆动听，有人说："苦茶，十年来你的歌声没有变。"苦茶却叹气道："不唱就难过。"大家说："再给我们唱一唱吧！"她重复地唱了，唱到大家都掉下泪，有人说："苦茶，你这支新山歌是哪儿学来的？"苦茶道："在我们那边到处都唱开了，怕是你们这儿还没听见？"有人说："那你就教教我们。"苦茶道："我可以教，不过光学会唱还不够，还得了解一下歌儿的意思。"大家齐声说道："也请你解一解！"苦茶道："好，那我就边唱边解吧。"

当下她轻抒歌喉，先唱了一段，接着就解说："这是一个穷苦妇女在唱她的苦痛。她是一个贫苦农家的闺女，因为官厅、地主苛捐重税的盘剥，迫得她爹娘不能不把她卖给人家去当童养媳……"有人马上说："在我们村也有。"苦茶接着又说："她的婆婆，是个刻薄阴险的人，叫她做重的，吃稀的，稍有差错就拳打脚踢，把她关禁在柴房里饿饭。好在她

那未婚男人倒是个好的，同情她，爱护她，常常拿话来安慰她。”有人说：“我们村这种好男人可少见。”有人不同意：“男人也有好的，你家男人对你不就是体体贴贴的？”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只羞得那妇女满面通红，叫着：“说的是歌仔，怎的把我也拉上！”苦茶道：“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坏的！”有人笑着说：“我看三多哥对你就好过孝顺娘。”

苦茶只是微笑着，等大家闹过，才又唱起下一段。唱过又解着说：“十八岁那一年，他们拜了天地，结成正式夫妻，女的想：从此苦去甘来，要过个像人的日子了！男的也庆幸得了个贤良能干妻子。他们男耕女织，平安过活。可是，一阵霹雳平地起，官府不去抗日，打百姓，硬说穷人要造反，派人强征农家人，女的哭，男的号，官府虎狼兵，做人太无情，一条麻绳，一声喊走，从此杳无下落……”

在场的人起了阵骚动，此情此景正是大家都遇过的，苦茶大嫂首先说了话：“你哥就是这样给抓走的，当时我们全家哭叫，跪地求情都无用。”二白女人也叫着：“他们抓走大伯不到三天又来抓二白，我说男人不在家，我们要活也活不下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那高旅长派来的人，还踢了我一脚，骂声说：臭女人，你男人不在我养你！”

一时议论可多，大家争着发言，有的说：“我们这个自然村除了老头、小孩还能见个男人影子？大家去求高老二，高老二还说：没男人你们就过不了？要不我轮着陪你们！可把大家气坏了，他有钱有势，谁敢去惹他！”有的又说：“抓去送死的都是好人，他高家的，那个狗腿子当过兵，还不是在村上作威作福，鱼肉农民，糟蹋妇女？”有的说：“高家人半夜敲那丈夫去当兵的女人家门，叫妇女陪他睡觉，不答应还恐吓：烧掉你的房子！”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变成控诉会了。

苦茶道：“这种情形，不止咱们大同一个地方，到处都有呀。都是咱们穷人平时没有团结，怕官怕府，吃了大亏。要是我们穷人团结一致，他们也不敢！”接着，她就唱到“秋季……”又说：“八月十五月正圆，家家户户庆团圆，官方在赏灯，地主大摆宴，就只她，一个孤单女人，冷冷清清。她哭天天不应，哭地地无情……”她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放声大哭，有人痛苦地说道：“一批批男人给拉走了，就没见一个回来。”有人又说：“咱们村的寡妇都是这样来的，打了一次战，一个消息传来，就有几十人当上新寡妇。那时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无情，有人想不开，一条麻绳上大梁，活活地吊死了！”

苦茶大嫂道：“这日子我也受够了，要不是红军救了你哥，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不在世哩。”苦茶道：“穷人的命就是这样苦。”她鼻酸泪流地唱到第四季，并作说明道：“村里有个土霸，他不走正路专把弱女欺，一眼

看中这如花娘子，叫人来说：我就是看中你，你的男人不会回来了，还是跟我当个小吧。女的说：我虽是穷家女，却穷得有志气，穷得光明磊落，不贪你们这些狗的荣华富贵，一把扫帚打那说亲人。那土霸平时说怎就怎，谁个敢不依？一时怎肯罢休，一声‘给我抢来’，打手就绑走那苦命人。女的说：要人办不到，要命只有一条！威胁利诱都不成，一根麻绳归西天！”

这段歌词，唱得说得有声有色，当时十几个人都哭成一团！有人叹气说：“这歌儿说的就是咱村的事！”有的又说：“高老二就是那个恶霸，他三妻六妾哪个不是抢来霸来的？怕她们将来不死心塌地跟着他，强迫她们个个染上烟瘾。又说：哪个不听我的，我不打不骂她，就断她的烟。”苦茶道：“官府豪绅、地主恶霸，都是一家人，他们吃的是穷人的肉，喝的是穷人的血，还要穷人的命。穷人要翻身，才有好日子过！”有人问：“穷人怎样才能翻身？”苦茶想起小许常常对她们说的话：“要打倒贪官污吏国民党，土豪劣绅，地主恶霸高老二，穷人起来闹革命坐天下，才有好日子过！”她正说到这儿，从黑暗中传来了一阵叫好声：“说得好，说得妙！”妇女们吃惊地回头看，原来不是别的，正是老白和三多。

老白口衔小烟斗，三多满面笑容，他们正好从外村回来，看见晒谷埕上围了一大堆妇女，有唱有说，有哭有骂的，老白对三多说：“别闹散她们，我们也听听。”拣个阴暗处，两个人蹲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一直到她们议论完了，才突然出现。妇女们一见秘密被人听去，大起鼓噪：“男人们真坏，专门偷听人家的心事！”“丑死了，我们说了这许多话，偏叫他们偷听去！”老白笑道：“革命道理人人听得，女的听得，我们男的为什么就听不得？”他女人道：“这段歌词也说到你。”老白道：“这样，我就更应该听了！”

埕上很活跃，山区妇女一向是比较大胆的，她们向三多进攻道：“新姑爷，苦茶已给我们唱过，你也给我们说一段。”三多道：“我要说的话都给苦茶说完哩。”苦茶嗔声道：“你还好意思说这话。”三多道：“妇女们的话我说不来，我还是给大家唱一段，这歌儿叫作：翻身要靠共产党。”大家鼓掌表示欢迎。

老白和三多走进家门，老白女人跟着也进来替他们开饭。老白表示兴奋地说：“这才有点像闹革命的样子，连妇女也动起来了！”他女人道：“为什么妇女就不配闹，连革命，你们男人也要包？”老白伸了伸舌头对三多说：“这几天来变化可大，连我这黄面婆子也叫要闹哩！”说着放声大笑。

三多也暗自在吃惊，他从没想到苦茶会是这样的人，她工作得多好，多深入细致！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多年，他们同在一张桌子吃饭，一同上山下田劳动，为什么就没注意到她的变化？

六

不知不觉间他们已住了十多天，老白和三多白天出黑夜回，到路远的地方去就在外村宿下，就这样把七个自然村都跑遍，也都组织起了。工作看来是顺利的，从前老白组织的兄弟会给他们的工作打下了有力基础。

一个晚上，苦茶偷偷地溜进三多房，问他：“把家里的活忘啦？”三多道：“我正要问你，你的事怎样啦？”苦茶故意反问他：“我是回娘家探亲来的，我有什么事？”三多笑道：“你看，又在生我的气。”苦茶扑哧一声也笑了，她说：“你不是说我们妇女无用，专拖你们男人的后腿？”三多沉默着，面孔有点发热。苦茶道：“别急，事情都搞妥了，不多，十多个人，正好成立一个妇女小组，组长也选出来了，就是我大嫂。”三多道：“我明天再和老白谈谈，工作算有个结束，可以走哪。”苦茶道：“什么时候走？”三多问：“你说。”苦茶道：“后天一早动身。”三多道：“我赞成，你去准备一下。”

临走前，三多和老白做了一次深谈，他们把南县情况反复地研究，又对今后工作做了番布置。最后三多对老白说：“我们相处了这些日子，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从我对你的了解，老白同志，你现在已有条件做一个共产党员。”老白感奋地问：“你说的可是真话？”

关于这个问题他曾向三多提过两次，但当时三多只是说：“要当共产党员可不容易，要看你的工作，对革命的贡献。”老白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他想当个共产党员不那么容易了，以后也就不再提，但他还是努力地在干。想不到这时三多却主动地对他提了，他怎能不感奋呢？

三多又道：“我愿意做介绍人，把你的要求提到组织上去讨论。”老白紧握着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三多继续说道：“我相信组织会批准你入党的！”有好一会儿，老白才开口：“以后我该怎样做？”三多道：“按照布置的做，二白和另几个人也有条件，可以入党，但要迟一步。”老白点头：“你什么时候再来？”三多道：“下次你最好上我们那儿，我介绍党的负责人和你谈谈，他是一个老红军，从中央苏区来的。”老白吃惊道：“真有这样的人？”三多道：“不久你就可以见到他了，我们都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老白用力在地上敲着小烟斗：“我一定去！”三多道：“一个月以后怎样？”老白道：“行呀！”三多道：“那时我还要请你喝

酒哩。”和苦茶的婚事，他已暗自定下了。

天没亮，自家就挤满人，有白家人，也有亲戚邻舍和农会、妇女会会员，他们都是听到消息赶来送行的。苦茶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迫三多、苦茶一定要把两大碗鸡蛋线面吃下去：“你们要赶山路，沿途又没人烟，不吃饱还走得动？”老人家说说又哭了：“以后你们可要常来，最少每一年也要来一次，娘年纪大了，谁知道还有几年好活！”苦茶也感动得流泪，大嫂、弟媳还有一些送行的妇女都哭了。老白却微笑着在吸旱烟，他说：“你们这些妇人家就只知道哭哭啼啼，也该说几句吉利话。”妇女们一听他话中有话便把他包围起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个个都得像你们男人这样无情无义，就只知道往外跑，家不要啦，老婆儿女也不要啦。”老白却又开起玩笑：“对！对！还是你们女的好，以后奉劝大家光养女的，千万别再养男的了！”这话逗得大家都笑哪，连苦茶娘也破涕为笑。

有人又问：“苦茶，什么时候才请我们喝喜酒呀？”老白故作吃惊道：“怎样，你们天天在一起，苦茶还没对你们宣布过？三多已约定我下个月到下下木去喝喜酒呢！”苦茶感到紧张，她说：“大哥，不许你乱说！”老白道：“你想守秘密，我偏要说。”妇女们一下子都轰到苦茶那儿去：“苦茶，你真坏，连日期都定了，还瞒住我们！”苦茶面红红的，既吃惊又高兴：三多真的对大哥说了？为什么他不先问问我？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民主！苦茶娘也有点意外，她的亲生女儿就没对她说过，她相信她不会瞒自己的，她走去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三多：“是你私自定的？为什么连岳母娘也不说一声，难道苦茶不是我生养抚大的？”三多只是笑。自然，大家都为这件事特别高兴！

大家把苦茶、三多直送出村口。临分手时，苦茶指着那些妇女，低声、严肃地对老白说：“大哥，我也把这些姊妹们交给你了，她们都是妇女会会员。”又把大嫂子拉过来介绍：“还有，她是我们妇女小组组长。”老白笑道：“且慢着急，我还要送你们一程哩。”他们离开欢送队群开始上山，苦茶走走又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望着大家。送别的人都还在村口站着，对她挥手，有人还在唱《妇女四季调》哩。她兴奋、感动，泪水纵横。

回想起十年前，她一身布衣服，一只小包袱，也是由老白送着，到下下木去当新媳妇。那时虽也有她娘、小弟弟到村口送行，又是多么凄苦、冷清呀，和现在有多大不同。当时她觉得不是去成全一生中的好事，而是去受难，她真不愿离开这个生身长大的家乡，她多么想死呀！现在，她真的是去成全人生中最大的好事，也舍不得离开家乡、亲人，

但在她心中却充满了喜悦！

老白挑着白家送给亲家娘的礼品，和三多边谈边走，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在这些日子里已谈了许多，似乎还没谈完，一下子也谈不完。三多问老白："乡里还有多少武装可用？"老白道："需要的时候，两百来条枪还拿得出。"三多又问："高老二那边还有多少？"老白道："已经不多，高辉走时都带走了。"又问，"你想，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用？"三多点头道："也许很快，也许还有一段时间，总之我们一定会用得着它！"老白兴奋地说："只要你一句话……"三多道："不是我一句话，是我们的党。"老白改口道："我的脾气真难改，又说错哩。"他们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苦茶还在老远地方走走停停，依依不舍。他们停下等她，老白道："看来苦茶今天特别高兴。"

老白把他们送到十里路外山岔口上才分手。

还是三多伴着苦茶，苦茶低着头和三多并排走，不时却偷偷瞟眼看他，暗笑。三多道："为什么你老这样望我？"苦茶故作正经地说："我说你这个人，现在越来越坏哪。"三多道："为什么？"苦茶望望远处，表示对他冷淡："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先问问我，就对大哥说，要是我不同意呢？"三多心里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却故意问："你说什么大事呀？"苦茶冷笑道："装得多像！"三多道："是不是……"苦茶道："别说啦。"三多道："那晚上，在青霞寺，你不是已经说过？"苦茶装出生气模样："我说过什么？"三多道："你说过……"苦茶道："那时是那时，这时又是这时，当时你又怎样表示的？我现在已改了主意。"三多倒觉得有点意外："你当真变啦？"苦茶乘机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歇下，不走："是的，后来我的主意就变了，我现在是很不喜欢你的。"三多也把担子放下："就因为生我的气？"苦茶道："从前你不讲理，现在我也不讲理。"

三多见她话说得认真，有几分急，苦茶见他急了，心中就有几分乐："我不但生你的气，我还生自己的气，我为什么要这样傻，人家瞧你不起，不要你，你还死死等他！"三多道："可是我已经决定……"苦茶绷起面孔说："那是你的事，我可没对谁说过。"三多在她旁边坐着，不觉叹了口气。苦茶道："你叹什么气？"三多道："我上了你的当！"苦茶心想，把他急得也差不多了，又问："现在你想怎么办？"三多道："我只好问你啦。"苦茶忽然吱声笑了，三多掉头望她，她还是在笑，笑得那样逗人喜爱。他情不自禁地对她伸出手去，她就顺从地投进他怀里。他们的大事就算这样定下了。

七

三多、苦茶回到下下木不久，老黄也回来了。三多娘和苦茶都在忙着准备他们的婚事，村上议论纷纷，大都对这段苦姻缘表示同情和欣慰。只有一个人非常不服气，那人便是三福妹妹银花。这十六岁的小姑娘叫作“人细鬼大”，发育得早，心眼多，从十四岁时起就懂得同男人眉来眼去，轻浮、虚荣。三多常到三福家，把银花当小妹妹看待，常对她开玩笑说：“长得真俏、真快，不久前我还替你揩过鼻涕哩。”银花却一味学大人样，想嫁人，她想嫁谁呢？曾偷偷地对人说：“要嫁人，就嫁三多。”她也是妇女会成员，可是最不服苦茶，她说：“破鞋就只配垫桌脚！”又翘起鼻子，轻蔑地说：“要是我可不这样，男人不喜欢，死缠着不放。”上圩下地时总是盯住三多，见苦茶面没点声气，一见三多就满面光彩，话也多了。三多一直没把她放在眼里，没想到她会有那么多心事，苦茶却看出她的心事，也感到苦恼。当消息传开后，银花差不多整整哭了一夜，再不到苦茶家，三福娘看出点苗头，气得直发抖，狠声骂她：“死丫头，发昏啦，三多配做你爸哩。”

这银花在三多那儿失望，就想起小许来。她想：小许人虽不英俊却有学问，受人尊敬。就常常跑小学，许老师长、许老师短地叫，当小许一个人在改学生卷子，还偷偷一个人走去找他，故意挤在他身边，有次还故意拿她发育得特别饱实的胸膛去碰他。

小许一直把她当小妹妹，当他的学生看，没想到她有什么，忙时也叫她帮自己做些小事，她一得意就对外说：“许老师对我有意。”这话被一个姊妹伴听见了，便警告她说：“这话可不许乱说，人家早有对象。”银花吃惊地问：“谁呀？”那姊妹伴笑道：“村上早传说了，只你一个人还在鼓里。不是别人，是杏花，是许老师干娘三多娘、干嫂子苦茶做的主。”这一下，又把银花气坏了，她哭着说：“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呀！”从此对三多一家还有杏花，意见很深。

连日来，老黄、三多、小许都在忙着开会，有时苦茶也被吸收来做汇报，主要是总结大同的工作。老黄对这次工作非常满意，认为路线一对工作就能铺开。真是当前的形势特别好，不是党在找群众，而是群众在找党。不过，他又给自己提出新问题来了：怎样有计划地来经营青霞山？他说：“群众一向把青霞山作为衣食父母、寻找生活的泉源，却没有

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现在有了条件了，山这边有我们的人，山那边也有我们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进一步把青霞山管起来？平时可以开点荒，种点粮食，甚至于搬一部分人上去住，一有事就不用担忧了。”他反复地宣传了这种思想，说得兴头十足，叫那三多、小许也是热乎乎的。会后，老黄又和三多上了山。

从下下木到青霞寺中间，有个叫“炭窑”的地方，有不少窑棚。每年到了烧炭季节，下下木的人上了山砍了柴就在这儿烧炭，烧完了才挑回村。那些采生草药的，也大都把炭窑当中心站。平时他们三三五五，背着背箩、砍刀、铁锹、麻绳，上到高山野林去采药，入夜就回到炭窑。因此炭窑这个地方平时也有不少人来往，只是没人想把它建成一个新村。

老黄和三多，来到炭窑，他问：“每年我们的人到这儿有多少时间？”三多说：“两三个月样子。”老黄又问：“就住在这儿？”三多道：“烧炭时在这儿住，烧完了也就回去。”他们继续爬山越岭，不久来到青霞寺，老黄看见遍山茶园都荒芜了，又问：“这些茶园是谁的？”三多道：“是寺产，这青霞寺从前住了许多人，种了大片茶园，听说收入很大。从青霞闹匪，尼姑星散，采茶工人不敢住，这茶园就没人管了。”老黄问：“村上的人也不来采茶？”三多摇头道：“从没人来过。”

老黄从一棵茶树摘下几片嫩叶，放在口中嚼着：“好茶呀，遍地是金子呀，为什么没人来捡？”又说，“在禾市一斤茶叶要卖许多银子。这些银子你们却白白地让它丢掉。”他顺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把它捏碎，闻着，又问：“这儿的土壤可以种什么？”三多道：“从来没人在这儿种过东西，不知道。”老黄又问：“水源怎样？”三多回说：“水源不缺，山泉很多。”老黄问：“为什么不开点荒种点番薯？”三多道：“没人试过。”

他们又走进青霞寺，进口处，老黄看见那松针床，感到奇怪：“这儿有人住过。”三多面红着，不好开口。他们走过前殿、后殿，又回到寺门口在石阶上坐着，老黄又开口说：“这不是现成的居住点？只要花点工夫整理整理，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可以住人，也可以开几百人的群众大会。”他在寺前寺后走了好久，只是不愿离开。

他们又上得分水岭，三多指着一块界石说：“界石这边是刺州地界，界石那边是南县地界。”老黄问：“从这儿到大同有多远？”三多道：“八九十里。”老黄问：“中间有村落？”三多道：“有一个三五户人家居住的村落。”老黄问：“这些人干什么的？”三多道：“过去是土匪藏‘肉票’的地方，现在情况不明。”从岭巅下望，只见峰峦重叠，片片野林点缀其间，真可称为山高林密，正是个好去处。

他们当天又赶回炭窑，两个人又就经营青霞山问题谈起来。老黄问："搬一部分人到炭窑来落户有可能吗？"三多却觉得为难："农民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住定了，就不愿意动。"老黄道："我们的人可以带头。我想很有必要在这儿建一个新村，论地势，这儿比下下木强，进可攻，退可守，问题是粮食生产。至于如何解决生产问题，可先开点荒，种些杂粮，比如番薯、玉米等一类。青霞寺茶园是一片黄金地，要改善人民生活，发展革命力量，可以从它那儿去要。制茶运销问题再想办法。"三多还是那个老问题："叫人来落户有困难。"老黄道："要利用组织力量，利用党团力量才行。"又说，"这座大山，从前是高辉，而后又被许天雄霸住，现在他们都不要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也把它管起来？我想，我们形势很好，以青霞寺为中心，前有下下木，后有大同乡做护卫，进可攻，退可守，是再理想没有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在窑棚里过夜。老黄一夜都在考虑建立武装根据地问题，他想：不少人都以青霞山作为起家资本，我们共产党人要革命为什么就不能？他的决心初步地拿定了，要干，好好地干出一番事业来！第二天，他们又往炭窑两侧去探索地形。在伸向上下木方向走时，忽听见山脚下，传来一片枪声，大家都感到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按方向推测，三多说："是在青龙圩。"说要下去看看，老黄道："要是有事，小许、三福会派人上来的，暂时不要动。"

当他们回到炭窑，果见三福带了十几个人，都带着武器上来了，他说："青龙圩出了大事，听说许添才为了报金涂苏成秀被杀大仇，派了几十个人混进圩开枪杀人，杀伤上下木几十个人。"老黄问："许天雄那儿没什么动静？"三福道："还不知道，看来也不会甘休。"三多不安地说："青龙圩一垮，我们白龙圩也有问题。"三福道："所以消息传到村里来，大家都很恐慌，怕我们白龙圩也开不成哩。"三多道："这是大问题。走，我们下去看看。"一行二十多人又赶回下下木了。

---

[1]黄猄：一般指赤麂，麂类的一种。

第十章

一

三多家充满一片喜气。三多娘早一日就央人把家里那头肥猪宰了，切成百来份，又请人来家做喜饼，把一块块猪肉、一份份喜饼分赠给至亲友好，至亲友好也都前来送礼祝贺。三多忙得团团转，幸好小许过来帮忙才松得开手。三福又动员人上山砍了些生松枝，在大门口石埕上搭了个大棚，贴上“百年和好”“鸾凤谐鸣”等一类的喜联，更添一番喜气。

老白没有失约，早在婚事举行前两天，带了四五个人，各怀着武器，从大同过来，他给苦茶、三多带来老娘亲的祝福，又带来一份厚礼，一对山猪、四只山鸡、一瓮红米酒。他对亲家娘说：“山野地方没有什么好的，几样野味，算是一点小意思。”客人们都被小许安插在临时招待所里住。

听说老白已到，老黄立刻和三多去看他，经三多一介绍，老白就像被磁石吸住的铁屑，紧紧把他抱住，说：“盼呀盼算把你们盼到啦！”老黄也很喜欢他，用力把他那宽大结实的肩膀只一拍，说：“现在不是成一家人吗？”两人哈哈大笑，重又抱成一团。三多在一旁说了几句热情感激的话，因为事多就先告辞，老黄说：“我们已经变成老朋友了，你有事自去办。”

老白一把拉住老黄只是不肯放手，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他性急地对这位老红军说：“三多一到咱们村，一切就活啦。大家经他一开导都起来了。现在是人马整齐，大家就是性急，叫我来问：什么时候动手干，不是宣传宣传，而是实干。人有二三百，枪支嘛，拼拼凑凑也有二百来条，就只等这边消息，好把那高老二这坏蛋铲掉。”老黄也说：“一切全知道，干不用说，什么时候干，怎样个干法，得研究。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的这个。你在这儿有几天，我也暂时不走，我们今天可谈，明天可谈，后天……一直谈到无可再谈再分手。”老白说：“我也是这个主意，三多和我谈了许多，一走，又觉得还没谈够。”老黄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说：“现在我们就谈它个饱，不谈饱，不叫你回去。”两人用力拍着手掌，算是一言为定，哈哈大笑。

这样，三多、小许忙着去办三多的婚事，老黄、老白却在进行另一方面的工作。

一个晚上过去了，又是整整一个白天，都是老白在谈，老黄在问。等到老白把要介绍的情况介绍了，把要谈的问题提出来了，老黄反复地问：“就是这些？”老白说：“就是这些！”老黄问：“没别的问题啦？”老白又答：“没别的问题了！”老黄才说出他的意见。他说：“老白同志，你们干得很对，干得很好，组织上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不过……”他顿了一下，态度严肃而亲切，“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干革命就是干人类的解放事业，说得通俗一点，是为全世界穷苦人办事，不同于闹土匪，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历次的农民起义，当时形势都很好，力量也大，把反动派、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后来又失败了呢？一个重要教训，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共产党，有了毛泽东，有了红军。党是革命的灵魂，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组织在起核心作用，是不行的。革命闹不成，闹起来了也不会成功！听了你的汇报，我初步可以这样说，你们那儿形势很好，但是党的基础薄弱。那样大的地区，那么多革命群众，还没个坚强的党组织在领导，这还能行？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核心，是巩固，是稳定，而不是盲目大搞。至于武装斗争，那是我们党成功经验之一，很重要。就你们的情况来说，目前搞武装斗争条件还没有成熟。你们那儿是高辉老巢，他统治了多少年，潜力大，影响不小，我们有很好工作条件，广大群众站在我们这边，但时间短，基础薄弱，一时还不宜大搞、公开地搞……”

关于建立党组织问题，他又以非常严肃的口气说：“关于你申请入党的事，特区党委根据三多同志的报告，审查了你的历史，根据你在工作中的表现，认为你是符合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条件的，因此，现在，我代表党组织正式通知你，老白同志，党同意吸收你入党！”这消息给老白带来极大的鼓舞，他兴奋极了，想说几句什么，一时又说不出，泪水在他眼中转着。

老黄看了也很感动，微笑着，一会儿又说道：“组织上以能够吸收你入党，也感到高兴。不过，你要知道，在南县三十万人民群众中，你是第一个被吸收入党，是第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你的责任很重大，你要忠实地、无条件地、坚决地执行党交给你的任务，好好地团结群众，发展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解放全

人类、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奋斗终生，以至为党献出生命！”老白低着头，悄悄地抹去泪水。

“至于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规矩，”老黄接下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开始对老白上起党课来了，从一个党员的条件，说到党的历史、性质，党的纲领，组织形式，组织原则，长远的斗争目标和目前的斗争任务。有条理地、深入浅出地、不厌其详地说，说完了停停，让他提问题，谈看法，接着又说。一直到老白说“通了窍啦”，再说新的。

老黄把这比作开井，要挖得深，泉水才涨得满，流不竭。特别是对一个新党员，这一课必须上，而且要上得深，讲得透彻，给他有个深刻印象。他就是按照他多年来做组织工作的经验这样做的。讲完大的、一切基本认识，又谈工作方法，怎样做党的工作，怎样找人谈话，怎样主持会议，怎样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带动他们起来斗争。他用许多具体事例来说明，来打动他的思想，一直到他又表示“通了窍啦”，才又谈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这样几天过去了，老白觉得他似乎在上学校，听老师教导，想起了过去所想所做的，也觉得好笑，他说：“你这一说，叫我去做工作就更有把握啦。”他满怀了信心，急切地想到工作中去。老黄却说：“我只能给你上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要靠你自己到群众中去学习了。”

二

结婚仪式按照传统习惯举行，喜堂上红烛双烧，观礼的人挤满一屋，三多和苦茶都是盛装打扮，被引了出来，先拜天地，后拜祖宗神位，再拜家长。苦茶娘没来，有人拉老白去当女家代表，老白怎么肯，他说："亲家娘一起代表了吧！"三多娘穿上大红绣花衣裙，笑口吟吟的，端端正正高坐在喜堂正中的交椅上，接受新婚夫妇拜了三拜，于是礼成，新郎新妇被送入洞房。

在忙乱中，有人急急忙忙地来找三福，那三福这时正充当司仪，走不开，叫等等说，可是那人很急，一定要找他，他临时把小许拉住："你代一代，我有事。"三福当即被拉出大门口到小学里去，有个从上下木来的人对他咬了半天耳朵，三福听了很是惊讶，说："你等一等！"返身入喜堂，想找三多谈，三多正拜完祖宗神位，要拜家长，他只好把老黄拉过一边又一五一十地把听到的话说了，老黄也很担心，他急切地问："那上下木的人还在？"三福道："我叫他暂时留一留。"老黄道："我找他谈谈。"

他们一起到小学。那上下木的人说："事情很急，我一看情形不对就赶过来哩。"老黄叫他重说一遍，那上下木人说："从昨天起，各地人马就来了，都带上火器，许天雄叫多带子弹，把家里几挺轻机枪也搬出来，干什么，到哪儿去，很是秘密，谁也不知道。"老黄问："一共来了多少人？"那上下木人道："看来也有四百来人，本乡的一半、外来的一半。"老黄又问："许天雄知道三多今天行婚礼吗？"那上下木的人笑道："全上下木都传遍了，他怎会不知道？"

那人所知道的也仅仅这些，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老黄叫三福把他送走，自己却在想：许天雄在这日子里集结兵力是什么用意？他回到喜堂，听说新郎新娘已入洞房，就把小许、老白一拉："走，我们出去谈谈。"他们到了小学，把大门掩上，老黄对他们两个说明此事，老白道："我在大同也听说，这许天雄的飞虎队惯会打袭击，出人不意，当年他打下下木就是利用大风大雨，打金涂利用开圩，现在会不会利用三多办喜事来找麻烦？"小许问："要不要找三多来商量？"老黄道："悄悄地通知他一声，不要张扬。"

不久，三多换了便服过来，三福送走那上下木人也回来了。三多听

完消息直觉地想起他大哥的事："我们两乡的冤仇一直未了结。"三福说得更肯定："在这样大日子，许天雄集结人马，不是来找我们麻烦是干什么的？"老黄经过反复探索却另有考虑："这种人不可不防，但他与许添才正在有事，也不至于再到下下木来树敌。"三福却很急躁："我们本来是世仇嘛，是土匪就什么都干得出！"老黄又说："会不会要报青龙圩之仇，目标不是我们，而是许添才？"三多道："也有可能，但不能不防。"老黄道："要防，不能大意，但也仅仅是防，不主动去找他麻烦。"

最后几个人的意见一致了，他才做出结论，并部署："不要宣布这件事，以免大家心慌意乱。喜事照办，吃、喝、闹照旧。三多，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凡事不用操心，我们有的是人。小许，把主持婚礼大事交给你，一切照常进行，除非对方来攻。三福，你把人马秘密召集起来，做战斗准备，沿几路山口守住，对方不过来，不开枪，也不能过去。"又对老白吩咐道："我们在一起坐镇，有事随时商量。"商议已定，便分头出动。外面都没人知道，只是三福在召集人马时，有人问："今天不是吃三多的喜酒吗？"三福笑道："喜酒要吃，但要吃慢点，先把大事做完再吃。"有人又问："出了什么事？"三福道："上了山再说。"大家疑神疑鬼，却不说什么。

几盏大光灯把三多家内外照个通亮，入夜以后三多娘就穿上大红礼服，她在结婚时第一次穿过它，天成结婚时穿过它，这是第三次了，她还希望将来为干儿子小许办婚事时再穿一次；发髻上插朵大红花，满面笑容地和老白、小许站在喜堂上接受至亲至友的祝贺。喜堂内外满铺着喜席，祝贺吃酒的人，携老拖幼而来，一片祝贺声，有的说："但愿明年早生贵子！"有的说："老伯母，这次您的心事算定了。"也有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看老伯母你，今天又年轻了十岁！"三多娘拱着手频频弯腰作揖，答复这些祝贺。

来的人很多，就不见那些年轻人，三福爹娘一进门就问："三福呢？"有人回说："没见过。"那老头可有意见："这是什么日子，亏他还是三多至好兄弟！"那面色苍白、精神恍惚的银花却说："他上山去哩。"老头吃惊问："要有事？"老黄在一旁忙插嘴说："老伯这边坐，也许迟步就回。"人多声杂，又忙着入席，这些年轻人不在，也没引起多大注意。

人到的差不多，小许就宣布入席，自己却去和老黄、老白，还有老白带来几个人坐在一起，以便随时商量大事。一时吃喝开来。那苦茶打扮得像朵花，早从洞房里给杏花和几个姊妹伴引出来，她在出来前见三多闷闷地坐着想心事，问："还不出去？"三多道："你先出去，我一会儿

来。”当苦茶走后，他心想：如果真的有事，三福一人也顶不住，现在情形不知又怎样了？虽然老黄叫他不要动，还是不放心，随手从门背取下弹带、匣子枪，从后门悄悄地溜了。

酒菜都上了，大家都在那儿开怀痛饮，就只不见新郎，有人叫着：“新郎官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敬酒？”苦茶陪着一些老辈人，既无心喝酒，也无心吃菜，一直在东瞧西望，为什么三多还不出来？她借个口，兀自回房，人又不在，到哪儿去哪？她回到席位上，等着，至亲好友又嚷开：“新郎官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敬酒？”三多娘坐在隔席也很着急，过来问：“三多呢？”苦茶低低说：“他说迟一步出来，刚刚进去，却又不见人！”三多娘也很生气：“这孩子，唉，都怪我平日没管教好，不懂礼貌。我们一起敬大家一杯！”这样，婆媳俩就挨席地出来敬酒。

敬完酒，苦茶又回到自己席位上，只在想，想三多到哪儿去了。拜过天地祖宗后他们回房，她就觉得他神色不对，匆匆地出去，半天回来，又是一声不响。“为什么那么多心事？为什么一点笑容没有？是我得罪他，还是这次结合，勉强了他？委屈了他？”她偷眼看看三福爹娘那一席，银花也是那样一副怪神气。“难道他的心中人不是我？”她想来想去，又想起这十年来他们的不正常关系，似是有情又无情，在他们两人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一阵心酸，泪水簌簌地下了。杏花也一直在着急，着急三多为什么不出来，看见苦茶那悲苦神情更是不安，她很想去问问小许，到底有什么事哪，却又怕在众目睽睽之下闹笑话，只好挨身走近苦茶，低声问：“你不舒服？”苦茶只是抹泪。

一直到上完最后一道菜，三多才匆匆进来，还挎着那匣子枪，一见他面大家就哄开了：“你这个新郎官，这样大喜日子，不陪大家喝两杯，却兀自躲开！”有人还叫着：“罚他三杯！”三多笑着说：“我愿吃罚酒。”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可是大家又都嚷开：“刚刚新娘还挨席敬酒，你也走不脱。”三多说：“我敬，我敬！”他挨席地去敬酒，一直敬到老黄、老白时，才低低地附在他们耳边：“队伍出动了，方向看来不在我们这边。”老黄问：“打劫去，还是……”三多低低说：“不像打劫。”老黄略为放心，和老白一起举杯：“我祝你们幸福、愉快！”

三多敬到老娘那席，老娘就把他狠狠责备起来：“粗手粗足，又不去打强弱房，还佩着枪做什么！”三多只是笑：“娘，各位伯父伯母，我敬你们杯长寿的酒。”老头老太婆都高兴了，对三多娘说：“你还说他不懂事，礼貌可周到哩。”当三多再敬到苦茶那一席，对苦茶笑笑，苦茶却在

赌气故意不去理他。他笑笑，对大家举酒："伯伯，婶婶，我也敬你们一杯！"杏花趁空把他拉住，低声问："你到哪儿去？害大嫂生气。"三多也低低回说："事情多啦，等会儿再说。"又挨过别席去。

喜宴结束，新娘回洞房，小许在指挥人拆桌子打扫喜堂，又宣布下面节目即将开始。苦茶在洞房坐着兀自在赌气，她想等三多进来就狠狠地责问他一下："你到底对我怎样？为什么在这样大喜日子，这样地冷冰冰？"但是三多却没进房，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请新娘出去敬茶。当她走出房门，只见喜堂上已换了个样，所有椅桌都搬空，四周排着坐凳，团团围坐着人。杏花手托锡茶盘，提着锡茶壶，茶壶里装的是用冬瓜糖泡的红茶，三多娘对她说："先敬前辈，再敬平辈，后辈就免啦。"杏花在锡杯上斟满甜茶，像个熟练的陪嫁娘，把苦茶引到前辈面前，苦茶提起茶杯，双手奉上，叫声："三公喝茶。"按规矩陪伴新娘敬茶的，也要说声："甜一甜，大吉大利。"这杏花当时也微微把双膝一屈说声："甜一甜，大吉大利。"说完又兀自抿嘴笑。

那三公岁已近百，满口牙齿都掉了，却还笑逐颜开地说："三公没听清楚，再叫一声。"大家哄堂大笑，都说："三公也变年轻啦。"苦茶重叫一声，三公表示满意，接过茶杯一饮而尽，也说了句吉利话："早生贵子。"悄悄地在茶盘上放下红包。之后又是伯父、伯母等一辈人。敬过一圈茶了，还没见三多，苦茶心内嘀咕，临近小许时低声问他，小许笑笑对门边只一努，苦茶看去，只见三多和老黄、老白正在那儿紧张地说话，她想：今晚三多行动古怪，为什么大哥、老黄也……

苦茶自然不敬后辈的茶，那满肚子气的银花早已借故溜出去了，她暗自骂道："那杏花真不要面，就像她在办喜事！"

茶敬完，乡间乐队就吹打起来，有人搬了两只椅子放在人圈正中，先拉苦茶坐定，又叫："新郎官呢？"当即有人过来把三多也拉进去，两个人并排坐着，当时人圈发起一声喊："好一对恩爱夫妻呀！"苦茶斜眼瞪住三多心想："人家都这样说，就只你……"三多只是笑。有人又起哄："叫他们亲个嘴好不好？"大家鼓掌，三多却想起身逃走，大家叫着："拉住他！"三公也说："亲嘴免啦，叫新郎敬新娘一杯茶吧。"大家鼓掌，有人叫："杏花！杏花！"杏花笑容满面把茶盘托出，交给三多："敬茶呀，新郎官。"一阵笑声，三多不肯，大家又都叫开："不肯敬茶，我们就闹到天光，叫你洞房不成！"

三多只好拿起一只杯子，直递给苦茶，大家又闹开了："为什么不说话？""苦茶，别接他的！"那三多只好开口说："请喝茶。"大家又不同意了，一致叫着："要起身，用双手，还得有个称呼。"三多搔搔头皮

说："我称呼她什么呢？"大家闹着："这就看你的啦！"三公这时又出主意了："就称娘子吧。"一阵哄堂大笑。那三多只好起身，双手端起茶，恭恭敬敬地送过去，说声："娘子，请茶。"那杏花在一旁也微微把双膝一屈说声："甜一甜，大吉大利。"一阵掌声，乡间乐队又复吹打起来。

正吹打间，突然从人圈中起了声喊："来啦！"原来从门外走进一群"叫花子"，他们都赤着上身，头戴草箍，面涂黑油，高卷裤脚，由一个手托道情鼓的人带领着、呼啸着走进人圈。那手捧道情鼓的"叫花头"，开头谁都闹不清是谁，原来他也满面黑油。一开口就露出破绽，有人直叫："小许老师！"杏花更笑得前俯后仰，苦茶也忍不住掩面笑了，大家都笑开了："小许老师也表演来啦？"可不是吗，干哥哥办喜事，他能不高兴！"他和杏花的事怎了？"有人对杏花娘说："快和三多娘攀上亲呢！"老人家回答倒干脆："年轻人要自由，我们要管也管不了！"自是一阵议论。

那叫花头朝正中只一站，大叫："众儿们！"各叫花齐声叫着："喂！"纷纷把他和新郎新娘围住，各人都双手抱胸，屈着双膝走路，只听那叫花头开声，来段道白："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这群叫花的，沿村讨饭而来，到了下下木，听说三多大哥和苦茶大嫂，缔结良缘，大家闹新娘闹得正热闹，不免也来段余兴，叫大家乐一乐。"群众大声喝彩。叫花头便对着众叫花叫道："孩子们！"众叫花同声应了声："有！"叫花头又道："大家来唱段，跳段，你们赞成吗？"众叫花又答了声："好！"这样叫花头轻轻敲起道情鼓，唱起叫花歌，众叫花也齐声附和，个个弯臂、屈腿在地上绕圈子，乐队顺着道情鼓在吹打，那叫花头带头在唱，众叫花边用胳膊拍打双腋，绕起圈子，齐声高唱。群众活跃极了，也有人唱的，也有用双掌按着拍子打拍的。老黄和老白站在人圈外，兴致也很高，老黄问："你们乡也有这风俗？"老白道："看来都一样！"

众叫花屈腿绕圈，跳过五六个大圈，又直起腿来跳，一会儿拍腋，一会儿击胸，一会儿拍腿，都是绕着新郎新娘在跳、在唱；乡下人叫它"拍胸舞"，也有叫"叫花舞"的。这样跳着、唱着，一段过去了又来一段，有人把双腋、胸脯、大腿拍红了，嗓子唱哑了，跳出人圈又补进一个，跟着唱、跳。一直闹到深夜……

三

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三多和苦茶回到洞房，闹了这一天，两个人都有些累了，正是清晨一时，都该卸妆歇息了。但是苦茶想起刚刚伤心的事，却绷着面，坐着不动。三多站在旁边低声慰问：“也该歇歇。”苦茶就是不理，三多把手按在她肩上：“对我又有意见？”苦茶把他推开。

三多道：“为什么这样不高兴？”一阵闷气，一阵感伤直涌上心头，苦茶放声哭了。“我看错你啦，”她哭道，“你对我不是真心的，你心里一定还有人。”三多吃惊道：“到现在，你为什么还有这种思想？”苦茶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多丢人，到处找不到你！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一拜完天地就想溜。我们的事，也是你开的口，又没人勉强你……”三多这才恍然大悟，反而吱的一声笑出来。苦茶气愤道：“你得意，还笑！”三多道：“仅仅为这个生我的气？好，我现在就告诉你……”说着，就把她抱上床去。“是这样，”他开腔道，“白天……”正待说下去，又有人进来敲门了，苦茶赶快把他推开，跳下床躲过一边。三多开门，进来的是三福，他一身汗湿，武装还没有卸下，慌慌张张地对三多说了些什么，三多只一声：“我马上就来！”返身把匣子一提，随着三福又出去。

这时从山上撤回来的一部分人，都集合在学校前的篮球场上，三多的喜酒他们刚才虽没吃上，饭菜却还留着，这时就要在球场大吃一通了，吃完了他们还要出发去换另一批人来。老黄、老白、小许，都集中在一个角落里，蹲在地上，听一个侦察员汇报。三多一到也加入了。那侦察员道：“去的人数不少，有三百来人，两挺机枪，二百多挑夫，是十点动的身，地点是为民镇，可是到现在还没一点动静。”老黄问：“他们到为民镇去的消息是准确的？”侦察员道：“我打听的一清二楚，一点不错。”正说着，三福做了个手势：“听，枪声！”果然从为民镇方向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接着又是一片锣声和狗吠声，大家屏息着，球场上一片寂静。“干开了！”是三福的声音，老黄用力一拍：“就是要他们狗咬狗！”三多道：“我们现在怎么办？”老白道：“没你的事，回去，我和老黄、三福再上山看看。”三多坚持道：“不行，我还是和大家一起去，地形我熟。”说着，他们就动身。

那许天雄的大队人马果然是去攻打为民镇的。

原来从青龙圩发生那场惨案后，上下木人死伤了几十个，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圩也破了，群情激愤，要求报复。许天雄召集许大头、许大姑商议，许大姑道："麻风出到面，现在是不打也不行了，许添才先动手，我不还手叫作我们怕了他，以后还会再来二次、三次，那时我们再还手就会威信扫地，人人都要说：现在许天雄不行了，去归附他，不免会落个树倒猢狲散。"大头见迫上头来，也主张给那许大少来个痛击："最好把这坏种也逮来！"

许天雄却还有些顾虑："要打就得大打，势必倾巢而出，你们想下下木那边会不会乘虚直入？"许大姑却说："我们已许久没动过刀枪，看来他们也不想惹我们，上次我们的人过白龙圩就没出过事。况且，我们青龙圩不成集，他们的白龙圩也成不了集，兔死狐悲。从背后插我们一刀，料也不至于。"又说："目前形势也不许我们和下下木再结冤仇；我想要是有机会和许三多讲和，还是和了好，双方力量加起来，就不怕他什么许为民。"许天雄问许大头："和得了吗？"许大头道："和不和以后再说，怕下下木来找我们麻烦，目前却是个机会，我听说这两日三多就要和他寡嫂成亲，正在忙着办亲事，料他在这样大好日子，即使我倾巢而出，他也不致会从背后暗算我们。"

当下计议已定，便决定征调人马，由许天雄亲自指挥，分三路出击为民镇。两路分别封锁住镇头镇尾炮楼，一路进镇，活捉许添才。又准备了一两百挑夫，对那为民镇来个大扫荡。

就在三多、苦茶成亲那晚，许天雄的三路人马果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十二时前抵达为民镇。当许天雄一股封锁住镇头炮楼、许大姑一股封锁住镇尾炮楼，许大头带领的飞虎队、挑夫便直扑镇内，活捉许添才，劫掠财物。这时，镇内还是一片升平，妓院、酒楼、赌场一片热闹，全没料到要出事。那飞虎队前锋人马，化装成若干前来嫖玩客人，紧跟着是那手缚白布的飞虎队员，后面跟着拿扁担、麻绳、布袋、箩筐的大队夫役。他们在镇门外牌楼下遇上乡团哨，对方喝声："口令！"嫖玩客人说："到镇上玩来的！"说着加快脚步前进，乡团丁觉得他们行踪可疑，忙又叫声："站住！"说时迟，那时快，那些嫖玩客人已近了哨所，也不多言，开枪就打，一时枪声卜卜，喊声震天。

镇头镇尾炮楼上的守兵，一闻枪声，知道有事，忙要出来支援，早被许天雄、许大姑两挺轻机枪将出路锁住，当场打翻了十几个人，又退回去。那许大头手提快慢机，一声："上！"百多条枪齐上，横冲直撞地入镇，见人就开枪，几个小头目自是各按分配对象带领挑夫去抢赌场，攻当铺、钱庄。那许大头自领的一路人马，径投乡团大队部，几排枪，

几十个人，把那守卫的杀了，冲进大楼，见人就杀，见枪就缴，把那大队部内的五六十乡团丁打得鸡飞狗走，一时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又没做防备，大都在奔跑逃难时被杀了。

那大头左冲右撞，到处问："许添才在哪儿？"都说不知道，他搜过一遍又一遍，喝问那些受俘的乡团丁，有的说回家去了，有的说在情妇家过夜，有的又说："大概在乐园里吧！"许大头一时无了主意，乱枪把那俘虏兵也杀了，返身又到乐园。那乐园早已被另一股人搜刮过一次，那些姑娘有的被剥得精赤，有的躺在血泊中呻吟，嫖客也有死的，也有在床下躲着的。许大头逐楼地追问："许添才在哪儿？"皆答："没见过！"最后来到一间布置华丽的房间，只见一个年轻女人躲在门背后发抖，他顺手只一揪拖了出来，喝问："许添才在哪儿？"那女的抖声哭道："没见来，不要杀我，大王。"大头心想：便宜了这小子！一见那女人年轻标致，想起许添才手下有心爱的四大天王，怕不就是她？又喝问："四大天王在哪儿？"那女的颤声道："都在这儿。"大头喝声："叫她们出来！"

那女的果然颤巍巍地从床下叫出其他三个娘儿来，全是披头散发，裹身短裤，狼狈不堪，一齐跪地哀求："大王，不要杀我们，我们也是苦命人！"大头喝问："你们就是四大天王？"那四个女人面面相觑，有个胆大的说："人家都这样称呼！"大头把她们四人的面相、打扮一看，都很相同，活像四个孪生姊妹，真是名不虚传。这时正有一队随队挑夫进来，大头心想："捉不到许添才，就捉这四大天王，让老子也乐一乐。"便叫挑夫："把她们带走！"那挑夫动手来拉，见她们颤巍巍地又娇又嫩，就像糯米捏成的，挑夫骂了声："妈的，苦差事，叫她们走路，一辈子也挨不到咱们乡！"大头命令说："背上！不要伤了，等我回去发落。"那些挑夫一个对一个，背起来就走。

大头从乐园冲到大街，枪声已停，尸体、被从铺里打劫出来的衣物，遗弃一地，飞虎队正挨家挨户地攻门抢劫，挑夫把抢劫到的东西尽朝镇外挑。当铺被打开了，只是钱庄攻不下，大头冒了火一声命令："放火烧！"他说完就走，自去指挥洗劫这个小巴黎。

许天雄这支人马，共有五百多，在为民镇足足洗劫了三个多小时才撤走。到了上下木，已近天明，大家纷纷来缴胜利品，那许大姑腰挂双枪，杀气腾腾，站在大厅石阶上，只见在那堆积如山的胜利品中，竟有四个女人，上身仅穿紧身衣，下身也只着粉红色丝短裤，山区清晨寒意刁刁，那一身肥白皮肉尽在发抖，吸引了一大堆人在那儿品头评足，她心内火起，便问："哪来这四个怪物？"挑夫答称："镇上抓来的。"许大

姑把面孔一板，骂声：“带这些废料来干什么？妈的，妖里妖气，看了讨厌！”拔出双枪，一手两发，只卜卜四响，围观的人哗地惊号一声散开，那四大天王一个个应声倒地。

那许大头正在清点人马，一听枪声，忙问是谁在打枪？有人告诉他：“大姑在杀人！”他匆匆赶进去一看，大声喝道：“大姑，你怎么杀了我的人？！”大姑冷笑道：“什么是你的我的，送到这儿的都是我的！”许大头过去一看，那四大天王有的中了头部，有的中了心口，都没救了，气得直跌足，却也无可奈何……

三多、老黄、老白、小许、三福等一干人，在山上先听到为民镇一片枪声，不久枪声停止，不久有几路火把忽隐忽现，向上下木方向移动。不久，又听见上下木一片嘈杂人声，再过大半时辰，一切又归沉寂。大家放心，说声：“无事了，回去！”

那三多拖着沉重步伐回家，大门虚掩着，喜堂上烛灭了，祖宗神位前琉璃灯尚见灯光闪烁，他轻步走近洞房。房门紧闭，轻轻敲着，没有声响，低低叫着，也不搭腔，他兀自笑了一声，返身回到喜堂，掇过两把椅子，靠着，不久就呼呼入睡。在沉睡中，似觉有人轻轻在摇他，睁开眼，在熹微晨光中，只见苦茶服装不整，发髻散乱，站在他面前。他连忙坐起低声问：“天亮啦？”那苦茶又爱怜又气恼：“进房去，这样睡会着凉的。”

第二天，老白要走。他临走时没有别的，对组织只有一个要求：“把小许老师派到我们那儿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下下木一样办间学校，又可以建党。”要求得十分迫切，老黄和三多商量，三多开始有点为难，过后便也答应了，他说：“等他把这儿工作结束了，我就派人送过去。”老白自是欢天喜地地告别，老黄却接到从老六那儿转来大林的信，一看大为震惊，说：“我也得走！”

四

老黄和庆娘在勤治家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又半个晚上，最后对她说：“对日升同志和你的两个孩子，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援救，你放心住在这儿，在老六同志领导下工作。环境变了，工作也许会有暂时困难，但我相信你会克服它，做一个好的革命工作者。”又对老六说：“庆娘暂时留在这儿，你要好好帮助她，她出身穷苦，立场坚定，斗争勇敢，我相信她不久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作者，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老六高兴地说：“庆娘刚到，我就做好打算，要把她留下。”勤治也说：“在我家住一点没困难，我已对外宣传她是我的堂姊，家里没依靠，暂时过来住的。”

和庆娘分手后，老黄问老六：“庆娘到了清源后表现怎样？”老六道：“到底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一到勤治家就要找活干，她说：大事做不了，小事还能做些，你找点事给我干干，也免得多想心事，她正在向勤治学抽纱的手艺。”老黄问：“她有哪些心事？”老六叹了口气：“也难怪，丈夫孩子都为革命在那儿吃苦。不过她的骨头还硬，提起这件事从不落泪，只说：日升不偷不抢没丢过人，他坐牢我不面红。对孩子还有点放心不下，天冷天热、吃饭睡觉都想起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又怎样了，几次叫我找老魏打听一下。不过，有件事倒是很难得，她到清源的第二天我去看她，她就对我说：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提。我说，有话你就说吧，我们都是在一个革命大家庭里的。最后，她就说了，她说她想入党……”老黄大为振奋说：“这就是个表现呀！”老六道：“我当时就对她说，你有这样想法是非常好的，我一定向组织上报告。不管你现在能不能入党，总要分配工作给你的。我已叫她帮勤治的忙，把妇女们的觉悟好好地提高一下。据勤治说，大家对她印象不错，她用自己的事例来帮助大家，总比我光讲大道理要好得多……”说着，老六又兀自笑了。

老六讲完庆娘又谈黄洛夫，老黄道：“他的事情我已知道，来得正是时候，我们现在需要他，我要找他好好地谈一次。”他叫老六通知阿玉：“我到艇上去看他。”

阿玉果然就把老黄带到小艇去找黄洛夫。那黄洛夫在小艇上闷了几日，有阿玉在照顾，倒也慢慢习惯了，他和她谈了许多，谈两个人的过去，谈现在，也谈未来的理想，而且谈得很投机。不久浪漫主义的诗兴

又发了，向阿玉借笔纸，阿玉问他干什么用，他说：“写诗。”阿玉哈哈大笑：“什么叫作诗呀？”黄洛夫对她说：“诗就是分开一行行的，可以朗诵，也可以唱。”阿玉不大在乎地说：“这叫歌仔，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卖鱼的六叔也会写，写出来教人唱，有时我也写……”黄洛夫大为吃惊：“你也写诗？”阿玉不服气地说：“你写得我写不得！”接着，又做了解释：“我有时瞎编，随编随唱，六叔听了说好，把它写下来就是歌仔，也就是你说的诗。”

黄洛夫叫她唱自己编的歌仔，她就是不肯。当黄洛夫把自己写的新诗读给她听，她又放声大笑：“这叫什么歌仔？谁也听不懂。”倒把老六编的《妇女四季调》唱给他听。黄洛夫听了很是吃惊：有这样的人？便问：“这卖鱼六叔是个什么人？”阿玉只是笑，不搭腔，当他问急了，才说：“没这六叔，你还能在这儿享清福？”有时阿玉不在，他就读《水浒全传》、钓鱼作消遣。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些时日，双方了解深了，关系也密切起来，阿玉不但给他有好印象，也慢慢觉得她可爱。对很多事情她虽然不大在乎，但对较重大的事却很负责、认真。他开始觉得她刁蛮，慢慢地就发觉这正是她动人的地方，她就像一颗从地下挖出来未经雕琢的宝石，看来很粗糙，却隐藏着万道光芒，随时都可以发射出来。

那天，阿玉把一个结实的中年男子带上艇，他还以为是卖鱼六叔呢，一见面就表示恭维道：“六叔，你的歌仔写得好极了，阿玉唱给我听，介绍了你这样一个民间诗人，使我极为佩服。”老黄只是微笑，阿玉却忍不住了，放声就笑，把那黄洛夫笑得更加莫名其妙。阿玉这才说道：“洋学生，你弄错啦，这位不是六叔，是马叔。”一听说是马叔，黄洛夫连忙伸出双手：“马叔，我可把您盼到啦，大林同志……”他性急地介绍了自己和沿途经过。

老黄不慌不忙地拿出小烟斗，装着烟丝，面露笑容，频频点头，一直到黄洛夫把自己介绍完毕，才说：“小黄同志，幸亏你走得快，再迟一步，你也完啦。”黄洛夫吃惊地问：“他们当天就动手？”老黄道：“也不过迟了一天，文艺社有不少人被捕。”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可叫黄洛夫冒出一身的冷汗。老黄冷静地但没带任何责备神气：“就是那个你说可以利用来扩大影响、自称为左翼文豪的吴启超干的好事！”黄洛夫又伤心又惭愧，面红地低下头。“有这场经验教训也好，”老黄温和地说，“最少可以帮助你提高认识，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无情的，你死我活的；敌人也是诡计多端、阴险毒辣，不能太天真大意！”黄洛夫感到心酸要流泪，老黄又安慰他道：“好在你临走时留下那纸条，外围团体被破坏了，团却没

有什么损失。我不是来跟你算这笔账，我是来和你谈谈你今后的新任务、新工作。”他对阿玉说：“能把艇开到上游去？”阿玉问：“还回不回来？”老黄道：“我们在白鹤洞码头下船。”阿玉自去开船，老黄和黄洛夫却在船舱里谈。

老黄把党委的意图告诉他：党要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出一份公开的、群众性的通俗油印报《农民报》，以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还要出版若干党内小册子，以提高党员的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而这工作，”老黄说，“特区党委讨论过，认为你合适，早有意思调你来担任。”黄洛夫表示兴奋：“我能够干，也愿意干。”老黄又说：“这工作重要，又能发挥你的才能。”接着，又对他介绍了即将去的是个什么地方，环境如何，接触对象是哪些人，他该采取什么态度等等。

黄洛夫把一切都牢牢记住，既担忧又兴奋，不过，他听说工作繁重，便问：“只我一个人干吗？”老黄道：“我已给你考虑过一个助手，这个人没干过这种工作，文化水平也低，只念过二年私塾，认得几个字。但政治上可靠，立场坚定，热情负责，有培养前途。”黄洛夫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黄笑了笑说：“今天你就可以见到。”

小艇在白鹤洞小码头泊上，早有几艘小艇泊在那儿，有人问阿玉：“载什么客来？”阿玉答道：“从大城来，返乡省亲的。”她进舱说：“白鹤洞到啦。”老黄对黄洛夫道：“我们在这儿下船，再走二三十里地就到了。”老黄看看阿玉，阿玉只在笑，心里对这“洋学生”倒有几分难舍，在一起几天，熟了，相处也好，却突然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能见面。她想对黄洛夫说几句什么，又碍于“马叔”就在跟前，只好笑笑，却很勉强。那黄洛夫的心情就更沉重了，但不知道怎样表示才好，只说了声“后会有期”，提着包袱下船。上了岸，走过一段路，黄洛夫偷偷回过头，只见阿玉还站在码头上，远远地对他招手，他低低地叹了口气。

五

老黄、黄洛夫一进潭头乡，就发现情况非常混乱，家家关门，户户下锁，村庄沉寂，一片阴森气氛。市集关闭，学校停课，人人如惊弓之鸟。他们径向学校宿舍走，在门口庭院上遇见顺娘妈，她一见老黄就说：“老黄呀老黄，你怎这时才来，已闹翻天哩。”老黄问：“出了什么事？”老人家吃惊道：“你还没听说过？那姓许的大坏蛋吃了大亏哩，死了七八十，伤了近百，当铺、钱庄、赌场都叫抢哪，各家铺头也被抢得精光。”老黄故意问：“到底是谁干的？”老人家道：“不是那许天雄还有谁？这一下可把那大坏蛋教训够哩，人人都叫好！”

走进宿舍大门，只见那陈聪在堂屋对几个人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在说他的惊险故事：“可真怕人，当时我在床上堆了几床大棉被，躲在床底下，还觉得不安全，那子弹吱吱响，就像雨点似的在我头上飞来飞去。”一见老黄，就说得更有声色了：“简直是大灾难，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一场大战。在一夜间，那繁华的小巴黎就成了这个模样：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阴森、恐怖，如同地狱。”老黄把黄洛夫介绍给他：“宋学文先生，到学校教书来的。”陈聪心里一震：派人来哪？却还装出笑容：“欢迎，非常之欢迎。”因谈瘾未足，又继续在说他的“历险记”：“简直是场血战呀……”有人来说沈常青有请，陈聪对黄洛夫说：“老宋，自己人，恕不招待。”说着，就像一阵旋风似的走了。

老黄叫黄洛夫休息，自找顺娘去，一小时后，他把顺娘带来，介绍给黄洛夫：“顺娘同志——你的未来助手。”黄洛夫把她上下一打量，有点失望：道道地地的乡下女人，能帮我什么忙？顺娘却大大方方地说：“我没文化，什么也不懂，帮不上你什么忙，照顾些茶水还可以。”老黄却说：“印刷、发行全交给你，现在不懂慢慢会懂的，重要在于学习。”

晚上，老黄又到顺娘家和汪十五见面。那汪十五说：“过去老愁没事干，经你把路一点就通哩，现在我们就热乎乎地干开哪。”说了好多情况，全是叫人兴奋的消息。

原来，由于为民镇一天天地繁荣，运输业也相应地发展了。各乡破产农民跑来当挑夫找活计的日有增加，但他们没组织，没个头，没规章，随请随去，雇主随便压低挑运费，粥少僧多，你不去我去，大家互

相争夺，不但便宜了雇主，还时常引起搬运工人间的争吵打架。汪十五过去只把做挑夫当找饭吃的活，没把它当件工作来干，和老黄谈过后开了窍：把这些运输工人组织起来也是革命工作，他就开始在这些运输工人中进行活动。在为民镇的运输工人中，他的资格最老，当初还没人去干，他就和自己女人干开了。尽管现在新来的人多，入庙要先拜土地神，对他也还有几分敬意，因此很有条件做这工作。

十五对大家说：“大家没个规章，没个组织，有活干你争我夺，雇主占便宜，我们吃亏。现在人多活少，天天闹纠纷多不好，为什么大家不来个组织，共同订个规章，挑担按重量，工资按里计，大家一律，不许你争我夺。大家都是穷人，为找碗饭吃，争争吵吵，甚至打架，自己团结不了，人家见了笑话。”这建议立即获得大家热烈欢迎，一致支持。可是也有人提出问题，他们问：“就算大家不争不夺，也有吃亏的，你人粗力大，雇用的人就多，我体力不足，雇用的就少，反正出一样工钱，谁不要那人粗力大的？”十五道：“你这话也有道理，大家有了组织就不吃亏，我们还可以订个办法，大家轮班，排个号，不能随雇随去，有人来雇，讲妥了价钱就由轮值的人去，谁都有机会，谁也不吃亏。”

这办法大家也赞成了，可是又有人提出新问题：“万一有新来的人和我们抢活干怎么办？”由于农村赤贫化，这种人的确多，怎么办？十五道：“这也确是个问题，大家想想看，有什么对付办法？”有人说：“我们可以把现有的人登记一下，名册上有名的就许他在这儿干，没名的不许他干！”有人又说：“来抢生意的大家一起对付他——打！”十五摇头道：“登记办法我赞成，打人不妥，大家都是穷人，生活苦，到这儿来找活干，我们怎能赶走他们？我想还是组织重要，从我们成立那天起，就不许单干，谁到我们地头，都得加入组织，服从规章。人多了，也不用怕，那时我们还可以派人出去兜活干，谁要雇用挑夫，运多少东西，我们一起承包，把包下来的交给大家做。”这办法倒不错，亏他想得出，他们说：“十五，你办法想得好，就带我们干吧。”

他们经过了多次反复讨论，到商会那儿立了案，找了个小小门面，便把“为民运输服务社”招牌挂上去，又推出汪十五当“经理”，大家服从他分配，社里一切开支从大家收入中抽出十分之一。这个服务社一成立确实起作用，不论什么人要在镇上雇挑夫都得上服务社去，不按订下的工资缴付，就雇不到人。过去在运输工人中你争我夺、争吵打架的事没有了。商人不满，却也没办法，有人还上许添才那儿去告状，但许添才却说：“服务社是在我这儿立案的，谁也不许反对！”

汪十五说：“大的解决了，小的还有许多，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干不

好。”接着又说了一件事。原来在服务社里，有个叫老丁的挑夫，过去是风雨不移的，有几天忽然不见，大家觉得奇怪，便派人到他家里去了解，是不是病了，派去的人到他家里一看，果然出了事。他父亲刚刚去世，家境清贫，连棺材钱也凑不出。到地主那儿去借债，地主要他拿东西抵押，他说我一无田地、二无房产，拿什么抵押？多方奔跑哀求也济不了事。死人放在家里都快发臭了，老丁哭着说真的没办法，我只好用破草席卷着去埋。

派去的人回来把情况一说，大家都很气愤，也很同情，有人说：“他是我们服务社的，我们不想办法谁想办法？”十五也说：“对，我们大家应该想办法。”当时开了会，有人说：“我们做个会给他解决困难。”有人又说：“大家捐一天工钱。”十五想做会远水救不了近火，捐一天工钱顶不了事，还是采取自由捐助的办法好。结果就把一具薄板棺材凑成了，他们还派了人去送殡。这件事影响很大，有人说：“有了服务社我们就有了依靠！”几天来大家都在讨论怎样筹一笔公积金，替困难的社员办红白喜事。

汪十五接着说道：“可是，现在却出了新问题。许天雄这一打，把为民镇打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就近二百，生意人自去收尸埋葬没事，那乡团丁有八九十，许添才发下薄棺木叫收殓，也没事，叫抬去埋，那乡团丁家属就闹起来，男男女女携老带幼地上镇哭闹要求抚恤。不给抚恤金，就不许把棺木抬走！许添才就是一毛不拔，说：你们死人我丧财，不就相等了。双方闹得很僵，把那许添才闹火了，就下命令：你们不愿把死尸抬回去埋葬，老子叫服务社人去埋，一道命令交到我这儿。服务社的人一听说要抬死尸都哄散，不敢上镇，现在棺木还摆在镇上，天热，尸体发臭，一进镇，就是一片臭气……”

老黄问：“这件事现在还没解决？”汪十五道：“现在镇上叫群龙无首，许添才从事发后只来过一次，又匆匆缩回池塘去，谁也不敢出面……”老黄问：“那些请愿的家属都散啦？”汪十五道：“他们哪肯散，都还赖在镇上。这些人也不好应付，事发后，镇上人大都搬走，有的进城，有的到池塘，也有分散到四乡的，大多铺门都只在外面加上锁，那几百家属都成了打劫能手，谁都怕他们，谁都不敢碰他们，他们见没住的就随便打开铺门进去住，没吃的挨家地抢，拿到什么吃什么。有人担心把镇上东西抢光吃光了，也会抢到附近各村，所以家家关门闭户。”

老黄沉思有顷，忽然开口问：“在这些人中，有熟人吗？”汪十五道：“原都是从四乡来的，熟人不少。”老黄脑筋一动，就想起一个主意来，他说：“浑水可以摸鱼，许为民挨了这一阵棍子，正惊魂未定，六神

无主，我们为什么不给他再来个难题，开上另一战线？”接着，说出自己的意见，那汪十五、顺娘听了一时都很赞成。“要做得机巧一些，不要露出破绽。”当下他们就把工作布置起来。

六

许天雄这一手，确是把许为民打惨了。不幸消息一传到，他就哀声痛哭道："我这一生血汗全完了呀！我的钱庄、当铺……"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肯露面。七太旧愁新怨一齐来，直指着许添才的鼻子骂："你也有今天！为什么不和你那宝贝四大天王一起被抬走？你无事生非，自找麻烦。当初为我大哥事，你一毛不拔，害死了他，现在你也得到报应，成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面目回来！"许添才各方受责骂，只是低头不语。万歪却从旁劝解："这是天意，非人力所能转移。且事已至此，争吵也无用，还是善后要紧。"七太一把怒火又转到万歪身上："你这狗头军师，坏事也有一份。现在是树倒猢狲散时候，赶快收起你秘书长臭架子，不必再在我们这儿作威作福。还是当你的风水先生去，三餐一宿不会有人短你的，我们许家也要和你一拍两散！"把那狗头军师骂得狗血淋头。

而池塘更是一日数惊，六神无主，从四乡托庇投奔而来的富户人家，纷纷在议论："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现在南区的天下再也不是许为民坐的了，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为民镇还出事，池塘又如何能保住？"都纷纷在打叠行李，准备搬进城。

倒是周维国派了林雄模特派员来慰问，许为民推病不见，许添才不敢说他不在镇上在情妇家过夜，事前一无所知；却捏造了一篇故事，敷衍一番："那许天雄匪股现已投奔共党，听说我们要反共甚为恼火，起了一千多人马，十余挺轻重机枪，四面包围，我乡团大队以兵力悬殊，苦斗经夜，终以弹尽援绝，节节败退。"那万歪也千方百计地从旁遮瞒，说："天雄匪股实力不弱，加上共军支持，如虎添翼，锐不可当。今后前途，如非周司令亲挥大军进剿……"他冷笑一声，"南区天下，鹿死谁手实难预卜。"

林雄模少校虽觉他们所说的话不全对头，却也不露声色，只问："天雄匪股现与共党勾结，你们有什么证据？"许添才甚觉慌张，万歪却胸有成竹地掏出一份告人民书说："这就是证据，全南区都散遍。"又加上一句，"当天雄匪股侵犯为民镇时，他们也散发这类传单。"林雄模查问了些人员、枪支、财物损失情况，便告辞而去。

许为民不吃、不喝、不见人，把自己关了三天，忽然传见万歪、许

添才。许添才从事发后一直不敢去见他，这时见他传见，很是忧虑害怕，不知道会怎样处治他。提心吊胆地进去，一见面就跪倒在地，抱头痛哭，万歪也惊惶万状，满口：“司令息怒。”

那许为民头包白毛巾，面现病容，倚身在太师床上。大出两人意外的，他倒没有半句责备的话，只说：“三天来我想了很多，要想的都想过了，许天雄敢下这毒手，我也要来个以牙还牙，要同他来个你死我活。可是，目前我们实力大减，不是他的对手，要雪这口恨，除非把中央军也拉进来……”万歪连忙邀功道：“小弟早料到许老会有对策，今天林特派员来时，我已对他暗示过。”许为民接着又说：“我已决定在为民镇重整旗鼓，并请中央军前来坐镇。”万歪连说：“此议甚佳，此议甚有见地。”只是许添才还有异议：“现在南区是一统天下，有个许天雄已把我们闹得头痛，再来个中央军……”许为民怒声喝道：“你少开口！好话是你说的，坏事也是你做的！”许添才受了这一阵责骂，也只好低头不语。

三人正在密议大势，忽听得门外一片喧哗，许为民问：“又出了什么事？”许二这时正一头大汗三步当两步狂奔进来，说：“大少，她们又闹上公馆来了。”许为民起身问：“什么人闹上公馆？”许二望望许添才，许添才只好说：“那些乡团丁家属要求抚恤，已在镇上闹了几天，我说：你们平时吃了粮饷，因公死亡是应该的，还有什么抚恤金！她们却说：你们不给抚恤金，我们就不收尸。我说不收尸就让它臭、烂……想不到今天又闹到这儿来。”许为民问：“来了多少人？”许二道：“二百多，拖男带女，披麻戴孝，哭哭啼啼，围在公馆前，劝不动，骂不走……”许为民把双眼一瞪：“那不是反了！我许为民再倒霉，也不会向这些乱民低头，给我狠狠地打！”许添才为了将功赎罪，也表现得十分积极：“我去打！”

当下许添才就点起公馆内的打手五六十人，各持长短棍、枪械冲了出去。只见那公馆外人山人海，二百多死难家属，披麻戴孝齐跪在大门口哀天恸地地哭着：“救救我们的活命！”从四面八方围着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也有上千，有的同情，有的幸灾乐祸地在说风凉话，有的在劝说：“人死了，还闹什么，算了！”有的打抱不平：“丈夫死了，孩子家人这一大堆，不救济几个钱，叫她们如何过活？”那汪十五和他女人，还有几个服务社的人也夹杂在人群中。汪十五说：“当兵不是去卖命，死了人还有不抚恤的？”另一服务社员也说：“叫这些老爷们少吃一餐饭就够穷人一年饭哩！”议论很多，也很难听。

那许添才前呼后拥、杀气腾腾地提着皮马鞭冲出大门，在台阶上一站，双手一叉，开口就骂：“妈的，你们想死了，老子早对你们说过，要钱一个不给，想死，我倒准备了几颗子弹！”那受难人的家属齐声号哭

着，请求：“救我们一命呀！”“你们有的是钱，不稀罕这几个！”“你们少吃一餐饭，就够我们一年饭！”有个女人披头散发地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来月的幼孩爬行到他面前，哀声哭求着：“大少呀大少，我们一家和你无冤又无仇，男人为你们丧了命，丢下我们这一家大小，你们还不肯给几个钱，叫我们怎样过得下去？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呀？我求求你，看在这个死了爸的面上，救救我们呀！”说着就把头磕在地上，所有受难家属也都齐声哭着：“救救我们呀！”群众中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有人也在哭着。

那许添才却把马鞭一指：“滚！”群众叫嚷着：“你不答应，就不走！”恰好那妇人又爬前一步，想抱住许添才的腿求情，他以为她要来拉他，提起脚来朝她胸口只一踢，那妇人哀叫一声仰面倒地，鲜血冲口而出，群众发声喊：“打死人啦！”

许添才一不做二不休，挥起马鞭就打人，那群打手有的朝空鸣枪，有的挥棍打人，公馆前几百人乱成一团，打人的被打，被打的也打人。而且混乱从公馆前一直扩大到街上，那些受难家属敌不过许添才率领下的那群打手，节节败退，心有余恨，有人叫声：“把许为民这老巢烧掉！”一呼百应，纷纷放火，也有乘机抢劫的，一时街上火头四起，争相关门闭户，如同到了末日……

在池塘点起的这把火好像是个信号，池塘一烧开，各乡跟着也烧开了，那些穷苦无依的老百姓跟着也起来闹，甚至于发展到破仓抢粮。各乡富豪人家原已人心惶惶，这样一来更乱了，都说共产党已打了来，正在发动穷人共产，纷纷搬进城住。

第十一章

一

开赴章县的队伍悄悄地开拔了，据说走了一日一夜，实际上周维国唱的是空城计，为了显示他兵力充足，来了个武装游行，有些队伍从东门开出，又从南门进，一进一出，三几千人也就变成几倍人数。老百姓怕拉夫，不敢出门，只听见人马嘶腾，调动频繁，不知虚实，一传开就是去了三几万人，实际去了多少，来了多少，也没人知道。

林雄模去了一趟池塘回来，搜集不少材料，向周维国做第一手的报告说：情况混乱，“乱民”四出骚扰，许为民损失惨重。南区各乡一向都看许为民，他一垮，各乡观望的更多，乡团看来难办。关于许天雄股匪，他有个估计：说他与共党勾结，未免言之过早，共党地下组织活跃却是事实，“乱民”骚扰恐与此有关，他们间关系如何，尚待查明。“派兵进驻为民镇之举，许为民已有请求，”他说，“从长远打算，有此需要。许为民面临困境，威信大损，如不及时予以支持，许为民一垮，南区局势就更难收拾，务请钧座定夺。”

那周维国一得到报告，内心甚是不安，当即召见高等幕僚议论，他说：“许为民处境困难，自在意中，支持是势在必行。可是我们兵力空虚，自顾不暇，如何是好？”参谋长却说：“看来许天雄压势凶猛，说仅为报私仇有部分根据，但他的行动来得不简单，看来还是带有政治性的。打金涂，活捉苏成秀，是给南区乡团来个下马威；攻打为民镇，是想搞垮许为民，和共党在告人民书中所说的是一致的。‘乱民’四出骚扰，看来也和共党煽动有关。到底是共党利用了许天雄，还是许天雄的行动有意和共党配合，值得研究。”

林雄模却持不同见解：“许天雄在为民镇不类土共平常所为，主要在于掳掠财物。因此，我判定他不全是政治性的。”参谋长把那告人民书朝他面前一扔：“你得细细斟酌，共党反拉夫是个幌子，反对组织乡团队倒是真正的目的。”双方因之有了小小的争论。最后周维国问参谋长：“你

对林少校建议派兵进驻为民镇有什么意见？”参谋长道：“我刚刚发表的，就是要为派不派兵找根据。如果我的说法不错，兵一定要派，至于有无兵派问题，我也想过，可以从特务营里抽个连去。”

朱大同一听就大吃一惊：“参座，我手头只有这点实力了，再抽，我只好唱空城计。”参谋长道：“我们现在要唱的就是空城计，派去为民镇的兵名为一连，实际是一个排，不过是虚张声势，做个象征罢了，目的在对许为民支持，不是去清剿什么许天雄。”周维国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看来，你和林少校见解是一致了。”参谋长道：“也有不同。”周维国于是便对林雄模说：“队伍现在是决定派，名为一个连，实是一个排。至于许天雄股与共党关系如何，土共活动、实力又如何，全交你去研究。”林雄模请示道：“我也下去吗？”周维国明确表示道：“立即下去！就在池塘设下你的特派员办公室，必要时就向为民镇推进！”林雄模说了声：“是！”起身立正，恭恭敬敬地接受任命。

周维国把大家瞟了一眼，问：“还有别的事？”朱大同起身请示：“鉴于本州地界共党猖獗，最近公开发表宣言，纠众闹事，还出版一种报纸，煽惑民心，影响极坏……”说着从卷宗内拿出几份用油金纸印刷、套色的《农民报》分给大家。“因共党宣传惑众，人心惶惶，都以为共军就要攻打刺州，对我极为不利。”周维国把那份《农民报》仔细地翻阅一番，大为吃惊：“又爆冷门了！”却故作镇定地问：“从哪儿得来的？”朱大同颇为得意道：“刚刚收到，听说四乡都张贴、散发开啦。”参谋长接过仔细翻阅一遍：“印得不坏，也很有煽动性，看来共党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朱大同道：“所以我说情况严重。”

周维国问：“道理不用再说了，你打算怎样办？”朱大同道：“要来个镇压，振振正气！”周维国不喜欢他平时那股啰唆劲：“说短些、具体些。”朱大同难得有此机会，还想表现表现，噜里啰唆地说：“我们已许久没杀人，本地百姓刁蛮，共党以为我软弱可欺……”参谋长听了也感到不耐烦：“师长叫你说短些、具体些。”朱大同原想发表长篇议论，给这一说，只好把话缩成一句了：“我的意思是最近杀他一批。”周维国点点头：“有必要。名单呢？”朱大同又从卷宗里拿出一份名单，双手呈上：“一共是十一名，其中有宋日升、陈天保等重要头子。”周维国看看，交给军法处长：“你有什么意见？”那军法处长道：“共党既然胆敢向我进攻，我们也应来个相应反击。”周维国纠正道：“应叫镇压。”朱大同道：“对，来个镇压！”

周维国低声和参谋长交谈几句，参谋长点头，周维国忽又面向朱大同：“朱科长，你说了半天，把一件重要事情忘了交代。”朱大同起立恭

听。“德昌案件如何？”朱大同面红耳赤地回答：“卑职正在勠力侦察。”周维国不满道：“我看你最近花在女人身上的时间精力都太多了，德昌未落案，又走掉一个黄洛夫、一个宋日升女人……”朱大同想解释：“那黄洛夫是由吴启超……”周维国把手一摆：“我不问谁具体负责，你是特务科长，是蓝衣大队副大队长，你有责任！”那朱大同急得冷汗直流，一直站着不动。“坐下！”周维国最后说了他的决定：“我同意把这十一人最近处决，以振正气，漏网分子也不能放松，正因为军情紧急，才更要加紧。”说着，起身就走。

会后，朱大同到处找人解释，参谋长却说：“老朱，我看你和吴启超的双簧不必再唱了，你们都是聪明人，共产党也绝不是笨蛋，那姓黄的走得那样从容，看来老吴的戏法早穿了底！还是老的一套办法好，坚决地杀！”

二

当为民镇在一片混乱、潭头乡人心惶惶时，老黄带着黄洛夫、顺娘却不分日夜地在工作。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把全刺州地区第一份地下党公开报《农民报》创刊号出版了。

这秘密报社社址，虽然狭窄简陋，在老黄看起来却是再漂亮没有了，黄洛夫也很满意，至于顺娘却说：“还不够好。”当初在寻找这样一个地址，是很费老黄一番思索的，地方虽不一定要大，但要机密，易于疏散，易于掩护，而顺娘家那堆破烂的小阁楼，就正符合这条件。他把黄洛夫带来，并把组织意图告诉顺娘时，她就满口答应，并且连夜进行布置。

当老黄带着黄洛夫去看他们报社时，那阁楼已不再是满地埃尘、鼠粪、蛛网、油烟，而是一间整洁、明亮的小房间。顺娘很费一番心机来打扮它，先把破烂清除了，四周油污发黑的墙壁，糊上白报纸，窗擦得光亮透明，近窗口安上一只小四方桌，对窗地方又用门板安上一张床。老黄一走上阁楼就满口称赞：“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这更漂亮地方了！”黄洛夫也很满意，他站在窗口，对着窗外桃园，遥望青霞山那青苍雄伟的山景也大为赞赏。顺娘却说：“看看缺什么，再想办法。”

学校一直在停课，陈聪借口无事可干，回家去。老黄把学校用的钢板、钢笔、蜡纸、油墨、纸张都搬到“报社”去，几个人关上阁楼门，就工作起来。老黄不是个文化人，也没办过报，但他知道人民的要求、党的政策又是什么，该对什么人宣传，宣传些什么。他亲自拟定报纸的方针大计，并把第一期内容规定好了，才对黄洛夫说：“我说你写。”

他们就这样，老黄说一段，黄洛夫写一段，写完了全篇，再回头来逐段、逐句地推敲。稿件定了，版面设计由黄洛夫提出方案，老黄做了决定。但当第一张蜡纸刻出以后，老黄却又不满意，他说：“小兄弟，你忘了对象，我们的报叫《农民报》，对象是农民，农民认字不多，因此内容不但要通俗，字体也要写得端正，你写的美术字虽然好看，就是叫人看不懂。”又说，“反动派政权在手，有钱有势，要印什么有什么。我们是在地下，没钱没势，要出这样一份报纸可不容易。因此，每一个字要写得清楚，每一份报要印得清楚，让每个人拿上手都看得懂。”

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在合作中，两个人不是没有意见冲突，黄洛

夫开头有些自负，论写文章他高明，论油印刊物，他有经验。既然是组织把办报的事交给他，为什么这个不懂得写文章、办报的老黄同志，意见又那么的多呢？有好几次，他心里就是不高兴，表示泄气。但老黄对他也很耐心，很能了解他的心情；不急于批评他，伤他的自尊心，只是耐心地反复地对他进行教育。有时，当他们把一篇文章的内容规定了，叫黄洛夫写，写完了，读出来听听，再一讨论，问题不少，要重写过，写完以后再读就不同得多了。这样经过几次，黄洛夫慢慢地也心服了，他想："这老黄同志，不简单。"

当他们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时，顺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她平时坐在一边，听他们争论，不大发言，但当相持不下时，她却又不放弃说话的机会，她说的话有分寸，有见解，从实际出发，往往有很大说服力，因此大部分意见都被接受了。这又使得黄洛夫不得不改变对顺娘的看法，他觉得这个纤细、羸弱的女同志，也是光芒闪烁的，和阿玉不同，却更有吸引力。

顺娘并不比老黄、黄洛夫清闲，她跑上跑下，为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在他们讨论时候参加意见，在黄洛夫坐下刻字时，看他怎样刻的，到了印刷时候，听老黄说："再过一两期就要归你负责。"她就细心地在研究、观察，对黄洛夫提出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她聪明、细致，肯动脑筋，一听就能理会，一看就会照做，而且不会不懂充懂，不懂就问。

当她看见黄洛夫能用一张蜡纸印出两千份报纸，自己在试印时，却不上三二十份就把蜡纸印坏了，就反复地请教黄洛夫，一次两次，不厌其详地问，一直到她能掌握了才罢休。不久，有新问题出来了，又提出请教。因此对黄洛夫又产生了另一印象，她很巧，很有学习向上精神。有次黄洛夫开玩笑说："不出三个月，我就要失业了！"顺娘却说："组织上叫我学，我学不会就是对不起革命！"

在工作中，黄洛夫不仅体会到集体负责力量大，而且也受到许多教育，他虽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但对劳动人民有一种传统、因袭的不正确看法，认为干文化工作就得由像他这样的人来干，而事实恰恰证明，像这个当过红军、当过马路工人的领导同志，不但知识丰富，才能也更出众。而这个只读过二年私塾、乡里乡气的顺娘，就比他在学校里所接触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女同学，更聪明更有才华。相反的，倒觉得自己粗糙、漂浮、幼稚、浅薄。他很同意老黄的一句话："不是什么作风问题，而是思想！看你有没群众观点，能不能处处为党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个人在集体中有作用，但仅仅是个小螺丝钉的作用。"

第一张《农民报》出版了，通过顺娘的手，包扎分配，发了出去，

群众在谈论，反动派在惊慌失措。当黄洛夫听说在为民镇出现了这份报纸，有人偷偷地张贴在那市场上，看的人很多，他也特地上镇去看看，果然人头攒动，议论纷纷，他激动极了。“几日几夜的辛勤没有白费，”他想，“这样一份出自他们三个人手的、八开张的小油印报竟有这样大的吸引力，真想不到！”从此，也更觉得自己要好好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

三

陈聪回家去了四五天，匆匆赶回来，也带来一个消息："中央军大队人马要开到为民镇驻扎了！"老黄当时十分吃惊，忙问："消息从哪儿来的？"陈聪手舞足蹈地说："是我亲眼看见的，听说来了一连人。"老黄又问："人马都已到齐？"陈聪道："镇上正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哩。"说着，又匆匆赶上洋灰楼去报信。

老黄找到顺娘："周维国派队伍驻在镇上，来意不善，你去走一趟，看看。"顺娘打上腰兜，披上头巾，手挽一只小竹篮，装作上镇买东西模样上镇去。一进牌楼，果见牌楼上扎起松叶，贴着"欢迎中央大军清匪剿共"，还有好些红绿标语。走过牌楼，又见很多逃到城里、池塘、四乡的商家也纷纷搬回来，服务社的人正忙着，大家都争着抢雇挑夫，有些店铺也在重整门面，还有几家已开张营业。当她走过原来商会和乡团大队部，门口也换上新招牌，叫作"刺州保安司令部特务连连本部"，守卫的都换上"北兵"。骑楼下还摆着两挺重机枪。再进市场去，从四乡挑运来的蔬菜、肉类摆满街。许多日来销声匿迹的许添才乡团，也出现了，只是没有以前那样飞扬跋扈。看来市容慢慢在恢复。

顺娘给老黄、黄洛夫切了半斤肉，一些葱蒜之类配料，重又回潭头，正在向老黄汇报情况，沈渊也扶着布伞进来。一见面就说："这一仗把许为民打得够惨，却也给南区带来不少麻烦。"他说，周维国派兵驻为民镇，又派了一个少校军官在池塘设下特派员办公室。老黄问："池塘也驻了兵？"沈渊道："不多，一个卫士班。"老黄问："这次周维国派兵进驻南区是他自己决定，还是许为民去请的？"沈渊道："听说是许为民去请的，犒赏费出的不少，每人五块大洋，只是许添才不大愿意。这叫狗急跳墙，许为民在南区已到了穷途末路。"谈了半个多时辰，就上洋灰楼去。老黄对黄洛夫、顺娘说："形势在变，要加强警惕。"黄洛夫问："我们报社要转移吗？"老黄笑道："看看再说，不必过分慌张。"

那周维国几乎是把军队和特派员同时派下的，带领这个特务连的叫王连长，他一来就占据乡团大队部当自己连本部。林雄模原要在公馆内设特派员办公室，许为民却推搪着说："我家人丁众多，外人进进出出，于妇女不便。"叫许二另找房子，就在街上征用了一所西式房子住下。许添才自在为民镇宰猪杀羊犒赏王连长等一班人，许为民也在公馆内宴请

林特派员。

许天雄在上下木听说中央军王连进驻为民镇，又听说许添才口口声声说：中央军是来帮助他们剿匪的，大为不安。又召集了大头、大姑来商议应付对策。许大头说："许为民来这一手倒也相当厉害，大哥，我看我们得做另一步打算，万一挡不住就得有个退路。"许大姑却冷笑道："人家还没动手，我们倒先乱了手足，别说中央军来的是一连人，一团人来也不在话下，只是我们实力还不大，要扩充一下来和许为民对抗，"她又重提，"和下下木和了怎样？那儿有现成的人枪，可为我用。"

许大头不同意，他说："大姑，你想的也太天真，现在许三多在下下木扛大旗，大哥和他有杀兄之仇，和三多女人有杀夫之仇，他见我们现在危急，肯来和我们言和？同时，我又听说……"他低低地附在许天雄耳边说了声："我听说那下下木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进出。"许天雄不安地问："到底是些什么样人？"许大头道："我想不是许为民那边来的，就是老共。"许天雄道："必须打听清楚，免得来个措手不及！"许大姑道："这件事可交给我做，和的事还请爸爸考虑。"议论了半日，却没个决策，只是内外都加强戒备。

四

那林雄模带了两名助手、几个卫兵在池塘安下据点后，就卖力地经营起来。此人年轻、精力饱满，沉着、好静而心地阴毒，在蓝衣大队中是个比较踏实精干的人才。他一到池塘，不上几天工夫，对许为民上下人员都打通了，他不摆架子，不以中央大员自居，不论有事无事照例上公馆去向司令问安、请示。手面阔绰，在特派员办公室酒宴不断，因此很是热闹，反而把许公馆冷落了。他到任不久就看上万歪，心想："此人虽腐朽，不学无术，但是地头蛇，知道内情不少，为什么不利用他一下？"因此又勠力地拉拢，每见面必恭恭敬敬地叫声"万秘书长"，自称下辈。

那万歪虽不学无术，却也雄心勃勃，上得这山望那山，好容易爬上这个地位，当了名地方上官员，又想攀上中央关系，将来好青云直上，对这周维国手下红人，中央命官，自有另一番看法，也要拉拢他，只怕对方看不起，却不怕附炎奉承，现在对方有意，正可乘机投靠。

双方都有所求，水到渠成，一拍即合。万歪常借故到特派员办公室去喝酒，林雄模也热情款待，在吃喝之间，不免谈论些是非。林雄模有意打听，万歪则作为卖身投靠资本，两人自是投机。万歪谈有关许家内幕，也谈当地情况，都极详尽中肯，给林雄模帮助不少。

他说："许添才是个大脓包，除嫖赌吃喝什么都不懂，许为民有意培植他做继承，只是烂泥巴扶不上墙。七太在许公馆虽是个实力派，老头言听计从，就是个人打算多，死命抓权抓钱，树敌太多，各方面对她都没好感，只是怕她。老头在一天，她得宠一天，还可以勉强混，只要一失宠，或老头归天，不出三天就要被打进冷宫。她聪明能干，不是看不到这个，这时利用她年轻，有几分美色，死命地抓钱，也是给今后找退路。其实像她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点个人打算也难怪，从十八岁进门，今年三十二三，连屁也没屙出一个，将来老头一翘辫子她靠谁？"在说到南区情况时，万歪又说："我想许天雄招兵买马打家劫舍，也还是为个钱字，他就靠这个起家。许添才和他过不去，种下祸根，一口咬定他和土共有关，老头附和，私人意气多，我也不便多说，其实土共哪看得起他？在南区有共党是事实，实力有多大？难说，人人只见那明的，暗的就看不到。其实暗的比明的难防，看来各乡都有他们的人。"

林雄模问：“在你们乡也有这种暗的？”万歪笑道：“看来有个人很值得怀疑。”接着，就说出了个沈渊：“此人原是个华侨，在国外多年，因为闹事，有共产嫌疑，被侨居国政府抓去坐过牢，说是相当厉害。现在是个痨病鬼，在家乡养病已有多年。”林雄模问：“家境怎样？”万歪摇了摇头：“不好，靠他堂叔救济度日。那堂叔叫沈常青，是个华侨资本家，也回国多年，现住在潭头养老。”林雄模又问：“此人过去既是活动分子，回国后自然也不会规规矩矩养病，没有活动吗？”万歪道：“有什么活动不大清楚，我料他不敢，许司令为人特派员是知道的，谁在他管下想闹事，别想活哩。”林雄模又问：“和他来往的人多吗？有哪些人经常来往？”万歪道：“不大清楚，我想总有。”林雄模又问：“平时有什么言论？”万歪道：“此人过去是偏激分子，唯恐天下不乱，自从被抓坐牢就变得胆小怕事，平时读读医书，话也不大说。”

情况讲得很多，林雄模也都牢记在心。

这林雄模闲来无事，常常便装简从地在池塘走走街，串串门，到乡郊散散步，态度和蔼，对人亲切。也常在街上小茶馆坐坐，听听茶客们的闲话。

他更多的是到沈渊家附近去走动，名之为欣赏乡间景色，实在是想办法和沈渊碰头认识。沈渊家居村角，一幢小平房，全家只有老母、妻子和一个从小买来养的儿子，屋前搭有葡萄架，他平时在葡萄架下一盅清茶、一张竹靠椅，清闲度日，偶有亲朋到访，也都在这儿接谈。林雄模了解这种情况，就故意去碰他，这样经过几次，先是林雄模主动向他打招呼，而后，就不客气地走进葡萄棚，沈渊为礼节上需要，请他坐坐喝茶，他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和他攀谈。

林雄模第一次和沈渊接触时，就露出特派员身份，他说：“乡居无聊，难得找到一两个可以谈谈的人。”又说，“对先生久仰了，能够萍水相逢，不胜荣幸之至。”对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到访，沈渊开始很有几分惶惑，他本既不过分热情，也不去得罪人的宗旨，做了一般的应付，希望把他打发了事。可是客人却来得很勤，他说：“我干的是份可有可无的差事，平时在机关也还得看看公事，划划行，在这儿除了吃饭、睡觉就无所事事了。”他真是牢骚满腹。

沈渊又见他为人斯文，态度谦恭，谈吐也不俗，就有几分好感。不但次次有清茶招待，话也谈得多了。但他也有一条，绝不上“特派员办公室”回访，以示在他们间还有一段距离。你不去，他就来，林雄模是够谦虚了，有一次他甚至说：“沈先生，你的学问文章在本乡算是少见的，为什么甘于清淡家居，也该出去做一番事业。”沈渊面青气喘干咳着：“特

派员过奖了，我这个只剩半条命的人还能做什么，只是等死罢了！”林雄模对他的身体也确关心：“病情不算重吧？”沈渊道：“据大夫说只剩半边肺了。”林雄模道：“为什么不到医院看看？”沈渊苦笑着：“西医说无大希望，我也不相信他。我自己在研究医学，自己的病自己明白，找点草药吃吃，有时反而见效。”林雄模因此表示无限惋惜：“一个天才给病痛白白地糟蹋了，可惜，可惜。”

从医学问题，他们又谈到时局，林雄模以谦恭语气请教道：“方今天下大乱，民不安生，先生有什么救世良策以献党国？”在谈到这个问题上，沈渊倒有几分警惕，他苦笑着说：“特派员问我这个问题，简直是对牛弹琴，找错门哪。我现在重病在身，已成井底之蛙，天地只有那么一点，见识也只有那一点，哪里谈得上对时局的认识！”林雄模却又故意问：“听说沈先生一向对国家大事关心，不能没有见解。”沈渊有几分紧张，却故表镇定地回说：“当年年轻不懂事，喜欢胡闹，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还谈这个！”说着说着，也就把话题岔开。

看来交往慢慢深了，林雄模对沈渊母亲、女人又是谦恭殷勤，伯母长伯母短，嫂子长嫂子短，他母亲、老婆对这个特派员也都有了好印象。他母亲老见人家来串门，不见沈渊去回访，颇有意见，她说：“不大不小人家也是个特派员，老见人家登门，又不见你去回拜，别叫人说不懂礼貌。”沈渊却说：“你们不懂，少啰唆。”而林雄模对这事却不以为意，他说：“沈兄还是多在家里休息休息好。”

在日常交往期中，林雄模的确没看见什么人，正如万歪所说的，沈渊身体很坏，只在家里休养休养，没有什么活动，没有什么交际应酬，说话也十分谨慎，很难套出什么来。可是，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前去“登门拜访”，刚刚遇到沈渊在送客，他在未被察觉时返身就走，却暗暗对他的助手何寄萍中尉示意：看那客人从哪个方向回去。

那何中尉一直跟住那客人，一直到他离开池塘乡界为止。回来报告说：“看来是朝为民镇方向走。”林雄模点点头不表示什么，却暗自在想：“听万歪说，他有亲戚住在潭头，该不会是这个人？”不久，何中尉又给他报告：“那个人又来了。”林雄模问：“见在沈渊家？”何中尉点头称是。

那林雄模起身就走，他又去“拜访”了。可是葡萄架下没人，大门紧闭着，他故意在外问：“沈先生在家吗？”隔了好一会儿，沈渊才出来，一样热情招待，却没见那人出来，他坐了快一小时，只好又告辞，内心却是疑惑，问何中尉：“你真的看见那个人到沈渊家来？”何中尉道：“我亲自看见他进门去的。”林雄模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不见出来呢？”何中

尉道：“怕是从后门走哪，他家后门也有条通路。”林雄模在备忘录上加上这样的新内容：“在沈渊家出现一可疑人物，行动神秘，来历不明，可注意。”

万歪又来喝酒吹牛了，当他有几成酒意后，林雄模便问：“万老，听说在为民镇住有沈渊的亲戚。”万歪沉思有顷，说：“没见说有。”又问，“是个什么样人？”林雄模道：“三十多年纪，面上有几颗白麻子。”万歪恍然大悟，点头称道：“有这个人，但不住在为民镇，住潭头。”林雄模故意问：“就是你说的那个沈常青？”万歪摇摇头：“此人叫陈聪，不是沈家人，在潭头小学教书的。”林雄模问：“小学情况你知道吗？”万歪道：“没去过，情况不明，听说办得不错。”林雄模又暗暗地记住这些话。

有次，他听说那陈聪又来了，正和沈渊在葡萄架下座谈，便匆匆赶了去。这次去得突然，那陈聪走避不及，沈渊又没替他介绍的意思，便故意问：“这位是……”沈渊有几分慌张，却还笑着：“我忘记替你们介绍，这位是陈聪，潭头小学校长；这位是林特派员。”

陈聪一听说是特派员，表示特别谦恭：“久仰，久仰。”林雄模也恭维他几句：“听说潭头小学办得很有成绩，沈老先生关心乡梓福利，斥资兴学可敬，陈校长专心致志教育事业，为下一代造栋材，可贺。”那陈聪一被戴上高帽子，满怀高兴：“小弟不才，学校没办好，人人在说潭头小学办得好，我却感到惭愧惶惑，办得很不好。”林雄模道：“小弟在出任军职前，也曾从事过教育事业。”陈聪谦恭有加，连称：“老前辈，老前辈。”林雄模又说：“人在军中心在教育，直至现在尚未忘情，教育生活比军旅生活虽较清淡刻苦，却有意思得多了。”陈聪乘机搭上：“特派员有便请来指教。”林雄模道：“一定登门拜访。”说着，陈聪起身告辞，林雄模也觉得收获不少。

五

为民镇在许添才与王连长之间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原因是双方争夺权益而起。林雄模被迫赶着去处理。

当他的专车开进镇时，许添才的乡团和王连长的特务连，双方都在武装警戒。许添才的乡团散布在市镇两头，都枪上膛刀出鞘，准备随时开火；特务连则以连本部为中心，也在大街上武装戒备，重机枪已被抬到街中，对着大街两头，也准备随时开火。已经恢复了的市容，由于双方驻军闹矛盾，又乱起来，店铺关门闭户，生意停止，也有人在搬家，谣言很多，都说许添才和王连长快打起来了。乡团队散布着说：“去了个许天雄，又来个王连长，这日子我们还能过？”王连的人也说：“治安是我们维持的，好的尽是你的，连骨头也不叫啃一块，哪有这便宜的！”商人都摇头叫苦：“从此为民镇不好住，也不好做买卖了。”

林雄模带上他的助手何中尉，四个佩匣子炮的卫队，直开到连本部。王连长迎接着说：“特派员，你来得正好，你亲自看看，这些蛮子是这样来欢迎我们中央军的。”林雄模却说：“有话慢慢说，先把重机撤了！”他进了连本部坐定又问：“为什么会闹到这地步？”王连长说：“对方无理取闹，不给点厉害看，我就无法在这儿执行任务。”接着，就说了那事件经过。

原来王连看见乡团队以维持地方为名，每月都向当地居民征收治安捐，油水颇大。王连长说：从特务连进驻为民镇后，治安责任已转到特务连手中，这治安捐该归特务连收，此其一。王连士兵见乡团丁到赌场都有特别收入，也想要“保护费”，赌场说：我们只能付一次，不能付两次该交给谁，你们双方去商量，拒不另缴。特务连士兵便进场赌，赌赢了，拿着就走，赌输却不认账，闹了不少纠纷。特务连士兵又上妓院去嫖，妓院问他们要钱，特务连士兵说：“你们是靠我们吃饭的，玩次把女人也要钱？”不肯照付，纠纷闹开，就把二龟公抓上连本部吊打，又纠众捣毁“香巢”，把嫖客都打走了。

有人走报许添才，许添才对王连长占了他的大队部早已心怀不满，又接连闹了这许多事，哪能容忍？便派武装去保护，并叫人去要回被捕吊打的人。王连长说：“这小子靠我们保护过日，竟恩将仇报！”人不许保出，入夜就宣布戒严，又放出空气要禁赌禁娼。在这时特务连士兵与

乡团丁之间接连也发生了多次斗殴事件。特务连抓了乡团丁吊打；乡团丁也抓了特务连士兵吊打，以示报复。因而矛盾白热化，双方把武装摆出来，形成对峙局面。

林雄模听了这许多，当时就不满地说："当初朱大同把你们派来是怎样说的？要钱也得看时间地点，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定，怎可以和他们闹？"他命令把所有扣押的人释放，立即解严，恢复原状。接着又去拜会许添才。

那许添才自从见镇上出了那么多事，也很不安，他对王连得寸进尺，插手为民镇事务，虽然不满、憎恨，不能不"兵来将挡"，却又相当害怕。自知实力已不如前，把老虎请进门了，要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对方真是蛮干到底，他实在也没办法。不这样挡一挡，威信就更差，几乎无法立足，也很纳闷。正在感到左右为难时，报说特务连人员和武装已撤退，又听说特派员亲自来访，也很高兴，当即亲自出迎，并和他手拉手地进门，边走边说："特派员，你一来我们就有救啦，一切你都亲眼看到，是非也一定清楚。"林雄模笑着说："真相我已明白，双方都有不是，都有责任。不过，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到底也是自己人呀，兄弟还会吵闹，何况是两支队伍，说个清楚也就无事。"坐定之后，又说："我这次来，不站在哪一方，目的是调解。当前大势，双方都有困难，因此要精诚团结，共同对外。我们自己人尚不能精诚合作，何能一致对外？我已命令王连长把武装、人员撤走，你的乡团也不该再在那儿找事生非。"

许添才乐得做个空头人情，便也下了命令："把人马撤回大队部，等候特派员处理。"但他又说："发生这不幸事件，都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的，本镇一切税收历来……"林雄模笑道："我明白，参谋长，你们的给养全由地方自筹，一切照旧。"许添才非常满意："我本来也这样说嘛。""不过，"林雄模又加上一句，"中国有句老话：有饭大家吃，本镇油水不少，吃肉也得留几根骨头、几滴汤水让大家都尝尝，你说对不对？王连长也有困难，兄弟们的生活不是过得太好，治安任务又重，我建议你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双方都过得去，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了。"

许添才对这个"不过"却表示为难了，他说："本镇税收一向有限，我还要维持这个大队。"林雄模道："也是事实，可是你也要叫特务连弟兄心服。我建议你原来的收入可不必动，再来个附加捐怎样？"许添才一时还拿不定主意，那林雄模已起身，一手拉住他："你再想想，暂时不忙决定。走，今天是我做的东道，大家吃一顿饭，有事和王连长当面说说也就没什么哩。"那许添才见他热情谦逊，不便推却，也只好同意了。

当天林雄模办完了这件大事，晚上就由许添才安排着在乐园过夜。许添才乘着几分酒意，用十分感伤情绪谈起他那手下王牌“四大天王”：“我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们弄来的呀，当时红了半边天，哪个来玩过的不津津乐道，要是她们现在还在，怕特派员有多少娇妻美妾，也一定要乐而忘返。就不知道她们现在落在许天雄手里命运如何。”说罢唏嘘叹息，大有不堪回首之慨。林雄模也附和两句：“怪不得人人都说参谋长是个多情种子，今天我算是证实了！”许添才一听表扬，身心为之一快：“特派员过奖不敢当，这种娱乐事业，关系乡梓福利，我的确注意。”王连长也从旁打趣：“听说这儿几家窑子的姑娘都拜在参谋长门下？”许添才不知话里有话，还兀自得意：“孩子们都要拜我做干爹，我也只好都收下。”一时哄堂大笑。

第二天，林雄模告别众人回池塘。当他的专车沿刺禾公路走近潭头地界，远远看见一幢白色的巨大洋楼在阳光下闪光，忙叫开慢些，又指着那村庄问何中尉：“什么乡？”何中尉在这条路上来往多次，认得它，回说：“潭头乡。”林雄模又问：“那高楼大厦是谁的？”何中尉又回道：“潭头第一首富沈常青的房子。”林雄模问：“就是那沈渊的叔叔？”何中尉点头称是。林雄模从沈渊想到陈聪，想到他的学校，心想：为什么不去看看？便叫停车，又对何中尉说：“我们去走走。”

这位“贵人”的突然“光临”，使陈聪大感振奋，在对他热情招待之余，自不免借机替自己吹嘘一番，带他们前后“参观”，又把他们介绍给学生们，只没把他们带到自己宿舍，一则是觉得寒酸，见不了贵宾，再则有老黄、黄洛夫在那儿也有些不便。

林雄模带着何中尉等一干人马，在学校转了转，问了些情况，也不提出特别要求，却对教导处贴出的布告感到兴趣。在一份布告上，他发现那字迹很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故意问：“陈校长，你的美术字写得真不错。”陈聪却说：“不是我写的，是一位姓宋的体育老师写的，还过得去。”林雄模问：“你们学校有几位老师？”陈聪道：“有好几位，不过，有的是兼课的。现在好老师难找，我们这儿水浅养不了大鱼。差的我不要，好的请不来。”林雄模点点头，告辞离校，一直在想：“这字迹在什么地方见过呀？”

六

那黄洛夫在学校里兼体育、美术、歌唱老师，报社工作一忙，除了上课外，很少在学校里，大部分时间在报社。老黄在报社未全上轨道前一直没离开潭头，通过和黄洛夫、顺娘共同工作，帮助他们，使他们懂得怎样来办这份地下党报，懂得做地下发行工作。同时把潭头工作亲自抓一抓。这时服务社工作已有很大发展，领导核心形成了，也有十来个人参加到汪十五领导的“赤色工会小组”。在本村，由于顺娘工作的结果，也从那些长工中发展了五六个人，成立一个“贫雇农小组”，也是一片热腾腾的。

这时黄洛夫已经能单独工作了，老黄除了重大问题还要亲手抓抓，大都放手交给他去处理。顺娘也慢慢地掌握了印刷技术和地下发行业务。她的刻苦和负责精神，使《农民报》能够保证在出版后三天全部分发出去。她和下下木地下党组织约好，在白龙圩外一座颜氏祖墓墓穴内设了个交通站，她把报纸送到那儿，做了秘密记号，从下下木按期派出的交通员，看到那记号把报纸拿走后，也做了记号，这样双方不必见面，又能按时收到宣传品。

她又亲自上清源，把报纸送给老六，有时老六不在就交给玉蒜，也带回从城里转来的信件和几天来的反动报纸。有时，她离开清源已近黄昏，玉蒜劝她留下过夜，她总是表示：“有任务在身，不便久留。”连夜又赶回了。

只有把这宣传品输送进城要不要她去的问题，老黄费过踌躇，他想：顺娘任务重，不该去冒这个险。顺娘却以为老黄对她还不够信任，她说：“我已死过一次，不怕再死一次。老黄同志你放心，万一失手，我绝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老黄却说：“顺娘同志，你误会了，我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顺娘问：“你怕我带不进去？你看，”她拿出一件特制小马甲，“我早已准备好，我把我们的报放在贴身地方，再加上这件衣服，就看不出来啦。”她试过一次，叫他们看，果没见什么破绽，老黄也安心了，让她去过一次，一切顺利。

她打扮成一个挑屎的妇女，混在一大群人中，那些守城士兵嫌她臭气熏人，不愿来检查，也就让她顺利通过。她把宣传品送到鱼行街小林手中（这时小林已离开东大街他伯父的杂货铺，依照组织的安排在鱼行

街一家鱼行里设下新交通站），有时也带了口信和密写的文件回来。从此以后，刺州大城的发行业务也交给她。

看来一切都顺利，但他们是在逆水中行舟呀，一个浪头过去就会有第二个浪头袭来。地下党工作就是在这种惊涛骇浪中冲过一个浪头又迎上另一个浪头，过了一关又一关，一直在前进，没有平静时刻，也没有终止。

这一天顺娘发现林雄模到学校来过，又和陈聪欢谈了半天，心甚不安，告诉了老黄，老黄也很奇怪，他问黄洛夫："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黄洛夫道："似乎听陈聪说过在沈渊那儿认识了这个人，只见过一次面却不多谈。"老黄在心里嘀咕："曾听沈渊汇报过和这特派员有交往，怎的又拉上陈聪关系，并且亲自上学校来呢？"他问："最近陈聪表现怎样？"黄洛夫道："看来还是顶积极的，只是作风没大改变。"老黄又问："和玉叶关系怎样？"黄洛夫道："看不出有什么新发展，我看这人吹的比做的还多。"老黄摇摇头："不见得。"却在考虑报社搬家问题。从《农民报》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后，他就在考虑报社应该有个较安全地方，他想到清源，也想到下下木。可是清源离城近，把黄洛夫放在那儿没个掩护名义不便，搬到下下木交通又不便，消息隔膜，因此迟疑了。现在出了新情况，又想起这件事。

正在迟疑间，陈聪又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好险呀！"老黄故意问他："出了事吗？"陈聪道："事倒没出，就是差一点。"他说了林雄模"大驾来临"的事："当时我很担忧，担忧他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万一又碰上你们多不便。好在我应付有方，几句话就把他们弄跑了。"老黄问："这个大人物来干什么？"陈聪道："听说是到为民镇来调解王连和乡团冲突，顺便来看看我。"老黄郑重地问："仅仅是为这个？"陈聪道："我看不出有别的。"说完就匆匆回房去。老黄和黄洛夫继续在交换意见："你看怎样？"黄洛夫道："也许是无心。"老黄虽然不再说什么，却又想起大林说过的一段话："此人极不可靠……"如果不把报社搬走，也得设法把他调开。他对黄洛夫说："对他还是小心点好。"

老黄的担忧不是没根据的。陈聪和玉叶的关系并没有断，只是做得更隐蔽罢了，特别是在黄洛夫和老黄面前。

从大林和陈聪谈过那一次话后，曾有一段时间陈聪和玉叶很疏远、很冷淡。但玉叶不放手，多次地找他，陈聪见组织不再提起这件事，胆子大了起来，又恢复原来关系。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和玉叶单独在一起，忽见那玉叶心事重重地流起泪来。陈聪问她：为什么流泪？玉叶一时悲从中来，呜呜地哭道："我们这样下去，会有怎样个结局

呀？”陈聪却轻松地说：“只要我们行动小心，不会有人知道的。”那玉叶只是摇头：“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陈聪一时想讨她的欢心：“有了孩子也没关系，大不了远走高飞，乐得做对正式夫妻。”玉叶把话听在肚里，信以为真。

第二次再来时，自动交出一包东西给他，陈聪打开一看，全是些贵重的金银首饰，她说：“你先自收下，将来我们离开这儿，就不怕生活没着落。”陈聪受利欲所惑，又放起大言来：“你想得真周到，有了钱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了！”于是玉叶重又提起：“你上次对我说的，都是真的？”那陈聪立即对天发誓道：“我如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玉叶算完全安心，便说：“下次我再拿一包来。”

她第三次来，又带来一包贵重首饰，并说：“我把全部私蓄都交给你了。”陈聪一看说：“也够我们过好几年啦。”他们又过了几次温柔乡生活，有次玉叶忽又问起：“阿聪，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呀？”陈聪以为她说的玩，便说：“你说呢，我随时准备着。”玉叶十分认真道：“你听我的？我说在两个月内离开。”陈聪有点不自然：“为什么要在两个月内？”玉叶沉吟半晌，觉得不能不说个明白了，便说：“我已有两个月身孕，再过两个月就瞒不住家人耳目。”陈聪这下可吓坏了，他惊讶地说：“你真的有……”玉叶道：“我早就想说，就怕你变心。”

陈聪像掉在冰窖里一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玉叶怕他反悔，也有几分紧张：“你不是说有孩子没关系吗？”陈聪满面不高兴：“我当时不过说说，真的有就得想办法。”玉叶掉下泪说：“你是说着玩的？”陈聪见她认真，也不敢弄僵，连忙转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的话算话。”玉叶又道：“那你刚刚为什么那样不高兴？”陈聪勉强应付：“我哪会不高兴，我是想说，你该早点告诉我，好让我有个准备。”玉叶稍为放心：“不是还有两个月吗？”陈聪只好也说：“对！还有两个月，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看来大事已定，玉叶加意奉承，而他却满怀不安。从此后，玉叶一见面就追他：“我们该到哪去，你准备好了么？”陈聪却一味在拖延。他哪有真决心带她逃走，又怕事情揭穿了，老黄认真起来下不了台。

正在为难之际，他想把黄洛夫也拖下水，他想：“老宋现在是老黄的亲信，叫他也下去，就不怕老黄开口了。”每当老黄不在时，就找黄洛夫吹嘘男女之间的事，说他在年轻时如何风流潇洒：“年轻人不结交几个女朋友就显得自己无用。”又问黄洛夫：“你现在也该有不少女朋友吧？”黄洛夫对他的庸俗，有时甚至于近乎下流的作风是反感的，却又不得不应付几句，便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没人看上的。”陈聪大不以为然道：“错

了，你全错了，像你的样子比我当年还不知英俊风流了多少倍，叫作大有希望。”黄洛夫内心反感却微笑不语。

陈聪以为他真的动情了，便又说：“还没找到，为什么不找呀？远的难找，近的为什么不找？”黄洛夫表示没有兴趣，他却纠缠着，越说越有劲：“你觉得在妇女夜校中那个玉燕怎样？长得可白皙呀，只是走起路来不大好看，有点像狮头鹅是吗？那么，玉叶又怎样？这个小妇人长得可不错，面孔身段都好，虽说是结过婚的，但她丈夫是白痴，不省人道，还是个黄花闺女呢。守了几年活寡，一心要找对象，听说对你也顶有意思，平时看你就与众不同，要是你有心，我就替你充当介绍人，包你放心，一切秘密……”每当他说得入神，黄洛夫就走开了，他却不识相，还追过来：“在我们这个地方，只要我不说，什么事也没人知道。你同意了，我明天就给你想办法。”这样一次两次的胡闹，一直到黄洛夫烦了，他才说：“我不过和你说着玩。”

在黄洛夫那儿不成，他又去追玉叶：“我是有家有室的，年纪也大了，你为什么不去找比我年轻又是独身的。我们那宋学文老师，比我就年轻英俊，听说对你也很有意思，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一开口，玉叶就掉下泪，说：“你是存心试我，还是真有这个意思？当时我们相好，为什么你就不这样说？我是嫁鸡随鸡，一定要跟你到底！”因此又碰了壁。

那陈聪在慌乱中，一直在研究黄洛夫拒绝下水的原因，他的恋爱哲学是：哪个少男不思春，哪个少女不多情？“他也许听到一些关于我和玉叶的传闻。可是，对别的姑娘为什么又那样冷冰冰的呢？”有一天，他看见黄洛夫房门半掩，里面似乎有女人的声音，他刚想撞进去但又退了回来。一会儿顺娘从里面出来，还在摸着纽扣，心一动：“我明白了，原来他看中的是这个小寡妇。”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想起许多事。“为什么老宋有时行动那么鬼祟，常常深夜才回来？秘密就在此！好呀，老宋，我也要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先糊住你这张口再说。”他对这个小寡妇印象不好，总觉得他和玉叶的事，是她无事生非传到大林那边去的。“想不到你也有给我抓住辫子的一天，我也要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计算已定，就暗自把黄洛夫“盯”了起来。一天，他看见黄洛夫又深夜不归，心想：“一定又到那小寡妇家去寻欢作乐了。”便悄悄地摸到顺娘家，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那小阁楼透出一线灯光，他想：“两个人一定是在那儿成全好事。”蹔近大门边，轻轻一推，门扣住，用力再一摇，无声地开了。他轻手轻足地摸了进去，没有人，阁楼门关着，灯火从门缝里透出，似有低低的人声，他想：“对，正是他们。”

他把鞋脱下赤足爬上扶梯，屏着气，通过门缝对内探望。不看犹

罢，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那阁楼内满地是《农民报》，黄洛夫和顺娘两个正满头大汗在赶印着哩。他匆匆返身赶出，到了大门边，只见顺娘妈抱着一捆枯柴枝进来，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我明明把门扣上，怎的又自己开啦？”他躲过一边，等她摸进灶间去，才溜出大门。

第十二章

一

章县方面，枪声已响，一支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兵力调动部署未定，来个神出鬼没地奔袭，攻进章县县城消灭了当地国民党军八千多人，等国民党援军赶到，红军撤出，却又不知下落。一时刺州大为震动，纷传撤出章县的红军已“流窜”刺州地界。

大林送来一封急信：“有要事，请老黄同志速来一商。”老黄接信一想：许久没和大林见面了，即使没信来，也该去走趟。便从潭头绕道进城。他一进刺州大城，满街都在传说：“要杀人哩！”人心惶惶，店铺都只开半边门，保安司令部的巡逻队，此往彼来甚为频繁。老黄到鱼行街找到小林，小林把他带上二楼住所，话未出口就泪水直流：“日升、天保同志他们完哪。”老黄也很吃惊：“牺牲啦？什么时候？”小林一边抹泪，一边咽声地说：“昨天下午被推出来，都在站笼里，一共十一位。”老黄把足一跌，一阵悲伤，也泪如雨下：“反动派，你们也要用血来清还！”当下两人相对饮泣。

半晌，小林又说：“大林同志处境也很困难，他叫我不要再到进士第去。”老黄抹去泪水：“也被监视了？”小林道：“很有可能，他却没说。”老黄问：“那么，我在什么地方会他？”小林道：“你稍坐一会儿，我去安排。”说着先下楼去。约过一小时他再上来，带了一个须发苍白的老头，介绍给老黄：“老魏同志。”老黄热烈地和他握手：“是老魏同志，没见过面，我却早知道你。”老魏笑微微地说：“是呀，革命的人到处都是兄弟。”说着就请他动身。他们离开鱼行街，绕过大街抄小巷，转弯抹角地走，最后进了老魏的家。

大林已先在。小别重逢，分外亲热。当下两人就搂成一团，大林说：“像是几年不见。”老黄也说：“也有几个月了。”老魏给他们弄好茶水，低声关照：“家里没人，可以放心谈，有事叫一声，我就在门口。”说着，便出去放哨。

大林和老黄一坐定也不多闲话，便就时局问题交换起意见来。大林说："这儿情况很紧，反动派正为章县吃了大亏疯狂镇压，日升同志等十一人已被推出站笼示众……"老黄点头表示知道，却问："章县情形怎样？"大林道："从蔡监察那儿知道，反动派吃了大亏，周师派去的两团人几乎全军覆没，高辉被击毙，杂牌张师闻风弃城而逃，让周师两团人完全陷在我军包围中。周维国已赶到省城要求增兵刺州，惩办那杂牌张师长。"老黄兴奋极了，连说："打得好！打得好！"

大林又说："我军于占领章县第三天又主动撤出，现在动向未明，这儿谣言很多，据蔡监察说蒋介石连日派空军去侦察，找不到红军的主力，也很慌乱，一说是化整为零向刺州地界渗透，一说打完这仗后又回老根据地去。"老黄问："到底哪个可能性大？"大林道："一般的猜测是化整为零的可能性大。"老黄问："这样说来也有向我们这方面游击的可能？"大林道："我也这样想。"老黄却又疑惑："为什么市委没有指示来呢？"大林道："正是这个问题我要找你商量。从周维国惊慌失措的程度看，似乎红军已经到了本州地界；从他挑选了这个时候来杀人……"老黄问："你怎样看他在这个时候杀人的意图？"大林接下道："又似是要显示他的力量，镇压群众。"老黄道："我看不矛盾，正因为乱才需镇压群众。"

大林问："如果这个分析不错的话，我们的对策又是什么？"老黄道："让他更乱！"大林接着道："那十一位同志的家属，自从她们的亲人被捕以后，还一次未和他们见过面，她们坚决要求在他们牺牲前相见一面。她们要举行路祭。这可能有些风险，但我们也很难阻止。我看也可以借这机会给反动派一点小小打击，也要给革命壮壮声势。我们的同志可以牺牲流血，但是党没有被消灭，没有失败，党还活在人们心中，党还要领导斗争！从当前斗争形势看有此需要，受难家属也有这个要求。因此虽有些风险，但还得斗一斗！"

老黄批准了那个小小的行动计划，不过，他说："不能付出更多代价，我们已经遭受了不少损失了，不能再受打击！"

大林站起来理理衣服就要回去，老黄也想返潭头，分手时老黄忽然想起小林说的一段话，他问："你现在处境如何？"大林笑道："有点小小感冒，不要紧，必要时吃上两片阿司匹林就好哩。"老黄却十分关心："不能粗心大意，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下乡。"大林摆摆手乐观地说："出不了事，放心。"匆匆地走了。

大林一走，老黄也想离开，临到城门口时，忽见人声喧杂，满街的人都在奔跑，他心知有异，连忙躲进骑楼下，拉住路人问："出了什么

事？”那人喘息未定地说：“关上城门哩，保安司令部又在抓人！”有的又说：“怕又要拉夫。”老黄心想：“糟了，出不了城！”连忙躲开大街，抄进横街小巷，大街不敢走，小巷不认识，正在苦恼中，忽见在一条小巷巷心挑出枝竹竿，上挂一盏油纸灯笼，上写四个大字“德记旅舍”。老黄心想：有救了！

匆匆地走进德记旅舍，那老板娘正要上门，一见是老黄，悲喜交集地说：“老黄呀，是你，赶快进来，又抓人哩。”一手就把他拉进去，匆匆地上了大门。两人在账房内坐定，老板娘问：“怎样一去就不见来？得意了吧？现在做什么大事，看你身上穿的，面色红闪闪的，一定是得意哩。”老黄笑着说：“发财谈不上，只是帮亲戚跑跑腿，做点小买卖，生活倒还安定。”老板娘说：“这就好哩，这年头能求得个生活安定就很不错啦。”

老黄问：“外头闹哄哄的，又出什么事？”老板娘道：“谁知道，听说章县在打仗，大城也像是要打仗的样子，又是杀人，又是戒严拉人，闹得鸡犬不宁，也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总之宁为太平狗，不做乱离人。老黄现住哪儿？”老黄道：“就住在为民镇，刚刚来谈笔买卖，说是戒严哩。”老板娘道：“趁早就在我这儿住下，走不成哩。”老黄迟疑着，那老板娘却笑开了：“这次算来走我的亲戚，不会像上次叫你担惊受怕。”老黄说：“那次苦头确叫我怕。”

当夜满城风雨，枪声不绝，派出所查夜也特别严，但老黄却安睡无误，有老板娘在那儿庇护，果然没人来麻烦他。可是第二天清早满街又闹开：“正午时分在南教场杀人！”老黄焦急地想：“怎么又提前啦？”他关心的是那个计划，会不会因反动派提前杀人而有所影响。他到鱼行街去，小林不在；到老魏家，老魏也不在；想上进士第，担心有人监视，临时把出城计划打消，又回到德记旅舍，对老板娘说：“还有一笔生意没有谈成，过一两天再走。”他想看看情况变化、发展……

二

为了处决这次十一名所谓“共犯”，朱大同是很费一番心思的，正如大林分析的一样，这次他挑了这个时机来杀人，主要在于安定人心，说明自己还有力量，因此要特别的“铺张”一下。

当日“犯人”被取出站笼，播上“斩条”，执刑队浩浩荡荡从保安司令部开出。走在前头的是一队手枪队，紧接上的是号手，五名赤着上身，满面满胸黑毛，高大凶犷，手持鬼头大刀的刽子手。而后是那十一名被人挟持着的“正犯”和骑着高头大马、斜佩青天白日执法佩带、满面杀气的“监斩官”朱大同，两旁又都有卫士护卫。他们故意要来个示威，因此队伍都是缓步而行，沿途吹打。走过衙门口，到了十字大街，转中山大街。一见这杀人队，群众就惊慌奔走，也有怀着好奇心伫立观望的。

尽管那朱大同在耍威风，做出叫人惊心动魄的样子，而那即将受处决的人，却没一个表示屈辱畏怯的。被押在最前头的是宋日升，他须发蓬松，跛着一条腿，一年多来的磨折，已使他面目全非，骨瘦如柴，但他这时还面不改容，目光闪闪，昂头前进，表示出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共产党员崇高气节。他目光四射，如两把尖刀，望着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一片赞叹声：“共产党真行，不怕死！”

在他之后是陈天保，那年轻的司机，一上街就大声地叫喊：“老乡们再见了，我们和你们一样是善良的百姓，只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不愿过奴隶生活，才起来革命！国民党反动派想杀我们这十一个来恐吓革命的人们。他们能杀我们这十一个手无寸铁的，却杀不了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杀不完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陈山也在对着那些刽子手杀人犯破口大骂：“反动派，你们的日子也不多了，红军已打到章县，很快就要来和你们算账，讨回这笔血债！”而后，有人在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也有人在唱《国际歌》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群众始而以惊骇的目光注视他们，继之以同情和赞叹：“共产党就是好汉！”“有这样不怕死的共产党，还怕蒋介石不倒！”老年人却摇头叹气：“年轻轻的就……罪孽！罪孽！”妇女们掩面痛哭。

这群不屈的烈士就这样沿途在出国民党反动派的丑，表示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忠诚，也表示了他们对敌人的痛恨和蔑视！

正当这支队伍转进中山大街，那陈天保宣传了共产党不怕死后，又宣传起反动派出卖祖国的罪行："蒋介石不放一枪一弹，用双手把东三省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又集中了百万大兵来攻打抗日救国的中央苏区和北上抗日的红军。同胞们，现在你们都该明白了，谁是真正抗日救国，谁是卖国求荣的！"接着，又高呼："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祸国害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对群众大声疾呼，使那反动的执刑队非常害怕，反复地来干涉，陈天保叫着："你们害怕真理，我就偏要宣传真理！真理是不会在枪杆下屈服的！"他们叫喊声更大，更理直气壮。弄得那反动派没一点办法，朱大同只好下命令："清道！把看热闹的人打走！"群众被打得四散奔走，但走不远又都回头跟上。他们不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对英勇不屈的战士表示崇高敬意。

正在这时，从横巷突然冲出一支人，是一群披麻戴孝的妇女儿童，由天保娘带头，又哭又骂地直撞进执刑队，拉住那些"犯人"不放，特别是那些儿童惨切地号哭着："爸呀，你不能死！"妇女也有跪倒在地上死拉住自己亲人不放的："你死了，叫我们一家怎么过活呀！"群众一见有"路祭"的家属来了，也从四面八方围上，人很多，一下子就有上千人。那执刑队虽拳打足踢，怎样也打不散这些死死纠缠的妇女儿童和推推拥拥的群众，那家属甚至有直冲猛闯地扑到朱大同那儿去"求情"。队伍一时陷在人圈中动弹不得，秩序因之大乱。

正在拉拉扯扯，纠缠不清时，从大街侧旁的三层楼顶，又纷纷扬扬地飘下了些红红绿绿的传单。朱大同眼快，一见形势有变，快叫："有共产党放传单！"拔出枪对着两侧骑楼顶就射击。这一打坏事哩，执刑队见监斩官开枪，也胡乱开枪，一时枪声卜卜，人如山倒，更有人乘机大叫："红军打来了！""共产党进城来了！"混乱的浪潮锐不可当，四面冲击，店铺关门声、枪声、群众惊慌奔走呼叫声，汇成一片。

群众动了，"囚犯"们也动了，陈天保首先和执刑兵打了起来，他的手被捆绑着，只好用身子去撞击敌人，其他的人也拼命和他们撞，一时乱成一团。有部分妇女在天保娘带动下，直扑朱大同，要把他拉下马，这杀人凶手没想到会有这意外，一时乱了方寸，没个主意，又闹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共产党，枪是谁打的，扭转马头回头就跑，士兵见监斩官跑了，也哗地四处奔逃，都以为红军进城。

那朱大同沿中山大街走了一段路，见没有新的动静，不过是自相惊扰罢了，想起在仓皇中把"囚犯"也丢了，万一逃脱，如何交差？忙又回头指挥士兵："饭桶！别把共产党放跑哩！"当他赶到出事地点，"囚犯"和家属已四散走开，有的冲进横巷，有的躲进两旁尚在兴建中的洋

楼。朱大同一面开枪，一面大叫："抓逃犯！"刚刚在这时，闻声从保安司令部开出的人马也及时赶到，双方人马会齐就分头追赶"逃犯"、群众，当时他们像群疯狗，见人就抓，就开枪。一时使整个大城处在恐怖、混乱状态中……这就是后来被刺州人津津乐道的"大闹法场"的惊天动地事件。

正当中山大街闹出了这大事，大林、玉华、吴启超还有玉华娘正在进士第打小麻将。吴启超从清早就来"拜访"，一直不肯离开，大林偷偷地对玉华说："陪他玩上这一天，看他怎的？"两个人心情特别紧张，却又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安定、闲适的模样，叉过四圈又叫陈妈备饭，饭后又上牌桌。吴启超心里有鬼，也装作若无其事，他的任务是侦察、探测这两个重大嫌疑犯的反应：保安司令部在杀他们的人，难道他们会无动于衷？没一点反应？他拼命地谈有关章县的情况，谈宋日升等十一个人将被处决的事情。玉华有点激动，大林却很冷淡，他故意地说："老吴，大事我们管不了，小事不愿管，来，还是玩我们的！"

当从中山大街方向传来了枪声后，三个人都很注意，却又都不愿提起。大林、玉华在关心这场斗争，吴启超觉得枪声来得不平常。不久，陈妈匆匆赶进来说："吴先生，报社有人找。"吴启超匆匆出去，回来时拿起外套、文明杖就要走。大林故意问："报社有事？"吴启超道："事情闹大了，红军闹法场，报社叫我赶快去。"玉华激动极了，大林却说："我想，吴先生还是在我们这儿待待好，如果真有事，路上一定戒严，走不了！"吴启超道："不！我还是回去。"原来出事的地点就在他那不公开的家门口，有部分传单甚至就从他家三楼上散下。保安队在追捕"捣乱分子"时把附近几层楼都封锁了，挨家挨户地抓人，无意中把那"小东西"也逮走了。

吴启超走后，玉华悄悄地问大林："我出去找老魏一下？"大林道："那家伙虽然走了，不会留下人在外面监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玉华却焦急非常："就不知道事情怎样发展的？他们会不会感情冲动，出了问题？"大林道："我相信小林、老魏会小心处理的。"两人当时都没出门。

受难家属去"路祭""收尸"是老魏亲自主持的。从这些受难家属出动后，他一直和她们在一起，玉华交给他的任务，原来只要给敌人来了难堪，振一振革命正气，想不到这群披麻戴孝的家属一出现，竟出了意外的变化，那些家属眼见自己亲人被押解着去受刑，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愤怒代替了悲伤，竟控制不住，凶猛地直扑敌人，受难的同志也及时配合上，起来斗争，局势完全变成不可收拾了。眼见敌人惊慌失措中

乱了手足，老魏一时也忘记了玉华是怎样交代：要小心谨慎，不要过分地暴露自己，招来不必要的损失。但他却一不做二不休，首先叫着：“红军打来了！”“共产党进城了！”一时一传十，十传百，都叫开了，使局面越发混乱，敌人越发惊慌，不可收拾了。

那小林临离家时，想到家里还剩下一些传单，当时灵机一动：何不带了走？于是就揣在身上。来到大街上，只见满街都乱哄哄的，他在混乱中混入了大街旁刚修起还没人住的洋楼，登上了三楼；他站定了往下一看，就把传单撒将下去，立时人丛中传单纷飞。朱大同见此情景，立时惊慌失措，大呼：“抓共产党！”小林却早已下了楼，混在闹成一团的人群中了。

那“小东西”原也在二楼看“杀人”，眼见那杀人队伍浩浩荡荡开过来，朱大同耀武扬威地骑在马上，受难家属携老拖幼、披麻戴孝地在拦途哀号，她感到难过，想起自己父兄也是这样在反动派刀下牺牲的，忍不住热泪纵流。当她看见有人在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妇女们、“囚犯”们都动起来，朱大同那样威风扫地，惊慌失措，狼狈奔逃，又忍不住拍手哗笑，笑得多舒畅！一直等到保安队来搜捕“共产党”，踢开她的门，她还兀自在那儿笑。他们问她：“共产党呢？”她说：“我们这儿有个吴中校，没有共产党。”来人又问：“你笑什么？”小东西把眼一瞪：“我笑你们狼狈相！”说罢又大笑，一直到她和一群被搜捕的“嫌疑犯”，被押解上保安司令部去，一路还在笑，她觉得从没这样痛快过。

三

大城一直在混乱中，第二天周维国匆匆从省里赶回来，把所有高级幕僚都骂了，又下命令：“把所有追回来的共犯通通给老子秘密枪毙！”

老黄住在德记旅舍，密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外表却轻松愉快，他和老板娘做起亲戚来，认她做干妈，还送了一份不薄的礼。德记旅舍给逮了好些旅客，却一直没有碰到他。第三天，他设法找到小林，小林一见面就很吃惊：“老黄同志，你为什么还留在城里？”又说，“大林、玉华同志都没事，就只天保娘被捕。”老黄问：“其他情况怎样？”小林说：“反动派花了多大力气，搜了全城，十一个人已被找回十个人，天保同志一直没被找到。反动派围了打铁巷，也没搜到，最后只好把天保娘带走。”

老黄关心地问：“老魏呢？”小林摇摇头笑笑：“我已和他联系上，没有事。我们正在设法和天保娘联系，从第一监狱传出的消息，朱大同亲自审讯老人家，要她把天保同志交出来，她老人家还不知道天保同志逃脱呢，一听就张开嘴笑，说：老天保佑，陈家不会绝后了！反动派打她，她只有一句：要打要杀由你，我反正什么也不说。”老黄听了非常感动，他留了个口信给大林：“敌人是不甘失败的，要加倍小心，要打听出天保同志下落，并迅速转移。”又对小林说：“你不该在那种场合撒传单，太容易暴露。以后要注意。”然后才离开。

城乡交通又恢复了。乡间震动也不下于大城，到处都在传说：红军便衣已进了城，大劫法场。有人还说：“红军真像天兵天将，来无踪去无影。”有人又说：“红军便衣，全是一式黑衣裤，头上扎着红头巾，一排枪打倒了几十个中央军，把犯人背起就腾云驾雾地走了！”一致意见却是：“中央军不行，一个大城住了成个师，只有几十个红军便衣便被打得落花流水！”说罢哈哈大笑。

老黄沿途走去，有意地搜集群众反映，因此，走走停停，凡有人歇足的路亭食摊就停下，心里却在想这一期《农民报》内容得好好反映一下。可是，当他越近潭头时，就越感到气氛不对，有不少人在交头接耳地谈论，谈论什么呢？老黄心内疑惑，问人，人家听他说的是外地口音，都闭口不说，反而都走了。他侧耳偷听，也只是片言只语，只听说：抓了人。抓谁？为什么？全没下文，越发疑惑。

不久，他走近潭头地界，心想：还是绕路走妥当，先到顺娘家打听了再说。他沿小路上山，将近松林时，忽见有人在叫他：“老黄同志……”老黄有点意外，却无心避开，只见从刺丛中钻出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汪十五。那汪十五面色仓皇，心神不安，拉住老黄就朝刺丛里钻。开口就说：“老黄同志，你不能再进村了！”老黄吃惊地问：“出事了吗？”汪十五当即说出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我和我女人分开两条路，已等了你好几天，陈聪叛变了，沈常青、沈渊都被捕哩。”

这是平地雷声，老黄面色大变：“老宋和顺娘呢？”汪十五呜声说道：“老宋同志下落不明，顺娘同志……”说着，就泪如泉涌，“牺牲哩。”像被电流触过一样，老黄感到一阵麻木：“为什么？”汪十五抹去眼泪：“说来话长，老黄同志，你千万不能再进村，那儿已不是我们的地方，有叛徒和反动派住着。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慢慢告诉你……”说着，他们就朝青霞山走去。汪十五一直把老黄带到一个人迹罕到的石洞，和他对坐着。“是这样，”汪十五道，“叛徒害人呀……”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

原来，那陈聪和玉叶有了勾当以后，弄出肚子来，玉叶几次催陈聪赶快解决，陈聪只一味在拖延，还想甩开她不管。那玉叶肚皮一天天大起来，面色苍黄，饮食不思，婆婆以为她有病，叫她去看病，她说无病，坚决不医。沈常青女人和沈常青背地商量之后，决定强制她去看病。那天，他们把镇上一位老大夫请到家，常青女人看过病后，就把大夫带到玉叶房里，对她说：“玉叶，大夫来了，你也顺便看看。”那玉叶心里明白却不敢直言，又无法推托，便在婆婆监督下由大夫摸脉。

那大夫摸了一会儿脉问了几句话就起身。常青女人问他：“大夫，我媳妇害的是什么病？”大夫只是一言不发，常青女人又问：“要不要开方？”大夫摇摇头，笑笑。常青女人觉得奇怪，这大夫一向是有问必答的，为什么今天这样怪，她请他再坐坐，他答：“不必了。”一直到快出大门前，他才说：“恭喜了，沈伯母。”常青女人很是奇怪，哪来的喜？死死追迫着：“大夫你可不能随便开玩笑，是人命上的事。”那大夫被迫不过只好说实话：“沈伯母，你媳妇没病，是你快要抱孙子了。”常青女人当时大出意外，待再问些什么，那大夫已上轿走了。

常青女人一回到沈常青那儿，面色非常难看，沈常青问起媳妇的病。她一时委屈不过放声就哭：“老头呀，我们家门不幸，养了这样个媳妇，那女人不是好女人，忘恩负义。”沈常青一向是封建保守，一听这话也猜到一些，当时面色苍白，大声责问：“再说清楚些！”他女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大夫说她没有病，偷汉子，把肚皮弄大了！”

那沈常青一听这话还了得，气得七孔生烟，直哆嗦，拿起鸡毛掸就走。当他推开玉叶房间，见她还在伤心饮泣，他闩上门，开口就骂："臭婊子，做的好事！"说着迎头劈面就是一阵痛打，把那玉叶打得随地乱滚，爬进床下，哀声呼救。"告诉我，偷了谁？"沈常青哪容她躲避，伸手揪住头发，用力地打，打过又骂，骂过又打："说不说？不说你今天也别想活了！"

那金枝玉叶的女人从没挨过这样痛打，一身都是伤痕，痛不过就把什么都说了。沈常青把女人、丫头叫进来："把她所有的金银首饰都给我搜出来。"一搜大部分首饰又不见了，沈常青挥起鸡毛掸子又问："我给你的首饰珠宝到哪儿去了？"那玉叶跪倒在地，直认不讳："全叫陈聪拿走了，他答应和我逃走。"

沈常青叫把玉叶锁住，气冲冲地下楼，他女人问他："你上哪儿去？"沈常青道："我找那姓陈的流氓算账去。"他女人却死死缠住他："老头呀，你想死啦，人家年轻轻的，一拳怕不丧掉你的命。还是把沈渊找来，叫沈渊来讲理，人是他找来的，出了这事他能不管？"沈常青听了也觉有理，便派人去叫沈渊："务必立即赶来！"

那沈渊一听说叔父家出了大事，三步当两步扶病赶来。当沈常青对他说了事件经过，常青女人又从旁责备："渊侄，我们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为什么引狼入室、把我们害得这样惨？"那沈渊也是火暴性子，一时兴起，也大骂陈聪这流氓痞子忘恩负义，拿起扁担就要去找陈聪算账。常青女人却出了主意："渊侄，你也不是他的对手，派人把他叫来，再好好教训他！"果然就派人去请陈聪。

那陈聪还在鼓里哩，一听叫唤就和平时一样，兴冲冲地走来。一进门，铁闸就被关上，沈渊、沈常青和他女人，一字排地站着，正在等他，看来要审讯他了。先由沈常青开口问："姓陈的，你到我学校做事，这几年来，我对你怎样？"那陈聪虽觉形势有异，心有不安，却还满面笑容说："沈校董像父母一样关怀照顾我。"沈常青又问："你该怎样对我？"陈聪是个聪明人，见他话中有话，多少也猜出一些，正想来个"君子不吃眼前亏"，四面铁门全被锁上，他想插翼也难飞，便硬着头皮回答："我应该报您的大恩。"那沈常青于是便大声喝道："你为什么恩将仇报？"说着挥起扶杖迎头就打。

那陈聪心里有事不敢还手，却对沈渊呼起"救命"，这时沈渊也已气得说不出话，早准备起扁担一条，抡起就打："你这流氓地痞，我哪件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害玉叶？"常青女人一时气不过也挥动竹扫帚来打："你骗钱、骗色，又想拐人！"那陈聪被打得急了，想还手，早有丫

头长工把他拉住，只有挨打的份了。他一见大势已去，只好跪地求饶。可是谁能饶过他，一时扶杖、扁担、竹扫帚，再加上长工的几下拳头，把他打得落地乱滚，满身满面伤痕，只好装死，那沈常青怕他真的死了，才命令：“把他赶出去，学校也不办了！”

那陈聪被逐出洋灰楼，自知混不下去，也无面见人，匆匆收拾起行李，上镇去请挑夫。刚好在路口碰上汪十五，请他来挑。这时黄洛夫正在顺娘家，陈聪字也不留一个，满怀愤恨，挑起行李就走。汪十五替他挑着行李，沿公路上走，正走到池塘村口时，忽见林雄模带着五六个人，前呼后拥地从池塘出来要进城。一见那陈聪行动诡秘，衣衫破烂，面带伤痕，连忙叫何中尉去打招呼。

那何中尉当下问：“陈校长，怎么走得这样匆忙？”陈聪摇头叹气道：“我辞职不干了。”林雄模也走近前：“和谁打架来的？”陈聪一听这话就流下泪：“我是只奶牛呀，奶挤完了，也只好上屠场。”林雄模故意问：“这话怎讲？”陈聪感到难堪，呜呜只哭：“东家把我打了！”林雄模正想了解沈渊，这一说正中他心意：“沈渊不是你的老朋友吗？为什么不帮你说几句话？”陈聪一听到沈渊更是咬牙切齿：“他还帮着主人打我！”那林雄模脑筋一转，知道其中大有文章，用手一拉：“走！到我家去，我们谈谈。”说着就回村，汪十五仍旧挑着行李，跟他们走。

进了特派员办公室后，林雄模关怀备至，叫人替他敷伤，又叫备酒“压惊”。他的温情厚意，叫陈聪大为感动，加上几杯酒下肚，就大发牢骚：“沈常青打我，我不怪，反正他儿媳妇是被我玩了。沈渊也打我，我就不服，他是个什么人，居然也帮助资产阶级来压迫无产阶级。”林雄模假装糊涂：“沈渊不也和沈常青一样，是个资产阶级？”陈聪开怀痛饮：“你不知道，他是共……”林雄模问：“你说他是共产党？”又笑着说，“老哥，这年头共产党的帽子，可不能随便给人加呀。你和我是朋友，沈渊和我也是朋友。”陈聪怨气未消：“他是你的朋友，你就要更加小心，他装病，他说他什么也不干，是幌子，想骗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

林雄模一面替陈聪斟酒，一面对何中尉做眼色，何中尉找个借口就偷偷溜出去，却躲在隔壁房间偷做记录，那林雄模一边劝饮，一边又问：“那你呢？”陈聪道：“我就因为不是党员才吃亏，学校是我经手办起来的，名义是校长却无实权，经费要交给他们，人来人往，我也不能过问，什么活动也不能参加，设的秘密机关，还不许我知道。”林雄模对这送上门来的情报，大加赞赏，却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这样说来，你这间学校也是共党机关了？”陈聪道：“当然是机关，你认得陈鸿？”林雄模

摇头道："不知道。"陈聪得意扬扬地说："刺州共产党第一号人物，他的头就挂在大城贞节坊上示众过。"林雄模问："人死了你还提他干什么？"陈聪道："就是他和沈渊勾结在一起，通过沈渊又去勾结沈常青才把学校办起来的。"林雄模道："这样看来，沈常青也是共产党了？"陈聪道："当共产党没资格，当个外围，像我一样倒差不多。"

林雄模道："你说第二号共产党大人物又是谁？"陈聪稍作沉吟，心想：我现在已和他们全面破裂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什么都说了吧。便说："一个姓王的，叫王泉生，高高瘦瘦，双腿长长，三十来岁，大学生。"林雄模又问："第三号大人物又是谁？"陈聪道："那王泉生代替了陈鸿来领导我。后来，他走了，又来了个姓黄的，外地口音，四十上下。"

林雄模问："那么第四号大人物又是谁？"陈聪道："就是我们那宋老师。"林雄模吃惊道："第四号大人物却是个教师？"陈聪道："别小看他，秘密印刷厂、地下报全是他一个人在主持。"林雄模问："就是那份《农民报》，在你们那儿印刷的？"陈聪道："机关不设在我们学校，是设在一个小寡妇叫顺娘的家里。"林雄模问："你说那姓宋的是个什么样人？"陈聪道："是学生，短短胖胖，二十来岁，美术字写得特别好。"这下林雄模就想起那张学校布告为什么那样面熟，原来他是在《农民报》上看见的。正待继续追问，那陈聪已酩酊大醉。林雄模叫何中尉把陈聪扶进房去："派人守住，不许他离开一步！"

这时有人来请示："陈校长的行李怎么办？"林雄模道："留下！""挑夫呢？""叫他滚！"原来那汪十五就在离客厅不远的走廊下守着那担行李，陈聪说的他全听到了，内心十分着急，恨不得立刻就离开，把这重大变化通知黄洛夫和顺娘，一听说："叫他滚！"连挑夫钱也不要，丢下行李就飞奔回村。

那汪十五一赶回村，全村都闹翻了，人人都在谈论陈聪的臭史，嘲笑那洋灰楼第一号大财主。他匆匆赶到顺娘家，把他所见所闻的全说了。那黄洛夫当时只是叫苦，大骂沈渊坏事。又说："老黄同志不在家我们怎么办？"顺娘却说："不能等待，赶快走！"又对十五说："老黄同志不在，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你设法到五里外地方路口去等他，告诉他这件事，千万不能进村！"

他们把报社钢笔、钢板、油墨、纸张、行李分装上两大麻袋，从后门直扛上青霞山。顺娘在半山一个石洞里，把黄洛夫安置好，喘息稍定，想起在床底下还有一大麻袋印就的本期《农民报》，觉得丢给敌人太可惜，又见村里没一点动静，便对黄洛夫说："看来，敌人要动手也不

会这样快，让我下去再把那袋《农民报》扛回来，顺便也带点吃的。”黄洛夫只是不同意，他说：“已经上了山，不能再去冒这个险。”顺娘却说：“地方我熟识，你不用怕。那些《农民报》是党的财产，我们又都花过心血的，不能白丢给反动派！”执意要走。双方吵了一顿，黄洛夫说服不了她，最后也只好同意，叫她快去快回。临走时又反复叮嘱：“一见形势不对就回来，别因小失大！”顺娘也交代：“万一我出事，回不来，你就赶快转移，这儿不是久留之地！”

顺娘利用朦胧夜色，飞步下山，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过松林向桃花园推进，只见那独家寡屋没有灯火，也没人声，静悄悄的，心想：“没事！”便要进屋，刚一进门，就听见一声：“抓住！”从黑暗中奔出几个人，伸手来抓，她用力把他们一推，返身正待要跑，说时迟那时快，门外四面八方都钻出人来，火把明亮，被困在人中，她一时着急：死也不当俘虏！纵身只一跳就过篱笆，一转身进入桃园，那潜伏的敌人却紧追不舍。她穿过桃园又想朝松林跑，一声：“开枪！”枪声就响了。她在奔突中，只觉得胸口、肚子、腿上一阵麻痛，再也走不动了。

原来在黄昏前，林雄模带同陈聪会同为民镇的王连，分三路进入潭头，一路直趋洋灰楼捉拿沈常青、沈渊，一路到顺娘家潜伏着，另一路到学校宿舍。那陈聪捉拿了沈常青、沈渊后，得意扬扬地给了他们几记耳光说：“你们也有今日！”林雄模却对沈渊说：“沈先生，我等候有这一天已有许久了！”

沈常青开口大骂陈聪忘恩负义，沈渊却低头不语。那陈聪把玉叶放出时，也说：“玉叶，特派员已答应我，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这幢洋房也是我的了！”玉叶一见家里被抢，沈常青、沈渊被绑就放声大哭，对陈聪哀求着：“把我带到哪儿都可以，不要抓他们！”陈聪一不做二不休，麻风已出到脸也只好强干到底，冷笑着说：“共产党不抓还行！”他把住在楼上的人都赶下楼，把沈常青房间让给林雄模做审讯室，自己却拉着玉叶进她卧室：“让我们也好好地过一夜。”

当何中尉等一帮人把顺娘尸体和那袋《农民报》抬到洋灰楼，林雄模甩手在她胸口只一按，就跌足道：“为什么不抓活的？”何中尉道：“我也说要抓活的，可是她顽强得很，就像兔子一样在跑呀！”林雄模问：“那姓宋的呢？”何中尉道：“没找到，看样子，早已逃上山！”林雄模当即下了命令：“看来也逃不远，打上火把给我搜山！”他只在洋灰楼留下一班人，其余的都搜山去了。

搜山队直到天亮还没搜到人，林雄模把王连长留下继续搜捕，就押着沈渊、沈常青、陈聪，还有顺娘的尸体进城去请功了。

四

老黄听完十五的报告，十分焦急，心想：“如此一来，大林也危矣！”便对汪十五交代道：“好好地工作，稳定同志们的情绪，有事我会派人来！”他们约定碰头地点、暗号，老黄又说：“黄洛夫同志没有被捕，看来也还在这山上，设法找到他，把他掩护起来！”说罢就朝清源方向走。他想：无论如何得通知大林离开。

当他走进老六家，意外地听说黄洛夫已在这儿，一块石头下地。原来那黄洛夫从顺娘下山后，一个人在荒山上又焦急又担惊，总怕顺娘出事，他一直在洞里守住那两只麻袋，怕一离开会被人抢走似的，时间也过得特别长，坐一会儿又起来走动走动，最后索性跑出山洞。只见在潭头方向静悄悄的，他想：也许顺娘的话是对的，敌人要动手不会来得这样快。要是她能安全回来，在这荒山里多有诗意，多富浪漫色彩啊！

他坐在草地上，口里嚼着草根，它有点甜又有点苦涩，倒像野树上长出的山楂。顺娘每次上山回来，总要摘一把山楂，装在围兜里，悄悄地放在他面前说：“吃点，多好的山楂果！”有时找不到山楂，就摘“逃军粮”，他记起顺娘说过关于逃军粮的故事：“小时候，我们一家人，逃兵灾，上山，什么吃的也没有，村里住着兵下不来，娘就叫我们去摘逃军粮，她说：孩子，这叫逃军粮，老天不绝人，遍山都是，吃了止饥又止渴，有几天时间，我们都是吃这种粮食。”黄洛夫想：天一亮就找逃军粮充饥！

想念很多，愁绪很多，突然听见从村那边传来一阵枪声，他惊慌极了，当时想逃进洞，想想还远，又停住。而那枪声却越响越密，接着又是人声，又是火光，他忍不住叫了声苦。“出事了。”他想。但他还把希望寄托在顺娘的机智勇敢上，也许他们抓不着她，打不中她。他等着，等着。顺娘没回来，人声却十分嘈杂，几路火把满山遍野而来，似乎是在搜山。

他不能不相信她真的出事了，自己也在危急状态中，当时拔足就跑。盲目地跑了一段路，想起那两只麻袋都是党的财产。“我们弄来可不容易呀，能让敌人白白抢走？不！不能！”他又回头，爬进山洞匆匆忙忙藏好。待要出洞，又想起万一我们要再出版《农民报》没这些工具怎么办？又回头去找，在黑暗中从麻包里找出钢板、钢笔和一筒蜡纸，往袋

里、怀里塞好，匆匆出洞。乱走了一阵，但还没解决上哪去的问题。他想：除了这儿和清源我能到哪儿去呢？潭头回不去了，生路只有一条，上清源去！他利用星斗位置，大体摸了个方向，七上八下地走了。

他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走下山，也记不起在什么时候穿过刺禾公路，在慌乱中掉了一只鞋，七上八下，多不方便，索性把另一只也丢了。衣服被野刺钩破割裂，也管不了。他只紧紧地护住那块钢板、那支钢笔和那筒蜡纸，其余的都不管了。他就是这样凭着一点记忆，一点信念，向他认为对的方向走，一直到天亮才走到桐江边。

经过这一夜惊恐、奔波，真是又饥、又渴、又累，但心情特别舒畅，他想：终于逃出虎口了，担心的是顺娘不知怎样，他到江边喝了水，洗了面，整理一下衣服，却认不清清源渡头的方向，又不敢问。他一个人悄悄地坐在江边休息了约有半小时，见有一个放牧儿童骑在水牛背上，沿江岸而来，心想问问孩子该不会有什么，便问："小朋友，上清源渡头往哪条路走？"那孩子用手一指："沿岸边走，一直走，再有五里地就到。"又兀自放牧去了。他按照那牧童指点的方向，鼓起勇气继续前进，也顾不了衣服已被撕得东一块西一缕了。

阿玉公孙俩正忙于摆渡，一见他那狼狈相，阿玉就忍俊不禁地笑了。他当时偷偷把她拉过一边，阿玉不待他开口丢眼又说话："表哥，还没吃早饭吧？等会儿上我家吃去！"过了渡口，阿玉把渡船交给她公公，带他上茅屋去，一见面就说："看你那样子，活像个叫花！"心里却热辣辣的，从他们分手后，她多想念他呀，就是没机会见面，这时见了怎不高兴？黄洛夫却说："我是从武装敌人包围下逃出来的，要见马叔。"阿玉满怀高兴地说："马叔不在，六叔在，我替你找。你这个样子千万使不得，人家见了会怀疑。"说着，就去翻箱倒箧，从旧衣堆里拿出一套满是补丁又粗又大的土布衫裤："换上，难看点没关系。"将近黄昏时，又把他带去见老六。

老六听了报告也很焦急，可是老黄不在。他说："你暂时在阿玉那儿住，有事我通知你！"阿玉这次不仅高兴地接受任务，而且十分主动。这个早熟的少女，从上次和黄洛夫见过面，住了几天，对他总不忘情，她觉得他很合自己心意：坦率、大方，有时还有点傻气，但热情忠厚，最使她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一条小艇上过了好几天，孤男寡女，她又随便大方，他从没对她起过邪念，说调引人的话，把她当家人，当自己妹妹，在她十多年来的记忆中，像他这样的人还是第一个！渔家人到了陆地，一向是不大被人当人待的，特别是那些女孩子，谁不见了起邪念？动手动足？好像从海上过来的，就没一个是正经人似的。

他走后，六叔问她：“洋学生在你那儿，没给你什么麻烦？”她就说：“洋学生好，就是太老实些。”老六问：“怎样个老实法？”阿玉只把头低着。老六又问：“你对他很有意思？”她也不否认：“我喜欢他，是个好人！”黄洛夫上了艇，阿玉便对他说了好多好多话，像没个完似的，说她每次上了艇，就想起他，老放不开一个想头：“什么时候能再见见他呀？”就是不敢对六叔提。

老六不在家，老黄就对玉蒜说：“大嫂，烦你走一趟，把阿玉找来。叫她也准备准备，上城！”玉蒜出去约有半个时辰阿玉便来了，一听说要派她进城，就料定会有特殊任务，因此随身携带那套护身道具。一见老黄，和过去一样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叫了声：“马叔。”老黄匆匆把她叫过一边，低声而严肃地叮嘱：“有一封要紧的信，要你马上送进城去交给小林。还要等他回信，我在这儿等回信。”阿玉机灵地点点头。老黄又说：“你复述一遍给我听。”他总觉得这孩子有点粗心。那阿玉便复述着：“有一封要紧的信，要马上送进城交给小林。还要等回信，马叔在这儿等。”老黄放心：“记性真不错——聪明。”又问，“执行任务有困难吗？”阿玉照例答声：“叫我上龙官取宝也没困难。”老黄道：“那就走吧。”

阿玉把宽边竹笠戴上，背起鱼篓，飘着那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离开老六家，过了渡就向东门进发。她喜欢走东门，虽然要多走几步。那东门的守门兵和她打得特别热，人家进出要招许多麻烦，有时还要搜身，而她却十分自由。那守门兵只要一见她面，就特别活跃。虽然对她不免也例行公事地问了声：“干什么的？”那阿玉却是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说：“老娘进城卖鱼的，你没看见？”故意把鱼篓盖打开。有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走近前，她便说：“老总买两条去下酒吧，生猛得很，刚刚从江里捞上来的。”说着顺手从里面提出一条又肥又大的，交给他，那士兵张望一下见没人注意，提着就挂到城门背铁钩上，照例又说声：“没带零钱，下次一起付吧。”阿玉也大大方方地把鱼篓盖一盖说声：“小意思，只要老总吃了不嫌刺多。”对他们挤挤眼，做个怪面，便扬长过去。

那些士兵常常从她那儿得到免费鲜鱼虾供应，因而也特别照顾她。倒有一次，换来班新守城兵，要调开的守城兵交代过：想吃鲜鱼就不要去碰那姑娘，浑身是刺呀。那新守城兵中一个下士，拿了她一条鱼，见她长得俏，又是渔家，想揩油，伸手就朝她胸口摸去。她把面孔只一板，圆睁双眼，倒竖怒眉，一手就把他打回去，说：“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走你们这倒霉东门！”那些士兵见她发起威，怕下次没油水，便都过来说好话，作好作歹地把她劝开。从那次后，那下士也不敢再毛手毛

足，只希望继续有鲜鱼虾吃。

那阿玉进得城，迤逦走过东门街，转过中山大街。一路见市面零落，行人稀少，从闹过那场大事后，人心似未全定。她匆匆走近贞节坊，忽见牌坊下当街一摊鲜血，有两头野狗争着舐那血水，过往的人都掩鼻绕进骑楼，不敢从牌坊下通过。她一时大意，也没注意到贞节坊上有什么，照旧走了过去。只听得两侧店铺有人在笑，她回转身，抬头一看，也大吃一惊，连声骂着：“哪个作孽，把人头挂在街中，吓唬人！”原来在贞节坊上就挂着一颗人头，她一看又是个女的，一头血污长发。她有任务在身，无心多看，从中山大街，又踅进鱼行街。

这时鱼行街几乎没人走动，大半店铺都只留下一两个人看铺面，因为是做批发不做零售的，只有清晨热闹。小林一人在守铺，一见她来就问：“有鲜鱼虾卖？”阿玉见左右没人，便跨步进去说：“要买趁早，迟了就别想吃。”小林打开篓盖伸手去翻着，阿玉早已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低低说：“马叔叫你马上回信，他在等。”小林从篓里挑出几条鲜鱼，说声：“我拿钱给你！”匆匆进屋，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就大惊失色。出来说：“我来不及回信了，你告诉马叔，我马上通知，就怕赶不及。你快走！”

阿玉匆匆离开鱼行街，把最后几条鲜鱼廉价卖了，又赶出东门。

五

那小林接到老黄通知后，心里甚是焦急，他必须立刻通知大林，告诉他陈聪叛变，迅速离开。但又怕进士第被监视，想到刺州女中找玉华，早又听玉华通知：女中也有人监视。那他怎么办呢？当下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妥善办法，最后才下了大决心：到监察府去！他把铺面请人代看，匆匆离开鱼行街，直趋监察府。

那监察府在横街上，四周几乎都是高等住宅，平时少有人往来。当他走近那横街街口，街灯已经亮了，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那儿，汽车里坐着司机，在街口前后左右，又有几个面孔陌生的人在那儿走动，小林眼快，觉得有点不对，这小汽车、这几个人来这儿做什么的？是什么大人物来拜会蔡监察，还是另有其事？没敢进去，刚好在斜对面有间粿铺，他便进去买了两块甜粿，借故坐在铺门口吃，观观动静。

不久，果见有一个人匆匆从横街走出，和那几个人交头接耳地谈了一会儿，那几个人便纷纷取出火器，司机也开足油门做了准备，小林更加莫名其妙了：“难道在抓人？”正疑虑间，只见大林挟着大公事包从横街匆匆走出，刚到街口，就有人叫他：“林先生！”这一声好像是发出的信号，那群陌生人已一拥而上，大林一见来头不对，返身就走，说时迟那时快，已被团团围住，大林叫声：“你们想绑票吗？”没有人回答他，有一人挥拳就打，当场把他打昏，一声呼啸，拥上车就走。小林见大林被人绑走，只是叫苦，却不敢出门，粿铺老板对他说：“小兄弟赶快走，这世界人命贱得很哩。”

大林被绑了，小林相信玉华也一定出事，更不敢到进士第和刺州女中去。可是他该怎么办？他想起老魏：“对，找他商量去！”

绑架大林的事，是经过保安司令部特务科一番布置的。

原来那林雄模押了沈渊、沈常青、陈聪一干人员进城邀功，朱大同就会同有关人员吴启超、林雄模共同进行审讯。他们先审讯了陈聪，那叛徒已麻风出上面，一不做二不休了，把自己所知的和盘托出，当他供到那王泉生时，吴启超特别注意，他详细地问了有关这个人的特征言行，心里早有几成把握了。当陈聪供到老宋，他也十分注意，问得更加仔细。

初步审讯完毕，三个人退到机密室进行商量。吴启超不等朱大同开

口就先提出请求："老朱，这两个人我有把握，而且一向是我经办的，请你交给我办吧。"朱大同还弄不清这两人的来龙去脉，便问："你认得他们？"吴启超蛮有把握地说："从犯人所供的特征看，所谓王泉生也者即是林天成，也可能就是德昌。此人我注意侦察久了，就是没有证据。至于那个所谓宋学文，我刚刚把他手刻的《农民报》和他手刻的《刺州文艺》比较过，是一样字迹，也可以肯定就是黄洛夫。上次动手迟一步，被他逃走了，现在虽没有下落，也不怕他逃出我这如来佛的掌心。"

林雄模却不敢太大意，他说："王泉生是否就是林天成，还得对证。他现在是蔡监察手下红人，不可轻动。"吴启超道："要对证也不难，他现在每天都上监察府去办公，我们可以把陈聪秘密藏在街口叫他认，认明无误了才动手。"朱大同又问："你是说公开逮捕他，还是……"吴启超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秘密下手。"朱大同问："理由呢？"吴启超道："为了避免那蔡老头纠缠不清，也为了我对蔡玉华现在还不想动手。"朱大同笑道："暂时留下你那迟开的玫瑰有什么用？"吴启超道："用处大得很，林天成一被捕，林的线可能还会牵到她那儿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石二鸟。"

商议停当之后，他们又对沈渊、沈常青审讯一番。沈渊一口拒绝陈聪的指控，他说："我是病人，从回国后什么活动也没有，关系也没有，陈聪为人卑鄙，恩将仇报，不念我给他的友谊帮助、叔叔对他的信任，却无耻地来勾引我弟妇，骗她的私蓄以期达到财色两收目的。我没有错，如果说错，就错在不该打那坏蛋一顿！"至于那沈常青，他也矢口否认陈聪的指控："谁不知道我是潭头第一大户？古往今来你们听说过大资本家当共产党的？这陈聪不是正人君子，是个卑鄙小人，他私报公仇，含血喷人，打死我也不承认！"他们虽然多次挨打，又叫陈聪来对证，也不肯招认。最后，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林天成身上，只要这"第二号大人物"一招供，便可以真相大白了！

那吴启超亲自押解陈聪到蔡监察府外横街口秘密地认了大林，陈聪说："就是他，把他砍成肉碎我也认得出！"这样就发生了对大林的绑架事件。

大林一直被秘密绑到保安司令部特别刑讯室。审讯时朱大同、吴启超、林雄模一排列地坐定。吴启超一见面就欠身而起，故意说道："林先生，久违了。"大林故表欣慰道："吴先生也在这儿？那我完全可以放心了。最低限度也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证明我是怎样被绑架来的。"回头又去责问朱大同："朱科长，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用这样绑架手段到底为的是什么？我是堂堂的监察府秘书，有名有姓有住所，有事可以通过正式

手续找我，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种匪徒绑劫行为？真太令人难解！”

这一番话把朱大同说得面色一阵青一阵红的，他忽然老羞成怒地拍起桌来：“少废话！德昌，你现在已落在我手上了，放老实些，把你们党的组织人员通通给我招出来，以免我来动刑。”吴启超接着也说：“林先生，我们是老朋友，我极愿在你困难的时候助你一臂之力。不过问题还在你自己。你现在是到了非常危难的境地，要保存你的名誉、社会地位、娇妻和蔡监察的信任，就得好好招供，为党国效劳；不然要身败名裂，坐老虎凳、被杀头。何去何从，全看你自己了。”

大林笑道：“你们所说的，我全不明白。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朱大同道：“你是共产党头子，你犯了危害民国罪。”大林只想笑：“你有什么证据？”朱大同喝道：“我们有人证！”吴启超也说：“我们早就知道你就是德昌。”大林微笑着说：“我叫林天成。”朱大同叫着：“你叫德昌！”大林还是从容不迫地说：“要栽赃也不是这样的栽法……”朱大同用力把桌子一拍：“你胡赖！陈聪已供出你来！”当下大林有点吃惊，却装作惘然不知：“谁是陈聪，他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朱大同还是声势汹汹：“你还装！老子就叫他出来和你对证。”大林依然面不改容：“平生不做亏心事，你叫鬼来我也不怕。”心里却在想万一真有其事又该如何应付呢？从他被绑的那时起，他已下定决心：最多也不过一死！因此，他表现得特别坚定。

那朱大同见一时攻不下来，低低地和吴启超、林雄模交换下意见，便传令把陈聪带上。一会儿陈聪果然就被带上，这可耻的叛徒一见面就装作痛苦不堪的样子，叫声：“王同志，我不是有意出卖你，实在是受刑不过。我已认了，你也认吧。”那大林把陈聪上下打量了半天，才吃惊地说：“哪来这个人，我从未见过！”陈聪还说：“王同志，你是我的领导，从陈鸿同志被杀后，就是你来领导我工作的。”大林把双眼一瞪，怒声斥责道：“你这人好无理，如何敢在公堂上胡说八道，含血喷人！谁是陈鸿，我也从未见过面。你是哪来的流氓骗子，胡乱告密，自己想升官发财，可不许含血喷人呀！”把那叛徒骂得满面通红，低头不语。朱大同忙又喝道：“林天成，你还是不认，我可以再传第二个证人来！”说着，叫把陈聪推下，又带上沈渊。

那沈渊从被捕的那时起也自己考虑着：我为人刚直一生，从未做过一件违背良心、对不起党的事，虽然有时也有点小小过错，特别是从牢里放出来后，胆小怕事。原以为从此可以安定地过下去，没想到我这个打算也是错的。这些日来，我小心谨慎，唯恐出事，结果还不免落得这

样个地步。人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我沈渊虽过去没有什么大作为过，多少也是党教育过来的，生时虽不能为党多做工作，死时也决不能玷辱党。沈渊呀沈渊，你得坚定呀，不要让你的子孙后代也受玷污，被人辱骂：曾叛变过革命，出卖过同志……

他决心不承认任何足以使他受到污辱的事。他想："大丈夫不做个轰轰烈烈的男子汉，也该保住清白身！"因此，当他被推出刑堂，朱大同温和地对他说："姓沈的，只要你说出这位林天成先生是不是和你有来往，我就放你出去。"沈渊把大林一看，心里十分难过，就闹不清楚大林怎样也被牵进来了，也许又是陈聪那该死的叛徒告密的？便摇摇头说："我没见过这个人！"大林原也十分担心，怕他变坏，像他这样胆小怕死的，一旦受不了刑，也很难说。一见他有这样坚定表示，一时也放声笑道："朱科长，不要诬陷好人，这位先生说不认识我，我又何尝认识他？你如有所谓人证不妨再搬几个出来，我倒要请你注意，你这样无辜地陷害现任政府官员，又该受什么责罚？就算我可以原谅你，蔡监察也决不会饶你！"那三个人低低地交换了会儿意见，便叫休息。

当大林再度被传讯时，由于他的顽强抗拒，便受刑了。

在初次审讯没有结果后，朱大同和吴启超曾交换过意见，朱大同主张给他狠狠地来一下："我不相信共产党都是钢铁做成的，不怕痛！"吴启超却说："如果他真的是大人物，留点余地对我们还是有用的。"他主张"先礼后兵"，由他先以"老朋友"身份去说服说服："不行了再动手。"朱大同也不反对。这样吴启超便到"特别拘留所"去找大林。

大林在特别拘留所里忧恨交织，情况他已慢慢摸清了，陈聪叛变，牵连到沈渊、沈常青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件事，也不见有顺娘、汪十五和老黄。"大概他们都没事了吧？"他想，感到欣慰。

对陈聪这个人，他早看出他不可靠，必须及早处理，不知道老黄为什么还不处理，招来这个不幸。其实，也不能怪老黄，要处理陈聪的打算已有好多时候了，他对陈鸿提过，陈鸿也有这个意思，自己接手潭头工作，也有打算，就是下不了决心，有困难，陈聪和沈常青关系密切，受到信任，找人代替难，加上他们一向还是把这当作内部问题来处理，批评批评、教育教育就算了，想不到一错百错！他实在痛心："丧失对革命敌人的警惕，就是对革命的过失！"

对沈渊的估计，看来自己过去却有点过分了，他对他一向印象不好，认为这个人后退了，在慢慢地变坏，经不起新的考验，没想到他这次的表现如此之坚强，拒绝出卖同志。他看人看得不够深刻，只看沈渊的表面，胆小怕事，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到底还是长期受了党的教育

过来，在南洋坐牢，吃过不少苦头，也还没有做出对不起组织的事，他的革命品质还是好的，只是带来更多缺点罢了，特别是摆脱不了封建的家庭关系。“革命同志能没缺点？”他想，“只要能对党忠诚，经得起暴风雨考验，基本是好的，这些缺点也就不那么重要，可以通过党的帮助教育慢慢来改变。”他感到内疚：在他和沈渊联系接触期间，对他很少帮助，在思想上提高他，只把他当作一个既不完全信任，又不愿放弃的具有严重缺点的同志来处理，有事用他，无事也就放过一边。陈聪的事，他发现原比较早，如能早提出和沈渊商量，也许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对外面非常之关心：他被秘密逮捕的事组织上知道了吗？老黄现在做什么？玉华的安全又怎样？如果组织上知道了，会怎样来估计自己？玉华如果也不幸被捕，他相信她也会坚持，对党忠诚。“可是她……”他想，“已有孩子。平时的表现也很刚强，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未受过严酷的考验，能受得住这样的风浪？”更使他不放心的是那卑鄙小人吴启超。“他对她，看来似乎在政治上有怀疑之外，还有个人的企图，万一也落在他手中……”他感到难堪。

他相信他这次被捕，情节是非常严重的，朱大同直指他就是德昌，陈聪也一口咬定他们的关系，难道他们已掌握了自己的材料？已弄清楚他在刺州党的地位？“可是，”他又想，“为什么又不敢公开逮捕我呢？”第一次审讯经过他驳斥之后，敌人也不是那样“理直气壮”，他特别注意，当他对他们提出抗议，并提到蔡监察对他们这种罪行将不会饶恕时，他们又是那样的慌乱，草草收兵。他想：“他们也许还没完全掌握我的材料，对我这个蔡监察的亲戚、亲信人士，也还有一番顾虑。那就这样，他怕蔡监察，我就要求他正式通知蔡监察，看他怎么办？”

因此，当吴启超用伪善的笑容，带上水果日用品等一类东西来“探”他时，他就表现得非常之自然镇定，并且对吴启超说：“老吴，你们这样来对待一个监察府的秘书，实在太不光彩太可笑了，有事我不怕和你们一起在蔡监察面前说明白，怎可以根据一个莫须有的瞎扯，来定一个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罪呢？我的为人你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能把我和共产党拉在一起，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既不写文章骂人，也没任何证据可以被安上共产党，那你在报上写了那么多攻击现状的文章，又该被安上什么呢？”

那吴启超倒十分奸猾，他笑着说：“林先生，我是个什么人，你现在也该知道了吧，你的事和我不同，如果你做了我们的人，你再去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第一号大人物，甚至于公开写文章攻击现政府，我们也会

全力支持你的。可惜，你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人，而且是和我敌对的！我是你的老朋友，现在就用老朋友的地位来劝导你，放弃你的信仰和立场吧，乘人不注意时，我们可以把你放出去，让你再回到你的同志那儿去，照样做你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大人物，也一样安安稳稳地坐在监察府里你的机要秘书地位上。没有什么麻烦的事，只要你办个简单手续。”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份自新书朝大林面前一摆，“在上面签个字。那么，你马上就可以自由，就可以出去，以后谁也不会去麻烦你了。”

那大林把面孔一板，生气地说：“姓吴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他把那份自新书一推，站起身来就来回走动，“我和你所说的没有任何关系！”吴启超并不为此而生气，他见过这类人不少了，他还是笑容可掬地说：“小老弟，你还年轻不懂事，政治上的事情我比你懂得多，英雄不吃眼前亏，你年轻有为，又得蔡监察信任，如果在政界上混，将来还是大有前途呀，何必为那即将被扑灭的共产党葬送自己前途呢？我劝你看开一点，在这样的时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算了，还是个人前途为重，地位、官阶、汽车、洋房都在等你！”

大林只是冷笑，一阵恶心，几乎使他想吐，那吴启超接着又说：“你不考虑你自己的前途，也得替你那美如天仙的娇妻考虑呀。你不回头，她将失去自己丈夫，她将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过凄凉绝望日子。也许还不止此，还有更可怕的事在等她，她也会受你的牵连，她也会被捕，并且受到残酷的肉体摧残。你知道，我们那朱科长可不好惹，他是个杀人魔王，他对女人有特别的方法，使她既活不下去，又死不了。你替你的女人考虑过没有？她的命运也在你手上。”

他的卑劣言辞，越说越使大林反感，但他也知道在这时和他辩论没有好处，他还应该保持他和一切都无关的身份，他说：“姓吴的，你所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没有办法做，也无必要做，请你收回你的所有不切实际的打算吧。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朋友，那就请你帮一帮我的忙，把我被秘密逮捕的事，告诉蔡监察。”吴启超问：“那你是决心不自新了？”大林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什么也不是，我自新什么？”那吴启超把笑面一收，也露出狰狞面目：“你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大林也大声喊道：“我立得正，我不怕一切威胁恐吓！”那吴启超虎地一站：“你真的是要死硬到底？”大林也不客气：“谈不上！”那吴启超把送来的礼品顺手收起，返身就走。临近门边，又回过头来，心平气和地说：“小老弟，我看你还是平心静气地想想。”大林用手一摆：“去你的，我没有什么好想的！”

这次谈话算是失败了，吴启超向朱大同汇报之后，朱大同就说：“你那一套不行，还是看我的吧！”因此，再度提审时，大林就受刑了。

一场严刑拷打之后，大林就昏过去了，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反正我是什么都不承认、不说的，要杀你就杀，死并没有什么可怕，人终归要死。自然死也有各种各样死法，有重如泰山的死法，也有轻如鸿毛的死法，我们共产党人要的就是要轰轰烈烈、壮志凌云的死，而不是苟且贪生，甚至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那种辱没自己、辱没子孙后代的卑鄙的苟生。可不是吗，我们参加革命，参加党是出于自觉自愿的，从入党的那天起，我们就随时随刻准备着牺牲，怕死就不做共产党人！在他昏迷状态中，他也想起陈鸿，想起日升和天保。“他们都是坚强不屈的，”他想，“真不愧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想起沈渊：“同志们平时都在议论他，就是胆小怕死！为什么在面临考验时候，却又那样的倔强呢？他们都能做到的，难道我就做不到？……”他被从吊架上放下了，用冷水冲醒，又是审问，又是拷打，但他没有失去信念，什么也不说，只有一句：“不！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知道……”

六

大林被捕的消息由小林带给老黄后，老黄觉得并不意外，却感到痛苦难堪，当时泪水直流，责备自己，在和敌人争夺时间迟了一步。“如果我当时能亲身赶进城去，”他悲痛地想，“也许还来得及。”更后悔早知陈聪不可靠，没有当机立断早做处理，现在却给党给革命招来这样大的损失！

他问小林：“玉华那儿怎样？”小林道：“我相信她现在也知道了，因我发现这件事后，已设法通知她。”老黄问：“她也受监视吗？”小林肯定地点点头：“也在危急中。”老黄问：“有什么办法把她弄出来？”小林道：“如果她已出了事，如果她被严密监视，就比较困难。”老黄道：“可是，我们对她的安全也要负责。”小林把头低着，一时还想不出办法。

老黄接着又说：“情况很急，你现在就赶快回去，设法和玉华取得联系，如果可能，用一切方法把她弄走，万一不可能也要她做一切应变准备。”小林牢牢地记住，说他一回去就办。老黄又说：“大林同志的情况布置老魏去了解，设法告诉他：党对他完全信任，他必须坚持，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即使牺牲也是光荣的！”小林感动地流着泪说：“老黄同志，大林同志会坚持的，他是个好同志。”老黄抹下泪水：“我相信他是个好同志，会坚持到最后！”一会儿，又说：“城里工作不能没有人负责，小林同志，你虽然还没正式入党，但组织上一直把你当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在信任。你曾请求过入党，现在我就告诉你，党已批准你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回去告诉老魏，他也被批准了。从今天起党把大城工作交给你们，你多负责些，老魏协助你工作，把党团、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工作都抓起来做。暂时要和玉华隔离，不是不信任她，而是为了以防万一，你和老魏也要从现在住的地方转移到可靠地方。”

小林把老黄所交代的任务都牢牢记在心里，也不多话，匆匆就告辞回城。

小林走后，老黄就把老六、黄洛夫找来，他说：“革命正气不能在反动派白色恐怖面前低头，《农民报》必须在几天内复刊，我曾有个想法，把《农民报》放在清源，离城市近，黄洛夫同志没个职业掩护不便，现在有些情况已经改变了，而且一时又找不到适合地点，也只好暂

时设在这儿。我不在时，这份报纸交给你们两个共同负责。”老六和黄洛夫同时都表示决心，一定要把报纸办好。

老黄又对老六说：“庆娘的入党问题已经解决，这儿用不着这么多人，别的地方需要她，明天我就把她带走。我们在城里正经历着一场严重考验，工作我已有布置。从明天起，老六同志你暂不进城去贩鱼，可叫玉蒜去，晚上也不要留在家里过夜，出门时小心在意，不可冒失，准备随时应变。小林如有紧急事情找我可马上通知。”交代完毕，又去勤治家找庆娘谈话，叫她准备动身，到新的地区，接受新的任务。

原来这些日子，老黄都在和老六、黄洛夫研究《农民报》在清源复刊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黄洛夫如何找到合法的身份在这儿待下来。反复地谈了许多，最后老六出了个主意：“叫小黄冒充我的表弟，在我们这儿办学，有了这个名目他就可以安心地住下去了。”当下，他就去找蔡保长商量，只说自己有个远房表弟叫蔡和的，从中学毕业后赋闲在家：“咱村也不小，一向办不起学，孩子们上外乡读书多不方便，不如把我们宗祠空出来办学，让我表弟有份事做，村里有了学校，也免得孩子们上外乡读书不便。”那蔡保长一听主意果然不错，满口应承，老六便说：“你也同意了，那我们就分头办事吧。”

这样，蔡保长挨家挨户地去登记学生，说是：“咱们村也要办学哩，免得孩子们不方便。”老六动员了玉蒜、勤治等一批女将把蔡氏宗祠空了出来，整理一番，挂上块临时招牌叫作“私立清源小学”，又用每月十五斤大米的代价，向村上一个寡妇租下两间多余空屋，作为蔡老师宿舍。一切安排停当，黄洛夫搬进新居，设下《农民报》新办事处，组织上又把阿玉调来代替顺娘，做助手和发行工作。这样《农民报》的新摊子算搭起来了，只等复刊。

把一切都安排停当，第二天老黄就带庆娘上下下木去。在路过潭头时，老黄在松林内坐着歇息，远望潭头乡，心内抑悒，只在一转眼之间，什么都变了，他想念曾消耗过他们多少时日、也干得多么有声有色的《农民报》，更想念那忠贞不屈、满身是苦难伤痕的顺娘。她的音容笑貌，似乎还在他面前。他似乎还看见她，每次从大城回来急急忙忙地去找他，解开衣襟和紧身马甲，从贴肉地方把小林送来的纸条交给他：“老黄同志，就是这个。真糟糕，我身上的汗又把它湿哩，没有影响吧，下次我可要小心，别汗湿它。”而现在，她却永别了，和陈鸿同志一样，她的头被挂在贞节坊上……想着，想着，不禁十分感伤。

那庆娘也在想心事：组织上曾通知她反动派在可耻地屠杀十一位革命同志时，路上曾受到我们的严重打击，可是后来这些同志都被秘密枪

决了。她听了这消息没有流泪，只是心在酸痛，当勤治安慰她时，她却说：“没有日升倒下，我也不会站起来的！反动派杀不绝我们的人！”她却在关心天保娘和大狗小狗的下落，他们现在又怎么哪？……

有哀泣声从不远松林中传来，听来声音很熟识。老黄觉得奇怪：哪来这阵哭泣声？他朝松林深处走去。在五十步外，在荒地上筑起一堆新坟，一个老妇人披头散发地扑在坟堆上哭着，他似乎认识那背影，心想：“会不会是顺娘妈？”走近一看，正是她！他低低叫了声：“阿婆，你……”话没说完，自己也簌簌泪下。

那顺娘妈抬起泪眼认得是他——老黄，哭得更伤心了：“老黄呀老黄，你得为顺娘报仇呀！”老黄伤痛地扑倒在坟堆上，悲愤地说：“血必须用血来偿还！”庆娘也用双手掩住面孔呜呜地哭着。“她死得惨，”顺娘妈哭得凄切，“连尸体也被抬走呀，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十五对我说：反动派怕我们追念她，连坟堆也不给我堆哩，我们就来个义坟，把土堆上，把它留给子孙来悼念！”这些话老黄几乎听不下去了，他说：“阿婆，不要说了！”顺娘妈道：“我没做错？”老黄恸声道：“你没做错，你做得对！”

当时他们都勉强压下心中的悲伤，老黄和顺娘妈并坐着，向她打听潭头的变化。她说：“那叛徒又回来了，说在城里立了大功，特派员很赏识他，委了他个乡团大队长当。”老黄问：“乡团组织起来哪？”顺娘妈道：“还没。那坏蛋一不做二不休，居然也霸起沈常青的家产来，又说：蒙特派员恩典把玉叶赏给我。现在臭极了，白天晚上公然和那臭婊子睡在一起，他家里的老婆孩子来哭闹，也被叫人打了出去。”老黄咬牙切齿道：“我们不会饶过他的！”这话特别引起顺娘妈的注意，她问：“老黄，你不是老红军吗？为什么不宰掉他？”老黄受到启发，他问：“阿婆，你说对这样的反革命叛徒该怎么办？”顺娘妈狠狠地挥起拳头：“宰掉他，老黄！宰掉他，老黄！”

老黄和顺娘妈分手，带着庆娘又继续赶路。

他们路过白龙圩时，一片荒凉，看来久没成圩。圩棚还在，只是冷冷清清，不见一人。他们在圩上歇了半晌，吃些干粮，又出发，将近黄昏时才进下下木。

下下木倒很平静，只是小许走了，他把工作移交后就到大同去了；小学由他的助手、两个共青团员在主持，支部书记交给三福。三多一见面就十分关切地说：“外头闹了那许多事，可把我们急坏了！”老黄问：“这儿也出事吗？”三多道：“事情有许多，只没出大事，慢慢谈吧。”三多娘听说老黄回来，就匆匆赶来告状：“老黄呀老黄，请你评评

理看，是我错了，还是三多错，我说要调小许，也得使他和杏花成了亲再走。三多一口咬定不行，说走就得走，硬把人家拆散，是什么道理？”老黄笑道：“这件事好办嘛，伯母，把杏花送过去成亲，不就完哪。”三多娘一听老黄支持三多，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她无可奈何地说：“还不知道她家人肯不肯哩。”苦茶却说：“杏花早答应哩。”三多娘瞪了她一眼：“你就只会袒护三多。”婆媳俩都笑了。

晚上，三多把庆娘安排好，自然有苦茶具体去布置，他过来和老黄谈，他说：“上下木那边最近有些变化，前几天，许大姑派人过来说：我们上、下下木原是一家，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尽管过去有误会，到底还是近亲。又说：如今许为民请了中央军坐镇为民镇，破坏了青龙、白龙两圩，叫我们两乡同受损失。她建议：双方谅解，把两圩并在一起，恢复来往。”老黄道：“看来许天雄是真的要讲和了？”三多接着说：“有此迹象，但村上争论很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说，到底是一条龙脉下来的，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过去的事已是过去，如今许大姑伸出言和的手，我们怎好拒绝？青龙、白龙都单独成不了圩，双方合作也是个办法。反对的却说：许天雄为人狡猾善变，他今天闯下大祸，就会把我们拖下水，我们怎能轻信他的话，况且以前的血债就这样一笔勾销？没个结论。”三多又说，“这些日来，我们已在山上开荒，整顿废茶园，种上一些杂粮。”老黄暗自在想：“又是个新情况。”便问：“对许大姑的建议支部讨论过没有？”三多道：“还没有，我只是和小许、三福扯过，都说许天雄面临困难，要利用我们来对抗许为民。”老黄问：“你的意见呢？”三多道：“可以先把圩恢复，双方都有利，都方便。”老黄也同意了。

第二天，老黄带着三多、三福和十多个武装上山。青霞寺废弃的茶园大部整顿好了，也开了不少荒地种上杂粮。晚上，他们就在炭窑开会，老黄把当前斗争形势做了介绍，报告了有关陈聪事件的经过，最后又提出一个建议：根据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成立“打狗队”，先对陈聪采取行动，振一振革命正气，而后也可以相机做一番事业。他说：“斗争形势不容许我们再等待了，我们对敌人也只有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当老黄在摆形势时，与会的人就立即闹开，特别是三福，他咬牙切齿地说：“让我带上十来个人到潭头去把那狗肏的打个落花流水再说！”老黄却说：“要行动，得有周密组织，详细计划，不可盲动。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最尖锐斗争形式，一开枪就要死人的，不能马虎。”他要大家展开讨论，又对三福说：“这次要你上大同走一转，把小许、老白请来，我们开个会，详细地研究研究今后的斗争路线问题。”

会后，三福带了两个人上大同，老黄和三多也带上五六个人到潭头，为对陈聪采取行动做准备。

第十三章

一

那陈聪为反革命立了“功”，得到林雄模的赏识，被收下来做爪牙，并特别给他配备四个人四条枪，又特别嘱咐说：“潭头是个大乡、富乡，只是没人才。为了你这次立了功，我请准司令委你个乡团大队长当，算是一点奖赏。你今与共产党作对，共产党势必要报复，你只要把本乡乡团组织起来，抓在手上，身家性命就有保了！以后遇有困难可以找我，也可以找王连长，我们一定做你后盾！”

这鸡狗一升了天，就在洋灰楼挂上潭头乡团大队部招牌，并以大队长身份在那儿办公，和玉叶双出双进，俨如夫妻，十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请的全是林特派员、何中尉、王连长等一类“大人物”。并时时恐吓乡人说：“不听我话，我叫你们个个去坐牢。”穿上军服，佩起手枪，进出有人护卫，居然充作大队长了。

这件事，自然也有人走报他家里那黄面婆子。她想：当今陈聪做了官，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享清福，我为什么不去跟他，却在这儿啃咸菜头？便带上一家大小亲自找到潭头，来个寻夫。不意那“陈大队长”一旦升了官，又兼有新宠在旁，哪肯认她，也来个“陈世美不认妻”。先说不在，后来那黄面婆子闹开了，觉得太不像样，又来个反面无情，叫人把她打了出去，不许她在本村“招摇撞骗”。那黄面婆子吃苦受气，心有不甘，就在村口立下地状，带大拖小哭哭啼啼，逢人便诉陈聪忘恩负义，勾上了狐狸精，不认结发妻。一时在村上大哗，却无人敢公开反对他，说：“人家正红得发紫，少给自己找麻烦。”

沈常青女人从事发那天起就病倒了，被赶下楼和下人住在一起，没有人敢去看她。她哭着对那贴身丫头说：“看来常青没有希望，我也快死了。我就是死不瞑目，叫那陈麻子、小妖精把我们一家害得家破人亡！”

那玉叶开头也是满心高兴，可以吐口气，也可以公开地和她心爱的人住在一起了。慢慢地也发觉陈聪这个人不是她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他

无中生有地治了沈常青和沈渊“共党分子”的罪，手段恶毒，又带人来抢劫这一家，住进门不久又闹了好多事，先是那黄面婆子来争丈夫，吵吵闹闹，叫她抬不起头，而后又把全家丫头都糟蹋了，动不动还拿枪吓唬人：“老子枪毙你！”她始而吃惊，慢慢地就为“看错了人”伤心起来。

那陈聪见她愁眉不展，一天哭丧着面，也有些不满，说：“我做出了这些事，为的全是你，你没有好面色对我，就是恩将仇报！”又恐吓她说：“你眼睛得放亮一些，我现在已不是穷教员，要看人家面色吃饭，我已是大人物，有特派员、中央军做后盾。你得好好伺候我，有点差错，也叫你去坐牢！”她只有伤心痛哭，怨恨自己命运。也只有在那陈聪不在时，才敢偷偷去看婆婆的病。婆婆早就恨死她，对她来探只闭目不语，她哭着，说了好些懊悔的话，婆婆只在肚里骂：臭婊子，你说给谁听！而陈聪又多方需索，追问沈常青财产、存款，迫她写信到国外去要钱。稍不如意，也借酒行凶，一个耳光，有时还加上一脚：“你到底是死心塌地地跟我，还是三心二意？”玉叶哭着：“我不是把什么都给你了，还要我怎的？”

这乡原有个保长，却是个挂名不做事的。那陈聪一上台就热衷于办乡团大队，把保长叫来训斥一番，又叫他晓谕各户：每三户出枪一条，一个人，负担全部费用，限十日内完成。“如有违抗，送中央军法办！”保长开了几次会没成功，没人到会，陈聪发急了：开什么鸟会？反正我已说定，按期不交就抓人！把那保长逼得团团地转，到处央人想办法。这时却有人替他出了个主意：“疯狗咬人无药医，远避为上。乡团不办看来是过不了关，应付应付也是个办法。把富户的枪拿出来，再到半山那穷户招二三十人，就算是当长工的，一应付不也就完啦。”

那保长一想也觉有理，本村人家，枪尽有，只是怕当兵。当时登记上三十来条枪，又到半山找穷户商量。正好找上“贫雇农小组”的人，他来找汪十五商量，汪十五想：“曾听老黄同志说过：办乡团，能反对就反对，反对不了派人进去！”便说：“他们肯出钱，我们包下来干。”就代表那些穷户出面和保长谈判。谈定白天各人干自己的，晚上穿上军服，算乡团丁。这样，保长把人枪拼拼凑凑，成了个三十来人一支乡团队，带着汪十五去报到。

陈聪不问来的是些什么人，只见枪械整齐，人员壮盛，表示满意。又见汪十五精悍，大家服，有意收他做个心腹，便说：“十五，你家穷，人口多，生活苦，我有意提拔你，当个小队长，但你必须依我的话办事。”那汪十五自是满口应承，于是就成了陈大队长手下一员头目。

这一来，陈聪也算是个有势力人士了。他自仗有林雄模后台，颇为

嚣张，并不把许添才看在眼里。进出是特派员办公处，来往的是王连长，叫那许添才恼火非常。他私下对许为民说："这南区司令到底是爸当还是特派员当？为什么抓人杀人、卖官许爵，竟不到我们这儿说一声？"许为民口里不响，心里也自发愁，那沈常青是潭头首富，一向和他是世交，竟然说他是共产党？叫谁相信！现在那穷酸教员，竟又一朝发达，鸡犬升天，占人媳妇，霸人财产，当起大队长，还有法度没有？你说抓什么共产党，我说是存心敲诈勒索，就秘密叫人去对沈常青女人说："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喊冤，我为你申雪。要花钱也不能花在他们那儿，我们自有衙门，自有法度。"

那沈常青女人见有世伯出面撑腰，借口看病，由一贴身丫头扶着直奔池塘区乡团司令部喊冤。许为民不但亲自接见，还叫万歪帮她写状子，他说："常青老弟，是我多年友好，如今遭这不白之冤，我不出面还有谁能出面？你可暂住在我这儿，有事我担当。不过，官司不小，不免有些花费，将来花多花少，实报实销，我也不多要你一个。"那常青女人当把随身带来的首饰、存折交出，说："只要人能出来，这口冤气能申雪，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许为民把东西过眼，知道油水不薄，为表示清白，又交回常青女人。从此常青女人就在许公馆住下。

许为民为了表示不满，这件事竟也不向林雄模提，却叫人把吴当本请来，气愤不平地说："人在我辖区，有事不通过我，直接插手，事后还瞒着不把真相告诉我，这叫什么作风？当初来请出山的是老弟，说交我掌管南区大权的也是老弟，现在出了这件事，你不能没干系。"吴当本当时想推："林特派员不就住在这儿吗？为什么不找他谈谈？"许为民面孔一沉表示不快："林特派员目中既无我这个司令，我目中又如何有他这个特派员？"那吴当本见势不妙，怕把矛盾闹大，连称："只要沈常青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一切包在小侄身上！"说着匆匆告辞。

而万歪在许为民示意下，也在对林雄模那边施加压力，他说："这沈常青与司令有多年交情，是个什么样人，司令哪有不一清二楚的？你如今把他当共产党办，光听那姓陈的一面之词，又怂恿他去闹得鸡犬不宁，怎能叫他心服！"暗示必须放人才能平息许老不满。林雄模说："我自也怀疑，可是案件未了。"实际这案件重心已转到林天成身上，沈常青最多只能问个"受人利用"，可轻处也可无罪释放。只是朱大同听说他是首富之家，要钱："没有一二十万，别想出去！"万歪又对林雄模说："特派员，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初也是我提出的，后来我见特派员那样热心地找沈渊就知道有事，果然破了这桩大案，我只想到沈渊，没想到沈常青。把沈常青当共产党办是说不过去的，许老已自过问，想要钱也不大

好开口。我看一个人情做到底，把人交许老去处理算哪。”

双方还在那儿讨价还价，潭头已出了大事。

二

老黄、三多当晚带了人直趋顺娘家，那顺娘妈一见老黄又哭得死去活来。口口声声要求替顺娘报仇。老黄把队伍一指：“阿婆放心，这些人不都是为顺娘同志报仇来的？”那老太婆忙要生火煮饭，老黄却叫她去通知十五。不意那老人把面孔一沉又骂起汪十五来：“知人知面不知心，十五是我从小看大的，好个诚实人，顺娘刚死不久也变哩，这几天也和那坏蛋打得火热，办乡团，还当什么队长呀！”老黄只是笑：“不要错怪好人，十五不会变，阿婆放心，他和过去一样，当乡团队是我同意的。”老人家于是才恍然大悟，笑得合不拢嘴：“老黄呀老黄，你真有办法！这叫孙悟空进牛魔王肚子。我现在就去叫他。”老黄却又叮嘱她：“先到他家，不在，就叫他女人去叫，说马叔有事找他。”

那十五一直泡在乡团队部内，这乡团队基本上是贫雇农小组加上一部分服务社运输工人，白天各干各的，晚上到队部集合，双方言明每人有薪饷大洋五元，外加一顿夜宵。夜间除了分上下夜出去巡逻一次，就在大队部“守夜”。那陈聪做贼心虚，也知做了这许多坏事，共产党饶不了他，心情一直不安，入夜就把自己和玉叶锁在洋灰楼楼上，并命令乡团丁替他前后左右看守。当乡团队未成立前，还有那林雄模派来的四个武装人员，乡团队一成立，那四个人也撤走了，只能依靠这些乡团丁。汪十五一手抓住这些武装、人员，也很卖力地在经营，一直在等候老黄的消息。

当时顺娘妈摸到十五家，十五嫂和一大群孩子正在吃饭。老人家把她招到门口，低低说：“老黄来啦，在我家。”十五嫂道：“十五不在家，在队部。”顺娘妈道：“去找他，说马叔有事找他。”十五嫂当时放下饭碗就走。乡团队部就设在洋灰楼，楼上是“大队长办公室”，楼下大半房间充当团丁宿舍，一律是门板床，床头倒挂着步枪和子弹带。这时十五正集合全体人员在分配上下夜巡逻和队部守卫人员，见十五嫂匆匆进来，招他出去，和他低低说了几句什么，回来便说：“我家里有事，一会儿就回。”随十五嫂走了。

十五走进顺娘家，只见灶间前一个黑面高大汉子，身佩匣子炮，脚蹬多耳麻鞋，和老黄并坐在一起，门前门后又有五六个武装大汉把守，有点迟疑，老黄却说是“自己人”，才略觉安心。老黄见人到齐，就对顺

娘妈说："阿婆，烦你出去看看，有人来大声咳三下。"顺娘妈道："谁替你们烧水煮饭？"老黄道："我们自己来。"顺娘妈便到门外去放哨。

十五一坐下，老黄略作介绍就开口说："你们这边事情我已知道，顺娘妈也有个建议，我认为很好……"十五问："是不是要整那狗肏的叛徒？"老黄道："就是这个。"十五也觉欣慰："老黄同志来得正好，迟了那坏蛋怕就要溜。"老黄心想：又是个情况，却问："为的什么？"十五道："为了沈常青的女人，她上许为民那儿去告了一状，许为民出面撑她的腰，说沈常青是他多年世交，是不是共产党，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发了脾气要林特派员放人。又说，陈聪是个什么家伙，也配当大队长？不认账，还要治他个强占良家妇女的罪。那陈聪很慌，听说特派员表示全力支持，'你有功党国，我不叫你吃亏！'那王连长也说：'万一潭头待不下去，就把队伍拉上为民镇来，和我在一起。'那坏蛋才稍为心安些。"

老黄问："沈常青真的有希望出来？"十五道："现在还不知道，他女人却一直住在许公馆。"老黄又问："群众有什么意见？"十五道："没一个不恨那坏家伙，都说像这种人该万刀凌迟，就是有中央军做后台没他办法。"老黄又问起乡团队内部许多情形，十五道："临时凑数有三十来人枪。"三多很关心那些枪支："枪支好不好？"十五道："都是大户人家拿出的，有七八成新，还有一挺轻机枪，是洋灰楼的。"三多问："子弹多不多？"十五道："每条步枪配五十发，轻机枪配三百发。"三多对老黄说："比我们的多。"又问："轻机枪现在谁的手上？"十五道："在陈聪卧室里。"三多又问："为什么不弄过来？"十五道："难就难在他对我们还不太信任！"老黄也问："这些团丁你都掌握住啦？"十五道："当初我就是按照你的指示，反对不了就打进去，现在有四分之三是我们的人，有事包拿。"

老黄当即提出活捉叛徒陈聪为顺娘报仇，为潭头老百姓除害，三多又加上一条："我们也正需要这批武装来扩大实力。"征求十五的意见。只见那十五沉思半晌，说："把武装弄走好办，要活捉陈聪那坏蛋，怕有点难。"老黄问："难在哪儿？"十五道："他做过什么，心里明白，平时不轻易下楼，那楼房建筑坚固，门、窗、天井全是铁的，有锁锁住，轻易攻不进去。他只和玉叶还有两个贴身丫头住在那儿，吃用的全有，十天八天不下楼也没关系。"

十五把情况一摆，老黄、三多确也感到有些为难："不活捉陈聪振一振革命正气，就没多大意思。"十五却想出一个计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骗下来。那王连长经常带人来看他，一听说王连长到，这坏蛋必定亲自下楼迎接。"三多问："那王连长经常在什么时候来？"十五

道：“白天多，有时也在黄昏时来，大吃大喝过后就留下过夜。”三多也想这办法有理：“只能冒充王连长把他骗下楼了。可是化装用的军服难办。”十五道：“我们原做了五十套，现在还有十来套没用上，我可以想办法。只要老黄同志决定了，我就去布置。”

商量有了个结果后，十五回洋灰楼去布置，老黄、三多和弟兄们上山去住。又派了一个精干的打狗队员回下下木去搬人，指定第二天入夜时分在松林内集合。

一天无事，只见那十五在内内外外忙着。

黄昏过后，家家户户都在吃夜饭，只见一队服装整齐的人马，从村口开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军官打扮的黑汉子，他们故意大摇大摆地走过大街，直向乡团大队部走。这些日来，穿军服的人来来往往很多，也没人去理它。只见那队人走到乡团大队部，早有人走报汪小队长，他连忙出迎，故意大喊大叫：“长官来啦，赶快通知大队长！”又在楼下敲楼梯门：“大队长，长官看你来呢。”

那陈聪和玉叶正在楼上吃饭，听见汪十五大叫大喊，又敲门，连忙走近窗口去看，只见一队人马簇拥着一位长官走进大门，对玉叶说：“怕是王连长或特派员来了！”匆忙回房换整衣裳，一面叫玉叶开楼梯门，那玉叶慌慌张张地赶着开了三道门，当陈聪换好衣服推开楼梯门匆匆赶下去，楼梯下已有四五个人上来，为首的就是那黑汉子。

陈聪一看不是王连长，正在迟疑，那黑汉子也不答话，已三步赶作两步，伸手只一拉，陈聪失去重心，失足滚下楼，大叫：“救人！”却已被人擒住，捆绑起来。那黑汉子擒了陈聪又直奔上楼，只见那玉叶正赶着在换衣服迎接贵宾，他把匣子炮一亮，喝声：“机枪在哪儿？”玉叶一看，来势不妙，又听见陈聪在叫救命，已自吓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黑汉子又厉声喝问：“机枪在哪儿？”玉叶浑身直哆嗦，朝门后只一指，早有人到门背后去搜。黑汉子见目的达到，只说声：“我们是共产党打狗队，为民除害来的，要打的是陈聪，不关你事！”说着返身下楼。

这时陈聪已被捆成一团，口里塞着破布片，像死猪似的躺在地上，打狗队的人有的在搜缴枪支，有的在贴标语。那些乡团丁事前已由十五做了布置，并不惊慌，只是把东西交出就站在一边。那黑汉子故意指着汪十五问：“他是什么人？”有人回答：“汪小队长。”黑汉子把面孔一板：“也是个队长，给我绑起来！”当即把汪十五也绑了。

那黑汉子接着又对乡团丁训起话来：“我们不是什么中央军，我们是共产党打狗队，为了捉拿这反革命叛徒陈聪来的。你们都是好人，是善良老百姓，冤有头，债有主，我们绝不和你们麻烦。”说着，又故意

问：“这汪小队长也一定不是好人，一起带走吧？”那汪十五慌得双腿扑通在地叫起冤来：“我也是穷苦人，没作过恶，请你们高抬贵手。”有人说：“这次饶过他，下次再来如有作恶行为定将严办！”那黑汉子点头称是，只一招手，全部人马扛着缴获的武器，用一根竹杠抬着陈聪，从从容容地走出乡团大队部，朝空打了一排枪，扬长地去了。

那为民镇王连长听见潭头方向枪声连天，连忙打电话问许添才：“是不是有情况？”许添才道：“潭头是你管的，有事反来问我，真怪！”王连长正在无头无绪，忽见有人来报：潭头被共产党打进去，乡团全被缴械，陈大队长被捕，见有乡团丁来报告。王连长大吃一惊，忙叫把乡团丁传来。来的正是汪十五，一见王连长就放声大哭：“救救陈大队长呀，王连长。”王连长问：“是共产党吗？”汪十五道：“正正式式的红军，自称是打狗队，新服装、新武器。”王连长问：“有多少人？”汪十五道：“满村都是，怕也有二三百。”

王连长一听有二三百也慌了手足，连忙下命令戒严，一面劝慰汪十五，一面派人去请许添才过来商量大计。那许添才一听说陈聪被绑，潭头乡团枪支全部被缴，非常得意，心想：“你们也有今天！”却装作猫哭老鼠模样：“王连长，救人要紧，我预料匪徒定走不远，如有贵连追击，定可将陈大队长救回。”王连长道：“共军去路不明，如何追击？”许添才耸了耸肩说：“连王连长也没办法，我也只好告辞了！”

三

一清早，王连长就亲自来实地视察，街上乡人和各乡团丁同声说是共产党打了中央军旗号潜进村里，活捉陈大队长，“差点连汪小队长也被带走”。他审讯玉叶和那两个贴身丫头，她们也说：“穿的是中央军服装，全是陌生面孔，不抢东西，只捉人拿枪。”王连长只好把玉叶和汪十五送特派员办公室，让林雄模去处理。

潭头乡团队被袭击，陈聪被活捉，对林雄模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新情况：共产党有武装，人数众多，而且武器精良！他问自己：“哪来这许多武装？是从章县潜入的？还是如许为民所说的，是许天雄那边来的？可是，从金涂、为民镇以至现在潭头的打法比较，显然有很大不同，这次没打死人，没抢劫东西，行动很文明，而且公然贴上标语，完全是政治性的；上次金涂、为民镇事件，不但杀人还抢劫，完全是另一性质。刺州土共有武装，”他想，“是肯定的了，可是潜伏在哪儿呢？”他得进城去商量这件事。

朱大同对陈聪被擒的事也很震动，一见面就问：“怎么搞的，老弟？”林雄模却问：“那林天成案件审得怎样了？”朱大同道：“什么刑都上了，就是不认，而那蔡老头又多次来麻烦，他说人是你们绑走的，有人看见你们用汽车绑架。我说，没有，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林雄模问：“为什么不对蔡老头讲清楚，见有人证。”朱大同耸了耸肩道：“这人证现在也自身难保。”林雄模又问：“对沈渊审讯结果又如何？”朱大同道：“这痨病鬼是决心不想活，硬得很哩。而沈常青那老王八又抬出许为民来和我们对抗，叫作一毛不拔，一点油水也揩不上。”林雄模又问：“从玉华那儿侦察出什么线索没有？”朱大同道：“我们的人日夜守在那儿，这臭娘儿也一毛不拔，半天打不出个屁，我对吴启超说：动手吧，这金枝玉叶身体，一声喊打，怕她不急得什么都说了，只是那吴启超就不听我的，他说要创造奇迹。什么奇迹，还不是被这个臭娘儿迷住了！”

林雄模报告了潭头事件经过，又把自己几点疑惑提了出来。“土共有武装是第一次发现，”他说，“就是摸不清个来龙去脉。”朱大同对于有没有武装这件事倒不那样重视：“有什么好怀疑的？变来变去反正就是许天雄那一股。”林雄模摇头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朱大同顺水推

舟：“我真佩服老弟你肯费心机钻这些难题，有兴趣我就交你全权去办，找出个头尾，我给你申请奖金。”

林雄模离开朱大同后，便去找吴启超。两人坐定，那小东西送过茶后，兀自站着不动。吴启超双眼一瞪，她才匆匆退下。这小东西从那天被保出来，很受一些“管教”，吴启超问她：“共产党在那儿闹事，你高兴什么？”小东西一言不发，远远地站在一边。“过去！”吴启超叫着，“把那马鞭给老子取下。”

她早做了准备，一场打是不免了，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想不到来得这样快，当把皮鞭取下交上，吴启超脸一横袖子一卷：“还站着做什么？”她又把上衣解开袒出那伤痕累累的背，跪在地上，垂着头，吴启超红着眼叫：“为什么不求饶？”她不响，也不流泪，一阵鞭子没头没脑地打下去了，她咬着牙根，不哼一声，那皮鞭使皮肉现出一条条青、红鞭痕，沁出血丝。但她不求饶、不哭、不叫，一直到那吴启超也觉得无趣了，丢开鞭，她才悄悄地躲进厨房里去哭。

林雄模看着她消失的背影：“这小家伙变聪明一点了？”吴启超摇摇头：“真他妈的贱骨头，我真想把她送回去，人在福中不知福。”林雄模笑道：“你也太认真，这叫阶级仇恨，她不拿刀杀你，放毒药把你毒死，已够客气了，你还希望她做什么？”又说，“我刚从老朱那儿来。”吴启超也问：“听说你那儿又出事，损失不少？”林雄模道：“我就为这件事来的。”他打开公事包，从里面掏出几份新出《农民报》：“又是你那诗人朋友的杰作，狡兔也只有三窟，而共产党就有无数个窟，破了一个又出了一个，我那儿人力有限，想请老哥下去协助协助。”

吴启超看来似乎也有些兴趣，忙问：“具体任务是什么？”林雄模道：“案是你承办的，该也义不容辞吧？”吴启超道：“可是我这儿也正忙着。”林雄模道：“不是说你那迟开的玫瑰也是一毛不拔，半天也打不出个屁？”吴启超感到为难道：“那姓林的可顽强。”林雄模道：“老哥，我看，你也算了。把玉华再一抓，移给老朱去，你不就任务完毕，我们一起去对付乡下那股土共。我现在发觉共党的中心已经转移，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看来就是用毛泽东那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来对付我们。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做法也大大地变了，不再是利用一些青年写写标语，散散传单，喊喊叫叫，而是用革命武装来反对反革命武装，这次潭头出现的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吴启超点了点头，问：“如此说来，他们已有根据地？”林雄模道：“就是弄不清楚，按照共党斗争规律，有武装也必然会搞根据地，我对老朱提出过，他不大在乎，叫我去弄清楚，我叫作孤掌难鸣，要应付

那许老头，又要对付那股土共，可有点力不从心。你也挂个帅，下去对付这许老头和这份《农民报》，我设法弄清这股武装土共下落，如何？”吴启超道：“就不知道老朱意见如何。”林雄模道：“只要你答应，老朱那儿由我去说。”吴启超也有困难，他说：“我这儿案件也未了。”林雄模道：“还是为那朵迟开玫瑰？还是那句老话，交给老朱算了！”吴启超不大赞同：“不，我有计划。”林雄模道：“那你就两边跑如何？”最后，吴启超也同意了。

办完这些事，林雄模起了个早，乘车回池塘。一出城就见沿刺禾公路行人走得慌张，交头接耳，他问何中尉：“又出什么啦？”这话提起何中尉注意，他朝大路上一指：“特派员，你看！”公路上满地都是红红绿绿的小传单，林雄模忙叫：“停车！”何中尉下去捡了好多份，交给他。再走一会儿，何中尉又叫：“特派员，你看！”路旁的电线杆上，也贴着不少红绿标语。停了车，何中尉又去撕下几份。

不久，到了池塘村口，公路侧那棵千年古榕，树梢上远远就露出一面有斧头镰刀标志的红旗，在晨光中迎风飘扬。再见那大树下围了一圈人。何中尉一看，知道又有什么好看的了，连忙命令司机：“快！”车果然飞快地走着，一到大树下突然地刹住，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动了那些看热闹的人，又见从车上跳下几员凶神恶煞的中央军，都吓得四面奔跑。

林雄模赶前一看，也自毛发悚然，原来在大树干上挂着陈聪的首级，首级下面，贴有大字告示一道，标着五个大红字：“反革命者死！”告示用端正毛笔字写着：“查反革命分子陈聪，现年四十，陈村人氏，串同国民党反动派，为害乡里，诬陷良民，全民共愤，均欲得而诛之。本打狗队屡接人民控告，调查属实。为发扬正气，与民除害，特于某月某日将反革命分子陈聪逮捕，经革命法庭审讯，并有被害人代表多人做证，宣判处以死刑。今后如尚有不法之徒，甘心与民为敌，为虎作伥，当依此法惩处，切切此布！”下署“中共刺州特区打狗大队”。林雄模连叫把红旗卸下，告示揭走，何中尉问：“这颗人头怎么办？”林雄模道：“也带走！”

他没有回特派员办公室，直趋许公馆下车，要求见许区司令。那许为民、许添才、万歪正在议事，一听说特派员到，忙请入内，林雄模满面怒容，一见面就说：“许司令看见那些标语、传单、人头吗？”万歪怕双方口角，连忙出来打圆场：“我们正在讨论。”林雄模没理他，又说：“既有发现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万歪急急忙忙地说：“正要派人去收拾。”

许为民只是冷笑，说："特派员还发现什么没有？"这一军倒把林雄模将住了。"从我这儿到为民镇三座大桥全被烧毁了，现在正是交通断绝哩。"许添才也乘机反击："我们忙了一个晚上，可是王连长怎样？我发现情况，和他通话，叫他派人去打，他借口敌情不明，像只乌龟一样缩在镇里不动。"林雄模对他态度不满，故意问他："你们乡团队又做些什么？"许添才笑道："中央军嘛，兵强马壮，有现成重机两挺还不敢动，叫我们这些手头仅有几支烧火棍的，如何敢动？"万歪又装出和事佬神气说："当时情况很紧，谁都没把握，也怪不了哪个。现在是大家来收拾大局的时候了。"许为民起身道："看特派员怎么办？"说着就进内室去。

四

两路人马的头头，聚集在青霞寺开了两天会。

从南县过来的是老白、二白和小许，下下木方面出席的有三多、三福。由特区书记老黄亲自主持这次特别会议。首领们在开会，底下小弟兄也不闲，曾一鸣惊人的打狗队员也和老白从大同带来的二十来个武装弟兄在开联谊会。叛徒陈聪却被捆绑在寺前古柏树下，他装出可怜相，逢人便哀求诉苦，说他不是有意出卖革命，实在是胆小怕死，受刑不过，才供出来，但是没人理他。

打狗队员对大同弟兄说明这次攻击“陈大队长”的经过，又拿出那缴来的三十来条枪观览，引起了众人极大兴趣。大同的人也说：“我就只看中高老二那二十来条好枪和这差不多，都是洋货，回去我们照样也来一次活捉高老二。凭我们有这么多人，这样力量，雷公打豆腐，包那高老二也束手就擒。”另一个却说：“我早就对老白哥说过，乘高辉完蛋，高老二没个依靠，这时不动手还等到什么时候？”老白却说：“上头交代的，时机未到。”另一个又说：“头头现正开会，谈的怕不是这个？我们做下级的，少出主意，上头比我们更懂得怎样做。”

特别会议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因这一仗打得响，大家情绪都很高。第一次出马就有这样大的战果，打了叛徒，缴到三十多支枪，可说是不费一枪一弹。因此会上争论不多，反之却要求过高过急，老白要求立即就把高老二这座山搬掉，他说：“他的靠山倒了，我们还不赶快搬？”老黄却说：“高老二这座山是要搬的，但大同的基础未固，还得把根基打深一点。留他在那儿，迟早都一样，跑不掉。目前的中心，还是设法经营青霞山，这样，我们就进可攻、退可守了！”

会议议论了近一天，才下结论，当即正式成立打狗大队，由三多任大队长，老白、三福任副大队长，人员由下下木抽出三十人、大同三十人，平时分散活动，必要时可集结一致行动。快散会时，他们又讨论如何来处治叛徒陈聪，老黄首先提出方案，大家当场一致通过。

这时庆娘和杏花都在山上，庆娘要过大同协同老白工作，杏花要和小许团聚。庆娘上山后，老黄曾把她介绍给老白、小许：“你们三人正可以成立特别支部，作为领导大同工作的核心。”又对庆娘说：“组织上考虑再三，决定把你调去大同，那儿形势很好，妇女工作大有前途。你虽

是新党员，却是经过革命考验的。要安心工作，孩子的下落我们在打听，如果没事出来，也一定有人照顾，放心。”几句话说的庆娘泪水直流，她说：“组织上对我的关心信任，我完全明白，我虽然什么都不懂，对敌人该怎样却是懂的，我一定尽自己力量做。”

当老黄对大家宣布：“在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对刺、南两县近七八十万人民宣布：人民的武装斗争业已开始，也要做另一件值得大家都高兴的事。你们知道我们小许同志的心事吗？他多少时来就想和我们另一位同志结合，只是没个适当机会，现在就由我做主给他们两个来个有情人终成……”正说到这儿大家起哄，小许面红地要走开，却被三多一把拉住。有人故意问：“小许同志的对象是谁？”杏花早想溜开，却被三福拉了回来，大声宣布：“就是她——杏花同志！”杏花挣扎着，低声要求：“三福放开，丑死人哪！”三福却笑着说：“老黄同志做的主，容得你不肯。”老黄指了指小许和杏花二人：“他们两个相爱多年，双方都同意结合，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给他们办个婚事，大家赞不赞成？”一阵雷似的掌声。

“通过了！”三福对杏花说：“组织上通过了，来！”他把杏花和小许拉在一块。就带头脱下上衣，跑进人圈，大声叫着：“众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到青霞山，正遇到小许和杏花两位喜结良缘，为了表示祝贺，来个拍胸舞好不好？”当即有十来个人应声附和着：“好！”自动把上衣脱下也跳进人圈去。有人击起掌，有人唱着叫花歌，就在人圈中舞了起来……

当天三福带人进野林去打野味，老黄在草拟“告示”，小许在刻印传单，庆娘和杏花却在赶制红旗。等一只黄猄、两只野兔都烤熟了，他们的工作也都完成了。大家喝过小许和杏花喜酒后，只留了十来个人守住青霞寺，其余的人都押着叛徒陈聪下山去办正经事。

当时下山的有五十多个人，五十多条枪，带着那该死的叛徒陈聪。当老黄站在山口上，眼望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无产阶级队伍，在三多、老白率领下如猛虎下山，感到无限兴奋，他对和他站在一起的小许说：“我们的理想实现了，我们的局面打开了，你看，有这样好的战士，还能战而不胜？”小许也说：“一个很好的开始，两支队伍共同作起战来了！”

夜幕垂下来了，老黄和二白、庆娘在谈今后的大同工作。小许几次想进来参加，都给赶走：“不要把新娘子冷落了！”那小许只好回去，在那临时搭成的人字形松叶棚里，杏花盘坐着，在想什么，小许悄悄地爬进去，问她：“想什么？”她低低地说：“真像一场梦，我们两个真的……”小许把她拉进怀里：“你不想吗？”杏花依偎在他怀里，感到温暖

舒畅，用手去摸他的面孔，像在梦里似的说：“不想，我也不会来啦……”

群山在静睡中，时间过得真快，已是四更后了，远远传来了枪声、锣声，小许拉着杏花从“新房”出来，看见在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山底下，有几团火光，老黄、二白、庆娘还在老地方谈着，小许问：“干开啦？”老黄笑道：“没有你们的事，回去！”

五

打狗队一战而扫荡了半个南区，也把许天雄惊动了。他找许大姑、许大头到议事厅来议论这件事，颇为感慨地说：“想不到今日的南区竟成三分天下。”大头冷冷地说：“出了这共产党打狗队，对我也很不利。”大姑却说：“为什么不利？他们打的不也是乡团队、许为民？”大头笑道：“大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这打狗队是谁干的？就是我们的死对头，下下木的许三多。”大家听了都吃了一惊。许大头又道：“我已派人去密查过，连日来下下木很忙碌，许三多、许三福这一帮人都不在村上，有些人在山上也鬼鬼祟祟的，人不离枪，开了好些荒地，重修青霞寺茶园，搭了不少草棚，看来有盘踞青霞山之意。”

许天雄对这消息特别地感到兴趣，想当年他羽毛未丰时也曾“落草”青霞，难道三多现在走的也是他的老路？许大姑以如此机密大事被大头抢先一步打听出来，有点不服，故意挑剔道：“你怎知道打狗队就是他们？”许大头道：“我已算过一笔账，南区几十个大小乡没个有这样实力敢和中央军、许为民作对，那下下木几年来又有些不明来历的人进进出出，看来不像是干我们这行的，这事不是他们干的是谁？”许大姑忍不住冷声一笑：“说来说去，也不过是猜测罢了。”大头也不服输：“反正是他们干的。”许天雄也说：“三多为人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深水游不上，浅水难待，反正要出点什么事，就没想到他干的是红的。现在他也做起世界来了，我们该有个对策。”

大姑道：“我当初主张的是和，现在也还是。”许天雄问：“你们都和上了？”大姑道：“联合开圩的事早办了，听说没出什么事。现在他们和中央军、许为民有事，我们和许添才也是对头，叫大敌当前，要进一步合作就有更好理由。”大头却不全同意，他说：“现在三多羽毛未丰，还不至于得罪我们，要合作谅也不难。只怕有一天他们坐大，我们吃亏，一笼二虎总不是办法。况且他们走的、我们走的又不是在一条路上。”这话很叫许天雄赏识，他频频点头，却不表示什么。

大姑有和三多讲和的主张由来已久，她想：下下木也是大姓大乡，同处在青霞山中，对双方都是威胁。打了几十年强弱房，一直没把它打下去，看来要对方低头也不容易，不如就和了。一则可以免去后患，再则双方和了以后，对三多等人也可以动以利害，把他们拉过来，这样许

天雄的江山就可以坐稳。大姑这种心思，大头不是没有察觉，他也另有自己的想法。

成为许天雄得力助手后，他原以为可以顺利地当上山寨驸马，将来继承许天雄大业，他对许天雄百依百从卖力拼命，想取得他完全信任。却没想到对手许大姑却是这样一个难以对付的角色，她有自己打算，不把他放在眼下，别说招他当个驸马，甚至于还设法把他挤走。他想：大姑不是不想把我挤走，只是飞虎队还在我手中，无法动。又想："她热衷于和下下木讲和也有个人打算，万一和成，下下木人马一统上下木，大姑实力坐大，我的末日也到了。到底他们是近亲，不比我这个沾了个许字边的人。"

因此，一边主张和一边就主张维持现状，多年来一直在为这问题反复未决。现在大势迫上来了，这问题必须重议，而争论也展开了。当下大姑怕许天雄受大头的影响，忙又说："不和许三多，万一许为民勾结中央军向我进攻又怎么办？"许天雄点点头："也是问题。"许大姑接着又说："我们和下下木都是一条龙脉传下的子孙，到底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他不走我们的路走歪路也难怪，山林自古就出英雄豪杰，你不要他们，拉上一把，他们就找别的出路去了，要是早讲和了，他们到了我们这一边，也许不至于出这个麻烦。不过，现在和也还不迟，我不相信天下人不喜金钱财富的，和我们走，有了好处，他们就会离开那条路。"

大头给她说得无言可发，却还有点不服气："相思也要双方。"大姑把双眼一瞪，虎地站起身来："只要我们有心，不相信他们无意。"那许天雄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见许大姑说得那样有信心，也只好表示："能把许三多拉过来，我也不反对，大姑说有办法，就把这件事交你去办。"

许大姑便派她的亲信许果过下下木来找三多，说："大姑有事想找三多哥面谈。"这时老黄、三多、三福、打狗队队员都在山上。老白、小许、庆娘、杏花等一班人已回大同，只留下二白和从大同来的武装人员参加老黄在青霞寺主办的"游击训练班"。下下木把这消息送上山后，三多就问老黄该怎么办，老黄详细地问了从下下木来的人后，便分析着说："我料这次大姑亲自出马，一定是和我们在潭头的行动有关。目的不外有几个：一、是表示和意，壮许天雄的声势，解除他们后顾之忧。二、是探我们的虚实。可能还有别的目的，想拉我们入伙。不管怎样，面对共同敌人，许天雄还是可以利用的，最低限度可以利用他们间的矛盾，让他们来个鬼打鬼、狗咬狗。却不能过分相信他们，更不能暴露自己的虚实。"当下三多接受了指示，便带同三福下山。

双方会谈是在两乡交界处的许氏祖墓地上。三多带着三福和几个

人，武装齐整。那许大姑仍旧是男装打扮，浓眉、大口、长面、短发、黑衫裤，袒开上衣，露出圆领细纱白汗衫，束着条二寸来宽腰带，上面插着双枪。她骑着马，也带了五六个人，从上下木方向疾驰而来，一到祖坟前，见下下木的人早到，跳下马低低地问了许果一会儿，便上前和三多拉手："堂兄弟，我很高兴能见到你。"三多也说："和你一样，我也很高兴。"那大姑把每人身上只一打量，就又笑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呀，堂兄弟，今天我们是来言和，又不是来打强弱房，双方这样武装齐全干什么？撤了吧。"说着，为了表示大方把双枪除下交给许果，一摆手，那几个随从人员远远退下。

三多心想：十几年未见面，那鼎鼎大名的许大姑，竟然是这么个人，确有点丈夫气概，她大方我也不能小气，也把匣子枪除下，交给三福，一摆手，三福等一干人也远远退下。大姑坐在墓地上，手里挥动马鞭，一会儿兀自掏出镶金烟盒："吸支烟？"三多微笑着："我不吸。"大姑点上烟，又开口道："俗语说冤宜解，不宜结，我上、下下木一条龙脉传下的子孙，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过去有误会，打过强弱房，双方都有不是，现在双方都明白过来了，不是有近十年没打过？"三多冷笑着说："这话我从你那天派来的人口里听到了。"许大姑又道："可见我是很有诚意的。"三多说："我们也会用同样诚意来对待你。"

大姑表示满意："目下许为民勾结中央军与我作对，破坏我两乡圩集，给大家造成好大困难，我上、下下木叫唇亡齿寒，青龙不成圩，你白龙也成不了圩。"三多道："我们不是早联成一片了吗？"大姑表示满意："我非常感谢你那样快就同意我的建议，现在我们两乡又走起亲戚来啦。不过当前的困难还不仅是小小的圩开得成开不成，许为民已与中央军勾结，想来与我们作对，独霸南区。"三多道："大概是你们在金涂、为民两次触怒了他们。"大姑笑道："潭头的账不见得他们就不算。"三多装作不明底细的模样，吃惊地问："潭头也出事吗？"那大姑大笑，挥动马鞭用力地拍了一下："算了，堂兄弟。你不想谈这个，我也不勉强你。在南区的事谁也瞒不过谁。"又说，"千言万语还不如一句话重要，我们两方还是应该合作，不是我们怕许为民，也不是我们没有实力。"三多微笑着。"实在是我们两乡，一条龙脉传下来，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冤宜解不宜结，我今天选中我们许家祖坟见面，就是有这个意思，大家应该忘记过去，重新和好。"三多也说："和好的事不在我们这边，我们怕的是你们用过去的老办法对付我们。"大姑把头一摆："那是老一辈人的事，不用再说了。今天当权的是你和我，我们谈妥了也就无事。"三多道："大姑的话我相信，不过我还得回去商量。公益事要由大家决定。"

一听这话大姑当时又笑开了："怕不是这个意思吧，堂兄弟，人人都在说……"三多郑重其事地问："说什么？"大姑收下笑容："今天我们不谈这个。怎样都好，今天我们见面很有意思。你愿意到我们上下木做次客吗？也算表示你们的诚意。"三多说："自然乐意，不过，不是现在。"大姑倒很大方："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叫许果和你们联络。"说罢起身告辞，许果上前，她把双枪一插，跨上马，轻轻加了两鞭就朝上下木方向飞驰而去，一班随从人员也跟着走了。三多也收队回山，他问三福印象怎样，三福说："人人都在夸许大姑，看来名不虚传，就不知道武艺如何。"

不久，三多回到山上，老黄接住问明经过，三多把情况都说了："看来还有几分诚意。"老黄却又想起另一件事："为什么不打进上下木去？许天雄虽不能信任，底下人难道就没个好的？大乡、大姓、有现成的武装，听说还有军械厂……"他详细地问了三多对大姑的印象，三多说："听说她双枪厉害，为人很凶暴，人人怕她，连许大头也惧她三分。"老黄问："看来，她继承许天雄大有希望哪？"三多道："大家都这样说，不过，飞虎队不在她手上。"老黄又问："那许大头怎样？"三多道："比大姑更坏！"老黄问："和大姑搞好关系有什么好处？"三多道："也许可以弄点弹药……"老黄点点头。

几天后，三福奉派到上下木去。许大姑听说三福到，连忙叫许果来请，许果一直把三福带进里屋。这时大姑另有一番家居打扮，上身是件圆领短袖针织汗衫，下面是条淡蓝色绸长裤，穿着双皮拖鞋，显得特别修长、清瘦。她随随便便地接见了三福，又请坐。

那三福没见过有这样女人在他面前这般随便过，有点不自然，大姑却若无其事地在他对面坐着，开口就问："今年多大年纪啦？有多少年没上我们这儿来过？"三福局促地回说："二十五岁了，十多年没来过。"大姑道："比我少十岁，算是堂弟。"又问："三多年纪今年有多大？"三福道："比我大五岁。"大姑点点头："是三十，也是堂弟。"又说，"我早说过，不管怎样，我们两乡人都是自己人，不是堂兄弟就是堂姊妹，反正是一杆笔写不出两个许字。"三福口才不好，点点头，笑笑。

一会儿大姑又问："听说你们那儿枪很多，子弹十分缺少？"三福为人诚实，一见她满口称兄道弟，也承认了："有些不足，外头很难买。"大姑微微一笑，心想：此人老实，可以多问几句。便说："我们这儿有修械厂，还能造子弹，你们既然缺子弹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拿？我大姑为人讲义气、讲感情，从不计较这些。"三福说："就是过去结冤结得太深。"大姑道："所以我说冤宜解不宜结。我们这儿有几千人马，

加上你们那边……也有千把人枪吧？”三福不敢随便说什么，没响。大姑机灵，也把话题转了。“上次我和三多谈过话，你们打算怎么办？”三福挪了挪身表示：“三多哥叫我过来对大姑说明，双方言和的事没有意见，可以和，联圩也照旧。你们的事我们不过问，各人的地界还是各人的，大家说个清楚，以免引起误会。”

大姑问：“青霞山算谁的地界？”三福道：“我们衣食全在那上面，三多哥说，就算是我们的吧。”大姑道：“不对，我们也常常有人上去。”三福道：“三多哥说，你们不靠山。”大姑又道：“万一有我们的人在那儿路过呢？”三福道：“也没有关系，只要打个招呼，就各走各路。”大姑又问：“听说你们把青霞寺的茶园都占了？”三福这次可不那么老实了：“无主的东西，谁也不能说谁占。”大姑笑了笑，也不和他争论，却又突如其来地问：“听说你们打狗队也在计划打为民镇？”三福大吃一惊：“谁说的？”大姑故意又说：“你们打狗队可比不上我们飞虎队，打为民镇要吃大亏的！”三福大不服气：“不见得！我们打潭头就不费一枪一弹，现在正是兵强马壮，别说是许添才的乡团队，就是中央军也不在眼下。”大姑心里大乐，却故意说：“所以我说有了我们的飞虎队和你们的打狗队，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了，你说是吗？”三福点头。

大姑于是当场复了口信，三福告辞，大姑说：“慢点走。”她叫：“许果，替我到军械库取两支匣子来。”那许果答声：“是！”出门一会儿提着两支匣子枪来，大姑熟练地检查过机件，才把它递给三福：“送一支给你，一支给三多，算是我的一点小礼品。”又叫许果带他到村里“见识见识”，然后送出村去。

三福一离村，大姑就去见许天雄，说：“打狗队果然是许三多他们的。现在双方已协议互不侵犯。”许天雄便交代许大头：“今后不要和他们碰头，他走大路我们就抄小路。”

第十四章

一

大林神秘失踪的第二天，玉华就从邮差手中接到一封匿名信，但她认得字迹是小林的，信里告诉她大林被绑劫经过。她非常吃惊，想找小林当面了解情况，又怕对他不便。这些日来，她一直发觉有人在监视她，她相信小林也一定会通知组织，可是又该如何去搭救大林呢？小林那儿不能去，组织上找不到，想来想去，很费一番踌躇。当晚看见大林不回家她娘已在问，再不告诉她，无论如何是隐瞒不住，不如索性公开了吧。玉华娘一听说大林被绑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当下拉住她说："走，我们找伯父去，现在也算是他的人了，他能不管！"母女俩就这样到了蔡监察府。

那蔡老头一听说林天成被绑架，也很为生气，拍着桌子说："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绑劫我的人！"立刻叫备车，要亲上党部。那吴当本接住他，问明情况，迟疑半天，也说："蔡老，除非是土匪，中央军绝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放心，我替你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当场就给朱大同挂电话。那朱大同当时正在对大林进行三面会审，还没个结果，就死口咬定："绝无其事，我们这儿没见这个人。"吴当本更是理直气壮了，他对蔡监察说："蔡老，我的话一点不错，保安司令部没见这个人。"蔡监察吃惊道："那真有匪徒来绑劫？明明说是有人在我家门口用汽车把他绑走的。"吴当本耸耸肩："怕是老伯听错了吧？"说着把双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蔡监察只好不得要领地回家，告诉玉华母女。那玉华娘一听下落不明就放声大哭："青天白日用汽车绑架，不是他们是谁？"倒是玉华相当镇定，她心里明白却不能直说。那蔡监察背着手，来回地走，有好一会儿时间，才对玉华招手，把她带进书房，用十分严肃而神秘的声调谈话："玉华，从你父亲去世后，我就把你当自家女儿看待，你该信任我。"玉华见他模样，也多少猜到一些，便回说："伯父对我怎样，我哪

儿不知道。”蔡老头又道：“你该对我说实话。”玉华道：“我不知道伯父要我说什么？”蔡老头双眼注视着她：“你该坦白地告诉我，林天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玉华早有了精神准备，一听他问的认真就掉下泪来：“连伯父也这样怀疑他，保安司令部怎不绑他的票。”

蔡老头见她动了情，也有几分心软，连忙解释：“要是我对天成怀疑也不会叫他当秘书。这青年倒很切实，工作态度好，有能力，肯干。可是，为什么他又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绑呢？听说保安司令部是用这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玉华抹着泪说：“人肯定是被他们绑去的，伯父如不想办法，天成就没有命了。”蔡老头连忙劝慰她说：“只要不是共产党，我一定要想办法。”玉华道：“就我知道，他什么也不是。”蔡老头点点头，忽又问道：“那么，你呢？”玉华道：“伯父，你对我也怀疑了？”蔡老头连忙否认说：“不是我怀疑，是随便问问。我相信像我们这样书香世家，不会出共产党的！只要你们都不是，我就放心了！”说着，叫她离开。

玉华和她娘回家，心情十分沉重，第一关碰壁了。在这种情形下，她怎能去找组织，预料组织也暂时不会来找她，她没有人好商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虽然十分痛苦，却还照旧到学校去上课，只是肚里的孩子慢慢地大了，行动不便，又有些生理反应，心情格外郁悒。有时当她一个人面对着孤灯，看见她和大林共同工作到深夜的书案，甚至于偷偷地垂泪。她不知道大林现在哪儿，是不是被暗害了？还是在受重刑……

倒是那吴启超常常来，他第一次来就问：“林先生呢？”玉华对他厌恶极了，却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被绑架走了。”那吴启超装得也挺像，吃惊地说：“哪能这样，一个堂堂的监察府秘书被绑架，有王法没有！为什么不找蔡监察去交涉？”玉华有意给他难堪，故意说：“这件事，我伯父也无能为力，只有靠你吴先生哪。”吴启超相当慌张，却仍然满面笑容：“蔡小姐，你说这话我不明白。”玉华道：“吴先生不是说，在保安司令部内熟人很多吗？”吴启超道：“对！对！因业务上关系，我有几个熟人……”玉华道：“那就请你去想办法。”吴启超满口应承：“好，好，我替你去打听打听。”以后，他就利用这个关系常常地来，并说：“我到处都打听过了，确实没这个人。”玉华笑道：“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吴启超却对天发誓说：“我确曾努力奔跑过，林先生和我亲如手足，我怎能不替他奔跑？这个机关不行，我再到另一机关看看。”

奔走没个结果，吴启超却和她大谈起刺州的共党活动来：“他们真坚强，杀了那么多，抓了那么多，还在勇敢地战斗着，又是劫法场，又是打狗，听说还有武装。”玉华对他的“拜访”更加厌烦了，对他的话简直不

愿听，她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兴趣，请你不要跟我谈这个。”吴启超却一点不放松，又问：“林先生的失踪是不是和这个有牵连？”玉华把面孔一板正色问道：“吴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吴启超连忙装出笑面：“我只随便说说，有时好人也会受牵连的。其实，人生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享乐两个字，像我现在就把什么都看淡了，革了多年命，还落得个这样下场，一切得过且过，不要看得太认真。文章不写了，报纸也不想编了，一心想找个漂亮老婆，安下一个安乐窝子，过过安定日子。”玉华就是不理，由他一人自拉自唱，唱得无味，自告辞去。

说话她不听，吴启超改变了战略，频频地给她写那“热情如火”的信，有时还派人送花。这件事引起玉华娘注意，她说：“此人落井下石，看来不是好意，你也别理会他。”玉华汪着泪说：“我恨透他，只是没办法！”玉华娘便叫陈妈挡驾：“今后那姓吴的来，一律回说小姐不在。”但吴启超还是经常地来纠缠，回说不在，就声称：“我等她！”赖着不走。迫得那玉华娘又上蔡监察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蔡老头说：“太不成话，叫玉华搬来我这儿住，那人再来就打断他狗腿！学校也不用去了。”

二

玉华想把学校功课办个结束，才搬到蔡监察府去。那天她对她娘说："我去办理请假手续，找个教师代代课。"她娘正在替她收拾东西，准备送她进监察府，说："早去早回。"

那玉华离开进士第到刺州女中，办完交代正和几个同事在交谈，忽见传达老包匆匆进来，对她说："蔡老师，有人找。"玉华问："什么人找？"老包说："一位小姑娘，说有要事。"玉华这些日来虽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听说是个小姑娘也就不大注意，对大家说声："再见。"刚走到门房，果见一个十四五岁瘦瘦小小的女孩坐在那儿。觉得奇怪，从来没见过这人，找她有什么事？当时开口就问："你是谁，有什么事？"那小姑娘慌慌张张地说："有人叫我来找你。"玉华很不自然："什么人叫你来，有什么事？"那小姑娘朝校门口一指："哪，在那儿。"说着，先自动身，玉华跟着也走出校门。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时从校门外掩蔽的地方闪出几条便衣大汉，一个带头的说："保安司令部请你过去谈谈。"玉华把面孔一板："我和他们没有关系！"那人又说："没有关系也得走！"一摆头，几个人同时拥上，不容分说地把她架起来就走。当时玉华放声大叫："土匪绑票！"老包一听"土匪绑票"，一边呼救，一边上前拉玉华，不让她走，但对方人多，老包年纪又大了些，被一便衣大汉当胸打了一拳跌倒在地。

老包一边呼救，一边在挣扎，到他爬起身，玉华已被拖出老远。老包不顾死活按住胸口追上去，只见从不远地方开过一辆汽车，那几条大汉把玉华往车上只一塞，便呜呜地开走了。老包边叫着："土匪绑票！"返身又跑进学校去报告学校当局。学校当局也觉得情况严重，赶派老包走报进士第。

玉华在车上被那几条大汉紧紧挟住，那小女孩莫名其妙地责问："不是说只找蔡小姐谈几句，为什么捉人？"那带头的喝了声："小东西，少管闲事！"她吓得不敢声张，却把面孔用手来蒙。那汽车一直开进保安司令部，玉华被人挟持下车，推推拉拉地进了一个布置相当不错的房间。门开处朱大同早已站在那儿，笑口吟吟地说："蔡小姐，受惊了？不是我们不文明，实在没办法，请你暂时委屈一下，问几句话，无事就可以出去，请坐，喝茶！"玉华心内明白，却还叫着："你们有王法没有，怎么

青天白日绑劫妇女！”朱大同又一次表示了歉意：“我再一次向你道歉，不是我们不文明，实在是没办法，请坐，喝茶。”

玉华面壁站着，朱大同轻轻把手指一弹，里面的人一下子都离开，朱大同又说：“坐呀！”玉华不理。朱大同自拉自唱地说：“你不肯坐，也没有办法。蔡小姐，我想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玉华把头一扬：“我什么也不是！”朱大同点起烟卷，在沙发上跷起脚来：“是客气了吧，还是害怕哩？我再说一次，不用害怕，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便放你出去。你知道，我们对妇女一向尊重，何况你又是蔡监察最心爱的侄女，有名的女秀才。”玉华还是那一句：“我什么也不是。”

那朱大同皱起浓眉，故意走近写字桌，打开一只卷宗，翻阅着一叠文件：“可是，你那亲爱的丈夫，林天成先生已经招供了，他说：你们两个都是。”玉华心颤着，大林也在这儿？但她相信，像他这样的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当他们成了夫妇后，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互相勉励着、期许着，发出了忠贞誓愿：如果有一天被捕，不论是谁都决不背叛组织，背叛党，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头可断，血可流，但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她坚信他能遵守这誓愿。自己也决不做可耻的叛徒和逃兵。当下玉华便对朱大同斥责道：“人在你手上，要杀就杀，不许含血喷人！”朱大同却狡猾地笑着说：“你不信，我可以把他的供词给你看！”说着，把一份所谓“供词”丢在她面前，推开门轻步地出去。

十五分钟后，朱大同又进来，那份“供词”没有动，玉华还是那样倔强地站着：“读过了吧？小姐，你有什么意见？”玉华还是那句话：“不许你污蔑我的丈夫！”那朱大同笑笑把“供词”捡起，归了卷宗，“你不相信？也好，我就给你看另一份文件，这是你的朋友吴启超大文豪的报告。他侦察了你的行动已不止一天了，他的忠实可靠材料完全证实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共产党员！”玉华叫着：“都是胡说！”朱大同又道：“你不相信，我可以再给你一份材料看，这是你们党的最高负责人德昌的供词，他也早被捕，在他的供词中提到你！”

玉华几乎笑出来了，这反动派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还闹不清大林和德昌是个什么关系哩，可笑可鄙！还是那一句：“胡说！”那朱大同心想：软的你不吃，老子就给你来点硬的，便拍起桌来，叱喝道：“你到底认不认？”玉华冷笑道：“我没有什么好认的！”他气呼呼地冲到她面前：“不认老子就要动刑了！”玉华笑道：“人在你手上，要怎样随你！”

那朱大同双眼充血，面目狰狞，卷起袖子，当面给了她两拳。她感到一阵剧痛，一阵昏眩，摇晃着，想找个地方扶住。又觉得小腹受到一

阵刺心的撞击，她哈着腰，用双手紧紧护住她那可怜的、尚未见过世面就被伤害的小宝贝，跌倒在地，紧咬着牙关，泪水直流，却不哼一声……

那老包匆匆赶到进士第，报告了这件不幸消息。玉华娘由陈妈扶着，一直哭到蔡监察府。蔡老头极受震动，又叫备车，他先到党部找吴当本，不在，又到他家里去，一进门就口沫横飞地叫嚷着："到底有王法没有，青天白日绑架妇女，看不惯我这蔡家，索性把我也抓去就是！"那吴当本正在吃夜饭，热情地招待他坐下，小心地问明经过，又说："蔡老伯放冷静些，再有天大的事，也会弄得水落石出的，你坐坐，平平气，我马上就找保安司令部。"说着，他果然出去给朱大同打电话。二十分钟后，回来了，面色严肃，说声："蔡老伯，这件事我看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蔡老头也觉得奇怪，这笑面虎怎的忽然不那样外交了。忙问："为什么？"吴当本道："我现在就坦白告诉你，林天成和蔡玉华都是保安司令部秘密逮捕的，是重要共犯，南京有命令来，蔡老伯一向清白，身为监察大员，为这件事把自己牵连上去，也大可不必！人家周司令为了尊重蔡老对党国的贡献，没把你牵上，你如徇私而自投旋涡，周维国这个人……"他摇摇头，"会做出什么，难说！"这几句话把那蔡老头说得如掉下冰窖，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他转回监察府时，一见到玉华娘就生气："你教养的好女儿，找的好女婿，差点把我也连累上。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心中明白。我就要上京去，管不了，你也少去叫喊，把小冬抚养成人，那点房产也够你这一辈子了！"说着，就进内室去，声明不愿再理会进士第的事，半个月后就全家迁省了。

三

吴启超应林雄模的邀请，抽空到池塘住了两天。林雄模对他说：“你来就住在我这儿，我要推到为民镇去，我把老鬼交你去对付，我自对付许天雄去。”又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这老鬼难应付，七太倒风骚、标致，我是不敢领教，你有兴趣不妨和她打打交道！”他把这堂堂的陆军中校带去拜会许为民，又带到镇上去拜会许添才。

当吴启超回城，就听那小东西说，朱大同叫人把她带出去过，觉得奇怪：“带你出去干什么？”小东西心有余悸：“带我去抓人。”当小东西把经过一说，吴启超便骂起娘来：“妈妈的，老朱坏了我的大事！”也不多言，径投保安司令部找朱大同理会。那朱大同一见面就说：“你那迟开的玫瑰刺真多。”吴启超不满地说：“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动手？”朱大同道：“我看你也该死掉这颗心，这臭娘儿和那林天成都是一班死硬货，这次我硬来，给她上了三次刑，连针灸也用上了，还是打不出个屁来。”吴启超跌足道：“你坏了我的计划！”朱大同道：“看你那样有信心，我现在就交还你。不过老哥，我们还是有话在先，如果你再攻不破，我还是要要回来。我不相信她真是铁打的，不要命！”说着，叫把玉华移交给吴启超。

蔡玉华受过几次刑后，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只觉得浑身热辣辣的如火烧的一样，她用昏花迷糊的眼睛望着她那十只刺痛红肿的手指，它们都曾被逐个用竹针刺过。每当一根竹针刺进她的指甲，就像刺在她心上一样，她痛昏了，死了过去，被冷水喷醒，反动派又迫她：“认不认？”她还是那句：“我什么也不承认！”于是又有另一竹针敲进她的手指甲，她又痛昏过去了！就这样，他们一支竹针一支竹针地钉她，迫她供认，她咬着牙根坚决地拒绝供认，于是十只手指都被钉上竹针了。后来，他们又用火烙她，她还是不说，在她心里没有惧怕，没有后悔，只有一个憎恨！

这样，过了几个昏死和可怖的日夜，当她再度睁开眼，她发觉自己已不是在那污秽潮湿的独身牢房，而是在一间布置华丽、阳光充足、家具齐全的房间里，她躺的也不再是血迹斑斑的稻草堆，而是那柔软舒适的弹簧床。“我在做梦吧？”她想，“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地方呢？”她想挣扎，她想起身，可是那刺心的疼痛又使她昏迷过去。

当她再度睁开眼睛，她看见一个人，一个瘦瘦细细的小女孩，站在她床边。她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似乎有点面熟，对，她想起了：就是这个人把她骗出学校。她睁着愤怒眼睛，气愤地叫她："走开！"但那个胆怯的、神色惊惶的小女孩，却低低地在劝导她："小姐，不要动，你伤的太厉害了，我是来替你换药的。"同时还有一个人在摇头叹气，她回转头去，可不是吗？在她后面正站着那个卑鄙无耻的吴启超。也在说："你醒过来了，真叫人不放心。都是我不好，有事出去，迟了两天回来就出事。你的伤很重，浑身都是伤痕，现在要好好敷药，休养。"

她完全明白了，又是落在什么人手里。当那小女孩颤巍巍地替她揭开白布单，要替她敷药，她才发觉她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中躺在那儿，她伸出那麻木、僵硬的双手，想拉住那布单，挣扎着怒喊："滚开！"但她的双手早被绷带裹住，刺心的疼痛又使她昏过去了。

当她还在清醒时候，当她还有点力气挣扎时候，她一直拒绝那小东西为她敷药。不吃不喝，也不睁开眼睛看谁，咬住牙关，忍受疼痛，双手紧紧地护住那被单，内心却复杂地在交战，她想死，这种日子并不比死好。她受刑罚、侮辱，在反动派的虎口里。让我死吧，活着没什么意思！可是肚里那幼小无辜的小生命却在搐动，似乎在那儿叫喊：我有权利活，我要活，要到这个黑暗世界，和它抗争！她又懊悔了，也许我不行了，可是我们还有下一代，他们会做出比我们更大的事业。为什么我不想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是可耻的，为了下一代，我也要活！我要活！！

那小东西是被吴启超命令来侍候病人的，他对她谈过，这个人很重要，要把她的伤养好，叫她尽快地把健康恢复过来："看住她，跟着她，万一她死了，逃了，我就剥你的皮、喝你的血！"因此那小东西很慌乱，很烦恼。她曾在她健康的时候见过她一面，那时她那样地鲜丽，那样地逗人喜爱；现在她受摧残了，受伤了，就像被雷雨打折翅膀、在污水中挣扎求生的小鸟，变得那样阴惨、那样不幸。

看见玉华痛苦，自己也痛苦，想起在她那可爱的家乡，在所有反动统治下的人民，也有千千万万人这样痛苦过，现在她完全明白这个快做母亲的人为什么会被捕，为什么会受刑，而吴启超为什么又那样重视她。她感到难过，难过自己在特务进行罪恶逮捕时，也有她一份，她的双手也沾着玉华身上的鲜血。她又怕，怕她死去，吴启超说过，万一玉华有事，就要剥她的皮、喝她的血！

由于悔恨，由于同情，也由于她被授予特殊任务，她不敢离开病人一步。白天她坐在床边，晚上她睡在地板上，当玉华拒绝敷药、拒绝吃

喝，她就焦急，就害怕，泪水汪汪地看着她。她很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她能说什么呢？那玉华不正眼看她，不对她说一句话，她把她看作是那些刽子手中的一个。“她也是他们一伙的，别以为她会哭，哭得多伤心呀，”她想，“那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她对这儿的一切，一切人，一切陈设，只有反感，只有仇恨。

经过了几天休养后，玉华的健康有了一些进展，不全是因为治疗，而是她的健康状态一直就不坏。她清醒得多了，心思也更多，她想念党，党知道她被捕了吗？党会知道她这时的心思吗？她是坚贞不二，决心一死的；她想念大林，他现在怎样啦？被害了吧，或者还在受那惨无人性的酷刑？她坚信他会和她一样，坚持到最后时刻，正如他们曾相互期许过的一样，为了党的利益，献出赤诚的心。可是，他想念我吗？想念我们的孩子吗？她又想念起妈妈和弟弟，他们都是那样无知，为了大林和自己的事，一定也在受极可怕的精神上的打击，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哀求伯父的帮助，或是在呼救无门，哀天恸地？她想了很多，泪水一直没干过。

审讯是暂时地停止了，但那卑鄙的小人吴启超，却还常常地来，为她送花、送水果，露出那可耻的假惺惺的嘴面，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是把伤养好，把孩子养出来。”见她不吃不喝，又说：“不要再傻了，你想死，可是孩子是无罪的呀，你不想到自己，也该想想孩子。”每次一见他的面，听见他那伪善的声音，她就起着强烈的反感。她不理他，不发一言，闭着眼，当作没这个人、这种声音；她恨透了他！直斥他是刽子手、卑鄙的小人！

当她能够转动，能够坐起来时，当她经过了这些时日的观察，她发觉这个日夜不离她的小东西，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坏。她很单纯，但懂得不少事。当夜深人静，当周围没有一个人，或是当她见玉华睡不着，心事重重时，也会从地底下爬起来坐着，呆呆地看着她，眼中充满泪水。玉华偶尔去看她一眼，发现在她眼中闪烁着善良、同情的光。

玉华想：“也许她真不是个坏人，也许她是被迫而不得已，也许她是被利用，也许她还有点良心。”又想到，“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反动派为什么突然会把我优待起来？他们存的是什么心机？到底要怎样来处置我？”她又想起大林说过的一段话：“在反动派里面，也不是个个是坏人，是铁板一块。他们中也有好人。我们只要肯做工作，就能从里面找到朋友，找到自己人。”玉华想：“这小家伙看来也有满腹心事，我为什么一定不理她，一定要那样恨她呢？也许她能帮我了解一些情况，也许她能替我做点事。”慢慢地，慢慢地，她对这小东西就不再采取仇视态

度了。

她开始不拒绝她为自己敷药、用她的手碰触自己皮肉，拿来的东西也愿意吃了。这使那小东西惊喜交集，话也多了，她说：“小姐，你真好，你这样做就是帮了我的大忙。”玉华问她：“为什么？你们不是想把我活活磨折死吗？”小东西张皇四顾，忽然掉下眼泪：“他们见你不吃不喝，拒绝敷药，便认定是我服侍不好，要剥我的皮，喝我的血！”玉华觉得她的话里有话，故意问：“他们是谁？”小东西低声地说：“吴中校，就是那吴启超！”

玉华又问：“他是你的什么？”小东西把声音放到不能再低的程度：“那人坏，坏到不能再坏了，是蓝衣大队的人！我是他的什么人？是他的泄气筒，是他的奴隶！”这话叫玉华吃惊，那小东西又说：“反动派在围剿苏区时，把我从故乡俘虏来，那时我还只有十四岁，先把我拨充军妓，以后又卖到妓院，后来朱大同把我送给这吴启超……”玉华问：“你就当起他的太太来？”小东西苦笑着：“是狗和主人，什么太太，他把我当狗，高兴时，把我摸摸捏捏，不高兴时……”说着，她双眼闪出愤怒火光，把衣服往上一揭。“你看，”她悲愤地说，“这儿是他用马鞭打的，这儿是他用香烟头烧的，这儿是他用口咬伤的，就像那死特务头朱大同对小姐一样，只是吴启超不像他那样一下子地伤你，却慢慢地，逐日地来磨折人……”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过的就是这样的地狱生活，平时他把我监禁在房里，不让我出门一步，见个生人，这次还把我拉下水，叫我把你从学校里骗出来。”小东西说得真切，玉华想不到竟有这类事，而小东西竟是这样的人，同情和阶级的爱，使她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她：“你也是个苦命人，你的苦难和我一样呀。”两个人紧紧地搂着，都哭了。“当初那大坏蛋叫我来，”小东西哭着说，“我蛮想对你多做点事，赎我的罪过，我是不该帮他们做坏事的。可是，我看见你那样恨我，把我当他们的人看，我难过极了，我只有暗暗地在哭……”说着又哭。

玉华也一样难过：“小妹妹，你也不能怪我，当时我实在不了解你，我想这儿的人都和那些坏蛋一样。”小东西承认道：“这儿是没个好人呀！只有一个……”玉华问：“一个好人，就是你？”小东西摇摇头：“还有一个，叫李德胜，看守班班长，我听他叹过气说过，他曾在你家里见过你。”玉华感到愕然。“他还认得林先生。当初林先生被拉夫，就是他把林先生送到你家里的。”玉华依稀地想起来了，有这样一个人。“他不满朱大同把你打成这样，他说：即使是共产党也不能在人家这个时候上这样毒刑，等孩子养出来再审讯也不迟。”玉华问：“他也是好人？”小东

西道："我以前不认识他，这次搬到这儿来才认识，他现在带着人在看守你。"

玉华问："这是个什么地方，监牢吗？"小东西笑道："监牢可没这样客气，是有钱人住的洋楼哩，在城边，四周都没人住，只有一片花地。"玉华又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关在监牢里，却送到这儿来？"小东西道："这也是那大坏蛋吴启超出的主意，我偷偷听见他说过，对这样的共产党要威抚兼施……"玉华全部明白了，朱大同给她那样重的刑罚用的就是"威"，现在吴启超这大坏蛋用笑面、鲜花，大概就是所谓"抚"了吧？让他来吧，反动派！

认识了小东西，从她那儿又知道了李德胜的情形，使玉华在黑暗、绝望中发现一线光明，她在想：奇迹为什么不能创造呢？也许是幻想，也许有此可能。她把思路又转到另一边了……

四

听说玉华健康大有进步，肯让人敷药，也肯吃肯喝了，吴启超自感得意，又满面笑容地在玉华面前出现了：“蔡小姐，对不起，我还要这样称呼你，更显得亲切些。听说你健康状态有所进步，我感到十分愉快，我本来就说过，一个人要向前看，不能老向后看，过去的过去了，要重新开始。”玉华没有理他，吴启超在她旁边坐下：“生活上还有哪些不便的？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我就叫人送来。”玉华不屑理他，勉强扶着床站在窗门口。“我是一个尊重现实的人，对你也很敬慕，过去的比如昨日死，新的比如今日生。你还年轻呀，得拿起勇气重新做人。”

玉华实在太反感了，她激愤地责问他：“吴中校，我们到底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害得这样惨？”吴启超有点突然，旋又笑道：“你原来也知道我是吴中校了？”玉华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姓吴的，我早就知道你。可是，我自问没有什么，我不怕，所以我照样把你当朋友看待。而你，为什么要诬害我们？”吴启超道：“你要证据吗？朱大同大概都给你看了吧？”玉华气愤地叫着：“他是诬告，我们什么也不是！”吴启超道：“你这态度就不是尊重现实的态度，要是正视现实的人，就得大胆承认一切。我们会尊重你，你自己也不至于吃这样大亏。”玉华叫着：“我不能对一切造谣污蔑屈服！”吴启超却奸猾地说：“可是你那亲爱的丈夫、林天成先生已把你出卖了！”接着又冷冷地道，“你想再见他也没希望了，他已经被处决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玉华愣住了：可能吗？也许是！一阵激动悲愤使她忘记了一切，只有一个念头：“把命拼了算！”她像只受伤的老虎，向着吴启超直扑过去：“刽子手，杀人犯，还我丈夫来！”来势很凶，吴启超也猛地一惊，把她一推就夺门而去，玉华双手扶在门背上簌簌泪下。

那晚上，玉华做了一场噩梦。

她梦见大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身血污，拖着那沉重的铁镣，唱着《国际歌》在荒野上走着，在他后面就是那恶狗似的朱大同，他露出狰狞血口，举着枪从背后向他射击，大林中了弹，没有倒下，还在唱着，唱着，似乎没有听见枪声，一直在走着，艰难地吃力地走着，向前走着……她呜呜哭着，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在她床边站着那小东

西。她关心地问：“你哪儿不好？”玉华一手抓住她，一边挣扎着要下床，哀声叫着：“他不能死！刽子手，不许你杀害他！”小东西慌了手足，用力摇撼她：“玉华姐，玉华姐，是我……”玉华醒了，看见房里的一切，她重又躺下床，难过地饮泣。小东西给她端来水，劝她喝下：“是梦，是梦，我从前也常常做这样可怕的梦。”

第二天，她又不吃不喝了，小东西见她在哭，自己也哭，她说：“玉华姐，你不能这样，这样就上了那大坏蛋的当了。”玉华拉住她问：“为什么会上当？”小东西瞻前顾后地张望着，半晌才低低地说：“是那大坏蛋对你说什么了吧？他们总是这样，把你一切希望都断了，然后再迫你屈服。”玉华问：“那么，他说的不是真的？”小东西道：“是关于林先生的事吧？我听那李德胜在背后议论：人家共产党真是铁打的汉子，那姓林的什么刑都尝遍了，就一句不说，说来说去还只有那一句：我什么也不知道，不承认。”玉华想：那么是大林还在坚持？对！他怎样也不会出卖党的！怎样也不会死的！她安下心了，她说：“小妹妹你的话对，我不能上他们的当。”说时内心起了敬慕和惭愧的心情，敬慕的是这位小东西虽然年纪小小的，却很有见地；惭愧的是自己那样的脆弱，在某些问题上还没有这小东西见得透彻。

那吴启超又来了，还是那副奸猾阴险的面孔。

“蔡小姐，真对不起，我的话引起你伤心。其实也没有什么，你年轻漂亮，又是出身名门，蔡监察得意侄女。林先生死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再找一个，比他更好、更有社会地位的。”玉华一听又怒火中烧，想起小东西的话，“不上当”，也就处之泰然，反而嘲讽地说：“吴先生倒想来替我做媒似的。”那吴启超连忙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要蔡小姐肯合作，把一切弄清楚，不出一小时你就可以自由。高兴在本地住，可以；想到上海去当文学家，也可以；我一官半职当然更不成问题。总之一切会好起来。”

玉华道：“要是一切都弄不清楚呢？”吴启超感到狼狈了，却还想用流氓手段来恐吓她，他说：“那就难说了，我对你一向敬爱，没问题，那朱大同一发起火来可不是玩的，他给你实行过针灸治疗了吧，他是个不高明的针灸大夫，可是对某些人倒很有效。他对你也仅仅用点小手术，大手术还没用过哩。”玉华恨声道：“你说我会向你们低头？”吴启超道：“你的勇气我佩服，是个巾帼英雄，不过中国也有句老话，叫英雄不吃眼前亏，又何必自找苦吃。”玉华火气又起了：“不是我找什么苦吃，是你们诬害好人！”

吴启超道：“我们不谈这个，大家一见面就吵吵闹闹，哪像个朋友在

交谈。”玉华道：“我没有你这样朋友！”吴启超装出受委屈的样子：“可是我也不是你的敌人。是敌人我就不会在你非常危急、生死存亡只在一线时刻把你保出来。”玉华奇怪道：“是你保我？”吴启超大感得意：“对，是我把你保出来的，这儿不是保安司令部，也不是监牢，这儿是我的家，我给你安排了这样一个舒适温暖的家，有人侍候，有人和你谈心，一切吃用不缺，天下间哪有这样监牢？”

玉华问：“既然你这样重视友谊，为什么不放我出去，放我回家，却把我关在这儿，派人监视，派卫兵守护？”吴启超道：“你又误会了，我不过是为了你有病、你的安全；你不知道，那共产党对被捕表示悔过的人可凶哩，最近他们成立了一个打狗大队，专来对付像你这样人，有个叫陈聪的你们同志，就是这样被活捉去，还公审砍头示众哩！”玉华道：“笑话！你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吴启超道：“即使我现在就放你出去也无用，不出两天打狗队就来找你！”玉华大声喝道：“不许胡说，我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内心却感到振奋：组织经过整顿后更加壮大了，武装斗争开始了。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打进城来呢？党呀，你知道我的心意没有？你的儿女，在强大敌人的压力下、酷刑下，没有低头，没有出卖同志，我只有一片坚贞，向着你！

有谈话就有争论。但吴启超觉得有进展，有很大进展，他认为那迟开玫瑰的刺正被他一根根地拔掉，锐气也正一点点地被磨掉。他相信，只要再有些时间，再加把力，他就会成功，将使她低头，屈服在他巧妙的战术下。他每次见到朱大同，这杀人不眨眼的上司总是问：“可以叫她签自新书了吧？”他说：“还得有段时间。”朱大同皱眉道：“我已等得非常不耐烦，省方有电来问：要是你们对付不了，就解到我们这边来，只要三天时间，我们就会叫她连骨头也吐出来。”他又吐露说林天成最近要解走，“省里要这个人，听说在禾市也抓了好些人，有人认识他。”吴启超问：“林天成案件已了？”朱大同烦恼道：“就是他妈的死不承认！”吴启超又问：“你那手术没用上？”朱大同道：“大手术、小手术全用上了，就是他妈的没用。”吴启超得意道：“那只好看我的了，我用的就是孙武兵法，攻心为上。”朱大同道：“老哥，我看你慢点得意，这对活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吴启超耸耸肩说：“等着瞧吧！”

回到“公馆”后，他就对李德胜下命令：“我命令你，如蔡玉华有要求，可以放她出来走动走动！”

五

这是一座老式的巨大宅院，没有进士第宽敞，但是所有的建筑物都很完整，后院有座大花园，用一人高的红砖墙围住，园里有四季花木，还有八角亭和养鱼池。从花园里可以看到外面，是一片花地，花农在这儿种着四季时新鲜花。刺州妇女有个传统习惯，她们喜欢在发髻上争艳斗姿，妇女们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梳着各种样式的发髻，而在髻上必然都戴上花串，或簪上几朵鲜花，因此花农很多，每天在清晨、午后两次采下鲜花，由卖花姑娘提着花篮，沿街叫卖。

玉华开始被允许由小东西陪着在花园里散步，免不了也有那李德胜在旁“监护”。那李德胜三十上下年纪，沉默寡言，他对玉华很有礼貌，虽没交谈过，可是，每次见面照例远远地打招呼，日子久了，见面多了，玉华更有意接近他，他也敢走近她，听她说什么，开头虽只是听听，点点头，微微一笑，再过几次也肯开腔了。

有次，当小东西不在他们跟前，玉华坐在八角亭内，李德胜在鱼池边观赏水中嬉戏的金鱼，玉华便开口说：“李排长，为什么不进来坐坐？”那李德胜四望无人，也慢慢跨进亭来，却不肯坐，玉华故意问他：“李排长，还认识我吗？”李德胜笑笑。“你来这儿很久了吧？”李德胜点点头。“家里人都在？……”那李德胜不得不开口了：“在山东老家。”玉华又问：“许多年没见面了吧？”李德胜叹了口气。“当兵当了许多年哪？”李德胜点头。“不想家吗？”那李德胜难过地低下头。不久，小东西回来，李德胜又退到八角亭外。

那吴启超有时也来陪玉华散步。玉华虽没有说话，他却还一个人自拉自唱，大谈其人生之道享乐而已矣：“什么革命、斗争都是骗人的。”玉华不再去驳他，也不和他辩论，当他们散步到花园口，那儿有道铁门，用一面几斤重大锁锁着，玉华在门边站站，起了个念头，故意叹了口气：“能够出去走走，多好。”吴启超为了讨好她，连忙把李德胜叫来：“李排长，你带有花园门匙没有？”李德胜立正道：“报告长官，门匙在身。”吴启超命令道：“开门，让小姐出去散闷。”

门开了，一片花地，阵阵清风传来了茉莉、含笑、玉兰的扑鼻清香，玉华在花丛中走着，感到特别的自由舒适。想起了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在自由时候，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当自由失去了，才

感到它的可贵。“难道我这时就是这样的心情吗？”她问着自己。“是的，就是这样！自由，自由，你多么叫人热望呀！”想着，泪水就忍不住滴下。她偷偷抹去泪珠，唯恐心事被人看破，唯恐那可鄙的敌人笑她软弱。

但是一直悄悄地注视着她行动和内心变化的吴启超，却比她更敏感，更能体会这种心情。他信步过来，并且存心挑逗她：“蔡小姐，你现在也觉得自由可贵了吧？”玉华没有理他，往前直走。吴启超心想：“她心动了。”也紧紧跟上：“自由永远是你的，问题是你想不想它。只要一句话，蔡小姐，你就可以像那自由的小鸟飞上无边无际的晴空，过着你自由歌唱、自由飞翔的生活。”

玉华还是不理他，她走进含笑花丛。吴启超在后面紧紧跟着：“我以为这件事对你并没有特殊困难，只要你承认、自新，自由便是你的！怕人家说你当叛徒，我们可以不对外宣布，出去以后也不一定替我们工作，只要以后不再和共产党往来就算了。”玉华咬住牙关，忍住自己的愤怒，她快步地离开花地，径向花园大门。花园门边站着小东西在等她。小东西问：“走了这半天，累了吧？”玉华一直奔向她那“舒适的”牢房，把自己关着。等她慢慢冷静下去，等她能用理智来思考分析问题时，她突然想起的那个念头更加坚定了：“走！逃出这个牢笼！”

那吴启超却以为他的攻心战术获得巨大成就，他想：“她心动了！自新书可以用上了。”只要她能在上面签了字，不怕她不交出组织和人员的名单，不怕她不屈服在自己的面前，这样他就可以一石二鸟，能为“反共大业”尽一份贡献，又能赢得这朵刺州玫瑰。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就里，叫备酒，一个人自酌自饮，又把小东西传了来。

那小东西以无限同情和爱惜心情在注视玉华，她很担忧她会受欺骗、上当；她早看出那笑里藏刀、阴险毒辣的吴启超转的是什么念头。他想用涂着蜜的圈套套她，叫她出卖革命，出卖人民，而后占有她。到了他心满意足再抛弃她，像抛开一只烂草鞋一样。仇恨燃烧着她，胀满心怀。“我一定要让她知道，这些人没一个是好的，别听他们鬼话，别上他们的当，要么就死，要么就……”她也起了个念头：“逃！”

听说吴启超在叫她，心里就做了准备，一定又要她汇报玉华的情况。她匆匆进去，那吴启超开口就问：“蔡小姐最近心情怎样？”小东西一肚子怨懑情绪，却还恭恭敬敬地回答：“比初来时好！”吴启超问：“好在哪儿？”小东西道：“有说有笑，高兴得多了。”吴启超点头表示满意，又问：“没对你说过什么吧？”小东西故意撒谎说：“她说老爷对她很好，很感激，就是太不自由。”吴启超又频频点头：“她想怎样才算自由？”小

东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帮助玉华逃出虎口，她说："她说：吴先生对我虽好，却还不信任，白天夜晚房门都是上锁的，这不等于坐牢？"吴启超心想：我早看出这女人并不那样坚定，硬姿态只是为了讨价还价罢了。"她为什么不亲自对我说？"小东西沉吟一会儿，说："她怕你拒绝。"吴启超又问："她还说过什么？"小东西道："我常常听见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要是能早日恢复自由多好呀！"吴启超非常之高兴：全攻对了！他把一只鸡腿送到小东西手中，算是给她的奖赏。

小东西回到玉华那舒适的牢房，一路在想：怎样对她暗示，让她鼓起勇气逃走？她知道因为玉华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对她的防卫并不严，全院子前后左右不过五六个人，只要能悄悄地走出花园，再争取一二小时时间，她便可以离开险境。至于她逃出这儿后到哪儿去，她想如果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一定会有地方去，会有人接应她！进房后，见玉华一人坐在窗下闷闷地想心事，不愿打扰，也悄悄地坐在一边。玉华知道她被叫去汇报的，也有意打听，她问："那大坏蛋又对你打听我什么来哪？"小东西东瞧西望说："上床后我告诉你。"

这座外表装作"公馆"，实际是特种的宅院，不论日夜，外表都是和平恬静的，入夜后也很早熄灯入睡，只见那巡逻人员，无声地在四处走动。玉华按照旧习惯上床，有人打开门探头进来望望，灯熄了，人都上了床，把门锁上，也就算完成例行公事。小东西和玉华在被窝里低低地交谈着，她把对吴启超说的话，吴启超问的话都对玉华说了。玉华听了叹了口气："我一个弱女子，又快养了，有什么办法？"小东西乘机鼓动她："逃走！"这话正合玉华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心意，但她不能暴露过早，便故意问："像我这样能吗？"小东西倒很坚定，无论如何平时是看不出她会有这样果敢精神的，她说："只要你有决心，我就能想办法。"玉华感动极了，紧紧搂住她："要是你真的能替我想办法，那就比我亲生父母还亲！"小东西也很感动，她流泪说："帮助你就是替我父母和我自己复仇！"

六

连日来，玉华都在花地“赏花”，有时由吴启超“陪同”，有时由小东西，而每次又都少不了那李德胜在旁做监护。为了使玉华能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吴启超在玉华面前对李德胜又做了交代：“蔡小姐房间，不论日夜都不必再加锁了。”但玉华却无心赏花，她在观察来往去路，为她未来的行动做准备。为了麻痹吴启超，她甚至于不再和他争论，他说什么，她只是听着，最多只是悄悄走开。她愉快得多、活泼得多，并开始替自己修饰起来。吴启超送来的东西，吃了，送来的衣服也穿了，只是当吴启超一次两次地把“自新书”偷偷放在她梳妆台前，她却把它都撕毁了。

当吴启超不在时，她又找机会和李德胜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李德胜胆子大了，话也多了，他说：“蔡小姐，我见过林先生。”玉华激动地问：“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他？”李德胜道：“当他被绑架那一天，就是我们排看管的。”玉华问：“他身体很坏吧？”李德胜摇摇头，叹了口气：“他精神很好，很勇敢，只是用刑太重，身体吃不消……”玉华一阵伤心，抹去泪水又问：“他现在在哪儿？听说被杀哩。”李德胜苦笑着：“也许是，也许不是。”半晌，却又加上一句，“不过我听说要解省哩。”玉华问：“为什么要解省？”李德胜道：“林先生不肯承认，落不了案，省里很生气，骂朱科长是饭桶，要亲自办。”

玉华安下心，她那亲爱的丈夫、战友、同志，还在艰苦地战斗着。李德胜陪伴她走了一段路，又叹气说：“这年头就见好人吃苦。”玉华故意问他：“为什么你有这样感觉？”李德胜四面瞻顾又说：“可不是吗，像林先生，像蔡小姐，哪一点像坏人，却吃了这样大亏，当初他们把你抬来，一身是血污，我是军人，我打过不知多少仗，看见过无数死人，连我也不忍看。一个有了孩子的母亲……”说着，他摇摇头又叹了口气。玉华问：“你也有母亲吧？”李德胜摇摇头。“也有妻子儿女吧？”李德胜点点头。“要是你的妻子儿女也是这样地在受苦受难……”李德胜把头低着，“你怎么办？”

散步回去，李德胜心里也很悒闷，他仰卧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脑后，眼盯盯地望着天花板，想着自身遭遇，母亲被地主迫死，女人孩子，听说黄河决口，都逃荒去了，至今有两年多下落不明，而他则在枪

林弹雨中，转战中央苏区，尽在干那杀人放火勾当，到底为的是什么呀？

吴启超匆匆从朱大同那儿回来，派人来叫李德胜，他一边在收拾公事包，一边说：“李德胜，我有要事出去几天，这儿全交给你。”李德胜立正称是，吴启超又把手一摆：“给我把那只板鸭找来！”李德胜说声是，出去。一会儿小东西慌慌张张地进来了，吴启超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开口就说：“我有事出去几天，要紧紧地看住蔡小姐，没事便罢，有事我回来，小心剥你的皮，喝你的血！”那小东西低着头，却暗自欢喜，这大坏蛋不在了，玉华的事就更好办。

吴启超见她没点声响，大喝一声：“听到没有？”小东西连声说：“知道，知道。”吴启超把手又一摆：“滚出去！”小东西像得救似的匆匆离去。那吴启超整理了一下文件，最后从抽屉里拿出随身武器，摸弄一番，检查着，也放进公事包，锁上，叫声：“张大化！”卫士应声：“有！”进门，吴启超把公事包交给他：“马上走！”一会儿门口就响起了引擎开动声，吴启超匆匆走了。

那吴启超是得到林雄模的通知，要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的，林雄模来信称：在清源有人告密，说在那儿出现一个貌似黄洛夫的人，务请速来侦察逮捕。朱大同说：“这又是你经办的，上次手短些给他逃走了，这次可不能再叫逃了，我等你落案归来。”吴启超连夜赶到池塘去。

玉华问小东西：“那吴大坏蛋叫你去做什么？”小东西喜形于色地说：“好消息，那吴大坏蛋出差去，有好几天才回来，我看，你也要赶快准备。”玉华问：“就在今晚？”小东西道：“不行，要看机会。”

一天过去了，一切都和平常一样，非常平静，但小东西却很活跃。这儿卫士班，上自李德胜，下至一个普通士兵，对她都有好印象。一方面是可怜她的身世，另一方面也因为她人缘好，叔叔伯伯叫得特别香甜，他们一直把她当作不懂事的小妹妹。吴启超一不在，她索性就泡在卫士班里和他们混。李德胜对她说：“小东西，吴中校对你也有过交代，你可要小心。”小东西故意说：“一切放心，这位小姐看来把孩子养下，就是咱们的吴太太啦。”有人开玩笑地问：“那你呢？”小东西倒很大方：“我不过是吴中校一条看家狗罢了。”说得大家都笑了。那李德胜一听说玉华快做吴太太了，心情越觉沉闷，他想，人在苦难中熬不住，什么都会干的。他女人会不会因熬不住饥寒另嫁了人呢？……

那吴启超不在了，大家也都轻松活跃起来。小东西又对大家说：“叔叔们想吃点喝点什么？厨下有现成的酒肉，叫厨子做了就是。”有人问：“你做得主？”小东西道：“我做不了主，那蔡小姐做得了主，主人都

是为她备办的，她说：我心烦得很吃不下，你们拿去吃吧。”大家一听都起了哄：“好呀，多久没痛快喝过了。”小东西道：“我去替你们办！”

不久，红烧肉、白斩鸡都上了，酒也来了，李德胜把一串门匙交给一个助手：“你去前后看看，没事，我们也好安心喝酒。”那助手出去一会儿，回来说：“前后门都上了锁，我们那位未来的吴太太，正睡得甜哩。”李德胜放了心，把门匙随手只一放，说：“来，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一杯！”他举杯，大家一起举杯。

那小东西一直就挤在李德胜身旁，她话多，叽叽喳喳地直嚷，频频向大家劝酒，有人说：“小东西，你今晚特高兴？”小东西道：“你们不是常说今朝有酒今朝醉，等那吴中校回来就没机会了。”李德胜也说：“你说的也是。你是条看家狗，我们也都是。来，为我们的狗命运干一杯！”一时大家哄闹，有的在喝酒，有的在猜拳，连那在门口守卫的，也频频伸进头来凑热闹。

在哄闹中，小东西乘人不意悄悄地把李德胜门匙偷了，借故抽身出去，见有守卫的在碍手碍足，便又对他说：“老洪，你不进去喝两杯？”老洪道：“我在守卫。”小东西道：“前后门都上了锁，人家未来吴太太，正等着把孩子养下就当太太，这时你叫她走，她也不想哩。”老洪还是有点迟疑，小东西把他只一拉：“我代你守卫。”他也进卫士班闹酒去了。只见那小东西里里外外地跑，一会儿添酒，一会儿加菜，又到门口去守卫，却没人注意门匙的事。

小东西偷偷地踅进房间，对玉华说：“要走就在这时，迟了没机会。”玉华一听连忙从床上爬起，这两天来，她一直在做准备：“可是前后门都落了锁。”小东西悄悄地掏出那串门匙：“放心，全在这儿。”玉华又问：“有人守卫吗？”小东西道：“这时全到卫士班闹酒去了。”

玉华动身就要走，忽又想起一件事，拉住小东西问：“我走了，那你呢？”小东西把她推着：“你放心，我自有打算！”玉华还是迟疑：“他们会打死你的！”小东西一味在催快走：“你再不走就完啦，我的好姐姐，好同志。”玉华又感动又着急：“可是你……”小东西只是推着她：“快，人来了！”玉华只好掩着面和她分手，心里却在说：“好妹妹，如果我找到党，我一定会向党说：我们有千千万万同志，虽在敌人手中受折磨受迫害，但他们还是一心向着党，向着革命呀，我们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斗争，把他们从敌人铁蹄下拯救出来！”

那小东西送了玉华，走出后花园，一直到她在蒙蒙夜色中消失才回来，轻巧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内外门重新锁上，把玉华床重新理过，塞了一些破烂衣物，晃眼看去人还在睡着哩。关上门，熄了灯，又若无

其事地回到卫士班，把门匙偷偷放回原处，举着酒说：“喝吧，不喝就没机会哩！”一饮而尽，大家哄闹着：“这小东西真行！”又都来向她敬酒。

他们直闹到半夜，李德胜有了五六分酒意，提着那串门匙做最后一次检查，他看看前后门都锁着，又探头进玉华房间，灯火熄灭，玉华和平柔静地在床上睡着，他低低地问：“睡着了？”小东西也低声回答：“你不要吵她，睡着啦。”李德胜才安心出去，心里又有阵感伤：女人到底是女人，开头被打得那样凶，一口不承认，现在，唉！……

一宿无话，第二天太阳已爬到半天边，玉华房还是静悄悄的，李德胜不见玉华起身，也不见小东西起身，觉得奇怪，便想去推门，门却在里面锁着，爬上窗向内探望，窗门也都全闭上，窗帘拉紧，李德胜一看不对，连说：“来人呀，出事了！”当时来了卫士班好些人，问出了什么事，李德胜叫把房门撞开，进去一看，玉华床上没人，只有一堆破烂东西，李德胜再问：“小东西呢？”有人被什么东西无意中碰着了，惊叫一声：“在这儿！”在门背后，只见那小东西悬空吊着，一条麻绳紧紧套在颈上，早已断气。李德胜心中有数，也觉得欣慰，却还假惺惺地下着命令：“搜查！”一面又用电话向朱大同报告：“小东西串通放走了蔡玉华，事后已畏罪自杀。”

第十五章

一

那林雄模经过实地调查，有个基本看法：许天雄不是“土共”，打狗队的活动与许天雄无关。又认为在三分天下已形成之后，南区的混乱局面，要靠许为民收拾已经困难了。许天雄实力与他旗鼓相当，谁要压倒谁都难，如能争取双方合作，既可确保南区，也才有力和“土共”争雄。可是有什么办法和许天雄拉上关系？他为这个问题苦思良久，不得其门，颇感烦恼。

有天，万歪又来闲谈，他置酒相待，在闲谈中，自不免涉及这个问题。万歪道：“此事只能徐图，不可急进。”林雄模问：“万秘书长有什么锦囊妙计？”万歪徐徐摇动鹅毛扇：“人倒有一个，但要特派员亲自出马，也还不能惊动许司令。他难与许天雄合作，最近对特派员不通过他过多插手南区内部事务，已很有意见。”林雄模道：“万秘书长提醒得极是，我当加小心。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这个人，和他做个朋友；也想请教你，对这件事该如何进行。”

那万歪沉思半晌才说出一个人来：“此人在金井也是一霸，过去做过土匪，手下也有三二十条枪，自从许天雄崛起，手下人马都跑过去，变成一个光棍首领，也只好洗手不干。他与许天雄关系不算坏，人家拉了他的人，却还常常到他那儿去走动，也替他做点事，但凡有肉票赎取，只要找到他就能解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也就把它当作一门找生活的门路。在许天雄手下，有一名出色头目叫许大头，名列第三，原是此人手下大将，七八年前投奔许天雄。那许大头虽也姓许，到底是外乡人，怎样也斗不过许天雄手下另一头目许大姑，近来听说两方很是不和。”

林雄模见有了门路颇感兴奋，接着又问：“我听说飞虎队是他带领的，打金涂、攻为民镇也是他？”万歪点头道：“这许天雄其所以能称雄南区，全靠这飞虎队，而飞虎队就是这许大头一手搞起来的。”林雄模表示有极浓厚兴趣：“万秘书长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和这许大头打上交

道？”万歪献策道：“只要能找到金井的许德笙，就能找到上下木的许大头。不过此人圆滑、好利，对他空口说白话怕不济事。”林雄模道：“只要他好的是利，而不是义，就好办哩。”

万歪既已抛出这张王牌，也想从林雄模这儿捞点好处，他说：“许司令多次向我提出，要我转告特派员，那沈常青的事，解铃还要系铃人，非特派员设法不行。他已答应常青女人出面担保，如果司令部方面不给他面子，他就无法下台，对特派员在南区的工作，怕也有所不便。”林雄模心里不快，却也为了顾全大局不能不担当下来，他笑着问：“沈常青女人到底给了许为民多少好处，他这样卖力？”万歪道：“我没经手，不清楚。”林雄模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呢？”万歪满面通红，僵极了，林雄模却说：“叨在知己，我卖的是你的人情，不是许老的，秘书长，有好处你可不能轻轻放过，也不要卖的太便宜，人我设法让你们保出来，那许德笙的事你可不能放松，三几天内我就要见人。”万歪满心欢喜，自然满口答应。

那林雄模为了担保沈常青的事，特别进了次大城。当他从大城回来，也把沈常青一起带回来，并亲自把他带上许公馆交给许为民，当面对沈常青说：“你的案情非常重大，很可以给你判个死刑或二十年徒刑，全看在许司令的面上……”

那沈常青吃了这场官司，头发长有半尺，胡子也有二三寸，身体瘦且弱，他女人一见面就号啕大哭，怕他活不长，许为民却说：“人已放出来了，还哭什么？”当即通知许二，给他理个发，洗个澡，换换衣服，把“霉气”冲去，又说：“今晚就在我这儿住，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家。”

那晚上，沈常青和他女人就在公馆过夜，他女人问：“你那宝贝侄儿呢？”沈常青叹了口气：“完啦，早在十多天前，就在牢里病死。对他来说也是个归宿，他的身体那样坏，又受了那样重的刑，出来也活不下去。”又说，“开始我只有一股怨气恨他不该把我连累，过后，我想人各有志，他有那样思想，走那样的路，吃了苦一声不吭，倒也是个硬汉子。”说完话感慨很多，一会儿又问：“这次保我出来，你一共花了多少钱？”他女人道：“出钱消灾。一共花了十多万大洋，许老头那儿五万，七太三万，万歪又要去两万，说是特派员要的，零零碎碎的也有万来元。”沈常青苦笑着：“我这半生心血，大概也就这样完了。”他们又谈了些关于玉叶的事。常青女人道：“从陈麻子被共产党杀掉以后，我曾想把那臭婊子送回娘家，她娘家见闹出这样大事，名声已臭，也不愿要，硬说是泼出的水，就是你沈家的人，她生是沈家人，死也是沈家鬼，你们怎样处置她都好，我管不了！”沈常青只是冷笑。

第二早，许为民和七太请他夫妇吃了顿饭，在饭桌上先自立此存照地说："沈兄，你这场官司花了不少钱，我可没沾过你半文钱。"又对许二交代："等会儿你带几个人送沈老兄返家。"沈常青夫妇就这样在许二护送下，出了池塘乡，迤逦到了潭头。这消息早在潭头传开，原在沈家当长工打杂的，都到村口去接，那沈常青一声不响直走回家，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年轻妇女，面目憔悴，披头散发，怀着个大肚子，从里面哭着奔出来，跪倒在地，哀声哭求："公公、婆婆，饶我这一次！"那沈常青正眼不看她一眼，只冷冷地说声："你还没有死！"便进门，常青女人却呸的一声在她头上吐了口水："臭婊子，你还有面来见我！"所有的人都簇拥着沈常青进屋，只有那玉叶蒙着面哭倒在地。

沈常青回到楼上，眼见一片劫后景象，摆设、古董、字画，值钱的东西全完了，不禁感慨叹气，他女人却一直在劝他："留得青山在……"他痛苦地说："我是棵老木啦，长不出新芽！"许二起身告辞，沈常青说："多多拜谢许老，我这条老命全亏他一手保住！"许二交给了常青女人的行李包裹。只听得门外一片喧哗，有人高叫："有人跳井了！""救人呀！"有个长工匆匆赶上楼来，说："玉叶跳井啦！"一时大家都很震动，只有沈常青不慌不忙地说："人各有志，她要跳井，就让她去吧！"他女人又加上一句："死得正好！"长工说："叫人下去救呀！"沈常青又说："大家都在这儿，是她自己跳井的，可没人逼她！"说着反背转身，信步进内屋去了。

二

许德笙接到万歪的信，就亲自到池塘来。一见到万歪就声明："万秘书长，我可要把话说在前头，我只有一副脑袋、一条命，你们和许天雄的事，我叫作绝对保守中立。"万歪笑道："这次不叫你去组织乡团了，是有个贵人仰慕大名，特地叫我写信请你来见面，做个朋友。"许德笙问是什么人，万歪只说："稍候便知。"招待他吃了顿饭，抽了几口上等大烟，便有人在外面叫了声："万秘书长。"未待答复兀自推门进来。

万歪连忙起身介绍，那林雄模满面笑容说："久仰德笙先生大名，得在此地见面，万分荣幸。"许德笙也道："乡下人怕见官，一向不敢打扰。"林雄模道："许先生不也是现任乡团大队长，是个不小的官呀！"许德笙连忙解释："特派员怕弄错了，我住在金井不在金涂，金井一直是保守中立的。"林雄模笑着问："对谁保守中立？对政府中立？"万歪赶着从旁插话："许德笙先生和林特派员都很会说笑话。来，坐。"

那许德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奸猾而颇多心机，一见摆开的阵势，已猜出几分，决心周旋到底，但不露底。而林雄模却取攻势，寒暄已过，就直截了当地说："许先生，听说你和许天雄颇有交情呀。"许德笙有几分紧张，却还装出笑面说："人家现在是红遍南区半边天的大人物，我这个村野老朽，哪攀得上？"林雄模也不示弱："早就闻名，当前许天雄手下红人，原也是许老先生手下当年的猛将。"

那许德笙瞟了万歪一眼，心想：妈的这不中不正家伙，怎在他面前搬弄这些是非，很感不快，却还勉强招架："都是万秘书长随便乱搬弄口舌，许大头是金井人，我也是金井人，从小在一起过，谈得上什么手上手下，最多只能说是个同乡关系罢了。"林雄模却问："现在还有往来？"许德笙笑道："又是特派员在开我们这个村野老朽玩笑，他是政府要抓要杀的匪类，我是普通良民，怎能连在一起？特派员，可不能误会呀！"林雄模放声大笑，万歪连声说："特派员今天的豪兴真不小，叫德笙先生也穷于应付了！"以下，双方就不再谈什么了。

林雄模一告辞，许德笙也匆匆要告辞。万歪拉住他道："你忙什么？"许德笙面色难看，当场埋怨他道："你不该这样对待朋友，为什么在一个中央大员面前揭我的老底？一个差错就要把我弄成沈常青，倾家荡产了。"万歪却说："德笙兄你大可放心，我不是那类人，我找你来，

正有好处给你。”说着，就把一个大纸包掏了出来，“这儿有二百大洋，你拿去用了再说。”许德笙感到突然，张大个口：“我不明白。”

万歪拿起水烟袋，点上纸引，咕咕地吸着：“还不明白？这钱不是我的，是特派员的，一点小意思，你收下。”许德笙只是不收：“特派员平白送我钱，一定有道理，不说明白我就不能收。”万歪重新装上水烟，递给许德笙：“你收下，吸一口，我再说。你不收我也不便说。”那许德笙只好收下。于是万歪便开口道：“当今南区大事不外许为民、许天雄两虎相斗，势不两立，政府关心，人民不安，林特派员有意和许天雄和解……”许德笙把水烟袋一搁：“已经失去时机，当年组织乡团，请他出山，不就易如反掌？现在叫作麻风出到面，难办。”

万歪道：“当初情况和现在不同，叫作不打不成相识。今日政府有意拉他，他还有不乐为的？只是少了个中间人，从中奔跑，特派员的意思，就是要请德笙兄当个红娘，从中拉拢拉拢。”许德笙沉吟着：“不是我不肯奔跑，实在是我见不着许天雄。”万歪道：“许大头不是和你颇有交情？”许德笙道：“他已落户上下木，从不到金井。”万歪道：“你不会到上下木去走走？”许德笙道：“仅仅是带个口信过去？”万歪不做正面答复：“就我知道，我们这个特派员倒不是个小气鬼，事成之后，你的好处可多啦。”

许德笙当夜就赶回金井，但他并没有去进行这件事。此人对许天雄底细很清，对他们内部的事也很了解。就他所知，许大姑和许大头最近又闹不和了。

第一件是积怨，从许大头归顺许天雄，成立飞虎队，横行南区杀人越货，颇有功绩，许天雄原有意把许大姑许配给他，纳个驸马爷，以便继承大业。但许大头在许大姑眼下，却不是块料子，她说：“大头骑马射枪哪样比得上我？靠的只是股牛劲，死打死冲，肯卖命！”又说：“我许大姑要找的可不是他，谁能压服我，我就跟谁，他差得远哩！”自然大头是压服不了许大姑，还常常受她压服，当驸马落个空，内心抑悒，很感失望，卖力卖命，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打手，将来还不知是个什么样下场呢？

第二件是，那次攻打为民镇，许大头劫走四大天王，原想学许添才那样放之金屋以藏娇，给许大姑两下双枪都结果了，许大头大为愤恨：“你许大姑玩小白面行，就不让我也有几个心爱的人陪伴陪伴！”

第三件是，和下下木联圩和解的事，又是许大姑占了上风。许天雄对这两个心腹的心事、矛盾，不是看不到的，可是他们都是他的左右手呀，对外需许大头，对内少不了许大姑，一个为他出生入死，一个是亲

生女儿，为他掌管家务，听哪个的？也很为难！

许德笙犹豫的是，上下木当前也是三分天下，许天雄左右为难，大姑是死硬派，难说服，大头是外乡去的，实力有限，左右不了局势，要怎样才能把三方面意见都统一起来，和许为民和解呢？

那林雄模听说许德笙已收下他那份礼，放下心，问万歪下一着棋该怎样走，万歪建议道：“特派员得推进为民镇了，那儿和他联系容易。我已和他约定时间和你见面。这一次可多问他一些事，他知道的事多。”这一建议正合林雄模的心意，就叫何中尉积极准备。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待动身，却见何中尉引进一个人来，那人叫臭头三，原是个市井无赖，年轻时染上大烟瘾，吸光了祖遗田产、老屋，又把自己老婆卖到快活林，不到半年也吸光了，改干偷鸡盗狗勾当，常常被乡里抓住吊打，跛了一条腿，因此又叫“跛三”。自从“特派员办公室”成立，何中尉奉命广招耳目，他投奔前来，当了个只拿奖金不支月薪的“情报员”。最近各乡经常发现传单、《农民报》，跛三为了领赏经常出去收集，见有传单就捡，见有《农民报》贴在墙壁上就撕，搜集好了都送到特派员办公室按份取赏。

这一天，他又找何中尉来了，何中尉问他：“又有什么发现？”那跛三露出个极为神秘得意的神情说：“这次我来可比揭几张标语、捡几份传单重要得多啦。”何中尉说：“去你的，每次见你来都在吹。”跛三这次可是认认真真的，他说：“副特派员（他把所有林雄模手下的人概称为副特派员），这次可是真材实料，一点也不吹。”何中尉不耐烦道：“拿来，少废话！”

跛三神秘地说：“我带来的是一个人，他有极重要的情报。”何中尉问：“在哪儿？”跛三却迟迟不交底：“他说先要谈定奖金多少才肯来。”何中尉生气了：“他妈的，你在卖什么关子，老子忙，老子就要走。”说着就想走开，这叫跛三大大着急，他大叫：“副特派员，你不能走，那人我已带来，就在门外。”何中尉道：“叫他进来。”跛三又问：“奖金呢？”何中尉道：“是重要情报奖金从丰，如系假造，存心欺骗，先吊起来打！”跛三对天发誓道：“包你满意，再重要不过了。”何中尉将信将疑：“带他进来！”跛三还是不放心：“奖金有多少呀？”何中尉想：也许是确实，便说：“我和他当面谈。”

那跛三返身出去，一会儿带进了一个像骷髅一样老烟鬼，一谈定价钱就说出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消息，以致林雄模不得不临时改变行期。

三

原来那老六的烟鬼父亲，近一年来不知到哪儿去鬼混，突然不见了，全清源乡人都以为他死在什么地方，因而连老六、玉蒜也把他忘了。不意近一个月来，这老不死又在村头村尾出现，面目垢污，发长垂肩，穿一身缕结破衣，挂一只洋铁罐，拄一条打狗杖，直到家门口。在门前门后逡巡不前，只有那脱毛老狗还认得他，不曾对他吠叫。红缎从黄洛夫办的学校放学回家，只见一个叫花在门口徘徊，大声叫着：“你想偷东西，走开！”那老不死抬头一看，认出是红缎，笑着说：“红缎，你忘啦，叫声公公。”红缎细听得耳熟，一打量，也兀自吃惊，连忙奔入家门报信：“娘，老鬼回来啦。”

那玉蒜正在灶间烧水做饭，闻声而出，一看心也冷了：“你怎么弄成这样呀？变成不折不扣的叫花了，在家我们哪样缺过你的，却甘心出去当叫花！”那老鬼满面羞容，强作欢笑道：“都是我不好，扫了你们的面，做做好事，让我回来吧！”玉蒜又气又苦，说：“家是你的，谁也没阻你回来。”那老鬼才壮起胆走进大门。

老六不在家，他到东岱去了，那儿工作有大发展，要正式成立党支部，他去主持支部成立大会。老鬼一听说老六不在家，胆就壮了起来，在堂屋坐着，一边要求：“玉蒜，给我点水喝，给我碗饭吃，我实在挨不住。”玉蒜一边在骂：“弄成这鬼样子，见了真气。知道你的人，说你自讨苦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刻薄了你！”一边给他倒水、盛饭，又从老六旧衣堆找出两件干净衣物，提桶滚热的水到澡房去：“好好把污气洗掉，换身衣服。”又对红缎说：“来，给我拿把剪刀来！”把他那一头又脏又臭虱蛋缕结的乱发也剪了。“好好打扮一下，别叫老六回来见了生气！”

那老鬼吃饱饭，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洁净衣服，打扮起来，果然也有几分精神了，他在堂屋坐定，一边称赞起媳妇孝顺，一边又伸手要钱。玉蒜把眼一瞪：“你的烟瘾还没戒掉？”那老鬼低声下气地说：“正是这口烟戒不掉，才把我弄成这模样。”玉蒜气恼极了：“我没有钱，有了，也不能给。”老鬼欺她妇道人家，心肠软，一时就掩面哭将起来：“再不给我上两口，我就会死在家里。”又说，“只有这一次，以后再不戒，天诛地灭！”玉蒜果然心软，只好给钱了。那老鬼拿着钱出去上足

烟瘾，神气活现地回来，为他出去这一年吹了一阵，见没人听他的，使摸回自己房间睡觉。

晚上，老六从东岱回来，玉蒜小心地把老鬼回家的事告诉他，只没说一回来又讨钱吸烟。她原以为老六听了会生气，想不到他倒是平心静气地说：“回来也好，我们虽苦，也少不了他一个人吃用。”饭后，红缎在温习功课，玉蒜披上头巾出去参加妇女核心小组会议。这半年多来村里的妇女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一共成立了好几个妇女小组，玉蒜、阿玉还有勤治算是核心小组，由黄洛夫亲自在领导，这时就在黄洛夫家里开会，讨论妇女切身问题。

玉蒜刚刚出去，老六就擎着油灯直上老鬼房。那老鬼倒很警醒，一听有人来就翻身坐起，老六把灯放下，坐在床边，对他说：“你迷途知返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今后要好好做人，不能好吃懒做，大烟是非戒不可！”那老鬼见他态度和蔼，语重心长，也很感动，说：“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大烟不戒就天诛地灭。”双方都有好的表示。

老六回到堂屋，在灯光下审阅完这一期《农民报》稿件，玉蒜也回来了。上床后，她低低问老六：“你看小黄和阿玉怎样？”老六笑道：“你不是说他们天生的一对？”玉蒜道：“我听勤治说，她有时就留在他那儿过夜。”老六正色道：“你不要胡说，那是他们在工作。”玉蒜道：“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该让他们正式做对夫妻，免得人家闲言闲语。”老六问：“有人说过闲话？”玉蒜道：“阿玉倒不在乎，村上有人说蔡老师好是好，就是不大检点，和阿玉又不知道是个什么关系，两个人偷偷住在一起。有些年轻人还说要捉奸哩，说得难听！”这话很引起老六注意，心想：“等老黄回来，可要当个正式问题讨论讨论。”

第二天，老六要出门，又对玉蒜交代：“我已和老鬼说清楚，吃用都不缺他的，只是不许吸大烟，他也答应了。你为人耳短心软，听不得他作死作活，痛哭哀求。我有话在先，别的不要缺他，讨钱吸大烟，千万不能！”玉蒜道：“我知道啦。”

老六一离开，老鬼又活跃起来，他听说老六有个远房堂弟在村里开馆教课，问玉蒜是怎么回事？“哪来这个远房堂弟？我从没听说过？”玉蒜骂道：“天下间姓蔡的有多少，你个个认得的？不要胡说八道，叫人听了坏老六名誉。”老鬼当时不说，心内疑惑。吃过饭，就偷偷上小学去看。那学校果然办得好，学生有好几十，就只黄洛夫一人在那儿唱独角戏，他赤着双足，手执一条软木棍，走出走进，一个人同时照顾三个班次。

老鬼在门外撞了一会儿，才大着胆进去，对黄洛夫敬礼，并自我介

绍道：“我是老六的爸，堂弟，你是哪村的，我们似从未见过？”黄洛夫对这个不速之客感到突然，听说是老六的爸，也只好应付几句，却不正面答复他的问题，这就益发引起老鬼的怀疑。

老鬼回家，瞒着这件事，倒是红缎在玉蒜面前把他拆穿了，他只好说：“没有什么，我只去拜会拜会这堂弟。”又伸手向玉蒜要钱，玉蒜说：“你对老六怎样发的誓，现在又要钱吸大烟，我没钱！”那老鬼又装死装活：“你不给钱就是要我死，我死了，你们还得出棺材钱。”玉蒜下定决心不理，他烟瘾一发作就在堂屋里躺下，翻起白眼，吐着口沫，大小便一道流，连称：“这次死啦！”玉蒜气恼不过，又给钱，却声明：“只这一次，下不为例。”老鬼说：“我全知道，全知道。”

邻村有个三家小镇，只有几间小店铺，却有间大烟馆。馆主也是个偷鸡盗狗的人物，他开了这大烟馆方便了烟鬼，也方便了自己，前门开烟馆，后门做收买赃物勾当，有谁偷东西都交给他出手。因此，有时他也方便那些一时拿不出现款的人。

老鬼就是上这儿吸大烟的，也认识不少自称“江湖好汉”，其中就有臭头三，又叫跛三的人。那跛三在未当上情报员前，几乎一天到晚都泡在这儿，现在他自称当上“官儿”了，来得少些，每来必宣传：“特派员对我说：抓到共产党有赏，大头子赏五百大元，小头子赏三百。”又说：“告密的也有赏，告的是大头儿赏三百大元，小头儿也有二百。”他拿出那份《农民报》问：“各位好汉，你们知道这共产报是在哪儿印的？告了密，赏大洋二百。”

这个“有赏”很引人注意，可是谁也没办法。有人还说：“共产党打狗队厉害，今天你告它的密，明天打狗队就来割你的头。”也有不同意这看法的：“共产党厉害，中央军更厉害，来了些官儿，共产党连动也不敢动他们。”这些议论，老鬼都偷偷地听到肚里记在脑里，有时也很羡慕：“这买卖比偷鸡盗狗强得多。”他躺在大烟床上想了很多，他想起老六，在石叻埠造过反，吃过官司，回来后，交结的朋友都很怪，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关上门，密谈到深夜，他们是干哪一行的？“老六该不会也是共产党？他的朋友，该不会都是共产党？”他又想起那开馆教课的所谓“堂弟”，哪来这堂弟呀？“人人皆说，共产党都是洋学生，这堂弟又是洋学生，该不会也是……”

这老鬼狡猾，有了这许多疑问，却不直说，只是在玉蒜、老六不在时，偷偷地向红缎打听。那红缎年少不懂事，有时也漏出几句什么。老鬼故意问她：“这年来我不在家，爸的朋友还常来吗？”红缎很讨厌他，说：“你多管闲事，问这个做什么？”老鬼做出知音模样：“你爸现在做大

事，不比从前当码头工人的老六哩，他交的朋友，哪个不是大人物。他们大人物在一起，有大事要商量，我在这儿碍手碍足多不方便。”红缎说：“那，你就躲开好啦。”老鬼故意逗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我怎好躲开？”红缎道：“黄伯常在我们家，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你一见他来就躲开得啦。”老鬼又问：“你知道那黄伯在干什么大事？”红缎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诉你！”老鬼微笑道：“真厉害，全和你娘一模一样！”

老鬼在红缎这边碰了壁，有时见玉蒜心情好，也偷偷去打听：“好玉蒜，你知道老六这些朋友全在干什么大事？”玉蒜很不高兴：“老鬼，让你住下，算是开了恩，你就好好做人，少管闲事！”老鬼连忙解释：“我不是坏意，我是想打听清楚了，好叫人提拔提拔，做点小事，也减少你们一份负担。”玉蒜不理他，他也不便再问。

老鬼闲来无事，就常到小学去钻，多钻几次，就发现一个秘密，这“堂弟”住的地方从来不让人去，还有那摆渡的阿玉和他来往得密，他想：奇怪，这阿玉怎会和他搞在一起？那堂弟，看来也是个神秘人物，常常来找老六，两个人关在房间里一谈也是个大半夜！根据他的判断：“这些人全是共产党，老六也是！”

老鬼并无意戒绝烟瘾，他的需索也从没停止过，而且越来就越胆大。有时对玉蒜低声下气的哀求不灵，就挟硬地要，把面孔一板，没有好声气地说：“你不给钱就不行！”玉蒜当时也气得面孔发青：“你凶我偏不给！老鬼，你不知足，得寸进尺，这些日子，我都是瞒着老六偷偷给你的。”老鬼并不稍退，一样强硬：“老六又怎的？你拿他来吓唬我，现在我也不怕他了！”玉蒜见他话里有话，吃惊道：“老鬼，你活得不耐烦了？”老鬼竟然施起恐吓：“别叫我狗急跳墙！”玉蒜拍手骂道：“你想怎的？”老鬼道：“他对我不住，我就叫他一辈子翻不了身！”玉蒜心里有事，也不敢强硬到底，多给了他几个钱算了。却没把这事对老六说，她怕老六生气，再把他赶出去，惹人耻笑。那老鬼见威胁起作用，腰杆子硬起来，需索也越发地多了。

日久了，玉蒜老喊家用不足，引起了老六注意，和她谈了一次。他平心静气地说：“不要瞒我，玉蒜，你是不是把家用给老鬼去吃黑饭？”玉蒜心慌，不敢不承认，却怕火上添油，把老鬼的恐吓话瞒住。老六道：“过去的让它去，我再说一句，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害他了！”这次玉蒜真的下了决心。

就在这件事的第二天，出了事。

原来老六无意中撞回家，只听得在灶间内老鬼正在向玉蒜纠缠，他

先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哀求，玉蒜只是坚决不给，她说：“老六已经知道了，我不能再给。”老鬼见软的不行，就用硬的，施起恐吓来：“你不给钱吸烟，就等于要我的命。可是，我这时还不愿死！你们两个既然不顾父子之情，我又能顾得了这许多！”玉蒜一时兴起也顶上他：“你这不要面的老鬼，还敢说这话，当初老六不在家，你把自己亲媳妇糟蹋了，那就是父子情分？现在要钱却又父子情分长情分短！”老鬼还是恬不知耻地说：“那件事和这件事不同，我不问别的，只问你给不给？”玉蒜大声喝道：“偏不给！”老鬼冷冷一笑：“你不给，可别怪我！”

老六在灶间外什么都听到了，一时火起，也顾不了许多，拽开大步直冲进去，大声喝道：“是我叫玉蒜不给的，你想怎的？”那老鬼大出意外，早已如老鼠见到猫，缩成一团。老六怒火正上，一手提住他的衣领，正如老鹰捉小鸡：“你有自己打算？好呀，我立刻就叫你滚！在大烟没戒绝前，不许你跨进大门一步！”那玉蒜面色苍白，连声哀求：“老六，老六，你不能……”老六已把老鬼提出灶间，推出大门：“滚！我们家再没你这个人了！”玉蒜急得哭了，却不敢把老鬼说过的话告诉老六。

那老鬼被逐后走投无路，只好直到大烟馆，他拿不出钱来买黑米，只能眼白白地望着大烟床上那些瘾君子在吞云吐雾，过着“飘飘欲仙”生活。一时烟瘾发作，觍颜地走近柜台，对老板说：“做做好事，赊包烟吸。”老板问道：“又不给钱哩？”老鬼大为感伤道：“不用说啦，人家养儿防老，我就是坏运气，养儿害老。”这时那跛三也正在吞云吐雾，放下烟枪，抬起头问：“你这老不死，也是不识好歹，把亲媳妇养到肚皮胀，还指望儿子对你好。”说得大家都笑。老板把两颗竹叶包丢给他：“只能赊一天，明天要交现的。”老鬼如获至宝，捧着烟具就上床。

一会儿烟瘾足了，却又无意离开，一直挨到深夜，跛三打点着想走，便问他：“老王八，还不回去？”老鬼满怀心事，忽然流下泪来，老板过来问：“又被赶出门哪？”老鬼对老板只哀求：“让我在你这儿过一夜吧，我实在没地方好去。”老板笑道：“老子开的是大烟馆，又不开孤老院。”老鬼哭道：“你不肯救我一救，我定死哩。”这时跛三从旁插嘴：“老板把他收容下来吧，牵牛年纪太大不合适，偷偷鸡总还行。”老板说：“今晚允许你过一夜，明天就得滚，儿子媳妇都不把你当人，我也养不下你！”

那一晚，老鬼反复地想了许多事，钱财能钩人心呀，一想到有几百大元赏金，什么也不想，也忘记了。“从我活到这样大，手头还没见过白晃晃几百大元哩。”他想，下了决心。

第二天，跛三又来上瘾，一见他面就问：“老王八，还没走？”老鬼

见他躺上烟床却自动挤过去，和他面对面躺着，来个双龙抢珠，欲语不语地问："三哥，你说告发共产党有奖是真的？"那跛三连忙把烟枪搁下："你有路数？"老鬼欲语又休地说："我只是随便问问。"

跛三此人倒也机灵，见那老鬼心事重重，心想："他也许听见些什么风声。"便把烟枪递过去："来，这次我请客。"那老鬼果也不客气，接过就吸，跛三这时又对他宣传起："特派员亲口对我说过，抓到共产党有赏，大头子赏五百大元，小头子赏三百。告密也有赏，大头子赏三百，小头子二百……"老鬼把烟瘾一口气上足了，精神顿见振作，问："这些话都不假？"跛三道："人家官府说的有假？不信我带你去找特派员。"老鬼关心的却是钱，他问："是不是一见面就领赏？"

那跛三越听越有意思，越看越觉得有苗头，连忙叫老板再送几粒烟泡来，说："老王八昨天欠的，一起算在我账上。"又对老鬼说："你吸吧，吸个饱，我们再谈。"老鬼一口气把大烟都吸光，从没觉得这样过瘾的。跛三道："这儿不便多谈，走，我们上馆子去，痛痛快快地吃一餐。"这样，他们又去上馆子。

烟吸足了，饭也吃饱了，跛三才开口："你说吧，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姓甚名谁？有什么证据？"那老鬼一见要他交货反而迟疑："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特派员吗？"跛三暗自骂了声娘：这老王八，真狡猾！却说："见官府可不是玩的，要是你作假，别说赏金拿不到手，还要吃官司！"老鬼蛮有把握道："没把握，我还会找你？"那跛三却拖拖拉拉，只要他说："你现在就说吧，越说得详细越好，那共产党住在哪儿，姓甚名谁，有什么证据？"老鬼只是要亲自见特派员，不肯说。

那跛三无法只好和他谈条件："你想自己去请赏？也好。不过，我话得说在前头，我这情报员也是靠赏金过活的。我们是兄弟，有福大家享，赏金多少，公开，却是要对分，一人一半。"老鬼一听这话又不合胃口了，他说："这一分，我不就没几个用？"跛三当时很生气，骂起娘来："你这老王八，真他妈的狡猾！我请你吸，请你吃，都不算钱？"老鬼道："吸的吃的有几文钱，领到赏金我还你。"跛三只好搔起头皮，表示没他办法了。一会儿又问："你说该怎样个分法才合理？"老鬼道："就让你抽个一成吧！"跛三气得拍起桌来："你这老王八坏，过桥拆板！"老鬼又慢慢加上："二成怎样？"跛三实在忍不住："四六分，我四你六，不干，拉倒！"双方又讨价还价半天，最后才定了个三七分。

一谈妥，两人就结伴径奔池塘特派员办公室，先由跛三进去报告，然后把老鬼也带进去。那老鬼一见面就说："特派员，听说告发共产党有赏？"跛三在一旁纠正他："这是何副特派员，林特派员的助手。"何中尉

也道："我们是官府，做事一向守信用，捉到共产党大大的有赏，告发共产党也大大的有赏：赏金多少，看你提供的情报重不重要。"跛三又从旁鼓舞："老王八，我说得不错吧？"老鬼对这个算安了心，却又问："是先拿赏金还是后拿赏金？"

何中尉见那老烟鬼说的这样肯定，也有个底，连忙叫人把两包白晃晃的银洋一摆："你不放心，先给你一百大洋，以后论功行赏。"老鬼一见那白晃晃银圆心就动了，只嫌一百大元太少。何中尉道："好，再给一百！"这样，老鬼把钱当面分了，于是开口说出那惊人的秘密。

当下林雄模叫何中尉把那两个人好好看住，一面通知吴启超。

四

吴启超和林雄模连夜地盘问那两个告发者，特别对老六那堂弟蔡和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盘问结束后，他对林雄模说：“这蔡和就是黄洛夫，这家伙在主持《农民报》，自从潭头被破坏后转移到清源，利用办学做掩护。”林雄模道：“那老黄，看来也就是陈聪所供的那个重要头子了，是个重要机关，这次可不能轻轻放过。”又问，“老哥，这件事是你办还是我办，我办有困难，我原要今天上为民镇，为这件事推迟了一天，你办却是顺手。”吴启超道：“为了黄洛夫逃脱，我不知吃了多少排头，这功还是由我来立吧，我手头没人马，王连要借用。”林雄模道：“在反共大业上，你我一致，没什么冲突，人我给你二十，这儿再调上许为民的一小队乡团配合，也就兵强马壮了！”吴启超道：“只等你人到，就动手！”林雄模道：“事不宜迟！”

林雄模赴为民镇，把何中尉留下听吴启超调使。吴启超只向许为民要人，却不多说话。只那七太听说又来了个新特派员，忙问贴身丫头：“人品怎样？”丫头道：“看样子挺风流、潇洒的。”七太又问：“见在哪儿办公？”丫头答道：“大半时间都和那不中不正的在一起。”

七太便借故出来撞他，吴启超一见那徐娘半老、又肥又白的七太，果然也很赞赏，非常温雅、非常有礼貌地向她问好，七太却假正经地问万歪：“这位是……”万歪忙作介绍：“新来的吴特派员。”七太便对吴启超说：“吴特派员，乡下地方没大城的热闹，怕你住不惯。”吴启超道：“这儿有电灯，有洋房，也和城里差不多。”七太又道：“虽说是一家，到底还有个主客分别，你来我这儿是客，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说，我这个人就是一竿子通到底——爽直，不会应酬，不会转弯儿说话。”万歪也从旁赞许：“七太就是我们这一摊内外的头头，没她开口，什么都办不通。”吴启超把双手一拱：“久仰，久仰。”

七太又问：“吴特派员来，那林特派员就调回去么？”万歪道：“林特派员坐镇为民镇。”七太道：“林特派员就是拘谨些，我请过他几次上我那儿坐坐，都不曾去。”吴启超道：“有便一定向七太请教。”那七太应酬一番，一阵风似的又旋开，前后簇拥着那几个俊俏丫头，就像红花衬着绿叶似的，走时还频频回过头来对吴启超瞟着。

晚上，乡团丁和从为民镇调来的二十名王连士兵都在公馆内集合，

不久，何中尉押着那两名告发者，走在队伍前头当向导，吴启超全副戎装，手里还提着那文明杖，径向清源进发。

队伍一进村，把几条大路都叫乡团丁封锁住，吴启超亲带那二十名武装士兵，直趋蔡保长家。那蔡保长一见大队人马开来，当时很是吃惊，一面招待茶水，一面想："一定是捉老六来的，老六一出事，我也有干系！"暗示他女人去报信。那女人和玉蒜交情深，也是妇女小组成员，当时急急忙忙从后门绕着小路径投老六家。

老六家只有老六一人，在堂屋里油灯下写什么，只见从侧门闪进一个黑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六，快逃，有人捉你来啦，几条大路都有人！"说着连面孔也不露一露，又匆匆在黑暗中消失。老六这一惊非同小可，把未写好的东西朝口袋一塞，吹熄油灯，也顾不了随身带些什么，一口气朝后门冲出，连跳过两道篱笆，闪进龙眼林。走出龙眼林就是村边了。忽又想起："我一个人走，黄洛夫、阿玉他们正在印这一期《农民报》怎么办？"又要返身进村，不意那村边，早有乡团丁在站岗放哨，一见有人出来，心想："捉个活的。"便悄悄地提着枪摸过来。

老六眼见从黑暗中闪出个人，心想："糟，这儿也有人。"欲退不能，见只有一人，胆也大了，便站着不动，却在想："一个对一个，老子不怕！"那乡团丁走上前正待伸手来抓，老六看得真切，也不搭话，一个老鹰捉小鸡的姿势，凭自己身高、力大，策步迎上，轻轻只一提，就把那人提在半空。那人当下急得直叫："捉……捉人呀！"老六心想一不做二不休，见旁边有个大粪坑，说声："去你妈的！"扑通只一声就把那乡团丁投进粪坑去了。那粪坑深达一人半，这一下也就没了命。

这儿发生的事引起了在远远站岗的另一乡团丁的注意，他大声喝问："什么事？"这时村里人声喧哗，狗儿狂吠，老六提起脚就朝东岱方向奔去，边走边在惋惜一时匆忙没把那乡团丁的枪弄到手，却也没办法再回去，只好赶快离开。

黄洛夫和阿玉这时正在赶印最新一期《农民报》，听见村狗狂吠，人声嘈杂，黄洛夫问："该不会有什么事吧？"阿玉道："你赶快收拾，我出去看看。"二人把工作放下，黄洛夫匆匆穿上外农，把钢笔、钢板、蜡纸随身收拾好，又用一只大麻袋把所有的印刷品都装上，专等消息。

阿玉开门出去，转过两条小巷，只见在火把照耀下，有队人马急如流星，奔向这边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捉人来啦！"返身便走，待要进门，又听见人声迫近，心想："来不及了！"连忙绕到窗外用手敲窗，黄洛夫早在窗下等着，他们早约定有事就敲窗，当他打开窗门探出半边身问："有事？"阿玉叫声："赶快走！"黄洛夫还想去提那只大麻袋，阿玉

又叫着："来不及了，从窗口跳下！"黄洛夫只好把那只又笨重又累赘的麻袋放下，随手提起那装有印刷用具的小包裹纵身跳出窗口，阿玉一手拉着他，一边说："大路不好走，随我来！"

他们穿过几条小巷，越过一道短围墙，里面却是一块菜地，有间堆柴草用的破屋，这是阿玉平时就看好的一个地方，万一有事就好躲一躲。当时她不慌不忙地把黄洛夫藏好，说："不要乱动，我再去探探动静。"黄洛夫却不放心，一手拉住她，阿玉发急道："你想在这儿当俘虏？这村是待不下去哩，得设法逃出去！"黄洛夫只好放手。他见阿玉像狡兔似的一转身又不见了。

那吴启超分兵两路，一路由何中尉带着跛三直奔老六家，一路由自己带着老鬼扑向黄洛夫家。那老鬼指着一间孤立小屋说："蔡老师就住在这儿。"吴启超问蔡保长，蔡保长也说是，吴启超当即下令："团团围住，不许走漏一人！"他一马当先，一手提枪，一手拿着文明杖踢开大门直冲进去。只见房门轻掩，满地是散乱废纸，又见一只大麻袋丢在窗下，叫打开一看，全是未印就的《农民报》，人却不见一个。他有点急，对老鬼喝问："人呢？"那老鬼慌得张开大口半天说不出话，吴启超高叫："搜，四周围搜！"一时从屋里又追到屋外，四面都在敲门捶户。

那何中尉一路人马带着跛三径扑老六家，只见门户洞开，什么人也没有，正在没头没绪时，门外守兵呐了声喊，说抓住两个人哩，出来一看，却是玉蒜和红缎母女俩。原来那玉蒜带着红缎在勤治家闲谈，听说有大队兵马进村，心里有几分急，匆匆告辞回家，在路上玉蒜对红缎说："要是有什么事，宁可被打死，什么话也不许乱说。"那红缎年纪不大却很懂事，她说："娘，你放心！"她们刚一走近家门口，就被人抓住，当场解到何中尉面前。何中尉问她们是蔡老六什么人？玉蒜不见有老六心早定了，不慌不忙地回答："是他的女人、孩子呗。"何中尉喝问："老六在哪儿？"玉蒜道："我们都有事出去，怎知道。"

正在审讯中，吴启超、蔡保长、老鬼都来了，何中尉对吴启超说明了情形，吴启超见到了手的人又被走脱了，情绪很坏，他把手杖对老鬼一指："老王八，密是你告的，赏金是你拿的，也是你带的路，现在人呢？"那老鬼见抓不到人已有几分着急，又见长官在发火，更是提心吊胆，一时说不出话来。吴启超把手杖一顿："我问你，人呢？"老鬼双腿一软跪倒在地："长官，容我问问……一问。"便把头转向玉蒜："好玉蒜，你救我一救，老六躲到哪儿去哪？"玉蒜早就一肚火，暗自恨声地骂："老鬼，你黑了良心，把自己儿子出卖了，我看你还得好死！"却装聋作哑地说："爸爸，不是你叫他进城去，他去了几天还不曾回来，怎的

却问我要人？”那吴启超双眼一瞪露出杀气：“好呀，老王八你串通来骗我！”举起那文明杖迎头就打，把那老鬼打得杀猪般直号。

吴启超打完老鬼，回头又去打跛三：“你这王八，也有干系！”那跛三挨了几杖，抱头痛哭：“老爷，老爷，不关我事，全是老王八！”打过跛三，吴启超又回头来和蔡保长算账：“你是一乡保长，竟然容许共党在这儿设下秘密机关，开办学校，应当何罪？”蔡保长也跪倒在地：“小人确不知情，如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吴启超用文明杖四处打人，只叫着要人：“不把人交出，全部杀头！”倒是何中尉冷静些，他低低地对吴启超咬了半天耳朵，吴启超说：“差点忘啦，你带人去，我在这儿等！”那何中尉把老鬼一踢：“起来，捉那个女共产党去！”

正当何中尉带着老鬼和一队人马要到渡口去抓阿玉，门口又起了阵喧闹，有个乡团丁匆匆走来报告：有个在村口放哨的乡团丁被人丢进粪坑去。吴启超问：“被什么人丢进粪坑？”乡团丁道：“黑夜看不清楚，那人力气倒挺大，一手就把人提起来。”吴启超问：“现在人呢？”乡团丁道：“那个人逃走了，我们的人还在粪坑里。”吴启超又发了火：“为什么不赶快打救？”乡团丁道：“那粪坑又深又大，人一进去就没声息，怕不早淹死哪。”吴启超把文明杖一拍：“是死是活也得捞起来！”那乡团丁挨了骂，嘀咕着走了。玉蒜安了心，红缎却忍不住要发笑。

阿玉去了好一会儿，重新返身入菜园，对黄洛夫说：“人都到六叔家去了，此地不宜久留，走。”黄洛夫吃惊地说：“六叔不就完哪？”阿玉也很难过：“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两人都很感伤。一会儿，阿玉叹了口气：“我们还是走吧。”黄洛夫不安地问：“我们到哪儿呀？”对这件事阿玉倒是有打算，这孩子机灵得很，一转念头主意就出来了，她说：“当水盗去。”黄洛夫不明白她的意思，还是拿不定主意，她低低地对他说：“到了海里再说。”黄洛夫也觉得是个办法，当下也同意了，这样，他们两个就从藏身地方出来，一前一后，躲躲闪闪，抹弯转角地摸出村。

阿玉在这儿住了几年，平时喜欢走偏路，哪条小路、哪条弯街她没走过？没路的地方，她也要走出路来。不久，就绕出村，走近江岸，远远只见渡口一片火光，叫声：“不好了！”马上就认出她那草房正在烧着。但她并不犹豫，还继续在走，心想：只要那小艇还在就有救了，一直在鼓励黄洛夫不用怕：“我把小艇泊在别处，他们一时找不到的。”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走到四更天才找到那小艇。两个人偷偷地爬上艇，阿玉把竹篙一点，让小艇飞往江心，换上双桨，飞速地离开险境。

吴启超在清源直闹到五更天，把全村人都搅动了，却只抓到老艄公一个，缴获《农民报》一大袋，他问何中尉怎么办，何中尉道：“人虽没抓到，老王八的情报却是可靠的。我们回去，留下几个便衣，责成保长、老王八、跛三三人在此负责，限他们三天内交出人来！”吴启超虽感泄气，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了。

这一干人马天亮到达池塘。早有朱大同派来的人在等他，只说蔡玉华连夜逃走，小东西吊死。吴启超一听面色大变，顿足叫道：“我的运气为什么这样坏呀？”又叫声：“走！立刻返城！”

他一赶回大城就去见朱大同。那朱大同冷淡地说：“老哥，你善自珍重，这次再不把人找回来，不要说中校职位，怕你那颗头也保不住！”吴启超当即要求道：“请允许我在报上公开发表蔡玉华的照片和自新书。”朱大同吃惊道：“她已签过自新书？”吴启超摇头道：“她没有签，这是我的战略，要叫她逃走后也无路可投！”朱大同哈哈大笑：“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手好得很！”

第十六章

一

玉华当夜逃出虎口，心里很是慌乱。她完全没有料到能够走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她有个逃走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想出妥善逃走的办法，也有点担心这愿望是否可能实现。想不到那小东西那样果断，那样有办法，因此，当她离开那可怕的地方时，是有点精神准备不足，是有点匆忙。

她匆匆地离开那舒适的牢房，只顾朝她认为是安全的、可靠的方向走。她走过花地，沿着城墙边，这儿，当她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和同学们来过，知道地方很僻静，没什么人家，也少人来往。也许她过于紧张了，也许她走得太匆忙，也许已临近产期，当她走过一段路，忽然觉得肚里那不争气的小家伙在不安地蠕动，在抽搐，肚子痛起来了，一阵比一阵紧，她想：“糟哩，要养了！”她勉力支持着，扶着肚子，弯着腰，咬紧牙关。“走！”她想，“要争取时间，离开这儿，到安全地方去！”

她拽开步伐又走，终于离开城墙边，转进一条小巷。可是，她这样盲目走着，要到哪儿去呢？她的最安全地方又在哪儿？从她下定决心要逃走，她就反复考虑过这问题，她想回进士第，也想到监察府。但觉得两地都不妥，因为敌人发觉她逃走，首先注意的就会是这两个地方，她不能再去冒这个险。她也曾想到到老魏那儿或小林那儿去，也许他们会把她隐藏起来。可是，这些日来组织到处受破坏，能担保他们不出事？

她想着想着，焦急不安的心情在加剧，最后她感到有点绝望。“怎么办呀？”她想，这个生身长大的城市，从没如现在这样使她感到陌生、恐怖。“叫我到哪儿去呀？”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她感到头昏，浑身冒着冷汗，腿软了，步伐像挂着千斤锤一样沉重呀。她走不动了，她找到一块石阶坐下，双手紧扶住那不争气的肚皮。阵痛在加剧。“孩子呀孩子，你为什么偏在这时和妈作对呀？”她痛苦、伤心地流着泪，“让妈度过这一关，走完这艰苦的路程再出来吧，孩子！”她又挣扎着，起身。“不能在

这儿等死，”她想，“不能叫自己再落在那反动派手中呀！”她举步，她走，又挨过一段路、一条横街。

街上静悄悄的，不见有人影，也不见有灯火，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问题还没解决，她要到哪儿去呀？那受苦的婴儿没有谅解她，他似乎急于要出世，要出来向这个罪恶的世界表示他的不屈意志。阵痛在加剧、在缩短，她实在太痛苦了，就是爬也爬不动了。她看见前面不远地方，有明亮的灯光，照着一座庙门式的建筑，她似乎认识那儿就是私立刺州女中，她曾在这儿工作过几年，曾朝夕进出过。“为什么不暂时到那儿去？”她想，“那儿还有我们的人，有老包。”她扶着一道砖墙，那是校门外的围墙，一步步艰难地走着。阵痛、手足发软，都不能阻挡她。“走，再走几步就到了，孩子，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呀！”她走着，几乎和爬着差不多。终于她到了校门口，到了传达室外，她伸出手去轻轻地在窗门上敲了两下，就不支地瘫软在地，失去知觉了。

当她像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她发觉自己是睡在草房中一堆稻草堆上，老包一手扶着她，一手拿着一碗滚热的红糖老姜汤，老包女人坐在一旁，手里抱着一只烂布包。她全明白了，孩子出世了，老包见她睁开眼才放心说：“好啦，无事了！”他女人也兴致勃勃地说：“是个男的，林太太。”说着把那包裹在烂布包里的婴孩细细的红红的小面孔亮给她看。

玉华一阵心酸又滴下了泪珠：“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早点或迟点出世呀，偏在这时……”当她再张开泪眼，张目四望：“我是在……”老包让她把红糖老姜汤喝下，才抱歉地说：“是在学校菜园后草房里。很对不起，小姐，我们不是不愿你到我家里去，是情形很不好呀，保安司令部从你那天被绑后，就来搜过，党部也迫校长把当时和你有来往的老师开除了！”又低低地问，“你是逃出来的吧？我当时在门房里听见敲门声，出去一看就猜到一些……”

玉华挣扎着要起身：“在这儿没有危险？”老包道：“也没办法，当时我见你已痛昏过去，看样子，孩子就要出世，把你直背进来，和我老婆商量，才决定暂时放你在这儿生产。这个后园平时没人进来，暂住两天，我看也没关系。”老包女人也道：“我不让人进来就是了。只怕孩子哭。这孩子呀，口大眼大，粗手大足，刚出娘胎就大喊大闹，真叫人担心。现在，他安静些，睡着了。”又问，“你自己奶他？”玉华把双手举起来给她看：“全给钉上竹针。”那十只指头满是溃烂伤痕，有几个指头的指甲也掉了，又扯开衣襟，胸前也满是灼伤，玉华难过地说：“也是反动派用火烙伤的。”那老人家一见这惨重伤痕，也泪水汪汪地说：“作孽呀，这样来对个母亲。”又对老包说：“我们宁可受累坐牢，也千万不能

叫她再去受苦。小姐，你放心住下，孩子我帮你带！这鬼地方你也不能多待，等过三两天，我替你找个地方！”

这样，玉华就在草房里躲着，孩子第二天就被老包女人转移出去，因此也不曾引人怀疑。但是第三天一早，当老包来探望她时，心情却很不舒畅。玉华觉得奇怪，问：“有人来搜捕？”老包却说：“小姐，你吃了这许多苦头，为什么还自认是共产党？”玉华吃惊道：“是谁说的？”老包道：“报纸都登出来了。有你的照片，还有你写的自新书。”玉华浑身震栗着，惊叫：“拿来我看看。”

老包从袋里把当天一份《刺州日报》掏出来给她。玉华一看，反而放心地笑了：“全是假的，老包，为什么你也相信？”老包也觉吃惊：“报纸登的有假？”玉华向他解释道：“要看是谁办的报纸，狗嘴里长得出象牙？这是反动派的阴谋，迫我投降不成，又见我逃走，想用这个毒计来陷害我。只要我能离开虎口，我就不怕它，让它去造谣吧。我是纯洁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叫所有的好人看！”听完这一解释老包也安了心，他说：“我早想到小姐不是这类人，要不，也不会受这许多毒刑了。你放心，我已叫我老婆出去替你找躲藏地方。”

玉华口里虽这样解说了，心里却很感忧虑。这假自新书一发表，对组织、对同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不明白她被捕后情形，也许一时会被蒙骗。但她相信，党是英明的、正确的，绝不会上反动派的当；只要我能找到党，对党交代清楚，党会相信自己忠心耿耿的儿女，决不会去相信敌人！“对，”她想，“一定要设法找到党！”

二

老包常常来找玉华谈，他是本校最早加入革命互济会的老会员之一，有一个时候就是玉华直接和他联系的，因此对他夫妇都很放心。她说：“老包，你也是革命阵营里一员，你对革命的贡献，革命不会忘记你。你在这样危难的时候救了我，救了我的孩子，我和我的孩子也一生一世不会忘记你。俗语有句话说，送佛要上西天，你能不能再替我做点事？”老包道：“我是小人物，做不了大事，你叫我做的事，只要做得到，我一定做。”玉华于是交了一封信给他，请他到老魏家里走一趟：“先看看，他那儿出了事没有，如没出事就对他说，我希望见他一面。”

老包接过那信，果然趁了个空，亲自到老魏家去。老魏女人出来见他，从她的言谈举止还看不出有什么事，老包说要见人，老魏女人答称不在家，老包只好把信留下。

老魏这些日来没出过什么事，倒是小林从大林、玉华被捕后又离开鱼行街，搬去和天保娘、庆娘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他们都改名换姓，拼凑成一个家庭。

原来那天保娘被捕后，朱大同只追她天保的下落，她不说，也实在无可说的。不久，天保却又被姓刘的叛徒从自己家里那口古井里搜出来。那天保从那次在混乱中逃脱，因双脚被钉上铁镣，行动很不便，先后躲了几个地方，都无法把铁镣打开，最后明知冒险，也只好回家，在那古井里过着日藏夜出生活，算是把铁镣弄掉了。却因火烧地到处有特务看守，不敢出来，后来被特务发现里面有动静，派人去坐捕，在一个晚上果然上了当，落了案。事实证明和天保娘没关系，天保娘才被释放，但她的家已被钉封，无处安身，被陈山女人收容了。

过不久，庆娘那两个孩子，因为日升等一批人已被朱大同秘密处决，庆娘已逃走，敌人觉得留下这两个小孩也没甚意思，也赶出第一监狱。那大狗带着小狗，破破烂烂，流荡回家，见家里大门已被封闭，邻居怕惹祸不敢收容，白天出去讨点饭，或在垃圾堆上找点吃的，晚上就随便在哪家门口过夜，有时口渴肚饥，小狗哭爸叫妈，非常可怜。天保娘无意中见到他们，伤心难过地抱着哭了半天，说：“孩子，为什么不早找我？”大狗哭着说：“你家也被封啦，叫我到哪儿找？”

这孩子从狱里出来似乎懂事得多了。天保娘道："走，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娘。"把他们带到陈山女人家住了几宿，怕陈山女人有困难，对她说："你有困难，我了解，过几日我带他们另找活路。"老魏在新门边的一个僻静去处，替她们找了间房子，又给了一笔钱，说："从此，你们都改名换姓，千万不要谈过去的事，留下的钱，做点小买卖过活。"天保娘利用这笔钱做些甜馃，自己和大狗提上街到工地上去叫卖，倒也能赚下一天三餐。那小林自从大林、玉华出事，匆匆离开鱼行街，一时找不到地方躲藏，老魏便把他介绍到天保娘那儿住，改了姓名，变成天保娘的大儿子了。

那老魏接到玉华的信，匆匆赶来找小林商量。小林说："这件事不小呀，你我都承担不了，组织又一时找不到，没人敢抓主意。在目前，报上登的，我们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老魏，我劝你暂时也躲一躲。"这样老魏也躲开。当老包第二次再去时，老魏嫂就干脆地给他一个："在这儿，没这个人！"

老包回复了玉华，很是气愤不平："真太寡情无义！"玉华倒劝导他："报上造了这样的谣也难怪人家怀疑。"这时她离开大城的决心更大了。有天她和老包商量这事，老包却不同意："现在城里追捕得正紧，你还不能动，暂时到我侄媳妇那儿去躲几天再说。"

当她已能起身走动，老包听说学校又要搜查了，才把她转到侄媳妇家去。那侄媳是个寡妇，四十来岁，靠磨豆腐养猪过日。玉华剪去一头秀发，穿上紧身马甲，换了身学生装，倒像个男中学生。她在老包侄媳家又养了一星期，看看身体大体复原了，有天，老包又去探望她，她重新提起："老包，从我搬到这儿来，我就一直在想，不能再待下去，不能再拖累你，我已决心离开。"老包倒是忧心忡忡地说："特务满天飞，到处都在搜捕你，怎走得脱呀？"玉华道："不走，我就会真的上了反动派的当，冒险也要走！"她说得坚决，老包见怎样也劝阻不住，只好也同意了。

玉华于是又说："我什么都不再怕，不再牵挂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这孩子命苦，一出世就见不到爸爸妈妈。我相信他将来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万一爸爸妈妈都牺牲了，他会报仇。我现在备有信一封留给你，等我走后，你就连信带人送给我娘，她见到信会收养他……"说着，起了一阵母子难舍之情，心酸下泪，"也许我们将来还能见面，也许我们永远见不到面了。如果我和孩子的爸都牺牲，而孩子又长大了，那时老包同志，你还健在，就请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要他不要忘记这仇恨，要报仇！要报仇！！"说罢掩面大哭。老包也泣不成声。一会儿她又

说：“我明早就走。”老包却问：“要不要我送你一送？”玉华道：“你不方便，万一我出事，反累了你。”老包还在那儿坚持：“我不亲眼见你出城，我不放心。”

第二日，玉华打扮停当，穿起男学生服，戴了顶学生帽，挎着只包袱，果然是少年英俊。离开老包侄媳家，向新门城口大摇大摆地走去。那老包提心吊胆地远远跟着她。当她在城门边受盘问时候，他就远远站着张望，忽见那守城兵拉住她进检查棚，看来是要搜身，他忍不住连声地叫起苦来。她那样子怎禁得住解衣搜身？当时那玉华也很慌乱，当她被拉进检查棚勒令解衣时，情急智生，把心一横，把手伸进口袋，把全部现洋都拿出来，朝那士兵手里只一塞：“老总抽烟。”那士兵见这许多白晃晃银圆一时愣住，她却乘机大摇大摆地从另一道门出去了。那老包直见她走出城门，才抹去一头冷汗回家，却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混过这难关。

三天后，老包带着他的女人抱着玉华儿子去扣进士第大门。陈妈出来开门，认得是刺州女中门房老包，问他有什么事，老包道：“见有个乡下妇女抱了一个初生婴儿沿街叫卖，说她家穷，人多养不起，我见那孩子长得白皙端正，想起先生娘曾说要买个孩子养，我便把他抱了来，请先生娘过过目。”那陈妈忧心如焚地说：“先生娘为了家庭出了这许多变故，前些日子又被搜过一次，心烦，已病了多时，大概不会再要什么孩子了吧。”老包却一味央求：“人已抱来，合不合也过一过目。”

陈妈把老包夫妇放了进去，进内室告知玉华娘。那玉华娘正心烦意乱，说：“我都快病死了，哪来这闲心？”陈妈正待出去回话，老包夫妇已直撞进内室，老包一努嘴，他女人就缠住陈妈：“陈妈，你来看看，这孩子长得多福相！”强拉出去看孩子。老包见房中无人才放胆地说：“这是蔡小姐刚养下的儿子，叫我送来，见有亲笔信在此。我怕给您招来麻烦，故意这样说。”说着，把信呈上。那玉华娘一边看信，一边泪不停流地哭着：“多亏你，老包。”老包道：“报上登的全是假，小姐已平安到她要去的地方。孩子留给你，对外就说是买来养的。我走啦。”玉华娘当即跃身下地，一刹那间什么病也没了，连叠声地叫：“陈妈把那孩子带进来我看。”陈妈果然把那孩子抱过来说：“要是先生娘身体不那么坏，买下这孩子养养倒好。”玉华娘一见那孩子又是笑又是哭地说：“肥肥白白的多逗人爱呀，给我留下。老包，你等等，我给你把钱带去。可要对那人说明，从此买绝，不能再有纠葛。”老包夫妇满口称是。

三

从那一夜起，黄洛夫和阿玉就在桐江上过着游荡、飘忽无定的生活。

他们白天把小艇泊在僻静去处，有时在芦苇丛中，有时在人迹罕到的地方，晚上才敢出来。好在艇上还有些油盐柴米，足够他们几天食用。

桐江一样按时上潮落潮，就和时钟一样的标准。从江面上吹来的风，一样是令人愉快。半夜升起的月亮，也还和过去一样明亮，照在芦苇丛中，照在那鳞光闪闪的江面上，充满了无比动人的诗情画意。可是，境遇变了，人在患难中。黄洛夫的情绪是比较的消沉，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而是在思念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他和大林接触过多时，他喜欢这个同志的坚定果断，有时不免也有点近乎严厉！他和老六在一起工作过，他的热情、负责，看事情都朝乐观方面看："死不了人！"也给他深刻印象。可是，他们现在又怎样了呢？牺牲了吗？被捕了吗？

而阿玉也沉闷得多了，她不再是笑口常开，也不再把"褒歌"挂在唇上。她思念她那苦了一辈子的爷爷，也在怀念老六一家。她没遇到过这样的大风浪，当初她把事情看得单纯些，走开了事。可是，现在，她是没有亲人，失去衣食的依靠，今后怎么办？自然，她也有单纯的愿望，还有个黄洛夫。

这个年轻人，从他们见面时起，就给她好印象，以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共同的理想、战斗和两颗青春跳跃的心，把他们连接得更紧了。但看见他那样愁容不展，也有些担忧。患难见真情，他会不会变心呢？因此，每当黄洛夫在和她讨论今后怎么办时，她总是带着试探口吻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又是领导，我总是看你的。"又说，"过去我靠六叔、爷爷，现在我只有靠你了。"黄洛夫对她真情的表示却是肯定的，他说："我们的命运反正就是这样——分不开！"这话给了她无限的慰藉，她想："我们的事，看来也定了。"

他们在桐江上游荡了两天，有一个晚上，黄洛夫忽然被一个可怕的噩梦惊醒，他起身，浑身冷汗，阿玉听见响声也爬起来，问他有什么事？黄洛夫心有余悸地说："我看见六叔，浑身血污，还有那玉蒜大嫂披头散发，在对我说：小黄呀小黄，你得替我报仇！"阿玉听完话，内心怛

闷，也说："真巧，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被砍下个头，挂在贞节坊上。"黄洛夫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待不下去啦。"阿玉问："你想怎么办？"黄洛夫道："走，离开这儿，一定要设法把马叔找到。"阿玉点点头："我早也这样想，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马叔。"黄洛夫笑道："你忘记了，当初我怎样找到马叔的？"阿玉想起："找静姑去？"一会儿又摇摇头，"静姑也是通过六叔才找到马叔的。"黄洛夫的心又冷了："那，怎么办呀？"阿玉又说："我们的粮也快断了。"黄洛夫更是烦恼。阿玉却说："不用担心，我冒死也要再到清源去一趟，打听一下消息，弄点吃的来。"

第三天夜里，趁了个月黑风高，阿玉把小艇泊在安全地方，带上一只空口袋，对黄洛夫说："好好地看住艇，听我在岸上拍掌，拍三下，就把艇靠上去接应。"早一晚上他们谈定，黄洛夫没有意见，这时却有点放心不下了，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拉住她只是不放，阿玉说："放开，不会有什么的。"黄洛夫更加激动，用力地把她搂进怀里，眼泪只在眼中转着。阿玉既感动又得意，心想："你舍不得我，我又何尝舍得你。"只把他推开："你这样死缠住我，我能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吃的喝的？真傻。"说着，她从艇沿悄悄地下水，又叮嘱一声："千万不要忘啦，三下掌声。"她像条鱼似的，伸展双臂，轻巧而机警地向半里外的江岸游去。

阿玉上了岸把衣服绞干，便从小路径投清源村。从那一夜事发，村狗似乎受到惊吓，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已。她小心地走着，专拣那平时没人注意的小路。不久，到了勤治家，她相信这个人可靠，出了再大的事，即使天塌下来也绝不会出卖同志的。她机灵如同兔子一样前后左右地观察一番，觉得一切可以放心了，才去敲门。刚敲过不久，就听见屋里有走动声，再一会儿勤治就在门后问："谁？"阿玉也低声回答："我，阿玉。"门开了，勤治用力地把她拉了进去："你真胆大，这时还敢来！"阿玉却说："快断粮啦，不来怎么办。"

她们两人在灶间坐地，掩上门点了灯，勤治说："看你这狼狈样，一身都湿了。"阿玉道："我是游水过来的。"勤治双手拉住她问："小黄现在哪儿？"阿玉一听到黄洛夫名字就开口，像是得意，又像是要透露那重大的新闻："和我在一起。"勤治大大地放了心："无事就好哩。我一直在替你们担心。老六也走脱了，就不知下落。那些坏蛋，扑了个空，又有一人被投下粪坑淹死，可真恼火，把那两只告密的狗，打了一顿，又留下人迫他们和蔡保长在三天内交人。今天是第三天，交不出人，蔡保长上区乡团司令部请求宽限，那区乡团司令部说这件事我们管不了，蔡保长自己回来，见再没人来追也就算了……"阿玉问："蔡保长也变坏？"勤

治笑笑："他叫作干系重大，不能不做个样子，心还是向我们的。"又低低地说，"老六就是他放走的哪。"阿玉开心极了，笑得挺响亮。

勤治道："就是那几只狗难应付，老鬼还不敢怎样，只是那跛三可真坏，尽出坏主意，和那几个便衣勾搭在一起，在老六家赖着不肯走，一天讨吃讨喝的，还要打红缎那小鬼主意，也常到蔡保长家瞎闹。玉蒜问我怎么办，我说：暂时不要理他，看看再说。"阿玉又问："我那爷爷呢？"勤治道："我倒把这事忘啦，他还关在池塘特派员办公室，据说挨了点打，要他交出你这个女共党。你爷爷却说：她是不是女共党，我不知道，半年来行为不正，已被我赶走。我现在是个孤老头，摆渡吃饭，什么也不管。"阿玉难过了一阵，她的脾气就是这样，过一阵也没什么了。

"你们还没离开这儿？"阿玉道："暂时做几天水大王再说，看小黄怎么个打算。"勤治关心道："你们已经……"阿玉一阵面热："也没有什么，爷爷常说女大当嫁，小黄也确是个好人，我也有意。"又说了他们临分手时那样难舍的样子。勤治表示欣慰："将来正可成对患难夫妻。"她们又谈了会儿别后的事，阿玉要告辞，勤治把米缸里的米粮，还有些油盐都给她装上。送出门前又反复叮嘱着："这儿千万不能再来，附近江上也不好久住，那几只狗什么都干得出的。"阿玉负起粮包，沿原路回江岸。

在黑暗中，她远远看去，江上还泊着那艘小艇，在水中摇晃。她轻轻拍了三下手掌，小艇便向岸上靠过来了，她把米袋递上去，黄洛夫接着，她也只纵身一跳就上去。黄洛夫紧紧地把她抱住，直在那儿亲她："我急死啦。你回来，什么都好。"阿玉却说："马上开动，勤治说过附近江面也不能久待哩。"这时江水正在涨，滚滚江水向上流奔驰着。阿玉让黄洛夫什么地方都亲过，头发、眼睛、嘴唇，然后说："够了吧？走！"安上双桨顺流而上。

黄洛夫在她身后坐着，仰头望她，只见她那壮健的身影一前一后地摆动，桨声咿呀作响。两人不交一言，他只是爱惜地痴看着她，越看就越觉得她可爱，越舍不得她。当她离开的时间，他几乎变成热锅上的蚂蚁，同时却也在想："真是这样，我们两个的命运只能结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向她提，让我们结合，让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阿玉也是心事重重，不时回过头来看他，对他笑笑，似乎也在说：你看，我多愉快，我多幸福，因为有了你在我跟前！他们在汹涌的江面上奔驰着，到达渡口时，她把双桨刹住，似想要让船走慢一点，让她再看看，看看这曾日夕和她相处多年的渡口，看看那成了灰烬的茅屋。但江水冲激得很厉害，

那渡口也只一刹那便消失了。

三小时后，他们又停泊在另一个地方，准备过夜。阿玉照平时一样，把卧具抛给他，自己也在安排休息地方，黄洛夫却不安地转来转去，怎样也不肯睡下。阿玉觉得奇怪，问他：“你怎么啦，小黄？”黄洛夫只是不响，她过去和他并排坐下，问他是否病了，那黄洛夫忽然掉下泪来说：“阿玉，你这样对我，我不知该怎样说好，从我参加革命起，见过不少女人，你是第一个使我最难分难舍的。当你不在时候，我心里苦极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我怕一个人孤独，我我……”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她那双又粗又大的手亲着，亲着，阿玉也很激动。“现在，你回来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不希望你再离开我，我们两人永远不离开……”说着，他又去亲她的面，只见她眼里满含着泪水。“答应我，”黄洛夫像是用了全身气力在说，“让我们结合，让我们做对正式夫妻！”他把头埋在她怀里。

从那晚起，他们就成为正式夫妇了。

他们又游荡了几天，也都在研究如何与组织取得联系，大不了再冒险回清源去。正在这时间，阿玉又对黄洛夫说：“又快断粮啦。”黄洛夫很感恐慌：“怎么办？”阿玉沉思半晌说：“你真是个坏丈夫，什么办法也没有，现在罚你一个人再在这儿待下，我去想办法。”她提着那只空口袋又要上岸，黄洛夫却不放心，他说：“我和你一起去。”阿玉笑道：“你怕你老婆跑掉？”黄洛夫说：“你一个人去，我就是担心！”阿玉也感到安慰，这洋学生确是真情地对待她啦。便说：“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我不是去找别人，是去找静姑。你不是说要找马叔吗？我找她看看有什么办法。”黄洛夫于是放了心：“行动务要小心。”

阿玉匆匆来到五龙庵，静姑一见她面就急急忙忙把她拉过一边：“你来得正好，把我急死了，那天来了个学生找马叔，我没得到通知，没敢答应他，他急得直掉泪，一口咬定：你是静姑，你一定知道马叔，又说，我叫蔡玉华，是从牢里刚刚逃出来的，不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女扮男装逃出虎口。当年那姓黄的来，就是我们送来的。我们没见过面，你不认识我，马叔认识我。一定要请你想办法找马叔，把我的事告诉他。我说，我真的不认识马叔，她当时就是不走，并说，如果你不替我想办法，敌人会再抓住我，把我送进牢里，说得很真切，看来是真的。我只好把她留下。我到过清源，在路上听说六叔和你都出了事，下落不明，又临时折回。现在那个人还在这儿，她急我也急，就是不知该怎么办。”阿玉一听也觉得难过：“我似乎听小黄说过有这样的人，就是没见过。现在怎么办，我们的人都散哩，六叔不知下落，马叔也找不到，我

们也正要问你找马叔联系哩。”

静姑道：“这个人千万不能再在我这儿待了，师父已问过几次，尼姑庵长期住了个男的，不大成话，我又不便说她是女扮男装的。这两天来，这儿风声也紧，到处都在传林特派员被打狗队打死哪。”阿玉大感意外：“打狗队打死特派员？在哪一天？”静姑说：“是昨天的事，听说是打狗队在狗爬岭干的，车打翻了，全车六七个人只活了一个。”阿玉非常得意，也很有信心：“反动派在清源打我们，我们就在狗爬岭打它，好极了。”又说，“马叔也一定在附近！”静姑道：“我也这样想，只是没办法找他。”阿玉说了他和黄洛夫两人逃亡后的处境，静姑道：“吃用的我给你想办法，人你设法带走，要不，我也待不下去。”阿玉沉思半晌说：“好，我先找她谈谈。”

她们在尼庵后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找到玉华。那玉华焦急得瘦了，一个人在那黑房里既不敢出来，又担心老黄找不到，真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日子，一见静姑进来就着急地问：“马叔找到了？”静姑却把阿玉介绍给她：“有人想见见你。”当下玉华表示欢迎道：“是马叔派来的？”阿玉眼瞪瞪地看她，见她打扮得怪，男装头，袒开学生装，白衬衫下胀鼓鼓地突出胸部，叫不男不女，只觉得好笑，却又不敢笑出声。只问：“你认得小黄吗？”玉华道：“是黄洛夫？”阿玉点点头。“是我们把他送出来的。”阿玉又问：“你们什么时候送他来的？”玉华说出了那时日，阿玉和静姑偷偷地交换下眼色，放了心：“我们也在找马叔。小黄却在不远，要见他我带你去。”

玉华对这位小姑娘的豪侠行为表示无限感谢，紧紧握住她手：“你真好，小姑娘，解决了我的重大困难！”又对静姑说：“也谢谢你，静姑同志，给你带来许多麻烦。”静姑却说：“你马上就收拾，一会儿走。”说着，静姑去替阿玉筹办粮草，玉华却把阿玉拉在身边，并排地坐着，又兴奋又难过：“别见我打扮得这样怪，不这样就瞒不过敌人耳目，全城都在闹着要抓我，他们就只注意一个女的，却不知道他们要抓的人却扮成男装逃走哩。小黄好吗？他办的《农民报》，我们每期都看，都散发，办得真好，叫反动派满城风雨。”

阿玉完全用成年人的口气正正经经地说：“他很好，最近也成了家。”玉华更感兴奋：“他结婚哪？和哪位姑娘？一个同志？是知识分子？”阿玉微笑着，心里却很得意：“是和一个同志，和他一起在《农民报》工作的同志，却不是什么洋学生，是个打鱼的姑娘。”玉华问：“那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又能干？黄洛夫在读书时候，追求他的女同学可多哩，他就是一个也看不上……”阿玉只是笑，只是得意地笑：“那姑娘一

点也不漂亮，倒是有点能干，听说她很喜欢小黄，小黄一见她也很中意，后来组织上就调他们在一起工作……”玉华点点头：“他们就这样互相爱着？”阿玉道：“是呀，他们就这样你爱我、我爱你的爱起来，他们便去问六叔，六叔说没意见，还要问问马叔，可是马叔还没来，他们就出事哩……”玉华大吃一惊：“小黄出事？”阿玉道：“不过逃得及时，只有一点小损失……他们双双逃到江上，小黄说：我们现在是生和死都要在一起了，一个人只有一份力量，两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就有三份力量，让我们就结成生死夫妻吧。这样，他们就结婚了……”刚说到这儿，静姑推门进来说：“东西都办齐了，要走马上走。”玉华一站：“我们走！”阿玉却指着她胸前：“这样不像个男的！”玉华也笑了，她把紧身马甲重又扣上。

她们回到泊船地方，三下掌声黄洛夫就把小艇靠上来，一见玉华就过来拉手问原因。阿玉把米袋一放，接过竹篙说：“这儿不是说话地方，走！”匆匆把艇撑开。小艇晃晃荡荡地在江面上走，只听得玉华在船篷内对黄洛夫说她的遭遇，说说又哭，抹干眼泪又说，黄洛夫也自恨声地在骂娘。当阿玉把船藏好，抹着汗进篷，黄洛夫就替玉华介绍：“阿玉。”玉华问阿玉：“那打鱼姑娘就是你？”阿玉笑着，玉华用力把她搂进怀里：“真没想到，好同志，好姑娘！”

四

在狗爬岭的确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南区的大事。打狗队狙击了林雄模的专车，把车打翻，全车的人几乎都消灭了。

原来那林雄模向为民镇推进之后，经常地在池塘与为民镇之间跑，他恃自己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又有卫士保护，也轻敌，料在这个势力范围内，没人敢动他。

这件事早给汪十五打听得一清二楚。从陈麻子被活捉、潭头乡团全军覆没，十五也被解除职务全心全意地去搞他的运输服务社。他当时给老黄递了份情报，并说：此人为潭头事变祸首，此次推进为民镇看来也在部署阴谋活动，务请设法加以惩罚，以振革命正气！

老黄接获情报后就和三多、三福在青霞山商量起来。三多当时说：“我也听说此人厉害，他就是代表周维国在这儿为非作歹的。”三福却心动手痒，他说：“我们打狗队自从打了陈麻子威震南区，已有许久没见动静了，见有肥肉送上门不吃就失礼了。”两人都主张动手。老黄分析当前形势：革命形势正在发展，各地组织有大发展，革命武装士气正旺，如果再打几场漂漂亮亮的仗，形势就会变得对革命更有利。何况这林雄模又是祸首，更当惩罚以振正气，而震人心，便也同意了。当下就做了布置。

计议已定，老黄便带着三多等人下山，并派人去和汪十五联系。汪十五和大队人马在原白龙圩上见了面，他说：“我看那林雄模推进为民镇坐镇，定有居心，他手下何中尉还公然收买四乡地痞流氓，散布谣言，说抓住共产党有赏，告发共产党有赏。我注意他办事机关，经常见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进出。”老黄问：“以你看他在玩弄什么阴谋？”汪十五道：“一时还没闹清，只见他在池塘、为民镇两头跑，很忙。又听说从大城又调来一个叫吴启超的新特派员。”老黄吃惊道：“吴启超也来了？此人曾陷害过我们两个负责同志。我们正要找他算这笔账哩。”又问，“那姓吴的也来为民镇？”汪十五道：“好久以前曾来过一次，最近就只见林雄模一个，我想那姓吴的还会来。”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老黄切齿道：“如能把这两个反动头子都消灭，那就谢天谢地了！”当时大计已定，打狗队并在白龙圩内设下新总部。

原来在为民镇与池塘之间，有个叫狗爬岭的，约五六百尺高，公路

车把这道岭一向视作畏途，但距离为民镇和池塘都不远，恰在两者中间，没发生过截车抢劫事件。南区乡团成立后，许为民又派了一班人住在岭上，更见安全了。这儿的地势老黄因为经常来往，相当地熟，从清源到下下木，如不经过为民镇、潭头这条大路，就必须从狗爬岭绕小路走。他和大家研究了伏击林雄模地点，认为只有狗爬岭适合。但狗爬岭有许为民的乡团队驻防，又该如何解决？老黄详细地向十五查明了那乡团队人员火力的配备和联络信号后，决定："把这班人也吃掉！"几个人反复地研究过，又去走过两次，大体把作战计划定了，只等时机到来。

那许德笙虽然对林雄模委托的任务，还有点拿不下主意，但"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二次在为民镇见面时，就对林雄模抛出不少机密。当时他对林雄模说："要治许天雄光靠打靠杀不行，靠一纸公文也不行，要抓住他的要害；打中他的要害，不怕他不低头。"林雄模问："什么是许天雄的要害？"许德笙四顾左右，林雄模明白他的意思，叫随从人员走开，只留下何中尉帮做记录："你放心说，都是心腹，传不出去。"许德笙于是才说："许天雄靠打劫起家，人人皆说他的老窝是上下木，其实都错了，他的老窝不在上下木，而是在禾市。"林雄模对这话很感吃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许德笙得意地笑了笑："这件事就是许为民这老狐狸、万歪这老妖精也还蒙在鼓里。特派员听说过没有，许天雄有三个儿女，大女许大姑，随身不离，此人在山野长大，从小和许天雄在一起，沾染了山野习气，平时走马打枪可称是个女中豪杰，可惜沾上大烟，淫荡过度，把身体弄坏了。"林雄模点头道："我已略有所闻。"许德笙又道："大姑下面有兄弟两个，许天雄从小就把他们送出上下木，给他们受教育，听说现在都已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但从不回家，也没人见过他们，只是隔了一年半载，许天雄亲自秘密去走一趟。大儿子改名为何文义，在禾市开间叫'世界'的南洋庄，专做出入口生意。二儿子改名为何文洪，开了间'大同钱庄'。其实都是掩人耳目，许天雄打劫所得的金银外钞，还有贵重物品，都不放在上下木，通过刺禾公路运到禾市，交他两个儿子出手，多年来全未被发觉，大头虽是亲信，知道得也不多。如果说大姑和她老子有矛盾也在这上头，她是不大赞成的。此人立意要做山大王到底，许天雄却多次想洗手不干，到禾市隐名埋姓过隐居生活，他所积的钱财也够他养活一辈子了，听说两父女曾为这事争吵过……"

林雄模道："他既有意，我们也有心，一拉他不就可以过来？"许德笙道："问题就在这儿。要叫他归编拉出上下木他不肯，叫他留下和许为民合作，合不来，许大姑又不是个容易应付的人。"林雄模道："照你说

来，我们的计划是走不通啦？”许德笙这才献策道：“所以我说要扼住许天雄的要害，叫他不能不低头，轻而易举有效的办法，只有先从禾市下手，扣住他那两个宝贝儿子，封住他们的财产，再来和许天雄谈判，到那时不容他不低头。”

这意见大受林雄模赏识，他说：“许先生，你真有见地，事成之后，我可要重重赏你。”许德笙道：“这一方毒药，我轻易不出的。现在我冒了生命危险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透露，免得我身家难保！”林雄模满口答应：“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放心。其实中国也有句老话，叫作无毒不丈夫，你也正是丈夫哩。”说着哈哈大笑。

林雄模叫何中尉从速整理：“通知司机，我马上回城。”一时，司机卫兵班接到命令纷做准备，特派员专车上了油，卫士都全副披挂停当，专等启程。却因何中尉整理记录要花一些时间，耽搁了。

汪十五在镇上，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连忙走报打狗队总部。不久，那狗爬岭上，从岭下就来了一队人，有挑担的，有砍樵的，有卖小吃的，结伴而来。那岭上果是设有检查哨，哨棚内挑出面三角旗，上写“南区乡团特务大队检查哨”，有两个乡团丁佩着枪在哨所前守卫，有四五个人坐在哨棚内闲聊。这检查哨平时没抓到一个坏人，专做那些敲诈、勒索乡人的事。有人到为民镇赶圩，经过这儿，检查哨就借检查为名，见有鸡三只扣下一只，见有猪肉两斤就留下一斤，还假惺惺地说声：“老乡，手头不便，下次来一起付了！”见有孤单年轻妇女经过，就利用检查为名，动手动足，诸般侮辱调戏，因此，大家恨它，也都无奈它何。

那挑担上岭的人一共有二十多，挑着担子，从岭下蜿蜒地爬上狗爬岭，被放哨守卫的看见了，对检查棚内努努嘴，大家知道又有买卖送上门，都做了准备。因此这队人一上了岭，哨兵就喝声：“检查！”大家都停下，为首的是一个黑面大汉，他挑了担甜麦粥，不慌不忙把担子停在哨所前，一边用汗巾揩面，一边说：“老总，喝碗甜麦粥吧，解渴防饥。”说着，拿起碗动手就盛，笑容满面地一人奉送一碗。第二个上来的，是个肉贩。第三个上来的又是个挑礼品担的，担上放了好些鲜鱼肉、烧酒之类，都贴上描金红纸条。以后陆续上来的又是一些樵夫，挑着柴担。大家都停下，等候检查。

那乡团丁一见这许多东西，乐得嘴都合不拢。他们一边喝着甜麦粥，一边就动手来拿东西，一个在肉担上，提起一挂肉，说：“这肉倒新鲜呀，老子正缺下酒菜，喂，卖肉的，下次来一起付账！”提起就走，但那卖肉汉子却苦苦哀求：“老总，这不叫我血本无归！”在抢夺那挂肉，

其他乡团丁却围住礼品担，有拿酒，有拿鱼肉的，那挑礼品担的也在哀求：“这是主人叫送的，见有礼单在，你拿走了，叫我怎样交代？”也在那儿纠缠不清。那些砍柴的却上前来劝解，一时兵对兵，将对将都纠缠住了。

只见那卖甜麦粥的从腰上拔出匣子枪来喊了声：“不要动！”说时迟那时快，二十来条大汉一齐动起手来，有的从身上拔出手枪，有的提着尖刀，有的从柴担里把长枪、轻机也拔出来，团团把哨所围住；那黑汉又大声喧叫：“大家听着，我们是共产党打狗队，特来为民除害，专杀那些与共产党为敌的坏人。你们如肯缴枪，不杀；谁敢抵抗就杀谁！”当时那一班乡团丁，一听是打狗队，手足都软了，哪个敢抵抗，个个都乖乖地把枪缴了。黑汉得手又说：“对不起，暂时要委屈你们一下。”一摆手，那些乡团丁又都被剥下衣服捆绑起来，嘴里都塞了破布条，拖进哨所内去。

这儿打狗队正在清扫战场，从岭下林特派员的专车已风驰电掣地开了上来，两旁踏板上站着四个武装卫士，一式匣子炮，枪上弹，手扣机。在司机座边坐着林雄模，一身戎装，后座是何中尉，提着一只大皮包。威风凛凛地沿公路回旋而上。当他们将近检查哨，只见哨上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大路正中却堆满柴担，挡住去路，司机骂了声娘，把车停下，大叫：“检查哨，检查哨，妈的，怎么把这些东西堆在大路上，妨碍交通！”没人理会，那四个卫士只好亲自下车来清除障碍。

正在这时，左侧高地上一阵轻机声响，卫士早已被打翻两个，四面枪声跟着也打响了，都是朝着汽车打，又翻了两个。林雄模叫声：“上当！”司机连忙开动快掣，没命地奔向前去，一时冲过障碍物沿着下岭大路前进，枪声却打得更加猛烈了，尽追着汽车打，一声：“杀！”打狗队也从掩护体内冲出，追打着。那专车只顾逃命，也不顾山高岭峻，道路崎岖，下得岭来，却又撞进一条干枯小河。一时来了个大翻筋斗，四轮朝天，发出熊熊火焰，当时离池塘只有两里地。

当狗爬岭枪声打响，王连和许为民的乡团连忙从为民镇、池塘分批出动，从池塘来的一路，赶到小河边，只见特派员专车正在燃烧中，赶快抢救，司机撞伤了，林特派员被抛出车外，一身血污，中了三枪，何中尉死抱住那只大皮包，已是昏迷不醒。连忙叫人抬进池塘，一面急报保安司令部。王连那路人马，赶上狗爬岭，检查哨前一片血迹，那四个卫士僵卧在地，武器失了，身上的军衣符号也被剥掉，检查哨上高挂打狗队告示一道，称：“国民党反动派林雄模，为非作歹，与民为敌，特予惩处，以儆效尤。”一地是红、绿传单。他们进检查哨内一看，那些乡团

丁都被捆倒在地，口里用破布条塞着，打狗队却不见一人。王连长带着那些被解救出来的乡团丁，径奔池塘。见林雄模、何中尉只有一丝游气，忙叫：“赶快送医院抢救。”

保安司令部这时也忙成一团，朱大同、吴启超都赶到医院去看林雄模。那林雄模已伤重流血过多，说不出话来，只指了指那只大皮包，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说：“一定要按我写的做……”便闭目断气。朱大同打开皮包一看，里面完整地保存了林雄模和许德笙的谈话记录，并附有他的处理意见。他对吴启超道：“此事重大，我们见司令去！”

周维国听说打狗队又把林雄模宰了，恨得直磨牙，暴跳叫嚷：“我不把他们彻底消灭，就不是铁血将军！”朱大同乘机建议道：“林少校因公殉职极为可佩，但打狗队猖獗，非加镇压，不足以申正气。我主张多派军士驻防为民镇，加强王连实力，另派吴启超前往主持林少校未竟大业。”周维国当即把吴启超叫过来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你办事不力，一共走脱了两名共党重要人物，这次交给你的任务如果再有差错……”他冷笑着，“吴启超，别怪我铁面无情，那时只好把你的头带来见我！”吴启超急得一身冷汗，连声说：“我一定按照钧座意旨好好地干，如大事不成，就一死以报党国！”周维国把手一挥：“再给他带一排人去！”

那吴启超正式到池塘来就任“南区乡团司令部特派员”职务，一来就大宴其客，并亲自去拜访七太。他说：“吴某这次奉派南区，决心与南区共存亡。在林特派员任内，他有许多建树，最后为南区福利，把性命也牺牲了。不过，我知道他没与许司令、许参谋长搞好关系，双方有些不快的事。这次我来，万望七太从中帮忙。”七太笑道：“你比林特派员聪明，一来就来拜庙，算把神拜对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心直口快，谁对我好，我对谁好，谁对我坏，我对谁也坏。吴特派员，有事尽管找我，我担当得起！”他又去拜望万歪，对他说：“万秘书长，我这次来是破釜沉舟，林特派员的未竟大志要由我来承担，你可不能见外。”万歪也道：“林特派员与小弟也是生死之交，他未竟大志也有我一份。吴特派员有事尽管吩咐，愿效犬马之劳！”又说：“许德笙为人贪图小利，要做大事小钱不可不花，资本落足了，自然水到渠成。”吴启超又去拜访许添才，可说上下左右礼节都周到了。

五

老黄一直在白龙圩坐镇，听说狗爬岭三多、三福已得手才离开。他在山上和打狗队会合，听完汇报，向同志们祝贺，却又对三多说：“这次得手，打痛了周维国，此人少年得志，自命不凡，决不肯罢休。大家切不可存骄傲侥幸的心。你们上山，好好总结一下，我要到老六那儿去，《农民报》许久没见出版，怕那儿有事？”三多道：“老黄同志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叫几个同志和你同走一趟。”老黄笑道：“那儿不比下下木，人多反而碍事，自卫武器我早带上了。”说着，就分手。

老黄绕路直奔清源，走了二十来里路，不知不觉间已入夜。时局不靖，又加上狗爬岭出了这件大事，许多村庄入夜都关门闭户，行人绝迹。不久，老黄走进清源，小心地绕到老六家。大门虚掩着，他轻轻推门进去，低低叫声：“老六。”没人答应，又叫声：“六嫂。”也没人答应，心内疑惑，悄步进内，突见厢房内一个跛子闪了出来，跟着又是几个敞开胸脯的大汉，他心知有异，返身就走。那跛子叫声：“捉住他！”跟踪而出。老黄暗暗叫声：“糟，老六家出事哩！”拽开大步，直朝龙眼林走，那跛子不舍，纠同那几个便衣也紧追不舍。

老黄通过龙眼林，那几只狗也跟进龙眼林，他出了龙眼林沿清源紧邻一个小村叫丙村的方向逃，那几只狗也紧紧地在后面追赶。那跛足的蹓了条腿行动不便，远远掉在后头，却直叫嚷：“抓共产党，不要让他跑掉！”老黄一味地在跑，那些狗一味地在追，老黄想：原野宽旷，目标突出，容易被发觉，甩不掉这尾巴，不如就进丙村，绕它几个圈子，甩掉这尾巴再说。想着想着就冲进村。这村他从没来过，预料只有三五十户，找地方突出去不难。狗儿在狂吠，追捕的人，紧追不舍。他进村，他们也进村，他一直在东奔西窜，最后见有条小巷，一时心急，来不及考虑，直跑了进去。一走到巷尾才叫苦，原是条死巷，有进无出，而追捕脚步紧急。

正在计穷时，只见有座红砖瓦房，大门半掩，漏出一线灯光。他一时心急，闪身入内，轻轻掩上门，把门闩闩上，闪身在阴暗处。进门处有一道屏风，两道门，从门边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天井，过了天井就是堂屋。这时在堂屋内，小四方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灯光亮处摆有大菜坛一只，一大碗盐，簸箕内有半箕晒过的芥菜，看来正有人在这儿腌酸菜。

看堂屋中的摆设是个中等侨眷家，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不敢进去打扰。他也只想暂时避一避，一会儿再出去。一会儿从侧门走出一个年轻妇女，蹲在地上在干菜上撒盐，又用手揉着揉着。他默默地观察她，看来似甚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

这时门外有人匆匆走过，都在问："见到没有？""明明见他逃进来的，怎的不见？这是条死巷，插翼也难飞！"对，就是她！老黄想起来，当他从禾市来，有个单身侨妇要求结伴，就是她——宣娘。那宣娘见门外狗吠得紧，想起大门未闩，自言自语地说："又是谁家要出事啦，真烦！"放下手中活计，提起油灯要来上门。老黄见屋内没人，又想要是她真的出来要躲也没地方躲，决心自动出去。他轻轻地咳了一声，故意说："宣娘，你这儿真难找。"

那宣娘一听见陌生人声音止住步，问声是谁？老黄大摇大摆地跨进门槛，一面笑容："你不记得我了吧？"那宣娘用灯光把他一照，认出就是那好人事的石匠，立即表示欢迎道："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呀？"热情地请坐，又要倒茶，老黄掏出小烟斗来抽，说："一年多啦，还没忘记。从那次我们在检查站分手后……"一听到检查站，那宣娘就面红如火，低垂个头，暗自骂那贼中央军。"我一直在东奔西跑找活干，曾到过你们村几次，都没机会来，今天到邻村讨工资来的，心想：这次可不能再不去探望探望了。这样就顺道来看你。"

门外狗吠声不止，宣娘说："我去把门闩上。"老黄道："我刚刚已顺手闩上了。外头好不安宁呀，又听说来了几个匪。"宣娘一听见匪字很是惊慌："有匪？待我把石闸也上上。"那大门原来还有石闸，三根粗木柱，两竖一横，一上就固若铁门了。宣娘回到堂屋，老黄问："你先生有信回来？"宣娘道："家信倒月月有，你没吃过夜吧？现住在哪儿？"老黄道："现在为民镇一财主家干活，我坐一会儿就走。"那宣娘看看天色，说声："天都黑了，从这儿到为民镇还有几十里，又是这样年景，怎能行？就在我家权住一宿，明天再走。"

这话正合老黄心意，见她家无男人，倒有点迟疑。宣娘却说："我们家没男人，却有婆婆，没关系。婆婆有病，在内屋，待我去叫。"说着就起身入内，一会儿出来，扶着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老黄一见面就叫声："伯母，不合在这时打扰。"宣娘从旁也说："阿婆，上次我告诉你从禾市回来一路就亏这位先生照顾。"

那老婆婆一听是这样的好人，就千多谢万多谢地谢开了："你这位好人事的先生，媳妇一回来就对我说。这年景，男子汉出门还怕麻烦，何况一个单身妇女，没有你沿途照料，她真不知该怎么办。一回来，我就

说，难得人家那样见义勇为，该设法去谢过他才是。就不知先生在哪儿发财。”老黄道：“我一直也想来拜望拜望，就是活多，分不开身。”老婆婆忙吩咐媳妇道：“好好地招待先生。”又对老黄说，“有现成客房，就在这儿过一宿。”宣娘自去打理老黄食宿，老婆婆却陪着老黄在堂屋坐地。

老黄问：“阿婆已抱了孙儿哪？”只见那老婆婆堆出满面笑容：“你先生，猜得正准，从去年宣娘去禾市陪她男人过了个把月，回来就有喜哩，就在上两月养出来，是个肥肥白白的小子，我对她说孩子是在禾市怀的，就叫禾生吧。这小禾生长得可像他爸，他爸听到也非常高兴，每次来信都问到他。”说着又叹气：“这年景真苦煞人，到处是匪乱，中央军来了也没办法，那许为民在南区算是强人了，也没他办法，叫打得惨，狗爬岭现又出了大事，早些时清源也闹出事。”

后面这句话很引老黄注意，他忙问：“清源也闹匪？”老婆婆不安地说道：“闹什么匪？闹的是中央军！说是有人去告发共产党，中央军来了个吴特派员，带了好多兵，要抓那蔡老六，还有办学的一位蔡老师。闹了成夜，老六和蔡老师都没抓到，却把那摆渡的艄公抓去，连草房也放火烧了。现在没人摆渡，连过个江也困难。”老黄稍稍地安下心，却焦虑老六、黄洛夫、阿玉等一班人的下落。

不久，宣娘把饭菜还有一锡壶烧酒端出来，说：“乡下没什么好吃的，蒸一碟腊肉，炒几个鸡蛋。”老黄实在饿了，也不客气，拿到就吃，老婆婆又叫她媳妇：“把禾生抱出来，叫先生看看。”那宣娘面红地说：“阿婆，你对先生说啦？”老婆婆道：“又不是外人！”那孩子果然长得肥白，也不怕生，一见老黄还笑哩，老黄逗他玩一会儿，也说：“真快，一年不见就添丁啦。”一家人对这客人都高兴，老黄也就安心住下。

第二天清早，老黄趁人没注意起个大早告辞，他想：老六、黄洛夫情况不明，先退回下下木再作商量。昨天吃了那阵惊吓，赶路也特别小心，不久，上得青霞山。到了潭头背，正在犹豫间：看不看汪十五去？那林雄模被打后有什么动静？忽见前面松林内有人影闪动，他连忙拔出手枪，闪过一边，仔细侦察，但见二男一女，都作农民打扮，背了只小包袱，躲在树丛下，也正在商量什么。

他细一倾听，声音很熟，再探身一望，原来却是黄洛夫、阿玉。他高兴极了，拽开大步直奔过去，叫声：“同志，我已等你们许久了！”那对男女先是吃了一惊，而后见是老黄，也都不要命似的奔上来。阿玉挥起拳头直打他：“马叔，你开的好玩笑！”黄洛夫几乎要把他从地上抬起。玉华却忍不住一阵悲伤，呜呜咽咽地在哭，黄洛夫回身对她说：“玉华同志，你也过来。”那玉华还是哭得十分伤心，老黄安慰她道：“你和

大林同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们慢慢说。”又对大家说，“这儿也不宜久留，我们走吧！”四人当时结伴向下下木进发。

原来那黄洛夫、蔡玉华、阿玉在船上商量了一个晚上，玉华说：“狗爬岭既有我们的打狗队在活动，老黄同志一定也在不远，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黄洛夫也说：“水大王不能再当了，我知道青霞山有我们的人，只要上得山就一定能找到他们。”他问阿玉：“你同意我们去找马叔吗？”阿玉却开了个玩笑：“俗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上哪，我能不跟？”说得大家都笑了。黄洛夫又问：“这条小艇怎么办？”阿玉道：“我有办法。”

当晚，他们把什么都收拾停当，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先把艇驶到一个僻静去处，阿玉叫玉华、黄洛夫都上岸，然后搬了一些大石头放在船底，放了闸让艇沉下。黄洛夫道：“这次，我们真是破釜沉舟了！”阿玉内心忽而涌出一阵悲伤：“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乘着它在江上游荡？”黄洛夫却道：“将来革命成功，叫组织还你一艘大火船。”说的阿玉、玉华都笑了。

他们一行三人，带着随身行李、干粮，向青霞山进发。这条路黄洛夫是走过的，因此一点不觉困难。饥餐渴饮，不知不觉就走到潭头背那片松林。黄洛夫认得当初陈聪叛变，顺娘就是带着他从村里逃到这儿躲藏，他对大家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衷心地在赞扬顺娘英勇、忠贞。黄洛夫却说：“这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同志，我想下去找找他，只要能找到他，一定能打听到马叔的下落。”阿玉满口赞成，玉华却忧虑地问：“村里现在情况你都明白？”正在犹豫间，老黄叫了声：“同志，我已等你们许久了！”拽开大步奔向他们来……

老黄等一行人迤逦来到下下木，这三个新同志，当时就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老黄对玉华说道：“你暂时休息几天，等组织研究你的问题后，再分配工作。”又对黄洛夫和阿玉说：“《农民报》不能停，必须马上筹备复刊！”

看来下下木一切都没多大改变，只是在狗爬岭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许大姑派许果抬了头肥猪、两坛酒，向三多表示祝贺。老黄道：“看来许天雄完全摸清我们的底细了。”三多道：“我也是这样想，收下不好，不收也不好，和三福一商量决定收下，分给同志们去哪。”

六

那跛三在丙村走失了老黄后，大感沮丧，第二天就利用机会来敲诈这丙村保长，说他窝藏共党。那丙村保长也不是个老实的，他指着跛三鼻尖说：“臭三，我们附近几村都认识你，到来这儿耍赖，我们哪一家哪一户窝藏共党，你指出来看看？”跛三说不出，却指使那几个便衣一口咬定：“我们几个人亲眼看见那共产党从老六家逃进你村。说来奇怪，一进来却又不见，不是你们窝藏是谁窝藏？把人交出来没你的干系，要不，我给特派员打报告，怕中央军不来洗村！”

这件事当时就在村内闹开了。宣娘听见这消息，也很紧张，心想那石匠原来就是被追上村来的共产党。她怕婆婆年纪大，糊涂，口溜，连忙去打招呼：“那位先生在我们家过夜，只有你我婆媳两人知道。”她把跛三和保长胡闹的话全说了。那老婆婆闷了半天才说：“媳妇你自小心就是，我不会对人乱说的。共产党不共产党我不管，那先生是个好人，对我家有恩情，他有困难我不帮他，帮谁？想去年你从禾市回来，那些强盗中央军怎样在检查棚对你的，差点没给污了清白身子。”宣娘一听就很安心，她们不说，没人知道，也只好成了无头公案。

只是那跛三的骚扰，招几个村的人恨：“中央军一来，现在鸡犬都升了天，一个偷鸡盗狗的跛三，也把我们村闹得乱糟糟。”都想给他点厉害看。玉蒜找勤治商量，她说：“眼见老黄是来过，没出事，真是老天保佑。现在人人恨跛三和那老鬼，你说该怎么办？”勤治问：“蔡保长没个主意？”玉蒜道：“他叫我找人商量商量看。”

勤治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遇事却有胆识、魄力，她想了一会儿，就出了个主意：“那跛三想利用这件事敲诈人，我们也就将计就计，吓他一下。狗爬岭不是连特派员也被咱打狗队打死啦？我们就叫人四处去散布，说打狗队曾到咱村侦察跛三等一批人的罪行，眼见不久就要动手了！”玉蒜对这计谋也十分赞赏，笑道：“这一传可不把他们吓坏啦！”勤治道：“正要给这些地痞流氓来个屁滚尿流！”

不出两日，四周各村果然就传出许多流言，有的说打狗队曾到清源村。有的说：“他们已把跛三的罪行记录在案，不久又要有好戏看哩！”而在村头村尾竟然又出现墨写的大标语：“跛三你这狗肏的，当心！”这些事情一传到跛三和老鬼耳边，果然十分惊慌，跛三对老鬼

说："共产党打狗队厉害，林特派员、何中尉在狗爬岭还叫打得丧去狗命，我跛三也只有一颗脑袋，老王八，你这家我不敢住了。"又对那几个便衣说："我吃羊肉没到口，倒惹了一身羊臊气，打狗队要来和我算账，我只好不再奉陪！"那几个便衣更加恐慌，大家商量过之后，都说："当时吴特派员也没交代我们要住这样久，你走我们也走！"都纷纷溜了。只剩下那老鬼。当时他想："他们都溜了，让我一人做替死鬼？不干！"一时树倒猢狲散，都躲开了。

那老鬼凭他身上有几分血钱，在外面鬼混多日，见没个动静，心壮了些，一天，喝得有六七成，偷偷地溜回家，见红缎在堂屋内温习旧书。这孩子现已失学，非常想念蔡老师，见老鬼害了这许多好人，又引进这样一群地痞流氓，不但讨吃讨喝，还背着人拉她进房要剥她的衣裳，被她叫开了才放手，恨之入骨，一见老鬼进来就骂："老王八！"老鬼却还厚着面皮在她旁边坐着，红缎把书本一合走进房去，顺手砰地把房门关上，只听得玉蒜在灶间叫着："红缎，红缎！"老鬼心想："玉蒜在家。"悄悄地移往灶间。

玉蒜果然在灶间忙着下米切菜，正背着灶间门，并不知道有人进门，更想不到是老鬼。那老鬼乘着有几分酒意，又见老六已不在家，见这媳妇现在长得又肥又白，可不比当年瘦竹竿，一时起了邪念："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现在又没了男人……"便悄悄上前，出其不意一把将她搂住："玉蒜，我们不是有那段恩情吗？现在老六又不在家，也不会回来了，就跟我算啦……"

那玉蒜突然受到这袭击很是吃惊，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回头一看却是老鬼，新仇旧恨一齐涌起，大声喝骂："老王八，你不想活了！"用力挣扎，那老鬼只是死缠不放，苦苦哀求："跟了我吧，好人……"她见挣扎无效，一时怒起，挥动手中菜刀迎头只是一刀，只见那老鬼惨叫一声，鲜血直冒，仆倒在地。当红缎闻声赶来，只见玉蒜手执菜刀，满身血污，像是很担忧害怕。红缎却大为赞扬，拍着手说："娘，你杀得对！我找勤治婶去。"玉蒜经她一提也有了主意："对，你去找勤治过来商量，千万不要对外人说。"红缎道："我才不这样傻！"匆匆地走了。

玉蒜把大门闩上，只留下一面侧门，默默地坐在灶间门槛上，支颐凝思，她多想念老六呀，要是他在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她并不后悔，她有时打一打她家那条脱毛老狗还多少手下留情，而对这老王八她是没一点怜惜之情，只有怨恨，特别是他做了那罪大恶极的坏事以后。可到底是个农村妇女，没见过这样场面，有点心慌呀！

不久，红缎带着勤治从侧门进来，看了那老鬼尸体，又听玉蒜将前

后经过一五一十说过，勤治便说：“这反革命罪有应得，你杀了他正是替革命立功，不用怕，来，我帮你处理！”她们三个人立即把所有门户都闭上，找出条旧麻袋把老鬼装住，捆绑成一团。正在上绑时，红缎突然叫道：“且慢！”勤治笑问：“你还有什么打算？”红缎忙着到处找木板，她终于在灶间找出一块小木板，钻了孔，穿着麻绳，然后在那板上用墨笔端端正正地写着“反革命者杀”！下面又工工整整署上个“打狗大队”。

大家都觉得奇怪，玉蒜问：“你干什么来？”红缎倒是轻轻松松地回答：“在那反革命分子头上挂上这块牌牌不正好？”勤治连声称好：“红姑娘真能干！”玉蒜也兀自喜欢：“这样，我们不也都成了打狗队啦。”红缎把拳头一举：“我们就是打狗队！”

入夜以后，玉蒜换去血衣，洗涤灶间的血迹，便和勤治悄悄地从后门把老鬼尸体抬出，由红缎打前哨，径奔桐江岸。她们到了岸边，拣个水深流急地方，又绑上块大石头，才把那尸体投下。做得干净利落，没一点痕迹。回家后，勤治分手，玉蒜和红缎闩上门上床休息，两母女为这件事兴奋得直谈到鸡叫。

几天后，那老鬼尸体随江水冲向下流，大石掉了，漂了上来，被船家发觉，一时又传开：打狗大队把那出卖乡里、儿子的老王八宰了，投尸入海，见有打狗队拴在老鬼颈上的木牌为证。那跛三一听说老鬼已被打狗队宰了，长长地伸出舌头，连称：“好彩，走快一步，不然也要进水晶宫哩。”更是魂不附体，怎敢再在清源一带出现。

消息一传到老六耳边，他就想：“打狗队也到咱们村了，预料那边也没什么事。”便想回家看看。

原来老六当晚逃出清源，径投东岱乡张器家。他摸黑走了三十多里路程，好在常来路熟没走错。到东岱时已经五更天了，他去敲张器家门，刚好张器没去值夜班，就把他藏在自己家柴房阁楼上。他在那儿躲了几天，白天上去，晚上下来。后来听说无事连白天也不躲了，就近主持当地的工作。

当他听说清源来过打狗队，宰了老鬼，跛三等一班人早已闻风逃走，便对张器说要回去走走。张器却说：“我们这儿现在也少不了你。”老六答应去看看再来。当晚他披星戴月地赶回家，悄悄地去敲家后门，玉蒜出来开门，一见老六，就热泪纵横地诉说别后苦情。红缎更是兴奋，直搂住他的颈子，坐在他怀里不肯下来。当老六听说到有关清源打狗队的故事，更是笑弯了腰，笑声直达户外。他说：“你们干得对！只有像这样果敢坚决才像个革命者！”又对红缎说：“孩子，你想做一个真正的打狗队员？好，我答应你，等马叔来，我就对他说，把你送到打狗

大队去锻炼！”从此，老六就在清源潜伏着，只是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

第十七章

一

吴启超带了个丁秘书在为民镇和许德笙会了一次面，许德笙一见面就说：“林特派员也太随便，狗爬岭是个什么地方，岂可大意。”吴启超故意问他：“人人都在说这件事又是许天雄干的，许先生的高见如何？”那许德笙大笑：“白纸黑字写在那儿，吴特派员怎的也相信一般流言？许天雄固然实力相当，也不过是些偷鸡盗狗之流，哪有这样高明手段？真相现已大明，打狗队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以下下木为根据地，现有三五百条枪，由一个叫许三多的率领。此股人马贻害极大，既不损害人民利益，不打家劫舍，又专与中央军作对，因此甚得人心，现在就连许天雄也怕他三分哩！”

这些情报比林雄模所掌握的又更进一步，吴启超大为震动：“土共有此实力，为什么从无所闻？”许德笙道：“怕就只你们不知道。在南区现已家传户晓，人人闻而胆寒，特派员也听到清源的事吧？打狗队又把一个告密的杀哩。”言外大有叫他小心在意的意思，“共产党现在是无孔不入，吴特派员出入也要多加注意。”吴启超正色道：“我怕就不会来哩。”那许德笙只笑而不答，默默地在吸烟。

那吴启超一会儿又说：“从林特派员因公殉职后，本人受命接充重任，我希望许老先生仍本与林特派员合作精神，继续合作，事成之后当有重赏。”许德笙对这新任官儿作风手面不大了解，想摸一摸底，故意表示困难道：“我是老朽无能了，做不了大事，最多也只能通通气，出点主意。”吴启超连忙抛出：“林特派员许下的好处，到了我手下一切照旧。”那许德笙略见活跃，忙作解释：“不是鄙人一味在钱眼上打转，要做大事，实在需要花费。不说别的，就说我今天对吴特派员说的这些情报，也是来的不容易。小弟花了不少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呀，我可为党国牺牲一切，但线人却不同我一般见识，他们一开口就是个钱字。”吴启超道：“花钱事小，只要能成大事。”许德笙频频点

首："吴特派员的见识极是。"

吴启超又道："你对林特派员所提的建议极佳。不过如此一来不免先伤和气，我们对许天雄还不愿作对，只要他能迷途知返，和我们合作共同对付土共，我们就满意了。"那许德笙却大摇其头："吴特派员所说的虽也有一部分道理，怕难走通，绿林中人见识不广，没有眼光，猜疑心重，不叫他们见到棺材是不流泪的。当初林特派员也有这个意思，我都把道理对他说明白了。"吴启超道："许老先生的意思是做不得？"许德笙笑而不言。"要是我请许老先生亲到上下木一趟如何？"那许德笙问道："叫许天雄来归顺？"吴启超道："就算是探探虚实也好。"许德笙又是一阵沉默，笑而不言。

那吴启超心想：怕又是个钱的问题。便对丁秘书努一努嘴，那丁秘书便打开公事包，从里面取出沉甸甸五大包东西，吴启超一起把它推到许德笙面前："这儿是五百大洋，你先拿去用，不够再拿。"那钱财起了作用，当下许德笙大乐，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为党国效劳倒不全在钱财上着眼，吴特派员既有赏赐，我也不便推却。到上下木的事，我可以办，不过我这儿还有个打算，能见许天雄，晓以大义，劝他来归顺当然好，我愿尽力为之。万一气候不合，我也只能和大头先联络联络。只要做得好，把大头拉过来，许天雄两腿缺一，走不动也许会低头。"吴启超大加赞许道："许老先生果然是好军师。我已对周司令说过，事成之后再委你个官职。"那许德笙连称："多谢，多谢！"匆匆起身告辞。

上下木由于许天雄平时戒备森严，外人进出很不容易，许德笙凭他过去因赎取肉票有过来往，要进去也不难。在吴特派员那儿受命之后，第二天他便换上一套黑衣裤，夹了把黑布伞，手执松枝迤逦到了上下木。在离上下木三里外设有一道防哨。上下木原是块盆地，四面皆山，从平原地区进去只有一条狭窄通道。许天雄在通道口上利用地形筑了两座石头碉堡，牢固无比，如果他用火力把通道一封锁，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通过。

走过第一道防哨时，许德笙一手撑开黑布伞，一手把松树枝摇着，表示是自己人，便无人出来麻烦。他顺利地通过第一道防哨又到了第二道防哨，这防哨设在峡谷尽处，又是一列小碉堡，各个碉堡有羊肠小径可通青霞山。在大路口设有一盘查哨，站了几个哨兵，在这儿对过往人马要盘问几句。许德笙走近哨所，当即有人过来盘查，许德笙说："金井许德笙。"那哨丁又问："来做什么的？"许德笙道："和大头哥有要事商量。"接着又说，"请你们帮个忙带带路。"那哨丁便用黑布把他双目蒙住，派人把他带进去。许德笙把黑布伞合起来，自己抓住一头递了另一

头给那带路的，就像瞎子走路一样由那人把他引进第三道防哨。

到了第三道防哨又换了另一带路人。许德笙为人奸猾，和那带路人边走边扯闲话，把那带路人逗得十分开心，又走得十分缓慢，那带路人见他是大头哥的老友，看来也是内行人，便说：“老先生年纪大了，这样走路不便，我做个主把黑布除了吧。”许德笙当即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怕你破了规矩招来首领责备。”那哨丁说：“有必要时我再把黑布给你蒙上。”这样他就被免去这“规矩”，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从第三道防哨以后，都是平地，一片绿油油好庄稼，而道路错综复杂，进入其中如入迷魂阵，常有地堡出现。据说许天雄现在实行的还是封建的大族长统治，全乡土地除每人有一两亩地外，大片土地都归族有，种田的是大家，收成一半归公一半归己，归公的那部分就是他给匪兵做给养的来源。谁不听他的，就被取消族田那部分收入，劳役照旧，因此大家都怕他，他也利用这一条来进行他的家长制统治。

不久，许德笙被引进接待所。

这接待所是间三进大屋，平时住着来自三山五岳、四面八方的特殊人物。有来接洽入股的，有来请领武器弹药的，有来通风报信的，也有肉票掮客、受人委托前来接洽赎取肉票事宜的。上下木虽是个大乡，却没有旅店，来的各方宾客都住在接待所里。这接待所设备颇为周全，吃、喝、嫖、赌、吹样样俱全，只要有关系来的，还可以不必付款。

许德笙在接待所住定之后，看看同住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很多，都是些自称为江湖好汉的亡命之徒，有坐过多次牢的，有被通缉远走他乡的，也有被迫走投无路才来入伙的。大家都枪不离手，手面颇为阔绰，一场赌博输赢以千论计。但相互之间又都不愿露底，只说有事找天雄大哥来，或等许大姑召见。有人已来了许久，尚“未蒙召见”，有人已见过谈妥，却待办完最后手续。一天之中，来往的就有三二十人。

许大头一听说许德笙来访，知道此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亲临接待所。一见面就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许老。”那许德笙也很殷勤，口称：“许久没见了，心里直想，最近稍有余闲，过来探望探望。”又问：“天雄大哥、大姑都好？”许大头道：“个个都好。就是人多事杂，也抽不出时间到金井走走。”许德笙又问：“最近生意可兴隆？”许大头说：“也不如前了，能赎的肉票都赎走了，赎不了的，没什么油水，自养。”许德笙道：“一头千斤重的大猪，有时也有肥瘦之分，看你怎个煮法，熬油、切片、做汤……”说着就是一阵干笑：“为民镇那一仗你们打得可真漂亮，叫那许为民至今还翻不过身！听说那四大天王就在你这儿呀？那是四枝花呀，能弹能唱，人品又好，堪称空前绝后。大头兄，你

真有眼光，什么时候也叫咱见识见识？”许大头见提起此事面色一变，叹了口气：“别提哪。”

许德笙故作吃惊道：“不是说你把她们背进山的？”许大头大为不快：“又叫大姑宰啦。”许德笙也很惋惜：“为什么？兄弟们东奔西走，弄个娘儿玩玩也不为过。”许大头只是摇头叹气，不便多说，却问：“德笙哥前来敝处定有要事？”许德笙道：“要事没有，过访过访罢了。”说时像有些心事，大头也是机灵人，他说：“此地人多不便，请过我家里谈谈。”正合许德笙心意，便说：“多久未见，叙叙也好。”

许大头现在叫作光棍，等当驸马爷，尚未有正式妻室，一个人住了一座三进大厦。后来他把前面两进拨充飞虎队用，自己住在第三进，因此，也是飞虎队大本营。

两人坐定，自有小兵丁前来送茶送水，许德笙四面张望，正色问道：“怎的连个女人服侍服侍也没有？”许大头苦笑道：“我们那位大姑自己是个女人，却一向厌恶女人，她不喜欢，我们做底下人的，也只好……”许德笙频频摇头：“那未免苦了你。”又问：“你们两个人的事怎样啦？”许大头见旁边无人，也放胆说：“天雄大哥有心，大姑却无意，她看不上我，我又何尝看得上她。”

许德笙问：“大姑今年也该有三十出头了？”大头道：“和我差不多年纪。”许德笙故意说：“一个女人上了三十年纪，能不过闺房之乐也真不容易。”大头一听这话就笑开了：“我们这儿的事外头少知，大姑倒不是那样干净的人，身边那几个人谁不和她胡搞过，她要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要年轻的小白面。”许德笙点点头：“那你也得给自己打算打算。”大头道：“我是看天雄大哥的，他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想做。”许德笙大加称赞：“你可算是忠心无二，将来天雄大哥一仙逝，这儿的摊子还不是你的？”大头又是一阵苦笑。

从大姑事又说到目下处境。许德笙问：“听说三多也扎起来了。”许大头道：“我正为这件事担忧，过去南区还只许为民和我们，现在却出了个三分天下局面，三多扎起来了，声势不小呀，先是潭头，而后是狗爬岭，一下子增了好多实力。连天雄大哥也很称赞，说人家打得巧、打得好，打狗队一出，叫我们飞虎队也逊色了，我就是不服气。”许德笙连忙插口：“这一来你们也不得了，前有中央军、乡团队，后有共产党打狗队，正好把你们夹在中间。”大头道：“我也是这样想。可是大姑不听我言，另有打算，她说三多并不可怕，可怕的还是中央军、许为民，她要联合三多。”许德笙吃惊道：“可能吗？”大头道：“我反对无效，天雄大哥拿不定主意，大姑又独断独行，说是双方已有了协议，井水不犯河

水，各干各的，共同对付中央军、许为民。”许德笙问：“这局面能维持多久？”大头耸耸肩苦笑着：“天知道。”

许德笙又问：“万一三多坐大你们怎么办？”大头道：“我当时也说过，三多走的是红路，我们走的是黑路，怎能搞在一起？大姑却说三多也是被迫上梁山的，只要我们有心，也可以把他们拉过来，钱财的事谁个不想。”许德笙乘机挑拨道：“与虎谋皮要当心连自己也进了虎口。共产党标榜的是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你们虽不是什么贪官污吏，少不了也是个土豪恶霸，正是他们要打倒的，况且上下木和下下木世代打强弱，结下冤仇，三多与你们有杀兄之仇，他肯饶过你们？看来是大难临头了。”大头也很丧气。“我想大姑拉拢三多，也不全是为了对付中央军、许为民，也想借刀杀人。”

大头紧张地问：“杀谁？”许德笙低低地说：“对付你！老弟，你相信你手中有那支飞虎队能叫大姑安心？看来天雄大哥的打算，把你和大姑凑合在一起共继他的大业也落空了。大姑为人我了解，她不常自比彩凤，而你在她眼中也不过是只微不足道的乌鸦，彩凤如何能随乌鸦？”大头把头低着，这话正中了他的要害。“现在怎么办？”许德笙接下道，“我们是旧同事，是老朋友，我不妨对你直言。只有走正路一条，和中央军、许为民言和，共同对付土共，立点功，乘机洗手不干，凭你们过去积累的那些钱财，也可以过几代清闲日子了。”

许大头并不立即表态，他一直在深思。多少也弄清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许德笙，为什么在这时突然拜访的意图了。许德笙见他不作表示，又见许果匆匆进来对大头说：“大头哥，大姑请你有事。”便说：“晚上再谈。”

晚饭后，大头又来看他。许德笙问：“大姑找你有什么事，是不是怀疑我来找你？”大头道：“听说下下木来了三个陌生人，有个女的顶怪，也是男装打扮，大姑想弄清个来历，我已派人去打听。”许德笙对这消息十分注意，却不作声。但问：“我白天和你谈的，你有什么考虑？”大头故意说：“穿针也要有人引线。”许德笙大感兴奋：“中央军、吴特派员是我的老友，许为民那边我也有知己，这件事不难。”大头把他的话套出来后，却又说了另一句泼冷水的话：“这件事怕不容易，天雄大哥信的是大姑，而大姑现在是决心和许为民干到底，更怕上当，把人诱出山林再来个一网打尽。”许德笙泄气道：“那我是白来这一趟了？”大头微笑道：“你不是说是来看老朋友的吗？”许德笙却心有未甘：“我找天雄直接去谈如何？”大头警告他道：“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好，大姑知道了不是玩的。”

第二早，许德笙告辞，许大头表示愿送一程。在路上，许德笙问：“那下下木新来的两女一男都查清楚？”许大头道：“刚刚有个消息，来历不明，那男装打扮的叫蔡玉华，男的叫黄洛夫，另一个女的叫阿玉，现都在下下木住，看来也是些大人物。”许德笙把这些人名字默默记在心里，临分手时又说：“我们所谈，仅是小弟一番善意，请勿对外泄露，免得多生是非，用得着小弟之处，随时听命。”大头通知底下人说：“是自己人，不用按老规矩办事。”所以许德笙没有被包上眼，沿途看见不少虚实。

二

许德笙一离开上下木，就到为民镇找吴特派员，当他说到下下木最近来了两女一男，男的叫黄洛夫，女的叫蔡玉华、阿玉。吴启超大为吃惊："这三个人正是我手下逃兵，想不到竟然都上了梁山。好呀，我们又对上头了！"关于劝降的事，许德笙在汇报以后又说："这件事要办得快，就得照我对林特派员提的办，我预料你们在禾市一动手，许大头就会来找我。"吴启超当时不响，心内也有了主意：看来先礼后兵还是行不通，还得走林雄模设计好的那条路数。

在戒备极为森严的情况下，他回大城一次，并和朱大同进行会谈，会谈后带上丁秘书秘密地到了禾市。

那禾市是个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商业极为兴盛，国内外商船来往不绝，住有约三十万人口。当地警备司令是周维国同班同学，姓张，两人颇有交情。当时听说刺州周维国派人拿了亲笔信因公前来，马上就接见了。那吴启超给张司令送上周维国礼品一批、亲笔信一封，说声："周司令多多致意张司令和夫人公子，信中所提各事，务请张司令鼎力支持。"

那张司令打开周维国亲笔信一看，心内疑惑："果有此事？"却也叫警备司令部侦缉科长刘少校过来，当面交代："周司令有亲笔信来，可见案情重大，你好好地协助吴中校办理此事。"那刘少校答声："一定尽力协助！"就把吴启超请过侦缉科，由丁秘书协助着来研究有关资料。

正如许德笙所提供的线索，在禾市确有"大同钱庄"和"世界南洋庄"，由富侨商何文义、何文洪两兄弟主持，据说经营得法，信用卓著，年来营业颇有发展。那大同钱庄吸引极多侨眷存款，世界南洋庄专做南洋各埠买卖。何家兄弟一向在商业界活跃，被称为年少有为，历届禾市商会选举都当选为理事。

那刘科长把材料研究过之后，也有些迟疑，他说："何家兄弟在地方上颇负盛名，一向被认为正当商人，商会里有一定势力，现在只凭一人告发就随便定案，怕难以服众。"吴启超却说："告发虽仅一人，但所供材料均极确实，料不虚假，小弟这次前来也无逮捕法办的意思，仅为把他们当作人质，以便我们那边行事。"刘科长道："只要你们不引渡，仍交我们处理就行了。"言外之意，也无非"肥水不过别人田"。

第二日，何文义、何文洪兄弟就相继被捕，钱庄、南洋庄都被搜查标封，对外却不宣布。当日刘科长、吴启超在警备司令部把两兄弟提审，岂知那何文义、何文洪矢口否认，且多方提出证件证明他们都是小吕宋侨商，且有出入小吕宋“大字”。至于许天雄是什么人，他们声称从未见过，也仅在报上知道有这样的匪徒罢了。用过几次刑也没什么眉目，而禾市商会则代为四处奔跑呼吁。

这就叫那张司令有些棘手了，他把吴启超叫去问：“怕是你们搞错了？当初我也有点疑惑，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匪首，怎会有这样两个斯文儿子？”刘科长也说：“商会已出面担保，要答应，碍于是刺州方面来的公事，不答应，又无法对商会交代。”张司令只好说：“人我扣留在这儿，你再回去弄个清楚。弄确实了，就来封信。”

那吴启超没办法只好和丁秘书重返刺州。他们一干人到了为民镇就下车，叫人把许德笙找来。一见面这吴特派员就拍桌大骂：“你提供的好情报，原来何文义、何文洪兄弟的事全是假的。”那许德笙倒很镇定，他问：“人捉到了？那就成了一半大事。如果特派员不信我可以约许大头来见你。但有话在先，你千万不能伤害他，好好地做一番工夫，此人是可以拉过来的。外有何家两兄弟被扣押，内部再把许大头拉过来，就不怕许天雄不低头。不过……”他半晌又说：“事成之后，特派员有什么奖赏？”说的确实，吴启超也动摇了，便说：“可以给你一笔赏金，再给你个乡团司令部参议。”落了实，许德笙才说：“我用身家担保，赏金应先付，官职事成后再委。”吴启超暗暗地骂了声娘：“他妈的，真会敲竹杠。”对丁秘书道：“给他！”

那许德笙把钱收下，说：“和许大头会面的事，可要非常秘密，不然就会坏大事。特派员也不能到上下木，许大头也不能到为民镇，只能在金井我家里。”吴启超却又迟疑：“要我到金井去？我的安全又有什么保证？”许德笙笑道：“特派员只能带三五便衣，你的打扮也要变变，有我在，包没事。”

在许德笙再度到上下木前，许大头又和大姑闹过一次。原来三多又派了三福过来，送了几斤上等青霞茶和几件野味，由许果引见大姑：“三多大哥多多拜谢大姑，前次送去美酒肥猪，也叫我带来一些山野土产，请大姑收下。”大姑果然高兴，问三福道：“听说你们那儿也有个女扮男装的好汉，什么时候也请过来坐坐。”三福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又说：“三多大哥叫我带来口信，他说最近我们那边弹药颇感困难，有钱也买不到，想请大姑通融一下卖给我们几千发子弹。”大姑问：“为什么三多大哥不自己过来？我还有好多事情和他商量呢。”三福道：“三多大哥

最近很忙，大姑有话先托我带去，日后有空再来面议。”

大姑当时想：三多有求于我，看来是想试试我的诚意，小钱不花大钱不来，要子弹就给了吧，双方关系打好了，日后见面好商量。便叫许果：“给他一千发子弹。”又对三福说：“子弹我们这儿有的是，钱我也不要了，算是我送的。多多拜上三多大哥，有空请他过来，也不要忘记把那位男装打扮的姑娘带来。”

三福当面谢过，叫人挑上弹药由许果陪送要返下下木。不意到了村口就被飞虎队人马拦住，一个小头目问是哪来的，当时许果就说：“大姑给下下木送的礼。”那小头目声势汹汹问：“大头哥知道不？”许果生气道：“大姑送的礼关大头哥什么事！”那飞虎队就是不许通过，许果孤掌难鸣，只好又叫挑回，三福便故意说：“原来大姑说的还不算数。”许果失了面子，一肚子气，向大姑回说：“大头哥不肯放行。”把经过全说了，大姑听了大怒：“许大头也未免太小看人了，他吃穿用的是谁给的？他有今日又是谁给的？把他叫来！”一面又叫人：“多派几个人送过去，飞虎队还敢找麻烦就给我打！”那许果果然去传大头理论。

原来那三福过来向大姑借用弹药的事，早有人报知许大头，大头一听甚为吃惊：三多弹药不足正是一个弱点，如何能周济他，不正助虎添翼？一面派人去拦阻，一面也想亲找大姑晓以利害，到了半路就碰上许果，许果说：“大姑找你。”大头道：“我正要找她。”当下匆匆赶进大姑住所，在路上想了许多关系利害的话想对大姑陈谏。一推门进去，只见大姑面孔铁青，两手按在双枪上，像只被激怒了的雌老虎，在房里团团地转，一见面就怒气冲冲地责问：“许大头，你做的好事！”大头倒还冷静，开口解释：“大姑，听我说……”大姑哪容得他开口：“你在人家面前丢我的面子！我且问你：从你入伙后，我们父女俩哪点对不起你？你今日有这样的荣华富贵，又是哪个给你的？你呀恩将仇报，想在人家面前丢我的面，使我见不得人！我问你：这份家业到底是你许大头的还是我许大姑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这个主？……”大头也是性子急躁的人，哪受得起这阵臭骂，也不愿多解释了，只任她一个人在那儿叫骂。最后把许天雄也惊动了，过来劝解。

大头回到家里一肚子委屈，又听那飞虎队小头目前来汇报，说大姑派了好些人护送三福出村，飞虎队想上前阻拦，受了一顿臭打，还骂：“你们吃谁的饭？敢不听大姑的话！”大头更是苦气，心想：看来，上下木也不是我许大头久居之地了。

正在这个时候又报许德笙来访。

许德笙一见面就说：“老弟，我是有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给你

带来一个大不幸消息，中央军已出动了一个团，即和许为民的乡团会合前来进攻上下木，你们好景不多了。”大头很是吃惊，忙问：“是真是假？”许德笙道：“我们是知交，哪会说假话。我料如此兵力进攻，你们也难于抵挡。那时树倒猢狲散，老弟不能不预先做退路准备。”大头十分沉闷，低头不语。许德笙故意问道：“有困难吗？”大头叹了口气：“即使大树不倒，猢狲也要散啦。”许德笙知道话中有话，忙问：“这话怎解？”大头心怀不满，也就把他和大姑那场争吵说了。许德笙道：“那你怎么办？”大头表示为难道：“也是进退为难呀！”

许德笙表示无限同情道：“你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投奔周维国司令？当今刺州广招四方好汉，共同反共，那许为民、许添才凭什么当司令、当参谋长？还不是为的手头有点实力！凭你这支飞虎队，只要投奔过去，怕不也是个团长、副司令？如你能再把天雄大哥一起拉过去，功劳就更大了。”大头摇头：“我已是过江泥菩萨。”许德笙故意试探：“也有门路问题吧？”大头点头。许德笙于是摊牌：“不瞒老弟，我二探上下木都是受了吴特派员的委托，来探你们虚实的。现在何文义、何文洪兄弟都在禾市被扣，天雄的后路已断，容不得他不低头。我们是老朋友，我特别照顾你，劝你抢先一步和特派员搭上关系，将来论功行赏，少不了你就得第一功。我说的全是真话，不信你可以跟我和吴特派员见次面，谈次话。”

这消息使许大头大为震动，许天雄的后路真的断了？他了解许天雄，如果这消息属实，就等于断了他命根，不会不低头的。到那时又不知会出现个什么局面。只是有点不放心。许德笙道：“你怕什么？我已和吴特派员说定，他不会抓你的，就在我家会面，双方都不许多带人，他带来的只有三五个人，你也只能带三五个人，其余一切由我安排。不过这件事要非常秘密，天雄、大姑那儿都不能走漏一点风声。”事已迫上来了，大头想想：谈得好就谈下去，谈不好也无损。便也答应。

当晚，许大头带了十几个亲信，悄悄地赶赴金井。许德笙早做准备，他在村口接住他，并低声说：“吴特派员已先到，人家很守信用，只带五个人，你却带来这许多人。”大头道：“我叫他们在村口等就是。”许德笙又说：“不管谈成怎样，在我家双方都不许动手。”大头道：“只要他不动手，我也不动手。”这样，他也仅随身带着五个人进村。

这金井住有二三百户人，是个半侨乡。小康人家儿子到了十几岁就由父母筹笔款，买张“大字”出洋去，穷困点的有当兵也有当匪的，因此又出了不少匪，当年许德笙就是这儿的头目。自从他放下屠刀，表示愿出面维持乡土，金井侨商都很感激他，逢年过节大都给他寄钱送礼，他

也更加卖力。此地一向既靠许德笙出面维持，又是大头的老家，许天雄不曾来打扰，别人不敢来，倒还安静。

那许德笙家道中等，儿女却很多，日子过得虽不太好，但由于热心“公益”，在地方上也算是顶尖儿人物。他家有砖房一座，因平时交际应酬较多，房子不大，布置得倒还雅洁。当晚吴启超来，许大头又接踵而来，他便杀鸡宰鸭，备酒款待，当时他见两人都有点不大自然，便说：“两位且不忙谈正经事，先喝两杯。”在他巧妙地安排下，双方几杯酒下肚，气氛也就变了，他又乘机建议：“双方都把上衣宽了吧。”又对双方的护卫人员说：“你们也去喝酒，在我许德笙家，不论是特派员，不论是许队长，都安全得像在保险箱里。”那许大头先自宽衣把枪挂在衣架上，吴启超跟着也宽衣，把武器解下。许德笙说：“这不正像一家人一样？来，让我敬两位一杯！”

在饭桌上，吴启超先开了口，大谈其周维国司令的德政，反共大业，南区形势……许大头默默听着。但当吴启超说道：“当初成立乡团，周司令原有意委任许天雄先生出山共维大局，只因形势紧迫，地方父老对许天雄先生出山一事反对极多，没有成为事实，现在看来倒是失策了。”许德笙大点其头，又插嘴说：“当时要是吴特派员找到我，就不会这样，双方打了那几仗，多伤和气。”许大头也插嘴：“我们都以为周司令组织乡团是来对付我们的。”吴启超听了大笑：“中央现有大军驻防刺州，要对付你们，也实不用劳师动众，有一两营人尽足矣。”许大头一听这大言倒有点不快：“特派员也太把我们看小了！”许德笙怕闹僵，连声说：“双方都有误会，过去的事，也不必多说了。”

吴启超又说：“我军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几百万共军也不得不闻风而逃。不过，打仗总是不好，尤其是现在共军已全军覆没，共党消灭在即，恢复地方治安甚为重要。”许大头见他又口出大言，有轻人意思，故意刺他一下：“听说在狗爬岭只有十来个共党打狗队就把林特派员打死了。”吴启超道：“那是一时疏忽大意，并不显得共党有多大实力。”

许德笙见谈话不太投机，忙又打起边鼓：“这都是人人周知的事，我们且不去谈它，就谈谈双方合作的问题吧。”吴启超道：“对合作一事，我的话都由许德笙先生转达了，不知道大头先生，有何高见？”大头问：“你们的条件是什么？”吴启超道：“给许天雄一个南区乡团副司令，你们全部人马改编成乡团。”大头道：“就是说把我们归编到许为民那儿，归他节制？”吴启超道：“一区不能有二主，也只能这样。”大头当时冷笑不语。许德笙却问：“大头兄，你说天雄大哥不会同意？”大头只说了声：“我只怕，你们把他迫去和共产党公开合作。”吴启超笑道：“你们

现在不是已公开合作？”大头只是笑着。

饭后，大家退到另一房间去，许德笙忙着和双方私下交换意见，不久，谈判又开始了。吴启超道：“大头先生，你真是难得的人才，只可惜在许天雄那儿委屈了，听说许天雄并不信任你，许大姑对你也不好。”许大头不响。“要是你能到我们这边来，少不了也是个上校团长。”许德笙从旁又加上一句：“许天雄之有今天，谁不知道全靠大头兄。”吴启超又道：“如果许天雄不愿出山，让大头哥出面收拾残局又如何？”大头心动，却又问起另一个问题：“你们不是把他的两个儿子抓了？”吴启超想：许德笙的话果然是实，自鸣得意地说：“我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怕你们不低头。”大头却说：“不见得，俗语说得好：狗急跳墙。”许德笙道：“以大头兄的意思？”大头却转问吴启超：“吴特派员，刚才你说的话可真？”

吴启超知道他心动了，便说：“有德笙兄在旁做证，如果你能劝许天雄归顺，你是第一功，可以坐上第二把交椅。如果许天雄还执迷不悟，蛮干到底，就由你出面收拾残局，自然副司令一职也就是你的。”许大头道：“收拾残局我的力量尚嫌不足，劝天雄大哥归顺我相机一试。”吴启超道：“事不宜迟，迟了我们就动手。”许德笙也从旁插话：“大头哥的飞虎队是天雄手下王牌，谁个不知？大丈夫做事总要有点胆力，不能老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吴启超又问：“劝降一事，你看前途如何？”大头道：“天雄多疑，大姑死硬，不易。不过，他现在已把颈子给你们套上，也早有洗手不干的意思，不是不可能的。”吴启超又问：“万一他当真狗急跳墙与土共合作到底？”许德笙道：“自然就得借重大头哥来收拾残局了。”大头还有点信心不足：“我的力量……”吴启超笑道：“你忘记了还有我们这个后盾。”许德笙也说：“有三千大军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大头不语，心里却跃跃欲试。

下半夜，他们谈的就不同了。将近天亮时，两人分手，许大头回上下木，吴启超自赶回大城，准备另一步行动。

三

蔡玉华到了下下木后，暂时没分配工作，在受组织上审查。老黄和她谈过几次话，叫她把被捕、逃亡经过做全面的书面交代。她和黄洛夫、阿玉住在一起，除了埋头写那份材料外，有时也帮黄洛夫编编稿刻刻钢板。生活的变化是迅速而复杂的，又是那样传奇式地在进行，她一直在紧张状态中过着。即使是到了安全地区，紧张和恐怖减少了，心情依然是不宁静的。

新的环境向她提出新的问题，组织上怎样来看她的问题？特别是反动派最后对她来了最阴毒的一手后，能够交代得清楚吗？组织上能像以前一样信任她吗？她是在城市里又是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长大，平时养尊处优，过着上层社会家庭小姐生活。到了这个穷山村后，开头几天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稍为长些又感到处处不便。由于她的奇怪装束，也由于她不时无意中流露出城市小姐习惯，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天地里很引人注目。开头几天有人看不惯，也有人把她当笑料，使她感到痛苦。倒是苦茶和三多娘十分同情她。对她说：乡下人少见多怪，熟了就好。果然是，对她有了了解以后，情况就变了。使她慢慢得到安慰的是当许多人都知道她的遭遇，看她累累的伤痕，同时也知道她就是大林的妻子后，没有一个不为她的不幸而伤心。

苦茶听过组织一次介绍后，就对三多说："我们想来想去怎样也想不出对本村妇女宣传些什么，玉华姊的遭遇不就是现成的好材料，为什么不请她对大家说说？也是一种教育。"三多问老黄，老黄也说："设想得不错。"这样，玉华就忙起来，苦茶到处组织妇女小组请她去做报告。不久，她就成为最受妇女们欢迎、热爱甚至于崇拜的对象。有人请她过去吃饭，有人留她在家里过夜，反复地要她讲那段可怕而又悲壮的经历。但她的心情依然是不宁静的，她想念大林，想念自己孩子，也不安地在等待组织上对她这次传奇式的逃亡下最后结论。特别是看见人人都在那儿紧张地工作，自己却只能等待，等待……

这样，她过了相当沉闷的一段日子，一直到老黄再找她谈话，并告诉她组织上对她的审查工作已告一段落，小林已有报告来，说：老魏找到老包，老包说了他所知的一切。材料和玉华所交代的相同。因此老黄在特区提出：审查工作告一段落，并要分配工作给她。同时也告诉她：

组织上已掌握到大林被捕后的情况，这位同志坚强得很，虽然受到敌人各种磨折，但他从没忘记对党忠贞、对敌人仇恨，他一直在顽强地斗争着。组织上也在设法营救他。

最使她担忧的一关过去了，她必须接受另一考验，是新工作的考验。特区要在游击训练班增加政治课，老黄推荐蔡玉华去担任，组织上也同意了，在征求她的意见时，她用无比兴奋心情表示："党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第二天也就迫不及待地、急急忙忙地背着小包袱和老黄上山去。老黄把她介绍给受训的打狗队员们时虽说：这是个革命老同志，受过考验的，有过斗争历史。但打狗队员们对这位斯文温雅、看来又是体弱多病的女指导员，除了新鲜好奇外并不怎样热烈，而后又背地在议论："怎么派了这样的人来？"有时老黄下山，又叫她代，更有人内心不服。

玉华第一次给大家讲政治课，反应也是不好的，她花了很大力气做准备，结果大家都反映："听不懂。"威信更低了。她心里又焦急又难过："我参加了这许多年革命，怎的却不能适应真正的革命环境？"有时当更深夜静，她在草棚里一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忍不住就掉了泪。

老黄倒是非常关心她的，他虽然常常下山，每次上山都找她谈。开头她还没有勇气说出内心的苦闷，怕组织上批评。后来实在太难受了，便一边掉泪，一边对他诉苦。老黄咬着小烟斗默默地听着，倒没批评她，只是向她提出几个问题，他问："当大家上山砍柴烧炭时，你做什么？"玉华道："我在准备功课呀。"老黄又问："你从没随同大家去劳动过？"玉华道："他们都说指导员身体不好，走不动背不起，就在家里看守好哩。"老黄笑了笑，一会儿，又问："你讲的政治课是什么内容？"玉华道："我是从什么叫共产主义讲起，都是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我的话他们怎样也听不进去，这儿又没有黑板写。即使写出来，怕他们也看不懂。"

老黄把烟斗取下，在地上敲着要表示意见了。"问题就在这儿。"他温和然而又是严肃地说，"同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也许是位好老师，却不是位好指导员。你没有调查研究，你忘记了你的对象，也忘记了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在集训中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是从许许多多革命群众中挑选出来的。立场坚定，斗争勇敢，但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叫理论、叫哲学。其实对他们也用不着讲这些，他们要的是实际的斗争知识，是如何认识敌人、仇恨敌人，加强斗争的信心！你不是没有能力讲这些课，而是你的方法不对头，我在村上听苦茶说，你

用亲身的经历对妇女们进行了很成功的政治教育，使我们的妇女在阶级觉悟方面大有提高。对这些武装同志，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生动的例子来做教材？这才是真正迫切需要、有血有肉的教材，可以提高队员们的阶级觉悟，憎恨敌人，壮革命士气！在队员中，我也还听说一些反映，说你没在同志中树立威信。为什么不能树立威信？也难怪，客观原因是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习惯，使他们从内心里轻视女同志。主观原因是你的努力还不够。不要把自己放在队员们之上，放在队员们之外，要把自己放在队员们之中。他们干什么，你也干什么，同艰苦共患难，这样才能使人心服，才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自己的威信……”

这次谈话使玉华受到极大震动，她来不及和他详细讨论，老黄又匆匆地下山了，和其他各次一样把训练班交给她。她沉闷了几天，反复地想着，有时想不通，有时有抵触，多想几次也就慢慢地通了。她想：老黄的话说得尖锐却很深，碰到自己痛处，她实在是把他们当知识分子学生来教育，自己也没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又想，既是党员，又是受党信任、重托的，残酷的刑罚、死亡的威胁，尚且吓不倒我，这一点点困难又算什么呢？她想起日升、天保他们，想起大林和庆娘，他们都在为革命而不顾一切，甚至于生命呀。我得努力，不管有多少实际困难也得跟上去，不能再落后了。

一个人思想通了，方法也慢慢地会对头的。玉华就这样在老黄指点下，经过反复的思考，终于给自己开了一条走向胜利的大道。她接受老黄指示把讲课的内容改变了，讲自己遭遇，讲日升、天保他们不屈的英雄行为；也用生动实例来揭发敌人毒辣险恶的阴谋诡计，这些材料在她看来也许是平凡的，她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在队员中受到极为热烈广泛的欢迎，并且就引起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从大同过来的队员说他们当红军俘虏时的愉快生活，宣传了苏区人民的幸福自由生活，揭发高辉和高老二的罪行、地主和恶霸的欺压，在下下木的人，也历说许为民、许天雄的臭史。有人说时声泪俱下，有人表示要永远跟党走，“没有共产党，穷人哪有活路？”课上活了，个个感到对自己帮助极大。热烈的反应鼓舞了玉华，她想：“过去的弯路走得多远。”以后就更注意找活的材料来做课文了。

同志们还是那样表示：“你走不动，背不起，还是守在家里吧！”但是玉华对这种“轻视”的论调变得顽强起来了。先检讨过去自己轻视劳动，没有劳动习惯的缺点，表示决心改正，愿跟大家在一起。当有人说：“这件事不是你干的，还是守在家里好。”她有点生气了，瞪起眼来说：“我是指导员，你们得服从我的命令，我说要和大家一起干，就不许

你们反对！”她穿起草鞋，腰挂砍刀，从那天起果然就跟着大家进密林下炭窑。有时跌了、伤了，痛得泪水都快出了，还是咬紧牙关。“我是共产党员，”她想，“人家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当同志们在练习射击、爬山越岭，她也不肯落后，尽管艰苦，她还是一点一滴地在学。慢慢地，她和同志们的关系改变了，虽然背后对她议论还是很多，却不是找她的差错，也不把她当笑话，而是在说：“我们的指导员，真不愧是个吃过苦、受过考验的人！”她成了这支在成长中的队伍的一员了。

老黄还是常常上山，每次来都找她深谈，也发觉她的思想感情在变化，身体的变化更大，她不再是那个面如桃花、手若玉脂、斯文温雅的女中学教师，而是一个面红手粗、行动敏捷、身体刚健的女战士。每次回村，还身背驳壳、腰系弹带，村上有不少妇女几乎认不出她来，问她：“是不是也当上打狗队？”玉华笑了笑说：“是共产党员嘛，人家能做的事情，自己也该能做。”这话使大家都很感动，特别是阿玉。她对黄洛夫说：“人家玉华姊连枪也扛起来了，我却越变越斯文，我们也上山去吧。”可是老黄却不同意，他说：“革命得有分工，不能个个都去驰马打枪。”

这些日子来，老黄也在忙着，主要是针对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组织，他拟了个方案报上级党委，上级党委不久也来信表示同意，他便着手来进行整顿工作。根据这个新方案，蔡玉华、老六和小许都被提升为特区党委委员，并筹备召开一次特区扩大会议。自己也打算在扩大会议后，亲自上禾市向市委做次汇报。

这时《农民报》已复刊，仍由黄洛夫主持，阿玉还是当发行员，有时也做交通。在要送出最新一期《农民报》时，老黄特别把她召去交代：“一定要设法找到老六，把他带到这儿来。”阿玉虽然已是成人了，结婚后按照船家习惯把头也梳起来，人也长得特别壮健，脾气却依然未改，一样贪玩，有时还有点粗心大意。

四

阿玉由两个打狗队员护送着，在十五家过了一夜，把一包新出版的《农民报》交给他，说："老黄同志叫你准备一下，我回头带你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要有三五天时间。"她和打狗队护送人员分手："那些地方你们不便去，三天后到这儿来接我。"说着，就穿过刺禾公路朝五龙庵出发，她想先去看看静姑了解一下清源情况，再作第二步打算。那静姑却不在庵里，说是随同老师父进城到斋主家作客。阿玉看看日头尚早，心想：不是说报社闹纸张油墨买不到吗？路又不远，不如顺道进城去走走，许久没来啦，顺便也买买纸张油墨。

阿玉单纯，想到就做，心想着，脚步也动了。进城倒没有什么，她对那些守城兵倒是应付惯了的，一副逗人笑面，两句调皮话就混过去了。她进得城来，想去看看小林，又有许久没见了，再想，不对，自己没有任务不能随便找人！直到中山大街，到了一家文具铺。那店伙见她买的纸张油墨多，有些疑惑，问她："你买这许多纸张油墨做什么？"阿玉一听就生气："你这人真怪，我总是用得着才买呗。"那店伙见把顾主得罪了，只好进行解释："不是我多心，是有人查得紧。"阿玉把双眼又一瞪："你怕我会拿去印标语传单？"那人笑笑，说声："真厉害！"便如数卖了。

阿玉正在掏钱付账，突然听见大街一阵吆喝，有人在奔跑，有人叫着："押共产党来哩！"阿玉很觉奇怪："哪来的共产党？怕不就是六叔！"连忙探头出外，只见有五六个中央军，手提匣子枪，押了一个身材高大、衣衫褴褛、反绑着双臂，光头上留有一撮头发、满面伤痕的老头过来。阿玉一看那条辫子就认出是什么人了。她当时内心酸痛，一霎眼就掉下泪，却还能压制没哭出声，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爷！

他在王连那儿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打打问问什么也没说，最后王连长恼了："把他送进城去！"才被解进城。那老艄公神色镇定，他的两条腿被打伤了，走起路来很感吃力，一身上下又都是伤痕，却还是昂着头，露出不屈神情，不慌不忙地走着。当他远远地看见阿玉从骑楼下探出头来，也很吃惊，却不敢打招呼，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将会招来多么可怕的后果。在那伤肿和满布皱纹的古铜色面上，露出了微微一笑。

人已去远了，阿玉还呆呆地站在那儿，她多想跟上去，抱住他痛哭一场呀。可是理性压制着她，她是什么人，能这样做吗？那文具铺店伙却在提醒她：“喂，小姑娘！”她才猛醒过来，匆匆付钱取货。那店伙一边找钱，一边兀自叹着气：“共产党就像捉不完似的，天天在抓，又天天出了新共产党！”这话倒提醒阿玉注意，她伸手到腰上一摸：真大意，怎么把送到清源去的《农民报》也带进城？好在刚刚通过城门口没被搜身，要是这次出城，人家搜起身来又怎么办？她边匆匆地走，边想着这事，越想越不对：马叔叫你做的是什么，却来冒这个险？真糟，怎么办？走着，着，有条横街，她无意中转了进去，一见没人，又胆大起来。“不如把它散了算！”心里一想，就动起手来，边走边散，只走过半条街就散光了。然后她穿过另一条横巷，又转过十来个弯，上了大街，才混在人丛中匆匆出城。

这时静姑已从大城回来，把她接过一边，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放声大哭，静姑急了，问是不是受黄洛夫欺负了？她却说出城里那段经历。这可叫静姑大为生气，她开口就骂：“你这冒失鬼，真不知死活。那是个什么地方，你这时也去得？”把她骂得泪水又缩回去，哭声也止了。“已经成了家，头也梳上了，也该有点大人气！像你这样交通谁敢放心，叫马叔把你换掉算了。”骂过一阵，自己却又流起泪来。这次她是为老艄公感到难过。一会儿才说：“六叔已回家，还不大敢出头露面，派人来问过马叔的动静。你要找他可以，但白天千万不要去，入夜再进村。”

饭后，阿玉就离开五龙庵。这一带熟人多，她不敢走大路，只走小路，走近清源时已是二更天了。她从静姑口中知道一些情形，胆子也壮了，却还不敢直接到老六家。她先去敲勤治家门。勤治一见面就亲亲热热地说：“小鬼，你还没走呀？”阿玉道：“上次当水大王，这次却做了山大王，上山哩。”勤治心爱地把她抱着，她也很感动，一下子两人就抱成一团。

一会儿，两人并排坐定，勤治问她山上事：“这时不比那时，你可以放心，对我说说看，那山上是怎样的？”阿玉更是乐，装作十分懂事的样子说：“那山上，我们的人可真多，有短枪、长枪，还有机关枪。打那中央军死王八的打狗队，就住在那儿，一大队一大队的。那才真正叫作革命呀，力量大得很呢。不怕人家来追呀、捉呀、杀头呀，我们却要去追反动派，捉反动派，杀反动派……”她说得很动情，勤治听得也入神。那许许多多都是她连做梦也不敢想的。“我们住的那个村，就像是自己的，只少了个苏维埃政府。连女兵也有呢，玉华大姊现在也当上什么长……”勤治问：“玉华大姊是谁？”阿玉才想起她们根本没见过面：“一

位洋学生，就是阿林的女人……”

勤治问完山上的，又问她：“什么时间把头也梳了？”阿玉倒面红起来。“是不是和小黄？”阿玉点点头：“就在到你这儿借米的那天……”勤治也很欣慰：“你们两人迟早都要成对的，大家都有个归宿就更好替革命工作了。”又说，“现在村上暂时无事，你最好多留两天给姊妹们报告报告。”阿玉道：“我是找六叔开会去的，他在家吗？”勤治道：“人是回来了，却不敢出面，我带你去找他。”

这一夜老六就宿在自己家，一家人见到阿玉都有说不出的兴奋，特别是红缎一直在追问蔡老师。阿玉道：“以后你要叫他姊夫，不叫蔡老师了。”玉蒜已从勤治那儿知道，她说：“真快，一下子就成了家！”阿玉得意地笑道：“没有办法呀，两个人反正要睡在一条船上，他提要求，我哪能不答应？”老六也说：“这就叫理想姻缘，革命姻缘，双方有了爱情、又有了共同理想，正是天作之合。”他又详详细细地问了老黄、黄洛夫、玉华的许多事。听阿玉说到混进城，散《农民报》的事，他把双眼一瞪，就说：“你怎么也走起我的老路来？没叫你做的事，你瞎做主张，这不叫勇敢，这叫冒失！”又把阿玉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心里却觉得舒畅：“这孩子，有出息！”

那一晚，阿玉就在勤治家住。第二天，妇女小组的人都到勤治家去听阿玉做报告，又是短枪、长枪、机关枪，又是打狗队，把大家说得热乎乎的，都羡慕阿玉运气好，真的到了自己的家。

老六在离家前，对玉蒜说：“红缎我带走，让她到革命大家庭去锻炼锻炼。这家你一个人不好住，就搬去和勤治在一起，有事两人也好商量。我这一去多则十天八天，少则三天五天就回！”红缎也非常兴奋，她要去做个不折不扣的打狗队员了。玉蒜却还有点舍不得，她流着泪说：“孩子，你这次去就永远和马叔、小黄叔还有许许多多叔叔阿姨在一起了。要做好孩子，勇敢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叔叔阿姨的话。妈在这儿暂时住几天，要是住不下去，也会上山的！”三个人在鸡叫时，趁着淡淡月色，踏着朝露动身了。

五

吴启超进见周维国，提出他的所谓“一石二鸟”的作战计划，周维国找参谋长、朱大同商量，也认为可行。所谓“一石二鸟计划”就是既收拾上下木的许天雄，又一鼓作气而消灭下下木共产党打狗队。但他要求再拨一部分兵力给他，以备不时之需。朱大同听完报告也很有兴趣。他说：“共产党既已大举集中，我们也要全力以赴，以期一举而全歼。我请求司令允许我带上特务营去和吴中校配合作战！”周维国也说：“这是千载难逢机会，不可轻易放过。我同意吴中校意见，来个一劳永逸。论打仗朱大同有经验，论政治工作这次吴中校成绩不小，两人正好配合。我现在就把任务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作战由朱大同负责，策动起义，完成政治上任务由吴中校负责，成功失败功过平分。”

这样，中央军又开了一批人马到为民镇，吴启超和朱大同也联袂来到池塘，拿了周维国手令，和许为民举行会谈。那许为民看了手令，当时就说：“这件事重大，我要找添才、中正商量。”显然很有意见。朱大同却说：“你既做不了主，我们五个人一起谈吧。”

许添才见中央军又开来一大批，把为民镇、潭头乡都住满了，正感到疑惑，忙问王连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王连长也只含糊其词，答非所问，就从为民镇赶回池塘。许添才听说要收拾许天雄，没有意见，听说又要委许天雄当副司令，面色一变，当场就提出反对：“要打许天雄我双手赞成，收编这匪股，对不起，我反对。他们在金涂乡杀害苏成秀，洗劫为民镇，几乎使我无葬身地，大仇未报，我哪能和他平起平坐？”许为民早有意见，也说：“南区一地历来我们两派就势不两立，有许天雄无我，有我无许天雄，事情是十分清楚，周司令也不是不知道。如他主意有所改变，我也只好退让贤路。要我和许天雄平起平坐，实在为难。”那万歪心里赞成，却不敢直接表示，他不说赞成，也不说反对，只说：“对这样大事，宜从长计议为佳。”

尽管吴启超口干舌焦地在解释：大局为重，反共为重，桑梓为重，就是谈不下去。朱大同性情急躁，当时听得不耐烦了，便说：“那你就不把周司令的手令看在眼里？要知道你现在军职在身，也是军人，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道理吗？”许为民把面孔一板，也毫不含糊地进行反击：“我可以服从，但更重信义。当年成立乡团队，吴当本书记长请我出

山，提的就是许天雄不得任用的条件。现在吴当本尚在，可以请他来对证。”吴启超连忙解释：“此一时，彼一时，情况有别。当时共党不如现在猖狂，当时又没打狗队。现在形势业已大变，不能再用旧皇历办事哩。”许添才在旁插嘴：“小小打狗队也不用那样害怕。”朱大同一时又忍不住了：“可是林特派员就牺牲在你的辖区内。”许添才新仇旧恨一起发作：“我现在还是不是南区乡团参谋长已很怀疑，你们把王连长派来，什么都要过问、插手，连为民镇大小事务我也管不了。现在又来了这许多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要住地、要给养，才向我伸手，我不能负这样责任！”万歪只得又出来打圆场：“一切以对外为重，我们自己的事好商量。”许添才怒火填胸地说：“你们就是没个商量。”吴启超道：“我们现在不是在商量吗？”许添才竟然也鼓起大丈夫气概，大声叫着：“你们已把副司令委上了，又用大军压境办法，怎能说是商量？这叫先奸后娶，不是明媒正娶。”双方都拉下面子说话，看看谈不下去哩。

朱大同和吴启超回到特派员办公室，他气得说不出话：“妈的，我没见过这样老顽固，我们现在已有充分兵力在此，他不听，也不必去理他，自己动手。”吴启超不以为然道：“没有乡团配合，我们是完成不了任务的。许天雄不能小看，打狗队更不能小看，这儿的三分天下必须来个大一统。大一统暂时还不能统在我们身上，要统在这老狐狸身上。”朱大同道：“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对他说？”吴启超道：“现在还不能说死，一切都在进行中，万一许天雄真的愿意归附，这副司令还是少不了他；万一他内部发生变化，许大头取而代之，对许大头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应付应付，副司令也要给他。”朱大同表示不安道：“可是，这老狐狸一味顽抗，怎么办？”吴启超道：“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先个别交换意见再说。”

那七太当他们在商谈这件大事时，就躲在隔壁房间偷听，什么都听到了。会后，她就把万歪找去，问：“秘书长，你们要和许天雄言和哪？”万歪吃了一惊，这样的大事，七太怎会知道？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还没定，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那七太见他答得不老实便火了，当面拍起桌来：“你这不中不正的歪货，竟也对我玩起花样来了？我告诉你，你们所谈的，我都一五一十地听见了。和许天雄千万和不得，你们和，我那成秀大哥不等于白送一命？”说着，悲从中来，两行热泪簌簌地下了，“此仇我可不能不报。你是秘书长，在会上我听见你尽在那儿打圆场，两面讨好，到底是个什么居心？”几句话把那万歪说得面红耳赤，“要和先把许天雄的脑袋交来，别的慢慢再谈。”

吴启超派人来请万歪：“过去坐坐。”万歪一时也很感为难，许为民

现在还是他的衣食父母，他不能公开反对，七太更不能得罪。至于吴启超那儿，通过许德笙拉许天雄又是他献的策，功成之后，不免也有自己一份奖赏，可怎么办？他边走边想着这件事，只是拿不定主意。

吴启超和朱大同都在等他，一见面就问他观感如何？万歪忙着为自己解脱："吃人钱粮，为人做事，许为民、许添才的话我不能公开反对。其实我的心事，特派员也早知道。"吴启超笑道："秘书长的心事我早知道，你的处境困难，我们谅解。只是目前成了僵持怎么办？"万歪喝了口清茶，频频摇头："刚刚七太还叫我去骂了一顿，骂我骑墙，双方讨好。在这儿做事，真难，真难。"吴启超道："七太的意思怎样？"万歪笑道："许天雄和她有杀兄之仇呀，她如何不反对。"朱大同大感不满："怎么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吴启超道："这样看来我们更无法谈了？"万歪道："确难，确难。"朱大同又表示不耐烦了："谈不下去我们就不谈，让他去走他的康庄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万歪连称："朱科长，这话不能说，事情总得解决，不能急。"朱大同反问："再拖，误了大事谁负责？"万歪频频点头："要想办法，要想办法。"吴启超又道："秘书长，你眼光远，点子多，出个主意吧。"

万歪只是沉默不语。有好一会儿时间，才说："吴特派员，会不能再开了，开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倒以为你可以单独向七太做点工作，她的话比添才作用大得多，只要把她先说通，事情就好办。而且她和许添才矛盾深，凡许添才反对的，她不见得会坚持。从你上次去拜望过她，她对你印象不坏，常在我面前称赞你。"

朱大同一听到女人，眼睛就闪光了，他说："我们这位吴才子对女人就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只是对那蔡玉华来了个马失前蹄，没有射中。"吴启超道："老朱，你又来啦，谈正经事。"万歪毕恭毕敬地说："要做得秘密些，不能让老头知道，只要你同意，我就替你安排。此人重感情，要加点……"朱大同哈哈大笑："你放心，吴特派员对女人的感情，就像红帽子一样，一口袋都是，大小肥瘦咸宜，而且一折八扣，便宜得很。"

那万歪的住室后房有间布置周密的小屋，他过去经常为方便那些少爷们做些手足，动用这个地方。现在他为了便利七太和吴启超进行这场秘密买卖，也把它动用起来。

入夜以后，吴启超和七太就在万歪细心安排下做起那场秘密买卖。两个人从严肃的谈判到吴启超给了七太不少"情感教育"后，情况就有了九十度大转弯。那七太一回去后就对老头说："你想一统南区天下就在此时了，人家吴特派员还是为你打算的哩。他真想叫你去和许天雄和？不

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把套子给许天雄套上，然后再慢慢来收拾他。”许为民将信将疑地问：“你怎么知道？”七太道：“全亏有我从旁打听，不然你就把周司令得罪了。这些话全是吴特派员亲口说的。”许为民疑惑道：“他既有此意为什么不在会上说？”七太一时听了大笑：“亏你混了半辈子官场，连这点也不懂，人说兵不厌诈，机密的事怎能随便就说，你就不信任我，事无大小一律把万歪、添才拉在一起。他们是什么人，能守秘密，替你成全大事？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

许为民疑惑不定，又去找万歪，万歪说：“七太所说是实，吴特派员对我也略有吐露。”许为民道：“如此说来是假和的了？”万歪道：“等到把许天雄从乌龟洞里拖出来，什么副司令也就完啦。”于是许为民反对到底的决心也变了。

六

禾市果然有密信送到上下木，对许天雄说何文义、何文洪两兄弟事发被捕，现人陷大牢，财产已被标封，信中又说：“上次刺州方面派了人来会捕，当时两兄弟都矢口否认，且曾运动商会出面保释。只是近日情况又见严重，说是刺州方面有公事到来，并提出条件：两兄弟如能促成许天雄归顺反共，人可释放，财产也可发还。两兄弟受刑不过，现已招认……”许天雄一接此信暗暗叫苦：“我辛苦半生，后路全断了！”问了那秘密信使好多话，信使说：“两位公子已不成人样，两位太太也哭得死去活来，要老爷想办法救他们一命。”

信使见过许天雄又去见许大姑，那许大姑倒很冷静，心想：“我早知有这一天。”她叫许果安排他吃住，正待过许天雄那边，许天雄已持信过来，问她：“事情都知道了？”说时极为消沉。他人本来长得短小，这时更像短了半尺。大姑点点头：“我早说过，此路不通，你不信我言，致有今天。禾市是个什么地方，容得我们去安排退路？”说着，只是冷笑。“现在，你怎么打算？”许天雄惘然失措，坐在一边不动。“如今办法不外两条，一条是照信上所说的，另一条是硬到底！”天雄问：“你的意思呢？”大姑道：“要我挑选，走第二条，反正人财都空了，大不了再上山。想当年，我们还不是青霞起的家，那时实力还没有现在的大，还干得有声有色。”天雄心里乱，拿不定主意，大姑说得也是，但他不愿半生心血就这样轻轻丧掉，更是舍不得那两个从小栽培到大的儿子就这样失去。

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许大头已先在。他已从手下得到报告，禾市有人来，心想：“事发了，料那老头正成热锅蚂蚁，为什么不利用时机劝他一劝？”便也过来。一见面就问：“听说禾市有人来？”天雄不安地问：“你都知道哪？”大头摇摇头：“看来很紧急，就不知道为的什么事？”天雄把信给他。大头看着，半晌问：“大哥有了打算？”

天雄把信收回，顺手放进袋里，不说什么，那大头乘机劝道：“事情已到了这地步，还是人财重要。”天雄双眼瞪住他。“我这儿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哥，据线人报告，最近为民镇开来大队中央军，看来也有千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一到就说要来攻打上下木，如果真的来打，我们这点点实力也难抵抗。”这消息也很使许天雄吃惊：“为什么不早来

报告？”大头道：“消息刚刚送到，我就过来啦。”天雄更加心慌了：“看来是两面夹攻，你说该怎么办？”大头只是沉吟不语。“你没想过？”半晌，大头才又开口：“我想是想了，就怕大哥难以接受。”天雄道：“你说说看。”

于是大头慷慨陈词，他说：“如今南区天下三分，也不同过去了。我们前有中央军、许为民乡团，后有共产党打狗队，正是腹背受敌。两位公子在禾市又有事，看来也是危在旦夕。我知大哥早有不干的打算，不如乘机洗手，把队伍拉出去归顺中央。一，可以保禾市人财；二，也可以用这点实力换取地位，当他一官半职，过个清净半生……”许天雄没作任何表示，大头胆就更壮了。“禾市来信写得清楚，中央军目的在对土共，不在对我们，如我肯和他们合作，也一定大受欢迎，况且已有先例，高辉一出山不就是个现成独立旅长，请大哥考虑考虑。”

正当他们两个在对谈，已有人走报许大姑。大姑想：“许大头劝降到底是存何用心？”也匆匆赶了过来。她一进门就问：“依大头哥的意思还是投降的好？”大头有点慌张，却还是表示了：“为今之计，我想还是归顺中央的好。”大姑问：“如果人家不要呢？”大头道：“两位公子写来的信，说得清清楚楚。”大姑像连珠炮似的，直发问：“万一是人家设下的圈套，把我们骗出山再来一网打尽又怎么办？”这话很有说服力，连许天雄也为之一动，当时也说：“是呀，我也很怕他们这手。”大头急了，面红耳赤地辩解：“不会的。”大姑又追着问：“你怎么知道？”大头见是关键，被迫不过只好摊牌了：“人家早对我提出保证。”

大姑见话中有话，很是震惊：“保证？谁向你提的保证？”大头道：“许德笙老先生早代表周司令来接洽过。”许天雄一惊：“怎把大事瞒着我？”大头也觉得话说得过早，有些后悔，却又收不回来，想解释。大姑却把马面一翻，咬牙切齿地说：“原来你瞒住我父女俩把一切都谈好了。”双手在枪套上一按：“禾市两兄弟的事是不是你出卖的？人家又给了你多少好处？”

那许大头面孔一片铁青，仓皇中也把手按在枪把上，支支吾吾地说：“禾市事与我无关，许德笙来谈的事，我见大哥主意未定也还没对大哥说。”许天雄见双方都想动武，怕伤了和气，连忙说：“你们两个也不要吵哩。大姑性急，说话容易伤人，大头追随我多年，一直当义子看待，我料也不至于会出卖我，大家千万不要动意气，大敌当前，内部和气就更重要了。”

那大头见有现成台阶，也落得个“君子不吃眼前亏”，忙又解释：“大头追随大哥多年，出生入死，一向只抱‘忠心’二字，我的心就和我说的

一样……”说着，一阵伤心，泪下如雨。“我可对天发誓，禾市事绝与我无关，我大头再蠢也不会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主张归顺中央的事，确系形势所迫，也都为大哥着想。”许天雄也说：“你们双方言和了吧，别叫人笑话。双方的话都说得有理，我也都听了，现在都回去，让我想想。”

大头一离开，大姑就愤愤不平地说：“爸爸，明明是他搞的鬼，为什么你还替他遮瞒？”天雄道：“我以前对你怎样说过的？你为什么这样冒失？如今形势对我不利，飞虎队在他手上，中央大军就在前头，禾市又成了这样局面，叫我怎么办？”大姑道：“总得拿定一个主意才是。”许天雄道：“你的主意有困难，大头的主意我也不放心。”大姑冷笑道：“那就？……”许天雄摇摇头，叫她免说了：“让我想想……”

那许大头回到家里，满腹疑惧，自恨出言不慎，招来这个麻烦。他把底盘全部端出，是想增加天雄的动摇，拉他过来。万一天雄决心死硬到底，他这个“私通外敌”又怎么办？也许那翻面无情的许大姑就会把他收拾掉。越想越觉得后果严重。回到后厅正在闷闷不乐，只听得一阵轻微步履声，从内室转出一个人来，笑说：“大头哥，为何如此不乐？”那人不是别个，正是许德笙。他早在两天前就已得到吴启超的密令，化装潜入上下木，相机行事，并且就秘密地住在许大头家里。

许大头叹了声：“差点没用枪口说话。”许德笙悄悄坐下。问了些双方争论经过，心中不快：“你把话说得太早了，现在叫你为难，叫我也为难。”大头道：“可是事已如此，也只好逆来顺受。”许德笙不安道：“万一搞不好，你这颗脑袋也要坠地。”许大头着急道：“最多大家一拍两散，各走各路。”许德笙微笑道：“你能走到哪儿去？在这种情况下投奔许为民，许为民正要拿你的头去祭苏成秀；投奔吴特派员，一事无成也不见得受重用。事在危急关头，你可要当机立断。”

许大头一想也是，不禁发狠道：“那我就把大姑宰掉！她是一块大绊脚石，没有她，不怕天雄大哥不依！”许德笙点头道：“特派员不是说过，万一劝降不成，你就站出来收拾残局。现在是事不宜迟，中央大军已经开到，南区乡团也在秘密动员，吴特派员、丁秘书已在我家设立指挥部等候消息。再说下下木方面，据我所知，连日来来了许多人马，村内外、山区上下，都严密封锁，会不会是许大姑早已和他们打通关系要来收拾你？”许大头听了这消息更是吃惊：“怪不得她口口声声要上山！”许德笙乘机壮他胆道：“大丈夫做事就要有个胆量、魄力，今天大局全看你一个人了！”又问，“你能抓住多少实力？”大头道：“飞虎队大部分都听我的话，要对付大姑还可以，万一对天雄大哥也要动手……”他大为迟疑了。许德笙问：“实力不足？”大头点点头：“……其次下手也不

忍。”许德笙忙问：“为什么？”大头难堪道：“他对我没什么不是处。”

许德笙一听就放声大笑：“怪不得有人说你不长进！自己打的天下，交椅却让人家坐上，连个山寨驸马也当不上，还讲什么没有不是处。你说许天雄真的把你看重？为什么第二把交椅不让你坐？早说要把大姑许给你了，为什么过了这许多年还没个着落？是他对不起你，还是你对不起他？”说着，频频摇头，“从现在看，事情就更坏了，他们已知道你和外头有联络。万一大姑再给你安上个里通敌人大罪，你还保得住命？事急矣大头！古书有说，识时势者为英雄。又说时势造英雄。目前机会难得，见有现成的高官厚爵在等你，你能不要？”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只大信套动手就要撕：“我白带啦！”大头忙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许德笙大叹一声：“说了也没用。”大头着急道：“你说吧，我有主意。”

许德笙打开信套从里面拿出一份石印彩色委任状，在许大头面前一晃：“周司令给你的委任状，一交上你手就是现成的官儿了。不过，现在你已不需要它，我也不想再把它带回去，撕了算。”大头问：“委的是什么？”许德笙道：“衔头正空着，是参谋长还是副司令全看你自己。”许大头受了一阵挑拨，又见形势迫人，欲念大动：“一不做二不休，算了许大头，要冒险也得冒险了！”当下立了决心。跟着两人就密议举事大计，准备和中央大军来个“里应外合”。

且说那许大姑和许天雄分手回去后，满怀恼恨，心想：许大头，你当初进山来是个什么模样，落魄得如条丧家狗，都是我父女俩可怜你，把你收容下来，当个左右手；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当了三首领，钱财大厦也有了，翅膀也长起来了，怎的能那样忘本，向人告密，下了这毒手，一心想去投靠，好升官发财，叫我们这样为难。爸爸老了，糊涂了，也许会听你的，我许大姑可不是那样看不出你的阴谋诡计！她双目充血，手按双枪，不安、急躁，用快碎步伐来回地走，寻思如何来对付这个局面，她不知天雄有什么打算，如果是她，先把大头宰了再说。

走过一圈又一圈，忽又想起许德笙来。她想：“许德笙这老混蛋，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她伸手去拉铃，那铃系着条铁丝直通卫队房，许果当即应声进来，问有什么吩咐，许大姑面露杀气，厉声问：“许德笙什么时候来过？”许果不明底细，回声说：“过去他常常来，说是来替我们办事的。”许大姑不耐烦道：“我问现在，不是问过去。”许果想了想：“已经来过两次，都住在接待所里。”大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许果道：“说是大头哥有事请来的。”大姑又问：“这两天来过没有？”许果道：“前天黄昏时分又来了，是大头哥派人到外头去接的。”大姑问：“什么时候离开？”许果一时也搞不清楚，说：“我去问

问。”一会儿回来报称：“许德笙尚未离开，见在大头哥家里住着。”大姑把当天的事一对证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如此。许德笙，你这老王八，我们父女俩哪点对你不起，却来掘我们的坟墓，挖我们的老底，老子宰掉你！”想着，也不通知谁，自以为在上下木上下左右都是她的人，匆匆地赶了出去。

那许大姑一口气直奔许大头家，过了第一进，又进第二进，有人告诉她大头哥在后进大厅，她也不多搭话，直冲进去，一到天井就叫：“许大头出来！”那许大头这时正在和许德笙密议收拾残局之法，一听得大姑叫声，知道来意不善，低低说：“这贱女人找我为难来了，你先躲过一边！”顺手把匣子枪一提，也迎将出去。

只见那许大姑站在天井中，双手提着枪喝声：“许大头，为什么还不把奸细交出来！”许大头故意问道：“什么奸细？”许大姑道：“我问你要许德笙！”许大头一震：糟了，她发觉啦！却说：“我这儿没有许德笙！”大姑喝道：“没有这个人，你就跟我去找！”说时举起双枪，威慑他走，许大头见她来势凶猛，又知道她枪法厉害，有几分迟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听见从后厅门缝里啪啪地响了两声，当场把大姑打倒了，许德笙跟着也闪身而出，手里还提着枪，说：“大头，你还等什么，快收拾许天雄去！”

那大头见出了命案，天雄如何饶得过他，一时杀机也动了，对大姑大脑加了一枪，拽开大步冲门而出。见有飞虎队员多人在门外，他大声宣扬：“大姑私通许添才想来出卖我们大家，我已把她杀了。走，我们通知大哥去！”那飞虎队员一时弄不清真相，而且是一向跟着许大头，对大姑平时的跋扈作风也不满，一下子都跟着大头走。

那许大头手提匣子枪急步冲进许天雄内室，只见他屈卧在烟床上正在上瘾，许大头推开门叫了声：“大哥，事情不好了！”许天雄正待起身，话没出口，大头已对他开了两枪，当场也收拾了。许大头杀了许天雄返身又出，只见天雄卫队和飞虎队正在那儿争吵，许大头朝空开了几枪，在大厅外石阶上一站，说：“我许大头，因为天雄父女想出卖大家，已经正法，现在这儿归我统管，有谁不服的，就站出来！”这事来得突然，使大家没点准备，都不知该怎么办好，许大头又说：“许天雄父女平时刻薄大家，好的他拿去，坏的才交大家分，各兄弟早已不满，现在我宣布把他的财物全部拿来大家平分，有谁反对的没有？”没人敢作声，许大头把手只一招：“大家分东西去！”一声呐喊，都冲进后院去了！当大家正在抢夺财物时，许德笙已赶回金井去搬兵。

七

等清源、潭头、大同等地党组织负责人集中后，老黄就宣布为期四天的特区扩大会议，在青霞山正式开幕。会议前，老黄召集了三多、三福、黄洛夫举行一次小型会议，布置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老黄说：“这次我们的人集中较多，如果敌人消息灵通的话，一定会猜出我们的动静。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因此下下木的防卫工作要做，从平原地带通往青霞山的几条通道也要严密封锁。交通联络更要做好，一有事山上山下就可以互相支援、呼应。”三福却认为：“问题不大。过去我们怕的是上下木，现在大姑跟我们的关系搞得那样热，料她也不致来暗算。”表示乐观。

三多针对三福说了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小心谨慎为佳。”老黄也说：“我也是这样看。我把下下木防务交给三福、黄洛夫二人负责，你们在这段时间最好把武装集中起来，严密地封锁来往交通，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又说，“最近周维国在为民镇增了兵，动向不明，值得大家警惕。”部署完了下下木工作，又布置山上防务：“打狗队交三多全权指挥，任务是保证大会顺利开成，不要出差错。”

部署停当，参加大会的人，都各自背着铺盖，足够五天吃的油、盐、米、菜上山去了。打狗队也以青霞寺为中心，分头去把守关口，防卫敌人的突然袭击。三福、黄洛夫带了一百多人枪，留在下下木守备，临走时，老黄又特别叮嘱：“关系重大，同志，你们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三福心想：“老黄同志一向干脆，为什么这次也婆婆妈妈哩。”黄洛夫是吃过几次苦头的，他私下对三福说：“那敌人可狡猾哩，要么不来，一来可真厉害。老黄的话说得有理。”三福才比较地注意，这样几个主要道口都派人日夜防守，又封锁了村内外交通，那圩也叫人不要去赶了。

第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又是平平静静地过着。三福对黄洛夫笑着说：“我说不会有什么嘛，老黄、三多就是不放心。”正谈笑间，突见有人匆匆走来报告：“上下木出了大事，许大头反了，打死许大姑、许天雄，怂恿匪兵抢劫，一时全村大乱，不明原因。”消息来得突然，许三福手足有点慌乱：“果真要出事？”一面派人上山报信，一面和黄洛夫商量对策。

黄洛夫想起那几次惊慌逃亡情况，尚有余悸，他说：“还是叫村人早

做准备，以免临时慌乱。”三福却不赞成，他说：“天雄股匪火并，与我无关，我们只要看守得严些就是，不要惊动大家。”不听黄洛夫的话。黄洛夫回去对阿玉说明情况，阿玉不明利害，只问：“是不是我们又得搬家？”黄洛夫道：“先做好准备，一有事就上山。这次可不要像上次把印好的《农民报》留给敌人。”阿玉笑道：“你放心，我们又多了个生力军，这次我把报社全部财产分成三份，二份大，一份小，大的你我各一份，小的交红缎。”这红缎从随同老六进山，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也帮忙做点杂务，因此，黄洛夫说：“我们的报社又扩展了，人员增加了二分之一。”

派上山去报信的人还没回来，又有人从上下木赶来报告：“中央军已进了上下木，委许大头为乡团副司令！”这次三福不那样乐观了，叫声：“糟了！”连忙派人到村后去生火，通知山上的人。消息一传开，村中大乱，纷纷派人来问，却又找不着三福、黄洛夫。原来三福、黄洛夫都上前面去，这时那中央军、乡团和上下木的匪军，纠合了一千多人，从上下木方向、为民镇方向，分三路汹涌而来。一路由正面进攻，一路沿白龙圩从左侧进攻，一路从榕树角右侧进攻，来势凶猛，步枪、机枪，夹杂着小炮，下下木群众武装虽有防备，却众寡悬殊，战线又长，顾此失彼。

三福一面抵抗，一面对黄洛夫说：“赶快动员人上山，我们无法阻挡了！”黄洛夫从村头奔进村中，只见满村是人，有的携带着随身衣物，有的赶着牛，有的还提着鸡鸭，大人叫，小孩哭。黄洛夫提高嗓子叫：“大家都上山去，山上有我们的人！”他沿途叫喊，有人听他的话，纷纷朝村后上山，有些党员、群众也帮着动员，只是时间紧迫，平时又没准备，一片慌乱。

黄洛夫路过三多家，进内叫苦茶和三多娘从速上山，家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他安了心：都上山了。赶回报社，只见阿玉和红缎各扛着一只大口袋，地上又留了一只，黄洛夫问：“你们为什么还不上山？”阿玉急得直嚷：“只等你呀！”黄洛夫把地上那只口袋提起，拉着红缎就走：“快！快！敌人快进村了！”一行三人从报社冲出，村里四周已响起枪声，都说敌人打进来，又见三福带着五六十人且战且退，从正面来攻的敌人已经进村了，三福对他说：“小黄，不要乱走，跟我们退。”

小学旁边有一条小巷，通过小巷是一片龙眼林，穿过龙眼林就有上山的路，三福一面抵抗着，一面指挥人员通过小巷上山，黄洛夫、阿玉、红缎夹杂在这群人中，匆匆奔出小巷进入龙眼林。正要上山，突见原已上山的人，又往回头走，都说有敌人。原来从白龙圩进攻的敌人，

已从村后包抄过来，挡住他们上山的去路。他们不敢进村，沿村边向榕树角方向走，却见守卫在榕树角的人也正朝这方面退，都说：“榕树角也失了！”两支人马会合在一起，也有成百人，三福大喊一声：“与其在这儿等死，不如冲上山！”一声呐喊都向山上冲。

原来从白龙圩过来的这股敌人，是许添才的乡团队，战斗力弱，一见大队人马向他们冲来，又慑于打狗队的威名，都纷纷溃退。三福猛冲猛打，见敌人动摇，乘胜扩大缺口，杀开一条出路，一直冲上山去。跟在队伍后面的是逃难的村民，他们见乡团队被打退了，又蜂拥而来，紧跟自己人上山，人急事危什么也不要了，一时包袱到处丢，鸡牛满山飞跑，后追的敌军，见有横财可发，都来抢夺包袱、追捕鸡牛，哪顾得打仗？使这一般人流得以通过。

三福等人一口气冲了十多里，见后面枪声稀落，又已入夜，停下休息，跟着冲出的村民也有五六百人。他忙问：“小黄在哪儿？”这时黄洛夫、阿玉和红缎正如惊弓之鸟坐在地上，双手紧紧抱住那口袋，准备随时走路。听见叫声就回答：“在！”三福又问众人：“你们见过苦茶嫂没有？”没一个知道，他暗自叫苦，这苦茶大嫂已怀了七八个月身孕，行动不便，不见在此，大概还没逃出。“万一出事，我怎对得起三多哥！”当他再去查寻他家里的人，也没一个出来。又见许多人因家人失散，有的在哭，有的在骂，心内难过，对黄洛夫说：“你负责掩护大家到炭窑去，我还得打回头。”说着对手下人马：“全村几千人只出来这些人，我们怎对得起大家，再打回去！”

他高举起驳壳枪，一人当先朝山下走。众弟兄见不到自己家人，也都悲愤交加，一应百诺，紧随三福又复冲下山。他们猛冲下山，又碰到很多逃散的乡人，都叫他们到炭窑集合。一直杀到离村不远的地方，正和许添才的乡团碰上，这时乡团已立下阵地，见满山是喊杀声，也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急忙退却。却遇到从村里闻声而来的王连，问出什么事，乡团说共产党又反攻了。王连急得叫摆开阵地，用小炮猛朝山上打，打得泥石飞扬，烟雾腾腾。三福等一班人马受到这一轰击，锐气挫了，又见伤了十多人，他想：“鸡蛋碰石头，白白送死！”又叫撤退。都到炭窑集中。

这次攻进村的共有三路人马，一千人左右，朱大同的中央军有二百多人，从正面攻击；许添才的乡团六百多人，由白龙圩进攻；许大头的飞虎队也有二百多，从榕树角进攻。三路人马都在下下木小学会合了，当下在小学设立总部。

这次所谓“一石二鸟”战役，从开始到结束都很顺利迅速，也很出那

设计人吴启超的意外，使他不得不暗暗称赞朱大同的作战才能。

原来那许大头把许大姑、许天雄收拾，许德笙又去金井搬兵，听说情况有变，机不可失，朱大同便命令中央军两个连、许添才从各乡拼凑来的七八个大队乡团，分两路挺进。中央军向上下木推进，许添才部向白龙圩推进。中央军进上下木早有许大头在接，没遇到抵抗，朱大同问："下下木情况如何？"许大头说："似已察觉，连日防卫甚严。"又说，"从各地来了不少人，似乎在开什么大会。"朱大同道："你们上下木有事，他们必有所传闻，事不宜迟，迟了他们就会准备。趁他们在那儿开会，就来他个一网打尽。"立即发动攻击，不许片刻逗留。这样，便马不停蹄地分三路向下下木挺进了。

三方面头目一在小学会合，朱大同就放声大笑："所谓共产党打狗队也不过如此，我只用了两连人就如雷公打豆腐！"吴启超却说："不要高兴得太快，看来他们主力未动。"朱大同骄蛮地说："那一百几十人，叫我们打得团团转就是所谓主力了。老吴，我的战斗任务算已完成，现在看你的了！"

正当朱大同得意非凡时，村后响起了一片杀声，朱大同吃惊，问是怎么回事，有人赶来报告，共产党又从山上反扑下来了。朱大同问有多少人马，报告的说："天色昏黑，人数不明。"吴启超道："怕是主力打来了！"许添才更是惊慌："我们撤不撤出？"朱大同道："把炮兵开上去，给我轰，打他个落花流水！"那炮兵盲目地打了大半夜，见没什么动静才停了下来。朱大同叫人去找姑娘，吴启超却在关心蔡玉华、黄洛夫的下落："如果也在村上，料你们插翼也难飞！"

第十八章

一

特区扩大会议在青霞寺内紧张地举行着，与会的有老黄、三多、玉华、小许、大白、二白、老六、汪十五等人，在会议中忽然听说三福派人上山。老黄、三多连忙把他叫进去问有什么要事，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三福哥叫我来通知，上下木出了大乱，许大头枪杀许大姑、许天雄，纵容匪兵抢劫许天雄家财，上下木一片混乱。”三多冷静地说：“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老黄却十分忧虑：“看来问题不简单，许大头没有后台，断无此胆量，那后台可能就来自周维国方面。”他对三多说，“要做紧急应变准备，你带上一批人赶下去，接应三福，万一有事也好挡一挡。”当时三多带着三十多个人，如猛虎下山飞扑下去。

老黄正和大家就这事进行分析，各路山口守卫人员也纷纷派人来，说：“从为民镇那边有队伍出动，一路向上下木，一路向白龙圩，山上看得一清二楚。”老黄问：“人数有多少？”来人说：“也有一千多！”老黄大惊失色：“出动了这许多人马，又加上许大头那不寻常的行动，显然是对我有事！”又对二白说：“你赶快回大同去，把人马带过来，有多少带多少，也要一些给养。”老白也对二白说：“要快，一时来不及全部调齐，就分两批来。”老黄问：“还有人在家里主持？”老白道：“只有庆娘。”老黄很是沉吟，小许起身道：“我也回去，一面给你们输送人员给养，一面应付那边局面。”老黄始放了心，他说：“有你去，我放心。”

小许、二白走后，他们继续就这事进行讨论。过不了几小时，下下木方面已冲出三柱火光，接着枪声、炮声也远远地传来。大家说有火光冲起，一齐冲出古寺，一见情况如此，老黄跌足叫道：“迟了！”大家竞相观望，心情极为沉重，老白说：“我也下去！”老黄道：“如果敌人果然来了一千多，我们这点点实力要保住下下木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就不知道损失有多大。”会议开不下去了，都在议论这件事。

三多带着三十多人马直奔青霞山下，走到半路就听见枪炮声，又见

从下下木方面升起三柱火光，心内明白，却不敢声张，只催促大家走快点。走着走着，已经入夜，下下木笼罩在夜色中，急剧的枪声没有了，只有零星枪声，而喧闹声则逐渐增加。他想一定是敌人进了村，在搜掠抢劫，三福他们又怎样呢？全军覆没了？被俘了？他相信不会，此人虽冒失大意，但路线熟识。他担心的倒是黄洛夫他们几个人，没有武装，路头不熟，又是书呆子。他也想起母亲和苦茶，苦茶身怀七八月身孕，行动不便，不知道逃出来没有，但这念头也仅闪动一下就过去。全村有几千人呀，他们的命运不比他一家人更重要？三十几个人、三十几颗愤怒和激动的心，都在跳着，却都一声不响，迅速地在赶路。

走不多远，在下下木方向枪炮声又连珠似的响了，三多心一震：又打起来了，而且打得这样激烈，难道还有我们的人在？没被消灭在反攻？对！在反攻呀，枪声是朝两个方向在响。“走！快点，我们的人在反攻了！”他大声叫着，走得比什么人都快。可是，不久，枪声又沉寂了，只有小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在寂静、漆黑的山上可以看见炮弹落地的火花。他想：“我们败了，我们的人退下来了！”快，要快！他只有一个想头了。所有的打狗队员似乎也只有这样一个思想：“快，要快！”因此队伍就像飞一样地在前进着，前进着。

将近三更天，他们到了炭窑，听得前面有人声，三多低低吩咐：“把队伍散开，准备战斗！”大家立即就做了战斗准备，三多一人当先搜索前进，越走声音越明晰，听来是下下木口音，三多放了心：“是我们的人。”又继续前进。

终于，他和三福会合了。那三福一见他面，就哭不成声地扑在他肩上：“三多哥，我对不起你们！”三多心冷着，大势已去了，却只问：“小黄呢？”黄洛夫应声来了：“我们都在，报社同志向你报到。”三多道：“一路上我最担心的是你们。”又问三福：“我们的人员损伤怎样？”三福道：“伤了十来个，大半冲出来了，还有一小部分人没下落。村里有一小部分群众随我们冲出来，大部分没冲出，不见伯母和苦茶嫂。我家里的和许多弟兄家里人，也没出来。”又说了他们反攻想抢救群众的事。

三多很感沉痛，没再问下去，只说：“在这儿集中了这许多人，万一敌人天亮时攻上来怎么办？”便对黄洛夫说：“小黄，由你负责，把这几百老弱带上青霞寺，老黄同志在那儿，武装人员全部留下。”又对三福说：“我们再来研究一下。”黄洛夫对大家宣布：“老乡们随我上山，那儿安全，又有吃住。”他连说了几遍，大家都高兴地答着：“有你们我们到哪儿都行。”黄洛夫把那布袋往肩上一扛，阿玉、红缎跟着他，沿山路上

去，从村里冲出的老乡大部分随上了，只有一小部分闹哄哄的，有的说不走了，有的说明天再走。

三多只好出来对大家说好话：“叔叔，婶婶，三多对不起你们，使你们吃了这样的苦头……”当即有人叫着：“不关你们的事，是反动派、乡团队、土匪做的坏事。”三多又道：“你们说的也对，但我不能没有责任，我向你们请罪，现在军情紧急，天一亮，说不定反动派又会上山，你们听我的话，和小黄同志一起上去，那儿有我们的人，一切会有照顾，你们放心，我们就留在这儿，到能够回村时再通知你们。不要贪一时方便，再招一次损失。”经这一说大家通了，都说：“有你三多在，我们怕什么。走，随小黄同志上山去。”连那一小部分人也动了，山路崎岖难走，但大家走熟了，前头又有希望，也就不感困难。几百人拖着一条长长的队伍，摸黑上山。

三多把留下人员重新点验一下，共有一百三十多，不久又有人陆续上来，老乡们都被送上山，武装人员留下，天亮时已增加到一百七八十，在那次战斗中损失的有二十来人。他们就在炭窑布下防线，一面请老黄同志下来商量，一面派人下去侦察敌情。

二

下下木整整乱了一个晚上，三路匪徒进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抢，穿的、吃的、用的都要，一批人抢过了又来第二批，最后见什么都抢光了，连小孩尿布也要。朱大同部下要贵重财物容易携带的，许大头手下对这山区大牲畜感兴趣，许添才却偷偷给手下下命令：“给我挑上三五十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由于大家都想发财，防区界线又不清，一抢开往往就抢过界，一过界就发生纠纷。有时是中央军抢过界了，被乡团队开枪射杀，乡团队抢过界又被飞虎队射杀，而飞虎队的人又被中央军射杀。一夜之间，这样互相拼杀也死了好几十。但大家都不敢承认，尽说是打狗队潜伏分子干的。

朱大同一安下临时公馆，就对吴启超说：“打仗的事找我，抓共产党的事我管不了。”吴启超也要显一显身手，他紧紧拉住许大头：“这儿情况你熟识，和我一起去抓几个人。”许大头又从飞虎队中挑出几个比他更熟识的人带路。这样他们带上丁秘书和三十多个人便去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先冲进三多家，只见里里外外一片混乱，看来最少有三批人来抢劫过，天井边躺着三多娘的尸体，是用大刀砍的，大头说：“她就是许三多母亲。”吴启超问：“三多女人呢？”搜捕的人答：“不见！”吴启超下命令：“再搜，不在这屋就在那屋！”把整幢老屋都搜遍了，问问那些邻居的，就是一句：“不知道。”吴启超下命令：“把他们都抓起来！”

他们又到蔡玉华、黄洛夫住过的地方，除了几副破床板、两条烂草席、一只三脚桌什么也没有，再到农民报社去，倒是一间非常宽敞、明亮的房子，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却没有什么可搜的，墙上满贴着标语：“告诉你：反动派，我们还要回来！”“小心你们的狗命！”那字体很熟识，吴启超坐下，心想：“我们叫作突袭，而在他们呢，却早做准备，从容撤退了，怪不得一个主要人物也找不到！”

他离开报社，径奔许三福家，只见五六个乡团丁从屋后草灰房拉着一个十五六岁年轻姑娘出来，她披头散发，满面黑烟，衣衫不整，挣扎着、呼叫着不肯走；在后面跟着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太婆，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在苦苦哀求。吴启超喝问：“你们干什么的？”一个乡团丁小头目说：“许参谋长看中她。”说着动手又拉。

大头忽然低低对吴启超说：“特派员，这几个人重要呀，老头是共产

党打狗队第二号大头目许三福的父亲，老太婆是他母亲，中年妇女是他寡姊，那年轻的是他妹妹，叫银花。”那吴启超一听立即眉飞色舞，大为得意，忙喝住那乡团丁：“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放手！”那乡团丁都认识这位特派员，见他出面干涉也就放手。

那老头老太婆理也不理他们，匆匆拉着银花朝屋里就走，像怕感染瘟疫似的，吴启超故意说：“连谢也不谢一声。”对丁秘书努努嘴，有意走开，他一转身丁秘书便下命令：“通通给我带走！”

吴启超回到“公馆”，只见朱大同正在大吃大喝，墙角绑着两三个年轻姑娘，问他：“你那迟开玫瑰还有黄大诗人都捉到了？”吴启超泄气地说：“我们又来迟了，他们似乎早做准备，撤得很从容。”把黄洛夫写的标语内容告诉他。“不过，倒把第二号人物的家属逮住了。”丁秘书进来请示，吴启超说：“连夜审讯！”又问朱大同：“你也参加？”朱大同望了望那几个姑娘：“老哥，免了我这次吧，我正要试一试这山里的野味哩。”

在小学正中大厅上，吴启超摆下“公案”，横梁上吊着大光灯，公案前罗列着几样刑具和一盆熊熊炭火，一边站着许大头、丁秘书，一边是十来个面目狰狞的打手。一声传讯，三福爸、三福娘、寡姊和银花都被反绑着手推到吴启超面前来了。三福爸坚定，三福娘忧虑，寡姊从容，银花却泪痕满面，悲伤地想着：一点快活日子也没过过，就要死啦。

吴启超见人押到，忽然面作笑容，一边起身，一边惺惺作态地问：“是谁这样不听命令，加了绑？”回头又对三福爸表示歉意：“老人家，委屈了！”亲自解绑，请坐，又递上烟卷：“老人家，我们是中央军，仅仅是为了劝共产党弃暗投明来的，无意杀人抢劫。小兄弟不明大体，有得罪地方，务请包涵。本人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最高负责人，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只是请老人家和我们合作。我知道你儿子许三福是共产党打狗队第二号大人物。但我无意伤害他，和你为难，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你们一家就担保无事，三福如果立功，也还可以做官……”三福爸双眼朝天，露出不屑一听神色，三福娘、寡姊把头低着，只有银花听说可以放他们，心里有几分动了。

吴启超接着说：“老人家，我想你还是和我们合作好。我的要求不多，只要你告诉我，共产党在你们这儿开会，开的是什么会，四乡有哪些人来，许三多、老黄、蔡玉华、黄洛夫，自然还有你的三福现藏在什么地方？村里有哪些党员、团员和赤色群众？我们不想为难他们，还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弃暗投明。你看这位上下木的许大头，现在就是南区乡团副司令，官做得很大，就因为他肯弃暗投明，和我们合作，我们本

宽大为怀之心，过去坏事一笔勾销，许天雄、许大姑相反是顽固到底，结果就白白丧了命……”三福爸还是面无表情，没什么反应。

那吴启超自吹自擂，口干舌焦，没得到半点效果，心想：“名动不了你的心，就用利，看你要不要？”于是，他转而动之以利诱：“老人家，如果你要的是钱，也可以，我们这儿对那立功的人照例有现金奖赏的。”他把手一招：“丁秘书，你把钱拿来，各种规定告诉他。”那丁秘书立即从公文包里搬出一筒筒大“袁头”和一扎扎红绿新钞票，放在案上，又对他宣布了立功奖赏的条例。说完话退回去，吴启超又接了上来：“老人家，”他把手对那银圆钞票一指，“这是一千大洋，怕你们一家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吧？如果你肯和我们合作，这些钱就是你的。只要你一表示合作，我们马上就放你们一家。”又回头对丁秘书说：“丁秘书，准备把他们送回家，这笔赏金也让他们带走……”丁秘书忙答应声：“是！”

不意那三福爸把双眼一瞪，厌恶地说道：“我没这福气，请你们不要费这心机！”吴启超面色有点变了：“那你是不愿发财啦？”三福爸提高嗓子说：“不要白费心机，我什么都不知道！”吴启超把面孔一板：“那你是赏酒不吃要吃罚酒啦？”三福爸还是一股劲：“我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他那倔强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叫吴启超受不了，他把桌一拍，完全露出狰狞本性：“你也是要死硬到底？”三福爸冷笑着：“我已说过，我什么也不知道！”吴启超坐回公案，厉声喝道：“好个刁蛮的死老头！来人呀！”打手们助了声威，“给我上刑！”当时就有两条大汉冲向三福爸去，捉住他把上衣只一扯，露出半身皮肉，反剪双手，就要把他在横梁上悬空吊起。

三福娘哭着过来哀求：“长官，长官，他老了，打不得呀！”吴启超心想：“老太婆也出来了。你这老顽固攻不倒，就试试这老太婆看。”忙叫暂缓动手，满面露出笑容：“老大娘，看来你是个明白大体的人，你愿意代他说吗？”三福娘道：“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些事？”吴启超问：“你们家出了这样一个共产党大头目，你能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三福娘还是那一句：“实在不知情，长官，饶一饶我们吧。”吴启超暗想：“都是一样货色！”又下命令：“把这贱女人也吊起来！”又转向三福寡姊：“你呢？想好了没有？”三福寡姊冷笑着：“没有什么好说的，要杀就杀！”吴启超骂声：“臭娘儿！”直跳到她面前给了她两记重重耳光：“我看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那三福寡姊忍住痛，咬着牙，从嘴角流出血水，恨声地说：“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吴启超耸了耸肩：“胆量倒不小呀，来，成全她！”大叫：“把她也吊起来！”三福寡姊也被悬空吊起来了，那吴启超一转身又走近银花。

那银花见父亲、母亲、姊姊都被吊起来，吓得直哆嗦，双手掩住面只在哀哀哭着。吴启超上下打量着，故意说：“倒是个俏娘儿，怪不得连许参谋长也被迷住了。”又用手去逗她：“小姑娘，读过书吗？看来你是知书达理，不像他们那样蠢笨，愿意和我们合作，还是像他们一样挂上去？”那银花只是哭着，往后缩，吴启超却步步进迫。“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银花只是哭着。“还是学他们的样子：不知道？”

银花已退到无路可退了，吴启超还在迫她：“你不愿和我们合作？你也想尝一尝半天吊的味道？可是我不想便宜你，我要叫你这一身白皙的皮肉烧成焦炭。来人呀，把她衣服剥下，拿火棍过来。”当那把烧成通红的火棍还没烙上她的皮肉，银花已哀哀地求着：“不要，不……我说，我说……”吴启超得意地想：“突破了！”三福爸在昏迷状态中叫着：“银花，你！……”吴启超却命令：“把她拉下去！”

三

天亮后，从各方面搜捕来的人都被集中到小学外操场上，也有近千人。操场一角有一座用学校书桌临时拼凑起来的台子，就和普渡节时用来演村戏的台差不多，只是没那样大。台的两侧各竖绞刑架一座。当“俘虏”们被陆续解到，几乎没一个例外地都被强制着跪在地上，四面团团围着三方面人马，台上也站着吴启超、朱大同、许添才、许大头、王连长等一班人。

那吴启超是第一个出来交代“政策”的，只见他用那大烟瘾没上足似的沙嗓子在干号：“乡亲们：我们中央军、乡团队，本来不愿来骚扰大家，实在是你们对我们太坏了，来了共产党，又组织什么打狗队，伤害中央官员，扰乱地方治安，我们为了自卫才被迫采取行动。大家如果有损失，就不该怪我们，要怪共产党，都是共产党害了你们！”吴启超自己鼓着掌，那朱大同、许添才、许大头也跟着鼓掌表示捧场。在群众中却没一个理他，还有人在低低地骂：“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放你的屁！”

那吴启超又在那儿自吹自擂：“我们要抓的不是你们，是共产党，只要你们肯合作，告诉我们哪个是共产党，我们就放你们回去，把抢走的东西也归还你们，立功多的还有奖赏。”说着望望大家。“有哪个愿立第一功的？说呀，在这许多人中哪个是共产党？”群众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表示，吴启超重又宣布：“说出共产党的重重有赏，说出一人的赏大牛一头，大洋一百元。”近千人中就没有一个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吴启超重又大声叫着：“……大牛一头，大洋一百元……”还是没人肯“合作”，叫他有点生气：“我再说一次……大牛一头，大洋一百元……”沉默，带着仇恨的沉默，愤怒的沉默，使他焦躁、不安，“说不说？”没人理他。“你们如果都不说，我们也有办法叫你们说！”他露出极为狰狞可怕的面目，用手把绞刑架一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设来做什么的？不要叫老子生气，老子一生气就把你们全村人都吊在上面！”还是没点声气，吴启超继续恐吓着：“到底说不说？不说就证明你们个个都是共产党，老子就把你们一个个吊死，一个个挂在上面！”没有人理他，整个操场像死一样沉寂。

正当吴启超在操场上大施恐吓的时候，丁秘书已悄悄地押着银花在人丛中出现。这个可耻的叛徒用怯懦、战栗的步伐，低着头，从一行行

人面前走过。每当她点一下头，丁秘书就从地上抓起一个叫人带走。开头大家还不明真相，当他们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姑娘已经叛变，议论就出来了，全场发出嗡嗡咒骂声。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愤恨、厌恶的眼睛瞪住她，甚至有人公然在她面前轻蔑地吐出涎液，恨声骂她：“臭婊子，不得好死！”

在这群被俘的人中，也有苦茶。事发时，她怀着八个月身孕扶着婆婆想从家里冲上山，但情况变化很快，也很混乱，一个年老、一个有了身孕，行动不便。好容易杂在逃难人中挨出村，正要上山，从白龙圩进攻的乡团队已经打到，把她们拦腰一冲就冲散了。子弹乱飞，当场有许多人牺牲了，冲出村的人见上山没希望，又回头走，她也跟着朝村内走，刚进村就见中央军到处在烧杀。她想回家，又怕搜捕，只好随便找个地方躲躲。三多娘被冲散回村后，一直走回家，正巧碰上中央军在洗劫她们家，也要抢她的随身包袱，她抗拒着，当场就被刺刀刺死。

苦茶躲过了多批抢劫的乱兵，心想：村里躲不下去，还是设法上山。想利用黄昏暮色，绕路出村，不意刚到村外就和一队搜捕的乡团队碰上了。那乡团队奉到吴启超命令：不能走脱一个人！因此见人就抓，已经用麻绳绑了一大串。当时有人见她行动不便，说：“算了，半途生起孩子来麻烦！”另一个却说：“已经下了命令，让她走脱我们有干系。”也一起拴上。他们在露天旷地上个个被反剪双手，足上又加上粗绳，过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驱逐上学校操场。

当苦茶发觉银花叛变，正在带着人一个个认、一个个抓，自知不免，早做精神准备。却有人低低对她说：“把头放低些，挤在我们后面，也许她一时认不出。”苦茶感谢了他们基于阶级感情的关怀，却不这么想，如果银花真心背叛，即使她把面孔蒙起来也是难以脱身的！果然，当银花走近她面前，看见她那双充血的燃烧着愤怒、仇恨火焰的眼光，只略作迟疑就把头点下，那丁秘书便伸手来揪她的发髻，想把她从人丛中拖出去。苦茶当时虽被反绑着双手，却还坚强地抗拒着，怒声喝道：“不许动，我自己会走！”

当她被拉进小学，已有三十多人，这些人有党员、团员，也有群众中的活动分子，他们见苦茶挺着肚皮，艰难然而是不屈地走进来，都用同情的眼光向她表示崇高的慰问。她却用坚定、不屈、鼓舞斗志的眼光回答他们。似乎在说：“在敌人面前示弱、屈服都是可耻的！”又似乎在说：“死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那当千古罪人的叛徒！”

被出卖的人，陆续地一个个、一批批被拉进来了，一共有五十多个。当银花和丁秘书进来不久，吴启超等一批大人物也进来了，他首先

用奸诈恶毒的笑容去“迎接”苦茶，并说：“苦茶同志，很抱歉，我们不能不暂时叫你受些委屈。你的丈夫是共产党第一号人物，你自己又是妇女界第一号人物，你该知道，案情如何重大！不过，为了尊重妇女，尊重你是个快做母亲的人，我不对你施刑，让你好好地说……”那苦茶只冷笑一声，就破口大骂：“姓吴的，你不要太得意，我们只是上当，没有失败！我们的人还要来，他们会来报仇，会来收拾像你这样反动派的！”

吴启超却大摇其头，笑着说：“三多夫人，你错了，你们的打狗队、共产党的确完了，全军覆没了，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他们，他们也正在过俘虏生活哩。”苦茶放声大笑：“不是说他们都成了俘虏吗，还要我说什么？”说完又笑，笑得那样洪亮纵情，以致使吴启超不得不板着面孔拍起桌来了。他想：“你越倔强，我越不饶过你！”他叫丁秘书给她“医一医”那容易发火骂人的毛病。

他们给她上了好些种刑罚，但苦茶没有叫苦、喊冤，她只是咬紧牙关，捏紧双手，她一直在想玉华的事，反动派也是用火烙她，用竹钉钉她的手指，还有……但她没有屈服。当时她在对她们说她那段地狱生活时说：“要拿出勇气顶住，你不承认一切，反动派就没有办法！”苦茶一边抹泪一边在问：“是什么使你有了这样的勇气，忍受这些痛苦的？”玉华一点没有迟疑，她说：“我想着党，想着那些受苦受难而坚强不屈的同志。这样，我的勇气就来了，痛苦也忘记了！”对，苦茶在这时想，我也得拿出这样的勇气，不要让敌人占便宜，把我们共产党人都当作那贪生怕死的银花。她就这样熬着，已死去几次了，被冷水喷醒后，喘着气，又是高声叫骂，纵情嘲笑，笑那敌人无能，只能利用那贪生怕死的叛徒来伤害革命同志：“你们敢和打狗队面对面地斗吗？他们就会把你们这些狗通通消灭掉！”

苦茶视死如归的不屈行为，鼓舞了其他受难同志的斗志，大家都把她当榜样看，又都说：“我们的人还在山上，怕什么！”使反动派大感恐慌。吴启超问朱大同怎么办，朱大同说：“还不容易，杀他几个为首的，其他的人就软下去了！”吴启超问：“三多老婆是留还是杀？”朱大同道：“你把这臭婆娘打成这个样子，看来也不出三天。”这样他们就把第一批要处死的人确定了。

当这些受刑的人被押着在操场上出现，那近千群众中立刻就起了骚动，纷纷站起来向前冲击着，不管反动派的打、骂，愤怒地叫喊。首先被押出来的是苦茶，她几乎是体无完肤了，一面一身都是伤痕，长发散乱地披在身上，双手紧紧扶住那赤裸、膨胀的年轻母亲待产的肚皮，用浮肿的双足，艰难地踉跄地走着，面上露出无畏、庄严的笑容，一边走

着，一边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群众激动极了，有人在哭，有人也在大声喊口号，痛骂反动派。

她被迅速地拉到左边绞刑架下，刽子手把她拖上高脚架，给她套上绞绳，而她却抗拒着，争取最后一分钟说话时间，当她用火一般语言，响雷一样的声音，说了她最后的话：“……革命是打不倒的，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同志们，不要怕，共产党会再来，打狗队会来替我们复仇的！……”她重新被套上绞绳，高脚架拉开了，她的全身悬空挂了起来，她用力地痛苦地挣扎着，挣扎着……当她停止了最后一口气，肚里的生命还在挣扎、搐动。

群众眼见反动派这滔天罪行，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呼喊着向绞刑架冲过去，又被枪托、皮鞭打了下来。紧接着反动派又推出第二个人来，是三福的寡姊，第三个是党支部组织委员，第四个是团支部书记……群众的激动、悲愤、混乱在扩大，反动派的枪托、皮鞭也无能为力了。最后是开了枪，杀了人，才勉强压住。

正是烈日当空时候，当最后一个上了绞刑架，太阳突被云层盖住，操场上一片阴森沉悒，有人大声叫着：“都升天了！”有人默默跪在地上，仰头向天，第二个、第三个……几乎是全体都默默跟着跪下，向天祝告，广场上没一丝声息。

有一部分群众被释放了，另有一部分被告发而还没处理的，都被扣押在小学里。那四具尸体还挂在绞刑架上，由一班士兵监护着，三方面人马都回到原地。村里暂时出现安静局面，但群众什么都被抢光了，无法安排生计，很困难。许大头要求率领原部回上下木，被批准了，他们赶走三百多条牛，近二百担“胜利品”，浩浩荡荡地回去。朱大同对吴启超说：“我明天也带特务大队回城。”吴启超吃惊道：“军事行动结束了？打狗队主力还在山上。”朱大同道：“看来实力不大，把它交给许添才去应付好哪。他一年不下来，难道我们也要在这儿守一年？”吴启超道：“你走，那么我呢？”朱大同忠告道：“我看还是走为上策，这儿共党的遗毒不浅，你看今天的情形，除了在苏区，这种不怕死精神是少见的！”

听说中央军要撤走、飞虎队已开拔，许添才也过来请求把乡团队撤回为民镇。可是，朱大同和吴启超都不同意：“仗我们打完了，善后是你的事，打狗队还没全肃清，你不能走。”许添才抗辩着：“我是来配合你们打的呀，你们要走我怎能留？”朱大同道：“你是乡团，我们是中央军，乡团哪有不管地方事的？”许添才道：“许大头现在也是乡团，叫他管好哩。”吴启超故意问他：“你愿意看见许大头的地盘扩大到下下木

来？”许添才倒有几分不愿意，他说：“我留下两个大队，我自己回去。”吴启超笑着问：“你是想光守这块地，还是想一统南区？”这一下许添才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一晚上，吴启超叫人把银花提到自己房里，对她说：“你今晚就在这儿陪我过夜。”银花大为吃惊，有点不愿意，吴启超生起气来了：“你想吃火棍！”银花吓得魂都掉了，只好乖乖听他摆布。

朱大同、吴启超割下那四个牺牲者的首级，押着由于银花的告发而被捕的“俘虏”，近二千头牛、羊、猪、鸡和无数“胜利品”，耀武扬威地以得胜军姿态直开回刺州大城报捷请功。临走时许添才来送，吴启超把银花移交给他：“这姑娘告密有功，本来也是你看中的，现在我把她移交给你，可不要叫她冷落。”这样，银花又成了许添才的“胜利品”了。

四

二白从大同带了二百多人枪和成百担粮食来到青霞山。二白向组织报告说：“临出发时，那高老二放出谣言说共产党在大同招兵买马要造反，我和小许商量，此人不除，我们祸患不少，决定把他先收拾了再说。我们杀了这坏蛋，没收了他三十几条枪和全部家产。这次带来的粮食就是从高家抄出来的。”老黄问：“你们把全部力量都拉过来了，那边不会有事？”二白道：“我们担心的是高老二，现在他完了，也就无事。”当时老黄就把黄洛夫叫过来，嘱咐道：“我给你们留下十条枪做自卫武装，你就在这儿当后方留守主任，老乡们为了革命受了很大牺牲，你要好好安排、照顾他们。”说着就带领大队下山。

那黄洛夫、阿玉一直在忙着安排这几百从下下木突围出来的老乡。黄洛夫带领大家清除青霞古寺的垃圾杂草，充当临时收容所，又从他们中挑出三十来个精壮人员分班站岗守卫；阿玉则带领另一批人去挖早先开荒种下的番薯，到密林里采集野菜、野果，解决吃的问题；红缎则把从大同带过来的大米，定量分配，每人三斤，发给大家，她说：“米粮尽管有，大家省吃点，让打仗的人吃饱吃好好去打坏蛋。”那沉睡多年的古寺来了这许多人，突然充满了生气，生活非常活跃，说的唱的热闹极了，大家都在夸：“三多有胆识，早给我们安排了吃住，就算再苦些也是和自己人在一起。”黄洛夫解决了这些人吃住，又安排他们生产和文娱，他在群众中挑出一批人组织文艺工作团，准备下山慰问。

老黄带着老白、玉华、老六、十五、二白等一干人马，径奔山下，早有人到炭窑报告三多、三福。他们都出来迎接，三多一见大同有大队人马过来，非常兴奋，他对大家再三地表示感谢，大同同志大都是老兵，服装、纪律都很整齐，列队听了三多的话后，齐说：“敌人只有一个，今天我们过来打反动派，明天你们到我们那儿打反动派，不都一样！”

二白一到炭窑就到处在找苦茶姊，他问三多：“姊呢？”只见那三多泪水汪汪的，二白吃惊问：“被打死啦？”三多泣不成声：“不，她是一时来不及逃脱被抓去活活吊死的！”二白当时就放声大哭，捶着胸：“反动派，我同你拼！”说着，用手一招，就要带着大同人马冲下山去，被老白喝住：“你这共产党员有组织、有纪律没有！为什么不听指挥？”老黄听

到这消息也是热泪盈眶，对大家说：“这次敌人突袭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但我们的武装都还保存着，这就是胜利，要报仇，不止为苦茶同志一人，要为全村被杀害的同志！”玉华也说：“仗一定有得打，只要反动派存在一天，我们就不能放弃责任，同志们初到辛苦，先休息休息，等组织商量定了再行动！”

首脑都到炭棚内去开会，两路队伍暂在山坡上进行联欢。

在会上，三多对大家做了很详细的情况介绍，他说：“中央军已经撤走，飞虎队也回上下木，现在下下木只有许添才的乡团队，约五百人，行止如何尚不知道，可能来搜山，也可能长住下去，村里损失很大，全被抢光了，连日来还有人冒着性命逃上山。”当他说到银花叛变、三福寡姊牺牲时，三福难过极了，他说：“将来抓到这叛徒一定要万刀凌迟！”三多却说：“三福同志的心情我是了解的，银花品质不好，我早就看到，也怪我们没有好好教育。三福同志一家人主要还是革命派，虽然出了个叛徒，却也出了忠烈而晓大义的父亲、母亲、姊姊。革命是个大考验，红的白的，这一下就清楚了。”在说到下下木队伍情形时，他又说：“问题很多，大部分人急躁，一小部分人消沉。这也难怪，一家老小都在村上。”

老黄把特区扩大会议的决议也正式向三多、三福传达了，他说：“会议初期没估计到形势变化这样快，现在迫上来了，我们能够畏缩不前，把自己绑住？因此在会议后半段，就正式地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并一致决议成立刺南游击支队……”当三多听到要成立刺南游击支队，表示欣慰，三福却兴奋地直叫：“这一下我们可真要大干了！”

当晚，特区决议就在五百多武装弟兄中正式传达了，被特区任命为支队副政委的蔡玉华，负责传达任务并组织大家讨论。一时在山坡上、松林内都是热烘烘的发言声。这寂静的、沉睡的山林不再是沉睡、寂静了，树在击掌欢笑，泥土自地下伸出头来叫好，未来的游击队员用激动的心情表示他们的雄心壮志，有人说：“我们一定要消灭反动派！”有的却说：“一定要把红旗插进刺州大城！”“还要建立苏维埃！”什么急躁、什么消沉的情绪也一扫而光了！“这样才有奔头呀！”“共产党万岁！”

夜深了，在炭棚内，老黄还分别和汪十五、老六在谈话。他对汪十五说：“开展武装斗争就是一种新形势、新发展，你要把为民镇的革命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利用他们分散的特点，把种子散布到各村去，来个遍地开花。至于为民镇本身，它过去是反动派的据点，将来反动派为了对付革命力量还会加强。因此做好情报工作，做党的耳目也很重要！”他又对老六说：“东岱已有了基础，今后更要当重点来经营。千万要隐蔽，

不能冒失。城里同志要设法去联系，不能让他们孤军苦战。红缎留在这儿，有黄洛夫帮助，你放心。”对他们两个都说：“有必要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就会下去和你们配合。”他们两个人都准备在天亮前绕道回去。

这炭窑离下下木有三十里，敌人不敢轻易上来，因此，他们就在这儿扎下。大家一边在布防，侦察上、下下木情况，一边在筹备刺南支队的成立大会。

到成立大会那天，一个临时检阅台在一片平地上搭起来了，左右又是两座松枝牌楼，这五百多武装游击战士，手持武器，头戴竹笠，臂缠红臂章，上书“刺南”两字，雄赳赳，气昂昂，摆成三个列队，整齐地站在检阅台下。检阅台上高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墨画肖像，那是出自诗人黄洛夫手笔，在肖像下飘着那面红光闪闪、庄严灿烂、绣有金黄色斧头镰刀、写着“刺南特区游击支队”的军旗。

台上正中站着腰束子弹带、挂左轮枪、穿草鞋、打绑腿的刺州（现改为刺南）特区党委书记兼刺南特区游击支队政治委员老黄。左边是挎匣子炮、背竹笠，同样是绑腿、多耳麻鞋的支队长许三多，右边是飘着一头男装短发、穿草绿军服、腰挂短枪、绑腿草鞋、身材短小而精神抖擞的副政委蔡玉华。

在台下，站在各列队伍前头的，有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老白。有副支队长兼第二大队队长许三福。有第三大队队长二白。当司仪用雄浑的声音宣布“刺南特区游击支队成立大会开始”，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弥漫全场，冲激云霄。当司仪再宣布“向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一切死难烈士致哀”时，大家都低下头，默默地垂着泪。到了司仪再宣布“默哀毕。请刺南特区党委书记老黄同志致辞”时，会场又充满一片欢声。

老黄用他洪亮庄严而热情洋溢的声音宣布：“红色指挥员同志，红色战斗员同志：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刺南特区委员会，在这个庄严的日子庄严宣布，我们刺南特区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了！”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当司仪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台下热烈地响应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山谷野林也在响应：“中国共产党万岁！”司仪又高呼：“毛主席万岁！”五百多人一条心，一个声音在响应，山谷野林也在响应！

老黄接着又说：“今天我们这支钢铁队伍的成立，说明了革命在刺南地区的胜利和发展，我们的党是越战越刚强，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越来越发展。敌人能够攻占我们的下下木，但敌人消灭不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我们的一百多武装，在十倍于我的敌人优势兵力攻击下，没有受过损失，几乎是全部突围了；我们的革命人民，在敌人的残酷的烧杀下，没

有屈服，革命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他们宁可被敌人鞭打、火烙，甚至于活活吊死，但他们不出卖革命、出卖党、出卖同志，我们有四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上了绞刑架，牺牲了！这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同志将永垂不朽！”蔡玉华激动得热泪直流，忍不住要叫喊，她把拳头一举：“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群众也在呼叫，“消灭反动乡团队！”群众也在怒吼，“誓死为死难烈士复仇！”群众几乎无法压制自己的激愤情绪了，有人热烈叫着：“马上向敌人进攻！”“我们要报仇！”“杀回下下木去！”“活捉周维国！”

老黄同志说：“同志们，党和你们一样坚决，要替死难同志报仇，我们这个游击支队的成立，就是为这个目的，为同志们报仇，为从国民党反动派、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下，解放刺、南两县人民！”一阵热烈的鼓掌，更热烈的鼓掌，无限热烈的鼓掌，欢迎了这个党的代表人所发出的每句震动人心的话、所提的每个保证，一直到它结束！接着是支队长三多讲话，接着又是蔡玉华领导全体武装人员，对着毛主席肖像宣誓。

当老黄代表刺南特区党委把支队军旗举了起来，老白就代表全支队指战员，用庄严的步伐跑上前去，立正敬礼，双手接受了这面军旗，于是在队伍中又出现了新高潮。老白庄严地高举着这面光辉灿烂的军旗，在初升的阳光下，带着第一大队正步地走过检阅台，接着是许三福带着第二大队，接着又是二白带领第三大队走过检阅台，战士们都激动地流着眼泪！

红旗呀，你这第一面在青霞山上飘起的战斗红旗呀，你将光芒万丈地永恒不息地在青霞山上飘扬！你将永远带领我们前进，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一直到七十万刺、南两县人民得到胜利解放；一直到全中国得到胜利解放！党呀，我们将永远跟着你走，在你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不怕千辛万苦，不怕牺牲流血，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解放七十万刺、南人民，到解放全中国、全人类！

五

正当青霞山上革命的人民在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盘踞在上、下下木两支反动武装却处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央军一走，许添才就想起：吴启超不但曾亲口答应过七太，说在消灭了打狗队后，就要把许大头收拾，以便南区一统于许为民手中。而在几天前，又亲自对他示意过。现在打狗队已经消灭了，我又大权在握，兵力也远胜过许大头，不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不乘机收拾他？主意已定，便借口给养困难，派人到上下木去向“许大头副司令”要给养。许大头却一毛不拔，他对来使说：“你们最早进村，一进村就抢，抢了尽往为民镇运，我不但一无好处，还损伤不少兵员，怎能给你！”坚决拒绝了。

派去的人回来把许大头的话，原样告诉了许添才，那许添才原是借题发挥，一见他果真拒绝了，当下就开口大骂：“许大头，你欠我的老账未清，现在又来为难！我也不是好惹的，把苏成秀的头还给我，把四大天王还给我，把抢去了的为民镇所有财物还给我！不还就给你个死无葬身之地！”派人又去把这话对许大头说了。许大头也很强硬：“想算老账我也不怕，大少爷，你有胆量就过来！”也派人把这话对许添才说了。

双方先是口骂，而后就真的动起武来。当时许添才恃优势兵力，挥动乡团队分三路向上下木进攻，那许大头也调动全部力量来抵抗。岂知枪声一打响，上下木内部就起了变化。他们见下下木的惨状，又见许大头不可靠，更有许天雄、许大姑亲信恨他出卖，纷纷逃上山去，也有想乘机替许天雄、许大姑报仇的。但许大头飞虎队战斗力还是胜过乡团，又兼弹药充足，许添才出动四五百人，几次进攻，都被打了回去，而且还损失了一百多人。

那许大头见许添才翻面不留情，心里也在想：“来而不往非礼也。”利用许添才新败，也来个措手不及，出动全部人马，摸黑偷袭，打了半夜，把那许添才的乡团队打得七零八落，失去大半个下下木，一直打到天明才撤走。在许大头强大打击下，许添才的乡团被打死一部分，打散乘机开小差回去的又有不少，六百多人所剩不到三百人了。许添才一见形势不妙，大急，连忙向许为民请救兵。许大头也有不少损失，见对方请救兵，也急急派人去调动散股来补充。因此双方暂时按兵不动，等待一场新的决战。

这时逃往青霞山去避难的上下木人已有近千，其中也有许大姑的亲信许果。他自从许大姑被杀、许大头当权，一直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多次听说大头要收拾他，非常害怕，见双方又动了刀枪，又听说许三多在青霞山聚集人马，心想："我现在是在绝路上了，为什么不投奔于他？"也杂在逃难人中混出上下木。上得山来就到处在找许三多。不久果然和刺南支队的巡逻人员碰上了，他对那巡逻人员说明原委，说时声泪俱下，极为动情，那巡逻人员便把他带到炭窑见许三多。

那许果一见三多，就哭倒在地，历数大姑对下下木的恩情，请求为许大姑复仇。三多问他为什么不和许大头合作？许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许大头忘恩负义，全不想当日天雄大哥提拔之情，勾结吴启超，密谋暗杀许大姑、天雄大哥，后又引中央军攻陷下下木，对我也想陷害。他对许大姑有仇，对三多哥也有仇。现在内部不服他，外面又和许添才火并，双方死了好多人，实力大损，正在搬动散股支援。三多哥你如想报仇雪恨，正是时机，我许果实力有限，但是大姑亲信，还有不少人肯追随，愿做内应。"许三多一听，心想："在忙乱中，我倒把这个人忘了，为什么不起用他？"便把他带去见老黄、玉华。

老黄从刺南支队成立后，紧密地注视着上下两个下木形势的发展，也在研究如何来进行一场战斗，为刺南支队壮壮声威，听说许果前来投奔，心想此人是大姑死党，大姑死后不受重用，前来投奔，定不会假。又想此人内情熟识，对我有用，为什么不拉他一把，当时就接见了。

那许果虽没和老黄见过面，见大家都那样尊重他，知道是个大人物，一见面就跪倒在地哀声哭诉："许大姑因为同情共产党，招了许大头的忌，勾结中央军密谋杀害。现在许大头又招引中央军，攻陷下下木，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对原在许大姑手下的人，也百般陷害，我既不容于他，又要为许大姑复仇，特来投奔打狗队，请你们为大姑报仇，也就是为下下木人报仇。"老黄一把将他扶起，面带笑容说："许果先生，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知道你的为人，你来得正是时机，我们也想找你。请坐，有话慢慢说，有事大家商量。"当下问了他好多事情，又叫人好好招待。

许果暂时离开，老黄便召集三多、玉华等一班人举行紧急会议。三福说："许果这个人我和他打过不少交道，我几次上上下木都是他出面招待的，此人虽一向对许大姑忠心，却是个穷汉子，家境不好，有条件把他教育过来。"老黄问："是不是也是个实力派？"三多道："在上下木一向分有大姑派和大头派，两边力量相当，许大头出人不意暗算天雄、大姑，就使大姑派群龙无首。现在叫许果回去整顿一下，看来还有一定力

量。”玉华也主张：“机不可失，两只狗正在对咬，我们正可来个渔人得利。这一仗如果打得好，就可以同时把这两股匪帮都彻底地消灭，不但为同志们报了仇，也可以得到意外补充，加强革命实力。”老白也说：“来了许久还没见动静，同志们都有点等不及了！”

大家都主张起用许果，并利用他回去策反，从敌人内部反出来。老黄考虑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他想：“游击支队成立后，正需来个惊人的大行动以振虎威。过去吴启超运用了一石二鸟，打得我们好惨，我们现在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来个一石二鸟！”当下便做了决定。

许果在炭窑秘密地住了三天，在这期间大部分是蔡玉华陪着他的，她向他介绍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谈穷人翻身的道理。向他指出了许天雄、许大姑过去以劫掠为生，和那些贪官污吏、地主恶霸欺压鱼肉人民并无不同：“你们跟她，也是跟错了。我知道你出身穷苦，不满现状。但是要解放自己却不是去当土匪，而是和穷人在一起找翻身道路……”又说：“共产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也不如反动派所宣传的是些青面獠牙的鬼怪，而是一些受苦受难、要求翻身的穷人。”玉华陪他散步，有时还和他一起吃饭。她对人亲切，思想敏锐，谈吐中肯，有眼光、有胆识，且精神奕奕，充满了丈夫气概。许果把她和大姑比较，不禁暗自喝彩。“人人都说共产党有人才，果是名不虚传！”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熟了，谈话也投机了。他不再是光听玉华说，有时也提提问题。有一次甚至于说：“当大姑还在时候，我听她说过，下下木也来了个女将，要和她做朋友。可惜，她已不在人世，不然，你们在一起也一定很谈得来。”说着，唏嘘叹息了一番。

玉华有计划地做了一段工作后，老黄便下命令可以让许果走了。临走时三多又对他做了许多交代，要他小心谨慎，不可大意，有事就派人上来，就像对亲兄弟一样地关怀爱护他，那许果大受感动，临到三多要把他送下山去，他忽然说：“你们既然对我这样信任，把我当自己人，我也不该有二心。三多大哥，说真的，当我到你这儿来时，我还是三心二意的，我怕你们不信任我、怀疑我。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你们不是那种人。为了表示我的忠心，要跟你们走到底，我愿意就在这儿献一批东西给你们。”

三多不明他的真意，笑着说：“许果，我们不是那种人，要你纳贡，交什么见面礼。我们要的是一颗真诚的革命的心。”许果道：“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这两天，我和你们在一起，见你们的武器不太好，子弹也很缺乏，万一有事就顶不住。就在这个山上，一座古墓里，有许大姑埋藏的一批武器和弹药，她曾对我说：许果，万一有事

我们就上山，有了这批东西，也就不怕了。”三多又兴奋又感动地拉住他：“真有这回事？那太好了！”许果道：“如果我以后还活着，我一定跟你们到底，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也算我对你们一片真心。”说着，他就带上游击支队的一批人去把那批秘藏武器起回来了。

原来在半山中，有一座百年古墓，外表十分雄伟，而地下却被掏空，成了个地下仓库，藏有长短枪二百多支，机枪八挺，弹药无数，三多得到这批武器，兴奋地对老黄说：“大反攻局面已形成了，老黄同志下命令吧！”老黄也说：“对许果这人我现在算完全放心了，同志们积极准备！”

六

许果潜回上下木后没敢露面，却叫他女人出来密约旧日大姑党羽会面。原来大姑在天雄股匪中，由于平时笼络了一批人，加上嫡系亲族关系，实力不弱；如果大头不是暗算成功，双方要较量，优势还在大姑一方。自从天雄、大姑相继被杀后，这部分人群龙无首遂散了。大头怕他们，不敢重用；想收拾他们又在外面与许添才有事，所以都在星散状态。

许果一回上下木就按三多布下的密计行事。他先拉住大姑派的几个小头目，对他们说："这儿的江山是谁打的？谁不知道是天雄大哥和大姑打的。那大头不过是半途插了进来，又兼是外地人，他恩将仇报，为了个人想升官发财，勾结了中央军、乡团队，出卖天雄、大姑。现在他是稳坐副司令宝座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却被上了紧箍，有朝一日许为民来了道命令，把上下木的全班人马给我集中清点，离了本乡，再来个旧账未清，关门捉贼，那时你插翼也难飞上天！"这话说得大家心都冷了。也有说："大姑当时说得对，和许为民合作等于自投罗网。你看，刚刚打下下下木，许添才就来和我们算老账，以后日子还不知怎样过。"说罢大大地感叹一番。有人又说："还不如散了算！"大家附和："一拍两散，各走各路！"

许果故意问道："你们身家都在这儿，如何散法？"这话问得尖锐，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答。"我们祖宗坟墓也在这儿，从小又是在这儿长大，外面世界也没去过。过去我们干的又是一些不要本钱买卖，到处得罪人，人家不找机会同你算账？许大头不是本乡本土人，又搭上中央军许为民关系，搞得下去是副司令，搞不下去，屁股一拍走路，我们却要受一辈子的苦！"几句话说得大家如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问："许果兄，你一向足智多谋，对这件事有什么办法，也给我们指点指点。"其他的人也说："要想办法就只有这时，迟了许大头立足已定……"那许果只是沉吟不语，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大家想条路走？许果道："各位兄弟，我许果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加以许大头正要找我的差错，置我于死地，我如有片言只语对他不利，一传出去，正可招来杀身之祸。"大家明白他的心意，连称："我们一向是大姑的人，又是跟你多年。大姑已经去世，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头头了。"当下跪在地下发

誓："祖宗神灵在上，我们今立许果兄为首领，如果有不齐心协力、出卖等情，天诛地灭！"许果一见大家说得真切，也跪倒在地，对天发誓："祖宗神灵在上，我许果愿和众兄弟同生共死，为天雄大哥、大姑复仇，如有三心二意，神明共罚。"

立誓已毕，大家就开诚布公地共谋起事。许果一面派人上山报告许三多，一面重整旗鼓，准备一有事就行动。

那许大头屡次派人传书征调各处散匪准备和许添才决战，但响应的极少。那些小股匪，过去因慑于许天雄的声威，从他那儿又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归顺了他。现在天雄被杀，许大头投奔许为民，树倒猢狲散，纷纷宣布独立，再也不听调度。许大头很是忧闷，派人去请许德笙前来商议。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密议大事。大头道："许老知道，我投奔中央原是一片至诚，亲手诛灭天雄，正是一种表示，攻打下下木也不能说不卖力。为什么大功已成、正是论功行赏的时候，许添才却来和我算老账？这不能不叫我怀疑。"

许德笙从事成后，为了请赏，也为了官职，曾要求进见吴特派员多次，可是都被推托掉，不是说："特派员不在。"就是："特派员今日有事，不能见你。"也很气恼。心想：中央大员说话也这样不可靠！后悔过于卖力了。当下也说："你现在是副司令了，也可以派人去找吴特派员，请他从中周旋。"大头道："我请你来，正是为了这事。当初接洽归顺的是你，现在出了事，收拾残局的也要是你。这叫解铃还待系铃人。"

那许德笙也正情绪不佳，几杯酒下肚更是闷闷不乐，当时就推托："中央军连王连在内都已撤回大城，我这时也无能为力了。"大头道："许老能不能亲进大城一趟？"许德笙苦笑一声："说句实话，现在大功已成，那吴特派员是大富大贵的人，也不见得愿意见我这山野穷汉。"许大头很是吃惊："前有大军压境，后无援兵，叫我如何是好？"许德笙只是默默喝酒。两个人一顿酒，从下午直喝到二更天，却还想不出个办法来。

两人正在借酒消愁时候，忽见有一批人马匆匆进来，在门外守卫的飞虎队亲信人员想阻住他，那为首的只说："公事紧急，不能拖延！"当下就有人把那卫队看住，十来个人，十来条匣子炮，一阵风似的径奔入内，其中就有许果夹杂在内。只见许大头和许德笙正在灯下对酌，都有几分酒意，当时那为首的叫声："副司令，事情不好了！"那许大头和许德笙一听事情不好，都推案而起，惊问："许添才的人进村啦？"说时迟那时快，许果一马当先开枪就打，跟着又是一阵乱枪，当堂把许大头、许德笙打翻在地。许果一个箭步上前，用刺刀割下两颗人头，返身冲

出。潜伏在外面的大姑派人马，一听见里面枪声已响，也一齐动手，向飞虎队进攻。许大头家的枪声，就是信号，布置在村里各地的大姑派人马一听枪响，也纷纷出动收拾散处各地的飞虎队，一时村前村后，枪声卜卜，双方人马展开火并，内部大乱。

许果一行人手提许大头、许德笙两颗人头，沿途大喊："我们是为天雄大哥、许大姑复仇的，现在凶手已经正法，你们不要做无谓牺牲，缴枪的不杀！"当时把两颗首级挂在许天雄家大门口旗杆上，又匆匆带着人到村口去接应。原来那三福已奉命带了第一大队人马，崭新装备，充足的弹药，又兼个个斗志旺盛，悄悄下山进上下木，在约定地方和许果人马会合，一起去收拾不肯缴枪的飞虎队残余。行动迅速，计划周密，因此只在一小时内就把战斗结束了。许三福代表刺南游击支队会见许果以下各头目，并对大家宣布："支队长命令：许果兄暂时负责维持局面，准备好人马，等候许添才来攻！"

七

那许添才连日在下下木饮宴，等候援兵到来决战。这时怀里搂着银花正在饮酒作乐，忽然有人走报上下木内部又反了，许大头被杀，飞虎队被缴枪，村内大乱。他把银花推开，一时乐得直跳："你娘的好，老天爷帮助，给了我这好机会！"忙下命令："给老子把全部乡团队开过去，给他来个寸草不留！"有人问他："这儿防务怎么办？"许添才睁大醉眼："怕什么，许三多已当山大王去了，无事！"披挂停当，大叫："进攻！"撵着那三百多乡团丁，沿着从前进攻路线，分三路直扑上下木。一时杀声震天，枪声乱鸣。

许添才歪戴着军帽，敞开胸膛，挥动匣子炮，亲自在指挥："快！快！替老子把上下木踏平！快！快！先攻进村的有赏，快！快！"三路人马果如潮涌般杀奔上下木。蛮以为一鼓作气，可以易如反掌地拿下上下木，不意只到半路中了许果、三福的伏兵，引起了一场混战。

就在这时，由许三多、老黄、老白带领的第一大队人马，已悄悄地开进下下木，也分三路尾随而上，正咬住他的尾巴。这些游击战士经过补充、整顿、教育，士气特别旺盛，又在自己家乡，为雪恨报仇而战，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个个争先，人人奋勇，锐不可当！正当乡团队和上下木交战，他们从后头一包抄，一袭击，就把乡团队打散了，当时有人大叫："许添才，你已陷入打狗队圈套了，还不赶快投降！"

那乡团丁在前后夹击中，不知哪来这些天兵天将，来了多少人，正在慌乱中，一听说共产党打狗队，吓得失魂落魄，屁滚尿流，四处乱窜。游击支队又组织人到处喊话："投降的不杀，缴枪有赏！""穷人不打穷人！""活捉许添才有赏！"那许添才东奔西窜，到处是人，是枪声，是喊声，是"活捉许添才"！一时也没了主意，恨爹妈不给他多生两条腿。"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他想，丢下队伍只带着二三十个亲信，见朝白龙圩方向去的路上没什么人阻挡，就顺着这方向逃窜。天黑路崎，他们一行人急急如丧家之犬，七上八下，胡乱奔逃。许添才心内慌乱，满口许诺："你们保护我出险，到了为民镇我每人赏一百大洋！"那二三十亲信也要逃命，落得有赏也满口答应："没问题，只要到白龙圩就没事啦！"簇拥着他，只是逃命。

那许添才在荒山野地里狼奔豕突地跑，帽掉了，逃得浑身是汗，嫌

衣服累赘也丢了。走了一个多小时，见离开下下木远了，枪声稀疏了，白龙圩在望，一时得意，放声大笑：“打狗队说要活捉我许添才，真是大笑话，让他到为民镇来捉吧！”说罢又笑，笑罢又说：“你打狗队落了圈套，哪有我许添才腿长呀！”又是一阵大笑。

可是，他笑得太早了，早在白龙圩埋下一支队伍，那是二白的第三大队，由蔡玉华率领着。那许添才笑声未止，拦头已飞来蔡玉华的喝声：“许添才，你笑得太早了，赶快缴枪！”接着机枪、步枪从前后左右都打响了。把那二三十人打得进不得、退不是，向左向右都不是，只好挤成一团，二白又厉声喝道：“许添才，死已临头，你还不投降！”那许添才见四面受敌，已自丧胆，软了手足，只得叫：“你们共产党优待俘虏，我缴枪！”在夜色中，只见蔡玉华英气勃勃地挥着手枪，带着十几人向他们冲去……

原来这场出色的战役，是由老黄提出初步方案、由支队领导经过详细讨论决定的。刚刚成立的刺南特区游击支队，作为对党的献礼，第一仗就一举而歼灭了许添才的乡团队和许大头的飞虎队。

当玉华、二白等押着许添才等一干人开回下下木，下下木已在沸腾中。满村是火把、是人声，几乎全村人都出来了，小学门口那操场上堆起一堆人高的柴火，烧得红红的，照亮了半边村，逐家逐户出来的老乡，一见到我们的人，见到自己亲人，又是哭，又是笑，又是诉苦，又是控诉，说不完的痛苦，诉不完的冤情呀！他们带着游击队员去看小学：“这是关我们的人的地方！”“这是上刑地方！”“这是吊死人的地方！”有多少人解开衣服指着伤痕：“你们看，全是反动派打的！”

当他们一看见玉华、二白把许添才押解过来，都大声叫着、骂着，蜂拥地奔了过去，有木棍的拿木棍，有石头的拿石头，也有从家里拿出菜刀、锄头来的，一见面就打，没头没脑地打。打呀，有仇的报仇，有血债的来讨血债呀！玉华、二白把俘虏交给队员看守，自己找老黄、三多去，不意刚转过身那许添才已被砍成肉酱，群众打得性起、眼红、血涌，打完许添才又要打被俘的乡团丁，三多他们刚从小学出来，便出来劝阻：“老乡，我们不能杀俘虏，他们已缴枪投降了，就不能动他们！”那些老乡不服，又是哭又是叫：“三多，你也有血仇呀，为什么不报？你娘是被他们砍死的，苦茶嫂是被他们活活吊死，为什么大仇不报反替他们说好话？”三多感动地流着泪说：“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的心事我懂，你们的苦，我和你们一样受。但是冤有头，债有主，那反动头子已经被杀了，乡团丁我们就不能动，这是我们游击支队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老黄、玉华这时也出来说话，反复地交代了政策，群众的愤

怒稍为平息，但是有人叫着那被俘团丁："那坏种糟蹋过我的闺女！""那个人把我全家东西都抢了！"三多说："你们应该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你们做事的，一定会公平处理！"

这时许三福带了十几个人，提着许大头、许德笙的首级，也从上下木过来了。他把那两颗死人头往地上一扔，一时又引起哭声骂声，有人挥动锄头，有人拿起菜刀，纷纷地去砍："都是他们引兵来打我们！"三福在对老黄、三多、老白汇报上下木情况："群众情绪很好，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来请我们的人到家里做客，我说不行，我们现在是正式队伍，不是普通老百姓……"

正在这时，那密密麻麻围在操场上的群众呐了声喊，火光照处，只见一大群妇女揪着一个年轻女人，边走边用棍子打她、骂她："死叛徒，你害了多少人呀！""苦茶嫂和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出卖她？""你这不要面的，出卖了父母、姊姊！还和国民党反动派睡觉！"那女人浑身上下衣服都被撕碎了，只是哭着。那妇女群众打打骂骂，把她直揪到火堆前，老黄、三多、三福等人面前。"跪下！"有人命令着，有人冲上前去又要打，却被旁边的劝住："看看三多哥怎样处置这死叛徒！"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银花。她一听说共产党进村，就躲起来，但愤怒的妇女群众已攻进许添才的临时"公馆"，放走了被俘拟送到为民镇当娼妓的妇女，又从卧室床下把银花拖了出来，有人揪着她的头发，有人在背后打她，已游了半个村子。

那银花跪倒在地，只是哭，无面见人，三多、老黄、玉华在低低交谈研究处理办法，不意那三福早已下定决心，他一脸杀气，圆睁双眼，悄悄提着枪一声不响走向前去，那银花抬起头来，看见是他，心里闪出一线生机，想："为什么不求求大哥？"便伸手来抱他的腿，哀声哭求道："大哥，救我呀！"那三福一脚把她踢开，恨声骂道："叛徒！婊子！"对着她的脑袋只啪啪两声，返身就走，几千群众当场喝了声好："我们的气也平了！"

结束

半年后，一个明亮的早晨，在刺禾公路刺州南站上，旅客拥挤，人声喧嚣，原来是有一班客车要从刺州开往禾市。站长口衔哨子，手执红、绿旗，匆匆打开站门，长途公路车已引火待发。只听得一声哨子响，站长把绿旗一挥，公路车发出长长的两声喇叭声，出了站口向刺禾公路径奔而去。车上坐满了男女乘客，其中有个四十上下年纪石匠打扮的男子。他中等身材，腰粗臂壮，身穿一色深灰短褂裤，腰缠淡蓝大方格子腰巾，穿了双陈嘉庚公司球鞋，腰巾上分插两把敲石铁锤，一手挟着把半新油伞，一手提着只蓝色土布包袱。他不是别人，正是威震刺、南两县，周维国出了万元赏格要捕捉的第一号共产党人物——老黄。他奉令到禾市去出席中共禾市市委的特别会议。他坐在临窗的座位上，用小烟斗默默地吸着旱烟，有人问他："上禾市去？"他态度和蔼地回答："是呀，在大城没什么活干啦。"

公路车以每小时三十公里速度前进，刚上车时旅客说话行动都特别小心谨慎，一过为民镇却就活跃起来。一车上尽在谈刺南游击支队的事，有人说："游击支队除去许添才、许大头，替我们除了一害。现在行路不是那么艰难了。"另一个也说："可不是，现在南区治安好得多了，游击支队不打劫，不收买路钱，许添才全军覆没后，中央军也吓坏了不敢出来。"有人又说："听说许为民这老狐狸也不敢在池塘住？"有个买卖人打扮的回答他："可不是吗？游击队要和他算账，中央军一个军官挖他的墙脚，他那宝贝七太就是跟他手下一个姓吴的特派员逃走，还带了许多金银首饰，把那老狐狸气得一病不起，派人去找周维国交涉，周维国却说：你们的家事我不便多管！"一阵哄笑声。

车近上下木地界一座大桥边，有人远远挥动红旗，车放缓了速度停下，旅客惊问："出什么事啦？"司机露出笑面："大家放心，游击队查车，他们只对付坏蛋，对普通老百姓很好。"车停下了，有一个头戴竹帽、臂缠红臂章的武装人员上车来看看，对大家说："我们是刺南特区游击支队，是为保护旅客安全来的，你们放心，前面一带都是我们的地界，没有土匪麻烦。"说着，对每个旅客派上一份《农民报》，当他把报纸派到老黄手中时，他只对他做着会心的微笑。游击队员派完宣传品退

了下来，有礼貌地关上车门，把绿旗一挥，司机对他们举手告别，他们也笑笑：“一路上有我们的人，不用担心。”又开足马力走了。“真有礼貌。”有人感叹着说。“和那中央军比简直有天地之别！”“所以人人在说，蒋家天下不久了！”又是一阵议论……

这几个月来，南区变化很大，乡团队几乎全垮了，王连撤走，许为民搬进城去住，七太带着几个贴身丫头和大量私蓄公然和吴启超住在一起，把老头气得一病不起。为民镇在没人维持状态中，显得格外萧条，布告牌上定期有人张贴《农民报》，也没人敢干涉。蔡玉华已不再是娇柔脆弱的小姐，而是一个面孔黝黑、身体强壮、行动机敏、敢作敢为的战士，她像颗刚出土的钻石，斗争把她磨出了光辉。她代替了老黄职务，常常带着人下山，到大同去和小许、庆娘议论机密，在顺娘妈家住住，又到老六家走走。玉蒜代替了阿玉，找到小林，和他进行联系。革命在不断向前涌进，一批批新人物在涌现成长！

青霞山上并不寂寞，上、下下木已联成一片，从上、下下木和大同乡都有人上山去住，在青霞寺附近建立了新村，叫“刺南新村”，也有一二百户人。刺南特区游击支队的大本营还设在青霞古寺内，近一个月来又成立了第四大队，任命许果为大队长。玉华、三多、三福、老白经常不在大本营，作为农民报社社长兼后方留守处主任的黄洛夫，空闲时，就带着阿玉和已长大许多、能成为他的助手的红缎，手持木杖四处周旋。眼见在古寺前那冲天挺立的巨杆顶上，绣有斧头镰刀标志的红旗在随风招展；纵目看去，尽见山峦重叠，绿野豪林。当阳光明丽，万里无云，站在山之上、岭之巅，他还可以看见那银带似的，腰缠住刺州大城的汹涌澎湃的桐江。当闲来无事时，他们就常常这样走着，有时听听那采茶男女的豪迈山歌，牛羊鸣嗥，群鸟争宠，诗人的豪兴，也为之动了，他挥动手中软木杖，如痴如醉，即席吟唱自己创作的《赞歌》：

我高高地站在峻岭上，
看祖国庄严秀丽河山：
远处有浩瀚的江海，
眼前有青翠的冈峦，山峰重叠、绿林如海，
高空闪着不灭的太阳。
你这庄严雄伟的革命红旗呀，
永放光芒！
我高高地站在峻岭上，
看青霞日出、听午夜松涛，
今是莽莽苍野，明日将现烟囱巨厦，

看今日、想明朝，心如天开！
你这屹立在剌州平原上的青霞巨人呀，
坚强如钢！
我高高地站在峻岭上，
看剌、南两地儿女英豪：
雄赳赳、气昂昂，
敲战鼓、挥金枪，
转战潭头乡狗爬岭，
下木村头丑敌尽丧生！
你这坚贞的英雄儿女呀，
逞强南疆！
我高高地站在峻岭上，
遥望桐江上惊涛骇浪，
过危崖、淹沙洲，
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不向团难低头，
尽把强敌蔑视。
你这桐江巨流呀，热浪滔滔！

1964年1月完稿于北京

百部红色经典

激情燃烧的岁月

石钟山 著

打马扬鞭，叱咤莽原
林海风萧琴音啸，关山飞度几回还
雄狮百万归伏枥，一片丹心戍奉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父亲进城
父母大人
父亲的爱情生活
同父异母
父亲和他的“草原青”
父母离婚记
父亲离休
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父亲最后的军礼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燃烧的岁月 / 石钟山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85-3
I. ①激…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7933号
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 者：石钟山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夏应鹏
封面设计：李雅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42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4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85-3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奠基者》，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父亲进城

1950年8月，父亲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满怀亲情地走进了沈阳城，身后是警卫员小伍子，以及源源不断的队伍。此时，父亲走在沈阳城著名的中街上，他的眼前是数百人组成的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秧歌队。背景音乐是数人用数支唢呐吹奏出的《解放区的天》，曲调欢快而又明亮。扭秧歌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父亲本想打马扬鞭在欢迎的人群中穿过，当他举起马鞭正准备策马疾驰时，目光偶然落在了琴的脸上。那一年，琴风华正茂，刚满二十岁。一条鲜红的绸巾被她舞弄得上下翻飞，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她的身后欢蹦乱跳。青春的红晕挂满了她的眼角眉梢，她正在和姐妹们真心实意、欢天喜地地迎接解放军的又一次进城。

三年前，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溃退了，那时的解放军就进城了，但很快又南下了。这次解放军又回来了。和以往不同，他们要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守卫着新中国的北大门。于是，沈阳城里的百姓，都真心实意地走出家门，来欢迎亲人解放军。

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天对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可她连一点预感也没有，她夹在欢迎的人群里，用青春年少的身体尽情地扭摆着欢乐的激情。

父亲望见琴的那一刻，他强健的心脏暂时停止了跳动，扬起马鞭的右手僵在半空，他张大嘴巴定格在那里。此时，用目瞪口呆来形容父亲一点也不过分。年轻貌美的琴出现在父亲的视线里，父亲不能不目瞪口呆。那一年，父亲已经三十有六了。三十六岁的父亲以前一直忙于打仗，他甚至都没有和年轻漂亮的女人说过话。这么多年，只有生生死死的战争伴随着他。好半晌，父亲才醒悟过来。他顿时感到口干舌燥，一时间，神情恍惚，举着马鞭的手不知道是落下还是就这么举着。琴这时也看见了父亲，她甚至冲父亲嫣然地笑了一下，展露出自己的唇红齿白。父亲完了，他的眼前闪过一条亮光，耳畔响起一片雷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下琴了，他被爱情击中了。

父亲参军前的老家一直在东北的大兴安岭脚下。爷爷奶奶在早年闯关东时便把家扎在了大兴安岭脚下的一个窝棚里。父亲是在冰天雪地里

出生的，他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就是冰天厚雪、深山老林。于是胡天胡地的关东便成了父亲一生中难以割舍的情结，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无法忘记关东的冰天雪地。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打打杀杀之后，父亲又回到了关东。走进沈阳城，骑在马背上的父亲流下了两行激动的泪水。琴的身影在父亲的泪眼里挥之不去。父亲挥手抽了一下马屁股，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说：老子这辈子娶定你了！

父亲三十有六，身边仍没个女人，这在战争岁月中纯属正常。父亲十三岁那一年参加了抗联的队伍。十三岁的父亲，其实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的父母不远万里闯关东来到东北大兴安岭脚下的靠山屯，但生活并没有得到实际意义上的改变。靠山屯的人家大都是猎户，以打猎为生。父亲的父母一来到靠山屯就想学会打猎这种谋生手段，可惜的是，一直到他们冻死在古老的林子里，也没能完全学会在胡天胡地里生存下去的手段。父亲的父母在一个大雪漫天的清晨走进了深山老林，结果他们迷路了，林深雪厚，他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三天之后，靠山屯的人们才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尸体已经如石头般坚硬了。那一年，父亲八岁。八岁的父亲在靠山屯举目无亲，是靠山屯的人们养大了父亲，父亲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父亲从八岁到十三岁这段时间里，吃遍了靠山屯所有猎户。在凄风苦雨中，父亲慢慢长大了。十三岁那一年，父亲参加了抗联。抗联的队伍里有这样一批娃娃兵，他们连枪都拖不动，手里只是拄了根棍子，那是他们行军时的帮手。

那一年，在冬季又一次来临，日本人尚未封山之前，抗联总部做出决定，为了保存抗联的后备力量，将这批娃娃兵送到延安去学习。

父亲永远也无法忘记在陕北的日子。那里的天空是那么的蓝，生活是那么的火热，父亲在陕北第一次听见那首著名的歌曲——《解放区的天》。父亲和那批娃娃兵一起进了陕北的少年干训队。陕北的红军在陕北闹了两年大生产之后，终于走出了陕北。一部分被改编成了八路军，另一部分直抵东北，插入到了敌后，走进了抗日的最前沿。

那一年父亲已经年满十八岁了，他在一纵当排长。当他又一次踏上东北的土地之后，心里多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他又想起了在抗联时的岁月，还有在靠山屯吃百家饭的日子。现在的抗联，仍艰苦卓绝地和日本人在老林子里周旋着，他们拖住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力量，支援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

又是几年之后，日本人终于投降了。父亲本以为不会再打仗了，他第二次回到东北后，一直无法忘记靠山屯的父老乡亲。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日夜都在思念着靠山屯，可他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回去。

日本人投降了，不打仗了，这时的父亲已是一纵的一名连长了。他不仅学会了打仗，而且枪法也练得百发百中了，他回到靠山屯完全可以靠打猎为生了。他要当一个好猎人，为不能自食其力的父母挽回面子，同时也报答靠山屯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父亲的理想没能得到实现，因为日本人投降不久，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果实再一次掀起了内战。他们在东北投入了大量兵力，和东北纵队展开了新的一轮较量。中国伟人毛泽东远见卓识，早就派出了中共传奇将领林彪深入到东北指挥作战。争争夺夺拼拼杀杀之后，解放军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壮大了起来。在中国伟人们的调度下，东北打响了著名的辽沈战役。那一年，父亲已经是一名很年轻的营长了。年轻的父亲明白了一条真理，要想安心踏实地回到靠山屯过猎人的日子，首先要把眼前的国民党部队彻底消灭，否则猎人将无宁日。于是，父亲热情高涨地投入辽沈战役。在这样你死我活的敌我较量中，父亲无论如何想不到女人，他也没有工夫去想。虽然父亲那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他早已把过剩的精力转化到了战争中。老年的父亲曾这样形容战争：战争打的是精血。这形容精辟而又深刻。辽沈战役以解放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国民党队伍节节败退，固守北平和天津，企图扼守住这条通往中原的要道。这是有着许多精血的解放军们不能答应的，他们雄赳赳地走过山海关又打响了平津战役。这之后，父亲随着百万大军一直南下，追着国民党的队伍一直往南。国民党的队伍没有喘息的时间，全力追赶的父亲也没有喘息的机会。在这种追着赶着的胶着状态中，一年年过去了，父亲的年龄也一年大似一年了。年轻力壮的父亲，曾无数次地想过女人，但却一直和女人无缘。父亲的队伍一直把国民党赶到了海南岛，最后又把国民党赶往台湾才暂时罢休。这时共和国已经一岁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只是边远地区仍有国民党在负隅顽抗，但已是秋后蚂蚱，没有几天蹦跳了。于是，父亲的部队又挥师北上，进驻东北沈阳城，建立更加巩固的大后方。

父亲在进驻沈阳的路上，一眼就看见了琴。琴的身影仿佛是一粒炙热的火星儿溅在父亲堆满干柴的心间，父亲心中的大火便不可遏止地熊熊燃烧起来。

沈阳的第一夜，父亲无法入睡，他睁眼闭眼都是琴的身影，这就注定了父亲和琴之间将会发生的故事。

沈阳军区的前身叫东北军区，父亲那时在东北军区沈阳城内当师长。大军入城不久，马上就掀起了搞对象的热潮。这些出生入死的泥腿子们，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苦熬着，但现在他们的年龄都大了。错过青春年少的不止父亲一人，而是一批人。东北军区的领导考虑到这一实际

问题，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于是一个表面上看纯属正常，其实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联欢活动诞生了。

大军刚刚入城，全国上下前所未有的国泰民安，这时组织一些军民联欢的庆祝活动是得民心、合军意的。联欢活动在原国民党驻沈阳总部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这间会议室足能装下一百对男女在这里谋面，谈情说爱。参加联欢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报名须得是团职以上的军官；而对女人的条件则既单一又苛刻，那就是必须年轻漂亮。胜利了，解放了，泥腿子们有千条万条的理由把自己的婚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联欢活动如期进行。急如火煎的大龄军官们和一群年轻漂亮的女人被集中在偌大的会议室里。当时的景象极为有趣，男女两大阵营是极为分明的，男左女右，他们分左右坐在两排，中间一片空荡。年轻貌美的女人们尚未见过这样的阵势，她们一律不好意思地低垂下头，脸早就红了。她们不时地捏弄着自己的辫梢或衣角，心脏如鼓地撞击着美丽丰满的胸膛。男人们挺胸而坐，他们的眼里灼灼地放光，热辣辣地在她们的脸上搜寻。父亲也坐在人群中，他的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正在泛滥。自从入城那天见到琴，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下她了。眼前这样的阵势，并没有让他有多么激动。此时此刻，面对着眼前这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他并没有动心，他的眼前仍不时地浮现琴的身影。琴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了。

组织这次联欢活动的是东北军区政治部一位首长。这位首长曾去过苏联，在苏联喝过洋墨水，而且还娶了一位苏联姑娘做老婆。这位苏联老婆此时已同首长来到了沈阳城里。见多识广的首长觉得这样干坐下去，就是坐到天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命人打开了留声机。留声机是从国民党总部缴获来的。留声机里响起一支舞曲，政治部首长就站在男女间的空地中央大着声音说：“跳吧，跳吧。大家都跳起来吧！”听他这么说，人们都一脸惘然地望着他，不知道留声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和搞对象有什么关系。看着人们一脸迷惘、困惑之色，这位首长终于醒悟过来，命人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苏联老婆找来联欢的现场，两人在乐曲的伴奏下当场示范起来。首长的一只手握着苏联女人的手，另一只手搂着女人的腰，两人不知是走还是跳。总之，在这群从没开过洋荤的男人眼里这就足够了。他们的身体热了起来，手心里也有汗水渗出。政治部首长一边示范一边鼓动道：“跳吧，跳吧！大家都像我这样。”他的话音还没落地，早就有人按捺不住了，红头涨脸地冲将过去，顺手拉起对面的一个姑娘，学着政治部首长的样子踉踉跄跄地向中间的空地上走去。一时间，所有的军官们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向女人们扑过去。他

们此时的样子，似乎不是去邀女人跳舞，而是去堵敌人的枪眼。男人们起来了，女人们也被拉了起来。男人们早就忘了手该放在何处，总之拉起来再说。拉起来之后，双手死死地把女人的腰搂定了，似乎一不小心女人会在他们的眼前飞走。舞是不会跳的，搂定女人再说。意识清醒的，仍不失风度地学着政治部首长的样子走上一走，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女人们这时仍是被动着，她们认定自己无疑是被抢了。虽然甘愿被抢，但天生的羞涩使她们仍装出几分不情愿。于是别别扭扭地、半推半就地让男人搂了。几十对男女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艰难踉跄地踏出了他们爱情之旅的第一步。

男人们蜂拥着扑向女人时，父亲没有动，他仍坐在原处，他仍在想着琴。他觉得眼前的女人没法和琴相比，他要在沈阳城里找到琴。从见到琴那一刻起，父亲已做出非琴不娶的决定了。当男人们各自搂定女人，女人们同时也被搂定时，父亲发现在对面的角落里仍坐着一位姑娘。她谁也不看，垂着头，似乎在想什么心事，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正因为这位姑娘的独特，她吸引了父亲。父亲看她一眼，又看了一眼。这一眼让父亲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睛。眼前的姑娘是琴无疑！他揉了一次自己的眼睛，又狠掐了一次自己的大腿，才相信眼前不是梦，机会再一次光临了父亲。他猛地站起身，大步流星地向琴走去。他站在琴的面前，一时口干舌燥，他不知说什么好。琴发现了眼前站着的人，她抬了一次头，发现了眼前的父亲，她很快地认出了父亲，那天进城时，她曾认真地看过父亲。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本能地站了起来，紧张惶惑地望着父亲。父亲觉得眼前这一切是天赐良机，他不能再失去琴了。他一把捉住了琴的小手，琴的小手在他的粗糙大手中挣扎了一下。琴说："啊，不！"声音以及周围的男人、女人统统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了他和琴。他捉住琴的一只小手后，另一只手很快地把琴的腰搂住了。他和那些大龄军官一样，笨拙但有力地把眼前的女人搂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连父亲也不记得了，直到琴在他怀里发出一声又一声惊叫，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是他踩了琴的脚。早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女人都惊叫过了。他们这些大龄军官，今天一律穿了皮鞋，这是他们的战利品。坚硬的皮鞋不时地踩在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们娇小柔软的小脚上，她们此起彼伏地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叫：眼前的场面似乎不是在联欢，而是变成了屠宰厂。

缓过神来的父亲，呼吸开始变得急促。眼神迷离朦胧，琴在他的怀里变得实实在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会搂着琴在梦一样的情境中度着这美好的时光。这是天赐的机会，他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清

醒后的父亲，用发抖的声音问：

“你叫啥？”

……琴不答，低着头，提防着父亲的双脚。

“家在哪旮旯住？”

“你今年多大了？”

琴无言相对。但这并没有影响父亲的积极性，琴回不回答这都无所谓，反正他此刻已紧紧地把琴搂定了。自己搂定的女人，难道还会跑了？

琴不说，父亲仍说：

“我叫石光荣，三十二师的师长。”

父亲望着怀里的琴。琴的头一直低垂着，她的身子一直很别扭地在父亲的面前斜侧着，力量不是投向父亲的怀中，而是自始至终都一直向外挣扎着。这让父亲很不舒服，也很累，他的手臂一直在和琴的身子较着劲。但父亲不计较这些，琴越向外用劲，他越感到琴实实在在的身体。他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向琴介绍得更详细些，便又说：

“我老家在靠山屯，爹娘都冻死在老林子里了。”

父亲说到这里，琴抬了一次头，飞快地望了父亲一眼，又把头低下了。

父亲闻见了从琴头发里散发出的桂花油味，这气味让父亲心里甜滋滋的。

父亲还说：“我受了十八次伤。”

父亲说完这话，感到琴的身子颤抖了一下。父亲没有多想，琴的一言不发让他有些着急，于是他又说：“我都三十六岁了！”

说完之后，琴仍没有什么反应，她的头更低了，身体仍向外撑着，头垂在父亲胸前，那样子像是在和父亲顶架。

父亲说：“我都三十六了！这些年一直打仗，打完小日本，又打老蒋！”

父亲还说：“现在不打仗了，我都三十六了！”

那天晚上，成双的男女，撕撕扯扯地半推半就地在留声机的伴奏下联欢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中，他们不时地相互踩在对方的脚上，留下了一片女人的叫声。从一开始，他们把女人搂定，就再也没有放开过一会儿，他们就那么艰难地、很累地不时迈动着自己的双腿，仿佛是在行军。最后他们个个都大汗淋漓，胳膊发麻，腿发酸。在深夜到来之前，终于结束了这累人的联欢。

父亲这时显得很有心计，在政治部首长宣布今天的联欢到此结束

时，他已经没有理由再搂着琴不放了。他一放开琴，琴便像一只出了笼的小鸟很快便从父亲的身边逃脱了。父亲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那时父亲已经想好了，琴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他也要把她的行踪搞清楚。令父亲大感意外的是，琴并没有离开军区大院，她三转两转走进了一幢楼里便消失了。父亲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跟踪下去了。

父亲很快就弄清楚了，那幢楼是军区文工团的驻地，而琴就是军区的一名文工团团员。父亲真是心花怒放了。他觉得日后娶琴那是板上钉钉一样地容易。父亲万万没料到，求爱之路是那么的艰辛和坎坷。

那天晚上联欢会之后，父亲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琴。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只要一有时间，便直奔文工团那幢楼而去。他去文工团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警卫员小伍子。小伍子二十岁不到，显得很机灵，已经随父亲出生入死好几个年头了。

父亲来到文工团后，他总是很容易地见到琴。那时琴有许多演出任务。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古老的沈阳城内百废待兴，各种团体、机关如雨后春笋纷纷诞生，于是就有许多要庆祝的事。庆祝时自然少不了演出，作为文工团团员的琴在白天的时候，就要不断地排练新节目。父亲见到琴时，大都是在琴排练的时间里。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琴似乎已经不认识父亲了。父亲每次出现在文工团的训练场里，琴连眼皮都不抬，仿佛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对这些并不计较，他站在那里，很痴情很专心地看着琴在唱歌或跳舞。警卫员小伍子已经看出父亲和琴之间的一些苗头了，他殷勤地为父亲搬来一把椅子，他希望父亲能更舒服地看琴。他的愿望没能得到父亲的理解，父亲不坐椅子，而是抬起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手里摇晃着马鞭。父亲进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骑马。

琴不理父亲那一套，仍专注地唱歌或者跳舞。琴的歌声异常地悦耳动听，琴排练时的歌声，是父亲一生中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琴跳舞时，在父亲的眼前展示出了美好的身段，女人的曲线暴露无遗。土包子似的父亲，以前哪见过这些？他痴了，他呆了，他走火入魔了。他恨不能马上张灯结彩把琴娶过来。

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排练暂时停了下来。琴和那些文工团团员收拾道具，准备吃饭了。父亲觉得时机到了，他转过身冲身后的小伍子说：“去，把那丫头请到咱们师去吃饭！”

聪明的小伍子早就知道那丫头指的是谁了。得令之后，很快便来到琴的面前。小伍子冲琴说：“哎，我们师长要请你去吃饭！”

琴瞄了眼小伍子，理都没理，背过身去把自己的辫子散开，让一头浓黑的秀发披散下来。小伍子又凑上去说：“哎，说你哪！听见没有？我

们师长说了，中午他要请你吃饭！”

琴仍是不理，她在快速地重新把辫子梳起来，冲几个女伴说：“等等我，马上就来！”

小伍子受到了挫折，他跑过来冲父亲说：“师长，这丫头不理我，就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

父亲不满地叱了句小伍子：“笨蛋，你就不会别的招了！”

小伍子一拍脑门，冲父亲说：“瞧好吧，师长！”说完转身就冲琴追去。琴正在随同伴往外走。小伍子几步就追上了，他大声道：“站住！”他这一声喊，不只让琴站住了，同时也让琴的同伴站住了。她们吃惊的是，这个小兵敢在这里撒野。

小伍子不理那些，他单刀直入地冲琴大声命令道：“走，跟我走！”说完就拉住琴的一只胳膊。琴愤怒了，也大着声音说：“滚开！我不认识你。”

其实琴的同伴早就看见父亲和小伍子了。起初她们以为父亲和小伍子只是单纯地看她们排练，后来她们发现父亲盯着琴的眼神已经不对了，她们以为又遇到了一个单相思。没想到这个单相思还要动手抢人，她们这下可不干了，七嘴八舌地冲小伍子嚷开了：“干啥，干啥？想抢人咋的？抢人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她们把话说给小伍子，却瞥着父亲。她们知道，抢人的主意是父亲出的。

小伍子也不甘示弱，他还从没办砸过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把琴抢到手是他的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是对不起师长。于是小伍子和她们对吼了起来：“抢人咋的？就抢了！”说完拉着琴就走。琴不干了，挥手打了小伍子一个耳光。那耳光被琴扇出一声脆响。小伍子没料到琴会来这么一手，他望了眼父亲。父亲也恼怒了，他挥着马鞭的手在颤抖。小伍子理解父亲，师长要发火了。果然父亲很响地甩了一下马鞭，大喝一声：“把她给我拖回去！”

父亲说完转身就走了。小伍子不顾脸上热辣辣的疼，一躬身子便把琴背了起来。他不顾琴劈头打来的巴掌，更不管那些丫头们的乱叫乱喊，他背着琴一阵风似的跑出了文工团，一直跑回三十二师。路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都驻足观望小伍子背着琴飞奔的身影。琴已经没有力气再打小伍子了，她闭上眼睛，任凭小伍子狂奔。

父亲骑着马已先小伍子一步回到了师里，他命令炊事班加菜上酒。小伍子赶到时，父亲已在自己的宿舍里等候多时了。菜已经上来了，是大块红烧肉，还有韭菜炒鸡蛋。酒是东北的高粱烧。来到三十二师的琴一言不发，她站在父亲的对面仇恨地盯着父亲。

父亲的气还没有消，他喝了几口酒，吃了块肉，嚼巴嚼巴咕噜一声就咽下去了。他仍用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指着琴身旁的一把椅子说："你坐！"

琴不坐，仍仇恨地望着父亲。父亲大怒，高声断喝："让你坐你就坐！"

许是父亲的狂暴一时震住了琴，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第一回合父亲胜利了，他的怒气消了一些。父亲又说："你吃！"

琴不吃，低着头，目光恨恨地盯着别处。父亲不理琴了，他大口地喝酒、大块地吃肉。他吃了一气、喝了一气，酒就有些上头了。于是父亲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乱说一气："没见过你这样的丫头，还打人！我都三十六了，你能咋的？日本鬼子都让老子干回东洋了，老蒋不也是让我们弄到台湾去了？！我都三十六了，你这丫头能咋的？"

父亲又喝下一碗酒，然后就醉了。在醉前，父亲又喊来了小伍子，他冲小伍子说："让她吃，吃完把她送回去。看这丫头能咋的！"说完一头栽在床上，呼呼地睡去了。

那天，琴临离开父亲房间时扔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胡子！"

小伍子听完琴这句话，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小伍子笑着说："小心我们师长一枪崩了你。"

有了这一次之后，父亲以为离娶琴的日子不远了。他没有料到事情还是发生了意外。

军区的参谋长胡麻子也看上了琴。胡麻子是外号，他因为脸上生满了麻子而被人称为胡麻子。胡麻子在长征时就已经是团长了，那时胡麻子就已经结婚了。长征开始时，老婆就已经怀孕了，走到草地时，老婆早产了。他把老婆背到一个避风的柳丛后，准备亲自为老婆接生。不幸的是，早产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顺利地生产，疼得他老婆爹一声娘一声地叫。他背着老婆行军时，已经掉队了，走在茫茫草原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他冲老婆喊："使劲，你快使劲！"他老婆哪里还有什么劲，一路上的行军，吃没的吃、喝没的喝，万里征程早就耗去了她的力气。胡麻子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他又发现了敌人的追兵。敌人呈扇形向他们包围过来，子弹在他的头顶飞过。胡麻子知道，再这样下去被敌人俘虏是在所难免了。如果背着老婆一起走，他就无法跑出敌人的包围。这时，老婆也清醒过来，她冲胡麻子说："你快跑……等革命胜利了，你再找一个女人……"胡麻子给老婆跪下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婆落入敌人之手，他掏出了枪，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等革命胜利了，我来给你收尸！"他的枪响了，老婆躺倒在一片血泊之中。胡麻子满眼泪花地跳起

来，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向自己的队伍追去……

胡麻子一直牢记着老婆的话：等革命胜利了再找一个女人。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岁月中，他一直没有勇气再找个女人。现在革命胜利了，胡麻子也已经四十出头了，也就是说，这辈子的好时光都快过完了。胡麻子有千万条理由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享受一次生活。他在文工团演出时，看上了琴。他觉得只有琴才能陪他走完后半生。

于是，他乘坐的那辆美式吉普车，经常停在文工团的楼下。父亲那匹高头大马也时常拴在文工团楼下的树上。这就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父亲和胡麻子两人同时出现在文工团的排练厅里，惊动了文工团所有的人，包括年过半百的文工团团长。这是位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文艺工作者。他命人给胡麻子和父亲端茶倒水，一边意义不明地说："欢迎领导来检查工作！"

胡麻子就挥手说："去吧，我们就是看看，忙你的去吧！"

老文工团团长也就退下了。

不用说，胡麻子知道父亲的心思，父亲也知道胡麻子的心思。但两个人却不知道他们是一对情敌，父亲以为胡麻子看上了别的丫头，胡麻子也这么认为。两人嘻嘻哈哈地坐在一起喝茶看女人时，胡麻子冲父亲打了一拳说："你这小石头，还年轻嘛，急啥子嘛！"父亲说："操，我都三十六了！兴你急就不兴我急了？"两个人一边说笑一边打着哈哈。父亲在胡麻子眼里是年轻的，也是最受器重的一名师长。胡麻子在父亲的眼里是位能征惯战的首长，两人趣味相投，感情非同一般。

当两个人发现彼此都喜欢琴时，胡麻子的脸色顿时不好看了，父亲的脸也沉了下来。胡麻子先站了起来，他冲父亲说："石光荣同志，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父亲也站了起来正色道："参谋长同志，我也有话对你说！"两个人一本正经地来到外面走廊上。胡麻子一拍父亲的肩膀说："我说小石头，你算了吧。看上谁你说，我给你做媒！"

父亲觉得事情麻烦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琴拱手让给别人。是他先发现的琴，他已经抢占了这块高地，要是有人胆敢来夺，那只能是一场殊死决战了。父亲见胡麻子这么说，也不甘退步地说："参谋长，这人是我先看中的，你再换一个吧。到了你结婚时，我给你当伴郎！"

"少扯，还是你换一个！"胡麻子说。

"你少扯，你换一个！"父亲说。

"小石头，老子算瞎眼了，让你当师长。"胡麻子被激怒了。

父亲也当仁不让，他见胡麻子不肯退步，也急了道：“我看你不配找那丫头，你这是老牛吃嫩草！”

“王八蛋，老子毙了你个小石头！”说到这，胡麻子掏出了枪。父亲的话大大地刺伤了胡麻子的自尊心。

父亲见胡麻子真的急了，也冲不远处的小伍子喊：“抄家伙！”父亲的枪一直在小伍子身上背着。小伍子听见父亲让他抄家伙，几步就蹿了过来。他掏出枪“哗啦”一声顶上了子弹，虎视眈眈地冲着胡麻子。在他的眼里首长只有一个，那就是父亲，他才不管什么参谋长不参谋长呢。

胡麻子被眼前的情景气坏了，脸上的肌肉颤动着，握枪的手也在发抖。他语不成声地说：“好你个小石头！好小子，他妈的你好小子，看老子毙不毙你！”

说完“哗啦”一声，也把子弹上了膛，一场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了。早就在暗中观察动静的老文工团团长冲了出来。其实文工团团长早就明白了两个人的来意，他知道两个人同时看上了琴，他没料到的是，两个人会为了琴舞刀弄枪动真家伙。他在心里惊呼一声“要出人命了！”，于是奋不顾身地冲出来，用身体挡在父亲和胡参谋长之间。文工团团长先劝父亲，他说：“这位首长，息怒哇！有话好说，好好说嘛！”

父亲用鼻子哼了一声道：“胡麻子你休想老牛吃嫩草！那丫头是老子的，你别想动她一根手指头！”

胡麻子也说：“你他妈的不也是牛犊子！比我小不了几岁！那丫头是老子的，你休想动她一指头！”

文工团团长又劝胡参谋长道：“首长，别生那么大的气嘛！咱文工团的姑娘多的是，要是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媒，保证你们未来的夫人个个都漂亮。”

父亲和胡麻子真刀真枪地在文工团的走廊上较量时，周围聚满了看热闹的人，有文工团的演员，也有来文工团办事的人。他们都不明白，两位首长为什么要拔枪相对。胡参谋长首先考虑到了自己的身份，他哼了一声，收起枪，冲父亲道：“小石头，你小子他妈的！”父亲也不甘示弱地道：“胡麻子，谁怕谁呀！”

胡参谋长走了！父亲也走了！出了文工团的楼，胡参谋长坐进了那辆美式吉普，父亲骑上了他那匹高头大马。父亲冲着吉普车的后屁股说：“老牛，呸！”

父亲和胡参谋长为争一个女人而吵架的事，很快受到了军区领导的重视。他们首先批评了胡麻子，批评他不该为一个女人而失去了参谋长的身份，同时指出要找老婆可以通过组织。

于是军区首长一个电话打到了文工团，让文工团团长带上所有未婚女团员来让胡参谋长选。文工团团长留了个心眼，他没敢让琴去，他怕琴万一被参谋长留下，真的会惹出人命来。胡参谋长也怕事情不好收场，他了解父亲是个说得出，也做得出的主。他便没再提琴，而是又看上了一位叫柳的姑娘。柳姑娘不太情愿，只有军区首长亲自出面做柳姑娘的工作了。

父亲经过这一场风波之后，不想再把和琴的关系拖下去了，他要快刀斩乱麻了。

警卫员小伍子很快便从文工团团长那里打听到了琴父母的住址，父亲的意思是要拜访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的。父亲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显得老谋深算，他从琴的眼睛中已经看出她并不喜欢自己，要想赢得琴的爱情，还有漫漫的长路在等着他。父亲三十六岁了，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在沈阳初秋的一天，父亲骑着高头大马，在小伍子的带领下，找到了琴的家。琴的家位于沈阳城内著名的中街上。琴的父母已有六十开外了，老两口老年得子生下了琴。琴的一家，是世代开金店的，生意最火爆时，还要数琴的爷爷。那时，世道还算太平，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中生意也最好做，琴的一家在爷爷那一辈把生意做到了高峰，在沈阳城内就开了好几家金店。待爷爷望着越聚越多的金山银山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不得不离开时，琴的父亲当上了金店的掌柜。起初的买卖仍顺风顺水，接下来就不行了，先是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一时间，东北大地狼烟四起，逃荒要饭的百姓不计其数。琴的父亲是极聪明的人，他们似乎看到了将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能平安地活命是比眼前什么都要紧的事情，于是狠下心来，卖掉了金店。即使不卖金店生意也不好做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谁会去买金货呢？这是琴的父母的明智之举。琴的一家，在沈阳城内是很有名气的，汉奸、日本人经常不断地来找琴一家的麻烦。琴的父母只能花钱买平安了，于是把不少黄灿灿的金货源源不断地送给日本人和汉奸。他们在日本人的眼里，是大大的良民，琴的父母花钱买来了平安的日子。日本人投降，国民党占据了沈阳城，琴的父母又用同样的办法买通了国民党。后来国民党溃败到关内，解放军进驻沈阳城，这时琴父母的家族已没有什么了。但在大军南下时，父母仍搜罗出最后一点积蓄送给了解放军，沈阳市政府仍记着这一笔。

现在琴的父母已经是一贫如洗了。琴的父亲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门脸，靠加工金、银首饰度日。当父亲来到琴家时，琴的父亲戴着老花镜，正在加工一只银手镯。父亲的马蹄声使琴的父亲抬起了头，他看见了父亲，心里莫名其妙地紧了一下。在刚刚太平的日子里，百姓对军人

仍心有余悸。虽说解放军不同于日本人，也不同于国民党，但在百姓们的心里仍重重地留下了一道阴影。

父亲从马上跳了下来，他手里提着马鞭，表情是舒展的，他要给未来的岳父岳母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走过去就说：“这位大叔，你可是琴的父亲？”父亲已经知道琴的名字了。

老金匠忙答：“正是，正是！这位首长请屋里坐吧。”

父亲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把马鞭递给小伍子，跟在老金匠的身后走进琴家。父亲面对着琴的父母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老金匠忙前忙后，又是点烟又是倒茶。他们一家对解放军并不陌生，琴还在文工团里当着演员。当初琴参军时，文工团团长就曾到家里坐过。那一次，文工团团长给琴的父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才同意让琴参军。父亲的出现，让他们差不多把父亲当成一家人了。琴的母亲又热情地拿出瓜子招待父亲，父亲仍然不知如何开口。他紧张而又有些羞怯地望着琴的父母，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干脆眼一闭心一横，“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琴的父母面前，干裂生硬地叫了声：“爹、娘——”

父亲这一叫，可叫傻了琴的父母，他们一时没回过味来。他们对望一眼，很快又把目光集中在了父亲的身上。父亲的决心已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又说：“我要娶你们家的琴！”

这下琴的父母听明白了，他们搓着手，忐忑不安地绕着父亲转了三圈。最后还是琴的父亲先醒悟过来，他用手扶起父亲，一边扶一边说：“这怎么说话的？快起来，快起来，你看你这孩子！”

琴的父亲居然称父亲为孩子，这令父亲大为感动。在那一瞬间，父亲想起了记忆中的父母，他的眼圈红了一下。在站起来的过程中，哽着声音又说了句：“我是非琴不娶了！你们就是我日后的爹娘了！”

父亲字字血、声声泪的表白，着实感动了琴的父母。他们再一次仔细地打量着父亲，父亲的身材孔武有力，虽然面相粗糙，却也浓眉大眼，自己的女婿能长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这两位饱经战争磨难的老人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在他们的记忆里，日本人还有国民党，他们要是看上哪家的女人，才没有这么多好话可说呢，拉走就是了。父亲的举动，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抬举，两位老人还有啥话好说？女儿都是解放军了，嫁给解放军的首长那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

琴的父亲扯着父亲的手一遍遍地说：“好，好，好哇！”

琴的母亲咧着嘴，她心里很乱，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她一时无法说清，女儿嫁给眼前这个男人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她是该说同意还是该说不同意。最后，她还是冲父亲咧着嘴笑了。

父亲眼见着自己大功告成了，看着眼前琴的父母已经把他当成一家人了，于是很豪气地说：“爹、娘，你们放心！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我吃干的，决不让你们喝稀的！”

“唉——唉——”琴的父母答道。

父亲不再恋战了，他冲未来的岳父岳母拱了拱手，一转身就走了。父亲兴奋地喊：“小伍子，牵马来！”

父亲走后，琴的父母有这样一番对话：

母亲：“她爸，这小伙子长得咋有点老呢？”

父亲：“老啥老！你没见他浓眉大眼的，这就中了！”

母亲：“不知他当的是啥官？”

父亲：“我看不小了，挎枪骑马的，不是这个长，也是那个长！”

母亲：“琴日后嫁了他，能行？”

父亲：“咋不行？嫁给带长的，以后咱们也算有个靠山了。”

父亲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父亲走后，琴的父母便把琴找了回来。琴一见父母的神色就什么都明白了，她哭了，爹一声娘一声地叫，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一边哭一边说：“我不干呢！我不想嫁人呢！”

母亲以女人之心理解着女儿也宽慰着女儿，母亲一边劝琴一边说：“哭啥哭！你也不小了，都二十了，女人早晚不得嫁人。”父亲对娘俩的婆婆妈妈甚感不满，他冲女儿吼了一声：“别哭！这是你的福气哩！”

女儿仍哭，哭得悲痛欲绝、死去活来的样子。没有人知道，琴自己正在恋爱，父亲的插足，使她的爱情夭折了。琴在哭自己夭折的爱情。

琴的父母在这边死去活来，掰馍馍说馅地劝着琴，父亲在那边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张罗婚事了。对于刚进城的部队来讲，他们已经对结婚习以为常了。就像起初的恋爱一样，集体上阵，一个冲锋下来，就有一连人结婚了。父亲的婚礼算是迟到的。父亲很快从机关里开出了结婚证明。一个电话打到文工团，文工团团长不敢怠慢也开出了琴的结婚证明。两个证明放在一起，交给地方政府，再由政府出具一张证明，就算结婚了。

琴还在家哭闹时，父亲在那边已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办完手续的父亲，派小伍子牵着马，另外又派出一连战士来接新娘子琴了。一连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琴的家门前。父亲那匹高头大马披红挂绿，它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显得很兴奋，站在琴家门前引颈长嘶，小伍子就喊：“请新娘子上马喽！”一连战士也齐声呐喊：“请新娘子上马喽！”喊

声惊天动地。

琴的父母连拉带扯地把琴从屋里拖了出来。琴仍然在哭，一边哭一边喊：“不呀，不呀——”琴一被交到一连人马手里，嫁不嫁就由不得琴了。不管她是哭还是喊，战士把她往马背上一掼，打马便跑。整齐的脚步声，伴着琴无力的哭泣声，终于远去了。

父亲结婚那天，三十二师像过年一样的热闹，猪杀了，羊宰了，全师放假一天。在一个操场上，摆出了上百桌酒席，黑压压的一片，父亲的战友、首长都前来庆祝，那些日子部队几乎天天过年，因为天天有人结婚。琴一被接到三十二师，全师上下都沸腾了，全师上下齐声呐喊：“新娘子，新娘子！”——喊声如滚过的一片雷鸣。

进了新房的琴仍在哭闹，父亲不管她闹不闹。心想：你都是我的人了，哭有啥用，闹有啥用！看老子喝足了酒，怎么收拾你！

父亲命令小伍子看好新娘子，便自己来到操场上喝酒了。酒是大碗装的，肉是大盆盛的。父亲亮起嗓门儿说：“今天我结婚，是咱三十二师大喜的日子。来，干！”父亲带头干了。

“干！”几千人一起呐喊。

正吃着、喝着、喊着，胡麻子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了自己的新夫人。新夫人果然年轻漂亮，喜滋滋地跟随在胡麻子身后。他一下车就大着嗓门儿喊：“小石头，老子来喝你喜酒来了！”

父亲已有些酒意了，他没想到胡麻子会来。父亲高兴了，举着酒碗就冲胡参谋长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这条老公牛，先干了这一碗！”参谋长就干了。喝光了酒，他没看见琴，就问父亲：“新娘子呢？”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奶奶的，在屋里哭哪。”胡参谋长也就哈哈大笑，笑过了，把嘴凑到父亲的耳边说：“我刚结婚时也这样，女人就得收拾！收拾完了，她就不哭了。”

说完就看向身旁的新夫人，新夫人正满面潮红地望着他。他就又笑了。

参谋长临走时，拍着父亲的肩膀大声地说：“你这个小牛犊子，好好干吧！”说完便大笑着走了，他还要到别的师去庆贺。那些日子，他们有庆祝不完的婚礼。

父亲又端起酒碗向将士们走去，他要让全师官兵喝好、吃好，然后他才能去收拾琴。

很晚了，酒宴才结束。

父亲东摇西晃地向新房走去。那天晚上，他用三十六年积攒起来的力气，收拾了琴。琴已经没有力气再哭泣了。

父亲婚后的第二天，文工团出了一件事。一名男文工团团员，企图用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幸亏人们发现得及时，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绳子上解了下来，才幸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那名男文工团团员叫枫，后来父亲有幸见到了枫。枫长得很白，并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的确很年轻，也就是二十刚出头的样子，唇上的茸毛刚刚冒芽。父亲在看完枫之后，在心里说：哼，一个小毛孩子！父亲完全没有把枫放在眼里。

在起初的日子里，婚后的父亲并没有享受到家庭带给他的乐趣。琴从进到父亲这个门，一直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琴在婚后的第三天，便又回到了文工团。文工团有许多演出在等待着琴，琴上班时吃也是在食堂。琴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又如婚前一样准备睡到自己曾住过的宿舍里，被老文工团团长发现了。他怕琴不回家，半夜三更父亲来找，那会使文工团乱七八糟的。所以，文工团团长死活不依，并亲自把琴送了回来。父亲看着回来的琴，一声不吭，只是笑，琴不搭理父亲，穿着衣服就躺下了。父亲也不在乎，这些天，都是父亲为琴脱衣服。父亲为琴脱衣服时，心里充满了激情和快感。父亲一边为琴脱衣服，一边在心里恶狠狠地说：看老子今夜怎么收拾你！

琴无法在文工团住下去，演出之后，她便径直回到住在中街的父母家中。琴在夜深人静时刻突然出现在家中，这可惊坏了父母。他们在女儿婚后才知道父亲是一位师长，师长对他们老两口来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大官了。老实本分的百姓，别说是官，就是兵他们也会被吓得腿肚子发抖。他们在女儿婚后，曾暗自庆幸老天有眼，让他们的女儿攀上了高枝。那几日激动得老两口整夜无法入睡，不仅女儿日后有享受不完的清福，他们也会跟着沾光的。女儿突然而至，老两口的心境可想而知了，新婚没几天，女儿就跑回来，这成了啥事！老两口从炕上爬起来，穿戴整齐，不由分说，齐心协力地把琴又送到了父亲的门下。父亲仍不说话，其实他的心里乐开了花，心想：看这个丫头能整出多大动静，还不得乖乖地回到老子的怀里！这一夜，自然是父亲又一次为琴脱衣服，琴不推不拒，闭着眼睛，死了似的任凭父亲摆布。

从那以后，琴没处可去了。每当演出完她只能回到父亲身边。琴一日三餐吃食堂，父亲也吃食堂，只有晚上，父亲才和琴双双躺在床上，干一些一家人才能干的事情。父亲对这一切满不在乎，他已经习惯了吃食堂的日子，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让父亲不满的是，琴从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连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一次，这使父亲很烦恼。在烦恼中，父亲想起了小白脸枫，琴不理父亲也就是说琴仍没忘

记枫。枫仍在文工团里，琴天天去文工团和枫在一起，他们之间会不会发生点别的事情？父亲一想到这里，更警觉起来，他胡思乱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警卫员小伍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如此这般地交代给小伍子一个任务，小伍子得令而去。

从那以后，在文工团的院子里，经常可以看见小伍子活动的身影：有时他趴在门缝里看琴和一帮青年男女练功；有时他趴在食堂的窗子上看琴吃饭；就连演出，小伍子也不放过，前台后台地转悠。总之，凡是琴的身影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小伍子活动的足迹。直到演出结束，琴走在前面，小伍子跟随在后面，一直等琴走进父亲的房间，小伍子才肯离去。

第二天一早，小伍子向父亲报告道：

“报告师长，一切正常！”

父亲指示：“继续侦察！”

小伍子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有时父亲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文工团院里，他一边和熟人打着哈哈，一边向排练厅走去，直到他看见琴好端端地在那里跳舞或者唱歌，他才放心地离开。几次之后，老文工团团长也于心不忍了，他打着哈哈冲父亲说：“师长呀，忙你的去吧，这里有我哪！”

父亲搓搓手笑笑道：“那是，那是。”然后骑马离去。

父亲和琴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琴怀上了林。起初琴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有一天她又呕又吐，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一天夜晚，父亲又想再一次收拾琴，琴一把推开父亲道：“别碰我，我怀孕了！”这是琴第一次和父亲说话。当父亲得知琴怀孕的那一刻，他乐疯了，一直从床上滚到地上，在地上又滚了三次之后，躺在那儿手舞足蹈地大喊大叫：“我小石头有儿子了，有儿子了！”

父亲悬着的一颗心也就落下了，他高兴的不仅是自己有孩子了，更让他高兴的是，这个孩子是他和琴共同拥有的，也就是说，他和琴之间的关系被一颗钉子钉死了，琴想跑也跑不了。

从那以后，他撤回了小伍子。但在琴演出之后，他还是会让小伍子去接琴，他怕天黑路远，琴有什么闪失。那时父亲不再骑马了，那匹高头大马换成了美式吉普车。

晚上，父亲一听到吉普车响，便开始张罗着为琴加夜餐，锅碗瓢盆在结婚那天父亲就预备好了，可惜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下用上了。父亲忙碌着这些，心甘情愿，他觉得这不是在为琴一个人劳碌，还有他尚未出世的儿子。从琴怀孕那天开始，他就坚信，这胎一定是个儿子。后

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预感。

琴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坐在床上喘息一阵子，琴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她走起路来也有几分吃力了。但她仍然要去文工团上班，演出是无法进行了，她只能帮助其他演员进行排练。琴坐在床上，父亲便嬉皮笑脸地走过来，用极温柔的声音说："丫头，想吃酸的还是辣的？"自从结婚后，他一直称琴为丫头。琴丫头的口味没谱，今天想吃酸的，也许明天就想吃辣的，弄得父亲一直很惶惑。有一阵，他也吃不准琴到底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辣的！辣的！"琴不耐烦地说，同时舞动双脚，把鞋踢飞出去，顺势躺在床上。

父亲这时一点脾气也没有，他搓着手走到灶台旁，冲小伍子说："生火，生火！"

小伍子很快把火生了起来，父亲笨手笨脚地开始下面了。小伍子看着父亲的样子于心不忍地说："师长，我来吧！"

父亲说："我来，我来！还是我来！"

吃完面的琴，便开始脱衣服睡觉了。自从怀孕之后，琴再也没让父亲脱过衣服，但她仍然不理父亲。睡觉的时候，她时常把后背冲着父亲。父亲不计较这些，他在心里笑一笑，心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琴自己不主动脱衣服到主动脱衣服，从不说话到说话，琴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父亲相信，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的，一直到他们完全融合在一起。父亲错误地估计了琴，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琴接纳了父亲，但直到父亲生命结束，也没能和琴融合在一起。

琴的确在慢慢地承认着眼前发生的事实，但她的心里仍无法接受父亲。她仍在缅怀她夭折的爱情，那才是她真正的爱情。琴一生都在刻骨铭心地怀念着她的爱情，是父亲毁了她的爱情，这是她无法和父亲融为一体的关键所在。

父亲对琴没有太多的挑剔和不满，他已经感到很知足了。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野孩子，不仅进了城，又讨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马上又要有儿子，他能不满足高兴么？就是在梦中他也是笑着的。

琴的父母虽然胆小怕事，但在琴的身上所做的努力，可谓远见卓识。琴的家庭虽不是书香门第，但文化的基础源远流长。早几辈他们就意识到了文化与生意的关系，他们一边做生意，一边对子女的教育进行大量的投资。琴是个受益者。琴在七八岁的年纪，家里便为她请来了先生，教她识文认字。那时，金店的生意已经开始败落了，但琴的父母仍然坚信，金、银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文化才属于自己。文化是打开聪明

之门的钥匙，人要是聪明起来，还愁日子过得不富裕？琴在十五岁那一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沈阳城内唯一一家私立女子师范学校。琴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了许多知识，同时还学会了唱歌跳舞。琴是个很聪明的人，家族中优秀的血液遗传给了她，她没有理由不聪明、漂亮。琴在唱歌跳舞方面又极具天赋。沈阳城一解放，东北军区的留守处去学校招文艺兵时，很快便挑中了琴。于是琴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解放军的文工团团员。

琴来到文工团不久，就认识了枫。枫是从上海千里迢迢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枫没去延安之前，在一所艺术学校里学习作曲。经过延安的洗礼，枫很快就成了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后来他又随大军开赴到了东北。于是他就在东北扎根了。枫是文工团的创始人之一，老文工团团长是他的恩师。枫和所有搞艺术的人一样，情感丰富又多愁善感，既脆弱也坚强，这是所有搞艺术的人无法摆脱的情结。

按理说，枫这样的性格，不太会讨女孩子的喜欢，但他很快就赢得了琴的爱情。因为枫的性情已经赢得了琴的理解和沟通，况且，枫又是那么的才华横溢。枫创作的歌曲一首又一首地在部队里广为流传，枫骨子里固有的气质也帮助他赢得了琴的欢心。琴在演唱枫的歌曲时，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时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含欢带笑的，唱到高潮处，琴还会流下激动幸福的眼泪。

琴的一往情深也很快打动了枫，枫在那些美好难忘的日子里坚定不移地认为，琴就是他理想中的佳人。两颗青年男女的心在艺术的氛围中，终于紧紧贴在了一起。练功房里、宿舍中留下了他们美好而又感人的一幕又一幕。

如果没有父亲的胡搅蛮缠，琴和枫在以后的岁月中，肯定会成为一对模范恩爱的革命伴侣。但他们料想不到的是，这时，父亲出现了。

其实在父亲出现后，他们仍然是有机会的。如果这时枫再果决一些，三下五除二地和琴结婚，父亲也会一点脾气也没有。正是枫的优柔寡断，葬送了他们的爱情。

琴也曾提出快刀斩乱麻地结婚算了，枫一时显得犹豫不决，搞艺术的人的劣根性在此时暴露无遗。枫彷徨无助地说：“革命刚刚胜利，有许多大事还没有干，咱们都年纪轻轻，这时候结婚怕不好吧。”

琴在枫的优柔面前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就在琴被父亲强行抢到三十二师去吃饭那一次，琴已经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末日就要来到了。那天晚上演出之后，她找到了枫。枫一筹莫展，他在琴的面前流下了软弱的泪水。琴在绝望中颤抖着身体说：“那你

就一枪把那个混蛋师长崩了。”

说完从枫的腰中掏出手枪塞在枫的手里，那时，男文工团团员都配有武器。枫握住了枪，他握枪的手好似被蛇咬了一下地那么一哆嗦，枫自从参加革命后，还从来没有杀过人。他不知如何杀人，更不知如何才能杀死同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着的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枫害怕了，他抖颤着身子，用颤抖的声音说："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吧！"

琴绝望地搂抱住枫，枫在琴的拥抱中"当啷"一声把枪扔在了地上。琴这时，对枫是又爱又恨。那时她就想，要是枫的身上有一点点父亲的豪气，她就是死也不会让父亲得逞。琴哭了，她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拥抱着枫，枫是她的梦。枫在琴热烈温暖的拥抱中，终于回过神来，他小声地说："那我就杀了他！"

在以后的日子里，琴多想听到那一声清脆的枪声啊，结果什么也没有。琴彻底绝望了，在她的面前，是一副更加苍白的脸，还有一双无助迷离的眼睛，那是枫痛苦无奈的形象。

就在这时，父亲先下手为强了，他几乎是把琴抢进了洞房，在新婚之夜，狠狠地收拾了琴。

软弱无助的枫终于失去了琴，失去了他的初恋。他绝望了、迷惘了，最后他只能选择死亡了，最终却没有死成。活转过来的枫，觉得活着还是件挺有意思的事，他不再寻死觅活了，只是他显得更加苍白、更加少言寡语了。

琴虽然生活在父亲身边，又怀上了孩子，但她仍然在怀念着自己的初恋。

琴在用沉默和不情愿与父亲对抗着，她生下了林。在以后的生活中她理所当然地成了林、晶、海的母亲。

正如父亲预感的那样，林果然是个儿子。林一落地，便嘹亮地大哭，乐得父亲大着嗓门儿，冲所有的人高喊："我有儿子了！我石光荣也有儿子了！嗬嗬，他妈的——"

伴随着林落地时的号哭，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

在没有战争的岁月里，父亲就像没有地种的农民那样无着无落。在父亲进城后，这短暂的和平岁月里，如果没有母亲琴的出现，他将会憋疯的。好在生理的饥渴和生活的愿望暂时填补了父亲生活的空白。现在，他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他现在啥都不怕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率领三十二师雄壮有力地跨过了鸭绿江。

母亲生了林，在文工团里请了长假，她只能一心一意地坐她的月子了。

父亲的部队出师大捷，杀得美国鬼子抱头鼠窜。第一战役结束后，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拼杀。在这间隙中，父亲想起了母亲和刚刚出生的林。此时此刻，他无比地思念远在沈阳城内的琴和林。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从那以后，父亲有了对家的无限牵挂。有了牵挂便觉得有许多话要对琴和儿子说，于是他唤来了小伍子。

他冲小伍子说："我要写信！"

父亲说他要写信，并不是他要亲自写信，而是让小伍子替他写。在延安学习时，父亲是学过一些文化的。在学文化方面，父亲天生有些愚笨，往往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了。他承认自己天生是块打仗的料，对学文化并没有什么兴趣。好在，那个年代对一位将军的文化方面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

小伍子很快找来了纸笔。以前父亲有什么事要对上级汇报，都是父亲口述，小伍子执笔。父亲就说："老婆、儿子你们好！"

小伍子抬头看着父亲，建议道："师长，这么称呼不好吧？"

父亲不满地道："我说啥你就写啥，别啰唆！"

于是小伍子就写。

父亲又说："离别两个多月了，我真是想死你们了！第一战打赢了，我一根毛都没少，就是想你们哪！"

小伍子边写边笑，又不敢大笑，就那么难受地忍着。

父亲不管小伍子笑不笑，仍一本正经地说："老婆你要把儿子给我带好喽，要是儿子有半点差错，我不饶你！"

父亲说到这就吸烟，红晕慢慢地在父亲粗糙的脸颊上扩散。他又想起了和母亲的新婚岁月，此刻，他真的思念母亲了。

小伍子这时提醒道："师长，写完了么？"

父亲挥了一下手，仍红着脸说："老婆，我真想你呀！等打败了美国鬼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小伍子一脸不解地问："师长，'收拾'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打她么？"

"少废话，让你写你就写！"父亲红头涨脸地叱了小伍子一句。小伍子就听话地把他不理解的"收拾"二字也写进了信中。

就在父亲在遥远的朝鲜战场上，牵肠挂肚地思念母亲和儿子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和枫有关。

枫所在的文工团，并没有随第一批入朝的将士开赴朝鲜，仍在沈阳城内待命，他们在忙着排练一批新节目。他们知道，这些节目迟早会派上用场的。

儿子满月之后的母亲，在家里待得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她就抱着

林来到了文工团。文工团是她战斗过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她的初恋，同时还有她的青春和欢乐，她无法忘却这里。她抱着林一出现在文工团，便看到了枫，枫正用忧郁的目光望着她。

母亲一见到枫，心里便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期期艾艾地冲枫说："你为什么不去看我？"

枫垂下了头，脚尖搓着地板，低低地说："我，我，我——"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母亲的到来，很快引起了战友们的注意。他们将母亲团团围住了，七嘴八舌地问母亲这呀那的，他们还轮流着把林抱在怀里，异口同声地夸奖着林。唯有枫站在远处，一往情深地望着母亲。枫的目光，让母亲的心在流血。

母亲很快又回到了自己家中。枫的目光，已使她无法承受了。回家后的母亲流下了伤感的泪水。

就在那天晚上，枫轻声地敲开了母亲的房门。此时的三十二师营院，人去屋空，只有少数一些和母亲一样的女人留在家中。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使昔日的恋人有了一个美好的约会氛围。这时，林已经睡着了。母亲和枫相对而坐，他们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说着昔日早已说过的情话。说着说着双方都动了感情，母亲再一次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到枫的怀中，枫像被烫了似的哆嗦着。母亲在没有嫁给父亲之前，她对枫的爱情朦胧而又迷惘。在和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有了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以前，她和枫只是相互拥抱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再一次和枫缠绵在一起，她的欲火被点燃了。在这寂静美好的夜晚，她的目光直接而又明确，那就是，她要把身体献给自己所爱的人，哪怕就一次，她也知足了。母亲一边亲吻着枫，一边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她躺在床上，目光迷离地望着枫，喃喃道："枫，你来吧。今天我是你的了！"

母亲没有料到的是，枫突然蹲下，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他哭了，一边哭一边说："不哇，我怕！我不能呀！"

母亲在等待着枫，她在等待着与自己所爱过的人相互占有，结果却等来了枫的哭声。母亲的身体冷却下来，心也冷了。她开始默默地穿衣服，穿好衣服后的母亲说："枫，你走吧！"

枫已经停止了哭泣，慢慢站了起来，泪眼蒙眬地望着母亲。枫可怜巴巴地说："那我就走了？"母亲点点头，枫真的就走了。

从此，枫在母亲心中死了。活在母亲心中的只是梦中的枫，母亲仍一往情深地爱着梦中的枫。

父亲不知道这些。

不久后，枫入朝了。在一次去前线演出时，被一颗流弹击中，枫便再也没有回来了。

其实母亲也很想随文工团入朝的。没结婚前她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她年轻的梦想和激情已经和舞台连在了一起。当她面对台下的观众时，她喜欢那一双双真诚热烈的眼睛，还有那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切构筑了她青春的梦想。

母亲在一天天盼着林长大一点，再长大一点，那时她就可以把林寄养在父母家里，然后她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入朝去寻找属于她的舞台了。是父亲使母亲的梦想没能成真。在这期间，父亲回国休整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母亲再一次怀孕了。不久，晶出世了。晶是个女孩，但她的哭声一点也不亚于林。晶呱呱落地时，父亲在朝鲜正艰苦卓绝地打着第四次战役，他没能听见晶的哭声。

在这期间，父亲的职务也有所变动，他由师长晋升为军长。他的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和美国鬼子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母亲在晶出生之后，入朝的梦想终于破灭了。她用年轻的生命，哺育着林和晶。那时林已经会走了，晶还在吃奶，母亲年轻的生命，在哺育孩子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消损着。母亲的父母在这段时间里，也忠实地成了母亲的帮手，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要过来，帮助母亲照料林和晶。随着林和晶一天天地长大，母亲因爱情夭折而失落的心，又重新找到了寄托。她可以不爱父亲，但她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况且林和晶在她的眼里是那么的可爱，招人欢喜招人疼。母亲原本愁眉不展的额头，终于舒展了。

朝鲜战争进入到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便僵持住了。又过了不久，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战争结束了。对这件事，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他是个主战派，但他又不能不服从毛主席的指示，最后他还是班师回到了国内。在那些日子里，他逢人就说：“妈了个巴子！仗要是再打下去，老子两个月肯定把美国鬼子赶回老家！”

父亲回国不久，他的职务再次荣升。胡麻子参谋长当上了副司令，在胡麻子的力荐下，父亲接替了他的职务。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全国人民的所有精力都转移到大建社会主义上来了，部队也随之稳定下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父亲的小家也安稳了起来。

在晶蹒跚学步时，母亲又生下了海。海是个男孩，海出生时的哭声一点也不响亮。等在产房外的父亲听到海有气无力的哭声时说：“操，这

小子一点也不像我。”

母亲一口气生了林、晶、海三个孩子，家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那一年母亲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母亲只能一心一意地照顾三个孩子了。

父亲当上参谋长之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忙。现在虽说不打仗了，但身为军区参谋长的父亲却每天都在为打仗做着准备。他和下属们商量作战计划，一遍又一遍地琢磨着假想敌，跟真事似的在沙盘和地图上圈圈点点。总之，父亲满脑子都是战争。

回到家以后，他仍不能从虚幻的战争中走出来。这时林、晶、海不停息地哭闹，从这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他们像发动一场战争似的，把家里的一切都搞得天翻地覆。母亲天天守着孩子，对这一切都已经习惯了，况且她也照顾不过来。她有许多事要做，洗洗刷刷、缝缝补补，还要一日三餐，为孩子为父亲做饭。父亲对这一切是不习惯的，林和晶出生时，他正在朝鲜打仗，孩子的哭闹离他很遥远，可现在不行了，他只能面对这些哭闹的场面了。一会儿林把晶推倒了，晶就扯开喉咙没命地哭闹，等晶不哭了，海和林又一起哭了起来。原因是林打了海的屁股，晶又把林的耳朵咬了，一时间鸡犬不宁。父亲生气了，他站起来，来到三个孩子面前，大吼一声：“都给我住嘴！再哭，老子把你们统统都毙了！”父亲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枪，枪洞乌黑地冲着三个孩子。果然，他们不敢再哭了，他们迷惘、惶惑地望着父亲及黑黑的枪口。

父亲的敲山震虎，换来了片刻的安宁。待父亲离开他们，只一会儿工夫又和从前一样了。这时，父亲真的被激怒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每人都打了屁股。刚开始，他们在挨打之后哭得愈发响亮了，他们越哭父亲打得越起劲。父亲是真打，而不是恫吓，有几次生生打得他们的小屁股无法坐下了。后来，他们真的害怕了，在父亲叱喝一声之后，他们果然大气也不敢出了。

起初父亲打孩子时，母亲都在冷眼旁观。这八年中，母亲仍很少和父亲说话。母亲用无言抗拒着父亲。父亲不在乎这些，他有老婆了、有孩子了，他就啥也不怕了。父亲狠命打孩子时，母亲心疼了。这些孩子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平时，她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她会挡在孩子和父亲中间，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算什么父亲，你给哪个孩子擦过一回屎把过一回尿？你没权利打孩子！”母亲说得千真万确，对这三个孩子他的确没有尽过心。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冲母亲嚷：“你懂个屁！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再不打，他们都反了！”

母亲仍然不躲，冷着脸看着父亲。母亲站出来为三个孩子撑腰，三

个孩子就理直气壮呜里哇啦地又乱叫起来。父亲眼见着自己的计划要前功尽弃，也急了，他冲母亲吼：“你给我滚开！孩子是我的，打死了我愿意，你管不着！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揍！”说完把母亲搡到一旁，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一个就开打。

母亲有理说不清，只能躲在一旁痛哭流涕，她暗自想：这都是命啊！怎么嫁给了这么一个粗暴野蛮的家伙？

三个孩子终于在父亲的淫威下屈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只要一听见父亲回家时的脚步声，不管当时玩得有多开心，也会马上扔掉手里的玩具，龟缩在一个房间里，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换成了挤眉弄眼，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手势。

在父亲又一次离开家门后，三个孩子集体找到母亲说：“妈妈，以后不要让‘这个人’回来了！”自从父亲残暴地打过他们之后，他们便不再称父亲为爸爸了，而是改成了“这个人”。

母亲叹了口气说：“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要爸爸！”

父亲对孩子虽然残暴得不近情理，但对母亲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却孝顺异常。父亲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没有尝到父爱和母爱。于是，他把对父母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了对岳父岳母的厚爱上。

每到星期日，他会派出自己的司机（那时父亲已有了一辆华沙牌轿车了），去接岳父岳母来到自己家中。同时让炊事班长过来掌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时，虽说不上富裕，但身为军区参谋长的父亲，养活一家老小还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星期日，都是一家人最和美最幸福的时光。饭桌上，年迈的岳父岳母仍不时地夸奖着父亲，夸父亲的战功卓著和前程似锦，同时也夸母亲的眼力和眼前这美好的生活。岳父岳母说这些时，母亲一声不吭，她不停地为父母夹菜，劝吃劝喝，就是不搭理父母的话茬。

父亲此时的心里洋溢着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在这时三个孩子就是放肆一些，他也不会去管教，任他们放肆和疯狂。父亲对眼前的生活无疑是满意的，能有今天的父亲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岳父岳母的账上。要是没有当初岳父岳母对自己的婚姻的支持，哪里会有他美好的今天？父亲的心里，真心实意地感激着岳父岳母。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林开始上学了，晶和海也分别上了幼儿园的大班、中班。母亲在孩子身上终于熬出了头，她又重新回到了文工团，但她再也无法唱歌跳舞了。文工团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以及和平年代的成长壮大，演员的队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况且由于母亲连续地生

养孩子，她的身体比起以前有了显著的变化，清脆甜美的嗓子也大不如从前。母亲重新回到了文工团以后，只能管一管服装和道具了，在遇到有大型演出需要大合唱的时候，她才会再一次走到台前，站在合唱的人群中，充一回数。母亲过早地结束了艺术生涯，她把怨和恨都记在了父亲的账上，是父亲让她失去了这一切。那时母亲仍然很年轻，刚刚二十九岁，母亲仍然有许多理想和对生活的追求。

而父亲仍然很忙，他除了激动地研究那些假想敌外，工作上他还要有许多应酬，父亲回家吃饭的次数便明显地减少了。父亲每次回来，都是一嘴的酒气。父亲是有酒量的，在外面应酬喝这点小酒不在话下。父亲回来时，母亲早就安顿好了三个孩子上床睡觉，她躺在床上，借着台灯的光亮正在研读《红楼梦》。母亲早已被《红楼梦》的氛围感染得一塌糊涂，她正在为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伤心不已。在这样一种心情下，父亲满嘴酒气地回来了。回来后的父亲，坐在床沿，很有内容地望了眼母亲。这时，他仍然不急于上床，他要让这个美好的过程延长，他要吸支烟。父亲吸的不是纸烟，而是喇叭筒。父亲吸不惯纸烟，他吸自己卷的喇叭筒才过瘾。父亲的喇叭筒冲劲十足，房间里很快便乌烟瘴气了。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不管是冬夏，也不管是什么时间，母亲无论如何都要爬起来，乒乒乓乓地把门窗打开。父亲不理解母亲这一系列举动，他仍满眼内容地瞅着母亲。虽然母亲一口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体态已有所改变，但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心中仍是完美的。父亲终于吸完了他的喇叭筒，这时他站起身开始宽衣解带了。父亲一边动作，一边满怀内容地微笑，父亲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母亲是要反抗的，父亲这时就可怜巴巴地央求母亲道：“丫头，整一招吧！我都两天没整了！”母亲道：“你这头猪，滚一边去！”父亲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洗脚、刷牙。随着生活的稳定，母亲对父亲的要求也苛刻起来，父亲不洗脚不刷牙是无法和母亲亲近的。但父亲无论如何也养不成洗脚、刷牙的习惯，这是父亲的前半生养成的无法改变的陋习。在战争岁月中，别说洗脚刷牙，就是脸也有一连十几天不洗的纪录，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讲究。

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不情愿地爬起来，把脚伸到水龙头下冲一冲，拿着牙膏胡乱地漱一漱口，然后火烧火燎地跑回来，关掉台灯，死乞白赖地往母亲身旁凑。母亲无法抗拒父亲的要求，忙乱一阵之后，父亲倒头就睡，并不时地伴以响亮的鼾声。父亲睡觉的毛病很多，不仅打鼾，而且还伴以咬牙放屁吧唧嘴。

母亲无法入睡，她在这臭气熏天、鼾声嘹亮的环境中怎么能睡着呢？她隐忍着父亲的恶行，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红楼梦》里的情景，

落红、残雪、吟诗作赋，那才叫生活。母亲对《红楼梦》里讲述的生活一往情深，男男女女极有情致的爱情生活，真是太美妙了。然而，现实又使母亲的幻想变得支离破碎了。她怎么能不痛苦不失眠呢？

由身边的父亲，她又想到了枫，梦想中的枫。要是和枫结合在一起，眼前的日子会是这样一番景象么？不，决不会！母亲毫不犹豫地断定，枫决不会像父亲这个样子。枫是多么缠绵和有情致的人啊！她和他躺在床上，一起读《红楼梦》，谈枫创作的歌曲。枫的脚自然是认真洗过的，牙也是刷过的，他的嘴里会飘出一阵又一阵中华牙膏的气味。他们在床上、台灯下说说笑笑，相亲相爱，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呀！母亲在无法入眠的夜晚再一次想起了她梦中的枫。对母亲来说，无法得到的，才是最美好的。

母亲除了看《红楼梦》，还看别的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其他的书，拿到什么就看什么。母亲爱好看书，父亲一直不以为然。

母亲还无法忍受父亲的吃相。父亲每次吃饭，食欲都极好。吃饭时，父亲异常地专注，大碗盛饭、大块吃肉自不必说。父亲吃饭时，总是要节奏有力地吧唧嘴，父亲吧唧嘴的声音一点也不亚于快板打起来的声音。父亲在吞咽食物时，也总是咕噜有声，喉头上下那么一滑动，一口食物就咽下去了。每次吃饭时，母亲总不忍心看父亲这种饿死鬼的样子，她每次都在碗里夹一些菜，躲到别处去吃饭。父亲一直没弄明白，母亲在吃饭时为什么总是躲着他。有几次，孩子们也想躲开他，他及时发现了，便用仍在咀嚼食物的嘴大喝一声：“站住！”

孩子们就站住了，他们也常常被父亲的吃相惊呆了，而忘记了自己吃饭，呆呆地望着父亲。父亲发现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叱一声：“看啥看？你们的老子也不认识了？”孩子们马上埋下头，真真假假地吃，等父亲一离饭桌，他们终于忍不住，“哄”的一声笑了，他们交头接耳，小声地说：“饿死鬼，饿死鬼！”

孩子们的话是母亲冲他们说的，母亲说：“瞧你们的爸爸，那饿死鬼的样！”孩子们记住了，他们小声说“饿死鬼”时，心里面充满了快感。

许多年之后，大起来的孩子们，斥责父亲的吃相时，父亲听了，久久没有言语，他的神情有些黯然。许久父亲才说：“你们没挨过饿，知道个屁！”父亲说到这，便再也不说话了。他的目光，透过窗子望向极远处的天边。这时，他又回想起了吃百家饭的童年时代，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呀！在这家吃了上顿，还不知何时在另外一家吃到下顿呢。父亲一想起童年，便心酸无比。

三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还要数晶。晶虽说是女孩子，但胆子比

林和海都大。星期天，父亲没有什么大事，总要带上三个孩子去打靶。他一个星期不听枪声，浑身上下就不舒服。每次打靶，林和海都躲得远远的，还用双手捂住耳朵。唯有晶不捂耳朵，她跟随在父亲身后，睁圆了眼睛，看着父亲手里的枪，一张小脸激动得通红。父亲先是让林来打，林不敢。在父亲的强迫下，他双手握住了枪，闭着眼睛，扣动了扳机。随着枪响，他把枪扔了转身就跑。父亲大骂："没用的东西！"

海更是胆小如鼠，他还没摸到枪，就尿了裤子，气得父亲一脚把他踢出老远。轮到晶时，她不慌不忙，拿起来就射，她一边射击一边呀呀地喊着什么。

从此以后，父亲再去打靶，便只带晶一个人了。晶的枪法在父亲的调教下，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子弹射在靶子上。父亲对林和海失望的同时，对晶燃起了希望之火。

一转眼，父亲就五十岁了。

五十岁的父亲想起了老家靠山屯。在这之前，父亲曾无数次地想起过老家，但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念想而已。五十岁的父亲心情却不一样了，靠山屯一旦从他的脑海里冒出来，便再也挥之不去了。

于是父亲决定回一趟老家。父亲回老家时，是坐着自己的专车走的。父亲原来那辆华沙牌轿车，已经换成了上海牌。父亲带着警卫员还有秘书便匆匆上路了。父亲先到了家乡所在地的省军区，省军区早就接到了父亲要来的通知。他们热情地接待了父亲，并一再要求父亲要有所指示。父亲心不在焉地在省军区的院里走了走、看了看，胡乱地指示了两条，便归心似箭了。以前，父亲回老家的心情从没有这么迫切过，马上就要到家门口了，父亲实在无法忍受思乡的煎熬了。当天父亲就奔靠山屯而去。省军区为了使父亲高兴，同时也为了使父亲这次返乡之旅愉快，做了周密的安排。除派出一个警卫排外，另外又派出了两辆卡车，车上装满了大米，还有猪肉粉条子，省军区的领导也亲自陪同。于是，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靠山屯。

靠山屯的父老乡亲做梦也没想到，当年的小石头还活着，他们以为，父亲早就被冻死在了深山老林里。因为当年，那些抗联战士，没有几个是活着走出深山的，他们不是被日本人打死就是冻死饿死在山沟里了。父亲却奇迹般地回来了，而且还这么大的排场。全屯老少都拥出家门，一睹父亲的风采。当年的老人大都不在了，父亲的同龄人大都健在，他们站在父亲的面前不敢认了，父亲也认不出他们了。于是，他们相互启发着回忆着，终于想起来了，然后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眼泪横流。父亲又一次想起当年掏鸟蛋、骑牛背的种种细节，唏嘘不止。在父

亲的眼里，靠山屯还是靠山屯，只不过现在的靠山屯人更加兴旺了。此时的靠山屯比过年还热闹，孩娃们呼爹喊娘地走出家门，围在父亲的身旁，看车队，看亲人解放军。

父亲为了酬谢靠山屯所有的父老乡亲，命人在屯中心搭了两个大灶，焖了一锅又一锅白米饭，烧了一锅又一锅猪肉炖粉条。父亲少年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吃上猪肉炖粉条。这不仅是他的梦想，同时也是所有靠山屯人的梦想，父亲今天就要向人们还这个愿了。

父亲的壮举一连持续了三天。这三天不仅惊动了公社领导，就连县里的领导也来了，他们都想亲眼见识一下从家乡走出的大人物。他们一律称父亲为首长，一时间，小小的靠山屯热闹异常。

三天以后，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的父老乡亲，告别了他的家乡靠山屯，又回到了沈阳城。在这几天中，父亲的心情波澜难平，他一家家坐过了。每到一家，他都会想起一串童年的往事，李家曾给过他一个饼子，张家曾送过他一碗高粱米饭……这一切的一切，使父亲既伤心又亲切。回到家中许多天，父亲仍然处在亢奋中。

父亲回老家不久，乡亲们便带着老家的特产成群结队地开始回访父亲了。他们没想到父亲会当这么大的官，在他们的眼里，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委主席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乡亲们的心是热的、情是真的。

乡亲们坐满了家里的大小房间，他们一边和父亲抽着家乡烟，一边谈天说地，叙说着靠山屯这些年的变化，询问着部队及城里的大事小事。此时的父亲是高兴的，他盘着腿坐在屋里中央，乡亲们也这么坐了，他们坐不惯城里人的沙发和桌椅、板凳，他们盘腿坐在地上，就像坐在自家炕头上那么从容不迫，顺理成章。一时间家里乌烟瘴气，臭气熏天。

母亲早就无法忍受这一切了，白天的时候，她还能躲到单位里眼不见心不烦，可下班之后，她没处躲藏，只能回到家中。平时，父亲一个人她都无法忍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把她都快逼疯了。家里每个房间里都混乱一团，她更无法忍受的是乡亲们的粗鄙。见到母亲那一刻，乡人们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会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他们亲切地称母亲为嫂子，虽然，母亲比他们还要小。在父亲的家乡，凡是被称为嫂子的女人，都是可以打闹取乐的。虽然他们在母亲面前不能放肆，但他们对母亲却真诚地热情着，他们掏出大把大把的核桃往母亲手里塞。有人卷好一根纸烟让母亲吸，父亲家乡的女人是有吸烟这一习惯的，他们以为母亲也会吸烟。母亲终于无法忍受了，她躲到厕所里，此时家中唯有厕所是最后一片净土了，因为乡亲们用不惯抽水马

桶。每天有乡亲们要上厕所时，父亲都让公务员小李子引着他们去院内的公共厕所。母亲躲在厕所里，她第一次感受到，厕所里是这么安宁，这么洁静，香皂散发出淡淡的幽香笼罩着母亲、笼罩着厕所。母亲的眼泪也随之流了出来。

父亲叫来了炊事班长，让炊事班长做了一大锅猪肉炖粉条，然后父亲就陪着这些童年的伙伴，大碗地喝酒了。父亲一边大口地喝酒一边大声地让酒让菜，父亲说：“二哥，整酒！”父亲还说：“三弟，整酒！”

于是，众人就整，整来整去就都整高了，乡亲们说话也不那么规矩了，每句话都带着操操的了。操来操去的，众人就想起了母亲。他们大呼小叫地向父亲提议，让母亲来敬酒。父亲这时也有些喝高了，他大着嗓门儿喊母亲：“丫头，来来来，敬酒，敬酒哇！”

母亲听到了，但她不动。父亲喊了一气见母亲还没动静，便起来敲厕所的门，一边敲一边喊：“敬酒，敬酒！这些都是我光腚眼的朋友。”母亲不能不出来了，她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这时已有人为母亲倒上了酒，然后碰杯，然后干杯。母亲不喝，她从来没喝过酒，更别说让她敬酒，眼前狼藉的场面早就让她作呕了。趁着酒劲的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一碗酒倒进母亲的嘴里，母亲一头撞开厕所的门，她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

父亲还在说：“大哥整酒！小弟整肉！”

从那以后，只要农闲时节，乡亲们总要前呼后拥地来到家里。他们来看望父亲，顺便走一走，到靠山屯外的世界开开眼。每次来人，都是父亲车接车送的，他们平生还是第一次坐上轿车，仅凭这一点，就够他们在家乡人面前说上半年的了。

母亲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警告父亲说：“不要再让那些人来了，要是再来，我就和你离婚！”“离婚”这个词对父亲来说又新鲜又陌生，他以为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在又一次老家来人时，母亲真的搬到文工团去住了。后来乡亲们走后，父亲亲自跑到文工团好说歹说，母亲才回来。

那以后，再有乡亲们来找父亲，父亲就不往家领了，而是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里。在那几年中，只要在军区大院里看到手提蘑菇、肩扛核桃，在招待所食堂里大碗喝酒大块整肉的乡下人，十有八九是父亲的家乡人。

乡亲们来过一阵之后，便明显地稀疏下去了。相反的，老家再来人，就换成了公社和县一级的干部。他们不再单纯地来看父亲，而是有求于父亲。在计划经济下，什么都紧张，例如：农机、化肥、种子、布匹……都是农村基层紧缺的，他们来求父亲，想购买这些紧俏商品。父

亲对家乡是有求必应。父亲虽身在部队，不管地方上的事，但父亲有许多老战友、老下级，不少人都已转业到了地方，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着。这些对父亲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家乡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父亲这里就迎刃而解了。这些东西到手后，父亲并没有完成任务，他还要想办法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运回去，有时父亲要到铁路局为他们申请车皮，铁路紧张的时候，父亲就直接命令部队的军车为他们送回老家。

那些年，父亲为老家办了许多大事。

父亲在陪县委书记喝酒时说："老家以后有求我老石的就说，没有老家那些乡亲，我老石早就饿死了。我老石死后也要埋在家乡。"父亲说的是实话，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实话，给他埋下了一个祸根。后来父亲犯错误，正是他这一席话引起的。

父亲十三岁来到了部队。从他参军那天起，便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部队。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早已让父亲的生命和部队这个大家庭完全融在了一起。父亲认为军人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

父亲的这一看法，也体现在他对三个孩子的安排上。林首先高中毕业，他毫不犹豫地把林送到了部队。父亲的大公无私，让他没有把林留在身边，而是送到了边远的哨卡，那里是冰天雪国。父亲的人生观是：温室里的花草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有在大风大浪里才能百炼成钢。他十三岁参加抗联，这么多年不就是这么摸爬滚打过来的么？

一年以后，林就无法适应边防哨卡单调艰苦的生活了。于是他一封封言辞委婉地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看在他们父子的情面上，拉他一把，把他调到条件稍好一点的环境下为祖国守好北大门。父亲接到林的信并不为之所动，他用一根火柴把林的求救都化为了灰烬。

林对父亲失望了，他又求助于母亲。母亲早就对父亲的做法存有异议，当初让林去边防哨卡，母亲就曾和父亲争论过，最后还是父亲大手一挥道："孩子是我的，就这么定了！"父亲一直把三个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甚至连母亲都没有份。在感情上，他把三个孩子已经据为己有了。

母亲毕竟是母亲，母亲无法忍受林的受苦受难。她通过熟人的关系，为林开好了调令。那时母亲已经是文工团的团长了，母亲还是有一些号召力的。那件事被父亲发现了，他生气了。当即打电话撤销了林的调令，使母亲和林的希望落空了。

这件事之后，林曾给父亲来过一封信。林在信中说："我没你这个父亲，你也没我这个儿子！"父亲接到信后，好长一段时间情绪都不稳定，他在家里无端地大骂晶和海。晶和海都在读高中，已经算是个大人了。

他们无端地受到了父亲的辱骂，他们只能向母亲哭诉。母亲就说："忍一忍吧，等你们毕业了就离开这个家！你们走了，我也离开他，让他自己冲自己骂去！"

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给父亲来过信，这是父亲无法理解的。1979年，南线那场战事，身为营长的林也参加了。结果林再也没有回来，他永远地留在了南方的丛林里。在林的遗物中有一封写给父亲的信，后来那封信辗转地送到了父亲的手里。林在信中说："爸爸，你见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牺牲了。以前我恨你，但现在不恨了，因为你是我的父亲……"

父亲读着林的信，老泪纵横。他小心地把这封信珍藏起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拿出来看一看。每看林的信，他都泪眼模糊。

三个孩子中，晶的性格最像父亲。她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而且脾气暴躁。父亲不在场时，她生起气来，会摔东西会骂人。气得母亲就骂她："看你那德行，跟你父亲一样！"所以父亲异常喜欢晶。

在晶高中毕业以后，关于未来的前程父亲征求了晶的意见，晶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当骑兵！"谁也说不清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她的意识里，骑马驰骋，也许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吧。

她的这一想法，却使父亲为难了。军区不是没有骑兵，而是骑兵部队中没有女兵。但这事难不住父亲，晶还是很快地被送到了内蒙古草原上的一支骑兵部队中。

于是从那以后，骑兵部队里多了一个晶，有了一名唯一的女骑兵。当时，这在部队里成了新闻。

晶不像林那样叫苦叫累，她在给父母的每封来信中都是满足的、幸福的，她在一封信中还提到，她要征服那匹脾气暴烈的叫黑子的马，那匹马已经摔残了两名骑手了。

一天夜里，晶偷偷地把那匹黑马牵了出来，结果不幸就发生了。晶从马背上重重地掉了下来，小腿骨折了。为这，晶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她自己没有告诉父亲，同时也不让她的领导告诉父亲。她在住院的三十多天里因行动不便而吃尽了苦头，因此，她恨死了那匹黑马。出院以后，当她再次接近那匹黑马时，它似乎对她有了深仇大恨，冲她龇牙咧嘴，并不时地伴以蹦跳啸叫。这下就惹急了晶，在又一个夜里，晶气愤地用刺刀把黑马捅残了，从此黑马从军马的序列里消失了。

晶受到了记过处分。她不服，为这事还和领导大吵大闹了两年，她摔碎了团长的杯子，同时也把团长家窗子上的玻璃砸了。晶在骑兵部队

里，像那匹黑马一样难以驯服。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起，骑兵部队没有办法，在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后，把晶送了回来。就此，晶结束了她短暂的骑兵生涯。

退伍回来的晶，又一次向父亲提出了要求。骑兵当不成了，她要去开火车，当一名女火车司机。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对晶的要求会百依百顺，他真的成全了晶的梦想。那时，父亲以前的警卫员小伍子正在铁路上当着一名不大不小的领导。晶很快成了铁路局中唯一的一名女火车司机。这件事，又一次成了新闻。晶驾驶着火车，飞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那份感受一点也不亚于在草原上骑马奔驰。晶对自己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感到心满意足。

不知为什么，晶都二十八九了，还没有找到男朋友。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开始求熟人托朋友广泛地为晶张罗对象。不是男方看不上晶，就是晶看不上男方。最后终于在公安局为晶找到了一位民警，两人结婚还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原因是两人刚结婚就吵架。有一次，晶把民警的枪缴获过来，还把民警绑在了床上，然后就拿着民警的枪把玩，还扬言要把这支枪带到火车上去，说这枪戴在民警的身上简直就是个装饰……民警无论如何没法和晶再生活下去了，于是提出了离婚。离就离，谁怕谁呀！晶干净利落地办完了离婚手续，完事之后，她又潇洒地开上火车，大江南北地飞奔了。从那以后，晶再也没有提结婚的事，一直到现在，她仍一个人快乐地生活着。

海是最令父亲头疼的一个孩子，他生性怯懦，多愁善感，为一片落叶、一点残红也会伤心不已。他时常泪水涟涟，郁郁寡欢。海喜欢读书，经常可以看见海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一些中外爱情故事，他时常一边读书一边抹眼泪。气得父亲不止一次地骂他：“没出息的货！”就连母亲也为海这种样子，不停地叹气。她知道海的性格很像自己，如果海是个女孩也没什么不好，可他偏偏是个男人。母亲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因此，母亲为海的性格长吁短叹。

海高中毕业，当父亲提出要送海去当一名海军时，母亲没有提出异议，她也以为把海送出去锻炼锻炼对改变海的性格会有好处。父亲认为让海去当海军，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到大风大浪里去磨炼。于是，海别无选择地当上了一名海军。海当的是潜艇兵，训练时潜艇在海底一待就是一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月，是真正的海底世界。一艘艇上全部的干部战士也就十几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在洞穴一样的狭窄空间里生存，别说是海，就是有二十几年兵龄的潜艇长也吃不消。海又生性孤独，无法排遣。于是，不满一年，海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后来，海被送到了精神

病医院。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当着海的面提起海军和大海，海便会浑身发抖、目光呆滞。从此以后，家里没人再说有关海军的事了。海出院以后，被母亲调到了自己的身边，在文工团里当上了一名文艺兵。

父亲对不争气的海也死了心了，他不相信海以后还会有什么出息。他曾对母亲说：“就当我没这个儿子吧！”他对母亲如何安置海也听之任之了。

海来到文工团以后，却如鱼得水，他先是写歌词，后来就学会了作曲。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海创作的爱情歌曲曾风靡全国，令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为之倾倒。一时间海红了起来，报纸上、电视里都称海是天才作曲家。于是，海频频地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向海求爱的年轻漂亮女孩子多得不计其数。认识的不认识的，海每天都能收到几封求爱信，可海却一个也没看上。一晃，海都三十岁了，仍没找到合适的女朋友。

后来母亲急迫地问海：“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海的回答让母亲吃惊，海说：“我要找个像姐那样的女朋友！”海这么说，不能不让母亲吃惊。母亲曾掏心挖肺地开导海：“你姐晶那样的女孩有什么好？没心没肺的，还不会过日子。”

海这回坚定地说：“找不到晶那样的女孩，我就不找了！”

父亲叹气，母亲也摇头。他们又想起海是得过病的，对一个得过精神病的人，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晶隔三岔五地总要在家住上一阵子，然后又出车了。晶每次回来，都是海最愉快的日子，他总要找理由待在晶的房间里，和姐说说笑笑。晶一走，海就没了笑声，他把晶用过的东西，老鼠搬家似的运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关上房门创作他的爱情歌曲。

父亲在五十六岁那一年，被一纸命令宣布提前离休了。像父亲这一级别的军人，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干到六十岁的，并且还有荣升的可能。但父亲却在军区参谋长的职位上提前离休了。

父亲被宣布提前离休，有两件大事和他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构成了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一件是，他把部队装备的军车卖给了老家的县里。父亲卖军车不是一辆两辆，而是一批！在这之前，老家的县里领导几次三番地找到父亲，让父亲帮助买一些能够运输的卡车。父亲的老家很偏僻，一直没有能够通上火车，交通的任务，只能由汽车来完成。由于交通的不发达，直接影响了父亲老家所在县的落后。这是件大事，父亲也在为老家的落后贫穷而着急。当时的经济情形是，一切都在计划经济下运作。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由国家统一分配，别说父亲老家所在的县，就是省里一年也得不到几台这样的汽车。

老家的人为交通着急，父亲更急。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军委为父亲所在的部队配备了一批军车。文件落在了父亲手里，父亲眼睛一亮，他想都没想，便大笔一挥，在文件上批示这批军车支援给地方。地方当然就是父亲老家所在的县。在老家县内的每条公路上，都可以看到染着草绿色的军车，在忙碌地奔驰。

父亲没想到的是，这会是件错误。他了解部队的装备，此时部队的装备比起几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令父亲感到很满意。他盼望着新的一轮战争打响，可他等了十几年也不见有什么战争，于是父亲失望了。没有战争的部队，要那么好的装备干什么？简直是浪费！还不如让这批装备去支援地方建设。父亲理由充分地把这批军车卖给了老家。这是父亲的想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父亲老家所在的县，为了感谢父亲多年来的厚爱和关怀，在父亲老家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宽大豪华的墓地。父亲对这块墓地却一无所知，这是县里领导背着父亲做的。原因是，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将来死后要安葬在老家，而不去什么火葬场。这又是父亲思想的一种局限。那块墓地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父亲“叶落归根”了。按照县领导的想法这也没啥，家乡出了一位将军，这是几百年没遇到的大事。将军死后回到家乡，这也是人之常情。况且，将军又为家乡谋了那么多的好处，为将军修块墓地又算得了啥？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两件事加起来，事情就闹大了。先是军区领导知道了，军区领导觉得这件事情非同一般，又上报了军委。军委派出工作组调查了两件事之后，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一个命令将父亲召到了北京，由总部领导亲自找父亲谈了话。在事实面前，父亲哑口无言，但父亲不明白的是，这怎么能算是错误？！在父亲从北京回来不久后，便被宣布离休了。

离休后的父亲一下子就苍老了。他闲在家里一时竟无所事事，他不知该干些什么才好。更年期综合征降临到父亲身上，他开始不停地发脾气，冲母亲，冲孩子。

那时，林和晶都已参军，家里只剩下了海一人在读书。那一年，母亲四十刚出头，她已春风得意地当着文工团的团长。孩子们都大了，家里也没有什么需要她操心的了，她就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事业之中，她要把年轻时耽误的时光补回来。

父亲在家里经常一个人发脾气，他先是摔碎了自己正喝水的杯子，然后又揪扯自己过早花白了的头发，他的火气因没有发泄对象而不得不偃旗息鼓。然后他就从这个房间流窜到那个房间，嘴里不停地骂骂咧

咧，并一遍遍地说："等你们回来，看老子不收拾你们！"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包括母亲收拾好的房间。结果是，他谁也收拾不动了，他真的老了，关键是他的心老了。

剩下的是，他只能不停地抽他的喇叭筒烟，喝高粱烧，他的酒量也大不如以前了，他看着酒，力不从心了，喝了几口酒就醉了的父亲，流下了英雄泪。然后，天还不黑，倒头就睡，屁照放、牙照咬、脚不洗、牙不刷。母亲对父亲这一切，已经受够了，她无法再忍受了。于是，母亲提出了和父亲分居的想法。令母亲大感意外的是，她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热烈的响应。其实，他也早就受够了母亲的管束，这么多年他也被管够了。他要翻身求解放，他要畅快地呼吸自由的空气。很快，父亲便和母亲正式分居了。那时，家里的房子多的是，随便找一间，父亲便逃离了母亲。

父亲在职时，最愉快的工作是站在沙盘前或者作战地图前，研究假想敌。他把假想敌已经研究得烂熟于心了，包括我军的部署。可一直没有派上用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这一爱好。他想，现在用不上，迟早有一天也会用上的。说不定到那时，军委领导会再次请他出山，让他指挥千军万马和真正的敌人大干一场。他一想起这些，便热血沸腾。

于是，父亲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制作沙盘和绘制作战地图上来了。他对沙盘和地图早已了如指掌，做这些对父亲来说轻车熟路。很快父亲的房间便被一个又一个沙盘和一张又一张作战地图占据了，父亲在拥挤中得到了安慰。父亲在他的假想中独自激动着。他长时间地沉浸在自己的亢奋中，只有吃饭的时候他才走出自己的房间。母亲对父亲所做的一切一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正合父亲的心意。那一阵子，父亲和母亲一直和睦相处。

后来，军区文工团精简整编，母亲也过早地退休了，母亲一时也闲在了家中。父亲和母亲同时闲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母亲仍然爱读书。不读书的时候，母亲就望着春夏秋冬的窗外发呆。她一次又一次想起了她梦想中的枫，这时母亲的内心感慨万分。她时常会看到窗外的路上，一对又一对老年夫妇相扶相携地在黄昏中走过。这时她多么希望枫在身旁，陪伴着她在黄昏中走一走哇。

有一天，父亲又喝得醉醺醺地回来。看见母亲坐在窗前发呆垂泪，父亲的酒一下子醒了，很惊讶地问："丫头，你怎么哭了？"母亲没理他，突然问："你闹革命为的什么？"父亲很奇怪，随口答道："要解放，要过上好日子呗。"母亲凄然地一笑："讨一个好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对不对？"父亲怒不可遏，他想起了枫，"你还不是为了他！"……母

亲眼里泛起了泪光，默默地低下了头……

不知道是这一次的谈话对父亲的刺激呢，还是父亲自己领悟到了什么，他一下子苍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了，动作也开始变得迟缓了。他有许多事情需要求助于母亲了。他有求于母亲时，就尴尬地，讪讪地喊道：“丫头，过来帮帮我……”

母亲听到父亲的喊声，总要擦净自己的泪水才走过去，帮助父亲这样或那样。不管母亲的态度好或不好，父亲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离不开母亲的帮助了。

晚年的母亲，不再和父亲有什么摩擦了，她彻底地认命了。

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呀！

父母大人

父亲被宣布离休那天，正是共和国的将士们授衔之日。

父亲离休前是本城守备区的司令，早在父亲离休前，守备区已被宣布撤销了，大批将士们转业回到了地方。那些日子，父亲度日如年。昔日热闹的营区一下子冷清下来，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操场上，一时间显得形只影单。蝉们躲在远处的树后，凄凉而又热闹地鸣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树影下，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模拟军人操练着自己。父亲痴痴地望着那光头小男孩，父亲恍惚地记起，以前操练将士们的时候，就是这个光头男孩躲在树下偷偷地学着军人们操练。此时，父亲看着光头男孩眼睛潮湿了。

父亲抬起头，看到了头顶那方天空，昔日的天空在父亲眼里无比辉煌，而此时的天空在父亲的心中空空荡荡。父亲在心里喟叹了一声，三两滴清泪终于流下面颊。父亲那时已经预感到，以后自己将不再是守备区的司令了。

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全军将士们被宣布授衔那天，父亲离休了。也就是说父亲被迫结束了戎马生涯。早在这之前，父亲已明白了一条真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脱下军装，过平常百姓的日子那是迟早的事。父亲虽然有这种心理准备，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离休来得太突然了。父亲很惶惑，父亲很不安。

不管怎么说，父亲说离就让人家给离了，离得父亲心不甘情不愿，其实父亲是很想戴一次少将军衔的。如果父亲不离，被授个少将不成问题。父亲被离，他苍茫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乌云。父亲的日子黑了，父亲辉煌的梦想完蛋了。

父亲不知道离休的日子将怎么打发，更不知道不当司令的生活将怎么度过。父亲在心里悲哀地喊了一声：“我老石完蛋了！”

父亲当兵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人还没有枪高。父亲当兵的初衷异常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可以吃饱肚子。

父亲当兵那个季节是个冬天。在这个季节里父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饥饿感像老鼠一样在他的五脏六腑里乱窜乱跳。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这么饿的，那时父亲家是有一亩二分地的，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

虽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但爷爷奶奶这对夫妻却是两个赌徒。在这大雪封路漫漫无边的冬季里，爷爷奶奶已赌红了眼睛。他们不仅在本村里赌，而且还要跋山涉雪到遥远的外村去赌。他们的肩上各扛着半口袋粮食，那是他们的赌金。这样赌来赌去，家里便四壁皆空了。

在那个漫长的冬季里，父亲一家只能喝西北风了。爷爷奶奶双双躺在炕上，他们盘算着用什么当赌金再去赌一次，赌博已占据了他们整个身心。冰凉的火炕已一连几天没有点燃人间的烟火了，他们感受到了寒冷。于是他们瑟缩着身体依偎在陈年棉絮做的棉被里。他们一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赌金而长吁短叹。饥饿同时折磨着夫妻二人，他们不时地感受到因饥饿而产生的眼冒金星的幻觉。押赌的心理在这幻觉里疯长，奶奶终于说："他爸，不行咱就去陈二家借二斗米。"爷爷半晌没有说话，陈二是什么东西他心里一清二楚。陈二不仅是赌徒，且又是个老光棍，见到女人口水都能流出一碗。前两天在一次赌博中，爷爷曾输给过陈二两斗米。陈二曾厚颜无耻地说："不给米也行呀，让弟妹陪我一宿。"爷爷当时就翻脸了，挥起一只空碗砸在陈二的脑门上。陈二的脑门立时青紫一块。爷爷心里同时也清楚，为赌博去借米，好人家是不会借的，也只能去找陈二了。爷爷咬了咬牙，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夫妻俩便齐心协力地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父亲。他们知道，父亲一大早就外出讨饭去了。他们不敢奢求儿子能讨回一座金山银山来，他们盼望的是儿子讨回一碗半碗的米来，到那时他们要做半锅热热的粥喝下去，好有力气去支撑他们走上漫漫的赌博之路。

父亲在寒冷的天气里并没有讨到什么，他拿着一只空碗，趿拉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棉鞋，艰难地走在这寒冷的雪季里。那时父亲早已是饥肠辘辘，父亲就想：谁要是给一口吃的，就喊他一声爹，不，叫他祖宗也行。父亲吸溜着鼻子，手托空碗，蹒跚地走在雪地里，当时他在心里绝望地想：我要饿死了。

就在这时，父亲碰到了一支过路的队伍。队伍在村外的一片林地里休息，一群人围了一口大锅。锅里冒着热气，随着热气锅里蒸腾出一阵又一阵米香。父亲闻到米香，便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哪，我的祖宗。

父亲不敢靠近，他便手托了空碗站在一棵落满积雪的树下，遥望着那口飘着米香的大锅。

锅里的米终于熟了，于是围坐在大锅周围的兵们一个个走近那口大锅，由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老兵把他们的空碗盛满热气腾腾的米粥。接着那些兵们手托粥碗，有声有色地吸溜着碗里的粥。那声音在父亲的耳

朵里不啻于山呼海啸，那口粥锅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父亲。父亲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哪！他便梦游似的向那口粥锅走去。那时，父亲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喝粥，我要吃饭。他终于来到了锅旁，他的腿一弯便给满脸长满胡子的兵跪下了。跪下之后他喊了一声："爹，祖宗！"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一碗粥。不多会儿，吃饭的部队就出发了。他们背起那口大锅，踩着没膝的积雪"吱吱嘎嘎"地向远方走去。父亲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喝粥，我要喝粥……远去的队伍无疑是有粥喝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舔净了碗里最后一粒米，歪扭着身子，踩着那队人马留下的脚印，向前追去。

那一年冬天，父亲还差三个月零两天满十三岁。

父亲从此便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以后，父亲参加了著名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连连告捷，这是在以后的和平日子里，父亲所津津乐道的。

十三岁参军的父亲，从此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其实在战争岁月中，父亲也曾有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饭的时候，但那是少数。因此，父亲已经心满意足了。于是父亲就很踏实地一口气当了四十多年的兵，将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戎马生涯。父亲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从没有过半点的悔意，如果说当初父亲是为吃饱饭而走进部队，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父亲的觉悟和使命感已远远超过了这种范围。

父亲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除著名的三大战役之外，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甚至包括并不十分著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众多的战役中，父亲大难不死，这就注定了必有后福这句话。在战斗中，排、连、营、团……父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每晋升一级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身上三十八处的伤疤可以做证。最后在和平生活中，他的职务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守备区司令。在中国部队的建制里，能叫上司令的也不是一般人物了。

父亲终于是个官了。父亲是个官的优越感，在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母亲是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认识的，确切地说，父亲是在淮海战役认识的母亲。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首先遭受劫难的自然是老百姓。那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蒋家王朝眼见着江河日下，蒋家的军队穷途末路，见鸡抢鸡，见狗杀狗。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百姓不见宁日，逃难的人群遍地皆是。那一年母亲十七岁，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

仓皇北撤。母亲不是一个人逃出来的，刚逃离家乡时，一大家子人，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在这期间，逃难的队伍曾遭到蒋军的空军部队热烈而又疯狂的轰炸。蒋介石的空军错把逃难的百姓当成了共军。因此，在那场劫难中母亲便和家人逃散了。父亲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家人逃散已有些日月了。母亲仍在盲目地寻找着她失散的亲人，当时母亲也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就在这时候，父亲发现了母亲。母亲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小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那时的母亲早已是饥寒交迫无力行走了。时间已近傍晚，母亲原打算在这片小树林里躲过这个难挨的夜晚，如果明天还活着的话，她将继续去寻找失散的亲人。正在这时，父亲的部队来到了这片树林旁，结果父亲就发现了母亲。父亲发现母亲的那一刻，吃惊不小，母亲的眉眼使父亲想到了他的妹妹。父亲是有过妹妹的，妹妹在七岁那一年的冬天，冻死在雪壳子里。妹妹是为了寻找赌博的爷爷和奶奶走进雪地里的，当时天黑雪厚，父亲的妹妹掉进了雪壳子里。她死前是挣扎过的，周围的雪地被她那双小手抓挠得面目全非，结果她没能挣扎出来，就那么伸着一双小手一直被冻死。

于是妹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深处，不论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还是在闲暇时明媚的阳光中，父亲总要想起妹妹。母亲命运的改变完全是因为她长得很像父亲的妹妹。父亲发现这一点以后，便长驱直入地向母亲走去。母亲在她十七岁的生涯中没见过多大世面，她本能地对挂枪的人有一种恐惧。她盯着走过来的父亲本能地哆嗦着身子，脸色因而变得苍白，毫无血色。母亲这种神色愈加像父亲死去的妹妹，父亲妹妹死时脸色也是这样的苍白。在那一瞬，父亲恍似觉得自己走在梦中。他差一点喊出妹妹的小名——小丫。当他回了一次头，看到本连的战士们正目光复杂地注意他的时候，他才从似梦似幻的感觉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张开的嘴里喊出一句：“老乡，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母亲一直居住在敌占区，以前听说过解放军，但对解放军并没有本质上的认识。她听了父亲的话，仍浑身打着哆嗦。

当父亲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突然就给父亲跪下了，母亲哆嗦着说：“长官，你可怜可怜俺吧。俺都三天没吃东西了。”

在母亲的潜意识中，父亲是要对她非礼的。在敌占区和逃难的路上，她曾亲眼见过许多年轻的姐妹被蒋军轮奸、杀戮。她跪在地上想求父亲放过她。

那一刻，父亲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他觉得不是母亲在求他，而是妹妹在求他。他恍如听到妹妹在他身旁说：“哥，我饿。”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身上的干粮一股脑地放在了母亲面前。母亲在突如其

来的变故中惊得不知所措，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竟会是真的。母亲太饿了，她来不及多想，便抓起了地上的食物。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她想：身遭不测是在所难免了。

父亲一直看着母亲狼吞虎咽，他深知饥饿的滋味，在那一瞬父亲下了决心——我要救她。在母亲狼吞虎咽完父亲所有的食物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残破的小村里。在小村里，父亲为母亲找到了一间同样残破的小屋，小屋的主人不知是逃荒去了，还是死了。父亲一直看着母亲走进小屋，那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父亲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妹妹，如果妹妹仍活着的话，大概也这么大了。

于是父亲问母亲："老乡，你多大了？"

母亲又一次给父亲跪下了，她颤抖着声答："长官，俺刚十六岁，你就饶了俺吧。"母亲又一次误会了，她有意把自己说小一岁，表情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要以此来唤醒父亲的同情心。

"要是小丫活着，今年刚好十七。"父亲似在自言自语。

母亲忙说："不，长官，俺十六。"

父亲叹了口长气，他弯下腰伸手把母亲从地上扶了起来，然后问："你叫什么？"

母亲说："俺叫桔梗。你饶了俺吧，长官。"

父亲从兜里掏出几块银元，那是他一年的军饷。父亲一直没舍得花，他把这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手里。父亲望着母亲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说："听着桔梗，这钱你拿着，以后就待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等打完仗我就来接你。"

说完这些父亲就走了，走在母亲疑惑重重的目光中。

父亲一直牢记着自己的话，母亲也同样牢记着父亲的话。

母亲惊讶于自己碰到了天底下的大好人了，不仅给自己吃的，而且还给了自己这么多钱，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还口口声声让自己等着的话。母亲以为自己是在梦里了。待她清醒之后，走出残破的小屋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时，她又一次跪下了。这一次她跪得心甘情愿，地久天长，直到父亲的部队消失在村外的夜色中。

在之后母亲等待父亲的岁月中，她等得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她坚信父亲是个好人，她没有理由不等待父亲。

几年以后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那时父亲已经是营长了。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共和国便诞生了，蒋介石逃到了台湾，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边远地区的剿匪工作仍在继续，总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在这大好形势里，父亲刻骨铭心地

想起了母亲。他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他一想起母亲，便联想到了七岁的妹妹，举着一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雪地里挣扎的情景。当了营长的父亲仍然是光棍一条。许多将士在战争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找对象，现在全国解放了，在一片国泰民安的气氛中掀起了搞对象的热潮。父亲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北方那座城市，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以后一直没有工作，母亲从农村进城以后是很想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母亲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母亲嫁给父亲不久，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父亲成了志愿军，在一个有风的夜晚跨过了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一年母亲刚刚二十出头。已怀孕在身的她和参战的家属一样，被安排在部队的留守处。母亲一边孕育腹中的孩子，一边牵肠挂肚地思念朝鲜战场上的父亲。她相信父亲会活着回来的。她自从见过父亲第一面之后，便鬼使神差地等待父亲，一等就等了几年，直到她又一次看见父亲出现在她面前。那一瞬间，她大叫了一声，差点晕倒过去。事后她想起等待父亲这事有些荒诞，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的姓名。父亲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坚信父亲就是她的救世主。父亲的形象便像灯塔一样地燃在了她的心里，她更相信父亲是个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父亲不论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平安地回到她的身边。

母亲在等待父亲平安归来的日月中，生下了敏。母亲本想为父亲生个儿子的，她知道父亲喜欢男孩，父亲的意愿便是她的意愿。没想到第一个孩子却是个女孩，这使得母亲的情绪有些低落，低落的情绪又很快在母亲的心中烟消云散了。她想，只要能生女孩，男孩也一定会有的。只要父亲愿意，她甘愿为父亲生一个排一个连。那时她生活中最大的目的便是一边抚养敏，一边期待父亲平安地从战场上回来。

又是个几年以后，父亲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父亲平安回来，这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当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母亲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下一次俺一准给你生个儿子！”父亲望望母亲，又看一眼躲在母亲身后偷眼打量着自己的敏，他笑了。

母亲很快便又一次怀孕了，没多久权便出生了。权果然是个儿子。产房里的母亲虚弱地冲父亲苍白地笑笑说：“俺说过一准给你生个儿子。”母亲从父亲的表情里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落，母亲便又说：“俺还会生的。下一次一准还是个儿子。”

父亲看着权，看着母亲，然后闷头吸烟。他考虑的不是男孩、女孩，他考虑着以后的生活。那时父亲已从部队节约开支中察觉到将来会有紧日子过了。

果然，在权不满两岁的那一年，中国当代史中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向多灾多难的人们走来。父亲、母亲、敏、权一家四口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起了忍饥挨饿的日子。

起初部队比地方好一些，能定量地向军人及家属发放一些粮油及副食，到最后这些定量的东西也被取消了。定量的补助只对基层官兵，像家属及子女，户口在地方上的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了。母亲没有工作，敏和权正长身体，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叫苦连天。父亲的日子要比母亲及家里的孩子好过一些，他每日三餐吃食堂。后来三餐也改成两餐了。父亲每天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饭菜偷偷地带回来，他舍不得吃，母亲也舍不得吃，他们看着敏和权如狼似虎地分吃着父亲的那份饭菜。母亲这时会背过身去擦眼泪，父亲勾着头吸烟，他极力地控制着不去看敏和权。阵阵袭来的饥饿感，使父亲又一次想起了十三岁以前的生活。敏因吃得太急，一口饭噎在了嗓子眼，她的喉咙呕呕作响，一张小脸憋得通红。父亲伸出手在敏的背上轻捶了两下。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三两滴泪水落在敏的头上。

那时父亲有许多大事需要操心。全团一千多号人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并不能放松训练。美帝苏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也趁火打劫，时时刻刻想颠覆大陆。父亲这边忧国忧民，而全团人马因忍饥挨饿军心开始涣散。前几日，竟有两个新兵因无法忍受饥饿开了小差，准备跑回老家。还没有到火车站便被抓了回来，气得父亲扇了两个逃兵每人一个耳光。那两个兵就给父亲跪下，他们一边哭一边说：“求求您了团长，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让我们走吧。”

父亲拍着桌子大吼：“混账，放你们回家就不饿了么？”

两个兵又说：“要死就让我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吧。”那时，饿死人的例子已不足为奇了。

父亲气得团团乱转，两个兵被带走后，父亲找来了后勤处长。他命令后勤处长一定想办法让战士们吃饱。后勤处长神情为难，不是他不想努力，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后勤处长还是搓着手走了。

秋天的时候，后勤处长终于弄来了半卡车白菜，却搭上了一条战士的命。后勤处长带着几个战士几乎跑了一天的路，通过正当着生产队长的昔日战友，在一个山沟里买来了白菜。其实山沟里的人们也正在忍受着饥饿，但战友念及战友的情分，以及军民鱼水情，还是动员每户社员都匀出几棵白菜，支援亲人解放军。后勤处长带着卡车拉着白菜连夜往回赶，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车祸，车翻到了沟里，车上的一个战士便牺牲了。

白菜拉回那天，全团官兵的心情都极为沉重，他们列队站在半卡车白菜旁向战友告别。后勤处长哭肿了眼睛。后来那半卡车白菜就晾晒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由炊事班长日夜看护。那些日子，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兵坐在马扎上守望着那些白菜。经日守护使炊事班长困顿异常，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向前垂落着。这时事情就发生了。母亲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晾着白菜的空地了，她被那些白菜诱惑得已经神不守舍了。她心里异常清楚这白菜不能拿，但敏和权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号声又使她下定决心非拿一棵白菜不可。于是她数次徘徊在晾着白菜的空地上，心里经过反复斗争后，她终于趁炊事班长的头又一次垂荡在胸前时，向白菜伸出了双手。

炊事班长还是看见了母亲怀抱白菜匆匆而去的背影。起初那一瞬他是惊愕和气愤的，但当他发现那是母亲而不是别人时，善良的老班长又把一双眼睛死死闭上了，他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声，不知为谁。

那棵白菜还是被晚上下班回来的父亲发现了。那已经不是一棵完整的白菜了，确切地说是半棵，另外一半被母亲迫不及待地做成了汤，又被敏和权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父亲发现那棵白菜后脸就白了，他声色俱厉地问了几遍母亲。母亲被逼无奈，终于从实招来。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便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母亲，也是最后一次打母亲。父亲打完母亲，拿起那半棵白菜便走出了家门，他的身后传来敏和权尖厉的哭声。

父亲把半棵白菜和十元钱交给后勤处长。待后勤处长明白过来之后，孩子似的“哇”地哭出了声。他边哭边说：“团长哇，我这个后勤处长没有当好呀——”

父亲摘下帽子说：“是我这个团长没有当好！”

当天晚上全团点名时，父亲宣布给炊事班长警告一次，原因是没有恪尽职守看守好白菜。父亲又在全团官兵面前做了深刻检查，理由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家属。

白菜事件给母亲带来了极深刻的教训，同时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害。那次之后，她好长一段时间不再理父亲，她已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她是这么想的，果然也是这么做的。一大早，她便把敏和权叫起床了，父亲前脚刚走出家门，她便后脚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她背着权，领着敏，向郊区走去。

秋收已过，田野里空旷无边。母亲拉着敏背着权一直走向空旷的田野。秋收后的田野，早已被无数人翻找过几遍了，一个豆荚、一粒苞谷都已很难发现了，但母亲坚信会有收获的。于是她勤奋仔细地在田野里

寻找着，落叶下、脚印中，母亲总能寻找到一星半点的颗粒，点点滴滴地把这些颗粒聚在一起，终于有一些收获了。回到家后，这些颗粒成了三个人的口粮。母亲总能把这些粗糙的颗粒加工成很细致的食物，敏和权吃上这些食物便不再哭闹了。父亲端回的饭菜，母亲不再让敏和权动一口。父亲一次次规劝推让都不能得逞，最后无滋无味地还是自己吃了。

父亲这一点被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抓到了把柄，她对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看你当个官，俺娘仨可没借着你的光。"

母亲这么说，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

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变化最大的当数母亲。

那时的母亲已过了中年，敏和权都大了，日子虽不富裕，但吃喝是不愁了。于是母亲就很有心情地照料父亲，照料这个家。

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她没工作过一天，这就给她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妇女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那时，还不时兴家里请保姆，家里一切细枝末节的事，便都由母亲一人操持了。母亲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擦地抹桌子。等家里的陈设都明亮起来后，她便开始梳头换衣服，然后气度不凡地走出家门。看她的样子像是上街买菜，但她又不急于走出营院。从走出家门到走出营院大门，她从容不迫尽量使这个过程延长。原因是，在这过程中，她总能碰到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大都是一些军官及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不熟悉的大都是一些战士。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们一律热情又谦恭地和母亲打着招呼，年龄大一些的称母亲为嫂子，年轻的则称阿姨。这时的母亲，表情是晴朗的，神态是慈祥的。她一边应答着一声声问候，一边款款地向前走去。母亲每天出门，买不买菜都无关紧要，但走出家门享受一声声问候是少不了的。她走出大门时，门卫总要向她敬礼，进门的时候自然也一样。在守备区里，母亲和父亲一样著名。母亲往往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提几棵葱，或一捆小白菜。其实这些东西可买可不买，但这些东西是母亲每天出一次门的由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开始做饭。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做了一辈子饭。做饭这个差事早就对她失去了吸引力，况且在做饭菜的手艺上她又不思进取。于是一年四季的饭菜大都是一个味道。敏和权就经常反抗，言辞委婉地提一些意见。这时，母亲的态度是明朗的，她说："不满意就自己做，不爱吃就下馆子去。"

敏和权不可能不吃饭，又不可能每日去下馆子，听了母亲的话，表情讪讪的。

父亲就说："你妈做的菜很好，我爱吃！"

父亲这句话等于给母亲画圈了，定论了，任何人也无法翻案了。父亲说的不是假话，他吃母亲做的饭菜总是食欲极好，吃罢饭总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随着时代的变化，父亲的社交活动明显多了起来，有时是其他单位请守备区的领导，有时是守备区请别人。因此，父亲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便多了起来。父亲每次酒宴之后，都要回来再吃一次，他总是说酒宴的饭菜不如母亲做的好吃。时间长了，父亲再去吃酒宴不能在吃饭时间准时回来时，母亲就给父亲留一份饭。父亲这一做法，极大地鼓舞了母亲不思进取的想法。她不仅不思进取，还多了些沾沾自喜的味道。每当看到父亲酒宴回来之后，重温她的饭菜时，她的眼角眉梢都透着发自肺腑的喜气。于是她老调重弹的饭菜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敏和权看到大局已定也懒得多嘴。直到敏和权自己单独成家另过日月，才结束了这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父亲不识几个大字，母亲也几乎不识什么字。这是父母那个年代共同的悲剧。父亲在十三岁参军前一个字也不认得，到部队后曾参加过部队组织的文化学习班。有时刚认得几个字，就又打仗了。等打完仗下来，刚认得的几个字又忘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父亲总算认识了几个字。母亲也没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家里穷，又是女人，认字的机会自然是没有了。母亲认识的几个字大都是父亲教的，所以说，母亲认得的字的数字绝超不过父亲。字识得太少，这给父亲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父亲最认得的几个字是自己的名字。当然父亲的名字也是参军后领导给起的，叫石光荣。在以后的岁月中，父亲会经常遇到诸如签字这样的麻烦事。父亲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的，但经常会把这三个字的秩序弄乱了，比如石荣光或者光荣石等，看见父亲签错字的下级，想笑又不好笑，于是就忍着。父亲端详着自己乱了秩序的名字认真地琢磨着，半晌之后，把签完字的文件或者收据之类的东西递给下级道："他个娘，写个名字也怪累人的。以后我就画圈吧。"

于是以后父亲就开始画圈了。父亲的圈也总是画不圆，歪七扭八的，有时像只梨，有时像只桃。父亲看着自己的圈安慰似的说："好赖就是它了。"

下级就笑，隐忍的那一种。

父亲也笑，很开心的样子。

父母虽识字不多，但报纸总是要看的。父亲的办公室里订着几种报纸。白天工作忙，父亲没有时间看报纸，便晚上带回家来看。早些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父亲看报纸时，总要把收音机的

音量开得很大，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报纸。这时父亲的耳朵和眼睛都异常地专注，眼睛落在报纸他认得的一个字上便凝神不动了，耳朵却十二分认真地听着收音机播报的新闻。他相信，报纸印出来的事就是收音机里说的。父亲虽认字不多，记忆力却惊人，只要收音机里播报过的新闻，他总能过耳不忘。于是在会上，父亲总能一套套地讲出一些国内外的大事来。因为父亲认字不多，他每次讲话时自然不会有什么讲稿，但每次讲话父亲总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父亲极有演讲的才能。

母亲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看报纸的，母亲看报纸的时间是来客人的时候。客人大都是父亲的一些下级或者其他部队的老战友出差路过此地，来家里坐一坐。母亲在为客人泡完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可干了，但她也并不想离开，于是便看报纸。她看报纸先看图片，把一二三四版的图片看过之后，她的目光便定在报纸的第一版上不动了。她在认真地听父亲和客人或者下级讲话，因此，母亲就了解了许多父亲单位上的事。父亲在工作中，母亲以妇人之见影响着父亲，使父亲的水平打了些折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敏和权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就长大成人了，那时中学毕业后还不时兴考大学，参军却是部队干部子女中最时髦的出路。当兵也不会在父亲本单位当，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父亲有许多老战友，都在本城驻军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于是父亲便把敏和权纷纷送到战友的门下去当兵。战友的子女自然也会被很放心地送到父亲的门下，这种战友之间相互帮忙的例子在当时极为普通，也最为常见。

先当兵的自然是敏。敏先是在本城某集团军里当卫生兵，后来敏就提干了。敏提干是很自然的事情，提干后的敏仍然是在医院里工作。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敏自然认识了许多前来住院的干部战士。部队医院里前来住院的病号都没什么大病，单调的连队生活使人乏味了，便纷纷流动着到医院里“泡”上一段时间。这些青年男人们来医院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一看同样青春的女兵们。年轻女兵们在他们眼里个个都是那么漂亮，于是有事没事总爱和这些女兵们瞎“贫”。“贫”来“贫”去，青年男女就会贫出点事端。敏和一个排长就“贫”出了事端的苗头。

敏很漂亮，敏的身上集中了父母所有的优点。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父亲耿直豪放，母亲细腻柔弱，这就结合出了敏的长相和特点。和敏犯“贫”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敏一个也没看上，单单看上了姓王的排长。王排长和敏同岁，个头足有一米八，是团部球队的中锋。敏和王排长“贫”上之后，相互都有舍不得的苗头了。每当机关组织篮球赛事时，敏不管是否值班，她总要想办法去看王比赛的。场地旁最热情的观

众可能就是敏了，一场比赛完事之后，敏总会红了手掌，哑了嗓子。这是敏痴情的结果。王也会不失时机地频频来到医院里和敏约会，能遮挡住人的晾衣场上，小树林里都留下了敏和王出双入对的身影。无疑在那时刻，敏和王走火入魔地恋爱了。

首先发现这一苗头的当属母亲。

以前敏没恋爱时，在不值班的时间里总要回家。她和母亲的关系也亲密无间。自从敏走火入魔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敏十天半月的不回家一次，就是回来了也待不多长时间又匆匆地走了。那时的敏浑身上下笼罩着爱情的光芒。敏为爱情而变得消瘦了，但脸颊上却红晕出升，始终处在神情亢奋发烧发热的状态。这一切都使母亲疑窦丛生。母亲便计上心来。

那一日是个星期天，敏照例打电话说，今天加班就不回来了。敏放下电话不久，母亲就又给敏的科室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找敏，接电话的人说：“敏今天不值班。”

母亲说：“噢——”

原来如此。母亲并不声张，她开始包饺子，这是母亲一生中做饭水平一次质的飞跃。母亲终于包好了饺子，她打发权去给敏送饺子去。起初权不太情愿，后来母亲偷偷地把父亲的一盒烟塞到权的兜里，权才高兴离去。那时权快高中毕业了，已经开始偷偷学着抽烟了，这事母亲知道，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对权学抽烟的事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地佯装不知，在她的观念中，男人吸烟、喝酒那是很自然的事。

权受到了母亲的奖励，情绪高涨地来到敏的宿舍。敏的宿舍平时住了几个人，今天是星期天，不值班的回家了，值班的便都到科里去了。因此，敏在这大好的时光中，正如火如荼地和王谈情说爱。权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开敏的门。权就看到了王，王也面色潮红，头发蓬乱。权也快算是大人了，一看就什么都明了，把装着饺子的饭盒递到敏的手上，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刚开始权并不想对母亲说出真相，母亲就说：“权你说实话，以后俺还帮你偷你爸的烟。”权经不住母亲的诱惑便把看到的一切都说了。母亲就笑了笑，意味深长。

晚上，敏终于回来了。母亲召集了父亲、权一起讨伐敏。敏觉得躲是躲不过了，招不招那是早晚的事，于是便把什么都招了。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说什么。第二日上班的时候，父亲就给老战友的下级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调查一下王。调查结果很快就有了，王出身贫农，根红苗正，只是家境贫寒。

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了个气。父母一致认为这门亲事不合适。父亲、母亲在晚上睡觉时经常商量家里家外的大事，有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大事都是在床上研究决定的。父母否定了王，很快就肯定了何。何是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儿子，老战友在另一个守备区当着司令。父母认为司令的儿子娶另一位司令的女儿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父亲又一个电话打到当司令的老战友那里。两人先是扯了一通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但话题很快便转到何和敏的身上。两个司令心有灵犀，很快就达成了意向，让何娶敏。这是最合适的一对了，还费那么多口舌干吗！娶就是了，嫁就是了。

这是敏的末日，也是敏的开始。

敏和何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谈起了“恋爱”。起初敏死也不同意，父母便把敏和何反锁在屋子里。敏哭泣，何吸烟，两人不说一句话。何找话和敏搭讪，敏不理，一心一意地哭。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理想。敏仍抽空和王见面。

父亲母亲又在床上商议了一次，后来母亲就说：“把王调走，看她谈不谈。”

父亲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又定下了一个事。次日，父亲就又打了个电话。没两天，王便被调走了，调到离城市有几百里的一个哨所当排长去了。

敏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自信的头颅，于是她只能和何成双入对了。

不久敏和何便结婚了。

何在父亲的手下先是当参谋，后来当科长。何对敏百依百顺，何对父母更是唯命是从，何是个聪明人。就在父母认定敏和何是最适合的一对恩爱夫妻时，敏和何离婚了。当然这都是父亲离休以后的事了。

权的婚姻几乎遭到了和敏同样的下场。

权中学毕业后自然也是当兵，自然也在父亲老战友的门下，父亲这位老战友在省军区。权当的是文艺兵，权很有些文艺天赋，这一点，一点也不像父母。在学校的时候，权就在文艺宣传队干过，演过洪常青，也演过杨子荣。权上学时还看过许多书，权看的书都是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毒的爱情小说。因此，权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又有些早熟，这一点很像母亲。

权一直在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当兵。宣传队里有男兵也有女兵，一天到晚唱唱跳跳，男男女女在一起嘻嘻哈哈，很快乐的样子。有男女的地方就会产生爱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权就有了爱情。和权产生爱情的是

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兵，叫斐。斐很不一般，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教授，因此她在父母的影响下很小就拉琴，斐在琴声中长大，显得苍白而又端庄。斐文静而又忧郁，这和她拉琴不无关系。斐爱拉古典音乐，也拉外国名曲，那些名曲大都和爱情有关，于是斐就显得与众不同，非同凡响。按理说斐是不会来当兵的，原因是父母搞音乐搞出了问题，被人说成是封资修，于是斐的父母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去改造了。正巧，斐的一个什么亲戚和部队某位领导沾亲带故，这么着斐便来到了部队。

斐除拉琴外并没有其他特长，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大都是样板戏，或者是自编自演的有关干部、战士的小节目，斐的小提琴就很少派上用场。斐就显得比较孤独，这和她有些忧郁的性格完全相符。斐的孤独显得与众不同又出类拔萃，很快便博得了权的喜爱。权在到宣传队一年三个月后，便顺利地提干了，提干后的权职务是正排级宣传队创作员。权除编排一些小节目外，也客串着演洪常青和杨子荣，权干的都是一些很光荣的事情，引起女孩子们的注目这很合情理。唯一对权不冷不热的女孩便是斐，斐便深深吸引了权。权很快就爱上了斐，斐这种女孩子是外冷里热那一种，最好征服也最不好征服。权在文艺宣传队里多才多艺，又这么快就提干成人，博得斐心动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两人的爱情之花便奇异地开放了。权不是敏，敏的教训权时刻深深牢记，权多愁善感，但又很有心计。权在爱情问题上显得老到而又沉稳，那些外国爱情小说无疑对权帮助巨大。权不像敏那样张牙舞爪，权自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人，连一个小小的爱情都搞不成功，还能成就什么大事！权在不显山不露水之间，跟斐那个了。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在爱情男女中几乎成了规律。那一年权二十一，斐十九。权在爱情问题上是要先斩后奏的。

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也没什么，权是父母的宝贝儿子，权在父母的心目中要比敏重得多。在权偷偷吸烟、喝酒的问题上，父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找一个儿媳，又是斐这样的儿媳，他们理应不会难为权。

结果事情却发生了。事情的起因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荣升到军区当上了参谋长，这对父亲和老战友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在老战友荣升参谋长后不久，给父亲来了一个电话，说了许多关于友谊的话题，这令父亲大为感动。参谋长话锋一转就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参谋长的女儿叫静。静正在父亲手下当一名机要秘书，刚二十就转干了。这在那个年代，或当今这个年代，将门虎子（女）一点也不奇怪。参谋长在说到静

时是轻描淡写的，他在着重说权，权他是见过的，于是在电话里他把权表扬得无以复加。最后军区参谋长就总结地说："要不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吧，老石你看呢？"

父亲就什么都明白了，当即在电话里向老战友表态："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参谋长你放心吧，哈哈哈哈……"

又是在晚上睡觉时，父亲把这一重大喜讯传达给了母亲。母亲就说："这事好哇，其实俺早就琢磨过这事，还怕人家不愿意呢？"

接下来父母又分析了一通眼下的局势，老战友如今当上了参谋长，他的年龄比父亲还要小两岁，今天能当上参谋长，谁敢说以后不能当上军区的司令？要是和老战友能攀上亲家，这就是亲上加亲了，以后诸多问题还有啥说的？

那一晚，父母盘算着将来，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

第二日，由母亲打电话把权召了回来，语重心长地把人生大事说了。权当时想，终于来了，但权没乱了方寸，他也一五一十地把和斐的关系说了。母亲的脸色就有些发白，母亲毕竟是母亲，母亲很快镇定下来说："只要你和斐断绝关系，斐的事怎么都好说，以后入党、提干就包在咱家身上了。"

权说："那是不可能的！"

敏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权毕竟不是敏，权要显得坚强而又果敢。被反锁在家里时，他一边吹笛子一边思念斐。这样权和母亲坚持了足有半个月，仍分不出胜负。权觉得自己迟早会胜利的，他认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他已快刀斩乱麻让斐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别说母亲，就是老石也没辙。权在被母亲"囚禁"了半个月后，扬扬得意地把最后王牌亮了出来。他原以为亮出这张王牌父母就没招了，没想到一连两天没见动静。

在这两天中，母亲采取了行动。她把斐带到了医院，先是做了检查，随后就把斐肚里的孩子做掉了。斐的工作异常好做，三言两语之后，斐只剩下了无助的哭泣。权不在她的身边，斐的主意和勇气便都烟消云散了。母亲轻而易举地处理了斐肚里的孩子，同时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权。权确信之后，疯狂了。他开始哭闹，几乎失去了理智，要死要活。他一边痛哭一边发誓：非斐不娶，宁死不屈。

母亲在几乎失望的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她开始绝食，用生命与权的一意孤行进行最后的较量。那几日，不论是白天和夜晚，她把自己和权锁在一间屋子里。权起初不理，躺在床上蒙上被子。母亲不仅绝食，而且还给权下跪，长跪不起。她用她的隐忍和脆弱的权抗争着。权

起初不理，后来权就哭。母亲闭着眼睛几乎匍匐在了地上。母亲开始呼吸短促，三天以后母亲真真假假地躺在了地上，面如死灰。权真的害怕了，他跳下床抱住了母亲大哭不止地说：“妈，我答应你了。妈——”

母亲也哭了，为了自己的胜利。权哭得伤心无比，为了自己的失败。权提出了最后的条件：让斐入党，提干，然后调她回自己的老家去。

父亲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给斐办理完所有的手续。

又过了不久，权便和静举行了婚礼。

权和静结婚后，权调出了文艺宣传队，告别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后来权开始写小说了。

他和静不吵不闹，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后来二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权经常独自一人吹笛子，笛声缠缠绵绵，在母亲听来像南方的雨季。

80年代末，权和静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的权去了南方，不久他就和斐结婚了。斐一直在等权，斐已成了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权却成了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地写爱情小说，小说红遍了南方也红遍了北方。

权写小说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自己的真实姓名，父亲母亲也不会知道权会写小说，因为他们从来不看小说。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不全那些字。

在父亲离休之后，敏和权双双离婚。这给父母的心灵带来很重的创伤，他们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两个孩子精心编织的生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一个问题，这成了他们晚年一个主要的话题，他们明白了么？理解了么？

父亲的婚姻观是：男人在女人的帮助下过日子。

母亲的婚姻观是：女人一旦嫁给男人，就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死与共。

父亲所在的守备区解散前，他是听到了一些消息的。父亲的消息当然来自老战友们的关怀和叮咛。那些日子父亲的心里很苦闷也很彷徨。父亲在得到守备区撤销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部队将士要恢复军衔制。军衔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父亲还记得抗美援朝回国后，部队也授过一次衔。那时他是少校团长。父亲雄心勃勃，今天是少校，以后就会是中校、上校……这样一路晋升下去，成为将军那是迟早的事。没想到，几年之后军衔又一次被取消了。父亲和所有的干部战士一样，换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了。父亲很失望，做将军的梦幻成了泡影。父亲在成为守备区司令之后，对成为少将

仍耿耿于怀。他做梦都梦见自己此时已是少将军人了，少将已是真正的将军了。

就在这时，父亲得到了守备区即将撤销的消息，守备区在裁军百万之列。父亲不仅知道这些，他同时还清醒地意识到，他这个守备区司令将成为光杆司令，没有部队的将军还会是将军么？换句话说，父亲的守备区司令做到头了。

那些日子，父亲在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心情似被霜打过一般，枯萎到了极点。但父亲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和挣扎，他想起了那些老战友，至今父亲的老战友大部分仍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着。

父亲给这些老战友打电话时都在家里，时间也选在晚上。通话时，灯是黑着的。黑暗中父亲和老战友讲话有一种亲近感，同时也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全感。父亲一次次和老战友接通电话，简单的寒暄过后，很快便进入正题。父亲讲话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据可靠消息，我们守备区要撤销了。我老石也要完蛋了，快拉兄弟一把吧……父亲可怜兮兮地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在老战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弟兄们都处在水深火热、风雨飘摇之中，都已自顾不暇了……父亲一次次地把电话打出去，得到的大多是同样的消息。放下电话，父亲便长时间地沉默。他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头在他脸前一明一灭。母亲这时会很小心地在暗处陪坐着，父亲在打电话时，母亲大气也不出。她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消息，结果她和父亲一样地失望。

父亲在打完又一个电话之后，他诉了苦，也听了老战友诉完苦之后，愤然地把电话挂断了。他站起身，悲愤地长叹一声。他望着很酣的黑暗，感叹地道："怎么会这样，现在不打仗了，用不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了是不是，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不是？"

父亲冲着黑暗质问着，他每说一句，母亲就在暗处哆嗦一次，仿佛父亲是在质问她。

于是母亲就很没有底气地安慰父亲道："老石，咱们再想一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就突然打开了灯。突然而至的光明把父亲、母亲都吓得一哆嗦。父亲在光明中干干地说："我要给军委写信，我不服！"

父亲真的就要写信了。他坐在桌前，纸和笔都是现成的。于是父亲提笔写信，父亲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眼前竟是一片黑暗。以前费劲巴力认识的那些字，此时都烟消云散地落在了他的脑后。父亲写出一两个字之后，便把那张纸撕烂了，他始终找不到一种流畅的表述方式。

母亲这时是极殷勤的，她小心地为父亲倒满茶水，立在父亲一侧，

又紧张又兴奋地注视着父亲握笔的手。她多么希望父亲的笔落在纸上就那么源源不断地写下去呀，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引起军委领导人的重视和同情。守备区是重要的，比守备区还要重要的是像父亲这些老战士，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可惜，在写出几个鸡爪子似的字之后，父亲就停住了，茫然地望着前方。母亲就鼓励着："老石你写吧，一会儿俺给你下面去。"

父亲就说："日他娘哟！"

三把两把又把刚写出的几个字撕掉了。父亲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可不知该怎么说，冲谁说。

那些日子，父亲在梦中仍长吁短叹。和父亲同样悲哀的自然是母亲，她在父亲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入眠，在大部分夜晚里她睁眼迎来了天明。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把父亲当成一棵大树，大树倒下了，她这棵小草能不难过么？母亲凭着一颗女人心，觉察到眼前即将发生的变化。

守备区上上下下自然也都知道即将被撤销的消息。昔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各种传说和消息像乌云一样笼罩了军营。

母亲发现自己的家里冷清了许多，以前在那些宁静的日子里，客人总是盈门的。这些天来家里的客人选择的时机大都是父亲不在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客人们是自由的。这是客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在守备区父亲是司令，是这方水土的衣食父母，下级有些困难都希望能找到父亲倾诉一番。在办公室的父亲很忙，历来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因此有困难的下级总愿意找到家里来向父亲倾诉。为了表示亲近和诚意，客人们总要带些东西，例如老家的一些土特产，或者两瓶酒两条烟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随客人的困难大小、职务高低而定。父亲从不拒绝这些客人上门，也很有耐心地倾听下级们诉苦，但想把带来的东西留在家里是万万不能的。

客人走的时候，会故意地把带来的东西像遗忘了似的放在某个角落里，父亲总是说："同志，请你把东西带走！"

同志就一脸尴尬，努力笑着，说一些不成敬意的话。父亲不听，仍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

父亲说这些话时是一脸严肃的，毫无商量的余地，同志便只好沮丧地把这些东西带走了。父亲不收这些人的礼品，但该办的事还是要为下级办的，结果弄得下级就很感动。在父亲不在家时，又偷偷把东西带过来了，和母亲寒暄一阵便把东西留下走了。这时，母亲也会像父亲似的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母亲说这话，神情和语气全没了父亲的威

严和决绝。同志便真诚地笑一笑，说了热忱又感激的话，然后就走了。母亲觉得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东西了，就收下了。母亲收下这些东西后，从不向父亲言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先放起来，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家里柴米油盐的这些事父亲从来不过问的。父亲要喝酒也要抽烟，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张罗！过一段时间，父亲烟酒断顿时，母亲便把客人的东西拿出来，父亲也不问是从哪里来的，就抽就喝。

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决，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的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的程度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地，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一句民谚来：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她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待遇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地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有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

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收礼更加如鱼得水起来。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销，人心惶惶之际，父亲的家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只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

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岔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打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地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

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儿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儿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和父亲是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干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在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沓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

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恨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作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家中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一行人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吃饭的时候，由母亲提出。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年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后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了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家人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便往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便而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可以暂时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

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不觉已经和那些乡人又一次融合在了一起，乡人们的快乐，就是母亲的快乐。母亲就在床上冲父亲说：“这些当兵的孩子不容易哩。”父亲又叹口气。

随着这些青年男女当兵，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父亲的肩上。这些青年男女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当兵，他们还要在部队发展。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在星期日或某一天的晚上，一次又一次出入家门。他们在家里不称父亲为首长而是称姑父或姨父，这样显得亲切，和一家人似的。他们在亲切地称呼完之后，便一个个提出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的想当汽车兵，有的想入党，有的想提干。父亲毕竟是首长，他们的出现父亲还能应付，有的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了。更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提出些希望，诸如艰苦奋斗、学习雷锋什么的，他们还是走了。

父亲应付不了的是那些乡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部队，并不放心自己的孩娃单枪匹马在部队会闯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们又三三两两地结伴来到家里，来看望自己的孩娃，还要和父母深入地商量自己孩娃将来在部队的前程。父亲很忙，一天到晚很少有时间回家。乡人们并不急于见父亲，他们和母亲商量。母亲的语言在乡人们面前总是轻描淡写，把一些紧要的事情说得轻飘飘的。母亲说：“小宝在部队干得不错，俺看入个党当个干部啥的没问题。”

乡人就很感动，谦卑地笑着说：“他姑，孩子可交给你了。日后孩娃有个出息，俺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德哩！”

母亲说：“小三干得不错。现在开车的技术学得不赖，等日后给他姨夫开车、给首长开车，日后还会有啥说的。”

乡人的笑在脸上灿烂着说：“他姨，小三可就仰仗你了。”

母亲和乡人们在勾画着美好的蓝图，他们等待着父亲来填写这张美丽的蓝图。

父亲有不尽的蓝图需要填写，他刚解决一批便又来了一茬。母亲家乡的孩娃们在一茬一茬地成长起来，他们像一群蜜蜂似的向家里飞来。渐渐地，父亲的态度变得冷淡下来，他有许多事情要忙。而母亲却乐此不疲的样子，她热情而又频繁地接待着老家来人，她在老家乡人面前极有成就感。

老家一来人，她照例是要看报的。这就使乡人不住地咂舌，说着一些表扬母亲的话，目光里写满了神圣和尊敬。母亲不仅看报纸，时不时地还要给这些乡人们上一课，讲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什么尼克松访华、柬埔寨问题……母亲在乡人们的眼里，俨然成了一个政治家。

母亲老家的事情，越来越使父亲感到麻烦。这些一批一茬的青年男女，父亲没理由也不可能都安排在自己的守备区，在母亲的鼓动下还是要办。按母亲的话说，不给他们办，对不住这些亲戚哩！在母亲的情感里，她已接纳这些乡人为亲戚了。父亲无法回避母亲，母亲和父亲说这些事时，地点仍选择在床上。父亲无法回避床上的母亲。

好在父亲有许多战友，父亲在四面楚歌中向战友们求救。

父亲在电话中说：“老张，帮帮忙吧。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你给安排几个吧。多谢了！”

父亲在电话里还说：“老李，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安排几个吧。求求你了，拜托了……”

父亲一提起母亲的老家总称老区，他知道这些战友们，对老区人是有感情的。

就这样，在母亲的策划下，由父亲亲手安置的青年男女们，一茬一批地在部队茁壮成长。每逢年节时，这些青年男女们结着伴，三三两两地来到家里，给父亲拜年或问好。母亲这时便极有成就感。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休。虽然，仍有一些成长起来的孩娃们仍战斗在部队，有的已经是营团一级干部了。随着父亲的离休，他们对父母的热情也随即冷淡了。有几次碰到这些已成长起来的孩娃们，在自己身边走过，却没人再称她姑或姨了，而是称她为老邱。他们说：“老邱还好

吧！”问候一声老邱的还算是好的，有的干脆点点头，有的甚至连头都不点了。

这种结局，使母亲感慨万分，伤心不已。在那一刻，母亲真希望时光能倒转。晚年的母亲，似乎才理解了人情冷暖。父亲在十三岁那年离开老家，离开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父亲的亲人和家乡，令他伤心、难过，往事不堪回首。

即使这样，父亲老家的乡亲还是来过几次。父亲的老家在北方，父亲的部队也在北方，父亲的老家距离部队并没有太远的路，坐火车再坐汽车，也就是不足十个小时的路程。

那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家发了一起罕见的洪水。这一消息父亲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因为老家太平常了，于是老家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报纸或收音机里。父亲还是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阔别已久的老家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便伴着这样的不幸。

那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很不好。没人知道为什么不好。在家里他很少说话，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闷头吸烟。母亲几次想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一点，都被他阻止了。父亲的心情不好，还体现在他骂人上。父亲身为一方首领，以前是很少骂人的。在那一阵子里，父亲骂了一回后勤部长，骂了一回军需部长。父亲骂后勤部长的理由是：后勤部一间粮食仓库闹了鼠灾。只一个月工夫，存在库里的粮食被老鼠糟蹋了几百斤。父亲知道后，劈头盖脸地大骂后勤部长：“龟孙子，我日你娘！那粮食不是你家的是不是？！”

这个后勤部长就是父亲当团长时，他当后勤处长那位。为了买半卡车白菜而死了一名战士，那一次后果严重，父亲都没有骂他。现在生活好了，为了几百斤粮食父亲骂了他。这使他内心无法承受。在父亲早就忘了这事时，他却向父亲打了一纸转业报告。后来那纸转业报告被父亲撕得粉碎扔在他的脸上。

父亲骂军需部长的理由是：军需仓库不慎失了一次火，烧坏了不少军用服装。父亲不仅骂了军需部长还差点要扇军需部长的耳光，这一点也使军需部长无法承受。原因是，前一阵营区盖礼堂，礼堂马上就要盖好了，因一个民工吸烟，而引起一场大火，把价值近几十万元的礼堂烧毁了。那一次，父亲也没有骂人，更没有要扇人的耳光。

这一切，自然和家乡的大水灾有关系。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他们都感到父亲有些不可理喻。

父亲老家来人是在家乡受灾的那一年深秋时节。营院里的树叶已经落光了，北风刮得正紧，看样子第一场雪说来就要来了。就在这时，父

亲的老家来人了。父亲老家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队长，另一个是会计。

他们来家时并没有急于进家门，因为是白天，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们便一直在门口徘徊。这使母亲很疑惑，她探出头向外张望了几次。队长和会计便很小心地冲母亲微笑，这使母亲觉得这两个人不正常，于是关紧房门。

傍晚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们看见了父亲，父亲同时也看见了他们。父亲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站着的两个人是老家的人，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使父亲很快确认了这一点。虽然父亲有几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但老家人的一切包括气味仍在他的心头徘徊不散。父亲看到两个老家人，心里就一颤，他的步子便慢了下来。队长就冲父亲喊了一声：“老石？是老石吧！”

父亲就立住了，他借着朦胧的亮光打量着来人，队长就先说：“我是二蛋哪，刘二蛋。”

父亲想起来了。刘二蛋，童年时和父亲一起要饭的那个刘二蛋。父亲急切地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队长刘二蛋以为父亲上前要和他握手，手伸出去了，就那么双手迎着，结果父亲却没有向他伸出手，父亲立住了。刘二蛋手回收在胸前搓着，刘二蛋干干地说：“老石，我们来看看你，别的也没啥事！”

父亲立了一会儿，很冷地说：“那就屋里坐吧。”

队长和会计就很小心地随父亲进了家门。母亲正在做饭，看了父亲身后的来人，一时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历来对父亲的家乡不感兴趣，父亲十三岁前的一些事，母亲是知道一些的，她比父亲还要恨父亲的老家。在父亲老家人面前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队长自然看出来了，会计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坐下的屁股便不自然了。父亲的声音也是冷的，父亲说：“你们找我有事么？”

队长和会计就对视一眼，最后刘二蛋说：“老石，咱们老家遭灾了。”

父亲说：“知道啦。”

队长和会计就没话可说了，他们低着头，搓着手，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父亲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有政府，有党！”

队长和会计说：“那是，那是！”

父亲还说：“就这样吧，我晚上还有个会，要不你们在家吃顿饭？”

队长和会计忙看母亲，母亲冷着脸在翻看报纸，只要家里一来人母亲自然是要看报纸的。队长和会计看完母亲之后便说：“不啦，不啦，我

们吃过了。”

两人便站起身，队长冲父亲说：“老石你忙吧，那我们就走了。”

队长和会计就走了。

那一次，父亲一夜也没有睡踏实，他又想起和刘二蛋一起讨饭的童年。刘二蛋走在前面，他随在后面，他们顶风冒雪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讨下去。后来他们就遇见了狗。狗追着两个人，父亲屁滚尿流地向前跑，刘二蛋在后面喊：“石头，别怕，有我呐。”父亲的小名叫石头。狗终于被二蛋打跑了。

父亲想起往事，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父亲去上班。路过楼下自行车棚时，又在里面看见了队长和会计。看样子他们昨夜是躲在车棚里过的夜。此时，他们正在啃着自己带来的干馒头。

父亲生气了，立在他们面前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啥？是在丢我的人！”

队长刘二蛋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老石，我们遭灾哩。村子里的乡亲，没吃没穿的。眼看就冬至了，要冻死人哩。”

父亲半晌没说话，他想起了妹妹在雪里伸出的两只小手。他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最后带上队长刘二蛋向办公楼走去。

那一次，父亲批给老家一百件旧军用棉衣，还有五百斤粮食。他吩咐后勤部长一直把这些东西送到火车站，并帮助托运到老家车站。

刘二蛋和会计眼泪哗哗地走了。

在父亲的记忆里，老家的乡亲们还求他办过一件事。那是家乡发水灾几年后的事，队长刘二蛋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父亲第一次见到刘二蛋时，便发现他已经有白头发了，几年不见，刘二蛋此时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不到五十岁的人腰也弯了，但刘二蛋的气色要比几年前受灾时好了。

父亲在心里同情着家乡，同时也在拒绝着家乡，家乡留给他太多有关童年酸楚的记忆。刘二蛋虽说是父亲童年的伙伴，又有了上一次的接触，父亲仍对他很冷淡。刘二蛋这次开门见山，向父亲说起了村里要建一个小型水库，一来可以防洪水，二来可以种稻米。只因修水库要开山放炮，缺少些炸药。炸药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出来的，刘二蛋到公社、县里都跑过了，都没弄到炸药。后来乡亲们便想起了父亲，便又一致推荐他来找父亲。

父亲想起家乡后山沟里流淌着一条小河，父亲还知道家乡一年四季

只能吃粗粮。这次刘二蛋来，便给父亲背了大半口袋高粱米，说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等水库修好了，种上稻米一定给父亲送点尝尝。在父亲的记忆里，家乡的高粱米异常地好吃。新米碾过了，焖着晶亮晶亮的米饭，别说吃，光闻着都让人流口水。父亲在离开家乡以后，也吃过无数次高粱米饭，但他从没吃过像家乡那么香的高粱米饭。父亲很感谢刘二蛋为他带来的高粱米，于是他便对刘二蛋说："你在这里等一下，炸药的事我去联系。"

父亲走时又对母亲说："晚上做两个菜，喝杯酒吧！"

刘二蛋坐在家忐忐忑忑地等父亲，母亲不和他搭讪，看报纸。母亲看报纸时把报纸翻得很响，刘二蛋便如坐针毡，他试图打破和母亲的这种僵局，巴巴地笑着想和母亲说几句家长里短，母亲都用一副冷面孔回绝了。刘二蛋度时如年。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告诉刘二蛋炸药的事为他联系好了，是守备区一个施工点的炸药，那个施工点就在距老家不到百里的一个山沟里。

父亲把这消息告诉刘二蛋时，刘二蛋高兴地摇着父亲的手一遍遍地说："谢谢你了老石噢！"

父亲又问："介绍信带来了么？"

刘二蛋忙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父亲便在介绍信上先是画了个圈，想了想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次父亲写的是石荣光。看了看觉得不对，又画掉重写，这次写对了。父亲做这些时，刘二蛋一直虔诚地望着父亲。在他的眼里，父亲俨然是一位大得了不得的官。

父亲把介绍信交给刘二蛋说："你拿着信去吧。"

刘二蛋仔细地把签有父亲名字的介绍信揣了，便要走。

父亲说："上次来没让你们吃上一口饭，这次一定要吃了饭再走。今晚咱俩喝一杯。"

刘二蛋便不好再走了，然而酒是没能喝上。原因是，母亲并没有做菜，而是做了一锅面条，面条和菜是一起煮的，很稠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父亲不知为什么情绪不高，不想说一句话。刘二蛋低着头，完成任务似的把一碗面吃下去了，放下碗便告辞了。他说要连夜去车站，坐最早一班车回去。村民们正等着炸药开工呢。

父亲没有送刘二蛋，刘二蛋冲父亲摆了摆手便推门走了。父亲望着门，久久，一动不动。

刘二蛋带来的那半口袋高粱米父亲也没能吃上，让母亲偷偷地卖了。那时家里的生活比以前好了许多，大米、白面基本够吃。母亲的理

由是：有细粮谁还吃粗粮。结果就让母亲给卖了。父亲没说什么，却有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一直在心里梗着。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对母亲很宽容，能将就就将就。父亲很忙，很少着家，他自然不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

母亲对老家人和父亲老家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敏和权身为局外人印象深刻。有一度，母亲对自己老家人，那些所谓的侄、孙等人过分地热络，而忽视敏和权。这令敏和权在感情上有意地疏远了母亲，后来又因为两人各自的婚姻。因此，敏和权对这个家的感情一直很淡，也就是说，他们对待父母的情感也很一般。

许多年以后，敏和权关于父母有一段对话。

敏说："父亲太宽容母亲了。"

权说："父亲是个没出息的男人。"

敏说："母亲没文化，活得太浅。"

权说："父亲也一样。"

父亲对母亲宽容，能和母亲相濡以沫一直到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敏和权都忽略了，那就是，父亲一直把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那位夭折在风雪之夜的妹妹，对父亲影响太深了。因为母亲使父亲想起了妹妹，而最后才娶了母亲。因此，母亲所有的缺点父亲都能忍受，包括母亲那些所谓的亲人。

父亲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政策就是政策，父亲终于被宣布离休了。那些老战友没能保住他，包括自己的亲家，他们也同时被宣布离休了。父亲离休那一年，刚好五十有六。父亲觉得五十六岁正是干事业的大好季节，可就这么让他离了，离得他心不甘情不愿。他最不愿意的就是住进干休所，但他还是别无选择地住进了干休所。

以前他曾无数次地来过干休所，那时他还是守备区的司令，他来干休所是来慰问的。这个干休所里住着一些老资格，他们有的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最差的也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父亲来到他们中间，自然属于小一辈。他们不称父亲司令，而称父亲为小石，父亲并不在乎这些。父亲每次来干休所都把这些老前辈集中起来慰问，父亲照例是要讲话的，父亲一讲话便找到了优越感。他冲这些老前辈说着一些很司令的话，父亲讲话时是站在高处的，于是父亲的优越感便水落石出了。

终于父亲也和这些老前辈为伍了，他别无选择。父亲一出现在干休所里，那些老前辈们便围了过来。他们为自己又来了新伙伴而显得神情亢奋，每当干休所来了新成员时他们都要这么亢奋一阵子。这种心理很复杂，无法言说，外人又是无法体会的。

他们七七八八地把父亲围了，然后又乱糟糟地冲父亲说：“小石，离了？”

“离了，离了。”父亲说。

“你咋没整个少将就离了？”

“离了，离了。”父亲一味地这么说。

“离了也好，早离晚离都是要离的。”老前辈似乎在安慰着。

“离了，我老石离了！”父亲更大声地宣布着，他似乎在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咋就是老石了，是小石。”一个人纠正着。

“老石！”父亲说。

“是小石！”

“就是老石！老石！老石……”父亲一迭声地说。

众人就幸灾乐祸地冲父亲笑。父亲不笑，冲众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是老石！”

其中一个人就说：“小石都离了，老石就老石吧。”

众人觉得有理，便一起点头。从此，众人便又都一律称父亲为老石了。

从此，父亲真正的离休生活开始了。

起初的日子，父亲和干休所的生活总是格格不入。一大早，干休所的一些老头老太太们便起床了，他们总是要比父亲早起一些。年龄越大觉越少，这一点说明，父亲与他们相比还算比较年轻。父亲起床的时候，那些老头老太太活动已有些时候了。他们仍在活动着，做气功，打太极拳或练练剑。父亲是不做这些的，他也不会，他只会跑步。战争年代他跑步冲锋抢山头，和平年代他跑步出操。于是他就跑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绕着干休所的院子似磨道上的驴一样，跑了一圈又一圈。老前辈们看着就很新鲜，目光随着父亲的身影一圈又一圈地转。他们有人就说：“老石别跑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跑坏了胳臂腿。”

父亲不理，仍跑。

又有人说：“老石，来打拳吧。”

父亲仍不理，跑得呼吸粗一声短一声的。

还有人说：“老石，来练剑吧。”

父亲继续跑，跑得气喘如牛。

终于有人忍不住道：“操！这老石，让他跑去。看他能跑到啥时辰。”

父亲没跑到什么时辰，毕竟是五十有六的人了。以前出操也就是做

做样子，真跑起来也跑不上多远。父亲便不跑了。其他人仍没有收招的意思，仍在甩臂踢腿的。父亲自然不与这些人为伍，便匆匆回家了。

母亲已准时地把饭做好了，早饭依然是稀饭馒头。父亲就吃饭，匆匆忙忙的样子。以前父亲吃饭总是很匆忙，吃完饭他还要去上班，部队上下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做指示。

父亲匆忙地吃完饭，习惯地站起身，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并不非得要去上班了。一时间他很茫然，手脚一时没处放的样子。母亲瞪大眼睛望着他，于是父亲冲窗外说："这天还真不赖呢！"

父亲不上班也无法在屋里待下去，最后他还是走了出去。这时，外面的阳光的确很好，父亲站在很好的阳光下一时竟不知自己在哪儿。他望着其他的人，有的去送孙子上幼儿园，有的提着网兜不紧不慢，呼朋引伴地去买菜，一切都显得那么悠闲而又有条理。

路过父亲身边的人就说："老石站着干啥，还不买菜去？"

又有人说："过来老石，咱们去打门球吧。"

还有人说："走老石，咱们去杀两盘。"

父亲恍恍惚惚，仿佛是在梦里。他觉得自己正迈步向前走去，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迈步向前，也不知其中什么声音在召唤着他。鬼使神差地，他又来到了昔日的军营。此时这里已变成了施工现场，推土机、砸夯机、吊车轰鸣着、忙碌着，昔日庄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起来。随着守备区的撤销，父亲的离休，这里便再也不是军营了，而变成了施工现场。在不远的将来，这里将矗立起无数座写字楼、商场和花园。父亲仍恍如梦中，直到他被施工安全员吆喝出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施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父亲，他们指指戳戳地说："以前他是这儿的司令！"众人便朝父亲张望。

父亲转身往回走时，眼角潮湿了，三两滴泪水砸在他的脚面上。

干休所里很宁静，一伙人在玩着门球，还有一伙人围在花坛旁的凉亭下观战一盘棋的局势。

有人说："老朱，跳马呀，跳马呀。"

另一个说："老王支士，支士，你支士看他能咋样。"

阅报室的门是开着的，有几个老头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费力地读报。父亲向那里走过去。以前他也是要看一看报的。那时看报是为了休息，很多事忙完之后，喝口茶、吸支烟，顺手翻一翻报纸。其实报纸上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认不全那上面的字，他看报纸都是选择标题和图片看一看，反正上面写的事他都知道了。收音机、电视他是雷打不动地要听、要看的，那里播放的新闻都是一些要紧或不要紧的

事，报纸上写的也是一些要紧不或要紧的事。既然这样，父亲觉得这些报纸是可有可无的。他看报纸是为了休息，另外，坐在办公室里翻翻报纸，也是一位司令身份的体现。

此时，父亲坐在老头老太太中翻看报纸的心情是别样的。父亲没翻几张便不翻了，他无处可去，孤独地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最后他别无选择地向家走去。

母亲坐在屋子里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竟不知自己该干点什么好。屋子收拾过了，菜也买过了，接下来还应该干点什么呢？她的心里空落得无依无傍。以前她喜欢出去买菜，或者随便在营区里走一走，迎接她的是尊敬的目光，或一声又一声亲切的问候，出入营门，卫兵总要给她敬礼，因为她是司令的夫人。回到家里仍显得很忙乱，电话几乎不停歇地响起，有找父亲的，也有找她的。不管是找父亲的，还是找她的，对方总要和她说上几句，甚至讨论一些部队上的大事。她总要对这些事情进行品评，打电话的人一律恭敬地听着。

那时，每到晚上或者星期天，家里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有老家的那些侄儿、外甥，有父亲的下级，也有友邻其他单位的人……那时的母亲显得忙乱而又充实。有客人在的时候，报纸是要看的。现在她不必看报纸了，就是看也没有了，以前她看的都是父亲带回的报纸。电话沉默着，电话曾经响起过两次，有一次是打错号的，有一次是干休所通知去领苍蝇药的。

父亲敲门的时候，母亲很快把门打开了。母亲看见是父亲，显出很失望的样子，随口说了声：“是你呀！”

父亲也反唇相讥道：“不是我是谁？！”

父亲一下子显得老了十岁。

离休后的父亲开始找碴儿和母亲吵架了，起因是吃饭。这么多年了，都是母亲做饭父亲吃，母亲做啥，父亲吃啥。父亲从没在吃上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现在父亲觉得吃啥都不对胃口、都没有滋味。父亲终于把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冲母亲大声地说：“这哪里是饭，是猪食！”

父亲这是第一次对母亲做饭的水平挑三拣四。母亲被这突然而来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她张口结舌了半晌才说：“这饭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以前不也是这样做吗？”

父亲咆哮了一声：“猪食，呸，猪都不吃！”

说完重重地躺在了床上，不再理母亲。

母亲望着桌上被父亲称为猪食的饭菜流下了眼泪。这是有史以来，父亲第二次这样粗暴地对待她。第一次是因为母亲在饥饿的年代偷拿了

食堂的一棵白菜，而遭到了父亲一记耳光。这是第二次，母亲无法忍受，于是她就哭。

从此，父母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每次吵架他们就相互揭短，以此来击中对方的要害。

父亲指责母亲："你好，你看你老家那些亲戚！你那些侄子咋都不来看你了，连个电话也没有。"

早在父亲的守备区风雨飘摇前，母亲那些侄子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把他们调离守备区，因为他们年轻，在部队还都有前程。于是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也秉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纷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有的被父亲推荐到了上级机关，有的被推荐到了友邻部队。守备区撤销了，父亲离休了，母亲的那些侄子便没了消息、没了踪影。

母亲被揭了短，心里自然难过，但她也不甘示弱，于是开始揭父亲的短："你也不比俺好哪去，以前围前围后的那些部长、处长都哪儿去了？他们咋都当缩头乌龟了！"

父亲、母亲用最致命的招数打击着对方。他们吵累了，吵够了，便望着对方咻咻地喘气。

父亲说："不是我说你，你瞧瞧你们老家那些人。"

母亲说："俺老家人是不行，你老家人也不咋的，给他们办完事了，连个影也没有。"

父亲突然感到了一层深深的悲哀，他不再和母亲吵了，面窗而立，泪流满面。

母亲也在哭，嘤嘤的。他们一时都显得很脆弱。

父亲不仅和母亲吵，和干休所的工作人员也吵。

干休所在外地买来一车西瓜。干休所一发东西总像过年一样热闹，车刚回来，一群老头老太太便把车围了。李所长便亲自为每家每户分西瓜。

唯有父亲和母亲没有去。母亲想去，她说："你不去俺去，去晚了怕没好的了！"

父亲说："不准你去，我不吃西瓜。"

父亲不让母亲去，母亲就不好去了。

西瓜终于热热闹闹地分完了，这时李所长才想起父亲。这时的大瓜已经被挑走了，李所长感到很为难，但还是让两个战士抱了几个瓜，自己也亲自抱了两个瓜向楼上走来。

李所长敲门，一边敲一边说："首长，给您送瓜来了。"

父亲不开门，也不让母亲开门。父亲冲门外说："我不吃瓜。"

李所长听见父亲的语气是生气的，便检讨地说：“这次对不起，首长。瓜是小了点，下次一定给你补上。”

李所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母亲过意不去，便把门打开了。李所长带两个战士趁机把瓜送了进来。李所长一边赔着不是，一边说：“首长，都怪我糊涂，一忙就把您忘了，下次一定补上。”

父亲大声训斥道：“告诉你小李子，我不吃瓜！”

李所长以前给父亲当过勤务员。

李所长检讨再三，父亲不理。李所长最后讪讪地走了。

李所长前脚一走，父亲便抱起西瓜一个又一个地从窗子扔了出去，像当年扔手榴弹一样，母亲拦也拦不住。

这就惊动了干休所里所有的人，他们聚在父亲窗下，仰头向上望着。李所长惶惑无助地望着大家。大家就仰着头，冲父亲的窗口说：“这老石，脾气还不小！”

参加过长征的一个人就说：“小石，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瓜是小点，可都是好瓜。你看看这瓤有多红，熟透了。”

这人一边指着地下摔碎的西瓜一边说。

另一个参加过抗战的人说：“我说老石呀，你也太小心眼了！几个瓜算啥，不给你也不算啥。”

另一个也说：“操，我说老石，你现在不是司令了，和我们一样了，你这样做让李所长以后还咋工作？”

父亲听了这些话想骂人，走到窗前又忍住了。他明白，这些人都是老资格了，骂是不能骂的，于是父亲站在窗前大声地说：“我操，我告诉你们，我老石不吃瓜！”

说完“砰砰”地把所有窗子都关上了。

底下的人便摇着头劝慰李所长道：“这老石还不习惯哩。没啥，没啥。”

说说劝劝，众人便都散了。

李所长便指挥战士清理地下摔碎的西瓜。

父亲觉得处处憋气，他想吵架，他想骂人。母亲无可奈何，她只能叹气抹眼泪。

一晃，半年就过去了。父亲在干休所里仍显得很孤独，他与那些买菜的、打门球的、下棋的人们，仍显得格格不入。

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适应了。她先是熟悉了干休所里那些老太太，接下来，她和那帮老太太学着练气功，然后又跳舞、扭秧歌。适应了这里的母亲反倒劝父亲：“老石哇，咱走啥路穿啥鞋吧。这样也没啥不

好。”

父亲不理母亲，更不与母亲同流合污。

每天吃过早饭，母亲都要动员父亲和自己一道去买菜。父亲便说：“荒唐！让我去买菜，休想！”

母亲不计较父亲买菜不买菜，她拿起兜子随那些干休所的老头老太太集体去买菜了。

父亲孤独地站在干休所的院子里，远望着昔日军营的方向。那里的施工仍在继续，一座又一座大楼已显出了轮廓，工地上热闹非凡，于是父亲就抑郁寡欢，他在费劲地想着什么。

事情的转机是父亲老家又一次来人。

那一天，父亲的老家突然就来人了，来人就是刘二蛋。刘二蛋父亲是认识的，不认识的是刘二蛋身后那些年轻后生。

父亲开门看见了眼前的刘二蛋便愣住了。刘二蛋一如以前的谦恭，他叫了声老石哇，便说不出话了。他在仔细打量着父亲，父亲老了，白头发多黑头发少。父亲一脸孤独的神情吓了刘二蛋一跳。在刘二蛋的记忆里，父亲满头黑发，满面红光，一双眼睛虎虎有威。

半晌，刘二蛋说：“老石哇，我们给你送大米来了。水库早就修好了，咱家乡人也吃上大米了。”

刘二蛋说完，便有几个年轻后生把一整袋大米抬了进来。父亲不知是感激还是惶惑，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家乡的大米，久久地摸着、看着。最后他拿起几粒大米放在嘴里嚼着，他竟咽了。

父亲这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冲仍站在他面前的刘二蛋和几个青年后生说：“这次来有啥事？我老石可离休了！”

刘二蛋忙说：“没事，没事，现在家乡可不比从前了。”

父亲就点头，然后吩咐母亲去炒菜。母亲就热情地去了厨房。

刘二蛋忙说：“不打扰了，不打扰了。我们该走了。”

父亲动了感情说：“吃了饭再走，饭是一定要吃的。”

于是，两个童年一同讨过饭的朋友终于有机会坐在了一起。喝了两杯酒之后，父亲才知道，刘二蛋他们这次是来城里观光的。老家富了，不再为吃穿发愁了，于是他们便集体出来旅游。父亲这才察觉到，刘二蛋的精神比前些年可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父亲面前，刘二蛋仍然谦恭，精神却极好。

刘二蛋就说：“老石哇，村子里都念着你的好哇。那年发大水，要不是你支援衣服和粮食，是要冻死、饿死人的哩。你要不批炸药给我们，村人咋能吃上大米……”

说到这，刘二蛋的眼睛潮湿了。

父亲不语，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半晌，刘二蛋又说："村人们没忘下你，在后山上还给你修了碑哪！"

"修碑？"父亲迷惑地望着刘二蛋。

"咋能不修个碑哩？你是咱们村里出去的将军，又给村里办了那么大件好事，村人们修个碑算啥！"刘二蛋说到这已是眼泪哗哗的了。

父亲终于放下酒杯，呆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乡亲们。

刘二蛋又说："村人们都想来看看你，我说你工作忙，才只来我们几个。"

停了停刘二蛋又说："老石哇，这么多年你没回一趟老家，以前你工作忙，乡亲们理解。这次你退了，就回老家瞅瞅吧。"

年轻后生们也一齐说："回老家看看吧，看看吧！"

"回家？"父亲喃喃着。

一座三面环山的小村，村后有一条淙淙而流的小河，小村贫穷而又破败。这就是留在父亲记忆里的家乡。

母亲也在一旁说："回去一趟吧，开开心，别整日愁眉苦脸的。"

刘二蛋和众后生们也一起说："回吧，回吧。"

刘二蛋向后生们使了个眼色，那几个人便齐齐地给父亲跪下了。父亲又一口喝干了一杯酒，下定决心似的说："回家！"

结果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的一切在父亲的眼里自然是陌生的了。最后他来到了后山，山下就是村里人们修好的水库，水库清澈见底，鱼儿们欢畅地在水底游着。后山上他看见了村人们为自己修的那座将军碑，父亲执意要把碑扒了。

刘二蛋和众乡亲不依，刘二蛋说："咋能扒了呢，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碑，是全村人的光荣哩。"

父亲就在那座石碑前跪下了。山下就是家乡的村落，那里早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父亲冲那碑和村落磕了三个响头，父亲抬起头时，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刘二蛋冲乡亲大声地说："老石哇，看看今天咱们的老家吧！"

父亲悲泣地冲乡亲们说："老乡们，我老石不是人哪，没给家乡帮上啥忙啊。"

刘二蛋说："老石，你这是咋说的哩！你老石是咱们村的光荣哩。"

说完，刘二蛋和父亲便抱在了一起，失声痛哭。

半个月后，父亲回到了干休所。半个月不见，父亲好似换了一个人。他一进院门，便大声地冲每一位他碰到的人说：“我老石回家了，我老石回家了……”

然后父亲便向花坛旁那围了一圈的人群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来，来，来，谁跟我老石杀一盘？”众人抬起头，疑惑地望着父亲。

接下来，他们一起冲父亲笑了。

父亲的爱情生活

父亲是十六岁那一年离开老家靠山屯的。戎马生涯二十年之后父亲终于带着自己的队伍，进驻到了沈阳城里。那一年父亲三十六岁。在已逝的二十年岁月中，父亲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仗，枪林弹雨，生生死死，不能不让父亲的神经紧绷着。先是打日本人，后来又和老蒋开仗，东跑西奔。那时父亲梦里都想找一个热乎乎的火炕睡上一大觉。这回老蒋被赶到了孤岛台湾，父亲以及他的部队，却倒在了沈阳城内诸多的火炕上。他们一边咬牙放屁，一边扯着长短不一、粗细不均的鼾声在沈阳城内睡了三天三夜。

三天以后，父亲醒转过来。打了一连串哈欠，伸了一个冗长的懒腰；然后吃了一海碗猪肉炖粉条，喝了一瓶高粱烧，这才清醒过来。

父亲看着同样睡眼惺忪的队伍，又抬头望了一眼沈阳城清澈宁静的天空，心里想：日他娘，这仗终于不打了。父亲一时显得无所事事，父亲在酒足饭饱神经松弛下来之后，想到了杜军医。杜军医那一年二十有三，她齐耳短发，一双秋雨过后天空一样的眼睛。一想起杜军医，父亲的心里就涌荡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柔情，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通泰熨帖。在那一瞬间，他在心里豪放地说：老子要结婚了，老子要过日子了！

在战争岁月中，父亲不是没有想过要成家过日子。然而，那只是一瞬间的想法，战争如火如荼，一战下来，谁知自己的死活呢。那时父亲的想法，遥远而又朦胧。此时，父亲成家过日子的想法逼真而又具体。

父亲要和年方二十有三的杜军医结婚，父亲早就盼着这一天，杜军医也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父亲和杜军医的爱情种子播撒在烽烟四起的战争岁月中。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的爱情之花就要结果了。想到这里，父亲抬起头冲着宁静高远的和平天空五味杂陈地感叹：“嗬嗬——狗操的岁月呀！”

杜军医别看年龄不大，其实她参军已有些年头了。红军到陕北之后，在陕北高坡上越闹越红火。那时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封锁线投奔到陕北，投身到陕北晴朗的天空下。

杜军医就是在那时随一批青年学生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到陕北的。那一年，杜军医还是一个小丫头，睁着一双惊奇的眼睛打量着陕北的天空，和陕北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陕北的一孔窑洞里，中国伟人毛泽东意识到了将来，决定把这些娃娃兵送到敌后的大城市里去学习，以便在日后部队壮大起来的时候派上大用场。于是杜军医这批娃娃兵便被送到了上海。

杜军医学的自然是医药专业。在父亲的记忆里，杜军医这个黄毛丫头在得知要把她送到陕北以外的地方去时，又哭又闹。她觉得只有解放区的空气才是新鲜自由的，她的父母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她是走投无路才投奔到解放区的。现在又让她回到鬼子的铁蹄之下去受蹂躏，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父亲那时是名连长，接受了将这批娃娃兵送到交通站的任务。于是父亲在接受这项任务的那天早晨认识了杜军医。父亲那时血气方刚，满脸的胡子又浓又密，一把驳壳枪别在腰上，身后还别着一把带着红缨子的鬼头大刀。父亲带着十几名战士来到了这批娃娃兵面前，挥着手说："出发！"

杜军医正在人群里抹眼泪。几天前有关领导已经找他们这批娃娃谈过话了，但他们还是想不开，哭着喊着要留下来。父亲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便知道一切都无法更改了。但杜军医还是从人群中跑出来，一下子抱住了父亲的大腿，满怀希望地喊："叔叔同志，我不想走，让我留下吧。"父亲低下头看着满脸泪花的杜军医，又怜又爱地道："丫头，胡宗南要来了，你们快些走吧。等你长大了，扛得动枪了，再回来跟俺老石杀胡宗南。"

当时的背景是胡宗南的队伍已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小小的陕北解放区围住了，他们要把这股从井冈山逃到陕北的红军消灭在宝塔山下。

父亲不由分说拽起杜军医的小手，催赶着这群娃娃兵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那一次，父亲护送着这群娃娃兵昼夜兼程连闯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把这群娃娃兵送到了交通站。交通站的地下工作者又接力似的一站又一站把他们送到了上海。

父亲一直到交通站才长吁了口气。杜军医已经不哭不闹了，她把对送他们出去学习的不解和怨恨都记在了父亲头上。因为她认为这位满脸长满胡子的叔叔是那么的不近人情，这种情绪和怨恨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化解。当上军医的杜军医已经是个大姑娘了，那时她对父亲的情绪很快转化成了铺天盖地滔滔而来的爱情。当然，这一切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当时父亲自然没有把杜军医这群娃娃放在心上。

确切地说，父亲和杜军医重逢应是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那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解放军的队伍已滚雪球似的壮大起来，他们在辽沈战场上摆好了和蒋介石决战的阵势。就在这时，杜军医出现在父亲的面前。

那时候杜军医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并且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医。杜军医以前一直在后方医院，辽沈战役打响前，才被调到了前线。世界说起来很大，其实也很小，绕了一圈之后，父亲又和杜军医在辽沈大地重逢了。父亲见到杜军医那一刻便磁了一双眼睛。父亲不是被年轻貌美的杜军医弄得云里雾里，他是觉得杜军医眼熟，可一时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父亲就拍着头，磁着一双眼睛盯着杜军医说：“咦，是你！咦，是你！”父亲说这话时，仍没想起杜军医是谁。

杜军医一到父亲的团里报到，见到父亲的第一眼便认出了父亲。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还是老样子，满脸的胡子，说话高声大嗓。这次杜军医不再叫父亲叔叔同志了，几年的锻炼使她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了。她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用清脆的声音向父亲报告：“团长同志，军医杜梅向你报到。”

父亲仍迷糊着，一边拍头一边说：“咦，是你！”

杜军医就说：“是我。那年就是你送我们过的封锁线。”

父亲终于恍然大悟了，他狠拍了一下脑门，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拍了一下大腿道：“俺说呐，咋就想不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丫头哇！”

说完父亲拉过杜军医的手摇晃了两下，疼得杜军医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从此，父亲和杜军医便揭开了爱情的序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艰难曲折，如歌如泣。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那时两人都没意识到，痛苦的情感将跟随他们一生。

父亲与杜军医在特定的战争年代产生爱情，在当今人们的眼里也不会感到奇怪。虽说父亲要比杜军医大上十几岁，可年龄的差距并不能阻止两个人相爱。父亲在前方冲锋陷阵，杜军医在后方的战地医院里为流血流汗的将士医治创伤，他们干的事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同志加爱情便是那个特定年代特定的爱情。

父亲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后，便进驻了沈阳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父亲的爱情也乱得没有一点头绪。此时烟消云散，和平的天空宁静高远，父亲在和平到来的日子里想到了自己的爱情。确切地说，他想到了杜梅军医，父亲抽象的思念一下子变得具体了。父亲那天睡醒后，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拍着脑门说：“他妈的，俺要结婚。”

住在外间的警卫员小伍子，没听清父亲说什么。他以为父亲有什么

任务要布置，忙从外间闯进来道："师长，有任务？"

父亲就冲小伍子说："老子要结婚。"

小伍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便答："是！"说完就条件反射地向外跑，跑了几步才醒过神来。他停下脚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就笑着骂小伍子："你这小崽子，老子结婚你急啥！"父亲一高兴就骂小伍子为小崽子，小伍子从来不生气，他知道这是首长喜欢他呢。

父亲干什么事都是急脾气，打起仗来说冲就冲、说撤就撤，从不拖泥带水，在爱情问题上父亲也要快刀斩乱麻。父亲这时理清了思绪便冲小伍子下了命令："伍子，你火速把杜军医给我叫来。"

小伍子这次听清了，应了声："是！"便急如星火地飞奔而去。

自从辽沈战役后，杜军医一直跟随着父亲这支部队。后来杜军医所在的医院已经成为父亲部队的正规建制，成了三十二师医院，杜军医自然也成了三十二师的人。父亲的部队进驻沈阳城之后，杜军医所在的医院自然也随父亲的部队进了城，就在离师部不远的地方。

小伍子跑出去没多久，便风风火火地跑回来了。父亲就喜欢这种风风火火，父亲一点也不喜欢蔫头耷脑的兵。从当连长那天开始，他身边的通信员到后来的警卫员，都和他一个脾气，风风火火。小伍子一回来就粗声大气地报告："师长，杜军医来了。"

父亲已经听到了杜军医那熟悉的脚步声，然后冲小伍子挥挥手。小伍子便知趣地躲到一边凉快去了。父亲一见到杜军医就嘿嘿地傻笑。他每次见杜军医总是要嘿嘿地傻笑一气，似乎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做错了什么事，在取得大人的谅解。父亲没对杜梅军医说过什么风花雪月的话，父亲是真的不会说。就是会说他也不能说，他认为那些话只有老娘们儿才能说得出口。杜军医见父亲笑，就知道父亲又有什么主意了。杜军医亭亭地立在父亲面前，红着脸道："你又要干什么？"

父亲被识破把戏似的局促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忸怩。杜军医陌生而又新鲜地注视着父亲。父亲抓着自己的头发，红着脸说："俺要结婚！"父亲的声音虽有些小但很坚定，只一遍杜军医就听清楚了，这句话是杜军医日思夜想的。自从父亲和杜军医相爱到现在，杜军医还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以前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没那个条件。战斗一场接着一场，他们就是有那个想法，也没那个条件。十天半月的，父亲和杜军医匆匆地见上一面，也只是用劲地把对方看上几眼，就是说上几句话，也是和战斗有关。父亲说："战斗胜利了，这次又活捉了六七百。"

杜军医说："又有三个战士牺牲了。"

父亲叹息一声，为牺牲的战士。杜军医也叹一声，为两人匆匆的谋面。

杜军医听了父亲要结婚的话，哭了。二十三岁的杜军医憧憬了无数回自己结婚时的样子，年轻的姑娘又有谁没做过那种玫瑰色的梦呢。

父亲似吟似唤地说："俺要结婚。"杜军医哽着声音答："唉——"说完这声，似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株被风刮倒的柳树，轰然一声倒入了父亲的怀中。

父亲说："嘀嘀——"

父亲还说："嘀嘀——老子要结婚了。"

说干就干，父亲大张旗鼓地张罗起了自己的婚事。

部队进城的那些日子，摆在军官面前的大事，首先是成家立业。在战争的岁月中，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事，就是想到了也没那个条件。于是，他们只能忍饥挨饿地干熬着，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了战争。现在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他们再也熬不住了，急三火四地张罗起了自己的婚事。那一阵子，进驻到城里的部队中，经常可以听到猪叫枪响。每个部队的首长结婚，都要买一头猪，血淋淋地杀了，全体人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整上一顿，以示庆贺。鞭炮脱销了，全体官兵就冲天空放一阵子枪代替鞭炮。反正不打仗了，留着那么多子弹也没用，冲天空放就是了。那一段时间里，只要听到沈阳城内猪叫枪响，准是有部队首长结婚了。

父亲也要杀猪，也要放枪。父亲在杀猪放枪前还有些工作要做，他一面派人收拾新房，一面给上级打报告。要等到上级批准了报告才能杀猪放枪。

报告打上去没有多久，军里的组织部门例行公事地来了个干部。他笑着冲父亲说："老石没结过婚吧？"

父亲就翻着眼皮道："俺倒是想结，跟谁呀。"

众人就笑，组织干部也笑。笑过了就从怀里掏出父亲的报告说："老石呀，这是报告。军长亲自批的，到时候别忘了请军长来喝你的喜酒。"

父亲一把夺过报告嘿嘿地笑着说："来吧，到时候都来喝俺老石的喜酒。"

父亲回过头就冲警卫员小伍子喊："小崽子，买猪去。挑最大的买！老子明天就要杀猪放枪！"

小伍子应声而去。

父亲一摇三晃喝醉了酒似的向自己的新房走去，他要亲自看一眼自

己的新房收拾得咋样了。

出营门买猪的小伍子，没有买回猪就风风火火地跑回来了。他跑得兴奋异常、气喘吁吁，一头撞到父亲面前结结巴巴地道：“师——师长，你妈来了！”

父亲怒斥小伍子：“胡说八道！”

小伍子说：“真的，在门口呢。是个小脚老太太。”

父亲拍了一下头，脸白了一些，在小伍子的引领下风风火火地向门口走去。

还没有到门口，便见一个小脚女人背着一个碎花包袱一扭一扭地迎过来，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挺高的小伙子。

父亲一见到这个女人，脚步立马就停住了。女人眯了眼手搭凉棚，一迭声地喊道：“小石头，小石头，俺娘俩可找到你了。二十年了，让俺娘俩找得好苦哇。”

父亲面色如土地站在原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桔梗会找到沈阳城来。

来到父亲面前的女人叫桔梗。桔梗一见到父亲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她颠着一双小脚，摇摇欲倒地向父亲奔来。女人没忘了叫身后的小伙子，她叫道：“权，权，这就是你爹。”

小伙子来到了父亲面前，桔梗又说道：“还不跪下叫爹。”

权就“嗵”的一声跪下了，清清脆脆地叫了一声：“爹，俺的亲爹！”

父亲怔了半晌，一拍脑袋：“咦，这是咋回事。”

桔梗就哽着声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拍手打掌地道：“小石头哇，你让俺娘俩想死了。俺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很多干部战士围了过来，他们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父亲也不明白，他一屁股蹲在地上如梦如幻地冲眼前的女人叫道：“你真是桔梗啊。”

“可不咋的，俺不是桔梗是谁！”女人说。

“咦——”父亲狠拍了一下自己的头，糊涂了。

父亲和桔梗的一切，在父亲的记忆里，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残留的那一点记忆遥远而又朦胧。

父亲和爷爷、奶奶是关内闹蝗虫那一年离开家乡逃到关外的。那时父亲还小，在他的记忆中那年的饥荒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只记得到处都是饿死的人，爷爷挑了一副担子，前面的筐里坐着父亲，后面的筐里装着全部的家当。奶奶的脚小走不快，就扯着爷爷的担子气喘吁吁地跟在爷爷的身后。他们不知走了多久，不知走了多远，最后落脚在了靠山

屯。

父亲十三岁那一年，桔梗走进了他的生活。关内又一次遭灾，这次不是蝗虫，而是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水深火热的关内灾民，如蝇如蚁地逃往关外。那一年，桔梗随父亲逃到了靠山屯。一到靠山屯桔梗的父亲就不行了，他一边吐血一边喘息着。他背靠一棵柳树，面如死灰地冲路过他面前的每一个靠山屯人哀求："老乡哇，救救俺闺女吧。"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善良的父亲此时只想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贫穷的靠山屯人对这一切都已经见怪不惊了，那些日子从关内涌来的难民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靠山屯人想起了当年自己闯关东时的凄凉景象，他们同情这些晚到的同乡，他们端出水，拿出半块饼子。他们只能做这些了。面对桔梗父亲的求救，不是他们不想救，而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们只能硬下心肠，低着头从父女俩面前走过。桔梗一头又黄又枯的头发披散在额前，她哭干了泪水，用尽了力气，她只能哑着声音冲过往的行人求救："叔叔大爷、大娘大婶，俺求你们，救救俺爹吧。"

那一天爷爷从山上砍柴回来，路过村头恰巧碰上了桔梗父女俩。他是被桔梗父女俩的乡音吸引而停住脚步的。父亲逃荒来到关外已经好几年了，可他仍然日思夜想着关内的家乡。他从口音上断定桔梗父女俩的故乡离自己的故乡不会超过二十里路，那一带的乡音爷爷太熟悉了。爷爷扔掉肩上的柴火，拥住桔梗父亲那双骨瘦如柴的手问："老乡，老家是哪搭人哪？"

桔梗哽咽着答应："大叔，俺老家在王集。"

王集距爷爷的老家李村真的不过二十里，每次办货买东西爷爷都会去王集。那是方圆几十里的大集镇，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爷爷在靠山屯遇到了故乡人，动了感情："乡亲哪，啥都不用说了，有俺一口吃的就有你父女俩吃的。"当即，爷爷右手搀着桔梗父亲，左手搀着桔梗，绊绊磕磕地向家里走去。还没进家门就喊："石头他娘，快做饭，看谁来了。"

没过两日，桔梗的父亲终于还是不行了。临去前他躺在炕上冲爷爷奶奶说："大哥大嫂，俺就要去了，俺闺女就托付给你们了。这是个好闺女，听话，叫干啥就干啥。你们就收下她吧，当个啥都行——"说完这些话就撒手而去了。

爷爷是个仗义之人，他把桔梗父亲安葬到了后山。爷爷冲着坟头说："老哥，你放心走吧。你闺女就是俺闺女，有俺干的就不让她喝稀的。"

从此，桔梗就成了家里人。

爷爷和十三岁的父亲下田做活路，上山砍柴；奶奶和桔梗养鸡做饭，日子不富有但也还过得去。春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

那年父亲十六岁，桔梗十九。

在这之前，爷爷和奶奶早就把父亲和桔梗的事琢磨过了。

奶奶说：“桔梗这丫头不错，一双小脚比俺的还小，是个听话的孩子。”

爷爷说：“桔梗比石头大三岁哩。”

奶奶说：“那怕啥？女大三抱金砖，有福哩。”

爷爷说：“有福哩。”

桔梗果然是个听话懂事的闺女。自从进了家门，什么活都是抢着干，颠着一双小脚，屋里屋外，洗洗涮涮。有时爷爷奶奶和父亲都躺下了，桔梗仍在油灯下缝缝补补。

奶奶就瞅着隔壁的灯影说：“这闺女勤快哩。”

爷爷说：“等石头十六了就让他们圆房。”

父亲听到了，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圆房。他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也没精力去问个究竟。他劳累了一天就是困，还没听清爷爷奶奶说出什么名堂就睡着了。

父亲终于满十六了，他别无选择地和桔梗圆房了。

圆房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奶奶把父亲的被子抱到桔梗的炕上，爷爷到集市上扯了几尺花布给桔梗做了件花衣服，这就圆房了。穷人家的喜事简单。

长话短说。就在父亲和桔梗圆房后不到三个月，奉天城里闹起了军阀。两股军阀不和，不知谁给谁打了。总之，死了不少人，吓得城里人往乡下跑，军阀队伍里那些散兵们也到处乱跑。那天爷爷和父亲正在地里锄地，远远地就来了一支队伍，他们吆五喝六地来到近前。刚开始他们要讨水喝，后来他们就看见了父亲。十六岁的父亲长得结实而又干练。队伍领头的就冲父亲说：“小伙子，当兵吧，扛枪打仗吃遍天下。”

父亲不理。那领头的一挥手，就上来了三五个当兵的，不由分说拉起父亲就走。爷爷急了，他知道这是在抓壮丁，爷爷就哀求：“老总们哪，行行好，俺可就这么一个儿呀。”

爷爷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几个当兵的推倒在地，他们拉起父亲就走。爷爷欲上去讲理，被一枪托砸晕了。那次，父亲被拉到了城里。不久，父亲逃跑，结果被押回去打了个半死。那时，军阀之间今天一大仗，明天一小仗，生生死死，不明不白。

父亲没能逃成，只能心不在焉地扛枪打仗。时间长了，他才发现，

这些当兵的大都是被抓来的，他们家里也都有妻儿老小。那些当官的从不把他们当人看，非打即骂，还想方设法克扣军饷。很多人早就不想在这样的队伍里干了。

终于，父亲他们在一个有风无月的夜晚，杀死了作恶多端的连长，逃出了奉天城。父亲知道，家是不能回了。他们这样回家，无疑是连累家人。一个老兵出主意：要跑就跑远点，被抓回去那就等于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昼夜兼程，一直往南，过了山海关，又过了黄河。他们逃出来才发现，天地虽大，可却没有他们立脚的地方。最后他们投奔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红军。

父亲离开家乡一转眼就是二十年。刚开始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思念父母、思念桔梗。一年又一年，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你死我活，风风雨雨，父亲的思念淡了远了，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想念亲人了。二十年里，父亲和家乡从没联系过，他也无法联系，家乡的一切已远离了父亲，包括桔梗。也就是说，父亲早就把和桔梗圆房的事忘记了。就是在圆房之后他仍不明白什么是圆房，他和桔梗在一个炕上睡，尚没体会到男女间的真正滋味，一切便都结束了。

父亲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桔梗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令父亲吃惊的是，被桔梗称为权的一个大小伙子，实实在在地跪在了他的面前，一声又一声地叫爹。

父亲拍了下头，仰头望着沈阳城的天空，在心里叫着：“天哪，这是场梦吧！”

父亲真切地认出了桔梗，他知道这不是梦。父亲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脸孔一阵白、一阵红。他背着手绕着桔梗和权一圈圈地走。这时父亲周围聚了许多干部战士，他们一时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父亲似头磨道驴似的转了几圈，终于清醒了过来。他停止了转圈，立在权的面前，异常冷峻地说：“抬起头来！”

权不明真相地就抬起了头。这一抬头不要紧，结果真真实实地吓了父亲一跳，父亲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岁的自己。周围的人顺着父亲的目光望去，他们也同样看到了师长的青春年少时代。他们确信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师长的儿子，下属们一时不知该为父亲高兴，还是悲哀，他们一律都茫然地望着父亲。

父亲在惊愕之后越发地清醒了，他知道跟前的一切不是三言两语能将问题解决的。他心里一时很乱，什么滋味都有。他抬起头冲周围的人挥了一下手道：“都撤回去！”

师长这么说了，没有一个人再敢驻足。他们向后转，然后跑步离开

了。小伍子跑了几步又立住了。他是首长的警卫员，不管是什么时候，没有首长命令他都不应该离开首长左右。他停住了，但又不敢靠前，就那么不远不近地立在那里，随时听候师长的调动。

父亲望着桔梗和权无可奈何地说：“有啥话屋里说吧。”

“唉——”桔梗爽快地应了。

权不失时机地从地上爬起来，搀着母亲随父亲向新房走去。

父亲的宿舍早已装扮成了新房。其实也没什么，一张并不新的双人床上铺上了新床单，窗子上贴上了杜军医亲手铰出的双喜字。屋子里里外外都是打扫过的，一角放着父亲在战场上缴获的两只牛皮箱，那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只脸盆架，上面放着两条白毛巾，那是杜军医亲手置办的。父亲带着桔梗和权向新房里走，小伍子早就看出了师长的意图，风风火火地跑过去把门打开。

桔梗远远地见了新房，早已生了皱纹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红晕。她和父亲圆房之夜也没有过这样的礼遇，于是她羞涩起来，一双小脚越发迈得轻飘摇晃起来。这就给权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路上权就是这么半拖半搀地带着娘，一路打探着来到沈阳城的。

桔梗此时的心里洋溢着汪洋似的快乐，这一瞬间，二十年的苦楚和艰辛就这么一扫而光了。她半嗔半喜地冲父亲道：“小石头哇，咱们都这么大岁数，还整这个干啥呢。”

桔梗一进屋似乎再也支撑不住了，她一屁股坐在父亲的新床上，便絮絮叨叨地说开了：“石头哇，你让俺娘俩找得好苦哇。都好几年了，一来队伍俺就带着权来找你。别人都说你早就不在了，可俺不信，俺知道你一准还活着。咋的，这不就让俺娘俩找着了。”

桔梗似乎很高兴又似乎很伤心，说到这竟抹开了眼泪。权偷偷地看了眼父亲，他发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便叫了声娘——桔梗就止住了哭，吁口长气，硬着声音道：“这下好了，俺苦等了二十年，终于盼到了团聚的日子。”

父亲突然蹲在了地上，他点燃一支纸烟，一口口地吸。这时他想起了杜军医，杜军医的那道目光一直在他心里闪着，那目光里饱含了期待、执着和爱情，他不能辜负那道女人的目光。父亲这时抬起头冲桔梗叫了声：“桔梗，你回去吧。”

桔梗怔住了，她瞅着父亲的表情，发觉了异样，她仍不解地问：“咋，石头，你是让俺娘俩回去？俺娘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靠山屯也没啥亲人了，爹娘两年前就去了，你让俺娘俩回去？”

父亲把一个烟头踩了，硬下心肠说：“你们回去吧，日后俺会养活你

们娘俩。”

桔梗就傻在那里。过了半晌，她打量着新房，左一眼，右一眼。她这才知道，原来这新房并不是为自己准备的。她堆在心间的幸福感轰然倒塌了。女人的直觉告诉她，除她以外，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桔梗在这时苏醒过来，她在床上一点点地挪下身子，早已走得肿胀的一双小脚让她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突然带着哭音说：“石头哇，你可对不住俺娘俩呀！”桔梗悲切地大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接着诉说着这二十年的含辛茹苦：父亲从家里走了，她拖着身孕帮助爷爷种地、收割。爷爷病了，家里没了进款，她又带着三岁的权去讨饭。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富人家的狗追出来好远，咬破了她的裤子。爹娘双双故去，她和权跪在二老的坟前一声声哭、一声声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怕部队又盼部队，不管来了什么部队，他们都要来找父亲。她知道父亲是被队伍抓走的，她一声声喊着父亲的名字……桔梗一边哭一边说，她哭肿了眼睛，哭哑了嗓子，字字血，声声泪。权也在一旁不失时机地抹着眼泪，娘的悲伤使他不可能不想起那些艰辛的日子，他有许多理由流泪。他的眼泪流下了，但他不知冲父亲说什么好，他便一遍遍地冲父亲说：“爹，你就别让俺娘走了。”

父亲是个坚强的男人，二十年的血雨腥风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每次战斗都会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在他眼前消失，还没等他来得及悲伤又一次战斗又打响了，有的战士他还没有来得及记住名字便永远地消失在他的视野里了。父亲在这生生死死中，练硬了自己的情感。再坚强的男人也有自己最软弱的地方，那就是亲情。桔梗的哭诉击中了父亲最柔弱的地方。在早些年，父亲一直都在思念着家乡的父母和桔梗。十六岁的父亲，虽说和桔梗在一起圆房还不到三个月，也没有精通男女情事，一切都在糊里糊涂中过去，但桔梗毕竟进了家门已经三年多了，他在心里早把桔梗当成一家人看了。那时他无法和家里通消息，天南地北，音信皆无，家里发生的一切他自然不会知道。他更不知道仅圆房三个月，桔梗就会怀上孩子，那时他不知，桔梗也不懂。后来时间长了，他便认为或许父母不在了，或许桔梗早就另嫁他人了。

部队进驻沈阳后，他曾想过回老家靠山屯去看一看，即便父母不在，哪怕在坟头烧回纸也算了却他多年的思念和牵挂。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桔梗会找上门来，还带着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权。

父亲的眼角滚下两滴又圆又大的泪珠，他望着桔梗和权。在这种时刻，感情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他不知道在自己的人生面前，应该选择爱情呢还是选择道义。他清楚，他和杜军医是有爱情的，桔梗这边，

更多的是道义。他没有爱过桔梗，命运如此，他只能如此。如果他现在仍生活在老家靠山屯，也许会有许多孩子，也许会感到日子就是日子，这一切也没有什么。可他现在是师长了，又有了如花似玉的杜军医，他已经放不下杜军医了。父亲在心里哀叫一声：“老天爷呀——”

杜军医正在自己的宿舍里，和几个女友比试一套新婚礼服。那是几位要好的女友从沈阳城内的中街上凑钱为杜军医买来的。战友们既羡慕又嫉妒地瞧着杜军医在试穿那套结婚礼服。杜军医的脸上洋溢着空前的幸福感，这套衣服是她有生以来穿过的最昂贵、最漂亮的。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和父亲期待已久的婚礼已经成为泡影。这时小伍子慌慌张张地推开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目光复杂地望着杜军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父亲并没有让他来向杜军医通报什么，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一变故告诉杜军医。

杜军医不明真相的战友取笑小伍子道：“是不是石师长等不及了，让你来抢新娘？”

小伍子此时的眼泪差点没流下来，从心里他是希望杜军医和父亲结婚的。小伍子崇拜父亲，他觉得只有杜军医这么漂亮的女人才能配得上父亲。当他看到那位又老又丑的小脚母亲时，他宁愿相信她是父亲的母亲。小伍子一时间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他摘下帽子，一下子蹲在了地上。人们这才发现了小伍子神情的异样。杜军医问：“小伍子，出什么事啦？”

小伍子终于说：“师长他……他有老婆。”

“什么？”众人都不敢相信小伍子的话，以为自己听错了。

小伍子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并简单地把刚发生的一幕说了。

杜军医听了这话，如五雷轰顶，一时竟不知自己在哪儿。以前父亲从来也没有提过老家还有妻子的话，她一直觉得自己是父亲的唯一，父亲也是她的唯一。怎么又突然冒出了另外一个女人？她不愿相信小伍子的话，但又不能不信，但她还是说：“小伍子，你说的可是真的？”

小伍子便道：“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吧。”

杜军医此时什么也顾不上了，她都没有来得及脱掉刚穿在身上的那套新衣，疯了似的向父亲的住处狂奔而去。

杜军医闯进父亲住处的一瞬间，她看到了仍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的面前一地烟头，母亲仍坐在新床的一角字字血、声声泪地叙述这二十年的艰辛和不易。权立在一旁证人似的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抹眼泪。

杜军医突然闯了进来，父亲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他痛苦而又绝

望地望着杜军医。杜军医在父亲的目光中验证了所有的一切。杜军医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她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干什么，茫然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小脚母亲凭着女人的直觉，在杜军医进来的那一刻，就知道这个女人和父亲的关系了。她暗自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要是晚来几天，生米做成熟饭，那她就啥都没有了。此时她坐在父亲和杜军医共同准备的婚床上，突然涌上来一种优越感。起初她还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上，现在她已经很踏实地坐了下去，并把一双三寸金莲脱在一旁，一双因长途跋涉而走得发烂的小脚也挪到床上去。她做这一切时，动作连贯，心安理得，仿佛坐在自家的炕上，招呼着客人或坐或站。许多年以后，母亲仍为当时一连串的举动感到骄傲。

母亲做完这一切之后，心突然踏实了下来，仿佛一个落水的人突然站在了岸上，用一种过来人的目光望着仍在河水里挣扎的杜军医说："闺女，站着干啥。来，炕上坐。"

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一直把床称为炕。母亲俨然摆出了一副主人公的架势。

杜军医当然没有动，她愤怒、羞辱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把目光落在父亲的身上，很文气地说："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想解释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母亲却不失时机地说：

"这闺女长得真俊，水灵灵的，跟小葱似的。快来炕上坐。"

父亲的家乡对漂亮女人的形容一直和葱联系在一起，所以，母亲当时表扬杜军医一点挖苦的意思也没有，她是由衷地夸杜军医长得漂亮。

杜军医没有理会母亲这一套，她自然也没听清自己会和葱扯到一块，不知她听清了会有何感想。她一直注视着父亲。

父亲终于说："杜梅，以后你再听俺解释。"

"我不听！"杜军医扔下这句话，又跟来时似的疯跑出去。

父亲犹豫了一下，看了眼母亲，又看了眼权，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追了出去。

母亲就在屋里一惊一乍地说："小石头你跑啥，别摔了。"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自从进了石家的门，她在父亲面前一直以姐姐的形象出现。小时候，她就怕父亲摔着、饿着、冻着。

杜军医头也不回，径直跑回自己的宿舍。那些女伴早就散了，她们到处打探着这突然变故的来龙去脉。杜军医跑回到宿舍便把门反插上了，追到宿舍的父亲怎么也叫不开杜军医的门。父亲靠在杜军医的门上，无力地缓缓蹲下身子。此时父亲的大脑空茫一片，他似乎想了许

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他机械地敲着杜军医的门，一边敲一边说：“开门哪，你听俺两句吧。”

杜军医自然不予理会，趴在床上很悲切地哭。父亲听着杜军医的哭声，他的心仿佛在流血，柔肠寸断。父亲受伤时也从没有这么难受过。

父亲就在杜军医的门前那么无力地蹲着，他真实地听着杜军医的哭声。他还从来没有听到杜军医哭过，以前他的耳畔全是杜军医的笑声。父亲的心情不管有多么灰暗，只要一听到杜军医的笑声，便会晴空万里。

父亲蹲在那里，蹲得地久天长。父亲一下子就老了，他似乎听见脸上胡子疯长的声音，听见了自己的骨头在呻吟。父亲蹲在杜军医门前的形象被全师的官兵瞻仰着，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另一面，以前留在他们脑海里的是位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师长。在那一瞬他们觉得师长有那么一丝可亲，也有那么一点可怜。

父亲不知在杜军医门前蹲了有多久，他的耳畔似乎又响起桔梗姐的一声声呼唤：“小石头，回家了。”

父亲恍惚地站起来。父亲似乎又回到了十三岁，他听见了桔梗的呼唤。他扛着锄头从田地里向家走去，家里有桔梗早就做好的饭菜，在热乎乎地等着他。

父亲没什么文化，他的生活经历又注定了他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他在感情方面还有些麻木。儿女情长、风花雪月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和杜军医之间的爱情，让他尝到了苦痛。父亲在战场上经常受伤，战争结束时他的身上已经有了大小十几处伤疤。那时，他在鲜血和伤痛面前，显得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仍能和敌人拼刺刀，直到晕倒在阵地上而一声不吭。现在让他离开杜军医，这种疼痛是他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只两天时间，父亲就瘦了一圈，脸黑了，胡子长了。面对小伍子打来的饭菜他一口也不想吃。以前父亲的食欲总是那么旺盛，谈笑间，碗盆皆光。而此时此刻，他食不甘味，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小伍子在一旁就小心地劝慰：“师长，吃点吧。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头也不抬地答：“俺不饿，你快端回去吧，放这俺心烦。”

小伍子就无可奈何地把碗盘端走了。父亲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杜军医了。杜军医的笑、杜军医甜甜的说话声，以及杜军医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已经浸入到父亲的血液中。父亲在和杜军医共同相处的岁月中，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只要杜军医在他身边，什么大事便都没有什么

了，父亲甚至觉得自己能上天、能入地。父亲当然不知道这就是爱情，其实又有多少人能说清爱情呢？

回过头再说父亲和母亲桔梗的爱情。父亲十三岁那一年，桔梗来到家里。那时的父亲对桔梗的感觉确切地说应该是弟弟和姐姐的那一种。桔梗比父亲大三岁，在生活中处处呵护父亲。父亲很小就随爷爷下地了，土里来泥里去，他在泥土中长大，从身体到心理都像泥土那么坚实，也像泥土那么粗糙、单纯。桔梗既然进了这个家，就是姐姐，就是一家人。他们的信念简单明了，那就是生存，吃饱穿暖这就是他们的理想。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在田地里辛勤耕作着。满十六岁的父亲就和桔梗圆房了，父亲也觉得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铺炕上同睡而已，其他的以前咋样现在还是咋样。况且这种感觉父亲还没有来得及体会，便被抓了丁。父亲在离家这二十多年里，思念过家乡，思念过父母以及桔梗。这种思念虽然牵肠挂肚，却远远不是那种失恋的痛苦。

父亲在对待杜军医的问题上，终于触摸到了爱情的影子。当然，他不知道那就是爱情，说复杂则深邃无边，说简单则一目了然。那就是，有了杜军医的日子，父亲是踏实的、欢乐的。没了杜军医的日子，父亲的天塌了、地陷了。

桔梗带着权走进父亲新房那一刻起，便把自己提拔到了主人公的位置上。先是坐在床上，后来干脆就躺下了。一个小脚女人，跋山涉水、步履维艰地走到沈阳城，按权的话讲那就是：俺娘为了找俺爹吃老苦了。母亲桔梗起初是想等父亲回来的，但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她终于坚持不住了，一头躺在父亲的新床上呼呼大睡。在即将睡着那一瞬，她没忘了招呼权：“儿呀，躺到这儿来。”

权比桔梗还辛苦，这一路权是半搀半背地把母亲拖到沈阳城。渴了喝口河沟水，饿了进村讨口吃的。他早就又累又乏了，他一躺在母亲身边很快就睡着了。

桔梗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她记得天亮了，又黑了，黑了，又亮了，这回她终于醒了。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呀，这炕咋一点也不热乎？”

这时小伍子进来了，小伍子端来了饭菜。在这期间小伍子已经来过几次了，每次都看着娘俩在昏天黑地地睡。

桔梗和权看见了饭菜，才发现自己真饿了。娘俩齐心协力地不一会儿就把饭菜一扫而光。母亲桔梗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地问小伍子：“这孩子，小石头呢？他咋不来看俺娘俩？”

小伍子自然知道母亲说的小石头是谁，想笑又不好笑，就忍着

说：“首长忙，在开会呢。”这是父亲让小伍子说的话。

“首长开会和他有啥关系，他咋不回家吃饭？”母亲一直没整明白首长和父亲的关系。

桔梗和权的出现惊动了军长。军长姓吴，这么多年一直和父亲在一起，生生死死的，于是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但在对待桔梗的问题上，两人吵了起来。

吴军长见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石头哇，你都有婆娘呢，还弄啥结婚报告哩。”

父亲正因爱情而疼痛，就没好气地说：“都二十年了，谁知她是死是活哩，俺早就忘了。”

“屁话，这事咋能忘哩。”吴军长不高兴了。

“俺不想要她了，俺要和杜军医结婚。”父亲梗着脖子。

“这不中，咋的也有个先来后到吧。况且你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吴军长念着和父亲的关系，仍平静地和父亲说话。

“俺忘了，早忘了。俺没这个老婆。”父亲在疼痛中说。

“石头，你没良心呀。这不中。你是干部，是党员，咋能胡来呢？”吴军长拍了桌子。部队刚进城不久，已出现许多起干部结了婚，老家的原配女人又找上门来的事情。那一阵子，部队大院上上下下，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各级干部们愁眉不展，像消防队员似的，扑灭了一起，又着了一起。吴军长在父亲的问题上要快刀斩乱麻，他庆幸父亲还没和杜军医举行婚礼，要是结婚了那可就麻烦了。

父亲见吴军长这么说话，也来劲了，狠狠地拍了下桌子道：“反正这个女人俺不要，你愿意要你要去。”

“小石头，你王八蛋！老子要撤了你的职！”吴军长真的生气了。

父亲也不含糊，他扔下句话：“要撤你就撤去，老子这就回家种地去。”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又站在杜军医门前，杜军医的门仍牢牢地插着，于是父亲就在那里长长地守望。

到了第三天桔梗仍不见父亲，她终于忍不住让权领她出来找父亲，这次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父亲。父亲的样子让她吃了一惊，她冲父亲说：“这是咋了，站这儿干吗？咱回家。”

父亲不语，如石如碑地站在那里。

桔梗这时听到了杜军医的哭声，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醒悟到自己处境的艰难和危险，桔梗毕竟是桔梗，她毫不犹豫便跪在了父亲面前，权

见母亲这样，也跪下了。

桔梗说："小石头，咱回家吧。"

权说："爹，咱回家。"

父亲不理，仍站在那里。

桔梗又说："咱回家吧，桔梗求你了。"

权说："爹，咱回家吧，俺和娘求你了。"

父亲仍无动于衷。

桔梗就哭了，她边哭边诉，似歌似吟。桔梗的哭诉一点也不空洞，很有内容。她首先从进石家门那天哭诉起，哭自己的爹娘，又哭十六岁到十九岁这段时间的生活，然后哭到了圆房那天，一铺炕，一床被。接下来她又哭自己和公爹公婆如何日也念父亲夜也念父亲，悲悲惨惨、艰艰难难二十年，上有老下有小，逃饥荒躲战乱，千里寻夫，一双小脚走烂了……桔梗哭诉得情真意切，她的眼泪真实可信。她的哭声吸引了全师的官兵，他们黑压压站了一片。后来不知是谁带头跪下了，接下来所有的官兵都跪下了。桔梗的哭诉打动了所有的官兵，官兵们一起帮桔梗喊：

"师长，咱回家吧！"

父亲看到了这一幕，他闭上了眼睛，眼角滚过两串泪水。他回过头，跪在了杜军医门前，哽着声音说："小梅子，俺老石对不住你了。"父亲一直称杜军医为小梅子。

然后父亲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向"家"走去。

桔梗爬起来，在权的搀扶下紧跟而去。

母亲初战告捷，她把已经走得很远很久的父亲又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可是父亲人在，心却走了。起初父亲并没有真正接纳桔梗，他一直和桔梗分床而居。桔梗和权住在大床上。父亲让小伍子在外间又支了一张小床，父亲就睡在外间的小床上。桔梗求过几次父亲，让父亲和她一起睡到大床上去。父亲自然是不同意，桔梗也就暂时不再坚持了。她觉得自己已经和父亲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离同房的日子还会遥远吗？她都等了父亲二十年了，还怕这种暂时分居？桔梗没多少见识，更没什么思想，但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她却大智大勇，该放的放，该收的就收，这是女人天生的智慧。

杜军医婚嫁未遂，人就变了个样。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人又苍白了许多，有时一天一句话也不说，一双秀丽的眼睛越发地忧郁。她变成了一个影子，飘来又飘去。全师的人都知道了杜军医的事，人们都觉得欠着杜军医什么似的。于是，都小心谦让地对待她。杜军医总是远远地躲

着父亲，她不仅躲着父亲，还躲着父亲的名字，如果有人提到师长或石光荣什么的，她都忍不住悲从中来，大哭一气。人们就尽力在杜军医面前，不提父亲的名字或师长之类的字眼。

父亲似乎也怕见到杜军医，好在部队刚进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帮助工厂恢复生产、安顿部队、维护城内的治安等。父亲在百忙中，仍能感受到心里面隐隐地在疼。他怕别人提到医院或者医生之类的字眼，那样的话，他会好一阵子心神不宁，脾气暴躁，发火骂人。几次之后，下级就明白了父亲的心思，有关医的字眼就不在父亲面前提了。

有一次父亲去三团检查工作，路过后勤大院时，他远远地看见了杜军医，杜军医正好从后勤院落里走去医院上班。父亲先是怔了一下，心里就那么刀割似的一疼，呼吸就急促起来，他不知怎样面对杜军医，他也不知见了杜军医之后，他自己会做出怎样的举动。于是他慌忙钻进了一条胡同，头也不抬地向前走去，正好撞在一根电线杆上。顿时一个鸡蛋大小的血包从父亲的头上鼓胀起来，待父亲捂着头清醒过来时，杜军医的身影早就消失了。显然，她也发现了父亲。跟在父亲身后的警卫员小伍子，早就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见父亲撞在电线杆上，昏头晕脑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便上前扶住父亲道：“师长，这咋整，要不去包一包吧。”小伍子不仅学会了东北话，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绕开医院的字眼。

父亲推开小伍子的手道：“什么咋整？走，去三团。”

父亲没有把头上那个包当回事。三团领导见到父亲头上的血包，却一惊一乍起来。几天不打仗不流血，军人对血和伤便出奇地敏感起来，三团长就惊惊怪怪地说：“师长，这是咋搞的了，要不去医院看一看。”

医院这个字眼一出口，这下麻烦了。父亲认为三团长这是成心，火气便从父亲的心底蹿起，他朝三团长大吼：“包你娘个尸，你是没打过仗咋的！”

三团长这才醒过味来，忙住了口，认真严肃地说：“那就请师长检查工作吧。”

不管是父亲的领导还是下属都了解父亲的脾气，大着嗓门儿骂人说粗话是家常便饭，因此，没人计较父亲骂不骂人。

父亲忍着失恋的伤痛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父亲每过一天，都长如百年。

静中观望的桔梗正在一步步向父亲逼近。父亲虽说有了家，但却没有把这个家当成家。父亲还吃食堂，每天都很晚才回家里。他回来的时候，桔梗和权都已经睡下了，父亲便一头倒在外间的小床上。自从父亲失恋以后，他多了失眠的毛病，闭着眼睛就是睡不着，睁眼闭眼的都是

杜军医的影子，那影子如诗如画地在父亲眼前晃荡，弄得父亲心烦意乱，苦不堪言。这是父亲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父亲头一挨枕鼾声就响起来，睡眠对父亲来说，是人间最大的享受。现在父亲却怕睡觉，一躺在床上不管是睁眼还是闭眼，眼前都是杜军医婀娜多姿的影子，父亲既幸福又痛苦。

桔梗行动了。

那天夜晚和所有的夜晚没有什么不同，父亲半夜三更才摸回家。在黑暗中他脱下衣服，便躺在了床上。他一躺在床上才发觉了异样，原来桔梗已经躺在了父亲的床上。父亲立马又坐起来了，桔梗一下子就抱住了父亲的腿。

父亲就很愚蠢地问："你要干啥？"

桔梗就柔情百结地说："俺是你的女人哩。"

父亲发现桔梗的身上很热，桔梗一双粗糙的手抱着父亲。那一年，桔梗已经三十九岁了，她空等了父亲二十年，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都在空等中消磨掉了。桔梗知道，对自己来说，属于女人的好时光已经不多了，她不能再这么空等下去了。她是个女人，她有着女人的渴望。于是她开始行动了。

父亲说："快放开手。"

桔梗不放手，她搂着父亲的手越发地坚定不移。

桔梗哽着声音说："俺是你的女人哩。"

桔梗说完这话之后，泪水便打湿了父亲的大腿。父亲的心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如果说，父亲在没爱上杜军医前，如果桔梗出现，他会毫不犹豫地接纳桔梗，那时他会觉得这没有什么，生活就该是这样。杜军医走进了父亲的生活后，父亲的生活就变了。另一方面，桔梗这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也打动了父亲，他知道桔梗这么多年是多么的不易，一个女人家，还让她咋样。父亲同情桔梗，这种同情勾起了许多对少年时的怀念。这些日子，父亲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度过的。他割舍不了杜军医，同时他又同情着桔梗，虽然这两种情感不一样，但最后的结果和目的是一样的。

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无法回避桔梗，桔梗的火热令父亲同情感伤。父亲仰起头，望了眼漆黑的夜，什么也没有看清，父亲就在心里喊了一声："老天爷呀。"

父亲身不由己地又躺在了床上，火热的桔梗温暖着冰冷的父亲。

父亲心里说："老天爷呀。"

桔梗说："小石头，俺是你女人哩。女人哩，女人……"

桔梗气喘吁吁，三十九岁的充满渴望的身体投向了父亲。

父亲恍惚着，他一会儿把身边的桔梗当成了杜军医，一会儿桔梗就又是桔梗了。于是，父亲的身体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在冷冷热热中，他把桔梗的身体抱住了，桔梗似歌似哭地道：“女人，女人，女人哩。”

后来桔梗哭了，等待二十年后终于有了结果，她是幸福的。

父亲哭了，他在为自己夭折的爱情而哭。从那一刻起，他知道，杜军医将永远离他而去了。再后来，父亲就沉沉地睡去了。

父亲一大早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桔梗。桔梗早就起床了，她烙好了饼，煮了白米稀饭。这都是父亲以前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桔梗把这些东西摆在父亲面前，父亲又在心里啸叫一声：“老天爷呀！”

父亲无可奈何地接纳了桔梗。

在以后的日子里，桔梗很快地为父亲生下了林、晶、海三个孩子。

父亲又是父亲了，母亲又是母亲了。

这是父亲和母亲结合后发生的故事，如果父亲和杜军医永远地相亲相爱，结合成一家人，当然，那又是另外的故事。可是生活中没有如果，生活就是生活，就像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一样。

一晃，又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杜军医在这一晃又一晃中，年龄一年大过一年。在这期间，好心的领导、战士们，前仆后继地为杜军医介绍过许多对象。每次介绍对象时，杜军医从来不说什么，说见就见，见过了，她又一个也没有满意过。见过杜军医的那些男人，无一例外地都很喜欢杜军医，但杜军医却不喜欢他们。于是，那些男人们在哀叹中相继地结婚成家了。

没有人知道杜军医到底想的是什么。她的年龄已经过了女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别说50年代，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女青年在当时是多么的扎眼，就是现在来看，这样的年龄也不能算是年轻了。于是，杜军医在三十二师愈发地著名起来，不论杜军医走到哪里，凡是认识或知道杜军医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杜军医说：“瞧，她就是那个杜军医。”或者说：“噢，她就是杜军医呀。”

父亲是三十二师的师长，杜军医是三十二师的医生，他们不可能不碰面。在起初的日子里，他们都怕见到对方。后来时间长了，遇到了，他们不再回避。杜军医低着头，父亲用一双目光虚弱的眼睛盯着杜军医。父亲一个人时，总想找一个机会和杜军医说话，可杜军医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低着头，装作没看见似的走远了。父亲就望着远去的杜军医背影，狠狠地咽口唾液，在心里重重地叹一声，又叹一声，然后不情愿地走了。

有一天晚上，林发烧了。林是父亲和母亲分离二十年后，来到沈阳城里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抱着林匆匆地去了医院。这是父亲这几年当中第一次去医院。父亲那时身体很好，他用不着打针吃药，就是遇到一些非吃药不可的小病的时候，他会派警卫员小伍子去医院开药。他怕见到杜军医，就是不见到杜军医，他也常想起那伤痛的往事。林发烧，烧得一张小脸通红，哭得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别无选择地抱起了林匆匆向医院走去。母亲桔梗在父亲的身后喊："小石头，俺也去。"母亲光着一双小脚还没穿上鞋，父亲已经走出了屋门。

那天晚上，正赶上杜军医值夜班，父亲不可避免地与杜军医遭遇了。父亲见到杜军医那一瞬傻了似的立在那里，他差点把怀里的孩子扔到地上。杜军医见父亲这样，什么都明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她从父亲的怀里接过林，为林打了针、喂了药。父亲这才回过神来，如梦如幻地说："小——小梅子，还好么？"

杜军医身子哆嗦了一下，眼圈红了。

父亲不知说什么好，他咽了口唾液，又咽了一口，然后干干地说："小梅子，你也该成个家了。"

父亲说完这话，杜军医转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搐地哭了。父亲还想说点什么，这时门又开了，母亲气喘吁吁地扭着小脚走了进去。母亲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林，林不哭不闹已经睡着了，红晕已从脸上退去。母亲放心了，她看一眼父亲，又看一眼背过身去的杜军医。虽然杜军医背冲着她，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杜军医。这就是女人，天生的第六感觉。

母亲就说："都扎完针了，还在这干啥？"

说完就去抱床上的林。父亲也醒过神来，他已经没有理由在医院值班室待下去了，他从母亲的怀里接过林，因为母亲抱着林的样子很吃力，一双小脚总是站不稳。

父亲没好气地冲母亲道："快走哇！"

母亲狠狠地盯了眼杜军医的背影，回头的时候，很响地把门关上了。这时，父亲已经走远了。

那一夜，父亲没有睡好，他翻来覆去地在床上折腾。林又醒过来两次，不停地哭了一气。母亲开了灯，哼哼呀呀地哄林。父亲更是烦躁，火气更大，他冲母亲大吼："还有完没完？"仿佛哭闹的不是林，而是母亲。母亲噤了声，抱着林去了厨房。其实，那一夜，母亲也没睡好。她原以为时间都过了几年了，自己又和父亲有了孩子，那就都没啥了。今天晚上这一幕使母亲又一次感到，危险远没有过去，而且就蹲伏在身

旁，随时都在威胁着她。林睡下之后，母亲就说："要不咱们回家吧，你种地，俺生孩子，多多地养。"

母亲知道父亲并没有睡着，但父亲不吭气，也不理母亲。

母亲就又说："仗不是打完了吗，劳神费力的有啥好。"

父亲就不耐烦了，吼了一声："你还有完没完！"

母亲立马噤了声，搂紧了林，躲在一旁暗自伤神去了。

从那以后，父亲经常会遇到杜军医。有了上次的接触，父亲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底，再遇到杜军医时，他比以前从容了许多。

只要他轻轻叫一声小梅子，杜军医就会立住脚，但她不看父亲，就那么立在那里。

父亲向前迈一步，离杜军医近一些，然后说："你，还好么？"

杜军医不摇头也不点头，她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

杜军医的身材很好，婷婷地在父亲面前立起了一道风景，这情景勾起了父亲许多回忆。以前，父亲打完仗时，总要抽出时间到医院看一看杜军医。父亲熟悉了杜军医的这种等待，杜军医自然也早就熟悉了父亲的马蹄声。只要父亲骑着马出现在医院门前，杜军医就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杜军医等待父亲的身影已经成为父亲生活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父亲跳下马，向她走去，她也会快步迎过来。接下来，他们会在草地上或小河边走一走，自然有说也有笑。往昔的情景，使父亲伤神无比。他又向前迈了一步，他差不多都能嗅到杜军医身体里散发出的气息了，他太熟悉这种气息了。父亲的鼻子就有些酸。

父亲就叫一声："小梅子，是俺对不住你。"说完这话，他看见了杜军医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接下来他就看见，杜军医那双秀目里涌出的泪水。

父亲只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杜军医倾诉，可他又不知从何说起，父亲就又说："俺知道你老家没啥亲人了，你就把俺当成个亲人吧。"

杜军医终于手捂着脸，呜咽着跑开了。

父亲又奇迹般地频繁地出现在医院里，他不是有病去看医生，而是去检查工作。那时医院正大搞施工建设，于是父亲就有了去医院的理由。父亲每次去都有人陪同，院长也跑前跑后汇报工作。父亲似乎对医院的一切都很满意，没有什么更多的指示。他的一双眼睛不停地在搜寻，后来，他终于看见了杜军医。杜军医也似无意之间出现在父亲的视线里，两道目光就在那一瞬间相遇了。父亲的精神陡然高涨了许多，他大声地讲话，有时还会大笑一声。

父亲每次去医院，都毫无例外地要重复一次这样的把戏。

有时，父亲也会在下班以后到医院周围转一转，背着手，给人一种微服私访的感觉。他抬起头，看见了医院宿舍窗口里映出的杜军医的身影，然后他就一步步地向杜军医的宿舍走去。他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反应，后来他用了些力气，门就开了。

杜军医仍面墙而立，父亲就坐在了杜军医洁白整齐的床上。一种久违的亲切、温暖的感觉顺着他的脚底一点点升起。

父亲说："小梅子，俺路过这儿，顺便就来看看。"

杜军医仍不动，背冲着父亲。

父亲又说："这都是他妈的命呀！"

杜军医的身子就转过来了。父亲站了起来，两人就那么对视着。

杜军医突然一字一顿地说："我恨你。"

父亲低下头，很快又抬起来，点了点头道："俺知道。"

"呜哇——"杜军医猛地哭出了声。随着这一声，杜军医投向了父亲的怀抱，她把头伏在父亲的肩上，接着泪水就浸湿了父亲的肩膀。父亲的眼睛也潮湿了，突然，杜军医又叼住父亲的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父亲吸了口气，连说："好！真好！"

那一次，父亲的肩头留下了一口深深的齿痕。许多天过去了，父亲仍能看清肩头的印痕。父亲每次望见那个痕迹，心里就充满了深深的感动和爱情波澜。

父亲没有意识到，他这么频繁地和杜军医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父亲和杜军医的爱情故事曾轰动全师，惊动了军里。当他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和母亲重新生活在一起时，有关父亲的种种传说渐渐平息了，父亲在官兵们的眼中又是昔日的师长了。

杜军医不嫁，人们猜测过、议论过，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料到的是，父亲和杜军医又开始往来。人们在父亲和杜军医的目光中都看到了爱情夭折后的痛苦。大家不知是应该为父亲高兴呢还是担忧。

在这期间，吴军长又一次找到了父亲。

吴军长不会拐弯抹角，见了父亲的面就说："石头，你小子行啊。"

父亲翻着眼皮看吴军长。

吴军长又说："你和桔梗过得咋样？"

父亲吸烟，让烟雾把自己的脸罩住，然后说："过日子呗，就那么回事。"

吴军长："我要去军区当参谋长了，你知道军长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父亲："俺今日能活下来，知足了，当不当官的都是小事。你老吴有

啥就说吧。”

吴军长：“有人反映你和杜军医的关系很不正常，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的脸涨红了，然后骂道：“俺日他娘。俺差点就和杜军医结婚了！婚没结成来往一下有啥了？难道让俺把杜军医当成仇人不成？”

吴军长挥挥手，拍拍父亲的肩道：“石头哇，咱都老大不小的了，听人劝吃饱饭。我来也没别的啥意思，就是聊聊。”

说完吴军长就走了。

父亲把吸了半截的烟扔到了地下。

没过几日，吴军长就发来一份命令：调杜军医去军医院报到。

父亲什么都明白了。

杜军医去军里报到时，没有见到父亲。那时父亲正躲在自己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他一会儿想自己，一会儿又想杜军医。他知道让自己娶杜军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杜军医还很年轻，以后她还会结婚，过日子，时间长着呢。这么多人为杜军医介绍男人，杜军医一个也没看上，都是因为他。杜军医这次调走，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好些。父亲这么想。

杜军医走了，父亲的心里空了。父亲以为空一阵就会好起来，该干啥还干啥。没想到的是，这一空，空得父亲抓心挠肝，无着无落。他发脾气，骂人，看什么也不顺眼。他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母亲。那时林还不满一岁，正是又哭又叫的时候。林一叫，父亲的心就更乱了，父亲就冲林吼：“别哭，再哭老子揍死你。”

林显然还不知道怕父亲，父亲这么一吼，他哭叫得越发无法无天了。

母亲就扎着一双小脚奔过来哄林。林刚消停，就又扎着脚进了厨房。过一会儿林又哭了，母亲就一趟一趟地奔波。

父亲见母亲扭着脚走路的样子就生气，“瞅你那双小脚，放个屁都能把你崩个跟头。”

母亲道：“当年要不是俺脚小，爹娘还看不上俺哩，俺咋能嫁给你。”

“别当年当年的，离俺远点。”父亲挥着手，轰苍蝇似的轰母亲。

母亲躲在厨房里，一边看自己的小脚一边抹眼泪，林在她的怀里放声痛哭。

父亲在房间里吸烟想心事。父亲大部分时间想的都是杜军医，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杜军医在干些什么。父亲一静下心来想杜军医时，情绪就显得很好，脸色也柔和了许多，目光又飘又亮。

在这期间，杜军医在军卫生院出事了，是一起医疗事故。她在为一

个军官做盲肠手术时，把一把剪子忘在了病人的腹腔中，几天以后才发现。要不是发现得及时，那个军官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在这之前，杜军医经常出现错误，不是开错药，就是打错针。医院反映，杜军医的脑子出了问题，不再适合当医生了。因此，机关做出决定，让杜军医转业回原籍。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时，暴跳如雷。他先是给吴军长打电话，吴军长就说："转业也不是啥坏事嘛，也许对她有好处。"

父亲又说："她老家没啥亲人了，要是有亲人她当年投奔延安干啥？"

吴军长叹了口气道："石头哇，俺知道你对她很了解，也有感情。可这是党委做出的决定，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父亲就摔了电话，冲小伍子喊："通知警卫连马上集合。"

警卫连立马集合，一百多号人，全副武装，在父亲的率领下，分乘三辆卡车，气势汹汹地向军部开去。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往火车站送杜军医的汽车。

父亲从怀里掏出枪，朝天空连放了三枪，那辆车就停下了。父亲就冲那辆车上喊："小梅子，俺来接你来了。"

杜军医看见了父亲，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她似见到亲人似的朝父亲奔了过来。杜军医脱去军装，人都变样了，瘦了，黑了，昔日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睛显得黯淡无神。

父亲让杜军医坐到自己的车里，倒提着枪，杀气腾腾地向送杜军医的那辆车走去。里面坐着两位送杜军医的军务参谋。父亲就说："你们回去跟吴大刀说，人俺带走了，他要是想要人就找俺去。"吴军长的外号叫吴大刀。

那两个军务参谋大气也不敢出地答："唉，唉——"

杜军医被父亲轻而易举地抢回了三十二师，杜军医就又是军医了。从那以后，杜军医没再出现过任何医疗事故。她的医术是三十二师官兵公认的，不管有什么大病小灾，人们都愿意找杜军医。

父亲仍然经常去看望杜军医。在三十二师官兵的眼里，父亲的身影经常在医院里出入。父亲也不避讳什么，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医院值班室里，父亲和杜军医大声地说话。

在一次全师大会上，父亲讲完了话，刚想离去，似乎又想起什么似的立住脚，宣布说："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医院的杜军医是俺老石的妹妹了！"

父亲说完这话，全场先是一阵沉默，少顷，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从那天开始，大家便都私下里叫杜军医为妹妹。

不久，吴军长调到军区当参谋长去了，军长提了另外一个师长。吴军长到军区报到前来向父亲告别，父亲在家里请吴军长喝酒。两杯酒落肚之后，吴军长拍着父亲的肩膀道：“石头哇，石头哇。”

父亲推开吴军长的手说：“吴大刀，俺告诉你，俺老石不想当官，官越大越累，没意思。”

吴军长就说：“不说了，来，咱喝酒。”

父亲就喝，吴军长也喝。母亲在地上颠着小脚添菜倒酒。

吴军长喝多了，硬着舌头，看了一眼在地上忙碌的母亲道：“石头哇，娶女人不就是过日子。你还想咋的？”

父亲说：“不咋。俺妹子也有了，女人也有了。不咋的。”

那天，父亲就生出了许多感慨，似乎也想到了许多关于生活、人生等的东西。他还没来得及想透，人就醉了。

送走吴军长，父亲就抱着头大哭了一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哭，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哭。哭过也就哭过了，转天，父亲就又是父亲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的条件也和全国人民的一样，一天天好了起来。过年过节的，家里的饭桌上也有了些内容。每到这时，父亲就让母亲去叫杜军医来家里吃饭。

母亲不说什么，一只手牵着林，颠着一双小脚一扭一扭地向医院走去。母亲见了杜军医脸上先绽了笑，言辞间也透着真诚和热情，母亲说：“妹子，去家里吃饭吧。”

起初杜军医显得有些不自在，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杜军医说：“嫂子，这是干啥，我吃食堂挺好的。”

母亲知道，要是不把杜军医叫到家里去，过节是过不好的，父亲不痛快，她就不痛快。母亲就十二分真诚地拉着杜军医的衣襟道：“妹子，去吧，石头等你呢。”

母亲一提父亲，杜军医就不能不去了。她弯下腰抱起林，随着母亲往家里走。她走两步就要停一下，她在等母亲。母亲就一扭一扭的，努力地让自己走快一些。

父亲陪杜军医吃饭，母亲从不上桌。老家的习惯就是这样，只要家里有一个客人，主妇都不入席。杜军医抱着林，吃几口就要劝几句母亲。杜军医说：“嫂子，一起吃吧，又没外人。”

母亲就摇头摆手道：“妹子，你吃，你吃。”

那时，权已经结婚另过了。父亲不喜欢权，权似乎对父亲也没什么

依赖，因此，权很少来家里。

渐渐地，母亲习惯了杜军医，杜军医似乎也习惯了这个家。

有时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不等父亲说，母亲就颠颠地去叫杜军医了。

杜军医成了家里的常客，有时母亲不去叫她，她也来。后来母亲又生了晶，家里一下子就忙乱起来。杜军医常常过来帮助带一带林，林已经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林叫杜军医姨，杜军医也很喜欢林，经常带着他去医院里玩。

一切都已经习惯了，关于父亲和杜军医的种种说法，便没人再说了。没了什么新话题，再说也没什么意思了。

闲暇的时候，杜军医会来到家里和父亲聊天，母亲有许多事情需要忙碌，陪杜军医坐一会儿便忙自己的去了。然后屋里只剩下了父亲和杜军医两人。林不时跑来跑去，永远闲不住的样子。杜军医和父亲聊天，大都是聊过去的事情，那一仗是怎么打的，有了多少伤员等等。两人说起过去的话题，似乎都很愉快。说着说着两人会突然沉默下来，顺着各自的思路在沉思。父亲望着跑进跑出的林说："日子过得可真快。"

杜军医答："可不是。"

父亲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今年快三十了吧。"

杜军医就低下头。

父亲再说："你真的该有个家了。"

杜军医就淡笑一下道："这样挺好。"

父亲不再说什么，在心里叹了口气。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母亲就抱着晶走过来问杜军医："大妹子，今儿想吃点啥？"

杜军医便道："嫂子你随便，我又不是外人。"说完接过母亲怀里的晶，母亲要做饭，她要帮母亲带孩子。

母亲就迈动一双小脚向厨房走去。

吃饭的时候，母亲照例不上桌，站在一旁抱着晶，一边说话，一边逗孩子。

父亲喝酒。只要有杜军医在，父亲总要喝酒。父亲的酒量很大，一杯又一杯的，喝过酒，父亲的话就多了起来。父亲说：

"师长俺不当了，官越大人越累。"

父亲还说："俺老石知足了，儿子有了，闺女也有了。"

母亲抱着晶在一旁就一脸的幸福。

父亲又说："俺妹子也有了。"

杜军医埋下头吃饭，不看父亲，也不看母亲。

母亲就说：“大妹子，多吃点。”

杜军医答：“唉——”

父亲再说：“小梅子，找个对象吧。”

母亲也不失时机地在一旁劝：“大妹子，可不是咋的。找个男人有人疼哩。”

杜军医就放下饭碗，谁也不看地说：“吃饱了。”

父亲酒劲儿上来了，已经看不出眉眼高低了，仍说：“小梅子，这事就包在你哥身上了。”

父亲终于喝多了，筷子已经夹不住菜了。

母亲说：“石头哇，你就别喝了。”父亲不听仍喝。

杜军医忍不住了，冲父亲说：“真的别喝了。”

父亲听了杜军医的话，怔了一下，果然就不喝了。母亲就感激地冲杜军医笑一笑。

父亲果然说到做到。在以后周末的日子里，家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大龄军官。每次出现大龄军官时，母亲就颠颠地去医院里找杜军医。起初杜军医不明真相地来了。父亲就打着哈哈陪着他们说话，说了一气，又说了一气，大龄军官就知趣地走了。父亲就问杜军医：“咋样？”杜军医不说什么。

父亲便再接再厉。父亲有许多战友，在军里师里当着领导，找别的没有，大龄军官却多的是。于是家里走了一批又来了一茬。最高峰时，军官们都坐满小屋子。每当杜军医出现时，他们都全体起立，行注目礼，有时父亲被眼前的场面感动了，会带头鼓掌。那些军官们见父亲鼓掌，也不明真相地跟着鼓掌，场面就很热闹。杜军医坐一会儿，有时说几句，有时一句也不说，便转身走了。

父亲再问杜军医时，口气里就带出了许多焦灼：“咋样，到底咋样？”

杜军医头也不抬地答：“以后不要这样了。要再这样，我就不进这个门了。”

后来父亲果然就不再那样了。

杜军医照旧来，哄孩子，和父亲说话。父亲似乎一见到杜军医就有说不完的话，愉悦溢于言表。

父亲和杜军医说话时，母亲在一旁只是听。她似乎也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说什么。父亲和杜军医说到高兴处，会放松地笑一笑，母亲也陪着笑一笑。

杜军医一走，父亲便不再说话了，哗哗啦啦地翻报纸。父亲识字不

多，报纸上的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就挑那些认识的看，一看就是半晌。

有时孩子睡了，母亲就找些针线活坐到父亲面前。母亲的手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她要给孩子缝缝补补，给自己做鞋。母亲是小脚，商店没有卖那种小鞋的，于是母亲就拼命地给自己做鞋。母亲一边做一边说多做几双，等岁数大了，眼睛花了，就不用再做了。

母亲老得很快，四十多岁的人耳边已经出现了白发。父亲有时看母亲的样子就不住地叹气。母亲就问："石头，你咋了？"

父亲不答。

母亲又说："俺又怀孕了。"

父亲说："唔。"

母亲再说："这次一准是个小子。"

父亲说："唔。"

母亲还说："俺多想给你生，让咱家人丁兴旺。"

父亲打了个哈欠，躺在床上睡着了。

不久，母亲又生下了海。

家里一时就乱了，不是林打碎了窗子上的玻璃，就是晶尿湿了褥子，要不就是海嗷嗷大哭。母亲就跟消防队队员似的，左冲右突，顾东又顾西。

父亲在这种环境下就显得很不耐烦，他越冲孩子们发火，孩子们越乱，于是父亲就冲母亲发火："生，生，就知道生，又不是猪。"

父亲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母亲的自尊心。为此，母亲曾暗自掉过眼泪。

夜晚，母亲哄睡了三个孩子后，悄悄地在父亲身边躺下。父亲把身子转向另一侧，用后背对着母亲。

母亲在心里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才说："石头，俺知道俺配不上你。"

父亲不说话。

母亲带着哭腔说："是俺拆散了你和杜军医，这么多年了，俺知道你一直忘不了她。"

父亲低声道："行了，行了。"

母亲不敢再说什么了，便流着泪，让泪水洗面。她这么想一想，又那么想一想，什么也没有想透便睡着了。三个孩子缠着她，还有那么多家务，她太累了，累得她都没有精力去想点什么。

母亲一直没有工作过，一直到死，她都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母亲在天气好时，会带着三个孩子出门走一走。走到营区大院时，总会遇到一些年轻的战士停下脚步打量她。她的一双小脚吸引了许多新奇的目光。解放这么多年了，女人早就不再裹脚了，整个营院里也只有她是小脚女人。战士们就在背后议论："她就是师长的老婆。"

"太老了，都快能当师长妈了。"

"可不是，师长咋会找这样的女人哩。"

母亲听了这话心里就很难过，她回到家后，坐在床上望着自己的小脚会发呆。那些日子，母亲很少往人多的地方走了，到营区院里办事，她也是匆匆地去、匆匆地回。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全心全意地带孩子。

父亲发现，母亲的生活中多了面镜子。在父亲记忆里，母亲是从来都不照镜子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冲着镜子一根根地拔白头发。母亲做这事时，认真而又执着。然后就是洗脸，洗完脸之后，再往脸上擦五分钱一勺的雪花膏，然后母亲再照镜子。

父亲发现了，长叹口气道："咦，你这是何苦。"

母亲就看父亲的脸色。她看不出父亲是支持还是反对。母亲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心里很没有主张。

母亲经过一番努力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她便放弃了这种努力。看着跟前的生活，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她已经感到了巨大的满足。在战争年代，她苦苦等了父亲二十年，她不敢相信自己能找到父亲，后来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对她来说，她又迎来了第二次生命。林、晶、海相继出生，并一天天长大，人丁兴旺，她已经知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用十二分的努力带孩子、照顾父亲。母亲就在这种操劳中，一天天衰老下去。

父亲也老了。三十六岁进城那一年，他就是师长。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是个师长。已经有许多师长都纷纷高就了，父亲仍然当着师长。后来父亲又有了一次转机。已经当上军区副司令的吴军长，找到了父亲。他还像当年那样称呼父亲："石头哇，你在三十二师也干这么多年了。你的位置留给年轻人，跟我到军区去吧。"

父亲说："去毬吧，没啥意思。"

吴副司令就说："咦，石头，你当年可不是这样。老了老了，咋越活越没出息了呢？"

父亲就说："现在这不挺好么，还想咋的。"

父亲说的是真心话。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活下来，父亲已经感到知足了，对其他的荣辱浮沉已经不感兴趣了。他不想离开三十二师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放心不下杜军医。他一天见不到杜军医他就会感到不踏实。他不能离开三十二师。

杜军医仍一个人过，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独身生活。年龄一天天地大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人关心她的婚姻了，仿佛杜军医这个人就该独身似的。

那一次，吴副司令叹着气走了。父亲蹲在地上目送着吴副司令的轿车驶远。他又低下头看地上的一群蚂蚁，一群蚂蚁正忙碌着。父亲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也似一群劳碌的蚂蚁，奔来奔去的。说有意思就有意思，说没意思，也就没意思。父亲在那一瞬间，悟到了人生。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

孩子们都大了，再也不用母亲费劲地拉扯了。母亲在闲暇的时间里，坐在床上全身心地为自己做鞋。母亲已经为自己做了许多双鞋了，她把这些鞋整齐地放在柜子里，为自己的老年预备。

父亲对母亲做鞋的事从来就不关心，他似乎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母亲什么，母亲对这一切已经习惯了。

父亲没事的时候，仍然哗哗啦啦地翻报纸，把认识的字都看了。然后望着什么地方发呆，似乎在想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母亲就说：“晚上做鱼，叫孩子姨来吃饭吧。”

母亲已经不称杜军医了，而改成了孩子姨。林、晶、海这三个孩子都是杜军医看着长大的。在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杜军医也没少在孩子身上花心思。三个孩子和杜军医感情都很好，几日不见，他们就会念叨杜军医。

父亲听了就说：“唔。”

母亲就说：“是你打电话，还是俺打。”

父亲说：“你打，你打。”

母亲就很笨拙地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母亲就说：“孩子他姨，晚上来家吃饭吧，孩子们可想你了。”

母亲放下电话，就放下手边的活计，到厨房里忙碌去了。

父亲起身站到了阳台上，这几年父亲的腰总是没完没了地疼，那是打仗时一块弹片伤的，那块弹片至今还留在腰里。年轻时不觉得有什么，岁数大了，坐的时间长一点，父亲就觉得不对劲。总要活动一番。父亲望着楼下的小路，那条小路一直通往医院，每次杜军医都从那条小路走来。父亲嗅到了母亲做好的鱼香味，父亲想：“该来了。”果然，他就看到了杜军医出现在小路上的身影。他依稀又看见了杜军医年轻时的样子。那一刻，父亲的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滋味。

晚上，母亲和父亲躺在床上。他们的年纪大了，瞌睡就少了。听着钟表咯咯噔噔向前走动的声音，两人都静默着，似乎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母亲翻了一个身，把脸侧向父亲说：“石头呀，林今年高中就毕业了，让他干点啥呀。”

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当兵吧。”

母亲又说：“晶明年也要毕业了。”

父亲仍说：“当兵吧。”

当兵就当兵，母亲没有任何异议。在所有的事情上，母亲从来都没有说过任何反对意见，父亲说啥就是啥。

母亲劳累了一辈子，浑身的骨头都松了。她那一双小脚似乎已经撑不起她的整个身躯了，她总想找个东西靠一靠。看到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感受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老下去，母亲想到了死亡。

在一天夜深人静时，母亲对父亲说：“石头哇，俺要是死了，你就和孩子他姨把事办了吧。”

父亲在黑暗中瞥了母亲一眼。

母亲又说：“这么多年了，她心里只有你，俺心里明镜似的。”

父亲说：“胡说啥哩。”

母亲不说了。父亲的眼睛突然潮湿了，不知为谁。

父亲的腰伤越来越厉害了，父亲的腰一点点地弯下去。在杜军医的建议下，父亲住进了医院。

父亲的腰伤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父亲动手术了，手术后的父亲便再也站不起来了，弹片已经割断了父亲的坐骨神经。父亲便退休了，退休后的父亲只能坐轮椅。

从此以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小脚母亲，推着坐轮椅的父亲在营区里走。母亲浑身的骨头也松散了，她也想找个东西靠一靠。于是，她就把身子靠在轮椅上，推着父亲慢慢地走。

父亲一脸平和，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似乎没有看见。

母亲一边走一边说：“海今年也毕业了。”

父亲说：“当兵去。”

母亲仍没什么异议。

有时推父亲的人换成了杜军医。杜军医推父亲时，走得很快，风风火火的样子。父亲似乎很喜欢杜军医的速度，像当年他走路的样子，父亲的脸上就挂着笑。

杜军医突然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父亲说：“俺想回到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是父亲进城的日子。

杜军医就不说话了，有两滴泪水滴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感觉到了，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是俺对不住你。”

杜军医没有说话，半晌才说：“我知道，这么多年，你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父亲摇摇头说：“我挺好，还想咋的。”

两人说着，父亲的轮椅便来到了楼下。

母亲站在门口，望着两人正一点点走近。

父亲的脸上一直挂着幸福的微笑。

同父异母

父亲在革命前是有过婚姻的。

短暂的婚姻，在父亲的记忆里犹如过眼烟云，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当然，父亲参加革命也和自己的婚姻，确切地说和父亲的女人有关系。十三岁那一年，父亲的母亲死了，死在数九寒天的隆冬里。父亲的父亲望着躺在炕上的女人欲哭无泪。

父亲的父亲有许多泪要流，女人死了，他的眼泪早就流完了。父亲的父亲望着已死的女人，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十几年前，父亲的父亲带着女人闯关东，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靠山屯，天寒地冻，大雪茫茫，他们不知再向何处走，也不知再向何处去，于是他们便在靠山屯扎下了脚跟。学着当地猎人们的样子，在山脚下搭了一个马架子，生起了一堆火，这便是家了。含辛茹苦的日子便有了一个开头，后来在马架子里，父亲出生了。

胡天胡地，黑土白雪，生命便有了希望，有了根。在父亲十三岁那一天清早，父亲的母亲死了，她说她要死了，然而却没有死。生火做饭，刷锅、洗碗、缝缝补补，该干啥还干啥。在这一天清晨，终于就死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再也没有了那干咳声，石家没有了女人，日子便塌了半边天。

父亲面对着自己的母亲，他一直没有哭。他似乎还没有从这惊愕中醒过神来，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没有死，仍躺在炕上睡着，过一会儿，母亲就会爬起来，一边咳着一边做饭，于是就有了温暖有了日子。然而父亲没等来这一切，等来的却是父亲的父亲用一床破席子把女人裹了，然后扛在肩上，趔趄着脚步，向东山沟走去。

那一刻，雪是那么大，风是那么紧。父亲袖着手、缩着头、抽着鼻涕，跟随在自己父亲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这时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自己的母亲，这一去将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心里很空洞，也很茫然，只是机械地跟在自己父亲的身后向前走去。

直到父亲的父亲把自己的女人从肩上放下来，又用雪埋了，父亲才彻底地醒悟过来，于是他大哭起来。父亲在那天风紧雪密的清晨，哭得

爹一声娘一声，满脸鼻涕眼泪的。父亲眼前的天塌了、地陷了。父亲边哭边冲雪坟说：“娘呀，你醒醒吧！你这一去，俺小石头可咋过呀？谁给俺和爹做饭，谁给俺洗衣呀，娘呀——”

父亲的父亲垂着头立在雪坟前，如一桩冬天的老树。

屋子空了，炕凉了。父亲垂着头，缩在炕角抽泣着。父亲的父亲垂着头蹲在地中央。半晌，父亲的父亲说：“没有女人的家不是家。”父亲不解地抬起头，仍混混沌沌地望着自己在地中央蹲着的父亲。

父亲的父亲又说：“石头，该给你找个女人了。”父亲仍然不明白，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要找一个娘一样的女人。有娘的日子真好，他想过有娘的日子。

父亲说：“俺要娘。”

父亲的父亲说：“过两日俺到后山老邱家去一趟。他家有个闺女，十六啦。”

两天以后，父亲的父亲背了一口袋苞谷，趔趄着去了后山。不久，父亲的父亲就回来了。

回来后他冲父亲说：“那丫头俺看了，粗腰长腿的，身板没啥毛病，俺看就中了。”

父亲巴望着有一位像母亲一样的女人来到家里，挑起塌下去的日子。他一天天盼着邱家的女人早日来到。

又过了几日，父亲的父亲又卷了两张狍子皮去了后山。

这次，父亲的父亲从后山回来时，身后就随了邱家的丫头。

邱家的丫头在父亲的眼里果然粗腰长腿，她的样子似乎有些腼腆，袖着手，吸溜着鼻子。进了家门，她便东瞅瞅西望望，躲在父亲的父亲身后说：“你家这里咋整的，咋这么冷呢。”

父亲的父亲走出去抱了一捆干树枝丫，嘎巴嘎巴地折了，塞到炕下，点燃了。邱家的丫头，这才骗腿上炕。火热的大炕煎得她的屁股一定不太好受，她一边挪着屁股一边冲父亲说：“你就是小石头？”

父亲不语，有些失望地瞅着邱家丫头。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找一个像娘一样的女人，可邱家丫头和娘相差十万八千里。父亲不能不失望，不能不茫然。

邱家丫头又说：“小石头，你咋那么瘦呢。”

父亲悲哀得想哭，此时他空前绝后地想娘。邱家丫头又大咧咧地说：“往后，咱们就要在一起过日子了。”

父亲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咋个过。

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的父亲用一个炕桌把炕分成了两截，一边睡

着自己和父亲，一边睡着邱家丫头。

父亲那天晚上莫名其妙地好久没有睡着。炕上一下子多了一个陌生的丫头，他感到不习惯，不踏实。

邱家丫头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躺下一会儿便睡着了。又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呼噜声嘹亮曲折，还夹杂着放屁磨牙。这会儿，父亲才真正意识到，娘一去将永远不复返了，父亲就哭了，他用粗布被子把自己蒙了，哀哀地哭了起来。

邱家丫头果然能干，生火、做饭、砍柴洗衣样样都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父亲觉得日子又有了日子。

夏天的时候，父亲随自己的父亲种地，冬天来到的时候，父子俩便一起上山围猎。邱家丫头炕上地下地忙活。

晚上睡觉的时候，隔在他们中间的仍是那个炕桌。后来那个炕桌已经隔不开邱家丫头的长腿了。

父亲记得有许多个晚上，邱家丫头把自己的长腿从炕桌底下伸过来，一直伸到自己的被窝里。邱家丫头的一双腿和一双脚让父亲厌恶透顶。邱家丫头的脚又臭又大，那双又长又粗的腿也是火热的，炙烤得父亲久久不能入睡。邱家丫头的腿很不安分，她不时地在父亲身上探寻，先是父亲根根条条的肋骨，然后是父亲的大腿，还有父亲尚未觉醒的部位，这一切让父亲烦透了。

有几次，父亲在睡觉时要和自己的父亲调换位置，被自己的父亲大骂了一顿。父亲的父亲说：“畜生！”

父亲在白日里下地做活路时，冲自己的父亲说：“邱家丫头真臭。”

父亲的父亲不吭声。

父亲又说：“咱不要邱家丫头行不？”

父亲的父亲不高兴了，大声说：“这丫头咋了？能干活，还想咋的？”

父亲其实不想咋的，他只希望邱家丫头的一双臭脚别再熏自己，他已经习惯了邱家丫头的咬牙、放屁、打呼噜。

父亲的父亲又说：“小石头，明年就给你和邱家丫头圆房。”

父亲不知道啥叫圆房，但他还是说：“爹，俺不得意邱家丫头。”

父亲的父亲不高兴了：“啥得意不得意的？生孩子，过日子，这就中了！还想咋的！”

父亲在艰难中过着臭气熏天的日子。他觉得这样的日子一点意思也没有。

父亲在十五岁那一年秋天和邱家丫头圆房了。其实圆房的仪式很简

单。在这之前，父亲的父亲在外间屋里搭了一铺炕，父亲的父亲便搬到外间去住了。那天晚上临睡前，父亲的父亲没有用炕桌把父亲和邱家丫头分开，父亲的父亲瞅着父亲说："石头哇，你也不小了，都十五了。"然后又瞅着邱家丫头说："你也十八了，日子该咋过，你们都清楚了。"

父亲的父亲说完这一切之后，回过头吹灭了身后的油灯。父亲的父亲便走到外间睡觉去了。屋里漆黑一片，父亲此时觉得这个夜晚和许多个夜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炕上少了个炕桌。父亲照旧躺在了昔日睡觉的炕上。没有了炕桌，父亲觉得心里很不踏实。他知道，邱家丫头的臭脚还会来骚扰他，于是他裹紧了被子。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安全。

让父亲料想不到的是，这次邱家丫头伸过来的不是一双臭脚，而是一双火热的臂膀。那双臂膀死死地把父亲的身子搂了。

十八岁的邱家丫头已经很成熟了，浑身上下该凸的凸、该鼓的鼓了。此时，她已经严严实实地把父亲的身体覆盖了。邱家丫头一身火热地炙烤着父亲。父亲不知道这日子到底是咋了。他想喊救命，却喊不出，于是就那么大张着嘴喘息着。他觉得自己快被邱家丫头烧焦了。邱家丫头不仅脚臭，身子还沉得要死，压得父亲气喘吁吁。火热的邱家丫头热汗淋漓，父亲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后来邱家丫头就死睡过去，仍旧放屁咬牙打呼噜。父亲却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他觉得这样的日子一点也不美好。

第二天早晨，父亲面对着自己的父亲说："爹，俺不圆房了，圆房一点意思也没有。"父亲的父亲没有说话，他干咳了一声，半晌才道："你也是个大人了，咱们祖祖辈辈的，还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简直是没法过了。有好几次，他想和父亲在外间睡，却被父亲的父亲又赶回里屋。他便没办法了，他只能面对邱家丫头的火热了。

父亲的日子黑了，父亲的日子完蛋了，父亲觉得这日子简直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父亲怕夜晚，因为在夜晚的时候他无法面对邱家丫头。为这一点，父亲有点恨自己的父亲了，他恨自己的父亲为什么领回的是邱家丫头而不是别家的丫头。那些日子里，父亲异常地思念自己的母亲，要是母亲不去，就不会有邱家丫头，没有邱家丫头，就没有现在这样火烧火燎的日子。

十五岁的父亲身体还没有成熟，他还无法体会到男女之间的乐趣，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被动中忍受着邱家丫头的偷欢。有一次邱家丫头冲他

说："咋的，你不乐意？你可真傻，没有比这事更好的了。"

父亲不明白邱家丫头为什么把这事做得那么快乐。那年秋天，父亲的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不管干什么，他总是提不起精神，无精打采的，父亲觉得这日子快到尽头了。

那一年冬天，父亲终于找到了逃离邱家丫头的机会。

那一年冬天，大兴安岭里闹起了抗联。日本人侵占了东北，抗联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早在这之前，父亲就曾听说过抗联。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来到靠山屯，所以抗联的队伍也很少在这一带活动。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日本人追剿抗联，抗联在节节后退。也就在这时，抗联队伍便出现在了靠山屯。

抗联队伍第一次出现时，靠山屯的人们兴冲冲地看新鲜，涌出家门巴望。父亲在没有看到抗联队伍之前，以为这些人都是三头六臂的神人。此时一见，却让父亲大失所望。他们是一群身穿羊皮袄，头戴狗皮帽子，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的凡人。父亲还看到抗联队伍中有好几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抗联小战士，他们走过父亲面前时，还不时地冲父亲做着鬼脸。那时的父亲心就动了一下。

又过了几天，抗联队伍再一次路过靠山屯时，父亲就随着抗联队伍一耸一耸地走了。

那是一个傍晚，邱家丫头正在烧炕，炕火红红地燃着。父亲知道，这个夜晚将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愁眉不展地蹲在门前的雪地上，用树枝划着雪，父亲的父亲上山围猎还没有回来。正在这时，父亲就看见了抗联队伍，这次父亲真切地看见那几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抗联战士一边冲他做鬼脸，一边冲他招手。那时，父亲的心里一门心思地想离开邱家丫头，越远越好。他再也经受不住抗联对他的诱惑了。他手忙脚乱地冲进屋里，穿上了羊皮袄，戴上了狗皮帽子。他路过邱家丫头身边时，心里涌过前所未有的快意。

邱家丫头见父亲这样出去，以为父亲是去接公爹，便满怀温存地说："快去快回呀，炕俺都烧热了。"

父亲逃也似的离开了家门，离开了邱家丫头。他甚至没有再回头，随着抗联队伍的身影一歪一歪地向前走去。

父亲没有意识到，这次离开和家竟是永别，包括邱家丫头和自己的父亲。

父亲参加抗联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人抽调了大批兵力封山，想一举消灭抗联，抗联的队伍便化整为零，钻进了深山老林里。

在抗联的日子里，父亲没有料到会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大的罪。在吃苦受罪的日子里，父亲偶尔想起了自家温暖的火炕以及邱家丫头，但那只是一转念的事。

后来抗联为了保留有生力量，把父亲一行人送到了延安。没多久，父亲所在的部队又被改编成八路军，真正战争的日子开始了。父亲先是经历了八年抗战，然后又和国民党的队伍打了几年。

当伟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父亲仍在长江以南的山里追逐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父亲一直打到海南岛，一直把国民党追到台湾，望着滔滔的海水意犹未尽，再后来父亲便进城了。

父亲回到了东北沈阳城，那是东北军区所在地。父亲进城时，已经是师长了。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是警卫员小伍子，以及源源不断的队伍。父亲一走进东北便满怀亲情，他是从东北走出去的。一晃已经十几年了，打打杀杀的战争让他明白了许多东西，记住了许多东西也忘掉了许多东西。

邱家丫头早就在他记忆中消失了。那一段日子，父亲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梦醒了，便啥都没有了。

父亲三十六岁那一年结束了南征北战。父亲进城不久，便遇上了成家的热潮，战争让许多军人至今还打着光棍。像父亲这样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在部队里比比皆是，他们进城了，有十二分的理由要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做自己的婆娘。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活早就让他们受够了，他们要开始享受生活了。

于是，父亲在成家的大潮中，看中了文工团团员琴，最后又半抢半夹地把母亲抢到门下，然后开始了疙疙瘩瘩的日子。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一点儿也没有想过靠山屯的邱家丫头。邱家丫头真的在父亲的记忆中淡漠了、消隐了。当时十五岁的父亲混沌未开，他自己都整不明白和邱家丫头到底是咋样一回事。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父亲有理由忘却邱家丫头，甚至那一段梦一样的日子。

父亲这一疏忽，就引来了后面的一些矛盾和故事。

母亲琴嫁给父亲后，一口气生下了林、晶、海三个孩子，林和海是男孩，晶是女孩。在这期间，父亲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役。在战争的那几年里，父亲的职务从师长晋升为军长。也就是说，父亲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将军了。

父亲十五岁离开老家靠山屯，到现在一晃已经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的父亲，早就习惯了戎马生涯，而忽略了家庭的温馨什么的。也就是说，父亲自从生下来，到现在，他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家庭温暖，

以及大大小小的爱，留给父亲的却是永远的苦涩和艰辛。因此，在父亲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他仍没学会用怎样的心情和态度去料理妻儿。父亲觉得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到啥时说啥话，一旦把话说了，把事做了，剩下的一切就顺其自然好了。

在父亲不知如何对待家庭的时候，时光就这么一年年地过去了。在流水似的时光中，父亲一如既往地忙碌。抗美援朝之后，便没有什么仗可打了，父亲觉得自己成了游手好闲的人。他怀揣着空落落的心，一次次在部队里出入，看着那些士兵在没有目标的天空下嗷嗷叫着操练。父亲觉得这样的操练一点意思也没有，后来父亲就不看了，看得他心里生烦。父亲已经学会了打仗，正如农民会种很多的地，没有土地之后，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些日子，父亲的心情一点儿也不美好，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回到家里也是这样。回到家里的父亲愁眉不展，咬牙切齿。这时林六岁，晶四岁，海两岁，三个孩子顺着下来，正是不知深浅讨人生厌的年龄。三个孩子在父亲心情不顺的时候，仍不知天高地厚，乱作一团，和那些没有目标而训练的士兵一样，嗷嗷乱叫，父亲大怒，高吼一声："都给老子住口！"这一声喊暂时震住了孩子们，可没过多会儿，他们又忘记了，再一次掀起波浪。父亲再吼，这次的效果便明显不如上次了。父亲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于是他冲进孩子们的房间，不分黑白地乱打一气，打他们的屁股，打他们的脸。总之，把三个孩子打到服了，不敢哭出声为止。

那些日子里，三个孩子是在父亲的暴打中度过的。父亲扼杀了他们的天性，他们弱小的天性夭折了。于是他们抽抽搭搭地找到母亲，想从母亲这里讨个说法。母亲没有说法，也就是说，在孩子的问题上，母亲一点权力也没有。此前，母亲曾为父亲暴打孩子和父亲发生过冲突，父亲断喝母亲："不用你管，孩子是俺的。俺打死也愿意！"

父亲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软弱的爱心，她也孩子似的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父亲看到母亲这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自从和母亲结合后，他一直瞧不起母亲身上的小浪漫，例如母亲对着镜子化个妆，爱打扫个房间，饭前便后洗手什么的，都被父亲视为小知识分子情调。父亲看不惯这些。

父亲饭前便后从不洗手，大口地抽烟，大碗地喝酒。母亲便一次次说他，试图改变父亲这些恶习。父亲不悦，怒道："费那个事干啥，俺又没用手摸屎。"父亲依旧不洗手。

母亲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她无法在文工团唱歌跳舞了，她无可奈何地告别了心爱的舞台。母亲的梦想里仍留恋着青春年少时许许多多个

美好的演出时刻，于是，她在闲暇时经常对着镜子愣神。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回想着那些青春美好的岁月。有时，会伤感得流下几滴无奈的泪水。这都是父亲看不惯的。

孩子们在母亲面前没有讨到保护，他们无助又无奈，于是，在父亲回家那一刻，他们便像老鼠见了猫似的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连大气也不敢出。父亲一回家，孩子们便觉得眼前的天黑了。只要父亲一离开家门，孩子们便轰地从房间里蹿出来，一片解放区的天的感觉。有几次，孩子们围在母亲周围议论父亲，他们一致强烈地要求：搬出这个家，远远地离开父亲。

母亲满面愁容地对孩子们说："我迟早有一天会和你们的爸爸离婚的。"

孩子们不知离婚是什么意思，后来母亲又确切明了地说："我要带着你们离开这个黄世仁。"孩子们这回听明白了，他们热烈地拥在母亲的怀里，打听母亲何时带着他们远走高飞。

他们是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从那以后，孩子们便会经常和母亲幻想离开这里的时间，他们想象着离开这个家的样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鼓励着自己，直到他们长大，才慢慢不提这个话题。

后来父亲的心情有了好转，原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指示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于是，父亲便又有许多事要做了，他一边操练着部队，一边提高着警惕。那时苏修、美帝是全国人民的假想敌，父亲在没有敌人的日子里简直没法活。现在一下子有了两个敌人，而且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父亲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整日里泡在部队向下级布置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回到办公室后，电话铃声不断，不是上级指示，就是下级请示，中心的内容自然都是围绕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才是日子，他脑子里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有许多个晚上他干脆不回家了，就住在值班室里，他一边研究边防地图，一边接听电话。

父亲整日不着家的日子，是母亲和三个孩子最快乐的日子。母亲也有了好心情，她教三个孩子唱歌、跳舞，累了便教他们认字写字，家庭的氛围其乐融融。母亲在孩子们睡下后，还会拿起电话和昔日文工团的战友们聊聊天，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母亲有许多话要向朋友倾诉，同时也有许多事情需要了解，一聊就聊得很晚。母亲睡下后，总要做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家才像个家。

父亲有时回来，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子便冷落下来。父亲不知道这些，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忙乱的父亲回到家里是来找母亲的，正值壮年的父亲是不能没有母亲的。当然，父亲回来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父亲的心情似乎也很美好，一边在嘴里哼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一边洗脸、刷牙。早在这之前，母亲就曾强迫过父亲做那事时一定要洗脸刷牙，否则，母亲说死也不让父亲近身。干这些，也是父亲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父亲做这些事时也并不认真，动静弄得很大，基本也就走个过场。

和母亲做完事的父亲，很快就睡着了。父亲睡觉一边向外噗着气，一边打着响亮的鼾，这一切都是母亲无法容忍的。母亲无法容忍时，便起床来到孩子们的房间，和孩子们挤在一起睡下了。

父亲不计较这些，他在起床号声中起身，走出家门又忙他的去了。

一晃又一晃，孩子们一天天大了。大了的他们都先后上学了，母亲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于是她又回到了文工团去上班了。由于年龄，由于业务的荒疏，母亲不再当演员了，她便当了一名管理干部。虽然不干业务了，但毕竟回到了这个集体，母亲还是快乐的。

忙乱的父亲一晃也五十多岁了，他已经不是军长了，而是当上了军区的参谋长。也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绷得那么紧了。吵嚷了这么多年，总说要打仗，可还是没有打起来。于是，父亲就放松了自己。

父亲下班之后，没什么大事总要回到家里。孩子们都大了，用不着他管教了，他显得无所事事，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先看看林和海。两个孩子礼貌地冲父亲笑一笑，然后就低头干自己的事，看书或写作业。父亲觉得没啥意思，便来到晶的房间。晶毕竟是女孩子，不滋不润地叫一声：“爸。”父亲就很高兴，拍了拍晶的头，又捏弄一番晶的辫梢，说一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便走了。

父亲不知道这些孩子们为什么和他这么疏远。

父亲没有太计较和孩子们的关系，他觉得和孩子们磨磨叽叽、婆婆妈妈那是女人的事。虽说眼下没有战争，但父亲仍有许多大事小事需要忙碌。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和平岁月中指挥自己的部队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练习杀敌。听着士兵们在训练场上嗷嗷乱叫，他悲哀，也踏实。

自从十五岁那一年冬天离开老家靠山屯，父亲便基本没有和老家有什么往来。在辽沈战役那一年，父亲已经是营长了，部队又回到了东北。他曾想起过老家靠山屯，那时他还惦念着老家的父亲，战争紧迫，他一时无法抽身，便派自己的通信员去靠山屯。不久，通信员回来告诉

父亲，父亲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坟就在后山坡上。父亲得到确切消息时没说什么，现在他对死人已经是见惯不惊了。每次战役下来，尸体都遍横田野。现在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又感受到了失去亲人的那丝隐痛。没时间让父亲多愁善感，辽沈战役便打响了。战争是你死我活的，父亲很快就淡忘了自己父亲的死，当辽沈战役结束后，父亲望着倒卧在血泊中的战友，两行热泪还是从他的脸颊上流过。然后父亲就率领部队离开了东北，入关一直南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靠山屯仍不时地出现在父亲的脑海里，那里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没有理由不牵挂老家。有几次他甚至想起了邱家丫头，最后他还是淡忘了邱家丫头，不能说父亲无情无义，只能说父亲从没有承认过这桩婚姻。邱家丫头是父亲的父亲用二斗苞谷、两张狍子皮换来的，是换来让她做饭洗衣的，那时父亲还不懂什么是责任，于是，父亲真的很快就把邱家丫头给忘了。

在和平年代里，父亲的职务是军区参谋长，在一般人眼里也算是一个挺大的官了。渐渐地，老家的省里、县里的一些领导便和父亲走动，他们希望父亲能帮助他们办一些事。父亲对老家的事，总是全力以赴，只要他能办到的从不回绝。很快，父亲的名声便在老家响亮起来。人们都知道，当年靠山屯的小石头，如今在军区里当着官。父亲对这一切并不清楚，他为老家办事，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凭着一份感情。家乡就是他的亲爹热娘。

那一年冬天和往年的冬天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一天傍晚和所有的傍晚也没有什么不同。父亲下班走回到自己家门前，他看见楼门口蹲了一个人。那人正在吸一支纸烟。父亲先是看见了那人嘴角的烟火，然后才注意到这个人。一顶狗皮帽子，一件羊皮袄。父亲的心动了一下，他对眼前这人的装束太熟悉了，他当年离开家随抗联的队伍走进大兴安岭时，穿戴就是这个样子。一种久远的亲情从父亲的心底涌出。父亲向那人走去。

那人听见了脚步声，抬起了头，一双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父亲也看见了这人的面孔，他觉得这张面孔是这么熟悉，可是一直又记不清到底是在哪儿见过。那人见父亲一点点走近，也随之一点点地站了起来，一点点挺直了身子。当父亲站在那人面前正准备开口说话时，那人扑通就给父亲跪下了，操着父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乡话说：“爹，俺来了。”

父亲怔住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从感觉上他已经承认眼前的汉子是家乡人无疑，但他没想到这人会给他下跪，还口口声声地叫他爹。

父亲糊涂了，父亲呆怔了。还没等父亲醒怔过来，跪在地上的汉子又说：“爹，你不记得俺了？俺是大奎呀。”

父亲彻底晕乎了，他真的不知道谁是大奎。叫大奎的那人向前移动了一下自己的双膝，一下子抱住了父亲的双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开了。大奎一边哭一边说：“爹，你让俺找得好苦哇！这么多年你咋就不回家看看哪？俺娘做梦都念叨着你。亲爹唉，想死俺了！”

父亲这时才醒怔过来，他问：“谁是你娘？”

大奎仰起脸，不解地冲父亲说：“爹，你咋连俺娘都忘了呢，俺娘就是邱丫呀。”

父亲眼前的天黑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和他提起过邱丫，他早就把邱丫忘了。大奎一声邱丫把父亲唤醒了，击中了。他惶然地看了看周围，一些首长这时也正往家走。父亲怕别人看见影响不好，忙说：“你站起来，咱们进屋再说。”

“唉——”大奎抹了一把鼻涕站了起来。

父亲把大奎领进了家门。早在这之前大奎就敲过门了。开门的是母亲，大奎的样子令母亲大吃一惊，她从没见过这种人，开门后，又口口声声地要找自己的爹。母亲从口音断定这是父亲的家乡人，这一阵子找父亲的家乡人很多，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母亲很警惕，以为大奎是想和父亲套近乎而有求于父亲。母亲没敢让大奎进门，母亲说：“这里没你爹。”便把门关上了。

大奎受到了挫折，他便不再叫门了，而是蹲在门口等父亲。

父亲回来时，母亲和三个孩子早就趴着窗子向外面观看了。眼前这一幕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当父亲领着大奎走进家门时，三个孩子和母亲谁也没有出来。

父亲让大奎坐在沙发上。进了屋的大奎眼睛就不够用了，看这儿一眼，又看那儿一眼，坐在那里就说：“哎呀——爹，你就住这儿呀，比县长住得都好。”

父亲坐在大奎的对面。他望着跟前的大奎一直没有说话，他在研究琢磨着大奎，思绪也飘到了几十年前。那年秋天他和邱家丫头圆的房，到他离开靠山屯，大约有三个月时间。那时他真的不懂男女间的私事，更不可能知道邱家丫头是否怀孕，反正那时他义无反顾地就走了。一晃已经四十年了，想到这里，父亲便问：“你今年多大了？”大奎眨巴着眼睛说：“爹，你咋那么记性好。俺都四十了，就是你离开家第二年夏天，俺出生的。”父亲抱住了头，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前些年，父亲这批人进城后，曾有不少乡下女人，拖儿带女地找到部队。

她们来寻自己的丈夫，可这些丈夫早就另有家室了，事情就麻烦了。父亲曾亲自处理过这样的事情。父亲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事让自己也碰到了。于是父亲颤颤地问：“你妈——”

大奎就平静地说：“死嘞。前年死的。肺气肿，老是咳。”

父亲想到了自己娘的死。娘也是死于肺气肿，老家地方冷，得肺气肿的人很多。父亲得知邱家丫头已经死时，不知为什么，顿时松了口气，他望着大奎，又问：“你叫啥？”

大奎不解地望着父亲，坚定地强调着说：“俺叫大奎，刚才在外面都告诉你了。”

父亲点点头，此时他已经承认了大奎。他不能不承认大奎，从见到大奎的第一眼，他就认定眼前的人一定和自己有着某种关系。他从大奎的眉眼中看到了邱家丫头的影子，还有一些自己的影子。父亲只能就范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父亲站起身出去了一趟，他找到了母亲。母亲早就听清了他们的谈话，她什么都明白了。母亲把后背冲着父亲。父亲立在母亲身后，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心里是这么没有底气。然后父亲就很没底气地说：“丫头，出去见一见吧。”父亲一直称母亲为丫头。母亲不理，仍旧把后背冲着父亲。父亲就又说：“都四十多年了，俺早就把这事忘了。”

母亲的眼泪流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受了骗。

从一开始，她就没有真心实意地爱过父亲，但毕竟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二十年了，她在心里早就接受了这份现实。母亲二十一岁嫁给父亲时她就觉得委屈，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此时一股脑都涌到了母亲的心头。母亲趴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父亲立在一旁，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不知所措地冲母亲说：“你看这事咋整，你哭啥哩！”

母亲终于止住了哭，她站了起来。母亲虽是女人，遇事还算冷静。现在她已经是文工团团长了，大事小事也见过不少，最初的委屈和惊愕过后，母亲很快便平静了自己。母亲回过身冲父亲说：“你要我干什么？”

“见见吧，大老远来的，要不咋整。”父亲搓着手。

母亲擦了擦脸走了出去。父亲就指着母亲说：“大奎，这是你娘。”

大奎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冲母亲热热地叫了声：“娘。”

当大奎从地上站起来时，揉着自己的眼睛冲母亲说：“娘，没想到。你咋这么年轻？”

后来父亲才算了一下，也就是说，大奎和母亲同岁，父亲比母亲大十五岁。

大奎和母亲比起来就显得老多了，农村人，风吹日晒的。但这没影响大奎一声又一声热热地喊娘。

父亲又把林、晶、海叫了出来，他冲三个孩子说：“这是你们的哥。”

三个孩子看着眼前的大奎谁也没有叫，也没有动，他们无法承认眼前的哥。倒是大奎很主动，学着城里人的样子，伸出双手，把弟呀妹呀的手握了，乱摇一气地叫：“弟呀，妹呀，你们想死俺了。”

大奎的到来，给家里的生活带来些许的变化。

大奎从进家门那一刻，便没把自己当外人。当全家一起走到饭桌前吃饭时，大奎俨然把自己当成是主人，推三让四的。以前一家人吃饭的格局都是固定的，由于大奎的介入，一切都乱了秩序。他让了父亲又让母亲，然后又依次地让林、晶、海，仿佛是这些人到了他家里一样。令众人惊讶的是，大奎吃饭的样子和父亲吃饭的样子如出一辙。父亲吃饭时，总是要弄出很响的声音，然后咕噜有声地把饭咽下去。这一点是母亲和孩子们极其反感的，时间长了，慢慢地又能忍受了。

那一晚，父亲特意拿出了一瓶酒，他要和从没谋面的儿子喝上几杯。

喝了几杯酒的大奎话就多了起来，大奎说：“爹呀，咱爷儿俩喝了这杯吧。”

父亲就喝了，大奎也喝了。

大奎又说：“爹呀，咱那疙瘩都知道你当了大官。俺要来找你，县里的领导还不高兴哩，他们说俺影响你工作哩。爹呀，你都想死俺了。”

父亲听大奎这么说，想起这么多年，大奎和邱家丫头风里雨里的，也不容易。虽说他对邱家丫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毕竟邱家丫头进了石家门，现在又知道邱家丫头和自己又有了眼前的儿子，一日夫妻百日恩。父亲想到这就动了些感情，由于酒精的缘故，父亲的话也多了起来。父亲说：“大奎呀，这么多年了，俺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娘。”父亲说的是实话，母亲听了，却从心里往外觉得不是滋味，她看了孩子们一眼，三个孩子也在看她。

父亲和大奎在酒精的掩护下竟有些得寸进尺了。父子俩同心协力地吧唧着嘴，又目标一致地把食物咕噜有声地咽下去，整个饭桌都是两人弄出的声音。

大奎就说：“爹呀，这下可好了，俺可找着亲爹了。俺要尽孝，为你养老送终。”母亲吃不下去了，孩子们也吃不下去了，都纷纷离桌，悄然离去了。

大奎不知深浅地冲众人说："咋吃那么少，吃嘛。"

没有人搭理他，他也觉得没有啥，亲爹都找着了，还怕啥。

那天晚上，父亲和大奎说了许多话。大奎说到爷爷的死、娘的死，还说到了许多邻居，许多父亲都不知道的人。但父亲爱听，在大奎的描述下，老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父亲的眼前又活了过来。

大奎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卷烟，把客厅里弄得乌烟瘴气。

大奎的眼前就放着烟灰缸，但他却没有往里弹烟灰的习惯，任烟灰掉在地板上。吸完烟，把烟屁股扔在地上又用脚踩了，然后大声地吐痰。

大奎后来就睡在了客厅里。大奎继承了父亲和邱家丫头身上的许多缺点，睡觉的时候咬牙放屁，一双大脚丫子更是臭气熏天。按照晶的话说就是：我家都变成猪窝了。那些日子，三个孩子没人再去客厅了。母亲没有办法，每天早晨，等大奎起床后，她都要捏着鼻子，忍着恶心去收拾客厅，她怕万一有客人来。

早晨醒来之后，大奎急着找茅房。那样子显得很急迫和痛苦，他捂着肚子，弯着腰，冲父亲说："爹呀，咱家茅房在哪儿呀？"

晶听了这话就想笑，但又笑不出，于是隐忍着望着大奎。父亲便打开厕所的门。大奎进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了，苦着脸冲父亲说："爹，这样的茅房俺屙不出。"父亲理解了。父亲刚进城时也用不惯这样的厕所，于是父亲便满怀同情地冲林说："领你哥去外面。"

林便不情愿地引着大奎去了院里的公厕。从那以后，大奎一直去公厕。公厕在营院的西南角上，离家里还有一段路。大奎每次去公厕时，总是慌里慌张小跑着去，轻松地回。

白天的时候，父母都去上班了，林、晶、海也都去上学了。大奎一个人闲在家里没事可做，于是他就蹲在门外等人们回来。他先等来的是母亲。母亲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总要提些菜回来。大奎这时就会远远地跑过去，热络地冲母亲叫："娘，你下班了。看把你累得。"母亲这时是不搭腔的，她有些难为情，也有些不情愿。大奎和自己同岁，长得又老相，娘长娘短地这么叫，她心里很不舒服。进屋后，母亲就冲他说："你以后不要叫我了。"

大奎不解："那咋行？俺娘没了，你今生今世就是俺娘了。"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听大奎这么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长长地在心里叹了口气。母亲不习惯大奎，但又有些同情他。总之，母亲对待大奎的心情极复杂。

大奎想和林、晶、海套近乎，可他又不知怎样套。哪个孩子不论从

哪方面讲都还无法接受眼前这个哥。

当林、晶、海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学习的时候，大奎就手提暖瓶挨个地给他们杯子里倒水，一边倒一边说："喝点吧，学习累脑子，不喝点水咋行。"

有一次他来林的房间冲林说："大兄弟，你今年多大啦？"

林答："十八。"

大奎就说："哎呀——你比俺家的老大，就是你大侄子还小两岁哟。"

他这么一说林不知如何回答，陌生地看着大奎。

大奎见林这样就说："兄弟，好好学吧。你一准有出息！不像你大侄子，他这辈子就是修理地球的命了。过了年该给他结婚了，女方就是后山老李家的。"

林不知道后山老李家是何许人，惘然困惑地望着大奎。他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就那么望着这位陌生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大奎又来到晶的房间。大奎说："小妹呀，喝点水吧。俺家大丫头，就是你大侄女，比你还大两岁哪，前一阵给张罗了个婆家，就是前屯老马家。等明年秋收了，就让她结婚了。孩子大了不能留，出去一个是一个。"

晶就听天书似的听大奎说。

大奎又冲海说："老兄弟，喝点水吧。俺家的老三，就是你三侄子今年读高中了。识字好哇。你大哥这辈子是不行了，就是种地的命了。"

大奎身穿羊皮袄、头戴狗皮帽子在家里进进出出，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后来人们都知道这是老石的儿子。林见大奎这样，脸上有些挂不住，便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和一顶棉军帽送给了大奎。大奎把这些东西穿在身上，照着镜子说："哎呀——真精神！等俺回到屯子里，他们一准不认识俺了。"

大奎又被林带到理发室理了发，刮了脸。回来的路上，大奎走到前面，林随在后面。林不愿意和大奎同出同进，他怕人们看见，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回来的时候，还是被林的同学碰上了。同学就问："这是谁呀？"林就小声说："父亲老家的。"

林说完这话就脸红了。

大奎回过头冲林道："兄弟快些来，爹在家还等着咱们吃饭哪。"

林此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大奎呼呼地向前走去。

大奎来家里已有些日子了，母亲似乎已经容忍了大奎的存在。前些年，像父亲和母亲这样组织起来的家庭中，大都出现过老家的妻儿老

小，背着抱着地找到部队，找到昔日的丈夫。在现实面前，他们只能大哭小叫了，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家乡话乞求昔日的丈夫收留他们孤儿寡母。现在当了大官的丈夫们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一筹莫展，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硬下心肠不承认眼前这桩事。孤儿寡母们只能一步三叹着走了。虽说他们走了，留给父亲们的却是良心的煎熬，他们背着众人独自唏嘘，也是良心使他们对家乡的孤儿寡母伸出了一次次援救之手。这些找上门来的母亲们，她们也知道再也配不上昔日的丈夫了，但她们希求心里的那份平衡。早年，丈夫们离开家门，加入了队伍，她们带着孩子苦守家中，一年又一年，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但她们的信念，却异常坚定，那就是活下去，把丈夫和自己留下的孩子养大成人，这是对丈夫的责任，于是在那些含辛茹苦的日子里她们坚持了下来。后来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还活着，并且做了大官，于是她们拖儿带女地找到了部队。眼前的一切让她们清醒了，她们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再也不配和昔日的男人同床共枕了。她们只希望得到一点点感情，让昔日的丈夫承认这既成的事实，她们的心也就踏实了，才觉得那些苦没有白受、泪没有白流。这些丈夫们在事实面前却没有勇气承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害怕了、战栗了。在战争岁月中他们没有退缩没有倒下，现在他们却倒下了。孤儿寡母们只能伤痛欲绝地离开部队，离开绝情绝义的昔日丈夫了，她们伤心的哭声笼罩在部队大院上空。

　　这些当了大官的男人们的年轻貌美的妻子们，此时心里明镜般地清楚。她们更不愿承认眼前的现实，她们在枕边鼓励自己的丈夫咬牙挺住。丈夫们就挺住，死活不认账了。母亲曾为现实，为那些伤心的孤儿寡母们流下过许多泪水，她瞧不起这些男人，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女人。

　　现在这样的事实又轮到了自己的家里，起初她看到大奎那一刻，心里便什么都明白了。那一刻，母亲的心里异常复杂，一方面她不愿意承认现实，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同时她又惧怕父亲会走那些当了大官的人的路数。总之，这种矛盾的心情让母亲备受煎熬。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也没有推拒的意思。在大奎的启发下，父亲终于想起了当年的往事，然后，父亲长驱直入地把大奎带进家中。

　　母亲无疑受到了伤害，但她在心底的另一面同时也敬佩着父亲：她觉得父亲处理这件事情很男人，母亲喜欢这样的男人。

　　在父亲没出现前，母亲在文工团里和一个叫枫的男演员谈恋爱。枫眉清目秀，脸色苍白，多愁善感。枫表面上的这一切很符合母亲小情调

的心理需求。就在两个人缠缠绵绵，脸热心跳的当口，父亲出现了。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母亲。不管母亲愿意不愿意，父亲按照自己的计划，强硬地把母亲娶到了家中。母亲便只能是母亲了。在这一过程中，母亲一直希望枫像个男人一样冲将出来，把她从父亲手里夺回去。哪怕枫为自己和父亲进行决斗，不管结局如何，她也会死心塌地地随枫生或死。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母亲盼望着在枫身上发生的男人壮举没有发生，却在父亲身上发生了。父亲为了母亲，曾和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还是父亲的上级，拔枪相向，你死我活的样子。最后还是那个上级改弦易辙，事情才不了了之。母亲便只能跟随父亲了。

她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她以前不曾得到的东西，同时也失去了枫身上的小情调。于是她便一遍遍回忆温习过去曾经有过的浪漫情怀，得不到的永远是珍贵的。在现实生活中，母亲矛盾着、困惑着。

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和天底下所有母亲一样，有着最人性的那一面。在这点上，母亲在对待大奎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一方面无法容忍大奎的许多生活习性，例如睡觉前不刷牙不洗脸、放屁、咬牙、打呼噜、随地吐痰扔烟头等。大奎身上的毛病也就是父亲身上的毛病，她这么多年都无法习惯和容忍父亲身上这些缺点。现在家里又多了一个大奎，这是母亲永远无法接受的。但同时，她又深深同情着大奎。大奎在她面前娘长娘短地叫。大奎和母亲同岁，但大奎长的样子，说他是母亲的父亲也有人相信。母亲受不了这些，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奎的谦卑击中了母亲心中最软的地方。况且大奎对母亲的情感又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半点做戏的地方。

在大奎来家里的那些日子，母亲每天都提前一些下班，先去菜市场采购一番，回到家里后她每顿要多炒两个菜，让大奎吃饱吃好。大奎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让母亲知道了大奎从前的日子。在交谈过程中，母亲知道大奎的三个孩子比林、晶、海都要大。大奎也是做父亲的人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做爷爷了。这样一个人，在母亲面前表现得低三下四，不笑、不说话，这令母亲心里难过异常。

每次吃饭时，母亲都真心实意地说："大奎，你多吃菜。"

大奎听了这话就很感动，一脸感激地冲母亲说："娘，你也吃。"说完颤颤抖抖地为母亲夹了一块排骨放到碗里，然后又用劲地吮一下自己的筷子头。母亲不习惯这些，但她还是坚持着把大奎为她夹的那块排骨吃下去了。

母亲没事的时候也和大奎聊会儿天。他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大奎

向母亲打听城里的事，部队上的事，向母亲不厌其烦地叙说生产队里的家长里短，然后说自家养的猪呀鸡呀什么的。这都是母亲没法关心的。最后他们把话题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不管贫贱、富贵，他们对待孩子的情感，永远都是一样的。大奎谈到自己的孩子时，很是动情，张罗着给老大找媳妇，给二丫头寻婆家。这次是大奎离开家最长的时间，他还真的有些想念那些孩娃了。因此，大奎说到这些时，充满了十二分的感情。母亲认真仔细地听着大奎的话，大奎说到动情处，母亲不时地点头，她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虽说她天天能看见三个孩子，但她仍有许多柔情需要向孩子们表述、流露。每次说到这，大奎都要说一句："娘，俺们让你操心了。"母亲听了，不知为什么红了眼圈，然后长长地叹口气。

父亲无法走进林、晶、海三个孩子的心里，他却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大奎的心里，同时大奎也走进了父亲的心里。

当大奎第一次跪在自己面前，叫父亲的第一声时，父亲便被击中了。他从没想过自己不承认眼前的大奎，大奎是他年少时和邱家丫头的产物。年少懵懂的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靠山屯还留着他的骨血，大奎就像一株野荆棘树，在父亲的视野之外悄然长大着。

过惯了农村生活的大奎没有贪睡的习惯，天刚放亮便醒了，父亲这时也就起床了。起床后的父亲有早晨跑步的习惯，起初大奎不知道父亲这么早出门去干什么；后来他知道了，便心甘情愿地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在前面跑，他在后面紧跟着。父亲跑了一辈子步了，从十五岁参加抗联开始，便用跑步的方式和鬼子兜圈子，后来就一路跑步追杀敌人，一直把小日本追出中国，又把国民党追到台湾。因此父亲在战争岁月中练就了一副好脚板，和平年代中的父亲把跑步又发扬光大了。轻装跑步，对父亲来说如鱼得水。

庄稼汉大奎虽说比父亲年轻十四岁，种了大半辈子庄稼，腿脚都种硬了，跑不动路了。跟在父亲身后，跑了不久，他便上气不接下气了，然后大奎就喊："爹，慢点跑吧。这路滑呀，摔个跤啥的可咋整。"

父亲不理大奎的话，仍风风火火地在前面跑。好在父亲是绕着家属院跑圈，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大奎。父亲此时已跑得是热气腾腾，满脸流汗。然后父亲把帽子、棉衣什么的脱下来让大奎抱着。大奎就抱着这些东西跑，他怕父亲把他落下，他不放心父亲，觉得父亲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况且父亲的棉衣又在他的怀中，要是父亲冷了他不能及时把棉衣塞到父亲手上，那简直是他的不孝。于是，大奎就在后面硬胳膊硬腿地猛追。追了一气，又追了一气。大奎还是跟不上，大奎就又叫起来："爹

呀，慢点跑吧，那么大岁数了，有个好歹的可咋整。”

这时，天渐渐亮了，不少首长都走出家门晨练了。他们看到一副有趣的景象，父亲在前面跑，大奎在后面很狼狈地追，知道的明白他们是父子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对哥们儿在吵架。庄稼人大奎长得的确有些老相，生活的操劳、日子的艰辛，使四十多岁的大奎过早地衰老了，不知内情的人，说他是父亲的哥哥也有人相信。

在大奎起初来家的日子里，父亲那些老战友还真的以为是父亲的哥哥来串门来了。胡副司令就问父亲：“老石呀，以前也没听说你有个哥呀。”

父亲就不高兴了，沉了一会儿脸道：“老胡你别瞎扯，你把眼睛睁大点，这是俺儿子，叫大奎。”说完父亲又叫过大奎冲大奎说：“叫叔叔。”

大奎就听话地冲胡副司令喊：“叔叔首长。”

大奎知道，这些人都当着大官，于是他在叔叔后面就加了首长。

胡副司令就惊愕，喃喃着：“没想到，没想到！你小石头还有这两下子。”

以前，别人家哭爹喊娘有老家的前妻找上门来时，父亲的门前一直很清静。那时，父亲觉得自己是个很干净的人。这种事，一度成为部队里棘手的大事，于是，众人就推举父亲处理这些棘手的事。父亲处理这些事时，很干脆，也很有原则，那就是要保护老战友眼前的利益，不能因为老家的什么事而破坏了老战友的幸福，枪林弹雨的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同时也不能伤害那些孤儿寡母，虽然这些老战友不承认过去发生的事，但父亲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也不把话说破，一方面安排这些孤儿寡母吃好喝好，另一方面和这些寡母谈条件，只要部队能办到的，父亲一定答应下来。那些寡母们没什么大的奢望，她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们有求父亲让孩子当兵的，有求帮助孩子找工作的，父亲一一答应了。然后派人买好车票送这些寡母们回家。孩子们合格的，当场就留下了，发一身军装当兵去了。年龄大的不能当兵的，父亲便派出参谋、干事们去这些人的老家联系安排工作的事。那时部队很有威信，办起这些事来并不难。

父亲的儿子找上门来的消息很快便在部队首长中传开了。他们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家里一坐，说一些和父亲在办公室都已经说过的工作。他们一面来看大奎，一面来摸父亲的底细。以前是父亲帮助他们摆平了那么大的麻烦，现在他们要来帮助父亲了。这些首长每次来，都冲大奎说：“孩子呀，有啥困难你就说，叔叔伯伯们帮你解决。”

大奎就很感动，哽着声音，眼泪汪汪地说：“没啥，啥也没有。俺这

次来，是看俺爹的。”

首长们就走了。

父亲也想过大奎以后的事，并含蓄地冲大奎提过。大奎就实话实说：“俺都大半辈子的庄稼人了。现在种地，以后俺还种地。种不动了，还有孩子们。”大奎大有一辈一辈把地种下去的决心和勇气，他认为种地没啥不好，要是没人种地了，人们吃啥？这一点父亲没有提出异议。

父亲还和大奎数次站在家门口那片空地上议论过种庄稼的事。每个首长门前都有一块这样的空地，所以管理局的人每到春天都要派出战士们在这片空地上种上花花草草。后来不知哪位首长带头，拔掉了这些花草，种上了黄瓜、茄子、西红柿。一时间，许多首长都纷纷仿效，花地都变成菜地了。

此时，大奎和父亲一同站在门前那块空地上。大奎说：“爹，等开春，种高粱吧。咱老家的高粱好哇，粒大，成色也好。”

父亲的眼前又闪现出家乡的高粱地，红红的一片。父亲站在冬季里，对秋天的景象一往情深，父亲就说：“那就种高粱。”

大奎说：“嗯。等春天俺再来，带上咱老家的高粱种，帮你种地。”

父亲和大奎在一起时觉得自己总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大奎想的就是他想的，他想的，有时也是大奎想的。父亲觉得大奎离自己是那么近、那么亲。

在许多次晚饭后，父亲和大奎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他们盘腿而坐，就像坐在老家的火炕上一样，抽着自卷的叶子烟，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那样子不像是父与子，而是老哥俩，说着老家的事。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让父亲感到激动亲切。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了，老家是父亲的根，是父亲的血脉。

父亲向大奎讲自己小时候的事，大奎也向父亲讲小时候的事。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童年是那么相似。父亲也恍惚地觉得大奎不应该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兄弟。

大奎不可能不提到自己的母亲——邱家丫头。大奎告诉父亲，邱家丫头生下他后，便一边带大奎，一边照料爷爷。后来爷爷死了。爷爷死之前曾劝过邱家丫头改嫁，邱家丫头没那么做。她一直在痴等着父亲，她坚信父亲就像一个走丢的孩子，迟早还会找回家门的。一直到邱家丫头去世，这么多年她一直这么坚信。父亲听了这话，心里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虽说他和邱家丫头没什么感情，但邱家丫头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动了父亲。父亲在心里隐隐地觉得有些对不住她。

大奎就说：“爹，你抽空回老家去看看吧。俺娘都等你一辈子了。”

父亲的眼睛潮湿了，半晌才说：“大奎呀，现在俺忙，等以后离休了，俺一准同你回家去看看。”

大奎说：“嗯哪，俺来接你。”

爷俩说着聊着就到了深夜，父亲就说：“时候不早了，睡下吧。”

大奎也说：“爹，你睡去吧，明早还得跑步哪。”

父亲说完这话并不急着走，他要等大奎躺下，又为大奎掖掖被角，然后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大奎冲父亲的背影湿湿地叫一声：“爹，你睡去吧。”

林、晶、海三个孩子，对大奎的态度却显得有些复杂。他们还从来没有看过父亲这么和蔼可亲过，父亲望大奎的眼神让他们嫉妒。在三个孩子的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用那种目光望过自己，一个土包子似的大奎就让父亲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们不懂，也不明白。父亲对待他们非打即骂。别说有什么笑脸，就是一句好话，他们也没曾听过。

父亲对待大奎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三个孩子对待大奎的态度。大奎对待这一切似乎一直没有察觉，他仍一如既往地用朴素的情感对待着弟弟妹妹们。

吃过早饭，三个孩子便陆续走出家门去上学了。大奎这时会立在门旁冲走出去的三个孩子说：“兄弟，今天风大，多穿点衣服呀。小妹，放学早点回家，哥等你。”大奎殷勤着依次把弟弟妹妹送走。弟弟妹妹们对待大奎无动于衷，他们不说话，仿佛眼前就没大奎这么个人。

有一次，母亲看不过去了，偷偷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三个孩子说：“他是你们的哥，你们咋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他呢？”

三个孩子不说话，低垂着头。半晌海抬起头说：“妈，我们没有他这个哥。你看他长得那个土样。”

母亲打了海一掌道：“别胡说八道。”

晶说：“我们不明白，爸咋只对他一个人好，平时爸连正眼看我们都懒得看。”

母亲叹了口气，她在孩子面前真的无话可说了。她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是这样，仿佛眼前的三个孩子不是父亲生的似的。

林似乎懂事一些，他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于是他说：“父亲怪咱们没出息，等以后咱们大了做出大事来让父亲瞅瞅。”林说这话时已经很男子汉了，上唇的绒毛已经又浓又密了。

晶和海听了哥的话就用劲地点点头。

每天晚上，父亲和大奎总有说不完的话。父亲似乎是怕别人打扰，每次说话时，总是把客厅的门虚掩上，然后和大奎在烟熏火燎中说话。

先是林走出自己的房间。他动作很轻地在客厅前停了一会儿，他手里端了个杯子，样子似乎是要去加水。他就听见了大奎说：“爹，等你岁数大了就回老家吧，俺孝敬你。”

林就走了，轻手轻脚的。

不一会儿，晶出来了。她的样子似乎是要去厕所。她走出来，路过客厅门口时，也停下了步子。她听见父亲说：“爹见了你，这几天高兴哇。”

后来晶也走了，轻手轻脚的。

最后出来的是海。他似乎对客厅两个人说的话不感兴趣，在别的房间找一件什么东西，没找到，回自己房间时，路过客厅门口。他边学着哥和姐的样子，边听了一会儿。他听见父亲说：“老家好哇，落叶还要归根哩。”

那些日子，林、晶、海说不清为什么，怎么在屋里也待不踏实。他们频繁地走出自己的房间，不厌其烦地在客厅门前走一走、停一停。

后来他们就聚到母亲的房间里压低声音说话。其实他们不压低声音也没啥，他们说的都是学校里的一些事。母亲也说，说部队大院里最近发生的新鲜事。他们似乎从来也没说得这么投机、亲近过。

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

父亲似乎也发现了三个孩子对待大奎的态度不够友好。有一天他当着大奎的面把三个孩子叫到客厅里。三个孩子低着头，不看父亲也不看大奎，只看自己的脚尖。

父亲的目光先是从大奎的脸上掠过，大奎一往情深地和父亲的目光对视了。父亲又找到了林，然后是晶和海。他看到的是他们的脑袋。父亲此时说话的语气是温存的，他说：“你们都是俺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虽说你们不是一个娘生的，但在俺心里都是一样的。”

父亲说到这儿似乎动了感情，顿了顿又说：“你们都要争气。以后要互相帮助。”大奎就说：“俺是老大，以后你们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就说一声。大哥没别的本事，就是会种地，能吃苦。”

说完他就冲弟弟妹妹们笑，没得到反应，便把一脸憨笑冲父亲绽放了。父亲背着手在空地上踱了两步，布置工作似的冲三个孩子说：“大奎是你们哥，以后别像个哑巴似的，该叫哥就叫哥。”

三个孩子仍不说话，仍旧看自己的脚尖。大奎说：“叫不叫也没啥，都是一家人，心里有数就行了。”

父亲挥挥手，三个孩子鱼贯着离开客厅，从父亲眼前走开了。

春节快到了，大奎待不住了。他张罗着要回家了，他知道一大家子

人还等他回家过年呢。母亲想得很周到，到商店里买了不少吃的穿的。装了满满两提包让大奎带上。大奎就又感动了，他硬着喉头，一连叫了几声娘。

大奎走的那天，父亲派出了自己的专车去送大奎。车票早就买好了。父亲走到楼下送大奎。在屋里时，大奎向弟弟妹妹们已经道过别了，三个孩子似乎谁也没有走出屋门送一送的意思。还是母亲不由分说连拖带拽地把他们弄到楼下，轿车已经开来了，就停在楼下。

父亲说：“大奎呀，你走吧。到家时你来个信。”

“嗯哪！”大奎此时已经泪流满面了。住了这些日子，他对这个家已经有感情了。临走，他的心空落得无际无边的。

大奎先走到弟弟妹妹们面前。林、晶、海站在那里很不情愿的样子，表情也是一脸麻木。大奎试图去和弟弟妹妹们握手道别，他已经学会了握手。可三个孩子谁也没有伸出手的意思。他就依次捉了他们的手臂乱摇一气地道：“哥走了。哥开春还来。哥会想你们的！”大奎说完再走到父母面前，“扑通”一声又跪下了，哽声叫道：“爹、娘，俺就走了。”叫完站起身，笨拙地钻进车里。林送给他的那件军大衣，此时已被他换下来了，他又穿上了那件羊皮袄。他说要把那件军大衣送给大儿子，那顶军棉帽送给老二。

大奎钻进车里后，隔着车窗冲父亲招着手说：“爹，等来年春天俺一准来，帮你种高粱。”

他这句话已不知说了多少遍了。

轿车就开走了，人们看见父亲背过身去，用手指弹掉了眼角的两滴老泪。

林、晶、海在大奎临走时也没叫一声哥，不知为什么，父亲没有再提过这件事。

直到那一年，林高中毕业，被父亲送到大兴安岭的边境哨卡去当兵，林才叫了一次哥。

林去边防哨卡当兵的事被大奎知道了。就在那一年冬天，大奎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又走了一大天的雪路，找到了在哨卡当兵的林。他是来给林送狗皮褥子的。大奎知道大兴安岭的冬天冷，狗皮褥子隔潮、防冷。

大奎找到了林时，林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大奎会来看他。大奎的胡子和眉毛都被霜凝白了。他亲自把狗皮褥子铺在林的床上，然后才说：“弟呀，你受苦了。”说到这，大奎的眼圈又红了，但很快又说，“罪是人受的，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那一次，大奎没有停留，他还要走到山下等明天早晨的长途汽车。大奎踏着雪路“吱吱嘎嘎”地走了。林送大奎走出边防哨卡，大奎回过头冲林说：“弟呀，快回去吧，外面冷，别冻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奎背影颤颤地叫了声：“哥——”

大奎的身影在林的视线里一点点地小下去，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

这是林叫的第一声哥，也是最后一声。阴差阳错，大奎再也没有见过林。后来林离开了边防哨卡，他当了营长，再后来林就参加了七十年代末南线那场战事，林便永远地留在了南方丛林里。

大奎走后，父亲一连许多天都显得闷闷不乐的，仿佛是丢了魂。

春节刚过，父亲便开始翻日历牌，他翻到立春那一天便不动了。立春那天的日历，被他折了又折。

剩下的时间里父亲会长久地伫立在门前那片空地旁，呆呆地望着那片空地出神。在他的眼前，一粒粒饱满的高粱被埋到土里，然后生芽、破土，最后就是一片火红的高粱了。

这是家乡的高粱。

是父亲和大奎一起亲手种下的。

不知为什么，从那一天开始的，父亲似乎一下子就老了，有时会为一件小事叨叨个没完，像女人似的。母亲说父亲到更年期了。

早在大奎出现之前，父亲老家的人就曾无数次地找过父亲。他们找父亲有许多事要办。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亲人解放军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极高的。况且父亲又是解放军中的首长，许多地方上的领导都是和父亲一同战斗过的战友，不说别的，单说父亲不同时期的警卫员就有好几位在地方上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

老家的人有许多事需要求助父亲；大到求父亲买汽车、拖拉机、化肥、水泥，小到求父亲允许他们当兵。在老家人面前，父亲总是有求必应。父亲体谅着乡亲，理解着家乡。虽说父亲已有几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但老家的一缕乡音，都能勾起他许多少年的情结。那时他对待老家的一切还是理智的。

大奎的出现，便把他和老家又一次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抽象的老家一下子具体了。

从那以后，大奎不时地出现在家中。

那年春天，大奎如约而至地带来了高粱种。他和父亲日夜奋战，终于把高粱种种在了军区大院父亲家门前。直到高粱从地里钻出了绿绿的芽茎，大奎才放心地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便是父亲守着一天大似一天的高粱地在期盼了。他在等待收获的季节。在没有战争的岁月中，守望高粱是父亲最大的快乐。

大奎又一次出现时，带来了许多礼物，有家乡的高粱米，还有玉米糁子。他肩上驮着这些家乡特产，风尘仆仆地来到家中。他到家的时候，父母仍在上班，弟弟妹妹们还没放学。大奎便把东西放在家门前的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等着家人的归来。

大奎不时热络地冲每个路过家门前的人说："俺大奎回来了，晚上到家来玩吧。"他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那些路过的干部、战士并不认识大奎，他们冲大奎惘然地点着头。大奎就很满足。

母亲第一个走进大奎的视线。大奎发现了母亲，惊惊诧诧地叫一声："娘，可想死俺了。"

说完便孩子似的奔过去。

母亲仍然不习惯大奎这么大呼小叫，但母亲又不能说什么，只好快步走到家门前，掏出钥匙道："大奎来了，快进家吧。"

大奎就脆脆地应了声："唉——"

大奎进屋后便变戏法似的为母亲拿出一双老棉布鞋，鞋底细细密密地纳了。大奎捧着鞋递给母亲穿："这是儿媳妇孝敬您的，穿上可暖和了。"

母亲把鞋接过了。母亲早年穿过这种千层底的老棉布鞋。母亲小时候还学着做过，一针针，一线线，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理解一双鞋的辛苦。小时候的母亲在灯下看着自己的母亲一针针一线线地为一家老小做鞋。这双鞋触动了母亲在温馨的回忆，母亲愉快地把鞋收下了。大奎显得很高兴。大奎就说："娘，你以后要用啥你说一声。你儿媳手可巧了，啥都能做得出。"

在母亲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在灯下飞针走线的样子。母亲想说点什么，又什么也没说出来。她走进厨房里，她要生火做饭。她对大奎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是怜悯还是亲情，总之，大奎在母亲的心里很复杂。不一会儿，父亲就回来了。大奎见了父亲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搓着手，一迭声地叫："爹，爹。"

父亲就说："俺就知道今天一准有好事，左眼皮都跳一天了。"父亲说完又冲厨房里忙碌的母亲道："今晚多整两菜，咱爷俩要喝两杯。"

大奎为父亲带来了一个烟袋。这个烟袋似乎有些年头了，烟熏火燎的。大奎小心地拿出来递到父亲面前说："爹，这是俺爷留下的。俺娘临死前给的俺。"

父亲望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烟袋，他想起了许多童年的往事。父亲的眼圈红了。父亲一句话没说，他一口气用那个烟袋抽了好一阵大奎从家里带来的叶子烟。一时间，家里便被那叶子烟的味道笼罩了。

大奎这次来给家里人都带来了礼物。来之前大奎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家里那头猪卖了，一部分做路费，另一部分给弟弟妹妹们买了礼物。他为林买了一件羊皮袄，他记着林送给他的那件大衣。又为晶买了一条红纱巾，为海买了一条羊皮裤。后来，他把这些礼物一一送到弟弟妹妹手里。许多年过去了，弟弟妹妹们从来没有用过大奎送给他们的东西，一直放在屋里的一角尘封着。这一点大奎不知道。弟弟妹妹们不是嫌大奎的礼物轻了，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过时了。

后来，大奎来家里的次数便愈发地勤了。他再来的时候，便不是一个人了，随同他来的还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来求父亲的：他们想要当兵。那阵子，当兵是很时髦的职业。入党、提干自然是光宗耀祖，就是入不了党，提不了干，回乡务农也算长过见识，人前人后，也可以风光一阵了。不说别的，找个对象都容易多了。想当兵的人多了，当兵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在家乡人人都知道父亲，知道了父亲便知道了大奎。因此，大奎在家乡一下子也变得著名起来。不时地有人手提两瓶散装白酒，找到大奎，他们希望大奎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实现他们的梦想。大奎在真心实意面前还有啥说的，他已经啥说的也没有了。然后便带着这帮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如蜂如蚁地来到家里。

大奎在这些年轻人面前显得高贵而又快乐，他向父亲介绍眼前这些孩子，大奎说：“这是张哥家的老二。”

大奎还说：“这是李嫂家的老大。”

大奎又说：“这是老王家的二丫。”

父亲不知道张家，也不知道李家，但他知道这都是老家乡亲的孩子。凭着这些，啥都没有了。

然后父亲就频繁地四处打电话，归他管辖的有许多守备区，还有军分区，在那里当首长的都是父亲的老部下。

于是，父亲就在电话里说：“小李呀，帮助解决几个兵吧。老家的子弟，去找你了。”

父亲又说：“小范么，老家的孩子，要当兵。帮助解决几个吧。”

父亲就这样，安排了一批，又安排了一茬。在父亲的心里，这算不上搞特殊化。当兵光荣，要是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踊跃参军的年轻人，能打跑小日本？能把老蒋赶到台湾去吗？因此，父亲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老家的年轻人一批一茬地送到部队中，让他们扛枪保卫祖国。

父亲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大奎的积极性。他乐此不疲地往返奔波于老家和军区之间，那样子，仿佛他自己是个运输大队长，把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运往部队。有一次，他冲父亲得意地说："爹，公社书记都找俺了。他说，俺对家乡贡献大，还说让俺当生产队长哩。"

大奎从来没当过什么干部，在他的眼里生产队长俨然是个很大的官了。

父亲望着大奎久久没有说话，后来他把一只手放在了大奎的肩上。大奎感受到了父亲那只又热又沉的手。父亲说："大奎好好干，以后有啥困难就来找爹。"

"嗯哪！大奎高兴地应了。"

不久，大奎果然当上了生产队长。

当上了生产队长的大奎，就更有责任和义务一次次往沈阳城里跑了。每次来，他都领受了许多任务，公社书记给他开了一张条子，上面写满了农村紧缺物资。大奎觉得责任重大，急如星火地来找父亲。

大奎带着一批一茬的乡下人，大呼小叫地来到家里。最不习惯最不能接受的还是晶和海。那时，林高中已经毕业，被父亲送到边防哨卡当兵去了。晶和海仍在读高中，他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混乱的景象。一群一拨的乡下人，坐满了房间，他们有沙发不坐，却盘腿坐在地下，就像坐在田间地头。然后不停地抽烟，吐痰。烟是家乡的叶子烟，味道又臭又辣，他们围绕着父亲，父亲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伟大的救星。

父亲说："当兵好。"

他们说："保卫祖国。"

父亲还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他们说："俺们都是你的孩子，你下命令吧。让俺们干啥就干啥。"

父亲望着眼前满怀希望的下一代，他是真心实意地高兴，他似乎看到了部队的未来。有这么多家乡的热血男儿踊跃当兵，还怕啥苏修和美帝！

父亲兴高采烈地为家乡的孩子们勾画美好的蓝图时，晶和海正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忍受着这种臭气熏天的煎熬。门虽说关上了，烟却是挡不住的，一阵又一阵烟浪和哄笑，顽强地钻进门缝，侵袭着他们娇嫩的神经。功课是无法复习了，书本散乱地扔在桌子上，他们把头扎在被子里，试图通过这种办法躲避臭气对他们的熏染。

最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吃饭。他们不想去吃饭，但父亲不让，一定要全家都坐在桌前陪着老家的乡亲。父亲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表达

他的高兴心情。

家乡的年轻人，尚没有走进部队这所大学校，他们还没有经历过革命的洗礼，有些举动还不那么文明得体。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还不时地夹着菜往父母碗里放，也往晶和海的碗里放，有痰有鼻涕也不避人，站起来吐就是了。

母亲吃不下去了，晶和海也吃不下去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但他们又不好走开，就在那里坐着，象征性地味同嚼蜡地吃上几口，便借口说自己吃饱了。乡亲们不解，便劝："再吃些，咋就吃那一点点呢，还不如俺家的花猫吃得多呢。"

他们用猫的食量和晶、海对比着，实际上一点恶意也没有。

晶和海终于忍不住，他们奔回自己的房间，一头扎在床上，他们难受得哭了。最后他们一致提议不在家住了，去住校。母亲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时，自然也是满心欢喜。他不知道，晶和海为什么要去住校，他以为孩子大了，成熟了，要去锻炼自己。父亲的观念是：好男儿要志在四方。他当然同意自己的孩子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在以后，对待三个孩子的安排上，父亲也做得大公无私。晶和海高中毕业之后，都分别考上了大学，父亲却没让他们去上大学，而是送到了部队让他们当上普通的士兵。晶和海不同意，又哭又闹的，母亲也反对。父亲说："哭啥哭，当兵才是最光荣的职业。你们到了部队有本事去考军校，当一辈子兵。"

在家里父亲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晶和海便双双去当兵了，他们果然考了军校，毕业以后成了很年轻的军官。晶和海没能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当一辈子兵，在父亲离休不久后，他们双双离开了部队，这是父亲没有料到的。老年的父亲无法左右这一切了，好在部队里仍有家乡的青年们在战斗着，这是父亲晚年最大的安慰。

大奎再一次来家里时，没见到已经住校的晶和海。家里少了两个人，大奎觉得有些空落落的。他不知道晶和海对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态度，他却无法和他们从感情上分开来。那天晚上母亲包饺子，大奎在一旁笨手笨脚地帮忙。大奎冲母亲说："娘，你多包些，俺给小妹、小弟送饺子去。"饺子包好了，大奎没吃一个，便把煮好的饺子装在饭盒里，东打听西问地找到晶和海的学校。晚饭的时间已过，学生们正在上晚自习。大奎不敢去打扰上自习的晶和海，便把饭盒抱在胸前坐在台阶上等晶和海。很晚了，学生们才下课，晶和海挺远就看见了大奎，他们清楚大奎是来找他们的。他们怕同学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个乡下哥哥，他

们从来没有在同学面前提过。晶和海发现大奎之后，便偷偷地溜走了。那一晚，大奎自然没有见到晶和海，他又把早就凉了的饺子抱了回来。

大奎觉得没有尽好自己的义务，那天晚上一夜也没睡好，长吁短叹了一夜。

第二天，他又去学校找晶和海。他觉得来家一次见不到小妹小弟是一件挺遗憾的事，几个月没见了，不知他们是胖了还是瘦了。在他的心里，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不是情也不是义，而是血脉的相融。他一次次去学校，自然又是一次次失望而归。

最后，他要走的那一天，还是见到了晶和海。是父亲派警卫员把晶和海叫回来了，父亲觉得大奎来一趟见不到晶和海也不是个事。

大奎见了他们，眼泪都下来了，他是真心惦念这两个人。他抓住了他们的手，晶和海不看大奎，拧着脖子望着别处，大奎就说："小妹你晒黑了，哥给你买的纱巾咋不带呢。"又冲海说："小海，你又长高了。好好长吧，等你们放假了，去大哥家。大哥让你嫂子天天给包饺子。"

大奎说完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晶和海都长大成人了，明白了世上许多亲情和事理，他们才从感情上接纳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父亲一年老似一年了，老年的父亲越来越多地说到家乡。父亲十五岁离开家乡，以前忙着打仗，后来又忙着军区的工作，他一直没有抽时间回一次老家，有关老家的一切，都是大奎一次又一次带来的。

父亲在梦里时时梦见自己的家乡，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飘起，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清，那是一幅怎样的人间景象呀。在这种人间景象中，有他的儿子大奎，还有他那些孙子孙女们，一大家子人。大奎一次次带着乡亲们求父亲办这办那的，唯独没有给自己办过一件事。他甚至没有带自己的孩子来过城里。父亲每次问，他都说："爹你放心，家里啥都不缺，你孙子孙女们过得都挺好的。"大奎不时地拿出一幅最近的全家福指给父亲看，老大又生了一个儿子，二丫又添了一个闺女。父亲看着儿孙满堂的照片，心里的滋味一时说不清。

大奎第一次来家时，和全家合过影，父母坐在中间，周围站着他和林、晶、海。林、晶、海的样子显得有些别扭，他们都侧着身，似乎是要躲开大奎。大奎冲前方笑着，笑得一脸真诚和幸福。大奎把这张全家合影带回了家里。

大奎心满意足，他有条件，也有理由求助于父亲，但他从来没求助过父亲什么。他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一家人也都应该是农民，这样没什么不好，一家平安，不愁吃，不愁喝，这日子就行了，还想咋的。

大奎真的不想咋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父亲有生之年回一次老家靠山屯，看一看老家，看一看他的孙子们。

父亲和大奎说的话自然也是离不开老家，大奎一次次向父亲描述着老家的变化，父亲一遍遍地听。每次听完，父亲都感叹：“还是老家好哇。”大奎说：“那可不咋的。爹，你就抽空回老家看看去吧。现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可好了。”

父亲在大奎的描述中，心一次次飞回了老家。

父亲在离休前几个月终于回了一趟老家。父亲原本不想惊动任何人，回老家嘛，完全是私事，走一走看一看了却一桩几十年的心事。但父亲的行踪还是被省军区知道了，父亲刚下车，过去的老部下、老战友便拥过来，不由分说就让父亲上了车，于是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向父亲老家靠山屯开去。

父亲真的不高兴了，怒道：“你们这是干啥，你们是成心不让俺老石舒心呢。”

最后父亲和老部下们达成协议，车开到村口就回去，过几天来接父亲就是了。车队开到村口时真的就停住了，父亲打发走随行的车队，一个人向村里走去。

大奎早就知道父亲要回来了，他在村口已经等得有些时候了。大奎终于见到了父亲，大奎喊了一声爹。便说不出话来了。

父亲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靠山屯，他显得很激动，看什么都是新鲜的，一切景物在他眼里都既熟悉又陌生。

大奎引着父亲向村里走去。靠山屯和几十年前相比发展壮大了许多倍，昔日破破烂烂的马架子，早就被亮亮堂堂的新房取代了。大奎终于领父亲来到自家门前，大奎劈着声音说：“爹，咱到家了。”

这时屋里拥出十几口子人，大奎就亮着声音说：“你们的爷爷回来了，还不快跪下。”

十几口子人，仿佛听到了口令，黑压压齐斩斩地就跪下了，他们一律喊着：“爷爷到家了。”

父亲先是吃惊，接着他的心里一热。他望着眼前这一大家子人，都是他的骨血，通过大奎繁衍出来的。也就是说，在靠山屯，石家的骨血和生命将一代代地繁衍下去，子子孙孙，源远流长。虽说父亲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亲人，但他一眼就能看出那熟悉的、久违了的亲情，就像他第一次见到大奎时一样。

父亲热泪横流。

父亲自语着：“到家了？”

儿孙们跪地答："到家了。"

父亲觉得眼看这一切如梦如幻。

那一次，父亲在老家住了三天。

他看了父亲的坟、母亲的坟，后来大奎指着一处坟说："爹，那就是俺娘。"

父亲伫立在邱家丫头坟前。几十年过去了，如烟如梦。父亲又想起了滚热的火炕上，邱家丫头一次次把脚隔着炕桌伸到自己怀里的情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仿佛就在昨天。他又回头望了一眼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他竟有些不敢相信，身后的这些生命竟是他和邱家丫头无意间繁衍出来的。

父亲伫立在邱家丫头坟前，似乎想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他就那么呆呆地立着。

晚上，他终于又一次睡上了火炕。炕还是那么热，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他此时觉得浑身是那么舒坦，每个关节都放松了。身边挨着他的是大奎。

大奎就问："爹，咋样？"

父亲说："老家好哇。"

父亲躺在老家的火炕上，又一次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窗外的天空有星儿一闪一烁，有蛙声、虫声一阵阵地传来，父亲恍若又回到了童年。父亲很快便入梦了。

从老家回来不久，父亲终于离休了。

离休后的父亲更加思念起家乡了，好在有大奎不时地从老家匆匆地赶来，带来老家的小米和高粱米，父亲对家乡生产的粮食百吃不厌。父亲老了，大奎也老了。但他仍坚持着每年来两次，捎来家乡的特产。大奎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他每次背着家乡的粮食出现在干休所院里时，都能看到父亲坐在干休所的石凳上向他这里张望，仿佛父亲在那里已经等了许久许久了。

大奎一望见父亲的身影，就显得很激动，大声喊："爹呀，俺来看你了。"

父亲看见大奎艰难前行的脚步，眼睛便潮湿了。

夜晚，父亲和大奎坐在干休所院子里，两人时断时续地说话。父亲有一次望着天空就问："咱老家是不是在那颗星星底下？"

大奎答："可不是咋的，在老家望那颗星星可亮了。"

父亲便把目光凝在那里，大奎也把目光凝在了那里。

大奎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

大奎一走，父亲便计算着大奎下次来的日期。这次早就过了大奎来的时期，可大奎还是没有出现。

终于有一天，大奎没有来，却等来了大奎的儿子老大。

他一见到父亲便说：“爷，俺来看你来了。”

父亲就愣住了。老大风尘仆仆的，像大奎一样背着老家的粮食。

父亲问：“你爹呢？”

老大的眼圈红了，他嗫嚅着说：“俺爹去了。”

从那以后，父亲在夜晚来临的时候，便望着远天那颗星星，久久地凝望。

父亲和他的“草原青”

将军的坐骑倒下了，将军的一条腿折了。

——父亲语录

一

老年的父亲，在傍晚时分，长久地伫立在自家阳台上，望着西天如火的晚霞，磨磨叨叨地经常说着一句话——“将军的坐骑倒下了，将军的一条腿折了”。这话听起来文绉绉的，和他的身份一点也不相符；在父亲的嘴里说长了，就显得很不搭调。虽然不搭调，但是父亲仍然一遍遍地说，父亲这个人就显得很磨叽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埋在父亲心里的“结”，这个“结”缠绕在父亲心里已经许多年了，父亲一直没能解开。

按照胡师长的话说，父亲参军时还没有枪高，“你这个小崽子打仗肯定不好使，你就当我的警卫员算了。”于是父亲就成了胡师长的警卫员。

胡师长有匹战马，枣红色，绰号飞火流星。飞火流星战马，不是一般的马，它救过师长的命。

有一次，部队和日本小鬼子在榆树沟打了一场遭遇战。原本部队是想和小鬼子兜圈子的，把小鬼子整迷糊了，拖垮了，再来收拾小鬼子。结果情报有误，没等把小鬼子整迷糊，自己先把自己整迷糊了。部队和小鬼子遭遇上了，没办法，打吧，于是就乱哄哄地打上了。因为是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准备，胡师长都没来得及部署部队，更别说建个指挥部什么的了，于是双方就乱哄哄地纠缠到了一起。

胡师长骑着飞火流星，那一年飞火流星刚满三岁，在马的寿命中，三岁正值青春期。在这之前，飞火流星陪着胡师长大小战役打过无数场了。因此，它显得见多识广，一点也不怯场，说打就打。飞火流星是匹公马，又正处在青春期，很容易激动，子弹、炮弹什么的在它和胡师长身边飞来绕去。它和胡师长一样，一听到枪炮声就激动得浑身乱颤，就什么都没有什么了。

胡师长刚开始用枪射击，抬手一个，挥手又一个。结果，子弹没了。胡师长就用刀，飞火流星很有眼力，也是训练有素。它知道什么时候飞奔，什么时候停下，胡师长骑在马上，就在飞奔和停下之间，砍杀着小鬼子。这仗打来打去，就拉长了战线。胡师长飞砍了一个小鬼子的脑袋，喘口气抬起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和部队脱节了。自己身边左右都没了自己人，他和飞火流星太兴奋了。就在他愣神的当口，一颗子弹击中了胡师长，他都还没来得及叫一声便一头栽了下来。

那时激战打得正酣，部队一边寻找着自己的指挥员，一边拼杀着。

因为双方实力悬殊，无奈之下，部队只能撤出战斗了。那时，他们都没看见自己的师长，部队一口气撤进了深山老林里，这时才发现少了他们的师长。官兵急了，他们不能丢下师长不管，他们要杀回去，救出自己的师长。他们翻过一座山头时，便看见了感人的一幕。飞火流星踉跄着回来了，它的脖子上挂着师长，嘴里紧紧叼着师长的衣服，师长因流血过多，已经昏死过去了。飞火流星也受了伤，它的伤口在后腿上，血正滴滴答答地流着，因此它的脚步有些踉跄。它一看到自己的人，才立住脚步，轻轻地把胡师长放下，然后自己也一头栽倒了。

师长的战马——飞火流星勇救师长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广泛地在部队里流传。那时，父亲还没有参军。父亲当上了胡师长的警卫员后，也被这段故事感动了。

父亲给师长当上警卫员后，严格地讲他并没有履行警卫员的角色，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照看飞火流星。胡师长打仗的时候不希望有警卫员在身边，那样的话会显得很碍事。他想到阵地的最前沿，警卫员会为了首长的安全考虑，死活不让他往前沿靠。胡师长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身边又不能没有警卫员，于是他就选中了瘦小的父亲给他当警卫员。

父亲经常牵着飞火流星随在师长的后头，飞火流星自从救过了师长，便在师长眼里从一匹战马一下子变成了伙计。师长是山东人，他称飞火流星伙计的时候，舌头打着弯，声音一颤一颤的，听起来亲切温暖。平时行军的时候，胡师长很少骑马，而是由父亲牵着。场面就有些可笑，遇到急事的时候，胡师长呼哧带喘地在前面飞奔，父亲牵着马在后面跟头把式地追，飞火流星随在后面就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胡师长舍不得骑马，飞火流星救过师长的命。

但打仗的时候却是个例外，冲锋陷阵，胡师长总要和飞火流星在一起。那时，马随人的指挥，奔腾躲闪，天人合一。只要胡师长的战刀一举，飞火流星顿时亢奋地嘶鸣一声，指哪打哪，没有半点犹豫。

每次战役结束后，胡师长总要犒劳一下飞火流星。有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黄豆、鸡蛋什么的，胡师长从来都舍不得自己吃。他要把这些补养品送给飞火流星。那时的胡师长显得很温存，一声又一声地叫着伙计，眼神里满是温情和骄傲。

照料飞火流星便成了父亲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每天夜半，他都要起来，为飞火流星添草加料。父亲对这一切并不陌生，他在参军前是给东家放牛的，东家共有三头牛，两公一母。那年春天，两头公牛发情了，为了争夺母牛，两头公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在山坡上顶了起

来，父亲干着急，拉不开，打不散，眼见着两头公牛双双滚下了悬崖，只剩下那头母牛，落寞地在山坡上叫。父亲眼前的天黑了，地陷了，他没法儿向东家交代。牛他是赔不起的，就是他一生的血汗钱也不一定能值两头牛钱。他蹲在山坡上，守着那头形只影单的母牛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又哭了一会儿，父亲还没有想好办法。

这时，山下正有队伍经过，是胡师长的队伍。在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救星。他从山坡上跳了起来，耸着瘦小的身子向队伍跑去。

父亲和牛呀马呀的打交道是很有经验的，他知道马无夜草不肥的道理。父亲每夜都要起来数次，为飞火流星添草拌料。在父亲的照料下，飞火流星越来越膘肥体壮，茁壮成长。飞火流星有着一双大眼睛，它经常水汪汪地望着父亲，望得父亲心里一颤一颤的。马是通人性的，你对它好，它会加倍地报答你。

夜半时分，借着月光，父亲为飞火流星添完草料之后，经常蹲在地上和它凝视。

父亲说："吃吧，多吃点，打仗时好有劲驮着师长。"

父亲还说："飞火流星，你要照顾好师长，不能让师长在打仗时有半点闪失。"

马似乎听懂了，很响地打着鼻响，回应着父亲。

后来父亲不仅能扛动枪了，他还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胡师长不忍心让父亲待在自己身边了，便让父亲下到营里当了名排长。父亲离开胡师长时，冲接自己班的警卫员，千叮咛万嘱托要他照顾好飞火流星和师长。先说师长的脾气爱好，又说到了飞火流星喜欢吃什么，有什么规律等等，直到新警卫员点着头，一一记下了，父亲才给师长敬了个礼，上前又拍了拍飞火流星的头，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几年的时间，父亲和师长、飞火流星的感情已经很深了。他离开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胡师长说："小石头，好好干。"

飞火流星睁着一双温情的大眼睛，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山冈后面。

父亲离开师长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飞火流星被炮弹炸死了。那是一次说不上很大的战斗，一颗炮弹呼啸而来，飞火流星出生入死，已经很是训练有素了，师长正在指挥战斗，忽略了头顶上呼啸而至的炸弹。飞火流星跳了起来，把师长摔了出去，这时炸弹落地，飞火流星就这样死了。

飞火流星死后，部队给胡师长配了好几匹战马，胡师长一匹也没有

看上。他在怀念他的飞火流星。从此，师长形单影只，只有警卫员伴随他左右，少了飞火流星。那一阵子，师长显得没精打采。

又是一个不久，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胡师长被一颗流弹击中了心脏，牺牲了。父亲那时已经是连长了。他蹲在师长的墓前，热泪长流。他说："师长，要是飞火流星在，你就不会死。"

父亲还说："师长，你和飞火流星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二

在辽沈战役打响前，父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马。那时父亲是一八三团的团长了。父亲的马叫草原青。它是匹蒙古马，个头不高，但浑身结实，见骨见肉。

父亲是在和平解放长春那一年拥有草原青的。那时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救济灾民，进城不久他们便沿街架了一溜大锅，铁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高粱米粥，然后把这些粥分给饿蓝了眼睛的人民。父亲望着这一排排一列列面色饥黄的群众，眼圈红了。他又想起小时候，逃荒要饭时的情景，但父亲明白，要消灭敌人，自己就会有牺牲。眼前饥饿至极的群众就是为革命做出了牺牲，父亲不断督促战士，把粥熬得干一些，碗里盛得满一些。

就在这时，父亲看见了草原青。它和别的马一起在战士们的牵引下，正从大街上走过。这是师里后勤的人从军里领回了几匹马。那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按规定他是可以配备一匹马的，前一阵部队一直忙于打仗，没来得及休整。于是，父亲一直没有马。刚打完一场胜仗，军里从内蒙古买来了一批马，又分给各师来装备部队。父亲在众多的马匹中一眼看中了草原青，父亲是个行家，他有放牛的经验，也有给胡师长养了几年马的经验，他一眼就认定草原青是一匹好马。草原青似乎也看见了父亲，四目相视，草原青仰起头，很响地打了个响鼻。父亲在草原青的响鼻中，一激灵打了个冷战，有一种想畅快地撒一泡尿的那种感觉，父亲的呼吸开始急促了。草原青在街头消失好久了，父亲才醒怔过来。他冲警卫员小伍子喊：“快，跟我去师里。”

父亲来到师里，找到了分管后勤的李满屯，李满屯一见父亲就知道父亲是打什么主意来了，他冲父亲说：“石头，说吧，看上哪一匹了，挑吧。”

父亲嘿嘿一笑，指着草原青说：“就是它了。”

李满屯的脸立马就黑了，他压着嗓子说：“这匹马可是给师长选的，你咋就看上它了呢，换一匹吧，除了这匹哪一匹都行。”

父亲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拉长了脸，回身冲小伍子说：“走，这马咱不挑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门这时开了，师长披着大衣走了出来，他一眼就看见了父亲，响亮

又亲切地叫着："石头，来挑马来了。"

"不挑了，有啥挑头，都让人挑完了。"父亲气哼哼的样子，把后背冲向了师长。

师长喜欢父亲，父亲的一八三团是师里的尖刀团，所有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一八三团。师长把父亲看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师长看出父亲不高兴了，走过来，冲父亲的后背给了一拳说："看上哪匹了，我做主，给你了。"

父亲转过身冲师长说："真的？"

师长说："不就是几匹马嘛，我当然做得了主。"

父亲指着草原青说："就是它。"

师长说："那你就牵走。"

这时李满屯走过来，冲师长说："师长，这匹马可是专门给你选的。"

师长说："不都是马嘛，我要哪匹都行。"

师长这么一说，李满屯就不好说什么了。

父亲撸胳膊挽袖子地说："那这匹马是我的了。"

师长也很干脆地一挥手："牵走吧。"

父亲冲小伍子一挥手，小伍子早就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把抓过草原青，头也不回地走了。

草原青被牵回一八三团的当天，引来了众多干部战士的围观。他们七嘴八舌，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匹青马，草原青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杂色，浑身上下"青"彻透底。

有人就说："团长，给马起个名字吧。"

父亲早就在琢磨名字了，他背着手，绕着马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然后就说："我看就叫草原青吧。"

从此，草原青就有了自己的名字。

父亲为了显摆自己的骑技，也是为了拥有草原青，当众就骑上了草原青的脊背，这个猝不及防的动作，把草原青吓了一跳。

草原青从内蒙古运来之前，还是匹没有调教过来的马，从来没有人骑过它。在这之前，它和它的同类们，在茫茫的草原上，左冲右突，任意驰骋。父亲突然出现在它的后背上，它本能地开始反抗，它先是立起身子。这一点，父亲早有准备，他夹紧双腿，身子伏在马背上，紧紧抓住缰绳。草原青第一招，没能把父亲摔下去，它的自尊心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加上众人拍掌叫好，在这之前，草原青还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它一下子恼羞成怒了。四蹄落地之后，飞了似的蹿出去，它的突发

动作，引来了众人一片惊呼。

草原青一边跑一边上蹿下跳，它想一下子把父亲甩掉，让它回归到无拘无束的草原生活中去。父亲却不上它的当，不管草原青怎么蹦、跳，他都像块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了草原青的背上。

父亲是兴奋的，他想，自己没有看错草原青。以前他无数次地想过，自己就该有这样一匹马。烈性、暴躁，甚至还有些不讲理。父亲就喜欢这样的士兵，打仗的时候，就是靠这样的士兵才能啃下最硬的骨头。他喜欢的马自然也是这样的，父亲那一刻，激动得坐在草原青的后背上嗷嗷乱叫。父亲的胡言乱语，更加刺激了草原青。它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后背上的这块狗皮膏药掀掉。它以加速的方式向前狂奔，父亲感受到了两耳呼啸而过的风声，他激动得面色潮红，双股打战，他又有了要撒尿的感觉。就在这时，草原青突然来了一个马失前蹄，这是父亲做梦也没想到的。他顺着惯性一头栽了下去，结果是，父亲的头上起了一个包，左手也戳了一下，红肿了起来。草原青的阴谋得逞了，它又蹦又跳地向前跑去。全团的人分成了两拨，一拨向草原青围追过去，另一拨奔向了父亲。

第一个奔到父亲面前的自然是警卫员小伍子，他大呼小叫地把父亲扶了起来，父亲很不满小伍子的大呼小叫，他一从地上站起来，便说：“咋呼个啥，我不是没事嘛。”

父亲站起来没摸头上的包，也没去捂戳了的左手，而是冲着草原青狂奔的身影说：“这马，老子要定了。”

草原青自然是被众人抓住了，然后被牵了回去拴在柱子上。

照顾草原青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小伍子的身上，他围着草原青一边转一边运气。它把团长给摔了，可以说摔得团长鼻青脸肿，这对警卫员小伍子来说，没有照顾好首长的安全，这是他的渎职。他想踹草原青一脚，更想打它一巴掌，可他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草原青一直用机警戒备的目光望着小伍子，望得小伍子一直没有下脚和下手的机会。

这时父亲出现了，他头上的伤在卫生所包扎上了，左手腕子也缠上了。食堂送给父亲三个生鸡蛋，那是为了给父亲补身体的，父亲揣着三个鸡蛋大步流星地从外面赶回来。他一眼就看出了小伍子的动机，马上大声地制止道：“小伍子，你想干啥？你要是敢动它一下，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伍子听父亲这么一说，立马蔫了下来，委屈地说：“团长，这马太野了，要不咱们去换一匹吧？”

父亲冲小伍子很粗鲁地说：“你放屁，我就喜欢这样的烈马、好

马。”

小伍子早就习惯了父亲这种粗鲁，立马就不吱声了，立在一旁。

父亲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个鸡蛋，在拴马柱子上磕碎，用手接住蛋黄和蛋清，把手伸到草原青的鼻子下，父亲用柔情似水的声音说：“吃吧，伙计。”

父亲把草原青也称为伙计了，这时，他想起了胡师长和飞火流星，那是怎样的一幅人与马的情感图画呀。父亲的一声“伙计”，勾起了他无尽的思念，这时，父亲的眼圈红了。

草原青似乎看出了父亲并没有恶意，先是把头探过来，在父亲手里闻了闻，后来又用唇碰了碰，接着马上就吃了起来。父亲一口气把三个生鸡蛋都喂给了草原青。草原青潮湿、温热的双唇在父亲的手心游走着，让父亲感到了无比舒畅，一种亲情顺着父亲的手臂流进了父亲的心里。

那时，父亲柔和着声音说：“马这东西通人性，只有你对它好，它才对你好。”

这句话，似乎是对小伍子说的，又似乎是对自己说的。

长春和平解放后，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这给父亲驯服草原青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每天，部队训练的操场上都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边，战士们以班为单位，训练得喊杀连天。这边，父亲骑着草原青打马飞奔，小伍子为了保护父亲的安全，随着草原青快步飞跑。

这时的草原青并没有完全接纳父亲，它的心里，还在抵抗着父亲，排斥着父亲。它想出各种花样想把父亲从后背上甩下去，不过它的花活一件又一件地被父亲识破。

草原青又气又急，只能没命地奔跑，发泄着胸中的不满。这可就苦了小伍子，小伍子和草原青一样，已跑得通身是汗了，只要草原青跑下去，他就要跑下去。父亲对小伍子的做法很不高兴，他冲小伍子喊：“你拉倒吧，一边歇着去。”小伍子不能歇着，要是父亲有啥好歹的，他没法交代。

父亲说了几遍之后，小伍子无动于衷，仍亦步亦趋地跟着草原青疯跑下去。父亲就想：爱跑，你就跑，看你们能跑到啥时候。

草原青首先放缓了奔跑的速度。它累了，它也有些认命了。心想：就让后背上这个家伙骑着吧，看他能骑到啥时候。

草原青放慢了速度，小伍子这才放下心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大嘴气咻咻地喘。

父亲望了眼草原青又望一眼小伍子，他咧着嘴笑了。

三

草原青果然是一匹野马，虽然父亲可以自如地骑在它的身上了，但它骨子里仍野性未泯。说不定什么时候，便咆哮、蹦跳，同时，它又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做出一些荒唐又无知的事情来。

在初始的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行军打仗中草原青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父亲凭着对马的经验，他知道草原青是匹好马，但也需要好的主人来调教。现在的草原青还没有调教出来，它既野性又没见过世面，它还是一个生坯子，离一匹训练有素的好马还相差遥远。

草原青似乎习惯了人，尤其是身穿黄军装的这些人。在草原的时候，它做梦也不会想到今生今世会见到这么多人。刚开始，它一见到人便全身紧张，焦灼不安。后来它觉察出，这些身穿黄军装的军人虽然舞枪弄炮，但对它还是很友好的。有的战士跑过它身旁的时候，还会伸出手拍拍它的头，或者是梳理一下它的鬃毛，这一点让草原青感受到了友好和亲切，甚至，它已经习惯了他们身上的气味。但草原青听不惯军号声，每次军号声响起，它的神情都焦灼异常，总是想甩脱警卫员小伍子的牵扯。自从有了草原青，管理草原青的任务便落到了小伍子身上。

一次部队行军，休息的时候，司号兵吹响了军号。军号突然响起，吓着了草原青。这一点小伍子没有料到，草原青一下子就从小伍子手里挣脱了缰绳，没命地奔跑起来。

队伍行走在山里，休息的时候部队散落着坐在山坡上，炊事班还要埋锅造饭，草原青突然的惊乍，也使部队惊乍了起来。

小伍子冲草原青的背影喊：“抓住它，别让团长的马跑喽。”

于是部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拦马比赛，一千多号人，漫山遍野地奔跑着，草原青似乎受到了刺激，它越加的亢奋。它把山坡当成了草原，左冲右突。有的战士被它撞倒，有的被它踏伤。

父亲看着眼前的情形也急了，战士都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见不得战士们流血受伤，但他也太喜欢草原青了，更不希望它有什么闪失。父亲一着急便拔出手枪，冲天空连放了三声空枪，嘴里还不停地喊：“你给我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毙了你。”草原青自然是不会听父亲的，一是它听不懂，就是听懂了，它也不会停下的。现在它正兴奋异常，情不自禁，蹦跳奔逃。它毕竟只是匹马，有一千多人围追，最后还是被捉住了，被小

伍子牢牢地拴在一棵树上。这次，父亲对草原青是真的动气了，也许他错把草原青当士兵了，他开口就冲草原青大骂：“再不听话，老子立刻毙了你。”他还拔出枪来，冲草原青比画了一下。也许直到这时，父亲才发现它是一匹马，很不好意思地把枪又收了回去。但他仍冲草原青发着脾气。

父亲说：“你现在不是一般的马了，你是匹军马了。是军马就应该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

父亲还说：“你不是人，你要是人我就给你处分。”

父亲又说：“草原青你是一个逃兵，我石光荣最恨逃兵了，你要是再犯错误，我就派人把你送回草原去，让你继续当野马。”

父亲那次足足训了草原青一顿饭工夫，小伍子给父亲打来了饭，父亲气得也没吃。刚开始草原青还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扬着头，竖着耳朵，目中无人地看这望那，随着父亲的话语层层深入，草原青似乎听懂了，它垂下了头，眼睛也不时地乜一眼父亲，那样子像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战士，任凭父亲发落。

后来父亲训得口干舌燥，一甩手不理草原青了，蹲在一棵树下深一口重一口地吸烟，扔下草原青独自在那里反思。

在草原青的精神世界里，它还没见过自己的主人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它似乎害怕了，开始反思自己不着调的举动了。

从那以后，父亲有意识地让草原青经风雨见世面。有时下达命令的时候，他有意让司号员站在自己和草原青面前，很嘹亮地吹号。草原青果然对号声处变不惊了。后来，它甚至都能听懂各种号声了。休歇号吹响的时候，它会停止前进的脚步，行军号吹响的时候，它又会马上迈动双脚。

打仗的时候，父亲故意把它往阵地上带，刚开始，它感到畏惧，身子往后缩，父亲就用马鞭抽它的屁股，骂道：“你这货，还想临阵脱逃咋的。”

后来，它不怕枪炮声了，相反，它一听到枪炮声马上就兴奋，浑身上下的毛孔都立了起来，血管贲张，可以看到它的血液在浑身上下奔突。

父亲觉得自己没有看错草原青，果然是匹好马。父亲见人就夸奖草原青，父亲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

队伍打锦州的时候，草原青立了一功。那时锦州战役刚刚打响，战斗只在外围展开，黑山屯是锦州东大门的一个门户，那里有一个加强营的重兵把守，因为地形有利，父亲用一个团的兵力，三个营轮番进攻也

没能冲破敌人设置的火力。战斗已经打了两个时辰了，在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父亲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啃的对手。于是父亲在指挥部里坐不住了，他丢掉望远镜，让小伍子去牵马。小伍子不动，拿眼睛看父亲。父亲急了，冲小伍子吼：“你白我干啥，让你牵马你就牵马！”

小伍子不是有意违背父亲的命令，他是父亲的警卫员，保卫首长的安全是他的责任。他了解父亲，父亲一打仗就不要命，经常抱着冲锋枪冲到尖刀班的前头去。为了这，父亲挨了不少批评，小伍子也经常让师长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让父亲到战场上去，这是师长的命令，师长同时还给小伍子一条特权，那就是拖也要把父亲从前沿拖回来。父亲让小伍子牵马，小伍子自然知道父亲要干什么。所以他不执行父亲的命令。

父亲一连下了两道命令，小伍子都没挪窝，父亲正要发火，马上就想到了师长对自己的约束，他也冷静了，立刻换了副语气说：“把马牵来，我不上去，这里太低，骑在马上能看得高一些。”

小伍子信以为真，果然把马牵来了。但小伍子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要为父亲牵马。父亲没办法，只好同意了。这时，一营正在冲锋，父亲亲眼看见二连长挥舞着一把大刀，还没等冲到敌人阵地前，便被流弹击中了。二连长正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一点点地向敌人的阵地爬去。看到这里，父亲脑门喷火，他感受到身下的草原青浑身的血液也在哗哗啦啦地流淌。父亲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想冲上去，雪亮的马刀就插在背上，腰里的二十响盒子枪早已经上膛了。但小伍子手里紧紧抓着马的缰绳，仿佛是一棵树似的立在父亲的面前。情急的父亲突然想出一计，他冲小伍子说：“伍子，我的望远镜。”

小伍子疑心上当，回望了一眼父亲，父亲果然没拿望远镜，他正手搭凉棚向战场上望。小伍子这回不敢怠慢，应声放下马绳，向掩蔽指挥部跑去。机会可来了，父亲用双脚一踢草原青的肚子，草原青早就等着这一踢了。立马箭一样地射了出去，父亲只听到小伍子在身后喊：“团长，你骗人。”

草原青带着父亲一眨眼的工夫便冲到了前沿，父亲左手握刀右手握枪，喊了一声：“冲啊，杀呀！”

冲锋的队伍显然受到了父亲的鼓舞，他们呐喊着向黑山屯冲去。可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他们只向前冲击了几十米，便又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只有父亲单枪匹马地杀了进去。他的子弹很快射光了，就挥舞着马刀在敌营中乱砍一气。

也许是在敌营中，敌人不敢胡乱射击，怕伤着自己人。总之，父亲

只感到头顶上的子弹嗖嗖飞过，但没有伤着父亲的一根汗毛。父亲单枪匹马地正杀得畅快，可急坏了指挥部的参谋长老尚。他在望远镜里看着父亲已杀入敌穴，他明白好汉难敌众手。他急了，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冲锋号吹响了，一营和二营一起喊杀着打响了冲锋。由于正面部队攻得猛烈，国民党部队顾不上父亲的单挑独斗了，他们全力以赴阻击正面的进攻。

父亲没了子弹，觉得只用马刀乱砍乱劈很不过瘾，他又指挥着草原青冲了出来，他在机枪手手里接过一挺机枪，正想返身杀入敌人阵地，突然，草原青身子一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草原青受伤了，它屁股上中了一枪，血正从屁股上汩汩流出。父亲顾不上草原青了，和官兵们呐喊着又向敌阵地冲去。父亲一个劲儿猛冲猛杀，自己又一次突了进去，身后的部队又被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杀红了眼的父亲已经顾不了许多了，他在一块石头后架起了机枪一阵突突，但很快枪里便没子弹了。父亲又抽出了马刀，这回没有草原青了，父亲就短了半截，敌人的一个指挥官发现父亲是个当官的，马上就乐了：“哈哈，当官的，活捉他，去领赏钱。”

敌人冲父亲停止了射击，端着刺刀冲父亲杀了过来。父亲挥舞着马刀和扑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外面的部队干着急，杀不进来，父亲也意识到了危险，但他坚信，就是战死也不让敌人活捉，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把马刀捅进自己的肚子里，也不让敌人近身。父亲越战越吃力，他在不断后退，就在这时，敌人的包围圈闪开了一个缺口。草原青又蹦又跳地冲了进来，在那一瞬间，敌人傻了，他们不明白，这匹马怎么就冲进来了，它一定是疯了。草原青的身后是一片血迹，在这一瞬间，草原青冲到了父亲身边，父亲一跃便骑在了马上，草原青留下一声嘶鸣，转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那场战斗结束后，父亲让医生给草原青做了一次手术，从马屁股里取出三粒子弹。父亲和他的部队立功了，父亲没有把应该系在自己胸前的绸子花系在自己身上，而是系在了草原青的脖子上。

父亲拍着草原青的头说：“伙计，是你救了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草原青正温顺地望着父亲。

四

父亲与草原青的友情建立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父亲真心实意地把草原青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乃至自己的生命。

关于草原青神勇的故事已经传遍了整个部队，没仗打的时候，有很多人借故来看父亲，他们并不是真的来看父亲的，而是来看草原青的。他们一边跟父亲说着桃红李白的话，一边用眼睛瞄着草原青。那一次一八六团的王团长，借着和父亲是老熟人，又提来了一只烧鸡和一瓶白酒，他说要请父亲喝酒，父亲对于喝酒历来是来者不拒的，喝就喝吃就吃。一瓶白酒下去了，王团长才大着舌头，厚着脸说："我说老石呀，你这马好哇，通人性。"

这样的话父亲已经听得很多了，因此也没往心里去，他笑眯眯地瞅着眼前的草原青说："还行吧。"

王团长又把那把日本指挥刀拿出来了，这是一把真正的日本刀，是王团长当连长时，在一次战役中从一位日军少佐手里缴获的。那一次，日本人被包围了，穷途末路了，那个日军少佐拉开架势要用这把刀剖腹自杀。那时还是王连长的王团长手疾眼快，"当"的一枪，把日军少佐拿刀的手射中了，刀就掉在了地上。日军少佐成了俘虏，刀自然成了战利品。那时胡师长还没有牺牲，胡师长做主，把刀奖给了王连长。父亲一直羡慕王团长身上的那把日本战刀，钢是好钢，白灿灿的晃人眼睛，比父亲那把马刀强多了。父亲也曾厚着脸皮无数次地软磨硬泡，要换王团长的刀。王团长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父亲关于刀的情结便一直梗在心里，平时他一般不爱搭理王团长，觉得一八六团的王团长一点也不通融，死老抠。

今天王团长又把那把日本战刀亮出来了，在父亲的眼前比画，父亲的一双眼睛自然被王团长手里那把刀给勾迷了。

王团长意味深长地笑着说："老石呀，你看这把刀咋样？"

父亲红头涨脸地说："当然是把好刀。"

王团长这时不笑了，抬起头很贪婪地望着在父亲眼前溜达的草原青。草原青的伤早好了，它又能膘肥体壮地引颈长啸了。只不过它的屁股上留下了一个"十"字形的刀痕，医生从那里取出了三粒子弹。父亲的目光一望见草原青身上的刀痕，心里便阴晴雨雪的不是个滋味。那时他

就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让草原青受这么大的罪了。那时父亲还想，要是自己骑着草原青，手里挥舞着王团长那把日本战刀，那应该是杀遍天下无敌手。

父亲这么想着时，目光下意识地又瞥了一眼王团长手里那把战刀。

王团长很暧昧地一笑，冲父亲说："老石呀，我看咱们这么的吧。"

父亲不解，冲王团长说："你说怎么的？"

王团长这才说出实话："老石，我用我的刀换你的马咋样？"

父亲直到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王团长今天来是打他草原青的主意，父亲腾一家伙就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说："老王，你想啥呢，别说你用一把刀，就是十把刀，我石光荣也不会跟你换，你想啥呢？！"

王团长没想到一和父亲提马的事他就这么急赤白脸，话又说得很绝，让他很没面子。王团长腾一下也站了起来，也脸红脖子粗地说："老石，你别不识抬举，不就是匹破马嘛，有啥了不起。你我都是打仗的人，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你敢保证草原青以后不会有个三长两短？"

父亲也火了。冲王团长吼起来："老王，你别吃不着鱼就说腥话，啥三长两短的，这话我不爱听，别说你拿个破刀来和我换马，就是师长、军长要来换，我也不换，除非他要了我石光荣的脑袋。"

王团长那一次气哼哼，身子一歪一歪地走了，虽然他们说的都是酒话，可他们当时心里都清楚，心里明镜似的，都记着这事呢。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再理对方了。跟一对冤家似的。

果然，不久，王团长的话应验了。

事情发生在平津战役，部队从山海关向天津运动，就在秦皇岛附近，父亲那个师和一伙顽敌遭遇了。敌人似乎了解了我军的意图，他们拼命抵抗，还不停地打冲锋，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天津靠拢。

刚开始，是一八六团王团长那个团打敌人的阻击。辽沈战役敌人失利后，这次他们红了眼，誓死要保卫北平和天津这两个门户。敌人发了狠，飞机、大炮啥的都用上了。在秦皇岛一带和解放军纠缠上了。一天一夜，一八六团死伤惨重。一八六团快支撑不住了，这时一八三团正向秦皇岛一带转移，父亲接到了师部的命令，连夜接管一八六团的阻击阵地。为了轻装上阵，所有的物资、马匹、后勤人员，仍向天津进发。当时师里考虑的是轻装阻击敌人，轻装后撤，别让敌人纠缠上。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和草原青告别了。父亲那时还潇洒地拍了一下草原青的头说："伙计，咱们天津卫见。"说完便把草原青交给了分管后勤的李满屯，让他带着一个排的兵力连夜赶往天津。

父亲带着一八三团大部队潜进一八六团阵地时也是午夜。一八六团

打得很苦，王团长都挂彩了，他头上缠着绷带，左手握枪，右手握着那把战刀。父亲一上来，王团长就显得很激动。他还没说什么，父亲先说话了，他还记着和王团长用刀换马的事，于是话就说得不冷不热："老王咋样，有刀也不行吧，咋的？也挂彩了吧。"

王团长也说："老石，你少来这套，老子还不下去了呢。"

父亲说："下不下去是你自己的事，师里的命令你不服咋的。"

王团长一听这话就没脾气了，他气鼓鼓地望着父亲。父亲看着王团长的样子，心也软了，上前拍了一下王团长的肩膀说："老王，下去吧，这里有我呢。"

王团长借着夜色撤下去了。撤下去前，他庄重地给父亲敬了个礼，父亲还礼。从那时开始，阵地便是一八三团的了。

黎明时分，敌人又发动了进攻，那真是一场恶仗，天上的飞机，蝗虫似的往下俯冲，扔炸弹、扫射，地面的敌人，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地向一八三团阵地扑来。

在那一天时间里，父亲不知打退了多少次敌人成营成团的进攻。傍晚时分，父亲才接到撤退的命令。

父亲赶到天津城外和大部队会合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时分了。

先期赶到的李满屯一见到父亲就哭了，他一边哭一边说："团长，我对不起你呀。"

父亲说："咋的了，你哭成这样？"

李满屯说："草原青，我把草原青弄丢了。"

父亲一下子就傻在那里："啥，你说啥？"

他在定睛巡看的时候，四周果然没有草原青的影子。

父亲一下子火了，他不分青红皂白，抡起胳膊就给了李满屯一个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下级。以前他也发火，但他只骂人，还没动手打过人。

原来李满屯带着一个排押着后勤的家当往天津赶的时候，遭到了小股敌人的偷袭，天黑路又不熟，部队就被打散了。他们再一次凑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草原青不见了。当时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周围的情况，他们只简单找了找，周围根本没有发现草原青的影子。他们为了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天津，没敢耽误，一路上，李满屯无数遍地骂自己，他知道，草原青和父亲的感情非同一般，就是丢了自己的脑袋也不能把草原青给丢了哇。父亲一怒之下给了他一耳光，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感到父亲把他打轻了。

那几日，父亲跟丢了魂似的。

此时，仍有部队源源不断地向天津郊区集结，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源源开来的部队。人喊马嘶的。

刚开始，父亲怀疑草原青一定是被后面的部队给收容了。每一次来部队，父亲都要带着小伍子前去询问，上来便说："老张，看见我的草原青了吗？"

老张就说："咋了，草原青丢了？"

那时，在整个军里，草原青和父亲一样著名。认识父亲的人，都认识草原青。认识草原青的人，又都认识父亲。

父亲问完了，还不放心，房前屋后地还转悠两圈。老张就说："咋的老石，还不放心呀，那就再看看。"

父亲不好再看了，他带着小伍子又去别的部队了。自然是毫无收获。

那些日子，父亲火气很大，动不动就发火，骂人，部队在天津城外操练，随时准备解放天津。父亲以往这时，正是嗷嗷乱叫的时候，现在他却愁眉苦脸的。

在这期间，李满屯带着警卫排也不停地去寻找草原青，当然也一无所获。

师长知道了草原青的事，连夜写了一张启事，启事是这样写的：

一八三团团长石光荣同志的战马丢了，有拾到或发现线索者，请速与一八三团的石光荣联系。

师长不仅写了启事，还把父亲丢马的消息报告到了军里。军长对父亲也是很赏识的，连夜把师长写的那则启事发往全军。

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军都知道父亲的马丢了，训练之余，便不断地有熟人来安慰父亲。

他们说："老石呀，别上火。"

他们还说："不就是匹马嘛，丢了就丢了，等解放了天津再整匹好的。"

父亲嘴上的火泡一个劲儿地往外长。

他们又说："老石你看你，不让你上火，你还真上火了。"

……

父亲做梦都梦见草原青回来了，他每天夜里都要惊醒几次，他冲小伍子说："伍子，草原青回来了，快，快。"

小伍子刚开始还信以为真，立马往外头跑，但哪里有什么草原青呢。

几天下来之后，小伍子再也不听父亲咋呼了，父亲喊自己的，小伍

子仍死睡，清醒后的父亲也就不咋呼了。

那一夜，父亲又做梦了，他又一次醒来，他喊："马，草原青。"他从炕上坐起来时，果然看见窗户纸外，月光下，一匹马的影子，那匹马还咴咴地叫着。父亲揉了揉眼睛，待确信无疑后，他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果然是草原青，几日不见，它瘦了。但它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伸出头，用舌头一下下轻舔着父亲抱住它脖子的手臂。

父亲说："伙计，你可回来了。"

父亲又说："伙计，你可想死我了。"

那一夜，小伍子端着马灯，父亲就那么痴痴呆呆地看了草原青一夜。

草原青失而复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军，全军上下都震惊了。他们更加确信，草原青是匹神马，通人性的马。

谁也不知道，草原青是怎么找到部队，又找到父亲的。都说这是个奇迹。但父亲一直坚信，他和草原青上辈子就结了缘。

五

草原青的失而复归，使父亲与草原青的情义又向深度和广度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以后，父亲和草原青形影不离。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走在前面，草原青随在后面，草原青身后又跟着警卫员小伍子。父亲走到哪里，草原青便跟到哪里，这种场面很有趣。一些和父亲比较熟的军官就和父亲开玩笑说：“老石，你的马都成了你的影子了。”

父亲听到这话，只是浅浅地笑一笑。

有人还说：“老石，配给你的马不骑，你想让它骑你呀。”

这回父亲严肃了起来，正色道：“它也是个通人性的动物，你对它好，它才对你友善。”

那人又说：“那它不成了你兄弟了。”

这话说到父亲心坎里了，父亲把草原青看得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每天夜里，父亲都要起床数次，去看他亲如兄弟的草原青，有时还亲手喂草喂料。有时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黄豆、鸡蛋什么的，分给父亲的那一份，父亲从来舍不得吃，转头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了草原青。

夜晚的时候，父亲有时睡不着，他便披衣起来，走到草原青身旁，拍着草原青的头，和草原青絮絮叨叨地说上一些掏心窝子的话。父亲冲草原青说小时候讨饭的事，也说打仗的事，那神情一点也没把草原青当畜生，仿佛在向一个知心的亲人叙说着这一切。

这时天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草原青嚼草料的声音在父亲听来，像一阵动听的音乐，清脆悦耳。

站在一旁的小伍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团长，拉倒吧，咱回去睡觉吧。”

父亲不满地白了一眼站在身后的小伍子。没好气地说：“爱睡你就回去睡去，你就知道睡觉。”

小伍子就不吭声了，原先站着，现在改成坐着了。他不能离开父亲，这是纪律。小伍子年轻觉大，没多一会儿坐在那里就睡着了，还打着小呼。父亲在小伍子的鼾声陪伴下，继续和草原青絮叨着陈年往事。草原青似乎也听懂了，它温顺动情地望着父亲，眼睛还一眨一眨的。

父亲只有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才舍得骑上草原青，按照父亲的话说，草原青为他多长了两条腿。

草原青果然没辜负父亲对它的厚爱，它驮着父亲，第一个冲进了天津城，又走进了北平城，青石板路在草原青的蹄下发出一串脆响。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又开始了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那次著名的大王庄战斗中，父亲和草原青各自发生了一件永生难忘的大事。

大王庄是徐州的门户，淮海战役拿下徐州是我军重要一步棋，正如辽沈战役前，拿下交通要塞四平一样的重要。国民党自然也看到了这一步关键的棋，他们一方面在徐州投以重兵，另一方面为了保卫徐州，又在大王庄配备了两个师又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期阻止我军前进。

大王庄作为解放徐州这一仗就显得尤为关键，战斗打得有多么残酷就不用说了。父亲骑在马上，左手握刀，右手握枪，指挥着全团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阵地夺下来了，还没等队伍喘口气，敌人又来了一次反冲锋，阵地又丢失了，反反复复，两军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拉锯战。

在一次放弃阵地的后撤中，一发炮弹落在了父亲的左侧，小伍子就随在父亲的身后，那时的枪炮声已经听不清楚有多少了。他们谁也没注意到这时落下的炮弹，炮弹的气浪一下子把父亲从马上掀翻在地上，草原青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敌人就在身后，他们蜂拥着跑上来，小伍子这时已经顾不上草原青了，他奔向了父亲。背起昏死过去的父亲就往后撤，部队在掩护。小伍子总算把父亲完好无损地抢救下来了。草原青却被敌人俘虏了。

父亲并没有受伤，他只是被近在咫尺的爆炸声震昏了，估计草原青的情况和父亲类似，它是在晕头涨脑，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情况下，误跑到敌人阵地上，被敌人捕获的。

父亲很快就清醒了过来，他醒来的第一件事便问：“小伍子，我的草原青呢？”

众人不好回答，犯了天大错误似的在父亲面前低下了头。

父亲活不见马，死不见尸，一切便都明白了，他一下子跳将起来，舞着手枪喊着：“冲啊，把草原青夺回来。”

在父亲的引领下，新的一轮冲锋又开始了。阵地是夺下来了，可他们连草原青的毛也没看到。敌人撤下阵地的时候，把缴获的草原青牵走了。他们没能俘获共产党的军官，但缴获了军官的战马，这样同样可以让他们去向上司邀功领赏。

果然，草原青落到了一位姓沈的国民党师长手里。沈师长正为没有坐骑而懊恼不已，以前他也骑马，后来就改坐美式吉普车了。前一阵子

和解放军打了一仗，吉普车被炸翻了，自己侥幸捡回了一条命，车却没了。后来改乘轿子，由四名士兵抬着。坐轿子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慢不说，一点也不威风。行伍出身的沈师长还是喜欢骑马，或坐美式吉普。

当手下把草原青交到沈师长手里时，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一匹好马，那蹄口，那神气。沈师长一高兴，果然赏了那位连长二十块大洋。接下来，沈师长背着手在草原青面前转来转去，他太喜欢草原青了。他按捺不住，便骑到了草原青的后背上，草原青对沈师长早有防备，它不允许陌生人骑上它的后背，在沈师长还没有坐稳的时候，它突然抬起前蹄，一声长叫，便把沈师长摔了下去。

沈师长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冲着那些拥过来的参谋人员说：“好马，果然是好马。”

他有些没面子，但军人出身的他，骨子里有一股征服欲，如果一匹马谁骑都可以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好马了。这一点沈师长懂。他整了整衣冠，又一次飞身上马了。这回草原青没有把他摔下来，沈师长也是名好骑手。接下来草原青便开始狂奔了，师部所在地，是一个打谷场，地面很宽，足够草原青狂奔了。沈师长在马上领略到了军人的豪气，他听着耳边的呼呼风声，激动得还做了几个拔枪射击的动作。那群围观的参谋人员，还一起为师长叫好。想不到好声还没消失，草原青突然来了一个马失前蹄，沈师长猝不及防，一头便从马上栽了下去。这次沈师长摔得很惨，那些下属们跑上前来把沈师长搀了起来。沈师长一手捂着腰，一手捂着头，哼叽了一会儿道：“好马，真是好马。”

有人建议：“师长，共产党的马都姓共，我看还不如一枪崩了它算了。”

沈师长大喝一声：“混账，这是匹好马，早晚我会调教出来。”

接下来，沈师长做出了调教草原青的一个计划，他让人弄来了好草好料，亲自放到草原青面前，草原青连看都没看，歪过头，敌视地望着沈师长。沈师长心里一怔，但嘴上仍说：“好马，烈性。”

按沈师长的想法，草原青还是不饿，加上环境不熟，他想过上一两天之后，草原青就会吃草吃料的。

没想到的是，三天之后，草原青仍没有吃喝的意思，它趴在那里，昂着头，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沈师长这才明白，原来他啃上了一块硬骨头。他打心眼里喜欢这匹马，贞洁、烈性。他为了征服草原青，让手下人用皮鞭子抽打草原青，软的不行，只能动硬的了。

每一鞭子抽在草原青的身上，都引来草原青的啸叫。打了一顿，草原青仍然不吃不喝，三天下来，草原青已经瘦了一圈。它在思念着父亲，思念着部队。

那些日子，父亲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他吃不好睡不着，两眼里布满了血丝。他为草原青动了真情。他不知草原青是死是活，更不知它是否受苦受罪。那几日，父亲带着部队玩命似的冲锋，恨不能一口气就把敌人冲垮了，把草原青找到。

敌人两个师又一个加强团，双方都在玩命，想一口吃下个胖子没那么容易。夜晚是双方休战时间，白天拼杀了无数次，双方都借着夜晚这一点时间喘口气。在静静的夜里，父亲站在阵地最前沿，谛听着敌人的动静，他似乎听见了草原青的啸叫。

他冲小伍子说：“你听，是草原青在叫呢。”

小伍子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到，摇了摇头说：“团长，你一定听错了，我咋啥也没听到。”

父亲又说：“真的是草原青在叫。”

那几日，父亲惦念草原青，神经几乎崩溃了。第五天晚上，父亲终于忍不住了。这几日小伍子怕父亲有什么唐突的举动，一直看着父亲，现在他终于熬不住了，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父亲趁小伍子睡熟之际，又在动寻找草原青的心思。

父亲并没有鲁莽行事，他爬到阵地前沿，把敌人的一具死尸搬过来，把衣服扒下，穿在了自己身上，左手握枪、右手提刀地向敌人摸去。

沈师长一直整到了第五天，仍没见草原青吃喝一口，他彻底失望了。他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上两天草原青就会活活饿死。他不想把它放了，那样的话等于让对手如虎添翼。这些日子接连打仗，没改善伙食，他下命令把草原青杀了，让师指挥部的人改善伙食。他下完命令便回去睡觉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看到这么优秀一匹马死亡的过程。

打谷场上架了一口大锅，水都烧开了。几个士兵，在一个连长的带领下，提着一把锋利的刀，准备向草原青下手。就在这时，父亲出现了，他现在已经红眼了，顾不了许多了。他一抬手，先把连长干倒了，又一挥手用刀劈死了提刀的那个士兵。那几个人愣了，他们不明白，自己人为什么冲自己人连开枪又用刀的，他们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转眼便成了刀下鬼。

草原青一眼就认出了父亲，这个身影它太熟悉了，不知哪来的气

力，它腾的一声从地上站了起来，父亲上前一挥刀便割断了系在桩上的缰绳。

草原青叫了一声，父亲一纵身便骑到了草原青的背上，大喊了一声：“走，咱们回家。”

马快风疾，一闪身，草原青和父亲便冲进了夜幕。回过神来的敌人，喊杀着冲了过来，他们一边叫喊，一边开枪，子弹嗖嗖地在父亲头顶身边掠过。他已经顾不了许多了，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回到自己阵地上去。

小伍子这时也带着人迎了上来，他醒来后发现父亲不见了，便什么都明白了。于是他带着尖刀连，潜进敌人的腹地，找到了父亲，和追上来的敌人交上了火。

草原青驮着父亲一口气跑回了阵地，父亲从草原青身上跳下来，草原青扑通一声也倒下了，父亲扑过去，一把抱住了草原青的头，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草原青的泪水也汩汩欢畅地流了下来。

草原青得救了，父亲为此受了一次党内警告处分。理由是：身为指挥员，私自闯敌营，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从那以后，受了处分的父亲仍乐呵呵的。关于父亲和草原青的这段故事从此传遍了军营，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佳话。

六

草原青陪伴着父亲迅捷地打完了淮海战役，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天涯海角”，然后父亲骑着草原青便班师回朝了。父亲和草原青都披红挂绿的，在一大群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秧歌队的夹迎下，父亲打马扬鞭从欢迎他们的秧歌队中看中了母亲，于是又有了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父亲在进城以后的日子里，和草原青一样，神情落寞，无所适从。那一阵子，父亲提着马鞭，在部队的营院里进进出出，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父亲习惯了打仗，突然没仗可打了，仿佛农民离开了田地，袖着手、仰着头，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了。

草原青进城以后，精神也不怎么振作，这些年来，它随着父亲东打西杀，听惯了枪炮声。听惯了让它热血沸腾的军号声，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它不习惯，真的不习惯。

父亲更不习惯，那时父亲已经是师长了，部队没仗可打，他这个师长当得便无滋无味。父亲来到草原青的身旁，两个老伙计，磨磨叽叽地说了这番话，当然是父亲说，草原青听。

父亲说：“伙计，这些日子我咋老觉得空空落落的呢。”

草原青理解地望着父亲。

父亲又说：“这他妈日子过得，真是的，想想咱们在战场上那些日子，三进三出杀进敌人阵地，那才叫畅快。”

草原青啸叫了一声，算是应和了父亲。

父亲还说：“伙计，咱俩现在没啥事干了，难受哇。”

草原青英雄所见略同地望着父亲，目光里流泻着情和义。

父亲再说：“待得皮子都紧了，咱们出去遛遛去吧。”

接下来，父亲顺手解下了草原青的缰绳，翻身上马。从那以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父亲端坐在草原青的背上，草原青毫无朝气地走在城里的大街上。街面是青石板铺成的，草原青有些不习惯，甚至忘记了该先迈哪条腿，但还是小跑起来了，在青石板上留下了“呱嗒呱嗒”一串脆响。警卫员小伍子远远地随在后面，这组画面在一段时间里，显得从容不迫，老生常谈。一点也不激情，有些百无聊赖的样子。

这样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整顿市容。部队在这时，给师以上的干部配备了美式吉普，那是在

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也是未来的需要。

城市部队里的马是不能养了，部队决定要把这些立过功的战马送到草原上的骑兵部队去，让它们在骑兵部队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在那里发光发热。

消息传来的时候，父亲并没把这条命令当回事，他觉得这辈子不会离开草原青了，草原青是立过功的，是自己的伙计和战友，部队不养它，那他就自己养，把它牵回家去总可以了吧。

那几日，王师长和李师长都把自己的战马交出去了，他们改乘了美式吉普，也是那几日，改坐吉普车的人都觉得新鲜，坐在吉普车上，让司机一趟又一趟地在营院里开进开出，属于没事找事过车瘾。父亲看不惯他们的张狂劲儿，根本不用正眼看他们，骑着草原青该干啥还干啥。王师长遇到了父亲，让司机减速慢行，把窗玻璃拨开冲父亲说："我说老石，你骑个破马瞎溜达啥呢，还不快去坐车。"

父亲不耐烦地冲王师长挥挥手说："你坐你的车，我骑我的马，碍你啥事了，走你的。"

王师长说："你这个老石，看你能把那匹破马骑到啥时候。"

父亲真没把马骑到啥时候，两天后，父亲不交战马的消息便传到了军长的耳朵里。军长一拍桌子自语道："这个小石头，还反了他了，马上把他叫来。"

父亲来到军长面前，他不知发生了啥事，手里仍摇晃着马鞭子，他以为军长会交给他什么打仗的任务。他一进屋就兴冲冲地说："军长，有啥好事呀。"

军长的脸就沉下来了，单刀直入地说："小石头，你为啥不交马？"

父亲愣了一下，但马上说："交马干啥，部队不让养我牵家养去，碍部队啥事了。"

军长火了："小石头，你以为战马是你家私人财产呢，你说咋的就咋的，草原青是部队的一员，它得听部队统一调动。"

父亲一听一切行动听指挥便没词了，他可以不听别人的指挥，但不能不听部队指挥，是部队把他养大的，现在又让他当了师长。

父亲突然蹲下了，扔了马鞭，双手捂住脸，泪水就流出来了，他情真意切地说："军长，我是舍不得草原青呀，它跟了我这么多年，打了那么多胜仗，要是没有草原青我的命早就没了。"

军长听父亲这么一说，也动了感情，他的战马也刚刚交出去，每位指挥员都和自己的战马有一段生死与共的交情，他也舍不得。军长的眼圈也潮湿了，他也蹲在了地上，和父亲面对面地说："现在形势变了，以

后就不打仗了，咱们都骑个马，瞎在城里转悠，这像什么话。把咱们的战马送到骑兵部队去，让他们在那里搞好传帮带，到打仗的时候，咱们再把它们领回来，你看这有多好。况且，这些战马野惯了，也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还是让他们去草原吧。”

军长的一通话，不知父亲听懂没有，反正父亲是不能违背命令的。父亲擦干眼泪，捡起地上的马鞭子，咬着牙冲军长说：“我交，但我得明天交。”

军长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明天交，但还是点头同意了。

父亲在当天，让警卫员小伍子在机关食堂领了一筐鸡蛋，放在自己三楼的办公室里。那一下午，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草原青，他先把草原青牵到水房里，在龙头下彻头彻尾地给草原青洗了一次澡。然后又把它牵到太阳底下，用刷子一下下从头到尾梳理着草原青的毛发。这时父亲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冲小伍子喊：“快把李新闻叫来，别忘了让他拿照相那玩意儿。”

父亲说的李新闻就是新闻干事小李子。不一会儿李干事手端相机就出现在父亲面前，父亲早就和草原青肩并肩地站好了，见了小李子，父亲就说：“小李子，给我和草原青照一个。”小李子不仅照了一个，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复为父亲和草原青照了好几张照片。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他径直牵着草原青上了三楼，父亲把马牵到了办公楼里，又牵到了办公室里，引起许多人对父亲的侧目。他们不知父亲要干什么。

直到第二天早晨，营院里开来了一辆卡车，车厢上又用木头做成了护栏，那是装马用的。这些战马，将由卡车运送到草原骑兵部队去。直到这时，父亲才牵着草原青从楼上下来，这又引起了一群人的交头接耳。父亲的眼睛是红肿的，看样子他一夜也没睡，人们都知道，父亲是在向草原青告别呢，父亲是怎样向草原青告别的这一直是个秘密。

草原青被牵着走向卡车时，父亲一直盯着草原青，草原青也一直望着父亲。此时的父亲显得很平静，一直到汽车启动，父亲背过脸去，他不忍心看草原青一点点地远离自己。草原青的头从木格子里伸出来，它留恋地张望着熟悉的营院和人群。卡车快驶出营院时，草原青突然发出一声长啸，人们都看见父亲的身子一抖，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泪眼模糊的父亲回头望了眼草原青，草原青被卡车载着消失在父亲视线的尽头。父亲只喊了一声：“伙计——”

接下来的日子，都是新闻干事小李子拍的那些照片陪伴父亲度过的，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父亲不时地拿出那些他和草原青的照

片，每次看照片，父亲都潮湿了一双眼睛。

从那以后，父亲坐上了美式吉普车，可他在以后的大半生中，从来都不喜欢汽车。他一坐车便头晕，每次上车前，都要吃两粒晕车药，到地方后，便逃离似的离开车，有时还生气地踹一脚车轮子，嘴里骂骂咧咧地咒一句："他妈的，啥东西。"

父亲的魂被草原青带走了，那时的父亲吃不香睡不好，他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蹲在路边等着进城的马车，有时他会随着进城的马车走上好大一截子路。

按照母亲的话说：父亲魔怔了。

七

一年以后，父亲到了草原骑兵团，亲眼看了一回草原青，他的“魔怔”才有所好转。

父亲一年以后见到的草原青，比以前胖了，它又回到草原当中，看样子精力比以前更加旺盛了。父亲向它走去的时候，它远远地就认出了父亲，它亢奋地打了一个响鼻，便向父亲奔来。它跑到父亲面前一下子就立住了，四条腿并拢，它是在给父亲敬礼。草原青以前是匹野马，在父亲的调教下，已经显得很是训练有素了，但并不正规。回到骑兵团后，它又受到了严格的正规训练。

它向父亲敬完礼之后，便伸过脖子把头探到父亲胸前，用舌头不断亲吻父亲的脸。

父亲说：“伙计，想死我了。”

父亲的手在草原青的头上连拍了三下，接着两行热泪顺着父亲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父亲这时已经调到军区当参谋长了，他是到草原守备区检查工作的，他顺便来到了骑兵团。在草原停留的那几天时间里，父亲一直没有坐车，而是骑着草原青到哨所视察。

刚开始，别的人还都坐车，父亲骑着马走在前面，一列车队随在后面。这让视察队伍行驶起来很别扭，也很好笑，后来，那些人干脆也弃车改成骑马了。父亲这才说：“这就对了。”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都要找机会去草原一趟，名义上是去部队检查工作，其实是去看草原青。每次回来，他都会带回几张草原青的照片，装到影集里，没事的时候，他就翻着那些照片看。

母亲就很有意见，母亲说：“我看你对那些照片比对老婆孩子都亲。”

母亲的话是对的，父亲对母亲以及我的两个兄弟石林石海的态度都不怎么友好，唯一对女儿石晶亲。石晶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喜欢。一回到家里，自己学马趴在地板上，让石晶骑来骑去的。还学马叫，学马蹦，逗得石晶经常开怀大笑。

父亲喜欢石晶是有原因的，他觉得四个孩子中，性格最像他的就数石晶了。小时候的石晶，天不怕，地不怕，假小子一样，经常领着一帮

男孩子玩。玩烦了，还把男孩子打得哭天抹泪的，经常有家长牵着孩子的手，向母亲告石晶的状。父亲回来，不仅不批评石晶，反而把石晶高高地举起来，笑着说："我姑娘行，以后一定有出息。"

石晶就是那时候对马产生兴趣的。父亲回家之后，看草原青照片的时候，总要把石晶拉到身边，然后讲自己在战争岁月，和草原青的故事。石晶听得津津有味、入神入迷。

有一天，石晶仰起脸，神往地冲父亲说："爸，以后我长大就当骑兵去。"

父亲摸着石晶的头说："好孩子，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去。"

这是石晶小时候埋在梦想里的一粒种子，渐渐地在她心里发芽长大。

从那以后，只要父亲一去草原，石晶便死缠活缠地要随父亲一起去草原。父亲被磨得没有办法只好带她去。石晶在骑兵团不仅认识了草原青，还有别的一些战马。

从草原回来后，石晶仍念念不忘那些战马，她经常对父亲说："爸，我想那些马了，昨晚我还梦见它们了。"

父亲说："好，下次咱们再去看那些马去。"

石晶和父亲交流最多的就是那些马了，一说到马，父亲就有些神伤。草原青老了，他每次去，越来越感到草原青的老态。上次去，草原青的牙都脱落了几颗，马的寿命毕竟不如人的寿命那么长久。

父亲一出现在草原上，草原青很快认出了父亲，它想快些跑到父亲身边，可它跑的速度还不如走快，来到父亲身边后，还呼哧带喘的。

父亲看到草原青后，一阵心酸，衰老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父亲心酸地拍着草原青的头说："伙计，你老了，我也老了。"

父亲鬓边的白发也有许多了。

父亲不说什么，静静地凝望着，草原青也凝望着。父亲想起了烽火连天的往事，草原青似乎也在缅怀年轻时激战的场面。两双眼睛就那么对视着，在静静的夕阳下，一人一马的凝视在瞬间达到了一种永恒。

草原青要去了。边防团把电话打到了军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干部又把电话打到家里。父亲得知这一情况，连夜便向草原出发了。

父亲赶到草原的时候，草原青还没有闭上双眼，它挣扎着似乎在积蓄最后一点力气等待父亲。在最后时刻父亲赶到了。父亲蹲了下来，伸出手在草原青的脑门上轻轻地拍了三下，父亲声音哽咽地说："伙计，放心地去吧，如果有来世，咱们再一起出生入死一回。"

草原青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眨了一下眼睛，流出了最后两滴泪

水。父亲为它擦去泪水，草原青终于闭上了眼睛。

骑兵团的战马都是有编号的，还都有档案。它们的出身以及经历都写在档案里。草原青是立过功的战马，死后是要立碑的。

经骑兵团政治处研究，又经父亲同意，草原青的碑上刻了这样一些字。

正面：战马草原青之墓

背面：白山黑水立战功

平津城下逞英雄

鹿回头处断敌魂

草原青名永留存

父亲站在草原青墓前。

他说："伙计，过去的日子我忘不了哇。"

他又说："过去的日子真好，我真想和你回到从前。"

……

后来父亲退后一步，他举起了右手，很标准地给草原青敬了一个礼，父亲说："伙计，你太累了，歇着吧，我老石以后还会看你来的。"

父亲转过身的时候，两行泪水打湿了脸颊。父亲告别草原的时候，骑手们还在操练那些战马，一个号手吹响了冲锋号，上百匹战马遮天掩日地向草原深处冲将过去，冲锋号声、喊杀声连成了一片。父亲在那一瞬，热血沸腾。

草原青去了，但它留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草原红，女儿叫草原白。一红一白两匹战马融在了冲锋的马匹中。

石晶高中毕业那一年十八岁，石晶没有食言，一毕业便嚷着要去草原当骑兵。这可真难为了父亲，不是石晶当不了兵，是石晶想当的是女兵，骑兵团没有女兵编制。后来石晶被特批还是去了骑兵团，成了全军区唯一的一名女骑兵。

石晶当兵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她训练一匹名叫草原红的战马，那匹战马不认识石晶，她骑上三次，被摔下来三次，惹得一群男骑手嘻嘻哈哈地笑。石晶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在一天的夜半时分，她提着马鞭摸到了马厩，照准草原红的屁股狠狠地抽打了一顿。她想以此降服草原红。石晶这回惹的麻烦大了，她不仅受了处分，还被调离了骑手的岗位。这一切，父亲都不知道。一年以后，父亲又一次去骑兵团时，他才听说此事。那一阵子，石晶训练草原红摔伤了左腿，她正缠着绷带躺在床上。父亲还是从床上把石晶捉了起

来，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石晶，也是最后一次打石晶。

石晶后来当满了四年兵，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女骑手了。父亲从石晶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启发，他想在军区创办一个女子骑兵团，他的想法还没有实施，军委的一纸命令下来了。骑兵部队在新形势下已不符合现代作战要求了。于是骑兵部队退出了历史舞台。骑兵序列，在部队里消失了。

年老的父亲，回忆起往事的时候经常热泪盈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军的坐骑倒下了，将军的一条腿折了。”

父母离婚记

一

父亲母亲那一年在延安认识并结了婚。

那一年，艰难的中国革命，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转机，有一批又一批向往革命、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怀揣着对革命的向往会集到了宝塔山下。

那时，延安的天空在革命青年眼中是那么晴朗，汩汩流动的延河水是那么清澈。母亲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热血沸腾地来到了延安，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她抛弃了城市，告别了父母，她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也就是在这种热忱下她与父亲结了婚。

父亲和母亲大相径庭。父亲在参加革命前不知道何谓革命。年老时的父亲，曾心情复杂地给自己做过总结，他说："当年我参加革命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我们都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意。父亲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那时父亲饿得眼冒金星、两眼发蓝，只要谁给他一口吃的，谁就是他的亲爹亲娘。结果那天他的眼前出现了红军队伍，他连想都没想便走进了革命队伍。如果那一天父亲的眼前经过一支别的什么队伍，他是不是也会想也不想地走过去？当然，结果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父亲参加红军那一年，家乡大旱，方圆百里颗粒无收，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在逃荒的队伍中，走着父亲一家老小。后来父亲就和一家人走散了。那时，父亲一连十几天都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父亲觉得自己就快死了。结果就在那时，父亲看到了亲人红军。

随后父亲的历史便和中国革命史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可以说，父亲的历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

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父亲就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父亲不仅大难不死，反而身体越来越茁壮了。在红军队伍

中，虽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和父亲以前逃荒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反围剿中，不仅身体长高了，还当上了一名连长。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一场战役下来，马上就缩编，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打了几仗之后。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当上了连长。

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因为那时，连长、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还操心，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说是一个连，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

打打藏藏，躲躲跑跑，父亲觉得也没什么，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吃饱肚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红军真是不好当，简直是太受罪了。

父亲在湘江打了一场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大仗，结果差点死在那里。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

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那是晚饭后，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不长征就没有活路，后面的国民党部队赶猪似的赶我们。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

父亲就是这样，被国民党逼着赶着。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部队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当时他们那个连，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

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并和母亲结了婚。

二

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从草创初期，一直到陕北，从无到有，一直到壮大，他们总结出了一点，那就是革命“种子”的重要性。于是，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被送到了军政大学。

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军事和文化。对父亲来说政治、军事并不陌生，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带个耳朵听就是了。这时，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至于军事，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又从突围到长征，也都领教过了，所以，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学，就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叫石光荣，以前父亲只有小名，叫小石头。

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一到文化课，他们就全体打瞌睡，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缺花少绿的陕北，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我想这大约和母亲她们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的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俗语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种子”，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否则，徒有种子也是白搭。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也是从那一刻，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前面说过，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生忘死，他们不会有二话，可让他们学习文化，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

斥，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

可刚开始，父亲看到母亲时，眼睛却是为之一亮，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母亲这群人一出现，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美好，几日之后，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从内心讲，她很乐意这样做。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当上文化教员后，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刚开始，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还有些满足和高兴，几天之后，他便开始觉得这是在受洋罪。那时。纸笔都奇缺，于是，只能手指当笔，地当纸了。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然后让父亲照着写。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第二天，他再和母亲见面时，又忘得差不多了。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为了惩罚父亲，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父亲被逼无奈，打着赤膊，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他开始怨母亲了，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一边在心里咒母亲："妈的，小妖精。"他写一遍咒一遍，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字还是那三个字，秩序却全乱了。母亲捂着嘴就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是很好看的，但在此时的父亲眼里一点也不美好，简直就是丑八怪。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当作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一屁股蹲在地上说："妈的，啥鸟名字，老子不写了，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

母亲就正色道："石光荣，不写可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

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父亲知道。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父亲无奈，又拾起棍，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年以后，父亲还感叹地说："当年学识字，受了老罪了。"

因为母亲的认真，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一见母亲向他走来，立马就

脸色铁青，眼前发黑。有几次，他为了逃避学文化，一到上课时间，就躲进厕所不出来，他蹲在里面，吸了一支烟，又吸了一支烟，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结果，他一走出来，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他带着哭腔道："你咋还不走哇？"母亲就说："石光荣，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

父亲的天就黑了。

对父亲来说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灰暗无比。

一年以后，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种子"们，毕业没多久，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一时间，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直到几个月之后，首长找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小石头，你看小杜那人咋样？"

小杜就是母亲。父亲不解其意，瞪大眼睛说："说啥，你说那个小妖精？别提她，一提她我头就痛。"

首长就笑，笑过了又说："小石头哇，当初领导也是为了考虑你的终身大事，才让你和小杜在一起学习的。"

父亲听到头又痛了，他睁大眼睛说："啥？你们咋不早说，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说啥也不和她学，你不知道我这半年的罪是咋受的。"

那时，父亲已经学会了服从组织，见首长这么一说也没话可说了，勾着头吸了两支烟才说："那啥，咱不说受罪的事，不结婚不行么？"

首长说："这是终身大事，要是以后队伍拉出去，天天打仗想找这个机会怕是也没有了。"

父亲听到这又不言语了，最后点点头说："那我就听组织的。"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听组织的，才有了今天，所以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总是深信不疑。那时父亲还很自私地想："狗日的小妖精，你要真嫁给我，看老子不收拾你。"

首长又找到母亲。母亲也感到吃惊，当首长问到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时，母亲只感到可笑。她一想起父亲写字像锄地的样子就感到可笑，别的，没有在心里留下任何印象。

在首长讲了许多父亲的英雄事迹后，母亲终于答应了。当初，她从城市来到陕北是怀揣着对革命的景仰和希望的，她十分景仰这些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身的英雄们。她考虑再三，同意了与父亲的婚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和母亲在宝塔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结合了。父亲和母亲白天闹了一天的大生产。晚上，他们的被子被搬到了一个窑洞里。闹完大生产回来的父亲，肩扛锄头，看着母亲走进窑洞的身影，他的心里莫名地生出几分快意，他那时想："老子受了你半年的

洋罪，我的老师！”想到这，他扔下锄头，大步地向窑洞走去。

三

在父亲和母亲起初结合的日子里，母亲尚不到二十岁，父亲不满三十岁，父亲的精力显得很旺盛。以前父亲随着队伍东跑西藏、打打杀杀，过剩的精力都消耗在了战争中。到了陕北之后。队伍得到了休整。父亲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此这种旺盛的气力有机会用在了年轻的母亲身上。年轻的母亲对婚姻对感情仍然准备不足，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和父亲这种人结合，她的情感更多的是让位于组织上的服从，但在心理上她却难以接纳父亲，就像父亲难以接纳母亲一样。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新婚之夜，父亲在母亲身上尝到了甜头，于是父亲便乐此不疲了。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这种粗暴，况且，她的内心还没有对父亲的爱，每一次父亲向母亲求爱，两人都像打架一样。父亲乘胜追击，母亲层层设障，围剿与反围剿便在那间小小的窑洞中展开了。

后来，母亲渐渐掌握了父亲的短处，那就是每天晚上入睡前，母亲总板起文化辅导员的面孔，教父亲识文断字，一提到识字，父亲顿时蔫了，耷拉下脑袋，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说："今晚不学行吗？"

母亲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她铁着声音说："不行，今晚你不把这两个字写出来，休想睡觉。"

这时，母亲和父亲的身份彻底颠倒了过来，父亲坐在油灯下愁眉不展，母亲的心情就真的和解放区的天空没有什么差别了。直到夜半，父亲仍没能完全把那两个字记住，他拾起身，"呼"的一声把油灯吹熄了。悄无声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了，借着窑洞外透出的朦胧月光，父亲望着母亲，在学习文化上，他的心里异常自卑，这一夜，自然无话。

母亲掌握了父亲的短处，差不多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折磨父亲一次，这是父亲最致命的要害。白天，父亲还曾雄心勃勃，可一到了晚上，父亲便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在母亲面前，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母亲简直就是他的克星。父亲的新婚，灰暗又别扭。

白天，父母都忙于各自的事情，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有相聚的时间。父亲很怕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那孔属于父母的窑洞里。只要有机会，父亲一定要在外面磨时间，直到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窑洞了，他才蔫头耷脑地走回来。父亲回来时，有时母亲已经睡下了，这是父亲最愿意看到的场面。这时的他会像一名地下党一样，神出鬼没地脱去自己的衣

服，然后无声无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没有母亲的折磨，父亲的心情是放松的，很快，父亲便进入了梦乡。

这种相安无事，也是母亲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可父亲的潜意识却不安分，夜半时分，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便管不住自己了。又一次粗暴地把母亲压在身下，母亲挣扎两下，终是没能挣脱成功，于是母亲就清晰地说："石光荣，你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这一声让父亲清醒过来，刚才还豪情万丈的父亲，便一下子中弹似的从母亲身上滚下来。不言不语，理屈词穷地躺下了。

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要摆脱母亲的束缚，只有离开母亲他才能重新树立起男人的豪情壮志，否则，父亲觉得自己都快把男人的颜面丢尽了。

于是，父亲盼望着快些打仗，只要一打仗，父亲又能找回昔日的自己。千军万马面前，他的眉头都不会皱一皱，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在母亲面前这么自卑，能否认得母亲教的字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父亲觉得这一切仿佛是老天注定的，太邪门了。

父亲没怎么太费周折，就盼来了打仗的日子。胡宗南的队伍向陕北进攻了，于是，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了。父亲率领自己营的士兵，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保卫延安的战斗中。

母亲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是在南方哪座城市里学医，战斗一打响，母亲也有了用武之地，母亲被调往战地医院。从此，母亲算是和父亲分开了。

接到战斗任务那一刻，父亲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大步流星地奔回到母亲和他居住的窑洞，母亲已先父亲一步回来收拾行装了。父亲见到母亲，一点也没有分别的愁苦和伤感，他冲母亲眉飞色舞地笑着说："这下我可离开你了。"母亲也一脸的灿烂。她投奔解放区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现在她也不用整日和父亲在一起了，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干她想干的事了。于是，她给父亲留下了一个空前美好的笑容。父亲看到了母亲的笑容，他又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原来长得很美。他想说几句比较柔情的话，毕竟他们这是在分别，以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还不好说。但父亲一想起母亲教他文化课那些灰暗的日子，他心里涌动起的那一点柔情立马就四散了。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分别，他们谁都没有互道一声珍重，仿佛他们是一对逃出笼中的小鸟，各自抖着翅膀一下子就飞向了自由的天空。

接着，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打响了。父亲在战斗中又一点一滴地恢复起了男人的信心。

这段时间，父亲几乎没有见过母亲，他也不愿意去想，只要母亲的形象浮现在父亲眼前，父亲一定会想到那些灰暗无比的日子，于是父亲就不再想母亲了。

母亲在后方医院，她和同伴们在一起。一边关注着前线的战事，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她也没有想父亲。母亲是个晚熟的女人，况且她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最主要的一点是，父亲作为男人还没有真正启开母亲爱的心扉，女人心里没有爱便不会去牵挂去想念。夜晚的时候，母亲偶尔回忆起和父亲曾经生活的短暂岁月，她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的只是一点点忧伤，还有一点点伤害。

也就是说，此时的父母谁心里也没装过谁。如果命运有所改变的话，他们的情感历程到此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没有伤害，没有慰藉，什么也没有，他们还是他们。然而，命运却注定他们经过新的一轮分离后，又重新在一起，接着就有了下面新的故事，新的故事既老又新，说不清道不明。

四

如果说父亲和母亲在革命的岁月中，没有产生一点爱情。那是不真实的。

延安保卫战之后，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视，他一时半会儿没有能力一口吃掉共产党这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于是停止了进攻。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父亲在百团大战中光荣负伤了，这也是命运的安排，父亲住进了母亲所在的医院。

在战斗中部队空前地壮大。随着队伍的壮大，后勤队伍也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大小战地医院就有几十个。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在负伤住进医院之前，父亲和母亲只是匆匆见过几次面，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正常，别说他们当时不在一支部队，而且是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就是在同一支部队能见一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母匆匆相见，他们没有什么语言。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把所有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去，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没什么可说的。父亲一见到母亲就又勾起了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一见父亲，想到的是父亲可笑的粗暴。他们隔着人群，只是那么匆匆一瞥，在心里几乎没有激起重逢后的喜悦和激动。

这次因为父亲负伤，他们得以再一次重逢，也可以说，他们的这次相见，使他们的感情有了质的突破，并有了结晶。

母亲是怀揣理想的小知识分子，她的梦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色彩斑斓，也实际，也浪漫，她和一群学生结伴来到解放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多少粉碎了一些母亲那些过于美好的理想，实际的生活使她清醒了一些，再加上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教育，使她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不是浪漫，而是流血牺牲。虽然母亲意识到了这些，但她仍无法改变小知识分子的天性，爱幻想，易激动，经常心潮难平的样子。经过一段战争的洗礼，她的爱、恶有了些改变，包括对父亲的感情。她明白了什么是最可爱的人。自从参加革命队伍后，父亲是她交往最深的男人。前方炮声隆隆、枪声阵阵。她看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她不能不联想到父亲。想念父亲，

是不具体的，而且是抽象的，她把对前方战士的挂念和关怀，都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说白了，母亲想象中的父亲经过了母亲的理想化。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母亲虚弱的情感也在改变。

就在这时，母亲在众多伤员中发现了父亲。那次父亲负伤有些虚张声势，他的皮肉多处挂花，却没有伤着筋骨。父亲因失血过多，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待母亲确认是父亲后，她的心里动了一下，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毕竟父亲和她是有些关系的，母亲就是对那些没关系的伤员，动情处，她也会忘记自己医生的身份。躲到无人处，伤心动情地流出几滴眼泪，这就是女人、母亲。

父亲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泪水，他的心也有所动，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在前方打仗的间隙里，脑子会冷不丁地冒出母亲，每次打仗前，父亲和所有人一样，把该想的也都想过了。谁知道双方一开火，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呢，战争中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但也恐惧死亡，因为不能避免死亡。过多的死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对死亡便有着和一般人不同的理解。一想到死，就会想到今天的生，梳理自己生的时候，就会想到人生的许多遗憾，这么想时，父亲就会出其不意地想到母亲。母亲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他也算得到过女人了。那种感受是活生生的，挥之不去，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母亲让他有过灰暗的日子，但也有刻骨铭心的时刻。

父亲看见了母亲还有母亲脸上的眼泪，父亲就说：“操，咱们又见面了。”父亲说这话时，是有着许多感慨的。

那些日子，父亲成了母亲负责的众多伤员中的一位，现在他们的位置又一次得到了改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伤员。

母亲照料父亲时就比平时多了些关怀、体贴。这使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得到了空前的改变，父亲就想：“这小杜要是不教文化，还是挺漂亮的。”父亲把可爱归结到了漂亮这一点上。

不学文化时的父亲，在母亲的眼里也不那么愚顽了，作为男人的父亲，此时的刚强和自尊又一次得到了展现，这种展现，让母亲有所心动。

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时，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进行全面休整。父亲也就不急于出院了，伤员不再增加。母亲偶得空闲时，总要在父亲的病床前站一站，摸摸这，看看那。

父亲有一次就感慨地说：“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些字该多好哇。”

这话说得母亲一愣，待她明白过来，只在心里轻吸了一声。这就是

她眼中的父亲，有时愚顽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父亲能起来了，他可以拖着腿走来走去了。那个季节正是春天，处在山沟里的野战医院四周的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山花。父亲鬼使神差地跑到山坡上。采回了一大堆红灿灿的花儿来，他把这些花一直抱到母亲面前。他说：“给你的。”

母亲没料到父亲竟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绯红了脸，有些手足无措地接过了父亲递给她的野花。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得这么有情致。这一怀抱的鲜花打动了母亲那颗芳心。当时母亲又羞又嗔地望了父亲一眼，接过鲜花，低着头就匆匆走了。

父亲望着母亲的背影，他的身子呼地一下热了起来。

这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战争间隙里有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团聚。也就是在这一次，母亲接纳了父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婚，父亲也领略到了真正的母亲。

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聚，母亲怀孕了，不久，她就生下了老大——权。

年老的父母回想起往事，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情感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点之一。

随着环境的改变，母亲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学会了等待。因为权的出生使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了一条无形的纽带。这条纽带一直把他们系在一起。

于是就演绎出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五

权的出世，使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有别于父亲，战争年代的父亲，他更像一条没有了码头的船，在风浪中飘摇着。母亲以及权只是他梦中的一个影子，只有在梦里他们才能偶尔出现。

母亲却不同了，权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她看到权，就会想起父亲，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种种责任。好在母亲在后方医院，不需要她亲自去打仗，但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作战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于是，年纪尚小的权和部队一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权出生时，父亲自然不在母亲身旁，那时他正在太行山一带和鬼子进行游击战。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的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开到了东北。

母亲所在的医院虽然也来到了东北，但她却无法见到父亲，父亲的部队正在营口一带和蒋介石的部队进进退退地进行着拉锯战。

在辽沈战役前夕，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长春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时解放军已经把长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了，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天，母亲的医院途经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村，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在分别五年后，又一次重逢了。在这之前，他们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但阴差阳错他们一直没能见面。

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在长春郊外的村庄里见面那一年，权已经五岁了。那天晚上，父亲亲自把母亲和权接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就是三间民房。一间是父亲睡觉的宿舍，另一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还有一间是厨房，一直到现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那一年。父亲当上了团长。父亲和母亲见面并没有什么话可说，部队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共同的事。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母亲毕竟是女人，她刚见到父亲那一瞬，有一点点激动，不管怎么说，这五年里，她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父亲。这完全是权的功劳，因为权的存在，使母亲无法忘记父亲。但她一看父亲的神态。那种永远无法退却的顽态，又使母亲那一点点感动也消失了。

父亲没对母亲说什么，却对母亲身旁的权说：“这是我的儿子吧，来

让爸抱抱。”

权不理父亲这个情，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说：“你是我的儿子！”

权这么说话不是心血来潮。战争年代的部队还谈不上文明，经常有伤员和母亲的同事逗权说：“权，我是你爸爸。”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别人再这么说时，他也说：“你是我儿子。”

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父亲先是怔了一下，随即就哈哈大笑道：“好，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

权这时就真的很仇视地望着父亲了，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不是兔崽子，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那架势像是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

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结果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一路上，权一直愤怒、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无奈，大度地笑一笑，也就随权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那天晚上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条炕上，在权没有睡着之前，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父亲没有办法，吹熄了灯，只能在暗影里坐着。后来权睡着了，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

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父母都很投入，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而且爬了起来，愤怒地扑向父亲……

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后来权也当兵入伍，在当上连长不久，珍宝岛自卫战打响时，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

父亲得知权牺牲后，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站在办公桌前面，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真是我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六

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是林、晶、海。晶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是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的革命种子。

抗美援朝结束后，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在院落的一隅又辟出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清一色是日式建筑，灰色的水泥建筑，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这些建筑异常地坚固，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这小崽子真他妈的……”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

总之，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一幢日式小楼。楼不大，楼下有七八间房，这对父亲来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一下子安定下来，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那就是他的指挥部，不管是战前，还是战斗中，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显得游刃有余，心里才踏实。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但这一切，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

无所适从的父亲，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的任务，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说一声：“首长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父亲就火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是睁眼瞎，你们难道也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它们又不会说话。”

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再由父亲拍板定夺。父亲有时也不定夺，他听着那些文件，越听越有气，然后就打断秘书道：“别念了，这么点小事也啰里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他们啥事也不做主，都让我拿主意，还让不让人活了！”

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小声地解释：“首长，这是程序。”

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和平年代，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哪个军少个师长，这都不算啥大事。

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念着念着就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而且打起了鼾。秘书便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直到父亲醒来，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

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

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他们吵吵闹闹，楼上楼下窜来跳去。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她已经不当医生了，而是当上了一级领导，上班下班的，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几个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专管。在战争年代，孩子们有保育员去管，和平年代了，他们不是上学就是上幼儿园，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

下班后的母亲，还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因此他们对父亲感情生疏，父亲出来进去的，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父亲回到家，楼上待一会儿，楼下又待一会儿，他不管待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叫一声：“你们都给我住嘴！”

孩子们突然遇到呵斥一时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该干啥还干啥。连续几次之后，在这期间，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胡作非为，可是他们只消停了一会儿。父亲忍无可忍，扑向了孩子们，他就像扑向了敌群，劈头盖脸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通，这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没有止

住孩子们的闹，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

这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让他们都停止了哭，坐到饭桌前。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于是，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唯一的明白人——母亲身上。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猪食。”

说完狠狠放下碗，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令人不敢恭维。母亲是学生出身，战争年代都吃食堂，那时也不可能讲究，谁也没有那么讲究，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其实，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啥苦他没吃过，在朝鲜，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此时他发火完全是心情所致。

父亲这样，母亲自然也不高兴。见父亲摔了碗，她也没心思吃饭了，眼里含了泪，径直找到父亲说：“我做饭就这个水平，要想好吃，有本事你自己做。”

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也算从小参加革命，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

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早知道这样，何必当初。”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时气得脸色苍白。

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

从那以后，父亲就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每天，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于是父亲瓮声瓮气地说：“看啥看，快吃你们的饭。”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在这支部队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让下级们望而生畏。

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七

在父亲眼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不适应这个家。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那时部队就是家。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觉得伤心委屈。这么多年来，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她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这几个孩子，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这使母亲伤心不已。母亲那时就想，父亲走就走，不回来才好呢。

父亲离家出走，吃住在部队里的事，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那就是部队的大事。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父亲一直抓军事，老冯抓政治。老冯戴眼镜，一脸的知识分子气。老冯的确有水平，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曾说：“老冯你看这些有球用，又不管打仗，又不管吃喝。”在父亲眼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因此，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现在不打仗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一会儿一个政策，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总之，搞得父亲不明不白，索性，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

老冯找到父亲就说：“老石呀，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这样？”

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他就说：“家里太乱，不是人待的地方。”

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的景象说了说，他又补充道：“像咱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啥家。”

老冯推一推鼻子上的眼镜，深刻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

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一切都还显得没有头绪。但老冯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家”。

不久，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父亲的四个孩子，除老大权之外，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没有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权已经上小学了，况且权天生早熟，他很少说话，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

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然后就独自生气。一天到晚，不管父亲说什么，她就是不理父亲。

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每天晚上，他和母亲躺在床上，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母亲显得极冷漠，她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不管父亲如何挑逗，她总是无动于衷。父亲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母亲就大声地说："你住手，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我怕再生个孩子，没人管。"

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痛处，他一下子就软了，吸了口气，翻个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最后母亲还是妥协了，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这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几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旁。因为他的生活习惯，使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他却武断专行。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又一个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在父亲的眼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他是部队的首长，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使晚年的自己尝到了孤独的苦果。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

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间，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儿，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八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早就养成了洁净的习惯。这一点和父亲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儿，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时间长了，父亲这种状况让母亲再也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来，放在一旁。当父亲未到桌前，看到这幅景象，就长长地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的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

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照样活得很好。”

母亲知道自己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儿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

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把孩子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是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岔五地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材。"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作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九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过得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分分合合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了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地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闪电般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们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感觉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

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手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

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了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是父亲总是要雷打不动地听收音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诸多大事。

听完收音机的父亲就精神很好地说："要备战了。"操心完国际国内诸多大事后，父亲就困了。他照例不洗脸不洗脚地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响亮的鼾声。母亲躺在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想，要是身旁躺的是师兄会如何呢？

有时母亲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十

母亲这些变化，父亲自然无从察觉。在父亲眼里，母亲也简直是一身毛病。母亲爱干净这一点就让父亲无法忍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见到母亲总是在洗洗拆拆，并且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父亲回到家里脚没处放手没地搁，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因此，父亲一回到家里，心里就很不踏实。

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们出门进门时总要向母亲问好或打招呼，在父亲眼里这都是多此一举。还有就是，孩子们进门也学他们母亲的样子，“哗哗啦啦”地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悄无声息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四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们不再打闹了）。这反倒弄得父亲无所适从，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液。

最让父亲无法忍受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了，没事总爱想心事，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还一次次地叹息，这种样子和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有许多时候，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嘀嘀咕咕，没完没了，有时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他一出现，他们顿时没了话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和他们的母亲学出什么好来，简直是一群叛徒。

因此，父亲在家里总是孤家寡人的，显得比较孤独，他就很反感家里的这种氛围。于是，父亲很热衷搞“拉练”。只有部队到农村、山区野营拉练，他才能感受到什么是轻松和自由。

那一次，父亲的部队来到了河北农村，这时他想起了在朝鲜一位营长的遗言。那位营长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前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师长，我只求你一件事，回国后你去我家替我看看老婆孩子。”父亲当时眼含热泪答应了。回国后，父亲很忙，又被家里家外许多烦人的事所纠缠，一直没有时间兑现烈士的遗言。这次他来到了河北，马上就想到了那位烈士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便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叫来自己的司机和警卫员，向那位烈士的家乡进发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烈士的妻子。那女人听说自己丈夫的部队来人了，隆重而又热烈地把父亲迎进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三间土房，猪呀、鸡呀、狗呀的大模大样地在院子和房间里走来走

去。女人见到父亲时，正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劳动，她用沾满泥巴的手亲自为父亲摘了几根黄瓜，又同样热情地把黄瓜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父亲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就放进了自己的口中。

父亲对这一切都感到亲切和自然，当他坐到女人的土炕上，直到这时他才找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那样地和女人说起了家长里短。他从女人的谈话中，得知女人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自己领着孩子过日子，这一点让父亲很是感动。当然他们也都说到了那位烈士，因年代的久远，女人对这种悲伤已经淡漠了。她的情绪只低落了一会儿，便马上又眉开眼笑了。她大着声音，一边很响地朝地中央吐痰一边和父亲说笑，父亲自然也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乡村的感受，女人的做派。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童年。

女人自然热情地挽留父亲一起吃了饭再走，父亲感觉已经到家了，也就不再客气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又细心地为父亲烫了一壶当地的老白干。父亲坐在土炕上，喝一口白干酒，吃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女人炒出的菜，他心里热了一遍又一遍。那一次，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最后，他脚高脚低地和满面红光的女人挥手道别。直到他坐进轿车里，他才意识到，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家。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都要找这种或那样的借口到河北农村走上一趟，坐在女人的土炕上，喝一回老白干，他才心满意足。

有时，他望着母亲苦闷地想，要是自己的女人是那个河北女人该多好哇。他这么一想愈发地觉得母亲一身的“毛病”让他无法忍受了。

在家里，父亲有时一连十几天也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有许多次，父亲在梦中又去了河北农村，他在梦里一边喝白干酒，一边和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人说家常，那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景象呀。每次，父亲从梦中醒来，他都要失魂落魄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进城后职务造成环境的变化，仍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性，他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他的生命中。现实的环境无法改变他，他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于是，父亲只能在矛盾、困惑中痛苦。

父亲却异常热爱军人这一职业。他从十几岁就走进了队伍，打打杀杀、拼拼争争。当初，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终于过上了这种太平日子。然而，父亲又感到莫名的失落，没有战争，对父亲来讲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好在那时部队经常备战，用备战的形势来防备“美苏”两霸的侵略。于是，父亲身体里那根战争之弦就那么绷着，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父亲对战争这种常备不懈

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支柱。否则，生活中的不幸就会把他压垮。

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到母亲身上，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顺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地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

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十一

更年期导致父亲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在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总是有求必应，如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便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使对方都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两人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

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便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

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

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

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会成为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做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做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

有传言，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感情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动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十二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人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理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待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都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

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

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于是她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吗？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十三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显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叼着烟在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的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的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也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干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还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

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作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岔五地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烘烘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母亲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唉，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剩下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吗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十四

父母离婚之后，在外人看来他们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每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孩子们几周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是自言自语

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

父亲离休

一

父亲在当满了四十七个年头的军人后，终于离休了。父亲离休之后，和那些所有离休的老军人一样，住进了环境优美的干休所。

父亲从十五岁参军那天起，就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离休，被送到一个整齐的院落里让人供养起来。父亲在十五岁那年参军后，他就一直预感到，迟早有一天，自己会战死在沙场上，死在战场上的军人才名正言顺。父亲打过无数次仗，先是和日本人打，接着又和国民党打，后来在朝鲜战场又和美国人打，一路拼杀过来的父亲，不仅没有战死于沙场，反而在战争中壮大了起来，后来竟当上了军区的副司令，这也是父亲从没想过的。没有献身于战争的父亲，终于老了，老了的父亲无可奈何地住进了干休所。

父亲住进干休所那天，最高兴的还要数老尚、老王和老李，他们都是和父亲一起打打杀杀了大半辈子的人，他们在几年前先父亲一步住进了干休所。三个人在迎接父亲进干休所的那一刻，神情犹如失散了多年的孩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爹亲娘。

老尚说："老石哇，离了好哇，以后咱们又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老王说："这是迟早的事，咱们革命一生，也该歇歇了。"

老李说："可不咋的，牛呀马呀的吃草还要拌料呢，何况人了。"

父亲听三个人说，自己一句话也不说。父亲不说话，三个人就不说。

老尚又说："老石哇，别想不开，我们当初来这儿的时候，也是长吁短叹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觉得挺好。"

老王也说："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离了有离了的好处，在职有在职的好处，不管咋样，结局都是一样的。"

老李说："刀枪入库了，咱这辈子也该消停了。"

老尚在职时曾当过军区的参谋长，老王当过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老

李是后勤部长，也就是说，他们在位时曾是司、政、后三个要害部门的主要领导，那时父亲是军区的副司令，他们在父亲领导下工作。此时，父亲望着眼前昔日司、政、后的一把手们，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父亲终于没好气地说："你们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老尚、老王、老李就讪讪地走了。出了门的老尚说："操，这老石还不习惯哩。"老王很含蓄地笑一笑道："会习惯的，人嘛！"老李也说："想当初，哥们不也是这样么，过一阵子，啥都没啥了。"

三个人说说笑笑地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在该醒的时候就醒了。父亲在醒来的那一瞬间，正是部队营区吹起床号的那段时间，此刻，父亲却没有听到起床号，但他还是醒了。父亲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戴帽，然后走出楼门，直到走出楼门父亲才清醒过来。出现在他面前的，已不是列队整齐的军人，而是一些极自由化的老头老太太们，在那里散漫地遛弯儿、聊天、打哈欠，父亲对眼前的一切很不满意。

接下来，父亲就开始跑步了，这么多年了，父亲似乎没有学会任何锻炼身体的招数，只学会了跑步这一项。从十五岁参军那一天起，他就学会了跑步，跑步撤退、跑步追赶敌人、跑步攻占阵地；总之，父亲这一生是跑过来的，每天他不跑出一身透汗他就不舒服，于是父亲就跑。

在自由懒散的干休所里，父亲铿锵地跑步，招惹来许多人新奇的目光。

老尚望着父亲跑步的身影就说："操，这老石，还是那德行。"

父亲跑了一辈子步，早就练出了一套标准姿势，握拳、甩臂、两眼目视前方，表情雄赳赳，身体气昂昂，父亲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地跑下去。父亲的样子和干休所的氛围格格不入，相差十万八千里。

正在练气功的老王、老李等人，见父亲这个样子，就收招换式，冲父亲喊："老石别跑了，老胳臂老腿的，折腾出毛病可不好。"

父亲听到了，但对老王的话不理又不睬，仍一路跑下去。老李就说："咱别管，让他跑，看他能跑到啥时辰。"

父亲绕着干休所的花坛，没能跑到啥时辰，毕竟六十岁的人了，父亲跑了一气，终于停了下来。父亲吁吁地喘着，意犹未尽的样子。

老尚、老王、老李等人就围过来，意思要嘘寒问暖一番，三个人觉得，自己毕竟是过来人了，又是父亲的下级，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们总要不失时机地关心一番自己的上级。他们面带微笑，样子有些嬉皮笑脸，这样显得亲切自然，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老石呀，咱们都离了，就该享受生活了，人嘛，一辈子还想咋的。"

父亲面对着这些散淡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就有了火气，他指着围过来的一群人道：“瞅你们的样，哪还有一点军人的样子，立正，都给我站好。”

老尚、老王、老李等人，在父亲的突然命令中，都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几年的干休所生活已经让他们学会了散漫，在父亲面前，在父亲的一声命令中，散漫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立正站在那里，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然后你望望我、我瞅瞅你，神情都有些不自然，老尚像掩饰什么似的说：“操，这老石，离休了，还整啥景？”

老王、老李等人也尴尴尬尬地笑一笑。他们在那天早晨预感到，日子将要有所变化了。

二

不仅父亲一时不能适应最初离休后的日子，母亲也一时没能适应过来。早在父亲离休前，母亲就已经退休了。母亲先是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自从和父亲结婚后，她一口气生下了林、晶、海三个子女，就过早地告别了她热爱的舞台，后来当上了文工团的团长，再后来就退休了。这时三个孩子已先后长大成人，工作结婚，另过日子去了。退休后的母亲，一心一意地服侍着父亲。

父亲跑完步，满腹惆怅地走进家门时，母亲已做好了早饭。这个时间，正是昔日部队收操的时间，进门后的父亲开始洗漱，接下来父亲坐在桌前，便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饭，父亲吃饭历来又急又快，埋下头，专心致志地吃饭，饭桌上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为了吃饭，父亲没少和母亲发生矛盾。以前，父亲每次吃饭，母亲总在一旁唠叨：“慢点，忙啥，又不是打仗。”父亲不理，仍吃得飞快，时间长了，母亲的絮叨在父亲听来就有些讨厌了，他听不得自己吃饭时别人絮叨。想当年，行军打仗时，部队每次吃饭也和打仗差不多，上级一个命令，部队立马停止前进，然后埋锅造饭，吃饭是不讲究细水长流细嚼慢咽的，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冲锋号就会吹响，那时不等你吃多吃少，饭碗一扔就要向前冲锋。父亲在战争岁月中，学会狼吞虎咽速战速决地吃饭，滋味就不去管了，生点熟点没什么，能填饱肚子，有劲行军打仗就行。父亲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从来不讲究吃，他对吃唯一的标准就是填饱肚子。这一点，他和母亲成了一对很好的伙伴，母亲从来不会做饭，也就是说，她做了一辈子饭，把饭做好的标准就是把米做成饭，把生菜炒熟，父亲在这一点上，从不挑剔母亲。不管母亲做什么，父亲总能把饭吃得狼吞虎咽、香甜无比。

林、晶、海三个孩子在家时，没少为了自家饭菜的质量难以下咽而和母亲发生矛盾，这时，父亲总要站在母亲一边武断地说：“挑啥挑，你们妈做的饭菜不错了，想吃好的，你们就下馆子去。”母亲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立马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然后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打小就吃我的饭长这么大，有本事走出家门单过去。”三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在父母义正词严面前，只好忍气吞声地吃下不愿吃的饭菜，吃得心不甘情不愿，终于吃得长硬了翅膀，工作、结婚，另过日子去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弄得父亲挺窝火，弄得别人也挺难堪。不打仗了，日子过得太平起来，人们的生活也在一天天好起来。部队和所有的地方单位一样，免不了有一些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事情，中国人都讲究个情义，在这你来我往吃吃喝喝中，情义就在加深加厚，有了情义还有啥说的。父亲一直当着领导，人情来往时，有许多场合需要父亲出面，以表示重视和尊重别人的情义。在外面吃饭，讲究个排场和气氛，方方面面的话都说了，然后再吃再喝，吃吃喝喝中才会有内容。父亲不习惯这种有内容的吃喝，每每都是，在话还没有说完、内容还没触及时，父亲就已经吃完了。他是不习惯吃饭时说话的，吃饭就是吃饭，说话就是说话，最不喜欢把话说半句留半句，喝酒、吃菜，然后再说下半句话，父亲更不喜欢说一些没有内容的话，一句话一层意思，绕着弯地说，说累了，说乏了，话还没有说到点子上，父亲觉得那样很累，很不习惯，于是父亲速战速决后，站起来拍拍屁股，抹抹嘴说："你们吃，没啥，那我就走了。"父亲每次这样都很扫主客的兴，大家都挺尴尬，又不得不站直身，目送父亲走出去，表情都讪讪的。一来二去，大家也就了解了父亲，再有这种场合时，下级总要礼节性地让一让父亲，父亲就说："不就是吃饭么，我就不去了，还是回家吃得饱，吃得踏实。"慢慢地，再有迎来送往吃吃喝喝这类事时，下级也就不让了，除非有些场合非父亲去不可，父亲去了也不吃饭，先说话，等吃饭了，父亲抬起屁股就走人了。了解父亲的人都说："老石这个领导没啥，真的没啥，就那么个人。"

父亲热爱母亲做的饭菜，他和母亲磨合了这么多年，父亲吃饭时，母亲从来不和父亲说一句话，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等父亲吃完饭再说，这一点很合父亲的意。

父亲吃完早饭，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又习惯地朝写字台走去，写字台上放着那只已经磨得发亮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跟随父亲几十年了，那还是在朝鲜战场上，父亲当师长时缴获的，他很喜欢这只牛皮公文包，便一直留到现在。吃完饭的父亲，又习惯地向那只公文包走去，昔日里，那只公文包被各类文件塞得满满的，那些文件都是等待父亲批阅的，文件里面都写着一些保密的大事情。此时，那只公文包空空荡荡地等在那里。仿佛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等待父亲去安慰。当父亲伸手摸到公文包时，才醒悟过来，他不再需要去上班了，那一瞬间，父亲的心里空荡而又惘然，母亲看到了父亲这一情绪上的变化，她在心里叹息了一声。父亲心情复杂地踱到窗前，他头也不回地说："把它收起来吧，以后别让我再看见。"母亲悄没声地把公文包从写字台上拿起来，走到另

外一个房间。

昔日的父亲，此时已经奔跑在上班的路上了。

父亲当副司令时，住在家属院的一幢二层小楼里，那里毗邻着好几幢这样的小楼和小院，住着这个军区的最高首长。这里离办公区并不远，一条林荫小路，然后绕过一个花坛，再往前走几百米就是办公区了。

别的首长去办公区上班时，总是要坐车的。各位首长在自家吃饭时，司机已将车悄然停在首长家楼下了，只要首长一走出家门，小车马上启动，由警卫员拉开车门，再由警卫员递上公文包，关好车门，小车便轻盈地驶出甬路，绕过花坛，直奔办公区，整个过程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

父亲从来不坐车，而是跑着去上班，这也成了军区大院的一景。父亲走出家门时，警卫员早就在楼下等候了，父亲把公文包往警卫员手上一递，便抬脚就跑，警卫员怀抱公文包随在后面，和父亲一直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父亲先跑在甬路，绕过花坛后，开始冲刺，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父亲越跑越快，随在后面的警卫员也是越跑越快。这一奇妙的景象成了军区大院一处准时而又流动的风景。每当这时，父亲的样子不像去上班，而像是救火，或者别的什么。

每当父亲跑到办公楼前，才止住脚步，等随后就到的警卫员递上公文包，然后步履轻盈地向办公楼走去，父亲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此时，父亲站在干休所窗前，他心绪复杂地望着窗外。

三

干休所里的一切都是安静的，这种安静令父亲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在整个上午的时间里，父亲都焦灼不安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副司令这一级别的将军离休后，干休所会配许多房间，父亲就在这许多房间里转来转去，父亲转悠次数最多的还要数客厅，客厅的茶几上卧着一部电话，那部电话让父亲疑窦丛生，他拿起听筒，听着里面清晰的忙音，随后又把电话放下来，然后仇视地望着那部电话，电话就如处女一样，很害羞地和父亲对望着，不管父亲怎么仇视，它就是一声不吭。

昔日的父亲是多么的忙碌呀，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里，电话总是响个不停，那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有三部电话，家里也有三部电话，办公室宽大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一溜排开，它们响着不同的音乐铃声，召唤着父亲。父亲有时正接着电话，另外两部也响了起来，然后父亲就有些手忙脚乱的样子，他分别把电话拿起来，冲着话筒先大声地嚷：“等一等呀，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打电话的人清楚地听见父亲忙碌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笑。其实有许多事，本应该由父亲的秘书转接电话，然后汇报给父亲，再由父亲去处理，但父亲却用不惯秘书，觉得秘书的角色有些多余，按父亲的话讲，那叫脱了裤子放屁，没那个必要。于是，不管大事小情都由父亲亲自处理，父亲每天总是激情满怀、兴致高涨地冲电话里的人做着指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踏实、放心。那时，父亲是忙碌的，而忙碌也让他体会到工作的乐趣。

没有乐趣的是父亲的秘书，父亲的秘书就坐在对面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别人都知道，一个秘书顶半个首长，按规矩，首长的所有大事小情都由秘书来安排，然后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或大或小，分先后汇报给父亲，有些小事则干脆就由秘书直接去处理。于是，秘书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在父亲这里，情形刚好相反，秘书坐在办公室里，时刻等待着父亲的召唤，而父亲一忙起来，似乎就把秘书这个人忘了。父亲喜欢这样，当年在战场上指挥打仗时，他也很少听汇报，一定要亲自到阵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排兵布阵，不管战场上突然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准确及时地去处理。如果父亲不亲眼去看阵地，他就无法排兵布阵，像瞎子一样指挥打仗，那仗还有法打么？在战争岁月中养成的习惯，父亲又毫无保留地带到了和平生活中，于是军区流传着一句口头

禅：老石是最大的首长，也是最小的兵。意思是说，父亲可以定下军区最大的事，父亲同时也管最小的事，例如花坛该锄草了，哪个警卫站姿不标准啦等等，所以说，父亲有时又充当着班长的角色。

父亲的秘书在父亲这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秘书就不心甘情愿再当父亲的秘书了。然后躲在办公室里，挖空心思地写调职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本人才疏学浅，干不了秘书这样重要的工作，请求换一个工作环境等等。然后秘书就把请调报告送给父亲，父亲看了请调报告就乐了，他一边乐一边说："小李哇，早该这样了，像你这么有才气的年轻人整天坐在这里闲着，简直是浪费人才。"于是父亲大笔一挥写下"同意"二字。秘书便调走了。离开父亲的秘书，调到其他岗位去工作，都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父亲的秘书换得最勤，走马灯似的。父亲对这一切似乎从没有察觉，父亲一直认为秘书就是个写写字的角色，让谁干不是干哪。每当父亲要换新秘书时，下级总要严格挑选，专挑那些机敏灵活，讲原则，工作干练的年轻人给父亲当秘书，然后拿着物色的新秘书简历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这时显得很不耐烦，大手一挥道："行，行，行，就是他。"于是新秘书就来了。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又走了，走的理由和前任的理由一样。

知道父亲这一切之后，就没有人愿意给父亲当秘书了，所有当过秘书的人都知道秘书的好处，跟首长时间长了，会替许多人办许多好事，这都是人情呀，有了人情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从容自由多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给首长当秘书，离首长最近，日久生情，和首长一旦有了感情，就什么都好说了，有关出路级别等等，首长都会替你考虑到前面，离开首长时，总能弄许多好处到新岗位上去工作，到了新单位也没人敢小瞧，一提到是XX首长的前秘书，那就通天了，就是上级也会敬前秘书三分。所以说，给首长当秘书是一个让许多人眼热的差事。

在父亲这里，情况却正好相反。还有重要的一点父亲到死也没有悟透，那就是培养"自己的人"。一个首长在位时，免不了有恩于许多人，这些人由首长一手栽培安置，在部队茁壮成长，等首长离休了，这些人也都纷纷长成了大树，人都是有感情的，即便首长离休了，这些人还挑着大梁，前任首长有什么事说一声，那些已成大树的部下，好意思不去办么？父亲一直不知道，也不明白这其中的许多道道，他觉得所有的下级部下都是一样的，他同等待人，有过就严惩，有功就奖赏。直到父亲离休，父亲还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人"，谁又不是"自己的人"。

父亲在离休后，百无聊赖地期待着电话响，电话一响起来就是有事，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有事去干，父亲就觉得日子充实。可电话就是

不响，静静地卧在那里，和父亲对望着。父亲忍不住又拿起电话，他又一次清晰地听见里面的忙音，这声音也就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父亲，电话没有坏。父亲懊恼地把电话放下，他对电话彻底失望了。

在这个过程中，母亲一直很小心地望着父亲，母亲理解父亲这种落寞和不适应。以前，父亲回到家后电话是那么的多呀，卧室里、客厅里的电话会接二连三地响起，父亲接不过来时，母亲就代劳了，父亲讲完这一部，又急如火星地奔向下一部，似救火，似打仗，于是，父亲和母亲似走马灯般地在有电话的房间里交替穿梭，一幅忙碌的景象。如今，这一切都已远去了，以前的一切，恍然如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都恢复到了本来的面目。

父亲在期待中，终于失去了信心，他倚在卧室的沙发上打了个盹儿，他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总之，他听见了电话铃声，他一下子跃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客厅跑去，惊得母亲诧异地看着他。父亲说："电话响了。"

当父亲拿起电话时，里面仍然是一片忙音，父亲生气地挂断电话，冲母亲喊："为啥不接电话。"

母亲不解地答："电话没响呀。"

父亲反驳道："响了，我明明听见电话响了。"母亲就不说什么了，她知道父亲一准是癔症了。

父亲就不满地说："连电话都不接，你闲在家里干啥？"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真的觉得委屈了，她把自己的青春及至后半生，都给了父亲，父亲此时却怪母亲闲在家里没用，母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

父亲发完火，便平静了些，他似乎是很大度地冲母亲挥了挥手道："算了，算了，不和你计较了。"

每次父亲发完火，不管是他对，还是母亲对，他总是摆出一副高姿态，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他没脾气了，可是母亲呢，母亲只能把满腹委屈装在心里，怨怨艾艾地望一眼父亲，她一切都已经习惯了，只要父亲平息了，她也就啥都没啥了。

正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突然而至的电话铃声，让父亲和母亲都浑身一紧，父亲有些不信任地望着电话，等他确信果然是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有些激动，又有些迫不及待地抓起了电话，父亲冲电话里感激地"喂"了一声。电话是老尚打来的，老尚在电话里粗声大气地说："老石呀，过来下棋吧，咱们老四野的人都败在二野人面前了，你过来给咱们老四野争口气吧。"

父亲万没有料到电话会是老尚打来的。又说什么下棋，还说四野下不过二野的等等，父亲从内心里关心的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关心的是军区里那些大事，例如某集团军演习、排兵布阵等。他可不关心下一盘棋，谁输谁赢，父亲生气了，他冲电话里的老尚说：“我没工夫，你们爱咋下就咋下。”说完恶狠狠地放下电话，然后，坐在那里生闷气。

半晌母亲嗫嚅地说：“老石，要不你就下楼散散心。”

“我不去！父亲咆哮着喊了一声。”

四

父亲在离休后起初的日子里，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落寞，他坐卧不宁，忐忑不安。于是，父亲就如同困兽似的背着手，从这屋走到那屋，然后又从那屋到另外一个房间，父亲的脚步显得凌乱而又拖沓。父亲的血压高，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高一下子，母亲不放心，不管父亲来到哪屋，母亲都跟在后面以防不测，母亲大气不敢出，样子似受气的小媳妇。虽然母亲这样，还是影响了父亲，其实不管影不影响，父亲总是要发火的。父亲心情不顺，总要无端地发火，家里又没别人，父亲只能冲小媳妇似的母亲发火，父亲突然立住脚，这一动作，吓了母亲一跳，她正全神贯注地随在父亲身后，拉出一副随时准备抢救的架势。父亲一见母亲这样便气不打一处来，父亲朝母亲吼："跟着我干啥，我又不是小偷。"

母亲辩白："老石呀，我没跟着你，我是怕你的病。"

父亲呛声道："我的病咋的了，我这不是好好的么，别说活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老在家待着还不得把人憋死。"

母亲就忧郁地望着父亲，她真怕父亲憋出什么毛病来。母亲搓着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父亲长叹一声，几步来到客厅，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抬眼望着窗外，此时的窗外太阳普照，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窗外的树上落着两只鸟，不知深浅地鸣唱着。父亲想起了在办公室时，他那间宽大的办公室窗外，也有一片茂盛的树疯长着，树上也经常落着鸟，经常高高低低地唱。那时父亲的心情是愉悦的，累了的父亲，时常伸个懒腰，踱到窗前，逗树上的鸟玩儿。那时，父亲的日子是多么的充实呀。此时，父亲已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宁静和平和，他奋力地挥舞双臂冲树上的鸟吼："滚，再叫老子毙了你们。"

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父亲这句口头禅已经说了有好多年了，他当连长时就轻车熟路地说这句话了，父亲说："冲上去，把小日本拼掉，拼不掉小日本，老子就毙了你们。"父亲当团长时说："一营长，限你半小时之内，把高地给我拿下来，拿不下高地老子毙了你。"当师长时父亲仍说："老子毙了你。"当军长时父亲仍说："老子毙了你。父亲已经"毙"了许多年了。

在林、晶、海还小的时候，三个孩子经常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那时的孩子没什么好游戏的，只是一味地疯闹；一会儿林推倒了晶，又一会儿晶咬了林的耳朵，吱吱哇哇的，永无宁日的样子，父亲不在家里，母亲任他们疯闹。一旦父亲回来，便无法忍受他们的疯闹了，孩子们管不住自己的天性，仍疯仍闹，父亲就吼："都住嘴，再吵再哭，老子就毙了你们。"孩子们起初不怕，待父亲真的掏出手枪，把乌黑幽深的枪口对准他们时，他们都害怕了。因为他们都见识过，父亲用手枪打死过狍子，那是父亲星期天带他们去山里狩猎的结果。父亲一枪能打死一只狍子，难道一枪就毙不了他们么？孩子们果然害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父亲在家，他们个个都噤若寒蝉，从不敢大声说话，就连他们玩闹时，也是把拇指和食指比画成枪的模样，意思是相互提醒：不老实毙了你。三个孩子一直到长大成人，心里仍惧怕着父亲。那时，父亲也很忙，没工夫和孩子们扯那些没用的东西。父亲一直认为和孩子感情上的交流是没用的东西。很自然，三个孩子的大事小情都和母亲说，三个孩子离母亲近，离父亲远。父亲不在乎这些，那时父亲就是父亲，哪有工夫和一群孩子说长论短。父亲在没离休前，三个孩子也很少登门，即便登门，也是来看望母亲，他们每次来，父亲十有八九不在家，他有很多事情等着去忙。那日子，父亲觉得孩子也就那么回事，把他们养大了，尽一份责任而已。

此时，父亲却第一次想起了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父亲都毫无例外地让他们参了军，在父亲的观念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自己是军人，孩子自然也得是军人，于是，三个孩子别无选择地都参了军。父亲在军区当着副司令，在家里自然也说一不二，违背父亲的意愿，绝没有好下场。父亲最小的儿子海就曾试图违抗过父亲一次。海的性情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海自小就有些多愁善感。上中学时，海总爱写写画画，总爱独自一人琢磨些事，经常被一片落叶、一泓秋水弄得神经兮兮，眼泪汪汪。因此，父亲很不待见海。只要他看见海，总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经常咬牙切齿地说："没出息的东西，老子咋养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虫！"他一直称海是虫。父亲发誓，只要海中学一毕业，就把他送到海岛部队经风雨见世面去。虽然海的性格是这样，但他却有自己的主意。海在上初中时，爱上了画画，快高中毕业时，海的画已经很有一些模样了。海誓死不想当兵，虽然海自小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起床号声让他睁开眼睛，熄灯号声让他闭上眼睛，父母又都是军人，可他对军人这一职业却没什么好感。总之，他和军人格格不入。毕业那一年，他知道，自己不力争一下，自己的命运一

定会和哥哥姐姐一样，被强行送到部队，所以，在即将毕业前夕，他报名参加了市文化馆举办的一个绘画写生班，去了外地的深山老林。海走的时候告诉了母亲，母亲除塞给海一些钱外，对这一结果，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果然，父亲发现海“逃”了，大骂了一通母亲后，派出侦察连几个战士分头去寻找海的行踪，训练有素的侦察战士没几天就发现海的行踪，并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父亲。父亲又派一名侦察排长带一名战士火速把海抓回来。这是父亲的原话。侦察排长不辱使命，终于把海“抓”了回来。几天后。海果然被送到了海岛连队，当上了一名守岛兵。那是个孤岛，与外界是差不多完全隔绝，只有交通船，十天半月的上一次孤岛，给那里的兵送去供给和淡水。海这次真是插翅难逃了。然而，海最终还是逃了一次，那一次海差点被父亲打个半死，要不是母亲跪下来求父亲，海不皮开肉绽，也得在床上躺个十天半月。

世上有许多事是无法讲清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林和晶先后转业到了地方，唯有海留在了部队。他早就不在海岛上了，军校毕业后，他先是当排长，后来是连长，现在他已经是副团职作战参谋了，工作地点，就在父亲工作过的军区办公楼里。

父亲在此时此刻，第一次想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转过头冲母亲说：“三个孩子好久不来了吧。”

母亲不解地望着父亲，样子显得惶惑而又谨慎，她不知父亲又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

父亲说：“让他们来吧，热闹热闹。”

这是父亲第一次说这样极具人情味的话，为了这句话，母亲差点感动得流下泪来，母亲哽咽地说：“老石呀，那你就打个电话吧。”

“你打，你打，还是你打。”父亲此时的神情显得有些羞涩，他不是不想打，是还没学会给孩子打电话，不知在电话里该冲孩子们说点什么，更主要的是，他不知道孩子们家里的电话号码。父亲红头涨脸地把电话推给母亲，于是母亲就用一双激动得发颤的手拨打电话。

五

林、晶、海三个孩子，在差不多同一时刻里，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里的意思明了而又简单，那就是：“晚上有时间回来一趟。”三个孩子还是头一次接到母亲这样的邀请，以前都是三个孩子主动来电话，每次来电话大都是母亲接，孩子们在电话那端说，母亲在这面答，父亲若在场时，母亲从来不多和孩子们说什么，因为从母亲嘴里永远说不出什么大事和正经事来，母亲总是一味地冲孩子们说：天凉了，多穿点衣服；让孙子孙女们不要受冻；吃得好不好；家里最近又有什么变化之类的话。父亲每次都满脸的不高兴，认为母亲这些话纯属多余，按父亲的话来说是母亲的这些话很不着调，太婆婆妈妈了。母亲每次说这些时，父亲都在一旁挥着手说：“得了，没啥事就把电话放下，别扯那些没用的。”父亲一直都认为母亲的话是没用的。所以母亲每次给孩子们打电话总是很简洁，这也成了母亲的习惯了。

母亲主动请三个孩子一同来家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三个孩子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天不黑便来了。

孩子们答应了，母亲自然是皆大欢喜，放下电话后，就兴高采烈地到菜市场去了一趟，买回很多东西。父亲历来对吃是无所谓的，但他同时也显得有几分激动和不安，背着手在几个房间里踱来踱去，也不时地来到厨房门口和正在择菜的母亲说上两句，父亲说：“咱那几个孙子、孙女都长大些了吧”。在这之前，这些话题都是父亲不足挂齿的，母亲在父亲话题的鼓舞下显得激动无比和语无伦次起来，她先说了林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大孙子琳琳，已经上初中了，又说到晶的女儿，他们的外孙女淼淼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还说到海的儿子，他们的小孙子小岛也快幼儿园毕业了。母亲在历数孙子外孙女的时候，话题是喋喋不休的，眉宇间洋溢着幸福和自豪，父亲破天荒地没有打断母亲的话茬，他不住地点头，似在听下级汇报什么大事，他听得很认真，其间不住地点头，表情上看得出父亲是满意的。但父亲心里很没底，也很没经验地问：“今天他们都能来吧。”母亲停止了择菜，思索了片刻说：“这不好说，孩子们功课都忙，要是周末还差不多。”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便来到书房。在日历牌上翻到周末，在周末那一页很重地画了一个圈。

临近傍晚的时候，父亲显得很不安，他在不停地照镜子，同时不停地梳理自己的头发。父亲的头发一直很好，六十岁的人了，只有鬓边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白发，父亲对自己的头发一直很在意，头发是年龄的标志，父亲在离休前很愿意听到别人赞美他的身体和头发。父亲身体很好，头发也没什么问题，但他还是在满六十那一年光荣地离休了，这是父亲很不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孩子们上楼的脚步声响起时，父亲正稳稳地坐在沙发上，他在办公室或家里接见下级或别的什么人时，总是稳稳地坐在沙发上，看手头上的文件时连眼皮也不抬一下。起初父亲一直那么坐着，他以为自己也会那么一直坐下去，当母亲乐颠颠去开门时，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了两步，父亲的神情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然而父亲的身体已不由自主地站在了门口，摆出一副恭迎的样子。门开了，林、晶、海站在了门口，他们接到母亲的电话后，一下午都心怀忐忑，他们相互通了气，一致认为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决定用最快的时间，轻装上车。当他们进屋时，看到母亲、父亲一切都安好如初，他们都松了口气，但他们仍然显得惶惑之至，他们还从来没见过父亲立在门口时的样子。

林首先叫了一声：“爸、妈。”

母亲答了，父亲也答了。他一时不知如何面对三个孩子，竟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摆出一副要和孩子们握手的架势，这大出走在最前面的林的想象，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犹豫着还是把手伸了过来，别别扭扭地和父亲握了手。晶毕竟是女儿，和父亲的隔膜少一些，也心细一些，晶就说：“在家里握什么手呀，又不是外人。”和林握完手，父亲也觉出了不妥，晶这么说完，父亲就挥挥手道：“是呀，是呀，那你们就都坐吧。”

走在后面的海，仍穿着一身军装，他习惯地冲父亲敬了个礼，这是父亲所习惯的，也最容易接受的，于是父亲也习惯地向海还了礼。在军区大院，下级遇到上级总是要敬礼的，海也不例外，他每次遇到父亲，总是要敬礼的。办公区内，没有父子，只有上下级，海向父亲敬礼，父亲还礼，一切都公事公办，也从来不多说一句话。海最后能从小岛上调到军区机关工作，和父亲一点关系也没有；海调到军区几天之后，在办公楼里父亲才碰到海，他看了一眼海，又看了眼海身后，诧异地问：“咦，你怎么到这来了。”海立正报告道：“报告副司令，作战部调我来机关工作，上班已经一个星期了。”父亲愣了一下，点点头，走了。

海调回来时，母亲是知道的，海征求过母亲的意见，要不要告诉父

亲。母亲说："就不要告诉他了，等过一阵再说吧。"母亲是了解父亲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条件好的地方工作，他认为那样是没出息的。林、晶当兵时，也一直在位置偏僻条件艰苦的守备师工作，直到转业。海当年在小岛上实在忍受不住那份清苦了，在一次送给养的船上岛时，海偷偷地钻到货舱里跑了回来，海没处躲藏，回到家里向母亲求救，希望通过母亲说服父亲把他调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部队去工作，没料到父亲不仅没有答应，反而暴打了一顿海，要不是母亲及时跪在父亲面前，海那一次准被打个半死。后来还是让侦察连的排长把海送回了海岛，父亲才作罢。海最后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又回到了海岛上，直到前一阵，军区作战部需要年轻干部，到部队挑人，选中了海，海才有幸调到机关工作。不知为什么，那次，父亲没再下令把海送到什么艰苦的环境当中去。于是海才得以在机关一直工作到现在。

海一身戎装地出现在父亲面前，父亲从来也未觉得看海这么顺眼和亲切，他还完礼之后，竟伸出手在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海受宠若惊地冲父亲咧了咧嘴。

家里没什么不能没有女儿，晶看到父亲、林、海三个男人无话可说时，首先打破了这种僵局，她给三个男人倒上茶之后，便跑到厨房和母亲说话去了，晶的声音有意放得很大，和母亲说话的内容无非是女人最热衷的：什么菜价贵啦，什么好吃不好吃之类。晶和母亲的声音感染了客厅里的三个男人。

林首先说："你离休了，没事了，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吧。清静下来也好。"

这话父亲不怎么爱听，父亲最热爱的当然是军人生活，看着自己部队演习时的滚滚征尘，他激动豪迈，这就是他愿意干的事，现在这些东西都远离他而去了，他还有什么愿意干的事呢？

父亲不说话，用手拍着沙发。

海说："爸，有空你常到部队转转，部队还需要你这样的老首长常去指点。"

海的话说中了父亲的要害，他高兴了，于是询问某集团军演习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某国防工程的进度如何了等等，海都一一地做了汇报。父亲一边拍着沙发，一边说出了一、二、三等注意事项，海一边听一边点头。

林对这些不感兴趣，虽然他也曾当过军人，但毕竟离开部队已有些年头了，旧话重提，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他看着空空荡荡的客厅，冲父亲说："爸，你喜欢养鱼还是养鸟，你爱好什么，赶明我帮你置

办起来。”

父亲不悦的样子，使林停住了话头。父亲说：“爱养你养，我不养那些玩意儿。”

林仍不识时务地说：“爸，你说你爱干什么，你说，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你办。”

林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林现在已经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了，简直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父亲似乎认真琢磨了林的话，终于没想出喜欢什么，半晌父亲不耐烦地摇摇头。

海说：“要不赶明儿，我把作战部一些国防工程的有关材料拿来，看还有需要什么补充和完善，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海还没说完，父亲就拍着大腿说：“好，就这么办。”

父亲对那些重大工程有感情，当年就是他自己指挥这些工程上马的，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岁月呀。其实海说的这些话，完全是想让父亲在离休后找点事干，那些工程有的早就完成了，有的早就因为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而下马了，也就是说，那些材料和地图都是一些废纸了，没什么价值了，按理说父亲也知道这些内情，但他听了海的话，还是显得很受用。

不一会儿，晶就帮助母亲把饭做好了，然后一家人就围在一起吃。这次父亲破天荒地没有把饭吃得那么快，而是一道道饶有兴趣地把饭吃下去。这顿饭是晶做的，自然比母亲做的质量高出几截，没有人对晶的菜提出质疑和批评。在这期间，林的手机响了两次，父亲就指示说：“在家里你把那玩意儿关了。”林就关了手机，腰间的呼机一直震动，林也没有敢当着父亲的面看一眼。

总之，这次家庭聚会很成功。

父亲最后指示：星期日，都过来聚一聚，把孩子们都带来呀。

三个孩子喏喏点头。

然后就散了。客厅里又空荡冷清下来，父亲心里踏实多了，他第一次坐在沙发里和母亲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部电视剧。

六

干休所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体检，体检的地点是军区总院老干部体检站。体检站里的医生都很有权威，也很负责，每次检查差不多都能发现一两位老干部身体这样或那样了，患病的老干部便住院了，有的从医院里又活蹦乱跳地走出来，有的便再也没有走出来。因此，每个月的身体检查，对老干部们来说，日子都显得有些别样。一大早，西院干休所门口便停了一辆大巴，西院是师级干部住的院落，那里人多，按规定离休后就没有专车了。东院住的都是军级以上干部，离休后仍有专车的待遇，一大早，各家门前的车便停好了，一切都整装待发的样子。

父亲的车那天清早也悄然开到了楼下，父亲不知道这些，仍围着花坛在一圈圈跑步，父亲跑步的姿势绝对不是四平八稳，而是一副冲锋的架势，每个动作都充满了动感，这是父亲当年打仗夺阵地时练出来的，到了老年仍然改不过来。

父亲用冲锋陷阵的架势正在跑步，老尚、老王、老李等人，从各自家中走出来，端着保温杯，样子似乎不是去检查身体，而是去开什么会。老尚见了父亲就道：“老石别跑了，检查身体去吧。”

父亲立住脚好奇地打量着这几个人，父亲说：“我没病检查什么身体。”说完父亲又跑了，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很好，父亲还竭尽全力地冲刺了一段距离，几个人就羡慕地看着父亲冲锋陷阵的身影，然后坐上车，忐忑不安地去了医院。父亲来到自家门前时，看见了停在门前的车，他有些陌生地看着那辆奥迪车，司机小崔见父亲走过来，礼貌地叫了声：“首长”。父亲看见了小崔才想起眼前这辆奥迪车是配发给自己的那辆。父亲就不解地问：“你来这里干啥？”小崔忙说：“首长，今天是检查身体的日子呀。”父亲不耐烦地挥挥手道：“我不检查身体，你回去该干啥就干啥吧。”小崔还想说什么，又没敢，犹豫地关上车门把车开走了。

父亲很不喜欢坐车，当年行军打仗时，父亲就一直骑马，后来部队进城后，父亲仍然骑了一段时间的马，才换成了苏式吉普。父亲很讨厌这些烧油的家伙，父亲一坐车头就晕，等下了车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似醉了酒。再后来吉普车换成了伏尔加，还是不行，又后来换成了“上海”，也是不行，到最后奥迪也不行，因此父亲对轿车很是没有感情。他不仅上班不坐车，就是到附近部队检查工作他也是走着去走着回，若是

到远一些的地方去，父亲没办法不得不坐车时，他总要在上车前，吃几粒安定，按他自己的话讲：得把自己整着喽。父亲一上车就睡，到了目的地后，逃也似的离开车，看也不多看一眼，因此。父亲对自己的专车很陌生。

父亲自己不喜欢车，也不许母亲喜欢车。按规定，配了专车的首长，不仅自己可以用车，家里人也可以用车，为首长服务嘛，家庭服务好了，少分首长神，同样也是为首长服务。因此，某首长的专车，经常坐着首长家人，一趟趟在军区门前的大街小巷里奔忙，唯见不到母亲的影子。母亲曾坐过父亲一次专车，那时母亲还没退休，突然有一天腰扭了，文工团其他人打电话向车队要车，准备送母亲去医院，不巧，车队的车都派走了。母亲这才想起父亲的专车，然后打电话要来了专车。母亲从医院回来时，正赶上父亲下班回家，看见母亲捂着腰走出来，父亲就一脸不高兴地质问母亲：“谁让你坐我的车了。”母亲解释道：“是车队没车了，要是有车我才不会坐你的车。”父亲不通人情地说：“这是工作用车，以后你不许动。”母亲觉得委屈，但还是说：“别的首长的车也不都是首长一人坐。”父亲道：“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为这件事，父亲一连几天没理母亲，母亲果然长记性，从那以后，再也没坐过父亲的专车，实在逼急了，她就出门打车，不知父亲是真的对车没有感情还是原则性强，他不喜欢轿车，同时也不喜欢母亲碰车。

父亲的司机和他的秘书一样，来的来去的去，其他首长的司机，给首长开了几年车后，都很有出息。这事也很自然，围着首长跑前忙后的，人嘛都是有感情的，首长也不例外，首长一旦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了感情，那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先是入党，然后送到军校去学习，以后自然提干晋级。于是能给首长开车，成了战士们争先恐后的一份美差。这一切都是别的首长的事，唯独没人愿意争抢给父亲开车，有几任司机，名义上给父亲开了几年车，最后父亲连人家的名字也叫不出，更别说给司机办什么事了。司机小崔的前任小李，曾主动上门找过父亲，那次父亲以为小李走错门了。差点没把小李轰出去，那一次司机小李委屈得差点流出泪来，可想而知，小李自然什么也没得到。当满四年兵后复员了。

父亲对自己的司机很陌生，对自己的勤务员兼警卫员却都很喜欢。为首长选来的勤务员都很机灵，也很有文化，自然都很合父亲的意。在战争年代，一个警卫员是首长的半条命，这话一点也不过。在朝鲜战场时，父亲的警卫员小吴救了父亲的命，自己却永远地离开了父亲。这么多年了，父亲一直没有忘记小吴，每年的清明节，父亲总要手捧鲜花来

到烈士陵园，站在烈士纪念碑下默哀几分钟，待父亲抬起头时，已是满眼的泪光了。父亲临离开前，总要轻声道：“小吴哇，老石来看你啦。”然后，父亲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父亲的勤务员，在和平年代里，不能再随父亲出生入死了，但他们都能随父亲跑步，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父亲的身影出现在哪里，他们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不仅随父亲跑步，还和父亲一起种地。父亲家楼下，原本是一片种满鲜花的土地，后来那些花都被父亲拔了，种上了茄子、西红柿之类的东西，当然这里面也有父亲警卫员们的一份功劳，只要父亲做的，他们不管对错，一点也不打折扣去做。为这事，司令部管理处长大伤脑筋，他组织战士们煞费苦心地为首长服务，为首长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花地，没想到的是，花地却变成了菜地，整日弄得臭烘烘的。在父亲的感召下，许多家首长门前的花地都变成了菜地。这成了首长家门前一道独特的风景。父亲尤其喜爱会种地的警卫员，常夸他们没忘本。父亲的警卫员了解父亲的脾性，当父亲探问他们出身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农民。”于是，父亲就愈加喜爱地眯着眼看着警卫员说：“农民好哇，毛主席就是农民。”再次说到这时，总要补充一句：“我也是农民。”

父亲经常和警卫员说的话就是：“农民好，咱们农民不忘本。”

其实父亲的警卫员大都是城里生城里长的学生兵。父亲和自己的警卫员有了感情之后，警卫员们自然都很有出息，入党、提干，干得都很风光，父亲没忘记他们，他们也没忘记父亲，不管以后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还在部队工作，年呀节的，他们从来不忘给父亲打一个电话，然后父亲就会和昔日的警卫员谈笑风生，一同回忆把花地变菜地的美好时光。父亲仍说：“农民好哇，农民不忘本。”昔日的警卫员在电话那端也笑着说：“农民好。”

七

不知为什么，离休后的父亲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干休所自然都是老人的世界，围绕着老人便有了许多新闻。每个月检查完身体，差不多都有一两个老人住进了医院，过了一阵便有消息传来，某某老首长不行了，又过了几日，干休所门前的通知板上便会写出一条参加某某追悼会的通知。

通知刚一写出，小黑板前便聚满了人，通知写得简单而又扼要，内容千篇一律，无非是某某追悼会定于某日召开。就这几个再明白不过的字，会牵动许多老首长的目光在那条通知上驻足，他们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话题自然说的是某某，有人就说：“某某是个好人呐，百团大战时我们就在一起。”另一个说：“可不是，在朝鲜时，他是团长，我是政委，风风雨雨一辈子了，唉，人呐。”

人似乎活到这个份上了，才活明白活透了。

父亲没离休前，也经常参加某某的追悼会，每次参加追悼会都会勾起一段父亲的回忆。某某也许是父亲过去的首长，后来又变成了下级，不管怎么说，都是父亲生死与共的战友。每个战友都有不同寻常的生死经历，那时父亲很忙，在哀乐声中，他想起了一幕幕往事，眼泪涌满了他的眼眶。当他走出追悼会现场，面对阳光灿烂的真实世界时，他抹去了眼泪，当他一走进办公室，面对或大或小杂乱的公务时，他已经彻底地忘记了哀伤，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干休所的日子，使父亲性情大变。他每次参加某某战友的追悼会，情绪几天也走不出来，他时常站在窗前发呆，一次又一次絮叨着和逝者在一起的战斗岁月。父亲的记忆很清晰，几十年前的某个细节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下雪的夜晚里他们在急行军，某某走着路便睡着了，撞在一棵树上，某某冲树道歉等等。父亲向母亲絮叨这些时，满眼都充满了亲情，声音感伤而又怀念。

母亲这时一言不发，和父亲一起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父亲就说：“唉——这日子过得太快了，就跟昨天似的。”母亲也叹口气。

这时父亲又想起了老家那片坟地，那里葬着父亲所有逝去的亲人们。在父亲记忆里，那里是永远的山清水秀，山下是一条默默流淌的山溪，山上树木葱郁、绿草如茵。母亲曾随父亲回过老家，按照家乡的风

俗，父亲到老家的坟地悼念过。在母亲的记忆里，老家的坟地和父亲的记忆相差遥远，母亲去时，山下那条小溪已经断流了，昔日葱茏的树木已被砍伐得面目全非了。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他少小离家的记忆里。母亲依旧不说什么，任凭父亲在那里充满亲情地回忆。

在悼念某某战友时，父亲想起了老家，想起了老家那片坟地，离休后的父亲，叶落归根的想法强烈了起来。

父亲离休之后，母亲的身体和情绪莫名其妙地滋润起来。这是她一生当中，和父亲厮守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母亲嫁给父亲时，全国刚刚解放，林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了朝鲜战场。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回国后，职务得到了晋升，日子又忙了起来。他很少有时间在家，那时母亲也忙，她一边照料林和晶，一边还要到文工团上班。那时，她还是一名歌唱演员，如火如荼的全国大好形势需要搞许多的庆祝活动，母亲所在的文工团便整日里忙于庆祝活动的演出。有时父亲和母亲一天也碰不上一次面，只有晚上的时候，他们才能匆匆地看上对方一眼，他们都很累了，似乎都来不及多说一句话，转头便睡了。早晨的一切更是忙乱，父亲有时在家吃上一口，有时不吃，匆匆地又走了。后来海又出生了，母亲便更忙了。

就是孩子大了，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没有时间陪母亲，父亲依旧回来得很晚，因为他在外面有许多事情要办。回来的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到厨房里找吃的，父亲在外面永远吃不饱，他只有吃母亲的饭菜，他才踏实、香甜。母亲总要为父亲留饭留菜，放在锅里热着，一会儿热一次，一会儿又热一次，直到父亲回来。吃完饭的父亲便开始忙于接电话，只要父亲一到家，电话马上就会响起来，有时三部电话同时响，母亲便成了接线员。待电话声音平息了，夜已经深了，父亲哑着声音说：“睡吧。”便双双地和母亲躺下了。父亲的睡眠很好，说睡便真睡，一点也不含糊，他只要头一挨枕头，鼾声便起，天摇地动。年轻时就这样。起初，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她被弄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后来就习惯了，要是偶尔父亲出差，没有了鼾声陪伴，她还会整夜失眠。

后来母亲养成了习惯，不管父亲多晚回家，母亲总要等着父亲，她不等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父亲的鼾声她无法入眠。只有父亲的鼾声响起时，她心里才踏实。

父亲离休以后，他们的生活有了规律。吃完晚饭半小时之后，父亲照例要出去跑步，母亲这时总要相跟着。父亲跑步，同时也鼓励母亲跑，母亲见左右无人，便也试着跟父亲跑几步，没跑出十米远，母亲便被落下了，母亲喘着气说：“老石，你等等我呀。”父亲不等母亲，腾腾

迈着大步跑远了，好在一会儿工夫，父亲又从母亲身后出现了。路是圆的，父亲又回到了母亲身边。父亲直到跑得浑身是汗才停下脚步，畅快地回来，然后打开水龙头，哗哗啦啦地冲洗。母亲这时把电视打开了、茶泡上了、水果也洗了，就等父亲坐在母亲身边看电视了。父亲看电视时，只关心新闻，什么国内国外的大事。父亲尤其关心有关时事的新闻，美国经常派兵，不是这就是那，一会儿打，一会儿又不打，总之，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美国大兵出现，父亲就生气，父亲骂："龟孙子。"

新闻之后，便是母亲喜欢的电视剧了。父亲对电视剧里的那些男欢女爱凡人琐事不感兴趣，他永远也看不明白，经常把剧情弄得面目全非。母亲这时就要给父亲当讲解员，母亲乐此不疲，母亲讲得声情并茂。在这里母亲是有创造的，她把自己的人生理解和生活感悟都倾注到了自己的讲解中，有时母亲自己把自己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母亲希望自己这一感召，能唤醒父亲对电视剧的热爱，母亲错了。父亲眼里看着电视，耳朵却在倾听电话铃声，电话却长久地沉默着，好在父亲已经适应了这种沉默。不一会儿，父亲歪着头，粗粗细细地扯起了鼾声，母亲瞅着电视剧，在父亲鼾声伴奏下也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又同时醒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一起瞅电视，电视里早就换成了另外一部没头没尾的电视剧了，然后父亲说："睡觉去吧。"母亲便起身去关电视，然后两人就睡下了。

八

不管父亲情愿不情愿，他还是适应了离休后的生活。离休以后的父亲，觉得时间一下子漫长无比了。早饭以后，父亲无论如何无法在屋里待下去了。便背着手踱到院子里，有几个遛鸟的老干部，在几棵树下追鸟玩，看见了父亲便说：“老石呀，过来看看鸟吧。”父亲碍于情面便走过去，看几眼笼子里的鸟，鸟儿们都很通俗，大都是“百灵”“画眉”之类，父亲家乡的山里多的是，父亲感到一点也不新鲜。父亲的目光从鸟身上移开，和过去的那些老部下，扯一些天高云淡的话便离开了。

父亲走到花坛旁的凉亭下，老尚、老王、老李等人围在一起，正和另外一伙人吵吵嚷嚷地下棋，样子认真而又热烈。父亲在人群外看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名堂，便咳了一声，众人回过头，便看见了父亲，老尚就说：“老石呀，来来来，杀一盘吧，二野这帮人太狂了，咱们四野都输两盘了。”

坐在棋盘对面那几个老首长就说：“你们四野的不行，棋太臭。”

父亲直到这时才发现对面坐着的都是二野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分人便合并在了一起，组成了现在的军区。虽说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感情上说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这些出生入死的人都怀旧，在一起并肩打过仗和没打过仗感情肯定不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二野的人和四野的人，无形中总有些区分，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感情上是分得很清的。大家都在职时，工作中分不出你我，不都是工作嘛，但离休以后，这种区别就显示了出来，二野的人总爱在一起聊天，唠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四野的人也聊，他们经历不同，就有了不同的故事和感受，话是陈年的香，感情是旧年的纯。离休之后二野和四野的老首长们，从情感到行为便有了区别。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各自战役的辉煌，谈来说去终不能分出伯仲，也就是平分秋色，谁也不服谁，吵来争去便来到棋盘旁。其中就有一方说：“来来，不服就下一盘，谁服谁呀。”说来就来，抡胳膊挽袖子，跟真的似的，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分不出输赢就又下，争争夺夺间，就有了日子。渐渐地就有规律，只要白天没事，二野和四野两拨人马便聚到凉亭下，吵吵嚷嚷地下棋。

父亲的到来，给四野的人带来了一缕希望，父亲没退休前就爱下两盘棋，军人嘛，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总爱把楚河汉界当一方战场，你

来我往地拼杀一番，以了英雄梦。

老尚、老王、老李这些老四野的人把父亲簇拥到棋盘旁，父亲看着对面二野的人那股不服气的架势便说：“四野和二野开战？”

老尚就在一旁怂恿：“开战，开战，咱们四野都输了两盘了。”

父亲听到这，成竹在胸地笑一笑，然后慢条斯理地摆棋。老尚、老王、老李等人甘愿退到父亲身后，为父亲擂鼓助威。父亲每走一步，都显得成竹在胸，又很民主，先听前参谋长老尚的意见，然后再听政治部主任老王的意见，最后听后勤部长老李的意见，司、政、后的意见都听完了，父亲再走棋；有时父亲采纳他们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意见，有时不采纳，走自己想走的棋路，也有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每走一步，司、政、后都一致叫好，然后一起虎视眈眈地冲着对面二野那帮人道：“该你们了，走哇，不行了吧。”

两拨人，吵吵嚷嚷地把一盘棋下出了许多内容。有时父亲这面赢，有时输，不管输的赢的，都没有罢休的意思。父亲在这小小棋盘上终于找到了寄托，那时他竟觉得离休的生活也不错。父亲紧锁着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些。

随着父亲渐渐地习惯离休生活之后，他便了解了许多他在职时不曾了解的内容。那一次，干休所分萝卜；干休所的日子和分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隔三岔五地总要分些东西。每家六个萝卜都已经分好，战士们挨家挨户要亲自送到门上。父亲不让送，他站在自家六个萝卜前，他要先吃为快。萝卜都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滋味，水分充足。父亲吃东西向来是生冷不忌，用刀把皮削了，抡起来就啃，满嘴的汤汁，满嘴的声音。这时老李抱个萝卜就回来了，他在那儿看见父亲正在生啃萝卜，老李就说：“老石，你就这么吃呀？”父亲正吃在兴头上，含混地说：“吃吃。”老李是回来换萝卜的，他家的六个萝卜中，其中有一个带了些硬伤，泥呀土呀的，不太卫生。负责分萝卜的干部很愉快地为老李换了萝卜，老李乐颠颠地抱着萝卜回去了。

就在父亲准备生吃第二个萝卜时，老李抱着另外一个萝卜又回来了，这次是因为萝卜有小了些，毫无例外，老李又愉快地换来了一个大的，两次换萝卜的过程，父亲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老李转身欲走时，父亲忍不住了，他大声地吼了声：“李老抠，你给我站住！”老李当部长时，别人就送给他老抠的外号，在职时，父亲有什么事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李老抠，父亲很喜欢李部长办事的抠门精神，父亲经常拍着李部长的肩膀说：“老抠哇，这样好哇，咱们都是农民出身，到啥时候也不能忘本哪。”李部长连连称是。

但这次父亲忍不住了，老李站住脚之后，父亲打着萝卜嗝说：“李老抠，你累不累呀，为个萝卜跑来跑去，这成啥样子了！”

父亲的吼叫，招来了许多人的目光，老李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忙解释说：“老石呀，我和老伴都爱吃这个，有的萝卜不好，闹心。”

父亲指着脚下属于自己的萝卜说：“都拿去吧，我不喜欢吃，送给你了。”父亲说完转身就走了，丢下愣愣怔怔的老李抱着个萝卜在那发呆。

这事不久，父亲在一次组织生活中，没点名道姓地批评了老李这一农民性，批评得老李哑口无言红头涨脸。

母亲知道了这事，便怪父亲说：“都离休了，得罪人干啥，又不是啥大不了的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父亲就说：“住口！离休咋了。离休了，我们还是个老军人嘛，是军人就该有军人的觉悟。”

从那以后，老李没再敢小气过，有一次他见了父亲小声说：“老石呀，你以后别再叫我老抠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怪难听的。”父亲没说什么，挤了他一眼。果然，父亲再也没有叫过老李的外号。

九

每个星期日，都是父母最快乐的日子。

林、晶、海一大早便带着自己的孩子热热闹闹地来了，三个大人因为自己还有许多事要办，陪父母说会儿话后，先是林试探地问父亲：“爸，还有什么事吗？”父亲挥挥手说：“没事，没事，你忙去吧，晚上别忘了回来吃饭。”

林就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走了，接下来就轮到了海，海先是看手表，看了一次，又看了一次，父亲察觉到了，便也挥一挥手说：“有事你也走吧。”

海就不好意思地说：“部里加班，那我就先去了。”

海走的时候，父亲一直目送海的身影远去。三个孩子，现在只剩下海一个是军人了，按照他的初衷，三个孩子是要一直把兵当下去的，父业子传嘛，可是，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也终究是现实，林和晶先后离开了部队。他们离开部队时，从来没和他商量过，他们有大事小情总是和母亲商量，这样的事，母亲又总是瞒着父亲。他们知道，这事要是先让父亲知道了，别说走不成，就是林、晶的领导也会遭到父亲的大骂。林和晶转业许久了，父亲才知道，他大骂母亲吃里扒外，骂两个孩子是一对没有出息的货色，简直就不是人养的。总之，父亲把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词都用来咒骂孩子了；骂归骂，事已至此了，也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了。于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的情绪一直不好，经常发火。事也凑巧，父亲最器重的一个年轻处长，在那一年底，提出了转业，父亲知道了，一个电话把这位处长叫到了办公室，把这位处长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一年那位处长果然没有转业成；第二年，这位处长还是走了。处长来向父亲辞行时，父亲闭门不见，那位处长还是一步三叹地走了。

不久，就有消息传来，那位处长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了，买了房子，买了车，神气得很。父亲听了这消息，长叹了口气，把头摇了摇。后来那位处长念着旧情，给父亲来过几次电话，父亲已没话可说了，讲几句便把电话挂了。再后来，那位处长便不来电话了。

自小父亲就不喜欢海，父亲不喜欢海的多愁善感，父亲曾说海是儿子身丫头命，只有女人才唉声叹气，泪水涟涟，没想到的是，现在只有海留在了部队，已是副团中校了。父亲常幻想，海会上校、大校一路走

下去，最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将军，到那时也算父业有传了。于是，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海的身上，海的一举一动都牵着他的心。他希望海来，海每次来都能带来部队一些最新消息，诸如某某集团军演习是否成功，场面如何等等，这都是父亲最为关注的。

三个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家里后，林和海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唯有晶没走，晶毕竟是个女人，她不仅有许多私话要对母亲说，同时她还要帮助母亲做这做那的。按理说，父亲这一级别的干部，不管是在职还是离休，家里是可以配备炊事员的，父亲唯独例外，他不喜欢炊事员做的饭菜，只喜欢母亲一个人做的饭菜，他吃了几十年都习惯了，于是父亲一直不同意配什么炊事员。

晶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要和父亲说，这么多年了，没养成习惯，到大了改也难，况且父亲的注意力也不在大人身上，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琳琳、淼淼和小岛三个孩子身上了。三个孩子起初来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时，还很放不开，相互腼腆着，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地愣愣新奇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小时候，父母就很少带他们来爷爷、奶奶家，即便来也很少能看到爷爷，于是，爷爷在他们眼里是陌生的。他们只知道爷爷在部队里当着大官，和小朋友们显摆时，所有小朋友的爷爷都没有自己爷爷的官大。官虽大，可他们离爷爷的距离却很远，远得他们都无法和爷爷亲近。他们从小到大，从来没在爷爷的怀里坐一坐，在腮帮子上亲一亲，这是他们的遗憾，也是爷爷的遗憾。

爷爷毕竟是爷爷，孙子毕竟是孙子，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很快便亲如一家人了。琳琳已经大了，都上初中了，和爷爷亲近的方法自然不一样了，他便像大人似的和爷爷探讨有关飞船、人造卫星、外星球人类等，这些都是能和爷爷说到一起的，淼淼是个女孩，虽说上小学五年级了，但很会撒娇，缠着爷爷讲故事，父亲没什么故事好讲，就讲一些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的战斗故事，什么百团大战、上甘岭，每个故事都血淋淋的。对孩子来讲，父亲这些故事有如天方夜谭，只听一会儿，淼淼就不爱听了，便缠着父亲唱歌，父亲不会唱什么歌，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儿歌，有的只是一些鬼怪故事，长大的父亲自然不信这些故事了，他会的歌中只有《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歌自然是老掉牙了，淼淼等孩子也不爱听，父亲没招了，便打开了老式留声机，这还是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真正的美国货，很扛用。父亲放的是军号大齐，什么熄灯号、起床号、冲锋号等，声音长长短短，快快慢慢，三个孩子起初听得都很新鲜，时间长了，也蒙不住他们了。三个孩子便缠父亲变换新花样，父亲想不出什么新花样，很累很痛苦地思索，他这才

发现，原来带孩子也这么辛苦。他最喜欢的自然是小岛，因为小岛最小，才五岁，幼儿园还没毕业，况且小岛又是海在小岛上生的，于是，他便格外器重小岛，经常把小岛揽在怀里，听小岛唱儿歌，听小岛讲故事，不论小岛唱什么、讲什么他都爱听，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痴痴地笑，满身的柔情在心里漾，他还忍不住一遍遍地把自己那张粗糙的老脸贴在小岛的小脸上，享受着那缕奶香和温馨。父亲醉了。

有时林、晶、海看到眼前这一幕，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们的童年父亲从来也没有这么对待过他们，父亲那时提着枪，凶神恶煞地冲哭闹的他们大吼：“不许哭，再哭老子就毙了你们。”他们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犹新。看到眼前此情此景，感叹时间的轮回，物是人非。他们有时，恨不能自己再做一回孩子，坐在父亲的腿上，接受父亲的亲昵与温存，可惜时光永远不能倒流了。

和三个孩子纠缠一天，父亲感到很累，但他心里却很充实，仿佛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吃完饭之后，三个孩子都被各自的大人接走了。都走了，热闹一天的家又空空荡荡的了，父亲的心里也空了。他又翻开日历牌，一直翻到下一个周日，剩下来的日子里，他便巴望着下一个周日能够早日到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孩子们都走了。父亲和母亲只能面对空空荡荡、一间又一间的房子了。

母亲叹息一声道：“人啥也不怕，就怕老哇。”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半晌没有言语。

十

父亲在离休后的生活中，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母亲了，母亲时常和他说话，即便不说话时，母亲仍能制造出声音，因为有了母亲的存在，父亲空落的心里才踏实，老年的父亲，孩子似的在依恋着母亲。

年轻时的父亲，从来也没觉得母亲有多么的重要。父亲和母亲是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认识的，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国民党部队便一溃千里了。父亲的部队又乘胜追击，在海南岛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役，便顺利地解放了海南。这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下了，还剩下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那里阴魂不散，这一切已无伤大雅了。当了师长的父亲，此时还是光棍一条，不少上级和战友就劝父亲："小石呀，该成个家了，全国都解放了。"父亲也想：是该成个家了。可他以前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海南岛刚刚解放，军区的文工团随后就赶到了，他们要用慰问演出的形式庆贺海南岛解放胜利。演出的条件是简陋的，但盛况是空前的；文工团在天涯海角搭起了一个台子，台下是黑压压的部队，演出就开始了。母亲那时是名歌唱演员，说是歌唱演员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母亲这些人从没受过任何有关音乐方面的训练，参军后，边说边演，那时的歌曲也少，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首，母亲很快便学会了这些歌曲，唱歌的方法当然是合唱，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排成一排，站在台中，放声高唱就是了。严格地说，母亲当时唱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喊出来的，因为那时没有任何音响设备，台下上万人，声音小了台下听不见，于是母亲这些女孩子便齐心协力地一起喊歌，喊完一次嗓子就都哑了。

那天，母亲又站在天涯海角和众姐妹一起喊歌了，母亲那天喊得情真意切，真心实意。那天，父亲坐在最前排，咧着嘴高高兴兴地听母亲她们喊歌。父亲看得专注而又激动，他一方面被歌声打动，另一方面也被台上那些涂着红脸蛋的女孩子所吸引了。坐在父亲身旁的马军长就说："小石呀，看上谁了，你就说一声。"

马军长说的是实话，当年部队招兵一直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自然是为了部队需要，例如演出、医院这些特殊岗位，没有女人真不行，第二点自然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部队光棍汉这么多，还有许多领导因为忙于打仗，而苦于没有个家庭，这样长期下去肯定不行，不利于稳定军

心。所以说，母亲这些女孩子还要给部队的老光棍们当老婆。

父亲听了马军长的话，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嘿嘿地傻笑。马军长不高兴了，说："笑什么嘛，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父亲就抬起头，很认真地看了眼台上那些大同小异的女孩子们，他真的说不出，哪一个更好。马军长就又鼓励说："你指一个嘛，回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父亲就说："那就最左边这一个吧。"父亲无法选择，最左边的这一个，也就是最靠近父亲这一个，父亲就像抓牌，总要从最上边的抓起。马军长当即冲身边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文工团团长，演出之后，最左边这个留下来。"警卫员得令而去了。

最左边的这个，无疑就是母亲。那一天，父亲轻而易举地把自己一生的大事定下来了。父亲指定完最左边的之后，心情就有些不一样起来，他怎么看左边的这一个都顺眼，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看得父亲心都醉了。

接下来的事情既复杂也简单。马军长带着父亲来到了台后，指着母亲说："刚才在台上演出时，你就是站在最左边的那一个？"

母亲不解地点头，看了一眼马军长，又看了眼父亲，她不明白，这两个首长要找自己干什么。

马军长就笑了，然后说："这是小石呀，我的师长，打仗一个顶十个。"

母亲仍然不解，她不明白，父亲能否打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马军长说完这话，挥挥手就让父亲走了，父亲有些落荒而逃，他激动又羞涩，他不知道，母亲是否能够答应。他不敢面对现实，只能落荒而逃了。

马军长不会绕弯子，单刀直入地说："人你刚才也看到了，小石要娶你当老婆，你愿意不愿意吧。"

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她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虽说，不时地有文工团一起和她唱歌的姐妹嫁给这个长那个长的，但她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自己头上。她一时脸红心跳，捂着脸跑回文工团驻地。马军长怎能放过，他一直追到了文工团驻地。在一个房间里，马军长就再催："你是愿意呀，还是不愿意？"

母亲不答，她也不知如何作答，那时她还不懂爱情，更没有想过嫁人的事。她红头涨脸地低垂着头，看也不敢看马军长一眼。这事惊动了许多人，有文工团团长，还有父亲的战友、上级，他们一起来做母亲的工作。

母亲真的慌了，她从没见过这么求婚的。她只看了一眼父亲，没留

下什么印象，只记得父亲是个很黑很瘦的男人。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从心底里并不想嫁人，她一直觉得自己还很小。

文工团团长是了解母亲的，便说：“这么多首长在场，你不好意思说，就摇头或点头吧。咱们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

母亲没有退路了，就真的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马军长打着哈哈说：“哪能哪，这算啥，啥也不算。”

父亲那些战友也跟着起哄道：“不算，不算，这不算。”

母亲没招了，低着头，她不再摇头也不点头了。马军长他们似乎已经见多识广了，并不着急，他们一边吸着烟，一边说着日后打到台湾去的事，他们一说起打仗，似乎就有了无尽的话题。母亲孤苦伶仃地坐在那里，她已经很累了，连日来行军演出，她的嗓子早就哑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母亲眼皮打架，头一点点地向胸前垂下去，然后一点一点地打盹儿。在这过程中，马军长他们说话归说话，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母亲，母亲打了盹儿，头也算点了。马军长早就盼着这一刻了，他一拍大腿说：“中了，小石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父亲的战友们便一起喊：“中了，中了！”

母亲别无选择地嫁给了父亲。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在天涯海角匆忙地举行了个仪式，就算结婚了。婚后的父亲，又去湘西剿匪去了。

从那以后，父亲和母亲时聚时散，后来就有了林。父亲的部队进城后不久，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父亲又去了朝鲜。一去就是几年，在这期间，父亲回国休整了两次，然后就留下了晶和海。

父亲从朝鲜回国后，职务一次次得到晋升，父亲的官越当越大，工作越来越忙。那时广大的中国，和所有的部队，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日子里，都是一穷二白的。白手起家的日子，有许多大事小情需要父亲去操劳。有时十天半月的也回不了家一次，即便回来了，早已是夜深人静了，母亲和孩子早就睡下了。一大早，还没等母亲醒来，父亲又走了。有时一走半年，父亲和母亲也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

偶尔父亲回来了，那时的林、晶、海还小，围着父亲很新鲜地看，冲母亲说：“这个人来咱家干啥？”弄得母亲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父亲整日里就是忙，在单位里他有这样那样的大事要办，指示这指示那的，回到家里又是电话不断，他又要冲电话无休止地说下去，如母亲当年演出一样，嗓子都喊哑了。接完电话夜已深了，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和母亲说什么了，脱巴脱巴就睡下了，直睡到第二天起床号响起。

父亲在忙乱中，孩子大了，他和母亲都老了，父亲对这一切似乎都

没有察觉。直到父亲离休后，他才明白，孩子真的大了，自己真的老了，母亲也老了。老年的父亲似乎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是夫妻，什么是老伴。

十一

晚饭后看完《新闻联播》然后散步，是父亲雷打不动的科目。父亲没离休前，不管有多忙，步一定是要散的，按父亲的话讲，一天不散步，骨头就发紧，吃不香睡不着。

父亲走了一辈子路了，以前是行军打仗，有时一晚上一走就是百八十里路，那时是你死我活，你不走就只能等着敌人来消灭你，只能走。不打仗了，父亲不习惯坐车，仍是走。父亲散步从来不四平八稳地走，而是迈开大步，两个胳膊抡圆了，身子矮下去，一路风声。以前散步是警卫员陪着，这是警卫员的职责，父亲也不说什么，每次警卫员都是一副小跑的样子，屁颠屁颠地随在父亲身后，大约和父亲保持在十米左右的样子，这是警卫员的规矩，离首长太近会妨碍首长，离太远，首长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过去。每次散步回来，警卫员都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样子，父亲的呼吸总是沉稳而又从容。父亲见警卫员这样便说："年轻人，不行呀，要是搁过去行军打仗，你一准要被敌人俘虏了去。"警卫员不分辩，只是笑。

离休后的父亲，只能由母亲陪他去散步了，母亲在散步前是有心理准备的，她换上宽大的外衣，找出一双既松软又合脚的鞋。当《新闻联播》刚一播完，母亲便马上动身了，她要先下手为强，父亲则显得沉稳老练，不慌不忙，先上一次厕所，再喝几口水，清清嗓子之后，咚咚有声地走下楼去。母亲这时已经走出了一程，父亲便挥起手臂，迈动双腿，快步地向母亲追去。很快父亲便超过了母亲，母亲为了不让父亲落下得太远，急急忙忙地倒腾双腿，仍跟不上父亲的步伐。母亲就喊："老石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急啥急。"父亲不理，仍一往直前。他在走路中，体会到了一种乐趣。只要体会到风声呼呼地在耳边掠过，这便是他最大的快感。母亲跟不上，就颠起脚跑，没跑几步，母亲便岔气了，她捂着肚子叫："哎哟——你要死呀。"父亲已经走远了，听不见母亲叫了。她看干休所的人散步的很多，但情形大致和父亲母亲的样子相同，母亲们在后面走，父亲们在前面走。女人们落在后面，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她们把陪男人散步的初衷忘在了一旁，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散步。

当父亲向后转的时候，碰到了往回走的母亲，于是母亲又相跟着往

回走。父亲到家之后，用冷水撩完了身子，打开电视坐下来喝茶了，母亲才吁吁着走回来，又是捣腿，又是抚腰的。母亲对这一切已经习惯了，她不责怪父亲，第二天，她仍乐颠颠地随在父亲屁股后头“散步”。以前她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老了有这样的待遇了，虽苦点累点，但她知足了，别的一切都没啥了。

吃完早饭以后，是母亲例行去菜市场买菜的时间。那一天，父亲看着刚要出门的母亲说：“以后我陪你去买菜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父亲能说出这样的话，大出母亲的意外，她从来没敢奢望过父亲会和她一起去买菜，这是她多年来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她看过别家的老夫老妻一起成双成对地去买菜，那时，她是多么的羡慕呀。

父亲的提议令母亲激动得走路都不知先迈哪条腿了，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幸福的笑意。当走出干休所大门的时候，母亲学着别的老夫老妻的样子，试图搀着父亲不时甩动的手臂，结果自然被父亲甩开了。父亲说：“买菜就买菜，单纯点，别那么婆婆妈妈的。”母亲的热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她仍满怀愉悦地随父亲走向了菜市场。

父亲还是第一次走进菜市场，满眼里都是土地里长出的东西，一走进这里他就觉得很亲切，久违的亲情使父亲的情绪难以自抑，他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站在种满庄稼的土地上，大口呼吸着谷物们的气息，父亲陶醉了。他觉得什么都可买可吃，不住地指指点点，让母亲买这买那。母亲可不像父亲那样显得没有经验，她不急不慌，从这头走到那头，不住地问着价钱，比较着，然后她才拿定主意，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买哪家不买哪家的。父亲随在母亲身后一遍遍催促着：“行了，买吧，多好的黄瓜呀。”

母亲买菜时，两眼盯紧了小贩手中的秤，为了几分的零头和小贩讨价还价，最后以小贩妥协而告终。父亲就小声问母亲：“钱没带够是咋的。”

母亲说：“你懂啥，谁买菜不讨价还价。”

父亲不高兴了，冲母亲说：“你把钱给我。”父亲这么多年来，兜里从来没揣过一分钱，家里的事都由母亲一人操持，他要钱没用，有了钱他也不知咋花。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钱袋塞给父亲，父亲大权在握，立马挺起了胸膛，从母亲手里提过菜筐，撇开母亲向前走去。他来到一个菜摊前，指着一堆黄瓜说：“来二斤，来二斤。”

小贩很高兴，母亲赶来了冲父亲说：“买那些干啥，吃不完都蔫了。”父亲不理，小贩就说：“二斤半，咋样？”父亲说：“就是它了。”然

后让小贩把黄瓜往筐里装，父亲地主似的看着筐里的黄瓜。父亲付钱时，小贩找了整数，又费劲巴拉、磨磨叽叽地去找零时，父亲又一挥手说：“不就是那几毛钱嘛，不用找了。”

小贩就一脸惊喜。

父亲和母亲走出菜市场，母亲接过父亲手提的菜筐，又要回钱袋，满脸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败家子，哪有你那么买菜的。”

父亲就说：“农民都不容易，挣俩钱回家能派上大用场。”

母亲说：“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父亲说：“咱们能吃饱喝足，可以了，还想咋的。”

母亲不想咋的，但母亲仍满脸的不高兴。母亲最后说：“下次你别来了。”

父亲刚尝到了逛菜市场的甜头，不让他来菜市场等于堵死了他一条路，父亲只好服软道：“好好，下次我不当家了，还是你当家。”

母亲这才转怒为喜。

下次再来，母亲又和小贩讨价还价时，父亲在一旁仍说：“农民不容易呀。”母亲不理他，父亲只能一次次感叹了。

这一段时间，父亲吃饭睡觉的，总觉得缺点什么，让他心里怪别扭的。一次睡觉前他无事可干，摆弄那部老式留声机，放的自然是这样那样的号声，当他听完熄灯号时，已经困得连眼皮也睁不开了。

第二天，父亲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好久没有听到军号声了。从那以后，他每天睡觉前都要给自己放一段熄灯号，然后踏实地睡觉，后来发展到，起床后也放一段起床号，那样一来他才觉得新的一天真正地来了。

海后来得知了父亲这一毛病，买了一只日本造的放唱机，用的是光盘，光盘里刻的都是军号，又能定时，起床放起床号，就餐放就餐号，熄灯自然放熄灯号，海把这日本货送给了父亲。从此，父亲又能准时地听到不同内容的军号声了。

起床号一响，父亲一骨碌爬起来，和当年一样，擦把脸又跑出去了。就餐号响起时，父亲便会坐到餐桌旁，冲母亲喊：“我饿了，到开饭时间了。”于是母亲就急煎煎地往父亲面前端饭端菜。

熄灯号响起时，不管母亲如何被电视里的连续剧吸引，父亲都要强行着关灯、关电视，拉着母亲去睡觉。母亲就感叹：“过了一辈子军营生活了，你还没过够哇。”

父亲说：“军营生活有什么不好，我一辈子都过不够。”

然后就睡觉，鼾声如雷。母亲在鼾声中也很快就睡去了，一切都习

惯了。

十二

父亲在房间里挂满了昔日的“军事布防挂图”，这是海在作战部的资料室里为父亲找来的，身为中校军官的海很了解父亲的心情。挂在父亲眼前的挂图，都是父亲当年的杰作，那时为了反帝防修，便在边疆沿线布置了许多兵力。现在形势早就发生了变化，当年这些兵力布防图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昔日的秘密，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历史了。

父亲看着满眼的挂图，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他仿佛又掀开了昔日的岁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呀。那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他，带领着作战部的部长、处长、参谋们，一次次出现在边界的大小山梁上，父亲用手指指点点，胸怀激荡。在他当年的想象中，眼前的一切不久就会变成硝烟滚滚的战场，那才是军人应该有的日子。后来就有了这些根据地形地貌绘出的兵力布防图，它们花去了和平年代里父亲所有的智慧和心血。父亲长时间站在这些挂图前，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炮声隆隆、枪声阵阵，这一切是多么的让人激动哇。

父亲站在挂图前，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纸绘的挂图，而是一片片山川河流，还有潜伏在山川里的千军万马。父亲用一支树根在上面指指戳戳，踱步，然后很深刻地沉思。当年的父亲一直希望这些挂图能派上用场，可他等了一年，又等了一年。那时全国上下整日里吵嚷的都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一直到父亲离休，也没有打起来，父亲只能在这些绘图前长久地缅怀了。父亲久久地凝望着这些挂图，仿佛在凝视着自己曾经有过的岁月，父亲的眼睛干涩了。他向窗外望去，阳光一片，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可人，一群鸽子从楼顶上飞过。父亲莫名其妙地流下了眼泪，老泪纵横的父亲，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父亲便和众人聚集在凉亭下，抡胳膊挽袖子，吵吵嚷嚷，带领着司、政、后的老尚、老王、老李等人和昔日二野的一群人下棋。小小的棋盘上，双方寸土必争，为一步棋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父亲一生气就说粗话：“操，老曹，妈拉个巴子，你也太不像话了，明明是我们的马吃了你的车，你还赖账。操，是不是当年你们二野的人打仗都这个德行。”

老曹也毫不相让，脸红脖子粗地说：“操，你们赖账咋不说呢。你们四野的人都是一群癞皮狗。”

“你们是狗，你们才是狗！”老尚、老王、老李等人也一起相帮。操操操，狗狗狗地吵成一团，此时他们不像一群离了休的老人，而更像一群孩子，为芝麻大的一点事，认真较劲。在这种时候，棋是无法下了，其中一方把棋盘掀了，车呀马呀炮呀地散落一地，另一方也说：“不下了，不下了。再和你们下，我们就是狗。”然后两拨人气哼哼地走了，那样子像结下了血海深仇似的。

转眼之间，也许半天，最长也超不过一天，两拨人就又凑在一起了，老远就招呼：“老石呀，来来来，咱们再下一盘。”父亲挽挽袖子道：“来就来，谁怕谁呀。”老尚、老王、老李伴随在父亲左右，相拥着向凉亭走去。没下几盘，又开始吵，然后，又是不欢而散。

父亲在不下棋的时间里，莫名其妙地想念孙子孙女们。他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翻开新的一页日历，然后巴望着周末早一点到来。只有到周末的日子里，他才能见到可爱的孙子、孙女们，那是个开心的日子。他给他们讲故事，只有孙子、孙女们在时，他才能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是他们让他又一次温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岁月。

孙子、孙女们，也有如一缕清新甜蜜的风，滋润着他。

有时晚上没事，父亲实在熬不住了，就开始逐个地给孙子、孙女打电话，咿咿呀呀，孩子似的和孙子、孙女们聊上一阵子。母亲就说：“行了，说一会儿就算了，孩子们要写作业哪。”父亲说：“不忙，不忙，再说一会儿。”父亲听着淼淼和小岛在电话里奶声奶气喋喋不休的声音，脸上如盛开了一朵花。

孩子们有时也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他们发现爷爷原来也是很可爱的，可爱之后，便也离不开他了。电话铃响起时，父亲和母亲总要争着去接电话，一方先拿起话筒眉飞色舞讲起时，另一方在一旁就急得直搓手，不时地提醒对方道：“都过五分钟了，该轮到我了。”对方就是死握话筒不松手，表情依旧是眉飞色舞。

讲完之后，两个人总要理论一番，谁比谁多说了。少讲的那一方吃了多大亏似的在一旁赌气，有时一晚上也不理对方。父亲定的熄灯号吹响时，两人就睡下了，依旧是谁也不理谁。好在这样的气是怄不过夜的。当第二天，起床号响起时，两人似乎都把昨晚的事忘记了。父亲跑步，母亲做饭。吃饭时，两人又商量着去菜市场。现在父亲买菜的大权已经旁落了，经过据理力争，母亲又重掌了买菜的大权，左手提筐，右手死抓钱袋。父亲只能相跟着了，他似乎是母亲的保镖。虽说这样，父亲也知足了，他嗅着带着泥土芳香的茄子土豆们，心里充满着巨大的幸

福。

父亲已经完全适应了离休后的生活。父亲觉得离休后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习惯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日子就又是日子了。

在又一次检查身体时，老李住院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干休所院落里，便少了老李的身影。父亲他们就议论，老尚说："老李前几天还好好的呢，咋说住院就住院了呢。"

父亲也说："可不是，秋天的时候还为一个萝卜楼上楼下的跑呢。"

二野和四野的人又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地下棋时，父亲依旧要很民主地征求司、政、后各位首长的高见，当父亲把头转向左边老李经常坐的位置时，那里已经人去位空了。父亲再次把目光停留在那里时，总要愣一下神，然后拿起一枚棋子大声地说："将！"

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一

父亲终于老了。

七老八十的父亲，再也不能活力四射了，他只能站在自家门前惆怅地望着远方。他在等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没人能够知道。

父亲离休后，便住进了这幢小楼。那时他还算得上年轻，从不与先他一步来到干休所的那些老人为伍。那一时期，他总是显得形单影只，离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总是很闲暇。闲暇的父亲，在干休所的花园里总是舞枪弄棒，打打杀杀的，看得那帮老人也跟着一惊一乍的。给父亲当过参谋长的老尚看不惯父亲这一套，就冲父亲说：“老石，拉倒吧，都这么大岁数了，歇歇吧，你以为你还年轻呀。”

父亲不理老尚。老尚其实只比父亲大几岁，早离休几年，因此，老尚就显得很稳重，每日里手端个茶壶，走到哪喝到哪，茶壶里泡的是西洋参什么的，名曰保健。老尚等人，要么就是吵吵嚷嚷地围在一起下象棋，为输赢争得脸红脖子粗，要么就是打太极拳。在父亲眼里，这都是老娘儿们干的勾当。因此，父亲和这些老什么们很合不来，也不正眼瞧他们，自己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手里有两件传家宝。第一件是一把东洋刀，那是在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刀的主人是日本的一个大佐，父亲当团长那会儿，全歼了大佐的部下，又活生生地把正准备剖腹自杀的大佐活捉了。这把东洋刀自然就成了父亲的战利品。那会儿父亲的上司也很赏识父亲，就把这把东洋刀赠给了父亲，作为父亲永久性的纪念。

父亲另一件宝物是一支二十响盒子枪，这是和国民党作战时缴获的。当然也是作为战利品被领导奖给了父亲。

父亲从一名通讯员，一直干到军区的副司令，用过的枪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他唯独喜欢这支盒子枪。这枪单发、连发都能打，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手感很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支枪救过父亲的命。父亲这两

件宝贝，一刀一枪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大半生。这一刀一枪给父亲的战争岁月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平岁月里，这一刀一枪也给父亲增添了无穷的快乐。

每天早晨，在干休所院内一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舞刀弄枪的身影。父亲先舞东洋刀，那把刀被父亲保养得很好，白生生的晃人眼睛，父亲就舞着这把刀，看得人眼花缭乱。老尚一干人等在一旁就咋舌，一边咋舌一边说：“这老石，真把自己当成小伙子了。”

众人听了老尚的话，就都一起丰富地笑。父亲不理这一干人等，该咋的还咋的，待出了一身透汗，这才收刀收势，喘息两口之后，又拿出了那支盒子枪。父亲已经把这支枪把玩得出神入化了。美国西部电影经常有牛仔们把玩枪的镜头，无非是拔枪，上膛，枪在手里出两个花样，然后射击。这一切在父亲眼里简直是小儿科，父亲的枪把玩得实用、娴熟，具有极强的审美性。枪先在盒子里装着，父亲伸手抓枪，抓枪的一瞬，完成了子弹上膛的动作，这时枪已在手，枪口在父亲跟前那么一划，他的射击面已是360度了，在他的眼前绝没有射击的死角，想当年，盒子枪里装满二十发子弹，只要父亲枪口这么一晃，不出几秒钟，眼前、左右的十几个人便成了阶下鬼。

父亲玩枪玩刀玩出了艺术，玩出了快感，玩出了审美。就连老尚等不大苟同父亲玩刀弄枪的人，看了父亲的表演，都咋着舌说：“这老石，嘿，还真有一手。”

父亲在一片惊叹声中收势换式，这时的父亲，脸色潮红，微汗顺着鬓角在阳光下晶莹闪亮。父亲在玩刀弄枪时，外衣早就脱下来了，搭在椅子背上，父亲自从来到了部队，就没穿过一天老百姓的衣服。此时，父亲穿的是绿军裤、白衬衣，袖子挽着，很干练也很青春的样子。父亲不玩了，很随便地把外衣搭在肩上，左手握刀，右手提枪，头也不回地向自家楼门走去。父亲的背影就像一个小伙子，干练而又利索。老尚等人望着父亲的背影，不无羡慕地说：“这老石还和当年一样。”

父亲没离休时，就把三个孩子先后送到了部队，先是林去了边防哨卡，后来海又去了海岛，那是个孤岛，一年半年也不下来一次，就是女儿晶也去草原当了一名骑兵。犬父虎子，他相信三个孩子都会比自己有出息。父亲对待孩子，从不婆婆妈妈。父亲把孩子接二连三地送到部队，就万事大吉了，连信也不去一封，更别说和什么人打招呼了。父亲在孩子们面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想当年我十三岁参军……”父亲回想起当年，总是这样做开场白。父亲这么一开场，孩子们便纷纷地逃离了父亲，孩子们不爱听父亲讲古，他们听得太多

了。只有母亲无路可逃，她成了父亲忠实的听众。有时母亲也烦，就说：“老石你别说了，都说过一千遍了，累不累呀。”父亲正说得兴起，刚讲到二十七岁当团长，单人匹马，到土匪窝子里和土匪谈判的事。母亲的话明显地打击了父亲的积极性，因此，父亲就没好气地说：“爱听不听，我又没扯你耳朵，你可以走哇。”

母亲果然走了，到楼下的厨房里准备午饭去了。父亲就不说了，他还说给谁听呢？于是父亲这时就想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曾和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警卫员小伍子。在孤独的时候，父亲异常思念小伍子。

后来母亲就去世了。母亲死之前，拉着父亲的手说：“老石呀，我比你小十几岁，原以为比你能活，没想到却要比你早走了。以后就没人听你讲古了……”

父亲含着泪拉着母亲的手，欲说还休的样子，母亲又说：“老石呀，我不在了，让孩子们回来吧，对你也有个照应。”

父亲没说什么，两滴泪水落在母亲苍老的手上，这两滴泪水像似对母亲一生的总结。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父亲站起身挥挥手，擦干眼泪，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并没有遵循母亲的遗嘱，孩子们几次要求调到父亲身边来，都被父亲拒绝了。同时也拒绝了干休所领导对父亲的关心，父亲这个级别的领导，离休后是可以配炊事员、通讯员、司机的，父亲一个也没要。母亲去世后，干休所领导考虑到父亲一个人生活不方便，打算给父亲配一名炊事员，买个菜做个饭，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请求，那就是要求到干休所食堂入伙，没成家的干部战士都在食堂就餐。父亲对这个食堂已羡慕好久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从此以后，只要听到一声哨响，那是干休所食堂开饭的时间，人们就会准时地看到父亲端着碗，向食堂匆匆走去的身影。

刚开始，干休所领导考虑到父亲的级别和年龄，单独给他开设了一个雅间，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营养搭配合理。父亲却不愿意，硬要和干部战士们一起吃，每顿都是两个菜，是大锅炖出来的，父亲却吃得香甜无比，他舔着嘴唇说：“俺老石就爱吃这样的汤菜。”样子也是喜笑颜开的。看他那样子，盼望这样的生活已经好久了，母亲的去世在父亲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阴影，相反，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父亲仍玩刀弄枪，脸色红润、腰板笔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那时父亲毕竟还算年轻。现在父亲终于老了，人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生龙活虎的身影了。父亲的脸上时常写满了悲哀，站在自家的院门口，期盼着一

个人，有时也回想起当年那些风光的岁月。父亲想起这些时，往事历历在目，恍似就发生在昨天，这时会看到父亲的嘴角挂着一缕微笑。

二

父亲十三岁那一年放下了放牛的鞭子，参加了革命。那天下午是决定父亲命运的时刻，如果不是遇上了革命队伍，遇到其他队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随队伍走去。那天父亲给东家放牛，两头发情的公牛为争夺一头母牛，顶了一中午的架，终于累死在山坡上。父亲知道无论如何没法向东家交差了，他就开始哭泣，无助地哭泣，只有牛听得见父亲的哭声。

这时山下正过队伍，无路可去的父亲，只好扔下放牛的鞭子，一耸一耸地随着队伍走了。就在这支队伍过去不到一个时辰，另外一支队伍也途经于此，那是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所以说父亲的机遇在一个时辰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十三岁那一年，父亲还没有枪高，胡子连长把一杆长枪掼在父亲怀里时，那杆枪差点把父亲压趴下，胡子连长就笑了。他摸着父亲的头说：“打仗还差点，当我的通讯员吧。”父亲就成了胡子连长的通讯员。父亲当通讯员时，没有武器，只有一把砍山刀，说是砍山刀，其实只比砍柴刀大上一号，共产党的部队有逢山开道，遇河搭桥的优良传统，砍山刀，就是遇山开道的那一种刀。于是十三岁的父亲，扛着砍山刀，不分昼夜地去营里领通知，汇报敌情，山间小路，田头地边都留下过父亲一耸一耸的身影，这在当时成了部队一道新奇的风景。

单说那一次，父亲的连队被鬼子包围了，连长让父亲去营里搬救兵。那时部队都化整为零，和鬼子开展游击战。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远处有零星的枪声在身后时隐时现，那时鬼子还没弄清我方的兵力，双方只是冷不丁地打冷枪，相互试探着。

父亲爬过了一座山，面对一条河时，发现了蹲守在那里的几只狼，狼是饿狼，红了眼睛，它们原本发现了一只猎物，不料那猎物就在它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几只狼正在那里气急败坏地运气，这时，它们就发现了父亲。头狼嗷叫一声，群狼立刻抖擞精神朝父亲围了过来。父亲以前并不怕狼，以前放牛时，也见到过狼，那时是白天，牛群哞吼一阵，他也会虚张声势地扔几块石头，狼就吓跑了。这次不同，没有牛群助阵，又是在晚上，遇到的又是群狼，父亲就手足无措了。他刚开始并没觉得有多么恐惧，连队被鬼子包围了，几十个人的性命系在他一个人身

上，如果天亮前，搬不回救兵，几十个人说不定就让鬼子包肉馅了。父亲一急，就不那么害怕了。他弯下腰，学着吓唬狗的样子拣起了一块石头，向狼群扔去，狼群不仅没有被吓跑，反而更近地包围了他。星光下，前后左右足有六七只狼团团将父亲包围住了。父亲看到了狼绿森森的眼睛，甚至闻到了狼们呼出的腥臊胃气。父亲害怕了，冷汗顺着脊梁沟嗖嗖地冒了出来，汗浸了前胸后背。此时的父亲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蹲在地上，冲着狼群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骂：“狗日的狼，咋这时候挡我的道呀。”

狼们自然听不懂父亲的话，更不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它们的目的单纯而又明了，那就是恨不能一口把父亲撕扯得七零八碎，来填补它们饥饿的肠胃。

远处的枪声又隐约地传来，父亲猛地清醒了过来，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抓起了砍山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一直提在手里的砍山刀，越过河，再走十几里山路，就到营部了。眼前的几只狼却拦住了他的去路。突然，父亲闭上眼睛，挥舞起手里的砍山刀，一边咒骂，一边喊叫着向前跑去，他骂：“狗日的狼，跟你拼了！”他喊：“好呀，咋这么多狼呀。”

狼们被父亲突然的变故弄愣了，它们先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哭，它们以为这回到嘴的肥肉不会跑了，没想到，父亲突然站起身，手舞砍山刀，疯了似的冲过来。狼们惊怔了，这一瞬间，父亲已冲出狼群，哗哗啦啦地蹚过河消失在山林中。待狼们回过味来，父亲已经一头撞开营部的门。

自那以后，父亲说死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一支枪。父亲把这一希望冲胡子连长说了。胡子连长背着手在屋里转悠了半天，才说：“那你就到敌人手里夺去，夺到啥样是啥样的。”听了连长的话，父亲就做起了夺枪梦。

那时部队还不能正面和敌人交手，虽说三天两头地打仗，但打的都是游击战，敌追我跑，有时连敌人的面都见不到。夺敌人的枪谈何容易，整个一个没机会。父亲为此苦恼了很长时间。

机会终于来了，父亲又接到了连长的命令，让他去一个镇子里取一份情报，这个镇子被鬼子和伪军占领着，但有组织在地下活动。父亲的任务是到镇子里“老来兴”中药铺去取一封信，父亲说：“有柴胡吗？”有人答：“有，要几两？”父亲再说：“要三两三钱。”这暗号就算对上了，那人就会交给父亲一张镇子里敌人的兵力图。父亲很顺利地找到了“老来兴”中药铺，也很顺利地拿到了情报。父亲本可以出城了。父亲那年十四

岁，还是个孩子，又没有穿军装，进城出城都不会引人注意。就在父亲走在街上，准备出城时，他看到了一个伪连长，屁股后头挂着的盒子枪。盒子枪在伪连长屁股后头一摇一荡的，父亲的眼睛就直了，他做梦都想有这么一支盒子枪。事后想起来，父亲觉得此时的举动简直走火入魔了，伪连长后头是一个警卫员，背着长枪，蔫头耷脑地跟着。伪连长此时想在街上打秋风，先是在一个馒头摊前立住脚，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又把馒头扔在脚下，嘴里骂骂咧咧的。卖馒头的汉子，咧着嘴皮笑肉不笑地冲伪连长笑着。伪连长不看那汉子，把脸瞄向一个卖香烟洋火的老头儿，伪连长就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拿了一包烟、一盒火走了。老头就喊："老总，你还没给钱呢。"

随在伪连长身后的伪军，冲老头龇了一回牙，骂了句什么，老头才不敢吭气。这期间，父亲一直随在伪连长的身后，他眼里只剩下那支盒子枪了，盒子枪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后来，伪连长钻进了一个茅厕里，半天没有出来，那个伪军踱到一个茶摊前一屁股坐下，咕咕噜噜地往肚子里灌茶水。

父亲急中生智，捂着肚子也钻进了茅厕，伪连长还在蹲坑，他一定是有便秘的毛病。父亲进去时，他还瞪着眼，攥着拳，哼哼唧唧地和自己较劲。父亲想也没想，也蹲在了伪连长一旁，伪连长缓过一口气，冲父亲吼道："小毛孩子，凑什么热闹，滚一边去。"

父亲不滚，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支盒子枪，此时那支枪正套在伪连长的脖子上，在他胸前晃悠着。父亲觉得机会来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盒子枪弄到手。父亲赤手空拳，连砍山刀都没带，突然他看见了脚下的石头，那是茅坑旁垫脚石。父亲毫不犹豫地搬起了石头，伪连长正一心一意地和肚子里一堆杂碎较劲，没想到父亲会把石头砸向自己的头。他只"嘿唷"了一声，便掉进了茅坑里，父亲顺手把盒子枪揽到自己的怀里。父亲抱着衣服里藏着的盒子枪走了出来。他看见那个伪军仍在那里喝茶、吃瓜子，哔哔剥剥、有声有色的样子，伪军连眼皮都没撩一下。

父亲一口气跑回了连队，从此父亲有枪了。父亲这种行动，受到了连长的表扬，同时也遭到了批评。批评就批评吧，反正父亲从此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枪。

这支枪一直随着父亲走南闯北，东打西杀。此刻，那把枪仍旧挂在父亲的床头。父亲终于老了，他再也玩不动枪了，但父亲每天都要雷打不动地擦那支枪，然后望着那支老枪，想着自己青春年少时的往事。

老年的父亲想起往事时，心头便蒙上了一层尘埃。对青春年少的向

往，加深了父亲的悲凉。

父亲站在自家门前，冲朝他张望而过的年轻人背影说："看什么，看我老了是不，你早晚也有这一天。"

父亲一面怀想着青春，同时也嫉妒着青春。他更加急切地想见到一个人。

三

父亲的命运，是在给麻子团长当警卫员时发生改变的。那一年父亲十五岁，他给胡子连长当了两年通讯员后，个子长了半头，胳膊腿的骨节正是咯咯巴巴生长的时候，十五岁的父亲已出落成一个准小伙子了。一次他去团部送信，麻子团长看中了父亲，于是父亲就成了麻子团长的警卫员。

警卫员有警卫员的准则，他要保证首长的安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警卫连长已明确地和父亲交代过这一准则。警卫连长说：“团长的命就是全团一千多号人的命，要是团长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的脑袋是问！”

父亲知道自己的脑袋宝贵，团长的脑袋更宝贵，于是父亲一点也不敢马虎。麻子团长打仗时有个习惯，总是要到前沿阵地去，指挥部形同虚设，麻子团长有望远镜也不用，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才作数。这样一来，团长的危险性就加大了。有几次父亲随团长去前沿阵地，仗打得正激烈，子弹嗖嗖地从团长头顶和父亲头顶飞过。团长端着一把枪，一边指挥一边射击，有一次，敌人的子弹把团长的帽子都打飞了。父亲就有些着急，随在团长屁股后头喊：“团长，回去吧，这也不多你一个。”麻子团长一打仗，眼睛就充血，脖子上的血管一道道地努突出来。父亲的喊叫，他根本没有听到，换句话说，就是听到了，也根本不会往耳朵里去。

这事之后，父亲遭到了警卫连长强烈的批评，父亲有些委屈，辩解着说：“团长根本不听我的。”连长就说：“你是个死人呀，不会用力气呀！”父亲不知怎么冲团长用力气，两眼茫然地望着连长。连长就给父亲做了个示范，他用肩膀一扛父亲，就把父亲扛倒了。然后连长拍拍手说：“就这样。”

接下来父亲就明白了，人都扛倒了，接下来的事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可以把团长绑起来，也可以把团长背下去，他不会管团长愿不愿意，保卫团长的安全就是他的工作。父亲心里有数了，再见到团长时他就忍不住地想乐。麻子团长不明真相地说：“小石头，你笑啥？”父亲不语仍笑，心说：“团长你就瞧好吧。”

瞧好的日子终于来临，那年代，三天两头地打仗，麻子团长冲锋陷

阵的机会就很多。团长又一次上阵地，父亲自然劝不住，只能尾随着团长上了前沿阵地。战斗打响的时候，父亲就冲团长吼：“回去，你给我回去！”这次父亲得到了制服团长的要领，喊叫起来的底气就很足。团长正忙于察看敌情，不理会父亲，父亲的身体挡住了团长的视线，团长还恼火地拨拉父亲：“一边待着去。”

父亲真的火了，他学着警卫连长的样子，用身体去扛团长，没料到的是，团长纹丝没动，自己倒被团长撞了个跟头。父亲有些恼羞成怒了，他爬起来，再接再厉地向团长撞去。团长也烦了，扔了手里双枪冲父亲吼：“小石头你干啥，耽误了军情，老子毙了你。”

父亲趴在地上就没词了，他恼怒、羞愧、委屈，眼泪在父亲眼里打着转转。他仰着头望着灯塔一样的团长，这才明白，凭自己十五岁的身体是无论如何撞不倒团长的。警卫连长交代他的话父亲仍清楚地记得，团长的命就是全团一千多号人的命。想到这，他又向团长扑去，这次他抱住了团长的腿，一下子就把团长扑倒了，也就在这时，一颗炮弹飞了过来，在他们身边爆炸了。父亲救了团长一命，要不是父亲这一扑，那颗炮弹说不定会要了团长的命。

就这样，团长也挂彩了，两块炮弹片击中了团长的大腿，战场上的情形也很危急了，鬼子分三面包围了阵地，部队已开始后撤了。接下来，保护团长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父亲身上。团长足有一百八十多斤，对于十五岁的父亲来说一百八十多斤的团长简直是泰山压顶。那时的父亲也说不清到底哪来的力气，总之，他背着团长，一鼓作气跑了二十多里山路，一直到接应的部队出现，父亲一头栽倒了，他从胸膛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接下来，便人事不醒了。

父亲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便看见了团长，团长的腿上裹满了绷带，团长正不错眼珠地望着父亲。父亲见到团长，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团长，我以后不给你当警卫员了。”

团长一边含着泪，一边笑着说：“小石头，以后我一定听你的。”

这件事，让父亲和团长成了生死之交。在战争年代，警卫员和首长结下这种生生死死交情的动人场面，不计其数。当父亲当了团长之后，他也和警卫员小伍子谱写了一曲悲悲壮壮、轰轰烈烈的人性交响曲。

麻子团长不久就当上了师长。警卫员仍然是父亲，那年，父亲已年满十八岁了。虎背熊腰不敢说，总之，父亲浑身的肌肉条条块块的。父亲身体里经常涌动出一股燥热，他想喊、想叫、想跳，三天不急行军一次，父亲就觉得有劲没处使。五天不打仗，父亲就搬师部所在地村头放着的石碾子，他把几百斤重的石碾子搬来搬去，一直搬得满头是汗，才

平静下来。

父亲现在不用仰着头去望师长了，他现在只要轻轻一扛就能把师长灯塔样的身体扛倒了。每次打仗时，师长就再也不敢和父亲耍威风了，而是赔着笑脸，央求父亲：“石头，让我去看一眼吧，要不然我心里没底。”父亲板着脸，一棵大树似的站在指挥部的门口，师长一看见父亲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然后他像一头磨道上的驴一样，在指挥部里团团乱转。战斗打响的时候，电话早就接通了。这时，指挥所里电话铃声不断，师长不习惯冲电话发号施令，他接电话时，就冲各团各营发火：“外面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你让我下啥命令。”说完摔了电话，然后虎视眈眈地望着站在门口的父亲。父亲不怕师长，也和他对视着。直到师长一双目光柔和了下来，半晌又哀求地说：“石头，让我去看一眼吧，就一眼，行不？”

父亲见师长这样子，硬下的心也软了。便说：“那你得听我的，我说回来就回来。”

师长就说：“行，行，听你的。”

直到这时，师长又像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了，他呼吸到了战场上的硝烟，于是，师长就又是师长了。能够在阵地上停留的时间长短，父亲会依据情况而定，有时父亲让师长撤下来，师长不听，父亲一扛就把师长扛倒了，然后抓猪似的抓起师长就走。师长就无奈地说：“我操，小石头，你跟我来这一套，你等着。”

父亲不听师长那一套，等战斗结束了，师长说什么他都听，此时，师长却得听父亲的。师长和父亲两人的感情就在这种吵吵闹闹中增进着。

一晃，父亲给师长当警卫员已有五六年，父亲早就想着下到部队去了。父亲也喜欢打仗，在战争中才能成长。师长也觉得把父亲留在自己身边太屈才了，也想找个机会把父亲放到部队里锻炼锻炼。

父亲终于离开了师长，到部队当上了一名尖刀连的连长。

父亲又和师长见了几次面，每次见面师长都抓住父亲的手摇了又摇说：“小石头，我想死你了。”一旁的警卫员就补充道：“师长晚上做梦都喊你的名字。”父亲听了，眼圈红了。把师长的警卫员拉到一旁，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师长的安全，以及师长的生活规律、喜好等等。警卫员就一脸愁容地说：“石连长，别的都好说，一打仗师长就不听我的了。”

父亲望了眼警卫员，警卫员又瘦又小，他想扛倒师长是不可能的，父亲就说：“那你就抱师长的腿，像死狗一样地缠住他。”

警卫员点头。

父亲就又说："师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拿你是问。"

警卫员就一脸严肃地说："石连长你放心，我知道师长的命比我的命重要。"

父亲还想说什么，忍住了没说，重重地拍了拍警卫员的肩头。

又是一个不久，在一次遭遇战中，师长牺牲了，连同师长的警卫员，一块被鬼子的炮弹击中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两天没吃下饭去，他一直念叨着："要是我在就好了。"

师长的墓地就草草地建在了那座秃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师长的墓地才移到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为师长去扫墓，在师长墓前坐一会儿，去上支烟，放在师长墓前，父亲说："师长，小石头来看你了。"父亲望着袅袅的香烟，觉得师长的魂就在身边。

父亲说："师长，抽口烟吧。"

父亲还说："师长，石头想你呀。"

父亲还说："师长，还记得当年么？"

老年的父亲，回想最多的就是当年，那时父亲和他的战士们都很年轻。年轻的岁月就有了许多让人回忆一辈子的事情。

四

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有了自己的警卫员。第一任警卫员就是小伍子，按父亲自己的话说：“这小伍子咋长的呢，跟我一个德行。”

那年小伍子二十岁，长得圆头圆脑，短胳膊粗腿的，在给父亲当警卫员前，小伍子已经当满四年兵了。警卫连长给父亲选警卫员时，一眼就相中了小伍子，父亲也相中了小伍子。小伍子来到父亲身边几个月后，父亲就喜欢上了小伍子。他说小伍子和自己一个德行。

天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山海关暂时有一个时期的休整。部队放了几天假，父亲就显得没事可干，这遛遛那看看，父亲不管到哪儿，小伍子总是不离左右。

一天晚上，两人躺在炕上就说到了吃，那时部队整日打仗，饥一顿，饱一顿的，肚子里没啥油水。一说到吃，马上引起了两人的共鸣，小伍子吧唧着嘴说：“要是能吃碗肥猪肉该多好哇。”

小伍子来了兴致，趴在父亲身边说：“团长，你能吃几碗？”

父亲想了想说：“大海碗，能吃两碗吧。”

小伍子说：“团长，我能吃三碗。”

父亲说：“吹牛。”

小伍子说：“不信咱比试比试。”

父亲说：“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小伍子说：“我要是输了，打仗的时候我不管你三次，你爱去哪去哪。”

父亲兴奋了，爬起来和小伍子击了掌。

第二天，部队就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因此，各部队都要改善伙食，父亲所在的团部，也买了一头猪杀了。有了猪肉，父亲就和小伍子赌了一回吃。肉是炊事班长盛的，满满两大海碗，肉上面撒着蒜末，又浇了一层黄酱。父亲看了眼小伍子，小伍子又看了眼父亲，两人便开吃起来，第一碗，两人吃得风卷残云，连头都没抬一下，而且吃出了肉的滋味。

父亲把空碗递给炊事班长时，还抹了一下嘴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肉了。”小伍子一边嚼着肉，一边在嘴里唔唔着，同时也把空碗递给了炊事班长。

两人吃第二碗时，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半晌之后，第二碗吃下去了，父亲打了个嗝，把空碗又递给炊事班长，小伍子随后也把碗递给了炊事班长。父亲扭头冲小伍子说：“还吃不吃。”

小伍子若说不吃，那就是输了，小伍子是不服输的，便梗着脖子说：“说三碗就是三碗。”父亲就冲炊事班长挥挥手，炊事班长就又去盛肉去了。

第三碗肉父亲吃得异常痛苦，一边吃一边骂小伍子：“你这小子，尽吹牛，你吃，你吃。”父亲一边说话一边顺着嘴巴子流油。

小伍子也异常痛苦，但他却笑着，故意气父亲：“团长，吃不下就算了，反正我还能吃。”

第三碗吃到一半时，父亲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把碗推到一边，看着小伍子把自己那半碗像咽药似的吃了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一晚，肥肉撑得两个人睡不着，两人托着肚子孕妇似的在院子里转着圈走。后来口渴，又喝了几碗凉水。后半夜，两个人便逃命似的往茅房里跑。父亲一边跑茅房一边在心里骂：“小兔崽子，看老子以后怎么收拾你！”

小伍子一边跑茅房一边在心里乐。

第二天，部队出发时，父亲被折腾瘦了一圈，腹泻仍没止住，队伍向前开进，父亲需要打马扬鞭地找僻静地方解决拉肚子，小伍子也是。有时父亲刚回到队伍中，小伍子又急三火四地往路旁的草丛里钻。气得父亲大骂：“你他妈蹲地那拉吧，就别回来了！”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就哈哈大笑。

父亲这个团是尖刀团，没走多一会儿，就和敌人遭遇了，于是双方即刻开战。父亲自然奋不顾身地往第一线冲，小伍子不离父亲左右，奋不顾身地往下拉父亲，两人在阵地上撕撕巴巴争执着。

这一仗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敌人才开始退却。几个小时过去了，枪声一停，父亲突然想起拉肚子的事，几个小时竟没拉一次肚子。父亲这么一想，又感到内急，又慌慌张张地找地方方便。小伍子也似受了传染，随着父亲方便去了。两人蹲在一个弹坑旁，父亲说：“日怪，打仗时咋不拉肚子。”小伍子也说：“邪了，枪声一停又来了。”

两人提上裤子，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突然大笑了起来。

三大战役结束后，部队暂时没什么仗可打了，父亲的部队又被调回到了东北。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仍盘踞着不少土匪，当辽沈战役打响时，捞到实惠最多的就是土匪了。当时谁也没顾上这一群一伙的土匪，当时

国民党撤退时，遗弃了不少武器弹药，土匪们借着情况熟悉，捞了不少武器弹药，土匪们的武装力量就今非昔比了。

这些土匪都是一些亡命徒，国民党在时与国民党为敌，借着地形熟悉，又加之山高路险，国民党也对他们无可奈何。

现在他们又轮到与共产党为敌了，因此，父亲的部队得到了收剿土匪的命令。第一仗父亲就碰上了一个钉子，一伙土匪，据说有百十号人马，占据着大孤山，土匪头子叫胡占山。山高路险，父亲的部队几次进攻都没能拿下来，父亲还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别扭的仗，脱光了膀子，抢了挺机枪向山上一阵狂扫。土匪们躲在暗处，父亲的进攻自然收效不大，大部队一连围困了土匪七天，也不见土匪下山投降的迹象。急得父亲团团乱转。

正在这时，小伍子报告父亲，说是山上有一个小匪要见父亲。父亲见到了那个小匪，那小匪捎来胡占山的话，说是久闻父亲的大名，要投降可以，但有个条件，一定让父亲单枪匹马上山去谈判。

父亲当下就答应了这小匪，并放他回山上去回话。小匪一去，众人急了，说什么也不让父亲一个人上山。最着急的还是小伍子，他撸胳膊挽袖子地说：“团长你不能去，要去，我自己去。”

父亲知道要想说服这些土匪，自己不亲自上山是不好办的。说服众人容易，因为他是团长，他的话就是命令，可想说服小伍子那并不容易，小伍子是他的警卫员，保卫他的安全是小伍子的责任。

那天，父亲在小伍子面前没说什么。第二天一早，父亲一个人偷偷地出发了。还没来到大孤山，父亲就发现了小伍子，小伍子腰里别着双枪，手里还拿了一把砍山刀。父亲知道这样带小伍子去，一定谈不成，说不定还没走到土匪窝里，就被土匪暗枪给算计了。父亲无论如何不能带小伍子去。父亲就立住脚，等小伍子走近，生气地让小伍子回去，小伍子自然不回去。

两人便仇人似的相向站在山坡上。

小伍子说：“要么带上我，要么你就回去。”

父亲说：“我不回去，你回去。”

小伍子说：“团长，这帮土匪啥都干得出来，我不在咋行。”

父亲说：“我说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

……

两人互不相让，于是就那么仇视地对望着。父亲知道，不制服小伍子自己就不能上山，不上山，土匪就不会投降。想到这，父亲向小伍子扑去，小伍子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也想制服父亲，只有那样才能保证

首长的安全。两人就真刀真枪地干上了，一会儿父亲把小伍子放倒了，一会儿小伍子又占了上风，两人撕巴了好长时间，父亲终于制服了小伍子，并用小伍子的腰带把小伍子的手脚捆了起来。

小伍子就绝望地喊：“团长，你不能去呀。”

父亲拍拍衣服走了，他回头看了眼小伍子，父亲说：“等我回来。”

小伍子用绝望的目光望着父亲。

胡占山早就拉好了架势等父亲了，其实父亲早就出现在小胡子们的视线里了。父亲径直被小胡子领进了一个山洞，阴森森的山洞使父亲一连打了几个冷战。

刚一进洞口，一个黑大汉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亮着嗓子说：“石团长，有种。俺早就想见你一面，你打蒋介石打出了名。俺佩服英雄。”

父亲断定这人就是胡占山。

父亲挣脱那人的手道：“不知阁下叫我来有何贵干？”

胡占山一挥手，顿时有人捧着一坛子高粱烧酒走过来，还有人手里提了一只鸡。胡占山接过鸡，从腰里拔出刀，一挥手就把鸡的脖子抹下去了，然后把鸡血倒进酒坛子里。又倒出两碗白酒冲父亲说：“石团长，干。”

父亲只好接过酒，一饮而尽。

胡占山抹着嘴说：“石团长，果然豪气。我这人就服比我强的。”

父亲笑一笑，这时又有小伙子倒上了第二碗，父亲一仰脖又干了。

胡占山又说：“我们降你心服口服，你能一个人来山上，说明你这人有胆量。我胡占山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明天，我一准带人下山。”

正说着，洞口一阵大乱，还没等父亲明白过来，只见小伍子光着膀子，右手握着枪，左手也握着枪，奋不顾身地冲了进来，几个把门的小匪被他冲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

小伍子看见了父亲，长嘘了一口气。

胡占山也明白了什么，端着碗酒走到小伍子身旁说：“这位兄弟义气，我说石团长咋老打胜仗呢，原来是好汉手下没弱兵呀。”

那天晚上，父亲和小伍子就留在了山上，胡占山设宴招待了他们。父亲和胡占山两人都喝得大醉，小伍子任胡占山好话说尽，一口酒也没碰。他手持双枪一直站在父亲身边。

第二天，父亲带着胡占山和众土匪往山下走时，看见一团的人马已经把大孤山围得风雨不透了。还有一个炮营在准备试射。他们不知父亲的安危，父亲不下来，他们马上就要杀上山去了。

五

老年的父亲，一直期盼的那个人就是警卫员小伍子。

当年的小伍子，一口气给父亲当了十三年警卫员，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小伍子到营里当了名副营长，后来又当上了团长，不久，小伍子就转业回到了地方。

小伍子给父亲当警卫员的十三年时间里，他们的友谊被传为佳话，广泛在部队里流传。有些事情，许多人都不相信会是真的，但的确发生了。

父亲的部队解放天津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那就是让他处理那些无家可归的妓女。都新社会了，妓女这行当，伤风败俗不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治安。那时天津大小妓院不下几十家，暗娼就更不用说了。

那时父亲还没有结婚，面对着百十号老老少少的妓女们，他感到头疼，也感到震惊。这些女人每日里和男人打交道，从早到晚就是床上那点事，她们看男人时，目光是麻木的，也带着挑逗。父亲一出现在妓女们面前时，就有妓女说："长官，别假正经了，咱们来一把吧。"父亲在生死面前毫不含糊，说冲锋就冲锋，可面对妓女，他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听了妓女们明目张胆挑逗的话，顿时脸红脖子粗的。随在父亲身后的小伍子断喝道："不许胡说，我们首长可不是那样的长官。"

又有妓女说："是男人都一样，要不你来一把也行，然后放我们走，你们该干啥干啥，我们干啥你们也别管。"

小伍子在女人面前也明显的经验不足，和父亲一样红头涨脸地说："你们，你们……"小伍子已经说不下去了。

回到办公室的父亲，气得把枪摔在椅子上，他一脚踩着凳子，一口气喝光了一碗白开水，然后大骂："一群猪，一群狗，要是不怕犯错误，老子真想一梭子扫了她们。"

气话归气话，父亲是不能干犯错误的事的。上级也知道，这些妓女不改造好，放入社会将来还是个隐患，于是就命令父亲给这些妓女办班。父亲就给这些妓女办班，先把她们集中到一个操场上，周围是放哨的士兵，中间放了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搞宣传的干事。干事都很有文化，写了讲稿，讲稿的题目是：重新做人。宣传干事讲了一通新社会的

妇女要自珍自重等话题。妓女们没人把宣传干事的话当真，她们坐在操场上，嘀嘀咕咕，冲周围的士兵挤眉弄眼，有两个年龄大的妓女，不知羞耻地亮出了自己白花花的奶子，看得士兵们低下头去。宣传干事看自己起草的稿子不见效果，便念起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学习毛主席这篇讲话时，个个都群情激奋，热血呼呼地在身体里流淌，让人们想喊想叫，但把这篇著名的讲话念给妓女们听时，她们仍然无动于衷。甚至有个妓女，当众扒下裤子在操场上撒尿，引来众妓女母鸡下蛋似的笑声。

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掏出枪，冲着天空就是三枪，这下把妓女们震住了，她们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很惶然，也很惊悚地望着父亲。父亲说："你们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想咋的。"妓女们不想咋的，关键是她们没有这个觉悟。

父亲在妓女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他想出一个招来，那就是军管。把妓女们集合起来，像军人似的站成队，让士兵们操练她们，为了增加气氛，父亲集合起所有的部队，荷枪实弹地站在一旁。

妓女们开始有些害怕了，她们不知道部队要怎么处置她们。刚开始，操练她们的士兵让她们往东，她们不敢往西。经过一段时间，妓女的队伍竟走出了几分模样，父亲觉得有些满意，掂着手里的盒子枪，冲小伍子笑了。小伍子见父亲开心，他也很愉快。

几日下来，妓女们又我行我素了。她们见部队并没拿她们怎么样，还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她们，她们又放松了下来，于是把队伍走得稀里哗啦，败叶残柳。

部队没时间和这些娘们儿磨洋工了，一个命令下来，便要遣返这些妓女。有些妓女有家的，家在解放区的还好办，有部队出路条，给路费；那些家不在解放区的，又没有家的就不好办了。细究起来，这些妓女们大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为了还债，卖给妓院，有的是被人拐来的，不管出于什么，她们一到了妓院做起妓女的行当，就全不顾廉耻了。

妓女们被遣返了一批，还剩下一些没着没落的妓女不好处置，于是上级又来了命令，在报纸上登广告，有意娶这些妓女为妻的，政府可赠大洋五元，作为安家的费用。一时间很多人都来娶妓女。这些人，有许多想法，有的是真找不到老婆的，还有的是冲着那五块大洋来的，更多的人是抱着好奇的心理。

政府本着对妓女负责的精神，对每个前来的男人都要面试，回答几个问题，才能让他们领人。这些男人都被叫到父亲面前。

父亲问："你没老婆？"

男人答："没有，真的没有。"

父亲又问："你愿意娶这样的女人？"

男人又答："愿意，真的愿意。"

父亲还问："是真心的？"

男人再答："我都打了半辈子光棍了，有个女人肯嫁我，我就是下辈子当牛做马也值了。"

父亲挥挥手，就有人带着这个男人去选妻子了，男人在妓女面前走一遭，再走一遭，他们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女人。他们眼热了、心跳了，妓女在他们眼前个个赛天仙，先不说妓女们有多漂亮，单是妓女们的打扮，他们就没见过。在他们眼里，妓女们个个穿着洋气，又烫发，又戴戒指的，他们看花了眼，然后随便地指着一个妓女说："我就要她了。"

那个妓女便被带了出来，又领到父亲面前。父亲说："你愿意和他成亲吗？"

妓女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点头就算成了一对，摇头的，再让男人去挑。这些妓女们对自己的未来已没有更高期望了，几年，十几年的皮肉生活，她们多多少少都积攒了一些私房钱，有男人肯娶她们过日子，她们就心满意足了。她们一般不挑剔男人，只要觉得男人还年轻，有一把子力气，人又忠厚，就称了她们的心。

找到了合适女人的男人，一手拿着大洋，一手牵着女人，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欢天喜地地走了，过日子去了。

在处理妓女的过程中，小伍子找到了父亲。不是小伍子看上了妓女，而是他要替他哥哥走个后门，看能否有希望让他哥哥也来挑一名妓女回家过日子去。

小伍子是中原人，中原闹灾时，他们一家逃荒到了河北。在逃荒的路上，父亲得瘟疫死了，就剩下他和哥哥。那年他十岁，哥哥十五岁。哥哥靠给东家打工养活着小伍子。十五岁的时候，小伍子参军了。哥哥现在还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积蓄，讨不起老婆，三十来岁的人，还打着光棍。

父亲听完小伍子的叙说，便一拍大腿说："你咋不早说，怕是好的都被人选走了。"

小伍子得到了父亲的首肯，一面通知哥哥来天津领人，一面和父亲一起为哥哥选起女人来。

选来选去，父亲替小伍子的哥哥选了一个女人，这人叫小凤，家在

南方，今年二十一，她是被一个远方亲戚拐到天津被卖到妓院里来的，她到天津已经四五年了。刚开始，父亲并没注意到小凤，她一见人就低头，不像别的妓女见到男人就说骚话，她在父亲面前知道脸红、低头。父亲觉得小凤这人行。

很快小伍子的哥哥就来了，领了小凤，领了政府发给的五块大洋就欢天喜地地走了。那次，小伍子的哥哥冲父亲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当然也跟多年不曾谋面的小伍子说了许多私房话。

哥哥领着女人走了，小伍子的心也踏实了。哥哥的后半生总算有着落了。那些日子，小伍子很高兴。

没几日，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份报告，在离天津不远的郊区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从穿着打扮上看，这女人很像是父亲部队改造过的妓女。妓女出事，父亲是有责任的，他马上就派人调查此事，结果确认那妓女正是小伍子哥哥领走的小凤。很容易看出，小凤是被人掐死又扔在山洞里的。小伍子的哥哥被带到了部队，小伍子的哥哥很快就招了，他是图财害命，杀了小凤，把小凤随身的细软都卷跑了。这件事影响很坏，给下一步的妓女教化工作带来了难题。上级很气愤也很震惊，下令，把谋杀小凤的人枪毙以示警诫。

得知这个消息后，小伍子哥哥哭了，小伍子也哭了。小伍子最后一次去看哥哥，哥哥说了许多后悔的话，但也说出了真话，他说："小伍子，哥咋的也不能娶个妓女给你当嫂子呀，哥就是为了她的钱。有了钱，哥就能给你找一个清白的好嫂子。"

小伍子一边哭一边说："哥，你好糊涂哇。"

但命令就是命令，小伍子的哥哥马上就要枪决了。枪毙小伍子的哥哥前，小伍子突然找到父亲说："团长，让我去执行吧。"

父亲怔住了，他望了小伍子半晌，小伍子也望着父亲，此时，他眼里已没有泪水，有的只是仇恨。父亲点了点头。

枪毙的现场很隆重，因为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天津，执法也自然要隆重些，以正压邪。

行刑地点就在训练过妓女的操场上，小伍子的哥哥一被带上来，他便呼天喊地地说自己后悔了，不该干这丧尽良心的事，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小伍子站在哥哥的身后，举着一支枪。小伍子脸上没有表情。哥哥回头看了眼弟弟，白着脸说："弟呀，你真下得去手嘛，当年我有一个饼子分你半个。"

小伍子说："哥，别说这些了，这我都知道，你还有啥就说吧。"

哥说："弟呀，我死了，你每年给我烧些纸吧。"

小伍子点了点头。

哥又说："哥后悔呀。"

小伍子望着哥的白脸。

哥还说："弟呀，我在那边等你，到时咱们还是兄弟。"

父亲在一旁听着，眼睛也湿了，他担心小伍子下不了手，正准备换人。这时，小伍子手里的枪响了。

那次，小伍子和父亲抱在了一起，小伍子呼天喊地地说："团长，这世上从此没我的亲人了。"

父亲打断小伍子的话说："胡说，我就是你的亲人。"

从此，父亲就把小伍子当成了亲人。

年老的父亲回忆起当年这一段，仍然心绪难平，他日思夜想地想见到小伍子，因为小伍子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亲人。

六

小伍子救过父亲的命。

父亲在东北收编土匪时，真正地打了一仗。在东北九台县，有一股号称陈氏三虎的土匪，这股土匪，是由陈姓的三个兄弟组成的，老大陈大虎，老二陈二虎，老三陈三虎，号称东北三虎，手下有几十个七七八八的小土匪。陈氏三虎在九台一带所激民愤极大，吃大户、绑票什么事都干，最可气的是，三个兄弟经常轮奸平民百姓的女人。他们不分老幼，只要有些姿色的让他们发现了，就想方设法捞到手里，三个兄弟以抓阄的形式分出先后，然后轮流强奸女人。每次抓到的女人，掳到自己的山上，待的时间长短不等，这要看三个人的情绪，玩出兴致了，就多玩些日子，没什么兴致，三两日便把女人放了。

每次陈家兄弟都很讲义气，都不让女人空手下山，或在女人兜里装两块银元，或背一袋米回家，总之，不让女人空手下山。这些女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有些烈性的女人，还没走到家里便向一条河跳进去，随波逐流了。也有的女人，上有老下有小，忍气吞声地活下来，整日里以泪洗面。一时间，九台县地面上鸡犬不宁，女人听到陈氏三虎的名字，恨得牙根儿发痒，许多年轻女人，或有些姿色的女人，头不梳脸不洗，以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过着生活。

父亲剿匪进入九台县之后，便有许多女人男人找到父亲的部队哭诉，字字血、声声泪，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父亲就背着手，气得直哼哼。一旁的小伍子，也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父亲很快下了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铲平这股土匪。

当时上级对待这些土匪有个政策，那就是团结大多数，铲除一少部。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就地解散，少数罪大恶极的，可以就地正法。

陈氏三虎这股土匪与别的土匪有些不太一样，他们没把共产党的部队放在眼里。当年国民党的部队曾围剿过他们。他们一不跑二不逃，就驻扎在陈家大院里。那个陈家大院被这股土匪经营得像堡垒一样，有土围子、有炮楼，还有暗堡什么的，可以说一切机关暗道，陈家大院里应有尽有。

当年国民党部队用一个团的兵力，围着陈家大院打了七天，愣没把

陈家大院打下来，为此还死了百十名兄弟。那一仗，陈家大院的土匪才死了三个人。

陈氏三虎在大院里囤积了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因此他们心里很有底数，自然没把父亲的部队放在眼里。他们要和父亲决一死战。

父亲的部队是在掌灯时分把陈家大院围上的，然后派人上前去喊话。说是喊话其实就是做思想工作，交代一些政策，让他们举手投降，从轻发落等。

陈氏三虎也轮流向外喊话，他们的话语轻蔑而又张狂。他们说："姓石的你们听着，别跟我们扯犊子，有能耐你就攻上来。要是输了给你牵马提鞋，别的，你少扯。"

他们还说："不怕死的就来吧，装什么相。"

……

父亲就火了，三个营的兵力，分梯次排布在四周，父亲大小仗打过不下百次了，他不信就这一股小土匪，就这么个土围子他还能拿不下来。父亲一挥手，喊了声："打！"于是就真刀真枪地干上了。三个营的兵力，千百号人，一齐射击，枪声就听不出个数了，刮风一样，疯叫成一团，火光四起。就这样一直打到天亮，部队还是没能前进一步。在这期间，部队打过几次冲锋，都被胡子们给压制住了。父亲的部队射击时，他们并不还手，躲在暗道里观察动静，只要部队往前进攻，进入他们的射程，他们就还击，这些胡子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一夜下来，部队就死伤几十人。

父亲的汗就下来了，他知道自己遇上对手了。父亲围着土围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小伍子自然不离父亲左右，他用身体护卫着父亲。父亲用手不停地扒拉着小伍子，小伍子就用肩膀扛父亲，有几次差点把父亲扛倒。父亲就急赤白脸地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跟我整这套。"小伍子不管哪套，保卫父亲的安全是他的职责。好在，土匪们并没有打黑枪。转了几圈的父亲，心里有了底数，他让人准备炸药，天黑的时候，他又让部队轮番佯装进攻，另一部分人，就在脚底下挖洞子，那洞子一夜之间就往前推进了几十米。白天睡觉，晚上又一面进攻一面挖洞。几天之后，那洞子约莫挖到陈家大院下面了。父亲才让人往洞子里填炸药。填好炸药后，某一天的凌晨，部队一下子不打了。一切都沉寂了下来，陈氏三虎被父亲的举动弄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父亲又派人开始喊话："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快出来吧，要不然，你们就没命了。"

陈氏三虎等土匪自然不听这一套，他们想父亲的部队一定是没招

了，才说这样的话。

陈三虎等人就冷笑着说：“拉倒吧，你们回家抱孩子去吧。”

父亲站在清晨的微光中，冷笑了两声，他挥了挥手，部队便往下撤了，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显得有条不紊。

陈氏三虎以为父亲的部队真要撤了，于是又张狂地喊：“别急着走哇，大爷为你们送行了。”于是，土围子里射出一排子弹，这是最后一排子弹，接着只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响，陈家大院在烟尘中，顿时灰飞烟灭了。

父亲的部队喊杀着冲进了残破的陈家大院。这一炸，陈家的三兄弟，老大老二被炸上了天，唯独剩下了三虎，他从烟熏火燎的土里爬出来，当即被俘虏了。

因陈家三虎罪恶多端，父亲决定枪毙三虎。小伍子等人把三虎带到了父亲面前，父亲要亲自问话，他觉得陈家三兄弟虽作恶多端，但敢作敢为，就这么个土围子，让他打了四天，也算得上是个对手了，只要是对手，父亲就欣赏。

三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

父亲说：“你不怕死？”

三虎说：“怕死有啥用，人不早晚得一死，二十年后，我还是条汉子。”

父亲对三虎这种毫无惧色的样子有些感动了。父亲欣赏这样一个不怕死的硬汉，父亲动了收下三虎的念头，要是有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汉子为自己冲锋陷阵，父亲一定会感到很快慰。父亲说：“我要是不杀你，你愿不愿意参军，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陈三虎刚开始还瞪着眼睛，后来他就低下了头，算是默认了。于是陈三虎成了父亲部队的一名士兵。

为此，小伍子曾提醒过父亲：“团长，这人咱不能要，咱们杀死了他两个哥哥，他能跟咱们一心？”

小伍子没什么证据，完全凭的是直觉。

父亲没把小伍子的话当真，他想，先让三虎在部队里锻炼一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个尖刀连长什么的。

后来果然就出事了。

淮海战役的一次阵地战中，陈三虎朝父亲打了黑枪。父亲这次又到前沿阵地指挥了，敌人攻得很猛，阵地丢了几次，又重新夺了回来。父亲根本没注意到陈三虎。小伍子看到了。父亲他们路过陈三虎那个班时，陈三虎抬了一次头，小伍子一望见陈三虎的目光便打了个激灵，心

里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陈三虎觉得时机已到，他想趁乱打死父亲，替两个哥哥复仇。那时，兵荒马乱的，没人会想到是自己人干的。

小伍子完全是下意识地在陈三虎枪响时向父亲靠了一步，结果那一枪让小伍子挨上了。小伍子在倒地的瞬间，看到了陈三虎以及陈三虎收回的枪，他手里的枪也响了。陈三虎哼都没哼一声，脑袋便开花了。

那一枪差点要了小伍子的命，子弹从肺叶中穿了过去。小伍子住了两个月的医院。那一次，父亲抱着小伍子的头，流下了眼泪。

七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给父亲当了十三年警卫员的小伍子，终于还是离开了父亲。在这期间，父亲多次动过让小伍子下部队的念头，他总觉得把小伍子留在身边可惜了，应该让他到大风大浪里接受锻炼。可事到临头，父亲又舍不得了，小伍子更是不放心父亲。父亲张罗着让他离开时，小伍子也试着挑了几个接自己班的人选，这些人选都是从班排连的士兵中层层挑选出来的，先在小伍子的带领下，在父亲身边干了些日子，名曰考查。可考查的结果，总不能让小伍子满意，不是话多了，就是话少了，要么就是父亲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时又找不到。总之，在小伍子的眼里，这些人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自然也感到别扭，不停地发脾气。小伍子就说：“拉倒吧，我不走了。”这句话正合父亲的心意，于是小伍子就不走了，几次三番之后，小伍子一直在父亲身边待了十三年。

先是打完了三大战役，最后剿匪也结束了，本以为天下太平了，那些日子小伍子准备离开父亲，父亲也准备让小伍子走，部队都找好了，让小伍子去连队当连长。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一切计划又落空了，父亲又带着小伍子去了朝鲜。风风雨雨地在朝鲜又战斗了几年。终于回国了。此时，父亲已经是军区的参谋长了。和平年代的父亲，身边一下子多了许多人，秘书、参谋、公务员。小伍子这个警卫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每日里仍全副武装地出现在父亲面前，但却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父亲终于意识到，该让小伍子走了。小伍子也知道，他再留在父亲身边已经不合时宜了。

那天晚上，父亲举行了一场家宴为小伍子送行，母亲特意提前一个多小时从文工团回来，为两人做了一桌的酒菜，父亲特意交代母亲，一定要做两碗白肉，多切蒜末。母亲也知道小伍子和父亲的情谊，如果没有小伍子，父亲说不定已经死过几次了。

父亲和小伍子一上桌就看到了那两碗白肉，父亲说：“小伍子，干吧。”

两人就先埋下头稀里呼噜地吃肉，吃到一半，小伍子抬起脸来，已经是泪流满面了。白肉让他们想起了当年。

父亲的眼里也是泪水蒙眬了，父亲把两个人的杯子倒满了烧酒。父

亲说："干了它。"

两个人咕咚一声又把酒干了。

父亲说："伍子，你就是我老石的影子，明天你走了，我的魂就没了。"

小伍子说："首长，你是我的主心骨，我走了，就没主意了。"

父亲说："瞎说，你还是军人，啥时候想见我，家里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小伍子就左抹一把泪，右抹一把泪地说："首长，我舍不得你呀。"

父亲放下杯子，豆大的泪滴也滚落下来，两人就抱头痛哭了一回。一旁的母亲看到此情此景也是泪眼婆娑了。那天晚上，小伍子就睡在了家里，他和父亲躺在了一张床上。战争年代，两个人一直是这么睡过来的，那时小伍子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都是醒着的，只要父亲一有动作，他总是能及时醒来。

现在用不着小伍子这么灵醒了，两人就漫无边际地聊天。

小伍子说："等再打仗时，我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

父亲说："伍子，我会想着你的，你放心。"

小伍子说："首长，我舍不得离开你。"

父亲说："你岁数也大了，也该成家过日子了。"

小伍子说："首长，我会想你的。"

父亲说："明天我会去送你。"

……

第二天，父亲果然送小伍子下部队了。出发是很隆重的，两辆吉普车载着父亲和小伍子走了。一个警卫员到部队任职，还从来没有这么隆重过，别说小伍子现在是位副营长，就是师长去任职，也从没有这么隆重过。小伍子任职的那个部队就是父亲当年带的那个团。父亲把小伍子放在自己的老部队，心里踏实。

小伍子刚开始离开父亲那几日，父亲真的是丢了魂似的。上班时，公文包明明就放在茶几上，他非得去柜子里翻找，到了办公室，茶杯里的水，不是热了就是凉了。于是，他就喊："伍子。"

公务员就应声进来了，父亲这才恍过神来，忙冲公务员说："小李，麻烦你，给我沏杯热茶。"

公务员小李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客气，忙去倒茶去了。

那些日子，父亲真的感到很别扭。

小伍子经常来看父亲，一来就和父亲说部队下面的事，父亲就很感兴趣地听。有时候小伍子来不了，会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或者家里和父亲

谈上一会儿。说完部队的事，父亲就说：“伍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个家了，要不我给你张罗？”

小伍子忙说：“不用，不用，到时我找好了，请首长过目。”

不久，小伍子果然把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带到了家里，父亲上眼下眼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中，我看就是她了。”

小伍子也咧着嘴说：“那就是她吧。”

这姑娘是搞妇女工作的，在区里很活跃。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有了父亲这句话，小伍子很快就结婚了。

小伍子后来又当上了团长。不久，赶上部队整编，小伍子便离开了部队，转业回了老家。那时小伍子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手牵一个，怀抱一个，来向父亲告别。

父亲就说：“伍子，到了地方上好好干。”

小伍子说：“首长，我舍不得离开部队，舍不得离开你。”

父亲背过身去。部队整编，他也想过小伍子的出路，试图把小伍子安排到别的部队，可别的部队那些团长，资历都比小伍子老，动哪个都不合适，这时父亲后悔是自己耽误了小伍子。要不是为了自己，让小伍子早到部队摸爬滚打的，也就有了资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让小伍子走了。

小伍子终于离开部队，回了老家。

不久，小伍子就来信说，自己回到老家的县里，当上了书记。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吃白肉，喝烧酒，自己把自己给灌醉了一次。从那以后，小伍子三天两头给父亲来信，谈地方上的事，小伍子每前进一步，父亲都为小伍子感到高兴，小伍子在每封信里都说自己想念部队、想念父亲。父亲又何尝不想念小伍子呢，有时父亲做梦还喊着：“小伍子，牵马来。”父亲的记忆仍停留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

父亲就这么想着小伍子，小伍子突然在一天夜里敲开了家门。父亲被眼前的小伍子吓坏了。小伍子人不人鬼不鬼地出现在父亲面前，他头发蓬乱，衣衫破碎。小伍子一见父亲就说：“首长，救我。”

父亲不知道，堂堂一个县委书记怎么弄成了这样。原来是一帮造反派，造了县委的反，他们把小伍子抓了起来，并说他手里有人命，是他和哥哥当年联起手来，杀了那个妓女。造反派要把小伍子就地正法。现场都准备好了，要召开一个全县公审大会，小伍子得知这一消息，头天夜里就跑了。小伍子毕竟当过父亲十三年的警卫员，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借着夜色，他一口气跑出了县城。白天他不敢走，只有等到晚上，他扒火车，昼伏夜行，跑出县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投奔父亲，他知

道，只有父亲才能救他。

父亲听了小伍子的遭遇，也火了，他一拍桌子道：“没王法了。你就住在我这，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小伍子就这样住在了军区大院里，没多久，那些造反派打听到了小伍子的下落，先是派人，拿着公函来和父亲交涉。父亲对这些人见也不见，把送进来的公函几把就揉碎了。

后来造反派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来了十几辆卡车，拉来了几百号人，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枪，他们要到军区大院把小伍子抢走。

父亲一见这阵势，也火了，立马叫来警卫团长，让他带人去对付这些造反派。有了父亲的命令，警卫团长胆也壮了，他带了一团人来了一个反包围，把这些造反派团团围住了，并命令他们半小时内撤出军区，否则，后果自负。警卫团还朝天上放了一阵空枪。这些造反派哪见过这个阵势，不到半小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

小伍子倒是安全了，家里人又被造反派当了人质。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他亲自打电话，叫来了侦察连长，如此这般地面授计策，侦察连长得令去了，带了一个班，潜进小伍子老家的县城，没几日就把小伍子一家人偷了出来。

从此，小伍子一家就住进了军区大院，父亲派人收拾出两间房子，小伍子一住就是几年。后来人们就有意见，父亲听了意见就说：“伍子是咱们部队出去的，咱们不管谁管。”父亲这么一说，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直到地方局势稳定了，小伍子又可以回去当书记了，父亲才送小伍子走。小伍子走时，抱着父亲大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说：“首长，是你救了我，救了我一家呀。”

父亲说：“伍子，别说这话，当年你救我多少次你还记得吗？”

从此，父亲和小伍子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

八

许多年过去了，老年的父亲和老年的小伍子，他们的情谊没有淡化，反而又加深了。

先是父亲离休了，住进了干休所。后来小伍子也从地区专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闲下来的两个人，长时间地泡在电话前，说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动了感情。

小伍子就唏嘘着说：“首长，我想你，也想部队呀。”

这么多年了，小伍子一直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人，他的梦都留在了部队。

父亲说：“伍子，现在没事了，真想和你在一起。”

小伍子说：“首长，孩子大了，去了国外，不需要我费啥心思了；老伴身体不好，等我一身轻了，我就去找你。”

小伍子的孩子很有出息，一个去了加拿大当律师，一个去了美国加州读博士。当年那个浓眉大眼的姑娘，现在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先是半身瘫痪倒在了床上，后来又得了哮喘病。小伍子一心记挂的就是老伴了。

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一直不希望孩子们回到身边的原因就是，他在等待小伍子。老年的父亲，时常让自己的思绪在逝去的时光里荡漾。他怀念过去，怀念青春，怀念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怀念和战友的情谊。只有小伍子来到父亲身边，父亲的生活才是完整的。小伍子能让父亲感到青春时光真实可信。

父亲一天天地盼着。

小伍子不时地把老伴的病情通报给父亲。

小伍子说：“又去医院急救了一次。”

小伍子还说：“看来老伴真是不行了。”

父亲觉得小伍子近在咫尺了。

两人这种心理，多少有些罪恶感，他们似乎都盼着小伍子老伴快点离开人间，好让他们相聚。可两个人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罪恶。

终于，小伍子老伴去了。小伍子急不可待地终于出现在父亲面前。

小伍子出现在父亲面前是一天早晨，小伍子背着一个包，一步步向父亲走来。父亲拖着拐棍立在门前，他看清了小伍子，奇迹出现了，父

亲扔掉了拐棍向小伍子走去。

父亲说："伍子，真的是你，可把你盼来了。"

小伍子说："首长，我来了。"

四目相视，他们都泪眼模糊了。

两人跟失散多年的亲人似的，重新又聚在了一起，从此，他们掀开了生活的新篇章。

小伍子的到来，使父亲一下子年轻了起来，父亲不仅扔掉了拐棍，还让干休所的人们，重又看到了他舞刀弄枪的身影。刀还是那把东洋刀，枪自然也是那二十响的盒子枪。父亲的身手明显不如以前了，但父亲毕竟又举起了刀枪。

每天早晨，小伍子背上挎着刀，手里提着枪，陪着父亲来到草地上。父亲伸出手，小伍子便把刀递给父亲，父亲看着白生生的重新被小伍子擦拭一新的刀，就很满足的样子。父亲舞起了刀，一会儿，又一会儿，父亲气喘了，便收了刀，小伍子接了过来，随手把枪递给父亲，父亲又眼花缭乱地玩那把枪了。

小伍子就在一旁叫好。

老尚等人也今不如昔了，身体已是江河日下，老尚拄着拐棍，老眼昏花地走了过来，看了眼父亲，又看了眼父亲，终于看清了父亲，便惊诧地说："老石，枪又舞弄上了？我看你是越活越年轻了。"

父亲就说："老啦，要是早十年……"

父亲的后半句话就不说了，老年的父亲也不愿提当年勇了。

小伍子毕竟比父亲年轻，父亲舞枪弄刀时，他就一直在旁站着，做出随时接应父亲的准备。虽然父亲老胳膊老腿了，但还没有倒下去的意思，手脚仍利索。一直到父亲大汗淋漓了，小伍子才走过去，接过父亲的枪和刀，提在手上，挎在身上，随着父亲向家里走去。

随着小伍子的到来，父亲的身影又成了干休所的一道风景。人们纷纷对父亲侧目。后勤部李部长等人就说："老石，俺们以为你不行了，咋的，又活过来了？"

父亲说："操，你才不行了呢！不信咱们比试比试，看谁活的时间长。"

白天的时候，父亲就和小伍子坐在自家院子里，父亲躺在椅子上，眯着眼睛望着太阳，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小伍子坐在父亲一旁，手脚麻利地擦刀，擦完刀又擦枪。

父亲说："七城那一仗，那才叫痛快，我要上阵地，你偏不让上，结果咱俩摔了起来，咋样，你不是个儿吧。结果把你干倒了，我冲上去

了，抱着机枪好一顿突突。”

小伍子说：“我看你都急红眼了，有意让给你的，要不我能把你摔趴下？”

父亲听了这话，坐了起来，瞅着眼前的小伍子说：“咋的，你还不服是不是，不服就试试。”小伍子放下枪道：“试试就试试。”

两个老人都站了起来，他们又抱在一起。抱在一起之后，他们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父亲的青春又回来了。

父亲最后的军礼

一

那天晚上，父亲做了个梦，他又梦见了小德子。小德子还是当年那身装束，腰里揣着两枚手榴弹，手里提着枪，背上背着那把鬼头大刀，刀把上的红绸子还是那么鲜艳，在风中一飘一飘的。小德子站在父亲的面前，满腹伤心地说："营长，你咋没吹号呢？"

小德子这么问父亲，在梦里小德子已经无数次这么问过父亲了。结果父亲就醒了。醒来后便再也睡不着了，他披衣坐了起来，伍子还在睡，父亲就叫："伍子。"伍子就醒了。伍子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一骨碌爬起来，很快地摸到衣服，然后问："咋的了，首长？"

伍子已经来到家里一个多月了，伍子现在已经是一身轻松了。他早就退了工作，一双儿女，一个去了日本，一个去了英国，老伴又在两年前去了。悲伤后的伍子又无牵无挂了，他来投奔父亲。父亲何尝不想自己的警卫员小伍子呢。有时做梦，他都在喊小伍子的名字。

父亲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阵子老是爱回忆过去，过去所有点点滴滴的细节，记得还是那么清楚。别说大的战役了，过去的所有事情，仿佛就是昨天发生过的一样，父亲在思念小伍子的时候，小伍子仿佛早就知道父亲在思念他。于是在一个月前的傍晚时分，小伍子一耸一耸地出现在父亲的视线里。那时，父亲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夕阳，正在回忆一次行军。那时也是夕阳西下，队伍走在长城脚下，他们要和国民党的队伍打一场阻击战。大战前的一切都很安静，队伍中只有匆匆的脚步声，还有马嘶的声音以及蜿蜒前行的战士。就在这时，小伍子走进了父亲的视线，父亲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睛，待确信那人真是小伍子时，父亲急三火四地从楼上走了下来，他来到楼下时，伍子已经站到了院门前。

父亲说："哈哈，伍子，是你嘛。"

伍子没有说话，抬起手先给父亲敬了个礼。

伍子在那一瞬间，眼里已经噙满了泪。

伍子说："首长，是我。"

父亲说："哈哈，你咋知道我这些日子正在想你？"

说完，父亲就把伍子抱在了怀里。

伍子的眼泪流下了两三滴，伍子在心里说："首长，我也想你呀。"

父亲说："伍子，这次你不走了吧？"

伍子自从转业后，曾经来过家里几次，每次，伍子都是待上三天两天就走了。那时伍子很忙，他在老家一个地区里当着专员，他是借出差的机会来看一看父亲。那时父亲每次都说："伍子，你啥时候能不走哇？"

伍子就说："等退休吧，我一退休就不走了。"后来伍子终于退休了，孩子们也一个跟着一个飞走了。最后老伴也去了，这回伍子真的来了。

伍子一进门就说："首长，这回我不走了。"

那天晚上，家里比过年还要热闹，母亲张罗着做饭，还打电话叫回了晶和海。

酒是一定要喝的，七十岁之后的父亲，已经很少喝酒了，不是他不想喝，而是母亲不让他喝。母亲经常提着酒瓶子和父亲捉迷藏。母亲就像埋地雷一样，一会儿把酒瓶子放这儿，一会儿藏那儿的。父亲就跟鬼子进村一样，这看看，那找找，经常是一无所获，然后哀叹着坐在饭桌前，没滋没味地吃饭。

伍子来了，母亲破例了，拿出酒，让父亲和伍子喝。

父亲喝了一杯酒说："伍子，你来了可真好。"

……

一晚上，父亲一直磨叨着这一句话。年老的父亲终于不胜酒力了，几杯之后，父亲就整高了。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父亲又一次和母亲分居了，这次堂而皇之的。他要和伍子住在一起。那些日子，日日夜夜的，他和伍子有说不完的话，从过去说到现在，又从现在说到过去。母亲也乐得清静，一个人睡在楼上。她再也不受父亲打呼噜、磨牙、说梦话的影响了。但母亲也经常走下楼来干预父亲和伍子，半夜三更的，母亲去洗手间，仍然还能听到父亲和伍子在说话。母亲就敲着门说："几点了，还不睡？"

父亲就说："睡，睡，这就睡。"

父亲还夸张地伸手关上了灯。

母亲一走，父亲又和伍子说开了。

母亲知道父亲的这种把戏，她怕父亲的身体吃不消。几天之后，母亲放心了，父亲和伍子不仅起床早，而且一起床，伍子就左手拿着那把没有了撞针的枪，还有那把日本刀，陪父亲去干休所的小树林里舞刀弄枪去了。枪和刀都是父亲当年的战利品，现在成了父亲的营生了。父亲在伍子来了之后，人一下子年轻了，说话的底气很足，走起路来也风风火火的，像个小伙子。母亲放心了，不再干预他们了。

伍子的到来，有如给父亲注入了一支兴奋剂，父亲的生活又鲜活了。鲜活的父亲，开始大面积的回忆了。以前他一个人的时候，回忆是一丝一缕的。伍子的到来，不仅让他年轻了，同时也激活了父亲封尘已久的记忆。

父亲说："那年队伍过黄河，是个晚上，黄河水涨了，你是拽着马尾巴过去的。"

伍子说："可不是，我还喝了两口水呢，还被那匹白毛蹬了两脚。"

父亲就笑，笑得哈哈的。

父亲又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吃黄豆胀肚的事。"

伍子怎么能不记得呢，过黄河不久，他们在一个小村子宿营，没什么干粮了，便吃炒黄豆。那天，伍子吃炒黄豆吃多了，又喝了凉水，夜半时分，伍子就胀肚了，腰都弯不下去了，自然跑不动步了。后来父亲牵来了马，不由分说让伍子趴在马背上，自己则牵着马跑，这下问题解决了。小伍子在马背上一边放屁一边打嗝，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伍子的气才顺下去。

两人说到当年，眼泪都笑出来了。

那天晚上，父亲问到了伍子："伍子，你还记得部队到长城脚下那天，三排长小德子么？"

伍子看了眼父亲，没有说话，他不想提这个话茬，那是父亲的伤心处，伍子能不记得么？伍子就是三排的。那次，伍子给父亲当警卫员还不到半个月；那时父亲是营长，辽沈战役刚结束，部队开始入关，平津战役即将打响。打锦州时，父亲的警卫员小李子，为了救父亲，牺牲了。小李子牺牲得很悲壮，那时父亲的腿挂彩了，小李子背着父亲跑，后面是追兵。

父亲冲小李子喊："李子，你放下我，你不放下我，我一枪崩了你。"

小李子怎么能放下父亲呢，几百米外就是敌人的追兵。

跑着跑着小李子向前一扑，一口鲜血喷吐出来，父亲也摔倒了。那一刻，父亲以为小李子是累的。部队架起父亲和小李子，冲出了敌军包

围以后，父亲才看见小李子后背的伤口，原来小李子早已中弹了，子弹从后胸进去，又从前胸穿了出来。小李子一直微笑着，小李子就那么微笑着牺牲了。

伍子是在小李子牺牲半个月后来到父亲身边的。是三排长推荐伍子来的，那时，伍子刚十八岁，比牺牲的小李子还小一岁。

又是半个月后，部队入关了，在长城脚下，发生了让父亲遗憾终生的一件大事。

这么多年了，父亲一直在拷问着自己。从那以后，小德子失踪了，成了一宗谜。这宗谜埋在父亲心里已经几十年了。

二

那是一场并不著名的遭遇战，大部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向津、京进发，不成想遇上了敌人的一股部队。大部队为了甩开敌人的纠缠，不过早暴露部队的行踪，只派一小部分部队阻击敌人，大部队继续向津、京挺进。父亲那个营接到了阻击敌人的任务。那一刻，已经是傍晚了，父亲那个营，以排为单位，进入了阻击阵地。临进入阵地前，父亲召开了一次排以上干部会。因为是遭遇战，父亲也不知道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那要看大部队通过此地的时间。后来，父亲要各排以军号为令，一声长音，两声短音，便是撤退的命令。

部队是在仓促中进入阵地的，不多久，便和敌人接上火了。几个山头，几个排同时和敌人接上了火。

父亲带着一个班作为预备队，隐蔽在一个临时的指挥部内。伍子和司号员小马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小马那年二十一岁，他已经当了三年司号员了。号声就是命令，在那个几乎没有通信的年代里，司号员显得尤为重要。小马把那把铜号擦得铿亮。铜号身上还系着一块红绸子，每次小马吹号时，都显得很威风，站在高处，号声嘹亮，那块系在号身上的绸子便随风飘荡。

父亲没想到这场小小的遭遇战会打得这么激烈和残酷，事后父亲才知道，这是河北赞三军，属于地方势力。辽沈战役后，赞三军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是不想让东北军入关的。于是就拼命地抵抗。他们疯狂地向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很快，二排长派人报告，阵地快失守了，抵挡不住了。父亲接到报告，二话没说，带着预备班，便奔上了二排阵地。二排阵地在几个阻击阵地的最前沿，仗便打得最艰苦和惨烈。父亲带着预备班奔向二排阵地的时候，二排就剩下十几个人了。敌人都用上了大炮，朝阵地狂轰滥炸，其他的阵地也处在焦灼状态。父亲带着预备班打了一个反冲锋，阵地又夺了回来。就在父亲欢庆的时候，一颗炮弹飞了过来，伍子喊了一声：“营长，趴下。”便用身子撞了一下父亲，父亲仰面躺了下去。父亲躺倒的那一瞬间，看见那发炮弹在身后爆炸了。他还看见，司号员小马被那发炮弹击中了，小马连同那把军号顷刻间在父亲面前消失了。火光中，父亲只看见那块系在军号上的红绸布在一个树杈上悬挂着。

父亲眼红了，他操起身旁一挺冲锋枪向敌人射击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山后面升起三颗绿色信号弹，那是大部队顺利通过的消息。父亲没有看到，他已经打红眼了，小伍子看到了，他冲父亲说：“营长，看，信号弹！”父亲抬起头，也看见了那三颗信号弹的最后一颗。父亲吁了一口气，收起枪，冲身后说：“小马，吹号。”

并不见号声，父亲回了一次头，这才想起小马已经牺牲了。阵地上暂时有片刻的宁静，父亲抬起手，朝天上放了三枪。有的阵地已经看见了那三颗信号弹，他们已经撤退了。敌人又一次蜂拥着向阵地拥来，父亲打了一梭子，喊了一声：“撤！”便带着队伍消失在夜色中。

天明的时候，父亲追上了大部队，这时父亲才开始清点队伍，这一场阻击战，使全营人马死伤了近一半。不知为什么，小德子的三排一个人也没有回来。三排在最远的一个阵地上，战斗打响时，三排同样投入了战斗。父亲在阵地上还听见了小德子率领队伍打反冲锋时的喊杀声。小德子给父亲当过通信员，那时父亲当连长。小德子很机灵，十六岁就参军了。大小战役经历过无数次了，父亲很信任小德子率领的那个排。没想到的是，小德子以及三排，没有一个人追上队伍。父亲不相信，三排会全军覆没，撤出阵地时，他还听见了三排方向的射击声。父亲马上就想到了军号。也许是没有吹响军号的缘故，三排没有及时撤出战斗。

父亲决定等一等三排的人，他带了伍子和一排剩余的士兵，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见一丝人影。昨天晚上，打阻击的阵地方向早就听不见枪声了，要是三排的人还活着，怎么也追上来了。

父亲让一排出发了，身边只留着小伍子。小伍子似乎看出了父亲的心思，冲父亲说：“三排长会找到我们的。”

父亲摇摇头，快步地向回走去。父亲不一会儿又换成了跑，小伍子追上父亲，去拽父亲。父亲甩开小伍子，父亲说：“你要不去，就在这儿等我，我们不能把三排扔下。”

见父亲这么一说，伍子就不好说什么了，父亲和小伍子是在中午时分摸向三排阵地的。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也许昨天晚上，敌人摸上阵地后，才发觉上当了，又全部撤出了，三排阵地前，丢弃着敌人的尸体，还有一些枪支，三排的阵地上，只留下了几个坟包，父亲知道，那是三排撤出阵地前，掩埋的战友尸体。这是部队的纪律。从这一点可以证实，三排撤出阵地前是有秩序的，也就是说，小德子还活着，三排还在。

父亲那时想：说不定，自己追上队伍的时候，小德子已经率领三排回到部队了。

伍子和父亲昼夜兼程，夜半时分终于追上了部队，让他失望的是，小德子连个影子也没有。

那时，父亲有些顾不上小德子了，平津战役打响了，后来又是淮海战役，一直到解放海南岛。部队终于班师回朝了。进城后的父亲便开始结婚生子，接着抗美援朝就爆发了。几年之后，父亲回国了。那时，他已经是名师长了。他一直觉得，小德子会找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德子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结果，小德子一直没有出现。

他不相信，小德子会是个逃兵，为了寻找小德子，父亲曾派人去了小德子家乡一趟。小德子是中原人，父亲知道小德子是个孤儿。寻找的结果让人失望，县里、公社都查了，小德子老家根本没有小德子这个人。

战后，牺牲的烈士都会由部队出具一张烈士证明，寄到烈士的原籍去，让烈士的家属享受一定的待遇。唯有小德子成了悬案，说是烈士，连个尸首都没有见到，他要是活着，又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小德子的去向便成了父亲心中的谜。

那一阵子，父亲很忙。不打仗了，可日子比打仗更累，备战、备荒，不停地操练部队，时刻防备着美、苏两霸的原子弹。父亲是守备区的司令，他肩负着保卫祖国北大门的任务，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把这么艰巨的担子交给父亲，不能不让父亲亢奋和骄傲。

那时，父亲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守备区。

现在父亲离休了，儿女们都大了，想操心也操不上了。生活只剩下了和母亲的吵架，后来吵来吵去的，发现也吵不出什么新意了，于是父亲选择了沉默。有时，母亲数落父亲十几句，父亲也不一定还一次嘴。父亲觉得那老掉牙的吵架方式，一点意思也没有，翻来覆去的都是那点内容。他已经不把母亲当成对手了，母亲失去了对手也觉得没啥意思了。渐渐地，两人便把注意力转移到晶和海的身上了。晶和海都老大不小的了，可还没个成婚的意思，这一点，让母亲操碎了心。

父亲一不吵架，便开始做梦了。

他每次做梦都能梦到那些过去的战友，包括成为烈士还有活着的人。最近，父亲梦见最多的就是小德子。每次梦见小德子，小德子都是当年的打扮，背着一口鬼头大刀，提着枪，小德子每次都说：“营长，我一直等你的号声，你咋没吹号呢。”

后来父亲把小德子的失踪的责任全部归结到军号的事件上来了。要是小马不牺牲，军号要是吹响，小德子就不会失踪。

父亲一梦见小德子，便醒了，醒来后的父亲便一脸的泪水。然后父亲从床上坐起来，把身边的母亲捅醒说：“我又梦见小德子了。”

母亲就说：“你做你的梦，招我干什么？”

父亲说：“小德子说，我没吹军号。”

父亲这样的情境不知重复多少遍了，母亲都听烦了，于是母亲不耐烦地说：“那你就吹去，你一吹小德子就来了。”

母亲翻身又睡去了，剩下父亲在那里沉思。父亲一做梦就醒，一醒就好长时间睡不着。然后他开始叨咕那些牺牲的战友：歪把子连长、大个子、胡连长，最后叨咕到小德子时，便叨咕不下去了，在夜里怔愣着。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就流了下来。

自从小伍子来，父亲找到了知音，父亲不管什么时候做梦，什么时候醒，小伍子总要和父亲回忆上一阵子。越回忆越亲切，越回忆父亲越觉得小德子一直是个谜，于是，老年的父亲就越困惑。从此，父亲就有了心事。

三

晚年的父亲不再种地了，门前那块地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刚开始，父亲和母亲争那块地，那是因为父亲刚离休，他还没有从巨大的失落中走出来。他热爱每一片土地，就像热爱自己的阵地一样，地里的庄稼，就像自己的士兵一样。那时的父亲，在寻找一种寄托。

现在的父亲，早就适应了这种离休后的生活，他似乎已经没有精力去照看门前那片土地了，于是那片土地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终于实现了鲜花盛开的梦想。每年的春天，都是母亲最忙碌和充满幻想的日子，她不停地打电话，她打电话的目的是向天南海北的战友要花籽，然后她隔三岔五地便会收到一包又一包的花籽。

春天的时候，母亲便播种下去五彩缤纷的憧憬，夏天的时候，母亲便开始收获一个花香四溢的季节了。母亲在院子里经常流连忘返，她搬了把椅子，就坐在那些花儿前，看这，看那，目光是陶醉的，神情是幸福的。她经常叫屋里的父亲："老石，快出来吧，你闻闻这些花多香呀。"

父亲不理她，他正在往那把日本战刀身上抹黄油。父亲有时途经院子，也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母亲见了就叫："老石，你看这些花，比你那菜地好看吧。"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嘴里"嗤"一声，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了。母亲撇撇嘴。叨咕道："哼，狗改不了吃屎，"

晚年的父亲，似乎一下子就超脱了，家里所有的事似乎和他都没什么关系了。家似乎就是旅店，到时候吃，到时候住就是了。剩下的时间里，父亲就开始回忆那些峥嵘岁月。伍子的进入，使父亲的生活又掀开了一个新篇章。伍子就是他回忆中最好的注释，每当父亲粗线条走回过去的时候，小伍子都要精工细描一番。

父亲说："那年剿匪，七道岭那个马大棒子真是个人物。都被包围了，就是不投降。"

伍子就说："首长，你单枪匹马地要上山，我不同意，和你撕巴起来。"

父亲就想到了当年的场景，他最后把伍子给绑上了。想到这父亲就笑了，笑得哏哏的。

伍子就红了脸说：“当年我是让着你，我要是不让你，咱俩怎么也能打个平手。我看你的眼睛都红了，我就犹豫了，我一含糊你就把我绑上了。”

父亲还在笑。后来伍子也笑了。

回忆对父亲来说是他晚年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在回忆中似乎又年轻了，在回忆中快乐着。他的眼前幻发出硝烟弥漫的阵地，还有一群一群鲜活的士兵。

父亲每次回忆到小德子时，便回忆不下去了，小德子的失踪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于是父亲的心情就很沉痛。

半晌，父亲问小伍子：“你说三排长会去哪儿？”

这样的话他不知问过有多少遍了，但他还是要问。

伍子不知如何回答，便和父亲一起沉默着。

就在父亲大面积地回忆自己峥嵘岁月时，母亲也没闲着。母亲更多的是关注着现实，她还没有到靠回忆打发时光的年纪。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是操心的命，年轻的时候，操心这一家子，当然也包括父亲。年老的时候，仍然操心。

在母亲眼里，石晶和石海都是老大不小的了，老大不小的两个人，一直没有成家立业的迹象。石晶的身边，似乎有许多男人在追，不知为什么，石晶就是按兵不动。一副既然饭已经晚了，就要晚到底的架势。她的工作从法院调到了公安局，要是公安局也就算了，又去了刑侦大队，天天神出鬼没地抓人放人、审案子。母亲就一直琢磨不透，自己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丫头。天天疯疯癫癫，跟个假小子似的。

石海在母亲眼里一直是很乖的，她认为这三个孩子只有石海继承了她的一些品质，比如爱看书，对一些细小的事物多愁善感什么的，不知为什么，当了几年兵之后，石海也变得一根筋起来。什么事都认个死理儿，也二十大几的人了，身边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从部队复员回来之后，他进了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部。那本文学刊物只发行个几千册，都快活不下去了。主编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据说以前是本省很有名的诗人。现在诗写不出来了，便一心一意办那本文学刊物。这几年，国家也不再向每年赤字的刊物投钱了，而是把刊物推向了市场。于是，主编便提着个空包经常出去化缘。拉几个公司老板搞董事会，经常不断的，刊物便仨瓜俩枣地有些进项，于是就半死不活地维系着。

石海的工作并不需要每天上班，只要每个月把稿子编齐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主编很英明也很人道，把困难一个人扛了，让石海这些编辑

们安心编稿子。有大把时间的石海，经常干一些很不着调的事。比如说，他经常背个包就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找也找不到，不知道什么时间，他突然又回来了，身体很疲惫，精神却很亢奋。人瘦了一圈，也黑了。

失踪几天后的石海，在母亲的眼里是受苦受难了。于是母亲拉着石海的手，鼻涕眼泪的，母亲说：“石海呀，你这是做啥呢？你要是让人绑架了咋整。”

石海就低调地笑一笑说：“我又没钱，谁绑我干什么。”

母亲有深入地说：“要是碰到老虎啥的，那可咋整！”

石海又笑了道：“妈，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你就别吓唬我了。”

母亲就不知说什么好了，眼睛怔愣着望石海。

那时母亲就想：石海这是没个女人管哪，要是有个女人，石海肯定不会这样了。当年石光荣咋样，有了家之后，他吵他闹，不还是让自己管老实了。母亲对父亲此时的状态很满意，她把父亲晚年的变化，归功于自己这些年的斗争结果，终于把父亲斗得没了脾气。于是，石海和石晶的婚姻大事沉甸甸地压在了母亲的心头。

四

母亲的年龄一年大似一年，她抱孙子的心情就越来越迫切。母亲早就是当了奶奶的人了，林的儿子——石小林，已经上小学了。可她还没有过完当奶奶的瘾。现在的石林已经是副师长了，一家老小住在异地的军营里，石小林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去探望过，孩子刚满百天，她就回来了。那时，父亲刚离休不久，正患着严重的“离休综合征”，见谁都看不惯，摔锅砸碗的。她惦记着孙子石小林，更惦记着老同志石光荣。一晃，又一晃，石小林已经上小学了。石小林长得跟时间那么快，一眨巴眼，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现在，石林一家老小偶尔的回来一次，住上个十日八天的就又走了。每次回来，母亲都跟过年似的高兴，可几日之后，一家老小走了，母亲总要“魔怔”一些日子，她似患了一场大病一样，干什么都没有心思，还不停地喊：“小林，给奶奶拿双筷子。”或者喊：“小林，跟奶奶买菜去了。”等喊过了，才发现自己失口了，怔在那里半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父亲看到了母亲这样，就嘬着牙花子说：“你呀，你呀，真是个老娘们儿，没孙子咋的了，没孙子清静。”

父亲虽然这么说，其实他心里也不好受，林一家老小刚走那几日，父亲也跟丢了魂似的，这摸摸，那看看，经常出入小林爱玩的地方，然后父亲就说：“这个小调皮，将来和你爸一样。”这是父亲在小林面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父亲终归是父亲，很快就调整出来了。偶尔地拨一个电话，和小林在电话里哼哼哈哈地聊上两句，然后把电话递给母亲，母亲就不一样了，抓过电话，就像抓住小林的手，磨磨叽叽的就没完没了，问了长又问了短，扁扁方方地说了个遍，才放下电话。

母亲放下电话后，父亲就不高兴了，父亲说：“你以后打电话的时间别太长，浪费。”

母亲说：“浪费怕什么，军用电话又不用花钱。”

父亲瞪着母亲，同时用手指着母亲说：“你也当了几十年兵了，觉悟都哪去了，不用花钱就可以浪费么？我看你还需要重新学习。”

母亲说：“就你觉悟高，你怕浪费国家的，从明天起，我就浪费我自己的。”

第二天，母亲到电话局买了一张电话卡，然后母亲就当着父亲的面理直气壮地给小林打电话，父亲这回就不好说什么了。

母亲面对电话卡，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经常把号码拨错，电话卡上那一长串数字，母亲看了就头疼。母亲已经到了老眼昏花的年龄了，眼镜是要戴的，不管天黑没黑，大灯、小灯也是要打开的，然后母亲就严肃认真地拨号码，打电话，有时一连几遍密码都拨错了，只能重来，终于拨通了，这回母亲有理由和孙子在电话里磨叽了。

父亲没啥好说的了，他背着手，像一头磨道上的驴似的，在母亲面前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他的意思很明显，是希望引起母亲的注意，在母亲电话讲得差不多时，把电话给他。母亲根本就不理他，自己和小林长长短短地讲完了，“吧唧”便把电话扣上了。

父亲就拍着大腿说：“你这人，咋这样呢？”

母亲一边收起电话卡，一边说：“石光荣同志，请你说清楚，我哪样了？电话卡可是花我的退休金买来的，我打电话是花我自己的钱。”

父亲就没话可说了，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父亲就上楼了，父亲上楼并没有什么事可干，他又看报纸了。父亲离休后，单位同时给他配发了几份报纸，像《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什么的，每天的报纸，是父亲的必读之物，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几十年下来，报纸文件的一直看，有时认不得的字就问秘书什么的，时间长了，看个报纸什么的已经不困难了。父亲每天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读文件似的看报纸，有的认为重要的内容还用红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跟个领导干部似的，于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样子。

每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新闻联播》也是照看不误的，看完了新闻，再看天气预报，看完了天气预报，便“吧嗒”一声把电视关上了。余下的节目和他已经无关了，父亲最不欣赏的就是电视连续剧，按父亲的话说，一群男男女女，在电视里吃饱了撑的扯犊子，干一些不着调的事。父亲看电视只看新闻，别的都是扯犊子。

文艺片，父亲只看《南征北战》《上甘岭》什么的，他说那是真的，他经历过，他信。现在所有的事，都和父亲隔着一层，他没经历过，所以他不信。

在这一点上，父亲和母亲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母亲每天晚上重要的内容就是抢着电视度过的，每天晚上的电视剧，不外乎男人、女人在电视里磨磨叽叽，今天磨叽不完，明天接着磨叽。有时母亲被电视里的情节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断地抽纸巾擦眼泪。

父亲看见了就冲着母亲说：“你呀，这是老不着调，电视里的玩意儿

都是骗人的你也信。”

母亲还没有从剧情中走出来，哽着声音说：“石光荣，你一边待着去吧。”

父亲就一边待着去了。

母亲毕竟是女人，她身上有着女人共同的优点，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白天的时候，母亲经常会看见在干休所里玩耍的孩子。那些孩子都是别人的孙子、孙女。母亲看到了，便眼馋得不行，走过去，摸摸这个，拍拍那个，跟看个稀罕物似的。

时间长了，母亲就跟那帮孩子混熟了，母亲包里经常揣着糖果什么的，这个散一颗，那个送一枚的。孩子们也甜甜地喊母亲奶奶。这一点，母亲很受用。

有时，母亲提着筐去买菜，半路上碰上孩子们了，便忘了买菜，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直到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叫孩子们回家吃饭了，母亲才愰怔过来，一看早过了吃饭的时间，自己的菜还没买呢。然后慌慌张张地提着筐去市场买菜了。

父亲在家里等，肚子都嗷嗷乱叫了，还不见母亲回来。父亲便站在阳台上等，他一边等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看你啥时候回来，哼，有种你就别回来。”

没用多少时辰，母亲慌慌地回来了，母亲知道自己理亏，什么也不说，马上进厨房做饭做菜什么的。其实，父亲早就知道母亲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了，便走到厨房对母亲说：“有能耐抱自己的孙子，抱别人的算啥。”

这句话戳到了母亲的肺管子，她不干了，舞扎着双手说：“石光荣，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那石晶、石海是我一个人养的，他们不管你叫爸呀。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你石光荣是有责任的。”

父亲听出了母亲的弦外之音，那意思是自己的种没种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在当晚，石晶、石海回来的饭桌上，父亲拉着脸说：“你们妈说我没有种好你们这两个种，你们给我听好了，从明天起，你们就给我搞对象去，最晚不能超过明年这个时候，让你们妈好抱上孙子或孙女。”

父亲说完，便一摔筷子走了，弄得石晶和石海你看我一眼，我瞅你一眼的，不知今天父亲又搭错了哪根神经。

母亲在一旁说：“别听你爸的，他吃错药了，搞对象又不是过家家，好好找，别像我似的，找了你们爸这头犟驴。”

母亲虽然这么说，但她仍然喜欢抱孩子。有一天傍晚，母亲把胡伯伯的孙子给抱回来了，这是胡伯伯最小的一个孙子，还不到三岁，父母出差了，便把孩子送到爷爷家来了。母亲把胡伯伯的孙子小虎抱回来，是花了一番力气的，几天前她就开始铺垫了，糖呀、果的自然少不了，后来跟母亲熟了，小虎也能叫母亲奶奶了。又花了半天时间，小虎终于同意让母亲抱着回家了。胡伯伯和父亲是老战友，生生死死的几十年了，母亲要抱孙子回家过夜，胡伯伯能好意思不同意么，于是大手一挥，做了多大决定似的说：“抱走吧，别忘了明早给我送回来。”

母亲就把小虎抱回来了，洗了澡，又吃了水果，母亲欢天喜地地把小虎抱上了床，然后母亲给小虎讲故事，母亲没带过孙子，不知现在的故事怎么个讲法，一会儿大老虎，一会儿大灰狼的，把带林、晶、海时的经验都用上了，仍不起作用，小虎缠着母亲讲“白雪公主”和“狮子王”，母亲哪会这些呀，一着急，给小虎讲上了林黛玉和贾宝玉，总之，把小虎给弄睡着了。母亲这才吁口气。

半夜里，小虎尿床把母亲给尿醒了，接下来小虎也醒了，一看这环境是陌生的，便大哭大闹起来，哭着喊着要找自己的爷爷奶奶，怎么哄也哄不住，没办法，母亲半夜三更的抱着小虎又给人家送回去了。

从那时起，母亲长了一条教训：不是自己的孩子，咋的也不行。

小虎哭闹的时候，父亲正在做梦。他又梦见了小德子，他正在和小德子说话呢。

父亲说：“小德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小德子说：“营长，你说好吹号的，你咋没吹号呢？”

正在这时，小虎子哭闹，父亲醒了。父亲醒了，才发现自己哭了，用手一摸，脸上凉冰冰，湿漉漉的。

父亲叹了口气，后半夜，父亲一直没睡着。他坐在床上，望着黑夜，想着小德子。

五

海刚从部队复员那会儿，身边是有三两个女孩围绕的。那时的海酷得很，整日里一脸的严峻，独来独往的。

海刚复员那几天，父亲和海有过一次交谈。那天父亲刚看完天气预报，海推门回来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脸深沉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在这之前，父亲从没和海正面接触，海刚当兵那会儿，父亲从心里压根没有把海当盘菜，他在心里无数次地想过，这个“秧子”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呢，不过，去部队锻炼锻炼也好，省得没事在家里闲逛，看了让人心烦。

海在部队的三年时间里，父亲没有过问过。但他一直在关注着海的动向，每次海来信时，都是母亲在读。母亲一会儿说，海当上团小组长了，母亲又说，海当上班长了。

那时父亲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其实高兴得要死要活。父亲知道，海要想留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必须得去军校，父亲相信海的能力。海差一年大学毕业去当的兵，在父亲眼里，海俨然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海既然能考上大学，就能考上军校。

后来海来信说：部队已经准备让他考军校了。

这是海当满两年兵后发生的事，于是父亲便天天盼、夜夜等海考上军校的消息。后来，父亲等来了海的最后一封信，海在信上说：自己的部队要撤销了。不多久，海就回来了，海回来得很突然，像当兵走时一样，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背着打得方方正正的行李就回来了。回来后的海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样子酷得很。

海回来几天后，父亲走进了海的房间。海像个军人似的站在了父亲面前，那一刻，父亲在海的身上看到了前军人海的模样。那一瞬，父亲有些感动。

父亲说：“海，你回来就回来吧，爸不怪你。”

海的眼圈红了，海说：“爸，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想成为一个职业军人来的，可我们的部队撤销了。”

父亲就想到自己刚被宣布离休那会儿，论年龄，父亲还有两年才到离休呢。此时，他理解海的心情。

父亲伸出只手，拍了拍海的肩膀，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海墙上挂着

的军用挎包，那是军人的象征，军旅的记忆。

父亲有些哽咽了，半晌他才说："海，以后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我咋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愿意。"

海望着父亲，目光直视父亲的心底，他现在有权利这样望父亲，因为他也曾是名军人。

父亲说完这句话后，便走了。以前，三个孩子中，父亲最不放心的就是海，但现在他放心了。以后不管把海放到什么岗位上，海都会像军人似的，刚强、笔直地站在那里。

老年的父亲，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突然有了顿悟，父亲现在觉得，儿女们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怎么去生活。他认为三个孩子，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去生活了，于是，父亲超脱了。

父亲超脱了，母亲却深陷其中。也就是说，母亲还没有活到父亲的档次上，还没有超脱。那些日子，母亲一门心思地想抱孙子，当然外孙也可以。但晶就是那个样子了，整日里疯疯癫癫的，对象见了一个又一个，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不行，总之，晶似乎觉得天底下没有适合自己的男人。母亲在晶的婚姻问题上操碎了心，但仍没有个结果。母亲就在看不见一点希望的时候，海复员回来了，在那一刻，母亲仿佛又抓到了救命稻草，她又看到了幸福的彼岸。

在海回来后，初始的日子里，母亲真的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海刚回来时，有两三个女孩，一个是海的同学，另一个是海小时候的玩伴，几乎天天来找海。

海什么也不说，来就来，去就去。桃红李白的跟人家女孩子说一些不着调的话。

每次有女孩子来找海，母亲都显得很亢奋。一会儿给女孩子倒杯水，要不一会儿端个果盘送到海的房间去，她要随时侦察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来二去的，她知道海那个同学叫小芳，在报社里当记者。

小芳梳着一条大辫子，人就显得很端庄，说话总是慢声细气的，关键的是，还会脸红。海倒是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粗门大嗓地和人家说话。

母亲很喜欢小芳的样子，尤其是小芳那条又粗又亮的大辫子，母亲自己年轻那会儿也是有这么一条大辫子的，石光荣当时可能就是相中了她这条大辫子，才强娶豪夺地把她拿下了。母亲一看到小芳的大辫子，就想到了自己年轻那会儿。母亲就感叹，岁月呀……

小芳一来，母亲送完了水果，倒完了茶水，就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进海的房间了，母亲就六神无主地一趟又一趟在海的房间门口走来走去

的，她全神贯注地谛听着海房间里的每一丝动静。可里面就是没什么动静，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一些桃红李白的事，说了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母亲就很着急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小芳终于告辞了，海不冷不热地把小芳送出来，可气的是，他只把人家送到大门口，双手插在裤兜里，对人家说："慢走，再见！"还没等人家的身影消失呢，海就回来了。

一次这样，两次还这样。母亲就真的急了，在又一次小芳走后，母亲径直来到海的房间，冲海说："你觉得小芳咋样？"

海说："她咋样不咋样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母亲又说："海，你是弱智呀，还是不明白。"

海就那么望着母亲。

母亲想，一定是海还没开窍呢，于是便讲自己年轻的时候，石光荣如何向她求婚，怎么吃饭，怎么给自己的父母下跪，又派出警卫员小伍子，生拉硬扯地把自己娶过来的经过说了一遍。她是希望，介绍石光荣的经验来激发海早日把小芳拿下。这么桃红李白地说到死也不能把人家娶到手哇。

没想到海说了句话，差点让母亲背过气去。

海说："妈，你要是看上小芳，你娶她得了。"

母亲终于明白，海这是没看上人家。小芳再来的时候，母亲便不再亢奋了，什么倒茶水、送果盘之类的事全免了。一来二去的，人家小芳似乎也看出了什么苗头，便不再来了。

后来，干休所李满屯，李部长的老姑娘，小翠又经常往海这儿跑。小翠可以说和海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一对，海比小翠大两岁。小时候海不懂事，经常把小翠往烂泥里推，推得小翠泥猴似的来家里告状来。母亲打海的屁股，海一被打就更加恨小翠，后来又做了弹弓躲在远处射人家，射得小翠想告状，都没有证据。现在的小翠出息了，在一家公司里当业务主管，整日里都是白领小姐的打扮，挣的工资说出来都吓人。

小翠的出现，让母亲又亢奋了一阵子。但只是一阵子，接下来，母亲发现小翠仍不能让海有热情。海见到小翠仍是那一种不变的表情，态度也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几次后，人家小翠也不来了。

母亲忍无可忍，又一次冲进了海的房间，指着海的鼻子说："你呀，你呀，到底想找啥样的，我看人家小翠就不错了，在我眼里，你还不一定配得上人家呢。"

海说："不就是李老抠的姑娘么（那是父亲送给李部长的外号），她

爹挺个大肚子，我看了就烦。”

母亲说：“她爹肚子大小碍着你什么了。又没让你去娶她爹。”

海就不说什么了，样子酷得很。

母亲就只能着急上火了，她真不知道海要找个什么样的。在这种事情上，母亲又插不上手，父亲又袖手旁观的样子。有一天，母亲冲父亲发火道：“老石，海的事你管不管？”

父亲正在想小德子的事，他回过头来冲母亲说：“海又咋的了？”

母亲说：“他都二十大几了，还不张罗自己的事，你不急我还急呢。”

父亲说：“二十大几忙什么，我娶你的时候都三十六了，不是照样挺好。”

父亲这么一说。母亲的鼻子都气出青烟来了。她还能说什么呢。

母亲为此得出了一个教训：不管儿子、女儿，大了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是要活活把人气死呀。

六

母亲一直闹不明白，自己的命怎么这样，年轻的时候，命运让她摊上了石光荣这么个人，老了老了又让她为老大不小的晶和海操心。

海是个男人还好一点，晶都三十出头了，又是个女孩，还经常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工作换来换去的不说，男朋友也换来换去的。

晶本来在法院审判员工作干得挺好的，利用业余时间，文凭也拿到了。突然不愿意干了，说是整天的开庭没意思，结果就调到了公安局。调到公安局也罢了，又去了刑侦大队，还非要搞外勤，和一些男人一起，整天神出鬼没地去现场办案子，有时候还打打杀杀的。晶有时候穿警服回来，有时候不穿。晶有时回来时还带着铐子和手枪什么的，看得母亲心里一跳一跳的。母亲曾说过晶：“你把那些东西拿回来干什么？家里又没有犯人。”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工作需要。”

晶的工作真是没个点，有时半夜接到电话，立马就走了，有时三两天才回来一次，更有甚者十天半月的也不着家，兜里揣着拷子，腰里别着枪的。晶每次夜半三更地出去，弄得母亲总是神经兮兮的，眼皮总是跳个不停，一夜夜的睡不着觉。有时睡着了，又突然醒来了，然后冲父亲说：“老石，快醒醒。”

父亲翻个身问：“咋的了，你一惊一乍的。”

母亲说：“晶正在打枪呢，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坏人。”

父亲就叹口气说：“半夜三更的，你发啥癔症，准是电视剧看多了。”

母亲毕竟是母亲，她不能不为晶担心，因为晶干着让她操心的工作。父亲说完，转过身去睡着了，还打着嘹亮的鼾声。母亲在暗夜里一边流泪，一边为晶担心着，那些日子，母亲可以说为晶操碎了心，为此，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有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后来，她不得不靠“安定片”来维系睡眠了。

晶每次回来，总是父亲最高兴的日子，一老一少关在晶的房间里，两人在摆弄晶带回的枪。父亲摆弄了一辈子枪，自然对枪是行家里手，父亲玩着晶带回的枪，父亲眯着眼看枪的射线，然后啧着嘴道：“枪是好枪，可它没赶上好时代。”

父亲一直把过去的战争岁月称为好时代，这么好的枪没赶上战争，

父亲便认为这枪是生不逢时，可惜了。然后又拿出自己那二十响盒子枪，那是他的战利品，于是他缅怀着过去的激情岁月。

晶一回来，父亲就问长问短的，晶在父亲面前总是把他们的每次行动都描绘得有滋有味的。怎么蹲坑，又是怎么打进犯罪分子的内部，一直到怎么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晶说得如身临其境，父亲也听得有滋有味。说到高潮处，两人便开怀大笑。

在父亲眼里，晶的工作很正常，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女儿就该干这样的工作。他认为，晶的工作没什么不好，他为晶骄傲。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晶的工作应该是最有意思的事了。

母亲自然也是关心着晶的，晶每次回来，母亲也是东问西问的。晶对母亲说话，掌握着很好的分寸，每次晶都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个工作嘛，抓抓小偷，听听电话什么的。”晶越这么说，母亲越不放心。虽然她没有看见过晶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但她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警匪片总是从头打到尾，打得人心惊肉跳，心脏病都快犯了。电视剧不同于生活，这一点母亲懂，但也总有点生活的影子呀。

晶在她的眼前，整日里乐呵呵的，晶越像个没事人似的，母亲越觉得晶有事，于是越发刨根问底。晶有时在家里住，母亲干脆把被子抱到晶的床上，和晶挤在一起睡。熄了灯以后，母亲和晶紧一阵慢一阵地说话。

母亲说：“晶呀，你也老大不小了，要是你结婚早，孩子都满地跑了。希望你理解当妈的心思吧。”

晶抱紧了母亲说：“妈，我懂，你放心，我真的没事。”

母亲又说：“晶呀，妈这心整日为你提着，听一声爆竹响，都扑蹬老半天。”

母亲说到这时，晶的眼睛就湿了。

在法院工作那会儿，那个小个子男人成栋全在拼命追求她。父亲似乎也很喜欢他，母亲倒没怎么在意。她不是没看上成栋全，主要是自己不喜欢被别人追，她喜欢追别人。这就是石晶的风格。追别人那才叫刺激过瘾，后来她一直在犹豫，那次成栋全去外地执行任务，来向她告别，两人并没说什么，只是招了招手。成栋全说：“石晶，我两天后就回来。”

说完他就走了，这种告别方式是石晶喜欢的，看着成栋全的背影，石晶在那一刻有些感动。就为了这一声告别，成栋全竟跑了那么远的路。石晶在那一刻想：等他一回来就答应和他结婚。

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

成栋全就在那一次追捕中牺牲了。公安局开追悼会时她去了，她望着成栋全放大的遗像，回忆着他的每一个细节，她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梦。梦醒了，又剩下她一个人。她就是在成栋全的追悼会上下定决心调工作的。于是，她便一下子调到了成栋全曾经工作过的刑侦大队。

石晶也是从那时起，把自己夭折的爱情埋藏在了心底。石晶那时竟有了一种宿命感，认为自己爱的男人永远得不到。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把自己的爱情完全封存了起来。一直到认识林莽之前，石晶甚至怀疑自己这辈子不会再爱了。

林莽是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当过九年兵。当兵时，一直在军保卫处工作，林莽也是在部队精简整编时离开部队的。到了地方后，也是换了几个单位了，先是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后来又调到公安局搞内勤，最后又调到了刑侦大队，林莽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长得很高大，也有些黑，加上不爱说话，人就显得很冷。

石晶以前并没有注意林莽，只知道他是副大队长，当过兵，是他们的头，仅此而已。石晶是在射击训练房里开始注意林莽的，那时，她的靶位挨着林莽的靶位。晶在这之前，一直对自己的射击成绩感到很骄傲，每次射击时，她总是优秀，这要归结于她小时候就开始和父亲一起出入靶场了，从那时起，她就对枪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当兵时，一年打两次靶，每次她都是优秀。到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后，射击上又进行了一系列强化训练，她的水平应该说在整个刑侦大队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了。手枪射击，每次能保持在八环以上应该算是优秀的了。那天，石晶打了十枪，除了两枪九环，其余的全是十环。石晶那时就怀着一种很优越也很骄傲的心理环顾四周。她无意中看到了林莽的靶位，让她不敢相信的是，林莽枪枪都是十环。她震惊，也有些不敢相信。再看林莽时，林莽似乎谁也没看，轻描淡写地又换上了一块新靶纸，把十环全中的靶纸换下来，扔在了脚下。再看林莽的射击，简直是一种享受，出枪、瞄准一气呵成，很快十发便射完了，靶纸上又清晰地告诉你都是十环。石晶那一刻就想：要是让林莽进入国家射击队，他一定会是奥运会的冠军。那天，石晶衷心地说：“林队长，你的枪打得可真好。”

林莽一边收枪一边说：“别忘了我当了九年兵，要是再打不好枪，我干脆回家抱孩子去算了。”

林莽说完，转过身一晃一晃地在石晶的视线里消失了。

林莽就是从那一刻起走进石晶的心里的。她觉得这人挺怪，也挺有意思的。这是石晶爱情的开始，是前奏；很快，石晶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便来临了。

七

晶刚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对林莽的这种感觉就是爱情。那一阵子，晶特别想了解林莽的过去以及现在。后来晶了解到，林莽当过侦察连长，后来又当过保卫干事，百万大裁军的时候，林莽那个军撤销了，林莽便转业到了地方。

晶还了解到，林莽曾经有过恋人，是个会拉小提琴的女孩。在省里的歌舞团工作。女孩的家境不太好，女孩上大学，都是林莽资助的。那时林莽还在部队，后来那女孩毕业了，分配到省歌舞团，林莽也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那一阵子是林莽最幸福的时光，两人的恋爱也谈得热火朝天。林莽每天下班后都要去歌舞团接那个女孩，于是两人花前月下地畅想未来。

再后来，女孩随团去国外演出了几次，就认识了一个外国经济人，那个经济人说，女孩要是出国一定会更有前途。于是，女孩突然有一天留下了一封信，便出国了。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能隔三岔五地给林莽来一封信，后来信都没有了，林莽寄出去的信如石沉大海。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林莽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以前爱说爱笑的林莽，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这是晶掌握的关于林莽的情况，晶从女人的视角了解到了一颗男人受伤的心，那颗心正在滴血，这正好触动了晶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从那里，晶的心里燃起了温柔的情感。她下定了决心，要拯救林莽那颗滴血的心。

晶试图接近林莽，可在林莽的眼里，晶和其他男干警没有任何区别，开会、执行任务，完全是公事公办。有一次，晶在下班时，打了一次林莽的传呼，林莽很快回电话了，林莽在电话里说：“什么事？”

晶说：“我想找你谈谈。”

林莽说：“公事还是私事。”

晶犹豫一下道：“当然是公事。”

于是，晶和林莽便在一个咖啡厅见面了。两人面对面坐着。晶很柔和地望着林莽，林莽一边看表一边说：“什么事，说吧。”

晶知道林莽的冷漠，但没想到他会这么不近情理，在这样的气氛下也没能感觉出点别的什么来。

晶不好再温柔了，只能说："我想和你做搭档。"

刑侦大队，经常执行特殊任务，每次执行任务，都分成若干个小组，有分有合，见机行事。

林莽没说话，就那么望着晶。

晶又说："你经验丰富，我是个女同志，又刚到刑侦大队工作，许多事情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同志带一带。"

晶背台词似的一口气说完，在这之前她已经想过无数次和林莽谈话的方式了。

林莽终于说话了："为什么要和我做搭档，有经验的人多的是。"

晶也说："因为咱们曾经是战友。"

林莽这回认真地看了一眼晶，什么也没说。站起身来，走了几步，又回头说："知道了，你的意见我会考虑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剩下晶一个人傻呆呆地坐在那里，她望着两杯仍冒着热气的咖啡，脸红了，接着又白了。她见过那么多男人，还没有见过这样无情无义，四六不懂的男人。林莽走了，她还有什么心情坐在那里呢，匆匆地结了账，一头钻出那个让她既伤心又没面子的咖啡厅。一出来，晶的眼泪就下来了。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林莽，什么东西，狗都不理你。"

晶想忘掉林莽，可满脑子里装的又都是林莽，不知是爱是恨，总之，林莽让晶糊涂着，也迷惘着。

也许正因为林莽如此，才大大激发了晶的斗志，晶仿佛面对的是一块难以攻克的阵地，但晶非要把它拿下来不可。她是石光荣的女儿，血液与基因在晶的体内蓬勃着。

晶和林莽谈完话后，林莽并没有什么动静。那几日晶和林莽经常见面，两人见面就如同陌路一样，谁也不理谁，连头都不点一下。晶心想："这年头，谁怕谁呀。你牛什么？！"那几日，晶在林莽面前，如同一只时刻想和人斗一斗的小公鸡。

几日之后，晶突然接到了林莽的电话，林莽在电话里说："上级同意你做我的搭档了。"

晶在那一刻怔住了，她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拿着话筒就那么举着，林莽说完这话早就把电话挂断了，晶还怔着。

接下来，她想不见林莽都不行了。因为工作，他们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

在工作中，林莽并没有因为晶是个女同志而对她有什么特殊照顾，每次执行任务时，林莽总是头也不回地说："检查武器。"

晶习惯地摸腰，那里硬硬地别着枪，然后摸口袋，那里沉甸甸地装着铐子。然后就回答：“检查完毕。”

林莽说：“出发。”

晶就和林莽出发了。

晶和林莽在一起时，林莽一句话也不多说，仿佛他的话是金子做的，珍贵得很。

有一次，在长途汽车站，他们在蹲守一个犯罪嫌疑人。天很凉，能看到对方嘴里哈出的白气。晶一遍遍踱着。林莽坐在那里抱着手一动不动，仿佛根本没有晶这个人。晶觉得别扭死了。

晶没话找话地说：“哎，你冷不冷，要是冷的话就起来活动活动。”

林莽不动也不说话，还是那个姿势。

晶走过来，用脚踢了一下林莽的脚道：“跟你说话呢。”

林莽狠狠地看了晶一眼，压低嗓子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这么一句话，把晶呛得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那一刻，晶的眼泪含在眼里，她决定再也不理林莽了，她站在了候车室另外一侧，她在心里千遍万遍地诅咒着林莽。在诅咒时，她发现了嫌疑犯，她甚至都没有通知林莽一声，上去一下子就把嫌疑犯抱住了，接着又给他戴上了手铐。林莽奔过来时，晶已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任务。

那天，他们从局里走出来，晶走在前面，林莽跟在后面，她已经下定决心不理林莽了。林莽却在后面突然说：“走，咱们去吃点饭吧。”

晶不理，仍然向前走，两人路过一个饭馆时，晶想径直走过去，林莽在后面一把把她推进了饭馆。既然进来了，晶就坐下了。任凭林莽点菜点饭的。在这一过程中，林莽也一直没有说话，一直在吸烟。

饭菜上来了，晶才发现自己真的饿了，为了执行这次任务，他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晶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林莽这时说话了，他说：“别吃那么快，对身体不好。”

晶白了眼林莽，林莽笑了笑，这是晶第一次发现林莽会笑。

那天，林莽喝了瓶啤酒。

他说：“石晶，你在哪儿当兵呀？”

晶头也不抬地说：“在草原，原来想当骑兵，没当上，后来只当了名通信兵。”

林莽说：“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看来你适合干公安这行。”

晶没有说话，只在鼻子里哼了哼。

后来，林莽端着酒杯说：“石晶对不起，得罪你了，不说话是执行任务的纪律。”

晶听了这话，突然感到一阵委屈，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别过头去，不想让林莽看见自己流眼泪。

林莽又说：“在这之前，我知道你爸是部队的首长，我还以为你是走后门进来的呢。”

晶突然狠狠地说：“我要是走后门，就不干这个了。”

林莽顿了一下才说：“可也是。”

从那以后，林莽和晶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不再爱答不理的了，他和晶一起说部队上的事，说父亲石光荣，整个军区没有不知道石光荣的，晶这才知道，林莽原来是父亲的崇拜者。

有一次林莽说：“你爸还好么？”

晶说：“就那样吧，一个老头儿，还能咋样。”

林莽又说：“什么时候能让我见一见么？”

晶笑了笑道：“他又不是什么首长了，只是个老头儿，见一面又不难。”

那天，林莽在晶的带领下见到了父亲。

父亲和小伍子正在擦枪，枪还是那把老掉牙的二十响。林莽见到父亲时，没想到父亲会干这个，那天林莽穿着便服，样子很普通。林莽一见父亲，便下意识地给父亲敬了个礼。

父亲看了林莽半晌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林莽笑道：“我认识你。我当新兵时，你到我们新兵营去视察过。”

父亲视察过的部队多了，父亲无论如何记不得什么新兵营了。

父亲就笑着说：“看你就像个当兵的，坐吧。”

林莽就坐下了，他没想到此时的父亲会这么普通。在他的眼里，父亲一直是军区威风凛凛的副司令。那一次，他看到了一个普通的老人，还有那把二十响的盒子枪。

那一次，林莽离开父亲后，他冲晶说了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你父亲才是真正的军人，咱们只是军人的皮。”

林莽说完这句话时，眼睛望着远处，很深奥的样子。

在和林莽交往的过程中，晶恍然觉得她又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已恍若隔世，但被林莽一点点地激活了，父亲的一丝一缕又回到了晶的眼前，最后和眼前的林莽幻化在一起。

晶知道，父亲和林莽身上的某种东西一点一滴地契合在了一起，他

们只是神似，到底怎么像，晶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到，他们身上共同拥有一样东西，就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男人劲。

正是这股势不可当的男人劲儿，让晶的心扉敞开了。巨大的爱情汹涌地奔来。

八

晶正在进行着自己轰轰烈烈的爱情的时候，母亲并不知道，她正在为晶和海的将来长吁短叹呢。她仍一夜一夜地睡不着，即便睡着了，也会突然醒来，她醒来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婴儿的啼哭之声邈远地从夜空中传来，不知是谁家的孙子正在闹夜呢，孩子闹夜的声音在母亲听来是那么的亲切。母亲披衣起床，站在阳台上，她竖起耳朵在谛听着婴儿的啼哭之声，这时她想到了晶和海，母亲莫名其妙地开始流泪了。流泪过后的母亲想到了自己的孙子石小林，这种思念是那么的不可遏止，于是母亲决定，自己明天要去林那里，要看自己的孙子去。在电话里聆听小林的声音已不能满足她对孙子的思念了。

母亲说走就走，第二天早晨，便准备出发了。她来到了父亲的房间，父亲正和小伍子在回忆一场战争，他们已经回忆到淮海战役中王集那场战斗了。王集那场战斗，让父亲那匹叫“草原青”的战马落入到了敌军师长的手中。母亲进来的时候，父亲和小伍子正为“草原青”的命运百感交集。

母亲说：“你们就闲扯吧，我要去看孙子去了。”

当时父亲没说什么，甚至他对母亲的话都没过耳朵，他正为“草原青”的大悲和大勇激动着，于是父亲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还挺大度地说：“去吧，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母亲关上门就走了，她觉得自己走得孤单而又冷清。

直到中午时分，父亲和小伍子才从战马“草原青”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后来那匹战马又被父亲救了回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为此，父亲还受到了一次处分。但马终究是被救回了。于是，父亲也从大悲到大喜，两个人觉得饿了，走出房门的时候，才想起早晨母亲说的话。

父亲傻站在那，问了一遍小伍子：“伍子，琴说去哪儿了？”

伍子说：“不是说去看孙子了么？”

父亲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一拍脑袋，小伍子一拍大腿。伍子说：“这么说，夫人去了石林那。”两人这才明白，母亲扔下他们，扔下这个家走了，走了就走了，父亲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当然不能，于是，父亲让小伍子上街去买菜，中午或更长的时间里，他要亲自掌勺过幸福的生活。以前，父亲一直把母亲不在的日子称为幸福生活。因为只有那

时，母亲才不跟他吵架，于是父亲就能感到幸福。

母亲不在的日子里，晶又三天两头外出执行任务很少着家，海最近要准备一次大的行动，更是不回来了。

海不鸣则已，一鸣便要惊人了。

海要背着滑行伞从“虎跳崖”上跳下来。海为了这次壮举，已经准备好长时间了。海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都要爬干休所后面那座山。那座山差不多都被海当成平地了。有一次，海在山上看到了父亲和伍子。那是个星期天，海起床晚了点，然后他又习惯地去爬那座山，当他爬上山头时，看见父亲和伍子正坐在一棵树下下棋。

海看见父亲和伍子就倒吸了口气，他不明真相地问：“爸，你们是怎么上来的？”

父亲头都不抬地说：“怎么上来的，走上来的。”

父亲说完，又不紧不慢地和伍子下上了棋。

海那一刻脸在发烧，在他认为，这座山虽说不高，但想登上来，对于七十多岁的父亲来说，一定有难度。以前，他曾看见干休所里的胡伯伯等人，吵吵嚷嚷地要爬山，结果还没爬到三分之一就打了退堂鼓。没想到，自己能上来的山，父亲也能上，这一点大大地挫伤了海的自尊心，从此以后，海不再爬那座山了，他把那座山称为小土丘子。

每到周末的时候，海都骑着自行车去郊区，登更高的山，登来登去的，他就认识了“虎跳崖”。有一个传说，说是有两只相争的老虎在打斗，一只虎跑另一只虎追，来到了这个悬崖旁，一只虎慌不择路，想从这道悬崖上跃过去，结果从崖上摔下。从此，此地得名为“虎跳崖”。那个地方的确很险峻，这一带都成了旅游区了，但就是没人敢往“虎跳崖”前走半步，周围也护着栏杆。

那时，海就突发奇想自己要从“虎跳崖”上跳下去。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要学会使用滑翔伞。从那时开始，海便开始练习滑翔伞了。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家里和单位做的。没有人知道，海在神出鬼没地做什么。

直到有一天，周日的上午，父亲突然接到邻居胡伯伯打来的电话，胡伯伯在电话里大着嗓门儿冲父亲说：“石头哇，快打开你家电视，看看你儿子干什么呢。”

父亲不明白胡伯伯让他打开电视干什么，便也大着声音说：“大白天的我看电视干啥？”胡伯伯听力已大不如前了，所有跟他说话的人都要大声吵才行。

胡伯伯就变音变调地说：“看你儿子，不看拉倒，他要摔死了。”

这回倒是提醒了父亲，他弄不明白电视里的儿子怎么就摔死了。于是他打开了电视，结果就看到了海，海正拉开架势准备在“虎跳崖”上往下跳，那时滑翔伞还没有张开，只看见海的身后背着一个挺沉的大包，海在助跑，助跑的过程中，父亲闭上了眼睛，父亲想：“海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要么就是疯了。”

父亲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海在空中翻着跟头，那一刻，父亲的心冰凉一片。但很快他就看见降落伞打开了。海飘飘悠悠地落到地面上。这时，还有个记者把话筒递到了海的面前，海说了什么，父亲没有细听，此刻，他被一种巨大的激动感染了。他搓着手，在屋里走来走无，他甚至有了想和海谈一谈的愿望。他没想到，平时不言不语的海，还能做出这样的壮举来。父亲觉得，只有不怕死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

电视自然不是直播的，海的壮举是被电视台一个旅游栏目的记者抓拍到的。这是一个难得的画面，于是电视台就播了。

海只身跳崖的举动正在电视台播出时，他刚收到一封信，确切地说，那是一首诗，是那天抓拍他跳崖的一个电视台女记者写来的，那天那个女记者还采访了他。

女记者叫小尉，小尉在诗里说：“你是只鹰，一只展翅的鹰，从天而降，落到我敞开的心扉，这里是你的家园，广大而又辽阔……”

海收到这首诗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叫小尉的女记者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只轻轻笑一笑，顺手便把这首诗扔进了纸篓里。

那天晚上回家后，父亲突然推开了海的房门。父亲能走进自己的房间，这是十分罕见的稀罕事。于是，海就稀罕地望着父亲，他看见父亲手里提了瓶酒，另一只手里还拿着酒杯。

父亲什么也不说，进屋就往杯子里倒满了酒，父亲坐在海的床上，端起酒杯，冲海说：“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我以为你要摔下去了，结果你没有。从这一点上看，你像石光荣的儿子。”

父亲说完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了大半，把剩下的那一半推给了海。海陌生地望了眼父亲，又看了看那杯酒，没说什么，也一口气干了。

父亲望着海说：“你这个小崽子，长大了。”

父亲说完就站了起来，还爱抚地摸了摸海的脸。然后嘿嘿笑着走了出去。

海在父亲关上门的一瞬间，顿时泪流满面。在以前，父亲还没有这么对待过他。刚当兵那会儿，他想争口气，在部队里干出个人样来，像哥哥林一样，一直干到团长师长什么的，他知道，父亲喜欢这样的儿

子。但人算不如天算，海所在的部队撤销了，海成为一个职业军人的梦想破灭了。于是海只能复员回家来了，他找了一个在父亲眼里陌生，在别人眼里最不起眼的一份工作：在杂志社当编辑。他以为，父亲从此不会拿正眼看他了。没想到，父亲还向他敬了杯酒。

海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父亲在那一刻也彻底踏实了，父亲觉得海是个男人了，不管干什么，他都放心了。从那以后，他没再为海操过心。

九

有了爱情的晶，人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爱说爱笑了。每次回到家里，嘴里都哼着歌。以前，粗粗拉拉，从不知道打扮自己的晶，突然学会打扮自己了。还买回了一大堆化妆品什么的，对着说明打扮自己。

晶的这一变化，被细心的母亲察觉到了，母亲毕竟是女人，又是过来人。晶的变化瞒不过母亲。母亲在心里，为晶高兴。

那天晶破天荒地又回来了，母亲跟进了晶的房间，走进晶的房间，母亲才发现，晶的房间里多了许多小饰品，是那种象征着爱情和友谊的饰品，当然，这都是林莽送给晶的，也有晶准备送给林莽，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铁证如山之后，母亲的心愈加踏实了。

母亲就说：“晶，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母亲这么一问，晶就红了脸，偎在母亲的怀里撒起了娇。这是以前不常见的，因为晶有了爱情，这使她更像个女人了。

母亲又说：“晶什么时候把那个男同志领回家看看？”

母亲把林莽称为同志，那时候满大街都流行先生小姐的了，母亲叫了一辈子同志，她改不过来了。

那天，晶蒙眬着眼睛说：“妈，你真的想看？”

母亲说：“想看。”

晶调皮地又说：“我怕你失望。”

母亲说：“我相信我姑娘的眼光，只要我女儿看上的，妈一定没意见。”

那天，母亲和晶儿女情长地磨叽了好长时间。

那一阵子，晶被巨大的爱情冲击着，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她已经和林莽有了良好的进展，也就是说，不仅林莽走进了晶的内心，晶也走进了林莽的世界。走进去晶才知道林莽的内心其实是火热的，火热得都快把她烤化了。两人甚至都约定了婚期，就在那一年的“八一”节，是军人的节日，也是他们的节日。

就在“八一”节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林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这之前，林莽去做卧底，打进了一个犯罪团伙的内部，就在大功告成的那一刻，那个团伙发现了林莽的身份，混战中，林莽从楼上跳了下来。虽然逃出了虎口，却昏迷不醒。

在医院里一直抢救了七天，林莽也没能醒过来，最后医生下了一个结论，林莽成为植物人了。也许这个人一生都要躺在病床上了。别人也都相信了医生的结论。唯有晶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一直坚信，林莽还会醒过来，然后高高大大地站在她的面前，冲她微笑，用劲地拥抱她，甚至冲她发火。

所有的人都走了，晶留在林莽的床前，她望着病床上的林莽，林莽仿佛睡着了，安静而又从容。晶精心护理着林莽。一会儿给他掖掖被子，一会儿给他擦擦脸。她觉得林莽一定很孤独，林莽是喜欢听她说话的。于是她就陪着他说话。

晶说："林莽，你累了，你就歇歇吧。"

晶又说："'八一'节快到了，那是咱们定下的婚礼日子，你还记得吗？"

晶说这话时，泪水涌了出来，声音也哽咽了。

晶还说："你不能老是这么睡呀，你这么睡到时我们怎么结婚呢？"

晶说完伏在林莽的身上大哭起来，引来众多医生护士的围观。他们理解晶的心情，可他们无能为力了。只是每天定点地为林莽输流食，过两天也输一次液。

晶一次次地去抚摸林莽，林莽的身上有温度，有呼吸也有脉搏，可他就是不睁开眼睛，晶那些日子，觉得看了一辈子林莽了，他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遥远。晶那时就想，要是林莽一辈子不醒来，她就这么看他一辈子。晶认为，林莽是她爱情最后的驿站了。她再也不想走了，她也没力气走了。

"八一"节一天天临近了，那是晶和林莽的婚期。晶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她要和躺在病床上的林莽结婚。

晶把这一决定和父母说了，也和单位的领导说了。

父母什么也没说，就那么望着她，她在父母的目光里看到了支持，她在母亲的眼光里看到同情。

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却反应不一，有人说让晶冷静，也有人说："晶，你还年轻，干吗把路走绝了呢？"不管说什么的，他们都不同意晶和植物人林莽结婚。他们说是这么说，但内心对晶这种行为都表现出了敬佩。

晶不管别人怎么说，她的决心已下，她开始着手准备了，她买了糖，又买了花，她把病房布置得跟新房似的，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八一"节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来到了林莽的病房，在这之前，晶为林莽精心打扮过了，洗了澡，又换上了新郎的衣服，那是他们专门去定做的，新郎的胸花都给戴上了。晶还细心地为林莽刮了胡子、化了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林莽真的睡着了。

那一天，晶也打扮得出奇的漂亮。

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像参加所有的婚礼一样，拿着鲜花，穿着盛装，可他们却笑不出，把悲怆挂在了脸上。

晶站在林莽的床前，晶说："林莽，你看看，这么多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我们真幸福。"

晶还说："林莽，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我替你向大家伙鞠躬了。"

说完冲众人鞠了一躬，所有的人都肃穆地立着。

晶又说："林莽，你感受到了么？你笑一笑吧，这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呀。"

林莽不动，还是那个样子，他似乎一直在微笑，冲着晶，冲着所有的人。

晶还说："林莽，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新娘了，你听好了，以后你的妻子是石晶，石晶也从现在开始有丈夫了，石晶的丈夫是林莽。"

石晶说到这时，回过身，打开了录音机，于是一首盛大的音乐——婚礼进行曲潮水似的奔涌而出。

晶含着眼泪，所有的人也为之动容。

婚礼进行曲一遍又一遍地在病房里响着，奇迹出现了，人们这时发现，林莽的手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接着就停在那里了。

晶也看到了这种奇迹的发生。

婚礼结束之后，晶每天都在为林莽播放婚礼进行曲，那些日子，整个医院都响彻着婚礼进行曲。晶一直觉得林莽是会站立起来的，在这期间，她翻了许多创造奇迹的书，她坚信，林莽是会创造奇迹的。

不知是婚礼进行曲起到了作用，还是林莽自己战胜了自己，总之，在林莽躺在床上一个月又三天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睁开眼睛时，不认识似的望着晶说："你是谁呀？"

晶被巨大的惊诧击中了，她站在那里抖抖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哽着声音说："我是你的妻子，石晶。"

就这样，林莽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又过了一阵子，林莽出院了，没多久，他又回到了战斗的工作岗位。

又是一个不久，林莽和晶的孩子出世了，晶为儿子取名为林八一，纪念他们的婚礼，也为纪念林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的一个重要纪念日。

母亲抱着外孙林八一，很抒情地冲着晶说："林莽这人命硬，和你爸

一样，活过来就再也没事了，好好往前奔吧。”

母亲一下子就有了奔头，林八一成了她生活的主流。她再也不惦记往林那里跑了，只是抽空给石小林打个电话，然后让林八一在电话里咿咿呀呀地和哥哥石小林说上几句谁也听不明白的话。

林八一一天天地长大了，林莽后来当上了大队长，又被全省公安系统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晶成为“三八”红旗突击手，上北京领过奖、开过会。

父亲为晶感到踏实，唯一不踏实的是，他还没有找到小德子的下落。在这期间，伍子陪着父亲走了无数个地方，长城脚下，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小德子失踪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许多烈士纪念碑，那是他们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父亲和伍子，在古战场为这些烈士一次又一次举起了手，他们向烈士敬礼。然后父亲大着声音说：“石头来看你们来了。歪把子连长，你安息吧，大老黑你安息吧……”

然后，泪水就溢出了父亲的眼睛。晚年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家门，在伍子的陪同下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古战场，每一次出行都会有一串鲜活的尘封的故事在父亲的记忆中激活。过去的岁月又一次来到父亲的身边，在硝烟弥漫的记忆中，父亲又鲜活起来。

十

正在父亲在伍子的陪同下，一次又一次走向古战场，追寻过去、缅怀岁月的过程中，海和记者尉的爱情也在突飞猛进。

海和尉的爱情很奇特，也可以说是有些另类，在海和尉的记忆里，他们从没有过花前月下。海是在跳滑翔伞时认识的尉，这就注定了，两人的爱情也别样起来。

那一阵子，海一次次地出游，每一次出游尉差不多都陪伴着海。海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冒险，海尝试过攀登梅里雪山，虽然中途夭折了，但海毕竟尝试过了，海也去过新疆、西藏什么的，他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探险。人们不明白，海到底是怎么想的，按照母亲的话说：“海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呀？”

海每次离家出走。母亲都不知道海去干什么，她以为海是去出差，或者和众多的旅游者一样去风光秀丽的山水间散心或谈情说爱。刚开始母亲是支持海的，后来海外出的次数太频繁了，母亲便觉得海这是不务正业了。

有次她当着海和尉的面说：“你们结婚吧，家里的房子多的是，想住哪间就住哪间，不比往外瞎跑强。”

海冲母亲只是笑一笑，没说什么。

在海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中，尉理解了海，也了解了海。尉有一次抚着海的头说：“海，你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男人，你的职业就应该是个军人。”

海望着尉，为了尉对他的彻悟，他的眼睛潮湿了。表面文弱的海，其实骨子里流淌的血却很硬。这一点只有海自己知道。

海在三十岁那一年，突然理解了父亲，以前的父亲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符号，因为血缘关系，他要叫石光荣爸爸。甚至在小的时候，父亲没有给过他更多的爱，还因那些粗暴的管教方式而嫉恨父亲。有一阵子，他甚至怀疑石光荣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在他的眼里，父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起码别的小伙伴的父亲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他只想躲避父亲。

三十岁的海似乎一下子领悟了父亲，人都说三十而立，海不知道和自己这种而立有没有关系。总之，从那一年，海开始关注父亲了，每

天，父亲站在阳台上望着西边的天空在想着什么时，他站在另一个角度在望父亲，长时间的，就那么不声不响的。

有一次，父亲正在房间里擦拭那把战刀，海走了进去，他看着父亲在擦那把刀。在这期间，他自然地充当了父亲的助手，递布、擦油什么的。当父亲把刀放下来时，看了海一眼，又看了海一眼。父亲说："你知道这把刀的来历吗？"

海说："知道，是你在百团大战中缴获的。"

父亲又看了眼海。

父亲拿过那把二十响盒子枪，枪已经很老了，漆都脱落得差不多了，显得枪身很旧。

父亲又说："知道这把枪么？"

海说："知道，是你在抗联时，第一次参加战斗时缴获的。"

海说完，父亲不说什么了，又认真地看一眼海。

不久，父亲和伍子又一次外出，他们又一次去古战场。临行前那一天，父亲和伍子在准备出行的东西，海找到了父亲说："爸，带我去吧，我也想去。"

父亲看了一眼海，没说什么。

第二天父亲出发的时候，海就跟在了后面，两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就这么出发了。那一次海随父亲去了很多地方，他看见了"草原青"的墓，"草原青"是父亲的战马，救过父亲，父亲也救过它。父亲进城后战马退役了，后来被送到了骑兵部队，最后就老死在这里。这是一匹立过战功的马，死了之后，部队为它修了这个墓。每隔几年，父亲都要到这来看看。

父亲站在"草原青"的墓前，他的身旁是伍子和海。

父亲冲着墓说："'草原青'我来看你来了，老伙计，我想你呀。还记得当年么……"

父亲说到这，声音就哽咽了，不知为什么，老年的父亲很脆弱，动不动就激动，也爱流泪了。这是海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父亲告别"草原青"时，举起了右手，他在向"草原青"敬礼。

父亲又说："老伙计，我也老了，不知道明年能不能来看你。"

父亲转过身之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烈士陵园，父亲又找到了当年自己团长的墓地，那时父亲是连长，在老青山和日本人打了一仗，冲锋的时候，团长被流弹击中了，倒下了，便再也没有起来，团长是父亲的恩人，可以说没有团长就没有父亲。当年，父亲还是放牛娃时，团长还是名连长，从父亲家乡的山下路

过，父亲一狠心扔下放牛鞭子，跟上队伍走了。是团长收留了他，那时父亲还没有枪高，又小又瘦的，一杆枪都压得父亲直摇晃。是团长留下了他，给团长——当时的连长当通讯员。三年后，父亲第一次参加战斗，便缴获了那个二十响的盒子枪，也是团长下令，把枪奖赏给了父亲。没想到，老青山一战，团长就永远地离开了父亲，离开了部队。

父亲坐在团长的墓前，他点了支烟，自己没有吸，而是把烟放在了团长的墓前。父亲说："团长，吸口烟吧。"

那支烟冒着青烟，袅袅地燃着。烟燃完了，父亲又从兜里掏出一把炒熟的黄豆，放一把在团长墓前，父亲说："团长，你吃炒黄豆吧，这是你平时最爱吃的。"

父亲说完，自己咯崩咯崩地嚼了起来，父亲一边很响地嚼黄豆，一边流泪。

父亲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话，说这些年自己的生活，也说过去那一场场的战斗。父亲说完了，也说累了，便慢慢站起来，端端正正地站在团长墓前，又向团长敬了个礼。然后父亲说："团长，你歇着吧，石头该走了。这一走，不知啥时候还能来看你……"

父亲走了，走得一步三回头，牵肠挂肚的。

父亲就这样，走了一站又一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关于生死的故事，父亲絮叨，流泪，敬礼，告别。

父亲的心很累。父亲回到家了，过了许久，仍不能从那种气氛中回过神来。他长时间地发愣发呆。晚上经常做梦，然后自己就醒了，醒来之后，他就会说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他的那些话，只有自己和伍子明白。

伍子就劝父亲："首长，你放宽心，明年我陪你，还看他们去。"

父亲老了，他也知道自己老了，他更知道，自己有不能动的那一天，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告别那些回忆。

年老的父亲，会长时间地陷入自己的回忆中不能自拔，有时絮絮叨叨地说点什么，有时什么也不说，但是从他的目光中，能够感受到丰富多彩的内容。

最近，父亲叨咕最多的就是小德子，还有那没有吹响的军号。父亲不明白，小德子怎么就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呢？这么多年，小德子一点消息也没有。

父亲跟小伍子说："伍子，我觉得小德子快来了，他也老了，找了咱们这么多年，他该找到了。"

伍子不知说了什么，他陪父亲望着夕阳，夕阳下，是静静的一条

路，父亲期待小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顺着那条路走来，父亲期待着。父亲在这夕阳中，仿佛真的看见了小德子，小德子还是当年那个样子，他身背鬼头大刀，大刀把上的红缨子一飘一飘的。小德子一步步走近，父亲站了起来，他冲着夕阳举起了右手，他是在向幻想中的小德子敬礼呢。

这时的父亲，满眼都是泪花。

一天，海突然对尉说，那时，他和尉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

海说：“我要写写父亲。”

海已经不再去探险了，他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海已经是个作家了。

尉说：“你写石光荣？”

海点点头。

尉说：“你写他，他会看吗？”

海摇摇头说：“我写他，他是不会看的，他永远都不会看。我写他是给我自己看，一部父亲留给儿子的书，一部大书。”

海说完，尉点了点头。

海要写父亲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父亲，了解了父亲，他应该能写好父亲。海决定从父亲的开始说起，就从父亲进城开始吧。


百部红色经典
天山牧歌
闻捷 著
共建家园，歌唱新生
春风西度开冰河，各族儿女壮志多
草原万里任驰骋，天山南北共飞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序诗
天山牧歌
博斯腾湖滨
向导
远眺
猎人
晚归
宴客
志愿
夜谈
吐鲁番情歌
苹果树下
夜莺飞去了
葡萄成熟了
舞会结束以后
金色的麦田
告诉我
种瓜姑娘
果子沟山谣
河边
追求
赛马
爱情
姑娘
婚期
送别
信
客
天山牧歌
大风雪
春讯
晚霞
邀
古老的歌
散歌
货郎送来春天
哈兰村的使者
阿山金子和田玉
斯拉阿江
新村
坎儿井
林边问答
吐鲁番炎夏
婚礼
叙事诗
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
附录

黎明出航
我走在街道上
水兵素描
白海鸥之歌
在风暴中
今夜的夜色好啊
彩色的贝壳
渔歌
诗兴
打麦场上
水渠边上
小香
收工以后（一）
收工以后（二）
柴湾颂
沙枣赞
红柳咏
老人
青杨
老爷爷
命令
赤金
沙岭晴鸣
古城晚眺
夜过玉门
疏勒河
林带上
南乐镇
部长同志
水牛吟
款待
赠刀
诗哲
喷泉
歌手
青棕
复仇
我思念北京
复仇的火焰（节选）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序诗*

生活，生活在召唤啊！
我漫游沸腾的绿洲和草原。

漫长的路从脚底滑过，
日历表上画满了红圈。

白日我和年轻人一同劳动，
领受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

月夜我听老艺人弹唱古今，
铺一席绿草，盖一块远天。

博斯腾湖像只神秘的碗，
人们的幸福永远注不满。

塔里木河的水流向天边，
人们有满怀欣喜长流不断。

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
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

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
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

热血在我的胸中鼓动，
激发我写出了所闻所见。

可是我这双笨拙的手啊，
只摘下参天杨的绿叶一片。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闻捷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

天山牧歌

博斯腾湖滨

博斯腾湖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上，方圆约四、五百里，是新疆最大的淡水湖，盛产鱼类；湖滨为著名的和硕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这里，聚居着勤劳、勇敢而淳朴的蒙古族人民。

——摘自1952年9月1日的日记

向导

出了喀喇沙尔城，
来到开都河对岸，
向导带领我们，
走进和硕草原。

我们的向导异常英俊，
他是个才十八岁的蒙古青年，
我们并马缓缓地行，
掏出赤诚的心相谈——

他生长在开都河畔，
热爱着和硕草原，
他爱雪白的羊群，
更爱牧羊的姑娘乌兰；

天上飞过一块乌云，
他要抬头看一看，
迎面走来一个生人，
他要下马盘一盘；

他珍重和平的生活，
他爱自由幸福的家园，
他想用自己的双手，
把未来建设得更加美满。

我试问假如有这样一天，
垂死的敌人胆敢来侵犯，
梦想践踏祖国的河山，
那时候他将怎样打算？

他没有立刻给我答案，
却放开缰绳、扬起皮鞭，

他的马跑得一溜烟，
马背上好像驮着一座山；

他纵马蹿过草墩，
他纵马跃过壕堑，
他还用右脚钩住鞍镫，
翻身钻在马肚子下面……

他兜转马头奔到我面前，
脸也没有红、气也没有喘，
他笑着问我：“那时候，
我能不能做个骑兵战斗员？”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远眺

开都河流向东南，
在草原上弯了一弯，
我们涉过第三道水，
博斯腾湖出现在眼前。

天呵，更高更蓝，
草原呵，更绿更宽，
博斯腾湖呵看不到边，
天连着水、水连着天；

肥美的牧草贴着地面，
金色的花朵开在上边，
湖风送来牧人的对唱，
羊群沐浴在阳光里面；

湖面上掠过雁群，
白天鹅飞上蓝天，
散布在湖滨的帐篷，
飘起淡蓝的炊烟……

我们的心沉醉了，
忘记了挥动皮鞭；
但是矫健的蒙古马呵，
它们却欢跳着奔驰向前。

我们到了巴彦部落，
猎狗迎着马头叫唤；
好客的主妇们出来了，
欢迎政府的工作人员。

猎人

互助组长放牧去了，
太阳落山才能回来，
女主人为我们准备午饭，
为难的是没有下酒的菜。

孩子请来了苏木尔大叔，
他是有名的打狼模范，
你问他打过多少只狼？
再打一只，就是一千。

他点燃一支香，
插在我们面前，
他要猎取几只野味，
请客人尝一尝新鲜；

他一手掂起猎枪，
一纵身跃上马鞍，
我望着那魁梧的背影，
想起他们骁勇的祖先。

他那匹银灰色骏马，
像一只饱满的风帆，
在绿色海洋中，
乘风破浪向前；

芦苇遮断我的视线，
三声枪响传到耳边，
我在女主人眉梢上，
看到飞舞三次喜欢。

当他快马归来，
枪尖上挑着三只大雁，

我们回到帐篷，
那支香还冒着一缕青烟。

他婉谢我们的邀请，
回去召集打狼队员，
今天要巡猎到另一个牧场去，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狼患。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晚归

在这宁静的九月黄昏，
草原上飘来一朵白云；
那是牧人们归来了，
赶着心爱的羊群。

骑马领队的克里更，
他是草原上一只鹰；
他找到了一把金铸的钥匙，
打开了草原上幸福的门；

牧人们赶着羊群，
歌抒自己的心情：
“我们的羊呀合了群，
我们的人呀齐了心……”

羊群越走越近，
歌声越听越真，
女人们跑出帐篷，
打开羊栏的大门；

人喊、狗咬、羊叫，
喧闹温暖了女人的心，
她们用妩媚的笑，
洗去牧人心上的风尘。

牧人们跟着妻子回去了，
暮色笼罩住几对青年人，
巡夜的老爷爷打趣地问：
“你们哪天搬进一个帐篷？”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宴客

牧人们宰杀一只羔羊，
为远道的来客接风，
他们轮流地把着酒壶，
一再地劝我们多饮——
这杯中盛满的酒浆啊，
是那真挚的友情酿成。

干杯！牧人以赤诚的语言，
祝福祖国的青春；
干杯！牧人用鲜艳的花朵，
感谢汉族的弟兄
干杯！牧人把一万个健康，
献给人民的父亲……

帐篷里扬起了笑声，
融合在淡黄的酒浆中；
帐篷里沸腾着掌声，
催促着客人放怀畅饮；
帐篷里响起了马头琴，
给客人增添了三分酒兴。

克里更高举一杯酒，
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然后又用粗大的手掌，
抹干沾着酒浆的嘴唇；
他答复客人的询问，
眼睛亮过秋夜的星星——

“我们生活得怎样？
请看每一个牧人的笑容；
我们怎能这样生活？
请听牧人们洪亮的歌声。”

这时，帐篷里哄地响起——

“东方红，太阳升……”

志愿

牧人们乘着酒兴，
纵谈自己的志愿，
他们想把和硕草原，
建设成人间的乐园——

牧场上奔跑割草机，
部落里开设兽医院，
湖边站起乳肉厂，
河上跨过水电站……

在熊熊的灶火旁边，
滚动一双乌黑大眼；
小姑娘林娜哟！
你有什么志愿？

高不过博克达山，
宽不过和硕草原；
蒙古姑娘的志愿呵，
比山还高比草原还宽。

林娜仰起火光映红的脸，
她愿终身做一个卫生员，
在蓝缎子长袍上，
套一件白色罩衫；

她将骑上智慧的白马，
跑遍辽阔的和硕草原，
让老爷爷们活到一百岁，
把婴儿的喧闹接到人间；

她愿古老的蒙古民族，
人口一天一天地增添，

在这美丽的故乡，
实现共同的志愿——

牧场上奔跑割草机，
部落里开设兽医院，
湖边站起乳肉厂，
河上跨过水电站……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夜谈

我们接受巴鲁邀请，
和他同宿一个帐篷；
在昏黄的灯光下，
他打开记忆之门——

他生在“中华民国”元年，
只有收税官记得他是“国民”；
在那漫长的三十八年，
他尝尽了人间的苦痛……

爷爷留下什么房子？
三根棍支起一顶破毡棚，
爸爸留下的羊皮袄，
补丁上面盖着补丁；

他在牧主的领地上，
光着屁股度过童年；
他赶着牧主的羊群，
赤着脚板送走了青春；

饥饿拧痛他的肚肠，
寒冷追逐他的脚踪；
他口袋里没有一文小钱，
也没有亲近过一个女人……

他挑亮小桌上那盏灯，
灯光照亮了整个帐篷；
三十八年过去了，
穷苦的牧人翻了身。

在帐篷的那边，
响着他妻儿轻匀的鼾声；

在帐篷的外面，
他的羊群在咩咩低鸣。

他比了一个简单手势，
我听到他心底的声音——
蒙古人有了祖国，
蒙古人永远跟着毛泽东。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吐鲁番情歌

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
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
她的心为什么跳呵？
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

春天，姑娘在果园劳作，
歌声轻轻从她耳边飘过，
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
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
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
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

小伙子夏天在果园度过，
一边劳动一边把姑娘盯着，
果子才结得葡萄那么大，
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
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
她说，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

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
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
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
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
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踏着草坪过来了，
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
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
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夜莺飞去了

夜莺飞去了，
带走迷人的歌声；
年轻人走了，
眼睛传出留恋的心情。

夜莺飞向天边，
天边有秀丽的白桦林；
年轻人翻过天山，
那里是金色的石油城。

夜莺飞向蔚蓝的天空，
回头张望另一只夜莺；
年轻人爬上油塔，
从彩霞中瞭望心上的人。

夜莺怀念吐鲁番，
这里的葡萄甜、泉水清；
年轻人热爱故乡，
故乡的姑娘美丽又多情。

夜莺还会飞来的，
那时候春天第二次降临；
年轻人也要回来的，
当他成为一个真正矿工。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葡萄成熟了

马奶子葡萄成熟了，
坠在碧绿的枝叶间，
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
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

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
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
嘴唇都唱得发干了，
连颗葡萄子也没尝到。

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
扭转身又舍不得离去：
“悭吝的姑娘啊！
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

姑娘们会心地笑了，
摘下几串没有熟的葡萄，
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
看看小伙子们怎么挑剔……

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
心眼里头笑眯眯：
“多情的葡萄！
她比什么糖果都甜蜜。”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舞会结束以后

深夜，舞会结束以后，
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
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
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
我这颗忠诚的心呵，
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

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
他说："多少聪明的姑娘！
她们一生的幸福呵，
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

姑娘心里想着什么？
她为什么一声不响？
琴师和鼓手闪在姑娘背后，
嘀咕了一阵又慌忙追上——

"你心里千万不必为难，
三弦琴和手鼓由你挑选……"
"你爱听我敲一敲手鼓？"
"还是爱听我拨动琴弦？"

"你的鼓敲得真好，
年轻人听见就想尽情地跳；
你的琴弹得真好，
连夜莺都羞得不敢高声叫。"

琴师和鼓手困惑地笑了，
姑娘的心难以捉摸到：

“你到底爱琴还是爱鼓？
你难道没有做过比较？”

“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
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
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
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金色的麦田

金色的麦田波起麦浪，
巴拉汗的歌声随风荡漾，
她沿着熟识的小路，
走向那高大的参天杨。

青年人的耳朵听得最远，
热依木早就迎到田埂上，
镰刀吊在小树胳膊上，
绳子躺在麦草垛身旁。

巴拉汗走着走着低下头，
拨弄得麦穗沙沙发响；
热依木的胸脯不住起伏，
试问姑娘要到什么地方？

姑娘说："像往常一样，
我要到渠边洗衣裳，
不知怎么又走错了路……
嗳！你闻这麦穗多么香！"

青年说："和往常一样，
你又绕道给我送来馕？……
哟！斑鸠叫得多么响亮，
它是不是也想尝一尝？"

巴拉汗拿起镰刀去帮忙，
热依木笑着掰开一个馕；
他说："咱们一人吃一半，
包管越吃味道越香。"

巴拉汗羞得脸发烫，
她说："那得明年麦穗黄，

等我成了青年团员，
等你成了生产队长。”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告诉我

告诉我，我的姑娘！
当春风吹到吐鲁番的时候，
你可曾轻轻呼唤我的名字？
我守卫在蒲犁边卡上。

我常常怀念诞生我的村庄，
那里有我幼时种植的参天杨；
在淡绿的葡萄花丛中，
你和百灵鸟一同纵情歌唱。

此刻，我正在漫天风雪里，
监视着每一棵树、每一座山冈：
只要我一想起故乡和你，
心里就增添了一股力量。

当我有一天回到你身旁，
立即向你伸出两条臂膀，
你所失去的一切一切，
在那一霎间都会得到补偿。

告诉你，我的姑娘！
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是怎样，
我永远地忠实于你，
像永远忠实于祖国一样。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种瓜姑娘

东湖瓜田百里长，
东湖瓜名扬全疆，
那里有个种瓜的姑娘，
姑娘的名字比瓜香。

枣尔汗眼珠像黑瓜子，
枣尔汗脸蛋像红瓜瓤，
两根辫子长又长，
好像瓜蔓蔓拖地上。

年轻人走过她瓜田，
都央求她摘个瓜尝尝，
瓜子吐在手心上，
带回家去种在心坎上。

年轻人走过她身旁，
都用甜蜜的嗓子来歌唱，
把胸中燃烧的爱情，
倾吐给亲爱的姑娘。

充满爱情的歌谁不会唱？
歌声在天山南北飞翔，
枣尔汗唱出一首短歌，
年轻人听了脸红脖子胀——

“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
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
可是，要我嫁给你吗？
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果子沟山谣

河边

你住在小河那边，
我住在小河这边，
你我心意相投，
每天隔河相见。

两个年轻影子，
映在小河里面，
该不是雪山尖上，
盛开了两朵雪莲？

你婉转的歌喉，
给了我满心喜欢；
你爱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牧羊青年。

我以激情的手势，
回答你的爱恋；
为了纯真的爱情，
我愿把一切呈献。

你爱我一身是劲，
我爱你双手能干，
牧羊人爱牧羊人，
就像绿水环绕青山。

你住在小河那边，
我住在小河这边，
你我心意相投，

小河怎能阻拦？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追求

你不擦胭脂的脸，
比成熟的苹果鲜艳；
一双动人的眼睛，
像沙漠当中的清泉。

你赶羊群去吃草，
我骑马追到山前；
你吆羊群去饮水，
我骑马跟到河边。

我是一个勇敢的猎人，
保护你的羊群平安，
你问我另有什么愿望？
请看看我的两只眼。

你要我别在人前缠你，
除非当初未曾相见，
去年的劳动模范会上，
你就把我的心搅乱；

你要我别在人前夸你，
除非舌头不能动弹，
你光荣的劳动事迹，
为什么不该传遍草原？

你纵然把羊群吆到天边，
我也要抓住云彩去赶；
你纵然把羊群赶到海角，
我也会踩着波浪去撵。

你脸上装出对我冷淡，
心里却盼我留在你身边；

我固执地追求着你呵，
直到你答应我的那一天。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赛马

乡亲们哄地笑了，
笑声羞红我的脸，
今天和我赛马的人，
正是我热爱的青年。

我和他并着马头走，
走向草地边缘，
在我们身背后，
盯着无数羡慕的眼。

马呵走慢一点，
马呵靠拢一点，
我心爱的人呵，
有许多知心话要谈——

他的话像小河流水，
句句渗入我的心田：
“倘若两颗心一样真诚，
美满的爱情永远美满。”

他还谈到未来的日子，
孩子会带来更多的温暖，
男孩子叫他哈力克，
女孩子叫她赫利曼……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们就到了起赛地点，
他勒转马头扬起鞭，
像一颗流星划过暗蓝的天。

他的心眼多么傻呵，
为什么一再地快马加鞭？

我只想听完他的话，
哪里会真心把他追赶。

我是一个聪明姑娘，
怎么能叫他有一点难堪？
为了堵住乡亲们的嘴巴，
最多轻轻地打他一鞭。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爱情

我最心爱的回来了，
胸前挂着战斗奖章，
他住在公路转弯的地方，
那里有座小小的平房。

他是一个有名的射手，
追剿过乌斯满匪帮，
战斗中失去一只左手，
回来做了护路队长。

我最心爱的回来了，
为什么不到我家来做客？
难道我所等待的人，
他的心变了颜色？

清晨，我挤一碗鲜羊奶，
轻轻地放上他的窗台；
但愿他记起我的爱情，
和碗里的奶子一样洁白。

深夜，我倚着帐篷的门，
紧紧地盯着他的窗棂；
但愿他对着不眠的灯，
想到我这颗失眠的心。

他每天巡行在公路上，
仍像当年那样英俊；
他对待别人非常亲热，
惟独回避我的眼睛。

他一定把心丢在外乡，
爱上了另一个漂亮姑娘；

我托妹妹捎去一个口信，
要他打开那心的帐篷。

在小河边的白桦林中，
我听到他痛苦的心跳动，
他说，他比过去更爱我，
所以更珍惜我的青春；

他请求我把他忘记，
祝福我爱一个健全的人；
然而命运早已这样决定，
爱情已在我心中生根……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拥抱着他一吻再吻，
哪怕他失去了两只手，
我也要为他献出终生。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姑娘

姑娘从泉边汲水归来，
辫梢上沾着几滴水珠；
笑，盛开在眼睛、眉毛上，
心呵，要从嘴里跳出！

年轻的姑娘喜事多，
她接的春羔个个成活，
部落里人人夸奖她，
说她是天山草原的花朵；

她喂的乳牛又肥又壮，
挤出的奶子又白又多，
妈妈已答应给她缝身新衣，
姑娘的喜事又何止这些？

方才，饮马的那个小伙子，
对她嘀咕了些什么？
只有从白桦树上溜下的风，
能把这个秘密窥破……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婚期

一位哈萨克姑娘，
站在清澈的水泉旁，
她对着自己的影子，
歌唱自己的喜悦；

她戴着紫红花帽，
穿着橘黄色衣裳，
黑缎子坎肩上面，
闪耀着珠宝的光芒。

牧人们走过水泉，
留恋地回头张望——
尔得节还没有到来，
她为什么穿上节日盛装？

牧人们又绕回水泉，
试探着用话赞赏——
我们的果子沟呵，
从天上落下一个月亮。

姑娘感谢众人的关怀，
和那些由衷的夸奖；
然而姑娘只迎接一个人，
他的性格和山鹰一样。

他从不满足自己的生活，
眼睛永远闪着光芒，
怀着一颗炽烈的心，
想一手改造自己的家乡。

当那个出色的牧人到来，
姑娘将向他伸出臂膀，

爸爸同意他俩的婚期，
订在尔得节的晚上。

姑娘还要追问一句，
这样打扮是否漂亮？
她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
就穿这身亲手缝制的衣裳。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送别

在峻峭的河岸上，
山丹花正在开放，
它鲜红的花瓣，
镀上银色的曙光。

苏丽亚一手拉着马缰，
一手抚摸万依斯胸膛，
她送别新婚的丈夫，
去到巩乃斯种畜场。

“生命如同盛开的花朵，
它期待着金色的阳光；
你看富饶的果子沟呵，
它在欢迎更多的牛羊。”

“生命又如晨曦的光芒，
它会托出火热的太阳；
我将带回丰富的智慧，
满足家乡的一切愿望。”

不必嘱咐家务了，
部落里的人来帮忙；
不必叮咛珍重了，
巩乃斯和家乡一样。

万依斯骑上青鬃马，
奔向太阳升起的方向，
苏丽亚伫立的地方，
山丹花开得更红更旺……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信

对面山坳的草坪上，
有一个牧羊姑娘，
她抱着雪白的羊羔，
坐在青色的石头上。

这儿是她初恋的地方，
情人曾经依在她身旁，
用手指拨响三弦琴，
伴奏她幸福地歌唱。

一天，那个青年哈萨克，
忽然曲身向姑娘告别，
他跟着过路的勘探队，
走向遥远的额尔齐斯河；

姑娘等待着又等待着，
雁群已三次从云中飞过；
情人的心终于归来了，
在那淡蓝的信封里装着——

“我挥动鞭杆的手，
已和钻探机发生爱情；
我吆唤马群的嘴，
每天都和电话机亲吻；

阿尔泰的姑娘异常多情，
爱慕我是个钻探工人；
可是你不要喝酸奶子呵，
请相信我对你的忠诚；

我不久便要回到故乡，
叩醒那高耸入云的山峰；

那时我将在初恋的地方，
为我俩搭起一座帐篷……”

对面山坳的草坪上，
有一个牧羊姑娘，
她凝视着情人的手迹，
微笑从心底飞到脸上……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客

旅客骑马走过乃曼部落，
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歌……
他忽然看见一群姑娘，
在草坪上愉快地劳作，
于是手抚前胸微微欠身，
笑问：是否欢迎我做客？

姑娘们邀请他帐篷里坐，
鲜奶、烤肉摆满一桌；
方才他不是说又饥又渴，
如今怎么不吃也不喝？

他好像久别归来的家人，
不停地问候这个、打听那个——
羊群冬天过得平安吗？
春天的双羔接得可多？
姑娘们的名字应该怎么称呼？
每位姑娘是否生活得快乐？

姑娘们忍不住吃吃地笑了，
笑他为什么没话找话说；
旅客轻轻嘘了一口气，
他说：没有爱的心最寂寞。

人们在帐篷里亲热地谈着，
太阳偏西旅客才起身道别，
姑娘们都喜欢他英俊又坦率，
送到河边，叮咛他再来做客；
旅客骑上飞快的枣骝马，
唱出一支激动人心的歌——

“托里部落有个出色的牧人，

他的名字叫黑林拜克，
世上若有多情的姑娘，
请把他永远在心里保藏着。”

1952年—1955年

乌鲁木齐—北京

天山牧歌

大风雪

大风雪呼啸着来了，
铺天盖地地来了！
大风雪摇撼着帐篷，
也摇撼着牧人的心……

尽管帐篷里熄了灯，
牧人却合不拢眼睛，
双手使劲地揪着衣襟，
耳朵贴在毡壁上倾听——

那狂暴的大风雪啊！
抽打着圈棚里的羊群；
牧人的心都要流血了，
当他听到羊群颤抖地低鸣。

热血在牧人周身奔流，
牧人冲出温暖的帐篷，
顶着劈头压来的大风雪，
攀着圈栏陪伴惊恐的羊群。

虽然须发上吊起冰凌，
风雪灌满了两只袖筒，
牧人想起明年的增产计划，
胸中的篝火就烤化了严冬。

牧人围绕着圈棚巡行，
从深夜直到东方透出黎明，
笑煞那精疲力倦的大风雪，

竟妄想撕破牧人的预售合同！

哦！那摇撼牧人心的——
不是狂暴的大风雪啊！
而是我们勇敢的哈萨克，
对于祖国的无限忠诚。

1953年—1956年
乌鲁木齐—北京

春讯

山洼里蒸腾着雾气，
积雪跟随它轻轻飞去；
草芽拱出湿润的地面，
吐露出春来的讯息。

来自东方的风啊！
连牧人的心都吹得发绿了；
宁静的部落忽地沸腾起来，
仿佛那解冻的山溪。

一群小伙子打起呼哨，
扬鞭纵马朝山口奔去，
他们去察看南山牧场，
春草生长得是否茂密？

聚集在山冈上的老年人，
正观测初春多变的天气，
一会儿指点天边的云彩，
一会儿磋商哪一天迁移。

女人们简直像盘水磨，
帐篷里外转来转去，
刚刚烤热可口的干粮，
又赶忙去拾掇鞍具。

那些唱着、跳着的孩子，
眯起眼睛对着太阳笑嘻嘻；
他们喊声：欢迎春天来到！
山谷的回答也同样有趣……

春天是游牧开始的季节，
也是母羊产羔的时期，

像农民迎接金色的秋天，
牧人满怀一百个欢喜。

1953年—1956年
乌鲁木齐—北京

晚霞

夕阳在蔚蓝的天空，
抹下了五光十色；
微风与牧人们耳语：
你看它变幻无穷。

那、那一溜金黄的——
该不是负重的骆驼队，
摇着悦耳的铜铃，
在起伏的沙梁上缓行；

那、那一团火红的——
该不是奋鬃长鸣的骏马，
忽地腾空跃起，
想跃过那积雪的山峰；

那、那一片雪白的——
该不是驯良的羊群，
相互挨挤着又追逐着，
嬉游在牧草肥美的湖滨；

那、那一块绛紫的——
该不是肥胖的乳牛，
吊着两大袋奶子，
摇头摆尾地走进新圈棚。

草原上的牧人哟！
爱恋这七月的黄昏；
你听！是谁弹起三弦琴，
歌唱晚霞洞悉牧人的心……

1953年—1956年
乌鲁木齐—北京

邀

路过天山草原的朋友，
请到牧人家里歇歇脚；
啾，我的帐篷就搭在那儿——
背靠着小山、面对着小河。

谁都知道哈萨克人，
生就慷慨好客的性格；
但在那贫困的年代里，
却只能用眼泪敬客。

如今帐篷里铺了和田毯，
就等尊贵的客人坐一坐，
灶上的铜壶轻轻唱着歌，
盘子里盛满待客的水果。

你喜欢打野羊吗？
新买的猎枪在墙上挂着；
你的骑术出色吗？
每匹好马都让你试过。

我无心向你夸耀富有，
也不是邀你来给我祝贺；
只请你看看牧人的家庭，
分享天山草原的欢乐。

但愿你问我一句话：
是否满意新的生活？
那么请看我先拳起两只手掌，
再把手指头伸展一个、两个……

共同命运结成共同语言，
聪明的客人一定猜得准确——

过去是十个手指屈在一起，
如今正是一年伸开一个！

路过天山草原的朋友，
请到牧人家里歇歇脚；
啾，我的帐篷就搭在那儿——
背靠着小山，面对着小河。

1953年—1956年
乌鲁木齐—北京

古老的歌

老艺人弹起他的三弦琴，
唱出了一支悲凉的歌；
人们问：你唱的是什么？
他说：一支古老的歌！

那时候阴云封锁着天空，
风沙漫天遮蔽了太阳和星星，
世代居住在草原上的牧人啊！
失去了帐篷、羊群和歌声。

多少勤劳朴实的牧人，
倒在路旁闭上疲劳的眼睛，
临终时没有嘱托也没有叮咛，
只留下尚待抚养的儿女们；

多少年轻力壮的牧人，
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母亲，
怀着满腔希望到外地求生，
终生做了异乡的流浪人；

多少勇敢强悍的牧人，
群起反抗草原上的暴君，
一腔热血染红了无名野花，
或者被关进罪恶的铁栅门。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
牧人逃不出这悲惨的命运，
河水陪伴着寡妇们哭泣，
云雀鸣叫着孤儿的悲愤……

老艺人煞住他的三弦琴，
唱完了这支悲凉的歌。

人们问：为什么唱古老的歌？
他说：激励你们捍卫新的生活！

1953年—1956年
乌鲁木齐—北京

散歌

货郎送来春天

货郎踏着朝霞映红的道路来了，
货郎背着人们的希望来了，
他的歌声那么高又那么圆：
“乡亲啊！我给你们送来春天。”

姑娘们燕子般飞出大门，
展开翅膀迎接城里来的客人；
等不得货郎自己动手，
她们就拥上前挑选中意的物品。

“这是我托他捎来的绣花丝线！”
“那块绿绸子正合我的心！”
“有没有中华牌红蓝铅笔？”
“你可带来了新出的识字课本？”

货郎抹下小花帽搁在当胸，
脸上浮起难以捉摸的神情：
“请猜一猜，聪明的姑娘们！
我还带来世上最珍贵的礼品。”

“我先猜！一定是精巧的耳坠。”
“……要不就是镶了宝石的领针。”
“说不定是和田玉雕的手镯……”
“等一等！我看是喀什的绸头巾。”

“唉唉！姑娘们，你们猜错了，
怎能用尺子去衡量天山最高峰？”
“哦哦！姑娘们，你们猜对了，

我今天送来了毛主席的笑容。”

沸腾的掌声唤来全村的人，
小小的村子喧闹得如同集镇，
男的女的一层围着一层，
无数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货郎！给我，快给我！
他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亲人。”
“货郎！给我，快给我！
他是维吾尔人心上的明灯。”

货郎用食指压着嘴唇：
“嘘——小点声音！
你们不要打扰了毛主席，
他正为我们未来的幸福操心。”

姑娘们迈着骄傲的步子回家了，
双手捧着画像挺着胸；
爸爸妈妈紧紧地跟在背后，
一个笑声连着一个笑声……

每个家庭都升起不落的太阳，
毛主席含笑注视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遵循他手指的方向，
去迎接金光灿烂的早晨。

货郎踏着铺满阳光的道路走了，
货郎给人们留下欢乐走了，
他的歌声流荡得很远、很远：
“乡亲啊！你们永远生活在春天。”

1954年写出，1955年改成。北京

哈兰村的使者

哈兰村小学教室里，
站着三个维吾尔青年，
他们举起粗壮的胳膊，
宣誓在火红的旗帜前。

县委书记从城里赶来，
祝贺这里有了共产党员；
他说：“哈兰村的使者！
实现了全村人的心愿。”

“哈兰村的使者！”
这句话含有什么秘密？
三个青年腼腆地笑了，
接着是深长的回忆……

三年前大雪初晴的一天，
县委会到了三个青年，
自称哈兰村的使者，
请求见县委书记一面。

从哈兰村到县委会，
隔着一块戈壁一座山，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
羊皮袄上结满雪夜的严寒。

他们有什么紧要的事？
走路为什么连夜赶？
他们接受全村人的嘱托，
去要一个支部、三个党员。

人们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支部，
也不清楚怎样的人才是党员，

人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
得到这些，地要动！天要翻！

县委书记亲切地笑了：
“这难题我只能回答一半。
要完全的答复吗？
还看你们那一半答案。”

县委书记和三个青年，
围着火炉肩并着肩，
知心的话像一根不断的线，
把太阳从东山扯到西山。

县委书记抓起一把麦种：
“要它长出苗儿吗？
要它抽出穗子吗？
先要深深地播进麦田。”

县委书记拿出一盒火柴：
“要它发出光亮吗？
要它传出热力吗？
应该燃起熊熊的火焰。”

三颗年轻的心忽然亮了，
好像那映着太阳的清泉；
他们又连夜赶回哈兰村，
县委书记的话四处传遍。

三个青年像三支火把，
点燃了全村人复仇的怒火；
三个青年像三架耧斗，
翻身的种子播进人们心田。

于是，地主心虚了，胳膊软了，
坐在穷人头上的人摔下来了！

于是，穷人胆壮了，抬头笑了，
地主脚下的人站起来当家了！

经过一年、两年、三年，
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生产……
哈兰村人们的心里，
孕育出三个共产党员。

哈兰村小学教室里，
站着三个维吾尔青年，
他们举起粗壮的胳膊，
宣誓在毛主席像前。

县委书记愉快的声音，
唤醒了正在沉思的三个青年；
他说：“哈兰村的使者！
今天得到了全盘答案。”

1953年写于乌鲁木齐
1955年改于北京

阿山金子和田玉

一天，我听到一个维吾尔农民夸赞区委书记，他说：“毛主席派来阿山的金子和田的玉……”

毛主席派来的人啊！
你是阿山的金子和田的玉；
你翻山越岭地来了，
马背上度过一年四季，
你的精力永远那么饱满，
好像塔里木河水奔流不息；
在我们生长的地方哟！
哪儿没有你的足迹？

你带来春风吹绿大地，
把毛主席的叮咛送到我们心里——
啊哈！严寒的冰雪消融了，
我们和参天杨一同扬眉吐气，
在那金丝绒般的土地上，
丰盛的收获全归农民自己，
多少年没有歌声的村庄啊！
欢乐的歌声从四处升起……

你带领我们劳动翻天地，
天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
融雪沿着新辟的渠道前进，
强迫荒凉的戈壁向后退去；
我们一步跨进一百多年，
砍土镘变成了马拉农具；
涣散的心聚拢起来了，
田埂上插起一杆杆红旗，

维吾尔人有鹰的眼力，
从一个新天地看到更新的天地；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叮咛——
还要在这美丽的绿洲上，
建立梦中向往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芬芳的日子
有如伊犁河畔盛开的苹果花，
美满的生活又像库尔勒香梨。

毛主席派来的人啊！
你是阿山的金子和田的玉；
你无论走进哪个村庄，
哪个村庄都有你的亲兄弟——
家家的门朝你打开，
人人用笑声迎接你；
维吾尔人已经从你身上，
领会到毛主席的深厚情谊。

1953年夏写于乌鲁木齐
1955年秋修改于北京

斯拉阿江[1]

每当夕阳告别路口那座平房，
塞里木汗总要抱着孩子站到门旁；
从田野里归来的人们走过这里，
都要停下脚步叫声斯拉阿江！

孩子招着小手咿呀地歌唱，
眼珠像宝石那样闪闪发光；
人们禁不住要吻吻他的脸蛋，
争着把野花插在他身上。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这个孩子？
他生在一年前分配土地的晚上；
那天晚上，人们在幸福的灯光下，
曾为他的幸福从鸡叫争到天亮。

女人们说：
塞里木汗的苦比冬天的夜还长，
生过九个孩子没有听到孩子叫声娘；
分给这孩子一块好菜地吧！
愿他长得像萝卜那么白胖。

男人们说：
那九个孩子苦难中生饥饿里死亡，
这第十个孩子却生在自己土地上；
分给这孩子一块好果园吧！
愿他的智慧如同果花绽放。

老年人说：
这孩子出生的日子十分吉祥，
送他个名字表达感谢上帝的愿望；
按照经典叫他马木提或是艾海提，
叫起来简直像鼓声一样响亮。

青年人说：
这孩子出生的日子令人难忘，
他的名字应该包含大家的希望；
我们的人见面最爱祝贺亚克西[2]！
送给他这个名字意味最深长。

农会主任说：
天亮了，饥渴的土地等待咱们去喂养，
东风摆着手再不允许咱们争短论长；
我说分给他一亩菜地、一亩果园，
再加上路口那座小小的平房。

工作组长说：
分土地像山鹰生出一对翅膀，
要上天吗？还靠大家飞翔；
如果把眼光放远大一点，
我说这孩子应该叫斯拉阿江！

从此，这孩子有了土地和住房，
有了响亮的名字——斯拉阿江！
他和哥哥姐姐同是妈妈生养，
新的祖国却把他的生活引向太阳。

人们只向塞里木汗提出一个希望，
请她每天黄昏抱着孩子站到门旁；
人们耕耘归来叫一声斯拉阿江，
据说：就给明天的劳动增添无比力量。

1953年写于乌鲁木齐
1956年修改于北京

---

[1]维吾尔语里“建设”的意思。
[2]维吾尔语里“好”的意思。

新村

行走在大戈壁上的人呀！请你时时怀疑自己的眼睛，也许你看到前面出现一座树木、溪流环绕的小村，走向前却发觉是一个空虚的梦。那是大戈壁上的幻影啊！它经常以神奇的变化欺骗旅人的眼睛。

——一个维吾尔老脚户的话

旅人啊！请相信你的眼睛，
戈壁上出现了第一座新村。
也许不久前你从这里走过，
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影；
骆驼刺的长爪抓住你的裤腿，
你只听到蜥蜴逃跑的脚步声。

如今，就在你走过的地方，
白色的平房联成一座新村。
天山融雪流进路旁的水渠，
伴送平坦的道路通向城镇；
小白桦树在微风里不住招手，
明年就能请来百灵鸟和夜莺。

这里有许多幸福的家庭——
孩子雀跃地迎接每一个清晨，
姑娘踏着草坪培植葡萄幼苗，
妈妈赶散炊烟倾听壶水低吟；
在那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
整日荡漾着爸爸的劳动歌声。

繁荣的新村欢迎过往的客人，
谁走到这里都会对它发生爱情。
请在这里喝杯奶茶吧！
这里的水和故乡水一样甜；
请在这里歇个晌午吧！
这里的人和故乡人一样亲。

旅人啊！请相信你的眼睛，
这不是戈壁上神奇的幻景；
就在你曾经走过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第一座新村，
无数座新村将会跟踪出现，
像千万颗星星撒满秋夜的长空。

1953年写于乌鲁木齐
1954年修改于北京

坎儿井

坎儿井，昨天流着农民的眼泪，
坎儿井，今天流着农民的喜悦。

——吐鲁番民谣

乌素尔老汉张开没有牙的嘴笑了！
笑，这生平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啊——
蠕动在他那愁苦刻划的皱纹上，
闪动在他那泪水浸透的眼珠上，
颤动在他那岁月染白的胡子上…

乌素尔老汉佝偻的腰干挺直了，
他手里的砍土镘告诉坎儿井水——
在这儿站住，往那儿流去！
让那奔流着喜悦的水啊，
第一次喂饱自己的土地。

昨天，地主捏住坎儿井的脖子，
谁的地要喝水？谁先掏喝水钱。
不值钱的眼泪怎能感动地主的手？
他宁可决开渠口，逼迫坎儿井水
呜咽着流进寸草不生的戈壁滩。

乌素尔老汉用眼泪浇地六十年，
为了换取血一样珍贵的水呀——
他含着泪，把每年的收获送给地主一半，
他含着泪，把小牛犊送进地主的牲口圈，
他含着泪，把亲生女儿送进地主的庄院。

今天，乌素尔老汉擦干了泪眼，
凝视着那血一样珍贵的水呵——
它欢唱着，流过果实累累的葡萄园，
它欢唱着，流过搓洗衣服的姑娘手边，

它欢唱着，流过欢唱的人们心坎。

乌素尔老汉张开没有牙的嘴笑了！
笑，这生平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啊——
蠕动在他那愁苦刻划的皱纹上，
闪动在他那泪水浸透的眼珠上，
颤动在他那岁月染白的胡子上……

1953年写于乌鲁木齐
1955年修改于北京

林边问答

叔叔！叔叔！你们好；
怎么起得这样早？

敲罢头一遍鼓的啄木鸟，
比我们起得还要早；
翘起大尾巴的松鼠，
已经在杉树枝上做早操。

叔叔！叔叔！你们好；
急急忙忙往哪儿跑？

我们踩着小鹿的脚印，
跑进大森林的怀抱，
请站了百十年的大树，
躺下来舒舒服服睡一觉。

叔叔！叔叔！你们好；
为什么高兴得吹口哨？

……枕木铺起了一条跑道，
两根钢轨正在上面赛跑；
高高的烟囱、大大的楼房，
都在和脚手架比跳高……

叔叔！叔叔！你们好；
你们为什么哈哈笑？

因为我们年年劳动好，
斧头快要变成机器了，
你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再过几年你就会全知道。

1952年初夏写于天山林区

1954年初冬修改于北京

吐鲁番炎夏

古代神话中的火焰山，据说就在吐鲁番，近代关于吐鲁番的夏天，也传说得非常离奇。神话和传说虽然出自人们的想像，人们的想像总有一些根据。吐鲁番的夏天是酷热的啊！

吐鲁番的夏天是酷热的……

葡萄藤披散干萎的发辫，
小桦树弯下笔直的身躯，
喜鹊扇着翅膀飞不上树梢，
狗拖着舌头在树荫下喘气，
百灵鸟的歌喉嘶哑了，
牛犊躲在水渠里歇息，
道路烙痛行人的脚板，
热风舐着行人的眼皮……

一个维吾尔农民告诉我——

往年，暑气逼人的季节，
人们都默默地躲进地窖，
那时白日寂寞得如同黑夜，
田野里寻不见农民的足迹；
任热风吞食成熟的庄稼吧！
谁有心劲去和炎热争夺粮食？
反正不管收成怎么好，
农民还是十天总有九天饥！

如今，我亲眼看见了——

那凉爽诱人的地窖呵，
再也吸引不住火热的心，
人们在炎热的中午钻出地窖，
改变了祖祖辈辈的规矩；

在那铺满黄金的麦地里，
翡翠镶起的棉田里，
众多的人有如夏夜的星群，
闪耀在遥远的天际……

听一首农民心上的歌吧——

天上的云雀请低低地飞，
替我们捎句话到北京去：
就说维吾尔农民翻了身，
心里头有劲胳膊上有力，
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年年以丰收报答毛主席！
天上的云雀请快快地飞，
快把知心话捎到北京去。
吐鲁番的夏天是酷热的？

1952年秋写于乌鲁木齐

1955年秋修改于北京

婚礼

在吐拉汗家里

春风吹过了玉门关，
缓缓地来到吐鲁番；
杏花、桃花都绽放了，
苹果的花苞半扬起脸。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房外是春天，房里也是春天！
地毯上围坐那么多姑娘，
就像鲜花开满小花园。

互助组长衣襟上插朵小黄花，
来迎娶他的互助组员；
白胡子长者举起注满盐水的小杯，
祝福新人的共同生活美满。

长者问："你愿嫁玉素甫吗？"
她说："正合我的心愿。"
长者问："你愿娶吐拉汗吗？"
他说："早就盼望这一天。"

什么鸟飞进这座小花园？
喧闹的声音在房顶回旋：
"你们一点也不害羞呵！
回答得那么干脆、那么自然。"

小弟弟吐一吐舌头说：
"去年收葡萄的时候啊，
他每天黄昏来到我家葡萄园，
说是来检查组员的生产……"

小妹妹扑哧笑了，抢着说：
“从那时候起，他们背着妈妈，
把方才回答的话不知说过多少遍，
还怕我和弟弟偷听见。”

在路上

云雀唱着赞美的歌，
在蔚蓝的天空飞旋；
参天杨在春风里鼓掌，
花瓣洒落在人们两肩。

乐队、客人拧成一个花环，
两朵牡丹盛开在花环中间；
天山、雪水都没有变样，
为什么新人看来这么新鲜？

走到一个岔路口，
吐拉汗瞅了他一眼：
“在这儿，你第一次拉我的手，
那天，我去祝贺你成了青年团员。”

走到一条水渠边，
玉素甫幸福地笑了：
“在这儿，我第一次吻你的脸，
那是你从识字班毕业的夜晚。”

调皮的客人怪声喊叫：
“新人的眼睛正把大家抱怨——
中午的太阳就要落山，
你们为什么走得这样慢？”

姑娘们扯开裙子飞快旋转，

小伙子把鼓点送上她们脚尖；
一阵欢乐的风，
把人们吹到玉素甫门前。

在玉素甫家里

茶壶儿倒了，
茶杯儿翻了，
果盘子空了，
烟盒子干了。

姑娘们嬉笑着走了，
小伙子喧闹着散了，
灯捻子结出花来了，
新人脸对脸坐下了。

他说："我可要按照风俗办，
狠狠地打你一拳……"
他的手没有落上她的背，
而在轻轻抚着她的发辫。

她说："那你也该伸出脚，
让我按照风俗脱去皮靴。"
她的手没有去碰他的脚，
而是把他的双手紧紧拉着……

四只眼这么看着，
两颗心这么跳着，
他们从小一块长大，
为什么好像今天才认得？

四只手这么拉着，
两张嘴这么动着，
他们说了些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懂得。

1952年11月草于乌鲁木齐

1955年4月9日修改于北京

叙事诗

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

一 必要的楔子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的两只耳朵耸起，
似乎能听到人间一切秘密；
四个蹄子腾空跃起，
尾巴扬得和脊背一样齐。

不是春洪暴涨了，
也不是野火燎原；
那是我们的枣红马，
奔驰在古米什河两岸……

全班的同志称赞：
“它赛过古代的名马啊！
关云长如果活到今天，
也愿用赤兔把它调换。”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曾饮过通天河的水，
踏开了祁连山上的雪，
长城内外留下它的蹄印，
风沙戈壁听过它的嘶鸣。

解放大西北，
万里急行军，
它和自己的主人一块，
追击敌人立下三次功。

团长和政委夸奖：
“当年围歼胡宗南匪军，
阵地上滚动一团烈火，
那是李永跨上它冲锋。”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曾深犁万年的生荒，
驮运过天山的落叶松；
它的血汗蓄进新修的水库，
丰收的粮食里有它的辛勤。

建设新新疆，
全军一条心，
它又和自己的主人一块，
迎送了三次春夏秋冬。

李永更爱他的枣红马，
常常摸着鬃毛对它谈心：
“千里驹！你知道吗？
我爱你像爱自己的亲人。

“现在毛主席命令——
咱们在这平坦的荒原上，
盖起无数座房子，
垦出良田千万顷；

“一旦毛主席召唤——
咱们要鼓起战斗的雄心，
保卫神圣的祖国，
保卫亲爱的母亲……”

就在九天前的黄昏，
戈壁边缘涌起乌云，
来自阿尔泰山的风暴，
闯进古米什垦区上空。

天昏、地暗、雾气腾腾，
空中不见飞鸟，
路上断了行人，
漫天黄沙犹如凶年飞来的蝗群。

飞沙、走石，
击打得大地呻吟；
响雷、闪电，
震撼得河流翻滚。

风揭走了马棚的草盖，
风推倒了马棚的板壁；
枣红马扭断缰绳，
嘶叫着逆风跑去……

那是与人同过生死的马啊！
怎能让它流落荒山野地？
那是与人共过甘苦的马啊！
怎能让它困死沙漠戈壁？

同志们寻到古米什河尽头，
访遍了小半个托克里戈壁，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带回来的都是无言的惋惜。

李永失去往日爽朗的笑声，
和那曾经引人入胜的谈吐，
常常空对西宁鞍、夹银镫，
和那镶了景泰蓝的辔头叹息。

第九个夜又徐徐地来了，
田野里燃起了点点营火，
天山从夜雾里露出白发，
青苗披上月光织成的轻纱；

在那片野蔷薇丛中，
夜莺唱歌又跳舞，
小渠的流水弹奏三弦琴，
啄木鸟在树上敲手皮鼓。

李永无心欣赏边疆的夜，
对着夜雾深处自言自语：
“千里驹！你知道吗？
我想你没有一点睡意。”

同志们围坐篝火默默无语，
暗地里揣测枣红马的凶吉：
“它真会困死在沙漠戈壁？
或者葬身于悬崖绝壁？”

不！枣红马会有消息！
谁不盼望它早日回来——
春天帮大家开垦荒地，
夏天伴大家巡视水渠。

不！枣红马定有消息！
谁都盼望它早日回来——
秋天替大家搬运粮食，
冬天随大家猎取雪鸡。

就在这第九个夜晚，
晚风送来陌生的笑语，
夜雾里闪出两个骑手，
哒哒地向营房奔去……

两个剽悍的骑手，
还拉着一匹高头大马，
它那矫健的影子，
月光下看去多么熟悉。

难道枣红马回来了吗？
李永急促地、颤抖地
呼唤着枣红马的名字：
“千里驹！千里驹！”

那懂得人意的马飞奔过来了，
舐一舐李永那只抓惯缰绳的手，
喷着鼻子，蹄子不安地
掀起一片片草、一片片泥……

同志们团团围住枣红马，
从头到尾地看来看去：
这个问：“马呵！你可好？”
那个问：“你跑到了哪里？”

李永搂着枣红马的脖子，
不自主洒下几滴泪；
枣红马也轻轻地摆着头，
用脸擦着主人的背。

骑马的人相视而笑，
豪放的笑冲破夜的沉寂：
“哈萨克人都是牧马老手，
怎不懂得马和人的友谊？”

骑马的人勒转马头，
靴跟子碰一碰马的肚皮；
他们说：“好马找到了主人，
我们也尽到了送马的心意。”

二 平常的经过

团长、政委接待客人，
遵照哈萨克人的风俗，
铜盆里盛满鲜美的马奶，
手抓羊肉用红漆盘托出。

灯光照亮两张淳朴的脸，
——一样的脸！不同的是
一张充满青春的美，
一张有着花白胡须。

李永双手敬上一碗马奶，
随同送上衷心的感激；
那飞溅的泡沫啊！
仿佛向客人倾吐千言万语。

团长、政委的简单手势，
表达出无限的谢意：
“请吃吧！请喝吧！
这些都是自己生产的。”

客人喝干了第一碗马奶，
——这碗里注满了多少友谊？

他的眼睛愉快地说：
“豪爽的主人真叫客人欢喜。”

小房里洋溢着掌声和笑声，
墙壁上映出了无数只手，
同志们又轮流地
把一碗碗马奶递在客人手里。

吃完一盘羊肉，
快活飞到眉梢；
喝完一盆马奶，
话题爬上舌头。

哈萨克老人捋捋胡子，
谈起送马的经历；
哈萨克青年擦擦嘴巴，
一边笑一边翻译……

……五天前的早晨，
太阳还没有升起；
我们的库鲁克草原，
像睡熟了那样静寂。

别笑哈萨克人夸口，
我的耳朵可以远听几十里；
不是风吹草动惊醒了我，
惊醒我的是什么呢？

莫不是蓝哈羊产了双羔？
莫不是焉耆马生下小驹？
莫不是老乳牛胀痛奶头？
莫不是小骆驼又在调皮？

我披上外套跑出帐篷，
透过薄雾向四面看去，

原来是匹离群的马，
在牧场上跑来跑去。

我暗暗地埋怨老太婆，
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
昨天晚上，
怎么没把我的枣红马圈起？

马群中拉出一匹快马，
快马加鞭，
我追向南又追向北，
我赶到东又赶到西。

我扬一扬手抛出绳圈，
把离群的马套在手里；
这时候晨风吹走睡意，
哎！这匹马不是我的？

这是金子铸成的好马啊！
我老牧人六十年见过三匹。
这是玉石雕成的好马啊！
全家老小看到都欢天喜地。

老太婆笑了，
笑得两手哆嗦，
新沏的奶茶啊！
洒满了一桌。

大儿子笑了，
笑得左摇右摆，
一头撞着门框，
差点把头碰破。

大媳妇笑了，
笑得像山鸡叫，

那支画眉笔啊！
拖到了眼角。

三姑娘笑了，
笑得像铃铛响，
拿起了蝇拂子，
去刷奶子锅。

别笑哈萨克人爱马如命，
牧人和马原就生死相依；
连我心爱的小孙子，
也对准马头行个举手礼。

十只眼睛盯着我，
五张嘴巴叫着我；
他们问："你老人家呀！
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财喜？"

（讲的人讲得动人，
听的人听得入迷；
老牧人喝干一杯马奶，
又把故事说下去……）

我说："这不是邻人的马，
他们的每匹马我都熟悉。
它的主人究竟是谁？
我该把它送到哪里去？"

我老牧人帐篷里，
莫不是出了百灵鸟？
为什么一个舌头，
更比一个舌头巧？

我老牧人帐篷里，
难道飞来一窝山雀？

为什么一个声音，
更比一个声音高？

老的老，小的小，
这个说，那个笑，
他们把枣红马啊！
夸得比普天下的良马都好。

老太婆拍着手说：
“好马啊！好马！
它有狗的耳朵，
鹿的快蹄。”

大儿子摸着头说：
“好马啊！好马！
它有火的颜色，
鹰的眼睛。”

大媳妇耸着肩说：
“媳妇骑上它，放牧天山下，
追赶受惊的羊、离群的马，
那比鹰抓兔子还要利索。”

三姑娘捂着脸说：
“姑娘骑上它，纵情草上飞，
谁个不服输，敢比‘姑娘追’，
管教皮鞭落上他的脊背。”

小孙子也眨着眼睛说：
“我要骑它进城去上学，
等我放假回来了，
捎包莫合烟送给爷爷。”

全家人说完心里的话，
避开我的问题不回答；

果不出我的预料，
他们想留下这匹枣红马。

老太婆双手抹一下脸，
诚心诚意地做过都瓦[1]；
她说：“这是上帝赐给的，
老头子！我们留下它吧！”

孩子们都赞同妈妈的话，
说它是没有主人的野马：
“它是爸爸套来的，
留下它谁敢说话？”

一只会唱歌的夜莺，
压不倒五只喜鹊；
一个会说话的舌头，
斗不过五张嘴巴。

尽管一家人说得多么好，
哪怕说得太阳从东边落下；
我拿稳了一个老主意，
我不吭声谁也没有办法。

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
曾经为了争夺一匹好马，
纠合部落里的小伙子，
和别的部落争吵、斗架……

如今不是年纪老了，
失去了爱马的兴趣；
而是我更爱一样东西，
那就是哈萨克人的声誉。

（重新添奶、重新添肉，
重新添满一灯油；

讲的人忘记了时间，
听的人忘记了睡眠。）

我从马头看到马尾，
又从马背看到马蹄，
我在马的后腿上，
发现火烙的痕迹。

去年大雪封山的时候，
解放军曾送粮食来救急，
那些马的身上，
不是有这种标记？

今年春风吹散严寒的时候，
解放军又套马帮我耕地，
那些马的身上，
不也有这种标记？

啊哈！我像走在沙漠里，
发现了水泉那样欢喜；
又像巡猎在草原上，
捉到了灰毛狼那样得意。

我说："孩子们！
这匹马是解放军的；
你们既要留下它，
就请说说自己的道理。"

霎时，我的帐篷里——
乱得像枪声惊动了雁群；
老太婆的脸红过沙柳花，
孩子们捂住发烧的脸皮。

老太婆说："上帝啊！
我怎叫好马迷住正直的心？

又怎么起下了，
哈萨克人不容有的歹意？”

孩子们说：“妈妈呀！
哪怕它是金子铸成的马，
哪怕它是玉石雕成的马，
我们也要送还解放军去！”

老太婆连忙捧着铜盆，
端来饮马的泉水；
大儿子连忙撩起衣襟，
兜着草料把马喂；

大媳妇连忙拿起扫帚，
扫尽马背上的沙尘；
三姑娘连忙寻来木梳，
梳展了蓬乱的马尾；

我心爱的小孙子啊！
也贴着马耳朵低语：
“你是解放军叔叔的，
今天就要送你回家去。”

是谁打垮了蒋贼军，
红旗飘扬满天山；
是谁活捉了乌斯满，
幸福歌声遍草原；

是谁派来了医疗大队，
我们的人口不断增添；
是谁给了这份保证，
我们的羊群一年胜过一年。

每个人都有新鲜的记忆，
还需我再讲什么大道理？

你批评我、我责备你，
我老牧人听了笑在心里。

全家人又提出新的问题，
派谁把马送给解放军去？
你瞧着我、我瞪着你，
我老牧人看了心里着急。

老太婆说：“我去！
去表表拥护军队的诚意。”
孩子们说：“我们去！
这份光荣是年轻人的。”

我说：“心要放在正中啊！
谁拾到的就该派谁送回去。”
全家人嘀咕了很久、很久……
才给我老牧人送马的荣誉。

全家人又说我上了年纪，
不放心我独自个送去；
一怕我路上没人照顾，
二怕我不会说汉语。

其实是嫌我的废话多，
——和胡子一样多！
怕我在同志们面前，
说出了家庭的秘密。

恰巧二儿子从城里回来了，
老太婆叮咛他陪我一同去，
我嘴里不哼，心里不满意，
红过脸的人倒好像有了理。

我知道丢马的部队等它回去，
我明白丢马的同志盼它心急；

打从那天早上起，
人不想下马，马不愿停蹄。

太阳落了，月亮升起，
东方亮了，星星隐去；
五天走遍古米什河两岸，
算算路程足够七百多里。

处处都端出羊肉马奶，
接待哈萨克人像接待亲兄弟；
处处都说他们没有丢马，
这匹枣红马是谁的呢？

哈萨克人面前没有困难，
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今夜是月亮指了路吗？
枣红马回到了主人家里。

三 简单的结尾

雄鸡叫醒了山后的太阳，
朝霞映红了积雪的山尖；
老牧人讲完送马的故事，
同志们挽留他多住几天。

老牧人右手贴着前胸，
谢过大家的深厚情意；
他说家里的羊群，
盼望他早些回去。

李永紧握哈萨克老人的手，
连声说："热合买提[2]！"
哈萨克青年拉着马缰，
一再说："呵嘘[3]！呵嘘！"

他们轻轻地跳上马背，
他们高高地扬起皮鞭，
两匹快马像两支出弦的箭，
朝红日初升的天山草原射去……

1954年8月1日—1955年7月3日于北京

---

[1]表示祈祷和祝福的仪式。

[2]哈萨克语“谢谢”。

[3]哈萨克语“再见”。

附录

黎明出航

港湾里还闪烁着渔火，
海上有淡青的雾、凉爽的风——
雾中林立千百杆桅樯，
它高耸的风旗呼啦啦飘动；
那风送来早潮的讯息，
似乎还夹带有黄花鱼的歌声……

是不是这来自海上的黎明，
惊醒了水兵蔚蓝色的梦？
我们蜂拥着走上甲板，
伸开两臂，拥抱正在飞散的雾，
呼吸那捏得出水的风；
四处，回旋起豪放的笑声！

是不是我们迎接黎明的笑声，
又惊破了这港湾的宁静？
渔民刹那间拔起铁锚，
长篙大橹搅得浪花翻滚；
一声声“海螺”的长鸣，
给那扬帆出海的渔船壮行。

啊！黎明呀，黎明！
我们的心为什么这样跳动？
应该让你的曦光里织满帆影，
海上永远有沸腾的劳动，
成群的海鸥伴随远航船队，
飞翔在祖国的万里海空。

我们的炮艇，我们的鹰，
飞吧！飞吧！飞吧！
快快载着水兵满腔的激情，
穿过渔民的水上浮城，

绕过山脚，驶进宽广的大海，
在那闪光的波浪上展翅飞腾……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我走在街道上

我迈开雄劲的脚步，
走进海湾里的小市镇；
于是，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
流荡着金属的响声……
风从海上追来，
拨弄我黑的飘带、蓝的衣领。

和风浪搏斗久了，
也常常向往着大陆；
我被幸福浸醉了吗？
我真想大声地喊叫——
好啊！古老的街道。
好啊！勤劳的人民。

你正在捶打铁锚
和油漆船舵的工匠们！
你正在织补渔网
和搓拧棕绳的姑娘们！
为什么拥在街道两旁
注视着一个普通的水兵？

是的，我是从远海巡行来的，
在那里击退了进犯的敌人。
你们也听到海上的炮声了吗？
闪着那充满感激的眼睛——
你们的感激分量多重，
我们肩上的担子也有多重！

昨夜，在风波险恶的海上，
祖国那黑色的土地、
黄的菜花、绿的麦穗，
曾使我从梦中笑醒。

今天，当我踏上大陆的边缘，
却又期待立即出航的命令。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水兵素描

水兵从远海归来了，
穿一身白浪碧波，
帽带上系着海风，
满脸是太阳的颜色。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白海鸥之歌

在碧蓝碧蓝的海上，
海鸥伴送我们远航，
那银灰色的海鸥群里，
有只海鸥白得像雪一样。

白海鸥绕着桅杆飞翔，
我昂起头向她歌唱：
“白海鸥！我认识你，
我热爱你，圣洁的姑娘。”

传说在远古而黑暗的年代，
你住在遥远的小海岛上；
你是一个渔民的女儿，
长得像美人蕉那么漂亮。

海把你养育成人，
海浪把你锻炼得勇敢又坚强；
当海风吹动你年轻的心，
你把爱情献给一个英俊的渔民。

你们在海上一同撒网，
你们在月下一同歌唱；
渔民们为你们的相爱欢喜，
嫉恨却使渔霸安下恶毒的心。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海上刮着大风、掀起大浪，
渔霸把你的情人绑在门板上，
投入风暴，漂向大洋；

渔霸又以权势来抢你，
想玷污你纯洁的身体，

而你奔跑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
跳进曾经养育你的海洋……

第二天，风平浪静了，
渔民们在泪眼模糊中，
看到在你投海的地方，
有一只白海鸥自由飞翔。

渔民们告诉自己的儿孙——
白海鸥就是你的化身，
你那雪一样白的羽毛，
象征着你纯真的爱情。

从此，你追随着过往的船只，
向每一个水手询问：
“我的情人在你的船上吗？
他生活得是否幸福、安宁？”

我的水兵服和你的羽毛一样白，
我的爱情也像你那样纯真；
白海鸥啊！
我爱你怎能爱得不深沉？

不过，我不是把爱情献给一个人，
而是献给亿万的人民，
和这碧蓝碧蓝的祖国大海啊！
我们是多么相同又多么不相同。

我每天在大海上航行，
追逐着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
我询问祖国的大海：
“你生活得是否幸福、安宁？”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在风暴中

海啊，扬起了手！
风啊，张开翅膀！
炮艇在港湾里跳跃，
风暴激动水兵的心；
巡逻的命令到达了，
我们迎风破浪出动。

在那灰蒙蒙的天幕下，
和那白浪滔滔的海上，
时而闪出金色的电光，
滚过春雷爆炸的声音。
祖国的大海啊！
正在考验它的水兵。

海浪举起炮艇，
我们钻进低飞的阴云；
海浪掷下炮艇，
我们劈开奔来的波涛；
水兵站在甲板上，
有如岩石在海底生了根。

一个真正的水兵，
懂得海的性格，
摸得出海的脉搏，
怎么剧烈地跳动。
像一个熟练的骑手，
我们驾驭着风浪前进。

海燕逆风飞来，
飞得骄傲、飞得勇猛，
海燕啊！水兵在向你致敬，
邀请你和我们同去巡行——

去阻击胆敢偷袭的敌舰，
去迎接丰收归来的渔民。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今夜的夜色好啊

今夜的夜色好啊！
海在低声地笑，
白云在天上飞，
月亮在波浪上跳……

我拉起手风琴，
歌唱我的青春；
请海风把它带走，
告慰远方的母亲——

我走过东海的路，
哪有今夜这么平静？
多少个白天和黑夜，
风波阻挡着途程；

大海陡然咆哮，
闪电击出雷声，
微波翻滚成长浪，
长浪上奔驰暴风；

我满怀水兵的雄心，
叱咤变色的风云，
那永远不败的花朵，
开放在波山浪峰！

我走过东海的路，
也没有今夜这么安宁，
来自海上的敌人，
隐蔽在拂晓和黄昏；

云层里会降下灾难，
战火蔓延到帆城，

荒岛后升起了硝烟，
死亡威胁着渔民；

我高呼水兵的誓言，
带着射击前进，
那激烈的战斗，
在大海上荡起回音！

啊！今夜的夜色好，
我和海一齐笑，
歌声随白云飞，
激荡的心像月亮跳……

我拉起手风琴，
歌唱我的青春；
遥望远方的母亲，
祝福真正的水兵。

1955年3月—5月

海门—北京

彩色的贝壳

小序

我漫步在沙滩上，
拾取彩色的贝壳，
连同我心底的歌，
献给敬爱的读者。

一

你问祖国的海多么辽阔？
请听渔人唱“水路山歌”[1]——
它呼吸着热带风、寒带雪，
拥抱了千条江、万条河！

二

年年月月，日日夜夜，
海汹涌着，海奔腾着，
海在不疲倦地运动着；
于是，海水永不腐臭，
海保持了青春的纯洁。

三

海即或暂时平静了，
也寓有磅礴的气魄；
浮嚣的人不懂得海，
怯懦的人不敢爱海。

四

海怎么蓝得透明？
因为它很深、很深……
浅滩附近的水，
总是那么混浊不清。

五

海的颜色像初秋的晚霞，
刹那间可以千变万化；
渔家姑娘最爱海的本色——
蓝锦缎上绣几朵雪白的花。

六

海在放声歌唱，
歌声为什么这样响亮？
有一股暖流，
在它的胸中激荡！

七

海是一匹烈性的马，
它嘶叫着、甩动银鬃；
船夫是个真正的骑士，
虽然他手中并无缰绳。

八

船夫爱听波浪喧腾，
那粗野而又深沉的声音；
这声音仿佛沙场的战鼓，
召唤人去和海斗争！

九

海举起飞溅泡沫的酒杯，
谁喝一口就会沉醉；
爱海的人都有海量，
来吧！畅饮一生也不醉。

十

海上风起云涌了，
风浪里漂着一只小船；
它在寻找熟识的小岛，
和那避风的港湾……
这时，在乌云和白浪之间，
有海燕鼓翼飞来——
像战火和硝烟里飘起的红旗，
给渔人以勇气和信念。

十一

漂洋过海的人们，
思念海鸥的深情；
海鸥翻飞的地方，
离大陆已经很近。

十二

海螺呀，海螺！
你在呐喊什么？
海上有浓云密雾，
船队不要失掉联络；
海里的暗礁很多，
当心把船碰破；
海上没有平坦的路，
警惕险恶的风波！
海螺呀，海螺！

你是渔人的号角。

十三

海扬起一万只拳头，
整日和岩岸搏斗；
它摔不倒挺立的岩石，
却掳走了风化的石头。

十四

不要袖着手站在海滨，
望船只劈开风浪航行；
那样，你会感到战栗，
心中充满莫名的惊恐。

十五

战胜惊涛骇浪的勇士！
你如果躺在沙滩上——
沉迷于海——那悠扬的赞歌，
和它献上的乳白花朵；
你，就会被潮水吞没。

十六

海用飘忽的气流，
筑起一座华丽的城——
那蜿蜒的墙，没有墙脚；
那浓郁的树，没有树根；
那浮游的船，没有船底；
那奔驰的车，没有车轮。
海说：一切空谈家，
都是这儿的居民。

十七

海边上有一只小船，
半悬着帆、半卷着帆，
它的灵魂是那样的懒散……
倘若不是风来催促，
它在这沸腾的海洋上，
也许又会虚度一天。

1956年5月—9月

舟山—北京

[1]渔民间流传的讲述海上情况的歌。

渔歌

扯起我们的布帆来——
那些棕色的白色的帆，
像海鹰和海鸥翅膀的帆；
再请海风吆赶着海浪，
推送我们巨大的船队，
到大海去，到大海去啊！

海，海是渔民的土地；
我们的粮食种在海里。

伸出我们的胳膊来，
我们粗壮的赤裸的胳膊，
镀满了紫铜般的朝霞；
拉呀，拉呀，用力拉呀！
看闪光的鱼跳着、跳着……
给舱板披挂金色的铠甲。

我们的汗撒进了大海，
丰收的船队满载归来。

唱起我们的渔歌来，
我们的歌声如此响亮，
以至压倒了喧嚣的海浪；
唱吧！尽情地唱：
“鲜鱼游到乡村集市，
鲜鱼跳进矿山食堂。”

1956年6月于舟山群岛

诗兴

朱总[1]迈着雄劲的步伐，
登上万里长城尽头的嘉峪关；
他威武地行走在城头上，
好像当年跃马太行山。

他忽然停留在戍楼前，
默默地北看马鬃、南望祁连；
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
来到边塞有什么感叹？

往西看，烟雾弥漫，
那是石油的运输枢纽玉门站；
往东看，人群闪动，
戈壁上正建设钢铁的酒泉。

漠风吹动他斑白的鬓角，
无比的欣喜流露在他的眉尖，
原来祖国建设的繁荣景象，
化为诗句涌向他的心田……

1958年7月11日—12月21日
酒泉—兰州

[1]即朱德。

打麦场上

场上铺满金黄的小麦，
连枷一个劲响得噼噼啪啪；
妇女队正在火热地竞赛，
唱着欢乐的祁连山歌。

小伙子骑着高头大马，
神气十足地故意从场边跑过，
马蹄子扬起滚滚的尘土，
惹得一位姑娘发了火……

小伙子忽然滑下马背，
马鞭子也从指头缝里失落；
姑娘一脚踩住鞭杆子，
鼓起眼睛看他说什么？

小伙子倚在马身上，
搓着缰绳笑得傻呵呵；
“好姑娘！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今天只有一点小过错——

“队长分配我新任务，
叫我给你们妇女队去驮小麦，
我只是顺路看一看你……
嗳，快把鞭子还给我。”

姑娘狠狠地使个眼色，
小伙子牵着马从场边轻轻溜过；
连枷声里传出一阵哄笑——
“这出穆桂英挂帅演得不错！”

1958年9月19日—12月30日
敦煌—兰州

水渠边上

秋天的夜晚多么宁静，
满月高挂在暗蓝的天空；
两位姑娘来到水渠边上，
一边说笑一边洗头巾。

风吹白杨叶子飒飒响，
闪光的流水响淙淙；
两位姑娘在谈知心话，
谈着心上最理想的人。

姑娘的条件可不少，
扳开手指头也数不清——
又要思想意识好，
又要庄稼活儿样样行；

又要会写又会算，
又要活泼朴实脾气顺，
又要这来又要那，
又要会开什么康拜因……

两位姑娘只顾谈心，
一块头巾足足洗了一点钟；
不知哪儿飞来一块石头子，
清凉的渠水溅一身。

对岸的红柳哗哗响，
从那儿冒出两个年轻人，
他们笑嘻嘻地站在渠畔上，
月光底下显得更英俊。

姑娘直臊得脸红心又跳，
对面怎么会钻出他们两个人？

方才的话是不是被偷听见？
忙问他们来了多少时辰……

年轻人摇头又叹气：
“原来我们还不够标准，
赶明天下苦功学他个多面手，
看看合不合巧姑娘的心……”

1958年12月于兰州

小香

从三门峡迁移来的小香，
如今是这样地深爱河西走廊，
在姑娘眼睛里这儿的什么都好，
山呀，水呀，树木和村庄。

谁要谈起这儿的风光，
她笑呵，那笑声多么像银铃铛，
她还用心坎里最美好的语言，
夸耀这儿如同自己的家乡——

天呀，像家乡的天那么蓝，
地呀，像家乡那肥沃的沙壤，
人呀，像家乡人朴实而又善良，
花呀，像家乡的花一样芬芳；

这儿的山如同伏牛山，
山里有五颜六色的矿藏；
这儿的水如同黄河水，
浇灌得棉花雪白小麦香……

姑娘热情地赞美这儿，
那声音像小河流水流得很长，
可是她还有一件秘密的心事，
却从来一个字也不讲。

谁要是提起生产队长，
姑娘的心呵就在胸中乱撞，
一个迁来的姑娘知道这个秘密，
学着她的模样替她张扬——

“河西走廊的什么都好，
河西走廊和三门峡一模一样，

另外呀，还有一个河西小伙子，
他呀，他长在河南姑娘心上。”

1958年12月于兰州

收工以后（一）

一缕缕炊烟飞天上，
村口的铜钟敲得响当当……
姑娘从地里回来了，
锄尖上挂着弯弯的月亮。

小伙子不前也不后，
走在她身边三尺远的地方，
心里的话都快要掏尽了，
姑娘绷着脸什么也不讲。

小伙子是那么心伤，
使劲地用拳头捶着胸膛——
“哪怕你给我说上两句话，
我跃进起来也有力量……”

姑娘忍不住侧转脸，
把满腔热望送到他心上——
“你要真是一匹千里马，
明天就从黑榜跃进到红榜！”

1958年12月于兰州

收工以后（二）

一盏煤油灯明又亮，
满屋子蒸气饭菜喷喷香；
姑娘锄地回来了，
进门就嚷叫饿得慌……

妈妈刚揭开锅盖子，
怎么一转身不见了姑娘？
妈妈又是心疼又是气，
她呀，她真是个疯姑娘。

妈妈打发弟弟出外找，
叫他告诉姐姐饭菜就要凉；
弟弟半晌才气喘喘地跑回来，
手里还捏着两块糖——

“姐姐又和那个团支书，
手拉手地这么坐在水渠旁，
他们一边谈心又一边唱，
还叫我别对妈妈讲……”
妈妈的心笑得开了花——

“傻孩子，别乱讲！
他们许是抓紧时间大跃进，
盘算卫星田的收成怎么样……”

柴湾颂

沿着流沙淹没的万里长城，
一道起伏的柴湾向东延伸……
你长满红柳、白茨的沙岭哟，
像一条青龙驾着黄色的云。

我攀上你陡峭的脊背，
打量你披挂着绿色的鳞甲的腰身；
往西看，你头枕合黎山，
往东看，你尾摆乌鞘岭。

而当我眺望你的两侧，
又被这奇异的景色所吸引；
你的北面，黄沙滚滚，
你的南面，绿树隐隐。

我站在柴湾上不禁发问：
我们伟大而又聪明的祖先啊！
由于得到一个什么启示，
在这里播下一道灌木籽种？

在那遥远的什么朝代，
得到多么微小的雨水的滋润，
在这风沙统治的大地上，
出现了你最早的雏形？

多少年来风沙想吞没你，
你又怎样和风沙持久地斗争，
沙长一分，你长一寸，
不断地突破那覆盖的沙层？

经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堆积的沙岭为你的枝叶固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最后筑起了这座绿色的长城？

于是，风沙再爬不上你的脊背，
只有匍匐在你的脚下呻吟，
你以自己那英雄的体魄，
划开灾难和幸福、荒凉和繁荣。

我们伟大祖先播种的柴湾啊！
几千年来你捍卫了良田万顷，
捍卫了清甜的流水、繁华的城，
捍卫了二十多万民勤人。

我们伟大祖先培护的柴湾啊！
你的启示对于我们是多么珍重；
你用自己雄伟的形象教导我们——
人类，一定能把大自然战胜！

1958年于兰州

沙枣赞

沙枣生长在荒原中，
在沙漠里也同样枝叶茂盛；
凡是能够扎根的地方，
就有它绿色的生命。

沙枣挺立风沙线上，
像那久经风浪的水兵；
它那鲜红的果实，
是水兵帽上闪耀的红星。

沙枣蔑视沙浪的冲击，
抗得住九级的漠风；
风沙到这儿止步，
它捍卫着万物的青春。

沙枣挺立风沙线上，
人们对它无比地尊敬；
民勤人珍爱它一枝一叶，
称呼它：我们的命根！

1958年于兰州

红柳咏

你那鳞甲似的小叶，
显示你无比的坚韧，
风沙劈头盖脸地压来，
你一挺身又钻出沙层。

你开放火红的小花，
像袒露你燃烧的心，
它映红这茫茫的大漠，
启发人们向自然斗争。

你的根在地下伸延，
无止尽地繁殖子孙，
携手并立在风沙线上，
为人们竖起绿色屏风。

你无比坚韧的红柳，
正是民勤人的化身，
他们有你一样的雄心，
风沙线上建设新民勤！

1958年于兰州

老人

五月的天气这么晴朗，
大路上有一溜洪尘飞扬，
一队装满树秧的牛车，
浩浩荡荡地走向北方……

迎面过来一位老人，
侧身坐在毛驴背上，
他用手遮住耀眼的阳光，
打量这满车的树秧。

树秧暴晒在太阳底下，
水嫩的叶子已经有点发黄，
老人越看胡子越翘，
仿佛有块石头鲠在心上。

老人猛然跳下驴背，
气呼呼地抓住牛缰——
“你们是给植树人送柴草，
还是往林带上运树秧？”

赶车的人大吃一惊，
又摇摇头说没法可想，
他们还问这么多车树秧，
用什么给它遮挡太阳？

老人起初闷声不响，
随后从驴背上卸下行囊，
他抖开自己那花红的被子，
浸透渠水给树秧盖上。

老人的眼睛闪闪发光，
照得大家心眼里雪亮，

经过一阵混乱和忙碌，
树秧都披上水淋淋的大氅。

大家转身答谢老人，
老人也笑眯眯地连声夸奖，
一队花花哨哨的牛车，
又浩浩荡荡地走向北方……

1958年于兰州

青杨

林业站有一位姑娘，
脸蛋儿黑里透红亮堂堂，
一枚永不褪色的枫叶，
别在粗布的衣襟上。

姑娘的家紧靠扬子江，
从小就爱大自然的风光，
后来她走进林业学院，
又来到腾格里风沙线上。

姑娘那珍珠般的歌声，
整日在防风林上空荡漾，
可是她每天一回到林业站，
就悄悄地溜进红柳滩上。

在那明净的蓄水池旁，
一排树苗长得又绿又壮，
这是她建立的培植试验场，
种子是家乡寄来的青杨。

她深信青杨能筑起百里风墙，
因为太阳同样照耀南方和北方，
她培植的不只是几棵树苗，
而是民勤人征服风沙的理想。

有人诙谐地打趣姑娘：
“南方的树怎能在北方生长？”
姑娘的回答意味深长：
“她会习惯这儿的气候和土壤。”

姑娘初来时曾经眷恋过故乡，
如今锻炼得和当地人一样刚强，

人们都暗地里相互称赞：
“她就是南方移植来的青杨！”

林业站有一位姑娘，
胸前佩戴着那枚毕业纪念章，
她珍重祖国的叮咛和希望，
愉快地生活在风沙线上。

1958年于兰州

老爷爷

村口上锣鼓闹哄哄，
植树的大军马上就要出征，
他们要到古长城外，
营造一座绿色的长城。

在长长的队伍末尾，
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人们劝慰他留在村里，
他侧着耳朵、瞪着眼睛……

“老爷爷，你老留下吧！
咱们村里村外需要人照应。”
“年轻人，别替我操心，
我领教过长城内外的大风。”

“老爷爷，你老没听真，
他说照应村子同样也光荣。”
“年轻人，说话没分寸，
我满嘴没牙怎么会牙疼。”

“老爷爷，沙大路难走，
你老不是常常喊叫筋骨疼？”
“年轻人，这还用你问，
我响应咱毛主席的大跃进！”

“老爷爷，野外住帐篷，
怕给你老惹下一身病。”
“年轻人，你说我不行？
咱们长城外面比本领……”

人们一再地劝慰老人，
他一个劲摇着脑袋说是听不清，

老人的耳朵原来并不聋，
为什么今天你说西来他说东？

还是队长摸透老人的心，
他说：“我答应你老去造林，
还想跟你学学植树的本领，
可惜你耳朵太聋教不成……”

老人弯下腰来哈哈大笑——
“只怪你们方才说的不合我的心，
这次我要把多年的植树经验，
原原本本传授给你们……”

队长忍住笑发出口令，
人们也忍住笑向北挺进，
老人挺起胸脯迈大步，
白头发下是一脸青春。

1958年于兰州

命令

满天的星星被风吹落了，
窗外只有飞沙走石在咆哮；
总指挥正在统计植树进度，
门外陡然响起一声“报告”！

一阵风刮进来一个小伙子，
沙尘染黄了他的头发和眉毛，
他一股劲吐着满嘴的泥沙，
可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心跳……

总指挥盯着他的眼睛问：
“我的命令已经生了效？”
小伙子挺胸说声“是”，
又扭转脸咬着嘴唇偷偷笑。

“半个月来大家很疲劳，
应该强制他们好好睡一觉……”
总指挥狠狠喷出一口烟，
又埋下头编造植树报告表。

小伙子轻手轻脚往门边靠，
谁知却被总指挥看在眼里了，
总指挥站起摊开行李卷，
命令小伙子马上就“卧倒”！

小伙子直急得团团转，
提醒总指挥推开房门往北瞧——
只见风沙中有火光万点，
隐隐约约在林带上飘……

总指挥跺着脚大声吼叫：
“我的命令传到哪儿去了？”

小伙子噘着嘴巴直嘟囔：
“你去问问大家就知道……”

一阵风沙兜头刮过来，
小伙子撒腿就往林带上跑，
身背后又传来一道新命令：
“站住！咱们一块去夜战马超！”

1958年于兰州

赤金

一个风沙漫天的黄昏，
我们到白杨河拜访这位赤金人；
当时，他正迎着风沙奔走在井台上，
用嘶哑的喉咙指挥高速钻进。

我们攀上跳动的井台，
才看清这位钻井队长的面孔；
在他那满是灰沙和泥浆的脸上，
闪动两道剑光似的眼睛。

他仿佛没有注意有人到来，
冲进柴油机房吼叫开大油门，
然后甩掉老羊皮袄敏捷地爬上井架，
和钻工一齐把水龙带安稳；

直到新接的钻杆正常转动，
他才伸出粗大的手掌欢迎我们；
我的旅伴刚刚习惯地掏出笔记本，
他又向司钻发出换挡的命令……

我们的访问只得另请人回答，
技术员说队长原来是个放羊的人，
二十年前从赤金来到玉门油矿，
解放前一天还是一个临时工；

解放后他才受到人们的尊重，
而他也忠诚地献出全部智慧和劳动，
年年都是矿上的先进工作者，
如今又在放月破五千公尺的卫星……

我们身后忽然传来嘶哑的笑声，
他搓着双手声明自己是个普通的钻工，

只不过从小就喝着石油河的水，
时时刻刻爱护石油河的名声。

我的旅伴正要向他发问，
他又操起大钳去帮助换钻杆的钻工，
大风吹动他披着的老羊皮袄，
那身影很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山鹰……

当我们踏上暮色苍茫的归途，
我的旅伴连声地赞美这位赤金人，
赞美他的思想比石油河水还清还深，
赞美他是一块真正的赤金！

1958年于兰州

沙岭晴鸣

鸣沙山在月牙泉之畔，沙分五色，十分艳丽。传说天晴无风，沙山自鸣。县志载：“沙岭晴鸣为敦煌第六景也！”

暗蓝的天空没有一缕云影，
那喧嚣的白杨也只静静地入梦，
月明星稀，夜静更深，
鸣沙山滚过春雷的吼声……

鸣沙山滚过春雷的吼声，
招引着人们去欣赏那“沙岭晴鸣”，
不知来自何处的闪电闪了几闪，
五色的沙山忽然通体透明……

五色的沙山忽然通体透明，
恍惚是古代壁画里的金色幻城，
山脚的林带有如蜿蜒的城墙，
城外奔走着青年近卫军……

城外奔走着青年近卫军，
战斗的歌声应和着那春雷的轰鸣，
农忙的季节只有白夜，
拖拉机拉开了雪亮的大灯……

1958年于兰州

古城晚眺

古城在党河西岸，相传为东汉元鼎六年所建，现只剩下两处戍楼的废墟。县志载：“古城晚眺为敦煌第七景也！”

傍晚，我站在古城上眺望，
夕阳投来它最后的光芒，
仿佛从天外突然伸来一万只手，
给敦煌披上一件金色的大氅。

看啊，纵横的渠水泛着金光，
金色的果园环抱着金色的村庄，
在这金光闪闪的土地上，
金色的厂房正在不断地成长……

看啊，村道上奔驰着金色的车辆，
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金牛金羊，
在这金光闪闪的日子里，
人们敞开胸怀对唱金色的理想……

千缕炊烟笔直地挂在天上，
大地渐渐地沉入蒙眬的梦乡，
这时候万家灯火忽地齐明，
又给敦煌换上珍珠缀成的晚装。

1958年于兰州

夜过玉门

深夜，列车向西疾行，
旅伴把我从沉睡中摇醒：
我们贴着车窗的玻璃，
欣赏那神秘的玉门夜景——

他指着山坳的一片灯火，
说它是银河灿烂的星群；
我指着山顶的几点灯火，
说它是永恒的北斗七星；

他说绿灯好像翡翠嫩，
我说白灯如同珍珠明；
他说红灯比珊瑚还艳，
我说黄灯比琥珀更浓；

我们都说玉门的灯火，
明天将会照耀在河西全境！
这时，车窗的玻璃上，
忽然映出四只发亮的眼睛……

1958年于兰州

疏勒河

你呵，蓝色的疏勒河，
静静地、静静地流着；
你两岸的荒滩和草地，
多么肥沃又多么辽阔！

你呵，蓝色的疏勒河，
多少年来是多么寂寞；
每天只有成群的黄羊，
从你身边轻轻地走过……

你呵，蓝色的疏勒河，
终于盼来最好的年月；
看！那是农人的足迹，
听！这是牧人的山歌。

你呵，蓝色的疏勒河，
今天也欢欣地唱着歌，
托起你那乳白的花朵，
呈献给东来的开拓者！

1958年，兰州

林带上

黄沙漫漫的腾格里边缘上，
忽然扎起一条连营百里的帐篷；
植树大军那红光四射的军旗，
也忽然在万里长城的上空飘动。

风沙线上听不见风沙的喧腾，
洪亮的钟声召唤来美好的黎明；
青蓝的炊烟旋转着游向高空，
帐篷里蜂拥出精力饱满的人群。

人们奔走在火红的地平线上，
开始第一天紧张而又沸腾的劳动；
雄壮的歌声和太阳同时跃起，
铁锨和锄头都闪耀着太阳的笑容。

青年师的战士个个是生龙活虎，
他们向一望无际的沙原猛烈进攻，
那疯狂了多少万年的黄沙大漠，
在他们的脚下不住地翻滚、呻吟。

妇女营的战士个个是身强力壮，
她们飞快地穿梭在树坑的行距当中，
一个树坑，栽下一枝青春的生命，
也栽下一座绿色的万里长城。

而这时，远处扬起漫天的沙尘，
传来噼啪的鞭哨和叮当的铜铃声，
惯于行走沙路的木轮大车和骆驼队，
从百里外运来白杨树苗、红柳根。

民勤人就这样摆开了威武的战阵，
就这样战斗到中午又持续到黄昏，

他们要随着林带的长度向东西伸延，
随着林带的深度向沙漠腹地挺进！

民勤人笑指黄沙中的条条绿线，
说是要造出一架天下最大的弦琴；
英雄的豪语鼓动着英雄的心——
苦战一春！让子孙永听春天的声音。

南乐镇

我们爬上一座高高的沙岭，
向导叹息地说这儿就是南乐镇；
当我们看见流沙中露出的寨墙垛口，
我们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

你可曾想过就在二百年前，
这流沙的下面有一座繁华的市镇？
红布酒帘招徕着过往的客商，
马嘶、狗叫，混合着悦耳的驼铃；

这儿的居民该是多么朴实勤恳，
经营着金色的土地、五彩的果木林；
妻子的欢笑、孩子的歌声，
又织成了多少个温暖的家庭？

但是腾格里的风沙年年向南侵袭，
满清王朝又比那风沙更凶更狠；
于是流沙逐渐淹没了市镇的喧嚣，
覆盖了孩子的眼睛、妻子的心。

南乐镇呵，繁华的南乐镇！
你的居民只得锁起流沙压斜的窗门，
悲痛地唱着“天下都有民勤人……”
含着泪水逃到天涯海角去求生。

二百年后我们又走上这座沙岭，
怎么能仅仅凭吊你那历史上的悲痛？
因为我们是毛泽东的青年远征军，
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我们大声呼喊着又奔走着，
把花红的标杆竖立在最高的沙峰，

然后用手旗卷着茫茫的黄沙，
测绘这流动而复杂的地形。

我们，一支年轻的远征军，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重建南乐镇！
我们已在图纸上绘出林带的线路，
远处，大路上正行进着植树大军……

部长同志

他还穿着那套绿色的军装，
一只空袖筒在风中来回地晃荡，
红军战士勤恳又朴实的作风，
原样地保留在他的身上。

他每次一来到玉门油矿，
还没有掸掉风尘就去东游西逛，
谁要想寻找他的踪迹，
那就得走遍每一个井场。

他也许在鸭儿峡、白杨河，
也许就在老君庙的山上，
只要哪里有井架和戴铝盔的人，
他就会到哪里去竭诚拜访。

他常常盘腿坐在戈壁滩上，
和换班的工人拉起家常，
有时又跳上敞篷的交通车，
陪伴下班的工人进食堂。

油井如果出了什么事故，
他就和工人们一齐冲到井旁，
他浑身不是溅满乌黑的原油，
就是溅满地层深处的岩浆。

他记得很多工人的名字，
但却亲热地称呼老张、老王，
工人们都喜欢这位部长同志，
心里有什么话都对他讲。

他常说自己是外行领导内行，
可是每次都给人以战斗的理想——

让我们的石油工业骑上快马，
五年后追上钢铁的年产量！

工人们和他亲切地交谈，
就觉得浑身长出力量，
他们向部长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他经常来到矿上。

他放声地哈哈大笑，
一只手使劲地拍着工人的肩膀，
他说下到矿区已经两个多月，
可是才当了三个月的石油部长。

水牛吟

——赠李可染同志

你为什么喜欢画牛？
因为它斜风细雨里奔走，
带着犁铧卷起滚滚的泥浪，
引来扦插稻秧的双手。

你为什么喜欢画牛？
因为它不畏艰险不知忧愁，
路遇高山便一股劲攀登，
大河挡道就跃入奋游。

你为什么喜欢画牛？
因为它性子倔强而又敦厚，
对强敌投出尖利的双刀，
甘愿向牧童短笛低头。

你为什么喜欢画牛？
因为它对人并无过多要求，
饿了便咀嚼青青的野草，
渴了畅饮潺潺的清流。

你为什么喜欢画牛？
因为它紧踏着生活的节奏，
牛啊！革命风格的结晶，
牛啊，劳动人民的朋友。

1961年10月27日于北戴河

款待

按照部落古老的遗风，
宰羊款待远方的弟兄，
让老树撑起遮阳绿伞，
让山泉洗净旅途风尘。

环绕着铜盘席地坐下，
不用筷子也不用刀叉，
伸手撕下大块的羊肉，
涂上香料再撒上盐花。

主人以满壶清水代酒，
一再劝客人畅饮几口，
谈笑间吃完一只整羊，
这才算是知己的朋友。

1963年于白沙瓦

赠刀

“在我们的部落里，
诗人拿笔也拿刀，
诗能叫眉月含羞，
也能叫长风咆哮。

“强盗来杀人放火，
诗人就拔出钢刀。
请你把它放下吧，
如果你认为需要。”

“谢谢尊敬的主人，
我接受你的赠刀。
这是珍贵的礼品。
也是严肃的教导。

“我手执两种武器，
牢记住你的嘱告：
为朋友写下赞歌，
对敌人决不轻饶！”

1963年于白沙瓦

诗哲

我们赤着双脚，
走到你的墓前，
双手齐到额下，
献上心的花圈。

诗人伊克巴尔，
呼唤巴基斯坦，
蘸着满怀豪情，
挥毫写下诗篇，
催动人民觉醒，
为着自由向前。

圣哲伊克巴尔，
呼唤巴基斯坦，
喷出一腔热血，
化作千古预言，
指引人民前进，
为着独立奋战。

你的光辉一生，
留在人民心间，
看到江山新画，
你可含笑长眠。

1963年9月于拉合尔

喷泉

拉合尔的什么最多？
拉合尔的喷泉最多——
喷向湛蓝的天空，
落下银白的花朵。

拉合尔的什么最好？
拉合尔的喷泉最好——
映着七彩的阳光，
化作弧形的虹桥。

拉合尔的什么最美？
拉合尔的喷泉最美——
酿成蜜似的甜酒，
喝一口就会沉醉。

拉合尔的什么最清？
拉合尔的喷泉最清——
捧出莹莹的镜子，
留住游人的姿影。

1963年9月于拉合尔

歌手

黑色的长发黑卷须，
黑色的大袍黑腰带，
你是尊紫檀雕像，
踏着掌声上舞台。

百音琴引起你沉思，
手皮鼓叩开你胸怀，
你像那长河波涛，
唱出了古往今来。

别离歌使人双泪落，
相逢曲使人心花开，
你像那火中凤凰，
唱出了人世喜哀。

黑色的长发黑卷须，
黑色的大袍黑腰带，
你是位草原歌王，
一曲未了满堂彩。

1963年9月于卡拉奇

青棕

——安哥拉的传说之一

三棵笔直的青棕，
雄赳赳挺立莫科山峰，
海燕翻飞在它们身边，
头上汹涌着白云。

相传去年的今日，
这儿有三个洛比托人，
凭借悬崖峭壁的天险，
抗击葡萄牙匪军。

他们像三棵青棕，
岩石缝里深深地扎根，
勇士啊没有后退一步，
从拂晓战到黄昏。

搜山队一攻再攻，
山坡滚下三十具尸身，
勇士啊坚守心头阵地，
从午夜战到黎明。

纵火犯燃着山林，
狞笑着观望浓烟飞腾，
那烈火烧得岩石崩裂，
溪流在火中翻滚。

火焰啊跳上脊背，
火焰裹住乌亮的前胸，
三个黑人仆倒又跃起，
火焰里射击狼群。

火焰啊蹿上眉梢，

火焰炙伤愤怒的眼睛，
三个黑人紧紧地相抱，
火焰里迸出歌声……

经过滂沱的雨季，
枯死的棕榈忽然再生，
那满是弹孔的树干上，
绿叶又展翅凌空。

三棵笔直的青棕，
据说就是勇士的化身，
它们雄赳赳挺立山头，
象征不屈的生命。

1963年

复仇

——安哥拉的传说之二

一个伐木的黑人，
恳求游击队将他收容，
营地那跳荡的篝火哟，
映出他满脸皱纹。

他拔出腰中板斧，
放在火焰上烘了一烘，
手指斧刃现出的斑点，
凝视这血的迹印！

他谈起独生儿子，
海洋的胸怀风起潮涌，
为着挣脱奴隶的枷锁，
献身给严峻斗争。

儿子在山林出没，
父亲夜夜被噩梦惊醒，
私情蒙蔽雄鹰的心窍，
雏鹰被唤回山村。

他轻信豺狼明智，
幻想驯服会博得幸运，
不料殖民军鸣枪而来，
击破他眼前美梦。

他淋着暴雨嚎啕，
旷野滚过凄厉的回音——
高高的山啊滚滚的水，
请看这血的教训……

他捧土埋掉儿子，

泪水冲尽眼中的灰尘，
他毅然放火烧掉茅屋，
心头生长出仇恨。

他诅咒人世骗子，
抖掉悲哀又振起精神，
他踏着儿子那双足迹，
走上烽火的征程。

他用伐木的板斧，
击杀那些吸血的白熊，
斧刃上隐现的血迹哟，
正是复仇的见证！

一个伐木的黑人，
满脸皱纹像古树年轮，
颤抖的手啊托着板斧，
倾吐出心中隐痛。

队长高喊着起立，
宣布欢迎觉醒的弟兄，
队员传递来一支快枪，
营地响起了鼓声。

1963年

我思念北京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
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我思念北京，难道仅仅因为：
知春亭畔东风吐出了第一缕柳烟？
西苑的牡丹蓦然间绽放妩媚的笑容？
蝉声催醒了钓鱼台清流里的睡莲？
谐趣园的池水绣满斑斓的浮萍？
金风飒飒染红了十八盘上下的枫叶？
陶然亭欣然沉醉于月桂的清芬？
或是傲岸的松柏覆盖了天坛的积雪？
红梅向白塔透露早春的来临……

我思念北京，难道仅仅因为：
太和殿凌空翘起了描金的飞檐？
万道霞光倾泻了佛香阁琉璃的伞顶？
九龙壁上的龙尾击出了浪声？
长安街林阴下漫步着幸福的情侣？
红领巾的欢笑装满北海的游艇？
或是花市的绒花丰富了生活的情趣？
厂甸的年礼渲染着春节的气氛……

我思念北京，难道仅仅因为：
石景山的高炉奔泻着火红的铁水？
八达岭的松枝化作绿色的围屏？
北京站悠扬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
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收获彩色缤纷？
百货大楼川流着欢愉的顾客？
前门饭店迎送着南来北往的旅人？
或是首都剧场演出了新生活的赞歌？

美术馆汇聚了祖国江山的美景……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
啊，这千条经线，万条纬线，
织成了我激情的瀑布，心灵的梦境；
但是，我的思想不是飞溅的水花，
清澈的潭水万丈深沉。

我为什么如此地思念北京？
那儿升起了辐射光与热力的恒星！
他庄严的诗句叩开世界人民的心扉，
豪迈地宣布新中国从严峻的战斗里诞生；
三山五岳抬起了刚毅的头颅，
长江大河奔腾着古老民族的欢欣；
浩渺的天宇擂动着雄浑的鼓点，
辽阔的版图更换了一片建设的风景，
那飘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天安门广场，
回荡着中国人民胜利的笑声……

我为什么如此地思念北京？
那儿居住着我们祖国的伟大公民！
他意气风发地登上天安门城楼，
检阅人民的力量，捍卫世界和平的大军；
欢腾的广场列队走过骁勇的战士，
三面红旗引导着大步前进的工人和农民，
湛蓝的晴空飞过频频致敬的银燕，
一片彩云托着带有竹哨的鸽群，
历史博物馆那灯火辉煌的大厅内，
铭刻着中国革命战斗的历程……

我为什么如此地思念北京？
那儿挺立着我们时代的真理士兵！
他以魁梧的身躯阻挡了混浊的逆流，
指点出各种鲨鱼作浪兴波的本性；
拉丁美洲的斗士高举起炽烈的火炬，

亚洲的兄弟驱散了弥漫在眼前的乌云，
非洲的奴隶抚摸着皮鞭烙下的伤疤，
欧罗巴工人兄弟扛着战斗的红旗，
汲取着敢于斗争的力量和信心，
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革命学说，
在革命的土壤上获得了永生……

啊，北京啊，北京！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精华，
六亿五千万人民顽强意志的结晶，
阶级的大脑，党的核心，
祖国建设的枢纽，人类和平的后盾，
人民觉醒时代进军旧世界的大纛，
觉醒人民心上的北斗七星……

每当我如此地思念着北京，
我胸中便响彻三支高入云霄的歌声；
一支是“东方红，太阳升……”
一支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一支是“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于是我就会迈开大步，踏着战斗的节奏，
为着北京，为着祖国，为着世界革命，
献出我诗人的歌喉，赤子的心，
一个战士的全部忠诚。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
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1963年10月23日于上海

复仇的火焰（节选）

第一部 第一章

草原上红花年年开放，
草原上绿草年年生长；
静静的巴里坤草原啊！
哈萨克人出生的地方。

休管那朝代怎么变换，
休管那山川怎么动荡；
静静的巴里坤草原啊！
哈萨克人在这儿安葬。

——一个哈萨克老人的歌

一

第一场暴风雪过去了，
积雪覆盖了巴里坤草原，
白皑皑的山峦灰沉沉的天，
分出了天和地的界线。

太阳正在缓缓地下降，
好像一只橘黄的陶瓷盘，
它已经失去深秋的光和热，
无力用晚霞燃红雪山。

漠风啊打从西北吹来，
咆哮着散播那初冬的严寒，
它又席卷起地上的积雪，
怪声旋转着飞向东南。

山谷已经被严寒封锁，

大小道路全被冰雪切断，
牧民们早都迁居到冬窝子，
草原上不见一缕炊烟。

逆着夕阳惨淡的余晖，
忽然有几只苍鹰飞出天山，
但见那苍鹰翻飞的地方，
山谷里涌出一群黑点。

那是十三匹高头大马，
十三匹马大跑着奔向草原，
十三个猎人跨在马背上，
稳如身后戴雪的山峦。

十三个猎人一样打扮，
老羊皮袄镶滚着一溜黑边，
白毡帽上飘拂一绺鹰毛，
仿佛一团跳荡的火焰。

十三个猎人大背着枪，
枪尖上挑着套狼的绳圈，
一条插有空弹壳的子弹带，
紧紧缠裹在他们腰间。

他们的上身向前倾斜，
两条腿使劲地紧夹着鞍鞯，
一只手轻轻地带住缰绳，
一只手高高扬起皮鞭。

鞭梢兜来呼啸的风声，
应和着猎人粗野的吆喊，
马群像风帆在雪海里飞驶，
雪浪随马蹄滚滚翻卷。

马鞍后吊着雪鸡野兔，

那些野物来回地撞击马鞍，
在那马蹄掀起的雪浪里，
留下点点滴滴的血斑。

这群乃曼部落的牧人，
都是头人的奴仆和财产，
他们为了喝到一碗鲜奶子，
含着泪听凭一切差遣。

头人的儿子要过满月，
他忽然要尝尝野味的新鲜，
于是逼令牧人冒险出发，
巡猎风雪莫测的天山。

暮色开始降临巴里坤，
一团阴云弥漫在西北天边，
第二场暴风雪眼看袭来，
苍鹰在天空惊慌逃窜。

巡猎归来的牧人们啊！
多么想躲过风雪侵袭的危险，
他们打着马拼命向南奔跑，
阴云却随后紧紧追赶。

当马群跃过一道冰河，
为首的牧人陡然把马勒转，
后面的十二匹马也一齐停步，
围起一个半圆的扇面。

群马的头上热气蒸腾，
它们又喷着鼻子剧烈地气喘，
一粒粒汗水凝成的冰珠子，
吊在马腹下沙沙发颤。

骑在马上的那些牧人，

呵着迸开裂口的手背取暖，
他们的短髭上扑满白霜，
鬓角尖淌下两行热汗。

为首的牧人勒紧马缰，
他的模样英武而又剽悍，
两道浓眉有如盛夏的乌云，
乌云的下面亮着闪电——

“我的乡亲！我的伙伴！
狂风暴雪已经离脊背不远，
我们才跨过乌伦古纳斯小河，
离部落还有半个马站[1]。

“我们的马已跑得太累，
谁还能忍心向它们扬起皮鞭？
哈萨克人爱护自己的马匹，
应像爱护自己的两眼。

“纵然是两肩插上翅膀，
也难以躲过这场风雪的磨难，
我们尽管沉住气向南行走，
胡大[2]会暗中赐予平安。”

牧人们举手做罢都瓦，
一股豪气从心底升上眉尖：
“巴哈尔！我们只要跟着你，
胸中便长出十颗虎胆！”

巴哈尔环顾自己的伙伴，
举起皮鞭在头顶猛然一转：
“乡亲们！请随我继续前进，
今晚准备和风雪鏖战！”

巴哈尔是只年轻的鹰，

骁勇的牧人永远是精力饱满，
他那神奇的枪法百发百中，
嘹亮的歌喉震荡山川。

他像熟悉自己的身世，
熟悉这辽阔的巴里坤草原，
他能辨识草原上每一条小路，
指点沿途的每眼清泉。

乃曼部落的穷苦牧人，
人人信赖他的机智和果敢，
平日跟随他游牧到荒山僻野，
从不觉得路途的艰险。

如今虽然面临暴风雪，
牧人们仍感到无比的安全，
因为巴哈尔骑着那匹黑走马，
行走在他们的最前面。

巴哈尔打起一声呼哨，
牧人们列队拉成一条长线，
十三匹马扬起尾巴放步大走，
马蹄敲打荒凉的草原。

苍茫的暮色越来越浓，
天空和草原渐渐地融成一片，
凛冽的风挟持着鹅毛大雪，
开始在天山脚下盘旋……

二

暴风雪摇头摆尾而来，
暴风雪猛烈袭击巴里坤草原，
一会儿像怒马哒哒地奔腾，
一会儿像绵羊咩咩低唤。

暴风雪张牙舞爪而来，
暴风雪摇撼每座帐篷和畜圈，
一会儿扭得圈栏左右摇摆，
一会儿掀得帐篷狂颠。

出发天山巡猎的牧人，
披风戴雪已整整走了三天，
明天是头人儿子满月的吉日，
他们今夜该满载而还。

牧人们的妻子和儿女，
聚集在布鲁巴帐篷里聊天，
她们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归来，
饱吃一顿可口的晚餐。

铜茶炊轻轻地唱着歌，
浓重的蒸气弥漫在她们眼前，
松枝熏烤的马肉流着油脂，
火光在她们脸上忽闪……

狂暴的风雪越来越猛，
女人们袖起双手打着寒战；
亲人啊！怎么还不荷着猎枪，
大声喧哗着推开门扇？

深沉的夜色越来越浓，
孩子们打着哈欠阖起两眼；
亲人啊！怎么还不拍着毡帽，
满脸含笑地跨进门槛？

帐篷里变得沉闷无声，
燃过的松枝收起蓝色火焰，
沸滚的奶茶也慢慢停止啸吟，
喷香的肉味渐渐消散。

女人们脸上布满愁云，
困倦的眼睛已经快要望穿，
她们低下头祈求至尊的胡大，
赦免亲人的一切灾难。

头人的女儿苏丽亚哟！
紧紧倚靠在叶尔纳的右肩，
她没有亲人在外面冒险巡猎，
怎么也这样心神不安？

布鲁巴听着猛烈的风声，
看着惊恐的女人一阵心酸，
他在巴里坤生活了六十三年，
怎不知风雪天山的凶险？

谁若在风雪中迷失道路，
走上三天三夜也不见人烟，
无底雪坑会埋葬人们的生命，
覆雪的冰山会突然崩坍。

布鲁巴想起领队的牧人，
心中又不禁感到无比坦然，
这孩子有着鹰的眼睛和翅膀，
世上哪有飞不过的难关？

他捻灭了手中的莫合烟，
笑问人们为什么焦虑不安：
“有我们出色的巴哈尔带路，
风雪草原像大路平坦。”

他又从壁上摘下冬不拉，
拂去尘灰轻轻地调整琴弦，
他想用一支热情有趣的古歌，
驱散人们心头的慌乱。

布鲁巴年轻力壮的时候，
曾经弹着冬不拉走遍天山，
他圆润的歌声像春天的和风，
轻轻吹过巴里坤草原。

牧人们听到他放声高歌，
便忘掉草原的酷热和严寒，
忘掉头人凶恶的叱骂和鞭打，
忘掉饥寒痛苦的熬煎。

每一顶帐篷都向他敞开，
每一个人都向他露出笑脸，
人们会宰掉自己唯有的羊子，
双手捧出喷香的抓饭。

如今布鲁巴已经年迈，
一手绝艺传给巴哈尔的指尖，
他已经很多年不弹不唱了，
风雪夜又铮铮拨动琴弦。

帐篷里立刻充满生气，
喧笑冲破方才沉闷的局面，
增添松枝的火堆又蹿起火苗，
火光赶走心头的幽暗。

布鲁巴顺手调好琴音，
随意叩击那两根颤动的琴弦，
他眼中闪耀起青春的光彩，
一丝笑意飞上了唇边。

冬不拉之歌

大约在一千多年以前，
也许比一千多年还要遥远，
大约在博克达坂的天池旁，
也许就在巴里坤草原。

那里有位牧羊的姑娘，
她尊贵的名字叫阿尔喜曼，
她像天上的满月皎洁又明丽，
月光却难以捉摸又清淡。

多少王子敬仰她的芳名，
多少牧主拜倒在她的脚边，
然而姑娘对求婚者从不理睬，
态度像白天鹅一样傲慢。

远方有一个黑林拜克，
他是一个出色的牧羊青年，
他像初春的太阳火热又明亮，
满脸笑容比阳光灿烂。

他勇敢地跨越万水千山，
艰辛地跋涉了七七四十九天，
他在一个百花盛开的清晨，
恭顺地走到姑娘面前。

他轻呼阿尔喜曼的名字，
脱下毡帽右手轻抚在胸前：
“请相信我这颗忠诚的心吧！
忠诚的爱情永远美满。”

姑娘斜视着黑林拜克，
年轻的心像珍珠光泽闪闪：
“你可知我愿委身给什么人？
你可知我的三个条件？

“第一他是真正的骑手，
第二他能巧妙地穿云射箭，
第三他还要有副嘹亮的歌喉，
如今且先看你的答案。”

黑林拜克跃上枣红马，
那马弹动四蹄跑得一溜烟，
跑得四腿平伸肚子贴近地面，
连飞鹰也远远落在后面。

黑林拜克挽起雕花弓，
对着那白云深处连放三箭，
草原上落下三只南来的大雁，
箭头恰好把雁脖子射穿。

黑林拜克又放声歌唱，
有如一股清水流过了草滩，
红花绿草都欣欣地挺直身子，
百灵鸟成群落在他面前。

姑娘已深爱这个青年，
但不知他可是机智而又果断？
于是手指身后的一棵青松，
再把年轻人难上一难。

她给予青年三天期限，
让青松替他说出求婚的语言，
然后傲慢地唱起汗腾格里[3]，
吆赶着羊群走进草原。

黑林拜克坐在青松下，
用手掌托着覆满愁云的脸，
他呆呆望着日月轮流地交替，
一天两天直到第三天。

他决然砍倒那棵青松，
又把树干劈成木条和木板，
然后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木匙，
在上面绷起两根肠弦。

第四天太阳刚刚升起，
姑娘又傲慢地走到他身边；
黑林拜克叩动那神奇的木匙，
它发出美妙动人的语言。

姑娘投入青年的怀抱，
那婚后的生活蜜样的香甜；
从此哈萨克有了自己的乐器，
这就是冬不拉的来源。

布鲁巴高高地昂起头，
五个手指灵巧地拨动琴弦；
女人们眼中饱含晶莹的泪水，
深深思念幸运的祖先。

一支结束曲尚未弹完，
头人阿尔布满金撞开门扇，
他左手招来雪夜阴森的寒气，
右脚带来狂风的哮喘。

他挪动着黑胖的身躯，
像一只狗熊笨拙地迈过门槛，
随后怒气冲冲地挥动鞭子，
又像只公牛嗷嗷叫喊——

“这群糟蹋粮食的牲口，
怎么游逛到现在还不露面？
别忘记我的每句话都是法令，
头人的法令不容违犯！

“这群耗费奶子的蠢货，
今夜胆敢不驮着猎物而还？
他们如若耽误了王子的喜庆，
我就撵他们滚出草原！”

他瞪着眼睛扫过帐篷，
吓得女人们一齐向后躲闪：
“你们还不马上滚回去挺尸！
深更半夜在一起扯淡！”

女人们乘机慌忙溜走，
苏丽亚也低下头走向门边，
阿尔布满金一见自己的女儿，
无名的怒火燃在心尖——

“你还算是头人的女儿？
头人的女儿这样无耻下贱？
你怎么偷偷溜进这个破毡棚？
莫非看上了那个少年？

“胡大既将你恩赐给我，
你就是我账上的一笔动产，
我懂得怎么用你去交换牛马，
决不施舍给一个穷汉。”

阿尔布满金举起马鞭，
狠命抽打在苏丽亚的两肩，
然后一把拖住苏丽亚的辫子，
消失在无边黑暗的草原。

脸色惨白的叶尔纳啊！
这时才缓过气大声地哭喊：
“我们乃曼人这样痛苦的生活，
胡大！你难道没有看见？”

布鲁巴端坐在花毡上，
两只眼睛仿佛喷射着火焰，
五个手指急速地叩响冬不拉，
弹出满腔的悲痛和愤懑。

三

浓夜蒙住行人的眼睛，
狂风迷糊了识途骏马的灵性，
暴雪遮起指示方向的星斗，
都想蛊惑十三个牧人。

十三个年轻的乃曼人，
还在和暴风雪搏斗着前进，
他们觉得马匹朝南跨进一步，
生命就多了一分保证。

浓夜像深渊漆黑阴森，
狂风像饿狼焦躁地扑腾，
暴雪像漫天落下的飞沙走石，
都想扼杀十三个牧人。

十三个顽强的乃曼人，
还在深夜里打马向南行进，
谁也不愿说出那不祥的字眼，
都明白在和死亡斗争。

一阵暴风雪劈头压下，
吓得那群马停留在原地不动，
一会儿长嘶，一会儿短鸣，
回头张望自己的主人。

一阵暴风雪迎面扑来，
又惊得那群马立起前腿跳蹦，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迈着混乱的步子缓行。

一匹马忽然凄厉嘶鸣，
阿和达拜克摔进草滩的雪坑，
牧人们飞快地纵马去抢救，

拖出自己患难的弟兄。

一匹马忽然失卧前蹄，
巴特拉汗落入冰河的窟窿，
牧人们吆喝着将他扶上马背，
他又呻吟着踏上归程。

巴哈尔走在前面沉思，
要战胜风雪先得要战胜惊恐，
于是他再一次勒转过马头，
十二个伙伴全被挡定。

他避开风头大声吼叫，
把篝火点燃在伙伴的胸中：
“请记起哈萨克智慧的谚语，
遇到危难像高山镇定！

“我们都是出色的牧人，
见识过炎热，领教过寒冬，
巴里坤今夜这场小小的风雪，
还能阻挡英雄们行进？

“我们已经走到扎克图，
顺河南下就投入亲人的怀中，
勇敢的心蔑视怯懦和畏惧，
我们一定把风雪战胜！”

巴哈尔透过浓重夜色，
看不清伙伴们脸上的表情，
却看到十二双炯炯发光的眼睛，
感到他们心脏的跳动。

牧人们重新振起精神，
草原上荡起一致有力的回声：
“勇敢的心蔑视怯懦和畏惧，

我们一定把风雪战胜！”

巴哈尔抹去满脸雪水，
他辨别方向从那咆哮的北风：
“乡亲们！我已听到风的叮咛，
前进就是温暖的帐篷！”

牧人们用脚叩着马腹，
马匹又一步一滑地向南挪动，
马蹄刚刚留下纷杂的痕迹，
立即被大风大雪填平。

巴哈尔在前大声吆喊，
牧人们跟在后面不停地应声，
十三个哈萨克又向南走去，
顶着满天大雪满天风。

他们翻过一座座土坡，
旋风灌进他们的耳窝鼻孔，
他们越过一道道结冻的小河，
积雪翻卷着飞上鞍镫。

他们的帽檐兜满雪片，
老羊皮袄上凝结一层薄冰，
龟裂的手背渗出紫黑的黏血，
灵活的脚腕麻木发硬。

他们的马已精疲力竭，
步子是那么颤抖而又沉重，
马头和马尾沮丧地低低垂下，
弯弯拱起汗湿的脊峰。

十三个牧人顽强南进，
从黄昏一直搏斗到午夜来临；
巴哈尔忽见远处灯光一闪，

隐约听到狗叫的声音。

巴哈尔扬起手臂高呼，
那声音真如同响亮的铜钟：
“伙伴们！感谢胡大的仁慈，
我们已从风雪里再生！”

牧人们脱帽感谢胡大，
心头充满生的喜悦和欢欣，
十三匹马也鼓足最后的气力，
拼出性命向部落狂奔。

四

狂暴的大风雪过去了，
巴里坤又恢复往日的宁静，
月亮从云缝洒下凄清的光辉，
远山现出朦胧的暗影。

浓厚的云幕渐渐卷起，
东去的云团在天空播撒星辰，
午夜寒流无声地淌过部落，
钻进牧人温暖的帐篷。

那些满载而归的牧人，
庆幸自己满足头人的贪心，
他们以生命换取的唯一奖赏，
就是重见久盼的亲人。

那些脱险归来的牧人，
吃罢晚餐就已经瞌睡沉沉，
现在也许拥抱着自己的妻儿，
做着死里逃生的噩梦。

乃曼部落已昏然睡去，

静静等待明天盛大的喜庆，
但是小河边布鲁巴的帐篷里，
依然闪着昏黄的油灯。

叶尔纳姑娘盖上毡被，
侧转脸孔对哥哥眏着眼睛，
布鲁巴默默地斜靠在毡壁上，
拢住双手仿佛在打盹。

巴哈尔坐在火堆旁边，
像一尊青铜雕像静静地不动，
他在回忆妹妹方才的叙述，
苏丽亚惨遭鞭打的情景。

热血在他的胸中狂奔，
他为苏丽亚感到愤愤不平，
虽然苏丽亚并没有委身给他，
也没有向他表白爱情。

巴哈尔深爱着苏丽亚，
温淑的少女占据他整个心灵——
他爱她苗条的身材黑辫子，
还是爱她悠扬的歌声？

他爱她心地善良又纯真，
还是爱她同情穷困的牧民？……
巴哈尔虽然还难以揭开谜底，
爱情之火却越燃越猛。

布鲁巴也深知巴哈尔，
睁开眼睛慈蔼地向他发问：
“我永远心爱的孩子巴哈尔！
什么在折磨你的心灵？

“我是你父母的挚友啊！

十五年前他们饿死在风雪严冬，
我全靠着揽工和沿门弹唱，
抚养了你们兄妹二人。

“我白天盼来黑夜里盼，
盼你长成哈萨克真正的山鹰，
盼你为穷苦的乡亲争口气，
安慰我这孤寂的老人。

“如今你已经二十五岁，
已经到了选择配偶的年龄，
你看多少姑娘发疯地爱着你，
像阿黛、伊丽、萨尔琳……

“但你偏偏爱着苏丽亚，
你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别忘了她父亲是阿尔布满金，
她对你并没有什么恋情。

“孩子！快断绝邪念吧！
要站在地上不要飘在云中，
任你挑选哪个牧人的女儿吧！
让我活着看到你成婚。”

热情大胆的叶尔纳啊！
却忽然拥被坐起噘着嘴唇：
“亲爱的大叔！请你宽恕我，
我要为苏丽亚呼喊不平！

“她父亲是横蛮的头人，
她却偷偷周济断炊的乡亲，
别把头人的罪过加在她身上，
加给一个无辜的女人。

“你说她没有什么恋情？

她的心思我可知道得最清，
每当她悄悄问起哥哥的时候，
脸上才有幸福的笑容。”

巴哈尔轻轻拨着火堆，
像一尊青铜雕像静静地不动，
他思考妹妹每句话的分量，
苏丽亚为何不吐真情？

叶尔纳任性顶撞老人，
气得布鲁巴胡子不住抖动：
“叶尔纳！如今把你养大了，
鸟儿的翅膀已经长硬……

“巴哈尔！听我的话吧！
赶快砍断这条不祥的情根，
阿尔布满金要用她变换牛马，
我们哪有这么多聘金？”

叶尔纳掀开毡被跳起，
忘记了暴风雪过后的寒冷：
“大叔呀！你是匹识途的老马，
怎么就忘了当年的苦痛？

“哥哥啊！大胆地爱吧！
做个敢爱敢恨的哈萨克人！
你只要能获得苏丽亚的爱情，
管它什么头人和聘金！”

巴哈尔拨起一缕火苗，
像一尊青铜雕像静静地不动，
他喜欢妹妹的率直和大胆，
只有妹妹是他的知音。

布鲁巴气得扬起拳头，

看着叶尔纳却又十分心疼：
“傻丫头！还不钻进被窝去！
当心我抽掉你的牛筋！

“巴哈尔！不要固执了！
我们是没有身份的穷苦牧民，
怎能去高攀苏丽亚的父亲，
迈进头人豪华的帐篷？”

叶尔纳顺手披上毡被，
靠向布鲁巴露出乞求的神情：
“大叔呀！哥哥今天太累了，
你别再折磨他的身心。

“哥哥啊！去爱苏丽亚！
她生在富家比穷人更苦痛，
阿尔布满金鞭打自己的女儿，
比鞭打牛马还要凶狠。”

“因为她是一个可怜虫，
她不是阿尔布满金的亲生！”
布鲁巴忽然发觉自己失了言，
又怎能收回刮起的旋风？

巴哈尔被火灼痛手指，
猛然跳起丢掉拨火的木棍：
“大叔呀！你说呀，往下说，
她怎么不是头人的亲生？”

布鲁巴望着巴哈尔兄妹，
望着他们那四只期待的眼睛，
不由得簌簌地流下两行泪，
不由得摇头长叹一声——

“这事发生在十八年前，

知道的只有我和法伊扎大婶，
你们可千万不敢张扬出去，
当心送掉自己的性命！”

草原上远远有狼在嗥叫，
帐篷外羊群在咩咩地低鸣，
布鲁巴叙述着苏丽亚的身世，
她那凄苦悲惨的命运……

巴哈尔紧紧拳起双手，
手指甲掐破了自己的手心；
叶尔纳一头倒在布鲁巴怀里，
早就哭成了一个泪人。

五

乃曼部落洋溢着笑声，
红日映照着白雪喜气盈盈，
四邻的头人、毛拉[4]和牧主，
都带着珍贵的礼物来临。

阿尔布满金帐篷前面，
雪地里早已打扫出一块草坪，
那图案美丽鲜艳的花毡上，
坐满前来贺喜的贵宾。

阿尔布满金头缠白布，
黑绒袷袢领边上滚着金纹，
他连连点着头与客人交谈，
脸上浮起得意的笑容。

离开宾客不远的地方，
拥挤着全部落三百多个牧人，
男男女女穿戴着节日服装，
老老少少都一样兴奋。

阿尔布满金端起奶茶碗，
殷勤地奉劝客人一饮再饮；
客人们也寻找最美好的字眼，
一心逢迎好客的主人。

阿勒尔毛拉拔出短刀，
将一只羱羝放倒在旷场中心；
各个部落的骑手拉着骏马，
并排站在土岗上待令。

客人们忽然停止谈笑，
牧人们屏声静气睁圆眼睛，
跑马刁羊的竞赛就要开始了，
阿尔布满金发出号令。

土岗上的十多个骑手，
飞跃上马背朝向羱羝狂奔，
观众们不禁放纵地怪声吼叫，
那声音震荡在山洼上空。

十多匹骏马齐头猛跑，
像一群流星飞过夏夜的长空，
后来巴哈尔纵马抢向前去，
像众星之中最亮的星星。

巴哈尔纵马跃向羱羝，
一只脚倒挂着鞍镫向右翻身，
仿佛山鹰攫取地上的野兔，
伸手将羱羝提在手中。

牧人们齐声狂热喝彩，
欢呼的声浪有如地裂山崩；
阿尔布满金捻着翘起的胡子，
听着客人啧啧的赞声。

布鲁巴拼命向前拥挤，
不住拭擦自己昏花的眼睛；
叶尔纳满含泪水鼓动着双手，
哥哥为部落争得光荣。

苏丽亚的心怦怦跳动，
不禁扬起银铃一样的笑声；
姑娘们向她投去嫉妒的眼光，
转脸又朝巴哈尔致敬。

巴哈尔提着羱羔奔跑，
骑手们纵马紧紧地随后追跟，
纷乱的马蹄扬起满天积雪，
扬起闪光的白色烟尘。
骑手们劈手夺去
羱羔，
巴哈尔翻手把羱羔夺回手中，
反复地奔跑，反复地争夺，
反复卷过雷动的掌声。

骑手们相互争夺到最后，
羱羔已经被撕得鲜血淋淋；
这时阿尔布满金又发出号令，
巴哈尔走向他的头人。

巴哈尔俯身向客人道谢，
客人又巧妙奉承阿尔布满金，
奉承他教养了出色的骑手，
大家都分沾一份荣幸。

阿尔布满金满脸喜色，
邀请客人走进自己的帐篷，
他要用手抓羊肉和各种野味，
款待能说会道的贵宾。

六

一道阳光从天窗射进，
阳光里游动着薄雾似的灰尘，
它带着森林里神秘的色彩，
映照得帐篷内阴亮分明。

高贵的挂毯围满四壁，
宽大的地毯铺满整个帐篷，
而在那阳光射进的天窗底下，
洋炉燃烧得正旺正红。

客人们天南地北的闲谈，
谈论着天山两麓和巴里坤，
当他们谈到嘉峪关头的战火，
神色不安地压低嗓门——

“听说共产党全是汉人，
和我们哈萨克是水火不容。”
“听说共产党不拜至尊的胡大，
都不是虔诚的穆斯林。”

“听说共产党出没无常，
深山野林都有他们的脚踪。”
“听说共产党具有无边的魔法，
转眼就飞过高山大岭。”

“听说共产党满身火焰，
他们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
“听说共产党喜欢愚蠢的穷汉，
却不欣赏智慧的富翁。”

客人们发生激烈的争执，
帐篷里顿时卷起狂涛暴风，
他们固执地重申自己的见解，

自己就像是智慧的化身。

有人说共产党还要西进，
有人说不会跨过新疆的边境，
有人说要听凭胡大的旨意，
有人说不许汉人进门……

各式各样的谣传和流言，
像乌云般沉重地压在人们头顶，
连自持镇静的阿尔布满金，
也感到窒息和心神不宁。

他打量着自己的家产，
这顶富丽而又舒适的帐篷，
锦缎的被褥配衬着鸭绒枕头，
箱柜上嵌满贝壳的花纹。

他有一个如意的家庭，
妻子阿格姆漂亮而又年轻，
苏丽亚眼看就换回一群牛马，
初生的婴儿多么可亲。

他还有五百多匹骏马，
还有那庞大的羊群和牛群，
他可以随心吃喝羊肉和马奶，
欣赏马驹羊羔的跳蹦。

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巴里坤又发生可怕的战争，
谁知道仁慈而又严峻的胡大，
给自己安排什么命运？

阿尔布满金思来想去，
心头像针扎似的隐隐发痛，
当他用铁筷敲响发亮的茶炊，

帐篷里忽然静寂无声——

“我无比智慧的邻居们！
请听阿尔布满金赤诚的声音，
我们活着巴里坤是只金碗，
死去又葬进这只银盆。

“管他杨增新、金树仁，
还是盛世才、朱绍良、吴忠信，
任他们改朝换代地争夺江山，
谁也离不开我们头人。

“我们的家庭和财产啊！
如同我们的生命一样贵重，
谁尊重我们祖传的生活秩序，
我们就给谁缴纳税金。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风传的谣言千万不可轻信，
我们不能光靠两只耳朵去听，
还要靠亲眼看见为凭……”

阿尔布满金低头沉思，
他在极力搜索确切的辞令；
阿勒尔毛拉早猜透他的心思，
代替头人发表着高论——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
只有祈求胡大来庇佑我们，
万一草原上燃起战争的烽火，
一生心血便化为灰烬。”

客人们钦佩毛拉的见解，
摇头晃脑称赞主人的贤明，
接着又端起新煮的奶茶畅饮，

肚子好像无底的深坑。

七

来自四邻部落的骑手，
挤满了头人的另一顶帐篷，
布鲁巴奉命用那残剩的茶饭，
接待跑马刁羊的英雄。

骑手们一边啃着羊骨架，
一边谈论着嘉峪关头的战争，
推测共军是否跨进星星峡，
猜想共产党是些什么人。

骑手们相互窃窃私议，
不禁联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
他们那紧张又疑惧的神色，
引起布鲁巴思念一个人——

那还是七年前的秋天，
布鲁巴弹唱到乌鲁木齐城，
他无辜遭受到盛世才的迫害，
被关入暗无天日的监门。

同号房有一个共产党员，
光辉的名字应当称呼林恒，
他的家虽在富饶的鄱阳湖畔，
却是一无所有的雇工。

他后来参加了工农红军，
经历了惊天动地的万里长征，
为着团结盛世才抗日救国，
又来到这偏僻的山城。

而当盛世才扪脸一变，

便龇牙咧嘴残害从前的友人，
他每天被拷打得遍体鳞伤，
心却似雪山一样坚贞。

他像高举着一支火炬，
照亮了阴暗而又狭小的囚笼，
他又常常面带自信的微笑，
眺望窗外高飞的雄鹰。

他常常谈到敌人背后，
那儿战斗着八路军和新四军，
他坚信光明必定驱除黑暗，
中华民族将获得新生。

他常常谈到延安古城，
人民的力量像黄河日夜奔腾，
他坚信真理必定战胜邪恶，
中国将掀起革命洪峰。

他常常谈到党的领袖，
每时每刻关怀着各族人民，
他坚信浓密的阴云就要散去，
阳光将普照祖国全境。

他常常谈到党的目的，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的黎明，
他坚信新的时代就要到来，
大地将响彻幸福歌声。

他那坚定有力的语言，
在难友心里撒下不灭的火种，
人们在法庭背诵这些语言，
就能经得起一切严刑。

一个秋风陡起的黑夜，

盛世才又传令提他出狱审讯，
他知道最后的日子到来了，
脸上仍浮着自信的笑容——

“再见了！我的难友们！
愿你们能活着看到太阳东升，
共产党员永远都砍杀不尽，
春风吹来草原又会发青！”

他迈开戴着铁镣的两脚，
高昂着头颀英勇地走出栅门，
不久便从监狱围墙的下面，
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

布鲁巴在狱中沉思多日，
曾经手抚胸口向自己询问：
为什么这位热爱生活的汉人，
却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布鲁巴有一天忽然贯通，
并将他的名字深藏在心中，
只有真正为信仰而战的勇士，
才能坚定得如同穆圣。

布鲁巴回忆遥远的往事，
心头充满无限希望和光明，
嘉峪关头正在西进的共产党，
莫非就是林恒的弟兄？

布鲁巴激动地张开嘴巴，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进喉咙：
“反正我们穷得什么也没有，
管他谁来统治巴里坤？”

接着他全身匍匐在地，

虔诚地诵念一段可兰经文，
他祈求神圣而又贤明的胡大，
庇佑林恒的在天之灵。

八

客人们还在放怀畅饮，
忽天忽地争抢着说古道今，
从战争风险扯到奢侈的享受，
从教义拉到草原艳闻。

趁着客人们胡言乱语，
苏丽亚轻手轻脚走出帐篷，
怀揣着奶疙瘩、羊肉和饼子，
前去看望法伊扎大婶。

法伊扎早年死去丈夫，
儿子沙尔拜五年前忽然失踪，
女儿玛依努又被山洪卷走，
如今剩下她孤苦伶仃。

尽管遭遇是那么悲惨，
没有击倒这位倔强的老人，
虽然她干瘪的身子如同枯树，
脸上满布愁苦的皱纹。

苏丽亚生在头人家里，
头顶上永远压着不散的乌云，
父亲待她如同卑贱的奴仆，
后母咒她败家的精灵。

姑娘有着天大的不幸，
出生头一天失去生身的母亲，
她从小吃着法伊扎的奶水，
如今才能够长大成人。

命运将她们连在一起，
苏丽亚把大婶当做第二个母亲，
每当她遭受父亲横蛮的鞭打，
便去哭诉自己的苦痛。

命运将她们连在一起，
法伊扎把姑娘当做唯一的亲人，
她常常抚摸着苏丽亚的伤斑，
哭得两只眼又红又肿。

法伊扎今天看见苏丽亚，
吃惊地睁大两只昏花的眼睛：
“孩子！头人为着自己的体面，
把你打扮得多么动人！”

苏丽亚紧紧锁住眉头，
她从心底里厌惧阿尔布满金：
“大婶啊！请你别再提起他，
我们在一块多么高兴。”

苏丽亚倚在大婶的身旁，
帮她搓捻头人派给的毛绳，
她们像母女一样谈着知心话，
姑娘又问起生身的母亲。

苏丽亚有个难解的谜，
为什么每当问起自己的母亲，
法伊扎就慌乱地东拉西扯，
低下闪着泪光的眼睛？

她决心今天追出根底，
问清母亲临死的真实情景：
“大婶呀！请你对胡大发誓，
今天回答我一切疑问。”

法伊扎大婶多么为难，
她怎敢解开这多结的套绳？
这时候忽然从邻近的帐篷里，
传来嘹亮动人的歌声。

那是乃曼部落的歌手，
正在歌唱黑走马在草原驰骋，
这一支祖先传下的古歌哟！
谁听见也会血液沸腾。

法伊扎乘机拉着苏丽亚，
走进小河边布鲁巴的帐篷，
帐篷里一层一层坐满了听众，
听众一个个闭目凝神。

巴哈尔正在放声高歌，
忽觉心头上闪过熟悉的姿影，
十个手指不由得微微一抖，
转脸打量姑娘的周身。

苏丽亚今天多么漂亮，
紫花帽上的鹰毛不住颤动，
她穿着一件天青的对襟裙衫，
黑坎肩绣满各式花纹。

巴哈尔想起她的身世，
想起掌握姑娘命运的头人，
于是一种怜悯和憎恨的感情，
一起混搅在他的心中。

听众惊异地相互张望，
冬不拉怎么突然变了调门？
巴哈尔激动地编出一支新歌，
愤愤唱出人世的不平。

血泪谣

在那很远很远的年代，
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世袭王公，
他的胸腔里吊着狼的心肺，
额头上长着狗的眼睛。

王公统治着一片草原，
操纵着千万个牧人的命运，
他整日带领狗腿子东游西逛，
是个吃喝玩乐的淫棍。

有一次王公出外巡猎，
走到一条清澈的小河之滨，
他忽然看到一个美貌的妇女，
这恶狼顿时起了歹心。

那个已经怀孕的女人，
新婚后刚建起幸福的家庭，
王公的调笑招来炙手的怒火，
她用辱骂回敬了王公。

王公又羞又恼又是恨，
黑天半夜装扮成一伙强人，
指使狗腿子砍杀了她的丈夫，
一把火烧掉她的帐篷。

王公得意地大笑而归，
遥指着火光夸赞自己的本领，
那女人被紧紧绑在马背上，
马蹄践踏着她的心灵。

王公把她强掳回部落，
又唯恐损害自己伪善的名声，
于是在远离部落的山谷里，
搭起一座狭小的囚笼。

王公白天封锁着山口，
从不许她和任何牧人接近，
他宣称自己刚买回一个妻子，
因触犯胡大害了重病。

王公黑夜像一只野兽，
在她的肩上留下青紫的牙印，
一只纯洁而又怯懦的天鹅，
遭受秃鹫的百般蹂躏。

她曾经下过多次决心，
想用匕首结束难言的苦痛，
但是又想到肚里蠕动的胎儿，
想到这粒复仇的火种。

她怀着希望忍辱偷生，
从初秋直到滴水成冰的严冬，
在一场暴风雪袭来的深夜，
有一个女孩痛苦诞生。

她抱过那初生的婴儿，
凄惨的笑掠过颤抖的嘴唇，
她见接生的大婶为人很忠厚，
便向她吐出千仇万恨。

谁知雪夜里有人偷听，
王公忽然像疯狗闯进帐篷，
他从靴筒里拔出锋利的短刀，
刺进年轻母亲的前胸。

年轻的母亲绝望挣扎，
卫护着怀里那条小小生命，
她一口死死咬住王公的右手，
在他的腕上留下伤痕。

残暴的王公动了杀机，
喝令狗腿子将婴儿投入雪坑，
多亏接生的大婶苦苦哀求，
终于保全下这条小命。

王公威吓接生的大婶，
有什么风声便要她的性命，
后来那大婶便用自己的奶水，
将这女孩子抚养成人。

王公的意志谁敢违抗？
狗腿子手里操着杀人的利刃，
那大婶只得把血泪的惨案，
深深埋在自己的心中。

这姑娘长到一十八岁，
却把万恶的仇人当做恩人，
任凭这仇人怎么鞭打辱骂她，
她还尊敬地称他父亲。

难道麻纸能包住烈火？
难道东风永不泄露出春讯？
难道世上真没有妙手的医师，
医治姑娘失明的眼睛？

难道果实会忘掉根本？
难道复仇的火焰会凝成冰凌？
难道这位终生懵懂的姑娘，
能够无愧地告慰双亲？

巴哈尔慢慢低下头来，
手指轻轻弹着山谣的尾声，
谁料他忽又挑起悲怆的调子，
猛然扬起脸盯住听众——

“正直而又诚实的乡亲！
请你们今夜思考我的询问：
人世间可有比这更大的悲哀？
可有比这更大的不公？”

男人们眼圈都已发红，
女人们都发出哽咽的泣声，
法伊扎咬住牙关双手蒙着脸，
跌跌撞撞地冲出帐篷。

苏丽亚意识到了什么？
为什么脸色苍白两眼失神？
后来她忽然凄厉地尖叫一声，
昏昏沉沉地追赶大婶……

九

静静的巴里坤草原啊，
依托着连绵陡峭的天山，
和那浩瀚的戈壁与酷热严寒，
有如一潭静止的山泉。

这儿曾经发生过动乱，
那时代离现在已非常遥远，
牧人们回忆到那连年的战争，
便会感到恐惧和厌倦。

这儿和一切地方相同，
一面是豪华和无比的野蛮，
一面却是贫穷、眼泪和饥寒，
而且比一切地方更明显。

这短暂的黑夜和白天，
代表了巴里坤的万载千年，

但是牧人们顺从胡大的意旨，
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苦难。

静静的巴里坤草原啊！
有如一潭静止不流的山泉，
哈萨克生在这儿又死在这儿，
在这儿安葬自己的祖先。

但是嘉峪关头的硝烟，
终于飘过了星星峡和天山，
那风传的谣言好像一块石子，
在这潭静水里激起波澜。

1959.3.4. 脱稿于兰州
1961.12.1. 四改于北戴河

第三部 第五章[5]

人们问：为什么唱古老的歌？
他说：激励你们捍卫新生活。

——引自旧作《天山牧歌》

请乡亲围到我的身边，
听我用心灵铮铮地拨动琴弦，
我要唱一支古老的哀歌哟！
唱出大夜弥天的草原。

请乡亲坐在我的身边，
听我的热血像激流滚滚翻卷，
我要唱一支古老的哀歌哟！
唱出牧人命运的悲惨。

洁白的特克斯山峰哟！
为什么日夜沉闷地倚在天边？
那是牧人哈山紧按着腰刀，
还在寻找逃遁的可汗。

清澈的玛图什河水哟！
为什么日夜潺湲地流过草原？
那是孜汗姑娘抛洒着泪水，
还在哭诉终生的哀怨。

风雨洗去斑驳的血痕，
岁月拭净了烙在心头的苦难，
这一支叙说爱情的哀歌哟！
怎么一直传唱到今天？

何必卖弄玄妙的哲理，
听完这支歌你便会得到答案，
我是个深知听众的歌手哟！
唱罢歌头就言归正传。

第一曲

谁说奔跃的麋鹿矫健？
奔跃的麋鹿怎么比得上孜汗？
姑娘那轻捷如风的姿影哟！
羞得麋鹿躲藏在深山；

孜汗如若是走进峡谷，
抱着心爱的羊羔寻找醴泉，
浓绿的松林便为她闪开道路，
蒺草为她把道路铺展。

谁说桃红的朝霞美丽？
桃红的朝霞怎么比得上孜汗？
姑娘那光润似玉的面颊哟！
羞得朝霞消隐在天边；

孜汗如若是跪坐湖滨，
对着粼粼的湖水梳洗打扮，

温柔的天鹅便在她头顶翱翔，
鲤鱼嬉游在她的指尖。

谁说聪明的百灵会唱？
聪明的百灵怎么比得上孜汗？
姑娘那婉转动人的歌喉哟！
羞得百灵也不敢叫唤；

孜汗如若是临风高歌，
清脆的歌声好似珍珠滚圆，
山林的百鸟便赶来齐鸣伴奏，
人间的仙乐飘上青天。

谁说勤劳的蜜蜂能干？
勤劳的蜜蜂怎么比得上孜汗？
姑娘那十个灵巧的手指哟！
羞得蜜蜂也暗地赞羡；

孜汗如若是精心刺绣，
绣出的花卉如同宝石鲜艳，
五色的蝴蝶便成群结队飞来，
扑采着花蕊团团旋转。

赞罢高贵的草原仙子，
暴君乌拉拜独生的女儿孜汗，
请乡亲允许我润一润嗓子，
再夸贫贱的奴隶哈山。

碧海青天满布着星辰，
长夜里点起闪闪发光的天灯，
星辰里最亮的是哪一粒哟！
人人都说是这粒金星——

哈山是个朴实的牧人，
特克斯山赐予他纯正的心灵，

他眼里燃烧着火焰的光芒，
胸中蕴藏海涛的感情。

原始森林覆盖着山峰，
伸出苍翠的臂膀支撑着穹隆，
森林里最高的是哪一棵哟！
人人都说是这棵青松——

哈山是个魁梧的牧人，
玛图什河赐予他浑身的蛮劲，
他一掌劈断过拴马的石桩，
双手托起煮牛的铁鼎。

无边荒野奔驰着骏马，
跋山涉水显耀着无比的威风，
骏马里最好的是哪一匹哟！
人人都说是这匹黑鬃——

哈山是个骁勇的牧人，
索乐森林赐予他超绝的本领，
他套狼射虎赢得煊赫声誉，
风沙戈壁上留下脚印。

辽阔草原抚育着骑手，
早出晚归牧放着可汗的畜群，
骑手里最能的是哪一个哟！
人人都说是这位英雄——

哈山是个勤苦的牧人，
阿里草原赐予他坚韧的个性，
他蔑视烈日和热风的威力，
不畏冰天雪地的寒冬。

第二曲

谁知飘过多少次雪花？
谁又知吹过多少次万里长风？
那枯黄的阿里草原又绿了，
哈山爱上美丽的夜莺；

哈山爱看她翩跹起舞，
爱听她唱出心房深处的歌声，
每当孜汗从他的身边走过，
青年的血液疯狂奔腾。

谁知出过多少次太阳？
谁又知落过多少次满天繁星？
大雁又飞回索乐森林来了，
孜汗爱上英俊的花鹰；

孜汗爱看他驯服骏马，
爱听他挥响鞭梢吆赶着羊群，
每当哈山向她迎面地走来，
姑娘的心脏剧烈跳动。

哈萨克喜爱节日对唱，
歌声为青年小伙酿制着爱情，
哈山就趁机凑到孜汗身边，
听她从深夜唱到黎明。

哈萨克喜爱节日赛马，
骑术给成年的姑娘指点情人，
孜汗就趁机仔细打量哈山，
看他扬起鞭纵马飞奔。

爱情有如火热的岩浆，
终于喷出无比坚硬的地层，
相思又好像一坛浓烈的白酒，
终于醉倒豪饮的牧人。

在座的听众不必哗笑，
谁又能终生不举起这只酒盅？
请乡亲允许我松一松领扣，
放声歌唱他们的定情。

一个月光皎洁的静夜，
哈山和孜汗初次相会在河滨，
他们隐在灌木丛林的后面，
相互倾诉隐秘的衷情——

“我们哈萨克分明一样，
可汗却硬把哈萨克划成几等，
他对富有的巴依笑脸相待，
冷眼瞪着穷苦的牧人。”

“虽说我是可汗的女儿，
可是我的心却不在他的帐篷，
我追求那海阔天空的世界，
并非悬在架上的鸟笼。”

“那些巴依们有牛有马，
每根汗毛都贵如稀有的白金，
我们牧人手中只有根鞭杆，
骨头也贱似污黑的畜粪。”

“虽说我是可汗的女儿，
可是我憎恶那些毛拉和头人，
富有的巴依心地并不洁白，
黑骨头倒是亮如乌金。”

哈山舒展有力的臂膀，
孜汗像羊羔投入他的怀中，
一条红线联系起两人的命运，
满月含笑为他们证婚。

打从这一个静夜开始，
他们常常幽会在深山老林，
小河的流水洗净他们的足迹，
薄雾掩蔽他们的身影。

只有多嘴饶舌的山风，
无意间泄露他们欢欣的笑声，
怀恨的巴依趁机大放流言，
乌拉拜可汗大发雷霆。

暴君将孜汗囚进帐篷，
一把锁隔断了两颗相连的心，
白骨头怎么能下嫁黑骨头？
奴隶怎么敢高攀王公？

第三曲

秋风飒飒地吹过山冈，
疏疏的寒星洒下昏黄的光芒，
哈山沿着小河孤独地徘徊，
他的歌声是那样凄凉——

“没有爱的心多么寂寞！
我的姑娘哟！如今藏在何方？
你在甜美的梦中可曾听见，
长夜里有人为你歌唱？”

孤雁啼叫着飞过夜空，
河边游荡着一只离群的黄羊，
哈山手抚红柳连声的叹息，
他的歌声是那样悲伤——

“没有爱的心多么痛苦！
我的姑娘哟！怎不随风而降？
你那颗醒来的心可曾记起，

高山流水相会的地方？”

哈山抬起头四下张望，
谛听群山的回声在草原荡漾，
这时候孜汗像一只小马驹，
仓皇地跳到他的身旁——

“我日夜思念的花鹰哟！
你的歌给我冲出囚笼的力量，
我真愿变成那夹银的鞍镫，
永远配在骏马的背上。”

哈山忿忿地拔出腰刀，
那把刀深夜里闪射着蓝光，
孜汗用双手紧紧地抓住刀柄，
脸颊贴着哈山的胸膛——

“我生死相从的花鹰哟！
请压住心头的怒火不要卤莽，
快带我远远地逃往外地吧！
永生永世的甜苦共尝。”

哈山长叹着收回腰刀，
刀柄和刀鞘碰击得铿锵作响，
他紧紧搂抱着颤抖的孜汗，
眼睛迸发出两道剑光——

“我心灵深处的夜莺哟！
眼前的出路只有到外乡流浪，
愿胡大祝福我们真诚相爱，
永生永世要祸福同当。”

情人幽会不觉秋夜浓，
热烈地拥抱溶去满身的寒霜，
时间从柔情的低诉里逝去，

东方露出了一抹曦光。

第二天牧人匆匆忙忙，
拆掉帐篷吆赶起可汗的牛羊，
请乡亲允许我紧一紧琴弦，
再唱这对情人的逃亡。

牧人的行列绕过山角，
成群的牲畜像在大海里荡漾，
孜汗紧勒住马缰向前望去，
哈山投来示意的目光。

孜汗溜下马钻进松林，
随后放马奔回约定的地方，
她登上山头打量萧条的山谷，
直到太阳悄然地下降——

“水草丰美的夏窝子哟！
是我们哈萨克人美丽的故乡，
如今旷野里不见一个人影，
天空和大地一片苍茫。

“风光明媚的夏窝子哟！
是我们阿里草原热闹的牧场，
如今只有狼群在呜呜嚎叫，
晚风在耳边呼呼发响。

“百灵躲进温暖的草窝，
聪明的燕子飞向遥远的南方，
你们都已找到幸福的归宿，
我的家又在什么地方？”

而当夜雾缓缓地升起，
搬家的牧人昏昏走进梦乡，
这时候哈山跃上骏马的脊背，

骏马四蹄飞溅出火光——

“我的黑鬃马快快跑呀！
快快跑到那长满青松的山岗，
我的孜汗已经等得着急了，
荒山僻野会遇到恶狼。

“我的黑鬃马快快跑呀！
快快跑到那站立孜汗的山岗，
我的心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晚风会吹透她的衣裳。”

跃过草原闪光的小河，
驰过草原魔影幢幢的土岗，
哈山鞭打着骏马拼命地奔跑，
约会的山头已经在望。

弦月静静地爬上树梢，
流星来往穿梭在暗蓝的穹苍，
孜汗眼中含满感激的泪水，
俯身狂吻哈山的靴帮。

第四曲

骏马长嘶着迎来黎明，
哈山将孜汗扶上骏马的鞍镫，
他皱着眉头眺望天上地下，
抽刀斩断身边的青松——

“金色的山是我的严父，
银色的草原是我慈祥的母亲，
哪位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
这里怎么不容我藏身？

“绿色的树是我的姐妹，

青色的河流是我亲密的弟兄，
哪个亲人不爱自己的手足，
这里怎么不许我求生？”

孜汗驱马靠向他身边，
在哈山耳畔叙说自己的决心，
她脸上流露出悲戚的微笑，
两道目光却无比坚定——

“我们两个人夤夜私奔，
已经是乌拉拜眼中的铁钉，
我们要双双地飞向天涯海角，
赶快逃出暴君的掌心。

“我如今是自由的天鹅，
不再是那锁在架上的百灵，
我能够跟随你飞过高山大河，
坚强的力量来自爱情。”

晨风啊！收起了芦笛，
白云啊！不再舞轻飏的纱巾，
我们的哈山马上要离去了，
山林失去英俊的花鹰。

鲜花啊！脱下了珠冠，
清泉啊！不再弹叮咚的弦琴，
我们的孜汗马上要离去了，
草原失去美丽的夜莺。

一对情人并着马走了，
马蹄踏着山头上静止的白云，
白云忍不住哗哗流下眼泪，
雨点激起淡淡的烟尘。

穿过重重迷蒙的雾气，

哈山和孜汗双双地飞下山峰，
一条大江忽然间挡住去路，
惊涛在峡中引起轰鸣。

哈山用腰刀砍伐树木，
花鹿也赶来帮助他拖出山林，
他要编造一个牢固的木筏，
携带着孜汗飘过江心。

孜汗从山谷提来泉水，
青羊也赶来帮助她牴出火星，
她要烧滚一壶香甜的奶茶，
驱除折磨哈山的疲困。

他们从清晨忙到中午，
又从中午忙到了夜色深沉，
砍倒的树木已经编接到一起，
救命的木筏就要造成。

远处升起冲天的大火，
暴烈的战鼓震撼得山摇地动，
请乡亲允许我变一变调子，
叙说可汗发来了大兵。

孜汗扑在哈山的怀中，
像一片落叶在风前不住颤动，
她听着那越敲越急的鼓点，
满脸都是绝望的神情——

“前面啊！大江在奔腾，
身后啊！是持刀挥戈的追兵，
哈山啊！我们往哪里躲避，
胡大啊！快拯救我们。”

哈山紧搂孜汗的腰肢，

一缕火焰燃起了战斗的决心，
他仰脸喷吐出满腔的愤怒，
化作惊天动地的吼声——

“暴君啊！苦苦的相逼，
胡大啊！给我们安排了厄运，
孜汗啊！举起手中的刀剑，
战斗啊！从死里求生。”

可汗的大军越逼越近，
狂吼着追捕这对叛逆的情人，
哈山拔出嚯嚯发响的腰刀，
腰刀载着他千仇万恨。

哈山冲入敌人的战阵，
敌人的鲜血染红了江水山峰，
英雄的哈山越战力量越大，
可汗越战越肉跳心惊。

毒蛇喷溅腥臭的白沫，
怀恨的巴依向可汗献出黑心，
哈山的骏马前蹄磕碰大地，
预示着灾难就要来临。

敌人从山头撒下黄沙，
迷住英雄那两颗明亮的星星，
暴君乘机掳回悲恸的孜汗，
长剑刺进哈山的前胸。

第五曲

月亮不停地追赶太阳，
严寒的背后跟随明媚的春光，
哈山满怀痛苦地熬过半年，
栖歇在山谷独自养伤。

满山的野花陡然绽放，
连绵起伏的山峦披上了新装，
成双的燕子又从南方飞来，
静寂的山谷鸟语花香。

哈山默默地坐在洞口，
那失神的眼睛呆呆望着远方，
解冻的江水在他脚下奔流，
触动他对往日的回想。

白云从哈山手边飞过，
他眼前展现一片宽阔的牧场，
马群踏起遮天蔽日的尘土，
羊羔和牛犊嬉游山冈。

每当欢乐的节日到来，
他便和伙伴在河滩跑马刁羊，
当他纵马驰过欢呼的人群，
孜汗送来赞赏的目光。

每当盛大的喜庆到来，
他便和孜汗坐在荡漾的湖旁，
饱尝那青春和爱情的美酒，
霞光飞落在他们身上。

故乡也许像往年热闹，
但是哈山的心头却感到迷惘，
部落再好也无法立足存身，
难道他注定终生流浪？

故乡也许像往年秀丽，
但是哈山的心里却充满悲伤，
草原再好又能有什么意味，
难道他失去生活力量？

太阳渐渐地落向山后，
轻旋的晚风引起山谷的回响，
骏马发出一阵快乐的嘶鸣，
欢跳着跑到他的身旁。

这匹飘甩黑鬃的骏马，
是祖母临终赠给哈山的翅膀，
请乡亲允许我绕一绕弯子，
增添一段必要的插腔。

哈山轻抚骏马的长鬃，
不禁想起祖母的智慧和慈祥，
祖母是位会讲故事的能手，
赋予孩子生活的理想——

“博克达坂有一个天池，
库尔班圣人住在山坳的池旁，
他公正地解脱世人的苦难，
及时的甘霖洒落牧场。

“他有着太阳似的光辉，
他还有普度众生的慈善心肠，
他爱牧人犹如亲生的子女，
永远伸出温暖的手掌……”

山谷流荡松林的涛声，
野玫瑰在星光下争相开放，
清新的空气像马奶一样芬郁，
祖母的语言就是希望。

哈山忽然间奋身跃起，
像一棵再生的赤桦兀立山岗，
他翻手抽出那生锈的腰刀，
浑身充满勇气和力量——

“天池如有真正的圣人，
他该会治愈我心灵的创伤？
博克达坂如若有指路的明灯，
该会把我的眼睛照亮？

“我明天就要催动骏马，
虔诚地到天池去把圣人拜访，
哈山善走万里迢迢的长途，
不畏雪山冰河的阻挡。”

第六曲

博克达坂高耸在天空，
白云遮住了它巍峨的腰身，
看起来它和草原紧密的相连，
走起来相隔万重山峰。

博克达坂山坳的天池，
青雾罩住了它真正的面容，
它周围环绕千条闪光的冰河，
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

黑鬃马载着哈山前进，
马蹄飞快地跃过黎明和黄昏，
矫健的马犹如带翅的鹏鸟，
扑楞楞飞入浓重的云层。

哈山鞭打着骏马飞奔，
牧人顽强地顶着暴雪和狂风，
年轻的心犹如穿云的响箭，
嗤溜溜射向神秘的太空。

哈山走了九十零九天，
顺着崎岖的小路盘旋前进，

他走着走着看到山顶的积雪，
看到山坳苍郁的松林。

哈山走了九十零九天，
顺着陡峭的山坡向上攀登，
他走着走着听到池水的动荡，
听到池畔呦呦的鹿鸣。

哈山走了九十零九天，
苍翠的松枝拂去他满身沙尘，
他已来到圣人隐居的地方，
胸中荡起希望的波纹。

哈山走了九十零九天，
碧蓝的池水洗净他心头悲痛，
他已来到圣人隐居的地方，
胸中流出欣喜的歌声——

“孜汗啊！你看到我吗？
我正在穿过天池岸畔的密林，
为着追求我们未来的幸福，
我将叩击圣人的大门。

“孜汗啊！你看到我吗？
我已经登上博克达坂的峰顶，
圣人将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成全我们忠诚的爱情。”

在座的听众不要高兴，
朗朗的晴空也会有不测风云，
请乡亲允许我敞一敞衣襟，
我的心中是这样窒闷。

霹雷召唤来一阵大雨，
雨后天池上扯起一道彩虹，

彩虹又化成一座拱形的大桥，
桥上走下来一位老人——

“是谁闯进了我的花园？
是谁惊扰了我这宁静的天庭？
是谁触怒看守门户的暴雷？
是谁扬起世俗的歌声？”

哈山像昏昏走入梦境，
凝视迎面走来的库尔班圣人，
他猛然跪倒在老人的脚下，
哭诉胸中郁结的苦痛——

“我是苦海里游来的人，
我走过的道路上洒满泪痕，
两颗相爱的心被可汗撕碎了，
愿你把幸福赐给我们。”

圣人冷冷地推开哈山，
嘴角浮起一丝狰狞的笑容，
他伸手拉过哈山那匹黑鬃马，
起一双贪婪的眼睛——

“从此你再难见到孜汗，
这是胡大不可侵犯的旨令，
难为你翻山越岭送来了礼品，
这匹宝马是我的仆人。”

这时候满天风吹云动，
库尔班圣人倏然隐入雾中，
猛烈的雷雨掳走哈山的骏马，
天池四周是一片迷氛。

哈山怒视浩渺的长空，
拔出腰刀劈砍峥嵘的山峰，

崩落的巨石滚下了万丈深谷，
英雄发出挑战的呼声——

“雪山高高地拱在空中，
它挡不住光辉的太阳上升，
它若想挡住太阳去普照大地，
除非比青天再高三分；

“凶狠的可汗手持腰刀，
他砍不断牧人忠诚的爱情，
他若要砍断盛开的爱情花朵，
除非没有男人和女人！”

第七曲

传说群山是恶魔的化身，
它具有无边的法力和本领，
谁如果敢于惊动沉睡的恶魔，
它便会抛来一座山峰。

哈山踏上恶魔的胸膛，
哈山的歌声惊醒恶魔的美梦，
哈山抽刀斩断恶魔的臂膀，
哈山勇猛地向恶魔进攻！

恶魔抛出最后的山峰，
嶙峋的巨石压在哈山的头顶，
哈山从昏迷中渐渐地醒来，
拭去血迹又扬起歌声——

“铁链只能够锁住绵羊，
在烈马眼里还不如一条草绳，
群山啊！怎么能挡住我的去路？
希望永远召唤我前进！”

传说大河是烈性的毒蛇，
它生就了粗暴残忍的个性，
谁如果敢于走到毒蛇的身边，
它便会卷来一阵山洪。

哈山踩住毒蛇的尾巴，
哈山双手紧扼着毒蛇的脖颈，
哈山抽刀砍掉毒蛇的牙齿，
哈山喘息着向毒蛇进攻！

毒蛇掀起最大的浪头，
浑浊的漩涡将哈山捆在河心，
哈山从昏迷中渐渐地醒来，
游上对岸又扬起歌声——

“猛虎不走回头的道路，
雄鹰藐视满天密布的乌云，
大河啊！怎么能挡住我的去路？
誓言永远催动我前进！”

在座的听众不必欢欣，
我们的哈山也才只两战获胜，
请乡亲允许我脱一脱袷袢，
唱他三闯胡大的魔阵。

传说戈壁是无边的瀚海，
它曾经吞没过万马和千军，
谁如果敢于闯进瀚海的怀抱，
它便会埋葬谁的生命。

哈山向着瀚海走来了，
哈山的双脚沿途淋下血痕，
哈山双手高举起卷口的腰刀，
哈山挣扎着向瀚海进攻！

瀚海发出疯狂的笑声，
嘲笑哈山用鸡蛋去撞击石礅，
瀚海呼啸着召来飞沙走石，
击倒精疲力尽的英雄——

“我一定要去寻找孜汗，
我不怕胡大调遣的一切精灵，
腰刀啊！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你就是位忠实的证人。”

哈山最后抬起头瞭望，
故乡的青山已经离自己很近，
但是沙石却铺天盖地飞来，
哈山无力地闭上眼睛……

第八曲

嫩绿的酥油草枯萎了，
因为草丛里飞走英俊的花鹰，
孜汗姑娘的容颜也憔悴了，
因为她失去心上的情人。

乌拉拜的帐篷冷落了，
因为听不到孜汗姑娘的笑声，
残暴的可汗也感到孤寂了，
因为牧人们都面带愁容……

可汗召来最好的歌手，
他们都有珠圆玉润的嗓门，
但是真正的歌随着哈山逝去，
谁也得不到孜汗的欢心。

可汗召来最好的骑士，
他们都有穿云射箭的本领，
但是真正的英雄已经失踪了，

谁也驱不散孜汗的悒闷……

孜汗等了整整三百天，
仍然不见日夜思念的情人，
她吹熄陪伴自己的那盏孤灯，
两眼凝视漆黑的篷顶——

“我忠诚相爱的花鹰啊！
你是不是还飞在广阔的天空？
我的两只眼睛已经望穿了，
盼望你掷下一支花翎。”

孜汗等了整整三百天，
仍然不见时刻等待的情人，
她神魂不定走出自己的帐篷，
不尽的泪水滴落草坪——

“我生死相依的歌手啊！
你是不是还活在人世之中？
我这颗破碎的心已经滴血了，
请听我这最后的歌声。”

在座的听众不要叹息，
真诚相爱的男女都同样痴心，
请乡亲允许我脱一脱毡帽，
接唱人生更大的悲痛。

孜汗已等到最后一夜，
四周只有无声飞驰的流云！
她脸上突然泛起绝望的惨笑，
双膝跪倒仰望着长空。

孜汗已等到最后一夜，
四周只有低声呜咽的山风！
她右手举起短刀横放在胸前，

一曲悲歌啊发自胸中——

“游动在太空的月亮啊！
请你赶快穿出那浓重的云层，
请看我捧出这颗纯真的心，
我求你永远为我作证。

“闪烁着青光的短刀啊！
虽说你是致人死命的利刃，
但是你今夜却做了一件好事，
成全孜汗坚贞的爱情……”

第九曲

哈山感觉到浑身轻松，
是谁推倒了他身上的沙岭？
是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
他是一位善良的牧人！

哈山感觉到心头清醒，
是谁背起他在戈壁上飞奔？
是他，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
他是一位勇敢的猎人！

哈山慢慢地睁开眼睛，
灯光下出现乡亲熟悉的面孔，
人们热烈地向他伸出双手，
祝贺他重新获得生命。

哈山慢慢地竖起耳朵，
耳边飘过了孜汗熟悉的歌声，
那歌声多么遥远而又缥缈，
歌声充满悲伤和怨恨——

“游动在太空的月亮啊！

请你赶快穿出那浓重的云层，
请看我捧出这颗纯真的心，
我求你永远为我作证。

“闪烁着青光的短刀啊！
虽说你是致人死命的利刃，
但是你今夜却做了一件好事，
成全孜汗坚贞的爱情……”

哈山只听得胆战心惊，
预感的不幸难道真的来临？
他忍着浑身的伤痛蓦然跃起，
接过牧人手中的缰绳。

花鹰重新插上了翅膀，
哈山驾驭骏马向歌声飞奔，
他骑在马上拼命地扬鞭吆喊，
爱情之火烧尽了疲困。

在座的听众不必议论，
长歌的结尾确实违背了人心，
请乡亲允许我抚一抚胸口，
凭吊哈山忠诚的殉情。

晚了，骏马跑得太慢了！
时间陡然中止了孜汗的歌声，
哈山只见她手中刀光一闪，
刀尖溅满猩红的血痕。

晚了，骏马跑得太慢了！
胡大已经夺去了孜汗的生命，
哈山扯破衣襟高声地呐喊，
草原滚过凄厉的回音——

“你这冷酷无情的胡大！

哈山永远反抗你安排的命运，
我如今终于和孜汗见面了，
虽然她脸上失去笑容。

“你这幸灾乐祸的圣人！
哈山永远不服你预卜的命运，
我如今终于和孜汗见面了，
虽然她已经合拢眼睛。”

哈山倒在孜汗的身边，
一腔热血浸透了松软的草坪，
那一把永不离身的腰刀啊！
真正成为爱情的见证。

红柳看见他俩的遭遇，
卷起枝叶低低地伏在地上，
只有那狂风暴雨突发的黑夜，
仍然笼罩在草原上空。

牧人听到他俩的遭遇，
攥起拳头忿忿地记下仇恨，
只有巴依们还在狂饮着马奶，
发出荒淫无耻的笑声……

请乡亲暂且不要走动，
请听我巴哈尔最后的琴音，
古老的曲调像山势有起有伏，
琴声像河水有涨有平。

请乡亲暂且不要喧哗，
请听我巴哈尔最后的歌声，
哈萨克唱歌从来是有头有尾，
听故事也要有始有终。

这虽然是个爱情传说，

如同帐篷里一块小小菱镜，
但是它却能映出月亮的圆缺，
照出万里长空的阴晴。

古老的年代已经逝去，
这一支哀歌又获得新的听众，
请问在座自由相爱的男女，
能否理解歌手的用心？

请乡亲不必热烈鼓掌，
巴哈尔当不起这感谢的深情，
你们若据此对比两个时代，
就是歌手最大的成功。

请乡亲不必狂热喝彩，
巴哈尔热诚地欢送大家启程，
你们若据此谱写新的故事，
就是歌手终生的荣幸。

---

[1]牧区按马站计算路途，一马站约九十千米。

[2]哈萨克语中“老天”的意思。

[3]天山的最高峰。

[4]哈萨克的宗教头领。

[5]这是《复仇的火焰》第三部最后一章，平叛大军和牧民联欢，巴哈尔唱起一只流传在哈萨克族人之间的古老的歌谣，反衬他和苏丽亚的结合。

百部红色经典

党费

王愿坚 著

坚持作战，不惧万难

身处困境心向党，革命重担肩上扛

军民情谊深似海，忠诚献身永不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党费
七根火柴
三人行
亲人
夜
足迹
肩膀
草
食粮
标准
启示
路标
歌
“同志……”
虹
后记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党费[1]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见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作“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就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任务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刚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的党。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

红军。后来，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了。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伏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串连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

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择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连累了整个组织事大。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门了吧？"

这一招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样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工夫，按我们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绾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

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面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但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得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2]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眼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睛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择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

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择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儿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不连累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那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另一块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

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儿？”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儿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是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1954年6月15日初稿
1954年11月8日三次修改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王愿坚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

[2]原文为斧头，实际图案为锤头。

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撒落下来，打在那混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走，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到。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儿黏黏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儿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

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混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睁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的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滋——滋”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58年1月20日

三人行

“一定要走到那棵小树跟前再休息！”指导员王吉文望着前面四五百米处的一株小树，又暗暗地下了一次决心。那棵小树的叶子早被前面的部队摘下来吃掉了，只剩下些光秃秃的枝丫，挑着几个干巴叶片，因此，在王吉文看来，它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远一些。

几天来，他一直用这个办法来给自己打气，但这办法却渐渐失去了效用，他确定的目标越来越近，而且也更常常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该不是眼有什么毛病吧，为什么看来很近，走起来却这么远？

这次又是这样，他没有走到既定距离的一半，就有些支持不住了，头开始有些发晕，腿也软绵绵的，脖颈因为用力往前探着，扯得脖筋暴跳作痛，真担心再一用力就会“咯嘣”挣断了。特别是胸前的伤口更是讨厌，随着他急促的呼吸，里面那条纱布捻子像一把小锉在来回拉动。就连路也像突然变得崎岖不平了。当一星期以前，他带着他的连队踏进这茫茫的草地的时候，这草地是多么平坦啊，他甚至想到自己曾经走过大渡河两岸的重重山峦和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而略略有些“后怕”；可是现在，这路却变得那么坑坑洼洼，水草那么滑，简直站不稳脚；草根太多了，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通信员小周伏在指导员的身上，觉得身体晃得厉害，凭经验，他看出指导员又撑不住了，便说道：“指导员，快休息一下吧！”

“不！”王吉文故意把声音提高，他知道第一次动摇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为了不让小周那双溃烂了的脚落到泥水里，他把小周的屁股用力往上托了托，说：“不要紧，只要你再给我增加点‘营养’就行！”

小周腾出一只手，把怀里那一大把车前菜叶子翻了翻，拣了两个嫩叶，摸索着填进指导员的嘴里。他们已经断粮两天了，就靠这东西塞肚子。两人管吃叫作“增加营养”。

好容易走到那棵树底下，王吉文拣块干地方把小周放下来。刚弯下身，忽然听见小周喊了声：“喂，同志，哪个单位的？”

这时王吉文才发现身旁还躺着一个同志。那同志见有人来，慌忙抹了抹眼睛，却没有说什么。

王吉文连忙凑近去，亲切地问道：“怎么，也掉队了？”

“不……不行啦！”那同志伸手揭开盖在身上的那块油布，指着小腿肚上一处被水浸坏了的伤口，有气无力地说。

“别泄气嘛，同志，我们来想办法走吧！”王吉文安慰他说。

“不，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啾，拿走吧！”那同志指指身旁那支步枪，“你要是碰到十三团二连的同志，请顺便说一声：黄元庆已经‘革命到底’了。”说到这里，他喘了口气，休息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副绑腿，扔给小周，动情地说：“给你，小同志。你好好地活出去，把我的那一份工作一块干了吧！”

一阵风吹过，树上那几片孤零零的叶子“啪啪”响了几声。小周哽咽着接过了那副绑腿。

王吉文也觉得心里一阵酸楚。凭他做了两年指导员的经验，他知道，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视死如归，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面前，特别是看来陷入绝境的时候，却容易莽撞地选择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对待自己。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将来那份工作是什么？同志，你想过吗？……”他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没有说出口，他只顾在发愁：这两个不能行动的同志可怎么带他们走？

他正在想着，忽然看见远处出现了一簇人影，人影走近了，还有一匹马。他心里顿时高兴起来。但是当这伙人走到近前的时候，他却失望了。只见马上挤坐着两个人，牵马的那个人肩上背着两支步枪，一手牵马缰，一手搀着一个病号。王吉文认得出，这人正是本师的师长。

师长向着他们三个人看了看，默默地从枪筒上解下半截米袋子，抓了一把炒面递给王吉文，然后厉声地问道：“为什么不走？”

“这个同志伤口犯了……”王吉文指着黄元庆回答。他知道师长是个严厉的人，不由得有些心慌。

“背上他走！”

“我，我已经背了一个……”

“同——志……”师长向前跨了一步，直看着王吉文的脸，话说得又低又慢还有些沙哑。这时王吉文看见师长的眼里闪过一种焦灼、痛苦的神情。师长没有把话说下去，却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背上他！”

说完，师长霍地扭转身，挽起马缰，扶起伤员，又蹒跚地向前走了。

一个人背两个人，王吉文思索着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命令，不禁有些茫然了。但他很快又想起了师长那痛苦、焦灼的眼神。这，仿佛是对这个命令的补充说明。

“对，背上他！”想着师长的话，他蓦地想出了办法。他兴冲冲地抓

起小洋瓷碗，从水洼里舀了一些凉水，拌上一点儿炒面，给黄元庆吃下去。接着又弄了一份放在小周面前。然后抓起黄元庆的一只手，背向着他蹲下来，果断地说："黄元庆同志，我以指导员的身份命令你：走！"

他背起黄元庆，对小周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说完便大步向前走去。

当他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觉得体力有些不支的时候，便把黄元庆放下来，然后走一段回头路，再背上小周继续赶上去。

一趟，两趟，三趟……

目标一个个留在身后去了。王吉文实在觉得惊奇：哪里来的力量又走了这么远？可是他也发现，自己是渐渐不能支持了，特别是这一次，似乎黄元庆的体重忽然增加了许多，脚下的泥水也好像更软了，眼前的景物渐渐变成了两个，身子在晃荡起来。"已经走了几个来回了？十七次，还是十八次？……"他正想着，突然脚下一滑，身子一拧，他连忙挣扎了一下，总算没有摔倒，可是胸前的伤口却剧痛起来，痛得他忍不住"哎哟"一声。

"指导员，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王吉文回答，一眼看见自己的手正捂着伤处，慌忙拿下来，扭头望了黄元庆一眼，心想：可别被他发觉呀！

这时，黄元庆却惊叫起来："指导员，放下我！你……"

"别说话！"王吉文大声呵斥地说。就在这时，他觉得眼前一阵昏黑，一口甜甜的带点腥味的东西涌到了嘴边。他慢慢地歪倒了。

当王吉文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仰脸躺着，身子却在缓缓移动。"这是怎么啦？……刚才的伤口？……"他往伤处摸了一把，一条绑腿已经把它包扎得好好的了。他惊奇地扭头看去，只见自己正躺在油布上，油布旁边的水草里，两条糊满泥巴的腿在往前移动，一条小腿上正涔涔地流着血水。再往前看，黄元庆和小周并排着匍匐在草地上，每人肩上挂着半截绑腿，拉住了油布的两角，正在吃力地拖着往前爬。油布沿着光滑的水草往前移去。他俩一边爬，一面说着话：

"……一个人该有多大的劲啊！看他负了伤，还背了我们那么远。"这是黄元庆的声音。

"人就是有那么股子劲，有时自己也摸不透。你刚才还说，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可这会儿……"

王吉文看着、听着，他弄明白了这一切，心里顿时激动起来。他仰起脸，望着天空轻轻地吁了口气。天无边无垠的，好像为了衬托那令人目眩的蓝色，几朵像绒毛似的白云轻轻地掠过去。在那白云下面，一长

串大雁正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喽——嘎！”地叫着，轻盈地向南飞去。它们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整齐。

1958年1月23日

亲人

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

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他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文件，举到眼前。按照将军那严格的生活习惯，他是要在今天下午把这份报告看完的。但是，这份刚才那么使他感兴趣的“新兵工作”报告，这会儿却失去了吸引力。在他眼里只是一些蓝色的花条在那半透明的打字纸上跳动，怎么也读不进去；而脑子里却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江西一位农民写的，交报社转来的。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随着那一个个黑字，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嶂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信就在这里断了。大概这位老人再没有勇气把下半截话说出来，代笔的人怕也是被老人这念子之情所感染，没有再加添什么。下面只落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按常理，既然非亲非故，写封回信解释明白就行了。可是不知怎的，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按着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回信很快就来了，这位烈属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政府和社里已抚保着他的晚年。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

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深了，信还没有写成。不管措辞是多么委婉，可是每当他写到“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几个字的时候，手就不由得微微发抖；到后来，就连想到这几个字，也觉得脸都有些发烧了。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父亲大人”四个字，并且重重地点下两个圆点以后，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第二天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小赵又哪里知道将军在这个差不多通宵不寐的夜里所涌起的心情呢？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大榕树的山坳里了。当将军读着这位烈属的来信的时候，当他捏着钢笔，为了斟酌回信的每一个字句而沉思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所能记忆的父亲的面容。他不知道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纪，除了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却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位老人想象成自己父亲的样子：乌黑的胡子，眉毛老长老长的；额角的两端一直秃进去，耳边的头发像撒上了两小撮面粉；甚至在左耳朵底下也一样有着个铜钱般大的瘢痕……不，当然不会是这个模样——这位老人只是等待自己的儿子就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那么，老人的儿子呢？怕是真像那位同志说的，早已牺牲了。随着这个念头，将军的思路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他索性放下笔，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他是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他是过大雪山时为了抢救一个挑夫而掉下山沟去了……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可是不知怎的，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在一起……

将军继续沿着自己的战斗道路想着，慢慢地眼前那一丛柏叶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那是大草地，到处是腐烂的水草、污泥，一汪汪的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他掉队了，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软，一条腿陷下去了，他拼命一挣扎，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整个身子在向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就在这时，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接着一个沙哑的嗓子

喊："快，快躺下，往外滚！"他连忙躺倒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借着这拖曳的力量，他滚出了烂泥。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早已深深地陷进了泥里，他惊叫一声："老曾……"慌忙摘下肩上的枪，已经来不及了。曾令标一声"再见"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高擎着步枪，枪筒上挂着半截米袋子。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啊！"想到这里，将军情不自禁地望望身边的那张小床，床上，他小儿子一只胖胖的小手搭在被子上，睡得正香。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血在一个劲地向脸颊上涌。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无论是战斗、工作还是学习，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多干些！再多干些！"这里面除了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以外，就是他从心底里感觉得到：他肩上还担负着另一些人的未完成的一切，哪怕能代他们做一点儿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他却突然发现，这些还不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

这个义务是什么呢？他的眼睛不由得又落在老人的那封来信上。不错，曾令标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没来得及知道，而且这位战友与老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事实却是：老人的儿子也像曾令标同志那样英勇地死去了，而老人却在怀着微弱的希望，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茹苦含辛地等着，等着，等了二十多年。

"要使这位失去唯一的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就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

这以后，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每月，当发下薪金的时候，不管工作有多忙，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家信"上。慢慢地，将军惊奇地发现，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他仿佛觉得，这陌生的老人就是曾令标同志的父亲；不，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每当天气凉了，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给老人织件毛衣吧？还得弄双毛袜子去！"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儿愉快的表示，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

尽管这样，但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被老人发觉。特别是上月"父亲"来信说要来这里看望"儿子"的时候，他更加不安起来。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要求老人不要来。理由嘛，当然很多：他工作忙，老人年纪太大了……并且肯定地告诉"父

亲”：只要他工作一空，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的。他希望这样能把老人暂时稳住。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被老人知道的，如果真相来得迟些，那会使老人的感情得到温暖的时间长一些。可是，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现在，老人竟不顾“儿子”的种种劝阻，还是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将军苦苦地思索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从来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过去，多少次战斗，多么复杂的情况，他总能够果断地下定决心；可是现在他却像一个迷路的人走到三岔路口上，左右为难了。直到下班铃响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找出答案。

汽车迎着晚霞，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那向后逝去的梧桐树，忽然欠起身：

“开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快极了，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

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不快呀！”说着，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表针正在“20”和“40”之间微微颤动着。

“慢点，再慢一点儿！”将军对自己的幻觉也感到有点好笑，但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儿到达宿舍，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也怪，似乎车子越驶近家门，这个问题变得越简单了。“看来只好这么办了，”将军下了决心，“把一切都告诉他，反正我会像那位死去的战友一样，对这位老人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瞬间，他甚至把安慰老人的话都想出来了：“不，老伯，你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活着的就都是你的儿子……”他觉得这两句还不够亲切，又想道，“老伯，你没有了儿子，我也没有了父亲。我认你做爹爹，你就认我这个儿子吧！……”

想着，将军竟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把话低低地说出了声，倒弄得老韩有些摸不着头脑。

车子渐渐走近宿舍，将军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地处理这次复杂的会见。

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跨上楼梯，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他的四岁的男孩子亚非怀里抱着只橙黄的大柚子，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爸爸，爷爷来了！”

将军顾不得逗弄孩子，他停住脚，向屋里张望了一下，只见那矮脚茶几旁边，一个矮小瘦弱的老人正把身躯深深地埋在沙发里，两手拄着根红竹烟管，脑袋伏在双手上，在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儿。显然，长途的

汽车、火车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太疲乏了。将军两眼直盯着那一丛斑白的头发："这老人是多么衰老啊！"他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他知道，只要他再走前几步，那斑白的头就会蓦地抬起来，然后一双贮满泪水的眼睛便会深情地盯住他的脸，望着他的嘴巴，期待着会听到那盼了二十多年的声音——"爹！"而他，却要告诉他："不，我不是你的儿子！"这，这对于这位年迈的老人实在太……

"不，不能这么做！"突然，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着他，他觉得自己眼睛潮润润的，模糊里，他眼前又闪过了露在水草上面的那只手，那支枪，那微微抖动的枪皮带……刚才一路苦想出来的想法和做法，这会都不知哪里去了，他阅读老人的来信的时候，他拿着笔写回信的时侯所涌起过的那种感情，又以更大的幅度占满了他的心。他缓慢地拂开孩子的手，大步走过去，在老人身旁蹲下来，伸手轻轻抚着老人那瘦弱的肩膀，低低地叫了声"爹！……"

这话一出口，将军不由得一愣：从他的口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吐出这个字了。这个字眼儿是那么满含感情，又那么生疏。接着一个念头掠过：他就要发觉了。

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老人惊醒了，猛地抬起头，手一松，烟管"吧嗒"歪倒在地板上。但出乎将军意外的是，老人的眼睛并没有射出那期望的光。那双被蛛网般的密密的细纹包着的眼睛，有一只已经深深地塌陷下去，另一只微微红肿着，好像故意眯起来似的，只留着一条细缝。像所有丧失视力的人一样，老人竭力把那只眼睛睁大，两只干枯的手却习惯地平伸在胸前，不停地抖动着，在将军的肩章、脖颈、头发上胡乱摸索着，最后他紧紧捧住了将军的脸颊，嘴唇哆哆嗦嗦地叫道：

"大旺子……"

这不知是哪个人的乳名，对于将军来说是那么陌生，但听起来却那么亲切！他直盯着老人的脸回答："爹，是我！"

随着这应声，老人那张像揉皱了的纸似的脸孔登时舒展开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身子向"儿子"更凑近了些，抱住将军的头，用力地瞅着、摸着，好像在找到了一件丢失很久的东西以后，在辨认这东西是不是自己的一样。将军顺从地把脑袋俯在老人的胸前，任他抚摩着。这时候，他觉得有一滴热热的东西滴在自己的腮边上……他觉得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体验到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真挚、慈爱的感情。

半天，还是将军先打破了这沉重的寂静。他直起身，坐到老人的身旁，说："爹，你……老多了。"这话说得有点慌乱。他还没有完全走进做儿子的境界里去，竟差点像以前对来队的军属那样，习惯地问一声"你

多大年纪了？”话到舌边才临时改了嘴。

“是啊！二十多年啦！”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记着你是头一次开全苏大会的那年走的，那年你才十七，可现在胡子都扎手了。你今年该是四十……”

“四十……”将军连忙把话接过来，又沉吟了一下，“四十三了。”他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年龄说出来。像所有那些不得已而说了谎话的人一样，他觉得一阵不安。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接着把小亚非拉过来，往老人身边一推，补充了一句：“你看，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娃，现在都给你抱孙孙了。”

“可不，二十六年了嘛！”老人伸手把小亚非揽在怀里。孩子略带羞涩地叫了声“爷爷！”，把脸偎在老人的脸上。孩子这个天真的动作在将军的心头漾起一种甜蜜的感觉：“要是这个新的家庭组成了，该是多好啊！”

孩子好奇地用小手梳理着老人那花白的胡子，像想起了什么，仰起脸问道：“爷爷，我爸爸不是说你早就叫国民党给杀死了吗？”孩子嘴里突然冒出的这句话，使将军吃了一惊，他刚想解释几句，老人却毫不在意地把话接了过去。他摸着孩子的头说道：“傻孩子，不看到你们我能死？”说完，他扬起头哈哈地笑了。

这爽朗的笑声赶走了将军的疑虑，使屋里的空气增添了欢乐。将军有意把话题扯开些，便笑着说：“这是个小的，大的已经八岁了，在学校上学，过几天就能回来。嗨，一个比一个调皮！”

“龙生龙，凤生凤，你还能生出个安生孩子来了？你忘了你小时候了？天上的鸟儿你不揪它两撮毛才怪哩！”老人说得又诙谐又慈祥，这是只有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才说的话啊！听着，将军有些不好意思地想：“我父亲也会这么说的！”

老人说完，吃力地站起身，蹒跚着走到门边，从一个提篮里摸出两只大柚子，递给“儿子”，笑笑说：“怕有多年没吃到自己家乡产的这玩意儿了吧？”

“嗯，柚子倒没少吃，咱家乡的味道可就没吃到过。”这倒是确实的。将军知道老人的家乡是有名的柚子产地，当年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也曾到过那一带，可这道地的果产他还没吃过呢。他拿起小刀，熟练地把柚皮剖开，剥出那粉红色的肥硕的果实。

“还记得不？”老人把一片柚子摸索着递给“小孙孙”，转脸向着“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柚子刚熟，那天，我和你妈把你一直送到村头咱那几棵柚树底下，你还非要带上几个给同志们吃不行。那时候我身板

壮，眼力也好，我亲自爬到树上摘了几个扔给你，从那里一直看着你走出几里路……”

“记得！”将军含糊地应了声。他脑子里浮起的却是另一幅情景。他是在一个黑夜里，土豪堵着大门的时候，翻过墙头逃到红军去的。那时父亲手托着他的屁股，把他推到墙上，然后递给他一个衣包，把仅有的五十个铜元放进他的口袋里……那时父亲的眼睛……他望望老人家的眼，问道：“爹，你这眼是怎么糟蹋的？”

“还不是那些狗东西造的罪？”提起眼睛的事，老人顿时变得十分激动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那是红军长征走了以后，这位忠于革命的老农民就暗暗做起了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工作。不幸，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由于叛徒的告密，老人被捕了。敌人知道他熟悉通往游击队密营的每一条山径，在把他残酷地拷打之后，又逼着他给白军带路。就在白军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老人向看守骗来了两大把石灰，咬着牙揉进了自己的眼里……因为残废了，老人才活着被抬出了敌人的监狱；亏得亲友邻居的细心照料，总算保全了半只眼睛。

“孩子，”老人激动地结束了他对过去艰难遭遇的叙述，“这些年来，我这做老人的没有给你丢脸啊！”

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听着老人的叙述。关于老区人民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多年斗争的情形，他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回到故乡时，曾经站在自己父亲的坟前，怀着悲痛和敬意听乡亲们讲过。而现在老人的话又勾起了那一幅情景。将军不由得再一次想到草地水面上的那顶浮动着的褪色的军帽和那高擎着步枪的手……仿佛直到现在，将军才更清楚地体会到为了革命胜利人民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这里面不只有血，还有那数不清的眼睛所流的眼泪。“对于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的人，你怎么爱他们也不会过分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和老人靠得更近了。他深情地抓住了老人的手：“爹，那些年你可受了苦啦！”

“苦，不怕！为革命嘛！当时我就跟人讲：‘给我剩下半个眼，我也用它看着这些家伙完蛋，看着咱红军回来！’可不是，就让我看到了！”老人抖抖索索地装上一管毛烟，等“儿子”给点燃着了，猛吸了一口，又说：“唉！说实话，这半只眼还有一个用处，就是等着能看一看你。你不知道，为了你，就这一只眼流的眼泪也足够个小伙子挑的啊！”

将军默默地掏出手绢，把老人眼里的泪水揩了揩，说：“爹，别难过啦，我不是在这里吗！”

“是啊，想看的我都看到了！可是，”老人略略顿了一下，脸上浮上了一种不快的表情，“别怪你爹数落你的不是：胜利了这么多年，人家活

着的都回家看过了，可你怎么连封信也不往家写呀？”

老人责备得对，做儿女的怎么能对老人这么冷淡？将军懊恼地想：为什么没有早些和这位老人相识呢？但是又怎么向他解释？他嗫嚅着，说着临时涌到嘴边的“理由”：“这些年我在学习……”“信，我写过……”可怎么也觉得理屈。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将军的爱人高玫走进来，才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高玫，你看爹来了！”说着，他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衣角。

高玫会意地点点头，连忙跑上去，亲热地叫了声：“爹！”

“爹，别净想那些伤心事了，”将军伸手挽住了老人的胳膊，“来，吃顿团圆饭吧！”

在一张圆圆的小桌周围，坐下了这老少三代的一家人。老人的心情显然平静得多了，他把儿子拉在自己身边，不停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那凄苦、不安的表情早就消失了，幸福和满足的笑容挂在他那苍老的脸上。

为了使老人增添些欢乐，将军倒满了一碗老酒，端到老人的面前。

“你还没有忘了哇？”老人笑着接过酒，喝了一大口，扬起手掌擦了擦胡子。在他眼前浮上了多少年前让孩子端只瓷碗去打五个铜子的老酒时的情形。而在将军眼里，老人这爱好，这动作却又是那么熟悉——“连这些地方也像我的父亲呢。”

将军竭力回忆着自己父亲的一切爱好，把记得起的父亲爱吃的菜连着夹到老人的碗里去。老人却没有怎么吃，他不时停下来，向前探着身子，瞅着“儿子”吃饭，好像这比他自己吃还要紧。

“看，还是那么狼吞虎咽的，这又不是小时候了，没得吃！……”老人直盯着“儿子”的嘴巴，忽然，他用筷子戳着将军的嘴角问道：“我记得你这里有个瘊子，怎么刚才没摸着？”

“那……”将军刚要回话，高玫笑着把话接过去，“他嫌刮胡子不方便，早就弄掉了！”

过一会儿，老人又发现了什么，感叹地说：“年岁久了，人都变了，我记着你小时候都是左手拿筷子……”

“受了伤，不改不行嘛！”将军赶忙捋起袖子。左手腕上凑巧有一个伤疤，那是广阳战斗叫日本鬼子一枪打穿的。

借着这个话题，将军连忙避开谈论他“儿时”的一切，他历数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谈到这些年来的战斗，谈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爱人和孩子的情形……他想出一切动人的和逗趣的故事，讲给老人听。大概因

为这环境太特别，这些故事吸引了老人，将军自己也深深地激动了。

这顿饭吃得时间特别长，当老人喝下最后一匙菜汤，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将军和高玫小心地搀扶着被醇酒和疲乏搅得昏昏欲睡的老人，走进了为老人预备好了的卧室。

不知是因为酒醉还是什么原因，老人睡到床上，却突然坐起身。用他那枯老的双手猛地抓住将军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拼命地睁着眼望着、望着，用一种变了音的腔调惊叫着：

“你是大旺子？……”

“是！”将军不安地回答。

“你是我儿子？……”

“是啊，爹！”将军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抱住了老人。

“呵！可看到了！……”老人放声大哭起来。

将军，这位身经百战、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也没流过一滴眼泪的人，这时候，泪水却顺着腮边流下来。

老人，这经受了百般磨难的老人，在哭声里睡着了。将军目不转睛地望着老人那张挂着泪痕和笑容的脸，它是那么苍老，又那么和善、安详。他轻轻地给老人盖好了被子、关了电灯，踮着脚走回了自己的寝室。

将军点燃了一支烟，在寝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子。他的脚步和他的心一样沉重。死去的战友的印象，故乡土地上那累累的坟茔，父亲的面容，老人的眼睛……一齐在眼前晃动。

高玫走近他的身边，低声地问：“也许这是你常说的老曾的父亲？”

“不，也许是，也许不是……”

孩子一面啃着柚子，一面说：“爸爸，把你看地图的那个放大镜给我吧，明天让爷爷好好看看我……”

“明天，咱俩一块出去一趟，给……给老人家添几件衣服……”高玫说。

“是啊，”将军含糊地应着。他望望爱人，又望望孩子，缓缓地点了点头，像是回答他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多少年的斗争，我们的人付出了一切！现在，我们活着的，要把担子挑起来，能多干一点儿也是好的！”

说完，他霍地转过身，来到了窗前。他猛地推开了窗子。窗外，天空清亮亮的，满天星斗，间或有几颗流星无声地扫过去。窗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已脱落了，那鹿角般的枝丫正倔强地指向夜空。傍着槐树，那棵柏树的蓊郁的枝叶，正伸搭在槐树的干枝上。

将军深深地吸了口气，忽然，他放大嗓子喊了声公务员：“赵振国，明天去医院帮我的父亲挂个号。记住，挂眼科！”他把“我的父亲”四个字说得声音特别大，大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

1958年10月27日

夜

夜，漆黑。

这是个战斗的夜。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已经是三月末的天气了，可在这黔北山区，深夜里还是很凉的。冷风不停地钻进窗棂，灌到屋里来。

勤务员小韦冷不丁打了个寒噤，醒了。他觉着肩上沉甸甸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床旧夹被披在他的身上了。他紧握着夹被，先向墙角瞥了一眼，看见那块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毯子还是整整齐齐地铺在那里。再向桌边望望，只见首长依然坐在那里，对着桌上的地图看着，不时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然后用铅笔在图上画上点什么。

小韦坐在竹凳上，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注视着首长。他看见，这张轮廓鲜明的脸上，眉毛还是那么浓，嘴唇和颌下的胡子还是那么密，可是两颊却明显地消瘦了，就连衣领也宽出了许多。在遵义开过会以后，刚发来这件军衣的时候，本来穿着是正好的嘛。

他轻轻叹了口气，从挎包里拿出一支蜡烛，走到桌边。他一边点着蜡烛，一边低声说道：“第三支啦！”

“嗯，嗯。”首长朝小韦微微一笑，又俯身看图了。

“看，看，”小韦本来想好了话，要劝首长几句的，可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埋怨，“一张地图，老是看，也不睡会儿。”

首长抬起头，看着小韦，亲切地说：“你来看，看那里。”他抬手向窗外、向枪声响着的远处一指，“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在干什么？”

小韦向黑夜瞥了一眼：“打仗呗！”

“你再看，”首长站起身，揽住小韦的肩膀，走向窗前，指着不远处一个窗口透出的灯光：“那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小韦答道。就是水塘边上那所泥墙草屋，几个钟头以前，他曾经摸黑去送过一趟信。“毛主席在那里工作嘛。”

“是啊！可你倒要我休息。”首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好一会儿，才深情地说道，“长征的路，有千里万里，我们要把每一步都走好，走出胜利来！”

说完，他从小韦手里拿过蜡烛，抓在手里，又回到桌边。

听了首长的话，小韦觉得心里一亮；可又觉得首长并没有回答他现在考虑的问题。于是又向那空空的床铺瞥了一眼，回到小竹凳上坐下，轻轻地抓起一把碎稻草，填进那床夹被里去。这点碎草是和饲养员争执了一番才弄到手的，必须瞒着首长填进夹被里才行。俗话说“寸草遮丈风”嘛。天这么凉，从江西带出来的那床旧毯子太薄了，又磨出了好几个窟窿；要是今晚首长能多少睡一会儿，那么，在毯子上边压上这么一床“草被”，就可以暖和点儿了。

碎草填完了，再把夹被在门板上铺开，把草摊平；只要在开口的地方缝上几针，这“草被”就做成了。小韦正兴冲冲地理着针线，忽听得桌子上“吧嗒”响了一声。他扭头看去，只见首长依然端坐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地图，右手还是握笔的姿势，铅笔却掉到了桌子上；左手握着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倾斜了，烛油正一滴一滴地落在手背上，已经积了拇指大的一堆。

“他睡着了……他，太累啦！”小韦眼眶子一阵发酸。自从长征开始，他被调到首长身边工作，这样的情景他见过不是一回了。他连忙奔到桌边，轻轻地扳开首长的手指头，把蜡烛拿过来。他一面往桌角上滴下烛油、安放着蜡烛，一面编出了几句“厉害”点的话，想狠狠地埋怨一番，可是，就在这一霎间，他改变了主意，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竹凳上。

他托着下巴，定睛看着首长。一分钟，又一分钟……首长——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一点一点挤出来，献给了革命战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还是那样端端正正地坐着，但是小韦的心头却轻松多了。他高兴地想道：“睡吧，哪怕就这么坐着、睁着眼睛睡一会儿也好啊！”

突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小韦吃了一惊，慌忙扑向门边，可是已经迟了。门开了，军委卢参谋走进来。他急匆匆地敬过礼，走向桌边。

首长一怔，抬起了头，问道：“你来啦？什么事？”

卢参谋把一份电话记录递过去。首长接过了文件，默默地看了看；捏着文件的手慢慢地搁在地图上。

卢参谋打开笔记本，握住了铅笔，注视着首长。

一两分钟过去了，首长没有说话。

为了不打扰首长思索，卢参谋绕过桌子，来到小韦身边。他用铅笔敲了一下小勤务员的鼻子，奇怪地问：“你这孩子，怎么啦？看这嘴噘得能挂住个油瓶……”

“这风……”小韦扭头擦了擦眼睛，声音哽咽地，“你呀，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我刚刚给他偷来了几分钟，又叫你给抢走了……”

说话声惊动了首长。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卢参谋掏出怀表看了看，慢慢走到桌边，俯身低叫道："周副主席！"

"唔。"周副主席漫应着，转过脸来，招呼卢参谋坐下。

卢参谋简要地报告了情况：先头部队根据军委的命令，就利用这漆黑的夜，胜利渡过了乌江。现在，部队正在乘胜向前发展。关于下一步的行动，部队有几个问题向军委、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

周副主席伸开双手，重重地在脸上搓了两把。手掌擦在胡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把文件放在面前，一面剥着手背上的蜡壳，一面仔细阅读着，读完了，略微想了想，然后向卢参谋说道："部队过江以后，继续按照军委的部署，向东南方向前进！"他指着地图，"就在这一带，寻求新的时机！……"

"是。"卢参谋迅速记录着。

"要加强政治工作。"下达完命令，周副主席补充道，"告诉部队，毛主席安排的全军佯动的行动，完全成功；敌人被调动了，乌江以南空虚了，我们就一下子插到敌人心脏里去。看，敌人很听话哩！"说完，他快意地笑了。

在这爽朗的笑声里，卢参谋收拾好文件、笔记本，转身要走。周副主席又叫住了他："行军序列要安排好，尽量让暂时不行动的部队休息，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

小韦扭亮了手电，送卢参谋走出门去。在门口，卢参谋低声嘱咐道："看见了没有？首长眼睛都熬红了。你可要提醒他注意休息啊！"

小韦委屈地点了点头："谁说不是呢！他还是在过赤水河的时候，站在河边靠着马鞍子打了个盹儿，到现在，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啦……"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小韦把话停住了。他望着向门边走来的首长，看出了什么，慌忙指着门外，提醒地说："看，天这么黑……"

"黑夜？好哇！"周副主席也看出了小韦的意思，笑着把话接过来，"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黑夜里，行军，打仗。走好了，打赢了，胜利的明天就是我们的啦！"他亲切地抚摩小韦，却又略带责备地说："你这个同志呀，刚才卢参谋来了，怎么不叫我一声？"

小韦噘起了嘴："你，你老是不肯休息……"他说不下去了，两大滴泪水忽地涌了出来。

"嗨，看你……"周副主席扬起衣袖，给小韦揩着眼睛，"这孩子！你今年才十五岁，对不对？"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小韦点点头，不解地望着首长。

“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会了解我们了；你就会明白：应该这样做！”周副主席把话略停了停，像是让这年轻人嚼一嚼话的味道，然后，又指着门外，充满感情地说：“想一想，在全中国，还有全世界，有多少劳苦的人，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生活还像这黑夜一样黑、一样冷啊！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就是要加倍地工作，工作，让他们看到太阳，得到解放。”

小韦深情地看着周副主席。他觉得，这个人，这个极度疲劳又浑身是劲的人，仿佛全身都发着光。这光，照暖了，也照亮了他这个少年红军战士。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下子闯进了这个小红军的心：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可是，一个红军战士究竟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切，去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坚持战斗？

他长了十五岁，想到这个人生的大问题，还是第一次。

他霍地转过身，摘下墙上的驳壳枪，一下子背到了身上，紧抓着手电筒，大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

周副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扬起手掌，在脸上搓了搓，随即拍了拍小韦的肩膀：“走吧，到前边看看去！”

小韦没有再说什么。他扭回头，又看了看墙角里那张门板，伸手抓起那床“草被”，用劲一抖，把里面的碎草倒掉，把夹被轻轻地披到周副主席的肩上。然后，紧跟在首长后面，一躬身，钻进黑暗里去了。

夜，漆黑。

枪声更紧了。

1976年12月19日

足迹

拐过那道挂满冰柱的断崖，大雪山的山顶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候，山背后突然腾起了一片雪雾，冷风推送着一大片浓黑的乌云，疾速飞来，遮得天昏地暗；接着，风吹起的积雪，夹着天上飘来的大片雪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断崖，都笼罩在一片雪帘雾幛里，前面部队刚踩出来的路径又模糊不清了。

指导员曾昭良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忧心地摇了摇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搀在病号腋窝里的那只手攥紧了，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他是在部队行进到山腰，就要进入积雪区的时候被指定参加团的收容队的。一路走着，他收容了三批因病掉队的同志，组织好人力，把他们送向前去。他本来可以走快些，赶上本队。可是，就在半个小时以前，他遇上了这个病倒在路旁的同志。搀着一个同志走，就慢了，终于没能赶到起风之前翻过山去。

路，越来越难走了。曾昭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涨大了几倍，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足有千斤重，每挪动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特别难耐的是胸口，好像猛地塞进了大团棉花，透不出气来；心跳得怦怦响，似乎一张口那颗热乎乎的心就会一下子跳出来。这时候，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该有多好啊！可是不行。在接受收容任务的时候，他就听说：山顶上空气稀薄，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被搀扶着的病号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停住了脚，倚在曾昭良的肩膀上，说道："我可是一点儿劲也没有啦！"他喘了几口粗气，仰起脸，乞求地说，"同志！听我说，把，把我扔下，你……"

"瞎说！"曾昭良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像是为了回答，他更加快了脚步。

"力量……"走了一阵，那个同志又说话了，"这会儿，要是有人能，能把力量这种东西，给，给我们，哪怕给上一点点……"

曾昭良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这位同志说的，和他想的，竟然一模一样。可是，这种事，在心窝里想想也就罢了；要不，也只有神话里才会有。现在，在这鸟兽都绝迹的茫茫雪山上，在人们最后一丝丝力量

都快用完了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他把口气放软了些：“别说傻话啦，同志，把剩下的力气省着点，我们能爬上去！”

一步，两步……尽管走得很慢，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约莫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斗，他们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

当两个战友互相依傍着跨出登上山顶的最后一步以后，那个病号脑袋一歪，倚在了曾昭良的胸前。曾昭良也发现，自己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在这一步里用完了。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曾昭良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只见在这不大的雪坪上，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好几个红军战士；还有几个人大概是刚刚赶到，正摇摇晃晃地寻找着地方，准备坐下来。看来，这些同志也刚刚经历了在暴风雪里翻上山顶的一场搏斗，已是精疲力竭了。

曾昭良的心像是被谁揪了一把，又紧又疼。他忙扶着病号站好了，指着下山的路，嘱咐几句，然后，脚步踉跄地向一个坐着的战士走去。但已经迟了——那个同志的胸口已经和胸前的手榴弹一样冰冷，再也起不来了。他把手榴弹袋取下来挂在肩上，又奔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司号员。可是，就在他刚刚抓住小司号员的肩膀的时候，那个被他扶上山来的病号却噗地坐下了。

曾昭良焦急地跺了跺脚：“怎么办？”

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一只手伸了过来，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

曾昭良的心头立时松宽些了。他抹去了眼角上的雪水，定睛看了看来人。这人穿一身普通的红军单军衣，只是面容有些特别：连鬓的胡须上挂着冰碴，堆着白雪，浓密的眉毛上沾满了雪花，看去简直像神话里的老人了。那双眼睛，那么和善、亲切——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可是到底在哪里见过，曾昭良却想不起来了。

那人深深地喘息着，显然也在积蓄着力气。过了一会儿，才点头示意：“来！使劲！”

两人一齐用力，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

这时，曾昭良才发现，就在这人的身后，跟着上来的三四个同志，也都分散开来帮助坐下的同志去了。

那人爱抚地扬起袖子，掸了掸司号员脸上、头上的积雪，然后扭转身，向着山顶上的人们说道：

“同志们，革命，需要我们往前走哇！”

这话声音不高，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顿时，坐下来的人们都一齐向这人望过来。那一双双眼睛里，都闪出兴奋和喜悦的光彩。人们

低声传告着什么，有的在努力往起站，有的已经在同志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人们扛起了枪，挽起了臂膀，结成了一条人的长链，缓缓地向着下山的路移动了。

曾昭良看见，刚才他搀的那个病号正和走过身边的一个人说着什么，忽然，他一按雪地爬了起来，蹒跚地往前走去。快要走到身边的时候，曾昭良连忙伸手去扶他；他却坚决地把手推开，昂起头，说了声：“我能走！”

“这都是因为他，和他刚才那句话的力量啊！”曾昭良怀着深深的敬意望着那个同志，暗暗想道。

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扶着一个炊事员来到那人身边，低声地说道：“走吧，你身体不好。”

那人轻轻拂去警卫员伸过来的手，没有应声。他默默地望望山后，又看看曾昭良。突然，他把一只手搭到了曾昭良的肩头上，问道：

“是党员吗？”

“是。”曾昭良回答。

“你累了吧？”

曾昭良望着那双亲切的眼睛，点了点头。

“是啊，困难！”那人深深地喘了口气，“可是，要是不困难，要你，要我，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他手抚胸前，喘息了几下，又向曾昭良靠近了些，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关切，“同志！——你看见了，这里需要留下一个人。”

“是，需要。”曾昭良应了声，思索着这话里的意思。

那人伸手摸了摸曾昭良的衣服，然后抚摩着自己身上，又打量着周围的人。曾昭良思忖道：“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一点儿御寒的东西。”可是，他身上除了那件单薄的军衣，又有什么富余的衣物呢？

警卫员显然弄错了首长的意思，连忙打开皮包，把纸和铅笔递过来。

那人笑了笑，拿起铅笔，向着手上哈了口热气，然后飞快地写着：

“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曾昭良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他严肃地立正，问道：“这命令是……”

那人微微一笑，在命令的后面签上了三个大字。

曾昭良看着这个整个红军都衷心敬爱着的名字，顿时，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啊，这个带着疾病、挂着满面霜雪、和他一道走过这段艰难道路的人，这个和红军战士们肩并肩、心贴心的人，就是协助毛主席

统率全军、组织这万里长征的人啊！

“是！周副主席！”曾昭良激动地接过命令，举手敬礼，并且庄严地复诵着：“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同志！”周副主席沉重地点了点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路上，有各种各样的关口。共产党员就要出现在这些关口上！”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昭良的手，“好，你带走一批之后，把任务再交给下一个同志。”

说罢，他搀起了小司号员，向前走去。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

风雪更紧了。

曾昭良紧握着命令，深情地望着长征部队走去的方向。只见敬爱的周副主席，搀扶着战士，迎着迷茫的风雪，在大步走着，走着……

在他的身后，在这千年积雪的雪山上，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脚印。

看着，看着，一串感激的热泪，滚过他的腮边，滴到了衣襟上。

看着，看着，他明白了：不是幻想，不是神话，确确实实就有那样的人，能够把战士的心照亮，能够把战士心底蕴蓄着的力量唤醒，能够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无私地交给别人。

1976年12月20日

肩膀

西天，一抹晚霞正在消褪；远处，起伏的丘陵后面，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

通信员小秦望着这幅草地景色，又向前方看了看，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凭经验，他知道离天黑不过还有个把小时；按照草地行军的习惯，这会儿该是宿营的时候了。先头部队正忙着搭帐篷、捡柴火，或许有人已经点燃了篝火、煮起了野菜。可是现在呢，整个草地空荡荡的，看不见火光，听不见人声。小秦抚摩着肩上的扁担，愁烦地想：“要不是它，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扁担换了个肩，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这副担子，是两个钟头以前才落到小秦肩上的。

还是刚过正午不久，他觉得左臂的伤口有点疼痛。那是一个月以前，在一次战斗中送信的时候，被敌人子弹打穿的，现在已经收口了。他怕同志们发现了，又要照顾他，便悄悄离开了大队，躲在一丛矮树后面包扎起来。自从进入草地以来，他这样做倒也不是头一次：没关系，包扎好以后，脚底上使使劲，再赶上队伍就是了。可是，这次因为找到的那一潭清水吸引了他，洗完了伤口，又高兴地洗了把脸，等他从树丛后面钻出来，部队已经走远了。恰在这时，又来了一阵暴风雨，风雨里看不清路，走错了方向。

正当他冒着暴风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就在担子前边一米多远的泥塘里，这副担子的主人——一位中年的红军战士牺牲了。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从现场的情况判断，这位同志也是在赶队的情况下，遇上了刚才那场风雨，陷进了这可恶的泥潭。还可以看得出，就在这位同志陷进烂泥之前的一霎，他还拼着全力，把担子抛到了泥潭边边上。这样，担子保住了。担子，又成了预示危险的标志；小秦就是靠它拦了一下，才没有掉进泥潭。

于是，小秦含着眼泪埋葬了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友，挑起了这副担子。

起初，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啊：担子，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必须挑上它；再说这担子也并不算重，参加红军以前，他给地主放牛、割草、砍柴，哪一担不比这重得多哪！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走到宿营地。他甚至一边走一边想象出赶上队伍以后的情景：篝火边上，指导员接过担子，抚摩着他的头，当着同志们夸奖他说："看，是谁办了这么件大事？是小秦嘛！嗯，像个样子，可以参加共青团喽！"想着，他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

但是，长征道路上的艰苦和困难却是无情的，它们像铁锤一下下敲打着小秦的体力和信心。现在，当他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却发现，坚持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他觉得自己肩上好像挑着的是两座山，肩膀被压得钻心地痛；两腿软绵绵的，抬不起、迈不动，还直打绊子；路，似乎也忽然变得崎岖不平了。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他头晕得天旋地转，浑身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他咬着牙，挺着脖筋，好不容易跨过了一段烂泥塘，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块小高地。就在这时，脚下被草根一绊，猛然摔倒了。他歪坐在地上，望着在眼前晃动的水草、矮树和那对木箱，心里想："不行了，我是挑不动啦！也赶不上队伍啦，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只一会儿……不要紧的，反正后面还有部队，反正……"这么一想，他觉得浑身骨头架子都散了，那抓着扁担的手一松，倒了下去。

小秦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跟着连里的同志们，正在和敌人争夺一座吊桥。好高的铁索吊桥呀！在桥当中，他抓住了一个敌兵，一用劲，倏地一下，和敌兵一起掉进了河里。哎呀，水真凉，冷得他直打哆嗦。忽然，妈妈来了，他一头栽进了妈妈怀里。嘿！好暖和呀……可就是，妈妈的头发老在脸上扫来扫去，真痒……于是，他一晃脑袋，醒了。

朦胧间，听见有人在说话，那话音是那么远，像从天边飘来的：

"……怎么办？"

"带起走嘛！"答话的是个浓重的四川口音，"锻炼一下子，这娃儿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

"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呀？"他想着，用力睁开了眼。不错，自己正是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一位同志一手把他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在他额角上轻轻抚摩着。他仰脸望去，只见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宽阔的额角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纹路。大约好些日子没有刮脸了，敦厚的嘴唇上生着一抹浓密的胡楂儿。"刚才，大概就是这些胡楂儿把我弄醒了的。"小秦暗暗想道。尤其吸引他的是，就在那两道平直

的一字眉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醒了！”那同志微微一笑，那双眼睛更温和、更慈祥了。他向旁边的战士问道：“做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背驳壳枪的战士端着一个小搪瓷碗走过来。

这时，小秦才看清，在他身边已经升起了一堆篝火，七八个同志正围在火旁忙活着。

那位老同志接过碗，放在嘴边试了试，又轻轻吹了吹，然后慢慢送到小秦嘴边。

碗里，是加上青稞面粉煮的野菜汤。小秦吃着却是那样香甜。

看着小秦狼吞虎咽地吃着，那老同志亲切地问道：“你多大啦？”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和他那慈祥的面容一样，使小秦觉得十分亲切。

“十三岁……半了。”小秦回答。往常每逢有人问他，他总是多说两岁的，但对着这慈祥而又亲切的老同志，他照实说了。

“十三岁，还有个半！”那同志笑笑，又问：“怎么掉队啦？”

小秦吃着菜汤，简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说。

“对，那是一个好战士呵！”老同志深情地点了点头，“小鬼，你也是个好同志。看！你接过来，又把它挑了那么远。”

得到了老同志的夸奖，小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可是，”老同志亲切地摸着小秦的臂膀，又问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了呢？”

小秦坦白地说：“我，我想歇歇。”

“噢，想歇歇？”老同志指了指木箱，“那么，这东西怎么办呢？”

“这……”小秦觉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他嗫嚅地说，“我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不！”老同志收敛了笑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有劲儿，知道吗？你有很多很多的劲儿。”

小秦不解地望着这位老同志，心想：真怪，我哪里来的劲儿哟。再说，我有没有劲儿，他怎么能知道呢？

老同志没再说什么。他把小秦扶着站起来，从背驳壳枪的战士手里拿过一个皮盒子，慢慢打开，拿出了一件东西。小秦认得出，那是一架望远镜。老同志把望远镜拿在手里，调整了一下距离，然后递给了小秦。

小秦把镜子举在眼前，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望去。草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就在夜幕垂下的天际，现出了点点火光。他高兴得跳着叫起来：“篝火！”

“对，那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老同志把一只大手搭在小秦肩头上，轻声地说，“篝火后边是什么地方呢？”

小秦仔细地看了半天，摇了摇头：“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吗？”老同志笑了，“那里，是草地的边边。再往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的目标。”

“陕北？”

“对，陕北。”老同志深情地重复了一句，“党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就到了那里。现在，毛主席正在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们大家哪！”他那双搭在小秦肩头上的大手按得更重了，“在那里，有好多好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啊！”

小秦觉得这些话又亲切，又有意思。这些话，像眼前的镜子一样，为他显现了未来的目标。这些话，像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着他，拉着他，向一个新的天地前进。小秦放下了望远镜，激动地望着这位老同志。

“小鬼，要鼓起劲儿来，继续前进！”老同志接过望远镜，又继续说下去，语气更温和、更亲切了：“要知道，将来，革命的将来，属于你们，也依靠着你们呀！”

话，一下子钻进了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心，引起了他深沉的思索。

就在小秦想着的工夫，同志们已经踩熄了篝火、收拾好行装，准备继续上路了。他这才发现，这支小队伍里，有一半是病号。

刚才讲话的那位老同志，搀着一个病号走到小秦的身边，把病号交给了他，然后弯腰抄起了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他挑着颤悠悠的担子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向着小秦说道：“小同志，赶上前去呀，不要掉队！”

这时，小秦又看到了那双温和而又慈祥的眼睛。

只见，那老同志挑着担子，迈开大步在队伍的前头走着。那魁梧的身躯和宽阔的肩膀，那么结实，那么健壮。仿佛就靠这个坚强的人的带动，整个队伍才走向前去。

小秦搀着病号，跟在后面走着。远处的篝火一步一步移近了。

这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步迎上前来。向那位老同志敬了个礼，低声地说着什么。

小秦向身边的病号问道：“那位同志是谁呀？”

“哪一个？”

“就是刚才抱着我的那个人，那个在前头挑担子的同志。”

“嗨，你这小鬼！”病号笑了，“那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呀！”

“啊，是他？！”小秦怔住了。刚才，那使他感到温暖、引导着他奋力向前的那些情景和那些话，又重新清晰地浮现出来，占满了这个红军小战士的心胸。他连忙把病号交给跑过来的那个干部，自己拔腿向前跑去。

小秦赶上去，紧紧抓住了扁担。

“我说你有劲嘛！”朱总司令爱抚地摸了摸小秦的肩膀，举起扁担搁在小秦的肩头：“好，挑着吧！肩膀，挑重担子的肩膀，就是在前进的路上磨出来的！”

小秦把肩上的担子扶稳了。就在这一霎，他又看到了那双眼睛。这眼睛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祥。

小秦挑着担子，望着朱总司令那健壮的背影，踏着前边的脚印，大步走着。就在这时，他明白了：这副担子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现在是他的，将来也是他的。

1977年5月30日

草

二班长杨光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欠起身子，四下里打量着、回想着，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是躺在湿漉漉的草地里。

昨天，也就是过草地的第四天，快要宿营的时候，连长把他叫了去，要他们班赶前到右前方一个小高地上，担任警戒。他们赶到了指定地点，看好哨位，搭好帐篷，天已经黑下来了。就是他，动手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他提着把刺刀，围着山丘转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小把水芹菜和牛耳大黄。正发愁呢，忽然看到小溪边上有一丛野菜，颜色青翠，叶子肥嫩。他兴冲冲地砍了一捆拿回来，倒进那半截“美孚”油桶里，煮了满满一“锅”。

谁知道，问题就发生在这些野菜上了：换第三班岗的时间还不到，哨兵就捂着肚子回来，把他叫醒了。他起来一看，班里同志们有的口吐白沫，有的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有的舌头都僵了。倒是他和党小组长因为先尽其他同志吃，自己吃得不多，症状还轻些。于是两人分工，一个留下警戒和照顾同志们，一个向上级报告。就这样，他摸黑冲进了烂草地；开始是跑，然后是走，最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地上爬。爬着，爬着，不知什么时候昏过去了。

当一切都回想起来了以后，他的心像火燎一样焦灼了。他用步枪支撑着，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个山包。

这时，太阳冒红了，浓烟似的雾气正在消散。他观察着，计算着，判断着方位。看来，离开班哨位置已经是十里开外了，可是看不到连、营部队宿营地的影子。显然是夜里慌乱中迷失了方向。不行，得赶快找部队去，救同志们的性命要紧啊！

他正要举步，忽然薄雾里传来了人声。人声渐渐近了，人影也显现出来，是一支小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几个徒手的军人，后面是一副担架。

他急忙迎上几步，看得更清楚了：前面一个人的挎包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好，同志们有救了！”他狂喜地喊道。跑是没有力气了。他索性把

枪往怀里一抱，就地横倒身躯，沿着山坡滚下山去。

就在他滚到山包下停住的时候，正好赶在了那支小队伍的前头。

人群和担架都停下了。背红十字挎包的人飞步跑来，弯腰扶起他，关切地问道："同志，你怎么啦？"

杨光定了定神，把事情讲了讲。末了，他紧紧抓住了那人的挎包，恳求道："医生同志，快去吧！晚了，人就没救啦！"

医生看看背后的担架，又看看杨光，为难地摇摇头："同志，我们还有紧急任务！"

"什么任务能比救人还要紧？"

医生指着担架："我们也是要救人哪！"

杨光这才看清楚，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一床灰色的旧棉毯严严地盖在上面。

"那边的同志很危险！"杨光焦急地叫起来。他伸开手拦住了路口，大声地说："你不去，我就不放你走！"

担架响了一声，毯子动了一下。

医生有点愠怒地看了杨光一眼："你这个同志，有话不会小点儿声说？你知道吗？这是……"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全军都敬爱的人的名字，然后解释地说道，"他病得很厉害哪，昨天开了一夜的会，刚才又发起高烧，人都昏迷了。"

"什么，周副主席？"杨光立时惊住了。对于这位敬爱的首长，杨光不但知道，还曾亲眼看见过。在遵义战役之前，这位首长曾经亲自到他们团做过战斗动员。在部队开上去围攻会理的时候，连队在路边休息，他也曾亲眼看见周副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道，跟战士们亲切交谈。可是，现在竟然病倒在草地上。而他，却在首长赶去卫生部救治的路上，拦住了他的担架……他惶惑地望着担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毯子被掀开了，周副主席缓慢地欠起了身，朝着杨光招了招手。

杨光不安地走过去。他深情地注视着那张熟悉的脸，却不由得大吃一惊：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首长面容变化多大啊！他觉得心头像刀在搅，眼睛一阵酸涩，竟然连敬礼也忘了。

周副主席显然刚从昏迷中醒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身躯往担架边上移开了些，然后，拉住杨光的衣角，把他拽到担架空出的半边坐下来。

靠着警卫员的扶持，周副主席在担架上半坐起来。他慢慢抚摩着杨

光那湿漉漉的衣服，又摸了摸杨光的额头，亲切地说道：“这么说，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菜？”

“是。”杨光点了点头。

“那种野菜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杨光从怀里掏出一棵野菜。为了便于医生救治，他临走时带上了它。

周副主席接过野菜，仔细端详着。野菜已经蔫巴了，但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有点像野蒜苗，一层暗红色的薄皮包着白色的根，上面挑着四片互生的叶子。看过以后，不知是由于疲累还是怎的，他倚在警卫员的肩头，仰起了头，眼里浮上了异常的严肃的神情。

杨光担心地看着周副主席，他弄不明白：首长为什么对这棵野菜这么关心。他刚想劝首长休息，周副主席又问了：“这野菜，多半是长在什么地方呢？”

杨光想了想：“在背阴靠水的地方。”

“味道呢？你记得吗？”

杨光摇了摇头。因为是煮熟了吃的，没有尝过。

周副主席又举起那棵野菜看了看，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医生惊呼着扑过来，野菜已经被咬下了一点儿。

周副主席那干裂的嘴唇闭住了，浓密的胡须不停地抖动着，一双浓眉渐渐皱紧了。嚼了一阵，吐掉了残渣，他把那棵野菜还给杨光，嘱咐道：“你记着，刚进嘴的时候，有点涩，越嚼越苦。”

杨光又点了点头。周副主席把声音提高了些，用命令的语气讲话了。他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要医生马上按杨光指出的方向，去救治中了毒的战士们。他又要担架抬上杨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总部去报告。他的命令又是十分具体的：他要求总部根据杨光他们的经验，马上给部队下发一个切勿食用有毒野菜的通报。在通报上，要画上有毒野菜的图形，加上详细的说明，而且，最好是附上标本。

一个年轻的卫生员，还在听到谈论有毒野菜的时候，就在路旁打开了挎包，把满满一挎包沿路采来的野菜倒出来，一棵棵翻拣、检查着。这会儿，听到了首长下达的命令，惊慌地叫起来：“那……你呢？”

“你们扶我走一会儿嘛！”

医生走过来，劝说道：“你的病情很重啊！”

周副主席微笑着伸出了一个指头，又摊开了手掌：“看，是一个多呢，还是五个或者上万个多呢？”

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做法了。而争辩是没有用的。一时，全都默不作

声了。只有晨风吹过荒漠的草地，撕掠着青草，发出索索的声响。

卫生员抽噎了两声，突然抓起一把野菜，发火地说：“都是蒋介石这卖国贼，逼着我们走草地，逼得我们吃草！”

“吃草。嗯，说得好啊！”周副主席严肃地点了点头，“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吃草，我们就去吃它。而且，我们还要好好总结经验，把草吃得好一些！”

稍稍喘息了一下，他又说下去：“应该感谢这些阶级兄弟，他们用生命和健康为全军换来了经验。也要记住这些草！”他的话更温和了，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感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想起这些草，懂得这些草；就会看到：我们正是因为吃草吃得强大了，吃得胜利了！”

这些话，从那瘦弱的身躯里，从那干裂的嘴唇里发出来，又慢，又轻，可是，它却像沉雷一样隆隆地滚过草地，滚过周围几个红军战士的胸膛。

杨光激动地听着。就在这一霎，他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了、有力了，这力量足足能一气走出草地。他向着周副主席深情地举手敬礼，然后，那紧握着野菜的手猛地一挥，转身向总部所在的方向跑去。

医生向卫生员嘱咐了句什么，也紧抓着那个红十字挎包，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周副主席望着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耳边传来警卫员的话音。话是对着小卫生员说的：“……看你说的，为革命嘛，我们吃的是草，流的是血，可我们比那些花天酒地的阶级敌人高尚得多，也强大得多呀！……”

周副主席那浓浓的胡须绽开来，宽慰地笑了，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自从患病以来，他还是头一次笑得这么痛快。

1977年5月31日

食粮

枪声，由稠密渐渐变得稀疏，最后只剩下了几声冷枪的残响。刚才一度热闹起来的草地，又变得空旷而荒凉了。

供给员梁思传按着一块草墩从潮湿的草地上欠起身，向着战场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把腰间的皮带往紧里扎了扎，又随手撸了两大把车前菜叶子，塞进嘴里，一边吞咽着，一边说道："该是我们的事啦，走吧！"

他把运输排分成了两部分，一半留下来看管着那几挑子银元，一半由他带着向战场走去。

他们刚刚举步，就看见一骑快马奔驰而来。梁思传认得出是总部的骑兵通信员，连忙问道："战斗怎么样？"

"完全消灭！"通信员高声回答。他勒住马，低声问道："供给员，有什么吃的没有？"

梁思传默默地摇了摇头。

通信员轻轻叹了口气，声音更低了："不是我要，是……"

"什么？"尽管通信员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可梁思传还是像突然听到了炸雷一样，惊住了。他，这位全军敬爱的总司令，也像他一样，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而且还在坚持着指挥战斗！

他看了看手里那把野菜，心，一下子紧缩了。

他的这种紧张痛苦的感觉，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担任供给员工作还不久，就在这次北上过草地之前，他才从连队调到了粮秣科来。可是，就在这不满一个星期的供给工作中，他才真正看到了红军部队为了战胜大草地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看到了长征征途的全部艰难。粮食，跨过大草地所准备的全部粮食，就是搭在每个红军指战员肩头粮袋里的、那短短的一截青稞面粉。无论怎样省吃俭用，还是吃完了。就在前天宿营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在自己的小洋瓷碗里煮上了野菜。而他这个供给员，供不出一粒米，给不了一把面，也一样拍打那空空的粮袋子了。于是，供给工作就全部交给了这荒凉的草原——让同志们从这千年万代生长着的草丛里，寻找可以下咽的东西。

咬嚼着又苦又涩的野菜，看着同志们那消瘦的面孔和蹒跚的脚步，梁思传的心像火在烧、刀在搅。他多么希望能做一次真正的本职工作

啊！——用自己的手，发给同志们一点儿真正可以吃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好的啊！

就在昨天傍晚，部队首长把他叫了去。映着篝火的光亮，政治委员戳着地图上的几个小方块，向他交代了任务：提前出发，赶到这个藏民村子去，为部队筹粮。政治委员的命令是严肃的，但在梁思传听来简直像是在乞求："同志，尽力想办法，我们的伤员和病号不能不吃点人吃的东西呀！"

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工作了。忍着难耐的饥饿，不顾草地的泥泞和艰险，梁思传带着运输排摸黑上了路。可是，当他在烂泥里走了一夜，借着熹微的晨光走进这个藏民山村的时候，却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连心窝里都凉了。这是一个三面被山岗抱住的山村，从东到西，散乱地摆着十多家藏民房子。可是，不论是石块砌成的碉楼，还是木料架起的楼房，家家门上不是拴着铁链，就是吊着大锁。整个村子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就连在藏民区里经常听到的牛羊叫声也没有了。只有门边挂着的辟邪的红布条，在晨风里摇摆着。

藏民不在家，是不能进房子的。梁思传愁闷地叹了口气，把队伍带出了村子。他放好了警戒，又在村头草地边沿划出了部队露营的地区，然后，组织大家动手采集野菜了——让在烂泥里跋涉一天的阶级兄弟们能领到点儿现成的野菜，就是他这个供给员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供应了。

时过中午，部队陆续赶来了。当他抱着一堆野菜递到先头连连长的手里的时候，前面枪声响了。情况很快查明了，原来是前卫部队截住了一支国民党反动派的骑兵，正在激战。

听到了这个消息，运输排三班长老刘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他一手抓着枪，一手举着一把水芹菜，扑到梁思传面前，几乎是央求地说道："供给员同志，听我说：你只要给我一点点吃的，我就能一口气冲上去！……"他喘息了一阵，又叫道，"让我去打！消灭了敌人，也给同志们搞点儿……"他的话没说完，身子却歪倒了。

梁思传连忙扶住了老刘。他望着那擦得乌亮的步枪，又望望那张黑瘦的面孔，不禁一阵心痛。这个全排有名的黑大个子，三天以前，还挑着一担银元、外加两支步枪，走得飞快！可断粮两天以来，却被饥饿折磨得连站都站不稳了。现在他只要一点点吃的，一点点比水芹菜稍微耐饥的东西，为的是能去冲锋，去战斗，去为饥饿着的阶级兄弟们夺获点儿食物。可是，他却没有，连一点点也没有。他扶着老刘慢慢地坐下来，安慰地说："别急，先歇会儿，会有我们的任务的！"

运输排没能参加战斗。但是，枪声和老刘的话，都使梁思传心底里

燃起了希望：既然是打仗，也许，能缴获到一点儿东西呢！

就是怀着这种期望，他没等枪声停息，就带着一些人向前奔去。

果然，当他们爬上一带丘陵，一幅令人喜悦的景象就展现在眼前了。只见，一队战士扛着缴来的枪支走在前面，他们后面，是一群牦牛；影影绰绰看得出：牦牛还拖着两匹打死的马。紧挨着牦牛群，是一大片雪白的羊群，几个红军战士正挥动着树枝在驱赶着。

梁思传什么都忘记了。他欢叫着飞步跑下山丘，一把抱住了一个赶牦牛的战士，连连说道：“同志，谢谢你！”

直到他松开了手，才发现这个同志左臂负了伤，靠一只手拽着牦牛缰绳在蹒跚地走着，两眼却直盯着他手里的那把车前菜。

梁思传点点头，把野菜递到那同志的嘴边：“吃吧，同志，吃吧！再坚持一个钟头，你就能吃上煮羊肉了！”

刚才还是冷清、寂寞的小村庄，顿时热闹起来了。四五十头牦牛，三匹马，还有二百多只羊，被赶进了村头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子里，运输排的同志割来了茅草，正在喂养着这群牲畜。到处响起了牛羊的叫声。

梁思传倚着土墙，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着。刚才，他已经和前卫团的首长办完了交接手续，现在，必须很快做出计划，把这批牛羊给部队发下去。谁说没有供给工作？看，现在就要由他亲手给部队发放食物了。他仿佛已经看见，一堆堆篝火烧起来了，战士们的小洋瓷碗里正煮着新鲜的牛羊肉，冒着泡，泛着油花，散发着扑鼻的肉香……他是那样的专心，老刘叫了他几声，都没有发觉。

老刘正在用力磨着刺刀，边磨边叫道：“供给员，咱们杀哪头呀？杀那头瘦些的吧？……”

“嗯，一三得三，三三见九……”梁思传叨念着，“每人先吃它三两……”

“不行！”传来了一声低低的声音，接着一只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上。

“要不，就先按二两发……”

“一两也不行！”说话的声音提高了，“立即停止发放！”

梁思传愣了。他抬起头，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那宽阔的双肩，健壮的身躯，整齐的灰布军衣上那宽宽的皮带，还有背上那个大斗篷，就连那胸前的望远镜，都是梁思传熟悉的；只有脸颊明显地消瘦了，眼角的纹路更深了，那一向慈祥的眼里闪着严肃的神情。梁思传认出了是谁，连忙站起身，整了整衣服，举手敬礼，低低地叫了声：“总司令！”

朱总司令点了点头，突然问道：“同志，你，是不是红军呢？”

“是。”梁思传回答。他听出了问话里责备的意味。

“是红军，”朱总司令向着牛羊群一指，语气严厉地说，“怎么能违犯红军的纪律？”

梁思传连忙解释道：“这是部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敌人的牛羊，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朱总司令又问道，口气稍微和缓了，“调查过吗？”

“……”梁思传答不上来了。刚才急于把牛羊赶回来分发，竟没有向参战部队查问。

就在这时，参谋和警卫员领着十几位藏民走进了院子。朱总司令向着梁思传一招手，两人一起迎上前去。

朱总司令招呼老乡们坐在石条上，亲切地和他们交谈起来。一边谈，一边还不时地向梁思传看上一眼，好像在说：怎么样？明白了？

是的，听着谈话，梁思传弄清了：原来部队缴获的这批牛羊，是敌人从这村子里抢去的。他懊恨地跺了跺脚，大步走到三班长老刘的身边，把那把磨得风快的刺刀插进了刀鞘。

朱总司令向藏民老乡做了些解释，然后叫他们把自己的牛羊认领回去。

老乡们欢欢喜喜地牵着牛羊走了。院子里重又变得冷清起来，只有两头受伤的牦牛和几只小羊在叫着。

直到这时，梁思传才感到难耐的饥饿和疲劳。他望着朱总司令那变得消瘦了的面容，想起了刚才骑兵通信员的话，他的心又紧缩起来了，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

朱总司令向着梁思传看了一眼，慢慢地走过来：“怎么啦，同志，不高兴啦？”

“……”梁思传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声。的确，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应该高兴嘛！”朱总司令说。他的话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透着由衷的喜悦，“看，我们不但在战斗里消灭了敌人，我们在政治上也打了一个胜仗！”

梁思传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知道你在为部队的给养操心，你是供给员嘛！”总司令拉着梁思传坐下来，把话音略略提高了，“可是，我们当红军打仗，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群众嘛！我们就要好好地执行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至于部队供给的困难，”总司令稍微停

了停，抬手指着草地，“看，我们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仓库嘛！”

梁思传抬起湿润的双眼，望着总司令：“那你……还有同志们……”

“吃点野草野菜，又有什么？这里面还有一笔账要好好算一算哩。”朱总司令打断了他的话，满含感情地说道，“你发下去的东西是少了，可是，同志们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却在这场斗争中增加了，这又是一个胜利！”

梁思传默默地听着。这些看来平常的话语，使他看到了这位敬爱的首长的宽阔心胸。他觉得自己的胸膛也变得宽阔了，充实了，亮堂了；好像正被这些话牵引着，在向着高处一步步走去。他严肃地说道：“总司令，我明白了！”

“好！”朱总司令赞许地点了点头，“自然，办法还是要想的。我们已经派出了人，继续向藏民群众作宣传，动员他们卖些粮食、牛羊给我们，供应部队。”他把腰间那条宽宽的皮带往紧里扎了扎，然后伸手从梁思传手里拿过了纸和铅笔，“来，我们先把发给伤员和病号的马肉计算一下吧！”

个把小时以后，村头和草地又像市集一样热闹了。一队队陆续到达的红军战士们，都在为晚饭的野菜忙碌起来。

当梁思传向部队首长传达过朱总司令的指示，背着一捆青草、抱着一大把野菜走回来的时候，西天上已经挂上了一抹晚霞。只见村头一棵小树底下，朱总司令正一边择着野菜，一面向参谋口述着命令。在那所大院子里，三班长老刘正在细心地照料着那几只牛羊。他背着枪，抓着一把水芹菜，在牛羊中间晃晃荡荡地走着。他咬上一口野菜，咀嚼、吞咽着，然后把野菜凑到牦牛的嘴边……

就在这时，一个健壮的藏族汉子飞也似的跑进院来。

“这一定是来认领牛羊的。”梁思传想道，连忙扔下草捆迎上去，拉着他往牦牛旁边走。那人却轻轻推开了他，只是愣愣地望着他。好半天，才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问了一问：“你们，都是些神兵？”

梁思传被问愣了。他看看藏民，又望望老刘，摇了摇头。

“那……你们怎么不点烟火，不吃饭呢？”

原来，村里的藏民受了反动土司的欺骗，在红军到来之前，关门闭户上了山之后，一直躲在密林里观瞧着。奇怪的是，一整天了，这些被叫作“红军”的兵，既不举火，也不冒烟。现在，他们认领回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抢走的牛羊，了解了这支队伍之后，便大胆地派人前来探听这个秘密了。

梁思传感到实在为难：“怎么回答他呢？”

他正在想着，老刘抢着说话了。他吐掉了口里的野菜渣，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吃，吃过了。”

“吃？你们吃什么？”

“这……”老刘慌忙把抓着水芹菜的手往后藏，但已是迟了。

那位藏民伸手抓起老刘手里的那把水芹菜，又看了看地上的野菜渣。看着，看着，两行眼泪涌出来，挂在了他那黧黑的脸颊上。他紧抓着腰间的牛角号，突然转身跑出了院子。接着，村外响起了悠长的牛角号声。

随着号声，这个草地上的村庄更加热闹起来了。一家家紧锁着的房门打开了，藏民们背着娃娃、带着衣物、赶着牛羊，走下山来，涌进了院子。

梁思传和运输排的同志顿时忙得应接不暇了。他们打开了银元箱子，点着银元，数着牛羊，称着粮食，计算着价钱……这可是一桩真正的供给工作啊！

当一切都就绪了以后，梁思传快步来到了朱总司令身边。

朱总司令喝着野菜汤，静静地听着汇报。听完了，对于给养的分配做了指示，然后他紧紧地握住了梁思传的手，缓慢地说道：“同志，记住：我们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有变化的——可能十分困难，也可能非常富裕。可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要永远想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有革命纪律的人民军队；我们革命军队的本色是永远不能变的！”

“是！记住了！”梁思传庄严地答应着。

确实，他记住了。这深沉的话语，和这天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上。就在这一瞬间，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工作；他也明白了：党的政策、革命军队的纪律，本来就是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77年6月16日

标准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了。

草地行军，这黄昏时分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连队从满是泥泞的沼泽地里走出来，在一块小高地上停住了脚，宿营了。傍着矮树丛，用布单、包袱皮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帐篷；捡来树枝茅草，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在风雨和水草、烂泥里跋涉了一天的红军战士们，围着这一簇簇篝火，烤着湿透的衣服，擦拭着枪支；篝火上架着的脸盆、口杯里，清水在响着，冒着热气。于是，歌声和笑声就随着这火苗、轻烟和雾气，一块儿在大草地上升腾起来。

但是，司务长宋新华的心绪却没有往常宿营那么愉快。他提着个竹篾背兜，在篝火间蹒跚地走着。见到一个战士，就从背兜里拿出一块拳头般大的牦牛肉递过去，随口嘱咐道：“注意，省着点吃，这可是一天的口粮！”说着，他心里暗暗叹一口气：“唉，这算什么伙食标准哟！”

确实，这样发放伙食，在他当司务长以来还是第一次。昨天，当战士们从粮袋里把最后一点儿青稞面粉倒进小碗里以后，连队就完全断粮了。他冒着风雨赶到团里，领到了一头瘦牦牛。团供给处长把牛绳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交代他说：走出草地之前，这是最后的一次供应了。而且还小声补了一句：“这还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照顾连队。总部机关从前天起就已经只靠挖野菜过日子了。”他把牦牛赶回来宰了，狠着心，留出了一半作为第二天的伙食；把这一半切成了小块，按人头发下去。

走过了一处又一处，背兜越来越轻，可他的心却越来越沉了：在这样的水草地里连续行军，一天只吃这么几两肉，怎么能支持得了？而且，往后呢？

正想着，忽然一个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好！你这个办法要得！”讲话的是四川口音，话音里透着高兴，“同志，要是在这个里边加上点野菜呢？”

“掺上野菜？对！”答话的是江西口音，“要加上把辣椒，就和你们四川的回锅肉差不多啦！”

“好，好！”四川口音的人爽朗地笑了，“这样子吃法，解决好大的问题哩！”

宋新华循着话音望去，只见两个人正凑在一堆篝火边上忙着。四班长老谢在火上烧着什么，另外一个人站在旁边看着。他看得那么专注，而且显然看了有些时候了，湿衣上流下的水在他脚下积了许多。

宋新华连忙走过去，抓起一块牛肉递给四班长，又抓了一块递给那个站着的同志。

那人推开了他的手，却弯下腰查看地上的背兜。

“拿着吧！”宋新华轻轻叹了口气，“困难嘛，只好按这个标准……”

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要！”

“不要？”宋新华惊奇地叫起来，“这可是一天的伙食呀！你不要，想要什么？”

那人把手伸进背兜里翻拣着，半天，才说道：“我要牛皮。宰了牛，牛皮呢？”

宋新华摇摇头：“扔了！”

“什么？！”那人提高了声音问道，“骨头呢？”

“你这人，真是的……”宋新华被对方说话的声调激怒了，他生气地说，“那些玩意儿又不能吃……”

他本来要重重地说上两句的，却突然住口了。就在这时，那人抬起身来。他看到了一张熟识的脸：方脸膛，宽宽的额角，瘦削的双颊上长满了胡子。穿戴也是熟悉的：用自捻羊毛线织成的衣服，扎着那条宽宽的皮带，背上是一只牛皮斗笠。但是，两道浓眉下那双一向温和的眼睛，此刻却照直注视着他，闪着严峻的光。他慌忙立正，低声叫道：“总司令！”

朱总司令摆摆手，接着刚才的话茬说下去：“不能吃？那么，你来看。”他把宋新华拉近火堆，朝着四班长老谢一指。老谢却没有注意这些，他还在专心地忙着。只见他拿起那只牛皮鞋底，用刺刀从边上切下一小条，挑在刀尖上，伸到火苗上去。噼啪一阵响，牛皮上的毛被燎掉了，皮面上冒起一层黄黄的油泡，发出一股淡淡的油香味儿。

“看见啦？”朱总司令向宋新华看了一眼。

“……”宋新华这才明白，刚才朱总司令和老谢谈论的就是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耳根一热，慌忙低下了头。他想起了被自己丢在小河边上的牛皮和骨头。

这工夫，老谢把烧好的一截牛皮扔进小碗里煮着，然后，拿起两根树枝，从碗里挑出了一块煮软了的烧牛皮，一边吹着热气，一边走进矮树丛后面的帐篷里去了。

朱总司令慢慢蹲下身，拿起那只牛皮鞋底，看着。鞋底是用一块生

牛皮剪成的，有的地方已经磨光了，但却洗得干干净净，显然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看着，又仰起头想了想，然后，解下自己的皮斗笠，拿起刺刀，切下了一条边边，照样放在火里烧着。

“总司令，我……”宋新华欠起身来，“我这就去把牛皮、骨头拿回来。”

“等等。”朱总司令止住了他，又抬手向着矮树丛一指。

树丛后面，传来了低低的说话声：

“……你吃。这牛肉嘛，留给二排长，他的伤比我们重……再说，还有七八天的路哩，哪能只看眼前这一步棋？……”

“那你……”说话的是个年轻战士，“我知道，你是在党的……”

“唉，应名是个党员，能力小，不能给党分忧啊！”老谢又说了，“咱们的党和红军遇到了难处，不要紧，咱把苦、把困难砸碎了，你拿一点儿，我拿一块儿，分分扛起来……”

声音渐渐低下去了。

“听见啦！”朱总司令又向宋新华看了一眼。

宋新华觉得自己整个脸都在发烧，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多好的战士啊！他们，要的那么少，可想的干的又那么多！”朱总司令把手搭在了宋新华的肩头上，话比刚才温和多了，“我们当干部的，就要把心贴在战士们的身上；要学习他们，关心他们，就能把工作做好了。”

“我知道，你很作难，也很辛苦！”稍停，朱总司令又说了，“我们手里掌握的东西，关系着战士的生命。家当不多，可工作不能少，思想不能差呀！”

宋新华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肩头上的那只大手按得更重了。

牛皮烧好了，朱总司令拿起来轻轻吹了吹，欣喜地看着。

他向黑暗里招了招手。一个警卫员走过来，把烧好的牛皮接过去。

“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种子啊！”说着，朱总司令又从皮斗笠上切下了一小块牛皮，放在火里烧着。“我们要用这有限的财富，用最好的工作方法，把战士带出草地，带到陕北，带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去！”

话说得很低，很慢，但像这暗夜的篝火一样，把人烘暖，把人照亮。听着这深情的话，宋新华觉得浑身都热了。他激动地站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总司令，我错了！我不该老想着过去的供给标准。”

“标准！是啊，无论是供给，还是思想和工作，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标准！”朱总司令把烧好的牛皮，递给警卫员，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严肃地说道，“但是，这是草地的标准，革命的标准！”

说罢，他向警卫员招了招手，大步向前走去。

看着朱总司令走了，宋新华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伸手抓起一块牦牛肉，递给了警卫员。

“这倒不要，可就是……”警卫员把手里的烧牛皮和一把野菜一扬，“发现了这个，首长今晚又要到各单位去宣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哩！”

宋新华站在篝火旁边，目送着敬爱的朱总司令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深情地喃喃自语着：

“草地的标准，革命的标准！”

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想到：将来，这样的供给大概不会再有了，但标准却会留下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和检查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工作。

1977年6月26日

启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滚跌、跋涉，小部队终于走出了这段充满着艰难和危险的烂泥潭。

排长钟彦标踏上了一块大些的草墩，两脚站稳了，把背上的伤员轻轻放下，然后，又往回迎了几步，帮着两个担架员把担架抬过来。这工夫，走在最后的通信员小胡也搀着一个病号跨上了草墩。

突然，小胡尖声地叫起来：“同志们，部队宿营啦！”话刚出口，劲一松，腿一软，他和病号同时跌坐在地上。

钟彦标却没有像小胡那么兴奋。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还在老高处挂着，只是在西北方向，一块乌云正缓缓地漫上来。再向前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块高地上，有一大堆人在活动着。看着这一切，他的心不由得一沉。

自从进入草地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带领本连的三个伤病员赶队了。三天来，他们每天都是出发走得早，宿营歇得晚，就这样，紧赶慢赶，还是掉在了后卫团的后面。现在，天色还早，不是宿营的时候；高地太小，也不是宿营的地方。

“情况不对！”他焦急地想。随即弯腰把伤员背到身上，大声命令道：“快走！”

他们加快脚步赶到了那块小高地。只见这块不过亩把地大的高地上，散散乱乱地挤着五六十个红军战士；有一多半是伤病员。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像他们一样，是掉队下来的。人们有的吵吵嚷嚷，在辩论着什么；有的在拍打着空空的粮袋；有的寻找着野菜；有的干脆在矮树丛间找柴火、生篝火、搭帐篷，准备宿营了。

钟彦标把同志们安置在一簇树丛边歇着，自己在高地上走了一转，这才弄明白：原来兄弟部队有几个伤员在这里休息，后来的一批批赶队的，也就跟着停了下来，于是，越聚越多，就都集中在这里。

吵嚷和争辩还在继续着：

“谁爱走谁走，我可是不走了！”

“对，反正是赶不上大队了，明天早点走还不是一样！”

“不行！”人群里有个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暴雨马上就到，得往前

赶呀！……”

钟彦标循着这个声音望去，只见讲话的是个重伤员，从他那帽角略大的八角军帽上，可以看出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从一个临时绑起的担架上欠起身，喘息着，焦急地摆着手：“同志们！……”

可是，他那微弱的声音却被杂乱的吵嚷声淹没了。

钟彦标看看那越来越近的雷雨云，又望望这混乱的人群，他的心也像这黑云一样沉，和人群一样乱。他知道，在艰苦的草地上行军，当大家和部队一道前进的时候，再苦再累，都还能坚持着往前走；可是，一旦离开了本部队的建制，失去了集中的领导，再遇到什么意外的影响，却容易使人松懈下来。就像握着的一把豆粒子，手一松，散了劲，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他所见到的，正是这么一种局面。

“是啊，这个同志说得对，这样下去是危险的！”他向着那位重伤员看了一眼，想道：这么多伤员病号，远离了大队，又断了粮，而且，一场暴雨就要来了，必须赶快往前走。可是，这五六十个人，就包括了两个方面军、三个军和军团、六个团的番号。这不同建制的人员，这又松又乱的思想情况，怎样才能把大家动员起来，继续往前走呢？

突然，一声闷沉沉的雷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那块浓重的乌云，被风吹送着，已经挟着电闪、带着雷鸣，来到了小高地的上空。他顾不得再想下去了，连忙叫来了通信员小胡和两个担架员，分派他们去把最重的伤病员背到树丛边上来；自己赶紧解开毯子，动手搭防雨帐篷。

可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也迟了。小胡他们把第一批重伤员运过来以后，刚刚走开，他的帐篷也才挂起了一只角，暴雨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了。

雨，来得又突然又猛烈。西北风斜推着急骤的雨点，夹杂着指尖大的冰雹，密集地扫射过来，打落了树叶，冲倒了野草，在混浊的水面上激起了高高的水花。受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本来就乱着的人群，更是混乱了。

钟彦标也被搅得心慌手乱。他随手把毯子盖到了自己刚才背过的那个伤员身上，又转身绕到上风，俯到担架上，掩住一个伤员的上半身。可是，一个人怎么能护得了五六个伤病员？眼看他们毫无遮挡地淋着，冰雹在他们的身上迸散着，他却分不开身。不远处，一个同志正在急急地往一个病号身边爬。钟彦标认出这是那位戴大八角帽的重伤员。看样子那同志想用身体掩护战士，可是，显然气力不支了，一跤摔倒在病号旁边，他就势抱住了病号的头……

钟彦标的心急得像几把刀子在戳、在搅。他一会儿招呼伤员向他这

边靠，一会儿又喊叫小胡快来，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分成几半。

就在这时，忽然人影一闪，一个人大步奔过来。他一边走，一边解着衣扣，然后，两手猛地扯起衣襟，用身躯掩住了两个伤员。

钟彦标一面学着来人的样子，解着衣服，一面向那同志身边靠过去，打量着他。那个同志已经一把年纪了，瘦削的脸颊上生着浓密的胡须。冰雹，正在他的军帽上、肩头上和握着衣襟的双手上，四散飞迸；雨水，顺着浓黑的眉毛和胡须急急地流下来。这些，那人全不在意，只是叉开两腿，稳稳地站在那里，身躯略略前倾，两眼定定地注视着胸前的伤员。在那双眼里闪着关切和焦灼的神情。

突然，他那浓密的胡须抖动了一下，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喊声：

“共产党员们，到这边来！”

这喊声不高，还有些沙哑，却一下子冲进了钟彦标的心。仿佛借着这喊声的冲力，他的心顿时开了一条缝，透进了一线亮光：“是呀，应该号召党员们……”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和那个同志一起，齐声喊道：“共产党员们，到这边来！”

口号，由一个老党员和一个年轻党员同声喊出来，更加响亮了。它压过了雷鸣，盖过了雨声，在这荒凉的草原上回荡开来。

一个红军战士提着步枪跑过来。

那个老同志伸出一只手，挽住了来人的胳膊，两人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第二个，第三个……七八个共产党员，从不同的方向跑来了。有的背着伤病员，有的嚼着没吃完的野菜，有的捂着被冰雹砸肿的伤处。他们来到了这个老同志身边，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像雁行一样一字排开，筑成了一堵人墙，用那些宽阔的脊背，为伤病员遮挡着狂风、暴雨、冰雹。

看着眼前的情景，钟彦标的心头宽松了。他感激地向着那个老同志看了一眼，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向他靠得更紧了。

那同志转过头来，低声问道：“你是干部？”

“是。”钟彦标回答，“红五团二连的排长。”

就在这时，钟彦标看见了那宽阔的前额和两道浓眉下面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明亮、清澈又充满着热情。这是那样一种眼睛：它看你一下，就能深深地看到你的心底；你看见它，就永远不会忘记。

“为什么停下？”问话里透着不满，“为什么不带着同志们走？”

“这……”钟彦标望着这双眼里闪着的严厉的光，慌忙低下了头。他简略地把情况讲了讲，解释着他没有把同志们带走的原因。可是，越解

释自己也越觉得理短。

“不对！”那同志把声音提高了，“单位再多，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嘛！怎么能说没法带呢？”

说话间，暴雨停止了。

钟彦标从老同志的腋下抽出了手，向大家摆了摆，人群散开了。这时，这才发现，老同志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上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把一块用来遮雨的包袱皮收起来，凑近老同志，低声说：“走吧，你的病刚好了点……”

“可这些同志的伤还没好！”那同志抓过包袱皮，随手拧干了。又俯到那个戴大八角帽的伤员身边，帮他擦抹脸上的水点。

伤员感激地点了点头，喘息了一阵，挣扎着欠起身，从怀里掏出装着一小截炒青稞的粮袋子，递给了老同志，说道：“同志，拿去，分给断粮的同志……吃了，好往前走……”

老同志没有接粮袋，却紧紧抓住了那只瘦骨嶙峋的手。

“拿着吧！”伤员恳求地说，“我，我是在党的，本应该……”他又喘起来，说不下去了。

“同志！”老同志深情地低叫了声，把那只手握得更紧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话是对着钟彦标说的：“看，我们有多好的同志啊！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没办法’？”

老同志的话音更低、更沙哑了。钟彦标却从这话音里觉出了深沉的感情，得到了启发。他激动地抬起头，又看到了浓眉下的那双眼睛。它是严肃的，却又那么深情。

“排长同志，”老同志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前年。”

“说说看，为什么要把你编进一个小组、一个支部呢？”

“这……”钟彦标一时答不上来了。

“那么，再问你，”老同志的话更温和了，“我们军队的党支部，不在营，不在团，却在连里，这是为什么呢？”

“知道。”钟彦标回答。就在他入党后上第一次党课的时候，总支部书记讲过：北伐时，在党所掌握的军队里，支部是在团；一九二七年秋天，毛主席领导着秋收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才亲自在连队建党，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从那以后，红军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也顶得住、拖不垮，从不溃散，就是因为连队有了坚强的领导……回忆着这历史的经验，想着老同志问话的意思，他觉得自己的心头更敞亮了。

“知道就好哇！”老同志胡须缓缓展开，笑了，“那么，现在你应该怎

么办呢？”

“我应该依靠党员同志……”

“对，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核心，一个堡垒，”老同志接过了他的话，“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去赶上大队！”

接二连三的启示，使钟彦标的心头完全豁亮了。他猛地把手伸进怀里，掏出那个珍藏的油布小包，打开来，拿出自己的党证，然后，把手一挥，叫道：“共产党员，到这里来开会！”

他高高举起了党证，权且代替了党旗。党证上那红色印章——红星、镰刀、斧头，虽然不大，却像一簇火焰一样，鲜红、明亮，照耀着草地，照耀着会场。连伤病员在内，十五个来自各个部队的共产党员，围着这一簇火焰，聚集在一起。就在这千万年人迹罕至的大草地上，这些被饥饿、寒冷、疾病、战伤折磨着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集合起来了，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

党员大会在庄严地进行。钟彦标简要地向大会报告了情况之后，热烈的讨论开始了，一项项提议提出来了，一项项决议做出来了。大会决定：组成临时党支部，钟彦标同志被选为临时支部的书记。大会议决：所有党员，拿出自己的粮食，分给断粮的同志。会议又通过决议：每个党员负责把本单位的同志组成班组，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伤病员继续前进！

开会的工夫，那位老同志一直坐在那个戴大八角帽的伤员旁边，双手交叉在胸前，抱着两个湿漉漉的臂膀，头微微偏向一侧，亲切地微笑着，注视会议的进行。

钟彦标看见，在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里，流露着高兴和赞许的神情。

当通过了最后一项决议，钟彦标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老同志举起了手：“我提议，大家唱支歌！”

这个提议，使本来就燃烧着的战斗热情更加炽热了。好几个同志发出了附议的喊声。

老同志站起来，用那充满感情的胸音唱了个起句，然后，胳膊猛然一挥，歌声，随着他的指尖爆发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开始，只是到会的人在唱；很快，整个高地上，都响起了这支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歌曲。歌声，震荡着荒凉的草原；歌声，激动着每个人的心……

就在歌曲终了的时候，一个骑兵通信员奔来了。他跃上高地，勒住了马，大声问道："周副主席在这里吗？"

"周副主席？"钟彦标一愣。这时，他看到，那位老同志把两只手猛然一收，结束了这激越的歌声，然后慢慢走过去，从通信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信。

啊！是他？！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是他，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顶风冒雨，用自己的病后的身躯，掩护着伤员和病号！是他，和战士们一块开会，一起唱歌，并用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着干部，带领大家，在这大草地上胜利进军！

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急，两眼也湿润了，连忙整了整衣服，大步向周副主席走去。

"谢谢你呀，支部书记同志！"周副主席收起了信，向着他亲切地点了点头，"我可以把你们临时支部的情况向后卫团党组织报告。行政上，就指定你担任收容队的队长！"

"是，周副主席！"钟彦标立正回答，"我一定带着大家赶上队伍！"

"好！"周副主席握住了钟彦标的手，嘱咐道，"同志！往后要记住噢，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伟大的党的一部分，都要团结和带领群众往前走！"

钟彦标严肃地答应了一声："是！"

就在这一瞬间，他又看见了浓眉下的那双眼睛。在那双眼睛里，他看到了亲切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

周副主席走了。他迎着冷风、踏着泥泞，向前走了。

钟彦标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周副主席的背影。

那高大的身影，渐渐远去了，但是，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那慈祥的神情，那洋溢着关切、严格而又满含深切期望的目光，却永远留在了他的心头。

他觉得，这双眼睛注视过他，并将永远注视着他，看他继续长征的路走得怎么样，看他今后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看他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战斗和生活！

1977年7月12日

路标

天边上，最后那一小块挂着晚霞的云彩，轻轻飘闪了一下，眨眼工夫就消失了。夜色，像块奇大无比的灰布，悄悄地伸展开来，罩住了整个草地。一时，远处那起伏的丘陵，近处那开满野花的水草、成簇的芭茅、矮树，都由清晰变得模糊，最后看不见了。高高的天空里，星星却一颗接一颗地跳了出来，那么多，那么亮，又那么遥远。

通信员罗小葆一手拄着那根用来探路的木棍子，一手抓着腰间那块小木牌，呆呆地看着这夜幕四合的情景。他的心也像被这夜色紧紧包住了，沉重又有些慌乱：到处都这么黑沉沉的，可该往哪里走？

过去的六天里，小罗都是跟在连队里走的。在草地里连续行军，自然很是艰苦：天上不是暴晒的太阳就是急雨冰雹，脚底下是走不完的水草烂泥，肚子里装的是野草野菜；再加上那双不争气的脚，草鞋磨破的地方被污水泡烂了，走起来钻心地痛。可不管怎么说，跟着大队走，总还是好过些：前边有连长带队，后边有指导员收容，用不着打问路线，也用不着辨别方向；他只要把自己那块心爱的小木牌往一班老班长背包上一挂，瞅着它一步不落地走就行了。那块识字用的木牌，比一本书略大点，刮得溜平，上面还刷了两遍桐油。这是在遵义地区休整的时候，老班长给他做的。就从那时候起，他每天请小文书在上边写上几个生字，然后一边走，一边认，一边比画着。就这样，从乌江边一直走到了雪山草地，又坚持着在草地里连续走了六天。

谁想到，就在今天，他的生活忽然变了样。中午时分，部队遭到了反动骑兵的突然袭击，老班长在战斗里负了重伤。就在老班长被扶上担架的时候，他突然挣扎着欠起身，把识字牌递到小罗手里，指着上面新写的“北上抗日”四个字，问道：“都认识啦？”

“认识……”小罗的喉咙哽住，说不下去了。他扑到老班长的怀里。

“意思呢，都明白了？”

小罗抬起泪眼，望着老班长那被一圈胡楂儿围着的干裂的嘴唇。昨天，它曾经一边嚼着野菜，一边给他讲解过。

“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个战略问题哩！”老班长把小罗抱紧了，像过去一样讲起来，“敌人，要把我们红军逼到西南边的雪山地区，让我们扎

不下根，建不成根据地……”他把声音提高了，“不，我们不上当！我们的毛主席说：往北走，出草地，到陕北，去……”他急剧地喘息起来。

“去迎接抗日高潮！”小罗一下子把话接过来。

“对！”老班长胡楂子松开，笑了。他喘息了一阵，断断续续地说道：“往后，要自己学啦，……过去学的，不要丢了；……新的，要学会……”话没说完，就昏过去了。

罗小葆哭着扑到老班长的身上。直到连队集合了，担架员抬起了伤员，他才想起要去给老班长弄点水喝。可是，当他找来了一小碗干净的清水的时候，连队已经走远了。于是，他掉队了。开始还能随着收容队走，后来越掉越远，终于一个人落到了这草地的黑夜里。

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跟在队伍的行列里是多么幸福，也真正感到了辨别方向的重要。“到底应该往哪儿走呢？”他望着黑暗而又荒凉的草地，默默地想着：“找土地庙？没有。摸大树？也没有……”

突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他打了个寒战。这下子他想起来了：白天行军的时候，风是从左前方吹来的。他忙把一个手指伸进嘴里，含热了，又拿出来一试。好，风向找到了。他高兴地用木棍探到面前的一个草墩，然后迈脚走向前去。

一个个草墩被他踩到了脚下，一道道烂泥河沟被他跨过了。到底走了多久、多远，他不知道。只是傍晚时吃进肚里的那碗野菜，早已消化完了；瞌睡一次次袭来，眼皮直打架。为了不想那咕咕响的肚子，也为了驱除睡意，不致掉到泥潭里，他边走边复习着白天学来的生字。

“抗，抗日的抗……”他跳过了一道水沟，踏上了一个小土包，“这‘提手’，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正在他边想边走上土包的时候，忽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星火光。这火光，被草地的水气笼罩着，发出一环环色彩斑斓的光圈，映照着这黑沉沉的草地，也照亮了罗小葆的心头。顿时，什么饥饿、疲劳、瞌睡、脚痛，通通忘记了。他欢叫了一声，朝着火光大步奔去。

火光，是从一块很大的高地上发出来的。高地上，到处是人。一堆堆篝火余烬的旁边，同志们有的躺着，有的背靠背坐着，都在香甜地睡着——看样子，部队宿营已经多时了。只有一堆篝火还在燃烧着。火苗在缓缓跳动，把蓝色的细烟轻轻地送进昏暗的空中，树枝被火舌舔着，发着咝咝的声响，不时“啪”地爆裂开来，炸出的火星四散飞迸。

罗小葆小心地绕过睡觉的同志们，走向火边。直到他把两只冰冷的小手伸向火堆的时候，这才看见对面还坐着一个同志。只见这个同志坐

着一个小衣包，一只臂肘靠在一只铁皮箱子上，膝盖上搭着一张地图，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看一会儿，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拿红铅笔在图上做上个记号。

就在这个同志仰头思索的时候，借着篝火的光亮，罗小葆看清了：这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同志，头发好久没理了，稍稍长了些；发梢被夜雾打湿了，挑着几星细小的露珠。在那宽阔的前额下面，是一双明亮、慈祥而又充满智慧的眼睛；只是不知为什么，在他想事的时候，眉头皱着，有点不大高兴。

“这一定是位领导同志，”罗小葆看着他那双透湿的草鞋，看着他那卷起的裤腿上和小腿上的泥点，暗暗想道，“在泥水里走了一天，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工作哩！他这工作一定很重要！”

他看着那个同志手里的地图，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终于使他憋不住低低地喊了声：“报告！”绕过火堆，走了过去。

那个同志慢慢地抬起了头。

罗小葆端正地敬了个礼，用他那孩子的声气说道：“我是‘勇敢部’三连的通信员，掉队了！”

“‘勇敢部’的？”那同志微微笑了笑，“怪不得这么勇敢，一个人赶上了大队！”

看着这慈祥的笑脸，听着这亲切而又幽默的话，罗小葆的拘束一下子消失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指着地图说：“你是领导同志，你一定知道明天的行军路线，能不能……”

“路线，当然有啰！”领导同志抓住了小罗的手，拉他在铁皮箱子旁边坐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圈，说道，“看，一直往北，走上半天多点，就是班佑——就走出草地了！”

“真的？！”罗小葆高兴地叫了声。

“那是明天的任务，现在嘛……”领导同志从箱子上拿起两根笔杆，在面前的一个搪瓷饭盒里搅了搅，然后，掏出条粗布手帕垫着，把饭盒拿起，搁到了铁皮箱上。

“来，先开饭！”领导同志用笔杆夹起了一粒胡豆，吹了吹，轻轻放到了小罗的手心里，“看，这就是你们‘勇敢部’的前卫送来的。吃呀！吃了，你就更勇敢喽！”

说完，他把笔杆递给小罗，然后从文件箱上的一个大铜墨盒底下抽出一张纸，动手写起字来。

罗小葆顾不上再说什么了，他挑着野菜、捞着胡豆吃起来。因为饿

了，也因为这位领导同志那亲切的态度，他吃得特别香甜。一边吃，一边看着，只见那领导同志的大手正紧握着铅笔，在飞速地写着什么。

“他这工作一定很重要！”看着，罗小葆想起了自己的识字牌。这才发现，饭盒里总共不过四五十颗胡豆，已经被他吃掉了一多半。他连忙停住了手，把饭盒推到了那同志的手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领导同志却没有注意。他端起饭盒，大口喝了两口野菜汤，又随手递给了小罗。

“不，我也还有任务哩！”罗小葆推开饭盒，把擦干净了的识字牌放到领导同志面前，要求道，“我今天的课还没上哪！同志，教我几个字吧！”

“学习？好！”领导同志看着识字牌赞许地点了点头。他拿起毛笔，转身把笔尖在身边草叶上的露珠里蘸了蘸，又在墨盒里匀了匀，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

他用笔尖指点着，逐字念着：

“向、北、前、进！”

罗小葆也跟着念：“向北前进！”

“向，就是方向的向……”领导同志逐字讲解起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慢，讲得那么仔细，又那么清楚。

罗小葆用心地听着。随着讲解，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在向着北方，向着陕北的高原大步前进。

“字，就这么讲。”领导同志讲完了，又和蔼地问道，“那么，为什么要‘向北前进’呢？”

“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那里离日本侵略者近呀！”

“还有呢？”

“还有，”小罗歪着脑袋想了想，“那里有陕北根据地，我们红军可以休息、整顿、发展……”

领导同志点点头，高兴地笑了。他亲切地揽住了小罗的肩膀。罗小葆也向他偎近了些，靠到了他的肩膀上——这宽阔的肩膀，是多么温暖啊！

“可是，……”稍停，领导同志从墨盒底下拿出了一张纸片，向小罗抖了抖，说，“有人打了个电报来，主张往南走，再过一趟草地。”

“什么？”罗小葆一怔，连忙欠起了身，“怎么行！？那不是往后倒退吗！”在他眼前出现了南边那荒凉的雪山区域，还有那刚刚走过的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在这草地上，浮出了老班长那亲切的面孔。他认真地争辩起来，“怎么还能再走一趟草地？草地南边根本不能建立根据地呀！不

行！”他不知不觉把话音提高了，“不同意！你就说：红军战士罗小葆不同意，还有，老班长也不同意！……”他越说越激动，好像提出那个主张的人就在眼前似的。直到看到领导同志亲切注视着他的那深邃的目光，才停住了嘴。

“是啊，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领导同志缓慢地点了点头，“这么说，小同志，你的意见是：不能往南走？”

“不能！我要是见了毛主席呀，我就跟他说：往南走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罗小葆肯定而又自信地大声答道，“同志，你不信去问问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领导同志点了点头：“同意！”

“这可是战略问题呀！同志！”看到领导同志很注意地听他讲话，罗小葆心里很高兴，他认真地说道，“你是领导同志，你要告诉毛主席，告诉党中央，批评那个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狠狠地批评他！”稍停，他又拽了拽那个同志的衣袖，嘱咐道，“你一定要告诉啊！”

领导同志没有答话。他默默地看着罗小葆，把自己那只大手慢慢地伸过来。

罗小葆举起自己那干瘦的小手，放进了那只大手里，使劲地握住。就在这一瞬间，罗小葆又看见了那双慈祥而又充满智慧的眼睛。在那里面，他看到了亲切而又喜悦的光辉。

领导同志和小罗握过手，又伏在文件箱上写东西了。

罗小葆把识字牌拉到面前，仔细端详着这四个大字。他竖起食指比画着，口中念着：“向北前进！”一边念，一边看着那只大手在飞速地写着。

他又一次想到：“他的工作一定很重要！”

是的，罗小葆，他站在红军的行列里，跟着毛主席从雪山前翻越到雪山后，从草地南端走到草地的北沿，他凭着一个红军战士的忠诚，和一年来受到的党的教育，认识到毛主席指出的北进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红军，虽然走过了山山水水，却还不懂得革命道路的崎岖不平。他不知道，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在与野心家张国焘搞机会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进行着一场严重的斗争。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学着写这几个字的时候，这位教他认字的老师、这个伟大的人，已经用他那只大手把这四个字写到了面前的纸上，写进了一个重要的文件里，写进了现代革命的历史里。他也不知道，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向北前进”这几个字，像那明亮的北斗星一样，为党、为革命、为正在长征中的红军部队，指明了方向，决定了历

史的进程。

罗小葆念着，认着，写着，把这几个字记在了心坎上。这四个字和领导同志的讲解把他引向了北方，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仿佛眼前这一堆篝火化成了一簇花，像他家乡的映山红一样的花，这是陕北根据地。经过战斗、学习，他长大了，能像小文书一样，把领来的行军路线上的字都念出来了……就在这时，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揽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拉向胸前；他的脑袋枕到了一条腿上，接着，又有一件什么东西盖到了心口上。好暖呀……他睡着了。

罗小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一骨碌爬起来，揉了揉眼睛，就看见东天上一抹朝霞正在上升、扩展，在广阔的草地的东侧，一轮红日正跃出地平线，把整个草地照得透亮、火红。

这时，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战士走过来，微笑着说道："毛主席要我等部队出发的时候再叫醒你。"

罗小葆惊住了："毛主席？"

"是啊，昨天你不是和他一起待了半夜？"警卫员从罗小葆胸前把一件蓝色的半旧毛衣拿起来，又把一条手帕和十几颗胡豆递给他，"毛主席说，行军路线已经写到你的识字牌上了。他要你把胡豆吃了，用手帕把脚好好包一包，勇敢地赶上队伍！"

罗小葆急问："毛主席在哪儿？"

"在前边！"警卫员朝北一指，"带着部队出发了。"

罗小葆激动地接过手帕、胡豆，又抓起身边的识字牌，一跃而起，向着部队走去的方向奋力跑去。

红军长征的部队，正一路路、一行行，汇成几路纵队，踏着开满鲜花的草地，向北走去。他们走着，在没有路的荒凉草地上踩出了路。

罗小葆跑了一程，来到了一棵丈把高的树下。他停住了脚，注视着正在走向前来的红军队伍。突然，他拆下了一截树枝，把他那心爱的识字牌牢牢地挂在树杈上。

"向北前进"四个亮闪闪的大字，像一个金色的路标，指向革命进军的方向。

罗小葆深情地向着路标看了一眼，然后，弯腰用手帕包好脚上的伤口，系紧了草鞋的鞋带，大步走进行军的人群里。

他沿着这条路迎来了胜利，他还要沿着这条路胜利地走向前去。

1977年7月22日

歌

集合号声刚刚落音，连队就集合好了。红军战士们整齐地站在路边的山坡上，七十多双眼睛都定定地望着自己的连长，等待着行军命令。

“同志们！”连长古明义朝着远处那座堆满积雪的山顶一指，说道，“我们就要翻越这座大雪山了！”

他的嗓音还是像往常一样洪亮，可他的心头却像压上了一座山。他看着战士们身上那单薄的军衣，目光在一个个补丁和破洞上扫过。现在，同志们迎着三月的寒风站在这里，而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踏冰踩雪去爬那荒无人烟的大雪山了。雪山，对于他和他的连队来说，并不陌生。当他们这个军团还属中央红军建制的时候，就曾经翻越过有名的夹金山。只凭那次的经验他也知道，只要红军战士们军衣下边的那颗心还在跳，他们就会顶风冒雪往前走。但是，自从归入四方面军建制以来，半年多的艰苦转战，特别是接连过了两次草地、受到了种种折磨之后，眼前翻越雪山的斗争，却是更加艰难了。

于是，他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前卫部队传来的情况，仔细地讲起了过雪山的注意事项。

就在他快要讲完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几匹马飞快地奔驰过来。走在前面的人纵身下马，急匆匆向连队走过来。

古明义定睛注视着这熟悉的身影：宽阔的肩膀，健壮的身躯，一身灰布单军衣被宽宽的皮带紧束在身上。慢慢地，面容也看清了：方方的脸庞，一双和善的眼睛，眼角和嘴边，刻着深深的皱纹。那平直的浓眉，几根过长的眉毛上，挑着霜花。因为走得急，喘息着，吐出一团团热气。

古明义认出了来人，激动地向连队喊了声：“立正！”然后转身跑上前去，立正敬礼，喊道：“朱总司令！”

“哦，是江西老表嘛！”朱总司令招招手，慈祥地笑笑，照直向着队列走去。

古明义心头热了，连忙跟在后面。

朱总司令放慢了脚步，在战士面前缓缓走着，忽然，他停住了脚，伸手从一个士兵战士背的工具袋里抽出了一把斧头，拿在手里看着，又

扬起左手，用那粗大的拇指轻轻试着锋利的斧刃。他笑得更慈祥了："这也是从江西带出来的？"

"是。在瑞金装备的。"年轻的工兵排长亮起他那唱山歌的嗓子大声地回答，"在草地里我们也天天用、天天磨！"

"好！好！"朱总司令赞许地点点头，又走到炊事班长老肖的身边，摸摸他背上那只擦得锃亮的大铜锅，又摸着他的肩膀，深情地问道："身体怎么样，老同志？"

"这，……不要紧！"老肖把手里正在捆着的一把野草根一扬，"要是能搞到点辣椒，保证全连安全地爬过雪山……"

"过雪山，可不只是你们一个连……"朱总司令的话刚开了个头，忽然又发现了什么，大步走到小理发员的身边，拿起了他腰间的竹笛，认真地问道："能吹吗？"

小理发员调皮地一笑："能！"

"好东西啊！"朱总司令轻轻地抚摩着笛子，笑容却慢慢消失了。

他挥了挥手，命令连队坐下休息，然后转回身来，注视着古明义，突然说道："这座雪山半腰，雪线下边一点儿，靠右手有个小松林！"接着讲了讲，松林离山顶有多远，哪边有段可以避风的断崖，哪边有块可以搭帐篷的平地……

古明义注意地听着，心里却不由得暗暗惊奇：这位操心着全军的总司令，可还记得这么个小松林，而且知道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你们就要到那里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介绍过小松林之后，朱总司令开始交代任务了。原来，四方面军一个医院就在这个军团的后面跟进。他们抬着伤员和病号，行走困难，当天翻不过山。雪山上不能停留，而且如果不在正午以前翻过山顶，风暴一起，过山就很危险。现在，要求他们这个连队在那距山顶不太远的松林里，为医院设一个临时营地，帮助他们过一个夜晚，第二天再平安地翻过大雪山去。

"是。"古明义望着朱总司令那挂着冰霜的脸，洪亮地应声，"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嗯，这任务很艰苦，可是很重要！"朱总司令向前跨了一步，"我这就跟你们军团首长讲，你们马上开始行动！"他握住了古明义的手，话音更亲切了，"把你们手里的工具都动起来，将竹笛吹起来，响起来，让兄弟部队和受伤生病的阶级兄弟们吃得饱、歇得好，让他们暖暖和和，让他们开心地笑！"

"笑？！"古明义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他一愣，笑了。

朱总司令却没有笑，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是啊，在艰苦的时

候，笑，也是个任务啊！”说罢，他又亲切地摸了摸小理发员的脑袋，嘱咐道：“到时候，你这笛子可得吹响点儿呀！”

马蹄声渐渐远去。朱总司令又匆匆地走向别处去了。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雪山上行进的时候，还是斧头锯子在松林里响起来的时候，甚至在临时营地已经搭成，迎接第一批兄弟部队的时候，古明义都在回味着这次会见，思索着朱总司令对于任务的指示。他觉得好像已经明白了，但又似乎觉得这次任务有些不比寻常，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他还没有真正弄清楚。“任务，的确有点特殊，”他默默地想道，“可是，这么一个连队的设营，为什么总司令要亲自来布置呢？”

傍晚，在这高高的雪线上，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一个临时的营地建立起来了。就在松林的正中，树木被砍倒了，开出了一条宽宽的通路。通路的两旁，搭起了一所所木棚，木棚里，所有透风的墙缝已经被松针塞得严严实实的；地上铺上了厚厚的松毛、落叶。那里是伤病员睡觉的地方。通道尽头的林中空地上，燃着几堆熊熊的篝火。火焰像一大匹红绸在飘闪……第一批担架和搀扶着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已经被连队的同志们簇拥着，来到了篝火旁边；后面的队伍，正陆续赶向前来。这些带着伤病、忍着饥饿，和狂风飞雪、崎岖山路搏斗了一天的人，来到这个“家”以后，并没有像古明义想象的那样，疲乏地倒在草铺上，却像是进了闹市一样，敬礼呀、握手呀、跳呀、叫呀……篝火边顿时欢腾起来。

看着这感人的情景，古明义心头一亮，刚才思索过的问题，似乎清楚了许多。他把迎接战友的事情交代给工兵排长，自己向着林边的一处断崖走去。

起风了。山风搅起了松涛，把山顶的积雪撒进了松林。

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声音突然飞扬起来。这是一个人在吹奏着竹笛。清亮的笛声，开始只是轻轻响起，仿佛是一根细丝，从这山呼海啸的松涛里抽出来，在篝火的火苗上，在林边灌木丛凝结的冰花上缭绕，接着，沿着参天的松树，一下子冲上了云霄，变成了“兴国山歌”的曲调。

“哎呀喂！——山歌不唱不开怀……”和着笛声，一曲山歌响起来了。古明义听得出，这是工兵排长在唱。

山歌刚落音，掌声里又传来了一个女同志的声音：“唱不来嘛！……”听这四川口音，显然是方面军医院的一个女战士。这推托的话音才出口，高亢的“清江号子”已经在林间回荡着了。

仿佛被这歌声推送着，古明义快步来到了一处避风的断崖边。那里，也燃着一堆篝火，火上支着大铜锅，锅旁边，一个兄弟部队的病号端着个瓷碗喝着开水，一个炊事员正把青稞面疙瘩放到沸腾的锅里去，炊事班长老肖拿着勺子在锅里搅拌着。他们都在动情地听着歌声。

古明义不禁惊奇地叫出了声："哪里来的面粉？"他知道连队已经断粮三天了。为了设营任务，他才批准每人吃二十粒炒黄豆。

炊事员向着老肖努努嘴："是他的。他从二次过草地就吃……"

"瞎说什么，快下锅！……"老肖生气地喝了一声，却"咕咚"一声栽倒在锅边上了。

古明义慌忙抱起了老肖，那个病号爬过来把半碗开水凑到了老肖嘴边。

"他不让我说……"炊事员把手伸进了老肖的口袋，抓出了一把东西送到了古明义眼前。那是一些草根、树叶和两穗松花。"这面粉是他省出来的，刚才说，兄弟部队遇到了困难，是吃它的时候啦！……"

喝了口热水，老肖缓过气来了。昏迷里，他低声叫着："快盛呀！给……给兄弟部队的同志捞稠的……"

听了这话，病号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一下子扑到古明义的肩头，哭出了声。"同志，"他一边哭，一边抽抽噎噎地说道，"我知道，你们是中央红军的部队，你们对我们……"

"我们都是党的革命军队！"一个低沉的声音传过来，"都是红军！"

几个人吃惊地抬起头，只见是朱总司令。他正站在锅边，一手托个小纸包，一手往锅里撒着辣椒粉。

一时，大家全愣住了。

风，更大了；雪，更紧了。但是，歌声却没有停止。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唱了，而是成百的人在合唱。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口音、属于不同单位的红军战士们，对着这千万年积雪，同声唱着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团结战斗的歌。

歌声里，古明义搀着老肖，炊事员扶着病号，来到了朱总司令身边，和他紧紧靠在一起。

朱总司令正在专注地听着歌，见他们过来，抬手向远处一指，深情地说道："知道吗？党中央带领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到达了陕北，最近又取得了东渡黄河的大胜利！毛主席在等着我们哪！"

古明义注意地听着。

"没有什么'你们''我们'，都是一个阶级的亲兄弟！"朱总司令猛一抬眼，抖掉了长眉上的霜花。他像是对同志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

道："什么人也不能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红军！"

稍停，他张开两手，抱住了两边的同志，说道："同志们，记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才能够胜利！"

"是。"这时，古明义觉得刚才思索的问题更加清楚了。他庄严地回答："总司令，我明白了！"

总司令微微摇了摇头："你们将来会明白的！"

说罢，他转身走开了——这个把温暖、欢笑和亲密无间的同志爱带给红军部队的人，这个用革命真理和细致的组织工作，使红军战士的心更紧地贴在一起的人，自己又走到那弥天的风雪里去了。

"将来？……"古明义望着朱总司令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

是的，他回答得确实早了些。他真正明白，还是在一年以后。那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他知道了，就在这些日子里，张国焘这个反党野心家，利用党的困难，耍尽阴谋诡计，妄想分裂党、分裂红军。他也知道了，当时，朱总司令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仍然坚定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团结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与张国焘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就在这时，他又想起了这段艰难的征途，想起了这次幸福的会见，想起了这难忘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想起了敬爱的朱总司令那慈祥的容颜和深刻的指示："团结，就是胜利！团结，才能够胜利！"

"将来……"他更深沉地思索起来。

1977年7月24日

“同志……”

草地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洗了根皮带的工夫，雨住了，风停了。

谭思云把冲洗干净的皮带系在腰间，往紧里扎了扎，伸手捡了几粒大些的冰雹填进嘴里，就借着树叶上滴下的水洗起草根来。进入草地已经快半个月了，粮食早已吃完，连能吃的野草、野菜也被走在前面的部队吃光了，只好挖起了草根。

正洗着，忽然传来了一声战马的嘶鸣。

谭思云高兴起来了。在他的眼前，顿时浮现了一匹高大的战马。那是一匹大青马，身长，裆宽，结实的腰胯上生着一团团毛旋……他连忙把草根收起，塞进皮带里，背起枪，弯腰钻出树丛，向着马叫的方向奔去。

可是，当他看清那支小队伍的模样时，脚步不由得放慢了。只见走在头里的一个干部，牵着一头驮着病号的骡子，缰绳挂在他那只断臂的肩头上，另一只肩上扛着两支步枪，手里还扶着一个病号。在他后边，一队伤员、病号互相搀扶着，脚步蹒跚地走来。

那干部看见了他，笑了笑：“小鬼，掉队啦！把枪放到马背上……”

谭思云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

找那匹大青马的事，还是过大雪山的时候闯到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心里的。那天，已经看到雪山顶了，也是最艰苦的时刻；雪更深了，山更陡了，汗湿的裤腿，早已变成了硬邦邦的冰筒子。尤其难耐的是空气稀薄，气喘不出来，脚迈不动步，谭思云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身子一歪就向着山崖边倒下去。这时，只听得一声洪亮的喊声：“同志——”接着，一只大手拦腰抱住了他。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倚在一个同志的肩膀上。他侧脸望去，只见这个同志身材高大魁梧，宽阔的肩膀，宽阔的脸膛，引人注目的是，在那厚厚的嘴唇上蓄着一抹浓黑的胡子。呼出来的热气随时凝结了，在胡子梢上挂上了两串冰凌。在那挂着雪花的两道浓眉下面，一双大眼正亲切地看着他。他这才发现，那同志另一只手里还挽着一个战士。就在这时，那匹大青马过来了。那个同志朝着牵马的高个子老马夫喊了句什么，然后抓起谭思云的手，一下子放到马尾

旁边的一条皮带上："抓紧喽！让它帮你一下！"说罢，又拉起了后面一个战士，向前走去。

拉着马爬山，就容易些了。可是，在这一匹马的前后，连拖带拉足有六七个人。马在吃力地爬，人在用力地拉。就在翻上山顶的时候，"咯嘣"一声，他手里那根皮带断开了。

就从这个时候起，谭思云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搞到一条皮带，交给那位饲养员，给那匹马换上。特别在他知道了大青马是谁的乘马以后，这个心愿就更强烈了。"啊，是他的马？！"他仿佛又看见了那挂着冰雪的脸庞、浓黑的胡子和那双关切的眼睛。"他在指挥着整个方面军长征和战斗，可马肚带却是断了的……"就在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休整的期间，他终于在一座喇嘛庙里捡到了一块牦牛皮。他又是冷水洗，又是开水烫，用心地去掉了牛毛，把里皮刮净，制得通明透亮，然后裁开、接好，搞成了一根长长的皮带。自打那以后，他就把皮带捆在腰间，开始在这茫茫的草地上找那匹大青马了……

看看不是他要找的马，谭思云失望地叹了口气，从腰间抓出把草根，填到骡子嘴里，转身又向前走去。

一个个草根盘结着的草墩，在他的脚下颤动着；一道道混浊的水沟留到身后去了。傍晚时分，他爬过一列土岗，终于看到了一缕缕袅袅的轻烟——部队开始宿营了。他忙把皮带又往紧里扎了扎，大步向前跑去。可就在这时，他进入了一段最艰险的沼泽地带：这里的水草特别稀，烂泥又特别深。一汪汪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绿色的水泡。他正轻脚轻步地慢慢走着，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叫。他扭头看去，只见离他约莫两丈远处，一个同志陷入了烂泥，整个身子正在往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他连忙跑过去。刚在一块硬实的草墩上站稳，只见那个同志一只手正高举着步枪，枪筒上还绑着一团草根；看见有人来了，便拼着全力把步枪扔了过来；这时，水已经接近那鲜红的领章了。"怎么办？"走过去拉是危险的，救不出人，还会同归于尽。就在这一刹间，他眼前闪过了那浓黑的胡子，那双亲切的眼睛。他像得到了什么启示，随手解下腰间的皮带，大喊一声："同志——"猛地把皮带的一端甩了过去。皮带，落到了那个同志的手边，又被紧紧抓住了。他双脚站稳，拼着全身的气力拉着皮带，吃力地把这个同志拖出了泥潭。

谭思云把这个奄奄一息的阶级兄弟抱在怀里，一边扬起袖管，轻轻擦着他嘴角上的烂泥，一边喘息着、积蓄着力气。过了一会儿，他把皮带挽了一个扣子，轻轻套住那个同志的臀部和肩膀，把他揽在自己的背上绑紧了，在胸前打了个死结，然后，双手按住地皮，向着轻烟升起的

方向慢慢爬去。

一步，两步，三步……

从危险的泥潭爬出来了，篝火的火光已经看得见了，篝火边的人声也隐隐约约听得见了，可是，人们的影子怎么晃动起来？他正要说句什么，眼前突然爆起了一阵金星，一口鲜血涌到了口边。他昏过去了。

谭思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簇篝火的近旁，一条皮带还放在手边。那个被他从泥潭里拖出来的同志，显然已经缓过劲来了，正在篝火边忙着。见他醒了，连忙端起一只破铜瓢，脚步踉跄地走了过来。他拿根树枝，从铜瓢里夹起一块东西，吹了吹，送到了谭思云的嘴边。

谭思云咬嚼着，哦，是肉，好香啊！他一连吃了几口，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兴许是牦牛肉吧！"那人摇摇头，"刚才发下来的，每人分了拳头大一坨。"

肚子里有了东西，人就精神多了。他坐起身，把枪擦了擦，又抓起那条皮带，慢慢地在篝火中间走着；他想找点干净水再把它洗一洗。

他正要绕过一大堆篝火的工夫，忽然一个面孔一闪，原来是那个大个子老马夫。只见他正坐在火旁，整理着一堆草根，整着，不时撩起衣襟揩着眼睛。

"嗨，可找到你啦！"他一下子扑过去，把那条皮带塞到了老马夫的手里，"给！"

"什么？"马夫抬起一双红肿的眼睛，惘然地望着他。

"给那匹大青马……"

他的话噎住了。他看见老马夫郑重地拿起皮带，仔细瞅着，瞅着，猛然捂住脸，哭出了声："大青马……没有了！"

"啊！"谭思云惊呆了，"哪里去啦？"

"你，你们刚才没有吃马肉？"老马夫抬起了泪眼，抓起一把草根，伸到谭思云面前，"这，胡子不让讲……看，他饿了两天啦，又不肯吃马肉，要吃草……"他又哭起来了。

就在这时，一个浓重的声音传过来："看你，吓唬个娃娃干什么？"

谭思云一愣，抬头望去，又看见了那高大的身躯、宽阔的肩膀和脸膛。不过，那唇边的胡子没有挂着冰雪，却挂着深情的微笑。他连忙站起来，却被这个叫作"胡子"的人按住了："听他瞎扯，猴子偷走匹马有什么要紧！"他笑得更舒展了，"猴子，看见军队骑马、藏民骑马，它也要学呀……"

谭思云看着那浓密的胡子，那开心的笑脸，他一时搞不清首长讲得是真的还是在说笑话。只是，他感到了话里包含着一种对他安慰的意味。他看到了一颗伟大的心。可是，他，他怎么能没有马啊！他心头一酸，眼泪也呼地涌了出来。

“就算没有了马，又有什么要紧？”胡子从马夫手里拿过皮带，轻轻抚摩着，“最要紧的是人！”他的话越说越慢了，“艰苦的斗争，使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这就培养了人！这样摔打出来的队伍，比钢结实，比铁硬！”

谭思云和老马夫擦干了眼泪，注意地听着。“将来，我们会有马的。”他把皮带的一端伸进火里，拨弄着火炭，“像你这小鬼也会有马，当骑兵……”

忽然，他停住了话，对着皮带盯视着。皮带被火一烧，噼噼啪啪一阵响，立即冒起了一片油泡；一大滴油落进火里，发出了扑鼻的香气。

他举起皮带仔细看着，又掰了一点儿填进嘴里嚼着。突然，他一拍大腿叫起来：“吃得嘛！”

谭思云凑过来：“能吃？”

“这样一烧，再放进水里一煮，嘿！”他抡起皮带敲了一下谭思云的鼻尖，“要是加上佐料呀，我能烧得它让你流口水！”

说罢，他一推军帽，大声地笑了。

“对，皮鞋底子、皮斗篷、腰带、马缰绳……多得很嘛！”他扬起大手，扳着指头，越说越高兴了，“我们都把它们动员起来，让它们到肚子里面去为革命出力，咹……”

他提起皮带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对着谭思云说道：“同志——你帮助了我，帮助了革命！不要紧，我们有马……我们会有马的！”

他又纵声地笑了。那爽朗的笑声，在广阔的草地上飞散得很远、很远……

这天晚上，谭思云在篝火旁边，睡得很香。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手里的那条皮带，变得老长老长，整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抓着它，一眼望不到头……忽然间，每个人手里的一截皮带都成了一副辔头，都笼着一匹马……他纵身跳上了马背，抬头一看，总指挥就在最前头，那匹大青马放开四蹄，向前奔驰。他也一扬马鞭，紧跟在后面驰向前去……

这是一个十七岁的红军战士常做的梦。他们喜欢这样的梦，因为它比真实的更真、也更美好。

1977年7月26日

虹

一

草地，苍茫无边一水草地，空旷而又荒凉。

就在碧草苍天相接处，有两个活动的黑点慢慢地移向前来。走近了，可以看得清楚，是两个红军战士，互相搀扶着在小草泥淖里艰难地跋涉。

走在左边的一个，身材高大魁梧，一张大方脸上，布满了半寸多长的浓黑的胡须，一双眼睛大而有神，他是连长肖国成。只见他把驳壳枪插在背后，左肩挂着两支步枪，右手搀着司号员秦宜栋。小秦十四岁，长着一张秀气的脸。头发大约许久没理了，长得老长，被风吹得一飞一飞的，倒像个女孩子。他右胳膊负了伤，小臂用根带子吊在胸前，手却紧握着胸膛的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他心爱的军号。两个人尽力合着脚步，蹒跚地走着，从这个草墩跨到那个草墩上；遇到稍宽些的地方，肖国成用力一提，就把小秦提了过去。

走着，小秦向肖国成靠了靠，小声地说："连长，再给点炒面吃吧！"

肖国成胡楂子一抖："不！"

小秦哀求："给一点点，指头那么大一点点。"

肖国成厉声地说："不行！"

"哼，真凶！"小秦不满地仰头瞟了肖国成一眼，"哪像个红军连长？！"

"红军连长，没错，"肖国成胡子抖了一下，算是笑，"红二方面军后卫团后卫连的连长。按行军序列，大约是整个长征红军的最后一个连的连长了。可这炒面嘛……"他左手指了指挂在脖子上的干粮袋，"还是不给你，得用它走出草地！"

"唉……"小秦无奈地叹了口气，撩起了衣襟，"那，你帮帮忙。"

肖国成一边帮他把腰间的生牛皮带紧了紧，一边说道："别老想肚子的事。你倒是看着点，有没有掉队的同志。"

"是。"小秦应了声，两人又向前走去。

事情果然被肖连长说着了。

前面不远处，一丛矮树下面，有个红军战士正躺在那里，呆呆地仰望着天空。他面颊瘦削苍白，眼窝深深塌陷下去，急促地喘息着。在他身体下面，是一洼混浊的积水。看来他有很长时间没挪动了。奇怪的是：他胸膛上却摆着步枪、子弹带、洋瓷碗和一个搪瓷脸盆，盆里不知什么时候积了一点儿雨水；另外还有一小捆用油布包着的干树枝，被这些东西压着，他呼吸更加艰难。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噜："同志，哪个单位的？"

那人抬了抬头，只见肖国成和一个红军战士，慌忙抹了抹眼睛。

肖国成连忙从小秦腋下抽出手来，快步走到那人身边，亲切地说："怎么，也掉队啦？"

"不，不行啦！"那人喘息着，指了指自己的右腿。齐短裤边的大腿上，一处伤口溃烂了，正浸泡在污水里。

肖国成默默地弯下腰去察看着伤势，又把手捂到了那人的额头上。

那人艰难地喘了一阵，指了指身上的东西："啵，拿……拿走吧！日后见到八团三连的同志，顺便替我说一声：曾立标已经'革命到底'了。"

一阵风吹过，矮树上的叶子唰唰啦啦响了几声。草地更是阴沉、凄凉。

肖国成向那人注视了一霎，默默地拿起步枪和子弹袋，挂到小秦肩上。小秦也拿开了瓷碗和脸盆，又举起那捆柴火看了看，抬手要扔，却被曾立标挡住了。

"别，别扔！生火，少不了它……能暖好多人哪！"看看小秦把东西带好，他宽慰地点了点头，"总算等到了你们，东西，对革命，有用！"

肖国成低声地却又严厉地说："人，对革命更有用。"说着，他扶着曾立标坐起身，接着，解开粮袋往洋瓷碗里倒了一点儿炒面，折截树枝拌了拌，递过去："吃！"

曾立标一手接过碗，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元，一起递给了小秦："给，小同志，你好好活出去，连我的那一份工作一块儿干了吧！"

"连长……"小秦看着肖国成，哽咽着要接，却被肖国成推开了。他定睛注视着曾立标，严肃地说："你将来那份工作是什么？同志，你想过吗？"

曾立标看着那张充满怒气的脸，低下了头。

肖国成蹲下身来，端着那碗炒面糊送到曾立标嘴边，一面喂他吃着，一面动情地说道："不对呀，同志！"

等曾立标吃完，肖国成把碗递给小秦，然后，抓起曾立标的一只

手，背向着他蹲下来，厉声地说道：“曾立标同志，我以连长的身份命令你：走！”

他背起曾立标，转身对小秦说：“你的任务不变。抓住我的皮带走，注意观察！”

“是，注意观察！”小秦挺起胸，一边走，一边向远处望去。

右前方远处，草地中一块小高地上，一个红军战士正急匆匆走下坡去。这人背上驮个大背篓，篓上盖着一块黄油布，背篓周边插着一圈草花，花朵随着人的脚步轻轻颤抖着。

突然，油布动了一下，被从里边掀开了，露出了一个扎着小辫儿的小脑袋。小孩约莫四岁，脸蛋瘦削，却干干净净，显然是双灵巧的手打扮过的。孩子抬手揉了揉眼睛，又伸出手去拍拍背她的人的肩膀，叫了声：“妈妈——”

“哎——”妈妈柔声地答应着，随手把一个盛水的毛竹筒从肩上解下来，递给孩子。

等孩子喝完，她把竹筒系好，又轻声说道：“萍萍，再叫我一声！”

“妈妈——”

“再叫一声！”

孩子提高了声音：“妈妈——”

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草原上，孩子呼唤母亲的声音，显得新奇又有点凄怆。妈妈显然感到了这一点。她停住了脚步，把背篓解下来放到地上，然后俯在篓边，在孩子小脸上亲吻着。

这位母亲约莫二十四五岁，名叫伍芝兰，是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排长。虽然脸上挂着远征的风尘，但依然掩不住她的美丽。她随手采了几朵野花，插到女儿的小辫上，也把一朵插进自己鬓边军帽里。母女俩你看我、我看你，一齐笑起来。

突然，孩子停住笑，侧耳听了听：“妈妈，有人叫唤哪！”

伍芝兰凝神静听，果然，随风送来了微弱的喊声：“同志——同志——快来呀！”

伍芝兰这时像变了个人，变得果断而又冷峻。她摸着孩子，口气像下命令：“萍萍，在这儿，别动！”她跑了几步，看看天，又转回来，把油布给孩子掖了掖，然后向着喊声跑去。

大约半里远处的泥沼里，有两个人正在进行着生死的搏斗：一个人深深陷进了烂泥里，污水已经漫过了胸口，他两手正紧握着一支步枪的枪托在挣扎着，身子还在下沉。另一个人站在草墩上，正抓着枪筒用力拉着。尽管他拼着全力拖拽，可是气力不支，还是救不了同志；而且，

由于他站的地势不好，草墩太小，一条腿已经滑进了泥水里。

这时，传来了伍芝兰的喊声：“同志，不要动！”

她边跑边从枪套里抽出驳壳枪，解着枪绳。枪绳解开的时候，她来到溺水者的身边。

她找了块硬实的草墩站稳了，然后把枪绳甩过去，叫了声：“套上！”

等那人把枪绳连肩带背地套好，水已淹到了嘴边了。伍芝兰使劲拖拽着。

人被拖出了烂泥潭，拽到了她脚下的草墩上。可是，另一个同志的身体却迅速沉了下去。水，淹过了头顶，水面上只剩了一串水泡。一顶大八角军帽在绿色的污水上漂浮着。

伍芝兰眼前一阵昏黑。她挣扎着直起身，恭恭敬敬地向着那浮动的军帽举手敬礼。

远处传来了孩子细微的喊声：“妈妈——”

伍芝兰向着孩子喊声的方向望了望。这时一阵狂风吹来。她连忙转身，扶起了那位被淹得奄奄一息的同志。

就在她把那同志连拉带抱地拉上土丘的时候，几大滴雨点洒落下来，在泥水面上溅起水花。接着，暴雨瓢泼似的倾泻下来。

伍芝兰一怔，忙把那同志拉到近处一丛小树旁，扶他躺好了，低声地说道：“同志，我去去就来。”

那人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她把那条粮袋塞到他衣襟下面，然后蹒跚地向土丘走去。

她来到刚才放孩子的地方，只见那只竹水筒被雨冲得滚来滚去，却不见孩子的影子。

她喊着：“萍萍——”在土丘上奔跑。这块不过亩把大的土丘很快就找遍了，还是没有孩子的踪迹。她颓然跌坐在地上，泪水混合着雨水在脸颊上流着。

暴风雨里，还有两个人在艰难地行进。

这是奇怪的一对：走在前边的，模样像个老挑夫，花白的头发披散着，胡子很长。他左肩上挑着一副铁皮箱的担子，右手里拿着根粗粗的竹竿探路，小心翼翼地走着，他显然走得很吃力，不时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奇怪的是，右臂上却捆着一根麻绳。绳子在身后拖了丈把长，绳头在后边的人手里捏着。这一个人年轻、壮实，除了肩上那支花机关和头上的斗笠，就只有这一段绳头算是他的负担了。他矫健地在草墩上跳跃着，不耐烦地望着老挑夫，呵斥说：“常炽，你不能走快点？！”

常炽扭回头，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

年轻人生气地猛抖了一下手里的绳子：“听见没有？快走！”

常炽索性停住脚，喘了口气，扭身说道：“这样走，很危险。”

“危险！”年轻人冷笑一声，“谁怕死，谁死得快！”

常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又往前走去。

年轻人发牢骚：“押着你走算是倒霉透了！一进草地就掉队，一直掉到最后头……”

话忽然停住了，常炽只觉得臂上的绳子猛然往后一拽，拉得他趔趄一下，挑子也摔到了草地上；幸好借着竹子扁担做支撑，他才没有滑进泥潭。

常炽站稳了脚，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这才看清，原来那年轻人不留心一脚踩空，陷进了烂泥，常炽大喊一声：“抓紧绳子！”随即用力拉着。

下沉是停止了，可因为绳子缠在臂膊上，不得劲，常炽也无力把年轻人拉出泥潭，只好就这么相持着。稍停，常炽定了定神，便解开了臂上的麻绳，一截截地拽着绳子挨近了那人，然后，把手中的竹竿伸到那人的身边，架到两个草墩上。

有了竹竿作支撑，情势顿时缓和了。双方一齐用力，总算把他拖出了泥潭。

常炽把救上来的人安置在一簇灌木丛里，靠着铁皮箱坐着。年轻人大约刚才喝了几口污水正在呕吐。常炽也因为过分用力，不停地喘息着。

稍停，常炽把右臂朝年轻人一伸：“捆上吧！”

那人略一犹豫，还是把绳子重又绑在了常炽右臂上。

常炽深深叹了口气：“我说这天气走草地危险嘛！”

年轻人摇了摇头：“我刚才是头晕、恶心。”

常炽问道：“是饿了吧？”说着便动手解粮袋。

“不。先前休息的时候吃饱了。”年轻人的口气和缓多了，说着从挎包里抓出一把蘑菇递给常炽：“来，你也吃点。”

常炽凑近了，看着这些色彩鲜艳的蘑菇，大惊失色：“你吃得多吗？”

年轻人点了点头。

常炽抬手把蘑菇打掉，一把抱住了年轻人，忘情地叫道：“同志，你，你……这是有毒的哟！”

年轻人受到了这真挚之情的感染，也慌了。他抓住常炽的胳

腊："这，怎么办？"

常炽焦灼地浑身掏摸了一阵，失望地茫然四顾，最后目光落在铁皮箱上。他拍了拍箱子，问道："这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

"会不会是药？"

"不知道。"

"快，打开来看看。"

"不行！"年轻人一下子变了脸，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枪。

常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苦笑了一下，不吭气了。

两个人又恢复了原来的关系。

少顷，年轻人突然惨叫一声，歪倒在草地上，口里吐着白沫，两手在胸前乱抓着，浑身颤抖起来。

常炽慌忙把他揽在怀里，替他揉着肚子，低声叫着："同志，同志……"

没有应声。蘑菇的毒性发作，他昏过去了。

暴雨打在布篷上，发出"砰砰"的响声。

这是在几丛矮树间用被单匆匆搭成的"帐篷"。布篷下面挤坐着肖国成、小秦和曾立标。三个人正在闲谈。

小秦一边帮曾立标包扎伤口，一边问道："你也是打百丈关负的伤？"

曾立标长抽了口气："嗯。去年这时候，刚过了草地，又叫南下，动员会上说得好听，'打下天全、芦山吃大米'。结果净吃子弹炮弹！"

小秦摆摆手，玩笑地说："嘘——讲怪话，当心保卫局把你当反革命抓起来。"

"别吓唬同志，听说肃反上个月会师的时候就停止了。"肖国成笑了笑说："反正你俩都是四方面军的。"

曾立标说："我怎么说呢？一过草地，是一方面军九军团；二过草地，就成了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这回三过草地，又跟你一样，成了红二方面军的了。"

小秦乐了。"嘿，有意思……"忽然，他发现篷顶不响了，又叫道："雨停了！"钻出了帐篷。

肖国成站起身，掏出指北针看了看，命令道："收帐篷，继续前进！"

小秦又叫起来："连长，前面好像有人。"

"继续观察，注意联络！"

前边两三里路远处的草地上。

两只手拨开树丛，一个脑袋钻出来。这是一个小战士，约莫十四五岁，一张秀美的脸上挂着惊恐的表情。

她举目四望。雾漾漾的草地空旷阴沉，万籁俱寂。她不禁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大声喊道："这么大个草地，就我一个人了！"

被恐惧所驱使，她拔腿在草墩间奔跑。跌倒了，爬起来又跑。边跑边喊："有人吗？""班长、马大姐、姚大姐、同志们，你们在哪儿呀！"……正跑着，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摔倒了，欠身一看，原来是块油布。

她把油布抓在手里仔细打量着，忽然发现油布角上写着一个"伍"字，一个"萍"字。她像获得了希望，高叫起来："同志——伍萍同志！"

没有人应声。回答她的是凄厉的风声。奇怪的是，风声里夹着一种音响，像是孩子的啼哭。

她侧耳细听，又循着声音的方向走了几步。在她眼前幻化出了一种奇异的景象：风，把一个光身的娃娃吹到半空，娃娃在啼哭……

她更加紧张起来，惊恐地用油布捂住了眼睛。可那声音却更响、更真切了。

她镇定了一下，为了壮胆，又把军装整理了一下，军帽戴正了，然后一步步试探着走过去。

看见了：几株缺枝少叶的矮树上，挂着一个背篓；一个小女孩正抚摩着背篓在哭。

她又惊奇又高兴，快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身抚摩着孩子那湿漉漉的身体。

孩子见到了人，愣了一霎，扬起小手扑到许苓的怀里，叫了声："叔叔！"

许苓纠正说："不，叫阿姨！"

孩子摸着她的帽檐边，执拗地叫："叔叔！"

许苓笑了："好，叔叔就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孩子抱住了许苓："叔叔，我要妈妈！"

"你妈妈呢？"

孩子抬起头四下里看看。

伍芝兰也刚经历了暴风雨的袭击，她和躺在她臂弯里的伤员浑身都湿透了。她扭身解下驳壳枪套上的毛巾，拧了拧水，把伤员脸上的雨水擦干，又把他左臂上的伤口擦净，然后从挎包里掏出几件衣服打量着。

那是小孩的衣服。她挑出一件小花上衣，深情地看了看，一横心，放到嘴里咬开个口子，“嗤”地撕开，把伤口包扎起来。

伤员还在昏迷着，发着烧，只是浑身瑟瑟地抖。

伍芝兰拿起竹筒，给他喂了几口水，低声叫道：“同志——”

伤员没有答应。

伍芝兰忧伤地望着他。突然，她下了决心，把伤员的衣扣解开，又把自己的外衣解开，把伤员紧紧地抱在了胸前。

她抬起头，望着远处，深情地低声叫着：“萍萍——”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许苓坐在背篓旁边，怀里抱着孩子，扬起袖子给她擦着眼泪；可是泪水总也擦不干，孩子还是哭喊着要妈妈。

许苓急得自己眼泪也流出来了。她哽咽着说：“好孩子，别哭，小阿姨，不，叔叔抱着你去找妈妈。”

这句话有效了，孩子停住了哭。“你认识我妈妈？”

“这……认识，老大姐嘛！”许苓索性把话编下去，“你妈妈是不是这么个样：个子不算高，……可也不算矮……”

孩子点点头。

“圆脸胖乎乎的……”看看孩子摇头，她忙又补了句，“这会儿没吃的，当然瘦了。”

孩子又点点头。

“她……背着口行军锅……”

“我妈妈背着驳壳枪。”

许苓不好再编下去了，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换了个话头：“嘿，我不光认识你妈，还认识你哪！你叫伍萍，对不对？”

“我叫萍萍。”

“那你妈叫……”

“我妈叫伍芝兰。”

“这不就对了？”许苓也高兴起来，“你妈妈姓伍，你叫萍萍，合起来大名就叫伍萍。”

“对！”孩子拍着小手笑了。

许苓也咯咯地笑了。

笑声，在这荒凉的草地上传得很远。

笑声，惊动了肖国成一行三人。

曾立标说：“连长，你听！”

“快走，去看看。”肖国成把曾立标往上托了托，加快了脚步。

转过一行小树，就看见了两个嬉笑着的人。

许苓也看到了来人，高兴地站起身。

肖国成把曾立标放下，走到许苓面前：“孩子是你的？”

许苓脸一红：“胡扯！我捡的。她找不到妈妈了！”

“哼，这个狠心的妈妈！”肖国成问许苓：“你是干什么的？”

“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护理员，许苓！”

“护理员？”肖国成打量了一下许苓，“从现在起，你就当孩子的妈妈。”

许苓脸更红了，低下头嗫嚅地说：“那怎么行……”

“什么不行？”肖国成大声地说，“执行命令，当妈妈！代理妈妈！”

孩子听懂了这个大胡子叔叔的话，一下子抱住了许苓的脖子：“你是叔叔妈妈。”

许苓忙把孩子往外推，却没有推开，只好抱住了孩子。

小秦凑过来：“连长，孩子的妈妈可能没走远。”

肖国成略一沉吟，反问道：“你的号还能不能吹响？”

小秦会意，点点头，一边拿号一边问：“吹什么号？”

“集合号！”

伍芝兰依然抱着伤员坐着，两眼哭得红红的，目光更是呆滞。

这时，传来了清亮的号声。

伤员突然睁开了眼：“集合了！”他挣扎着要欠起身，发现自己正被一个女同志抱在怀里，连忙用手推搡着她。

伍芝兰从失神状态中醒过来，这才听到了号音。她欣喜地叫道：“同志，听，吹号了！”

伤员还在用力推着她。

伍芝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手松开，随手掩住了衣襟；一点泪水落到了伤员脸上。

“你，你哭了？”

“没什么……”

伤员看看包扎好的伤口，竭力回想着被救的情景，焦灼地坐起身：“同志嫂，你丢了什么东西了？”“丢了东西？……没有。”伍芝兰抓起粮袋搭在伤员肩上，“刚才那个同志留下的，你吃点，我们就走！”她转过身，扣好衣扣，敏捷地擦了把脸，又掏出木梳，梳理了一下头发。一切收拾停当，弯腰扶起伤员：“走吧！”

二

另一块草地上，矮树丛中间。

常炽正把那个中毒的年轻人紧抱在怀里。

年轻人已经醒过来，只是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急促地喘息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常炽，眼里流露出无限生的依恋。

他抚摩着常炽那被麻绳磨得流血的臂膀，又抓抓绳头：“把它……解了吧！”

常炽默默地把绳子解下来，在手里把玩着苦笑了一声：“戴了快一年了，还真舍不得和它分手哩！”

年轻人又喘了一阵，突然问：“听说你们在苏联的时候就认识？”

“谁？”

“张主席。”

“张国焘？”常炽摇摇头，“还要早。”

“你为什么要反对他？”

“他和党中央不一心。”常炽脸一沉，“不谈这个了。来，我背你，说不定能碰上个医生。”

年轻人摆摆手：“不，不行了。”他继续望着常炽，真诚地说，“我看你，不像个反革命。”

常炽凄然一笑：“本来就不是。”

年轻人好奇地问：“那，为什么要把你抓起来，还要……”

常炽看看年轻人，眼里贮满了泪水，激动地把他抱得更紧了，充满感情地说：“孩子，你，可怜哪！”

“我？可怜？那你呢？”

“我很好。我心里明白。”常炽叹了口气，“历史，会分清谁是谁非的。”

“来不及了。”年轻人压低了声音，“出了草地，赶上大队，你就得被处决了。”

常炽坦然地笑笑：“这，我早就知道了。”

话，僵住了。年轻人不解地看了看常炽，仰面躺下来，望着天空。

天放晴了，湛蓝湛蓝的，清澈，明净。几片棉朵般的浮云正轻轻飘过，轻风送来一阵花香。

年轻人伤感地低语着：“真不想死啊！”

湛蓝的天空下，又一块草地上。

又是一个掉队的小队伍在跋涉。这是两个小鬼和一头牦牛。瘦高个子年龄大些的，约莫十五六岁，在前头牵牛；矮胖的一个才十三岁，拿根木棍在后头赶着。牦牛背上驮满了枪支、背包之类的东西。

小胖子用力打了一下牛屁股："咄！都是你这不会说话的畜生，走得这么慢，害得老子掉了队！"

瘦长个儿瞪了小胖子一眼："廖文，这得怪你！不好好走路偏要抓什么鱼！"

"后来你不是也一块抓来着？"廖文噘噘嘴，"嘿！那鱼真多，真好玩。我再看看。"

"不行，快点走。"

"小文书，汪坤同志！叫我看看吧！就看一眼。"

廖文赶上来，捧起汪坤提的白搪瓷口杯。

口杯里，清清的水里几条小鱼游得正欢。

矮树丛中间。

年轻人已经死了。脸上盖上了那个竹斗笠。常炽把最后一把带泥的草根压到了斗笠边上，他跪着抚摩着年轻人的身体。随手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油布小包、一串钥匙，放进自己的衣袋，然后直起身，后退一步，摘下了帽子。

默悼完了，他戴好军帽，毅然地回转身，又挑起了两个铁皮箱。忽然，他停住了脚，把挑子放下，掏出钥匙，把铁皮箱打开。

铁皮箱里装得是满满的文件。

常炽从衣袋里拿出近视眼镜戴上，抓起文件看着，不由得念出了声："……《阿坝会议决议》……《南下天芦雅行动宣传提纲》……《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决议案》……《无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势力》……"他"呸"地啐了口唾沫，骂出了声，"就是这么些玩意儿，还在压我的肩膀。"

他举起文件投进身边的泥潭，又抓起竹杠把一捆捆文件深深地戳进水底。

他又打开了另一个箱子，里面是一些药品、纱布和医疗器械。他拿起一瓶药看了看，悲愤地敲击着箱子，向着树丛间喊道："同志，你，你好糊涂啊！"

文件和药品，激起这个老战士复杂的心绪。他坐在箱子上，拿起竹杠，拔掉一头的塞子，从中抽出一支竹制的箫来。他爱惜地抚摩着箫管。放在嘴边试了试音，便吹起来。

《苏武牧羊》的曲调，在草地上荡漾，苍凉，悲壮。

常炽吹完了最后一个乐句，久久地凝视着草地。他的神情和刚才吹奏的曲调一样，苍凉，悲壮。

他把箫藏好，毅然地站起身，把药品分装在另一个空箱子里，一一上了锁，然后弯腰挑起了担子。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喊声：“同志——”

常炽一下子愣住了。他有多久没有听到人们用这样的字眼儿称呼自己了？半年？一年？……

他激动地转回身，向着走来的两个小鬼问道：“你们刚才叫什么来着？”他多么希望再听一声呼唤啊！

“同志！”汪坤重复了一句，反问道，“刚才的箫是你吹的？”

常炽点点头。

廖文三脚两步蹦到常炽面前，亲热地摸着他那长长的胡子：“同志叔，我看你倒像苏武。”

常炽心热了，把廖文揽在怀里：“像，像！我胡子老长，这里有水有草，就是没有羊。”

汪坤也拉着牛凑到常炽身边：“我们有牛。”

“那，我们这三个苏武就牧牛！”常炽抚摩着牦牛，察看着牛背上的东西，继续说道，“不过，苏武没有步枪、手榴弹……”

汪坤把话接过来：“也没戴五角星的帽子！”

“说得好！”常炽高兴地叫起来。他揽住两个小鬼的肩膀，问道：“你这个大苏武，叫什么名字？”

“汪坤，红五军团三十七团二连文书。”

常炽又问廖文：“这个小苏武呢？”

“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部通信员，我叫廖文。你呢？老苏武？”

“我姓常，就叫我老常同志好了。”

汪坤问：“老常同志，你是干什么的？”

“这个嘛，”常炽犹豫了一下，拍拍铁皮箱，“挑夫，为革命挑了几年担子的老挑夫。”

常炽深情地注视着两个红小鬼，一个念头在心头浮动。他问道：“是‘少共’吗？”

廖文指着汪坤：“他是共青团员，我不是——指导员说我还小。”

常炽点点头：“听我说，小同志！现在，我们三个人是最最富有的人啦！”他用指头一一指点着，“这牦牛、武器，都很宝贵；还有我这副挑子，也是宝贵的。”

廖文好奇地问：“那里边是什么？”

“暂时保密！”常炽又嘱咐说，“要是我牺牲了，你们要挑上它，一定要交给党、交给集体，记住，钥匙在我身上。”

两个小战士严肃地点点头。

“还有那支箫，”常炽拍拍竹杠，“就在这里头，你们也把它拿上。”

廖文说：“我也学着吹。”

常炽点点头：“那就说定了？”

“一定！”汪坤伸出了弯着的指头，廖文也依样伸出了手指。

常炽勾住了小战士的手指，开心地笑了。他把捆他的那根绳子解下来，递给汪坤：“好，把牛绳系长点，我们走吧！”

另一块草地上，也响着年轻人的笑。许苓拿只木梳正在用心地给萍萍梳理着头发。小秦不知从哪里捕来一只硕大的蝴蝶，逗着萍萍玩。

萍萍开心地笑着。

小秦奇怪地问：“哪里来的梳子？”

许苓瞟了他一眼。“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她给萍萍梳了两只小辫，又盘在头顶上，插上了野花，然后掏出一面小镜子给萍萍照照：“萍萍，好看吗？”

萍萍高兴得直拍手：“好看，你真是个好妈妈！”

许苓生气地拿过小镜子自己照照。镜子里一张红红的脸。她也忍不住笑了。

旁边的两个人却没有笑。

肖国成正仰望着天空。太阳偏西了，乌云又从天边涌上来。

曾立标半躺半坐着，正在把两根木棍捆绑在一起。他不安地说道：“连长，这天要变，不能再等了！”

肖国成下了决心。“好！”他喊道，“许苓同志，把孩子背起来，走！”

“孩子的妈妈……”

“走！”肖国成厉声的命令，“小秦，再联络一次！”

曾立标把手里那根丁字形木棒插进一个大草墩。被削尖了一端的横杆上面，用铅笔写着“向北前进”。

许苓抱起萍萍，把她装进背篓。萍萍问：“我的妈妈呢？”

伍芝兰扶着伤员艰难地登上土丘。她四下里打量着。

伤员问：“同志嫂，找什么？”

“找孩子。刚才放在这儿的。”

伤员大惊：“什么，你还带着孩子？”

伍芝兰默默地点点头。少顷，她振作了一下：“走吧，找到自己的同

志就好办了。”

孤零零的路标在风里轻轻晃动。

等伍芝兰扶着伤员赶到这里，肖国成他们已经走远了。

伍芝兰望着远处，低低地叫了声：“萍萍——”

三

一支小队伍继续在草地里踯躅着。五个人，却只有三双腿在小草墩间移动。

走在前头的是护理员许苓。她的情绪依然那么好，边走边唱着四川民歌："茅草屋，笆笆门，红苕胀死人……"歌子被她唱得十分凄婉，叫人听了揪心。她背上的背篓里，萍萍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小脑袋随着背篓的颠动摇晃着。

走在她身边的是司号员小秦，他手抓着背篓的带子，却在小心地护持着。

小秦说："真看不出，你小子还有这一手！唱得真好。要对歌，能把女孩子气死。"

"什么男呀女呀的？"小许瞪了小秦一眼，"你干吗不唱？"

"你当我不会唱？"说着清了清喉咙，唱起来，"冲上前去啊，同志们奋斗！……"实在不大好听，不唱了。

许苓"咯咯"地笑起来。

小秦叹了口气："自打学吹号，天天拔音，不知怎的就倒了嗓子，唱起来像只公鸭叫。"

"公鸭？"许苓看看小秦，笑得更欢了。

"你总是那么乐和，无缘无故地傻笑。"

"跟同志们在一起，我就觉着打心眼里高兴。"她向小秦靠近了些，放低了声音，"你不知道，刚才下大雨那阵，我照顾的那个伤员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可害怕啦。"想起刚才的情景，她还心有余悸，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小秦的胳膊。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人又怎么样？！"

许苓斜了他一眼把话岔开："你说怪不，见了人，哪管是个三四岁小孩，也就不怎么怕了。"

"可也是。人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就得成群。我就爱吹集合号、冲锋号……哎，你累了吧？让我背会儿？"

许苓摇摇头："不。连长背个大人，才累呢。"小秦扭头看去。

肖国成的确累了，脚步都有些不稳了，脸像水洗过似的。

曾立标说："连长，扶我走会儿吧！"

"不！"

"要不，就歇会儿。"

“不！”

“你总是不，不……”

“你不看这天？得赶到个干些的地方。”

曾立标仰头看去。大块的雷雨云正涌过来。

突然，小秦喊起来：“前边有人宿营了！”

前边三四里路的地方，一块不大的高地上，到处挤满了人。有伤员、病号，有护理人员、担架员，还有一些看不出身份的散兵。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显然都是些掉队下来的，临时凑在了一起；又显然没有什么组织领导，人们各自忙乱着。有的在生火做饭，有的忙着搭帐篷，有的在低着头搜寻着野菜，有的像是刚到，正在人堆里寻找着安身的地方。

在一副简陋的担架上，一个伤员躺在那里，身上、腿上几处伤。两个女战士正在忙着给他换药；伤员不时发出凄厉的呻唤声。一个女战士正在安慰他：“同志，忍一忍，……没有药啊！”

不远处，一个战士正把一个病人抱在怀里。病人急促地喘息着：“水，水……”

旁边，几个战士正围着一堆柴火在生火。柴火湿，出一股股浓烟。有人被呛着了，咳嗽着，骂出了声。一个小战士从火边抬起张黑鬼似的脸，眼泪鼻涕地说：“同志哥，别骂，一会儿你就该来求我啦！”他俯下身去吹着。突然，一簇火苗跳起来，人们欢呼着，嬉笑着，把湿了的衣物伸了过去。

在一丛浓密的矮树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认真经营着自己的窝。他把一堆乱草铺平，垫上油布，又铺上一小块毛毯，却又把粮袋、驳壳枪、子弹带围了个大圈，然后舒舒服服躺下来。

一个战士扛着两支步枪，扶着一个头上缠满纱布的伤员走过来，商量说：“同志，挤一挤，让这个同志……”

“什么？挤一挤？这么大个草地偏往这里挤？！”

“他负了伤……”

干部一扬胳膊，那里也缠着纱布。“伤？老子这也不是狗咬的呀！”

战士生气了：“你！……”

干部看看战士的脸，语气和缓了：“好，搭这么个窝也不容易，给一碗炒面就换给你！要不，给件衣服、给块大洋也行。”

伤员笑了笑：“同志，你还挺爱开个玩笑。”

干部正色地说：“谁给你开玩笑？”

战士发怒了，攥紧了拳头。伤员和解地说：“走，咱们另找个地方

去……”

“不！”战士拿起粮袋看了看，已经不多了，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扔给了那人，用脚把驳壳枪踢开，扶着伤员靠着树丛坐下来。

干部拿起银元，凑在嘴边吹吹，又忙拿到耳边听听。“嘿，这袁世凯活着老是反对革命，死了，这大头倒还有用。”

小高地边上。

牦牛正在大口地吃着草，汪坤和廖文正在动手把牛背上的东西卸下来。常炽手里扶着扁担，正在望着乱哄哄的人群出神。

廖文吃力地把一挺轻机枪从牛背上拿下来放到地上，眼睛却望着人们：“嗬，真热闹！去看看去？”

汪坤卸下了最后三支步枪，说道：“走！”他抓起牛绳捆到常炽的扁担上，叫了声：“老常同志！”

“嗯。”常炽还在看着人群，眉宇间流露着焦急。

汪坤说：“我们去看看去。”

“好，细看看，有多少人，都是干啥的……”常炽的话还没完，两个小鬼就跑远了。

常炽向四下里看看，见身边没人，连忙掏出近视眼镜戴上，又从短裤边上把线撕开，拿出了两寸长的一截铅笔，然后打开箱子，拿起药瓶，往一张纸头上逐一登记起来。

他干得那么专心，几滴雨点落下来打到他背上，他也没有发觉。

不远处，肖国成背着曾立标走上坡来。他停住了脚，注视着这乱糟糟的人群，目光落到了常炽身上。这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迈步向常炽走去。

快要走到常炽身边的时候，雨点密起来了，雨里夹着几粒冰雹。

“不好！”肖国成叫了一声，三脚两步跑到了牦牛身边，把曾立标放下，又转身招呼，“小秦，小许，快过来！”

常炽发现了冰雹，吃了一惊，连忙把纸头、铅笔扔进铁皮箱，盖严，锁好；又向牦牛奔去。忙乱中，眼镜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摸了两把，没有摸到，顾不上再找，连忙拉住了牛鼻圈，拍打着：“卧下，卧下！”

牦牛顺从地卧在了地上。常炽就势抱住了牛脖颈，用身体护住了牛头。

肖国成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他弯腰捡起了眼镜，正要还给老头，却发现冰雹下大了。

冰雹来得又急又大，指尖大的、毛栗大的雹粒猛烈地洒落下来，水

草倒下来，一棵小树眨眼工夫叶子被打光了，变成了光秃秃的树枝。

肖国成拉过许苓，一下子推到牦牛身边。然后转回身，望着混乱的人群。

突然的袭击，使整个小高地上更乱了。人们东奔西跑，寻找着躲避的地方。这边有人“哎哟”一声栽倒了，那边一个人慌乱里跑进了泥潭，一声惨叫被水淹没了。

肖国成焦灼地跺着脚喊：“同志们，不要乱，赶快去救伤病员……”

他的话被风雨声吞没了。

他抽出枪，对空打了三发，人们有的稍稍一愣，混乱还在继续着。

他扬起手，想拦住奔下来的一群人，却被人流撞倒了。

他倒在地上，痛心，又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怎么办？怎么办？”他悲怆地喊着，就势抱住了一个爬到身边的重伤员，自己却难过得哭出了声。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着。

他抬起泪眼，认得出正是刚才见的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儿。

常炽两眼定定地看着他。几颗冰雹打在他的脸颊上，他眼睛也不眨，厉声地问道：“在党吗？”

肖国成点点头。

“共产党人身体里，要少生产点这玩意儿。”

“什么？”

“眼泪。”常炽扬起袖子给肖国成擦擦泪水，就势附在他耳边，“把党证拿出来，集合起党员，先救伤病员。”

肖国成眼前一亮，霍地站起身，大声喊道：

“共产党员们，到我这里来！”

喊声，压过了风雨声；喊声，在草地上空回荡。

有几个人停住了脚，向着他跑过来。

又有几个人跑过来。

刚才在树丛坐着的那个伤员，推开照顾他的青年人，就往外爬。青年人拉住他：“你伤太重！”伤员推开了拉着的手：“我是在党的啊！”说罢向着肖国成爬去。

有几个尖细的嗓音在问：“‘少共’要不要？”没有得到回答，几个年轻的战士也向着肖国成跑来。这里面，有汪坤。

曾立标从牦牛边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走着。小秦连忙搀住了他。

小秦向着许苓说：“我去啦！”

“等等我。”许苓把萍萍塞在牦牛肚子旁边，把背篓扣在萍萍头上，

又把背带在牛绳上绑紧了，小声嘱咐道：“萍萍听话，不要动。”转身跑去了。

刚才搭好窝窝的那个干部，早就把毯子油布收拾好了顶在了头上。听到喊声，他向着肖国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他跑着跑着，突然脚下一绊，扑倒在牦牛身上。

萍萍掀起背篓：“叔叔，你看见叔叔妈妈了吗？”

那人一怔，把萍萍往外一拨拉，整个身子靠到了牦牛肚子上。

肖国成已经指挥着先赶到的同志把伤病员集中起来。这时他站在上风处，把衣襟解开，双手撑开衣角，喊了声：“同志们来呀！”

一个人站在了他的身边，他看，正是那个老头儿。

接着，一个，又一个……人们排成了一道人墙，撑着衣襟的手紧紧连着，身子前倾着，用脊梁顶住了冰雹，用胸膛掩护着同志。

冰雹继续无情地洒落下来。

那个重伤员也在掩护的队伍里。他咬着牙挺着。终于坚持不住，“噗”地栽倒了。旁边的同志连忙扶他躺下。人墙重又合拢了。

肖国成凑到常炽耳边：“你这个老同志，骂起人来可真凶！”

“激你的！”常炽抱歉地笑笑，“其实，世界上顶宝贵又最不值钱的，就是眼泪，共产党人身躯里也有这种东西。你刚才的泪就很宝贵。”

“打我一棍子又给我一块糖？”

“给糖还早点。”常炽严肃起来了，“冰雹一停，就得赶快把党员组织起来，搞成个队伍；千万别散了。”

“嗯！”肖国成紧抓着老头儿的手，“选举你负责！”

“不，我不是党员。”

“什么？”肖国成瞟了老头儿一眼，“那，你把大家登记起来。”

“我不识字。”

肖国成笑出了声。他缩回手，从口袋里掏出眼镜递过去：“给，不识字的知识分子同志！”

冰雹继续下着。

廖文趴在地上，一手抱着头，一手按着地面，往前爬着。不时“哎哟”一声，把手拿下来吹着被打肿的指头。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拿起一看，是锅盖大的一块牛皮。他不禁高兴地叫出了声，连忙顶在头上，站起身四下打量了一下，向着牦牛卧着的地方跑来。

他扑到牦牛旁边，爱惜地抚摩着，牦牛也亲热地舔着他的手。他拔了把草，伸在雨里冲了冲，塞进牦牛嘴里。

这时，他才听到了抽抽搭搭的哭声。

他循声看去，看见了孩子两条小腿在乱蹬。小腿裸露的地方，已被冰雹砸得几处青紫了。

“哪里来的小孩？”廖文忙把孩子抱过来，用牛皮给她遮着雹子，掀开背篓看了看，朝着小孩做了个鬼脸。

孩子破涕为笑。

廖文推推躲在牦牛肚子旁边的那个干部。那人有牛挡着，正躺得舒服，觉得有人推他，欠起了身。

“这是你的孩子？”

“这……嗯……是……”

萍萍抚摩着小腿：“他，他推我。”

廖文也看出了是怎么回事，气得噘起了嘴：“你！……还是个干部哪，干这种事……”

“嗨，困难时期，革命友爱嘛！”那干部忙换话题，“小鬼，这牛是你管的？”

“是，怎么样？”

“过草地，这可是好东西。”那人沉着脸，“你个小鬼管它，我可不放心……”

廖文警惕地看着他：“你走开！”

“还是把它交给我……”

廖文抱起萍萍，狡黠地说：“那得看老牛肯不肯跟你哩！”他低声喊了一声，牦牛猛然爬了起来，把那人搡了个跟头。

那个人爬起来，骂了句什么。廖文又拍拍牛的脖颈。牦牛一转身，一屁股又把那人推倒了。

廖文快意地大笑起来。

萍萍也拍着小手笑了。

那人按着驳壳枪套正要发作，发现常炽正向这边走来。他看看天，雹子稀疏了。他留恋地瞥了牦牛一眼，转身走开了。

小高地的中央，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刚刚过去，那些用身躯保护伤病员战友，被冰雹打得鼻青脸肿的共产党员们，又自动挤到了肖国成身旁。这是草地行军中最后一批共产党员的集会。他们有的坐着，有的歪倒着，有的在拧着湿衣服，有的从各种防湿的地方（油布包、猪尿泡、牛皮挎袋）拿出了自己的党证。他们都望着肖国成，神情肃穆庄严。

肖国成站在大家面前，手里捏着自己的党证，他扫视着眼前的同志们，眼眶里贮满了泪水。

忽然，传来了轻轻的箫声，还是《苏武牧羊》的调子，只是吹奏得

沉重、雄壮。乐音轻轻地掠过高地，掠过人们的头顶，仿佛给这个会定了个音调。

肖国成精神一振，讲话了："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后卫部队全体党员大会开始，到会的党员三十四人，列席的少共团员十五人。"他征询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第一项议程：选举临时支部的委员会。有什么提议？"

会场里很静。

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先，先说说你自己吧！"原来是刚才爬过来掩护战友的重伤员。他已是很衰弱了，由那个青年战士搀扶着，但眼里却闪着异样的光彩。

肖国成把党证举起来："我，肖国成，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后卫连连长。一九三三年在洪湖苏区入党，党龄三年半。"

"一个好同志啊！"重伤员像是发言又像是感叹。

另一个声音传来："你也是好同志嘛，自己伤那么重，还赶了来……哪年入党？"

"入党年数不算少了，可力量少，眼看党遇到难处，不能替党分忧啊！我叫谢怀福，宁都暴动以后加入组织，一直在红五军团，当伙夫班长。"

稍停，一个高个子青年人站起来："我，黄长友，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个机关枪排的排长。党龄两年。"他指指脖子上的纱布，"我伤不重，能为大伙干点事情。"

一个女同志在担架边上欠了欠身，举起了党证。她正用自己的军帽给伤员擦着身子，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面颊上。"同志们看看我行不？"她把头发往后一抹，露出俏丽的面孔，"伤员得有人组织护理，我是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长，李芳，党龄三年。"

肖国成望着同志们，心情激动。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在党遇到艰难的时刻，在死亡的边缘站起来，走出来，向党要一副担子搁在自己那本已沉重的肩头上。一时，他仿佛看见，就是这几个人，把这支近百人的红军队伍带出了艰险的草地；就是这几个人，领着一支整齐的部队，正向陕北高原大步前进。

他定了定神，问道："还有谁？"

静了一霎，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同意这几位同志，选举吧！"

"同意！"几个人在喊。

一只手举起来了，三十四只拿着党证的手举起来了。

"全体通过。留一名额给以后收容到的同志。这届临时支委会，等赶上大队报上级党追认……"肖国成说。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凑到后边人的身边问："干什么？"

"选举临时支部。"

那个干部掏出党证，叹了口气："他妈的，晚了一步。"

"嘘——"有人制止了他。

肖国成继续讲着："……现在讨论下一项议程，怎样以党员为骨干，组织行政的班、排……"

牦牛旁边。

常炽吹完了箫，慢慢擦拭着箫管，向着开会的地方深情地凝望。

廖文显然已经和萍萍熟识了，正在她身边忙着：他已经把萍萍的湿衣脱下来拧干，挂在牛角上晾着。又在牛背上卸下的杂物里找到自己的小衣包，找出件干的军衣给孩子穿上。又把两个铁皮箱并到一起，铺上那块油布，让萍萍坐在上面。

收拾停当了，这才发现箫声早已停了，连忙叫道："老常同志，怎么不吹啦？"

常炽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下一步……"

萍萍也学着廖文的样儿在叫："老常同志，吹呀！"

常炽回过身，这才发现孩子："嗬，老常同志！这么大的一个红军！"他来到孩子身边，亲热地用自己的胡子在萍萍脸上蹭着。

萍萍伸出小手，很有兴趣地摸着常炽的胡子："同志爷爷，你见到我妈妈了吗？"

常炽摇了摇头。

"你见到我叔叔妈妈了吗？……嗯，就是……代理妈妈。"

"代理妈妈？"

"嗯。"萍萍点点头，突然拍拍手，"来啦！"

许苓在小秦搀扶下，脚步踉跄地走过来。她在刚才掩护伤员的时候被雹子打得不轻，又浑身透湿，这回正冷得发抖。

许苓来到孩子身边，两个人偎抱在一起。

许苓心疼地看着孩子被打得青紫的小腿。

萍萍抚摩着许苓的头："哟，叔叔妈妈，你长了一个犄角啦！……又一个，又一个……"

许苓呻吟了一声："雹子打的。"

"痛吗？"

许苓点点头，又打了个寒战。

常炽心痛地看着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默默地动手捡拾着树枝。

小秦想起了什么，抱着那个油布包走过来。有了焦干的柴火，篝火

很快点燃了。

廖文高兴地推了许苓一把："快，把衣裳脱下来烤烤！"

许苓看看湿漉漉的前胸，却没有动。

"快点呀！看你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似的。"

常炽看了许苓一眼，打开一个箱子，从自己衣包里拿出一件军衣递给了许苓。转身向小秦、廖文招招手："走，去给伤员把火点上。"

小高地中央。临时党员大会正继续进行。

肖国成："……那就这么定啦？第一，刚才确定的班长、排长立即把班排组织起来，按身体强弱搭配；第二，组织担架队，重伤员集中护理，由你李芳同志负责；第三，从现在起，粮食由各班集中管理，定量发，保证伤病号。动员身体好的挖野菜充饥……"

"还要加一条，"机关枪排排长提议，"把武器弹药配好，检查一下！万一遇到敌人的骑兵……"

两三个人的声音："附议！"

"好。这四条，作为这次大会决议案……"

后边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这么弄，拖着、背着的，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草地……"

这话引起了不满，有人反问："依你，丢下同志不管啦？"

还是那个声音，只是低了些："不看是什么时候？能活出几个就不错啦。"

"我同意，"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把话接过来，"我主张，咱们谁也别管谁，自由行动。"

有人问："不管？"

"对，我们凭什么受这个湖北佬管？他算老几？"那干部晃着手里的党证，"粮食集中，给他？叫这个'九头鸟'带走了怎么办？"

肖国成被激怒了："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大模大样站起来，拍拍驳壳枪："冯朝，四方面军总部的，总部，懂不懂？"他环顾四周，"我问问，四方面军的同志，咱们干吗受二方面军的这么个人管，咹？！"

会场乱了。有几个人附和着冯朝，喊叫着："对，谁也别管谁！""分散活动，自由行动！"……有人在斥责冯朝："别捣乱！""这是党的会议！""你还是不是个党员？"……

青年战士扶着重伤员谢怀福欠起身："看，就是他。"

谢怀福看了冯朝一眼，愤怒地说："他，不是个好同志！"

冯朝认出了谢怀福，慌忙扭过了脸，口里还在叫着："这个会不合

法，解散，解散！”

肖国成鄙夷地看了冯朝一眼：“继续开会。现在表决！”

冯朝跳起来：“愿意自由行动的，跟我走！”他边走边转身看看，只有刚才讲反对意见的人跟着他离开了会场。

肖国成的声音继续着：“赞成这个决议案的请举手。”

拿着党证的手像小树林似的高高举起。

夕阳西下。暮色从草地四周升腾起来。

小高地上，一簇簇篝火烧起来了。每一堆篝火边上，就是一两个新编成的班排。这些来自不同家乡、不同部队的红军干部战士，几个小时以前，还是单个的个体或者零星的掉队人员，他们受了伤，生了病，又远离了人群，孤零零地踯躅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地上。他们踏着的每一个草墩，都是生和死的边缘。他们靠着革命意志和求生本能扭在一起的力量，和自然环境的摧残力进行着搏斗。而现在，他们每个人却从单体归进了集体，每个人都成了这支小部队的一部分。尽管这支部队还很小，也很软弱。然而，组成它的人觉得这是自己的，自己的家，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就像这堆篝火一样：一根根柴火架在一起，被火种点燃，就蹿起了火苗，发出了热和光。

看，一件件湿透的衣服伸向了火旁，衣服上浮泛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看，搪瓷碗、洋铁皮的杯子，还有脸盆、铜盆、砂壶、瓦罐摆到了火炭上，吊起在支架上，里面煮着的野菜、炒面糊糊，发出“嗞嗞”的响声。

一堆火旁，响起了粗野的笑声。

另一堆火边，几个女战士小声唱起了歌。

一支动情的、豪放的又略带悲凉的歌声，随着篝火在跳动，随着细烟袅袅上升，在这原始荒原上飞飘。

牦牛的近旁，一堆篝火烧得正旺。

篝火边，许苓抱着孩子，低声哼着小调，慢慢地摇晃着。萍萍嘴里含着一根野菜，却已昏昏欲睡了。

小秦喝完了自己小碗里的野菜糊糊，贪馋地舔着碗，眼睛却望着许苓的茶缸。终于忍不住了：“小许，你碗里还有吗？”

“还有点。”许苓说着拿起茶缸递过去。

小秦不好意思地说：“这……你再吃两口。”

“我冷，吃不下。”她喝了一口又递过去。

“同志哥，你真好！”小秦忙不迭地接过来，却发现萍萍，“看，孩子

快睡着了。我给她搭个铺！”

他随手揪来几把草垫好，把油布铺开。

曾立标隔着火堆把刚烤干的一件羊毛线背心扔过来：“给孩子盖上，夜里冷！”

“这好办！”廖文牵着牦牛走过来，“我给萍萍盖个房子！”他把指头伸进嘴里，又拔出来试了试风向，然后把牛牵到上风，口里“嗬嗬”叫了两声，牦牛便听话地卧下来。

“好！”小秦高兴地把油布拉到牛肚子边上，“好，靠着牛肚子，暖和。”他又把一条粮袋放到油布边上，对许苓说：“你们娘儿俩睡吧！”

许苓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

小秦连忙改口：“对，对，你们爷儿俩睡。”说罢，转身跑到火边，端起了茶缸。

许苓抱着孩子躺下来，给孩子盖上了那件毛线衣，她一只手当作孩子的枕头，一手轻轻拍打着。

萍萍睡意惺忪地喃喃呼唤：“妈妈！”

许苓附在萍萍耳边，小声地说：“叫阿姨。”

萍萍继续叫着：“妈妈！妈妈！”

许苓望着孩子，眼角挂上了泪水。她深情地把孩子抱紧了，低低地答应了一声：“唉——”

“妈妈——”

“唉——”

孩子听到了应声，睡着了。

许苓打了个冷战，向孩子靠近了些，也睡着了。

小秦舔完了茶缸，打个呵欠：“小廖，你不困？”

廖文趴在铁皮箱上已经睡了，听到叫声，猛地一惊，含糊说：“我看挑子，看牛，等汪坤……他登记花名册去啦！”

曾立标命令道：“去，睡去。这里有我呢。”

小秦在许苓身边躺下，紧紧偎住了那微微发抖的身体；一只受伤的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廖文抱住了小秦的腰。两个人很快发出了鼾声。

小高地边上，篝火照不到的黑影里，三个人坐在一块油布上，正亲热地小声谈话。

冯朝从挎包里掏出一块东西丢进对面小战士的洋瓷碗里。“小朱，给！犒劳你。”

“什么？”

“牛肉干，咱们四川地道的麻辣牛肉！”冯朝嘲笑地说，“这自由自

在，不比喝野菜汤强？你说对不，侯志平同志。”

侯志平，就是刚才跟着冯朝退会的那个人，愤愤地说：“那个护士长要我给伤员抬担架，我才不干哪。她还说什么活着为别人……”

冯朝嘲讽地说：“谁叫你不也负伤？那就有人为你活啦。”

“那你？……”

冯朝一把把左臂的绷带扯下来，晃着胳膊笑了：“看，这伤！”

小朱噙着牛肉干，愣住了。

“受了伤，别人就爱你、帮你，这是咱们红军的一大好处。”冯朝得意地说，“落到这个地步，首先得顾自己。活下来也是革命的一份力量嘛！”

侯志平点了点头。

“有胳膊有腿的大活人，干吗受别人的制？”冯朝把声音压低了些，“自由行动，有的是办法！”

他越说声音越低，听不清了。

小高地另一侧，篝火照不到的黑影里，又有三个人挤坐在一起交谈着。

肖国成把一张纸看完，小心地收进衣袋。“汪坤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咱们这支部队的文书啦。花名册由我保管，往后每天宿营以后填一份实力统计给我。”

“是。”

肖国成把粮袋解下来，交给汪坤：“快回去，吃点炒面，睡觉。”又补了一句，“照顾好那个孩子！”

常炽又嘱咐了一句：“喂喂牛，看好我那副挑子！”

望着汪坤走去的背影，肖国成对常炽说道：“既然你不识字，就不给你看了。”常炽凄然一笑，没说什么。

“一共七十七个人，外加一个四岁的女孩。”肖国成扳着手指数着，像是在向上级汇报，“党员三十五人，少共团员十七人。”

“统计，不大确实。不过也想不到，”常炽高兴地说道，“差不多是一个连。”

“哎呀，这个连！单位包括了三个方面军、九个军和军团。就是伤病员多，轻重伤四十一名，重病号八个。”

“粮食怎么样？”

“情况不好。有干粮袋的只占三分之一，都剩下不多了。老炊事班长交出了三斤多酥油，还有一头牦牛。刚才每人只准吃一两炒面，重伤员是二两。”

“不行，还得减！”常炽计算着，“第一次过草地用了六天，第二次是十一天，这次嘛，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这么个速度，估计还得五六天才能走出去。”

两个人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谁都不说话了。

停了一会儿，常炽动情地说道：“肖连长，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些同志带出草地，带给党！”他仰起头，沉思，“保存下这支红军不容易！全国劳苦群众把希望放到了这支队伍身上。多保存一个同志，就多一颗革命的种子啊！”

“我，和你！”肖国成也很激动，“在这里，干部除了你，就我这个连长啦。”

“我，一个老挑夫……”

肖国成抓住了常炽的肩膀：“你这是为什么嘛！”

“我说文书统计得不确实嘛。”常炽轻松地笑笑，“支部书记同志，我是个反革命，一个等待枪决的肃反对象！”

“什么？”肖国成一惊，手却抓得更紧了。

常炽“哎哟”一声：“你抓着的那地方，中午以前还用绳子捆着。遇上那场暴风雨，押送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掏出那份文件，连同那挺花机关递给了肖国成。

肖国成接过文件看看，读出了声：“……兹有本部……嗯，看押革命的死敌、反革命分子常炽……希沿途各部予以协助！……嗯，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看清楚啦？‘各部予以协助’！协助看押我这个反革命。”

“这……”肖国成定眼望着这个花白胡须的老头儿，“什么问题？”

“因为我反对了张国焘同志！”常炽依然说得那么轻松，“去年这时候，一过草地，党中央北上陕北，张国焘同志要南下。我提意见要跟着中央北上，这就犯了忌，撤了我的职。后来他要自立中央，我反对，我不举手，就抓起来，说要肃反。刘伯承同志通过朱总司令把我要到红大当教员，暂时没杀掉。”

他急剧地咳嗽起来。肖国成替他轻轻捶着后背。

“刑讯，折磨得凶，受了点内伤……”常炽深深叹了口气，“到了甘孜，又要杀。多亏你们来得快。和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贺龙同志和任弼时同志又在打听我，这才又押进了运输队。”

“赶上了大队，你可以直接向贺、任首长报告。”

常炽笑了笑：“个人的生死、荣辱算不了什么，这场悲剧才叫人痛心！一次分裂，百丈关拼了一仗，部队伤亡很大；又多过了两次草

地……多少同志的鲜血和生命啊！”

肖国成注视着这个受尽磨难的老头儿，心情激动。

“同志，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一时也许还不明白。革命需要流血，流汗，流泪。有时候，只有血才能使人聪明起来，只有血才能使革命前进！至于我嘛，”他掀起衣襟，撕开一个补丁，拿出了自己的党证，“看，党证沾了点血，可是还在我身上，一颗共产党员的心，还在我的胸膛里。这就够了！只是，我这个情况给你出了难题。”

肖国成诚恳地说：“不难，在实力统计上加一个党员就是了。”

“那，我向支部提一个请求。”

“什么？”

“派一个身体好的同志跟着我。”

“不必了。”

“当然，我压根就不需再有人押着，”常炽严肃地说，“我找你，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我挑子里是一批贵重的药品。”

“真的？”

“党的财产我现在不能交给任何人！必须有党的决定才能动用。”常炽掏出两张纸郑重地交给肖国成，“这是药品的清单。”

“同志，谢谢你！”肖国成激动地接过清单，随即紧紧握住了常炽的手。

两只手在动，解着牦牛的缰绳，绳子被解开了。

冯朝伏在地上，把牛绳交给侯志平，自己继续观察。

篝火的火苗早已落下去了，偶尔有几粒火星在夜风里闪烁。篝火边几个人睡得正香。

冯朝爬了两步，轻轻推开许苓的脑袋，把粮食拿到了手。

小朱从背后戳戳冯朝，低声说：“瞧，是孩子的。”

冯朝向后摆摆手，又从小秦身边拿起了一袋。

牦牛被侯志平拉起来。

萍萍身子动了动，喃喃地叫了声。

冯朝一惊，慌忙向后爬去。

三个人拉着牦牛、背着几条粮袋，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

夜风吹来，萍萍被冻醒了，蒙眬中，她低叫着：“妈妈。”

许苓没有答应。

萍萍伸手摸摸，牦牛没有了。她又在许苓身上摸着，摸到了许苓的脸，掰她的眼皮。

“萍萍，别闹！”

“叔叔妈妈，牛跑了。”

“什么？”许苓睁开眼，这才发现小秦正抱着她。她连忙坐起身把小秦推推，叫起来：“牦牛跑啦！”

小秦醒了发现粮袋没了，也在叫：“连长的干粮袋呢？”

旁边的几个人都醒了，忙乱地搜寻着。

肖国成和常炽走过来。听人们诉说着。

常炽说：“不要急，看看蹄印，牦牛往哪个方向去了。”

黑暗的草地里。

冯朝等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走着。

侯志平牵着牦牛在前头。他小声问：“往哪儿走？”

冯朝说：“别管，走出去再说。”

“人家追上来怎么办？”小朱担心地问。

小高地边上。

追赶的人停住了脚。

肖国成说：“汪坤，跟我下草地，追！”

“我先把牛叫回来。”廖文两手拢在嘴边“嗬嗬”地叫起来。

草地里，牦牛听到了叫声。它停住了，又突然一转身往回跑去。侯志平被拉了一个跟头。他趴在草墩上问冯朝：“怎么办？”

冯朝挥挥手：“快走！”

牦牛从黑暗中钻出来，跃上小高地，来到了廖文身边。

小秦晃着大拇指：“小廖，你真神。”

许苓也抱着萍萍赶来了。萍萍亲热地摸着牦牛。

肖国成还要进草地去追，常炽拉住了他：“算啦，牛回来了就是个胜利。”

肖国成愤愤地说：“竟然有这样的人！”

常炽感叹：“有什么办法呢。好的，坏的，总要在一起存在一个时期。问题是能不能让好的越来越多！”他摸摸萍萍的小脸，“萍萍，你说对吗？”

萍萍不解地望着他。

四

拂晓。草地里弥漫着浓雾。

浓雾里钻出一个人影。走近了，可以看清是伍芝兰。她正在临时营地上察看着。

在一堆篝火余烬的四周，东倒西歪地睡着八九个人——显然，她的队伍已经扩大了。

伍芝兰给这个盖好身上的毯子，又把那个压在胸上的步枪挪开……她慢慢走到离篝火较远的一个同志身边，只见那人身边一个旧铜盆里放着一堆野菜，人却蜷伏着。她摇摇他的肩膀："同志，醒醒！"

那个同志却再也不会醒来了。只见那人一手握着步枪，一手抓着一把野菜根；嘴角上、胡楂儿上挂着野菜的碎叶。

她把那同志的帽子往下拉拉，又掰开手指取下步枪，口里喃喃自语："同志，松松手，把枪给我吧！"她把枪挂在肩上，又端起那盆野菜，仔细看看，神情庄严地向着死者："你留下的话，我懂！就靠这些野菜，我能把同志们带出去！"

她霍地转过身，走进草地，一弯腰拔起一棵野菜，又拔起一棵……

突然，她看到不远处一只水鸟站在那里。等她看清是只头雁，摘下枪来，那雁已经长唳一声起飞了。

接着，雁群升上了高空，排成了"人"字形的队伍，轻盈地向前飞去。

伍芝兰望着远去的雁行，脸上呈现出坚决的表情。

浓雾笼罩着的草地，三个人在蹒跚前行。

小朱的脚一滑，差点儿踩进泥潭。他倒抽了口冷气，埋怨地说："我说，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哇？"

侯志平愤愤地说："谁知道哪！这得问问为头的。"

冯朝没有答腔。他正被死亡的恐惧包围着，神情慌乱。

小朱嘤嘤地啜泣起来："……跟大伙儿在一块儿多好……"

"别哭啦！烦人！"冯朝冲着小朱大吼。

浓雾里，队伍在行进。

走在头里的是伍芝兰。她全身挂满了东西，背上交叉背着两支步枪，腰间系着两个手榴弹、一只铜盆，右肩上挂着驳壳枪的枪绳，另一端拖着个胡乱捆扎成的爬犁样的架子，上面半躺半坐着一个垂危的重伤员，左手挽着她救出的那个伤号。

重伤员在爬犁上欠起身，抓住了枪绳乞求：“伍排长，让我下来爬几步吧，你也歇歇！”

伍芝兰头也不回地说：“别说话！”说罢，奇怪地仰起头，喊道：“哎——同志们！……”声音很亮，又透着甜润。

过了一会儿，后边浓雾里传来了喊声：“哎——排长——”

“同志嫂，你这个办法不错。”

“逼的嘛！”伍芝兰苦笑了一下，“看，我实在没有什么再给同志啦，就还剩下这张嘴啦。哎——同志——”

后面，传来了呼应。

“说实在的，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也觉得添了劲。”伍芝兰动情地说，“有一回，孩子他爹跟我说，世界上最好听的，就是听战士们说话、叫同志。我不信，还跟他吵了嘴。我说：‘我叫萍萍他爹，不好听？’……哎——同志——”

“你那孩子她爹在哪个单位？”

“在红三十军当营长，”伍芝兰声音很低，“去年打百丈关，牺牲了。”

伤号扭转了头。

“我带着我那个排掩护医院往后撤，带着孩子见了他最后一面。这回，他说我的话很好听，是甜的。……真的，至今孩子还常问我：‘妈妈，话怎么是甜的？……’”

她陷入到回忆里去了，听到拖犁上伤员的唏嘘声，才猛然醒过来：“同志，你怎么啦？”

“伍排长……你，你那个孩子，兴许还在……”

伍芝兰没有说什么。她使劲一躬身，拉得快了些，口里喊着：“哎——同志——”

那声音，像是甜的，又像是苦的。

浓雾中，冯朝等一行三人在烂泥里挣扎。

冯朝靠小朱近了些：“小朱同志，把你那根木棍换给我怎么样？一大把牛肉干。”

小朱没吭声。他正用木棍探着路，跳过一道泥沟。

“要不我买你的，一块袁大头。”

忽然，走在前头的侯志平“哎哟”一声摔倒了。一个个黑乎乎的东西纵身跳起，从他面前跑了过去，原来是一小群黄羊。

冯朝惊慌地说：“不好，走到没人的地方来了！”

就在这时，前方远处传来了细微的人声：“哎——同志——”“哎——

排长——”

三个人惊喜地向前望去。

浓雾在渐渐消散，人的轮廓显现出来了。

伍芝兰继续带着她的小部队前进。她还是不时仰起头来喊着。后边五个人应和着。

“行啦，同志嫂，你歇会儿，不用喊啦！”

“好，再喊一次！”就在她仰头要喊的工夫，前面出现了一个黑点。

她以极快的动作抽出驳壳枪，在大腿上一擦，扳开大机头，推上了顶膛火，机警地望去。

一小群黄羊飞速奔来。

伍芝兰抬手两个点发，羊群消失在雾气里了。

“不知打着了没有？”

“两只。”她轻吹着枪口的烟。脸上头一次有了笑容，“能解决一下咱们的肚子问题了。走，去找找。”

果然，两只黄羊倒在草丛里。

伍芝兰安排好两个伤员，自己把猎物拖到爬犁边。后边的同志也你搀我扶地陆续赶来。

有人在叫：“黄羊又回来了，快打！”

“别打呀！”随着声音，三个人跌跌撞撞地迎面走来。

走在前头的小朱，一头扎在伍芝兰怀里，哭出了声：“同志，可见到你们啦！”

伍芝兰奇怪地问：“你们怎么往南走？”

侯志平正要回答，冯朝连忙接口：“雾大，迷失了方向。”

伍芝兰安慰着小朱：“同志，会合到一起就好了。我们一起走，再难也能走出草地。”

她重又挎起了枪绳。可是因为加了两只黄羊，更重了。她把几根空粮袋接起来，往拖犁上系着问道：“你们谁来帮一把？”

冯朝扬了扬缠着纱布的胳膊：“我，我去看看，照顾后边的同志。”

小朱犹豫了一霎，接过了空粮袋：“我来。”

队伍重又前进了。

队尾，冯朝附在侯志平耳边低语：“你不看他们都断粮啦？我们还得单独走。”

又是一支部队从雾气里钻出来。

这支队伍虽然是些老弱残兵，还存在着明显的掉队人员的痕迹，然而却已经成了一支经过整顿的、像样的队伍了。

走在头里的是连长肖国成，他背着曾立标。小秦已不需扯着连长的皮带了，他拄根竹棍走着，胸前的军号已从套子里拿了出来，擦得锃亮。许苓背着背篓紧跟在后面，背篓上和萍萍脑袋上又插满了野花，看去整个儿像背着个花篮。小文书汪坤和廖文，还是一前一后地赶着那头牦牛。走在连部直属队最后的是挑夫常炽，他拄着竹棍，依然挑着那副担子，扁担上挂着那挺花机关，只是鼻梁上多了副眼镜，使这个怪老头儿更显得不伦不类了。

肖国成扭回头望去。

在“直属队”后面是五六副担架，上面是重伤员，稍后是被搀扶着的轻伤病号；护士长李芳跑前跑后地照顾着。再往后就是黄长友带的战斗分队，名字叫“步兵排”，实际上是身体稍强的人组成的一支运输队，每个人身上都挂满了枪支弹药。然而年轻的机关枪排排长黄长友却把人们带得井井有条。

黄长友跑到前边来。“连长，当这样的值星排长，没劲！来，换换。”

肖国成接过包在帆布套里的轻机枪，黄长友背起了曾立标。

肖国成扛着枪跨到队列旁边，心情有些激动。他眼前忽然浮上昨天傍晚那混乱的景象。他束手无策，抱着伤员痛哭失声，耳边却响起一个声音：“共产党人身体里，要少生产点眼泪！”……

他的思路又回到了现实，却发现一大滴泪水落到了腮帮上。他连忙擦了去，笑了。

他看见许苓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忙从驳壳枪上解下毛巾去擦。

许苓闪身躲开了。

肖国成看着背篓里的萍萍，俯身去亲亲。萍萍推着他那浓黑的胡子，咯咯地笑着，躲来躲去。

“你呀，根本不会爱！”常炽走过来。他指了指许苓，“让孩子靠路边歇会儿吧。”

肖国成不解：“这就是会爱？”但还是向许苓下了命令：“小许，过来！”

他让许苓在队伍旁边找块干些的地方，把孩子从背篓里抱出来。

萍萍站在如茵的草地上，一双清澈的大眼，望着行军的队伍，不时亲切地叫一声：“叔叔！”

抬担架的脚步慢下来了，都亲切地望着这花朵似的女孩。

一个担架员问：“你几岁了？”

萍萍扬起四个小手指：“四岁。”

伤员从担架上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核桃般大的一块东西扔给孩子。

许苓连忙捡起来，舔了舔："盐？"

一个女战士停住了脚步，从腰间解下了一条毛线围巾，围到了孩子脖子上。

又一副担架过来了，担架员放下担架，浑身掏摸着，最后解下了粮袋向孩子走过来。

许苓忙把油布摊开。担架员往上边倒了一小把炒面。炒面散发着轻轻的粉尘……

这个头一开，人们仿佛听到了什么号令，一个个走到孩子身边，把点什么东西放到了油布上。

油布上，炒面在增多。什么都有：酥油、黄糖、奶酪、自制的牛肉干、羊皮背心、毛线袜子……

一个女战士把一件花衣服放在衣堆上。另一个女战士放下了一截红头绳。

一个战士放下了三个鸟蛋。

一个小战士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灰兔子。这显然是他的心爱之物，他犹豫了一阵，最后下了决心，小心地放到了萍萍的手里。

面对着这意外的情景，许苓又高兴又有点心慌。她不安地看着肖国成："连长，这……"

肖国成却被这幅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他赞许地微笑着，胡子却在轻轻抖动，泪水溢满了眼眶。

只有萍萍例外，她依然瞪着秀丽的大眼看着这些人，看着这一切。直到队伍走完，许苓和肖国成把东西包裹起来的时候，孩子才突然抱住了许苓的脖子，小声地问道：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对，都是给你的。"

"给我了，为什么给我呢？"

"因为，因为……"许苓思索着，"因为大家都喜欢你，都爱你！"

萍萍昂起小脑袋想了想，若有所悟地说："爱谁，就把自己的东西给他，对吗？"

许苓没有回答。

肖国成也没有回答。

这个生活的真理，这个人与人、人与事业关系的真理，由一个四岁的孩子在这荒无人烟的大草地里讲出来，简直是惊心动魄！

一时，整个草地仿佛都发出了应和的回声：

“爱谁，就把什么东西都给他！”

萍萍还在问：“那……那我呢？”萍萍想了想，又问道，“我爱妈妈，我爱叔叔、阿姨，可我拿什么给你们呢？”

许苓和肖国成互相看了看，又没有回答——他们回答不了。

于是，天地之间只留下了这个四岁孩子的稚气的声音：

“……我拿什么给你们呢？”

五

夕阳的余晖，洒在草地上，把草地照耀得柔和而又美丽。就连草地跋涉者的剪影也变得峭拔、雄健，充满了诗意。

伍芝兰挽着小朱的臂膀，一用劲把爬犁拉上了土坡，似乎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尽了，两个人一齐倒在了地上。

小朱眼尖，一眼看见了不远处一堆篝火的余烬。他连忙跑过去拨弄着，居然冒起了火苗。

人们陆续来到篝火边上坐下来。

伍芝兰抚着小朱的脸："这么瘦。多大啦？"

"属鼠的，十二啦！"小朱情不自禁地往伍芝兰身边偎偎，"巴中东乡的。"

"这么小，爹妈怎么舍得你当红军？"

"撤出苏区，妈妈走散了，爹牺牲在杂谷垴。我就把爹的军装穿上了。"

小战士的话触动了女排长的心。她抱住了小朱的肩膀，低低地叫了声："孩子！"

"排长，你好……你像个妈妈一样……"小朱把头扎进伍芝兰怀里，呜咽着，"我不好，我是个坏孩子！"

"怎么啦？"

"我不守纪律，跟着人家乱跑，还……"他从伍芝兰怀里挣出来，坐起了身。忽然，他叫起来，"对，那天晚上，就是在这里，跟他们偷牛，连小孩子也不顾了……"他大哭起来。

伍芝兰坐起来，给他擦着眼泪："别哭，别哭！"

伤号探过身问小朱："你说什么？小孩子？"

小朱点点头。

伍芝兰也注意起来："多大？"

"天黑，没看清。"

伤号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小朱摇摇头。

伍芝兰失望地叹了口气，紧紧抱住了小朱："好，好，能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是好孩子！"她高声地说，"来，找水，煮黄羊肉！"

伍芝兰望望篝火四周，问道："还有两个同志呢？"

冯朝和侯志平早就不知哪里去了。

一条清清的小河，河边几簇灌木丛，简直成了草地的美景。

落日余晖里，队伍正忙着安排宿营。河边到处是欢快的人群。

许苓抱着萍萍来到河边。

几个男孩子正在河水里嬉戏。小秦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喊着：“小许，快来呀！”

许苓转身走开。

她走到下游一丛矮树旁。树后，一个女战士探出头来。呵斥说：“小鬼，走到哪儿来啦，不快走开看我不拿皮带抽你！”

许苓苦笑一声，又走开了。

“我要跟小秦叔叔和老牛一块儿洗。”

“他们是男的。”

“跟阿姨洗。”

“她们是女的。”

萍萍怔怔地望着许苓。

她俩终于来到了一个僻静的河湾。许苓帮萍萍脱了衣服，把她浸到水里。

轻风送来一阵悦耳的箫声。还是《苏武牧羊》的调子，但吹得轻快、悠扬，和眼前的情景十分和谐。

离河边较远的一簇矮树丛边，临时党支部委员会，已开了多时了，这会儿正进行着最后一项议程。

“……还是杀了它！”说话的是李芳，“今天又牺牲了两个同志，我检查了，是饿死的。”

排长黄长友说：“杀了，那七八支枪谁来背！”

“杀吧，还是人要紧！”炊事班长谢怀福倚着树根喘息着，他病情更重了，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可能不能再等一两天……”

李芳嘴快地说：“得，三种意见，各占一票！”

肖国成：“有个同志向支部提了个意见，剩的粮食集中给伤员，牦牛呢，先不杀……”

李芳激动地说：“同志吃什么？吃草？”

“对，吃草！”肖国成点点头，“把同志们逼一逼，准备应对更苦的时候。我看就这么决定了！”

谁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有箫声在回荡。

“好，同意！”李芳提起挎包站起来，“这个怪老头子！要药给一点点，牛又不让杀，什么都卡得紧紧的！”

人们陆续走开了。肖国成扶起了谢怀福。老谢轻声地说：“还有个问

题：有两个人提出要求入党，得讨论一下。”

“入党？这样的时候，还顾得上这个？！”

老谢正色地说：“正是这样的时候，党，才能得到真的党员！”

小河边上，四处幽静。

岸边矮树梢头搭着几件洗净的衣服，有小孩子的衣裤、许苓的军衣，还有两条空了的干粮袋。

矮树下，萍萍光着身子趴在那里，正手拿野菜喂着小兔子。小兔吃得正香，萍萍开心地笑着。

河边，许苓显然已经洗过澡，穿着内衣，在望着水湾出神。

水湾清澈、明净，晚霞映红的浮云照在水里，分外好看。水里，映出许苓那洗干净了的脸庞，和小花布衬衣裹着的上身，完全是一个秀丽的姑娘。

许苓注视着自己的影子，抚摩着自己的短发，眼前浮起了幻影：仿佛自己的头发一下子变长了，披在肩头一阵风吹来，飘飘洒洒，她正用心地把它编成两条长辫子。身上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一件花衣服。于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映在了明镜般的水里。许苓欣赏着自己，发出了少女的妩媚的微笑……

突然，传来了萍萍的喊声：“叔叔妈妈——”

许苓一愣，水中的姑娘消失了，又换上了那个短头发的假小子。

许苓懊恼地噘起嘴：“什么叔叔，什么妈妈！……”

“叔叔——”萍萍叫声更高更急了，“衣裳跑啦！”

果然，晾干的衣服正被风吹离了树枝。许苓连忙去追，还是有萍萍的一件短裤被吹上了天空，眨眼不见了。

许苓佯怒地拍打着萍萍的屁股。萍萍咯咯地笑着。两个人高兴地滚在草地上。

夜幕笼罩着草地，也笼罩着那块小高地。

小高地中央，一堆篝火烧得正旺。吊架上，一个小铜盆和两个搪瓷脸盆里，煮着黄羊肉，飘散着香气。

伍芝兰手挽着手领着小朱，在高地上走着，捡拾柴火。

小朱发现了一根竖着的木棍，伸手就要去拔，被伍芝兰制止了。

“等等！”伍芝兰走过去，看出这是只路标，横杆上写着：“向北前进！”

伍芝兰心情激动：“那天，在这里的同志多吗？”

“多。差不多有上万人。”

“看，经了暴风雨，没有死一个人。那就是说，他们还有力量！”

小朱点点头。

“而且，他们还想着我们。”伍芝兰抚摩着路标，“知道吗？哪儿是北？”

小朱摇摇头。

伍芝兰指指路标的箭头，又循着箭头指去：“看，那就是北斗星。”

开阔的夜空里，北斗星格外清晰。

“记住它。万一失散了，剩一个人也要往北走，走出去！”

小朱偎依在伍芝兰怀里：“我再也不离开你啦！”

伍芝兰抱着这个大孩子，亲切地说：“对，孩子！不离开！跟着集体，跟着妈妈，不离开！”

一大滴眼泪落到了小朱的脸上。

一滴雨点洒落到泥水里，接着细雨唰唰地下起来。草地又变得阴沉可怖了。

肖国成指了指近外的几棵老树，喊道：“快避雨！”

人们向着古树奔去。

青年战士背着谢怀福跌跌撞撞地来到一棵歪倒的树下。老谢已经有些昏迷。青年人喘息了一阵，掏出小洋瓷碗，接了点雨水，解下粮袋，抖进了点炒面，用树枝拌和了一下，喂到老谢嘴里去。

老谢醒来了，咂了咂嘴：“哪里来的炒面？”

“还有点。”他扬了扬粮袋。

空空的粮袋，只有寸把长的一截还有粮。老谢沉下了脸：“干吗还给我吃粮？”

青年人显然误会了，连忙指了指腋下：“我，还有。”那里半条粮袋鼓鼓囊囊的。

老谢推开碗：“把它送给重伤员！”

青年人噘着嘴：“你就是重伤员！”

肖国成走过来：“吵什么？”

老谢又有些昏迷，说不出话了，指了指粮袋。

肖国成冒火地说：“你，你打埋伏？！”

青年战士护住了粮袋，默不作声。

“去呀，”肖国成捏紧了拳头，“去交给护士长！”

青年战士没有作声。

“你，自私！”肖国成怒不可遏，一拳打在战士肩胛上，“交出来！”他气呼呼地转身走开。

青年战士摸摸肩胛，又端起碗扑到老谢身上：“老谢，老谢！”

肖国成怒气冲冲地往前走，迎面碰上了李芳。

李芳焦灼地说："杀了吧！"

"杀，杀，你就知道杀！"肖国成眼里像喷火，"为什么你不能把那个班长救活？嗯？为什么？"

"他是饿死的！"

"你，你无能！"

他推开李芳又往前走去。

一棵古树的浓密的树冠，像伞盖一样挡住了细雨。

树下，红小鬼们围着常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故事，连萍萍也坐在许苓怀里注意地听着。

"……天，墨黑墨黑的，伸出手来也看不见指头。往哪儿走？才能走出这阴森森的原始大森林呢？"

常炽停住话，咳嗽了一阵，又说下去。

"这时候，丹柯解开了衣裳，一把撕开了胸膛，掏出了自己的心。那颗心在他手里怦怦跳着，闪光，发亮。丹柯把自己的心高高举起来，领着大伙儿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出黑黑的大森林。"

廖文问："丹柯呢？"

常炽说："他倒在地上，死了！"

短暂的沉默。听众里传出了一阵轻轻的叹息。

小秦感叹道："我们这里有个丹柯就好了。"

常炽说："有哇。"

汪坤问："在哪儿？"

常炽笑笑："你，你，还有你廖文，小萍萍都是。"

"不信？"常炽拍了拍背后那棵古树，"你们看。"树上，有几处树皮被砍掉了，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向北前进！""坚决北上抗日！"下署"湖南部写"。

"湖南部就是党中央的代号。"常炽叹了口气，"要按这个方针，去年我们就到陕北了，这会儿……"

这时，肖国成气冲冲地走过来："干吗不挖野菜去？去！去！"

孩子们散开了。

廖文牵着牛快快不乐地走开了。

肖国成厉声叫："廖文！"廖文站下来，肖国成却没有讲话，他摸了摸牦牛，说："去吧！"

许苓狡黠地在萍萍耳边说了句什么，然后把她往肖国成怀里一塞："连长抱会儿，我得挖野菜去。"转身跑走了。

常炽："火气倒不小！"

肖国成声音有些颤抖："又是三个！"他把两张纸片递过去，"连昨天一共四个同志牺牲了，三个是党员。"

常炽看着三份党证："……江西吉安，湖南桑植，四川通江……"

"把牦牛杀掉！"

"嗯。"常炽抚摩着胡须，"不过，牛下水、牛皮都别丢掉。还得省着吃。更难的时候还没到。"

"已经够难的啦！"

"不。去年和党中央分手，我们从包座南下，走了四天才到这里。"常炽指了指树上的标语，"我们这速度还得五六天。万一曲河一涨水，窝住了……"

"杀了再说。我去找支委们商议一下。"

细雨中，人们三三两两在寻找着野菜。

廖文和汪坤、许苓一块儿边挖野菜边交谈着，牦牛慢吞吞跟在后面。

小秦模仿着常炽，摸着"胡子"，学着湖北口音："你，你，还有你廖文、小萍萍，都是丹柯嘛！……"

许苓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怪老头儿，真有意思。"

廖文把一棵野菜填进牦牛嘴里："我可不够格。我太爱玩。"

汪坤装出大人样沉思地说："嗯，这老挑夫，他讲得有道理！……"

许苓笑着说："反正小秦不是，太馋了。"

"就你好，干什么都躲着大伙儿……"

传来了肖国成的喊声："小许！给你孩子！"他把萍萍放在地上，围着牦牛走了一圈，走开了。

萍萍蹒跚地走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黄糖，自己咬了一口，又塞到牦牛的嘴边。

许苓问："萍萍，你干什么？"

"给老牛吃，要杀老牛啦！"

廖文："瞎说！"

"两个胡子叔叔说的。"她学着样子，"把牦牛杀掉！"

小鬼们全怔住了。

廖文像疯了一样，拔腿就跑。迎面遇上了常炽。他愤怒地冲上去："不许你们杀牛！"

"咦，怎么今天都爱发火？"

"你亲口说的：这是党的财产！"他挥舞着小拳头，在常炽胸前擂

着，“拉过钩的，不算数？”

肖国成走来：“廖文，别胡闹！”

廖文放开常炽，转身一头撞在肖国成的胸前。

肖国成命令身边的黄长友：“拉走！”

黄长友牵过牛，推开前来阻拦的汪坤、许苓，大步走去。

廖文定定神，“嗬嗬”地叫了两声。

牦牛挣脱了黄长友，又跑了回来。

谁也没法对付这个像只小疯狗一样的廖文，形势顿时僵住了。

稍停，常炽低声说：“我知道，这头牦牛是廖文同志的心啊！”

廖文一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丹柯，手里托着一颗心——不知怎的，这心，却是牛形的。

廖文轻轻抚摩着牦牛，随手把缰绳解下来，然后扳着牛角把牛递到黄排长手里，自己却捂着脸痛哭起来。

人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只有萍萍抓着牦牛那长长的鬃毛，贴在自己脸上，把老大的一块黄糖塞进牛嘴里。

阴沉的草地。

两天前清澈得可以照人的那条小河，如今却浑浊不堪。

伍芝兰提着竹筒，小朱端着铜盆，两人沿着河岸走着。伍芝兰把核桃般大的黄羊肉逐个递到同志们的手里。

可以看见，她的队伍又扩大了，有了十几个人了。

伍芝兰把一份肉递给了个年轻的战士，却看见他身边的枪扔在泥水里，上面沾满了污泥。她把枪拿起来，倚在矮树上，说道：“吃完了饭，把枪擦一擦！”

那同志抬了抬眼皮：“擦它干啥？又用不着那玩意儿！”

她不悦地说：“军人嘛！哪能不擦枪？一会儿我要检查！擦枪布嘛……”她解下腰间的包袱，在一堆小衣服里翻拣着，找出了一件小花上衣。

“我有。”

伍芝兰奇怪地问：“你有？”

“呶，那不是？”那同志指指高处，“一会儿我去拿。”

伍芝兰抬头看去，只见矮树梢头挂着一件小花衣服，连忙伸手取下来。衣服和她手里的那件一模一样。她看着看着，一阵眩晕，倚到了小朱的肩上。

那个伤号欠起身问：“怎么啦？”

“我的孩子的衣裳，可孩子……”

“咳，同志嫂，你怎么糊涂啦！”伤号高兴地说，“孩子能到这里，一定是在自己同志的手里嘛。”

“在自己同志的手里……”伍芝兰自言自语，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她把衣服抱在胸前，低声呼唤道：“萍萍——”

细雨蒙蒙，冷风阵阵。草地的雨夜是寒冷的。

篝火旁，许苓正在给怀里的萍萍喂饭。她把蒙在萍萍头上的油布掖了掖，把半小碗野菜加炒面的糊糊送到萍萍嘴边：“来，再喝一大口。”

萍萍摇摇头：“不吃！”

许苓劝诱：“看，小兔子大口吃草。萍萍也吃。”

看看兔子香香地吃着草，萍萍猛喝一口，皱起了眉头：“我不吃草，我要吃面面。”

许苓擦去眼角的泪水，哽咽地说：“面面没有了，叔叔、阿姨都没有面面了。”

萍萍哭了，乱蹬着小腿哭叫：“我，我饿……”

旁边，老炊事班长谢怀福正聚精会神地忙着。他把生牛皮带用菜刀切下一截，用根枪通条挑着伸到火里去。牛皮“啪啪”一阵响，爆起一层油花。

他向着身边的年轻同志说：“看清楚了？就这么办，能行！”他把烧好的牛皮扔进茶缸里，又用树枝从茶缸里夹出一块煮好了的牛皮，递给许苓：“给孩子吃吃看。”

许苓接过来吹了吹，塞到孩子嘴里。萍萍慢慢咀嚼着，不哭了。

青年战士凑近老谢：“你真好！什么也难不住你！”

老谢叹了口气：“瞎说，眼看党落难遭灾，不能给党分忧，这，这心里难受啊！”他艰难地呼吸着，“你要入党，好！我观察你多时了。我介绍。咱们一起把困难掰碎了，你一块，我一块，分分扛起来……”

许苓静静地听着，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声：“还有我呢。”

萍萍也学着：“还有我呢！”

“有你有你，”老谢喘息着，“也为了你……”

青年战士从粮袋里掏出最后一把炒面，偷偷放进萍萍的碗里。

一堆篝火。火苗在慢慢落下去。细雨丝偶尔落到火炭上发出“嗞嗞”的响声。

篝火四周人们都蜷曲着身子睡着了，只有两个人在低声谈着话。

常炽望着肖国成：“该下决心啦，连长同志！”

肖国成长叹一声：“老常啊，我多么想把掉队的同志都带出去，一个

不少地带出草地，带给党！”他扬起巴掌揩了揩眼睛，“想不到又困在这里……我真担心……”他声音更低了。

“就是为了走出去，才让年轻的同志先走，抢在曲河涨水之前走过去。先保住一部分！”

“真有大雨？”

“我会算！”常炽向肖国成靠近了些，撩起自己的衣服，小声地说，“你看看。”

肖国成抓起一块冒火的树枝照着，只见常炽腰背上鞭痕累累，腋下有一处伤口流着脓血，不禁“啊”了一声。

“嘘——保密！”常炽苦笑一声，“断了两根肋骨，想不到倒有这么个用处——留下了个晴雨表。今晚，至迟明天，有大雨。”

“这……”肖国成抚摩着常炽身上的伤疤，思忖着，“只能派出半个班掩护……”

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常炽慌忙放下衣服。

走过来的是汪坤，他把一张纸交给肖国成。

肖国成看着，不由得叹息：“唉，又牺牲了两个。”他发现了什么，提高声音，“又收容了七个。总数是一百零三个。怎么，冯朝，那个捣蛋的家伙又回来了？”

“还有个侯志平。”

“什么，还填上他们是党员？”肖国成指尖戳着统计表，气愤地说，“这样的人也算个党员！”

常炽苦笑了一声：“有什么办法呢，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有的人在提高，往着人的更高处长；有的人呢，露出了本相，在往野兽窝里掉！”

“可他偏偏长着张嘴，说话吃东西！”肖国成叹了口气，“我可拿什么给同志们吃啊！”

他转身向着汪坤：“小文书，你去检查一下你们那些小伙伴，一定要睡好，准备明早执行任务。”

“是，执行任务！”

“我说的是：准备！”

汪坤刚走，黄长友和李芳走过来。黄长友说：“派去侦察的人回来了。河没有涨，就是有一段烂泥地，不大好走。”

李芳说：“准备好了，就只有一条牛腿，半袋炒面。”

“好，我们商量一下，做个决议！”

一个黑影缓缓爬过来，爬近火堆，可以看清是老炊事班长谢怀福。

老谢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你们的话，我……我都听

见了！……”

肖国成扶住了老谢：“准备开个会……”

“我们几个伤重的，商、商量过了。”老谢几乎是恳求，“让年轻力壮的先走，那是咱们的希望。我们嘛，爬，也跟上去。我们人受了伤，心没有伤，不会给党丢脸的！”

常炽抓住了老谢的手。接着，一只又一只，五只手捏在了一起，五个人默默地望着。一个重大的决策在无言中决定了。

细雨中，伍芝兰带领着她的小部队在前进。她依然和小朱共同拖着那架爬犁，爬犁却似乎轻快了许多。木板在雨中的水草上轻快地滑过。伤号已经不需搀扶了，拄根棍子在后面走着，不时帮着把爬犁推上一把。

伍芝兰情绪比以前好多了，眉宇间多了点喜气，人显得更为英俊俏丽。她神情振奋地说：“这么走，大概再有两天就能赶上他们了。”

小朱高兴地说：“那，就能见到你的孩子啦！”

伍芝兰点点头，笑了。

伤员凑趣：“小朱，那时候，排长可就不要你这个儿子啦！”

小朱撒娇地向伍芝兰靠靠：“那，我也不离开你！”

“傻孩子，净讲些傻话。”她仰起头，神往地说，“等出了草地，到了陕北，咱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在一起，革命大发展了，一个大家庭里，该有多少事情要我们去做呀！”

“我们一块儿做。”

“对，一块儿。”伍芝兰揽着小朱的肩膀，“你、我还有萍萍，我们也‘会师’成一个新的家庭……就像《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歌里唱的那样……”

她清了清喉咙，唱起来：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小朱也加进来：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清晨，雨停了。

十四五个红小鬼和七八个女战士挤坐在一起，同声唱着这支歌：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年轻人个个装束得停停当当，个个神情庄重。

然而，几个老战士似乎还不放心，在人群的周围仔细察看着。

歌声一停，李芳走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女战士身边，把一个绣有红十字的挎包交给她，嘱咐了几句。然后，又来到了许苓旁边，递给她一个药瓶：“这叫鱼肝油，每天给萍萍吃两粒。”说罢，她转身俯到背篓上，在萍萍脸上久久地亲吻着。

炊事班长老谢爬到红小鬼们中间，把一块块烧得焦黄的牛皮分给每一个人。他指着牛皮上刻好的白印，向廖文交代：“孩子，看好了，一条线，是一顿饭的口粮！”

肖国成来到常炽身边，低声地说：“都准备好了。”

“嗯。”常炽把自己那根竹棍递过去，叹了口气，“给孩子撒谎，这可是第一次！”

肖国成：“也是最后一次。”

他大步走到队伍前面，严肃地扫视了全场：“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把一份重要的东西保护好，安全地交给党，组成了你们这支先遣分队！汪坤同志！”

“到！”汪坤走过来。

肖国成举起竹棍，拔开塞头，把一卷纸拿出来：“同志们看好，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他又郑重地把文件放进了竹筒，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这是几天来牺牲同志的名单和党证，一并带出去！”

他把塞子塞好，两手捧起竹棍，递到了汪坤手里。然后，他把声音提高了些：

“我命令：先遣分队由黄长友排长负责！你们的任务是：立即出发，沿着去年中央红军走过的路，走班佑、巴西、俄界……一直往北前进。直到遇到红军部队，把它交给部队的最高首长！”

场子里很静。红小鬼们脸上浮泛着即将执行重大任务的神圣的表情。

“同志们，孩子们！”肖国成充满感情地说，“你们的担子很重啊。记住，就是剩一个人也要把这件重要的东西送到……”

忽然传来了一阵喧哗，把他的话打断了。

黄长友跑过来：“人都集合好了，就是那个冯朝又胡闹……”

“走，会照常开！”肖国成摆摆手，“你带小鬼们也列席听听。”

不远处一块平地上，党员们已经集合起来，会议还没有开始。冯朝在人们当中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说着：“……哎呀呀，真想不到，几天工夫大家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吃没得吃，走又走不动……”

有人呵斥他：“你胡说些什么？能丢下同志不管吗？”

“这个嘛……得看什么情况，”冯朝摇了摇头，“这种时候，谁顾得了谁？谁能活出去算谁有本事！……”

肖国成赶来了，厉声道：“冯朝同志，不许你散布这种悲观的论调。”

“我悲观，可我活着！”冯朝讥讽地说，“你这个小连长，可把同志们带死了好多！”

会场里向冯朝发出愤怒的斥责声。

肖国成愤怒地指着冯朝：“你活着？靠什么？你偷了大伙的牦牛，偷走了同志们的口粮，你是靠损害别人活着的。”

冯朝恼羞成怒：“你，你，老子干什么你管不着！”

“偷孩子的干粮，谁都能管！”

“管？也得问问它！”冯朝抽出了驳壳枪。

肖国成镇静地说：“把他的枪下了！”

黄长友一伸手扭下了冯朝的枪。

肖国成走到冯朝面前：“把党证交出来！”

冯朝有些慌乱：“你，你没这权力！”

肖国成走前一步，双目逼视，大声说：“交出来！”

冯朝慢吞吞地拿出了党证。

肖国成用两个指头夹着那个党证和李芳、老谢交谈了几句，然后对着大家说：“同志们，咱们党、咱们红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纪律的。可惜，冯朝同志把这个弄脏了。”

会场里腾起了喊声：“党里不能要这样的人！”“开除出去！”“同意……”接着许多只手举了起来。

肖国成环顾四周：“支部大会通过了！”

他拿起那张党证，随手撕碎，一扬手纸片随风飘去。

他拍着矮树叶上的雨水洗了洗手，问道：“还有什么问题？”

一个同志大步走过来，嗫嚅地说：“我，我要参加党！”

肖国成一愣。原来这正是他两天前动手打了的那个同志。他犹豫地：“你？……”

“对，正是他。”老谢欠起了身，“他叫汤世俊，我介绍他……”

有几个声音在喊：“不要介绍了，我们认识他。”

肖国成提醒说：“在这个时候干共产党，可不容易啊！”

“我知道！”汤世俊严肃地点点头，“这几天好多好同志牺牲了，党员少了，我，我得补到他们的位置上。”

会场一时变得很静。党员的手却在沉默中举了起来。

“关于组织先遣分队的事，支部委员会还要向大会报告，”肖国成把指北针递给了黄长友向他做了个手势，“先遣分队，出发！”

那支小队排成一路纵队绕过会场，踏上了北去的征途。

伴着年轻人的脚步声，响起了箫声。《苏武牧羊》的调子又变得凄婉、悲凉了。

六

中午时分。

伍芝兰和她的小分队正在赶路。伤员在爬犁上惊叫了一声："伍排长，不好！"

伍芝兰扭回头问："什么？"

伤员指着西天上的一片乌云说："天要变！"

伍芝兰望着急速升腾起来的浓云，心情沉重。她大声招呼："同志们，走快点！"

"同志们，走快点！"

同样的话，已经是黄长友在喊了。他站在齐腰深的泥浆里，正把一个个小战士扶过去。

这是一段地势低洼的沼泽地带，不过四五米宽，却由于没有草墩做依托，泥泞不堪。黄长友和几个战士几乎是抱着小鬼们从泥浆上传递过去。

黄长友卡住许苓的腰，把她连抱带扶地传给了一个战士。然后望着西边的乌云，忧心地说："要是上游下雨，一涨水，他们可怎么过呀！"

萍萍从背篓里探出头来，扑棱着两只小手："黄叔叔，他们变成鸟儿，飞过去！"

黄长友苦笑了一下："可惜，我是二十四岁，不是四岁！"

的确，人不是鸟。

队伍正在草地里艰难地走着。

肖国成站在行军队列的旁边察看着。

他扶着曾立标跨过了一个草墩，小声问道："伤口怎么样？"

"好多了，能跟上。"

"云南白药倒是灵。"

"是你的脊梁骨灵。"曾立标感激地说，"在你背上趴了五天，伤好了，也知道人该怎么活啦！"

肖国成笑笑说："这么说，我的脊背能治病，还能上课？"

"本来嘛，这长征就是医院、学校。"常炽把话接过来，"就是学费高了点。"

肖国成走近常炽，伸手去接挑子："我挑会儿？"

常炽推开了他："跟你一样，这肩上的挑子越来越轻，可心里的担子越来越重啦。"

好像为了证实他的话，大点的雨滴洒落下来。

常炽说：“看，这不是？老天爷要考考我们——更艰难的时候来啦。”

肖国成透过雨帘望着远方：“那些孩子们不知道过河了没有？”

拂晓。大雨继续瓢泼般下着。

红小鬼组成的先遣分队在冒雨行进。

一道闪电映出这队红色少年的身影：他们手拉着手，组成了人的长链、人的雁行，一步又一步，在草海泥塘里走着。

黄长友扛着轻机枪走在最前面。他不时借着闪电的光亮，看看手里的指北针。

小秦走着，从口袋里掏出块烤焦的牛皮看了看，狠着心又放进了口袋；不一会儿又掏了出来，忍不住咬了一口。

廖文已是疲惫不堪，又被瞌睡折磨着，脑袋在脖子上晃晃悠悠。他像喃喃自语又像梦呓：“老是走，老是走……歇会儿吧……就一会儿……”

汪坤紧拉着他的手：“不行！快走！”

许苓咬着牙，一手抓紧背篓的背带，一手抓着军帽不停地揩着脸上的雨水。后边一个女战士赶上一步，扶着背篓，揭开上面的油布看看。

萍萍睡得正香。

黑暗里，唰唰的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交织着。

突然，廖文“哎哟”一声摔倒了。

汪坤连忙去扶：“怎么啦？”

廖文呻吟着：“被石头绊倒了。”

黄长友跨到队列旁边，问道：“什么事？”

汪坤回答：“没什么，小廖被石头绊倒了。”

“什么？石头？”黄长友跑过来，“在哪儿？”他用脚试探着。

一道闪电。看清了，果然是块石头。

黄长友一把抱住了廖文：“好小子，你这一跤摔得有名堂！”他大声地喊道，“同志们，有石头了，离草地边边不远啦！快走哇！”

年轻人的欢呼声压过了雨声。

果然，前边的路渐渐干些了，行军速度也快了些。

天放亮的时候，在行进的前方出现了一块高地。高地棱线上，依稀有人影在活动。

黄长友脱着枪衣，向身边的战士发出命令：“战斗准备！”

他拉过小秦：“吹号联络！”

小秦拍着肚皮央告："排长，先得批准我吃两口牛皮！"

"你小子，又敲竹杠啦！"黄长友掏出两块焦牛皮，"好，补贴你！"

小秦把牛皮塞进嘴里嚼着，掏出了军号。

清亮的号声响了。

稍停，高地上也传来了号声。

小秦惊喜地喊："排长，自己人！"

黄长友拔腿飞奔而去。

当一群泥猴似的红小鬼登上高地，黄长友已经在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亲热地交谈着。

那个干部："……是贺总指挥亲自交代我们连在这里设兵站，收容和掩护掉队的同志们。七天啦，我们已经送走了好几批零散的同志。"

"魏指导员，你说什么，掩护？"

"有小股反动骑兵，就在这草地边上袭扰，专门袭击我们的掉队的同志。"

"大队在哪儿？"

"二、四方面军大约都在北上的路上，预定在甘肃的会宁一带和中央红军会合，那也是我们的目标。"魏指导员向走来的红小鬼们招招手，"同志们都受苦啦！"

"我总算把他们交给你了。"黄长友把汪坤拉到身边，介绍道，"这是红二方面军后卫部队的魏指导员，兵站的负责人。"

汪坤敬礼，严肃地说："收容队的肖连长要我把一件重要的东西交给您！"他用衣袖把竹棍擦擦，拔开塞子，拿出里边的文件递过去。

魏指导员接过来看看感叹地说："又有这么多同志牺牲了。"他把一叠党证放进图囊；又打开了另一张纸看着。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看完了，他捏着那张纸向前走一步，把纸片郑重地放到汪坤手里："这，是给你们的！"

汪坤惊诧地问："什么？给我们的？"

"对！"魏指导员点点头，"识字吗？念给你们小伙伴们听听。"

同志们围拢过来。

汪坤展开那张纸，大声读起来：

"亲爱的同志们，孩子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请你们交给党的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你们自己！……"

汪坤停住了。

人群愣住了。

汪坤继续读下去：

“我们还在奋斗、前进！我们非常想赶上前去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只是环境万分恶劣，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如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求你们：不要等待，不要停留，一直往前走，走到陕北去，走到自己的队伍里去。你们每往前走一步，我们都高兴；你们每一步里，都有着我们的希望！”

汪坤哽咽着读不下去了。

队伍里响起了唏嘘声。

汪坤擦了擦眼睛，接着读信：

“孩子们，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等待着你们。但是，我们相信，你们决不会忘记我们这段艰难的征途。只要你们记住草地，带着这种草地精神努力奋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革命，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就一定属于你们！”

“听我们的话，前进吧！”

信读完了。人群里一片寂静，只有晨风掠过草丛，把草梢上的雨点抖落下来的声音。

稍停，汪坤转身抱住了魏指导员，哭喊着：“指导员，快，快去救救他们吧！”

小鬼们也拥上前来，流着泪要求着。

魏指导员和黄长友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堆篝火：“你们先去烤烤火再把锅里的东西消灭了，我们就出发！”

孩子们向篝火跑去。

篝火上吊着的行军锅里，混合着野菜的疙瘩汤正在翻滚，一个炊事员正把辣椒粉撒到锅里去。

坐到了篝火旁边，人们才发现天放晴了，太阳升起来了，天边挂起了一道长长的彩虹。

萍萍指着彩虹问许苓：“叔叔妈妈，那是什么？”

许苓回答：“虹。”

萍萍望着这奇异的长虹，看呆了。

廖文凑近汪坤：“小文书，你有学问，听说虹是太阳的光变的，是真的？”

“嗯，”汪坤肯定地点点头，“可我说不明白：明明是白色的光，一遇到水，竟然有这么多颜色？”

小秦说：“我奇怪的是：明明是七种颜色，合在一起，就是光，就能照得到处都发亮！”

许苓幻想着：“要是这彩虹是座桥，让后边的同志们从上面走过来，

那该多好啊！”

低洼的沼泽地带由于涨水，情形和先遣分队过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混浊的绿水，冒着气泡，显得深不可测。

肖国成和常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蹲在沼泽边上，目不转睛地看着。

常炽说：“水是在退，就是太慢。”

肖国成说：“我去试试看。”

常炽看了他一眼，从腰间解下那根麻绳，默默地捆在他的胸前。

肖国成跨进水里，走了没几步，身子一沉陷到了脖颈。常炽慌忙拉住。青年战士赶来，两人一齐用力，才拖了上来。

肖国成吐着泥水说：“不成！不成！”

李芳提着药包跑过来问：“怎么样？”

“我没事！”肖国成摆摆手，望着李芳，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

李芳背过身，低声说：“要是再加上你，就是四个了。”

常炽看着肖国成，坚决地说：“砍树枝、拔草，垫出条路来。”

沼泽地边上，肖国成带着一些人在砍着矮树。

谢怀福爬来爬去，把树枝捆起来。

几个伤病员在吃力地拔着青草。有人不时把能吃的草塞进嘴里。

沼泽地边上，肖国成指挥着人们把成捆的树枝、草团扔进泥潭。

魏指导员率领着队伍快步前进。

黄长友看看指北针，举目四望。

他突然一惊，转身附在魏指导员耳边低语：“看，那是什么？”

魏指导员举起望远镜。

一串黑点变成了奔驰的骑兵。

魏指导员把手一挥：“准备战斗！”

沼泽地里，用树枝、乱草垫的道路已浮出了水面。

肖国成试着踏了上去，一只腿插进了缝隙，摔了一跤。

他爬上岸，摇摇头：“空隙太大，还得加……”

就在这时，远处响起了枪声。

挤在“桥头”的人群出现了一阵慌乱。

肖国成拔出枪，望着对面不远处几棵老树，急得直跺脚：“得赶快过去，控制那个树林！”

常炽说：“你过嘛！”

“过不去呀！”

“过得去！”常炽从皮带上抽出那支竹箫，塞到肖国成手里，一转身，扑到了树枝上。他趴到树枝上，仰起头喊道：“还有谁，来哇！”

谢怀福挣脱了青年战士的搀扶，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和常炽趴在了一起。

那个青年战士跑过来，常炽抓住他的脚放到自己肩膀上：“过，接上去！”青年战士一纵身，扑到了常炽的脚后。

接着，一个，又一个，六个人，俯身在柴草上；六个人，用身躯垫高了沼泽地上的桥。

枪声，响得更紧了。

常炽厉声地叫道：“肖国成同志，带上同志们，过！”

肖国成惶乱地说：“这……”

“肖国成同志带队前进！”常炽恼怒了，胡须在抖，“我以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命令你！”肖国成一愣，挥着手里的枪，大声喊道：“同志们，过去！”他一脚踏到了常炽的脊背上。

魏指导员望着奔来的骑兵：“瞄准马，靠近些，打！”

一阵排子枪，几匹马中弹倒下。

后边的马队继续冲来。

黄长友的机枪响了。

又是一批人、马倒下。

黄长友打完了一梭子弹，伸出手来：“梭子！”

许苓背着背篓爬过来：“在哪儿？”

“腰里。”许苓从弹袋里掏出一个梭子递过去。

黄长友“咔嚓”换上：“你小子，不错！”机枪又响起来。

旁边，汪坤把一块牛皮递给小秦：“小秦同志，吹号吧！”

小秦推开牛皮：“吹什么？”

“冲锋号！”

魏指导员一愣：“不好，有股敌人往南插过去了。拦住它！”

沼泽地里的“人桥”上，李芳扶着最后一个伤员正在通过。她边走边喊：“老常！”

常炽微微动了动，没有应声。一股血水从他嘴边流出来。

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喊声：“同志，等一等！”

伍芝兰带着队伍来到了“桥头”。

常炽睁开眼，眼前人在晃动。他指了指自己的肩膀，又昏过去了。

沼泽地里的“人桥”已经没有了。

“桥头”，几个人躺在那里。有三个人脸上搭着帽子或毛巾——已经死去。常炽歪坐在那里喘息着，胡子上挂着血迹。老谢趴在青年战士身边叫着。李芳正在为他做人工呼吸。

肖国成提着枪跑过来，他扶着常炽，低叫道："常炽同志！"

常炽睁开了眼。肖国成掏出那张押解命令，在常炽眼前晃了晃，随手扔在泥潭里："糟糕，我把那文件弄丢了！"

常炽笑笑："我什么也没看见。"

肖国成转身注视着那个青年战士问："有救吗？"

李芳摇摇头："太衰弱，饿得太久了！"

"瞎说，他有粮嘛！"他从战士腋下抽出粮袋。

老谢连忙去夺，肖国成已经把它撕开了：里面全是碎草烂土。

老谢低声说："他把口粮全给了孩子和重伤员……"

肖国成呆呆地看着粮袋，眼前浮起了打那青年战士一拳的情景。

他抡起驳壳枪敲着李芳的头："救活他！我命令你，一定要救活他！"他悲怆地叫道，"他刚入党，他的党龄只有一天，同志们，只有一天啊！"

李芳拿起一块雪白的纱布，盖到了那张孩子气的脸上。

肖国成跪下来，抚摩他的肩膀。

沼泽地对岸，小树林边上，战斗正在进行。

伍芝兰带着她的几个战士正在射击。

她准确地一枪又一枪，把敌人一个个打下马来。

肖国成卧在她身边急躁地说："怎么搞的？打马嘛！"

伍芝兰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喜欢打马上的人。我的伤员需要马！"她一抬手，又一个敌兵掉下马来。

"对！"肖国成一挥手，"同志们，瞄准敌人打！哎……"突然，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

伍芝兰看看敌人退下去了，停住枪，从挎包里掏出一件小孩的衣服给他包扎。肖国成才看清伍芝兰的模样。他看着那件衣服，笑了笑："同志嫂，你枪打得不错，可有一样不好。"

伍芝兰惊奇地问："怎么啦？"

肖国成摇摇头："你不是个好妈妈，把自己女儿都扔了！"

伍芝兰怔住了。

"你的萍萍在我这里。"

"在哪儿？"

肖国成向北一指："在前面。"

在动情的悲壮的歌声里，肖国成带着队伍在前进。

队伍里多了几匹战马。

常炽坐在马上，抚弄着他的竹箫。

那个坐爬犁的伤员坐在马上。小朱牵着马。在小朱的旁边，伍芝兰边走边向着远方眺望。这个母亲的心啊，她期待着会师，期望着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在一起，并且永不分离。

后记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王愿坚

我学习写作，实际上就是学着干这么一件事：一方面，听革命前辈讲故事，并加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去理解故事；一方面，向前辈和同时代文艺家学习写作技巧，记故事，写故事。在写过一些故事之后，我逐渐明白了：我记下的那些斗争着的人，那些人在那种环境里表现的思想、性格、感情和行为，那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故事，也叫作短篇小说。

一

既然要写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得碰到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在哪里？

猛一看，短篇小说是产生在作者的笔下，发表在报刊上，汇集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打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里看到引人入胜的故事，光彩照人的形象，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很自然地就佩服作者：这人有本事，“吃苇子拉席，肚子里编得好”。可是，仔细一想，就算肚子里会编，也得有苇子吃，而苇子，是泥土里长的。

原来，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它在生活里；它是从生活里来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

生活，是文学艺术，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土壤里才能长出庄稼；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观察、体验、研究斗争着的人和事，用那些自己接触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生活形象把作者心灵的挎包装得满满的，真正做好了了解人熟悉人的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才能找得到、写得出短篇小说。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代一些短篇小说的作家和作品，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写作的题材很不相同，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被生活积累和感受“逼”着进行创作的。他们有

的经历了革命战争，有的参加了其他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熟悉了某一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和感受了一些动人的人和事、思想与感情。这种体验和感受积累得多了，生活的行囊充实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站到了作者的面前，就来敲作者心灵的门了；于是他就睡不着觉了，于是就拿起笔来，把这些看到的、感受过的和自己相信的思想、感情与形象，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写到稿纸上，成了短篇小说。

在这里，作者亲身的感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种用自己的心尖子去感触过的事物，那种激起并且倾注了自己感情的生活形象，是创作中的宝贝。有的同志对生活有着特别锐敏的感受力。像写过有关孩子与革命的优秀作品的刘真同志，就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一段在革命部队里成长的斗争生活，别人跳着蹦着地走过去了，她却留下了深切的感受，而且感受得细致、强烈而又独特。她能够保持最初接触生活时的那种感受。这大概是从生活中得到短篇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长处、特殊的禀赋。

在这里，和自己的描写对象始终保持着联系，又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者，他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他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起点成了顶点。因为，第一篇作品是他生活体验和感受积累的强烈喷吐，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最近，一位老作家说：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一告诫是语重心长的。

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它们的成败得失，差不多都和生活体验问题联系着。规律是：凡是我有着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写出来就多少有点意思，哪怕是个听来的故事，只要不是吃“现成饭”，就故事说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喷火口”，依托它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流进去，就可以写得深刻些、动人些。反之，没有生活感受，就是再完整、再动人的故事，我也写不好。记得一九五九年，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在为我的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所写的《序》里，就为我指出直接生活感受的重要，批评我的有些作品“因为本身真情实感不够，所以显得才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减退了”。这个意见非常中肯，使我永志不忘。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成长前进的。

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是一个尝试。这是一项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创作实践。我坚持一条：必须是曾有的实事，写的是实有的革命家，就有“史”的成分；小说可以生发开去，可以渲染、描写，但所取材的主要事件，必须是革命家生活经历的史实中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应当核对确实、理解正确。同时，又坚持另

一条：应当是曾经发生的实情，写的是小说，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家的形象，也就有“诗”的成分。所取的史实是创作的题材，可以也应该从“史”里找出“诗”来。革命家是创作描写的对象，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不仅次要人物可以虚构和想象，就是革命家的形象也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塑造和描写。

在以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依然像其他作品的写作一样，起着重要作用。

《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断。周副主席带病过雪山，并且顶风冒雪关心翻越山巅的组织工作，这是曾有的、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实事。但是，选择这一史实作题材，在我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因素。首先是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其次，对当年红军过雪山，我曾作过许多采访，一九七二年也曾到雪山实地看过。还有，我对所描写的生活、形象，虽不是全部，而在某一点上却有过直接的，又是深切的感受。一九六〇年，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的风采都是动人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接见完毕，总理和客人道别，离开我们的桌子，走了几步，却又转回来，附到那位年轻的翻译同志耳边，小声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说道：“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他亲切地为她讲解了几句，才慢慢走开。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的成长。现在，当我描绘当年周副主席在千年积雪的雪山上关怀红军战士的形象时，上述这个事是使我激动、使我深思的直接感受，便以更大的幅度浮现出来。我几乎是照直把它搬到了雪山这个历史的关口上。我写周副主席向指导员曾昭良布置过任务之后，搀起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因为是我看到的、感受的，也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细节的描写，能够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的形象。至于“要是不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这句话，我在一次报告会上直接听到周总理讲过的，把它搬到作品里就可以了。

二

我们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强调生活感受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生活经验就是创作了。没有花就不会有蜜，但是花并不是蜜。

因为学习写短篇小说，就常常琢磨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到底是什么？是故事，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是“生活的横断面”？……

有人说过：创作，就是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接触到了对生活的深入发掘和反复提炼的问题。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到了许许多多生活形象，有了不少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它们有时静静地堆在你生活的仓库里；有时像开了锅的稀粥一样在心中翻滚，逼你思索，使你激动。然而，你还没有想去写它，或者感觉到要写而又苦于没法写。这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比方说，突然对其中的某一人和事想透了，获得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在思索里、在闲谈中、在听报告时，得到了一点思想的启示；或者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事物的触发，使你变得心明了、眼亮了，一下子看到了生活中蕴蓄着的内涵，看出了生活背后那深一层的道理，体会了生活的哲理和生活中的诗。这时候，这种思想发现，就像一束亮光，照亮了你生活的积累；就像一阵清风，吹进了你那郁郁待燃的柴火垛，使它“噗”的一声蹿起了火苗。这种时刻的出现，如果作者一把抓住了它，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积累，深入地思考、酝酿，就会发现，与这相关联的思想、人物、生活情景，以至生活细节都会奔向前来，像果肉围绕着果核，有机地聚集起来，思想更单纯集中，人物更加鲜明，情感也愈炽烈。于是，作者获得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得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含血带肉的思想，得到了真的、深的又是新的发现。

让先进思想照亮富有的生活行囊，或者说，对观察、体验的生活进行分析、研究所获得的认识，都是思索生活的结果。它有时是作者对一件事深入发掘、思考、体验出来，从平常中看出了不平常；有时是从大量生活现象概括出来，从矿砂中冶炼出来的纯金，但都是对生活熟悉的基础上、大量占有的基础上的提炼。它是作者从生活中得来，是和形象联结在一起，富有血肉和生命的。当然，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并不是在深入生活之后才去进行，而是在体验和感受的同时，就思索、研究了。“长期积累，偶尔得之。”能够得到它，是艰苦思考的结果。这种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度，是要靠作者的思想高度去实现的。“妙句拈来着眼高。”只有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借助于这个观察社会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才能有一双“着眼高”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蕴藏着的珍宝。

努力发掘和提炼生活，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不是消极地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的解释；不是生活的模拟，而是创造；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发现。作品应当比实际生活更

高、更强烈、更集中。只有在观察、理解生活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深度，作品才有可能真实、新颖、深刻。

去年，我写短篇小说《标准》，又一次体会到对题材进行提炼的重要。本来，关于《标准》这篇小说所揭示的生活内涵，我是曾经思索过的。早在一九五八年，我写作《七根火柴》等描写草地生活的短篇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胸中一颗心、肩上一支枪、口里一支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苦。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同志、对党的崭新的关系，一切都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阶级确立了一种标准：做人的标准，工作的标准，对待困难的标准。那时，在革命前辈身边生活，也常常听到他们说："大不了再来一次长征！""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精神来工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雪山和草地，已经成了人们衡量思想、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尺度了。一九七二年，我到了草地，站在草海泥潭，遥想红军当年，这种内涵的诗情，这种对生活的认识曾使我激动不已。

但是，在我写《标准》的时候，却没有马上把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和我要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我听到过好些个关于朱德总司令为草地断粮的部队吃饭问题操心的故事。这些故事个个都是美好的、动人的。我为故事本身所吸引，从中挑选了一个，就匆匆忙忙写起来。小说写出来了，题名叫作《草地上》。倒也不是完全没意思，只是平、浅、不深刻。我自己不满意，《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看了也不满意，说："改改吧！"改改，说说容易，没有新意怎么改得好？苦恼了一天，没有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和家人闲谈，话题扯到了伙食标准，谈到了艰苦的年月，突然间，"草地的标准"几个字跳了出来。

这几个字，唤起了我过去对草地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照亮了我桌上那一份草稿。原来那还不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根本不应该是什么《草地上》，而应该是《标准》。于是我重新进行了改写。故事情节没有怎么改动，只是把朱总司令写成了创造和体现"草地标准"的形象。在他旁边，又用几笔勾画了一个"把困难砸碎了"捡一块扛起来的战士；他和自己的统帅心灵相通，一道创造和坚持了革命者特有的"标准"。

创作，即使写的是一位统帅，当作者把他作为描写对象的时候，也得通过自己的思想情感去发掘、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个生活片段的内在意义，获得了深一层的认识，才能使作品多少有一点生命。

三

说到题材的发掘和提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问题了。

怎样写短篇小说？我看，问题不在铺开稿纸写作的本身，难度最大、花功夫最多的，还是提炼生活和进行艺术构思。

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追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力求既有高度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正确深刻，又生动感人。艺术构思就是寻求和争取实现这种结合，把作者在生活中感受的、相信的、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独特的形象统一起来。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要安排情节、表现人物、选择场面等。但是，在经过发掘提炼、捕捉住题材的思想内涵之后，最中心的还是处理好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为人物找到和安排好最能表现其思想性格的环境，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为他画像、拍照，但常常只有那么一个角度，能够最鲜明地把人的内在精神和性格特征凸显出来。短篇小说的构思，就是要找到那个最理想的角度。我们也常犯这样的毛病：只着眼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物思想感情的经历。结果，在艺术构思上就必然忽略了思想性格的特定性，不新颖；只从正面去描绘，不精巧；贪多求全，不单纯，小说也就冗长、一般化了。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作家和我们谈话，他说：我们过去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能直接投身于工农兵斗争生活，生活积累少，就逼着我们讲究艺术构思，把仅有的一点生活经验写得精美些。而你们，生活多了，尽着用，构思上就不讲究了。话虽说得委婉，批评却是中肯的。我们在深入生活上常常表现出不够老老实实；而在写作上又往往太老实了，总离不开生活的自然形态，总习惯用那些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不敢加工创造，不敢虚构和想象，不敢追求特殊、新奇和精巧。须知，在文艺创作上，那些一般化的、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是放在哪里也不合适的。

塑造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家的形象，要描写他们的崇高思想品质，要描写他们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更要写出他们怎样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群众中汲取思想和智慧，在历史的关头，高瞻远瞩地确定方针路线，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命运。

我进行短篇小说《路标》的艺术构思时，曾想描写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重要时刻的伟大形象，写出这个“高”来，哪怕勾画一点侧影也好。翻开革命历史，在多少次关于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撒下了光辉的路标啊！

《路标》的艺术构思，是这一组小说中最困难、最费力的一篇。我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置于小说情节的中心，而是安排了一个掉队的小红军在草地途中和毛泽东同志偶然相遇。以小红军战士为贯穿全篇的人物，借以作为观察、描绘毛泽东同志形象的角度和引线。写了小战士向毛泽东同志问“路线”，毛泽东同志为他写路线，毛泽东同志和他讨论路线，以至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参与制订路线。这样，在描写一个小红军这段生活、思想历程的同时，他的形象，他的眼睛，也像摄影机的镜头一样，引着读者看见了特定环境中的毛泽东同志，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和战士的关系，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在这历史关键时刻的一点思想风貌。人物出来了，“路标”也就插在那里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粗浅的尝试。

四

我们常说：看短篇小说，或者看戏、看电影。这个“看”字很有味道。读者和观众在那里看作者指给他看的东西，看故事，看行为，看动作，看景物……然而仔细一想，不对。原来读者和观众睁大了眼睛在看的，并不只是那些看得见的，而且还要看那些看不见的。他们要看人的真实的、动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质，甚至是极其隐秘的内心世界。我们写短篇小说的，除了必要的心理描写之外，就是让读者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去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要实现这一点，就短篇小说而言，细节的准确运用和描写，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有经验的作家都十分重视细节。有人说：故事好找，零件难求。零件就是细节。李准同志就是从生活发现细节、在写作中运用细节的能手。有一次和他交谈，他说：写一篇短篇小说，手里有那么几个硬邦邦的细节，心里就踏实了。就连阅读和欣赏，他也喜欢把作品“拆开”来，挑出细节来分析研究。这是极好的艺术经验。

我们写作短篇小说，常犯的毛病是“密度”不当，“密度”太小。而刻画人物性格、形象的笔墨，往往是对细节进行了充分的、具体的描写，是“密度”最大的地方。

细节不是创作的细枝末节。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好的细节描写，没有细节的短篇小说几乎是没有的。只有从生活中发现了特定的、有表现力的细节，并且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准备地、在节骨眼上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才能为人物形象刻上准确、生动的线条，既表现了外在特

征，也揭示了内在精神。

我学着写点短篇小说，有时因为一个细节而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有时依托一个细节和结构就写成了一篇小说。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劳动中，再没有比获得了一个需要的、有特色和有表现力的细节，更令人喜悦的了；也再没有比搜索枯肠却找不到那个必要的细节更令人苦恼的了。

五

短篇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文艺战士进行战斗的武器。既然是种武器，就要尽可能熟练它、磨砺它。上面所说的，只是有关这个武器的一点点认识，很粗浅，很不全面。不过，如果有了拥有生活经验的广度和厚度，有了观察和开掘生活的深度，再加上找到了表现人物性格的恰当的角度，妥善地掌握了描写的密度，努力做到生活富、认识深、构思巧、细节准、感情真，写出来，大体上就像个短篇小说了。

当然，这绝不是短篇小说写作问题的全部。比方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态度问题。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头脑这个“加工厂”加工制作出来的。这个“加工厂”干净与否，是不是好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成败。我们搞短篇小说创作，搞儿童文学创作，做的是研究人的工作。在成百成千个研究对象之中，有一个便是自己。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强加到我们文学事业和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我们一律推倒，概不接受。但是，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解剖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懈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精神产品的“加工厂”正确些、干净些；努力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缩短自己和研究对象、描写对象之间的差距。

就说感情吧。短篇小说当然不是无情的东西，相反地，它要求作者以热烈的情感去热爱新生的和美好的，憎恨那些阻碍人民前进的丑恶的东西，又以真挚的情感去描写他所感受的和相信的，使作品有尽可能大的艺术感染力。然而，作者又必须注视着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并力求和革命人民的喜怒哀乐相一致。

老作家柳青同志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正因为机器不能写小说，正因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劳动还不能不是创作者的个体劳动，因此，作者要特别警惕个人主义，注意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改造。这是句好话，是艺术前辈的经验之谈。柳青同志离开了我们，而这话却将留下来，久久地留下来。

为革命而创作，是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百部红色经典

小游击队员

王愿坚 著

少年如虎，斗志昂扬

舍生忘死救红军，有勇有谋斗顽匪

革命摇篮传薪火，继往开来结硕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目录

出版前言
珍贵的纪念品
火
粮食的故事
老妈妈
三张纸条
小游击队员
妈 妈
歌 声
支队政委
普通劳动者
休 息
早 晨
后 代
理 财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珍贵的纪念品[1]

像我们这样的老战士，大半都有这么个怪脾气——喜欢保存点珍贵的玩意儿：一块从自己身上开刀开出来的炮弹皮啦、老战友的来信啦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留着可以做个纪念。像我，就保存着这么一条红领巾。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蒋军拼凑了两万兵力，二十多辆坦克，想偷偷地袭击我们的东山岛，阴谋配合美国在朝鲜对我们的进攻。我们马上给了他个迎头痛击，战斗了两天两夜，敌人连死带伤加被俘，丢下了三千多，剩下的被我们一气赶下海去了。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山岛战斗开始的时候。战斗一打响，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就这么打一节，退一节，争取时间，最后坚守主阵地，让后面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战斗正打得火热，连长到我跟前说：“于成年同志，你用这挺机枪做掩护，部队要转移到主阵地去！”他具体交代了任务，并且嘱咐我：“记住，看见部队上了四二五高地，你们就撤退！”

我和弹药手就留下了。起初，任务执行得倒也顺利，别看就这一挺机枪，敌人死得一片一片的，怎么也上不来。看见大部队已经安全地跨过了背后那个山嘴子，开始上山了。我刚要招呼弹药手撤，谁知道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右边绕上来了，子弹朝我俩屁股打过来。这一来，我们撤就困难了。我伸手捅了捅弹药手说：“把子弹夹子留下，我掩护，你赶快顺着小沟撤下去！”我自己手端着机枪，一直向绕上来的敌人扫射过去。敌人被赶下去了，弹药手也平安地撤走了。可就在这时，我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大腿上，麻酥酥的，那血呀，像个小泉眼似的，呼呼直冒，不一会儿腿底下的土就湿了一大片。凭经验，我知道伤得不轻，十有八九是碰到骨头上了。我想包扎一下，谁知道一掏口袋，急救包没了，还是在前面山头阻击的时候，给三班长包伤口用了。这时候，敌人的小炮还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落。不行，得走！人死活不说，这挺机枪丢不得呀！

我把枪往怀里一抱，一骨碌就滚下了山坡，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过一条小沟，顺着沟沿往一块黑压压的甘蔗地爬。爬呀，爬呀，越爬越觉得没有力气，浑身发软，突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腮上像爬着几个虫子，痒得很，伸手一摸，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原来我正躺在一个孩子的身旁。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头伏在我的脸上抽抽噎噎地哭，泪珠吧嗒吧嗒掉到我脸上，又顺着流下来。咦！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见我醒了，连忙抽手把眼泪一抹，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

我挣扎着坐起来，四周望了望：是在一块甘蔗田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隔一垄就望不见人。我那挺机枪好好地架在甘蔗棵子上。我竭力回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才想到我那负了伤的腿，不由得朝伤口处望了一眼。冷不丁一看，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血流得这么多！再仔细一瞅，才发现那并不是血，而是一块红布。那红布呀，鲜红鲜红的，就和我的血一样红。奇怪的是，那块红布竟扎得那么准，那么平帖，不歪不斜，不松不紧，就像卫生员包扎过的一样，怪不得血不流了呢。不用说，这一定是这个孩子干的事。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个女孩子，看样子有十二三岁，梳着两条小辫儿，黑黝黝的圆脸上稀稀落落的有几个雀斑，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子，长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可是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刚要问，她倒先开口了：

"叔叔，腿还痛不痛？"

我说："不痛了。"真的，因为止住了血，不怎么痛了。她说："你别哄我啦。削铅笔把手割破了，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她想了想，又说，"要是有点药上上就好了，是不是，叔叔？"

"嗯，真的不痛，"我看着她那开心而又天真的小脸孔，又感激，又怕她为我的伤口害怕，我把话岔开去，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啦？"

她说："妈妈去给那边山上的解放军叔叔送开水了。临走的时候怕蒋军进庄跑不及，叫我躲到这里来。"她又说，她在躲着的时候，听见前面打仗，很害怕；听见枪不响了，想出去看看，刚一爬出甘蔗地，就看见了我，从军装上认出我是解放军，她就把我拖到这儿来了。她还告诉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几趟，看见蒋军没顾得找我，直夺主阵地那座大山去了。末了，她说："你淌了那么多血，一条红领巾都包不住，你又不会动……"说着，她眼里的泪珠儿闪着光。

我看看她扎伤口的那块红领巾，不知怎地，眼泡子一热，眼泪也差点收不住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小妹妹，多亏了你呀！"她却晃着小辫子说："你可别那么说，我是个少先队员嘛！"看她那副神气，她是把这

件事当作本分的事来干的。这时，我的伤口又痛起来了，我紧咬着衣服领子，生怕一张口就会痛得喊出声来；她大概看出了这点，低下头，趴在我的腿边，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里，小心地给我剥腿上的泥巴，用甘蔗水轻轻地擦我身上的血迹。

痛过一阵以后，我透过甘蔗梢子望望天，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附近的枪声早停了，只有远处还一阵阵传来枪炮声。我喊了声："小妹妹！"

"哎！"她爬过来了。

"你在这儿躲着吧，我得找部队去了。"说着，我就起身，谁知这腿伤得的确厉害，脚刚一着地，就钻心地痛，我"哎哟"一声又歪倒了。

她连忙扶着我，说："叔叔，你还得躺着，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

我说："不行，打仗的时候，一挺机枪关系大事，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

"我给你送。我扛得动，我刚才还扛过哪！"她看看我的脸，知道我不答应，她就说，"要嘛，我先进庄去看看，要是没有土匪，我找人来抬你，好不好？"

这倒是个办法，但万一碰上敌人呢？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我不答应她去。

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说："不要紧，这路我熟着呢，我还会躲，你看！"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往头上一戴，可不是，草叶子一耷拉，把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她嘱咐我："叔叔，你可别乱走哇，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垄。"说完，像个小刺猬似的，一溜就不见了。

她一走，我不由得心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可是出去了，如果碰上蒋军……我越想越担心，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可是腿又不听使唤。我只好熬着，熬着……

过了约莫有一个钟头，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是她，她回来了。仔细一听，似乎还有一个人，我一惊，刚要抓那挺机枪，就看见她钻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也顶着个草圈子。

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高兴地说："庄里没有土匪，可是找不到人，我把我妈领来了。"

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说："到庄里去吧，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扶起来，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我慢慢地用一

双腿跳跶着走出了甘蔗地。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那孩子扛着呢。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外加两个子弹梭子，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她望着我，好像是说：“你看，叔叔，我说扛得动，你不信！”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到了她们的家。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这工夫，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硬逼着我吃下去。过了一大会儿，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还带来了一张竹篾床。她说，男人都不在家，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那孩子呢，非要跟着不行，还硬要拿着两个子弹梭子。

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忽然，一阵疼痛，我就又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医生说，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还打着了什么“静脉”，要不是包扎得及时，不死也得落个跛腿。可是经那条红领巾一包，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

那时我想：等我伤好了，一定得去找到她，好好地谢谢她。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呢——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只是被血弄脏了，得买条新的还她……

可是我很懊悔，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咳，我真是……

伤愈那天，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回连了。

回连报到以后，当天没有事，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这我是记得的）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说起来也好笑，这么大的东山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到哪里去找呀？

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嗬，可给我问到一个下落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了八里多路。到了那里，谁知找到了一看，不是！那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但我找的不是她。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到了那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我挤进会场，东看看，西瞧瞧，咦，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衬得小脸黑里透红。那小辫儿，那大眼睛，那个小痣子，是她，一点儿也不错！

休息的时候，我跑上去找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连连地叫着：“叔叔！”还看看我的伤口，问我现在还痛不痛。这时，我才知道她

家是盐民，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蒋军抓去了，听说死在海边了。她告诉我，这次因为救我，她被评了一等功。

从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通信联系呢。有一封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正在练兵，就是为了解放台湾，我一定要把本领练好，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台湾人民救出来，给你爸爸报仇！"

至于那条包过伤口的红领巾，现在还留在我这儿。我还她的是条新的。为了这事，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你看，这就是那条红领巾，这条缺口，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

1954年1月23日

---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王愿坚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

火

林大妈住在东山岛的一个小山上，山前是一列大山岭，山后靠海，是一望无际的平地。林大妈的屋后有一片竹林。她和小儿阿根，就靠这片竹林过日子。

说起林大妈这片竹林，那真是全岛上数一数二的。地面虽然不大，竹子可长得挺旺，远看，青艳艳的一片，像一块绿油油的大绒毯；近看，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的，像一片大篱笆。

林大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背弯、眼花、牙也掉了半嘴。可是，她偏偏不服老，每天拄着拐杖，挟着弯刀，钻到竹林里，这里扫扫烂竹叶，那里给笋芽松松土，一磨蹭就是一天。有时不小心踩断了一棵笋芽，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

林大妈这样没死没活地干，她是有打算的，这个打算在她心里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她老伴临死的时候，对她说："你跟着我苦了一辈子……咱俩受点苦也算不了啥，只要孩子……无论如何得给他成个家，抱个孙子……"从那时起，林大妈就想积蓄点钱，好给孩子成家。可是，她刚积了几个钱，要给大儿子阿桂成亲，却碰上蒋军撤退，阿桂被抓去了，几年的积蓄被抢得一干二净，林大妈只好带着小儿子过着苦日子。

但是，不管日子多么苦，林大妈给儿子成家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蒋军抓去大的还有小的，现在小儿子也长大了，当上了民兵；听说在山下村里还找了个对象。如今日子过好了，林大妈打算多积蓄几个钱，给儿子把喜事办得像样点。要不，怎么对得起那死去的老头子呢。

于是，林大妈干得更起劲了，收竹子时，把那又壮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拣出来，捆好放在一边存起来，哪怕是生活再难的时候，也不去动它。

竹子越积越多，不到一年工夫，竹林前面的竹子垛有房顶那么高了。林大妈一有空就拄着拐杖来看看竹垛，越看越高兴，摸着竹竿，数数捆数，点点根数，心里盘算着："再加七捆就够五十捆了。到了那时候，拿几捆换木料搭三间房子，剩下的卖给合作社，买布、买猪肉……一定给孩子把喜事办得比他爸爸娶我的时候好上十倍。"

有一天，林大妈实在憋不住了，她就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儿子笑

了笑，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望了望母亲的笑脸，又改了口，说：“好嘛，政府正要盖房子呢，把好竹子卖给国家吧！”

就在这个时候，东山岛的战斗发生了。林大妈家前的那座大山上，成了战场，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攻上山去打敌人。

夜里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阿根到民兵队去集合了，林大妈靠在竹子垛上，摸着心爱的竹子。大炮“咕咚咕咚”地震得人心跳，林大妈望望战场，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儿子的蒋军又来了，我这竹子……人民解放军呀！你们千万要把这群狗东西给我杀死……

忽然，一阵脚步声从竹林后面传过来，越来越近，接着几十条黑影窜过来，为头的那个黑家伙，压低嗓子喊：“什么人？过来！”

林大妈吓坏了，她抖抖索索地走过去，一下被那家伙抓住了。那家伙用一根硬东西把她推进屋去，林大妈觉出那硬东西是枪，但她不知道这些坏人是从哪儿来的。

一个人问她：“快说，这山上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你们的解放军？”

林大妈告诉他们，这山上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孤老婆子。

那人推她一把说：“去，烧开水。多烧！”

“没有柴火！”林大妈稍微清醒了些。

“这里有！”外面的人拉进一捆竹子，“咔嚓咔嚓”折断了，丢给她。

竹子，就是林大妈的命呀！现在，她忍住心痛，把它当柴火烧了。她慢吞吞地往锅里添水，刚要擦洋火，一个蒋军拉住她：“把门关起来，不要让火光露出去！”林大妈关上门，点起火来。竹子在火里烧得噼噼啪啪地响，每响一声，林大妈的心就抖一下，这不是烧竹子，简直是烧她的心。

就在这时候，蒋军们忙起来了。那个当军官的拿出一张纸，用手电筒照着，身边围着一群蒋军士兵，蒋军官说：“再过半个钟头就开始，我们从海上摸到这里，要从后面打他们！只要打下前面的那个大山头，”他用手朝大山一指，“我们就能占领全岛。听明白了没有？”“可是要保守秘密，要叫共军知道我们在这里，那——前面是他们，后面是大海，我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个蒋军官瞟了林大妈一眼。林大妈连忙转过脸去，向灶炕吹了几口气，假装没听见。不知哪一个又说了句：“不要紧，那么一个孤老婆子……”

蒋军的话，林大妈虽说不能全听懂，但是意思是知道了。水烧开了，她又偷加一瓢凉水，坐在门后边假装打盹儿。她闭着眼，心里好像烧滚了的水：这些土匪就是抓走大儿子阿桂的蒋军！现在又来了！我不能叫他们再来糟蹋我，他们要暗算那边山上的人民解放军，我得赶快去

报告！可是怎么去呢？要是小阿根在家去送个信就好了；我去，恐怕走不到那里，就会被土匪打死的，那不就完了吗……

这时，她不由得想起老伴临死的话。她想：我死了倒没啥关系，只要人民解放军能保住东山岛，往后阿根就有好日子过……

她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听见“啪”的一声。她睁眼一看，原来蒋军们正在抢水喝，一个蒋军踢着了竹火，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那个蒋军官火了，就打了那家伙一个耳光。

这时，林大妈心里一下子亮了，她暗暗骂道：“畜生，你们怕火呀！”她有办法了，趁着蒋军不留意，拿着一盒火柴，偷偷地拄着拐杖溜出屋子，摸摸索索地朝竹子垛走去。

摸呀，摸呀，竹垛摸到了，她望了望房子，就抓起一把竹叶，绕到竹垛那边，钻到垛空里去，又抖抖索索地从腰里掏出火柴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手也在发抖。她把竹叶撒在竹竿上，抽出一根火柴，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想这竹子就是准备给孩子办喜事用的，只要火柴一擦，就要烧个精光，可是一想到屋里这些可恨的蒋军，立刻把心一横：“不，一定得烧，一定得让解放军知道！”她咬紧牙根，使劲一擦，火柴断了；她又抽出一根，刚要擦，手一抖，火柴掉了；她抓出三根火柴并在一起，“嚓”一道亮光，她赶快用身子挡着风，把火苗送到竹叶上。焦干的竹叶一点就着。火苗着旺了，林大妈才放了心，爬出垛来，她像收完一批竹子一样地高兴。心想：“这么干的竹子，再加风一吹，短命的再也救不下！”

她用力站起来，绕过竹子垛，朝着前面的大山站着。火被风一吹，一会儿，火柱冲上天空，照得山坡上和白天一样。她举起拐杖在火影里摇着，喊叫道：

“解放军同志——这里来呀——”

火光把敌人吓坏了，蒋军们没命地从房里跑出来。一个蒋军像疯狗一样扑向林大妈，因为他怕解放军听见，没敢放枪。林大妈抡起拐杖，拼上全力向蒋军打去，接着一头撞到蒋军的怀里，两人扭在一起。林大妈揪住蒋军的衣襟不放，正揪着，忽然她摸到蒋军身上有一串圆圆的硬东西，她想，这玩意儿正和阿根带的炸弹一样，顺手抽出两颗，蒋军刚要把她甩倒的时候，她已经把那两颗硬东西甩到火里去了！

“轰！轰！”林大妈只觉得头嗡的一声，被一股热风推了老远。

她醒来的时候，只听到一片枪声，不知哪来的一只脚在她胸口上踩了一下，她又昏过去了。

一会儿，她觉得浑身像被什么网住似的，听到“妈呀！”“妈呀！”的

声音，睁眼一看，是大白天了，原来自己躺在担架上，身边站着阿根和一个姑娘，还有一大群解放军同志！

林大妈望了望那堆竹子灰，两眼直瞪着儿子，呆了半天，才想到昨夜的事，说：“孩子……我对不住你，你那竹子……叫我……烧了……”

阿根向那个姑娘笑笑，又转过脸对林大妈说：“妈，你不要心疼那竹子了。你知道，亏你那一把火才保住了咱们东山岛呀！”

“谢谢你，老大娘！”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同志说，“你把敌人的行动报告给我们，你是个好妈妈。现在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你到后方去休养休养吧！”

四个解放军战士把担架抬起来。林大妈望望她那片可爱的竹林，望望儿子阿根和那个不认识的姑娘，又望望解放军同志，她愉快地笑了。

1954年2月2日

粮食的故事

吃罢晚饭，我到县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标。

访问郝吉标的事是今天才决定的。听寇县长说，郝吉标是这里的一个“老革命”，一九三三年的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区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协助游击队做过很多事。现在就在县政府的“老区办公室”工作。

县政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一个丁字街拐弯，北面的一条街就是。我沿着大街走着。这个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宽，路中心又平铺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那粮食大概是县粮库的吧，有几个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拢起来。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革命”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到了县政府一打听，有人告诉我，郝吉标刚给干部讲完话，现在正在家呢。

郝吉标住的地方就在“老区办公室”的旁边，是一单间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门，没见回声。推开门一看，郝吉标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支竹烟管，两眼直直地盯着床顶子出神。见我是个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

“好嘛！”我对他说明来意后，他回答道。一面慢条斯理地整着鞋子。我看出，刚才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现在有意这样来平静一下心情。

在灯光下看来，他已经是个老头了，虽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纪。看上去约莫六十上下，前脑门的头发全秃光了，额角显得很高，上面满布着细细的皱纹。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为刚才讲话累了，就说：“你刚刚做过报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个时间谈吧。”

“只是随便谈了谈购粮的事，不累，”说着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咱这里头一次搞购粮工作，找全县的干部来布置任务，有个别干部，称斤掂两的，怕任务重了完不成。嘿，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忘了这些卖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啦。咱这老根据地里，四十岁往上的人，哪个不是刀山上爬、油锅里滚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八年抗

战[1]、敌后坚持……二十多年来为的是啥？如今革命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有什么舍不得？过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现在国家拿钱买粮食，倒怕他们舍不得了？气不过，我就把过去我们闹革命的事讲了讲。”

话一开头就扯到正题上了。我说：“那就请你把给大伙讲的事再给我讲讲好不好？”

他点了点头，默默地摸过烟管，抓了把牛毛似的烟丝按到烟锅里，猛吸了几口，透过烟气，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刚进门时的那种表情——大概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对面谈起来。

“现在说话，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刚交秋，我们这里的主力红军就参加长征去了。本来，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跟上走，谁知通知来了，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坚持敌后的游击斗争。好吧！既然组织上这样决定了，那我就先留下来再说。主力红军在的时候，虽说白军不住歇地‘围剿’吧，我们这个地方可总还保持着革命根据地的样儿，那时候日子红火得很，支援前线啦，动员扩大红军啦，组织生产啦，办夜校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这会儿，红军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们要翻山涉水地远征了，这多闲得慌哪！

“我还清楚地记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阴着，下着小蒙蒙雨，我们忙着凑给养，弄担架，安置伤病员，组织欢送……那才真叫忙咧。一会儿这个说：‘乡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儿送呀？’一会儿那个问：‘俺村担架来齐了，还不派人带我们走！’这些没打发完，红军来了个司务长：‘乡主席同志，俺连借老乡的铺草还来了，您来看着过过秤！’他刚走，连锅烟还没来得及吸呢，县委派通讯员来了：‘组织主要红属转移，通知赤卫队骨干上山……’这样，这伙来了那伙去，从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办完。

“直到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还是上山打游击？本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可是红军一开拔，弄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恨不得杀几个白鬼子解解恨。想来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

“主意是打定了，说走就走。可这一走说不定得几年几月，总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里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两口。老婆是好样的，和我一块参加党，在乡妇女会工作。我上山她一定会同意的。俺俩结婚十多年，就生了一个小子。这孩子也着实讨人喜欢，我打心眼里疼他。胖胖的脸，高鼻梁，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又聪明又机

灵。那时候他正在‘列宁小学’里上学，也还有工作——当童子团的分队长。功课是好样的，工作也干得挺好。三次反‘围剿’时节，他才九岁，他们童子团帮助照顾伤员，烧水，喂鸡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没白没黑地干，他妈喊都喊不回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受伤的干部同志把文件包丢下了，别人又不认得那伤员的模样，那孩子拎着皮包随担架队找了两三站路才找着，把文件还了那干部。那干部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支钢笔；为这事学校里还奖励了他一把镰刀……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扯远了。那时候，谁不夸这孩子有出息？乡亲们、同志们见了都好和我开玩笑，他们说：‘老标呀，你算有福气，别觉得你这个乡主席干得蛮好，这孩子大了，说不定还能比你有出息呢！’这话我也信。他确实是个好孩子呀……”

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住，伸手摸过烟管，又吸起来。我随着他的动作看去，他那拿着烟管的、苍老的手微微有些发颤。在他脸上，刚才谈到红军长征、谈到根据地生活时的兴奋神色消失了。我问道：“你的孩子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吧？”

他且不答我的话，直定定地望着我，半天，突然反问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

我回答了他。他轻轻掰着指头，低声地说：“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现在该是三十一岁了，比你大好几岁呢。开辟的那年是七岁，取名叫红七；红军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咱再接着谈。

“当时，我向我老婆说：‘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出点头，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为党干点事情！’少不了还安慰了她几句，我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干革命是干定了，为了革命，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红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来就按县委的指示坚持下去！’

“老婆自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只是要分开了，免不了有些留恋，她张了几张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时孩子倒插嘴了，他歪着头瞅瞅我又瞅瞅他妈，说：‘让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枪一个，跟红军叔叔一样！’看，孩子还在给他妈做工作呢。我笑了笑，问他：‘我走了你在家干什么？’他板起脸很正经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经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烧火、照顾我妈。还有，’他很快地弯腰钻进床底下，拿出个旧首饰盒子，找出几本‘列宁小学’的课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书。老师说以后白鬼子来了，不能上学了，要自己学哩。’本来要分别了，心里不大好受，叫他这一阵话，逗得我俩都笑了。

“当晚，我把家里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

“上了山，组织上挑来拣去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工作：当全游击支队的总务。总务这个工作，说实在些，就是伙夫头——管全队的吃饭穿衣。论说，这工作是我的老行当了，红军反‘围剿’时期，我们政府工作的头一宗大事不就是筹粮办衣、支援前线？不过那时候有根据地，我们只要发个号召，就什么都齐全了；现在呢，根据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来，总务这活儿就难干了。

“那时候，我们游击队就住在南边离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个隐蔽的山窝窝，挖个坑，上面罩把雨伞，或者搭上堆树枝，挡着露水，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运上来的粮食，就在晚上趁敌人看不见烟的时候把饭做好，做一顿吃一天。锅不够用，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了来，把米洗净，调好水装进去，扔在火里烧，等竹子烧焦了，饭也熟了。这一阵，我这总务当得也还顺当，说声要开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吃，掺了红薯丝的米饭总可以塞饱肚子；虽是少油没盐，倒也还有点咸菜什么的吃。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趁敌人还没站住脚的时候，瞅机会打了几个小仗，倒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镇压了反动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

“不过，这只是开头几个月的情况，那时有山下支应着嘛。白鬼吃了些苦头，知道这些红军队伍虽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一来，情况就渐渐紧张起来了。

“大概是腊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来了，他把一担糙米和一口袋红薯丝子交给我说：‘老郝同志呀，这怕是我们送来的最后一份粮食了。白鬼现在实行“并村”，把我们的人都弄得离山远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后，我们再送东西就难了。’这位宋祥老爹是个出了名的倔强人，刚开辟根据地的时候，他就是最先参加贫农团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哼一声，现在，说着说着倒流下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山上这一二百个同志的困难难过呢。

“不用说，这也不是松厝一个村的情况；村村如此——敌人明斗斗不过，想困死我们。

“根据这种情势，领导也尽力想办法，像瞅机会打个小仗，打打回乡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决点问题。但是这时敌人刚进根据地，数量上占着优势，防范得也严，这样做代价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组织一时联系不起来，这样，供给就几乎全断了。偶尔也还有个别党员同志瞅个空隙，拼着性命绕小道上山，送点东西来，但这样做非常危险，有几个同

志就因为这样做而受了损失。这种行动被县委制止了。

“于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伤员病号吃；其余的按人分配。开头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2]米，以后就是六两[3]、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林里的走兽，河里的鱼虾……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遍山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树皮，就拿出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

“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哄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你不是见过寇县长吗，他当时病得可真够厉害的，天天发高烧，眼睛发蓝，浑身瘦得就剩了把骨头了。野菜汤吃不下，想吃点稀饭又没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蜡黄的脸色，心里就难过。还算好，我们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只黄羊，他才算支撑住了。记得当时进行了一次小战斗，仗打得倒挺干脆，撤出战斗的时候，担任掩护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叫牛光的同志负了伤。按说像他那样的轻伤，蛮可以坚持跑出来，可是，因为饿久了，身子虚，跑不动，掉了队，等我们发现了，返回去找他，他却被敌人追上，牺牲了。我听了这事以后，不由得掉了眼泪。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说是打仗打死的，是饿死的。

“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

“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上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联系。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了。刚见面，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他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糊弄白鬼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

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停。

“我原想回家能吃到点像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能没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来，可不，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和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

“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就准备着往山上送。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做了准备，就是白鬼看得太严，也摸不清山上情况，没法往山上送。

“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

“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爸爸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还特别起劲。

“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像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

“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听，‘扑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嘛，像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呢，哪有担着柴火上山的？可我倒听着这话有点儿意

思。我说：‘大家别笑，这办法倒能行，不过可不是担柴火。咱们不是正缺柴吗，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杠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节打空，装上米，带上山去。这么着人多点儿，次数多点儿，燕子含泥垒大窝，就能把粮运上去。’

“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这是个办法。当时没有柴烧是实情，连白鬼子也没有什么烧的了，现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们当然同意。不过他们提出了个条件：打回柴来一半交公，还要派人跟着去。跟就跟呗，反正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跟着还不是睁眼瞎！

“从此，我们的人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山上运起粮食来了。早上，宋老爹他们按计划成群结队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记号明显的地方，伐倒几棵竹子，截成竹杠晒着，把装了米或者装着盐巴、咸菜的竹杠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杠担起柴捆下山。留下的那些‘米袋子’让游击队的同志收拾好了。

“我把第一次送粮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在群众掩护下，撇拉着腿溜出村子，然后偷偷摸摸地绕小道上了山。我一到营地，同志们见了就问我：‘老郝，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务呢。我高兴地说：‘当总务还能干啥，还不是弄粮食给你们吃？’

“‘真的？’‘搞到了没有？’……大伙轰的一声把我包围了。

“我说：‘怎么不真，你们再把腰带勒紧一小会儿，天黑跟我去担粮食！’

“大伙叫着，闹着，把我一扔老高。连支队长也高兴得握着我的手说：‘这粮食来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给大伙加了油了。’我也打心里痛快：为了咱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为了打击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啊！

“事情一直还算顺利，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行动也很方便。后来，敌人甚至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又老又瘸’的人，有时候，白天我也能随便走走了。

“用竹杠送粮，本来送得好好的，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那么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么些不顺心的事：秘密叫敌人发觉了。

“有一次，这些担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烟歇歇，谁知跟着我们的那个白鬼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烟包上那个白玉坠子。那些白鬼贪心得很哪，上手就抢。这玉坠子是宋老爹老辈里传下来的，宋老爹又是个倔脾气，哪里肯让？两人就抢起来，那家伙下不来台，抄起竹杠就要来硬的，这一来我们的事就露馅儿了。

“事情被发觉了，宋老爹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老人家真不

愧是共产党员，至死也不讲是谁组织的。当时几个人都被抓了去关在牢里。这还不说，难处是：敌人更加注意了，上山打柴不准了，在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逻；山下的粮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点儿的，都被白鬼抢走了。白鬼子还规定：谁要是把粮食运出庄，就是犯了‘私通共产党’的罪。

“这些，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所以粮食损失得不多。

“敌人发现了我们，山周围各村也不能干了，山上又像以前那样困难起来。听说这几天倒进行了两次战斗，估计可以有些缴获。但是，我这当过总务的知道，游击作战缴来的食物不会多，支持不了几天哪！

“一连几天我都吃不安睡不宁。一想起山上那些同志的模样，心里就难受得不行，连吃窝窝也没有味道；一想到为了送粮食牺牲的宋老爹，也就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难道就没办法了？难道能眼看着让山上同志们饿坏了，让红旗倒下来？不行，还得想办法！

“我和其余的几个党员正谋虑着下一步怎么办呢，交通带来了山上的指示。党指示我们：想办法把粮食集中起来，放到可靠的同志手里，随时准备着，等山上局面发展了以后派人来取，或者山上急用的时候设法运上山去。

“在敌人的身边，怎么能把粮食凑集起来还不留一点儿痕迹呢？我们党员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才想出了办法，做‘买卖’！我们找了几个可靠而又懂行的同志，弄了几口大缸，搬了一盘水磨，凑了几条粉袋子，开起粉坊来。

“我们这买卖做得可够奇怪了，叫作：有买卖没生意，有门面没货物。我们做了几十斤粉条，往外面一晾，就停了工。每天，我打发红七在门口看粉架子，我们几个人把手和腕肘用粉浆抹抹，就在屋里开起会来，研究地下斗争的问题，什么反收租啦，反夺田啦，了解情报啦……工作一件一件地研究、布置，简直像过去的根据地一样。红七是个信得过的机灵孩子，他摇着根小竹鞭儿，在粉架子旁边找个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站着，看起来像打雀子，实际上他的眼珠四下里转呢，一发现有白鬼或者可疑的人，孩子就尖着嗓子吆喝：‘咄——咄！’小鞭子甩得一阵山响。高兴了他还指桑骂槐地骂两声：‘你们这些狗杂种，专糟蹋老百姓的东西。’我们一听到他的喊声，就各人抓住一件活计忙起来：把磨过几遍的粉渣再磨一次，把滤了几遍的粉浆再滤一遍，白鬼看看我们还真忙咧。自然啰，有时候我们也确实去卖一点儿货，不过都是挑到远处镇子上去，或者是挑到现在咱住的这城里来卖，而且照例是带不回钱来的——城镇里的党组织也需要经费给山上购办药品呢。

“这个办法倒也真是好。党内同志和靠近党的群众，把俭省出来的粮食、红薯大摇大摆地挑到我们这粉坊里来。白鬼子要是盘问，回他一声：‘到粉坊去入个股！’其实，除了红薯，粮食早都让我们收藏好了。白鬼有时也来探问我们，我们也有话说：‘生意好着哩，看这红薯堆得像小山，都是赚的哪！’就这么着，个把月的工夫，千多斤粮食神不知鬼不觉地存起来了。

“粮食是有了，可是怎么运上山呢？有的同志急得不耐烦，催我：‘豁上这条命，咱拣小路送上些去吧！’是呀，为了山上能有吃的，豁上条命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那个险；人受了损失，还会暴露了组织的活动。我说：‘别忙，等山上实在急用，党自然会来指示，到那时候再说吧！’

“果不然，过了没多久，一天晚上，交通带了书面指示来找我了。指示很简单：‘即将作战，无论如何送一部分粮食上山，当夜送到。’下面是支队长、政委的署名。平常，我们往来都是不用信的，有时用信也不署名，现在支队长、政委都亲笔签了字，又是‘无论如何’，又是‘当夜送到’，看来是万般紧急了。可是怎么送法呢？已经是半夜了，临时找人不方便，就是找到了，路也不熟悉，交通马上又要到别处去，只有我自己去了。我寻思了一下，就叫醒老婆商量。我说最好和她一道去，一来可以多带些，二来她是个妇道人家，白天回来报信方便些。她想了想说：‘还是让红七跟你去吧，红七大了，自己能回得来，村里的事我在家里好布置一下。’还是她谋虑得对，这指示要传达给那几位同志，万一我送不到，第二夜好再设法。我说：‘好吧，我们这就动身，你明天一早通知那几个同志，说我从双冲口那条路上去了，要是明晚见不到信，就是我们没送到；再派两个同志分头换两条路往上送！’

“当晚，我们收拾停当：弄了两副担子，我挑副大的，约莫七八十斤；另一副有二三十斤，是红七的。这百十斤粮食，足够山上同志们吃一顿饱饭了。我把东西收拾好，把红七叫起来的时候，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问我：‘天还不亮，就去打雀子？’我说：‘今天不打雀子了，去给你红军叔叔送粮去。’他高兴得呼的一声蹦下床来，说：‘好呀，山上的叔叔有枪，阿爹你给我要一支好吧？我也可以打白鬼子！’临走，我老婆拿出两个粉渣做的饼子递给红七，怪过意不去地对我说：‘就这两个啦，给他回来路上吃；你回不来，就只好在山上再喝两顿野菜汤吧！’又对红七说：‘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儿。等你回来，妈给你弄点粉浆做顿糊糊犒劳你。’

“我们爷儿俩悄悄地走出了庄，估摸着敌人巡逻队的空隙，拣了条没

人走的小山道，紧脚紧步地往山上爬。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真真的哪：月黑天，对面不见人影，白鬼们为了壮胆，像狼似的满山嗷嗷叫。我们沿着山道往上爬，不一会儿，连压加累就弄得汗直淌、气直喘了。我还得顾着孩子，走一段路就小声喊一声：‘红七！’他总是随口答应：‘噢，在呢！’听着他那奶声奶气的话，我确实有点儿心痛：十二三岁的孩子，没有根竹杠高呢，就得跟着我拼着性命黑更半夜地爬山。要是将来红军再打回来，革命成功了，那时候，我一定对他这么说：‘孩子，打天下的日子你也过过，你该知道革命胜利不容易哪。好好地为党，为人民干工作，把咱整个国家建设得比以前的根据地还要好！’——同志，那时候还想不到自己的新国家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会怎样建设呢——我还得告诉他：‘等日后胜利了，吃好穿好的时候，别忘了山上同志们吃草根树皮的苦日子，是他们吃了这么多苦，你这年轻的一辈才享这么大的福哇！……’

“我正没边没沿地想着呢，红七紧步跑上来了，惊乍乍地说：‘阿爹，你听……’到底是孩子耳朵灵，可不是，前面远处树棵子里唰唰啦啦直响，仿佛是有人走动，听声音人数还不少。糟糕！一定是碰上白鬼的巡逻队了。我拉了红七一把，一折身就拐到另一条小路上。可是已经晚了——我们走得急，脚步重，米筐子挂着树枝发出了响声，被敌人发觉了。他们把枪栓拉得一阵响，乱吆喝起来。这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没法抵抗，我想，反正不能叫敌人抓了活的，我们撒腿就跑。跑呀，跑呀，白鬼子紧跟在屁股后面追，虽然天黑看不清，听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挑着个担子，又得顾孩子，越跑越没劲。我一边跑一边想：看样子是难以逃脱了，扔了米跑吧，山上急等着用粮食，舍不得丢，而且就是扔了也不一定能逃得脱；不扔吧，叫敌人追上了也是人粮两空。怎么办呢？……这时，红七还紧跟着我，呼哧呼哧直喘气呢。我听着他的喘气声，蓦地想出了一个法子。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自己不由得浑身都颤颤起来：儿子，多好的儿子……这叫我怎么跟他妈交代呢……可是，不这样又不行，孩子要紧，革命的事更要紧！也许我能替得了孩子，可是孩子替不了我呀……

“背后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不能再犹豫了。我停住脚，放下担子，一把抱住了儿子。我觉得他那么小，他的肩膀多么嫩呀！我咬着牙说：‘孩子，把筐子给我，你，你顺着这山坡往西……跑，跑，跑吧！’说完了这句话，我觉得我的眼泪呼的一下子涌出来了。孩子好像还不懂我的意思，我摸了摸他的头，把脸贴在他头上，又说：‘听爹的话，孩子，跑吧，把声响弄大点！’最后这句话我仿佛不是从口里说出

来的，而是从心里跳出来的。这回他大概懂了我的意思了。他忽地直起身，把一把什么东西塞到我手里，拔腿就往西跑下去了。

“孩子跑了。他顺着山坡跑了。他脚步卷着碎石头，绊着草棵子跑了。他跑去的那个山坡上一阵唰唰的声响，那声响啊，那么响，那么响，就跟从我心上跑过去一样。

“这响声惊动了敌人，白鬼子们折转身向着我儿子跑去的方向追过去了，追过去了。

“我把孩子的两个箩筐叠在我的筐上，挑起了担子。嘿，好沉呀！这时我才发觉手里拿着东西。我捏了捏，那是红七他妈给孩子的两个粉渣饼子。我又向孩子跑的方向望了一眼：夜，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挑着担子钻进了东边一丛小树林，折上了另一条小路。

“当我踏上小路的时候，在孩子跑去的方向，传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

“我挑着担子往前走。不管石尖扎脚藤绊腿，我登山迈岭地走。我觉得担子更重了，重得像两座山，我还是担着，担着；我觉得脚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我还是走着，走着……

“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支队的营地。专为接我的同志们，因为走岔了路，没能遇上，这会儿，他们接过了我那两副沉重的担子。

“早晨，支队长把全队集合在一个大竹林里。把我担上去的粮食摆在队伍面前。支队长首先让我讲讲这次运粮的经过。我站在队伍前面，望着那一张张黑瘦的面孔，和那嵌在这些脸上的闪闪放光的眼睛。他们是那么憔悴，可又那么坚强。他们叫人从心眼里相信：有了他们，革命就会胜利！我心里暗暗地说：‘孩子，你死得值得啊！’我简单地讲了讲这事的经过。同志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我向前跨了一步，说：‘我来的时候，孩子托我向大家要支枪。这自然是孩子话，可我记得真真的。现在我替我自己，也替我孩子说一句：支队长、政委、同志们，给我一支枪，让我参加这次战斗吧！’我说完了，又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粉渣饼子，小心地放到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同志的手里。

“接着，支队长讲话了。他指了指身边那两担粮食，说：‘同志们，这粮食，是山下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咬着牙省出来的，是同志们拼着身家性命送上来的。这不是粮食，这是人民的心！我们是革命的武装，人民给我们吃的，要我们更好地坚持斗争，争取革命胜利！我们要再一次用战斗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的支持！现在，我命令：同志们，立即擦拭武器，准备战斗！炊事员赶快淘米做饭！一分队长，把红旗升起来！’

“一面鲜红的红旗扯起来了。在翠绿的竹林梢头，旗子迎着刚升起的

太阳，那么亮，那么红！”

说到这里，郝吉标刹住了话。他抬起手，猛一挥，把眼角的泪水擦去。他脸上那沉思的表情也好像随着手的一挥消失了。他昂起头，两眼直盯着我，把椅子又往前挪一挪，说：“同志，我今天在会上讲的也就是这些。粮食，是农民的宝贝，我们过去为它流过血哪！你说，在那样的时光，我们都肯流着血把它交给革命，支持革命斗争，现在，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辞别了郝吉标出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月亮清清亮亮地挂在天正中，路上显得空荡荡的。我沿着大街走着。在我低下头时，看到街心里成堆的谷子，一堆挨一堆，像一列金色的帐篷，每一粒都发着光；当我抬起头时，越过房顶的上空，看到远处高高的山顶——那就是我们人民曾经流血、战斗的地方。看着这一切，想着刚才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革命老人的话：“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我站在粮食堆旁，向着那暗蓝色的、重重的山峦，望了很久很久。

1955年5月15日初稿

1956年1月24日二次修改

---

[1]八年抗战：实际是十四年抗战，指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2]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斤等于五百克。

[3]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两等于五十克。

老妈妈

今年春节，我请假到福建去了一趟，去看看我的妈妈。

说来你也许感到奇怪：我一个江西人，妈妈怎么会在福建？而且你也听我说过，我的一家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叫国民党匪军杀害了，就剩下我这个独丁，这个妈妈又是哪里来的？

不管你怎么疑惑，我得对你说，这次去看望的，实实在在是我的妈妈。

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听我详详细细告诉你。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我们北上长征的队伍，走到明水溪这个地方，遇到敌人的阻挡。我就在抢渡明水溪的战斗中负了伤。这次伤势并不重，只是右肩胛上嵌进了一块炮弹皮子，虽说流血多点，可是没伤着筋，没动着骨，要在平时，治个半月二十天也就好了。谁知道受伤的时候不对，这么点伤倒把我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

战斗结束以后，卫生员把我的伤口包好，我刚要坐起来，教导员就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伤势，跟我说："老张，上级决定把你留下来。你参加红军以前，在苏区做过地下工作，现在就先到苏区医院去休养吧！养好伤以后，参加敌后的游击斗争。"你看，这不就变了？眼看着就和同志们分别了，部队往西我往东，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这次部队过了明水溪，就要一个劲儿地向西挺进，前面有千山万水，有数不清的战斗；而我呢，现在已经不能参加战斗了！好吧，在哪儿还不是干革命工作？好在参军以前苏区的好多地方我都熟，再过起当年刚开辟时的生活吧！

当天晚上，我就上了担架。当地群众抬着我绕着山间小路，一站倒一站，往医院走。因为流血太多，加上走的是山林小路，颠簸得厉害，就好像是头朝下，被人倒拖着走……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听见一个苍老的女人的说话声："哟！这不是张同志吗？"

这是谁呢？这是什么地方？我想睁开眼睛看看，可是眼皮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接着，就觉得有人扶我躺在软软的铺草上，一只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前额，又动手解开我的绷带给我换药。那人一边换药，一边叨念，那声音听来就像是从天外边飞来的……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醒来了。一睁眼就听见身旁一个人在抖弄什

么，口里低声地咕哝着："这个鬼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四周漆黑，没有灯火，只有远处约略有些亮——大概是窗子吧？我的两侧都有人躺着，不时传来低低的鼾声和呻吟声。"这回可到了医院了。"我正想着，忽然，吧嗒一声，凉森森的一个水点子滴在我的脚上，我挪动一下脚，发现脚底下已有一小摊水了。我问刚才说话的那人："同志，下雨了吗？"

那人"扑哧"一声笑了："哪里，头顶上一座山，再大的雨也淋不透。那是渗水。"

我怔了一下，伸手一摸，身边是一片湿漉漉冰凉的石壁，噢，原来是在山洞里！

我正要问，只见亮处一暗，一个人摸索到我的近前，低声地问："张同志，你要喝水吗？"我听清楚了，说话的还是那个苍老的女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那位同志就说话了："渴了张开嘴，滴下来的水，准能把肚子胀破！"大概这话把她惹火了，只听她用严厉的口气说："刘同志，你的话怎么那么多？连这点苦也吃不了，你还能干革命！"说着递给我一杯水，又爬到洞口去了。

我睡不着，就和那位刘同志闲扯起来。听他说，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白鬼子跟着就进了苏区，为了坚持敌后斗争，地方党政机关有的转入地下，有的上山打游击了。医院也化整为零上了山，我们二十几个伤员就住在这个山洞里，搬到这里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个同志谈话之间流露出一种不好的情绪，一会儿说警卫太少了，只有一个班，太危险；一会儿又说生活太苦，吃的东西只靠下山偷偷地搞来一点儿，还吃不饱；一会儿埋怨没有药治伤，只靠点盐水洗洗，看护员又少……

这些我听着觉得怪刺耳的，只是又想不出怎样说服他，我截断他的话，问道："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

"你问她的名姓，怕谁也不知道，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她的职务也说不清，算咱这个医院的副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还是情报员……反正这洞里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听说是老革命了，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灵，嘴又啰唆……"

他一气说了半天，我总弄不清这个女同志是什么人，而且奇怪的是她还认识我。我竭力思索着过去接触过的人，怎么也记不起这个人来。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洞门口乱糟糟的，人们喊喊喳喳议论着什么。洞里的伤员同志们都半坐起身子或者抬起头，静静地听着。看样子是有了情况。洞外的人刚才说些什么话我没有听

到，只听见那位老妈妈低声说：“好，快走吧！”人们回答了一些什么，伴着一阵紧张的脚步声，洞口的人们走了。

老妈妈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刚才发现山下有白鬼子，队长已经带着警卫班去了，大家别慌。要是情况紧张，有人掩护我们，也有人帮助咱们转移。现在咱把东西准备一下。”说着，她钻进洞来，帮着一个个伤员穿衣服，穿鞋子，收拾东西。还不住地抚摸着伤员的身子嘱咐说：“别怕，别慌……”仿佛她一抚摸就会把人的惊恐抹掉似的。这使我想起刚才刘同志的话，她的一举一动，真像个妈妈哪。她招呼着全体同志把衣服穿好之后，又迅速地把自己身边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然后走出洞去，伫立在洞口，望着发现敌情的方向。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北面山脚下就响起了枪声。一阵激烈的射击之后，响枪的方向转向西面，越来越远了。

洞里紧张得没有一丝声息，大家似乎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情况到底怎样？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老妈妈还在洞口站着。洞里仍然是静悄悄的，只有洞顶上的渗水，“吧嗒”“吧嗒”有规律地滴着。

天放亮的时候，队长派来联络的老孙回来了。他一进洞，就歪倒在铺草上，老妈妈赶紧给他包扎着脚上的伤口。大家几乎是同时问道：“情况怎么样？”老孙把眼睛一闭，喘了一口粗气：“队长叫赶快转移！”

原来他们刚到山腰，就发现敌人在布置搜山，队长马上带着队伍插到山下的胡家墩，从那里兜屁股打敌人，想转移敌人的注意。敌人果然转过身来追，他们且打且走，打算把敌人引上西边的云峰山。谁知道刚到云峰山口，就遇上了另一股敌人，由于前后受敌，同志们大部分都牺牲了。队长他们拼尽全力掩护着三个同志突围出来，两个人去找特委取得联系，一个人回来送信。老孙在突围的时候，脚上又负了伤，所以回来得晚些。他说，在分手的时候，队长判断：他们警卫班受了损失，可以暂时麻痹敌人一下，但是，看样子敌人怕还是要搜山的；而且又怕去特委联络的同志路上出岔子，所以要山上自己设法隐蔽或者转移一下。

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着：“唉！这下子可完了，完了……”接着，洞口一个小伙子就要向外爬。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来，这不是些好胳膊好腿的人哪！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对洞口那个小伙子说：“和伢子，你先躺好！要转移也不能这样转法啊！”然后，她走到老刘跟前，厉声地说：“老刘呀，一伙十多个人，就数你叫得凶！什么‘完了，完了’！

你想想，你说这话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不？……”黑影里看不真，只望见她的肩头在抖动，大概这会儿她气愤得厉害。

老妈妈把沉不住气的老刘、和伢子数落了一顿，洞里马上安静下来。老妈妈移到洞口边，倚在洞壁上，冲着大家，放开嗓子说：“同志们，咱把话说明白：这阵子是很危险，敌人包围着我们，谁要害怕、动摇，受不了苦，就站出来！我老婆子就是爬也要把他送下山去！”说到这里，她特意把话顿住，停了一会儿，见没有一个人想站起来，才又和缓地说：“队伍有头家有主，如今队长不在这里，这个家就由我来当。你们管我叫妈妈，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孩子？有妈妈在，就有你们在！这里不安全，咱们想办法；没有吃的，这不是，”她从腰里摸出一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她说完了这些话，就疲倦地歪着身子坐在洞口，连声咳嗽着。洞里鸦雀无声，我只觉得那个和伢子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动，大概是在抹眼泪；就是咋呼得最凶的刘同志也不再吭声了。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里来。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我一边答应，一边摸索着爬到洞口，靠着她的身边坐下，她把嘴附在我耳朵上，小声地问：“我记得你是党员，是不是？”

“是的！”我回答，对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不过那时候党是秘密的，她怎么知道我是党员？

“你这个党员，不好，不好……”她把声音压低，不满地说，“刚才乱成那个样子，你怎么不管呢？党叫你这样做来着？”

“我……我……”她批评得对，我只觉得脸一阵发烧，不好意思地嗫嚅着。最后我低声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在党？”

“知道，知道……你伤口疼得厉害不？我们到外面去走走。”我点点头，她搀着我受伤的那只胳膊，慢慢地走出洞来。

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在洞里待得时间长了，乍一出来，简直不敢睁眼，腿也软得无力。她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到现在我才看清她的面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

噢，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接头。我按照交通的指点，到了山脚下的一棵大树跟前，看见一位大娘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我走到她身边，粗声粗气地说了句：“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这是党为我们约定好的联络的暗语。

她怔了一下，抬头望了望我，会意地笑了笑，掸着身上的土站起来说：“傻孩子，把我吓了一跳！开水，有，有！过两年再见了你大妈，大妈还给你酒喝呢。来，跟我来！”她四处瞧了瞧，见没有人，便领着我钻进了一片茶丛。就在那里，我会见了几个要见的当地党的负责人，在那扑鼻香的茶花丛里开了会。

会快开完了，猛听得山腰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山歌。“高山顶上一株梅，山歌越唱越出来……”是她在唱。这是告诉我们：有人来了。我们几个人便分散开，悄悄地离开了茶丛。

在那以后不久，我到了红军队伍里，东征西战，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之后听说因为闹革命，她丈夫牺牲了，她带着快要成人的两个儿子进了根据地。想不到又在这里见到了她。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问我：“这几年你在部队上干什么工作？”我说：“当排长。”她说：“老张，刚才我说了你两句，话重一些，你别见怪。这里就咱两个在党，他们大部分是这块儿白了以后才上山的。咱俩得把这担子担起来。”

嗨，人家这才叫党员呢，碰到情况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是怎么把困难的担子担起来，可我呢，还没往这方面想哪，真惭愧！我把当前情况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头一桩事就是要设法挪一挪地方！”

“挪是要挪的，可是队长说得很在理：经他们这么一打，我想敌人一两天是不会上来的。眼下头一桩事倒是要弄吃的。这话只能对你说，咱已经没有口粮了。再就是组织组织，把大家的心定住。至于转移，总得先找好地方，不能让这些伤员睡在露天地里呀！”接着，她谈了谈她的打算：她要我临时担任这里的队长，她赶下山去探听一下情况，顺便弄点吃的来。

她考虑得倒很周到，只是我怕她年老爬不动山，我想：我虽然受了伤，身子虚些，可是年轻，腿脚还好，不如我去一趟。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以后，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说：“你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说着随手摸起腰里的两个手榴弹和一支驳壳枪交给我，“带上这个。”等我默默地接过武器，她才接着说，“这地方，前面是条独道道，后面是一漫斜

坡。要是敌人果真来了，就得立刻把路卡住，让同志们满山坡跑。这十几个人的安全，全靠你了，你要仔细啊！”接着又递给我条米袋子，摇晃着说：“这钱，你存着。我拿了两块去买米。这是以前同志们伤好了出院时送给我的，积了这么多，我一直保存着，现在它成了咱们全部的经费了。”这样说来，特委并没有留下钱，刚才她那样说是为了要安慰同志们啊。

虽然，在战斗中，我接受过千百次任务，但今天的情景，却使我格外感动。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想起了妈妈在我参加革命时，把她存了半辈子的“体己”交给我的情形来。

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过那支驳壳枪来擦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她把开水舀出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甚至有的人还在洞口地上画上棋盘玩起“堵白鬼”来。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我去了，等米烂了，你盛给大家吃。”又故意放大声音说，“下午我回来得晚，你舀米自己做吧！”但当她走到洞口时，却附在我耳朵上说：“别忘了，把稠的盛给伤重的同志吃呀！”

老妈妈走了以后，我用根带子把受伤的膀子吊起，四处走了一圈，察看了一下地形，又把伤员组织了一下，选出几个伤势较轻的同志轮流放哨。我们静等着老妈妈回来。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出去瞭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爬了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瞭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着我，就上了山。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米，有打糕，有窝窝、红薯、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说：“今天晚上先将就着吃吧，明天，妈妈给你们煮白米饭、南瓜稀饭，还给你们做个野蒜烧豆腐吃呢！”说着，点着她那花白的头，呵呵地笑了。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正吃着，忽然和伢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我好奇地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的窝窝。我猛然想起：刚才不是她拿不动这些东西，是饿得没劲了啊！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她赶紧向我摆摆手说，“老张，弄点吃的不容易啊！再说，山下的群众也大都吃这个。”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她慢慢吃着，和我谈起今天下山的经过来。真叫不容易哪：她下到村里，装作讨饭的叫花子，沿门乞讨。自然啰，这么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是不会引起白鬼的怀疑的。她去的净是些贫苦人家，看出哪家可靠，就和他们谈起红军，告诉他们“是弄粮食给受伤的战士吃的”，于是群众就挑最好的东西交给她，还给她从米店里设法买来了一点儿白米。可是山下地主豪绅都回来了，又是加租又是夺田，群众生活苦得很，因此讨来讨去只弄了这么些东西。说到这里，她忽然顿住，拍拍我的手说：“我顺便打探了一下情况，白鬼子民团现在正在‘围剿’云峰山，对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很注意，今天就有人拿着望远镜往山上望呢。咱们更得提高警惕了！”停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笑着说：“把钱给我一半，我已经找好了可靠的群众，托他们给买了米存着，以后用起来方便。”

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再加上夜里值了两次哨，早晨醒得很晚。醒来的时候，老妈妈早已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都花在组织伤员互助和跟他们谈话上。我把老妈妈下

山搞粮食的经过谈了谈，还把老妈妈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同志们看了。这件事比什么话都有力，同志们当即谈论起来，老妈妈待同志们的好成了大家的话题。和伢子被感动得擦眼抹泪的，一定要把自己的饭留出来给老妈妈吃。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这天，天黑定了，老妈妈才回到山上来。今天她回来得更晚也更疲惫，但却比昨天高兴。她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老张，可好啦，总算老天有眼，我找着好地方了，又好，又安全。”

听了她的话，我才知道她出去看新的营地去了。我问她：“离这儿有多远？”她说：“就在东面的赤金坪，大概有二十里路吧。”我思索了一下，不由得暗暗吃惊了，二十里路，来回就是四十里，在一天里爬山越岭走这么多路……唉，这位老人家为了这些伤员们——为了党的工作，她什么办法没想出、什么苦没吃到啊！

第二天清早，我们开始转移。老妈妈在前头引路，腿脚还好的同志们把伤腿的搀起，把伤脚的背起，跟在后面走；我搀着一个同志走在最后，走一段，回转头去把踩倒的草扶起来。就这样，我们攀藤附葛，从一片乱石丛生的斜坡上走下了山，涉过一道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山头。从拂晓走到太阳偏西，才到了我们新的家。

真难为她老人家，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也是个山洞，但比原来那个山洞好多了，这地方，不走近前你怎么也看不出是个山洞来。它正在一个突出的山石嘴子下面，岩石上的藤葛垂下来，成了洞口的帘子；洞前的小树密密麻麻，成了个天然屏障。里面也比原来的洞子宽敞得多，尤其使我们惊奇的是，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地上的坑坑洼洼也都用碎石仔细地填平了，而且在洞口不远处的一块光坪上，平平地摊晒着一大堆茅草。现在，只要把那又干又软的茅草往洞里一铺，就可以安安逸逸地住起来了。这些，不用说，都是老妈妈干的。

我怀着激动又有些好奇的心情问老妈妈：“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她笑了笑回答我说：“只靠我，跑断腿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呀！这是群众帮我找的。”原来她下山弄饭的那天，在一个打柴的老头那里打听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

我们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这天晚上，我们在这既安全又舒适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连老妈妈也睡得十分香甜。

就在我们搬家的第三天拂晓，我们从洞顶上望见，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的方向起火了。老妈妈去侦察了一次：原来白鬼子搜查到了那里，把

早先警卫同志住的寮子点着了火。但是，这些狗东西却扑空了。

日子过得飞快，自从发生了情况，我们离开组织独立生活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些天来，因为住得舒坦吃得好，伤员的伤口都见好了，我的伤口也已经封了口，掂掂拿拿也不觉吃力了，而且还帮助老妈妈到山下一个石壁缝里拿了一次粮食。可是这些日子可苦了老妈妈，她一天到晚，东跑西颠，除了做饭、换药以外，要下山弄粮食，还要抽空到原来那个山洞去瞭望，看有没有特委联络员来。这样的生活，把个老婆婆折磨得更加消瘦、苍老了。她的背似乎更驼了些，头上的白头发更多了。有时候给同志们洗伤口，洗着洗着，眼睛一花，伤口洗不上，倒往好肉上擦起来；做饭忘了添火、加水，更是常有的事。每逢这样的时候，同志们都劝她："好妈妈，你歇一会儿，让我们自己来吧！"她总是执拗地摇摇头，说："快给我走开，别碍我的事。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的心哪！我亲手做的饭，觉得你们吃着香；我亲手给你们换了药，就觉得你们伤口痛得轻些。我就巴望着过不几天，特委来了人，你们的伤也好了，我把你们领到上级跟前，说声：'好，你看，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你领了去打白鬼子去吧！'那我就没心事了。"真的，每当哪个同志的伤口有些好转，她就显得高兴；哪个同志多吃了点饭，她就喜得合不拢嘴。

这天，吃罢了早饭，我到外面闲逛去，溜溜达达走到了山腰的水潭边上，正碰上老妈妈在那里给伤员洗衣服。但她却没有洗，双手按住一件衣服停下来，怔怔地呆住了，衣服漂得满潭都是。我走过去一边帮她捞衣服，一边问她："妈妈，你实在太累了，歇歇吧！"

她看看是我，叹了口气说："我哪里是累的，是愁的呀！特委至今还没有来人，咱的那点钱也花光了，现在粮食顶多还能支持两天，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哪！"

我一直不大过问粮食的事，听她一说，我也发愁了。我试探地问："山下不能再想想办法？"

她摇摇头："山下群众让回乡的土豪搞得苦得很，匀不出来呀。唉！"

她一提到土豪，我不由得心里一动，我说："妈妈，你还记得不，咱们刚开辟的那阵子，组织起贫农团，把土豪一逮，土地一分，粮食家具一大堆……咱能不能再在这些家伙身上打打主意？"

她听我说完，眼睛顿时亮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嘿，你看我老糊涂了，怎么没往这上面想呢。对！打打土豪，解决了困难；也告诉那些白鬼：咱们游击队还在！"

“可是，咱没有人手，又没有武器……”我说。

“看你这傻孩子，咱们不是人？咱们也有枪呀！”这会儿，她的兴头比我还大，“前两天我下山，群众告诉我：胡家墩胡绍祖那杂种回来以后狂得很，杀人害命烧房子，坏事做了无数，早该镇压一下子了。听说自从上次让他们占了点小便宜，他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他自认为天下太平了，就把来给他保家的保安团全撤了。我看可以搞他一下。不过，”她看了我一眼，“打仗这桩事我不在行，就得靠你了。你跟我一块去看看怎么样？”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当天就上胡家墩去逛逛。老妈妈连衣服也顾不得洗了，我俩一气奔回洞里。我把情况和大家谈了谈，选出了老刘、和伢子和回来报信的那个警卫班的老孙三个伤口快好全的同志，让他们准备好，天黑以后在山根上等我们，如果情况合适，当天就动手。我换了身衣裳，太阳一歪，就跟着老妈妈下山了。

黄昏时分，我们趁着天黑钻进了胡家墩。老妈妈把我安置在一家可靠的人家，又出去串了几家，把情况对照了一下。胡家的情况和白天老妈妈说得差不多：驻在这里的保安团的队伍真撤走了，护家的只有六个团丁，还有两个到别处去催租去了。为了彻底查清地形，我俩就往胡家宅院走。听说这胡家宅院是全村最大的一所房子，两进大瓦房，两丈高的围墙，高高的门楼，厚厚的门扇，闹革命以后，胡绍祖吓得窜到潮州去了。这房子就成了乡政府的办公处；这块儿白了以后，他又跑回来收拾收拾住了进去。我跟着老妈妈围着这个院子边走边瞧，先看了看大门，就往宅后转。谁知那么凑巧，一转胡同口，迎面碰上个团丁。那家伙晃悠着个电筒，哼哼唧唧地往前走，差一点儿和我撞个满怀。

“干什么的？”

我正要答话，老妈妈暗暗扯了我一把，上前应道：“孩子病了，去找人瞧病才回来，”她从腰里掏了掏，摸出不知什么时候预备好的一张纸递过去，“看，这是药单。”

那家伙把手电朝我晃了晃，大概是看见我这二寸长的头发和那张蹲山洞憋白了的脸孔实在像个病人，恶狠狠地骂了声：“穷鬼！”又摇摇摆摆地走了。

我真佩服老妈妈的沉着。黑影里我慢慢地跟着她绕胡家宅院走了一圈，看了个仔细，就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老妈妈压低声音问我：“怎么样？好下手吗？”

我说：“人倒不多，要是干得巧，我们能对付得了，就是墙太高，门

又结实，我们腿脚不灵便，进院子有困难；再就是摸不清这些家伙睡觉的地方，堵不了死老鼠！”

“要是有人从里面偷偷地打开门呢？”

“那当然好，”我说，“可是这门我们的人谁能进得去？”

“这交给我来办。”老妈妈蛮有把握地说，“胡家的那个长工老头阿盛我认识，他也是个受苦人，我去找他帮帮忙！”我躲在暗处，看着老妈妈径直向大门走去。黑暗里只听得她轻轻地叩门，并且小声地说：“阿盛哥，你行行好吧，天快下雨了，让我到里面门洞里躲一躲吧！……”接着又听见一个老头低声说了些什么，不久传来她的一阵咳嗽声。我知道事情妥了，就拔腿往山根跑去。

半夜时分，我们进了村子。四个人分成了两组，我带着和伢子和老刘，直奔胡家大门；老孙在村口担任警戒，掩护后路。武器太少，我们只能分给老孙一颗手榴弹，剩下的一颗和一支短枪，由我们带着。到了胡家大门前，我听了听动静，捂起鼻子装了声猫叫，随即贴到门上去。不一会儿，门闩一响，大门“呀”的一声开了。我一步抢了进去，老刘、和伢子也跟进来，老妈妈、阿盛老爹随即把大门关好。我压低了嗓子问老妈妈：“人都在哪里？”

阿盛老爹连忙接上答道：“胡绍祖在北屋，西屋是团丁们，做饭的婆子和丫头们都在东厢房。”

我冲老刘把手一扬，两个人就奔了西屋，那里还点着灯，我在窗户外边，侧耳听了一下，屋子里鼾声打得山响。我把门轻轻地拨开，端着枪一步跳上了床。老刘忙着把墙上挂着的枪摘下来。我轻轻地喝了一声：“起来！”几个睡得糊里糊涂的团丁，从梦中惊醒过来，一看我和老刘的架势，吓得滚下床来，不住地求饶。我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不许喊！”这几个人才乖乖地缩在墙边。老刘向门外招呼了一下，和伢子跑了进来，大家把四个团丁活活捆住，用破布堵住了嘴。

在这当儿，老妈妈已经把东厢房里的婆子、丫头们唤醒了，告诉她们说：“红军来了，马上就可以放你们回家。”这些都是受苦人，被胡绍祖拉了来干苦工的，巴不得赶快回去和家人团聚，现在听说红军来了，都乐得合不拢嘴。

我把西屋的门锁上，叫和伢子到门口巡风，随后带着老刘直奔胡绍祖的住房。老妈妈紧跟在我们的身后，也来到北屋。

北屋里大概听见了动静，灯光一下子暗了。我们踹开门进去，借着昏暗的鸦片烟灯一看，床上只有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抱着床被子打战，胡绍祖不知哪里去了。看样子这家伙跑了没多久——那婆娘对面的

烟盘子里烟枪上还有半截鸦片烟泡没有吸完。可是人到哪里去了？翻遍了床底、天棚，也没找着。我正在发急，老妈妈捏了我一把，伸手往墙角的一只木箱子指了指。我循着她的手势看去，见那箱上的锁鼻儿在轻轻地晃动，我明白了，就举起枪，向那箱子比量了一下。那婆娘见我们发现了，号叫一声就扑到箱子上，哭喊着："别开枪呀！……"话没落音，箱子里"砰砰"打出了一梭子弹，胡绍祖的小老婆被打死了，老妈妈的额角也擦伤了。老刘骂了一声，朝着箱子打出了半条子弹，箱子被打得粉碎，胡绍祖像一条狗一样蜷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我们估计城里的白鬼当晚赶不到这里，便从容地打开了胡家的粮仓。当我看见满囤子粮食的时候，又大大犯愁了：凭我们这几个人，带上缴来的枪支弹药，还能带得了多少粮食？我问老妈妈，老妈妈却笑着说："有办法，有办法！"话还未了，外面一阵脚步声，闯进来了六七个人，阿盛老爹也跟在后边。大家像早有准备似的，一色地带着竹杖、挑箩。原来，老妈妈早在刚进庄串门子的时候就约好了人，现在听见枪响，都赶来了。

老妈妈一面招呼人们装米，一面对阿盛老爹说："阿盛哥，我们就走，请你招呼人来分东西吧，天亮以后敌人要来的。别忘了，我们走了以后，给我们收拾一下足迹。"阿盛老爹说："你们尽管走吧，这些事都交给我办！"

真是人多势众，大家七手八脚地装了一些米、咸盐、干菜，还搞到一块咸肉、两只火腿，几个年轻的农民担着，由老刘、和伢子带着，找着老孙绕道上山了。

老妈妈把胡绍祖家的衣物分给婆子丫头们一些，又给了些钱，让她们各自回家。

我把几个团丁放开，跟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要再帮地主们作恶，可得小心脑袋！现在给你们几个钱，各自谋生去吧！"团丁们也千恩万谢地走了。

已经半夜了，我们也该走了。临走，老妈妈拉了我一把说："你不是会写字吗？留下几个字警告白鬼一下！"

我就着胡绍祖的桌上，随手写了几个字："白匪们：你们再进行收租夺田吧，再杀害劳苦人民吧！看，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写完，我问她："下款怎么写？"

她毫不迟疑地说："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

打了这次土豪，我们的情况大大改变了：不但我们这"医院"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打击了白匪的气焰，鼓舞了人民斗争的信心。在我们这座

山的附近到处流传着红军游击队又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甚至还有些人把这事添枝加叶地编成了神话般的故事，说："山上的红军有观音老母护佑着呢，她老人家用手一指，土豪的铁门就开了；她的手一挥，民团就不能动了；她咳嗽一声土豪就吓死了……"其实，谁能想到，这件事是一个年老的妈妈领着几个伤员干的呢！

但是，打土豪的事没有继续干下去。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老妈妈领着我们的队长回来了。我们的队长在那次战斗中并没有牺牲，突围出去以后就去找特委联系去了。只是特委也在流动，一时没有找到。当他见到了特委，接到了指示往回走的时候，他简直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我们，更想不到我们会生活得这样好。

队长带来了特委指示：一切伤愈的同志都要立即分配到各个支队去，开展斗争。一旦联系得好，"医院"也要很快转移了。当天，我就要随着队长到特委去。这样，我就和这位敬爱的老妈妈分别了。

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我已经和这位妈妈建立了真正的同志的又是母子般的感情，猛一分手，心里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黄昏，我收拾停当，就上路了。老妈妈一直把我送到山腰。临别，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长时间抚摸着我的脸颊、肩膀……二十多天来，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现在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流下来。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她说："孩子，这些日子，你张口闭口叫我妈妈，按年纪我也够得上做你妈妈了，听说你也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就把我老婆子当你亲妈吧！走吧！妈妈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日后有机会，别忘了给我个信。还有，你要把咱这段生活牢牢地记着！"

我说："是，记住了！"

我迈开大步走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1955年10月8日

三张纸条

一

一九四九年渡江之后，我们这支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继续向南进军，追歼溃逃的蒋匪军。部队像一支离弦的利箭，沿着闽赣边境的崇山密林，迎着初夏的阴雨，踏着崎岖的山林小道，向溃逃的敌人，向南方、向祖国的东南边疆，兼程前进！

这时，我在这支部队的先头团政治处工作，被分配到前卫营搞借粮。借粮是怎么回事呢？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说大部队远征应该准备好粮食的，但当时进入的是新区，革命政权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现成的粮食；而部队进军又急。因此上级规定了一个就地借粮的办法：向当地群众借粮，打好借据，留下地址，待以后政权建立了，再由政府协助军队偿还。

江南人民热切地盼望着解放军，借粮的事当地人民很支持，真是：要粮食手到拿来，找向导拔腿就走——方便极了。

但是有一次，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这天，接到了参谋处发出的行军路线。打开地图一看，我们营的宿营地点是在崇安县境一个叫作灵田的村子。这个村子虽然在大山丛中，但从地图上看却是一个大村庄，估计至少也有二百多户人家。这真叫人高兴：这么大的庄子，全营都可以住得下，不必露营了；粮食自然更有把握，这么大的村子还能借不出几百斤粮？说不定还可以买到头猪，弄点青菜，改善一下生活呢！

我兴冲冲地上了路。可是当我走了一夜，从拂晓的晨雾里看清了这个村子的面貌时，像一跤跌到水井里，浑身都凉了。这哪里是个村子，简直像个乱坟岗：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黑黑的山墙歪歪地立在那里，窗子只剩了个方洞洞；遍地是碎砖烂瓦，屋里地上的茅草，有一人多深，小树也长得有碗口粗了。野鸟听见响动，“扑棱”一声从窗洞里飞出来。我从村东头一直走到村西头才看见一排排傍着残垣断壁搭起的竹寮

子，看样子还有人住。

几百人待在这里，不论怎么样也得先想想办法呀。我喊过通信员小吴，一道沿着荒草小径，向那些竹篱小院走去。太阳越升越高，我那颗心却越来越往下沉：这些人家不是妇女就是小孩，一看都是一些贫苦人家，不用说借粮，就是找个向导也困难了。

我们正失望地往回走，突然小吴喊了声："老大爷！"我抬头一看，一位老大爷的身影一晃闪进一家院子不见了。我们赶忙也跟进院去，只见那位老大爷正在低着头整理什么，听到脚步声，抬头瞟了我们一眼。

"老大爷！"我喊了一声。他抬头望望，又只管干他的活了。

我又赶着叫了声："老大爷，跟你商量个事……"他慢吞吞地放下手里的活，望着我们，指了指耳朵，摇了摇头，恶声恶气地说："听不真！"

这时我真有点火了，一来白跑了一早晨有点心焦，二来喊他第一声他听见了，现在却装聋了。我压住气，放大嗓门儿向他解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想临时借用点粮食……他只是淡漠地望着我们，终于没有吭声。没办法，我只好招呼了一声通信员："走！"拉着小吴就跨出了门。小吴倒不知愁，边走还哼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走出大门没几步，忽然后面脚步匆匆，那位老人跟着赶出来了。我回头看看，他正向我们的背影望着。我转过身又往前走，老人忽然喊道："喂，小伙子……"

我们又莫名其妙地站下来。只见那老人紧三步赶上来，伸手拉住小吴，把他推了个半转身，抓着小吴背的挂包，端详起来。他脸上刚才那种怒气冲冲的神色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惊喜的笑容。这一来却把我俩弄糊涂了，他在看什么呢？

他看了半天，小心地问："你们是中央军？"

"不，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打中央军的。"那时候咱们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佩戴帽徽、符号，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我只好这样回答他。

他没吭声，又把那挂包翻来倒去看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吴的挂包上挂着一个洋瓷碗，在装碗的布袋上，可着碗口缝着一个大红五角星，就是这个红五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忽然想起了：按行军里程计算，现在该进入过去的老革命根据地了，是不是这老人知道我们？我连忙补充了一句："我们就是过去的红军，现在回来了！"

这句话真有效。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忙问："可真？"这是用不着多少解释的。他一把抓住我，一只手揽住小吴，说："哎呀！可把我们盼死了！走，到家去！"这时，我觉得他的手在轻微地抖动。

走着，我开玩笑地问他："这会儿你老人家的耳朵怎么好使了！"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又收敛了笑容说，"说实在的，这十几年就这么过惯了。那是国民党白鬼子的天下嘛，我就给他个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进了屋，安置我们坐下，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前几天就风言风语地听说红军要回来了，可是一群群过的净是些国民党的败兵。你们又没个记号……你们一进门，我听口气挺和气，可也不敢认准呀，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听见这小同志唱的歌调好熟，扫眼又看见这个大红五角星——过去咱们红军谁身上也都有这东西，这就是好记号。我这才敢开口了。"

彼此一谈通，话就多起来。老人像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女，激动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一会儿问问战争情况，一会儿谈谈红军走了以后的苦处，谈到苦日子的伤心事，眼里就挂上了泪珠；泪水没干，说到现在的局面，又乐得理着胡子呵呵地笑个不停。

从老人的谈话里，我才知道这块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就建立过革命政权。像南方所有老根据地一样，自从红军长征北上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恶霸疯狂的摧残。后来又因为人民暗地支持山上的红军游击队，敌人索性一把火把这个二三百户人家的美丽的山村烧了个干干净净。

老人满怀感情地说："当年红军临离开这里的时候说过：我们会回来的，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是靠这些话，才活到今天啊！"

本来，我们真想纵情地谈下去，和这位革命老人叙叙离别之情，但是部队吃饭要紧哪，我只好把话转到借粮的问题上。我抱歉地说："大爷，按说你这儿受了这么多苦，是不应该再让你受累了，可是……你看看，能挪就挪一些，要不，咱再想办法……"

没等我说完，他把我的肩膀一拨，打断了我的话："咳，小伙子，看你说到哪儿去啦！照实说，要多少，我算计算计！"那口气听起来真像父亲对儿女的腔调，又直率又亲切，叫人觉得心里甜滋滋的。话虽这么说，可是上级政策交代得明白：贫苦家户尽可能不借或少借。这村的情况明摆着：困难着哪！我吞吞吐吐说了个保守的数字，接着又再一次向他解释政策和办法。

我讲着，偷眼望了他一下，只见他手里捏着一把干草秆，一段段地掐断了，聚精会神地在地上摆弄着，摆得一堆堆的，一会儿从这堆调一根到那堆，一会儿把那堆又打乱了，还不时地用手捶着脑袋，思索着，大概在计算着什么。

我索性停了嘴，注意地看着他。好大一会儿，他把手里的草一扔，霍地站起来，伸手从屋角里抓过一把铁锹、一把镢头，把铁锹递给我，说了声：“走！”就一步跨出了门。

我们都被他这突然的动作弄得糊里糊涂，接过铁锹，怔怔地跟在他后面走着。出了门，拐了个弯，来到一座破烂房框子跟前。他朝一堆碎瓦指了指，说：“帮一手吧！”一镢头就刨下去。我俩随着他挖起来。

碎瓦刨光了，是一堆新土；新土出清了，是一块木板；木板揭起来，是一个大瓦缸；把缸上的稻草拿掉，原来是满满的一缸白米。

“怎么样？上等白米！百十口人吃一顿足够了！”老人指着米得意地说，“前天过的那些国民党兵，粮食味也没捞着闻，连一顿红薯秧子都没吃到熟的。”说着，他又纵声地笑了。

我却没有笑。我被这老人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动地拉住老人的手，说：“老大爷，谢谢你！我代表全营的同志谢谢你！大爷，找秤来吧！我们借用一部分。”

“什么，秤？我没有那玩意儿，也不用那玩意儿！”他又恢复了刚才说话时那种执拗的神气。

“不，上级有规定，这是借粮救急，称一称，有个数，以后咱们政府好还你！”

“还？干吗要还，自己的人吃了还要还？”看样子，刚才我的解释算白说了。

我还想再给他说个明白，他摆了摆手说：“算了，来，帮我把它弄上来！”

我们把米缸抬上来，搬到屋里。刚放实，他又说了：“锅在墙角里，缸里有水，做饭的家伙一应俱全。你快叫人来做饭——走了一夜，早吃早歇息！米不够，一会儿就凑了来。”说着，从墙上摘下一只老牛角，撇着腿，一颠一拐地走出去了。刚走到门口，又拐回来说：“米，都下锅！锅不够大，到四外找；你就说程元吉——程老三说让用的！”

他走出去没多久，村头就传来一声声悠长的牛角号声。我向四外望望，四面山梁上、树丛旁、竹林边出现了人影——村里的青壮年随着号角的召唤都回来了。

我打发小吴去报告营长，并叫炊事员带杆秤来。炊事员来了以后，我把米的一半倒在米箩里，称了称，六十斤，满够营部吃的了。让炊事员淘米下锅，我赶出去再找那位程老大爷。转了一圈没找到。当我转回来时，却意外地听到了这老人的大嗓门儿：“……反正已经洗了，不吃怎么办？”我知道出了事，一步跨进去，可不是，原来那老人早已回来，瞅

瞅炊事员不注意，舀了一盆水，把瓦缸里的米一股脑儿都洗了。

接着，程老爹告诉我，村里的人都回来了，一说就凑出了七百多斤粮食，还凑了些青菜、笋芽、鸡蛋……

这样一来，全营一天的吃饭问题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解决了。我怀着极其兴奋、感激的心情，随着老人挨家办理了借粮手续。为了照顾人民的生活，又退回了一部分粮食——可是真费了不少的唇舌。当时，我也把一张借据交给了程老大爷。

我原以为又要再争执一番的，谁知道这回程大爷却爽快地把那张借据接了过去。我想：也许给别人解释，他已经听懂了吧！谁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见他把那张借条仔细地看了又看，突然点着头，没头没脑地说：“咳，十八年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微笑了笑，俯身钻到床底下，在一堆破烂鞋子里挑出一只破草鞋。他撕开鞋底，拿出了一个小布卷，轻轻地拂掉了上面的灰尘，把它递给我。

我打开布卷，就看见一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田地的“耕田证”。在“耕田证”里又夹着几张纸条。我一张张看去：第一张是一封信，那是以很潦草的铅笔笔迹写成的，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第二张是一纸不合程式的借据，再一张又是一封短信。

除了土地证之外，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要是没事，休息过后，咱就谈谈吧！我给你讲讲这三张纸条的来历。”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整个武夷山区沉浸在一场暴风雨里。

像谁拉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闸门，雨，连成一片，向着整个山区倾倒。风借雨势，雨助风威，山石上溅起浓浓的白雾，大片的竹林梢头卷摆着浪花。山泉从无数岩石的缝隙里冲出来，汇成一股激流，冲着滚滚的山石、拔着低矮的小树，涌下山来。

傍晚时分，程元吉把屋里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在薄薄的茅草屋顶上又压上了几块石头，怀里揣了几块红薯，就往外走。按说，像这样的天气，他是不该再到山里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两年前，爹送萧家地主小少爷进城，爬山时因为轿子抬歪了点，被小少爷一脚蹬下山崖摔死了，想打场官司争口气，官司没打赢，几亩地花了个干干净净。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锨一镢地刨出了二亩多荒地来，种上了南瓜。总算不错，南瓜长得蔓儿粗、果儿肥，远看青艳艳的一片，近看横七竖八的一堆，是个好收成。只是地处偏僻，又是这么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万一有个坏人打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看得了？再说，近来街面上实在不安定，中央军和民团的队伍一个劲地往西开，说是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些家伙到处抓人抢东西，东西被拿走还不说，人还被拉去扛子弹不能回家。程元吉也想趁便到山里去躲躲。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程元吉把棕皮蓑衣掩了掩，往山坳里走。这曲曲拐拐的山路，又是这么大的风雨，实在不好走，等他翻上了山梁，望见那块心爱的南瓜地时，天已煞黑了。就在这时，程元吉望见一串黑影从山腰的矮树林里窜出来，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程元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好，这样的天气成群结队地满山跑，一定不是好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连忙一闪身藏在几棵大树后面。

眼望着这一群人，程元吉一阵心跳，脑子里马上浮起一幅景象：这些人就要气汹汹地一脚踢开那扇破竹门，把屋里翻弄个乌七八糟，说不定……他不由得捏紧了拳头，向前迈了几步。但奇怪的是，那些人跑到门前却停住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接着这群人又离开房子，在一棵树底下围拢来，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讲了些什么，然后，人们又散开了。

程元吉刚松下的心立刻又紧缩起来：原来那些人散开之后，就跑到

瓜地里去了。只有一个人在树底下蹲下来，打开电筒，垫着膝盖，在写些什么。写好之后，又回到房子跟前去。不多会儿，散开的人群又合拢了来，每人肩上扛着一个南瓜。程元吉望着这些扛着南瓜向山里走去的人，默默地数了数，有二十多个人，这就是说有二十多个南瓜没有了。他不由得痛苦地叹了口气。

等那些人走远了，程元吉才钻出树丛，也不顾泥泞，快步赶到房子跟前。老婆带着惊惧的神情给他开了门，随即一把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可吓死我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屋跟前以后，并没有行凶，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喊了几声：“老乡！老乡！”

她哪里敢应声。接着，又是两下敲门声。这次敲得重了些，声音也提高了：“老乡，开开门，我们有事商量！”

这一喊，她更吃惊，看样子要砸门了。这小茅棚别说砸，就是稍用劲一拉就会连门带柱倒下来的。她慌忙坐起来。这时，外面另一个声音插话了：“刘同志，声音小点，看吓坏了老乡。”接着，又压低了嗓音向屋里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有粮食没有，我们买点用用。”

粮食倒有一点儿，可是……她还是不敢吭声。半天，那人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和气：“老乡，实在不开门，我们只好就这么做了。”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奔到瓜地里去，看样子是摘瓜了。一边摘一边还传来这样的话：“大雨天，别把瓜地踩烂了。”“看，你怎么把这样嫩的摘下来了，留着还能长嘛。”“小心别把瓜秧子踩断了。”忙乱了一阵，又静下来，门外又说话了：“老乡，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钱留在东头第十棵瓜秧根上，请你收下吧！”

程元吉听着老婆讲完了这段事的经过，坐在床上，低着头直叹气，半天不吭声。待了一会儿，还是老婆先开了口，她说：“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说不定人家真给留下钱了呢。”

“想得倒美！这年头能有那样好心的人？”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走出去了。他来到瓜地东头，数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紧紧地捆着一包瓜叶，解下来一掂，沉甸甸的。

程元吉心一阵跳，把瓜叶包拿到屋里，打开一看，里面包着明晃晃的两个银元。在两个银元的中间，夹着一张叠得四角方方的纸条。那张纸条上写着：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消灭压迫穷苦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来到这里。因为没带粮食，又叫不开你的门，只好摘了南瓜二十个，约计市价，留下银洋两元，请你收下。

中国工农红军××支队×连

程元吉两口子被这神奇的事情惊呆了。银元，除了卖地打官司以外，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银元？这些叫作“红军”的人虽然并没有露面，但是这张写着潦草字迹的小纸条，却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他把这张纸条小心地保存起来，并把这个故事悄悄地在穷苦朋友中间传播开来。

半年之后，红军真的来了。程元吉最先参加了贫农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三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老根据地的红军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像一群黑老鸦一样，来到了根据地。这一来，程元吉和当地的人民又过起了胆汁拌黄连的苦日子。

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过的村子，一点儿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所有的房屋都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人们只好在这些残壁近旁搭起一排排的竹寮子来遮蔽风雨。

这天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月牙儿斜挂在西天，冷冷地瞅着这个荒芜了的灵田村。

就在这些竹寮中间，有一扇门忽然“呀”的一声开了，灯光影里，一个人蹲到门口四处瞅瞅，然后低声招呼道：

“没有人，走吧！”

接着，一个个黑影闪出来，你东我西，在黑暗里消失了。

竹门又掩起来。小竹寮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那个年岁大些的，就是程元吉。经过这几个月的折磨，这位身强力壮的庄稼汉，像害过一场重病，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两颊瘦削下去了，嘴上也留起了胡子，一看去像个半老头了，但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和微微张开的嘴角上，却流露着掩不住的笑意。他怎么能不兴奋呢，过了将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见到了山上红军游击队的来人，知道了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他像蕴蓄闷烟的柴堆，一阵风儿吹来，又冒起红彤彤的火苗来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几乎是贴在那人的脸上，低声地说：“不能留一宿？这世道，见个亲人不容易，亲不够啊！”

“不啦，我马上就得走，还有工作要干哪。”那人回答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阿叔，我留下你不为别的，实话告诉你，这村在党的同志都上山了，这会儿，有一桩紧急的事……我想……”

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说：“咳，范同志，有什么事照直说好了。我程老三的为人，山上同志也该知道，我虽然不在党，可我知道咱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有事交给我，我豁上身家性命也能干！”

范同志笑笑说：“不是我不信服你，这事危险啊，弄不好要牺牲性命

呢。”接着，他把工作讲了讲。原来游击队上山以后，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难，吃没粮，住没房，伤了病了没药治，冷了没衣裳，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武器、弹药。快武器很少，主要靠以前赤卫队用的鸟铳，但就连这玩意儿也“没的吃”。费了好大的劲，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县城里搞了一部分火药，因为白匪盘查得紧，一时弄不出来，就准备瞅机会往外搞。最近接到情报，敌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往城里送，游击队决定乘机消灭押队的白匪。这样，这批火药就急等着用了。山上考虑到程元吉常到城里卖南瓜、蔬菜，人缘好，地理熟，再者他是有户籍的人，进出白匪的“卡子”比较方便，才决定请他来执行这项任务。

程元吉静静地听范同志讲完了，想了一想，问：“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最迟后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们在城南十八樊家东南角的山神庙里等你。”范同志说了联络地点和暗号，就趁着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个黑早，拾掇了一担青菜，一溜小跑赶进了城。他把青菜胡乱要个低价卖了，按照范同志说的路，赶到了一家小饭馆，选了个座位坐下来，喊了声：“老板，来碗馄饨，多加点胡椒！”

这句暗号刚说完，只听得里屋叮叮当当一阵响，两个保安团的兵拥拥扯扯地押出一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兵手里还抱着两个大报纸包，顺着纸包的裂缝，一缕黑药轻轻地撒出来。那人被反捆着两手，脸上嘴上流着鲜血，嘴角紧闭着，满脸怒气。这怒容直到他走到程元吉身边的时候才稍稍消退了些。显然他已经听到了刚才程元吉的话，他走过程元吉身边时，平静地说：“老乡，买卖遭了事，好在屋里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说罢，恶狠狠地瞪了两个白鬼子一眼，挺了挺胸，大踏步走出门去。

程元吉好容易才压住自己想扑上去的心情，目送这伙人走远了，才走进内屋。只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个生病的老太婆——大概是那人的母亲吧——在悲切地啼哭。他难过地摇摇头，把早晨卖菜的钱塞到她的手里，就悄悄地走出来。

程元吉挑着箩筐在大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心像刀绞着似的，又痛楚又惶乱。很明显，接头的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药落到了敌人手里，游击队得不到这批军火的供应了。他脑子里一会儿出现了白匪的法庭，那个亲爱的同志在敌人面前，咬着牙，忍受着种种酷刑。一会儿又想到山上的游击队，他仿佛看见山上的同志们，擦好了明火枪，在那山神庙旁边眼巴巴地等着这批火药。他仿佛又看见一队队的白鬼子，押着我们的同志往城里走，游击队的同志就在山梁上望着，他们因为等不到这些东

西，就用仅有的那几支快枪，亮着梭镖，冲向押送受难同志的白鬼子的队伍，而后，战斗失利了，同志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了，那些受难的同志和群众又被押进了敌人的牢房……而这，都是因为火药没有送到的缘故。想着、走着，“吧嗒”一声，箩筐撞到一个水果摊上了，他才惊醒过来。

程元吉连忙走到路边上，找了块石阶坐下来，点上一锅烟吸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必须想出办法，做出决定，但是怎么也想不出。他深深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多么孤单，要是有个人商量一下有多好啊！他不由得又回想到刚才见到的那个接头的同志，从他的面貌、表情一直想到他说的话……

“对了！”程元吉仔细揣想了接头同志最后的话以后，不由得两手一拍叫出声来，倒把身旁一个晒太阳打瞌睡的老头吓了一跳。

他又把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一点儿也不会错：“屋里有面”就是说城里还能买得到黑药，剩下的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就是自己设法弄钱来买！他连忙起身，在城里转了一圈，跑了几家猎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听了一下价钱，就动身回家了。

一进家门，老婆望着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担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程元吉且不答她的话，反问她：“咱的米还有多少？”

“还有二百来斤吧！”

“装米箩，我要卖了它！”程元吉说罢，又抓了把石子在地上摆弄着算起账来。

老婆懂得他这说一不二的脾气，就动手装米。一边装，一边忍不住问道：“什么事用钱这么急？卖了以后大人小孩吃啥呀？”

“少啰唆！床底下有南瓜，地窖里有红薯，还能饿着！”他又计算了一阵。算完了，他双手抱着头，发起愁来：就是卖了米，钱也还差得多呀，再从哪里弄钱呢？他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想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但是可怜，这个遭到白匪洗劫的家，除了一张破旧的木床，一卷破得像麻袋似的铺盖，一口锅，几个瓦盆以外，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走着、看着、想着，眼睛慢慢地在屋角里那只旧箱子上停下来。他呆呆望了一阵，蓦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就这么办！”说完，他走到老婆跟前，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放软了口气说：“兰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那块地卖掉！”

“卖地？”老婆很少听到丈夫用这样柔和的口气说话，猛一听，不觉有点奇怪；但等听完了，又大吃一惊。

“是啊，要卖掉！”程元吉说，“不瞒你，我用钱给山上置办东西。咱们，卖了地再租点地种，我多打几个长工，你多做点针线，还能过得去；可山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没有说什么。她懂得丈夫的心，也知道这事果真要紧，她不声不响地拉过箱子，找出那张地契来，交给丈夫，却不禁流下泪来——她心痛自己这点唯一的家产呀。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点地，甚至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难同志的事来，显得太微小了。他伸手接过地契，望了女儿一眼，安慰地说：“算啦，想开些吧！多想想共产党和红军给咱的好处。咱们吃点苦，将来革命成功了，多少穷苦人的福都享不尽哪！”

经过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萧家地主的手里。虽然价钱差得多，但程元吉也顾不上那许多了。他带上这笔钱，第二天一早又进了城。自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少不了又费了些劲：对这家店说要打猎，对那家店说要做爆竹，好容易凑集了十来斤黑药，和一些黄药。剩下几个钱，又买了一点儿医药。

傍晚，他找个僻静地方，把这些东西装到粪桶里，上面隔着油纸盖上层干粪。他的身份掩护了他。他混过城门岗的盘查，出了城，一气就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小小的破山神庙里挤满了人，正像程元吉想象的一样，人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呢。队长、政委焦急地在庙门外走来走去。大家一见程元吉来了，连忙迎上去。政委接过药包，高兴地拍着程元吉的肩膀说：“老乡，真得谢谢你呀！”

“嗳，算啦，自己人嘛，说这干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瞒过去的，但想起了接头站遭到破坏的事，就说，“只是那个接头的地方再也别去人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谈了谈。

队长、政委和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政委紧紧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动地说：“好老乡！你这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为难地说，“只是我们一时没法报答你。这样办吧！”他摸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借着电筒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今借到灵田村程元吉老乡火药十六斤，药品一部。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 柳笙
政委 吴功强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政委写完，交给支队长看了一下，盖上了图章，递给程元吉说：“请你把这个保存着，等以后局面打开了，我们再照价偿还你！”

看着这张纸条，程元吉的眼里忽地涌出一股泪水，他仿佛觉得心要跳出来。眼前的情景又使他回想到三年前另一张纸条的事了——这些人，为了劳苦群众的事，奋不顾身，可是当需要群众的帮助的时候，却是这样斤斤计较、分毫不爽啊。他用颤抖的手接过了纸条，说：“好，我收下。等你们，不，等我们胜利了以后再说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同志的确没有忘记这个生活在荒凉残破的山村里的农民，他们关心着程元吉一家的生活，也把一件件的革命工作交给了他。而程元吉也总是豁上身家性命，来为革命工作。

可惜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这里的游击队向新的地区转移了，后来他们又和别的游击队合编成新四军，一直开往抗日的最前线。从此，程元吉和自己的队伍又断了联系。

四

竹林茬出了新笋，茶树绽开了嫩芽，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武夷山区。

程元吉领着女儿兰子，到她的外婆家帮忙采收了第一季早茶，就赶着往家走。

在红军游击队走后的几年里，程元吉是咬着牙熬过来的。他老婆得病去世了，他拉扯着年幼的女儿，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这艰苦的折磨，使这个年近半百的老人更加苍老、衰弱了，他留起了花白的胡子，他的背也微微驼了些，甚至走这山路也磕磕绊绊，跟不上脚了。他索性放慢了脚步，仔细地看起山景来。这条荒僻的小路上，几乎每一棵树、每一块山石他都熟悉。红军在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踏着这条小道去支援前线；后来他也曾走过这里去秘密地送过信。而那心爱的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就是踏着这条小路走上抗日前线的。红军，什么时候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到这里来呢？

兰子紧紧地跟在爹的身后。就像一棵翠绿的新竹一样，几年来，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还带点孩子气，有时候，会连蹦带跳地跑到爹爹的前面，手里拿枝柳条，抽打着路旁的茅草芽儿，口里哼着山歌。跑跳了一阵，她等着爹爹走上来，便凑到跟前，小声地问：“爹，你又想红军了？”几年来的生活里，她已经很熟悉地从爹的神情上看出他的心事。

“嗯！”程元吉点点头。

“你老讲红军，红军，可是红军是些什么样的人哪？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红军在打日本鬼子哪，打完了就回来……”

爷儿俩边走边谈，又走了一程，刚刚翻上一架山梁，忽然兰子拉了父亲一把：“爹，有人。”他抬头一看，望见远处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眼角还不停地往他们这边瞟。程元吉认出那正是本保的保长萧魁五，另一个是他的狗腿子。这家伙在红军撤走时，就回乡了，当上了“业主团”团长、保安队长，夺田、倒算、杀害革命群众，无恶不作。抗战爆发，红军游击队出征以后，他又当上了保长。程元吉恨透了这个家伙。现在从他那醉醺醺的神态和淫邪的笑声里，又觉出这家伙一定不怀好意，不由得下意识地看了女儿一眼；兰子也意识到了什么，手攥着

拳头。这时，那两个家伙已经赶上来。萧魁五拉下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脸孔说：“老吉，抗战救国你该懂得，你的那笔壮丁费该缴了吧？”

程元吉瞪了他一眼，没有搭腔。

“哼，你这块红骨头，没砸烂你就是便宜！这笔账现在就要算，没养儿子拿女儿顶上！”那家伙喷出一股酒气，转身向狗腿子喊了声：“动手！”就向兰子扑去。

兰子一步跳到崖边，对着萧魁五狠狠地说：“你敢再往前走！我跳下去，也要把你这狗东西拖下去！”

程元吉觉得血一直往上涌，他毫不迟疑地弯腰搬起了一块石头，蓦地举过了头顶，要朝萧魁五砸去。“不许动！”狗腿子的一支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胸膛。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突然，唰的一声，一块石头飞过来，正砸在狗腿子的头上，那家伙哼了一声倒下了。接着道旁山石后面的树丛里跳下一个人，一脚踩住狗腿子的手腕，把枪夺到了手。

萧魁五早吓愣了，等他想起拔腿逃跑，一颗子弹把他的脑袋打得开了花。

那人把这些都做完了，从容地吹了吹枪口里吐出的硝烟，爱惜地把枪放在手里掂了掂，又用大拇指推上了保险机。这工夫，程元吉才仔细看了看那人。那人蛮年轻，看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穿着一身满绽开棉絮的灰军装，头发老长，几乎盖住了耳朵，脸颊瘦得深深地陷下去，由于失血而显得苍白。特别使程元吉注意的是那人左臂整个吊在脖颈上，肩胛处用一块破布包着，大概是受了伤，暗黑色的血渍夹杂着灰土粘在布上。而且可以看出，由于刚才的剧烈活动，伤口疼得厉害，他正咬牙忍耐着，他那雪白的前额上渗出了一粒粒的汗珠。程元吉一时判断不出这是个什么人，他以掩饰不住的惊奇的语气问：“你是……”

“是新四军！红军！”那人笑了笑，把枪插在左肋下，伸手指了指两个坏家伙的尸体，“来，‘红骨头’老乡，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先离开这是非地以后再说。”

听说是红军，程元吉和兰子姑娘都兴奋起来了。他们爷儿俩帮着这个年轻的战士把尸体抬到路旁远处的树丛里藏好，又把路上的血迹收拾了一下，三个人就偷偷溜进了一片茶林。

在这僻静的茶林里，青年战士详细地谈了他的来历。他名叫齐胜，原来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皖南事变”时因为战斗中被手榴弹震昏了，落到了敌人的手里。随后被押运到江西，准备关进集中营。就在运送的路上，他们几个人打倒了押送兵逃跑了。在逃出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

打伤，他只好带伤沿着山林没人处乱走，东走西转，来到了这里。他正要下到山沟里找水喝，刚巧碰上了保长行凶。

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听到了自己队伍的消息，程元吉又兴奋又激动。他不停地询问着红军的一切。谈着谈着，不觉太阳落山了。直到女儿提醒，程元吉才想起他们还在荒野的山林里，他抱歉地对齐胜说：“你看，只顾说话了。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到江北去，找自己的队伍去！”齐胜说。

程元吉说：“你这样满山乱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你伤得这么厉害，走这样远的路，怕也受不住。我看倒不如先到我家躲躲，养养伤。等伤好了再想办法。”

齐胜寻思了一会儿，也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就同意留下来。等天黑定了，程元吉和女儿搀扶着齐胜，回到了家里。

从此，程元吉家里就暗地里增添了一个客人。他在房后竹园深处的一堆稻草里给齐胜安置了一个住处。白天，齐胜就在草垛里躲着；程元吉出去给人做工、贩卖青菜，家里有兰子姑娘照顾着齐胜吃饭、喝水。夜里人静了之后，齐胜就偷偷地出来，洗洗伤口，和程元吉爷儿俩谈谈，和老人睡在一起。

开始，因为保长的死，风声还紧了一阵，不久就平静下去了。在这些日子里，程元吉不管白天做工多么劳累，晚上都要和齐胜闲谈，而且总是齐胜催过几次才肯睡下。兰子姑娘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听到爹爹说过红军的许多事情，红军，在这个姑娘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现在，果然见到红军的人了。她像照顾自己的兄弟一样照料着齐胜的饮食和伤势，并且一有空闲的时候，也像爹爹一样仔仔细细地问起新四军部队的情况，特别是女战士们的生活。

程元吉家里自从红军游击队走后，六七年来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样欢快过。但是有一件事却使程元吉着实发愁：原来齐胜的伤擦着了骨头，住在这里，没有药治，只能用点盐水洗洗，伤口总不见好；这几天伤口有些红肿，人也发起烧来；想买点药吧，自己没病没灾的，又怕引起人们怀疑。而且因为几天没找到工作，吃粮也快完了。他们爷儿俩掺粗夹杂省出米来，怕也支持不下来了。

这天晚上，齐胜突然发起了高烧，程元吉急得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刚放亮，程元吉把女儿喊醒，悄声地说：“我看齐同志的伤是非治不可了，我想把他送到城里去请大夫瞧瞧。”

“那……叫人看见了怎么办？”姑娘惊异地问。

“我就说他刚从南洋回来，因为不摸这里情形，叫民团放哨的打伤

了。就是他的身份……”程元吉沉吟了一下，说，“这就要你帮一手了。你梳个髻吧！”

姑娘红着脸，会意地点了点头。

程元吉也笑着说：“好，快去打扮吧，咱这就走，爹先借钱去。”

“爹，这不是钱吗！”说着，兰子把母亲留给她的一支银簪子递给了程元吉。

趁着早晨的雾气，程元吉背着齐胜，和女儿一块偷偷地溜出了村子，赶进了城。兰姑娘的装扮变得完全像个青年妇人了。这个装扮掩护了齐胜，他们顺利地骗过了保安团的哨卡，在城里找到一个药房。医生给齐胜看了伤，程元吉又买了治外伤用的药品和一些粮食、补品，姑娘也仔细打听了对伤者的护理方法。

有药医治着，有东西调养着，齐胜的伤势很快好起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伤口已经长平了，身体也补养得强壮了些。这天晚上在闲谈的时候，齐胜吞吞吐吐地说出要走的意思。

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齐胜该走的事，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队伍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只是打发他上路的事还没准备好，而且住久了，猛然分别也有些舍不得；更重要的是最近程元吉有了一个打算，正在谋虑着，还没拿定主意。现在齐胜提出来了，他就说：“急什么，再过两天，等身子壮实了再说。”

这以后的几天里，程元吉一直在忙碌着，赶着给人做了几个工，还借故出了趟远门，好像把齐胜走的事忘了。这天，程元吉搞来了一些米，交给女儿，让她全部做成打糕，还特地打来了半斤老酒。晚上，他把齐胜和女儿叫在一起，喝完了一杯酒，说：“齐同志，你要走，我也不打算留你了，要走，就趁今天夜里走吧！路，我已经探听好了：从这里往东北走，过松霞岭往正北，听说那块儿日本人要来，白军早窜了，趁这兵荒马乱的劲，走起来方便些。”

说完，程元吉又拿过准备好的干粮和一个纸包，递给齐胜说：“这些东西你带上，路上吃；钱没有多少，带在身边，急用的时候花。”

齐胜默默地接过干粮，却把钱递回去，感激地说：“阿叔，这些日子，多亏你老救了我。这恩情也实在难以报答，只好日后再说。这干粮我带上；你老和兰妹过生活不容易，这钱还是你们留着用吧！”

“齐同志，看你说到哪儿去啦？你说我救了你，又是谁救了我？咱的军队和我是一条命哪！至于说到我爷儿俩的生活，这，我还有话要说。”说到这里，程元吉猛地一仰脖子喝完了最后一杯酒，抓住女儿的手说，“孩子，那天我问你愿不愿去参加自己的队伍，你说愿意！现在爹已

拿定主意，机会难得，你就跟齐同志一块走吧！”

虽然，兰子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是没想到爹会这样突然地就决定了。她沉默了半晌，才动情地喊了声：“爹！”

“别担心我，你爹的骨头硬着哪，我总能苦熬苦撑着等你们回来！”程元吉把钱交给女儿，慈祥的语气里含着严厉和果断。说罢，看见齐胜脸上有为难的神色，又说：“齐同志，这事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为革命嘛，有东西出东西，有人力出人力！再说那天的事你也看到了，这样的世道，女儿大了我也不放心；跟上你去干革命，一来自己队伍里多个人手，二来我也了了一桩心事。再说，你们俩路上互相招呼、互相掩护着，也少遭点凶险。”

这些日子相处，齐胜也摸到了老人说到做到的脾气，而且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革命，这也是这个革命老人的心愿。想了一下，就说：“既然你老人家决定了，我一定好好把兰妹妹带给咱们的新四军。只是，阿叔，我怎样来答谢你呢？”

“咳，”程元吉打断了他的话，“为了革命，这算得了什么？告诉你，我程老三这颗心算红透了！”说着，他又拿出了他那珍藏很久的两张纸条递给齐胜。

看着这两张纸条，齐胜更加激动起来：这位革命老人在这么长的日子里，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和共产党和红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啊！

深夜，程元吉把齐胜和自己的女儿送出了村，送上了向东北的小路。在朦胧的月色里，这两个青年人告别了老人，踏着细碎的星光，奔向北方，奔向长江，奔向抗日前线去了。

程元吉目送两个亲人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抹去脸颊上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泪水，回到自己的竹寮里。刚刚坐下来，他看见油灯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齐胜留下的。那上面写着：

新四军主力部队，游击部队或革命政权的同志们：

我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负伤，多亏崇安县灵田村程元吉老人收留疗养，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伤愈归队。因我当时无力将医疗、饮食费用偿还这位老人，故留此信。请同志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此信后，随时照顾这位革命老人，并望按一个革命军人应得的口粮，依上述日期偿还程元吉为盼。

新四军×部排长 齐胜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程元吉把这张纸条仔细地读了两遍，小心地折起来，把它和另外两张纸条放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抚摸着它们。由于感情过于激动，他

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了……

尾声

傍晚时分，程元吉老大爷向我说完了这三张纸条的来历。他把三张纸条连同我写的那张借据一道，小心地收藏起来，送我出了竹门。走着，他抓住我的手，按到自己的胸前，像是开玩笑而又带些责备地对我说：“小伙子，看你又找斗又拿秤的，你能称出我老头子的心是几斗几斤吗？”

走出好远，我还能听见他那爽朗的满足的笑声。

这天晚上，我躺在露营地——一棵大树底下，久久不能入睡。白天的事和这三张纸条的故事深深触动着我。不，这不是几张纸条，是人民与自己军队亲密关系的辉煌的诗篇；这不是程元吉一个人，是全国革命农民的崇高形象！

就带着这个三张纸条的故事，我来到了祖国的海防。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革命老人；每当有空的时候，我就和同志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故事。他，它们，给了我力量，鼓舞着我前进，教导我更热爱人民！

也许同志们还要问：程元吉老大爷现在怎样了？这我也说不真。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去南京开会的时候，我路过他的家，看望过他。他已经当了村的农会主席，土改中又分得了土地，政府还为他重盖了房子。他还是那么健壮，而且更有精神了。他告诉我，齐胜现在已经是某部的团长，参加志愿军到过朝鲜，现在正在哪个学校学习。他的女儿兰姑娘也当了某军后勤的卫生队长了。他俩在过去艰苦生活和战斗中产生了爱情，在一九四九年结了婚，生了小孩，不久前一道回家看望过他。谈到那几张纸条，他说，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初，政府已经按照纸条的数字加一倍还给了他。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用，一部分献给政府救济灾民，一部分做了抗美援朝捐献，给志愿军同志买了飞机大炮了。于是，这四张纸条又变成了一张——抗美援朝捐献的证明。

现在，事情又过了几年，谁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他的身体该还好吧？头上的白发该更多了些吧？或许脊背也更驼了？但是，我仿佛还能看见他那精神奕奕的眼睛，听到他那开朗的笑声。也许，他已经在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里担任个监察委员——这差事对他挺合适——在为公共财产而操心；也许，正坐在充满阳光的敞亮的房子里，带着慈祥的微

笑，看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的照片，又对着绕膝的孩童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经过了。

1955年11月5日

小游击队员

这是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事。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蔡溪的回乡地主、民团闹得很凶，收租，夺田，杀害革命群众，甚至把我们的革命家属也弄到外地去贩卖，欠下了人民好大的一笔血债。特别是自从那里驻上了白匪李玉堂第三师的一个排以后，白鬼子更加猖狂，“业主团”团长孙逊轩还扬出话来：“石头过刀，人要换种。”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我们游击队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消灭这一股匪徒。这样，不但可以壮大红军游击队的声势，而且能解决一部分武器弹药的问题。

当时，就我们的力量来说，这就算打大仗了。敌人防备得很严，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隔不远就是一座炮楼，强攻硬打是不行的，所以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才好动手。

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这个侦察班长的身上了。

从我们游击队住的山上到蔡溪足有七十里路，我天不亮就动身，绕着荒僻无人的山林小道往蔡溪方向走。因为山路不好走，又加上在山上待的时间长了，吃不饱、睡不好，身子有些虚，走了约莫四十多里路，就气喘汗流，迈不动步了。看看天色还没有过午，便决定先找个地方歇歇。正好，前面不远有一座破山神庙，我奔了过去，四下里瞅了一眼，看着没人，推开破庙门，一步闯进去。也怪我大意，经的风险多了，凡事总有点不大在乎。谁知这一下子可碰上事了：山神像前的台阶上坐着一大堆人，清一色的灰皮都是白匪保安团的兵。当中几个家伙正在推牌九呢，迎门坐的一个，歪戴着帽子，嘴角上叼根烟卷，两手捧着黑黑的两张骨牌，眼睛瞪得有牛眼大，正喊着：“粗！”

这些家伙大概猜到我的来路，一个个都慌了，有的赶快抢钱，有的往起站，有的忙着抄家伙。我一看这阵势，知道混不过去了，索性干个痛快，便伸手拔出驳壳枪来，朝着人密的地方猛扫了一条子，然后回身蹿出庙门，一边换着弹夹，一边就往荒山里跑。

跑出了约莫一里多路，后面白鬼子追上来了，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打得树叶子扑啦扑啦直往下掉，打得石头一阵阵冒白烟。眼看

追得是越来越近了，我刚想停下来顶他们一阵，忽然觉得左臂一热，顿时眼前发花，腿也软了，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坏了，负伤了。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让你们抓了活的！我把枪往腰里一插，伸手捂住伤口，又紧跑了几步，望着一个崖头，一侧身子栽下去。只觉得身子底下被石块狠狠地垫了一下，接着就沿山坡直滚下去。

开始，树枝划脸、石块碰腰，还觉得痛；后来只觉得天旋地转，不知滚了多久，身子猛一震，才停住了。我定了定神，睁开眼一看，原来被一丛小树挡住了。拨开树枝往下看，离沟底不远；往上看，上面是约有二三百米高的一片山坡，再往上是一段笔陡的崖头，因为被这块山崖挡着，看不见什么，只听见白鬼子在上面嗷嗷乱叫。

我把枪擎在手里，在树丛里卧倒，心想：反正是跑不了啦，你敢下来，就干掉你！这时，身后树枝子忽然唰啦唰啦一阵响。我一惊，连忙掉转身，用枪指着树丛，低声喊了声："谁！"

"叔叔，是我呀！"随后，树丛被拨开了，一个小孩的脑袋钻进来。这是个男孩子，大约有十二三岁，又黑又瘦的小脸上，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头发有二寸来长，乱蓬蓬的，活像个喜鹊窠。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乱转。他挤过树丛，一步抢过来，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急忙忙地说："快走，叔叔，白鬼子快下来了！"

还没等我答话，他就把我受伤的左臂搭在他的肩上。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便借着他的扶助，跟他绕过树丛，踏着山石、树根，往山沟底走。碰到难走的地方，我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他挺着脖梗，吃劲地搀着我。在快到沟底的时候，小孩子一脚踏上了块活石头，石头一滚，他噗的一声摔倒了，我身子一闪，也随着他滑下去，刚巧跌在他身上。我心里一阵难过，连忙伸手去扶他，他却一骨碌爬起来，吓得小脸焦黄，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叔叔，摔坏了吧！"我忙说："没有，倒把你压坏了。"我又摸着他脑门儿上碰起的一个大包说，"到沟底了，我自己走就行了！"他摇摇头不说话，只顾架着我又往前走。

他像走熟路似的，架着我跨过一道小溪，钻进了一大片蓊郁的竹林，在竹林深处的一片荒草丛里停下来。这里看样子是他睡觉的地方，像小狗窝一样铺着一摊软草，旁边还放着一把破镰刀，一个没吃完的木瓜。他扶着我躺在软草上，说："叔叔，你在这里藏着，白鬼子不会看见你的！"我只好躺下来。因为刚才一路紧赶，刚刚凝住的伤口又绽开了，血像小泉一样冒出来。我正想找点什么包扎一下，只听得嗤的一声，他已经齐齐地撕下自己的一条裤腿，动手帮我包起来。他一面包扎着，一

面抓过那个木瓜壳来接着透过布层滴下来的血。我好奇地问他：“你接这个干什么？”

他一本正经地说：“听我妈说，人血是好东西。你淌了那么多血，把这吃下去，能再长出血来，那就不要紧了。”

“傻孩子，你几时见过吃这个的。”我憋不住笑了笑。他歪着头望望我，大概知道我真的不会喝下去，看看手里那半木瓜壳的血，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伤口包好了。我侧耳听听外面，崖头上的敌人还在不住地呼叫。

孩子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眼睛也亮了起来，他急速地眨巴一阵眼皮，歪着小脑袋想了想，猛地站起身，说：“叔叔，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我一把没抓住，他端着手里的木瓜壳，跑开了。跑了几步，又回转来，弯腰扒下我的一只鞋子，说：“叔叔，我拿去用用。你可别走，我一会儿就回来啊！”说着像只小兔子似的钻出竹林，不见了。

孩子的举动太突然了，竟使我不知怎样才好。他干什么去了呢？万一被白鬼子碰上可怎么办？……我越想越不放心。我爬了起来，扶着竹竿走到竹林边上，隐在一丛小树后面，把枪机扳开，向着白鬼子在的地方望着。

太阳偏西了，孩子还不见回来。这工夫，白鬼子看着崖下没有开枪，已经把人一个个用绑腿吊下来，左张右望地走到了山坡上。我的心紧张起来：那孩子哪里去了？我举起了枪。但白鬼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低着头找了一阵，大概是看我压的草印和血迹吧！可是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搜索，甚至连向这边望一眼都没有，却径直往相反的方向走下了沟底。因为被一片小树林挡着，看不见他们在干些什么，难道那个孩子已经躲起来了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挪到一块便于射击的地方，四外一望，真怪，白鬼子们没有在沟底停留，却爬上了对面一个山包，停了一下，又转到山包后面了。

我迟疑地走进了竹林，想在这奇怪的野孩子“家”里待一会儿，如果见不到他，就离开这地方。我刚走到草铺附近，忽然看见一个小草堆在动。走近前一看，是他！他头上顶个草圈，身上挂着一片茅草帘子，像个大刺猬。他眼里噙着泪水，正到处找我呢。见了我，连忙扔掉草帘子跑过来，用责备的口气说：“叔叔，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

我也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赶忙抓住他的一只小手。我望望他，他的模样大变了，衣服被撕破了，脸上、手上划了几道血口子。我奇怪地反问他：“你干什么去了？”

“糊弄鬼嘛！”他说，“我把你的血印子用沙土盖了盖，把你滚下来压

的草扶了扶，又在别的地方照你的样这么一滚……”

他得意地做了个姿势说：“把草压倒了，白鬼就不往这里找你了。”

“多悬乎，要让白鬼看见了……”

“我人小，有草挡着呢，再说，还有这。”他指指脚下那身自制的保护衣，笑着说，“我怕他们找迷了路还要乱搜，就跑到那边小山上去，把你的血洒在显眼的石头上，一直洒到那条沟边，又把一块大石头顺着血线推下去。叔叔，我把你那只鞋也扔在沟边上了，我们在家捉迷藏都是用这办法呢。就是……你穿什么呢……”

我哪里还管什么鞋子。我在想：这会儿工夫，孩子办了多么大的事啊。我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问了一句：“你不怕吗？”

他得意地冲我挤挤眼睛说：“怕什么？我还跑到白鬼子面前装着采蘑菇呢！白鬼子问我：‘看到人过去没有？’我说：‘是个穿青布小褂的吗？往那边山梁上跑了。’我躲到一棵大树上看着，白鬼子还真往山那边找去了呢！嘻嘻！”说完，他放声笑了。我望着他那副天真的笑脸，被他这个大胆、聪明的举动激动着，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噎在嗓子眼儿里，一时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待了好久，我才拉住他的手，感激地说：“小兄弟，多亏了你啊！”

我一说这话，他倒有些难为情了，低着头，往我跟前偎了偎，轻轻地摸着我的胳膊，搭讪着把话岔开。他问我：“叔叔，这里还痛不痛？”

我说：“不痛了！”因为止住了血，也真的不痛了。

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你别哄我啦！割茅草不小心把手划道小口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你是红军叔叔，能熬得住就是了！以前我们童子团员给受伤的红军叔叔喂开水，那些叔叔像你一样，伤得那么厉害，连哼都不哼一声。”

“真是不痛！”我笑了笑，憋不住逗了他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是红军？说不定我是坏人呢！”

“不，你是红军，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由得把自己打量了一下，为了侦察方便，我换了便衣，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红军的记号。

“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他很得意地说，“我正在这林子外边的一棵树上摘木瓜吃呢，猛听得枪响，就看见那一大群白鬼子追你。我可不傻，白鬼子那样的坏家伙，追着打的人还能是坏人？”

“可也不一定是红军呀！”我故意地说，心里却很为这孩子的机灵高兴。

“你有枪呀，老百姓还能有枪？我看你一回枪，白鬼子就倒下了两三

个，我真高兴极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说我怎样从崖上栽下来，他怎样跑过去……听他讲着，我眼里仿佛看见这个瘦骨伶仃的孩子，为了救一个他心目中的好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敌人鼻子底下去的情景。

他又说：“以前，在我家里住着很多红军，他们真好，领着我摸雀子，教我识字，给我讲故事，还用子弹壳儿给我做了支小手枪哪。”说着，他又调皮地眨眨眼睛，用小指头戳着我的额角说，“你是红军叔叔，瞒不了我，看，你这儿还是白的呢。以前那些红军叔叔们也是这样，他们说是戴八角帽太久了，太阳晒不到这里。你也戴八角帽是不是，叔叔？”

经他一说，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怪我粗心，化装的时候，倒把这地方忘了。这孩子可真机灵啊！我不由得也哈哈笑起来。谁知一笑干燥的嘴唇绽开了，血流了出来，我连忙用舌尖舔了舔。

他望了望我的动作，忽然想起什么，说：“叔叔，你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点水喝！”

“不，受了伤以后喝水不好。”

他愣愣地望了我一会儿，又问：“吃果子呢？”

他看我没有反对，忙轻轻地扶我躺在不知什么时候捆好的一捆茅草上，一弓腰钻进草里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从草丛里钻出来，兜着一大堆杨梅。他把杨梅倒在草上，挑了几个自己尝了尝，然后拣出肥大的，摘净上面的草刺，很仔细地填进我的嘴里。甜甜的带点酸味的杨梅汁顺着我的嗓子眼儿流进肚里，真好吃啊！

等我吃了几颗杨梅以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芭蕉叶包包递给我：“叔叔，你一定饿了，吃点肉吧！”

“吃肉？”这倒把我弄糊涂了：在这深山里，一个小孩子能弄到什么肉？我惊奇地接过那个包包，打开一看，是两只烧熟了的鸟雏儿，有一只已经撕去了一半，大概是孩子自己吃掉了，那鸟雏的毛也没择干净，烧得生一块熟一块，但却散发着扑鼻的香味。

孩子见我没吃，以为我嫌不好吃呢，就说：“叔叔，这是我昨天才从树上摸下来的，很新鲜。要是有点盐巴蘸着，才好吃呢。”说着，动手撕下一块大腿肉送到我的嘴边。

我口里噙着鸟肉，眼里却噙着泪，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这是多么好心的一个孩子呀！可是刚才一阵忙乱，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来历呢，我问：“你怎么跑到这大山里来啦？”

“找红军游击队！”他回答得很干脆。

“找游击队干什么？”

“当红军！”

“怎么只你一个人，你爹妈呢？”

他怔了一刹，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抽抽噎噎地说：“爹，妈，没有了……红军叔叔，替我报仇啊！”说着呜呜地哭起来。我慌忙抱住他，摸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安慰他说：“小兄弟，有什么事对我说好了，我一定帮助你！”

他慢慢止住了哭声，伏在我的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这孩子姓陈，叫樟伢子，家住在离蔡溪不远的松茂。今年春天，他父亲掩护了一个从长征路上回来的红军伤员，后来被白鬼子发现了。那个伤员一脚踢倒了个白鬼，当时就牺牲了。他的父母就被蔡溪的孙逊轩抓了去。当时他在外边玩，被邻居李大妈藏起来，才没被抓去。他父亲被打断了肋骨；母亲也被折磨得半死，第二天，就被拉到村外，当着村里群众的面杀害了。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得到这个消息，就在半夜里，偷偷逃进深山，来找红军。

“我跑了一个多月，山山洼洼都跑遍了，也没见到一个红军叔叔！累了，就在茅草里睡觉，渴了，喝点泉水，饿了，就摘点野果子或是上树掏个鸟雏、雀蛋烧烧吃。我下了狠心，找不到红军，我也不回去！我要给我爹妈报仇！”

山风掠过竹林梢头，簌簌作响，这响声和孩子的倾诉一道从我的心上爬过，我觉得我的心在紧缩，眼睛也不知什么时候潮湿了。一直到孩子讲完了，我仍然紧紧地抓着孩子的手。我没说什么。安慰他吗？有什么话能够给他安慰呢？最好的安慰，是打下蔡溪，给孩子、给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我轻轻地抹去了他脸上的泪珠，轻声地但又是果断地说：

“小兄弟，我们游击队这就要打蔡溪，给你的爹妈报仇了！”

“真的？”孩子蓦地昂起头，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他把小拳头捏得紧紧地说，“叔叔，带我到游击队去吧，我也当个红军，杀白鬼子！”

我望着他那刚毅的神色，心想：现在不能带他到游击队去，但也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荒山野洼里，倒不如带上他，既失落不了，也是个帮手。我向他点点头，说：“好，我带上你，不过不是上游击队，是到你的家乡去，到蔡溪……”

话还没说完，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了，猛地挣开我的手，惊讶地又带些敌意地望着我。

我知道他是误会了，忙说：“小傻瓜，你看我为什么不穿红军衣服？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侦察，懂不懂？你跟我一道，偷偷地到蔡溪去，看看白鬼子的虚实，把情况报告给游击队，然后……”我把手一张，做了个消灭的姿势，“懂吗？”

他高兴地嚷道：“懂了懂了！”停了一会儿，又怯生生地问：

“你受了伤怎么能走！”

我说：“我刚才不是走过吗？来，你扶我起来，再走走试试。”

他顺从地把脑袋钻到我的腋下，我慢慢立起身，扶着他试着走了几步，行，伤口虽然有点疼，但腿脚还是灵便的。我说：“好，小同志，动手准备吧！弄根竹杖，弄点树皮，弄根绳子来。”

不多会儿，我用木棉树皮扭成了一条粗壮的绳子，围在腰里，又打了双草鞋穿上，拄着竹杖站起来，把枪拎在手里。

看看收拾停当，他又像只小猫一样，爬上一棵又高又大的竹子，在梢头向四下里望了望，然后迅速地滑下来，架起我的胳膊，说：“叔叔，没有人，走吧！”

这二十多里路，我们足足走了四五个钟头。每走一段，樟伢子就爬到高处或者攀上树梢，看看动静。走平些的路时，我拄着竹杖；爬山时，樟伢子架着我；碰到崖头，他先爬到上面，把木棉皮绳子拴牢，再托着我攀上去。我的伤口虽然一阵阵钻心地疼，但有樟伢子尽心竭力地照顾着，也能挨得过去。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到了蔡溪，月亮已经升起老高了。

我们在山坳里把自己身上又收拾了一下，樟伢子还特地又把我的伤口包了包。临下山坡，我告诉他应该注意的事，嘱咐他：“樟伢子，要是碰上倒霉事，我掩护你，你就赶快跑。”

“我不！”他把嘴一噘，“我要跟你在一块！”

我说：“你不是要当游击队员吗？红军游击队是有纪律的，你这也不，那也不，哪能当游击队员呢？”

他慌了，连忙拉住我的胳膊说：“我听话，叔叔。只要能当个游击队员，你叫我干啥我干啥！”

“对，这还差不多。”我笑笑说。

我俩偷偷地下了山坡，钻进一大片甘蔗田里，顺着地垄，一步步靠近了蔡溪庄。我爬到地头上观察起来。也算我们好运气，旧历六月十二三的月亮，把敌人的工事照得清清楚楚的：两人多高的围墙，墙上隔不远一个小岗楼，岗楼上还有白鬼子来回走动；围墙下面是一道壕沟，沟外边还拉了一道铁丝网。透过围墙垛口，还可以看到村里的大树和几处

楼房的房顶。我找着北极星，判断了一下方位，决定画一张地图。我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铅笔头和几小张麻纸。糟糕！纸被血一湿，揉成黏黏的一团了。这可怎么办？我正焦急地浑身搜摸，想再找出点纸头来，樟伢子伸过头，嘴巴贴在我耳朵上："怎么啦，叔叔？"

"想画张地图，纸坏了。"

"我有，你看这行不？"略停了一会儿，他说。接着把那一只裤脚撕开，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我家遭事的时候，大妈看我人小不显眼，让我藏着的。"

我接过来，映着从甘蔗梢头射进来的稀疏的月光，模糊看出那是张打土豪分田地时候发给农民的"耕田证"。我心里不由得一热，也顾不得细看，就翻转来在上面画起来，画好了地形，标上了记号。

我俩借着甘蔗田和香蕉园子的掩护，从北面到南面，绕村子看了个遍。三星还没到中天，我们就把外部的地形看完了，甚至连从哪个方向攻，从哪里运送部队，我也都谋划好了，画到了图上。现在，只要看看壕沟里有没有水，有多深就行了，可是那铁丝网空隙怎么爬得过去？我想起樟伢子，就拉了他一把，说："你去办一件事好不好？"他立刻应道："好啊！"这一来，我倒又犹豫起来了：在这明光光的月亮底下，通过毫无遮蔽的空地，去钻铁丝网，万一暴露了目标可怎么办？越想越下不了决心。樟伢子急了，扳着我的肩膀追问道："快说呀，叔叔。"我说："你去看看那壕里水有多深，不过要当心，别叫白鬼子看见！"他一边高兴地说："我去，我去！"一边就往前爬。我一把拉住他，劈了几个甘蔗叶子，扎了个大草圈，四周插上甘蔗梢子，给他戴上，把我的竹杖递给他。趁着一阵风来，我把他轻轻一推，孩子蹿出地头，平地一躺，一溜风地向沟沿滚过去，他那个轻快劲，真像被风吹起的一个草团团，神不知鬼不觉地靠上了铁丝网。我在地头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好，钻进去了；好，爬到沟沿上了；好，下沟了……

就在这时，在他爬去的方向，"唰啦啦"传来了一阵响声。这响声并不大，却震得我的心扑腾腾地跳起来。他大概一脚踏到虚土上，顺着沟边滑下去，带起的土块唰唰地响着，滚进了水里。岗楼上敌人的哨兵听到了声音，乱咋呼起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吓得满头是汗，抓起枪，刚要起身爬过去营救他，忽听得沟底里"汪，汪汪"传出了几声狗叫。我听得出这是樟伢子干的，但他叫得那么像，把白鬼子的哨兵倒骗过了。大概南面的沟沿背阴，他们也看不清吧，哨兵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我却从心里笑了：好聪明的孩子呀！

哪知道事情并没有过去，他这一来，倒把真狗也撩醒了。村里村头

的狗，一只，两只，十几只……接连不断地叫起来，有两只野狗竟然直奔樟伢子待的那地方狂咬起来。这下子使得白鬼子也警觉了，两三支手电一齐往壕沟里打过来。我望见一个家伙趴到围墙上，探出半截身子，喊了声："有人下到沟底了！"枪栓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樟伢子终于被发觉了。绝不能让孩子受伤害！我顺手举起枪，对着那家伙的脑袋扣了扳机。那家伙枪还没扣，就连人带枪一齐栽下墙来。接着，我看见樟伢子钻出铁丝网，往我这里跑过来。敌人的枪也向着我们待的地方射击了。

我也忘了伤口疼了，抓住他的胳膊往前推着拥着，用身子挡着他，顺着甘蔗垄就跑。没跑多远，我听见围门"当啷"一声打开了，敌人出动了。

我拉着樟伢子一气跑到一条土沟里，直觉得伤口像烙铁烙着似的，浑身发虚，再也跑不动了。我把他拉到脸前，把画好的地图塞到他手里，急促地说："走，赶快把它送给游击队。"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我不！……"

我声调十分严厉地说："干什么！又说这话？樟伢子，听班长的命令！"我压低了声音，告诉他，"一直往东走，跑到斜井山底下，到沙子圳去，找到一个卖油茶的姓冯的老头，把地图交给他，你说侦察班长黄光亭要他把你送上山去。见了支队长，你把你看到的壕沟的情况报告给他，别的，这地图上面写清楚了。记住，无论如何要送到！"

我看他还有些舍不得，我心里也升腾起一股疼爱的感情，我把他拉到跟前，脸贴脸亲了亲他，说："好孩子，听叔叔的话，到山上好好干，好好学习！给你爹妈报仇，也替我报仇！"

他像痴了似的，没有说什么，擦着眼泪把我的伤口摸了摸，把地图往裤腰里一掖，顺着沟撒腿就跑了。

我把最后一条子弹压进弹槽，伏在沟沿上射击起来，我尽量把敌人的注意力往我这边引，敌人也毫不放松地往我这里逼近。我一连打出了八发子弹，撂倒了三个敌人，这工夫，我估计樟伢子能钻进山了。我又打倒了扑上来的一个白鬼子，然后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我的手指刚触到枪机，只觉得后脑重重地挨了一击，轰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被一桶冷水泼醒时，我发现两臂被紧紧地捆着，躺在监牢里。

在这个黑暗的土楼里，我整整被关了三天。这三天里，我受到了一个革命战士落到敌人手里以后可能受到的一切折磨。我身上已经被打得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血块把衣服都粘住了，肋骨被

打断了一根；原来胳膊上的伤口也发炎化脓了。在这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勉强爬起来，倚在唯一的小窗口上，望望远处的山峰，吸几口新鲜空气。现在，痛苦、死亡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只是担心一件事：樟伢子是不是找到了游击队？情报是不是送到了？另外，我又想起，前天他们审讯我的时候，我发现孙逊轩家大门前突出两个角楼来，上面还有一挺花机关，这是我的地图上没有的；同志们在攻击孙家院子的时候，说不定要吃它的亏。要是因为我侦察得不仔细而使同志们受伤亡，我心里怎么得安？

第四天的上午，我照例又倚到窗子上，猛然，我吃了一惊：窗对面一家房檐上趴着一个孩子，正俯下身在掏家雀子，还不时地抬起头往这边张望；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不是别人，正是樟伢子。我俩只隔一条小胡同，几乎伸手就够得着。我看他神情很疲惫，眼皮水肿着。当我俩目光相遇的时候，他高兴得张了张嘴，差点喊出声，脚底一蹭，人也差点从屋顶上掉下来。他脸冲着我，把手向东一指，两手朝我比量了个方块儿，点了点头。

我正要做点表示，哨兵脚步重重地游动过来了。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要他躲开，他却没有动，又弯腰把手插进墙洞里掏雀子了，一面掏着一面尖着嗓子唱起儿歌来：

日头落山莫心慌，
夜里没日有月光，
月亮没哩有星子，
星子落哩大天亮。

他一连唱了两三遍，唱着，还不住地拿眼角瞟我。其实他的意思我早明白了：情报送到了，战斗大概在明天拂晓时进行。我的心事放下了一半，但还有孙家院子的情况呢，我用手向孙家院子指指，又指指哨兵。他惶惑地望着我。我也很苦恼：怎么告诉他呢？我望望被手铐铐住的手腕，想找块破瓦片画给他看。可是找了一转也没找到，再抬头来看，他却不见了。

不一会儿，我又听见他的声音了，原来他已经下到我这牢房门前，在逗弄看守我的那个哨兵。只听他尖着嗓子，对那个哨兵说："你这么一大把钱，都是抢的吧？分给穷人点行不行？"大概那个哨兵正在数钱。我想，这孩子一定要吃苦头了。果然，就听得"啪"的一响，樟伢子挨了一个耳光，紧跟着就听见他骂着："你这个狗东西，还敢打人……"随着喊声，我又听见一阵跑步的声音，哨兵一边追赶，一边扯着喉咙骂："揍死你这个小崽子，把钱给我……"

我心里又是着急又是生气，不知道樟伢子为什么要惹这一场是非，万一叫人抓住，可不坏了大事？我踮起脚跟向窗外望去，只见孩子像只小兔子似的飞快地跑着，随手把钱零零碎碎地扔在后面。那哨兵又想抓住孩子，又舍不得丢了钱；他又得捡地上滚着跳着的铜元，又得抓空中飞舞着的票子。转眼间樟伢子跑出了好长一截路。等哨兵从忙乱中想过来，举枪瞄准的时候，孩子早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我正看着那哨兵手忙脚乱地捡钱呢，猛听见一声低微而又急促的声音："叔叔，有，有什么事，快，快，快告诉我！"

我一扭头，是樟伢子，他刚刚爬上对面的屋顶，累得气还没喘过来呢。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故意调弄白鬼子呀！多聪明的孩子！我顾不得夸奖他，一口气把情况说了说。他压了压气说："队伍已经到了扇子山了，今晚就有人混进来，明天一早干！"

我点点头，又不放心地望望那哨兵，那家伙还在上上下下地忙着捡钱呢。我催促他："这里太危险，你快去报告去吧！"

他没理我，又问："叔叔，他们打你打得厉害吗？"

"不要紧。"我摇摇头。

"你又哄我了！他们一定打你，一定……"刚才他被哨兵打得那个样子，一滴眼泪也没有，现在眼泪却顺着那个小翘鼻子哗哗地流下来。我心情很激动。说真的，我也想和这个可爱的孩子多待一会儿，可是那哨兵已经往这边来了。我只好说："快去！那家伙来了。"

"好！明天早晨我来接你！"他随手摸出两块东西朝我这边窗洞里一扔，又向我留恋地望了一眼，就爬到屋脊背后去了，我低头一看，扔过来的是两个烧红薯。

从白天到天黑，从天黑到半夜，一天过去了。好难熬的一天啊！我简直说不出这一天里想了些什么，一会儿计算着几个钟头以后部队就要打进来，一会儿又怕部队在突破围墙或者攻击孙家大院时吃亏，一会儿又想到坚强、机灵、救过自己的性命的樟伢子……鸡叫的时候，我的伤口又发作了，头晕眼黑，我不得不躺下来。刚躺好，"轰！轰！轰！"几颗手榴弹在南面爆炸了，接着枪声就在村子里响起来，没问题，部队顺利地突破围墙了。我挣扎着爬近窗子，向外瞭望；正南方向围墙上，闪着手榴弹炸起的火光。窗前，白匪兵、保安团杂乱的人群，提着枪，有的连衣服也没穿好，像没头苍蝇似的在牢房旁边窜来窜去。特别使我惊奇的是，孙家大院里烧起了冲天大火，火苗卷着木棒、碎草，飞扬在天空，白匪这个核心据点是失效了。我断定，这准是樟伢子把情况报告给了游击队，我们的队伍把它拿下来了！

我正高兴呢，忽然铁门哐啷打开了，我们二分队队长一步跨过来。走在后边的樟伢子一蹦扑到我身上：“叔叔，你活着！”

“活着哪！看不到革命胜利我能死？！”我也高兴起来。

二分队队长也跑过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地喊着：“老黄呀，老黄，你可受苦了！”随着他弯下身来，给我打开了脚镣、手铐。他俩一前一后搀扶着我，走出了监牢。

奔袭的战斗是不能久停的，我们很快撤出了战斗。我被放到一副竹门搭成的担架上，樟伢子紧跟在我的身旁。我问二分队队长：“孙家院子守卫那么坚固，你们怎么就把它烧了？”

二分队队长看看樟伢子笑着说：“这是樟伢子的功劳！我们找到村里一个可靠的群众，就说是给孙家送稻草，把樟伢子捆进草团里，还带了两瓶煤油……”

樟伢子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叔叔，你看我现在能做个游击队员了吧？”

我还能回答他什么呢！这几天来的情况，证明他不愧是个老根据地里生长起来的孩子，是个童子团的好团员，他会在革命摇篮里迅速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应该说，你已经是个游击队员了！”

真的，支队长批准了我的请求，从此我们游击队里又多了一个年小的但是能干的游击队员；不，应该说是多了两个，因为我这条命也是他救的呀！

1955年12月6日

妈 妈

我们司的冯司长是位女同志。同志们当面叫她司长，背地里却都管她叫冯大姐。

其实，这个称呼也并不恰当。她已经五十一岁了，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呢，而且因为长年革命工作的劳累，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相些：她的头发虽是短的，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白了，脸颊有些瘦削，门牙也缺了一颗，使得上唇显得略略有点瘪。特别是当她挑起眼皮、透过老花眼镜的上缘看人的时候，在她那光亮的前额上，就聚起几条很深很深的皱纹。如果是个生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看着她这年纪和神态，谁会想到她就是领导我们这个重要机构的首长？说不定还会以为是谁的母亲呢。

但是，我们把这位首长看得像母亲，还不只是因为她的年纪，而是她的为人。比方说，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总是贪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溜冰，再不就弄副扑克，一玩就是半宿；睡得迟起得也晚，来不及吃饭，就买个烧饼带到办公室里去啃啃。这事要让她看见了，她就会走过来："给我！"伸手拿过烧饼，垫上张纸，放在暖气管子上烘着。等烘热了，她再给倒上碗开水，一道送过来。然后，就坐在你的对面，一边看着你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讲起青年人应该怎样安排生活秩序，怎样珍惜时间。这时，我们的烧饼是热的，脸是热的，心就更热了。又比方，我们这里有几个球迷，一听到下班铃响，撒腿就往球场里跑。这时，她又会叫住你，把你的衣服扣子扣好，把围巾给围上，说不定还把你掉出来的头发给往帽舌底下塞塞。然而，要是你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思想上有了什么不对头，常常不等你自己觉察，她就又来到你的对面坐下来，还是轻声慢语地谈着，一直帮你看清了错在哪里，找出了原因，定出了改正的办法，才走开。

她就是这么个人。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她就这么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我们。好像我们不是她的下属，而是她亲生亲养的一群孩子。要是她生病了或者开会去了，不到办公室来，大家就会觉得像缺少了什么，连那个最好说俏皮话逗乐子的老何也会一天沉着脸不吭气。

但是，尽管我们都怀着深深的敬意热爱着这位首长，有几件事却使

我们感到奇怪：每当她的秘书——那个姓孙的胖胖的姑娘给她送来公函、文件，她总是照例地翻拣一遍，然后问一句："没有？"秘书点点头，她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顿时蒙上一层失望的神色，人也更显得苍老些。不过也有不问的时候，那时她手里一定有一封信，有时是机关来的，有时是私人来的。她就急急地看信。看完了，又是照例地叹口气，把信塞进抽屉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怪脾气吗，还是有什么心事？

我们得承认：关于冯司长的个人生活和她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我只是在她刚来时的欢迎会上听过处长的介绍，知道她是个老党员，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过去她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光坐牢的时间也不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短多少，具体的呢，就啥也不知道了。有时我们也想向她打听，可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她就说："现在的新事还讲不完呢，还翻那些老账干什么？"

终于，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闷在心里的疑团解开了。

那是一九五四年春节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正站在司长办公桌前，接受下厂了解情况的任务，秘书给她送来了一张会客单。我瞟了一眼，会客单很平常。姓名：刘忆平，性别：男，年龄：二十六岁，职务：鞍钢某厂的工程师，与被会人关系没填，事由是看望。司长毫不在意地看了一遍，扔在桌上，接着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忆平……"突然，她一怔，蓦地站起来，急乎乎地跑出去。我被弄得莫名其妙，随手从衣钩上取下她的大衣，也跟着走出去。

在她推开会客室的门的时候，我赶上了她。只见会客室里一个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正在那里焦急地踱着步，见司长进去了，忙迎上来，但是，显然他们并不认识。那青年凝视了司长一会儿，说："您是……"

"我是冯琪。"司长说着，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眼睛直盯着那人的脸，一步步向前靠近。随着司长的视线，我看见，那人的额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张了几张，再没有说话，却从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我一看，是一只孩子戴的红骨小手串。只见冯司长惊叫了一声："平平！"张开两手扑上去，那人也叫了声"妈妈"，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当天，"冯司长的儿子来了"的消息，经过我的口飞快地传开来了。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司长的家里。看来，她们母子正在叙着离别之情，但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没有说什么话，只见桌子上摆着一张纸，两人各拿一支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冯

司长大概也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一面把我们介绍给她儿子，一面笑着说："他是在国外长大的，本国话倒说不好。"这句话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就七嘴八舌地问起来，那老何咋呼得更凶："有故事，一定有故事！给我们讲讲吧！"

看来今天司长的兴致特别好。她点点头："好，既然你们对这事感兴趣，我就讲给你们听。"她来到床边，坐到儿子身边说，"你也听听！"于是她就用我们那听惯了的、缓慢的声调，讲起了关于她和孩子的故事。

"这孩子和小黄一样大，"她指着我说，"今年是二十六岁。我俩分开那年他还不足六岁。那是一九三三年。

"当时，我和他爸爸都在汕头做地下工作。后来他被调到江西红区去了。为了照顾孩子，也为了便于掩护工作，平平这孩子就留在我的身边。

"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用人，给一个挑花工厂的老板烧火做饭洗衣服。这个职业对于我的工作是很方便的。利用早上买菜的时间，我可以开展活动或者与党的负责人接头，接受任务、汇报工作。但是我们娘儿俩的生活却很困难。因为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少，只要有公开职业的，就不能拿党的钱用于个人生活。我的工钱呢，又少得可怜，每月刚够买米吃饭，有时还得匀出一点儿来，支援受难同志的家属。这样，虽然我给人家炒煮的是鲜鱼大肉，但我们自己却断不了饿肚子。有时看孩子苦得实在不行，就收拾人家一点儿残汤剩菜，给孩子吃。这些都还好说，最困难的还是精神的折磨——这家人家也有个男孩子，比平平大一岁。这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的时间，就是平平受罪的时候，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不知吃过多少亏，受过多少委屈。

"当然，为了工作，这些只得忍着。孩子不懂，我懂，我们的生活水平虽低，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格，比他们高出不知多少哪！

"这天，我突然接受了一个任务：组织要我到城郊去接一个党从上海派来、经香港偷渡过来的同志。我好不容易借故向老板娘请了假，但是因为要走很多路，孩子不能带去。凑巧刚发了工钱，我买了几个烧饼留给孩子，就动身了。

"直到天黑，我才完成任务赶回家来。一进房门，就看见孩子趴在床上，头破了，满头满脸都是血，正在抽抽噎噎地哭呢。见我来了，一头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还不住声地哀求我：'妈妈，走，咱们走吧！……'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问他。原来这又是东家的孩子干的。那孩子放学回家，见到平平在吃东西，伸手就抢，平平当然不让。那孩子掏出砚台就打，竟把平平打成了这个样子。你们看！"她抚摸着忆平的额

角。我又看到了那疤痕，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看见了他的鲜血和屈辱的泪。

“当时，我自然又是难过又是气愤，可也没法，刀把在人家手里攥着嘛。我只好安慰他：‘孩子，别说傻话了。走，走到哪里去？来，妈带你外面玩玩去。’其实，说带他玩也是哄他，我还有任务：上级同志带来的文件和一大笔钱在我身上，我必须很快把它们交给党组织。为了安全，我把文件和钱包好了，捆到孩子身上，领着他先到一个药房里上了点药，就沿着大街往秘密机关住处走。

“因为生活困难，我怕孩子要这要那，从来不带孩子到大街上来。现在一上街，孩子马上被这热闹的城市夜景吸引住了，特别是走到一家儿童商店门口，他更是一步也不走了。他望望橱窗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和衣服，又望望我的脸，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句：‘妈妈，买！’

“‘孩子，不是给你说过，妈妈没有钱哪！’我说。

“他固执地扯着我的衣襟：‘不，妈妈，你有钱，买！’

“噢，是的，他说的是我放在他身上的钱。我又不能跟他明说，本想呵斥他几句，可看看他那缠满绷带的小脸，我的心又硬不起来。我不由得把手插进衣袋里，抓住了那刚发下来的一块多钱工钱；捏了一阵，还是空着把手拿出来——那得吃饭呀！

“孩子又说了：‘妈妈，人家念书，我没有，人家……妈妈，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说着，他眼珠一骨碌，两大滴眼泪流下来，滚过腮边，滚过那破开几个洞洞、油得发亮的衣襟上，一迸好远，连挂都挂不住。我不由得冲动起来：一样是孩子，老板家的孩子吃好穿好，有书读，而我的孩子……好吧！我咬咬牙，一把把孩子抱起来，给他擦干眼泪，走进店里，就着这些工钱，给孩子买了一件小褂，还买了两块点心。看看手里，只剩三毛多钱了，去他的，一不做二不休，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给他们做了半年多的活，不相信连预支点工钱也不行。我又抱着孩子来到玩具柜前。可是挑来拣去，不是不中意就是买不起，最后才看中了一副骨头制的小手串，红红的，亮亮的，又好看又结实。我用了最后的这点钱，把它买了过来。

“我把衣服给孩子穿好，把手串戴在他那小手腕上，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着点心，我的心里舒服极了。这种心情只有做母亲的才能体会得到呀，对不对？”

我们被这个革命家的清贫的生活和她那母亲的心所激动着，谁也没有插话，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可是，”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道，“这件当时看来很顺心的事，却

叫我后悔了二十年。

“事情竟有那么凑巧。就在第二天清早，我在菜市场上和上级党的同志接头的时候，接到了党的指示，决定要我到上海去，并且把一批文件和材料带到上海转交给中央。他交代了我到上海后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只是路费不凑手，他已派他爱人去取了，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拿钱，买票上船。

“接受了任务，我赶紧跑回去，造了封假信，对老板说我母亲病重，要赶快回去。办妥了，我对平平说：‘孩子，你不是说要走吗，咱明天就离开这里。’他高兴得一蹦搂着我的脖子：‘妈妈，你真是个好妈妈！’

“谁想到在白区工作意外的事就那么多。当我兴冲冲地背着行李、领着孩子走到上级同志那里去时，却大吃一惊。他那向街的窗子上，窗帘低低地放了下来——这是暗号，告诉自己的同志：这里出事了。再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两个警察抬着一大包东西从门里走出来；门前的台阶上，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妈地哭。我认得出，那正是这个同志的孩子。

“等警察走远了，我打发平平偷偷地跑上去把那个小女孩领过来，抱到怀里哄着。这时，我的心里像坠上了一块铅：另找关系去吧，地下党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回老板家去借路费吧，不给人做工人家能白给钱？何况，现在又去不得；典当东西吧，我那个小行李卷做个身份掩护还可以，别说卖，白给人家人家也不见得要。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那么感情用事，把钱全给孩子买了东西，弄得现在……我下意识地掏掏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钱没掏着，手却触到了腰间的文件包。这使人更加焦急：没有钱，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啊！

“没法，我只得豁出脸皮闯一闯，想混上船去。谁知拖大带小的特别惹眼，人家一查票，不让上不说，还臭骂了我一顿。

“我躲在码头旁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瞅上个机会。船，‘呜——’的一声开走了。

“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沿着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孩子当然不知道我的心事，这个嚷：‘妈妈，饿……’那个叫：‘婶婶，吃……’也难怪他们，已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看看来到城郊，也没个宿处，我沿路捡些香蕉皮、柚子壳、甘蔗梢头，来到一家大门楼底下坐下来，把半截甘蔗梢头给平平咬着，我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嚼了，填到女孩的口里。慢慢地，孩子们睡着了。我怀里搂着孩子，手按着文件，听着孩子的鼾声和那震碎人心的海涛，一夜没有合眼。

“天亮了，正想找个去处，大门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篮走出来，一眼就看得出是这家的用人。她看见我们，就问：‘你娘儿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依样撒谎：‘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没上去船。’其实，我心里的焦急，就是妈妈真的病重也不能比呀。但话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倒也真像了。

“看来这位大嫂是个善心人，她关心地问：‘就不能找个亲友帮衬帮衬？’

“‘没有啊！’

“说话间，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叹口气，进去端出一大碗稀粥，给孩子们一人一口吃着。她又拿话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可两心隔肚皮，她哪晓得我的心事？我只需要钱，只要有那么一点儿钱就行啊。我说：

“‘大嫂，你的好心我知道，实不瞒你说，我缺的是盘缠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又不愿让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了什么，压低了声音问我，‘你还回来不？’

“‘回来？’我不懂她的意思，就含糊地回答，‘回来。’

“‘要是还回来，那倒有个办法，可是……不知该说不该说呀……’

“一听说有办法，我连忙抓住她：‘帮帮我，大嫂！’

“‘这……’我一催，她更迟疑起来了。

“我又催她：‘只要让我们娘儿仨上得去船，怎么都行。’

“‘娘儿仨怕不行。大妹你别见怪，你不是两个孩子吗，我是说你把一个孩子留给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钱去上海。’她望了我一眼，一气说下去，‘以后，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钱，多花些钱还怕孩子赎不回来？’

“你们知道，潮汕地区去南洋的很多，劳动力少，有一种风俗——兴买儿女。名义上是儿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议太意外了，我脑子‘嗡’的一声，啥话也说不出。那大嫂见我不吭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说不该说呀，这倒成了拆散你们母子了……’说完，悄悄地提上篮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孩子们一人一只手插进碗里，正在捞着最后的一点儿粥渣，这会儿都吃惊地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儿长得真俊秀，活像她妈妈；可是现在她爹妈正在阶级敌人的监牢里受着酷刑，她大概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作为一个同志，为了死去的烈士们，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他头上的伤

还没好，叫绷带衬着，显得眼睛更大，鼻梁儿也更高了。他那看人的神情，那吃东西的模样，多像他爸爸呀！我想起，他爸爸临到红军中去的时候，叫着我当时的名字：‘辛平，孩子留给你，受累是你一个人，幸福暂时也是你一个人的，可是想念他的却是我呀！’现在，我怎舍得把他扔给陌生的、又是财主家里去受罪呢？

“我想了又想：也许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钱？不行，时间不允许；也许我去沿门乞讨？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实在没法，我的思路又回到那大嫂刚才说的话上来。现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是……我下不了决心。我还在想着、想着。忽然，‘吱——’的一声，汽笛又响了，这是从上海来的船到了。这时，仿佛这汽笛在用它那震人的大嗓门儿呵斥我：‘辛平呀辛平，你已经是入党五六年的老党员了，怎么还这么糊涂？’那大嫂的话也在响：‘以后，多花些钱还怕赎不回来？’……

“唉！……

“我正要下决心，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对我说：‘妹妹，别伤心啦，这年头，穷人命苦，女人命更苦……唉，另想想办法去吧！……’

“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大嫂问：‘当真？’

“‘当真！’我咬着牙，尽量把话说得肯定些。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啵。’我紧咬着牙，抬手指指平平。那手呀，足有千斤重。

“那大嫂弯腰搀起平平的手：‘走，乖孩子，跟大妈去吃点东西去！’

“约莫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元，两张契纸。才隔了一个钟头，我觉得像隔了多少年。我没顾得接钱，又抱起了孩子。大嫂把钱数给我，还特地敲得铮铮地响。那敲的仿佛不是钱，而是我的心。

“大嫂含着泪安慰我说：‘好妹妹，把心放宽点，只要我在这里，总不能让孩子屈着。’

“我感激地点点头，在契纸上按了手印，然后从三块钱里拿出一块，递给她：‘我们娘儿俩，船票和吃食，有两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存着，孩子要有个三灾八难的，费心给请个大夫治治。’说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着孩子放声哭起来。孩子也看出了我要走的意思，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怎么也不放。那大嫂把孩子的手给掰开，哄着他：‘妈妈去买船票

去，一会儿就回来。'接着又对我说：'好吧，快去买票上船吧！看完了老人，快点回来。'

“孩子也叫着：'妈妈，买到票就回来呀！'

“回来。回来的可能是极少的。我最后把孩子的手抓过来贴在脸上亲着，这时，我的手触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原来是那副手串，我随手脱下了一只，看了孩子一眼，狠狠心，抱起女儿就走。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的泪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走出几十步，我扭回头，看见了那一圈白白的绷带；不，什么也看不清，我的眼被泪水蒙住了。

“我不敢再回头了。我害怕我会再跑回去。我紧抱着小女儿，抓牢腰里的文件，眼望着轮船码头，拼命地快走。

“走，走，走出好远，我听见了孩子的叫声：'妈——妈！'

“就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分别了！”

她的话停住了。屋里静得很，只有外面的北风在呼叫，把细细的沙子撒到窗子上来。尽管我们距离那种年代很远，但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一切。同志们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老何点上的一支烟早就忘了抽，都快烧到手指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同志竟唏嘘地哭起来。我看看冯司长，她显然也已经回到当时的情景里，两大滴晶莹的泪珠挂在眼睛下缘那有了皱纹的脸颊上。只在忆平又往她身边贴近了一些的时候，她才从往事中醒过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后来的事讲完。

“到了上海以后，接着党就派我到红区去。我把女儿交给了党组织，又把找平平的事托付给一位党组织的同志。但是，红区没有去成。那时，敌人正疯狂地向红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城市的白色恐怖也特别厉害。我被捕了，被关进了监牢。这次入狱不是几天、几月，而是几年。这几年里，除了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在狱中所可能受到的刑罚和折磨以外，我还被深深的思念折磨着：孩子怎样了？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我出狱了，接着就到了延安。这时我才知道，在我被捕后不久，我托付找我儿子的那个同志也被捕牺牲了。

“这些年来，我想念着孩子，也想尽了办法找他。特别是在我知道他爸爸在一九四〇年的战争中牺牲后，我更是想着孩子。在抗战期间，我托地下党的同志打听过，找不到。全国胜利以后，我自己跑去找过，这时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在土改时逃到香港去了。但我还在找着……

“忽然，你们看见，昨天他来了。

“孩子的经历，是他刚才告诉我的。还是党救了他。当时，那个同志把我的要求托付给了汕头的党组织，党帮我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上海。因为我那时正在狱中，就把孩子托给一个女同志养着。后来，这个同志被派到国外学习，路上又需要掩护，她就把我的孩子带到了国外。自然，熟悉孩子的情况的同志都在监狱里，而我的名字又时时更换，无论是哪个同志还是孩子，都无法和我联系了。

“一九四九年后，孩子托人找过我，没找到。这次回国参加建设，找遍了中央各部，才找到了我。”

讲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拉住忆平的手，长长地抽了口气：“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呀！谢谢我们的党！我把他扔掉了，党把他给我找回来。现在，他又回到我的身边了！”她结束了自己的故事，“至于他是怎样长大成人的，让忆平自己给你们讲吧！”

随着故事的结束，屋里慢慢地活跃起来。忆平同志成长、学习的情况，自然是我们感兴趣的，可惜天已经太晚了。我们都深情地望着忆平。他也是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幼年的情形，他激动地又往母亲身边偎了偎，低声地叫了声：“妈妈！”

“妈妈！”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重复着，最后不约而同地向着冯司长，大声地喊，“妈——妈！”

司长笑了，忆平笑了，我们也笑了。笑声，钻出窗棂，在这宁静的首都的夜空里，飞散得很远，很远……

1957年1月22日

歌 声

我们钻进这荒凉的原始森林，已经整整三天了。

十月里，东满的森林是阴郁而寒冷的，一九三五年的晚秋，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茅草早已枯黄了，在积年的腐土上，又压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从兴凯湖面上吹来的风，像无数只粗大的手，摇撼着树梢，撕捋着松针、败叶和枯枝，把它们随意地撒开来，使得这傍晚的森林更显得阴森、凄冷。

我沿着树丛的间隙蹒跚地走着。眼看再有几十步就可以翻上前面那个山包，但两条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背上越来越重，仿佛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脚下的败叶更软了，一脚踏下去半天也抬不起来。伤口像钻进了无数小虫子，钻心地疼，太阳穴一阵阵发涨，眼前的树干慢慢地模糊、晃动起来了。蓦地，脚被树根一绊，身子踉跄了一下，“砰”的一声半边脸颊撞到树干上了。

迷迷糊糊地，我觉得背上耸动了一下，一只袖管轻轻地摸到了我的额角上，把汗水和血水给擦了擦，接着，他叹了口气，低低地叫了声：“老董……”

“老赵醒了！”这个念头使我一阵高兴，惊醒过来。老赵的伤势很重，流血太多，从今天早上就一阵阵昏迷起来，这也说不上是第几次醒来了。我伸手扶住树干，定了定神，然后蹲下来，解开那条临时当作背兜的被单，把他轻轻地放在树下的一堆枯叶上。

他斜倚着树干躺下来，用那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我，又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问我：“小孙呢？”

“在埋溜子，还没上来呢。”我一面回答，一面探身向山下望望。在这浩瀚的大林子里，小孙这孩子似的身躯更显得矮小。他一手提枪，一手拿根树条子，正在一步步后退着，把我们踏倒的草扶起来。他做得那么仔细，从背影看去，好像不是在敌人的追踪下突围，倒像住屯子的时候给老乡打扫院子。

老赵挣扎着欠起身，向小孙走来的方向看了看，伸手摸摸我脸上的擦伤，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可把你们俩拖毁了！”说着，他猛地扭过头去。

“这风……”他扬起手掌揩了揩眼睛。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是我们连出名的硬汉子，再苦再难，你在他嘴里听不到一句“熊话”，在他眼里看不见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他大概也看出我实在是难以支持了。可是他就没有看看自己。这会儿，他那副憔悴的模样，真叫谁看了都觉得心酸：本来就不丰满的脸，只剩了四指宽的一条条，煞白煞白的，像块风吹雨打的旧墙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满头缠着破布条做成的绷带，额角上、肩膀上、腿上到处往外渗着血水，要不是那双闪闪的眼睛，谁能信这是个活人？

我扶他躺好了，把他伤口上的绷带又扎了扎，伸手从怀里掏出了最后的那个苞谷，掰下几个粒子放到他那干裂的嘴里去。我像是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说：“好好躺会儿，别胡思乱想了。要是今晚敌人不再追上来，我们歇一阵还能再走的。”

入秋以来，我们这个连队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全力向东北方向活动，吸引住敌人，让大部队向西发展。一个月来，我们的活动拖住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但连队却被大队的鬼子紧紧地盯住了。就在三天前的下午，在袭击一个林警队住的屯子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突然的包围。部队拼死战斗了一个下午，总算突出了重围，而同志们却被冲得七零八散。

我们三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凑在一起的。我在突围的时候左臂受了一点儿擦伤，伤势不重，还可以坚持着走；四班长赵广烈的伤势比我重多了，头上、腿上好几处伤口。唯一的一个囫囵人，就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孙了。我们组织了一下：老赵由我驮起走，小孙留作后卫，担任监视敌人和消灭足迹。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钻进了大森林，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原想躲上一两天就可以把敌人甩开的。谁知鬼子发现他们上当了之后，索性集中了全力来对付我们。他们调遣了沿路的保安队、林警，紧紧地盯住了我们的屁股，一步也不放松。几天来都是这样：我们好容易把敌人撇开，还来不及烧堆野火，找点水喝，鬼子就赶上来了。今天，可算最平静的一天，从中午到现在没有发现敌情，也许可以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了。

我把老赵安排好，自己也在这软绵绵的树叶上躺下来，一粒粒地嚼着苞米。这时，小孙上来了。这孩子，几天来也吃尽了苦头，原来红扑扑的一张小圆脸，如今变得又黄又尖，显得两只眼睛更大了。他是两年以前，随着父亲越过鸭绿江，逃出自己的祖国，参加我们抗日联军的。我们全连的同志都像对自己的弟弟似的关心着他，亲切地用朝鲜话称呼

他“东木孙一”。两个月前他和我们一道刚刚掩埋了他的父亲——我们的孙营长，现在又和我们一起熬受这种艰苦危难。

小孙还是一股孩子气，他三脚两步跑到我们身边，摊开衣兜，把一大把榛子和一堆松塔抖在我们面前。他抓起松塔，在树根上轻轻一摔，就出来一堆松子，然后用手榴弹把松子一个个敲开，交给我们。他自己却扎扎腰带，像只小猫似的哧溜哧溜爬上一棵大杉树，去瞭望去了。

我们几颗松子还没吃下，小孙又急乎乎地爬下来了。他一纵身跳到我们面前，神秘地说：“喂，咱们走到天边上来了。”

“什么？”我们以为又有了情况。

“到了界上了。”他往山包背后一指，“这下面就是国界，还可以看见苏联的哨兵呢。”他把“苏联”两个字说得很重，神情又惊奇又兴奋。

我俩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动起来了。在这以前，指导员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苏联；有的连队常常在界上活动，他们也讲述过边界上的情形。苏联的革命斗争，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丛林里的抗联战士们的心里，像神话似的勾起许多想象。那时候，谁不想亲眼看一看苏联的国土啊，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哪能轻易地放过？何况从界上或许还可以看出一点儿敌人的动态呢。

原来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就是这片森林的边缘。我们隐蔽在一丛榛子树后面，偷偷地向外瞭望。就在我们脚下是一条清清的小溪，大概它就是国界了。对面的河岸上，一个苏联边防军的哨兵在游动。在哨兵的身后，是一块长满茅草的小小的盆地。平坦的草场被傍晚的阳光一照，抹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大匹柔软的缎子，平直地伸向远处，一直伸到一丛墨绿色森林的边缘。草场的上空瓦蓝瓦蓝的，几朵白云在轻轻浮动，两只老鹰在安详地打着旋。

草场上，一大群苏联男女正紧张地劳动着。一天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草杈迎着阳光，一亮一亮的，一团团草捆被扔到马车上。彩色的衣裙、花头巾在迎风飘动。

这平凡的劳动景象虽然没有什么新奇，却把我们深深地吸住了。什么伤痛、饥饿、疲劳、生命的危险，谁也不再去想它。我们拨开树枝，把头尽可能抬得高些，生怕从眼底下漏掉一点儿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小孙索性钻出树丛，攀到一棵大树上去了。

我的眼睛里渐渐地潮湿了、模糊了。在那大雪茫茫的山林里，在战斗后休息的时刻，我们曾经多少次谈到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呀，尽管那种生活看来是那么遥远，我们还是谈着、想着。现在，这种生活却如此

平静地展现在眼前了。看着，我不禁懊恨地想：为什么仅仅这么一条窄窄的小河，却把生活分隔得这么鲜明。

我抬起头望了老赵一眼，他那双眼睛，那么亮，自从进入森林以来我就没有见它那么亮过。在眼睛下面，那突起的颧骨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我想跟他说句什么，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原来小孙看得太出神，不小心压断了一根树枝。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刺耳地响起来，接着一排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去。我们被日本鬼子边界的哨兵发觉了。

我留恋地向草场上瞥了一眼，背起老赵，拔腿往林里跑去。小孙在后面掩护，他一面回枪，一面咒骂着：“……哼，连看看都不让……”

敌人的哨兵倒没敢往林子里深追，可是这互射的枪声却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了追击的敌人。当我们吃力地翻过山背时，山下已经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和马队了。到处是敌兵，到处是枪声，我们连突了几个方向，都不得不退回到山顶上来。很明显，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这个山包上，把这个山头团团地围住了。

我们来到一棵大松树底下，东倒西歪地坐下来。大家默默地互相望望，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可大家心里明白：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彩号，又经过了这连续三天的奔走和这一阵突围，现在别说走路，就连喘口气也几乎没有了力量，要想在这密密的重围中冲出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山后去了，天渐渐昏暗起来，骚乱稍稍平息了些，森林慢慢安静了。只有那“哗——哗”的松涛在晚风的激荡下，更起劲、更单调地响着，间或有几只归林的飞鸟吱喳地叫两声，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冷枪和战马长长的嘶叫，整个森林显得更加阴森、更加寒冷了。

我望望他俩。老赵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一会儿睁开眼睛，呆滞地望望树林梢头那一小片蓝天，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孙耷拉着个脑袋，两手不停地抚摸着那支小马枪的枪托，半天，迸出了一句话：“这……都怨我啊！”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老赵长长地吐了口气，脑袋侧向小孙的脚边，伸手把小孙的鞋带仔细地系了系，直盯盯地望着小孙的脸问道：“你今年十几了？”

“十七。”小孙慢慢地抬起头。

“你年轻，又没有受伤。你得活着。我们俩往东那么一打……”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小孙气愤地打断了：“你……别说这个！咱死，死在一起，埋，埋在一堆……”

其实，这回答也是在意料中的，要一个抗联战士为了战友去牺牲自己倒可以，但要他扔下战友自己活着，那是办不到的。

话一时停住了，谁也不再说什么。林里更静了。一阵风过处，“啪嗒，啪嗒”两颗松塔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小孙的脚边，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跟着窜下来。它并不怎么怕人。它扒着树干，不停地摇着它那长长的尾巴，瞪着一对小眼好奇地瞧着我们。小孙捡起松塔，下意识地往里面瞅了瞅，随手丢给了松鼠。那家伙轻轻一纵，抓起松塔跑走了。

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老赵翻转身，挣扎着爬起来。只见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却吃力地把他那只受伤的胳膊抖抖索索地向我伸过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切全明白了。我把他那只手紧紧地握住。那只手冰冷，在我的手里不住地抖着。

接着，又一只手很快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三只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三个人的眼睛互相深深地看着。一件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在一瞬间无言地决定了。

老赵抽回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颗手榴弹，放在嘴里猛一下子咬开了盖子，像摆一只酒瓶子似的，矗直地放在我们中间，然后把弹弦轻轻地钩了出来。淡黄色的丝弦，卷曲着吊在弹柄上，在晚风里摇摇摆摆。

一切决定了以后，人们心里似乎安静了一些。老赵向我们询问地看了一眼，说：“想想看，还有什么事该做？时间还来得及；天快黑上来了，敌人一时怕还不敢进来。”

“没有。”我摇了摇头。还能有什么事情呢？文件早在突围出来的头一天就烧掉了；牵挂吧，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抚顺矿上做劳工的老爷子要是知道他的儿子是在哪里死的、为什么死的，他不会十分难过的。我只把驳壳枪往胸前放了放，从衣服里子里拿出那张一直没舍得毁掉的临时党证，叠了叠，压在枪的表尺底下——让它们和我的心脏一块儿炸掉吧！

对面，小孙也在窸窸窣窣地收拾什么，他把脑袋探向我这边，恳求似的低声说：“老董，咱俩换个地方坐吧！”他一面往我这边爬，一面解释说，“我爹临死的时候这么说过：‘就是牺牲了，也要脸朝东死去——我们的祖国在那边！’”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一紧的。这孩子的愿望是神圣的。我刚想安慰他几句，猛地，老赵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到了我的肩膀上，使劲晃着：“听！快听！”

松涛在吼着。在这海潮似的涛声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奇异的声音汇合着兴凯湖上的风吹送过来。这是一个人在唱歌。歌声，不怎么高亢，也并不悠扬，它低沉而又坚决地涌进森林，压过了松涛，冲进了我们的心。

歌子是用我很不熟悉的语言唱出来的。一时，我简直弄不清这是什么歌子，只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那么耳熟，但很快，歌声和我心里的一支歌曲共鸣了。是它，是它！就在一年以前，我刚走进党的队伍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座森林里，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和同志们一道，我第一次唱起这一支歌。这以后，我们曾经唱着它欢庆过战斗的胜利，也曾经唱着它把战友的尸体葬进墓穴……

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歌声啊！我用整个心去捕捉着每一个音符，和着这歌声，歌词从心底里流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唱着，我竭力思索着这歌声的来处。小孙首先叫起来：“这是苏联哨兵唱的……”

“嘘……”老赵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似乎责备他把歌声打断了。

可是，歌声不但没有断，而且更加洪亮了。开始，只是一个男中音在唱，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加进去，有低沉的男声，也有嘹亮的女声，汇成了一个大合唱。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们！顿时，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巡逻在河岸上的苏联边防军战士(大概是他第一个唱起的吧！)，他背后那一片平坦的草场，那些欢乐的苏联男女们。我仿佛看见，他们放下了草杈，他们正挽起手，站在那个高高的土坡上，向着南方，向着我们这些被枪声和铁蹄包围着的人们，在齐声唱着这支无产阶级战斗的歌曲。

这是战斗的歌声，这是友谊的歌声。我觉得我的心在发颤，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早已顺着腮边流下来了。我满怀着感激之情在想：就让那帝国主义兽兵的皮靴暂时在河边上走着吧，你隔得开我们这些人，却隔不断歌声，隔不开我们的心！我真想站起来大声向着他们呼喊：“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听见了！我们听见了！”

歌声在继续着。歌声和着松涛，合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响，摇撼着整个森林。宿鸟惊飞了，树叶簌簌地落下来。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和着这歌声低唱起来。老赵揽着我的肩膀，紧贴着我的脸，嘴巴在抖索着，歌词从他那皴裂的嘴唇上吐出来：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小孙抱住了老赵，越唱声音越高：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我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唱啊，唱啊。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和泪一道，从心里涌出来！

随着这歌声，我觉得我周身的血液真的沸腾起来了。几分钟以前那种绝望的心情，早被这歌声冲洗得干干净净，仿佛自己已经走进了那个唱歌的行列，和他们挽起了手，像他们一样健壮，一样有力，变得强大起来。那劲呀，莫说突出这包围圈，就是连走十天十夜也决不含糊。

不知什么时候，老赵已经不唱了。他把我们往两边推开，伸手抓起了面前的那个手榴弹，用颤抖的手指把弹弦捺到弹柄里去。然后小心地把小指套进了丝弦上的铁环。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扶着树干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呵斥似的说道：

“不对！不对啊，老董！”他用力摇着手榴弹，“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们一定得活着出去！”

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想起刚才我们那样软弱无力和那种绝望的打算，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好！”我也霍地站起身说，“四班长，你下命令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继续跟着那边唱，剩一个人也要把这个歌唱到底，这就是战斗命令！”他转身向着小孙，“把枪准备好，你走头里。突出包围圈就往林子里钻。黑乎乎的，敌人是没处追的。记住，注意联络！”

事情像刚才那样突然地决定了。我们很快收拾停当。小孙紧握着小马枪走在前面，我把老赵背起来。不知怎的，他似乎轻了许多。我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驳壳枪；老赵手里握着手榴弹。我们轻步走下山包。

背后，歌声还在响着。歌声像只看不见的大手，推送着我们在这昏黑的森林里摸索前进。

……

黎明时分，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堆通红的篝火燃烧起来了。在篝火近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嚼着新爆开的苞米花，我们放开嗓子纵情地歌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1957年10月5日

支队政委

一

同志们都说我们的政委是捡来的，这话倒也不假。我和我们的胡政委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夏间，我们第一次长途奔袭雷公墟的战斗里。

我们这支游击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头年秋天，长征部队刚走，县委机关便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县委负责同志牺牲了，根据地也像给霜打了的树，一点点、一片片地变“白”了。当时，我正带着一支赤卫队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看着平地上站不住脚，便带起队伍上了山。沿路上又有一些村、乡的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零零星星地参加进来，慢慢组成了一支游击队。

队伍一上山，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整天围着山根转，盯住屁股追。我们就像捉迷藏似的，东山有敌人就转到西山，西山打打再转到东山。这样在山林里和敌人兜了几个月的圈子，虽然也杀伤了一些敌人，可是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冷了没衣服，饿了没粮食。今天这个问：“队长，子弹快完了，能不能补几发？”没有。明天那个问：“伤员的伤口化脓了，给点盐化点盐水洗洗吧！”也没有。看着这情形，我心里着实发急，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过去在县里当个军事部长，什么事都由上级安排得停停当当、交代得一清二楚，只要带着队伍打就行；现在什么事都要自己拿主意，可就难啦。实在苦得不行了，我下了决心：到山下去闯一闯！听说山下土豪们都回来了，打它一家伙，要是能搞到点东西，也能解决些困难；要是敌人多，拼一仗打死了也比这样困死强！

出乎我的意料，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原来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山根搜山，这村里只留了十几个民团。我们打了他个措手不及，一枪没放就把他们收拾掉了。

打这次仗本来是为了解决困难的。我们搜索完敌人，没顾上干别

的，便直奔一所高大的地主宅院。我原想在这家土豪身上能肥肥地捞一把的，可是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人也都跑了，只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五六十岁的老婆子偎在当院墙角里打盹儿。我问她："你的东家跑到哪里去了？"她抬起头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没有答腔，又两眼闭着，打瞌睡去了。我瞅了瞅屋里那两口破缸，心里真有点窝火：头一次打土豪，就碰上这么一家，大概这家伙回来还没顾上安家哩。敌人说不上什么时候来，要换一家怕来不及了；这里东西虽然不多，但能搞到一点儿也是好的。我冲二班长喊了声："林大富同志，敌人很快就来了，快搞东西！"

同志们忙起来了：有的装米，有的找盐巴，有的抓咸菜……七手八脚地乱成一团。我正想再向这老太婆打听一下这家土豪的下落，一眼看见院里墙根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原来是一只猪。我心里顿时一喜，心想：同志们好几个月没闻到点油味，这下子可该改善改善生活了，连忙三脚两步赶过去，伸手就抓。谁知这家伙又偏偏不听话，"咴咴"地叫着满院子里跑。我赶了一气，好容易瞅准了，一把揪住了它的耳朵，正要动手卡它的脖子，忽然听见一个大嗓门儿在喊：

"住手！"

这是哪里来的喊声？我一怔，手一松，猪跌跌撞撞地又跑了。我直起腰四下里望了望，除了正在搞东西的战士和那个对着墙角发愣的老太婆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真是活见鬼！"我气愤地骂了一声，连忙又去追猪。

"把东西放下！"

这一声比那一声更高。随着这声音，只见墙角里那堆稻草松动了一下，呼啦一下子飞散在两边，一个人的半截身子露出来。我扭身举枪指着他，打量了一下：这人约有三十上下，脸黄瘦黄瘦的，眼窝和两颊都瘦得塌陷下去了，显得眉头和颧骨很高。胡子有寸多长，老长的头发像个"连毛僧"似的披散着，再加上那双乌黑的、充满怒气的眼睛，着实怕人。他平伸出一只手指着我，用命令的口气说：

"你，你告诉他们，把老乡的东西放下！"

"你是干什么的？"我厉声地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他反问了我一句，口气也很硬。

"红军游击队，怎么样？"我真有点火。

"红军游击队？我看不像呀！……"他摇了摇那头长到耳根的头发，讥讽地笑了笑，"红军游击队我见过不少，可没见过随便拿老百姓东西的！"

这话说得真刺耳！真是，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子，

头一遭打土豪就碰上了这么家穷鬼；偏偏半道上又出来这么个挡驾的，你看叫人恼火不恼火。

“怎么不像？”我生气地往前跨了一步，扭身指了指那栋青砖大瓦房，“看，不是红军游击队能打土豪？”我越说越有气，要不是那个老太婆拉了我一把，我真想给他一巴掌。

那老太婆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把我的枪苗子往旁边推了推，一摇一晃地走到那人跟前，弯腰搀住了他的胳膊，给他把头上、身上的碎草叶子掸了掸。一边掸、一边责备地说：“咳，看你这火暴性子，有话不能慢慢地说？”说着，便扶着他往草堆外面爬。

这时我才看清：他穿身灰军装，在左腿上，齐短裤边的地方缠着一些布带子，带子上正渗着血水。大概不是受了硬伤就是生疮了，看样子还不轻，连站都不能站，只得两手扶地、一颠一蹦地往外爬。他一面爬，还在接着我的话往下说：“土豪，土豪，你怎么知道这家就是土豪？调查过了没有？”

看到他的打扮，听了他的话，我知道这不是坏人了，而且他说得对，为什么没有调查呢？难道这家不是土豪？……想着，我的气平了些，可口里却还想辩解几句：“住这样的好房子还不是土豪？就算这不是土豪，可我们真是红军游击队呀！……”

“知道，知道！要不知道你们是游击队我能出来？”他说，语气比刚才温和多了，“可是刚才要不是听你们称呼‘同志’，你们这阵行动差点让我不敢认了。你就忘了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土豪的房产早就分了？你们不经调查就乱打，这不对呀同志！”说完，他在院子当中的地上歪坐下来，然后揭开衣服，撕开了缝在衣里子里的一块补丁，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张临时党证，上面写得明白：胡志得，红二师四团二营的教导员，正式党员，党证里夹着一张师政治部签发给他的因伤“寄留”的证明。“自己人哪！”我心里一阵激动，连忙把东西还给他，就势拉住他的手，叫了声：“同志！”

“同志——”他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抱住了我。我觉得他是那么衰弱，他的肩膀、胸膛和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指都在瑟瑟地抖。

这工夫，战士们早已弄懂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悄悄地把米、菜归置好了，都围拢过来。胡志得同志松开了手，擦了擦眼睛，深情地望了望同志们，又对我说：“队长同志，请你派几个人，去把这村里那个叛徒收拾掉，把那个刚回乡的土豪崽子抓起来。”

“好。”我说，“就是敌人可能马上要来，得先商量一下怎么安置

你。”

“不慌嘛！”他笑了笑说，“大队敌人在楸树岗，离这里二十多里。你们刚才没有打枪，这会儿只要把叛徒和土豪搞起来，是可以安稳一阵的，倒是天黑回山好些。”他又对那位老妈妈说：“三妈，你快去告诉阿榕哥，要他派个人领着同志们把方学武那家伙整了，把潘猴子抓起来。还有，要他们都来一趟，把我们准备的东西也带了来。”

这会儿我才发现，原来这位老妈妈的身体很硬朗，腿脚也挺洒利。她伸手解下包头，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扭身问我：“哪些同志跟我走哇？”

我一面叫二班长派人，一面和她开个玩笑：“老阿姆，咋不再睡一觉？”她嘻嘻笑着朝我扬了扬巴掌：“这会又跟我逗乐子了？刚才把人当土豪打，差点没把我这老婆子给吓死哩！给你讲，你老阿姆还没老糊涂，什么事都得看清楚了才办哩。”一顿话说得我脸通红。

二

趁同志们去处理坏人的工夫，我把胡志得同志扶进屋里，靠桌边坐下，和他谈起来。原来他是在部队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负的伤。因为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寄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他原以为苏区还在，加上“寄留”的地方是新区，他怕连累了群众，便决定返回苏区来找党。往回走的这段路实在不容易：腿不能走，便在手上、膝盖上绑上四只破鞋底，一步一步地往回爬。白天，找个树窠子或者坟洞子睡睡，夜里，就沿着荒山小道往东爬；饿了，挖点笋芽、啃啃红薯，渴了，在河沟里舀捧生水喝喝。这样，餐风饮露、忍饿受冻地一连爬了一个多月，就在爬到这里的那天，伤口发作了，昏倒在树林里，被这位老大妈早上拾柴时救回家来。这村子里的党组织在他到这里以前，就因叛徒的出卖，遭到了破坏，他就躲在这里，一面养伤，一面暗暗地联络起了村里的积极分子，和叛徒、白匪、回乡土豪进行着秘密斗争。经过了这几个月，他的伤快收口了，全村的斗争也搞起来了。

“不容易啊！”他讲完了自己这一段艰难的经历以后说，“离开了组织，一个人瞎搞，实在是不容易啊！”说着，他的眼睛突然一亮，悄悄地凑近我，压低了声音说，“怎么样？你们和上级党有联系吧？”

“没有。”我把游击队的情况简单地向他谈了谈。

“唉，也是很困难哪！……”他眼皮一垂，眼里顿时蒙上了一层晦暗的神情。

听了他的这一段经历，想着他在军队的职务和刚才初见面时的情景，我觉得自己打心眼里爱上这个“连毛僧”了，不由得涌出了一个想法：政委，真想有个政委！山上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人啊！我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说：“上山去吧，我们没有个政治委员，你来干好不好？”

“不成，不成，这个担子我挑不起。再说，”他指了指腿上的伤说，“我这腿还没好全，要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说：“那有什么？只要你不怕苦，我们可以背着你走！”这是真心话。只要他能上山，我们情愿整天背着他。

“那……”他沉吟了一阵说，“上山倒也可以帮你干点工作，不过……等过些日子伤好利索了再说吧，这会儿我们先联合起来干。”说着，他又

掏出了他的党证，仔细地看了看，问我："你是党员不是？"

"是。"

他把党证递到我手里："交给党支部的负责人，把我编进去吧。"

"党支部？"这句话说得我一阵心跳。因为和上级党没有联系，又加上在山上东转西转的，把人都给转得糊里糊涂的，倒把这样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我只得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没……没来得及组织。"

我的话刚落音，他的脸唰的一下子变了，变得像我第一眼看见他时一样，又严肃又气愤。

"就是剩一个，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嘛！"他气冲冲地说，声音有些发颤，"你……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一阵紧张的沉默。

他定睛看看我的脸，又低头望着地面，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哐啷"一拳砸在桌子上，斩钉截铁地说：

"上山！"

就在这时，那位老妈妈领着几个农民进来了。他们有的扛粮，有的拿菜，你一袋、我一篮，在门前堆了一大堆。刚才我追的那只猪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他们捆倒了，扔在门旁直哼哼。还有几支枪、十几排子弹和一提篮手榴弹，也摆在桌子上。原来这些人都是老胡在这里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他们正打算组织一支游击队和敌人干呢，东西大致都准备好了。这会儿把这些东西连同几个青年人，一道交给了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过久地停留的。当时便由老胡主持着开了一个会。我们一道研究了山上的需要、山上山下联系和配合的办法等。随后，他又把村里今后的工作布置了一下：怎样进行关于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怎样扩大斗争面，向别村发展，怎样进行保粮保田的斗争……他了解情况那么具体，工作想得那么周到。我望着他那乱蓬蓬的一头长发，看看那些精神奕奕的农民们，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地下斗争，竟是这么一个瘦得皮包骨头、拖着一条伤腿的重伤员领导着干的。

傍晚时分，我们背起老胡，带着东西，返回山上去。路上，他又要我详细地谈了谈山上的情况，还要求我把他交给已经知道的党团员同志替换着背。这么着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们边谈边走上了山。

到了山上，天已经快放亮了。一天两夜走了一百多里路，又干了一仗，实在困得不行，我布置完岗哨，找了棵树底，抓了把茅草一铺就睡下了。刚刚合上眼，老胡往我腰眼里捅了两拳，凑到我耳边上说："我已

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看明早咱们把支部组织起来吧？”我点了点头。他要我把游击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一下，又说：“老黄，准备一下吧，你还要在党员大会上做检讨！”

“检讨什么？”

“你的错误呀！”他说，“第一，你不经调查就乱打土豪；第二，你没有及时组织党的活动。”

听说要我当众检讨，我又有点扛不住气了。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谁让我检讨的？”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又很果决地回答：“党！”

有什么话好讲呢。挨了他两次批评，又要向大家做检讨，这就是老胡给我的“见面礼”。可是，我高兴。我在那软软的茅草上平躺下来，透过树叶的缝隙，望着那红艳艳的一抹朝霞，我觉得两个肩膀像轻松了许多。

三

打了这一仗，倒把敌人迷惑了一阵，但几天之后敌人又发现了我们，一连几天，都紧盯住我们，穷追不舍。

经支部决议，老胡临时代理了游击支队的政委。他由同志们轮流背着，随着大队一道和敌人跳圈子。见天，爬山过河，风吹日晒，他的伤口不但没有痊愈，连快收口的伤口又给累犯了。没有药治，也没有时间治，每天能找到条小溪水把烂肉冲冲、化点盐水洗洗就算不错了。我看他似乎比刚上山时更憔悴了些，眼眶子也塌陷得更深了。可是不知他哪里来的那股劲，行军的时候，他总是不住嘴地讲着；一到宿营，他便找棵大树一靠，把那条伤腿在石头上垫得高高的，一会儿叫个班排干部来汇报情况，一会儿召开个党的会议，同志们的情绪如何？有没有掉队的？生活怎样？保密灭迹搞得好不好？直至当天的警戒、第二天的行动，他都要和我一块来处理。只是当事情都弄妥当，同志们休息了，他在我身边躺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痛苦、那么困难。有时，伤口疼得他狠命揪着自己那满头长发，牙齿咬得嘎嘎响，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半夜“哎哟”一声被伤口疼醒了，一哼就是大半天。每逢这时候，我真后悔把他弄上山来。我劝他：“下山去养几天吧！”

“不！”他总是固执地摇摇头，然后长叹一口气，“就是……把同志们给拖累苦了。”

记不清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早晨，我们伏击了敌人一下，接着便一气走出了六七十里，半夜时来到一道山坳里蹲下来。睡了一觉以后，我起来查哨去，一摸，身边空荡荡的，起身一看，锃明的月亮底下，同志们睡得正香，只是不见了老胡。前些日子都是晚上转移、白天休息，他也有几次不在，当时总以为他大概去洗伤口去了，也不在意，这会儿深更半夜，东一沟西一壑，他拖拉着条伤腿跑出去干啥了？

实在放心不下，我便借着查哨，去看一看。我转了两个哨位，正走到一丛竹林边上，猛听得林子里传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嘿哟！嘿哟！……”

那声音很像一个人在背着一袋沉重的东西走路，被压得直喘粗气。我悄悄地蹲下身，向竹林深处一看，原来正是老胡。只见他站在那里，两手紧握着两棵竹子撑住身体，先迈出一条好腿，然后两手用力，“嘿

哟”一声，把那只受伤的腿试探着跨向前去。一步，两步……

“他这是干啥呀？”我奇怪地想。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干什么。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像叫谁使劲捏了一把，又紧又痛。他……这简直硬是在难为自己嘛！我真想把他叫住，抱住他哭一场，又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悄悄地走开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我睡觉的那棵樟树底下走。步子那个沉啊，就像老胡挨的那一枪是打在我腿上似的。我愣愣怔怔地来到树下，平躺下来。这时，月亮已经偏西了，晨风掠过山林，沙沙地响；清亮的月光拨弄着树影，是那么乱。我的心也像那树影一样乱，乱得连老胡爬到我的近前都没发觉。

他大概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便蹑手蹑脚地挨着我侧身躺下。看来伤口又疼得不轻，躺下就连哼了几声。我望着他那抽搐着的肩头，心里更是激动。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问他：“老胡，你刚才在竹林子里搞什么鬼？”本想把话说得凶些，不知怎的却说不出口。

“你看见了？”他翻转身看了看我，蓦地坐起身，抓住了我的手。他那袖管都被露水打湿了，冰凉；手却滚烫滚烫的，像块烙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情地说：“唉，老黄呀，我能整天在同志们脊梁上过日子？要能走，走个三步五步也好让他们歇歇啊……”

“胡来！”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看来这法子怕不行……”

我说：“这回你听我的，下去休养休养吧！！”

“嗯……我想想……”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一面慢慢侧身躺下来，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唉，要是能一下子好了，那该有多好啊！”

四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崖头那么陡，又那么滑，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像个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哟，手指让他捏得好痛呀……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他正坐在我的身旁，两眼呆呆地望着我的脸，似乎在想着什么。

“老黄！”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咱俩是同志，我，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这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块白石头刻出来的。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又追问了一句。

“一定！”

他微微一笑，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脑袋边上的一个挎包，对我说，“别把同志们惊醒了。走，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惑地背起他，三个人又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天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粗大的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不知啥时候准备好的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头一背，厉声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答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好同志，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是要用这办法来挤掉伤口里的脓血呀！我本想劝住他，可是我知道他这脾气，说也无益；而且我的嗓

子里也像塞进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我叫过小林，轻轻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这会儿，既没有器械，又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我双手捂着那滚烫而又霍霍跳动着的伤口边缘，心也在霍霍地跳个不停。

“快，快下手呀！”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真的，要我一气砍几个白鬼子，我眼睛都不会眨一眨，可是这事……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的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疮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令是不是？二班长，我命令你：挤！”

他说得也对，我不能眼看着他遭罪呀！再说这样的环境，要是拖下去说不定……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不由得心头一阵紧张。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打了这一下以后，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要是再追上来我们可该怎么办呢？”我又问。虽然我明明估计敌人一时追不上来。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

随着我每一次用力，他就这么抖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露珠，像一阵小雨似的，随着这突然的战栗，沙沙地洒落下来。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它一下，好不好？”

“嗯……”又是一阵小雨。

一连两个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连忙停住手，扭头斜眼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因为过分用力，指头都深深地插进了泥土里，手背被憋得乌紫乌紫的。他紧咬着牙，腮边颧骨突起得更高了，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像被谁兜头泼了一盆水，几绺长发贴在了脸颊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赶忙回转头，一眼看见了小林。他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停住了手，这会儿正低着头蹲在那里，一手按着驳壳枪套，一手撩起缚在枪套上的手巾在擦眼睛。我用脚踢了他一下，向他做了个擦脸的手势。他才慌慌张张地解下手巾，噙着泪把手巾捂到老胡的脸上。老胡却没让他擦脸，他把两道黑眉毛一拧，一张口把手巾噙进了嘴里。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抑制住自己滚在眼眶里的泪水，压下了想住手的打算。我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毛竹梢头的露水抖了一阵又一阵，露水早已摇完了，竹叶却还像打摆子似的，沙沙地抖个不停。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捋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他嘴上的手巾拿下来。手巾的当中像被谁用刀子戳过，布满了破洞。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手指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脸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他握住我的手，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我没有说什么。我紧握着他那沾满泥土的手，激动地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挂满了豆粒般大的汗珠。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五

经过这样一番“治疗”，他的伤果然好了许多，伤口慢慢平复了些，已经用不着天天爬来爬去，可以拄根竹杖走几步了。但是，敌人对我们的“围剿”却丝毫没有放松，他们除了调动两个主力团和几个挨户团轮着班盯住我们追以外，又改变了战术，开始采用了“驻剿”的办法，在我们经常来往的道路要冲修上了碉堡，派上了部队，企图连追加堵，把我们消灭在山上。我们活动的圈子越来越小，道路越来越少，和敌人遭遇的情况更多了，部队还受了一点儿损失；加上供给又完了，伤病员增加了，这样拖来拖去实在是困难。我心里又愁又烦，不由得埋怨起那次下山来了。心想：当初为什么那么冒失，搞那么一次奔袭战斗；这可好，烧香引出鬼来了！看看老胡，他大概也在为这处境发急呢，一空下来就躺在树底下沉思，宿营的时候还是照样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过这不是因为伤口痛了，是愁的。

这天，好容易敌人“给”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我打算找老胡商量商量。

一道小山沟里，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人，有的在挖起土灶烧饭，有的在溪水里冲洗野菜，有的干脆枕着枪托子躺在树荫凉里打着鼾……我打听了几个战士，才在半山坡上小树底下一个睡着了的同志身边找着了老胡。睡觉的是二班长林大富。这个愣小子大概睡下以前想都没想这树影还会移动，这会儿正被太阳暴晒着。老胡坐在他的身边，旁边立着个用树枝搭成的架子，架子上挂件他的衣服，给小林挡着身子；他手里擎着只很大的芭蕉叶子，遮着小林脸上的太阳。旺毒的太阳正晒在他那光脊梁上，汗水像脚下那条小溪似的，顺着他那干瘦的脊梁骨流下来。他却像什么也没有发觉，只顾大睁着眼睛，注视着小林的身上。忽然他轻轻抬起手，把爬到小林耳朵边上的一只大蚂蚁捏下来，接着，又一翻手把爬近小林身边的蚂蚁捻死一只，又捻死一只……他做得那么仔细、那么专注，活像一个年轻的妈妈守候着酣睡在摇篮里的娃娃。他那长长的头发轻轻搭在额前，脸色那么舒泰、那么温和，嘴角上不时掠过一丝笑意。我惊奇地发现，他原来是个那么年轻，又是那么文静的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家伙，怎么不睡……”

“嘘……”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似乎怕我把小林惊醒了。其实这很

多余。这孩子睡得跟一坨泥块似的，这会儿别说说句话，就是在他身边敲通锣鼓怕他也难得睁睁眼。他拉拉我的衣角要我蹲下来，然后指了指小林的脸，柔声和气地说："看，这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多好的孩子！……"

小林倒真是个好孩子，才十七岁，一股子孩子气，脾气倔得像个牛犊子，可打起仗来，哪里危险往哪里钻，这几天来少吃没喝又不住脚地跑，皮带一连紧进去了四个新眼也没叫过苦。我说："不假。要不是白鬼子，这会儿他怕还光着屁股捞鱼摸虾呢，可昨天，他一支枪打掩护，把白鬼子撂倒了五六个。"

"逼的嘛！知道不？上山前不几天，他一家子被白鬼子杀了个光……"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你家里怎么样？"

我回答了他，又问他："你呢？"说也是，我俩还没顾上好好聊聊呢。

"我可没有你那福气。全家就剩了我这么个独丁丁。爹、妈、老婆，还有个一岁半的小伢子，叫土豪一个坑给……"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低下了头，伸手把爬到小林手上的一只毛虫揪下来捏死了。

"算了，扯点别的吧。"好半天，他抬起头，把话岔开去说，"咱这样净叫白鬼子跟着个屁股追，这不是事呀。"

他这一说，正触起了我的心事。我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这队长又不能下命令叫他们不追。"

"下命令叫他们不追……"他重复着我的话，沉思着。忽然，他一把扳住了我的肩头："你说，要是我们派一支小部队下山，散在敌人屁股后头去活动一下，怎么样？打打民团，搞搞宣传工作，那样，一来可以发动起群众，二来，我们的吃穿群众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伤员和部队也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几天了。说不定还可以打开个局面呢。"他的话说得又快又流畅，看来这个想法他想过好久了。

我没有马上答话。自然，这倒是个办法，可是他这个大胆的想法却又使我吃惊：过去大家在一起，被敌人追上来还要受些损失，现在一分开……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怕不行吧？这样太暴露了。"

"怕暴露？你不活动敌人就不知道你啦？"他不满地摇了摇头，向我偎近了些说，"给你讲，这些日子我对你有意见哩！"

"什么？"我惊奇地问。怎么又有意见了？

"就是这一条呀！"他说，"我在山下待了好几个月，可是不知道近处就有自己的游击队。你光是怕暴露，敌人还是知道你，可就是群众不知

道你，你说这算什么？再说，你不想和上级党联系了？”

“谁说我不想？”

“想，就要有办法呀。我们到处展开活动，让敌人弄不清我们在哪里，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你把红旗打得高高的，还愁党发现不了你？”他越说越快、越说越兴奋。

对，说得对！随着他的话，我觉得自己窝在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我仿佛看见了敌人到处应付的模样，看见了我们安安稳稳休整的情形，看见了上级党的来人……我劈胸给了他一拳：“嘿，你这个脑袋！”

“我？我才没有那么个好脑袋呢。这都是他。”他指指小林，对我诡秘地笑了笑，“前天夜里这小家伙讲他偷土豪的果子的事，还记得吗？”

噢，是了。前天晚上我俩去查看同志们宿营的情况，几个战士正在树丛里围着一堆木瓜和野香蕉，在吃着、谈笑着。老胡拉拉我，悄悄走近他们旁边，正赶上了小林的一个话尾巴：“……我就下手了。我爬到树上，故意弄得树叶子稀里哗啦的。那家伙耳朵灵着哪，一听声就提根矛子追过来了。他肥得像个水牛样，能追得上我？我三转两转就把他甩得没影儿了。我找个地方歇口气等着，不大工夫六伢子就背着满满一口袋来了。他在那边，一不担惊二不受怕，从容得很，净拣大个的摘。哈哈……”人丛里爆发出一场大笑。我们走出了好远，隐隐约约还听见有个同志在讲：“偷果子还得俩人哪！可咱们……”这天晚上，老胡一个人靠块树根闷着，直到快睡的时候，才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同志们批评我们哩！”当时，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倒是他把这句话捡起来了。

他爱抚地向小林望了一眼，说：“看，说得多好，‘偷果子还要俩人哪？’”

我觉得怪不好意思，就把话岔开来，问他：“你看，我们俩谁下山？”

他定睛看了我一眼，笑着指了指鼻子：“我！”

六

这几天，是我们游击队成立以来最安生的日子。一个月以前，胡志得同志带着一个分队下了山。他们一下山就分散成若干小组，展开了活动，搞民团、打土豪，秘密组织群众，为山上筹粮办菜……这一来，敌人连忙抽出了兵力赶了回去，在几个主要村镇驻扎下来。我们这里果然轻松多了，不但有了喘息的机会，还瞅空子打了一仗，搞掉了敌人一个排。尤其使我们高兴的是，就在他们下去半个月以后，特委派人找到了老胡他们，取上了联系。两天以前，特委陈书记还亲自上山来了一趟，了解情况，布置了工作。陈书记给我们讲话时，表扬了我们，说我们搞得对、搞得好。他帮我们整理了部队，当时就批准，正式任命胡志得同志为我们游击支队的政治委员。特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准备配合其他各地游击队，“以红对白”，向敌人展开一次反击。并要我们设法尽快捕捉一个白军正规军的俘虏，搞一批敌人的服装，做袭击敌人的准备。

我当即写了封信让交通带给老胡，把上级党的指示传达给他，又把我拟订的计划和他说了说，并且请他尽可能上山来一趟，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这天吃过晚饭，我给战士上时事课。这讲课提纲是老胡在山下搜集了些敌人的报纸，分析推断以后编成的。刚讲了半截，突然，“砰，砰砰！”山腰竹叶冲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

我立即命令大家准备战斗。这时，一队老百姓急匆匆地向我们跑过来了。他们有的挑担子，有的背口袋，看来是送东西的。走在头里的是二班长林大富。他一下子扑到我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政……政委要你派……派几个班，从水晶坳下去，抄敌人的后路！”

我厉声地问：“政委呢？”

“他在那里阻击……一个人，受了伤……”他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我一听，像谁迎头给了一棒子，眼前直冒金花，胸膛像要炸开了。我抡起驳壳枪，敲着他的头骂了句：“你，你把咱支队的脑袋给扔啦！……”拔腿就跑。

跑出几步，才冷静了些，我急促地向小林问了问情况。原来政委接到了我的信，便带上小林和几担粮食往山上走，想不到在山根上和敌人一个排碰上了。他看看敌人不多，孤军进山，是吃掉他们的好机会，正

好合了我诱敌进山的计划，便故意用粮食担子做目标，把敌人引进竹叶冲，然后他卡住了冲口，命令小林回来报告我。我按老胡说的，派三分队长带上七八十个人，火速从水晶坳插下去，然后喊上小林，带上两个班，脚不沾地地向出事的地点跑去。

快到竹叶冲冲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老胡跪在路口一块山石后面，右手握支驳壳枪，脸前摆着小林的步枪，他抬手打几个连发，再抓起步枪打几下。

看看和他只隔百来步远了，忽然一块乌黑的东西落在了他的身边，哧哧冒着烟在打转转。“趴下，快趴……”我的话刚出口，“轰”的一声，一团黑烟把他裹住了。

我眼前跟这团烟一样黑。我命令小林带这两个班去把敌人反下去，自己便三脚两步地奔到了老胡的身边。

他平平地躺在小山道上，把条小路挡得严严的。胸前像被谁乱抓了几把，衣服全烂了，满胸膛都在流着血，也看不出究竟伤着了哪里。血，把小山道上的土染得通红。

我坐在他身旁，扶起他的脑袋搁在我的腿上，低低地叫了几声。他慢慢醒来了，那眼睛像蒙上了一层灰，呆滞地望着我，好半天，认出是我，眼睛顿时睁大了：“是你？你……谁叫你到这……这里来？……”他话说得很吃力，却透着怒意。这神情使我倏地想起了初见面时他的模样。

“……”什么时候呀，还管这个。我觉得眼里像揉进了一把沙子。

“去，去！”他挣扎着离开我的臂弯，用手拼命地往外推我，不知是伤痛的还是气的，话都说不成句了，“去，去插，插断他们呀！……俘虏！……衣服……”

“你看！”我激动地扶起他的头，向山道下面指了指。他选的这地形实在好，从这里下去正是一条山沟，两边都是笔陡的悬崖。小林他们反扑下去以后，三分队长他们也已堵住了山口，敌人全被压缩在这条沟里，像一窝堵在死胡同里的老鼠，正在一簇簇的手榴弹烟里爬来滚去。

他笑了。他把脑袋往我身上一靠，宽慰地笑了。

我弯腰把他抱住，说：“走，到山上去！”

他冲我无力地摆了摆手，闭眼停了一会儿，问我：“支部会开过了？”

“没有。”

“开一开吧……讨论……林大富，我……我介绍他……”他的话越说越不连贯，声音越说越小，忽然牙齿一咬，又昏过去了。

我叫了几声，他没有应声。我含着泪撕开了他的衣服，想把他的伤口包一包，突然手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在他衣服里子上缝着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还有他的党证和一张用毛纸画成的敌军分布图。党证和地图已经被血染得全红了。

我撕下自己衬衣的袖子，刚想动手给他包扎，他又醒了。他一眼看见了我手里的东西，眼睛一亮，精神又来了："差，差点忘了。这，这是……第一批新党员的……党费。"他把"第一批"说得特别用力，眼里爆发出一星喜悦的火花。大概这种心情支持着他，他话音提高了些："党员名单、地址，交，交给小林了。接头户是……是个铁匠……"

因为说得太急，他不停地喘息着，随着急促的喘息，血，从胸部伤口里汩汩地流出来。我按住他说："别说话啦！"

"不，来，来不及了。"他继续说，"联络暗号是……问，问一句：'这里的……柴刀，好吗？'他，他回答：'好，好……是……是纯钢打成的！'……"

起风了。风，掠过山林，搅起松涛，"哗哗"地响。风，拂动着他那低垂着的长发，一飞一飞地飘动。我紧紧地抱住了他那渐渐变冷的身体，脚步踉跄地往山上走。在我的身后，同志们押着一长列俘虏，一眼望不到头。我没有理他们。我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成了个空壳壳，什么也没有了，里面只是回旋着他那最后的两句话：

"这里的柴刀好吗？"

"好！是纯钢打成的！"

1958年6月8日

普通劳动者

林部长随着刘处长走下公共汽车，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把脸上的汗擦了擦，便急急地扛起行李往工地上走。他原想能在下午两点钟以前赶到营房，随大队一道上班去参加劳动的，但是上午的会散得迟了些；更不凑巧的是，汽车没到昌平就“抛锚”了，又耽误了近半个小时，当车到营房跟前，已是三点过五分了。于是他们不得不临时补了一张车票，直接到工地上来。用林部长的话来说是：“既然掉队了，就得赶快补课；做个‘插班生’也比‘留级’强。”

六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够热了，这下午三四点钟时分，更是一天里最难耐的时候，公路上焦干、滚烫，脚踏下去，一步一串白烟；空气又热又闷，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了似的。将军一手扶着肩上的行李卷，一手提着装有脸盆、牙具等杂物的网兜儿，大步走着。还没有拐上山口，他的脊背已经被汗湿透了。汗水，沿着他那斑白的鬓角和草帽带子涔涔地流下来。

走在后面的刘叔平上校紧走了几步赶上来，把手里的零碎东西往将军面前一递，喘呼呼地说：“部长，把背包换给我。”

“算了吧，你也不是小伙子。”林部长看了刘处长一眼，笑了笑说，“咱们两个彼此彼此。”

上校的确也够呛。他真的不算年轻了，而且因为身体胖，更不禁热，这会儿，他整个上身像在水里蘸过了似的，汗水在他那络腮胡子根上聚成了一粒粒晶亮的露珠。

“要不，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他询问地看了将军一眼。

“不必啦，倒倒手就成。”将军停住脚，索性把那件洗得发白了的灰布上衣脱下来，搭到肩膀上，只留件背心；又把行李换了个肩，然后向一个过路的同志问道：“工地快到了吧？”

“呶，过去那就是。”那人指指迎面的一座牌楼。

果然，他们刚跨过牌楼，一片喧闹的人声混合着机器声、喇叭声就迎面扑来，整个坝后工地都展现在面前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场面：一条高大整齐的“山岭”把两个山头连在了一起，一条条巨蟒似的卷扬机趴在大坝上，沙土、石块像长了腿，自动地流到坝顶上。坝上坝下到处

是人，汽车、推土机在匆忙地奔跑……将军一面走一面四下里看着，他被这劳动的场景深深地激动了。对于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这里是作为一个军事重地留在他的记忆里的。九年多以前，他曾经为了攻取这一带山岭又要保护住这里的古陵而忧心过；他不止一次地在作战地图上审视过它，在望远镜里观察过这里每一个山头，至今，对面那几个山头的标高他还依稀地记得起来。但是，现在变了，作为战场的一切特点都变了，当年敌军构筑的防御工事早已被山水冲平，那依山筑成的小长城也只剩了个白痕痕，连那座小山头也被削下了半截填到大坝上了。几年来，他每次看到过去战斗、驻扎过的地方在建设，总抑制不住地涌起一种胜利和幸福的激情，而现在，他又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来到了这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所有疲劳、酷热全被忘记了。

他俩按着部队的代号，找到了要去的单位的劳动地点。为了能借劳动的机会熟悉这些他平时接触较少的人，他们特地选择了这个单位来“入伍”。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在一道一米多高的土崖下面，平躺着一列斗车，战士们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拿锹铲土，一部分挑土；他们从三十多米的远处，把沙土挑到崖边，再由另一部分人把它倒到车里去。将军觉得自己像个迟到的学生走进课堂一样，很不好意思，他拉了上校一把，悄悄地把行李放好，然后把草帽往前拉了拉，走上前去。工具没有了，只找到了两个空筐，他俩便每人抓起一个，用手提起土来。

用手提土真不方便，走得慢，不出活，又勒手，为了不妨碍别人还得走道外边。将军刚提了几筐，就听见一个尖细的声音在喊他：“喂，老同志，怎么还是个‘单干户’呀？”

将军被这个友好的玩笑逗笑了，抬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是个年轻的战士，他不过二十岁，一张圆脸，厚厚的嘴唇上抹着一层淡淡的茸毛，一绺头发从软胎的帽舌底下掉出来，被汗水牢牢地贴在前额上，显出一股调皮劲。他正挑了担沙土颤悠颤悠地走过将军的身边，调皮地笑了笑，露出一对白白的小虎牙。将军笑着回答：“我是个新兵嘛！”

“那……你等等。”青年战士连忙把筐里的土倒下，然后拔腿跑到滤沙架子底下拖来了一只大抬筐。他把抬筐往将军身边一搁，说道：“来，咱俩组织个‘互助组’好不好？”

“好。”将军高兴地回答。连忙蹲下来帮着他整理抬筐的绳子。

“你这可不行，”战士一面理着筐绳子，一面真像个老战士似的批评起来，“这样毒的太阳，你光着膀子一会儿就晒爆皮了，可痛啦！”说着就去给他拿衣服。等将军顺从地把上衣穿好，他又认真地介绍起经验来。告诉他：因为天太热，要多喝开水，“等会儿来了咸菜要猛吃。”告

诉他："下班时候要把鞋子里的沙土倒干净，要不走到家就会打泡的！"还告诉他：睡觉前要用热水烫烫手脚，因为"条件很好，每人可以分得两勺子热水"……

将军感激地望着他那孩子气的脸，一一答应着。他觉得这个青年人实在可爱，便和他攀谈起来。他很快就知道，这个战士叫李守明，是通信班的，才二十一岁，是一九五五年参军的老战士。并且从这张爆豆锅似的嘴巴里，很快地知道了工地和这个单位的一些情况。这样边干边谈，等把抬筐收拾好，他俩已经成了很熟稔的朋友了，仿佛两人老早就认识似的，将军亲热地管这个青年人叫"小李子"，小李也毫不拘束地管这个穿灰衣服的老同志叫起"老林"来了。

他俩抬起抬筐，走下了装料的沙坑，装上满满的一筐。将军还不满足，又在上面加上一个"馒头"。可就在这时候，他俩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原来趁将军弯腰上肩的时候，小李偷偷把绳子往后移了半尺多。这个"舞弊"的做法被将军发觉了。他扭回身抓住绳子往前移过来，不满地说："这，这不行。"

"我身体好，这边稍微重点没啥。"小李把绳子又移过去了。

"你这是欺负我看不见。"将军伸手抓住绳子又往前移了过来，"咱俩加起来够七十岁，我就占了三分之二还多，你还糊弄我。"

"……"

一场争执刚结束，抬了两趟，又争起来了。这回是小李先开口："不行，不行，你的腿脚不灵便，从这些筐头子空里穿，不安全，栽倒了咋整？"

"没关系嘛！"

"啥没关系？"小李眼珠一转，又出了个点子，"你走得慢，当车头不行，咱俩净挨压！"

"……"将军没话讲了。因为腰上、腿上都负过伤，他带头的确走不快。

"来，你掌舵，我带头。"小李胜利了。其实，他走得一点儿也不快，不过他领头走能灵活地绕过沙堆，踢开空筐，老年人摔跤的危险是没有了。

争执归争执，他们合作得却非常的好：小李头里走，将军在后面喊着"一、二、一"，两人走着谐和的步子；他俩分吃一块咸菜，用一个水壶喝水，随着每一趟来回，两人都觉得出，他们这"忘年交"的友谊在迅速地增进。

抬空筐的时候，小李怀着深深的敬意，望着将军那帽檐边上的汗水

和那一圈花白的头发，那里仿佛汗水随淌随凝结了，结成了一层盐粒子，均匀地撒在头发梢上，简直分不出是白的多还是黑的多。他心想：别看这老同志年纪大，干劲可真不小，明摆着铲土比抬土轻些，他却偏偏要拣重的干。

将军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抬着土走的时候，将军望着小李的背影，在那件淡黄色的背心中央，一个大大的“5”字；而这青年人抬土也像在球场上一样，没有一霎安生。比方，装料台上净是一排排装满土的筐头子，他们只要挨着边放下就行了，他却总是蹒跚地走到最前面，为的是“装车方便些”。而在回路的时候，他又总爱放开嗓子叫一阵，舞弄着胳膊指挥一番，要不就嘟哝着把放得不合适的筐子整理整理；临走，还得带上几个空筐。他的意见也特别多，一会儿嫌装料的人少了，窝工；一会儿叫：“别乱扔空筐子，砸着人！”而这些意见又常常和将军的感觉是一致的。将军觉得：他每走一趟，就对这个青年人多一层了解。这些年来，自己虽然也常下部队，就在前天，他还在“试验田”（连队）里呢；他也不止一次和战士谈过话，但似乎都没有在和这个青年战士共同劳动的几个钟头中，对一个战士的思想感情了解得这么真切。他从小李所表露的那种主人翁态度，那主动精神，集体主义感情……联想到试验连队，想到他那一部的工作……想得很多，以致有几次差点被脚下的筐子绊倒了。

他就这样边思索、边劳动，一气干了三个多小时。

六点半钟，两个炊事员抬着一大筐馒头和一桶咸菜来了。斗车开出之后，也没有再开回来，看来卸料台也在吃饭了。于是人们便“哄”的一声围住了馒头筐子。将军也挤过去，从人缝里伸手抓了两个馒头和几条咸萝卜，然后找了个细沙堆躺下来。

直到这时，他才觉得实在有些累了。本来，像这样的劳动活，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新课，二十八年以前，他决定参加红军的时候，已经是水口山矿上的一个有三年工龄的矿工了，砸石头、挑矿砂，他什么活没干过？更不要说参加红军以后那些艰苦的战斗生活了。但，这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会儿一连抬了三个钟头的沙土，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是不比从前了：头被烈日晒得有些昏，肩头已经有些红肿，腰部、两腿酸溜溜的，腰上的伤口也开始隐隐作痛了。那地方在一九三六年东渡黄河的战斗里，被阎锡山的队伍打断了一条肋骨。他把腰眼贴在沙土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土，烙得伤处热乎乎的，像敷个热水袋似的，十分舒服。他咬了口馒头，扬起拳头轻轻地敲了敲腰眼，暗暗想道：“没有关系，只要今天能坚持得了，过了明天就没有问题了。”

他嚼着馒头，倚着沙堆，向大坝看去。一大片乌黑的雷雨云正从蟒山背后涌起，急速地升上来。被浓云衬托着，大坝仿佛是一只停泊在海里的大军舰，更加雄伟了。大坝的两头，像两个炮群在集中发射，不时腾起一簇簇棉朵似的烟尘，爆发出一连串隆隆的响声。似乎借着这响声做节拍，扩音器里正播送着雄壮的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看着这场景，将军觉得十分快意。这时，他才发现沙堆背后有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着什么；一个粗重的话音传来："……嘿，那才叫紧张呢，整天是沙土、木料，木料、沙土，哪里还分几个钟头、多少班次？干就是了……"

"修好了吧？"一个人焦急地问。

"当然。师首长都亲自拿着铁锹干哪，修不好还成！我还跟师长一块抬过一根大梁哪。林师长一边抬着木头走一边喊：'同志们，干哪！咱们把工事修好了，叫敌人连一滴水也淌不进来。'看，说得多好。"讲话的停了一下，咯吱咯吱嚼了阵咸菜，又补了一句："你们说，要用那股劲修水库，咹？！……"底下的话被一阵哄笑淹没了。

将军微微笑了笑。他听得出这人讲的是哪一次阻击战。当时他是不是讲过这些话，他是记不起来了，但这段话却把他引到那些满是硝烟的日子里去了。他情不自禁地又向那高大的水坝瞥了一眼。心想："他这鼓动工作挺不错，那件事和眼前的情景还很有些相像呢。"

他刚想欠起身去看看讲话的是谁，忽然身边扬起了一阵灰土，小李一蹦一跳地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叫我一阵好找。"小李把一草帽兜馒头递过来，又摸起腰间的水壶，一仰脖子喝了两口，然后伸手递给将军。

将军一面喝水，一面问："你找了好久了？"

"没。找不到你，我去听故事去了。"

"咳，"将军爱抚地看看他那满是汗水的脸，把擦汗毛巾递给他，略带责备地摇了摇头，"看你热的。干这样的重劳动还不够你受的，还到处瞎跑。"

"咱这算什么，小事一段。"小李一面擦汗，一面反驳。看来刚才听故事所激起的情绪还没有过去，他激动地说："干这么点活，有房子住，有白面馒头吃着，还能说累？那人家老红军长征的时候爬雪山、过草地那么苦，怎么过来的？"他咬了口馒头，问将军："老林，你听说过老红

军长征的故事吗？”

将军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

“没有吧？你们，不是门房就是伙房，啥也听不到。我可听说过。”谈到这事，小鬼流露出显然的激动，馒头也忘了吃了，“指导员给讲过，红军长征可苦啦。过草地的工夫，没得吃，吃草根，吃野菜，听说有个同志饿得没法，把条皮带煮煮吃了一天。”

说到吃皮带，这个小同志显然是加上自己的想象，把听来的故事夸张了。将军知道，皮带并不像吃鲜黄瓜那样清脆可口，一天可以吃上一根；那时，他那只牛皮鞋底是吃了三天才吃完的。但他也很为小李讲到这事时的激情所感染，没有给他纠正。只是说：“那样的环境嘛，不吃那个吃啥？”这倒也是实在话，在将军看来，当时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丝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什么？”小李被老同志这种淡漠的反应激怒了。他急得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咳，你，你这人真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那些老革命多么艰苦！”说着，他动了真气，像不屑于和这个不通情理的人说话似的，一翻身躺下去，枕着手，望着天，停了半天，又自言自语地说：“那些老革命，牺牲了那么多，受了那么多苦，把打下来的江山双手捧着递到我们手里，说：‘你们好好地保卫它，把它建设好吧！’你说，我们要不好好地干，日后要是碰巧见了他们，叫我们咋说？……”

将军侧身望着他那激动的脸，顿时涌上一种温暖、甜蜜的感觉。这青年人对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虽然还不十分完整，但是将军从他身上分明地觉察到：老一代战士们经历的那艰难困苦的生活，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已经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新的一代接受下来了。它滋养了他们，成了鼓励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动力，并且在新的条件下爆发出新的火花。

想着，将军也不禁动情地说：“想想那时候，这会儿该拿出更大的劲来工作才行啊！”

“对，这才像话。”小李的气平了些，他又咬了口馒头，随即把嘴巴附到将军的耳边，悄声地说：“知道不，我们将军的工作可忙咧。你见过将军吗？”

将军又笑了笑，没有回答。

“不信？我可见过。”他霍地坐起身，略带神秘地说：“那天，都半夜三点了，收发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叫去给将军——我们的政委送一份急件。我想，将军忙活了一天，这会儿一定休息了。你猜怎么着？”他带着掩饰不住的敬意，把话停顿了一下：“将军还伏在桌子上写东西呢！”

“将军也得工作嘛。你还不是一样？三四点钟爬起来工作。”

“看，你又来了。我睡过一觉了呀！……”小李不满地把嘴巴一噘，正要再说什么，忽然被一阵大风噎住了。一大滴水点滴到他腮帮上，接着，疾风挟带着沙土扑过，大白点子雨急骤地撒落下来，打在沙土上，激起一股股细烟。

这雨来得又突然又猛烈，袭击得人们手忙脚乱，有的忙着找雨具，有的忙着找避雨的地方，一时，沙土坑里，滤沙架子底下、沙堆背后，甚至厕所席墙的旁边，凡是能挡挡风雨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小李看了看车道，见斗车还没有来，便一把把将军拉起来，三脚两步赶到一个木作棚底下蹲下来。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不知谁的什么东西找不见了，在直着嗓子喊叫；不知谁的草帽被风吹离了地面，像个风筝似的一翻一翻地跑了。就在这时，呼隆呼隆，空斗车被拖拉机牵引着，像只掐了爪的大蜈蚣，蜿蜒着、颠簸着，开进了装料台。

“那边卸料的同志在等着，得马上装料才行，但是……这么大的雨。”将军思忖着，四下里望望，只见有几个同志走出了避雨的地点，向装料台走了几步，但看看别人没动，他们又犹犹豫豫地退了回来。身旁小李早已沉不住气了，大声嚷着：“分队长！分队长！”

“分队长去开会了！”不知谁在回答。

将军看着这情形，心里一动。他知道，部队里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该这么干，恨不得马上就干，但是就因为没有人出面，却不能动手；这种时候，只要一个人说句话，就会立即行动起来的。于是他拉了小李一把：“小李子，咱们去干吧！”

“好！就是分队长没来……”

“咱们先干嘛！”将军一按小李的肩膀站起来，随手把小李拉起来，接着便提高了声音喊道：

“同志们，走哇！”

说完，他一躬腰走出草棚，钻到暴风雨里去了。

这句话像一道命令，人们都站起来了，一个，两个，三个……跑进了雨里。他们哄笑着，叫嚷着，跟在将军后面向装料台奔去。将军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这情景很使他兴奋。“有多少年没有这样做了？”他暗暗问自己，脑子里忽然浮上了另一幅情景：那是在草地上，也是这么个暴风雨的傍晚，被疲劳寒冷和饥饿折磨得衰弱无力的战士们，为了躲雨，都直往树丛里钻。但是，作为一个连长，他知道，要是天黑之前找不到干些的地方宿营，摸黑在烂泥里钻是很危险的。当时，他也是这么

喊了一声，队伍又前进了。

他和小李跑到装料台边，浑身已被雨浇透了，沙粒、雨点吹打在脸上，麻沙沙地疼，但他顾不得这许多，两人抓起铁锹，装了满满一筐沙便抬起来紧跑。正跑着，迎面两个人跑过来，走在前面的人一把抓住了将军的扁担梢，喘吁吁地说："首长，……这活太重，你……"

将军一定神，才看清那人臂上的红袖章，跟在后面的是刘处长。他随手拨开分队长的手说："嘿，什么首长，在这里我是战士，你才是首长哩。"说完，他把土筐落下，又补充说："分队长同志，我有个意见：你得赶快把大家组织一下，风雨里看不清，要特别注意安全！"

"对。"分队长无可奈何地松开手，一面辩解着："段上叫开会，我刚回来……"一面急匆匆地往前走。走到小李身边，他又伸手挽住小李的肩膀，低声地说："将军年岁大，又负过伤，你可得留心照顾着点！"

"将军？"小李不由得惊叫起来。这情况太意外了。他分不出自己是由于感动还是由于紧张，他觉得到自己的心跳得很急，眼里像灌满了雨水，又湿又涩。他连忙放下扁担，走到将军面前，结结巴巴地说："将军同志，我不知道你是……"

"嗨，你这小鬼。"将军爱抚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顺手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说道："快，快掌好舵，我这车头要开啦！"说罢，他一弯腰抄起扁担，搁到了肩上。

小李激动地抓起扁担，望着将军那花白的头发怔了一霎。雨水混合着汗水，正从那斑白的发梢上急急地流下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趁势悄悄地把筐绳又往后挪了半尺。

这回，将军却没有发觉。他一手扶肩，一手甩开，挺直了腰，迈开大步向前走去。他走得那么稳健，又那么豪迈。当他带着他的连队走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时，就是这样走着的；当他带着他的团队通过日寇的封锁线时，当他带着他的师跨进"天下第一关"时，他也是这样走着的。

1958年6月29日于十三陵水库工地

休 息

“嗨，这脑筋……”范副司令员生气地扬起拳头捶了捶额角，霍地站起身，从门边抄起根手杖拄着，蹒跚地走出了门。

妻子慌忙抓起件单衣追上去，一面扶他走下台阶，一面责备他说：“刚有些见好，又到处跑！”

“病人顶需要的不是闲着，”将军紧皱起眉头，“没有痛苦就好，是不是？”

“唉，你这人……”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没奈何地把衣服给他披上，然后目送他向海边走去。

傍晚的海滨是优美而又宁静的。阳光，从几团浓黑的云团的缝隙里冲出来，把海空的几片浮云照亮，又把海滩映得一片火红。海，咆哮了一天，这会儿像累了似的，躺在那里轻声地喘息着；随着它的呼吸，海波轻盈地涌到岸边，然后又卷带着浮槎、细沙，悄悄地离开。

将军沿着这条弧形的海滩慢慢走着。潮湿的海沙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他的思路又回到了刚才思索的那个问题上：

“……那是侯厝还是鹤子墟？……记得那次打的是广东军，到底是什么鬼番号却记不起了……”他想得是那么入神，以致裤腿被海水溅湿了一大片也没有发觉。

这件事，按照妻子的说法，真是有点“自讨苦吃”。本来是来休养的嘛。一个星期以前，将军带病来到了这里。开头几天，因为病情较重，他只好静静地躺着；但是昨天发现血压降低了些以后，他却再也躺不住了。他很想能找点工作做做，可是这里啥事也没有，家里为了能使他安心休养，按照医生的指示，“冻结”了一切与他有关的文件，甚至连封关于工作情况的信也难得收到。“干点什么好呢？”想了好久，才想到了写稿子的事。原来，在一年多以前，政治部就约请他为总政发起的“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写一篇关于红军时期斗争生活的回忆录。这是政治任务，当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一直没有动笔。“现在，趁这机会把它搞一搞，回去就不用再为这事耽误工夫了。”

按说，可写的材料是很多的，他那近三十年的战斗生活，简直是一本大书。但是要从这里面选出一个中意的片段来，却像从一棵果实累累

的树上挑一个好果子一样，困难极了。昨天，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天，好容易选定了反“围剿”中的一次战斗，可是今天刚提笔要写，却又碰到了难题：事情过去得太久，具体时间、地点都不记得了。多亏妻子提醒，他才想到了任局长。这位红军时期就在一起的老战友，因为患着下肢麻痹，已经在这里休养了好几个月了。于是将军决定去找找他，一道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从海滩到那座草绿色的房子，虽然只不过两里多路，将军却走了很长时间。当他走到大门跟前的时候，他才发现心脏怦怦地跳得又很急了。他倚在门框上，按住胸口休息了一会儿，便推开门走进去。

这是所安静宽敞的院子。窗前，两棵大马尾松底下，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散乱地摊着几份文件。一根长长的电话线从窗棂里扯出来，耷拉在桌面上。桌旁安了张行军床。这情景不知怎的使将军想到了战地的指挥所。任局长正斜倚着枕头半躺在床上，抓着听筒在讲话：

“……我的好主任啊，”他柔声和气地说，“把情况告诉我嘛！简要地……你说那几个省的协作会议啥时候开？”

大概对方回答得使他不满意，他又生气地叫起来了：“好，不给讲就算！我那个关于三厂的意见你可得快报告给部长。明天，不，等一会儿我还要给部长去电话。”说完，他悻悻地把听筒向桌上一扔。

“还是那个劲呀，老任，”将军笑着在桌边坐下来，“养病也不能退你三分火。”

“就得吵呀，”任局长看见范副司令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人一生病，就来上个大‘封锁’，能把人憋死！”

“你吵就能吵得到了？”

“嗬！根据这几个月的经验，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任局长得意地抓起桌上的文件，抖得沙沙作响，“你吵一次，多少总得给点。”

“我没有你那份本事，就得想法找……”将军把自己要写革命回忆录的打算向任局长谈了谈。

“仗是打得不坏，”任局长听完以后说，“可惜简单了点。混进围子去，手榴弹一打，完了。”

“那……你看写哪一段好？”

“人家不是要你写印象深的事吗？”局长沉思了一会儿，“依我说，写我们那次休息倒挺有意思。”

“休息？”这个提议很使将军感到意外。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写篇稿子总要有点意义嘛。大家都在大跃进……”

“谁说没有意义？”任局长打断了将军的话，“自从闹了这个病，被迫

休养以来，我时常想到那回事。”

“你说的是哪一次？”

“就是你踢了我两脚的那一次嘛。”

“踢你？”将军更觉得茫然了。在他带兵二十多年的经历中，他从来不记得打骂过任何一个人。

“嗨，看你，打了人还不认账。一九三五年，在锁蛟岭，记得不？”说着，他伸手摩挲着大腿，故意苦着脸说，“那两脚真够呛。呶，就是这里！”他的苦脸做得很逼真，好像那地方至今还痛似的。

一九三五年，锁蛟岭……这熟悉的年代，熟悉的地名，把将军引进了一个深深的回忆里。他呆坐在那里，透过那稀疏的树梢，向远处望着。那里便是有名的西山风景区。晚霞正映衬着一片突起的峰峦、茂密的树林……

……突起的峰峦、茂密的树林。一支不大的部队正沿着这丛林中的小路急匆匆地走着。这是个奇怪的行军行列：从队首到队尾扯着一根绳子，战士们一个个紧抓住绳子，脚步踉跄地往前赶。整个队伍仿佛是靠着这根绳索拖曳着前进，又像是这绳索把人们拧成了一条钢铁的锁链。

这便是他所指挥的那支红军游击队。

这天，秘密交通送来了上级的命令：要他们立即动身赶到武功山区，和大队会合，共同进行一次大的战斗。命令像钢钉砸在铁板上似的：必须在五天内到达！但是，他们一离开根据地，就被敌人盯上了。敌人调动了沿途的军队和民团，前堵后追，紧紧地咬住不放。为了保存力量，如期到达指定地点，和敌人纠缠是不行的，他们只得钻进山林，兼程前进。

除了战斗就是赶路，日夜不停地赶路。谁负伤了，背起；谁脚上打泡了，扶起。衣服被划破了，一条条一片片地挂在身上，有的已经围上芭蕉叶子遮体了。煮饭的时间是没有的，战士们一边走着一边从粮袋里抓出把生米，再随手捋把嫩树叶子，一道塞进嘴里。但是，最难耐的还是困倦。一连三四个日夜没有合眼，谁的眼皮上也像坠了一块铅。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东摇西摆地走；稍微一停步，队伍里就响起了鼾声。

人们多么需要睡一觉啊！

一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衣襟，那红肿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支队长，休息一下吧！”

他，接过了那人的步枪，轻轻地抚摸着那个同志，又厉声地说：“不行！”

一个战士噗的一声摔倒了，却没有爬起来，口里含糊不清地说

着：“……支队长，别管我了，让我……”话没说完就睡着了。

他搀起了那沉重的身体，挽住他的肩膀，让那同志的脑袋靠着他的肩窝，一面推拥着他走，一面动情地说道：“这么睡一会儿吧，同志！让你休息的权利不在你，也不在我啊！”

第四天上，他弄来了一些树皮搓成了一条长绳，人们抓着绳子走着闭一会儿眼睛。这也好不了许多：这一个，好像故意似的，身子一趔趄，一头撞到树干上，然后蓦地惊醒过来，揉着肿起的脑袋追上了队伍；那一个脸被树枝划破了；又一个脚被山石碰伤了……管它呢，总可以多少睡一会儿了。

可就因为这，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在走上一道崖边时，一个战士因为睡得太沉，手一松，一失脚，掉下山沟去了。为了能取得时间去抢救这个同志，他不得不组织了一次阻击战，又伤了两个同志，才堵住敌人，派人下到山沟里，把这个战士找到，但他已经牺牲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但有战死的英雄，也有累死的烈士哪！”想着，将军不由得激动起来。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材料，而且有充分的信心能按照征文的要求把它具体地写下来。但是，当时为什么决定休息的？什么时候打过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想着，他不由得说出了声。

“什么？”任局长把眼睛从一份电报上离开，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打你的事呀！”将军说，“我干吗打你呢？”

“嗨，不就是为了睡那二指嘛！”

噢，对了，这都是睡那二指的过。

就是那天下午，他们抬着战友的尸体，在树林里一阵急走，暂时甩开了敌人，来到了锁蛟岭前那道山沟里。他们挖开碎石，把战友埋葬了。

当一切安排好，他照例第一个走上小路，向大家喊了一声：“快走哇！”但是走出几步以后，却发现差不多半数的人没有跟上来。刚才子弹在头上哧哧地飞着，他们还可以拼死战斗，还可以走上这十几里路；这会儿一停下来，疲困却更强烈地袭击了整个队伍，人们有的已经睡熟了。

这里面就有副支队长任丕祥。他吃力地扶住一棵小杉树，焦躁地喊道：“老范，给我半个班吧！我去给大家争取点时间睡一睡！”

“不！”他和任丕祥一样焦躁。为了睡觉而打仗，这不成；而且前面还有七八十里路。

“要不，就让大家稍微打个盹儿，只睡……睡二指就行……”任丕祥

的话声越说越低，眼睛合上了，扶着树干的手松开了，腿像被抽掉了骨头，身子沿着树干慢慢地滑下来，蓦地，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口里还在喃喃地说着，“稍微……二指……”在他摔倒的时候，脸被石尖扎破了，殷红的血一滴滴地落到草梢上。但他丝毫也没有发觉。他睡得那么香，长长地打着鼾，脸上泛起满足的笑容。

他弯下身，把任丕祥的身体放平了些，把他脸上的血水擦了擦。他的心一阵紧缩：任丕祥是整个支队中数得着的硬汉子，他都撑不住了，那……就在这一刹那，他大声地喊道：

“休息！”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将军却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说出这两个字时的复杂的心情。谁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到来？这每一分钟的睡眠是要用同志们的血来换哪！他应该为这一百多人，为明天的战斗负责，可是……

想着，他不由得瞥了任局长一眼。这会儿，他正歪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不时地在文件上批写着什么。望着他那斜躺着的姿势，那专注的神情，他觉得这个倔强暴躁的副队长仿佛从那时候就是这么躺着的。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清醒地记起来了：

看看大家都睡好了以后，他从一个战士的枪上抽出了一根枪探条，来到了一个高高的山包上，把探条笔直地插进土里。一条细细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地面上。他伸出两个指头按住地面，在阴影转移的方向二指远处画上了一条细线。凭经验，这是半个多钟头。

“等影子走到这里，我一定得叫醒他们！”他暗暗下了决心。然后又警惕地向远处眺望了一下，山路上空荡荡的，看来敌人还远。

直到这时，他才觉得眼皮是那么沉重。

“就是困死也不能睡着了哇！”他找来了一节竹筒，接了一筒泉水，含上口水，朝天一喷，冷水像小雨似的洒下来，人清醒些了。可是喷了几次以后，这办法失去了效验。于是他又找来了两根草棍儿，把眼皮撑起来，这样眼皮就不会垂下来了，可是过了不久，眼前又变得云遮雾罩了。

就在这时，眼前一簇黑点晃动起来，他蓦地一惊，揉了揉眼睛，这才看清在他目力所及的远处出现了一群人的影子。回头望了望那根枪探条，影子距离他画的线还有一指多。

“狗东西，来得这样快！”他咒骂着，一面端起竹筒，撩起水湿着眼睛，一面向睡觉的同志们跑去。

似乎在他一生中没有比叫醒这些同志们更困难的事了。怎么叫也叫

不应。他刚把这个拖起，要拖那个的时候，这个又扑倒了，费了好大的劲才叫醒了三个人。“怎么办？”他举起了驳壳枪。他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开枪，枪一响他们就会爬起来的。但是敌人正在向这里走着呢。他焦急地来到任丕祥身边，使劲晃着他的肩膀。他哼了声，翻了个身，咂咂嘴巴又睡着了。没有时间磨蹭了，他抬起脚向着任丕祥的腿上踹了两下，接着又把手里的一筒水猛地泼到他的脸上。

冷不丁打一个寒噤，任丕祥醒来了。

“老任，赶快想办法把同志们弄醒，向苏家墟转移！”他气冲冲地说完，带着那三个战士，迎着敌人跑去。

当他向敌人打出了第一枪以后，好大一会儿，他才看见队伍爬上背后那一道山岭……

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把他从这段紧张的回忆里拉回来。他四下里看了看，只见一个电话听筒正从窗棂里伸过来。任局长伸手抓住了听筒：

“喂，噢，王部长，我是任丕祥……”

将军望着任局长那兴奋的神情。这一瞬间，想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的愿望强烈地激动着他。他向任局长做了个要走的表示，便离开了这个庭院。

在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听见任局长在大声地吵着：“……啥都不缺，就是缺点事干，给点工作！工作……”

回到宿舍，将军扭亮了台灯，拿出了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两个字：休息。随即头也不抬地写下去。

夜深了，正是涨潮的时候，哗哗的海涛声混合着海风起劲地吹进来，翻弄着桌上的纸片。那上面写满了字迹。

妻子悄悄地走近将军的身边，把杯子里的冷水倒掉，又换上了杯热水。这已经是换第四次了，可是桌上的药水还没有动过。她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就吃，就吃……”将军抱歉地笑了笑，却还没有动。他正急速地写着这篇稿子的结尾：

“我们常说：永不休息。这话并不确切。人是需要休息的。但这事对于战士说来，却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1958年10月

早晨

列车再过十五分钟就要进站了，可我还没拿定主意：到底是下车还是不下车？

本来，归途的计划早在家里的时候就定好了：剩下五天时间，坐三天火车，用半天的时间渡海，还有一天多的时间，或者是在那个滨海城市里逛逛，或者是在上班之前休息它一天，和同志们聊聊这次休假回家的见闻。但是，这个看来挺好的计划，眼看就要被一件偶然的事情搅乱了。

半个钟头以前，车厢里还黑沉沉的，我正睡着，忽然耳边传来列车员的声音：“各位旅客，有下车的没有？前方停车站是……”大概列车员怕打搅了旅客的清梦，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醒了。列车员报出的那个城市的名字，一下子冲进了我的耳朵，使我猛地一惊，顿时眼前浮起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乌亮的眼睛。那是班长傅传广。十年前，他就是用这双眼睛盯着我，说：“要是将来胜利了，再到这里来看看，那有多好啊！”这个愿望，傅传广同志是不能实现了，但是我呢？我忽然涌起了一个念头：下车去看看怎么样？

其实，这个念头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当年我躺在担架上穿过那个被炸坍了半边的城门洞子、离开这个城市的那一刹那起，这个想法就埋在心窝里了。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总是步步往南走，一直走到海边，渡过了大海，在一个小岛上一住就是近十年，这事就只能搁到心里了。这期间，每当和几位老战友凑到一块，天南地北地闲扯的时候，总少不了要谈到这次战斗，谈到傅传广同志；而且不管谈多久，照例是用这句话来结束的：“这会儿，要能去看看有多好啊！”现在，这个地方就在眼前，如果把休息的那一天时间挪到这里，下了车，办办签字手续，然后走进城去……

这个念头是那么使人激动，我怎么也躺不住了，索性坐起身，撩起窗帘，向车外望去。天快亮了，左前方远处，浮现出一片鱼肚色的亮光。几片轻纱似的薄云正缓缓地向高处移去。被这白色的晨光衬托着，城市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接着，郊区那矗立的烟囱、高大的厂房都看得清楚了。就在这些建筑物后面，突然露出了一座古塔。高大的古塔的

身影，像欢迎什么人似的，正急急地向前移来。对，当年那一切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离那古塔不远的地方。瞬间，一切变得清楚而又简单了。我伸手从衣钩上取下衣帽，穿戴整齐，抓起行李便下车了。

办完了签字手续，我把行李存妥，在车站小摊上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往市内走。可是，当我走到那拥挤的人行道上时，才发现自己这新计划里有一个明显的疏忽：对于所要去的地方，在我脑子里只有一幢房屋的印象，至于这所房子在哪条街上，我根本不知道，而今，要从这千万间大小房屋中找到那幢并不显眼的房子，实在是件难事。幸好，这座古塔还在，它标明了一个大概的方位。于是我便望着古塔走到了城东北角，找到了当年攻城时的突破口。往后呢，就只好凭着自己的记忆，按照战斗发展的方向和能够依稀记起的方位物，慢慢往前寻找了。

说来奇怪，当我在那遥远的海岛上想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当我从车窗口凝望着它的时候，我知道，城市一定是变了。十年了嘛，我上岛时栽上的果树都已经收过四次了，城市怎能不变呢？可这会儿沿着马路往前走着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摆脱不掉战时的感觉。那一幅在晨光中模糊辨认出来的战斗情景，总是顽强地在眼前浮现出来。

看，那不是那堵高墙吗？在投入冲锋之前，我们就在这墙根底下隐蔽过，在这里啃过几口干粮。那时候这块大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當”字。现在，那刺眼的字被一幅画代替了，上面画着三个胖娃，咧着嘴，扛着个大棉桃。

啾，街口上那棵大刺槐树还在那里。不过记得那棵树原是在铺面后面的大院子里的，那时这院子是团的后勤处，领弹药的骡马驮子，抬伤员的担架，来来往往，正是个热闹地方，我就是在这里换过药，然后被抬出城去的。可这会儿，那树仿佛长了腿，跑到人行道上来了。树下是个新建的大文具店。

就是这些表面无法辨认的标志，呼唤着我的记忆，引导着我跨过大街，弯过小巷，最后，来到了一条巷子里。

按照走过的道路计算，那房子差不多该是在这条街上，可到底是哪座房子呢？因为从巷口开始，部队就靠打穿墙壁向前发展，如今从巷子里是一点儿标志也找不出来了。我沿着路边一面走一面张望，一连走了两个来回，还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这时，已经快七点钟了。太阳从巷子尽头的一棵树梢上露出来，把街心抹上一层金色。我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决定找个人打听一下。就在我四处打量的时候，一眼看见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子从对面跑过来，看样子心挺急，不知怎么脚下一绊，摔倒了，手里的一个纸包甩出

了好远，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我抢前几步想去扶他，忽然前面大门里一件白色衣服一闪，一个人飞似的来到孩子身边，把他扶起来。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一个长辫子的姑娘。她一面搀着孩子走，一面爱抚地拍打着孩子身上的土，安慰地说：“你忘了我给你们讲的那个故事了！那个解放军叔叔叫敌人打得浑身都是血，人家连一滴眼泪也不掉！嗷，”她一眼看见我，向我笑了笑，“不信你问问这个叔叔！”

不知是孩子想起了所说的故事呢，还是我这身军装的效用，孩子怔了一霎，看了看我，两眼使劲一闭，挤出了两滴泪水，笑了。他向姑娘身边偎偎，把纸包递到她手里说：“给，我妈叫我带给你吃的，是她自己做的哪！”

姑娘笑笑，领着孩子走进路南的一个大门里去了。我随着他们的背影向门里瞥了一眼：一座楼房，正对大门的窗子忽然开了，两个小孩的脑袋伸出来，齐声叫道：“老师好——”说完，两个蝴蝶结一闪，小脑袋又不见了。

“是什么时候见过类似的一幅情景？”我心里一动，便跨进门去，对着楼房仔细端详起来。

这是座不大的二层楼，看样子是修葺过了，青灰抹过的砖缝，整整齐齐的，窗棂上也刷上了崭新的乳白色。但还是看出来了，不错，是它！看，从左数第二个窗子旁边，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砖是新补上的；原来那里被敌人打穿做了枪眼，一挺美造机枪的枪管就从那里伸出来。正门两侧窗框上的砖块参差不齐，像被谁用刀砍了一阵似的，那是被我们的机枪扫的，因为那里一挺汤姆式正封锁着突击道路……我漫步向楼上走着、看着，就是这些特征，把我引进一个深深的回忆里去了。

那也是这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班连着向这座楼突了两次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好用爆破了。就在机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爆破员挟着炸药冲向楼门的一瞬间，楼里一阵乱，传来了敌兵的咒骂声和孩子惊乍乍的哭喊声。接着呼啦一下子，楼上几个窗子全打开来，五六个敌兵，每人手里抓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把他们狠狠地按在窗台上。孩子们哭喊着、挣扎着，两手悬空乱抓，拼命地踢蹬着小腿……就在这些娇嫩的小腿中间，一支支乌黑的枪管伸出来，向着我们瞄准、射击了。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班长咬着牙向机枪射手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停止，停止爆破！”

枪声暂时停止了，战场上顿时静下来。这种寂静是难耐的。孩子的哭声显得更凄惨、更揪心。窗上的孩子大部分都离开了，但还有两个敌

兵仍然卡着孩子的腰，故意在窗口上晃来晃去，一面大着胆子把脑袋从孩子身边伸出来，阴阳怪气地叫道：“炸呀！有种的来炸呀！”

没有比这再急人的了。望着敌兵那狰狞的面孔和那一条条乱踢乱蹬的小腿，我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心尖子仿佛被那些小腿蹬着，麻沙沙的疼。“怎么办呢？”我们的眼都转向班长了。班长还像冲锋前那样，单腿跪在窗前，脸颊紧贴着窗边的墙壁。汗，像小河一样流着，把墙皮湿了一大片。他眼里布满了血丝，凶得怕人，从和他相识以来，我就没有见到他的眼这么凶过。他就这么呆呆地望着，手正在扭动着胸前的衣扣，一个衣扣碎成两半，脱落了，又揪住了另一个……蓦地，他把揪在手里的一个扣子一扔，压低了声音命令道：“上刺刀！”

我和班长抬着梯子向楼房奔去。当敌人弄清了我们的行动，开始还击时，班长已经攀着窗口跳进楼里。我紧跟着他攀上窗口，他已把赶上前来的一个敌兵戳翻了。另一敌兵正一手抓着个孩子的衣领、一手提枪向窗口奔来，一见班长进来，竟举起孩子，恶狠狠地向他砸过来。就在这紧急的当口，只见班长把枪往臂弯里一挂，摊开双手，猛地接住了孩子。随着向后趔趄的劲儿，身子一侧歪，把孩子挡在胸前。可就在他这一转身的工夫，身体的侧面暴露给了敌人，敌人一个前进刺，刺刀戳进了他的肋下，他倒下了……

事情过去已经整整十年了。现在看着这陌生却又熟悉的景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的心还像被谁捏着似的，痛得钻心。那以后……记得战斗发展到楼东头的房子里，我们被敌人翻出来过一次，还看见班长一手捂着伤口，在走廊里爬来爬去地招呼孩子。再往后，他牺牲的情景也还能记得起来，不过……那一切似乎不是发生在这楼上。到底是在哪里呢？一时却记不起来了。

我正苦苦地想着呢，忽然楼下一个人叫起来：“哟，在这里哪，我说你不能到别处去嘛！”听声音是个老太太。

也许因为这句话正巧接上了我的思路，我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接着，是一个年轻女人在热情地招呼：“我刚想去接哪，你又跑一趟。”

“嗨，”老太太说，“前些日子闹得你星期天也捞不着休息；这下子可好，连晚上也得拖累你啦！真是……”

“大娘……”

“不光是孩子咧，还有这，”老太太把一包什么东西噗的一声扔在地上，说，“他爸爸打信来，说急等着穿，他妈下乡了，又得两个月才回来，我又碰上这么个事……你给拆洗拆洗寄走吧，反正地址你也知道。

唉，要不是他姑生孩子事急，说什么我也不肯麻烦你呀！”

“大娘，您说到哪儿去啦，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应该！这也应该，那也应该，你就不该歇歇？……反正说你也不爱听，就这么着吧，我得去收拾收拾上车去啦，惜华，晚上跟着老师睡，可得听话啊！”听脚步声，老太太走了，一面走，嘴里还在唠叨着，“真是实心实意哪！……唉，不知道是什么人，调教出这么好的人来……”

直到听到末了这句，才弄清老太太夸赞的是这里的一位老师。我忽然动了个念头：找找这位老师，请她谈谈关于这座房子的变化。

楼前是一块空旷的院子，院子正中，有十几个孩子正围着一个花坛忙着栽花。离花坛几十步远处，紧靠院子的西南角，独独地长着一大丛美人蕉。花旁堆着一些砖块，也有一群孩子挤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姑娘，大概就是刚才说话的老师了。他们有的拿棍子，有的拿锹，正在吃力地撬着一块水泥地板的碎块。有一个孩子眼尖，发现了我，便扯着小嗓子喊道：“解放军叔叔，来帮帮我们呀！”

这一叫，那位老师也直起腰望着我了。我一看，原来正是我在门口碰见的那位姑娘，看来她不过二十岁，细长个儿，长脸盘，腮上有一个很深的酒窝。那红通通的脸，那望人的神情，都还流露着一股孩子气。再配上两条长辫子和那身稍稍嫌长的白底花点的连衣裙，不知怎的，我觉得她不大像个老师，倒像个大孩子。她见我走过去，连忙搓掉手上的泥巴，把垂在胸前的辫子往后一扔，笑着问道：“有什么事吗，同志？”

“没有，随便看看。”为了不使她继续追问下去，我伸手从一个孩子手里抓过十字镐，照着石块的边缘狠狠地刨下去。

“谢谢你，同志！”等我把这块水泥片子掀起来，搬到墙根下放好以后，她热情地和我握握手，说，“这房子去年才拆掉，这些碎砖烂瓦，清理了好久也没弄干净。”

房子？听她这么说，我心里一动，不由得四下里打量起来。她大概想起了我“随便看看”的那句话，又介绍起来：“看，这花，全是同学们栽的呢。”

看看花坛，花栽种得十分匀称，花种花色配搭得也很得当，看得出设计人精巧的心思。可惜这一丛极好的美人蕉栽得不是个地方，太偏僻了。

听了我的意见，她的脸上顿时浮上了一层红晕。“这……”她嗫嚅了半天，忽然转身指着楼房说，“你看，几个教室的黑板都在东头，上课的时候打窗子里一望，就可以看见它了。”

我一听，不禁笑了：到底还是个年轻人，上课嘛，还看花。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语气却变得严肃了："你别笑嘛，看着它，课会上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她更严肃了，声音更缓慢了些，"当年这里曾经牺牲过一个解放军同志！"

她的话还没落音，我心里一亮，一下子都想起来了：是这里，就是栽着一丛红花的这个地方。那时候，这里是一间房子。那场肉搏战结束了以后，因为我胳膊上受了伤，在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副班长要我留下来照顾班长，顺便收容一下那些孩子。我把孩子们哄到一个房子里以后，找了好大一会儿，才在这小屋里找到了班长，原来卫生员为了担架走动方便，把他背下来了。

我进房的时候，班长紧闭着眼睛，躺在水泥地上，正急促地喘息着，血，随着呼气，不停地冒着血泡，从伤口里涌出来。在他身边趴着个小女孩儿，我认出，她就是拼刺刀时班长用手接住的那个孩子。她趴在班长的肩膀上，正叉开小手扒着他的眼皮，一面轻轻地叫道："叔叔，你说，我长大了能找到我的爹妈吗？你说呀……"看见我进来了，慌忙停住了嘴。

"能，一定能……"半天，班长才应了声，随着睁开了眼睛。一看到我，指了指孩子说："看，这孩子非要跟着我不行。知道吗，这里是个孤儿院呀！唉，没爹没娘的……可那些狗东西……"他痛苦地咬住了牙，眉头皱起一个大疙瘩。每逢谈到敌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喘息了一阵，又伸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道："珍珍，你长大了，除了找你爹妈，还干什么？"

"我就走！"孩子说，脸上流露出一种果决的神情，"我走了，嬷嬷就再也捞不着打我啦！"

这话说得真揪心。班长长抽了口气说："看，孩子的心眼都给堵得死死的了。对于将来，这孩子要求得太低啦！"他抱着孩子的脑袋，仔细看了一阵，忽然脸色舒展开了，眼睛变得乌亮——每逢谈到顺心的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向着我动情地说："老刘啊，要是将来胜利了，再到这里来看看，那有多好啊！"

就在这时，卫生员带着担架来了，我们正要扶他上去，谁知他的伤势突然恶化了，喘息得更急了，血大口大口地涌上来。他竭力地压着喘息，向我望了一眼，伸手指了指口袋。他的意思我明白，是想找点什么留给孩子。但是，在一个突击班的战士身上能找到什么呢？我翻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了一个小笔记本。他闭上眼睛，攒了攒力气，然后

对着孩子说："好孩子，记住！长大了以后，不管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将来的、是为了人民的，就应该下劲去做！哪管是一星半点……"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孩子怔怔地听着，还在一股劲地揉着班长的胳膊："叔叔，你说呀！……"

但是，这位叔叔的话已经说完了，他永远不能再对她说什么了。

我知道，要让这么小个孩子懂得这个道理是困难的，但是，这是一个战士心里的声音，一个战士留下的遗嘱啊！我掏出钢笔，把这句话端端正正地写到小本子上，交给了孩子……

十年了，当年的房子已经拆除，连我对这地方也记不真切了，怎么这个年轻姑娘竟知道这里曾经牺牲过一个同志？莫非她就是……但是那次傅传广同志救出的孩子很多，她会不会是听别人讲的呢？而且，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美丽、热情、俨然成人的姑娘和那个满脸泪痕的女孩子联系起来。我忙问了一句："你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我还是那个同志救出来的哪！那时候我才这么高。"她比量着身边一个小学生说着。说着，她突然脸一红，仿佛说到这里才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忙把话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去，动情地说道："你不知道呀，同志，这地方，教我懂得了好多东西哪！"

这几句话她说得很慢，但是那么坦率，那么真挚。我情不自禁地又看了看那簇红花。那盛开的花朵，这会儿正被早晨的阳光照耀着，像一簇火苗一样，又亮、又红。花，使我想起了那血和火的日子，想到了这个姑娘，也想到了刚才那老太太的话。是的，这火一样红的鲜花，如同是烈士的鲜血；这鲜花一样的青年人，就是战士的血调教出来的孩子啊！

那姑娘显然也激动了。她弯腰从花根底下摸出了一个皮面的笔记本，一面拉开拉链，一面直盯着花丛说道："看到这地方，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听到的一句话：'长大了以后，不管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将来的、是为了人民的，就应该下劲去做'……"

笔记本打开了，在那透明的胶板底下，压着一个红红的小笔记本。

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一下子把话接过来："哪管是一星半点……"

她愣住了。她呆呆地望着我。在那长长的睫毛下面，在那双清亮的眼睛里，我又看见了一簇花。这花像她面前的花一样，亮闪闪的。

就在这一刹那，她抓住了我的手，激动地叫道："叔叔！……"

1959年9月9日

后 代

在战斗后的东山岛上，在一支参战部队准备上缴的物品中，我看到了一件珍奇的武器。那是一挺轻机枪。像所有新的机枪一样，乌黑的枪管，枪身的“烤蓝”瓦蓝瓦蓝的，闪闪发光；只是枪筒微微有些扭曲，有些发黄。损坏最大的部分是枪口，像被一只有力的手捏了一下似的，枪口缩小了，而且成了扁圆形，使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子弹会从这样的口里吐出来。

关于这挺枪，在这支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使用着它，在这次战斗中，创建了惊人的功绩。当敌人登陆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横扫在海洋里；在掩护连队转移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杀伤在阵地前。这挺枪究竟杀伤了多少敌人，谁也数不清，据弹药手说：单是用来计算打死敌人数目的子弹壳就装了半箱子。究竟打出了多少发子弹，也算不清，只知道枪管打红了，射手的手上烙起了泡，帽舌也烙焦了，他还在射击！射击！最后，战斗任务完成了，机枪冷却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位射手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新战士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怀着这样的问题，我访问了这挺机枪的主人，这位为广大指战员热情传诵着的机关枪手黄承谋同志。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二十六七岁，高个子，宽肩膀，大大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双乌亮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他用夹杂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向我讲述了他这次的战斗经过。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对于他的英雄行为我了解得是更详细了，但是对于他之所以如此勇敢的思想基础，却还不甚理解。我不得不提出了我所不解的问题。

大概这个问题提得太笼统了吧，他窘迫地望望身旁的指导员，半天，仿佛从指导员的脸上看出了答案似的，回答说：“在进入阵地的时候，指导员对我们这些新同志说：‘你们好好想想你参军的时候，你的亲人、邻居嘱咐了你些什么，首长告诉了你些什么，你离开家庭跑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在战斗之前，我仔细想了想这些，我的决心就更大

了。”这时，指导员插嘴了：“你还是把你家里的事讲给这位同志听听吧！”接着，又向我说，“你大概不知道吧，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儿子！”

“好吧，你要不嫌烦，咱就从头谈起，不过话得扯远一点儿。”黄承谋说。

下面就是他的话，也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我的家乡你知道，那是咱的一块老革命根据地。革命以前，我家连巴掌大块地也没有，爹在农忙的时候给地主做做短工，冬闲时节上山打打猎，哥给人家当放牛娃，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苦日子。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带着红军到了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儿闹起革命来了。暴动以后，爹就参加了红军，在红九团当战士。听说是在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缴到了一挺机关枪；因为爹是打猎出身，准头好，就让他干了现今我这一行——机枪射手，跟着毛主席东征西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是个抱着大人胳膊打“滴溜”、趴在地上戳“尿窝窝”的孩子，哪会记得这些事？不过以后的事我约莫就记得了。一九三四年刚开春的时候，我们这块儿风声慢慢紧起来。一天，乡文书带来了一封信，是爹写的，说他已经随着方志敏同志北上抗日去了。记得当时乡里还给我家送来了很多慰劳品。这年秋天，乡里组织了欢送红军出征的大会，妈领着我和哥哥、妹妹去参加，坐在“红属”代表席上，胸膛上还戴着一大朵鲜红鲜红的花儿，吃着菠萝、甘蔗、阳桃……

可是这个会开过了不多久，日子一下子变了，白鬼子来了。妈把我们嘱咐了又嘱咐：“见人可不敢说你爹当红军呀！”妈过去是妇女会员，最爱跟人谈红军的事，还爱唱个山歌小调的，现在也像一张封条贴住了嘴，不说不唱了；只有村东头根老爹来玩的时候，才肯眉开眼笑地说几句。根老爹也真好，不光跟妈说话，高兴了还给我们兄弟俩讲故事。有时候他扭着我的耳朵说：“伢子，想不想你爹？好好听话，别淘气，等大了好接你爹的班！”

说真的，我们兄弟俩实在想爹。有时想得厉害了，我问妈：“爹啥时候回来？”她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着村前的那棵大榕树说：“等这树上长出一匹大红布来，你爹就回来了。”说也好笑，那时候我起早贪晚地围着那棵树转，看那红布有没有长出来。

有一天早上，天一亮，我又溜到那里去了。嘿，这下子可看到了：在树顶顶尖上，挂着一大块红布，鲜红鲜红的，风一吹呼啦呼啦直响。我高兴得一蹦老高，脚不沾地地跑回了家，对妈说：“妈，妈，老榕树上

长出红布来了，爹快回来了。”妈一听，也高兴地笑了。她赶紧跑到院里，向着那大树梢头望了一会儿，然后把我搂在怀里，小声地说：“我的傻孩子，那红布是咱们留下的红军挂在那儿的旗子。你爹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跟白鬼子打仗呢。”

我问：“留下的红军在哪儿？”

妈说：“在山上。”

“在哪个山上？”

妈不回答我了。她寻思了一会儿，说：“你去找你那些小伴儿们，把看见红布的事偷偷地告诉他们，对他们说：红军就在这近边的山上，在老榕树上挂起红旗来了。”

真怪，自从这事传开了以后，村里大人们的脸色都好看些了。只有白鬼子不高兴，当天就慌慌张张把那旗子扯下来，还在那树底下放了个岗。

又过了四五天，这天晚上已经下半夜了，我们正睡得好好的，忽然窗户“砰，砰”地响了几声。妈慌忙披上衣服坐起来。我和哥哥也都惊醒了。妈把耳朵凑近窗子听。只听得外面小声地说：“承伢子妈，开门！是我。”那声音好熟啊！只见妈慌手慌脚地一面抹着眼睛一面往床下走。走到门口又犹豫了一下，才走出外屋，轻轻地开了门。

门一闪，一个人进来了。妈把门关好，点上了灯，用针线笸子把灯亮儿遮住。灯影里，我认出了，那是爹。爹的模样简直叫人不敢认了：脸很瘦，头发老长，满脸连鬓胡子都留起来了，活像个大刺猬；只有两只眼睛还那么乌黑闪亮。他拍拍哥的肩膀，摸摸我的脑袋，还把睡着的妹妹抱过来亲了亲。那乱草般的胡子缝里露出两排白牙，笑了。

妈定睛望着爹，半天才说：“你咋回来了？”我瞧妈的脸色有点不大好看。

“怕我给你娘们丢人，是不是？”爹笑着望了妈一眼，把衣服襟一掀，一支乌亮的驳壳枪露出来，“快给弄点饭吃吃吧！”

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到外屋去弄饭去。饭好了，爹吃着饭，妈把爹的衣裳脱下来缝补着。这工夫，爹给我们讲了他离家以后的经过。原来爹在的那个部队由方志敏同志带领着北上，在怀玉山区地方，遭到敌人包围。部队突围时，爹负了伤。因为伤势很重，他一个人爬到一家老乡家里，老乡收留了他，把他藏起来，治了一个多月，才把伤养好了。以后，他偷偷地回到了赣东北老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想再追上部队。当地组织告诉他，部队已经下了浙江，追不上了。党决定要他回到老家来，参加当地的敌后游击斗争。他一个人，一路拣着山岭

没人的地方往家走，白天找个山洞、草窠子睡觉，找点野菜充饥，晚上就赶路。就这么着赶到了家乡。随即接上了关系，上了山，参加了游击支队。因为一时还摸不清山下村子里的情况，战斗任务又紧，没捞到回家。现在趁着打了一仗，白鬼子胆寒的机会，回到这村里来布置一下工作，顺便到家看看。

爹讲了足足有一个钟头，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妈有时听着听着连衣服都忘了缝了。爹讲完了这段事，扭头对妈说："看样子这斗争长着呢，苦日子又得过几年了。这几年，为革命东跑西颠，顾不上家；这以后，还要和这些狗东西拼，少不了又得把家扔给你了。"

妈把话接过去说："快别说这个啦，什么苦苦难难我也不怕，就是这几个孩子……"

爹说："孩子倒也好说。平常多开导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后代就行了。"说着，爹把身子往前挪了挪，扶着妈的肩膀说，"说实话，像咱们也不要什么人给上坟添土、接续香火，就怕事情干不完，得有人接班啊！"

"咳！"妈看了看我们，叹口气说，"依着我呀，就该所有受苦受罪的事都撂在咱膀子上，咱们一肩挑过去，好让孩子们日后能享点福！"

他们这样说着拉着，又过了一大会儿，妈才把衣裳补好。她找出两件旧衣裳，包了个手巾包。爹伸手接过来说："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到东头老根家去趟。叫大伢子先去看看路，你再把现成干粮给我带上点，给山上的病号吃。"

哥出去了。妈一边给爹收拾着干巴窝窝，一边问："还回来不？"爹说："工作多着哩，以后常回来。你和孩子瞅空偷偷地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

哥回来以后，爹掏出枪，又把我们摸了摸，亲了亲还在熟睡的妹妹，跨出门，放轻脚步走了。

爹走后的第二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妈把妹妹安顿着睡好了，就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后院破墙根底下。妈用脚步把地面量了量，一锹刨下去。

妈一锹锹地挖，我和哥就把土倒弄到筐子里。这样干到天放亮，妈再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第二天瞅瞅没人，就把筐子用脏土一盖，挑出去倒在水坑里。

为了使爹早一天回家来，我们干得都很起劲，五六天的工夫，地窖子就挖成了。这地窖子就是个长方形的坑，上面架起木棒，在上面搭了些树枝头、红薯秧子、乱草，还留下个小洞透亮儿。看去只是个平常的

柴火垛，不弄翻草是看不出什么的。妈还特意把里面收拾了一番：铺上了稻草，放上了被窝。

地窖子挖成，爹回家的次数就多了，隔个十天半月准回来一趟；有时当夜就走，有时也住一两天。白天，待在地窖里，晚上就爬出来，逗着我们玩一阵。在玩的时候，爹总是讲故事给我们听，讲过去主力红军打仗的故事：他怎样用一挺机关枪卡住二三百敌人，让我们红军部队一下子消灭了他们；一个十多岁的红小鬼怎样用一块石头缴了一支枪。这些故事真好听，一听了我就翻来覆去地半宿睡不好觉：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爹那样去闹革命、打白鬼子呢？……

可惜，爹这样讲故事的时候不很多，常常是讲个半截就出去了，直到鸡叫的时候才回来。有时，深更半夜的，我们家里也来些客人。这些人大都很面生，只认得根老爹，还有一位常来的赵叔叔。他们一来就待半夜，有时我睡醒一觉了，他们还在外屋嘁嘁喳喳说话呢。

这天，爹没有出去，我们一家子闲谈。我问爹："你白天待在地窖里闷不闷？我进去给你做伴好不？"

爹说："不，我一点儿也不闷。你看，我有这个。"他从腰里掏出一个小油布包，打开来，拿出几个纸本子朝我一晃，"这比你给我做伴还强呢。"

我留神一看，有两本是油印的书，另外是一本小字典。小字都密密麻麻的，连个画也没有，而且都磨蹭得不像样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爹把字典一举，说："你还不知道它的好处呢。我拿这个认字，认会了字，就看这个。"他又拿起一本油印书一举，"你别看它不像样，这是宝贝哪！上面写的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的话。看着它，爹就有本事打白鬼子了。你看，他说得多好：'打倒土豪劣绅！'你想想，那几年咱把土豪打倒了，日子过得多美气！这本，"他又拿起了另一本，"也很好，不过爹一时还读不大懂，以后慢慢看。写这书的人名字叫列宁！他的事以后我慢慢给你讲。"说完，他又把两本书小心地包起来，掖到衣兜里。

这天，爹和我们闲谈的兴头特别大，多会儿都是这样，一谈到毛主席，他的劲头就来了。他装上管毛烟吸着，摸弄着他那一大把络腮胡子，笑着拉了妈一把："来一段山歌怎么样？弦定低一点儿，不要紧。"

妈笑着瞪了他一眼："这是唱山歌的时候？要听，叫承伢子给你唱，他赵叔叔不是才教了他个歌！"

"哼，为什么不是唱歌的时候？白鬼子再凶能吓住谁？承伢子，唱！"

我看爹实在高兴，就依在妈怀里，小声唱起来：

“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破屋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造洋楼。扛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万年走天下，反动总是不久长。”

屋里静悄悄的，我的声音虽小却显得非常清亮。唱着，唱着，我偷眼看看爹，只见他半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眼直盯着屋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连手里的旱烟也搁灭了。妈刚才还不答应唱，这会儿也随着我的歌调哼起来。

唱完了，屋里静了一阵。爹坐起身，用烟管戳着我的鼻子说：“伢子，你整天挖野菜，啃菜窝窝，脚上连双鞋也没有，觉得怪苦是不是？可是等你长大了，革命成功了，那可就应了这歌上的话了。嘿，那时候……”

接着，爹就兴高采烈地讲起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来：怎样发展胜利，怎样进行建设……自然，那时候革命正在困难时期，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生活想得并不完全。可是爹讲的时候劲头足极了，满脸笑容，眼睛发亮，两手不停地比画着，就像那好日子已经就在眼前了似的。他越讲越高兴，伸手把我弟兄俩揽到怀里，把我们的脸都亲了亲，压低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记着，你老一辈的人，风里来，雨里去，血，一捧一捧地流，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一天是不远了，可是眼下刀把子还在敌人手里捏着嘛，要拼上性命去抢哪！等我们把它抢过来，交给你们，这好日子就是你们的了。那时候，你可别忘了，这是老一辈人拿命换来的，就是拼上性命也得保住它，还要把它侍弄得更好。……”

夜深了，屋里更静了，静得掉了根针都能听见。窗外西北风呼呼地吹，树叶唰唰地响，油灯的火焰忽闪忽闪地跳。爹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觉得出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他的胸膛里面什么东西在咕咚咕咚地响着。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算起来已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天了，正是橘果挂满枝、稻穗打黄闪的好时候。爹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回来了。这期间，根老爹前后背来过两个挂彩的同志，在爹住的那个地窖里住过，可就是爹没有回来。往常，爹也有个把月不回来的时候，但隔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我问妈，妈说：“爹在打白鬼子呢，天天打仗，哪能三天两头回家逗着你玩？”话虽这么说，我看她也有些心神不安的。她常跟我一道去挖野菜，到白鬼住的地方去溜达，还断不了打发哥到根老爹家去借个瓦盆、送个箩筐的，顺便打听一下。

妈说得也真。近来南边大山里常常传来枪声。在挖野菜的时候，时

常看见白鬼子保安团一队一队，怪神气地往山根下开，还带着大炮呢。过不几天，又开回来了，可是人比去的时候少多了，模样也全变了：衣服破了，鞋子绽了，个个垂头丧气的。还有好多挂彩的，有的拄着拐棍，有的胳膊吊在脖子上，还有的干脆放在竹排上抬着。一看见这些狗东西，妈总是小声对我说：“这都是叫你爹和那些红军叔叔们打成了这个鬼样子。”哥从根老爹那儿回来，也讲山上打仗的事，说是白鬼子对山上逼得更紧了，一会儿“围剿”，一会儿烧山。我们也在加劲地打击他们，说是这叫作“以红对白”！

一天晚上，天黑没多久，又响了一阵子枪，还夹杂着手榴弹“咕咚咕咚”的响声，足足闹腾了两顿饭工夫。响声不远，估摸着就在南边旋风山上。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轻轻的但很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侧耳细听，仿佛还有人在喘粗气。我想：“说不定又是有受伤的同志来了。”妈连忙去开门。门一开，只听得妈“啊”地惊叫了一声，接着一阵乱糟糟的脚步声走进来。我跟着哥跳下地，外屋人已经进来了。只见根老爹和那个赵叔叔抬着一个人，妈拦腰扶着他；赵叔叔背上还背着一挺机关枪。妈招呼哥点上灯。我跑上前一看，原来受伤的是爹。爹已经不像个人模样了：满头满脸都是伤，蓬松的胡子被血粘成了一片，胸前的衣服也全是一片紫红。他紧咬着牙，闭着眼，鼻孔里不断呼着粗气。

妈把爹安放在床上，没有说什么。她眼里噙着泪，望着根老爹。根老爹望着妈痛苦地点了点头，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似的，小声地说：“伤得不轻。你赶快给他洗洗包包，把他藏起来，防备白鬼子来搜查。我们还得去找别的同志，不能久待，天一亮我就去请大夫去。”说罢，又伸手摸了摸爹的嘴唇，爹没动；他叹了口气，掏出几块光洋放在妈的手里，就走了。

爹是怎么负伤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近来白鬼子对山上的游击队的“清剿”加紧了。游击队虽然打了几仗，也消灭了不少敌人，但敌人这次却比往常都来得凶，他们调动了大批兵力，把山团团围住，拼死地把包围圈缩小。我们游击队越来越困难：粮食断了、弹药不够、伤员增多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甩开敌人，开辟新的地区，支队决定突围。但是，敌人包围得这么紧，兵力又这么大，要想平安地突围出去，非要有一支小部队把包围圈撕开一个缺口，替部队打出一条路来不可。这时候我爹站出来了。他向支队长和政委说：“我带着我们中队来执行这个任务！反正这里地理我熟悉，等大队过去以后，我们再摆脱敌人去追你们。”

支队长答应了我爹的请求，向他详细交代了集合地点、联络记号。爹准备了一下，在太阳刚要落山的时候，就出发了。临走，支队政委握着爹的手说：“黄茂有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带领过的老战士，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任务完成！”爹没有说什么，只是严肃地应了声：“是！”

战斗是很激烈的。爹把红旗一卷，往背后一插，将全支队仅有的两挺机枪中的一挺抓在手里，把队伍分成两股，直奔东面那突出的两个山头扑过去。敌人被这突然的打击吓蒙了；我爹带领着全中队的同志们，边打边上，一口气攻上去，占领了山头，把敌人包围我军的这条铁链一下子扭断了。

缺口打开了，爹打出两颗手榴弹，随手把红旗展开来，迎着风一摆，支队长就带着大队，抬着伤员，顺着两个山头当中的山谷穿出去了。

支队刚过完，白鬼子也缓过劲来，就向山头猛扑，把一个多团的兵力都压到爹和他指挥的那个中队身上。爹指挥着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摆开个半圆形，把敌人死死地顶住。一直打到天完全黑定了，估计大队也走远了，才下令转移。为了拖住敌人，不让敌人追击主力，爹转换了方向，边打边往北撤。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从爹的脸上擦过，爹负了第一次伤。

按照原来的计划，爹想靠着人少目标小，不声不响地贴着山沟，从敌人当中穿过去，一直插到我们住的村后，奔上北山，然后再折转来向东去，追上部队。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也是巧妙的。可是正在行动中，因为一桩意外的事被敌人发觉了：原来敌人为了破坏我们的游击队，就在主力红军撤走、留下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上山的时候，派了一个奸细，冒充掉队的红军，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他几次想破坏都没有机会下手。这回，就在中队悄悄地穿进敌人的防区的时候，他“啪”地打响了一枪，又大叫起来。爹一抬枪就撂倒了他，但敌人听到声音，立即扑过来了。

中队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另一面又是七八丈高的笔陡的悬崖。爹趁敌人还没有完全合拢，就斩钉截铁地下命令：“赵先敦留下压子弹，一分队队长带队；等我的机枪一响，就贴着沟边往外突围！”接着，他又掏出自己的驳壳枪和一包文件，交给一分队队长说：“带给支队长和政委同志！”说罢，端起枪就朝南打了一梭子。敌人火力被吸引过来，同志们趁空突出去了，只有爹和赵同志陷落在敌人的包围圈里。

敌人越逼越近，还不停地吆喝着：“抓活的！抓活的！”这时爹的前胸又中弹了。他撕下一块衣襟把伤口掩住，仍然咬着牙，把脸颊贴着枪托，一梭子，又一梭子……正打着，赵同志递过最后一个梭子，小声说：“坏了，子弹就这些了。”爹接过来掂量了一下，“咔”的一声换上，对赵同志说：“阿敦，革命战士死也不能落在这些家伙手里。可这挺枪……”敌人上来了，他打出了几个连发，敌人缩回去，他又说，“这么办吧：万不得已的时候，跳崖！你抱着枪，我背起你，咱们一块跳。有我在下面垫着，我完了，你在枪也在；要是都完了，枪也就摔个差不多。记住，要是人不能动了，就把枪毁了！来，给！”爹把枪端起来，朝着敌人打出了最后的几发子弹，就往赵同志怀里一递。赵同志还想推辞，说：“咱换……”“换”字刚出口，敌人冲到面前了。爹一咬牙，说了声：“好吧！”挣扎着站起身，机枪一抡，把扑上来的那个敌人打下了沟，随手把机枪往怀里一靠，又猛然贴胸抱住了赵同志，倒退着走了几步，一只脚猛一蹬沟沿，爹在下，枪在上，坠下沟去。

赵先敦同志坠下崖就摔晕了。一连几声手榴弹响，把他震醒过来。黑暗里，他伸手一摸，身子底下是机枪，枪下面就是我爹。爹已经人事不知了，但两手还紧紧地抱着他。他摸摸爹的心口还暖，试试自己的手脚还灵便。再留心听听，崖上已经没有动静，大概因为崖头太高太陡，敌人估计他们摔得差不多，投下几个手榴弹就走了。于是他趁着黑夜，背起爹和机枪，悄悄地钻出山沟，一口气跑到了地下党的联络站根老爹的家里。

这些情况，是以后赵同志对我们讲的，当时哪里顾得想这些！他俩走了以后，哥和我帮着妈把爹的伤口洗净，用干净布包扎好。妈俯在爹身上，低声地叫了好大一会儿，爹才慢慢醒过来。他睁开眼，四下里望了半天。妈问：“痛吗？”他没回答，问妈：“阿敦还在不？”妈回答了他。他又问：“枪呢？”我插嘴说：“赵叔叔扛着呢。”他听见我的声音，侧眼望望我，胳膊动了动，看样子想摸摸我。我赶忙凑过去拉着他的手，妈也把妹妹抱到他面前坐着。这时，我看爹的脸色比刚进来时好些了，嘴角上微微挂着笑，还像平时给我们讲故事时那么慈祥，但却少气没力的。他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张了张嘴，摇了摇头，困难地说：“还有多少事要干啊！……嗨，太早了……”他拉过哥和我的手，望了望妈，说：“伢子妈，要常想着这孩子是谁的呀！”说完，又问我们，“孩子，以前爹给你说的话都记住了？”我们点点头。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记住，一定得记住！也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你知道，爹是个共产党员，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财宝、肥地高楼；留给你们的

是……没杀净的白鬼子，是还没完成的革命工作。大了，要学好，别辱没了你爹的名字！”这是爹说的最后的话。

爹死了。我和哥都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哭着，又怕妈伤心。偷眼看着妈，妈却没有哭，眼里连个泪花都没有。她轻轻地抚着爹的胳膊，两眼直直地盯着前面发怔。好一会儿，她紧咬住嘴唇，重重地“嗯”了一声，一伸手把我俩搂在一起，说：“好孩子，别哭！你们见你爹哭过吗？你再看看妈！”

她把我们的眼泪擦干了，说：“来，孩子，先把你爹埋葬了。”她慢慢地换下爹的衣服，从爹的衣兜里，拿出爹常看的那两本书。随着书本掏出半个红薯、野菜和树皮拌和的窝窝来。她把这东西递到我们的面前，说：“看，你爹是那样死的，是这样活着的！孩子，这都是为了你们啊！”说完，随手撕下一片血衣，把这些东西小心地包起来。

料理好了，我们娘儿三个来到后院，把原来爹在家藏身的那个地窖上的草掀掉，把爹小心地抬起，放在里面。妈领我们跪下来。我们静静地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直到一声鸡叫，妈才像醒过来似的，说：“伢子爹，你的话我记下了，我知道这后代是谁的。”

我们磕了几个头。妈吩咐哥把铁锹拿来。我们把坑填平，妈又把那半截破后墙从墙根底下往里挖了挖，然后领着我们转到墙后，说了声：“推！”娘儿三个一用劲，墙“呼”的一声倒下，把爹的墓坑埋住了。

把一切弄停当，回到屋里，天已放亮了。妈从包袱里拿出几件旧衣裳，交给了哥，又把从爹衣袋里拿出来的那两本书和根老爹留下的光洋递到哥的手里，抱住哥，把脸贴在哥的头上说：“孩子，去找你根老爹去吧，去上山！你就说，是我妈叫我来的，也是我爹的意思。”略停了一下，又说，“你对根老爹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和承伢子。”

哥上山当了红小鬼，听说打仗很勇敢，思想好，能吃苦，同志们都说他处处像爹。有时也还偷偷地回家看看。后来，我们江南游击队合编成新四军，他随在队伍里，顺着爹没有走完的那条路，走上了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听说当了排长，再往后就没有了消息。

哥上山以后，我就顶了哥的那事：有事送送信，秘密开会时通知人、巡风……干起了革命工作。妈靠纺纺纱、给人做做针线活，养活着我和妹妹。背地里还装着买棉卖线，干着地下交通的工作。这些日子里，保安团敲诈、勒索，骂我们“匪婆”“匪崽”，那欺凌就不用说了，可我们不管这些，照样坚持着斗争。我们就这么含辛茹苦地熬到了一九四九年，迎接红军解放军打过来。

讲到这里，顺便给你讲讲我是怎样参军的吧：

一九四九年后，我自然积极地参加了二次分田的斗争。我家分了田，搬了房子，我还当了民兵队长。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参军的时候，我的心就动了。可就是有一点放心不下：妈年纪大了，有个腰疼病；妹妹也该出嫁了，怎么能扔下她们走呢。我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这天，妈忽然想到爹坟上去看看。我和妹妹扶着她来到爹的坟前。自从我们搬了房子，村里就帮着我们把爹葬身的地方修成了坟堆。这会儿，墓堆上已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墓旁的小柏树也长得很高了。妈绕着墓地走了一圈，在小树底下坐下来，半天，忽然对我说："承谋，我心闷，你唱个老歌给我听听。那个'造洋楼'咋唱来？"

我把这个歌唱了。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也唱个给你们听吧！"我好奇怪：自从爹牺牲了，她就再也没唱过歌；一九四九年后偶然哼两句山歌，也不常唱，今天怎么忽然高兴了？只听得妈说："这歌还是那年送慰劳鞋的时候，主力上一个同志教的哪，已经快二十年了。"说罢，清了清喉咙唱起来：

……

人民翻身闹革命，红军志气高如天；

老子牺牲儿顶上，哥哥死了弟上前……

这歌，妈一连唱了两遍，唱着唱着，妈眼圈一红，掉下泪来。自我记事以来，除了解放军回来的时候，妈欢喜得哭了一阵以外，就没掉过一滴眼泪，这回是怎么了？唱完了，妈从腰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件东西，问我："还记得不？"我一看，正是爹的那块血衣包包。我说："记得。"妈含着泪说："十六年前，你爹在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她用手比量着说，"你不是给你爹唱过'造洋楼'吗？你爹那时候说的话你还记得不？"接着她又絮絮叨叨把爹的事给我们讲了一遍。末了，说，"如今你爹早已不在了，你哥这些年不见音信，说不定也牺牲了。现在刚把白鬼子打倒，洋鬼子又要来，国家正用人，我想再把你送了去。"

妈讲得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其实，我不是不知道该去，可是……我把我的心事给妈说了。谁知这一来妈火了。她气得手直发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倒好！你爹在世的时候怎么给你说的？你爹临死的时候又怎么给你说的？现在好日子到了手，你却不想动了！你别忘了，你是爹妈的儿子，又是革命的后代啊！"她扶着小树咳嗽了一阵，又说，"我老了，不是还有你妹妹，她能不管我了？再说，还有政府和亲友邻居！"

第二天，我就报了名。不过因为参军的人数太多，没有到朝鲜，我就要求参加了解放军，来到了海防上。

我的事就说到这里。同志，你说我怎么能不好好地战斗呢！爹说得

对：老一辈用一捧捧的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在我们背后，我们要好好保卫它！妈说得好：我们青年人，不但是爹妈的儿女，也是革命的后代啊！

1959年9月10日

理 财

一早起来，我把有关的材料和线索又看了一遍，就一路打问着，往胡行长家里走。

访问胡行长，是为了给一篇革命斗争回忆录补充材料。一个多月前，编辑部收到了海军某部魏政委寄来的一篇回忆录，写的是：一支不满两百人的红色游击队，被敌人重兵围困在一片苦寒的山区里。他们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整整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稿子写得很有特色，可惜有些情节太简略了，用我们编辑的话来说，“水分少了些”。于是，编辑部指派我专程赶到这个城市来，找作者充实些材料。

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对于这一段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战斗情况做了些补充。但是，当话题接触到当时生活上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他却提供不出什么具体材料了。这情况使我十分犯难。大概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情，他把一只大手深深地插进浓黑的头发里，抓了好半天，忽然笑了笑说：“对，这样办吧！这方面的情况，你去找找咱们的‘财神爷’去。”

将军说的这位“财神爷”，就是当年那支游击支队的供给部长、现在省人民银行的胡行长。

抓住了这条线索，我接连向胡行长的办公室跑了几趟，都因为他工作太忙，没能见到。实在急了，我只好拿出我们常用的办法：利用星期天，赶到宿舍里去“堵”住他。

胡行长的住处不算远，拐过两条巷子就到了。我找到了他的家，便径直闯进院里。这是一所平常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很整洁、安静。北房门口的向阳地里，有两个人在忙着。靠右边窗下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提着把水壶往一排花盆里浇水。花盆里栽着些花不像花、菜不像菜的秧子；看样子是刚栽进土，叶子还有些蔫巴。左窗前的一位，年纪轻些，披件旧棉袄，蹲在那里，身边是一大堆碎煤球末子加水搅拌好的煤泥。他伸手从煤泥堆上抓下一坨，两手团弄几下，往窗下砖台上一搁，一个麻秸模样的煤球就做成了。他做得那么专心，那么有兴致，直到我走到他面前他才发觉。

“对，我就是。”听我打听胡行长，他连忙张开两只满是煤泥的手，

把我往门口让，“快，快请屋里坐。”

屋里也像院子里一样，温暖、干净，陈设简单。正中的地上安着一个煤炉子；一张床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那布床单下面，露出了解放战争期间常见的那种美国军毯的边边；靠床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木椅。最显眼的要算靠墙的两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和桌前的那张半旧藤椅了。老人似乎也是主人，他先走进来，拖过了藤椅让我坐。

正推让间，胡行长匆匆地揩着手进来了。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模样：他约莫五十出头，个子不高，背微驼，人瘦得厉害，似乎身体不很健康。只有那宽阔的前额下面的一双眼睛，却没有衰老的样子，那么清亮、和善、炯炯有神。这是属于那样的一种眼睛：在它的注视下，你什么也瞒不住；也用不着隐瞒，什么都可以向他倾吐。我敬了个礼，把介绍信递过去。他左手接信，右手迅速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是那么有劲，简直不像是这么个干瘦的人能有的；而且在两手相握的时候，我觉出他的手有些异样。偷眼一看，原来这手残废了——虎口上的肌肉凹陷下去，食指被削掉了半截。

“噢——要抖落老账哩！”看了介绍信，他哈哈笑着坐到床沿上，两眼直盯着我，问道，“说说看，需要些什么？只要我肚里有的，记得起的，都给你谈！”

话一出口就很干脆，显然是个开朗爽快的人。于是我直截了当地把要求说了说，并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话没落音，身后那位老人插话了：“谢他干啥？你又不是向他要银子要钱；要材料嘛，他有什么不大方的？”

我怔住了。那边胡行长佯怒地瞪了老人一眼：“我的老爹哎，说话好生无理！什么银子呀钱的，莫不成我还克扣过你的钱财？”

“这可难说……”

“好了，好了！这在谈正经事呢。你不来救驾，倒跟我扯起银钱官司来啦！”胡行长说笑着，站起身给我做了介绍。

老人笑着和我握了握手，说：“我这正是帮你的忙哩！”说罢，转身到里屋去了。

胡行长告诉我：这老同志姓李，打游击那个时期，这人一直在山下活动，做过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交通站长，对于支持山上斗争出过好大的力，如今是县的人民代表。那时候，为了部队供应，胡行长和他打过数不清的交道。他俩抗战开始时分手，自从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时见过一面，十几年来就没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到北方来看望在军队的儿子，昨天路过这里，便留下来玩几天，顺便把胡行长三番五次要的东西

带了来。

说话间，老人从里屋出来了。他手里攥着个青布挎包，很显眼，那挎包上钉着一个大红五角星。老人把挎包往桌上一搁，说道：“你要见‘财神爷’，先得见识见识他这个‘聚宝盆’才成哩！”

胡行长高兴得直拍手：“对，对，怎么把这玩意儿给忘了？有了它可就好办了！”

老人且不答他的话，转头笑着问我：“你从老魏那里来，老魏没向你介绍介绍？老胡这个人真是一个钱捏得出水来，是出了名的‘皮笊篱’哩！来，我找点具体材料给你看看。”他打开挎包，掏出一个流水账簿，冲着胡行长一扬，故意板起面孔说：“你别想赖账，咱俩还真有银钱官司哩！你看，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的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他揭开账本，找出了一行，用手指戳着念下去，“‘三月十六日，收到冬根送来大洋五十八元整，米三十四斤’；‘四月七日，收到冬根送来打糕十五块，盐巴三两’……嘿，这样的东西多得很。可你再看看这一笔：‘四月八日，老根去鹤子墟购粮食，支洋九百八十元；打尖用，铜元六枚。’年轻人，你听听，这就是当今咱们的国家银行行长干的事呢！叫去办上千块大洋的东西，六天吃饭打尖只给了我六个铜子。六个！他那手多紧，要把我的喉咙捏断哩！”

说罢，老人抹了抹胡子，开心地笑了。胡行长也跟着笑了。

我见过不少老同志见面的时候彼此拿战争时期的趣事开些玩笑。但这番话，特别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来往账目，却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从李老手里拿过账簿看看。这是一本很标准的老式流水簿子，毛边纸，宽宽的红板格格。只是纸页发了黄，那贴着碎金红纸条的深蓝色麻布面子也磨损不堪了。里面，一笔笔账目，有收有支，日清月结，很是清楚。

不知是因为重见了分手近三十年的旧物，还是李老的话引起了对于战争年月的回忆，胡行长脸上流露出了激动的神色。他把账本接过去，放在手里掂弄着，沉思着，半天才对我说：“李老讲的虽是个笑话，倒给我们的谈话找到了个很好的线头。这个账本也能帮我俩回忆起好多事情。对，忘了告诉你，这件东西能保存至今，是李老的功劳。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是我行走不离身的东西，直到下山改编的时候，才把它装在那个挎包里留给老根保存。那以后经历了十几年白色恐怖的日子，是老根舍死忘生，才保存下来。他对这东西比我还珍贵，胜利那年见面的时候还舍不得还我呢！前年省里筹备革命博物馆，问我要东西，我三番五次去信催讨，昨天才给带了来……好吧，咱们就顺着李老刚才提的那个话头往下谈。好在李老在这里，我俩想想凑凑，兴许能回忆起点具体

东西来。”

胡行长点燃一支烟，然后，轻轻地打开了账本，翻过两页，便对我谈起来。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也就是老根送钱来的那时候起，形势就紧了。敌人占领了苏区，一面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拘禁了山下的群众，一面向山区反复开展了‘搜剿’。这时，山下的供应被切断，而我们上山时带的东西也耗费得差不多了。于是困难的日子开始了。

“安家立业般般样，淘米吃饭是头一桩。粮源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勒紧了裤带子，熬！收到老根送来这宗粮食的当天，我就把三个中队的司务长找了来，要他们把粮食全部交出，由我统一支配。粮食是抓到手里了，可是一看，总共也不过才三四百斤。就是平平常常地吃，全支队还不够吃两天。

“究竟这裤带子该勒多紧？为了这个问题，我差不多从夜里想到了天明。你看吧，这就是折腾了一夜的结果。”

胡行长把账本推到我面前，紧接着刚才李老念的那笔账念下去：

“‘十七日，发出米二十四斤半’——每个人一下子就减成了二两。‘十八日，发出米十二斤四两’——每个人只合一两米，煮成了饭还不够一口吃的；放进野菜汤里，连个药引子也不如啊！看着那一翘一翘的秤杆，眼眶子又酸又涩。我咬着牙，把它分成了三份，交给了各中队的司务长，随手把秤杆一扔就去找政委去了。

“赶到支队长、政委宿营的那个山壑子，看见一块石头上边，通信员小程正在烧火。半边砂罐子里煮着清水，魏政委正把一大堆洗净了的野菜叶子撕碎了，一把把地往水里扔。他们在等米下锅呢！我一把抓住政委的手，眼泪呼的一下就涌出来了。我说：‘政委，这米实在发不下去了。’

“政委头都没抬，他把我的手往旁边一推，厉声说道：‘先给我把眼泪擦干！’

“看我把泪水揩干了，他又说：‘发不下去就不发！’

“‘这……’我的心痛得像刀子绞：主力长征了，苏区没了，留了这么把革命的骨头，抛家舍业地上山来坚持。党叫我给他们当供给部长，如今要我一个米花也不给，给他们一谷寒风、满山青草？……受不了，真受不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政委伸手在后脑勺上挠了两把，然后欠身挪到了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声慢语地说：‘老胡啊，你心里难受，这我

知道。可你入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该懂得：闹革命，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棋，要看它个两三步、四五步才成。眼下，你觉得你很穷，发给每人一天一两米太少了；可是照我看，你很富，你发下了很多好东西。你给这六七十个党员，四十几个少共，不，你给全体同志吃了一服大补的补药呢！’

“‘吃补药？一天一两米就算是补药，又能补到哪儿？’一时，我脑门子涨了，迷糊了。我呆呆地望着魏政委。

“‘对，吃补药！’政委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你大概知道，他是个挺爱开玩笑的人，可这回他严肃地点了点头：‘俗话说：一碗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这恩人、仇人自然是旧意思，可这道理倒值得琢磨哩！你想想，咱这辈子人，肩膀上就只挑这么多？咱闹的这场革命，三年五载就能成事了？这场游击战，三锤两棒子就胜了？不——这苦才开了个头，前边还不知道有什么风风雨雨等着我们呢！’

“政委折了根树枝，把锅里的菜汤搅了搅，又恢复了他常有的那种愉快、诙谐的调子：‘咱们跟吃苦受罪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可是它来了，咱也不躲躲闪闪。带算盘子没有？有笔大账要算一算：你把粮这么往手里一抓，一卡紧，这不就逼着同志们不去瞅你的腰包，掉回头来啃这座方圆百十里的大山了？这么着，吃着吃着，你发到同志们肚子里的东西少了，可他们脑子里的东西——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可就越来越多了。敌人逼着咱们这么一磨炼，日后碰到再严重的情况，不也能顶得住了？你不要担心，等情况好转了，有粮了，你一天发我斤把米的时候，我不会不敢吃的！’

“说到这里，政委哈哈大笑起来。这回轮着他揩眼泪啦——笑出泪来了嘛！笑了一阵，政委又说：‘自然，我们办法一定要好好想，和山下的关系要快点打通，特别是党的工作、政治鼓动要好好搞。这，咱们再研究研究。’他又抓起头皮来了。

“这番话着实使我开窍，跟着，我的决心也下定了。临走，我问魏政委：‘明天这米是不是再减减？’

“政委斩钉截铁地说：‘对！再打个对折：半两！’

“粮食，就这么减下来了。”胡行长打住了话，抓起支烟点着了，香香地吸了一口，向李老问道：“老根，是不是这样？”

胡行长讲着的时候，老人一直默默地听着，一锅连一锅地吸烟。这会儿才慢腾腾地说：“那阵子我在山下，正急得裤裆里起火哩！这段情况说不清。不过日后听人讲，就是发二两粮的时候，有人已经把嘴吊起来，光吃野菜了……”

“别打岔嘛！”胡行长打断了他的话，问我，“你看这样谈行不？”

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被引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去了。我把所有的话都记了下来，并在边上打上了注意的符号——这是必须加进稿子里去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我指着账本问道：“这里还写着：‘二十日，又，发米四斤半。’是怎么回事？”

“九个伤病员，每人半斤，这是不能少的。这就是李老刚才提到的‘银钱官司’里的那份粮，全留给了他们。”

“这半两米……”

“那不过是‘露水珠儿引河水’罢了。政委不是交代过么，主要是吃山——吃野草野菜，还有野果野味。那阵子，怕是这一生中吃野菜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时期了。经过那一段生活的人怕够得上半个植物学家！”胡行长感叹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抓住我的手，就往起站，“对了，有实物为证，来，请你观察观察。这次李老到北方来，特地托他找了几种带了来。”

他拉着我来到门外那一排花盆跟前。这时，我才知道这些盆里栽的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奇花异草。他蹲下身，爱抚地摸着第一个盆里的那丛像莴苣一样的草叶子，说：“这叫苦麻菜，叶子肥，掐下来流点白水，可以像牛吃草一样生吞活嚼，满清口。”他又连着指了另外几盆，“这叫苦栽，上好的猪草；那是野芹菜，这是糯米草……”

“算了吧！”老人也跟出来了，插嘴说，“什么好东西，难道还打算让这些年轻人再去吃它？”

“吃，怎么不可以吃，兴许还是非吃不可哩！”胡行长那双清亮的眼睛在我身上转了一下，“给你讲，就这玩意儿，把我们那支队伍从根到梢狠狠地给考了一通。老根，还记得不？那个……那个姓何的，就是这时候鞋底上抹油——溜了。那家伙叛变以后送上山来的头一封信就是给我的，开头就说：‘你们天天嚼野芋苗，啃猪草，没有前途……’吃不住这么一考，糠皮、秕子都给漂掉了。”

老人这回没有顶撞，赞同地点了点头：“你倒也得注意着点身体哪！”

“就是为的这，才托你千里之外往这儿带呀！栽起来，偶尔吃一点儿。”胡行长眼睛更亮了，话也更快了，“老魏说得对，这是补药呢。它能使你身体健康，能教你看得远，想得透，学会对待富裕和贫困！”说着，他猛地转回身，大步走进屋里，从门后头抱出一大把菜叶子，叫道：“说干就干，这点栽不了的残余，咱们马上就消灭它。承晔，来，拿去让妈妈给洗洗！”

从南屋里跑出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接过菜叶子跑走了。

望着跑去的孩子，望着那蓬在红领巾旁微微颤动的翠绿的野菜叶子，我思索着胡行长的话，心头热乎乎的。我仿佛亲眼看到了他刚才讲述的一切。一句话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口：“那时候，实在够难了！”

“难是难啊，可话又说回来，要是没点子艰难在脸前碍手绊脚地磕碰着，闹起革命来还缺点味道哩！艰苦，用你们，不，用我们当兵的话来说，不能只是过沟爬城的板桥、木梯，也不只是守住阵地的战壕，应该是整块的冲锋出发地……看，扯到哪儿去了，屋里坐，咱再接着谈！”胡行长拉着我进了屋。

“你说这样的生活困难？不，”坐定了，胡行长翻了翻账本又谈起来，“这还真是第一步棋，别住马腿的时候还在后面。

“到了二十四五号，形势更紧了，敌人搜山比前些天更勤了，不断发生些小战斗，伤员增加了，弹药减少了，再加上在另外一个山区活动的兄弟部队的四五十个人，因为战斗中失掉联系，也转移到了这里。这下子可就真落到难处了。

“怎么办？别的路没得走，还得在裤带上打主意。当时，我也翻来覆去地思量：这半两粮食难道还能再减？可再一想，不行，眼前是个第二步，还有个第三步，第四步……我横了横心，宣布了一个新章程。

“二十六日早上，几个司务长端着洗脸盆领粮来了。我给兄弟部队按一人半两发了，给伤员每人发了二两，末了，对其余的人说：‘回去吧，粮食停发了。’

“刚才老根骂我说：‘一个大钱捏得手心出汗’，真不假，那时节，我这手还好，硬是能把钱捏出水来哪！经历这么一段生活，我才真正知道了一斤米、一两盐是件什么东西，值多大个价钱。每发一件东西，手就有千斤重，总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分队长来给电筒换电池了，没有；卫生员来要药了，核桃大的一块盐巴一砸两半，拣块小的交给他。甚至还有这样的事：茗田的交通站长，老根认得的，上山来送情报，沿路讨了点剩红薯、烂南瓜带上山来，都由我亲手切成了大小块，按伤员伤势轻重分了。

“起初我还担心同志们顶不住。可是咱们这些阶级战士，就是好哇！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家伙，谁都咬住了牙。前些天减发粮食的时候，还有个把人讲几句怪话，这回宣布停发，各中队支书把情况一说明，连怪话也听不到了。

“别看发的时候每人两把半两不济事，可这么一闸住，‘一人一口，众人一斗’，再加上山下偶尔也送点来添补着，归我指挥的那个‘经工

队’，在山下行动也比以前更活跃了些，几天工夫，倒攒起了一个家底子。来，你看看这个月底的结存数。

“怎么样，不少吧！那几天，我这个‘聚宝盆’，几乎是天天往上长。‘经工队’打土豪的罚款，山下交来的党费……金条、银元、票子塞得满满的，弄得我走路都怪不得劲。有一次行军爬个崖头，叫这些玩意儿坠着，怎么也爬不上去；靠了一个战士托着屁股才翻上去。又一次转移跑得急，挎包带子断了，金银钱财撒了一地，幸亏几个同志帮着拣，才算没受损失；为这，政委还专给我派了个警卫员。粮食，除了伤病员吃，也积存了一点儿。行动起来，挑的背的，还怪有个样子哩。

“大概李老就是这时候上的山，还记得不，老根？”胡行长朝着李老爹问道。

“怎么不记得？我是上山向你展开斗争的嘛！”老人还是一副拌嘴的架式。

“斗争我？”胡行长怔了一下，随即笑了，仿佛思路更活跃了，“对，对，想起来了，火力还蛮厉害哪……”

极好的话头被打断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来人似乎是省行里的一个干部，他径直走到胡行长身边，打开公文包，把一份文件放到桌子上，对胡行长说：“二厂扩建要预支的那笔款，就是那天常委研究过的，要得急，请批一下。”

我斜眼看去，看出那是一份报告，申请批拨的是一笔数以亿计的款项。胡行长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打开来，逐字戳着，看着。看完了，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那手的动作很引人注意。我惊奇地发现：那么一只有残疾的手，竟把钢笔握得那么稳实，书写得那么方便。大约是刚才匆忙间手没有洗干净，纸角上印上了一团淡淡的灰渍。

来人接过了批件，又说：“还有两个厂申请借拨点钱发薪的事……”

“这倒要考虑喽！”胡行长严肃地说。他向我望了一眼，朝那人扬了扬手，站起了身。一面往里屋走着，一面说：“对这样的单位，就要卡紧一点儿。你卡得紧，他才肯想办法，才能从国家怀里站起来……”因为进了里屋，话音低下来了，“自然，还是派几个人去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跟我毫无关联，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怅然坐在那里，心情有些懊丧：多好的话题，多饱满的情绪，这个开了的头，等一会儿怎样才能再扯回来呢？再看看老人，他却和我相反，还在专注地听着，脸上泛起兴奋、喜悦的光彩。他手指重重地叩着桌面，自言自语地说：“好，好！……”

“什么？”

“没变。”

“什么没变？”

“人呀！对，人是老了，摊子也大了，可是没变。‘皮笊篱’，还是个汤水不漏啊！”老人又叫起了胡行长这个不太文雅的绰号，但刚才拌嘴取闹的味道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感叹赞许的神情。他笑着把脸朝向我，问道：“老魏没给你讲起过老胡的这个外号？也没说老胡挨斗的事？”

我摇了摇头，偷偷地打开了笔记本。

“给你讲，这个外号是我给他起的，就是斗争他的时候叫起来的。你还想听？那我就接着给你说说。

“这账上记得准，我是四月八日接到的通知，当天就上了山。

“半个来月没上山了，这回四下里转了转，真是吓了一大跳。同志们的脸又黑又瘦，身上的衣服也破得不像样子，有人干脆把上衣脱下来交给了女同志穿，自己穿上了野香蕉叶子。一个个精神倒挺好，照常有说有笑的。我也碰上了老胡，他本来就矮小黑瘦，现在更是皮包骨头肉缠筋，再背上那一袋子金银，外加一米袋子银洋，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一歪一歪，简直像只干虾。

“我俩相识得早，交道打得也多，那时候就常爱拌个嘴打个闹。我说：‘看山上苦成这样子，你这个供给部长倒清闲啰！’

“‘此话怎讲？’

“我说：‘你供给个啥？就你这副模样，把你宰了也熬不出盏灯油。’

“‘门缝里瞧人，你把人看扁了。你摸摸这聚宝盆。’他神乎乎地对我眨眨眼，‘来得正好。晚上到我那里去，有你的好差事。’

“本来，我以为要我上山是报告敌人情况的，谁知当天就碰上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小竹林里开的，由中心县委书记——支队政治委员魏杰同志主持，分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

“会议的内容原订是研究困难情况下的政治鼓动工作，可是开着开着变了样。有人提出让供给部长报告一下供给情况。老胡翻开他那流水账，一桩桩、一件件地把家底亮了出来。这下子，像一瓢凉水泼进油锅里，会场可就爆啦。

“不说你也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粮食，大家勒紧了裤带坚持，倒也心安理得；可瞪着眼看着有钱有东西，想想苦味道，还能没有意见？因此，老胡的报告还没结束，下面就争着发言了。

“一个分队长话一出口，问题就提得挺尖锐：‘你，你把我们害苦啦！’

“另一个问：‘有那么多金子、银子，为什么不想办法去买粮？’

“又一个说：‘明明消毒药还有半瓶子，为什么给伤员化盐水洗伤口？’

“外号叫‘梭镖’的三中队队副老黄，是全队出名的直性汉子，还在老胡做报告的时候，就气得抡拳头把地砸了个坑，这会儿干脆跨到老胡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你像个反革命！二百多斤米卡住不发，叫同志们饿得前心贴在后背上，你安的是什么心？是不是想学那个姓何的样……’

“同志们一发言，老胡就把那一个挎包和一米袋子银洋往怀里一抱，找了块石头往上一靠，坐起来。他手拿着账本，两眼直盯着竹林梢头那个山尖子，脸不红，气不喘，好像大家骂的是他背后的那块大石头。直到老黄指着他的鼻子，他才微微摇了摇头，淡淡地回了句：‘还不到时候！’

“‘手都快摸到棺材边了，还不到时候！’

“‘你胡说！’老胡的声音高了些，‘你敢担保没有更难的时候？’

“‘……’吃这一顶，老黄的拳头攥起来了，他又逼前了一步，‘你到底发不发？’

“老胡把东西紧抱在怀里：‘不！’

“旁边一个人说软的了：‘要不，按每天一两，先发点？’

“老胡腮帮子一挺：‘不！’

“他这种硬劲把大家惹火了，好几个干部哇哇地喊起来！

“‘撤他的职，另换一个供给部长！’

“‘把党证交出来！’

“‘对，马上交支部讨论，开除他党籍！’

“‘……’

“干部们的心情我懂得，他们是带兵的嘛，眼看着出了这样的事，能不发火？别说他们，连我这没吃野菜的也气得眼里直冒火，真恨不得上去给他两巴掌。再看看老胡，他还在安然地望着那个山尖子。

“我站起来发言了。我要代表山下的同志们狠狠地批评他一顿。我说：‘你，不是工农红军的供给部长，你是个汤水不漏的皮笊篱……’

“才说了这么两句，哨上枪响了，发现了敌情。政委一按膝盖站起来：‘散会，带队转移。问题交下一次会议讨论！’”

老人嘘了口气，把胡子擦了擦，伸手去装烟。这时，我才发现屋子竟是那么静，里屋也没有了声音，胡行长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

没等老人把火点着，我就急急地问：“问题怎么解决的？”

“别急嘛——等我想想。那天是……对，三十多里。

“翻了两架山，一气赶出了三十多里，甩掉了敌人，天已经黑定了。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提着刺刀、攥着小插子在月亮地里找野菜，我的火又上来了：‘好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银钱粮秣放在这么个人手里，真是……’我烧了碗野菜汤喝下去，便去找老胡。

“月亮把条山沟照得清清亮亮的，不大工夫就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棵小榕树底下，脚蹬根木棍棍，聚精会神地打草鞋。他随手从身上那件破衣服上撕下条布条，又随手打进鞋里去，怪悠闲的。

“我一屁股坐在他对面，张口就骂上了。我说：‘山底下的同志们、亲人们天天在白鬼子刺刀尖上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省出点东西，豁出性命往山上送，为的啥？’

“他勾下了头，没停手，也没吭声。

“‘大家都把保养革命同志的千斤重担托给你了，你知道不？’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你？……’我手心出汗了。我浑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举起来了。

“这时候，他突然把手里的一根布条一摔，一把擎住了我的手腕子：‘老根爹，你行行好，别往我伤口上撒盐花子啦！你当我的心里好受。给你讲，你别跟人说：你看我的眼吧，我已经好几天没睡着觉啦。’

“我朝他的眼睛望了望，看不真，倒看见里面泪花花的。我缩回了手。

“他又说：‘不错，粮食、金银都在我手里，可是吃苦受难的同志们也在我眼里！你不知道，发东西难，留住东西更难，比啥都难啊！’

“‘那你为什么不发？’

“‘咳，你糊涂嘛！’老胡长抽了口气，‘干革命，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棋。你从山下来，最近敌人调动的情况，你不知道？’

“‘咋不知道？我上山就是为的这事。’

“‘这不只是你那一方的情况。到处敌人在增兵，一场大“围剿”就在眼前。特委指示，要我们就地坚持，拖住敌人。要是咱们粮丰弹足，倒是该早发下去，把队伍养个兵强马壮；可如今就是这点点，不把钢使在刀刃上，怎么行？’

“咳，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我憋不住又骂他了：‘你真浑！白挨这么一顿骂，怎不对大家讲讲呢？’

“‘你才浑，’他那张嘴也不饶人，‘别说骂几句，就是打两下，算得了什么。看看干部们为队伍的战斗力操心、发躁，我的心比熨斗熨过还舒

坦哩！情况，我讲什么？讲军事行动计划？要不，讲这是县委的决定，让老魏他们也像我这么挨一通？那才真叫浑呢！’

“我没得说了。我得承认自己是浑，浑在没有他看得远，浑在跟他往来这么久，没有看透这副干瘦的骨架里还包着这么大的一颗心！我问：‘情况这么紧，光靠积点省点怕不行吧！’

“他说：‘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呢。’他对我讲：各村分别往上送点，人员损失大，又不解渴；这些日子他一直想法和城里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从下面买。直到昨天早上，县委才和城里接上了头，指示他们买了批东西。接头关系、运输人力、往来路线他都安排好了，还亲自找出了条上山的秘密小道。一切齐备了。考虑到要在两个地方接头，而我在这一带活动多，有社会关系，地理也熟，就等我来和他一块去拿哩。

“说话的工夫，他手里的草鞋已经收了梢。他拣起块石头把草鞋砸了砸，又从腰里解下件铺叠整齐的长衫，一并递给我，说：‘打扮打扮吧，你去鹤子墟！’

“我指了指他那身破衣裳，问：‘你呢？’

“‘我的行头现成，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儿，就扮个叫花子。’

“‘什么时候走？’

“他笑了：‘这事还要求神打卦看黄历？分了钱就走。’

“对了，你来时我俩扯起的那‘银钱官司’就发生在这时候。现在当笑话讲，那时还真争吵了两句呢。

“当时，他把不知什么时候预备好的一个钱褡包和一卷钞票交给我说：‘查清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六百钱票子，一共是九百八十块——你看看账本，对不？’又从挎包里摸出那六个铜板，‘犒赏三军！这是你路上打尖的。’

“我一看，真不像话。我又骂上了：‘说你是个皮笊篱，还高抬了你；你简直是个马勺！’真的，一去三四天，就算吃一个子一碗的素面也不够哩。我半真半假地求他，说：‘我的好财神爷呀，我给你烧高香，给加点吧！’

“‘不！’他那劲又来了。

“‘看，装的是个阔佬，总得多少像个样子吧！’

“‘这好办，你要是会用，这还有余呢。来，我教教你，’他还是个不松手，‘你头一顿买干的——买好点，买烧饼，咬几口，瞅瞅没有人就装进袋里。下一次你要点汤，说声：自带的！再啃上几口……’

“‘算了，算了！’讲到在白区应付环境，他比起我来还是个雏呢！我想：反正不能叫你耍弄我，我故意挤他：‘写账，写账，六个就一律六

个！’

“他瞪了我一眼：‘我说你浑嘛！你见过几个叫花子住店打尖的？’”

老人胡子抖索着，笑了个前仰后合。

“后来呢，东西搞来了？”看看已是十二点了，我急于知道个结果。

“那是自然，县委和老胡安排得挺妥帖，人到货齐，三天工夫就赶回来了。

“当我俩每人带着两副装满弹药、粮食的挑子赶回来，在山底下碰了头，踏着老胡看好的小路，挑着、扛着往山上走的时候，老远就听见枪声响成了一锅粥。我们紧脚紧步地往上赶。在通过敌人包围圈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还是靠老胡掩护着才冲了过去。你看他那手，就是那回受的伤。

“我们偷偷地穿过一道山壑口，赶到阵地上，同志们正为难着呢！子弹打光了，每支枪至多剩个一发两发；不少同志已经用石头了。老胡喊了声：‘各分队来人领子弹！’我把麻袋包一撕，嘿，真跟打开了‘聚宝盆’一样，明晃晃、金闪闪的子弹，成排成排地往战士手里塞……

“你说战斗有这么一宗东西支应着，仗还不就好打了？在战斗的间隙里，三中队队副老黄端着半截竹筒子走过来了，他把竹筒往老胡手里一塞，就势在老胡面前一蹲，一甩袖子脱成个光脊梁，说：‘胡部长，老胡同志，你，你打我一顿吧！’那竹筒里是满满一筒白米稀饭。这是用那点存米煮的。老胡临走时给司务长们交代得明白：战斗情况一发生，就按每人半斤往下发！

“当时老胡伤口痛得吃不下去，我可不客气，端起来喝了个干净——我饿坏了哇！要不，我说这是宗‘官司’，至今还骂他呢！这家伙……”

“得，得！把你那难听的留给自己吧！”胡行长不知啥时候进来了，他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话尾，把手里的一小盆野菜汤往桌上一放，随即接话了。他说：“我当时就说过，他连六个铜子也用不了，你瞧这儿！”他翻了翻账页，指着写得抬头很高的一笔收项，念道，“‘收老根交回打尖节余，铜元二枚。’你看他浑不浑，拿着哄鬼的符子当圣旨，当真买了几个烧饼挡挡眼，省下两个大子又带回来了！”

他说罢，我们一齐笑起来。

由于胡行长的热情挽留，也因为那盆野菜汤有一股特殊的诱惑力，我留下来，和他们一家人一道吃了这顿午饭。

当我怀着一种感激和激动的心情，喝着那碗苦涩的野菜汤的时候，我已经忘掉了自己到这里来是为了采访，倒像跟他俩一道坐到了那浓密的山林里了。我真想在他们身边多待一会儿，可是不行，下午三点钟，

胡行长还得赶去参加一个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开工典礼。我只得站起来告辞。

胡行长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挽着老人往外送我。“真不像话。你老远跑了来，没有好好招待你，倒让你嚼了一顿野菜。”他抱歉地笑笑，随即又说，“不过，你要想吃的话，还可以再来！”

“没道理！”老人又顶上了，“除了你，人家谁还找上门来‘讨苦’吃！”

我说：“不，对我来说，这是上课哪！”

胡行长沉思一阵，接着又说：“说得好！现在不是还有人瞧不起咱们，说咱们穷吗？我们是穷，但是穷得有志气！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还得有这么个劲儿哩！”胡行长又有些激动，那双清澈的眼定定地望着我，并且把手伸给了我，我连忙握住，久久舍不得放开。

1963年9月

百部红色经典

两个小八路

李心田 著

峥嵘岁月添美谈，斗智斗勇卫河山
两位少年英雄的写照，一种时代精神的凝缩
风云激荡中谱写赞歌，豪情壮志里不负重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附录
含泪的微笑
听自己讲话
我的大学
我的第一本书
苦读十年
思斋忆事
在窗口谈创新与求深
关键是肯下功夫
六度蛇年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小八路 / 李心田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61-7
I. ①两…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7053号
两个小八路
作 者：李心田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徐 樟
封面设计：赵银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37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4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61-7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第一部

一

春天了。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寒冷的。

从指挥所的窗口望出去，大泽山像一头蹲着的雄狮。天色阴沉沉的。树木还光着枝丫，只有山沟里的野花，已经绽开了蓓蕾。丛生的野草挺着尖儿，像一簇簇锋利的短剑。

“啪！”“砰！”远处还传来零落的枪声。

“严峻的日子哟！”赵团长自言自语地说，他从窗口沉重地踱到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战士们正在指挥所外边谈论着战斗的经过，手里还摆弄着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但是每次打了胜仗以后的那种纵情的笑声，现在却一点儿也听不到。“孙连长牺牲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紧紧地揪住了战士们的心。

赵团长双手捧着脸沉思起来。他的心头犹如压上了一块铅那样沉重。“你是党的好儿子，咱们阶级的好弟兄！”赵团长在心里庄严地说，“你为了咱们整个部队的胜利，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么坚强的同志啊……”

“报告！”

赵团长猛听得一声清脆而带有稚气的叫唤，不禁身子一震。他抬起头来，小通讯员孙大兴直挺挺地站在他的跟前。

“报告团长，你给政委的信送到了！”

赵团长的脸色陡然变了。他激动地打量着孙大兴：这个孙连长的机灵的儿子，乌黑的眼珠闪着光芒，结实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两条有劲儿的小腿并得紧紧的，身子站得笔直，活像一棵茁壮的小杨树。

“多像他的爸爸呀！”赵团长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沉重了！暂时还是别告诉他吧……”

“没有别的事了吗？”孙大兴小心地问。他感到团长的神色和平常不大一样。

“噢，没有了。你去吧！”赵团长还没有拿定主意。

孙大兴举手敬了个礼，敏捷地转过身去。刚走到门口，赵团长却把他叫住了：“大兴，你别忙着走。”

“是！”孙大兴转过身来，疑惑地望着团长。

赵团长走过去拉着孙大兴的手，让这孩子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方凳

上。他心里还在盘算："事情迟早都要告诉他的。但是还是迟一点儿开口吧，即使迟一瞬间也好。最要紧的，得让这孩子心里有个准备……"

孙大兴不安地瞪着眼睛，他觉得团长今天严肃得有点儿奇怪。

团长对着孙大兴坐了下来，用爱抚的眼光看着这孩子，沉痛地说："孩子，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孙大兴的心骤然"怦怦"地跳起来。团长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的爸爸，牺牲了！"

"啊！"孙大兴猛地站了起来，脸色立刻变得煞白，"怎么……怎么……"

团长紧紧拉住孙大兴。这孩子一头扎到团长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团长的喉咙哽塞了，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抚摩着孙大兴的背，轻轻地对他说："大兴，不要太伤心。你的爸爸牺牲得很光荣。他阻住了伪军王子舟的增援部队，使咱们能够顺利地消灭王庄的日本鬼子。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劳。人民会永远纪念他的。他虽然牺牲了，他的精神将永远地鼓舞着我们大家……"

赵团长越说越激动，孙大兴一个劲儿地哭泣，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忽然他抬起头来，脸被复仇的怒火烧得通红，含满泪水的眼睛向周围巡视了一下，瞥见床头放着一支驳壳枪，他什么话也没说，扑到床前抓起了驳壳枪就往外跑。

团长急忙喊："大兴，你上哪儿去？"

孙大兴头也不回，冲出了大门。团长一边喊"拉住他！"一边追了出来。

孙大兴已经被两个战士拉住了。他还在使劲儿挣扎，嘴里嚷着："放开我，放开我，我要给爸爸报仇！"

团长赶到孙大兴跟前，一把夺下孙大兴手中的枪。战士们都围拢了来。

"我要报仇！叔叔，给我爸爸报仇……"孙大兴"呜呜"地哭着说。

"仇是要报的。"赵团长抚着孩子的脑袋说，"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仇。"

战士们看孙大兴哭得这样伤心，都想从心里掏出许多话来安慰他。可是有什么话才能减轻这个小战友的痛苦呢？大家面面相觑，都不作声。赵团长向周围的战士扫视了一遍，双手捧起孙大兴的脑袋，抹了抹他脸上的泪水说："大兴，别哭了。你的爸爸并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一个人消灭了几十个鬼子。在他的掩护下，咱们一个排的同志都安全地撤了

下来。他牺牲得非常英勇、非常光荣。”

“团长说得对，大兴，”一个战士说，“孙连长是咱们革命战士的榜样。”

另一个战士说：“孙连长为了打日本鬼子，为了咱们穷人得到解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咱们一定要为他报仇！”

“大兴，别哭了。”许多战士同声说，“咱们一定为你的爸爸报仇！”

孙大兴睁大了含满泪水的眼睛，向周围看了一遍。他看到每一个战士叔叔的脸色都那么严肃、那么真挚，心里不由得暖烘烘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太孩子气了，怎么光知道哭呢？

团长用胳膊搂住孙大兴的肩膀，一边走一边说：“你看见了吗？同志们都发誓要给你的爸爸报仇哩！这不只是个人的仇，这是国家的仇，人民的仇。在战斗中牺牲的任何一个战士，人民都要给他报仇的。”

“嗯！”孙大兴轻轻应了一声，渐渐止住了抽咽。

“战士们说得对，”团长又轻轻地拍了拍孙大兴的肩头，“你的爸爸是咱们革命战士的榜样。咱们都要向你爸爸学习。你也应该向你爸爸学习哩，学习他的勇敢，学习他永远忠于人民的品质。”

“嗯！”孙大兴用袖子使劲儿抹了抹脸。他挺了挺胸膛，觉得爸爸的高大的身影，就站在他的面前。

正在这时候，魏参谋匆匆跑来了，递给赵团长一份情报。团长打开一看，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对魏参谋说：“立刻下令，准备转移！”

大兴觉得有点儿突然，部队打了胜仗，为什么要转移呢？他正想问，团长已经开口了：“大兴，你快点儿去收拾收拾！天黑以前，咱们就要开拔！”

天渐渐地亮了，雄伟的大泽山抹着朝霞，显得更加壮丽了。

站在大泽山上可以望见东方的大海。一轮红日，从海天相接的地方冒了出来。湛蓝的海面上泛起了无数跳跃的金色的光点，闪得人睁不开眼睛。山谷里升起了淡红色的雾，初春的早晨是多么美丽、多么恬静呀！

独立三团昨天在王庄歼灭了一股下乡“扫荡”的日本鬼子，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连夜向山里转移。一夜急行军，他们整整翻了七个山头，走了六十多里路，进入了大泽山的西山套。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进。山石被夜露打湿了，滑得厉害。

敌人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又悄悄地谈论起昨天的战斗来。孙大兴却一句话也不说，夹在队伍中间默默地向前走。同志们在谈论什么，他也没听见。爸爸的影子，又出现在他的面

前：高高的身子，宽宽的肩膀，脸色又黑又红，下巴上长着硬刺一样的胡子茬儿……

孙大兴分明记得他八岁的那一年，妈妈在地主家帮工，受到了少东家的侮辱。妈妈一气，上吊死了。爸爸夜里翻进地主家的高墙，用菜刀砍死了少东家，连夜背着他逃出了家乡，在外边流浪了半个年头。后来八路军来了，爸爸带着他投了八路军。

爸爸自小受苦，从来没舒展过眉头，连话都不爱多说一句，脾气显得挺倔。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他立刻变得开朗起来，跟同志们有说有笑，好像换了一个人。一高兴，他就纵情地哈哈大笑，笑声老远都能听见。打起仗来，他十分勇敢。在一次激战中，他用刺刀一连撂倒了八个日本鬼子。同志们都叫他“孙快刀”。后来，爸爸当了连长，他……

山路更窄更陡了。队伍走到一段断崖上，左边是四五丈深的山谷，右边是两三丈高的绝壁。战士们一边前进，一边一个一个地向后传：“小心！”

“……爸爸对战士们多好呀！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兄一般。”孙大兴还在沉思，没有注意到山路的陡险，“冲锋陷阵的时候，爸爸总是跑在最前面；撤退的时候，总是落在最后。每天晚上，爸爸总要看战士们都睡稳了，自己才休息……”

“小心！”前面的战士招呼孙大兴。

“小心！”孙大兴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声。谁知道他自己脚下一滑，身子一歪，就向深谷里滚了下去！

“哎呀！”战士们惊叫起来，伸手想拉住他，却已经来不及了。孙大兴顺着陡坡骨碌碌滚了几滚，幸好他手快，一把抓住了峭壁上的一丛山枣树，身子就挂在悬崖的半山腰里。

三班班长王玉成往下一看，孙大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吓得心“怦怦”直跳，连忙喊道：“大兴，抓紧！坚持一下，我马上把你拉上来！”

几个战士迅速地解下绑腿带，交给王班长。班长把自己的绑腿带也解下来了，接在一起，又怕不结实，把两根合在一起，一头拿在手里，一头挂到悬崖腰里，又高声向下面喊：“大兴，抓紧！抓紧！”

孙大兴浑身火辣辣的，脑子里“轰轰”地响，心“扑通扑通”乱跳。下面是几丈深的山涧，他不敢低头看。忽然看见上面挂下来两根绑腿带，他就伸手把它紧紧抓住，听凭同志们把他拉到了悬崖顶上。

“摔伤了没有，大兴？”战士们围过来关心地问。

孙大兴浑身发麻，同志们这样问长问短，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咬着牙想站起来，谁知道身子刚支起，有一条腿却不当家了，立刻又倒

在地上。

“怎么了？”王班长连忙扶住大兴。

孙大兴一看自己身上：裤子被扯破了，膝盖露在外面。左膝盖被石头割了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血不住地向外流。他觉得胳膊肘也火辣辣的，抬起手来一看，原来也碰烂了，手上还扎着几个山枣刺，好几个小口子也在隐隐地出血。

“快向后传，喊卫生员来！”班长王玉成说。

“喊卫生员，有人摔伤了！”战士们一个传一个，向后面喊。

王玉成和战士们把孙大兴抬到路旁的一块平地上。不一会儿，从后面跑来两个人：一个是宋军医，一个是小卫生员武建华。

武建华挤在人丛里，他看孙大兴摔成这样，不由得埋怨地说：“大兴，大兴，你是怎么掉到山沟里去的？”

孙大兴抬头看看是武建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呀！脚底下一滑，骨碌一下子就滚下去了。”

“哎呀，你不会小心点儿呀！人家……”

武建华还想说下去，王班长推了他一下，说：“你这个卫生员问得倒怪有意思的，他是自己愿意掉下去的吗？”

武建华涨红了脸，低下头去，赶紧替孙大兴脱鞋。他是孙大兴最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年纪一般大，脾气又挺合得来。他刚才听说孙大兴掉到山沟里去了，吓出了一身冷汗；跑来一看孙大兴摔得浑身是伤，安慰的话说不上来，反倒埋怨起来了。大兴懂得他的心思，倒一点儿也不怪他。

宋军医把孙大兴的伤口一处处都洗干净了，然后用纱布裹了起来。孙大兴提好了裤子，又想站起来，谁知道刚支起腿，身子就歪倒了。

武建华赶紧把大兴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说：“来，我扶着你，慢慢地走。”

“我能走，我自己走。”孙大兴挣扎着，要把小武推开。

“小武，你让开。”王班长一把拉开小武，自己蹲在孙大兴面前说：“来，我背你。”

“不，不！”孙大兴更不肯了，连连说，“我能走，我能走！”

班长不听他的，两只大手伸到背后，毫不费劲儿地把大兴托在背上，站起来就走。正在这个时候，团长骑着马瞧大兴来了。

“怎么样啦？”团长跳下马来，问孙大兴。

“没有什么，就碰破了点儿皮。”孙大兴一边回答，一边趁机从王班长背上往下坠。

团长皱着眉头，他看孙大兴手上、胳膊肘上、腿上全缠着纱布，摇了摇头，拉过自己的马来，向班长王玉成说：“叫他骑着马走。一路上好好地照顾他。”

孙大兴本来就在埋怨自己给班长和同志们添了不少麻烦，团长这一回又要把马让给他骑，他更觉得过意不去了，急忙喊道：“团长！你骑马，我能走……”

“别逞强了！路上小心点儿吧！”

团长嘱咐了一声，头也不回地顺着又陡又斜的小道，一溜儿小跑追赶前面的队伍去了。

二

太阳快落山了，朝西的窗子上，还留下一抹淡淡的余晖。

孙大兴刚摔伤的时候，倒并没感觉到十分疼。在马上骑了几个钟头，现在躺在老乡的床上，他渐渐觉得腿上、胳膊上、手上疼得像针扎火烧一般。指挥所就设在隔壁屋里，他怕扰乱团长和政委，咬着牙忍受着，连哼都不哼一声。他还在埋怨自己太不小心。想起方才挂在悬崖上的情景，他不由得闭上眼睛，暗暗地说："真危险啊！"战士们在外边来来往往，有说有笑，他却一个人躺在屋里，真是太寂寞了。忽然看见房门轻轻地推开了，伸进来一个圆溜溜的脑袋。孙大兴高兴地喊了出来："小武！"

"你好点儿了吗？"武建华走进来，轻轻地问。

"没有什么。"孙大兴用手撑着床沿儿，坐了起来。

武建华看看孙大兴，才半天工夫，他的脸好像瘦了许多，还带点儿青色，眼睛也显得有点儿呆板。武建华知道，这不是由于受了伤，而是孙连长的牺牲，使大兴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大兴笑了笑，便坐在床沿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大兴："给你。"

"哪儿来的？"孙大兴没有伸手去接。

"房东大娘给我的。"

"怎么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呢！"孙大兴说。

"我哪是要来的！"武建华连忙解释说，"我们昨天转移的时候，房东大娘硬要给我个鸡蛋，我说什么也不肯收。后来走到半路上，觉得口袋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嗨！原来老大娘偷偷地把鸡蛋搁在我口袋里了。"

武建华一边说，一边笑。孙大兴也笑了，便说："给你的，你就吃吧！"

"我不吃。你是伤员，给你吃。"武建华把鸡蛋塞在孙大兴手里。

孙大兴知道武建华是一片真心，不吃反倒对不起他了，便把鸡蛋磕破了，剥了皮，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武建华。

"你一人吃吧！"武建华说。

"不！一人一半。"

武建华看孙大兴很固执，只好接过半个鸡蛋，陪他一块儿吃。吃完

了鸡蛋，武建华向孙大兴说：“我要向团长要求，不在卫生班了。”

“上哪儿去？”

“上通讯班，和你一起当通讯员。”

“当通讯员比卫生员好吗？”

“那当然！”小武说，“当通讯员碰巧能捞着打仗。”

“你还没有枪高呢！能打仗吗？”

“谁说我没有枪高，”武建华站起身来比量着，“马枪才到我鼻子下面。”

孙大兴笑着直点头：“对，你向团长要求吧！当通讯员，咱俩在一块儿。”

两个孩子正说得高兴，团长笑吟吟地进来了。武建华连忙站起来，孙大兴也想赶紧下床。团长摆摆手，叫他们俩全坐下，他对小武笑了笑问：“怎么？你要改行？”

“嗯，我想当通讯员。”武建华认真地说。

“我不同意。”团长摇了摇头，“都去当通讯员，谁当卫生员呀？卫生员的工作也挺重要呀，没有卫生员，打仗负了伤谁给治？革命分工嘛，干什么都一样。大兴受了伤，要是没有你们医务人员，行吗？”

武建华和孙大兴都咧着嘴笑起来。团长问孙大兴：“怎么样了，走路碍事吗？”

“不，不碍事。”

孙大兴说着，就要从床上下来。武建华连忙把他按住。

“不行，”武建华说，“你不能走路。一走路，膝盖上的伤口就更难长好了。”

“谁说不能走！”孙大兴有点儿火了，他就怕团长再让他骑马，咬着牙要站起来。

团长上前按住他，说：“小武说得对，你还不能走，躺下吧！”

孙大兴朝小武瞪了两眼，无可奈何地躺了下来。

武建华说：“你就是不能走嘛，还瞪眼干啥！”

孙大兴就怕听这句话。他一赌气，把脸转向里边去了。

团长心里在好笑。他知道孙大兴这孩子很要强，性子执拗。这样的孩子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还须经过许多锻炼哩。他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下来，问孙大兴：“说说吧，你是怎么从山崖上摔下去的？”

“我……”孙大兴不好意思地转过脸来，“我光顾想我爸爸啦，没注意，脚底下一滑，就摔下去啦！”

“是呀！”团长沉重地点了点头，说，“这样的事，谁碰上都要难过

的。咱们要坚强些，要挺得住，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父母也都死了。”

“也都……”孙大兴睁大眼睛望着团长。

“嗯。”团长点点头，“不过他们都是饿死的。”

“饿死的？”武建华还没有听说过。

“是的。”团长说，“我十三岁那年，家乡闹水灾，地里没收成。我家欠了地主的租子，家里好几天揭不开锅。有一天，我出去捞水草，回家一看，妈妈饿死在床上，爸爸倒在房门口。我去拉他，他吐了两口黄水，也死去了……”

团长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他看到两个孩子眼眶里都闪着泪花，才感觉到把空气弄得过于沉重了，便笑着说：“你们都比我幸运，这么小的年纪，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外面要饭呢！等到你们的儿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像咱们一样了。”

“我们……”武建华不由得笑了起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也不会太晚呀！”团长满怀信心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挨饿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剥削人了。咱们大家全都能过上好日子了。你们知道吗，那叫作什么社会呀？”

“是社会主义社会！”孙大兴抢着回答。

“对！”团长说，“咱们现在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把敌人打倒，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好把国家的大权掌握在咱们手里，来建设社会主义，叫天下的穷人全过上好日子！”

两个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的表情非常兴奋、非常认真。

团长接着说：“我们要打倒敌人，敌人却并不甘心死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免不了要流血牺牲。但是咱们相信，咱们的流血牺牲，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两个孩子眼睛眨也不眨一下，激动地望着团长。

“将来咱们胜利了，咱们要给英勇牺牲的烈士立一个纪念碑。”团长用手比画着说，“把烈士们的名字全写在上面，让人们世世代代都不忘记他们。”

“全都写在上面，那能写得下吗？”大兴问。

“写得下。”团长说，“只要写上‘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这几个字，就把每个烈士全写上了。大兴，你爸爸的名字，也在这上头了。”

“爸爸！”孙大兴心里念叨着。在他的眼前，真的像树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

这时候，魏参谋匆匆走了进来，向团长小声说：“鬼子和二鬼子[1]大约有两个营，又跟踪追来了。”

“怎么？”团长站了起来。

魏参谋说：“七里沟的群众来报告，敌人已经进沟了，看样子要奔这里来。”

“咱们必须马上转移。”团长说完，便和魏参谋一起走了出去。

武建华看了看孙大兴，埋怨说：“还得转移！看你怎么办吧，又不能走。”

“我……”孙大兴气呼呼地说，“你为什么向团长说我不能走呢？”

“我不说，你也是不能走呀。你别怕，我给你想办法，叫军医给你找一副担架。”

“不，我不要！我爬也要自己爬着走！”

武建华不听他的，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

屋子里只剩下孙大兴一个人了。他看看自己的腿，腿上裹着的纱布隐隐地渗出血渍。他把两条腿从床上挪下来，手支撑着床沿儿站在床前，试着迈开步子。伤口痛得像针扎一般，他咬着牙刚走了三步，就再也支持不住了，膝盖一软，栽倒在地上，伤口震得钻心地痛。他没有叫喊，一手扶着床沿儿想站起来，可是用尽力气试了两次，都失败了。他难过极了，眼泪成串地直往下掉。

班长王玉成正好端了一碗面条出来。他看见孙大兴倒在床前，吓得“哎呀”一声，急忙放下碗，把大兴抱到床上，一边说：“大兴，你怎么自己下床来了！”

“部队又要转移了，可是我……”孙大兴低下了头。

“你愁的是这个呀！没关系。”班长笑着说，“你不能走，我们背你。全班每人背你十里路，一夜保险走个百儿八十的。放心吧，快把面条吃了，待会儿好走。”

班长把面条端到孙大兴床前，拍拍孙大兴的肩膀，便走出去了。

孙大兴看着面条，一点儿也不想吃。他想：“我真的得让人背吗？不能！我不能给同志们增加负担。”他又慢慢地挪下床来，先把身子站稳，才试着迈步。这一回总算挺住了，没有跌倒，但是每走一步，伤口都像刀割一样地痛。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痛得浑身都汗透了。他忽然觉得肚子饿了，坐下来端起面条，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解决了！解决了！”武建华跑回来，高兴地向孙大兴说，“军医说，一定给你搞副担架。”

“什么担架，我不要！”孙大兴放下碗，没好气地说，“我自己能走。”

孙大兴说着又站了起来，慢慢地走了几步。

“嗨！”武建华摇了摇手说，“行起军来，像你走得这样慢，那可完了。”

“要走得快，我也行呀！”孙大兴不肯认输，咬着牙快走了两步。可是第三步还没迈出去，他已经痛得脸色铁青，身子直摇晃，汗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

武建华急忙把他扶到床上，埋怨说：“看你！快别再走了，不行就是不行嘛！”

孙大兴瞪了武建华一眼，把头偏过一边，也不知道是生武建华的气，还是生自己的气。忽然他听见隔壁屋里团长在说话：“……环境太残酷了。这孩子又摔坏了腿，只好让他插下来了。”

孙大兴连忙拉了一下武建华，两个孩子都侧着耳朵听。

“是呀，”这是政委的声音，“我们天天要和敌人转圈子。这些孩子跟着部队，太劳累，也太危险。我们也不可能很好地照顾他们，还是让他们插下来好。”

“我打算把大兴和小武全插到刘集。”

“老靳的意见怎么样？”

“老靳很高兴，他说，他正需要助手呢！”

“你舍得这两个孩子吗？”

“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时间不长。等情况好转了，就接他们回队。”

“部队马上就要转移，老靳今晚上能带他们走吗？”

“能。老靳一会儿就来。”

两个孩子听说要他们离开部队，都吃了一惊。孙大兴咬着牙站起来。武建华立刻会意了，用肩膀架着大兴，两个人一步一挨，吃力地走到指挥部门口，一起喊道：“报告！”

“进来！”是团长的声音。

武建华把门推开，孙大兴一歪一拐地走到团长跟前，气呼呼地敬了个礼。

“报告团长，我哪儿也不去！”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团长看了看孙大兴说，“好吧，那咱们就来谈谈。”

团长让大兴和小武坐了下来，平静地对他们说：“这是团里的决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孩子，要插下来，有家的暂时回家，没有家的就隐蔽到老乡家里。最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鬼子、二鬼子，还有顽固派[2]联合在一起对付咱们。部队天天要行军，跟敌人转圈子。你们跟着，腿都会跑断的。”

“不，我绝不离开部队！我爬也要跟着部队走！”孙大兴的声音微微颤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团长懂得孙大兴的心情：爸爸才牺牲，又要马上离开部队这个大家庭，心里是够难过的。但是当前的环境，不允许他改变方才的决定。他就回过身来问小武：“小武，你怎么样？”

“我……”武建华眼珠转了两转，说，“我也不愿意离开部队。但是我服从命令。”

“对，服从命令，这是革命军人必须做到的。”团长委婉地说，“你们暂时插下去。等情况一好转，我就派人接你们回来。”

孙大兴满肚子委屈，眼泪簌簌地掉下来，恳求说：“团长，让我留下吧！我爸爸的仇还没报，我不能去当老百姓……”孙大兴喉咙哽住了。

“谁叫你去当老百姓呢！”团长笑着说，“你们插了下去，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哩！”

武建华急忙问：“什么任务？”

团长说：“协助一个同志，当部队的眼睛和耳朵，懂吗？”

武建华点点头说：“懂，就是当侦察，搞情报。”

“对。”团长也点了点头，“跟敌人斗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候需要在战场上，面对面拼刺刀；有时候却要钻进敌人的心脏去，作各种隐蔽的斗争。你们插下去，不过是换了一个战斗岗位罢了，仍旧受组织的领导。大兴，你总该满意了吧？”

正说着，一个木匠背着工具箱走进来了。孙大兴一看，原来是二区的民运股长靳锡五，只听得政委向他说：“老靳，咱们团长正在做说服工作呢！”

老靳放下了工具箱，爽朗地笑着说：“好啊，思想打通了，免得以后闹思想问题。”

团长向老靳打了个招呼，对孙大兴说：“你看，靳股长不也当了老百姓了。”

孙大兴心里正纳闷儿，便问：“靳股长，你怎么当了木匠了？”

这一问，团长和政委都笑了。老靳笑着说：“二鬼子占了刘集，嫌刘集没有个木匠，我就去干这个活儿了。”

团长说：“孩子们，你们该明白了吧！要炸掉敌人的碉堡，就得把地雷埋在碉堡里面。老靳，大兴方才还闹情绪哩，他说不愿当老百姓。”

“哈哈，当老百姓。”老靳又大笑起来，“咱们这一辈子是注定了，当什么也得干革命。”

“老靳啊，要让你多担点儿心了。”政委说，“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也是咱们的希望。”

老靳拍拍两个孩子的肩膀说：“出不了岔儿，你放心吧，政委。有我，就有这两个孩子。”

团长又把大兴和小武端详了一遍，严肃地向他们说：“团党委决定，你们俩就跟靳股长插在刘集，以后直接受区里领导。刘集是个两不管的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要知道，你们是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一暴露，就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他伸出双手，一只手拉住一个孩子，说：“你们年纪虽然小，但是已经是革命战士了。一个战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要服从组织，要忠于人民。”

两个孩子点着头。他们知道，既然是党委的决定，就一定要严格执行。

团长回过身向老靳说：“他们俩暂时归你指挥了。”

老靳兴高采烈地说：“好呀，那我就多了两个小兵。”

政委又叮嘱说：“老靳，你既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又要让他们经受些锻炼。只有实际的斗争，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士来。”

老靳向孩子们笑了笑说：“闲不着，我们那里，斗争热得像火一样哩！等会儿天黑了，我就来带他们走。”

老靳背起工具箱走了，团长对孩子们说：“小武，把大兴扶回去休息一会儿吧！到了靳大叔那里，你先好好照料大兴，把他的伤养好。你们俩千万要记住，要听靳大叔的话。”

---

[1]二鬼子：文中指伪军。

[2]顽固派：文中指国民党顽固派。

三

刘集这地方，原先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后来八路军撤走了，汉奸队又来住了一段时间。汉奸队在这里常常受到八路军袭击，不敢待下去，也撤走了。刘集就成了个两不管的地方了。说是“两不管”，其实两下又都管着：明地里有汉奸队的保长经常派捐要款，可是暗地里，又有八路军的工作人员领导着人民同敌人做斗争。

靳锡五同志过去是刘集北面白河区的民运股长。后来刘集让敌人占领了，组织上就派他到刘集来开了个木匠铺，暗地里领导人民和敌人斗争。他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随时可以抓住敌人的心，叫敌人疼得满地打滚儿。

在刘集的西街上，住着一位刘振羽大爷，是个忠厚耿直的庄稼人。他只有一个女儿，嫁在掖县邵家村，现在家里就剩下老两口子，种着一亩多菜园子。八路军独立三团住在刘集的时候，团长和政委就住在他家里。

老靳带着孙大兴和武建华两个来到刘集之后，把大兴留在自己的木匠铺里当学徒，把小武插到刘大爷家里，改名邵建华，对外人就说是刘大爷的外孙。武建华每隔两三天，晚上就偷偷溜到木匠铺去，替大兴看伤换药。过了一个多月，大兴的伤口就长好了，能跟着老靳学着干活儿了。可是小武怎么办呢？老靳和刘大爷一商量，把他送到刘集小学去上学。

刘集小学设在一家祠堂里，只有四个班，六七十个学生。武建华在家里念过两年书，就插在三年级。他按照老靳的指示，在学校里一面念书，一面团结教育周围的同学，跟他们讲抗日的道理，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有毛主席，就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消灭汉奸伪军。

伪保长田瘸子的儿子田家林，也在这个小学里念书。他父亲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欺压老百姓，这小子也仗着他父亲的势力，常常欺侮同学，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

有一天放午学的时候，小学生排着队走出校门，田家林戴着值日袖章，走到队伍旁边。他一边歪眉瞪眼地看着同学，一边得意扬扬地挥着胳膊喊：“喂，走好，走整齐啦！咱们来唱个歌，唱《大东亚进行曲》，

一二！”

田家林自己领头张开了嘴唱：

旭日升，耀光芒，

扬子江上锦龙翔。

…………

几个年纪小的学生，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着他唱起来了。武建华向后面的同学努努嘴，眨眨眼睛，又悄悄拉了拉前面几个同学的衣服。大家立刻会意，你拉我一下，我扯你一下，都紧闭着嘴，不作声了。只剩下田家林一个人的破锣嗓子在嚷嚷。田家林没趣地停了下来，瞪着眼珠子喝道：“喂，怎么不唱了？唱呀！”

同学们都不理睬他。武建华小声地向身旁的同学说：“别唱这个汉奸歌。来，咱们唱《枪口对外》，一二！”

武建华一领头，几个学生便放声唱：

枪口对外，

瞄准敌人，

一枪打一个，

一步一前进！

…………

一下子，小学生全跟着唱了起来。大家越唱越振奋，越唱越有劲儿。田家林在一旁却发了慌。今天他是值日领队，要是让他爸爸或者别的汉奸二鬼子听见了，那还了得。他扬起胳膊，队前队后来回跑，嘴里嚷嚷道：“不许唱！不许唱！谁领的头！”

同学们瞧他狼狈成这样，越发提高了声音唱：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

田家林听见武建华唱得最响亮，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气势汹汹地问：“你唱什么？”

“我唱歌。”武建华说。

田家林气得眉毛竖了起来：“不许唱这个！”

武建华也把眼一瞪：“不许唱这个，唱什么？”

“唱‘旭日升’！”

武建华头一偏，轻蔑地说：“我不会唱那个歌！中国人不唱那个

歌！”

“你说什么？”田家林使劲儿把武建华往外拉，“走，见老师去！”

“不去！”武建华想甩开田家林，可是田家林死劲儿揪住他不放。

同学们平时最恨田家林，看他这样霸道，就一齐拥了过来：

“干什么，你凭什么抓人家？”

“你要管还早点儿呢，还没当上保长哩！”

“你别凶，汉奸饭吃不长！”

田家林又羞又恼，还是不松手。武建华再也忍不住了，下面用脚一勾，上面用手一推，把田家林推倒在地上。田家林摔了个四脚朝天。

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个学生喊道：“田家林，家里有床不睡，干吗睡在地上呀！”

还有几个学生一齐有板有眼地念起来：

“小保长，田家林，处处向着日本人。为啥向着他？是你干爸爸！”

“哈哈……”大家都笑个不住。

田家林脸红得像猪肝。他从地上爬起来，饿狼似的向武建华扑过来，嘴里又是哭，又是喊：“告诉俺爸爸，非揍死你！”

武建华恨透了这个小汉奸，正想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揍他一顿。他举起拳头，忽听见旁边有人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转过脸一看，原来是刘大爷。他连忙住手，忍住气跑到刘大爷跟前，叫了声：“姥爷。”小保长知道跟武建华打架占不了便宜，嘴里谩骂着溜走了。

刘大爷用带点儿埋怨的眼光看着小武，对他说：“谁叫你跟人家打架！快跟我回去！”

武建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跟在刘大爷背后，向家走去。他这时候才埋怨起自己来：“刘大爷和靳大叔再三叮嘱我不要暴露，怎么自己这样沉不住气呢？图一时的痛快，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他不敢看刘大爷的脸色。

刘大爷和小武默默地走着，谁也不作声。快到家了，他们看见隔壁刘三柱家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只听见刘三柱在人丛中大声说：“没有粮食，家里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真是一颗也没有。”

又听见一个人恶狠狠地喝道：“妈的！这家没有，那家没有，叫我们喝西北风吗？你今天不交粮食，跟我们见日本人去！”

“随你的便吧，”刘三柱不软不硬地回答说，“反正逼着也是死，饿着也是死。”

刘大爷心里明白，这是群众有组织的抗粮。他和小武挤进了人群，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凶神似的伪军，伪军班长叉着腰、瞪着眼，对刘三柱

说："你说没有，我可要翻，翻出来你说怎么办？"

"没有，你翻也是没有。"刘三柱嘴里这么说，脸色却有点儿不太自然。

伪军冲进门去，在外间屋到处乱翻，坛坛罐罐砸得满地都是，却一颗粮食也没找到。一个伪军就要去搜里屋。刘三柱急忙抢前一步，用身子挡住了里屋的门说："老总，里屋你不能去，我老婆正在月子里。你不能去！"

"去你妈的！"伪军推开刘三柱，横过枪托来就要打。

刘大爷向站在旁边的乡亲们使了个眼色，喊道："老总，公事是公事，也不能不讲点儿人情呀！"他走上去挡在刘三柱面前，顺手推开了伪军手里的枪，接着说，"老总，谁家没有个生男养女的呀！人家正在月子里，你怎么好往人家屋里闯呢？"

"怎么？"伪军把眼一瞪，"你少管闲事，我们光管要粮，不管别的。你给我滚开！"

伪军举起枪，要打刘大爷。六七个身强力壮的庄稼汉挤到刘大爷身旁，齐声向伪军喝道："别动手打人！"有一个还故意撞了伪军一下，几乎把伪军撞倒。

"怎么？怎么？你们要怎么样？"那伪军倒退一步，叫起来。伪军班长也霎时间吓愣了。

刘大爷走到伪军班长身边，把声音放软了些说："老总，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总得照顾照顾别人的老婆孩子呀！你不就是咱们前村的人吗？按说，都是不远的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做事总得留个退步，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

伪军班长听刘大爷话中有话，耷拉着脑袋不作声了。刘大爷接着说："我知道弟兄们也难，可是老百姓更难呀！能有一点儿办法，谁敢跟官家顶呢？老总，你多包涵点儿吧，宽限几天，让他再想想办法。"

伪军班长偷偷看了看周围，只见大家都攥着拳头，脸色不善，就改变口气说："我们也不想出来挨骂。日本人催得紧啊，我们跑了三天，就收了那么点儿粮食，回去没法向上面交代呀！"

"是呀，是呀！"刘大爷点头说，"这年月大家都难啊！你就多担待点儿，再到下一家看看吧！"

伪军班长只怕事情弄崩了白挨揍，正好借着刘大爷的话下台阶，就向伪军挥了挥手，没滋没味地蹩出门去了。

刘大爷从刘三柱家出来，就向小武说："你先回去吧，我到老靳那儿去一趟。"说着就奔老靳的木匠铺去了。

老靳正和孙大兴在院子里锯木板。他看见刘大爷匆匆忙忙地走进来，知道有事，就吩咐大兴看着前门，自己拉着刘大爷，一起到后边的小屋里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大兴正在纳闷儿，忽听得街上一阵吆喝，几个伪军押着十几个扛着粮食的老乡过来了。“这不是抢来的粮食吗！”孙大兴眼都气红了，“喂饱了日本鬼子，还让他们来杀咱们中国人！不，不能，我得让靳大叔想办法。”

孙大兴三脚两步奔到后院，看见小屋的门关得紧紧的，却听到靳大叔在屋里轻轻地说：“这批粮食绝不能让鬼子吃到嘴。上级指示说，鬼子现在前方后方全闹粮荒。我们把粮给他断了，就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可是他们抢到不少了。”刘大爷说，“我刚才到保长家去看了看，敞篷底下堆的全是粮食。听说明天就要运走。”

“不能让他们运走！”老靳斩钉截铁地说。

“能叫部队来打吗？”刘大爷问。

“不行。部队最近有别的任务，不能来。”

“那怎么办呢？”

孙大兴听到这里，眼珠转了几下。“不行！”他对自己说，“我得找小武商量去。”

孙大兴在刘集住了三个月，三天两头看见伪军到村里来抢粮逼款，欺压老乡们，心里早憋着一股子气。这一回，他再也忍不住了，飞似的跑到刘大爷家里，一把拉住小武，什么话也不说，钻进了屋子后面的菜窖里。

“什么事呀？”武建华问。

孙大兴把刚才听到的说了一遍，兴奋地说：“咱们烧二鬼子抢的粮食去！”

“谁叫咱们去的？”

“我想的办法。”

“你想的？”武建华愣了一下，“靳大叔知道吗？”

“他不知道。”孙大兴说。

“那不行。”武建华说，“这样干是违反纪律的。”

孙大兴摆摆手说：“这怎么是违反纪律呢？靳大叔不是说了吗，这批粮食绝不能让鬼子吃到嘴。”

“这不行。”武建华坚持说，“要干，得先跟靳大叔说说。”

“不能说。”孙大兴固执地瞪了小武一眼，“你想想看，咱们要是说了，靳大叔还能放心让咱们去干吗？一定又说咱们的年纪太小，没有经

验。准不让去。咱们先干出点儿成绩来，让靳大叔他们瞧瞧，以后有什么任务，就会放心交给咱们去干了。我刚才听刘大爷说，粮食明天就要运走。要干就在今天夜里。”

武建华听孙大兴这么一说，心里也有点儿活动了，便说：“你打算怎么干呀？”

“放火烧，烧得它一干二净。让鬼子喝西北风去。”孙大兴压低了声音，兴奋地说，“我负责侦察地形，搞刨花。你去搞一瓶煤油。别忘了一人带一盒火柴。”

“好是好，可是不跟靳大叔说，行吗？”武建华心里还有点儿犯嘀咕。

“咳，只要事情办好了，还怕什么。”孙大兴生怕小武说出去，“你呀，就是胆子小。”

“谁胆子小？”武建华说，“你要上天，我也敢跟你去。”

快半夜了。天上布满灰色的浓云，到处黑黝黝的，空气又闷又热。

在田保长家里看守粮食的十几个伪军，正围着方桌赌牌九。煤油灯照着一张张挂满汗珠的油光光的脸。他们呼五喝六，彼此粗野地叫骂着，不管是输是赢，都在桌子上狠命地摔着骨牌。抢来的粮食，堆放在屋子外面的一个草棚底下。伪军们越赌越起劲儿，早把粮食给忘了。

孙大兴和武建华悄悄地摸到保长家的后墙外边，武建华蹲下身来，孙大兴踏在他的肩膀上，翻上墙头，又伸手把小武也拉了上去。两个孩子轻轻地跳下墙去，蹑手蹑脚地走进草棚。孙大兴把两口袋刨花全掏出来，塞在粮食堆缝儿里，武建华把一瓶子煤油浇在刨花上，接着“刺啦”一声，划着了火柴，把刨花点着了。

火光照亮了孙大兴和武建华紧张的脸。两个孩子转身就跑，熟练地爬上了墙头。正好这时候，伪军班长出来小便。他看见院子里烟雾弥漫，草棚里火苗直往外蹿，急忙喊道：“着火了！快来呀！”他抬头一看，火光里有个人影正翻过墙头去。他又大声喊：“放火的逃了！快出来追呀！”自己从腰里摸出手枪，也翻过墙头，紧紧追赶前面的两个黑影。

屋里的伪军一听失了火，都慌乱地跑出来。“救火呀！”“抓人呀！”院子里嚷成了一片。田保长披着衣裳也赶出来了。他抓起一面破锣，跑到街上乱敲乱喊：“失火了！快来救火呀！”

街上乱了起来，伪军东奔西跑，又喊捉人，又喊救火。老乡们披衣起来推开门一看，见是田保长家失火，又都把门关上了。急得那十几个伪军嘴里乱骂，挨家敲门找水桶。等到他们找到水桶，提了水来，草棚里的粮食早已烧成了灰，还烧掉了保长家的一间房子。

这边的火还没救熄，那边伪军班长却快要追上孙大兴和武建华了。

他隐隐约约看到前面跑的是两个孩子，一心想抓活的，一边追一边大声吆喝道：“站住！再跑我就开枪啦！”

两个孩子头也不回，只顾拼命往前跑。跑到岔道口，孙大兴把小武猛向小巷子里一推，说了声：“快往北跑！”他顺手从地上摸了块石块，回过身来，向伪军班长扔过去。说也巧，石块正好砸在伪军班长的脚骨拐上。伪军班长喊声“哎哟”，发狠一扣扳机。

孙大兴听见后面“砰”的一声枪响，急忙把身子往墙根上一贴。他看小武跑进小巷子里去了，便放开脚步，继续往前跑。

伪军班长这一枪，却吓坏了木匠铺里的老靳。老靳本来打算夜里到区里去汇报情况，忽听见街上人声嘈杂，走到屋外一看，是保长家起火了。他心里一动，想起下午看见大兴收拾刨花来着，而这时候还不见这孩子回来，说不定这孩子……他正在着急，忽听一声枪响，便顺手抓起一把斧头，奔到后院，翻过院墙，向枪响的方向跑去。

这时候，伪军班长快要追上孙大兴了。老靳在黑暗中看到有两个人在奔跑，一个逃，一个追，追的那个还气喘吁吁地喊：“你跑不了啦！快站住！我开枪啦！”老靳急忙向墙拐角里一闪，把身子贴在墙上。他看见一个矮小的人影从前面跑过，后面追上来的，分明是一个伪军。他立刻把腿往外一伸，伪军班长被绊了一下，“扑通”趴在地上，还来不及喊叫，老靳的斧头已经“咔嚓”一声砍了下去。

孙大兴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拼命往前跑。老靳追上来小声说：“大兴，我在这里。别跑了，快跟我回去。”

孙大兴一听是靳大叔的声音，才停了下来，呼呼地喘着粗气说：“大叔，我……我……”

“回家再说，快走！”老靳一把拉住大兴就走。

老靳和孙大兴还没有回到家里，伪军已经来挨户搜查了。

靳大婶听见大门被敲得“嘭嘭”响，捏着一把汗，从里屋走出来问：“谁呀？”

“快开门！查户口！”几个伪军在门外凶狠狠地叫道，“妈的，再不开就砸门啦！”

靳大婶急得在院子里团团转，心里忙着编词，忽然听到后院“扑通扑通”两声，老靳和大兴回来了。靳大婶又惊又喜，还来不及问，老靳挥了挥手，示意她去开门，自己拉着大兴，跑进里屋去了。

靳大婶一开门，四个伪军闯了进来。靳大婶装作睡眼惺忪地问：“干什么呢？老总，半夜三更的。”

“查户口！”一个伪军气势汹汹地说，“你家几口人？”

“三口。”

“都在哪里呢？”伪军一面问，一面用手电筒到处照。

靳大婶撩开里屋的门帘，眼睛一扫，心里有了着落，从容地指着床上说：“那是我们当家的，病了，吃了药在发汗。”

伪军用手电筒向床上照了照，见老靳蒙着被躺在床上，露出半个脑壳。他走到床前掀开被子一看，老靳额头上果然在冒汗。靳大婶慌忙过来把被子掖好，赔笑说：“老总，别给凉了汗。”

“还有一个呢？”伪军问。

“噢，在那边的屋里。”

伪军跟靳大婶走进小套间，看见屋子西头的一张床上，躺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睡得很沉。伪军又用手电筒前后照了照，没发现什么，便挥了下手说：“走！”

靳大婶送伪军出了大门，把门闩上。老靳起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到大兴床前问：“你怎么搞的？”

“用刨花掺煤油烧的。”孙大兴翻身坐起来，兴奋地回答道。

“谁叫你烧的？”老靳的声音沉重而严厉。

“啊……”孙大兴听出老靳的口气不对，“我自己想的。”

“哼，你自己想的！”老靳更生气了，“你在部队里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孙大兴挺不服气，他想：烧的是敌人的粮食，这难道错了吗？便噘着嘴说：“我不能眼看着敌人把粮食运走。”

“对！可是你把自己暴露了。”老靳点上一袋烟，闷闷地吸着，“光着腚戳马蜂窝，就会把马蜂引到自己身上来。懂吗？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暴露，会给组织带来什么后果？”

孙大兴心里难过极了，没想到干了这么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不但没受到表扬，还要挨批评。他一来气，就随口说了句：“我绝不连累组织。”

“想得倒好。”老靳冷笑了一声，“你出了问题，敌人就不会追究了？我知道，你不想连累组织，可是这由不得你。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你干的事，我得全部负责。”

孙大兴猛然清醒过来，他想：“对呀，要是我出了问题，靳大叔怎么向团长交代呢？刚才要不是靳大叔，结果不知怎样哩！要是让敌人抓住了，还会不牵连到靳大叔吗？刘集的组织不是就会遭到敌人的破坏吗！哎呀，真险！这样冒冒失失地想干就干，乱子可得闹大啦！”大兴想到这

里，汗珠顺着脊背直流。

老靳看大兴一声不响，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便把声音放得柔和了些说："你勇敢，这很好。但是我们是干革命的。干革命不能随随便便，要对组织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你瞧着吧，你今天打了一个闪，明天敌人就会打雷。"

孙大兴想："这话好像听谁说过。哦，政委说过。那时侯只觉得这话很对，却没有去好好想过。这回有了教训，以后再办事情，可不能老图一时痛快了……"

"大叔，明儿天一亮我找小武去。"孙大兴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老靳说。

"干什么？"

"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他。"

"哦，用不着。"老靳说，"这么大的事，做外公的还能不好好教训他的外孙一顿吗！"

四

粮食被烧掉的第二天，伪军中队长田仑赶到刘集来了。田仑是田保长的叔伯兄弟，排行老三。因为他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老是斜着眼睛看人，大伙儿背地里又都叫他田三斜子。

田三斜子气得像一只疯狗，一摇一晃地闯进田保长家的大门，一脚把地上的那面破锣踢得老远。田保长正在屋里抽大烟，听见外面“当啷”一声，欠身向外骂道：“妈的！谁呀？”抬头一看，见进来的是田仑，他急忙站起来，换了一副笑脸说：“吓吓，是老三哪！快坐下，快坐下。”

田仑一屁股坐了下来，溅着唾沫星子恼怒地说道：“大哥，你管的这个地面太不像话了！粮食放在你家里都会被烧掉，真太不像话了！”

田保长苦笑着摊开两只手：“老三哪，这不能怨我呀！你们的弟兄不也在这里吗？”

“全都是他妈的饭桶！”

田三斜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田保长赔着笑脸，两手捧起大烟枪说：“老三，老远跑来，先抽上两口再说。”

田三斜子毫不客气，往床上一躺，接过大烟枪，凑在烟灯上，一边抽，一边说：“日本人吩咐下来啦，要在这里修一座炮楼。”

“修炮楼？”田保长刚躺下，急忙又坐了起来。

“嗯，这是日本人的命令，五天之内必须把炮楼修好。”

“哎呀，我说老三哪！”田瘸子抓了抓脖子，“这个事不好办哪！人工、材料，都不好张罗。再说，炮楼一修起来，以后咱这个地方，仗可就打得更多了。”

田瘸子就是这号人，他甘心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可是他是一条癞皮狗，只指望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搜刮几个钱就行了。他害怕打仗，怕一打起来，刘集就可能解放，连他吃饭的狗盆也会给打翻了。

田三斜子的眼睛更斜了：“那没有办法，日本人叫修就得修。谁叫你不把粮食看管好，让八路给烧了！日本人在这里修炮楼，也是为了保护你呀！要是八路军一来，咱们脖子上这个，也不牢靠哩！”田三斜子说着，敲了敲自己的脑袋瓜。

田瘸子想起被斧头砍死的伪军班长，心里一阵哆嗦，舔了舔嘴唇

说："好吧，修就修吧！"

当天晚上，保长派保丁通知各甲甲长，叫每户派一个人到刘集北头去修炮楼。第二天吃过早饭，没有一个人去上工。保丁挨户催，可是很多人都下地干活儿去了。没下地的人，也都躺在床上装病。结果也没有叫去几个人。

第三天，田三斜子调来十几个伪军，一早就跑到各家去，用枪硬逼着出工。锄地的也不让下地，割草的也不让上坡，连有病的也要从床上拉起来，一律要去替日本鬼子修炮楼。修了七天炮楼，才只有半截高。

这天晚上，刘大娘搬张凳子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儿，眼珠却溜溜转地来回张望着。在后面的小草屋里，几个人围着老靳在开会。

老靳说："区里有指示，敌人的炮楼，无论如何不能让它修成。刘集这个地方，是咱们活动的必经之地。要是安上炮楼，住上敌人，咱们的活动就要大受限制。"

刘大爷说："可是不修不行啊！大伙儿也反抗过。二鬼子挨门挨户逼着，谁不去也不行。"

孙大兴插嘴说："就让他们修，等鬼子住上了，叫咱队伍来把他们端了，不就完了吗！"

老靳摇摇头说："不行，敌人住上了，再打就麻烦了。"

"怎么办呢？"大伙儿都期待老靳出个主意。

老靳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再到区里去请示一下。目前，大家尽量磨洋工，绝不能让敌人把炮楼修好。"

第二天，孙大兴又跟大伙儿一起去修炮楼。他和一个青年农民抬着一块石头，嘴里哼着"哎唷，哎唷"，从山上走下来。两个人左晃右摆，走两步退一步。监工的伪军一背过脸去，孙大兴便说："搁下，搁下。"两个人把石头放下，把扁担放在石头上，坐在扁担上歇气。孙大兴瞅着那快要修好的炮楼说："妈的，快要修起来了。"

青年说："炮楼修起来，一住上二鬼子，以后就更受罪啦！"他向孙大兴做了个鬼脸，说，"你坐好，我拉屎去。"

"你去吧！"孙大兴小声笑着唱起来，"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三点钟。"

青年耸耸肩，向远处一个篱笆厕所跑去。

一个老头儿挑着两块石头从山上下来，孙大兴便喊道："王大爷，够累的喽，来，歇一会儿吧！"

老头儿摆摆手，递了个眼色，小声地说："田三斜子来了。"

孙大兴一转脸，果然看见田三斜子和田保长一起走过来了。这田三

斜子正在发脾气哩！

“你还想吃不想吃这碗保长饭呀？”田仓冲着田保长说，“日本人限五天修好，今天都八天了，还没修起来。你叫我怎么向日本人交代？”

田保长指着快修好的炮楼说：“这不就快了吗？只差尺把高了，今天晚上准能完成。”

两个人来到孙大兴跟前。孙大兴还是悠闲自在地坐在那儿。田仓斜楞着眼向保长说：“你瞧，净来这么些半大的孩子，还滑得跟油似的，能干活儿吗？”说着扬起鞭子向孙大兴抽过来，“你他妈的不快抬，还坐在这儿享福！”

孙大兴向旁边一躲，皱起眉头说：“那个人拉屎去了。”

“真他妈的是懒驴上磨屎尿多！”田仓愤愤地和保长一起向炮楼走去了。

孙大兴朝着他们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狗汉奸羔子！”

为了这天一定要把炮楼修好，田仓亲自在工地上督工。他命令伪军逼着大伙儿加紧干。一直干到天黑，把炮楼修好了，田仓才让收工。他看着修好的炮楼，得意地想：这一回又能在日本人跟前领赏了。因为有了上次烧粮的教训，他临走的时候命令：晚上要派个岗哨在炮楼跟前看守。

老乡们疲倦地离开工地。他们一面往回走，一面回过头来看那才修起的炮楼。那炮楼就像一座山，压在大家的心头。

孙大兴也不断回头来看那新修起的炮楼。他恨不得立刻把它拔掉！回到家门口，他看见靳大叔背着工具箱刚好从外边回来了。那工具箱沉甸甸的，里面像是装了什么东西。两个人走进屋里，老靳就低声向大兴说：“快去把小武找来。”

孙大兴知道有事，连忙跑到刘大爷家，把小武拉了来。老靳把门掩上，让靳大婶在前面的屋里看着，自己领着两个孩子走进后面的小屋里。小屋里没有点灯，月牙的微光从窗外射进来。孙大兴和武建华心里都很紧张，不断交换着眼色。老靳叫他们俩坐下，小声地说：“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需要咱们一起去完成。”

“什么任务？”两个孩子一齐问。

老靳看着他们俩，声音放得更低、更有力地说：“去把敌人刚修好的炮楼炸掉。”

“炸炮楼！”两个小鬼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什么时候？”孙大兴问。

“就在今天夜里。”老靳说。

孙大兴高兴极了。他忽然想起烧粮的事，忍不住问道：“这不怕暴露吗？”

老靳赞许地说：“大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这一回不是怕暴露的问题了。第一，敌人已经怀疑刘集有咱们的组织。修这个碉堡，就是想加一把锁，来钳制咱们的活动。咱们必须抢在敌人下锁之前，把这把锁砸掉。第二，斗争还有策略，我们炸了碉堡，再布置个迷魂阵，让敌人摸不透是谁干的。”

两个孩子听得眉飞色舞。

老靳又说：“砸掉这把锁，还关系到我们部队的活动。你们想，敌人在刘集一安上据点，碍手碍脚，我们的部队行动就不便了。所以我们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

“对！”两个孩子觉得老靳说得真有道理。

老靳又说：“斗争有时候是软的，有时候是硬的。敌人伸出拳头打咱们，咱们既然不能躲，就不能白挨打，而是要把他的拳头砍掉。”

“对，炸掉它。”武建华说，“叫二鬼子知道点儿厉害。”

老靳说：“区委十分重视这个任务。在武器弹药很缺乏的情况下，还拨给了我们一包炸药和一个大地雷。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

“炸药！”大兴高兴得几乎拍起手来。他知道炸药是很稀罕的，不到节骨眼儿上，是舍不得用的。

老靳接着说：“区里原来还要派两个人来，后来考虑到他们出来进去都不方便；二来呢，”老靳故意停下来，微笑地看着两个孩子说，“大叔相信你们俩能够协助我胜利完成这个任务。政委不是说过吗，不能让你们闲着，那就到实际斗争中练练翅膀吧！”

“大叔，现在就去吗？”孙大兴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

“别忙，”老靳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呢！坐下来吧！”老靳把活动计划向两个孩子做了交代。这时候，月牙已经西斜，小屋里显得更黑了。

“锵！锵！”街上更锣敲了两响，已经是二更天了。

新修起的炮楼，在月光下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一个伪军持着上刺刀的枪，在炮楼下面看守着。

“啪！”离炮楼不远的地方，不知什么响了一声。站岗的伪军竖起了耳朵听。

“啪！”又响了一声，分明是从炮楼的左边发出的。

“谁？”伪军警觉地向炮楼左边走去，走了大约一百来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刚想往回走，“啪”，前面又响了一声，还看见几点迸出来

的火星子。伪军急忙向冒火星子的地方跑去，原来是一个小孩儿，蹲在那里放爆竹。伪军火了，大骂道："妈的！扰乱治安，找死吗？"孩子一听见骂声，马上站起来就跑，可是跑了不远，又蹲下来放起爆竹来。伪军更火了，气呼呼地追上去。

放爆竹的孩子是武建华。伪军一离开炮楼，老靳和孙大兴就从炮楼旁边闪了出来。老靳拿着张开机头的匣子枪，站在炮楼外面对孙大兴说："快去吧！"孙大兴抱着一包炸药和一个大地雷，迅速地摸进了炮楼。他放下炸药和地雷，用小铁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把地雷放进坑内，又把炸药包放在碉堡内壁的一个方洞里。这一切他做得非常准确迅速。老靳探头进来看了一下，又到外面放哨去了。

孙大兴刚收拾好，老靳又探头进来小声问："好了吗？"

"好了。"

"动手吧！"老靳说完退了出去。

孙大兴擦着火柴点燃了炸药包上的导火绳，立即钻出了炮楼。老靳看见大兴出来了，摸出一张纸来，贴在离炮楼不远的一所房屋的墙上，然后拉着孙大兴，一口气跑出了好远。

伪军追武建华没追上，怕炮楼里出事，急忙跑了回来。跑到炮楼跟前，忽然"轰隆"一声巨响，那伪军随着破砖碎石一起被炸得飞到空中去了。

伪军中队长田仑听见"轰隆"一声，已经心惊肉跳，一听说是碉堡被炸，马上带着一队伪军，赶来现场察看，只见硝烟弥漫，新修起的炮楼变成一堆烂石头。田仑又怕又气，浑身一个劲儿地打战。

一个伪军跑来说："报告中队长，那边墙上有一张布告。"

田仑的腿有点儿发软，他走到墙跟前，让伪军打着手电筒，看那纸上写道：

上次烧粮，今天炸堡，再不悔悟，狗命难逃！

四区区中队

"呀！是八路军的武工队！"田仑浑身哆嗦得更厉害了，一手把布告撕了下来。

五

田仑和田保长吃了这次亏，又是恼恨，又是胆寒。恼恨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接二连三地把沉重的拳头捶在他们的脑袋上，他们在日本人跟前不但请不了功，还要担过。胆寒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刀尖上，说不定什么时候遇上八路军、武工队，他们的性命就要完蛋。

不过他们毕竟是日本鬼子死心塌地的走狗，仍然要和人民为敌。他们把烧粮、炸炮楼的事向城里的鬼子头儿一一做了报告。鬼子头儿一琢磨：第一，群众抗粮，一定有人领头；第二，粮食刚要运走，忽然被烧掉了，还砍死了一个伪军班长，分明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干的；第三，群众对修炮楼一致消极对抗，也一定有人指使；第四，炮楼修起来的当天晚上，就被共产党的武工队炸掉，行动如此迅速，证明武工队一定得到了刘集的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于是鬼子派了两个特务到刘集来，限期破获八路军的地下组织。

这两个特务一个叫胡安，一个叫吕品三。他们来到刘集，跟田仑、田保长计议一番，由胡安在前街口摆一个烟卷摊子，吕品三在后街口开一个小饭馆。两个特务像两条狗一样，天天把着前后两道关口，注意来来往往的人。

敌人虽然狡猾，但是这个诡计，很快就被老练的老靳识破了。他通知了所有的往来关系，随时提高警惕，不给敌人一点儿空子钻。这两条等食的恶狗在刘集待了两个月，连一点儿味儿也没嗅到。

一天上午，木匠铺里走进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方凳，向老靳说：“这个凳子有一条腿坏了，你能修理吗？”

老靳抬头一看，认得是区里的交通员范秉成，会意地说：“行啊，你放在这里吧！”

范秉成补了一句说：“腿坏了，你给换一条。”

“好。”老靳望着范秉成，点点头。

范秉成刚走，老靳叫孙大兴在前面看着，他拿着那个破凳子到屋里去了。孙大兴不认识范秉成，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大一会儿，老靳出来了，靳大婶正在院子里洗衣裳。老靳过去和她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又回过头来嘱咐孙大兴说：“吃过中午饭，你叫上小武，到西门外边等我去。”说罢，他背起木匠的工具箱，就出去了。

孙大兴已经猜到了，那个破凳子一定带来了什么密信，可是靳大叔急急忙忙地跑到哪儿去了呢？靳大婶晾好了衣服，看见孙大兴身上的小褂袖肘上烂了个洞，便说："大兴，把褂子脱下来，我给你补补。"

孙大兴瞧了瞧袖口，说："不碍事，冷不着，不用补了。"

靳大婶却什么也不说，进屋去拿了件老靳的褂子出来，硬要孙大兴把褂子换下来。大兴不好再推辞，他穿起又长又大的褂子，自己不由得笑了出来。靳大婶接过大兴的破褂子来缝补，一边对大兴说："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苦，将来就好了。常听你大叔说，将来咱们要过社会主义哩！"

孙大兴向门外看了看，见街上没有人，兴奋地接上去说："社会主义可好啦！把地主资本家全打倒，咱们穷人来当家，自己劳动，自己享受，多快活！"

"唉，要到那时候就太好了。"靳大婶说，"大兴，你说我能赶上过那样的日子不？"

"能！"孙大兴肯定地说，"一定能！政委常跟我们讲形势，他说别瞧日本鬼子挺凶，咱们八路军有全国的老百姓拥护，越战越强，最后胜利一定是咱们的。胜利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人人都过上好日子了。"

"哦，那就好了！"靳大婶又逗笑地问，"大兴，那时候你还当木匠不？"

"我呀？"孙大兴认真地想了想，"我得先打仗。听团长说，咱们赶走了日本鬼子，还要打倒反动派。把所有的坏蛋全打倒了，到那时候，我还是当木匠。"

靳大婶问："干吗还要当木匠呢？"

"将来一定要盖很多房子给咱们穷人住，要做很多好家具给咱们穷人用。我这个木匠呀，就给大伙儿干活儿，让穷人也享享福。"

孙大兴说得很高兴，靳大婶听得很有趣，忽听见大门口一声喊："享什么福呀？有我一份吗？"两人吓了一跳，一看是小武，才放下心来笑了。

是刘大爷通知武建华来的。孙大兴也不多说，到锅台盛了碗饭吃了，换上补好的褂子，向靳大婶说："我们得走了。"

靳大婶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儿。"

孙大兴和武建华手拉着手走到西圩门外。这里有一条小河，河西岸有一大片高粱地。高粱已经成熟了，田地里有些人在收割。孙大兴站在小桥上向远处望了望，没有老靳的影子，便向小武说："走，咱们到南边

的树底下去。”

两个孩子在一棵大柳树下坐了下来。太阳偏西了，风吹过小河，水面泛起粼粼的金光。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蝉在树上鸣叫。天已经不是很热了。孙大兴抬头听着蝉鸣，沉思了一会儿，问小武道：“你想部队吗？”

“想啊！”武建华说，“我夜里常常梦见咱们的团长和政委哩！”

“团长说过，过几个月就来接咱们。可现在都快半年了，怎么还不来叫咱们回去？”

“准是情况起了变化。部队绝不会忘记咱们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孙大兴站起来，又向路上望了望，还是没有老靳的影子。他又坐下来，对小武说：“你教我识几个字吧！”

“好。”武建华拾起一根树枝，用手抹平了地上的土，写了几个字教孙大兴认。

“啪！啪！”

河对岸忽然响起了枪声。两个孩子连忙站起来，只见对岸地里的高粱秧直晃荡。孙大兴望了小武一眼，说：“是不是靳大叔出事了？”

又是“啪啪”两响，枪声越来越近了，还有人在吆喝。武建华说：“坏了，一定是靳大叔……”他们俩正想从小桥上过河去，忽见高粱地里钻出一个人来，一纵身跳进了河里。孙大兴忙喊：“靳大叔……”

老靳在河里也看见他们俩了。他招了招手，从腰里解下一个小包裹，使劲儿扔上岸来，气喘吁吁地说：“拿起这包裹，快跑！”

武建华拾起扔过来的小包裹，还想问个明白，老靳却连连挥手说：“快，快跑！”

孙大兴推了武建华一把：“你先跑吧！”

武建华抱着小包裹，转身就往圩里跑，后面的吆喝声越来越近了。老靳浑身水淋淋地爬上河岸，对孙大兴说：“你还站着干什么？快跑回家去，告诉你大婶，叫她快躲起来，你也快躲起来！”孙大兴答应着，忽听得“扑通扑通”两声，对岸的两个伪军也跳下了河。孙大兴回过身来，撒腿向北飞跑。

伪军在河里搅得水“哗哗”响，一面冲着老靳喊：“快来人啊，截住他。”老靳跑到了圩墙根，腾身翻上了圩墙。两个伪军像两只落汤鸡似的爬上河岸，朝老靳放了一枪。老靳回手还了一枪，一纵身跳到圩墙里去了。两个伪军跑到圩墙前，这个催那个上，那个催这个上；这个骂那个“胆小货”，那个骂这个“怕死鬼”，两个人却都不敢上去，只怕挨枪

子。后来他们拾了块石头扔进圩墙里去，听到里边没有动静，才一起爬上了圩墙，一看圩墙里全是杂草乱石，连个人影也没有，老靳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正在田地里干活儿的人一听见枪响，都乱跑乱躲，乱成了一片。圩子里大人叫，孩子哭，人人都往家里跑，弄得鸡飞狗跳。这么一乱，两个伪军更抓不住头绪了。后面的一小队伪军追到圩墙前，却不见了人影，都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候，田仑带着十几个伪军，也从小桥上跑过来了，一面擦汗，一面问："人呢？跑哪儿去了？"

一个伪军班长耷拉着脑袋回答："他……他翻过圩墙就不见了。"

"真他妈的饭桶！"田仑狠狠地骂道，接着又问，"从哪里翻过去的？"

伪军指着圩墙说："就从这里。"

田仑爬上圩墙，向里面看了看，又从墙上跳下来，命令伪军说："赶快把圩子包围，不要放一个人出去。我谅他也飞不上天。"他又转身向一个亲信的班长说："快带人到木匠铺，把靳木匠的老婆抓起来。"伪军班长答应一声，带着两个伪军，就向街上跑去。

伪军人大腿长，又抄了近路，结果先到一步，等孙大兴跑到街上，就看见木匠铺外面围着一堆人。孙大兴吃了一惊，也来不及考虑该怎么办，加快脚步往前跑去，刚跑到人群跟前，忽然被一个人一把拉住，抬头一看，原来是刘大爷。刘大爷摆摆手，示意他别开口。刘大爷用自己的身子挡着大兴，把大兴挤到墙角里。

孙大兴躲在刘大爷背后，心"怦怦"地乱跳。前面围着几层人，又看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忽听得一个声音恶狠狠地问道："说，你男人回来了没有？"

大兴伸长颈项从人们的肩头上向屋里望去，只见那胡安和几个伪军正在逼问靳大婶。靳大婶头微微昂着，眼睛看着前面，紧闭着嘴，一声也不吭。

"别装聋作哑！"胡安声色俱厉地问，"你家的学徒跑哪儿去了？"

靳大婶仍然不回答。

"什么？你还不说！"伪军班长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条，照着靳大婶背脊就抽。

靳大婶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嘴闭得更紧了。

孙大兴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他猛地推了一下刘大爷，想钻出去"自首"，免得敌人折磨靳大婶。刘大爷却更有劲儿地挤住他，不让他动一

下。他想喊出来，一抬头，看见刘大爷用眼神示意他不许胡来，他只得咬咬牙，屏住气不作声。

伪军班长一连抽了几下，靳大婶连气都不吭一声。伪军班长气得咬牙跺脚，向手下的伪军一挥手：“把她带走！”

“上哪儿去？”靳大婶愤怒地抗议。

“你男人是黑八路，你也脱不了干系。走吧，我们中队长有请。”伪军班长拿枪向外面指了指。

靳大婶没有移动脚步，坚定地站着。她目光迅速地向人群中搜索着，嘴里故意大声说：“乡亲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我一不犯罪，二不犯法，他们就凭空来作践人。”

“你是八路婆子，还没有罪？！走！”伪军班长推了靳大婶一把。

靳大婶和刘大爷的目光对上了。刘大爷微微点了一下头，又把头向自己背后偏了偏。靳大婶放了心，慢慢走出大门。

胡安向伪军班长挤挤眼，走到靳大婶跟前，带着奸笑向她说：“你不想走也行，只要你告诉我们那个学徒到哪里去了，我担保不抓你走。说吧！”

靳大婶轻蔑地瞥了胡安一眼，从容地说：“走吧！”

胡安的脸气得像个紫茄子。他磨着牙骂：“不知好歹的婆娘，有你受的！”

伪军拥着靳大婶走了。

乡邻们也愤怒地散开了。几个人故意和刘大爷走在一起，掩护着大兴走进了小巷子。

孙大兴一个人逃到圩子外面的一个苇塘里，在浅滩上的一丛苇子后面坐了下来。西斜的太阳晒得孙大兴身上火辣辣的，他心里烦得像团乱麻。靳大叔怎么会被敌人追赶呢？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敌人会怎样折磨靳大婶呢？小武拿的那个包里是什么东西呢？这一切都应该让组织知道，可是怎么跟上级联系呢……他越想越心焦。老靳、大婶、小武、刘大爷的脸，一一出现在他的眼前。要是在部队里，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十个伪军，一下子就可以全部消灭光！咳！可是现在……他看看西方，太阳还挂在高高的天空里。刘大爷再三嘱咐他，不到天黑不能回圩子里去，这天为什么还不黑呢？

太阳好不容易落山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星星一颗又一颗地出现在淡蓝色的天幕上。孙大兴站起来听听周围没有什么动静，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苇塘。

圩子里又黑又寂静。孙大兴看见圩门口有一个伪军在站岗，他绕了

过去，从圩墙的一个缺口爬了进去，顺着墙根摸到了刘大爷家门口。刘大娘正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台上，她看见一个人影，小声问道：“谁？”

孙大兴答应一声：“是我。”悄悄地走到刘大娘跟前。

刘大娘连忙把他拉进屋里，对他说：“哎呀，孩子，我一直担心你在路上出了事呢！”

“小武回来了吗？”孙大兴不放心地问。

“在后面的院子里呢！”刘大娘悄声说。

孙大兴隐约听到后院有挖地的声音，赶紧跑过去，看见挖地的正是小武，就高兴地轻轻喊了声：“小武。”

“谁呀？”武建华问。

“是我。”孙大兴来到跟前一看，小武正在挖一个坑。

“挖坑干什么？”

“把包裹埋起来。”

“包裹里是什么？”

“一封信，还有一百块银元。”

“告诉大爷了吗？”

“告诉了，他找人去了。”

坑已经挖得很深了，武建华把身边的包裹提过来，要往坑里放。孙大兴接过来掂了掂，分量很重。他问小武说：“这银元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知道。”武建华说，“我没敢拆信，也不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先埋起来再说。”

两个孩子把包裹放到坑里埋好，又搬来了一块石头压在上面。武建华拍了拍手上的土，对大兴说：“听大爷说，二鬼子没有抓到靳大叔。”

“知道。可是大婶被抓去了。”孙大兴很难过地说，“我得马上到王庄去报告。”

武建华说：“天黑了，你一个人不能去，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我一个人去，你在家等着大爷。”孙大兴说罢便向门口走去。门忽然开了，走进来的正是刘大爷。

“是大兴吗？”刘大爷问。

“是我。大爷。”孙大兴这时候见到刘大爷，心里格外热乎。

“你想上哪儿去？”刘大爷回手把门闩上，“走，咱们说个事。”他把大兴和小武拉到一处，然后说，“放心吧，孩子。靳大叔找到了。”

“他在哪儿？”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地问。

“瞧你们这个性急劲儿。他上了龙头山啦！”刘大爷接过刘大娘端来

的一碗水，“咕噜咕噜”喝了下去。

“大婶呢？”孙大兴问。

“二鬼子把她押起来了，组织上正在想办法救她。”

“那包裹怎么办呢？”武建华问。

刘大爷郑重地说：“我这就说呀！就在今夜里，你和大兴一起把这个包裹带出圩子。带到龙头山后面去，靳大叔就在那里等着你们。”接着刘大爷又吩咐了许多话。

两个孩子又问：“这包裹里的银元是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刘大爷说，“你们俩先去睡一会儿，夜里我喊你们。”

六

孙大兴和武建华躺在菜窖子里，一会儿想想这，一会儿想想那，怎么也睡不着。等到刚有点儿迷迷糊糊的时候，刘大爷来叫他们了。

孙大兴和武建华一骨碌爬起来，答应着走出了菜窖子。

“你们俩可以走了。”刘大爷说，“建华，你去把那个小包裹拿出来，我到外面看看去。”

武建华和孙大兴一起到后院把小包裹取了出来，刘大爷回来了，嘱咐两个孩子说：“圩门口有二鬼子，你们要翻圩墙出去。”

街道上很静，没有一个行人。天上星星闪烁，地上却是黑乎乎的。刘大爷送大兴和小武翻过了圩墙才回去。两个孩子顺着小路走了两里多路，来到龙头山的后山洼。孙大兴轻轻拍了两下手掌，就听见有人问道：“谁？”

孙大兴一听，正是靳大叔的声音，连忙回答：“靳大叔，是我和小武。”

老靳从岩石后面转出来，一手拉着大兴，一手拉着小武，走进了一个山洞。山洞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干草，还有一块可以当桌子用的大石头。

“大叔，”孙大兴难过地说，“大婶让二鬼子抓去哩！”

“我知道了。现在不谈这个。”老靳摆了下手，声音仍然很平静。

他从小武手里接过包裹问：“东西都没有丢吧？”

“没丢，全在里面。”武建华说。

孙大兴目不转睛地看着老靳打开包裹，问道：“大叔，这银元是干什么用的呀？”

老靳说：“这银元，是送到莱阳城里去买子弹的。”

“买子弹？”两个孩子直眨眼。

“哦，可是钱还送不进去哩！”老靳说，“咱们向莱阳城里的二鬼子买了四百发子弹，约定后天以前，一定给他们送钱去。过期不送到，这笔买卖就算吹了。没想到鬼子在城门口查得极严，先后派了两个人，都没混进城去。后来区里把我叫了去。”

“叫你去送钱？”孙大兴问。

“不是。”老靳说，“后来决定让通讯员小周送去，让我护送他进

城。”

武建华问：“小周去成了没有？”

老靳叹了口气说：“小周才取了钱回来，走到半路，就让田三斜子这一帮伪军跟上来。小周只好留在后面牵制着敌人。我就背着这包东西，直奔刘集。”

“小周现在在哪儿？”两个孩子关心地问。

老靳的声音很沉重：“可能牺牲了，也可能跑掉了。”

两个孩子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都想说些什么。孙大兴先开了口：“那么这钱谁送去呢？”

老靳也正在考虑着这件事。他说：“最好是我自己去。可是现在我已经暴露了，田仓手下的伪军正到处抓我。要是出了岔子，钱送不到，就误了大事。”

孙大兴看了看武建华，又看了看老靳，毅然决然地说：“让我去吧！”

“你去？”老靳直望着孙大兴稚气的脸。

“我们俩一块儿去。”武建华也挺着胸脯说。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呀！”老靳的语气极其郑重。

孙大兴捏紧了拳头说：“大叔，这个我都知道。子弹很宝贵，咱们的战士只要有三发子弹，就能打一次漂亮仗，这四百发子弹，就能解决一次很大的战斗。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武建华忙接上去说：“大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它。”

老靳又沉吟起来，他想：“这两个孩子在斗争环境里受过一些锻炼，很机警、很勇敢，但是有的时候，还有点儿冒失。敌人不大注意孩子，这是个有利条件。现在任务急待完成，又找不出比他们更合适的人来……行！就让他们去吧！只是得要他们多加小心，还可以派两个同志在城里城外暗地里保护他们。”老靳打定了主意，就说：“好，让你们去。可是你们俩得装成要饭的小叫花子，行不？”

一听说装成要饭的，孙大兴可来劲儿了。他说：“我跟我爸爸在莱阳城里要过两个多月的饭呢！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熟极了。”

“那就更好了。”老靳说，“可是千万得小心。要骗过守在城门口的鬼子岗哨，混进城去……”

老靳接着把行动的计划和联系的暗号仔细告诉了两个孩子。

早秋庄稼大多收割了。大地上黄一块白一块的，显得特别辽阔。

孙大兴穿着一件破夹袄，肩头露着肉，下面穿一条补丁叠补丁的裤

子，裤腿一只长一只短。武建华穿着一件女人的破褂子，两个袖肘全烂了，五个扣子只剩下三个，拦腰扎了一条草绳，下面穿一条肥大的裤子，裤腿卷到了膝盖上。两人都一手拿着根剥了皮的树枝，一手提着个旧瓦罐。瓦罐里装着半罐子馊稀饭，上面泡着些烂馍馍，底下放着五十块沉甸甸的银元。

两个孩子在大路上走着。他们想着就要去完成的任务，心里都很激动。武建华前后看看，大路上没有旁人，就小声地问大兴："你认得旗杆街吗？"

"当然认得，"孙大兴说，"那里有棵大槐树。"

武建华又问："要是那个大娘不认得咱们，那不糟了吗？"

"绝不会的。那位大娘一定是咱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只要把靳大叔教咱们的暗语一说，准能联系上。地下工作者都是这么做的。"孙大兴接着把他听过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讲给小武听。

两个孩子一边走，一边讲，又讲到子弹上去了。武建华说："可惜咱们就是子弹少了些，要是多的话，早就把鬼子打跑了。"

"对呀！"孙大兴说，"要是子弹多，我爸爸还不会牺牲呢！我爸爸就是因为子弹打光了，敌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好拉响了手榴弹，跟敌人拼。"

两个孩子生长在部队里，他们懂得子弹对战士的作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咱们有多少同志因为没有子弹，只好忍痛放弃阵地，甚至付出了生命。每个战士身边经常只有三发子弹，不到节骨眼儿上，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射击的。他们珍惜子弹，就像珍惜自己的鲜血一样，有时候宁愿和敌人拼刺刀，也要节省下一颗子弹来。子弹啊，战士们有了它，就好去消灭敌人，就能够争取到胜利。这四百发子弹，会给咱们带来不小的胜利呢！

太阳偏西的时候，孙大兴和武建华一前一后地来到莱阳城门口。这里果然查得很严。进城的人，鬼子都要搜遍全身，随身带的东西，也要逐件检查。他们俩走到站岗的鬼子跟前，孙大兴问鬼子说："太君，你的检查？"

鬼子一看是两个肮脏的小叫花子，心里就不太在意，却还挺凶地吆喝道："站住，你的拿的是什么？"

孙大兴和武建华把瓦罐递到鬼子跟前。鬼子伸头一瞧，里面是馊稀饭泡着烂馍馍，一股难闻的酸味直冲他的鼻子。鬼子赶紧缩回乌龟脖子，厌恶地挥着手说："开路，开路！"

两个孩子点了点头，就这么顺利地进了莱阳城。孙大兴领着武建华

来到旗杆街，武建华从西头，孙大兴从东头，挨门要起饭来。孙大兴顺着路北一家一家地数，数到大槐树下边，正好是第七家。有个四十多岁的大娘坐在门口捻线。孙大兴上前说：“大娘，给点儿饭吃吧！”捻线的大娘抬头看见跟前站着个小叫花子，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树枝，不禁愣了一下。

孙大兴又照着老靳交代的话喊：“大娘，给点儿高粱饼子吃吧！”

大娘停止了捻线，回答说：“高粱饼子？连高粱糊涂还没有呢！”

孙大兴一听，果然是那句话，忙接着说：“高粱糊涂也要，给两碗喝吧！”

大娘向四下里望了望，又问：“有点儿零活儿，你能做吗？”

孙大兴问：“什么活儿呀？”

“你上院子里来看看吧！”大娘站了起来。孙大兴向对面的小武点了下头，武建华也走了过来。

大娘见小武手中也拿着根剥了皮的树枝，便问大兴：“这是谁？”

孙大兴说：“是我兄弟。”

两个孩子跟着大娘走进了院子，院子里靠东墙根有一盘磨，旁边放着一盆豆腐渣，西边是锅屋，看样子，这家人是磨豆腐的。

“你们家在哪里？”大娘问。

孙大兴说：“八里庄。”

大娘脸上露出笑容，转身把大门扣上。她把大兴和小武打量了一番，问：“怎么派你们两个小鬼来呀？”

孙大兴说：“大人进不来，进来了也不好出去。就派咱们俩来了。”他把袖子撕破，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来，交给大娘。

大娘看了信，对大兴和小武说：“我姓姜，你们叫我姜大婶吧！我先去给你们弄点儿饭吃。吃过饭，你们就在院子里帮着磨豆腐。有人来别乱说话。晚上再商量怎么把东西带出去。”

孙大兴和武建华一一答应着，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第二天早上，孙大兴和武建华又出现在街头。武建华依旧装扮成要饭的。他左胳膊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一个黑碗和两块发了霉的剩馍，右手提着大半罐子稀饭，还是沉甸甸的。不过稀饭下面的银元，已经换成了用油纸包好的五十发子弹了。孙大兴改了装，穿着一身青衣裤褂，背着大半口袋花生，还提着一杆盘秤，成了卖花生的小贩。那个装花生的口袋也是沉甸甸的，因为袋底藏着一百发子弹。另外的两百五十发子弹，准备在下一次带出去。

武建华走在前面，孙大兴走在后面，两人相距一百来步远。在他们

中间，走着一个穿长衫的教员模样的人。他是地下组织派来护送这两个孩子的王同志。快到城门口了，武建华放慢了脚步，等王同志走到跟前，便伸出手乞讨：“先生，给个钱吧。先生，行行好，给个零钱吧……”

王同志厌烦地说：“没有钱，去，去！”

武建华把眼一瞪，擤了把鼻涕，甩在王同志的大褂上。王同志装作大发脾气，伸手去抓武建华，武建华扮了个鬼脸就往城外跑，引得在城门洞里站岗的鬼子哈哈大笑。直到武建华跑出很远了，鬼子还笑个不止。王同志无可奈何地掏出手绢来擦掉大褂上的鼻涕，一面暗暗地转过脸去看大兴。

孙大兴本想趁鬼子大笑的时候闯出城门，哪知刚走到城门洞里，鬼子伸出上了刺刀的枪，把他挡住了，指着他背上的口袋问：“里面的什么？”

孙大兴只得站住了，沉住气回答：“是花生。”

“嗯，花生的！我的看看。”鬼子叫道。

孙大兴只得把口袋放下，硬着头皮打开袋口。他的心不由得“扑通扑通”地跳起来。鬼子一见炒得焦黄的花生，伸手就要抓。孙大兴连忙抓了两把花生给鬼子，赔着笑说：“太君，咪西[1]，咪西。”

鬼子把两个裤子口袋都装得鼓鼓的，却还不满足，自己动手又抓了两把往上衣口袋里装。孙大兴不由得心慌了，他怕鬼子抓到花生下面的子弹，连忙收拢袋口，说：“太君，我的赔本大大的。”

“什么的赔本！”鬼子一把抓住袋口，用力一拉。“当”的一声，袋底撞在地上。

孙大兴大吃一惊，鬼子立即警觉起来，瞪着眼睛问：“里面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了。”孙大兴的脸色都变了。

“啊！坏了坏了的咯！”鬼子不由孙大兴分说，伸手朝口袋底扒去。

孙大兴急得心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前后一看，王同志右手插在衣襟下面，正大步向城门口走来，小武站在城外的一棵树底下望着他。鬼子撅着腚，大概已经摸到子弹了，正要往外抽手。在这间不容发的短暂时刻，孙大兴飞快地拿起铁秤砣，用尽气力，照着鬼子的后脑勺一击，“啪”的一声，那鬼子便栽倒在城门洞里。王同志急忙跑过来，用身子挡住了倒在地上的鬼子，提起口袋往大兴背上一搭，一摆头说：“快走。”孙大兴背着口袋急忙出了城门，与小武会合，往大路上快步走去。

在城楼上瞭望的鬼子并不知道城门洞里发生了什么事。王同志见两

个孩子走远了，把鬼子身上的两个子弹盒解下来往怀里一揣，便去追赶大兴和小武。

---

[1]咪西：日语“吃”的意思。

七

老靳和孙大兴不能在刘集公开出现了，两人就到了王庄。老靳回到区里工作，把大兴安插在一个老乡家里放牛。一转眼，又快两个月了。

这期间，三团打了几次胜仗，歼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力量更加壮大了，根据地也更加稳固了。孙大兴听到了这些消息，心里非常快活，也更加盼望回到团里去了。

秋风一起，树上的黄叶沙沙地飘了一地。孙大兴牵着一头牛，来到小河边饮水，忽听头顶“嘎嘎”两声长鸣，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群大雁，摆成“人”字形向南飞去。孙大兴想：“大雁都回南方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团里去呢？”在那粼粼的水面上，他仿佛看到了团长和政委的脸。一会儿，他又想起小武来。这个小战友，也快两个月没有见面了呢！现在不知怎样了。忽然一只手落到孙大兴的肩头上，孙大兴回头一看，原来是老靳和班长王玉成。

“哎呀，班长！你怎么来了？”孙大兴高兴得双手抱住了班长。

“来接你们哩！”班长笑着说。

“真的？”孙大兴几乎不敢相信。

“真的。”班长说，“咱们三团回来了，要去消灭刘集的敌人。打下了刘集，你和小武还不回去吗？”

孙大兴眉飞色舞地说：“打刘集，太好了！”

原来自从刘集一连发生了几件大事：粮食被烧，炮楼被炸，再加上老靳那次一闹，鬼子认为必须在刘集安个据点，才能控制附近这一片地方。但是鬼子在县城里的兵力已经不多，派不出多少人来，派少了吧，又怕被八路军吃掉。鬼子小队长石岛最后出了个鬼主意，叫田仓派一个排的伪军驻在刘集北头的灵官庙里。每隔七八天，开来一汽车的鬼子兵，在刘集住上三两天再开走，以为这样就可以在刘集站住脚了。这么一来，刘集的汉奸伪军仗着鬼子给他们壮胆，就更加胡作非为了。日本鬼子仗着汉奸队给他们当看门狗，也经常来奸淫掳掠，不但苦了刘集的群众，咱们地下组织和部队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团长和政委决定要拔掉敌人楔下的这颗钉子。

班长把情况一讲，孙大兴更加高兴了。老靳说：“大兴，还有一件叫你高兴的事呢！”

“什么事？”孙大兴急忙问。

“叫你先上刘集去看看小武。”

“真的吗？”孙大兴跳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班长王玉成说，“我和你一起上刘集去，把敌人的情况先摸摸清楚。今天晚上就去。”

在王庄和刘集之间，有一条三丈多宽的青柳河。河这边是解放区，过了河就是鬼子占领的地方。对岸沿河新造了不少小岗楼，都是伪军守着。

孙大兴和班长来到河边，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前两天下了暴雨，河水涨得有两三人深，“哗哗哗”地流着。星星的影子在水面上不住地跳动。

王班长找了个距敌人的小岗楼比较远的地方，从小岗楼那里偶尔扫过来一道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也照不清什么。两个人都脱下了鞋和外面的衣服。王玉成用腰带把衣服捆在一起，又递了根带子给大兴，叫大兴拉着一头。他一只手托着衣服，一只手拉着大兴手中的带子，便游进了水中。孙大兴虽然会游水，但是班长的游水本领，却使他感到十分惊奇。

班长的身子微微倾斜着，左右摇晃着，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水只能没到他的胸前，还没有一点儿声响。河水冰凉冰凉的，孙大兴冷得不住地打战。但是他一想到过了河就可以见到小武了，心里就一阵热乎乎的。不多一会儿，他们过了河，悄悄地爬上了岸，被冷风一吹，不由得都打起哆嗦来。班长打开衣服，两个人把身子擦干，穿上衣服，走过了一段开阔地，顺着小路直奔刘集。

一到晚上，刘集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见不到一点儿灯光。圩门口站着伪军的岗哨。孙大兴带着王玉成，翻过圩墙，挨着墙根来到刘大爷家门前。

刘大爷家的门紧闭着，孙大兴推了一下没有推开，他不敢敲门，拉着王班长转到屋后，顺着墙根的一棵树爬了进去。孙大兴敲敲西屋的门，听见屋子里的刘大爷咳嗽了一声，就小声地说：“开门，刘大爷，我是大兴。”

“来了。”刘大爷答应了一声，屋里的灯亮了，门接着轻轻地拉开了。孙大兴和王班长侧身走了进去。

“你怎么来的？”刘大爷端起灯照着站在眼前的大兴，喜得笑眯眯的。他没等大兴回答，忙去推了推睡在床上的小武说：“建华，快醒一醒，看谁来了。”武建华翻身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看是大兴，立刻跳下

床来，一把抱住了大兴。

两个孩子高兴得不知话从哪儿说起。过了好一晌，孙大兴才说：“小武，你看，班长也来了。”

武建华这才看清楚，在灯光下站着的，正是班长王玉成。他走过去拉着班长的手说：“呀，我是在做梦吧！”

班长笑了起来：“你真能胡扯，怎么会是梦呢！不信你试试看。”班长说着使劲儿握着小武的手。

“哎呀！”武建华叫了起来，他高兴得又喊又跳。

刘大爷说：“别嚷，有话慢慢说。”他把灯吹灭了。屋里黑漆漆的，四个人都没有睡觉，一直谈到天明。

孙大兴和班长在刘集住了一天，把伪军的驻防情况和鬼子的活动规律全弄清了。第二天晚上，刘大爷又出去了解情况。班长王玉成和两个孩子躲在后院的菜窖子里等他。武建华想到孙大兴可能要跟班长一起回部队了，便恳求说：“班长，今天晚上我也跟你过河去。”

“不行。”班长说，“我来的时候，团长没交代这个任务。”

“没交代，也能过去嘛，”武建华说，“反正也快要回部队了。”

“那不行，”班长说，“咱们干啥都得按命令办事。”

武建华不好再说什么。孙大兴知道小武的心事，便说：“小武，你别急，等打下了刘集，咱们俩一起回去。你这几天还上学吗？”

“上是上，”武建华说，“那个汉奸学校，念了也没用。”

“怎么没用呢？多认几个字也是好的呀！我才倒霉哩，上回跟你学的那几个字，现在都快忘光了。”

武建华说：“那是因为你不经常练习。认字就靠常写常看。”

“怎么看啊！”孙大兴噘起嘴说，“我连本书都没有。”

“把我的给你就是了。”武建华站起身来，跑了出去，一会儿就拿着课本回来了，对大兴说，“你拿去吧！”

孙大兴问：“你上学不用吗？”

武建华说：“我不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嘛，你拿着也一样。我上学借别人的看看就行了。”

正说着，刘大爷回来了。他对王班长说：“你们可以走了。不过要特别注意，鬼子今天下来了，住在袁楼据点里。过青柳河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知道了。”王班长站起来向大兴说：“咱们走吧！”

武建华把国语课本塞进了大兴的衣袋里，送班长和大兴翻过了后院的墙头。

孙大兴跟着班长王玉成出了刘集，顺着小路向青柳河走去。黑沉沉的田野里飘着薄雾。他们才走了一会儿，衣服就被打湿了，感到有点儿寒冷。小路两旁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动静。两个人顺利地走到青柳河边，在昨晚过河的那个地方，就脱起衣服和鞋子来。忽然背后一阵狗叫，射过来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

“不好，敌人来巡逻了！”王玉成不等大兴脱下衣服，拉着他就往河里走。可是这时候，河面上已经被几道手电筒的光封锁住了，有人在岸上大声吆喝道：“什么人？口令！”

班长闷声不响，拉着大兴急忙向对岸游去。敌人的一只大洋狗，“哧哼哧哼”地窜到河里来了。孙大兴向班长说：“快松开我，你先过去。”

“别说话，快游。”王班长拉着大兴继续向前游。“砰！”敌人在岸上打了一枪。班长早有准备，身子立刻向水面下一沉。在他身后的孙大兴用力挣脱了班长的手，他的腿已经被那只洋狗咬住了。班长急忙从水里露出头来，刚喊了声“大兴”，“砰！”岸上又射来一枪，他忙又潜到水里去。

孙大兴被狗咬住了腿，一时也没觉得疼，他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班长被抓住。他回过身来，把洋狗的脑袋直往水里按，嘴里喊道：“班长，快跑，别管我啦！”洋狗一挣扎就松了嘴。孙大兴刚想向对岸游，洋狗却又把他的腿咬住了。这时候，两个鬼子已经跳到了河里，把孙大兴抱住了。孙大兴回头一看，班长已经游到对岸了，岸上的鬼子还在朝河中心放枪。他这才放宽了心，看敌人怎么摆布他。

鬼子和伪军把孙大兴带到袁楼据点，又是打又是哄，什么花招都用尽了，孙大兴却什么也没说。他们在孙大兴身上只搜到一本撕掉了封面的第六册国语课本。敌人一研究：附近只有刘集有个小学校。天一亮，鬼子小队长石岛亲自带领一队鬼子兵和田仑的一排伪军，押着大兴直奔刘集，把正在上课的小学包围了起来。

保长田瘸子听说鬼子小队长亲自押着个小八路来了，就急忙赶来，点头哈腰地站在鬼子长官的跟前。石岛瞪着那双小眼珠指着孙大兴问：“保长，你的认得，他是这里的？”

保长向孙大兴看看，连忙赔笑说：“不，不是，哦，是，是的。他就是上回没抓到的，靳木匠家的学徒。”

“啊！哈哈哈。”石岛得意地狂笑起来，那两只小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他走过来狠毒地瞅着孙大兴，“靳木匠的咯！通通地坏了的。”

这石岛脸长得跟柿饼一样，平平塌塌的，眉毛又短又粗，嘴一张就露出两颗大板牙，说话的时候，活像个猫头鹰。所以群众都叫他“夜猫

子”。他一下乡，群众就说：“夜猫子进村，不知谁家要遭灾。”

孙大兴看着石岛那副模样，肺都气炸了，真想抽出手来赏他两个耳刮子。可是他的手被牢牢地背绑着，一动也不能动。

“小八路，你的快快地说，你的过河干什么？”石岛尽量装得柔和地问。

孙大兴掉过脸去，不搭理他。

田仑拿过那本国语课本，递到孙大兴跟前：“这本书是谁给你的？”

孙大兴向书上瞧了一眼，心里叫了一声：“好险！”幸亏这本书的封皮已经没有了，那上面有小武的名字。

石岛逼近孙大兴的脸，问：“这是谁的？”

孙大兴说：“这是我在沟里拾到的。”

“哼，推得倒怪干净的。”田仑一咬牙，扬起鞭子，劈头盖脸地向孙大兴抽来。孙大兴脸上顿时冒出一条条的血痕。

石岛大吼道：“快说！”

孙大兴不开口，两道目光像两支利箭似的，愤怒地射向敌人。

石岛的两只夜猫子眼凶狠地转了几转，把手一挥，吼道：“把他吊起来！”

两个鬼子把孙大兴吊在学校前面的大柳树上。孙大兴觉得两条胳膊像要折断了一样，身上被狗咬的地方，还有那鞭打的和脚踢的伤口，全都疼得钻心，脑袋里轰轰的，好像就要昏过去了。有些老乡站在学校旁边，关切地望着大兴。孙大兴忽然看到刘大爷也夹在人群中间，他那灰白的胡须，在微微地颤抖，脸色严峻而焦灼。孙大兴努力振作精神，用坚定的目光告诉刘大爷：“你放心吧，鬼子从我嘴里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孙大兴一扭过头来，视线落在一座屋子上。那不是靳大叔的木匠铺吗！两个月前，靳大婶被带走时的坚强的模样，又出现在他面前。他心里说：“坚强的大婶啊，我一定像你一样。”

“小孩儿！”石岛仰起头来说，“你快说，刘集的八路的有！放火的、炸炮楼的，通通是你们的干活，说吧！说了你的放下。”他扬起那本国语课本，狡猾地笑笑，“这个学校里的，八路的有？”

孙大兴向学校望了一眼，用力迸出一句：“不知道。”

“小孩儿，撒谎的不行！”石岛举起课本，“这是学校的，上面的名字的有。说，是谁的？”

孙大兴的回答还是那句：“我不知道。”

“嗯……”石岛露出两颗大板牙，像狗要咬人一样，“不说，死了死了

的！”

孙大兴干脆闭起眼睛，什么话也不说。

“啊嗬！”石岛在地上转了个圈子，叫道，“保长！”

保长连忙凑到跟前，点头哈腰地回答：“在，在。”

石岛吩咐说：“叫小学教员的出来。”

“是，是。”保长走进学校，把那个小学教员带了出来。

石岛走过去，一把抓住教员的衣领，直瞪着两眼吼道：“你的坏了坏了的！”

“我……我是好人。”教员吓得直打哆嗦。

“你的学校的？”石岛把国语课本递到教员眼前。

教员急忙分辩：“啊，这不是我的，是是……是学生的。”

“是哪个学生的？”

教员接过书来看了看，上面没有名字，摇摇头：“不知道。”

“八格牙路！”石岛在教员脸上打了一巴掌，转过身来喊，“保长！”

保长应道：“在，在。”

石岛脸上暴出几条青筋，大声命令：“把学生通通地叫出来！”

“哦，是！是！”保长小心地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跑进学校。不大一会儿，小学生都怯怯地走出来，站在校门口。

石岛问教员：“学生的通通来了？”

教员大略点了一下人数：“通通来了。”

石岛又问：“一个不少？”

教员没有马上回答，叫学生站好队，一个一个地数了起来：“一，二，三……”

孙大兴前后左右地看，找不到武建华，心里又是紧张，又觉得宽慰。

武建华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当鬼子围上学校的时候，他在校门口瞧见鬼子小队长手里拿着他的课本，就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保长来喊学生出去，他一个人悄悄留了下来，走到保长儿子田家林的座位跟前，打开抽屉，把国语课本拿了出来，撕掉了封面，很快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放进自己的书包里。

当教员数到六十二的时候，武建华已经走出来站在排尾了。教员数清楚了，转过身来向石岛说：“六十六个，一个不少。”

石岛对教员说：“你的叫三年级的学生通通把书拿出来，我的检查。”

教员向学生们说：“三年级的学生，把各人的书拿出来。”

二十多个学生慌乱地走进学校，拿着书出来。教员叫他们另外站成一队。

石岛晃了晃手里的那本国语课本，吩咐伪中队长田三斜子说：“我要通通地检查，看看哪个没有这本书的，通八路的嘎！”

田三斜子斜着眼，向学生们发出命令：“把书捧在胸前。”

学生们把书捧在胸前，鬼子兵开始检查了。

武建华一出来，孙大兴就吓得差点儿喊出一声：“糟了！”现在鬼子要检查书，小武没有书，不就要暴露了吗！他偷眼看看小武，小武的脸色却一点儿也不惊慌，难道小武想出了什么骗过敌人的点子……

一个，两个，三个……鬼子兵检查到武建华了。武建华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皮也不动一下。鬼子兵一本一本地翻着：算术课本、国语课本……一本也不少。鬼子兵便开始检查下一个去了。孙大兴松了一口气，感到很诧异。

鬼子兵检查到保长的儿子田家林，田家林还满不在乎。鬼子兵把他手里的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忽然一把抓住他的前胸：“啊，你的坏了坏了的！”他转脸去用日语叽里咕噜地报告了石岛。

保长田瘸子一见儿子被抓住，大惊失色，又不知是怎么回事。

石岛大步走到田家林跟前，吼道：“小八路的是！”

田家林快吓哭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是，我是田……是……我爸爸是保长。”

“八格牙路！撒谎的嘎！”石岛一巴掌打过去，田家林的脸上顿时起了五个红手指印。

田家林号哭起来，直喊：“爸爸，爸爸……”

保长战战兢兢地跑到石岛跟前，躬身哈腰地说：“太君，太君。”指指田家林，又指指自己，强笑着说，“他的，我的磕头猫[1]……”

“什么磕头猫！他的坏了坏了的嘎！”石岛固执地摇着头。

田保长转过脸来问田仑：“老三，这是怎么的？”

田仑走过来问：“家林，你的国语书呢？”

田家林哭哭啼啼地说：“三叔，我不知道，早上还在呢！这会儿不知怎么就没有了。”

田仑拿出从孙大兴身上搜出的书问他：“这是你的吗？”

田家林看了看，摇着头说：“不是。”

“真他妈的怪了！”田仑转过身来向石岛说，“他是我的侄子，保长的儿子，坏了的不是！”

“哦……”石岛不大相信地摇着头，“你的侄子的嘎！”又把脸转过

来，指着田家林问孙大兴，“这本书是他给你的？”

孙大兴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仍旧什么也没说。

石岛叫鬼子兵把孙大兴放下来，松开绳索。孙大兴站不住，跌坐在地上。石岛以为孙大兴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把书送到孙大兴面前问：“小孩儿，这本书哪里来的？”

孙大兴眨了眨眼睛，还是那句话：“在沟里拾到的。”

田瘸子就怕孙大兴咬上田家林，听孙大兴这么说，他就放下了心，凑上前向石岛说：“太君，我担保，我的孩子是大大好的。”

“你的不要说话！”石岛把田保长推开，又对孙大兴说，“小孩儿，你的小八路的是。刘集的八路的还有，放火的、炸炮楼的，不是你一个人。说实话，没关系，皇军良心大大的好，说了放了你的。”

孙大兴用手支着地，吃力地站起来，提高了声音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声音很高，站在学校周围的人全能听到。

石岛装出一副笑脸：“小孩儿，说实话，说出一个八路来，一百块金票的给；说出两个八路来，两百块金票的给。大八路、小八路，说出来通通给金票。”说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沓日本钞票，在孙大兴眼前摇晃。

孙大兴把脸偏向一旁：“不知道，叫我说什么呢？”

石岛顿时变得满脸杀气，狠狠地拧着孙大兴的耳朵，喝道：“说不说？”

孙大兴咬紧牙关，不回答。

“八格牙路！”石岛把孙大兴推倒在地上，回身抽出了腰里的洋刀，朝着孙大兴的头顶猛砍过来。

“呀！”武建华吓得差点儿喊出声来，连汗毛都竖起来了。

孙大兴眼睛一闭，觉得头顶“嗖”地吹过一股冷风。

“说！”

孙大兴以为自己死了呢，却听到耳边响起了刺耳的吼叫。他睁开眼一看，石岛的洋刀砍在自己身后那棵大柳树的树干上，砍进去有半寸深。

“说！”石岛怪叫着。

孙大兴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得英雄。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高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

“八格牙路！”石岛一脚把孙大兴踢倒在地上，“带走！”鬼子把孙大兴架起，连拖带拉地向灵官庙走去。

瞧着走远了的鬼子，老乡们恨得都小声地咒骂着，吐着唾沫。武建

华背着人，涌出了两行热泪，仿佛大兴身上的伤口都移到了他的身上，刺心地疼起来。

---

[1]磕头猫：日语，指小孩儿。

八

鬼子把孙大兴押回到灵官庙，又审问了半天，还是弄不到口供。石岛派伪军在刘集搜查了一通，也没查出什么可疑的人来。这天晚上，鬼子和田仓带着一排伪军都没有走，就住在灵官庙里。

武建华回到家里，刘大爷、刘大娘都不让他再往外跑，可是他怎么也安不下心来。他悄悄地溜出去，跑到灵官庙周围转了好几圈，想把孙大兴救出来。灵官庙前后门都有伪军站岗，他不敢走近，来回走了几次，忽然发现在庙的西北角有一个小狗洞，看样子可以爬进去。可是进去了又该怎么办呢？武建华坐在一个土墩上面，想来想去，只有去通知靳大叔。他连忙跑回家，要求刘大爷让他到王庄去送信。刘大爷说，信早送去了，还安慰他说：“靳大叔接到信，会通知咱们部队提前行动的。”武建华心里这才觉得舒坦了些。

天黑了，武建华不肯睡，孙大兴的影子老在他的脑子里盘旋。外面忽然有人敲门，刘大爷走了出去，不一会儿领着个伪军官进来了。武建华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这个伪军官拿下帽子向桌上一丢，武建华才看出是老靳，他高兴地迎上去说：“靳大叔，你怎么……”

老靳做了个手势示意小武别声张，坐下来向小武说：“我不这样打扮，就混不进圩子来了。”

“有办法把大兴救出来吗？”武建华急切地问。

老靳接过刘大爷端来的水，呷了一口说：“当然有办法，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什么办法，可以告诉我吗？”武建华高兴得跳起来说。

老靳说：“可以，可是首先要侦察一下，大兴和你大婶押在灵官庙的什么地方。”

武建华急忙说：“让我去吧，我能进去。”

老靳不大相信地说：“你怎么进去？”

武建华用手比画着说：“灵官庙的西北角有个狗洞，我能爬进去。”

老靳“哦”了一声，搔着后脑勺考虑了一会儿，说道：“那个洞的确能钻得进人吗？”

“能。”

“那我去吧。要是碰巧了，也许能把他们救出来。”

武建华说："不行，洞很小，你爬不进去。"

"噢。"老靳又考虑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掩护你，你爬进去，一定要搞清他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咱们部队今天夜里就来，必须在部队来到之前摸清情况，否则就可能误伤了他们。"

"部队今天夜里就来打灵官庙吗？"武建华没想到部队来得这么快，惊喜地问道。

"对，"老靳点点头，站起来说，"我们立即准备出发。要弄一些引火的东西带上，如果得了手，就放火接应部队。"

一弯残月挂在灵官庙的房檐上，静静地照着绑在大殿后面柏树上的孙大兴。夜越深，天越冷，孙大兴冻得缩着身子。一个持枪的伪军在旁边看着他。

孙大兴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口渴得厉害。他对伪军说："给我点儿水喝吧！"

"给你点儿尿喝。"那个伪军没好气地说。他又冷又困，正在来回踱着步取暖。

"你也是中国人哪！"

"中国人怎么样？你少说话！"

孙大兴试探着问："把我放了吧？"

"怎么着？放了？"伪军停下脚步，冷笑一声，"我放了你，谁放我呀？"

孙大兴说："跟我一起跑。"

伪军说："我跑哪儿去？当八路去？"

孙大兴说："反正得当个中国人。"

伪军不说话了。

孙大兴又说："中国人干吗要替鬼子干事呢？祖祖辈辈都得挨骂……"

伪军烦躁地说："你少宣传，等会儿我把你的话全告诉日本人。"

孙大兴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瘪的嘴唇，他想："班长一定已经回去把情况汇报了，团长这会儿已经知道我被捕了吧！咱们的部队什么时候来到刘集呢……"他想着想着，不觉打起盹儿来。

伪军冻得直打战，他走到墙根一个草堆跟前，一歪身躺在草堆上。他原本只想暖和一会儿，一躺下来却身不由己，就"呼呼"地睡着了。

这时候，武建华悄悄地拐过了大殿的墙角。他向黑暗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到大柏树下面绑着一个人。他轻轻地向前走几步，仔细一看，啊，正是大兴！回头一

看，草堆上睡着个伪军。武建华想：“真巧，先把大兴救了出去再说。”

孙大兴迷迷糊糊地靠在树干上，忽然觉得被谁推了一下，正想问，嘴被人捂住了。

“是我。”武建华凑到大兴耳朵边，小声地说。他敏捷地拿出一把小刀，割断了大兴身上的绳子，把大兴轻轻地扶了起来。

“快跑。”武建华轻轻喊了一声，拉着大兴往北面走。忽听到前面有脚步声，两个孩子急忙往边上一闪。

孙大兴一看身边是一垛矮墙，可以爬上屋顶，忙拉着小武说：“咱们上房。”

武建华往下一蹲：“来，踩着我肩膀上去，快！”

孙大兴爬上墙头，武建华跟着也爬了上去。忽然有一道手电筒光照射过来，两个人急忙伏在屋脊后面。

来的是换岗的伪军，他揉着睡眼，打着手电筒，嘴里喊：“喂，陈四疤，该换岗啦！”他把手电筒向大柏树下面一照，啊呀，人没有了，地上只剩下一截一截的绳子，那个陈四疤却躺在草堆上“呼呼”地睡觉。他急忙跑过去，一脚把陈四疤踢醒：“你还睡哪，人跑了！”

“啊！跑了？跑哪儿去了？”陈四疤着急地跳了起来。

“问你自己啊！”换岗的伪军掏出哨子“嘟嘟”地吹了起来。

孙大兴和武建华在房顶上听见院子里乱开了。伪军中队长田仑匆匆跑出屋子，拼命喊道：“守住庙门，赶快搜查。”

霎时间手电筒光乱照，日军和伪军在到处找人。武建华说：“坏了，下不去了。”

孙大兴问：“你带什么武器了吗？”

武建华说：“靳大叔给了我两颗手榴弹。”

孙大兴说：“给我一颗，鬼子上来，就跟他们拼。”

武建华给了孙大兴一颗手榴弹，一边说：“别乱打，部队可能已经到了，我来放火，把庙外的敌人引进来。部队一往里打，敌人就要乱笼了。”

“部队来了吗？”孙大兴十分兴奋，“你带放火的东西来了吗？”

武建华点点头说：“我带了一团油纸。你身上有伤，就先躲在这里。我来放火。”

下面的鬼子和伪军抓不着人，乱得更厉害了，满院子乱吆唤。武建华擦根火柴点着了油纸，向下面的草堆一丢，草堆立刻烧起来了，才一会儿，火苗就蹿上了屋顶。敌人一看起火了，有的喊救火，有的喊抓人，更是忙成了一团。正在这时候，庙外枪声大作。武建华爬到孙大兴

跟前说："咱部队来了。"火光里，映出了两个孩子激动得发红的脸。

听见外边枪响，庙里的日军、伪军就向外冲，庙外的伪军正往里跑，彼此撞个正着，把庙门都堵住了。有的伪军慌忙地喊着："我们被八路包围了。"敌人乱得像一群没头的苍蝇。伪军中队长田仑大声喊："跟我来，往外冲。"伪军又一窝蜂地跟着他向前面拥去。

石岛强作镇定，他让田仑带着伪军先出去顶头阵，自己带领鬼子兵也跟着冲出去。可是庙门已经被八路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手榴弹"轰轰轰"地在伪军的人堆里炸开了花。伪军也不管田仑的命令了，抢着往庙里撤退，把后面石岛带的鬼子队也冲乱了。

孙大兴看见这种情景，捺不住了，向武建华说："咱们也下去吧！"

武建华说："等一会儿，咱们的部队还没有打进来呢，现在下去太危险。"

两个孩子正在商议，忽听见院子里发出了一种像夜猫子一样的尖利的号叫声。"是石岛。"孙大兴对他的声音分外敏感。他爬到房檐边上，仔细一看，鬼子和伪军全被我们打乱了。伪军夹在中间，东躲西藏。石岛带领着十几个鬼子退到这里来了。石岛命令鬼子在一堵断墙后面架起了一挺机枪，机枪立即疯狂地向外喷射着火舌。武建华爬到孙大兴身边。两个人把手榴弹都抽了出来，听到八路军已经冲进庙门了，孙大兴说了声"打"，两颗手榴弹一齐向鬼子的机枪扔过去。"轰轰"两声，鬼子的机枪就变成了哑巴。八路军一声呐喊："冲呀！"大部队很快就冲了进来。田三斜子领着几个伪军还想顽抗，都被刺刀捅死了，其余的赶紧举枪投降。

石岛一看自己的部队全被消灭了，转身就向后跑。孙大兴哪肯放过这只夜猫子，他看石岛刚跑到屋檐下，就从上面往下一跳，正好压在石岛的身上。石岛趴在地上，一个翻身，把孙大兴掀倒，抽出军刀向孙大兴砍去。只听见"当啷"一声，刀飞到一边去了。原来是班长王玉成赶到，飞起一脚，踢中了石岛的手腕。

"举起手来。"王玉成用枪指着石岛。

石岛从地上爬起来，垂着两手，还气势汹汹地看着王玉成。王玉成用刺刀抵住石岛的胸膛，又大喝一声："举起手来。"石岛立刻顺从地把两手举过了头顶。

孙大兴见石岛这副怕死的样子，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跳到石岛的面前说："喂，小鬼子，你看我这个小八路。"

石岛一看是孙大兴，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武建华也从屋顶上下来了，他也跑到石岛的面前，和大兴站在一起

说：“喂，这里还有一个小八路呢！”

靳大婶也从小屋里放出来了，正和老靳说着话。孙大兴奔过去，一家子又欢聚了，都十分高兴。

战士们把孙大兴、武建华围起来，亲热地搂抱他们，把他们俩抬了起来，举得高高的。

“大兴，小武。”

是团长的声音。两个孩子连忙从人群中钻出来，寻找喊他们的人。

“大兴，小武。”

孙大兴和武建华看清了，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正是他们日夜盼望的团长和政委吗！他们俩很想一下子扑倒在团长和政委的怀里，可是他们到底是战士啊，终于挺直了身子站着，大声说道：“报告团长，咱们胜利了！”

“好啊！”团长赞许地向他们俩还了个礼，回头向站在他身旁的老靳说：“老靳，你把他们锻炼得真不错啊！”团长发现大兴虽然精神焕发，但身体并不好，黄里透青的脸色衬着一双微微窝进去的黑色的大眼睛，一身衣裳被撕打得破破烂烂的，露出有一道道伤痕的肌肉。团长看着心里隐隐作痛，又感到非常欣慰。他把大兴紧紧地搂到跟前来，叮咛说：“等会儿宋军医来了，让他给你好好检查一下。你要安心地治疗休养，好早日恢复健康。”

孙大兴兴奋地笑了笑说：“也没什么，锻炼锻炼嘛！”引得大家全笑了起来。

忽听见庙门口有谁在喊：“团长啊！政委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大家回头一望，原来是刘大爷。

“哎呀，刘大爷呀！”团长和政委热情地向刘大爷打招呼，过去和他热烈地握手。团长说：“刘大爷，让你受累了。”

“嗨！”刘大爷摆了下手，“团长、政委，我对不起你们哪！让孩子们吃苦了。”

“没有的事。”团长转过脸看着两个孩子说，“革命的后代，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经受点儿风险，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你们说对吗？”

孙大兴和武建华互相望着，会心地笑了。

刘大爷说：“好了，有话慢慢说。现在你们全到我家去，我老伴儿给你们备下了顿便饭。”

政委含笑拉住刘大爷的手，抱歉地说：“不啦，刘大爷，我们要在九点钟之前离开这儿呢！”

刘大爷点点头说：“哦，军令在身，那就不能耽误你们了，那么……

这两个孩子呢？”

团长说：“大爷别舍不得，我们要把这两个孩子带走了。”

刘大爷不信地问：“真要带走？”

“嗯。”团长点点头。

武建华非常希望回团，可是现在一听说要走了，又看到刘大爷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心里也难过起来。他拉着刘大爷的手叫道：“姥爷，有机会，我们一定回来看你。”

刘大爷点点头，看着小武和大兴，对团长和政委说：“小鸟的翅膀硬了，该飞出去了。”

政委说：“翅膀还不能算硬哩，天要晴了，小鸟就要出窝了。”

团长接着说：“是呀！如今局势好转了，鬼子被咱们打得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在龟壳里，不大敢出来耍威风了。这些小鬼可以跟在部队上了。”

“嗯，嗯。”刘大爷表示赞同地说，“他们还是跟着部队好，可以进步得更快些。建华，你回去收拾一下吧，也跟你姥姥说一声。大兴，你和大叔、大婶，都上我家去。你二奶奶为你们做了顿饭，你们吃了再走也不迟。”

团长见大兴看着他，就说：“去吧！等会儿我叫王班长接你们去。”

刘大爷和老靳夫妇向团长、政委告辞，领着小武和大兴，高高兴兴地走了。

政委看着大兴和小武的背影，向团长说：“这些孩子都是吃人民的奶长大的。”

团长说：“愿他们永远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团长和政委快步向前院走去，队伍正在那里集合听令。

朝阳从地平线升起，晶莹的露珠迎着阳光闪耀。傲霜的野菊花开满了山间，巍峨的大泽山显得格外峻拔瑰丽。八路军的队伍军容整肃，浩浩荡荡向前行进。队伍中间并排走着两个小战士——孙大兴和武建华。他们俩仰望着大泽山，默默地立下了誓言：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定更坚强地参加未来的斗争，迎接更严酷的考验。

第二部

一

战斗，残酷的、紧张的战斗呵！

面对凶恶的日本强盗，咱们的人一时一刻也没放松战斗。咱们在战斗中成长，咱们从战斗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日本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挨打，已经陷入了绝境，没法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了。只是偶尔凑几百个鬼子和伪军，在铁路或公路线上跑跑，天一黑，又赶快回到据点里去。八路军因此改变了打击敌人的方法，一有机会就去捣毁敌人的据点，连人带枪一齐端。

刘集的西门外有一条公路。顺着公路向南走七八里，有一个村子叫双庙，是个交通要道，是南北和东西的两条公路的交叉点。日本鬼子在离双庙一百多米的地方，安了个大据点。据点有东、西两个碉堡，周围筑着圩墙，墙外还有一道壕沟，沟里密密地插着削得尖棱棱的竹扦，东、西两个门都有吊桥。一到晚上，鬼子就把吊桥拉起来。盘踞在这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常常出来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这一带的老百姓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天天盼望着八路军来挖掉这颗毒瘤。

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牛金汉带着一班伪军到刘集来了。伪保长田瘸子已被八路军枪毙了。前街上的刘庆余表面上当了伪保长，实际上却替八路军办事。牛金汉来到了刘庆余家里，对他说：“八月节快到了，皇军和我们弟兄要过节，你们得给据点送些东西去慰劳慰劳。”

刘庆余说：“送什么？”

牛金汉说：“五头猪，二十只鸡，一百斤酒，一百斤月饼，十条老刀烟。”

刘庆余一听，心头怒火直往上冲，脸上装出十分为难的表情说：“小队长，我们这个地方你是知道的，榨不出这么多油水来呀！家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肚子都混不饱，哪还有力量送这么多的礼。”

牛金汉说：“要不送礼也行。”

刘庆余问：“怎么办呢？”

牛金汉脸上露出了下流的笑容：“保长，你想办法送去十个花姑娘也行。”

“禽兽！亏他还是个中国人。”刘庆余心里骂着，嘴里却说，“送花姑娘，这事不好办呀！谁家的不是姐和妹，牛队长，这话能跟乡亲们说出口吗？”

牛金汉脸一板，说：“刘保长，你别跟我推，我是传达日本人的命令，办不办在你。日本人说，两样一定得办一样，八月十三送到，到时不送来，先治你保长的罪，再放火把刘集烧了，大人小孩儿统统枪毙！话说到这里，你瞧着办吧！”

牛金汉说罢，也不等刘庆余答话，带着伪军气冲冲地走了。

刘庆余把这事和群众一说，群众都火了。有的说：“我们自己连饭都吃不上了，他们还来逼命。妈的，连根草毛也不给他。鬼子要来，咱们跟他拼！”也有的说：“硬拼也不是个办法，拼上十个刘集，还是咱们自己吃亏，不如把这个事报告独立团，让赵团长给我们出个主意。”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

晚上，刘庆余到王庄找到了赵团长，把这个事情说了。团长搓着手说：“哦，是时候了。一定要把这个据点拔掉。”他想了一下，问：“你知道敌人的据点里有多少人吗？”

刘庆余说：“不一定，有时多，有时少。”

团长又问：“他们的武器装备，你了解吗？”

刘庆余说：“光知道他们有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可是究竟有多少，却不清楚。”

团长摇了摇头，又问：“据点里的工事情况，你清楚吗？”

刘庆余说：“这个据点，鬼子从来不让人进去。老乡给他们送东西，只准送到据点门口的小屋里。里面的情况，外边人都不知道。”

“对敌人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这个仗不好打呀！”团长背着手在屋子里踱了两步，又回过头来问刘庆余，“你们能通过伪军，从他们那里搞到情况吗？”

“不行。”刘庆余说，“驻在据点里的是从华北调来的‘治安军’，没有本地人，拉不上关系。”

“嗯。”团长沉思起来，“好吧，我们先派人去侦察一下，再做决定吧！”

团里连续派出了三个侦察员，他们回来报告的情况，和刘庆余讲的差不多。这个据点隔个三天两日，就开来几辆汽车，有时候装了些鬼子走，有时候装了些鬼子来，有时候还把伪军扮成鬼子，弄得外边人闹不清里面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多少伪军。据点附近，过去有个卖烟卷、零食的小摊儿，后来也被鬼子撵走了。想混进去，根本不可能。

晚上，蟋蟀“吱吱”地叫着，一弯新月挂在天空里。赵团长在场院里踱来踱去。他算了算日子，现在已经是八月初五，离中秋节只有十天了。要是不能设法拔掉双庙的鬼子的据点，这一带的老百姓又要蒙受多大的灾难啊……

赵团长陷入了沉思，忽听见有人喊：“团长，回去洗脚吧！”团长回过头来，看见是大兴，就点了点头，又继续沉思起来。

孙大兴退到一旁，他知道团长这几天都在考虑如何消灭双庙据点的日本鬼子。一想起这个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孙大兴就恨得牙痒痒。被日本鬼子毁坏的村子，他见得多了。房子全被烧光了，只剩下一片瓦砾。到处躺着尸体，老人的、妇女的、孩子的……看到了这些情景，孙大兴恨不得马上抓住敌人，咬敌人几口。如今刘集又要遭到这群豺狼的蹂躏了，孙大兴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燃烧着的火焰，耳朵里好像听到了群众号哭的声音……

“大兴。”团长走到孙大兴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

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看见团长正凝神瞧着他。他并拢双脚，声音响亮地问道：“团长，有什么任务吗？”

团长说：“咱们到屋里去谈吧！”

到了屋里，团长叫大兴坐下来，然后说：“我派你明天去了解双庙据点的情况。不过，不能这样去，要化化装，扮成一个小贩。怎么样，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报告团长，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孙大兴一听团长说完，就来了精神。

团长说：“你是孩子，可能不会引起鬼子注意。可是也不能有轻敌的思想，双庙的鬼子狡猾得很，也凶恶得很。一定要胆大心细。”

孙大兴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你去叫侦察参谋来，”团长说，“我们研究一下行动计划。”

第二天傍晌的时候，孙大兴挑着一副担子来到双庙。他戴着一顶旧草帽，耷拉着的帽檐儿下面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上身穿着一件条子布小褂，下身穿着一条青裤子，裤脚管用细带子扎上。他挑着挑子，一摇一摆，活像个串市集的小贩子。担子的一头挑着个篮子，里面放着梨、苹果和葡萄；另一头挑了个小木箱子，箱子盖上摆着烟卷、糖和煮熟了的鸡蛋。头一天，他把挑子放在公路口上，没到据点门口去卖。据点门口站岗的伪军看得见他的挑子，他也能望见据点的大门。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小贩到这里来卖东西了，挑子放下不久，就招来了一些买东西的人。孙大兴一边卖着东西，一边瞅着据点打主意，只想

把伪军引出来。他知道伪军都喜欢吃白食，就放开嗓子吆喝起来：“苹果咧！莱阳梨哟！还有甜葡萄！”

这一吆喝可真奏效，不大一会儿，就从据点里走出来一个伪军。这家伙歪戴着帽子，斜楞着眼，来到挑子前，拿起一串葡萄问孙大兴：“小孩儿，这葡萄是酸的，还是甜的？”

孙大兴明知这家伙装蒜，便说：“甜的。大泽山的葡萄哪有酸的。”

伪军“嗯”了一声，摘着葡萄就往嘴里填，吃了一颗又一颗。孙大兴也不阻止他，心里直盘算怎么和这家伙拉扯上。伪军把一串葡萄吃得只剩六七颗了，就往篮子里一扔，说：“嗨！酸得我合不上牙，还甜的呢！”说完转脸就走了。

孙大兴连忙叫道：“哎，老总，你怎么光吃不买啊？”

伪军连头也不回，说：“不好吃就不买呗！”

孙大兴看着吐得满地的葡萄皮，心里想：“狗东西，先给你点儿甜头尝尝。”

到了傍晚，这个斜楞眼的伪军带了一个同伙又从据点里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说：“奶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还不开饭。”说着来到孙大兴的挑子旁。他向挑子上瞅了瞅，一个小盆里放着几个熟鸡蛋，便拿起两个在手里掂量了一下，问：“多少钱一个？”

孙大兴说：“手票[1]五分一个。”

“好，吃两个垫垫肚子。”斜楞眼伪军又拿了两个鸡蛋递给他的同伙，两个人就剥开蛋壳吃起来。

孙大兴瞧着两个伪军的馋相，心想：“这回你不能说‘酸’了吧！哼，不怕你这两条臭鱼不上钩。”

两个伪军吃完了鸡蛋，那个斜楞眼向孙大兴说：“明天给你钱。”他擦擦手就想走。

孙大兴赔着笑央求说：“老总，我这小本生意，赊不起账呀！”

斜楞眼的眼皮一翻：“妈的，几个鸡蛋还赊不起吗？记账上，明天就给你。”

孙大兴装出很不愿意的样子说：“我还不知道你们俩叫什么，我怎么记账？”

“我叫宋茂才。”斜楞眼说，“他叫张发义，是三班班长。”

孙大兴从烟盒上扯下一片纸，央求说：“请你给我写上，免得忘记。”

“真他妈的啰唆。几个熊鸡蛋还值得记账！”宋茂才向张发义一眨眼睛，两个人大摇大摆地向据点走去了。孙大兴转身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了

下来。

就这样，孙大兴慢慢地和一些伪军混熟了。伪军看这孩子好对付，都半软半硬地向他赊账，才四五天，孙大兴的小账本上就记下了十几个名字，哪个人在哪个班，他都问得清清楚楚，记在名字下面。根据这些情况，已经可以初步搞清楚这个据点里伪军的人数和编制了。

第六天，正赶上伪军发饷。孙大兴的担子刚放下不久，就围上了不少伪军。这些家伙正吃得高兴，忽然有一个人说："日本人来了。"伪军们向后一看，都一哄而散。孙大兴看见两个戴尖顶帽子的鬼子，一个戴着眼镜，一个挂着洋刀，向这里走来了，不由得心"咚咚"地跳起来。两个鬼子走到挑子跟前，那个挂洋刀的瞪着两只小眼睛，在孙大兴身上打量了一会儿，把牙一龇，问道："小孩儿，什么的干活？"

"买卖小小的。"孙大兴的脸色很沉着。

"哦……"鬼子又对着孙大兴的脸上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举起手来，"啪啪"打了孙大兴两巴掌，嘴里骂道，"良心坏了坏了的！"

孙大兴双手捂着脸，忍着满肚子的怒气说："做买卖的，良心坏了的没有。"

两个鬼子把挑子上的东西翻了一阵，又抬起腿来，一脚把篮子踢翻了，梨和苹果滚了一地。鬼子挥手嚷道："开路，开路！"

孙大兴蹲下来拾地上的梨和苹果。他想："坏了，不让在这里摆摊子了，怎么办呢？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偷眼看了一下，鬼子的马靴还在身旁，只好决定回去向团长汇报了再说。

孙大兴把梨和苹果拾到了篮子里，挑起来正要走，挂洋刀的鬼子向戴眼镜的鬼子噘了噘嘴，那个鬼子立即揪住孙大兴，把装梨和苹果的篮子夺了下来。两个鬼子转身就向据点走去，一路上"哈哈"狂笑。

"孬种！二鬼子会讹，你们还会抢！"孙大兴望着那两个鬼子的背影，暗暗骂道，"狗东西，非抄了你们的鳖窝不可！"

晚上，孙大兴回到团部，把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团长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初十了，再有两天，如果不能进一步搞清楚据点里的火力和工事，这个仗就不大好打……"他一边说一边沉吟起来。

孙大兴见团长蹙着眉，也不安地想："从刘集回来快一年了，团长头一次交给自己一项这么重要的任务，要是完不成，多窝囊。"他又把据点的情况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和许多伪军已经拉上了关系，今天碰到的两个鬼子，看样子不过是吓唬人，并没有对自己产生怀疑。想到这里，他便对团长说："明天我再去一趟试试。"

团长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

孙大兴说："我和那些伪军都混熟了，碰见日本鬼子，也能想法对付过去。"

团长接上去说："对！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有利的条件。可是你准备怎么去了解据点里面的工事情况呢？通过伪军的嘴巴，是弄不到这方面的确切情报的。"

"我混到据点里面去。"孙大兴说。

团长赞许地看着大兴，点着头说："能混进去固然好，可是很不容易。进去以后，危险也很大。"

站在一旁的魏参谋建议说："既然进去的困难比较大，不如设法捉两个'舌头'来吧！"

团长说："现在不能这样干。我们抓了伪军，必然打草惊蛇，引起敌人的警惕，下一步就更不好办了。魏参谋，我看这么办，明天还让大兴去试试，让他见机行事。你立即计划一下，如何配合大兴的行动。"

第二天，吃过早饭，孙大兴又到双庙来了。他这回不是挑着担子，而是将一个木箱的盖子翻过来，用带子系在胸前，上面摆着些烟卷和糖果。他也不像前几天那样老摆在据点旁边的十字路口了，而是在据点周围来回地走动。看见伪军出来了，他就上前兜揽生意，从他们嘴里套一些情况；看见日本鬼子出来，马上就溜开。

中午时分，从县城里开来两辆汽车，不大一会儿，从据点里出来二十多个日军、四十多个伪军，都登上汽车，顺着公路向北开去了。大兴估计留下的敌人已经不多了，就向据点慢慢走去。在据点门口站岗的，正是那个爱吃白食的宋茂才。孙大兴心想："这真是个机会。"便回过头来，向站在南边屋檐下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摆了一下头，径直向宋茂才走去。

孙大兴刚走到吊桥跟前，站岗的宋茂才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

孙大兴满脸堆笑地说："今天有新做的花生糖，怕你走不开，特意送来给你尝尝，要是不方便，那我走开吧！"

宋茂才听说有花生糖，馋得直咽口水，急忙说："别走，别走。你拿过来给我看看。"

孙大兴笑嘻嘻地走过吊桥，来到宋茂才跟前，未等他伸手，就拿出两块黄澄澄的花生糖递过去，一边奉承着说："老宋，你的脾气真好。我就怕碰上日本人。他们抢走我这点儿小买卖不算，还要揍我。上次被那个日本人踢了一皮靴，现在屁股还痛哩！老宋，炮楼上有日本人吗？"

宋茂才嘴里吃着花生糖，越嚼越香，伸手到盘子里又拿了一块，摇

头晃脑地说：“那上面没人，你甭怕。今天日本人全出去了。”

孙大兴装作有口无心地说：“那你一个人站一整天岗，太辛苦啦！”

宋茂才一边嚼着花生糖，一边说：“还留下我们一个班呢！”

孙大兴叹了一口气说：“老宋，跟你说实话，我这个小本生意干不下去了。”

宋茂才满嘴都是花生糖，口齿不清地说：“怎么说？你躲着点儿日本人不就行了嘛！”

“唉，”孙大兴又叹了一口气，“不是这个。我是说老总们赊的账太多了，我的本钱小，周转不过来。批货的老板老追在屁股后头要账，再不给他，就进不来货了。老宋，您赊的账先搁着，可老张、老盘、老万，还有张班长，他们赊的账最多，我想先问他们要点儿钱，还了账进点儿货再说。您看，现在又没有日本人，让我进去一趟怎么样？”

宋茂才是个又懒又馋的兵混子，巴不得孙大兴常来常往，心想：“就是放这孩子进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横竖谁都吃过人家的东西，又是个孩子家，班长问起来，照直说也不要紧。只是据点里还留着两个看电话的日本人，让他们知道了可不好办……”

孙大兴看宋茂才的样子，知道宋茂才是被说活动了，就摸出一包香烟，在他眼前晃了晃说：“老刀牌的，剩不几包了，您来一包怎么样？”

宋茂才刚接过香烟，孙大兴往吊桥那边看了一眼说：“坏了，找我要账的来了。”

“什么要账的？”宋茂才往大路上看去，果然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往这里走来。

孙大兴慌慌张张地说：“就是他，王老板。我的烟卷、糖果都是赊他的，我躲了他两天了。”

那个穿长衫的人已经看准了是孙大兴，便向这边招了招手。孙大兴忙对宋茂才说：“坏了，他看见我了。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你把他撵走吧！”

常言说，吃人家的嘴软。宋茂才一想：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这回帮了他的忙，往后就更好赊账了，就举起枪，走上吊桥，向那个穿长衫的喊道：“走开，走开！不许在这里站着！”那个穿长衫的见宋茂才撵他，无可奈何地转身走了。

宋茂才回头一看，孙大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还以为这孩子溜走了，并不放在心上，又嚼起花生糖来。

孙大兴已经乘机混进了据点。他装作找人的样子，四下里留心观察。据点里静悄悄的，伪军大概都在睡午觉。孙大兴转过炮楼，看见一

段二十米长、一米来高、半米多厚的胸墙，胸墙里边是一大块开阔地，上面修了许多沙岗掩体。过了开阔地，有四排房子，每排前头都有一个圆形的小地堡。房子后面有一座长方形的大平房，再后面围着木桩和铁丝网。一条沙土铺的小路，一直通向据点后面的另一个炮楼。

据点里的建筑和工事，孙大兴已经摸清楚了。可是火力的配备到底怎样呢？孙大兴决定到房子里看看去，要是碰上伪军，就说是来要账的。他轻轻地走到东面那两排房子跟前，从窗户向里望，看见里面是两排通铺，空荡荡的没有人。孙大兴想，这大概是方才出发的那些伪军住的。他又向西边那两排走去，还没走到跟前，听见“吱呀”一声，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孙大兴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冤家路窄，出来的正是昨天抢他一篮水果的那个戴眼镜的日本鬼子。

那个鬼子一见闯进来一个生人，脸色马上变了，瞪着他的近视眼，一步一步向孙大兴逼近。孙大兴想：躲是来不及了；跑，更是凶多吉少；拼嘛，手上又没有武器。他立刻镇定下来，从容不迫地迎着鬼子走去，一边赔着笑问道：“皇军，我的篮子还给我吧？我的篮子。”

“篮子？”鬼子有点儿莫名其妙，“什么的篮子？”

“我的。”孙大兴用手比画着梨和苹果的样子，又比画着篮子的样子，“昨天，你的拿来。”

“哦，嗖嘎！”鬼子想起来了，这个孩子正是昨天那个做小买卖的，便问，“篮子的嘎？”

“对，对！”孙大兴哭丧着脸，“我的买卖小小的，篮子的没有了，我的吃饭的也就没有了。”

“哦。”鬼子看孙大兴果然没挑担子，只在胸前挂着个木箱盖子，便有几分信了，进屋去拿了只空篮子出来。孙大兴正要伸手去接，鬼子忽然起了疑心，一把揪着孙大兴的衣领，“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

孙大兴连连摆手：“不，良心大大的好！”

鬼子的手抓得更紧了，几乎把孙大兴提了起来，大声吼叫道：“你的怎么进来？”

孙大兴连咽了几口唾沫，装作害怕得说不出来话的样子。

鬼子紧紧逼问：“你的怎么进来？”

孙大兴忙说：“我是来找篮子的，门上的不让进，我就求他，门上的就放我进来了。他的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好，会还给我篮子的。”

“不行的。”鬼子不信，拉着孙大兴向门岗走来。

宋茂才正喜滋滋地闻着那包喷香的老刀牌香烟，一见鬼子抓着孙大兴来了，心想：“坏了，这怎么办？”他连忙把香烟放进裤兜里。

孙大兴老远就大声地分辩："我是来找篮子的！不信问他。"

宋茂才一听这话，知道孙大兴没把他们赊账的事兜出来，心放下了一半，连忙做好个立正的姿势。

鬼子来到跟前，问宋茂才："他的怎么进去？"

宋茂才按照孙大兴的口气说："小孩儿的买卖小小的，来找篮子。我的不让，他的就进去了。"

鬼子放开了抓着孙大兴的手，指着孙大兴系在胸前的箱盖子说："你的放下！"

孙大兴放下了木箱盖子。鬼子蹲下去翻了一阵子，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顺手抓了几包烟卷和一把花生糖，往自己口袋里装，然后站起来，向孙大兴脸上"啪啪"打了两个耳光，指着吊桥说："开路，开路！"

孙大兴脸上被打得火辣辣的，可心里却分外高兴，这一关总算闯过来了。他忙从地上拾起篮子，提起箱盖，三脚两步地走上了吊桥，耳边听见鬼子还在叽里咕噜地骂宋茂才，不禁暗暗好笑。

孙大兴拐过一条小巷，那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王老板又跟上来了。孙大兴回头一看，高兴地轻轻叫了声："魏参谋。"魏参谋做个手势，叫大兴别出声。两个人像不认识似的，走出了双庙。

---

[1]手票：当时用的日本钞票。

二

八月十三上午，伪军小队长牛金汉又带着十几个伪军到刘集来了，他找到了保长刘庆余，就问：“慰劳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再不送去，在日本人跟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

刘庆余心里早有了底，愁眉苦脸地回答说：“小队长，我张罗了好多天，腿都快跑断了，咳，难哪！这片地皮你是知道的，穷得大家连过节也吃不上一顿饱饭，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再去逼人家，人家拿大棍子揍我，我这把老骨头可受不起啊！”

“那怎么办呢？日本人那里交不了差。”牛金汉贼眉鬼眼地看着刘庆余，“保长，我看还是想办法搞几个花姑娘送去吧。你就跟乡亲们说，去几个妇女，是叫她们给洗洗衣裳，做点儿过节的菜。过了八月节，就让她们回来。”

“谁能相信日本人不糟蹋人呢！”刘庆余装作松了口，心里却狠狠地骂道，“你这个畜生！”

“你给他们下保证嘛！”牛金汉一手搭在刘庆余的肩上，亲昵地说，“保长，你算算这笔账看，送几个妇女去，比送礼划算多了。你找几个穷人家的妇女，给她们几个钱，到了据点里又能吃上好的，还能领赏回家，对她们不全是好处吗！你再合计合计，要是不送去，日本人说到做到，一把火，连人带屋烧个精光……”

“唉！”刘庆余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看伪军小队长说，“也只好这样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谁家的姑娘、媳妇也要顾个脸，就是送去，也得找个合适的时候。”

牛金汉一听刘庆余答应了，连忙说：“行，行。这个好办！不过可不能过了八月十四。”

刘庆余想了一下说：“今天就是十三了。我还得到各处想办法张罗，就定在明天夜里吧！”

“夜里？傍晚的时候不行吗？”

“不行。”刘庆余连连摇头，“这件事要秘密进行，要是让老百姓看见了，就办不成了。”

“好吧！”伪军小队长心想，只要花姑娘送到，他就在日本人跟前立了个大功，便说，“八月十四夜里，我在碉堡上等着你，可一定得送来！

你也知道日本人的厉害！”

“你就放心好了。”刘庆余说，“不送去，你就领日本人来放火烧刘集吧！”

八月十四的夜里，天空中浮动着一大块一大块的乌云。月亮时而躲进云堆里，时而钻了出来。大地上有时暗，有时明。一切东西，看上去都是影影绰绰的。约莫到了三更天，刘庆余带着十几个花姑娘从刘集奔双庙据点来了。离他们不远处，悄悄地跟着一行队伍。

牛金汉天一黑就在炮楼上等候了。他心里想得美滋滋的：一则办了这件大事，他以后定能得到日本人的重用；二则送来了花姑娘，也有他的一份。等着等着，他不知不觉打起盹儿来。他梦到自己被日本人提升，当上了中队长，好不威风。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八路军，一下掐住了他的脖子。牛金汉拼命挣扎，“嗷嗷”地号叫，忽听见有人喊：“小队长，小队长。”

牛金汉从梦里醒过来，惊魂未定地问道：“什么事？”

站岗的伪军报告说：“刘保长来了。”

“噢，来了。”牛金汉忘记了刚才的噩梦，兴冲冲地跑到吊桥跟前，借着月光一看，桥那边真的站着一个人。他便喊道：“是刘保长吗？”

“小队长，是我。”对方回答说。

“人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在哪里？”

“站岗的不让靠近，在那边的树底下呢！”

“你带过来吧！”

刘庆余答应了一声，回到树底下，带来十几个妇女，走到吊桥跟前。

“好！”牛金汉咧着嘴笑了，马上吩咐站岗的伪军把吊桥放下来。站岗的伪军听说来了花姑娘，也来了劲儿，他把大枪往墙上一靠，就去解挂吊桥的绳索。

吊桥放下来了。保长刘庆余走在前面，十几个花姑娘低着头跟在后面。刚走过吊桥，牛金汉瞅着一个怪苗条的花姑娘，挨上去往怀里一搂。这个花姑娘趁势往牛金汉身上一靠。牛金汉忽然觉得有两只手像铁箍似的掐住了自己的脖颈，还没有喊出声来，就被花姑娘按倒在桥头上了。旁边的一位花姑娘从怀里掏出一柄斧头，对着牛金汉脑门儿上砍了下去。站岗的那个伪军吓愣了，刚想跑，突然脖颈被一根皮带牢牢套住了。花姑娘们把头一甩，甩掉了头上的假发和花包头巾，一个个都成了

雄赳赳的战士。孙大兴也在里面，他举起手里的一条白毛巾，挥了几下，埋伏在碉堡外面的一排战士都腾身跃起，冲过吊桥来了。

这十几个花姑娘，原来是侦察排的战士化装的。他们每个人从腰里抽出一把锋利的切菜刀和一把二十响的盒子枪，像十几只猛虎，跟着大兴直奔鬼子的宿舍。排长吴玉昆命令两个战士先登上炮楼，架起一挺机枪，堵住西门：一班去包围伪军的宿舍；三班去占领东面的碉堡；班长王玉成带领几个战士，去活捉鬼子的小队长。

侦察排的十几个战士由孙大兴带路，来到鬼子宿舍跟前。吴玉昆命令四个战士在四个窗口下面守着，自己带领几个战士，摸进了鬼子的宿舍。屋子里没有灯，灰蒙蒙的月光通过窗户玻璃透进来，隐约看得见一张通铺上，一长溜儿躺着十几个鬼子，一个个都在打着呼噜，大枪全放在枪架上。吴玉昆向枪架指了指，两个战士轻轻地走过去，把枪一支一支地拿下来，抱在怀里，就往外走。没想到一支枪碰在门框上，发出“嘭”的一声响。一个鬼子惊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屋子里好像有人向外抱东西，惊慌地喝问：“谁？”排长吴玉昆喊了一声：“杀！”自己手起刀落，先把那个鬼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战士们一齐动手，只听见切菜刀“咔咔”地朝着鬼子们的脑袋上猛砍下去。鬼子们有的还在梦里就蹬了腿，醒过来的满屋里“嗷嗷”地鬼号。有的起来去摸枪，枪没有了，还没有转过向来，刀已经落在脑袋上了。有的爬到窗口想往外跳，刚一伸头，刀落在脑袋上了。有的从门口冲出去，前脚刚跨出去，刀又跟上来了。“喊里咔嚓”一阵快刀切瓜，十几个鬼子都去见了阎王。

这场砍杀，排长吴玉昆没有让孙大兴参加。来的时候，团长交代过，只要大兴带路，不让大兴参加肉搏。吴玉昆命令大兴蹲在一个水池旁边放哨。孙大兴只得服从命令，他蹲在那里，手里紧紧握着唯一的一颗手榴弹，眼睛滴溜溜地向四处监视着。忽听得北边响起了枪声，孙大兴再也沉不住气了，弓着身子就往那边跑过去。刚走出两步，“刺啦”一声，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孙大兴加快脚步，跑到小房子跟前，只见一个战士倒卧在房门口。另一个战士从窗户爬进了屋里，屋里立即传出格斗的声音，接着“啪”的一声枪响，一个人影从屋里蹿了出来。等在门口的战士腾身向这个人影扑去，“砰！”又一声枪响，这个战士也倒下了。那个人影脱身飞跑。孙大兴看清跑出来的正是鬼子小队长，抽出手榴弹就向他扔出去。“轰”的一声，鬼子小队长在浓烟中倒了下去。孙大兴急忙奔向屋里，看见王玉成弯着身子，正往外冲，嘴里喊着：“捉活的。”一句话刚说完，就倒在门槛上。孙大兴蹲下来一边扶起他，一边喊：“班长！班长！”

排长吴玉昆也赶来了，他用手电筒一照，王玉成伤得不轻，肋下“咕嘟嘟”地向外冒血。他忙向身旁的一个战士说：“快叫担架送回去。”又对孙大兴说：“你也跟着回去，见了团长向他报告，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三

双庙这一仗打得非常好。鬼子和伪军大部分都被打死了，其余全部缴械投降。更重要的是给这一带的老乡们除了一个大害，给今后的战斗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班长王玉成伤势很重，一颗子弹从肋部射进去，穿进了肺部。当时的卫生队医疗条件很差，只能打止血针把血止住，却无法取出肺部的子弹来。孙大兴心急得像火燎似的。他跑到卫生队，找着了武建华就问："小武，子弹穿进肺里能取出来吗？"

武建华说："不知道。这样的手术恐怕不能做。"

"唉，你们这卫生队真白搭！"孙大兴埋怨起来。

武建华理解孙大兴的心情，宽慰他说："子弹取不出来也没关系，人照样能治好。很多人身体里带着子弹，不都照样能工作嘛！"

孙大兴看王玉成昏迷不醒，脸色黄黄的，总是不放心。

过了两天，形势忽然紧张了。咱们端了敌人的双庙据点以后，盘踞在附近的鬼子都震动了。他们从平度、莱阳、掖县会集了一千多鬼子兵和伪军，向刘集、双庙、王庄等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敌人来势很凶，咱们的部队必须迅速转移。伤员怎么办呢？团里决定把负重伤的王玉成和另两个伤病员隐蔽在王庄后面青龙山后峰的一个岩洞里，让宋军医和武建华留下来护理他们。

队伍转移之前，孙大兴又来看望王玉成。他走进山洞，见武建华正端着小碗给班长一匙一匙地喂稀饭。武建华喂得很细心，每舀起一匙，总要吹一会儿，试一试不烫嘴了，才送到班长嘴里，孙大兴看着，心里很受感动。他一向认为医务人员只是在后方看病号，又不冲锋杀敌，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看到这些受伤的同志躺在那里，不能说，也不能动，多亏医务人员不怕琐碎、不嫌麻烦，给他们换药、洗伤口、喂饭、端便盆，想尽办法减轻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医务工作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呀！

武建华把饭喂完，回过头来向大兴笑笑，小声地说："班长比昨天好多了。"

孙大兴在王玉成的身旁坐下，喊了声："班长。"

王玉成看看他，脸上露出了笑意，好像想说什么，可是话未说出

口，就咳嗽起来，痛苦地皱着眉头。武建华连忙制止孙大兴说：“光许你来看看，不许说话。”

孙大兴点点头，默默地看着班长，脑子里片片断断地想起了过去的事来。

王玉成过去是孙大兴的爸爸孙连长的通讯员。他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孙大兴。他曾经好几次，从密集的炮火中把大兴救出来。孙大兴渐渐长大以后，王玉成的勇敢和真挚深厚的阶级感情，使得孙大兴十分喜欢他、依恋他。孙大兴平日总爱缠着班长，要他教自己扔手榴弹、拼刺刀，只要稍长时间看不见班长，他就闷得发慌。

可是现在，孙大兴要随着部队撤走了，王班长却不得不留下来。班长的伤势还很重，留在这山洞里，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王玉成似乎猜中了孙大兴的心事，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无力地伸出手来。孙大兴紧紧握住班长的手。他懂得，班长是要叫他放心。

一会儿，宋军医提着半布袋小米进来了。他看见孙大兴，高兴地说：“大兴，你们要走了吗？”

“马上就走。”孙大兴站起来，“在哪儿领的粮食？”

“在上士[1]那里。”

武建华上前接过布袋，提着试了一下分量，噘起嘴说：“这次部队还不知转移到哪里去呢，团长不是说批给伤员一个星期的口粮吗，怎么上士就给这么一点儿？我看还不够五天吃的。要是伤员挨了饿，我可得上团里告他！”

“咳，就这点儿粮食……”孙大兴也去用手捏了捏布袋说。他知道团里正缺粮，最近团长和政委吃饭，每天都是吃到半饱就放下筷子，说是饱了。上士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是他又担心饿着伤病员，更怕饿着班长。

“小武，别不知足了。粮食不够咱们另想办法。”宋军医又对孙大兴笑着说：“放心吧，保险饿不着你的班长。”说得孙大兴不好意思地笑了。

宋军医又打趣说：“大兴，你这一回可真不简单，鬼子吃了你一篮子苹果，可是赔本大大的啦！”

宋军医说的这几句话，孙大兴从战士们那里不知听到过多少遍了，越听心里越得意。每次听人家这样夸奖他，他总要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说上一遍。说得高兴时还指手画脚地表演起来，伪军怎么又馋又懒，鬼子怎么又狠又蠢，引得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现在孙大兴的脸上喜洋洋的，可是那段精彩的故事已经讲过多少遍，再讲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儿腻

了。

孙大兴还没想起该说些什么，武建华羡慕地接上来说：“真是！大兴，要是没有你，这一仗说不定打不成呢！”

“嘻嘻……”孙大兴小声笑起来，“我呀……”他想谦虚几句，结果却说了一句，“当侦察兵作用就是大。”

王玉成忽然咳嗽起来了。“不对……”王玉成喉咙像拉风箱似的说，“一个人能有多大的作用呢……要是没有团长的指挥，没有同志们的英勇作战，一个侦察兵能干什么……咳，咳……”

武建华见王玉成还要继续说，连忙摆手说：“你别说话，别说啦！”

孙大兴看见班长喘着气，样子很严肃，这才感到刚才不适当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不由得惭愧得脸上发热，鼻尖上冒出汗来。武建华也感到自己把大兴夸得过分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宋军医看了大兴和小武一会儿，说：“是呀，大兴这回是立了功。但是能够打胜仗，主要还是靠团长和大家。记住，不能只看到个人的作用，那样就会变得骄傲自大哩！你们听说过吗？我们团里有个战士立过五次功，他杀死过的敌人也记不清有多少了，他身上的伤疤比谁都多，他得到的奖章要是都挂起来，胸前就是一大片。可是这个战士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他说这是一个战士分内应做的事，别人的称赞是对自己的鼓励。你们说，这个战士值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两个孩子默默地点着头。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可敬的战士就是王玉成班长，都转过头来，用敬爱的眼光看着他。

外边传来集合的哨声。孙大兴上前紧紧握着班长的手，十分激动地说：“班长，我一定记住你和宋军医刚才说的话！我走了。”他又向宋军医、小武告了别，走出洞口，匆匆跑下山去。

---

[1]上士：当时部队管伙食的。

四

部队撤走的第二天，日寇和伪军从平度、莱阳扑下来了。他们想找到我西海军区的主力，来个“铁壁合围”，从四下里向中间挤，最后把我军包围起来，一网打尽。鬼子这个阴谋，早被咱们识破了。当他们向我根据地大批出动的时候，八路军已经从他们身边溜了出去。鬼子和伪军这次是倾巢而出，他们的老窝却空起来了。独立团的三个营便转到他们的老窝边上住下了。

鬼子和伪军扑来以后，挨庄子挨户搜查，到处抓老百姓审问。村里的人几乎跑光了，偶尔抓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也没有一个肯对鬼子说实话的。结果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们横冲直撞地“扫荡”了三天，连八路军的一个脚印子都没有发现。鬼子的联队长下了决心，找不着八路军，绝不收兵。白天，他们把军队横着排开，隔几步站一个兵，一排几里宽，一齐向前拥，不管遇着什么人，开枪就打。夜里，他们把散开的队伍稍为聚拢，三五个人一群，隔个二三十步点起一个火堆，一点就是好几里路远，不放一个人影通过。

敌人这样疯狂，咱们当然不能轻饶过他们。咱们的武工队在重要路口埋上地雷，鬼子和伪军一踏上，就得坐“飞机”升天。夜晚，武工队展开了“麻雀战”，派出一两个人去，冷不防朝鬼子的火堆上打上一枪两枪。鬼子以为是八路军来袭击了，发疯似的乱跑乱放枪。别看鬼子表面上很凶，其实被八路军打怕了，老是提心吊胆的，一听到枪响就着慌了。

隐藏在青龙山后洞里的宋军医、武建华和三个伤病员，几天都不能出来活动。部队撤走的时候，用大石头堵死了洞口。他们要弯腰走出二十多米长的孔道，到半山腰上的一个小洞口进出。武建华每天趴在小洞口向外瞭望，有时候看到远处的村庄在焚烧，有时候看到敌人在山上爬上爬下，搜索着什么。

三个伤员的情况都很严重。王玉成的病情又转坏了，每次咳嗽都吐出一些血来，吐了血以后就会昏迷一阵子。他的伤口化脓了，胸部像刀扎般痛。但是他咬着牙忍受着，不愿呻吟出来。他知道只要他哼一声，就会给宋军医和小武带来极大的不安。有时候他疼得头上直冒汗，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宋军医和武建华看了，心里难受极了。但是有什么办法

呢？他们只有一把剪刀、一大瓶红汞水、几块纱布、一包药棉、几十片应急的药片和几十支针药。这些都不能解除伤病员的痛苦。

山洞里又凉又湿，空气又坏，饮食又不足，这些对伤病员都是很不利的。另一个伤员是机枪射手朱振海。他截掉了半条腿，伤势倒没有恶化。还有一个病员是文书傅开玉。他患着恶性疟疾，每天要发作两次，冷起来浑身打战，盖上几条被子也没有用，热起来，满嘴说胡话。因为山洞的口给堵上了，即使是白天，里面也是黑乎乎的。只有做饭的时候，点起了火，才有些光。给伤员换药、服药，都得点起松枝来照明。

到了第六天，武建华拿小米熬稀饭。他一提口袋，口袋轻轻的，伸手进去一摸，里面顶多只剩半碗米了。怎么办呢？把半碗米全做了吗？下一顿就没得吃了。他把口袋提到宋军医跟前小声说："小米快吃完了。"

"我知道。"宋军医说。

"都做了吗？"武建华迟疑地问。

"都做了吧。我再出去想想办法。"

宋军医说话的声音并不高，那个截去腿的朱振海却听见了。他问："粮食吃光了吗？"

"哦……"宋军医忙说，"不是。还有不少呢！"这个不善于说谎的人，脸红起来了。好在洞里暗，伤员看不清他的脸色。

朱振海又问："那口袋不快空了吗？"

"噢，"宋军医支吾着回答，"还有一口袋呢！"

稀饭做好了。武建华盛了三碗。他端了一碗到朱振海跟前，朱振海指指王玉成说："先给他吃吧。我这会儿肚子不大舒服，不想吃。"

武建华明知他是推让，便说："他已经有了。这是你的，你吃吧。"说着把碗放下来，又去端另一碗给患疟疾的文书。最后，他端着碗，拿着汤匙来到王玉成身旁，说："班长，吃饭吧。"

王玉成睁开眼，用手指了指那两个伤员，示意给他们吃，然后又指指自己，摇了摇头。武建华不听他的，把碗放在一边，坐下来用汤匙舀了稀饭送到王玉成嘴边，一面小声地催着："吃吧！"

王玉成又摇了一下头，困难地转动身子，把脸背了过去。刚才宋军医和小武的谈话，他也听到了。他估计自己是不行了，不如把粮食留给同志们吃，好让他们恢复得快一些，早一点儿回到部队中去，继续为革命出力。武建华猜中了王班长不肯吃的原因，鼻子不由得一阵酸，转脸一看，朱振海和傅开玉两个也都没吃。武建华急了，站起来说："你们怎么全不吃呀？不吃饭怎么能养好病呢？"

朱振海向武建华招招手，武建华走近去，他附在武建华的耳边悄声说：“小武，你做工作可要分别具体情况，别来个平均主义，一人一碗。你看，他们俩病势重，应该多吃点儿。我是腿上的事，离肠子远着呢。你就别管我了，赶快动员他们俩吃吧。”

武建华只得先去动员傅开玉。这位文书同志今天好些了，肚子也确实很饿。但是他想：“这两位伤员，一位奋勇擒敌，被子弹打中了肺部；一位为了掩护同志受了伤，截去了半条腿。他们对人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应该尽量照顾他们才对。”他对小武摇摇手说：“让班长吃吧，他的伤势重。”

武建华实在没法了，只好说：“你们都不吃，我找军医去。”

宋军医正趴在洞口观察外边的动静，心里在盘算如何才能弄到点儿粮食。他前两次出去都失败了，还差点儿被敌人发现。武建华来到洞口，拉了一下宋军医，无可奈何地说：“他们都不肯吃，你去劝劝吧。”

宋军医回到洞里一看，每个伤员面前都摆着满满的一碗稀饭，可是谁也没有动。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这样做不对啊！养好伤，养好病，是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可是不吃饭，怎么能养好呢？我很了解同志们推让的心情。但是不管是谁，都没有权利不吃。你们三个都是重伤病员，这碗稀饭谁都不应该推让。傅开玉同志，你的病刚有好转，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现在你和疾病做斗争，饭就是力量，就是武器。”

宋军医端起碗放到傅开玉手里，连连地催促着。傅开玉被宋军医说得找不出理由来推让了，但是还不肯吃。宋军医说：“你不肯吃，我还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傅开玉懂得宋军医是要他带头，便说：“好吧，我吃。”他端起碗就吃了起来。

宋军医又走到朱振海面前，朱振海却抢先说：“宋军医，你说得很对。不过，我完全顶得住，我身上的肉还硬棒哩！这一碗就来个对半分，班长和文书……”

“朱振海同志！”宋军医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组织上把你交给我，你就得听我的命令。伤员不准拒绝吃饭，吃吧！”

“唉，粮食……”朱振海还要推。

“你别管。”宋军医把饭碗送到朱振海手里说，“吃饭、养伤，是你的事。想法弄粮食，那是我们的事。只要有群众在，咱们绝不会饿死。吃吧！”

朱振海不敢再让，把碗接了过去。

宋军医的话，王玉成句句听在心里。他想：“我的情绪真有点儿不大对头，难道我已经准备向死神投降了吗？不！我并没有丧失信心，我应该活下去，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宋军医走到他身旁，舀起一汤匙稀饭送到他嘴边，他就张开嘴来吃了。

伤员们每人吃了一碗，都不肯添了。锅里还剩下一碗多稀饭，宋军医对小武说：“你盛来吃了吧。”

武建华问：“你呢？”

“我饿惯了。”宋军医说，“我少吃一顿两顿没关系。等到晚上，我出去想法弄粮食。”

武建华哪里肯一个人吃，他把稀饭分在两个碗里，把多一些的那碗送到宋军医面前。宋军医看着两个半碗的稀饭，笑笑说：“半碗稀饭谁也吃不饱，你一个人吃吧。饿一个比两个都饿着强。”

武建华知道宋军医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吃的了。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但是今天晚上要是还弄不到粮食，那么明天、后天，伤员们吃什么？想到这里，武建华就把两个半碗的稀饭又倒进了锅里。宋军医赞许地看了看小武，没有再说什么。

晚上，宋军医对小武说：“你好好在洞里看护伤员，我到村子里去想法弄点儿粮食来。”

武建华说：“这回让我去吧！”

宋军医说：“出去要到处找老乡，找咱们的工作人员，这些关系你都不熟悉。而且可能碰到鬼子，危险性很大，你不能去。”

武建华说：“正因为太危险，你才不应该去。”

“为什么？”宋军医看着小武问。

武建华振振有词地说：“带好伤病员的担子是你挑着，你要是出了事，怎么办呢？你又出去过两次了，这回让我去吧。如果碰到敌人，我年纪小，容易蒙混过去。”

“说得倒也有理。”宋军医想。他平日了解小武是个细心谨慎的孩子，考虑了一会儿，便说：“你去试试也好，不过要十分小心。实在弄不到就回来，千万不要冒险。”

“我知道。”武建华十分高兴。宋军医详细地向他交代了行动的路线和联系的线索。

夜色笼罩着山野和村庄。天空中堆积着灰色的云，有时闪出几颗星星，一阵风吹来，星星又躲进云里去了。山野里燃烧着鬼子点起的一堆堆的“火障”。好些村子的上空黑烟弥漫，冒着一条条火舌。

“上哪个村子去呢？”武建华在沟里爬行，考虑宋军医讲过的几个村

庄。他看见前面鸡冠庄的上空没有烟火，决定先到那里碰碰。

敌人点燃的火堆离他只有五六十步远。他脚步很轻，一听见有什么动静，马上伏下身来。他已经一天没吃饭了，肚子瘪瘪的，腿有点儿发软，但是一想起洞里的伤病员，身上又来了劲儿。他轻捷地忽而走，忽而爬，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了鸡冠庄庄头上。他趴在地上抬起头来一看，不禁打了个寒战。树上吊着一个人哩。村里的房子大半被烧掉了，静寂得吓人，就像长期没有生灵的废墟。武建华恨得咬着嘴唇，心里骂道："鬼子呀，你把咱们糟蹋成这样，将来要你还个够！"

村子里好像一个人也没有，进去还有什么用呢？武建华正想退回来，忽听得一声轻轻的咳嗽，又仔细听了一会儿，好像还有搬动东西的声音。他立即悄悄地向有声音的地方走去。

响声是从一个破屋框里发出来的。这座茅屋屋顶被烧掉了一半，门敞开着。武建华摸到里面，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定了定神，才看清有个老大娘蹲在一堵墙跟前，从墙脚往外挪动着什么。武建华好多天没有和群众讲话了，见到老大娘，心里感到特别亲切。他怕吓着老大娘，凑上去小声喊了声："大娘。"老大娘果然吃了一惊，全身一震，回过头来。

"大娘。"武建华又喊了一声，挨到大娘身旁。

"你是……"老大娘听出是个孩子的声音，心里稍微安定了。

"我是八路军。"武建华低声说。

"噢，你们回来了？"老大娘的声音充满了喜悦。

"不是的。部队没有回来。"

"呵……"老大娘感到失望，又关切地问，"是掉队了？还是被打散了？"

"不是的。"

"那你……"老大娘又有些不安了。

"我是留下来的。"武建华说，"是留下来照顾伤病员的。"

"哦，鬼子没搜到你们那里吗？"

"没有。"武建华说，"我们藏的地方，鬼子找不着。"

"那你为啥跑出来呀？"老大娘才看清楚弓着腰站在她身旁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碰上了鬼子，可怎么好呀！"

"大娘，我是出来弄点儿粮食的，伤员没有粮食吃了。大娘，你知道老乡都躲在哪儿吗？咱们这村子里有粮食没有？"

"粮食？"老大娘叹了口气，"没有啊，孩子。剩下的一点儿粮食全被鬼子抢光了。"

“噢……”武建华的心冷了半截，“大娘，这村子里还有别人留下来吗？”

“怕是没有了。”老大娘说，“鬼子大前天在这里杀了人。全跑光了。”

“唉！”武建华心想，这里大概是没有希望了，又问，“大娘，东边的齐家村还有人吗？”

“有是有。”老大娘说，“可是那里住着鬼子呀！村子四周全有鬼子的岗，你进不去。”

武建华心想：“完了，这里没有，那里不能去，这一回又白跑了。这样空着手回去，明天伤病员们吃什么呢？还是上齐家村试试吧，弄不到粮食可不能回去。”他说了一声，“谢谢你，大娘。”转身就向外走。

“孩子，你上哪里去呀？”老大娘一把拉住武建华。

“我上齐家村。”

“你不能去，孩子。那儿有鬼子呀！”

“不能去也要去。大娘，我弄不到粮食，伤员们就要挨饿。”

老大娘的声音有点儿颤抖：“孩子，你别去了。我也是回来拿粮食的。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已经一天半没吃东西了。你来。”

老大娘把武建华拉到小屋，撬开墙根下的一块石板，从下面拿出一个小罐子来，递给武建华：“孩子，你拿去吧。这里还有点儿小米。”

武建华接过罐子，伸手进去摸了一下，里面有半罐子小米，大概有三四斤。他心里一阵高兴：这下可好了，明天伤员们可有饭吃了。

武建华正要道谢，忽然想起老大娘说她一家五口人已经一天半没有吃东西了。他连忙问：“大娘，你另外还有粮食吗？”

“没有了。”老大娘说，“这还是上次躲鬼子的时候埋下的，后来就把它忘了。今儿饿得没有办法了，我才想起回来拿的。”

武建华说：“大娘，这半罐子小米，你给了我，你拿什么回去呢？”

“唉！”老大娘叹了一口气，“我们挨得过去，还是伤员同志要紧，你拿走吧。”

武建华想：“大娘一家人有老有小，怎么能让他们挨饿呢？这粮食无论如何不能拿。”他把罐子放在老大娘跟前，说：“大娘，谢谢你！你也困难，这粮食还是你拿去吧，家里的人全等着你呢。我到齐家村去一趟，也许能弄到点儿什么呢！”

“同志，小同志……”老大娘着了急，又不敢高声喊。

“谢谢你，大娘，谢谢啦！”武建华转身出来，就摸黑向齐家村走去。

从鸡冠庄到齐家村要过一条河。武建华爬到河边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河边上每隔两三丈远点着一个火堆，河水被照得一闪一闪的。小桥上一头站着一个伪军。从河里蹚过去吧，也不行。河水一响，准会被敌人发现。他趴在河边的一个坟堆后面，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法子来。看看北斗星的把子已经西斜，宋军医在洞里一定等得着急了，他便想：“在这里待着也没用，不如回鸡冠庄再看看吧。”

武建华回到刚才遇见老大娘的地方，老大娘已经走了。破烂的村庄静寂得更可怕了，武建华连自己那很轻的脚步声也听得很清楚。偶然一阵风来，摇曳着路旁光秃的树木，发出“嘘嘘”的声音，武建华听着浑身打起寒战来。他壮着胆子，挨间探视那些破烂的屋子，希望能碰到老乡，但是从村东头摸到村西头，没看见一个活的东西。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武建华想：“要是再不回去，宋军医和伤员们不定急成什么样儿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向山洞的方向爬回去。

武建华在山沟里爬着，碎石磨着他的膝盖和手掌，荆棘有时也扎进肉里，但是比起内心的痛苦，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宋军医和伤病员们对他这一趟出来，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啊，可是他空着两只手回去，明天伤病员们吃饭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这样下去，伤病员们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的……

武建华肚子里空空的，感到挪动手脚越发困难了，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喘息。他头上冒着汗，凉风吹来，冷得直打哆嗦。忽听得前面一块地里，风吹得叶子簌簌发响，爬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块地瓜田，叶子长得挺壮，看样子地瓜的个儿一定不小。武建华几乎从心里笑出声音来了，他想：“弄些地瓜回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嘛！”他就用手挖土，不一会儿，挖出一个很大的地瓜来。

“哎呀！我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的手像触电似的突然停住了，“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的庄稼。现在，我不是在破坏群众纪律吗！”他又一想，“这是不得已，挖几个地瓜也不能算破坏纪律吧！何况又是给伤病员吃的。”武建华正要伸手去挖土，又想起政委的话：“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个革命战士都要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这事情好为难呀！最后他有了主意：回去向宋军医汇报，再决定怎么办。

武建华爬到离洞口几十步远的地方，忽然看见左边的山坡上有个人背着东西向这边走来。武建华连忙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好像对这里很熟悉，走到洞口就停下来了，用手推了推洞口的石头，没有推动。他又转到通向孔道的石壁下，顺着石壁向上爬。

武建华看这个人不像敌人，那身影还有点儿眼熟。他就悄悄地溜到

石壁下面，仔细一打量，不觉高兴得喊出声来：“姥爷！”

原来这人正是刘大爷。刘大爷回头一看，忙问：“是建华吗？”

“嗯。”武建华答应着，来到刘大爷跟前，问道，“姥爷，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背的是什么呀？”

“粮食。”刘大爷说，“昨天靳大叔来找我，他说你们和几个伤员藏在这里，让我给你们送点儿粮食来。”

武建华一听说送粮食来了，高兴得掉下了眼泪。他紧紧拉着刘大爷的手说：“姥爷，鬼子到处点着火堆，路上有好几道封锁线，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刘大爷看出武建华有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拍拍他的肩头说：“待会儿你们填饱了肚子，我再跟你说吧！”

五

鬼子和伪军像疯狗一样，在八路军的根据地瞎碰乱撞。咱们八路军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了他们的心腹地带，接连拔掉了他们好几个据点。鬼子的联队长慌了爪了，不敢继续在根据地“扫荡”了，下令所属部队赶快撤回据点。八路军和武工队当然不能饶过这伙强盗，经常打伏击，布地雷阵，到处拦袭鬼子和伪军。

天蒙蒙亮，赵团长带着二营顺着小路向平度城方向急步前进。他们要在天亮之前，到达离平度城不远的张庄子。

孙大兴心里纳闷儿：“现在敌人往回跑，为什么我们也往敌人的城边靠呢？”他问走在他身旁的魏参谋：“怎么咱们也跟着鬼子跑呢？”

魏参谋说：“这叫作‘上树摸老鸹’，拿稳的。”

孙大兴还是不大明白：“这样做不是有意跟鬼子碰上吗？”

魏参谋笑笑，把一个指头放在孙大兴的眉毛上，问道：“你能看到我的手指头吗？越是敌人的眼皮上，敌人越看不见。”他又用手指在孙大兴眼皮上按了一下，说：“敌人看不见咱们，咱们却出其不意，一下子捣了敌人的眼窝。”

孙大兴“咯咯”笑起来：“这一手真绝呵！”

魏参谋拍拍孙大兴的头说：“好好学着点儿，打仗这门学问，丰富着哪！”

孙大兴问：“这回要打谁？”

魏参谋说：“要是说出来打谁，你就更来劲儿了。”

“谁？”

“打王子舟，伪县大队。”

“王子舟！”孙大兴一听这个名字，气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父亲孙连长就是和伪军王子舟的部队作战时牺牲的。孙大兴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攥紧拳头说，“这回我一定要参加斗争！”

魏参谋摇摇头：“你还没有到能打仗的时候呢！”

“为什么？”孙大兴不服气地嚷起来。

魏参谋说：“你连枪都没有，怎么能打仗。”

“枪？”孙大兴鼓起腮帮子，眼珠转了转，“我去找团长，要求给我发一支枪。”

团长就走在后面不远处，大兴说的话，他都听到了。孙大兴走到他跟前，敬了个礼，没头没脑地说：“团长，请求您给我发一支枪。”

“为什么？”团长只装作不知道，仍然大步向前走。

孙大兴紧紧挨着团长走，一边说：“我要参加这次战斗。”

团长放慢了脚步：“谁告诉你要打仗？”

“魏参谋说的。”

团长“哼”了一声：“真是小广播！我不知道要打仗，也没有枪发给你。”

孙大兴碰了钉子，心里憋得难受。他翻眼看看团长，团长却不看他。

“光说给我报仇，可到了真要报仇的时候，又不让我上……”孙大兴小声嘟囔着。

团长脸上很严厉，其实他很疼爱大兴。这次战斗是一次奇袭，团长想：大兴报仇心切，又缺乏作战经验，说不定会出危险。他听到大兴嘟囔，觉得又心疼又好笑，便说：“你嘟囔啥，只要把敌人消灭了，谁打还不一样。”

孙大兴听团长说漏了嘴，抓住便问：“你不是说不打仗吗？”

“嘿！你倒会钻空子。”团长的眼睛露出了笑意，“仗以后有你打的，等长大了再打吧。要报仇，日子也长着呢！咱们全国人民的仇，够你报的。”

部队走进一个村子，天快亮了。团长命令派出警戒，让战士们在村子里歇息。跟鬼子打游击，就是这个样子：白天睡觉，夜晚行动。

团部设在一个农民家里。孙大兴住在团长住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他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转着一个念头：打王子舟，打王子舟！爸爸的影子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爸爸一只手举起驳壳枪，昂着头高呼：“同志们，冲啊！”孙大兴仿佛看见爸爸咬断了手榴弹弦，手榴弹像流星一样向敌群里飞去。爸爸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敌人拥上来了，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在他的身旁一堆堆地倒下了。爸爸披着满身火光，最后倒了下去。这时候孙大兴又像看到一个伪军官对着爸爸的遗体狂笑，这个伪军官就是王子舟。

孙大兴想到这里，热血直往上涌，恨不得马上起来，请求团长发给他一支枪。可是隔壁房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团长好像已经睡了。

到了下午，二连长和一班班长来到团指挥所。团长喊孙大兴进去，吩咐他说：“你去喊通讯班长来。”

孙大兴答应着往外走，耳边听得二连长向团长说：“团长，这次运来

的地雷很多，再增加半个班也搬不了呢！”

孙大兴心里一动，他一边走一边想：“对，用地雷炸这些汉奸羔子！有了，我跟着去帮忙搬地雷不好吗？碰巧也许能炸他一家伙！要是团长不准去呢？得，找班长商量商量。”

孙大兴到了通讯班，喊了班长，一起往团长的屋子走去。大兴对班长刘庆林说：“停会儿，团长叫咱们通讯班派人去帮二连搬地雷，你提议让我也去吧。”

班长问：“为什么？”

孙大兴眨了眨眼说：“嗨，咱捞不着打仗，蹲在指挥所干啥。去搬搬地雷，也算是为战斗出点儿力嘛！”

班长心里暗暗夸奖大兴能够为战斗着想，便点头同意了。

到了团长屋里，团长果然向通讯班长说：“你拨出半个班的人来帮助三班搬地雷去。”

班长接受了任务，向团长说：“刚才孙大兴说，他也要去，我看多一个劳动力，总要强些。”

团长一考虑：运地雷，又不是直接参加这次战斗，可以叫他去。便说：“行啊，跟他们一起去吧，搬完了就回来。”

孙大兴满心喜悦，向团长敬了个礼说：“是！”

这天傍黑，战斗打响了。伪军大队长王子舟带着两百多伪军，从青龙山一带往平度城里撤。一小队一小队的伪军，乱哄哄地往前走。他们在八路军根据地里瞎摸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离平度城已经不远了，到了自己的地盘上，他们认为可以放心了。伪军们把从老乡家里抢来的衣服被褥，有的缠在腰里，有的搭在肩上，还有的倒扛着枪，把抢来的老母鸡挂在枪杆上，一个个好不得意。

这一大队伪军踢踢踏踏地走到“两山口”，忽然“轰隆”一声，地雷响了，走在前面的连人带枪飞上天空。“轰！轰！”两面山头上接连扔下了手榴弹，直炸得伪军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王子舟骑着马走在后头，他万万没料到快到家门口了，还会遇到八路军的埋伏，立即命令伪军回击。两旁山上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扔过来，伪军东跑西窜，只顾逃命，谁也不听指挥。王子舟一看伪军乱了营，便向身旁的副官和卫队说：“快往城里冲！”几个家伙打着马拼命向平度城冲去。刚冲进“两山口”，跑在前面的两个就踏上地雷，“轰隆”一声，连人带马全给炸倒了。王子舟掉转马头想往回跑，后面的机枪喷着火舌射了过来。

王子舟真像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随从的副官说：“地雷已经炸

了，往前冲吧，城里马上会来援军的。”王子舟一想也对，两人拍马向前冲去。

“两山口”的地雷已经炸响了，前面的地雷却还没有全部安放好，通讯班的战士们还在抱着地雷往公路上运。孙大兴搬了一个最大的地雷，也一溜儿小跑地往前赶。战士们一听到后面的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都加快脚步，一阵风地向前跑去。孙大兴抱的地雷太重了，他跑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他一转念：“等我把这个地雷送到前面，前面的战斗可能已经结束了。败下来的敌人一定要逃回老巢去的。这个特大号的‘铁西瓜’，干脆就埋在大路上，炸他十个八个也好。”

孙大兴抄近道翻过一个小山包，越过一片荒地，来到了公路边。他刚往公路边一伏，就听见远处有马蹄声顺着大路传过来。孙大兴想：“咱们部队没有马队，准是逃跑的伪军。”他飞快地爬上公路，放下地雷，使出全身力气用石块在路当中挖了一个坑。地雷刚放进去，“嘚嘚”的马蹄声已经快到跟前了。孙大兴赶快把土抹平，一溜烟儿跑到路旁的小沟里，手里拉着地雷引线，两只眼紧紧盯着大路。

在朦胧的夜色中，两匹马越来越近了。等马跑到跟前，孙大兴一咬牙，手一拉，“轰隆”一声响，两匹马、两个人成两对儿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孙大兴兴奋得心好像要跳出胸膛了，两只手也哆嗦起来。他正想爬到公路上去看看炸死的是两个什么家伙，忽然听见枪声停止了，心想：“坏了，部队打完仗就要撤走，我得赶紧追上去。”

孙大兴拔腿就跑，忽然从沟旁的树丛中发出一声喊：“站住！”

孙大兴愣了一下，心想：“糟了，和敌人遭遇了！快跑。”才跑了几步，脚下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扑通”趴倒在地上，背上立即被人按住了。

按住他的人喝问：“什么人？”

孙大兴不理睬，拼命想把那人掀掉。那人又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孙大兴骂道：“狗汉奸！”

这一骂，那人倒松了手，笑了起来：“哈哈……我正纳闷儿这个伪军的个头儿怎么这么小，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啦！”他一边说一边把大兴拉了起来。

孙大兴一听，是一班班长。他连忙站好大声说：“报告班长，我炸倒了两个家伙，两个骑马的。”

“被你炸倒了吗？太好了！”

原来一班班长奉命在这一带伏击逃跑的敌人。他们刚跑到公路边

上，就看见两个骑马的敌军官飞跑过去，却没来得及截住，大家心里正不痛快，没想到这两个家伙倒被大兴给炸倒了。

一班班长跟着大兴来到爆炸的地方，却听见有人在“哎哟，哎哟”地直叫唤。一班班长用手电筒照过去，那个家伙就喊起来：“弟兄们，大队长被炸死啦！快来救命呀！”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战士用枪指着那个受伤的家伙问。

那个家伙才认清站在面前的是八路军，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副官，是副官……”

“这个是谁？”一班班长用手电筒照着倒在他旁边的死尸问。

“他是大队长……王子舟……”

“王子舟！”孙大兴走上前两步，对那个伪军大队长的尸体吐了口唾沫，骂道，“汉奸走狗，你还敢跟人民为敌吗？”

一班班长和两个战士听说炸死的是王子舟，也都高兴极了。这时候，平度城那边移动着一闪一闪的火光。一班班长望了一眼说：“敌人的援军出动了，咱们快追赶团部去。”

六

日本鬼子和伪军到处瞎碰乱撞，碰得鼻青脸肿，不敢随便出来“扫荡”了。他们对八路军更加恨之入骨，企图消灭八路军西海军区主力的心也更加迫切了。

敌人缩到了据点里去，八路军的行动可自由得多了。刘集这一片成了八路军的根据地，连双庙也有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了。

为了配合展开工作，独立三团来到了刘集，派二营驻在双庙。

八路军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生产队。他们住在哪里，就帮助那里的老乡搞生产。正摊上收地瓜的时候，孙大兴、武建华和战士们都在地里帮老乡刨地瓜。他们一边刨，一边听武建华讲他们隐蔽在山洞里的生活。武建华讲到那天晚上，他想扒老乡的地瓜的事。他说：“我当时真不知怎么办好，不扒地瓜吧，伤员没东西吃；扒吧，又违反群众纪律。后来我还是没有扒，决定先回去请示领导。”战士们都说小武这样做很对。

孙大兴一声不响。那天晚上，他随一班班长回来，虽然立了功，却因为擅自离开队伍，又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还是想不通，过了半晌，才突然说：“纪律又不是死东西，在那种情况下，也得灵活点儿才行。要是我呀，就先把地瓜弄回去，以后打跑了鬼子，再向群众说明白，不也一样嘛！先回去请示，很可能出不去了，要是没人送粮食来，那怎么办呢？”

大家一听大兴这么说，有的说：“有理。”有的说：“不对。”就议论开了。

政委也在刨地瓜，他全听到了。休息的时候，政委特地坐在大兴和小武的旁边，对他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吗？”

“好呀！好呀！你快讲吧！”两个孩子都拍起手来，许多战士也围拢过来听。

政委便开始讲：“这个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的时候。那时候红军经过广西瑶族地区，瑶族是少数民族。党中央号召每一个红军，一定要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有一天，红军翻过一座山，这座山上只有三户瑶民。他们听说有队伍要来，全都跑光了。有一家瑶民正在做饭，因为跑得慌忙，饭还留在

锅里。

“红军一队一队地过去了。每个战士都走得又累又饿，可是战士们经过这一家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去掀那锅盖。

“红军的后卫部队也过去了。跑出去的瑶民回到家里，一看屋里连柴草都没人动过一根，那做好的半锅饭也一粒米不少。他们听说过红军好，起先还不信，这时候才知道红军是这么好的队伍。

“这家瑶民盛出饭来正要吃，这时候来了一个红军战士。这个战士因为给另一个部队送信，落在后面，他追赶队伍，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他身上背的米袋还有两斤多米，那是准备以后用的，因为路还远着呢。他一路上，吃的都是野菜。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屋子外面喘息。

“屋子里的瑶民听见外边有人，出来一看，像是个红军，便问：‘是红军吗？’

“‘是的。’战士回答。

“瑶民看这个战士又累又饿，就把他请到屋里，端上一碗刚盛出来的饭，送到战士手里。战士接过饭碗，他是多么想吃啊！可是他向屋子里四下一看，用具、衣物都是破破烂烂的，看得出这家瑶民十分穷苦，就说了声：‘我不饿。’把碗送回给主人。

“‘哎呀，还说不饿呢，你再不吃就走不动了。’瑶民又把饭碗端给战士。这个战士想：‘主人这样真心诚意，不如吃了吧，吃了好有力气去赶部队。’但是又一想，‘我怎么能从这个穷苦的瑶民兄弟嘴里分走这碗饭呢？再说，我们的纪律是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我怎么可以吃这碗饭呢！’他站了起来，坚决地说：‘谢谢你，老乡。我们是红军，红军的纪律是不拿人民的东西的。’

“瑶民说：‘你这不是拿，是我送的啊！纪律，嗯，你看你都饿成什么样子了，还讲……’

“‘不能因为自己的肚子饿了，部队的纪律就不要了。不行！老乡，我们的纪律是自觉遵守的。’这个战士说罢，就告辞走出了屋子。

“瑶民连忙赶了出来，双手抱住了战士说：‘你不吃，我就不放你走！’

“这个战士感动极了，也双手抱住了瑶民兄弟。他想：‘这正是因为走在前边的同志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深深地感动了瑶民兄弟，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瑶民兄弟才这样热爱红军啊！’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都流下了眼泪来。这个战士觉得不吃这碗饭，就会伤了瑶民兄弟的心，于是回到屋里，把饭吃了。临走的时候，

他把自己身上的米袋悄悄地留给了那位瑶民兄弟。

“后来这个战士赶上了部队，可是他身上背的粮食没有了。在过草地的时候，饿得躺下来。那时候我碰上了他，问他：‘你为什么把那些米全给了瑶民兄弟呢？你看你都饿成这样了，怎么办呢？’

“他说：‘饿倒我一个人没有关系，但是不能破坏红军的纪律，玷污了红军的光荣旗帜。’

“当时我身上还有点儿炒面，就和他分着吃了。我扶着他，一起走出了草地。这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战士们沉默着，心里充满了崇敬而又自豪的感情。田野显得那么静，只有微风吹拂着那秋天的稀疏的树叶，发出轻轻的沙沙声。白云滞留在碧蓝的天幕上，似乎也在倾听这动人的故事。

政委向战士们环视了一遍，声音十分有力地说：“严明的纪律是咱们革命队伍的一个特点。纪律受到破坏，咱们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就不可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军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牢固的纪律观念。同志们联系自己的经历想想，一定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政委讲的故事和说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孙大兴。他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好几次借口“灵活”执行，而破坏了纪律。像烧粮那一次，差点儿闯出大祸；这次没有请示领导就去埋地雷，虽然碰巧炸中了王子舟，但是很可能遭遇上敌人，也很可能部队撤走了，自己断了联系，那时候可如何是好……孙大兴想得出了一阵冷汗，听见小武问政委：“后来那个战士呢？”

“我们一起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都到达了陕北。”

“现在他在哪里？”孙大兴急忙接口问。

“就在咱们团里。”

“在咱们团里！”

战士们感到意外地惊喜，同声问：“是谁？”

“就是咱们的团长。”

“啊，团长……”

那位可敬的战士就是自己热爱的团长。战士们的心情是惊讶、快乐、感动、自豪交织在一起，简直兴奋极了。

这时候，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地头上走过。这个孩子穿着一件破夹袄、一条旧单裤，弓着腰，把头埋在胸前，好像怕让人看见。孙大兴觉得有点儿眼熟，就问：“小武，你看那是谁？”

“咦，那不是田家林吗，他打哪儿来的？”武建华感到有点儿惊异。

“小武，他是谁？”政委看田家林的样子鬼鬼祟祟的，又问了一声。

“是被咱们打死的伪军保长田瘸子的儿子，也是个小坏蛋！”

“他现在要干什么？”

“不知道。”

“街上忽然来了这么个人，你们俩要注意了解他一下。”政委向大兴和小武严肃地吩咐。

田家林知道地里的人在注意他，急忙向街里走去。

孙大兴和武建华马上站起来，跟在田家林后边。这小保长滑得像一只滚过油的耗子，钻进街里，就再也找不到了。孙大兴和武建华回来向政委做了汇报，政委考虑了一会儿，下令各营提高警惕，做好战斗部署。

七

原来田家林从家里逃了出来，就进城里找到了他三叔田三斜子的狐朋狗党，当起小狗腿子来了。鬼子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八路军西海军区的主力，就派田家林到双庙一带来侦察。当天晚上，田家林跑回平度城，向鬼子报告刘集和双庙驻有八路军。鬼子连夜调集了三百多鬼子和伪军，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分成两路，直扑双庙和刘集。

在山头上瞭望的民兵发现了鬼子的队伍，立即把山头上的柴堆点着，这是发现了敌人的联络信号。接着附近几个山头上的柴堆也点起来了。

团长得到了报告，决定暂时把部队向山里撤。魏参谋急忙出去传达命令。团长向外边喊了声：“孙大兴。”

“有。”孙大兴已经养成了一个本事，不管睡得多熟，只要团长一声喊，他在梦里也能答应。喊声刚落，孙大兴就揉着眼睛，走进了屋子。

团长吩咐孙大兴说：“你跑步到双庙，叫二营掩护区里的人员和老乡尽快向山里撤。”

“是。”孙大兴紧了紧裤腰带，就向外跑。

“大兴，”团长说，“你回来就直接上后龙湾。”

“是。”孙大兴口里答应着，脚已经跨出门外了。

刘集距离双庙有六七里路。孙大兴才跑到半路，天已经亮了。他跑着跑着，隐约地听见前面响起了地雷的爆炸声和断断续续的枪声，看来二营已经跟鬼子接上火了。一路上，许多老乡背着衣物，牵着牲口，扶老携幼地向山里跑去。

二营长在双庙也得到了民兵的报告，他立即命令部队掩护群众撤退。没料到鬼子来得异常迅速，老乡还没撤完，双庙便被鬼子包围了。为了掩护老乡，二营不得不和鬼子打了起来。

鬼子的联队长中村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他下令包围了双庙，并不马上打进去，而是从四面逐渐缩小包围圈，准备等到天大亮的时候才和包围刘集的军队同时发动总攻，来个“双管齐下”，一举歼灭两地的八路军。

二营长想趁鬼子立脚未稳，打开一条路，掩护老乡冲出去。三连长带着两个排冲锋，敌人被压得向两侧退了下去，战士们刚要掩护老乡们

向外冲，缺口却被守在第二线的敌人用机枪扫射封住了。二营长命令各排加强工事，坚守到天黑再突围，并通知战士千万要爱惜子弹。一切布置停当，鬼子的机枪忽然激烈地响起来。二营长在工事里向外一望，只见一个矮小的战士冒着弹雨，趁着烟雾向村子里箭也似的跑来。二营长命令卧在他身旁的机枪手快开枪掩护，“哒哒哒……”一梭子弹发射出去，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孙大兴弯着腰，纵身跳进了交通壕，他张着嘴直喘气，什么也说不出来。

二营长扶着孙大兴，来到临时指挥所，递给他一碗水。

孙大兴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地喝完了水，抹了一下嘴说：“团长叫二营赶快掩护这里的同志和老乡向山里撤！”

二营长摇了摇头说：“老乡才撤走了一部分，敌人已经把村子包围了！我正要派人去向团长报告。”

“二营长，不用派别人了。”孙大兴连忙站起来说，“团长命令我立刻回去呢！”

“你？”二营长说，“你留在这里，等晚上跟部队一起突围。团部现在在哪儿？”

孙大兴说：“团长命令直接去后龙湾。”

二营长低头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向外面喊了一声：“胡青山。”

“有。”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战士答应着走进来了。

二营长看了看进来的胡青山，听听外面的枪声，考虑了一下，把写好的纸条撕掉了，站起来说：“这样吧，你突围出去，到后龙湾口头向团长报告：双庙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了。如果部队掩护老乡白天冲出去，一定会有很大的伤亡。我们考虑村子的地势利于防守，所以决定坚持到天黑以后再突围。要求团里派一营兵力来接应，从背后给敌人施加一些压力。突围的时间是晚上八点整。表面上向西门突，实际上要从北面冲出去。你记清楚了吗？”

胡青山回答：“记清楚了。”

“重复一遍，什么时候突围？从哪个方向？”

“晚上八点整开始突围，表面上向西门突，实际上从北面冲出去。”

“好，出发吧。出西门，翻龙头山，直奔后龙湾。这条路你熟吗？”

“走过两回。”

“好，去吧。”

胡青山转身要走，孙大兴连忙说：“等一等，报告营长，请你让我跟他去。”

二营长看了看孙大兴，说：“你不能去，我已经说过了。”

“报告营长，这条路我熟，哪儿好隐蔽，哪儿有近路，我全知道。我过来的时候，又把敌人外围火力的情况摸清楚了。营长，让我一同去吧！”

二营长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胡青山，你一路上得好好护着大兴。”

孙大兴高兴得双腿一并，立正敬了个礼。二营长看见孙大兴没带武器，叫胡青山给他一颗手榴弹，送他们俩走出了临时指挥所。

胡青山和孙大兴弯着腰，顺着壕沟迅速地跑着。敌人的子弹像刮风似的在头上飞过，他们也不去理会。胡青山跑起来像一匹快马，孙大兴像一只机灵的小鹿，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跑到壕沟的尽头，前面是一块开阔地，胡青山停下来，盘算怎样通过。孙大兴说了声：“冲吧！”没等胡青山点头同意，他就纵身跃出壕沟。子弹在他们头上呼啸，周围的泥土被打得飞迸。胡青山急忙跟上来，把大兴推到一块大岩石后面。就在这时候，孙大兴眼前闪过一串火光，胡青山来不及躲藏，被敌人的枪弹打中了，一头倒在地上。孙大兴急忙去扶他。他挣扎着抬起身来，挥了挥手示意叫大兴快跑。“哒哒哒……”又是一串火光落到胡青山的身上，他躺下去再也不动了。

孙大兴忍着满腔悲痛，看了一眼倒在血泊里的胡青山，便向一块地瓜地爬去。孙大兴的身子小，敌人没有发现他，胡青山被打倒，枪声也就停止了。

孙大兴沿着地瓜沟爬了一阵，听到后面没有枪声了，便弓身站起来，顺着山坡向山头爬去。爬到了半山腰，大兴抬头一看，山头上站着一个日军的岗哨。他想退回来，鬼子已经用枪瞄准了他，大声喝问：“什么的干活？”孙大兴急中生智，连忙举起双手。鬼子看清是个半大的孩子，就不大在意，想下来捉活的。孙大兴乘机跳进身旁的一个坑里，拔出腰里的手榴弹，向鬼子扔去。手榴弹在鬼子脚下爆炸了。孙大兴一见鬼子被炸倒，爬起来飞奔上山头，拾起鬼子的枪，解下鬼子腰间的两个子弹盒。等到身后响起追击的枪声，他已经翻过山脊，冲下山去了。

八

孙大兴怀里抱着一支“三八”式步枪，兴奋地坐在团临时指挥所里。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旁，脸上流露着赞许的笑容。

“很好。”团长听完孙大兴的汇报，站起来说，“你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现在你去休息一下吧！”

孙大兴答应着，挺神气地扛起枪向外走。团长又叫住他说：“大兴，你得的这支枪，拿去交给班长。”

孙大兴惊愕地站住了，十分委屈地说：“团长，这支枪是我得的，还不给我吗？”

“给你？”团长看透了他的心思，温和地说，“这支枪太长，你用不合适。等这一仗打完了，缴到敌人的马枪，一定给你一支，行了吧！”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孙大兴抚摩着手里的枪，不放心地说：“团长，你说话可得算话呀！”

团长哈哈大笑起来，说：“瞧你这个小家伙，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啦！等缴到马枪，我亲手交给你。”

“敬礼！我先谢谢。”孙大兴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跑出去了。

孙大兴在门外一露面，战士们就把他围了起来。一个战士问他：“大兴，你怎么弄到的这支枪？”

孙大兴比画着说：“嗬，我一见有个鬼子站在山头上，就想，跑吧，他准打死我。我得想法骗过他，最好揍倒他。我就举起双手，等他走近来，这家伙真以为我要投降呢，挺得意地瞧着我。我趁他不防备，跳进一个坑里，猛地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就送他见姥姥去了。嘿嘿，”他拍拍挂在腰里的子弹盒，“这样我就捡了个便宜喽！”

战士们哄笑起来，一个说：“大兴，你的心眼儿真不少，往后该叫你孙猴子啦！”

武建华从人缝儿里挤进来，劈面就问：“大兴，你得了一支枪吗？”

“嗯，‘三八’式，大盖子。”孙大兴得意地举起枪，“你看看。”

武建华把枪接过来，拉开枪栓，扣了一下扳机，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住地问：“你怎么得到的？你怎么跑回来的？”

孙大兴把刚才说的重复了一遍。武建华听得津津有味，夸奖大兴说：“你真不简单。”

一个战士拍着武建华的头说：“哎，小武，你也去捞一支吧。”

武建华还没开口，孙大兴就接上去说：“他呀，卫生员老是干后方工作，怎么捞得着枪呢？小武，你等着，以后我再缴一支枪送给你。”

武建华忽然绷起脸，默默地把枪还给了大兴，从人缝儿里钻了出来。他耳边响着大兴的那几句话：“卫生员老是干后方工作，怎么捞得着枪呢？”武建华知道，孙大兴不是奚落自己，但是心里总觉得不痛快、不服气。他想：“我和大兴一般大，为什么他能得到枪，我就不能呢？难道我就不能到火线上去吗？”

战士们说笑了一阵，就散开了。孙大兴的情绪也不那么高了，他看见小武刚才不大高兴，便想：“我又把话说错了。小武以为我小看他了。我又犯了骄傲自大的毛病了吗？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孙大兴想起在山洞中班长王玉成和宋军医说的话，想起在路上牺牲的胡青山，心里越发不安了，就急忙把枪和子弹盒交给了通讯班长，找小武去了。

根据孙大兴的报告，团长、政委还有一营长立即开会研究战斗部署。团长说：“二营长的分析很正确，白天突围显然是不对的。现在敌人没抓住我们，把全部兵力压到二营身上去了。咱们必须分散敌人的兵力，减轻二营的负担，帮助二营摆脱敌人的包围。”

政委说：“咱们放一部分兵力在龙头山上，就可以牵制住敌人不少的兵力。”

团长点点头说：“对。一营长，过一会儿你派一个排到龙头山，把这个任务包下来吧。”一营长点头答应。团长又指着桌上的地图说：“我还有一个打算。你们看，现在咱们已经了解，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约三百人。也就是说，在敌人的大茅村、奎山等据点里，绝不会剩下多少人了。今天晚上，趁二营还把敌人吸引在双庙的时候，咱们派一连秘密地通过封锁线，一下子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两个据点搞掉。这样一来，双庙的敌人必然惊慌失措，要回去援救据点。二营的围就解了。”

政委说：“这个想法我同意，打下敌人的据点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要使双庙的敌人自动撤退，可能比较麻烦。中村这个家伙非常狡猾。他知道据点已经被打烂了，赶回去也是个烂的，他就必然硬打双庙，寻求报复。”

一营长也说：“对，中村这家伙，又狡猾又狠毒。”

团长点点头，接着说：“我同意你们的分析。但是中村一听到据点已经被我们捣毁，即使不去援救，也必然要分出一部分兵力来截击咱们。

二营的负担还是会减轻的。另外，咱们外边还有两个连，可以同时从背后来夹击敌人，使鬼子腹背受敌。”

政委说：“嗯，既然这样，二营约定八点钟突围，这个时间就早了些。”他扳着指头算：“如果一连七点钟出发，通过封锁线到达敌人的据点，至少要到九点多，十点钟才能打响。二营突围，要到十点钟才行。”

一营长忽然说：“叫二营改变计划，不从北门突，从西门突出来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团长望着一营长问道。

“我的意思是把敌人引到老龙谷里。”

“对！”团长的拳头在桌上轻轻一击，“要设法把敌人引到老龙谷里去！”

“老龙谷，”政委点点头说，“这主意好是好，但是敌人在夜间是不敢向老龙谷里钻的。”

团长说：“假如鬼子不进老龙谷，算他们运气好；假如他们钻了进去，就把他们全部埋葬在那里。好！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政委说：“那么，我们要派人和二营重新联系。”

从双庙方向不断地传来枪声，还夹杂着迫击炮的轰击声。团长看看手腕上的表，时针指到了四点。他向政委说：“七点钟以前，一定要和二营联系上。刘庆林现在应该准备出发了。”

政委从地图跟前转过身来点点头说：“把大兴也叫来，让他介绍一下情况吧。”

不一会儿，通讯班长刘庆林带着孙大兴进来了。刘庆林中等个子，是个战斗经验很丰富的战士，所以团长和政委特意选了他。团长叫他们俩坐下，先向刘庆林交代了任务，又向孙大兴说：“大兴，你把通往双庙这条路线上敌人的火力布置的情况，向你的班长介绍一下吧。”

孙大兴眨眨眼说：“好。不过……”

团长说：“不过什么？”

孙大兴站起来说：“团长、政委，让我也去吧！”

团长和政委对看了一眼，一齐问：“你去？”

孙大兴好像怕团长和政委听不清楚，上前一步说：“嗯，我去过一次，敌人的火力，我已经摸清楚了。我跟着班长，保险出不了问题。”

团长和政委都在考虑大兴的请求，班长刘庆林倒先开了口：“团长、政委，不能让大兴去。他年纪小，通过包围圈，危险性也太大……”

“年纪小！危险！”孙大兴不等班长说完，急忙分辩说，“我年纪小，难道就不是一个通讯兵吗？危险性大，我不已经去过一趟了吗？我知道

团长是爱护我，老担心我出事。可是，别的同志不如我熟悉情况，不是比我更容易出事吗？”

团长被深深地感动了。站在眼前的孙大兴脸色红红的，那双明亮的眼睛真诚可爱。团长仿佛看到一只勇敢的小鹰，迎着满天的风暴，振翅欲飞。“金子是在火里炼出来的。”团长这样想着，转过脸去向政委轻轻说了几句话。政委微微地点点头。团长走到大兴面前，将两只有力的手放到大兴的肩上，按了两下，好像是试试他有没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然后严肃地说：“大兴，你的想法很好。敢于征服困难，敢于接受考验，这是我们八路军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还必须记住：战斗越激烈，头脑越要冷静，不能持勇冒险，而要想尽办法保全自己，完成任务。现在，我批准你和刘庆林同志一起去。”

孙大兴的心里洋溢着庄严的感情，眼前的任务显得更加重要了。他向团长和政委敬了个礼，响亮地回答：“我坚决完成任务！”

包围刘集的鬼子扑了空，也集结到双庙来了。上半天，二营打退了鬼子的四次冲锋。敌人的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地向村子里轰击。工事坍塌了，战士们从硝烟和泥土中爬出来，仍然坚守着阵地。最后一次，鬼子攻进了村子，战士们用刺刀把他们赶了出来。鬼子吃了几次苦头，攻势减弱了，但是仍然紧紧地围困着双庙，组织下一次进攻。

一直相持到天傍黑的时候，鬼子还是未能冲进双庙一步。鬼子在村子周围点起了一堆堆的火。看样子，不打下双庙，他们不会撤退。

刘庆林和孙大兴翻过两座小山，到了开阔地带。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地上匍匐着前进，巧妙地绕过了敌人的五个火堆。在绕过第六个火堆的时候，刘庆林看鬼子正围着火堆，坐在那里吃饭，就向后面摆摆手，示意孙大兴跟上，自己先向前面爬过去。孙大兴紧紧跟在后边。

有个鬼子在附近的一个土坡上站岗。他忽然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大声地喊了起来。刘庆林和孙大兴听见鬼子叫喊，更迅速地向前爬去。鬼子看出来是人，就放了一枪。吃饭的鬼子听见枪响，都抓起枪向这边跑来。刘庆林回身投出一颗手榴弹，不等浓烟消散，跃起身来，招呼大兴快跑。他自己急跑几步，跳进一条壕沟。孙大兴正想跟着往下跳，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他的腿，他立即倒了下来。几个鬼子拥过来抓人，刘庆林从壕沟里又扔出一颗手榴弹，炸个正着，几个鬼子都倒下了。他跑回来，一把拉起孙大兴，正要背走。突然飞来几颗子弹，有一颗打中了他的胳膊。刘庆林一咬牙，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孙大兴扭头一看，三面都跑来了鬼子，再不走就脱不得身了。他急忙推着刘庆林说：“别背我啦！快跑！我掩护你。”

刘庆林蹲下身子，想用没受伤的手把大兴往身上拉，坚持说：“快上来，我背你跑。”

孙大兴见鬼子拥到跟前了，急得把刘庆林使劲儿一推，恼怒地说：“班长，你快去完成任务，别管我！快跑呀！”

刘庆林不听他的，硬把孙大兴拉在身上，刚跑出两步，从前面射来几道手电筒光，照在刘庆林脸上。

孙大兴低声惊叫道：“坏了，前面也来了鬼子，班长，咱们俩必须跑走一个，快放下我！”他用力从刘庆林身上挣脱下来，向那几个跑近的鬼子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迎着鬼子爬过去。

刘庆林难过得心如刀绞，但是眼前的情景不允许他再犹豫。他转过身来，接连扔出几个手榴弹，纵身跳进壕沟，直向村子里跑去。

孙大兴见鬼子拥到了跟前，挣扎着站了起来，想拉断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的弦，手却被蜂拥而上的鬼子抓住了。

九

七点半钟，双庙上空升起了红色信号弹，说明二营已经接到了团部的命令。

十点二十分，围攻双庙的鬼子向村里猛攻了一阵，接着便撤走了一部分兵力。原来鬼子联队长中村听到据点被打烂了，立即分兵回去拦击八路军。赵团长得到这个消息，就从指挥所走出来，向双庙的上空看了看，心想："敌人已经接受我们的指挥了。"就向身旁的魏参谋说："放信号弹，通知二营突围。"

两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在鬼子的面前和背后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和连续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鬼子联队长中村正因为大茅村的据点被捣毁了在恼火，忽然听到枪声急如雨点，就狞笑了一下，断定八路军要趁机突围。他仔细一听，枪声集中在双庙的北面，以为二营要从北门突出去，就下命令加强那里的兵力，坚决堵在北门。鬼子的兵力刚调动好，二营却从西门突围出去了。中村万万没料到八路军的行动会这么快，他想把北门的兵力再调回西门，却已经被来接应的八路军紧紧拖住，想甩也甩不掉了。中村这才知道上了当。但是这家伙死不服输，他索性把全部兵力调到北门，要和来接应的八路军拼个死活。

战斗十分激烈，卫生队的人员全到第一线去抢救伤员了。武建华的任务是跟着担架队，在后面运送伤员。可是他一看到伤员送不下来，就跑到前边来了。子弹在他头上呼啸，曳着一道道火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气味。他心里又紧张又高兴，要是能碰到大兴，那该有多好呀，大兴定会说："咦，是小武吗？你怎么也到火线上来了？"

武建华一面前进，一面注意向周围搜索。前面有一个排正在向前推进，武建华也跟了上去。他忽然觉得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伤员，连忙蹲下来问："同志，哪里受伤了？"

"腿上。"伤员回答。

武建华摸摸伤员的腿，湿漉漉的全是血，需要立即送到后面去包扎。他挺挺身子，扶着伤员说："同志，来吧，我背你下去。"

伤员在黑暗中打量了一下武建华，说："不行，你太小了。"

武建华说："谁说不行，你试试看。"他用力拉着伤员的胳膊，脊背往伤员怀里一拱，硬把伤员背到了背上。

伤员呻吟着说："放下我吧，小同志，你背不动呀！"

武建华不由伤员分说，背着就走。伤员的身子确实很重，武建华虽然咬紧了牙关，拼出全身力气，迈步也很艰难，其实与其说背，还不如说拖。

伤员极力把自己的身子往上提，企图减轻一些重量，一路上还不住地对武建华说："放下吧，别把你压坏了，要不你歇息一会儿也好。"

武建华不作声，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前走。他想："我是个卫生员，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看着伤员不管呀！"

忽然一道手电筒光向武建华射过来，接着有人问："那是谁呀？那样背伤员，伤员受得了吗？"

武建华一听是团长，喘着气站住，连忙耸了耸身子，把伤员向上托，无奈他身子矮，伤员的两条腿还是拖在地上。

团长这才看清楚是小武，声音变得柔和了："哦，是小武呀！你怎么跑到前边来了？你背不动，放下吧。"

武建华不服气地说："我能背动。"

团长不听他的，吩咐身旁的一个战士说："刘玉柱，你把这个同志背下去。"

刘玉柱答应一声，走过来从武建华身上接过伤员，背起就跑了。武建华心里很不愿意，却也没有法子。他想："我好不容易上得火线来，碰上的第一件事，就没有办好，多丢人呀！"却听见团长说："小武，你这种工作精神很好。但是想做好工作，不能全靠主观努力呀！这位伤员少说也有六十公斤，你怎么背得动呢？你跟刘玉柱去吧，一路上好好照护伤员，要设法尽快找到一副担架。"

团长的话是鼓励，也有批评。武建华听着，觉得句句入耳，答应一声就走了。

"多可贵的种子。"团长看着武建华的背影，低声说了一句。这时候，从前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营长跑步来到跟前说："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掩护二营全体人员突出包围圈了。"

十

朝阳从地平线升起，放射出金色的光芒。山岭上连片的枫树更红得令人心醉。大泽山像巨人一样，威严地屹立着。从山顶飞起了一只小鹰，傲然地在碧空中盘旋飞翔。

一营和二营会合了，他们把敌人甩在老龙谷外面，并且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假如敌人钻进了老龙谷，他们在谷口把“袋口”一收，敌人就像瓮中之鳖，再也跑不了。

孙大兴一夜都没有回来，团长根据刘庆林的报告，估计这孩子是凶多吉少。他派了好几批战士去寻找大兴，却连尸体也没有找到。“这孩子还活着吗？”团长想，“残酷的敌人怎么会放过这倔强的孩子呢……”

孙大兴还活着。他被抓住以后，鬼子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他的腿上流着血，疼得彻骨。但是他仍旧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天空。天空很明净，几丝白云渐渐淡去了，疏疏朗朗的星星一颗又一颗，在寂寞地眨着眼睛。孙大兴望呀望呀，脖子都发酸了。忽然两颗红色的火珠从双庙的方向升起来。“信号弹！”孙大兴笑了，这是敌人就要覆灭的信号啊！这是八路军要大获全胜的信号啊！他知道刘庆林已经冲出重围，把命令传达到了。孙大兴放了心，闭上了疲倦的眼睛。

两个鬼子兵走来，把孙大兴押到了敌人的临时指挥所里。在熊熊的火光中，孙大兴看见一个胖头肥脑的日本军官，满脸横肉，显得十分凶恶。这正是鬼子的联队长中村。

中村两只凶光闪闪的眼睛把孙大兴盯了好一阵。孙大兴毫不回避，挑战似的瞪大了眼睛向中村逼视着，中村的下巴微微地颤抖了，立即换了一副笑脸问：“小八路，你的，双庙里的跑，什么干活？”

孙大兴不理他，头昂得高高的，心里说：“狗东西，十点钟以前，我一个字也不回答你。”

“说！”中村等了一会儿，见孙大兴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立即又显出狰狞的面目。

孙大兴还是不理他。

中村走过来，提起大马靴，照着孙大兴的肚子狠狠踢了一脚，大喝道：“快快说！”

孙大兴倒在地上，肚肠子扯心地疼。他一甩头，连哼都没哼一声，

挣扎着站了起来。

中村气得浑身发抖，掉转头正要向左右吩咐，一个日本军官跑步来到，附着中村耳朵说了几句话。中村顿时大惊失色，匆匆地走了出去。孙大兴心里明白：“准是大茅村据点被咱们拔掉了。哼！狗东西，你倒了东墙，还要倒西墙哩！”

双庙的二营突围以后，中村弄得两手空空，还白挨了一顿打，又丢了两个据点。到了后半夜，战斗虽然停止了，中村却不敢离开他们的阵地，怕八路军夜间又来袭击。直等到天亮，中村估计八路军真的撤走了，才决定衔尾追击，想要捞回一笔老本儿。但是八路军向哪里去了呢？他却弄不明白。

中村怒气冲冲地背着手转了半天圈子，忽然想起还关着个小八路，命令手下把孙大兴带出来审问。

“小八路，你说，八路军哪里去了？”中村因为时间已很紧迫，决定用硬的手段，迅速解决。

孙大兴看见中村急成这样，心里想：“咱们部队这时候一定埋伏在老龙谷口，等鬼子钻到‘口袋’里去，好捉大鳖哩！我就把他骗到老龙谷里去，正好一网打尽。只是这个鬼子很狡猾，怎么才能骗得他上当呢……”

中村见孙大兴不回答，“哧啦”一声抽出了他腰里的洋刀：“再不说，你的死了的！”

洋刀高高地举到孙大兴的头上，看上去寒光闪闪，一股杀气。

孙大兴立即有了主意，装作胆怯的样子向洋刀瞥了一眼，身子稍微向后一缩，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说……”

中村狞笑着，把洋刀插进刀鞘，说：“好，小孩儿你给皇军带路，抓到了八路，金票大大的有……”

孙大兴一瘸一拐地走在鬼子的队伍前面，两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走在他的两旁。来到老龙谷口，中村见这里地势险恶，传令队伍停下来，自己策马赶到孙大兴跟前，厉声问道：“小孩儿，你的哪里带路？”

孙大兴神色镇静，扬起眉毛说：“八路军怕你们追击，不会走大路，定走这条岔道儿。现在他们顶多就在前边两三里远处。”

中村不再怀疑，还是很凶狠地说：“小八路，你的撒谎，死了死了的！走！”

孙大兴说：“不撒谎。可你也不能骗我。我带你找到了八路，你得放了我呀！”

中村点头晃脑地说：“你的不骗。前边还有多少八路？”

孙大兴说："原来有三百多，后来有一百多去打大茅村了，现在还有一百多。"

中村听孙大兴说的和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就"嗯"了一声，回头向队伍挥了一下手，叫他们快走。

站在崖头上的八路军瞭望哨，看见鬼子向山谷前进，立刻举起手里的红旗，向后崖挥动，通知埋伏在两边山头上的部队。

团长觉得很奇怪，昨天晚上鬼子都不敢向谷里追，怎么今天白天倒自动送上门了呢？不管怎样，抓紧时机打了再说吧。他命令埋伏的部队做好准备，听到号令立刻彻底地消灭敌人。

鬼子和伪军全部进入了山谷，中村便拍马走到高处向四下观察，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前面山头突兀，看不到去路。而自己站立的这块地方，却是个阴森森的狭窄的谷底。原来这老龙谷有几句民谣：

老龙谷，八里长，
四季不见太阳光。
若是有人谷底过，
不喂虎来就喂狼！

一阵凉风吹来，中村不自觉地毛发直竖，心里叫声："不好！"他急忙下令队伍站住，自己骑着马来到孙大兴跟前问道："小孩儿，八路哪里的去了？"

孙大兴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啦！"

中村怒睁怪眼，大吼："撒谎的嘎！"

孙大兴相信咱们的部队已经布置好了，心里想："好！鬼子已经被我引进埋伏圈了，我得趁乱逃跑。"他向四下望了望，看到不远处有一条狭窄的山堑，里面长满了茅草，正好藏身，便大叫一声："八路来啦！"

日军、伪军听说八路来了，全都一愣，慌慌张张地东看西看。孙大兴趁这当儿，一瘸一拐地就往山堑那里跑。中村也正蒙头转向，一见孙大兴要跑，掏出手枪，瞄准孙大兴，"砰"的一声射中了孙大兴的后背。孙大兴立即扑倒在地。中村怕没有打死，又接连射了两枪，才慌忙掉转马头，挥手下令赶快撤出山谷去。

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使劲儿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到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

手榴弹像雨点一样从山头上扔下来，鬼子和伪军争先恐后地逃命。

老龙谷内弹片、石块乱飞乱迸，像山崩地裂一般，打得鬼子和伪军血肉横飞。中村声嘶力竭地指挥人马向后撤退，可是谷口已经被机枪封锁住了，子弹像下冰雹般地向他们扫来，鬼子和伪军成排地倒下来。连中村在内，没有一个逃得了性命。

战斗一结束，团长就从山顶上走下来。他在一个鬼子骑兵的尸体旁边发现地上丢着一支“三八”式马枪，便想起了对孙大兴的诺言，就把那支马枪捡了起来。忽然听见有人惊呼：“团长，你来看！”

团长抬头一看，王玉成站在前面不远处，脸色很难看，眼睛看着脚下。

团长绕过那成堆的尸体。走到那里，只见地上俯卧着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孩子的尸体，背上有着三个明显的枪眼儿，一看就知道这是孙大兴。

王玉成这个坚强的战士，簌簌地直掉眼泪。团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血骤然向上冲，喉咙也哽住了。

沉默了好半晌，团长才蹲了下去，小心地把孙大兴的身子翻过来，用袖子轻轻揩掉他脸上的血，那张熟悉的稚气的脸好像在得意地微笑。团长站起来，沉痛地脱下了军帽。围拢过来的战士们也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大家都明白了：敌人是被孙大兴带进山谷里来的。

团长看着自己手里的马枪，耳边似乎听到了孙大兴那孩子气的声音：“团长，你说话可得算话呀！”

团长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悲痛和仇恨。人群忽然分开，武建华挤了进来。他愣住了，对孙大兴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伏到大兴的身上，“呜呜”地哭起来。

王玉成把武建华扶了起来。武建华忽然看见了团长手里的马枪，抽泣着问道：“团长，这支马枪是给大兴的吗？”

团长沉重地说：“是的。我答应过要亲手送给他。”

武建华抬起头来，激动地请求说：“团长，把这支枪给我吧！”

“给你？”团长看着武建华的脸，仿佛觉得孙大兴也站在自己的跟前。

“团长，你给我这支枪，我会像大兴一样去战斗。”

团长信任地点着头，严肃地把枪递给他。

武建华向团长敬过礼，把枪接过来，看着孙大兴说：“大兴，我一定用这支枪狠狠地打击敌人！”

团长吩咐两个战士，到山头上那棵小松树下，挖一个坑。

山上松涛滚滚。一只雏鹰飞来，栖息在一棵苍劲的青松上。

1961年9月于济南

附录

含泪的微笑

回忆童年，带点儿辛酸；面对今天，又有些欣慰。每当此时，我含笑的眼里便充满了泪。

一 从描仿接近文墨

在徐州东南的一百八十里处，有一座县城叫睢宁县。在睢宁县西南的四十里处，有一个集镇叫大李集。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就降生在这个集镇西头的一所茅屋里。

我们这个家族，和大李集的李姓不同宗，是从远处搬徙来的，族中人不但是贫寒的，而且社会地位也是低贱的。我祖父有三兄弟，家有草房五间，土地四亩，除了种那几亩地以外，祖父还织点儿线带子卖。二祖父在街头补鞋，三祖父则是个杀狗的兼更夫。还有叔祖们，他们有的是剃头的，有的是吹鼓手。这些人的职业，当时称之为“下九流”，据说死后都不能进祖茔，而他们的子弟也是不准进考场，不能科举的。

我父亲少年的时候，便到离大李集十五里的官山镇的一个小杂货店当伙计，直到他结婚后，仍在官山帮工。我从出生到九岁，都是跟我母亲过的（祖父母都已死去）。母亲是个乡下人，她个子不高，但很有力气，家里那几亩地，全靠她来种。

我的家门临着街，每天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妈妈有时指给我看街上上学的学生：

“那是高家的，姓高。”

“那是贾家的，叫小卯。”

“他们家都有钱……”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上学的孩子都是有钱人家的，谁知，我还没进学校，便已开始学写字了。在我六岁那年，爸爸从官山回家来过

年，他指着门上贴的对联告诉我，这是“向阳门第春常在”，这是“积善人家庆有余”。我全然不懂那对联是什么意思，也不认识那十四个字，可是这些字音我全记得了，过后，我还能一句一句地背给爸爸听。爸爸见我记性好，很高兴，便买了两张光连纸，订了一个本子，并亲自给我写了仿影，开始教我学写字。

爸爸名字叫李玉章，小时候念过一年多私塾，在杂货店里又学了点儿数算知识，毛笔字写得虽不算好，却还工整。他给我写了两张仿影，一张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另一张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上下分天地，往来别今古”。从此，我便开始接触文墨了。

一个没上学的孩子，已经在家里学习写字，这在那时的小镇上，也引起邻居们的称羡。我家里没有写字桌子，我是坐在小凳上，伏在吃饭的小方桌上写字的。每逢我写字时，我身旁总要站着几个邻居的孩子，他们瞪着眼，或把手指头咬在嘴里，全痴痴地立在我的桌边，看着我一笔一画地按仿影描摹，既羡慕又感到神秘。有时邻家的孩子顽皮，大人就责备他们说：“你看人家那孩子，才六岁，就能写字，你有什么用……”每当这些时候，我就觉得读书、识字，是被人们看得起的。

二 我的母亲和大姨

过了一年，也就是我七岁的时候，进了小学。学的是“小小猫，跳跳跳，小小狗，叫叫叫”和“大羊大，小羊小，两只羊，跑跑跑”。不论是背书或默写，我都是很轻松的。

但是，我妈妈病了。

因为爸爸长年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过着孤寂的日子。她能吃苦，能劳动。生下我时，还不满月，她就敲开冰，在湾里为我洗尿布。可能是生活条件差、卫生条件差，她积下了病。但她顽强地生活着，家里、地里的活儿，她全干。

我的外祖父住在荆山，离大李集十里路。每逢耕种的季节，他便赶着一头牛到我家来，帮助我们把庄稼种下去。在收割的时候，我爸爸从官山赶回来，和我妈妈一起把庄稼收下来，向一家姓贾的借牲口和场院把粮食打下。而后报答这家姓贾的人家，是我母亲替他们家喂两个月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姓贾的和我同年的孩子，从我母亲的怀里分走了我一半奶，而他的弟弟，也从我母亲身上喝了我弟弟的一半奶汁。

操劳和清苦的生活，使我母亲病倒了。虽然我已懂得体贴母亲，但有时却无意地折磨了她。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要每个学生都统一地做一套制服，用料是灰色的“自由布”，价格是每套两元大洋。我回到家里跟妈妈要钱：“妈，要两块钱，做制服。”

妈妈躺在床上，她不懂为什么要做制服：“做什么制服呀？”

“就是做裤子、褂子，老师叫做的，每人交两块钱，学校给做。”

“俺不做。”

“不做，老师不愿意。”

“没有钱呀……”

我也知道家里穷，没有钱，可是不交钱，老师逼得紧，再说，全班的同学都穿制服，就我一个人不穿，也难看呀，我倚在门上哭了起来。

妈妈也哭了，她发急，要打我，可是躺在床上，无力下来。

听见我们娘儿俩都哭，我大姨过来了——大姨听说我母亲病重，是专门从泗州赶来侍候妹妹的。

“哭什么呀？”大姨扳着我的头。

“做制服，老师叫拿两块钱做制服。”我边哭边说。

“做什么制服呀，这孩子真是的，两块钱……唉！”我妈妈皱着眉。

“你上学去吧，跟先生说，俺不做。”大姨柔声地向我说。

我的头顶着门框，哭着不走。我也委屈呀，怎么就我不做制服呢？我也是个学生呀……

妈妈又气又急，不断地喘息着，要下床来打我。

“快上学去吧，别晚了。”大姨一边催我，一边又把我妈按住，“不做就是了，看你急成这样干什么……”

妈妈向床上一躺，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我看见成串的泪顺着她的脸向耳边流。妈妈呀，我哪知道你的痛苦呢？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穿着整齐的制服吗？可是，你难啊！

大姨一边看看我，一边看看我妈，停了一会儿，她把我拉到院子里，从里边的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递到我面前，小声说：“拿去吧！”

见了钱，我反而迟疑了。我看看大姨的身上，她的褂子和裤子全是补了的，再抬眼看看她的脸，她的前额上布着皱纹，两只眼红红的，因为沙眼，睫毛向内倒着，眼珠不太明亮，眼角上噙着眼泪，可她是那么慈祥。

我摇摇头，不去接那两块钱。

“拿去吧！”大姨又把钱向我面前推了推。

“不！”我想起大姨也不比我们富裕，这钱全靠她织发网换来的，我

把钱拿走了，她用什么买丝线呢？我不想做制服了，但我又怕见老师，便说，“我不做制服了，不上学了。”

“别，别！”大姨把钱塞在我手里，“别再惹你妈生气了，快上学去吧！”大姨一边哄着，一边推着，把我送出大门。

两块银元交给了老师，我做了一套灰色自由布的学生装。

过了几天，我从学校里穿着这身制服回家，到了家门前，却不敢进门。后来是大姨看见我，把我拉进门的。她把我推到妈妈面前，让妈妈看我的新制服。我以为妈妈要打我、骂我的，站在床前怯生生的。妈妈看着我，眼睛亮了亮，没打我，也没骂我，拉起我的手，“呜呜”地哭了。

渐渐地，妈妈的病更重了。她很瘦，两只眼睛枯陷下去，我甚至有点儿怕看她。可是妈妈却更加要看我，每逢放学的时候，她都要我到她床边站一会儿。

一天傍晚，放学回到家里，见我大姨跪在门后，她面前的小方凳上放着一个香炉，香炉里插着一炷香。她见我进门来，忙拉过我，叫我也跪下。我懵懵懂懂地跪下，抬头向墙上看，见墙上贴个红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

“磕头。”大姨向我说。

我磕了个头。

大姨又说：“说，保俺妈妈平安。”

我说：“保俺妈妈平安。”

大姨又叫我磕了个头，她也磕了个头，便拉我起来。

后来，我知道这是大姨求来的什么神，让它保佑我妈妈的。

我大姨比我妈妈大五岁，在我妈妈十岁时，她们的母亲死了，我的外祖父后来又续娶了一个妻子。这位续弦待前房女儿不好，我母亲是在我大姨的照料下长大的，所以姐妹俩感情非常好。

一天晚上，我听院子里有“嘤嘤”的哭声，我走过去看，原来是大姨一个人在那儿啼哭。

“大姨。”我低低地叫了一声。

大姨哭着把我揽在怀里：“你妈怕是不行了，孩子，你妈是个苦命人，受了一辈子苦啊……”

我也哭了，面前呈现出模糊的恐怖。

不久，我父亲回家了，还来了一些人，是来给我母亲办后事的。

一个夏天的夜里，我的妈妈死了，死时只有三十四岁。

妈妈埋葬后，我大姨还在我家，她把我和弟弟的棉衣都拆洗了，又

缝制起来，还给我和弟弟各做了一双鞋。

每到夜晚，我时常听到大姨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嘤嘤”地啼哭。这是一个劳苦的姐姐对一个劳苦妹妹的真诚悼念。她们是我的大姨，是我的母亲。她们都姓戚，但叫什么名字呢？我全不知道。她们死后没有墓碑，但她们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三 王子敬老师

母亲去世的那年，我九岁。因为要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和我六岁的弟弟便来到了官山镇。

官山，是比大李集更小的村镇。这里的人大多以农为生，有些间或做点儿手工业。这个镇有两条街，一条是东街，一条是西街。每十天要逢四次集，一、五两日在西街，三、八两日在东街。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杂货店就开设在东街上。

官山有一所小学校，它是利用一所庙宇改建而成的。大殿以下的四间教室，分别为一、二、三、四年级，大殿里设一个补习班，是上高小课程的。我来到官山，上的是小学第五册。

当上到小学第七册的时候，因日寇侵入，学校停办，学生都失学了。

尽管家境不富裕，可是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学点儿知识，希望把我培养成个能写能算的人。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原来教我们国语的王子敬老师，在他家里设了私塾，我便又进了这所塾馆。

王子敬老师的父亲考过贡生，所以王老师小时候便跟着他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又因为王老师教过“洋学”，所以在他的塾馆里，兼取了新、旧两种教学方法。

他把家里的三间北屋当教室，桌椅是从原来的小学校里搬来的，屋子挤满了，共装了三十多名学生。

三十多名学生，分了三种不同进度的班：一种是启蒙的，读《三字经》《百家姓》；一种是中班，读《论语》，但不开讲；另一种是高班，除了开讲《论语》以外，还要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论语〉精华》等书。我是编在高班里的（这个班共九个人）。

“教不严，师之惰”，王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格、严肃，甚至有些严厉。学生完不成学业，他有三种惩罚的办法：一是打手心，二是扭眼皮，三是罚跪。在这三种惩罚中，同学们最害怕扭眼皮——老师用食

指和拇指捏住学生的眼皮，用力一拧，松开手之后，眼皮上就出现个红印痕，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是因为没学好而“吃了红鸡蛋”。

我们每天的课程大体是这样安排的：早饭前到学馆朗读和背书。早饭后，挨着班由老师讲授新课，低班和中班，由老师领读，领读数遍后，学生能复读了，即算教完。最后是给我们高班讲课。讲完课后，每个学生都写一页大仿。到了下午上学的时候，我们高班的九个人，每人写三百字小楷，每隔一天还要写一篇日记。这之后，就是全体朗读了，三十多个学生，各人念各人的，嗡嗡之声充满屋宇。

王老师的严格要求，使我们对学业谁也不敢疏忽，每天早起晚睡，生怕受到那三种惩罚。王老师打起学生来，毫不留情，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他的儿子叫王秉谟，是中班的学生。一次因为背《论语》背不下来，开始打了五手签，叫他读了后再背。在放学之前，又叫他背，还是背不下来，王老师先是在儿子头上打了两巴掌，提示了两句，儿子还是背不出，他就拿戒尺打儿子的脊背。后来儿子还是背不出，他叫儿子把外面的棉衣脱下，在他的赤背上用戒尺狠打，一戒尺下去，一道红印。王秉谟大哭大叫，最后王老师把书本一扔，叫他儿子赤着背到院子里去跪着读，什么时候会背了，什么时候起来。这一天因为老师打儿子，放学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每个学生都吓得毛骨悚然。

按照科学的教学方法，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这班学生在成年之后，又都很感激这位严师。

当然，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老师逼得太紧了，学生也产生对立情绪，不少学生在下面编着歌谣骂老师，如：

“人之初，狗爬屋，先生打，学生哭。”

“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爷越不念；只要老爷给钱使，你管老爷念不念！”

话虽如此说，不念还是不行的，在念与挨打之间，学生们当然不愿选择挨打。

四 背诵的秘诀

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兴许有一定的道理。由于王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们的读写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我那时十三岁，在高班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读的《论语》虽已开讲，但听了后还是似懂非懂的。与《论语》同时进行的还有《幼学琼林》，所以每天都要死记硬背一段新书。

我很少因为背不出书来而挨打。当时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我脑子好，他们念二十遍还记不住，而我念十遍就会背了。其实，也并不是我的脑子比别人聪明，而是我有些强记的方法。

一个方法是变抽象为形象。那时镇子上每到逢集时便有说大鼓书的，放学后，只要时间能赶上，我总爱跑到书场里去听一段。在听完之后，那书里的人物、人物的行为，以及书里的唱词（鼓书是连说带唱的），我大体上都能记住，有时还模仿说书人的调子哼哼几句。为什么听一遍就能记住了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形象”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象。我们读的书全是文言文，许多字又是生字，语言枯燥，离现实生活又遥远，所以读起来、记起来确实非常难。我接受了听鼓书的启发，在听老师讲课时，主要听他讲“故事”，只要记住是什么“事情”，那些古老的、刻板的内容，也就有些印象了。比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些与日常口语毫不相同的语言，只要能想到一个有学问的老头子去见一个国王，国王向他问话，记起来就比较有依傍了。

另一个方法是借助于听觉。我们那个教室里共有三十多个学生，一旦朗读起来，嗡嗡然相互干扰，有时连读数遍而不知所云。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不再读了，而是集中精力听别人读。别的同学一边读着，我一边强记着，这样听一遍，有时比自己读一遍印象还深。同学们见我不读，以为我在偷闲，所以总感觉我读课文的次数比他们少。有一次学刘禹锡的《陋室铭》，这篇文章很短，我只在老师讲课时认真地看了几遍，尔后全是通过听同学们的朗读而默默记下来的。第二天早上背书时，我匆匆看了一遍之后，便到老师跟前无误地背了出来。这件事曾使我的同学们称奇。

再一个方法是靠抄写和默写。王老师很会教我们节约纸墨，每天写大楷的空行里，他都让我们写上小字。我经常利用这个机会，把当天学的新课文抄写在大楷本上。这样抄过一遍，不但练了书写，熟了生字，也非常有助于对课文的记忆。但抄写并不能证明自己已能熟记课文，要检验它，最好是默写一遍。到了学习的后期，年龄大了些，学习的自觉性和迫切性都比过去加强了。我们共学了《古文观止》中七十多篇文章，对学过的每一篇古文，我都是默写过的。我默写这些文章，有时是在课堂上，而更多的时候是在床上——即在黎明醒来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用手指在肚皮上画过的。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我在这段学习时间里，在那雄鸡报晓的时候，也是立过一点儿志的。

由于我背书比较得方法，再加上确实也用过些功，所以我的背诵在全班是数得着的。头一年，我们这个班共读了《上论》《下论》《中庸》《大学》《幼学琼林》（一、二册），还学了一本《常用尺牍》，在年终“包本”的时候，我把七本书捧在老师的案头，老师指到哪里，我能背到哪里。由于我能背诵如流，连十分严厉的王老师也是以笑脸相赞许的。

事后看来，那时的背诵还是属于不大理解的死记硬背。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很起作用。当我后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再重新学习这些文章，便方便得多了。记得我在一期教师训练班上课时，由于我在课堂上朗朗地成篇成段地背诵一些古文，使得那些未来的教师们也都十分称羡。

五 写日记的秘诀

虽然我们读的是私塾，但也按星期安排课程。每星期五的下午，是我们的作文课。同学们大都怕作文，每到星期五，不少人都说“愁人鬼来了”。我不大害怕作文，因为作文是老师出题目，只要有题目，我就可以根据老师的意图较顺利地写出来。我害怕的倒是每隔一天的日记，因为日记是要自己选题目的。我们生活在乡下的小孩子，接触事物非常非常少，哪有什么东西供自己记呢？所以我在写日记时，发生过不少笑话。

乡下流行着一首儿歌：“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呀。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只怕爹爹，娶后娘呀。娶了后娘，三年半呀；生个弟弟，比我强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根据这首儿歌，我编过一篇日记，说邻居有个男人，妻子死了，又续娶了个老婆，虐待前房生下的孩子。这样的日记，居然也能让王先生打个“良”字。

但也有写得使王老师啼笑皆非的。那是一首民谣：“乡下人，去赶集，拿着木瓜当黄梨，咬一口，酸唧唧，拿回家哄他小二姨。”我又根据这个民谣编了一篇日记，说在逢集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乡下人，买了一个木瓜当黄梨吃了，一口咬下去之后，原来是个酸的，他又舍不得丢，就拿回家哄他二姨去了。王老师在批改这篇日记时，把我叫到他跟前，问我：“这是你在街上看到的吗？”

我说：“是的。”

“伸出手来！”王老师对我也不客气了。

我只好伸出手。

“啪啪”在我手心打了五板，王老师反而笑了：“真能说瞎话，乡下人

不认识木瓜和梨吗？”老师这一笑，我也忍不住了，但我不敢看老师，只好把头低下。王老师在这篇日记后边批了两个大字——笑话。

有时也有例外。一次写日记，确实没东西写了，一下子想起一张年画来，那画上画了一个小猪救母猪的事。画面共有四幅：第一幅是小猪吃着老母猪的奶；第二幅是老母猪被屠人绑走了，小猪在后边嚎叫；第三幅是屠人把刀放在老母猪身旁，屠人离开；第四幅是小猪偷偷把屠刀衔走，屠人走回而受了感动。这本来是个无稽的编造，我又大着胆子把它搬到日记里，说我看到一只猪衔走了杀老母猪的屠刀，而后又加以发挥，说猪尚知救母，而世上有些不孝之人，连这小猪也不如。谁知这篇日记却获得王老师的好评，他写了很长一段评语，说我能触景生情，可为不孝者戒。

就是上面那些写法，还是解决不了题目与内容困乏的问题。后来我得了个写日记的秘诀：就是把读过书上的某一句话，发挥成一篇短文，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可以分别写成三篇日记。再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都可以敷衍成一篇短文。这样的题目，书上到处皆是，写起来也无多大困难，一般的写法都是：“今日阅读……其中言道……诚哉斯言也……吾人……可不勉之……”这样，虽把写的题目和内容解决了，但全做成了空对空的八股调儿，已没有什么生气了。可是王老师很喜欢这种日记，他甚至说：“你要是生在清朝，能考上童生的。”大概那些日记里已能替圣人立说了。

六 学馆的墙上留有我的作文

私塾读了两年多，已读了十多种古书。书读得多了，知识的领域也宽广了些，作文时便能比猫画虎，敷衍成篇。有三次作文，使我在塾馆里给师生们留下了印象：

一次是《论交友》。在这篇作文里，我从“泛爱众，而亲仁”谈起，引申到“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最后用“入苍则苍，入黄则黄，古人见染丝而叹”收尾。通篇可以说是借用别人的话，但它颇受到王老师的称赞，他让我在全体学生中朗读了这篇作文，并要我把它誊抄出来，贴在学馆的墙上作为展览。

另一次作文题目是《龙山游记》。在官山北边约五里处有一座龙头山，山形望去像个龙头。山西南有一条白马河，河边有些垂柳。虽不能

说山明水秀，倒也是一方山水。春天，老师组织学生春游，回来后让我们以此为题写篇作文。在这前不久，我们这个班刚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从“环滁皆山也”开始，到“庐陵欧阳修也”结束，在各句尾处共用了二十一个“也”字。在写《龙山游记》时，我便对这篇文章努力地模仿起来：开头便写“官北龙山也，其西南有河，奔流如带，望之怡然而悦目者，白马也……”其后以同学们到山前河边游览为内容，似通非通地模仿起来，全文的句尾也共用了二十一个“也”字，结尾处写的是“游能同其乐，归能著以文者，学子也。学子为谁，官山李心田也”，俨然一副《醉翁亭记》的调子。写完之后，我不禁拍手笑了起来，开始不敢交给老师，后来硬着头皮交上去了。谁知引起王老师的极大兴趣，他又为我改了许多地方，由他在全体学生中朗诵起来，而且是一边念一边赞赏。这一下子使我的名声传到学馆以外，回到家里连我父亲都要看我这篇作文。当然，这一篇也誊抄下来，作为展览品了。

还有一篇是《蜂与蝶》。如果说上面谈的两篇是以模仿为主，那么这一篇就算是有感而发的作文了。文章是由春天写起，由百草回生、百花开放，写到花间的蜂与蝶，一个是只知嬉游，而另一个则辛勤地采花酿蜜。到了秋冬之后，一味贪玩的蝴蝶便冻馁而死了，可是蜜蜂则安居在蜂房里，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在做了这番记述之后，笔锋转到青年学子的学习上来：有的学生像蝴蝶，只知嬉戏，轻掷光阴，而老大时，一事无成，徒唤奈何！另一种学生，像蜜蜂那样，辛勤地在书之花中采蜜，积累起知识，砥砺其心志，最后用他的知识之蜜，报效国人。这篇文章交上去之后，王老师把它和其他几个同学的作文一起，请一位叫李化鹏的先生批阅。李先生过去在小学里教四年级的国语，也是个有点儿家学的人，他的儿子李宗曦和我是同班，比我大一岁，也写了这篇《蜂与蝶》。哪知这次批阅，却给李宗曦同学带来一顿打。李老师在我的作文上圈了许多红圈，批语中除说了意义深远、词句通顺外，最后一句是“童年有此，俾有后望焉”。可是他儿子的作文却使他很恼火，他叫儿子把我的作文读过一遍，然后又责问他怎么写得那么平淡无味，最后生起气来把他儿子打了一顿。我为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李宗曦。而王子敬老师，似乎因我的作文得到李先生的好评而骄傲。后来，我这篇作文不但誊抄展览了，而且作为一篇模范式的文章，在我以下几期的学生中阅读。

一九七六年，我弟弟来我家时，还向我的两个孩子说：“你爸爸有几篇作文，贴在我们学校的墙上展览，到他离学校一年多还一直贴在那里，我们后来的学生都抄了读的。”

七 课外读物

在偏僻的小村镇里，我们除了在学馆里读一些古书外，课外读物是非常少的。有时从别人家里找来《三省庄招亲》《珍珠塔》之类的唱本看看，也看过《三侠剑》之类的侠义小说。但这些东西对我都没什么影响。对我有些教益的，倒是《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

我父亲幼年读书不多，但他能看懂不少的书。他特别爱读《红楼梦》，我听他和人家谈过《红楼梦》《红楼复梦》《金陵十二钗》《石头记》等名目，但是他看这些书全是借的，而且也不让我看，他看完就送还人家了。有一次他在大李集买了一部《三国演义》（上、下共八册），他不但自己看，而且也让我看。另外，在一个货架的一端还放有一本《聊斋志异》和一本线装的《今古奇观》，当我能粗略地看懂这些书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我反复阅读的课外读物。

我家对门有个小酒铺，店主人叫王敦义，排行老三，人们都喊他王三。这个人爱看闲书，认识、不认识的字，都顺大流猜着读，所以常读出不少白字，如“马前泼水”，他读“马前发水”；“破绽”，他读“破定”；“炊烟”，他读“砍烟”等。别人给他纠正了，他还不大虚心，别人就把他念的白字当作他的外号，有人喊他“王发水”，有人叫他“王破定”，他也不计较，常说：“中国字不识念半边。”别看有许多字不认识，但并不影响他看书。他也看《三国演义》，并且经常对着我讲，比如什么“孟德献刀”啦、“周瑜打黄盖”啦、“逼走华容道”啦。每当他讲的与书本上不符的时候，我常常能当场为他更正，这使他很惊异，他问我：“你也能看懂《三国演义》吗？”我说：“能。”他感叹之余，便和我成了闲谈《三国演义》的忘年之友。那时夏天，我们多搬个小床到街心乘凉，此时他便凑过来和我谈《三国演义》。我们俩似乎是相互补充的，他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我认识的字似乎比他多一些。

因为读了些古文，看《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已不感到很艰深了，对这两部书，我当时更愿看《今古奇观》，因为那上面的故事性强，文字也更浅近些。其中有几篇我不但反复读过，而且篇中的诗文我还抄下来背，如《王姣鸾百年长恨》中的“长恨歌”，以及王姣鸾和周廷章来往书信中的诗，我都会背诵的。再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我也全能熟记。今天看来，十四岁的孩子读这类书也许并不恰当，但那时只有这些书看，而我看书又是娱乐和求知同时进行的。

幼年时读了这些书，与我后来接近文学并从事创作，可能有些因

缘。因为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生动曲折的情节，不只给了我美的享受，而且也诱发了我的想象力，很可能，创作的欲望在那时已经萌动了。

那时，我还阅读了很少的白话文学作品。有一次王子敬老师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一篇白话散文，他很欣赏，便叫我们抄下来读。那题目是《秋夜》，作者我忘记了，文章开头两句是："夜，软绵绵地笼罩着整个大地，全球像披上了睡衣一般，沉沉地睡去。"中间引了两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最后用"月光如水，洗清我心内的辛酸"。常读古文，一旦接触这样的白话文，觉得十分清新，很快我就把它背会了。到现在已三十多年了，我大体上还能记起这篇散文的头尾。

八 告别童年

除了在学馆学习以外，我像其他的农家孩子一样，要参加一些农事劳动。在官山，我们家是和我姑母家住在一起的。姑母家有一头毛驴，春、夏、秋要以青草为饲料。所以在课余之暇，我经常到山上去为驴子割些青草，还要帮助铡草、淘草。有一年秋天发大水，成熟了的高粱被大风吹折，倒伏在齐膝深的水里。为帮助姑母家抢收这些高粱，我和短工一起，从水中把高粱头一捆捆地扛到干地上。由于参加这些艰苦的劳动，使我从小便知粮食来之不易，知道农民生活的艰苦。

大概是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同时也朦胧地知道民族的危亡，所以在我年幼的心灵里滋长着爱国爱民的感情，总希望自己的国家不受外国人的侵略，希望人民能有个温饱安宁的生活。但是，希望是不清晰的、不具体的，怎样才能达到这些希望呢？自己连个奋斗的目标都没有。

官山，是一座不太高的山，有时我一个人默默地走上山头，四下里眺望着，心底总是泛起一丝丝悲哀。是哀个人的遭遇吗？是哀人民的苦难吗？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恐怕还不会想得这么多吧？但心底确实是悲哀的、郁郁不欢的。这兴许是一种想要追求，而找不到目标的迷茫的怅惘吧！

是我成熟得太早了吗？是我感情上另有什么负担吗？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又续娶了。继母待我并不坏，可是我在感情上与她总有些隔阂，我喊她"娘"，但声音不自然，甚至吐字都不甚清。她也是个穷家女子，对我怯生生的，生怕对我照顾不周而引起非议。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晚了，继母对我说："锅里有面条，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面

条，可是所剩已经不多了，我没吃饱，便把碗用力一扔，倒在床上哭起来了。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继母骂了，继母挺难过的，又专门为我做了面条。可是我怎么也不起来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面条还放在锅里，谁也不愿意动它。全家人都为这件事不愉快。这件事怨谁呢？以后我每思及此事，心头就荡起微波。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发表在《文艺学习》上的一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情。

总之，我虽然有着好的学习成绩，但过得并不愉快。我像一只已具羽翼的鸟，想要飞出窝去。我亟欲离开官山，想找一个新天地，想有点儿作为。

但是，目标是不明确的，因为我的视野太小了。

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住大李集的时候，有一个邻人叫李敦敖，他在徐州一家南货栈当职员。从徐州回大李集时，他骑的自行车坏了，晚上就宿在官山我们的家中。我父亲招待他吃饭，期间就谈到我的出路问题。他听说我能写能算，慨然答应在徐州给我找一个学徒的位置。父亲对此很高兴，而我却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并不满足于当个商人。事情就这么定了，两个月后，李敦敖从徐州来信，说已经把我安排在一家百货店当学徒了。

我的心情还是有那么一些悲哀。

一九四三年的徐州是日本人占领的。到徐州去，要办一张通行证和一份“良民证”，需要两张照片。一天早晨，我跑到了大李集，找到了照相馆，照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多么可悲呀，为了向日本人证明自己是良民）。照相时，我心情也是怅惘的，照出的那照片也显得郁郁不欢。

要离开家乡了，照完相，我到母亲的坟前磕了个头，默默地哭了一会儿。我坐在坟前的土块上，想象着母亲的容颜：不足一米六的身高，梳着髻，面部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上身穿一件蓝粗布褂子，下身穿一条青布裤子，脚是微缠了的，穿一双圆脸布鞋。一个能吃苦、能劳动的妇女，三十四岁便死了，死后没有墓碑，连她的儿子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离开家乡前，我专门去看王子敬老师。他很动情，擦了好几次泪。我说了些感谢他的话，而这谢意是发自心底的。王老师，谢谢您啦，谢谢您的耳提面命，谢谢您灯下为我批改作文，谢谢您案前为我讲课，谢谢您的鼓励与希望，谢谢您的怒斥，谢谢您的戒尺。可以设想，没有王老师的严教，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临离开家的那天早晨，天不亮时父亲就起来了。他亲自为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有替换的单衣，有继母为我做的一双鞋，父亲又在

我的单衣口袋里装上两张钞票。我走出家门时，继母站在门外，她望着我，想嘱咐两句话，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中含着泪。我说了声："娘，我走了。"喉头也哽塞起来。父亲把我送到了镇子外边，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到了徐州就给家里写信。我"嗯嗯"地答应着，却说不出话，我怕声音里带出哭声来。我提着包裹奔上公路了，当我走得老远再回头时，见父亲还站在那里向我张望着。爸爸，你望什么呢？人们都说"望子成龙"，你心里也想到儿子进入人生的大海之后，会成为一条龙吗？

别了，官山；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苦难的乡亲们！一个乡下少年，离开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从此，结束了我的童年。

原载于《夜间扫街的孩子》，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听自己讲话

人每天都要说话，自己也都能听见。但是，只有说话的感觉，没有听话的感觉。如果把自己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就产生了“听”的意味，便多了一些客观效果。

三月上旬，省广播电台“文学大世界”专栏的刘晓燕同志打电话来，要约个时间采访我。因为我在《时代文学》发的一部中篇小说《老方的秋天》被两家刊物转载了，还有两篇评论，引起一定的反响，想就这个问题，让我谈谈。

隔了数日，晓燕和另一位同志如约来访。话题是从《闪闪的红星》和《两个小八路》谈起的，因为近来放映百部优秀影片，这两部均在其中。一个作者能占百分之二，当然是有些话要说的。

后来就谈我的近作《老方的秋天》，谈近几年的创作情况。晓燕是个很会启发人的节目制作人。她问了我的儿童文学系列，问了我如何占有生活并思索生活，问了我对当前文坛的看法，问了我今后的创作打算，我都一一做了回答。

又过数日，晓燕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三月十五日晚九点半要播我的专访，其中还插播小说《老方的秋天》的片段，整个节目时间为半个小时，请我收听。

我按时听了，也许多年没从广播里听自己讲话了，听着听着竟感动起来。

第一，我听到了乡音。离家五十年了，乡音仍很浓重。过去，我也在广播电台讲过话，听到自己那浓重的乡音时，总觉得有点儿土气。我在话剧团当了多年副团长，最难容忍演员在舞台上说话时带土音，曾交给一位演员一盘录音带，逼着她改掉自己的乡音。可不知为什么，这次听到了乡音，竟想落泪。可能是年纪大了，想起了“乡音未改鬓毛衰”。

第二，感到一点儿欣慰，给孩子们写了六本书。红军时期的《闪闪的红星》，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小八路》，解放战争时期的《跳动的火焰》和《船队按时到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幅自画像》，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屋顶上的蓝星》。读了这个儿童文学系列，便可以看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各个历史阶段跟随父兄前进的足迹。这些读物中的儿童，都是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孩子们读了会学好，不会学

坏。

第三，听到自己还是个知难而进的人。虽然年纪不小了，仍不敢松懈，还在赶队，年年都有新作问世，尤其后来的作品，每每能写出些新意来。

最使我激动的是晓燕和我的一段对话。

她问我：你怎么能了解到那么多生活，又有很新的观念？

我说：我的生活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我的门前就是个市场，这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辛苦劳碌，他们的喜怒哀乐，我都收在眼底；第二，我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像山大、山师的几位教授，社科院的一些研究员，这些人都是善于思考的人，是智者，我们经常接触，在一起思索人生；第三，我每天早晨散步到山下，那里有一群侃友，这些人纵论国事家事，夹叙夹议，无所不谈，使我像读了张晨报，而这些信息，又是一般报纸所没有的。

我说：有了这么多东西，完全够我写的了。我一直生活在老百姓当中，我要排队买煤，知道煤又涨到了四十元一吨。听那些和我一起排队的人说谁涨了工资，谁单位发不出工资了，便知道人民是怎么活着。

她问我：你最近写了些什么，还有什么打算？

我说：前不久写了部约八万字的小说《银后》，是写一位女影星生活的，她往日是银幕皇后，今日是银元皇后。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写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小说，写出自己的雅俗共赏的畅销书。香港的梁凤仪，一边做生意，一边写小说，一个月能写多少万字，而有些书拿到大陆来出版，还很畅销。你说，这不是欺大陆无人吗？我相信我的写作能力不会比梁凤仪低，我比她了解大陆生活，我能写出比她更好的书。我们为什么老仰着脸看香港、台湾和外国人呢？作家也要自强，要走到别人的前边去，你不能老随在别人的后面。在人身后，只能看人的屁股。你跑到他前边去，转过脸来，才能和人家对话。

我说：写这样的小说，是想拓出一条路来，把《银后》的下半部写完，我还要回到我真正的文学位子上去。趁我还能写，还写得好的时候，我将写一本很深沉、很痛苦的书。

我听见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说了心里的话。

1994年3月20日

我的大学

一九五○年九月，我手里拿着两张入学通知书，一张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一张是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的。上河南大学要自己拿一部分钱，上军大，管吃管住还管分配工作。我当时很需要找个吃饭的地方，便选择了军大。

等到入学，到了学校的所在地，才大失所望。我到处找学校的大门，想看一看学校的校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我们这山东分校设在山东省章丘县旧军镇，所用的校舍全是当地资本家和地主的宅院，散散落落，逶迤好几里路。校部设在孟家村，我们这批学生被安置在柴家庄，编号为七大队，下设四个区队，每队四十人，其中一个是女生队。直到发了军装和被褥，我才明白，我这是入伍了。

早知当兵，我是不会来的。那时我二十一岁，有许多梦想，一是想学文学专业，将来当作家；二是想寻求女友，找个人生伴侣。如果上河南大学，这两件事都可能实现。来这里当兵，恐怕就全成泡影了。进了军大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马上离开。这心事又不敢对人讲，所以就闷闷不乐。

给在徐州的朋友写了两封信，讲了自己的苦闷。后来才知道这两封信全没发出，被学校有关部门查留了。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的思想问题被领导知道了。我们的区队长姓姜，曾给许世友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副区队长姓司，是在本校才刚毕业的。他俩就轮番地找我谈话，跟我讲为人民服务，讲投身革命前途光明。

其实那些道理我也会说的，只是心里别扭，干革命，做什么不行，还偏得当兵？

开学典礼那天，我的思想上才有了巨大的变化，有三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第一是我们各队向会场集合的时候，我看见了滚滚的热流。学员们每个人都背着用自己的被子打成的背包，跑步奔向会场，各路纵队像黄龙一样，踏着整齐的脚步，喊着“一二三四”，准时地进入指定方块。

那运动着的队伍，在各队指挥员的指挥下，宛如一台完整的机器，一动百动，一停百停。

这时，我在队列中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制约着我，我必须服从这强大的力量，而不能违背它。我被融进这个集体，必须和它步调一致。队伍到达各指定地点后，就此伏彼起地唱起歌来：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建国的重任，

全靠我们来担承……

这是军大校歌，我们刚刚学会的。在这秋日的广场上，两千多年轻人，伴着晚霞放声高歌，便顿生一种神圣感。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觉得能坐在这里和大家同声高歌，实在是生命的张扬。我像一滴水落进了海洋里，随着那滚滚波涛而汹涌澎湃。因为海洋之大，我的生命也放大了。

第二件使我震动的事，是听了学校政委谷凤鸣在开学典礼上的长篇讲话。

他讲话的题目是“知识分子如何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作用”。他讲了解放军的性质，讲这个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讲这个军队的发展壮大，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进来，这是历史的使命。

他讲话不用讲稿，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生动。可以说，是我长了二十一岁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次演讲。我心服了，觉得解放军里有人才，强将手下无弱兵，和这些人在一起，肯定能使自己丰满起来。这个军政大学，也许就是培养我的好地方。

第三件打动我的事是在典礼大会之后演出的歌剧《赤叶河》，它改编自阮章竞的长诗，歌词好，音乐也好，演员演得更好。我被征服了。

过去，我也看过不少戏，没想到一个学校的剧团能有这么高的演出水平。既然这个剧团有如此高的水平，这个学校还会差吗？

解放军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看来，我来军大，这一步是走对了。

包袱放下了，思想也就轻快了，工作学习也就积极起来。在正式建制的时候，我被指定为三区队八班副班长。这样，我的命运就决定了，我的一生都在军营里度过。

我的第一本书

我学着写文艺作品，始于一九四七年，那时我十八岁，还在商店里当学徒。开始学写新诗，第一首诗的题目是《游子之歌》，开头几行是这样写的：

燕翅上驮来了南方的温暖，

听黄鹂争说春的消息。

笼中的鸟啊，

你的春天在哪里？

显然，这有很重的模仿痕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共积了约二十首短诗，内容多是思念家乡或悲叹自己的命运的。当时，我锁居在一个小商店里，写了诗，不知怎么寄、怎么发表，就用毛边纸订了一个本子，把这些诗全抄在上面，封面上写了个《自赏集》。如果说我的第一本书，应该是这本只有我一个人读的《自赏集》。到了一九五○年参军的时候，我把这个本子带在身边。后来，有沈恒凡、鲁旨逸等同志读过它，在一九五七年“肃反”的时候，我把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毛边纸的手抄集子烧掉了。

一个躲藏在家里自赏的孩子，当然不配算一本书。一九五○年参军的时候，还想写点儿东西；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又动笔写了些短诗和短文，而真正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应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号《文艺学习》上的一篇短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这篇短篇小说的署名是李思。它的发表，对我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编辑同志在按语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作品读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么，此后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有些作品则是在阅读当中就使你不能平静，读完后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这两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不同，探索它们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不过简单地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读过李思的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谁能不认真地思索思索生活呢？当读到父亲义正词严地教诲北岱，母亲想再买一条裤头来安慰北岱那些情节时，谁又能把它轻轻放过呢？那岂是嫉妒的

问题？岂是仅仅少买一条裤头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你就得想，想到无母之儿的隐痛，想到做父母的责任，想到自己……总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这里的形象就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读者的感情被作品里的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激动了。

“这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小说，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作者只不过写了一个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情节比较简单，但是却展现了颇为生动的生活内容，提出了一串令人深思的问题。单纯、凝练与丰富、细致交相辉映，这正是白描的独特之处。大段的人物内心的独白，细致的剖析，有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这样短的篇幅里，不可能允许作者那样尽情地抒发，因此，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事件的进展，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就非常必要了。作者李思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亲、母亲的内心世界是为读者打开了，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到他们灵魂深处极其隐秘的东西的。”

《文艺学习》是青年习作的园地，编者这段话是老师批学生作文的评语。一篇三千字的短篇小说，附上近六百字的按语，这是何等的关切啊！它对我不但有鼓励作用，而且有指导作用，我以后的创作，多是遵循这些指导而孜孜追求的。我曾把这位编辑看作我的启蒙老师。有人告诉我：这段按语是张天翼同志写的。我没能去证实，但我一直是十分感激这位老师的。

但也有可笑和可悲的事。一九六二年，文艺界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出《我的两个孩子》是写“人性论”的，要进行批判。当时在会上把这篇短文印发了，但这篇短文未引起与会者的愤怒，没批起来，我幸免此灾。

我问世的处女作，是《我的两个孩子》，但这只是一篇短篇小说，还不是一本“书”。

我的真正的第一本书，要算一九六一年写成的中篇小说《两个小八路》。这本书的写成，是有其发展过程的：一九五七年，我写了一个独幕话剧《小鹰》，寄给当时山东省的文学月刊《前哨》，编我这个独幕剧的是苏耕夫同志。他在与我商定这篇稿子时，报纸上已点名他为“党内大右派”了。不久，独幕剧《小鹰》在刊物上发表，接着山东人民出版社又把它出了单行本。到了一九五八年，文艺创作要“放卫星、夺高产”，我们单位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放一颗卫星”——写个电影剧本。当时我也是热情很高的，请了一个月的假，以《小鹰》为基础，又扩充了很多材料，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小八路》。之后，这个剧本由军区文化部送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过了一段时间，转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记得

是由崔久慧同志看的。她肯定了这个剧本，推荐给第五创作集体，由导演黄野同志接受这个本子。一九六○年夏天，编辑陈明华同志写信给我，要我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这个剧本。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待了半个多月，定了稿后，剧本在《电影文学》上发表了。

因为写电影剧本，我搜集了很多有关资料，电影剧本没用完，还想写点儿别的东西。我便把它连同我的想法一起寄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组。不久，他们回信约我写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儿童中篇小说。这时，我一面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来写这部中篇小说。那时刚刚三十岁，年轻力壮，很有拼劲儿。每到星期天，买上一斤点心，便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连吃饭也不出屋，一写就是十多个小时。就这么每逢星期天加个班，再利用些晚上，苦写了三个多月，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完成了初稿。稿子寄出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请我到北京去修改。领导给了我半个月假，我到了北京，住在出版社院内。负责我这本书的编辑是李小文同志，她除了在创作上给我些具体帮助外，在生活上也给了我许多照顾。过了半个月，正值国庆节时，这部中篇小说就定稿了。李小文同志说：“《小八路》不大有特色，这部书里主要写了孙大兴和武建华两个小鬼，就叫《两个小八路》吧！”后来，请刘永凯同志做了插图，我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便和读者见面了。

苦读十年

《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给我来了封信，让我谈谈是怎样学习语文和学习写作的。写作，是个复杂的事，我一下说不清楚，而学习，也是很广泛的活动。这里只谈谈我是怎样把一些记问之学加以系统化的。为了能谈得切实一点儿，先说一下我的简历：我幼时家贫，在农村读完初小之后，又读了两年私塾，就到城里当学徒了。一九五○年参军，一九五一年到部队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员，直至一九六一年。十年中，我教过初中、高中，后来还兼过两门大学班的课程（“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艺理论”）。真所谓“水涨船高”，我一边学，一边教；一边教，又必须加倍地学。就这样，促使我系统地读了一些书。

开始教学的时候，因工作需要，我读了一些语文专业书籍，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等。后来总感觉知识不系统，根基不扎实，工作中常常捉襟见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学习的空气是很浓的，于是我下决心，通过文学史的学习，系统地自修中国文学。我的办法是把“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陆侃如、冯沅君的，容肇祖的对照起来）和“中国通史”同时并学。先读某一时期（某一朝代）的历史，再学文学史。除书中举例的作品外，再在我们学校资料室找专著读，从《诗经》，到明清小说，凡是资料室能找到的，我都读了，因为在私塾里读过《论语》《孟子》《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等书，学古籍，并不太难。当时感到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学习的时间，二是知识的巩固。因为要读的书很多，又要坚持正常工作，我的学习时间，全是靠自己挤出来的。记得那些年，星期天我很少休息过。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别的同志睡了，我却躲在资料室里，读一个半小时的书，再打一会儿瞌睡，下午就上班了。关于知识的消化和巩固，我用的是笨办法和苦办法，即熟读和强记。在读私塾的时候，有个背书的要求，背不出书来，老师要打手心，所以我对背书是很习惯的。这种背诵的办法，对于学习诗、词，尤为有用。譬如李后主、李清照、岳飞的词作，数量并不太多，他们一个人的作品，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全记下来，无非是读几遍，抄一遍，默诵两遍，再默写一遍，大体上就可以记得了（虽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总是有印象的）。对于那些作品数量多的作家，想背诵他们全部作品是不可能的

（如只研究一两家，也不是不可），那只有选取其代表作加以熟记了。这种熟读、强记的办法，对于年长的人或许不太适用，但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少年）确是可取的。记得一九五九年，我在“教师进修班”上讲“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艺理论”时，同志们都为我能当堂背诵许多作品而称羡。

学习中国近代文学，我也是和“中国近代史”同时并学的。学近代作品，看起来似乎容易，其实并不容易。第一，是作家多了，作品的篇幅大了，没有时间读那么多的书；第二，是没有研究近代作家的专著，缺乏参考资料。所以，我的办法，除了了解一般概貌以外，就是系统地读一些名家的作品。读得比较系统的，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赵树理、孙犁、杨朔、艾青和曹禺的作品。读这些人的作品，就不能强记了，只是按照计划，从图书馆里一本本借，一本本读，一本本记点儿笔记。记得“反右”的时候，我的笔记被查，他们发现我的笔记本上记的全是作家的简单小传和他们创作的书目（后来这些笔记全烧了）。这样系统地读一些有成就、有个性的作家的作品，对认识作家、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学成就，以及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是很有益处的。我觉得这些作家，全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学优良传统，又都扩展了创作的领域。尤其这些作家也都是语言大师，读他们的作品，也是给我们上些生动的语文课。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光有文学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语言方面的专业知识，要有分析和鉴赏的能力，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也是不可缺的。一九五九年，因要给“教师进修班”讲“文艺理论”课，我不得不现学现卖，参考了两个大学的教材，编写了一份“讲义”。这样，在文艺理论方面，我又补了一课。

一九六二年以后，我专门从事创作了，写过小说、剧本、电影和诗。除生活给了我创作源泉外，我觉得和我有较系统的基本功也是分不开的。

回顾一下，我的工作促进了我的学习，而不断地学习，才使我有可能做好工作。苦读，是我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而有计划、有目的地长期坚持，又使我的知识不断地加以系统化。

思斋忆事

我十八岁开始写东西。那时我在一家商店当学徒，白天要站在柜台前照应生意，只有晚上上了门板，才在柜台里搭上地铺安顿下身子。另一位学徒很快就入睡了，我却坐在地铺上读点儿什么或写点儿什么。此时，顶棚上有老鼠蹿动，我的心既凄惶又忧闷，曾写过：

暗夜，

守一支秃笔，

有心的血滴落纸上，

怕老鼠偷吃了。

商店订了几份报纸，有天津的《庸报》、上海的《大公报》等，《新闻报》上有连载小说，我读过张恨水的《秦淮世家》、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旧巷斜阳》等。但认真读过并受益良多的是我从大同街口一间书屋租来的几本，有徐纡的《吉卜赛的诱惑》、沈从文的《月下小景》、老舍的《离婚》《赵子曰》、曹禺的《雷雨》《日出》，居然还啃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偷偷看过《〈金瓶梅〉词话》。我是一块饥渴的土地，什么雨水都接受。

一个异乡的少年是站着、躺着读和写的，连做梦都没想过书斋。

一九五○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带的十几本书和手稿就放在我随身的一个竹箱子里。这个竹箱子一直保存到现在。

一九五一年秋，我调到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很长一段时间住集体宿舍，我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几乎堆满了我的床下。

一九五七年，我结婚了，有了一间七平方米的小房，靠北墙放一张双人床，南窗下放一张书桌，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和写作的空间了。这一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儿童小说《我的两个孩子》，第一部儿童话剧《小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学校领导给我两个星期的假要我“放卫星”。就在这小屋里，我用了十天时间写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小八路》。

到了速成中学之后，是我阅读最多、最系统的时期。我们学校有专为教员设置的资料室，储书甚丰。我除了忙于教课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里。夏天，别人午睡了，我一个人钻进资料室，读书、抄书和背书，实在困了，就伏案打个盹儿，下午照样上班。由于我多年的苦读，

以至于我这个没进过大学门的人，在一九六○年，为学校的高教班授两门大学课：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艺理论。七平方米的小屋摆不了书架，我的书架在我的头脑里。我十分钦佩钱锺书、童书业那些老先生，他们把书籍储存在自己头脑里，有时为人解惑，不需翻阅，便可指明事出某书某章某页。我等后辈，相去天渊。这些年，虽没有专用的书房，却写了不少东西，《闪闪的红星》的初稿是一九六一年在这七平方米的小屋里断断续续写出的。

一九六四年，我调到前卫话剧团任专业编剧，住房由七平方米变为十四平方米，而且有一个壁橱。那壁橱便是我放书的地方，上上下下一共三层，连些手稿，塞得满满的。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壁橱里装的全是“封、资、修”，手稿里有“大毒草”，这一橱东西全被搬到院子里，连同全团其他“四旧”，积了好大一堆。看着那些书籍等物，不知自己要遭到什么灾害，暗叹“文章误我，我误青春”，私下里下了决心，从此之后再也不读书、不写文章了。可是痴心难改，当听说这些东西要焚烧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我偷回了《闪闪的红星》手稿和线装的《淮南子》《古文辞类纂》。《闪闪的红星》一九七一年经修改后出版了。那两函线装书，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一九八三年我才真正有了书房。前卫话剧团盖了一幢新楼，分给我七十平方米的三居室。我请木工打了两个很像样的书架放在最大的那间屋里，把那些年积累下的古今中外书籍整齐地摆在上面，又请朋友画了幅画悬挂壁上，俨然就是一间书生居了。

一九八七年，接到一封约稿信，问我用什么名字命名我的书房，还问我的座右铭是什么。座右铭过去就有的，即“不欺人，不负人，少麻烦人”，而书房却没有名字。没名字，就起个名字吧，想了很多，如“不追风斋”“俗人书屋”等，最后选了个“思之斋”或简称“思斋”。“思”就是“心田”二字，我还是我，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特别爱思索，思索天下，思索人生。我常常枯坐在屋里，任思想遨游，古往今来，人生百味，或自我拷问，或褒贬他人，无拘无束，常常是异想天开。想得多了，头脑就活泛了，我一九八七年后的作品，注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崇拜权威的东西少了，独立思考的东西多了。如中篇小说《流动的人格》《潜移》《老方的秋天》，反映的问题都是很前沿，而又敢于直言的。稍后的长篇小说《银后》也很具开放性。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梦三千年》，更是我十多年思索的成果，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被出版社称为“思辨小说”。在这本书的后记上，我曾写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当前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大家敢于敞开思想问题了。”

在窗口谈创新与求深

让我在刊物上打开窗子，我是有些难为情的，因为窗子打开了，室内空空洞洞的，摆不出什么东西给人看。谈一点儿同行间的感受吧！

《射天狼》的作者朱苏进同志，在军事文学创作方面很有追求，作品写得很有新意。我问他的努力所在，他在信中对我说：“把自己将写的东西放进当前作品群中比比看看，大同小异的则不写，虽新但不深的也不写，新又深且能感动自己的便写。”他说这是他的笨办法，我说这笨办法是聪明人想出来的。数年前，顾工同志被贬山东，闲谈时他向我说过：“徐怀中有两个不写——人家写过的不写，不新奇的不写。”可见，每个有个性的作家，都是十分注意创新与求深的。

《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在许多写对越作战的作品之后，而它却能深深地打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其原因也在于新与深。我曾说过：浮光掠影的作者，只向前走一步，而李存葆同志则向前走了三步。在同一条路途上，谁深入到别人没走到的地方，谁就进入了新境。作品的深，也造就作品的新。

有一个同志向我说：“作家要跟着时间跑，作品才能日新，月新，否则，新鲜题材就被人抢先占去了。”他还举例说，如《陈奂生上城》，在作品问世时，是新内容、新主题，读了使人耳目一新，如果今天写，许多农民家里已置了沙发，就显得不新鲜了。我不大同意他这种说法，《陈奂生上城》刚问世时是新的；如果三年前没有人写这篇佳作，三年后的今天出现了，它仍然是新的。只是在它出来之后，别人再去重复它，就不再新鲜了。作品的新不新，并不决定于时间的遐迩，而在于揭示事物有无独到之处。

当然，描写当前发生的新生活，本身就具有水灵灵的新鲜感。但是，文艺作品不同于新闻报道，它首先是要塑造出新的艺术形象，如果艺术形象不丰满，不具有个性，不具有时代特征，新的内容，也可能写得“不新”。前不久，山东省作协召开“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我曾就儿童文学创作发过言。我说，今天的儿童不是“苦难的童年”，不是“战斗的童年”，不知道“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也不喊“毛爷爷万岁”。他们不少人家中有电视机，每天晚上对着那个半开放的世界。他们听着父兄们议论着走后门、找关系，连五岁的小姑娘都知道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孩

子，如果我们还唱老调子给他们听，他们是不听的。以此类推，即便是写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如果用老框子去制造“圣人”，去写“高大全”，也会是格格不入的。

作品的另一个新的标志，是新的表现形式。人们从步行时代，发展到坐汽车、坐飞机，到宇宙航行，显然，生活的节奏大大加快了。这种新的生活，必然要求文艺以新的面貌出现，原来那种慢条斯理的叙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于今天读者的要求。最近我在北京，一位编辑同志和我谈一篇稿子，他说：“老李，你的稿子干净、流畅，但是似嫌平直，手段也显得不丰富。”我说：“这种风格正是我所追求的，我造就的就是平白淡远。”他说：“现在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不太欣赏这种风格，他们要求快节奏、多变化、有寓意、很尖锐。”我接受他这个观点。因为作品写出来是给人读的，不考虑读者的欣赏要求，一味走老路，是要失掉读者的。当然，我不同意那种说法，说中国的小说要想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形式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外国的新的手法，可以借鉴，可以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段，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否则，为形式而形式，花里胡哨，中国的广大读者也是不喜欢的。

有人说我的作品清新之处，就在于朴素、恬淡，并举出我的短篇小说《夜间扫街的孩子》《永不忘记》《两只蟋蟀》《邻人之子》加以证明。我愧领这种过誉。但是，我却苦于我的这类作品太难产，数量太少。我写这样的短篇小说，首先要有一件事打动了我。比如我在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青岛市有一个高中学生，中午卖冰糕，下午参加高考，而且理科成绩居全省第二名。我感动了，感动于他的坚韧与刻苦精神。不久，我又送我的女儿去报考实验中学，我在学校门口，看见不少小学的老师带领着她们本班的学生，那么关切地向校门里送。我又感动了，感动于老师的望幼苗成材的高尚精神。后来，我就用感动我的那些东西，写成了短篇小说《永不忘记》。当《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这篇小说时，编者要我附几句话。我写道：“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富裕。革命，是为了使广大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因此，文学要启发人们为战胜贫穷落后而奋斗。生活中有许多奋发有为的青少年，他们身上闪耀着我们民族的光华。我愿意写这些青少年，尽管他们是一些十分普通的孩子。”这一段话，大概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所追求的深刻含义吧！光有动人的事件和冲动的感情，还是不能成为作品的。作品是经过加工的艺术结晶，需要缜密的剪裁与巧妙的结构。我常常苦于结构之难，不说别的，光一篇短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我总要写出三四个样子，反反复复推敲之后才能确定下来。因为一篇文章读了之后要使人回

味，并使人觉得回味无穷，其结尾处是很重要的。近年来，某些短篇小说越写越长，在一篇短篇小说里还要列出一、二、三、四……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不注意结构。我给自己规定：一篇短篇小说，五千至七千字就够了，长了就删减、改装。精练与凝聚，必然使作品精致。

我伏在窗口上和同行们说几句闲话，好在自知说得不妥的时候，能随时关上窗子。

关键是肯下功夫

我曾有这样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不少有才能的作家对现实生活持冷漠态度，把创作热情寄托到另外一些方面去；二是尽管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但质量不高，站不住脚。这的确是令人忧虑的现象。

有同志说，文学追求永恒。我看，反映现实生活，未必就不永恒。像《离骚》《三吏》《三别》《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白毛女》，都是写作家们当时的生活，其价值历若干年而不衰，而作品中的人民性、进步性，也给若干年代的人们以鼓舞。现在有些同志的作品，写了永恒的主题，作品便也带上了永恒的味儿。但从文学史的宏观上来看，那些作品，往往是前人作品的重复，因为作品的内涵是重复前人的，而它的外延并没什么伸展（当然，不能说所有这样的作品都是重复）。有些作品，注入了现代意识，拓展前人未达到的境界，那是要作为中国文学新收获的。如果，我们写的是前人所未写过的内容，表达的是今天中国人所独有的品格，那么，这作品肯定是有特色的。只要是成功的，就必具有长远的价值。

那么，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却没赢得应有的好评呢？若就这些作品本身来说，还是个质量问题：一是真实性，二是深刻性，三是艺术感染力。其中一个致命问题是生活贫乏。

要使作品真实，就必须有厚实的生活，不能浮光掠影，不能任意捏造，要实实在在地学。对生活有纵观还要有横观，纵横交错起来观察、思考生活，才可能提炼出精深的思想和动人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我以为是可以在艺术上做出突出的成就的，问题是作者肯不肯下功夫。如果对现实生活有深沉的爱、有独到的理解，又有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那么，出现于其他生活领域的优秀之作的艺术功力，也必然会显现在切近现实生活的作品之中。山东的张炜、矫健、王润滋，都是以写现实生活见长的，像张炜的淡远、矫健的机敏、王润滋的深沉，已形成各自的风格，并在创作实践中有所开拓。我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我写了二十年。最后执笔这两年，可以说是魂牵梦绕，自己给自己提出要求：不但思考上要深要新，在表现手法上也要力免一般化。书的内容是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革的，但却写了我二十年的思考。写完这部书，我像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仗，但那些艰辛的劳动，使我

在艺术的领域里向前迈进了许多步。

六度蛇年

花甲之岁，又迎蛇年。六十年前的己巳，我降生到一个贫穷的人家。母亲生下我，不满月，就去敲开南湾的冰，为我洗尿布，以致落下病，尔后便被病魔纠缠。在我九岁时，她离开了人间。每逢生我之年，我首先怀念的，是我苦命的母亲。

第二个蛇年，我十二岁。时值日寇侵略，学校被迫停办了。我便在本乡的私塾里，跟王子敬先生读古书。读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我后来之所以自学上进，全靠这时打下些古文底子。

十五岁至二十二岁，是寄人篱下度过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叙述过我的这段生活：在此期间，目瞩世态炎凉，备尝人间寒暖，心底积聚着对人世不平的块垒，又常感于个人无出路的苦闷。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一些报刊上的文艺作品，开始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时，已开始学着写东西了。记得第一首诗是《游子之歌》，开头几行是这样写的：

燕翅上驮来了南方的温暖，

听黄鹂争说春的消息。

笼中的鸟啊，

你的春天在哪里？

不久，春天来到了，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我度过第三个蛇年的时候，我已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在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了十多年语文教员。既是教书，也是自学。这十年间，使我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的语文知识。这期间，不但教了初中、高中，一九六○年还为高教班讲了两门大学基础课：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诗歌。我的教学对象都是部队的干部，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战斗历史。从他们身上，我获取了许多写作素材。一九五九年，我写了电影剧本《两个小八路》。一九六一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小说。到了一九六二年，我完成了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

这十多年，是不平静的。反胡风时，我挨过批斗；肃反时，我被查抄；反右时，我被限制自由；反右倾时，我受到批判。所幸，我没被打

成右派分子，没被清理出部队，这一方面因我出身好，再则学校某些领导干部为我说了公道话。

第四个蛇年，我调到前卫话剧团，成了专业创作员。但是不幸得很，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不是当权派，便被群众组织吸收了。不但没挨斗，还参加批斗别人。挨斗，是不幸的；斗人，也是不幸的，叫在劫难逃。对于一个创作人员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失去写作机会。数年间，什么也没写，大好时光，白白地浪费了。不过，在创作人员中，我起步是较早的。一九七一年，我便与人合写了大型话剧《再战孟良崮》，参加了全军会演。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九七四年又拍成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给我带来声誉，也几乎给我带来灾难。有人写信到江青那儿告状，说《闪闪的红星》是为许世友树碑立传的。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江青、张春桥派专人到济南来调查我，初澜的大批判文章已写出来了。后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件事传到了国外，法国的笔会打电报到中国来，声援被迫害的李心田。其实，我只被他们审问过两次。如此大劫，我却躲过了。

第五个蛇年，是在鞭炮声中度过的。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是年，我写了四幕话剧《风卷残云》，揭露“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的长诗《金色的花环》。这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高潮时期。十年间，共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我感谢这盛世，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而今，又逢蛇年。按说，我应该满足，应该快乐。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忧心忡忡。忧什么呢？忧中国耕地减少，粮食收成不足；忧中国人口太多，且素质下降；忧中国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吧，先天下之忧而忧。为蛇年应说点儿吉利话，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重复一下《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辞吧：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百部红色经典

敌后武工队

冯志 著

家国大义，百战丰功

青纱帐中披星月，红霞光下收河山

军民同心战敌寇，燎原星火万古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写在前面
主要人物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敌后武工队 / 冯志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45-7
I. ①敌…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4986号
敌后武工队
作 者：冯 志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孙志文
封面设计：王 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85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6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45-7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写在前面

我之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

的确，心里的不平静，已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的那年冬天，也正是日本鬼子刚刚投降三个多月，在集宁驻防时，我就想抓起笔来，将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和敌人酷斗、鏖战的一大段生活写一写。党组织给了我力量，鼓励我写下去，同志们也以最大的关怀要我去写。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政治水平很低，而主要的是蒋介石又点起了内战大火，所以想写的念头，不得不暂时放下，去参加解放战争。

虽说写它的念头放下了，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战斗空隙间，武工队里的战友们的面影时常出现；武工队的一些惊险、感人的故事，也经常让我回忆起来。每当忆起，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我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了。

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遭到鬼子的“五一”大扫荡，整个局面起了变化以后，冀中九军分区的党，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立即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

敌后的敌后，就是敌占区。敌人自己称之为“确保治安”区，或“明朗化”的地区。在这种地区里，敌人有一套统治人民的严密、完整的组织机构，像连座法、保甲制；敌人不仅兵力雄厚，而且还控制着交通线，真是一处有警，四处增援。

这地区的环境，既不同于一时变质的老根据地，也不同于敌我争夺的游击区。这地区的敌人力量强大，群众条件差。武工队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地区里坚持斗争，向群众宣传党的各种政策，开辟抗日工作，可想而知，工作是异常困难的。

在这种地区里执行党的政策，必须做到一步一个脚印，丝毫不能含糊。不然，不仅会给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自己完不成任务，站不住

脚，并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敌人吃掉。

不过，这支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以群众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以群众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随时宣传党的政策，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之才撒下了抗日的种子，鼓起了群众的斗志，开辟了地区，打击了敌人，直到逼得敌人退缩到老巢，我们取得了胜利。

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在党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下，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把它写出来了。

《敌后武工队》与其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不管怎样，眼下它终于和读者见了面。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或对读者有一二点帮助，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谨以此

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

献给我的亲爱的战友和同志们！

冯志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主要人物表

杨子曾——武工队队长
魏强——武工队小队长
赵庆田——武工队队员
贾正——武工队队员
刘太生——武工队队员
常景春——武工队队员
辛凤鸣——武工队队员
李东山——武工队队员
胡启明——武工队队员
徐立群——县委委员
刘文彬——区委委员
汪霞——区妇救会主任，魏强的未婚妻
吴英民——区长
赵河套——抗日军人家属
大娘——赵河套的妻子
郭洛耿——武工队的情报员
郭小秃——郭洛耿的儿子，武工队员
李洛玉——村治安员
黄玉文——村干部
金汉生——铁路工人
梁玉环——村妇救会干部
周敬之——地主
黄新仁——伪乡长
田光——黄新仁的女婿，伪军小队长，后反正
梁邦——梁玉环的弟弟，敌夜袭队队员，后反正
松田少佐——保定日本宪兵队队长
坂本少佐——保定日本宪兵队副队长
刘魁胜——松田的亲信，敌夜袭队队长
苟润田——外号“哈巴狗”，伪警察所长

侯鹤宜——外号“侯扒皮”，伪军小队长
二姑娘——“哈巴狗”的妻子，刘魁胜的姘头
马鸣——我区公所助理员，叛徒

第一章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敌酋冈村宁次亲率七八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来了个铁壁合围，轮番大扫荡。这就是冀中有名的“五一”突变……

久经考验、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冀中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从五月一日开始，就日日夜夜地和敌人苦斗鏖战起来。苦斗，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鏖战，粉碎敌人的围歼意图。但是，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部队不得不奉命暂时离开冀中，朝山区转移了。冀中的工作，也不得不暂时转入了地下。

人说：“五一”扫荡最残酷。其实，残酷莫过于“五一”扫荡过后、青纱帐撂倒、西风吹来的秋末季节里。

那时，真是炮楼成林，公路成网。有人说：“出门登公路，抬头见炮楼！”真是一点不假。维持会、“防共”团和敌人取联络的情报员，各村都有；县界沟、区界墙，四通八达的电话网，遍地皆是。地主、老财、二流子还了阳；鬼子、伪军、警察们胡乱窜。人人脸上失去了欢笑，个个心里布满了忧愁。剪发的妇女，都梳起假卷，紧闭大门家中坐；年轻的小伙子，都留起胡髭装老人。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里，冀中九分区留下的一支坚守地区的部队，也被环境逼迫得跟随参谋长朝铁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撤退了！

人是地里仙，一日不见走一千。这支撤退的部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爬沟、绕点、穿过平汉铁路、通过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山区，在分区驻地——贾各庄住下了。

进山区后的二十几里路，指导员魏强的鞋底就磨透了。第二天，吃过午饭，他坐在院里，在日头底下，穿针引线地缀补起来。这时，排长贾正挑着两大桶水，噔噔噔地闯进房东的屋门，哗哗地倒进了瓮里。

“哎呀，同志！瓮里都满啦……真，一住下，吃水就给包下了！”一阵尖细的、领情不过的话语，从屋里传来，这是房东老太太的声音。

“在咱冀中，想给房东挑也不敢。”贾正放下水桶，从屋里走出来。他一眼瞧见魏强手里的活计，笑哈哈地问道：“怎么，指导员，你这鞋也

磨透啦？”

“可不是吗，你那鞋呢？”魏强用牙齿拔出针来，瞟了瞟贾正脚上的鞋。

“我这双鞋，是这次行军才穿上脚的。爬过铁路，走了七十里地，到杨各庄还蛮新呢；哪知，又往西走了二十五里山路，这乒[1]字不到头的鞋底，就磨成了一张纸了！”贾正说着，抬起一只脚来给魏强看。接着又说：

“来到山里我有两怵。”

“一怵什么？”魏强剪断缝鞋的麻绳，抬起头来问。

“我怵山道长牙。不管你穿多么结实的鞋，只要爬上三天山，保准磨成透窟窿。”

“二怵呢？”

“我怵小米有沙。这边的小米，不管熬稀粥，焖干饭，吃起来常闹个‘咯吧’！不过，这边就比冀中环境好，你看人们又说又笑又唱又闹的劲头，哪像是打仗？”

“你说的打仗，非得像咱冀中那样？天明了，急忙盼天黑；天黑了，又怕天就明。打仗，成了家常便饭；行军，当成正式课目。要知道，那是敌人逼的。我们不愿意过那提心吊胆的生活，我们喜欢太阳，我们要欢乐、歌唱，我们愿意没有战争，永远和平。也就是为的这，才拿起武器来战斗。……”在魏强说话的当儿，远处传来跳荡轻快的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近处，货郎子正有节奏地摇着二夹铃。咣啷，咣啷，咣啷啷！喜鹊，叫着从空中掠过。孩子们嬉笑地互相追逐乱跑。姑娘们哄赶驴驮子送粪。小伙子们挑着刚割来的山柴朝家走。这是欢乐、劳动的景象；这是幸福、和平的缩影。这一切景象触动了魏强的心。他立起来，趿上鞋子，意味深长地问：“贾正，你来说说，‘五一’扫荡以前，咱冀中不也是这个样？”

贾正不吱声地点点头。

确实，“五一”扫荡前的冀中和这里一样，每到秋后，也是一片和谐、欢乐的景象：小伙子们甩着响鞭，赶着大车拉土、送粪；村边上，这里有人在打坯，那里有人在收拾大白菜；锣锵锣的锣鼓声，是村剧团在排练新戏；“打、倒、日、本、帝……”单字的集体朗读，是妇女们在上识字班；孩子们一蹦一跳地在场里打着霸王鞭；老人们蹲在庙台上晒着太阳闲聊天；咯哒咯哒的轧车声，嘣嘣当的弹花声，咔啦咔啦的织布声和嗡嗡嗡的纺线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和弦动听的和平劳动交响

曲。……可是冀中现在变了。变成了一片凄凉、悲惨、血与泪的景色。想到这，魏强脸上热烘烘地有点发烧；贾正心里也翻上滚下的不大得劲。这两个在冀中生长成人的共产党员，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末后，还是魏强喃喃地说：“一切都是暂时的，要把它变过来！”

“有咱们的党，有我们的军队，有冀中的人民，咱们一定叫它变！”贾正挥动拳头也像发誓似的说起来。

“报告，魏指导员，参谋长请你和贾排长。”一个倒背小马枪、武装整齐的小通信员很有礼貌地冲魏强行着军礼。

“走！”魏强箍箍头上的毛巾，摸摸紫花褂子襟纽，按按腰间的驳壳枪，拽拽前后的底襟，和贾正一前一后紧跟通信员走出了大门。

参谋长一见魏强和贾正走进来，忙移开眼前的《抗敌报》，招呼他俩坐下。

参谋长本来就身高体壮，今天又脱掉便衣换了一套褪色的绿军服，所以更显得分外的魁梧、威严。他见魏强他俩对军服都露出喜爱的神色，凑趣地说：“你俩也喜欢这军服？军人嘛，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穿便衣哩！”

魏强、贾正对视一下，笑笑，谁也没有言语。

“不过，现在你们还不能穿！你们跟我到这边来，是知道要干什么的！”

“知道！”“知道！”魏强、贾正同声回答。

“知道就好！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开辟敌占区。毛主席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鬼子让咱冀中根据地变了质，武装工作队就变成一把牛耳尖刀，悄悄地插到敌人心脏里，去搅和它个乱七八糟。分区党委决定调你俩去武装工作队，魏强同志担任小队长。你俩有什么意见？”

魏强听说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去，并且要担任小队长，当时不知是高兴，还是胆怯，总之，心里突突跳个不停。他，战斗参加得并不少，也负过几次伤，就是文化水平太低，对党的各种政策还不够熟悉；但是党对自己这样的信任，让自己负这么重的责任，却又觉得万分光荣；不过，他所担心的是完不成党给予的任务。稍一沉思，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忙站起说：“服从组织需要，没有意见。”

贾正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也跟上一句：“没有意见。”

“那好，有什么问题，到了武工队还可以提出来。行政介绍信在这里。”参谋长说完，回手将桌子上的一封信拿起，递给了魏强。“到南峪找杨子曾同志。他原是十八团政治处主任，你们的老首长。现在是武工队队长兼政委。”

魏强一听说是自己的老首长杨子曾同志在武工队负责，心里高兴得立刻开了花，要不是在参谋长面前，他会像孩子似的高兴得蹦起来。他心里说：“这可好，又回到自己最熟识、也是对自己最了解的人的跟前做工作，真想不到！”

贾正也欢喜异常。他恨不得魏强立刻就走，也恨不得一步迈到南峪去会会自己分别好几个月的老首长杨子曾。

一切事情办好，魏强他俩转身刚要走，又被参谋长叫住。跟着，朝他俩递过一人一双毛边底、实纳帮子的青帆布靸鞋：“带去，预备练兵、执行任务用！”

贾各庄到南峪，中间只隔个小山梁，不到二里地。魏强、贾正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就赶到了。

杨子曾三十刚挂点零，细高挑，微有拱肩，白白的脸膛，下巴颏长满了胡髭，说话不紧不慢，态度非常温和，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感到他亲切、热情，因而，也多拿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来尊敬。

杨子曾见到魏强、贾正，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东南西北地扯了些闲话，便将武工队的情况向他俩做了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将魏强分配到一小队担任小队长，贾正也被分配到一小队当队员。

武工队人数不多，四十六七个人，可是从人员到武器，真是棒得出奇。讲武器，除了有机关枪、掷弹筒等自动火器，每个人还有一支日造马步枪，绝大部分人腰间还插支驳壳枪；论人员，那真是好样的：二小队长蒋天祥是魏强抗大二分校的同学，来前，在通信连任连长；武工队的队员们，都是九分区部队的金疙瘩，富有战斗经验的班、排干部。魏强心里非常高兴，这些队员，他是认识的多，不认识的少。

蒋天祥听说魏强来了，忙找到一小队，还在院子里就“魏强、魏强”地喊起来。魏强从屋里跑出，两个多月没见面的老朋友，四只大手狠劲地攥在一起，立刻叙起离情来。

贾正来到武工队，一瞅，都是枪林弹雨里的老战友，更是高兴。少言寡语的赵庆田，是和他一起参的军，一起入的党；李东山、常景春……也是和他在一条战壕里生活了几年的。他们一见到贾正，就急忙围过来，互相打闹说笑了一阵子。贾正扭脸转向一直叼着烟袋光笑不说话的赵庆田：“你这一阵子怎么样？还蔫得像个大姑娘？真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说着走了过去，和赵庆田并肩站在一起。

赵庆田笑眯眯地向贾正身旁靠了靠。

“怎么你也不说句话？”

“我这个脾气你知道，看到老战友就知道高兴，说什么？”赵庆田在鞋底上把烟灰磕打出来，顺便又挖了一锅子递给贾正。“来，抽锅吧！”贾正知道赵庆田的脾气，忙接过来，也就不再言语了。

“咱们这个小队长怎么样？”赵庆田憋了老大半天，才憋出了十个字。

“你说魏小队长？那可是个厉害上级。你说是打，是说，是写？样样都数头份。他是俺们连的指导员。我和你一分手，就跟他一起……”贾正本着自己知道的，向赵庆田介绍着。

魏强送走蒋天祥，就朝赵庆田、贾正走来。

“小队长来了。”赵庆田低声地说。

“好，贾正，你来啦！”这时，从大门外闯进一个身穿便衣、持马步枪的军人。瓜子脸、尖下巴颏，嘴上长着黑黝黝的一抹子短胡髭，个子准比贾正高出半头。他上来就把贾正的手攥住了。

“刘太生，这是咱们小队长。”赵庆田觉得在魏强——自己的小队长跟前，不应这样随便，忙介绍。

刘太生立正、挺胸、二目平视地报告：“小队长，刘太生值勤回来。”

“你们都是老战友？随便谈吧。”魏强点头回礼地说。

看到刘太生，魏强的脑际立即出现了一位身高体胖，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这就是他在清苑县张庄认识的那位模范抗属刘大娘。她在八月间，被鬼子松田和特务刘魁胜杀死了。这个小伙子，一旦要知道母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将不知道多么悲痛呢。他知道贾正也知道刘太生的母亲死的事，生怕贾正冒失地说出来，两眼不时地凝盯着他。

“刘太生，你家可出了个大事……”贾正一本正经地刚说到这，魏强立刻使劲地咳嗽了两声。贾正扭脸朝魏强一望，见魏强丢过来个眼色，马上把语气缓和下来：“你猜是什么大事吧？”

“我离家好几年，怎么会知道？”

“说给你吧，你二兄弟长生参加县大队啦！”

“这个？我早知道，还是我妈送去的。是不？”刘太生对这个过了时的消息很不满足，“贾正，我妈结实呗？”

贾正不愿意在自己的同学、多年的战友、革命的同志面前说假话，但是，暂时又不能照实地说，只好忍着内心的苦痛，愧恧地小声说了三

个字：“还结实。”

“刘太生，你这个大马虎，头晌午借老乡的镰刀，你还了没有？”辛凤鸣进来望见刘太生就问。

“哎哟！没有。人家要啦？我去。”刘太生很忏悔地扭头就要走。

“得了吧！等你送，早破坏群众纪律啦！”

“你送啦！好，我谢谢你！”

魏强虽然乍来到武工队，一见这起子生龙活虎般的队员，从心眼里痛快。确实，在这些人的身上，能看到一种雄厚的力量。这力量就是那坚强的意志，火般的热情。他们自己也都认为：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热情，一切阻挡革命前进的东西，都将会被轧毁、碾碎。

---

[1]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定音为“万”。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

第二章

一

一间光线不足、又很狭窄的小屋里，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摊有一张褪了色的地图。武工队杨子曾队长立在桌旁，手背蹭下巴颏，看着地图沉思。魏强站在他身旁。

“魏强，你带四个人，傍晌午定要赶到康关。”杨子曾用红蓝铅笔指点地图说，“在那，和准备过路的干部们会合了，去马家庄吃下午饭。”

“嗯。”魏强顺从地回答。

“……从马家庄往下走，步步接近敌人的‘治安’区。那是敌人的天下。各个据点的敌人，什么时候都可能出来，随时都有可能和敌人遭遇。因此，执行这次护送任务，就更要警惕。”杨子曾从怀里掏出盒边区造的纸烟，抽出两支，扔给了魏强一支。

魏强吸着烟，视线由地图移到杨子曾的脸上。杨子曾的表情是那么亲切、和蔼、庄重。

杨子曾狠狠吸了口烟，接着说：“今天执行的这个任务很艰巨，要你们用很少的战斗力，突破层层封锁线，踏过保定以西的整个敌占区，安全地把去冀中开展工作的干部们送过铁路。”

魏强接受了任务，双腿一并，行了个注目礼，大步地朝门口走去。这时杨子曾又把他喊住了：“我们是革命军人，穿衣裳可不能破狼破虎的。便衣也得保持整洁。看你练习上房、爬墙，把棉裤磨得露出了黑羊毛，回去补一补！”

魏强回手摸摸露出羊毛的棉裤，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是。”

下午，在群山耸立、怪石繁多的窄窄山道上，魏强和四个肩扛日造马步枪的武工队员，说说笑笑地朝着康关村前进了。

冬天的山风吹得挺硬，魏强他们因为紧走赶路，额上、手上、浑身却热得津了汗。他们时而爬上陡峭的山岭，时而跨过横卧的小河。

宽宽的蒲阳河，冻结成溜光、透明的冰板，人们活跃起来，都想在

冰上溜滑一下。

“李东山，你穿着钉钉子的山鞋溜不了，给我捎着枪，我溜它个两样的。”贾正兴致勃勃的劲头，简直像个孩子。他见人们都溜了过去，立刻在冰板上紧跑了几步，左腿一蹲，右腿一跪，说：“我来个羊羔吃奶。”嗖的一下，朝东岸滑过来。

“嘿！还是白洋淀长大的！滑冰、游泳真有两下子。”李东山话音刚落，贾正溜到了岸边。他刚要立起，没注意脚底下一滑，咕咚！闹了个大仰巴跤，帽子摔出了老远，把人们都逗乐了。

“你呀！你呀！”魏强笑呵呵地指点李东山，“都怨你抬得高，把他摔了个重。”

“没关系，我这是表演老头钻被窝呢！要是他，就凭那钉了十四个铁帽钉子的山杠子鞋，还表演不了呢。”贾正说着爬起来，拾起毡帽，重新扣在头上。

太阳移到正南方，在康关村，魏强和二十八个准备过路的男女干部会合了。人们都上前询问：“铁路好过吗？”“在什么地方过？”“这条道，敌人是不是常出来？”魏强他们对询问的事，都笑嘻嘻地做了回答。

来到马家庄，吃过下午饭，在太阳压树梢的时候，人们都在村边集合了。魏强除单独给赵庆田、贾正做了布置外，把走的路线，应注意的事情和联络信号，一一地告诉给大家。最后嘱咐说：“万一碰上敌人，都要沉住气，前面专有人掩护。”

“专有人掩护？！”“谁掩护？”“谁？”人们都想看看担任掩护工作的人。

“他和他。”魏强指了指赵庆田、贾正。贾正顽皮地龇着没门牙的大嘴，缩了下脖；赵庆田腼腆地冲大家笑了笑。“要相信他们俩！如果在封锁沟的西面让敌人冲散了，咱们集合的地点，就是脚下的这个村；在封锁沟的东面冲散了，集合点就是五侯村南柏树林子里，到那里我来告诉。”

一切安排停当，赵庆田、贾正持枪先一步走去。魏强派出联络兵，又把两个带手枪的过路干部安排成了后卫，就率领这支人多枪少、有男有女的队伍朝正东、朝封锁沟、朝敌人“确保治安”区走去。

出了山沟，走过六七里地的丘陵地带，一望无边的平原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掉在山后的太阳，虽然还留下一片紫红色，不太亮的冬月却像盘子似的从东方升了起来。

“看，炮楼子！”一个男同志指点着自己的新发现，惊异地说。

“又一个！”一个中等身材、声音清脆的女同志接上了茬。待魏强跨

出一步扭头望他们时，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特别那个女同志，见到魏强射过冰冷而又严肃的眼神，更窘得厉害。

“不要说话，这是敌占区。”魏强用严峻的口吻悄悄地向后传了这么两句话。这两句话一直传到了末尾的一个人。

鬼子的炮楼，像望乡台似的一个一个地在平原上戳立着，扇子面的望去，能望到七八个。

“小队长，尖兵已经上了沟。”担任联络员的李东山持枪跑回来报告。

“先过去一个人搜索，特别要严密地搜索那两座坟。”魏强打发李东山走后，忙让大家停了下来。

不大一会儿，几个大土坷垃从空中飞过来，落在人们的周围。这是通知前进的信号。

风息了，月亮更明。夜幕苫起了沉寂的平原，大地显得分外宁静。

直上直下，一眼望不到底的封锁沟，真像神仙山的悬崖。“准备好，过沟！”魏强朝后打了个招呼，就脸朝里，像小孩打滑梯似的，哧溜了下去。脚挨住地，刚要站起来，一件东西从沟顶上砸下来，魏强知道这是溜下来的同志，忙爬起来去搀扶，一看，是个女同志。那个女同志发觉自己下沟砸住的，是刚才用冷冰冰的眼睛批评自己说话的小队长，就更不好意思了，笑了笑，忙跟在魏强的身后，脚手一齐动地顺东边高高的沟坡往上爬。两丈五尺深的沟坡，魏强爬上了多一半，忽听到李东山小声地在沟沿上朝下说：“这儿有死尸，别抓它。”

“死尸？”魏强紧蹬了两步，伸手扒住沟沿，一骗腿儿跳了上去，回身伸手，又把砸他的那个女同志拽了上来。

离魏强不到三尺远，横卧着一具赤臂、倒剪双手、没有头的尸体，腔子里还一个劲地往外津血浆。

“小队长，那边还有两个。”魏强顺李东山手指的地方望去，两具赤臂的尸体，也都光有腔子没有头。从没有凝固的血浆上判断，魏强知道敌人行凶的工夫还不大，也知道敌人在这里这么做，目的是要吓唬过沟的人。

爬上沟来的人们，都身体前倾、大迈步子，一个紧跟一个地尾随尖兵朝前走去。

“口令！哪一个？”北面，玉山店炮楼上的敌人，可能听到了过沟的音响，嗷地嗥叫了一声。接着，巷北炮楼上的敌人，也“哪一个？哪一个？”地叫问起来。根据以往的规律，敌人问过几声就会开枪，魏强急朝后传了两句：“猫下腰，紧跟上。”就更加快了脚步。

两个炮楼的敌人同时开枪了。机、步枪的交叉火力像刮风般地横扫过来。子弹打得又低又密。不过，魏强他们早已走远，子弹全都落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一个村庄接近了，尖兵只是领着人们，贴着村边踏了过去。“注意，道南的柏树林子，就是咱们的集合点。”魏强指着一片夹杂几个坟头的树林子往后传。

他们平安地爬过了两道封锁沟，顺当地通过了大固店、张村、于桥等三个大据点，接近了离保定十八里地的江城据点。

江城的敌人，都是保定直接派出的：有日本兵、警备队、警察，还有一班子穿便衣的武装特务。这班子特务由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宪兵军曹带领着。人们都叫它佐藤特别工作队。佐藤特别工作队在江城一带活动得挺厉害，不分黑夜白日地出来。因此，越接近江城，魏强也就越提高了警惕。

腊月十四的月亮，悬在人们的头顶上，附近村庄传来了驴叫声，午夜到了。魏强率领人们抛开大道，踏着野地走起来。走到离江城二里地的石庄村北时，李东山匆匆地跑回来：“小队长，前面发现有人，一大溜！”

“赵庆田、贾正呢？”魏强问。

“他俩原地伏下不动了。赵庆田说‘像是背盐的’。”

“不管干什么的，告诉他俩，隐蔽地绕过去。”

“是。”李东山扭头跑了上去。很快，又回到魏强面前。“是背盐的。他们发现有人，跑起来了。”

“嗯？跑起来了？”魏强拧着眉头一沉思，果断地说，“不！”刚吐出一个字，远方传来“干什么的”问话声。

“你们是干什么的？”贾正也挺气粗地反问过去。

“我们？我们是江城的，佐藤特别工作队。”

“噢！是佐藤特别工作队。看！差一点没发生误会。”赵庆田把话接过来，说得是那么柔和、亲切，简直真像遇到自家人，不过身子伏在地上依然未动。

“那你们是哪一部分哪？”对方跪立起一个来。

“哪一部分？还用问，满城的山坂特别工作队呗！”

“你们是山坂特别工作队呀！……”敌人真的把赵庆田、贾正他们当成自己人，也就不在意了。有几个站起来，持着步枪大摇大摆地朝赵庆田他俩走过来。

魏强一听对方是江城的佐藤特别工作队，即刻命令趴伏在身旁的刘

太生把马步枪留给自己，叫刘太生带领人们迅速向石庄村南大坟地里撤。他和李东山准备打掩护。当人们刚刚离开，前面的枪声、手榴弹声，就响成了一团。

时间，一秒又一秒地向前移动，赵庆田、贾正，始终没见撤下来。魏强想到近三十名回冀中开展工作的干部，需要今夜送过铁路，时间不允许久等，便带着李东山走进石庄村南的坟地。刘太生和过路的干部们都围上来打问情况。

魏强朝月亮望了一眼，月亮在正南稍偏点西。他知道已经过了午夜；也知道，眼下的时间最宝贵，不能再拖了。忙凑近人们：“同志们，检查一下，咱们出发。”魏强说着，把马步枪递给了刘太生，“你和李东山担任尖兵，踏漫地一直朝着保定车站的电灯光走！”

新的尖兵箭似的朝正东走去。人们跟着魏强，也快步地朝正东走起来。

刚离石庄半里多地，背后传来：“有人在后面跟着。”

“有人跟着？”魏强一怔。又想：“看是一两个人，还是一大起子？要是一两个，就是赵庆田、贾正。”他很希望这样。他离开队伍，蹲下来眼睛不眨地朝后一望，却是一大溜人在行动。走得非常急促，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咚咚的脚步声。“难道敌人跟上了？”魏强想。“走！是敌人，还可能是遭遇的敌人跟了下来。”他肯定了情况，紧迈了几步，赶上了排头，忙朝背后传了句：“跟紧点！”说罢就带领着人们跑起来。突然，枪声从身后叭咕叭咕地响起来，魏强他们的脚步，也就跑得更紧了。

魏强带领人们跑了一阵子，枪声逐渐甩在了大后面。保定车站上向外照射的电灯，贼亮贼亮的，越来越清楚了。从紧北面开来的火车，嘁咔嘁咔地响着。

“撇开电灯，偏南点走，过了金线河，照直奔五里铺。”魏强把要走的路线，告诉给尖兵李东山和刘太生。

眼前，展现出一条不宽的结了冰的小河，人们怕滑倒，便手拉手地蹚了过去。靠近铁路了，停在车站上的火车呲呲的放气声，传送过来，人们的神经随着也就更加紧张了。

“几点钟？”魏强问他身后一个带着手表的干部。

“一点四十五。”

魏强从时间上知道，停在车站上的这趟列车，是去郑州的三十七次快车，再有十七分钟，就从保定开出了。“同志们！紧走几步，铁桥跟底下等它。”他把话传向后面，就又紧走起来。

五里铺村北，架在府河上的铁桥出现了。高大的桥洞，像没有关闭

的城门。

嚓咔嚓咔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铁桥两头炮楼上放哨的敌人的咳嗽声，也被这嚓咔嚓咔的响动压了下去。在铁桥被火车轧得嘎啦嘎啦山响的时候，男女干部在魏强他们三人的掩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沿着河边，猫腰钻过桥洞外的铁蒺藜网，穿过桥洞，胜利地过了铁路。

魏强顺着桥洞，望着这群回冀中开展工作的人们的背影，心里有些说不出的羡慕。他一直等人们的影儿消逝在冀中平原上，才喘了一口气，顺手把驳壳枪插在皮套里。

二

赵庆田、贾正在石庄村北和江城的佐藤特别工作队碰上，能张嘴冒充起满城山坂特别工作队，是魏强事先布置的。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和敌人遭遇上以后，给敌人来个暂时的麻痹，以争取时间，让非战斗人员迅速撤下去。这个措施真的生了效。

当敌人听到来人是山坂特别工作队时，有六七个便衣特务一点都不顾忌地站起来就朝前走。领先的一个摇晃着脑袋，尖声尖气地边走边问："山坂特别工作队，知道今天午夜会哨的口令是什么？"

"口令？"贾正的枪口瞄准了他，见他越走越近，说了句："是这个！"一扣扳机，叭咕一声，领先的敌人被撂倒；赵庆田也叭咕一声，撂倒了一个，接着又甩出一颗手榴弹，轰地爆炸了。他借着手榴弹爆炸的浓烟，三跳两蹦地蹿到了敌人屁股后面。

在赵庆田甩手榴弹的时候，贾正和一个便衣特务，同时抢占了一个大粪堆。要不是各占一边，中间让粪堆挡住，他俩近得就会对了脸。这时，谁都要设法隐蔽自己，待机消灭对方。敌人从粪堆的左方，偷偷地把支三八步枪伸过来。枪身长，亮不开，贴着贾正的后背就乓的开了枪。趁敌人退弹壳的一刹那，贾正一举马步枪，说了声："找你五大伯去吧！"就把敌人打死了。

道沟里有两个鬼子，一个探着半截身子，在晃动着军刀；另一个露出头来，哇啦哇啦地怪叫。贾正把枪瞄向拿军刀的鬼子，没容他晃动几下，就用一颗子弹敲碎了他的头骨。

敌人乱了营。一切火器都朝贾正盖过来。猛烈的火力压得贾正连头也不敢抬。

蹿到敌人背后去的赵庆田，伏在一个坡坎上，正举起枪来寻找目标。道沟里一个指手画脚的鬼子，正好进入他步枪标尺的缺口，赵庆田知道擒贼要擒王，作战先打指挥官，一扣扳机，打了他个狗吃屎。

"咳呀，永山副队长也阵亡了。"一个敌人吓得嚷叫开了。

"是让背后的八路打死的。"又一个在打着嘟噜地叫喊。

敌人开始骚动、慌乱、惊恐起来。正面抗击敌人的贾正就在这个当儿，一下滚离开敌人的火网，窜进了石庄村。

贾正在石庄村口的一座高门楼下停下来。"怎么办？"他倚着门框

想。“回五侯村南的集合点，这个当然可以，小队长和回冀中的干部们又怎么样了？是不是受到了损失？即使没有受到损失，剩下三个人，又怎样完成护送的任务？还有，赵庆田这个家伙是长是短？……”一连串的事儿，都涌到他的脑子里。他听听村北，刚才枪炮齐鸣，现在却变得分外沉寂。他探头望望移到西南方的月亮，知道已经过了半夜。“走，找小队长去。”贾正下定了决心。“反正他离不开五里铺的大铁桥。”把枪弹轻轻地推上了膛，保险机不关，用胳肢窝一夹，贴着墙根，悄悄地向东走去。

刚走到村东的场上，一大溜搀着、架着、背着、抬着人的人群，正从西北顺着去江城的东南大道，哼啊咳地、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王八蛋们，怎么又在这儿碰上啦？”贾正一见是刚才交过锋的敌人，急忙钻到一个坯垛后面去；回头望望身后，净是坯摞、柴火垛，地形蛮好。“好！不叫老子痛快，老子也叫你们痛快不了！”贾正愤恨地咬着牙，把枪端平，瞄准了一个敌人搂了火；随后，又朝慌乱的敌人连发了几枪。

突来的枪弹，把敌人又打了个大卷箔。敌人稍一冷静，判断出对方的力量不大，马上集中火力，朝着坯垛的方向扫射。

贾正就利用地形和敌人斗起来。他从这座坯垛打几枪，绕窜到那边的柴火垛后面；从那边的柴火垛后面打几枪，又跳到另一座坯垛的跟前。就这样打打、跳跳、跳跳、打打地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敌人正用全力对付贾正，猛地又从背后树林子里射来几颗枪弹。这下，敌人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回事？”“八路到底有多少？”这时，敌人真像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再也不愿意在这神秘的黑夜里，十分不利作战的地形上多停留一秒钟，像被打的狗儿夹起尾巴朝江城逃遁了。

贾正见敌人落荒逃走了，心里不知是怎么回事，也就顺水推舟地用□屁股枪来“欢送”。敌人退远了，他才发现对面二百米的树林里，有人也在用火力朝敌人追击。“这是谁？”他停止射击后猜测起来，“是赵庆田个老蔫？他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呢？”

贾正有节奏地拍了三下巴掌，对方立即击掌回答了两下。贾正一听答得挺对，正要蹿出去喊，忽然想到小队长批评自己的“冒失”两字，忙蹲下来问：“二哥，进城吗？”

树林里，慢腾腾地回答：“等我，穿皮袄去！”

又联络上了！贾正听清了是赵庆田的语音，蹿出坯垛就喊：“好你个赵老蔫……”跑上去就把从树林里跳出来的赵庆田搂起来。

“嗬！嗬！慢着点……”赵庆田用手捂着左臂小声叫起来。

“怎么？”贾正关心地查看。

“嗯，叫跳蚤弹了一下！”赵庆田不以为然地说，“走，这儿不是久站之处！”两人贴着村边，绕到石庄村南，隐没在坟地里。

借月光，见地上不少脚印，贾正趴在地上仔细一看，说：“瞧，这不是李东山的大熊掌！”他指着鞋印说，“左脚，前掌四个，后跟三个，整是七个铁帽钉。”

又往前查看了一回，脚印告诉他俩：人们已经朝东面走了去了，再追，也来不及了。他俩在一棵大柳树的跟前，肩靠肩地坐下。

“伙计，我求你点事。”赵庆田扭着脑袋望着贾正。

“什么事？你说吧。”听过赵庆田的话，贾正有点莫名其妙。

“你答应了，我才说。”

“我答应了。”

“好，求你回去千万别暴露我负了伤。”

“那……为什么？”

“你看，今天有一大群干部，回冀中开展工作去了。明天，我们也会跳回冀中去。假如上级知道我负了伤，就会把我留在这边……”

“那怕什么？留下是养伤，又不是怕回冀中的胆小鬼。”

“你看你，说着说着就变了卦。”赵庆田有点埋怨。稍沉思，又央求地说：“我的好小贾，从一参军，咱俩就在一个连队，虽说有一度分开了，你还是了解我的。说真的，就是我这胳臂打断了，我也要回到冀中去。我不愿意手拿着武器，在这边瞅着鬼子杀害自己的亲人，糟害咱们的家乡。我求你，求你在这一点上帮我个忙。”最后这几句，还带点哭音。

常在一个战壕趴着的战友，贾正自然了解赵庆田的心。他知道赵庆田，不论什么事不考虑成熟是不肯说的。现在他听了赵庆田的要求，只得点头答应了。

“你答应了？回去有人问，请你还要帮我打打掩护！”

“行，不过你还得买通咱那卫生员！”

“那好办，难办的是咱们小队长。”

“可不，咱小队长的眼，尖得像把锥子！”

“这个，小队长不问便罢，问上了咱们就演双簧来蒙混！”

月亮偏了大西，后半夜的寒风，吹透他俩羊毛絮的棉衣。他俩爬起来，急忙奔五侯村的集合点走了去。

拂晓以前，又有三个带枪的人出现在石庄村北。他们由东向西拉着很长的距离慢步地走着，像在认真地寻找什么似的，土埝、粪堆、道

沟、坑壕……处处都查看一个遍。有时，他们蹚到几颗子弹壳；有时，他们看到一摊凝固的血浆和被血染污的白棉花。

“小队长，他们可能从另一个地方走了。”李东山说。

“可能，没有尸体吗！”魏强很愿意这样。

“会不会被俘了？”刘太生本不想说，但又压不住。

“被俘？除非是他俩负了不能动弹的伤，叫敌人给抬走了。”这一点魏强不是没有想到，就是觉得可能性不大。忽然一个闪亮光的小东西被他踢得滚了几滚，他猫腰拾起来，是支水笔。贾正和赵庆田是没有水笔的，这支水笔是谁的呢？敌人的？还是过路的干部们丢的？不管谁的吧，先捡回去再说。“走，奔五侯村南柏树林子集合点去！”魏强把手一挥，领头朝正西走去。

黑乎乎的柏树林子越来越近了。还有一百五十多米，魏强就迫不及待地啪啪啪地拍了三下；柏树林子里立即啪啪地还了两声。魏强一听有门，忙蹲下，两个手掌圈捂着嘴唇说：“二哥！进城吗？”那边随着答出：“等我，穿皮袄去！”

魏强高兴地迎了上去，立刻和赵庆田、贾正二人会合了。五个人像叠罗汉似的紧紧抱在一起，就好似久别重逢那么亲热。革命感情冲击着每个人的心，每个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魏强他们听了贾正、赵庆田述说了战斗经过。李东山向赵庆田左臂被打破的地方一拍：“你这衣裳怎么撕破了？”

赵庆田没有提防，叫李东山这一巴掌打得又“嗬嗬嗬”地疼叫起来。

“怎么？”李东山一怔。

“怎么啦？”魏强、刘太生都赶上来问。

“没有什么，他打着我的小疮了。”赵庆田疼得噙着泪水，怕人细看，捂着臂膀说，“这破的地方是叫小枣树挂的。”

“穷长虱子富长疮。昨天换药，我看了看，长了有这么大。李东山这一拍，保准又拍得流出脓来！”贾正比比画画地一说，还真给赵庆田遮盖住了。

“真对不住，来，我给你拿枪！”李东山抱歉地说。

“来！把枪给我吧。”魏强伸手去抓赵庆田的马步枪，“怎么我就不知道你长疮呢。”

“不要紧，不疼了，我自己拿。”赵庆田话才说出，枪已被魏强抓了过去。

西山头托住了即将沉下的月亮。皎白的月光，变成淡红色，并且比在头顶上大了许多。启明星从东方跳起来，小北风飕飕地刮，四周村庄

鸡啼了……天快明了。

魏强将赵庆田的马步枪朝自己的肩头上一撂，说了声：“走！”五个人怀着胜利的心情，快速地向西飞奔而去……

第三章

一

“这叫串皮？在卫生训练班里，俺学了一年，就没有听见这么说过。这叫打了个过梁，赵同志。”卫生员小魏左手的镊子，正夹住雷夫努尔药水浸透的纱布条，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的探针，往赵庆田的伤口里填塞。探针每往伤口里塞进一截纱布条，赵庆田就疼得皱下眉头眨下眼。纱布条填好，卫生员正往纱布块上涂抹药膏，赵庆田就低声细语地说：“小魏，我这伤，可并没有伤筋断骨呀！我求你，可给我保密啊。”

“保什么密？”卫生员纳闷地问。

“你看，我偷偷地叫你到这儿来，就为的商量这个事。不管是串皮，还是过梁，我这伤反正碍不着吃、喝、行军、打仗。只要这四样都不碍，我就没有住医院的资格。再说，咱们武工队，这就一步步地往冀中挪蹭，说不定是明天，还是后天，就可能一头扎进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们回冀中是解放咱的家乡，解救咱的父老们去。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过去。不过，你要在队长和小队长面前一嚷叫，我就得留下……”赵庆田刚说到这，通信员小铁闯进门来：“卫生球，要不是房东告诉我，我可不知道你藏在这儿。你快给二小队的房东大哥看看去。他上山打柴，跑了坡[1]，胳膊、腿、脸都给跌破啦。”说完，看见赵庆田正光着左臂膀，等着给缠绷带，就问，“你怎么啦？老赵。”

“长了个小疮。”赵庆田手按着贴在伤口上的纱布，嘴里应付着小通信员，眼睛却盯着卫生员，生怕卫生员一句话，给说露了馅。

“这小疮长得个别，上下都有破口，不知道的活像个伤口。”小铁开始注意了。

“怎么活像个伤口？他就……”卫生员说着拿起绷带来缠。赵庆田一听到这儿，知道要坏事，就给卫生员使眼色。卫生员不理睬地缠了一遭，缠两遭，缠到第三遭，装作使劲地一勒，“……它要是伤口，还经得住绷带这么煞？快走吧！别鼻子插葱，跑这儿充象来啦。”

“对！对！对！咱不在孔圣人家门上卖百家姓，咱走。”通信员顽皮地一吐舌头，倒背马步枪跑了出去。

“怎么样？”卫生员问。

“够同志，谢谢你。”赵庆田在卫生员的帮助下，左胳膊套在袂袖里，系着纽扣，很感激地说。

“按战地救护条令，你这是贯通，本应该留在后方休养；不过，伤口既然四不碍，我也同意咱们一起回冀中。但你得知道，第一，你领不了抚恤金。”

“你快别提领抚恤金啦，只要不给暴露，我什么都干。”

“我可以不暴露你负伤。但是我不向上级报告，就是违犯军纪。所以，第二，你得永远不能讲。你就睁着眼睛地说是小疮，我就闭着眼睛地当小疮治。等咱们冀中的局面打开，整个环境好转了，组织上要你填写履历表，那时你找我，我再证明你在江城遭遇战中负过一次伤。”

“对！从今以后，咱俩就当没有这么回事，谁也别提它。”赵庆田没有料到，卫生员会帮这么大的忙，真是从心眼里甜丝丝的高兴、痛快。

二

根据冀中的形势，特别是敌占区的特殊而复杂的情势，根据武工队今后的任务和活动方式，以杨子曾队长为首的武工队，最近又来了个突击式的政治、军事大练兵。

政治练兵是分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来讲授党的各种政策；军事练兵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他们既不操练稍息、立正、齐步走；也不演习排疏开和野外战斗。为了发挥武工队的特点，适应于敌占区里活动，天天都是攀树、爬房、跳障碍、纵壕沟、夜间射击。

经过练兵大突击，收获真不小。大家不仅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进一步懂得了党的各种政策，有了做宣传的资本；在军事行动上，高声说话没有了，夜间走路摔脚板子的声音听不到了，上房、蹿墙、跳宽壕，个个练得都比猴子还灵便。真是：增添本领情绪高，待进敌区逞英豪。

要巩固练兵的成绩，人们不仅时刻操演、熟习，还相互测验，彼此考问。

贾正脸朝墙，刚默读了一遍对敌伪军的政策，转身就问身旁收拾东西的李东山：“哎，老保守，你说为什么咱对敌人要实行宽大政策？”

李东山头没抬、眼没瞅，一面继续朝“万宝囊”里归拢东西，一面说：“为什么？为争取更多的伪军、伪人员回心转意来抗日，用政策感召他们不真心去事敌！”回答的畅快劲，真像流水一般。

“要那样，是不是对罪大恶极的人也不惩处啦？无边的宽大呀？”贾正又提出个问题来。

“那，那不成了右倾思想啦！宽大必须得和镇压相结合！”李东山觉得贾正领会党的政策精神还有点问题，于是，把“万宝囊”随便地一包裹，蛮认真地讲解开：“我们掌握宽大政策必须得有限度，同时也得有分别。对真心事敌，又屡教不改的伪人员，就得严厉处治，把这样的处治一两个，会把别的伪人员吓一下，这就叫打一儆百！可是，昨天下午敌工科李科长给咱们上课时，说到之光[2]地区的那三个害，哪一个也不能用宽大处理，只有镇压！”

“昨天下午讲的哪三害？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浑！你忘记我到野场背粮去啦！要不，你今天能吃上高粱面菜团子？”

“可不是，我忘啦！”

“忘了就得受罚！现在我要罚你把之光地区的三害说清道明，还要快！”

“好，我认罚！”李东山点头答应。末后，将手里裹好的纸烟一举，“等我抽着就说。”

两人抽着纸烟。李东山这才开腔：“说起之光地区的三害，咱李科长还把群众自编的一段顺口溜念了念。这段顺口溜我抄下来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个旧布皮订缀的小报纸本，连翻了几页，接着就念起来：

保定东南乡，
出了三个害：
一个在城里，
两个在城外。
公鸡嗓的侯扒皮；
哈巴狗是个秃脑袋；
刘魁胜，出奇的坏，
杀人放火奸女人，
哪村他都欠血债。
虽说他仨凶，
难和松田赛。
老松田，胎里坏，
魔王转世阎王派。
杀人如捻蚁，
烧房像烧柴。
手下养群狗特务，
所有坏事包下来。
东杀男，西霸女，
要埋活人倒着栽。
瞅谁不顺他们眼，
抓到城里灌白开[3]。
抢掠财物平常事，
捆、打、吊人任意来。
盼星星，盼月亮，
盼着八路快过来。

过来给咱把胆壮，

过来给咱除祸害！

李东山一口气念完，把本子一合："这就是你问的那三害。听清了吗？同志！"

"这怎么是三害呢？连老松田不是……"贾正觉得李东山明明念了四个人，可为什么又偏称仨呢？于是就还问。

没容贾正说完，李东山急忙抢过话来："这，你看过戏吗？告诉你，先说的那三个，算是个帽，压轴的就是老特务松田。为什么人家编顺口溜的不先提他呢？这就叫艺术！要先提他，侯扒皮、哈巴狗和刘魁胜不就显不着了？其实，李科长说，这三个都够上单打一[4]的条件了！就说这个侯扒皮吧，在中间，他把人民勒索得十户就有十户揭不开锅，真是荞麦皮里挤油的手。还有那个刘魁胜，到底身上背了多少条人命？根本就没法计算。听说在唐河沿的一个什么王庄，他和松田一次就杀了一百七十多号人。"

"这，这他妈不是一伙子豺狼？"贾正听李东山说完，气得脸色发青，眼瞪圆，将手里捏着的小半截纸烟狠劲地朝地上一摔，锉着牙齿说，"宽大！宽大！对待这伙子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就不用想！我看零刀剐了也都不过分。"

"说到剐，咱也没有这个刑法，不过，将来抓住开群众公审大会，我看这准没有跑！"李东山也推断地说了两句。

辛凤鸣强拉硬拽地扯着刘太生闯进屋来，冲贾正、李东山说："光待在屋里，你俩谁知道人家刘太生又创造了一种新的上房法？"他嘴巴说着，双臂左右一伸，两腿一叉，模仿着，"人家在双手能按住墙的胡同里，不用踋人梯，就这么一扒一蹬，一扒一蹬，像闹玩似的就能上了房，看来真麻利！"

辛凤鸣本想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得到贾正、李东山对刘太生的称赞，哪知适得其反。他俩不但没说一个夸赞的字，反倒不约而同咧开大嘴哈哈哈地笑起来。

这一笑，可把辛凤鸣笑得有些茫然。他稍沉思，忙抢白："笑什么？难道人家新练的这爬房技术咱不应该学？"

"学是该学！不过，"李东山揎揎衣袖，挤挤眼，瞅瞅贾正，望望刘太生，三人六只眼一下都射到辛凤鸣的脸上，跟着又都呵呵呵地乐了。

"家伙们，跟我捣什么鬼？"辛凤鸣见他仨抱成团来开自己的玩笑，真有点不耐烦。

"别不耐烦！按说你这号称'访员'、别名'百事通'的人，对这事就应该

早知道，可为什么落后了呢？真是大不应该！”李东山说到这，脑袋连摇几摇，嚼嚼牙齿，又接着说，“刘太生创造了新的上房法，你问问他怎么练会的？跟谁练会的？”

没等辛凤鸣扭过头来开口问，刘太生指点着说起来：“跟你，跟贾正，还有老蔫赵庆田！”

“啊！这一手你们也都会？怎么我就不知道？”辛凤鸣这时才明白他仨笑的意思。心里对别人的练兵成绩立刻感到惊奇，同时，对自己却有些不满了。

“你，你跟小队长到沟外[5]活动了几天，怎么会知道。其实，这也不是谁教的谁，是大家练习，大家创造的！”李东山见辛凤鸣面有愧色，赶忙解释。

贾正这时也上前劝慰：“你别看人家赵庆田臂上长有小疮，练这一手可真卖力气！为了学得快，你可以请他做指导！”

“伙计！你眼下就别光羡慕别人啦，快唱出《萧何月下追韩信》，连夜地‘赶’吧！”刘太生亲热地握住辛凤鸣的手，也跟着说起来。

辛凤鸣拳头一挥，发誓地说：“对！赶！赶上去！一定赶上你们！”

三

一切情况掌握在手，一切本领锻炼在身的武工队，在一个云漫风吼的夜晚，一个猛子又扎回冀中，像一把锋锐的尖刀，直戳在保定城东南——之光边缘地区。

之光边缘地区共管辖三十几个村庄，连鬼子统治的保定东关、南关也都在内。这地区因它是以保定为基点，西壤张保[6]，北靠高保[7]，被两条公路人字形地相夹着，所以从地图上看来，就像个打开的折扇面形状。越离保定远，面积也越大了。

来到之光边缘地区的当夜，队长杨子曾就和这个地区的区委刘文彬接上了头。

刘文彬是当地人，四十多岁，不太高的个子，长得倒挺粗壮。他穿着一件肩头打着补丁、袖头露出棉花的青大棉袄；腰间煞条白褡布，头上戴顶栗子色的破毡帽，没修饰过的四方脸上，嘴边长满密匝匝的胡髭，几条皱纹也很明显地摆出来。他这穿戴和长相，完全像个在庄稼地里摔打过多年的农民。其实，他就是从地道的农民变过来的。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曾准备把魏强这个小队留在这里，配合当地的党坚持和开展工作。于是，在接上头的那天夜里，叫过魏强来，将刘文彬介绍给他，并且明确地告诉魏强："从现在起，刘文彬同志兼小队指导员，就和你们小队同吃、同住、同行动，所以，小队的工作你俩要共同负责！"

有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跟在自己身边，魏强的心里是一百个高兴。他在杨子曾面前，把要说的话说完，要受领的任务接受下，就领刘文彬回到了小队。

哪知刘文彬一到了小队里，就给刘太生带来了一件最悲伤、最痛苦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刘文彬跟随魏强刚迈到小队的住屋，刘太生就蹿了过来，拉住他的手说："叔，你在这儿？"

"啊，你也调武工队来了？"刘文彬开始一怔，之后，像瞅自家孩子似的用喜爱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了刘太生几眼。"家里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长生参军的事。"

“不，你妈的事！”

“我妈？她怎么啦？”

魏强见刘文彬是刘太生的亲叔叔，又提念到他妈的事，无意间和贾正对下眼光。他们知道，刘太生母亲的不幸遭难，不能再瞒着了，也就没有阻止刘文彬；当刘文彬说到刘太生的母亲被老鬼子松田和特务刘魁胜杀害时，刘太生真像晴天打了个霹雳，头上挨了一棒槌，晕晕腾腾、昏昏沉沉地一屁股坐在机凳上，怀抱着枪，垂下了头，脸色比生过一场大病还难看，眼泪像断线珠子一般，哗哗地朝下流。

伤心莫过死了老子娘！凡是和刘太生在一起战斗过的都知道，不论行军、打仗，他从未叫过苦，嚷过累。“五一”反扫荡，一天打三仗，三天吃一顿饭，脚上磨得大泡套小泡，他照旧是那么乐呵呵的。今天他哭了，哭得真恸啊！把大家哭得鼻子都发了酸。

“人死如灯灭。难受一遭也当不了什么！杀你母亲的人就在城里，报仇算账的机会多得很。”刘文彬拽扯着棉袄袖子，擦抹下湿润的眼睛，劝慰地说。

“对，找机会跟他们来算这笔账！”魏强的眼里喷射着火花。

“给咱刘太生的老娘报这个仇！”

“能逮就逮，不能逮就敲！”

“骑驴看书，走着瞧吧！”

队员们也都七嘴八舌地安慰起刘太生来。

对母亲的惨死，刘太生伤心地恸哭了一大场。但是他知道，不早一天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不知有多少母亲还会死在敌人的手下。

在之光边缘地区的几天秘密活动，杨子曾已把敌情、地形、群众的思想都摸清了。根据目前的种种条件分析，他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政治攻势，鼓鼓群众的情绪，煞煞敌人的气焰。交朋友，择好的；打敌人，拣坏的。于是，就把中间镇的侯扒皮当做开展政治攻势的试点了。

一天，吃罢早饭，一位皱纹满脸、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像平常串门的人一样，走进魏强他们房东的当院：“他婶子，吃过饭啦？”

“短天道，两顿饭，现成的饽饽一馏就行了！”房东迎出去回答。跟着，两人就小声地唧咕起来。魏强心里正在纳闷的工夫，门帘一起，那位老奶奶走了进来。

“老奶奶，听话音就知是你，就是不敢到门上接。是从队长那边来？”刘文彬下炕，亲热地紧打招呼。

老奶奶笑着点点头，接着就问：“谁是魏小队长？”

刘文彬伸手刚要指引，魏强却开了口：“我，魏强。”话音刚落，老

奶奶却递给他一个很微小的东西："给，这是杨队长叫我当面交给你的。"

魏强接过来看，原来是个绿豆粒粗火柴棍长的纸卷卷。他倒开逐字逐句地看完，回手递给了刘文彬。刘文彬的眼睛刚挪开那个纸卷卷，纸卷卷就被他填进嘴里。

"这个也是给你的。"老奶奶从袄袖里，拿出个二寸半宽、三寸长、化学玻璃夹子夹着的白纸片片。

魏强接过来，和刘文彬一齐看，正面，有酸枣大的三个字："居民证"；背面，贴着自己一张免冠的二寸照片，那是头过路，宋摄影员在分区给魏强照的。他心里想："上级真处处想得周到。"抬起头来，老奶奶还像有事似的倚靠空荆囤等待着。

"老奶奶，你回去罢。"魏强凑近老奶奶说。

"回去？你不给我写个字儿？"老奶奶像懂、又像不懂地讨要一个东西，"我不论给谁送东西，也没有空手回去过，连杜县长、曹政委也是这样。"

从话语里，魏强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奶奶，不仅是个拥护八路军、掩藏抗日人员的堡垒户，也是个秘密交通员。他察觉自己的失误，抱歉地笑着说："我也不让你老人家空手回去。"从日记本上，忙撕下火车票大的一块纸，垫着膝盖写："收到，立即执行。魏"也搓成个卷卷，递给了老奶奶。

"咳！这才合规矩。"老奶奶满意地接了过来，两手一抄，笑着走了。

魏强、刘文彬小声嘀咕一阵，刘文彬立即将穿的、戴的脱给了魏强。

魏强把德国老三眼的枪栓拽开，一条弹头有孔的子弹哗地按进弹槽。随枪栓的关闭，第一颗子弹，被推上了枪膛。他把保险机一关，枪口朝上，插在腰间。人们又帮他上下前后地做了次检查，没有看出一点破绽。

他把队伍交给刘文彬，胳肢窝夹上个旧钱褡子，趁街上没有人，跳出大门，直奔中闾走去。

虽说还没出九，小风却暖融融地吹起来。东南天上的太阳，照松了上冻的湿土，照化了坑边上的薄冰，照得柳条显了绿，照得柏枝越发青。天天在屋里圈着的魏强，乍来到这空旷无边的原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舒展。要不是周围炮楼子离得太近，要不是怕坏人发觉，要不是有任务在身，要不是为了长远的利益，他真想豁着嗓门地喊几声："呔咳！

呔咳！”然后再东跑跑，西颠颠，跳跳纵纵地随便地跑上几步。

魏强要在中间据点附近选择个明夜好开展政治攻势的地形。他混杂在赶集的人流中，大步地朝中闾村里走去。在村边，被两个端枪的警备队员[8]怒目横眉地拦截住了。

“居民证！”干瘦如棍的一个警备队员，瞪圆眼珠子，用石门造的假大盖一拨拉，怪叫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将“居民证”递给他。魏强学人们的动作，也就被放了进去。

今天是中闾集。所谓市集，也只不过比平常日子多了一些人罢了。除了几个挑担卖白菜的，几个背布袋粜粮食的，几个挎篮子卖吃食的……粮食市、棉花市、牲口市、肉市、菜市……走到哪里，哪里也是人少货不多。中闾大集的繁华景象，早已成了过去。

魏强眼睛巡视着周围，耳朵留神地听着八方。

几个拿大枪的警备队员伴同几个黑狗[9]，正围着个烟酒摊子耍贼横。“妈的！你集集像泥鳅，今儿个看你怎么对付？怎么逃？”一个头戴三块瓦皮帽的人，可能是掌柜的，他低头哈腰，笑脸相陪，敬烟又划火。

魏强习惯地把手伸到篮间，眼睛盯住前面伪军们的一举一动。他估摸这是敌人出来找外饷，假装没有看见，和旁人一样绕了过去。

他紧迈了几步，钻进街西的一条小胡同。在胡同出口朝北望去：一群不算小的炮楼子，就像坟地里一堆馒头围着一个大坟丘，把一座七截高的红炮楼子围在中央。望乡台似的大红炮楼底层不远的地方，修盖好几排青灰色的砖平房。穿军服的，穿便衣的，男的，女的，有的走进炮楼，有的走出平房。过春节，酒肉填满肚皮的敌人，还男唱女随地唱出“哥呀妹呀”的淫词浪调来。这些使人肉麻的声音，传到魏强的耳朵。他心里如同火上浇了油，暗暗地骂道：“糟吧！糟吧！有一天老子会叫你们糟个够！”

炮楼周围是一圈像蛛网似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还有一条深沟围绕着。从沟里面高高的培土来判断，防护沟既不会窄，也不会浅。放落的吊桥，像个长长的跳板，横架在防护沟上。这就是敌人出入的唯一道路。“敌人戒备得就算严！”魏强思忖地说。

吊桥对过，宽阔平坦的公路那边，有一排排高大的灰砖房，被七八尺高的围墙圈着。“嗯！这房是干什么的？是据点的一部分？”他佯装闲溜达地朝前移动，大门上拳头大的铁锁，越来越看得清楚。“啊！是一处闲房。好地方！明天就在这儿干！”

魏强脑子想着，两只脚迈上了公路。他想越过公路，到那片房子跟前仔细看一看。他刚横过公路的五分之四，呜——一辆土黄色的大卡车，像开玩笑似的擦他身边驶过。汽车的风浪，把他带了个大趔趄。车后扬起的尘烟，湮没了他的身形。他脚步站稳，扭脸想看看汽车上载的东西，咕嘟嘟，一辆摩托车又疾驶过来。一个头顶钢盔、戴着宽边风镜、大背步枪的日本兵，驾驶着摩托车。挎斗上，架有一挺轻机关枪，一个日本兵肩胛抵着托底板，眼睛注视着前方。后面，咕嘟嘟咕嘟嘟……一辆挨一辆，像赛车似的追赶着，超越着，拼命地朝前开，滚滚的尘土，掀起了一人多高。

魏强想紧迈几步离开公路，听到左后方咕嘟嘟咕嘟嘟的摩托响，不光越来越近，也不成个声。扭头用眼一扫，一辆摩托车像只吃人的饿狼，又快又猛地从背后扑来，像是要轧他个肉泥烂酱。“是敌人发觉了我，还是开我个玩笑？”他的脑子连打了两闪。为了防备万一，立即装成个胆量过小的老百姓，朝旁边一跳，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滚到公路旁的深沟沟里。当他攥住枪把伏下身体抬头看时，车上的鬼子把摩托刹住：“胆量小小的，小小的！”大声叨念着，像办了件开心解闷的事儿，朝左一扭车把，和别的鬼子哈哈哈狂笑着，又顺公路快速地开走了。

魏强虽说受了一肚子气，倒把明晚开展政治攻势的地形选择好了，所以他很满意地绕道离开了中间镇，按原路返回来。

第二天，当一钩新月升到聚满银星的东南方，武工队已静悄悄地踏进了中间镇。

按原计划，敌工干事韩新潭来到了魏强的小队；杨子曾带领二小队由秘密“关系”指引，召集伪办公人、伪军家属开“抗日讲解会”去了。

魏强胳肢窝夹住那支机头张开的驳壳枪，率领队伍静静地接近了据点，无响动地占领了吊桥对面的那一片青砖房。他先命令两个人掐断公路旁的电话线，而后让常景春用歪把子把吊桥堵上。一切安排就绪，他脚跐梯子隐在砖房后面，对手拿白铁做的歪脖子话筒的韩新潭说：“韩干事，可以开始了！”

“喂，谁站岗了？”韩干事嘴对着话筒，朝据点里大声地吆唤开。拢音的喇叭筒，嗡嗡的声音，在顺风的夜里，能听出二三里地。他紧跟着连问了两遍。随着声音，据点的灯光都灭了，跟着当当朝魏强他们打来了几枪，子弹射得很低。

“要打你就多打几枪，我们既来了就不怕！叫你们的侯队长上来答话。”韩新潭的最后一句，像是发布命令。敌人还继续射击。同时，警报器也嗷嗷地号叫起来。

“放警报没有用，快叫你们侯队长，八路军跟他有话说。”

“他妈的，你们有话就说吧！”据点里最高的炮楼上，一个公鸭嗓的敌人答了腔。

“你是侯队长吗？”

“你们想打招了、问应了干什么？我是。你们敢进来杀我的头？还是咬我的球？”

“哎，你身为军官，说话怎么这样难听？”

“好听？他妈的这个好听！”啪！新口径的三八大盖，焦脆地发射了一枪，震得人们浑身一机灵。

“他妈的王八蛋，怎么给老子上这个。”贾正小声嘟囔。“这小子难怪叫侯扒皮，真不吃好粮食。”李东山也怒目横眉地骂。“好人谁干这个，你就听听他那个腔调，那不像《打渔杀家》里头的教师爷？”辛凤鸣也气愤了。

魏强向身后摆一下手招呼他们：“安静点，别说话。”

“我们刚和你接触，就觉得你这人太不讲面子。”韩新潭又一字一句地讲起来，“你不要执迷不悟，认为有日本鬼子仗势，会永远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到处横行霸道，到处敲诈勒索，抗日政府给你们记着账哪！有一天，八路军会找你算账的，老百姓会找你报仇的。常说，听人劝，吃饱饭。侯队长，你是聪明人，懂得什么是忠，什么是孝，环境所处，生活所迫，干了警备队也是没有法的事，只要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就行……”

据点的敌人，像是听得入了耳，叫骂吵嚷的声音，都没有了。

“……你们只要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抗日政府会宽大，八路军也既往不咎；如果要继续为非作歹……”

“继续为非作歹，你们怎么样？”楼上又传出几句蛮横又粗暴的发问。

“怎么样？抗日政府就要和你清算这笔总账，就要找机会要你一气还清。”韩新潭也气挺粗地顶上去。

“好，就看你们怎么和爷们算总账了，爷们是老虎推磨——不听那一套。别给老子瞎哨啦，滚吧！”

“侯鹤宜，你铁心啦？”

“老太爷就是铁了心，你敢怎样？不行，明天拉出去打一打。”

“好！你既然敢说铁了心，日后我们有办法对付你。”

“我敢！敢！敢！敢定了。”侯扒皮在炮楼里边，咬着牙，跺着脚，发着狠说。“你们有办法就施展吧。我一个脑袋一杆枪，什么时候都接

着。”

“这小子太狂啦，乖他一斗子。”常景春在机枪掩体里气得直搓手。

“擂他一炮，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胡启明搂着八八式小炮，蹲在梯子旁边乱嘟囔。

魏强实在忍无可忍了，眼珠儿一转，跟着爬上了梯子，大声地吓唬起来：“你等着接你们警备队的子弹吧。‘黄河’，你注意侯扒皮的行动，假如他不改，你就准备接受任务，在里边找机会，敲死他。其实，去年三月，他在徐水大因村，调唆鬼子杀害那俩老百姓，就够死的条件啦！到中间来诈财，打老百姓，更是胆大包天了。不过八路军按照抗日政府的法令，还给他个悔改的时间。”

据点里，暂时变成死样的沉寂。魏强觉得咋呼一下，还起作用，也就：“‘长江’‘黑龙江’，你们俩也留一点心，帮助‘黄河’搞。警备队的弟兄们，只要不真心帮鬼子干……”

当当当，据点里射来不分点的枪声，简直就像热锅里炒料豆子。魏强伸出话筒，还想喊两句，当！当！话筒被凿了两个眼。

杨子曾带通信员猫腰快步奔魏强他们走来：“怎么，工作不顺利？”

“侯扒皮，软硬不吃。”韩新潭表示非常懊丧。

“不听也得听，反正指名点姓地教训了他一顿。”刘文彬像是很满意。

“可是咱也挨了一肚子骂！”魏强猛地想起炮手胡启明刚才的要求，也就要求杨子曾，“擂他一炮吧！队长。”

杨子曾眨眨眼，搓搓手，听了听据点里不分点的射击，望了望村里黑乎乎有不少看热闹的人，最后答应说：“可以，一定要命中中央的炮楼顶！”

站在旁边的胡启明，听到杨子曾允许了，还没容魏强下达命令，已脱掉了炮衣，跳进选择好的发射阵地，单眼吊线地一瞄，右手狠劲地一扳扳机，啪！传来一声不大但很焦脆的音响。轰！一声巨响，一片红光，炮弹飞落在中央炮楼顶上爆炸了，震得人们身子忽悠一下。据点的枪声，被这声巨响震得完全停止了。

“侯鹤宜，跟你这只是一个开始。好话说了千千万，一切都在你。日子长着哪，我们走着瞧！”魏强嘴对着话筒口俏皮地闹了几句，带起队伍，跟着杨子曾走开了。

四

武工队在中闾文武齐下地闹了多半宿，也真把据点里的敌人吓坏了。侯扒皮虽说嘴帮子硬得赛块铁，心里也同样害怕得不行，要不，他为什么天一明就到村里抓人去深挖据点周围的封锁沟？特别是胡启明发射的那一炮，就像那一等的篮球队员投篮似的那么准确，不偏不斜，不上不下，正好落在中间的炮楼顶上。这一来，不光炮楼顶子炸了个大窟窿，还把侯扒皮的三个贴身马弁，炸伤了一对半。里边有一个还是侯扒皮的小舅子，没等抬到城里就吹了灯。警备队员和黑狗们从听了武工队的讲话，心里也都在盘算日后怎么办。三天过后，有两个黑狗请了长假；再过一天，又一个警备队员开了小差。老特务松田听说中闾据点挨了炮轰，赶忙带上二百多人马，由刘魁胜领路，坐上汽车跑了来巡查。

在敌人惶恐不安的同时，群众可高兴了！于是，许多夸赞武工队的神话，也在群众当中流传开了。

老年人说："想不到，这回八路军的家伙这么硬！"

年轻人道："不硬，怎敢指名点姓地跟侯扒皮碰？"

壮年人讲："听说八路军这回的家伙都是新式的。那晚上朝中闾大炮楼子放的那一炮，看见的人们说是电动炮，根本没有炮筒子！"

庙台上、街头、茶馆、酒铺……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所谈的差不多都是这码子事。的确，人们消沉抑郁多日的心，让武工队在中闾镇的一宿活动，给振奋起来了。大家好像在连阴天里看到了空中跑乏云，知道晴天的日子有了个指盼。

为了适应敌占区的环境和工作的需要，武工队经过短暂的集体活动，准备按之光、清苑两地区，把两个小队分开来。

夜里，队长杨子曾带着二小队去清苑以前，把魏强、二小队长蒋天祥叫到一块开了个会。

"……要知道咱分区的敌我斗争，和整个冀中一样，确已达到很残酷的地步。"杨子曾说着掏出个黑色的日记本来。他紧掀了几页，眼睛瞧着本子说起来，"到现在，咱分区这八个县[10]，被敌人用封锁沟、封锁墙、公路……细切碎分地画成了个破棋盘，共达五百多小块块。在这五百多小块块上，敌人又修建了据点和炮楼子四百五十多座。这且不说，现在敌人又实行了什么保甲制、连座法，村村安了眼、拉了线，建立了

情报组织，有点风吹草动，敌人立刻就知道了……”他合上本子，扫了魏强、蒋天祥一眼。魏强、蒋天祥都聚精会神地侧耳聆听着。杨子曾燃着烟，吸了两口，又接着说：“斗争是残酷的，困难也是严重的；不过，它吓不倒共产党人和人民的武装，更吓不倒坚决抗日的人民。我们今天所以回来，就是要想办法、寻时机打击敌人，开辟地区，争取把局面尽快地扭转过来。同志们都不畏艰难，不怕残酷，这种精神很好。但是绝不允许存有丝毫麻痹情绪。要知道，我们有一丁点麻痹情绪，就会走进极危险的境地。从路西过到这边，和敌人碰了两碰，我发现，在人们思想里滋长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那就是麻痹大意不在乎！……”

杨子曾乍提到“麻痹”“不在乎”，魏强和蒋天祥听了都不由得愣了一下。他俩认为：每天，从太阳出到太阳没，谁都是扎在屋子里，不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说话打喳喳，就是咳嗽都用手捂着嘴。到底哪一点麻痹了呢？……

杨子曾觉察到他俩的意思了，就一针见血地说：“我说的麻痹、不在乎，不是同志们高声歌唱，背上步枪满街逛；实际，同志们也知道环境不允许这样。而是那些不关紧要、人们不在意的小事情，就在这些小事情上，往往要出大问题，吃大亏。比方，”杨子曾举起左手，眼睛望着中、食指夹的自裹纸烟，“这颗烟，我们抽得剩下个烟蒂，不在意地扔在了当屋，这个被扔的烟蒂，会带来好多麻烦。清乡队来了，专低着头找这玩意儿。一旦发现，也证明八路军驻过了，轻者，罚房东一笔钱；重者，就得把人捆走、掐监入狱。像钢笔水嘀嗒在桌子上，甩在墙上；使用房东的厕所，大便后用纸揩屁股；在女茅房小便[11]朝墙根乱滋。这些都是清乡队寻找的目标，也是闯祸的根苗。昨天，二小队的祝文华，三把两把就把两页写满字的纸撕碎，像天女散花似的扬了个满地。有这种痕迹留下，不用清乡队，叫孩子看见，也准说是八路军驻过了，因为老百姓不干这个呀！”

杨子曾的话，给了魏强、蒋天祥很大的启示。魏强一边听着一边想：“队长这人就是行！人们认为那是些琐碎小事，经过他的眼睛观察，脑子研究再拿出来就成了了不起的大问题。事实，队长谈的这些，也就是造成大问题的根苗。”杨子曾队长的谈话，让魏强联想到昨夜的行军。

“昨天，是回到冀中的第七天，也是行军较远的一天。部队停在村边站住休息的时候，就稀里哗啦都小便起来，四十多人，四十来泡小便，都摆在道边上。今天，清乡队没有来。要是真的来了，根据这些小便，就会发现有部队过往或住下。”魏强想到这，觉得后脊梁骨直冒凉气，暗暗地责备自己：“谁麻痹？自己就是麻痹的一个。敌人今天真的来了，发

觉了，是谁当的情报员？是自己，是武工队撒的小便。”从这一点，他认为杨子曾批评得全对，自己更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羞愧地说：“不在乎的劲头，不仅队员们有，我也存在着。大便后，我就不习惯用砖头、瓦块揩；也有时候撕纸乱抛。”

“是啊！干部决定一切，就表现在这里。我们是领导干部，我们自己不习惯用砖头，我们自己弄碎纸乱丢，当然，也就很难怪队员们了。我在路西就说过，这不是咱家的炕头上，这是敌后的敌后，这是老虎窝。我们上这儿来，是要杀大老虎，捉小老虎，捣毁老虎窝，要是稍微不留神，就会叫老虎捕住吞噬了。因此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别看事小不算啥，可能就毁了咱武工队，要了咱的命……”杨子曾一句紧跟一句地说到这，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你们回去，跟队员们谈谈，让大家找找根源，想些注意的办法。这些，同志们比咱们知道得多。像一小队的赵庆田，别看不言不语的，事事都看得面，想得周到。他那个疮好了没有？”

“他说，还有一个没掉痂！”魏强回答。

“怎么？他一个左胳膊长了几个疮？”

“这……听说是两个，又听说是一个，还听见贾正背后低声念叨，像不是疮，不过没有公开说过。”

“嗯？不是疮是什么？”杨子曾听后特别注意，紧忙刨根地往下追。

“听那个意思，像是挂的花。”

杨子曾回头望一下背后的卫生员，卫生员正蜷着腿在呼呼大睡。“小魏，小魏。”他一边拍打一边喊。

“嗯？”小魏爬起来，想揉下眼睛，没等把手举上来，就扑哧冲人们笑了。原来，刚才他在假装睡觉。

“你看，这个捣蛋鬼，你老实地说，赵庆田的左臂，是伤？还是疮？”杨子曾嗔着脸，右手指点着卫生员小魏。

“你们都知道了，我就别说了。他再三再四地恳求我给他保密，我又觉得回冀中开展工作也需要人，就答应了。这点，我错啦！”

“凭赵庆田一个人，神通多么广大，也蒙混不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伙子帮手。”杨子曾用手一划，连歪脑瓜听事的通信员小铁，也划在里边。

“可没有我。在马庄，我找他给跑了坡的房东上药去，他正给赵庆田换药。我一看，赵庆田的疮，是上下两个眼，就觉得奇怪。咱一个嘴问，人家勾串好了，俩嘴回答。咱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就得信。闹半天，还是咱猜对了。”通信员小铁得意扬扬地卖谝。

“事情过去就算啦！”杨子曾扭过头来冲魏强说，“回去不要批评他。

他负伤不告诉上级是不对，可是也有他不告诉的原因。他的心意是好的！现在谈谈离开的事：你们小队留在这边，不论碰到什么事，一定要依靠当地党委，多和刘文彬同志商量。这些天的活动，目标是暴露了。回去和文彬研究一下，在我们朝清苑转移的时候，你们可找几个极可靠的堡垒户，秘密地转移，悄悄地隐遁它几天再活动。记住，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准轻举妄动！”末后，杨子曾又把联络的时间、地点、会合的日期谈了谈。就和魏强握别了。

魏强送走队长和二小队，回来和刘文彬同志研究了一下，在午夜刚过的时分，由刘文彬同志率领着，不走村，不过店，一直奔西王庄踏了来。在西王庄村南头，刘文彬人熟地熟，不打窗户不叫门，踩着刘太生的宽肩膀，上了一家高房。工夫不大，大门轻轻地开开，人们没声响地拥了进去。

魏强他们来到的这个西王庄，是之光边缘地区数一数二的隐蔽根据地；他们所住的这一家，又是西王庄这个隐蔽根据地里铁桶般的堡垒户。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王庄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子，虽然处在敌占区，却并没有一个混伪事的。不管鬼子、汉奸闹得多么厉害，抗日工作从没垮过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始终都在贯彻、执行着。所以有些工作人员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小延安。

的确，也称得起是小延安。“五一”大扫荡以前，这村男女老少高涨的抗日情绪就不用提，单说“五一”大扫荡以后，由于鬼子兵从根据地里回来，在这村驻扎了两天，就糟害个够呛。光用粮食喂洋马，就糟蹋了上万斤；猪羊吃个光，牛驴牵走了多一半，闹得今年开春种地都成了问题。别看村里受这么大的损失，人们的抗日心气还是非常的高涨，看来，比早先还坚决。虽然“保公所”“联络员”“防共自卫团”等伪组织都建立了，挂上了牌子，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实际上，里边都是抗日的村干部和抗日的群众，只不过用这些遮挡下敌人的眼目罢了。

再说说魏强他们住的这个铁桶般的堡垒户。这个堡垒户是老公母俩过日子。老汉叫赵河套，祖辈三代都靠扛长活、打短工、挑八股绳吃饭。家里穷，一年三百六十晌，有一半的日子吃糠咽菜。

因为穷，娘怀他十个月上，还到河堤坡上挖野菜，来不及回家，把他生在河套里，因此，他爹就用“河套”两字当了他的名字。“赵河套”这三字一直叫了五十六年，也从没有人再给他起个大号。

赵河套大伯十二岁的那一年，村村闹霍乱，死的那人算海啦！后来，竟弄到有人死，没人埋的地步！赵河套大伯的爹妈都是在那次闹时

疫里死去的。为了顾嘴，他只好跟他娘舅，在中闾镇一个有顶子的财主家扛了小活。一直干了七年，到十九岁，长得是胸阔膀又宽，论劲，气死一头牛。东家喜欢他有股子傻力气，就又雇他当长工。光棍汉，不抽烟，不喝酒，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工钱虽说不多，可是日积月累的也有了个小积蓄。扛了十八年长活，到了三十七上，娶了个媳妇。日后又积蓄十九年，才置了二亩地，买了眼下的几间房。娶亲的第二年，有了孩子，这才辞了活，一半打短工，一半在自己的土地上刨食吃。

赵大伯虽说嘻嘻哈哈爱说爱笑的，过日子那可是一百一，四季到头天天起早恋晚地干。过庄稼日子，他知道难；他也知道求人更难。特别求到财主家，好话说上千千万，也不一定求得动。即使答应了，还得领人家很重的情。因此，他最忌讳“求”字，哪怕累折了腰，他也愿意躲着“求”字走。但是，别人求到他，只要张开嘴，他就尽量照办；自己办不到，也给别人出主意，想办法。他办什么事都认真，只要他认为对，就得一条道走到黑，真有那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但是，要真的办错了，他也敢认错。他嘴头上尖刻，说话损。遇上不爱见或不公正的事，他就不凉不酸地闹上几句，有时，弄得当事人又疼又痒痒地搁在心里难受着。

抗战开始的那年冬天，由于村东——大坑那边——东王庄韦长庚的大儿子韦青云招人起枪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曾把西王庄的年轻人带走了一股子。那时候，赵河套大伯对青年人打鬼子，为国家效劳的举动就非常羡慕；不过，他跟前的宝生才十四岁，想送去，根本就不够格，一直等到“五一”大扫荡的前一年——一九四一年，宝生长到十八岁，河套大伯才送儿子参加了抗日部队。

要知道，西王庄离保定只有二十里。当时，在这个地区，有人要当八路去抗日，叫鬼子知道了，算是闯下了滔天大祸，不闹个灭九族，杀满门，也得倾家荡产。河套大伯对这根本就没管它，也不管老伴愿意不愿意，和宝生商量商量，带上个盘缠钱，爷俩起五更，蹚过东王庄村东的唐河，赶到蠡县刘铭庄，就把自己看着长大的儿子——宝生交给了队伍上。回来，虽然老伴埋怨了好几天，他多会儿想起这码事来，也感到自豪。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又有好些老人秘密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唐河，参了军。

魏强他们住在这么一个村子的这么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真是再保险不过了。

鸡唱过三遍，蜷缩在炕头上沉睡的魏强，被窗户上哗的一个不大的

响动惊醒了。接着，窗户上又哗哗地响了两下。这是在房上的哨兵用土洒打窗户，发出天快明的信号。

魏强顺手推了下怀搂歪把子睡在他身旁的常景春，小声地说："起！"忙爬起来，猫似的轻轻跳到地上。

"起！"这一声虽然很低，却比激励的号音还起作用。人们刷地一下都醒了。因为鞋没脱，装没卸，大家稍一活动，就怀抱枪，背靠墙地坐起来。屋里，除了有几个时隐时现吸烟的小红火，什么都看不见。在漆黑、寂静、空气混浊的小屋里，都精神集中地静听外面的音响，准备应付突然到来的情况。因为这正是敌人包围村子的时候。

魏强轻轻地开开二门，走了出去，顺着戳在房檐上的梯子无响动地爬上了房。

在房上，居高临下地四外望去，黑乎乎地什么也分辨不清。稍停，才看清辛凤鸣趴在烟囱后面。魏强弓背弯腰走了过去，问道："有什么动静？"

"刚才东南角上，好像是中闾镇，狗咬了一大阵子！"辛凤鸣低声地回答。

"西边，张保公路呢？"

"没有动静！"

"老辛，下去吧！"贾正和另一个队员爬上来换哨。

魏强在下房前，嘱咐贾正："这会儿正是敌人包围村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听到一丝风吹草动，看到丁点异样征候，都要疾速报告！"

窗纸，越来越发白；屋里，越来越明亮；人们的鼻子、眼窝渐渐地都看清了。多事的拂晓，已经胜利地度过。房上的警戒撤下来，放到了二门的后面。

大门咣当一响，赵河套大伯肩背着粪筐走了出去；大娘紧忙抱柴火，点火，做早饭。饭熟，她不等外出的河套大伯回来，自己囫囵半片地吃完，搬起纺车，拿着棉絮朝大门外走去。不大会儿，河套大伯从门外走进来，搓搓手，就自己下手盛饭吃。魏强他们知道，房东家老公母俩，正在街上换着班给他们放哨，大家心里都有说不上来的感激。

"你们喝碗红薯白菜粥暖和暖和吧！"河套大伯端了一大碗冒出尖来的红薯白菜粥走了进来。

"不，"魏强拍拍盛小米面馍馍的灰色布袋，笑吟吟地说，"俺们带着干粮啦！大伯，你一清早就出去给俺们看情况去啦！"

"是啊！这是我理应合分的事。其实，我干的这点抗日活，要和你们这些有功之臣比起来，那可差得远！真要论功行赏，恐怕我连这稀白粥

也喝不上！”河套大伯逗乐地说完，情不自禁地呵呵呵地笑起来，同时，也把人们逗笑了。

“你难道还不是有功之臣？你的功劳，抗日政府早都记在功劳簿上了。说真的，有些地方俺们还不如你给国家的贡献大呢！就说缴公粮吧，你多会儿不是晒干扬净，送头份；还有，你送儿子……”对河套大伯深深了解的刘文彬，又连声不绝地夸奖开。

河套大伯被夸奖得挺不好意思，伸扬着起满茧子的大手摇晃：“算啦，老刘，就这么点玩意儿，有什么抖落头，说真的，我做的那点芝麻粒的工作，根本不值一提！”

来这以前，刘文彬把西王庄和河套大伯家的情况，都做了介绍，所以在魏强的脑子里，对河套大伯有了个粗浅的良好印象。眼下，再见河套大伯爽朗、倔强、朴实、奔放的性格，饶有风趣的样子，他从心眼里更加喜爱，更加尊重了。于是他亲热地招呼河套大伯坐下，两个人面对面，随随便便地闲聊起来。

这一聊可真聊得远：从中国到苏联，从山地到平川，从三国到前清，从种地到修铁路，从冀中的吕司令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从现在打鬼子到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真是海阔天空，简直没有谈不到的。别看河套大伯没进过学房门，古书、旧戏可知道得不少，净是一套一套的。人们越说越起劲，比开个小型娱乐会还带劲。

人们正蛮有趣味地海聊着，从街上忽然传来一阵凄惨、悲切的哀怨：“老天爷，你就让这坏人老活着？孩儿们哪，都上哪去啦？盼，盼……”随后，呜呜地干号起来。

人们一时被这哀伤、悲怜的声音弄怔了。

“这是谁？怎么回事？”魏强诧异地问。

“东王庄的韦长庚！”刘文彬告诉魏强。

河套大伯摇摇头，嘬嘬牙，脸色立时变得非常阴沉。

“他是什么人？”魏强朝前挪挪，继续刨根地问。

“他是抗属，也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劳碌了一生，种了一辈子地，末了，叫铁杆汉奸刘魁胜和老松田弄了个家破人亡，他也疯了！”

刘魁胜、松田这两个名字，在魏强他们的耳朵里并不陌生。特别是刘太生听到，真是气得咬牙切齿。李东山在这里听到松田、刘魁胜，忽地想起山里练兵时，李科长说的那杀一百六七十号人的事。他口问心：“难道说的那什么王庄，就是这东王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强也想把这个抗属被松田、刘魁胜搞疯的事，弄个一清二楚，于是又追问了一句：“他到底是怎么疯的？”

“怎么疯的？”河套大伯瞅了刘文彬一眼，刘文彬眉头紧蹙地在沉思。他长出了一口气：“这事，刘区委最摸底！”

刘文彬忙接过来：“大伯，要说知道韦长庚的家底儿，你是再清楚不过了，还是你给魏小队长他们念叨念叨吧！”

大伯开头没言语，经人们又一撺掇，他又长出了一大口气，才把韦长庚家里人的被害，韦长庚的疯，原原本本地讲述开。

---

[1]从山上跌了下来。

[2]抗日时期冀中的一个县份，以牺牲的县长李之光同志的名字命名。

[3]凉水。

[4]抗日时期对敌人的一种政策，目的是明确目标，专找最坏的镇压，借以争取教育更多的伪军改邪归正。

[5]敌占区。沟，指敌人的围山封锁沟。

[6]从张登镇到保定的公路。

[7]从高阳到保定的公路。

[8]伪军的一种，像地方上的保安队。

[9]伪警察，因为他们都穿黑色制服。

[10]任丘、高阳、安新、肃宁、博野、蠡县、之光、清苑。

[11]冀中风俗为女茅房在家，男茅房在街上，武工队怕上街被敌人发觉，只有在女茅房里大小便。

第四章

要不是有个大水坑在中间隔着，东王庄和西王庄简直像一个村。头遭来西王庄串亲的，常跑到东王庄去打听亲戚家的大门口；东王庄的妇女喊狗舔孩子的屎褯子，常叫了西王庄的狗来。两村，谁家对谁家的锅台、炕，差不离都知道。

虽说像一村，办公还是分两下，各立账本，各理村事，油水不相掺。

东王庄净是姓韦的。老辈子传说：燕王扫北，有一对姓韦的年轻小两口，躲藏在河套的柳树丛子里，逃过一场大屠杀，以后祖辈相传，就扑腾了那么一大堆后代。所以，它不像西王庄，有赵、钱、孙、李百家姓。

韦长庚早年和赵河套一样，也在中间扛了二十多年长活，日后，两个儿子慢慢地都长起来，他那颗常揪揪的心，才渐渐地宽松下来。

土地不多，都在河套里，年年一水一麦，父子仨过日子紧打紧算，真像是一把锁，所以越过越红火。事变前一年，二小子青章也娶了亲。两房里都有了孩儿们，就是缺个男的。五十不见孙，至死不松心。韦长庚老公母俩都六十的人啦，盼孙子盼得简直睡不好觉。事遂人愿，前年冬天，他们老二家，偏巧添了个七斤半沉的胖小子。当时，可把韦长庚乐颠了，揣上平常舍不得喝的一瓶二锅头，三步两蹿地走进西王庄，找见年轻时一起拉锄把子、说话投缘分的赵河套，煎了几个鸡蛋，分坐在炕桌两边，连三盅地对喝起来。

“长庚哥，你这命不错，心里想什么，偏给你送什么来。”赵河套用筷子夹了块油汪汪的炒鸡蛋。

“不错！咱这多半截入土的人，心里正盼孙子，送生奶奶就给送了个白胖小子来。”脸颊喝得红扑扑的韦长庚，心满意足地把一盅酒倒进肚子，跟着又往嘴里填了口菜。他两眼乐得变成一条缝，习惯地捋捋下巴颏的山羊胡。

“大孙子来了，可得起个俊气名。”

“得起，得起。河套兄弟，你琢磨给起个吧！”

“我？可不行。这是识文断字的人们干的。”

正在外间屋和面的赵大娘，乍杈着沾满湿白面的两只手，走进屋里说："大人给孩子起名，一个是给孩子留个记号；再一个就是给大人留个念想。要叫我说，长庚哥，你们老两口盼孙子，孙子就来了，干脆，就叫个'盼儿'，吧！"

韦长庚把大腿一拍："对！对。就叫'盼儿'。来来来！他婶子，我敬你一盅酒。"说着，把满满的一盅酒端送到赵大娘的面前。

"哎呦呦，我可没有量，酒一沾嘴边，就得变成关老爷。"话是那么说，还是慢慢地接过了酒盅，她像咽药似的一直脖，嗓子眼里咕咚一声，酒咽下去，忙咧着嘴填了口菜。

正在欢喜头上，偏偏祸从天降。去年刚穿棉衣的时候，三害之一——刘魁胜，领着三四百鬼子，以大水坑为界，把东王庄包围个严丝合缝，想溜出一个人来，真比登天还难。刘魁胜好像灌醉了酒，中了疯魔，提着个快慢机满街吆唤着："老子今天上东王庄报仇来啦！我姓刘的，跟你们姓韦的，仇大如天哪！你们毁了我刘家一家，我要灭你们韦家的全族……"

铁杆汉奸刘魁胜为什么和东王庄姓韦的摽这么大劲呢？原因是这样：

"七七"事变刚开始，国民党的军队，在涿、良、宛一带稍稍地一叮当，就像开了口子的——河水，呜地一家伙，溃散下来。那年八月十五，鬼子占了保定，很快，又占了石家庄……

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游击队。

韦长庚的老大——韦青云也把当家族门里愿意参加抗日的兄弟、子侄们组织起来，扯起抗日旗号，拉起抗日武装。人多，家伙少，就到处去起财主家的枪。刘魁胜家住在刘家桥，离东王庄十八里地，要去，不用过河，顺堤就能走到街里。但是，刘家桥村北，紧贴鬼子常来常往的高保公路，明知道有几家财主有枪，就是没人敢去起。

韦青云是个胆子大、主意正的铁汉子，抓抓脑瓜皮噌噌地冒火星子。遇事不着急，干起来，手头快，玩得利落，一般的人可比不了。

一天傍黑，他扇披着大棉袄，带领一伙拿家伙的人，朝刘家桥小跑步地奔去。

韦青云知道擒贼先擒王。在关大门睡觉之前，他带领那班人闯进刘魁胜的家。进门先上房——压顶，然后就找刘茂林。

刘魁胜他爹刘茂林，别说在刘家桥，就是在梁桥、苑桥、郭桥……一溜十五桥，也是跺跺脚四街乱颤的手。今天，见到有人在他家做出这

样从没有见过的举动，真不知道是个什么馅。二门叫人家堵住了，溜又溜不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右手紧握三号勃朗宁，往棉袄口袋一插，装作很坦然的样子，从里屋走出来。他寻思来的这起子人，不是江洋大盗，必是绿林英豪。哪知出来一看，对面站着的是脏手巾箍头、破棉袄遮身的韦青云，是个顶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汉。他立即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呱嗒撂在肚子里。随着，板起面孔，左手舔着大拇指，眼角一斜楞，似点头不点头："我是刘茂林，来我家有什么事？"

韦青云早就认识这个尖嘴猴腮的瘦家伙。他想：自己的行为是抗日救国，光明磊落，再加上腰间插有一支三号自来德；外面又有一班带武器的人给撑腰，也就不理不睬地左手一伸，指着靠桌子的太师椅："你坐，事不大，得商量。"

"商量？"刘茂林没有坐，他觉得来的这个土头土脑的人，说话气挺粗，也就减了三分锐气，话语稍放缓和些，"好吧，只要我办得到，尽量地办。你贵姓？怎么称呼？"他的嘴里虽然在说话，心里却翻来覆去地想："不论是谁，只要有两人拿枪在房上一压，底下有多少家伙，也难施展……"

"我叫韦青云，东王庄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刘先生比我知道得多。总起来，一句话，我们要打鬼子，枪不多；你家有枪，请拿出来，让我们用它抗日去。"

"要枪，打鬼子，这是好事。我要不是上了年岁，还愿意背上一条枪，和你们一道干哪！不过，老弟，说句知心话，你们这么……"

"怎么？"

"咱们是乡亲，说真的，要不是我姓刘的经得多，见得广，叫你们这上房压顶地一折腾，就得吓死！"说完，屁股朝椅子一歪，咕咚坐下了。"年轻人，火气就是足。"刘茂林觉得韦青云是个直出直入、愣头愣脑的庄稼小子，动上一丁点智谋，就能蒙哄过去；要弄好了，还可能捡点洋落。他就打牙碰嘴，嘻嘻哈哈施展起他的伎俩来。

"刘老先生只要肯拿出枪来，房上的人，可以马上撤。"韦青云认为撤下房上的人，他也调不了蛋，即使有几个看家护院的，也不敢下手。就朝外喊："兄弟们，都从房上下来。"

兵随将令草随风。人们唏里呶噜都从房上走下来，黑压压地站了半当院。

"人是下房啦，枪，你看怎么给吧！"

"枪啊？你也坐下，咱慢慢地谈，反正有。"他庆幸自己的第一个智谋实现了。他知道把人们诓骗下来，自己的人，会悄悄地爬上房去。到

底爬上去多少？自己还摸不清。他怕时间走得慢，就一拖再拖地磨蹭着，等候房上的动静。

韦青云不但没有坐，反向刘茂林靠近两步。他心里也思摸：“这个老猴崽子，要捣什么鬼？”稍沉，就单刀直入地问：“反正有！能有多少支给我们？你快说个数目，拿出来。”

“我快说出个数目来？嗯？”刘茂林用蔑视的神态摇晃着脑袋哈哈哈地狂笑了一阵。

叭喳！一块瓦从房上摔下来，院里立即引起一阵纷乱，“怎么拿瓦打人？”“躲得不快，还不闹个大窟窿？”“……”

随着院里的瓦响，刘茂林立即转为强硬的口吻：“那你们有多少枪？”他认为韦青云他们已经成了钻进他这翻笼里的黄雀，瞎扑腾也逃不出去。

“我们？我们是抗日的武装，不能外传。你给多少枪，就朝外拿吧。”韦青云看他要变卦，也拿棒槌般的话语狠劲擂他。

“快朝外拿？不那么容易，即便我愿意，也得问问房上的人们。”刘茂林当时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狸猫，站在他面前的韦青云已成了一只他捕获的老鼠，可以用话语来捉弄他，戏谑他。他认为，韦青云迟早是他的口中食，就像小人得志似的用两个手掌圈着嘴唇，拿腔捏调地朝房上喊：“你们愿意把枪拿给外人？”

“不愿意。”四处房上，一起回答。

“人家硬要叫你们给呀？”刘茂林像吹风扇火似的又大嗓门地喊了一句。

“他敢！”

“看谁抃掉谁的！”

“把他们都扣起来！”

“……”

房上叽里呱啦地拉着枪栓，大嚷小叫地乱咋呼。

刘茂林扭过头来，双手狠劲一拍，又手掌朝上的左右一摊，歪着脑袋，撇着嘴巴地用极瞧不起的眼神，瞅着韦青云：“怎么样？”

“怎么样？我叫你举起手来！”韦青云嘴到手就到，黑亮的枪口，堵住刘茂林的胸膛，向前一蹿，左手朝他的口袋里一伸，蓝汪汪的三号小手枪立刻拿到手里。

刘茂林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家伙，一见韦青云变成个凶煞神，吓得他浑身打哆嗦，脸比蜡都黄。又加上韦青云狠劲地揪住他的脖领子，简直软得像块泥片，扑通跪栽在地上。

韦青云怕房上发觉开枪射击，单臂用力一提，把刘茂林提到二门后，枪口点着他的头，“你说怎么办？”

“给给给！”刘茂林扬脖看看韦青云的脸，韦青云的脸色非常严肃，额头上的青筋直个劲地蹦，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真有一口吞掉他的劲头，急忙服软了。

“怎么个给法？”

“都给！都给！一支也不留！”

“你实实在在地说个总数。”

“大枪七支，两架盒子，一个小橹子，还有你拿去的那一个，长短十一支。”

“你喊他们，下房来撂下。”韦青云照旧揪住刘茂林。

“我喊？他们听啊！”刘茂林又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耍个花枪。他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哭丧着脸子说。

“你是一家之主，谁敢不听。快喊！”

“我……”

“你怎么？”韦青云狠劲地用枪口一杵他的头。

“我喊！我喊！”刘茂林胆小地捂住脑袋，“德子！”他叫刘魁胜的小名。“下来把枪撂下吧。我为了抗日，把枪都……都……都给啦！”

“你还要说：‘谁的枪，谁负责，大小都撂下’。”韦青云告诉刘茂林，刘茂林像鹦鹉学话似的，豁着破锣般的嗓子，又有气无力地朝房上喊起来。

工夫不大，枪就全撂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横七竖八地占了不小的地方。子弹袋像长虫似的，弯弯曲曲，里面都满满的装有子弹。

韦青云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拽住刘茂林，气势汹汹地走出屋，在枪支弹药跟前，一一过了目。他冲着跟来的人们，说道：“都收拾起来！”

在人们背枪煞子弹袋的时候，他又拽刘茂林二次走进屋，随着心里的轻松，也就松开了揪着刘茂林的手。“论抗日，在咱们这一块，你算数了头一份。”韦青云把伸出的大拇指举在刘茂林的眼前。

“哪里，我不过拿出了几条枪。”刘茂林像只斗败了的公鸡，带着满脸的余惊，掯掯膝盖上的泥土，苦笑了笑。

“你是刘家桥的首户，在全村是说一不二的人。”韦青云先给他戴了顶高帽，接着说，“再麻烦你跟我们到几个有枪的人家，帮上两句抗日救国的话，也让他们把枪拿出来，给我们打鬼子去。”

“这……谁家有枪，可……可摸不太清。”

“我们知道。”韦青云把枪朝腰间一插，从怀里摸出刘茂林的小手枪，最后又掏出个纸片片。他拿张纸片片在刘茂林的脸前一晃，忙揣到怀里。“这上头写得清清楚楚，连你的枪，也在上边写着哪。其实，你都知道。”

“我知道的，”刘茂林抓抓谢了顶的脑袋，嘬嘬牙花，“刘洛殿家，有杆湖北造；春林哥家有杆老套筒；仁寿堂一大一小；张家大院是个独打一……”

“你还忘掉了一家人家。”韦青云根本不知底，他从怀里摸出的纸片片，也是个唬人的东西。他见刘茂林说完，又赶忙咋呼了一下：“不用看本本，我心里记得可清哪。你再想一想。”

待了一袋烟的工夫。

“噢……噢，”刘茂林拍着脑瓜门，像想起来似的，“还有俺们老大他丈人家的那一支。你看我越老越糊涂，光说别人，忘了自己亲家。”

“你就受累跟着跑跑吧。”

韦青云伴同刘茂林，一伙子拿武器的人，紧跟在他的背后，像群上山打狼的猎人，挨户去起财主家的枪。

刘茂林在一溜十五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哪受过这个窝心气。经过起枪的一场风波，连惊带吓，又搁上气，不多几天就病倒了，没有两个月的工夫，死啦。

临死前，刘茂林把他的两个儿子——刘魁胜、刘魁利叫到跟前：“爹这病是叫东王庄干游击队那个姓韦的小子气的。你俩要是刘家的种，一定记住这口怨气，给爹报这个仇。有朝一日到了东王庄，要杀姓韦的鸡犬不留，要把干游击队的都宰了；连个孩子伢，也要给我劈个两半……”他后槽牙咬着，双脚一蹬，脖子一挺咽了气。

刘魁胜家弟兄俩，发送了他爹，携带些细软，带领家口逃进保定城；日子不多，都在日本华北驻屯军桑木师团的津美部队当了便衣特务。

韦青云组织的那班游击队，待了不多日子，也调进山里，在完县编成八路军的三十三团。

驻保定的鬼子，自从有了刘魁胜、刘魁利这两个坏蛋，就像瞎子有了眼，天天出来扫荡，三六九的来保定东南乡，不是抢了清凉城，就是烧了东顾庄，折腾得天昏地暗。

发大水的第二年[1]秋天，韦青云带领三十三团的两个连过铁道，住在冉河头；天明，就和刘魁胜、刘魁利领来扫荡的鬼子打起来。刘魁利

就在那次战斗中，又让韦青云的队伍给揍死了。

这下，刘魁胜跟东王庄姓韦的更是仇上加仇，恨上添恨。他总是编法地想朝东王庄闯。

去年晚秋一个阴沉的黑夜，东北风不停地吹打秫秸篱笆；秫秸篱笆像个心怀幽怨的妇女，呜呜地啜泣、悲啼。

刘魁胜像只狗似的，瞪着狡黠的双眼，在对面看不见人的夜里，提一支驳壳枪，领着三四百名鬼子，还有一群特务队，东张西望地从保定朝东王庄闯来。离东王庄一里多地，分成两路：一路顺唐河西堤根朝南踏，一路由刘魁胜带路，沿着东、西王庄中间的大水坑坑沿，也朝南偷偷地踏了去。两路都是一边走，一边选择地形，一边布置队伍。东王庄像个不知名的物件，慢慢被装进这条人为的布袋里。

傍明子，东北风哀号得更紧促，天色更加昏暗、阴沉。东王庄的南上空，刷地一颗贼亮的绿火球，像只箭似的升上去，划个火钩子形，急剧下降，消逝了；跟着，又是一颗。东西两路的敌人，用信号弹取上联络，会合了。这个人为的“口袋”，就这样绑扎死。

树上，巢窝里栖睡的乌鸦，被突来的声音搅醒，噗啦飞离开，咿呀咿呀，在东王庄的上空，盘旋着飞叫了几声，便朝向远方飞了去。

阴沉郁闷的气氛，笼罩住东王庄；东王庄的人们，还沉浸在香甜的梦境里。

随着啪一声短促的枪响，四面八方都嘎嘎嘎咕咕咕，嘎嘎嘎咕咕咕像疾风骤雨似的响起了机关枪。

枪声惊醒沉睡的人们。宁静的村庄立即出现大人吵、孩子哭、驴叫、狗咬……一片嘈杂、喧闹声。啪啪啪，村外连续几声震耳的枪声，是敌人往回撵向外逃的人：“跑！跑！跑都打死你们！”

几个提手枪的便衣特务，都歪戴帽子，架着茶晶眼镜，有的还叼着烟卷，跟在刘魁胜的后面。刘魁胜戴着一顶灰色礼帽，呱嗒着紫茄包子似的脸，像只闯出笼的红眼野兽，一边摇晃肩膀走着，一边号叫：“今天来到东王庄，也该咱姓刘的出出气啦！韦青云这个王八蛋，能仗着八路军毁我姓刘的一家，我刘魁胜要靠皇军灭了姓韦的全族！我今天要让姓韦的也唱一出《肉丘坟》。”

刘魁胜这样撕裂嗓子一喊叫，人们都知道今天的事儿不妙。有的往草屋里钻，有的朝粮食囤里藏。柜底下、红薯窖、套间里、柴草垛……只要能掩藏的地方，都编法儿地向里边躲藏。村里的抗日干部，听到枪响，就急忙朝外溜，一阵排子枪顶回来，赶紧又隐藏在平时挖好的预防万一的蛤蟆蹲[2]里。

没有藏严实的人们，都被刺刀、枪托子轰赶出来，押送到村东的唐河滩上。

锥子似的东北风，裹卷着牛毛般的细雨，从清澈见底的水面上吹刮过来，吹刮着河滩上的每一个人。在这里，胡须飘洒的老人们，都像佛爷似的板着皱纹堆垒的面孔，藐视端枪环立的敌人；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们，虽然都揪着善良的心，但是，还用慈眉善目的神态安慰苦痛的人们，时而揩揩啼哭的女孩儿的泪水，时而抱起撇嘴欲哭的男孩；肌肉坚实的小伙子们，个个怒目横眉，人人咬牙攥拳；有孩子的妇女，紧搂儿女吮乳；没有孩子的妇女，都握紧衣袋里掩藏的剪刀，准备反抗鬼子们野兽般的胡糟；以往对枪、炮、穿军服的人最感兴趣的孩子们，今天也畏惧地站在大人身后，纹丝不动地张望着鬼子手中明晃晃的刺刀，偷瞧着那架在四周一挺挺贼亮的机关枪。

人们，头顶阴沉落雨的天空，脚踩祖辈耕耘的河淤地，背靠唐河，面临河堤，被满脸杀气的鬼子兵簸箕形地包围在当中。灾难来临了，灾难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个个都怒目挺胸，肩靠肩地静静屹立着。

端枪的鬼子兵，前后分站两排。前排面朝里，后排面朝外，间隔十步，都像吃人的野兽，瞪着灰黑的充血的眼珠，望着周围，望着这群手无寸铁的人们。

“哎呀！妈呀！妈呀！疼死啦！呀……”堤那边传来尖厉、稚气的孩子哭叫声。一个中年妇女，像有人戳动她的心尖，急得想一步冲开人群。只迈了几步，堤顶上，一群敌人簇拥而来。刘魁胜像只恶狼，咬着牙，揪提着个一丝不挂的五六岁的孩子的耳朵，孩子踮起脚后跟，“哎呀哎呀”地双手挣扎着，大声惨叫着。刘魁胜狠劲地朝堤下扬手一摔：“你也算是一个数！”孩子连滚带爬地钻进人群，一头扎在那个面容苍白的中年妇女怀里：“妈——”

刘魁胜恭顺地朝着一个手拄军刀、身披黄色斗篷、鼻下留一撮胡子的鬼子军官——保定日本宪兵队长松田少佐，弯下腰乞求说：“请少佐给我做主！”待松田一挥手，他跃起身来，瞪起布满血丝的两只贼眼，冷笑着朝人们迈了两步：“我刘魁胜跟你们东王庄姓韦的，有杀父之仇，和你们干游击队的家属，有亡弟之恨。今天……”他发狠地伸张开干蜡般的左手，然后错着牙齿一攥，“你们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

“打倒汉奸刘魁胜！”人群里，不知道是谁高昂地叫一声。随着，爆发出“打倒汉奸刘魁胜！”“刘魁胜是汉奸！”“打倒日本鬼！”“抗战到底！”“胜利是我们的！”“中华民族万岁！”的怒吼。大人、孩子、老人、妇女再也憋不住心头的愤怒，像座骤然爆发的火山，连火带岩浆地喷射

出来。风，刮得紧上紧；雨，下得急又急，风雨交加的声音，让冲破凌霄的怒吼给湮没了！湮没了！

嘎嘎嘎，咕咕咕，嘎嘎嘎，咕咕咕，机关枪扇子面地横扫过来，打倒了愤怒的人们；人们在枪弹横飞的时候，还继续呐喊，继续高呼：“八路军会给我们报仇！”“胜利是我们的！”

…………

人们都屏住呼吸，鼓着眼睛静听着。河套大伯说到这里停止了。“怎么？都死啦？”贾正还想从赵大伯的嘴里，找出一线希望。

“是呀！都死啦！男女一百六十七口，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哪。”河套大伯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事后，抗日政府领着咱村的人去敛尸首，我也去啦。人哪，横躺竖卧地摆了一大片，又是刚下过雨，雨水和血水，掺和到一起朝唐河里流。人人的身上都打得像个筛子底，挨个三枪两枪的太少了。有个不满周岁的白胖大小子，还噙着他娘的奶头就死了，看样，娘俩像是挨了一个枪子。听说，那个胖小子，就是韦长庚的孙子——盼儿。唉！那个惨劲，石头人见了也得掉眼泪。”

“哎！韦长庚怎么逃出来啦？”提到他孙子，魏强想起了韦长庚。

“哪里！他要在里边，还能闯过这一关？他是沾了看闺女的光啦。他们大姑太太病啦，头天傍黑子才知道。他老伴忙打点了些东西，让他黑灯瞎火地送到韦各庄，那天晚上他宿在闺女家，才脱过这个祸。赶他回来一看，房子烧得剩下个空壳壳，人死了个净，他心里一急，就得了个疯疯癫癫的病，早先，不吃东西，光干号；以后，吃东西啦，还是傻傻茶茶的。有时上来劲，还嚷叫。刚才就是劲儿又上来了。”

“他生活怎么办？”

“大儿子韦青云在咱们队伍上，前年，调到热河开辟新地区去了。眼下，剩他一个人，就让他跟他的一个堂叔伯侄儿在一起过。一切生活费用都由抗日政府供给。”

“他侄家里还有人？”

“唉！跟他一样，是东王庄的村干部，就是沾了钻蛤蟆蹲的光，闹个死里逃生。”

“记住这笔血债！”刘文彬愤愤地接着河套大伯的话茬开了腔。

啪！啪！街里忽然传来两下焦脆的枪声。跟着，又啪啪啪连响几下。

魏强抹灭了烟，命令人们：“马上收拾好，准备战斗。”咕咚！咕咚！街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贾正拽出刺刀，咔嚓安在枪上；常景春脱掉歪把子的枪衣，将枪背带朝脖子上一套，机枪夹在自己的腋下；

队员们各自握紧了武器。

“你们准备着，我看看去！”河套大伯手掌挡着嘴，低声地说了句话，像阵风似的走了出去。

---

[1]一九四〇年。

[2]一种很浅的地洞。之光县水皮浅，大部分村庄都不能挖深的地道。

第五章

一

魏强两眼送走河套大伯的背影，心里像猜谜似的翻来覆去地判断眼前的情况：“是敌人瞎串游呢，还是发觉了我们？既然发觉了，怎么不照直地奔这儿来，四面包围、上房压顶、堵门呢？要是瞎串游，怎么又叮咣地乱放枪？怎么街上的人咕咚咕咚地乱跑？”弄不清敌情的指挥员，就像夜盲眼半宿走在荒原上那样别扭、不好受。

刘文彬也觉得情况来得太突然。他紧蹙双眉地瞥了魏强一眼。

“走，院里听听去！”魏强朝刘文彬打了个招呼。

两人跳下炕，脚前脚后地朝二门走去。

魏强一条腿刚迈出门槛，啪！又是一枪；子弹吱溜一声在他们头上掠过。

他俩想出去，不能；不出去，心里又急得直蹿火，只好背靠墙站在院里，等待着报告。可是报告却迟迟不来。魏强扬脸望望天，日头高高地悬在东南上，快晌午了。他回头看下刘文彬，刘文彬左手抄在右手的袖筒里；右手伸在左胳膊底下，攥紧夹在胳肢窝里的那支枪，不眨眼地望着关闭的两扇黑大门。

这时，街上寂静得叫人心里发烦。魏强紧锁眉头，烦得直搓手心。

大门吱呀一响，他俩像两只猫，嗖嗖钻进柴草屋。噔噔噔，音响不大、非常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地传来。魏强轻轻掀开谷草帘子一看，原来是河套大娘，她端着个盛棉花布絮的小箩筐走了进来。他俩急忙迎了上去。

“怎么回事？大娘。”魏强压低嗓子问。

“你们没有听见枪响？畜生们又来啦！”大娘的神情非常紧张。

“来多少？”

“不知道。”

“是鬼子还是警备队？”

“摸不清。”

“他们从哪儿下来的？”

“谁知道啊！”

魏强问得急，大娘答得紧。魏强连着来了个三问，大娘回了个三不知，急得他直劲地抓脑瓜皮。他不时望着大门，还盼望有个人挤进来。沉默一会儿，魏强又问：“大娘，他们从哪边进的村？”

“听说，进的北口。”

魏强听过，心又提揪上来。根据以往的规律，凡是进西王庄村北口的敌人，多半是从保定来的，结合刚才焦脆的枪声，极大的可能是鬼子。刘文彬也觉得情况有些严重，忙问：“大伯呢？”

“他到街上听风声去啦。”

“大娘，您老人家还是在门口给看着点吧。”

“咳，我这就去。”大娘从屋里忙又拿了把棉花絮，“我告诉你们，门口上有群鸡，要是畜生们来了，我就大声地吆喝鸡，你们忙安排。”她说完又快步地走出去。

两扇黑大门刚对好，魏强向刘文彬说了句：“我到房上看看。”就快步走进夹道，爬上戳立着的梯子。脑袋快齐着房檐，他先摘掉毡帽头，用驳壳枪口顶着，朝上连举了几举，四外没有什么反响，才上了房，大猫腰地钻进房顶上的小屋里。

在多半人高、四面灌风的小屋子里，布满了蜘蛛网和垂挂的尘丝。他利用墙壁上的通风孔，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望去：辽阔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一块块返青的麦田，好像绿色的栽绒毯子，大小不等地铺展在地上；一行行发绿的杨柳，低垂着滑腻的枝条，忽左忽右地摆动着，一切都展示出春意。和煦、温暖的春天迟迟地来到了人间。心急如火的魏强，没有半点心思来观看这妩媚喜人的景色，他专心窥察着各个炮楼的行动。从东到西，从近到远，从胡指挥、中间……到清凉城；从清凉城到……田各庄、大冉村，马蹄形的十多个高矮不一的炮楼子，有的插着太阳旗；有的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旗子顶端，外加个长三角的黄布条。面面旗子都像新坟头上直插的引魂幡，顺风摆动着。所有据点、炮楼都没有特殊征候，异样动静。村子近处的各条道上的行人、大车，都和往常一样，南来北往，平静无虑地走动着，不时，还出现一辆自行车。一些勤快的庄稼人，在村边菜园里，开始动手干活了。鬼子的进村，放枪，好像根本与他们没有关系。

他看了三个方向都是那么安安静静，又转向北面墙壁上的通风孔。

北面，砖房、瓦房、土坯房，房子一片，高低不齐。有的房顶上挂

着像鱼鳞似的瓦垅；有的像苫着雨布似的抹着黄泥；还有洋灰捶的、垒花墙子的。突过房顶的榆树、椿树、大叶杨的枝干，像互相比赛似的向天空、向四外七杈八杈密密匝匝地伸展着。有的烟囱升起灰蓝色的炊烟：农户们开始做午饭了。

麻雀啾啾叫，公鸡喔喔啼。为什么鬼子在村里折腾，却没有异常恐慌、惊悸的气氛？

“敌人这是玩的什么名堂？刚才还啪啪地放枪瞎折腾，这会就像死人似的没有动静，真怪！”魏强扒着通风孔，左盼右顾地巡视。

啪！又是清脆的一枪。随着枪声响过，在西北角上，隐隐约约地传来一片听不清的嘈杂声，中间还夹杂几声哈哈哈的狂笑。

“这真是鬼子的天下，敌后的敌后！”魏强没有看到什么，心里暗暗思忖着走出房顶小屋。

“刘同志，小队长呢？”魏强听到房下有人问，知道隐蔽哨溜回来了，紧走几步赶紧下房。

“怎么样？”魏强顺梯子下来，急问。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化装的隐蔽哨，肩头上的粪筐还没有撂下，筐里盛了多半筐牲口粪。

“你在哪儿放哨啦？”

“我在村北面。”

“那怎么没有看见敌人进村？”

“你看，我一步也没有离开，光在那一面转悠呢！”

“真怪，他们怎么来的呢？莫非……”魏强觉得敌人来得非常诡秘，心头也就越发沉重。

二

到西王庄来的敌人，是西面大冉村据点的。

说敌人进的村北口，也是，因为他们是在村北口出现的；说他们不是进的村北口，也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村北面的大道上走来，秘密隐蔽哨当然就难发现了。

大冉村据点里的日本曹长一撮毛和一个日本兵，吃罢早饭，扛上步枪，率领两个警备队员，由外号哈巴狗的伪警长苟润田领着去打猎。他们下了张保公路，踏着荒洼野地朝东北走去，一头扎到南侯、胡指挥两村的夹空里。走了十几里路，没有蹚起一只兔子。他们五个人虽说都挺扫兴，还有点不到黄河不死心，又来个向右大转弯，朝正南，奔胡指挥直踏下来。走到胡指挥炮楼跟前，也没有见到一根兔子毛。

打猎瘾头最大的一撮毛，穿着牛蹄子式的黑胶鞋，鞋上沾满了黏糊糊、腻抓抓的黄胶泥。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心里憋着一大肚子气。他手捋着左腮帮子底下的一撮寸半长的黑毛毛，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不够本，不够本，大大的不够本。回的！回的！"嘴唇噘得像个木橛子，扭头朝西返。

哈巴狗这会儿真像一只狗，摇屁股，晃脑袋，跑前颠后地给一撮毛献殷勤："太君，按说开春的兔子，应该成帮成伙的，怎么今天没有见到一个呢？依我说，准是太君你的枪法太好，都给打绝啦！"

"哕！哕！兔子秋天的多，春天的少。你的说话不对。"

"对，对，就是。不过，春天虽然不是出兔子的季节，可是不能一个也不见哪！太君，依我看打不着地上跑的，那就打天上飞的去！"

"飞的？什么的打？雁的，雁的没有；野鸭子，野鸭子的见不到。"

"碰不上野的，你不会打家的？"哈巴狗在这个话茬上，比比画画地冒了股子坏水。"你，枪的有，老百姓鸡的大大的。啪啪！三个、两个的拿去，咪西咪西没有关系。"

"嘎嘎嘎的鸡？好的，好的，快快，前边村庄打的！"经哈巴狗一撺掇，一撮毛立刻提起了兴趣，刚才耷拉的那张大驴脸，马上换成乐模样，脖子后头都有了笑纹。他拍拍哈巴狗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的，大大的好，参谋的有。"

"参谋？我的不行。"哈巴狗得到一撮毛的夸奖，真像得到主人扔给

一块骨头的狗，高兴得有点不知道东西南北。“太君，你的辛苦大大的，我的两个扛扛没有关系。”他伸手拿过一撮毛的步枪，和自己肩头的步枪平放在一起。

走累的日本兵，也想寻个机会找找轻松，见到哈巴狗扛着一撮毛的枪，就气喘地撵着喊：“老苟的，大力士的！”撵上了，自己手里的步枪也撂在哈巴狗的肩上。

三支步枪，二十多斤重，一下都加在哈巴狗身上，确实够他呛。他的身材本来矮得像个皮缸瓮，再让浑身的胖肉一坠，三支步枪一压，更显得矬了多半截，弄得他昏头涨脑、龇牙咧嘴地走三步颠一颠，迈五步换换肩，浑身上下累得直出汗，简直就像从水里捞的一般。就这样，他还摔折胳膊袖筒里褪，咬着牙假充硬汉子：“没关系，没关系，大力士的没关系。”

五个人，就这样穿过东王庄的街里，来到西王庄的村东头，哈巴狗的肩膀上，这会儿才给卸了载。

哈巴狗朝北一望，正有一群鸡，在东北角的村边灰土堆上刨刨看看地找食吃，忙指引给一撮毛：“太君，你看！”一撮毛和日本兵一举枪，啪！啪！打了两下，一只鸡，打得没动窝；另一只鸡，还张开翅膀乱扑打。没打中的鸡，正在愣神的时候，啪啪啪，一撮毛、哈巴狗……他们五个人，又各放了一枪，跟着就跑过去拾。二次没有被打中的鸡，这时才嘎嘎怪叫，腾腾乱飞地惊了群。有三四只鸡，像撞见狐狸碰上黄鼠狼，不要命地惨叫着，钻进东西小胡同，连飞带跑地奔向大街逃去。

一撮毛手提着猎物，领着哈巴狗他们，嘻嘻哈哈，怪声怪气地喊叫着追出胡同口，来到大街上。

他们站的胡同口，只隔两个大门就是村北口。村里的办公人已托烟提水地迎上来。

在办公人们的陪伴下，他们又嘈了一阵子才走。

这些情况隐蔽哨哪里晓得？魏强急得一口连一口地狠吸自卷的纸烟，眼珠停止转动在沉思。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河套大伯的身上，他相信河套大伯会抓来真实的情况；他不愿意听到街上大娘吆喝鸡的声音，又不能不做着准备。

街上，传来嘁嘁喳喳的一片说话声。

“……洛玉，从拜了年，你准还没有来过哪。”门口上，河套大伯在和谁说话，意思是朝家里让。

“要不，今儿个就串个门啦！”一个魏强不熟悉的声音传来。魏强扭头要往柴草屋子躲。

“不要紧，自家人。”刘文彬摆手把他阻拦住。

大门轻轻推开，一个四十多岁、头箍毛巾的人，跟河套大伯走进来。虽然是庄稼人打扮，黑乎乎的两个眼睛挺有神。大娘紧跟在他俩身后，又把大门虚掩上。

“老嫂子，我拉着扫帚给你找找魂去吧！”进来的这个生人一回头，就和大娘取笑起来。

“行啊，你孝顺得太早啦。等我死了，你愿意顶宝生的角，摔盆、打幡也没有人争。”大娘的嘴，也厉害得像把刀。

“老嫂比母，摔盆打幡不丢人。我说的是你刚才吓得那个变貌失色的样，连出气都不匀啦。真是骡马上不了阵。”

“别隔着门缝看人。我要是个五尺高的男子汉，早跟俺家宝生一块给国家效劳去啦。说真的，咱们的人在我这里住着，我是怕有个闪错。”

“啐——说得那么好听，谁给你敛敛？”那个生人用右手食指把脸蛋子一拨拉，跟着挤挤眉眼。

魏强见到他们小叔嫂子逗闹得挺有趣，憋得想笑又不敢出声，只好手堵着嘴暗咕哧：“这人，真有个逗劲。”

“他叫李洛玉，明着是‘保长’，实际是咱的治安员。就仗他那两片子嘴，瞒哄了不少的敌人。外号人称百灵鸟，是个能耐手。”刘文彬望着大娘他们逗闹，跟魏强小声嘟念。

“没有事啦，你在外头还给当门神爷吧。”李洛玉开玩笑地给大娘布置了工作。

“我还当门神奶奶呢！你个把死人说活了的……”大娘伸出右手指，狠劲地剜墩几剜墩，笑呵呵地又走了出去。

“情况怎么样？洛玉。”刘文彬没有容洛玉走到跟前，就问起来。

“屎壳郎搬家，都滚他娘的蛋啦。”

“哪里下来的？”

“西边大冉村的。”

“又是哈巴狗领来的。”刘文彬好像看见似的连想都没有想。

“除非是他，哪有二个。三害到哪里，也是闹得翻江搅海，六神不安。”

“他们干什么来了？”

“吃饱了，想溜溜食，愿意上京绕获鹿走呢[1]。屋里说去，我还想办点事呢！”

刘文彬将驳壳枪关上大机头，枪口朝上，熟练地掖在腰间，习惯地拽拽棉袄大襟，就和魏强他们一起朝屋里走来。河套大伯给牲口添了半

筛子谷草，也跟了进去。

“洛玉，这是武工队的小队长，魏强同志。”刘文彬给李洛玉指引。

“早听说过，今天总算盼得你们来俺村啦！”洛玉听说是武工队，从心眼里高兴。眼睛不受使唤地看了枪，又看人；看了这个，又看那个，真是眼里看着心里爱。

“你还接着刚才的话茬说，洛玉，大冉村的敌人怎么来得这么玄妙。”刘文彬抬抬下巴颏，让洛玉继续谈下去。

洛玉欠欠身子，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他把哈巴狗领着一撮毛出来到的哪里，净干了些什么事，从头到底，从根到梢地谈起来。“……这伙子畜生，叮啊当地打死几只鸡，还要上房掏鸽子。西北角上周拴柱家房檐的一溜鸽子窝，都掏了一遍。一撮毛好容易抓到一个‘扑棱’，腾又从他手里飞走了。鸽子没有掏着，却沾了满手粪，气得一撮毛直个劲地喘大气。等鸽子飞回来，抄枪就打，小子枪法准，啪，就撂下一个来。他们又蹲了一大会儿，等鸽子再飞回来，一撮毛又打了一枪，鸽子打中了，偏巧架在椿树上。拿棍子捅，够不着；让人上去拿，谁也老牛拉车朝后鞧，干咋呼，不动弹。哈巴狗想在这儿充充能耐。连朝手心啐了两口唾沫，搂着椿树就朝上攀。手短，腿又短，笨得像个猪，三爬两爬，爬上一截子，又出溜下去。以后，人们□着屁股，鬼子用枪把顶着他的脚，费力巴结地算是把他架弄上去。哪知道，椿树枝子脆，经不起他那二百来斤肥肉一压，咔吧！咕咚！树枝断了，他也摔落下来。逗得一撮毛仰面朝天哈哈大笑。等人们把他搀架起来，小趴趴鼻子摔青了；发面馒头的脸，也划破了；要不是肉厚，准得摔个腿折胳膊断。”

“刚才那边的笑声，就是为的这个？”魏强这才明白了刚才的笑声。

“可不是为的这个！你听见啦？”

“嗯，我一个人在房上听见的。”

“这小子别看摔了个烂北瓜样，还硬充大肚子蝈蝈。你们瞧瞧我学学他那副奴才相。”他出溜下炕沿，立在当屋，像演话剧似的装模作样着：“起开，起开，我又不七老八小的，搀着架着干什么？”两胳膊一挥，像是推搡他左右的人。跟着腰板一挺，两手一卡，瞪着眼睛说：“三十、四十正当年，摔下子怕什么？三天就好了。三天就好了？让结巴来说吧。”洛玉连形容带比画，疯疯癫癫地一闹腾，把屋里的人们逗得轰地笑了起来：贾正咧着没有门牙的大嘴，搓着脚跟地往后仰；赵庆田手捂着还没好利落的胳膊直哎呦；李东山一个劲地喊叫心口疼；常景春身子趴在“歪把子上”，上气不接下气；辛凤鸣抹着笑泪问大伯：“他会演戏？”大伯口水流拉老长，光指点洛玉，笑得说不上话来。

“同志们别笑，我学的这是碾砣砸碾盘，实打实的事。”没容得洛玉把话说完，有的人又要笑，魏强连咳咳了两声，人们才把嘴并住。

“哈巴狗这东西是白脖屎壳郎，和别的两样。”洛玉放低嗓门继续说，“混伪事的，人性就够次啦，他还次有一等，事事坏得出奇，要不怎么叫哈巴狗呢？真看他主人的脸色行事。他们在这村糟够了，扭头就走，一出村西口，碰上个串亲的媳妇。一撮毛像蝇子见到蜜似的小跑步地蹿了上去。那媳妇一见，吓得浑身光哆嗦，连话都不敢说。‘女八路，翻翻的有。’一撮毛嘴里叨咕，伸手就翻包袱，摸身上。哈巴狗明知道一撮毛在那个媳妇身上耍流氓，不但不解劝，非要人家解开裤腰带，让一撮毛去摸裤裆里是不是藏着手枪。你们说说，做的这事有多损！支应的人们一见，忙凑上前去，好说歹说的才算拉倒了。这东西给鬼子舔屁股，真有舔出大肠头来的本事。”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人？”辛凤鸣插嘴问了一句。

“他叫苟润田，是铁路西南苟庄人。原先在满城干，因为坏得流了油，保满支队净指名点姓地找他。他觉得实在不能待了，才花了个钱，在清苑弄了个警长的缺。乍来到大冉村，还和联络员们点头哈腰，说些天官赐福的话。狼到底是狼，日子一长，就显了原形。你们知道，大冉村南头，有个长年流水的金线河，鬼子为了过汽车方便，大大前年抓人修张保公路，也就修了座木头桥，起个名叫‘惠民’桥。实际上是座毁民桥。桥两头各蹲个大炮楼。警备队在桥南，鬼子、黑狗在桥北。分两头占着。这座毁民桥，可成了哈巴狗吐金冒银的聚宝盆。他在一撮毛跟前一嘀咕，关卡设上了，‘修桥补路’捐也就敛起来。有钱要钱；没有钱留东西，除了拾大粪的，真是见什么要什么。连卖菜的上冉村赶集去，也得留下两捆作抵押。人们给他起个名，叫雁过拔翎的能手。就是荞麦皮，他也要挤四两油。这东西还净办些笑里藏刀的缺德事。他跟谁都是嘻嘻哈哈像个喜神，哪知脚底下净使扫堂腿。去年，连雨天，摸摸哪里，都是潮的，谁家做饭也没有烧的。乡里乡亲的一撺掇，套上三辆大车，上城里去拉煤。一去，擩上几个钱，过去了；等回来，正好碰上哈巴狗在桥头上，事也就跟着来了。他跟日本人一捅鼓，连人带车都给扣了起来。晚上，一撮毛亲自审问，非说拉的煤是给八路军修械所送的。不承认就动刑过热堂。六个人，个个打得皮开肉绽。你们说，这不是飞来的横祸？村里明知是他冒的坏，还得花钱送礼，托他这个人情。有罪无罪，是他一句话；关起来，放出去，单凭他的舌头一鼓蠕。他打了你，骂了你，吃了你，花了你，还要向你卖弄：‘不是我姓苟的出名打硬保，这几个人都得送进宪兵队，那……死不了也得脱层皮。’他就是那么

坏。”

“这个坏劲，能跟刘魁胜、侯扒皮拜盟兄把弟。”贾正听到哈巴狗办的坏事，也就联想到另外的两个坏人。

“对，对。这仨人是黄杏熬北瓜，一色货。用不到同志你说，老百姓早把他仨拴到一堆啦。我刚才念叨的，只不过粮食堆里的一个谷子粒；要查起来，我这里就记上了半本。”李洛玉一边说着，就将右手伸进怀里摸。一个油布裹的、比巴掌大点的包包，从怀里掏出来。他慢慢地打开包裹的油纸，里面是个三寸多长、二寸多宽，毛边纸订的小本本。他平平地放在桌上：“事忙先写账，谁有笔？借我用下，把今天哈巴狗、一撮毛的账记上。”

魏强忙将去年冬天护送男女干部过铁路时，在石庄村北捡的那支钢笔从衣袋里拿出来，拧开，递给他。

钢笔是橘黄色；笔帽上，缠绕着两道耀眼的金箍；镀金的笔卡子，在正面镂有几个外国字码；黄澄澄的大笔尖上，有米粒大的一块白金。从外形上就能看出这是支好水笔。

洛玉接过笔来，端详端详，反用正使地在本子皮上画了两画，又挪到眼前仔细瞅瞅，才说：“哎，怎么这笔好面熟？”

“你认识这支笔？”魏强听洛玉一说，忙打问。他为这笔找主人发了好长时间的愁。

“早先，俺们县的敌工部长黄占立也有这么一支笔，我常借着使。你这支笔的里里外外，笔尖、笔杆，都跟黄部长的一模一样。”

“他，‘五一’扫荡以后过路啦？”

“没有，他一直在这边坚持；不过，去年秋后，他在黄庄让松田、刘魁胜带着清乡队给包围住，牺牲了。你们不知道，那真是好样的。”洛玉说到黄部长的牺牲，语气很沉重。

“我以为这支笔找到主人啦，结果闹个假欢喜。这支笔是去年腊月护送干部过路时拾的，不过，地点是在铁路西。”

“别说钢笔，就连人也还有一样长相的哪。”刘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开，页页都写了密麻麻的字。“过年啦，得给他重立新账。”在一页白纸上，他写了“民国三十二年”，接着又写上“一九四三年”五个字。中指沾下唾沫，跟着一按纸张，就把刚写上字的那页掀过去。他手在写，嘴里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阳历是三月……阳历是多咱？刘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号。”刘文彬顺嘴告诉给他。

“十三号。打死王恒家母鸡三只，伤一只，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鸽子

两只；吸三塔烟一盒，喝茶叶水一壶，摔了一个茶碗；还调戏外村的……”

好打听事的辛凤鸣，瞅着李洛玉一笔一画地记，挺好奇，凑到跟前去看。字写得虽说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写完，就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嘿——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天，咱还跟他们算总账呢！”李洛玉说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算总账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这么记，从鬼子到中国快六年啦，那些罪恶还能记得过来？”

“没有个记不过来的事。全中国四万万人，一个人两眼两耳朵，你记，他也记，大家一起记，想要赖账也不行。我记的这叫人头账。谁办的坏事，出的坏点子，就写在谁的名下。另外，俺们还有一笔总账，像哪个炮楼要去十石小麦，三百斤白面，肥猪六口；哪个据点，修炮楼要去几千块砖、几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谁家的，谁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总账上记个一清二楚。不光村里记，出砖、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记。不用说远处，河套哥家就有，其实，家家都有，村村都记，到时候一对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账啊？”

“有。你等我给你拿去。”河套大伯说完，扭头就走。

“你们记那砖、瓦的干什么？”

“哎呦，难道日头老在正南？难道鬼子老在上风头？难道他们修上炮楼、据点，就像安家立业似的住上一辈子？那不是癞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心高妄想？他们心里是那么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军手里通不过。你们回到家乡干什么来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回来，又是为的什么？就是为的叫他们早点吹灯拔蜡。有朝一日咱们翻过手来，炮楼端了，据点拿了，把他们五花大绑地逮住了，炮楼、据点的砖、瓦、木料……一切还都是咱的，物归原主，谁家的还归谁家。预先记下，省得将来费事。你说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辛凤鸣对这种做法，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魏强听了李洛玉的这一番话，也深受感动。他想：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他越想越高兴，不由得笑了。

“你看，这就是我那本账。”弄得袄袖子、胸前、膝盖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兴冲冲地走进来，像显宝似的把一个纸卷撂在桌子上。

李洛玉打开，辛凤鸣、贾正、李东山……像看稀罕似的围了一群。离近点的，低头不语地端详；离远一点，踮起脚，向里扎脑袋。纸上面记的不是字，净是像孩子画的画儿。里边有的画着一只手，手旁边挨着画了长短不齐的三竖道；有的画个大圆圈，里头还有个十字；有大的、长方的框框，框旁边有横的五道，竖的三道，末了又是横的七八道；有……

辛凤鸣抬起头来问：“大伯，你记的这是什么？真是天文，咱看不懂。”

“大伯记的，大伯知道，你看懂看不懂的干什么？”贾正朝辛凤鸣噎搡过去。

“算啦，让大伯给咱讲讲吧。”赵庆田急忙答言解围。

“大伯讲讲！”“讲讲你这让人看不懂的账吧！”“讲吧！”贾正、辛凤鸣两人的斗嘴，人们都没有理，都像小孩要听故事似的要求大伯讲那篇看不懂的账。

“这个，别看你们识文断字的人不懂，让我这没有沾过学房门的，拿起来一看就能说个明白。”大伯从桌上拿起纸卷来指点给大家，“这一只手，三个竖道，是我在冉村挨了一撮毛三个嘴巴。为什么三个竖道有长有短呢？那长道是记的他打我狠的那一下。这个大圈还画个十字，是我过冉村桥哈巴狗要了十块联合票。这框框是记的砖；五横道是五百，三竖道是三十，末了的七八个横道，是零头，联到一堆是：砖五百三十七八块……”大伯照纸上画的，有来有去地给人们一解释，周围的人们都从心里佩服，脸上露出了笑。

“同志们，账，老百姓都左一笔、右一笔地记下来，怎么个算法？谁给我们做主，叫我们去算？就看你们啦。”李洛玉把小账本重新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像渴望什么似的冲着大家慢吞吞地说，“老百姓的心里都知道，只要自己的队伍过来，什么难撕掳的账也会找鬼子，找老松田，找‘三害’算清的。”

李洛玉的话儿不多，分量倒挺重。话语里的每个字，都拨响了人们的心弦。

屋里，一片暂时的沉静，武工队员们都托出一张非常严肃的脸。贾正握紧拳头地望着顶棚；赵庆田低着头沉思；刘太生不眨眼地锉着后槽牙；常景春下意识地抚摸着歪把子；辛凤鸣口问心：“你将怎么办？”李东山怀抱着枪呆坐着，望下房东大伯。房东大伯正用父亲般的眼神巴望

着每个人，嘴鼓蠕两鼓蠕，又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有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有你们的支持，有我们在，会找敌人算这笔账的！”魏强挥动握紧的拳头，像发誓似的打破屋里的沉寂，“往后的日子长着哪！咱找他们挨个地算。算不清，重算；算清了叫他们还，一定都叫他们还清！”他代表大伙，表示义不容辞地把算账的任务承担起来。

---

[1]北京在冀中北面，获鹿在冀中的西南，“上京绕获鹿”讽喻闲得没事干。

第六章

一

春末夏初的时候到了。大地披上了绿装，垂柳随风轻轻摆舞，大叶杨哗哗作响。

转瞬之间，魏强他们单独活动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里，虽然和杨子曾他们集中了几次，但很快又分离开了。

之光县的边缘地区，大部分村庄都留下了魏强他们的足迹；群众的脑海里，对武工队也都有个粗浅的印象。没有见过武工队的人，净当稀罕事儿背地里打问；和武工队接触过的人，净显示自己的眼福，偷偷地传播：“武工队，一个人长短两大件。”“人不多，机枪不少。”“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人！”“讲起天下大事，都是一套一套的。”“小伙们年轻、利落，‘率’得出奇。”“人家都是左右开弓，打两架盒子的手。”“个个都能百步穿杨。”后来竟把武工队的队员描绘得简直像《七侠五义》里边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物。真是越传越神奇。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像泛滥的春潮，在四面八方荡来荡去；也像春天的和风，向着苦受严寒的人们身上吹送，人们身上暖和了，心房也被震动了。

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保定市郊，昼伏夜出地和敌人周旋，弄得各个据点、炮楼的敌人，真有点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鬼子的宪兵队逼着村里的秘密情报员赶快搞武工队的活动规律；警备队的联队部和“治安军”十四团，也派密探下乡去侦察。情报来得不少，也组织过几次“联合清剿队”下乡清乡、讨伐。不管心机费得多么大，路儿走得多么远，想见到武工队的影儿，那可是难上加难。

保定的日本宪兵队长松田少佐是“联合清剿队”的指挥官。因为出去几次什么都没有抓来，心里挺烦躁，对送来的情报也就不大相信了，有时竟指着情报狂骂：“废纸的、骗人的一堆鬼话。”他表面上是这样做，心里却另打鬼算盘。他常独自望着地图沉思，一思索就闹个大天亮。

黄庄有个五截子高的大炮楼子，一天晚上，魏强他们神不知鬼不觉

地就在炮楼跟前住下了。

“嘿嘿嘿！你们看那个花猫……”李东山像个孩子看到稀罕似的，手指点炕头上蹲坐的小花猫。小花猫舌头舔舔右前爪，不停地刷洗它那毛茸茸的虎头脸。

赵庆田把小花猫拢在怀里，抽出一只手来扑拉它那细柔光洁的皮毛。小花猫在他的怀里，眯缝眼睛，呼噜呼噜地发出鼾声。

“这小家伙真有意思。”李东山喜爱地凑上去，也扑拉了两把。

“你说猫洗脸有什么讲究？”辛凤鸣像考李东山似的问。

“咱不知道。你这‘访员’听得多，见得广，给咱讲讲吧。”

“用他讲？正定府到天津，整个冀中，谁不知猫洗脸主有客来！这是老年人的妈妈论，没有人信啦。”贾正抢着说。

“你知道，你知道，知道怕你偷吃了。谁问你啦，真仨鼻子眼多股子气。”辛凤鸣戏谑地说。

大伙说说笑笑逗着小猫，魏强却纹丝不动地瞅着油灯在静思。刘文彬趴在对面桌上，借着灯亮，刷刷地在个本子上写东西。

“刘太生怎么还不回来？……”魏强一见刘文彬合死面前的本子，便好像自问自地小声说。

“人熟地熟，不会有什么闪错；不过，倒是该来了。”刘文彬边说边把钢笔拧上帽，送给魏强，顺便说了句，“你这笔就是好使，谁丢了也得心疼一阵子。”

后山墙忽然传过咚咚咚咚四下微弱的音响，人们愣住了。跟着，又敲响了三遍。刘文彬听敲过第四遍时，说道：“看，有人和我联系来了。”便从炕上跳下来，朝院里走去。

“你看，客人来了吧。”辛凤鸣用胳膊肘捣撞了下头靠他肩膀待着的贾正。

“你不用拱，客人来，猫也不会知道。”贾正掀开眼皮，脑袋也就离开辛凤鸣的肩头。

“我也没有说猫知道。”

“那你干什么问我？”

门帘一动，刘文彬领进一个二十来岁的妇女来。胖乎乎的中等身材，长得挺四称；一张白光光的脸儿，镶有亮晶晶、水灵灵的一对大眼睛；再让长长的睫毛一配，忽闪忽闪的活像两颗星；鼓鼻梁，尖下巴颏，不说话也托出副笑模样。头一眼望到她的贾正，心里嘀咕：“我在哪儿见过她。”李东山也觉着有点面熟。赵庆田拿眼角一扫，也在寻思见过的地方。

“来，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汪霞同志，这是……”刘文彬手指魏强，话没有说出，魏强早蹦下炕来：“汪霞同志，我们认识，就是没有说过话，名字更不知道。”

“是认识，你是魏小队长，我也不知道名字。”汪霞说到这，脸上泛起两朵红晕，轻快地笑起来，“名字没有记住，我可记住护送我们过路那天，你瞪我那一眼。”

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

贾正、赵庆田、李东山也都想起去年腊月护送那起干部时见过她。

汪霞接着说：“你瞪了我一眼，我下沟时砸了你一下。砸了你，你没有哼声，伸手倒把我拽了上去……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又见面了。”她说到这里，眼睛朝人们一扫，好似想到什么事来，随即问道，“那次过路，半路上和敌人在前边打仗的那两个同志回来了吗？”

“回来了！那不是吗？”魏强指指贾正和赵庆田，他俩向汪霞点点头笑了。

刘文彬拨拨灯花，请汪霞坐下，转向魏强要水笔：“我再使使。”魏强把那支橘黄色的水笔递过来。汪霞的一对大眼睛，立刻集中在那支水笔上，心里鼓蠕几鼓蠕，溜到嘴边的话儿，又狠劲地咽了回去。

“老吴也可能来，先谈谈你的吧。”刘文彬拧开笔帽，翻开本子对汪霞说。

汪霞从蓝士林褂子布袋里，拿出个小本和一截铅笔，朝魏强瞥了一眼。魏强正扬颏地瞅着她。她的脸儿有些烧，忙低下头：“说真的，从咱们的武工队在各村一活动，群众的抗日心气又都高起来，不论布置什么事，贯彻什么工作，都完成得彻底、漂亮。就拿做军鞋这码事吧，别看妇女们都白天下地栽红薯、耨小苗，可是一到黑夜，便刷夹纸，纳底子地赶着做起来。像东、西王庄不到十天的工夫，就把一百五十对大靸鞋做齐了……”

“敌人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有些炮楼子是显着蔫点！可是有的比早先还咋呼得欢。中间的侯扒皮又把据点对过那座学校占据了，现在正抓人要夫，在周围大挖封锁沟。哈巴狗这回在大冉村对那座毁民桥把控得更严，要钱比往常更凶。听说，老松田、刘魁胜今天又带着‘联合清剿队’到南乡去了。”

“到南乡去啦？听到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魏强心头一缩，马上想到去张保公路西面取联系至今没有回来的刘太生。他口问心：“会出问题吗？”

“别的不知道，就听到那边响了一大阵子枪。”汪霞见魏强对松田在

南乡清剿是那么关心，猜想里边定有细因，忙问：“怎么？”

“不怎么。我们有个同志到那边去，现在还没有回来。”魏强把事情告诉给她。

后山墙又咚咚咚咚地响起来。刘文彬听罢声音说道：“可能老吴来啦！”他说完便要下炕。

“我去吧。”汪霞说着，转身，像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个汪霞同志，年岁不大，看样子倒挺能干的。”魏强说。

“她在咱们这个区顶个台柱子。别看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干工作可是挑得起来，戳得住个的手。从我来到这个区，就没有听她叫过苦，嚷过难……”刘文彬正念叨到这，汪霞一步闯进来，“什么苦啊难的……”随她进来的是个个子不高，羸弱、精瘦的人。

“正说你的本事呢！”刘文彬说完，就赶忙跪在炕上，去和刚进来的人握手，“老吴，你怎么这会儿才来？我给你们指引一下，这是武工队一小队长魏强同志；这是区长吴英民同志。”魏强抓住吴英民伸出来的手，嘴里说着：“坐、坐。”左手把自己刚裹好的一支烟从炕桌上拿起，“给你先抽这个。”

“吭，吭，别客气，我有这个玩意儿。”一说话就咳嗽的吴英民从腰间搭布上摘下荷包、火镰、小烟袋，熟练地挖了一锅子，抽着。魏强也把那支自造烟抽着了。

“本想早来，因为在东顾庄开了个会，耽搁啦，吭，吭。听说老松田在路那边今天糟得挺凶，吭，吭。”吴英民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

“你听到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魏强目光烁烁地盯着吴英民问道。

“吭，吭，听说，吭，吭。往常都是才拂晓全队人马就包围了村子，今天是晌午过了才出来，吭，吭。这次还都是带短家伙，穿便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分了多少路来的。吭，吭，到了中冉、小屯里……五六个村，净装问路的、串亲走错道的，吭，吭，钻胡同，找背旮旯的地方，不显眼的矬房子串。吭，吭，听说在小屯里，碰上咱们一个同志，两边就打起来了。那个同志穿身棉衣裳，子弹打完了，跑又跑不动，最后跳了井！吭！吭！”

吴英民最后的几句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大家不自主地同时抽搐了一下。

“敌人没有打捞尸首，找武器？”魏强从衣着上立刻想到跳井的可能是刘太生。贴着墙壁坐着的赵庆田、贾正、李东山……都像让针扎了一下似的，有的移动向前凑，有的伸长脖子；辛凤鸣张张嘴又闭上了；刘

文彬的脸色也变成了蜡黄色。

“怎么啦？同志们？吭，吭。”吴英民看到人们不愉快的神色，心里有点莫名其妙。和他并肩坐着的汪霞，小声地告诉：“咱队上有个同志到公路西边去执行任务，至今还没有回来。”

“他穿……”他像咳痰似的吭、吭两声，眼睛扫了一下瞅望他的人们。全屋的人，除了刘文彬、汪霞和自己换了季，别人都还穿着一套蓝粗布、露出黑羊毛的旧棉衣，脑袋上戴着顶白毡帽头。他明白了，吭了两声，接着说：“鬼子打捞不打捞尸首不知道，就听说鬼子在小屯里抓了好多人；还听说敌人捡了顶白毡帽。”

“啊！捡了顶白毡帽？”人们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很明显，这是刘太生的帽子，因为冀中老乡很少有戴白色毡帽的。

二

在约定的地点，刘太生和联络人员顺利地接上了头。他把一切事情办完，转身背着一层薄云遮不住的日头，像个平常串亲访友的人，不紧不慢地朝东北的黄庄走去。

离着立夏虽说还有十几天，天气却越来越热了。

辽阔平坦的冀中大平原上，远近都呈现一片绿苍苍的颜色，真是一眼望不到边。这青翠有活力的景色把刘太生感染了，他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哼起：“二月里来好风光……”

他知道自己有个健忘的毛病，脚步不停地迈动，右手常往怀里摸，摸他那内衣口袋里队长给魏强的那封叠成三角形的信；有时还背诵一遍杂七烂八的事。对周围的炮楼、据点却不拿眼皮瞟一瞟。他坦坦然然地走着，有时一个骑车的人儿从背后响着铃铛撵上来，他朝旁边一闪，让了过去；有时遇上汗水津津、推搡重载小车过道沟的人，他就上去搭把手帮推。虽然这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他觉得，今天还算平静。

快走到小屯里，他找个叉巴道，准备绕过村去。朝北一踏，离村半里来地，正好有条东西笔直的大道，道上还走着一个浑身是土的庄稼人。他紧走了几步，等前面的人一扭头，才看清这人三十来岁，于是，就很和气地问道：“借光！大哥，这是上大冉村去的道吗？”

那个人把脚步放慢，扭头瞅瞅他：“是啊，你到哪去？”

“我想进城，你是哪村的？”刘太生急走两步撵得和他并了肩。

“就是这村的。听语音你也是当地人哪？”

“是啊。我家在南乡，唐河沿上。你做什么活去？”刘太生就跟他闲聊起来。

“唉！我正浇着园，听说孩子放牲口把驴放跑啦，我去找一找。你这是打哪里来？进城干什么去？”他好像对刘太生的打扮感到奇怪，总是用眼角偷偷地打量他。

“家里老娘病了，到白城、白团接先生，都出门啦。想到大冉村再碰碰。不行！就豁着个钱进城请一位。”刘太生看到老乡的眼神有些不对，就漫天撒谎地说了一下。接着他又说：“怎么？大哥，你看我这穿戴有点……”

“嘿嘿，没有什么。”

“我常春前秋后地进山赶个牲口。这穿戴还是在山里制买的呢！只说家来换换季，没承想老娘病了，只好再将就几天！”

“咱是老乡，说真的，你这穿戴就是有点扎眼。哎，你常上山里去，那边八路多不？”庄稼人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声很低，也很亲切。

“嗯？”刘太生又打量对方一下，觉得没什么问题，也就顺话题小声地说：“嗬！可多着哪！一进山，咱冀中的十八团、二十四团都在，净是老乡。”

“十八团？我兄弟还在上头呢！你不进山啦？要去，捎个信该多好！我娘净念叨。他在二营六连，指导员姓曹，叫曹天池，是个细高挑，白净子，说话山西口音。”

“没有今朝有明日，多会儿进山，一定找你。大哥，你怎么称呼？”

“我叫何殿福，俺们老二叫何殿禄。你进村一打听，都知道。”

“行啊！只要我进山，这事儿很容易，就在小祝泽过路，不用绕脚就把事问了、办了。”两人越说越投契，越谈越合辙。刘太生也就从侧面问了一句：“何大哥，咱这边有没有八路军？”

“有哇，就是不明着干算啦！听说，新近过来一伙武工队，净是能文能武本事大的人，走起道来像阵风，鬼子的汽车都追不上他们。可是我没有见过。”

“真的？那敢情好。”

“嘿！老百姓都哄嚷动了，要不鬼子老下来清剿！”

两人东拉西扯说话搭理地来到村东北角。刘太生张大明亮的眼睛，扇子面地一望，心里不由得愣了一下：在村边上站着三个人，好像在看什么；在迎面大道上，前头一个，后头两个，拉开一定距离，一边缓慢地走动，一边也在张望着什么。他俩虽然还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刘太生的心里却七上八下地犯了猜疑。“大忙的时候，怎么会有闲逛的人？”他很随便地问道，“何大哥，村头上那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村头？”何殿福扭过脸去一瞅，马上也站定了脚步，摇摇头，“摸不清，不是俺村的。”

“前面溜溜达达的那三人呢？”

“也不认识，看样子都挺闲在。”何殿福也觉得这几个人有点奇怪。

刘太生的眼珠滴溜滴溜地转个不停，脑子里一闪一闪地琢磨：“莫非今天要出事？”他想找个抄道、岔道绕过去。抄道、岔道没有望到，他却看清了周围的地形：有树林、大坟地，有安水车的井，有半人高凹字形围着井的短墙。“万一碰上躲不开，在这个地形上也能顶挡一气。”他回头望望，村西北角又有三个人空着手儿朝大道上走来，好像把退路也卡

断了。“管他是狼不是狼，得做打狼的准备。”他想到这，对何殿福说：“我解个小手。”就朝几墩柳条丛子走去，假装解裤带，便把驳壳枪从腰间拽出来，顺手又摸摸口袋里的信，对自己上下检查了一遍，把枪身插在左边袖筒里，装作抄手的样子，右手握着枪把，大拇指紧抠着保险机，食指贴在扳机上。他一转身，迎面大道上那个走在前边的人，快步地朝他俩迎上来。

刘太生像没事人似的紧走几步，高声地说：“殿福哥，今年雨水勤，什么庄稼都长得这么好！”

“可不是，庄稼人就盼着庄稼好。”何殿福随话答音地说了一句。

他俩和迎上来的人越走距离越近了。

刘太生看着对面来的人，也就肯定自己的预料：虽说是个平常人的打扮，两个牛蛋子般大的眼睛，瞪个圆上圆，满脸横肉，让人一见就讨厌。“嗯！冤家路窄，碰上啦。”他咬住下嘴唇告诉自己，精神上做好了战斗准备。

“你们是哪儿的？”对方像老鸹似的叫唤一声。

“我就是这村的。”何殿福站住了脚。

“他呢？”对方的脑袋像个拨浪鼓似的向刘太生一拨愣。

“他是南乡的。”何殿福说。

“你们的‘居民证’呢？”

“这不是！”何殿福飞快地从口袋里拿出来，举着给他看。“你是干什么的，要看‘居民证’？”双方虽然仅仅离着二三步，刘太生不慌不忙地在探询。

“妈的！老子是干这个的。”那人刷地从腰间拽出一支“快慢机”，刘太生没容他端平枪，一步蹿上去，用乌黑的枪口抵住对方的胸膛，左手一伸，把对方蓝汪汪的驳壳枪抓夺过来。

“别误会！别误会！我……我是‘联合清剿队’的。”敌人吓得说话直打嘟噜。

“就凭这个，才误会不了。你们来了多少人？”

“他们，他们都是。”敌人浑身筛着糠，用脑瓜乱指点。他所指点的就是那几伙溜溜逛逛、走走望望，使刘太生心里发生怀疑的人。

“妈的，到底来了多少？”

“这……这个不知道，反正村村都有。同……同，八路老爷，你……”

“少废话！”刘太生平端着驳壳枪，退了两步，对直愣两眼呆看着的何殿福说：“大哥，你快朝北走，周围都是化装出来的敌人清剿队。”

“啊！”何殿福惊叫了一声，撒脚便朝北面跑了去。

东、西、南三面穿便衣的敌人，都手提驳壳枪，快步朝刘太生这厢跑来。刘太生用枪口点着敌人：“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就拿他当成护身皮，也朝北面大步杈子地走去。

敌人发觉了。啪啪啪！椅子圈形地朝刘太生射击起来。刘太生左手用枪督着敌人后背，同时右手用枪还击一两下，朝矬墙那边跑去。

枪声越响越密，敌人越来越多。东、西、南三面的敌人一边射击，一边朝上攻；北面伏着的敌人，也露头射击起来。密集的子弹，一个劲地在刘太生身旁钻，脚底下落。

刘太生逼着那个敌人，三步两蹿地蹿进凹字形的矬墙里面。他看见何殿福在里边，急得跺脚说：“大哥，你怎么还不走？”

“不！我地理熟，要走一块走。”何殿福像对待自己哥们兄弟似的关心刘太生。

“我的好大哥，不行！我是八路军，你是老百姓，不要为我牵累上你！”刘太生喊着，急得涨红了脸。

“可我是抗属，我不能瞅着家里人出了意外！快把他收拾了，跟我走。”何殿福更着急了。

“哎呀！老爷们，你们饶了我吧！我家还有八……”那个敌人听到“收拾他”三个字，急忙跪爬在地上，磕头礼拜地闹腾起来。

敌人这种行动，让刘太生从心眼里厌恶。他眼望着这个跪拜的敌人，立刻联想到自己母亲的惨死。他眼珠瞪圆，一抬手枪，就要结果这个家伙；忽又想起俘虏政策，举起的手枪又放下来。“住嘴！”他朝趴着喊叫的敌人踹了一脚。

枪声更紧了。啪！一颗子弹从刘太生的耳根底擦过去，把矬墙打起一股黄烟。刘太生眼望四面进攻的敌人，着急地喊：“何大哥！你是老百姓，鬼子逮住也不会怎样，我掩护你，快走。”这时，一个敌人从东面蹿上来，刘太生一挥驳壳枪，把敌人打了个倒栽葱。当啷！敌人的一颗枪弹揳在水车轮子上。刘太生扭头一瞅，北面的敌人，像豺狼似的唔呀呐喊，三三两两地疏散圈围上来，再想让何殿福走，也走不出去了。他望望何殿福，何殿福正使膝盖抵住被俘的敌人后背，用搭布倒剪二臂地捆绑着，勒得敌人直劲地喊饶命。

何殿福把敌人拴在水车上，咬着牙说：“饶命？一会儿就要你的狗命！”

对何殿福粗犷的行动，刘太生感到很满意。他笑着把何殿福叫过来，咬咬耳朵：“大哥，你把他身上的子弹掏给我，我打他们个转遭

转。”

何殿福很快爬到敌人跟前，急急忙忙去掏皮五联里的子弹。一共掏出七条，还摸出两个四十八瓣的日本手榴弹。他凑近刘太生：“给你！”

“嗬！还有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刘太生很高兴。“好，有它更不怕了，咱光着屁股淋闯雨，干吧！”他狠劲用牙一叼，拔掉手榴弹的保险针。

刘太生蹿蹿跳跳，东打西射，全无一点惧怕的劲头。这些，何殿福看到眼里，从心里起敬。他觉得这个八路不是个普通人，就像浑身都是胆，大战长坂坡的赵子龙。有这个人给他堵挡四面，使他忘记了担惊，扔掉了害怕。

“朋友，缴枪吧！”敌人的劝降声音逼近了。

“缴吧，卖命为什么？难道就为的五黄六月捂棉衣，戴顶破毡帽？”

刘太生一摸脑袋，才发现白毡帽跑丢了，跟着责备自己地骂了句：“妈的，马马虎虎被敌人捡了个胜利品。”

“北面上来了！”何殿福像个观察员似的喊着。刘太生扭头看去，五六个敌人抱成团，嘴里“缴枪”“缴枪”地乱喊着，奔凹字口处蹿上来。

刘太生把手榴弹朝水车轮子上当地一磕，“缴你个脆甜瓜！”一抡右臂扔了出去，轰！在敌人群里爆炸了，炸得敌人呼爷喊娘，连滚带爬。

“好啊！”何殿福情不自禁地跳起来，跟着“咳呦”一声，忙猫下腰。

“怎么，负伤啦？”刘太生急忙问。

“没有。同志，叫你这一折腾，把我也给折腾糊涂了。”他指着安装八卦水车的那口不大的砖井说，“你看，这不是俺村北的小砖井？守着它，咱还担的什么心！不行就来个跳井！”

“跳井？”被绑在水车上的敌人以为他们想要跳井自杀，像看到希望似的说：“朋友，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只要放了我，把枪一缴，我保证你俩都有好处。”

“你胡说八道！我日你姥姥，你想找揍？”何殿福骂着就要朝上闯。

“趴下！”刘太生大叫了一声。何殿福身子刚贴了地，轰！一颗炸弹在砖井沿上开了花，溅了何殿福满脸土。他用袄袖抹擦一下，望望刘太生：刘太生像个碰到洋灰地上的皮球，嚯的从地上跳立起来；他又望望捆绑在水车上的敌人，敌人的天灵盖被掀去少半块，白花花的脑子搅和着黑红的血浆，直劲地往下淌。

“哎！有来有往，也送给你一个！”刘太生嘴里叨念着，就把第二颗手榴弹狠劲地扔到矬墙外面。“又撂倒他几个！”他乐洋洋地回头对何殿福说。

他俩占的这块五六平方米大的地点，好像出了活佛的圣地，四周围炮楼、据点的敌人，都先后跑出，往这里来朝拜。敌人越来越多，越聚越密。在凹字形的矬墙四外，一百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有穿军服的，有穿便衣的，有戴闪亮钢盔的，有戴黑色大檐帽的；有说中国话的，有讲日本语的；有骑马的，有骑自行车的。手枪、步枪、机关枪，密匝匝地围了个转遭转。敌人好像闻到蜜味的绿豆蝇，都想飞来尝尝，可是又怕被蜜沾住脚。他们瞪着凶狠的红眼，准备伺机猛扑上来。

“朋友，你看看周围的阵势。”“想出去是不可能啦！”“没有人来给你们解围。”“皇军喜爱你这样的英雄。过来就有一千块钱的赏。”“让你当大队长！”“唯一的出路是缴枪，投过来。”敌人枪不响，炮不鸣，在周围互相助威地号叫着。

“同志，咱跳井吧！”何殿福一见墙外敌人的声势，觉得时候到了。

“跳井？”刘太生看着何殿福，何殿福并没有半丝为难的神色。

“嗯，跳井。我先跳。”何殿福贴着刘太生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就扒在乌黑的水车斗子，刷刷刷跳了下去。刘太生趴在井沿上，朝井下一望，井筒子有两丈多深。平静的井水，让何殿福一跳，荡起了一层不大的波纹来。他朝井里投了块砖，扑通一声，使他感到井水很深。“妈的，要真跳，保准完蛋！”他把自己的驳壳枪往腰间一插，又小心地摸摸口袋里的信，和背后插着的那支刚缴的快慢机，按照何殿福跳井的动作，扒着水斗子跳了下去。井水又受到震动，但是，慢慢地平静下去，平得像面大镜子。

日头挨了地皮，喊叫的敌人并没得到一声回响。

老松田气得小胡子噘了老高。他拄着鲨鱼皮把的军刀，凝眉瞪目吼了一声：“吹号！”

随着凄厉的号音，四周的步枪、机关枪像火药库爆炸似的骤然响起来。所有的子弹，都朝凹字形矬墙里边放射，中间，还不断地响起掷弹筒的爆炸声。

一阵剧烈的枪声响过，敌人端起刺刀，猫着腰，“呀呀呀”地号喊着冲了上去，冲进了凹字形的矬墙。矬墙里面仅仅发现一具倒剪二臂，掀去半边脑袋的尸体。

松田昂头阔步地跟进去。审查一下周围，周围一无所有；探头瞅瞅井里，井帮毫无痕迹“嗯！他们地遁了？！”他拧眉望着落日，心中有些茫然。

三

深夜，万籁俱寂。

远处传来一阵驴叫的声音，天交半夜了。

魏强同刘文彬做了商量，一抬屁股从炕上立起来，对大家说：“今天敌人清剿公路西边，备不住明天到公路这边来，大家休息，拂晓转移。”人们这才七手八脚地安排睡觉。

“谁的哨？换岗去。”魏强问。

“我。”贾正拿起自己的马步枪，沉着脸走出去。

“汪霞同志，你怎么个宿法？”魏强想跳下炕来，一眼瞅到今天还有个女同志，就蹲在炕沿上问。

“我在房东屋里，跟老奶奶在一堆宿。”汪霞说完，凑到魏强跟前，“你看刘同志。”魏强扭过头去，见刘文彬这会儿像个泥菩萨似的坐在那里，回过脸来说：“他是比别人难过，因为我们没有回来的这个同志，是他的亲侄子。”

忽然，门帘一掀，贾正像吃了喜鹊蛋似的闯了进来，张着没有门牙的大嘴光傻笑。大家睁大眼睛一看：五大三粗的刘太生，光着脑袋，咧嘴笑着跟在贾正身后。

“小队长，我回来了。”刘太生说。

刘太生的猛然到来，让人们像发高烧的患者吃了块冰凌核似的那么痛快，一下把他围住了。

刘太生吸了口烟，就把他今天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原来那井里大有文章。刘太生脚先伸到井桶里。他脚跐水车斗子，手一扒，就顺着一串斗子朝下走，越走光线越暗，越走越离水皮近。待他脚离水皮二三尺，左腿腕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攥住。“同志，朝这边伸！”他的左脚被那只大手拉到一个坚实的地方，身子一缩钻进了洞。“你朝里先走，我关上。”何殿福等待刘太生大猫腰地朝前迈了两步，吭当一声，那个直径二尺的小门被一个东西关堵上。刘太生睁大眼睛，黑咕隆咚的任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手朝前摸摸，前面是冰凉棒硬的土墙；向左右一搭拉，左右也是潮湿、坚实的墙壁。“何大哥，这里是个死胡同？”

“不，秘密机关在你脚底下呢！”何殿福说着，就用手拽他，“来，咱

俩换个地方，我去摆弄。”他的前胸贴着刘太生的后背，倒换了位置。他摆弄了一会儿，啪嗒响了一声。“好啦！你往里头走，我把它再划上。”他牵着刘太生的一只手，像领瞎子绕路似的走过去。刘太生越走越觉得前面道儿高。他猫着腰走了五六尺，便站住了。这时何殿福伸着两只手叫：“同志，同志，我还来领着吧。”

刘太生背靠墙，侧着身子想把何殿福让过去。奈何路儿太窄，怎么让，也是不行。

“过不去啊！同志。”何殿福挤了两挤，也没有挤过。

“这么着过不去，有过去的办法！什么事也难不倒咱。”刘太生温声地说着，身子朝前往地上一趴，“何大哥，你在我身上爬过去吧。”

“哎呀！这可委屈你啦！”何殿福怕蹬坏了刘太生，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爬了过去。“这就不要紧了，让鬼子自己折腾吧！”

何殿福猫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领着他向前走，边走边叫：“朝里手拐！”“往外手去！”“这儿撂着一堆橛子，小心绊倒！”“陷阱！来，给我手，迈大步跳过来！”

走着走着，何殿福一站，说道：“到村边上了。”刘太生虽然看不见何殿福的脸，从语音上听，何殿福是高兴的。他真想不到今天能够逢凶化吉，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

“咱俩抽袋烟，歇歇腿就上去。鬼子再怎么糟，到掌灯吃饭的时候，也得滚蛋！”何殿福就地一坐，梆叽，打着一撮火绒，吸着一锅子烟。“同志！你先抽这袋，解解心头火。”

“不，大哥，我卷好了，你抽欢点，我对个火就行了。”刘太生跟着把自己卷的烟抽着。

“你们八路军都有这个本事，俺们老二也会卷这个玩意儿。”何殿福吧嗒吧嗒贪婪地吸了几口，烟锅里的小红火儿一闪又一闪地在放亮光。

“同志，你打仗怎么那样刁？”

“跟鬼子打仗，不刁棒点还行？！”

“我看过打仗的书，听过打仗的故事，就没有见过真杀实砍的。你今儿个算是叫我开眼啦！就是妖魔鬼怪碰到你，也得吓得蒙了台。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太生。”

“在道上，我一见你那穿戴，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可是叫你三言两语地遮混过去了。刘同志，你……”何殿福把烟袋拿出嘴来，朝刘太生凑了两凑。

“我，怎么啦？大哥。”刘太生嘿嘿笑了笑，“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

吧！”

“你是不是武工队上的？”

“是啊！”

“嗬！我这眼力不错，打仗的工夫，我就猜到这一点。莫怪人们传说，武工队打鬼子刁棒、邪乎得厉害，净是百步穿杨的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好，好，有你们在，老百姓抬头的日子算来了。”

“大哥，要不是有你，我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说真的，我得谢谢你，没有你，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个地道？”

“其实，要谢，你得谢抗日政府，得谢共产党。抗日政府和共产党怕老百姓被鬼子包围在村里跑不了，逃不脱，学了公路东面的东王庄，才在去年冬天领导着人们黑夜来挖这个。没有想到，叫你我用上了。说句不受听的话，‘闹早了，不如闹巧了’，只说费工夫不顶用，哪知真顶大事。”

“顶大事！今儿个没有这地道，咱弟兄俩要想活着出去，真是万难。”

“可不是！”

刘太生、何殿福烟抽足了，话说够了，抬起屁股，拐了几个弯，朝前走了一大截。“刘同志，咱上去吧！上去就是俺们家的炕头。要没有事，你吃饱喝足再赶道。”何殿福站住侧耳听了听动静，伸手朝上前方狠劲一推，只听到上面哗啷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被搡倒了，跟着透过不大点的光亮来。他一纵身子爬了上去，回手把刘太生从漆黑的地道里拽出来。

被褥阁子被掀倒，惊动了外间屋的人们。何殿福的母亲、老婆，还有他的两个孩子都急忙跑进来看。一见被褥阁子后面，洞口里钻出的是何殿福，另外还有个生人，都惊呆了，睁大眼睛，像是问：“这是怎么回事？”

“瞧你们，还怔个什么劲？村北打仗的鬼子走了没有？”何殿福一时不能理解家里人的心情，着急地问他老婆。

“都走啦！一直闹到掌灯的时候才走。你跑到哪儿去啦？看叫家里人这个找劲。”他老婆没有好气地说。

“走了就好。娘，赶快烙两张饼给这个同志吃，吃了他还赶道呢！”

刘太生帮助何殿福把被褥阁子弄好，跳下炕来，笑着问：“大嫂，他们打捞尸首没有？”“打捞啦！就是什么也没有。在村北小砖井打仗的是你呀？”何殿福的老婆在刘太生的身上像发现了秘密，欢喜地上前问道。

“不光我，还有何大哥呢，要不是他，我……”

“快别说啦，你那个厉害劲头，二郎神碰上也要愁得脑仁疼。我今天算是都看到了。”何殿福在他老婆面前，指指划划地夸奖刘太生，同时，也在卖谝自己。

“何大哥，今天这事，因为是自家人，我就不多说一句客套话。”刘太生用手指指漆黑的窗户外面，接着真情实意地说道，“天不早啦，我有要紧事，得忙着赶路，不能再麻烦你们啦！”

何殿福一听，伸出两只大手掌就去阻拦：“不管有什么要紧事，也得吃饱肚子。”他母亲伸着两只沾满湿面粉的手，也从外间屋走进来：“到家，不吃饭还行？再稍等一会就得了。”他老婆也留拦：“你俩既是患难朋友，更别见外。”两个孩子一起跑上前来，一个孩子抱住一只大腿叫着：“叔叔，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何殿福的全家好说歹说，诚心诚意地拦留，也没有把刘太生留住。何殿福的母亲，觉得实在拦不住了，长出了一口气，冲她儿媳妇使了个眼色，何殿福的老婆匆匆跑了出去，转回头，拿进几个焦黄的玉米饼子和湿漉漉的腌蒜：“大兄弟，不吃饭，揣上两个饼子道上吃。”说着就朝他怀里掖。

人们听完刘太生的跳井经过，个个都感到地道是个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上好法宝。魏强扭头冲刘文彬说：“咱这边不能挖地道？”

刘文彬摇摇头：“咱这边河多，水皮浅，挖不下三尺，就出水啦！大多数村子试过，都不行！”

刘太生掐死抽剩下的烟蒂，扔到摊在桌子上的一包大叶烟里，伸手朝怀里摸，摸了好半天，才把信摸出来。“给你，小队长。”

魏强打开信，凑近灯亮，从头到尾地看完，回手递给刘文彬；接着又朝刘太生问道：“还有什么事？”

“今天和我取联系的是祝文华。他告诉我，张司务长说，你要去，最好借两辆车子，带一个人去，回来好驮单衣裳。还有，粮票、菜金都没有发下来，要咱们借着吃……”刘太生怕忘了什么事，每说一件就想一下。末了，他像想起一件大事，红着脸羞答答地说道：“小队长，今天我跟敌人打仗，马马虎虎又差一点吃了亏：我把那个特务的枪卡过来，就没有再搜查他，也没有捆；后来，从他身上又弄出两颗手榴弹来。瞧，这多危险？”刘太生说完，将缴获的那支快慢机递了过去。

“是危险。危险的事多咱过去了也后怕。这对咱大伙都是个教育；对你，当然更深刻。”魏强觉得刘太生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也就没有再批评。

“这个信不是叫你……”刘文彬指着信说。

“不过，从刘太生今天的遭遇看来，这身衣裳是吃不开了。”

“那，咱就操持着换。这个事我和汪霞来办。”刘文彬觉得这是分内的事，忙瞅了下汪霞。汪霞知道这个工作已经交给了自己，笑眯眯地点点头，答应下。

四

迎着东照的夕阳，魏强身穿一件藏蓝的大褂，头上戴顶剪去宽檐的灰呢帽，脚下蹬着双青帆布的千层底鞋子，骑着一辆半新不旧、带有车兜子的自行车，像支离了弦的箭，疾速驶过张保公路，来到清苑地区。刘太生扶稳双把，两腿紧蹬自行车，拉开距离跟随着他。刘太生今天也换了季。除去头上戴的一顶烟色礼帽，从肩下到脚上，打扮都和魏强一样。他俩胸前，都别有一颗椭圆形、蓝色珐琅的小牌牌。

近几天，下过一场春雨，麦子、春苗都长得像水葱，让风吹得摇摆着、起伏着。

魏强他俩走了一大截子，选了个四处望不到人的地方站下了，又各自检查下枪弹、装束。魏强对行动重新做了个部署，跷腿上车子，继续朝前走起来。

没有两袋烟的工夫，魏强他俩就蹬出四五里地了。这四五里地，是步步朝上走的大漫坡。走到顶点，魏强朝前一望，下陡坡，必须向右拐个大死弯。他仔细地听听，坡下没有动静，就轻轻地捏住车闸，徐徐地顺着陡坡滑下去。到坡底，刚一拐弯，迎面碰上了二十多个武装齐备的警备队员，正赶着一辆大车向坡上走来，坡陡，车载得重，两匹骡子拉不动，警备队员们正在车后面叫着号子朝上推搡。

“妈的，还骑？推着绕过去！”前面一个横眉立目的家伙，紧拽着菊花青的蹶骡子，甩着脑袋瓜嚷叫。

“好，好。”魏强跳下车子，笑嘻嘻地满口答应着，就朝道旁谷子地里踏去。他觉得就坡下驴地来这么一下挺侥幸，只要绕过去，上了大道，骑上车子就算脱身了；再放它两枪，也就通知了背后的刘太生。

“哎，哎！你眼皮坠住磨盘啦？怎么瞧都不瞧就朝前闯……”警备队里一个歪戴大檐帽，松挂着武装带的家伙，斜愣着眼睛望着魏强咋呼开了。

魏强见这人疙疙瘩瘩的橘皮脸上，趴着个蒜头鼻子，大嘴巴，厚嘴唇，两个小眼挤巴挤巴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又见他衣领上缀着一杠一花的领章，连忙站住脚步，恭敬地点点头：“队长，你辛苦！”

“撂下你那鸡巴车子，过来推车！”警备队长把俩小眼珠子一瞪，不干不净地叫骂起来。“怎么办？”魏强脑子连转了几个弯，“帮他推去？枪

在车兜里，手里扣着子弹；不帮着推，看样子他是不会放。唉，演戏，说好话地哄吧，也许能混过去。”想到这里，就摆出一副可怜的面孔，点头哈腰地哀求：“队长，不怕您笑话，我是个残废人。”他把扣着子弹的左手，朝袖筒里褪褪，想抬胳膊，又装作不敢使劲抬的样子，“我这是小时候抽风落下的病，这条胳膊不能吃劲。像我这号人，就是上去推，也出不了牛毛大的劲；再说，乡长让我办个急事，去晚了，过时不候。请队长高高手，叫我过去吧，将来到俺们大乡里，我补付。”

警备队长哪听他这一套，乜斜着眼朝身后的警备队员们一努嘴，稀里呼噜蹿上七八个端枪的，他也跟了上来：“你是他妈的哪个大乡的？你们乡长他爹死啦，让你这个数不着的干孙子报丧去？”他指着鼻子剜撇眼地朝魏强骂起来。

魏强火头一下蹿到嗓子眼。他思摸思摸，没有来发作。他按按火气继续苦笑地来对付：“我是田各庄乡的，今天于庄车站的煤业组合[1]让各大乡七点钟赶到，过磅领配给煤。七点钟过了，煤领不上，早缴的钱也白花啦！”他就瞎编胡诌地撒起谎来。

“噢，你倒是个好人，着急走，是怕给乡里糟了大钱。哈哈，这不难，龙画好了，就请点这个睛，点了，走你的。”警备队长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就假装踱步地走向一边去。

魏强一听，知道这是想敲他的竹杠，心里琢磨：“这可是叫花子碰上个要饭的，穷对穷啦。”但是他为了应付着过去，还是装模作样地将右手伸到怀里去摸钱，他摸着摸着忽然起急地说：“看我这记性，明摆是自己装的钱，怎么摸不着啦。掖到哪儿去啦……”

警备队长开始见魏强伸手朝怀里摸，心里真有点甜丝丝的高兴。但是，一见魏强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掏不出来，嗷地大叫了一声，跟着骂道：“刮风下雨不知道，自个揣的钱怎么会拿不出！一看你这个熊样，就不像个吃好粮食的！”

小狗跟着大狗叫，警备队员们也随和队长不三不四地叫骂起来：“你是涮着爷们玩！”“真不是个好屌子攮的。”骂骂咧咧地就朝魏强跟前挪蹭。

这时，魏强被骂得脸色由红变黄，气得浑身直打颤，顶到嗓子眼的火儿，跟着蹿上脑瓜门。他抽出摸钱的右手，想伸到车兜里抓，但又把手停下来，火气朝下一按，忙托出笑脸来说道：“别生气，队长，都怨我。”他拍打腰间，望着警备队长，“浑身摸个遍，没有，准是丢啦，没有今日有明日，哪回儿不见呢？您到田各庄找我。”

“找你？你还不定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

“您看，这不是证章。”魏强右手指指胸前的蓝牌牌。

“去你妈的罢。老子认钱，不认那玩意儿。早知道你是不吃野牧味不上膘。去，翻翻他是个什么东西。”警备队长把脑瓜一摆，那几个警备队扇面形地围上来。一个警备队员威胁地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有钱朝外掏。惹翻了我们队长，你白搭一条命！”

七八个警备队员七八个枪口，黑洞洞地对准魏强。魏强知道对付不过去了。心里想：“要翻，老子就叫你们翻个热闹的。”他纹丝不动，坦坦然然地笑着说道：“先生们，不怕麻烦就翻吧。干什么还用费这么大事，拿枪逼着？别说我是个残废人，就是个好人，是只老虎，还能蹿出去？”他这么几句话倒挺见效，一个警备队员把端起的步枪朝地上一戳，鼻孔吭了一声：“量你也蹿不出来！”别的警备队员，有的把枪斜背在肩上，有的也戳在地上。

“要翻，让我把车子撂下。”魏强一边说着，一边朝地上放车子。车子刚刚撂稳，驳壳枪也被他迅速地拽了出来。他气昂昂地喊叫：“叫你们翻！”跟着啪地一枪，警备队长闹个仰面朝天。接着，他挥手，又朝面前的警备队员们一枪，只听到啪啪啪……警备队员们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沾到边的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枪声震惊了牲口，牲口拉着大车从警备队员们的身上叽里咕噜地轧了过去。魏强这时扭身一蹿，便朝西南上撒了“鸭子”。

被打蒙了的警备队员们稍一清醒，就在魏强背后叮咣开了抽屁股枪。子弹在他的头上、身旁吱溜吱溜地乱飞乱叫。魏强提着驳壳枪朝前跑着跑着，扑通，被扔了个前趴虎。警备队员们一见打倒了他，像窝蜂似的一齐蹿了上来，嘴里叫着：“拿活的！”“可打躺下啦！”魏强趴在地上动动四肢，摇摇头，哪里也没感到不舒服。跟着，从地上跳起，一回手，又将刚按上的一条子弹朝追来的警备队员们打去。警备队员们又被按在地皮上。魏强借着这个工夫，一轱辘滚到一条半人深的交通沟里，马上将第三条子弹按进弹槽。他扭身趴在沟沿后面，正要观察警备队员们的动作，这时陡坡顶上，啪啪地响起枪声，子弹直朝警备队员们跟前落。他知道这是刘太生打来的枪。

受到两面夹击的警备队立刻放弃了魏强，歪戴帽子拖着枪仓仓皇皇地朝向东北逃了过去。

---

[1]鬼子垄断煤炭的一个经济组织。

第七章

一

太阳刚刚钻进地皮，西边天空还留下一抹子淡红的颜色。魏强像只斗胜了的雄鸡，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了和队长约定会合的那个村子。他按队长信上的规定，贴村南边来到第三条胡同口上，见四外无人，进了胡同，钻入了一个黑大门。一个提着手枪的人从西厢房走出来，朝魏强笑着小声说，“魏小队长，你来啦，队长在北屋子东头。”

杨子曾正在屋里看文件，见魏强进来，把文件朝炕上一撂，忙握住魏强的手。他像个老妈妈似的从小队的领导，到每个队员的生活起居；从部队的活动，到敌人的情况……前后问了个仔仔细细，也没有松开魏强的手，握得魏强的手心直冒汗。

“你看，光说话，忘了叫你抽烟啦！”杨子曾说到这，才把魏强的手松开，将炕桌上的一包大叶烟朝魏强跟前一推。“抽吧！劲头足，有点阜平大叶的味道。”

魏强手里裹着纸烟，耳朵听着杨子曾说为什么要他到这里来的缘由。杨子曾还告诉他，待一会儿，县委徐立群同志也到这里来参加一个会议。

徐立群也是魏强的老上级，“五一”突变后，魏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今天听说他要来这里，并且将来还要负责之光县的整个工作，自然喜欢加高兴，顺嘴连说了几个：“好好好！”

院里传来一阵自行车飞轮的音响，刘太生赶到了。他进门瞅见魏强就问：“没有伤着哪儿吧，小队长？”

“没有！”魏强亲热地拉住刘太生，“叫你绕个大弯子！”

刘太生见到杨子曾，马上立正，习惯地先叫了声“主任”，跟着很尴尬地笑笑，改过嘴来说：“队长，我来了！”

“你来了，很好！”杨子曾又伸出手来和刘太生握握手，接着就夸奖起来，“前些天，你可把老松田耍了个苦！松田要是肚量小，就得学了周

瑜。”说完就把视线从刘太生的脸上移到魏强的身上来：“听你俩刚才说话，好像你今天也碰上敌人啦？”

“是，碰上了！”魏强点点头承认。

“你看，帽子叫敌人凿了两个眼！”杨子曾忽然发现魏强的帽子顶上有两个指头大的窟窿。魏强摘下帽子一摸，头发被子弹齐楂地擦了很长一溜不深的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这些日子，你们俩都摸了摸这个地区敌人的屁股，怎么样？”杨子曾取笑地问。

“不怎么样！”魏强用轻蔑的口吻说。

“等青纱帐一起，大部队朝这边一开，还不该把据点、炮楼来个一扫光？”刘太生说。

“当然……不过咱们不能朝那方面想。咱是武工队，就要根据武工队的工作任务考虑……”刚说到这儿，张司务长一挑门帘走了进来，看到魏强他俩，高兴地说：“好啊！几天没见，把我的鼻子眼都想得合不上了。你俩都好？”

张司务长的脾气，全队的人们都知道，别看他快五十岁了，工作却是雷厉风行。他不等魏强、刘太生答话，就接着说：

“你们小队的东西都操办齐全了，不过同志们也捂了个够呛。来，刘太生你跟我拿去，每人还有一双大靸鞋。都是妇女们摸着黑夜赶出来的。活儿做得结实、地道，保准合脚可体！”说罢，拉着刘太生走出了屋。杨子曾朝炕沿上一努嘴，让魏强坐下。他把刚才看的那张军用地图往桌上平板板地一摊，压低声音说：“最近分区指示我们，要配合一下山里的反扫荡，在这个地区搞一下。”他指着画有红圈圈蓝道道的地图，画了一下。“怎么个搞法，待会儿人们来了就研究。二十四团有几个连昨天夜间就过来了。你现在爬过夹道的梯子到东院去把蒋天祥叫过来！”

魏强点点头，扭身走了出去。

魏强和蒋天祥爬墙过来时，杨子曾屋里已坐满了人。魏强在灯影处的一条板凳上刚刚坐下，忽然一只粗硬的大手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肩头，他扭头一瞅，是二十四团六连连长杜万增，便使足劲去攥老杜的手：“刚听说你们团过来，一想就知道会有你们连！”

“你想到他，不会想到我！”山西口音掺杂冀中语调的一个人在魏强的右后方开了腔。

“啊！曹天池，没想到，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十八团？”魏强握住了这个人的手。

“出山的前五天。我在二连和梁树明搭伙计。那不是，边守森也来

了！”曹天池朝脑后一指，魏强从曹天池的肩头望去，圆方脸，黑黪黪的边守森正和蒋天祥低声细语地说道什么，这时也张大了两只闪闪的眼睛瞅向魏强，跟着点点头。

“开会吧！”杨子曾的一句话，让屋内立刻鸦雀无声了。魏强向看着他的县委徐立群同志欢愉地点下头，忙移到杜万增和曹天池的中间，坐了下来。

“今天开会的中心，是如何配合山区反扫荡的问题。之光县委徐立群同志才从分区回来，请徐同志谈谈配合山里反扫荡的战斗方案。”杨子曾把开会的目的说了一下。

徐立群清了清嗓子，说道：“敌人正往易县、涞水、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平山靠山的这一条线上调集兵力，要扫荡咱晋察冀边区的一、三、四分区。敌人第一线兵力一进山，必定调集咱冀中西部点、线上驻的日本兵组织二线。别的地方上级另有布置。在咱之、清地区，根据内线来的情报，”徐立群捏着一支铅笔，指点桌上的地图，人们的眼睛都集中在地图上。“敌人要把驻张保公路上的一村中队调走，五天以后，从保定开出五辆汽车到张登，长虫脱皮地往保定接。大家知道，张登，”他指着地图下方一个画有红圈标志的村落。“驻的是一村中队部和秀英小队，龟山小队是以田各庄为中心，分班驻在南店、北店、大冉村。”徐立群把铅笔轻轻地朝地图上一撂，看了下杨子曾。在徐立群谈情况时，杨子曾两肘分拄在桌上，双手搭在一起，成个桥形，下巴颏正蹲在桥顶似的手背上，二目似睁不睁地在想什么。徐立群谈完以后，杨子曾抬起头来，将干瘦的右手掌往地图上一按：“分区首长要我们在一村中队部、秀英小队和龟山小队的两个班坐汽车回返的时候，在田各庄村北公路两旁的枣树林子里，用多他十倍的兵力打他个伏击，一口吞下去。只要隐蔽好，这个胜利是稳拿把攥了！”

“分区的命令，这个任务由二十四团的三个连去执行。”杨子曾代表上级分配任务了，“之、清两个年轻的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在实战中锻炼锻炼。具体做法另研究。根据以往的规律，田各庄村北一打响，龟山小队驻大冉村的一个班，会约同哈巴狗苟润田手下的警察们一同来增援，这股敌人由武工队来负责吃掉。”徐立群插话：“所有的区小队都要跟着武工队学学打仗。这一次是联合作战，打响了，要勇猛、迅速，紧密配合，争取尽快结束战斗……”

听完战斗部署，人们当时都没有吱声，待了一大会子，才有人朝地图跟前凑了凑。

魏强听说在这次战斗中，要打万人痛恨的哈巴狗，心里分外痛快，

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

二

开完会，魏强、刘太生就朝回返。

初夏。一弯新月挂在天空。旷野里，不时地吹过清凉的小风。树上，布谷鸟凄惶地断续鸣叫。远方，蛤蟆乱鸣。周围炮楼的枪眼里，不时映出几颗魑魅的灯火；楼顶上，时时发出虚惊的嗥喊声。

他俩刚接近公路，四匹快马，驮着四个敌人，托托托地由南而北朝大冉村一溜烟地跑了去。

“准是敌人的巡逻队！”刘太生低声地说。

“不是，巡逻队不会这样走。”魏强说。敌人骑兵过去之后，他和刘太生小跑步地穿过了公路，来到一座树林子里站住了脚。

这是有钱人家的一个大坟地。这里除了有大小不同的土坟头，还有石人、石马，另外还有背驮着大石碑的石龟。青松翠柏遮住天，蒿子芦草长满地。二尺高半圆形的坟圈圈，丛生着墩墩柳子、墩墩桑。大坟地西面，是一片藏不住人的春苗地。这就是五天后，魏强他们这支武工小队伏击敌人的地点。

魏强借着此时被片片乌云遮住的月光，认真地瞅了下整个的地形，猫腰朝西望望不到百十米远的公路，仔细地想想队长的战斗部署，怎么想，也觉得是个瓮中捉鳖的事。

“小队长，你看！”刘太生像发现什么似的，手儿指向公路的南端。魏强伏下身子一瞅，是一大溜黑压压的人。

月亮，刚从一片像旧棉絮似的灰云里钻出来。月光下，只见前面的三个人像扛着枪的样子，后面的都像徒着手。错错落落的队形里，还隐隐地传过哼啊咳的悲惨凄凉的呻吟声，魏强向刘太生耳语：“看样子像给进山扫荡的鬼子抓的民夫！”

“对！”刘太生同意地点点头。

魏强觉得应该尽一切力量把这群被抓的老百姓截夺下来。要不，送到山里那可就……扭头一想：“截夺可以，但必须得弄清押送的敌人有多少啊！”公路上，忽然传过两个语音不同的叫骂声：“你们他妈的，走快点不行？”“骑马打前站的早到保定啦，你们还跟俺们磨蹭！”

“八个人。”魏强隐着身子，借着不太明亮的月光，一个一个地数着戴钢盔的脑瓜儿，回头小声地说。“我俩不能让敌人像赶牲口似的把老百

姓赶到山里去挡枪子。刘太生，你把自行车藏到麦地里，咱朝大冉村村北公路边上踏。”

他们二人快步离开了大坟地，凫过了冰凉的、够不到底的金线河，来到离大冉村三里来地的一个破窑疙瘩后面。魏强蹲下朝公路上一望，大队人影过来了！

两个人猫着腰，像捉迷藏似的隐没在两垅麦子的中间，匆匆地朝公路走去！

离公路五几丈远，他俩止住了脚步，四只眼睛朝公路上一望：只见被抓的人们都倒剪二臂，被牢牢地拴在一长条大沙绳上，个个都一步挪不了四指地朝前移动着脚步。一个胡子挺长、脑袋低垂到胸前的老人，痛苦地咳呦咳呦地走过来。一大片椭圆形的黑云遮住镰刀形的月亮，大地骤然暗下来。老人让块大土坷垃一绊，扑通跪趴在地上，前后拽倒十几个人。人们赶紧相互去搀扶。一个拿大枪的警备队员，从人群后面快步地钻了出来，嘴里骚气得好像野狗呲了尿：“老兔崽子，装他妈什么蒜！”举着枪把要朝老人身上戳。魏强说了一声：“上！”便像蹿山跳涧的猛虎，嗖地蹿到那个警备队员的跟前。魏强用驳壳枪朝敌人一逼，刘太生劈手把枪夺了过来。

缴了械的敌人惊吓得傻了眼，被捆绑着的群众奇怪地愣了神，停下来，谁也估不透眼前发生的是件什么事。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实话，有多少人押着？”魏强用驳壳枪指着俘虏的头，问。

“大部队在博野、蠡县那边正清剿，抽不出人，就俺八个！”俘虏双腿颤抖地回答。

“你们带队的呢？”魏强刚问到这，前面远处一个端枪的警备队员嘴里骂着：“妈的，后面怎的不走了！跟老子捣什么鬼？”就朝他们这儿跑。

俘虏扬手一指：“他就是俺们带队的，是班长。”

魏强向俘虏说：“你说这边有个快死的，喊你们班长过来！”跟着一拽被绑着的人群，嗯啦，都躺卧在地上。刘太生紧忙将缴获的步枪摘下大栓，交给俘虏说：“快喊！”俘虏接过枪喊道：“班长，这儿有个人快死啦！”

“死了扔在沟里喂狗，嚷什么？”伪班长不耐烦地答应着来到跟前。魏强斜愣眼睛瞅着，暗暗朝伪班长的腿腕上一伸左脚，把伪班长绊了个狗吃屎。“妈的……”伪班长骂骂咧咧地刚要爬起，刘太生像鹰抓兔子似的伸出钢筋般的五指，揪住伪班长的后脖领。伪班长摇晃脑袋抬头一

看，又一支乌黑的短枪口对准了自己，吓得急忙爬起来，双腿一屈，扑通跪在地上："爷们，饶命吧！"

"起来！喊你的弟兄们到你这儿集合。"魏强命令说。

伪班长顺从地双手圈围着嘴唇，凸出眼珠豁着嗓子朝公路北面喊："张云，郭庆生……到我这儿来，快点！"接着，又朝公路南面喊："黄玉印，张小气……你们也到我这儿来集合，跑步！"

警备队员们听到班长一吆唤，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急忙跑过来。早来的早缴枪，晚来的也被魏强他们把枪卡了过去。武装齐备的警备队员们，稀里糊涂地就在自己这个"确保治安"区里被缴了械，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瞪着迷惑的双眼，瞅着这两个穿戴不同、手提驳壳枪的人。

魏强他俩用手枪逼着俘虏们，命令他们赶紧给群众去松解绳索。

"啊！八路军？""自家的队伍！"群众都觉得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纷纷小声地说，"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这命可算完了！""你们的胆真大！"被解开绳索的人，忙动手去给别人解。你帮我助地一会儿都解开了。

"你们帮虎吃食，给鬼子干事，都知道是个什么罪过吗？"魏强低声地问俘虏们。"该死，该死，我们是被逼得没办法……"伪军班长点头哈腰地回答。魏强说："只要你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八路军就会宽大对待你们。你们跟着走一截子。"俘虏们满口答应："是是是！"魏强扭头又对群众讲："乡亲们，你们被解放了，快离开这里回家吧！"

虽然是个云遮月的夜间，也能看出人们的高兴劲头，大家都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朝公路东面跑了去。那个有病跌倒的老人跑下公路，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磕磕绊绊地急忙返回来，抓住魏强的手，笑嘻嘻地小声问："你们是咱八路军的哪一部分？"

"我们是武工队！"魏强把嘴伸到老人耳朵跟前告诉他。

"武工队，武工队，好，好！好个神奇的武工队！我要记你们一辈子。"乌云躲闪开，月亮走出来，原野明亮了。老人借着明亮的月光，睁着昏花的眼睛，把魏强、刘太生上上下下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连声说了这么几句，才欢欣地走下了公路。

"小队长，巡逻的装甲汽车过来了！"刘太生朝八里庄方向一指，只见两个贼亮的光柱出现了。跟着，警报机声嗷嗷嗷地传了过来。

"走！"魏强用枪一指，八个俘虏背着被摘下大栓的步枪，乖乖地跟着魏强他俩跑下公路去。

三

回到小队，魏强将配合山区反扫荡、准备打伏击的事情告诉给大家。大家心里都乐得开了花，像办喜事那样忙忙碌碌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刘文彬和区长吴英民离开魏强他们去各村动员大家操持绳子、木棍，秘密捆绑担架；汪霞出东村进西庄地悄悄筹划接收伤员的事。

武工队员们开始擦枪，磨刺刀，揩拭子弹、手榴弹，缝缀子弹袋和鞋带子。

一眨眼，五天过去了。

第六天的拂晓，魏强率领自己的小队，按照杨子曾的命令，踏到大冉村村南、张保公路东侧的那块松柏参天的大坟地里。

脱掉棉衣换上春装的人们，好像卸下了千斤重载，真是蹿跳觉得轻松，爬起卧倒感到利落。

魏强根据地形，把人员划了七个战斗小组。人们都用柳枝桑条做了伪装，按照命令分别隐蔽在坟圈圈里。常景春生怕敌人看出破绽，搞了好半天，累得满头大汗，才搞出一个满意的、伪装好了的机枪阵地。

人们在自己的阵地上隐蔽好以后，魏强又做了一次检查，末了，凑到贾正的跟前，咬着耳朵说：“你们记住，哈巴狗是个矬胖子，打响以后用枪盖住他，我们争取逮活的；实在不行，再朝死处揳。”

一切刚安排好，两辆开着探照灯、放着警报机的巡逻装甲汽车从大冉村方向开过来。探照灯的光柱来回地横扫着大坟地。突然，像发现什么似的，有一辆车在大坟地前的公路上停了下来，同时，探照灯的白光，也纹丝不动地射向了大坟地里。

“嗯？”魏强在两墩桑条子后面，二目死盯住装甲汽车，心想：“难道没有隐蔽好，暴露了？”

“小子，你敢朝老子跟前来，就让你吃一串西洋糖葫芦！”常景春抠着歪把子的扳机，暗暗地发着誓。

“小队长要是下个命令，我一炮就擂它个灯熄火灭！”胡启明攥住八八式的炮筒琢磨。

贾正握紧枪把，瞪着两个大眼睛，心里说：“不怕死，你就来来看！”赵庆田心里思忖：“它为什么停下了？莫非……”李东山早在眼前撂

上一颗揭开盖的手榴弹；辛凤鸣的那把头发丝沾上就断的刺刀，已上在自己的马步枪上；刘太生蜷缩着两条长长的大腿，不出声地叨念：“来吧，来会餐！这里又有黑枣又有糖，外带两个酥脆大菜瓜。”

装甲汽车上骤然像刮风似的响起了机关枪，枪弹打得枝条树叶噼里啪啦地直往魏强他们身上落；跟着，十几个戴钢盔的鬼子，叽里呱啦地说着话儿从车上走了下来。

魏强的心立刻提揪到嗓子眼。对付这辆装甲汽车上的敌人，魏强并不在乎。不过真要一打响，整个战斗方案就会被全部破坏了。死马当作活马医，魏强认为眼下的办法，就是隐蔽。他立即用极微小的声音向左右传：“隐蔽！”

装甲汽车旁，一个鬼子叨念了两声听不懂的话，接着，唰！探照灯从东扭向了西，车上的机关枪又朝西面猛扫起来。

“鬼子这是玩的什么把戏？”魏强暂时松了一口气，跟着就琢磨起来：“说他发觉了，为什么又转到西面去？说他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老在这儿泡起来？……”

四周围村庄里的公鸡，像竞赛似的啼叫起来。魏强轻轻地大扭了一下脖子，朝东一看：启明星蹿起三丈多高，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回过头来朝西一望：巡逻装甲汽车还纹丝不动地蹲在那里，鬼子们倚着车子，抱着大枪抽起烟来，火儿时明时暗。“他们蹲在这里干什么？他们在等什么？他们要真的在这儿蹲上半天，那可真是个大麻烦……”魏强又暗自琢磨开，不时警觉地查看背后，生怕敌人预先知道了作战计划，从后面偷袭上来。但是后面并没有动静。

呜呜呜！呜呜呜！公路北面大冉村方向传来分不清的马达声，声音越来越近。一对对白亮的灯光，好像大毒蛇的眼睛，一闪一闪地顺着公路朝南面过来了。五辆汽车，已经开到魏强面前的公路上，停在巡逻装甲汽车后面，马达继续响动着。地上抽烟的鬼子们掐灭烟火，急忙爬进坟丘子似的巡逻装甲汽车里。不一会儿，巡逻装甲汽车飞快地朝南驶了去，五辆汽车头顶屁股地紧紧跟随着。

天，渐渐地亮起来。

这时，魏强明白了：巡逻装甲汽车蹲在这儿的目的是用火力侦察这一带的复杂地形。趁太阳没出来，地里没有人，他忙派个观测员爬上一棵高大的叶子茂密的榆树，自己也伏在地上等待起来。

火红的太阳在正东偏点北的地方拱了出来，升啊升的，好容易上升了一房高，又像站住似的纹丝不动了。人们趴在潮湿的地皮上，被露水浸透的新紫花单衣，又渐渐地被晾干。大家的脸比弓上的弦都绷得紧，

眼珠不错地瞅着面前的公路，盼着南边快点传来报喜的枪声。

公路上，走动的人多了。大冉村据点两个炮楼顶上并插的日本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外加个黄三角布条的旗子，也看得清楚了。

南面，田各庄附近，忽然响起魏强他们久已盼望的枪声。枪声异常激烈，中间还有不少咚咚咚咚的手榴弹爆炸声。

南面枪声一响，公路上的来往行人，都一个劲地朝公路两侧躲。人来车往的公路，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在树上瞭望的观测员像打滑梯似的从树顶上出溜下来，爬行到魏强跟前低声报告：“小队长，敌人出来了！”

“敌人出来了，沉住气！”魏强又一次向人们发出命令。

没有一顿饭的工夫，敌人在公路北面露了头。十二个鬼子戴着钢盔，穿着土黄色的军服，肩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耀武扬威、齐一步伐地迈动着罗圈腿走过来。从敌人的行动上看，那种傲慢的劲头，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大和”民族才是人类的统治者。离着鬼子有一大截，九个身穿青制服、头戴大檐帽的伪警察，都把枪放在胳肢窝里夹着。他们好像得到了不祥之兆，一面走一面扒头探脑地窥察公路两侧。

鬼子过去了，警察们已和魏强他们隐蔽的大坟地成了东西一条线。就在这时，埋伏在公路西面的二小队那儿，哗哗哗地响起了排子枪。警察们吓毛了脚，跌跌撞撞、滚滚爬爬急朝公路东面乱跑；鬼子却原地卧倒对抗。但是，冰雹似的枪弹，最后也逼得他们不得不退下公路，朝向东面撤。在后撤的时候，有两个鬼子栽倒没有爬起来。

剩下的十个鬼子变成了三个战斗组，像麻雀似的蹿蹿蹦蹦、纵纵跳跳，一边还击一边退，渐渐地接近了魏强他们占据的大坟地；警察们也狼狈地朝大坟地跑来。

魏强狠盯住敌人，没有吱声。隐伏在阵地上的人们，都攥住手榴弹把，拉火弦套在手指上，拧眉屏气地等待着。

相距只有三十米了，魏强眼盯住鬼子，震天撼地地喊了声：“打！”咚咚咚！……二十来个手榴弹一起甩在鬼子群里，有些不动了，有些卧倒就开枪。常景春的歪把子也开了叫。

“警察们闪开，我们打的是鬼子！打的是汉奸苟润田！”魏强在坟圈后面，拉开嗓门一喊，人们也就“警察们闪开！”“怕死的躲远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硬上，枪子没眼！”地呐喊起来。警察们听到八路军一嚷叫，知道保住了命，谢天谢地地赶紧朝后蹿。

敌人往公路下面撤时，贾正、刘太生的四只眼睛一齐咬住警察群里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他就是哈巴狗。贾正想：“枪子没眼，可别敲死

了！”刘太生寻思：“能像封神榜上的人，有个‘扣魔钟’该多好！”等手榴弹摔响，机关枪扫过，哈巴狗还长命百岁地活着。两人心里非常高兴，就像猫逗耗子似的跟哈巴狗耍笑起来。哈巴狗想朝后跑着退，贾正使枪朝他头上盖；哈巴狗吓得卧倒了，刘太生怕他滚逃，拿枪弹在他腚后封锁。他俩左一枪，右一枪，前一枪，后一枪，枪弹打成了梅花瓣，打得哈巴狗动不了窝。他俩正用火力封锁着哈巴狗，全小队同志端着刺刀，“呀呀”地喊叫着，从坟圈子后面跳了出去。发起冲锋了！

辛凤鸣端着亮晶晶的刺刀冲到前面，一个左腮帮子下面留有一撮毛的鬼子端着刺刀迎上来。仇人相见眼睛红，二话没说，“呀呀”地拼刺起来，刺刀碰枪身，磕得叮当山响。贾正、刘太生看到辛凤鸣和一个粗壮的鬼子拼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他俩朝哈巴狗揳两枪，就忙朝辛凤鸣这边看。这时，赵庆田、李东山共同拼掉了一个老鬼子，便急忙往辛凤鸣这边纵跳过来。李东山立眉瞪眼地拉着长声“呀——”，朝一撮毛的右肋用刺刀尖虚虚一点逗，一撮毛紧忙右腿后撤来躲闪，就在这时，“呀”的一声，赵庆田把一尺多长的刺刀，狠劲地戳在一撮毛的左肋上。

贾正、刘太生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好！”可是扭头一看，哈巴狗已打着滚，钻进了蹲裆深的麦地里逃走了。

“妈的，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贾正挥臂骂了句，二人悔之莫及。

太阳高挂在东南方向，南面的枪声由激烈变成稀疏，而后渐渐消逝了。一场伏击战漂亮地结束了。

第八章

一

在敌占区作战，必须打得干脆，撤得利落，走得诡秘。结束了战斗，魏强简单迅速地向杨子曾报告了战绩，然后按照指示，领着小队的同志，带着胜利品，朝东北方向，不过村不进庄地转移了。

待老松田陪同津美联队长，带领四五百名鬼子，坐着土黄色的卡车，风是风，火是火地从保定城里赶来增援时，已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月啦。”

汽车首先在武工队伏击的地点停下来。松田没有等到汽车站稳，就拖着三尺长的战刀，跳出了车门；津美联队长摘掉白手套，朝上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托力克的金丝眼镜，顶着松田的后脊梁，跟了出来。两人谁也没有说话，漫步朝大坟地跟前走去。长筒皮靴上的刺马针相互磕碰得发出当啷当啷刺耳朵的响声。

这里，还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和腥臭味。津美联队长左望，左边躺着中弹死去的“大和”武士；右望，右边仰卧的是拼刺阵亡的日本士兵：个个都是血肉模糊。在横躺竖卧的尸体旁边，散丢着弹壳和打穿了的水壶，还有爆炸后的手榴弹木把。一张张印有日文的红色传单，搁放在日本兵尸体上；一张张印有中国字的绿色宣传品，散撂在周围的土地上。他板着面孔，缓缓地迈动脚步边走边察看。在这个“明朗化”的地区，“皇军”竟遭到了这种想不到的严重打击，他的心情烦乱至极，扭头望望跟在他右后方的松田。

“少佐！”津美联队长声音显得挺平淡。

“有！”松田答应着急迈了两步，立正站住了。

“今天，在你统辖的这个治安区里，发生了这样意料不到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津美联队长一字一字地问。

“我觉得，在我说来，曾经多方面地了解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对敌人的防范是严密的。从拂晓到天明，又专派出几辆装甲汽车分段地进行了

巡逻，对每个复杂地形都用探照灯照了，用机关枪扫了。但是……但是……”松田像个雕塑的泥胎，站在津美联队长的面前，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知道，这个顶头上司声色愈平静，说话愈缓慢，那就是他愤怒到达极点的表现。

“但是什么？”津美挥动着摘掉的一只白手套，指点着松田发起了脾气。松田低垂着脑袋，“是，是”地要解释……

忽然，坟圈圈里面的几墩柳子后边，一个日本兵呻吟着喊叫起来：“哕！太君的，大大的太君！我的还活着。”他的双腿都缠满了雪白的绷带。

搜索的日本兵要去抬，军官们也要朝前凑，津美联队长挥舞着手套，瞪出眼珠地喊：“都站住！”所有的日本官兵都刷地停住了脚步。

“你，受伤啦！”津美联队长走了过去，叉开两腿，狠盯着受伤的士兵，像要用眼睛瞅化他似的，吐着很不满的声调问。

“是，太君！我的两腿被打断，八路军给我包扎上，把我抬到这里来的！八路说……”负伤的士兵强打着精神报告道。

“住嘴！你为什么不战死？皇军的败类！”津美联队长一肚子怒气向伤兵倾泻出来。眼前的这个负伤的兵士，不但没有战死，居然还接受了八路军的包扎，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他伸手拽出亮晶晶的战刀，喀咔扎进了负伤兵士的心窝。负伤的兵士“啊——”地惨叫了一声，咽了气。远处呆立的日本兵都吓得狠闭双眼，低下了头。

津美联队长将沾满血迹的军刀在长筒皮靴底上反正地一擦，狠劲地装在刀鞘里。“走，南面的看看！”

日本官兵爬上了汽车，津美联队长钻进了驾驶室，汽车拖着一股子黄烟，朝皇军第二个倒霉的地方——田各庄附近驶了去。

二

家家闭门入睡的时候，魏强他们顺着唐河的西堤根，蹚着齐腰深的麦子，悄悄地进了西王庄，钻进老房东赵河套大伯的家里。

守在一盏昏暗的菜油灯旁吧嗒吧嗒吸烟的刘文彬，听到院子里的响动，忙跳下炕来朝外迎，门帘没抓到手，魏强早已进来了。

刘文彬高兴地握住魏强的手，跟着便和陆续进来的人们招呼：“咳呦，都辛苦啦！”

人们揩抹枪的揩抹枪，清点子弹的清点子弹。有的在脱光膀子洗脸，有的在用热水烫脚。辛凤鸣头上扣上一顶钢盔，端着缴获一撮毛的那支三八枪，腆着肚子，噘着嘴，瞪着两个眼珠，装着日本兵的样子冲着李东山说：“老保守，你有多少‘大八勾’[1]的？赶快拿来，我的‘新交’‘新交’[2]！”

“‘大八勾’我的不多，统统地拿去没关系！”李东山点头哈腰，双手托着一盒绿兵船牌的纸烟，送到辛凤鸣的面前。辛凤鸣伸手刚要拿，常景春一把抓了过去，顺手装到自己紫花褂子的口袋里。

“哎！别半道上打闷棍哪！”辛凤鸣忙去抢烟。

“从你们手里缴来的，怎能再给你们抽！”常景春捂着口袋挣扎、抗拒。

“给他吧，你忘记优待俘虏了？”李东山逗趣地讲着情。常景春将烟掏出来，说：“我们这是优待俘虏‘一马斯’！”

在这敌占区，大家虽然不敢高谈阔论，狂笑海闹地庆祝今天伏击的胜利，但是，人们的心里都洋溢着愉快的情感，脸上都充满着喜悦的笑容。全屋，都被喜庆的空气笼罩着！

河套大娘兜一大兜红枣走进屋，哗啦一声，倒在炕桌上。

“弄这个干什么？留着……”魏强话没有说完，被大娘接了过去：“干什么，吃呗！大娘没有好的慰劳你们！”

“是啊，瓜子不饱是个人心！”河套大伯帮腔说着，又把挎进来的一篮子红枣放在了炕上。

“你们这一打，算是把人们的心打豁亮啦！咱伤人了吗？”大娘担心地问。

李东山指着刚长起的头发，凑到大娘眼前，说：“连个头发丝也没碰

到啊！”

“阿弥陀佛！那敢情好。真是老天爷保佑，要在早先，我非得请一炷子香烧一烧！”大娘两个手掌合到一起，点头作揖地说。大家知道老大娘的心情，虽然想笑，都没好意思笑出来。

“得了吧，又搬出你那封建脑袋来啦！”河套大伯又气又笑地顶噎了大娘一句。

汪霞、李洛玉也来了。洛玉张嘴就问：“一撮毛被打死了没有？”

“没有打死，让他拿刺刀戳死啦！”魏强指着端着一盆洗过脸的脏水的赵庆田。赵庆田难为情地咧咧嘴，迈步刚要朝外走，河套大伯两手一插，抢过脸盆去：“怎么能叫你这英雄干这个！”端了就走。弄得赵庆田红着脸退到一边。

“你看，这是一撮毛的枪。”辛凤鸣把枪送到李洛玉面前。李洛玉嘴唇叼着烟卷，双手把枪接过来，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又看；汪霞、河套大娘也凑到跟前去抚摸。

“你们撂倒一撮毛，哈巴狗呢？”李洛玉怕把枪磕碰着，轻轻地往地上一竖，抬头朝人们问道。

“你问哈巴狗，就问他们俩吧。”辛凤鸣指了下贾正和刘太生，“为这件事早吃小队长一顿批评了！”

“还说呢！要不是你，他十个哈巴狗也逃不出俺们这两条枪！”贾正没好气地说。

“你们这是一笔什么账啊！叫人听了挺糊涂。”李洛玉从话音里知道哈巴狗是逃跑了，到底怎么逃的，他还真的闹不清，便开口打问。魏强把事情学说了一遍，人们这才闹明白。“咳！学有学规，营有营规，没有个管教也不行。常说打油的钱不买醋，你俩怎么在枪子底下还东张西望的？看把个坏羔羔子给放跑了。”大娘听到魏强一学说，指指贾正，点点刘太生，好像教训她家宝生似的教训了一阵子。贾正、刘太生都低垂着脑袋，不吭一声。大娘扭过脸来，又冲魏强说：“他俩担心自家人吃亏，也是出于好意，放跑了哈巴狗也真该挨顿批评。当队长的说说他俩就算了，两个都是好小伙子，会知错改错的！”

“只要他俩认识到错就行了。不过，”魏强又自我检讨地说道，“哈巴狗跑掉我也有责任。我过于强调逮活的了！要不然，凭他俩的枪法，说真的，有十个哈巴狗也早躺下不动了。”

“叫刘太生那一枪，恐怕他也得带点伤！”贾正扬起脸来说。

“带点伤就好。不给个厉害也不行。今天跑了，还有明日呢！总之，今儿个咱是一人不伤的大胜利！大家就乐乐呵呵地庆祝这个胜利吧。执

行任务有过错，以后注意就行了！”刘文彬觉得屋里的气氛有点过于严肃，忙拽扯人们转话题。

“你们不知道，我是当探马来啦。群众听说军队打了胜仗，正操持还愿哪！”李洛玉比比画画地诉说自己的来意，跟着问大娘：“老嫂子，你操持得怎么样啦？”

“我？哎呦，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大娘像想起一件没做完的事情，冲汪霞说，“闺女……”以后声小得听不到了。汪霞的脸上虽然满带笑容，嘴里却一个劲地说：“可别！可别！大娘，可——别！”大娘说完，笑呵呵地走了出去。

“还什么愿？”“群众有什么愿还？”“怎么个还法？”人们又让李洛玉给说得有些糊涂了，大家就七嘴八舌地上来打问，特别是辛凤鸣问得更上劲。

“这个，要知村里事，必问当乡人！”李洛玉竖起一个手指，在空中来回划着圆圈地说，“群众许下的是：‘打死一撮毛，家家吃煮饺。’一撮毛不是完戏啦，人们也就该吃了！”

“今天要打死哈巴狗呢？”辛凤鸣紧问。

“那就吃肉喝烧酒！”李洛玉连想都没想地告诉给他。

“像打死侯扒皮、刘魁胜，群众也一定有愿许，是不？”辛凤鸣还接连地打问。

“当然有啦！你听我给你念叨念叨。”李洛玉揎揎袖子，左手五个手指伸出，右手按曲一个指头，就说上一句：“‘打死侯扒皮，摆酒吃顿席’；‘打死刘魁胜，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过大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敲锣打鼓唱对台戏！’这不都是群众许的愿？”

魏强他们听后都咧着嘴笑了。

“你们今天前半晌这一打，可把群众的抗日心气给打足了！说真的，有些户，乐得一宿都睡不着觉。”李洛玉说。“我走啦，好告诉人们切韭菜整馅子去。”李洛玉朝脸上抹了一把，跟刘文彬咬咬耳朵，刘文彬点点头。

李洛玉走了出去。汪霞说：“不光这村的老百姓这么高兴，方圆左右村子的群众，也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这一天盼来了！’有些村，还偷着操持慰劳的事！”

寂静的夜晚。远处，传来一两阵声嘶力竭的猪叫声，是谁家在宰猪；近处，还能听到断断续续刀剁案板的声音。

人民的胜利，人民是知道怎么来庆贺的！这胜利仅仅才是一个开始。

三

不知是养成了习惯，还是心里惦记着事，没等到公鸡张嘴，魏强神经一机灵，一个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揉揉眼睛，见刘文彬正坐在炕桌旁的油灯下看文件。“你还没有睡？”

“没有。你怎么醒啦？天还早呢！”刘文彬觉得魏强还应该多睡会。

“不想睡了。”魏强打个哈欠，摇摇脑袋，拽拽滚皱了的衣服，凑到灯前，吸着一支烟，问道，“情况怎么样？”

刘文彬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这不是，二十四团在田各庄村北，共缴获四挺歪把子，一挺重机枪，四个掷弹筒，还有三十六支三八大盖和三个王八盒子……”

“嗬！人家这大网，就是逮大鱼，敌情有什么变化？”魏强称赞地说完，立即又转向另一面。

“敌情？”刘文彬撂下手里的文件，说：“咱刚打完仗，津美联队长就带领十几汽车鬼子，和老松田气汹汹地赶到部下倒霉的地方；在你们打仗的那个地方，还亲手用战刀扎死一个受伤的日本兵。”

“这东西们，真比狼都残忍！”魏强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卫生员小魏给负伤的日本兵包扎伤口以及赵庆田、李东山两人把他抬到树荫下去的情景。

“听说，老松田还挨了一顿骂。”刘文彬说，“敌人把两个被伏击的地点，都照了相，画了图……”他边说边翻腾文件，很快拿出一张褶子满满、字儿密密的白报纸。“这个情报里说，津美联队长亲自给张保公路沿线各据点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抓派民夫，把公路两侧二百米以内的所有树木都伐倒，所有的坟丘、土堆、埝子都铲平，所有的坑坑洼洼都填满，所有的麦子都割掉。从保定到张登，要割五十里地的这么一条大胡同，这么一来，可真是糟蹋海了……你看怎么办？”刘文彬说到这里，头歪靠在左手掌上，他两个手指夹着的那截燃着的纸烟，在脑后徐徐地朝上冒着蓝烟。“……除了这个，向山里扫荡的敌人昨天进山了；津美联队后天就要朝山边上开拔。”

魏强一直在默默听着，他的眉头愈皱愈紧。当他听到津美联队要进山，眉头立即松展开，说：“只要他滚蛋，这事就好办。”

“好办？我觉得也不太容易！不过……”刘文彬为这码事的确绞了半

宿脑汁。他忽然脑袋离开左手掌，朝魏强凑凑：“我觉得朝这个门闯闯也可能……”于是，两人低声细语地咕哝起来。窗户由黑变灰，渐渐地发了白，他俩也不知道，直到汪霞走进屋来，才打断了他俩的谈话。

汪霞的脸上浮罩一层灰尘，眼白上有些红丝，眼角有点眵目糊，眼皮有些浮肿。很显然，她这一夜也是没有合眼。

“你的眼都熬肿了，快到大娘屋里打个盹去。”刘文彬用带点劝说的语气对汪霞说。

“也不觉困，就是脑袋有点蒙。”汪霞扬起手来把垂散到脸颊旁的黑发朝耳后一拢，笑了笑，想坐下。

“快借大娘个被子盖上睡一觉。常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魏强也帮助劝说。

脾气倔强的汪霞今天并没有丝毫执拗，冲魏强笑了笑，便朝大娘的屋里走去。

吃罢早饭，李洛玉肩担两个筐子来了，一进院就喊：“老嫂子，谷草撂在哪儿？”他没等房东大娘搭腔，早把筐子上边的谷草放在南房跟前。接着，扁担上肩，挑着沉甸甸的两个筐头朝魏强他们住屋走来。

“老李，你这又是演什么戏？”魏强心里觉得有点奇怪。“我今天要给你们演出《慰劳》。”李洛玉说着从筐头里提出两只猪大腿。“我要学曹操的大将典韦，唱一出《战宛城》！铿锵锵！铿锵锵！……”他两手舞动着两只猪大腿，嘴里打着家伙点地闹了阵子，逗得人们止不住地乱笑。

“老乡们都很困难……”魏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报告小队长，你就收下吧！”洛玉又摆出了军人姿态，将猪腿放在桌上。

李洛玉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能让人发笑，好像他浑身上下，处处都是“笑”字。他那滑稽的动作，风趣的语言，给人们心灵上增添了无限的欢愉，让屋里的那种和谐气氛更加和谐。

李洛玉放下猪腿，又从筐头里提出白报纸包装、麻绳儿捆的两嘟噜东西。另外，还有用几层伪报纸裹包的两条纸烟。“话说到前头，魏小队长。”李洛玉见魏强有点不愿收下的样子，就先发制人地说，“这是老百姓的一点心愿，我是奉老百姓的命令来的。你要不收，就自己退回去。这猪说真的不是为你们杀的，是老百姓为了还心愿，吃饺子，搭楂合伙分买了两口猪，昨天黑夜杀了的，大家都愿意弄出点肉来，送给子弟兵吃。”

“群众叫鬼子汉奸敲诈勒索得都挺苦哈哈的，我觉得……”魏强刚说到这，李洛玉赶忙接过来：“你就别心里不落意。老辈子打仗，旗开得胜

回来，还有犒赏三军一说呢！给你实话说吧，昨天黑夜，老乡们推车担担地乱找队伍送慰劳品，他们打头碰脸地争上咱这小延安来问讯，要不是遇上汪霞同志，就得跑折了腿。”

刘文彬觉得打了胜仗，群众慰劳部队不是个稀罕事，也就随声附和地说：“就收下这些慰劳品吧，拥军优属嘛，吃点也不算框外！”

“当然不框外！群众说，‘东西送给自家人吃，从心眼里痛快舒坦……’”汪霞揉擦着刚睡醒的双眼，随话答音地走了进来。

李洛玉见到三张嘴说得魏强不再拒收了，真比拾了狗头金还高兴。他咧着嘴把两个筐子轻轻地并撂在一起，指指筐头，朝瞪着大眼瞅他的贾正说：“这里都是怕磕怕碰的东西，可别蹾啊砸的！”贾正小心地掀开谷草一瞧，里边都是粉红皮的和白皮的大鸡蛋。

“洛玉，咱谈个事。”刘文彬拍拍炕席，等李洛玉坐下，面对面地谈起鬼子要在公路两侧割麦子砍树木的事。”在这个地区，鬼子要这么干，咱不能不依随，最好在依随的时候破坏它。比如，割麦子、伐树、平坟、填坑，敌人要让咱一起干了，咱派民夫时不让他们带或少带点应手的家具，没有家具，他不就割不成麦子伐不成树？再一个就是动动大冉村警备队的小队长。这家伙别看官小，门头可硬：有个当大队长的哥哥做后台，他怕什么？只要弄通了他，麦子、树的，可能会保护下。怎么个做法，要投他的心坎来，这，晚上再研究。我们还要把带家具的办法告诉给各村。”

“明天，津美联队一走，咱用这两个办法从里到外地一来，就能把公路两旁的麦子、树木保住了。”魏强补充说。

“对，咱一定把这麦子保护住。大冉村的小队长，我还能玩得转他。”洛玉说完，急速地走了。

魏强翻看裹包纸烟来的伪报纸，看着看着，扑哧地笑出了声。刘文彬、汪霞和别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神马上盯在魏强手拿的那张报纸上。

“这有一段，我念给大家听听。”魏强两手抖抖手里的伪报纸，开口念起来：“标题是：我军机智骁勇，击毙匪徒一名。”魏强念完标题，指着自己鼻子说：“击毙的匪徒就是我。听我念内容‘五月二十二日讯，昨天，我驻魏村官兵一小队，返保途中遇一可疑之人，小队长只身上前盘问、搜查，突遭对方射击，幸官兵久经锻炼，终将匪徒击毙于道沟中，缴获自行车一辆。’完了！”魏强念完将报纸一扔：“你们说，这叫个什么？”

“这叫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刘太生笑着指指报纸。

“不，他是屎壳郎打嚏喷——满嘴喷粪！”贾正挥动拳头朝炕沿上一砸，气呼呼地抓过摊在炕上的伪报纸，揉成蛋扔在炕桌上。

“叫我说，他这是扣着腚眼上房——自抬自。”李东山瞅着桌上被揉搓成一团的伪报纸。

“他真会打肿了脸充胖子！刘太生的那顶白毡帽，他怎么不写成赫赫战果？”赵庆田又将揉搓成团的伪报纸拿起，慢慢舒展开来看。

“他要再为缴获一顶白毡帽发条消息，那更该让人笑掉大牙啦！”汪霞说罢，将披到脸上的头发向后一甩，也哈哈地笑起来。

日头从东朝西走，眨眼，又过了多半天。

“吃饭吧。今天伙食大改善，又有猪肉又有蛋。”贾正张着大嘴，双手端着炖得红头花色、打鼻香的一白瓷盔子稀扒扒软的肘子走进屋。

“嘿，不用吃，看着就能解馋。”刘文彬撂下手里的书本夸奖说。

“这是谁的手艺？真该表扬。”魏强瞅见，心里也非常满意。

“咱们汪霞同志！”两手端着三碗二米饭[3]走近炕桌的李东山说。汪霞正在擦湿手，她以为魏强明知故问，想看又不敢看魏强地笑了笑，白皙的脸儿，刹那变成绯红。再加上魏强端起一碗饭朝她亲昵地招呼“吃吧”，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脖子上也跟着红了。

集体吃饭，没敬没让。人们都大筷子地夹猪肉，大口地吞着饭，吃得真香甜！真痛快！

人们吃着吃着，忽地有人发现骨头上有梅花桩般的几颗钉子帽。这几个钉子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谁揳上的钉子？”“揳钉子干什么？”魏强一面吃一面想。赵庆田、李东山齐用筷子按住瓷盔子里的肘子肉；贾正攥把钳子，在朝外拔钉在骨头上的钉子。贾正拔一颗，说一句：“又是一个炮楼子！”再拔下一颗，又取笑地说：“这家伙就像个据点！”人们见贾正叨叨念念拔得挺有意思，都不住地乱笑。

“对，现在吃肉拔钉子，将来，要用我们的工作和战斗来拔炮楼，除据点。群众给我们揳有钉子的肉吃，是希望我们用拔钉子的办法来对待敌人！”魏强忽然明白群众揳钉子的用意了，举着手里的一双筷子，指点贾正拔下撂在桌上的三五颗钉子郑重其事地说：“同志们，明白吧，群众正是要我们拔钉子……”

四

李洛玉刚回到保公所，驻大冉村的警备队就派了两个警备队员和两个警察要民夫来了。洛玉亲自出马，先烟后茶地一照应，末了，又满口承担地说："虽说人们正忙着耪小苗、扛场准备过麦秋，我们还是一切照办，请弟兄们回说给王小队长，以后就别再费心派人跑辙了！"

洛玉把伪军们欢欢喜喜地打点走，忙跟几个村干部们合计了合计。最后，按照刘文彬、魏强他们说的办法，开始在群众中布置开。

第二天，洛玉穿得干干净净，左手提上一瓶衡水酒，右手托着一个蒲包——里面是一只烧鸡和些熏鸡蛋，带着一伙扛镐拿锨的七老八小的民夫，走到大冉村据点跟前。他让人们站到吊桥外，自己大摇大摆地走进据点里。

大冉村警备队的小队长绰号叫王一瓶，山东人，三十来岁，个儿不高，嗓门挺洪亮，是个见酒如命的人。他常说："只要有酒灌，三天不吃饭！"他外出讨伐也带个小酒瓶子，进村见了办公人，张嘴就说："快给闹四两去！"一瓶子酒到他手里，不喝得瓶底朝上不拉倒。王一瓶的绰号，也就是因为他贪杯得来的。

洛玉嘴里"王队长，王队长"地叫着，身子刚钻进屋，就叫一股子呛人的酒气顶得倒退了两三步。他朝屋里一瞅，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细长脖的空瓶子蹲在桌子上；另一只空瓶子在桌上横躺着。四个碟子：一碟灌肠，一碟快吃完的熏肉，一碟炒鸡蛋只剩一丁点了，一碟粉皮拌黄瓜，还有一点酱油汤。

"我当谁呢，闹半天是你！"王一瓶敞着怀走进来，一眼望到洛玉手里的一瓶酒，咧起快要暴皮的大嘴唇，笑了。

"可不是我。这两天过八路，也没工夫来看你。前十天有个亲戚上衡水，我知道队长喜欢喝两口，特地托他给你捎了两瓶老白干！"洛玉说着将酒递到王一瓶的面前。王一瓶接过来，在桌子角上磕掉铁皮盖，扬脖咕嘟闹了一大口，接着咧嘴问："那一瓶呢？"

"别提啦，大前天过八里庄，让皇军给'新交'去啦！"洛玉像真有那么回事地说。

"我日他个祖奶奶！"王一瓶满脸不高兴地骂了句，随后，又嘴对嘴地灌了一大口，回手给洛玉搬了个杌凳。"我的好朋友，你坐下。"他把

洛玉按在座位上，一伸手将碟里仅剩的一点鸡蛋抓起来，飞快地填进嘴里。

“卡去就卡去吧，以后再托人给你捎。”洛玉身子落了座，解开蒲包，拿出烧鸡来，添油拨灯地说：“吃吧，这也是从正定府捎来的，味道不比马家老鸡铺的赖！就是让皇军也卡了一只去。皇军嘛……”

“皇军？龟孙！我就不听那一套。前天，一撮毛叫我去增援，我就没听，他咬我的球啦！”王一瓶攥住酒瓶子，军装扣子没系，两腿叉立在桌子跟前，啃着鸡大腿，喝着烧酒，嗷嗷地发起狂来。

“王队长你可以，远远近近谁不知你是这一份。”李洛玉翘起大拇指，给王一瓶灌起米汤来。“听说，田各庄的中队长都得怕你三分。可是你辖管的这一片老百姓，就得听人家日本人的摆布。就说割麦子、伐树木这码事吧……”

“割麦子、伐树怎么啦？”王一瓶拿着鸡肉的两只手，停在嘴边上。

“那是皇军下的命令，谁敢不听？”洛玉特别把“不听”两字朝上扬扬。

“奶奶的，我就不听！”美酒助胆量，王一瓶扬颏连喝了几口，什么也不顾地大喊起来。“就是不割啦！就是不伐啦！”

“报告！”门外一声喊叫。

“进来！”王一瓶酒瓶子挪开嘴唇，朝进来的人一瞅，是他的一个上士班长，忙问：“民夫们都来了没有？”

“都来了，小队长，就等你去分段干呢！”上士班长双脚站到一条线上回答。

“你出去告诉民夫们，麦子不割啦，树也不伐啦，坟不平啦，坑不填啦，都回家！”王一瓶喝一口说一句地下着命令。

“是！是！是！”上士班长行了个举手礼，走了出去。

“不割恐怕不行，这是……”洛玉假惺惺地说。

“这没关系。下命令的今天进山扫荡去了，奶奶的，还不定回得来呢。就是回来，麦子也熟透拔完个龟孙啦！县官不如我现管。”王一瓶神色坦然地又撕下鸡胸脯上的一大块白丝丝肉，朝着嘴里填去。

“哎呀，这可太好啦！要是咱这条路上都修下你这样好心的队长，老百姓还不乐得烧高香？”洛玉知道王一瓶有个大门头，就想借王一瓶的酒劲，把事儿办得一竿子扎到底，又是捧又是拍地说起来。

“这个，等我把这瓶子酒喝干，一个电话给我哥哥就办了。”王一瓶一口两口连三口地喝起来。一只烧鸡送下肚，一瓶酒喝个光，空酒瓶子朝桌上一顿，领着李洛玉朝电话室走去。

鬼子割麦子伐树的计划，让一瓶子酒、一只鸡就完完全全给破坏了。

---

[1]日语：纸烟。

[2]日语：给。

[3]大米和小米掺着做的饭。

第九章

一

哈巴狗像只老狡兔，趁猎人稍一疏忽，便从枪口下滚爬到大冉村村南蹲裆深的麦子地里逃跑了。可是，右腿挂了彩。回到大冉村，倒在自己的床上，怎么想也觉得这条平坦笔直的张保公路，成了个危险的境地：一撮毛带领的十一个日本人都没有回来，由田各庄、张登乘车去保定的一中队日本人，也都叫八路军一口吞了下去……在这块“明朗化”的地方，出现了这么厉害的八路军，他们隐蔽得那么诡秘，打起来又是那么神妙。特别想到自己在那座大坟地前面让八路军的两条枪盖上打下的情景，心里后怕得还咚咚地乱跳，额头上的汗水刚擦掉，立刻又滚淌下来。他坐起来，按按自己腿上的伤口，虽说有点疼，却并不那么厉害。他知道这是个串皮伤，过不了三五日就会好。但是，他眼望着缠上绷带的伤口，又不禁高兴得乐起来。他指着伤口小声地嘟念：“这真是个天赐的宝贝啊！”他打定主意：要利用腿上的这块痛楚不太大的伤口，来达到他的欲望，到保定好好活动一番。他决定回保定了！

在旧社会里，人们常说：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仙女。别看哈巴狗身板长得像个腌咸菜的大粗瓮，脸子像块橘子皮，却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她二十四五岁，个不高，体不胖，腰儿挺细，黑黪黪的一张小圆脸上，安着两个让人喜爱的小圆眼。两片子小嘴唇，说起话来呱呱的，像爆竹似的那么清脆，哄得人，特别一些年轻的男人，都愿随她的手指的转动来转动。据知道她根底的人说，她是一个破落地主家的女儿。因为她排行第二，人们都叫她二姑娘。

二姑娘的年岁不大，风流艳事不少。据说，事变的那年冬天，她跟上一个相好的跑到土匪孟克臣的队伍上混过一个时期；孟克臣的队伍被八路军解决的时候，她又跟上现在的丈夫哈巴狗——苟润田，溜到了保定城。

二姑娘不论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一吃饱肚子，就擦胭脂抹

粉、描眉点唇地打扮自己。鱼找鱼，虾找虾，苟润田不在家时，有一伙子伪军和特务常找她来往。在这班伪军和特务里面，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那就是日本宪兵队长的大红人，铁杆汉奸刘魁胜。

哈巴狗驻南乡大冉村的时候，刘魁胜就来哈巴狗家顶哈巴狗的那个坑。这个事哈巴狗并不是没有耳闻，因为自己的权势小，职位低，也就睁个眼闭个眼地装作不知道；有时候他就用另一种人生哲学来安慰自己："你搞我老婆，我再搞别人的。女人可算个什么？"

这次哈巴狗回到保定，天天都拐着腿子串大街、走衙门，到处指着伤口吹拍卖弄："大冉村村南那一仗，要不是我一杆枪顶着打，警察们要想都回来，那是妄想！""八路军枪法准，难得我会武术，三滚两滚我就滚出来了！""不是我苟润田拿枪顶着干，八路军真有拿大冉村据点的可能。"他在县公署、警察局胡诌乱咧地一吹嘘，还真吹住好些个人。有的背后议论："苟润田本事就是不小！"有的当面奉承他："润田兄堪称文武双全的警长！"比他高两三级的伪官员们，也常拍拍他的肩头夸奖说："你是咱们清苑县出色的警长啊！""有前途的好干家！"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先将帽子摘下，点着那秃脑袋"哪里，哪里，蒙你抬爱"地谦恭一番，然后就察言观色、转弯抹角地来卖弄。他卖弄的内容不外是：一、请调离开张保公路；二、给个比警长权势更大些的差事干。他的心头话，曾和几个上司暗示过几次。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却不是这些捧场、喝彩，给他擦俊药戴高帽的人。多日的钻营吹拍，不但没能达到目的，甚至连一点希望也没有让他看见。

他的腿跑肿了，心费烂了，还是闹个瞎子点灯——白费蜡。他明白了，要凭自己的活动，来满足升官调任的欲望是不可能了，他开始看风转舵，要在他老婆——二姑娘的身上打打算盘。

于是，对二姑娘就格外殷勤起来：天天陪伴她逛马号[1]，遛市场，进时装店，吃迎宾楼。二姑娘要什么，他给什么；说什么，他答应什么，哪怕借债拉亏空，他也是百依百随。弄得这位风月场中的女人，不由得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他这是怎么啦？"

一个燥热的夜晚，躺在床上偎依在哈巴狗胳膊上的二姑娘，伸手捏了捏他身上的厚肉撒娇说："怎么这几天你像瘦了一些？"

"瘦？是瘦了。什么人也架不住犯愁啊！伍子胥过昭关，为什么一宿白了头发？就是愁的！"哈巴狗说完，像憋着好多委屈事似的长出了一大口气。

"你吃不愁，穿不愁，票子大把进，媳妇怀里躺，你可愁的哪家哪业？"二姑娘一时难解地问。

“唉！别看咱俩是夫妇，我肚里有本难念的经，你也是不知道。”哈巴狗说着顺手替二姑娘拢了拢披到眼前的头发。

“是啊！我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当然是不知道啦！”二姑娘把哈巴狗那只替她拢弄头发的像五个小红萝卜的手指攥住，拉到自己的胸前。“你能不能把你那犯愁的事儿，给我念叨念叨？”

“我那犯愁的事？”哈巴狗想说又不愿意说地斜望着二姑娘；二姑娘的两眼也睨视着他，等待他继续开口。

停了一会儿，哈巴狗才把话吐了出来：

“我那犯愁的事，前后思摸了好几天，怎么思摸也觉得非你办不可！”

“我？！”

“你，就是你！”哈巴狗翻个身，趴在床上继续说下去。“你和刘魁胜好，这个我知道。”二姑娘虽说不在乎，猛地说到这件事，心头也不由得跳动几下，黑黪黪的脸立刻变成酱紫色。她望了望哈巴狗，哈巴狗的脸色照旧是那么平和，她的心才渐渐平静下去。她微微地媚人地一笑，像不好意思地说：“这又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当然你知道了。”

“我知道，我不怪罪你。”哈巴狗像很体谅二姑娘似的接着说，“年轻的女人，结了婚啦，男人不在家，短不了走个歪道。可是，我问你，你既和刘魁胜相好，刘魁胜他能听你的话吗？”

“按说，你不在家，人家照管得我就算周到。听话吗？也算听，像他那路人，只要喜爱上自己心上的一个女人，怎能会不听话呢？不过他还不像你。”二姑娘说着将头扎在哈巴狗的胳膊弯里面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让人浑身发噤。

“好，他只要听你的话，那我就托你明天到石桥找他，让他办那么两宗事。你就好好施展本事赖着他，逼着他，让他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哈巴狗又朝二姑娘跟前挪了挪，手搭在她溜光的脊背上，就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把自己的欲望一股脑地说出来。

二姑娘听完，伸出一个手指头，拨拉着哈巴狗那张蜂窝似的大胖脸，撇着小嘴，轻蔑地从鼻孔里出了股气，跟着，咯咯地笑着说：“你用这种办法升官，将来可拿什么脸见人？哎，我都替你害臊！”

“拿什么脸见人？这个，现今咱河北省省长吴赞周知道得最清楚。你再看看那本《官场现形记》也就更不觉得稀罕了。从唐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一直到眼下的东洋人，谁要想在官场上步步登高，不走黄门[2]就得走红门[3]。我比你知道得多，也是慢慢学的。”二姑娘对哈巴狗的讥讽嘲笑，哈巴狗不但不觉得难为情，反倒夹说带劝地给二姑娘来了这么一

套。“只要把这件事办成功了，你和刘魁胜的事，我保准不管。”

“这话可是你说的！”二姑娘觉得哈巴狗真心实意地许下了愿，又朝实处砸了两砸。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要你俩不谋害我就行了！”

“好，那明天一清早我就去！”二姑娘像拾了洋钱票子似的，笑哼哼地靠在哈巴狗身上……

二

吃罢早饭不久，二姑娘搭上去高阳的汽车，来到石桥炮楼跟前，然后穿过吊桥，径直奔向刘魁胜的住屋走去。

二姑娘的突然到来，乐坏了刘魁胜。他嘴里叨念着“我的小宝贝，我离开城里才十几天，你就……”也不管二姑娘乐意不乐意，两胳膊朝前一伸，就把她圈抱起来，撂在自己的床上，才撒开手。

二姑娘今天打扮得特别妖艳：身穿一件刚过膝盖、小开气、卡腰的月白大褂，肉皮色的高鞠丝线袜子，套在她那白白的大腿上，脚下穿着一双皮底的粉缎子绣花鞋——这些都是哈巴狗新近给她置买的；脸蛋涂了很厚的一层官粉，眉描得又细又弯，唇点得又红又艳。

情人相见分外亲，两人调笑逗闹了一大会儿，才转上正题来。

“你到这里来，到底有什么事？”刘魁胜一头倒在床上，头枕枕头，左胳膊一字形地舒开，抚摸着她的手问道。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二姑娘轻轻地按了按蓬松的飞机头，回脸轻轻地一笑，“我到你这来，一个是心里怪想你，前来看看；再一个是托你个人情，给办两宗事……”刘魁胜听到哈巴狗想托他运动一下，提提职位，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连忙问：“让我给他运动，可以！他给我什么好处？”

“看你这个人，”二姑娘撇着两片子小薄嘴唇说道，“人家这不是把我这么个大活人给你啦！”

“这个，他不给得行啊！”刘魁胜说着又去搂二姑娘；二姑娘假装生气地推他：“不行，你撒开，我不跟着你！”一个是假推，一个是真搂，二姑娘愈挣扎愈和刘魁胜挨近了。

“算啦！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你顶着毒日头大老远地来了，我怎能把你的面子驳回呢！真是大将难过美人关，像我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汉子，也得跪拜在你这石榴裙下。”

“三句话不离本行，一提就是你那杀人的事。像东王庄死的一百多个冤鬼，有一天会把你活抓了去。”二姑娘说到这里又是扑哧一笑，手摸着刘魁胜的胸脯喃喃地说：“哎！你要说人话，就办人事，明天，咱就一块搭高阳来的汽车回保定。嗯？”

“行，只要哈巴狗不管咱俩的事，你要活人脑子，我马上就给活挖个

热的来。你要吗？”

“我要，你弄去吧！”二姑娘故意嗔着脸来了这么一句。“好，我就去，吃活人脑子是大补，干痨气臌噎，百病都治。”刘魁胜说着就从床上爬起来。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报告！”

“什么事？说吧！”刘魁胜恢复了凶煞神的面孔，腾地跳到地上，粗声野气地朝外面问。“昨天逮到的那个人，您不是说朝保定解吗？现在去高阳的汽车返回来了。”门外站的人，像请示又像报告似的一口气把话说完。

“不解啦！你告诉他们，快把那个人的脑子给我取出来，我有急用！”杀个人，在铁杆汉奸刘魁胜说来，是个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下个杀人的命令随便得就像说平常话。

门外的人答应个“是”字，迈步就走，刘魁胜转换一副笑模样，把脸扭过来，瞅瞅二姑娘；二姑娘两手拄着床铺，半坐半仰地静望着他，脸上显露出极满意的神情，先是媚笑了一下，然后又说：

“给你说着玩呢，谁真要活人脑子吃！你积点阴功德行吧。”

“积阴德？这个人可是八路军的情报员！”

“那还是解到保定去吧。”二姑娘像下命令似的说。

“好，好，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刘魁胜立刻又把走去的那人叫住，重新做了个吩咐。

三

哈巴狗走的这个红门挺见效，三天以后，提升为警察所长的委任状送来了。哈巴狗像接圣旨似的那么虔诚，双手捧着印有“国旗”、按有关防的那张又厚又硬的道林纸，像老鼠谒见猫似的走进屋。瞅瞅床上躺着的二姑娘，望望坐在椅子上抽烟的刘魁胜，再看看两手托捧着的卷成圆桶形的委任状纸，情不自禁地咧开大嘴哈哈地笑起来，笑得眼泪直往外冒。

刘魁胜屁股没抬，身子没动，夹烟的手儿朝委任状一指，说：“润田哥，兄弟办事一步一个脚印吧！”

“当然！这是二姑娘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哈巴狗将委任状放在摆有座钟、花瓶的桌子上，簸箕般的大屁股朝床上一坐，压得床铺咯吱咯吱山响。“魁胜兄弟，这仅是个开始，以后不光麻烦你，还得请你多关照。不过要用我，我也是万死不辞。”

刘魁胜觉得时机不可错过，掐死手里的烟头，抬身离开椅子，手掌朝腰里的快慢机狠劲一拍，“大哥既这么说了，我就领情了，以后多给方便吧！”嘴里说着，眼睛飞向了床上的二姑娘。哈巴狗虽说心里酸溜溜的一百个不愿意，但是领了人家的情，自己又在二姑娘面前说了“保准不管”，也就厚着脸皮笑了笑，默认啦！

二姑娘心里挺高兴，眼里却故意露出副不满意的神色说：“你俩一拉一唱倒对付起我来。我不愿意看你俩有什么辙？”说完，小黑脸一嗔，两个腮帮子圆圆地鼓起来。

哈巴狗和刘魁胜都摸准了二姑娘的脾气，不光没有劝，反倒一齐张开大嘴，冲着二姑娘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二姑娘再也绷不住脸儿了，两手朝床上一扒，脸儿埋藏在两臂中间，也咯咯地来了一阵骚荡的狂笑。

四

在哈巴狗接到委任状的时候，也正是清苑县公署重新划区编乡的时候；在哈巴狗按指定的日期到县公署报到的时候，也正是区划好乡编完的时候。

哈巴狗修饰洁净，穿戴整齐，欢欢喜喜地向二姑娘道了别，小跑步地朝县公署的大门口走去。县公署的黑大门像个闭不上的老虎嘴，长年六辈子地开敞着。他朝左右两排告示牌望去，左边告示牌前，没有一个人影；右边的告示牌前，却拥挤着一大群人。他知道人们在望什么，也栽侧身子顺着人缝挤进去。

他挤进去得慢，钻出来倒挺快，真是高兴而进，败兴而出。他连县公署的大门也没瞅，垂着头，耷拉着脸，一溜烟跑回家来。进门一见二姑娘，劈头就骂："你瞧瞧你干的好事！他妈的，这哪是叫我上任做官，简直是杀人不用刀，安心来毁我！毁了我好不碍你们的眼哪！"

二姑娘一见哈巴狗这副气汹汹的劲头，心里非常不高兴，强按住火性说："你出门是碰上丧门神啦，还是吃枪药啦？怎么火这么大，气那么粗？"

"怎么？我问你，你到石桥怎么和刘魁胜个王八蛋商量的？"哈巴狗手指着二姑娘的鼻子尖，下腭抖动着逼问。

"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跟他说呗。你说怎么商量的？"二姑娘也不示弱地从床上立起来，眼珠子瞪个圆上圆地顶噎着他。"人家一句话让你离开了张保公路；人家跟松田一嘀咕，让你当了警察所长，人家一步一个脚印，人家哪一点办错了？"

"不错还对？"哈巴狗嗷地叫了一声，震得钢精水壶嗡地反响了一下。"你俩想做长久夫妻，就抓住我朝火坑里推，唉！"他手掌擦抹头上的汗水，欠身坐在刘魁胜上次坐的那张椅子上。

"你跟我像只疯狗似的叫唤了半天，我也不知你着的哪门子急，起的哪家火。你有话慢慢地说，干什么老骂人家？"二姑娘见哈巴狗消下点气，忙跳下床来，给他倒了一玻璃杯水送过去。

哈巴狗听到二姑娘的最后一句"干什么老骂人家"，立刻醋性大发，啪啦一声，将玻璃杯摔到桌下。"我骂他，将来翻过手来，我还要揍死他呢！这个霸占人家媳妇，坑害人家男人的个坏枣擦的；这个……"他越说

越有气，越骂声越高，先骂刘魁胜，转身又骂起二姑娘："还有你这个浪货，跟谁来不行，非跟他？将来你得学了黄爱玉，非骑了木驴[4]不可……"

哈巴狗放开大嗓门一骂，气得二姑娘脸色由红变白，嘴唇止不住地乱哆嗦，浑身抖动得就像筛了糠，心头火一起一落地真想和哈巴狗对骂一通。扭头一想，觉得哈巴狗正在气头上，要是真和他一对骂，不是朝火上浇油吗？因此，她就和颜悦色地望着哈巴狗，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哈巴狗是个说大话使小钱，干打雷不下雨的人，别看他在屋里跟二姑娘叫骂得挺凶，不但震唬不住二姑娘，闹来闹去还得顺着二姑娘的杆子爬。

哈巴狗骂她，见她不理，就慢慢地将声音放低了。二姑娘觉得时机已到，单刀直入地说起来："你胡骂乱卷地闹够了，现在该说说为什么啦？"

"为什么？"哈巴狗拧着眉毛说道，"你到县公署告示牌前看看去，一看就明白了！""告示牌前怎么啦，有了老虎啦？有了妖魔啦？怎么你望到告示牌就那么害怕！"二姑娘一见哈巴狗消了火，马上一脸沉，把气鼓起来。

"比老虎，比妖魔不在以下。他们要分配我到中间那个区去当警察所长。中间啊！"哈巴狗把"中间啊"这三字念得特别沉重，好像这三字里面让他望到了极大的恐怖。他无可奈何地望着二姑娘："中间那一弯子是八路的老窝，共产党出没无常的地方。别说到那儿去当所长，真要早知道，就是给个大总统我也不干哪！"

二姑娘直怔眼地听哈巴狗一气说完，最后，拉着长音地"噢"了一声，白斜哈巴狗一眼，说："我只当你这五尺高的汉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闹半天是个草包，是个怕死鬼！"说完，把小嘴巴撇得像个瓢，脸儿扭向了一边。

"谁怕死？怕死，我苟润田就不干这个！"二姑娘的轻蔑语气确实刺激了哈巴狗的自尊心。他拍打着胸脯说道："别人不清楚，你还不知道！在满城一带，不能说杀七个，宰八个，但也确实崩过几个人。连那边的八路军都知道我苟润田的鼎鼎大名。"

"既然是那么一条汉子，干什么上中间当所长去就那么怕？"二姑娘又用激将的办法兜了两句。

"谁说我怕？话我不得不那么说。这事……"

没容得哈巴狗把话说完，二姑娘就接过来："是呀，你这么大吵大闹的，叫人家刘魁胜知道了也不够朋友！再说，分配你到中间去是县公署

决定的，恐怕刘魁胜也不知道。这么着吧，你先去中闾试试，若是实在不行，我再给刘魁胜说说，调调地方。你现在这么一闹，得罪了刘魁胜，将来人家不管了，怎么办？还有，刘魁胜你得罪得起吗？”二姑娘这一席不凉不酸、不软不硬、劝中带吓的话，在哈巴狗的身上也真生了效。二姑娘一见他软下去了，又给他抹了一把粉：“我跟你五六年啦，你对我的恩情我知道，我还能坑害你？”说着，笑嘻嘻地凑到哈巴狗的跟前，“走吧，快上任啦，我也到迎宾楼给你饯饯行！”右手朝哈巴狗的左胳膊底下一伸，半挽半倚地将哈巴狗拽出了门。

---

[1]保定的一个市场。

[2]黄金、钞票。

[3]女人。

[4]骑木驴是封建社会对女犯人的一种极残酷的刑罚。黄爱玉是中国旧小说《刘公案》里的一个谋害亲夫的女人，她受了此刑。

第十章

一

敌人调集大批部队进兵晋察冀边区，目的是把山区的八路军荡平，把抗日根据地摧毁，把坚强的人民杀服。没想到如意算盘拨拉错了，弄了个偷鸡不成白搭上几把米。唐县齐家佐一战，八百名鬼子丧了命；易县车厂挨了个伏击，近千名“皇军”送了终；津美联队长在去车厂增援的路上，腹部受了重伤。到处挨打、四面受敌的鬼子，被打得恼羞成怒，退一村，烧一村；撤一庄，杀一庄；平阳镇上，集体屠杀了群众八百个；野场山村，二百多个老人、孩子、妇女被机枪点了名。到处留下了血债，到处写下了暴行。

撤出山区的敌人有一部分回到了保定。张保公路沿线，马上又驻扎了一中队日本兵。张保公路两侧的村庄，立刻从较平静的状态变成动荡的局面。家家都防备鬼子的“清剿”，户户都提防敌人的出动。刚建立的秘密游击组，加强了对村边的巡逻；收下麦子的人们，都尽快地埋藏粮食；伪军们又都像还了阳，死气沉沉的公路，很快又喧闹起来。

麦收刚过，保定的伪清苑县公署发出了征收小麦的布告：一亩地缴小麦四十五斤，麦子缴到保公所，三天后全部送到各大乡。

四十五斤就是三斗。家家都觉得这是个剜肉摘心的事。怎么办呢？群众经常为这事在家里、地里、人前、背后议论着。

老人们躲在阴凉里说：“八路军光让人们藏粮，是怕人家抢。人家不抢，明着要，谁敢不给？”

老太太们纺着线叨念：“只说藏粮没事了，谁知道还得往外刨。八路军有办法，能给出个好主意？”

小伙子们一听鬼子要粮，都气红了眼。有的说：“他要就是不给！”有的说：“不给不行！给他弄点秕秕瞎瞎的应付过去就算啦。”毛头火性的人说：“算啦？还有大天呢！秕秕瞎瞎也不拿！”心里有路数的人说：“不用着急，反正咱八路军有办法！”

敌人的暴敛，群众的议论，早都跑到魏强、刘文彬的耳朵里。在收麦前，魏强他们曾反复地向群众宣传了“拨工互助收割快、快收快打快藏粮”；收麦时，魏强他们也曾在各村给抗属、孤、寡、老、弱户拔过几宿麦。他们深知，粒粒麦子拿到手，都要付出一定的劳动代价；还有，麦子是物资，物资被敌人拿去，就等于给敌人增加力量。绝不能让敌人将粮食抢走；但是在这种地区——敌后的敌后——又该怎么办？

“能想个什么办法把敌人的征麦计划破坏了？”这，已成了魏强、刘文彬的一宗心事。

“分头向群众宣传不缴，群众听了可以办到。可这是敌人的天下，你不缴，敌人就下来抢，这又怎么办？咱们又没有力量拉出去和敌人对抗，结果，还是群众吃大亏。”魏强大口大口地吸着纸烟，背靠墙，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纸糊的破旧的顶棚。

刘文彬虽说拿着一本书，眼睛并没有看书上的字，脑子转转悠悠地也在考虑破坏敌人征麦的计划。“不让群众缴，眼下没有力量保护群众的利益；让群众缴，群众都睁着眼睛等待着共产党、抗日政府、八路军拿出办法。用什么办法呢？哪个钥匙能开这把锁？……”他为这事也真的犯了愁。

赵庆田进门凑到魏强跟前，声音不大但全屋都能听见地说道：“小队长，河套大伯他们正在草屋子里，点着灯，朝口袋灌麦子呢！”

好像有个巴掌打在魏强的脸上，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心好像被油煎着似的不好受。

“小队长，不能把麦子送给敌人吃！”辛凤鸣听赵庆田一说，知道河套大伯灌的麦子是缴给敌人的，就向魏强建议，“你知道拔了几宿麦子把我累成什么样，到现在胳膊还抬不起来呢！”

“叫我说，干脆命令老百姓一粒也不给！”李东山一脸不愉快地发了言。

“不给，敌人要来‘清剿’，要来抢粮，那怎么办？”

“怎么办？拉出去揍他！”贾正站起来，用拳头朝空中一捣。

“对，揍他！”刘太生同意地喊了一句。

赵庆田缠好子弹袋，瞅瞅大家，看看魏强、刘文彬，慢腾腾地说道：“打，咱们确实都有枪。不过咱这手里的枪，是保护咱武工队在这种环境里做各种工作的，不是叫咱用它在这里来蛮干。”

“这话对。有我们在，群众照旧听敌人的摆布，给敌人缴麦去，在咱们说来，是件不光彩的事。”魏强把话接过来，“如果怕不光彩，就要来个蛮干，结果会给群众造成更多更大的损失，那就更不光彩。大家不愿

意让群众缴麦子，就得往大处打算，共同想办法解决。常说：‘三个缝鞋匠，顶个诸葛亮’，咱这二十多个共产党员和三个鞋匠比起来，就强得多了。现在咱们就大家出主意，集体讨论个破坏敌人征麦的办法。”

大家聚集在菜油灯的周围，油灯映红了人们的脸。人们围绕破坏敌人的征麦计划，你一言他一语地讨论起来。

多半宿的讨论，人们一致认为：用“真截假要”的办法最可靠。根据田各庄、大冉村——这两个小麦集中地点的敌情、地形，可以在群众缴麦的那一天，将小队分成两部分，潜在两据点周围的青纱帐里，待送麦群众赶到，用鸣枪、追嚷的办法一闹腾，将送麦的群众拦回去，然后打发各村联络员进据点报告，说麦子让八路军截走了。

这个办法，魏强认为可以，刘文彬觉得也行。于是，就决定后天这么干他一家伙。大家觉得这么做，能让群众保下一部分麦子，都从心眼里痛快，也都积极在为后天黄昏的行动做着准备。

第二天，天刚过晌午，太阳直上直下地晒着地上的一切，屋子里像蒸笼似的那么热。有的同志腰间，让子弹袋煞得起了一层小米粒大的痱子；有的同志热得口干舌燥，有的同志汗水淋淋，一股劲地喝凉水。贾正弄块蘸湿的手巾，缠裹在头上；李东山从“万宝囊”里拿出上次打伏击捡的一盒万金油，让大家来擦抹。

大娘走进屋，开口问魏强：“外头有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问我赵河套家在哪儿住，开头两回，我没告诉她，她走了；待会儿，她又走回来小声跟我说：‘你就是，怎么光让我跑瞎道耽误工夫？快领我找他们去。’她好像知道你们在这儿的样子，看怎么办？”

魏强心里寻思：“这个老太太定有来历，干什么的？”刘文彬脑子也琢磨：“这老太太怎么就知道这家驻队伍？怪！”人们都望着他俩那惊奇的眼神，房东大娘也直愣眼地望着他俩，等待他俩开口回答。

稍沉默，魏强觉得不叫进来也暴露了，忙跟大娘说道：“叫她进来吧。”

工夫不大，房东大娘领着个穿深蓝褂子，青裤子，裤脚用副三寸宽的青腿带子扎着的老太太朝屋子走来。她左胳膊挎个小篮子，右手拿块手巾，使劲地擦抹脸上的汗，斑白的鬓角，让汗水浸得都打成绺。

“你这老嫂子，真有个逗，让我来回跑了三趟。”老太太和河套大娘一面走一面说。“让他们看看，我是生人吗？”

刘文彬听清语音，忙朝炕沿上挪，魏强边挪着答了言：“老奶奶，怎么大晌午头上赶来了？”

“别说大晌午头上，就是刮黄风下雹子，也不能耽误工作呀！”老奶

奶说着，将胳膊上挎的半篮子马齿菜撂在炕上。

“老奶奶，你快坐下，喝这碗凉开水，喘喘气。”跳到地上的刘文彬双手捧着一碗水，递给了老奶奶。

人们认得进来的这位挎篮子的老太太，她是武工队刚到冀中不久，给魏强送信要收条的那位老奶奶，大家都热情地一齐上前去照应她。

老奶奶忙从裤腿里取出两封信，递给魏强。魏强将一封交给刘文彬，忙低头看自己手里的信。二人看完，又互相交换地看了一遍，末后，魏强抖动手里的信说：“按照这上面的指示去执行，事就解决得更好了！”他说完，和刘文彬的笑眼一对，跟着，都咧着嘴乐起来，乐得屋里的人都有点莫名其妙。

二

几天来，魏强他们蹲在闷热的屋子里，一边做着执行任务的准备工作，一边像新郎盼好日子似的盼望执行任务那一天早点到来。那天，终于无声无息地被盼来了。

吃罢后晌饭，刘文彬将驳壳枪掖在腰间，跟魏强笑着说了一句："明天公路上见！"匆忙地走了。到半夜的时候，魏强也带领队伍出发了。

麦子剃了头，高粱没了牛。麦收刚过，又连下了两场渗地雨，高粱、玉米长得都吞了脖，谷子、黍子也都蹲裆深。人钻进庄稼地里去，就像鱼儿跳进了水，连个影儿都望不见。

鸡叫以前，魏强率领他的小队，串着庄稼悄悄地朝大冉村据点走来，没声响地来到金线河南岸的那座炮楼跟前。

五六丈高的炮楼子，直橛似的楔在地上。一个挺长、不太宽的木制吊桥，在炮楼东面防护沟的里面，紧紧地拽起，高高地悬在半空中。

魏强看了下地形，带领队伍在一块葱茏茂密的高粱地里潜藏起来。

他从腰间解下昨天领来的那根不粗但挺长的导火索[1]，问道："昨天领的炸药在谁那儿？"

"在我这儿！"贾正抱着两个包包疾步走到魏强跟前。暗想："这次任务准是分配给我。"心里高兴极了。

"我这儿也有两包。"赵庆田在贾正身后小声地说。心里也在想："这任务一定给我啦！"

魏强知道他俩都想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是，他决定把贾正留下，自己便和赵庆田串着庄稼地，照直奔金线河堤走去。他俩爬上堤顶，一秒钟没停，先后朝河身滚了下去，一直滚到水边。

金线河的河身不宽，流头挺急。不太平静的水面上，反映了无数的银星，顽皮地在挤眉弄眼。它就像天上的银河移挪到地上，摊摆在人间，撂放在魏强他俩的眼前。

魏强趴在潮湿的河边上，朝西望了望近在咫尺的两座炮楼子。黑乎乎的炮楼顶上，不时地传过来哨兵的咳嗽声。两个炮楼中间，一架木制的大桥，横架在金线河上，离水面不过七八尺高，这就是那座毁民桥。魏强心里想："水深，炸断桥，任务就完成了多一半。"他扭头望下趴在身旁、手托炸药的赵庆田轻声地说："你悄悄下水，量一量水有多深。"

赵庆田上下脱得不挂一条线，脚丫子轻轻地朝水里一伸，整个身子也就钻了进去。他像蛤蟆似的不声不响地凫到河中央，脖子一缩，一个猛子潜到了水底下，好半天，头才从水里钻出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继续朝前划动，一直划到河的对岸，朝上游爬行了六七十米，才又凫水朝回返。

“中间有两丈多深！”赵庆田被水浸得浑身发抖。他大猫着腰快步走到岸上，紧忙登上裤子，魏强帮他把褂子披上。

“走，咱们到桥底下去，给它放上。”两人各用右手托举着两包炸药，左肘儿不停地捣动身子，一纵一纵地朝向毁民桥底下爬了去。

能对开两辆卡车的毁民桥，从上到下都是木头搭成的：木头桩子、木头架子、木头板子、木栏杆。湍急的河水，冲击得木桩啪啪作响。桥两头，炮楼顶上守卫的敌人，喀喀的咳嗽、咳痰声，听得异常清楚。他俩轻快地爬到桥下。赵庆田脚踩着魏强的双肩，攀着木桩朝上爬；魏强肩上负着赵庆田，手上还托举四十斤重的两包黄色炸药，在等待着赵庆田弯腰伸手来取。

赵庆田不慌不忙地把四包炸药安放好，拿起导火索的一头，插进炸药里。

魏强生怕赵庆田急里出错，低声向他叮咛：“别急，插接牢固再下！”

“嗯。”赵庆田嗓子眼哼了一声，接着说了句，“接插好了！”魏强深深知道赵庆田干什么事都是认真仔细的，即便在危急紧迫的时候，也是一竿子扎到底的手。但是，他觉得今天的任务特别重大，关系到之光、清苑群众饱饿的问题，也就不得不再嘱咐：“要仔细再做一遍检查！”赵庆田使劲地推搡推搡放在桥架上的四包炸药，晃动晃动插接在炸药里边的导火索，他觉得万无一失了，便十分肯定地说：“你放心吧，小队长，一切都好，保证没错！”

他俩倒放着细长的导火索，刚要离开毁民桥，咯哒咯哒，无数笨重的脚步声从桥顶上传过来。魏强和赵庆田立刻退回桥下，端起驳壳枪静听着桥上和桥两头的动静。一截抽剩的烟蒂，带有指甲盖大的红火，从桥上滚落下来，掉在水里，发出嗞的一声。

巡逻装甲汽车呜呜地开来，叽里咕咚地在桥上滚轧着，桥顶上的泥土被轧震得直劲地朝魏强他俩身上掉；探照灯的白光，映得桥底下对面能看清人的眉眼。他俩背靠桥桩，眨眨眼对视了一下。桥上的巡逻装甲汽车过去了，笨重的脚步声也消逝了，桥周围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魏强先爬出木桥，赵庆田拉着导火索飞快地跑了上来。他俩将胶布裹包、精致而细小的导火索掩蔽在青草里，一直拉上堤顶，通到了堤外……

“任务，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封锁吊桥，只许他进，不许他出。他要反击，我们就用火力压盖他。具体的做法……”魏强将任务清清楚楚地布置完，大家也就紧忙在吊桥对面过百米左右的地方悄悄地做起隐蔽阵地来。

常景春知道自己今天要担多少斤，虽说觉得有些沉重，心里却满欢喜。他在一座姑娘坟[2]旁稍稍一伪装，歪把子机枪立即隐蔽好了。贾正、刘太生、辛凤鸣……都悄悄地在常景春的左右疏散开，挖修隐蔽的单人掩体。之后，大家像进入山区的狩猎者，头顶伪装、手握武器地蹲在掩体里等待豺狼到来。

天明了，太阳在地平线上笑得龇了牙。炮楼子顶上，嘀嘀哒哒地响起了号音，号音好似出殡起棺时吹响的大喇叭。随着号音，桥北头的鬼子炮楼也嘟嘟嘟地吹起了口笛。过了一顿饭的工夫，魏强对面的炮楼跟前传过“一二一”的口令声和沉重的跑步声；北面桥头旁边的鬼子炮楼，也传过“呀呀”的练习拼刺的号叫声：一水相隔的两个炮楼的敌人都出早操了。

炮楼顶上一个胳肢窝夹着枪的警备队员，正面朝南，凝神眺望公路的远方。

魏强知道炮楼顶上的警备队员朝南面望的是什么，心里想：“今天要能按计划圆满地完成任务，那群众又该高兴得蹦跳起来……”他想到这，回头望了下身旁的人们。大家伪装得非常好，即使离个五七步远，也难辨别出伪装底下有人伏着。他把视线又移到南面的公路上，公路上已经有了行人。公路两侧的泄水沟，今天已变得与公路相平了。他知道这是刘文彬领着人们突击了两宿的成果。忽然，炮楼顶上发出一片喊声：“来啦！露头了！”“嗬，不是，一百多辆！”

炮楼顶上又出现几个警备队员，他们面向南指指划划地嚷叫，咋呼，他们这一咋呼，叫嚷，就像是一群义务观测员，自动向魏强他们报告情况。时间不久，从公路南面传来人嚷、驴叫和叽里嘎哒的无数大车走动声。送小麦的大车，三辆一排三辆一排地朝大冉村乱腾腾地拥了过来。十个日本兵肩扛步枪，距离拉得很长，在大车的两侧慢步地跟随着。二十多个警备队员，有的徒步走，有的坐在大车上吸着烟。他们以为大白天在大冉村据点跟前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因此，走路、说话，都像赶集、串亲般那么坦然随便。

前面的三辆大车，走到距大冉村警备队驻扎的炮楼不到二百米的地方，稀里哗啦都陷进了积水的泥坑坑里。“得得得！驾得，驾！”一个头戴草帽、身穿紫花衣裳的掌鞭人，大嚷小叫地在赶一骡一驴的二套车，鞭子甩得比炮仗都响。别看隔着层层庄稼，听那声音，魏强就知道是刘文彬。刘文彬在公路上手晃鞭子，嘴里不住地大声吆唤牲口，眼睛却止不住地朝茂密的庄稼地里望。待了会儿，后面上来几个人，帮助刘文彬加推带搡地闹了一大阵，陷住的大车，一辆也没赶上来，累得牲口顺着四条大腿朝下流汗水。

押运大车的日本兵和警备队员都陆续走上来。他们望望陷在泥里的大车，再瞅瞅赶车的人，看起来没有一个不卖力气的。

一个日本兵咂咂干涩的舌头，摇摇头说道：“苦力，休息休息的再走！”说了，同另外几个鬼子，肩扛着枪朝毁民桥北日本人驻的炮楼走去。二十几个穿草绿色军服的警备队员，见日本人让休息，也就三三两两地离开运送小麦的大车队，大摇大摆地奔警备队炮楼出进口——吊桥走来。他们到了，吊桥也哗哗放落下来。

魏强爬到机枪手常景春的跟前，问道：“怎么样？”

“你瞧好吧，敌人敢顺吊桥冲，我就痛快地给他点点名。”“点炸药！”魏强扭头向赵庆田下达命令。

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大地都颤动，两个炮楼子连晃了两晃。一股浓烟在金线河上升起，直升到半天空。北边炮楼上“八路”“八路”地喊叫起来，南边的炮楼顶上也大声喊叫：“王队长，大桥崩塌了一大截子！”

刘文彬在炸药一响、牲口双耳竖起的时候，挥鞭朝拉长套的灰叫驴连甩了两下，灰叫驴四蹄蹬紧，啊啊啊地一阵叫唤，就将陷在泥坑里的大车拉拽上来，走下了公路，很快就钻进青纱帐里。刘文彬背后的所有拉麦大车，都像刘文彬那样朝公路下面赶，一百几十辆大车，转眼之间，都离开张保公路，没在青纱帐里了。

“粮车！粮车！”“粮车让八路军截跑啦！”“奶奶的快冲出去！追！”“放枪截住！截——住！”敌人在炮楼上朝拉走的大车啪啪地射击起来，子弹满天横飞，却没有把一辆粮车拦截住。

赵庆田汗水淋淋地从河堤上撤到魏强跟前，刚说完：“任务彻底完成！”对面炮楼子的吊桥，哗哗哗地放落下来，一群持枪的警备队员，慌慌张张、懵懵怔怔地连对面地形都没看，踏上吊桥就朝外面追。

“堵住他！”魏强眼珠瞪圆地吆唤常景春。常景春像开玩笑似的随着说：“一个也出不来！”一勾扳机，歪把子就嘎嘎嘎咕咕咕地狂笑了，笑得那么焦脆。

跑上吊桥的警备队员们，像群被打惊的鸭子，唧唧呱呱地嚷叫着，撅起屁股朝回跑。跑不动的，朝里爬；爬不动的，就朝防护沟里滚。

“这次给你们留了面子啦！再朝外冲，别怨我不客气！”魏强大声朝炮楼里的敌人嚷道。啪！一颗枪弹从炮楼的第三层的枪眼里射出来，在魏强的右肩头上擦过去。贾正没容对方抽枪退弹壳，啪！也放了一枪，枪弹送进枪眼里，从枪眼里探出的半截枪身，再也没有抽拽回去。

常景春用歪把子朝吊桥上一扫射，整个目标立即暴露给炮楼顶上的敌人。一个警备队员探出半截身子，歪头用枪瞄住常景春，刚要抠火，刘太生一举步枪，啪！那个警备队员的脑袋，像个砸碎的破尿壶，脑浆和血，“嗯”的飞溅一下，就不见了。

吊桥重新拽起来。南北两个炮楼集中火力向魏强他们乱射击。远处，南北两头的公路上，连续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援军赶来了。子弹在天空□□地乱叫唤。等王一瓶率领警备队员们冲出炮楼，冲到魏强他们的阵地上，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敌人在张保公路两侧征集的麦子，就这样被八路军截走了。群众忍痛送给敌人的小麦，要在今天夜里如数地领回来。

---

[1]点燃炸药的药绳子。

[2]姑娘死后多埋在地头上，是个孤零零的坟头。

第十一章

一

哈巴狗硬着头皮来到了中阎镇，和侯扒皮驻在一个据点里。他俩，一个是糟害群众的祸首，一个是欺压百姓的魔王，二人站到一块，坐在一起，真是妖魔对丑怪，没挑的一对坏。侯扒皮想往口袋里多弄个钱，哈巴狗就费尽心思地出谋划策，不是给赶集的买卖人增个捐，就是给庄稼主儿加个税；哈巴狗想在老百姓里面建立点威信，侯扒皮不论在什么地方，会见什么人，总是把哈巴狗的“爱国”“爱民”的“德政”摞在前面，没边没沿地宣扬一番。不管他俩谁给谁抹傻药，群众都知道他俩肚子里是一挂什么样的烂杂碎。

哈巴狗来到中阎据点没有五天，当地的老百姓就偷偷给他俩编了一段顺口溜：

侯扒皮、哈巴狗，俩鬼做事手拉手。

狗给猴子来帮腔，猴子给狗找理由。

杏熬北瓜一色货，都是百姓死对头。

伪清苑县公署在给张保公路各点线下命令进行“夏征”的时候，也给哈巴狗送来一道强征小麦的命令。侯扒皮是个钱串子脑袋，觉得征麦又是个拢钱的好机会，就“润田兄”长、“润田兄”短地紧着溜舔奉承，和哈巴狗套近乎；哈巴狗觉得手下虽有二十几个警察，但，个个都是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的手，催讨小麦的事，只能依靠侯扒皮。哈巴狗说：“一溜十五桥一定得缴！”侯扒皮忙派人将一溜十五桥的保长、联络员抓来做人质。侯扒皮知道多征能多落，有时就说上句：“清凉城该多征。”哈巴狗顺从地将亩征小麦四十五斤立刻改成五十斤。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武工队集中精力琢磨破坏张保公路两侧敌人的征麦计划，安排截夺麦车的事，就把中阎这个据点暂时撂了撂。这样，就让哈巴狗一时得了手。他在中阎周围的一些村子里，又坐催，又逼要，又吊打，又扣押地紧闹腾，日子不长就将麦子征了多一半。

麦子征上来，粮包围着炮楼堆成个小山。一开始，哈巴狗每见这堆麦子，就摆出傲慢的神色，挺起胸脯说：“看我苟润田本事多大！”有时，高兴得还唱两口二簧：“我本是，卧龙岗……”但是日子一长，特别遇上阴天，他就望着大垛麦子犯了愁。他本打算麦子征齐了，一个电话给城里打过去，县公署会很快派几十辆卡车来起运。这样，自己圆满地交了差，有了说话的资本，在县知事面前显摆一下，或许通过这事，还能提升提升。电话去了无数次，卡车始终没有来。之后，因为如意算盘落了空，他也就紧拧双眉围着麦垛转起来。他想让侯扒皮助他一臂之力，向各村要百儿八十辆大车朝城里运。一听说张保公路上日本人押送的运麦大车都叫八路军给截去了，他心里像吃了冰疙瘩，一下凉了多半截，私自要车运送的念头也就打消了。

麦垛围着炮楼堆积，确实也妨碍了侯扒皮对据点的警卫。侯扒皮就让哈巴狗紧忙想个完善办法。这一来，闹得哈巴狗左右为难。他知道侯扒皮是个见钱眼开的手，忙粜十几布袋麦子，将款送过去，算是给帮助征麦的弟兄的赏钱，末了，让侯扒皮给想个妥善办法。

两人唧咕唧咕就把据点东面的那座学堂做了临时仓库。封锁沟在开春的时候就挖好了，只要派一班人马去看守，事情就算妥了。

三天以后，围着炮楼的麦子垛，全都被搬移到炮楼对过的那座宽敞、通风的学堂里。天天夜晚，一班警备队员和六个黑狗到房上去守卫。这下，哈巴狗又高兴起来了。

二

截夺了敌人的运麦大车队以后，魏强他们天天夜间到各村召开抗属会、教育伪办公人员、做宣传……他们黑夜工作完毕，白日在青纱帐里找个有树有井的地方，把警戒一放，像在屋子里一样，睡觉的睡觉，学习的学习，擦枪的擦枪，下棋的下棋……人们长期在屋里闷捂的那张黄白脸，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都变得漆油子黑。

贾正就咸菜吃着干焦不白的发面饼，每咽一口，就端起水罐子喝口凉水，喝完了还接着吃，吃得是那么香甜有味，看样子真比吃八八席还带劲。李东山瞅望贾正狼吞虎咽地捣嚼着，凑趣地说：“你几辈子没吃东西啦？真像饿死鬼托生的。”

“不用饿死鬼不饿死鬼，咱在这个环境里，要是一年到头老有这个玩意儿吃，那就强多了。这比吃一个肉丸的饺子，加上碗鸡蛋汤不在以下，不信，你也吃吃看。”贾正把嘴里捣嚼的一大口干粮咽下，又伸手捧起罐子，扬脖闹了一气凉水。

“嘿，你真不觉羞。”李东山从贾正手里接过罐子来，也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魏强正倚着树写日记，见贾正一口凉水一口发面饼地吃，手里那支捡来的橘黄色的钢笔不自主地停止了活动，一些往事立刻涌现在他的脑子里。

一九三九年夏天，他跟十八团在路西的完县山区整训，一个点的大雨，整整下了三十多天，下得到处山洪暴发，下得家家房倒屋塌。就在这时候，保定的鬼子纠集完县、满城的敌人出动了，照直地奔岭西向东、西安阳扑来。那时，他是个侦察班长。为了配合杨成武将军的老一团歼灭这股进犯的敌人，他摸黑冒雨出发了。蹚了无数条河，爬了无数座山，三天水米没打牙，任务完成回来，饿得真是前心贴了后心。

一九三九年冀中发大水。第二年，普遍闹春荒，家家没有隔宿米，户户没有当天粮；麦苗、麸子搅苦里[1]，这是上好的饭；榆钱、谷糠熬野菜粥，这是可口的美食。赶上鬼子春季大扫荡，他从保定工作回来，没容吃饭，揣上个麸饼子连夜去博野白塔，和三十大队的一个连取联络。拂晓，遭到敌人重重包围，那次战斗打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末了，他也负了伤，躺在阵亡同志的尸体堆里，肚子没食，伤口又流着

血。他纹丝不动地待了十多个小时，等敌人走了才悄悄地爬出来。

一九四一年他又一次负伤，去山里休养。七月间，赶上了敌人秋季大扫荡，他住的那医院转移到涞源的黑山口，后来被敌人逼得上了白石山。白石山是晋察冀边区有名的大山。人们常念叨："青虚山，高又高，赶不上白石山的半截腰。"在白石山上看飞机都得低下头来。山高缺水没粮吃，渴得人们嗓子直冒烟，饿得肚子直叫唤。白天暴日晒，夜晚山风吹，三天、五天、七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人们只能在拂晓吸吮那草叶上的露珠；天明，找点山蒜充饥。轻伤号慢慢地躺倒了，重伤员再也不能动弹了，人们加渴带饿，瘦得剩下一把干骨头。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时，敌人从沧石路畔把他追赶到滹沱河边，从平大公路[2]又撵他到了束鹿、晋县。部队一天打三仗，三天吃不上一顿饭。从麦熟坚持到秋后才过路回到山区，偏赶上山区又是个大馑年，再加上鬼子实行经济封锁，推广"强化治安"，群众没粮吃，军队粮食供应也发生了恐慌。牲口饲料当军粮，一天两餐黑豆，红高粱饼子泡盐水，吃得人们肠胃出了毛病，他也拉了半个多月的痢疾。

不论多么硬的汉子，五天不吃饭，就得饿眍□眼，见块糠饼子也馋得流口水，拿起来吃能觉得比蜜甜。魏强尝过这种挨饿的滋味，他知道挨饿是个什么味道。他暗暗地想："贾正说得对，只要能保护下粮食，只要一天有两餐，环境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打出个局面来……"

魏强合上本子拧上笔帽，端起水罐子喝了两口，清甜的凉水喝下之后，浑身感到无限爽快。他用手掌抹抹下巴，指着贾正手里的发面饼问道："小贾，你刚才说：'在这种环境里，总有这玩意儿吃就蛮好！'这是心里话？难道在伙食上你没有更高的要求？"

"我？"贾正听魏强猛然一问，开始确实有点不解，稍寻思，劈头就说："人就是人，怎么会没有更高的要求呢？不过，在眼下这个环境里，没有朝这方面想过。"他咬了一口黑乎乎的发面饼，傻笑着说，"还是那句话，眼下有这玩意儿吃，我就知足了！其实比这再差万分，只要边区一天天扩大，把鬼子和汉奸打得投了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魏强听过贾正的话，连连点头。他知道，这是从贾正心眼里说出来的话；也是武工队员们的心里话。瞅瞅贾正，又望望李东山，他满意地笑了。

"小队长，"在树上放哨的辛凤鸣低头小声报告，"咱们刘文彬同志回来了！"

听说刘文彬回来了，魏强很高兴。因为刘文彬去县委开会，一定会带来不少新的消息。

高粱地里钻出了个光头、手拿草帽当扇子的人，魏强一看，正是刘文彬。他脸蛋儿晒得像三国里的关云长，喉咙干渴得说不出话来，把帽子往地上一扔，急忙凑到水罐子跟前，端起喝了一大气，才转身向魏强说：“今天，咱要执行个新任务！”

“新任务？”魏强两眉一立。贾正、李东山听说有新的任务，从心里愿意听听，但一想眼下还不是自己该知道的时候，便互相使个眼色，悄悄地走开了。在树上放哨的辛凤鸣，也朝高处爬了一大截子。

“嗯，新任务！这次还是要到猴嘴里掏枣去。目标是中间，具体的做法，县委说……”两个人吸着烟谈起来。

三

天刚黑下来，大地的余热正在辐散着。魏强领着队伍串着庄稼地接近了中闾，在约定的地点集结了。刘文彬也从中闾村出来和他碰上了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文彬抹了下脸上的汗水，低声说。“现在咱可以进村找徐立群同志去！”

“徐同志来啦？”魏强很高兴。

“是的，咱今个的任务是他亲手布置，亲手指挥。”刘文彬和魏强边走边说，队伍跟在他俩背后，脚步轻轻地走进了中闾的南北大街。在魏强看来，这条大街非常熟悉。那次单身来这里侦察时见到警备队、黑狗诈财要钱的情景，他还记得一清二楚。

由于村头上有敌人盘踞，中闾街上夜晚并没有乘凉聊天的人。太阳刚沉落到地里，家家早都把大门关紧，五百几十户人家的村镇，入夜就变得非常冷清。

魏强穿过冷清的大街，到村西北角，在那儿布置上警戒。几个庄稼人朝魏强走来。有一个大步地走近，小声说：“你们来啦，魏强！”魏强一瞅，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啊！徐同志，你好！”

徐立群同志连声说：“好好好！”首先问问小队的生活和情绪，接着才把话题转到执行的任务上。“今天执行这个任务，从始到终，唯一的要求是诡秘。哈巴狗、侯扒皮总觉得他们是清苑东南乡的两霸，本事大得出奇。今天咱就挂挫他的锋芒，掰掰他的尖。他魔高一尺，咱道高一丈，给他俩变个戏法看。怎么变，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手头上只要玩利落就行。”

“我们能玩得利落！”魏强蛮有把握地回答。

“那你们先把警戒布置好，一见到临时仓库的房顶上发出信号，就开始行动。房上我们那个‘关系’叫黄玉印，你记住他的名字。见面会认识的！”徐同志松开魏强的手。魏强点点头，连说几个“好”字。他脑子稍一思索，便想起黄玉印这个人儿来。黄玉印是在张保公路上劫救民夫时俘虏过来的一个警备队员，他个头不高，一双大眼睛，没想到又在这个据点里当了警备队员，而且还成了我们的“关系”。

村里虽然万分沉静，村西北角的炮楼里，却吹拉弹唱闹得挺凶。贴

墙根站着的贾正，不耐烦地朝炮楼的方向一瞥："妈的，看你这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几蹦？"

嘟噜嘟噜！炮楼里响起阵阵哨音，跟随哨音又传出，"睡觉啦！""熄灯了，多注意警戒！"

在中心炮楼里，一个公鸭嗓的声音朝公路东面临时小麦仓库的房顶上问："大门上好没有？"凭声音，魏强他们知道这是侯扒皮。

"上好了！"临时仓库的房顶上有人回答。

"再去检查一遍！"侯扒皮下着命令。

"是，再去检查一遍！"房顶上又复诵一遍。时间过去不久，临时仓库的大门叽里咣啷地响了几家伙。这声音似乎是在告诉炮楼上："大门上结实了！"也使魏强他们明白这巨大的一阵响动，在说明着什么。听着响动，魏强乐了。

夜，越来越深了。除了东边磨坊里哗啦哗啦的脚蹬箩筛的声音和油房里吭噔吭噔的打油声在单调地响着，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夜，是安宁、平静的。

魏强转身轻轻地朝中间街里走去。漆黑的街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那么多人。人们都静静地坐在沿街的墙根下，个个面前都撂着一大捆麦秸根子。

喳，一根火柴在吊桥对过临时仓库的房顶上划亮了，随后，又划亮了一根。魏强看到了光亮，就将余下的人交给刘文彬，要他负责掩护，自己带上赵庆田、贾正、刘太生、辛凤鸣、李东山，还有常景春和他那挺歪把子，一个跟一个地朝临时仓库的西大门爬行过去。

他们刚爬到仓库的防护沟跟前，第三根火柴又在仓库顶上擦亮了。

"谁？哪一个？"据点里的中心炮楼上传来一声蛮横的询问。人们立即伏下不动了，魏强心里想："难道让敌人发觉了？"

"怎么老划洋火呀？"中心炮楼上的哨兵问道。

"五黄六月烟反潮，抽着又灭了，不划洋火还行？你是吃河水长大的，干什么要管这么宽？"临时仓库房顶上的岗哨也不示弱地朝回顶撞。

"不管你怎么长大，净他妈的暴露目标。"两边胡骂乱卷嚼了阵子舌根，又都不言语了。当炮楼上的哨兵和仓库房顶上的岗哨胡扯乱谈的时候，魏强他们已经蹿到仓库门前。魏强伸左手朝门轴处一摸，湿乎乎地沾了他个满手油。他明白里面的黄玉印早把这些安排停当，就慢慢地将门挤开一条缝儿钻了进去，其他人也都像燕子般轻捷地进到院子里，然后大门又没声没息地关闭上。

魏强布置下警戒，正要上房，房檐边上露出个黑乎乎的人头，脸朝

下地悄悄说："别急，我叫黄玉印，自家人，他们都睡死了。来，这边上房。"

魏强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扶着梯子朝房上爬去。他来到房顶借星光一瞅，只见大豆虫似的十一个人，都一丝不挂地躺在两片席子上。他回头望见赵庆田他们跟上了房，忙朝正西面花墙子一指，常景春猫腰走过去，歪把子的枪口，立刻瞄向了据点里的中心炮楼子。

魏强望下黄玉印，黄玉印忙凑到他耳下说："你忘了我啦，魏小队长？"说完，咧嘴笑笑。魏强赶忙小声说："没有！没有！"说着就和黄玉印握了握手。

"我听了你的话，为抗战打日本办了这么点事。"

"好！好！"魏强称赞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接着问道："他们的武器呢？"

"我都敛在一起，放在那里啦！"黄玉印用步枪朝屋顶东北角上的小岗亭一指，李东山、辛凤鸣轻手轻脚地朝岗亭走去，转瞬，每人抱着一抱枪弹走出来。

武器卡过来，房上甜睡的警备队员们还呼噜呼噜地打着鼾声，做着美梦。魏强凑到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备队员跟前，轻轻地推了推。警备队员说着呓语："别闹！粗，粗，粗的带蛋啦！有点就赢。"

魏强强按住笑，用手枪朝说梦话的警备队员顶了两顶，声小力足地说："别睡啦！八路军把你们俘虏啦！"

这个警备队员，迷迷瞪瞪地一骨碌坐起来，揉揉眼，望了下拿着手枪的魏强，顾命不顾羞地光着腚跪下就磕头。

"别说话，穿上你那衣裳！"魏强和被叫醒的警备队员正说话的工夫，赵庆田、贾正和黄玉印分别将熟睡的警备队员们都叫醒，让他们穿上衣服，不出声地押着下了房。

贾正他们押着被俘的警备队员使用撬山洞[3]、大铁锹悄悄地在东面的围墙那儿掏起窟窿来。很快，一人多高六尺多宽的大豁口掏成了。通往外面的门儿打开了。徐同志在防护沟的东面，指挥人们把携带来的大捆麦秸根子都填在沟内。眨眼，三丈深的沟儿填了个平上平。十一个俘虏被辛凤鸣、李东山押送过了沟。县委徐立群踩着麦秸根子垫的松软颤动的道儿，走到新打开的豁口跟前，见到魏强，夸奖地说道："你们手头上玩得利落，任务完成一多半了。"

魏强微笑一下，跟在徐同志身后，又返回院子里，朝装麦子的房子走来。

几排教室，都叫装着麦子的大麻包塞得满满腾腾的。那些动员来的

小伙子们，一个个膀宽腰圆的，二百斤重的一麻包麦子，一挺腰板就扛走了。扛到村外，紧忙放到大车上，又快步跑回来。不多会儿，几排教室里的几十万斤小麦，渐渐少了下来。

无论人们怎么闭住气，放轻脚，终究人多声音重，中心炮楼的警戒，像听到什么似的大声问：“平房上谁的岗？”

“我的岗，怎么啦？”黄玉印坦坦然然地回答，跟着，立了起来。

“怎么仓库东面老咕咚咕咚乱响？”炮楼上提醒地说。

“我这东边？我看看去！”黄玉印摇摆着身子板，走到房子的紧东头，眼望着一个挨一个运麦的黑影，转过头来高声说道：“什么也没有啊！你打盹了吧？”

“没有，你好好听听，是有动静。”

“有动静也不是我这儿。我确实听不到，看不见。”

在黄玉印和炮楼上对话的当儿，魏强走进警备队员们的住房，划火柴点着桌子上的油灯，找了一张白窗户纸，拧下笔帽，写了一封信。在写“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武装工作队”的下款时，徐立群同志也迈步进来：

“魏强，你在干什么？”

“咱八路军是明人不做暗事，给侯扒皮、哈巴狗留下封信，算是收条吧。你看行不行。”

酸枣大的字迹，匀实地摆在洁白的窗户纸上，自配的紫墨水，写出字来非常光泽流利。徐同志看到头几句就憋不住地扑哧笑起来，说：“你这信开头队长、警察所长的一称呼，很够味。”徐立群眼睛在纸上移动着念起来：“很对不起，我们今夜没通知你俩，就到你们的仓库里，运走了你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老百姓手里‘征集’的小麦，带走你们的人和武器。之所以不通知、不告诉，主要是怕惊扰了你们甜蜜的美梦。我们八路军办事从来不藏不背，光明磊落，因此，留信达知。同时，对你们二位也提出警告，要你们今后……”

“小队长，麦子运完了！”刘太生进屋报告。魏强点点头说：“知道了。”刘太生退出去，徐立群已将信看完叠好，用另一块大纸包上。他刷刷几笔写好了信皮，拿起个茶杯将信压在桌子上，说：“明天侯扒皮、哈巴狗看到麦光人净，再看看这封信，就够喝一壶了。”

魏强笑了笑说：“咱们走吧。”

徐立群从口袋里掏出小铁牛[4]来，打开盖子，看了看说：“是清晨三点过五分了！天快亮了。”他将表盖扣上，吹灭了小油灯，同魏强走出屋去。

四

哈巴狗听说麦子全都被八路军没声没响地运走了，擦着汗水跟在侯扒皮的屁股后面，朝临时仓库的院里跑去。前后各排房子一查看，一颗麦粒也没剩，痛惜得呼天唤地、顿足捶胸地号起来：“天哪，八路就给我这个不好看，可叫我怎么交代……”他号的不是这几十万斤麦子，而是怕小麦丢失了，他这个上任不到两个月的警察所长的职位也将不保。“这帮看仓库的，都是吃霸王饭给刘邦干事的人哪！……”

在哈巴狗号啕大哭的同时，侯扒皮像霜打了的青草，脸色灰虚虚的，紧皱眉头来回在院子里踱步，想：“他妈的，这熊八路硬给人眼里插棒槌，鼓不擂，锣不敲，生把一班弟兄擒走了！”他低头想着想着，猛地想到大门，忙跑到大门跟前，一查看，门墩子上还有一汪油。他直直腰拍拍脑门，明白是内部有了问题。忽然想到，正月间，八路军喊话顶牛时叫“黄河”“长江”的那码事，脑袋跟着嗡地响了一家伙，心里犯嘀咕地说：“我只说八路军是瞎咋呼，闹半天‘黄河’‘长江’就在眼下了。哪个是？现在是不是还有？谁？……”他抬头瞅瞅出来进去的警备队员们，他们像看笑话瞅稀罕似的抿着嘴直劲乐。他两眼一立愣，豁嗓门地呐喊：“他妈的，都给我滚，滚回去！”警备队员们被他立眉竖眼地一吆唤，都像夹尾巴狗似的溜逃了。

他不耐烦地走到哈巴狗的跟前，用瞧不起的眼神瞥了哈巴狗一眼，轻蔑又奚落地说道：“润田兄，麦子是不能哭回的！”哈巴狗知道侯扒皮在讥讽嘲弄他，用手绢擦抹一下脸上的泪水，也报复地说道：“麦子哭不回来不哭啦！你着急起火，能把丢失的武器、被捉去的弟兄急回来？”

“我那兄弟被捉，我那武器丢失，你有很大责任。要不是看守你那招惹是非的鸡巴麦子，怎么会出这个错？”侯扒皮瞪着两眼，气呼呼地看着哈巴狗。

“你派人看麦子，你有光沾。谁不图黎明肯早起！”哈巴狗脸色涨红，擦抹聚满汗珠的秃头顶用硬话擂。“要不是你派些吃里扒外的人，我那几十万斤麦子也不能丢。这个责任比十几杆枪、十几个人都大，你不负能行吗？”

“我负？”侯扒皮青筋暴露地问。

“当然是你！”哈巴狗一口咬定说。

“我是铁路巡警，管不着你那一段！”

“不用嘴头硬，到时候你会知道锅是铁打的。”

“锅是铁打的，你敢把老子怎么样？你有能耐上宪兵队告我去，要不就找你那叉杆[5]来！”

“你别胡吣。别以为这是八路的天下，没人敢管你，会有人找你的。”

“你要敢给我捏造罪名，我就敢……”

“你要敢投八路，我就会……”

侯扒皮、哈巴狗像两只咬架的野狗，一句抵一句，一套顶一套，都嗔着脸互不示弱地对揭秃疮痂。

一个警察小跑步地走上来，双腿并齐，举手礼行过，捧托一个白纸包包说道：“在宿舍里，发现有所长、小队长的一封联合收启的信件。”侯扒皮伸手抓过来，打开便看。哈巴狗这时撇掉刚才和侯扒皮的对骂，忙凑到跟前，也看起信来。

侯扒皮气得眼珠子瞪圆。他左手朝大腿一拍：“警告爷们，爷们是老虎推磨——不听那套，对老百姓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武工队你有能耐就施展吧，我姓侯的豁出去啦！”

侯扒皮一叫骂，哈巴狗晃摇着秃脑袋也开口骂起来：“什么鸡巴五（武）工队六工队的，我姓苟的打遍铁道东西，根本就不在乎！警告？警告你敢咬我的球？胆大明着来，小偷的干活算个什么？……”

两人虽然嘴帮子硬得赛块铁，心里都偷偷地乱敲小皮鼓，后脊梁出的冷汗，一直流到屁股沟。八路军说到哪，就要做到哪，这是他俩都见过的。特别是这支做事神奇、行动诡秘的武工队给他俩发出警告，更让他俩心里发怵。他俩嘴里骂着心里想着，越想越觉得后怕，像得了一样病症似的，两人的四条腿都不自主地颤抖起来。

---

[1]一种不用粮食做成的食物。

[2]北平到大名府的公路。

[3]专为挖窟窿掏墙用的一种器械。

[4]一种钢壳怀表。因它经砸耐摔，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小铁牛”。

[5]靠山。这里指刘魁胜。

第十二章

一

麦熟前后，魏强他们从张保公路到中间，接二连三地狠狠地搞了敌人几家伙，确实把敌人搞得有些晕头转向。松田觉得近来武工队在东南乡活动得挺厉害，打算向上级请求抽调些精锐“皇军”，好好地“讨伐”一次。

由于驻在保定周围、平汉线两侧的日本军队准备朝中条山调动，他的请求计划也就搁了浅。

火烧眉毛得顾眼前。松田根据青纱帐的窜起、武工队的活动、部下的吃亏、大皇军的南调……察觉到分兵把守碉堡、据点，像个五指伸开的手掌，总不如攥成拳头有力。于是，就把远处的和不太重要的碉堡、据点撤掉了。在保定东南乡就稀里呼噜一下撤了七八个炮楼子。撤走的兵力，都集中在高保、张保两条公路上和金线河的北岸。

侯扒皮和哈巴狗也撤离中闾镇。他们怕中途遇上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武工队，连大道都没敢走，串着藏得住身的庄稼地，蹿到金线河北的黄庄据点里。

他俩虽说在中闾丢了“征集”的麦子，损失了人和枪，但经过各托门子、互花钞票那么一运动，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动官职地过去了。

常说：“人有名，树有影”。侯扒皮、哈巴狗不论走到哪里，臭名儿也跟到哪里，他俩就像两只身长恶性毒疮的癞皮狗，脚步迈到哪里，毒疮的臭气就散熏到哪里。

侯扒皮和哈巴狗带领他们的喽啰们来到黄庄，侯扒皮凭借他的门头硬，一下变成据点的太上皇；哈巴狗虽说跟他是棉花、线子——两样的事，到底侯扒皮更有权势，也得紧着巴结随合。两人仍旧一唱一随，还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

狗总改不了吃屎。侯扒皮一来到黄庄，又编算着要在黄庄这一带敲

竹扛弄点钱。武工队对他的警告，也曾在脑子里想过；不过，他认为黄庄距保定不过十二里地，武工队即便敢来，也不至于像在中间那样活跃。这儿是个“孩子胡糟娘不管，打了孩子娘出来”的地区。于是，当他们接到保定警备联队要他们重修炮楼、翻盖宿舍的命令，又认为有了生财之道。

一个燥热的下午，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各村的保长都顶着毒日头，脸上的汗珠朝下流着，前前后后赶到黄庄据点里。他们是接到侯扒皮的通知赶来的。谁的心里都像长了毛毛草，一见面就互相询问，不知道侯扒皮叫他们来是为的哪本戏？

到底是什么事？这的确没有一个保长知道。

“干咱这事的是钻到风箱里的老鼠，得受两头气。管他什么事呢！能办就办，不能办再商量。这年头，谁要不脑筋活动点，谁就会吃亏。”说这话的是河南小黄庄保长黄玉文。他说话通达，办事利索，在黄庄周围的保长群里，算得上一个人物。说实在的，也真是一个人物。不论是鬼子还是警备队，只要提出个事来，他能抗就抗，能赖就赖。因为他们村小，拿的不多，再加他嘴头子俏，有时就真的抗赖过去了。今天，他这么一说话，人们都点头表示赞成。

十几个村的保长都赶到了，午睡刚醒的侯扒皮打了个哈欠，从床上爬起来，吆唤上哈巴狗，来到保长们的落脚处。这是一间不太大、光线倒挺充足的屋子。前后窗户虽然都打开了，却并没有减轻屋里的热度。有些保长虽然手里不停地扇扇子，但汗水仍旧湿透了衣裳。“都来了！”侯扒皮皮笑肉不笑地冲人们点点头走进屋；人们都赶忙站起来，七言八语地说：“来了！来了。”“都来了！”“有多紧的事，接到通知也得来。”大伙点头哈腰，不笑强笑地恭维、奉承。

刷！侯扒皮熟练地打开手里的黑折扇，边扇动边朝人们望；人们也都扬着下巴颏瞅瞅他，再瞅瞅他身后的哈巴狗，等待他俩快张嘴。

哈巴狗向人们哧哧地笑笑，也将视线移到侯扒皮的身上。侯扒皮像故意和人们开玩笑，黄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个不停，嘴刚要张开，又闭上了。

一时，屋子里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人们的心加速了跳动，呼吸也变得短促，满身淌着热汗。

“兄弟我来到这里的日子不多，给各位添了不少的麻烦。”侯扒皮扇着扇子沉默了五分钟，才咧嘴开了腔。“哪里哪里……”“侯队长来到这里维持地面，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人们嘴头上虽然说得都像抹了蜜，心里真比吃了蝇子还腻歪。

“大家不嫌麻烦，这很好。”侯扒皮明白人们嘴甜心不甜，冷笑了一声，顺着人们的话音跟上来，“本来嘛，为剿灭共匪，过安生日子，就得麻烦点。今天把各位请来办宗事。别看事不大，但它却和军事、警务有莫大关系，一点也不能含糊。”他将扇子从后背挪到了前胸，呼答呼答地扇着，接着说道：“眼下咱这炮楼子只有五截子，在上面想将河南边的一切都瞭望到，根本不可能，所以得接它两截；另外，再修四个抱角楼；还有弟兄们住的那些刮风就要倒的破烂房子，也得翻修一下。上头要我们在当地筹划材料，设法兴建。这是命令，只能服从。现在人工、砖瓦都不缺，缺的是檩木，这就得各村摊派。军队说话就是命令，我左右思摸，觉得十天期限满能缴齐，就给你们十天，过了七月十五集，一定缴来，不行，就以违抗军令论。”

人们听说是要檩条修炮楼、盖营房，呱嗒，都把心放下来了。没容得侯扒皮话说完，又嗡嗡地吵吵开：“侯队长要檩条，写一个条子不就办啦！”“可不是，队长干么费那么大心。”“十天的期限？不用了，五七天就能送来。”

“大伙接着听我的。”侯扒皮在人们高兴的劲头上，哗地泼了一桶凉水，“是檩条儿，但是一定得合规格。土木工程人员说，柳木杨木都不行。”

“咱拿榆木的！”南村的老保长笑笑说。

“榆木的也不够格！”侯扒皮将脑袋一拨愣。

“杜木、槐木保准可以吧！”小黄庄保长黄玉文站起来答了言。

“什么榆木、杜木、槐木的，就不要在关里的木料上打算盘。”侯扒皮说着，扭头瞅瞅身后的哈巴狗。哈巴狗右手拿着黑色的大檐帽扇着风，左手正拿块手帕擦拭脖底下的汗水，白眼珠一翻，同意地点着头，连说几个“是是是”。他转脸再望望面前的保长们，保长们都用惶惑的眼神呆望着他。“要行，大热的天，也不会惊动你们。”侯扒皮继续说，“正如你们刚才说的，弄点纸条写写数字，分头一送，什么事办不了？今天要的是一字的东北红松，怎么找，各位自己设法筹划吧！日期十天，过期都知道是个什么罪名；当然也跑不了我，走不了苟所长。”说完，连嚷了几个“热，热”，朝哈巴狗看了一眼，匆忙地朝门外走去。

要红松做檩，修接炮楼、翻盖房子，这还是头遭听说过的事。人们不由得咯嚷开了：“檩好找，要红松可难！”“这年头上哪儿找东北红松？”“十天，五个十天也够办的！”“有钱难买，没货哇。”大家嘴里叨叨，眼睛瞅望着哈巴狗。哈巴狗看到人们犯愁的劲头，也猫哭耗子地出了口长气，像十分为难地说：“用红松做檩，就是难捯换，可上级偏又下

了这个命令，愁得我们俩也是走投无路的。别急，一起来想办法。人多主意多，凑到一起就是个韩信。”看他那样子，像非常同情人们，在为人们想办法，可是人们都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哎，我看使使这个办法怎么样！”哈巴狗在闷热的屋里稳稳地踱了几遭，猛地将大腿一拍，“红松檩咱眼下不是没有吗？咱有钱，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各位，咱可以用钱来便通便通上头。这一来既省心，又省力，你们瞧怎样？”哈巴狗几句话捅破了窗户纸，人们心里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着。

大家嘴巴没鼓蠕，眼睛却转向了小黄庄保长黄玉文。

人们的沉默，给哈巴狗个难堪。他眨眨眼，冷笑了几声：“我是为大伙好，要都赞成用钱变通，我就和侯队长动动腿，费点唇舌去和上边谈。如果不同意……”

“罗锅子的腰——一就了。我看，就这么办！回去操筹钱吧！”黄玉文的身子离开板凳，说完，便朝外走去。人们觉得他多会儿给炮楼上办事也是磨磨蹭蹭地对付，今天反倒痛快地答应下，心里都挺奇怪。在胡乱猜疑的时候，也都脚前脚后地跟了出来。

“人们眼睛都盯住你，你今天怎么答应得那么痛快？”南村的老保长歪头问。

北庄上的保长在鞋底上磕出烟锅的灰，也问了过来：“他说要钱，咱二话不说的就操办？”

黄玉文不言语地将人们领到一棵大树底下：“这事咱不应下也不行。侯扒皮和哈巴狗早商量好了，你想给他变过来，那还有门？先点头应下来，以后再商量办法！”

大家在树荫下唧唧咕咕地商量起来，最后总算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二

从明处看，敌人撤回好多碉堡、据点，腾出好多地方，但是在魏强他们说来，要想朝公路附近，朝保定跟前扎一扎，却比以前更困难了许多。不论怎么困难，青纱帐起来，他们照旧进行活动。侯扒皮、哈巴狗朝周围村庄要红松做檩，修接炮楼、翻盖房子的事，当天夜里他们就知道了，也立刻开“诸葛会”来研究对策……

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一年只有一个的七月十五又来了。每到这时，只要谷子灌满粒，高粱晒红米，牛犄角般的玉米扭出棒子秸，珍珠似的豆粒蕴藏在豆荚里，庄稼人会高兴地说：“今年年景可能差不多。”

事变前，庄户人家一到这时候，遇上这样的好庄稼，都要过节吃上点好的。靠河沿岸的村庄，到夜晚还要敲锣打鼓，笙吹细乐地顺河流放阵河子灯，来庆贺即将到来的大丰收。事变后，鬼子占领了这一片，人们虽说还过节，敲锣打鼓放河子灯的事却都没有心思再去闹。

今年年头不错，鬼子走了不少，伪军们大部分蔫了些，因此，人们又都想要过过节。黄庄附近村子的群众，过节买卖东西就得赶黄庄集。虽说侯扒皮、哈巴狗常常出来捣乱，但是，人们一想到近来黄庄周围那神出鬼没的武工队，又都觉得像有仗势在，赶集胆怯害怕的念头也就减轻了好多，谁都想到黄庄集上走走。

“晚赶集，早回家”。这说明了事变后，敌人统治这片地区时的人们心理。太阳出来一竿子多高，通向黄庄的条条道上，出现赶集的人群：担挑的，背筐的，推小车的，轰驴驮子的，骑自行车的……像河水归海似的从四方朝黄庄集上灌。

魏强头上戴顶破马莲草帽，身穿破洋布白褂子，紫花裤。裤腿角挽得过了膝盖；小腿上都沾满了泥巴。他夹在从南面赶集的人流中间，朝黄庄村奔来。赵庆田穿一身破旧的紫花衣裳，一双露趾头的鞋子蹬在脚上，跟在魏强后面。旁边，拍拍脑门就蹿火星子的贾正和五大三粗的刘太生脚前脚后地扯着闲话朝前走。辛凤鸣、李东山，还有好几个人都在老后面跟着。

七月十五的集，是个迎丰收的集。人来得多，货也上得不算少。看来是比往常红火、热闹许多。

魏强双脚踏进集市，两眼虽然瞅西看东的，但那牲口经济人褪袖摸手指的神秘样子，那斗房刮粮端斗、边唱边倒的劲头，那货摊前面的主顾，那……他都视而不见。他瞪大眼睛所要寻求的东西，却老不见到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他有些焦急，情不自禁地将草帽摘下来，一会儿朝脸上扇扇风，一会又举过头扇他那青头发碴子的脑瓜顶。这样的扇法很快传给了赵庆田，赵庆田也摘下草帽扇起来。贾正、刘太生……都是这样边走边扇着。

魏强顺南北大街挤挤插插地走了一趟，刚要转身往回返，小黄庄的保长黄玉文胳肢窝夹个钱褡子走过来，声音很高地招呼魏强：“赶集来啦？买点什么？”

“想买点东西，走了一趟街也没有遇到啊！”魏强很随便地答着向黄玉文靠拢过来。

黄玉文笑了笑，低声告诉他：“我刚从炮楼上来，你们可准备好，听说，他们吃过饭就出来。”

“他俩都出来吗？”

“起码出来一个。听说哈巴狗前天进保定城，要接二姑娘来黄庄，刘魁胜不答应，干了一架。说是刘魁胜骂了他一顿，还扇了他几耳光子，气得病倒了。真是个软瘫子货。”

“管他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呢！只要侯扒皮出来，事情就办了多一半。炮楼还有什么新情况？”

“侯扒皮又催红松檩款子的事了。今天是五天头，他说无论如何过六不过七。过十七号，拿保长是问。真是望乡台上打莲花落，不知死的鬼！”黄玉文撇着嘴说。

“不过十七号？他要真出来，就让他过不去今天这个十五！”魏强末了的这个“五”字，说得很重。

“要叫他过不去五，那人们可该摆席啦！”黄玉文挤眉弄眼喜笑颜开地哈哈了一阵子，忙又放低声音说了句：“我再去看看！”说罢，大步流星地朝炮楼走去。魏强转身又挤到赶集的人群里。

火烧般的太阳挂在高空，炙烤得人们滚淌着汗水，嘴里渴得光捣粘沫沫。

卖冰水的拿腔捏调地拉长声音吆唤：“快来喝！快来喝！五分钱，不算多，闹上两碗败心火！”卖凉粉的也“一毛一碗，解渴解热”地大声吆唤着。魏强真想去喝上两杯，闹上一碗，但是他口袋里只有两角边区票，而这地方公开流行的是伪钞。他用唾沫润润嗓子，正扬颏大步朝前走，突然，身后的衣襟被一个人扯拽了下，跟着，一个很熟的声音从脖子后

面低低传来："一个班下来了，街口都站上岗，听说要戒严！"魏强听罢，心头一怔。他暗暗地琢磨："莫非有坏人通了信，敌人发觉了？不然，为什么要戒严？……"他扭过脸来轻声问道："还有别的吗？"黄玉文刚要张嘴，赶集的人们都用紧张的语气你传他送地念叨起"侯扒皮下炮楼"的消息。有的掖藏钱，有的掖藏东西，很多人都把"居民证"放到手底下。

"加上他，共十一个！"黄玉文又把敌人到集上来的人数告给魏强。魏强点点头，努了下嘴，黄玉文急忙转身走了。

魏强将手里的草帽高高一扬，跟着，扣在了头上。他低头瞅瞅自己的打扮，和眼前赶集的人们并没有两样，转身朝北望望，赵庆田、贾正他们的草帽子也都扣在头顶上，有的看货色，有的闲抽烟，但都在用眼角扫视着他。魏强将情况做了个分析：村边敌人已布上警戒，集上的人是那么稠密，自己和同志们又是这样的打扮……他觉得收拾侯扒皮没什么问题，只是为哈巴狗不下来感到遗憾。

忽然，拥挤不动的人群，像遇到浪高流急的洪水，刷地一下冲成两半，让出一条胡同来。除了贾正以外，魏强、赵庆田他们十一个人都被冲挤在东面的人群里。集上喊喊喳喳吵吵嚷嚷的声音，眨眼之间沉静下来，上千的人都像止住了呼吸。在人为的胡同中间，在不干净的黄土道上，走过一列肩扛步枪、贼眉鼠眼的警备队。侯扒皮扎着武装带，走在最末尾，屁股后面驳壳枪上的枪缰来回甩打着。魏强望望西面的人群，看见黄玉文和贾正并肩站在一个烟卷摊子旁，也在看热闹。侯扒皮他们越走越近，赶集的人躲闪得越来越急，把做买卖的杂货摊、广货挑、煎饼锅、火烧炉、布车、肉杠……挤了个东倒西歪，七倾八斜。

一个老太太叫起来："哎呀，看蹚了我这豆腐锅！"

"乡亲们，少使点劲，烟架子挤散了！"又一个尖嗓门的嚷起来。

"站站吧！乡亲们，看把桃都挤烂了！"一个老头在大声央求。看来，桃子像有不少魅力，一下把侯扒皮吸引住。他挥动手里的藤子棍朝人们吆喝："赶集！赶集！都赶集！"迈大步子朝卖桃的老汉跟前凑过来。两筐青皮红嘴的大白桃，立刻摊摆在侯扒皮的眼前。他哑着嗓子用藤棍敲打筐子问："这是你的桃？多少钱一斤？"

"是我的！你吃吧，先生！"卖桃的老汉害怕得嘴唇乱哆嗦，不笑强笑地说。

"他妈的！"侯扒皮像挨了蝎子蛰似的叫了一声，手里的藤子棍也杵到老汉的脸上。他歪着脑袋问道："他妈的！你说的这像什么话？吃吧，吃吧，白吃你干？"

老汉被他这凶神煞气的一吓唬，浑身止不住地抖动开，光张嘴，话儿说不出来。侯扒皮嘴角一咧，冷笑了一声，一猫腰从筐里拿起几个桃子，掏出条手绢略略一擦，吭哧咬去少半边，赶忙嚼了嚼，又用舌头咂咂滋味，扭过脸来，冲立在他身后的喽啰们说：“这桃不坏，你们都尝尝，也开开口味！”喽啰们早愿听到这一声，便像群饿狗似的呼噜扑到两筐桃子跟前，伸手探胳膊、大把抓小把拿地就往自己口袋里头装。

两多半筐大白桃，一眨眼被抓去了少一半，卖桃的老汉疼得心里直打哆嗦，眼睛噙着泪花朝侯扒皮央求：“先生，我是个小买卖人，这一来就把我的老本倾了！”

“嘿！刚才还大大方方地说：‘吃吧！吃吧！’一转脸，就变成个小气鬼了。”侯扒皮嗔着脸，嘴里捣嚼捣嚼，将一颗桃核从嘴里吐到地上，顺手抓过老汉盛钱的面口袋：“老头，放心，给你钱！来，再给我装上半口袋子。”

“先生，那那……那是我的钱口袋，你……”老汉一见钱口袋被拿去，脸色急得通红，太阳穴上的青筋止不住地蹦跳。他想伸手去夺，又不敢，光猫腰作揖地苦苦哀告。

“口袋里有钱怕什么，回头到炮楼上一块算账去！”侯扒皮满不在乎地说。

“先生，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家有六口人，都……都指着它吃饭呢！”

“吃饭谁挡住你？吃你的桃子给钱，一不崩你，二不坑你，你干什么冲我说这个？”侯扒皮将口袋递给另一个警备队员，不三不四地骂着走到老汉跟前。

“先生，先生，我是说……”侯扒皮没容得老汉说下去，后槽牙一咬，发狠地骂道：“你个老兔崽子是想挨打！”嘴到手就到，一巴掌扇了老汉个栽不愣。老汉的嘴角立即淌出了鲜血，鲜血染红了白褂子。

“喂，来个人撑口袋，我来装！”侯扒皮根本就没理会老汉脸肿嘴流血，继续撅屁股猫腰地两手去拿筐里的桃子。他那张开大机头、装在木套里的驳壳枪，挂在腚后，正冲着贾正。

贾正瞅瞅侯扒皮的驳壳枪，望望魏强。魏强眼睛朝人们一扫。跟着，将左手朝空中一举，这动作就像一道总攻击令，贾正像箭似的蹿到侯扒皮背后，左手拽出侯扒皮木套里的驳壳枪，右手提着的驳壳枪已杵在侯扒皮后脑勺，就听啪的一声，把他打了个嘴啃地。

警备队员们发现有人打死了侯扒皮，顿时个个全愣了神。待脑子转过弯来，想串着人群溜逃，每个人的胸前都出现了一支乌黑光亮的短枪

口。这一来，谁也不敢再动了。手里的步枪，身上的弹袋，都紧忙地摘掉、解下，交给用枪逼住自己的人。

魏强紧忙从口袋里拿出折叠好的一大张写满字的白纸递给赵庆田。赵庆田接住，掏出带来的糨糊，迈过断了气的侯扒皮，把它——抗日民主政府判处侯扒皮死刑的布告，庄严地贴在墙上。它向人民宣布了侯扒皮的罪行。卖桃老汉一见侯扒皮被一个没门牙的小伙子打了个脑浆崩裂、黑血直流，吓得不知该怎么办。猛听到魏强喊："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的武工队，我们打死侯扒皮为的是给老乡亲们报仇除害。你们……"他这才明白土匪般的警备队员们，一眨眼都叫八路军给拾掇了，立刻高兴得从地上爬起来，蹿到撑口袋的那个警备队员跟前，夺过了钱口袋，扬手扇开了大耳光子。他一边扇一边骂："叫你吃桃，吃桃，叫你们都吃黑枣！"老汉越狠劲地打，四周围赶集的人们越高兴，有些人高兴得忘记了身在炮楼跟前，助威地呐喊："狠劲打！都打死他们！"那个警备队员让卖桃的老汉打得手抱脑袋吱吱呀呀光叫唤。

魏强、赵庆田、刘太生忙走上前去阻拦。魏强拉住卖桃老汉的手，劝解地说："大伯，气出啦，拾掇拾掇赶快走吧！"

"不，同志，你给我枪，我崩了他个汉奸。"老汉脸色气得蜡般的黄，张开大嘴喘粗气。

"对，崩了他！""都崩了！""拿刺刀挑了他们！"赶集的人们又气愤地叫嚷起来。十个被俘的警备队员，生怕落了侯扒皮的下场，吓得浑身打哆嗦，紧抱双肘挤成一团团。

"让我们带走处理吧！乡亲们，该散散啦，待会儿，炮楼上的会下来，保定的鬼子也会赶来的……"魏强再次提醒大家，人们听罢，才纷纷收拾东西朝四处散去。卖桃的老汉挽绳穿担子，将两个筐子挑上肩，不知是感激还是痛快，笑着凑到魏强跟前，咬耳朵地说："我叫傅洛广，在傅村西头住，有空到我家去！"末了，还嘱咐个"一定！"等魏强点点头答应了，才走开。

魏强把赵庆田、贾正、刘太生叫到跟前，小声地嘟囔两句后，他仨串挤着赶集的人们，朝大街南口飞走。魏强和队员们押着俘虏也奔向了街南口。

魏强的脚步没到街口，贾正手提支步枪笑哈哈地走回来："小队长三个家伙，擒住一对半。这样的熊兵，怎么打仗呀？"

第十三章

一

哈巴狗见到侯扒皮血葫芦般的尸体，真是三魂吓丢了两个半。他回到自己的住屋，迈着方步前后琢磨，越琢磨越后怕。他觉得今天要不是受点窝囊气，浑身不舒服，说什么也得跟侯扒皮上了集。只要双脚一踏到集上，也一定得走了侯扒皮的这条道。今天没去，多少还沾了生闲气的光，因此心里暗暗感激二姑娘和刘魁胜。等转过头来一想，又觉得这也是该着的事。要不是鬼使神差，怎能让我苟润田把这场灾难躲过去？这又证明自己的命大，将来有造化。不论怎么胡思乱想，侯扒皮死后的惨象始终在他脑子里盘旋着，他尽量想法摆脱，却总难摆脱掉。从侯扒皮的死，又联想到八路军的武工队。“武工队的道行到底有多大？怎么说来就真的蹿了来？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跟武工队打过两次交道，也听到好些关于武工队的神奇传说。一想到武工队，脖子后头就冒凉气。“怎么把武工队的凶劲打下去？”这又成了他盘算的主要课题。他想来想去，总觉得驻外勤不同驻在保定城里，因此，就应该用软、用缓来麻痹武工队。在缓、软当中，来抓武工队的活动规律，把搜集的情报供给城里，然后来个聚歼。他觉得这个法儿绝妙，蛮认为自己想的这个办法真的实行起来，就像张开的大网，总有一天会把武工队捕捞住。

他很得意地将胖手朝自己肥厚的大腿上一拍，抬腿就去给上司打电话。刚走到门口，门外传来声“报告！”他赶忙朝后退了几步，神态很郑重地说：“进来！”等一个穿军服、徒手的警备队员进来向他敬礼时，他奇怪地“噫”了一声，跟着问：“你怎么回来了？朱印章。”

“不光我，一过河，人家武工队把我们都放回来了，还让我们给所长你带来一封信。”朱印章双手举着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朝哈巴狗递过去。

哈巴狗拆开信，眼不离纸地一口气把信读完，跟着，头上出了一层冷汗。他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眼又落在信纸上：“……两个月以

前，在中闯曾留信警告你俩不准再继续胡作非为，你俩偏将警告当成耳旁风。刚撤到黄庄，就来了个要红松檩修炮楼的事。你再敢为买红松檩向各村的老百姓要钱，侯扒皮的那条道儿也在等着你……”武工队信里的强硬劲，弄得他浑身光起鸡皮疙瘩。他认为还是自己刚才的想法对，“眼下驻外勤，应该尽量做到软、缓；在采用软、缓的时候，再……”他冷笑笑，将信撂在床上，抬起头，撩起眼皮来看看，朱印章还直橛般地站在当屋。哈巴狗离开床铺，语气平和地说：“你回去告诉回来的弟兄们，先吃饭吧！”

朱印章刚走出去，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喊喊喳喳的说话声：“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怎么八路来就没有人知道？”“要知道了，侯队长也不会落成这个结果！”“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声音越来越近，屋门一响，说话的人们都拥进哈巴狗的住屋。这些人都是黄庄周围村庄的联络员。联络员们在哈巴狗的面前，有的嘬牙花，有的出长气，都对侯扒皮的死表示惋惜，末了，大家将话转上了正题。

南村的联络员说：“不知苟所长知道不，俺村操办买红松檩的钱都叫八路弄走了，还把老保长也带了去！”

北庄的联络员道：“俺村的保长也叫八路带走了，操持买红松檩的钱，一个也没剩！”

傅村的联络员说：“八路军真邪乎，不来便罢，一来村村都有，办公人，买檩的钱两样都要，一起弄着走。”

小黄庄的联络员说：“算啦，大年初一吃饺子，都一样。现在请所长做主，看怎么办吧？”

哈巴狗扬起右臂，用四个手指搔搔秃头顶，待了好一会子才憋出两句话：“八路军到你们村净说些什么？你们学学。”

“八路军说，谁要敢再为炮楼上买檩敛钱，就叫他走侯……侯、侯队长那条道。”

“八路军说，村里再敢为炮楼上要一个钱，他们知道了也是个算不清的账。”

“八路军说，怕你还要，已经给你写来一封信，让你免了这个要红松檩修炮楼的事，有这码事吗？苟所长。”

“是，八路军在俺村也说给你写了一封信！”

各村的联络员加油添醋地一念叨，闹得哈巴狗心里更发了毛。末了，他将信拿到手，装成很老实的样子说：“各位，侯队长的死，应怪他自己素常为人办事不检点。我姓苟的到这里也会有不检点的地方。但是，我能改。武工队的来信收到了。”他抖动一下信纸，“他们要我免去

凑钱买檩修炮楼子的事，我可以尽量做。不过，这是上头的命令。常说：‘当官的动动嘴，当兵的跑折腿’。我和侯队长都是听城里吆喝的人。八路军告诉你们不准再敛钱；也有信给我，要我免掉这件事。我打电话跟上头商量，尽量地照办。办了咱们都好，除了遇上八路军的武工队念叨念叨这码事，可不能乱讲；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都吃罪不起。算啦，大家不哼不哈，就当没有这码事，回去吧！”

哈巴狗顺水推舟地这么一闹腾，联络员们看到武工队出的这个主意，教给的这套办法真的生了效，个个心里都十分高兴，于是，也就前拥后挤，满带笑容地离开了黄庄炮楼子。

二

敌人紧撤，武工队紧赶；敌人撤过金线河，魏强带领他的小队，又在金线河的西侧日日夜夜出没无常地活动起来。有时钻进保定附近一个村，召集起伪办公人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爱国会，告诉他们支应敌人、哄骗敌人的办法。有时，走到一个庄，把混伪差事、干伪军的家属召集到一块，谈谈国际国内形势，说说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要他们去劝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真心给鬼子干事，做事都留个后手。此外，撒宣传品，教育炮楼里的伪军，开基本群众会，建立秘密抗日政权……啥工作都做。掏特务、镇压汉奸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连住在保定城里的一贯道日本总坛主老松冈也都被擒出来，镇压在曹锟公园里。魏强他们在这一弯子搞了个地覆天翻，闹得鬼子六神不安。

老松田虽然又组织过几次“清剿队”，领着刘魁胜一班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外出清乡，剔抉过几次，结果，比春天失败得更惨。春天是费尽心机也看不到武工队；眼下净叫武工队打个措手不及：不是在青纱帐里迎头挨顿打，就是屁股后头挨上一阵子揳；要不就射来一阵密集的子弹，在中间拦腰一切截；等追过去，神秘的青纱帐，又把神秘的武工队掩藏起来。这样一闹，老松田的心里更蹿火。

近来，老松田又屁股不离皮转椅，挖空脑子，费尽心机地琢磨对付武工队的办法来。从开春到秋收，在他这块“确保治安”区里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小屯里，千军万马没把一个武工队员擒拿住；大冉村村南，一村中队被吃去了三分之二；张保公路上的一百多辆运小麦的大车被截走；中闾的小麦一宿被运了个空；黄庄警备队小队长侯鹤宜的死……现在，武工队还在一步步地朝市沟里面搞，简直快搞到皇军的床铺上来了。“这真是岂有此理！”松田想到这里，微微地睁开合死的眼皮，心想：“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武工队吃掉？……”他左手攥攥右手，反过来，右手又去攥左手，越思摸越觉得刘魁胜推荐的黄庄警察所长苟润田所想的办法大有可取之处。他同意苟润田所想的办法；另外，他还要在这个办法上再发展一步。他像落水者摸到了救生圈，眼睛睁开，右手狠劲往桌上一拍，自言自语地说：“就这样做！”

三

“今天的情报有个研究头！”魏强把手里的一张纸儿递给了刘文彬，“老松田怕明着磕青鼻子碰肿脸，又想从暗地里捞捞本，真见他的鬼！”

“松田让铁杆汉奸刘魁胜当队长，网罗些亡命徒成立个夜袭队，这说明他要在咱身上下些本钱，花些工夫！”刘文彬看过情报说。他觉得敌人组织了夜袭队，武工队的工作，可就会增加更多困难。“今后，不论咱武工队，还是地方干部，甚至村里的群众，都应该提高警惕，不然，要吃个大亏！”

魏强没答言，心里也在琢磨夜袭队这码事。夜袭队自然是夜间活动的队伍，到底什么样？没打过交道，光凭想是不行的。在这个地区活动，就像进深山打猎的人，处处得寻找野兽，时时还得提防野兽的袭击。只有摸准野兽的出没规律，才能下手猎捕它。

武工队员们听到敌人组织起一班夜袭队，也都相互说道开：

“夜袭队？名字怪好听，谁知道干起活来怎么样！”常景春抚摸着歪把子，抽着自卷的烟卷说。

“什么他妈的夜袭队，我看是野鸡队。遇上我，要不打他个唧唧嘎嘎满天飞，我就不姓这个贾。”贾正立在当屋，指手画脚地讲。

四

天近半夜，魏强带领一个战斗宣传小组，来到了范村。

范村紧挨保定市沟，背贴高保公路，西面是鬼子的飞机场；飞机场北面，隔公路是“治安军”和警备联队训练新兵的兵营——老炮队。要没有青纱帐，老炮队的营房，飞机场上的瞭望台，即使在黑夜，也能从范村看得一清二楚。范村离保定说八里地，其实，出保定南门，过电灯公司朝前走几步就是。它是出城来东南乡的头一个大村子。户头多，人也复杂，光在城里混伪事的就有二三十个，村里的大权掌握在地主周敬之的手里。我们在那里力量单薄，工作基础很差，群众想为抗日政府做些工作，也得偷偷地来。工作人员很少来这村，即便来了，也从未过过夜。一般的工作任务，这村也能接受做一点，遇上比较重要的工作，像征收公粮，贯彻合理负担……就不行了。不是里折外扣地讲个价钱，就是拖着时间不办。

魏强几次想来范村住一住，因为摸不清周敬之的面目，摸不透村里的整个情况，所以也没敢住。为了让这村群众都知道夜袭队，提防夜袭队，这天晚上，他们来到范村东南角的一个大场里，这里到处堆放着谷堆子、高粱垛、玉米秸辘、绿豆捆捆。他和刘文彬咬咬耳朵，等刘文彬带领一个队员朝村里走去的工夫，便大步向一个看场的窝棚走来。

“大伯！大伯！……”魏强见到窝棚里睡着两个上年纪的人，忙凑到他们耳根底下轻轻地叫起来。他耐着性子，一口一个大伯地叫，两个看场人都像是聋子，继续打他们的呼噜，睡他们的觉。他轻轻地推了推左边的老头，这老头呱嗒几下嘴巴，翻个身子又睡着了；他伸手去推右边的老头，同样也不醒。魏强心里明白，这两个人都醒着，就是胆小怕事不敢答言。他把声音放低，语气放得更缓和，亲切地说：“大伯，都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的武工队，上次在黄庄打死侯扒皮的就是我们……”这时，两个看场的老人虽然鼾声消逝了，却仍不答言。

村里走出来三条黑影，步步接近了大场。

魏强抛开看场老人起身迎上去，刘文彬和一个个子不高的人走过来。这个人叫刘连三，是范村的地下党员。他见到魏强，热情地握住手说：“魏小队长，这一程子老没来！我当你们走啦！侯扒皮是你们敲死的？”

“是啊！群众有什么反映？”

“人们不是自个儿许下的愿，‘打死侯扒皮，摆酒吃顿席’吗？什么反映？一个字：好！”

魏强、刘连三和刘文彬说着话走到窝棚跟前。窝棚里那两个看场的老头听到刘连三的语音，早爬了起来。躺在左边睡觉的老头说：“这几个同志可把我们老哥俩吓了一家伙。”

睡在右边的老头摸摸嘴边的胡子，“我俩以为是城里的夜袭队呢！真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魏强将头钻到窝棚里，笑乎乎地问道：“这会儿还害怕吗？”

“有连三在这，当然是自家人，怕什么？”“没有他来，你就是说破了嘴唇，恐怕俺老弟兄俩也不会吱声。”两个老头说着就朝窝棚外边挪蹭，魏强忙把窝棚口儿让开。

刘连三等两个老头趿拉上鞋子，忙凑到他俩耳朵底下，嘟囔了几句。他俩一个朝村里，一个朝村边走去。走时，刘文彬忙追嘱上两句：“有一点沾那边气的人，也别叫来！”

两个老头先后说：“这个你放心，别看我俩上了年纪，也不能糊涂到那种地步！”“要叫的保准是些老实巴交跟咱们一条心的人。”

工夫不大，一条黑影又一条黑影，从村里，从附近看场的窝棚里走过来。见到魏强他们，个个心里都甜丝丝地乐，有的摸摸队员的枪，有的看看魏强的脸，摸也好，看也好，都不吱声。本来都是拉锄把子种地的庄稼汉，到这种场合却像很有纪律的人，大家看了会子，都默默地脱掉鞋子，往屁股底下一垫，坐下了。不算小的平板光场，密密麻麻快让人占满了。

刘连三把人们分成两片，把魏强、刘文彬围两堆，开起小会来。

深夜里，声音传得很远，魏强、刘文彬嗓音放得很低，但大家都听得很清。他俩由秋收藏粮、讲到为啥不割地里的秫秸、棒子秸；又由留地里的秫秸上讲到敌人为什么成立夜袭队，大家怎么来提防夜袭队，夜袭队将要怎么活动……每讲一句话，就在人们的心上划了一道很深的痕迹。当刘文彬谈到让玉米和高粱的秸秆在地里多长些时候，以便武工队在里面有隐蔽活动的当儿，看场的两个老头低声说：“不砍它就是少落把柴火，对抗日军队有利就好。”“俺不光不砍，还要串通认识的人家也不砍。只要大伙都做，天大的事也就办了！”

刘连三听到提防夜袭队半夜出来装八路的事，心里思摸：这可是个大事，要不小心，真容易上了特务刘魁胜的当，便插嘴说：“不管他真八路，还是假八路，没听见暗号，咱们一概不承认他是八路，别管他央

告、哀求，你就给他来个不理；实在不行，你就……”刘连三这么一说，很多人不由得笑了。原来愁怕夜袭队的人们，现在眉间都舒展开，紧张的心情，立刻松下来。

秋风刮得庄稼叶子哗哗出响，蛐蛐在青草坑里嘟噜嘟噜叫个不停。进村里刷改标语的人们回来了，魏强、刘文彬临时召开的群众会宣告结束，群众渐渐走散开。

“……关于周敬之，要再仔细查看他一程子，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下次咱们再谈。”临走时，刘文彬叮嘱刘连三。魏强接过话来说：“现在尽量让周敬之闹，他越闹得凶就越能看出他是个什么东西，将来……”

魏强他们离开范村，走出没有一里地，范村正南偏点西的方向，咚咚咚，传来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跟着，又响起爆豆般的枪声。魏强双脚站稳，侧耳一听，立刻辨清枪响的距离和地点。“这是在新安村，准是贾正、刘太生他们小组和敌人打上了！”

刘文彬抖动露水打湿的衣服，眼睛张望响枪的方向。那儿枪声并没有停止，中间还夹杂着听不清的吆唤声。

“走！赶上去！”人们听到魏强果决的命令，跟在他身后大步流星地朝新安村方向跑去。

第十四章

一

在魏强他们朝新安村跑来的时候，枪声由剧烈变稀疏，而后停了下来；唔呀呐喊声也由大变小，渐渐地消逝了。

魏强领着人们来到新安村的东北角。村里除了传出几声狗叫，任什么动静也没有了。他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拨拉着沾满露水的庄稼叶子，又轻轻地朝村东面绕去。

“做好准备！”魏强左脚跐在一条小土埝上，眼睛望着新安村的村东口；常景春轻轻拉开歪把子的拉火杆；别人都将步枪口瞄向村里。

嗖！一个人从街南的胡同口里蹿出来。这人手里恍惚还拿着武器。常景春眼珠瞪圆，把歪把子的托底板朝自己的肩头上一扣，魏强低声叮嘱他：“别急！”

蹿出胡同的人，并没有朝街上走去，他像个夜里活动的能手，背贴着南墙山呆住不动了。魏强知道他在观察东西两头的情况，心里暗自思摸：“这家伙可是个打夜仗的老手！”刘文彬脑子一转：“是个有夜间活动经验的人！”那人贴墙根待了不久，忙朝胡同口里发出：“呱，呱——”的一短一长的蛤蟆叫声。

声音传到魏强的耳朵里，他的心情马上松了下来。他赶忙用信号取上联络，跟着跳出土埝，快步朝街里走去。隐蔽在胡同里的人们也都拥了出来：一共三个组。

“你们到这里发现了什么？”魏强张嘴就问。

“我们到这，枪不响了，搜索一回什么也没见到！”赵庆田回答。

“我们在楚庄，听到枪声就赶紧朝这儿跑，跑来见到的是他们！”李东山凑上来，手指赵庆田报告。

“我们比他们两组都来得晚！”辛凤鸣代表他们的战斗宣传小组向魏强说。

“村子的周围都看了？搜索了？”魏强又追问两句。

“都看了，搜索了，什么也没有。”赵庆田继续回答。

魏强挨个地扫了人们一眼，人们都紧握手里的枪，板着面孔等待魏强的新决定。魏强朝街两边一望，好多面墙上都是刘太生用麻刷蘸石灰浆写的抗战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刘太生、贾正他们这一组今天和敌人碰上，到底受到了损失没有？这只有回到规定的集合点才知分晓。

二

贾正、刘太生和队员老边三人所组成的战斗宣传小组，在新安村向群众做完宣传工作，等群众走散以后，忙舀水和灰浆，在沉静的街上写起标语来。

刘太生虽说只上了四年小学，大字倒写得蛮棒。事变前，在他们张庄村里就有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小名气。黑夜，灰墙写上白字，非常清晰醒目。他们三个人一个提灰浆桶子，一个写，另一个胳肢窝夹枪，眼睛巡视着东西街口，耳朵听着周围动静。

贾正等刘太生将“一切为了抗日”的最末一个字儿写完，说：“来，换换！”抓过麻刷，朝桶子里的灰浆润了润，先写了几条号召伪军反正的标语，又掏出个小本本，眼睛凑近，借着星光仔细看着，按葫芦画瓢地写起教育日本士兵反战投诚的日文标语来。

刘太生见贾正写日本字像小孩初学写大仿那样吃力，憋不住扑哧乐了：“你写的这一串串日本字夹中国字的标语，能认得下来？”

“要说认，我可真不认得，要说念，不用瞅着，我也能念下来。不信，你听我念念这条。”贾正将手里的麻刷朝刘太生提的灰浆桶里一扔，咚的一声，溅了刘太生一胳膊灰浆。他背冲墙，张开缺少门牙的大嘴小声地念：“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呆斯路！”

“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要这样，我还能念呢！”

他们边写着标语，边朝西移动，待所有的墙壁写完时，他们也来到了新安村的街西口。

“你看，道那边还有三间房子！”刘太生左手指着西北角上那一排黑乎乎的房舍说。

“有房子就有墙，过去给他写上两条！”贾正两眼顺刘太生的手儿朝西北方向望过去。

三个人，像三个淘气的孩子，蹿蹿跳跳像阵风般地越过南北大道，来到西北角的房跟前。

“我当是人住的房子呢，闹半天是神住的庙宇！”刘太生手提驳壳枪从庙里搜索一下走出来说道，“这地方后有窗户前有门，飕飕的小风吹着，真是个歇凉的好地方！”

“庙里供的是什么神？”

“我看像三义庙，里头有三个泥胎，距离相等地并排坐在一起。”

“管它三义庙、二郎神呢！现在抗日高于一切，他敢阻挡就以汉奸论。”贾正枪口朝上地将驳壳枪插到腰间，捞出扔在灰浆桶里的麻刷，递给刘太生，“来，先在东墙上闹上它一条‘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太生润好麻刷，马上飞快地写起来。转眼之间，柳公权体的七个秀气的大字，很匀实地趴在了墙上。

“咱们再在西面墙山上写一条‘驱逐日寇出中国！’”贾正说出下一副标语，忙扯刘太生朝三义庙西墙山跟前走去。

“正冲大道的北墙，咱该写个什么呢？”刘太生在西墙山上写完，伴同贾正来到北墙的跟前，手拿麻刷，下巴颏扬着，眼望那镶满银星、万里无云的天空，止不住地想。贾正背靠墙，双目瞅着野草地，也在想个绝妙的词句来充当北墙的标语。

“哎，看用这两句怎么样？”贾正像猜中谜语似的招唤刘太生，“‘鬼子成立了夜袭队，要随时提防多注意！’看行不？”

“蛮好！来，写上它。”刘太生润润手里的麻刷，三笔五画，从东到西把一条长长的标语写出来。然后，倒退十几步远，端详着写在墙上的字，冲贾正说：“人们都说：‘人怕上床[1]，字怕上墙。’我这字拿上去，也还蛮顺眼的哩！”

“绱鞋不使锥子，针（真）好；狗赶鸭子，呱呱叫。比我强一百倍。抗战胜利了，你可以当个教写字的先生。”贾正开着玩笑地夸赞了一番。

“写字的先生我倒不想当，等把鬼子赶出去，蒋介石要不捣蛋，战争没有了，我倒真乐意当个拖拉机手，种地去！”刘太生甩甩湿漉漉的麻刷子。

“开拖拉机种地，那可是好事，不过我不想干那一行。”贾正把桶子里剩下的一点灰底磕倒在地上，慢吞吞地说。西面，平汉线上传来嘁咔嘁咔的火车开动声，跟着哞——的一声长鸣，火车进了保定车站。贾正直起腰板，羡慕地望着火车响动的方向：“将来只要消灭了战争，我就请求上级批准我到铁路上学开火车去。到那时，在火车头上一坐，机器一拧，拖拉一列车抗战有功的军民，哞——的一声到了北平，哞——的一声到了南京、上海。要是建设得快，铁轨铺到了延安，我还要开火车见咱毛主席去。到那时，可就再也不像今天这样驾驶‘十一号’骑路了。”

贾正海阔天空、煞有其事地冲着刘太生一闲聊，逗得刘太生想笑，又怕笑出声，捂着嘴光“扑哧”。末了，用肩膀抗撞下贾正：“还瞎吹呢！看你老憨到什么样！”

“怎么老憨？我说的都是实情。”

“是实情。不过抗战胜利了，咱毛主席就不在延安了！”

“可不是。大城市都属了我们了！你看我……”

“算啦，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眼下还是开辟地区，教育群众，攒足劲地打夜袭队！”刘太生将手里的湿麻刷投到沾满石灰浆的空桶子里。“咱到庙里抽袋烟去！”

三个人迈步走进漆黑的庙堂。他仨这一进来，倒把倒挂在屋檐下的蝙蝠惊起，个个都扑啦扑啦争先恐后飞离开。

他仨闭上眼，稍停一会儿，再睁开就望到神座上一排坐了三个姿势不同的泥胎。三个泥胎只能看清中间的脸膛是白的；两侧站立的四个泥胎，都顶盔披甲，托印举刀地相互对视着。他仨，就地坐下，各自裹了一支纸烟，随着火镰磕碰火石，火石溅出了火花，火花落在火绒上，三支烟先后吸着了。

贾正狠劲地吸了两口，烟火旺了两旺。“累了抽袋烟，赛过活神仙！”他说着，一头躺在砖漫的地上，四肢用力地一伸展，真是舒服极了。

嘭噔嘭噔，从庙后面隐隐地传过一阵时轻时重的声音。

“听，有动静！”贾正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刘太生和老边也都身子趴下，头挨地地听着。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贾正他仨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贾正见老边端起马步枪，掩在庙门后面，监视庙门外，就忙和刘太生纵身跳到神桌上，分左右绕过当中的泥胎，接近了六角形的后窗户。

通过后窗户，朝远处望去，他们心里都不由得一惊。星光下，只见庙后面的一片高粱地里，像鬼魂似的先后蹿出三个穿便衣、箍白手巾的人：两个端马枪，一个大背马枪，手里提架盒子。三人来到庙的后墙，脚步还没站稳，高粱地里又钻出二十来个穿便衣，手拿武器的人。个个脚步轻得像鞋底粘了海绵，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中等身材的家伙，见到刘太生写的标语，小声地骂道：“他妈的，真快，咱们才刚成立这几天，就把提防咱的标语写出来了……”另一个说：“待会儿给他擦抹掉！”

贾正听到外面的对话，心里明白他们就是夜袭队，从腰间飞快地拽出一颗手榴弹；刘太生也将拽出的手榴弹的铁盖子揭开。俩人咬下耳朵，一起拉断手榴弹的弦，从窗户里投向外面的人群。他俩从神像后面左右分开地跳下神桌，轰轰两声巨响，立刻传送过来。他仨紧忙蹿出庙门。在刚要朝庙前的一片玉米地里钻的工夫，背后，敌人扔来的手榴弹，咚咚地爆炸了，枪声也响成一个点。

贾正他仨知道捅了马蜂窝，夜袭队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三个人就一面还击，一面朝南撤。敌人唔呀喊叫着，仨一团，俩一伙，一边射击，一边紧追赶。

刘太生跑着跑着，一个前趴虎摔跌在地上。

“怎么？”贾正窜上来问。“打着了？”

“嗯，打着了！”刘太生左手捂住右边的腰间，牙一咬，身板一挺，重新站立起来。

“老边，你搀架他，我掩护！”贾正嘴里吩咐着。

在黑夜的青纱帐里，他仨左摇右晃地很快将敌人甩脱开，背后的枪声也渐渐停下来。

在金线河边一块方圆十几亩大的高粱地里，贾正、刘太生和老边会合了。刘太生浑身发冷，感到伤口疼痛。他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躺在潮湿的地上，额头直冒豆粒大的汗珠。贾正解下自己的救急包，从中取出一粒止痛丸填到刘太生嘴里，随后给他绑扎伤口。每当绷带缠到伤口处，刘太生就疼得浑身打颤，但还狠劲地咬住牙齿嘱咐：“你给我缠紧点，缠紧了少出血！”

一切收拾停当，贾正将刘太生的马步枪朝身后一大背，肩头扛上自己的枪，冲老边说：“你搀架着他，我在前面开道！”老边猫腰伸手去搀，刘太生后槽牙一咬，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来，右手捂住肋下说：“五尺高的汉子，让跳蚤弹了一下，干什么还搀着架着地闹腾？走吧！”

三个人串着庄稼地，慢步朝规定的集合点——西王庄赵河套大伯家走去……

三

魏强听过贾正在新安村和夜袭队遭遇的汇报，嘴里虽没言语，心里却着实地不愉快。他吹灭油灯，最末一个躺到炕上，由于思虑过多，好像喝过一大碗酽茶，总是久久不能入睡。他的两只眼睛骨碌骨碌转个不停，一直瞅望那面灰糊糊的窗户。

贾正虽说四平八稳地倒在炕上，上下眼皮也没有合上。夜袭队的枪弹虽说没打中他，却给他上了一课。他心里责备自己："是艺高人胆大，有了轻敌思想？没有啊！没有为什么工作完了，刘太生说句到庙里抽袋烟，自己就跟了进去？发现夜袭队为什么要打一下？打了又该干什么？为什么当时不用脑子，不让脑子多转几个弯？……"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办了件错事，因此，心里也越发难过。特别是他想到向魏强汇报完后，魏强光直愣两眼地望着自己，虽说话语挺温和，没有批评一个字，但是，真比狠狠地训斥一顿还难受。同志们虽说默默不语地瞅望着自己，一对对眼睛就像一双双利箭，箭箭都射中自己的心，真比直言批评还疼痛得厉害。"……我的过错！我的过错！"平常爱逗爱闹爱说爱笑的贾正，今天，陷入了沉思，静静地仰卧在炕上，连个大气都不愿意喘出来。四邻的公鸡，像竞赛似的欢叫着，窗纸由灰白逐渐地明亮了。人们像吃饭、喝水那样习惯地迅速从炕上爬起来，抱着枪倚墙坐下。魏强、贾正虽说脑袋都感到胀膨膨的，睡意却始终没有来临，随着人们的起床，倒更精神了。

魏强轻步走到外间屋，只见河套大娘站在锅台跟前，两手托捧个白胖滚圆的东西在认真地拾掇着，仔细一瞅才看清楚。接着就说："大娘，我说怎么芦花公鸡今天不打鸣啦，闹半天给宰啦！留它啼鸣该多好？"

"可是给有功的人吃了肉，那不更好？"五十多岁的老人，别看牙齿掉了多一半，笑起来还是那么爽朗、响亮。魏强很过意不去，说道："我的好大娘，你怎么这样闹？贾正说，'昨天黑夜，就麻烦你个手脚不拾闲'，今天怎么又……"

河套大娘见魏强两手搓搓着，急得那个样，笑声更止不住了。她手指魏强说："亏你是个领兵打仗的队长，怎么连大娘杀只鸡都经不起？别说杀了鸡是给受伤的人吃，就是慰劳给你们，也是理应合份啊！"

大娘伸脚蹚起一大股柴火，熟练地填到灶膛里，回身走到案板跟

前，抄起切菜刀，吭唧吭唧地剁起来，一只挺大的肥鸡，转眼就变成了一堆红枣大的肉块块。

魏强没有再说什么，帮着大娘朝灶膛里添了两把柴，揣着颗不安的心走进了房东大娘的住屋，没声响地坐在刘太生的身旁。刘太生脸朝房顶，双眼紧闭，鼻翅均匀地扇动着，睡得非常香甜。魏强想抬屁股悄悄溜走，刘太生忽然睁开了两眼，轻叫了声："小队长！"左胳膊拄着炕，直胳膊挺胸地想爬起来。魏强急忙上前按住："躺着吧，还疼不？"

刘太生撩开房东苫在身上的被单，指点右肋下说："这儿，没有伤筋动骨，不怎么样。过个十天半月就会好！"刘太生话是这么说，可他的伤口却在一蹦一蹦地疼。根据眼前的环境，受伤的人是不能随队的。不随队，就要留在后方。这个所谓"后方"就是"坚壁"在群众的家里。"坚壁"在这种地区，三天两头有鬼子、特务、警备队的来，真不如跟部队活动着好，除了这个，更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和集体分开过，尤其长时间的分开，他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因此，他生怕为伤把他留下，故意将疼说成不太疼，争取随队行动。他说着话，眼睛死死盯住魏强，恨不得一下从魏强的脸上看出自己希望的结果。这点却让他有些失望。

魏强根据刘太生的伤，根据夜袭队的成立，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前后掂量又掂量，也没掂量出个更好的办法来，不得不探询地说："就根据你这个伤，你认为跟大家一起行动好，还是找个可靠的房东'坚壁'起来好？"

"还是跟大家在一起行动好，'坚壁'起来我可受不了。再说，我这伤，怎么也比赵庆田那伤轻。别为'坚壁'我作考虑啦！"刘太生听到魏强的话儿有点活口，心里像吃了顺气丸那么痛快，也就大胆提出了随队行动的请求。

魏强没有表示可否。他移坐在旁边的一个机凳子上，像个雕塑的石膏像，一动不动地在为安排刘太生思摸着。

---

[1]北方俗语，人死后停尸在床板上。

第十五章

一

自从刘魁胜领头成立了夜袭队，确实给魏强他们的活动增添了不少麻烦。原来，夜晚完全是我们的，现在似乎让夜袭队夺走了一半，出去工作时，大家都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原来能够由若干战斗宣传小组分头到各村工作，从有了夜袭队，不得不集中起来有重点地突击。对夜袭队的诡秘活动，群众怕得厉害，恨入骨髓。有的说："真不知夜袭队是什么托生的，说来比驾旋风都快；说走，眨眼就没影，比泥鳅都滑！"有的说："从穿戴到言谈，样样都像本乡本土的庄稼人，说话稍走点嘴就得上了当。"

近来，魏强、刘文彬对夜袭队的活动，也真费尽了心血。

虽说警惕常挂在嘴旁上，攥在手心里，但继刘太生在新安村负伤后，接二连三地又出了些事，并且大小事情都发生在和夜袭队打交道上。

十几天以前的一个黄昏，贾正背上半筐青草，拿把镰刀，从张保公路西面和队长联系回来，将接近公路时，就抛开大道，装作砍草的，钻进了没人的庄稼里。他正蹚着棉花地，准备朝剪了穗子的高粱地里奔时，高粱地里突然蹿出三个人。有一个人戴顶窝头草帽，穿件白褂子，其他两人都头箍羊肚毛巾，身着一套紫花衣。戴草帽的人儿，双手朝腰间一掐，召唤贾正："过来，过来打听个道！"

贾正止住脚步，眼珠朝对方转转，听着语气不对味。心想："凭他仨从庄稼地里钻出来，就一定不是好人。"也就随话答音地来了句："你问吧，干嘛非过去！"嘴里说着，眼睛死瞅着对方动作，心里在防范万一。

对面三人六只眼相互对瞅了一下，戴草帽的说："我们想上白团，你说该怎么走？"他说着就朝贾正近前凑，那两人尾随着，走成个三角形。贾正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驳壳枪口对准凑上来的三个人，大吼了一声："都他妈的站住！"

就在他亮枪喊叫的时候，对面三个人像听到了一个口令似的，忽地都趴在棉花地里，跟着就开了枪。

贾正知道自己很难对付三个敌人，同时，后面还有多少敌人他一时也摸不清。他不敢久停，急忙打滚朝玉米地里撤。当他刚扔掉草筐，两颗手榴弹一齐甩过来爆炸了。黑烟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幅人为的幔帐。贾正在这幅幔帐遮挡下，急忙爬起，头也没回地串着庄稼逃走了。

在贾正出事的第三天，魏强他们隐蔽在新安村村边上一家堡垒户里。这天中午，他们一连接到了范村刘连三派人送来的三份情报，内容都是："石桥据点的三个警备队员，刚从保定取回一架修好的机关枪，现在正在饭馆里打尖，望赶紧设法搞到手。"

队员们听到刘连三的这个情报，都乐得满脸堆笑，心里乱鼓蠕。贾正觉得是个捡便宜的机会，估计魏强一定得捡，忙整理自己的装束；赵庆田翻来覆去地掂量半天，也认为这是送到嘴边上的食，不吃真有点可惜；辛凤鸣……

魏强、刘文彬乍一接到这个情报，也觉得是个稀罕事，确实让这挺机关枪馋得有点直咽唾沫。转头一想，又觉得味道不对。魏强思索一会子问刘文彬："敌人为什么不搭汽车把机关枪运回石桥，偏让三个警备队员扛回去？"

刘文彬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想，敌人是投咱们的所好，用机关枪当食，想把咱引逗过去，然后在咱吃这块食的时候，把咱们搞住。"

刘文彬鼻子抽动两下，说："不过敌人要用这架机关枪当食，在机关枪周围必定藏有撒食的人。从刘连三的情报上看倒是没有。又是谁在撒这个食？夜袭队？他们是多半在黑夜活动，大晌午头来弄这个？恐怕不一定。"

"不——一——定！"魏强说这三个字时，把间隔拉得挺长，末后，左手托着下巴颏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像对自己，也像对刘文彬说："如果真的不是敌人布好的局，那警备队员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来，又是什么原因？……"

他俩都紧锁双眉为这挺机关枪翻来覆去地分析、推断，总觉得这挺机关枪含着秘密。是什么秘密？他们一时还真琢磨不透，所以也就很难下定决心。

嘎啦嘎啦……一阵车子飞轮响动，刘连三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里。他放下车，手擦汗水，心里起急地走进屋："要这挺净光发亮的机关枪真是易如反掌的事，怎么就不动呢！真急得人牙根疼！"

魏强、刘文彬两人紧着问："除这三个人还有别人不？""这仨警备队员现在在哪里？"

刘连三喘着粗气说："我左看右查就是他仨，来的时候，他们刚喝过酒，现在正吃饭呢！这可是送到手里的东西，就看咱们接不接！"末了的两句话，像炼铁炉旁的吹风机，想把八九分火候立刻吹成白热化。

魏强歪着脑袋又进一步问："你说，为什么三个警备队员敢扛一挺轻机关枪在大道走？他们为什么不搭汽车？你说，这是不是敌人在挽个套儿，引逗咱们朝里头钻？"

"要挽套儿那就是夜袭队，不过夜袭队都是属鬼的，黑夜活动多，大白天他们不会这么闹。再说，也没见有旁人在扛机关枪的两侧走啊！"刘连三像个参谋在帮助判断情况，也像个小学生在回答试题。"他们不搭汽车我看他们是没赶上。汽车都是早晨开，他们小晌午起身，自然坐不上。我想他们三个人敢扛着一挺机关枪朝回返，恐怕和误信夜袭队的宣传、与离保定非常近有关系。这两天咱们的人连着被夜袭队撵了两次，跟着就不大明着行动了，这样一来，他们又认为天下是他们的，当然就敢亮开胆子这么走了……"

刘连三有条有理这样一说，慢慢打中了魏强、刘文彬的心坎；机关枪的香味，也像在引逗魏强、刘文彬的馋虫。他们一面听一面点头，四只眼睛好像都在说："你怎么就想得那么周到，说得那么对！"

魏强、刘文彬又简单地做了个研究，决定抛开范村，到范村东北角接近石桥的地方去迎头吃掉这口食。刘连三觉得自己地理熟，自告奋勇当向导。魏强把赵庆田、贾正、李东山组成个突击小组，三人各拿了一张镰，装作下地收割庄稼去。刘连三扛条挽有两根绳的扁担领着他仨出发了。魏强，刘文彬带领剩余的队员，都倒背马步枪，拉开距离尾随着。

事情虽然决定了，魏强心里还是犯着嘀咕。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把什么事情看得简单、容易了，往往就是复杂、困难的开端。今天，部队一出发，他就感到有点把问题看简单了。于是，他的两眼窥察着周围，暗暗地想："难道今天缴这挺机枪比吃小葱抹酱还容易？鱼儿常常见饵不见钩，吞了饵也上了钩。我今天会不会成了鱼？不想当鱼，就需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本领。要真低估了敌人，钻进了圈套该怎么应付？我一定要在卡这挺机枪以前，将情况观察个清清楚楚？"他扭头望望日头，回过脸来瞧瞧周围。起晌以后，秋收农忙的季节，没让他看到一个做活的人。这点，心里又是个谜。他忙转身朝后连连摆手。后面，疏散的部队立刻停在原地，隐伏起来。他踮起脚后跟，望望走在前面的赵庆田他

们，他们都蹲下朝西北角——范村通石桥的大道上瞭望。刘连三捏腔拿调地唱着河北梆子："王先生在大街又把文卖，我只说王先生文采好……"装作闲散的样子走出庄稼地。

魏强溜到地边上，朝公路上，朝石桥、黄庄……这些据点、炮楼张望了一下，表面上看来还算安定。他自慰地说："可能将这挺机关枪捡下了！"

"小队长！扛机枪的三个警备队员都喝得醉里呱唧的，正在树底下歇凉呢！"贾正猫腰回来，凑到魏强跟前报告。随他来的刘连三也补充说："我刚才看到他们醉得都像块泥片，不用人多，两支枪就能擒过来。"

"赵庆田他俩呢？"魏强蹲下来问。

"老赵他不放心，自己爬上去……"没容贾正说完，赵庆田蹿到魏强跟前，像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大喘粗气地说："小队长，我看不对劲，这仨家伙怎么看也不像喝醉的样。他们东张西望像等待着什么，他们附近庄稼地里的庄稼直劲地晃摇，像有人在伏着。"听过赵庆田的话，魏强像被针扎了一下，眼睛瞪圆地问："你怎么看出来没醉？"

"醉人醉嘴醉腿。人家说话少，眼不直，腿利落，机枪抱在怀里，似乎作着戒备……"赵庆田汇报自己观察到的迹象。

"你都看准了？"魏强紧着问。

"我这俩眼保准比照相机都准，没有错。"赵庆田肯定地说。

魏强知道赵庆田干个针尖大的事也细心得不行，所以对他的见解，多少要比对别人的见解更尊重。事不宜迟，他立即做了决定："放弃这个便宜，叫李东山回来，咱快走！"说完就扭头朝疏散隐蔽的队伍走来。脚步迈出不过十几步，辛凤鸣手持马步枪迎跑上来："小队长，左面棒子秸地里像有人朝咱屁股后面走动。"

"有人走动？"魏强稍愣神的工夫，伤口刚刚好利落的刘太生，也大猫腰端着马步枪快步走来："右面庄稼地里像有人在行动！"刘太生的话茬刚落，贾正、李东山从后面跑上来："报告，三个弄机枪的，听对面庄稼地里唔的一声，有两个忙钻了进去，剩下的一个，正在手把壶的摆弄机枪，真他妈的怪！"

从眼下的情况看，魏强知道上了当。他心里肯定，这是敌人想布个十面埋伏，搞个一网打净；他也估计到：搞这一手的不是一般的敌人，一定是比狼还狠比狐狸还狡猾的夜袭队。他知道，自己完全暴露了，在这种狠毒、狡猾的敌人面前，处在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虽说心里直劲地蹿火，但并没拿到脸上来。他的行动照旧是那么稳重、沉着。他快

步地来到部队跟前，和刘文彬咬耳朵说了两句话，忙指派赵庆田一宗事。赵庆田朝贾正、李东山一摆手，三人像三支离弦的箭，照直奔南飞跑过去。他瞥了常景春一眼，常景春像早领悟了他的心意，机枪衣脱掉，背带挎上左肩，平端着歪把子蹲望着魏强。

魏强左手揎掖右袂袖子，右手一挥驳壳枪，说："跟我来！"快步朝南走去。

事先在青纱帐里潜伏、这时正朝两翼运动的夜袭队，一发现钻到套里的武工队锣不敲鼓不响地拨马而回，紧忙集中火力来截拦，于是，背后响起了机关枪，枪弹在魏强他们头上啾啾乱叫，扫得庄稼叶子噼里啪啦地乱响、乱落；"拿活的！""不能叫他们出去！""跑不了啦！"的声音，在周围叫嚷起来。显然，隐蔽在青纱帐里的敌人把他们包围了。

常景春听到周围猫头鹰似的乱嗥叫，气得浑身乱抖动，右食指狠劲一勾歪把子的扳机，嘎嘎嘎咕咕咕！一串子弹朝嚷声最多的西南面横扫过去，敌人顿时变成了哑巴。

"走，朝正南突！"魏强指挥人们还击；敌人从两翼射来的枪弹更密集。背后，引逗他们上钩的那挺机枪越扫越近了，枪弹直在他们的脚底下落。一个队员肩头负了伤，跟着，在魏强左边的刘连三，胸部连中数弹倒了下去。魏强弯腰伸出左臂刚要搀他，突然像块砖头打在左臂上，胳膊朝前一甩搭，袖筒立刻淌出鲜血来。

"你负伤了，小队长！"刘太生刚要去搀他，魏强将头一拨愣："没有！"枪朝腰间一插，扯下箍头的毛巾，牙齿帮助右手将伤口狠劲一煞，说："刘太生，你帮辛凤鸣背起连三哥的尸体，走！"

他们紧走，敌人紧截。枪弹稍一稀疏，他们就突几步；枪弹一紧密，他们就伏下。这时，突然有几声巨响从东南方——敌人背后传来，这是赵庆田他们突出去，绕到敌人后背干开了。魏强朝常景春喊了声："端起来打！"常景春端起歪把子，像个怀抱水枪的消防队员，瞪眼挺胸的，朝响手榴弹的方向横扫起来。一阵猛打，立刻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筑垒的人墙被扫了一个大缺口。魏强他们顺着这个缺口，相互掩护着，像阵风似的朝东南方向突了出去！

五天以后的一个后半夜，魏强他们从朱连阮[1]布置准备秋征的任务回来，在黄庄西北二里地的高杆庄稼地里又和夜袭队遭遇上，武工队又有一个队员负了伤。

群众刚窜起的抗日情绪，由于夜袭队的闹腾，随着武工队的数次挨打，在逐渐下降着。真正给敌人办事的伪人员又像抽足鸦片的烟鬼，精、气、神都来了。保定的伪报纸天天为夜袭队吹牛助威。蹲在黄庄据

点里头的哈巴狗，也人模狗样地走出据点到集上晃晃，好像说：“我还是我。什么八路军、武工队，都属兔子尾巴的，没有个长！”

二

什么事都怕碰上连三下。魏强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出了几个岔，队员们的情绪多少也有点波动。贾正一天到晚噘着个嘴，李东山哭丧个脸子不吱声。有的说：“什么样的脑瓜咱都摆弄过，怎么夜袭队的头就剃不了啦！”有的说：“天天提心吊胆地提防那夜袭队，干脆大干它一家伙算了！”

魏强明白他们并不是怕夜袭队，而是觉得受了几次夜袭队的气，心里窝憋得慌，都想抓住它的规律找个机会狠狠地教训它们一顿。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但，他是小队长，他要克制自己，说服人们。他挎着打伤的左臂，瞥了大家一眼，说：“常说，骑马就有跌跤的时候；常出门，怎会碰不上个刮风下雨天？干革命不是走洋灰马路，跑顺风船，别忘了咱们唱的那支歌子：‘抗战好比上高山，坡又陡来路又远。’确实是那么回事。特别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更是难上加难——双料的难。要不组织上也不会派咱们来，上级也不会称咱是‘咬牙’干部，同志们也不会见面跟咱叫‘光荣’。咱们不能叫土坷垃绊了两下，就当成上山跑了坡。常捅马蜂窝，要不挨几下整，那才是怪事呢？我、刘太生……”他把负伤的几个人都指名点姓地叫了一遍，“俺们四个都是挨整的，你们没挨整，也叫马蜂赶了几个跑。这没关系，咱可以从挨整赶跑里面找教训。常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当兵，难知打仗的滋味，不碰碰夜袭队，怎会知道夜袭队的本领？还是我那句话，时间长着哪！咱们攒足劲，找个机会施展下咱的本领，什么夜袭队！非得让他变成野鸡队，揍他个野鸡不下蛋。你说呢？贾正。”

魏强像拉闲话似的闹了一套，末了朝贾正一问，问得贾正真有点张嘴结舌，支吾了半天，才说：“打个野鸡不下鸡蛋，我没意见。反正能早出这口气，就比晚了强。”

“对，就得早点！”“仗好打，气难生。”“咱不能老吃这个！”“让他打听打听武工队是干什么的？”人们七嘴八舌地小声嚷嚷开。原来那种低沉、窒息的气氛像乐曲转调似的，转瞬变成了激奋、高昂。

事情都是说起容易做来难。要抓夜袭队的活动规律，也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两次，根据内线送到的情报，武工队觉得是个搞掉一股的良机，可是，网儿张好，鱼儿偏不来。

季节进入晚秋，青纱帐由绿变黄，地里除了晚秋的棉花、红薯和荞麦，剩下的就是收割后特意留下的玉米秸、高粱杆。一块块割净豆子、收去谷子的白地出现了，自然的屏障渐渐破坏了，夜袭队像那秋后的兔子、荒山上的狼群，比有庄稼时更狂妄了许多。他们不分黑夜白日，没有一定方向，没有准确时间地瞎出溜。

一封急信从清苑县转过来。魏强按信上的指示，率领小队在黄昏的时候，当着老百姓的面儿，直奔西南出发了。

“小队长，怎么咱今天明着干哪？”担任联络兵的辛凤鸣朝魏强问。魏强嗔着脸说：“你走吧，这不是你现在要知道的事！”辛凤鸣吐下舌头，转身朝前走去。

夜，降临了。魏强他们越过张保公路，朝向西南一头扎了去。之光县甩在背后，越甩越远了！

三

武工队离开之光县的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了。群众都像倒了靠山，失掉主心骨；人人紧锁眉头，个个吊胆提心，日日夜夜在防备着夜袭队。

敌人刚听到武工队撤走的消息，怕上了当，轻易不敢出来。后来觉得千真万确了，就像停上床板的僵尸，立即还了阳。哈巴狗的主意奏了效，老松田对他很赏识，电话通知清苑县“知事”，要他亲写嘉奖令，通报表扬，还给他额外提级加饷。夜袭队队长刘魁胜出谋划策领头干，和武工队连碰几次，虽说每次都伤了人，到底还是占了上风头，好不洋洋自得。每逢松田拍他肩膀，挑大拇指称他“大大的好”的时候，他都像只舔屁股的狗儿，总是摇头晃尾巴地围着主人转；但对别人却气粗得厉害，并且仗着松田，把驻保定的日本人也都不放在眼里了。武工队走了，他说是让他打走的。从此，他就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带领夜袭队出来活动，花样也日渐增多。有时，化装成押运日本俘虏的八路军，叫老乡的门；有时，化装成抗日人员，大白天让鬼子、伪军追着跑，央求老乡掩藏；有时，三更半夜跳进老乡的院子，假装武工队，扒在窗台上低声细语地叫上一阵大伯、大娘……

夜袭队昼夜不分、七十二变地乱折腾，群众分不出真假，有时真的上了当。谁家上了当，不光人受苦，还得搭上全部家财。人们在这个时日里生活，都像在刀子尖上度命，巴望着武工队赶快回来。武工队到底上哪里去了？谁心里也是个猜不透的谜。

武工队并没有走远，他们过了唐河，蹿出了六七十里地，秘密地隐藏在一个群众基础非常好的小村子里，一直待了半个月。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魏强率领他的小队作前卫，悄无声息地从唐河南岸博、蠡、清[2]三角地区又蹿了回来，一直朝红光映天的保定附近奔了去。

越走越离保定近。保定乾义面粉公司洋楼顶上的一对探照灯，活像一对大蟒的眼睛，射向了远方；火车进站的声音，也听得更加真切。他们脚步放轻，走得更快了。

“小队长，到了！”担任联络员的辛凤鸣回来报告。魏强站住脚扭头朝后传：“告诉队长，到了！”

队长杨子曾领着二小队长蒋天祥赶到魏强跟前，认真地朝周围看了几眼，扭头朝队伍说：“到地里去，伏下！”便和魏强、蒋天祥串着干了叶子的高粱、玉米秸地，朝大道旁的两个大土疙瘩走过去。

两个大土疙瘩紧紧地夹着从东南乡伸向保定城里去的一条平坦的大道。土疙瘩上长满了枯干的、没膝深的扎蓬棵、笤帚苗和铺满地的蔓子草；疙瘩下面还长着几棵小树，黑夜，辨别不清是榆，是杨，还是柳。

看了一遭地形，杨子曾蹲下来对魏强和蒋天祥说：“这个地方在马池的东南角，离保定南城根不到三里地。如果真像情报里说的那样，拂晓以前，敌人真会在这儿过，我们这个网就不会白撒。只要敌人不搜索，就要统一行动；敌人要是搜索的话，搜索哪边，哪边就打。现在蒋天祥在东；魏强在西，开始布置吧！”

阴沉沉的天，不时掉下几颗雨点，掉在人们的脸上、脖颈里还挺凉。正西偏北的马池村里的公鸡一唱群和地叫起来。分伏在东西土疙瘩上的人们，随着鸡的鸣叫，不知是紧张，还是高兴，心情马上激动起来，个个都睁大眼睛，顺着平坦的大道，朝东南的远方望着。

辛凤鸣凑近常景春，刚张嘴想问：“怎么还看不见人影？”话没出嘴，让常景春用胳膊肘子捣了回去。

“来了！来了！”从魏强那边传来很微弱的这么两句。它像两只有力的巨掌，一下将人们的脸儿按得贴了地皮。

黑乎乎的一溜黑影慢腾腾地从东南方向走了来，脚步轻得像群夜游鬼。他们越走越近了，总共不过十来个人。魏强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难道就是这几个人？夜袭队不是四几十号人吗？那些个呢？”

来的这群人，走近西面的土疙瘩，像走到自家炕头上，一点也没搜索，有的坐，有的躺，乱七八糟地吸起烟来。一个家伙说：“今天没有白跑腿，总算抓到几个。”另一个家伙不满地说：“这几个都是挤不出油水的穷棒子，有什么用处？”

魏强探头仔细一瞅，只见歇腿的人个个手脚灵活，没一个像捆绑的样。“噫！抓的那人呢？”他心里纳闷地说。

夜，本来就神秘，眼下更让人感到神秘异常。三丈多高的大土疙瘩，联着两起见面就红眼的人：一起在上；一起在下。上面的早知晓；下面的鬼不知。上面的像打狼除害的猎人，举起枪瞄准好单等行动信号；下面的像饱餐人肉蹲下歇腿的一群豺狼。现在，虽说彼此不相扰地平安相处，一眨眼，就会枪弹横飞，刀枪并举地厮杀起来。

伏在东面大土疙瘩上的二小队，突然响起了手榴弹，魏强他们立即将手榴弹甩到了土疙瘩下面的敌人群里。轰！轰！轰！一阵手榴弹响

过，赵庆田、贾正、李东山……十几个人疾速扑了下去。一阵突如其来的手榴弹，打得夜袭队蒙头又转向。打死了一些，一些没死的忙钻进高粱秸地。就在赵庆田他们猛扑下去的时候，土疙瘩西面的玉米秸地里突然窜出十几条黑影子。他们猫腰轻脚地朝土疙瘩跑来。这是又一股夜袭队。这股夜袭队既没走大路，也没走小道，他们捆押几个抓来的群众，从漫荒郊野里走过来。他们本想钻出玉米秸地和先来一步的伙伴们会合休息一下。不料刚一露头，前面打开了。他们见到有人从土疙瘩上朝南面冲下去，便无声息地从土疙瘩后面朝顶上闯，想占领这个制高点。刚爬到顶，刘太生发觉了，他大喊了句："西面有敌人！"这时，三个夜袭队员已经蹿到他的跟前。刘太生举枪就打，子弹哑了火；用手榴弹，距离太近，不能了。一转眼，三人同时按住了刘太生。刘太生心一横，拉断了身上的一颗手榴弹弦，轰！敌人和他都趴下不动了。这时，魏强、辛凤鸣、常景春……都扭过头来。常景春抱起歪把子，调转枪口，横扫过去，像扫驴粪蛋子似的，把扑上来的敌人一股脑地扫下了土疙瘩，没有死的都钻进玉米秸地溃逃了。魏强跑到刘太生跟前，两手朝身子底下一抄，将刘太生扶坐起来。刘太生二目紧闭，脖颈软绵绵地将头一歪，扎到魏强的怀里，他的左手里还挽着那根不长的手榴弹弦。魏强扯下左臂系扎的白毛巾，揩掉刘太生脸上的鲜血，然后将他抱起来，像抱着一个睡熟的孩子，生怕惊醒他似的，一言不发地走下了土疙瘩。

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刘太生光荣、壮烈地牺牲了！

刘太生壮烈战死的消息传进每个人的耳鼓，人人心里就像锥扎刀绞似的那么难受。黑夜，虽然不能说话，但大家都燃起了复仇的火焰，默默地在发誓："要报仇！""要报仇！""继续找夜袭队报这个仇！"

密密的雨点从天空落下来，武工队抬着死去的战友刘太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里，踏着泥泞的道路，消逝在秋末的原野上。

---

[1]保定东南的三个乡村，正名叫：朱庄、连庄、阮庄。

[2]博野、蠡县、清苑的简称。

第十六章

一

自从在马池村东狠狠地敲了夜袭队一家伙，武工队又像扎住根似的在保定附近活动起来。

魏强的小队回到之光边缘区，马上和刘文彬、汪霞他们会合了。在夜袭队刚挨过打，群众情绪又窜上来的时候，他们趁热打铁搞了个政治攻势：分散到各村去秘密召开群众大会；个别登门教育伪人员；三六九日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经常不断地到炮楼跟前给伪军上政治课；等等。什么事都搁不住日子长。天长日久老百姓更懂得了“敌必败，我必胜”的道理。为了胜利，他们净偷偷地尽自己的力量作抗日工作；和鬼子有点瓜葛的人，常秘密托门烦人地拉关系，找出路。

冬天天短。这天是阴天，天黑得更快。

魏强紧卷了支烟，擦着火柴，吸着，回手点亮炕桌上的油腻乌黑的灯盏。门帘一挑，汪霞走进来。她声不大地朝魏强问：“哎，你见到了我那截铅笔吗？”对魏强这样不加称呼地说话，汪霞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样，她自己也不知道。当她猛地醒悟过来，脸烧得像喝过了烈性酒。她用眼角偷偷地扫了一下人们，人们正全神贯注地瞅着贾正。贾正张着没门牙的嘴巴，像在对人们讲学什么，谁也没注意听她说话。只有魏强笑了笑，帮助她东翻西摸地找。她忙加解释：“魏同志，你看，正想写东西，它偏丢了！”话语自己听来都不自然，赶忙装找的样子低下了头。

炕上，席下，炕沿缝里……找了个够，也没发现那截三个手指头捏不住的铅笔头。魏强便从自己衣袋里拿出那支拾来的钢笔递过去：“给你，拿去使！”

汪霞接过笔来，心中立刻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来，这正是她哥哥——之光县敌工部长汪洋（化名叫黄占立）送给她的那支钢笔，去年到冀中来的道儿上丢了。当她发现魏强拾了这支笔时，有很多次想借机告诉他：“你知道吗，这笔是我丢的啊！”但不知为什么，每当这时，另一

个想法把她滚到舌尖的话语挡了回去。“不！不能！眼下，他是多么需要笔呀！再说，笔是我的，我丢了，可是，他捡了，是他呀！他……”汪霞借灯光看着自己心爱的钢笔在想，不觉，脸儿忽然热烘烘地发起烧来。她偷偷地瞅了一下魏强。哪知魏强的两眼没离开她的脸，四目一对，羞得她再也不敢抬头了。

“你使罢，别不好意思的！”魏强指着汪霞手拿的那支橘黄色的钢笔说，“你知道，这支笔不是我的，是我那次送你们过铁路，在石庄村北打仗的那个地方捡的。我琢磨，可能是咱们人丢的。谁的，可就不知道了！将来碰见这丢笔的人，一定……”

魏强说到这，逗得汪霞扑哧一笑。汪霞心里话：“谁的？我的，就是不告诉你。你个傻……”

“你笑什么？这是真实话！”魏强以为汪霞不信服。

汪霞立刻点头说：“谁说是假的啦！不过，环境这么残酷，地区那么大，同志们东西南北到处都是，你想找这支钢笔的主人，可是个海底捞针——难办的事。叫我说，干脆死了那份心，当成自己的家什用吧，我保证没有人来认它。”她说完，像个淘气的小孩子，歪着头，斜着眼，冲魏强微微一笑，好像在说：“这些话，你自己琢磨琢磨吧！”

看到汪霞的最后一笑，魏强就有点莫名其妙，又一回味汪霞的语意，特别是末了几句，觉得里面好像有玩意儿。是什么呢？他思前想后地琢磨了一阵子，也没有琢磨出来。这时小炮手胡启明从岗上被换回来。他身上披着一层白雪，大口吐着热气走进屋子，将刘太生使过的那支马步枪朝炕沿上一戳靠，用手扑打扑打身上的雪粉，跺哒跺哒脚上的泥土，不高兴地坐在炕沿上。

“怎么？单思病还在犯？真是钻牛犄角找套里间的手。”常景春抄起扫炕笤帚扔给了胡启明。

“什么单思病？大骡子大马使唤惯了，现在硬给个驴驹子摆弄，真不顺手！”胡启明像怀有多大委屈似的叨念。

贾正听过胡启明的话，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于是开口就说：“亏你是个老兵，怎么就忘了步枪在战斗中的作用了？‘八八式’天好，炮弹放完，能端起来冲锋？机关枪是件好武器，可它没有刺刀，打不了白刃战。”他说着抄起马步枪，像拿麻秸秆似的掂量掂量，“这玩意儿离远了能开火射击；离近了刺刀一上，两手一端，两眼珠子一瞪，腾地跳出阵地，呀的一声，冲到敌人跟前，一个跳直刺，就戳敌人个透心凉……”

胡启明鼓起眼睛，望着贾正；等贾正喷着唾沫星子一气把肚里的话儿说完，小嘴一撇，鼻子一哼，心怀不满地叨叨开：“谁也不是刚入伍的

新战士，干什么一套套地上军事课，讲步枪学。马步枪是好武器，比咱早先那‘独打一’胜强百倍，我有什么理由不愿使唤它？我是太结记那门跟我几年的‘八八式’，总怕别人不爱护它，我跟它的感情太深了。”

“既然有那么深的感情，你怎么不和它结婚？”辛凤鸣插过一杠子，逗得人们轰地笑起来。

“废话！你天天夸你的马步枪好，怎么不和它结婚？”胡启明反顶过来。

“算啦，算啦！”魏强凑上来给解围。“人哪，不论对什么，只要产生了感情，就从心眼里喜爱，喜爱上了，就时刻不忘地结记着。这不是个怪事，当然更不是个错误。只要不妨碍整个工作就行。你那‘八八式’人家借去几天当教练武器用，很快就会还来。”

“对呀！”贾正拍下巴掌阴阳怪气地叫了一声。别看他是个鲁莽汉子，眼里可搁不下细沙。多半年的活动，他从魏强、汪霞的眼神上、话语间，已看到他俩有了意思。所以等魏强话说完，便接过来补充：“小队长说得对。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要有了感情，结记得更周到！”他说完，又朝汪霞挤挤眉眼，好像说：“我在说小队长和你汪霞同志呢！”贾正说话时，汪霞头没抬，手里老是用那支橘黄色的钢笔在纸上画。不过心儿直跳，白白光光的脸蛋，早已变成了粉红色。虽说抿着嘴地乐，心里却在责备魏强：“你说这么几句干什么？真……”

听话音，咂滋味，魏强心里明白贾正是冲他和汪霞来的。他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扭头瞅瞅黑乎乎的窗户，转过脸来便问：“外边雪下大了？谁知老刘同志他们什么时候能到马池？”说完起身跳下炕，朝外间屋走去。

人们送走魏强的背影，瞅瞅抬起头来的汪霞，都不出声地笑了。

二

天交半夜，刘文彬和赵庆田顺田间大路向马池村走去。忽然，保定车站的南边响起一阵枪声。他俩一愣，然后，警惕地提着手枪避开道路，漫踏荒地继续奔马池走来。他俩来这个村是想找见秘密“关系”，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

这个“关系”家的人口不多，就是父子两个过日子。父亲叫郭洛耿，不到五十岁，跟前有个刚满十五周岁的儿子，叫小秃。爷俩是老的挑八股绳儿到城里卖菜蔬，小的提破面口袋子拣煤核、拾烂纸维持生活。爷俩赚多了，吃口稠的；挣得少了，喝点稀的。什么年哪节的，从来没有过过。

别看家业穷，郭洛耿穷得非常有志气，从来不跟混洋事的人乱掺和。

一天，小秃在南关车站旁边拣煤核，碰上他的娘舅。舅舅看他们日子过于艰难，小秃十五六也不算小了，就想在县衙门里托人给他找个提水打杂的差事。小秃非常愿意，煤核不拣了，三蹿两蹦跑到家里，欢欢喜喜地跟他爹一学说，想不到反倒叫他爹狠狠地训斥了一大顿。

“别看咱爷俩是个任啥没有的穷光蛋，一天到晚光凭仗拣破烂、挑八股绳吃这口有上顿没下顿的饭，可是咱饿死也不能给鬼子干事。咱要给鬼子干了事，等死了拿什么脸去见地下的祖宗？”郭洛耿知道小秃是个孩子，知道的事太少，应该借着这个因由好好地教训一顿。他喘了一口粗气，就又说起来：“我告诉你，你祖爷他老人家就是好样的。光绪年间，他们见洋人在咱中国修兵营、盖教堂，胡闹八开地乱糟，就参加了义和团，在这一弯子和东洋鬼子、西洋鬼子，还有老毛子，真枪真刀地干开了。越闹越凶，当时真把鬼子们打了个乌眼青。后来，因为没人接济，洋人又从大沽口开进来，人家使的都是洋枪洋炮，你祖爷他们使的是大刀片、红缨枪，末了，被挤在城里一个大院里都给打死了。你祖爷他们在洋人面前，都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咱怎能为个嘴丢掉了良心？秃子，这年头，谁要是丢了良心，老百姓也是不答应的！”

郭洛耿常用讲古比今的办法来开导小秃，小秃慢慢地恨起鬼子，瞧不起混洋事的人们来；对他娘舅给他找事的这码事，也就回绝了。

郭洛耿为人耿直，不跟鬼子来往，在这一弯子是有名的。就为这

个，早在夏天的工夫，他就被武工队秘密地发展成个“关系”。从此，他确实做了不少抗日工作，武工队在马池村东土疙瘩上打夜袭队，就是洛耿和他儿子小秃在地里连蹲了半个多月，才把刘魁胜他们日来夜去的规律抓住的。不过，他做抗日工作，有好长时间都背着小秃。有时，小秃半夜撒尿，发现爹不在了，等到鸡叫天明，爹又四平八稳地躺在炕上睡起来；有时，他在半睡眠状态里，恍惚听到院里有人小声地跟爹说话，自己本也想听听，但听不到三五句就又睡着了。

总之，这些事，在小秃说来，就是个猜不透的谜。

有一次，小秃牙疼，半夜里睡不着觉，疼过劲，刚想睡，嘭！嘭！嘭！嘭！窗户棂子有节奏地连响了几遍。他平仰在炕上，睁大眼睛瞅瞅窗户，窗户漆黑一片，任什么也没望见。他慢慢地扭过脸去，眯缝着眼睛望望身旁的爹，爹连咳嗽了三声，跟着翻了个身坐起来，揭开身上的破被单子，轻轻地苫在小秃身上，下炕，趿上鞋子，没有一点声音地开开门，走出了屋。

小秃像只顽皮的小猫，翻身爬起，嗖地一蹿，来到窗台跟前。他单眼吊线地顺着撕破的窗户纸朝外望去，几条黑影你搀我架地跳到院墙外面去了。“他们干什么来敲这窗棂子？爹为什么一听到窗棂子响动就咳嗽？咳嗽了就出去跟着走了？他们是干什么的？……”刚踏进生活大门的小秃，心灵纯洁得像张白纸，他见到了什么都觉得稀罕，充满了各种幻想。他正在漫无边际地思摸着这件稀罕事。忽然爹手里拿着一条上有刺刀的大枪，押着一个倒捆双臂的人走进屋来。

“秃子。点上灯。”爹吆唤。小秃一划火柴把灯点着，就灯亮一瞅，爹他们抓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南关车站旁扇自己耳光、夺走自己煤核的那个警务段名叫万士顺的副段长。“怎么这家伙落在爹手里？爹怎么知道我受过他的气？”他高兴地蹦到地上；从门后头拽出自己那条一小把粗、五尺长的齐眉棍，朝警务段副段长一指：“你认识我不？不认识我来告诉你，我叫小秃，在车站上咱俩常见面。你夺我的煤核，扇我的脑袋，我都记着哪！在车站上你仗你鬼子爹，今天，你鬼子爹管不了啦，你看我的！”说着，齐眉棍抡圆，噼里啪啦像雨点般的落在警务段副段长的身上，打得他直劲地翻白眼，就是不吭声。

他爹，还有和他爹站在一起的几个人，都齐声呐喊：“打，朝狠处打！”“打死这个没良心的家伙！”“这种没人心没人味的东西不能留！”

小秃狠劲地打，人们就在旁边呐喊助威。一棍子打在脑袋上，噗地放了西瓜炮，溅了小秃满脸、满身腥臭的血。小秃一见吓坏了，心里琢磨：“这可怎么办！”

“打哪里不行？”爹瞪圆眼珠子急了。“怎么拿棍子在这里……”说着朝小秃扑了过来，小秃吓得浑身一哆嗦，两眼一睁，醒了。屋里照旧那么黑，听他爹在背后说：“怎么在这里睡起来，快躺下！”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做了个痛快梦。他怕爹察觉他的行动，一声没吭地躺在炕上了。

洛耿知道小秃人大心也大了，也就常用诱导的办法跟小秃说些“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

“咱不光不给鬼子干事，能做点抗日工作就得做点抗日工作。”洛耿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跟小秃说。

“那你深更半夜地出去，就是做抗日工作去啦？”小秃直言直语地问。

从小秃的问话，洛耿察觉到儿子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行动，也就不隐瞒地说开了：“是！爹黑夜出去都是帮助咱八路军做抗日工作去了。”

“八路军？是不是那些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的武工队？”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武工队这个名字，连城里的鬼子都知道。爹，他们再来，你一定叫我看看都是什么样。人家说他们本事可大呢，能飞檐走壁，会珍珠倒卷帘。”小秃听到爹是跟武工队打交道，也觉得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心里不光对爹更喜爱，同时，也为自己有一天能看到武工队感到幸运。

“在咱这一弯子要做抗日工作，最要紧的是嘴严，不能像个鸭子屁股，随便乱扑哧。要知道，扑哧出去，就有杀头的危险。你年岁不小了，遇事要长个心眼，爹的事别打问，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洛耿像提揪耳朵似的在一句一句地叮嘱小秃。小秃坐在板凳上，直着脖、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往下听，两只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像两盏小电灯。

小秃，从此也算干抗日工作的半个成员了。

在路上，刘文彬和赵庆田将月白色的棉袄里子翻过来穿上，轻轻地迈动脚步，从马池村东北绕了个大弯，来到了西口。在场边上的一个秫秸垛跟前站住，听听村里没有动静，才一前一后，十分警觉地钻进村西口，贴着墙根朝街里溜。他俩忽然发现一溜被雪刚刚蒙住的脚印。刘文彬扭脸望一下赵庆田，赵庆田也回头来瞅着他。二人心里都盘算：“是谁三更半夜地到这村里来？为什么我们朝这边绕的时候，没有见到有人从东口走出村？”

刘文彬凑近赵庆田咬着耳朵地说：“这些新脚印有点奇怪，我看小心没大差，先去一个人到老耿家看看，说不一定……”

“让我先瞅他一眼去！”赵庆田从腰里拽出驳壳枪，放轻脚步朝洛耿家走去。路上，他看见乱七八糟的脚印都是和他走的一个方向，等他快接近洛耿家的院墙时，发现这些脚印，也多半是朝洛耿家走去的。“噫！这是怎么回事？”他脑子连打了两个转，身子比猴子还灵巧，朝北面一纵，蹿到洛耿家斜对门的一个黑梢门跟前。他怕里面有埋伏，双手用力轻轻地推了两推，跟着后背贴在门上，脸儿转向了郭洛耿家的栅栏门口。他借着秫秸寨篱门的空隙，朝院里望过去，心想：“夜袭队难道又还了阳？难道他们发觉洛耿是我们的‘关系’，想演出守株待兔的戏？要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脚印？为什么脚印都是奔他家去？”

洛耿家的院里并没有什么动静。赵庆田正猜疑中，忽听背靠的黑梢门响了一下。他朝旁边轻轻地跨了两步，端枪刚回过头来，黑梢门的小角门猛地敞开，一个手端驳壳枪的家伙，迈出了一只脚。赵庆田没容他探出头来，迎上去抓住对方的驳壳枪，一使劲，夺了过来。赵庆田的突然动作，吓呆了敌人。敌人狂叫着朝后退，赵庆田没容他动，啪！将他杵倒了。梢门里边一阵骚乱，枪弹隔着黑梢门，当当当地打了出来。同时，洛耿家院墙里面隐藏的敌人，也都探出头，猛烈地朝向赵庆田射击。两边交叉对射，立刻构成个小火网。赵庆田不敢多停留，一个就地十八滚，从火网里滚出去。待他立起，刚窜回刘文彬的跟前，敌人像群饿狗似的，乱哄哄地喊叫着追过来。刘文彬、赵庆田狠狠地揳出两条子弹，又贴着墙根顺原路溜出了村子。他俩刚跑到进村时站脚的那座秫秸垛的跟前，一条黑影，像只枪下逃出的小兔，不要命地朝东北方向跑了去。当时，把他俩跑愣了。

“这儿怎么又出来一个？”赵庆田惊疑地小声问。

“说不定是敌人的一只眼，捉住他！”刘文彬说着，便和赵庆田像两只展开翅膀飞腾的老鹰，朝前面跑的黑影子追扑过去。

三

马池村东一仗，打得夜袭队好长时间不敢出城。刘魁胜在那次战斗里，左耳朵被手榴弹削去了少半块。虽说好了，却留下个挨打的记号。他天天发誓赌咒要为自己的耳朵报仇，要设法给武工队个样子看，转转夜袭队的脸。

宪兵队长松田，虽然为武工队挺焦心，却没在脸上显出来。

刘魁胜吃了败仗回去，他不光没斥责一句，反倒直劲地安抚：“灰心的不行，跌倒了爬起来。你们《三国》里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统统的完蛋，还是照常哈哈大笑的！你的，小小的失败没关系！伤的，慢慢地养；枪的，人的，我的统统的给！”

刘魁胜对松田感激得真是涕泪交流，真想趴在地上磕个响头，叫上几声亲爷爷。有伤也不去医院养，天天研究如何外出活动，如何对付武工队。老松田还常亲自来给他们讲武装特务的活动办法。

夜袭队慢慢地恢复了元气。他们像群脱掉毛又长硬翅膀的老鸹，准备再次飞到窝外去坑害人。

下雪的这天夜里，头起更的时候，郭洛耿、小秃爷儿俩的怀里各揣了一颗手榴弹，在指定的地点和过路的几个同志接上了头，由他爷俩领路，直奔五里铺村北铁桥走去。当一列票车在铁桥上面朝南开过去的时候，洛耿已经把几个去山里的同志平安无事地送过了铁路。

“爹，咱这又算做了件抗日工作吧？”小秃挨近洛耿，又天真又自得地问着。他右手习惯地伸向怀里，又去摸那光滑的手榴弹木把。

“是一件哪！全中国人要是都这样做抗日工作，鬼子保准得早二年完蛋！”洛耿意味深长地说完，拽拽头戴的破猴帽，盖住冻得发疼的耳朵，用耍圈的棉袄袖子把胡髭上的雪冰擦掉。“秃子，你是小孩，在前面奔金庄走，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咱好分着躲。”

小秃点点头，小腿紧蹬了几蹬，加颠带跑的一会儿把洛耿甩下一里多地。他正在五马三枪地走着，突然，在背后的道旁几十墩柳子里传来不大的声音：“站住！”吓得他浑身一抖动。他扭头朝后一瞅，一个提驳壳枪、穿便衣的人从柳子后面走过来：“你这边来。这么晚，上哪去啦？”

小秃朝柳子后面一望，还蹲着三两个人。他知道这是夜袭队，心儿

不由得咚咚跳起来。他想起爹告诉的“遇事要长个心眼”，又想到走在后面的爹，脑子忙转了几转，跟着，满带哭腔地大声喊：“我爹他在……”

“小点声，嚷什么！”走上来的夜袭队用枪朝他脑袋上一杵，就把小秃的大嗓门压了下去。

“我爹在车站上顶晚班，妈叫我给他送干粮去了！”小秃说着擦拭起眼泪来。夜袭队瞅瞅他个子不高，奶声奶气的，也就没再多盘问，脑瓜子朝东北角上一拨愣：“妈的，朝止舫头绕着走！”

小秃走去工夫不大，夜袭队截住了郭洛耿。一个家伙像对待小秃一样，枪口对住郭洛耿的胸膛问道：“你是哪的？深更半夜胡串游什么？”

夜袭队一露头，郭洛耿就觉得事情不妙。“啊！先生。”说着掏出了“居民证”。“我是马池的！坐刚才那趟票车从京里来。嘿嘿！”洛耿面前的夜袭队，左手按亮褪进袖子里的手电筒，比烧饼大一点的白光射照在洛耿手里的“居民证”上。他很认真地瞅瞅上面的相片、家乡住处、门牌号数和县公署的圆形钢戳记；随后又照向洛耿的脸，洛耿一直微笑着。从“居民证”上，他没找见丝毫的破绽；从脸上，他没看出一点可疑的神色，顿时打消了对洛耿的怀疑：“走你的，奔止舫头！”

洛耿一听说叫走，呱嗒把心放下了。他认为自己是逃出狐狸嘴巴的一只鸡，连着答应几个“哎哎哎”，踏着铺满白雪的野地，加快脚步朝东北角上走。走出不多远，听到背后影影绰绰地说：“……你怎么不搜他？”

“马池的，刚从北京来，有什么搜头？”像是看“居民证”的那个家伙的声调。

“那也得搜！把他喊住，去几个人搜！”洛耿听到末了这句话，脚底下加快了，听到后面连喊几声“站住”，立刻跑起来。他一跑，夜袭队也就不分点地朝他开了枪，一颗枪弹打中了他的左腿。在夜袭队挤着疙瘩蹿上来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也是个死，忙掏出怀里的手榴弹，等两个夜袭队跑上来按他的工夫，猛地一拽弹弦，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

夜袭队从洛耿身上翻出那个“居民证”，唧咕了一阵，小跑步地来到了马池，按门牌号数找到了洛耿的家。悄悄地跳进院墙，捅开门一翻，任什么也没发现。他们盘问邻舍，知道洛耿家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马上联想到路上遇见的那个自称上车站上送干粮的孩子。另外，估计还会有人来取联络，就偃旗息鼓地埋伏在洛耿家和对过的黑梢门洞里。

赵庆田一接近黑梢门，夜袭队就发觉了。他们本想把赵庆田稳住，慢慢地开开角门，猛扑上去擒活的，没料到，偷鸡不成蚀了把米，丢了

枪，还死了人。

四

刘文彬他俩朝逃跑的黑影追了去。他俩越紧追，前面那条黑影子跑得越快；黑影子越跑得快，他俩就越拼命地追。保定南关乾义面粉公司洋楼顶上的两条巨大的探照灯的光柱，离他们越来越近了。雪，像绢罗筛出的面粉，唰唰地朝下落。刘文彬、赵庆田冒着满头大汗，踏趟着没脚面的深雪，继续朝前追。

“日你们姥姥！你们再追，咱就一块死！”前面的黑影，突然站住了脚步，双手紧握一个看不清的东西，扭过脸来，任什么不怕地张嘴就骂。别看个头不太高，声音亮得好像那古庙里敲响的铜钟；态度非常严峻，活像个凶煞神。

从声音到体形，都引起刘文彬他俩的好大注意。刘文彬脚步站住，贸然地叫：“你，你是咱小秃？”

小秃稍一愣神，像迷路的孩子见到了亲人，迎着刘文彬他俩跑去，土坷垃一绊，跌倒了，哇地一声哭起来。

他俩凑到跟前一看，小秃手里紧握一颗盖子揭开、拽出弦来的手榴弹。“孩子，别哭！”刘文彬左手一扶，将小秃的上半截身子揽在怀里。“秃子，你爹呢？”

“我爹他，他……他准是在回来的道上，让夜袭队给打死了！”小秃哽咽地说完，将流满泪水的脸儿朝刘文彬胸前一扎，又抽抽搭搭地哭泣开了。

刘文彬右手擎着驳壳枪，用左臂将小秃抖动的身子往怀里紧紧一搂，闭紧嘴唇，眼望夜空里飘洒的雪花，纹丝不动；沉默了片刻，才叫小秃领着到洛耿牺牲的地点，把洛耿的尸首悄悄地掩埋上。这时，附近村庄已传来鸡啼，棉絮般的大雪，让风卷刮着，扑打扑打地降落下来，降落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上。平原裹在一片银白之中。刘文彬抚摸着小秃的脑袋说：“走！跟我去。咱们一起给你爹报这个仇。”

小秃回头瞅瞅父亲的坟头，拽住飞了花的棉袄袖子，狠劲抹去眼上的泪水，咬住下嘴唇，仰头望着刘文彬点点头。

第十七章

一

“秃子，今天城里有什么新闻哪？”贾正见郭小秃向魏强汇报完情况，亲热地把小秃拽到自己跟前。

赵庆田从灶膛里拿块烧熟的红薯，烫得两手来回捯换，嘴里一个劲地“嘘嘘”。“来，秃子，二一添作五！”说着用劲一掰，热气腾腾的、瓤儿红红的一大块红薯递给了小秃。郭小秃接过来，张嘴闹了一大口。

别看小秃十五六岁了，由于身子骨长得单薄，看来倒像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根据他这个不太显眼的孩子劲头，再加上他很熟悉保定的地理，就让他当了侦察员。武工队的人们都非常喜爱他。白天，小秃每次出去前，人们总把焦黄、香脆的小米面饼子留出一个，让他带上；晚上，热乎乎的炕头让他睡；夜行军时，总有专人照顾他。开始，他心里还是想爹，有时还偷偷地哭鼻子；以后，见到人们都像老大叔、老大哥似的疼爱他，也就渐渐地好了。他每次侦察回来，总是要念叨念叨自己在外边见到的稀罕事。有些事经他一学说，真把人们乐得前仰后合，捧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今天，贾正一问，他咬了口烧红薯，像讲评书似的又说开了：“我到南关车站上溜了一趟。在车站上，就听到一堆警务段们念叨，昨天晚上，刘魁胜可吃了个大亏。”

“咱们又没揍他，他吃了谁的亏？”辛凤鸣扬颏打问。

贾正见到辛凤鸣又插话接舌地问起来，不耐烦地说：“睡不着你听着点，干什么又来审案子？”

近来贾正说话直出直入，确实给辛凤鸣好大的不愉快，虽然他没说出来，心里也真的有些意见。今天听贾正一嗑嗓，以往的事情都勾起来了。他想起贾正脸红脖子粗地批评胡启明，他想起自己多嘴问事，遭他的白眼、顶撞……憋在肚子里的话，一下都涌到舌头尖。他正想发作，不料赵庆田却搭上腔：

“问不问，一猜就准。准是在铁道西，让保满支队揍了一家伙！这一

回又伤他哪里啦？”赵庆田蛮有把握地猜了起来。他一面是取乐；另一方面也是怕贾正和辛凤鸣顶撞起来。

“你说错了！”小秃连皮带瓤地吃完手里的红薯，接下去说，“他这一回是吃的日本人的亏！”

“刘魁胜不是老松田瞧得起的红人吗？”“那他怎么吃了日本人的亏？”“是哪部分日本人窝的他？”“到底是怎么窝的？”刘魁胜挨了日本人的窝，人们都觉得是宗稀罕事，也就七嘴八舌地问着朝前挪蹭。魏强、刘文彬都撂下手里的工作，鼓起了眼睛，也等待小秃学讲刘魁胜吃亏挨打的这码事。

原来，这些日子，刘魁胜抛开哈巴狗的老婆——二姑娘，在平康里和一个刚由天津来的、名叫“贵妃”的妓女泡上了。

“贵妃”年纪不大，道行却不小，再加上人材、口才都有，不论什么样的男人，只要一接近她，她就像一贴膏药似的把人粘住，想揭都揭不下。在风月场中堪称魁首的刘魁胜，一瞅见“贵妃”，口水馋得就流出三尺长。

“贵妃”头一遭遇上刘魁胜，就像熟习自家孩子似的把刘魁胜的脾气、秉性摸了个透，然后投其所好，甜哥哥蜜姐姐地施展起自己的技能来。开始，刘魁胜还能戳住点个，以后就晕头转向，连东西南北也分辨不清了。每次出发回来，就朝平康里跑，好像“贵妃”手里有条线儿扯着似的。

刘魁胜包下了“贵妃”，有些人很吃醋，但他是日本宪兵队长的大红人，手下又掌握一班杀人不眨眼的夜袭队，所以都只敢怒而不敢言。天长日久，有些人还是想办法要钻个空子去接近“贵妃”。

保定南关车站的站长是个日本人，名字叫小平次郎。他还兼着警务段长的职务。小平次郎在这一弯子是一霸，厉害得出奇。无论黑夜白日，他想到谁家就到谁家，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敢拦挡。他这人喜欢吃顺，车站里的人们也就投其所好，说话做事都顺他的竿子爬。每当有人给他脸上搽粉抹俊药时，他眼镜后面的一对母狗眼，欢喜得立刻挤成一条缝，这时候，你求什么都好办。小平次郎手底下有个副段长，名叫万士顺。这是个帮虎吃食、百依百随的坏家伙，什么事他都顺着小平次郎的意思来，同时也是个拼命抓钱的手。因为他过于贪色，夜夜滥嫖，尽管敲诈勒索得不少，剩在口袋里的倒不多；越剩得不多，越编着法地抓，倒霉的自然又是周围的老百姓。

自从平康里来个“贵妃”，万士顺就日夜地盘算找接近的机会。但是“贵妃”红，嫖客多，总靠不着边儿；又让刘魁胜一包占。他的欲望更

达不到了。贪色的欲火熬得他比遭任何罪都难受。后来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踏进了“贵妃”的房间，但还没容得张嘴说话，刘魁胜那熊掌般的大巴掌，左右开弓地扇了他个南北不认识。他双手捂着热乎燎辣的双颊，壮壮胆子地扬起脑袋来说道：“有话好说，你干什么动手打人？”

“干什么？你装什么明白糊涂？打你！”刘魁胜额头暴凸青筋，狠瞪眼睛地说，“打你还是好的，你真要敢再来，老子就敢敲折了你的两条狗腿！”刘魁胜不知他打的人是干什么的，气汹汹地一边说着，一边将袄袖子重新挽了挽，真有吃掉活人的劲头。

万士顺也不示弱地紧握拳头说：“你凭什么不让我来？这个臭娘们是你姐姐还是妹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说着就朝前凑。

一场武打戏就要在“贵妃”的屋里演起来。“贵妃”知道，只要格斗一开始，不仅自己肉皮子要受苦，屋里的一切摆设也得完了蛋。她不能不张嘴了。她双手乍杈开，抖动青紫的嘴唇，露出一槽整整齐齐的白牙，结结巴巴地说：“咳呀！今天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认识自家人啦！……”她本想自己上来一劝，就像一条棒子打散两只咬架的狗儿那么有效；但是，没容得她说完，副段长万士顺的脸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支黑亮的驳壳枪口，吓得她“啊”的一声，急忙朝后退了十几步。

“你问我凭什么不叫你来，就是凭的这玩意儿。你是干什么的，老子没工夫管你；老子向来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是夜袭队的，在西大街住，名字叫刘魁胜……”说着用驳壳枪口敲打着对方的脑壳；对方的脑袋上，霎时间，出现了无数个红枣般的大疙瘩。

副段长万士顺一见眼前的这个阵势，马上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由硬变软，由老太爷一下变成三孙子。他点头哈腰，满脸赔笑地骂着自己：“都怨我瞎眼，都怨我年轻不懂事，我太混蛋了，我跑到这里胡吣些什么，让刘队长生了这么大的气……”他开口责骂着自己，还举手呱呱地扇着自己的脸。

刘魁胜见到副段长万士顺自骂自、自打自的那副熊样子，心里暗自好笑，肚子里头的火儿，一下灭掉了七分，像驱赶狗似的冲着万士顺骂道：“滚你妈的蛋吧！”就把万士顺从“贵妃”的屋里赶跑了。

副段长万士顺虽说逃出刘魁胜的枪口，逃出“贵妃”的住屋，心里却记死了刘魁胜。他回到南关车站上，天天跟他那一抹子人念叨，要他的盟兄把弟出主意，帮他报这个仇。万士顺挨窝受气的风儿，慢慢吹到小平次郎的耳朵里。

一天下晚，小平次郎喝了不少白兰地，脸儿红红的，一溜歪斜地走

出了餐室，一眼望到了万士顺正和几个警务人员叽叽咕咕地在念叨，两步三晃地走了过去，乜斜着醉眼，用僵硬的舌头问：“你们，在这里，谈论什么的？”

万士顺带领人们慌忙敬了个举手礼，接着就吞吞吐吐，想说不说地把在平康里受侮辱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像演戏的角儿，说着话儿，泪水直劲地朝眼外流，活像个向大人诉说在外面受了侮辱的小孩儿。他自己加油添醋地说着，别人在侧面扇火浇油地乱叨叨：“咱是小平站长的警务啊！”“他敢对待万副段长，当然也没把小平次郎段长放在眼里。”“常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哪！”“这真是给咱站长眼里插棒槌。”……

小平次郎是个最喜人奉承的，不光自己愿意让人说好，对自己的部下，也不喜欢让人说孬；对他的部下不礼貌，简直就像对待他一样，他从心里不痛快。今天，听过万士顺原原本本、有根有叶地一哭诉，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像汽油遇上了炭火，轰地燃烧起来。他习惯地摘掉眼镜，用绒布揩了揩，说了声：“准备，平康里的开路！”头也没回地朝城里走去。他来到平康里，副段长万士顺带领几个警务人员，携带着武器撵了上去，径直奔向“贵妃”的房间走来。

近来，有人花笔钱在刘魁胜手里赎回几个被抓的人，刘魁胜的口袋也就比早先鼓胀了许多。腰里有钱，气粗精神爽，也就天天泡在“贵妃”那里。今天，他洋洋得意地眯缝着眼睛，单手打着节拍地欣赏“贵妃”清唱“醉酒”，小平次郎满脸酒气地闯了进来，当时弄得刘魁胜一愣。平常他并没把日本兵放到眼里，今天一打量走进来的小平次郎，是一杠两花的军官。

狗怕主人的本性立刻摆了出来：先立正，后又笑脸相迎地说：“太君，你的请坐！”

“你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计？”小平次郎慢腾腾地走一步吐一字地问。眼睛红红的，活像个饿肚三天的老狗熊。

刘魁胜知道，不是假日逛窑子，是件犯纪律的事。在这个满身酒气的日本军官面前，他怕吐出真名实姓惹出乱子来，就撒谎地说：“我买卖的干活，姓刘，叫……”

“你叫刘魁胜，买卖的不干活！”小平次郎话说完，人也走到刘魁胜的面前，双眼不眨一下地盯着刘魁胜，盯得刘魁胜牙齿打颤腿发抖，脸色灰白得像张窗户纸。他忙改换口气说：“是是是，我叫刘魁胜，太君的认识，我的错误大大的！”

“刘魁胜，夜袭队队长说谎的不行，枪的拿来……”小平伸手逼着刘魁胜，刘魁胜老老实实地将驳壳枪抽出来，双手捧交过去。小平抓住枪

把，后退一步，用枪逼住刘魁胜说："你的坏坏的有，人的来，三宾[1]的给！"

万士顺领着一班人早在外面侍候着。一听小平次郎吆唤，呜地簇拥进来。在灯光下，抡圆巴掌，反啊正地朝刘魁胜的脸颊扇打起来，打得刘魁胜吱吱呀呀地抱头号叫。"贵妃"吓得双手捂着脸，浑身发抖地蹲在墙犄角，连看都不敢看。屋里的打人声、狂骂声、哭啼声、告饶声，乱糟糟地搅成一片。茶壶、茶碗、镜子、花瓶……摔个噼里啪啦；桌子、椅子、窗户、门子……砸个嘁里喀喳。最后，刘魁胜七窍淌血地倒在地上，万士顺他们仍不歇手，皮鞋踢，家具砸，砸踢得刘魁胜光哼哼不能动。

啪啦，耀眼的磨砂灯泡被掷上去的茶碗击个粉碎，屋子顿时变成漆黑一团。小平次郎蛮高兴地说："统统开路！"领着手下的喽啰大摇大摆地走去。屋里剩下了一个嗓眼仅有口气的刘魁胜；他身旁躺的是那上下剥得一条布丝不挂、昏厥过去的"贵妃"。

从此，夜袭队算和南关车站的人们拴上了仇，作上了对。宪兵队长松田亲自出马调停过几次，也没从根上解决问题。两边天天见面，见面就找茬挑错；谁见谁都是"二饼"碰"八万"，斜不对眼！

二

听过铁杆汉奸刘魁胜和南关车站副段长为个妓女争风吃醋、打架殴斗的故事，人们并不觉得奇怪，也就左耳听，右耳冒，谁也没朝肚子里搁着。但是，魏强、刘文彬听过却不然。他俩好像在这件值不得一提的事情上看到了什么问题，都非常感兴趣，因而，也就当成一项极重要的情报吃到肚里，记在心坎上。为这个情报，二人曾掰开揉碎，翻来覆去地研究过几次。他俩怎么研究，也觉得敌人的现有矛盾是有隙可乘的，当然，也就要琢磨利用这一缝隙搞它个大名堂。

“……根据近几天刘魁胜伤已痊愈，日走南关，夜进东门的规律，和夜袭队每次过南关车站怒目横眉找斜茬的劲头；根据南关车站的敌情、地形和万士顺对群众敲诈勒索的罪行，以及老松田明后天去北平开会等情况，我觉得按照咱们的研究，计划可以在三五日内行动了！”听过小秃第五次去南关侦察回来的报告，魏强沉思了一大会，开始向刘文彬掏拿自己考虑的意见。他的手里虽然早拿起一支裹好的纸烟，却一直瞅望着、把玩着，并没有吸它。

“嗯！”对面坐着的刘文彬点点头。他那两只深思远虑的眼睛，一直望着面前的一堆大小不一、纸张不同而都写有密匝匝字的各地来的情报，双手来回抚摸自己的双腿接下去说：“眼下时机已经成熟，我同意你的意见，可以行动了！不过，执行这次从没有执行过的任务，对我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人说来，必须得掌握住：要装得像，一定得拿出个十分样，从言语到行动做派，丝毫也不能有一点差异；不然，馅儿一漏，完不成任务，还会吃个大亏！……”

“这一点，从我到去执行任务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一学！”魏强赞同地点点头。

刘文彬将炕桌上的情报收敛起，继续说：“是，是得学！你们现在就学，我呢，马上也试验一下电话机；到时候，你们去那里，我就到刘守庙桥南头去等。”

行动决定了，跟着来了一阵忙碌。

冬天，太阳的光和热本来就微弱，当它溜到西南天空，离地皮一杆子高的时候，耀眼的光芒一点也不存在了，活像个滚圆的大鸡蛋黄儿，吊挂在那儿。

就在这日落黄昏以前，九辆自行车像九匹脱缰的奔马，从范村方向沿着高保公路疾驶过来。车上人们的穿戴非常特别：有穿一身青洋布棉裤袄的；有青棉袄外罩件驼色毛背心的；还有穿长袍的。他们头戴的有毡帽、礼帽、土耳其帽、三块瓦的黑皮帽。有的鼻上架副茶晶镜子；有的将雪白的口罩捂在嘴上。他们个个都明挎着一支机头张开的驳壳枪。身子骑在自行车上，双手稳扶车把，当啷当啷啷地按着铃铛，洋洋自得地摇晃着屁股，嘴里哼着肉麻的小曲，朝保定南关走去。

一路上，来往行人听到铃铛的急响，就知道不是常人到来，忙急闪在道旁，就连身披“虎皮”、肩扛七斤半的伪军们，也都止住脚步紧忙让开路。

在接近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头前的一辆车子放慢了。头戴一顶烟色礼帽的贾正，扭过脸来压低了嗓门，冲着戴三块瓦皮帽子的魏强说：“没在村边上见到他！”

“没见到就进村！”魏强将下巴颏儿朝村里一扬，贾正脚下用力紧蹬了几下，伴同当啷当啷啷的铃声钻进了村子；魏强他们紧跟在后面，朝村里驶去。

“先生们，歇歇腿吧！”驶到十字路口，路南黄大门里，一个穿长袍戴帽盔的人，慌慌张张地朝魏强他们迎上来。魏强斜眼朝门口一望，那里挂着一块“刘家村保公所”的木牌子。家家关着大门。连见到生人就扑来狂吠的狗儿都夹起尾巴，躲在老远老远的地方乱汪汪。

“歇歇就歇歇！”魏强在这离保定城不到四里的村庄，想打听一下情况，顺手牵羊地跳下车来。迎上来的那个人一见魏强、贾正、赵庆田他们，个个都是满脸傲气，一副凶狠的模样，连连点头地说：“先生，我是这村的保长，刚才送走你们九位便衣弟兄，没想到后面……嘿嘿，怠慢你们啦！请原谅，原谅！”说着，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盒三塔牌的纸烟，双手哆哆嗦嗦地撕开个口儿，一支又一支地朝魏强他们递过去。“抽着吧！抽着吧！”旁边另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忙划着火柴。咔吧！魏强按着自己的打火机，随着，两股灰色的烟雾喷出了鼻孔，心想：“这一下算是走对门道儿了！”他知道保长说的那帮人是夜袭队，也是九个人，觉得真是太巧了。为了把估计的情况弄得更确切，又问保长：“刚过去的那九个弟兄，这会儿走出多远了？知道他们是哪一部分的？”

“他们眼下也不过走出一里多地。哪部分的可没敢问，听口气倒像是夜袭队的！”保长很谨慎地回答。“不论哪一部分，反正都是一抹子人！”末了，不笑强笑地嘿嘿了几声。

“是咱们夜袭队！不认识别人，还不认识刘队长？他长得跟您差不

多，您乍进村时，让我猛一看，还以为是刘队长带着人又返回来哩！”那个划火柴点烟的中年人说完，也嘿嘿笑起来。

伪办公人把刘魁胜的特征说得千真万确，魏强为了慎重起见，更把情况砸实，顺手掏出他那装假“居民证”的化学玻璃夹子，指点里面的一张二寸相片，招呼两个伪办公人：“你们看，这是谁？”他俩迈着小碎步子轻轻走来，紧忙看了两眼，异口同声地说：“那不是刚过去的刘魁胜刘队长吗！”

“行，你俩的眼睛够尖的。不跟你们打牙碰嘴地耗费时间了，走！”魏强在这里弄清他需要的情况，掖起夹相片的化学玻璃夹子，将少半截纸烟狠劲地朝地上一扔，说了声：“赶队长去！”飞身跳上自行车，当啷当啷按着车铃，飞快地离开了刘家村。

“小队长！”小秃在村西北角一墩柳子后面连声吆唤着蹿了出来。魏强双手一按前后车闸，急忙跳下来，劈口就问：“你见到刘魁胜了吗？”

小秃骂骂咧咧地说：“你们九个人刚过去，和我走了个碰头！王八蛋们，车子骑起来，呜呜的就像驾旋风！”魏强问：“是九个吗？”小秃说：“一点不错，是九个。眼下车站上也没有变化。我回来的工夫，听说小平次郎到西关开会去还没回来！”

“嗯。”魏强朝挨地皮的太阳瞧了一眼，扭过头来对大家说，“根据眼下的情况，咱们就踩着刘魁胜他们的脚印走，到时候再改变路线。”他转脸又朝小秃叮嘱：“你现在到刘守庙桥南头去找老刘同志，我们完成任务后也立刻赶到！”魏强说完，正要打发小秃走，两个戴大檐帽、穿黑色制服的家伙像耗子似的朝他们溜过来，魏强高声地嚷：“哎！见到我们那九个骑车子的到哪里啦？”

“他，他们到刘守庙啦！”“也就是刚到的样子！”两个家伙胆小怕事，结结巴巴地回答。魏强嗔着脸回过头来，冲郭小秃连骂带卷地说：“滚你妈的蛋吧，小兔崽子！”伸手假装朝小秃背后一拍，小秃朝前一扑，撒开丫子地跑起来。魏强他们骑上车子，大模大样地紧贴着两个穿黑制服的家伙身边急驶过去。

敌人的行动正如了魏强的心愿，刘魁胜他们仍按以往的规律，在一条岔道上朝北一拐，又要进东城门回窝去了。魏强望着敌人的背影，俏皮地说：“回家等着吧，我们替你到车站上报仇去！”说罢，调头朝南关车站奔去。

太阳刚刚落下，天色还不太黑，一切都还能看得清楚。南关车站越来越近了：铁轨那边的平坦站台、站台跟前的一排电灯闪闪的红房子，和房门前荷枪的卫兵，完全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走在前头的贾正，刚想骑车越过铁轨，一列火车在他们面前哞哞地怪叫着驶了过去，贾正被这个飞快的庞然大物震得直劲挤眼吐舌头。

魏强见列车刚刚驶过，说了声："走！"人们照直地奔向平坦的站台走来。

"不行！不行！统统的下去！"站岗的日本兵摆晃左手，大声叫唤，意思是不让魏强他们推车子走上月台。

魏强他们根本没有理睬。他们刚走上月台，靠稳车子，一个说中国话、穿日本军服的人从站房里走了出来，豁着嗓门嚷叫："你们是哪部分？这又不是乡村，不是老百姓的家里，可以让你们胡糟！这是……"贾正没容他说完话，蒲扇般大的巴掌，呱唧打在他的脸上，打得那家伙两只眼睛冒金花，耳朵呜呜乱响。贾正气势汹汹地说："不认识吗？哪一部分？夜袭队！"在此同时，李东山像开玩笑似的卡过卫兵的枪。他熟练地卸下刺刀，摘掉枪栓，嘴里自言自语地叨叨："要这个玩意儿没有用！"一件又一件地朝站台下边的远方扔去。

"夜袭队！夜袭队就敢跑到站上来打人？走，找站长去！"被贾正打了耳光的敌人，见到红房子里簇拥出一大堆人，狗仗人势地揪住贾正的衣袖，喊冤叫屈地嚷叫；贾正狠劲甩了两下，也没有甩脱。

"副段长，你撒开他，他还能跑得了？"拥出来的一群人里闪出一个警务段的人，气势汹汹地走着说。他的一句话，告诉了人们：贾正打的那个人正是副段长万士顺——刘魁胜的冤家对头。

赵庆田知道对这种坑害老百姓的家伙应该怎么处治。他眼一挤，一步蹿上去，用枪点着万士顺，左手指指站在旁边戴口罩和茶晶眼镜的魏强，大声地说道："好你姓万的，俺们刘队长就是叫你闹得趴了半个多月的炕，今天你是飞蛾投火，可不能怨我们夜袭队！"一钩扳机，啪的一声，把万士顺打倒了。

车站上立刻纷乱起来。警务段所有人员像打惊的鸭子，唔呀闹叫地都朝背后的红房子里跑。敌人的行动，魏强一识就破。他狂喊了一声："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不动没关系，谁动打死谁！打死由我刘魁胜负责任！"

一声吆唤，把大部分敌人镇吓住。敌人吓得个个腿颤身发抖，谁也不敢再移动一步了。有两个日本兵，哪管这一套，拔腿继续跑他的。贾正知道他们要去拿枪，喊叫着："叫你们跑！"抡枪当当就是两下，两个鬼子像两堵墙倒塌似的，咕咚咕咚平摔在地上。

"给刘队长报仇，找小平次郎去！"贾正呐喊着，手提驳壳枪，像只展开翅膀的鹰，嗖——的一家伙，钻进红房子里。他没登高去摘墙上挂

的几支手枪；也没有伸手去抓枪架上倚戳的十几支三八大盖；鼓囊囊的子弹袋他没着眼看，亮闪闪的刺刀他没用眼瞅。他提着手枪左察右看要找人。他在桌子底下，像抓小鸡似的抓出一个穿日本军服、光着脑袋的人来。“你的，快快的说，站长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先生，先生，饶命吧，我是中国人，站、站长到西关开会去了。副站长在……在……”他吓得脸色焦黄，浑身哆嗦地朝床底下指。贾正顺他的手朝床底下刚一望，当的一枪，从床底下射出一颗子弹，子弹擦着贾正的左肋飞过去，射中了光脑袋的胳膊。贾正没容床底下放出第二枪，啪啪啪！接连几枪把床底下的日本鬼子打死了，回手拽着那个胳膊流血的光脑袋走出门来。“刘队长，小平次郎上西关开会去了，让我把他们的副站长给交代了！”

“你领他上队长跟前跑什么，这边来！”赵庆田怕抓来的敌人从魏强身上看出破绽，紧忙招呼贾正。

被卡掉枪的日本卫兵和被吓傻眼的所有警务段人员（包括贾正俘虏的那一个），都被押解到赵庆田的跟前。赵庆田挺着胸脯，用驳壳枪点着俘虏们的头，气愤地说：“今天便宜了小平次郎个王八蛋，不给你们个厉害，你们也不知夜袭队有几只眼。看看到底谁厉害？”

“老哥们，那天打刘队长我可没去！”贾正抓来的光脑袋，左手捂着血流不止的右臂，哭哭啼啼地跪在地上；日本卫兵膝盖一弯也跪下了；别的俘虏一见他俩的动作，也先后模仿起来，扑通扑通都下起跪来，黑压压地跪满了一地。

“费那些唇舌干什么，一切我刘魁胜兜着，告诉他们，有本事到西大街找我姓刘的去！”魏强站在远处，望着这边训教俘虏的赵庆田，像天塌了都不怕的样子冷冷地说。

“听到了吗？告诉小平次郎，有本事，就找我们刘队长去！”贾正阴阳怪气地指指魏强。

车站上的搬运工人和附近的生意人，见夜袭队砸了车站，打死了人，都急忙躲散开，喧闹噪杂的南关车站，几分钟里就变得异常冷清、沉寂。魏强他们个个手推自行车，大摇大摆地走下了站台，不慌不忙地骑上车子，一直朝保定的南门驶来。走到离府河桥不远，趁路灯昏暗，人们不太注意的工夫，飞快地钻进了僻静的小胡同，拐弯抹角地朝保定郊区的刘守庙桥南头驶去。

小秃和刘文彬带着电话机，正在刘守庙等着他们。

三

宪兵队长松田去北平开会，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副队长坂本少佐来管理。坂本少佐也是个中国通，中国话也说得非常流利。他身子骨不结实，个高，肉少，干瘦得活像个秋后的螳螂。这个人轻易不撒火，一旦把肝火斗上来，却很难扑灭。平常，他对刘魁胜他们的一举一动很不满意；不过夜袭队的事务都由松田一手承揽，自己想过问，也无法来插手。近来，他恍惚地听说，夜袭队里有人和武工队有勾串，到底是谁？有几个？他很想弄个明白，但大权没在手，干着急，只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坂本少佐不满刘魁胜的神态，刘魁胜也略有觉察。但一切都由老松田给他做着大主，对坂本少佐，也就没太放在心上。表面上他对坂本少佐非常尊敬，心里却抱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尽量避免打交道，有时干脆就躲。他越这样，坂本少佐越觉得刘魁胜瞧他不起，因而更加不满，对刘魁胜的猜疑也就一天比一天加剧。今天，坂本少佐听过南关车站站长小平次郎的报告，只摇头，心里不由得翻了几个个子。对刘魁胜率领夜袭队干的这桩事他还真的不太相信，心里琢磨："刘魁胜是个目空一切、手狠心黑的家伙，平常对自己口是心非，在平康里打架殴斗，这一切他都能干出来。但是，明目张胆地领着夜袭队砸车站，开枪打副站长、副段长，恐怕他还不敢。"

"他们一共几人？你的说。"坂本少佐沉思了一会，将脑袋一扭，很严肃地转向从南关车站跑来报告、右臂负伤的光脑袋，好像他很愿意从问话里找个破绽。

"九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骑的车子，穿的衣裳，带的武器，说话的神气，都和夜袭队刘队长中午带过去的那一班子人马一样。别看刘队长站在远处。一望他那穿戴长相，就没有错。"光脑袋像放连珠炮似的当当当一气把话说完。

"开枪打人，也是他下的命令。"和光脑袋一同来的一个伪警务段人员进一步证实。"人打死了，他还说他负责！枪没拣，东西没拿，骑上车子进了南关门。这些都是我亲眼见的。"

坂本少佐耳朵听着报告，脑子里一闪又一闪地在分析。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放到刘魁胜的头上，他愿意从别的地方找出枪击南关车站上人员的人儿来。"谁？除了八路军的武工队谁敢这么干？但是大白天武工队敢

到我眼皮子底下来？即便来了他们也是为的武器和物资。为什么打死了人，不拿武器，不捡物资？在这个地方打仗，谁也懂得速战、速决、速撤，既是八路军，为什么战斗结束不后撤，反向城里钻？难道真是夜袭队？是刘魁胜干的？刘魁胜为什么要干这么一家伙，难道他为了发泄私愤，就忘掉了军法？……”坂本少佐双脚像长在地板上，身子板一动不动。牙齿咬住下嘴唇，眼睛凝视着玻璃窗子，又在反复地思考判断着。小平次郎和他的两个士兵规规矩矩大气不敢吭地站在他身旁。大吊灯照在他们四个人的脸上，四个人的脸色都比斗败的火鸡还难看。坂本少佐的鼻翼扇动着，额上冒出了一层汗珠。显然，他表面上虽是纹丝不动，而内心却非常焦灼起急。

坂本少佐突然抽出插在裤袋里的右手，指逼伪警务段人员的鼻尖问：“你说，刘队长亲自指挥开枪的，我问你，刘队长的头部有什么特征？”

“他，他头戴大皮帽，嘴捂大口罩，再加上一副茶色眼镜，把脸捂了个严，即便有特征也看不出！”伪警务段人员一点也不犹豫地回答。

“不用看，那半个左耳朵就是证明，还有，听语音也能听出他是夜袭队长刘魁胜！”挎着伤胳膊的光脑袋也添油加醋地帮腔。

“少佐！”小平次郎走上一步提醒地说：“从整个情况听来，从刘魁胜的平素表现，肯定地说，是他干的！夜袭队为什么敢这样干？刘魁胜为什么敢胡闹八方，目无军纪？那是因为有人宠他，恐怕……这个，少佐会比我更明白！”小平次郎这几句话，挑动了坂本少佐的嫉妒心，他的心不由得连跳了几下。同时，他想起最近听到的谣传：夜袭队和武工队有勾结，心想：“这不是发泄私愤的事，这里面含有别的因素。要不然，为什么除了万士顺以外，打死的都是日本人？是有目的。他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同在一起，心的不一样。他们干了这个，还会干那个！但是在黑龙会[2]学习时的那句‘遇事要多想，退几步想’的警语立刻在他耳边响起来。他两眼发直又沉静地思索了几十秒钟，快步走到桌前摇起电话来。他要和夜袭队通话，找刘魁胜问问“他们什么时间从乡下返回的，进的哪一座城门？”他抓住电话机的摇把，狠劲地摇了几摇，拿起听筒放在耳朵边上，耳机子里立刻传出了“要哪里，要哪里”的询问声。坂本少佐张了几张嘴，末了，他怕打草惊蛇，溜到嘴边上的话，用舌尖一裹、咽到肚里，耳机子也慢慢地放下了。他的手还没离开耳机子，当啷啷响起一阵急剧的电话铃声。他二次抄起听筒，听筒里传出：“您是宪兵队？我找坂本少佐讲话……”

坂本少佐手擎耳机子，嘴里连声“啊啊啊”答应，忽然，他神情紧张

地问："你们南关警察所亲眼看见了？那九个人里有刘魁胜？看清啦？进的南门？……"从坂本少佐的神色上看，显然对方回答得非常肯定，不然，他不会气得眼珠瞪圆，肩膀直劲地乱抖动。

这一个电话，奠定了坂本少佐处理夜袭队的决心。他双眉拧凑到一起，搓搓双手，刚要朝门外喊："部队集合！"电话又当啷啷地响了起来。

坂本少佐抄起刚撂下的耳机子，劈口就说："我是宪兵队，你干什么？哪里？南关防卫第七警备中队。什么，南关车站夜袭队打死人的事，知道啦！马上处理……"他望望面前两个挨刘魁胜打的人证，两次电话又给他增添了两次旁证，刘魁胜平素的行为，夜袭队勾串八路的坏消息，都像一瓢又一瓢油朝坂本少佐心头燃烧起的火苗上浇，他再也不朝别的地方想，他生怕夜长梦多，刘魁胜出了意外，匆忙地扔掉还在传话的听筒，朝院里吼叫了一声："部队的集合！"怒冲冲地挎上战刀，三步两蹿地跳出明灯火仗的屋子。

四

在刘守庙的僻静处，魏强他们假借南关警察所和第七警备中队的名义，通过电话局里的“关系”接插，连给坂本少佐打了两个电话。两个电话像两瓢助燃的油脂，浇在坂本少佐的火苗上，坂本少佐的火气一下窜了个高。他坐上小卧车，带领一中队红了眼的日本兵，风似的拥进了大西门，很快将夜袭队的队部包围起来。

外出清剿的几拨夜袭队，到掌灯的时分都陆续回来了。刘魁胜率领八个夜袭队员，刚走过护城河，城的老南边传来一阵不大的枪声。城关周围，傍黑响枪不是什么稀罕事，再加上他狗改不了吃屎，心里在惦记那病愈的“贵妃”，径直进东门而来。一进东城门，自行车把朝右一扭，钻进了东耀街，照直奔平康里走去。剩下的人有的朝队部赶，有的下馆子，有的往自己的姘头家去。

虽说夜袭队外出了不少人，在家的还占多数。每次清剿讨伐回来，都得捡点“外饷”（敲诈百姓的财物），今天大家伙儿正呼你唤我地在交谈自己的“外饷”事，房顶上传来咯吱咯吱的走动声。一个愣家伙说了个“房上有人！”撒腿就朝屋外跑，接着在庭院里喊起来：“房上有人啦！你们快出来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屋里的特务们听说房上有人，你推我搡挤挤插插地跑出屋门。就在这时候，站在房顶上的坂本少佐狠劲一挥亮闪闪的战刀，上下齿间崩出个“打！”九挺歪把子像刮风似的朝房下、朝屋里哗哗哗地扫射起来。谁要是想从这样密的枪弹底下不沾一点彩脱逃了，那可真是白想。一串枪弹，一溜火光；一溜火光，一阵浓烟，一座四合房的小院子，完全让这突来的烟火笼罩住。

魏强听到城里骤然响起了开了锅般的枪声，高兴得从地上跳起来。他冲着刘文彬，冲着拆线、收拾电话机子的赵庆田、贾正俏皮地说：“火点着了，狗咬狗，让他们去咬吧！咱们走！”

---

[1]日语：打嘴巴子。

[2]日本特务的鼻祖——头道山满创办的特务组织。

第十八章

一

坂本少佐瞎驴撞槽地忙了多半宿，待一切都造成了事实，他才察觉到自己上了武工队的当。这下肚子气得鼓鼓的，活像个癞蛤蟆，干瞪眼直劲搓搓手心，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事情传到北平，老松田急得就像热锅里的螃蟹，心里蹿火，爪子紧抓挠；天没晌午，忙坐上急行车赶回保定城。

被气得眼斜鼻子歪的老松田，进门一看见坂本少佐，开口就骂了一串“巴格牙路”。坂本少佐明白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任什么话也不敢说。日子不多，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将坂本由保定调走了。

魏强他们玩的这一手，轰动了全保定城。身前背后人们一闲谈，就拿它当谈话资料。混伪事的常胆战心惊地议论：“这武工队就是厉害得出奇！”“手腕真高明，简直杀人不用刀！”伪军们背后乱嘀咕：“宪兵队、夜袭队个个都是鬼难拿，照旧钻进武工队挽成的套子里。咱这还不是搿着的小菜！”

日本人提起来脑仁疼，特务们一念叨就摇脑袋。

什么事情都是有哭有笑的。群众一提这事心里就乐开了花。城里的人们常讽刺地说：“皇军天天推行‘强化治安’，治得八路军都快进城了！”城外的人们就讥笑地讲：“鬼子的本事不小，不费吹灰之力就拾掇了夜袭队。”“武工队都是足智多谋、文韬武略的人们！”消息越稀奇就越传播得远，不几天，北平、天津、石家庄……都知道了。消息传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人们带来了鼓励，送来了欢笑。

进入腊月，旧历年关一天天地接近了。

鬼子早在青纱帐刚撂倒时，就开始对冀中腹地组织了规模不同的几次大小扫荡、清剿。因为军民一心，靠着地道，到处阻击，勇敢坚持，结果，鬼子每次都碰了一鼻子灰；山崎、横尾、小久保等敌人在高阳、任丘搞的所谓重点“誓约”“新国民运动”等等花样，经几次打击，也遭到

了彻底破产。冀中的环境在转变，秘密根据地的工作慢慢由隐蔽转到公开，游击区也都建立了隐蔽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环境的转变，冀中区党委决定在春节以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再开展一次“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

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夜，魏强、刘文彬头顶密麻麻的寒星，口吐一团团的白气，兴冲冲地从联欢会上走回来。魏强拨拨炕桌上灯盏的灯花，搓搓冻僵的两只手，一蹦，跳到了炕上说：“老刘，这个会可开得不赖，看群众的情绪多高啊！”他还想说下去，见汪霞托着一张冻得红扑扑的脸，像个喜神似的从外间屋走进来：“你俩的腿真快，转眼，在人群里就找不见了。”汪霞今天也很激动，她熟练地从橹子枪里退出顶上膛的子弹，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瞅瞅刘文彬，望望魏强，欢欣地接着说：“群众一见到你们这些拿枪的，就欢喜得不得了；又听说你们就是崩了老松冈，敲死侯扒皮，砸南关车站，专和夜袭队、刘魁胜打交道的武工队，恨不得跑上去搂着你们亲亲。没见那个坐在我身旁的抗属大娘，她非让我告诉队长是谁。等我偷偷地指点给她，又非让我领她见见你。可好，会一散，你们就拿了腿。哎，小魏，”近来，汪霞也开始叫他小魏了。“我问你，你和马鸣熟识吗？”

“你说的是刚才唱《八路军进行曲》的马助理员吗？不熟！”魏强摇摇头回答。

“小队长，汪霞同志在会上唱的那段《拴不住》[1]，你说比火线剧社的路玲怎么样？”贾正见他们在一边说话，想开个玩笑。魏强哪里知道贾正的用意，就随话答音地说：“行，我看蛮好！”

“当然蛮好啦！你说她那表情，她那声韵，特别是走到你跟前唱的那句‘我为你做一件新衣裳’，那水平简直不亚于剧社路玲的表演；假如你真扮二虎的角色，那可真……”贾正立在地上，加动作带表情地说完，脖子一缩，闹了个鬼脸，弄得魏强脸儿刷地红起来。他想说话，刚一张嘴，就被人们的笑声顶撞回去。汪霞假嗔着绯红的脸，骂了他一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跑到外屋去了。

在这种地区，能够开一个党政军民都有的小型联欢会，宣传“减租减息”和“拥军优属”，几年来还是第一次，会的规模虽然很小，却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群众在会上宣誓似的保证拥护军队，支持军队，让所有的抗日军人家属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刘文彬、汪霞、魏强和武工队员们也非常兴奋，他们交谈着联欢会的情形，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停了片刻，汪霞拿着一封信走进来，递给刘文彬：“农会王主任来的

信，他说近来天冷，吴区长咳嗽得更厉害了，劝他休息，他不听……”

“这个同志，工作起来就不要命，麦熟时，工作累得吐了血，养好了就忘。你当面劝他，他多会儿答应得也蛮好，一离你的眼，还得依他的老主意。唉！”刘文彬看完信，没办法地长出了一口气。

魏强搔搔头皮说：“环境好点了，叫他去分区休养个时期。”

“叫他休养去？你说破大天也怕不行！那个拧脾气，恐怕徐同志说他，也不一定听。”汪霞对吴英民光工作不注意身体的劲头，又气又恨又疼得慌。“我看，干脆别给他工作，看他怎么办。”

“嗯，这也是个办法。”刘文彬点点头，稍沉吟一下，“不过，眼下减租减息的工作，上级要咱们在旧历年前面开了花，让农民都过个好年，他不去独当一面，又让谁去？”

“叫马鸣去。”魏强插嘴道。

“快别提他了。”提起马鸣，像扎了汪霞的肺管子，她鼓起腮帮子说道，“他不单光说不做，他那作风在什么地方也不受欢迎。会上，你们没瞧见他那涎皮赖脸的样，群众，特别是青年妇女们，谁拿正眼瞅他？《八路军进行曲》是支多么庄重、雄壮、激昂的歌子，叫他油腔滑调地唱成了什么啦？叫人听了脊梁骨发冷，直想吐。有些堡垒户背后跟我念叨，说他的行为做派真不像八路，说老实话，影响太坏。日子长了，为他，群众会对我们有意见，应该想个办法。”

“唉，出身不同么！旧社会的毒中得挺深；不过年岁不太大，可以教育好的。”刘文彬对马鸣不是不了解。马鸣出身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属于大少爷之列，从小养成一种轻浮作风，工作很不踏实。他的毛病是不少，但是，他能在这种地区，黑夜白日咬牙坚持，这点，也就不简单了。所以，刘文彬认为汪霞的看法有点片面、过火。“如今，凡是愿意抗日的人，咱们都得设法团结。马鸣是缺点一大堆，但人家终究从家里走出来，直接参加了抗日工作。凭这点，咱就应该好好团结他，咱们要用模范行动来影响他。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对这样的同志一定要耐心。当然，见到错误不批评、不斗争，一昧的迁就也是不对的。这点，吴区长做得很好，将来碰对机会我也和他扯扯。思想改造是个最艰巨细致的工作，如同给病人吃药，吃少了不顶事，吃多了还会砸锅。绝不能看成像眨下眼吹口气那么容易……”

魏强对马鸣本来不熟悉，见他在会上以不严肃的态度唱《八路军进行曲》，就有个不大好的印象；如今，又听汪霞这么一说，对马鸣的印象就更不好了。但是，听过刘文彬的话，他又觉得句句说得有道理，从心眼里同意。他没吱声，只是吸着他那自卷的纸烟，一直听下去。

二

有武工队在，在敌人“明朗化”的保定周围，一样能推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这两天，保定东南各村的农民，都暗地里酝酿减租减息的事。不少村庄的地主富农，见到农民的劲头挺足，也听武工队宣传过减租减息，再加上胆小怕事，都自动打了退堂鼓，老老实实按照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减了下来。不过，个别村庄还有地主扯皮耍赖地朝后拖。范村因为有地主周敬之，所以拖得更厉害。

周敬之家里拥有土地三百多亩，是范村的首户。范村二百多户人家，半数以上租种他的土地。事变前他家没有在官面上混事的人，现在也没有混伪事的。不过，早先有几门亲戚在官面上，如今，也有两门混伪事的亲戚。像刘守庙的伪大乡长黄新仁就是其中的一个。凭这个，周敬之虽说从没有在村里干过事，如果事事不和他商量，就很难行得通。他在村里说句话，出个主意，都像板上钉了钉。所以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周大拿。

周大拿到现在还拿着村里的一些事，村里的地主和富农，大多看他眼色行事，因此，村里的农民抬不起头来。以往，武工队不了解他的政治面目，再加上范村是个大村，人烟多，离敌人近，所以在这个地区活动快一年了，一直没有住下过。

汪霞被分配到北小区，范村也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她曾傍黑子去，傍明子回来地到范村工作过几夜，向地主富农们谈过减租减息对抗战有好处的道理，也和农民们谈过做好了减租减息人们有多大光沾，生活有多大保障的道理。地主富农们都眼睛瞅望着周大拿的举动。周大拿一说：“拥护，减减减！”其余的也就八哥学话似的：“减减减！保证执行政府法令减下去！”别看嘴里答应得蛮好，就是光说不动；对农民们谈了，农民们一百个赞成，待推选代表向地主们去办交涉时，那可就难了，都比上法场还怵头！推选了谁，谁也是借故向后瞅。结果，她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做出点眉目来。为这事，她愁得有两天光喝水，吃不下东西。

这天，她又懊丧地走回来，想请刘文彬想个好办法，偏巧刘文彬去东小区了。“怎么办？要不跟他谈谈？”汪霞瞥了魏强一眼，心里思摸思摸，最后还是和魏强谈起来了。

“……你尽管说破嘴，跑断腿，费尽力气，减租减息的工作还是难在范村推行。”汪霞说完，没办法地摇摇头。

“为什么开展不起来？这得追根问底。”魏强眼睛不离汪霞的脸盘一字一板地说。汪霞两眼也像两把锥子似的盯望着魏强。过去，他们是让爱慕的心情结合在一起；今天，工作又让他俩密切地结合了。“比方，范村也有咱的工作，群众听说咱们来了，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咱不愿意在范村住呢？中心是咱对周大拿不了解；减租减息工作开展不起来，一定也在周大拿身上。他在范村像杆大旗：扯向东，地主富农跟向东；扭向西，地主富农转向西。大旗镇唬住农民，农民从心眼里怵他。”魏强说到这里，手掌一拍桌子，“咱首先得把这杆大旗砍倒了！”

人们刚进入梦乡，魏强他们已走进沉睡的范村。汪霞带领两个队员找见自己的秘密“关系”，取上联系回来时，魏强已打发人爬上周大拿的砖平房。

吱妞！大门开了一扇，魏强他们轻轻地挤了进去。

周大拿的房舍是里外两套院：外院是柴草屋、牲口棚、长工的住处；里院才是周大拿和家里人的住宅。

魏强他们朝里院走。先走进里院的赵庆田，已经将周大拿从熟睡中唤醒。

周大拿听说八路军来到他家二门上，真是晴天打个霹雳，心儿止不住突突乱跳。八路军到他家来到底是什么馅，他一时还猜不透，总之，他认为对自己不会有好处。他火没划，灯没点，蹬上裤子，趿拉上鞋，边系皮袍纽扣边跑出二门，怀有戒心地站在砖砌的台阶上，假装十分亲热的样子招呼：“你们太辛苦啦，同志。大冷的天道，怎么还在院里站着，快，快都进屋里歇着！”人们大部分没动，只有魏强、汪霞跟他走进屋。

一根火柴点亮了八仙桌上的二号泡子灯。灯光照亮屋子，也照清每个人的脸。借灯光，魏强认真地瞅了瞅这杆范村的大旗——周大拿。

周大拿中等身材，敦实个儿，年纪五十挂点零，由于他平素保养得不错，真是红光满面，膀宽腰圆，很像个清朝的小武举。尽管他四处长得匀称，可是，一对又圆又尖的小老鼠眼，在他那胖乎乎的大圆脸上一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请坐，请坐，都请坐！”周大拿嘴让着坐，手儿紧开抽屉，很快拿出盒红锡包纸烟，迅速地抽出两支递向了魏强和汪霞，口里一个劲地说：“抽，抽，抽吧！”

经汪霞介绍，周大拿认识了面前坐着的这位粗敦敦，个儿不高，两

眼亮得像两盏电灯似的小伙子，就是常在这弯子活动的武工队魏小队长，不由得心里哆嗦一下，自问自：“他到我家里来干什么？”忙抬起屁股恭维地说：“汪同志倒见过几次面，虽说没见过魏小队长，却已久仰。咱是一遭生，两遭熟，认识了就是朋友，只要用到我，尽管说话，我能办就尽量办；在抗日工作上我哪点做得不好，也请多指教。”

从面容、眼神上看，魏强早猜透周大拿正为他们的到来在焦心。周大拿越起急，魏强越稳当。他不慌不忙地一句一句地说：“虽说从前没见过面，周先生的为人我还是知道一些。既然你愿意抗日，咱们又交了朋友，当然再客气也就显着不对劲了。”魏强说着扫了周大拿一眼，周大拿连说：“是是是，就是不客气好！”

“那就谈下我们的来意。我们有事，需要在这村住下……”没容魏强说完，周敬之忙接过来朝别处引导：“住这村，这……魏小队长！恐怕，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村是北靠高保公路，离老炮队、飞机场又只是一虎口远，城里的上这村来，就跟串亲走平常道那样随便。”“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没关系！”魏强话说得干脆、利落、肯定。

周大拿觉得对方的住宿计划很难变更，又觉得他们并没提住在自己家里，心里略略坦然一些，忙顺从地说道：“魏小队长既然觉得没关系，那就住吧。那我可以帮助找处偏僻背静、出入方便的人家！”周大拿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武工队一定会依从，说完抬身站起来，意思想朝外领。

魏强身子未动，反倒冷冷地说：“我看，倒不必那样麻烦你啦，就在这住蛮好。”说到这，他低声地朝外喊：“赵庆田！贾正！”赵庆田、贾正应声持枪进屋，同时问：“什么事？小队长。”

“我们今天在周先生家里住，看样子，他家房子不宽绰，告诉大家准备在院里露营！”魏强在朝他俩吩咐。

周大拿没想到武工队要住他家，他真是又恐惧，又着急，心里像吞吃了一大块薄荷冰，顿时凉了多半截。脑子胀膨膨的像填满谷糠，豆粒大的汗珠趴满前额。他很明白，要真的住下，日本人、伪军不来便罢，要是来了，他的家产，他的妻儿老小，连他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得完蛋。“怎么办？还能商量吗？别看他们都手拿家伙，也是人，也要活，只要把利害关系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拿鸡蛋朝碌碡上碰。这样就能逼迫他们改变主意。”他假装不在乎的样子，等魏强说完，赵庆田、贾正转身要朝外走时，两只胳膊一乍开，笑模笑样地说道：“等等，同志们！”他像十分关心似的瞪着滚圆的两只小眼，拥推着赵庆田、贾正，轻轻地走到魏强跟前，右手掌举得快贴近嘴唇，生怕人听见的样子，温和地说道：“魏小队长，我说句话，你可别多心。在我这住，这是我盼不来的好

事，说心里话，你们是在赏给我脸。不过，从抗日工作，从咱们的安全上想，可是弊多利少啊！”末后这五个字他是单崩个地念出来的。特别“啊”字拉得声音很长，好像这五个字表明他说的是千真万确，不听就会有大祸临头那样可怕。

“怎么办呢？”魏强故作惊恐的样子，屁股离开机凳立起来。汪霞知道魏强要耍耍周大拿，也趁水和泥地走上来问：“有什么弊呀？”

魏强、汪霞的神气，在周大拿看来，以为是真的上了他的圈套，也就更认真地说起来：“常说，树大招风。我这高房大屋虽说没有戳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住的地方也很重要。他们那边也准是走顺了腿，一到范村，必上我这来。有时，三拨两拨的来。你说，要万一碰上，咱不是干受损失？所以我说……其实，这也是……唉，可别误解我的意思。”周大拿蛮认为他活灵活现地一说，就会说活动了魏强。没想到，魏强朝后退了两步，又重新坐在机凳上，顺手抹了一把脸，不以为然地也拉长音地先“啊——”了一声，接着说：“我当什么重要事呢！原来是这个。谢谢周先生的好意。我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八路军干的是打鬼子的活，没见鬼子就想藏躲，那叫什么抗日？”他怕周大拿继续啰嗦，索性给他来个一竿子扎到底，“在这种环境里，周先生为我们担心，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只有领情。不过，你再看看他们，也就会放下心的！”他的话音一落，手儿立即指向了赵庆田、贾正。

周大拿扭头望望赵庆田、贾正，他们手里都紧握一支上有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腰间斜插一支机头张开的驳壳枪；他俩那种勇武威严的劲头，真像那为群众守家、被群众喜爱、贴在两扇门上的两尊神像——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什么样的鬼怪妖魔碰见也得牙颤腿抖、浑身哆嗦。周大拿眼里看着心里想：“好家伙，这么棒的小伙，这么硬的家伙，一人两件。鬼子真的来了，还不得在我家里打得开了锅。那么一来，谁胜谁败搁在一边，最倒霉的恐怕就是我。我该怎么办哪，老天爷！”眼下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周大拿，挤眨挤眨小圆眼，捋捋两撇仁丹胡，像那进网的鳇鱼，想再拼命地撞一下，假装镇静地说道：“咱武工队在打鬼子上，连三岁的小孩也都知道个个是英雄好汉，厉害得出奇。听说连老鬼子松田提念起来都吓得浑身发抖，愁得脑瓜仁疼。”他先恭维了魏强他们一番，接着转了口气：“我是说，小心没大差。咱武工队是人精家伙硬，可像队长你刚才说的那句‘在这种环境里’，人家在城里，离这儿太近了，在我这里住下，万一双方碰上了，呼啦！人家像一窝蜂，都来了，你说……”他手儿比比画画，声儿忽粗忽细，样子简直就像戏台上鼻子抹白的三花脸。

一向不大愿意说话的赵庆田，听周大拿阴阳怪气的瞎叨叨，非常不顺耳，忍不住开了腔：“都来了？都来了就打呗！一只羊牵着，两只羊也是赶，来多了，让我这俩玩意儿打着才过瘾呢！”他气冲冲地左手拍下腰间的驳壳枪，右手里的三八大盖猛地朝周大拿一送，吓得周大拿倒退了好几步。

贾正早就不耐烦了，他跟随赵庆田的话音，立刻叫起来：“是啊，不信就让他多多地来，保准我打得他个对个吃东西都不香甜了。什么离城里近啦！人家呼啦都来啦！听喇喇蛄叫就不用耩麦子哩！”他拧着脖子瞪着眼地将大腿狠劲一拍，鼻子跟着吭了一声。

赵庆田、贾正朝周大拿的头上哗哗浇了两瓢冷水，魏强觉得心里格外痛快。他故意板起面孔申斥：“去去去，这里说话不需要你俩插言。”跟着，眼光挪到周大拿的脸上：“还是那句话，你的好意我们领情。既决定住在你这里，我们也就不动了。周先生，你喊人开开大门，赵庆田你派两个岗在大门外站上，贾正你到外边去安排露营！”

周大拿千方百计地，软的硬的说了千言万语，并没有把魏强的心说动分毫。当他又听说门外要布设双岗，真有点魂飞天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怕赵、贾走出，用四棱子身板挡住二门，朝魏强说：“队长你们一定要在我这住，我叫家里人起来腾房，十冬腊月，怎么也不能睡在院里。不过，在大门上设双岗，这个得琢磨琢磨。你们都拿着家伙，能打就打，不能打拔腿就走，什么也不怕；轮到我就是个不得了的大事，为俺家大人孩子，还是请、请别在外头吧！”他怕还不答应，一直用乞求的眼光盯着魏强，好像说：“在这点上，你让了步吧！”魏强眨眨眼，故意沉思一大会儿，末后点点头说：“也好，部队不怕，得为群众着想。汪主任，你说呢？”他向汪霞征求意见，目的是要让范村的这杆大旗——周大拿心目里有这么个妇会主任的印象，叫周大拿知道，眼前的这个年岁不大的妇女，也同样掌握着大权哩。

聪明伶俐的汪霞，当然能领会魏强的用意。忙表示：“是得为群众想想，那，把岗设在二门后头吧！”

“对，设在二门后头！”魏强果决地重复了一遍，眼睛扫向赵庆田他俩，他俩都出去了。

这一天，周大拿像只跳山猴，从日出到日落，两条腿就没有个闲时候：一会儿，到大乡里探询探询；一会儿，到村边上察看察看。有时，脸儿吓得变成土色跑回来：“你，你们可别出屋，好几十个鬼子，正在村边上等汽车呢！”有时垂头丧气，哭丧着脸走进来：“清乡队来了，要不是派人拿钱紧维持，今天非出了事不行。”总之，他感到过这一天比过十

年还难挨。他觉得天长得出奇，他认为日头在和他闹别扭，他恨不得变成一只天狗，立刻跳上天空，把太阳一口吞下去，让宇宙瞬间变成漆黑一片。

好容易盼到日头钻进了地皮，周大拿像卸掉千斤重载，长出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舒展开，失神的眼睛恢复了光亮。当家家掌灯户户闭门的时候，他欢喜地走进魏强的住屋，没枣打三竿子地说道："托大家伙的福，这天算是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他见魏强左手两个指头夹着一截自卷的纸烟在吸，忙从口袋里掏出盒红锡包，递向魏强："来来来，请换换！魏队长。"魏强举举手里燃着的、自裹的纸烟满意地说："抽这个就蛮好！"低下头去又看他手里的十大政策[2]文件，弄得周大拿送递不上，抽回很难，便不笑强笑地将烟放在炕桌上。他没抓没挠地静坐了一大会儿，才开口试探着说："队长，你们一天两顿饭怎么样？是不是要在头走前再做点东西吃？"

"嗯？"魏强稍一寻思，已明白了他的话意，眼睛离开文件，像早考虑成熟的样子说："惯了，别说今夜住着不动，就是走也没关系！"

魏强平平淡淡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周大拿听了真比吃了蝇子喝了醋还腻烦，刚放松散的心，转瞬之间，又抱成个团团。他呆呆地望着魏强，心里想："怎么他们还要住？他们住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我要倒霉？不然，怎么和我泡上了？"他眼珠不动地盯住魏强，整整盯瞅了十多分钟也未言语。魏强虽说眼睛转到文件上，脑子却在琢磨周大拿。他偷偷地朝周大拿瞥了一下，周大拿坐在炕沿上，呆呆的像个木头人。和周大拿打了半宿一天交道，他已知道这是个夹不住尿的家伙；方才的一句话，又吓了周大拿个目瞪口呆，更觉得范村这杆大旗不是什么戳得住、撂得下的人。遇到这样的人，算不算擒到手、揪住了？魏强还不敢这么乐观地想。他嘱咐自己："小心！小辫揪住别撒手。"他望着发呆的周大拿，口气放得非常缓和："周先生，今天你为我们担了惊，受了怕，可是我们的工作今晚上才能插手办，要是办不完，还得继续麻烦你……"

"噢噢！"周大拿听到这儿，嘴里哽住心里想："是什么工作扯得他们老在我这里泡？难道我不可以问问？"他壮壮胆，提提神地说："咱是熟不讲礼，魏队长，听说今晚你们才插手工作，是什么工作？我姓周的能搭把手，帮个忙吗？"

"抗日工作是大家伙的事，你周先生只要愿意，我们是求之不得。等汪主任来了，咱一块商量商量！"魏强刚允诺，偏巧汪霞跟两个队员走进来。"你来得正好，周先生愿意协助工作，咱们在一块谈谈。工作完得早，早走；完得晚，晚走；完不了就长住此地不走了！"魏强像是取笑打

哈哈地说，其实也是在说与周大拿听。

“那好！我就谈。”汪霞靠近炕桌说起来，“到这村就是做减租减息工作来了。抗战要想胜利，前方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供应。物资要充足，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就是抗日政府发展生产的一大措施。因此，全冀中、全晋察冀，所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要做。这些道理我们在范村虽然几次三番地谈过，可是那些出租放债户，都是嘴头答应不肯下手做。这个事周先生也知道。现在周先生愿意协助，村里的情况你又熟，当然我们也有个耳闻，就请你给想个完善的办法。”

汪霞末尾的几句，准是捅着周大拿的要害，周大拿的脸色刷地红起来。他心里思忖：“闹半天你们是为这码事来的！好家伙。早知道你们跟我玩这个，我可不磨蹭。”转头他又一想：“不行，要是按照抗日政府的‘二五减租’政策一减，我就吃大亏啦！不减，他们又不走。这该怎么办？”他前伸伸不得，后退退不得，左右为难地一个劲地抓脑瓜皮。

“今晚，只要周先生帮我们做了，我们一转移，就再也不结记范村减租减息的这码事了。”汪霞看出周大拿的心里在斗争，又忙朝死处砸砸。魏强一直二目圆睁，瞅望着周大拿不言语。

从汪霞的话语里，周大拿像见到一点空隙，赶紧朝空隙里钻：“行行，减吧。其实早先人们不减也真有难处，都不知怎么做。既然魏队长、汪主任都在这里指教，那我先学学，学好了明天就由我领头做。”

心里怀着鬼胎的周大拿像只地老鼠想找个空子钻一下，可是偏遇上了聪明机智的魏强和汪霞。魏强未等他说完，就朝他顶来：“你不用学，一听就会，还能做得蛮好！”

“这工作我们是做了一村，再做一村。如果你明天做，那我们势必再住一天，再让你担一天惊。”汪霞也接着说起来。

周大拿这下没钻好，又想别的法门。他觉得范村离保定这么近，八路军绝不会老来住，眼下就答应减，真减假减，你八路军走了就得由我。

他认为这是“掺糠喂鸡哄蛋”的好办法，哄走了武工队，目的也就达到了。顺嘴说了句：“减吧，你们说怎么减，我就怎么做！”

“就这么做！你按这上边的名字把他们叫来，一开导就行了。”汪霞递给周大拿一张写有出租、放债人家的名单。在周大拿走出以后，汪霞带领两个队员也走了出去。

放债、出租的人家，都被周大拿叫了一个人来。周大拿将名单交回魏强说：“请查对一下，按名单一个没落，都叫来了。”也就在他报功显能的时候，汪霞领了一大群比地主、债主多十几倍的佃户、债户来。周

大拿的三间上房虽说不小，让来人挤挤插插一站，闹个满上满。人们虽然花插着同聚一堂，从衣着到神情上看，贫富立刻能分出来：有的穿得破上破，补丁垒补丁，喜笑颜开有说有笑，保准不是佃户也是债户；有的棉衣厚敦敦，干干净净，哭丧脸子低下头，不是地主也是吃利钱的放债户。

魏强捅捅他身旁的周大拿，和他咬咬耳朵。周大拿跳上炕，像心甘情愿的样子：“乡亲们，老少爷们。在咱村人都称我是首户，首户干什么也不能走在后面。抗日政府为了把鬼子早日打出去，让胜利早日到来，要发展生产。生产必得人干。要是咱有钱的不为穷苦点的人们想，他们自然不好好生产，所以抗日政府就颁发了减租减息法令，这个我从心眼里拥护，要减就先从我这来。谁是我的佃户，谁是我的债户都到我这来，我是按规定减下去。”他这么一说，别的地主、债主虽说心里不愿意，觉得有八路军在，周大拿都领头减了，自己也找佃户、债户修改租佃规程，按政府法令制订了新的契约。

没过两个钟头，人们都在新的字据上签了字，画了押，按了指纹。范村的减租减息工作，就在忙忙碌碌的不长时间里结束了。

在人们要分散离开时，魏强跳到炕上叮咛：“减租减息工作做了，过了年，都好好盘算下生产。还有，”他低头瞅瞅周大拿，两眼平视着穿长袍、戴皮帽的人们，提醒他们说道，“减租减息我们做了，可不能转回头来变了卦。要是明减暗不减，或是打折扣地减，都叫作违犯政府法令，政府察觉了，要按法律制裁的！”

魏强的话，像把利剑戳中周大拿的心。他的脸色一红一白，汗水止不住地朝外津。他脑袋不抬，眼皮不睁，支支吾吾地说：“不敢不敢！谁敢拿国家的法律当儿戏？”

人们都散尽，魏强他们也离开周大拿的房舍，走出范村。他们拐了很多弯，绕了不少路，又毫无声息地钻进了一个村。常在村边放哨、侦察的郭小秃，越看房舍、树木、街道……越认准它就是刚离开的范村。他心里正疑惑正画问号时，魏强偏又在这个村庄选个僻静的人家，静悄悄地住下了。

果然，在魏强他们离开周大拿家第二天，周大拿立刻变了卦。他像秋天的野兔子——又撒起欢儿来。他扬言吹风：“别看昨夜我领头减，今天我还领头免！”他把他的佃户、债户找了来，威风凛凛地冲他们说：“昨天黑夜，我是半路出家，挤兑得不得不应着做。什么减租减息？都是胡扯蛋。我的地，我的钱，我愿意要多少租，行多少利，那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嫌租高利大，可以不种、不使，要种地，要使

钱，就得按照我家的老规章办事……”真的大旗一动，喽啰跟行，范村的地主、债主也都仿照周大拿的帖子做起来。胆大的，干脆撕毁昨夜新立的契约；胆小的，背地里商量打起折扣来。魏强嘱咐他们的话，都当成了耳旁风，政府的法令都扔在脖子后。在范村已完成的减租减息工作，又被他们三下五除二地破坏了。

破坏减租减息以前，周大拿也想到过抗日政府的法令和魏强叮嘱的话。但是，他总觉得武工队闹得天凶，也不会常到老虎嘴边上转。范村在保定脚下，武工队即便来也是百年不遇的事。另外，他也做了事败就朝城里搬的打算。哪知道，就在他事情办完，点上灯，心满意足地正要喝四两痛快酒的时候，三条黑影蹿进他的住房，气势汹汹地立在他的面前。

“周先生，我们又来了！”魏强面孔严肃得逼人。

“啊？魏队长，你，我……我，你快坐，喝盅酒……”魏强的突然到来，真叫周大拿慌了神，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忙朝炕下出溜。魏强左手一摆，说个：“你别动！”他连说：“是是是！”蜷腿抱膝，坐在原地方了。

“周先生，没想到你辜负了我们的希望！”魏强刚说到这，由于周大拿没想到魏强他们还住在范村，心情稍稍一沉静，便装作没事的样子，摸摸唇上的胡子，“魏队长，你这话是从哪里说起？我真有点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

魏强心里暗暗骂道：“你他妈的真会装蒜！”面上并没有显出来，接着话茬说：“哪里说起？这个你心里明白。昨天晚上，一提减租减息，你是满口拥护、赞成，领头减；今天白日呢，你又满口抱怨、反对，领头免。在范村，你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一做，大小地主、债主都效法起来，抗日政府的法令，就叫你们这样给破坏了。你……”周大拿一听，心里不由得直发毛，身子好像蹲在冰窖里。他越琢磨越害怕，他怕眼前拿武器的人带他走，他怕抗日政府处分他。他左思右想，想了个办法，就装疯卖傻地两手扇打起自己的脸，嘴里呜呜呜像刮风般地哭骂自己：“我混蛋，我不是人，怨我太看重‘利’字啦！我……”

“周先生，你这是干什么？”魏强很不满地质问他，眼里露出极讨厌的神色。

“哎呀，我做错事啦，没脸见你们哪，请原谅我吧！”周大拿在炕上跪趴着继续折腾。

“原谅你可以，抗日政府一向是宽大。但是宽大也有个边，那就是让一不让二。”周大拿听到这个，真像掉进阴沟又看到光亮的癞皮狗，慌忙从炕上爬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魏队长，原谅我这一遭，以后，我

一定听政府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就好。不过，减租减息的这口锅是你砸的，你还得动手锯起来！”魏强给他画了一条道。“现在你跟我到村边学堂里去一下，到那里跟人们说说你的错误，表明今后怎么办就行了！”周大拿本心不愿意，又觉得不走这条道又不行，硬着头皮跟在魏强的身后来到学堂里。在这里他借昏暗的几盏灯光瞅了瞅，昨晚在他家开会的人们，今夜一个不漏地聚在这里。地主、债主们用责备的眼光盯望他，像是说：“都是你的过！”佃户、债户们轻蔑地瞥他两眼，像是说：“你白天的那股神气呢？可还撒疯啊！”他谁也不敢瞅，低头挤到讲台跟前，冲汪霞强笑笑，又忙将脖梗儿缩进腔子里去。

“乡亲们，静一静。”魏强登在一只方凳子上，声不大但挺有力地喊了一句，呜呜囔囔的吵吵声，顿时沉落下去。“今天，到这里开会的恐怕都是昨夜参加减租减息的人们。为什么昨天减了租减了息，今天又把大家邀集来？这个，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周敬之先生更知道。现在让周敬之先生给大家谈谈。”他跳下凳子，汪霞对周大拿低声的谈话已结束。

几十年，从没在人前说过自己半个“不”字的周大拿，今天，要在这么一大堆熟人面前，在以往自己说一不二的佃户、债户面前，像个偷儿似的低头说软话，认罪赔不是，他真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可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胳膊腕叫人家攥住了，只得甘认倒霉。他厚着脸皮跳上凳子：“可是叫我说什么呢？我口是心非，领头破坏政府的法令，一心为自己，让贫乡亲吃亏，给魏队长、汪主任添麻烦……”

以往在范村一处吆唤，八方应声的周大拿，今天是锐气完全丢掉，威风完全灭绝，所谓摇不动的一杆大旗，就这样给砍倒了。

---

[1]晋察冀边区在抗战时期演出的一出新型歌剧。内容是新媳妇送新郎参加子弟兵。曾在边区，特别在冀中流行一时。

[2]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提出的十条政策。内容是：一、对敌斗争；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三三制政权；十、减租减息。

第十九章

一

过年以后，几个月来，由于黄河南和华北的鬼子大调防，由于需要向群众反复宣传抗战十大政策，由于需要巩固减租减息的成效，由于要发动敌区的人民也把大生产搞起来，还由于夜袭队被坂本少佐打垮后，元气伤得太大，还未恢复起来，魏强他们已突进保定市沟里，在各个村展开工作了。一直到麦子吐穗扬花，谷子开锄间苗的时候，他们像歇腿般地回到了西王庄。

河套大娘今天特别欢欣，她饭都没顾得吃，就走进魏强他们的住屋，好像她家宝生回来了似的絮絮叨叨地说起来：“你知道你们这一程子没来，可把大娘想坏了，从大年初一盼到正月十五，从二月二盼到三月三，你们人不来怎么就不捎个信来呢？”她转身奔向靠北山墙的大躺柜，伸手从柜上抱起沉甸甸的一只大花瓶，朝炕桌上一倒，唏里呼噜一大堆红鲜鲜、鼓溜溜的枣子散出了酒的香味。“这是去年我给你们醉上的，只说你们过年来呢，哪承想去了这么多日子。还愣个什么劲？快吃！”她说着就一把把地抓起来，朝向人们手里塞。

河套大娘朝人们递送着醉枣，继续说：“上两个集，区里的马鸣来了，我跟他打听打听你们。我说：‘马同志，你可知咱武工队上哪里去啦？’猜他怎么说？他脖子拧成绳，眼睛瞪得像鸡蛋，朝我丧谤地说：‘你打听这个干什么？’我说：‘他们来了就住我这，我是他们的房东呀！’他这才口气放得平和点，‘那谁知道，反正他们在天底下，地上头呢！’当时气得我一扭头就走了。我真有心不给吃喝地晾他一天干。这哪是工作人说的话，就像那没受过调教的生马坯子！”

听到河套大娘的学说，贾正气得醉枣不吃了，直劲地挽袖子。他心里思摸：“将来我碰上这个马鸣，非拽住他问问，他怎么做的拥军优属爱护群众的工作？”赵庆田也觉得马鸣这号人真成问题。魏强见大娘满脸恼色，忙说：“大娘，别太生气了，马鸣同志年轻，参加工作日子不长，你

这抗属老大娘就得担待点。俺们知道大娘想俺们，嗔着俺们不来，说实在的，工作忙，光一个劲地盘算做工作打胜仗的事，就有点忘了！”

“噢！眼下得了点胜利，就把大娘给忘了；将来打进保定府，坐了北京城，更得把我扔在脖子后头啦！要是我穿得破破烂烂的进京上府找你们，说不定你们还会装不认识我这脏老婆子呢！”大娘磕打牙地开着玩笑，逗得人们咯咯直劲地乐。河套大娘身旁的贾正笑得更欢。大娘故意把脸一嗔指着贾正：“怎么，大娘说到你心眼里去啦？到那时你要真的那样对待我，看我撕了你的皮！”

“好好好！我要真的那样对待，大娘就来撕。要不放心，现在撕下也可以！”贾正笑得流出了眼泪。

俗话说：一只眼不是眼，一个儿不壮胆。房东大娘一辈子就生了个宝生。宝生在他们老公母俩心上，真像命根子，宝贝疙瘩。真有点脑袋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的劲头，生怕出了意外。河套大伯要将宝生送给抗日救国的八路军，当时真像摘大娘的心，不过大娘噙着难割难舍的眼泪，还是将干粮、行李拾掇好送宝生走了。眼下，每逢武工队来她家一住，她总觉得是她家宝生回来了，真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她瞅见哪个，哪个也都像她家宝生似的粗壮，魁梧；从脾气秉性到言谈举止，个个都像她一手抚养拉扯大的宝生。所以每逢人们一来，她不知道要挨着个儿地看上多少遍，脸皮薄的就得给看臊了。今天，她和人们扯着闲话，又用眼睛点起名来。她挨个地瞅了一遍，二十几个人在她眼里，确实感到缺个什么。兵荒马乱的年头，动兵打仗的日月，在队伍上她知道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事。她很怕，她怕一问真的成了事实；母亲的心又迫使她不得不问。她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心里突突地跳着，狠劲张张嘴巴，才朝魏强问起：“怎么没见到刘太生？他哪里去啦？伤好了吗？”

时间过去了多半年，河套大娘骤然提到了他，一下把旧事勾挑起来，大家立刻收敛起笑容。魏强觉得事情虽过很久，告诉了老人，老人同样会受到刺激，强笑出声来说：“刘太生？刘太生他调动工作了！”赵庆田也答上言：“大娘还提他那伤呢，人家早好利落了！走的时候又白又胖！”贾正跳到地上说：“大娘，他还告诉我，要我替他谢谢你老人家呢！我这就，”他把双腿一并，胸一挺，脖颈一直，“敬礼！”

河套大娘瞅瞅人们的表情，半信半疑地点点头说：“只要伤好利落，没出什么意外就好，这年头，你们都要给我加小心哪！”她眼球转了几转，像想起什么事儿似的说：“你看我这记性！”紧忙走了出去。

河套大娘二次走进屋。她的衣袖沾满了塌灰，右手掌托着个让线绳绑缠好的蓝布小包包。“看，这是太生去年养伤时丢在我屋里的！里头有

个小布袋，装的什么我可不知道。拣起来我都没对你大伯说，忙藏到佛龛里。”

魏强接过来，打开了一层又一层，连打开六七层，露出一个旧绿布缝制的、长方形的小布袋儿来。他慢慢地将布袋一头缝着的白线拆开，喀啷，从布袋里滚落出两颗光闪闪亮晶晶的圆形小铁东西。

“奖章！”“他的两枚奖章！”赵庆田、贾正情不自禁地叫道。

两枚奖章：一枚是镌有镰刀、斧头的模范共产党员奖章；一枚是镌有骑着战马挥舞战刀勇猛直冲的战士的一级战斗英雄奖章。这两枚奖章是一九四〇年冬季，在定县西城总结“任河大战役”[1]的评功大会上奖予刘太生的。在大会上，魏强、赵庆田、贾正、辛凤鸣、李东山等人，也都获得了同样的两枚奖章。物在人不在，人们不由得思念起老战友来，虽说坐立的姿势不同，心里的沉重却是一样的。

“他掉的是两个什么牌牌，叫你们看到那么不高兴？”河套大娘让人们的神色吓愣了。她瞅瞅人们阴沉呆板的脸色，又把炕桌上放光闪亮的奖章来回看了几遍，末后，不明白地问起魏强来。

魏强忙改成笑模样，“没什么，是看到这个想起别的事。这是两枚奖章，是刘太生打鬼子有功，上级授给他的！谢谢你老人家的保存，以后见面我给他吧！”

“是奖章啊！大娘再看看。”她拿起奖章，生怕掉在地上摔碎了，双手小心地托着，反看了正看，看了这个看那个。“真稀罕人，只有有功之臣才给这个玩意儿挂着呢！谁知俺宝生能得这个不？要真得了这样两个，也叫大娘大伯光荣光荣！”

“能得。能让大娘大伯光荣上！”魏强说。

“别说你家宝生里，像我这样的还得了两个呢！”贾正手里也托出和大娘手里拿的两枚一模一样的奖章，“只要对国家忠心耿耿，没有一点私心，打鬼子要狠，爱护老百姓像爹娘，就能得上这样的奖章！”

“你也得了两个，真是好样的！”大娘夸着贾正，将手里的奖章递还给魏强，转脸问：“赵庆田，你得过几个奖章？”

扯闲话，赵庆田多会儿都是靠后，要遇到夸功、表露个人的时候，他更不爱谈。今天大娘朝他一问，他的脸顿时红得像个鸡冠子，一个劲地傻笑，话儿吐不出来。

“你看他，越到这时候，就越腼腆得像个大姑娘。”贾正手指赵庆田说。“人不可貌相，别看他蔫头蔫脑的，打鬼子、做工作，样样都不让人，号称老模范，他比我还多一个呢！还有，我们小队长有四个奖章，比我整多一倍。”

“好啊！环境刚刚变了一点，你们就产生了麻痹思想！”村治安员李洛玉轻轻地走进屋，见到人们光嘻嘻哈哈的谁也没注意他，便开玩笑地嚷叫，“这我要是个特务，门口一堵，手枪一逼，喊一声‘都别动！’那你……”

他背后一个人冲他的耳朵紧接说道：“那你就缴枪、举手、当俘虏呗！当俘虏我们优待一麻斯！”逗得魏强他们轰地笑了起来。李洛玉回头一瞅，原来是刘文彬，刘文彬旁边还站着汪霞。汪霞说：“你看我们的李同志可不麻痹，人家踩他脚后跟走路，他都不知道。真少见！”

“行啦！给添海带吧，别上笋（损）啦！真怪，怎么你俩跟我进来，我就没听到脚步声？”

河套大娘伸手把汪霞拉到身旁；刘文彬靠炕桌坐下，捏一撮烟放在一条纸上裹起来。“你觉得怪吗？其实就是你的麻痹思想在作怪，你光顾前面，不管后面，说到底还是个麻痹大意。你没想想，人家住在屋里，院子里能不设岗？要真不设岗，魏强这个小队长就该撤职了。”

“百灵鸟，天天唧里呱啦的，你可还说嘴练贫呢！”房东大娘在一旁敲边鼓儿地挖苦李洛玉。“总觉得自己道行大，不赖歹，有能耐你可别栽跟斗，当了俘虏！”她说着回身捧了捧醉枣放在汪霞怀里。“你说，是呗？闺女，快吃！”

“嘿！看你这个得理不让人的劲，怎么我这小辫子叫你揪住了？你无论怎么说，你们女人……”李洛玉是想说“你们女人的话也不值钱”，一眼瞅见吃醉枣的汪霞，前半句话说出，后半句话又咽回去了。

“你说你说！你个软盖王八。你是不是又要褒贬俺们妇女？”大娘右手指点着，几步迈到李洛玉跟前。“今天你要敢胡吣，看俺们妇女主任怎么批评你。”话说着，手指头杵到脸上，杵得李洛玉头歪脑晃地朝后躲着央告：“不敢！不敢！老嫂子。”

近来要防备敌人在青纱帐起来前进行清剿、剔抉，冀中到处在开展“三通”[2]工作。之光边缘区大部分村庄地洼水皮浅，不能开展。在金线河南的大部分村庄，只能做到房上通、户户通的“两通”工作。

刘文彬、汪霞今天看了看西王庄的“两通”工作，并和群众交谈，察觉到这里面存在些问题。“洛玉！”刘文彬把正和河套大娘逗闹的村治安员拽过来说：“我们刚瞅过你村的‘两通’工作，做得不错，干的劲头也挺足，不过，听说话，还像是有点意见。”

“有点意见？这可是没想到的事！”洛玉一时不能理解。

“没想到，就告诉你。在咱们这地区，咱们这伙人，一天到晚光盘算打鬼子的事，对生产的领导常常忽略了。刚才我和汪霞到掏墙搭桥的那

儿看了看，个个都是年轻人。他们说，‘半个月了，没有下过一天地，一个壮壮的身子，光干这个！’这四句话不多，你仔细咂咂滋味，真是话里有话。小黄庄黄玉文他们安排得就不错，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两通’；第二天，上年岁的人一检查，没弄好的找补找补；搞好的拿东西堵盖上……”

刘文彬的话语给李洛玉很大启示。他直愣着眼睛一想，对，是没把对敌斗争和搞好生产安排好。他接受了刘文彬的意见：“是这么回子事，群众说得有道理。我们应该向小黄庄学，今天黑夜开个会，好好把工作、生产重新做一下安排。”

“洛玉，你们的联络员回来了没有？”魏强见人们坐稳，话儿谈完，忙打听情况。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洛玉像个抽水机似的哗哗地说起来。“联络员回来说，大冉村住的老鬼子走了以后，昨天又添了一拨从黄河南换回的鬼子兵。他听说，保定周围都是换的这个。还有，夜袭队经过这些日子休整，今天拂晓又开始探头伸爪了。队长还是铁杆汉奸刘魁胜。”

夜袭队也真像条气命大的红眼狗，砸死了，醒过来；再砸死，又醒过来。夜袭队的又一次还阳出动，在魏强听来还属于一个新的情报。他刨根问：“这个联络员是听谁说的？可靠不？”“联络员是咱自己人，没问题。”洛玉说得很肯定。“这事是黄庄的联络员对俺村联络员学说的。傍明子，几十个伪军坐两辆汽车到了黄庄据点。里头有个叫梁邦的，他偷着和黄庄联络员说，他是梁家桥的，拜托联络员偷着给田家桥他姐夫田常兴捎个口信，说他还活着，在夜袭队里混事呢！让他姐夫抽空去告诉他老娘一声。这一来，人们才知道那伙子伪军都是夜袭队装扮的。至于田家桥有没有这么个叫田常兴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这么个田常兴，我知道。”汪霞把醉枣朝桌上一撂，离开大娘凑过来。大娘一见人们谈起正事，挪脚就走了。“这个人‘五一’扫荡以前是咱游击小组的成员；他媳妇叫梁玉环，也是村妇救会的干部，夫妇到现在还净偷着做抗日工作。梁玉环他娘家在梁家桥，刚说的那个姓梁的，就是她的亲兄弟，在前年‘五一’扫荡时叫鬼子抓去当了伪军。为这事，梁玉环几次问我该怎么办好，他那寡妇老娘为想梁邦都想出病来了。没想到怎么又干上了夜袭队！这事要传到梁玉环的耳朵里，她那爱面子好强劲，不知又得哭多少天！”

“在这种地区，净是想不到的事。有这么个情况告诉你们就算啦！”李洛玉不像旁人那么关心这件事，他关心的是本村游击组。“魏小队长，俺村成立秘密游击小组有多半年了，上个冉村集才领来十几个手

榴弹，还有两支独抉枪，一颗石门造。家伙有了，人们光摆弄都不知道怎么使唤。天黑你们派两个老师去教教，看行不？”

“这怎么不行？晚上，让赵庆田、贾正他俩去，多咱教会多咱散。”

魏强听说村里的民兵组织有了武器，高兴得蹲在炕上，把游击小组有几人，这些都多大年岁；早先净干什么，他们对抗日工作怎么认识等等都问了个到，末了又问洛玉：“你看，除了让人教去，还需要什么帮助？”

“还需要什么帮助？……”洛玉吧嗒吧嗒嘴，瞅了下刘文彬，意思说：“可以张嘴说吗？”刘文彬点点头。他这才不好意思地把眼光移到魏强脸上，嘿嘿了两声：“从领枪来，人们真比娶了媳妇还高兴。光为擦枪，就凑钱买了只老母鸡熬了些鸡油。就是……哼……就是子弹太少了。满打满算才给了九粒子弹，里头有两个还是凑数的，你看这……”

魏强说：“你干什么说话绕脖子？干脆说‘给俺们几粒子弹’不就完了。赵庆田，你给洛玉三排六五子弹，过后再自己调剂。”

李洛玉接过光上光、亮又亮的三排子弹，粒粒都是三道眉、红脖圈的日本炸子儿。他好奇地一粒粒地从弹夹上摘下来，又一颗颗挨个儿排排上，孩子般的数着数：“十五粒，加上九粒，一共二十四粒。二十四粒刨去两个臭的，还有二十二粒。二十二粒也不算少啦，可要是再……”他朝人们身上缠绕着鼓鼓囊囊的子弹袋瞟了一眼，自知再张嘴有点太不知足，望魏强难为情地笑了。

谁当上游击组的负责人，都愿意将游击组整得好好的。洛玉的心气也不例外。虽然没说话，但魏强从神色上一看，就知道他还在想什么，便取笑说：“人哪，不宜给好，你要开开门让他进来，他就又想上炕了！赵庆田，再拿十粒子弹给他吧！”

魏强的话说乐了人们，也说到李洛玉的心坎上。李洛玉高兴得一蹦老高。他二次接过子弹，连看都没看，稀里哗啦都装在紫花布的衣袋里，右手五指并拢，举到右额角上，胸脯挺起，说了一句：“敬礼！”乐呵呵地跑了出去。

二

夜袭队还阳的消息传到保定四乡，四乡的人们像听到恶性瘟疫即将到来似的，心头又布上了一层愁云；家家都在日夜防范着夜袭队的突然降临。

夜袭队再一次网罗了一批亡命徒，经过好长时间的特务训练，又像恶鬼妖魔般的张牙舞爪了。

这一次出来活动，他们不论走到哪个村，都是冠冕堂皇地讲："我们是哪里丢了哪里找，和老百姓没关系！""夜袭队出来是找武工队，武工队是夜袭队的死对头！""只要不欺骗夜袭队，不掩藏武工队，夜袭队绝不糟扰！"他们这么嚷叫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群众和武工队的关系。有些胆小怕事的人，一闻到抗日的气，也就真的不敢过问武工队的事了；绝大多数群众都知道夜袭队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就把他们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照旧干抗日工作，帮助武工队。

夜袭队舌头嚼烂了，唾沫耗干了，软的办法使尽了，始终也没得到武工队住在哪里的情报。武工队的活动，似乎比早先更神速、更诡秘了许多。

老松田倒背双手，叼着香烟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方子步，对站在房子里的刘魁胜，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

"捞不到武工队驻扎在哪里的情报，那武工队是走了？没有！没有又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保定周围的村庄里，掩蔽在刁顽的老百姓的家里。这样长时期地掩蔽着，为什么就不知道呢？显然是村里的'眼睛'不管事。现在各村的'眼睛'还有多少？"老松田沉思到这，摇摇头。他知道，各村的'眼睛'被武工队处决的处决，逮捕的逮捕了，即便剩下几个，也吓得不敢再干了。"否则撤出去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武工队呢？是撒得不远呢？是布置得不当呢？还是这些人不可靠呢？"松田在绞着脑汁思考着。刘魁胜见到松田这种样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他立在一边，眼珠子随着松田的走动来回转。

"嗯，要这样的干干看。"老松田好像思索出一点门路来，回身对刘魁胜说："眼下，在咱这个'明朗化'的地区，没有依据地抓人、杀人，到村子里去胡搜、乱找，对皇军来说，都是不大体面、有害无益的事。所以，能不这样干，就不这样干。不这样干又怎么干呢？"松田像问自己，

也像问刘魁胜似的呆愣着。他那出神的眼珠一动也不动，浮肿的眼皮急速地眨了几眨。刘魁胜腰板挺直，眼睛盯住松田的嘴巴，等待吩咐。

“要这么干，要到黄庄渡口附近去干！”老松田挥动长满黑毛的双手，果决地嚷叫。“人不要多，要精。我和你们一起去，一起去蹲他几天，或者……”

三

周大拿这杆大旗一砍倒，范村的大门也算打开了，样样工作，怎么布置，怎么执行。要说头年冬天汪霞感到最怵头的村庄是范村，那么现在正相反。她已把范村当成赶集上店去的平坦大道。有时，一个人也敢住下过夜。

今日，她又在范村住了一夜零多半天。

汪霞根据敌人一天没出动的情形，估摸着天黑不会再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即便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现在已是麦子没过膝，春苗罩住地，也可躲躲藏藏了。就凭这两点根据，她决定头擦黑过金线河，到小黄庄去。

她将平时带在身上的一绺又黑又粗又长的假发拿出来，面对镜子絮在自己的头发里，口叼手绑挽了个扁平、周正的圆盘头；还用梳子在额前梳出个寸半长的齐眉穗。她挎上只苫着羊肚手巾的小竹篮子，装做走娘家的年轻媳妇，趁街上没人，蹿出房东的大门，走出了范村，顺着通向东南去的黄土大道，照直奔黄庄村东——金线河的渡口走来。

春末夏初的季节，不冷也不热。汪霞从路西回到冀中一年多了，就没顶着太阳走过路。今天，她一脚踏进这绿葱葱、香郁郁、充满活力的天地里，看到那肥硕的麦穗、茁壮的春苗、参天的白杨、倒挂的垂柳……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舒畅，脚步也随着轻快了许多。

黄庄据点的炮楼子愈来愈近了。她看到炮楼子，立刻想到炮楼里住的哈巴狗，神经一紧张，下意识地揭开了竹篮上的苫布。她瞅瞅里面平放的撸子枪，心情又平和下来。最近她的枪里添了七粒绿屁股门的新子弹，那是魏强在马池村东伏击夜袭队缴获后送她的。从魏强给了她这七粒子弹，她的胆子更壮了。由枪里的子弹，想到魏强对她的关心、体贴，她脚步迈得更轻快了，心想："要是今天跟魏强在一起走，我装成回娘家的媳妇，他扮成送媳妇的女婿该多好啊！我篮子里搁着支撸子，他腰里插架盒子，俩人不紧不慢，说话搭理，一起在这个敌占区里活动，共同开辟一村又一村的该多好。即便碰上敌人也不怕。凭魏强那个胆量和本领，根本用不到我放枪。"少女的心，秋天的云，真是变化多端，有时候胡思乱想地连点边也沾不上。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不觉吃了一惊。

“多逗人笑，我怎么想到这些事上去了，莫非，莫非我爱上他了？”她问自己。其实，这个问题，她问过自己不知有多少遍，但总没有勇气承认，但也没有理由否认。“大概我是爱上他了，要不，我的脑子里为什么除了工作，就是想他。就算我是爱上他了，他爱我吗？为什么不和他谈谈？对，要抽个空儿直接和他谈谈……呦呦，不行，不行，那叫什么话呀！”她想到这，脸儿羞得直发烧，不由得暗笑了。

“真，我真傻，干什么我非得张嘴说？我就不能……”她扑哧一声，笑了。她的心里乐滋滋、甜丝丝地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绕开了黄庄据点，来到了村东面一条路口上。前面，不到三十几步远的地方走着两个背草筐的中年妇女。她紧迈几步问讯：“借光，大嫂子，上小张村，是不是在这儿过河？我这道儿走得对不？”

汪霞的口音、穿戴、做派，都地地道道地像个没出过远门的本地年轻媳妇。两个中年妇女止住脚步，朝她连瞟了几眼，也就不见外地开了腔：“对，没错！过了河，奔小黄庄，贴小黄庄南边走，到村东头，朝里手一拐，就瞧见那眼紧挨小柳树的大砖井，那儿就是奔小张村去的道儿。上了那条道，你闭着眼就走到街里了。”

“噢噢，沾光了！”汪霞在她俩停下指路的时候，紧走两步和她俩并了肩。妇女们到一堆，三句话过后就熟了。从闲谈里，汪霞知道她俩是到堤根背草去。两个背草的妇女也就随便地问起汪霞：“你婆家净什么人？妯娌有几个？有没有小姑子？女婿多大啦？他在家还是出外？疼你不？……”问得汪霞心里好暗笑，脸儿一红一白的，可还得撒谎应付。

那个白四方脸盘的妇女，扭脸瞅了汪霞一眼，咯咯笑着问：“怎么你出了门子，也不开脸[3]啊？”

“怎么不想开脸？这年头不是买不到细洋丝线吗？”汪霞手摸自己的脸儿，装作不好意思地回答。

“这可好，破开盘头，再梳辫子，又变成没出阁的大闺女啦！”另一个妇女说完也咯咯咯地笑起来。

三个人越说越近乎，越谈越热闹，唧唧嘎嘎、嘻嘻哈哈，陈谷子烂芝麻地摆列开。三个人一直说到快上河堤，才分开了手。两个背草筐的妇女眼瞅汪霞一步步地上着河堤，还大声地嘱咐：“她大姐，从娘家回来，你可要进村到我家去歇歇脚啊！”

三人剩一人，一阵欢笑变沉寂。汪霞爬上堤顶，让飕飕的小风一吹，热乎乎的身子真有说不出的快意。她扭头朝西望去，太阳刚刚钻进地皮，余辉把西面天空染成了一片淡红的颜色。

她扯下苫竹篮的羊肚手巾，擦擦湿润润的脸，朝河套里左右瞅瞅。

河套麦地里的远处，有几个背草筐的人，边砍草边朝堤坡上奔；近处，有些看地的庄稼人，也闲散地朝堤跟前移动。那些人都各干各的，谁也没理会她，她也就不在意了。她刚要朝前迈脚下堤，背后，突然传来轻贱的两声："哎哎哎，小娘们，你过河到哪里去？""这么年轻俊气的小媳妇，怎么一个人走路？你站下，我俩和你做伴走！"

好刺耳的声音！汪霞听过，猛着惊愣一下，心想："要糟！"她下意识地将右手伸进左胳膊挎的竹篮里，抓住子弹上膛的手枪，暗思摸："不是遇见特务，就是跟上坏人了。要真的是坏人，那可是他们有眼无珠了。"她转身朝后面用眼一扫，两个庄稼人打扮的家伙，直愣愣地望着她，蹚着麦子踩着春苗，斜着奔堤坡走来。她的脸色一嗔，说："你们家没有大男小女，怎么说话那么轻浮？真少失调教！"

"嘿嘿嘿，跟咱说这个啦！你站住，打问你个话儿再走。"一个家伙说着话爬到堤半腰。

"你过来，你过来，小娘们！"另一个家伙在堤下也喊叫起来。

汪霞听话音，看面容，知道碰上了敌人。先下手为强。她伸手拽出了撸子枪，照着先上来的那个当的一家伙，咕咚！那家伙被撂倒了，跟着，像球似的朝堤下滚了去。后边的家伙原地趴下，当当当！向汪霞开了枪。突然，像有人用棍子朝她的大腿打了一下，她朝后一仰栽倒了。她知道大腿受了伤。但，她没管流血的伤口，一翻身爬坐起来，二次瞄准对方，继续射击。就在这时，堤下面的麦田里，呼喇喇站起好多人，个个都平端手枪，朝她头顶盖过来；嘴里喊着："别打死她，留着逮活的！""女八路，快把枪扔掉！"说着紧朝堤上跑。

汪霞左右一瞧，三面受敌了，心想："逮活的？不那么容易！我要让人死枪毁。"她张开嘴巴用手托抵住自己的上嗓膛，狠劲地用拇指一勾扳机，只听叭嗒一声，子弹哑了火。她狠劲一拉枪栓，一颗哑火的子弹跳出来，枪栓再也推不回去——子弹打完了。枪没子弹是块废铁，废铁也能打死人。她使尽全力，将手里的空枪，照准第一个扑近她的敌人头上投过去，敌人哎哟了一声，栽倒在地上。这时汪霞打着滚朝堤的里坡滚去。她打算顺里坡滚下去，跳河。第二个敌人嗖地蹿了上来，狠劲将她按住了。虽说天色渐黑，她看不清敌人的面目，但她心里明白："真的叫他捉了去，可比死了还难受！"就抓、咬、踢、蹬地泼死挣扎。她想用这挣扎去惹恼敌人，让敌人用枪弹敲碎她的脑袋，或射穿她的胸膛。

敌人越上来越多了。他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堤顶上，个个心里敬佩松田队长指挥的英明，庆贺这几天没有白蹲，终于抓到了猎物。他们欢跳着嚷叫："这个女八路真捣蛋！""秋后的蚂蚱，还能有几蹬踏？""不用按

住，她也跑不了！”“看！把这朵鲜花搓成什么样子啦！”……

---

[1]“百团大战”中在任丘、河间、大城三县内进行的一次战役。

[2]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开展地道战的三种形式，即：地下通、房上通、户户通。

[3]姑娘出嫁时，要用丝线绞去脸上的汗毛，谓之开脸，以表示是结了婚的妇女了。

第二十章

一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管老松田怎样诡计多端，也不管夜袭队的行动多么诡秘，一遭两遭目标可以不暴露，再来三遭四遭就会露出马脚来。

“黄庄村东的渡口两旁，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在溜达！”“常有成伙的人在堤北麦地里趴着睡觉！”“今天，又有两起生人在堤西坡砍草。”这类情报，接二连三地送到魏强那里。“怎么，难道夜袭队最近要学学七十二变的孙猴？”魏强天天思摸这些情况，也天天对这些情况进行判断、分析。

汪霞住在范村的当天，魏强他们正住在靠金线河南岸的小黄庄。

早饭后，到河北黄庄据点报告“平安无事”的小黄庄联络员，因有闲事进了趟保定城，直到过晌午才回来。他到家就找保长黄玉文报告：“河那边的外堤坡又有了砍草的生人。”黄玉文急忙将这个消息偷偷地告诉给魏强，魏强立刻把小秃派了出去。

小秃今天的打扮，更像个地地道道的庄稼小子：剃得光秃秃的脑袋，顶着个耍了圈的麦莛草帽子；上身穿件褪色的绿背心；下身穿着一条将过膝盖、又脏又旧的紫花裤衩；污泥沾满了两腿，两脚蹬着一双撮缝后跟崩开鲇鱼嘴的纳帮鞋。他肩膀背上个空草筐，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颠颠颠地走出小黄庄，照直奔金线河走来。他左右望望河套里溜腰深的麦子，蹚过了河，抛开大道又跳到麦海里。

时间不允许小秃作更多的逗留，任务要他尽快地将堤那边的情况侦察清楚。他蹚出麦田，爬上了大堤。在堤顶上，用犀利的眼睛，扇子面地搜寻起来，只见堤下面有三个砍草的庄稼人。“难道小黄庄的联络员就是指他们说的？”小秃想，“既然来了就得弄个究竟。”他光着两只脚丫子走下了堤，筐子一撂，腰一猫，小镰刀一挥，芦草锥、马辫芽……一墩墩一撮撮地砍起来，一会儿一满把，一会儿一满把，不到吃两顿饭的工夫，他屁股后头一把一把地撂下一大溜。他越砍离草越远，越砍越离三

个砍草的庄稼人近。别看他低头猫腰砍着草，眼角却不住地偷扫那三个人。‘嘿！砍草的庄稼人怎么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卷？”小秃见一个人拿出盒绿炮台烟卷，三个人抽起来，心里暗自琢磨。他又连续砍了几把，将小镰朝背后的腰间一别，一把把地朝回敛起草来。

“来来来，到这儿歇歇！”那个掏出绿炮台烟的家伙朝小秃招手吆唤。“瞧，你这小孩比俺们大人都干得棒！俺们刚砍了一筐头，你就砍了那么多，真行。哪村的？”

“马池的！”小秃歪着脑袋回答。

“马池的，怎么到这砍草来？”因为小秃是个孩子，他们没经心地随便问起来。

“干脆凑到你们跟前，看看你们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吧！”小秃把怀里的草就地一撂，满不在乎地朝那三人走来。“家是马池，我这是到亲戚家‘擦忙’来啦！”

“那你家里呢？”另一个吸烟的家伙问。

“我家？”小秃在他仨对面一坐，抽出小镰，拿在手里，低头剜着土坑胡编起来。他知道黄庄炮楼里有他个远房哥哥当警备队的中士，是前年城里要兵抓丁时抓去的。他就指着这中士哥哥的名字说：“家里就是弟兄俩，我哥在警备队上混事，剩我一个人在家，有时我也到炮楼里住上个十天半月，有时在亲威家呆个半月二十天的，没有个准头！”他嘻嘻哈哈地跟他仨说着，眼睛老是偷瞧他们的手和脸，观察他们的腰间。从他们那青黄紫皂的脸上看，个个都像是大烟鬼、白面客，手儿又细又干巴，根本就没做过庄稼活。再看看他们的腰间，虽说都用肥大的褂子盖着，照旧还显得鼓囊囊的。

“你哥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炮楼上当警备队？”第三个家伙将少半截烟头朝远处一扔，斜眼咧嘴地问。小秃眼望着扔出去的那少半截烟，心里说：“真他妈的大方！”就凭这一下，他也看出眼前的几个人都是什么东西。“我哥叫庆生啊，早先在张登驻防，从去年秋天才拨到这儿来。”他说着用手里的小镰朝西面黄庄炮楼指指。“怎么，你们跟我上楼瞧瞧我哥去？他大小是个官，保准错待不了！”

“到炮楼找你哥去？那真是王麻子的膏药，没病找病。我可不去！”吆唤小秃来歇着的家伙，装做好人的样子说，“你俩谁去？”

“不去！不去！”“我更不去！”仨人挤挤眉，弄弄眼，哈哈哈地笑起来，笑得小秃从心里起腻。“妈的，他们到底来了多少人哪？”

小秃心里自问自。他正要想法探探，忽听见麦地里传来几声布谷鸟“布谷布谷”的连续叫唤。一听叫声，和小秃坐在一起的三个家伙，爬

起来，草筐一背，说了声："走！砍草去！"头也不回地朝麦地中间的坟地里走去了。

小秃望着他仨的背影，狠狠吐了一口唾沫，骂道："哪国的布谷鸟在他妈地里叫唤，见鬼！"他敛巴敛巴砍倒的青草，装了多半筐，背上就朝回返。一想："到底来了多少敌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郭小秃，转身朝麦地里走去。他一瞅麦田都是南北垅，心想："你就是变成兔子、地老鼠藏在麦垄里，我也能看得见！"他唰唰地横穿麦地走着，朝左一看，一个家伙像狗似的顺麦垄横趴着。"妈的，一个！"跟着，又发现一个！发现一个！一个……再望望右边坟圈里，也有五六个人。他快走近黄庄，看到的敌人也不过十几多个。

小秃把敌人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像个出征凯旋的勇士，背上给自己当护身皮的多半筐青草，高兴得三蹿两蹦地绕道返回了小黄庄。

二

小秃浑身流汗，嘴喘粗气地赶到住地，太阳已经溜到了大西边。他将看到的情况，从根到梢原原本本地一学说，魏强心里就思前想后地盘算开了：“可以肯定，就是夜袭队。这两天，他们老不离黄庄渡口左右，是想干什么？想在这里逮人？能不能逮住，那就是两方面的事。一是看我们警惕性怎么样，再就是他们的行动是否诡秘？不过，从小秃的报告和这两天的情况看，敌人把戏演漏了。”搞军事工作的人，多会儿都是掐摸敌人，衡量自己，遇到力量弱于自己的敌人，马上就琢磨吃一块还是吃掉的法门。他盘算来盘算去，觉得要是敌人黄昏时不走，就可以过河上堤设伏，再派两三个人绕到背后去轰他，即便吃不掉，把他赶跑了也有好处。

他将意见和刘文彬一商量，刘文彬一百个赞成。

事情决定，立刻执行。在汪霞离开范村的时候，魏强他们也走出了小黄庄。当打扮成新媳妇模样的汪霞刚来到堤顶上，用眼朝河套里张望时，魏强他们正装成砍草的、看地的，疏散着朝堤坡上运动。以往，虽说都是在一个锅里抡马杓，今天，由于事前没联系，再加上彼此化装化得特别好，距离也远些，一边当成是走道串亲的年轻妇女，一边当成看地砍草的庄稼人，谁也没把谁看出来。等汪霞在堤上当地放了一枪，魏强这才悟察到堤上的妇女是自家人，同时也联想到十有八九是汪霞。他一挥左臂，喊了声：“上！”就纵身上了堤顶。就在敌人爬上堤顶庆幸自己获得胜利，准备捕捉汪霞的一刹那，魏强在堤顶上的“土牛[1]”后面，大吼了一声：“开火！”顿时响起不分点的、急剧的枪声。枪弹扫得敌人互不相顾，乱滚乱爬，各自奔逃了。魏强带领赵庆田、贾正，还有怀抱歪把子机枪的常景春，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和汪霞撕打的那个敌人松开手，刚扭头撒腿跑出三五步，魏强吆唤了一声：“你朝哪儿走！”一甩驳壳枪，把他打了个嘴啃地。

经过一场紧张的搏斗，精疲力尽的汪霞，在猛烈的枪声里，忽地听到个最熟悉的声音在呐喊。喊声给了她无限的力量，她不管身体的疲劳，不顾伤口的疼痛，挣扎着抬起头来，在仅有的一丝丝光亮里，睁大眼睛寻找呐喊的人。当一个最熟悉的身形跳近她跟前时，她三挣两扎地爬坐起来；当那人蹲下刚要用手去搀扶她时，她已把对方的手儿紧紧攥

住了，两只眼睛透出了欢快的光泽，瞅着对方欣慰地叫了声：“小魏！”由于过度的兴奋，她一头倒在魏强的怀里，二目一闭，晕厥过去。

三

几场渗地雨下过，春苗像气吹似的长起来，不几日，一年一度的青纱帐又出现了。这时，魏强他们像鱼得了水，在保定跟前，在公路附近翻江倒海地活动起来。他们时聚时散，时东时西，时而据点里，时而公路上。上午，才在大冉村村东卡下几十车鬼子抢来的小麦，把抢麦的鬼子打了个落荒而逃；傍黑，又在高保公路上截住一辆去高阳给鬼子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连车带人一并押下公路，朝东南方向开了去：闹得鬼子眼跳耳鸣，弄得特务胆战心惊。炮楼的吊桥高高吊挂起；公路两旁的沟壕又深挖好几尺。老松田曾调集些日本兵，带领着夜袭队，再加上警备队、“治安军”配合，大片大片地清剿、扫荡过几次，几次都是闹了个瞎子点灯白费蜡，受的累不小，走的村不少，拉网似的也把青纱帐趟了几个遍，就是没见到武工队的影儿。武工队到底哪里去了？中国人说：“武工队准是怕皇军的威力，早吓得远走高飞了”；日本鬼子思摸：“在河南，汤恩伯的正规军都被追得唏里哗啦，小小的游击队还能经住几锤打？没吃过黄连的人，很难知道它的苦味道；没和武工队交过锋，当然不知道武工队的厉害。”对武工队，老松田和刘魁胜知道得最清楚。尽管刘魁胜嘴帮子挺硬，可是，什么时候率领夜袭队外出都心惊肉跳；老松田不管腰板挺得多么直，在黄庄村东渡口，要不是哈巴狗紧忙带人掩护接走，他那一百大几十斤，十有八九得撂在那里。在每次进行拉网清剿中，他俩都盼望一下找到武工队，一举把武工队歼灭掉。但是事情总不随心愿：腿跑细了，腰累弯了，费力巴结地翻遍了村庄，蹚遍了青纱帐，始终也没望到武工队个影儿。在松田、刘魁胜的眼睛里，已经把魏强他们看成一伙子极神秘的人物了。

难道武工队的人都会奇门遁甲？都能七十二变？不是！就在老松田领着一班庞大的人马进行拉网式的清剿时，魏强他们不但没离开松田他们的家门——保定城附近，反倒闯进大门，和敌人来了个大换防，到保定南关歇腿来了。

今天，他们又在保定南关铁路工人金汉生家中住下了。他们驻扎的这一家房子的后面，隔条不窄的胡同就是警备队城关第七防卫中队的中队部。

中队部房上的四个抱角炮楼，像四根粗大的橛子，揳进房子的四个

犄角，矗立在天空里。住在这里，只要不暴露，真是万无一失的保险地；可是，一旦出了事，就是个大的。所以每次从来到走，大家都像趴在打伏击的阵地里，聚精会神地准备应付突来的情况。

天色接近黄昏，屋里光线逐渐暗下来。关闭了一天的窗户、门子都打开，西南风飕飕地吹进来，吹散了屋里燥热的空气，人们的心房也稍稍得到了宽松。赵庆田从瓮里舀了盆凉水，轻轻地搁在炕上；贾正怀抱枪，一声不吭地拿出带来的干巴饼子吃起来；其他人也都不声不响地喝着凉水、啃吃着饼子。吃得真香啊！

哒哒哒！嘀哒哒！嘀嘀哒！……一阵尖利、凄怆的号音，在屋子的后面——第七防卫警备中队部的一个抱角楼顶上吹响了。人们听到号声，神经不由得紧张了一下。不知谁蹲在炕旮旯里骂了句：“他妈的，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不咬倒吓一家伙！”

魏强隔窗户望着黑暗蒙盖起来的院落，侧耳听着敌人的阵阵号音在沉思。

吱吜！大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跟着挤进两条模糊的人影儿。不言不语地朝屋子走来。

“老刘，小黄庄来人啦！”声不大，嗓音洪亮。这是房子的主人——金汉生，后面是小黄庄的保长黄玉文。

“别看小秃人小，心里可灵啦，十个大人也比不了，真是秤砣小，能吊千斤！”黄玉文一进门先把小秃夸了一通，跟着就一五一十地念叨起来。

原来，近些日子，魏强给了小秃一个极特殊的任务。小秃按照魏强的指示，离队来到黄庄据点里。

凭他的年岁小，个儿矬，鬼头蛤蟆眼的精灵劲，又是保定城边上的人，再经他当家子哥哥——在据点里担任中士班长的郭庆生一保荐，立刻补了个吃饭不领饷的名，干起斟茶倒水、划火点烟的打杂勾当来。

小秃自从成了武工队的一员，事事都留心学，可是和别人比起来，事事都觉得自己差得远。步枪、手枪自己都会使了，但等到一遇上事，就不如别人沉得住气；提到张嘴做宣传，就更不如别人。如今，魏强把小秃派到这里来，要小秃完成这个特殊任务，在小秃说来，还是大姑娘嫁人，头一遭的事。所以从来到据点里，他处处加小心，生怕自己露了馅。头两天，他光低着头做这干那不说话地乱忙活；两天过后，跟警备队员们混熟了，也就随便乱串地活动开了。

小秃知道他的远当家子哥哥郭庆生，是去年头麦熟时在张保公路上，黑夜押运民夫叫武工队俘虏后释放出来的一个人，就准备按魏强的

指示对他做工作，争取他，以便来个里应外合，活擒哈巴狗和警备队长王一瓶。——王一瓶是去年在侯扒皮被敲死后的两月，从大冉村调来黄庄据点的。——哪知道，经过几天的观察了解，他觉得他这个远房哥哥郭庆生不像魏强说的那个样，他太靠近哈巴狗和警备队长王一瓶了。说话、做事都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已经成了哈巴狗和王一瓶的一条胳膊、一只眼。要想通过他去活擒哈巴狗，缴掉王一瓶的枪，毁掉这个黄庄据点，根本就没个指望。小秃了解到情况变了，就想告诉给魏强，让魏强再想新的办法。小黄庄保长黄玉文是每天进据点明送东西暗和他取联系的。小秃将情况告诉他，他却说："外面鬼子正组织拉网式的清剿，咱们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小秃乍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失去了主心骨，真是急得抓耳挠腮。这里的一切他看够了，他恨不得一下离开这伙子牲口般的人们，走出这座囚笼似的据点。转头一想，自己是八路军的战士，八路军的战士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头一条就是它。凡是上级要自己待在什么地方，不管上级在不在面前，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工作，一直呆他个钉糟木烂。"是，不能随便离开！"小秃告诫着自己。他再也不朝离开的道上想了。

"嗯？难道我就待在这里老侍候敌人？我侍候他们一阵子是为了什么？"小秃总觉得没有目的地侍候敌人，和敌人在一堆鬼混，是件丢人的事，所以这阵子他不论是吃饭喝水，总是围着这个题目转来转去。当魏强平常说的"一个武工队员，一定得有单独作战的本事，不管情况变化得多么快，都不能叫情况的变化迷惑住、束缚住……"几句话在他脑子里转起来时，他的心地又豁亮了。他心想："我现在就是单独作战的武工队员了，我得自己想办法拿主意，办上级要我办的事。"他相信自己能想起个好办法。一天，他的当家子哥哥郭庆生背支步枪，晃摇着肩膀来找他时，小秃两眼凝望着郭庆生，心里想："看我不用你这鸡蛋能做成槽子糕不？"

"秃子，这回可该你走运啦！苟所长和王队长都觉得你聪明、勤快，愿意叫你给他俩当个不离身的随从，叫我问问你，看愿意不？要愿意，一个月七块联合票，黑夜成局打麻将的头钱也都归你。哥一听这是好事，就一口应下了！"郭庆生挤眉弄眼地咧嘴说。小秃觉得要是这么着，倒给工作带来很多便当，心里虽然很高兴，脸上却显出难为情的样子说："哥给我找这么门差事，我是乐不得的。谁知我能干得好吗？"

"能干得好！有哥我的面子，即便有个小小的差错，他们也会担待。你尽管放心好了！可是有了好处，也别把你傻生哥丢在脑勺后头。"

郭庆生小弯下腰，一会儿拍拍小秃的肩膀，一会儿摸摸小秃的头，真把小秃当成个百事不知道的小孩子。小秃懂得他末后两句话的意思，也就尽力装作憨厚的样子朝郭庆生嘴里填糖抹蜜：“看生哥你说的，在这，除了你是我的亲人那还有谁，至死我也不能忘了你呀！”

自从小秃当上了哈巴狗和王一瓶的贴身随从，在据点里可真够神气。一身草绿色的警备队军服穿上了，一顶药辗子般的战斗帽戴上了，一条寸半宽的皮带也煞在了腰间，有时候还把哈巴狗和王一瓶的驳壳枪，十字披红一边一支地挎上，摇摇晃晃地走出又走进。哈巴狗和王一瓶看着小秃出来进去那种威武、英俊的样子，也从心眼里喜欢。小秃要讨哈巴狗和王一瓶的好，也真像贴心的随从那样照顾他俩：不论吃饭、喝水、睡觉或是要钱，样样他都结记得周周到到。没几天，就把哈巴狗和王一瓶哄了个滴溜溜转。哈巴狗、王一瓶一口一个郭秃好，喽啰们谁又敢说孬？也就把溜溜敬敬那一套给年岁不大的小秃端上来，当时，真把小秃抬成个黄庄据点里说一不二的二太爷。不过，小秃的肚子里还有自己的老主意。

这一天，黄玉文又送东西来了，同时也悄悄地告诉给小秃，“武工队派人和他取联系”的消息。小秃听到部队派人来找自己的消息，真像离娘多日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唤声，心里十分痛快。他急忙把这里的枪支、弹药都在炮楼二层上集中，白天除了吊桥里有个卫兵和炮楼顶上有个瞭望哨等情况及自己安排的计划都告诉给黄玉文，并催着黄玉文要赶快跟取联络的人一起去报告魏强。

黄玉文把这些和魏强一念叨，魏强心里好不高兴，心里越发看重小秃。他和刘文彬商量商量，赶忙拉过黄玉文来，用极低的声音说：“你回去告诉小秃，这么办……”

四

嘟嘟嘟！嘟嘟嘟！一阵急剧的哨音把小秃从床上叫醒了。他和往常一样，轻轻地走进哈巴狗和王一瓶的住屋，先为他们各打了一盆洗脸水，跟着，将清水注满漱口盂子，挤出的牙膏抹在蘸湿的牙刷上；等哈巴狗和王一瓶从床上爬起来，他又忙着擦桌扫地，整理床铺，洗涮痰筒。虽然办这些事和往常一样，心情却大不相同，老像大海的波涛那样动荡着。他明明知道这是清晨，来联系的人不会那样早到，但止不住地想要到外边去张望。

早饭过后，他又将两架驳壳枪分左右地挎起来，不过今天他像个久上疆场的老战士，把子弹压进弹槽，推上枪膛，耐心地等下去。他知道，只要今天来人，保准就有任务到；任务能不能完成，自己的行动将会起很主要的作用。想到这，他心里有点怕，怕自己一不小心，影响任务的完成。“要真的那样，我这一块肉不是弄个满锅腥！”又一想自己是个武工队员，于是又有了十足的信心，怕的念头立刻打消了。

天刚到小晌午，黄玉文快步地来到了。他背着个筐头，一步一颤地走过吊桥，朝小秃大声招呼：“啊啊，郭先生！昨天你不是说，所长、队长想要吃鸡吗？我送来了，还给王队长送来一瓶二锅头。”说着回手从筐头里把满当当的一瓶烧酒拿出来。他递给小秃时，小声地说：“都来啦，魏小队长说，歇晌的时候看你的信号行动，信号是……”黄玉文嘟嘟囔囔地说着，小秃哼哼唧唧地答应。正事说完了，黄玉文高声嚷道：“把筐搁在你这，我上街买点东西去，回头再来拿！”

“好吧，到时候不拿，筐子剁剁烧火了！”小秃取笑地说着把筐子接过来。他抬头望望炮楼顶上插的旗子，旗子让风刮得哗啦啦山响，旗杆旁边一个瞭望哨露出个球似的头来，向远处眺望着。小秃眼皮翻了几翻，把筐子里的活鸡和手里的烧酒拿到屋里去。

吃罢午饭，小秃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了。他到底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有见过大阵势。今天，千斤重担放在他的肩上，这还是第一次。他身上的驳壳枪没卸掉，饭也没心思吃。午睡时，他见哈巴狗脱了衣服睡在床上，又去看了看鼾声如雷的王一瓶。不管警备队员睡不睡晌觉，他快步地朝炮楼里走去。一层、二层……一直上到了炮楼顶上。虽说是灼热的五黄六月，楼顶上让飕飕的小风一吹，比秋天还凉爽。

“在这上头站岗，可真是蛮舒服！”小秃身上挎着两支驳壳枪，喘着粗气地朝放瞭望哨的王四喜说。

“舒服？真是谁不养孩子，就不知道肚子疼！”王四喜正让大便憋得没好气，一见小秃就先抱怨了两句，但又不敢贸然让小秃代替，央求地说：“劳驾，你找个人来替替我，我得到茅房大便一下。”

真是来早了不如碰巧了！这机会小秃觉得打灯笼也难找，忙伸手抓过王四喜手里的枪，说道：“我来替你站。”“好兄弟，先谢谢你。”王四喜下楼去了。小秃估摸他已下到炮楼的底层，便三脚两步地下到放武器的二层楼上，扣上门鼻子，咔嚓！用一把拳头大的铁锁锁上了。紧忙又噔噔噔地爬上了楼顶，凑到旗杆跟前，刷刷刷，将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外加条黄三角的汉奸旗子降下来。他知道，就这一下，立刻会引起一阵骚动。果然，在小秃降下汉奸旗的时候，吊桥跟前那个卫兵的枪，已经让假装进据点取筐子的黄玉文用支独抉给卡了过去。这时，魏强带领赵庆田、贾正、李东山……像一阵风似的窜过吊桥进了据点。由黄玉文和被俘虏的卫兵指引，照直地朝哈巴狗和王一瓶的住屋走去。

小秃在炮楼顶上朝下一望，见到哈巴狗和王一瓶还没来得及穿上军服就当了俘虏，倒剪二臂，耷拉脑袋被押出屋时，才放心大胆地在炮楼顶上一窜一蹦地叫喊起来：“小队长，我在这儿哪！赶快叫人进炮楼吧！”

小秃尖细的呐喊声，就像那焦脆的霹雳，一下震惊了据点里所有的敌人，也震动了整个黄庄村。黄庄村里的老百姓，齐顺声音朝炮楼顶上张望；据点里的敌人却昏头昏脑的还不知眼前出了什么事，张皇失措的样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出来四处窥探；有的想朝炮楼里钻，拿武器去。

小秃居高临下地瞅见敌人四处奔逃的狼狈样，真是又好笑又好气。他砰的朝高处打了一枪，跟着喊起来：“都站住。谁也不准乱动！”他的一声吆喝真管用，所有的伪军都呆痴痴地立在原地不动了。

赵庆田和贾正“小秃！”“小秃！”地喊着朝炮楼跟前跑来；小秃也在上面蹦跳着朝人们乱吆唤。哈巴狗和王一瓶偷偷地拿眼角扫了下楼顶上的小秃，心里完全明白了：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年轻的贴身小随从身上。哈巴狗深知自己罪大恶极，那秃脑袋慢慢地低垂到胸前。从走下吊桥，走出据点，一直没有力量把它再抬起来！

---

[1]河堤顶上预备堵口的土疙瘩。

第二十一章

一

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又到了，庄稼人天天起五更睡半夜地忙起来。看来，今年的年景要比去年好。

在之、高、安[1]三角地区田家桥村休养的汪霞，虽因天热伤口化过一次脓，但由于没有伤筋断骨，慢慢地封口结了痂。

没等到伤好利落，汪霞就想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因为没和刘文彬、魏强他们取上联系，干起急也不能迈腿就走，只好天天帮助房东刷锅洗碗、推碾子捣磨地干些家务事。

她在田家桥住的这家房东，就是田常兴、梁玉环家。这一对夫妇‘五一’扫荡前，都是咱们的村干部。如今环境不好，不得不隐蔽着做工作。

今天一大清早，田常兴就下地割谷去了。

太阳刚出来一竿子高，汪霞给梁玉环搭帮手做熟了早饭，等玉环反锁门朝地里送饭的时候，她胡乱地吃饱了肚子，找了个小板凳，在新收的玉米堆跟前坐下，剥起叶子来。

汪霞手剥着玉米，心里想起负伤的那天她被魏强他们救出，宿在西王庄赵河套大伯家里的事情来。

那一天的夜里，魏强每次查哨回来，都去大娘的住屋看看她，有时，伸手摸摸她那微热的前额；有时，嘴凑到她的耳旁悄悄地问：“你喝水吗？”魏强的关怀体贴，像电流似的传导在汪霞的身上，使得她十分激动，心房剧烈地跳动着。每回，她都是睁开疲倦的双眼，露出既是感激又是幸福的神色冲魏强微微一笑。这笑，也引逗得魏强眉眼舒开，欣慰地微笑起来；这笑，把俩人久已集聚在心头的爱，像魔术师揭开变幻莫测的蒙布，一下明朗化了，并使相爱的情感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天夜晚，领导决定将汪霞送到之、高、安地区去休养。

黄昏，魏强将汪霞那支手枪送过来：“给你，带上它，预防万一！”

汪霞瞅瞅魏强，望望那支撸子枪。撸子枪蓝汪汪的那么光洁明净，

她明白魏强给擦拭过了。接过枪，身子朝里挪挪，说：“你坐下吧！”等魏强在她眼前坐下了，她像个不知足的孩子，坦率地说：“你光给我枪，可一粒子弹也没有，我要它干什么呀？”

“子弹？”魏强笑道，“子弹我已替你压满了枪梭，都是昨天缴获的好子弹，这里还有五粒，你也带起来！”他将攥着五粒小撸子子弹的右手，伸到她的面前。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她用噙着泪花的眼睛环扫一下宁静的屋子。屋里就是她，还有靠近她坐的魏强。她伸手去接子弹，同时，也紧紧攥住了他的手，大胆地揽在自己隆起的胸前，而后，又挪到嘴边上来亲吻，小声地叨念：“你呀！你真好，真是叫人……”泪水夺眶流出来，滴落在枕头上。

什么叫恋爱？恋爱又是个什么滋味？以往，魏强只是脑子想过，今天，他才真的尝到了。他眼睛盯着脸上泛起红晕的汪霞，心头止不住突突乱跳，比第一次参加战斗都跳得厉害。他想抽回手，抬起身来走，可是，身子、手都好像是不由脑子支配。身子不仅没抬起来，相反坐得更挨近了汪霞；没抽回的右手倒和汪霞纤细的手儿握了个紧上紧，就像鳔胶粘住了一般。

他俩全沉浸在幸福里！

就在那个短暂、欢愉的时间里，汪霞将早已勾织好的浅绿色的钢笔套塞在魏强的手里：“拿去吧！装上我丢的那支钢笔，再丢了……”魏强笑着将钢笔套拿到眼前，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而后，将橘黄色的钢笔装进去试了试，万分喜爱，很小心地装在自己的内衣袋里。

“后来，就是因为去养伤，和魏强离开了。这一离开就是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的工夫，敌人组织了几次兵力，今天清剿，明天剔抉，天天围住青纱帐拉网，谁知这一闹把魏强他们闹到哪里去了？显然是没在这里，要在这里，他早来看我了。他既没在这里，那昨天又是谁们拿下的黄庄据点？一准是他们。那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汪霞手剥着新劈下来的玉米，心里忽东忽西地乱想着。

“庆叔，大秋头子上，你这一人骑着自行车上哪里去？家来歇歇不？”院门外，传来梁玉环的声音。

“好几年没来，要不是碰上你环姑太太，我还真忘掉你家大门啦。快领我家去。真，想不到的事，偏偏就出来了。”一个男人的回答。话说得非常急促，语气里还像夹杂着愤懑和不幸。

“吼嘘，吼嘘”的轰鸡声，从门外传进来。这是梁玉环向汪霞发的回避信号。汪霞扭头走进自己养伤的住屋。

“这不是小板凳？你坐下，庆叔！我娘她怎么样？”

没等玉环把话说完，庆叔气囊囊地学说开：“事情告诉你，你也别太难过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它像洒出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你娘她过去了！”

“啊？！”梁玉环听说老娘死去，眼睛发直嘴张大，不言不语，不走不动地戳立在院子里，泪珠一串串地朝下滚落，一直呆了好半天，她才卡出哭声来。玉环和她兄弟梁邦从小没有爹，是寡妇老娘一手把他们拉扯大的。玉环的老娘身板本来还算壮实，到底得的什么急病，死得那么突然呢？

玉环她娘家——梁家桥，在刘家桥村西，相距不到半里地。它坐落在高保公路北面，和公路肉贴骨头地紧挨着。因为它处在之、高、安三角地区，又在保定东面，是清苑管辖的一个大村子，所以“五一”扫荡以后，鬼子在这村村南，贴公路按了个据点，据点里修了个七截高的大炮楼子。这个据点从修起的那天起，就没断过鬼子，最多驻过一个中队，最少也是一个班。另外，伪军们也有个五十几号人。总之，算是个不小的据点。

现在梁家桥据点住着一个班鬼子兵。这个班的鬼子兵也是去年从河南打败汤恩伯以后换过来的。乍一来到，都还带着胜利者的劲头，什么也不在乎；天长日久，碰过几次小钉子，再加上伪军们常念叨念叨八路军武工队的厉害，也就处处小心戒备起来了。

日本人怕八路军夜间来偷袭他们，就给据点周围村庄下了一道“命令”：日没以后，田野、街巷不准有人行走或干活，违者开枪射击，打死勿论。

就在日本人下达“命令”的当天夜里，玉环她老娘正睡到半夜时分，一阵嘎嘎嘎……的鸡叫，把这个老人从梦里叫醒了。常说：老太太三宗宝：闺女、外孙、老母鸡！这一点不假。玉环她娘一听老母鸡叫声，褂子没披，鞋子没穿，光着脚下地就点灯，端起来就朝屋外跑。她刚端灯要过二门槛，炮楼上叭勾一声枪响，将她打倒在地上。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有人发现她死了；庆叔赶紧给玉环送信来。

“……娘啊，你做了一辈子活，受了一辈子苦，想不到落这么个下场……”玉环低声哭诉着，真有点上气难接下气。汪霞生怕玉环的哭声传出去，引来更多看热闹的人，在屋里急得直搓搓手心。抬头见到蒲囤子顶上撂个板升子，顺手一拨拉，呱嗒！板升子掉在地上。这声音传到正哭泣的玉环耳里，她稍一愣神，立刻压住了啼哭，变成低声地抽泣。

送信来的庆叔以为屋里的响动是猫踢蹬下什么物件来，根本就没理

会，瞅见玉环光掉泪不出声，他忙上前劝说：“人死如灯灭，她怎么死，在哪里死，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事，由不得人，你哭坏身子还是自己吃亏。咱得赶快商量安置后事要紧。我来的时候，村里也派人给小邦送信去啦！人们琢磨只要不告诉你娘是被枪打死的，凭他那个孝顺劲会回来的，他们队上也会让他来。只要回来，今晚就能赶到家。”

给梁邦送信去了，这是个意外的消息。汪霞从这意外的消息上，忽地想起前两天来这里躲情况的同志谈的话：近来清剿的敌人像长了眼，不用人指，就直朝“关系”家里闯。能趁机抓住这个夜袭队的特务梁邦，不是就把敌人在各村安上的所谓“暗眼”都能剜出来吗？“是，是得利用这个机会捕住他！”她开始考虑起捕梁邦的办法。

玉环听到这个消息，又勾起她的心事来。她把母亲的惨死和兄弟在夜袭队干不名誉的事情加到一起，真是要多伤心有多伤心，要多难过有多难过，于是哭得就更厉害了。但是，她堵住鼻子捂住嘴，尽量不把声音放出来。

又哭了一阵，才强抑制住。

梁玉环把报丧的人儿打发走，急忙跑进屋，她一头扎到汪霞的怀里，叫着：“大妹子，你救不了死的，救救活的吧！我兄弟今天要回来，你想个法子救他出了这火坑吧！别看他当了特务，可是个好孩子……”她哭诉着，央求着。

玉环她兄弟梁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汪霞的心里像明镜似的。

梁邦在村里的确不是个嘎七溜八的人。他五岁上没了爹，姐姐比他大五岁，都跟着寡妇娘过日子。他从小就像大人一样地干庄稼活。事变后，各地组织游击队，各村成立抗日团体，他也在“青抗先”[2]里干过一个时期。不过，“五一”扫荡的时候，他被鬼子抓进了保定城，后又送到老炮队受了六个月的训练，发给了一身军装，就扛枪当上了伪军。

在警备队里不光天天学跪下、卧倒、瞄准、射击，还要学打拳。早年，梁家桥有一班子少林会，梁邦小时候在少林会里曾学会了几套拳术。物以稀为贵，警备队的头子苏沛霖听说手下有这么一个人才，立即提拔他当了个武术教官。

夜袭队被坂本少佐打了以后，由老松田亲自出马指名点姓地到处要人。

不知谁朝刘魁胜通了下消息，说梁邦能窜房越脊，武艺高强，身板灵活手脚快，一般的平房，小跑步一拧身子就能上去。刘魁胜在老松田耳朵底下一嘀咕，没过一天，梁邦就被调到了夜袭队，干起武装特务

来。

“是的，我应该想办法，应该帮助你。你别急，容我再想想。”汪霞很理解玉环内心的痛苦，同情地安慰、劝解她。到底要想个什么办法，她思前想后地思量了好半天，也没思量出个眉目来。她决定找魏强、刘文彬去。她向头发散乱、两眼红肿的梁玉环说：“嫂子，你给我打点个衣裳包，我去找人想办法！”

梁玉环知道汪霞出去要为自己办事，心里说不上来的感激。她用袄袖抹下脸上的泪水，二话没说便朝自己屋里走去。等她手提一个红色的小衣裳包再出来时，汪霞已把假盘头梳好了。

“你在家等着听信吧！”汪霞接过小包袱，把撸子枪朝包袱里一掖，安抚了玉环一句：“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办妥当！”迈步走出门去。

二

魏强他们拿下了黄庄据点后，没敢多停留，一把火点着了炮楼子，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押着俘虏，串着淹没头顶的秋庄稼，迅速地朝正东转移了。受环境所迫，他们不能带上俘虏进村，更不敢带上俘虏到堡垒户家里住。只好在一块高粱地里停下来，分头来对俘虏做调查登记，进行教育。直到日落西山，才把几十名俘虏按照回家路程的远近，发给路费释放了。末后，单剩下穿着短衣短裤，胖得像只脱毛猪的哈巴狗。哈巴狗知道武工队不问也不放他的原因，眯着眼默不作声，心里暗暗地打着脱逃的算盘。

在刘文彬招唤魏强的时候，魏强冲贾正努下嘴："去，给他扎扮扎扮！"贾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拿起一面肮脏的汉奸旗，走近哈巴狗，嘴里说着："秋天，蚊子多，咬肿了你这没头发的光脑袋，可有点吃罪不起！"像包篮球似的把哈巴狗的整个脑袋严严地包起来。李东山帮着他架支胳膊，呼呼地原地转了十好几个圈，从此，哈巴狗再也辨别不出东西南北来了。

小鸡子刚叫头遍，露营多半宿的魏强他们，披着露水打透了的衣裳，走出庄稼地，钻进个不大的村庄住下了。这村在汪霞养伤的田家桥西南的金线河南岸，距田家桥不过八里地，也是属于之、高、安三角地区的一个村庄。

哈巴狗虽说是个血债累累的铁杆汉奸，但如何处治他，得由政府决定，武工队并没怎么难为他。将他关进黑咕隆咚的牲口房里，摘掉包裹他脑袋的汉奸旗。刘文彬腿没歇，亲自出马寻找县政府去请示这件事了。

天快亮的时候，赵庆田到牲口房对过的西厢房来替换掩在门后、隔着门缝负责看押哈巴狗的贾正："哈巴狗怎么样？闹了没有？"

"闹不闹的干什么？还不是等个时候了！他正倚在牲口槽上，闭着眼睛念佛呢！"贾正扬颏回答赵庆田。

"这家伙是条狼，捆着他也不会老实！"一贯心细的赵庆田，没为贾正的爽快回答而放松了检查。他转身匆忙朝押放哈巴狗的东厢牲口房走去。他进去得慢，出来得快，脸儿绷着，眼睛瞪圆，一把抓住贾正，气喘话急地问："哈巴狗呢？！"

不在战场上，还从没见赵庆田这么严肃过。贾正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没顾回答，箭般地钻进喂牲口的东厢房，只见屋里就有小毛驴嘴巴扎在槽里，安详地嚼着青草。哪还有什么哈巴狗？窗户没动门没开，哈巴狗哪儿去了？莫非他会隐身术？真见鬼！哈巴狗今天的逃遁，明天，也或许是今天就要给这个村，给这一家招来天大的灾祸。想到这儿，贾正不由得凉汗出遍全身，心里发出阵阵的绞痛。“都怨我！”他捶着自己脑袋，右脚狠劲一跺，咚！吓得毛驴后退了好几步。哈巴狗的逃遁，在武工队里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们七言八语，胡乱猜测得就像搅翻了江。魏强认为窗没动门未开，哈巴狗逃掉是件极不可能的事；但，他又深知贾正，虽说脾气暴，说话粗，却是个恪尽职守的好队员。

哈巴狗到底是怎么逃遁的？人们，连魏强在内，一时都猜不透。

三

汪霞手提着个不大的小衣裳包，走得很快。天傍小晌午，她已走了八里多路，来到这个小村庄。她想进村找“关系”，打问下有谁住在这里，但又怕大秋头子上人们不在家。“怎么办呢？”她在村边的两株柳树跟前站下来，手儿按按假发挽成的圆盘头，又放下卷起来的裤腿脚，掸掸沾在鞋上的泥土，用手巾擦下脸上的汗，然后才从包袱里将手枪拿出来。正想往腰间掖的时候，就听身旁的柴草垛哗啦哗啦直响。她不由得一哆嗦，立刻警惕地抓起手枪来，身子轻轻地朝柴草垛跟前一贴，眼睛盯住发出响动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待在柴草垛里？”她正在疑惑，忽听草垛又哗啦哗啦响起来；跟着，一颗油光闪亮的大秃脑壳顶着杂乱的柴草从垛里钻露出来。

“不准动！干什么的？”汪霞用手枪一指，压低嗓子喝道。柴草垛里的那个家伙身子颤颤抖抖地说：“是，是，是，不动！不动！”同时，两只手战战兢兢地举了起来。

汪霞继续用枪逼住对方，命令着：“快给我出来！”

对方连连答应“是，是，是”，他像个在泥粥里打滚的母猪，鼓蠕了好半天，才从柴草垛里钻了出来。

汪霞上下打量打量站在面前的人，心里说：“这是个干什么的家伙？”的确，对方的长相、神情……样样看来都不顺眼：长得像个地魔，胖得像个猪，浑身是泥，满脸是土，一双狡狯的小三角眼安在螃蟹盖脸型上，上身穿着衬衣，下身穿着小裤衩；双腿颤抖，龇着牙“嘿嘿”了两声，这更叫汪霞犯了猜疑。怎么瞅，她也觉得眼前这个家伙不像个好人。

这家伙就不是个好人，他就是从盛牲口的东厢房里逃遁的哈巴狗。他到底怎么逃的？原来，押放哈巴狗的牲口房里的牲口槽旁，有个新挖好的地道口，房东大哥放哨去时，因为忙乱，只用草把洞口苫盖好，却忘了告诉武工队。一会儿，盖在洞口的草叫毛驴踢开，被哈巴狗发现了。他常听警备队员们说：“凡是有洞口的就有地道，地道大多能通村外。”这个发现在他说来是个意外，就利用槽腿的棱角来磨捆绑手腕的麻绳。只要功夫深，房梁磨绣针，一会儿就磨断了。他轻轻地跳进了地道。他怕留下痕迹易被发觉，又伸出手去归拢柴草，将洞口原封堵挡

上。

哈巴狗跳进地道后，滚滚爬爬、跌跌撞撞地摸索着朝前跑，恨不得一下跑到另一个洞口钻出村外去。当他的脑袋突然碰到软乎乎的柴草时，忽然一丝丝光亮透过来。这下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这真是上苍有眼，天不灭曹！”他再不顾一切了，双手紧扒柴草，身子朝外钻。头刚露出来，猛听一声尖脆的喊叫：“不准动！”这一声，可把哈巴狗的苦胆吓破了。他以为没逃脱武工队的手心，忙举起双手，服服帖帖地连说：“是是是！”等从草垛里爬出来一瞅，是一个拿手枪的女人，脑子一转：“妇女？昨天没见武工队里有妇女呀？”再一回味刚才吆唤中的一句“干什么的？”更觉得这个妇女和武工队是两回事，于是像吃了副定心丸，立刻由惊恐转为坦然，马上指手画脚地胡吣起来：“同志，你这一声，胆小的真得吓破胆，我当是炮楼上下来的伪军发现了我呢，瞧我出的这汗！”他眼角扫着汪霞端平的手枪，低头朝前凑，心想来个冷不防，将汪霞的手枪踢飞，然后再夺过来。

汪霞的警惕性提得比天都高。她退了两步，立眉瞪眼地用手枪朝哈巴狗一点：“你别动！”

“哎哎，我不动！”哈巴狗一瞅眼前这个女八路有点不太好斗，忙赔上一副笑脸。“同志，当然这也难怪你。不过可别拿我当成坏人。我是……一提你保准知道，我是城里裕丰酱菜园的掌柜。孩子暑假里偷着进山当了八路，宪兵队知道了，非要抓我去顶账，不得已我这才跑出来。刚才望到了伙伪军，怕他们把兜里的钱弄去，就藏到这里了……”哈巴狗嘴里漫天撒谎地说，眼睛却不时地察看周围。他知道这里不是久站之处，恨不得一下溜进身旁七八丈远的高粱地里去。但是，眼前汪霞的这支枪在威胁着他，同时也吸引着他。他觉得，凭自己的经验，只要能接近，就能把对方的手枪夺过来；转头一想，又觉得立即离开是上策。“对，好汉子报仇，十年不晚！留着青山在，怕它没烧柴？”他这才果决地放弃了夺枪的打算，一心一意在选择机会准备溜逃。他很坦然地和汪霞说着，忽然，变貌失色地朝远处庄稼地那边一指：“哎呀！同志！你看，警备队！”就在汪霞扭头寻瞧的一刹那，他像条粘滑的泥鳅，吱溜，钻进了茂密的高粱地。

受了骗的汪霞有心去追，又觉得单人钻入青纱帐，就像鱼儿跳进水，想再捞上来可不那么容易。“这个胖家伙是干什么的？敌人的密探？要是敌人的密探，这村就要出问题！”她背倚柴草垛，瞅望对面的高粱地在琢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垛后传来：“是谁又到这里来了？”她扭头一望，高兴地喊了句：“魏强！”兴冲冲地迎上去，魏强张口就问：“你没

见到这柴草垛里钻出个人来？”

从魏强、贾正、赵庆田、李东山等人严肃的神色上，她明白了刚才在自己面前溜走的不是个一般的人，忙说：“看见了，他已经钻庄稼地跑了。”

“跑了多大会儿？冲哪个方向跑的？”

汪霞手指前面的高粱地：“就从这跑的，时间不大。”

贾正二话未说，就带着几个人追下去了。

魏强告诉她逃跑的那个人就是“哈巴狗”。

汪霞悔恨自己不认识这个哈巴狗，也羞愧不该让这个自己已经看出来的坏人，在枪下逃脱了。愧悔交加，她的心里像洒上了一层胡椒面，又火、又麻，辣乎乎地疼痛。

四

贾正他们分头在庄稼地里追了半天，也没有追着哈巴狗。哈巴狗的逃走，确实给魏强带来了好大的不安。他知道，哈巴狗逃回据点，只用一个电话，就能从保定把大批的敌人，连老松田在内给勾引出来。为了早做提防，他先把情况告诉了村干部，并通知群众做好一切准备；同时他也将部队拉出村，钻进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青纱帐里。

不过，汪霞送来的这份关于梁邦的情报，却引起了他好大的兴趣。他仔细地思考好大一会儿，总觉得为了了解各村的秘密情报员，去争取或是去捕捉回家办丧事的梁邦，简直像用一搂粗的木料做镰把，有点大材小用。所以他对汪霞所提出的办法，一百个不同意。他不同意的理由是：根据梁家桥村的工作基础，群众条件；根据梁家桥据点里现有的“关系”；根据鬼子、警备队爱看娶媳妇、出殡埋人的劲头；根据梁家桥据点和村子紧相连的地形……他左思右想地考虑了好大一回，决心要大做一下文章。

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汪霞，汪霞考虑考虑，觉得他这办法确实比自己的好。她连连点头夸赞：“好好好！到底是你们做军事工作的人，对情况思考得那么透彻，计算得那么深远！”

“我，我思考的这个还不定怎么样呢！”听过汪霞一夸奖，魏强倒有点不太好意思了。“这只是我自己琢磨的，等刘文彬同志回来，咱们再好好地做个商量！说真的，这一弯子谁家的锅台、谁家的炕，他都比咱了解得仔细，摸得透！另外，事事也比咱想得更周到。”

起晌以后，刘文彬戴顶窝头式的破草帽，裤腿卷过膝盖，褂子在脊梁后头披着，肩背筐，手拿镰，跟在送水人的后边，串着庄稼地走了来，见到了汪霞忙问：“你的伤口怎么样？看让敌人追得，工作忙得，快三月啦，就没去看过你一眼，真——”他把个“真”字的尾音拉长，话儿也就结束了。

刘文彬是接到哈巴狗逃跑的报告以后赶来的。哈巴狗跑到哪里去了？刘文彬花了整整的一个晌午，派人到各据点里探听，终于探听到了。原来，哈巴狗串着庄稼地一气跑到了梁家桥，到了梁家桥据点里。他吓得再也不敢动弹了。想搭由高阳去保定的汽车回城里，可当天的班车过去了，他只好等待明天。

这个情况，更增加了魏强要在梁家桥上大做文章的决心。刘文彬听了魏强考虑的计划，很满意，又低声细语地补充了一些意见，然后就分头去进行准备工作。

五

汪霞返回田家桥梁玉环家。玉环和她的丈夫田常兴正瞪大眼睛盼她来呢！

满肚子心事的玉环，见到汪霞像见到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攥住她的双手：“大妹子，为俺家的事可辛苦了你，你找见了吗？”

“找见了，都找见了！”汪霞说着，接过田常兴递给的一碗凉开水，呷了两口，“听到你老娘的不幸消息，上级都挺生气；我又把你的想法一学说，都认为你看得远，做得对，愿意尽一切力量帮你们的忙，问题就在你兄弟梁邦那里了！”

“在他那？”玉环一时捉摸不透，两眼傻愣愣地瞅着汪霞。

“是在他那！”汪霞扳着手指头说，“一来，你兄弟是不是一准回家料理老娘的后事？”

“这个，他是会来的。他不是那种没老没少忘恩负义的人。”玉环十分有把握地说。

“再一说，他即使来了，咱八路军可该用什么办法接近他呢？即使接近了，能用什么办法把他规劝得弃暗投明，用真心来帮助咱八路军抗日？”

“这个，你更不用担心。我自己当面锣对面鼓地去和他说。俺俩是一奶同胞，他的脾气、秉性我摸得最透。他从小就听我的话。”在这一点上，玉环似乎把握更大。

“玉环姐，你别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了。他既不是你背着抱着时候的小兄弟，也不是在家里的梁邦了。他人大心大了。俗话说，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天天和特务们花天酒地地鬼混，就是成佛做祖的人，也难说他不变心。当然，从他跟夜袭队的几次清剿看来，他还不是那么罪恶深重，所以……”

梁玉环没等汪霞说完，紧忙接过话茬来：“他呀！别看在夜袭队里应个名，他的心怎么着也变不成块黑炭。大妹子，你虽没见过我兄弟，总有个耳闻，他可不是那钻了脑袋不顾屁股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上级才让我找你来共同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如果能把他劝说得真的改邪归了正，不光他自己跳出火坑，摘掉夜袭队的特务帽子，八路军还要尽力帮助他，给你们死去的老娘报冤仇。”

玉环用衣襟擦着泪水说："只要报了娘的仇，救我兄弟出了火坑，八路军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妹子，你就尽管说话吧！"

玉环她丈夫田常兴，过去是干过游击小组、跟鬼子打过交道的人，今天听汪霞一说，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他心里想："要真那样，也该让我那藏了二年多的老独抉出出世啦！"等他媳妇说完话，也憋不住地说起来："汪霞同志，你知道，俺俩论抗日，多会儿也没落过后，今天，事情是出在俺们亲戚家身上，你就尽管布置吧！我还跟在游击组里一样，绝对服从！"

汪霞在这儿养了三个月的伤，对他们夫妇是摸透了的，也就照直地说："现在中心问题是把你兄弟的工作做好；只要把你兄弟的工作做好，下几步棋就好走了。我跟你一块到梁家桥去，咱们共同和你兄弟梁邦见上一面，看看他的态度再考虑怎么做工作。千万别鲁莽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去呢？"因为汪霞光冲着梁玉环说，田常兴生怕甩下自己，抓了个空子忙打问。

"你是闺女女婿，当然应该去！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对工作只有好处没坏处。"汪霞的回答，田常兴听了很高兴。他说了一声："我到红薯窖里取老独抉去！"风般地朝院里跑去。汪霞重新换套裤褂，三人拾掇利落，又把争取梁邦的具体办法做了个商量。末了，汪霞叮嘱："咱去了得处处加小心。你们管我叫小霞，有人问，就说是近门的小姑子！"三个人脚前脚后地奔梁家桥走来。

道上，田常兴手提着一大串吊丧用的金银箔，远远地走在前面；心里过于悲恸的玉环，一声不吭地低头走着；汪霞跟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两旁庄稼地里的动静，脑子里一直在惦记梁邦来不来的事。梁邦要不回来，魏强的计划天好，也要大费周折；当然，还可以走另外一条道。

就在汪霞她们出村的时候，梁邦骑着车子，挎着盒子枪，跟着送信的人出了保定城，朝别离两年多的家乡——梁家桥急冲冲地走了来。

还好，今天由于夜袭队没有外出清剿，送信的人一去就找见了梁邦。送信的人怕老松田和刘魁胜心里起疑，不让梁邦回来，假说梁邦的老娘是黑夜得暴病死的，根本没提让炮楼上鬼子打死的事。

梁邦听到老娘死的信，真像有人在头上浇瓢凉水，强压着自己悲痛的感情，到刘魁胜面前去请假。别看刘魁胜是夜袭队长，却不敢做这个主，他忙跑到松田跟前去请示。由于这几个月的清剿，公路上的封锁沟加深了，防务增强了，老松田看看地图，又知道梁家桥紧挨着据点，靠近公路，为了买动人心，就准了梁邦三天假归家治丧，还送了些东西发了笔埋葬费，并且一再嘱咐梁邦，要像模像样地办理办理。为了显示对

部下的关怀，老松田还特意给梁家桥据点的日本曹长挂了个电话，要他们对梁邦办理的丧事多多给予协助。

电话打到梁家桥，确实起了好大的作用。清早，梁家桥日本曹长听联络员说："夜间，一个端灯外出的老太太被打死了，是城里一个干夜袭队的母亲。"当时，他根本就没拿耳朵听。他觉得打死一个中国人就好像碾死一个蚂蚁。等接到宪兵队长松田少佐的电话，才知道捅了马蜂窝，生怕落贬斥，担不是，因之，松田在电话里怎么指示，他就怎么答应；松田没问人是怎么死的，他也没有提。等他撂下耳机子，忙将乡长、保长传了来，让他们在梁邦到来以前，赶紧将办丧事的一切东西操持齐。梁邦和他姐姐玉环还没到，家里就热闹起来，不过出来进去的都是些伪乡公所里的人。

去保定送信的是梁邦近房里的叔叔。当他陪伴梁邦来到离村三几里远的地方，才告诉梁邦他娘死的真实情况。梁邦听说，立刻蹲在公路上大哭起来，一边哭啼，一边责骂："都怨我，怨我这个混蛋儿子不孝顺，让老娘落了那么个下场。我家去拿什么脸见那街坊四邻？见我的姐姐？……"他近房叔叔好说歹劝，劝了一大会儿才算劝住了。

梁邦从地上跳起，擦擦眼泪，顺公路朝东望去：梁家桥村南据点里的炮楼子，像个高大的望乡台。就是这座炮楼子里的日本人，用枪弹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他低头看看腰间的枪，恨不得立刻去报仇，可是……枪是日本人发的，眼下自己还在夜袭队，那又怎么能行？不，娘的仇不报，五尺高的汉子，又怎么去见人？他像个沙漠里的夜行人，一时难以确定自己要奔的方向，心里烦躁异常。梁邦进了家门，一眼瞅见躺在床板上的老娘，扑上去"娘呀娘呀我的娘"地喊叫着，放声大哭起来。

玉环领着汪霞，抛开村南的据点，绕过公路，"娘啊，娘啊"长一声短一声地跟在她男人的背后，啼哭着进了村。汪霞用块羊肚手巾捂住脸，挽住玉环的右臂，也"婶子""婶子"地哭起来。二人互相搀架着一直哭到梁邦家的院里。

梁邦鼻涕眼泪地跪迎出来，向汪霞和他姐夫田常兴各磕了个孝子头，而后，陪同着来到他母亲的尸体跟前，又"唔哇唔哇"地大哭了一场。

天黑下来，里间屋的窗户挡上，点上了油灯，帮忙办事的人们都回了家。不大的屋子，只剩下四个人：梁邦、玉环、田常兴和汪霞。

汪霞瞅瞅苦丧着脸背靠墙坐在炕边上的梁邦。他中等身材，身子板很结实，古铜色的四方脸上，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并不带有那种贼古溜

滑、立眉横眼的特务样。外形不能说明内心。汪霞叮咛自己说："不能这样看人。"

"娘的死，你是知道的。六十多岁的人啦，落了这么个下场，真，你看怎么办吧？"玉环扯起衣襟擦擦滚流不止的泪水，抽抽嗒嗒地说。

梁邦听了姐姐不凉不酸的这么几句阴阳话，心里像吃了几颗蒺藜豆，扎扎刺刺地疼。他睁大眼睛没奈何地说："怎么办？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有什么办法？这就看你的心意了。在城里你混着有权有势的差事，谁见了都怕三分。娘拉扯大了你，没沾过你的光，得过你的济，难道有你这样的儿子，平白无故被人家打死了，就一声不吭地两杠子一夹、抬出去埋了算拉倒？要那样，你这做儿子的心里过得去？"

"我心里过不去，可又该怎么办？"

汪霞怕墙里说话墙外听，忙朝田常兴丢了个眼色。田常兴立刻朝院里走去。接着，她提醒姐弟俩说："自己家里人说话，将声放小点，万一说走了嘴，讲个犯病的话也不要紧。"屋里沉静了好半天，梁邦心里七上八下地乱翻个子。他一根连一根地吸着呛人的纸烟，烟雾塞满了昏暗的小屋。

"姐，实话告诉你吧，"梁邦将甩到屁股后头的驳壳枪拽到胸前说，"大霞妹子也不是外人，当时我真想钻进炮楼子揳死他几个，给娘报这个仇。可是……"他眼睛一转，问："我姐夫呢？"

"他到院里去了，有什么话你只管讲吧。"

梁玉环说。梁邦摇摇头，出了口长气，坐在炕沿边上自言自语地说："干我这个差事，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叫个什么！"汪霞觉得这个时机应该张嘴说话了，欠欠身子，略向前一挪："既然邦哥没把我当成外人，我就插一句。说实在的，俺们村凡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是孝子，如今你又在城里混着有名气的事，要是我婶子这么不声不响地掩埋了，别说亲戚朋友看不下去，就是我，也觉得大不应该。"

"看怎么个不应该呢！"玉环接过来说。"你要真的不声不响地掩埋了屈死的老娘，得让街坊四邻笑掉了大牙，当家族门点你的脊梁骨，就是你姐姐我，也难出门见人……"

梁邦烟不离嘴地狠劲吸，两个人的话语像利剑戳着他的心，让他疼痛难忍。早先，他也是这村里的一个勤劳、正直的农民。村里从有公开的抗日组织时起，他就是"青抗先"的一员。从被鬼子抓走，迫逼着进了警备队，他觉得自己像块沾染上墨迹的白绫子，很不愿意见熟人，所以从离开家，虽说路途不远，也没回来过一次。他抱着过一日少俩半天的

想法混；特别被调到夜袭队后，他更感到自己在步步朝着悬崖边上走。怎么止步？怎么脱身？他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积极办法没有，走消极。每次随夜袭队出去，他常嘱咐自己：“能过去就过去，苦害了别人，自己的下场也不会甜。”今天，见到母亲死得这么惨，他确实想上炮楼去拼一家伙。但是，拼了以后，是不是还能出得来？即使是能出来，自己又能到哪里去呢？他朝八路军这边想过，又觉得八路军不会原谅他这样当特务的人，即使原谅他，又怎能立竿见影，拿据点、杀鬼子地替他报冤仇？就说行，又在哪里去找见这八路军？要不等把娘的后事办完，找找村里的洛群。洛群在头“五一”是村农会主任。虽说现在村里有据点，他一定还会偷着和八路军联系的。不过偷着的事，别人很难知道。要是我这样当特务的人去问，保准人家脑袋一摇，说出一百个不知道。要不，进炮楼撂倒几个鬼子再去找他？可是，撂倒几个鬼子以后，我……

梁邦左想了又想，一扭脸，又看到停在外间屋床板上的母亲。母亲被炸子打中胸部，伤口足有茶碗大。虽说塞上棉花缠上布，血水还是浸透了寿衣。“母亲啊！生养自己的老娘啊！为什么让我的老娘落了这样的结果？这难道就是我当伪军、干武装特务的报应？我没有杀过人，放过火，绑过票，诈过财，欺侮过妇女呀！”

梁邦心里正像走马灯似的不停止地瞎想着，玉环火上浇油地说：“看你这五尺高的大男子汉，还在府里混‘官’事呢，怎么就掏不出办法来呢？……”

梁邦像挨了一鞭子那样疼。他眨眨眼，很坦白地说：“姐，我不是不想办法，我也不是就瞪眼瞅着老娘这么死，可我总觉得我想的办法做不到。你是我亲姐，有什么好办法就尽管说，保准你说到哪，我会做到哪。”

根据以往梁邦听话的劲头，玉环就想摊牌。她刚要开口：“要我说，”汪霞伸手一捅她，她假装嗓子眼里有痰，连连咳了几声。汪霞把话接过来：“指望妇道人家说可不行，邦哥。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别人参谋参谋倒可以。你不是说你想的办法都觉得做不到吗？你净想了些什么办法！拿出来给家里人念叨念叨有什么关系？”她扭脸又对玉环说，“你说呢？嫂子。”

“霞妹说的是呀！你说给我们听听。”

梁邦两眼稍稍一眯，随后，蓦地站到地上。他探头望望黑咕隆咚、没声没响的外间屋，朝他姐姐走近两步，说：“要想给娘报冤仇，只有一条道，投八路去。不过，我也为投奔八路犯着愁：一、谁知那八路军在哪？二、即便知道了，找了去，人家八路军是否相信我这种当特务的

人？……”

梁邦的声音很低，但是，在汪霞听来，每个字都很清楚。于是，对他的担心马上打消了。

“小邦，要是按你的想法，姐我真给你找见八路军，让你为娘报仇投过去，你是不是真愿意？”玉环又向实处砸了一句。

“姐，只要八路军信任我，我就投过去！我是个武装特务、夜袭队的人，可我没杀过人、害过命、狠劲地坑害老百姓，我能重新做人，戴罪立功！”梁邦像已经投奔了八路军，他的思想完全在汪霞面前剖白开。

汪霞追随梁邦的话尾问道：“要真的见到八路军，那你怕不？”

“大扫荡前，这屋里也住过八路军。我又没做过大的亏心事，我不怕。只要八路军信任我，我这一肚子冤屈可该有处说了。可是，眼下又能到哪里去找八路军哪？！”梁邦词意恳切，没有丝毫虚假。

“好，那就实话对你说了吧。”汪霞觉得说明的时机已到，手枪拽出，朝炕上一拍：“我就是八路军。就是为帮助你俩给死去的老人报仇，上级才派我来的。你刚才说的要是假的，那就……”

随姐姐来的这位年轻而稳重的霞妹子，一眨眼就变成个端庄、严峻的女八路，一下把梁邦惊愣住。随后，他又眉舒眼展地笑了。他照旧叫着大霞妹子：“我要有一点假意，就让我死在你的枪下。”

“我们是为了你，也知道你是真心。等人来了再商量给你娘报仇的事。你在外头站会儿岗，叫你姐夫屋里来。”汪霞打发梁邦出去，田常兴马上来到汪霞跟前。

“你到木匠洛群家去，告诉刘文彬同志说，这儿的工作一切都顺利，请他来。去了，招唤的信号是……”汪霞说。

田常兴说了个“好吧”，扭头走了出去。

六

在梁家桥，梁洛群是个精明强干、心灵手巧的人。庄稼活上，耕、耩、锄、耪样样会；春前秋后抹房、垒灶、糊顶棚……件件通。他没有拜师学过木匠活，凭自己心钻手勤，学会了做各种木器家具。

抗战初期，各村都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梁家桥的农民公推梁洛群当了农会主任。直到“五一”大扫荡来了，斗争残酷得实在不能在村里再待下去，经组织批准，他才逃到亲戚家躲藏了几个月。扫荡的风暴刚刚过去，他又返回，在村里秘密领导抗日工作。

虽说洛群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做工作确实有办法。别的不提，就说梁家桥据点里的几个可靠的“关系”，都是他去据点里做木器活当中发展的；到现在他还在按照上级的指示教育和掌握着他们。

今天，洛群的心里像揣了什么难解的大事，总是两眼发直，一声不吭地在沉思。虽说太阳从南移向了西，他老婆早将午饭给他拾掇好，他仍不拿筷不端碗地呆坐着。刘文彬、赵庆田进了院，走到他身旁，他也没有发觉。

“你看！谁来了？”还是他老婆从屋里走出来，笑嘻嘻地迎接了客人。“怎么你们……”她本想说，“怎么你们大白天就来了？”洛群一摆手，把她的后半截话顶了回去。他朝老婆吩咐了句：“你在院里听着点！”拽住刘文彬，领着赵庆田紧忙走进了上房屋，张嘴问道：“你们知道了？”

“知道？知道什么？”刘文彬一时不解洛群的问话。

“什么？你俩不是为梁邦他母亲的死来的？”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说的！工作这多年，要再捉摸不透这个还行？”洛群抹了一把脸，自夸地说。“咱们的人个个都鼻子灵，几十里地开外就能闻到了味。其实你们不来，我也在盘算这码事呢！”洛群这个人，心细得很。依他自己说是：“小心没大差”。无论大小事情，他都要思前想后地考虑周到，而后才下家伙。他心里暗思忖：“凭梁邦是夜袭队的特务，回来一准带着枪。只要梁邦回到家，便找个得力助手，借撺忙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瞅他个冷不防先卡过枪来，而后再捕他。”眼下他见到了刘文彬，又知道他们是为这码事来的，自然高兴万分。等他把自己编算的计划朝刘

文彬一念叨，刘文彬不由得手捂嘴唇笑起来。

“你想的蛮好，应该表扬！”刘文彬伸手朝洛群的肩头上一拍，“你坐下，咱仔细商量一下，看怎么把这事办得更好、更妙！”刘文彬念叨完武工队的计划，洛群乐得嘴巴合不上了，说：“魏小队长和你是想撒下大网，逮条大鱼吃啊！要这么一来，哈巴狗明天也得重进网兜儿！”

“对，要干就得干出个名堂来！”刘文彬挥动着忽张忽握的手掌，蛮有把握地说。好像梁家桥据点里的敌人，个个都在他手心里攥着一般。“……棺材的事，等晚上再共同操持；眼下，你先到据点里去一趟，把要执行的任务，给‘关系’们秘密地谈一谈，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末后，把‘东海’找来。”

洛群说：“‘东海’昨天调保定去了，我看招呼‘南山’来吧！”刘文彬眨眨眼，稍沉思，才点头同意说：“也可以！”洛群将工具箱子一背，转身走了出去。

一切要做的工作安置就绪，天道也渐渐地黑了下来。

刘文彬和据点里的“关系”——“南山”在约定的地点接上头，任务布置好，再次来到洛群家。听洛群学说，梁邦、梁邦的姐姐、姐夫和一个近门的小姑子也赶来了。他明白汪霞第一步工作做成功了！心里想：如果第二步工作——教育、争取梁邦投诚过来，也做得那么如意就更好了。

“你看这棺材咱该怎么操持？”洛群盛过了一碗菜粥递给了刘文彬。

“无论怎么着，装殓梁邦他娘的那口棺材不能含糊！”刘文彬怕烫地用筷子围着碗边拨着粥皮，话说完了，接着狠劲地吸溜了一大口。粥的香味，沁入他的肺腑，让他的肚子痛快地叫了好几声。从早晨到现在水米没打牙的刘文彬，真是饿了个前心贴后心。他一边喝着菜粥一边叮嘱梁洛群。

“要那样，干脆把给我做的那口六寸厚的柏木棺材抬去吧！”梁洛群话是那么说，心里并不真愿意。他觉得用这么上好的棺材装殓特务的老娘，简直是毛驴备上银鞍鞴，有点不配。于是不愉快地闹了句：“不过，要争取不过梁邦来，给他娘这个棺材就是有点冤！”

梁洛群的心情，刘文彬很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再说什么。

吃罢晚饭，筷子一撂碗一推，大门外有人压着声音叫：“洛群哥，耧腿修好了没有？”洛群答应着：“修理好了！”忙走出屋。工夫不大便将梁邦的姐夫——田常兴领进来。

“老刘，汪霞让你过去！小邦的思想和咱一致了！”田常兴兴致勃勃地说。“他呀，只能走这条道！”

在洛群这儿该办的事情办妥了，汪霞在梁邦家里又把工作做得挺应手，刘文彬非常高兴。他扭头吩咐赵庆田：“你跟洛群到村南去，把魏小队长他们叫到梁邦家来。”等赵庆田走后，他跟随田常兴急忙朝梁邦家走去。

刘文彬刚到，魏强率领一部分队员也赶到了梁邦家。院子不大，挤满了默默不语的人们。魏强走进屋子，第一眼瞧见的就是身挎盒子枪，面有愧色的梁邦。经汪霞一介绍，他安抚说：“别不好意思，投过来就是一家人。你有困难，政府会帮助你解决；有冤仇，八路军会帮助你报。咱哪儿丢了哪儿找，一定帮你为老娘报了冤仇。”

魏强的一席话，梁邦听来又亲又甜，心里又感激又惭愧。他朝后退了两步，在地上一趴，咕咚磕了一个头，接着就说：“八路军待我恩重如山，我要有个三心二意，让我死无葬身之地！队长，请你指派我工作吧！”说着话，热泪又流落下来。

“这样，你才叫尽忠尽孝呢！起来，咱谈谈替老娘报仇的办法。”刘文彬说着一弯腰把梁邦搀起来。

梆！咣！一声梆子一声锣，已经起更了。

“夜深了，为了遮挡敌人的耳目，你还是带枪到据点里睡觉去。借这机会也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假如情况没有变化，你明早八点就回来，咱出殡。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我们罢。请放心，你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绝不会有半点含糊。保证将老人打点得黄金入柜，入土为安。再说，有玉环姐在场指拨，有不合适的地方也能改。”魏强的话语一丝不苟，梁邦听了只有百依百随。

梁邦他姐姐玉环，听了魏强的话领情不过地说：“你们为俺们家里事，费这么大的心，别说俺姐弟俩，就是死去的老娘，也会在地下感恩知情的。”

田常兴手指梁邦插了嘴：“就凭八路军给咱家热心办事的劲头，你更该做出个样子来报答。”

梁邦走了以后，魏强、刘文彬、汪霞、玉环夫妇、老农会主任梁洛群、武工队员们、还有几个抗日积极分子，都锣不敲鼓不响地忙碌起来……”

在银星满天的秋夜里，梁邦挎着他那架盒子枪，由赵庆田伴同，一步步地朝梁家桥村南据点走来。他们在吊桥外面的青纱帐里碰到了贾正。贾正正全神贯注地仔细听察据点里嚓嚓嚓嚓、吭吭噔噔的响动。“你们听，吊桥那边有动静！”

“咯噔！咯噔！”好多人走路的声音，隔着据点的防护沟，清清楚楚

地传了过来。梁邦听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点头表示：“听到了！”

“谁知敌人要捣什么鬼？莫非他打算出来！”贾正说。“不，不，他们出来可不行。”梁邦知道，假如敌人真出来，刚才和八路军研究的计划会全部落了空。他将腰板一挺，毫不犹豫地说：“我去，我去察看、应付。”冲贾正他们点下头，照直奔吊桥跟前走去。

梁邦大摇大摆地走到吊桥口，拉起长音喊叫：“喂！哪位值勤啦？我是保定夜袭队来的！”

等据点里应了声，他才把自己的姓名、身份一并告诉给对方，请对方落下吊桥，让他进去。准是因为携枪反正，投归八路军的原因，梁邦一望到沟那边黑压压站了一大群人，心里不由得突突乱跳起来。他自问着自：“这会儿集合队伍要干什么去？难道我的事被发觉了？是不是要去抓我？

梁家桥据点里的日本曹长，自从接到保定宪兵队长松田少佐亲自打来“协助夜袭队员梁邦料理母亲丧事”的电话，心里就犯了嘀咕。虽说通知大乡公所、保公所紧忙出人拿钱地办理，心里还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不安宁，总认为松田宪兵队长如此重视，那梁邦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接到电话以后，他水饭未咽，坐卧不宁，心想：“怎么偏偏打死了他的母亲呢？他母亲被打死，是因为违犯了夜禁的命令。他会因为这个不追究吗？不可能！这会儿，谁有一点势力，谁就要耍一点威风。他是夜袭队员，是宪兵队长手下的得力人哪！他不用明着来，只要暗地里在宪兵队长面前讲我几句坏话，那我就……”他想到这里，就像预感到最大的不幸，猪肝花似的圆脸，像涂上层黄油彩，真是又灰又白；太阳穴上暴凸起青筋；酒糟鼻子头沁出了汗粒。他两手一攥：“不能，不能，不能等待，事情是人为的，要想办法把这个不妙的局面转化过来，要转化！”他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想办法。“用什么办法能讨得这个夜袭队员不和我结仇作对呢？赔礼道歉讲好话，这是个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办法。该怎么道歉？亲自出马吊孝？现在死人还没装棺入殓，那怎能行！大请客？大请客倒是个填深沟、解冤仇的好办法。酒助英雄胆，它能让人讲义气、重感情。上好的酒席一摆，请几个人一陪，好话说尽，最不讲情面的人也得重友谊。这样，天大的事儿也就会烟消云散。”心里犯嘀咕的曹长，从发现了这一着，好像个失足落水的人一把抓住条通向岸边的藤条，高兴得立即给大司务下命令：“预备一桌上好的酒席，晚上用！”

天擦黑，梁邦没来；点灯以后，梁邦还没有到。近一更天；保定宪兵队长又打来一个电话，要据点里保护梁邦的安全，无论如何也要他夜晚到据点里休息。日本曹长一口一个“是”地答应下来。这时，村里已经报敲了一更。“他怎么还不来？是真的在生我的气，不想和我来往？不，该来了！”日本曹长又没边没沿地猜疑起来。“他的安全，我要负责！我得去，去把他请来。一旦出了事，我更吃不消。”他二眉紧锁，嘴里乱咕哝着朝外走。他准备带上几个日军士兵，再加上十几个警备队员，到村里去请梁邦。顺便将宪兵队长刚才在电话里说的话，一并转告给他。他估计，梁邦在这种情况下会来的。

日本兵和警备队员混合编成的一支队伍集合在吊桥处，曹长刚要命令放吊桥，梁邦在吊桥外面吆唤起来。

经翻译一学说，日本曹长听说梁邦没请就来了，暗暗地想：“事情也可能不会像自己想的那样严重。”不禁一阵高兴，马上命令放吊桥。

梁邦的心里本来就犯着猜疑，一听到日本人的嚷叫，更猜疑得厉害，悄悄地打开枪套，掰开盒子枪的大机头，告诫着自己：“加小心，看苗头不对就下家伙！”他怕神色显出不安，尽量沉着气站在那里等待着。吊桥放好，日本曹长单独一人叫着“梁先生，梁先生”，跑来亲热地和他握手。他这才将心放到肚里。

日本曹长拉住他的手儿，一直领到一间东洋式的小客厅里才撒开。

客厅里的陪客有：高个的警备队长，警察所驻本地的矬个警长，还有刚从武工队手里逃来的原黄庄警察所长哈巴狗。翻译指名点姓地一一作了介绍，梁邦还端着夜袭队的架子，佯佯不睬地只是点下头，算是打了招呼。由于魏强的嘱咐，他特别在哈巴狗的那张疙疙瘩瘩的胖脸上，不错眼珠地盯了几秒钟，心里想：“今天你跑得利落，明天还得一勺烩。”

从进了这间灯烛辉煌、雅致洁静的客厅里，梁邦听到的总是赔礼道歉的话。一会儿，日本曹长装作抱愧的样子，无可奈何地两手按在胸前，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梁老太太的过世，我们十分的痛心，大大的抱歉。这是战争带来的不幸，没法子。明天，我一定亲自路祭吊唁。”他准是怕梁邦没有听清，单将“亲自路祭吊唁”强调地重说了一遍。警备队长咧开他那张破瓢般的大嘴，一口一个梁先生的称呼：“军队上的事情你比我们懂得多，军队上的命令就是六亲不认。皇军执行起来更严。老太太的不幸归天，谁都难过，日本朋友更难过得厉害。”他嘴里说着眼睛瞅着日本曹长。曹长很会逢场作戏，真像十分难过的样子，从裤袋里掏出块方手帕，慢慢举到干涩、凸出的眼上来揩拭。

死里逃生的哈巴狗，由于心里余惊未消，只佯笑着，反复地说“梁先生是位宽宏大量的人”这么句话来奉承梁邦；警长捧茶递烟地溜须几句。总之，梁邦听口气，感到这起子人都对他母亲的死关心起来。为什么？他一时也没想透，他哪里会知道松田宪兵队长从中耍过手段！

开始，梁邦见到日本人、中国人都服软道歉，就想借机发作，但一想到魏强临来对他的嘱咐：“遇事要冷静、沉着，从长远着想”，发作的念头立即打消了。谁来解劝，都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我们老太太出了这个事，也真没得可怨。因为军令在先，她自己犯了么！咱们这一抹子都是灭共防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人，能有什么说的？”

看来，梁邦胸怀开阔，语言间没有半点责难，这使在场的人都很高兴，日本曹长更高兴得出奇。他双手推拥着让梁邦坐到上座，然后，交杯换盏，敬酒送菜地招待开。

“你的，大大的好朋友。你的母亲，我的一样。”日本曹长痛快得连灌了三杯烧酒，左手翘着拇指向梁邦伸了伸，然后，用竹筷子朝陪客的警备队长、警长和哈巴狗画了个半圆：“明天的我的路祭路祭，你们的统统像今天一样，作陪作陪的！”

“作陪！作陪！”“一定去陪祭！”警备队长等人都笑着连连点头，随声应和。

席间，梁邦话说得很少。他不时在警告自己：“酒是坏水，不能多贪。”别人都以为他心事沉重，谁也没有太介意。

七

哈巴狗逃遁以后，贾正虽说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以往那种嘻嘻哈哈的乐和样，完全失去了。从昨天午前到今日清晨，他一直是少言寡语的。依他自己说：“再难受莫过于自己察觉事情做错了！”的确，他已难过到了顶点。他十分痛心地想：“唉！贾正呀，贾正呀！……”他伤心地落下泪来，痴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又天真地想：“假如我有孙悟空的本事，能驾跟斗云，会七十二变，不用说一个哈巴狗，即便十个哈巴狗，跑到了天边，我也能手到擒来。”

别看他满心怀着痛苦，夜间照样和人们一样忙碌。他觉得，多做工作也是弥补过错的一个办法。再者，作为一个从炮火里锻炼出来的人，瞧见夜晚人们的繁忙劲头，也预感到明天会搞出个大名堂来。搞哪里？怎么搞？他不知道，军队纪律的约束，也没敢张嘴去问；但是，他已经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在这次行动里立个大功，来弥补昨天失职的过错。

傍明子，一切安排就绪。通过魏强的战斗动员，贾正明白了今天的任务。当他知道据点里有在他手下逃跑的哈巴狗时，一下心里有了谱，哭丧脸顿时换上笑容颜，心里说：“这叫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昨天跑的，今天又能抓住他，这真是无巧不成书。”他趁魏强稍一闲暇，忙去请求：“小队长，我能不能在前面搀孝子？”

“搀孝子？”魏强马上明白了贾正要搀孝子的用意，笑着点点头：“行！”

吃过早饭，梁邦挎着他那支盒子枪，蔫蔫地走进自己的家门，由于他跳出了火坑，思想上减去了多年的重担；由于有了给母亲报仇的希望，昨晚那种悲痛、愁闷的阴影，已经在他脸上消退了。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停架在院里的棺材。棺材让油漆漆得黑中透亮。围着棺材有不少人，有的戴着白布做成的孝帽子；有的还穿着肥大的孝袍子。昨晚随姐姐来的那个女八路，白布箍头，白衣罩身，穿了身重孝。他们，这些陌生的孝子们都用亲昵的眼光瞅望自己。他和人们点点头，就朝上房里奔。他姐姐玉环右手托着麻冠，左臂抱着个孝袍子走出来：“给你，把它穿上！”

梁邦穿起孝袍子，玉环把麻冠戴在他的头上。玉环手里拿针在给他戴的麻冠上缝缀枣大的棉花球时，低声说：“昨晚刚过半夜，咱娘就入殓

了。棺材是八个头的柏木材，铺的、盖的、穿的、戴的样样我看了个遍，都很好……”

梁邦听他姐姐的口气，对母亲的后事处理很满意，自己也就赞同地说：“只要姐姐看着好，那就好！”

姐俩正喃喃地说着，魏强穿件又脏又肥的孝袍子走近了梁邦，头戴孝帽的刘文彬也相随着走过来，他将一大张裹着炒鸡蛋的白面饼递给梁邦：“吃着说，情况有什么变化？”

“到我来时，情况没变化。”梁邦咬口大饼，边嚼边说，“昨天从你们手里逃走的那个姓苟的警察所长也在。他今天还要陪日本曹长出来路祭呢！”

站在魏强右侧，也穿件大孝袍子的贾正，听到哈巴狗也要陪着出来，还参加路祭，高兴得真想跳一跳。

魏强、刘文彬听到鬼子要路祭，都觉得这是给执行中的计划来了个锦上添花。齐声问道：“鬼子要出来路祭，是真的！”

“是真的！是日本曹长昨夜亲口说的，今天我还见他们在准备呢！”梁邦说得蛮有把握。

“那就好！”“好！”魏强、刘文彬心里高兴，嘴里同声说出。

“他要路祭咱欢迎！这倒省得咱闯到里边挨个地寻找呢！”魏强冲刘文彬刚说完这两句逗趣的话，梁洛群声色不动地溜了进来。他将魏强、刘文彬拽到一边：“我刚从据点里面来，人们都准备好了，‘南山’要我对你们学说，鬼子今天要出来路祭小邦他娘，愿你们借这个好机会动手……”

这意见魏强他们是一百个同意的。魏强看看天色，望望准备好的人们，正要叫人们做准备，在据点外公路附近放隐蔽监视哨的小秃，一溜风地跑了进来。他走近魏强，小声说：“刚才有辆汽车从东开来，开到据点里；工夫不大，又朝保定开走了！”

这是个新的情况。“开来的汽车给据点撂下什么东西了？装了什么东西走？”魏强问小秃。小秃摇着脑袋说：“这点可就闹不清了！”

魏强眼珠不动地沉思一大会儿，说了句：“不管它！”扭脸就问梁邦：“几点钟啦？”

“八点二十五！”梁邦望望手表回答。

“夜长梦多，现在就行动！”一声命令如山倒。魏强挥动拳头，刚将话儿说出口，人们立刻忙碌起来。

噼里啪啦，一阵鞭炮响过，十六个头顶孝帽子的小伙子一齐呐喊：“起！上肩！”连棺带罩齐抬起来。梁邦右肩扛起白纸扎糊的引魂

幡，由魏强、贾正左右搀着，“妈啊！”“娘啊！”哭哭啼啼地跟随着怀抱柳编斗子、走三步撒一把黄纸钱的刘文彬。棺材抬出了院子，顺着南北大街照直奔村南走去。三五个头戴孝帽的送殡人，个个手拿一束点着的葬香，低头默哀跟在棺材后面。汪霞陪伴梁邦他姐慢慢地爬上一辆俩骡拉的大车，宽幅孝布一蒙脸，撒泼地哭起来。田常兴掌鞭子赶动大车，小秃这会儿又更换任务，替他拉着梢，尾随着送殡的人群。

虽然在秋收农忙的季节里，看出殡的人还不少，大男小女、老人孩子背贴东西墙山挤挤插插站了个满上满，老农会主任梁洛群也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有些多嘴多舌的人，眼里望着嘴里叨咕：“梁邦家这么个大事，怎么村里搳忙的没有一个？”

“名声挺坏的，谁愿意帮这个忙！”年轻人回答。

“这些送殡、抬杠、搀孝子、撒纸钱的都是哪儿的？”老太太瞅望这起给梁邦家搳忙的生人，小声地问他身旁的儿媳妇。儿媳妇用轻蔑的语气告诉她：“鱼找鱼，虾找虾，都是梁邦他那一抹子的呗！”

刚出村南口，搀扶梁邦的魏强故意放慢了脚步，斜着眼睛望望据点东北面的出入口，出入口处高悬的吊桥，像个撒把的辘轳，哗啦哗啦地撂放下来。一个穿日本军服说中国话的人，站在吊桥上连连摆手吆唤：“请站站！我们的太君就来路祭。”两个日本兵抬了一张摆满干鲜果品的六仙桌，一言不发地走过吊桥，安稳地放在魏强他们的跟前。魏强冲梁邦悄悄说声：“大哭！”跟着一拽，梁邦、魏强、贾正一起跪趴在地上，娘啊老子地恸号起来。贾正放开声音哭着，心里想：“要低下头，可不能让哈巴狗发现了！”他的嘴一劲地叮咛他的心，他的眼睛却偷偷地朝吊桥那边窥视着。魏强回头望下抬杠的人们，抬杠的人们都虎视眈眈地瞅望吊桥和吊桥那边。准是他们动作不一，将棺材撂放歪了，歪得棺材头直冲着吊桥口。

一个徒手的日本人，领着个穿绿军装的警备队长，一个穿黑制服的警长，低头垂手，脚步轻轻地走上吊桥。在他仨的背后，簇拥着一大群不挎刀不拿枪、身着黄、绿、黑色制服的军警。他们走近吊桥，都高高地站在桥内防护沟沿上，就像群看热闹的，在看着上司们的路祭及出殡的行列。

贾正斜眼朝吊桥上一瞅，见一个日本人背后有个穿黑制服的紧跟着，断定他就是哈巴狗，不禁心里怦怦直跳。

见日本人走过吊桥，魏强、贾正和梁邦低一声、高一声“呜呜”哭叫得更欢了。他们的右手都伸到了腰间。日本曹长由警备队长和警长陪同

走近祭桌，恭恭敬敬地刚要冲棺材猫腰行礼，居于中间的梁邦把引魂幡一扔，拽出盒子枪朝日本曹长一点，啪！打他个仰面大朝天。魏强、贾正用枪弹也把陪祭的两个家伙都撂了个大跟斗，躺在地上不动了。

枪声就像信号，砰地一声，棺材头打开了。趴伏在棺材里的常景春，歪把子瞄准了站在吊桥里面沟沿上的鬼子和伪军们，嘎嘎嘎！咕咕咕地扫射开。抬杠的、送殡的、撒纸钱的、赶大车的，都从腰间拽出枪来，参加到战斗里。常景春两斗子子弹射过，爬出棺材，枪背带朝肩头一挎，两手一抱歪把子，眼珠瞪圆，像个金刚似的跟在魏强的背后，随着冲过吊桥的人群冲进了据点。

敌人被追撵得到处乱钻、乱跑、乱躲藏。有两个鬼子跑去拿枪，刚走近炮楼门，让迎面走来的一个左臂箍白毛巾、身穿警备队服装的，我们的“关系”——“南山”一梭子冲锋枪弹点了名。一心要想捉哈巴狗的贾正，抓住了一个“黑狗”，用枪点着他的脑袋问：“你说，快说，哈巴狗在哪儿？”

“哈巴狗？”被俘虏的这个“黑狗”，一下被贾正给问愣了。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眼神，困惑不解地问：“长官，什么哈巴狗呀？我真的没见过呀！”

“胡说，他昨天跑来的，你怎么没见过？”

贾正话说得狠，手头又揪得紧，一下将俘虏吓毛了脚。俘虏央求地问：“长官，我不是跟你撒谎，确实不知道。你告诉我，昨天跑来的哈巴狗是黑的是白的，还是花的，我好跟你一块再找去！”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贾正这时才恍然大悟。也难怪俘虏不知道，一则，哈巴狗不是这个据点的；再则，哈巴狗这个外号，是四乡里群众背地奉送的，他们自己人又怎能知道呢？不知不怪。贾正撒开俘虏说：“我说的哈巴狗，是个人的外号，这个人就是黄庄据点的警察所长苟润田，他不是昨天跑来的吗？”

“他，他在八点钟路祭以前，坐高阳来的汽车回保定了！”“回保定啦？”贾正知道，俘虏在这节骨眼上不敢撒谎，头上像浇了一桶冷水，心想：“好啊，今天又算他交了好运，脱逃了……”嘟嘟囔囔地将张开大小机头的驳壳枪狠劲朝腰里一插，带上俘虏奔人声喧嚷的方向走了来。

内线“关系”——“南山”，额头滚淌汗粒，衣袖揎过臂肘，手持一支冲锋枪，背后还背了支三八大盖，兴冲冲地下了炮楼，朝魏强、刘文彬走来。他身后边还跟着四个和他一样打扮的人，其中有一个肩头上还扛了挺蓝汪汪的歪把子机关枪。

魏强、刘文彬知道来的这四个警备队员，也是在据点里做内应、控

制炮楼这个制高点的“关系”，忙迎上去，握手寒暄了一阵子。

巧妙的战斗，获得不小的胜利。枪支弹药堆成垛，其他的物资算也算不过来。老农会主任梁洛群指挥好多辆大车朝外拉。俘虏一站站了两大溜，有穿绿衣服的，也有穿黑制服的，个个脸色灰溜溜的，就像土地庙里跑出来的小鬼。他们都由小秃、田常兴来看押。一支崭新的、上有刺刀的三八大盖代替了田常兴手里的老独抉。看来，他的精神比往日更加抖擞、健旺。

部队集合了，魏强用眼来回扫了几次，就是没见到赵庆田和李东山。“这两个人哪里去了？”他寻思着朝四处张望了一下，正要打发辛凤鸣去找，赵庆田、李东山手提驳壳枪，押着两个日本俘虏跑回来。两个俘虏像才从水里捞出的落汤鸡。

人们见到赵庆田他俩抓来两个日本俘虏，情不自禁地嚷嚷开：“看人家，一人抓住一个！”“怎么那个俘虏在背后皮带上别着两面小旗？”“准是旗语兵！”“怎么都弄成个泥巴蛋啦？”“一定是这俩家伙跟老蔫他们捣乱了！”

是，这俩家伙是和赵庆田他俩捣了阵子乱。

枪响，这俩俘虏本想跑到炮楼里去取枪，一见面前跑的两个伙伴让迎面来的穿警备队服装、臂缠白毛巾的人用枪扫倒了，知道大事不好，扭头就奔旁处钻；又发现赵庆田、李东山从身后撵上来，急得任啥不顾，扑通！扑通！先后跳进了两丈五尺深的防护沟。沟里水深没顶，他俩本想凫水爬上那边的沟坡，钻串青纱帐逃跑，由于水深、坡陡、脚底下滑，再加上赵庆田他俩当当地拿枪一个劲地盖，爬抓了半天也没爬上去；末后，还得拽着赵庆田扔下去的绳子，慢慢地再爬上来。

人马到齐，胜利品刚运清，高保公路上的东西两头叮当响起了枪声，增援的敌人出来了。

魏强望望浓烟卷裹烈火的炮楼子，率领部队迅速地离开了。

---

[1]之光、离阳、安新三县的简称。

[2]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它是当年党领导下的一个青年组织。

第二十二章

一

要不是高阳开来一辆去保定的汽车，哈巴狗想从梁家桥再次逃出武工队的手掌，势比登天都难。哪知，这辆车救了他的命。等他得知在他离开梁家桥不远，武工队就把梁家桥拿下的消息，吓得头皮连炸了几炸。依他自己说：“这又是上苍有眼，天不灭曹！”

回到保定，哈巴狗怕为黄庄据点的丢失，上司扣他个失职的帽子，所以钻到家里从没有露过头，和外面的接触、联系，都靠他的老婆——二姑娘。

自从平康里的“贵妃”回天津去了，二姑娘在刘魁胜手里又算得了宠，虽然不能说一不二，说十回却有九回准。哈巴狗知道二姑娘的这点道行，又要揪住这根小辫再来利用一下。

刘魁胜自从给哈巴狗运动了一个警察所长之后，和二姑娘的明来暗往更是理直气壮。他自己不愿意来可以，如果他来，哈巴狗稍有一点点不高兴都不行。眼下，哈巴狗又丢了官落了架，也就更不敢不高兴。每逢见到刘魁胜来，即使在床上躺着休息，也忙爬起来，点头客气一下就躲开了。

经过二姑娘在刘魁胜跟前无数次甜言蜜语的说道，经过刘魁胜多次在清苑县公署奔走和在老松田面前推荐，哈巴狗总算脱掉了“黑狗”皮，在夜袭队里吃上了一份。哈巴狗到了夜袭队真是小人得志，便衣一换，手枪一插，比干警察所长更神气了百倍。由此，他对刘魁胜更加感激，为了报答刘魁胜的恩情，索性不回家过夜。在别人看来，他好像根本不是他家的主人。

夜袭队添了哈巴狗，都觉得在东南乡多了两只眼睛，因此，也都认为日后对付东南乡会有办法。

魏强听说哈巴狗回到保定，干上了夜袭队，并不觉得稀奇。不过，他知道哈巴狗当了夜袭队，对保定东南乡，却是个很大的祸害。

“要消灭他，要在他没有发挥作用施展本领以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将他消灭掉。”魏强自己默默地寻思着。他扭脸瞧一下靠墙静思的刘文彬。刘文彬的脑子也围绕着哈巴狗在转。他特别想到哈巴狗借地道逃遁的那个小庄子，认为那个小庄子早晚是哈巴狗立功建勋的一个目标。迟早有一天，哈巴狗会领着夜袭队突袭一家伙。防洪造林、防水筑堤，要防备夜袭队的突然袭击，必须在青纱帐撂倒以前，将小庄子的积极分子动员起来，秘密地修改地道；特别是哈巴狗走过的那条线路，出入口都要改，并且要马上改。

他俩交换了意见。在谈到消灭哈巴狗的办法时，魏强磕掉烟灰说道：“要能够借刀杀人，指挥敌人自己干掉他，倒省我们好多事。”

“借刀杀人？”与魏强相处一年多的刘文彬，深知他是个智囊，不过，一时还摸不清他要借谁的刀。他睁大期待的眼睛瞅着魏强，意思是让他继续说下去。魏强笑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二人凑近，细声细语地又商量了老半天。

二

梁家桥是高保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地方，在武工队端掉据点的第二天，敌人又动手在原地修起炮楼子来。

梁家桥据点的重新建起，魏强他们并不怎么在意；在意的是青纱帐一撂倒，老松田、刘魁胜带领夜袭队又要清剿、剔抉地一个跟着一个地来。事实上，青纱帐戳立的时候，他们的清剿、剔抉也没有断过。不过，那时候要打、要走、要躲藏，魏强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

近来，因为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胜利品拣得不少。根据战斗的需要，经杨子曾批准，缴获鬼子的一块带保险壳的夜光表由魏强使用。戴手表，在魏强说来是大姑娘坐花花轿，头一遭的事。他一会儿听听机器嚓嚓嚓的响声，一会儿看看秒针突突突地飞快行走。对手表的喜爱，并不亚于对驳壳枪和那支装在浅绿色笔套里的橘黄色的钢笔。

两个便宜仗，也让李东山的小“万宝囊”越来越大了，原来的土绿色的旧包袱皮，现在让一面鬼子旗代替了。他今天打开包袱要大收拾一番，里面杂七烂八、古里古董的，什么针头线脑、刀子、剪子、二百二、纱布块……都摊露出来。

“瞧咱这‘保守’同志，连这个都收拾了！”辛凤鸣眼睛尖得像把锥子，只一扫，李东山“万宝囊”里的东西，都看了个一清二楚。他用枪探条一挑，两面红白各半的小旗被平挑起来。这是在梁家桥缴获的鬼子旗语兵使的联络旗。李东山将东西归堆好，顺手夺过辛凤鸣探条上挑的小旗子：“到冬天，这就是好几副包脚布，现在不收拾，天冷了谁给你？到时候看你要不？”

“小队长，我回来了。”门帘一挑，贾正从外面走进来，张嘴就报告。“今天，我见到队长了。前天张保公路上枪响，那是二小队把卧马庄的炮楼子端了。八个‘黑狗’，二十一个警备队员，都乖乖地做了俘虏。他们这次战斗，不但得了武器弹药，还得了一匹膘满肉肥的枣红色大洋马。”贾正说到“大洋马”，立刻联想到常景春过去的绰号。瞅了常景春一眼，调皮地冲他做了个鬼脸，笑了，接着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

魏强接过贾正手里的信，贾正抽着一支烟卷，继续对人们学说他的见闻。

“……咱缴的那挺小歪把，二小队使了使，可得呢！哎，赵庆田、李

东山，你俩在梁家桥捉的那两个日本俘虏，眼下还跟着队长他们哪！他俩见了我，准是有那一面之交，还冲我点点头。”

赵庆田对两个俘虏未能及时送走，感到很惊讶：“噫！怎么队长还老带着这俩家伙，说个话也不方便。”

“说话倒不用发愁，眼下有两个翻译跟着呢！一个是韩干事，他又从分区回来了；还有一个日本朋友，说是反战同盟支部的，叫小林，也是才从分区来的。有他俩跟日本俘虏做伴谈话，队长也就不用操心了。听说，经过这些日子的教育，两个俘虏大有转变，开始反对侵略战争，咒骂他们的长官了。”

贾正将快烧手指的烟蒂又连吸了两口，在炕沿上掐灭，又冲胡启明说道：“有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你的‘爱人’明天县大队就送回来了。见到你的‘爱人’，你的单思病不用治就好了。听说，在送你‘爱人’回娘家的时候，还带来了几个‘崽’！你听见这个保准不再昼思夜想了！”

胡启明一听说借出去的八八式快回来了，还给带来几颗炮弹，欢喜得再也绷不住嘴唇了。

“你看！”魏强伸出右手食指指点着左手拿着的信件，低声地跟刘文彬说：“到这个日子要我们会合去执行这个大任务！”刘文彬眼睛盯住信上的字句，不住地点头回答：“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不过，分区把这个任务交给武工队是有根据的。你们对敌情了解，都有战斗经验，再加上地理熟悉，完成这项任务蛮有把握。走以前，把这边的工作安排安排，到时候就放心会合去好了！”

三

魏强和汪霞的关系，在人们的心里已经成了个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为他俩的倾心爱慕，在暗暗地祝贺着。的确，他俩的相爱，是在彼此帮助、互相鼓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这一时期，魏强和汪霞在一块活动过几次，不过，要离开之光县到张保公路那边和杨子曾会合执行任务的事，魏强从来没有谈过，汪霞当然也就不知道了。偏偏在魏强他们要去会合的头一天拂晓，汪霞找到魏强他们的住地。她来这里是向刘文彬请示一件工作。

掌灯以后，队员们都轻轻地走到院里去准备集合。刘文彬深知这对年轻恋人的心情，愿意让他们离开前说上几句体己话，搭讪着说：“小魏，让汪霞帮你拾掇拾掇，我照看下队伍去！……”便匆忙地走出屋子。

在汪霞眼睛里的魏强已经是个英俊、勇武、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真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她见枪背带在魏强的后背拧成个麻花形，忙凑近给他扭正，顺手又替他拽拽后衣襟，问道：“这次离开，小魏，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魏强羞得脸色顿时变成块大红布，他嗫嗫嚅嚅小声说：“这，我可不知道。反正，反正不会待得太久了！”

汪霞解开盛文件的小包包，拿出对白布袜子，这是她抓休息的空儿赶做的。“还好，把它做上了。天冷啦，再光脚丫还行？”忙递给了魏强。

魏强瞅瞅手里这双崭新的粗布袜子，望望正裹包包的汪霞，心里不由得涌出一种很难说出的滋味。

“快装起来吧，叫小贾他们看见又该乱说啦！”汪霞催促魏强将袜子装进口袋，接着问：“要走啰，看有什么话说？”她闪动着明亮的大眼睛等待着魏强开口。

“没有什么说的！一句话，多加小心，别再出黄庄的那样危险事啦！”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放心，不会再有黄庄堤坡的事儿发生。说我，你也要注意，党把这班子人马交给你，更得加倍地小心！”

“对，我们都加小心，我该走了。”魏强赞同地说着，随即将右手伸给汪霞，微笑地点点头。汪霞朝前迈了两步，将魏强暖融融的手儿紧握住，身子也挨近了魏强……

穿过张保公路，在预定的地方，魏强见到了队长杨子曾。

杨子曾虽说刮了胡子，脸上还满挂着疲惫的神色：眼窝塌陷，两颊朝里抽了许多，拱肩比早先更高了，不时在干咳。杨子曾的肺部有颗敌人射进的子弹没取出来。这颗子弹不仅阴天下雨的时候折磨着他；每年一到秋末冬初，寒气逼人的季节里，折磨得他更厉害。现在离着立冬节气还有四五天，他的痛苦有增无减。见到魏强，他亲热地握着魏强的手，说："来了好，咱们的任务也变了！"

魏强握住杨子曾滚烫的手儿，本想说："队长，你在发着烧？"但是，让杨子曾用话挡了回去。

"你们在东面打，二小队在西面干，秋头子上，可把敌人打了个苦！怎么样，打了两个胜仗，同志们没露出骄傲自满的苗头？"杨子曾随便地说着，末后几句话，是在了解战后人们的思想。

魏强深知杨子曾不论何时都最注意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思想工作做好，一切工作都能保证完成；思想工作跟不上，想做好什么工作也不可能！"这是杨子曾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魏强回忆一下这些日子队员们的情形，还没有发觉有什么骄傲自满情绪，便说："还没发现这种苗头。"

"那就好，不过要随时注意。"杨子曾吸着纸烟，转了话题。"眼下，敌人正在平汉线上增兵，估计又要扫荡路西的一、三、四分区。根据这个情况，上级交给我们的武装掩护运粮任务，由二十四团二、六连提前一天护送过去了。他们执行了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因而他们原来的任务，还要我们去执行。近来，咱们冀中腹地的局面逐渐打开了，过去转入地下的工作都已逐渐公开活动。地区扩大了，咱们的经济力量要急速跟上。他们由山里接运过来的一大批边币[1]，要我们用两天的时间送到分区。这任务比原来的任务重，回去给人们谈谈，可不能疏忽。顺便把你们逮的两个日本俘虏给分区送去。提起那两个俘虏，他们在本国都是凭两手找饭吃的工人，是被征来当兵的，所以转变得都挺快。他俩都提出要加入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参加反战斗争。"

魏强脸上挂着笑容，自言自语地说："这一来，咱又多了两个同情咱们抗战的日本朋友！"

"是啊！他俩一个是旗语兵，一个是机枪射手。那个机枪射手天天热心地教二小队的祝文华学习射击技术。咱是正义战争，即便是敌人，只要能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做思想工作，同样能攻动对方的心。现在继续谈咱执行的任务。这趟任务关系到冀中八百万军民吃饭、穿衣和对敌斗争的问题。执行当中要行动诡秘，动作迅速，遇事沉着。咱们今天路途不

远，拾掇好，过张保公路，到之光县田家桥西南你们经常存放东西的那个小庄子上宿营。到了那村，把你们去年缴获的日本军服取出一部分来。一人穿一套在里头，一来，天道越来越冷，大家穿上遮遮寒；二来，剧社的路社长在上月来信说，他知道咱打了几个胜仗，如有可能，在胜利品里挑些鬼子军服给他们演戏用。回分区，咱换上冬装，就将鬼子军服给剧社撂下好了！”

别看魏强不是文艺人，对剧社却有深厚的感情。今天听说剧社想要东西，从心里愿意尽力帮忙。他毫不悭吝地说：“要那么着，把那战刀、长筒皮靴都给他们捎着，那一堆皮鞋、钢盔、绑腿，还有装行李的大牛皮背包，也给挑点带着。”

这次运送边币，要通过四道封锁线，其中最难过的是敌人昼夜封锁、不停巡逻的府河。裹包边币的都是雪白的小粗布，黑夜行起军来，白白的一溜子，目标显得很大。杨子曾正在琢磨遮掩的办法，一听魏强提到鬼子装行李的大牛皮背包，心里立刻敞亮开，高兴地说：“有大牛皮背包，那很好。这次运送边币都把它使用上！”

“别的呢？是不是也给剧社带着？”

“愿意带就带吧，反正撂着也没有用！二小队在卧马庄得的那匹大洋马，也给分区首长带过去。”

熟路熟村，魏强的小队担任前卫，刚过半夜就赶到了上次哈巴狗借地道逃跑的那个小庄子上。

这个小庄子，从哈巴狗借地道逃跑以后，就根据区委的通知，很快将地道的路线、出口、入口做了修改。武工队来到这个庄上，魏强将坚壁的鬼子军服、钢盔、皮鞋……取出来。将包装边币的白布包，都装进了日本军用大牛皮背包里。

贼亮亮的钢盔，黄喳喳的军服，笨呼呼的大皮鞋，堆了足有多半炕。人们都七手八脚地挑着，拣着，说着：“这衣裳真像蚂蚱鞍！”“除了皮鞋大得像熊掌，鬼子的玩意儿都小！”

“要这个干什么！”贾正拿起件军装上衣，指着狗舌头般的红色肩章，说着就要撕掉它。

“队长说不要撕掉！”魏强马上制止。“上头有什么都原封带着，将来剧社用起来就不再缺这少那的！”

别看上身的军服小，小秃穿上哪一件也遮过膝盖。他连试了七八件都不行。气得嘟嘟囔囔地骂：“妈的，鬼子做衣裳也死羊眼，怎么就不为咱想想！”

辛凤鸣见小秃的那股孩子气，心里非常好笑，磨牙磕嘴地上来逗

趣："鬼子在这点上也真不开眼，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知道我们武工队里有位三块豆腐干子高，还叫老猫偷吃去两块半的郭小秃，郭同志！"

"去你的，尖嘴猴腮的，非贾正不能治你！"小秃踢了他一脚。

"秃子，你看穿这件怎么样？"赵庆田在日本军服堆里左挑右拣，总算拣出件瘦小的来。他像大哥哥那样手扯衣领让小秃将两只胳膊伸到衣袖里，然后转到小秃面前，半猫腰地系上五个铜纽扣，拽拽衣襟。他左看了右看，围小秃又端详了一会儿，才满意地说："行，就是袖子长点，挽上一截就好了。"辛凤鸣顺手拣起一顶钢盔，咣叽扣在小秃的头上；李东山抄起那把战刀，紧往小秃的腰间挎。贾正指点小秃说："你要穿这身衣裳走到街上，保准联络员得出来迎接！"

小秃也真装起日本兵来。他重新正正头上的钢盔，双手分插在裤兜里，胸脯一挺，面孔一板，噘嘴、瞪眼地冲辛凤鸣吆唤："你的，什么的干活？"

辛凤鸣也像个舞台上的演员，低头哈腰拿腔捏调地说："太君，我的大大的良民，'居民证'的有！"

"'居民证'的有，拿来看看！"小秃伸手讨要。

"太君的要看，我的给……"辛凤鸣嘴里说着，猛地朝前一扑，说声，"我给你个这个！"像抓小鸡似的伸手提揪起小秃，好像抛掷篮球那样把他扔在炕上的衣堆里，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秃子，穿不得大皮鞋，穿这个试试！"赵庆田又扔给小秃一双半新不旧的牛蹄式样的黑胶鞋。小秃一边穿试一边说："剧社这也缺，那也缺，他们缺演戏的小孩不？要缺我就去！""嘿，看不透咱们小秃还要做文艺工作呢！"辛凤鸣撇着嘴巴说，语气非常轻佻。这下，立刻惹得小秃把脸耷拉下来，嘟嘟囔囔地说："别这么隔着门缝看人，文艺工作怎么啦？那不是人干的？不行，慢慢学……"

四

敌人在平汉线上确实集结了重兵，要对路西的一、三、四分区搞次扫荡。进山扫荡以前，为了清除背后八路军的骚扰、牵制，再加上宪兵队长老松田的请求，敌人就秘密地调集兵力，对高保公路以南、张保公路以东的之光边缘地区来了一次突袭性的大清剿。

这次规模不小的清剿、扫荡，是分东、南两路来的。夜袭队这次也分成了东、南两路来配合。南路敌人，由宪兵队长松田少佐率领，坐汽车到大冉村，而后由刘魁胜带道直突西王庄；东路敌人夜间出动，闭上汽车灯光顺高保公路来到梁家桥，再由哈巴狗和几个夜袭队员领路奔袭小庄子上。要哈巴狗跟随这一路，任务是破坏小庄子的地道。哈巴狗觉得破坏小庄子的地道是个蛮有把握的事，也就自告奋勇地来了。

对哈巴狗，老松田开始是十分赏识的。是他提议对武工队要缓、软、硬兼用；黄庄村东渡口设伏被打，是他领人接济的。老松田总觉得哈巴狗经验多、阅历广，是个胆大、有办法的人。尤其是能借八路军的地道逃跑，更觉得他真有点了不起。那以后，一连接到几个有关哈巴狗的秘密情报，都是关于哈巴狗怎样逃回保定的内容。有的说："哈巴狗是武工队暗放明逃的！"有的说："他是接受武工队的任务回来的。"有的说："放他回来的目的是来搞反间计！"这些情报，就是刘文彬和魏强的"借刀杀人"之计。情报一份连一份，闹得老松田也就逐渐怀疑起来："难道他真的有鬼？要不，为什么情报都这样说？""他能借地道逃走，地道的秘密他怎么会知道？""武工队个个像人精，从他们眼下逃出，那不是猴嘴里掏枣，虎口内走人？""他怎么就能逃出这个老虎嘴？""为什么在梁家桥陷落的前十几分钟，他像知道似的又离开那危险境地？"一个问号连一个问号，个个问号他都没有找出个答案。"有鬼！有鬼！"他的心里初步获得这么个结论。为了证实他的这个结论，他准备在实践里看看这个浑身带有"鬼"气的哈巴狗，怎样和武工队勾串一起来捣"鬼"。他处处留心，连根汗毛都没动他的。

这次突袭性的大清剿，老松田想试试哈巴狗，又怕在"试"的当中上了当。在这种想吃怕烫的矛盾心情下，就分配哈巴狗给东路清剿部队带路，直奔小庄子去破坏地道。东路清剿的队伍出发前，松田又将哈巴狗的种种情况向东路的最高指挥——龟尾少佐作了介绍，要他看情况去处

理。

哈巴狗当然不知道松田肚里的鬼胎。他所知道的只是这次要跟随上千名皇军，还有警备队的两中队人马，一齐到自己借地道逃跑的那小庄子上去清剿、去破坏地道。他认为这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事，所以一路上都是高兴得咧着嘴笑。若不是夜行军需要诡秘肃静，他真想闹上两口二簧。

五

一个八路军的战士，必须具备“举枪能打、端饭能吃、拔腿能走、躺倒能睡”四个条件。魏强和他的战友们都是这一类的人。他们正睡得香甜，哗哗两把沙土撒到了纸糊的、漆黑的窗户上。这个不太大的响动立即震醒梦乡里的人们。人们敏捷地、没音响地从炕上爬起来。魏强这时已溜出了大门，爬到哨兵据守的高房上。

“小队长，你听村外像有动静！”哨兵轻声地说。

魏强没言语，趴在房顶上，瞪大眼睛地注意空旷、沉寂、黑纱遮盖的野外，那儿并没让他觉察出一点点秘密。眼睛没能察看到，耳朵却听到了。在村外极远极远的地方，隐隐地传来一阵忽有忽无的音响，这音响忽而从东传来，忽而在西出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又好像开玩笑似的消散在四面八方。

“去，快去报告队长！”魏强眼珠射向漆黑的远方，小声地命令身旁的哨兵。

队长杨子曾轻轻地爬上房顶。魏强在他耳根下唧咕了几句，他也默默地察看远方，判断情况。

一个刚派出的侦察员回来了，他急忙向杨子曾报告：“队长，是敌人，敌人把村北的有利地形都占了！”

又一个侦察员来向杨子曾报告情况：“我爬着溜出村东口，发现场边的坯垛、草垛后面有鬼子唧唧哇哇乱说话。”

去南面、去西面侦察的人员，也都先后跑来报告发现了敌人。

从听见的音响到侦察来的实情，都说明小庄子面临着危难，武工队被敌人团团包围了。

严重的情况像磨扇般地压放在人们的心头，人们的视力都集中在队长杨子曾的身上。杨子曾的心情自然比旁人分外沉重。他的面孔一时严峻得像尊神，沉吟了一下，闪动着两只发亮的黑眼珠小声地说：“都到房下去！”

屋顶上，只留下一个哨兵，继续监视四方的动静。

屋檐下，杨子曾对魏强、蒋天祥说：“敌人来了，看样子力量不小。”说到这，二小队长蒋天祥插了两嘴：“那就执行我们的后一个方案，不敲锣不打鼓，趁天不明钻进地道溜出去！”

“不，根据眼下的情况，我不同意这样做。”魏强摇晃着脑袋表示自己的态度。

“为什么？”蒋天祥有点不解。

“看样子敌人的兵力是不小。敌人为什么要用偌大的兵力来这村？我认为不单是为的我们，还为的破毁这村的地道，对付这村的群众。哈巴狗在这村借地道逃跑以后，我们就估计会有这一天，但没料到，敌人筹划那么长时间。眼下，我们不能抛下正在睡梦中的群众，借地道偷偷溜走。要争取在天亮以前，通过地道将全村的孩子、老人、男的、女的都输送出村，然后我们再走。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这样做。不然，就要犯罪。”

蒋天祥没有作声，只瞅杨子曾，意思是说：“队长，你的意见呢？”

杨子曾对情况的估计有三：一个，敌人是专为小庄子地道和群众来的。要为这个，敌人为什么用偌大的兵力？光个夜袭队，再配合几十个鬼子、伪军，蛮能办了这事。因此，他的脑子又产生了另一个估计：可能是有秘密情报员踩了自己的脚后跟，也可能是敌人在进山以前，想清理一下背后，在这里碰上了。无论如何，现在是被敌人包围了。不管敌人是大兵力、小兵力以及他为什么来，反正要为这一个村的群众负责，不然，在这个有地道的小庄子，敌人会来个大屠杀。在屋顶上，他就将掩护群众从地道走出的意见考虑出来，不过没先朝外掏。听过魏强对情况的处理，他认为在艰苦斗争中，魏强已经被锻炼成了一个有远见、有判断、有分析能力的年轻指挥员了，心里自然高兴异常，立刻表示态度：“就按魏强同志的意见处理。”他手指魏强：“你带上两个人赶快喊起村干部，通过他们招唤群众下地道，由你负责带出去。等掩护群众出去后我们再走。事情要在天亮以前妥善地做完。”

魏强带上赵庆田、贾正走后，杨子曾立刻带起队伍，静悄悄地借着“三通”的上、中通，绕到临街的一座高大的、有女儿墙的砖平房上。这座房子是能俯瞰全村的一个顶好的制高点。

魏强、赵庆田、贾正分头叫起村干部，紧忙利用“三通”的中间通，串家走院地通知熟睡的群众赶快下地道。一传十、十传百，在生死关头上，群众不声不响地抱孩子、搀老人地由地上迅速地转入了地道里。一盏盏小豆油灯在地道的要冲处点着。人们都紧绷着脸儿蹲在地道里，大气不出地等待干部们的命令。为了宽慰人们，魏强神态放得非常缓和。他笑着和人们说：“别怕，蹚道的人们一回来，咱们就走！有我们在不会出错。”话是这么说，但大家心里像揣着一团火，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去两个地道口侦察、蹚道的赵庆田、贾正身上。他生怕东、西两个地道口被

敌人发觉堵上；更怕的是敌人知道地道里有这么多人，搞个第二个“北疃事件”[2]。一会儿，他伸长脖子瞅瞅左边；一会儿，睁大眼睛望望右边。手表的秒针突突突地朝前走，离天亮没有一个钟头了。他双眉紧蹙急躁地暗问自己：“怎么还不回来呀？哪怕来一个呢！”

赵庆田和一个年过五十的村干部，大猫腰地走到魏强跟前，“小队长，西面的洞口没指望了，敌人已经……”赵庆田生怕群众听到更不安，凑到魏强耳朵底下说，“……已经在洞口周围布上了好多岗哨！”

魏强心头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他两眼瞪圆，嘴唇抖动着，没言语。

眼前，唯一能走出去的是东面假坟丘那儿的洞口了！片刻，贾正匆匆从东面跑来。

“小队长，你带上人跟我快走！”贾正扯拽衣袖抹下头上的汗，“我拽开地道口朝四外看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有！”魏强冲背后呆坐静望他的村干部说：“朝后转，大伙不要说话，跟着走！”

“这个地道口和哈巴狗钻出的那个地道不一样，出去朝南，就是东西大道沟。”贾正边走边给魏强介绍。一个坡坎挡住路，贾正说：“到了！你站下，小队长。我再上去瞧瞧！小心没大差。”他爬近地道口，轻手轻脚地拽开安在假坟丘子东墙上的小四方门，慢慢地伸出头去张望。当他眼瞅到北面，像触了电般的紧忙将头抽回来。右手飞快地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妈的，怎么一眨眼给布上个岗？这……”借拽开的门缝朝东望去，启明星悬挂在高空，天，这就要亮了！

贾正懂得：当前最宝贵的莫过时间。责任心促使他二次将头探出去，见一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正紧贴假坟丘子的北墙根，头西脚东像条张嘴等着噬人的鳄鱼，端枪趴伏在地上。贾正小心地环视一下周围，附近并没有另外的鬼子兵。

“贾正，时间不允许。没有情况就快……”魏强带领群众爬上来催促。

贾正心头一哆嗦。他将钢牙一咬，脑袋点着说了声：“好！”将驳壳枪朝腰间一插，像只狸猫，敏捷地跳出地道口，没容鬼子兵扭过头来，他的屁股早骑坐在背上，同时，钢爪般的十个手指，狠劲地掐住鬼子兵的脖颈。由于用力过猛，鬼子兵手刨脚蹬用力挣扎了几下，眼睛、鼻子里冒出血来，再也不动了。贾正喘了一口粗气，回头望去，见魏强正蹲伏在地上指挥着群众不声不响地走出地道口，又向南拐进多半人深的东西道沟里。

贾正拽过死鬼子的步枪，纵跳到魏强跟前：“赵庆田呢？”

“他叫队伍去了！”魏强用焦急的眼神送走了最后一个逃出敌人包围的群众，望着出现鱼白色的东方，恨不得队伍马上出现。他出了口长气，说：“贾正，来！把死鬼子架到丘子里去！”死鬼子被架进丘子，他又忙对贾正说：“我再去趟，你守在这，防止暴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枪！”他说完，跳进地道走了。

贾正弯腰摸瞎地解下鬼子身上的弹盒，急忙煞在自己腰间。丘子外边传进“哇啦哇啦”鬼子的叫唤声。“鬼子们来了，看脚印会发觉！”他想到天将亮，脚印多，知道要出事，忙朝地道的深处走了走。刚走进几丈远，叽里咣啷的拆砖刨瓦声在贾正背后传来。

鬼子拆毁了假坟丘子。部队再想从这里走出，已经不可能了。

一股难闻的、辛辣的味道钻进贾正的鼻孔，贾正不自主地咳嗽起来，脑袋发胀，眼泪滚出。“毒瓦斯！”贾正敏感地意识到这点。顺手扯掉箍头的毛巾，快速地掖进裤裆里，撒上小便。跟着，又拿出热糊糊、湿漉漉的毛巾捂在嘴和鼻子上。

“喀喀喀！喀喀喀！谁？”对面传来急促的咳嗽和简短的询问声，是魏强。

“小队长，”贾正跑过去，一眼瞧见杨子曾也在，忙说：“地道口被敌人发觉堵住了，还放了毒瓦斯！”

“走！朝回返！回到村里想办法！”队长杨子曾果断地把手一挥。

人们抛开地道，二次爬上村里唯一的制高点——临街的那处有女儿墙的砖平房上。

天亮了。

“瞧，敌人的信号！”魏强望到西面的天空，升起颗贼亮的火球，指点着说。他的话音刚落，枪声像刮风般的在村子的四外“哔哔哔”响起来。分辨不出点来的枪声里，时而夹着几颗小炮弹。小炮弹在空中呼啸着飞来，在街头、在屋顶、在村边，轰！轰！爆炸了，随后，升起一股股浓黑的烟柱。

蜷伏在砖平房女儿墙里面的武工队员们，拧眉注目地望着前方，谁也没有举枪还击。

一阵剧烈的、较长时间的枪声响过，刹那间，又化为一片沉寂。沉寂得让人浑身抽搐，心头颤抖。

“从敌人的包围形势看，像是发觉了我们；从刚才火力侦察上看，又像是不知道我们在这村。即便知道，由于我们一枪没还，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个角落里！”杨子曾伏在房顶上判断着敌人的行动，接着，低声地传：“大家注意，敌人沉静一会儿，恐怕就要进村搜索！”

果然，杨子曾看对了。敌人组织了冲锋小集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东、西、南三面，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猫腰快步地奔村里走来。进了街，有的仰脸侦察房上，有的伸脖窥探胡同，有的搡搡老乡紧闭的大门。东、西、南三面进村的敌人，慢腾腾地在村子的十字路口会合了。大约有一百多个，都是鬼子。

隐蔽在女儿墙后面的武工队员们，枪口瞄向在街中心会合的敌人，都盼望队长杨子曾尽快发出射击的命令。队长杨子曾却像在等待着什么，仍沉住气地东瞅西望，迟迟不开口。一个大背枪的鬼子，一手举着一面红白各半的小旗，面向北，上下左右地摆了几摆。杨子曾望到这，紧喊：“请小林同志、韩干事和那两个日本俘虏快上来！”

反战同盟支部的小林、敌工科的韩干事，带着在梁家桥捉的两个日本俘虏，爬上房顶。“什么事，队长？”韩干事问。

“请你告诉那位会旗语的日本朋友，让他看看下面敌人摇晃旗子的意思是什么？”日语流利、年轻健谈的韩干事，把话翻译过去。会旗语的日本俘虏，眼睛立刻盯住了十字路口摇摆旗子的敌人。待敌人又打过一阵旗语，他忙扭头对韩干事说了一阵。韩干事对杨子曾说：“他说，那个打旗语的敌人，是在招唤北面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到这里集合。”

杨子曾刚把视线移到北面，在高高的金线河堤上，立刻出现了一个摆着两面同样小旗子的敌人。

会旗语的日本兵又说了一串日语，韩干事照翻道：“河堤上的敌人回答：防务移交给警备队，马上就来会合！”

杨子曾眼望着北面，心里思摸：“看来，北面的敌人剩下的都是伪军了……”

一个中队的鬼子兵，走成三路纵队，打着一面膏药旗，耀武扬威地跑步来到村北口，脚没站，步没停，一直走进了村。大皮鞋吭吭吭的声音，比牲口刨槽的劲头都大。敌人越走越接近常景春那歪把子的射击圈，他就越按捺不住了，低哑嗓门地问杨子曾：“打不？这回要打，一扫一溜胡同！”

杨子曾没言语。魏强心里虽说直劲地擀火，就是没法儿。他不明白杨子曾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又相信杨子曾会有好戏让他演。

“队长，东面窑疙瘩上的敌人也看清楚啦，有机枪，有掷弹筒，抠他两炮吧！”胡启明手握八八式，也不耐烦了。他低声向杨子曾请求。

杨子曾抬头朝东面瞥了一眼，照旧没有吱声。

李东山用肩膀撞了一下身旁的贾正，意思是让他张嘴来个三次请求。贾正偷瞧杨子曾一眼，杨子曾的严肃神态，吓得他舌头一裹，滚到

唇边的话儿咽回肚里去了。

“魏强，你领十个人，都带上集束手榴弹，要快，秘密地运动到那边！”杨子曾不慌不忙，半蹲半坐的，指着南面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座小平房，“听到枪响，猛朝敌人群里甩手榴弹！”

魏强率领十个人，像闪电般地朝杨子曾手指的方向蹿了过去。杨子曾向胡启明说：“对准窑疙瘩上的敌人，你要用两发炮弹打中他！”

从村北来的敌人，没受一点阻拦，在武工队的几十支枪口下趾高气扬地走了过去，走到十字路口和先到的部队会合了。

在房上运动的魏强他们，也未露形迹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上方。

十字路口，疙疙瘩瘩地挤了一大群鬼子兵。他们个个立正、扬颏地听一个站在碌碡上身穿草绿色呢衣的军官讲话。

“你俩给我瞄准那个军官！”杨子曾向贾正、李东山说。他俩的枪口立刻瞄向了鬼子军官的脑壳。

杨子曾手掌狠劲地朝下一按，高喊了声：“打！”

随着啪啪焦脆的两声枪响，鬼子军官一头攮在了地上。当鬼子们扭头想要察看的一刹那，魏强他们很大方地甩出了集束手榴弹。集束手榴弹的咚咚爆炸声，震得村里房颤屋抖，炸得鬼子兵血肉横飞。

常景春和二小队的机枪射手祝文华，随着集束手榴弹的爆炸，两挺歪把子嘎嘎嘎咕咕咕地叫起来。鬼子一片片地倒下去。一大群没死的鬼子，拼着命地顺着街筒子朝南蹿。常景春见到敌人和自己射出的子弹跑顺了道，高兴地喊：“叫你们跑！叫你们跑！叫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狠劲一勾扳机，一斗子子弹，撵上了一群鬼子，都叫他打中了。祝文华一会儿连发，一会儿点射，也在横扫窜逃、溃退的鬼子。

使用步枪的人，个个都瞪大眼睛寻找自己猎取的目标。贾正把枪一举，对小秃说：“数着，又一个！”一个刚逃出村的鬼子，随着贾正的枪声，狗吃屎地趴在了地上。

小秃稚气地笑着说道：“数着啦，六个，整半打！”

“那就再加上一个！”贾正又一举枪，一个在漫地里跑的鬼子也应声倒下了。小秃不自禁地嚷道：“七个整！你可真是神枪手！”

胡启明按照杨子曾的命令，一按八八式机钮，射出的第一颗炮弹正打在窑疙瘩上的敌人堆里，随着轰的一声，有的胳膊大腿飞上天空，有的整个身子摔仰在地上。两个鬼子架着一挺机枪，顺着窑坡往后撤。胡启明又一按机钮，嚷叫着：“你俩也别给我动！”第二颗炮弹立刻在两个鬼子中间开了花，那一挺机枪，被炮弹炸得扔出了十几丈远。两炮抠了敌人个懵头转向，窑疙瘩上的敌人被炸得像崩散了群的羊，到处乱窜。

一部分武工队员急忙调转枪口，向四下乱跑的敌人射击。

“胡启明过来！”杨子曾将胡启明由东面调到西面。“你看，河堤那边，有群隐蔽的人，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马上擂他一炮！”

胡启明单眼吊线地略略一瞄，啪的响起一小声，一颗像个小老鸹似的炮弹飞向天空，朝杨子曾指的方向飞了过去。一片火光闪过，稍沉，才传过轰的一声。从此，那群在堤后时隐时现的敌人，再也见不到了。

“好，这一炮顶用！”杨子曾兴奋得挥拳呐喊。这种狂热情感的流露，在杨子曾身上是很少见的。显然。胡启明的准确射击，让他非常满意。

敌人遭到这样猛烈火力的打击，知道遇上了劲敌，忙撤到村外，稍将部队一整理，立刻开始反击。顿时，像火药库在爆炸，又像刮起了狂风，炮弹一颗又一颗地朝武工队的阵地轰击，密集的子弹啾啾地嘶叫着横扫武工队的前沿。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刚才，让一层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的小庄子，现在，又覆盖一层浓烈的烟火。

百十户人家的小庄子，到处充满了呛人的火药气，它完全让浓烟烈火吞噬了！湮没了！

环境不让人，时间更不让人。杨子曾明白部队所处环境的险恶。这里，离保定不到二十里；这里，过河五七里地就是高保公路；这里，让敌人包围了个严丝合缝；这里，敌众我寡兵力太悬殊；这里……他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盘算突围走脱的办法：突围，硬拼着朝外突，敌人的火力强，会造成很大的伤亡；不硬突，又怎么办呢？……一阵冷风吹来，掀起几个队员的衣裳角，露出了穿在里面准备回分区后交给剧社的鬼子黄色军服。他见到军服，双眉一皱，心头立刻出现一条妙计。他决定要在这军服上做一篇从没做过的文章。他摆手把通信员小铁叫过来，在他耳根下咕哝了两句，小铁蹦蹦跳跳地奔向了魏强的阵地。杨子曾回头又和二小队长蒋天祥谈了谈，立刻带领着两个日本俘虏走下了房，反战同盟支部的小林和韩干事也都急忙忙地跟了下来。他面对韩干事、小林说：“眼下的情况很严重，为了免受伤亡，安全地突出去，我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杨子曾将自己的决定摊亮告诉了他们，末后，他手指一个日本俘虏继续说下去：“能不能成功，这位懂旗语的日本朋友起着决定作用！你们将我们的行动告诉他，看他有什么意见？这事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他们两个的生命。”

韩干事像连珠炮般地将杨子曾的意图全部告诉给小林和两个日本俘

虏，再加上小林同志在旁边帮助解释、鼓励，两个俘虏连连点头，并伸着拇指，吐着生硬的中国话：“杨队长的办法顶好！”“我的旗语蛮会，一定按照队长的命令做！”

打退敌人又一次攻击之后，整个队伍撤到房下，人人都脱掉便衣外罩，露出了套在里边御寒挡风的日本军服。贾正看了看周围的人们，幽默地说：“这个好，演大皇军不用化装了！”魏强帮助杨子曾穿上准备捎给剧社的那双黄牛皮的长筒马靴，又将一把战刀给他系挂在肋下。还好，昨天魏强给杨子曾挑选的那套质料好的军服，还缀着一对上尉衔的肩章。

会旗语的日本俘虏拾掇好自己的穿戴，忙和韩干事说了几句日语，意思是赶快操持两面红白各半的联络旗。

小林同志仔细地检查过人们的化装，也向杨子曾提议：“走出去，一定得打起一面太阳旗！”联络旗、太阳旗，以往人们缴获了，都当成破布片子将它扔掉，有谁来保存它？今天，它却成为化装突围中两宗极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没有它，化装突围可以说是不可能，特别是那两面红白各半的联络旗更不可少。杨子曾听到韩干事和小林同志一说，真有点冷手难抓热馒头，一时想不起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它。

四外，枪声、炮声施放得就像火山崩；军号声、呐喊声，也从村子的四外传过来。显然，敌人又准备发起冲锋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里，杨子曾一眼瞅见了李东山，立刻想到他是个什么东西都愿意收藏、保存的人。听人们说，在他的“万宝囊”里能找见许多稀奇古怪的物件，难道联络旗、鬼子的膏药旗子他也能收藏起？时间不等人，他忙叫道：“李东山，你收藏着日本旗和打旗语用的红白两色旗子了吗？”

“收藏着啦！”李东山把话说完，就从他的“万宝囊”里把两宗物件——联络旗、太阳旗拿了出来。

没打算到的偏做到了。杨子曾一见自己刚才犯愁的事，没费一点力气，就让李东山解决了，真是又高兴又感激。赶上去忙和李东山握握手，当时，把李东山闹了个大红脸。

两面红白各半的联络旗子，又回到会打旗语的日本俘虏手里，他找了两个棍棍穿绑上，巴望杨子曾开口，下达命令。

“你告诉他……”杨子曾向韩干事低声说了几句，韩干事用日语马上告诉了日本俘虏，日本俘虏点点头，立刻和韩干事二次爬上了四面受敌的砖平房。他将钢盔朝眼眉下戴戴，立刻左右上下冲东、西、南三面敌人摇摆起手里的小旗子。一边摇摆，一边还用日语“哇里哇里”地高声呐喊。他的这一行动，对敌人来说简直就像是发布的号令，四周的枪声由

激烈逐渐稀疏下来，而后，完全停止了；跟着，敌人便断续地嗥叫起来。他又大声地用日语说了几句，忙和韩干事下了房。

会打旗语的日本俘虏在房顶上的大声叫喊，杨子曾确实有点不放心，等他俩跳下了梯子的最末一等，紧问韩干事：“他在房顶上喊叫的是什么？”

“他说，这个制高点被控制了，八路军被赶到了村子的南头，请迅速包围、搜索、歼灭掉！”韩干事学说。

“敌人嚷叫的是什么？”

“敌人回答‘知道了，马上执行！’”

“敌人去南头搜索，咱在北头出村！把房上的几个人都撤下来！”杨子曾怕人们不小心，遇上敌人露了马脚，叮嘱道：“我们现在要冒充鬼子混出去，只要我们混过了金线河，越过了高保公路，就什么也不怕了。遇上敌人要沉着、警惕，谁也不准说话，一切都由韩干事和日本朋友们联系。魏强，你们担任前卫，马上出发！”

魏强将贾正清晨在地道出口缴获的那支三八大盖哗啦一声，推上了顶膛火。贾正将李东山当包袱皮用的那面三尺见方的太阳旗展开，绑在马步枪上，连枪带旗朝肩头一扛，朝下按按钢盔，和赵庆田并肩跟魏强走出这家砖平房的大门。他仨的背后是韩干事、会打旗语的日本俘虏。部队也都肩扛三八步枪，迈动穿有日本军皮鞋的两只笨脚，吭噔吭噔走出来。身体衰弱的杨子曾假充日本军官，骑着在卧马庄缴来的准备送给分区首长的枣红色的大洋马，气魄挺足地夹在部队中间，小林同志、张司务长、通信员小铁、卫生员小魏，还有小秃，都排成队走在杨子曾马前。武工队这一变，已成为一支地地道道的日本皇军。不知底细，不去交谈，休想一下识破。

顺着弯曲的小胡同，他们刚走到村东口，村东窑疙瘩上的敌人立即用红白各半的联络旗子发出询问的信号。魏强朝身后给会旗语的俘虏丢了个眼色，日本俘虏纯熟地将手里的小旗轻轻一摆，真比吃仙丹妙药都灵，窑疙瘩上的敌人再也不理睬了。

贴着村东的一溜东山墙，他们大摇大摆地来到村北面，一直朝正北——金线河堤蹽过去。他们头上戴的钢盔，安在枪上的刺刀，让升起来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地反着光。绑在贾正枪上的那面太阳旗，让越刮越大的西北风吹得啪啦啦啦山响。金线河的河堤离他们却越来越近，小庄子离他们愈来愈远了。

魏强紧迈脚步，盯住河堤。他估计河堤上一定伏有敌人，也为应付敌人做着准备。果然，离河堤二百米远的地方，两面红白各半的联络旗

子在迎面的河堤上摇摆起来。“这可需要在敌人的面前通过了！”魏强心里思摸。会打旗语的日本俘虏顺手又摇摆两下小旗。就这么两下，伏在堤坡上的敌人不但不再过问，反而大放宽心地站起来。大约有百十号人，都是警备队员。

真是真，假是假。人们一见这么多手持武器的敌人站在居高临下的河堤上，心里又像绷紧了的弦。个个精神紧张地握紧了枪把，食指贴住扳机，大有甩枪就打的劲头。

人们这种紧张心情，杨子曾在马上一眼就看透了，他低声前后传：“镇静，这是伪军，好对付！”他的话，好像一副镇静剂，立刻赶走了人们的不安，个个又都泰然自若、旁若无人地挺起胸脯，大步杈子地走起来。

魏强他们刚上堤，一个队长身份的伪军，神情畏缩地赶上来问：“村里的八路都消灭了吗？太君！”

魏强装听不懂，翻翻白眼仁，张嘴想说，又像不会说的样子，一摇脑袋苦笑了笑，朝后努下嘴巴，匆匆朝堤下走去。后面的队伍又像潮水似的涌了上来。

骑在马上的杨子曾神态非常傲慢，对站在堤顶上行举手礼的警备队长，连瞅都没瞅就过去了。警备队长见到“皇军”不言不语地走了过去，想问什么，又有些不敢；不问又怕担责任。末后，还是硬着头皮跑着跟在杨子曾马屁股后面，吞吞吐吐地问：“太……太太君，你们这是到哪里去？”

杨子曾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朝前面喊了两句：“韩，你的！”韩干事扭头望下杨子曾的表情，顿时领悟他的意思，立刻充作“翻译官”，朝警备队长说：“奉上级令，我们这是到河那边执行一个紧急任务去。太君说，叫你们好好在这儿监视村子，防备有什么变化。”说完，点点头随大队人马走下河堤。

警备队长本想再问一下执行什么紧急任务，又见在自己面前走过去的这一队皇军，是那么威严，自知再问也不会有什么作用，说不定惹起了日本人的火气，还会遭到一顿训斥，因此，要开的口也就闭上了。他像个缺心眼的傻子，瞪着灰暗、无神的眼睛呆望着，一直望着魏强他们蹚过了金线河，爬过了对岸的堤顶。

六

负责到小庄子上清剿的这一路鬼子的指挥官龟尾少佐，来前，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彻底破坏了地道，抓捕大批的青壮年，圆满地完成上司给予的任务；没料到，如意算盘打错了，让伏在村里的武工队没头没脑地揍了一顿。这一顿狠揍，不光部下死伤了四五十名，他在金线河堤根的指挥所，也吃了一颗炮弹，自己也被炸断了左臂，心里好不窝火。过去，他对武工队并不了解，但是，他觉得今天和他对抗的这部分八路军，火力如此的猛，斗志如此的强，是他在河南打遍了汤恩伯的军队一次也没有见过的。而今，偏偏在“确保治安”区里，在保定的大门跟前碰上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挖空脑子也没琢磨透。

“死伤四五十个人，这是谁的过错？是我大意粗疏？那我将受到什么惩处？”龟尾少佐怕自己担责任，坐在堤城后面左右地琢磨如何向上级交代。不是一个子弹飞来，掀掉他的战斗帽，他还不会清醒。一旦清醒了，他没顾拾起打落的帽子，也没有顾及到他的伤口疼，三滚两爬爬到了堤坡下。待他开口刚要喊人，一个长得像皮球那样圆、但比皮球大好多倍的东西滚跳到他的眼前，笑嘻嘻地说：“太君，你的帽子！”

龟尾少佐看到面前这个献殷勤的人——哈巴狗，立刻想到松田宪兵队长临行时低语嘱咐他“看情况去处理”的那番话。“看情况？什么情况，一切都由我来决定！没有情况我也可以制造的！”他望着这个从心里厌恶的哈巴狗，眼珠转了几转，找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借口。他把脸色一沉，眼珠一瞪，厉声问哈巴狗：“你的说，村里这是八路的哪一部分队伍？”

哈巴狗本想拾起帽子讨个好，当他正双手递给龟尾少佐时，却见龟尾少佐露出一副凶狠可怕的面孔，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我的妈，他怎么啦？”忙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看，看，看，看样子，这这，这一部分像是那神出鬼没的武工队！”

“武工队！”龟尾少佐一听到“武工队”三字，老松田告诉他的什么“武工队给他个暗放明跑”，“是让他逃回使反间计来的”等话语，都重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管你什么反间计，眼下用你先实现我肚里的计！”他将牙齿一错，装模作样地逼问：“武工队，你的清楚？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武工队？他们用什么信号告诉的你？你的快说！”

“唉呀，太君，我怎么能知道他……他……他们的信号……”哈巴狗察觉到龟尾少佐在没错找错，朝中国人身上撒气，又不敢大声申辩，只得笑脸相迎地答解，“是我多年和武工队打交道知道的！嘻嘻嘻！”心里却生怕出意外。

“什么信号的不知道？打什么交道知道的？今天，你的事情我的统统明白。是你，和武工队勾结到一起；是你，让村里的老百姓统统的秘密逃走了；是你，让皇军大大的不够本；是你，让我受了伤，是你……”龟尾少佐每说一句，朝前迈进一步；他每朝前迈步，哈巴狗就浑身颤抖地朝后退。从龟尾少佐青筋暴露的前额上看，哈巴狗知道他确实发了大脾气，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太君，不不不，你说的是，是，是，是我……我我我不敢……”

哈巴狗生怕面前的这位龟尾少佐拔刀、抽枪，他的两眼始终没离开对方的两只手。龟尾少佐话说得一句比一句重，脚步迈动得一步比一步沉。他逼问着走着，猛地站住，朝他身旁的一群鬼子一摆手，就听见啪啪啪啪啪七八条枪在鬼子手里同时响起来，枪弹打得哈巴狗左右摇晃了几摇晃，像条狗似的摔倒在地上。

突然，村里——武工队控制的制高点上出现了一个旗语兵报告：“八路军被赶到村子南头，这里被占领了……”龟尾少佐一见，心里好不高兴，他立即命令所有部队朝村庄南头运动。各路部队惶惶恐恐、战战兢兢地来到村子南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砖头瓦块都查尽搜遍，也没发现八路军的影。

龟尾少佐心燥得像火烧。他从来中国作战的那天到如今，打过了许多仗，从没受过这么大的窝囊气：包围了村子准备破坏地道，偏偏又让武工队大揳了一顿；好容易把他们挤到村南头，又突然不见了。“哪里去了？钻地道走了？不可能。因为地道里施放了浓重的毒瓦斯。不然，又掩藏到哪里去了？”他急了，急得像条神经错乱的红眼狗，瞪着像要吃人的大眼珠子，豁开嘶哑的嗓子叫喊：“搜！搜！再搜！给我刨开地皮搜！”他相信武工队再有天大的道行，也不会逃出他布好的这个比铁桶都坚实牢固的包围圈。

七

武工队不仅巧妙地走出了龟尾少佐的所谓铁桶般的包围圈，而且走上了高保公路，又二次在梁家桥搞了个大名堂。

武工队大摇大摆地蹚过了水深没膝的金线河，魏强忙返回杨子曾跟前请示：“怎么走？队长！”

杨子曾挥手朝北一指：“跑步，直奔梁家桥。”

魏强和杨子曾相处几年，深知他不论做什么事，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定决心。越在紧急的时候，他越想得面面俱到。但是，为什么刚刚走出重围，他又偏偏命令快步朝据点走？魏强对此，实在有点百思而不得其解。他怕万一敌人发觉了，在高保公路上一封锁，再想走都走不脱；不过，他更相信杨子曾的决心不会有差错，就毫不犹豫地带头朝梁家桥走来。

离梁家桥据点越来越近，炮楼顶上的哨兵都能看个清清楚楚了。一个背粪筐的老大伯畏畏缩缩地迎面走来，韩干事装做翻译官上前打问：“梁家桥有多少皇军？”

“皇军？皇军都到南边讨伐去了，炮楼上光剩下警备队几个人站岗看门！”老乡不敢不说，又怕说走了嘴遭到不幸，说完忙朝旁边躲。

担任前卫的魏强，瞅到梁家桥据点附近的公路上，摆有一大溜黑麻麻的东西，他再也不充日本兵装哑巴了。“大伯，那据点跟前停的一大片，是不是汽车？”

刚才那个“鬼子”说话那么和蔼；眼下，这个“鬼子”又说着这么标准的中国话，确实让拣粪的老大伯对面前这伙“鬼子”有些怀疑。他心里嘀咕却并没问，只是据实地告诉：“你们黑夜从保定府坐来的汽车，你们还不知道！”

骑马走上来的杨子曾也插了言：“有多少辆？大伯！”“有二三十辆呢！”老大伯说着踏着野地走了。

高保公路两侧的深沟，在白天是不能硬爬过去的，所以杨子曾决定走梁家桥据点，好二次来个混。如今，他又发现梁家桥据点附近停放偌多的汽车，立刻喊住魏强：“我们本打算用这套衣裳再蒙混住敌人突过公路。眼下，我们即便顺利地突过公路，敌人发觉我们，也会坐上汽车追。那样一来，问题会更麻烦。我们要搞他个一不做二不休，抓紧时

间……”

魏强听完杨子曾的新计划，乐得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梁家桥。他心里思摸：“《三国》上曾有过火烧连营七百里；今天，就看我们用火创造奇迹吧！”

将接近据点时，魏强发现炮楼顶上晃起了两面联络旗，会旗语的日本俘虏把手里的小旗一摆，炮楼顶上的哨兵立即消逝了。

魏强对梁家桥据点的地形并不陌生。他在几十辆汽车跟前走过，直奔据点走来。据点里的吊桥早已平放下来等待着，魏强领着人们像走进自己家门那样随便地走了进去。

十几个警备队员持枪列队接迎；几十个汽车司机也都聚集在一起，有的抄着手，有的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旁边看热闹。

假充日本军官的杨子曾在马上问：“你们的人统统来了？”

“统统的来了！太君，在楼顶上站岗的哨兵也下来迎接皇军了。”一个细高挑的警备队员双腿并齐，二目平视，规规矩矩地报告。

杨子曾用手指下汽车司机：“你们汽车司机的干活？枪的有？”

“对，我们是开车的！”“我们光开车，不会使枪！”“谁也没有武器！”司机们七言八语地回答。

听说守炮楼的警备队员们都在，汽车司机都没有枪，杨子曾再也不为此担心了。他立刻用中国话命令道：“你们缴枪！”警备队员们还在糊里糊涂的时候，手里的武器立即被魏强他们扑了过去。

“点炮楼子，烧汽车，行动要快！”杨子曾刚把命令说出口，武工队员就像下山的猛虎，又蹿又跳地去执行预先分配好的任务。辛凤鸣拽住一个汽车司机紧朝外跑；李东山肩扛一领炕席就往炮楼里钻。在辛凤鸣抓到一桶汽油，像泼水般的朝汽车上倾倒时，大炮楼子已让李东山给点着了。

“贾正，划火快点！”辛凤鸣倾倒汽油时吆唤；贾正手拿火把，一辆又一辆地点着汽车，喊：“瞧好吧！我都得让他们见了火神爷！”

汽车沾火，腾腾地燃烧起来；火遇大风，越烧越旺。

二十六辆排成一字形的丰田大卡车，一眨眼，变成一条大火龙。辛凤鸣手提空汽油筒，回头像欣赏自己的杰作：“好啊！这回让皇军坐着火龙回东洋三岛吧！”

---

[1]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

[2]北疃是河北省定县的一个村庄。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开始时，敌人对该村进行清剿，该村八百多名藏在地道里的群众，都被日寇用毒瓦斯熏死。

第二十三章

武工队被鬼子包围在小庄上的那天拂晓，老松田带领几百名鬼子，还有一大部分夜袭队，也将西王庄严严地包围起来。

敌人这次袭击的规模较大，行动突然、诡秘，有目的地先奔袭、后清剿，确实给之光边缘区的人们来了个防所难防。

和魏强分手，来西王庄召开会议、布置工作的刘文彬和汪霞，一切安排停当，将人们打发走，决定稍眯缝下眼，然后朝东王庄转移。

鸡唱三遍，天近微明。刘文彬轻轻地在外间屋咳嗽了几声，河套大娘急忙推醒了在身旁沉睡的汪霞。

这是个发生情况的时候。大娘很不放心，跟在汪霞背后走出住屋，不断地嘱咐他俩："走黑道，你俩也别大意。耳朵、眼睛要多管些事，出村进村，周围左右要听听，身前背后多看看。"刘文彬他俩嘴里哼着，手里的枪都推上子弹。

哗啦！一把沙土撒到窗户上。这是房东赵河套大伯在房上察看街上没人，给刘文彬他俩发出"走"的信号。大娘领他俩迈过二门，走进门洞，慢慢地将大门开开一道刚能过去人的缝子，他俩敏捷得像两只狸猫，没一点响动地走出去。待大娘用眼追望时，道上已经没有影子了。

提早起床的老人，想躺下再睡一觉，那是万难。河套大伯、大娘也是如此。大娘瞅见大伯给牲口起圈垫土，也走回屋，摸黑去纺她的棉花。一条棉絮刚扯出个线头，村外传来啪啪啪的几声枪响，跟着，传来一阵咕咚咕咚的跑步声。"看你往哪跑？站住！""还跑？把他们截住！""截住他！"纷乱、嘈杂的呐喊，也从村头上、街上送过来。大娘的心像烙饼般地翻个子，"莫非鬼子包围了村？""莫非老刘他俩出了事？"她扔掉手里的棉花条忙朝炕下出溜。惊恐不安的大伯早已两步并成一步地迈进了屋："宝生他娘，刚才准是老刘他俩出了事，听嚷叫就是鬼子的声！"

老两口子急得光搓擦手心，来回地在屋里转悠，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好。大娘心里憋闷得慌："我到街上看看去！"赵河套大伯怕出事，双手一拦："老天爷，你出去不是自找死！"

天色麻麻亮，街里吵吵得更凶，嚷嚷得更乱，西王庄就像一大锅泛

白冒泡、上下翻腾的滚开水。一会儿，东面传来“妈个×的”粗野的叫骂；一会儿，西面传来叮咣的乱砸声。河套大伯的大门在乱吵吵的声音里，也被砸开了。几个拿手枪的夜袭队员闯进来，骂骂咧咧、推推搡搡地将两位老人押送到村西的大场里。大场里已经挤满了各色衣着，各类年岁的人。他们都是在西王庄出生成长的人们，个个眼睛喷射怒火地瞅望端枪圈围他们的鬼子兵。除了吃奶的孩子偶尔啼叫两声，谁也不言不语不示弱地挺胸屹立着。

心头沉重的大娘，脚步一接近聚满人的场边，两眼立刻瞅见了头箍毛巾的刘文彬和脑后梳起盘头的汪霞，浑身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唉呀，你们没走脱呀！”她心里说着，像母亲看到自生的儿女，生怕在这里有人给他俩委屈，任什么也不顾地走近人群，挤到刘文彬和汪霞的跟前，用自己单薄、干瘦的身子把他俩遮挡住。

西北风尖利地吹刮，晨雾还没有消散。“难道西王庄也要走东王庄的道？”“难道人们也要遭到集体屠杀？”人们像隔层雾气似的在窥察鬼子的动作，猜测鬼子的意图；同时，也在紧紧地靠拢着刘文彬和汪霞，生怕鬼子、夜袭队一眼看出他俩来。

“乡亲们，让你们担惊受怕了！”杀人不眨眼的刘魁胜，今天装做一个拿念珠、诵佛经的善良人，缓声和气地凑到挤抱在一起的人们跟前。“今天，我们到咱西王庄来，是为武工队、为县区干部来的。你们都是把家做活的好老百姓，皇军绝不糟扰你们！可是有一条，你们必须得把挤在你们群里的武工队、县区干部指出来。这个，我想你们会指的！”

人们回答他的是一大阵沉默，沉默得好像周围空气都凝结住了。

“哈哈哈……”刘魁胜瞅望着人们，不知为什么来了一阵奸诈的狂笑，笑得使人浑身发噤，脖颈上起鸡皮疙瘩。“你们应该放明白些，我的话都是为的你们。我敢担保，你们群里就有武工队、县区干部，只要皇军出头稍一查看，就能挑出来；事情是看你们对皇军怎么样！”他又朝人们走近两步，双手摇晃着嚷叫，“你们别闷头呆着，都回头察看察看！看谁不是你们村里的！”

被圈围在场里的人们稍稍地乱了一下，有的也真回过头去瞅瞅，不过时间很短就又平静了。

人们的再次沉默，确实让刘魁胜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像那装外婆的狼，眼珠一瞪，就要露出吃人的凶相。在背后站着的老松田轻轻地朝他吆唤声：“你的！”他顿时又变成个哈巴狗，点头哈腰连说几个“是是是！”夹起尾巴退缩到松田的身后面。

老松田缓慢地走近两步，摸摸鼻下的一撮黑毛，笑吟吟地说：“你们

刚才看了看，里边到底有没有！”

“没有！”人们像一张嘴在回答。

“县区干部有没有？指出来的没关系！”

“也没有！”

“也没有？哪？”松田脑袋摇晃着，用不相信的眼神质问着他面前的这伙子人。跟着“嘿嘿嘿”地从腔子里发出阵冷笑的声音。他阴险地笑着逼近人们。人们都向他投过蔑视、仇恨的眼光，好像说：“武工队、县区干部就在里边，偏不告诉你！有能耐你就施展吧！”

松田猛一转身，“来，问去！”他这猛地一喊，吓得刘魁胜一哆嗦，立即走到人群面前。

“真是给你们脸不要脸，一把把地朝下撕。看，把松田队长都惹生气啦！其实你们装糊涂我也知道。常说，撒谎难瞒当乡人。我，不用介绍，你们早就认识。你们把武工队、县区干部都说成没有，这个并没有人信，因为天傍明，就有两个干部想出村，让我们用枪子给截回来了！你村地洼水浅，不能挖地道；想走，没走了。你说他是钻天啦，还是入地啦？假若真有钻天入地的本事，那我也就……”没容得刘魁胜说完话，松田用军刀戳着脚下的地皮喊叫：“说的，关系的没有；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看样子，他真的蹿了火，嘴唇抖动得非常厉害。

这会儿，刘魁胜的火儿倒熄灭了，他摇身一变成了和事佬，慢声细语地劝说起来：“常说：亲不亲，当乡人，抓起把灰来比土热。一分奈何我也不能让你们走东王庄的道。说到东王庄，那也是他们姓韦的自找！他硬拿鸡蛋碰碌碡，那还不碰出黄子来！当然，归拢包堆是跟我刘魁胜有仇。你们跟我没冤没仇，只要伸手指点下挤藏在你们里头的武工队、县区干部，我姓刘的担保你们没事！指吧！快指！”

刘魁胜满心认为装装白脸，拉拉近乎，就能打动了人们的心。人们偏偏不给面子。有的低头瞅地，有的扬颏望天，根本就不理睬他！

老松田本来就贼火上升，人们的默默无言，又像给他浇了桶汽油。他迈动大步杈子跳近人群，没选择地拽出一个老太婆，用力一搡，搡了她个仰巴跤。狗跟主人跑，刘魁胜手枪一掖，一个箭步蹿上，左手抓住脖领子一使劲，又把老太婆提起来，跟着左右开弓地扇了老太婆一顿嘴巴子，打得老太婆蒙蒙腾腾地顺着嘴角子滴嗒滴嗒直流血。

“你伸手给我指，谁是武工队？谁是县区干部？”刘魁胜左手揪住老太婆的后衣领，右手却用驳壳枪敲打她的脊梁骨。

人们一见揪出去的老太婆是快嘴二婶，心里都捏了一大把汗，个个喘气都不匀了。特别当快嘴二婶张大眼睛在人群里搜寻时，凡是离近刘

文彬和汪霞的人，都尽量设法用自己的身子来遮挡。河套大娘的心提到嗓子眼。“怎么鬼子偏看上你这个鸭子屁股嘴？你敢胡吣，看过后怎么收拾你！”她紧握拳头，眼睛瞪大望着快嘴二婶，生怕她爱说话的嘴巴走漏了风声。

以往肚里存不住话的快嘴二婶，今天却和往日大不相同。虽然她来回地搜寻几遍人群，可是，叽里呱啦爱说的嘴巴，如今好像贴上封条，一声也不吭。她每次目光瞅准刘文彬、汪霞，都迅速滑过去，好像他俩没在场。死亡靠近了她，她并没有让死亡吓得想出卖良心。“一个人为国家要宁折不弯，别做墙头草。”这是徐政委在公民誓约[1]大会上讲的话；在庄严宣誓的时候，那“不向敌人泄露秘密；不给敌人带路……”的条条誓词，都让她一下回想起来，“我举手宣了誓，要说了不做，那算什么人？……”

“谁是武工队？谁是县、区干部？你快给我指！”刘魁胜嗓子撕裂地嗥叫。

快嘴二婶给予刘魁胜的回答，是眼睛一白，头一摇。

“你——”刘魁胜转身用枪口逼住快嘴二婶的胸，疯狗似的捣了一家伙。

“我——”二婶只从齿间崩出一个字，往下不言语了。

“去你的蛋吧！”刘魁胜枪弹打中二婶的胸膛，二婶子栽倒了。快嘴二婶被击倒，立即引起人群里一阵哗乱，周围的鬼子啪啪啪地一放枪，才把人们镇唬住。

“再乱！再乱！再乱都叫你们学了她！”刘魁胜右手用枪逼着人们，左手指点快嘴二婶的尸体，喷着唾沫星子叫：“快说，哪个是武工队？是县区干部？”

人们屏着呼吸，仍不言语。

“不能让群众为我们无辜地死！”刘文彬想到这就往前挤，汪霞紧跟着也朝前移动。在他俩面前，遮挡他俩的河套大娘和别人，像筑起的一道人的长城。他俩想挤，挤不动；想过，过不去。他俩的背后，却有好几张嘴在小声地劝阻：“别动！”“动不得！”“你不暴露，没人说！”

“老兔崽子，你出来给我指！”刘魁胜伸手一拽，将房东河套大伯拽离开人群，跟着扬手像对待快嘴二婶那样也要来个下马威。老松田急忙跑上前来，充装好人似的紧忙挡拦住，同时，眼珠一瞪，将刘魁胜吓得朝后退了十几步。

“老大爷，你的大大的良民，我的明白。你告诉我，武工队来过没有！”老松田眯缝着笑眼，乐呵呵地问。

大伯被刘魁胜朝外一拽，就像有刀在剜刮大娘的心。要不是人们挤架着她，当时她会晕倒了。她知道在这种场合被鬼子拽出去，不出卖自家人，想着不沾刀、不挨枪地活着回来，是个百里挑一的事。但是她宁愿自己的丈夫不活着回来，也不愿意他出卖自己人。她身上一个劲地出燥汗，强支撑身子，表示自己心里很坦然，眼瞅着大伯在听他如何回答。

大伯并没有把老松田放在眼里。他横白了松田两眼，很随便地说："谁知道五（武）工队、六工队是什么样？反正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那今天早晨让皇军顶堵回来的是什么人？"

"那，我在家里睡觉，我哪知道是什么人？我要是诸葛亮，或许在被窝里能掐算出来！"

老松田知道面前的这个老人在嬉弄、耍笑着他。他强按住火性，不笑强笑地说："那你回头看看的，看看这堆人里谁不是你们村庄的？"

"不用看，这堆人我都认识，都是西王庄的娃娃，西王庄生的，西王庄长大的！"大伯根本就没朝人群里瞅。

"一个外村的也没有？"老松田盯住大伯。

大伯斩钉截铁地说："有啊！还不少呢！"

"好好，那请你把外村的人们指出来！"松田从老大伯的话语间觉得找出点缝隙，满脸赔笑地往下追。

"还用指？这不是一大堆！"河套大伯伸手指点端步枪的鬼子和提手枪的夜袭队员们嘲讽地说道，"像刘魁胜他们，都不是俺们西王庄的，像你们，"他剜指着老松田，"不光不是西王庄的，也不是俺们中国人！"他回手二次指点刘魁胜和一伙子夜袭队员，"他们虽说都是中国人，因为黑了心肠，忘记了祖宗三代，所以连一点中国人味也都闻不到了！"

赵河套大伯的话音刚落，跳过来的刘魁胜一巴掌捂在了大伯的脸上！"他妈的，我扇死你个老狗日的……"跟着，娘啊老子的骂起来。

巴掌扇在大伯脸上，疼在大娘心里。刘文彬、汪霞见到这种情景，真是怒火烧胸，气炸了肺。他俩干着急，就是不能动转。要动转，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

大巴掌扇肿了大伯的脸，扇得大伯热火燎辣的疼痛。刘魁胜的扇、骂，也真把耿直、倔强的大伯扇骂急了，他举起颤抖的右手，切齿地点骂刘魁胜："你打吧，姓刘的！"他又咬牙地冲老松田："鬼子，你们糟吧！你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有一天，八路军会找你们算账的……"

骄横凶狠的老松田，没想到在这里挨了一顿臭骂，气得眼斜鼻子

歪。他没容得老大伯讲完话，拔枪射出了子弹。

刚强、正直的赵河套老人倒下了！他到合眼以前，一直怒视着敌人。

松田急了！松田疯了！松田再也不装做南海观世音了！他发狠地拔出了腰间的战刀，鬼叫似的把刀在空中一探，包围人群的鬼子兵一齐端平了步枪，个个都将食指贴在扳机上，无数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人群。死神的黑爪将要抓住人们。坚贞的人民并没把死亡放到眼里，大家眉不皱、眼不眨、板着威严的面孔，与凶残的敌人对峙着。

老松田挥舞着军刀，脸色涨红地喊叫：“限你们三分钟，把武工队，把县、区干部给我指出来！要不，统统的死了！”稍停，他将亮闪闪的军刀朝下一按，拉长声音喊叫：“一——分——钟！”工夫不大，他又朝下一按军刀，“两——分——钟！”他睁大眼睛，奇怪地瞅望这群视死如归的人。人们站在一起，平静得就像一池子水。他像火烧着屁股，蹦跳着发着警告：“现在是最后的一分钟！还剩四十五秒，还剩三十秒！还剩二十秒，最后还剩……”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候，死神步步逼近了群众。

猛然，像晴天打了个霹雳，刘文彬挥动铁拳，大吼了一声：“不准开枪，我是武工队！”

铜钟般的声音，震得地动山摇，震得松田将脖颈一缩。待他刚要探头查寻呐喊的人，人群里举起无数的铁拳，张开无数的海口：“我是武工队！”“我是武工队！”“我是……”“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致呐喊，一致高呼！激昂的吼声，像海啸，像山崩，它震惊了端平武器的一群刽子手，也震呆了杀人的魔王、头道山满的徒孙、日本宪兵队长松田少佐。在这巨雷般的喊声里，他像只受惊的饿狼，狠盯住人们，一时不知所措。在他头脑稍清醒，挥刀刚要开口下达射击的命令时，一匹栗色洋马，颠颠颠地跑到他跟前。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夜袭队员跳下马背，叽里呱啦朝松田简短地说了一阵日本话。松田听后不仅脸上充满得意的神色，而且不自禁地仰面“哈哈哈……”狂笑起来。跟着，摆手朝端平步枪的鬼子们吆喝了一大声，他们立即将枪戳到地上。

是什么让老松田抛掉大屠杀的念头？是什么又让老松田这样得意忘形？刘文彬望了汪霞一眼，汪霞的眼珠正滴溜滴溜地转个不停。显然，他俩都在琢磨着判断着。的确，老松田急转直下的行动，也真让被围的人们有些莫名其妙。

从面容上看，松田像是有了主心骨，刚才的那种红头涨脸、发火嗥叫的疯狂劲儿都看不见了。他龇着牙得意卖谝：“你们的不说，有人会说

的！不用你们，武工队、县区干部，我能统统地抓住！”说到这，他将伸展的五个左手指使劲的一回攥，握成个团团。“不信，你们看！”他将毛茸茸的右手朝东北角上一指，人们的视线都转向了他指的方向。

一群夜袭队的特务押着一个双臂倒捆，脑袋耷拉到胸前的人走了来。距离越走越近，那人的脑袋也越垂越低，是什么样的长相？人们很难看清楚。等他走近了，人们才看清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上有一条孩子嘴似的血口子，血口子周围凝结着黑紫色的血迹。显然，这是被鬼子、特务们打的。

这个被鬼子捕住的人一钻进汪霞的眼里，她随着一震，伸手暗暗捅了刘文彬一下，怕他没看清楚，小声说：“马鸣！”

刘文彬身不动，膀不摇，整个人像长在地里。他愤怒得两只眼睛瞪得滚圆，一眨不眨地盯住马鸣，盯着马鸣从自己的面前走过去，靠拢了松田、刘魁胜。

马鸣确实是个稀泥软蛋，别看他是个年轻小伙子，却受不了鬼子的一顿毒打；别看他身上挎着三号驳壳枪，这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马鸣也是晚上来西王庄开会的一员，会议开过之后，他独自一人回了白家庄，找了个财主亲戚家，脱了个溜光大睡了。直到鬼子包围了村，他还放着头睡呢！天明，鬼子挨门要搜索，他才傻了眼，想躲藏也来不及了。但是，他还是慌忙穿好衣服准备去躲。他把文件朝灶膛里边一扔；驳壳枪朝柴草堆的深处一插，打算利用最近开展的“两通”，房串房地溜逃出去。没料到，刚串了两套宅院，就让迎面来的几个夜袭队特务用手枪逼堵住。他被捕了。

鬼子、特务一瞅他那干净利落的样子，就觉得他不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再加上他自己胆小心虚沉不住气，更让敌人发生了怀疑。于是，敌人棍子打、皮鞋踢地毒打拷问起来。直打得他鼻青眼肿、脑袋破；打得他破了的脑袋哗哗冒鲜血。打得他实在难以忍耐了，他只好向敌人道出自己的身份来。

得寸进尺的敌人，抓住一个就要俩。再一次毒打，又把马鸣的驳壳枪、文件包、刘文彬他们住宿的地点打出来。马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节的。

松田一见马鸣，立刻伸手给他松了绑，掏出手绢给他沾沾头上的血，随后又将他的驳壳枪给他挎背在身上。

刘魁胜洋洋得意地指着马鸣，冲着挤挤插插的人群，使出吃奶的劲来嚷叫：“你们认识他吧？”问过，便“嘿嘿”地奸笑了一阵。接着，又像显宝似的介绍：“你们要不认识，我就来介绍，他是你们之光边缘区的教

育助理员——马鸣。他……”

松田对这人待如贵宾的举动，开始就让被围的人们产生了好大的怀疑。因为他头儿低着，始终看不出是谁，一听到刘魁胜说是“马鸣，马助理员”，几百双眼睛就像几百支一齐发射的箭，一齐射向马鸣脸上。大娘眼花耳不聋，听说马鸣和鬼子站在一流，气得浑身发抖，脚手发凉，心里暗说：“说话就瞪眼，做派不地道，老早看他不像个好东西！真，这块臭肉一定毁了满锅汤！”

马鸣被刘魁胜指名点姓地一介绍，不知是胆小，不敢看愤怒的群众，还是自己残留点中国人的良心，头垂得更低，脖颈更朝腔子里龟缩。从背后看，好像一颗圆球安放在一块戳立的死肉上。

“你，你别不好意思的，看皇军待你多么好！你将来还要和我们一起工作呢！来，抬起头让他们看看。”刘魁胜命令着马鸣。马鸣听话地抬起了头。他那愧恧的眼神，刚和人们愤怒的目光一碰。好像看到一股巨大的、没办法阻挡的力量朝他压砸过来，他胆战心惊地紧忙又将脑袋低下了。

“皇军是怎样对待一个投诚过来的人，马助理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和皇军为仇作对的人们，你们最好走他这条道！”刘魁胜说完，扭头冲老松田谄媚地笑笑。

松田见刘魁胜向人们夸赞、颂扬自己的仁德，也凑近脑袋低垂、身子比别人矮半截的马鸣身旁，老王卖瓜地自夸起来：“皇军从来就是中国人的好朋友，也愿意和中国朋友提携起来，建立东亚新秩序！像马助理他……”他本想指点身旁的马鸣说“马助理他的这种行动很好”，没想到手指戳在马鸣头顶刚止住血的伤口，戳得马鸣疼得直哆嗦，冬天血又旺，伤口像个小泉眼哗哗又朝外冒出了紫血，腥哄哄的沾污了松田的手。松田嫌恶地忙用手帕擦拭掉，他向刘魁胜一拨愣脑袋。刘魁胜明白地命令马鸣：“你过来指罢，既迈了一步，还怕迈第二步？你要耍心眼来欺蒙，会吃不了叫你兜着！”

马鸣再也不敢不扬起头来。他痴呆呆地望望人群，而后，才一步挪不了四指地走过来。有几个手提驳壳枪的夜袭队员紧紧跟随着他。

对马鸣，人们投以鄙夷、蔑视的眼光。他像那撒散病毒的瘟神，不论走近谁，谁都厌恶地扭过脸去。隔着河套大娘，马鸣看到了刘文彬和汪霞，不知为什么，他像发疟疾似的浑身哆嗦开，两条腿变成了面条条。本想再瞅上一眼，眼皮刚撩起来，刘文彬、汪霞眼里射出的四道寒光，逼迫得他扑通瘫坐在地上。他的胆吓裂了，骨头吓酥了。

刘文彬、汪霞被敌人发觉了，一群手拿武器的鬼子、夜袭队特务簇

拥到他俩的跟前。

刘文彬、汪霞被捕了！

---

[1]晋察冀边区人民在斗争残酷的年代里制订的对敌斗争的公约，其中有“不向敌人泄露秘密”“不给敌人带路”等条。

第二十四章

一

回到分区的第二天，魏强才知道鬼子这次在之、清边缘地区展开了一次规模较大、兵力较多的突袭性清剿。这次清剿让之光边缘地区的工作遭到一定破坏，群众也遭到不小的损失。这像针扎着他的心，扎得他说不上的难受。说真话，经过近两年的日日夜夜苦斗，魏强对这个地区已有了深厚的感情。“那地区，”他吸着烟思摸，“是我们用血汗开辟出来的；那地区有唐河、金线河，旱涝能得收，年年是一麦一秋；那地区有高保公路、张保公路相夹着，不是兵荒马乱的年头，上京进府非常方便；那地区虽说方圆不到六七十里，紧紧挨着保定，可群众的斗争情绪，真像旺盛的火焰，永远在腾腾地燃烧着。”由那块地区又让他想到那地区自己所熟识的一些人。这些人好像队前点名般地都站在了他的面前。西王庄脾气倔强、忠心抗日的房东大伯赵河套和他的老伴；能说会道、外号人称百灵鸟的李洛玉；胆大心细、遇事机警的黄玉文；秘密送信的老奶奶；梁邦和他的姐姐、姐夫；梁家桥的梁洛群；保定南关的秘密“关系”——铁路工人金汉生；……他更想起了亲密的战友刘文彬和汪霞。每当想起了汪霞，就忙从衣袋里掏出拾来的那支钢笔。他将汪霞亲手一针针勾织成的浅绿色的笔套儿摘下来，若有所思地看一看；时而拧下笔帽，在日记本上画一画。虽说物是两件，却都是汪霞一人的。

“这次清剿，她和老刘会不会出意外？握别时，她不是像孩子似的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再也不会出现黄庄渡口那起事情了？他们如果真的在敌人这次清剿的大风暴里，安全地度过去，那可该多好呵！”同志、爱人、老房东……魏强多么想把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可是环境不允许，通信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整训结束后返回去！

敌人清剿了之、清边缘地区，马不停蹄地转向山区扫荡了。不能让敌人痛快地去扫荡山区，要揍他的脊梁，扯他的后腿；要在平原出击，搞他个首尾不能相顾；要配合山区的反扫荡，给他个腹背夹击。

在一九四四年最末月份的一个风吹雪撒的夜里，作为先遣部队的武工队，像鹰似的从分区飞了回来。魏强他们和队长杨子曾分了手，决定第一夜就住在西王庄。

魏强他们对西王庄，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熟悉。他们黑夜闭上眼睛进村，只要摸到门就知是谁家。今天，一接近村边，就深深感到这村的变化太大了，给人一种忧伤、郁闷的感觉。以往场里的那些密匝匝的秫秸码、干草垛，现在不见了，处处都是空荡荡的。他们刚走进村，一种沉闷、陌生的气氛朝他们袭来：左看，左边的大门被摘掉，一个没齿的破耙堵挡着；右瞅，右边的房子掀了顶，只剩下个空壳壳。到处是砖头瓦块，到处是破烂不堪。“这村难道遭受了意外的灾害？要不，为什么出现了一片凄惨、荒凉的劫后景象？”魏强推测着继续朝前走，他恨不得一下走进他的老房东——赵河套家问个究竟。

河套大娘隔窗听清是魏强的语音，没顾得系好衣服纽扣，紧忙开开二门迎出来。在漆黑的夜里，她像熟悉她家的宝生那样，一眼就看准了魏强，话没说出口，身子扑过去，热泪跟着涌出了眼眶，一直流过了两腮，滴在魏强的衣襟上。她肩头抖动，哽哽咽咽地哭泣着，好像憋闷已久的痛苦，只有在今天，在看到魏强他们，才能一下子倾倒出来。

从大娘过于激动的表情上看，她是积郁了天大的委屈，忍受了难诉的痛苦。是什么痛苦和委屈？魏强眼下是不知道的。他搀住大娘低声地解劝着：“大娘，有话到屋里去说！”随着，自己的鼻子一酸，眼圈也随大娘的悲切而湿润起来。

他们搀扶大娘进到以往常住的北屋东头。贾正点着豆油灯，灯光映在大娘泪水没擦干净的脸上。大娘的脸色比早先憔悴了许多，眼神也迟钝了，额前的条条皱纹更深了。

“孩儿们哪，你们可来了！”大娘不错眼珠地瞅着人们，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爱，语气里流露着一种让人难以描绘的感情。她伸手将小秃揽到胸前，嘴唇刚一动，泪珠又滚落下来。“你们哪知道，你们和刘文彬、汪霞他俩分开的第二天早晨，鬼子就把这村包围了。在这村，他们糟了个够……”

赵河套大娘把当时鬼子和夜袭队横暴、凶残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学说了一遍。

魏强以往就不大爱说话，眼下，他更显得寡言少语了。悲痛、叹惜、咒骂、仇恨，笼罩着每个队员的心……

魏强他们返回之光边缘区，通过好多“关系”，费了好大力量来搞刘文彬、汪霞被捕后的情报，但是，靠得住的情报，可以说一份也没有抓

到手。

想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它偏来。魏强近来听到一些使他心碎肝裂的风声。这风声不是“刘文彬在城里给老松田做事了”，就是“刘智生愿意将‘县知事’的职位让给刘文彬”！还风言风语地听说：“鬼子释放了汪霞，她在城里隐居了！她和一个什么伪军大官结婚了。”

残酷环境里的长期相处，魏强深深地了解他的患难朋友刘文彬和汪霞。开始听到这些风传，他一个也不相信。末后，他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觉得无风不起浪，不由得又在另一方面为刘文彬、汪霞担起心来。法庭同样是战场，而和战场不同的是自己失去自由，完全被控制在敌人的魔掌里。在魔窟里去坚持斗争，对革命要是没有火样的热情，钢样的意志，铁样的信心，人很容易在难以忍耐的严酷的刑讯威逼下，抑或是在敌人的丰厚的物质引诱下，葬送了自己。“难道这俩经过烈火考验的、宁折不弯的共产党员，真的变了节？”魏强掐灭即将抽尽的纸烟，眼睛朝炕上摊撂的敌人报纸投了一瞥，报上“共党区委刘文彬甘愿协助皇军剿共，妇女主任汪霞决心悔过弃暗投明”的大字标题钻进魏强的眼里。他很讨厌地将报纸拣起，双手使劲地揉成一团团。在团揉时，他的心里还在批驳：“不，不会的！”

当他对自己一反问：“真的不会吗？”真凭实据没拿到手，又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快地做出肯定。他随后又默默地教训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在没有可靠情报下，凡对被敌人捕去的人，不管是谁，都应该从发展这方面去看他，变不变？最好让事实替他说话。这不是对同志的不信任，而是对革命、对人民负责！”

贾正像吃喜鹊蛋似的乐呵呵地跳进了屋子，栗色毡帽头从脑袋上摘下，朝炕上一摔，脑袋顶上还腾腾地直劲冒热气。“小队长，给你！”他忙从怀里掏出个纸叠的物件，递给了魏强。接着又说：“今天，在联络站碰上二十四团的侦察员啦，听他们说，最近咱要干个大任务。二十四团的几个连这会儿……”他笑逐颜开地，正要比比画画大声地继续朝下说，没想到，让魏强冰冷的白眼珠一瞪，瞪他个大红脸。他紧闭嘴巴蔫蔫地溜到了赵庆田和辛凤鸣的两夹空里。

“怎么，你可咋呼啊！真是锛得木子[1]死在树窟窿里，吃了嘴的亏！”辛凤鸣幸灾乐祸地在一旁小声地敲打贾正的鼓边。贾正听到辛凤鸣的奚落，狠劲朝他捣了一胳膊肘子：“去你的！真是三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看，等我以后收拾你！”

“算了算了！君子不跟牛置气！”常景春白了辛凤鸣一眼，忙掏出一包撕破口的大鸡牌香烟，只抽出一支来，送到贾正手里：“抽吧！抽吧！

这是我最后的一包胜利品了。要像你刚说的真执行个大任务，省着抽它……到时候还不至于断了顿！”

贾正吸着纸烟，鼻孔喷出两根烟棍，还礼般地给了常景春个满意的答复：“我能保证你的‘小锅饭’[2]断不了顿，过不了两天，敌人就会接济上！”贾正这会儿可不敢大声说话了，他把声音压到了低八度。人们都想从他嘴里听到消息，便不约而同地向贾正围聚过来，侧着耳朵，大气不敢出地静听贾正说下去。

“……在分区，出发前队长不是说，上级要咱们当先遣部队急速回来吗？当时我琢磨，武工队什么时候都是先遣部队，队长不说，谁心里也像个明镜，哪知，这是四扇屏里卷灶王——画（话）里有画（话）。我说咱们小队长这些天对情报抓得那么紧呢，三天两头派人进据点侦察，有时还亲自出马，闹半天是在做准备，准备撒大网，逮些大鱼吃！听说，昨天夜里咱们的老参谋长就带领着主力部队驻防在于八、万安、杨各庄啦，估计今天会赶来。他们一来，还不把这弯子敌人打个野鸡不下蛋！扫他个净光净……”

“这就叫一还一报！”辛凤鸣等贾正说完，高兴地把大腿一拍，喝彩似的说：“上俩月，敌人在这儿清剿个烂虾酱；上级这是要趁他扫荡山区的空隙，在他背后戳一家伙！”

“这一戳，起码得横扫一溜胡同！”

“横扫八溜胡同也应该，我愿意马上行动！”

贾正给人们带来喜讯，人们听后觉得非常过瘾。好像这情况是千真万确，个个都喜滋滋的，自动地做起战斗准备工作来。常景春准备得更邪乎，本来歪把子早就擦了个里外干净，他又用油布将弹槽、枪膛、拉火杆……通盘地抹拭了一遍。末后指点着歪把子满意地咕囔：“我现在是蛮对得起你，明后天你可得给我露他两手！”

魏强全神贯注在贾正带来的信上，对人们的话语行动根本没理睬。区长吴英民在他身旁手擎小烟袋，慢悠悠吸着烟，眼神也集中到魏强手里的几页写满字的白纸上。

魏强回到之光边缘地区的第二天夜晚，县委就将刚养好病的吴英民派到武工队来。他俩虽说没长期在一起工作过，却是一对老相识。一遭生，两遭熟，十晌半月一过，脾气秉性一摸透，也就无话不谈了。

吴英民很理解魏强的心情。自从刘文彬、汪霞被敌人捕去，他的心情和魏强同等沉重。开头的几天，痛苦得都不愿意咽饭。他被捕过，亲身尝试过鬼子非人道的待遇。现在回忆起种种酷刑，就像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当时捕他的也是老特务松田和铁杆汉奸刘魁胜。

印在他脑海里最深的是刚被捕的时光和第一次过堂审讯。

枪弹打完，不幸被捕之后，吴英民这时唯求一死。但是敌人偏偏不处死他。刘魁胜手提驳壳枪走到他的面前，瞪着一对贼眼奸笑地说："你可打呀！你可跑呀！就冲你这连打带跑，皇军也要请你吃顿'劈柴炖肉！'然后再让你'坐坐飞机'！"

好个"劈柴炖肉"！好个"坐坐飞机"！不消半个钟头，他都尝到了。原来所谓"劈柴炖肉"，是七八个身高体胖、膀阔腰圆的鬼子，个个手握一根杯口粗、二尺半长的木棍朝他圈围上来，只听一声"呔咳！"棍子像雨点般的落在他胸前、脊背、肩膀、大腿……上。一转眼，打了他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淋。

鬼子刚在他身上演了一出"劈柴炖肉"，跟着，松田又指使五个便衣特务搀架着他，硬塞到一条刚能装盛一个人的麻袋里。他被打得浑身无力，只好听从摆布。麻袋口儿一扎，四个特务各扯一角地抬架起来，就听见一声："一——二！"装在麻袋里的吴英民，好像个篮球，腾地被抛掷了一人多高，而后，又像块石头，咕咚掉在地上。没过三五次，吴英民被摔得天旋地转，七窍流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敌人的所谓"坐飞机"，纯粹是拿人开心取乐。

号称车轴汉子的吴英民，经过鬼子打、摔这么两场折磨，如同生了一场大病，浑身像抽掉筋般的那么酸软，每根骨头节像用锉锉似的那么疼痛。

鬼子哪管吴英民这些，晚间，照旧提出过堂审讯。

美其名是过堂审讯，实际上是要拿吴英民试验一下各种残酷的刑具。被折磨得全身无力的吴英民，完全明白，这是和敌人再作较量的时候。他昂头阔步、胸脯凸挺地走进了潮气扑面、灯光昏暗的审讯室。在这间阴森森、充满恐怖的审讯室里，他借着灯光向四周一扫，头一眼看到的，不是左面墙犄角燃着熊熊火焰的火炉，和火炉上烧烤的三角烙铁；不是右面紧靠墙横卧的板凳，和板凳旁搁放的一大壶辣椒水；不是屋里地中央的一掐粗、一丈多长的一根杠子，和一小盘小手指粗的绳子，不是那些不知名的摊摆在地上的各种刑具；不是分两排站立、上身赤裸的彪形凶汉；所看到的，却是迎面在桌子后面坐着的、牙齿狠锉、眼珠瞪圆的老鬼子松田。老松田身左站立的是腰插手枪的铁杆汉奸刘魁胜；身右站立的是身着西服、拖着一张驴脸的翻译官。眼前的这个稀有的场面，吴英民恍惚在哪里见过。他想起来了，那是年幼时进保定，在马号对过的城隍庙里见过。"对！城隍庙里和这儿没两样！要说有两样，

那就是：一个是泥胎，一个是活人！”

桌后坐的老松田恼怒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八路军里什么的干活？”

吴英民白了松田一眼，没有言语。

“你快说！说！”松田手拍桌子嚷叫。

松田、刘魁胜的厉声厉色，在吴英民看来，简直就像半夜里走黑道，突然碰到嗥嗥狗叫，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照旧坦然无事地静立着。严峻的眼神，却狠逼着松田，时而扫一下凶气满脸的刘魁胜，意思是：“有本事就施展吧！要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去，那是妄想，根本就办不到！”

一大阵沉默过后，松田一挤眼，跟着送给吴英民一大堆常人所受不了的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烙铁烙……酷刑一种挨一种，拷问一夜连一夜。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么折磨，吴英民却都熬忍住。虽说从虎口里胜利地逃脱出来，以往身强力壮的吴英民，现在却变得瘦弱不堪了。说一句话三吭吭的毛病，也是鬼子灌辣椒水糟害的。

吴英民常用自己经受的酷刑，去联想在鬼子魔窟里的刘文彬和汪霞。有时，他暗问自己：“那常人难挨的酷刑，在他俩身上施用，他俩能经得住？即便刘文彬吃得住，汪霞，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能熬得起！”尝过苦痛的人，知道苦痛如何钻心。吴英民对刘文彬他俩的日夜担心，是有来由的。他常和魏强商量：怎么先弄清情况，怎么找个机会设法救出他俩来；可是情况怎么弄清？机会和办法在哪里？他俩费尽了心机，至今，连刘文彬他俩的准确下落也没搞出来。

在敌人扫荡山区，钻进腹地的时候，上级决定派大部队深入到这里执行一个突然的任务。这个任务魏强早就告诉给吴英民了。同时，吴英民也接到了县里的指示，要他用绝密的办法，来操筹战勤工作。

魏强看过贾正带来的信件，递给了吴英民：“今天盼，明天盼，眼下总算把这一天盼来了，咱们操持的工作也总算没有白做！”

“这不是说干就……吭吭，”来信也让吴英民激动起来。他孩子似的在炕上一立，“吭吭”了好一大会儿，才接下去说，“就要下手干起来！那我……吭吭，得再检查一下工作。这一回，吭吭，还不得来个秋风扫落叶，让人们好好地出一出上次清剿里受的那些个窝囊气？”

屋里，每个人的心弦，都让贾正和他带来的信件拨动了。大家手忙脚乱地做着各种准备，等待去迎接那即将授予的新的任务。

二

军人执行战斗任务，对时间的遵守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含糊了丝毫，就将会给整个的任务带来难估量的损失。

魏强辞别杨子曾，迎着黑夜的寒风，匆匆地返回了驻地。屋子的暖气逼使他急忙解开褡布，摘掉了毡帽头。屋里除了吴英民，谁也不缺。他知道老吴和几个区干部东跑西颠地忙战勤工作去了，所以也没有向人们打问。

根据工作的需要，按杨子曾的指示，魏强将全小队划分成了六个战斗宣传小组。他指着摊在炕上的一张陈旧的、卷了边的地图，扼要、明确地给各组布置下任务。在五个战斗宣传小组走后，他一口气吹灭桌上的油灯，亲自带上有机枪、小炮编的一个组，紧忙走出了住屋，钻进了黑夜里。

之光县这块边缘区，今夜的景色和往常大有不同。它虽然还像往常那样寂静，但在这寂静的中间，有着最繁忙的紧张活动：一行行的担架队，脚步高抬，托托托地紧朝指定的地方走；一辆辆的大车，被牲口拉着，嘎嘎嘎地朝前滚动；一群群扛锨拿镐的小伙子，大气不吭，快步跟随部队向着据点、公路在前进；一路路百战百胜的主力兵团，人骑马，马驮炮，像肋下长了翅膀，急速地向前飞奔。

冷清清的冬夜，个个村头上都拥满了人。这些人，多是老人、妇女，再有就是麻雀般跳跃的孩子。他们个个聚精会神睁大眼睛地等待着，像正月十五等待灯会、放焰火那样，等待夜半好戏的来临。

夜深了，之清边缘地区，猛地响起暴风雨般的枪声，沉雷般的炮声。张保公路上的枪声紧上紧，高保公路上的枪声急又急；一片闪电似的火光，一声沉雷般的爆炸音；一阵激厉的号声，一片听不清的呐喊。全地区的战斗，在一刹那，都进入了白热化。人们的心，被这声声巨响、片片火光激动得大有要朝嗓子眼外跳的劲头。有些人忘掉这是黑夜，这是保定附近，这是敌人明天就会来的地区，任什么也不顾地，豁着嗓门叫嚷开。

“看，着火的地方准是阮庄据点！”一个老人举起拐棍，遥指着东北方，无数的眼睛顺拐棍望过去。

不知谁又发现了新的迹象，冒失地嚷：“喂喂喂！石桥的炮楼那不也

点了天灯！”这两句话又把人们的视线从东北角拽到西北上来。

“快瞧，大冉村的两个炮楼那不也起了火？”

“嘿，活像点着的两个大灯台？看着真过瘾！”

“过瘾的还在后头呢！这才是个小闹。”

“小闹？那什么时候大闹？”

“反攻呗！到大反攻的时候，那看起来才过瘾呢！”

村头上的人们，通过据点、炮楼的起火冒烟，在推敲战况的进展。哪里炮楼火光越大，他们谈论的劲头就越足；哪里没有升起火光，他们也知道，这是个战斗极不顺利的地方，也真从心眼里着急。

魏强跟随的一个步兵连，进攻刘守庙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刘守庙据点，并没有多大兵力防守，但是，它离保定非常近。朝西奔南门，至多过不去三里地；要进东门，走那条小抄道，就更要近了。

十点钟以前，部队就把刘守庙这个据点严丝合缝地包围了。部队悄悄地包围起据点，要想通过据点里的“关系”，无声息地将据点的一半拿下来。魏强因有别的事要进村，将周围的地形、敌情告诉给围攻部队的负责同志，忙去找秘密“关系”；由秘密“关系”引导，去找伪大乡长——黄新仁。

魏强虽然没和黄新仁接过头，耳朵里却早有他这个人的影。他这个人，不仅和范村的周敬之——周大拿，是个一刀割不断——连襟的关系，而且由于门当户对，平素走动得还挺密切。从周大拿的嘴里，魏强还得知黄新仁的二女婿田光，在警备队里混事，大小还是个头目。

女婿混伪事，黄新仁也就是伪人员家属了；再加上他又是个伪大乡长，魏强才找到他的门上来。

黄新仁是八面玲珑，哪头也不愿意落不是的滑溜人物。刘守庙离保定一望远，两顿饭的工夫就能走到，因之，他多会也是到城里去睡觉。偏巧今天没进城，也偏巧魏强他们找上了门。当时，把他吓得毛了脚，大冷的天道，浑身上下光出汗，大腿直哆嗦。

他听过魏强的自我介绍后，忙点头哈腰地套近：“知道！知道！虽说没见过面，倒是常听范村的敬之提念。”“啊！常提念？”魏强眉毛一扬，似笑不笑地问。

“是是是，是常提念。说你年轻、有为、聪明、能干！”黄新仁毕恭毕敬地点头说。“今天，魏队长到这儿来，有什么贵干，请吩咐，我一定照办！”

的确，魏强过去捎信支派他干点什么小事，他都百依百随地完成了。现在他又在当面卖功。也凭这一点，他觉得八路军对他可能不会怎

么样。但是，第一次见拿枪背刀的八路军，黄新仁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并没有一下把心放下来。

魏强和他谈了谈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板着脸孔，一字一板地说："……像我们在黄庄集上打死的侯扒皮，在东石桥炮楼附近处死的警长王东海、特务杨八，都是因为他们死心踏地为鬼子效劳，坑害老百姓，所以我们就要镇压，坚决地镇压。可是对那些虽说在给鬼子干事，但还没有真心认贼作父，丧尽天良，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愿意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人，我们都能宽大他。这个就叫阴阳两条道，你们可以任意挑。特别是混伪事的家属们，你们一定要为你们在外边混事的亲人们想一想，要劝他们及早回头才好。"

魏强这一番话，确实打动了黄新仁。他心里也盘算起二闺女和女婿田光来。

黄新仁回手从食橱里拿出瓶二锅头，还有一只没拆散的、保定马家老鸡铺的卤煮鸡。"魏队长，听你的讲话，我真像瞎子长了眼，以后，可该知道怎么走道了！来，没别的，愿陪你喝几杯！"

这样的人，魏强见得太多了。他知道怎么应付。本来，对黄新仁的这种邀请，他是不能奉陪的。但是，见黄新仁的态度还真挚，又想拉他将来当个"关系"使，魏强就将满满的一杯酒端到嘴前："谈到喝酒，八路军是不兴的，再者，我也不会。但是，为了和你交朋友，为了以后你能多做些抗日工作，我愿把这杯酒喝下去！"一扬脖，烧酒咽到肚里。

"咱是一遭生，两遭熟！"黄新仁三杯烧酒落肚，话匣子就唱开了。"魏队长，我的底细，敬之恐怕早对你说了，也就别再重复。一句话，只要你信得准我，就别拿我当外人。在抗日上，只要是我能够胜任的，你就交给我做！"

"我们是路遥知马力。要做工作可以，以后有得是！"魏强满口答应，看看腕上的夜光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他忽地想起村边拿据点的事，再也坐不住了，忙向黄新仁告辞。他刚走出门口，一个倒背马拐子的通信员跑了来。通信员身后跟着个穿大棉袍、戴三块瓦皮帽的人。通信员刚把"魏小队长"叫出口，那人就脚步紧迈地走到面前，亲切地去拉魏强的手。

"啊！是你！梁邦！"魏强看出了来人，忙将右手伸过去。"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刚从县里赶到这儿！你……"梁邦像小弟弟碰见思念好久的大哥哥，乐得不知该从哪儿把话说开头，愣了好半天，才咂顺嘴巴，腼腆地诉说："从和你们别离开，我就被送到分区学习去了，在那儿可长了不少

见识。学习期满，回来就在县委敌工部里工作。上级、同志们都对我挺好，有时我闲下来回想起以往的宗宗事情，觉得要不是抗日政府、共产党，还有你们，老娘的大仇报不了，我自己还不知落得个什么下场……”

“事情过去就算啦，以后好好工作吧！”魏强悄悄地安慰下梁邦，忙将话扯过来：“在敌工部里工作，那好！以后咱就常打交道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哪知道！我光知道今夜十二点钟，咱们要在之清边缘地区大大地教训敌人一家伙。掌灯以后，徐政委、冯部长把我叫了去，说有部分部队要和一般的‘关系’配合，把刘守庙这个据点端下一半来。怕这儿离保定太近弄不好，出了问题，忙让我出马，实在不行就朝外甩那张最后的王牌。我这不是刚落脚，就听说你在这儿啦！真好。”

魏强和梁邦肩并肩地低声说着走出了村。橛子般的两个炮楼子，黑黑的、无声息地并排戳在离村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层层枪眼都透出黄乎乎的灯亮；仔细地望望炮楼顶上的哨兵，晃晃悠悠地走动着。

魏强他们几个，拉开距离跟在通信员背后，轻轻地紧迈步子走着。一眨眼，钻进一间三面有墙，一面通风，没有屋顶的小场屋——围攻部队的临时指挥所。

手表“的的的”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借表上的磷光看清：时针，正指着十二，仅差四分钟，分针就和时针压并在一起了。

再过四分钟，线就打响了。

时间无情地前进，看来，据点里的一般“关系”是不能指望了；即便他现在朝外发出行动的信号，也来不及了。整个指挥所里的人们都急坏了，指挥员曹天池急得直劲跺蹅脚。“老曹，县委是比我们看得远，想得多。这不是把他派来啦！”魏强手拍着梁邦的肩头，向自己的战友曹天池说。“不行，咱一起去前沿，叫他甩那张王牌好了。”他转过脸来又问梁邦：“你说呢？”

梁邦没回声，却憨笑着点点头。

意见取得一致后，马上开始行动。魏强他们大猫腰，蹿蹿纵纵地接近了据点的防护沟。大伙的身子刚刚趴好，正南、正东的远处、近处，像撕破天震裂地般地响起了枪炮声。

保定近在咫尺，敌人要出来增援，用不到两顿饭的时间，就能赶到这里。时间紧得不容耗费一秒钟，据点里的敌人被四外枪声惊起来了，乱窜乱叫在准备战斗。魏强轻轻地朝身旁拿大喇叭筒子的梁邦捅了下：“快！”

“‘长城’听着！‘长城’听着！”梁邦将歪脖子的大喇叭筒朝嘴边一放，

就大声地呼唤开。“我是‘运河’！我是‘运河’！”

声音送到据点里，简直像颗看不见的大炸弹。已被震惊的敌人，眼下更慌乱，更惊恐，就像热锅里的蚂蚁，上炮搂、趴沟旁，乱占地形；枪声也像炒料豆般的响起来。

刘守庙这个据点驻扎的是警备第八中队的一、二小队。两个小队各守一个炮楼子。两个炮楼子中间垒有一堵一丈高的、红砖砌的墙。这堵墙是过去鬼子、伪军联合在这里驻防遗留下的隔挡。

警备第八中队的二小队长名叫甄友新，是梁邦的老乡，也是换过帖、磕过头的把兄弟。在一起给鬼子干事的时候，这个甄友新很听梁邦的话；虽说不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也不次于亲弟兄。梁邦杀敌反正，弃暗投明以后，甄友新的心里很羡慕，也愿意跟梁邦见见面，走梁邦这条道。时间一长，也就和梁邦取上联系，成了我们的“关系”。他几次要求反正过来，因为他手下掌握着几十号人，又很受“上司”的垂青，我们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没有同意，他只好继续留下来。今夜本打算用一般“关系”配合搞个里应外合，把警备第八中队的第一小队搞掉。这个小队的小队长身高体胖块头大，脸黑得冒油。凭这些也就落个大黑熊的绰号。大黑熊是个行伍出身，老兵油子，胆量大，手头狠，枪法也准。他使驳壳枪不瞄，抬胳膊甩枪，保准能打断架在杉竿子上的电话线。因为他一直担任城关的警备工作，从没和八路军真杀实砍过，所以也从没把八路军放到眼里。依他自己的话说：“就没拿眼皮夹过！”这人是个钱串子脑袋，只要有钱，卖命他也干。什么国家、民族、抗日……在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也不愿意去想。“有奶便是娘！”这是他的口头禅。

为争取他，上级曾给甄友新一个任务，专在他身上做工作。哪知他是块死榆木头，想劈个缝儿都很难。

拉不成就打，不然留着也是祸害。这次在之清边缘地区出击，也就选中了他做个目标，来教育一下整个的伪军。

一切都计划好了，偏在吃晚饭时，从城里跑来了十几个夜袭队的特务。他们像得到了预兆，来到先接过把守吊桥的警卫；而后，换掉守卫防护沟的游动哨。

情况的突然变化，给接受任务的一般“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再不敢，也不能朝外发出行动的信号了。

“……根据情况变化和工作需要，‘长城’，你要行动！你要行动！”梁邦没理会朝他射来的密集子弹，一个劲地朝据点里呼唤。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袭队突然一来，甄友新就提防上了。他

想派人给外边送个信，可是，吊桥换上夜袭队守卫，办不到。他怕突来的情况朝他袭来，于是命令全小队披挂好，准备着。当他听到远处的枪声，而后又听到近处沟外有人用暗语朝他呼唤，命令他行动时，乐得他一蹦跳了三尺高。他知道叫他的是他的磕头大哥——梁邦；他也知道自己从此就会脱掉汉奸皮，摘掉汉奸帽，改头换面重做新人了。他麻利地从木套里拽出驳壳枪，回头命令一个班去解决在防护沟里边担任游动哨的夜袭队，留下一个班守炮楼，余下的自己带上，穿过那堵红砖墙，直奔大黑熊防守的炮楼子跑了来。

甄友新到一小队这边来是常事，所以一小队的士兵既没多心，也没阻挡，更没盘问。都像对待自己的直属长官那样，恭恭敬敬地闪开，让甄友新一层层地上了炮楼子。

甄友新爬上炮楼的顶层，头一眼瞅到的，就是大黑熊骂骂咧咧地举着士兵的一支步枪在准备射击。他知道大黑熊打出的枪弹，虚发的很少，忙用驳壳枪对住大黑熊背后，大喝一声："别动，举起手来！"

洪亮的声音，震得大黑熊一抖落。他顺从地撂下步枪，转身张大眼睛一瞅，不在乎地"哈哈哈"狂笑起来，而后傲慢地讥讽："'长城'！'长城'闹半天八路在外边叫的是你这小狗娘养的！好啊！"他眼珠凸出，手掌拍击胸脯，像只要吃人的恶狼，慢步朝着甄友新逼过来，大有一下掐死甄友新的劲头。

甄友新端平驳壳枪，连喝他两次："站住！"他根本没理睬。就在他逼近，伸臂要搏斗的时刻，一颗子弹把他打了个仰面大朝天。

敌人的援军刚刚走出南城门，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隘口，顺利地拿下了刘守庙据点；在敌人赶到刘守庙据点时，据点里的两座高高耸立的大炮楼子，都燃起了冲天的大火。为敌人在城外把守所谓咽喉的卫士们，已经跟着端拿刘守庙据点的八路军，越过了市沟，朝冀中腹地走去。

---

[1]冀中农民对啄木鸟的通称。

[2]小锅指烟袋锅子，饭指烟。

第二十五章

一

从捕住了刘文彬和汪霞，老松田真像进山寻宝得到了两颗夜明珠那么高兴；又加上马鸣谄言媚语地给他一细介绍，更乐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生怕碰掉刘文彬他俩一根汗毛，没绑没捆地让人押着送上了汽车，像护送贵宾般的，由他亲自陪同，一直送到了保定西关，进了夜袭队队部里。

夜袭队去年遭到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的袭击后，不久，就从城里西大街迁到了西关，和日本宪兵队住到一起来了。

这样一来，在刘魁胜说，和日本宪兵队住到一起，这是整个夜袭队获得了皇军的更大信任，身价又被抬高了；在老松田说，把这班效忠皇军的中国人调到自己身旁，在指挥上、领导上会比以前更便利、更直接。

刘文彬、汪霞虽说被捕，变成敌人的“阶下囚”，但从他们心眼里，并没把敌人装进自己的眼眶里。谁心里也都默默地叮嘱自己：“准备着，准备应付敌人施展的一切手段！”下了汽车，他们在武装特务和日本宪兵层层包围下，由满脸故露笑容的老松田和不笑强笑的刘魁胜在前带领，昂头挺胸，二目凝视，迈着坚定的大步，毫无畏惧地走进了夜袭队的两扇黑大门。老松田再高兴莫过于今天，因为今天让他捕住了常在他统辖的“确保治安”区里活动的八路军的两个头目。在这俩头目的身上，有他所需要的很多东西，所以他心里一个劲地乐。有时，他情不自禁地嘎嘎嘎地笑起来，这笑声比深夜里飞落在坟丘上的夜猫子那长声怪叫还难听，还叫人心烦。神经衰弱的人乍听到，会不自主地毛发竖立，浑身打哆嗦。

刘文彬、汪霞被松田领进了一间布置简单、酒气呛鼻的客厅里。

“请随便坐，刘区委，汪主任！”松田真像对待久别重逢的老友，笑吟吟地摊张着右手招呼刘文彬和汪霞。刘魁胜像只舐屁股的狗，跑前颠

后搬椅子、斟茶水，团团转地献殷勤。

松田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刘文彬、汪霞不用揭盖就能猜到。所以对他俩居心阴险的殷勤和热情都报以冰冷的面孔和怒视的目光。

松田对刘文彬、汪霞的不理睬，根本就没理会，照旧吆唤杂役递烟、倒茶、送手巾把……

眼下，他真成了主人。冲刘文彬他俩说：“来到这，千万别见外，不是战争，我们怎能认识？也很难像今天似的坐在一起，当然，交朋友更不可能！”老松田收拾得皮净脸光，武士道的精神在他身上更显十足。他坐在刘文彬、汪霞的对面，慢吞吞地，假斯文地说着中国话。一支燃着的纸烟，夹在他的指缝间，因为一分钟他也不定吸上一口，所以烟灰聚积得很长，蓝烟总像一条粗细不匀的线，徐徐地在朝屋顶上升。他用拇指熟练地弹掉蒙住火儿的烟灰，狠吸了一口，继续说道：“请二位原谅，不用这种没礼貌的办法，也难把二位请了来。二位既然来了，我就愿高攀一下，和二位交个朋友。更希望你们二位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上，给我以更多的帮助！我想……”

“住嘴，你完全想错了！”汪霞对老松田的种种伪善作态，早就感到恶心了。她不时地瞅瞅刘文彬。只见刘文彬半眯缝着两眼，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松田的假情假意对他根本没有发生作用。当松田说出要收买他们的卑鄙意图时，汪霞就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火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松垂在眼前的一绺头发朝耳后一甩，暴跳地站起来，十分恼怒地朝松田质问开：“请问，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跟你们交朋友，那和豺狼拜把子有什么两样？希望帮助你们建立东亚新秩序？你别做梦啦！要是真的那样了，又和认贼作父、背叛祖国的他有什么区别？”她嘴里放着震撼人心的连珠炮，手儿不停地指点着松田和站立在松田背后的刘魁胜。

汪霞太激动了，激动得说话都发出了颤音。的确，这样的激动，在她说来还是第一次。激动得让她忘记了本身是个年轻的姑娘；忘记了是在野兽般的敌人面前。

汪霞的几句话，确实戳中了敌人的心窝。松田被她质问得张嘴结舌止不住地苦笑；刘魁胜被她指鼻剜眼一骂，脸色困窘得就像那一刹三变的外国鸡，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又变成了酱紫色。他留神地观察老松田，只要老松田稍稍流露一点恼怒的神色，他就会蹿到汪霞跟前，没头没脑地扇打她一顿，解解心头气。但是，老松田今天不但没变色，反倒笑脸相迎地劝慰：“汪主任，有话好说，别动肝火啊！嘿嘿嘿，我说的哪一句话不合适，你也要担待些！原谅些！”刘魁胜只好牙齿打掉朝肚里咽，憋了一肚子气，不但不敢朝外撒，还得替老松田帮腔说好

话："是啊，既来到这，就不是外人，松田少佐即便话有失言，咱也可以收回重商量。"他扭头又问松田："您说是不？嘿嘿！"说完也奸笑了一阵子。

从进来，刘文彬就没撩开眼皮正眼瞅下敌人。眼下，他见到汪霞耐不住性子地站起来，冰雹般的话语朝敌人甩了过去，心里不由得暗暗佩服。他觉得汪霞虽然年纪很轻，处事却非常干练；虽然是个姑娘，胆量却胜过了一般的男人。他要帮助汪霞，要在这个场合里给汪霞力量，他小腿一使劲，也腾地站立起来，口没开，话没说，眼睛里射出的两道可怕的寒光，逼得松田、刘魁胜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

两个腰系白围裙，手提大提盒的人儿走进来。这两个人一进屋，总算把一场僵持的局面打开了，把一片凝滞的空气冲散了。

松田奸狡地转了话题。他冲着打开提盒，一个劲地朝桌子上摆列碟子、盘子、酒杯、筷子的人问道："今天的这个宴会，你们带来了什么酒？"

"酒？好酒啊！太君。"被问的人，像个魔术家，一眨眼，将两个没启盖的瓶子托在了手掌上。"这酒是远道来的名酒，不信，你尝尝！太君！"说着递到松田的面前。

"名酒？什么的名酒？是……"

"是从京绥线上沙城来的青梅酒！"

听说是"青梅酒"，老松田立刻想起中国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刘备。他要借题发挥，用古来说今。他的两眼又乐得挤成了一条缝，自言自语地说："青梅煮酒论英雄，好啊！今天更应该喝它！"伸手把两瓶青梅酒抓过来，又忙假正经地招呼："坐，坐，都请坐！"自己也忙坐下了。

老松田认为，只要以礼待之，就是再刁顽的人，也得顺他的竿子爬，围他的手心转。他见菜上够、酒斟满，便将一只斟满深棕色酒液的高脚杯举起，画了个半圆形招让："为刘区委、汪主任到达保定，咱们干一杯！"脖子一扬，一杯酒灌到肚里。等低头瞅下刘文彬、汪霞，他俩手没动，嘴没张，板着副严肃的面孔坐在那里。他真火了，脸色立刻变成一块猪肝花。"嗬，真是给脸不要脸啊！"他心里说着，脸上仍强作镇静地举起筷子招让："不喝，请吃菜！抄筷子吧，随便夹！"刘魁胜虽说早就耐不住了，见松田不动声色，也筷子指着大凉盘里的海参扒肘子，假惺惺地招呼紧让："来来来，来吃这个，这个一点也不腻！"他拿筷子的手儿一用劲，一块颤巍巍的、乌黑、毛茸茸的海参被夹起来，眨眼，就送进了嘴里。

在这里，从摆着的杯杯盏盏上看，也确实像个宴会，但是，在这个

宴会上，一边是要通过吃吃喝喝、猜拳行令来达到劝降的目的；一边却是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地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尊严。客厅里的空气，越来越沉闷，越来越紧张。各怀心思的敌对双方，都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里，不眨眼地冷冷对视着。显然，这不是个给人欢快的宴会。

这里，满席山珍海味，也确实像个宴会，但是，在这个宴会的周围，处处都布上了提绳索拿武器的人。他们像隐藏在黑暗里的怪兽，眼睛瞪圆，腿绷紧，准备随时捕噬宴会上两个手无寸铁的人。

心明眼尖的刘文彬、汪霞，对这些稍稍一瞥就看穿了。他俩明白："敌人从来是一只吃人的老虎，即使暂时露出一点'仁慈相'也是为了要吃你！"

刘文彬和汪霞看透了敌人的本质，他们不愿意再和敌人无限期地长泡下去，刘文彬想："晚不如早，惹翻了他，算啦！"他暗自作了决定，用巴掌朝桌上一拍，二次恼怒地站起来。接着，严厉的话语冲出了口："这套把戏还是请你们收起来，我们不像吃奶的孩子那么容易哄。不管你话说得多么好听，想叫我们改变一丝丝主张，那也是妄想。我们和你们是敌人，敌人之间找不到共同的感情，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眼下，我们被捕了，怎么对待，听凭你们。我们不想活，更不想告诉你们什么东西来求活。但是，我们得告诉你们……"他越说越激昂，越讲越愤慨，他手指着老松田，眼睛瞪着刘魁胜讲下去。

"刘区委，刘区委，吃饭，吃饭，咱还是不谈政治！"刘文彬的话语没刺怒老松田。他手擎着一杯酒，照旧慢条斯理地劝说。好像"生气"俩字根本不在他身上存在。

松田不恼，刘魁胜哪敢动！也忙满脸赔笑劝说："对对对！不谈政治，还是喝酒吃饭找高兴！"

"吃——饭？喝——酒？"汪霞牙齿锉得山响，唇间迸着单字，说着也霍地站立起来。"让你们吃个大杂烩！"她两手朝上一掀八仙桌子，就听见叽里嘎碴，噼里啪啦，一串不分点的响声，桌子上的盘子、碗里的鸡、鸭、鱼、肉；瓶子，罐里的盐、酱、酒、醋，以及所有的餐具，都扣在了老松田的身上，洒在了方砖漫砌的地上。

没提防的老松田，让桌子、家具一下砸得翻了个倒跟斗。等被刘魁胜搀扶起，浑身弄得就像刚从泔水瓮里捞出的落汤鸡，腥汤子肉块子弄了他个满身满头满脖颈。这一来，气得他眼珠凸起，青筋暴露，满脸肌肉乱抖动，小胡子一下撅起三尺高，胸中积郁的怒火一下窜到嗓子眼，他挥手刚要发作，一想到下一步，立刻将火气又压煞住，仍装作以礼待人的样子，手儿指向汪霞，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你的，大大的不

够朋友！”

“要和你交了朋友，那还叫什么人？”汪霞撇着嘴巴说。

“算啦，他们二位累了，送到安排好的地方休息吧！”松田眼下再没办法可施了，只得从这儿找个台阶下。

刘文彬、汪霞被一群武装特务簇拥着，匆匆地走出了桌翻碗砸的小客厅。

二

别看刘文彬、汪霞当场羞了老松田的脸面，老松田好像根本没介意，对他俩还像对待上宾那样：在夜袭队的后院，专给他俩腾了一明一暗的两间房。为了好好“服侍”他们，还派了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一天不离屋地沏茶倒水收拾房间。这时，他俩真是吃喝不发愁，穿戴样样有，行动没人“管”，说话也“自由”。其实，在自由的后面，还有无数的眼睛监视着。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三个多月，既没有提去过堂，也没有个别审讯。

三个多月的光景，除了老松田身穿和服、足踏木屐经常到这里“生活得怎么样？”“住得习惯吗？”“需要什么请言语声！”像癞狗般地龇着牙说上几句没干系的话以外，就再没别人到这儿来。虽然他俩生活在人间，却与人世隔绝了。

就在刘文彬、汪霞与人世隔绝的时光里，老松田却制造了不少有关他俩的谣言，利用他的报纸，他的电台，他手下喽啰们的嘴，到处在放散。在人们一时抓不到刘文彬他俩的真情实况时，也确实受了欺蒙。就是魏强，有时也不得不咂咂谣言的滋味，自问自地想想：“难道他俩真的背叛了祖国？投靠了敌人？”

敌人制造的与世长期隔绝，也引起刘文彬、汪霞不少的烦恼。汪霞心里有时烦躁得特别厉害，要不是竭力地克制自己的感情，她真想将屋里的所有陈设砸个稀烂。当她烦躁得实在透不过气来时，常凑近刘文彬：“咱俩怎么办？就这么囚磨下去？能想个办法和外面通通信吗？”

每当这时，刘文彬总像个老大哥，向她开导，对她劝慰：“别急，敌人不是个死傻子，你当他真心像供老佛爷似的把咱供到这里呀！不，他是想利用这种软磨的办法，争取咱回心转意上了他的套！让他做梦去吧！咱要攒足劲做好准备，这一手玩不转，很快他会用下一手、下两手；软的行不通，他还会跟咱动硬的！”

果然，没出刘文彬的所料，敌人新的伎俩搬来了。

一天，侍候他俩的小孩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起滚来。看样子，一时不治就有死的危险。只要你仔细地再看看，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嚷叫得挺欢，眼圈都不红，额头上连个汗星都没有。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便衣特务跑来，嘴里咕喊：“都出发啦！都出发啦！瞧，就剩我这一个

人，可怎么着？”话是自言自语，意思又像是说给刘文彬、汪霞他俩听。末后，还是他把小孩子背出了刘文彬他俩住的那个小院子。

院里，从此再没有来过一个生人。

天刚黄昏，那个高个子特务，心里像有什么大事似的，急匆匆地走进刘文彬的住屋，驳壳枪朝腰间一插，二话没说，拉着刘文彬拽着汪霞就朝外走。他的这种突然的举动，当时真把汪霞弄蒙了。一向冷静的刘文彬，对突来的情况更冷静更沉着。他存有戒心地将手一甩，劈口问了句：“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这哪有工夫说！你们就放心跟我走算啦！”特务真像担心害怕的样子，伸头朝院里望了望：没有一个人，只有昏黄惨淡的电灯光照着小院。他扭过头来急切地小声说着，伸手又去拉刘文彬。

“你慢着！”刘文彬将手一摆，用森严的两只眼睛逼射着对方贫血的脸：“跟你上哪去？干什么去？”

“上哪去？上你们的根据地！逃跑！”心怀鬼胎的特务，却强挺腰板地回答。

特务的话，恰巧打中汪霞的心弦。她认为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没容得让这“好事”在脑子转两个弯，就插言来问：“你带我俩走？行吗？”

“行不行，趁天黑，松田他们出发讨伐没回的当儿，咱碰碰看！为了抗日，我豁出脑袋来也领你俩走，咱从后门溜！”

意外的人带来的意外情况，逼使刘文彬的脑子像开锅水似的乱翻腾。他用锐敏的眼睛审察着对方，总觉对方的言语和神态里，像有种阴险、诡诈的东西潜藏着。由对方又联想到白天侍候他俩的那个突患肚疼病的小孩的表情，更使他对这个自顶危险，准备领他俩逃走的特务产生了怀疑。敌人玩弄什么诡计？他的两只闪闪有光的眼睛在急遽地转动着。

稍留神，汪霞也看出刘文彬的迟疑表情。“怎么？他……”她冷静地从另一个角度一想，心头不由得一哆嗦。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我这都是为你们，你们可有什么含糊的？”特务眉毛一扬，显得有些焦急，原来的低声细语，不自觉地提高了好几度。但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破绽，马上又低降下来：“快，我不是甘愿混这种汉奸差事的人，真愿意和你们一道去走光明大道！”

“要走光明大道那可以，我们欢迎！”刘文彬的眼瞟见特务腰间斜插的驳壳枪，试探真假的办法立刻想了出来。“怎么能证明你弃暗投明，真心抗日呢？要表明这点，你把你那驳壳枪给我！你领道，我掩护，说走

就走！”

真是真，假是假，特务不论装扮得多么像样，到底经不住在节骨眼上来试验。他见刘文彬张嘴要他的手枪，立刻摆手，结结巴巴地表示不同意：“那那那，那可不行，这这这，这枪还是我拿着好！万一……”

仅几句话，敌人的整套诡计就让眼里不下沙子的刘文彬识破了。他恨透了这个特务，满肚子火气一下子窜到了嘴头上：“是啊，你这种人是不肯把枪交给我的！万一我把你处死了，又怎能去主人面前领赏呢？”

“刘刘刘，刘区委，你别在枪上误会，我我我，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也都是为了你们……”

“你为了我们，为我们挽了个圈套是不是？你们觉得如意算盘打得蛮不错，让我们在心急如火的时候，冒冒失失地跟你走出去，等和我们的人接上了头，你们后面跟上来的人，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来个一网打尽，是吧？瞎了你们的狗眼！滚你们的蛋吧！”

刘文彬像手指捅窗户纸，几句话就把敌人的诡计捅破了，亮了白。当时弄得假投诚的特务非常尴尬，他灰溜溜地再不想待下去了，忙遮掩地说：“有话好商量，干什么发火？不信服我拉倒……”像个夹尾巴的狗，畏畏缩缩、慌慌张张地溜逃了。

汪霞悟过味来，心里挺后怕。她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和敌人打交道，这么天真？这么没有见识？”

“对敌人可不能像对同志那样相信。你今天老实得差一点在敌人面前丧失了警惕！这可真危险。”一场短兵接火获胜的刘文彬，用事实教育着汪霞。

刘文彬看问题的深远，使得汪霞打心眼里佩服。在她说，今天又算上了一堂课。刘文彬的话语，让她愧恧得也真有点不愿意再抬头。

“经一事，长一智，不要净和自己过不去！”刘文彬望望身旁还在低头来回光攥自己手指的汪霞。他很理解她眼下的心情，只好轻轻地劝慰一下，接着提醒说：“我们要从精神上做好准备，随着刚才的小接触，大风暴会马上跟着来！”

天色黑下来，院里变暗了。刘文彬和汪霞昂头挺胸，二目圆睁地立在屋中央，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考验。

三

深夜里，除了铁路上不时的传过火车嘁咔嘁咔的行走声和哞哞哞的怪吼声，汪霞住屋的周围，死一般地沉静。

越是这样的沉静，越给汪霞带来更多的烦躁。她今天好像吃翻了药的病人，确实不知道自己是该躺着好，还是该坐着好。总之，躺躺，坐坐，立立，走走，怎么着也觉得不舒坦。虽说她人在屋里，但心早随着刘文彬去了。

在街静、更起、四处戒严的时候，刘文彬就被两个夜袭队员叫走了。不用问，这是过堂审讯。

“敌人是怎么审讯？难道问了不说就鞭子抽、扛子压、凉水灌地收拾一气？”汪霞，这个忠贞、纯洁，二十一岁的姑娘，她虽然出生于贫寒人家，从小失去了父母，跟着哥哥汪洋（黄占立）长大成人，受过苦难，流过辛酸泪，知道那挨饿、受冻的滋味，但从没经受过这样的严刑拷问，不过，她也从区长吴英民嘴里听说过各种肉刑的痛苦。各种苦痛的肉刑，吴英民都像铁汉子似的扛住了，这很使汪霞敬佩。被捕前，有时她孩子般地想：“如果是我不幸被捕了，能扛得住吗？另一个人被捕了，又会怎么样？”

眼下，她真的被捕了。她考虑的不是自己怎么忍受酷刑，而是在为刘文彬担心。“他是四十岁的人了，能忍得住？吃得消？谁知道野兽们是在怎么折磨他？揉搓他？”想到这，她的热泪不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她苦痛地走到镶有大块玻璃的窗前，视线立刻射向了庭院。借着透出的昏黄的灯光，她清楚地看到庭院里正在争艳开放的丁香、海棠。

抗战第八个年头的春天又开始了。

汪霞的眼睛虽说落在庭院里一片盛开的花枝上，心头却默默地想着别处。

“我们被囚到这里，谁知魏强他们知道不？魏强只要知道，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搭救！”心情非常烦乱的汪霞，脑子是一会儿想到东，一会儿想到西。人在难处总是想亲人，汪霞这时太想魏强了。和魏强的两年相处，她深知魏强对敌斗争挺有经验和办法，特别是前年冬天化装成夜袭队，突进南关，砸了车站，造成敌人自己来了个火拼那一手，至今汪霞想起来，都感到奇妙。“是啊，他能化装成特务进南关，也会装成另一种

人到这西关来！他们武工队的行动是飘忽不定的，有朝一日闯进来，就会把我们救出去！”

这时，她像接到魏强来临的通知书，魏强好像眨眼之间就会到来，到达这里，探出大手从空中把她从这间屋里拽出去，拽回根据地。她高兴得乐了。

在她高兴的一刹那，一个梆子头，瓦碴脸，两道稍低垂的麻刷子般的眉毛，让她一见就讨厌的脸型，很突然地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

“真见鬼！怎么想起这个败类来？”汪霞比吃了蝇子还腻歪。她想摆脱掉叛徒马鸣这副吊死鬼的面影；但是不知为什么，马鸣的面影像涂满鳔胶似的牢牢地粘敷在她的脑子里。马鸣以往的卑劣行为，在她脑子里像掀翻陈年旧账似的想了起来。

一次，她和马鸣在一个村庄工作了多半宿，两人正准备要分手转移，不怀好意的马鸣，两眼射着邪光，开着玩笑地小声说：“就是你我二人，找个地方宿了就算啦！”话说出口，又“嘻嘻”地笑了笑。

马鸣不正派，汪霞不仅深知，也存有戒心。她一听马鸣借开玩笑说出这样下流的话，加羞带气，当时脸色就由粉变红而后白，眼里直劲地冒火花。她想跟他翻脸，一则，觉得不值得；二则，刘文彬曾说过：“思想改造是个细致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也就使使劲把窜上的火儿压下去，以端庄的态度，严肃的口吻冲马鸣说道：“老马，你怎么不多从工作上想想，净想些胡的歪的事，说些八不挨的话？你这脑子要不好好擦洗擦洗，将来可危险！”话虽不多，挺有劲。当时，弄得马鸣真有点难下台。

但是，狗改不了吃屎，转回头，他照旧把他的老洋钱贴子拣起来。又一次，也是他俩在一起工作。太阳挨了地皮，老松田率领一部分夜袭队员，还有十几个鬼子宪兵赶了来，进村就逐户清查。猛然来的情况，汪霞他俩想躲也躲不了啦，偏好这家挖了个能藏四五个人的蛤蟆蹲。他俩只好跳下去，藏起来。

蛤蟆蹲只要把口儿一盖，黑得真是难见五指。一直存有邪念的马鸣，这时，感到时机可来了，上边敌人到底闹腾成什么样，他根本就没管，他借口蛤蟆蹲里空气不流通，憋得脑瓜仁一蹦蹦地疼。末后，甚至于假装疼得实在忍耐不住了，竟然“咳唷咳唷”地叫起来。

开始，汪霞没理他，一见他叫起来，也就信以为真，忙凑近他说：“别嚷！来，我给你掐掐！”

马鸣盼的就是这个。他见汪霞亲自凑来给他掐脑袋，认为这是鱼儿上了钩，心里乐得真比吃了蜜都甜，像个小娃娃似的一头倒在汪霞的腿

上，承接汪霞的掐掐。

出于对同志的友爱，汪霞起初并没有觉察出他怀的鬼胎。后来，他却乘机往汪霞怀里扎。这时，汪霞才看出了他的邪恶打算，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东西，上头闹情况，他还在这底下闹坏心！”

汪霞正在想的当儿，马鸣突然按住了她的手，喃喃地说：“瞧，这手是多软和！真是大闺女的……”

汪霞再也忍受不住啦，她使尽平生力量将马鸣的脑袋朝旁边狠劲一推搡，说声：“去你的吧！”跟着把自己的小手枪抄起来。

可能汪霞用的劲大了，再加上马鸣没提防，只听见乒当一声，圆滚滚的脑袋，正好撞在蛤蟆蹲的墙山上，撞得马鸣倒抽口凉气，直劲地“咳哟……”

“还嚷叫！告诉你，马鸣，”汪霞小声斥责，“你的思想非常坏，你要不接受同志的批评，好好地改正，有一天，你的思想会把你拖上危险道路的！”

汪霞虽然又一次对他警告，他当时也承认自己一时冲动，做事太对不起人了。但是，他始终就没忘掉汪霞。

还有一次……

汪霞越想事越多。她想着想着就责备起自己来。“是的，为什么我从听了刘文彬的那场批评，就没把他以后的一些事情，像对我的流氓举动，在年轻的妇女面前说些下流的话，跟房东耍态度……向刘文彬反映呢？要是早反映了，也就早解决了，也或许把他早处理了，我俩也不会被捕。这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让革命受到损失！唉！我……”

“汪霞，你最近好？我这些日子病了，没顾得看你来！嘻嘻！”一种轻佻、低贱的嘤嘤声从汪霞的背后传来。

这种令人厌恶的怪声，狠戳了下汪霞的心。听声音，她知道是马鸣，心房陡地剧烈跳动起来。她站着没动，口问着心：“这个该死的叛徒，趁刘文彬被提出审讯的空隙，他走来想干什么？是不是又来……不能让他先张嘴，要把他撵回去！”她心里决定得快，身子转得更快，圆睁二目，逼视着马鸣，恼怒地质问“你来干什么？好不好关你的什么事？你这块没骨头的稀泥软蛋，这个出卖同志的叛徒！你有什么脸来见我，你滚，滚，滚出去！”她的声音很高，叫得屋子嗡嗡山响！身背驳壳枪的马鸣，可能来前专修饰了一番，看来比早先洒脱、利落了许多。不仅衣服穿得洁净，梆子头似的脑袋瓜上，还留起寸半长的头发。今天，他像块木头，对汪霞满脸恼火的大声喊叫，根本就没理论，很不知羞耻地欠身坐在机凳上，接着，吸着一支刚从烟盒里抽出的纸烟。

马鸣双肘一抱，叼着烟卷的那副讨厌的流氓相，汪霞越瞅越从心眼里讨厌，气得她直在当屋打转转。

“看你气得那个样！干什么拿着个棒槌认起针（真）来啦！我问你，”马鸣见汪霞不言语，光抖动肩膀生大气，便屁股离开了机凳，身子一纵，又坐在靠北墙山的一张八仙桌上。“你这么逞英豪，能逞出日本人的手心？”

“我逞不出去，我可以死！我绝不像你，缴枪、投降，出卖了良心！”

“一分奈何你当我愿意缴枪？我也是叫人家逼得没法啦！叫你说，”马鸣像个剁了尾巴的猴，腾地又从八仙桌上跳下，右手揎揎左胳膊的衣袖，没一点廉耻地比画，“好几个枪口都逼住了你，你怎么动？你怎么掏枪打？上下嘴唇一碰，说什么都不费劲，遇上真的，恐怕谁也得老毛子看戏——傻了眼！”

“这么一说，你那投降敌人，出卖同志还蛮有理啦？”

“问题就瞧你怎么看，从形式看，我是投敌了；从我心里看呢，我还是在抗日，不过，眼下这抗日有明抗暗抗之分，我这叫暗抗。为了叫鬼子完得更快，我才钻到他们内部来。反攻的时候一到，我们这样的人在里一闹腾，就这么一里应外合，那不就把胜利抓过来啦！其实，像我这样抗日的，并不少，好些有名气的将领，不是都在这么做着？不用朝远处说，就拿庞炳勋、孙殿英……”

“闹半天，你是把蒋介石的那套‘曲线救国’论给搬来啦！你原来是个国民党、小蒋介石啊！”

“国民党怎么啦？小蒋介石又怎么啦？曲线救国论你能说不是抗日？汪霞，上头说的那个咱撂下，谈谈咱们的私事好不好？”马鸣摇晃着梆子头，咧着牙齿把话转了题。

一提到私事，汪霞就知是什么意思。她的心像丝线勒着那么疼，眼珠转个不停，脑子在考虑怎么来应付。

“你年纪才二十挂一点零，有本事，又聪明，难道就不能退一步想？打开窗户说亮话，不管你怎么骂我、挖苦我，我对你还是没变心。你要肯依着我，留在城里，那我……”马鸣手指搔着脑袋，说到这里停顿住。他的两只眼睛贪婪地瞅着汪霞，观察汪霞听后的面部反应。

汪霞回答他的是一种愤怒的神色。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嘴唇气得抖动着逼问：“你跑到我跟前胡吣些什么？你的良心放到哪里去了？共产党哪一点错待了你？你为什么光为了你，办些坑国害民的事？”

“良心？干上了这一行，”马鸣横了汪霞一眼，顺手拍下装在皮套里

的驳壳枪，鼻孔发音地说道，“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就不管良心的存在。眼下，谁有奶，便是娘，乐呵一天少两半晌，什么国家、人民，管他呢！”他说完，将指缝夹着的纸烟送到自己的两片薄而长的嘴唇间狠劲吸了口，灰蓝色的烟圈，一个挨一个地从他嘴里吐出来，越朝上升越扩大，慢慢地变了形，消散了。

“实话告诉你，要不是为了你，我不会在松田队长面前费那么多唇舌，你今天也不会坦坦然然地待在这，你会和刘文彬一样，被提出去审讯、过热堂！”

他像蚊子吸血般地死盯着不言语的汪霞，狠吸了几口烟，将烟蒂扔得不知去向，转身，又抽着一支烟，跳坐在八仙桌上，继续讨好地说道：“别太任性，钻牛犄角找套里间啦！人生一世，青春几何？不在年轻的时候，抓住时机享受享受，那可真是个大傻瓜。”

马鸣在咕囔什么，汪霞一个字也没朝耳朵里装。本来，她知道刘文彬被提出就是刑讯，现在听马鸣幸灾乐祸地一说，更证实了她的想法。她好像看到了刘文彬在受鞭打、杠压、灌凉水……也像看到了刘文彬在咬牙地忍熬酷刑的折磨，豆大的汗珠滚滚往下滴。她的两行热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滚流下来，滴落在衣襟上。

汪霞的两行热泪，将马鸣从八仙桌上引下来。他以为汪霞的啜泣是心眼活动了，忙笑脸迎上来凑近汪霞，下流地说：“我琢磨你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特别是跟我！”说完，一口烟喷在汪霞痛苦的脸上。

汪霞像挨了蝎子螫，“嗷”的一声：“你干什么？流——氓！”

“你骂什么都行！只要听我的话，留在城里，和我……”马鸣活像个绿头苍蝇，任什么不顾，只是嗡嗡地围着汪霞转。

汪霞哪容马鸣再在她面前随便胡吣，趁他不防备，一步蹿近他，就听啪的一声，巴掌扇打在马鸣的左脸上，扇得马鸣眼睛乱冒金星，半边面颊热乎燎辣地疼。马鸣现在变成一匹野兽，再也不顾礼义廉耻了，借机抓住汪霞没抽回的那只手，跟着又三抓两挠地把她的左手攥住。“今天就是今天吧！这可不能怨我！”

汪霞一看情势不对，急了。她嘴咬、脚踢、脑袋撞地使劲挣扎、反抗，时间一长，女的总是敌不住男的，慢慢被马鸣占了上风。马鸣见汪霞的反抗力减弱了，咧着嘴淫邪地说着：“累吧？我送你歇着去！”抱起拼命挣扎的汪霞紧朝床跟前拖。终于将挣扎着的汪霞按倒在床上。

就在马鸣像饿狼似的按住汪霞，汪霞大声叫骂的时候，刘文彬一步跨进了屋门。他像父亲见到女儿在受污辱，顾不得腿上刚受过的刑伤，跌跌撞撞地跑到床跟前，铁锤般的拳头，像擂龟盖子似的照着马鸣的脑

袋、身上没头没脑地擂打起来，擂打得马鸣晕头转向猪一般叫起来。待他清醒过来，才忙把皮套里的驳壳枪拽出来，枪口对准了刘文彬。

“叛徒，你别比画，来！照这儿打吧！”刘文彬指着自己的胸膛。“你们杠子压了，凉水灌了，鞭子抽了，烙铁烫了，老子并没怕！你拿枪吓唬谁！有种你就开火！”多半宿的酷刑，折磨他个精疲力尽，眼下他没顾这些，照旧像个精力充沛没受熬煎的人，一面说着，一面逼近马鸣；汪霞也摇晃散乱的短发，气咻咻地跟在刘文彬身后。她虽说还是她，眨眼却增添了不少力量。“来，姓马的，要打你一块打！干什么像条夹尾巴狗似的朝后退？”

马鸣确实草鸡了，特别在刘文彬的面前，他就像个偷儿，挨了顿臭打，也不敢张嘴出点声音；虽说武器在手，却比个老鼠还胆小。他一步一步地朝后退，退到门口，才从腔子里说了句：“打死你们？别忙啊！”扭头溜走了！

四

一切伎俩都没有在刘文彬、汪霞的身上起到作用，松田再也不把他俩待如上宾，留在夜袭队后院的宽敞洁净的屋里供养了。就在刘文彬、汪霞赶走叛徒马鸣的第二天拂晓，夜袭队用汽车把他俩送进了南关的监狱里。

他俩一投入监狱，就被钉上了二十多斤重的铁镣，这一来，压得脚迈不开步。一天两顿饭，两顿饭都是两个橡子面的窝窝头，一片咸萝卜，一碗能照见人的稀米汤。他俩分住在男女狱里，只在提审时能在囚车里会上一面，平时就很难见到面。

进到监狱里，刘文彬见到了县财粮科的邱科长。他是去年冬天来边缘地区检查公粮坚壁的情形时，在路上遇到下乡清剿的夜袭队而被捕的。当时，敌人怎么盘问，他都做了巧妙的回答。敌人要检查证件，他拿出了“居民证”，敌人没有看出丝毫的破绽。偏偏这时叛徒马鸣走来了，马鸣上来只说了句：“这不是咱那管钱管粮的邱科长吗？”他再也混不过去，便被捕了。

老松田开始确实把他们三个人当成圣宝贝。他认为只要把他们三个人争取得回心转意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八路军坚壁的公粮，会一掏一个净。哪知，软办法使尽也没有掏出一个字来。由此，他这才急了，由软换了硬。差不多三、六、九都要将人提出来，由汽车押运送到西关——夜袭队里去审讯。特别将近麦收，青纱帐将起时，松田审讯得更勤了。松田频繁审讯的目的，是希望在秋庄稼长起以前，用尽办法从刘文彬他们三人的嘴里掏出需要的东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分布和党员名单；公粮坚壁的地点和数字。

进四月，连下了两场透雨，春苗像水葱般地欢长着，一天一个样。老松田对刘文彬他们三人的审讯更加紧了，差不多是天天提出，天天过堂，天天审问。哪怕是假日，也没有间断过。

刘文彬、汪霞由夜袭队队部解押进南关监狱的当天晚上，魏强他们就从可靠的“关系”那里得到了情报。过了十几天，县委派专人送给他们一件极机密的信。

魏强、吴英民从县委送来的极机密的信件里得知：目前国际形势是在急转直下。苏德战场上，红军已进入了德国国境，希特勒完蛋的日子

就要到来。根据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根据党中央指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部队，为了给四月二十三日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献礼，纷纷向敌人展开了局部反攻。仅分区的部队，几天的工夫就将石门桥、辛中驿……等大据点攻克了，还一度占了任丘城。打得各处敌人急急忙忙地抽调据点里的兵力，保卫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保定四周的敌人也准备集中兵力，向市沟附近靠拢。县委根据这一情况，要魏强他们随时截击撤退的敌人，并拟出以后朝市沟里面突的办法。

从机密的信件里，魏强、吴英民确切地知道：刘文彬、汪霞虽经过多次刑讯，仍坚贞不屈地和敌人斗争着。

末后，县委在机密的信件里，特向他们提出一个搭救刘文彬、汪霞的意见。整个的意见旁边，都点上了加重的红点，意思要他们特别注意这个意见，研究执行的办法。

魏强一见到县委提供的意见，脸上立即豁朗起来，笑容挂在嘴角上。他高兴得用眼示意一下身旁的吴英民，吴英民也欢喜得眼睛挤成一条缝，随后两人都张开大嘴笑起来。随着“呵呵”的笑声，县委给他们的那封极机密的信，被一根划着的火柴毁掉了。

五

阳历四月二十九，这是日本天皇的诞辰。

这一天，按照日本国内的习惯，保定城的日本兵营、机关、企业、学校……一律放假一天；连伪机关、伪军营里担任顾问、指导官的日本人，也都歇了班。

这一天，保定的所有能逛的地方，能玩的场所，什么城隍庙、马号、西关、古莲池……都拥着很多很多的日本人：有徒手的日本兵；有挎战刀的军官；有穿和服的日本商人；有梳高头、踏木屐的日本艺妓。电影院、剧院都让日本人包了场；酒馆、饭庄都让日本人占了座；平康里、干草林等娼寮地带，今天完全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放假庆贺天皇诞辰，在保定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在这一天的大拂晓，启明星还没露头，公鸡还没张嘴的时候，魏强率领赵庆田、贾正、辛凤鸣，悄悄地摸进了保定南关，在警备第七中队部的前院，自己的秘密“关系”——金汉生家里又落了脚。

“老金，我们这一来，明天你这个班该怎么个上法？”“来得巧，明天我是个大歇班！”金汉生大手抹了一下大胡子，笑呵呵地回答。“怎么？是鬼子又在乡里清剿啦？还是在这里掩藏着琢磨个事，像黄庄那样的再捡它个便宜？”

“咱一不是躲鬼子的大清剿；二也不是想再捡黄庄那样的一个便宜。我们这次来，是想，”魏强将嘴凑近金汉生的耳根下咕哝了几句。

金汉生听过，像喝了半斤老白干，兴奋得朝大腿上一拍：“好，你魏小队长思摸得真周到，要真成了，我可再不为咱老刘他们发愁揪心了。你们是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只要我上白班，就碰上特务汉奸们用汽车装着老刘、汪霞他们朝西关夜袭队里解运；每次碰到，我那心哪，真比那刀子刺都难受！谁叫咱在人家的脚底下踩着呢？真没法。听说他们俩都是硬骨头，好样的！唉，你们总算来啦！天一亮，我就去。”

天刚麻麻亮，房后面，伪军警备第七中队部里传过了嘀哒嘀哒……的一阵起床号音。金汉生穿上他那长年不离身的破夹袄；后又将件棉袍披在身上，快步走去，跟着传来不大响的锁门声。

魏强他们从头明钻进南关，潜入金汉生家，直到金汉生走去，谁也

没合一下眼。天，大亮了；阳光和煦地撒满了整个大地。一切都已苏醒，魏强他们的精神更大了。

在这里，如同钻进了老虎嘴里。从神情上看，好像在自家炕头上那么安闲，谁也没把可能遇到的危险搁在心上，既不惊奇，也不紧张，大家坦坦然然地静坐在床上、凳子上；但是耳朵，却十分警惕地辨听着门外和房上传过的响动。

“到这时候啦，怎么还不回来？”魏强隔着窗口朝东南角上高挂的日头瞅了一眼，低头又瞧瞧腕上的手表，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

魏强这样焦心是有根据的。以往，敌人从监狱里提刘文彬、汪霞他们去西关夜袭队里过堂审讯，多在早饭后八点钟左右。现在已经是十点三刻了，而去侦察这一情况的金汉生却一直没有回来。

魏强刚把窗前的位置让给贾正，贾正却欢天喜地地低声嚷道：“来了来了，小队长！”

不一会儿，喀嗤！大门上响起开锁的声音。这声音给魏强带来了喜，也带来了怕。喜的是敌人可能又将刘文彬他俩提走了；怕的是在日本天皇诞辰的这天，鬼子放假，夜袭队也不审讯了。

“叫你们等急啦！”金汉生快步走进屋，负疚地小声说。他披出的那件青棉袍不见了，手里却提了个鼓鼓囊囊的小包袱。“准把你们饿得前心贴后心了！”他紧忙打开，里面包的是一大堆夹肉烧饼，外带一小瓶酒。他指点酒瓶说：“我知道咱八路军不兴喝它，咱要走走老辈子出兵打仗的法门，盼望来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我领头破下格，不管会不会，都在嘴边上沾一沾。来，魏小队长！”

魏强深知金汉生的意思，接过来闹了一口，回手递给了身旁的赵庆田。

今天不同往日，谁也没客气，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从金汉生欢乐的神色上看，魏强知道刘文彬他俩又被提出审讯去了，也就没再多问。

既然刘文彬他们被提出，为什么金汉生回来这么晚呢？是这样：金汉生出了门就朝南关监狱走来。吃早饭以后，他也没见到监狱里解押犯人的汽车开出来。“怎么？难道鬼子给他们天皇做寿都放了假，夜袭队的特务也来个大歇班？要是真的，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他脑瓜门上急得光出汗。他想探问探问，便溜达到监狱门旁的一个烟摊子跟前，掏出一张毛票，买了两根烟卷。一根烟刚放到嘴上，嘀嘀嘀……汽车喇叭声从监狱里传来，一辆载有几个副武装警备队员的、土黄色的汽车，拖着一股

子黄烟，在他面前驶过去了。

金汉生看到押解犯人的汽车开过去了，高兴得心里开了花，擦火抽烟，拔腿便走。这时从监狱里走来一个法警。“喂，一盒红锡包，记账！”

走出没三步的金汉生转回头一想：“怎么能证实过去的汽车里押解的是刘文彬他们？”眼睛朝身后买烟的法警一斜，像问人，又像问自己：“这些天总是汽车解犯人，谁知他们尽犯的是什么罪？”

偏遇上个多嘴的法警，立刻答上了茬：“什么罪？八路，共产的罪！别看天天解犯人，就是那几个硬骨头。你使尽了刑法，他连大气都不吭。听说那个女的，回回过堂，回回大骂，真少见！”他像百事通似的把话说完，扭头就走了。

“莫非这就是说书场里常听的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意外的收获，真把金汉生乐颠了，他三步并成一步迈，迅速离开了烟摊子，去办他想办的另一桩事——到城里秀水胡同源生当铺把他那件披出来的棉袍当出去，好换得钱来给魏强他们操办一顿战饭。

金汉生见人们都填饱了肚子，心里非常痛快。他将嘴里捣嚼的最后一口烧饼咽下喉咙，才介绍：“今天，在城里走道，打头碰脸的净是鬼子：有穿军服的，有穿便衣的，有男，有女，还有小崽子。你听罢，走到哪儿都是叽里呱啦的乱叫唤，真叫人生气！”

“南关呢？”魏强要了解一下执行任务的这一弯子有没有日本人，忙问了一句。

“南——关？一来没有地方逛；二来驻的鬼子也有限，轻易也碰不上一个！”

太阳移到正西，手表告诉魏强：已是四点半了，再过两个半钟头，刘文彬他们又要被押回监狱了。

魏强瞅瞅预先带来的包袱，说了声：“咱准备吧！”大家七手八脚地忙起来。

从包袱里，魏强拿起一套黄卡其布的日本尉官军服，还有两只高腰黄皮靴。他像在舞台后面化装的演员，脱掉身上的便衣，换上了它。

金汉生从头到脚看了看魏强，称赞地说：“穿了这身鬼子服，你要在马路上和我走个对面，吓死我，我也不敢跟你说一句话，这哪像咱武工队的魏小队长呀？”他回头再一瞅辛凤鸣，辛凤鸣也改了样，雪白的衬衫往里一套，藏青色的西服一穿，黑皮鞋倍亮，灰呢帽崭新，两手一抱双肘，眼一斜，头一歪，活像个抽白面儿的翻译官。赵庆田、贾正眨眼之间，都变成了日本兵。

“好啊，装扮得太像了！登台唱戏也没挑！”金汉生欣喜得眼睛有点不够使，瞅瞅这个，望望那个，对魏强他们的化装，真是一百个佩服。

“对，今天就给他唱出去！”贾正系着末后的黄铜纽扣说。“咱唱的这出，一定要起个戏名！”辛凤鸣扯拽衣襟道。

赵庆田白了人们一眼，像想起了什么，羞涩地说：“要起名，我倒想起一个来。看，就叫《八路军大闹保定府》！”

戏名起得顺耳，人们都满意地乐了。一切行动的联络信号规定好，魏强将瓶子里仅剩的一点酒，洒在自己的衣服上，浓重的酒味，立即弥漫了屋。

魏强叫老金先一步走了。在金汉生离开大约有一刻钟的时分，魏强他们四人前前后后也来到南关马路上。

是城气死镇，是府赛过集。南关虽说不如保定城里热闹繁华，南来的，北往的，男的，女的，挤挤插插足有多半街筒子人。人流里穿戴什么的都有，正像金汉生说的，轻易看不到穿黄军装、戴战斗帽的鬼子。魏强他们身上像长了毒疮，蹭满了粪便，人们撞见都是白眼相看，远躲着走。

按金汉生的手势，魏强他们钻进了一座饭馆里，在临街靠窗的一张八仙桌子跟前坐下了。隔着玻璃窗，魏强和街上站的金汉生对视一下，金汉生的影子立刻消逝了。

小跑堂的手托块抹布跑过来，一面揩拭桌子，一面殷勤地问：“太君，什么的咪西咪西？”

“酒的！肉的！大古桑[1]！快快！”魏强手按桌子，脸色装得非常不耐烦，又像很性急。

“这酒，您看要什么的？”跑堂的视线移到了装做翻译官的辛凤鸣身上，熟练地报着酒名：“有竹叶青、白兰地、青梅、啤酒、二锅头……”

“算啦，算啦！”辛凤鸣生怕话一多说露了馅，装作内行地要起酒和菜：“你送一瓶葡萄酒，再来一瓶白兰地，这菜呢？”他眨眨眼睛想了想，确实他不知道要什么菜好。因为在城里下饭馆，在他和其他的人说来，长这么大还是头一遭。他摘掉呢帽，搔搔头皮，记得在家里常听老人们念叨：“到饭馆里吃饭，好吃不贵就是木樨肉。”张嘴就要：“你弄个木樨肉来！再切一盘熏猪肉，一盘肠子，要快！”

“快快的！快快的！我的金票大大的！”魏强拍着自己的衣袋说。

“慢不了，太君！”小跑堂的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一瞬间，酒杯、瓶酒、要的菜蔬都给端了上来。

四个人，真像四个下馆子的大皇军，又吃又喝地闹腾开。别看他们

都装疯卖傻地大口吃菜，大杯灌酒，谁也是菜多吃，酒少喝；酒洒得多，喝到肚里去的少。

两瓶子酒，眨眼糟蹋得都剩个瓶子底。

魏强用极小的声音跟辛凤鸣说：“你给他算账！”扭头，又装作喝醉的样子，舌头发僵地摆着手儿大声吆唤：“快快！酒的再来一瓶！”

小跑堂的像只燕子，飞快地送过一瓶酒，刚起开盖子，魏强就把酒瓶抓到手，朝嘴里一塞，扬脖闹了一大口；等小跑堂的和辛凤鸣算完账飞快地走了，魏强又悄悄把酒吐到地上。不知内情的人乍看到魏强的样子，还以为他真是醉了。

屋里渐渐地暗下来，墙上的挂钟当当地敲了七下，电灯突然明亮了。魏强却死盯着玻璃窗户，焦急不安地想：“到时候了，怎么还不来？难道要……”

一个面孔在玻璃窗的外面出现了，这是金汉生那张四方脸盘。他和魏强的眼睛刚一对光，就不见了。

金汉生这是在报告，也是在发信号。魏强朝下拉了拉战斗帽的遮阳，让它齐了眼眉；左手多半瓶子酒没放下，伸右手又抓起桌上的一只空瓶子，狠狠朝地上一挥，啪！闹了个粉碎。“开路！”晃晃悠悠一溜歪斜地走出了饭馆子，辛凤鸣想扶又不敢扶地跟在后面。

“开路开路的！”贾正装作昏昏乎乎的样子，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趔趔趄趄地朝门口走去，赵庆田也变成了一步三晃，头歪身斜，双腿打着别脚的朝贾正扑过去。他俩立刻撕拉到一块，像搀，像架，像推，像搡，互相依偎着迈出饭馆子。

四个人，除了装充翻译官的辛凤鸣，谁都装作醉里麻西的样。他们谁也不看，走在马路中间，一直地朝北扎。

嘀嘀嘀……汽车喇叭声传来，跟着一辆汽车开来了。魏强看到汽车迎面开来，双手向左右平伸乍杈开，粗声粗气地命令：“站住，我的坐坐！”辛凤鸣也摘掉礼帽朝汽车摆晃：“站住！站住！太君要坐坐汽车！”

吱——的一声，急驶的汽车刹住了。一个戴鸭舌帽的脑袋，从车窗里面伸出来：“太君，不行，这是押解重要犯人的汽车！”

“妈个×！你的屁股坐在蹶子上啦？怎么和太君说话连车都不下？看你是不想活啦！”辛凤鸣装腔作势地朝汽车上的那个家伙骂起来。

辛凤鸣连骂带训，倒把那个家伙训骂出来了。“翻译官，您别生气，这车上押送着重要犯人，请转告太君，别坐啦！”

装作头重脚轻，站立不稳的魏强，一见汽车上跳下来的这个胸前绉挎一支张开大小机头驳壳枪的特务，忽地让他忆起那年在西王庄联欢会

上，油腔滑调地唱《八路军进行曲》的那个家伙。“啊！马鸣？”想到这，心房不由得一动。他怕夜长梦多露出马脚，走向前，将提在手里还有多半瓶子酒的酒瓶朝和辛凤鸣穷对付的马鸣胸前一擩：“你的，酒的新交！”没有防备这一手的马鸣，不敢不接，又不敢接，龇牙咧嘴地说：“我的不新交！不新交！”但还是接了过去。

马鸣刚接过酒瓶子，魏强顺手牵羊地将手往下一滑，马鸣胸前的那支驳壳枪被抓了过来。

这一下可吓坏了马鸣。他双手一松，“啪啦！”酒瓶子落地，摔了个粉碎，白酒洒了一地，散放着酒香。“太君，太君，我的枪！你……”他想夺又不敢夺地伸出双手冲着魏强哀告、讨要。

“上车！上车！统统的上车！”魏强用马鸣的驳壳枪逼着面前的马鸣，开玩笑地招呼身旁赵庆田他仨，也在指挥着马鸣。马鸣退一步，说一句：“上车可以，您把枪给我！”

周围聚了好多看热闹的人，人们都伸长脖子看着这场戏。这里面有男，有女，有戴大檐帽的警察和背枪的警备队员，还有两个鬼子也挤在人群里瞪眼看稀罕。他们看到马鸣那副手脚颤抖、说话口吃的熊样子，都嘻嘻哈哈地乱笑。

魏强见到赵庆田他仨顺利地爬上了汽车；同时，借着刚亮了的路灯，也望到北面远处人行道上，走来两个挎战刀，背短枪，左臂佩戴粉色袖章的日本军官。他知道这是宪兵，便一分钟也不敢拖，厉声地吆唤马鸣：“快快，汽车的上！”

等把马鸣逼进了汽车驾驶室，魏强也利落地端枪跟了进去。咣啷把车门关上了。

魏强担心马鸣枪膛里没装子弹，忙拽开枪栓瞅了一眼，而后，放心地用枪指着汽车司机下命令：“开车！一直朝南、朝八里庄的开！”

只听呜——的一声，南关马路两旁的行人、房屋……都给甩到了后面。

汽车刚一开动，赵庆田他仨默不作声地将押解刘文彬、汪霞和邱科长的四个警备队员的武器抹了过来；同时，也给刘文彬他仨砸开脚镣，松开了绑绳。

夹在汽车司机和魏强中间的马鸣，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魏强的脸，越想，越觉得这个日本军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脑子翻了几翻，想起点眉目来了，跟着汗水顺着每根汗毛眼在朝外冒。他怕，他又不能不问：“太君，你……”

“我？”魏强不隐讳地告诉：“我是武工队的！叫魏强。”

“啊——”马鸣像触电似的惊叫了一声。

“嚷！你再嚷，我就把你钉在这里！叛——徒！”魏强点动着手里的驳壳枪，发着狠说。

汽车开到保定南阁，警卫南阁炮楼的敌人，已将禁止通行的黑白挡竿放下来，横拦在马路上。

汽车司机从魏强的说话口气，已经明白了现在是件什么事。他心里突突跳个不停，生怕这个假充日本军官的八路也朝自己来。见到横拦马路的黑白挡竿，只得扭头用眼睛请示下魏强：“怎么办？”

魏强一挥左手：“开！硬闯过去！”

汽车像一匹没笼头的野马，左右不顾，直朝挡竿闯了去。咔嚓！挡竿闯断了，它就更没阻拦地顺着平坦、笔直的张保公路，朝南飞快跑了去！已经跑得很远了，才听到背后的枪声响了……

---

[1]日语：多。

第二十六章

一

刚从张保公路西面和杨子曾取联系回来的贾正，没撂稳自行车，三步两蹿地跳进了屋，把刚要出门的辛凤鸣撞得倒退好几步，也没理会，环视下周围，没有见到魏强，他劈口就问：“小队长呢？”

从贾正脸上露出的那副从没有见过的高兴神气，人们断定准是从队长那里带来了好消息，不由得乱问：“你碰上喜神啦，看高兴得那样！”“你别光笑了，快说！”辛凤鸣指着贾正缺少门牙的嘴巴：“还笑！还笑！看你那大缺口又暴露了！”

人们的说、笑、哄、闹，都没打动贾正的心。他照旧依着他的老主意，独享快乐地说：“什么事？好事！叫你们知道了，还不笑得跳起来，顶破这房顶？”

常景春鼻孔哼了一声：“什么事，能值得那么高兴！”“除非鬼子投了降，不……”李东山把话说了半截，忙吸了口烟。

“嗯，这事啊，也不比鬼子投降事小！”贾正想接着往下说，辛凤鸣一点就破地说道：“咳！准是希特勒的死和德国投降的事！”

“噫！你们多咱知道的？”一被猜中，闹得贾正挺难为情。“多咱？反正不是你头走的工夫！”李东山顺手从身旁“万宝囊”里拿出一叠子宣传品来，这是县委派交通员——老奶奶刚才给送到的。他手指宣传品上密匝匝的字迹：“我的贾先生，你瞧瞧这上头印了些什么？”

从宣传品上，先跳进贾正眼睛里的是红油墨印得很醒目的小枣般的三个美术字：“好消息”！接着，绿豆粒大的正楷字：“五月一日，希特勒毙命；五月二日，苏联红军全部占领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五月八日，德国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希特勒的垮台，鬼子完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贾正看过，像逮住了理：“是啊，这么好的消息，难道你们是木头，听到了不高兴？不跳起来？”

“跳不跳的不一定非得叫你看见！”李东山斜了贾正一眼。

“你要这么噎搡我，我叫你看这个玩意儿才怪呢！”贾正从衣袋里摸出个沉甸甸的小布包，双手捧托着在李东山眼前一晃，又忙抽缩回去。由于手的抖动，布包里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音响。人们都好奇地二次打问：“什么？什么？”“打开看看！”“只看一眼！”

“瘦马（什么）？瘦骡子！看看？看一眼？半眼也看不上！其实，我肚子里还有好玩意儿呢！就是不对你们说！”贾正挤眉弄眼，指手画脚地数落了一顿，转过来，又一本正经来问只笑不语的赵庆田：“喂，你知道咱小队长哪去了？”

赵庆田刚要张嘴，常景春大巴掌一捂：“不告诉他！”

“问小队长吗？在地上面，天下头呢！有本事自个找去！”

“这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

“你知道吗，这叫礼尚往来，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由辛凤鸣领头，人们鸡一嘴、鹅一嘴地朝贾正咬扯开，闹得他真是进退不行，哭笑不得。末后，他服软地告求：“行啦行啦，别闹了。”又装做真是那么当事似的二次拿出布包包，掂量掂量地解释：“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宝物！反正队长要我回来马上交给小队长！这是工作，可别耽误了。”

贾正本想用这席话打动人们，结果谁也没理他这个茬，还是赵庆田过来告诉给他。他知道了魏强的去处又卖乖说：“我当真缺了你们这鸡蛋，就做不成槽子糕呢！”转身，像阵风般地跑走了！

虽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去年冬天就展开了局部反攻，冀中的人民经过积极对敌斗争，促使局面在转化。但是，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地区，敌人的变化还不太显著：驻保定的敌人，虽然将兵力都撤到公路上，但市沟里面，在青纱帐没起来时，照旧组织部队，配合夜袭队来剔抉、清剿。为此，在这地区工作，谁也没放松警惕，还是隐蔽、秘密地活动。

要不是县委让老奶奶给魏强他们送来一批宣传品，魏强还不知道刘文彬、汪霞秘密藏在这村里休养呢！老奶奶领着魏强，院串院地串过十几户人家找到了刘文彬。她将县委给刘文彬的文件交到了，又独自一人走去，继续送她那还没有送到的文件。

受过无数让人难熬的酷刑的刘文彬、汪霞，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治疗，外伤即将痊愈，虚弱的身子板，也将复原了。

魏强猛然露面，就像天上掉下来一样，欢喜得刘文彬、汪霞真想跳起来。他俩一人拉住魏强的一只手。特别是汪霞，手攥住魏强，却在暗

暗地用力。这些天来，她时刻没有忘记他，心里闷着一肚子话想和他说；待自己跟前真的出现了这个五尺高的、年轻、机智、浑身是胆的魏强时，却又腼腆得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好，眼圈一红，泪水刷地落下来。

“看气色，还算不错！”三人客气了几句后，魏强在他俩的脸上细端详了几眼，有些担心地说：“看你俩的行动，估摸都不会落了残！”

的确，和刚救出来时相比，他俩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天，截来的汽车停住，他们俩都是被背到村里去的。当时，让酷刑折磨得真是体无完肤，寸步难行。衣服也都浸透了血水，和烂肉粘起来。结痂的刑疮又被打烂，新的刑疮却在化脓。伤口一阵阵地发疼，就像有人在用锥子扎着一样。

经过两月的疗养，他们身上虽说还留有酷刑的痕迹，但毕竟不再是那寸步难移，跌倒爬不起来的人了。

挂重彩，受酷刑，只要不落残疾，就是桩最让人满意的事。汪霞孩子般地扬扬胳膊，扭扭腰，又蹦又跳地活动了几下，末后，托着张稚气的笑脸，自得地冲魏强说道：“一切蛮好，现在工作蛮能行！”

魏强和汪霞之间的关系，再清楚莫过刘文彬。不过，刘文彬从没有对他俩说过半句玩笑话。今天，可能是高兴，也可能是没别人，他就想开个玩笑。词想好了，话也溜到口边上，可是一张嘴，脸上不知为什么有点热，话儿立刻离了八丈远：“喂，人们怎么样？是不是随着形势转变，情绪更高了？”

“高！别看市沟封锁得紧，说一声朝里头突，谁也不会皱眉头！”瞅见汪霞那股子活泼劲，魏强心里非常高兴。他本想要说上两三句笑话凑凑趣，一听刘文彬朝这方面说来，只好也转了话题。

刘文彬提起小队上的人们，汪霞一下又忆起截汽车救他们的那次奇妙的事件。

那天，被解救以前，汪霞在夜袭队里过堂，两腿被杠子压得好像和身子分了家，想动弹一下都不能。虽说腿肚子又木又胀地疼，脑子倒是十分清醒。汽车猛然站住了，为什么站住？她不晓得。她见两个浑身满带酒气的鬼子爬了上来，还有一个汉奸，心里不由得哆嗦一下。通过刺鼻的酒气，她判断上来的鬼子都喝醉了，所以更害怕。她怕的是这群野兽借着酒醉来胡闹，因为她再没有一丝力量来反抗，只得张大眼睛，握紧拳头地等待着，提防着。

汽车开动了，飞快地朝前开。酒醉的鬼子不但没动她，甚至都没瞅她。她正在想：“这群牲口们为什么今天这么老实？”鬼子、汉奸都拽出驳壳枪，三下五除二就将押送他们去监狱的四个警备队员的枪支抹了过

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没容她想下去，一个鬼子凑上来，边解绑绳，边说道：“你们被救了，汪霞同志！”声音听来是那么耳熟。

马达呜呜山响，汽车继续跑个不停。她望望天空，刚露脸的银星，都朝她眨巴眼地乐；她瞅瞅对面，给她松解绑绳的鬼子，龇着没门牙的大嘴直朝她发笑。她疑虑不安地默问：“是真的？还是梦？”扭头瞅瞅身旁的刘文彬和邱科长，捆绑他们的绳索，也被别的鬼子、汉奸松解开。

“你看汪霞傻得，咱们真被救了！是武工队救的，你跟前那不是贾正！”刘文彬高兴地叫道。

迷惘的眼睛清澈了，她的心房立刻变成波涛滚滚的大海，激动地把手伸去拉住了贾正，鼻子一酸，流下两行热泪……

魏强和刘文彬、汪霞谈了一会儿，他们两人将随身的东西一检查，跟着魏强，院串院地朝小队驻处走来，也正好和贾正走了个碰头。

“在这儿碰上了！嗬，都在！”贾正答讪两句也就回返了。人们刚刚坐定，贾正向魏强汇报开：“这是队长的信，这是军区颁发‘五一’奖章的命令，这是……”他像个熟练的营业员，嘴里介绍着，东西也拿了出来，最后将那个引逗人的沉甸甸的小布包朝魏强跟前一送，说：“这是‘五一’奖章！”大家的眼睛马上都集中在小布包上，恨不得望穿布包，看看“五一”奖章的样式。谁也都在问自己：“能获得一枚吗？哪怕是二等也好啊！”

“队长说，在夏季攻势里，咱们分区的部队，继子牙河战役，现在又和十分区配合，展开了大清河北战役，堂二里、胜芳都拿下来了，眼下就剩伪治安军十九团团部和一个营在信安固守着，听说，正在谈判。我想，现在敌人准是缴械投降了！”贾正一口气说到这里，人们心里都像锅里烧滚的开水，一个劲地翻花、滚动，再也按捺不住地吵吵开：“现在，信安的敌人准投降了！”“小贾，你听说得了多少挺机枪？”“一个连三挺，一个团九个连，三九还二十七挺呢！”“缴到炮了吗？”“一定会有重机关枪！”……

在人们的吵嚷中，魏强将杨子曾的来信看完，随即眉开眼笑地乐起来。“咱主力部队朝北平和天津打；咱们武工队就按队长的指示，”他抖抖手里的一页信纸接着说，“像把牛耳尖刀似的朝保定市沟里面插，去打乱敌人的固守计划，去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去……好。现在颁发‘五一’奖章，然后，研究朝市沟里突的办法。”

人们听说眼下就颁发“五一”奖章，个个眼睛乐得挤成一条线，嘴巴笑得像个小元宝，都希望第一枚奖章发到自己手里，佩戴在自己胸前。

“颁发‘五一’奖章的条例是这样，”魏强手指捏着军区政治部颁发“五

一”奖章的命令，低声地，有节奏地朗读，“凡坚持‘五一’反扫荡，并在‘五一’反扫荡后，坚持对敌斗争，在历次战斗中都有显著贡献的指战员，可发予银质一等‘五一’奖章一枚；坚持‘五一’反扫荡和‘五一’反扫荡后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的指战员，可发予银质二等‘五一’奖章一枚……”

小秃听到颁发“五一”奖章的条例，立刻泄了气。他心里说：“我没有参加‘五一’反扫荡，发奖章没我的份！”本想退到后面，又好奇地想着看奖章式样，身子晃两晃，也没动地方。

裹包奖章的布包打开，一等圆形奖章和二等方形奖章，一颗颗地装在透明的油光纸袋里，静静地堆散在桌子上，显露在人们眼前。这是人民赐给的荣誉，这是有功于祖国的标志。任谁见到都心里感到万分舒畅，因为它是光荣的象征啊！

“历次发奖都是隆重庄严的，今天怎能草率？”魏强看了看他周围的队员们，立即确定了发奖仪式。朝地上一蹦，有力地低声喊：“站队！”

人们虽然身着便衣，对口令遵守却很习惯。动作快得像闪电，一眨眼，前后整齐地横站了两排。二十几个人在当地一站，真是满上满。但是静得好像没有一个人。

按照颁发奖章名册上开列的顺序，魏强第一个叫：“刘太生！”

这声呼唤，立刻让人们想起那刚毅、勇敢的老战友；刘文彬的脑子里也浮现出他一手拉扯大的亲侄儿，虽说心里很是哀痛，但是也为有这样英雄的侄儿而骄傲。

肃穆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屋子，人们将头低下，一阵短暂的默哀。魏强将第一枚圆形的“五一”奖章慢慢地放在桌上另一角。接着叫下去：“赵庆田！”

“有！”赵庆田细声答应，伸手接过一枚圆形的“五一”奖章。

魏强回手又拿起一枚圆形奖章，叫道：“贾正！”

“有！”贾正低声回答，恭恭敬敬地也把奖章接过来。

李东山、辛凤鸣、常景春、胡启明四个人，都光荣地获得一枚一等“五一”奖章；余下的人，都荣得了二等“五一”奖章。最末，魏强叫了一声“郭小秃！”

“我——”小秃听到叫自己的名字，又见魏强手托一枚蓝得像海水般的奖章朝他递过来，欢喜得真不知该怎么办好，光笑，也忘了伸手去接。

“拿着，这是你的一枚！”魏强告诉他。“你虽然没有参加‘五一’反扫荡，但根据你机智大胆，侦察有功；特别在巧取黄庄据点时，用超人的胆量，完成了艰巨任务，所以上级决定将这枚二等‘五一’奖章授予你！”

“还不接，小秃！”“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人们为小秃也能获得奖章而高兴，小秃才红着脸把奖章接过来。

布包里剩下一枚圆形的奖章，这是魏强的。

魏强从油光纸袋里取出银质的奖章来，它镀着海水般蓝的珐琅，中上部有一颗红五角星闪射着金光。刘文彬接过来看了看，递给汪霞；汪霞小心地托在手掌上，喜爱地瞅了又瞅，伸手给魏强别在左胸襟上。别人，也都在左胸襟上，挂上了“五一”奖章。

二

晚夏的夤夜，无云的星空。除了草丛里秋虫比赛鸣叫，四外非常安静。在这安静的黑夜里，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谁也捉摸不清。因为这是敌占区啊！

魏强带领全小队人马，大小路都不走，串着没人高的庄稼，警觉地朝保定方向，朝市沟跟前走过来。

根据杨子曾的指示，根据他们进行的细致的侦察和研究，武工队准备今夜在侦察好的地方突过保定市沟，到市沟里去进行一番活动。

眼下市沟一线，经过敌人收缩兵力而大变了！

原来的市沟，虽说沟很深，也有几个炮楼子，但因相隔的距离远，防守比较松，人们过来过去就像是平蹚；而今，虽说不是插翅难飞过，但想要偷过一次也确实很难。

沟挖深了，加宽了，还放进没膝盖的臭水；炮楼都加高了，而且在两个大炮楼中间，还加修了一座夜间守白天撤、和尚坟似的小碉堡；进入黑夜，游动哨、巡逻装甲汽车经常不断。真是一地有警，四处增援。白天，即便是老百姓通过，也得检查个到，盘问个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休想蒙混过去。

“能因为敌人防范严紧就不突过去工作吗？道儿是人走的；再说，那面还有自己的‘关系’。他再严，老虎还有个打盹的时候！要过！要想办法过！只要过去了，工作就能铺摊开……”魏强边走边想。

李东山从前面跑回来报告：“小队长，前面二百米就是市沟！”

部队停止了，刘文彬从后面几步撵到魏强近前。他和魏强咕哝了两句，一起跟着李东山朝前走去。

不高的外沟沿，挡住了魏强、刘文彬的身形；魏强、刘文彬都两手拄扶两个膝盖，大猫腰地仔细观察沟对面的情形，听辨沟里面的动静。

之光的这块边缘地区，本来都是敌占区。但是这条既深又宽、戒备森严的市沟，又把这块敌占区划成了两个小天下：沟外，总算还安静；沟里就有些乱腾腾。沟外，据点、炮楼被逼得刚撤掉；沟里，特别是沟沿上，小碉堡、大炮楼，距离相等，像无数颗钉子似的揳在那里，又像无数的鬼怪，排立在那里张望。沿市沟的环形公路上，不仅能清晰地听到咯咚咯咚的走路声，还能隐隐地看到荷枪游动的人影。人影那方，时

而扫过手电筒的光亮。

赵庆田像发现什么似的小声说了个“听！”话音刚落，一阵凄厉的、刺耳的、鬼号似的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地，沿围城公路传了过来；一根水桶般粗的白光柱，在两颗小光柱的上面，构成个三角形射向了魏强他们。

“巡逻装甲车！”魏强一挥手，人们都伏下了。

借巡逻装甲车上探照灯的光亮，魏强看到沟那边，岗哨林立，防守甚严。严紧得真不次于三年前敌人“五一”大扫荡铁壁合围时，十步一个人，八步一个哨。

“他妈的，敌人怎么和市沟摽上啦！”贾正没好气地和辛凤鸣耳语着。辛凤鸣像回答，又像自语：“这是诚心不让咱过！”

巡逻装甲汽车来回晃动着探照灯，不紧不慢地驶了过去。魏强的脑子倒转起弯来：“沟这样深，戒备这样严，要想过去，可得生个神法！”和他并肩伏着的刘文彬也在琢磨：“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悄悄地过去，神人也难办到！谁知停一回怎么样？

时间不停地朝前跑，三星在东方露了头，拂晓就要到来了。防守市沟的敌人，不但没放松警戒，反倒更加强了。要想从这里过沟，确实是不可能了，魏强不得不和人们由沟沿上撤下来。

“敌人防守得是紧，我们还一定要过去。”魏强蹲在地上和刘文彬小声地商量。“我们不能过多，少过些；这里不能过，就另找个地方！二十分钟以后，天道最黑，这时候我们搞个调虎离山计，指挥一下敌人。具体办法，可以这样……”

刘文彬反复地做了个考虑，认为这是个办法，规定好联络地点，就分头执行起来。

赵庆田、贾正、辛凤鸣、李东山，再加上小秃，一共五个人，像五只蹿山跳涧的猛虎，掖好驳壳枪，背上过沟用的大沙绳，跟着魏强，倏然消失在庄稼地里。

刘文彬带领留下的人，二次回到市沟的沟外沿上。

十五分钟以后，魏强他们六个人，串着庄稼小跑步地来到十五号炮楼和十六号碉堡之间。他们刚接近沟沿，放着警报，射着探照灯光的巡逻装甲车又开了过来。

“好家伙，防范得真够严！”魏强望着驶过的巡逻装甲汽车，暗暗地想。他立起来，小猫腰瞧望下沟那边，荷枪放游动哨的敌人，络绎不断地咯噔咯噔地在走路；探头朝沟下望去，真是又陡、又深，里边还灌放了半槽子黑水。胆小的人乍见到，真要吓得头发晕。“赵庆田！贾正！收

拾好，准备行动！”魏强的话音刚落，在他们原来的方位，啪啪啪！嘎嘎嘎！咕咕咕！步枪、机枪不分点地骤响起来。

这枪声就像顽皮的孩子捅了马蜂窝，市沟上所有的炮楼、碉堡，都像遇到塌天大事，嗷嗷嗷地摇响警报器；在公路上担任巡逻的敌人，都撂着蹶子朝枪响的地方跑；炮楼里的灯光刹时熄灭了，敌人显得异常惊恐、慌乱。

魏强见沟里的敌人注意力都移到了枪响的地方，便轻轻地招呼一声：“过！”赵庆田、贾正像打滑梯似的轻轻地顺沟的陡坡滑落下去，咚——的一声，身子掉在水里。

“多深？”魏强问。

“蹲裆深！”贾正扬颏回答。他和赵庆田蹚水接近了对面沟坡。赵庆田蹬着他的双肩，他的双手又使劲朝上一托赵庆田的两只脚掌，再加赵庆田用力一扒爬，终于爬了上去。

魏强隔沟见到贾正扯着赵庆田撒下的大沙绳，上到了那面的沟顶，刚要迈步下沟，沟那边突然有敌人嚷起来：“有过沟的啦！”“别叫他跑掉！”“拿活的！”

“不好！”魏强没敢再想下去，拔枪指挥辛凤鸣、李东山、小秃一起朝那边呐喊的地方当当当地开了枪；沟那边的枪声也滚成了一个蛋，不过，枪弹不是朝他们射来的。魏强再仔细望去，赵庆田、贾正早都没影了。

呐喊声没有停止，枪声越响越稠密。“他俩是活？是伤？还是死？”魏强心上像撒了一把蒺藜豆，真是扎扎划划的不好受。他恨不得腋生双翼，飞过这条又陡、又深、又宽的市沟去看个究竟。

远方鸡啼了，东方发了白。想现在跳到沟里爬上对岸去，不但敌人不允许，时间也不容许了！

三

天亮以前，魏强怀着惆怅的心情，赶到了范村，在周敬之的家里和刘文彬他们会合了。

经抗日政府的政策感召和屡次教诲，再加形势日趋好转，周敬之不得不装成进步的样子，讲些抗日话，讨魏强他们的好。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正像背后和家里人说的：“咱立着房子躺着地，一家老小在这里，早先斗不了，眼下更不敢斗，能求得一天相安无事就好！”

魏强对周大拿，处处都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和这些人打交道，别看嘴头上说话比蜜都甜，说不定哪回给你使个绊。所以哪次住下都在门后面设岗，严禁家人乱出入。

今天，魏强心绪很乱，一心牵挂着没回来的赵庆田、贾正。他要尽快弄清这俩人的下落，太阳刚拱红，就把小秃打发走了。早饭刚吃罢，小秃满脸不高兴地跑了回来。人们见到他满脸不快的神色，心头上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不约而同地想打问，魏强一摆手，把人们的话语挡回去。

根据小秃难看的脸色，阴郁的眼神，魏强暗自判断：“赵庆田他俩一定有了闪错。不然，小秃不会回来得这么快，也不会在脸上挂了哭容。”他想到这，像有人挠抓他的五脏，肚里阵阵绞痛。他不愿脑子想的成了事实，又不能不问，便说：“你为什么回来这么快？”

“不回来可怎么办？”小秃像遇到极难过的事，眼皮不撩，小嘴撇得像个瓢。这不明不白地回答，使魏强心里更恼火，抬身蹲在炕上：“你说的是什么？什么不回来怎么办？”

“什么，”小秃刚吐出两个字，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簌簌地掉落下来。他这一闹，人们更以为事已成真；魏强也是这样想。

“从范村到岳庄，从十五号炮楼到十八号炮楼，个顶个的都戒严，吊桥不放下，来往行人断了道，你说我那任务怎么完成？”从得了二等“五一”奖章，小秃情绪更高得邪乎。他常在心里叮嘱自己：“这会儿，更得好好工作，什么任务都要争取出色地完成！”哪知道执行今天这个任务，偏碰上这么个难题。他认为这太丢人了，说完，愧恧地哭开了。

“看你这叫什么？还是荣获‘五一’奖章的战士呢！怎么学会了哭鼻子啦！”魏强一听小秃说的是这个，心松宽了，假恼怒地敲下炕桌，“真没

办法，不能回来大家商量，还值得哭？”话说得挺便当，要真朝外拿办法，他也是个难。“怎么办？谁能想个办法过这个沟？”人们也都从心里犯起愁来。

房东周敬之像得到什么稀罕事，从街上跑回来，跑进魏强的住屋，凑近魏强低声说：“刚才碰上了去市沟里虚报情况的联络员，他们说，黑夜，市沟边上打了两仗，闹得鬼子、伪军都不敢撂放吊桥啦！”

周敬之的一番话，让魏强想起一串事。他嘴头上答应，心里却在想：“他不是和刘守庙的伪乡长黄新仁是连襟吗？黄新仁的二女婿田光，不是在警备队里混事吗？各地一撤炮楼子，田光是不是也撤到市沟上来了？……”魏强越想越觉得应该通过扯闲篇儿来了解一下，这样了解或许能得到意外收获，就随话答音地说：“敌人没放吊桥，那联络员可怎么进去报告？”“报什么告？在沟这边喊应了炮楼，说上两句‘平安无事’，就拨马而回呗！”周敬之回答得也挺随便。

“要和炮楼上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莫非也给顶回来？”

“这得看什么亲戚？也得看这亲戚在炮楼上混的什么差事。”

“拿周先生你做比方吧，要是刘守庙你们连襟的女婿田光带着班子人，在靠近一个炮楼上驻扎，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能放你过去？”

“还临近呢，他就在这村的西南角，十五号炮楼上驻着呢！”周敬之说完了，又怕魏强、刘文彬怀疑他和田光有来往，忙解释：“他是昨天下午从张保公路八里庄换来的。不是傍黑联络员从炮楼上回来对我说，我还不知道呢！对这号人，我一点也不想搭理。”他说着话，一会儿瞅瞅魏强，一会儿望望刘文彬，见到他俩还是那么和善，也就放心地“嘿嘿”了两声。

魏强从周敬之嘴里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掏挖出来，朝刘文彬脸上投了个欢愉的眼神。刘文彬很理解地笑笑，接着，满带安抚的口气冲周敬之说：“搭理他也不是不可以。听说田光这个人还没做过什么大的坏事！”

“他既然没有什么罪恶，又和周先生你沾点亲，那就托你趁他在十五号炮楼，给咱做点工作吧！”魏强的脑子转了几下子。他觉得任务紧迫，时间不能再拖，忙就坡下驴把话摊亮开。

“啊！”听魏强说过，周敬之吓了一跳。心气稍沉沉，才放低嗓子问：“什么事呀？能做得来，我一定做！”

“事啊，很简单，就是过沟！”魏强告诉周敬之说。“让小秃装扮你家个小做活的，跟你过市沟；过了市沟你不用管他，然后你带上我的一封信，去到刘守庙你们亲戚那里，替我把黄新仁先生请了来！”

听说要办这么两档子事，周敬之立刻稳住心儿，免去了愁容。连说

了几个“行行行！”又蛮有把握地点头表示：“新仁他只要见到我，见到你的信，会立刻就到。他私下跟我说，虽然跟你只见过两三次面，但他是从心眼里对你佩服！”

谁有权势谁是王，亲戚朋友都沾光，这是敌人的惯例。市沟沿上的所有炮楼，根据保定日本城防司令今早下的戒严令，吊桥今天一律不准放下。但是，田光是小队长，是警备队驻扎十五号炮楼的最高指挥官。他一听到丈姨夫周敬之来到，破例地放下吊桥，将周敬之和小秃迎接过来。

小秃是个机灵孩子，走过市沟，眼睛东张西望有点不够使。他一眼瞧见了铁丝网上搭着赵庆田他们过沟时使用的那条又粗又长的大沙绳，也就手指沙绳地闲问：“你瞧，那条大沙绳做套股该多好，大伯，怎么咱就买不到？”

小秃为什么要说这，周敬之是不知道的，也就随话答音地：“就是，就是，谁知你表姐夫他们在哪里买的？”

面黄肌瘦的田光，对小秃的问话更不知道，也就随便地搭讪：“谁有闲钱买它呢！”接着问道：“傍明子你们没听到枪响？那是和过沟的八路军打起来啦！大沙绳，就是八路丢下的！”

小秃故作惊愕地“嗬！”了一声。他走近田光，一口叫着一个表姐夫地问：“八路军有多少？他们胆真大。你们怎么就叫他们过呢？没打死一个？”

“你真是个小孩子，当八路军的有几个胆小的？”田光觉得小秃说话挺有意思，也就什么也不隐讳地说开了。“其实，人家八路军过沟，俺们并没有发觉，是夜袭队出来巡逻看见的。夜袭队看见要是不咋呼就好了，他这么一咋呼，人家八路军那个手疾眼快的劲头，打了几枪，滚了几滚，就像泥鳅般地滚进庄稼地里溜走了！眼下，各个炮楼都不让放吊桥，就是为捕拿过来的那几个八路军，连俺这楼上的日本人也都出动了！面对面让人家跑了，这回要在庄稼地里搜捕，那不是个海底捞针的事！”

小秃听说赵庆田、贾正都没有出危险，心里比热天吃冰块还痛快。他一心想到规定的联络点去找，也就不再多问话了。

田光听说周敬之是到刘守庙他丈人家去，就拜托周敬之告诉他丈人：“在今天，务必把家眷送到炮楼这里来！”

别了田光，周敬之和小秃一前一后地朝刘守庙方向走来。在两股岔道上，小秃正要和周敬之分手，左前方几块庄稼地的那边，传来尖利的女人哭叫声，和一阵狎戏的狂笑声。“噫！这是怎么回事？”小秃止住脚

步口问着心。周敬之拽着小秃的衣角，大喘粗气地说：“咱咱咱，咱，咱躲躲吧！”他的话没说完，当当当连响了几下清脆的枪声。小秃回头再望周敬之，这回他不光浑身抖动，脸色焦黄，连话都吓得不能说了。小秃伸过胳膊一搀，说了声：“别怕，跟我走！”连架带拖地将周敬之弄到右后方的一块高大深密的高粱地里隐蔽下。

沉了一大会儿，周敬之才把劲儿缓过来。他瞅着小秃，龇牙咧嘴地苦笑了一下。

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笑，又加上几声枪，小秃越想越觉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子事？”他认为有必要施展下自己的侦察本领，跑去看一看。“你待在这里别动，我去去就回来！”不管周敬之同意不同意，话说完，小秃像只敏捷灵巧的小燕，腾地飞走了。

越接近响枪的地方，小秃越轻迈脚步，减低身形地屏住呼吸，用他那鹰般的眼睛，朝左右和前面仔细窥察着。突然，一个黄糊糊的东西钻进他的眼里。这东西刺激了小秃的神经，小秃不自主地全身抖动了一下。“噫！这里怎么有个鬼子？是谁揍死的？”他多心地朝旁处再一瞅，还有一个鬼子倒在那里。他稳了稳自己的心，对自己做了个鼓励：“去，再到近前看一看！”等他刚要抬腿迈步，隔几块高粱地，又传过稀里哗啦人蹚庄稼的声音和叽里呱啦鬼子吵吵声。“不好！”他再也不想凑上前去看了，扭转头来拔步急忙朝回跑；跑到周敬之的跟前，二话没说，拉起来，搀架着他，踉踉跄跄地串着密匝匝的庄稼疾速逃走了。

四

由于青纱帐的蹿起，情势的转变，敌人将四乡的炮楼子撤到城跟前，把大部分兵力也就集中在市沟上。夜袭队也只好以市沟为界，在这个圈圈里活动了；即便有目的地朝外奔袭一下，也得弄点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来配合。

自从以市沟这个大圈圈为界线，刘魁胜简直就像只红眼狗，不分黑天白日，不管刮风下雨，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他认为市沟里面这块方圆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他的小天下，于是，也就不再有什么顾忌了。

这天后半夜，他带领十几个夜袭队员，徒步走出了东城门，顺高保公路朝东踏下来，到范村村西，向右一拐，又沿着市沟的汽车路南下了。刘魁胜深知市沟的东南面是个危险地带，是个武工队出没的地方，所以他要在这一面做个认真的巡查。当他们正走到十五号炮楼跟前，西南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巡逻警卫的人，都持枪猫腰朝响枪的地方跑去；刘魁胜也想拔脚朝那边赶，回头一想，又觉得这可能是武工队耍的手腕，立即改变了主意，派两个人头前蹚道，他领着手下人马专巡查起市沟来。

头前蹚道的两个夜袭队员刚走到十五号炮楼和十六号碉堡之间，也正发现了刚爬过沟来的赵庆田和贾正。其中的一个不知是胆小，还是经验少，不自主地呐喊了一声：“有过沟的啦！”另一个也助威地喊：“别叫他跑掉！”刘魁胜他们也呜呀喊叫地闹起来。这一喊，也就招来沟那边——魏强他们射来的几串子弹；子弹像只巨大的铁掌，一下将刘魁胜他们按压在地上。

在枪响、敌人卧倒的一瞬间，赵庆田、贾正借着黑夜、深草，原地卧倒，飞速地朝十几米以外的公路滚过去。敌人撕破嗓子叫嚷咋呼，用密集的枪弹射击封锁，他俩都没有理睬。滚得靠近公路，他俩爬起，拔枪交错一掩护，敏快得像两条蛟龙，嗖嗖地蹿过公路，钻进绿色的海洋里。

老松田从电话里得到刘魁胜在十五号炮楼向他做的报告，立即通知了城防司令。城防司令命令全市沟的所有炮楼一律不落吊桥，实行戒严；而后又命令在各炮楼的日本部队立即在指定的地点集结，准备实行

大规模的清剿。他们认为爬过沟来的这几个八路，是几只钻进屋里来自找死的山鸡，不管怎么张开翅膀扑棱闹腾，要想逃出去，那是不可能。

一切布置停当，老松田带领一部分日本宪兵和留守的夜袭队员，照直奔城东南方向出发了。

太阳刚一露头，敌人的清剿就开始了。

赵庆田、贾正从弹雨里滚逃出来，钻进了庄稼地。为了尽快甩掉身后追赶的敌人，一秒钟也没敢耽误，绕飞机场，躲老炮队，一头朝西南上扎了去。他俩虽说肉皮子没受伤，衣袖、裤腿却被凿了几个圆洞洞。

背后的声音消失了，贾正将驳壳枪的保险机一关，朝腰间一插，歪着头小声地问赵庆田：“你说，咱到哪里去？”

赵庆田也正为这事在转脑子，他听到贾正问，脚步放慢些，说道：“别看我们现在甩掉了敌人，天一明，敌人会调集大批兵力来搜寻我们。我的意见是不进村，晚进村，虽说在市沟里面，到底是这么大的城郊，城郊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就用这些条件和敌人周旋，只要他不人挨人地排成了人寨篱，咱就不怕。”

“他排成人寨篱又能怎么样？‘五一’大扫荡不是一样地闯过来了？”贾正不服气地说，“咱俩人两条枪，走到天边上也不怕，敌人有能耐就请他施展好了！”

“你看，一遇上事，劲头又来了！干什么老像张飞？”赵庆田将右手握的驳壳枪送到左胳肢窝底下一夹，慢声细语地批评贾正毛头火性劲，“对我刚才说过的，你也动动脑子琢磨琢磨，看来有些不同的意见？”

赵庆田的一席话，说了贾正个白瞪眼；他眼皮眨了几眨，嘴张了好几张，才嗡嗡吱吱地说道：“那有什么意见？在漫洼野地里，就是比炕头上好活动！”

天色大亮，敌人开始搜索了，东、南、北三面响起了枪声。他俩就在隔三步看不见人的庄稼地里闪闪躲躲、东游西串、转弯兜圈地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敌人从东面搜索来，他俩迎头闯上去，将要对面，便很快朝旁边一闪，错了过去；北面来了清剿的敌人，他俩又爬行到贴敌人身侧，巧妙地绕到背后去。直搞到庄稼打绺，太阳挂到正南，他俩才找了块刚刚灌浆的茂密黄豆地，钻到里面，顺着垅儿仰面朝天地一躺，大歇起来。他俩手儿紧握驳壳枪把，耳朵注意搜听着四周的动静。

“你听，小贾！”一阵乱七八糟的跑步声传过来。贾正刚要翻身爬起，让赵庆田有力的巴掌按了下，“看你这个冒失劲！”

在他俩前头一块高粱地里，传过一片淫邪的狂笑声，推推搡搡的撕

打声，女人羞辱的哀号声，和老年人“太君！太君！她的先生，也是你们一样的干活”的求饶声。杂乱的声音刺激了贾正，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额头暴起青筋，活像被激怒的雄狮。“走，看看去！”顺豆垅，让两边二尺多高的豆秧子苫遮着，嗖嗖地朝吵嚷的地方爬去；赵庆田这时不但没阻拦，却紧握驳壳枪跟随着贾正爬起来。

猥亵的狂笑声越来越近，女人的哭泣声越来越嘶哑。赵庆田、贾正抬头凝神地朝前一瞅，头顶上立刻窜起三丈多高的大火，肺管子都给气炸了。原来是三个鬼子在戏弄一个年轻的女人。贾正红着眼睛一甩手里的驳壳枪，当，把一个拍手狂笑的鬼子打了个仰面大朝天；枪响，震惊了那个狠劲搂抱女人的鬼子。他双手急忙松开，扭头刚要跑，又被赵庆田射出的枪弹打了个嘴啃泥；剩下的那个鬼子，吓得双手抱头“呀呀呀”怪叫着逃走了。赵庆田他俩各打了两枪，都没有打中。

刚才还躲在旁边苦苦哀求的老人，被吓呆了；被鬼子撕破衣裳，披头散发的妇女，也吓得两眼发了直。

贾正从豆子地里跳出来，一见那老人是刘守庙的乡长黄新仁，蛮没好气地吆唤：“还愣着？快走！”这一声才把黄新仁和那个年轻的妇女从昏迷里唤过来。女人稍害羞地理下衣服，由黄新仁挽架着，跌跌撞撞地跟着赵庆田、贾正，钻进对面的一块很大的庄稼地。茂密的庄稼，顿时将他们四人吞没了。

敌人虽然在背后追了一截子，因为没有找见个影儿，只好扫兴而回。

只有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的人，才能摸透敌人的脾气秉性。赵庆田他俩知道：敌人不论怎么样扫荡、清剿，他控制的公路、据点和炮楼附近，也多是太平的。今天，他俩也就伴同着黄新仁家父女俩，趟着庄稼，朝高保公路的近前走过来。

每走一截，赵庆田都注意听听四周，看看前面。离公路还有半里多地，他就更加小心了。“别光走，我到前面打探一下去！”他和贾正打了个招呼，两手分拨庄稼朝前钻了出来。他刚钻出庄稼地，立刻和对面玉米地里钻出来的一老一小的四只眼睛对了光。两人的鼻子眼睛和脸盘都让他看了个一清二楚。他摆摆手，嘴巴张开刚要喊叫，却没让声音冲出来。小孩子见到赵庆田，真像见到家里人，蹦蹦跳跳地朝他跑过来，那个老人紧跟在他的身后。

赵庆田迎上去欢喜加亲热地将孩子双手一握：“秃子，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你也来了，周先生！你俩怎么就上的伴？敌人正清剿，你俩知道不？”他不间断地问着，就领小秃和周敬之返回来，也正好和贾正、黄

新仁家父女俩撞了个满怀。

“敬之，你这是到哪里去？”黄新仁没想到在这儿碰到自己的连襟周敬之，忙打招呼。紧贴他背后站着的女儿，朝周敬之羞答答地叫了声：“姨父！”眼泪随着声音，扑嗒扑嗒地滚落下来。

外甥女的低声啜泣，黄新仁的愠怒神情，加上小秃拽他串庄稼地走时，告诉他所见的景色，周敬之很自然地想到：可能他父女俩在路上发生了不幸。他猜测地说道：“你们是不是……”本想说“是不是在路上遇到了鬼子”，刚吐出半截话，又觉得下边很难讲，随着也转了话题：“……到十五号炮楼上去？”

“可不就是为的送她，险些在道上出了大错。”黄新仁心里的恼怒和感激的话语，一下在这里倾倒出来。他手指赵庆田、贾正：“要不是叫这二位同志，不光丢人，还得把两条命搭上。这鬼子们真是六畜……”

听过黄新仁将事情由来一念叨，周敬之又宽慰又劝解：“这就叫化凶为吉，没出事情，就是大幸。”他眼瞅着还双手捂脸啼哭的外甥女：“闺女，别尽难过，哭哭就算啦！”

小秃没到联络点就找到了赵庆田、贾正；周敬之，没到目的地，也在这儿撞见了黄新仁。担惊、受怕，虽然都在他们的头上落了落，但是，祸事都让他们巧妙地躲过、闪开；要办的事情，却意外顺利地办了。

看过周敬之带来魏强的亲笔信，黄新仁口气非常肯定地说道：“去，别说魏队长有信给我，就冲这二位同志救俺父女俩，也得到魏队长跟前去拜谢！”赵庆田、贾正解救他父女俩的事，已经像烙铁般的给黄新仁的脑里打下个深印。他对武工队的行动，是又佩服又感激；他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武工队，以答谢武工队救他父女的恩情。

五

说起田光，不得不谈谈他的家事。他不仅是黄新仁的女婿，也是黄新仁看着长大的亲外甥。就是因为亲加亲的这么两层关系，黄新仁在田光的脑袋里，存有无上的、没法比拟的威信。

田光的母亲，只有黄新仁那么一个亲哥哥。她在生田光的那一年，不幸守了寡。黄新仁不愿让孀居的妹妹守着孤儿在婆家不舒心，就将他们母子俩接来刘守庙过活。

田光儿时就很得黄新仁的宠爱。因为他老婆一辈子就生了两个姑娘，所以田光虽说是个外甥，黄新仁也净把他当成自己跟前的儿子看待。吃、喝、穿、戴样样把他放在前头。从小时黄新仁就看着田光有出息，也就将二闺女许配给他，要他努力读完高中再结婚。

就在田光顺利地读完高中，文凭拿到手，结了婚，度蜜月的时候，鬼子偏偏下了一道命令：高中毕业生一律应征，参加三个月军事训练。刘守庙离保定没有一虎口远，黄新仁又是一乡之长，他怎敢违抗，只得捏着鼻子打发田光进城去报到。

军训期满，本来应该派遣到远地工作，由于黄新仁投窗户，托门子花钱运动，总算把田光留在保定，分配在清苑伪警备队里当了名少尉教官。以后，警备队因为下乡扫荡、清剿常吃败仗，军官伤亡过大，也就把田光调到战斗部队里，担任了有权有势的小队长。

田光从结婚后，特别喜欢他老婆。有人形容他们如胶似漆，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哪怕分开一小会儿，他的心里也觉得空得慌。所以军训受过，一当上教官，田光立刻就把老婆接到身边；当了有权有势的小队长，他更舍不得让老婆离开了。

从张保公路上朝十五号炮楼转移时，田光怕新居没安置好，老婆抱屈，就暂时让她回到刘守庙娘家去过一夜。他知道，今天用不到太阳压了山，老丈人会给送了来；但是，他还是抓耳挠腮地乱着急。见到周敬之，又托他捎了个“务必送来”的口信。他知道口信会捎到，还是没遍数地走出炮楼，张大眼睛朝西望。眼下他确实尝到了相思的苦味了，不然，他这种沉静寡言的人，不会像吃了火炭般的烦躁。特别听到几声枪响，他更不安地走出又走进。因为响枪的地方，正是他老婆朝十五号炮楼来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他伫立着乱猜想。

几个鬼子兵，押着抬两副担架的民夫，叽叽哇哇地奔他走来。他忙迎上去看个究竟，原来抬回的是两个被敲死的鬼子。“噫，出事啦！”忙跟随担架走到炮楼后面——鬼子的宿舍里。用半生不熟的日语朝押送担架回来的鬼子一询问，才知道是有三个鬼子在他张望的那条路上，要集体强奸一个有老人伴送的青年妇女。这一来，他的头顶上像挨了一棒槌，嗡地响了一家伙。老丈人要送老婆来；鬼子在道上糟蹋妇女；……像用线串珠子似的让他将这些事情串联想起来。他越深想，越觉得脑子的这些紊乱思想，像那墙角的蜘蛛罗网，杂乱地紧紧地绞缠着他的心；越沉思，越觉得鬼子们要办的那桩吃草刨粪的畜类事，就像发生在他的头上。他迷迷瞪瞪地迅速地离开了鬼子的宿舍，又来到朝西张望的地方。他满脸挂愁容地低声自问：“难道这事真落在我的脑袋上？要不是，为什么她还不到来？”

夕阳照晕了田光的头，也映红了他的脸。这一切他没有理会，照旧张大眼睛地朝着西方凝望，右手不时举到额前遮挡阳光。眼下，着急蹿火莫过于他了。忽然在他张望的那条道上，望到了一个极熟识的身影，急匆匆地奔他走来。他知道这是谁，怀着不安的心情，小跑步地迎了去。

田光走近了来人，没容得对方张嘴，劈口就问：“大舅，怎么只来你一个人？她呢？”的确，没瞅见老婆到来，他的心像有人抓了两把似的缩了几下。

奔田光来的黄新仁，是按照赵庆田的意见，先一个人到这里来找田光的。他见到了田光，自然高兴万分，笑吟吟地扬手朝背后远处一指：“她，他们都在那边歇着呢！”凭自己以往的威信，他觉得自己跟田光是说一不二的，也就毫不顾忌地说：“光，你跟我到那边去，有事和你商量！”

田光听过大舅一番话，心里更有点莫名其妙；他开口刚要打问，黄新仁将手一摆，就给他把话语挡了回去。他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跟在黄新仁身后，紧忙钻进庄稼地。走了好大一截子，走到了一大块秸高叶茂的高粱地里，眼睛瞅见老婆，这才把提揪的心放下了。田光的老婆本来窝憋了一肚子委屈，一眼瞅见披老虎皮的丈夫，眼泪唰地又流了下来。田光问：“你们在道上出了什么事？“她悲愤加羞辱，呜呜地哭开了。

老婆的热泪，像电流似的传到了田光的心上，事情让他察觉了大多半。他的脸发烧，心绞痛，不自主地“啊”了一声。

黄新仁深知田光对他的尊敬；他的行为做派田光多会儿也是赞成

的。他觉得和赵庆田、贾正商量好的事情，眼下应该朝外端了。他斜望了赵庆田一眼，看到赵庆田同意地点点头，也就毫不隐讳地对田光说："光，事到如今咱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手指着立在身旁已完全变成庄稼人打扮的赵庆田、贾正，低声有力充满感激地说道："要不是遇上这二位侠肝义胆的同志，想不出事也难逃。就是人家舍死忘生地来搭救，俺父女俩才从死里逃了生……"

田光一察觉到鬼子要污辱的妇女正是他的老婆，脑子里也就开了快车，思前想后地盘算："让老婆进到炮楼里，没被打死的鬼子一定会认出来，到那时，要告我个私通八路，我浑身都是嘴，恐怕也难辩说清！"想到这，他胆虚地赶忙扭头望望远处——自己驻扎的十五号炮楼子。"让她返回到刘守庙去……日头压了树梢，万一路上再出个错，又该怎么办？"

由于思想集中到这，田光对和他岳父、老婆、丈姨夫一道走来的赵庆田、贾正也就没太注意。猛听到岳父指指点点地一介绍："光，不瞒你，这两位就是武工队的同志。"他这才像大梦初醒，知道了面前的俩人就是八路军。敌对的双方站到一起，站在离炮楼不太远的这个地方，田光心里不由得又添了个怕。"我感激你们救了我家里的人，可咱别见面啊！要见，也不能在这儿，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我得担多大责任？你们到这来又为的什么？"一时，他很难估透八路军的来意，所以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好，用困惑不解心神不安的一双眼睛，从脸到手，从手到脸，上上下下冲赵庆田、贾正连着打量了好几遍。

赵庆田、贾正用善意的眼光瞅望着他。他再左右地望望家里的人，不论老婆、岳父、丈姨夫，都对这俩八路挺亲近友好，自己也就慢慢地打消了骇怕的念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我可该怎么谢你们呢？"

田光用冷漠的神态对待拯救家人性命的赵庆田和贾正，开始，很使黄新仁不满；他刚要以长者身份发作，稍沉，立刻又意识到其中的原因，忙小声开导地说："光，俺父女俩这命是人家二位同志救出来的。你不能因为混那么份差事就来个知恩不报。再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能给抗日工作搭把手，就搭上把手。眼下，他俩要跟你姨夫到沟那边去，我知道这炮楼你掌大权，也就替你答应了。"

田光听说面前的这两个和蔼的八路，要求的报恩条件是要在这儿过沟，很爽快地回答："行行行！"忽然，又面有难色地叫着黄新仁："舅，这里还有个作难的事呢！他们二位打死的那俩日本人，就是俺这炮楼的。死的刚抬回，没被打死的那个也回来了，你说，她要进到炮楼里，万一闯上那个……"他把心里刚才想的一念叨，他老婆头一个着了急，一口拒绝说："那样，说什么我也不进这炮楼子，我可不想再看见那些畜生

了！”的确，她让鬼子吓怕了。

“这……”黄新仁一时被难住了。他想领着女儿朝家返，望望傍黑的天气，又感到不平安，也真犯了愁；再想到魏强请他去，更觉得十分为难。他手掌连拍前额皱着眉头说：“真想不到，这可怎么办哪？”

小秃为这事急得心里直蹿火；贾正干搓手心想不出办法来。田光犯愁地紧蹙双眉；他老婆捂着脸光傻哭。赵庆田飞快地转动着眼珠。想了一大阵，末后，他凑近周敬之咕咕哝哝地一说，把周敬之高兴得连说了几个“好”。他朝黄新仁、田光翁婿撺掇：“我看赵同志的办法蛮好。干脆，外甥女过沟，到我家去住几天。范村离炮楼又不远，他姐夫愿意哪会儿去就去，等到那个日本人换走了，再到炮楼上来！”

“好好，就这么办！”黄新仁立刻表示赞同。

很不愿让老婆离开自己的田光，赶上了这桩事，自己抠心挖胆也想不出个不和老婆分离开的好办法，听过周敬之的话，也是一百个高兴。他觉得这样虽不和老婆在一起，从炮楼到范村也不过半里地，哪会儿想去都可以。更主要的是：这么一来，就把鬼子的眼睛躲开了。不过，他再一想，又怕这俩八路军过了沟，让自己的老婆出了意外，所以，欢喜的脸色像打了个闪，只一晃，又消逝了，跟着，又阴沉下来。赞同的话儿溜近嘴边，又让舌头裹了回去。

“光，你看赵同志的主意行不？”黄新仁亲切地望着田光，探索地问。“这可太两全其美了！”

“我看，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周敬之被赵庆田一捅，也赶上来解劝。“有我，有你舅，到我家去，你还不放心？”

“你也过去？舅！”田光听说黄新仁和他老婆一起过沟到范村，嘴头上才又有了活动气。又见黄新仁点头地答应，“是啊，我也去范村！”田光望着老婆说道：“去就去罢，到姨家住几天也好。等点灯的时候，我就看你去！”

县官不如现管。十五号炮楼就是因为田光握有大权，所以，天色刚近黄昏，鬼子还没有上岗的工夫，他亲自领着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岳父黄新仁，丈姨夫周敬之；周敬之的身后跟着个假小作活的小秃；赵庆田、贾正一个人背了一大捆刚劈下来的高粱叶子。几个人毫无阻拦地经过十五号炮楼，平安无事地过了市沟。

六

就在那天傍晚，田光真的换上便衣，到范村看他老婆去了。魏强正盼望他来，也就趁他看老婆的当儿，经黄新仁、周敬之的介绍，与他认识了，并且和他秘密地拉上了“关系”。

道理越讲说越通透，“关系”越联系越密切。知识分子出身的田光，虽说在警备队里混了一年多，由于年轻，又多住外勤，所以那些花天酒地、弄金钱、搞女人的毒素在身上沾染得还不深，因此，对新鲜问题还愿意接受。特别他老婆，由于经常受到汪霞的教育、开导，也就常常用在汪霞那里学来的话语，在枕头边上来开导、训教田光。常说铁打的房梁磨绣针，什么也架不住日子长。田光慢慢地回心转了意，思想慢慢地倾向了抗日救国，也就秘密地来接受武工队给予的工作；抗日政府的指示，他也暗地里听从了。

自从把田光掌握住，魏强他们出进市沟再也不犯愁。往后，住十五号炮楼的鬼子朝原建制一调，武工队简直成了这个炮楼的秘密主人。有时，敌人兵力过大，清剿过紧，魏强干脆把十五号炮楼当成靠山，将换上警备队服装的武工队朝炮楼里边一带，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蔽起，敌人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一下猜测到。

根据从敌人内部得来的情报，根据几天来摸索夜袭队活动的规律，天刚擦黑，魏强带领他的小队，走过十五号炮楼的吊桥，钻进市沟里悄悄地接近了高保公路。他知道，夜袭队前半夜顺高保公路来市沟巡逻，也就将兵力埋伏在公路的两侧，准备打夜袭队一个伏击。

星斗撒满了藏青色的夜空，伏天的夜晚，还残留着白日的余热。魏强他们隐藏在一排茂密的柳树丛后面，耐心等待着夜袭队。一直等到了时过午夜，也没发现个敌人的影子。“难道敌人发觉了？难道情报失了实？不然，为什么见不到？”魏强的脑子连打几个问号。他认为自己的行动非常秘密，断定夜袭队不会发觉，所以又耐心等了一个钟头。直到时间接近第二天的两点钟，他才扫兴地带领整个小队，从设伏地点悄悄地撤下来。

在潮湿的地面上，趴伏了多半宿的人们，本想吃上口肥肉解解馋，没料到连个肉的腥荤味儿也没闻到，个个气得都在肚里骂起来，直骂到走近十五号炮楼子，有的还没住口。一块浓黑的云彩，顺风扯旗地从西

北方向飞过来。一条闪电刚刚划过，随后，传过击鼓般的沉雷声。

魏强望望追上来的恶天气，用命令的口吻朝后传："跟紧！下雨以前，跳到沟外去！"

整个队伍像支离了弦的箭，魏强就是那支箭的头。他飞快地带领人们，好像在和饱含着雷、电、雨、风的乌云赛跑，照直地奔十五号炮楼子走来。他们走近炮楼的围墙，乌云已布满天空，豆粒大的雨点开始朝下落。

田光迎出来，站在魏强身旁，关切地低声建议："天道这就上来了，我看干脆等雨过去再走！"

刷——一条银白耀眼的电光闪过，夜，黑得变成了锅底。跟着传过山崩般的一声霹雳。"走，进炮楼子躲雨去！"魏强果决地下达了避雨命令。人们像长了翅膀，飞似的朝十五号炮楼子跑了进去。魏强和田光刚随人们走进了炮楼子，瓢泼桶倒般的大雨，哗哗哗不分点地降落下来，院内的积水，眨眼之间没过了踝子骨。

守卫十五号炮楼的这起子警备队，从小队长田光和武工队接上了"关系"，就经常见到武工队，接受武工队的教育，因此，个个也都变成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今天，武工队来炮楼避雨，自然又是一番真挚的欢迎，热情的招待。

田光陪同魏强刚上到二层炮楼，一个手持步枪，浑身淋得像水鸡般的警备队员，从滂沱的大雨里跌跌爬爬地闯进了炮楼，神色慌张地环视了一下，见没有田光，拔腿就朝二层楼上跑，连滑了两个跤，也没理会。瞅见田光，就结巴地说："报报报，报告！队队队，队长，外……"

田光知道这人一遇上害怕的事就着急；一着急就结巴半天说不上一句话。眼下见他憋得昏头涨脑，青筋暴露，心头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是敌人发觉了？还是他们被敌人跟上了？"忙凑近打问："怎么回事？你别急，慢慢地说。"

那个警备队员缓了一大口气才说出："巡逻市沟的装甲汽车，在炮楼的围墙外面，堵着门口停住了！"

意外的情况，使魏强为之一震。他要弄清情况，快步凑近西面的枪眼，朝外面窥望过去。风裹雨，雨随风，透过旋转不停的风雨，让他望到的只是漆黑一片。猛地，一根巨大的光柱，像支银光闪烁的利剑，朝炮楼子斜劈过来。白光顺枪眼钻进了炮楼里，把楼里映得变成灰白色。"这探照灯是要干什么？难道敌人是踩我们脚印来的？要不，那就是雨大道滑，他的装甲汽车被逼得抛了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先做战斗准备！"

“小队长，敌人堵住了门！我见装甲汽车上的机枪、小炮都瞄向了咱们！”贾正跑上来报告。

要弄清突来的情况，要了解敌人的意图，要应付情况的意外变化，要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魏强双眉紧蹙地沉吟了一下，就开始布置行动。他命令贾正：“你去告诉炮楼里的人们，都朝二、三、四层楼上移动！要快！”

“你，”魏强将炯炯发光的眼睛移到田光的脸上，“披上件雨衣，带上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迎出去，看看敌人到底是个什么意图！不过要手疾眼快，处处留心动脑子！”

人们都移到了楼上，魏强带领赵庆田、贾正、李东山……跟着田光来到了炮楼的底层。他眼望提着驳壳枪、身披雨衣的田光伴同两个士兵在淅淅沥沥的雨帘中消逝了。雨，显然是比刚才小了许多；风，却刮个不停。

眼下，魏强的脑子激烈地翻滚着。“要是敌人真的发觉该怎么办？能凭据炮楼‘叮当’一气吗？‘叮当’过后怎么撤？要从吊桥上撤走，巡逻装甲汽车上的探照灯和机关枪能放过？真的打响，怎么能先炸翻巡逻装甲汽车？田光这次去，会不会被敌人抓起来？要抓起来又该怎么办？……”他一个接一个地给自己出难题，让自己来解答。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的人，很难体会到摸不清敌情的痛楚；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更难体会到战役打响前十几分钟的紧张心情。魏强由于正处在这种痛楚紧张的状况中，他恨不得自己的二目变成千里眼，一下子看清这突来的敌情。田光刚刚离开，他却觉得时间过了很长，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倚在门旁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田光跟在两个士兵的背后，冒雨踏着泥泞的道路，保持一定距离，朝堵在门口的巡逻装甲汽车走来。他想借着惨白的探照灯光，认真地观察下汽车上的敌人；灯光像摸透他的心思，刷地由高降低，射在他的身上，使他心头不自主地颤抖了几下。

“喂喂！快到这边来！”探照灯的后面，传过两句蛮横的声音，声音送进田光耳里，听起来是那么熟。

田光觉得这时不能躲；再者，他盘算，只有接近了才能摸清敌人的底。“去，过去看他个究竟！”边答应着“好好好！”边紧忙地朝前走。越接近了巡逻装甲汽车，他的心越跳得厉害，同时，魏强告诉他“要手疾眼快，处处留心动脑子”的话语，也在他耳边响起来。他顺手掰开了驳壳枪的保险机，紧走几步赶上了头前的两个士兵，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

从巡逻装甲汽车上蹦下一个身瘦体高的家伙，鸡蛋里挑骨头地说

道："裹着脚啦，怎么走得那么慢？是指挥官吗？"

听语音，看长相，田光更觉得这个人在哪里见过，忽地，让他想起三个月以前，在张保公路的八里庄驻防，这个立眉横眼的人给他的那件难堪的事。

三个月以前。正是魏强他们在南关截走囚车，救了刘文彬、汪霞的第二天黄昏，十几个穿便衣的人，骑着自行车，像飞般由南面——大冉村方向，顺公路朝八里庄——田光他们警卫的那炮楼子驶过来。

自从武工队截走了囚车，公路、据点都戒备森严了。田光负责警卫的炮楼当然也不例外。他根据上方的命令，对公路上的过往行人，都要进行搜查盘问；特别在夜晚，如果三声口令问过不回答，炮楼马上就开枪。

十几个骑车子的刚接近炮楼，守炮楼的卫兵也就撕开嗓子连问了三声口令。口令在对方听来，如同耳旁风，谁也没开口回答，照旧紧蹬车子朝前走。

当当两枪响过，这才把他们震吓住，逼得蹦下了自行车。

两枪响过，跟着也就惹下了祸。十几个人个个推着车子，骂骂咧咧地奔炮楼子闯来。其中领头、骂街最凶的，就是眼前这个体瘦身高的家伙。

"他妈个×，瞎了狗眼啦？谁要你们随便打枪？叫你们队长来见我！"这个家伙舌根硬，口气粗，厉害得真想一口吃掉一个人，根本就没把炮楼里的人放在眼里。

听到士兵报告，田光知道捅了马蜂窝，便三步两蹿地急忙跑了出来。

吊桥放落，田光走出来，本想问清楚对方的单位，说明打枪的理由，排除这场误会就算了，没料到他笑嘻嘻地走到这个体瘦身高的家伙面前，刚把自己的职务、姓名介绍过，对方送过来的却是抡圆的几个大巴掌，扇得他两眼直冒金花。对方一边扇打一边责骂："我要用巴掌问问你，问问你怎么教育的士兵？问问你为什么敢这样瞧不起夜袭队？也可以问问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刘魁胜……"

田光知道夜袭队是日本宪兵队的宝贝蛋，刘魁胜是老松田的大红人。和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打交道，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他忙苦笑央求："是是是，一切责任都由我负，怨我管教得不严，我一定重重地惩治他们！"

今天，刘魁胜又找到了他的门上。开始，田光心里害怕得打了个冷战，当他一想到炮楼里现在有刘魁胜的死对手——魏强，骇怕立刻被驱

逐到九霄云外。三月前的仇恨，马上从他心的底层翻上来。他按住心头燃起的怒火，冷眼望住刘魁胜盘算：“能挽个圈套把他引进炮楼，让魏队长擒住他，真是个万民欢庆，大快人心的事！”当他看到刘魁胜两只轱辘轱辘转个不停的贼眼，和他手里提的那只张开大小机头的快慢机时，又不由得胆怯起来。刘魁胜狐狸般的狡猾狼般的狠，的确把田光震慑住了。但他转头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魏强，想到刘魁胜在明魏强在暗，又觉得蛮可以擒住他，这才放下了心。

“噢，在这儿又和你碰上啦！”刘魁胜的一双贼眼尖得像锥子，只横扫了一下田光，立刻辨认出来。他用手里的大小机头张开的快慢机，指点着田光的鼻子尖，“嘿嘿”地奸笑了两声，用戏弄的语言说道：“今天，你怎么不开枪欢迎我们啦？”他五指舒开的左手掌，“这玩意儿就是顶事！”扭头望望刚跳下巡逻装甲汽车穿便衣的同伴们，同伴们和他一起“哈哈哈”地张嘴大笑起来。站在巡逻装甲汽车上的那个又粗又胖又高，唇上留撮黑胡子的家伙，也随着刘魁胜的笑声咧咧嘴。

由于伏天的炎热，刘魁胜确定点灯以后带领人马出来巡逻。他觉得这时候出来巡逻有几个好处：一、能截击过市沟的八路军。因八路军的武工队要过市沟多会儿也在前半夜；二、兜风乘凉，再也没有前半夜的野外好。巡逻够了，凉快透了，回到城里搂着二姑娘睡它个黎明觉，真是件再美不过的事。所以近来他都在前半夜出来。

今天，刘魁胜本想还那么做，偏偏在出发前，接到老松田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要刘魁胜在夜里十二点钟带上四个精明强干的夜袭队员，跟他坐着巡逻的装甲汽车由西而北，而东，而南地围市沟转着圈子认真巡逻一趟。

刘魁胜像条驯服的哈巴狗，很乖巧地连着答应了几个“是是是！”

夜十二点出发，奔正西，到后半夜的两点半，他们才巡逻了市沟的一半。当他们坐着装甲巡逻汽车由北而南地刚开过高保公路时，瓢泼般的大雨，哗哗地从天上倾倒下来。

天上下大雨，地上积水多。眨眼之间，公路上积了没过膝盖深的泥水，再加上新筑的胶泥公路路基差，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巡逻装甲汽车开足马力来到了十五号炮楼，只是呜呜地干叫唤，没法走动了，这才刹车抛了锚。

刘魁胜这时向老松田建议，等雨稍稍小点，就进到炮楼里休息；叫司机将机器做个通盘检查，让炮楼里的人们出来帮忙将巡逻装甲汽车从灌满泥浆的陷坑里搡上来，再走也不晚。他的建议立刻得到了老松田的点头赞许。所以雨稍小点，他就钻出巡逻装甲汽车，准备到炮楼去接

洽，就在这时，田光迎了上来。他见是田光，是被他打了个下马威的人，不但不朝眼里放，反倒无顾忌地嘲讽、奚落开。

田光因为下定决心要哄刘魁胜进炮楼，所以对刘魁胜的讥笑、戏谑根本就没理论。完全装成个没皮没脸、没血没肉的人，满脸赔笑地顺情说着好话："不受磨炼不成佛，要不是受了刘队长的那次教训，这些日子还不知得闯多少祸！"说完，不笑强笑地也"嘿嘿"了两三声。

大后半夜，一阵猛雨下过，西北风吹得人们浑身发噤。气虚血亏的刘魁胜，让风吹刮得上下牙齿直打架。

田光一见有隙可乘，就想借着刘魁胜的冷劲朝炮楼里让。还没等他开口，刘魁胜倒先向他提起要到炮楼里去休息。末后还半开玩笑地问了田光两句："凭松田宪兵队长的到来，我想你也不会怠慢的！"

听到有老松田在，田光不由得又有点害怕，冷静地一想，又觉得一个松田又能调了多大的蛋，也就意味双关地说："别说松田宪兵队长到，就是刘队长您来，还不是在赏给我脸！山珍海味、猴头燕窝我这没有，除了这个，我都现成，不信，你去了，也就知道了！"他转身朝跟在背后的两个士兵说："快去！告诉魏司务长，快叫大师傅起来做准备，就说我马上要在炮楼里请客！"两个士兵都像接受了重大的任务，嘴头上紧答应着"是！"拔腿急朝炮楼跑过去。

松田手拖军刀，由刘魁胜搀扶着跳下了巡逻装甲汽车。汽车上的探照灯光，顿时熄灭了，周围立刻又变成漆黑一片。松田认为在这儿和在他的巢穴里一样安全、保险。就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板，像只老狗熊紧跟在田光身后，毫无顾忌地、慢慢腾腾地朝炮楼走来。

越接近炮楼子，田光的心越突突地跳得厉害；特别见到炮楼底层从门缝里钻出的一线灯光，他紧握驳壳枪的右手，好像安有弹簧，止不住地乱抖动。他在警备队里，虽说干了一年多的小队长，论起真杀实砍、冲锋陷阵，确实见得还不多，今天要搞个和鬼子、夜袭队短兵相接，这是以往做梦都难梦见的事。他认为办这种事的，都是些吃熊心喝豹胆的人。"难道我也是？不！我是因为有魏队长和武工队给仗胆！"魏强一在他脑子里出现，他又担心那俩士兵走到魏强面前，说不清，道不明地给误了大事。眼前他最怕的也是这一手。他咬咬牙，心里发着誓："要真的误了事，我豁出命去，也得把枪里的子弹抡给他们！"

田光领着松田、刘魁胜他们走到离炮楼子大约有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十几条黑影子从炮楼门里挤出来，不声不响地朝后面——原来鬼子住的那排房间蹿过去。

黑影子跳进刘魁胜眼里，他多疑地厉声问："那些人是干什么的？为

什么深更半夜乱出溜？”

“他们？”田光镇静地随口答来，“他们都是驻炮楼的弟兄。准是为欢迎松田太君和您，在拾掇屋子，操持用品乱忙活！”其实，他知道那些黑影是谁，也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

不过，这几句话立刻解除了刘魁胜心里的疑团。

等走到离炮楼子还有五六米远，刚送信去的两个士兵匆忙地走出炮楼，走近田光。一个嗓音洪亮的士兵向他报告：“遵照队长您的命令，魏司务长开始着手准备，刚把客厅收拾干净，特来向你报告！”

听过士兵的流畅报告，田光像吃了副定心丸，立刻把心放了下来。待报告的士兵朝路旁一闪，他快步地走到炮楼的门口，伸左手将门推开，朝屋里飞扫了一眼：灯光通明的屋子，寂静得没有一丝响动；回身，左手手心向上，哈腰点头，很礼貌地来招呼背后的松田、刘魁胜：“您请进！”

松田、刘魁胜都像进凯旋门的胜利者，傲气十足，二目直视，挺起胸脯走进了屋。还没容得他们站稳，屋里的四周像火山爆发般地突然呐喊起：“不许动！”“把枪放下！”“举起手来！”宏大的声音震得炮楼子晃了几晃，震得松田他们摇了几摇。随着高声呐喊，十几个平端驳壳枪的小伙子从窗帷后、楼梯下、立柜旁……跳出来。离门口近的两个夜袭队员，发觉事情不妙，调头就朝门外跑，田光和两个士兵的大小三支枪的枪口，也一齐对准了他们。

仇人相见眼珠红。魏强瞅着面前的松田、刘魁胜，这两个就是在东王庄屠杀一百六十七个无辜人民的刽子手，打死西王庄赵河套大伯、快嘴二婶的凶犯，用酷刑折磨刘文彬、汪霞的罪魁……他心里不自主地翻了好几个过，仿佛无数的孤儿、寡妇、老人都拥到他的眼前，里边有房东河套大娘、韦青云的父亲、快嘴二婶……他（她）们都满脸流泪地向他哭诉，伸手向他要求：“给做主！给报仇！”松田、刘魁胜的杀人情景也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气得浑身发抖，牙齿错得咯吱咯吱山响，脑子几次指挥右食指：“抠抠抠！”驳壳枪抬了几抬，但是革命的纪律把立刻敲死他们的念头打消了。

刘魁胜眼下像跳进陷阱里的一匹野兽，他不甘心自己的倒霉，还想找个空子挣扎一下。乜斜着眼睛地盯住魏强。借魏强扭脸的空隙，刚要轻抬手腕地朝他射击，贾正挥枪喊了声：“放下！”当！枪弹正好打中了刘魁胜的手腕子，手里的那支张开大小机头的驳壳枪，当啷掉在了地上。贾正狠狠地白斜了刘魁胜一眼，顺手拣了起来。

老松田用眼一扫面前拿枪人们的穿戴和神色，知道这是碰上了劲敌

——武工队。十几支乌亮的、滚圆的枪口威逼得他不得不低下头去，将毛茸茸的两只大手乖乖地举起来。

外面，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魏强知道赵庆田他们把巡逻装甲汽车对付了，也就指挥人们押解着捆绑好的松田、刘魁胜，迅速地撤离十五号炮楼子。

第二十七章

一

立秋节气过去三天了。

早饭后，升起的太阳虽说又开始施展它的威力，露珠依旧钉伏在肥硕、葱绿的庄稼叶上，闪着晶莹的光亮。

以往，冷落的东、西王庄，今天像逢集赶庙，数不尽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朝这里涌过来，汇聚到两村中间北头的一块四四方方的留麦地里，欢天喜地地等待着。

人们来自不同的村落，却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打死汉奸刘魁胜！”“枪毙老鬼子松田！”“报仇！”“伸冤！”……

随着战争形式的急剧好转，再加上武工队神出鬼没的节节进逼，敌人也就逐步地向保定城里龟缩了。于是，抗日组织便在各村公开建立起来。眼下，鬼子的这个“确保治安”区、残酷的敌后的敌后的人们，已让欢乐代替了忧愁，舒畅顶换了悒郁。

正是由于环境的变化，才能大白天在这里召开一个远近村庄群众都来参加的规模较大的公审大会，公审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

魏强将四外的警戒布置好，又通盘地做了次检查，才缓步朝会场走来。他走近那座苇席搭的简陋的主席台下，正在台上的汪霞用眼睛向他打了个招呼；他抬腿刚要朝上迈，背后忽有人喊：“魏小队长！魏小队长！”他扭头顺音一瞧，是李洛玉，忙亲热地凑迎上去，指点洛玉的汗脸：“瞧热得，简直用汗洗脸啦！不是到河东送军鞋、军布去啦？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不是才到！热倒不热，这汗都是急出来的！你是不知道，在河东一听说今天要在俺村里开公审大会，恨不得一步迈回来。”洛玉说着，将脑袋上的蘑菇头草帽摘下来，当成扇子在脸前摇扇。

因为环境日渐好转，为了斗争的需要，近来，行政村也重新划分了。以往分着办公的东、西王庄，头麦熟时就合并一处了。合并后，经

过全村群众的选举，李洛玉当了这个新行政村的村长。

“你知道吗？到河东去，也顺便把长庚大伯带去了！”

“我倒听说啦，他那疯癫病不是好些啦？”

“是好些。”洛玉觉得魏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将草帽重新扣到头上，从背后腰带上摘下烟袋，挖了锅子烟，吸着。“可是，县委说军区新建了一座精神病疗养院，来信说务必要把他送去就医，为这个我才把他带到河东去。”

听过学说，魏强连连地点头说道：“好好，上级就是结记得周到。我本打算让他见见刘魁胜的下场，这样就算啦！你要写个信告诉韦青云同志，省得他结记！”

“这个，你就不用惦记了！”洛玉像报功的样子，朝魏强显本事说，“昨天，我把他送到交通站，立刻写了一封信，托交通站朝热河那边转了去！”他狠吸了一口烟，在鞋底上磕掉烟灰，忽见汪霞跳下了主席台，“小汪！”他连连摆着手叫起来，同时搡拥着魏强。“走走走！”一起朝汪霞迎上去。他俩刚接近主席台边，汪霞闪动一对水汪汪有神的大眼睛，笑嘻嘻地甩动胳膊走过来。在台上指挥人们贴红绿标语的刘文彬，也像迎老朋友似的快步地凑到了跟前。

见到他俩，洛玉怀里像揣有秘密似的低声说道：“这回到河东，可碰上个解气的事！你们猜猜是什么吧！”他见人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就先指汪霞，后指刘文彬说道：“在这村出卖你俩，用刑法收拾你俩的叛徒马鸣，让咱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

“你亲自看见了？在哪村？”汪霞觉得解了大气，忙问。

“我没有见到枪毙他，在宋村倒看见枪毙他的布告了！”对叛徒马鸣判处死刑，魏强、刘文彬、汪霞都不觉得奇怪；他们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拖了三个月才处理。受过战火洗礼的人，知道怎么思摸事情。“时间拖了这样久，主要是要从马鸣嘴里多掏出点东西来，以便弄清他的全部罪行，做出正确的判处。”想到这里，他们方才涌出的奇怪感觉，就像风卷残云火烤冰般地消逝得一干二净。

“对这种变节事敌，吃了秤砣铁心的家伙，就得这么办！”刘文彬挥动着手掌说，“河东里昨天处决了叛徒马鸣，咱们今天就公审铁杆汉奸刘魁胜！”

全神贯注，栽耳静听的李洛玉，本来盼着刘文彬一下说完解气的话，刘文彬偏偏说到“刘魁胜”就没有下文了，急得他紧忙打问：“那松田个老兔崽子呢！”

贾正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站在了他的身后边，插嘴说：“老松田早吹灯

拔蜡了！”

顽皮的郭小秃，甩动手腕，狠劲将中、食指在洛玉的脸前一捻，焦脆地响了一声。接着说：“他比刘魁胜先走了一步，早在阎老五那里报到了！”

老松田的确是死掉了，是他自己死去的。

松田在警卫市沟的十五号炮楼里束手被擒以后，深知自己罪恶的深重，预感到了自己的必然结局。在十几条枪口逼迫下，他不得不乖乖地背过双手，顺从地让贾正绑上，但是，心里却不断地盘算脱身的办法。市沟里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希望：望到西方红光冲天的保定城，他希望立刻从城里驰来一队擎战刀、骑战马的武士把他抢走；瞅见沿市沟的环形公路，又希望有一辆配有强大火炮的巡逻装甲汽车疾驶过来救走他……但是，这些幻想，就像小孩吹起的胰子泡，一个跟一个地破灭了。

“我是天皇陛下的忠实军官，在保定是一呼千诺的日本宪兵队长，堂堂的皇军少佐，怎能被共产党拖走？怎能让八路军抓去？听从他们的摆布，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伤害，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松田边走边想。想到这儿，又瞅了瞅他们一群被俘的人和押解他们的武工队员，心里像喝了一大桶冷水，立刻凉了下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找不到活路，便下定了死的决心。

一场瓢泼桶倒的闯雨下过，河水陡然大涨。金线河河身不仅让雨水灌了个多半槽，从水的浑浊、流速看来，而且还在朝上涨。晨风吹起，朝雾落下，四周村庄的鸡啼了。从魏强他们来的方向，传来了急剧的枪声，显然，敌人发现十五号炮楼出了大问题。

假如敌人要真的踩着脚印追上来，魏强他们正处在个背水而战的不利局面。当时，身负重责的魏强，双眉紧锁地望着宽阔的河面和湍急的河水，他恨不得立刻发现一只船，哪怕是只极小的也好；但是，没有。

魏强正焦急地思摸渡河办法时，东察西看的小秃，忽然像得到宝贝似的，手指着下游河弯子，低声地叫道：“那有火亮！”人们朝他手指的方向转了过去，果然，有个忽隐忽现的一颗小红火儿，“是渔船上的人在抽烟！”“烟火是肯定的，不一定是渔船！”大家乱猜起来。

“我瞧瞧去！”贾正自告奋勇地说。得到允许，撒腿就跑。

“是渔船就不是单个！我也去！”李东山取得魏强同意，拔脚忙朝贾正追。

时间不长，贾正、李东山各拽一只小五舱顶着逆流走上来，到魏强跟前靠了岸。

双手摇船桨的老乡，用亲切的语调，像招呼又像慰问：“都辛苦啦，同志们！咱分拨上船，快过！”

听口音，魏强断定都是老根据地——白洋淀的老乡，走近水边，亲切地招呼：“不辛苦，黑夜里请你们帮下忙！”

一共是十个俘虏，魏强决定先押六个俘虏过去，第二趟再运松田、刘魁胜等。

虽说流大水急，第一趟总算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对岸。第二趟老松田、刘魁胜各被押上了一条船。魏强坐在渡运松田的小船上。不大的小五舱被划动着慢慢离了岸。刚接近二流，船板被冲击得发出了啪啦啪啦不规则的音响，越朝前走，小船越显得轻得赛个瓢，一个劲地朝下溜，一个劲地在摇荡。

“到正流头上了，同志们都坐稳，看住了差！”双手用力摇船桨的老乡，刚低声地喊过，老松田像头水牤牛，眼珠瞪圆，用肩膀狠劲地朝左边的贾正一撞，借着小船大摇大晃的一刹那，一头扎进几丈深的急流中。魏强在右边，伸手一把没抓住，尾随着也扑通跳到了河里。贾正、李东山、辛凤鸣，还有小秃，也都仓忙地朝河里跳。大家伙凫水、扎猛子紧找急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摸捞着松田的影儿。

嗜血成性的老松田，就这样畏罪自杀了。

得知老松田死的经过，李洛玉左手摇晃着魏强的肩膀，右手指点着刘文彬和汪霞，笑眼瞅望着贾正、小秃说道：“武工队今天不光把三害的最后一害给除掉，还把老奸巨猾、罪恶滔天的老松田给惩治了，这真是双喜。咱一定摆几桌酒席，庆贺庆贺！”

“眼下这才是个开始，你先沉住点气！等打败鬼子一并来个大的庆贺，不更好？”魏强手拍着洛玉的脊背说。

“到了哪会儿说哪会儿的话！你们忘了这是群众自己许下的心愿？”洛玉又像唱喜歌的，掰着手指头数落开：“打死刘魁胜，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过个年！这事是群众许下的，群众要办，谁拦也拦不住。叫我说，你们就趁早随和点。不然啊，扣上个不大不小的帽子，就叫：不——走——群——众——路——线！明白吗？”

洛玉高一声低一声地像个相声演员在表演，一下引来了好多人。人们把他和魏强、刘文彬、汪霞……围了个椅子圈。等洛玉的话音刚落，也都七嘴八舌顺着说起来：“得喝喝，按倒了松田、刘魁胜是件大喜事！”“咱们许的心愿咱们一定还！”“要庆贺，必须把有功的武工队请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谁能喝水忘了挖井人，简直是多余的嘱咐！”

“乡亲们请谁都行，可得给我留三个人！”人圈后面突然传过来老太

太的声音，这是河套大娘。大伙尊敬地唿喇闪开一条道，大娘借机走进了人圈。她一瞅见洛玉，就嗔起脸来说：“百灵鸟，不管人们怎么争怎么抢，魏强、汪霞、刘文彬，他仨都给我留下，少哪一个我也拿你是问！”

洛玉听完大娘的吩咐，学着京剧里武生的架势，抱拳大声念着道白：“得令呵！”跟着锵锵锵地又数敲了一阵锣鼓点。

所有的人，又被洛玉的滑稽动作逗得笑了一阵子。

人散，洛玉凑近河套大娘，很正经地说“老嫂子，有个事，你听了保准高兴得念阿弥陀佛！”

大娘爱听又装成不想听的样：“我那么迷信！有什么好事，你就说吧。”

“昨天，在河东交通站上，遇见两个刚从路西过来的同志，他们朝我打听西王庄。等我一问，原来是咱宝生在陆军中学的同学。他俩说：‘我们给赵宝生同志家里带来个口信，让告诉家里，他已毕业，身体蛮壮，不久就回到冀中，准备参加大反攻！’”

“洛玉，你这是……”

“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可靠消息，里面要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吃饭得噎食，跌倒就断气！”

洛玉指天呼地地一赌咒，河套大娘才由不信转到相信了。她眼里充满了慈爱的光辉，以母亲平和的口吻喃喃地说：“宝生，我那孩子，你，你……”

不知是为儿子学习期满，就要回来参加大反攻而高兴，还是听说儿子回来，思想起惨死的丈夫而悲恸，也许两者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让她无法遏止地落下了两行老泪。

汪霞急忙扶住大娘，跟着给魏强丢了个眼色。魏强跑着搬来一张椅子，靠主席台安置大娘坐下了。

细心的汪霞，当然能洞察大娘的心情，边替大娘揩拭泪水，边安慰说：“今天，你应该高兴啊！大娘。松田，松田死掉了；刘魁胜，刘魁胜待一会儿就公审处决。宝生兄弟这就要回来，瞧，哪件事不叫人称心如意？”

“是啊！是啊！”老大娘握住汪霞的手，点着头说道：“傻闺女，你哪知道大娘的心，我这是高兴得流泪！”

十点钟已到，公审大会在区长吴英民的主持下开始了。

“老乡们，吭，吭，今天，是我们伸冤报仇的日子。我们要公审背叛祖国，甘心事敌，双手染满人民鲜血的铁杆汉奸刘魁胜。”吴英民虽说在医院里经过多方治疗，但让松田、刘魁胜用酷刑摧残所遗留下来的咳

嗽，始终没有除掉根，他的身体仍然很衰弱。但是今天他要代表政府接受千百人的控诉，也要代表政府宣判汉奸刘魁胜的罪行，心情真是说不上来的激动。他使劲按住像要爆炸的心，继续说下去："来这里开会的人，差不多都受过他的害，被他伤过的，吭，吭，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会场上，几千人都强按住心头的怒火，凝目盯住主席台，谁也不言语地耐性等待着，等待吴英民发布"带汉奸刘魁胜前来就审"的命令，等待仇人刘魁胜被人民武装解押着进入会场。

"带汉奸刘魁胜前来就审！"几千人盼望的这一声，终于从吴英民的嘴里喊出来。刘魁胜以往那副凶煞神样，今天不见了。他弯腰驼背，灰溜溜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大烟鬼，被四个手持驳壳枪的武工队员押着，一步迈不了五寸地走了来。

人们见到了刘魁胜，都像得到了立起的命令，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个个怒目横眉，挥舞拳头地呐喊："要求政府做主！""给受害的人们报冤仇！""枪毙铁杆汉奸刘魁胜！""把刘魁胜……"几年来人们心里积淤的怒火，今天，都豁着嗓子喊出来，洪亮的声音，伟大的力量，吓得刘魁胜藏头缩颈浑身发着抖。

一群妇女袖藏剪刀，手攥锥子，气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算账，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

要不是武工队员们的拦挡和劝阻，刘魁胜就得死在这剪刀锥子下。在这群众的怒潮面前，刘魁胜的苦胆都快吓破了。他被两个武工队员拖架着来到主席台下，头不抬，眼不睁，背北面南地朝人们跪下。

"汉奸！汉奸！

"卖国贼！"

"奸臣，秦桧！砸死他！"

"砸他，砸死他！"

血海深仇推动着人们，大家拾瓦拣砖，朝着刘魁胜乱投过去！

刘文彬、魏强、汪霞等人，都跑到主席台边，高举双手吆唤："不要投！不要投！""大家不要投！"

"大家注意！刘魁胜的罪恶，三天三宿也控诉不完，经政府审讯，已查证清楚。现在就来宣读政府的判决书！"吴英民见到人们停止了投砖抛瓦，马上掏出判决书念起来："汉奸刘魁胜，男，二十九岁，本县刘家桥人。从抗日战争开始后，就背叛祖国，投靠敌人。历年来，杀人无数：只一九四二年'五一'扫荡以来，在东王庄一地就杀死无辜群众一百六十

七人；去年秋季，又在西王庄造成了惨案……根据汉奸刘魁胜罄竹难书的罪行，根据受害家属的控诉，根据晋察冀边区惩治汉奸条例，依法将其判处死刑，绑赴刑场，立即枪决！”

“枪决”两字刚从吴英民的嘴里说出，两个武卫队员像鹰抓兔子般的从地上把刘魁胜揪拽起来，连搀带架把他推搡出会场，朝主席台后面拖去。

枪决刘魁胜，谁也觉得不满足，都拥到主席台前，拦挡执刑的武工队员：“待会儿！”“等一等！”“这样太便宜他了！”“给我们零剐了他吧！”“我们要扒出他的心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

人们正嘁嘁喳喳、吵吵闹闹地朝吴英民，朝魏强、刘文彬乱要求乱提意见，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两辆自行车，快得像两支箭，从东王庄村里照直朝会场驶了来。

县委徐立群同志和他的警卫员来到了。

徐立群同志像有什么欢喜大事要告诉人们。他撂稳车子，笑嘻嘻地急忙跳上主席台，简单地冲魏强、刘文彬他们打了个招呼，忙走近主席台边，豁着嗓门朝人们说：“老乡们，静一静！”他两手朝下用力一压，像个音乐指挥，一下把一切乱嚷嚷的声音都给压煞住了。

“刘魁胜的罪恶太大，把他枪毙了，我知道这难解你们的心头恨。可是，不要为他耽误了我们的时间，耽误了我们的工作，只要杀了他，就算把仇报了。让他们去枪决刘魁胜，我来告诉大家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人们听到徐立群同志说有个重大的好消息，也都不再为刘魁胜纠缠了。大家聚精会神地等待徐立群同志把好消息快快说出来，连枪毙刘魁胜的枪声，都没注意用耳朵听。

几千人的会场，静得能够听到人们的呼吸声。

徐立群同志见到人们焦急的表情，等执刑的枪声响了，立刻挥舞着双臂大声报告起：“好消息是，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红军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在东北出了兵！”他的语音刚落，会场立刻响起了春雷般的欢呼声。有人高兴地喊叫：“这下鬼子的末日可就来到了！”有些人痛快地附和：“我会猜，出不了三天准投降！”“也可能‘叮当’一气！”“‘叮当’，那不是鸡蛋碰碌碡？”

“乡亲们，安静一下，”徐立群继续讲起来，“听我说最好的消息，今天是八月十五日，在昨天，日本天皇向中、苏、英、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鬼子现在投降了！”

徐立群同志的最后一声，简直就像庆祝胜利发射的礼炮，人们的心，都被这一声振奋得跳荡起来。不论孩子、老人，不分男的、女的，

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喝多了二锅头。会场上沸腾了，青年小伙子对撞膀子，老年人擦泪，孩子们乱蹦，人们情不自禁地呐喊：“胜利了！”“胜利了！”“我们中国胜利了！”人们撕破嗓子地狂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支援我们的子弟兵！”“到城里找鬼子算账去！”

刘文彬攥住魏强的手：“伙计，总算把这一天打出来了！”

“是打出来了！是在党的领导下打出来的！”魏强紧握着刘文彬的手说。同时，用左手又把吴英民的右手抓住。

汪霞装作妒嫉的神情：“看你们亲热得，简直就像那……”

“吭吭！不论怎么亲热，也没有你和魏强那样亲热！”吴英民挤眉弄眼地一说，弄得汪霞羞答答地走开了。

“说起来，抗战胜利了，你俩也该打个报告，操办结婚的事，好请我们喝喜酒啊！”刘文彬关怀地提醒魏强。

魏强难为情地推却：“刚取得抗战胜利，还不知有多少工作要做呢！哪有工夫考虑这一码事！将来结婚保证有酒喝！”

一阵喧闹声过去，徐立群同志又继续讲起来：“日本投降了，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事；但是，有件极不公平的事情也要告诉你们，那就是蒋介石给所有的鬼子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原防驻扎，严阵以待，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缴械投降……”

不容徐立群说完，人们都愤怒地呐喊起来：“不行！不行！”“这里的鬼子，应该把枪械缴给我们！”“鬼子不缴，我们揍他！”“要把队伍开上去，强迫鬼子缴械投降！”

群众的怒吼犹如排山倒海。徐立群挥舞着拳头说：“对！我们要把主力兵团开上去！也要把我们的地方武装、游击队整编好，继续朝前面开！要逼迫鬼子低下头来，把枪缴给我们！朱总司令已经下了命令，要我们向城市，向交通要道进军！”他稍一停顿，就开始大声地号召：“青年小伙子们，为了壮大我们的子弟兵团，为了让我们人民的武装力量更强大，为了迅速地把鬼子的武器收缴过来，为了解放保定、天津、北平和各大城市，要勇敢地报名！踊跃地报名！报名参加子弟兵，到大兵团去！到自己的队伍里去！去强迫鬼子缴械投降！”

徐立群一声号召，立刻有几百个青年报了名。李洛玉带领东、西王庄的适龄青年一马当先地集体把名报；黄玉文和小黄庄前来开会的二十一个青年一合计，也尾随李洛玉一起报了名。

“我也去！”“我也去！”“写上我的名！”“我叫王玉海！”“把我也写上去！我叫赵保国！”“我，把我写上，我叫……”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就像狂涛巨浪，势不可当。

二

吃过早饭，队长杨子曾在魏强他们常住的西王庄河套大娘的那间北房子东头，和魏强、二小队长蒋天祥聚集在一起，开会研究起新任务来。

杨子曾是昨天夜间，率领二小队越过张保公路，在这里和魏强他们会合的。

“根据眼下的情况分析，”杨子曾说，“蒋介石是要和日本人、伪军合流在一起，来跟我们打内战。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都应该从思想上做好准备，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因情况的突然变化，造成张皇失措。”

“是，我们要从思想上做好准备！”魏强复诵了一遍，接着说，“蒋介石要真敢搞内战，咱也让他落得个鬼子的下场！”

“回去和同志们谈一谈。在残酷的斗争里，党把我们当成一把锋利的牛耳尖刀，插到敌人的心脏里，打得敌人顾头不能顾尾；眼下，党同样要把我们当成先锋部队来使用，我们要继续战斗。先回去做准备，十点钟我们在村北集合！”

魏强从杨子曾屋里走出，刚走到街上，偏巧碰上了汪霞，汪霞闪动亮晶晶的一对眼睛凑近魏强，悄声地问：“杨队长来了，你们准备执行什么任务去？”

“这……恐怕是朝保定进军！”魏强和汪霞并肩走着，轻声地说，“反攻了，工作任务更繁重，你要注意身体！”

“嗯。”汪霞点头答应下，回口又关怀地小声叮嘱魏强，“不要光结记我，忘记你自己！你听见了吗？”

魏强没吱声。汪霞使肘轻轻触动一下魏强的胳膊，两人对瞅了一下，“扑哧”都笑了。

“你们区委会研究工作了吗？”魏强把话题转到了工作上。

“研究啦！根据县委的指示，我们区里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要随军去做支前工作，刘文彬同志也去。”

“那你呢？”

“我也去！”

“那好，又做上伴了！”魏强玩笑似的说，接着“哈哈哈”地笑起来！

笑得汪霞脸上泛起了两朵红云，与白净的脸蛋，黑溜的眼睛相互一衬托，越发显得美丽、俊俏、秀气！

武工队在村北集合，群众也提着篮子抬着开水跟了来。他们把武工队围了个风雨不透，都愿意把和自己同甘苦，共呼吸的子弟兵——武工队多看上两眼，看着他们从胜利再朝新的胜利迈进。

河套大娘挎着竹篮子领着一群妇女走近魏强他们，见一个，给一个，不管你怎么拒绝，总是劝你“装上！装上！装上留着路上吃！”硬朝衣袋里塞。有鸡蛋、烧饼，还有桃子、鸭梨、芝麻糖。连刘文彬、汪霞也不例外地塞给了一份。

嘭嚓，嘭嚓，吃叭嘭嚓，一群敲锣打鼓的人，从村里疾步地簇拥出来，他们是用热火朝天的音乐，来欢送向城市，向交通要道进军的光荣子弟兵团。

“来了！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果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冀中子弟兵团，从正南开来了。头前，一匹高头战马上面，坐着一个威武的军人。他一见到武工队长杨子曾，便朝马屁股狠狠地抽了两鞭子，战马四蹄蹬开疾驰过来。

“参谋长！”“参谋长！”队员们一见到自己的老首长来了，都高兴地指指点点抿着嘴地乐。辛凤鸣说：“参谋长准带了二十四团来了！不信就仔细瞧。”

“你们瞧，诸葛亮转世又说话了！”贾正斜愣着眼睛说俏皮话。

参谋长跳下马来，用鞭子朝行进的部队一挥，部队就在村边上停止住。

杨子曾从参谋长面前接受了新的任务回来，魏强立刻带起他的小队，担任前卫朝北走了去。余下的刘文彬、汪霞等一起子地方工作人员，掺到二小队中间，跟在杨子曾身后，向东、西王庄欢送的群众招手道别，也离开了原来的集合地点。

原先，在敌人“确保治安”区，神出鬼没单独活动了近三年的武装工作队，今天，像条小溪汇合到主流里似的和大兵团汇聚到一起了。它立刻变成了子弟兵团的前卫，变成了行进部队的一支尖兵。

站在大道边，站在毒日头下欢送部队的人群，个个喜眉笑眼地在欢呼，欢呼声震撼着碧绿的原野；欢腾的锣鼓声，有节奏地响着，响彻了蔚蓝的天空。排山倒海的铁的子弟兵团，排着三路纵队朝着正北，朝着保定城，朝着平汉铁路，朝着胜利，大踏步地前进！前进！

一九五六年三月初稿于保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

一九五八年七月定稿于北京

一九六三年一月校订于天津

百部红色经典

无名高地有了名

老舍 著

战士无畏，薪火相传
全力以赴达使命，保家卫国守和平
舍身铺就冲锋路，英雄高地扬威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目录

出版前言
无名高地有了名
一块猪肝
人同此心
一封家信
兄妹从军
敌与友
小青不玩娃娃了
编后记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无名高地有了名

1

短短的，只有二十八天的二月，还没来得及表现什么，就那么匆忙地过去了。

进了三月的门儿，冬与春开始有些一时还胜负难分的斗争：远处高峰上的积雪虽然未见减少，近山山脚下的既像涧溪又像小河的驿谷川却起了点变化：还冻着冰，可是每当晴明的晌午，河中就漾出水来，把冰上一冬的积尘与积雪冲洗开一些，显出些颜色不同的沟沟道道来。春的小出击部队，仿佛是，已突破严冬的一处防线，得到一点胜利。

这条流动在乱山间，没有什么名气，也不大体面的小河，给我们的战士带来说不完的麻烦和困难。小河的一举一动和任何变化都惹起战士们的，特别是后勤部队的密切注意。他们必须随时动脑子想出应付的办法来，而后冒着最大的危险，付出最大的体力劳动，忍受那常人绝不能忍受的痛苦，去执行那些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难怪运输连的一位老班长常若桂，每每这么说：“这条该死的河就是咱们的‘绊马索’！”

虽然这么叨唠，每遇到较大的战斗的时节，常班长可没落过后，总是去要求最艰难的任务，争取立功。是的，这位三十多岁，腰短胸宽，脸扁脖粗，像块横宽的石碑那么结实的老班长并非怕这条“绊马索”，而是想早日消灭敌人，不再教敌人的炮火封锁着咱们的运输线。因此，每逢他在路上遇见电话员谭明超的时候，这一“老”一少必定说几句关于驿谷川的事。

小谭才十八岁。看样子，他并不怎么壮实：细条身子，相当地高；窄长秀气的脸还没有长成熟；特别像孩子的地方是在嘴上，不在左就在右，嘴角上老破裂着一小块，他常常用舌尖去舔一舔。看神气，他可绝不像个孩子。每逢炮弹或敌机从他的头上飞过，他总是傲慢地向上斜一斜眼，然后微笑一下——只有饱经世故的中年人才会这么微笑。“老子不怕！”他心里对炮弹或敌机这么说。

跟常班长一样，他永远不肯落后，哪里的任务最艰难，他要求到哪

里去。现在，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他的任务仍然是极艰苦的；他担任驿谷川渡口的查线接线工作。敌人的炮火日夜封锁着这个渡口。空中的和水里的电线随时被炸断，他得去检查修理。他的瘦长的身子上已受过许多次伤。他不但知道电话是部队的耳目，而且保证使这耳目永远灵通。当他看到手上的、臂上的、腿肚子上的伤疤的时候，他会那么老练地一笑，心里说：现在虽然还不是英雄，这些伤疤却是能做英雄的根据。他是青年团员。

他心中的模范人物是每战必定立功的，在驿谷川东边的前沿阵地守备了一百多天，在二月初撤到河西去的一营营长，贺重耘。

像冲破坚冰的春水，青春的生命力量与愿望是源源而来，不受阻扼的。谭明超切盼有那么一天，打个大仗，他给贺营长当电话员。想想看，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替营长传达一切命令，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抱着一部步行机，他不仅是部队的耳目，而且是一位百战百胜的英雄的喉舌！这有多么光荣！他的想象使他兴奋得要跳起来欢呼！

一个青年怎可以没有荣誉心和由争取荣誉而来的想象呢！谭明超真的遇见了他所敬仰的贺营长，当一营调到后面去调整的时候。他坚决地、清楚地向营长说出他的心愿，说出他正在练习掌握步行机。

说完，他以为营长也许像敷衍孩子似的敷衍他两句。营长是英雄，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啊！

哪知道，营长是那么诚恳、谦蔼、亲热，不但注意地听了他的话，而且详细地问了他的姓名、年岁、哪里的人和他的工作，并且鼓励他要在业务上努力学习。至于将来有没有机会带他到战场去，营长不能马上肯定，那要看作战时节，兵力怎样配合；团的通信连是有可能分配到营里去的。“好好地干吧！我记住你的名字！”

出自英雄之口的这些热情恳挚的鼓励，使这青年敬礼的手好像长在了眉旁，再也放不下来。

营长走了两步，又回头笑着说：“我参军的时候比你还小两岁呢！”

这短短的一段情景中的每一个细节、一个微笑、一个眼神，都深深地印在这青年的心里，比任何图画的色彩都更鲜明、线条更细致。从这以后，每逢值班的时候，他不再用以前常进去的小隐蔽洞，而始终在河滩上，紧守着渡口的电话线。小洞子离渡口还有三十来米远，他不愿跑来跑去，耽误时间。干粮随身带着，渴了就嚼一块冰——他纳闷：为什么吃冰还压不住胃火，嘴角依旧烂着那么一小块儿呢！只在拾起不少炸断的碎线的时候，他才跑回小洞，储藏起来。他珍惜那些碎线，像战士们珍惜子弹那样。

黄昏以前，敌人向渡口发了几排炮，炮一出口，谭明超就听得出是哪一种炮和要往哪里打。炮到，他轻快地卧倒；炸过后，他马上接线。地上、冰上、空中（空炸），弹片乱飞，可是他好像会找弹片的缝隙，既能躲开危险，又能紧张地工作。

拾了些碎线，他往小洞那边跑，正遇上几位工兵来搭桥。渡口的木桥是天天黄昏后搭好，拂晓以前撤去，以免教敌人的炮火打烂。

工兵班的闻季爽是小谭的好友，彼此也是在渡口上由相识而互相敬爱起来的。他俩都是湘西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更重要的倒是二人都年轻，都是团员。闻季爽上过小学，有点“文化”。这并没使小谭疏远他，虽然小谭家里很穷，也没读过书。闻季爽对业务学习非常积极，大家午睡的时候，他不肯睡，还用小木块做桥梁的模型。学习了三个月，他考了第一名。小谭佩服小闻的这股劲儿。心里的劲头儿一样才能是同志。

两个青年相遇，总要抓空儿手拉手地谈一会儿。季爽劝明超努力学习文化，明超劝季爽多锻炼身体：“你的身体单薄点，再加把劲儿，练成个铁打的人！”

季爽没辜负党、团的培养和好友的鼓励。去年初冬，桥被冲断，木头流下去，教一堆碎石头拦住。他下了水，将要到零摄氏度的水，他一口气在水里泡了四十分钟，把木头全捞了上来。事后，他已人事不知，全身冻紫。一位炊事员把他背到暖炕上去，好久，他才苏醒过来。

后来，两位青年又见了面；小谭握住同志的手，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直到嘴唇停止了颤动，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小闻！你，你行！我必须，必定向你学习！”

今天，季爽忙着去搭桥，只怒冲冲地说了一句话：“小谭，什么时候总攻那边？”他向东指了指，“把我炸成八半也甘心！”说罢，就向渡口跑了去。

小谭没来得及回话，只好往小洞那边走，心里有些不高兴，没摸着跟好友扯几句。

刚到洞口，迎面来了常班长，背上背着一箱手榴弹。小谭把碎电线扔在洞里，一步跨到班长身旁：“给我！班长！”

班长的脸扁，眼睛很长，眼珠子总得左右移动好几次才能定住。好容易定住眼珠，他又干又倔地问：“干吗？”

“我替你背！老……同志！”小谭不忍看老班长还背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山过水。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小家伙！”班长决定不肯放下背上

的负担。

小谭知道班长的倔脾气，所以一方面敬重他，一方面又想调皮一下。“我替你背过去，你不是怕那条‘绊马索’吗？”

老常火啦：“我怕？我打仗的次数总比你认的字多！我愿早早地打一仗，歼灭敌人，不再受这条‘绊马索’的气！我受够了！”

“我受够了气！”是战士们大家都想说的一句话。本来是嘛，驿谷川东边方圆十来里地都日夜被敌人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枪炮随时向我们打来。白天，这里没有一个人影；夜晚，我们才能活动。我们不怕吃苦，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气！

小谭虽然口中不说，心里却不能不承认老常的话一点也不错。前些天，他自己不是要求过贺营长带他去攻打敌人嘛，但是，新同志不甘心在老同志面前服软；再说，他深知道常班长心里喜爱他，跟“老头儿”扯扯皮也不算犯错误。“打就打，守就守，我全不怕！全得听！命令反正在这儿，敌人的炮一出口，我就知道它往哪里打！”

“敌人的炮没出口，我就知道！”班长的长眼睁得极大，鼻洼那溜儿显出点要笑的意思，欣赏着自己的俏皮与夸大。

青年的秀气的小长脸红起来。不行，斗嘴也斗不过这个老家伙。认输吧！他岔开了话：“坐坐，班长！桥还没搭好呢。”

仍然背着箱子，班长坐在洞口外的一块大石头上。坐好，他把一双像老树根子，疙疙瘩瘩的手放在膝上。然后，右手用力地拍着膝盖，连说了三声：“够呛！够呛！够呛！”一声比一声高。

连说这么三声，是班长发泄感情的办法。“够呛”是他的口头语，他立了功，“够呛”；他遇到很大的危险，也“够呛”。他十分高兴能说出那么俏皮的话来：“炮没出口……”

“怎么一个人来了？”

“他们在后边呢。他们慌，我稳！”班长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难解的。若是说完全了，那就应当是：“后面有好几个人呢。他们一出发就快走，走着走着就喘不过气来，都是山路啊。我呢，始终不慌不忙，所以倒走到前面来了。”

小谭不敢细问，省得班长反击：“你连大白话都听不懂？”对了，常班长就是这么个人：不管吃多大的苦，只要在部队里他就高兴。要是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啊，他就能连喊几十声“够呛”。虽然他的嘴又狠又硬，他可是能团结人。他并不去拍拍这个的肩膀，或隔着老远招呼招呼那个。他的团结方法是永远以身作则。他是共产党员。苦的他吃头一份，甜的他吃末一份。谁要是夸他好，他就顶谁：“难道党员该不好

吗？”可是，过一会儿，他会连说三声“够呛”；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好，而且应当一天比一天好。

东边来了两个人，常班长知道桥必定已经搭好，慢慢地站起来。

“等等吧，他们还没来。”小谭还想跟班长多扯一会儿。

“我丢不了我的兵！你也别丢了你的电线！”班长说的是好话，可是不大好听。

“丢了我的脑袋，也丢不了电线！”小谭也还了句硬的，颇得意。

迎面来的是有名的上士唐万善，常班长认识；还有卫生员王均化，常班长不认识。矮个子，满面春风的上士也参军多年，跟常班长是老战友。常班长本想跟他说两句话，可只用右手大致地敬礼了一下，就走过去。原因：他不认识上士旁边的年轻人；对生人，不管是穿军衣的还是便衣的，他以为一过话就有走漏军事机密的可能！

小谭对刚来的两位都不认识，本想跑下去看看闻季爽。可是，上士先招呼了他。上士每天，据不正确的估计，一个人要说十个人的话。他的兴趣与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对管理伙食非常有办法。他刚刚由河东回来，把他办伙食的经验介绍给新换防上去的那些炊事班。在办伙食之外，他还能编写相当好的快板、山东快书和单弦。战士们满意他的伙食，也爱听他的曲艺。假若不是在坑道里，他还会教战士们在春节的时候耍龙灯、踩高跷。现在，他正和王均化讨论怎样改进抢救伤员的方法，好减少伤员的痛苦。他上阵地抢救伤员已有过多少次。

看见小谭，上士马上放下抢救伤员的问题，兴趣转移到电话线上来：“同志，今天又炸断了几处？”

小谭好像也学会了常班长那极端谨慎地保守秘密的态度，只笑了笑，没有回答什么。

王均化虽然很年轻，可是已经参加过战斗，不仅包扎过阵地上的伤员，而且用手榴弹打退过敌人的冲锋。因此，他以老战士自居，喜爱沉静严肃的新同志。他很爱小谭刚才的稳重劲儿。

这时候，被常班长落在后边的几位运输员都赶了上来。天色已十分黑暗。上士赶紧打招呼：“都歇歇吧！要抽烟的可以到洞子里去。”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很快地想出办法，把大家安排得妥妥当当。

大家不肯停下，怕过一会儿敌人打起照明弹，过桥麻烦。

上士叹了口气：“真！咱们谁都受着这个月白紫花颜色的邪气！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一个不剩！”

这些话打到运输员、卫生员、电话员的心坎上，就是下边的工兵也必有同感。

大家一齐向东望了望。除了几颗大星，看不到什么。

他们想望见的就是敌人常常夸口的“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汉城的大门”“最坚固的阵地”的“老秃山”。我们管它叫作“上浦坊东无名高地”。

2

岂止战士们呢，连贺营长也有点不痛快——守备了三个多月，只打了些小的出击，没摸着痛痛快快地打个大仗！守备到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对敌人阵地的地形，敌人使用火力的规律，都掌握了七八成；不敢说十成，他向来不自满自大——一位英雄的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再加上自己的和战士们的勇敢，与求战的迫切，他相信一进攻就可以拿下“老秃山”来。战士们屡屡向他要求这个任务，他也向上级反映过意见。可是，全营撤下来整顿。

他首先想到：应当检查自己，自己一定还有许多缺点。自从十六岁参军，从战士做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他每战必定立功，可也永远不骄傲自满。他的荣誉心多么大，谦逊心也多么大。假若他把得到的纪念章和奖章都挂出来，可以挂满了胸前。但是他不肯挂出它们来。他要求人人不用看到奖章就信任他。当他参军的时候，他是带着四条枪去的。虽然每一条枪都是拼出性命得来的，他可是毫无表功的意思。他只为表示：“我是真心真意来参军的！”那四支枪中，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马路上，他一刺刀结果了一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抢起手枪就跑。那是在正午十二点，满街都是人啊！他才十六岁啊！假若由他自己述说这个故事，他会简单谦逊地说：“相信我，我恨敌人！”

慢慢地，他由检查自己的缺欠转而想到：打不打“老秃山”，上级自有主张见解，哪能随随便便呢！山上不但有那么多地堡、火器，还有坦克呀！地堡配合坦克是个新办法，不先想好了打法能行吗？他笑了笑，笑自己的有勇无谋。“党和上级对你的要求是做个智勇双全的营长，不是光着膀子抡大斧子的李逵！对！”他这样微笑着告诉自己。

在刮脸的时候，他看到脸上是多么灰白，没有一点血色。“一气儿蹲三个月的前沿坑道，够呛！”看到自己，他马上就想到战士们。全营的每个战士都经常在他的心坎上。一冬天不见阳光，谁也受不了。应当换防！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是的，没有命令撤下去，他和每个战士都不会说一声苦，都始终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武器，以便“有了情况”，马上出战。可是，人不是铁打的。连坑道中的弹药不是还要随时搬出去过过风吗？坑道里有多么潮湿！

应该下去休整，而后再来打“老秃山”。那才能打得更漂亮、更顽强、更有把握！贺营长的心里安定下去，决定好好地去练兵，好好去检

查一下全营，有什么缺欠，及早地补救。一位英雄是不会自高自大的。他是时时争取更多的荣誉，而不沉醉在过去的功劳里，以致前功尽弃的。

可是，他坚信假若去打“老秃山”，一定是由他领着去打。他承认自己有缺欠，可是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不小看别人，可也知道自己的确有资格去担当艰巨的任务。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老秃山”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恐怕这座快到三百公尺[1]高的小山原来就不怎么美丽，可是它并不秃。据最初在这里打过仗的战士们讲：这里，正像山清水秀的朝鲜各处的山陵那样，也长着不少树木，山的东坡上树木特别多。这样，即使这小山的面目并不怎么俊秀，可是树木的随季节而改变的各种颜色与光彩还足以入画。自从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不但朝鲜的男女老幼，以及牛羊鸡犬，遭到了屠杀，连这座小山的树木也一扫而光；不但没有了树木，也没有一草一花。捧起山上的一把土来，说不定是土多，还是炮弹破片多！

于是，暴敌很得意地管它叫作“老秃山”。

这一带，四面都是高山，包括天德山和夜月山等——我们在一九五一年粉碎了敌人所谓的“秋季攻势”那些有名的山岭。在这些山间，这里有一道小溪，那里有一片平地，善良的朝鲜男女就穿着古朴的服装，在溪畔或平地上终年不息地劳动着。三五人家的小村，站在朝阳的地方或山坡上，时时有鸡的啼声，和黄牛母子相唤的低鸣。到溪边取水的少妇与艳装的姑娘们，一边取水一边低唱着世代相传的幽雅民歌，而后把黑釉儿水罐顶在头上，挺着脖儿，一手叉腰，一手轻摆，十分飘洒地走向有炊烟的地方去。这正像一位诗人所描绘的：

江山处处美，随地好为家，
江网四时鲤，山开五月花；
风香动翠柏，村暖映明霞，
日落歌声里，翩翩舞影斜。

可是，这些田园诗歌的具体资料已经像梦似的都不见了。正像“老秃山”那样，敌人已把这些图画般的山村，和那年年结满红苹果、大栗子的果树，一齐炸碎烧光。小溪还静静地流动，村庄已成为一片焦土。

没被炸死的男女老幼搬到山洞里去住，冒着炮火去拾柴割草、去耕种、去收割，支援着卫国战争。他们善良，也勇敢；温和，也顽强。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人民。

同时，志愿军战士们一看到这些烧光的村庄与水田中的弹坑，就更

坚决地陷阵冲锋。天德山和夜月山上扔着多少侵略者的钢盔与骷髅啊！

就像包心菜似的，四面的高山里包着一团儿小山。有这些个山丘的地点，名叫上浦坊和下浦坊。这块儿就是我们在这一带的第一线阵地。我们据守的山梁子是东西的，西边的山脚几乎插到驿谷川里。过河往西还是山，是我们的第二线。我们的第一线阵地地形不好，背水作战。要不怎么常若桂班长管驿谷川叫作“绊马索”呢。这条小河使我们的部队运动与物资运输，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老秃山”上的五○重机枪，且不提别的火器，日夜盯住小河的渡口。“老秃山”本身并不高大，可是比这里的一群山丘都高出一头，控制着我们河东的全面阵地。

我们据守的山梁不是东西的吗，“老秃山”偏偏是南北的。我们最东边的山脚正登在敌人阵地的山肚子上！两边前沿阵地的距离只有二百多米！这边有人咳嗽，那边听得真真的。敌人每一露头，我们就给他一冷枪！

贺营长时常在夜间去侦察地形。他由我们的东边那只山脚上去——两旁既需多走路，又容易踩上地雷。由敌人的山肚子他摸到山胸。山胸上是铁丝网，有的地方七道，有的地方十一道；最宽的有四十多米。铁丝网好像变形的圣诞树，上边挂着许多东西——照明弹、炸弹、燃烧弹和汽油瓶，一碰就亮、就炸、就燃烧。营长轻轻地一直摸到铁丝网的跟前，大气不出地观测，摸清楚了地形，看清楚了所能看到的地堡，等等。

他的头上是“老秃山”的主峰。

为说着方便，我们就管主峰叫作“二十六”号吧。往北，是一条山腿子，直伸入平阔地带；这就算“二十七”号。往南，由主峰往下有个山洼子；过去，山又高起来，很陡；最后有个山头，不大，可差不多有主峰那么高；这是“二十五”号。由“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一共不过有一千多米。假若画个平面的地图，山形就颇像一把镰刀：“二十七”号是刀头，“二十六”号是刀背，“二十五”号是刀把儿。

铁丝网里面是壕沟和大小不等、构造不同的地堡，还有既能固定又能移动的地堡——坦克七八辆。由贺营长的和别方面的各种观测，可以断定：这一千多米长的小山上总有二百来个地堡！由这个数目再推断，山上至少有六十挺重机关枪，且不说别的火器。单是这六十挺家伙的交叉火力若是一齐发射出来，恐怕就是一只矫健的小燕也飞不过去！

朝着我们这一面的山坡都很陡。

山的另一面呢？贺营长后来在攻下主峰以后才看到。和山前正相反，山背的坡度不大，很容易跑上去。敌人修了道路，直达山顶，汽车

和坦克都可以来往。山坡与山脚有兵营、隐蔽部、饭厅和仓库，都有小地堡保护着。

下了东面山坡，是一脉开阔地，有公路通到前沿阵地，也通到汉城与开城。越过这宽阔地带，又有些相当高的山，是敌人的纵深阵地。这些山上都有炮群，随时支援“老秃山”。这样，“老秃山”便是敌人主要阵地的屏障。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座秃山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它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受控制，十来里地里我们不敢抬头。而且，敌人可以随时下来夺取我们的阵地。反之，它若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控制了敌人，像一把尖刀刺入他们的心脏。

至于驿谷川呢，它是从东北过来，在我们的前沿山地的北边向正西流，然后拐个硬弯，折而向南，日夜不息地洗着我们的西边那只山脚。河虽小，平日不过十米来宽，二米多深，可是脾气不小。一下雨，一化雪，它会猛涨，连桥梁都冲跑。

钢铁的山，顽皮的河，夹在中间的是我们的阵地。我们怎能不想攻打“老秃山”呢！

为什么不马上进攻呢？这就不是贺营长、常班长和战士们所能知道的了。

3

英雄营长贺重耘的身量只比一般的中等身材稍高一点。看起来，他并不特别壮实，可也不瘦弱，就那么全身都匀匀称称的，软里透硬。他的动作正好说明他的身心的一致，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在稳重之中隐藏着机警与敏捷。他能像农民那样蹲在墙角，双手捧着腮，低声亲切地跟老人或小娃娃闲扯。他本是农家出身。假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比如说被两个敌人包围住，他就能极快地掏出枪来，掩护住老人或小娃娃，而且解决了敌人。

一张不胖不瘦的不很长的脸，五官都很匀称、端正。他爱笑，也爱红脸。他笑得非常好看，因为他老笑得那么真诚。他不常因为生气发怒才红脸，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他着急，为别人或为自己有什么落后的地方着急。脸发红的时节，他可并不低下头去；他的脸红得坦白。“不行啊，没文化不行啊！”他的脸红起来。紧跟着，他说出：“我没有文化！”并不止这么说说而已，他确是下了决心要去学好文化。他的脸红，一半是坦白自己的缺欠，一半是激动地表示他要求进步的决心。他没法子把心掏出来给别人看看，他只能红红脸。他的头发很黑，黑得发亮。当他脸红的时候，配上这一头黑亮的头发，就非常好看、天真。

两年前，他只认识自己的姓名，签个名要费好大的劲。“笔比冲锋枪难耍得多！够呛！”他有时候说话相当幽默。

现在，他已经认识一千多字，而且都会写。在坑道里，抱着个小菜油灯，他天天跟四方块的家伙们“拼刺刀”！因为坑道里的空气坏、潮湿，不见阳光，他的脸上已没有什么血色。

可是，每当向方块字进攻时，他的脸又红起来。

不过，他的事情多，不能安心学习文化。好家伙，坐在“老秃山”前面学习文化，不是闹着玩的事！他可是坚持了下去，炸弹落在他的洞子上边，把小油灯扑灭，他就再把灯点上，继续学习。

“仗在哪里打，就在哪里学习！”这是他参军后听一位连指导员说的，他永远不能忘记。这也就是他能随时进步与发展的诀窍。

他的本领就是这么学习来的。他先会打枪，而后才学会扛枪、举枪等正规的动作。当他刚一被派做班长的时候，他不肯干：“我不会出操，也不会下口令！”可是，慢慢地，他也都学会了。

对于枪械的构造也是如此。起初，他以为一支枪就是一支枪，一颗手榴弹就是一颗手榴弹；枪若是打不响，手榴弹若是个“哑巴”，那都活

该。一来二去地，他明白了它们的构造和其中的一些应用物理。于是，他感到了掌握武器的欢快，真的做了枪械的主人。“我拿着你，你不听话不行！我完全晓得你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地，他先会指挥，而后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明白“指挥”这么个名词和它的意义。他有指挥的天才。在他做班长和排长的时候，每逢作战他都打得极猛。可是，他的眼睛能随时发现情况，及时布置，不教自己的人吃亏。该冲就冲，该包围就包围；他能死拼，也用计策。“我一眼看出来，情况有点不对头了，所以……”那时候他只会这么汇报。

直到做到连长，他才体会到指挥是战斗的艺术，而不是随便碰出来的。他以前所说的“一眼看出来……”原来是可以在事前料到的。心灵眼快固然可以临时“一眼看出来……”可是，万一没看出来，怎么办呢？以前，他以为胜利等于勇敢加勇敢；后来，他才明白过来，胜利等于勇敢加战术。他越来越稳重了。

及至来到朝鲜，接触到帝国主义最强暴的军队，他就更爱思索了。他看到远渡重洋而来的敌兵，遇到向来没看见过的武器和一套新的战术与阵式。不错，他和战士们一样，都看不起敌兵，特别是美国兵。可是，他不完全跟战士们一样，那就是他经常思索、琢磨敌人的打法——不一定样样都好，可确是自成一套。跟这样的敌人交战，他以为，既需分外勇敢，也该多加谨慎。以一个军人说，他是更成熟了，晓得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道理。他以前的战斗经验已不能再满足他自己了。

有一天，三连的小司号员，十八岁的郜家宝从小水沟里捞来两条一寸多长的小麦穗鱼，送给了营长。营长把小鱼放在坑道里所能找到的最漂亮的小碗里，和小司号员看着它们游来游去，很像在公园里看金鱼的两个小学生。两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愉快的笑意。

“小鱼多么美，多么美！”营长点头赞叹，“这山里，除了兵还是兵，连个穿便衣的人都看不见！”

“连一只小兔都看不见！”小司号员补充上。

“尽管是这样啊，仗在哪里打，咱们就在哪里学习！”是的，贺营长在这连一只小兔都看不见的地方，并不闭上眼。他注意到敌人的装备、战术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好去设法应付。尽管是在坑道里，他也不肯麻痹了对新事物的感觉，所以他能进步。

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没有这个，光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光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也成不了英雄。

当初，他只知道人不该做牛马。可是他得给财主伺候着牛马，他比牛马还低卑。他决定反抗。逃出了家，他要去看看有没有人不做牛马、

不低于牛马的地方。没有！他下矿挖煤、上山伐树、赶大车，都受剥削压迫。到处他遇到吃人的虎狼。他还遇到霸占东北的日本人——干脆不许他活着，想当牛马都不行！

只好造反了。要使自己活着，他得杀出一条血路，把地主、矿主、车主、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连日本强盗，全收拾了！他先抢了四条枪，而后参加了游击队。他不懂什么叫革命，他只要扛起枪去当兵，好去报仇。

可是，这支游击队并不只管打仗，而也讲革命与爱国的道理。他的心亮起来。他的事业不是去乱杀乱砍，而是有条有理地去革命。他不但须为自己报仇，也得为一切苦人报仇；不止报仇，还要教老百姓都翻了身，拿到政权，使地面上永远不再有吃人的虎狼。他看得远了，从一个村子或一个山头上，他好像能看到全中国。他心里有了劲，看清楚自己做的是伟大光荣的事。

打仗，他老走在前面，争取光荣；立了功还要再立功，光荣上加光荣。他入了共产党。铁汉入了共产党就变成钢，他听一位首长这么说过，并且把它记住。每逢遇到困难与苦痛，他就鼓励自己："这是给铁加点火力，好快变成钢！"

既是党员就不能专顾自己，他觉得做党员的最大快乐就是帮助别人。谁说在部队里会寂寞呢？新的同志随时来到，需要他的帮助。他帮助他们成为战士，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战士。最初，他不会写字；后来，会写而写不快。但是，每逢他去听报告，军事的、政治的，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传达给战士们，传达得完完全全，虽然没有笔记。有时候他约一位同去听讲的人听他传达，看看有没有遗漏和错误。

有的战士练操笨一些，有的识字很慢。这都使他着急，千方百计地由他自己，并发动别人，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这样迟笨的同志，对革命思想的领悟却也很快。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跟他一样受过压迫与苦难。他们心中的怒火，一点即燃。他像爱亲兄弟似的那么爱他们。他自幼逃出家来，在部队里却好似又回到农村。所不同者是这里不用犁锄种五谷，而是培养革命种子，使革命由发展而得到胜利。

他一天也不肯离开部队。在部队里，只有跟战士们在一处，他才真感到快乐、满意。他自己由战士成为英雄，他也愿意看到后起的战士们成为英雄。他经常"出去转转"，去看战士们。他不大爱听与部队生活完全无关的事，比方说：假若有人谈起蜜蜂的生活，或上海是什么样子，他就慢慢地立起来，"出去转转"。他对蜜蜂与上海不感觉兴趣，他得先去解决战士老王或老李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假若他穿着军衣在街上走，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及至他问问路，或买点东西，人们才会夸赞他：多么和善的一位同志呀！可是也不会轻易地想到他是钢铁一般硬的英雄。假若他换上便衣出去，谁都会招呼他一声“老乡”；他的时时发红并且微笑着的脸是那么可爱，没有人愿意不打个招呼便走过去。可是，谁也不会忽然想到他是英雄。这就是我们的英雄，一个很平常而又极不平常的人，一个最善良而又最顽强的人。

自从换防下来，他就和政治教导员娄玉林细心地拟订了战士们学习军事与文化的计划，请示上级，得到批准，而后布置下去。

教导员的身量和营长的差不多，可是横下里更宽一些，看起来比营长还结实硬棒。高颧骨，大眼睛，一脑袋黑硬头发，说话明快爽朗；乍一看，他像个不大用心思的人。可是，他的脑门儿上有几条很深的皱纹；一疲乏了，这些皱纹就更深一些。他的工作使他非用心思不可。

他的文化程度相当地高，社会经验与部队经验也都丰富，可是，他并不因此而轻看营长。对贺营长，他时时处处表示出尊敬。他对营长的尊敬更增加了营长在战士们当中的威信。而营长呢，恰好又是个不自满的人，几乎永远没耍过态度。这样，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搞得越来越好，好像左右手那么老互助合作似的。

他们俩都是山东人，这可与他们的亲密团结没有多少关系。由于都在部队多年，他们有个共同的心碰着心的见解——摸到干部们和战士们的底，才好指挥。这个见解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去细致地了解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的一切。军事教程与种种条例都是刻板的东西，人可是活的。不彻底地了解了人，有多么好的条件也可能吃败仗。贺营长常“出去转转”，娄教导员也是这样。他们知道老待坐在坑道里办不了事。

他们正在坑道里细心地讨论自从撤到第二线来全营的思想情况。天已黑了，可是在坑道里不看表是很难知道时间的。贺营长喜欢做这种研究，明白了别人，也就间接地可以明白自己；他是这一营的首长啊，别人的事都多多少少和他自己有关系。用不着说，娄教导员也喜欢做这个工作，掌握全营的思想情况，保证作战胜利是他的职责所在。

部队的思想情况有时候是不易捉摸的。只有像贺营长和娄教导员这样诚恳而细心的人，才能及时地发现水里的暗礁和预测风雨。

撤换下来以后，全营都非常平静。营长和教导员就马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大家这样一声不出呢？贺营长一想就想到，这是因为没摸着打个大仗，大家心里不痛快；他自己不是也有点不痛快吗？他想：过两天，布置了新工作，大家就会又高兴起来的。及至文化学习和军事学习

布置下去，大家还很平静。这不能再叫作平静，而是冷淡了。

贺营长从卫生员王均化口中得到：三连的黎芝堂连长亲口说的：“打仗用不着文化！”这句话马上使许多战士对学习都不大起劲了。

“老黎自从教毒气伤了脑子，”教导员说，“说话常常颠三倒四的！可他还是个好连长！”是的，外号叫“虎子”的黎芝堂的确是个好连长，做事认真，打仗勇敢，只是近来脑子有点不大好使唤。

“可是说这样的话就不行！”营长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眼珠定住，半天没有动。

“倒退三年，咱们不也说过这样的话吗？”教导员爽朗地笑了笑。

营长的脸慢慢松开，又有了笑意，“这话对！进步难啊！”

“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快的别教慢的感到难堪！”

“对！对！”营长连连点头，“我找他去扯一扯？也许你去更好？”

“你去！省得他拿我当知识分子……你的话，他听着入耳！”

“咱们一齐鼓动鼓动大家，搞得热火朝天！对！”

白天学文化、休息；晚上练兵，全营的情绪又高起来。经过详细讨论，各连的干部都调整好。功臣们该到友军去作报告的已派走了，新同志有的派出去烧炭，有的修补用具。还有一部分人整顿和添挖坑道。全营真正地平静下来。

可是，传来了消息：三营换到前边去，才不到几天就打了个胜仗——不大，可是打得漂亮，有杀伤，有缴获，有俘虏。我们没有伤亡。

胜利的消息传到团里，老常班长连喊了几声“够呛”。他本不吸烟，现在可是借来一支“大前门”吧嗒着。一边吸烟，他一边琢磨：胜利的光荣是有他一份儿的，他背过那么多趟手榴弹！他的每一滴汗都是香美的，像珍珠那么可贵！“够——呛！”他高声这么喊了一次，发泄尽欢快的感情。

消息传到了一营，大家也欢呼了一阵。可是，过了一会儿，大家又静寂无言了，有的人还屡屡地叹气。最沉不住气的是三连长黎芝堂。没带人，他独自跑到营部去。

“虎子”这个外号的确足以说明他的形象与性格：身量不矮，虎头虎脑，刚二十五岁，什么也不怕，他不但是虎形，而且有一个虎胆。每次带队出击，他总是说这一句：“不完成任务不回来！”

见到营长，敬完礼就开了腔：“完啦！进坑道得低头，到外面也得低头了！”

“怎么啦？”营长的笑容里带着惊讶，“犯了什么错误？”

“除了爱多说话，没有毛病！营长，人家三营打了漂亮仗！”

营长的脸上只剩下惊讶，没有了笑容："打胜仗难道不好？"

"胜仗是人家打的，不是咱们！"连长的荣誉心是那么强，以为所有的胜仗都该由他独自包办。

"三营也是志愿军！"营长有点生气了。若是一个战士对他这么讲，他一定不会动气；可是一位连长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说话呢？

营长一挂气，连长更着了急，宽鼻头上出了汗。"我看哪，他们刚一上去就打得好，将来进攻'老秃山'准是他们的事，咱们参观！"

这可打动了营长。虽然他已有了相当的修养，不再像"虎子"连长那么冒失，可是反击的光荣若是教别人得去，他可不好受。他想了一会儿，话来得相当慢："上级，上级教咱们打，咱们打；教、教咱们守，咱们守；教咱们参观，咱们参观！"说完这几句不易出口，而确是得体的话，他的嘴顺利了，"连长同志，不肯分析别人的胜利，吸收经验，就是自傲自满。自傲自满必会教自己狭隘，嫉妒打仗不是为自己争口气，是为了祖国的光荣！"

"报告！"洞口有人喊。二连的上士唐万善紧跟着欢欢喜喜地进来，向营长、连长毕恭毕敬地敬了礼。

"什么事，上士？"营长笑着问。

"报告营长，明天星期六，七点钟炊事班开个音乐晚会，想借用大礼堂。"所谓大礼堂就是营部开会用的，可以容四五十人的洞子。"还请营长去参加、指导。"

"什么节目？"

上士笑得脸上开了花。"有我给他们组织的伙房大乐队。蛋粉筒当鼓，两个水瓢当钹，啤酒瓶当磬，菜锅当大锣，菜勺当小锣，可好听咧！营长去吧！"

没等营长开口，连长给上士浇了一盆凉水："乱敲打什么，软化了大家伙儿！"

上士没来得及解释，文化娱乐是多么重要，"门"外又是一声："报告！"

进来的是沈凯，三连的文化教员。他从头到胸都像个战士，连细小的动作都模仿着战士。他的愿望是跟着突击部队去冲一次锋——"参加了会子，没打过仗，算怎么回事呢？"他常常这么叨唠。他的思想、感情也跟战士们的差不多一致。

不但在全营，就是在全师里，三连也是有名的。贺营长以前就是这一连的连长。从他带着这一连的时候起，"尖刀第三连"就已"威名远震"。现在，三连的战士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荣誉，永远要求打突击。战

士们最怕“落后”这个名词。三连炊事班的馒头都蒸的比其他各连的特别大！

“报告营长！”沈凯瓮声瓮气地说，“明天星期六，晚六点我们开个文娱晚会……”

没等教员说完，营长就拦住他：“大礼堂已借给二连了！”

在心里，他极重视三连。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而已有光荣传统的一个连。但这绝不是偏爱。他有责任爱护这个连，继续成为各连的榜样。

他猜到，沈凯教员必定知道了二连要开会，所以要抢先开自己的会，以免“落后”。他猜对了。

“顺着连的次序，二连明天开，三连后天开，我都来参加。没别的事？去吧！”

敬完礼，上士与教员先后走出去。教员满脸通红。

“连长同志，”营长相当严厉地说，“看见没有！我和团、师首长都重视三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教这样一个连退步了。你是很好的连长，可是你狭隘、自傲。看，你们连开个小会都要抢在别人的前面。这不是怕落后，是处处拔尖子，看不起别人这样发展下去，你们将要不再是典型连，而是孤立连，损害了全营的团结！”

黎连长头上出了汗，直挺着腰板听着。

营长伸出手去，亲热地握了握那一手心冷汗的手。“咱们的部队可以说是最有纪律的部队。你看，朝鲜人民是怎么喜爱我们、尊敬我们、支持我们，中朝真成了一家人。可就是不能骄傲自满，那会，一定会，越来越松懈，把纪律完全搞光……好好地去准备，提高每个人的文化和技术；多打大仗，咱们有准备，必能打好！”

“是！营长！”连长的虎目瞪得极大，敬了礼。

“我们应当给三营写封信，祝贺胜利！”

“对！营长！”

4

上士唐万善的乐队很成功。这并非说是大家听到了音乐，（上士的目的本不在此；要不然，找几位弹弹唱唱的好手还不算难事！）而是说连不大爱笑的人都笑出了眼泪——特别招笑的是那一对大水瓢。

三连的晚会不开了：沈凯闹情绪，节目没能赶排好。黎连长从营长那里回来就连连地吸烟，一根接着一根，弄得洞子里满是烟雾，小菜油灯的灯光越来越弱。

对营长给他的批评，他丝毫没有反感。他是党员，懂得怎么接受批评。他正在苦苦思索的是该怎么办，怎么实现营长的指示和从哪里开始。一时他想不出头绪。他的脑子受了伤，一个多月前他还在病院里。思索过久了，他就害头疼。

政治指导员姚汝良回来了。副连长廖朝闻已到友军去作报告，连长又是半个病人，所以这几天指导员特别地忙。

“嗬！这里成了炭窑喽！”他弯着腰这么喊。

连长在炕上窝着，没出声。

指导员拨了拨灯，才看明白了：“你在家哪儿？”

连长还是没出声。

姚汝良是大个子，在坑道里随时留着神还难免碰肿了头。长脸，有几颗不大的麻子；眼睛非常有神。身量高，可是细条，所以动作很快——这就在坑道里更容易碰了头。这是个胆大心细的人，永远虚心、用心。他坚强，也希望别人坚强，但绝不强迫别人。他慢慢地给别人输入令人坚强起来的思想，像给一棵花木施用适当的化学肥料似的，又干净又有力量，最后能开花结果。

脱下大衣，他灵巧地用它赶走了烟雾，而后躺在炕上歇息。他看出来，连长是有心事。但是连长既不出声，他顶好也暂时不出声；沉默有时候比催促更有刺激性。

这一招果然灵验，过了一会儿，连长出了声：“老姚！老姚！”

“嗯？”老姚假装不大起劲说话似的。

连长心直口快，不会绕弯子。“老姚！营长把我好批评了一顿！他一点不留情！平常，他不是老怪和气的吗？”

“你调到这儿来才三个多月，我调过来还不到两个月，咱们还不能完全认识营长。不过，不管咱们是由哪里调来和调来多久，反正人人受党的领导。咱们认党不认人！”

“这话对！我必得告诉你，营长可没耍态度，乱叱呼人。他批评得对！”连长又找火柴。

“别抽了吧？快进不来人啦！”

“看着，过两天就断了烟！那天不是把棉裤烧了个大窟窿！说断就断！”把手中的烟扔了出去。

“营长说什么来着？”指导员知道连长受了伤的脑子不好使唤，说着说着就说到岔道儿上去，所以这么提醒一声。

连长把在营部的那一场学说了一遍，说得不很贯串，可是很详细、正确。他既不肯说谎，也不会添枝添叶。

听罢，指导员思索了半天才说：“营长说对了！连我也有点自傲！你看，当我接到了命令，调到三连来，我从心眼儿里觉得满意！这是有名的连，我能来做政治工作，没法儿不高兴。到这里一个多月，我仔细看过了，每一个新战士来到，刚放下背包，就会得意地说：‘我是三连的！’这很好，有荣誉感是好的。可是，还没学会任何本领就先看不起别人，就不对了！我们的战士的确多少有这个毛病，必须矫正！必须你我以身作则地去矫正！”

“怎么办呢？打哪儿下手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

指导员坐起来，想了会儿。“这么办，星期天的晚会不是不开了吗？咱们还借用那个地方，开个党支部扩大会议，连功臣也约来。你传达营长对你的批评，而后检讨自己。我也讲话，大意是讲：要打好仗，得靠人人平日有准备，人人有真本事，不能专靠承继下来的好名誉。烈士们功臣们用血汗和本领给我们创出荣誉，我们还得用血汗和本领继续创造荣誉。专凭荣誉心而没有真本事、真劲头，一遇到困难就会垮下来的！……大意是这样吧。我们要鼓动起大家的学习热情来，教大家知道不是因为在三连里就光荣，而是真下决心苦干，人人有份儿地把三连搞得更硬、更好，而且更谦逊可爱才光荣。你看怎样？”

“就这么办！你去布置，我好好想想我说什么，怎么说。”

“事先要预备一下，到开会的时候大家好热烈发言，发言的越多越好！”

连长过了半天才说：“平日，我对大家是那么严格……老姚！”

指导员又猜着了连长的心意。“咱们是有党领导着的部队。你严厉得对，大家一定服从。严厉得不对，大家会提意见。你当众检讨自己，是表明你对自己也严厉，不但不损失威信，反倒增高威信。党是讲民主的，它检查所有的党员的行动，不论地位！你是勇敢的人，就拿出勇气来吧！”

“好！我先睡一会儿。”不大的工夫，他已呼呼地睡着。

外边虽然没有完全化冻，可是洞里已偷偷地往下滴水。一滴水掉在连长平伸着的手上。他动了动。指导员过去给正了正上面盛水的雨布。

吃过晚饭，大家三五成群去开会。因为不是成排成班的开会，所以没有排队。每个人可都带着武器和手电筒。大家都脱了踢死牛的又结实又保暖的大头鞋，换上胶底鞋，为的是走路轻便，虽然由连里到“大礼堂”并不很远。

副班长，有名的爆破手，因捉到俘虏而立过功的邓名戈在前，老战士章福襄在中，年轻的新战士武三弟在后，三个人在壕沟里走。

敌人又发了炮。有的在驿谷川那溜儿爆炸，有的从他们的头上飞过，落在远处。三人安然走着。

“妈的，山上的树跟美国鬼子有什么仇！”章福襄最容易动感情。每逢动感情，他的小而圆的脸就红起来，总是先由两个鼓眼泡儿上红起。

他的个子不大，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力气。可是他已跟敌人拼过几次刺刀。有人问他由哪儿来的劲儿，他就答以“党给我的”，然后真诚地一笑。

他痛恨敌人，也极看不起敌人——“妈的，一拼刺刀就跪下，孬种！”在家里的时候，他吃过两年的野草和树皮。现在，家里分了地，有吃有喝；去年他汇回四十万块钱去，老父亲来信说，已添置了新被子。他不允许美国鬼子侵略了朝鲜，再进攻中国；他知道野草是什么味道。

新发下来的衣服鞋袜，他都不肯穿，非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换上。有人说他太吝啬，他就红了眼皮、发怒：“这是祖国来的，我舍不得穿！”可是，赶到有人向他要一双袜子什么的，他会很慷慨：“拿去吧！咱们吃着祖国，穿着祖国，咱们浑身上下都是祖国给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吧？”他极爱惜祖国来的东西，可是不想独占着它们。部队的集体生活已经使他忘了某些农民常有的贪得与自私。

炮打得更凶了。章福襄问武三弟：“不怕吗？”

“不怕！听惯了！”青年战士严肃地回答。他十九岁，才参军半年；参军的时候，他已经是团员。他长得很体面：方方的脸，大眼睛，一条高而端正的鼻梁。他的嘴唇很薄，并上就成一道线，张开就露出一口洁白好看的牙来。每逢听别人说话，他的大眼睛就睁得特别大，好像唯恐人家说他不注意听似的；听完，他天真地笑笑，露出好看的牙来，好像是说：我听明白了，我是用心听的！

三个月前，武三弟跟着班长柳铁汉去查哨。远处有机关枪声。柳班长回头，不见了武三弟。班长往回走，看见武三弟匍匐在壕沟里，手里

拿着个手榴弹。“起来！你干啥呢？”班长问。

“枪响了，我准备打仗！”武三弟还舍不得立起来。

“起来！打枪的地方还离这儿八里地呢！”

这个小故事不久就传遍了全连，大家很快地都认识了武三弟，而且都喜爱他。

邓名戈心里有劲，而不大爱说话。他是团员，又是功臣，而且老那么少说少道地真干事儿，所以威信很高。虽然因不爱说话而得了“老蔫儿”的绰号，他可是个大高个子，浑身是胆。现在，听到武三弟说“不怕了”，他想起武三弟准备打仗的那个小故事，他笑了笑。“武三弟，你长了胆量！”

章福襄也想鼓励武三弟几句，可是机枪手靳彪从后面赶来，把话岔过去了。

离头一批人不远，后面来了郜家宝和王均化，一个十八，一个十九，两个团员。他们俩常在一处。虽然小一岁，郜家宝却比王均化高了一寸。看样子，王均化不易再长身量，他长得横宽。郜家宝长的细条，眉眼也清秀，说话举止还有些像小孩。虽然样子像小孩，可是胸怀大志，老想立下奇功，成个英雄。因此，喜爱沉稳严肃的王均化肯和未脱尽儿气的小司号员交朋友。自从一入部队，每逢听见枪炮响，小郜总是眉飞色舞地说：“过年了，又过年了！”据王均化看，这未免欠严肃。可是，再一想，把打炮比作过年放爆竹，到底是沉得住气，有点胆量啊！

小王的眉眼也很清秀，可是脸方脖子粗。再加上横宽有力的身子，他就很像个壮美的小狮子。他也并非天生的不淘气；小时候他若是不登梯爬高地乱淘气，他还长不了这么壮实呢。可是，自从参加过一次战斗，他一下子变成熟了。平常，大家叫他小王，及至在战场上，他给伤员们包扎的时候，伤员们都叫他同志。这样得来的“同志”怎能不教他坚强起来呢！当伤员咬着牙，一声不响地教他给包扎的时候，他很想坐下大哭一场。可是，他忍住了泪；孬种才落泪呢！有的伤员拒绝包扎，还往前冲。有的伤员负伤很重，拉住他的手说：“同志，不用管我，给我报仇吧！”有的重伤员只反复地喊：“同志，我对不起祖国，没能完成任务！”这些都教他明白了什么叫作战斗意志，他不能再耍孩子脾气了。他看清楚：在战场上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大家只有一条心，一个意志，汗流在一处，血流在一处。

所以他也拿起手榴弹，冲上前去。他既是战士们的同志，就必须和同志们一同去消灭敌人。他忘了一切个人心中的那些小小顾虑与欲望，只记得抢救自己的伤员与消灭敌人。对自己的人，血肉相关；对敌人，

血肉相拼；战场上就是这么赤裸裸的敌我分明。他沉稳了，严肃了，也坚强了。他经过血的洗礼。

“小部，你今天发言吗？”王均化回过头来问。他走在前面，像哥哥领着小弟。遇到危险，他好挡头阵；其实，这里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我不准备发言，听听别人说什么吧。你呢？”

“我要发言！争取发言！”

郜家宝扭头看了看，后面来了一大群人。“咱们快点走吧！”

后面来的是柳铁汉班长，金肃遇、仇中庸和乜金麟三位排长，还有不少战士，包括功臣巫大海、宋怀德、姜博安。连长和指导员也在其中。

敌人的炮还响着，我们开了会。

会场布置得简单严肃：有毛主席像、金日成元帅像和几条标语。地上垫着木板，大家坐在上面；这样可以多坐人，也省得来往搬凳子。只有一张矮桌，是战士们利用装运物资的箱子的薄木板做成的。桌上放着两支蜡烛和一瓶子花，瓶子是炮弹壳，花是彩纸做的。

指导员主持会议，先请连长发言。

一开始，连长的话就使大家惊异；谁都知道“虎子”连长平日多么暴躁严厉，没想到今天他会这么诚恳坦白。然后，大家受了感动：连长是替大家受了营长的批评啊；骄傲自满的，不重视学习的，不只是连长一个人啊！最后，大家激动起来，马上立决心给三连增加荣誉，不许安然地享受过去的光荣！

指导员的发言使大家更加激动，随时地喊起口号来。指导员更进一步地指出具体事实：“挖坑道的同志们都很辛苦，不错；可是，他们创造了新的方法，挖得更好更快没有？在战斗中立过功的炊事班，现在用了脑子，改善了饭食没有？文化成绩好的帮助了落后的没有？老战士们自动地把本事教给新战士没有？是的，我们稍微一自满自足就会麻痹松懈！我们一不肯用脑子就耽误了创造！不错，打好了仗，一切都能顺利；可是，没有充足的学习和准备，我们就不会打好了仗！咱们的英雄营长向来是每战必胜，但是没有一次胜利是出于偶然的，没有！”

这一片既具体又生动的话刚一结束，大家的手都伸起来，像一片小树林，争取发言。

指导员指定柳铁汉班长先发言。

大眼睛，尖下颏，相貌很清秀的柳班长向来能说会道。今天他要说的话特别多。可是，他是那么激动，嘴唇直颤，打好了的腹稿已忘了一

大半。他只说出："同志们，当初，我当了兵，因为日本兵用刺刀戳死我们村里的六十多个人！我当了兵，为报仇！在朝鲜龙岗里，我看见，一条壕沟里有三千多口死尸，多半是妇女小孩！妇女小孩招惹过谁？也都教美国鬼子给杀了！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孩，身上挨了三刺刀！我看见了，可没法告诉人；一说，我就得哭！看过以后，我五六夜睡不着觉！同志们，我是志愿军，我要为这些妇女小孩报仇！"他的泪流下来，用手背擦了擦。"同志们，越有准备，越能消灭敌人，越能多报仇！我保证我们这一班下苦功夫学习文化、练兵！我，我说不下去了！"

这突然的结束，使大家一愣，非常肃静。

章福襄，眼泡儿红得发亮，开了口："同志们！同志们！"他的个子不大，声音可十分足壮。"同志们！我身上的一丝一线都是祖国人民给的。祖国给的衣服紧挨着我们的肉皮！能为保卫祖国粉身碎骨是我最大的幸福！完了！"话虽短，可是很具体。他说完，马上有几位青年去摸自己的厚厚的棉衣，好像摸到衣服，就也摸到了祖国。

王均化发言。虽然年轻，他却不像前边两位发言人那么激动。他慢慢地讲，每个字都说清楚："同志们！我们的连很有名，我爱我们的连！可是该提醒一下，我们可有像二连六班，有名的'四好班'那样的一个班？我们可有像栗河清那样的一个火箭炮射手？他在全军里考第一！"

这几句不激昂而极切实的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大家马上喊起："向二连六班学习！向栗河清学习！"

沈凯检讨了自己："我错了！连咱们开个晚会都要抢在二连的前面，心眼多么小！我要向唐万善上士道歉！我保证，用一个青年团员的资格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随后，又有几位发言，挖坑道的决定去找窍门，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任务；炊事班班长周达顺保证把伙食做好，使战士们满意；还有听了这些结结实实的发言，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了充实，都觉得把三连搞得更坚强、更光荣是自己的责任。有的人恨不得马上就去行动起来，不要等到明天。

已经九点半了，指导员简单扼要地做了总结，勉励大家按照会议的精神，去鼓动连里的每一个人，教三连人人进步，天天进步！"志愿军自从一到朝鲜，就做到了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又比今天进步。胜利没教我们保守不前，反之，胜利坚定了我们进取的信心。我们三连必须进步，成为天天进步的部队的先锋！人家管我们叫'尖刀第三连'，尖刀必须天天打磨，不能生了锈！三连的党团员、功臣就是钢刀上的钢刃，永远在最前面发着光！"

大家决议用三连党、团支部的名义向三营祝贺旗开得胜的胜利。

5

贺营长来到团部，团长约他来的。

论身量，乔秀峰团长还没有庞政委（政治委员）那么高呢。可是，人们都觉得乔团长又高又大。

论胆量，团长固然全身是胆，从幼就不晓得怕过谁，可是政委也不弱呀。那年，还正在打游击战的时候，庞政委不是独自摸进敌人的碉堡，独自在那里看到了一切吗！可是，乔团长显得特别威武，令人生畏。

论服装，除了一双高筒皮靴，乔团长身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和标志。他既无肩章，也没有帽花。他的那一身棉制服既不特别干净，式样也和战士们的差不多。可是，谁都看他像位团长。

也许是因为他作战永远决策快，打得狠，而且慢慢地他的眼神与动作也都那么配合上内心的果断与顽强，所以他才显着特别高大和威武吧。

他的头很大，脸很长，恰足以镇得住他的大身体。两只眼不但有神，而且有威。他不常高声说话，而时时微笑，可是这并不能使他显得温和。他的眼很厉害。看一下，他很快地把上眼皮扣下来。这一下就够了，他看得快、准、狠！

他和贺营长是老战友：营长当连长的时节，他当营长；后来，连长升到营长，营长也升到团长，同在一个团里。

二人遇到一处，贺重耘爱说：“你计划，我打！”这并非说贺重耘打仗没有计划，只凭一冲一撞；而是他觉得有这么一位坚决果断的、一座小山似的上级在后边支持他，他必定能够打得漂亮。

在乔秀峰这方面呢，他非常器重英雄营长。就是二人说闲话的时候，他也不忘了启发与帮助，希望营长成为个杰出的指挥人才。他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思想水平都比贺重耘的高。他是工人出身，而且读过几年书。

贺营长进来，庞政委和程有才参谋长正跟团长商议着什么事情。

庞政委身量虽然高大，脸上可是非常地温秀，说话也很安详。他的胆量极大，而一点不外露，说话行事老那么像一位诚诚恳恳的中学校长似的，和悦可亲。

程参谋长夹在两位大个子中间，显着很矮，其实他是个中等身材。比起团长，他像文人；比起政委，他像军人。他文武双全，能打能写。

双手交叉在袖口里，不言不语的时候，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及至一挺腰板，长篇大套地谈起来，他又才华横溢。不太圆也不太长的脸上没有什么特点，可是一说起话来或干起活来，就满脸露出才气。

贺营长很规矩地向三位首长敬礼，他们都笑脸相迎地接待他。团长见到老战友，特别高兴，脸上的笑意冲淡了眼神的厉害。

“你们谈，我干我的活儿去。”参谋长笑着走出去。

政委顶喜爱英雄人物，很想说些什么，可是没有想起来，于是把双手搂在膝盖上边，亲热地看着贺重耘。

团长刚要递烟，就想起来：“你不吸烟。”把烟卷顺手放在自己嘴里。团长吸烟很多，军服上已烧了不少小窟窿。程参谋长常俏皮地说：“团长，看你这受过空炸的军服！留点神吧！”

“贺营长，昨天我到前边，看了看地形。”团长好像无话找话地说。

团长有意地这么说，为是不教营长兴奋。可是，营长的脸还是立刻红起来。

“怎么，要进攻‘老秃山’？”

政委答了话：“什么也还没有决定。你知道就行了！”

“对了，我们只交换点意见。”团长笑着说。他十分明白贺营长的心情。假若他自己现在还是连长或营长，他也不会错过打大仗的机会，一定要亲身到前边去。“你看，我们有把握把它拿下来吗？”

营长冲口而出地说：“有！”很快地看了团长与政委一眼，改了口，“可以打！我要求过几次……”

“我们，连师里，都信任你！”政委安详而恳切地说。打这么大的大仗，他有责任为党为国培养人才，鼓励干部。“可是，你要求任务的时候，还没到进攻的时机。军事斗争必须跟政治斗争配合起来。”看贺营长稍微一皱眉，他继续说下去，“板门店的谈判，你知道，已停下来好久。”

团长插嘴：“战场上打得他疼一些，他就会又想起会议桌来！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可以进攻，可是只有攻‘老秃山’能把他打得最疼。敌人自己吹，‘老秃山’是最坚固的阵地！”

“这些日子，”政委把话接回来，“咱们都知道，华盛顿一个劲儿喊，要登陆进攻，抄我们的后路。我们必须先攻他，而且要攻他最不肯丢掉的地方，好扯乱了他的兵力，打乱了他的部署！”

“所以，要打就必定得有打胜的把握！”团长的声音还不大，可是眼神逐渐厉害起来。“‘老秃山’的阵地不大，军事的跟政治的影响可是很大。我们攻而攻不上去，或是攻下来而守不住，华盛顿就会把美国所有

的牛都吹死！”

贺营长的头低下去，沉思。对敌人的登陆进攻的叫嚣，他由上级的报告知道一些。可是，他的心思一天到晚萦绕在营里的事情和战士们身上，顾不得细心揣摩更远大一些的问题。他几乎专由军事上兵力上去考虑怎么打“老秃山”，没想到“老秃山”那么个小山包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他抬起头来，自己的缺欠须对首长坦白出来，光心中羞愧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不行啊！听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这类的名字，我就恶心！不去想那些大问题！”

团长笑了，“谁不是慢慢进步的！当初，你我还不是一个样，只管哪里危险往哪里冲，不管别的。”

“要是光明白世界大势，而没人向敌人阵地猛攻，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委也笑了。

贺营长心中舒服了些，把话转回到“老秃山”上来：“‘老秃山’确实不好打；不过，要是打呢，我们能够把它打下来！”

“咱们的伤亡能够很小吗？”团长问。

“恐怕不会小！”营长回答。

“咱们需要多少兵力呢？”

“强攻得至少用两个连！敌人居高临下，有五六十挺机枪、有七道到十一道铁丝网、有七八辆坦克、有迫击炮、有火焰喷射器！”

“两个连！”团长低声地说。他和贺重耘一样，向来惯用以少胜多的战术，以一个组打敌人一个班，以一班打一排……现在，贺重耘一开口就说两个连，他看了政委一眼。

“团长，”政委微笑着说，“你忘了，山上的敌人是一个加强连，可能有四百人左右！”

“对！对！”团长也笑了一下。“你看不能再少？”

“地堡就有二百来个，两个人打一个不是还得用四百人吗？”政委反问团长。

团长用手摸了摸长而大的脸。

“一次攻不上去，第二次就更难攻了，所以一下手得多用几个人！”贺重耘补充上。

“可是别忘了，我们有几个炮群配合步兵作战！”团长提醒政委和营长，他的眼极快地看一下政委，看一下营长。

“我算计到炮火的支援了！”这是使营长最感到满意的一句话。以前，咱们的炮少，一位营长很难想到炮兵。入朝以后，我们越打越强，营长不但知道了用炮，而且知道了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战术。这使贺

重耘感到骄傲。

“用两个连，你怎么打呢？”团长问。

“我有个初步的方案！”英雄营长回答。

团长看了政委一眼，政委点了点头。他们尊重这样肯经常用心思的干部。“说说吧！”

贺营长愣了一小会儿，然后说：“我的方案可还不成熟！”他愿先听听首长们的意见，不便说出自己还没有想成熟的计划，耽误首长们的时间。

团长似乎看出营长的心思，笑了一下。“你看，咱们一下子把力量全拿上去，一下子把敌阵插乱，敌人还手不及，咱们已占领全山，怎样？”

贺营长的眼明亮起来：“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要用两连人一下子打上去，不容敌人喘气！”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敢说呢？有困难？”团长问。

“有困难！这是个新打法！”

“困难在哪儿？”

“战士们好办，战前有充分的学习，到时候怎么指挥就怎么打。”

“困难是在干部！”政委抢着说。

“对！”贺营长笑了。“干部们有些作战经验，总以为老经验最可靠！”

“好！”乔团长闭了一下眼，为是把贺营长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你看，攻下来，咱们守得住吗？”

“守不容易！可是我守敌攻，敌人的伤亡必大。为大量杀伤敌人，非守不可！好在呢，攻的时候，全山都在敌人手里；守的时候，敌人只能从后面反扑，咱们容易布置。”

“别忘了敌人的炮火和飞机！”政委慢而有力地说。

“那的确不好办！”营长点点头。

“咱们的脑子可就是为应付困难用的！”团长笑了笑。“你我的想法一致，你去就你所能想到的把具体的部署写给我。”

团长又问了些营中的情况，特别问到三连，而后看了看腕上的小表。“好吧，你回去吧。”他把大手伸出去。营长先敬了礼，而后和团长与政委握手。

握完手，营长的眼对准了团长：“团长我要求把打‘老秃山’的任务交给我！”

“打不打，什么时候打，谁去打，都要由党和上级决定；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团长极诚恳地说。“这是个不小的战斗，只要一开火，就必须

打到底！你回去吧，刚才的话都要严守秘密！”

营长又敬了礼，走出来。

“这是个既有胆子，又肯用脑子，求进步的人！”政委低声地夸赞。

6

从营到团，有三四里路。离交通壕一百多米的小山坡下，原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一共也不过有七八间矮小的茅舍。山坡下有一片田地，旱地多，水地少。村中的十来口人，就靠耕种这点地亩过日子。在从营到团的半途中，一探头就可以看见这个小村，像“盆景”那么小巧美丽。

这个小村已随着朝鲜的多少城市乡镇被暴敌炸光，连村里的一头黄牛，十几只鸡，一条小花狗，都被炸死，只剩下三个年纪不同的妇女。她们不是一家人，患难迫使她们在一块儿过活。埋了她们的亲人，拾了些没有炸碎的物件，她们几乎是赤手的，在山坡上有一株古松的地方，挖了一个仅足容下三个人的窑洞。洞口上沿安了一两块木板，作为前檐；木板上放些青青的松枝，雨水就顺着松枝流到两旁去。两个旧麻袋结合成一个门帘。

她们不碍我们部队的事。她们的小山上既没有我们的工事，她们的田地也不靠着大路。可是，部队首长除了时时派人给她们送些粮米之外，还屡次劝她们搬到第二线去，因为敌人的“威风”就在于经常乱开炮、乱轰炸，她们的窑洞又是那么浅小。可是，她们不肯走。她们的田地在这里，亲人埋在这里，她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愿死在这里。敌人的炮火吓不走她们！

我们也报告给地方政府，政府派来人向她们劝告，仍然无效。“我们没有牛，没有农具，可是我们的地并没有荒了啊！在我们自己的家乡里，不是更快乐些吗？”三位妇女这么答辩。她们没有把敌人的炮火炸弹放在眼里。

我们的战士都认识那棵小窑洞外的古松，一看到古松，他们的心里就更有劲儿，因为古松下有那么三位顽强的妇女。

去年，在这小洞外，敌机又投了弹。于是，三位妇女中就只剩下了年纪最大的老大娘。她还是不肯离开这里。当我们的战士们帮助她掩埋了两个尸体，修理了窑洞之后，老大娘穿了最洁白的衣裙，来向团长致谢。她把仅有的最宝贵的一点东西献给了团长——一个小铜碗，是她的“老”儿子生前用过的；他已在前线光荣地牺牲了。

谁看见过乔团长落泪呢？他落了泪。

这以后，战士们都管她叫作“孤胆大娘”，经常来帮帮她的忙。

洞外的古松被炸去半边，剩下的一半枝叶照旧骄傲地发出轻响，当

微风吹来的时候。战士们常在有月色的夜晚，看见白衣的“孤胆大娘”坐在顽强的古松下。他们也看见，老大娘时常用手做指挥的姿势，先往西一指，再用力地往东一指，然后探着身子往东看。一来二去，战士们猜到，大娘也许是想象着指挥我们的炮呢，教我们的炮轰击“老秃山”。

由团部出来，贺营长的心里很不安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壕沟里走。小通讯员在前边走得很起劲，常常回头看看营长跟上来没有，心中纳闷为什么营长今天走得这么慢。天还很冷，晚风不大，可是有点咬耳朵。

“营长！”小通讯员立住，“把帽子放下来吧！”

营长只“嗯”了一声，没心思去放下帽翅儿来。

“哎呀！”小通讯员别的都好，只是动不动地就喊“哎呀”，抽冷子能教神经衰弱的人吓一大跳。“营长，这么冷的天，‘孤胆大娘’还在松树下边呢！”

营长向那边看了一眼，天已黑了，可是还能看见松树下一个白的人形轮廓。营长心里更不痛快了。

立了一会儿，他真想转回团部去，再向团长要求打“老秃山”的任务。就是专为给老大娘和全村的人报仇，也该去打！

可是，这一仗的打法必须是新的，不能专凭自己的经验与勇敢就能打胜，虽然必须打胜！

从前，没做到营长的时候，他只需要求任务、接受任务和出色地完成任务，不必多想别的。现在不像先前那么简单了，他的责任不同了！没有详密的计划，绝对不能出击！他愿意打大仗，可是也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苦！

这也许应当叫作“生长的痛苦”吧，就像我们一个中学生，在毕业之后走进了社会，因感到学识与思想的不足而苦恼着吧。

是的，全志愿军都在生长，天天生长。没有生长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永远到达不了一种最理想的成熟。每作战一次，志愿军的“身量”与心智就长高大了一些。它没有因为胜利而故步自封，所以继续得到更大更多的胜利。正和贺重耘个人似的，因为天天要求进步，志愿军也必感到痛苦。可是，党的领导，首长们的智慧，与战士们的勇敢，使这痛苦没有变成颓丧与消沉，反倒变成为发展与进步的有力刺激。为了前进而去克服困难，能不咬牙忍痛吗？

小通讯员轻声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

贺重耘的心中忽然一亮。很快地，他想起跨过鸭绿江的情形：那时候，战士们拿着的是步枪，没有多少重炮，没有空军，没有精密的通信

组织，连通话用的步行机都不知道怎么用……遇到的呢，却是美国强盗的王牌军队！我们感到多少痛苦：没有足够用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可依托的工事！现在呢，我们不但有那么多的冲锋枪，而且有了各种大炮！我们有了空军！进步，多么大的进步！想起来，那些痛苦是多么美丽，令人非求进步不可的痛苦啊！现在，我们的战士不但会用各种新武器，而且会用从敌人缴获来的各种武器！多么大的进步！那么，指挥怎么可以一成不变呢？怎么可以不讲究新的战术呢？装备、战术、技术和文化，应当一齐进步！

他恨不能马上跑回去，找那个“孤胆大娘”，告诉她：我们不但必打“老秃山”，而且必能打下它来！不过，我们必须用一套新的打法，以期必胜！我们不是在这密密层层的群山中开辟了道路，做了工事，挖了坑道吗？我们也要创辟新的战术，做出新的战斗方案，挖掘一切心智与力量！我们是受朝鲜人民热烈支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要求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么一想，他痛快起来，飞步跑回营部。

他找了一张大纸和一管红蓝铅笔，用心地画出镰刀形的“老秃山”，而后微笑着计划强攻的具体办法。忘了痛苦，他感到一种新的充实与快乐。

他一直坐到深夜。

与此同时，在那高级指挥部里，有多少干部抱着小小的油灯，在研讨每一战斗的经过，总结出经验。有多少人正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苏联的先进军事理论与经验。有多少专家在研究新的武器与新的技术。

我们的战士，即使是在前线，每天也需学习文化。

这样，贺重耘的努力前进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过突出一些罢了。可是，难道一位英雄营长不该事事带头，走在最前面，而该落在别人的后面吗？

过了四五天，团长召集全团的营以上的干部会议。贺重耘想到，这必与攻打“老秃山”有关系。訇的一声，他的手心出了汗。他已熬了三夜，可是还没有把强攻的方案完全写好。

到了团部，一看，各营的干部都来了，他的红扑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煞白煞白的。只有在他打完一仗，已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的脸才会这么白得可怕。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极怕团长把攻取“老秃山”的任务交给别人，而不交给他。

假如说，团长把任务交给了二营，贺重耘必定会带头欢呼：“我们信

任二营！”这是一位英雄营长应有的风度。但是，尽管是这样，他心里可不会好受。他怎么回营见他的战士们呢？凭一位英雄，而没能得到最艰苦的任务！他一定不会像黎芝堂连长那样的闹情绪、发脾气，可是他的心里会疼痛！

再说，前几天他严厉地批评了黎连长，并且既是雷厉风行地，可又循循善诱地，教战士们苦学苦练。假若这次得不到强攻的任务，战士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垂头丧气地表示：苦学苦练干什么？用不上啊！他深知战士们的心理，他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而怕坐在一旁看别人打大仗。

洞子不大，很闷气。贺重耘很想出去一会儿，见见凉风。

可是，乔团长、庞政委和程参谋长走了进来。

贺重耘心里说：“命令就是命令，没有选择！”

团长的脸上特别严肃，可是眼睛好像很疲倦，所以眼神不那么厉害。

庞政委的样子也像一两夜没有睡好，还是那么安详，可是有些疲倦。

程参谋长还很精神，可是似乎有点勉强，他的白眼珠上有些红道道儿。

贺重耘不错眼珠地看着团长的脸，烛光的跳动使那个长大的脸上一会儿稍明一点，一会儿又稍暗一点。

团长发言。他的声音比平常说话的时候高了一些：“同志们，我宣布，上级已经批准，进攻‘老秃山’！”说到“老秃山”三个字，他的眼神忽然又厉害起来，像静栖的大鹰，忽然看见一只可以捉俘的小鸟。

洞里所有的人都挺起腰来。好像忽然刮进来一阵凉风，没人再觉得气闷。

团长继续说：“这个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苦的。干部们、战士们屡屡反映意见，我们都考虑过。可是时机未到，又没得到上级的批准。现在，时机到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必胜的决心了！”团长在人民的部队多年，知道怎么鼓舞群众。

干部们像战士们似的，不由得高呼出：“好呀！”

团长笑了笑，然后按照前几天对贺营长所说的说明了为什么时机已到。然后，他说明：这次进攻只许胜，不许败！一次攻不上去，就再攻，再攻，再攻！攻下来，要守住！以前，我们的友军攻下过六次，可是都在大量杀伤了敌人以后，就撤下来。那时候的目的就在杀伤敌人。这次可不同了，我们要一鼓作气攻下来，永远守住！

烛光不大亮，可是每个人都设法调动着笔记本，多得点亮光，把团长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只有贺重耘不做笔记。他写得太慢，不如极用心地听明白每句话，死记在心里。同时，他非常难过，还没能把作战方案完全写好。

团长继续讲，这必是个有百分之百的准备的战斗。什么都要准备好，什么都要检查几遍。“我命令你们，一切都须亲自动手！今天散会后，你们的任务不仅是把我的话传达下去，而是你们自己要按照我的话去做！仗打好打坏，责任是在你们干部身上！”团长故意地停顿了一小会儿，他知道某些干部往往只管传达，而不亲身带头去工作。然后，他说下去。他说：关于物资的供应，师和团有充足的准备，必定做到前线要炮有炮，要干粮有干粮，要担架有担架，要药品有药品……“我们不是去偷袭一下，而是大规模地强攻，连开水都要准备好一百几十桶，战前运到前沿去！”

听到这里，有个人不由得说出来：“我们感激上级！”

贺重耘往四下里看了看，想找到刚才说话的是谁。没有找到。他可是看到好几个不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有的还没有刮过一次脸。他心里说：“恐怕你们不晓得打游击战的时候，有多么艰苦。那时候，发一炮都要请示多少次！我们应当感激上级，更应当感激祖国人民捐献了那么多飞机大炮！”这些话只在他的心中一闪，很快地他又聚精会神地听着团长的报告。

团长指示：关于炮兵的使用，明天开步炮协同作战会议，定出方案。后勤工作是艰苦重要的工作。前后左右都是山，运输全靠人力。一开火，敌人必用炮火加紧封锁我们的交通线，运输工作人员的损失也许比步兵还大！中间还有那条驿谷川营和连的战勤组织原样不动，团里再给添上一倍的力量，专管由阵地到山下的运送弹药与抢救伤员的工作。然后，由团与师的战勤组织分段接运，分段包干。

不准丢掉一个伤员、一位烈士，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原则！

关于“战救”工作，师和团将拿出一切力量，由阵地到医院逐步设站。通信工作必须组织得空前的严密！弹药、物资、药品，明天就开始往前运送，以便做到战前分散运送，战时集中使用。

每一部门都需做出政治工作方案和实际工作计划。按照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全面科学化、现代化，可是我们这次要尽可能地打个科学化、现代化的好仗。

休息三分钟。大家很快地出了洞口。头一口凉气，使他们快意地颤抖了一下。有的人张开口贪婪地吸入那清凉甜美的空气，浑身感到舒

畅。

远近没有一点声音和一个灯亮，只有黑黑的，树木被打光了的群山。寒星在黑的上空轻颤。

贺重耘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他不大愿休息，他急于想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和到底强攻“老秃山”的任务落在谁的手里。

7

“我们采用什么战术，才能一鼓作气攻下‘老秃山’呢？”团长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又有了精神；他已三四夜没有正式睡觉。

贺重耘的心跳得快了些。

“参考着以前友军攻打这个山的经验，加上军和师首长的指示，我们决定采取缩短纵深、多路突破的战术。”贺重耘早已想到了“多路突破”。他现在正起稿的作战方案，就是分五路猛攻。对“缩短纵深”，他可是还没有想到。

“这个战术并不新奇，可是在咱们团里，还是第一次使用。因此，我们首要的是打通战术思想，不要以为老的经验都是好的，一成不变的那是保守，保守必然落后！”说到这里，团长看了贺重耘一眼。贺重耘想起前几天在团部的会谈。

往详细里说，团长的意思是这样：以前，我们惯用“头尖、腰粗、尾巴长”的兵力使用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前头的人少，中间人多，后面有充足的准备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用少数人突破敌阵，打开一个缺口，而后节节推进，随时补充。

这个方法不适于攻打“老秃山”。山小，敌人的炮火强，我们若是只在一两处突破，就很容易被敌人的集中火力给阻截住。我们必须多路突破，使敌人的火力不易集中。万一有一路受到阻截，还有其他各路分头进攻。突破了，我们就迅速铺开，四面八方同时攻击，插乱敌人的防御体系。

为了突破后可以一齐迅速投入战斗，全面铺开，我们要剪掉“尾巴”，说上就一齐上去。要不然，敌人会用炮火切断我们的“尾巴”。这就叫“缩短纵深”。

这就是新战术与我们以前惯用的战术的区别。所以，团长指出，要打通战术思想。

“我们进攻，只打算用两个连的兵力。”团长又看了贺重耘一眼，并且笑了笑，好像是说，经过反复考虑，使用两个连并不算多。“人既不多，上去以后就得各奔目标，全面铺开；不等敌人还手，就把他们全都压倒！”团长吸了一口气。

贺重耘的脸红起来，眼发了光。他正在草拟的方案和团长的指示结合起来，就成了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他高兴，新打法找到了他愿意去试用这个新打法，几分钟冲上主峰，几分钟全面铺开，哪里都在进攻，遍

山都在战斗；半点钟，至多是一个钟头吧，结束战斗，全歼敌军那该是多么勇敢、多么新颖、多么漂亮，多么科学的一场恶战啊！他愿意去打这样的仗打完，他将有新的经验，报告给全师全军，乃至于全志愿军那该是多么光荣、多么有意义啊！

“注意！”团长提高了声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必须深入宣传这个战术思想，思想没打通而去冒险试验，必定失败。我们不是去试一试，而是满怀信心地去用这个方法一下子解决了敌人。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和战术思想密切结合，使每个参加战斗的都明白、确信，而且的确会用这个战术。所以，下一步就是学习，每个人在战前都要学习好他所需要的技术。这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要做到事事明确、人人摸底！等一会儿，庞政委会还有指示。我们的方案是可以修改的，精神可是不变的——不准备十足，不打！现在我宣布……”

贺重耘咬住自己的上嘴唇。

乔团长宣布了炮兵指挥，团的战勤委员会等的名单。然后，他宣布：本团一营担任强攻，攻下来，由二营担任坚守。三营守备原防。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英雄营长的身上，都相信他必能胜任。他真诚地和善地向大家笑了笑，表示感激。他伸过胳臂，拉住二营营长李赋纯，用力握了握手。

乔团长宣布：马上调回一切出去作报告和出差的人，迅速归队。

团长坐下，贺营长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他极诚恳地对团长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持荣誉，坚决攻上‘老秃山’！”

二营营长是个细高个子，不大爱说话。他也立起来：“首长，一营攻下来，我们二营一定和阵地共存亡！”庞政委做了政治工作报告。

散了会，已是深夜。贺重耘独自向团长要求，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取主峰。

“那不该是你的事！”团长因疲倦而有些发急。“你应该在指挥所里指挥打地堡，突破铁丝网都无须你自己动手。”

“我不是要跟战士们争功，是为保证打好了仗！”营长的脸红起来。

“这次作战，各级都推进一级：师长到团指挥所来，团参谋长到营指挥所去，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去指挥各排，你还不放心？”

“我的地形熟、经验多，战士们信任我。这是个新打法，我去有好处！”

“以后再说。你先去拟订强攻的计划吧！我刚才说的是原则和决心，你需做好具体的作战方案！”

“已经差不多了！”

团长点了点头：“贺营长，把它赶快写出来，交给我，越快越好！”

“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说得那么诚恳，团长几乎要点头。可是，团长马上矫正了自己的冒失。

“这个事，我得请示上级！明天——啊，今天晚上见！”是的，时间早已过了半夜。

贺重耘飞跑着回了营。这时候，他再也不受什么身份地位的拘束，他要飞跑。满腔热血催着他跑。没有任何东西阻碍得住他。他要冲破一切困难危险，去打下“老秃山”！

娄教导员散了会就回来了，所以先到了营部。他可是还没睡，眉上皱纹很深，带出疲乏不堪的样子。

贺营长一进来就先抓住娄教导员的手，用力地握了几握，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因为还呼呼地喘气。

娄玉林笑着点点头，领会到营长内心的欢悦。

喘过气来，贺营长恳求：“教导员，给我画一张‘老秃山’的平面草图，我的手笨！画完，你就睡觉！”

“你也该睡了！”

“不打下‘老秃山’来，不睡！打下来，连睡三天三夜！这是我的规律！”他笑了，笑得那么天真，连娄玉林也不得不强打精神陪着他笑了一阵。

趁教导员画地形之际，贺营长去叫电话。

“干什么老贺？”教导员问。

“把喜信告诉……”但是，他马上矫正了自己，放下了电话耳机。他不应这样随便地传达上级的决定。不过，他还没法完全控制住心中的喜悦，自言自语地说：“一辈子，能赶上几回这路事呢！硬要在六七十挺机枪的缝子里攻上去，是要点真本领啊！”

娄教导员把地图画好。

“你睡吧，我不会吵你！”

娄教导员一歪身就睡着了。

营长坐下，眼看着地图，心中可还想着刚才要给各连各排打电话的事。

他首先想到：黎芝堂若是听到这个好消息应当如何欢喜。他也想象到：黎连长必定会要求攻打主峰的任务。他仿佛看见黎连长已立在他的面前，虎眼圆睁，诚恳急切地要求：“营长在作战方案上写上我攻主峰，写得大大的！”营长不由得笑了笑。他的想象中的回答是：

“你不行！我知道你不会打这一次的仗！”他喜爱，也不放心黎连

长。

“怎么？营长不信任我了吗？”营长想黎芝堂必会这样问。

“我信任你的勇敢、坚决、忠诚！可是，你必须学习！”营长又笑了笑。“学习，学习，黎芝堂得学习，大家都得学习！”

晚间，举行了党、团委扩大会议。

乔团长和庞政委又作了报告，说明攻打“老秃山”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意义：粉碎敌人的冒险登陆进攻；大量杀伤敌人，消灭敌人对我的威胁；证明我越战越强，要攻就攻，攻下能守；创造战斗的经验庞政委强调地指出：这次战役，和过去的一样，要以党、团员和功臣为骨干，去打个硬仗。

新的战术思想，新的光荣，新的责任，使到会的人都感到一种对新的伟大时代的兴奋。他们不止于去英勇地打一个仗，而是还要以身作则地带动别人，用党的光荣与光明照耀着全排全连全营全团全师，都肯去用血汗与生命争取做英雄！大家热烈地发言，表示态度：把无名高地打成个有名高地！

要攻得下、守得住，争取做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打好一个知己知彼，有足够准备的与十分把握的漂亮仗！

只许当英雄，不许当孬种；攻击要当英雄，守备要当英雄！

学习战术技术，艺高胆大，打一个有足够准备的，有十分把握的歼灭战！

在战斗中有勇无谋不算英雄；讲战术，讲办法，才能在“老秃山”上打个出色的漂亮仗！

不中断指挥，一边打一边调整组织。

战场鼓动，人人开口，个个鼓动，不打哑巴仗！

指挥要和鼓动结合！

严格执行战场纪律，人人维护，个个遵守！

担任后勤工作的提出保证：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胜利！

阵地运输与担架工作者保证：

上运弹药，下运伤员！

不丢掉一个烈士、一个伤员！

担任医疗的要：

医疗适当及时，减少残废率，死亡率！

…………

有一项决议，就增加一分对任务的明确，与争取胜利的决心。要使

事事明确，人人摸底，就是大家在会后的责任——普遍地、及时地、深入地、不间断地、随时随地随人进行鼓动宣传。

8

白天，山中仍不见一个人影。在山沟里穿来穿去的是寂寞无聊的冷暖不定的小风。上面，从海洋飘来的黑云，一会儿压在高峰上，一会儿又随风散开，露出清新的蓝天。有时候，来一小阵斜风细雨，可也有时候飘下几片雪花。

外边虽然那么静寂，冷热阴晴不定，在坑道里却是另外一番情况。干部们、战士们都在极度兴奋紧张中讨论上级的指示。山洞里的热情像多少股红热的钢汁，一旦流出去就可以冲倒“老秃山”。

军事的民主把我们的战斗意志凝练在一起，成为钢铁。有些有顾虑的坦白了顾虑，从而消灭了顾虑。有些思想不正确的受到批评与鼓励，端正了思想。有些有计策的献出计策，有些有经验的拿出经验，有些有意见的提供意见。这样，在执行命令之前，就有了充分的准备，丰富了完成任务的知识，加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常若桂班长连“够呛”都顾不得说了。现在无须发泄感情，他要把所有的兴奋欢快都积存在心里，等打下了“老秃山”，在主峰上边去欢呼几声！

白天，他参加各种会议；夜晚，他已开始往河东运送弹药与物资。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多说话，只把疙疙瘩瘩的大手放在膝上，眼珠在长而大的眼眶里移动着。移动一会儿，他盯住一个同志，好像是说：“小家伙，该你表示态度了，做个英雄，还是当孬种！说吧！”

但是，只要一开口，他就说对了地方。他有经验，有热情，而且肯用心思。“我说，搞运输不怕忙，就怕乱！一时一刻不能没有指挥，没有组织有了伤亡，赶紧重新组织起来，不怕组织小，就怕乱七八糟！”还有，“过封锁线的时候，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千万别犹疑不定，拿不准主意！炮弹专打拿不定主意的家伙！”

他的话永远是这么简单而有力量，深深地打入大家的心里去。

刚一听到传达报告，他就去见连长，要求任务：战前，他往前线运送东西；一开火，他到阵地去。“我保证上运弹药，下运伤员跑不动，我走；走不动，我爬；有口气，我就不离开‘老秃山’！”

连长答应了他的要求。团的运输连本来是要配给营里一部分力量的。

得到这个任务，不论是走路还是躺着休息，他总想着问题。按照党的号召，有勇无谋不算英雄啊！他得有多少汗流多少汗，有多少心血就

费多少心血。光流汗而不动心思，至多只能算半个英雄！

他的头一炮就露了脸。把弹药送到前线仓库，他提供了意见：“把弹药分分类，按类安放，别乱堆一家伙！这样，一开火，前线要什么，咱们伸手就拿什么，省时间！这不叫科学方法吗？”

管理仓库的采用了他的意见。

另一个问题，还没能解决。他想：从战场上往下运伤员，怎么能又快又稳，不教伤员痛苦呢？一个担架要三个人抬，不经济。山陡，担架不灵便，伤员也不舒服。一个人背一个呢，既省人力，又快当。可是，光溜溜地背不行啊，背得费力，伤员也不好受。怎么办呢？

运送东西的第三天夜里，在谭明超的小洞外边，他遇见了唐万善上士。天很黑，二人打了个对面，一齐问出来：“谁？”上士先听出口音来，又靠近了定睛一看：“你呀？班长！”

“你干什么去？”班长问。

“事儿可多啦！”上士得意地说，好像他是打“老秃山”的总指挥似的。把嘴放在班长的耳边，他得意而机密地说：“去看地形！看地形！”口中的热气吹得班长的耳朵怪痒痒的。

“你看哪一门子地形？”

上士笑着说：“你看！你看！我怎么不该去呢？战前，我得监督着炊事班蒸好五百斤面的馒头，烧三十大桶开水！光这两项事，就能把你吓昏了！锅是那么小，又没有合规格的笼屉！非发明创造不可啊……”

“你干吗说去看地形！”班长不耐烦了。

“是呀！一开火，我带领炊事班、理发员、文书，全上阵地！上运弹药，下运伤员！我怎可以不先熟悉了地形呢？当初，马谡失守街亭，还不是……”

“你的话怎这么多呢？问你，你怎么往下背伤员？说！”

“有了新的创造哟！你不常到伙房去，见闻不广！我问你，装炭、装米，都用什么哟？”

班长恍然大悟：“你配做个志愿军！我原谅了你爱多说话！麻袋四角安上带子，像背小孩似的兜住伤员，既牢稳，又舒服！我采用你这个法子！去吧，看地形去吧！到铁丝网跟前，可别出声！”

“我还不至于那么爱说话！”

二人分道而去，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班长恨不能一步走到家，搜集麻袋。

常若桂下了交通壕，没走出多远，迎面来了个人影。影子先出了声：“口令！”

班长听出语声来：“去你的吧！小家伙！”班长刚得了那个利用麻袋的窍门，心中十分高兴。

“走了几趟啦？老头儿！”谭明超跑过来。

“再叫我老头儿，我像扔手榴弹似的把你扔出去！小鬼！”

“别生气，班长你来看看我的发明！”谭明超的灵巧的手拉住班长的大粗手，往壕沟墙上摸。摸到靠墙的许多条电线，又摸到些布条子挽成的疙瘩，班长问：“这算什么发明？”

谭明超淘气而得意地笑了。“你不知道，这几天我们添了多少条电线！一个新的电话网：一个指挥所通到一串指挥所，一个观测所又通到一串指挥所……多啦！多啦！线是这么多，要是有一根断了，怎能快快地查出来呢？”

“嗯！是个问题！”

“所以呀，我把它们分成组，每一组都用布条扎起来，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不就容易检查了吗？你摸着的这个是红的，是观测所组的。”

“你能一摸，就能摸出颜色来？”班长惊异地问。

“很简单！”谭明超级快地用舌尖左右开弓舔了舔嘴角。他的嘴角前几天已经好起来，这两天一忙，又破了，而且不止一边。“白天看颜色，黑里摸疙瘩，疙瘩的数目不同啊！”

“小伙子，你行！你肯用脑子！”班长不轻易夸奖人，可是现在觉得他有责任鼓励这么好的一个青年。

“有脑子不用，长着它干什么呢？”小谭骄傲地向上斜了斜眼。好在天那么黑，班长不会看见。“我还有喜事呢！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步行机，赶到真打起来的时候，我调到无线电组去，可能给英雄营长贺重耘当电话员！嘿！”

常班长想了想，才说：“营长未必上阵地吧？”

“怎么？”小谭着了急。

“他是营长啊！”

“那，那……”谭明超急得说不出什么来了，盼了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有了希望，可能随着一位英雄上战场，可是常班长不大会安慰人。一看小谭真着了急，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结结巴巴地只说出：“你，你自己，自己也能当英雄！”说完，扯开大步就走。

小谭的确有些失望，可是离懊丧还远得很。他依旧紧张地工作着，用工作解除心中的不快。

他不能不紧张，因为四面八方的壕沟里全是人，个个出着热汗，用

着心智，为即将来到的大战做准备。弹药、木材、药品、饼干，往前运；高射炮、迫击炮，往前推进；看地形的，一组跟着一组往前走；干部一个跟着一个，采选指挥所、观测站、包扎所，炮兵阵地最合适的地方……人像河流，不因在黑暗中而停止流动，依然一浪催着一浪。谁都知道，并且深信：战前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

在壕沟尽头，离小洞子不远的地方，小谭遇见了闻季爽。这使他把刚才的不快全忘掉，真诚地愿意听听好朋友有什么新的成就。

闻季爽是志愿参军的学生。样子还有点像个学生，可是没人敢说他不是个好工兵。眉眼端正，匀称的中等身材，他是打篮球的好手。

“下来！下来！”闻季爽非常兴奋地说，“来试试我的浮桥！”

工兵们预计到，一打起仗来，那座木桥就不定一天要炸坏多少次。当然，他们会随炸随修；可是，在修理的时候，势必两岸挤满了人等待过桥；那很危险。所以，闻季爽建议造一座浮桥，辅助木桥，使交通不至于完全断绝。

“可是咱们没有机器把缆绳绷紧！我呀，想起乡下车水的辘轳，用它绞紧了绳索！一边像在菜园打辘轳，一边打仗，多么有趣呀！”

小谭十分佩服小闻的发明，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布条分组法了。

“毛主席有一句诗——”闻季爽兴奋地说。

“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大渡桥横铁索寒’！这里不是大渡河，也没有铁索，可是搭浮桥的思想是由这句诗得来的！”

“毛主席万岁！”谭明超级严肃地轻喊。

“毛主席万岁！”

贺营长真的忘了睡觉。首先，他把作战计划写好，交给了团长。然后，他准备一切该准备的。只在困倦偷袭上来的时候，他眯个小盹儿，而后忽然惊醒，揉揉眼，笑一下，马上干活。为了胜利，他忘了自己。

他管练兵和组织侦察地形——主攻部队的干部，由连长到小组长，都需在打响以前，至少看四次地形。参谋长管理物资和营部的事务，教导员管政治工作，副教导员管后勤工作。他们是这样分工的。尽管是这么分了工，贺营长的心可是拴在每个战士的身上。他爱每一个战士，所以唯恐任何一个战士还有什么顾虑。只要一有空儿，他就跑到连里排里班里，去面对战士。对每个战士，他先说出自己的决心。他使大家感到：营长不是来训话，而是跟他们谈心。在他心里，根本没有“形式”和“手段”这类的词汇。他和战士们谈话，没有任何一定的形式，不耍一点手段。战士们只觉得面前是一个英雄，一个营长，一个阶级弟兄，

一个真朋友，一个可爱可敬可信靠的人。

每逢由战士们那里回来，他必定和娄教导员“对一对账”。

“今天怎么样？”

“表面上情绪很高，可是骨子里还有！”

“你说对了！教导员！”贺营长不是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人。他敬爱教导员，因为教导员既能发现问题，又肯抓住问题去设法解决。他决不粉饰太平！“一个战士，谁肯当着别人说出自己的软弱呢！”

“不说出自己的软弱，可就无法坚强起来！咱们要抓紧时间，找典型！教最好的，像功臣和模范，发挥出最好的影响；教最不行的，像犯过错误的和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同志，都自信能去立功！”

“好！告诉各连指导员们照这样准备，马上动手，咱们帮助他们。”

“三连长老黎也还……”

“他已经是铁，可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变成钢！咱们帮助他！”

乔团长打来电话，问看地形的情形。

“已经普遍地看了一次，还要继续去看。”

“至少看四次！现在就可以开始摆沙盘了，每班一个！参考着你的计划，我们已把作战方案搞好，马上派人送过去。按照方案，结合看地形的心得，明确每个人的任务，想出进攻的办法，保证胜利。营级干部要到每一班去，看他们怎么搞沙盘作业。必须想出所有的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做到人人发言、事事讨论！有谁不热心地、不认真地做，谁就是还不信任新的打法，马上进行战术思想教育！”

放下电话耳机，贺营长笑着赞叹：“好办法！好办法！”听到一个有利于进攻的指示或建议，他真从心眼里喜欢！他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团长的指示告诉了教导员。“你给一连二连打电话，我到三连去。”

…………

黎连长的脸累瘦了一圈，圆虎眼显得更大了，眼珠子好像要弩出来！他不怕劳苦，只怕执行命令不严格、不彻底。

可是，他心中不完全快活。对上级指示的新战术，他日夜思索，愿意一下子把它掌握住。不过，记忆中的那些作战经验，像赶不走的苍蝇，老使他觉得无论如何也用不好那个新战术。这使他发急、动气，恨自己的愚笨。同时，他又不能完全否定那些老经验，甚至因珍惜那些老经验而怀疑新的战术。可是，怎可以怀疑上级的指示呢？他感到痛苦！

看到营长，他详细地报告了过去几天的工作。他满意自己的报告，因为他做得是那么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地方。然后，果然不出营长所料，他问是否派他们连担任主攻。这是他早已想好的问

题，而且极怕因掌握不好新战术而得不到这个光荣任务。

“作战方案就要下来。”营长低声慢慢地说，“我们决定你们连担任主攻！”

“那太好啦！太棒了！”连长天真地笑了，脸上有了光彩，“我保证完成任务！”

“有什么困难没有呢？咱们扯扯！随便扯！”营长知道对这样的一个猛士用不着激将法，而需彼此谈心，慢慢发现问题。

黎芝堂低着头，猛吸了几口香烟——本想断烟，这几天太忙，又忘了。营长也一声不出。他知道黎芝堂只要把话想好，就一下子都说出来。

连长又吸了两口烟，而后抬起头来，圆眼正视着营长。“营长！我对不起你！”

贺营长深知这句话的底细。以前，他做班长、排长的时候，他常对上级首长这么说；现在，营以下的干部常对他这么说。这是句最可尊敬的话。一个战士或一个干部不论吃了多少苦，出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只要心中稍有不满足，就会说：“首长，我对不起你！”没受过高度爱国主义教育的，没有高度忘我精神的，说不出这么纯洁自咎的话来。

营长用和善的同情的眼神鼓励他往下说。

“对这个新战术，我没有办法！”连长一语道出心事来。

“不是没有办法，是还没弄清楚。志愿军永远不说没有办法！”营长和悦而严肃地说。“你看，我刚才还跟教导员说：你已经是铁，只是还没有炼成钢！怎么变成钢呢？得永远不怕接受新东西！咱们志愿军就是这么一天一天长大的，不是吗？说说你的顾虑，我不会小看你，我是要你多添新本事，越长越大！”

“按着这个新打法，一拥而上，然后各奔目标，各干各的，我没法子把握部队。”连长说出具体的顾虑来。

“是呀！按照老办法，咱们在阵地上看着战士们，好像老师看着一群小学生似的，唯恐一眼不到就出毛病。可是，把战士都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办法打不了‘老秃山’！团长不是说过，不准备好不打吗？炮弹、开水什么的，好准备；难准备的是战术思想！你要准备！准备！准备！使你自己跟每一个战士都相信这是好战法，然后教每个人都的确知道由哪里上去，往哪里走，先打什么，后打什么。教每个小组的组长都会指挥，更不用说班长、排长了。这样，就不必，也不许，把战士放在你自己的身边。那是落后的办法！”

“对！”连长心中有了点底，可是，“那么我上去干什么呢？”

“连我还要上去呢！”

“营长，你也上去？”黎芝堂是那么佩服营长，心里觉得营长一上去，十分钟就必能结束战斗。

“上级还没批准，我要继续要求！”

“要求！要求！有营长你看着我……”

“你的老思想又回来了！”营长微微一笑。

“可不是！”连长笑出了声。

“你再好好地温习温习团长的指示吧！从那里，你会发现我们上去干什么！现在，你要好好地搞沙盘作业，每一班都要做。从大家的讨论里，你会看出他们的思想情况。沙盘作业搞得差不多，我们就开始战前大演习。记住：准备！准备！准备！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营长！”连长十分感激营长，可是不肯多说什么不必要的话。

9

还没出战，已经有人先立了功。这使全团的人都惊讶、兴奋！

是的，我们的主攻部队的骨干人物都去看了地形，每个人的手都摸到敌人阵地的铁丝网，每个人的脚都认识了到达铁丝网的山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到了一部分地堡的形式与位置。这样，我们心中的“老秃山”就比军用地图上的更精确可靠了——经过从前的五六次争夺战，不但山上的树木已被打光，连地形也变了许多：高的地方变低，低的地方变高，上面的土陷进去，底下的土翻上来；新的工事修起来，旧的工事埋在下面。

可是，我们只能看见有铁丝网的这一面；山的背面是什么光景呢？没人知道！

一位步兵排长和一位炮兵副排长绕到敌后去侦查。他们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在哪里和怎么存身？我们都不应当随便透露。他们的危险与大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不必多说，只需设想敌人发现了他们吧！那，他们一定不会束手待俘，也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必定用末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在出发前就已下了最硬的决心。

他们安全地回来了，把敌后的光景报告给首长。“老秃山”的全景就这么被两位功臣，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添补完全。

赵作新排长和柳常振副排长两个光辉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在团的通报上传遍了全团。

这使所有的人更进一步地理解了，为什么参加这一次战斗的必须智勇双全。两位功臣不仅是胆大包身，而且是心细如发。他们在背腹受敌的地方，多咳嗽一声，就会全局失败！战士们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这一战斗的确是要打得精密准确，绝不许粗枝大叶！

可是，这还不能满足首长们。到底山上有多少兵力、多少火力呢？隔着那么多的铁丝网，我们没法子完全看清楚一切。我们看见了能看见的地堡，我们看不见的还有多少呢？必须抓到俘虏，用俘虏的供词对证我们的观测。

上哪儿抓俘虏去呢？敌人不轻易地单个儿出来，我们也无法摸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去。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竟自有一排敌兵不但出来，而且侵入我们的阵地。看样子，他们不是要偷袭我们一下，就是来侦察地形；他们带着九挺轻机枪。我们的哨兵报告：一排敌人，九挺机关枪，沿着河北岸向

西前进。他还想补上一句：很可能是敌人搬家！可是没敢说。

我们派出一班人去。一个小组迎击，其余的兜后路，解决了全部敌兵。在事后搜索，发现了一个敌兵藏在个小洞里，被我们活捉回来。

师长要亲自问话。乔团长赶快到了师部。

俘虏史诺是个将近四十岁的连上士，头顶光光的。他的个子不高，可是肚子很大，走路有些吃力——所以他不肯逃跑，而藏在小洞里。他的鼻子不很高，鼻头上红红地发着光。一对灰蓝色的眼珠常常定住，露出点傻气。

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作战经验。这次出来是给排长保镖。排长年轻，很怕出来遇见志愿军，所以带了九挺机枪之外，还带着老史诺做军师。

团长到了师部，俘虏还没押解到——大肚子史诺走不快。

师长、师政治委员、副师长，都已来到一处，而且带来了翻译员。

李师长很高兴，不住地说：幸亏是个跑不动的大肚子，要不然也许死在那里。好难得的机会，好难得……

师长四十岁上下。正像一般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脸上的肉不松不紧的，看起来很舒服。身量不高，全身都那么敦敦厚厚的。重眉大眼睛，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他的风度很像一位大学教授。由他的相貌与风度上看，就可以断定他是用兵极稳，时刻关心着战士的甘苦的一位将军。比起师长来，邵政委倒像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高个子，说话嘹亮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事实上，他是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部队生活久了，他已脱尽知识分子的习气，把自己锻炼成个爽爽朗朗，心口如一，政治修养与军事修养兼而有之的人。

以一位副师长来说，陈副师长很年轻，不过将过三十岁。不高的身量，他长得非常的秀气。他不大爱说话。别人交谈，他总是低着头像想着什么事情，轻易不插嘴。他爱思索，擅长作战指挥，并且严格地执行作战方案，丝毫不苟。所以，下级干部都说他打仗打得“狠”。他的眼珠极黑极亮，每每在那最亮的一点上发着含笑的光。

乔团长正趁机会向首长们报告战前准备工作，俘虏史诺被带了进来。

史诺的脸上满是汗。立住，他顾不得擦汗，先用灰蓝的眼珠偷看了首长们一眼。他很狼狈，很疲乏，很害怕，可是还带出一些美国兵特有的狂妄无知，目空一切的神气。稍微镇定了一点，他的狂傲更增加了一些，眼珠定住，偏扭着点头，表示他的倔强。他只由牙缝里说出他叫史诺，就不再开口。翻译员问他的部队番号，他低声而清楚地说：“我是军

人！”

师长教翻译员给史诺一支烟。史诺翻了翻眼，手颤抖着接过去。狂吸了两口烟，他又看了看首长们，清楚地看见师长的和善带笑的脸。他问了声可以坐下吗？他的腿已支持不住他的胖身体。

“可以。”师长说。

坐下，他叹了口气。然后，低着头吸烟，像在思索什么。

慢慢地他抬起头来，问翻译：“我可以问点事吗？”

话被翻译过去。师长点了点头。

“你们要把我怎样呢？”史诺说出心中的顾虑。

邵政委简单明确地说：“你是俘虏，我们宽待俘虏！”

史诺又低下头去思索。这次，并没有抬头，像是对自己说：“他们是谁呢？连长？营长？”

乔团长问翻译：“他嘀咕什么呢？”

翻译据实地传译过去。

“告诉他，比营长要大一些。”团长笑了笑。

史诺心里盘算：那个“大人”已比营长大一些，中间坐着的当然更大了！他不由得立起来，很规矩地向师长敬了礼。师长和善而尊严地看着俘虏。

史诺不敢坐下，相当急切地问：“请官长们原谅我再问一个问题！”

师长说：“只准你再问一句！”

“请问，你们都是共产党吗？”

邵政委爽朗地笑了两声：“我们都是，而且感到光荣！怎么，你看我们不大像？”

史诺的略带傻气的眼看了乔团长一下。

乔团长得意地说：“他看我像，首长们不像！”

“啊——”邵政委拍了大腿一下，“我明白了！自从十月革命起，美国大资本家所控制的报纸、杂志、电影和广播，没有一天不做反共宣传，永远把共产党员形容成最野蛮可怕的人，所以这个家伙，看见咱们的师长那么和善，就怀疑起来。乔团长，他看你像党员，你的身量和眼睛教你占了便宜！不过，你还赶不上美国电影里的牧牛童，你并不伸手就打人，无缘无故就开枪！”

史诺急于想知道政委说的都是什么，看一眼政委，赶紧又看一眼翻译。

“给他翻译一下！”师长告诉翻译。“补充上，我是老党员！”

听完了翻译，史诺慢慢地坐下去，低声自言自语：“错了！都弄错

了！”

“当然都弄错了！”邵政委说，“你亲眼得见，是谁把朝鲜的城市村庄都炸光，连妇女小孩也成群地杀害，看见田里一头黄牛就开枪！是你们？还是我们？”

史诺的大下巴顶在胸口上边，一动也不动。

“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师长突然地问。

史诺愣了一会儿，好像没把话听明白。然后，他急忙地向怀里摸，掏出一个小皮夹，急忙地打开，拿出一张小相片来。他忘了他是俘虏，忘了一切，一心只要看看他的儿女的相片，也教别人看看。他的脸上没有了愁容，灰蓝眼珠上露出欢快的光彩。小心地、亲切地，他把相片交给了翻译员，用带着细毛的手指微颤地指指点点：“这是玛丽，十二，小脸就像苹果似的；这是小保罗，九岁，淘气惊人！给官长们看看，看看！”

首长们看了看照片。

师长点着头说：“很好！我家里也有小孩！”然后，提高了一点声音说：“史诺，我看，分别是在这里：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儿女，和朝鲜人民的儿女；我们不惜牺牲自己，到朝鲜来抵抗侵略。你们呢，服从着大资本家和军阀的命令，抛下自己的儿女，来屠杀朝鲜的儿女！你看是这样不是呢？”

“官长们！”史诺立正，严肃有礼地说，“问我吧！爱问什么问什么，我知道的必据实回答！”他自动地说出他的部队番号。

“我问你，看样子你是个老兵？”

史诺插嘴：“兵头将尾的连上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过柏林。”

师长说下去：“我想问你这个，照你的经验看，‘老秃山’的防御工事有什么缺点没有？你有作战经验，你起码应当做个连长！”

“唉！”史诺叹了口气。不错，他有作战经验，可是他只能给年轻的、家里富裕的排长保镖！

“说说你的意见！”邵政委催促。

史诺低下头去思索，很想提出些意见，证明自己懂得军事。

始终没开口的陈副师长开了口：“你们的一百二十五个地堡，六辆坦克，还有后面的隐蔽部，的确是……”

史诺又插嘴：“不对！是一百九十五个地堡，八辆坦克！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后面有隐蔽部？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就会知道！”副师长笑了一下，“你还没说你的意见！”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劝你们不要轻易进攻！一百九十五个地堡里，得有多少武器你们想也会想出来！还有坦克，还有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焰喷射器、化学迫击炮、地雷！啊！还有暗火力点！”

“在交通壕里？”副师长问。

“对啦！你进交通壕，必受暗算！你不进去，地面上的火力会打中你！”

“就没有一点缺点？”邵政委问。

“我打过火仗，没见过这么坚固的工事！”

首长们又问了许多问题，史诺一一地回答。

史诺说的和我们观测的大致相符，没有太大的出入。现在山上的守军，他说，马上撤下去，由哥伦比亚营接防。

“好吧，你去休息吧！”师长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两点。

“你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没有的，我们给你！”

“谢谢官长！我真能得到宽大吗？”

“你最缺欠的是世界知识和政治思想，我们也会给你！”师长说。

“我想学！哦，那张相片！”

师长慢慢地说：“拿去吧！应当给你家里写封信，告诉你家里放心，你是在我们手里！”

“官长们！你们都是真诚可靠的人！”史诺把照片放在怀中；放好，又小心地摸了摸。

“不真诚可靠，怎说怎办，不配做个共产党员！慢慢地你就会明白了！”邵政委立起来，活动着两臂。

“我放心了。”史诺的眼睛湿了些，“但愿战争早些结束，好回去看我的孩子们。”

“华盛顿和华尔街要继续侵略呢，”邵政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必定抵抗！我们也必定打胜，因为正义是在我们这边！他们愿意停战讲和呢，我们就乐于协商！我们热爱和平！”

10

已是三月中旬。冬与春的斗争更激烈了。趁着夜晚，冬把所有的泥和水都冻上，连白天汽车轮胎留下的印痕都照原样儿冻结好，有棱有角的像雕花似的。可是，只要太阳一出来，春就进行总攻，把道路化成一片泥浆。有时候，能有两三天，连夜间也无法上冻；春风日夜不息地鼓动着一切。于是，在向阳的山石下和田坎里，就长出嫩绿的小草。

田里的积雪已化净，土壤的黑色加深，发出些潮润的喜悦的光泽。该准备春耕了。离前线远些的志愿军守备部队已在商讨给朝鲜人民助耕的计划。

被派到友军作报告的廖朝闻副连长，得了火速归队的命令，就马上赶回来，一口气走了四十里。他走得满身泥浆，连脸上都带着不少泥点，因为正赶上春风在夜里还鼓动着一切的时候。

廖副连长至多也不过二十五岁，身量也不高；一张圆脸，下巴可是尖尖的；说话的声音水汪汪的轻嫩。看样子，他在大学读书似乎比在部队里更合适一些：他的一对聪明有神的圆眼，短小轻快的身体，无论是做科学试验，还是去打网球，都必能十分出色。

可是，幸而他参了军。他很会打仗。他已经独当一面地打过几次好仗。设若有人问他的作战经验，他会简单而幽默地回答："我腿快！"事实上，他不但腿快，他的心、眼、手也都快。一打起仗来，他就像一条被激怒了的豹子似的，勇敢而机警地往前冲。他的眼好像比枪弹还快，他的腿永远随心所欲地跑到最有利的前面去。"机关枪挡不住风啊！"他会说，"看准了，一阵风似的冲上去，你准胜利！看不准，腿又慢，哼，机关枪专打落在后面的人！"的确，打过那么多次仗，他一回也没挂过彩！

这也就难怪"尖刀第三连"的战士们常常夸口："连长是猛虎，副连长是豹子，还顾虑什么呢？迎着枪弹走也没事儿，咱们会吓得枪弹拐了弯！"

这也就是为什么姚指导员不等廖朝闻见到连长，就把他拉到很小的一个洞子里去。指导员先把党和上级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而后极恳切地说："在你出去的这些日子里，黎连长极认真地学习。前几天，营长批评了他，指出他不热心学习文化、小看别人；他不但接受了批评，而且当众检讨了自己！"

"我们都应当好好学习！"

“就是他一带头，全连都受了感动，居然提出向二连六班学习的口号！”姚汝良的脸上亮起来，从心眼里喜欢述说这样的好事情。“赶到动员进攻‘老秃山’以后，连长的脸都累瘦了一圈；他是真干！”

“连长永远是那样！”

“可是，他对新战术，还有顾虑。营长又细心地指示他，打通他的思想。我警告你，你要是随便说话，跟他乱扯，说什么打仗全凭腿快猛冲，枪弹会躲着你飞，他可就又会变卦。你知道，他的脑子受了伤，不大好使唤，你也知道，打仗不专凭猛冲，枪弹并不躲着你飞，不过那么说说好玩。看见他，你必须强调战术思想的重要，跟他一同学习！他最爱听你的话！你顶好先去看看营长，然后再看连长。”

“好！说走就走！我见营长去！”

“刚走了四十里，就不歇歇吗？”

“只要打‘老秃山’，一夜走八十里也行！”廖朝闻笑着跑出去，脸上的泥点子已经干了，自己掉下去了几粒。可是，他还没出大洞口，迎面来了黎芝堂。坑道路窄，无法躲避，二人极亲热地握了手。黎芝堂把副连长扯回来。坐下，二人都先点上烟。黎连长用力地喷出一口烟去，然后说：“要打大仗了！要打大仗了！”

“知道了！这回不把‘老秃山’的秃脑袋掰下来，甭认识我！”

“对就凭咱们三连，那个秃脑袋就长不住！”

“一定！连长，我得先看看营长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对！你去吧！关于战术，你可以问我，我会给你讲！老廖，你不知道，自从你走后，我学习得多么认真！我要向咱们的英雄营长学习，又有胆量，又会斗智！”

“我也要那样！用兵必得斗智，何况‘老秃山’是那么不容易打！咱们得学会斗智，也教全连的人都学会斗智！”

“对！你简直跟营长的心意一模一样！你去吧！”廖朝闻往营部走，一边走一边感激姚指导员。他年轻，往往随便说话。不幸，假若因他随便说的几句话而浇灭了连长学习的热情，那会多么误事！什么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不是经常地互相勉励，一同进步，而不是彼此标榜，一同甘于保守吗？

交通壕里的泥土也化了冻，很滑。可是廖朝闻的脚仿佛隔着鞋底就能摸到地上似的，准确而很快地走到了营部。

虽然已经深夜，营长可还没有睡。不但没有睡，他还把刚刚归队的两个战士叫来谈话。一个是新战士岳冬生，一个是曾经做过副班长，因借口炮烟眯了眼，不肯追击敌人，而被撤职的方今旺。两个人都刚由烧

炭队调回来。

“你有没有顾虑呢？岳冬生！”

“我不怕打仗！”岳冬生回答。他是个方脸大耳朵的青年，才十九岁。

“你会打仗不会呢？”

“不会！没打过！连手榴弹也不会扔！”

“那怎么办呢？”

“老同志章福襄愿意带领我，他说三天的工夫就教会我四样本事：手榴弹、手雷、冲锋枪、爆破筒。他包教，我保学！回来在路上，我直发愁；现在不发愁了！我一定学好，他打到哪里我到哪里，不给老同志丢人！”

“好！你像个战士！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就赶快学本事，咱们要打大仗啊！”

岳冬生敬了礼，十分高兴地走出去。他没想到回来就能见到营长，而且得到营长这样的鼓励与关心！真的，受到英雄营长夸奖的，还不应当自己也去做个英雄吗？他下了打好仗的决心！

“方今旺，你怎样呢？”贺营长记得，也不很喜爱这个人。

“我……”方今旺回答不出，两眼不住地眨巴。他的瘦长脸上不轻易有什么表情，遇到问题他只会眨巴眼睛，眨巴得很快，令人心里不安。

“你怎样？说话？”营长有些不耐烦了。

“我……”方今旺还是回答不出。

“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没改，是不是？”营长不轻易动气，可并不是不会动气。对于不求进步的人，他会发怒。

“我该做的都做了……”方今旺想为自己辩护。营长的脸红了一下，马上又变白；眼睛瞪出火来。“那就是你最大的毛病！教你做一尺，你连一分也不多做！你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记住，你是志愿军，不是别的！你拿着多少子弹，就用多少子弹，用光了完事！一个志愿军不那样，用光了弹药，他会拼刺刀；手榴弹用完，他会扔石头，他会去抢下敌人的武器！该做的，你都做了，哼！黄继光、罗盛教，都不是等下了命令才那么做的！一个朝鲜小孩掉在冰里，跟罗盛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指挥他去救那个小孩！他那么做了，因为他是志愿军！敌人全村全村地屠杀人民，罗盛教为救一条小小的性命，牺牲了自己！他就是咱们这一师的！为什么祖国人民叫我们最可爱的人？就在这里！我们不是谁花钱雇来的，多走一步都怕不合算！我们用鲜血跟敌人拼，我们自己永远不算计！”营长的怒气冲上来，脸又红了。眼睛盯住了方今旺的脸，看

了足有一分钟。

方今旺低下头去。

“我不跟调皮的人生气，因为他有聪明；把聪明用在有用的地方，他能做出漂亮事来。我也不跟笨人动气，只要肯学，笨人会学得结结实实，永远不忘。我自己就不顶聪明，我就是讨厌你这样的人，有聪明不用，有力气不使，你又并不笨！你心里没有志愿军的劲！你敷衍！干一会儿活，你看好几次太阳！你永远不肯下任何决心，总怕自己吃亏！给你三分钟，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方今旺依旧低着头，眨巴着眼睛落了泪。

就是在这时节，廖朝闻跑了进来。他用全身的力气向营长敬礼，表示他对营长的敬爱。他希望营长会亲热地和他握手。

可是营长还生着气，只说了声：“回来啦！”

廖朝闻看了看方今旺，心里已猜到八九成，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不敢再出声。

方今旺慢慢地抬起头来，咽了两下才说出话来：“营长！这次我下决心，做个最可爱的人！”

“怎么做呢？”

“不再说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要看见一块挡路的石头就把它搬开！”

“自动地？”

“是！”

“你是什么出身？”

“我父亲在城里开着个小买卖。”

“忘了做买卖吧！志愿军不要讨价还价！明白吧？”

“明白！营长放心好啦，我不再给部队丢人！”

“以前，你犯过错误，受了惩罚；现在，你要争取立功，再抬起头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我们的纪律！不要老眨巴眼睛，把眼瞪圆，瞪着‘老秃山’！你去吧，向全班的人表示表示你的态度！”

“是！一定！”方今旺敬礼，眼睁得大大的。

方今旺走后，营长沉默了半天，才露出笑容，又说了句：“你回来啦！”

廖朝闻简要地报告了工作，而后请求任务。

“先去好好地阅读团长和政委的报告，再说别的。我们不准备好了，不打！”

11

可以想象到：连什么也不会的岳冬生和不够进步的方今旺，都下了决心，别人应该如何的热烈呢！是的，战士们已不大能够沉住气了。“怎么还不打呢？”不问不问，一天也要问几遍。

干部们，特别是班长们，一有空就去见连长，要求自己这一班当突击班。柳铁汉班长不但见了几次连长，还去见了营长，并且求教导员帮他说话。

这由翻了身的农工子弟所组成的志愿部队，不仅甘心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去流血、流汗，而且竞争着把血汗滴洒在最前面，争取做主攻的先锋。

小司号员郜家宝要求连长带他上战场，连长摇了摇头。

“战场上不需要吹号！你没有经验，你看家！”

“我要是老不上战场，怎能得到经验呢？连长，带我去吧！”连长又摇了摇头。

小司号员一天没吃饭。

卫生员王均化给好友出了主意：“别不吃饭，再去要求要求，要求也跟指导员说说，请他帮你的忙，同时，把本事学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手榴弹、冲锋枪，全会用！”

“别那样吹腾自己！连长怕你乱要武器，吃了亏。你跟他这样讲：‘我随着连长，管发信号还不行吗？’连长必定会点头。”

“光打信号，我不干！我要打仗！”

“你真傻！打完信号，你闲着干吗？那么多的地堡，都留着教别人打？”

“可以那么办？”

“我自己就那么办！有一个伤员，我包扎一个；包扎完了，就打地堡；打了地堡，又看见伤员，就又去包扎！就是这样，两不耽误！”

“那太好啦！”

“赶紧上伙房，找点吃的去！”

最憨厚可爱的武三弟经常地笑着，露出一口洁白而可爱的牙来。他非常满意，在这么几天的工夫，听到那么多的道理，学到那么多的本事。他也切盼马上出战。每到要就寝的时候，他必问一声：“今天不出发吧？”打听明白，他才能安睡；他很怕大家出发，把他剩下。

他只有一点顾虑：一出发，他怎么安置祖国慰问团给他的那个搪瓷

碗。他极爱那个碗，因为它是祖国人民送给他的；每天，他要擦洗几次，不许它有一点脏污。向阵地出发的时候，他想，不能带着那个碗；万一把它碰坏了一点呢！不带着吧，万一他牺牲在阵地，而没有跟最应当宝贵的东西躺在一起，岂不对不起祖国人民吗？

为这个，他有两顿没好好地吃饭。

“怎么啦三弟？”最关切新同志们的副班长邓名戈问。

武三弟说出心事。邓名戈极恳切地说：“不必带着它，一打起仗来，很容易碰坏。不用想牺牲不牺牲，凭你的本事、心路，你一定打得很巧妙。真要是牺牲了呢，你的军衣、鞋帽、冲锋枪，连你的生命，哪样不是由祖国来的？何必单想那个小碗呢？”

“对了！”武三弟的眼睛睁得很大，丢开了那个小顾虑，又快活起来。

不光战士们如此，连贺营长也有点着急了。到底哪一天进攻？到底上级准不准他上战场？他深盼能够马上知道。同时，他也晓得：士气虽然很旺，可是对战术思想，大家还没能一致地深入。他警告自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必须沉住气，一丝不苟地去准备！他应当再和每个小组、每个班去详细讨论战术，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顾虑！

可是，还没等他那么做，陈副师长已经下来检查。营长深知副师长是怎样一个人！心细如发，要求严格。他一方面有些不安，唯恐副师长检查出他准备得不够细致；一方面又真诚地欢迎这样的检查，好使他和全营客观地晓得到底准备得充分与否。

来到营部，副师长的极黑极亮的眼睛像要把人钻透了似的看看营长，又看看娄教导员。他看出，他们都很疲乏：营长的白眼珠上带着细而很红的血丝，教导员不但脑门儿上的皱纹很深，连眉心也添上了新的褶子。可是，他没说什么。

是的，副师长永远是这样：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不夹七夹八地乱扯。对任何工作，他都要先拟好计划，而后照计划而行，坚持到底。连他吃饺子的时候，他都只吃三碗，一碗五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管这叫作：吃三个“基数”——合乎军事术语。

声音不大而极清楚地，他吩咐：“把一个最大的沙盘，放到最大的洞子里，集合三连的班以上的干部。”说完，他坐下，掏出一张前几天的《人民日报》，用心地阅读社论。一边布置，娄教导员一边对营长说：“看见没有！副师长不检查咱们的武器，他知道咱们的战士怎么爱惜枪械！他要检查干部们的战术思想！他不到各班去，而把大家集合到一块，省时间，一句话不必说多少遍！咱们也得学这种抄近路的方法！咱

们俩的‘出去转转’还是小手工业式的作风！”

“小手工业不小手工业的，那么做惯了！一天不跟战士们谈谈心，或是生一顿气，心里过不去呀！”贺营长笑了笑。

他们把最大的一个沙盘布置在“大礼堂”里。沙盘里有驿谷川和“老秃山”的模型，河是用绿纸贴好的，山是黄土泥堆成的。黄豆当作地雷，火柴当作火力点，细树枝拉上棉线当作铁丝网！

人到齐，副师长慢慢地走进来，一直走近沙盘，靠它坐下。没有任何“引言”，他叫了声：“一排长！”

高大而老实的一排长金肃遇大声地答应：“有！”

“假如你带着一个班从这里，”副师长指了指山的模型，“往上攻，几分钟能冲上主峰？”

“报告首长，我们有决心攻上去！”金排长的大脸上出了汗。

“我不怀疑你们的决心！就是没有这几天的动员，你们也不会不勇敢！我问的是几分钟能到主峰？”陈副师长的声音还不大，还说得字字清楚有力。

排长回答不出。

贺营长的脸红起来。“这怪我，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你没参加步炮协同作战的会议？”

“参加了！我知道冲锋以前，先发炮急袭；炮声一停，我们进攻。我只顾了跟大家讨论怎么攻地堡，没想到时间的问题！”

“可是时间决定一切！我们的炮停止了，而我们只顾逐一地攻打地堡，就不可能极快地占领主峰。只有占领了主峰，而后分路往下压，敌人才能处处被动，失去联系。反之，主峰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处处被动，不是吗？”

“是！”营长心里飞快地盘算。“我想，战士们穿着棉衣，带着七八个手榴弹，还有冲锋枪和三百粒子弹，山陡，地堡多，恐怕至少要十分钟才能冲到主峰！”

“要做到五分钟，至多七分钟，占领它！不能再多！战前演习就要演习好：一边冲，一边打，冲得猛，打得灵活，五分钟，至多七分钟，打上去，不教敌人喘一口气！不先算好时间，演习拿什么做标准呢？好吧，这个问题还要认真地研究，而后认真地演习！二排长！”

“有！”仇中庸立起来，他是有胆量而样子安闲的人，说话举止总是慢条斯理的。

“这次攻山，我们要各奔目标，孤胆作战，是不是还要组织呢？”

仇排长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定要！比如打地堡，万不可以

一个人去，必须一个人攻，一个人掩护。虽然只是两个人，却有组织、有指挥。”

副师长的黑亮眼珠上露出笑意。“很对！”然后，又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考问一个人，有的问大家。大家回答的不都正确，可是都很用心。最后，副师长立起来发言：

“同志们今天检查的结果，没有使我十分满意！你们的确是做了准备工作，但是还做得不够！你们的准备还不能满足党和上级对你们的要求！这，你们要在战前演习的时候补足了它！在演习的时候，必须一分钟能跑五十米的陡坡，必须把地堡假设在最不易攻破的地方。把你们所能想到的困难情况都具体地摆出来，而后具体地克服。

“你们的营长是最认真做事的人，我知道他是怎样耐心地领导你们。可是，你们也要时时刻刻地动心思、想办法，去帮助他，不要只靠他一个人费尽心机！大家的智慧一定比一个人的多！

“大家的决心硬、情绪高，这很好！可是，有办法才能胜利地实现决心！记住，牢牢地记住，而且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一个比较新的战术是不容易一说就通的。你们必须这样去认识：打今天的仗，眼看着明天的发展！我们的部队是天天在发展着的，不是保守的、落后的！你们要在这次强攻中证实这一点！

“预祝你们的胜利！都休息去吧！”

回到营部，贺营长提出亲自率领进攻的要求：“不自己去，我不放心！”

陈副师长答应了去对师长说，不过：“你必须保证不是去打地堡、追击敌人，而是去指挥！”

“我保证！”贺营长坚决地说，“除非被敌人包围住！我连手枪都不用！”

副师长笑了笑：“你要是指挥得好，就不会教敌人包围住！贺营长，我爱咱们的部队！这是最纯朴的、勇敢的、有纪律的人民部队！咱们有许多好的传统，应当保持下去。咱们可也有许多不尽合乎现代化的地方，应当急起直追！你也许看我对大家的要求太高、太严格；不是的！我是要教咱们每打一仗就打出个名堂来，教这一仗在咱们部队的向前发展上起些作用！以你来说，你有责任把你自己培养成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我自己天天着急，没有文化！”

“学习！除了学习，还有什么法子呢？”

副师长亲自来检查和指示，已经够大家兴奋的了，哪知道师长又召

集会议，连班长都须参加！这真是要打大仗了啊！看，首长是多么关切大家啊！大家都这么体会到，心里也就更有了劲！

及至来到师部，看，进来的是谁？不止师长，师政治委员、副师长，还有军长和军政治委员哟！

谁不知道，军首长是老红军哟！老红军！这永远带着无限光辉的名字！这教人马上想起大渡河、草原、雪山那些光芒万丈的江山与战场的名字！老红军，听到这个名字，谁能不兴奋，不欢呼，不因想起革命事业的艰巨与伟大而感激？何况是亲眼看见曾经参加过老红军的英雄人物呢？多么光荣，有老红军的英雄人物来参加志愿军多么光荣，这样的英雄人物来指挥我们，做我们的首长！

军长进来了，军政治委员进来了！他们的历史、功勋、风度，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都精神振奋，都感到被一种使人欢快、温暖、崇高的光明照耀着！有的人出了汗，有的人脸上变了色，每个人的眼可都盯住了首长们，唯恐错过了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机会！

军长的身量不是很高，可是自自然然带出的威严使他显得很高。圆而稍有棱角的脸非常白净，头发很黑；虽然身经百战，历尽艰苦，可是并没使他显出苍老，头上只有几根白发。军事的与政治的修养使他心里永远镇定，态度安闲。他的眼不但有神，而且有威。看到他眼中的神威，就可以想象到他是可以不动声色地指挥几万战士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洞子不小，可以容下百十来人。中间放着一张长桌，铺着一张白地绿花的绒毯，上面放着一个大沙盘；沙盘里的模型不止有驿谷川和“老秃山”，也有四围的山岭。军长挨着沙盘坐下。坐下，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大家，看到洞中所有的人。他使大家感到，他不仅看见了他们，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甘苦。他是老红军，受过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艰苦与锻炼，受过生死仅隔一发的重伤。什么是革命斗争，什么是在革命斗争中一个战士所应负的责任，他知道的最亲切。他也希望他的战士们能跟他一样地去受考验，并且受得住考验。

军政治委员靠军长坐下。跟军长一样，看外貌，他还很年轻英俊。可是，也和军长一样，他已是中年人。革命的锻炼与修养，使他们胸襟开朗，不顾性命去与一切恶势力决斗；这样，好像年纪与衰老也不敢冒犯他们了！

长脸，大眼睛，政委的全身都活泼有力。他是那么爽朗，使任何人对他都不必存着一点戒心，有什么困难与顾虑对他说就是了，他必定能恳切地相助，而且使对方的政治思想提高，心胸更加宽阔。

师长简单地说了几句关于战前准备工作如何重要的话，然后就请军长指示。

军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沙盘上的小山小河，半天没有开口。洞子里没有一点响动。

“你先说几句好不好？”军长微笑着对政委说。说完，他又用心地看着沙盘。事实上，他无须一定说话。他来到这里，已经足以教大家感到这一仗必须打胜、必能打胜。

政委发言，主要是讲攻打“老秃山”的军事的与政治的影响，勉励大家必须下决心取得胜利。

政委坐下，军长顺手地指定对面的一个干部回答问题。他教那个干部先细看看模型，而后再回答。同一问题，他问几个干部，直到获得了满意的回答，才另换一个问题。最后，他慢慢地立起来，眼仍看着沙盘，一边思索一边说：

“同志们！你们师长、团长已经告诉了大家，我们决定采用的战术是攻取‘老秃山’唯一的战术！你们必须绝对相信它！”他又定睛看着沙盘，看了一会儿，他亲切地笑了一下：“是的，这是，的确是，唯一的打法！”

有的人感到惭愧！师的、团的、营的首长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过他们，他们虽然参加了学习与讨论，可是总不够热烈，不绝对相信那个新战术。现在，军长又这么恳切地来指示首长们是多么爱护他们啊！首长们是多么热诚地贯彻军事民主啊！

军长继续发言。他的话简单明确。他首先指出为什么要多路突破，和全面铺开。

说几句，军长就停顿一会儿，为是教大家思索思索。大家的确都在思索，而且的确相信军长的指示，军长是有名的指挥山地战的将军，大家都知道。

看大家都抬起头来，写完了笔记，军长强调地讲到“全面铺开”。他指示：只有那样，敌人才无法组织起来，失去指挥。我们看到电线就要割断，教敌人失去联系。全面铺开得越快越好，越全面越好，教敌人处处没有时间还手。这么打，我们能很快地结束战斗，尽歼敌人我相信，我们这次能捉到很多俘虏！说完，军长笑了笑，大家也都有了笑容。是的，失去组织与指挥的敌人只会投降，不会单独地顽强抵抗。

最后，军长极郑重地提出：“打这样的仗，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存一点侥幸心！我们要绝对遵守时间，一切都要遵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不准早一分钟或迟一分钟！打这样的仗，一分钟是很长的时间！

我们先发炮，敌人必都藏在隐蔽部去；炮一停，我们极快地冲上去；敌人还没能由隐蔽部出来，我们已经全面铺开！我们稍提前一点冲锋，就会教自己的炮火打伤；我们稍慢，敌人就进入地堡，一齐发扬火力，遵守时间与否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军长慢慢地坐下，声音反倒提高了一点说：“好吧，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他的威严而又和善的眼看着大家。

大家不约而同地决定提出一切问题，好解除一切顾虑；亲自接受将军的指示是光荣的！

12

大家热烈地提出问题。前两天还不敢说出来的顾虑都说了出来；不这样，每个人都觉得，就对不起军首长！

每一个问题都由军首长或师首长给了明确的指示，大家的心里一会儿比一会儿更充实、更开朗。他们这才深入地理解了为什么首长们这样注重战前准备工作；是的，直到此刻，他们的心中才真有了底，而且不许自己再有什么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给大家一种清新的感觉，像雨后天晴立在高处似的，看到了平常看不见的、看不清的东西。听，军长不是正说吗：

“以前，因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这么打；今天，我们的条件好得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去打！明天，我们的条件更好，知识与技术更提高了，我们就打得更现代化一些，更狠一些；敌人不退出朝鲜，就都消灭在朝鲜！”

军长稍眯着一点眼，看着洞子的尽头，好像是在看，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千门大炮一齐射击，我们的坦克掩护着步兵，像一盘机器似的，向前推进，一下子消灭敌人几个团几个师！

大家的眼也都发出兴奋欢悦的光来。

军政委带着感情说：“当初，拿着独出的步枪来到朝鲜，多少多少人都替我们担心！可是，我们相信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勇敢，又肯动脑子！现在，我们更相信自己，更该多动心思！我们万不可以这么想：从前装备不好，也打胜仗，今天装备得好得多了，何必再细心准备呢！我们应当这么认识：装备得越好，组织得也得越精密。一部机器呀，坏了一个螺丝钉就开动不了；我们现在打仗也是如此，有一个人不肯动心思，就会误了大事！”

顺着军政委的话，师长教大家注意：“师里还继续派人下去检查，检查到一切微细的事情。比如说，屯兵洞里的大小便问题解决了没有和怎么解决的！决心加上细心才是更大的决心！”

在又提出许多问题之后，一营二连的一位干部提出来一个问题：

“假若三连由正面攻主峰，二连由旁边上去，都到主峰上会合，而后分路往下压；要是二连上去了，而三连还没来到，我们是等候三连呢？还是不等他们，就奔我们的目标去呢？”

这是个很可能发生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家都静候着首长们指示。

可是三连长黎芝堂的荣誉心是那么强，他以为发问的人是有意地在

军首长、师首长面前不信任三连。他马上面红过耳，想立起来发言。

姚汝良指导员的脸也红了，可是一把抓住旁边的黎连长，向他耳语："坐下，听首长说！"

军长看了看陈副师长。"你说呢，副师长！"

陈副师长立起来说："假若我们都遵守时间，都严格地执行命令，我们必能各路同时上去，不会相差很久！不过，我们应当事先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早有准备，以免临时着慌！我看，假若真发生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二连就应该留一小部分人守住主峰，迎接三连，其余大部分人应当按照原定计划，压下去。军长看怎样？"

军长点了点头。"那也要看指挥员能不能应付那样的紧急情况。他必须在事前想到这种困难，准备好克服困难的办法！事前想的周到，临时就不会出大岔子！大家都要记住这句话。"

贺营长听了军首长的指示，沉下气去，一点不再着急，他准备马上在夜间进行战前的演习。每一想起军长的话，他就自言自语地赞叹："那真是将军啊！真是将军啊！"

上级批准了他到"老秃山"上去指挥战斗。他一方面兴奋、欢快；一方面也想到责任的重大。他必须既对得起党与上级，又须对得起每个参加战斗的战士。

上级也同意了团长与贺营长所拟订的五路突破的兵力与人选的计划：

一路：三连三排由连长带领，强攻主峰。

二路：三连二排由指导员带领，在一路之左，与一路并肩强攻主峰。两路在攻占主峰后，进攻二十五号。

三路：三连一排由副连长带领，强攻主峰左侧，而后会合一二两路，进攻二十五号。

四路：营参谋长指挥二连。二连二排三排由连长带领，强攻主峰右侧。

五路：二连一排由营参谋长亲自带领，在四路之右进攻，在主峰与四路会合，进攻二十七号。

连副指导员指挥战勤工作队。

一连为预备部队。

黎连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爽兴不睡了，起来，点上灯，抽烟。

"不睡觉，你干什么呢？老黎！"姚汝良问。

"睡不着！"

"为什么？"姚指导员还躺着，闭着眼。

黎连长不会把事情老存在心里。“老姚！我决定先冲上去！”

“冲什么？”

“主峰无论如何，我不教二连抢在前面！”

“还没忘了那件事！”

“怎能忘了呢？有光荣，我才活着！”

“当时，我的脸也热起来，有点受不住！可是，人家提出来的是个具体的问题，不见得是看不起咱们！”

“那是看不起咱们！人家说的是三连上不去！我不准任何人小看三连！”黎连长越说越挂火了。“我提前冲锋，我先上去！上不去，我不再姓黎！”

“不遵守时间是违反战场纪律！”姚汝良猛地坐起来。

“谁管！我先上去！”

“你会教咱们自己的炮打！”

“挨自己的炮，也不挨敌人的机关枪！教自己的炮打死光荣！”

“连长！你想错了！”姚指导员恳切地说，“我们是要趁敌人教咱们的炮火打昏迷了，攻上去；这必须遵守时间！”黎芝堂稍冷静了一点，可是不够完全压下怒火去的。“好啦，你甭管我好啦！”

“我不能不管！我有责任要管！我能对战士们说，不遵守时间，随便乱打吗？”

黎连长冷笑了一声：“反正我要先冲锋！咱们自己的炮打的时间短，伤亡有限度！”

“你不是不知道：以前，我们用一两门炮；现在，我们有多少炮群，一打就是一片火海！”

两个人半天都没出声。

“老黎，”指导员的口气柔和了些，“我很替你着急！营的、团的、师的、军的首长们都反复地指示，教咱们打通战术思想，你怎么还是这样呢？”

“问你，老姚，”连长的口气也柔和了些，“为了战术思想，我要是落在二连的后边，教人家笑掉了牙，行吗？不行！我不干！”

“你听着，连长！”指导员极严肃地说，“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绝对遵守时间！别忘了步炮协同作战！我们要既遵守时间，又不失战机，这才是新本事！”

连长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好吧，我不是不求进步的人！”

“咱们从明天起好好练兵！不许一个人瞎冲乱撞，要各有各的地位，各想各的办法！记住军长的话吧，我们不该存一点侥幸心！就这么办

吧！睡！”噗的一声，指导员吹灭了灯。

这真是海洋气候，春雨并不贵如油。前天还下了一小阵雪，今天却潇潇洒洒地落了春雨。云很活动，忽浓忽薄，忽高忽低，可是雨始终不断，下得很有劲。

上级传下命令，趁着云稠雨密，敌人的飞机不易活动，主攻部队可以白天演习。

一声令下，战士们都欢快地出了坑道；要不是坑道低矮，大家一定会在里面就跳起来的。大家已听到传达报告，知道了军长的指示，一致表示绝对认真演习。又加上白天能出坑道，个个心里更觉得痛快。坑道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可是它也真使人闷气；因此，尽管是冒雨出操，大家还是精神百倍。

按照五路突破的计划，各找最近似真的阵地的地形，假设下铁丝网、地堡、战壕，极快地讨论，极快地进攻。攻一次，下来；再讨论，再进攻。

山陡，石头是滑的，泥土是滑的，春山上的一切都是滑的，没有树木可掀一把，只有些青苔，滑的！可是，战士们飞跑猛冲，不顾危险，不顾衣服，不顾性命！他们跑，他们爬，他们滚，只知道执行命令，不顾别的。每一个战斗小组里都有鼓动员，他们呼喊，他们鼓舞，战士们也跟着呼喊，跟着鼓舞；人人鼓动，个个争先。跑一次，不行，太慢！还要快，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春雨在响，春水在流，战士在喊，石头在滚，泥浆飞溅，四山响着回响，连连不断，响成一片。

每个人的衣服都外边被雨打湿，里面被汗淹透；浑身上下里外全是水淋淋的，分不出哪是水，哪是汗。浑身是泥，满脸是泥，头上脸上身上全冒着热气。云、雨、山、人、汗、热气，连成黑茫茫的一片，从远处辨不清什么是什么。战士们在疾走、呼喊、冲锋、爆破……

黎连长跑前跑后，跑左跑右，不断地高呼，脸上的冷雨热汗流入口中。他兴奋、快活，向一切障碍困难挑战！

贺营长跑的路不比任何人少一步，可是也不知怎么他的身上没有多少泥；衣服全湿，可是显着干净。冲开春雨，他的红热的脸到处给战士们带来温暖与鼓励。

快演习完了，从陡坡上滚下一个人来。黎连长两三步跳过去，把他搀起来。一看，正是那天在军长面前发言的那个二连的干部。

黎连长问：“怎样？摔坏了没有？”

“没有！只扭了腿腕！”

黎连长扶着他，一边走一边说：“同志，要按这么好好地演习，咱们

必都能一齐攻上主峰！”

13

红旗是胜利的象征！

红旗是光荣的旗帜！

红旗上写着：

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的主峰，创造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

六面红旗，用师、团首长的名义，分送给主攻与坚守的各连。

消息传来，三连的战士集体创作了红旗歌：

光荣的红旗哗啦啦地飘，

首长给咱们三连送来了！

为祖国，为毛主席，为全军增光荣，

我们勇猛地向前冲！

红旗在前面飘，

咱们人倒旗不倒！

首占无名高地，

争取英雄连队，

坚决把红旗插上最高峰！

胜利的歌词在每个人的口中，胜利的歌声传遍了坑道。

电话到了，去迎接红旗。

单说三连：号声响了，集合功臣，由姚汝良指导员率领，到山下列队迎旗。

兴奋地、迅速地，每个人都换上整洁的制服，胸前佩戴上所有的奖章、纪念章；战士章福襄换上一冬没肯穿的新棉衣，布面上发着柔美的光泽。

敲打着锣鼓，高唱着“光荣的红旗哗啦啦地飘……”人人昂头，个个挺胸，前进，向胜利的红旗前进！

光荣的的确确就要来到，去迎接红旗！

战斗的的确确就要开始，去迎接红旗！

决心的的确确就要实现，去迎接红旗！

每个人的血在沸腾、心在激跳，眼前已不是窄窄的壕沟，而是走向胜利的光明大路。四面已不仅是小风吹拂的群山，而好像是有多少面光荣的大旗，迎风飘荡！每个人的眼前闪动着一片红光，放射着胜利的火焰。每个班长都决心把“红旗班”的荣誉争来，每个战士都备好决心书，当“红旗手”！

看见了：还没做春天打扮的山坡下，飘扬着一面红旗！迎上去！迎上去！热烈地鼓掌，严肃地敬礼，迎到了红旗，光荣与胜利的象征！

敲打着锣鼓，高唱着红旗歌，随同着首长们的代表和文工队的男女同志，走入坑道。

号声响了，集合全连的党团员、功臣与干部，举行授旗仪式。

在敌人炮火不能射及的山脚，临时搭起一座小棚。棚口扎着未被炮火摧毁而才教春雨洗净的碧绿的松枝。棚内，除了会场所应有的布置，还挂满了以前得过的荣誉锦旗，集体的，个人的，战功的，还有朝鲜人民赠送的。

这不是死山脚里的一个简朴的小棚，而是一座光荣的宫殿，哪一面锦旗都是志愿军光辉史册的一页，是烈士、英雄与功臣用血汗写成的纪念碑！要把那些锦旗上面的简短的歌颂详加解说，就能写成多少多少卷令人动心的剧本、小说、诗歌与传记。

代表首长们的干部与文工队男女同志在左右、在后面，拥护着红旗。棚小，党团员、功臣们一个紧挨一个，眼睛都盯住了红旗上的：

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的主峰，创造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

这些字在他们的眼中闪耀，跳入他们的心里！光荣与胜利就在面前，那面红旗将引导着他们冲上主峰，为祖国，为毛主席，为志愿军增光！

响起了锣鼓，唱起来《红旗歌》；四下波动着雄壮的回音，使群山震颤。

代表们代表着军、师首长做简短而激动的致辞，把首长对大家的信任与关切送到每一颗欢跳的心中去。而后，交出慰问信和送红旗的正式文件。而后，文工队的女同志递交红旗，她们的黑亮的长辫，明秀的眼睛，健美的红腮，热情的微笑，给热烈的场面添上美丽。

英雄气概的姚汝良指导员接过红旗，答谢了首长。而后，他激动地对大家说：“首长们看得起我们，所以送来红旗！你们谁能把它插上主峰呢？要是你们不能，我去！”

会场上像河开了闸，大家一齐发言：

“别说了，交给我！”

“信我不信？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大家争着说，抢着喊，而且向前拥，伸手夺！

姚指导员建议：

“同志们，不必争！谁准备得好，谁的决心最大，谁拿红旗！”

“对！看谁准备得好！”

“对！这最合理！”

于是，红旗运动就和积极准备结合起来。

肃静！党员们面对毛主席像，向红旗宣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和领袖的面前，在光荣的红旗面前，我宣誓：坚决执行党和上级给我的光荣任务。轻伤坚持战斗，负重伤不哭叫，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勇敢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为祖国，为人民，为毛主席，把红旗插上‘老秃山’！”

然后，大家在红旗上签名。

机枪手靳彪把名字写得有茶碗口那么大。

“给别人留点地方！全连的同志都要签上！”指导员高声地说。

“还有地方！我要教看见红旗的，就先看见我的名字！”靳彪得意地笑了笑。

红旗拿回连部，而后传到各排各班，普遍地签字。郜家宝急得眼中含着泪，摸着红旗，不住地说：“要是亲手把红旗插到敌人阵地上，该是多么光荣啊！”可是，连长还没允许他跟着出征；他应当不应当在红旗上签名呢？

“小郜，签上！签上！”卫生员王均化说。

“我没有资格！连长还没有点头！”郜家宝的泪几乎要落下来！

“先签上！签上就弄不下来了，看连长怎么办！”王均化大胆地这么主张，“为了争取光荣，难道连长还罚你禁闭吗？”

“不！我还是先要求去！”小郜又去找连长。

“你怎么又来了？”黎连长啼笑皆非地问。“看家也是要紧的事！没听军政委说吗，咱们是一盘机器，每一个小钉子都重要！”

“连长！你还让我活着不呢？”小司号员真着了急。

“这是什么话！我不许你去，就为是怕你吃亏！你年纪小，没有经验！”

“连长，你常对我们说：有光荣就活着，没光荣不如死了！我相信你的话！”

连长没的可说了。

“好吧，跟我去！跟我去！”

“该发信号，我发信号！我还可以做通讯员！”郜家宝不敢说出自己还要打地堡，怕把事情弄糟。

“你知道怎么发信号吗？”

“给我！给我！我在一个钟头内全记下来，连长可以考问我！”

“好！一点钟内，全背下来！”

“我先在红旗上签名去！”小司号员的脸上发着光，心要跳出来，飞跑去找红旗。

是的，就是这样，每个在红旗上签了名的都觉得自己已经和光荣、胜利分不开了！自己的血，自己的性命，都不算什么，只求红旗插上主峰，永远不倒！

于是，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递交给指导员，要求最艰险的任务！人人下了敢死的决心，牺牲就是最大的光荣！每一班每一排是这样，每一连也是如此。感情的极度激动把事情简单化了：视死如归，以死为荣。好像是红旗上既有了名，就不管打好打坏也不该回来！

指导员们阅读了那些决心书，签注了意见，送交上级。

上级马上指示，矫正以死为荣的思想！我们是要以最小的牺牲，杀伤最多的敌人！我们是要敌死我活，不是一死两拉倒！

是的，这就是我们人民的部队，有党领导的部队。它最勇敢热烈，也最清醒。它及时地矫正任何思想上的偏差。清醒的勇敢，智慧与果敢兼而有之的勇敢，才是最大的勇敢。暴敌在每次失败以后，必定做遮羞的宣传：共产党的部队是疯狂的。事实上，我们的确勇敢，但不疯狂；我们清醒我们知道为什么打，怎么打，和怎么必定打胜。

随着指示，团的、营的以及师的干部下来深入连队，跟战士们开各样的建议，启发大家。战士们冷静下来，也就更坚定起来，像热铁点上了钢。

娄教导员特意来参加有黎连长出席的那个小会，特意提出姚指导员告诉他的那问题：“假若二连真的先插上红旗，怎办呢？”

黎连长经过姚汝良的规劝，已经明白了些，可是还不愿表示什么。他要看看战士们的态度如何。

“不会！不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战斗可不能像算术那么准确！”教导员笑着说，“万一呢？万一呢？”

大家都不再开口。

“黎连长，你说呢？”教导员故意地问。

黎连长想了想，终于爽直地说出来：“谁先插上红旗，都对全体有利！”

“大家看呢？”教导员问。

“对！连长说的对！”大家一齐喊。

“这就对了！我们要竞赛，可不准闹不团结！”教导员把这个问题关

上钉。“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们写了决心书，在红旗上面签了名，再没有一点顾虑！”一个战士回答。

“因为看了决心书，我才知道还有顾虑！”

大家笑了，不相信教导员的说法。

“不信？好！我提个问题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是吧？”

大家一致默认。

“这就是个顾虑！”

“我们不怕炮！”有人说。

“我绝对相信你！可是，在决心书上，你说：出去就不再回来！你只想到敌人的炮火厉害，只想到挨打，而没想到防炮，没想到我们的大炮会压制敌人的炮火，有激烈的炮战！”

“教导员的话对！”

“人人应当有决心，写决心书是对的，可是我们不应当对敌人炮火的厉害不提出讨论！存在心里不说，就是顾虑我们应当强攻上去就修工事，找死角，教敌人的炮火失去威力！是不是这样啊？”

大家欢呼起来。

“我们还得讨论，还得准备，还得演习！顾虑藏在心里，就不去想办法，学技术，也就不能保证胜利！”

热情又转到研究问题上来，而且越谈问题就越多。都须一一想出解决的办法。越这么讨论，大家心中越觉得充实、坚定。我们不是对着枪口往下死冲，教敌人给打倒，而是调动好了我们的火器，打倒敌人。

谈着谈着，甚至有人想起：屯兵洞不大，离敌人阵地很近，我们如何出入呢？假若大家乱挤乱撞，出入既不迅速，又会叮当地乱响，岂不容易教敌人发觉了吗？

对！对！要演习！三四十人要在一分钟出入那又低又窄的洞子，既要快，又要没有响动！

实际办法是解除顾虑最好的药。越讨论，越欢快；对，还要演习只有亲身那么试验了，才会有把握，胜利是准备与演习的结果。

散了会，教导员问黎连长：“怎么样？行了吧？”

“行啦！”连长笑了。“行啦！打过多少仗，没有一回费过这么多心机！”

“记住，你的责任是指挥！还得多费心思准备呀，准备充足才能指挥顺手！”

连长点了头。

不管心里怎样不好受，黎连长对工作还是一点不放松。娄教导员走后，连长又到各处去看，凡是有会议的地方，他都坐下听听。这感动了大家。谁不知道他性如烈火？谁不知道他惯于说：“打仗是拼命的事，瞎商议什么？”放在以前，他准会说：“别开会啦，没人往上猛冲，红旗自己反正上不了主峰！”可是，现在他是这么捺着性，听大家发言，跟大家一同讨论，大家不但感到惊异，而且开始爱他了——以前，大家怕他！

同时，他也受了大家的感动。当他听到新同志岳冬生说：“我学会了本事！我要多带一根爆破筒，多带三个手雷，多带四个手榴弹！遇见地堡，用手榴弹打；遇见坦克，用手雷；遇见铁丝网，用爆破筒！”他再没法否认准备功夫是绝不亏负人的了。假若首长们不再三再四地指示，要准备，要准备，一个新同志怎能这样艺高人胆大呢？

及至他听到一向不够进步的方今旺当众表示：“我犯过错误！我不必多说什么，请大家在‘老秃山’上看我怎样吧！”他几乎落了泪。假若顺着他的意思，只要求大家去死拼，而不耐心地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使大家心中的确有了底，有了办法；一个像方今旺那样的人怎么会忽然勇敢起来呢？

回到连部，他对着红旗发愣。他有多少话要说，可是找不到适当的言语去表达。

小司号员进来报告：“我把信号全背下来了，连长考我吧！”

“等一等！”连长还看着红旗。

红旗要求我们勇敢！

红旗要求我们多准备！

红旗给我们光荣！

红旗给我们智慧！

14

用不着白衣的“孤胆大娘”想象了，我们的几个炮群一齐射击，破坏“老秃山”上的铁丝网与工事。这是总攻的雄壮的“前奏曲”。

贺营长在到团指挥所去的路上，真想先去看看老大娘，告诉她：报仇的日子到了，我们要歼灭“老秃山”上的全部敌军！交通壕里的泥土，在春雨后，发出些潮而微腥的气味。这使贺营长想起当年在田里劳动的光景。他爱那湿润松软的土地，爱那由他的劳动而长出来的嫩苗——一片一片的能生长的翡翠！可是，尽管他终年劳动，他总是吃不饱、穿不暖！他的父母也挨饿受冻！地主就是活阎罗！

那时候，他也记得，只要有几门炮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来欺侮中国人民。在乡村，一个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位土皇帝那么威风！

现在呢？他不由得甜美地笑了笑。他，当年的那个饥寒交迫的少年农民，不敢正眼看看外国传教士的乡下人，却要率领着一个营，去强攻最强暴的敌人的最坚固的阵地，而且要必定攻下来！

这个变化有多么大呀！

假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谁能教那么可爱的祖国，而又曾经那么软弱落后的祖国，站立起来，去打击那最强暴的侵略者，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责任呢？

他是谦逊不自满的人，可是不能不重视自己的责任与光荣。英雄的荣誉称号不是偶然得到的，它有它的一段结结实实的历史，那历史是他在党的培养下亲自创造的！抬头，他看了看北斗星，那从幼儿就熟识的七位在高空的朋友。他辨别清楚方向，啊，祖国就在那边！在朝鲜消灭敌人吧，保卫朝鲜就是保卫祖国！

他想到祖国、朝鲜，和自己的过去与变化，只是没想到即将来到的危险，虽然要攻打的是“老秃山”。他向来没在上阵以前想过个人可能遇到的危险。含着笑上阵，含着笑凯旋，他只盘算着如何打胜，对自己的生死存亡他没顾虑过。

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铁的或银的神像，没有任何布的或纸的护身符，他只有为真理与正义去打仗，而且必定打胜的决心。这是一个最纯洁、最清醒，毫不迷信的英雄。他不信神佛能保佑他，只求自己能保护人民。

在他身上，没有满装烧酒的咂壶；他不借酒力去壮胆。他也没有印着裸体女人的美术扑克牌，像美国兵带着的那种；有那样脏东西在身

边，他以为，是军人的莫大耻辱。他和他的战士们的“贞操”是全世界上所不多见的。他和他们对妇女的尊重与爱护是值得用最圣洁的言语去歌颂的！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默默地含着笑在交通壕里走，走到团部听取战前的最后一次指示。

贺营长估计：诸事已经按计划准备好，而且经过了上级首长的检查，乔团长大概不过要嘱咐和鼓励他几句就是了。谁知道团长一开口就说：

“军长刚才来了电话！”

“军长？”

“还不止军长！”

“还有谁？”

“志愿军司令部问军长，军长问我，到底能打不能？”

“一切都准备好，我们有把握打好！”贺营长急切地说。

“我可不能用那样的口气回答军长！”乔团长微笑了一下。“跟政委、参谋长商议了一下之后，我回答军长：‘我们看，可以打！’”

贺营长松了一口气，天真地笑了。

“军长末后说：‘要是觉得准备得还不够，就先别打！’”说到这里，团长的大长脸上显出些不安的神气。“贺营长，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啊！”

“我知道！我一定完成任务！”营长坚决地说。

“我相信你！可是我还要再说一遍，责任重大你要处处留神，时时跟我联系，报告情况！”

“我必定随时报告！我要带两部步行机，打坏了好有替换，不至失掉联系！”

“好！”团长看了看笔记本。“屯兵洞里的鼓动工作是重要的，在洞里隐藏一天一夜，战士们的思想可能发生波动！”

“这两天我们正学习英雄，到屯兵洞里还要继续学习！”

“好！还有什么没准备好呢？”

“都差不多了，我回去再检查一遍！”

“对！像飞机似的，在起飞以前必须完全检查到了！好！我们在二十三号二十时零分开始进攻！”

“二十三号二十时零分？”营长不由得立起来。

“二十时零分，我们的炮火急袭四分钟，二十时零四分步兵进攻，要绝对遵守时间，至多七分钟攻上主峰！”

“我们已经那么演习好！团长！”

“你的任务是指挥攻上主峰，而后迅速占领二十五号和二十七号，歼灭敌人结束了战斗，二营上去。都清楚了！”

“都清楚！”营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有什么要问的？”

“遇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放弃二十五号？”

“跟师长请示过了，攻二十五号专为杀伤敌人，那里极难守住。你们一定要攻上二十五号去，然后看情形可以撤下来。”

又说了一会儿，团长握着营长的手说：“出征的时候我来欢送！”营长已经要走，团长拦住他：“等等，我们对一对表！二十三号咱们再对一次！”

在回营的路上，贺营长遇见了常班长。二人走近，彼此让路的时候，班长问了声：“是贺营长吧？”没等回答，他就敬礼。

“是我！”

“报告营长，我是运输连的班长常若桂。前面的炮一响，我带十五个人帮助三连的战勤队。营长也上去吗？”他想起前几天跟谭明超的谈话。

“我也上去！”

“上去，同三连一块儿上去？”

“对！”

“那么，我们就在一道了！营长，许我拉拉你的手吧？”他伸出那老树根似的手去，把营长的手握得生疼。“能跟营长你一同上去，我，我，我光荣！”

“常班长，能参加这样的战斗，咱们都光荣！”

“都光荣！”

“班长，你的岁数不小了吧，比我大？”

“三十出头啦！岁数就是准备，多活一天，多一分经验！营长，山上见我也在红旗上签了名，我要到主峰看看我的名字！”

说完，他敬了礼，走开。事实上他真舍不得走，愿意多跟英雄营长说几句话。他可有的说咧！在过去的几天里，不管是阴，不管是晴，他每夜必过河三四次，运送各样的东西。每一次来回就是十多里哟！雨天，他的脚陷在泥里，拔都不易拔出来啊！可是，他不能比别人少走一步；他比谁都更恨“老秃山”上的敌人。为消灭敌人，即使掉在河里淹死，他也甘心！

不运送东西的时候，他教给大家怎样抬担架，才能教伤员最舒服；教给大家怎样包扎伤员，以免久等卫生员，使伤员多受痛苦、多流血。他把人力也做了适当的配合，体力强的和体力弱的，有经验的和没经验

的，都调配起来，使每一小组都能顶得住事。

但是，他不敢和营长多啰唆；况且，说出来也有点像自我宣传。于是，他就大步走开了。“做了就是做了，表白什么呢？”他对自己说。这几天，他已累得腰酸腿疼，连双肩也有些向前探着了。可是，跟英雄营长说过了几句话之后，他又挺直了腰板与肩膀，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几岁！“够呛”！

营长也很愿意跟常班长多谈一会儿。对这么可爱的一位老同志，假若有时间，他愿意坐在一块儿，谈上几个钟头。可是，他没有工夫闲谈。他得赶快回营，再检查一遍。回到营部，谭明超正在等着他。营长喜爱这个小伙子。他的记性好，冲口而出地叫出来：“谭明超！你来了！”

小谭更佩服营长了，心里说：“看营长的记性有多么好！只见过一次，就把我记住了！”

他兴奋地得意地向营长报告：这次进攻，前沿阵地一律用无线电机，第二线照旧用有线的，所以无线组添了人，他被选上。“我向连长要求了再要求，让我跟着英雄营长！”

“连长答应了？”

“不那么简单！”小谭刚要向上斜一斜眼，表示自己的骄傲，赶紧就控制住。“好几个同志都这样要求！我反映了意见：大家排排队比一比吧，比过去的功劳，出现在的技术，比谁先要求的！比谁已经见过英雄营长！”说到这里，他没法不斜翻一翻眼，实在太兴奋了！

“你胜利了！”

“我得到了光荣！营长！这不简单！原先，我不过有那么一个心愿，谁晓得真成了事实呢！”

“平日多卖力气，光荣就不会故意躲着你！你休息一下吧！”

“先不能休息，我得掌握咱们在阵地上用的暗语啊！营长知道的，我都得知道，而且都得背熟，顺着嘴流！”

“对！我一会儿就回来，你等一等！”营长出去，到各连检查。

这时节，师文工队的几位男女同志正在逐一地由班到班做慰问演出。

坑道低隘，他们不能跳舞，也不能表演大节目，只带来一些曲艺段子：快板、鼓书、相声、单弦、山东快书；有的是唱熟了的歌颂志愿军英雄的，有的是临时编成的鼓舞士气的。他们还带来五颜六色的标语，贴在洞内；三言五语的快板短条，贴在子弹箱上、水桶上和一切能贴的地方。他们给坑道带来了颜色、喜气与热情。

他们正在十班表演，黎连长进来了。

不但全营，连师的文工队也晓得黎连长的威名。谁都知道三连长打起仗来比猛虎还猛。女同志钮娴隆正唱着新编的单弦，一见连长进来，訇地一下把词儿忘了！

连长一声不出，和战士们坐在一处。这使钮同志安定下来，想起曲词，继续往下唱，而且唱的特别好。唱完，她的头上出了汗。

连长一直听完了这一段。在大家鼓掌之际，他过来握钮同志的手："你们来到就够了！唱不唱的不要紧，我们一样地感谢！"

这几句真诚得体的，也是战士们都要说的话，感动了文工队员们，纷纷地说："我们唱得不好！"

"同志们！"连长对文工队员同志们说，"来！上我那里去！"

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只好拿起乐器，跟着他走。战士们鼓着掌欢送他们。

到了连部，黎连长天真地向大家笑了。"我说的是真话：你们来到就够了！来吧，都抽烟吧！"他把一盒"大前门"扔出去，被一位男同志像接棒球似的接住。

钮娴隆不吸烟，低声地说："我们唱不好！"

看着也就像刚十五岁，其实她已经满十九岁了。她很矮，可是浑身上下都长得匀称。一张白净的小圆扁脸，哪里都好像会发笑。谁见了都会喜欢她。两眼非常得明亮，老那么天真地看着一切，好像是什么也不怕，又好像稍微有点怕。一对很黑的辫子搭在肩头上，因为老戴着小扁呢帽，辫子倒好像是假的。

是的，她和同她在一处工作的男女青年们，什么也不怕。为保卫祖国，他们由四川（钮娴隆就是四川人），由广东，由湖南，由各处来到朝鲜，用歌舞、戏剧鼓动志愿军战士们。遇到战斗，他们到前线去表演，去鼓动。高山、洪水、轰炸、炮火，丝毫阻碍不了他们，他们不怕。到必要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去帮助抬伤员、送弹药；他们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可是，她与他们又都有点害怕，怕创作的表演的不受战士们的欢迎。他们都很年轻，不怕吃苦受累，乐于学习，可是在业务上没有经常的指导，进步不快。远在朝鲜，他们得不到祖国文艺工作者的援助，他们是孤军作战。他们着急，他们也害怕，怕对不起战士们！

"我们唱不好！"是眼泪落在心里那么说出来的！

"你们不必再唱！"黎连长告诉大家。"去跟战士们谈谈话，一定更有用！而且不会耽误他们的工作！"

大家都高兴了。连长说的对，连长原来是粗中有细！大家鼓起掌来。

“同志们！”黎连长严肃地立起来说，“你们知道吗，平日我不大注意你们。我总以为你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不过只会那么唱几下，跳几下！这几天，我什么都改了！对你们的看法也改了！你们有用！你们应当穿得漂漂亮亮的！看，战士们多么喜爱你们！你们鼓舞了他们！我要求你们，分开到各班去，告诉他们：学好本事才有资格去插红旗！告诉他们：只准红旗升，不准红旗倒！剩下一人一枪一口气，也要把红旗插上主峰！你们说一回，比我说十回都更有劲！就这么办吧！去吧！”

大家一齐喊：“走！”

钮娴隆的小圆脸笑得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似的。她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连长天真地说：“连长，我愿老在部队里工作！”很俏皮地，她敬了礼。

15

贺营长在万忙中去看了看“孤胆大娘”。他十分关切她的安全。他知道，打响以后，敌人必定加劲地乱开炮、乱轰炸；她的小洞子可能遭受到轰击。他也知道她是“孤胆大娘”，我们进攻，她也许立在那株老松下观战；他晓得她和朝鲜一般的妇女的胆量！他须去看看她，在不泄露军事消息的原则下，劝告她多加小心，不可大意。同时，他也愿看看她缺不缺粮和别的日常需要。一打响，大家就不易照顾她了。

营长很可以派一个人去办这点事，不必亲自跑一趟。可是，他不愿意那么办。他不仅是要去办那点事。他心中有个相当复杂的渴望，鼓动着他必须去看看她。

他热爱祖国，也热爱朝鲜。这两种爱已经那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一想到朝鲜，就想到祖国；一想到祖国，就也想到朝鲜。这两种爱加强了他的责任感。他若是对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好处，他就觉得同时对不起两国的人民。为了两国的人民，他要求自己须把每件事不止做好，而且要做得特别好。现在，他就要进攻“老秃山”了；他不但必须对得起党与首长，也必须对得起“孤胆大娘”——她不是渴望我们进攻，消灭敌人，常常在老松下，胳臂一伸一伸地做要求我们发炮的姿态吗？是的，他必须去看看她；从她的面貌言语中得到鼓励，使他更坚决，更勇敢，打好一个歼灭战！

再说，她是个朝鲜妇女。“朝鲜妇女”四个字在贺营长心中，正如同在每个志愿军心中，是崇高光灿的。在抵抗美帝侵略战争中，朝鲜妇女担负起一切支援前线的工作，她们耕种，她们收割，她们修路，她们纺织，她们指挥交通，她们监视敌机，她们救护伤员，她们教育儿童，她们在矿山、在工厂，甚至在部队里，不但像男人一样地操作，而且出现了多少英雄与模范！即使是在田里操作，她们也冒着最大的危险。敌人的炮火，敌机的轰炸，是蓄意杀伤和平居民的。炮弹炸弹不仅如雨地降落在城市，也降落在村庄和田地里。出去耕作的妇女，正像进攻敌人的战士，出去不一定能够回来。这，没吓倒朝鲜的英勇姊妹。不幸有的牺牲了，别的妇女便只含着泪埋葬了她，而后担负起她的工作；她们并不放声恸哭。她们的脊背老直直地挺起，她们的战斗决心不许她们大放悲声。这已成为她们的气质，英雄的气质，英雄民族的气质！贺营长决定在战前去看看“孤胆大娘”，向她致敬，也为表示决心！给原来和她同居而被敌机炸死的姊妹复仇，为一切牺牲了的朝鲜妇女复仇。

是的，当他想起“孤胆大娘”，他也就想起自从入朝所遇到的一切朝鲜妇女。她们，即使丧失了丈夫兄弟，即使丧失了房屋器具，却仍然不低下头去，仍然把仅有的一件颜色鲜明的小袄穿出来，仍然有机会就歌唱、就跳舞。她们坚强尊傲，所以乐观。丢了什么都不要紧，她们就是不肯丢失了祖国，而且坚信绝对不会丢失了祖国。为保卫祖国，她们甘于忍受一切牺牲。她们热爱朝鲜人民军，也热爱中国志愿军，这两个并肩作战的部队给她们保卫住祖国的疆土。贺营长记得，有多少次行军或出差的时候，哪怕是风雪的深夜，只要遇到朝鲜妇女，他就得到一切便利。她们会腾出住处，让给他。她们会帮助他做饭，给他烧来热水。她们拿他和每个志愿军当作自己的兄弟子侄。他也记得：他怎样帮助她们春耕，怎样帮助她们修整道路或河堤。大家在一处劳动，一处休息，彼此都忘了国籍的不同，言语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大家只有一条心，就是打退暴敌。彼此的帮助与彼此的感激都是那么自然、真诚、纯洁，使“志愿军”与“朝鲜妇女”都成为圣洁的名号；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发着光彩。一想起这些，贺营长就欲罢不能地想去看看“孤胆大娘”，不论他怎么忙。他不是去见一位老大娘，而是去慰问所有的朝鲜妇女，向她们致敬致谢！

正是黄昏时候，贺营长同一个通讯员来到那株老松的附近。天还相当地冷。老大娘却立在洞外，面向着“老秃山”。山色已经黑暗，老松的枝干也是黑的，白衣大娘立在那里，很像一尊玉石的雕像。

她只是个平常的农民，身量不高。可是，正像艺术作品的雕像那样，尽管并不高大，而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令人起敬。她的举止动作都是农民的，可是加上那种坚决反抗压迫的精神，她就既纯朴可爱，又有些极不平凡的气度。

看到贺营长，她往前走了几步，来迎接他。她的既能柔和又能严厉的眼神，现在完全是柔和的她看到了所喜爱的志愿军。她的黑眼珠还很黑很亮，在那最黑的地方好像隐藏着一点最天真的笑意，同时又隐藏着一些最坚定的反抗精神。她的脸上已有些褶纹，可是眉宇之间却带出些不怕一切苦难的骄傲。

贺营长几步抢上了高坡，来到她的身前，向她敬礼。他爱这个老大娘。她的身量和农民的举止都颇像他的母亲。可是，她又不完全像他的母亲，她身上带着朝鲜妇女特有的气度与品质。他承认她是他的朝鲜母亲。

贺营长会说几句朝鲜话，通讯员比他会说的多一些。老大娘只会说几个中国单字。语言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当大家都有一条心的时候。

营长先问了她需要什么。老大娘摇了摇头，表示什么也不缺乏。她又笑了笑，而后指了指“老秃山”。营长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大娘不需要任何东西，虽然她的生活上的需要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她需要的是攻打“老秃山”！因为，他想，她迫切地需要进攻“老秃山”，所以她才不要求多给她一斗粮，或几尺布。

营长点了点头。他明白她的心理。全个小村子里的人，连鸡犬，已都被暴敌炸死，她多要东西干什么呢？她已六十多岁，她切盼在她还有口气的时候，能够亲眼看见给全村人雪恨报仇的事实！

看见营长点头，老大娘又笑了笑，而后看了看自己的脚。她穿着一双又宽又大的胶皮靴，是一位志愿军送给她的。这双大靴子看起来很可笑，可是在她的脚上也不怎么就带出一些特别的意义。这是战争期间，她无从选择，只好穿着所能得到的东西。那位志愿军也没法选择，只能送给她这点礼物。她有时候笑自己的靴子，可是刚笑完，她便严肃地注视着它们。到了事物没有选择的时候，人的欲望就超过了对物质的要求。穿什么也好，吃什么也好，最要紧的是怎么尽到自己的责任，打退敌人！

贺营长，由通讯员帮助，说明他的来意，教老大娘务必多多留神，敌人可能又乱轰炸。他可是没说敌人为什么又可能这样发狂。

老大娘很感激他的关切，并没追问为什么敌人又要发狂。她天真地笑了笑，好像是说：我早就知道敌人会随时发疯！

贺营长又嘱咐了一次，才向老大娘告辞。他有点舍不得离开她，真愿意把她安置在一个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去。可是，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一边慢慢地走下山坡，一边不由得对通讯员说：“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找到安全舒适的地方！消灭了敌人，到处就都安全了！”

通讯员不明白营长的话是什么意思，可也没有发问。他不由得回了回头，看见老大娘正向他们招手呢。天已很黑，可是那只举着的胳臂，因为衣袖是白的，还看得相当清楚。他告诉了营长。二人一齐站住，回过头去，也向她招了招手。

走出相当的距离，二人回头望望，白衣老大娘还在老松下立着。通讯员不由得问了声：“营长，老大娘想什么呢？”

营长半天没能还出话来。走入了壕沟，营长才带着愤怒，忽然地回答：“她跟咱们想的一样，打‘老秃山’，消灭敌人！”

“对！营长！”通讯员说。

真的，在太平年月，这该是多么美丽安静的地方啊！春天快到了。

在日本统治者被赶走，朝鲜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之后，在美帝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这里的春天该是多么美丽呢！当春风吹拂，春月溶溶的夜晚，春山上的松柏响起悦耳的轻涛，把野花的香味轻轻吹送到每个山村，有什么能比这更美丽呢？

爱劳动、爱欢笑的人民，当春耕即将开始的时候，在月色中还欢笑着操作，选种的选种，送肥的送肥。年迈的大娘们在屋里用木机织着细密的白布，准备做些春衣。年轻的姑娘们放弃了冬衣，不管山风多么劲峭，就已换上艳丽的春装。她们歌唱，她们轻舞，清甜的笑声碰到了群山，又被送了回来。喝了两杯人参酒的老者，和想略略休息一会儿的老大娘，也来参加姑娘们的歌舞，笑声更响亮了。这是多么美丽呢！

他们为什么不唱不舞呢，心里既是那么喜悦！老人们可以做证，他们是怎么受尽日本统治者的屠杀与压迫，和怎样顽强地反抗！今天，人民自己有了政权，有了自由，还不积极劳动，尽情欢笑吗？日本统治者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朝鲜的文化，可是朝鲜人民保存下来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自己的民歌舞蹈。那么，为什么不歌不舞呢？

春天不是男婚女嫁的好时候吗？东村西村都有喜事，唱歌跳舞的机会就更多了。老人们够多么喜欢呢，他们将在次年春天就可能抱孙子吧！他们的孙男孙女将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用诚实的劳动享受着这美丽江山所能给的幸福！他们的儿辈已经不会老用着那笨重的农具与牛车，不久就会用上新的农具和拖拉机，何况他们的孙辈呢？谁知道那些红脸蛋黑头发的娃娃们会多么幸福呢，连想象也很难想象得周到啊！

春天又快到来，可是……美帝侵略者比日本统治者更毒恶可恨！美帝连山上的松柏都给炸光了啊！

“孤胆大娘”，正像通讯员所问的，正想什么呢？恐怕她正会想到这些既极甜美又极酸辛的事情吧！正是因为她想到这些，她才切盼攻打她眼前的“老秃山”吧！

贺营长默默地在壕沟里走。用他所积累下来的朝鲜知识，他也会想到这些，因而他就更能了解老大娘的心理与愿望。

“好！一定，一定打下‘老秃山’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6

真的，春天开了头，冬天还会站得住脚吗？连日的春雨，已差不多把积雪化净。春风软而有力，不住地吹动，不许地上再上冻结冰。四面的山峰，失去了积雪，看着就不再那么严峻可畏了；虽然光秃秃地，却显着朴实干净。顽皮的驿谷川得到发疯的机会，猛涨起来，把散碎的冰块抛上两岸，山洪欢笑着顺流而下，遇到阻碍狂喜地掀起白浪。

像山一般朴实雄壮的战士们，像洪流一般激动活跃的战士们，都已经准备好，准备好出征！他们是春雨、是春风，要去消灭严冬的冰雪，给世界换上温暖的、幸福的、花将要开、树将要绿的春天。

天上悬挂着半圆的春月，山沟里吹拂着多情的春风，在黑长的山影里列着出征的队伍，闪动着胜利的红旗，红旗上写着战士们的光荣名字。

只有星光月色，只有山影风声，没有一声牛鸣，没有任何鸟叫，世界好像死去。没有死！没有死！看，红旗在飘动，在前进，一会儿照上春月的光辉，一会儿隐入春山的暗影，英雄的队伍在移动、在前进！没人出声，没人咳嗽，只有脚步的轻移、雄心的跳跃，与英雄气概的肃静。

离开他们用自己的手与自己的汗挖掘成的坑道，没有人回一回头，正像以前他们离开故乡，离开祖国那样坚决热烈。带着爱国的热情、援助邻国的义气、拥护真理与正义的决心、党的教育与培养，他们前进。每个人都确信他们的手能挖通了高山，也能捶死卑鄙无耻的侵略者。他们肃静无哗地走上山坡，走下山坡，红旗在前，人影在后，人人有了准备，事事有了准备，走向“老秃山”，攻下“老秃山”！

肃静而激昂地，他们前进。全世界都注视着他们。他们不是仅仅去攻取包在群山里的一个山峰，他们是去做正义与霸道，和平与侵略，自由与迫害的决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在注视着他们，希望他们胜利；战争贩子们也在注视着他们，盼望他们失败。他们的胜败也就是正义的威力的增减。他们肃静而激昂地前进，他们每个人都晓得全世界正在注视着他们，他们必须教正义得到胜利！他们不是穿山越岭的两连战士，他们是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善良人民支持着的一支革命部队。

春月下，半株古松旁，立着的白衣“孤胆大娘”，向他们招手。全朝鲜的妇女都向他们招手。他们的胜利会给她们带来和平与幸福。他们的胜利将使这些山陵再穿上松柏常青的绿衫，使山脚溪边再有鸡鸣犬吠和

甜美的红苹果。她们怎么信任朝鲜人民军，也怎么信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了人声！代表师首长的干部与文工队员，团首长们，在一个小山口外，看见了红旗，看见了出征的队伍，响起来锣鼓、欢呼、鼓掌。声响顺着春风吹向春山，温暖地得到回应。声响也达到战士们的心里，他们的心跳得更快，头昂得更高，脚步声更齐。军容也更壮肃，红旗高举，队伍整齐，一支钢铁的部队向前行进。

来了！来了！欢送的人们以高大威严的乔团长为首迎上前来。拿着红花，拿着由祖国来的葡萄美酒，拿着香烟，大家也迎上前去。乔团长看一眼战士们，就仿佛自己又要高出一寸。他为这样英勇的部队感到骄傲，他确信他们必能旗开得胜！

领队的是程友才参谋长和庞政委。程参谋长的眼发着光，嘴角鼻洼含着骄傲的笑意，满脸的春风与才气。庞政委还是那么安详自如，可是身量显着更高了些，两眼深沉地看着远处的山峰。

紧跟着的就是英雄营长贺重耘。他兴奋、紧张，可是都藏在心里，外面还是安稳从容，不快不慢地率队前进。只有红扑扑的脸透露出一些他心内的感情。经常挂在他的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强攻主峰的“尖刀第三连”到了，由众望所归的十班执掌红旗。小风展开红旗，斑斑点点全是勇士们的签名。

虎子连长的虎目圆睁，目眦欲裂，看不见群山，看不见春月，只直视着胜利红旗，阔步前进。

小司号员郜家宝紧随着连长，清秀的脸儿涨红，细长的脖儿挺直，高傲地挎着一只晶亮的铜号，在春月下闪闪发光。

老成持重的三排长乜金麟领着爆破班和突击班，爆破班中功臣邓名戈规规矩矩地，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身旁是老战士章福襄，章福襄是那么激动，圆脸通红，两眼冒火，恨不能一步跨到敌人阵地！他的后边是新战士岳冬生，果然多带了一根爆破筒，三个手雷，四个手榴弹，下了决心去立奇功。

突击班前，柳铁汉班长咬着牙疾走。他的眼前，不是崎岖的山路，不是月色中的壕沟，而是龙岗里的“屠杀场”，三千多善良的人民变成死尸，刚会说些话的小儿的身上挨了三刺刀！他要给他们报仇，报仇的日子到了！就在明天！他的后面走着功臣宋怀德和功臣姜博安。他们的后面是武三弟。武三弟的大眼睛瞪圆，薄嘴唇紧闭，他把一切都已看清楚、听明白，这是去打粉碎敌人冒险登陆进攻的大仗，他必须立功，他是青年团员！

姚汝良指导员和仇中庸排长率领二排。细高的指导员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由平日的殷恳虚心的样子变成了昂首天外，英勇矫健。仇排长还是不慌不忙，安安稳稳，可是脸上带着坚定与威严。二排的后面跟着卫生员王均化，带着两个帆布挎袋，满装救急包和绷带——还怕不够用，他把自己的被单和汗衫都洗好，放在帆布袋里。背上，他背着几副夹板。他的矮小而横宽的身体上处处是力气与胆量，他不但要抢救伤员，也要打几个地堡，抓几个俘虏。他的身旁是带着一部步行机的谭明超。小谭的脸上身上都没有多少肉，可是四肢百体全像铁筋做的，他轻快活泼，而且有劲。另一位电话员，紧跟着小谭，也带着一部步行机。在他们的后边是由炊事员、文书、理发员组成的战勤队，由副指导员率领。炊事班长周达顺先前就那么做过，现在还想那么做：到必要的时候加入战斗，教员沈凯也来了，他的样子和战士一样，更打算证明自己的胆量与勇敢也和战士一样！

副连长廖朝闻和排长金肃遇率领一排。轻便灵活的副连长好像觉得山路太平平无奇，不值得他一走似的，就那么毫不经心地走着。他的小尖下巴高傲地翘起一些，两眼随便地一动就看清楚一切。他看不起敌人就像看不起一只乌鸦似的，他随便一瞄准，就能把它打下来。高大而老实的金排长恰好跟副连长相反，他知道自己老实，所以不敢松懈一点，他的大脚跺得咚咚的响，脸上的筋肉全紧张地绷紧。他老实，打起仗来只有一个心眼——死拼！在他们后边是有名的机枪手靳彪和巫大海，还有……

“尖刀第三连”走完，又上来一面红旗，执掌红旗的是有名的“四好班”二连六班。

唐万善上士在二连的最后边，带领着战勤队。他很想说话，可是不敢开口，只对自己有声无声地嘟囔：常若桂班长怎么没露面？难道他已经到前面去了？

乔团长拦住了队伍。钮娴隆首先冲过去，别的女同志跟着她。她轻巧得像一只小鹿，跑到参谋长前面。她的满脸上全是笑意，可是眼中微微有些湿润。这样英雄气概的部队使她感动得要落泪。她控制住自己。轻快地她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参谋长的胸前。文工队员们一齐喊：

“光荣花，朵朵红，祝贺首长立奇功！”

她们给庞政委戴上红花，给贺营长，给黎连长也都戴上红花。

“光荣花，朵朵红，祝贺首长立奇功！”

乔团长亲自敬酒，大家一饮而尽，连向来酒不沾唇的庞政委也一口干了杯。

“胜利酒，请干杯，立了奇功凯歌归！”

“祝你胜利！”

“祝你胜利！”乔团长和每个人握了手。

热烈地握手，英雄气概地握手，用力地一握，立刻分开，比千言万语更亲切而明确：手碰到手，心也碰到心。坚决、果敢、光荣、胜利，就是手的言语！

每个人都接到胜利烟。

“英雄吸了胜利烟，一举攻下‘老秃山’！”

战士们回答：

“吸了首长的胜利烟，一定攻上‘老秃山’！”部队移动，往山下走。

欢送的人们不肯离开，立在原地向英雄们的背影招手，向闪耀在春月春风中的红旗招手。

“好！”团长望不到部队了，这么说了一声。

这个“好”不是随便地夸赞。我们的军容、士气，的确好！我们的每一班的火力比过去强了许多，都有自动火器，使参军多年的团长没法子不夸赞；况且那么多的武器是掌握在英雄战士们手中！

钮娴隆提出要求：明天，她们到阵地去慰问、去鼓动。

团长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们勇敢！我可是不能教你们去冒险！有你们经常鼓舞战士们，大家才能打胜仗！”

队员们还一再地要求，团长最后答应：“只准你们到营指挥所去，不准再多走一步！”

出征部队到了驿谷川渡口。

工兵们在这里等候着呢，怕敌人万一发冷炮，打坏了桥梁。

除了木桥与浮桥而外，还有两只橡皮船，这两条小船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好多好多日子了，它们就那么“野渡无人舟自横”地闲待着。青年工兵闻季爽看见了它们，收拾了一下，准备在打仗的时候做救急之用。今天，他就想试用一下。虽然载人不多，可是早渡过几个人去也是好的，这里是封锁线啊！

小船居然能用，这使闻季爽非常满意。及至战士们告诉他：攻“老秃山”还有“海军”哪！他就更觉得高兴，而且告诉战士们：有眼睛才能没有废物啊！

过了河，战士们对战争的感觉更亲切了：前面就是“老秃山”！明天这时候，“老秃山”就必须换了手！这种感觉使大家极肃静，极谨慎起来，要说话就彼此耳语。这是大家的责任，必须不教敌人发觉任何一点声音，一点亮光。

程参谋长和庞政委直奔营指挥所去。贺营长留在河边，向连长、排长又做了指示。接受了指示，他们就向屯兵洞前进，极轻巧地肃静地前进，因为他们是在“老秃山”的眼底下，而且是到“老秃山”的山根去。战士们在这里守备过三个多月，晓得什么叫作小心谨慎。在守备期间，大家都知道，炊事员到河里或小水沟里取一桶水，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一点声响会招来无数的子弹！战争是最复杂的事，头脑简单的人连一桶水也取不回来！

每一排奔向一个屯兵洞去，洞子就在“老秃山”的下面。

敌人在上面，我们怎么在下面打的洞子呢？这是战士们的智慧，也应当是个秘密！

看到末一个人渡过河，贺营长才带着两个通讯员和两个电话员到一连去看看。一连不必到屯兵洞去，所以早渡过河来。

这一带，山不大，可是很多，你挤着我，我遮着你。走到个适当的地方，贺营长立住，低声对谭明超说：“看见了吧？那是‘老秃山’的主峰，明天这个时候，红旗已经插在那里！”

“一定！”谭明超看着那秃秃的、凶恶的主峰说。

17

时间仿佛是停住不动了！屯兵洞是那么矮、那么窄、那么小、那么潮湿，战士们到里边一会儿就已感到烦闷。空气慢慢地减少，变热，衣服穿不住了。可是，不能出去，绝对不能出去，敌人就在上边！不能脱衣服：你紧挨着我，我紧贴着你，左右靠得严严的，对面膝顶着膝，谁也不能动一动；身上都带着那么多的武器，一脱衣服就必发出声响；敌人就在上面啊！什么时候了？熬过几点钟了？天亮了吗？大家问，大家看表，啊，时间仿佛是停住不动了，过一分钟好像是过一年！

他们要在洞里过一夜一天啊！

干粮很充足，可是谁能下咽呢？他们热、闷、急躁，胸口上像压着石头！他们口渴，渴得厉害！有的是水，可是谁敢多喝呢？喝多了，小便麻烦哪！

这就是考验没受过长期的部队培养的人，没受过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一定会狂喊着冲出去！可是，我们的英雄们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等候那仿佛不知什么时候才来到的冲锋命令！低声地，他们彼此安慰，谈论着他们所要学习的英雄，彼此鼓励打开手电筒，他们照一照手中的英雄事迹的连环图画，英雄的相片，英雄的小传。他们急、闷、烦躁、口干、腿酸，但是他们用英雄的形象，英雄的事迹，英雄的气魄，鼓舞自己去克服那无可忍受的苦痛！不能忍受痛苦，怎能实现英雄的决心！不受这么多痛苦，怎能担起抗美援朝斗争中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毅力、镇定，深入心灵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教他们宁可死在小洞里，也不抱怨一声，不违反命令！他们的高贵品质与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表现在战场上，宿营里，村落中，也表现在屯兵洞里！他们不仅是来自田间的纯朴的青年，而也是将要去做马特洛索夫与黄继光式的英雄人物。他们要忍受的就是一个英雄所要忍受的；这是考验，他们经得住考验。

在他们的头上的敌人兵营里，三五成群的敌兵正在玩着扑克牌，每一张牌上印着个裸体“美”人，口中用最淫秽的词汇发泄着卑鄙的感情。三十个或五十个的敌兵，正看着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欣赏着流氓与大盗的“英勇”行为。有的敌兵，独自凝视着刊物上的封面女郎或阅读着情杀案的侦探小说。有的敌兵正怀念着被美国的“援助”与“友善”造成的南朝鲜的、日本的或中国台湾的妓女。

山上与山下，相隔不过二百多米，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啊！

把红旗插上山去！我们要歼灭敌人，也唾弃他们的那种扑克牌，那

种电影，那种“文艺”！我们尊重妇女、保护妇女，不使她们受蹂躏！

我们的几个小洞子是多么可爱呀！它们窄小、潮湿、闷气，可是里边坐着的都是英雄战士呀！多么纯洁的洞子，多么纯洁的人！这些小洞子里的语言、思想、感情，必能打败侵略，消灭丑恶！

有人昏过去，大家轻轻地、默默地，把他移到靠洞口的地方，吸些清凉的空气。小司号员郜家宝已昏过去两次，可是依然不肯退下去，他要跟别人一样地坚持到底。

炮声！炮声！我们的炮！我们的炮！什么时候了？刚刚正午！还要再等整整八个钟头！忍耐，坚持，我们已熬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啊！时间并没有停止，不是已经走了十六个小时吗？听我们的炮，多么雄壮，多么好听！打得好啊！再打！再打！

可是，我们的炮停止射击。前天，我们发射了那么多炮；昨天，一炮未发，今天却在正午只发了几十响。对！迷惑敌人，不教敌人摸到我们的规律！战争是斗智的事啊！

什么时候了？下午三点，四点，五点！多么慢哪！快一点吧！快！什么时候了？六点半，太阳落了山！快！快！七点，换句话说，就是十九时！

十九时！一切都已准备好！担架队在河东在河西都向前推进。观测员在南山在北山都进入观测所。电话员按段分布开。医生、护士，在包扎所在医院都已打点好一切。工兵在驿谷川渡口预备好……

春月发出清新的光辉，照亮了群山。“老秃山”是静静的，哪里都是静静的，隔着二三里可以听见驿谷川由石坎流下的水声。外面这么安静，坑道里和洞子里可万分紧张，每个人的心都在激越，只盼着群炮齐鸣，杀上前去！

十九时，营指挥所里程参谋长、庞政委、娄教导员都眼盯着表。团指挥所里李师长、陈副师长、乔团长、炮兵指挥员、炮团团长，都眼盯着表！

十九时，所有的炮兵单位的指挥员都眼盯着表！

十九时，贺营长到了屯兵洞。

“虎子”连长始终跟战士们坐在一起，忍受着洞中的苦痛。战士们知道连长的脑子受过伤，比别人更容易感到憋闷，屡屡劝他往外挪一挪，多得些外边的凉气。连长不肯。他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和战士们共甘苦。在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咬上牙。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他马上鼓舞左右的人。

营长到了，黎连长挪近洞口，吸到了几口凉美的空气。他马上想到

战士们，应该教大家都出来吸些清凉的空气，舒展舒展已经僵直了的四肢。

他报告给营长：战士们情绪很高。尽管洞里是那么难过，大家可是没有一句怨言。

营长点了点头。营长深知道他的战士必能这样经得住考验。“大家的次序乱了没有？”营长问。他唯恐大家的排列次序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已经紊乱；那就在出洞进攻的时候需要重新调整队伍，耽误了时间。

“没有乱！我们怎么演习的，怎么做！营长放心吧！听到命令，我们马上整队出来，一点也不会乱！”黎连长低声地回答，话里带着满意的音调。

“好！”

“营长！还只有一个钟头，教大家肃静地出来，好不好？”连长请示。

“为什么？”

“洞里太闷气！战士们的手脚已经不灵活了！先出来透透气，活动活动，进攻的时候，动作好快啊！”连长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足，而且表现了对战士们的关切。

“绝对不可以！”营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出来，万一敌人的炮火打到，伤了我们的人，谁负责呢？不要说多了，光把突击班班长打伤了，谁去指挥这一班？”

“营长，我明白了！可是……”

“可是什么？”

“也……也不会那么巧吧？”

“只许我们执行命令，绝对不许存侥幸的心！军长这么命令我们的！”

“是！营长！”

“到十九时三十分，我们的友军由南北进攻，为是把敌人的炮火吸引到两边去。听到炮声，绝对不许洞里的人动一动！传达下去。到二十时零分，我们的炮火急袭，可以教爆破班出去，往山上移动，等到我们的炮延伸，他们才可以接近铁丝网。其余的人，一定在二十时零四分出洞进攻，一分钟不差！”

“是，营长！”黎连长退回洞内，传达营长刚才交代的话。并且告诉大家，他几乎又做错了事。

战士们听了连长的话，精神为之一振，一致地决定再忍耐一个钟头。他们了解连长的心理，因为他们在过去也是每每专凭自己的勇敢，

而想碰一碰看，明知危险而说“怕啥呢”。现在，他们看清他们和连长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必须遵从营长的吩咐。

贺营长去到每一个屯兵洞，依照不同的情形分别做了交代。在他来到阵地之前，曾经这么想过：一切都已经预备好，每个战士都知道自己的任务，他自己实在没有亲自上阵的必要。首长们迟迟地批准他亲自来领导强攻是有道理的。现在，他可是看明白，他幸而亲自来了。我们的干部与战士的极度勇敢，和过去作战的经验，使他们很容易忘记了计划，或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必须亲自在阵地，随时地交代，减少错误。他必须在这里，作为老经验与新经验中间的桥梁，和上级首长与战士们中间的桥梁。

“十九时三十分！”乔团长在指挥所喊了一声。一秒不差，“老秃山”南边约有一千公尺远的德隐洞北山打响了！这是按照团长的布置，三营的小出击部队先猛扑那座小山。

听到枪声，黎连长把虎眼睁圆，低声而有力地说：“听！南边打响啦！真跟钟表一样准！”

战士们都想欢呼，可是谁也没出声。连这样，连长还轻喊了句：“肃静！”

紧跟着，北边，约有一千五百公尺远的石岘洞北山上，也打响了！这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友军的出击。

“看！”黎连长对大家低声地解释，“南边北边一齐吸引敌人的炮火，好教咱们顺利进攻，不受阻碍！”

果然，“老秃山”后面，敌人的炮群向南向北开始射击。

“这就是斗智呀！”连长非常得意地说，“打这样的仗真长见识！同志们，我们必须极快地攻上去，别等敌人的炮火掉过头来！”

十九时四十五分，消息传来，三营的出击部队已经占领了南边的小山！

战士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三营已经得胜。“我们还等吗？进攻吧！”

“不准动！”黎连长的命令紧跟着，他鼓动：“三营胜利了，我们能丢人吗？一定不能！好，还有十分钟，准备！”

营指挥所里，炮兵各单位，都在电话机上听到乔团长的声音：“十九时五十分！十九时五十分！”

乔团长的眼盯住了表，所有的人都眼盯着表。乔团长的大长脸上煞白，带着杀气。还有十分钟！十分钟！一切的准备，一切的心血，一切的热汗，都为了二十时零分！顺利还是困难，政治的与军事的影响，都取决于二十时零分炮一响，没法子再收回来！他是团长，他负实际准备

与指挥的责任！

当他打游击战的时候，他曾改扮成乡下人，独自闯进住满了敌兵的小城，和敌兵擦着肩膀走来走去。凭他的身量、他的眼神，谁肯相信他的乔装改扮呢？他自己恐怕也不大相信，所以一手揣在小褂的襟里，手指勾着枪。谁敢过来抓他，谁就先吃一枪弹！他大胆、单纯、快活，像做游戏似的担任着艰险的任务。可是，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团长，掌握着一盘新的作战机器，不许出一点障碍！不是吗，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妥，军长还亲自问他：能打不能打吗？

稳重敦厚的师长也看着表。他的脸上依然微笑着，他相信他的部队必能打胜。可是，他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他也有不放心的地方——我们的战士勇敢，但是勇敢的人往往不按照计划做事；打乱了计划是危险的！

陈副师长看着表，黑亮的眼珠上最黑最亮的那儿顶着一点笑意。他心中正在比较敌我的力量：敌人用兵确是像使一盘机器，不过那盘机器的动力是督战员的手枪和机关枪；后面不用枪督着，前面的士兵不往前挪动！我们呢，现在只可以说是一盘还不十分精致的机器，可是我们的动力是正义性，是阶级觉悟，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行了，我们的力量大！希望我们的机器一天比一天完美！他微笑了一下。

在营指挥所里，程参谋长的脸上显着分外聪明，好像心中绝对有底，即使攻上山去，完全打乱，他也会有办法再整顿好。他不顾虑什么，他相信自己的指挥才能！

庞政委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坐着，他在关切战士们现在的思想情况如何，情绪如何。他颇想到屯兵洞去看看。

娄教导员的心情跟庞政委的差不多。他特别关切着黎连长，甚至于对于贺营长也有点不放心——万一他一听见枪响就忘了指挥，而亲自动手去战斗呢？他也想到屯兵洞去看看。

可是，贺营长知道怎么控制自己。时间快到了，他不由得解开了衣扣。按照过去的习惯，每逢上阵，他身上不留一点累赘，连外衣都脱掉，为是动作灵便。只解开一个纽扣，他笑了一下，又把它扣好。今天，今天，他要像个营长，整整齐齐地上阵！

只差五分钟了！

…………

乔团长对着电话机高喊：“二十时零分！”

话刚出口，几十门炮的炮弹也都出了口！“老秃山”变成了一条火龙！驿谷川中的春水闪动着一片红光！

18

我们的炮火急袭，黎连长命令：爆破班出发，往山上运动；等到炮火延伸，立即接近铁丝网。

煎熬了一天一夜的爆破英雄们，听到命令，立刻忘了疲乏，忘了肢体的酸痛，迅速轻巧地出了屯兵洞。他们甚至顾不得长吸一口外边的空气，多么清新甜美的空气啊！震动天地的炮声与山上的火光使他们忘了一切，只顾迅速投入战斗。

借着月色与山上闪闪的火光，他们能清楚地看见彼此。他们一声不出，极快地按照战前演习好的样子排好，前进。他们熟悉地形，每一步都走得迅速而正确。他们用不着彼此呼唤，只点一点头或拉一把就表现出彼此的深厚关切，同时也就是彼此鼓动。一同上阵的英雄们只有一条心——执行命令，取得胜利。

功臣邓名戈把新战士岳冬生多带的爆破筒拿过去，替他拿着。岳冬生看出战友的心意。邓名戈的眼神说明："我力气大，我替你拿着！"

爆破班分成两组：第一组由班长率领，第二组由功臣邓名戈副班长率领。第二组里有章福襄、岳冬生、郦豪、贾兆惠几位英雄战士。

他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停止向前移动。我们的炮火继续急袭。听着自己的雄壮炮声，每个战士都感到骄傲，而且都眼盯着面前正被炮火破坏着的铁丝网，准备好决心与所有的力气，只要炮火一向前延伸就一跳跳到铁丝网的跟前。

炮打完四分钟，延伸。爆破班果然一跃，到了铁丝网跟前。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七道铁丝网。到跟前一看，我们的炮火只打开了四道，还有三道。铁丝网有弹性，不易打断。好动感情的章福襄有些着急，邓名戈镇定地向他耳语："别慌！我们有办法！"

第二组当先，先把爆破筒安置好，拉开，破坏了一道障碍。敌人似乎感觉到了这里有事，开了枪。

"上！"邓名戈发令，"攻第二道！"

这一道简单，章福襄用大剪把它割断。邓名戈镇定地有力地又剪开一道。我们的炮弹呼啸着由头上飞过，敌人的枪弹嗖嗖地打了过来。没人注意，大家只一心地去剪断冲破铁丝网。三道残余的障碍都被打开。

可是，竟会还有一道，大概是敌人刚刚布置的。后面，一片杀声，我们的突击队攻上来了！红旗前导，战士紧随，人人呼喊，个个猛冲，像一阵狂风袭来。敌人打起照明弹。

山上已被我们的炮火打得遍山烟雾，灰土飞扬，虽有月光，虽有照明弹，仍然是一片迷茫。在这迷离渺茫之中，面前飞动着敌人的枪弹，唰唰地像阵阵秋风扫地；背后杀声震耳，红旗越走越近，眼看就到突破口章福襄急得乱跳，“爆破！爆破！”

“肃静！”邓名戈分外镇定。他正在细心考虑。

这新安上的一道铁丝网并不很高，可是很宽，黑乎乎的那么一大摊，到处向上伸着利刺，像个趴伏着的庞大凶恶的怪兽。走不过去，跳不过去，就是用炮打都需费很长的时间！邓名戈沉毅地考虑着：红旗即将来到，无法进行爆破；一爆炸，必定伤了自己的人。也不能教红旗倒退三十米，等爆破之后再上来，那耽误时间！况且，敌人似乎已发觉了这个突破口，火力已经越来越密！“老秃山”果然厉害：我们前天的和刚才的炮火只打垮了一部分地堡，多数的地堡是钢轨钢板筑成的，不易摧毁。这些没被破坏的地堡仍然会织成很厉害的火网！

红旗到了！

邓名戈下了决心。依然镇定，但十分激壮地说：“同志们实现决心的时候到了！红旗必须快上去！搭人桥吧！”说罢，他直伸双臂，向前扑去，爬在那一大摊带着利刺的铁丝网上。

章福襄一言未发，把冲锋枪横举起来，扑向前去。新战士岳冬生看了看章福襄，只说了句：“我跟着你！”扑向前去！战士郦豪、贾兆惠紧跟着扑向前去！五位英雄搭好一座胜利的人桥！

乜金麟排长连连跺脚：“起来！爆破！我们怎能……都是革命同志！”

英雄邓名戈抬起头来：“快过！快过！排长，你耽误了红旗就犯了大错误！”

乜排长眼含热泪：“同志们，我给你们报仇！”说罢，一狠心，从英雄们身上跑过去。

“轻一点！轻一点！”红旗班与突击班的战士都忍泪跑过去。

黎连长上来了，一狠心，从人桥上跳过去，身后紧随着小司号员。小司号员打起信号——攻进了铁丝网！

人倒旗不倒，红旗已换了两次手。红旗又被阻住，前面一个地堡群疯狂地向下扫射；黎连长的电话员负伤！

黎连长双目瞪圆，看了看前后左右的战士。我们已有伤亡。可是，我们还都有组织，战士们的确做到了随时靠拢、随时组织。连长的心中有了底。

敌我的枪弹密如雨点，似乎可以互相碰在一处。

黎连长决定：只打地堡群中的那个最大的，不管那些小的；先攻上主峰最要紧。他只对功臣姜博安小组做了个手势；姜博安，由一个战士掩护，绕到大地堡的后边，塞进一个手雷。一声巨响，大地堡不再出声。

地堡群的火力稍弱了一些。黎连长下令：攻上主峰！

敌人反击，来了一个班。黎连长下令：散开猛打敌人败退。黎连长再下令：准备敌人再反扑，极快地组织起来他的虎目向左右前后扫视，我们的人不多，而二排还没来到！极快地，大家组织起来：连长和郜家宝一组，王均化和功臣宋怀德一组，另外还有柳铁汉班长，功臣姜博安，和四五个战士分为两组，四组分路进攻，遇见敌人就分路迎击。

敌人果然反扑，而且来了一排多人！敌众我寡，紧急！

黎连长回头望望，二排还没赶到！他吼声如雷，鼓动大家："同志们，坚持到底！二排就快来到！"

敌人越逼越近了！

正在这最紧急的关头，胸怀大志，久想立功的小司号员郜家宝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吹起冲锋号来！

在这影物迷离、血肉横飞之际，忽然听到清脆的号声，敌兵吓得一愣，都立住了。在这生死关头，一分钟，半分钟，以至几秒钟，都是宝贵的！

敌人立住了。功臣宋怀德趁机会跳出去，扔出一个手雷。手雷没响！敌人又往前逼！英雄宋怀德抱着一根爆破筒，一声不出，飞也似的闯入敌群，只一拉，火光四射，英雄和二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残敌急退，跑进交通壕。柳铁汉班长追上前去。

柳班长的脚刚刚由英雄的人桥走过来，他的眼刚刚看见了宋怀德烈士的壮烈牺牲。他和他们天天在一处出操，在一处学习，在一处劳动，可是他们已把所有的鲜血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正义。看见他们的痛苦与牺牲，他没有落泪，没有哀悯，他只咬上牙，只想给他们报仇！

可是，他也知道：连长的企图是先攻上主峰。他应当不应当去追击败敌呢？他须极快地决定。他决定追下去。要不然，那些残敌会组织起来，再反攻我们，或是逃入地堡，增强敌人的防御力量。"追！"他命令与他同组的一个战士。

咬着牙，几大步，他赶到了壕沟边上，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见了那些残敌。他极快地搂枪。枪没响！子弹已用光！

假若他在沟沿上多愣半分钟，或者几秒钟，沟内的敌人就会打倒了他！不，他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烈士们报仇！他像久有准备似

的，没稍停一会儿，就大吼一声，跳入沟内，用没有子弹的枪比着敌人——一共有二十来个。

他面前的敌人跪下了，双手横举着卡宾枪。柳班长一伸手抓过来头一名敌兵的武器。正义的威严使敌兵丧胆。

这时节，壕沿上来了与柳班长同组的那位战士。

“去抄后路，全抓住！”柳班长喊。

只在说这么一句话的工夫，后面的敌人乱动起来，想逃跑。柳班长扔出手榴弹去，打倒了七八个，只有两三个逃掉。前面跪着不动的还有六个。

战士下来。二人先去缴械，而后柳班长说：“把他们带走，交给营长！”

…………

铁丝网上的章福襄苏醒过来。揉揉眼，他高喊：“冲啊！”那四位英雄都不应声，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章福襄滚下铁丝网。他的胸部腿上都受了伤，连看也不看，往上冲。

这正是柳铁汉在壕沟里抓了俘虏以后。章福襄的眼前三十来米，就是个地堡群，向突破口猛打机枪。他跳入一个弹坑。他切盼遇见一位战友，结成一个小组。可是，四外没有一个人。他只好等到了机会，一滚滚到一个地堡的洞口。从地上拾到一颗手雷，扔进去，一声巨响，里面马上冒起火来。敌人在里边乱叫。他闯了进去。洞子很大。里边有火苗，外边有照明弹，很亮。里边的敌人还在乱叫。他往里闯。拐一个弯，他打出三个手榴弹。顺着烟，他急往前冲，用冲锋枪猛打。敌人不叫了，全被打倒。

章福襄喘一口气，数了数，地上有六七个死尸，他出了地堡。隔四五米，又有一个地堡。他一出来，就被这一地堡封锁住，裤子上打穿好几处。他一蹿，又跳进一个弹坑，用冲锋枪猛打地堡的口子，头也不抬一抬。子弹打光。敌人也停了火。他跑近地堡，从侧面打进四个手榴弹，解决了它！他顾不得进去看看有多少敌人已被炸碎！

他的胸与腿都流着血，不知道疼。他跳，他跑，他攻击，有英雄的意志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的耳朵已经震聋，看枪口冒烟不冒才知道有无子弹。他忘了自己，只知道为邓名戈们报仇！他看明白：邓名戈等四人是教地堡的火器给打死打伤的；铁丝网上的利刺不至于要命。

新战士武三弟正在找人靠拢，奔章福襄来。“同志你消灭了几个敌人？”他睁着大眼睛问。

“没工夫记数儿！”章福襄满心怒火，不愿闲扯。“我打，你掩护，干

不干？”

“干！我会掩护！”武三弟用力地点头。

上来七八个敌人，被两位战士打倒了四个，其余的退回壕内。武三弟上去看看。“同志！这怎么是个黑脸的？没打错吧！”

“哥伦比亚！”章福襄没有心思细解释。

“好家伙，这个身上中了六枪！”

“快过来！”章福襄叫。七八个小地堡一齐打他们，手榴弹一来就是十几个。

武三弟极快地躲，身旁还落了两个弹。敌人的手榴弹先旋转一会儿，才爆炸。章福襄喊：“捡起来，往回扔！”武三弟完全信任老战士，拾起弹就往回扔。扔出去，他笑了：“这倒怪有意思！”

章福襄的手被破片打伤。武三弟着了急：“我给你包扎！”二人一同跳入弹坑。

教员沈凯和一位炊事员来到，给老战士包扎。

“教员！”章福襄叫，“你回去！你不该来！”沈凯一边包扎一边说：“你赶不走我！我还要扔几个手榴弹呢！”

炊事员说：“我背你下去吧！你的手伤啦！”

“没关系！”章福襄辩驳。“我在这里等着敌人，我还有一个手榴弹！”说着，他把手榴弹挂在小指上。他的惯于发红的脸上已没有了血色，但是心里还冒着火。

武三弟要去攻二十五号。可是，他又不肯丢下老战士章福襄。越急越拿不定主意。

“三弟，你走！去完成攻上二十五号的任务！我的腿不能动了！”

炊事员再劝：“我背你下去吧！”

“休想！”章福襄下了决心。“我死不了！搭人桥我都没死嘛！我这颗手榴弹还可以打死好几个敌人！”

教员沈凯把自己带的四颗手榴弹交给了老战士。老战士笑了。

“我过一会儿再来看你！”炊事员说。说罢，同沈凯一道去寻找伤员。

武三弟独自向二十五号走，不敢回头看章福襄。

…………

红旗前进，向主峰上猛冲。

贺营长来到。他本在二排之后，却赶过来追上了三排。上山的时候，敌人的枪弹簌簌地在他的腿旁飞过去。他算计了一下：恐怕敌人的火力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强得多。可是枪弹最密的时间只有半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不那么密了。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我们打乱。到了刚被打垮了的地堡，他教谭明超留着神进去：“在这里等我！这是我临时的指挥所！”说完，他向前追赶红旗。

人倒旗不倒，红旗手已换到第四个——覃俊秋。他又负了伤，张挺茂接过去。

“不要忘了红旗上的签名！不能教它倒下！”覃俊秋手按伤口，忍着痛嘱咐。

张挺茂来不及答话，举旗前进，一边疾走一边鼓动：“同志们，冲啊！红旗上了主峰！”

染着英雄们宝贵的鲜血的红旗到了主峰。

张挺茂身受重伤。一手扶旗，一手扶伤口，他高唱起红旗歌。唱到了“为祖国，为毛主席”，他的头歪下去，断了气！

小司号员的眼快身轻，一跃而上，接住红旗，牢牢地插在主峰上。

只差几秒钟，二连的红旗也来到。二连三连在主峰上会师。黎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全来到。

“发信号！”营长发令。小司号员放了信号枪，胜利的光芒，二红二绿，划破了天空。

观测员们向营、团指挥所报告：占领主峰！

乔团长看看表：二十时十一分；恰好七分钟攻上了主峰。在电话上，他告诉程参谋长：“战事转入全面铺开，巩固胜利！”

19

营长在红旗前面交代："我暂在那个地堡里，"他指了指。"过一会儿，我搬到南边去，随时联络参谋长，整顿队伍，猛攻二十七号！"这时候，二十七号的一个大地堡正猖狂地向主峰射击。"教栗河清先消灭它！"

栗河清，一个瘦条温雅的四川人，正在附近。得到命令，他不慌不忙地瞄准，只一炮，把那个狞笑着的怪物打翻。

"进攻二十七号，先占领，然后再搜索。"营长继续交代，"照原定计划，教六班去打敌人的连部！教栗河清先消灭那两辆坦克，别教它们跑掉！"

参谋长带着队伍向二十七号进攻。

营长转向黎连长："整顿队伍，往下压，攻二十五号！二排打的地堡，由三排搜索。"

黎连长往下走，小司号员紧跟在后边。

"好哇，小伙子，你有了功！"连长夸奖小郜。连长非常高兴：他怀疑了好多时候的战术，竟自完全成功；首长们是真有学问啊！上来得这么快、这么齐，真像一盘机器啊！

"连长，咱们先插上的红旗！"小郜要表表功。

"一齐插上的！"眼前尽是英雄的事迹，连长也拿出英雄气度来。

"咱们先插上的！"

"放开点心吧，小鬼！两面旗上的血都一样地红！"小司号员不敢再说什么。

贺营长立在两面红旗前面，瞰视全山。他不能不感到光荣。可是，他赶快想到实际问题上来，告诉通讯员："到一连调一个排来，在这里抢修工事！快！"通讯员应声跑下去。

营长看出来：二十七号比较好守，前面是开阔地，我们的炮火可以拦阻敌人，机枪可以封锁阵地。二十五号才是敌人反扑必经之路，那里高，那里窄，我们不易仰攻，也无法多用人力。我们须在适当时间，放弃了它，坚守主峰和二十七号。主峰上必须有坚固的工事，还必须在拂晓以前修好！敌人反攻必在拂晓，他知道。

这时候，栗河清用三颗炮弹，把一辆坦克打翻，把另一辆打起了火。

贺营长笑了笑。敌人已被我们打乱，失去组织联络，否则那些坦

克、火焰喷射器……要都发扬了火力，恐怕我们想到这里……连每战必胜的英雄都轻颤了一下！“真像个大刺猬，每一根刺是一挺机枪！”他心里说。

他来到“指挥所”。它附近的小地堡已都不出声，有的冒着烟，有的垮下去。

谭明超已把敌人的尸体拉开，用军毯盖好，用土掩盖了血迹。

“营长！”他的眉清目秀的脸上带出兴奋与紧张。“敌情手雷那么厉害！那些尸首都对不起来，不知道哪条胳臂该配哪条腿！”

“那就是侵略者该得的惩罚！你害怕不！”

“不！不怕！”为证明自己不害怕，小谭挑着眉毛往四下看，“这里不是蛮好吗？”

“蛮好！”营长笑了。“敌人还没开炮！一开炮，你把命喊出来，步行机也未必传出话去！”

“屯兵点还有人预备着呢！可是我一个人就行，我愿意把命喊出去！”说着，谭明超紧靠门口坐下，因为步行机的天线必须放在门外。

“通讯员！”营长叫，“你立在门口，监视着后山坡！不要动！”然后对小谭说：“向营指挥所报告情况。”他坐在小谭的旁边。

小谭得意，今天果然如愿地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做英雄的喉舌。

这时节，进攻二十七号的部队被敌人阻截在山洼里，那里有成群的地堡。栗河清跳入交通壕。他必须解决那些地堡。但是，火箭筒的威力大，至近也须打四十米以外，否则会打伤了射手自己。眼前的地堡全只隔十米左右！怎么打呢？

他不慌不忙地想办法。想出来了！在壕沿上，他连发六炮，打中六个地堡炮出口，他跳入壕沟，自己没有受伤！他创造了新的射击法！

地堡打开，有名的六班的萧寒班长，接到参谋长的命令，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进攻敌人的连部。

柳班长去找他的队伍。

指导员姚汝良率领二排，在上主峰的半路中遇到黎连长。二人约好先分开，一左一右，边打边进，在与一排会合的集结点会合，一同进攻二十五号。

敌人的排部是控制两条主干交通壕的一座大地堡。由主峰下来，必由此经过，才能上二十五号去。因此，这座地堡吸引住不少我们的战士。

姚指导员要赶过来指挥，可是还没赶到就负了伤。他坐下，手捂伤口，指挥由主峰下来的人。

柳班长看见了他，飞跑过来。他已俘虏了六个，消灭了十来个敌人。但是，那还不能解恨。敌人残害了成千成万的和平人民，单是龙岗里就有三千多尸体，多数是妇孺！一见指导员受伤，他的愤恨更深了！“指导员！”他叫了声，立刻蹲下去，“我给你包扎！”

“不必！赶快到那儿去！”指导员指了指那个拦路的大地堡。“不要都挤在那里死攻它！留几个人封锁住它，其余的人向二十五号进攻！连长在右翼呢！”指导员的嗓子已喊哑，脸上煞白，可是两眼冒着怒火。

“我……”柳班长咬了咬牙，找不到话说。

“快去！这是我的命令！快争取时间！”

是的，争取时间！他自己就正在争取要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尽到他的责任。每一秒钟里都有意志对痛苦的最激烈的斗争，他已看见必然来到的死亡，可是要在死前抵抗痛苦，争取多呼吸几次，好多尽一分钟一秒钟的责任！他是共产党员！

“我执行命令！”柳班长一狠心，把头扭开，冲向大地堡；耳中带着比野炮手雷还更响亮的声音——姚指导员的悲壮的哑涩的语声。

二排长正在地堡前指挥。柳班长传达了指导员的命令，并请求：他带三个人设法解决地堡，排长带领别人迂回过去。排长同意。

“留神！”排长嘱咐，“这个地堡是三层的，上中下都有人！”排长走后，四人定计。他们有一挺轻机枪。有人主张：只用机枪封锁，暂且不往里攻。

姚指导员的语声仍在柳班长的耳中。班长说：“消灭它！消灭它！咱们的机枪在外面封锁它，我独自摸进去，你们俩听见我的声音，进去；听不到，别进去！都进去以后，我守中层，不教下层的人上来，你们俩攻上层，上层不会有好多人。你们解决了上层，咱们三个一齐攻下层！同意？好！我进去！”班长蹿到地堡跟前。

这时候，武三弟看见了姚指导员。指导员向他招手。“给你！”指导员把身上的两颗手榴弹交出来，“去！把这两个扔到二十五号去！”

接过手榴弹，武三弟愣在那里了，泪在大眼睛里转。“去吧！不要难过！”指导员说话已很困难。“你看，那里躺着的都是谁！”

武三弟看了看。“敌人！”

挣扎着，指导员笑出了声：“敌人，一死就是一片！去吧，孩子，再打死他们一片！”

武三弟说不出话来，可是脑子并没有闲着。灵机一动，他飞跑下去。

找到了沈凯，他已喘不过气来。“要，要担架抬，抬指导员！”然

后，他像野马似的往二十五号跑。

柳班长解决了那个大地堡。在一堆死尸中，他发现了一个中国人。他猜到：这是台湾来的美帝走狗，替敌人偷听我们的电话的。他的怒火冒起三丈，狠狠地踢了死走狗几脚，咬着牙骂："畜生！畜生！畜生！"他抓到两个俘虏，可能是排长、排副，因为都带着手枪。他派了个战士把俘虏送交营长。敌人的炮火到了。

我们的山上的、河边的以及"老秃山"山脚下的交通线一律受到猛烈的轰击。我们的运输队，担架队都受到损伤。我们的电线随时被炸断。驿谷川上的木桥被打坏。战斗越来越激烈。

"老秃山"在照明弹下，像一团火雾，忽明忽暗，忽高忽低，中间飞啸着无数的子弹。四山也都在爆炸，起火，冒烟，石走沙飞，天空、山上、地上、河中，都在响，像海啸山崩；炮声连成一片，枪声连成一片，分不清什么是什么。可是，"老秃山"上只落了空炸炮弹。主峰上像下着火雪。

敌人有隐蔽，我们在地面上，空炸可以不会伤及敌人。我们的炮火还击，展开了炮战。

这时候，谭明超真的要把命喊出来了，敌人的炮火是那么紧密，地堡已然像一只风中的小船，左右乱摆。他不能再倚墙坐着，省得摇动步行机！机器是在他怀里。炮震乱了音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喑哑。他修理机器，他舍命地呼喊。他把嘴角喊破，流出血来。空炸，一会儿就炸断了天线。他冒着炮火出去，寻找木棍，寻找皮线，架起天线。一会儿，木根又被炸断。他不屈服，不丧气。看一眼英雄营长，他就来了力量；跟英雄在一处就必须克服困难。他渴，水已喝光，还渴，出去找皮线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扔着一个敌人遗弃的水壶。拾起来一看，水壶，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上面却有五个弹眼！

"好家伙！仗打得真厉害！"他赶紧扔下它。

在又一次出去找皮线的时候，小谭看见一个敌人的尸体上有个水壶。他把壶取了下来。打开盖，闻了闻，原来是酒。本想扔掉，可是一转念头："给营长拿回去！"他热爱英雄营长。

"营长，酒！"小谭得意而又恭敬地递出酒壶。营长看了看，看清它是敌人身上的东西。他问，"从敌人身上拿下来的！"

小谭点头。

"恨敌人不恨！"

"恨！"

"把它扔出去！"

小谭把它扔了出去，心里更佩服营长，也就决定忍耐，不再怕渴！

两个俘虏被带进来。一进来，那个排长赶快把手表摘下来，献给营长。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只知道买卖、贿赂、劫抢。他还不晓得志愿军是什么样的人。

营长摆了摆手。他很着急，不会说外国话。他明知无益，却还用中国话告诉俘虏："志愿军保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永远不私取一草一木！你们打仗是为发财，我们打仗是为保卫和平！"

保存住自己的手表，排长高了兴。他用半通不通的朝鲜话说："美国的不好！我们是哥伦比亚！"

营长急于知道山上到底有多少敌人，可是话不通，他的脸红起来。"没有文化不行啊！连外国话都必须学啊！"他对小谭说。

他教通讯员把俘虏带下去。

"告诉三连，我搬到排部大地堡去。"营长告诉通讯员。"二连的电话还通，我自己告诉他们。"

到了大地堡，营长详细地看了一切，把文件都放在一处，准备带回去。他发现了十几个打好了的背包，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儿。莫不是敌人今天换防吗？他揣测。莫不是撤下去的刚要下山，我们就攻上来了吗？对！是这么回事！要不然，那些坦克怎会到我们攻上来才发动机器呢？这样，山上也许就多了一倍的人！要走的还没走，上来的也许都已上来！

自从一上山，营长就有这个感觉：敌人的火器比我们估计的还多！现在，敌人的兵力又增加了一倍！没有这么多敌人，专凭那么多地堡和火力，已经够难打的了，何况又增多了敌兵呢！他又调一连的一个班，来助二十五号。信号升起，我们占领了二十号。

营长想抽调二十七号的一部分兵力，增援进攻二十五号。可是，想了想，他不能那么办。他料到，到山上的哥伦比亚人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才是美国兵来增援的时候。他须留着二十七号的人迎击敌人的反扑。

他很想到二十五号去看看，为什么还攻不下来。可是，他往外一迈步，小谭就抱住他的腿。"营长，你不能出去！通讯员会替你出去看！"

…………

由主峰下来，王均化见一个伤员，包扎一个，而后扶着或背着，把他们安置在可以隐蔽的地方；用白面撒上记号，好引起担架队的注意。他也把烈士们都移到一处，做好记号。一连气，他包扎了二十多个伤员。都做完，他往二十五号走。

没走好远，他看见小司号员东张西望地跑着，好像不知往哪里去好！他喊了声：“小郜！”

郜家宝跑到，抓住小王的手，急喘着说：“快！连长受了伤！”

两个青年像箭头似的飞跑下去。

过了刚被我们解决了的敌人排部，沿着由二十六号到二十五号去的主干交通壕，都是三五成群的地堡。过了这些零散的地堡，就到了二十六与二十五号两峰之间的山洼。这个山洼就是我们的一、二、三排的会合地点。我们要在这里集结，因为再过去就是一道关口！大大小小共有七八十个地堡！不过这一关，休想攻上二十五号去！

攻上主峰以后，各战斗小组分头去打地堡，一边打一边往二十五号进展，都要到山洼会合。

黎连长带着小司号员和一个通讯员向二十五号前进，他希望先到山洼，和副连长会合，部署怎么过关。他非常高兴，因为战士们都能按照计划分头进攻，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证明了新战术的优越性。而且，他反倒比小郜更谨慎了。小郜初次上战场，有机会就要试试手中的武器。一路上，每见一个地堡，他就想打上前去，都被连长阻止住。最后，连长把小郜在路上拾得的冲锋枪夺过来：“小孩子不要乱放枪！”

“连长，我会打，我学习过了！”小郜往回要枪。

“学习过也不行！”连长经过这次的战术思想学习，还和从前一样勇敢，可是稳健多了，机警多了。同时，在攻上主峰之后，他领略到“老秃山”的厉害。以前，看到一两个地堡，他闹着玩似的就可以攻下来。可是，在这里，地堡是那么多，几乎使人没法防备，枪弹从四面八方，从头上、脚下、半中腰，都可以打过来！稍一失神，就中了敌人的暗算。

连长向来没这么谨慎过。他是那么谨慎，几乎使他有点看不起自己了！几次，他几乎喊出来：“你们滚出来，和老子在平地上干干！”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敌人就是不出来，只在地堡里暗中伤人！

再前进，面前是个大地堡，正往外打枪。郜家宝要动手，被连长一把抓住，扯倒在地。连长卧着往四下里看，见后面有自己的人。“得干掉它，别教它挡住后面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去！”小郜急切地要求，“试试我行不行！”

“等着！”连长细细端详地堡。

枪不打了，枪眼关上了钢板。

“真逗人的火呀，狡猾的敌人！”连长咬牙痛恨。“非干掉你不可！”这并非完全是任性，连长很怕它再忽然开火，教我们后面的人吃亏。他想好主意：“小鬼，我打枪，招敌人再打开钢板还击。你到后面

去，敲打后面枪眼的钢板。去！留神！”连长开了枪，敌人果然还击。

小部绕到后边，叮叮当当地敲打钢板。

敌人中了计：没关上前面的钢板，就到后面去开枪。

“掩护我！”连长告诉通讯员。然后，猛一蹿，接近地堡，把手雷扔进去。

连长决定进去搜索。他必须彻底消灭这个拦路的地堡，好教我们后边的人顺利前进。

小心地搜索完，连长带着通讯员和小部急速前进。正在前进，敌人的一冷枪打中连长的腹部。又一枪，打伤了通讯员的腿。连长当时昏迷过去。

见连长受伤，小部发了狂！他爱连长！拿起通讯员的两个手雷，他不加任何考虑，就往前冲，想去消灭那放冷枪的敌人。可是，找不到敌人在哪里。他镇定了一下，决定先救护连长，急跑回来，找人给连长包扎。

他遇到小王。

连长的肠子被打穿。小部已忍不住泪。王均化唤醒连长，连长手按着肚子，想坐起来，没有成功。头一句他问的是：“我们的人呢？”

“都向二十五号攻呢！”王均化说。“连长，我给你包扎一下！我慢慢地，不会疼！”

“不必包了！”连长说话已很困难。“你们俩，去告诉三连的人，必须攻下二十五号，这是我的命令！”说罢，他闭上了眼。过了一小会儿，他的眼又睁开：“扶我起来！”王均化快而准确地把连长的腹部包扎起来。连长右手按着腹部，左手扶着王均化，郜家宝支着他的腰，立了起来。

英雄看了看二十五号山峰，眼中落下两点泪来：“我没能完成任务！好孩子们，放下我吧！”

两个青年轻轻地放下连长，连长已不再呼吸！

王均化忍泪端详地形，找到一个藏弹药的小洞。他急忙给通讯员包扎好，送他进小洞坐下，把枪也交给他。“拿着枪，你在这里看守着连长！过一会儿必定有人来抬他！”然后，转身和郜家宝抬起烈士，放在小洞旁边。

郜家宝叫了声：“连长！我去给你报仇！”然后对小王说：“走吧！你带我去打，你有经验！”

“我一定带着你！”王均化回答。

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乱，到处乱跑乱躲。两个青年还没走几步，就遇到三个敌人。王均化喊了声：打手榴弹就随着出去，打死两个，逃了一

个。

两个青年再往前走，遇到个大地堡在壕沟边上。王均化指挥："你在壕沿上打三枪，敌人必还击你，我就扑过去！"郜家宝照计而行，王均化趁机会滚到地堡前。听一听，里边有人声。小郜也滚了过来，要绕到后边去，像刚才敲钢板似的那么办。小王一把拉住他。小王用带着的夹板推开了封护地堡枪眼的钢板，敌人刚要开枪，小郜的手雷已塞进去。等里面安静了，小郜要进去搜索，又被小王拉住，怕里面万一还有个活的呢。他有个手电筒，告诉小郜："我照这一角，你在那一角。要是里边有人，见亮必打枪，可打不着你！"二人就那么进去，里边已经没了活人。他们拖出两挺重机枪，放在门外，打扫战场的会把它们拿走。他们背起卡宾枪，又各拾几个手榴弹放在袋里。

出来，他们看见了我们的一排的人正和拦路的大地堡争斗。小王教小郜去打，他自己往前滚，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伤员，离地堡不远。滚到伤员身旁，他一手按着伤员的头，背着他往前爬。伤员若一抬头，就还会挨枪。他面向地堡爬，越靠近地堡这一面，就越不会教地堡的机枪打着。到地堡一旁，他把伤员包扎好，安置在一个石崖下。

一排的战士看见了他们，非常惊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两个青年告诉他们，连长已经牺牲。大家听了，一齐发誓，爬也要爬上二十五号去，执行连长的遗嘱在一排刚才过来的方向还有伤员，王均化告诉小郜："在这里等我，别独自去打，我先去包扎伤员！"

小王去包扎伤员。都包扎好，他把重伤的二人放在安全的地方，嘱咐轻伤的持枪保卫。然后劝告一个还能行动的："你下去叫担架，省得他们负第二次伤！"这样细心地布置好，他回来找小司号员。下了壕沟，正往前走，他头上来了一枪，把他的帽子打飞。这就是俘虏史诺所说的暗火力点。幸亏他的身量矮，他急忙翻上沟来。

找到了小司号员。郜家宝在等待小王的时节并没闲着，他从伤员身上取了十三颗手榴弹，三个手雷，一根爆破筒，三百发枪弹。枪上满是灰土；怕发生障碍，他从衣上撕下一块布来，把枪擦好。一边擦枪，他一边安慰伤员们："好好休息，一会儿担架就来！"

两个青年又见了面，都很高兴。在战场上，分别几分钟都好像许久没见了似的。要不分别这么一会儿，他们或者也不会注意彼此的样子。现在，彼此不由得打量了一番。郜家宝看看朋友：王均化的头上脸上都是泥土与炮烟，只有眼圈与嘴圈白一些。他浑身上下全是血点血块，衣服撕破了多少处，裤子只剩下了半截！因为卧倒与爬行那么多次。小郜告诉小王：

“连长活着的时候，老叫咱们小鬼，真像！”

“少说废话，打去！”

两个青年带好武器，向前进攻。一边走，王均化一边告诉小部：

“小部咱们俩要是有一个受伤，另一个可别管，照常往下打咱俩是好朋友，可不能因为照顾朋友就耽误了战斗！咱们都是青年团员！你明白我的意思？”

小司号员点头。“明白！我同意！”

就是这样，两个青年团员，包扎了四十多个伤员，打了七个地堡，缴获了成堆的武器，消灭了六十来个敌人，还捉到一名俘虏！

20

营指挥所的电话：二十五号怎样？

团指挥所的电话：二十五号怎样？

消息来到：姚指导员重伤！

消息来到：黎连长牺牲了！

消息来到：大地堡群打不通！

没人能拦得住贺营长了，他必须亲自出去看看不打下二十五号，战斗不能结束他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无以对英雄的称号！

小谭与通讯员百般地拦阻，都没有用。

“闪开！这是打仗呢！”营长再没有一点温和的样子。他的脸忽红忽白，二目瞪圆，身量忽然高起一大块来。通讯员要跟着，营长不许。“你在这里盯住后山，不许动一动！一有动静，赶紧找我！”

营长独自闯出去。

一到外面，营长不由得感到轻快。他的眼扫视着四面八方，他的脚步轻快而准确。他恢复了旧日的战斗生活，又呼吸到战场上的苦涩的腥气。

这点快意不大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掏出来手枪。这个战场与众不同，他没看见过。炮声连成一片，敌我双方正在炮战。东一个西一个的地堡，打了这么半天，还在喷射着火热的钢弹。照明弹，十个二十个，悬在高空。下面，满山烟雾灰沙，不辨东西南北。各种信号，我们的与敌人的，连续打起。炮声，枪声，爆炸声，哨子声，人声，到处乱响，脚下面的土地在震颤。侵略与反侵略的力量像多少霹雳击打着这座秃山。贺营长不能不承认这是他生平所经历过的最凶恶的战场，只有我们的战士才敢来强攻。

再看，地上几乎摆满敌人的尸体，他须紧跳，才不至于被绊倒。离开头的钢盔，孤立的穿着靴子的腿，踩扁了的水壶，折了半截的卡宾枪，遍地皆是。

望一望，主峰与二十五号之间的大地堡群像一座小火山，这里起火，那里冒烟，有的地方疯狂地往外打枪。贺营长点了点头，“不怪攻的不快，的确难打！”他心里说。

他首先遇到一连的孟连长，一位性烈如火的山东人，带着被调来的一个班来助战。

“孟连长！”营长没想到他会在这里。“你应当照管着你的全连，教副

连长到这儿来！”

“营长！我不放心，我不能不来！营长，你回去！”

大家的脸全是黑的，只有营长的脸还没有灰土，所以容易认出来。旁边有两三位伤员，都赶紧蹭过来，抱着营长的腿。“营长回去吧！我们负了伤，一定不下去，还去打，一定拿下二十五号来！”

他们是这么爱戴营长，营长受了感动。“你们不要再上去！我布置一下，必定回去！”

“营长，回去吧！这里的七八十个地堡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廖副连长已经上去了，就快到二十五号！营长放心吧！”

营长望了望，的确，二十五号下面的地堡正在起火，廖副连长真已攻到山下。营长放了心。“孟连长，听着不要硬打正面，用少数人吸引敌人，从侧面攻，迅速解决地堡群而后，赶快下去，支援廖朝闻！”

“我一定执行命令！营长放心吧！”

营长还想去看看廖副连长，可是不放心后山坡，于是，安慰了伤员，往回走。

回到指挥所，来了好消息：二连报告，敌人连部已被萧寒攻下，而且打死三个敌人军官，缴获了山上的电话总机！

“通讯员！盯住了山后，敌人的连部既被打垮，美国兵可能从山后攻一下。”营长说完，把敌人的卡宾枪、手榴弹，搬到身旁。

“干吗？营长！”小谭哑着嗓子问。

“没人警卫这里，敌人攻上来，咱们得自己动手打呀！”

“没那个事！敌人攻不上来，咱们有炮！”

“多留神，少吃亏！我自幼就是这样！好吧，向营指挥所报告二十五号的情况！”

刚报告完，通讯员喊：“敌人的坦克，在公路上往南跑！”

这正是二十五号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坦克想是来向二十五号开炮！

“要炮，打‘狼线’！”营长喊。

来的不止坦克，还有敌兵，至少是一排。

我们的炮到，几条火墙砸在坦克上和敌人身上。敌人没攻上来。贺营长认识到：步炮协同作战是这次制胜的关键之一。没有战前的炮火猛袭，敌人的地堡和铁丝网就必原封不动，毫无破坏，那就增多了步兵进攻的困难，或者没有攻上来的可能！没有炮战，敌人的炮火必定为所欲为，步兵和运输部队必定受到很大的损失。没有炮兵支援，像刚才那样，步兵就会腹背受敌，不能迅速占领全山。这样认识到，他才更深入

地了解到新战术的特点与优越。他长了经验。

廖副连长，同黎连长一样，学习了新战术之后就真照计而行。从一进铁丝网，他就始终且战且走，不贪功，不恋战。只是，有的地堡极难打，而且非打好就没法过去。敌人的工事设计是毒狠的。这可就耽误了我们的时间，损失了人力。

在集结点，副连长整顿了队伍，把自己的和二排与三排的都重新组织好，才开始进攻大地堡群。这是一场恶战。打下四十个地堡，廖副连长才找出一条路，由右侧抄过去。这是在一条千万发飞动着的子弹中间找出的路！这也必然是一条血路！

过了大地堡群，廖朝闻数了数，只有九个人，连他自己在内。

可是，他心中有底：经过这次战前准备与学习，每个人都知道打完一处，再到哪一处去。他不必等候后边的人，他们自己会奔向目标。

前进。快到二十五号了，又是一个大地堡，比一间屋子还大，里面有五○机枪和重机枪。

功臣巫大海用两个手雷，解决了它。

打开地堡，副连长下令：

“都到地堡旁边隐蔽，擦枪。靳彪，用机枪封锁敌人。”

机枪手靳彪，在红旗上签了碗口大的名字的靳彪，才十九岁，身量不高，胆子比天还大，独自向前。

武三弟好像自天而降，忽然出现。“副连长，我跟他去，我会掩护！”大眼睛看清了副连长点头，急步追上靳彪。

二排长仇中庸带着几个战士赶到。副连长暗中得意，自己料事如神。有过战前那样的准备，谁也不会一散开就迷头。

这十几个人，除了副连长和两位战士，都已至少负过一次伤。可是，二十五号已在眼前，谁也不肯退下去。仇排长头上已受伤，却仍安安详详地说了句笑话：“副连长，你的腿的确是快，一点伤没有！”副连长平日爱自夸腿快。

副连长笑了。

“腿快？我可没往后跑！从突破口到这里，我还没卧倒过一回！我快，我灵活，枪弹跟狗一样，专咬死眼皮的！”

大家全笑起来，精神为之一振。大家一致地感觉到：冲过那么多地堡，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了。地堡可恨，里边有什么坏胎，无从知道。现在可好了，活的敌人从山上下来，咱们就把他打成死的，多么痛快！

枪擦好，进攻。

一连的几位战士赶到，暂在地堡后休息。

敌人一个班、两个班地往下扑，我们等他们走近，开火，都被打倒。

大家越打越高兴，要马上攻山。副连长不许。“在这里多消灭些敌人，咱们进攻不就更容易了吗？”

敌人下来一个排，从壕沟里外分路来扑。我们的两挺机枪分头迎击。敌人不肯死战，拔腿就往回跑。副连长决定：“追！紧追！跟敌人一齐上山！”

敌人紧跑，我们紧追，我们的脚尖踢着敌人的脚后跟。山上的敌人不敢开火，怕打了自己的人。我们“平安无事”地攻上了二十五号！

我们打起胜利的信号！

在山上，敌人继续反扑。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靳彪伤了两腿，还爬了上来，用机枪猛打。仇排长血流满面，不退。巫大海三处受伤，不退。

二十二时三十分，结束战斗的信号打起来。

副连长和靳彪掩护，大家转移。

接防的二营四连来到。

副连长带着队伍从原来进攻时的突破口出去。在这里，副连长的手被铁丝划破。“真他妈的！打完了，倒流了血！”他挂了气。一蹿，他蹿下山去，像条小豹子似的。

贺营长到主峰，会见二营李营长。主峰上又多了两面红旗——一营一连的一面，二营四连的一面。

一连修工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旧地堡，两个旧暗火力点。贺营长提了意见：用地堡做指挥所，用暗火力点屯兵。这里屯上两班人，主峰就必万无一失。然后，他又告诉给李营长，一些怎样防守主峰与二十七号的意见。

“防备拂晓！”他恳切地说。“防备拂晓！一切工事必须在拂晓前修好！祝你成功！”

与二营长握手分别，贺营长扛着一挺轻机枪，带着小谭和通讯员下山。

“营长！”小谭已然困得睁不开眼，但还挣扎着说话。“把枪给我！”

营长笑了。“一夜没摸着打一枪，还不许我扛点胜利品？”

真的，一位打过多少次硬仗，老是领头冲锋的英雄，居然在一百九十五个地堡中间，没摸着打一枪，这是多么不好受的事啊！

可是，他学会了怎么不由自己冲锋、开枪，而粉碎了一百九十五个

地堡的本领！他实践了对首长们的诺言！只去指挥，不去战斗。他执行了命令：严格遵守时间，多路突破，缩短纵深，全面铺开，各奔目标。并且，在两个半小时内，结束了战斗，歼灭了敌人！

　　他已不是当班长排长连长的时候的贺重耘了。他控制住为牺牲了的同志们报仇的悲愤，不去亲手杀死一个或几个敌人。他要尽到指挥员的责任，歼灭全山的敌人，消灭山上所有的地堡！他要对得起党与上级对他的期望，成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21

在上运弹药，下运伤员多少次之后，常若桂班长伤了脚，不能再行动。他冒了火，一边骂，一边自己包扎。他本想在战斗结束后，上主峰去看看红旗，红旗上有他的签名。现在，没法上去了。

“上不了山，我也不退出去！”他自言自语地说。说完，他爬到个冲要的地点，坐下，指挥担架。

抢救伤员的人都把伤员送到屯兵洞，登记，并领取光荣证——将来凭证评功。有的人运下四位伤员，而只领到两个证据，因为管登记的人少，忙不过来。

“别在那里等着！”常班长喊。“赶紧再上山！你运了多少，我有眼睛，我给你请功！信得及老常吧！”这就解决了问题，工作得更快了。

战斗结束，同志们要把班长抬走。班长瞪开长眼睛，喊：“抬我？除非我入了棺材！给我一支卡宾枪！”缴获的卡宾枪很多，他拿了一支。拄着枪，他往回走。“哼！这还差不多！拐棍都得是胜利品！”

到了包扎所，女护士们招呼他，他理也不理；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一手扶枪，一手放在膝盖上。老班长都好，可就是有点封建思想，看不起女人。

看着看着，一位女护士昏倒在地。从一打响，直到现在，她没坐下过一会儿。单是补液，她已给大家注射过两万多西西[2]。

常班长低下去眼皮，受了感动。

大家把女护士抬走以后，文工队的钮娴隆来了。她已经十分疲乏，可是还满脸发笑，慰问伤员。她跑过来，用双手拉住班长的大手。她的手是那么小、热、柔软、亲切，连常班长也不肯把大手撤出来了。他的老树根子似的大手被这两只小手包围住，他感到了温暖。

“把脚检查一下吧！上点药吧！”钮同志亲切地问。老班长不知如何是好了，愣了半天，很费力地说：“同志，你多么大了？”

“十九！可老不长身量！”

班长又愣起来。“唉！”他叹了口气。“我的小妹妹要是还活着，今年大概有二十一二了，她属马……”

“她，她怎么啦？”

“不是教日本鬼子给活埋了吗？要不然，我还想不起当兵呢！小妹妹要是还活着……”

“她可能也来抗美援朝，做护士，或是……”

“真的！女人……不像我想的那么没有用！”

“我把你的脚打开吧？看，血都透过来了！”

“对！”

贺营长带着谭明超来到三营。大部分刚下来的战士都在这里。

刚一进洞口，小谭抱着步行机就顺着墙溜下去，坐在一汪儿水上，睡着了。他的嗓子已喊哑，嘴角裂开，脑子已昏乱——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须一字不错地用暗语通话，修理机器，安装天线！哪一件事都是细致的，用脑子的事。

贺营长把他抱起来，放在炕上。

营长自己也疲惫不堪，可是不肯去休息，他去慰问每一个战士，庆祝他们的胜利。

战士们，刚由枪林弹雨中走出来，心神还没安定下去。他们的耳已震聋，牙上都是泥沙。他们确已很困，而想不起去睡；他们饥渴，而懒得去吃喝。他们只呆呆地坐着，好像忘了自己。他们好像还在等候命令，再去冲锋，再去杀敌。他们的钢铁般的意志，在激战之后，还有余勇；他们的钢铁般的身体，虽然已很疲乏，可是还不能马上松软下来。他们连烟也顾不得吸。他们自己不愿说话，也不愿别人说话，他们的心好似还在战场上，一时转换不到别的事情上来。

贺营长了解他们，从前他做战士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安慰他们，劝他们喝水吃东西。虽然他们不愿意动弹，可是深入心灵的纪律性还使他们服从营长。他们开始喝一点水，咬一小块饼干。

这小小的动作使他们的余勇由心里冲出来，他们要求再回战场，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连贺营长自己也有同感。他刚把“老秃山”的全部地形都摸清楚，愿意在山中继续指挥，获得攻与守的全部经验。可是他对大家说：

“二营已经上去了，咱们应当休息。咱们这一仗打得不小！我草草地算过了：山上不是只有一个加强连，是两个！咱们正赶上敌人换防！咱们哪，至少消灭了五百个敌人，这不坏！山上，以前咱们估计，有六七十挺机枪，不对！至少有八十挺！想想，一共三里多地长的小山，有八十挺机枪，够呛！可是，不但机枪，连坦克也都教咱们打哑巴了，不简单！咱们缴获了多少东西，还捉到那么多俘虏！‘老秃山’是真厉害，可是咱们把它攻下来了！”

营长一算胜利账，大家马上兴奋起来，争着说刚才的战斗经过。一提战斗经过，大家才确切地感觉到胜利与光荣。因为胜利与光荣是由他们的战斗得来的。连方今旺也骄傲地说：“营长，我带回两支卡宾枪

来！”

营长鼓励大家，特别对方今旺说：“你行！就照这样往下干，别松劲，你也能做英雄！”

看大家已然有说有笑，营长去给团长打电话，报告他已转移下来。团长首先庆祝他的胜利。

对首长，贺营长勇于检讨自己——所以他立过那么多大功，还能始终保持住英雄本色。他说：

“团长，仗并没完全打好。大家的确一致地运用了新战术，可是还不彻底。攻二十五号，两次被地堡堵住。我们打得极勇，可是还欠灵活。班、排干部的指挥能力还不够，往往用全力死打一个地堡，忘了战斗的全局，忘了出奇制胜。打这样的仗，我体会出来，班、排的干部应占最重要的地位。只有他们打得机动灵活，战斗才会全面如意。当然，我该负全责，在战前准备期间，我的功夫还没下够！……”

…………

唐万善上士很满意自己的工作。首先，他采取了一条好路线。这条路绕脚一点，可是安全。“多走几步路，少挨炮，不上算吗？”他这么说服了大家。

他的话比谁说得都多，可是都发生了作用，并没白费。他随时鼓动大家，给大家出主意。看大家实在疲乏不堪了，他就说几句笑话，招大家笑笑，并且设法使大家轮流休息。到必要时，他还找个解决了的地堡，召集大家开个小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像个魔术家似的，他随便往身上一摸，就摸出糖或香烟，送给大家。他还带着一筒牙膏，给伤员抹在口中，润一润唇舌，假若一时找不到水的话。

最使他满意的是他始终没对任何人耍态度、始终有说有笑，而不起急。他体会到：战斗不但使人勇敢，也增多了涵养。他打算在战后写一段快板，说明这个道理。战斗结束了，他还要求再上去搬运缴获的武器。最后，他背着五条枪，同炊事班长和小理发员，押着四个俘虏，往回走，走他发现的路线。

这时候，已是三点钟左右。若是没有美帝侵略，这应是山村中鸡声报晓的时候。因为一夜的疲劳，身上的武器又重，上士落在了后边。

前面小理发员忽然狂叫了一声。上士马上端枪向前飞跑。

小理发员被人家按倒在地，正乱滚乱踢。炊事班长跳过去，一枪把子打中敌人的头。另外一个敌人逃跑，上士赶到，开枪，没有打中。他细一看，被打破头的原来是个李伪军——在这里打埋伏，想劫救俘虏，可能也把小理发员捉去。

可是，那四个哥伦比亚俘虏始终连动也没动。他们大概看清楚：逃了回去也还是给美帝侵略军挡头阵、做炮灰，不如当俘虏可以保住性命。

那个李伪军满脸是血。上士教班长给他包扎一下。包扎好，李伪军摘下美国造的手表，送给上士，上士啐了一口，呸！然后用朝鲜话说："美帝走狗，跟着走！"

一边走，上士一边教导理发员："无论在哪里，时时刻刻，都要警惕记住我的话吧！"

…………

闻季爽拼了命。他的浮桥起了作用。木桥未断，两桥齐用，一往一来，减少拥挤。木桥一断，就用浮桥和那两只小船。小船走的慢，改用绳子拉纤。同时赶修木桥。为修木桥，他下到水里去，呼喊："有人就有桥，同志们，干哪！"

大家齐喊："干哪！十分钟，把桥修好！"

闻季爽的脚上受伤，不肯退下去；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他是团员，必须带头。桥修好，他去站岗，指挥交通，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啊！快！别等炮火打来！"

因为有激烈的炮战，敌人不能为所欲为，渡口有时候能维持半个钟头的安静。可是，敌人的炮火忽然来到，一分钟就能落一百多弹，木桥又断！再下水，再抢修！闻季爽的棉衣湿透，面上光滑，所以炮弹碎片不能深入。虽然如此，他已身受六伤，仍然坚持。一边工作，他一边喊："死活为了人民！死活要在桥上！"

这样，我们的弹药、药品、干粮，仍旧源源而来。我们的伤员能及早下去就医。

…………

同时，不管炮火多么密，我们的有线电话始终畅通。线断就接，接上又断，再接。不敢照亮，摸着黑去查，摸着黑去接。离河不远的一条线，在这一夜，断了三百六十节！

同时，通讯员们冒着炮火，到各处送人、送信。他们的路熟，他们掌握了敌人炮火的规律，他们又不顾一切地争取立功。

同时，我们的炮兵及时地支援了步兵，破坏铁丝网，破坏工事，压制敌人的炮火，阻截敌人的增援反扑；没有一个人擅离阵地，都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同时，我们的运输员，受炮火威胁最大的运输员，有了伤亡，马上重新组织起来，前仆后继地上运弹药，下运伤员。运输连连长年岁既

大，而且有病，也还亲到阵地去指挥，并且用自己的双肩当作梯子，背靠陡坡，使抬担架的踩着他的双肩过去，好教伤员少受震动与痛苦！十四个担架一连气都从他的肩头上走过去！

同时，我们的医生与护士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拿出最多的机智，减少伤员的痛苦，设法使伤员快活舒适。存水用尽，他们就设法到弹坑里取水；弹坑的水尽，他们便跑到河边去，冒着猛烈的炮火取水。伤员们要喝粥，他们便燃起炭盆，用水壶熬粥。他们从一个洞子跑到另一个洞子，去照顾伤员，医治伤员，洞与洞之间有四条封锁线！他们不仅医治自己的伤员，也照顾受伤的俘虏。看着俘虏们得到治疗，拿起蛋糕来吃，他们感到快活！他们执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这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个思想，一个意志，我们在三小时内粉碎了“老秃山”上的一百九十五个地堡，砍掉了“老秃山”的秃头，挖掉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

22

二营的四、五、六连轮守“老秃山”。

我们采取了“前少后多，随伤随补”的打法，把武器放在打中敌人心窝的地方，用最少的兵力，消灭最多的敌人。

二十四日天刚亮，敌人用三个连的兵力大举反扑，连扑两次。中午，敌人越发疯狂，接连不断地冲锋。下午四时，敌人由南由北，各以一营的兵进犯，配有坦克十二辆，我们的炮火发扬了威力。

我们的坦克出动，由高射炮掩护。

我们的战士守住阵地。

这一天，我们歼灭了五百多敌人。单是英勇的四连九班就杀伤了一百五十个敌人，班中只有二人受伤。交通壕全被炮火打平。

二十五日，拂晓下雨，敌人利用雨声，悄悄地全面反扑，用了四个连的兵力，还有八辆坦克。一上午，敌人冲锋九次！敌人的炮火开始摧残山上的地堡。

这一天，敌人又伤亡了七八百人。

二十六日中午，敌人的飞机出动。先只扫射，而后轰炸。

听到轰炸的消息，乔团长报告给几天未得休息的师长：“师长可以睡了，敌人放弃‘老秃山’！”

“怎么？”

“敌机轰炸山上！”

“命令我们的人都下山，不留一个！好教敌机专炸自己的地堡，炸不着我们一个人！轰炸后，我们再上去。”师长说完，一歪身就睡了，嘴角上微笑着。

我们的战士都下了山，我们的高射炮和敌机搏斗。陈副师长有些失望：“难道敌人刚说必定夺回‘老秃山’，就这么完了吗？”

团长回答：“敌人已伤亡了两千来人，也许不愿再死两千了！”

二十七日，敌机继续轰炸——用自己的钢铁炸碎自己的钢铁，大军火商们的确做了好生意。并且，没有炸到我们一个人，只把许多敌人尸体炸得粉碎。

敌人广播：“老秃山”已无军事价值。

二十八日，连敌机来得也不多了。

我们攻下了“老秃山”，守住了“老秃山”，胜利的红旗在主峰上随着春风飘荡。

…………

二十八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函复克拉克：同意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应即恢复停战谈判。

三十日，周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我们的志愿军能强攻能坚守，“老秃山”一役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同时，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和平政策！

…………

这一战，除了山上的武器，敌人还使用了七个到十个炮群，打了十万余发炮弹。敌机出动二百多架次，投弹五百多枚。

我们共歼敌人二千零六十二人，缴获坦克四辆，火箭筒五门，六○炮一门，五○重机枪三十二挺，轻机枪四十挺，半自动步枪七十支，卡宾枪五十二支，手枪十支，马枪一支，望远镜十一个，照相机二十个，步行机三部，电话单机十四部，电话总机一部……击毁坦克四辆，击落飞机三架，击伤飞机五架，击伤汽车两辆。

我们攻和守的部队出现了三百六十六名功臣，集体立功的班、排、连、营共十五个单位。

…………

无名高地果然有了名！

我们的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敌人自打嘴巴的响声也传遍了全世界——先说必定夺回“老秃山”，没隔两天又说它已无军事价值。

敌人的内讧也传遍了全世界：哥伦比亚抗议把她的部队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当受到攻击的时候，美军竟坐视不救，使哥伦比亚营遭到惨败！华盛顿赶紧辩驳：并无此事啊！而且，小小的一个哥伦比亚营的营长怎会晓得美军司令部的调度与布置呢！

敌人的登陆进攻叫嚣也疯哑了许多，好像有什么硬东西卡住了喉咙。

…………

谭明超回到连部，马上就又向连长要求任务。他已经休息过来，不但忘了疲乏，而且觉得浑身有了更多的力气。他的胆量也更大了。“现在，老子一个人可以当十个人用了！”他斜翻着眼对自己说。

连长教他到“孤胆大娘”的住处附近去查线。

他嫌那里的工作太清闲，可是又一想呢，去看看“孤胆大娘”也有点意思。这些日子只顾了打仗，几乎把她忘了。

敌人夺不回“老秃山”，就不住地乱轰炸，乱开炮，虚张声势。

离那棵老松不远的地方，电线被炸断。谭明超正在接线，腿上受了伤，倒下。

炮又来了。他听得出，炮还是往这里打来，他想快快躲开，可是腿已麻木，不能动弹。

这时候，他觉出来，有人压在他身上。

炮弹炸开，他身上的人还不动。他慢慢地从下面挪出上半身来。

他和“孤胆大娘”脸对了脸。

她的太阳穴上往外冒血。她的脸上并没显出痛苦，还是那么镇定、祥和，好像刚睡熟了似的闭着眼，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他腿上的血染红了一片她的白裙，她头上的血滴在他的脸上。

不久，英雄营长贺重耘在古松的下面，借着春月的清辉，向“孤胆大娘”致了敬礼。

小司号员郜家宝和卫生员王均化，两位青年英雄，搀着谭明超，在英雄营长的身后，向她敬礼！

贺营长转身，望了望“老秃山”。

“后边的那些山也都得拿下来！”他对三个青年们说。

后记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随同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到朝鲜。慰问工作结束，我得到总团长贺龙将军的允许，继续留朝数月，到志愿军部队去体验生活。

我在志愿军某军住了五个来月，访问了不少位强攻与坚守“老秃山”的英雄，阅读了不少有关的文件。我决定写一部小说。

可是，我写不出来。五个来月的时间不够充分了解部队生活的。我写不出人物来。

可我也不甘心交白卷。我不甘放弃歌颂最可爱的人们的光荣责任，尽管只能写点报道也比交白卷好。

于是，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道。

这么交代一下，并不为卸责，而是有意说明：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

我要对志愿军某军的军、师、团、营与连的首长们、干部们和战士们做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鼓励、照顾和帮助，尽管是一篇报道，我也不会写成！

篇中的人物姓名都不是真的，因为“老秃山”一役出现了许多英雄功臣，不可能都写进去，挂一漏万也不好。

老舍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北京

---

[1]公尺：旧时长度单位，1公尺=1米。——编者注

[2]西西：此处为容积单位cc的音译，1cc=1毫升。——编者注

一块猪肝

大中华的半个身腔已被魔鬼的脚踩住，大中华的头颅已被魔鬼的拳头击碎，只剩下了心房可怜的、勇敢的、不规则的尚在颤动。这心房以长江为血，武汉三镇为心瓣：每一跳动关系着民族的兴亡，每一启闭轻颤出历史续绝的消息。它是流民与伤兵的归处，也是江山重整的起点。多少车船载来千万失了国、弃了家的男女，到了这里都不由得壮起些胆来，渺茫的有了一点希望。就是看一眼那滚滚的长江与山水的壮丽，也足以使人咽下苦泪，而想到地灵人杰，用不着悲观。

江上飞着雪花，灰黄的江水托着原始的木舟与钢铁的轮船，浩浩荡荡地向东流泻；像怀着无限的愤慨，时时发出抑郁不平的波声。一只白鸥追随着一条小舟，颇似一大块雪，在浪上起伏。黄鹤楼上有一双英朗的眼，正随着这片不易融化的雪转动。

前几天，林磊从下江与两千多难民挤在一条船上，来到武昌，他很难承认自己是个难民，他有知识、有志愿、有前途，绝对不能与那些只会吃饭与逃生的老百姓为伍。可是，知识、志愿，与前途，全哪里去了？他逃，他挤，他脏，他饿，他没任何能力与办法，和他们没有丝毫的分别。看见武汉，他隐隐地听到前几天的炮声，看见前几天的火光。眨一眨眼，江汉关与黄鹤楼都在火影里，冒着冲天的黑烟。再眨一眨眼，火影烟尘都已不在；他独自流落在异乡。身下薄薄的一身西服，皮鞋上裹满各色的泥浆，独自扛着简单得可笑的一个小铺盖卷。谁？干什么？怎回事？他一边走一边自问。不是难民！他自己坚决地回答。旅馆却很难找，多少铁一般的面孔，对他发出钢一般的“没有房间！”连那么简单的铺盖卷都已变成重担，腿已不能再负迈开的辛苦，他才找到一间比狗窝稍大的黑洞。绝对不尊严的，他趴在那木板上整整睡了一夜，还不如一只狗那么警醒灵动。

醒来，由衣袋里摸出那还未曾丢失的一面小镜来，他笑了。什么都没有了，却仍有这方小镜照照自己。瘦了许多，鼻眼还是那么俊秀，只是两腮凹下不少，嘴角旁显出两条深沟，好像是刻成的，微微有些阴影。是自己，又不十分正确——到底不是难民！

放下小镜，他决定忘下以前种种。原先就不是凡夫，现在也不能是

难民，明日还得成个有为的人物。这是一贯的，马上要为将来打算打算。

他过江去看看汉口。车马的奔驰，人声的叫闹，街道的生疏，身上的寒冷，教他没法思索什么，计划什么。他只觉得孤独、苦闷。街上没遇到一个熟脸，终日没听到一句同情的话，抱着自己过去的一切志愿与光荣，到今天连牢骚也无处去诉。这个处所是没有将来的。自己可是无论如何决不肯与难民为伍。买了份报，没有看见什么。他不能这样在人群中做个不伸手乞钱的流浪者，他需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思索一番。把报纸扔掉，想买本刊物拿回旅馆去看——黑洞里不是读书的地方，算了吧；非常地别扭！不过，刊物各有各的立场；自己也有自己的立场；不读也没多大关系。自己的立场是一切活动——对个人的，对国家的——的基础。这个，一般人是不会有的，所以他们只配做难民，对己对国全无办法。

在黄鹤楼上，看着武汉三镇的形胜，他心中那些为自己的打算，和自己平日所抱定的主张，似乎都太小一点，眼前的景物逼迫着他忘了自己，像那只白鸥似的，自己不过是这风景中小小的一片；要是没有那道万古奔流、烟波万顷的长江，一切就都不会存在；鸥鸟桅帆……连历史也不会有。寒江上飞着雪花，翻着巨浪，武昌的高傲冷峻，汉口的繁华紧凑，汉阳的谦卑隐秀，使他一想便想到中国，想到中国的历史，想到中国伟大的潜在力量。就是那些愚蠢无知的渔夫舟子好像也在那儿支持着一点什么，既非偶然，也非无用，眼随着那只白鸥。他感到一种无以名之的情感，无限、渺茫，而又使他心中发热，眼里微温。

但是，这没有一点实在的用处。他必须为他自己思索；茫茫的长江，广大的景物，须拿他自己作为中心，自己有了办法，一切才能都有了办法。自己的主张，是个人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国家转危为安的关键。顺着自己的主张与意见往下看，破碎的江山还可以马上整理起来，条条有理，头头是道。他吐了一口长气。江上还落着零散的雪花；白鸥已不知随着江波漂到哪里去了。

是的，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他天然地应当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他心中看见一条白光，比长江还长，把全中国都照亮，再没一点渣滓，一星灰尘，整个的像块水晶，里边印着青的松竹与金色的江河。不让步，不搬动！把这条白光必须射出！他挺了挺胸，二十五岁的胸膛，吐出万丈的豪气。

雪停了。天天看见长江，天天坚定自己，天天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天天踩一鞋泥，天天找不到事做。林磊的志愿依然很大，主张依然很坚

决，只是没有机会，一点没有机会！他会气馁，但是也不会快活。物质上的享受，因金钱的限制，不敢去尝试；决定不到汉口去，免得看见那些令人羡慕的东西，又引起气短与伤心，普通的劳作与事情，不屑于投效；精神上的安慰只仗着抱定主意，决不妥协。假若有机会得到大的事情做，既能施展怀抱，又能有物质的享受呢，顶好！能在精神上如愿以偿而身体受些苦处呢，也算不错；若是只白白受些苦，而远志莫伸，那就不如闲着。虽然闲着也不好受，可是到底自己不至与难民同流，像狗似的去求碗饭吃。

买了些本刊物，当不落雨的时候，拿到蛇山上去读。每读过一篇文字，他便尽着自己所知道的去揣摸、去猜想、去批判。每读过几篇文字，他便就着每一篇的批判，把它们分划出来：哪篇是哪一党一系的主张，哪一篇与哪一篇是同声相应，或异趣相攻。他自信独具卓见，能看清大时代的思想斗争的门户与旗号，从而自许为战士中的一员。这使他欢喜、骄傲；眼前那些刚由内地开出来的兵，各地流亡来的乞丐，都不值得一看；他几乎忘了前线上冰天雪地里还有多少万正规军队与义勇军，正在与敌人血肉相拼，也几乎忘了自己的家乡已被敌人烧成一片焦土；反之，他渺茫地觉得自己是在一间光暖的大厅中，坐在沙发上，吸着三炮台烟卷，与一些年轻漂亮的男女，讨论着革命理论与救亡大计：香暖，热闹，舒服而激烈。他幻想着自己已做了那群青年的领袖，引导着他们漂漂亮亮地、精精神神地发表着谈话，琢磨着字眼，每一个字都含着强烈的斗争力量，用一篇文字可以打倒多少政敌，扫荡若干不正确的观念。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想起许多假想敌来，某人是某党，某人是某派，都该用最毒辣的文字去斩伐。他的两眼放了光。立起来，他用力地扯了扯西服的襟，挺起胸来，向左右顾盼。全城在他的眼中，他觉得山左山右不定藏着多少政匪与仇敌；屋顶上的炊烟仿佛是一些鬼气，非立即扫清不可。

他这样立在抱冰堂前或蛇山的背上，恍惚地想到他的英姿是值得刻个全身铜像，立在山上，永垂不朽——革命的烈士。可是，每逢一回到小旅馆中，他的热气便沉落下去，所有的理论、主张与立场，都不能使那间黑洞光明一点点。他好似忽然由天堂落到地狱中。这他才极难堪地觉到自己并没有力量去克服任何困难，那真正逼着他来到此地受罪的，却是日本，而不是什么鬼影似的假想敌。到这时候，他才又想起在黄鹤楼头所得到的感触与刺激；合起全中国的力量去打日本仿佛才是最好的办法；内部的摩擦只是捣鬼。他想到了这个，可是不能深信，因为实际上去战争与牺牲似乎离他太远；他若这么去努力，就有点像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他是生在党争的时代，他的知识、志愿，全由纸面上的斗争与虚荣而来。他的那身西服只宜坐在有暖气管的屋子里，他不能了解何谓“沙场”，何谓“流血”。他心中有“民众”这一名词，但是绝对不能与那把痰吐在地上的人们说过一句话。

他想安心写些文章，投送到与他的主张相合的刊物去发表，每一篇文章，他决定好，必须是对他已读过的某篇文字的攻击或质问。把人家的文章割解开来，他不惜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两句话去拼死的责难，以便突破一点，而使敌军全线崩溃。他一方面这样拆割别人的文章，一方面盘算自己的写法；费了许多功夫，可是总不易凑成一篇。他有些焦急，但是决定不自馁；越是难产才越见文艺的良心。

为思索一词一语，他有时候在街上去走好几里路。街上一切的人与事，都像些雾气，只足以遮障他的视线，而根本与他无关。正这样丧胆游魂地走着，远远的他看见个熟识的背影，头发齐齐地护着领子，脖儿长而挺脱，两肩稍往里抱着一些，而脊背并不往前探着，顶好看的细腰，一件蓝色的短大衣的后襟在膝部左右晃动，下面露出长而鼓满的腿肚儿。这后影的全部是温柔、利落、自然、真纯；使林磊忽然忘了他正思索着的一切，而给它配合上一张长而俊丽的脸，两只顶水灵的眼永远欲罢不能的表情，不是微瞋便是浅笑；那小小的鼻子，紧紧的口，永远轻巧可爱而又尊严可畏。他恨不能一步赶上前去，证明那张脸正和他所想起的一样。而且多着一些他所未见过而可以想象到的表情：惊异，亲切，眼中微湿，嘴唇轻颤，露出些光润美丽的牙来，半晌无语……那个后影是不会错的，那件蓝色短大衣是不会错的；他只需，必须，赶上前去，那张脸也必不会错，而且必定给予他无限的安慰与同情。他是怎样的孤寂悲苦呀！

可是他的脚不能轻快地往前挪。背影的旁边还有另个背影：像写意画中的人物，未戴帽的头只是个不甚圆的圈儿，下面极笼统地随便地披着件臃肿的灰布棉衣。林磊一时想不出这个背影最恰当的像个什么，他只觉得那是个布口袋，或没有捆好的一个铺盖卷，倚靠着她，是她的致命的累赘。她居然和这个布袋靠得很近，缓缓地向前走！他不能赶上去，不能使布口袋与他分享着她的同情与美丽。他幻想着，假若他的脸若能倒长着，而看见了他，她必会把那件带腿的行李弃下，而飞跑向他来。这既是决不会有的事，他的苦痛渐渐变为轻蔑与残酷：她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真纯美妙。说不定，还许是因逃难而变成了妓女呢！不，她决不能做妓女！他后悔了。即使是个妓女，他也得去找她，从地狱中把她救出来。他在大学毕业，她刚念完二年级的功课……看着那俩背

影，他想起过去的甜美境界。两年的同学，多少次的接触，数不过来的小小的亲密，——积成了一段永难消灭的心史。难道她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和个伤兵靠着肩？随着她，看她到底往哪里去！

马路上迎面过来一队女兵。只一眼，他收进多少纯洁的脸，正气的眼神，不体面的制服，短而努力前进的腿。她——他急忙把眼又放在那个背影上——莫非也是个女兵？他加快了脚步，已经快追上她，她和那个伤兵进了一座破庙，上台阶的时候，她搀起伤兵的左臂；右臂已失，怪不得像个没捆好的什么行李卷呢。破庙的门垛上挂着个木牌——××××伤兵医院。

林磊一夜没能睡好。那两个背影似乎比什么都更难分析，没有详密的分析，结论是万难得到的。救亡图存的大计，在他心中，是很容易想出来的；只要有一定的立场而思路清楚便会有好的言论与文章；大家都照着文章里的指示去做，事情是简单的。那两个背影却是极难猜透的谜。尽他所能的往好里想：她舍去小姐的生活，去从军，去当看护，有什么意义呢？多少万职业的士卒，都被打败；多添一半个女兵，女护士，有什么好处呢？女子真是头脑简单的动物！

一清早，他便立在破庙前，不敢进去，也想不出方法见到她。他只觉得头昏。天上有一层薄云，街上没多少行人，小风很凉，他耸着点肩，有意无意地看着那两扇破庙门。

门里有了脚步声，他急忙躲开。一个背着大刀的兵，开开庙门，眼睛直勾勾地立在木牌的前面，好像没有任何思想，任何表情，而只等着向谁发气与格斗。林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假若她真是在此地做事——与这样的简单得像块木头的人们调和在一块。一些块干木头与一朵鲜花；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女儿与一群专会厮杀的大汉，怎能住在一处呢？

他开始往回走，把手插在裤袋里，低头看着鼻子里冒出的白气。他的右肩忽然沉了一下，那个长而俊秀的脸离他只有半尺来远，可是眼中并没有湿，唇也并没有颤；反之，她的眼中有股坚定成熟的神气，把笑脸的全部支撑得活泼大方，很实在，而又空灵，仿佛不是要把一些深意打入他个人的心中去，而是为更广泛博大的一些什么而欣喜。

“磊，你怎么来的？”

磊答不出一个字。她的脸比往日粗糙了一些，头发有许久没有电烫，神情与往日大不相同；他得想一想才能肯定地承认她确是旧日的光妫。这么想一想的里面，却藏着些疏远与苦痛。

“磊，你怎么了？怎么直发呆？”光妫赶上了他的步度，靠住他的

肩。

他想起那个布口袋。

“家里怎样？”她看了他的脸一下。

磊把手往更深处插了插。

光妫把头低下去：“我的家全完了！父母逃是逃出来了，至今没有信！”

“可是你挺快活？”磊的唇颤动着，把手拔出来一只，擦了擦鼻子。

“我很快乐！”她皱了下眉，“当逃难的时候，父母失散，人财两空，我只感到穷困微弱，像风暴里的一个落叶。后来，遇到一群受伤的将士与兵丁，他们有的断了臂，有的瘸了腿，有的血流不住，有的疼痛难忍。他们可是仍想活着，还想病好再上沙场。他们简单，真是简单，只有一条命，只有一个心眼——把命丧在战场！我呢，什么也没有了，可还有这条命。这条命，我就想，须放在一个心眼里；我得做些什么。我就随着他们来到此处；做了他们的姐妹。”

“他们为谁打？他们不知道。”磊给满腹的牢骚打开了闸：“他们受伤，他们死；为什么？不知道；你去救护他们，立在什么立场上，有什么全盘的计划？呕，把一两个伤兵的臂裹好就能转败为胜？”

光妫笑了。“我没有任何立场与计划，我只求卖我个人的力量，救一个战士便多保存一分战斗力。父母可以死，家产可以丢掉，立场主张可以抛开，我要做马上能做该做的事。我只剩了一个理想，就是人人出力，国必不亡。国是我的父母，大家是我的兄弟姐妹。一路军也好，七路军也好，凡是为国流血的都是英雄；凡是专注意到军队的系属而有所重轻的都是愚蠢。”

“完全与青年会、红十字会的愚人一样，”磊的笑声很高，很冷：“妇人之仁！”

“是的，我将永不撒手这个妇人之仁。”她没有笑，也没有一点气：“我相信我自己现在不空虚，因为我是与伤兵们的血肉相亲：我看见了要国不要命的事实，所以我的血肉也须投在战潮中。假若兵们在我的照料劳作而外，还要我的身体，我决不吝惜；我的肉并不比他们的高贵。可是，他们对我都很敬重；我袋中有一角钱也为他们花了，他们买一分钱的花生也给我几个。在这儿，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真纯，什么叫作热烈。”

“连报纸也不看？”磊恶意地问。

“不但看，而且得由我详细的讲解：在讲解之中，他们告诉我许多战绩、人名、地名、风景、物产。他们不懂得的是那些新名词，我不懂得

的是中国的人、地、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生在中国，为中国而死，明白中国事。我们，”光妫又笑了，“平日只顾了翻译外国书，却一点不晓得中国事。美国闹什么党派，我们也随着闹，竟自不晓得那是无中生有白天闹鬼！”她忽然立住了，“哟！走过了。”

“走过了什么？”

“肉铺！我出来给刘排长买二毛钱的猪肝。”她扭头往回走，走了两步，又转回来。“他的血流得太多了，医院里又没有优待的饭食；所以我得给他买点猪肝。你有钱没有？这是我最后的两毛钱了！”

林磊掏出一块钱的票子来。她接过去，笑着，跳着，钻进一家小肉铺去。天上的薄云裂开一条长缝，射出点阳光来。也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瘦长地在地上卧着。

“妇女是没有理想的，”他轻轻地对自己说：“一个最坏的孩子也是妈妈的宝贝儿！谁给她送一束花，谁便是爱人；到如今，谁流点血便是英雄！”他想毫不客气地把这个告诉她，教她去思索一下。

她由小肉铺轻巧地跳出来，手中托着块紫红的肝。她两眼盯在肝上，嘴角透出点笑，像看着个最可爱的小孩的脸似的。

他急忙地走开。阳光又被云遮住。眼前时时地现出一块紫红的猪肝——猪肝的一边有些人，有些事；猪肝的另一边什么也没有；仿佛是一活一死的两个小世界似的。

人同此心

他们三个都不想做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认这是自己的经验，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经偷过妈妈一毛钱那样。

他们三个都不想做汉奸。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地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做英雄与汉奸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奸全放在一边，低首去做行尸走肉——照常地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儿，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做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唇很厚，老老实实的像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

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耷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像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地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

“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像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做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做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儿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地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趁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像花蜜似的洋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地商议

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地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像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地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做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做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像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像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地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地说出，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像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地感到不平与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她对谁都想和善，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点点头。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好像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的死力地踩着。那是“咱们”的地；好妈妈不懂得别的，那块地是谁的她可知道得很清楚，像白布上一个红团不是中国旗那样清楚。她简直不敢再往马路那边看。可是不看还无济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宽重的脚，时时在她的心中发光，踩压。

她慢慢觉出点奇怪来：为什么咱们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对的事，可是现在她觉得揍那个兵，日本兵，是应当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们的那些壮小伙子简直没有心胸，没有志气，没有人味儿！假若她有个儿子，要去揍对面的那个兵，她必定是乐意的，即使母子都为这个而砍了头，也是痛快的。

她不愿再坐在那里，但又舍不得离开：万一在她离开的那会儿，有人来揍那个不顺眼的东西呢！她在那里坐得更久了，那个东西仿佛吸住了她。他简直像个臭虫，可恨，又使她愿意碰见——多嘴才有人来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点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点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这样愤怒，这样希望。杀了这个兵有什么用处？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觉得有他在那里是种羞辱，而羞辱必须洗扫了去。正像个小姑娘到时候就懂得害羞，这位老婆婆为着民族与国土——虽然连这俩名词都不会说——而害羞。凡是能来杀或打这个兵的，她便应当呼之为——容或她会说这个——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么红胡子蓝靛脸的人物，而是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个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义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虽然知识与字汇不同，可是在这时节都会唱出与这差不多的歌来：“国土的乳汁在每个人血中，一样的热烈，一样的鲜红；每个人爱他的国土如爱慈母，民族的摇篮，民族的坟墓。驱出国境，惨于斩首；在国土上为奴，终身颤抖，是灵魂受着凌迟，啊，灵魂受着凌迟！”

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尽责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换班了，一来一去，都是那么凶恶。啊，大队从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闪亮了全街。啊，飞机又在头上了，血红的圆光在两翅上，污辱着青天。我们的英雄啊，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老妈妈的盼祷，也就是全民族的呼声吧？

老妈妈等了许多天，还没把那英雄等来。可是她并不灰心，反倒加紧地盼望，逢人便低声地打听：“咱们怎样了呢？”那洋车夫与做小买卖

的之中也有会看报的，说给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攻下这里，便是打到某处。那些地名是好妈妈一向没听到过的，但是听过之后，她仿佛有些领悟："咱们的地真大！"同时，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实现："咱们怎不过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个呢？"她的针尖顺着拉线的便利，指了指马路那边。"好妈妈，你可小心点！"人们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声地说："他不懂我们的话，他是鬼子！"

好消息来了！拉车的王二拿着双由垃圾堆上拾来的袜子，请好妈妈给收拾一下。蹲在她旁边，他偷偷说："好妈妈，今天早上我拉车到东城，走到四牌楼就过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车马过去。听说我们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一车炸弹全烧完，还打死他们五六个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马路那边一下，刚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来。"俩小伙子都没拿住，"他的声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过饭，我又绕回去，那里还不准过人呢！听说那俩小伙子是跑进一家小肉铺去，跑进去就没影儿啦。好妈妈，你看肉铺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俩小伙子放走！我们有骨头的，好妈妈？"

好妈妈几天没用过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脸上。"要是有人敢打那边的那个东西，我就也敢帮忙，你信不信？"

"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枪，我就敢过去！好妈妈你别忙，慢慢地咱们都把他们收拾了！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是不是，对不对？"王二十分困难的把语声始终放低。"你看，鱼市上木盆里养着鳝鱼，必须放上一两条泥鳅。鳝鱼懒得动，日久就臭了。泥鳅爱动，弄得鳝鱼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俩小伙子比作我们的泥鳅，他们一动，大家伙儿都得动。好妈妈？"

"谁说不是！我在这儿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打他，"随着"他"字，好妈妈的针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儿，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妈妈来得特别地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递给了红红的朝阳。

可是一直到过午，并没有动静。"早晚是要来的！"她自言自语地说。

都快到收活的时候了，来了个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宽脑门儿，高鼻子。他不像个穷人，可是手中拿着双破袜子。好妈妈刚要拿针，那个小伙子拦住了她。"明天我来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吗？一块儿走？来，我给拿着小筐！"

一同进了驴儿胡同，少年低声地问：“这条胡同里有穿堂门没有？”

好妈妈摇摇头，而后细细地端详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么？”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妈妈点头赞叹。“我告诉你，这里路南的第十个门，有个后门，可是没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没有言语。好妈妈慢慢地想出来：“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托付倒脏土的李五给你们开开门。”

少年还没有言语。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老妈妈抬头望了望他。“什么意思？”

“我说不明白！”好妈妈笑了。“你是念书的人吧？”青年点了点头。

“那你就该懂得我的话。”好妈妈的脸上忽然非常地严肃起来：“告诉我，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我不会卖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点来！”

“就是卖杏茶的周四过来的时候？”

“好！卖杏茶的过来，那个门得开开！”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

次日，好妈妈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样子，才听到周四尖锐的嗓音渐渐由远而近：“杏儿——茶哟。”好妈妈的手哆嗦起来，眼睛盯住那边的刺刀尖——一个小白星似的。“杏儿——茶哟。”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转动，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条黑影儿，由便道上闪到马路边的一棵柳树后，紧跟着，枪响了，一声两声。那个兵倒在了地上。南边北边响了警笛。那条黑影闪进了驴儿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来，赶过马路这边。南边北边的“岗”，也都赶到，像作战的蚂蚁似的，匆忙地过了句话，都赶进胡同中去。好妈妈停止了呼吸。等了许久许久，那些兵全回来了，没有那个少年，她喘了口气，哆嗦着拿起那双袜子来，头也不愿再抬一抬。

也就是刚四点钟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这么想，取袜子的来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会儿，她把袜子递给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袜子，低声地问：“早晨我打死他没有。”

好妈妈微微一摇头。“他装死呢，一会儿就爬起来了。”

“哦！下回得用炸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块钱的票子来：“妈妈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妈妈摆了摆手。“你要是有枪啊，给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妈妈！”

“你姓什么呢？”

“暂时没有姓名，”少年立起来，把袜子和钱票都塞在衣袋里，想了想：“啊，也许永久没有姓名！再见，妈妈！”

“哎，下回来，打准一点！”好妈妈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他们三个又坐在一处，互相报告着工作，并且计划着以后的办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仿佛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刚毅的神气。吴聪的窄胸似乎已装不下那些热气，挺着细脖，张着点嘴，像打鸣的鸡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点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两三日来的成绩越高兴。王文义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观地批判着：

“咱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没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把未死的人心给激动起来了。咱们的心，大家的心，都差不很多。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至多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们商量明天的事；就趁热打铁，教这座城必定变成敌人的坟墓！”

一封家信

专就组织上说，这是个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妇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不过，“理想的”或者不仅是立在组织简单上，那么这小家庭可就不能完全像个小乐园，而也得分担着尘世上的那些苦痛与不安了。

由这小家庭所发出的声响，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发展似乎有点畸形，而我们也晓得，失去平衡的必将跌倒，就是一个家庭也非例外。

在这里，我们只听见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仿佛是个哑巴。我们善意地来推测，这位先生的闭口不响，一定具有要维持和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不易谅解呢；他不出声，她就越发闹气：“你说话呀！说呀！怎么啦？你哑巴了？好吧，冲你这么死不开口，就得离婚！离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独裁者——是懂得世界上有离婚这件事的，谁知道离婚这件事，假若实际的去做，都有什么手续与意义呢，反正她觉得这俩字很有些力量，说出来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点急。她，头发烫得那么细腻，真正一九三七的飞机式，脸上是那么香润；圆圆的胳臂，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么讲究抱身；她要说句离婚，他怎能不着急呢？当吵闹一阵之后，她对着衣镜端详自己，觉得正像个电影明星。虽然并不十分厌恶她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到底她应当常常发脾气，似乎只有教他难堪才足以减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确不坏，可是“不坏”并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挣二百块钱！不错，这二百元是全数交给她，而后她再推测着他的需要给他三块五块的；可是凭她的脸、她的胳臂、她的乳、她的脚，难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地把美都表现出来吗？况且，越是因为美而窘，便越需撑起架子，看电影去即使可以买二等票，因为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听戏去便非包厢不可了——绝对不能将就！啊，这二百元的运用，与一切家事，交际，脸面的维持——在二百元之内要调动得灵活漂亮，是多么困难恼人的事！特别是对她自己，太难了！连该花在男人与小孩身上的都借来用在自己身上，还是不能不拿掺了麻的丝袜当作纯丝袜子穿！连被褥都舍不得按时拆洗，还是不能回回看电影去都叫小汽车，而得有时候坐那破烂，使人想落泪的胶皮车！是的，老范不错，不挑吃不挑喝

的怪老实，可是，只能挣二百元哟！

老范真爱他的女人，真爱他的小男孩。在结婚以前，他立志非娶个开通的美女不可。为这个志愿，他极忠诚地去做事，极俭朴地过活；把一切青年们所有的小小浪漫行为，都像冗枝乱叶似的剪除净尽，单单培养那一朵浪漫的大花。连香烟都不吃！

省下了钱，便放大了胆，他穿上特为浪漫事件裁制的西装去探险。他看见，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并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样美妙惊人，也不像老范所想的那么美丽的女子。可是她年轻，她活泼，她会作伪；教老范觉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她摆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致显出落伍或乡下气。于是，就把储蓄金拿出来，清偿那生平最大的浪漫之债，结了婚。他没有多挣钱的坏手段，而有维持二百元薪水真本领。消极的，他兢兢业业地不许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边来，这是他浪漫的经济水准。

他领略了以浮浅为开通，以作伪为本事，以修饰为美丽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并不后悔。他以为他应该在讨她的喜欢上见出自己的真爱情，应该在不还口相讥上表示自己的沉着有为，应该在尽力供给她显出自己的勇敢。他得做个模范丈夫，好对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侣有不尽合理想的地方。况且，她还生了小珠。在生了小珠以后，她显着更圆润、更开通、更活泼，既是少妇，又是母亲，青春的娇美与母亲的尊严连在一身，香粉味与乳香合在一处；他应当低头！不错，她也更厉害了，可是他细细一想呢，也就难以怪她。女子总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须把自己放弃了。再说，他还有小珠呢，可以一块儿玩，一块儿睡；教青年的妈妈吵闹吧，他会和一个新生命最亲密的玩耍，做个理想的父亲。他会用两个男子——他与小珠——的嬉笑亲热抵抗一个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与霸道这样的字眼也还是偶一想到，并不永远在他心中，使他的心里坚硬起来。

从对彩珠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处世为人的居心与方法。他非常地忠诚，消极的他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积极的他要事事对得起良心与那二百元的报酬——他老愿卖出三百元的力气，而并不觉得冤枉。这样，他被大家视为没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做点事的缘故，也不过认为他窝囊好欺，而绝对不感谢。

他自己可并不小看自己，不，他觉得自己很有点硬劲。他绝对不为自己发愁，凭他的本事，到哪里也挣得出二百元钱来，而且永远对得起那些钱。维持住这个生活费用，他就不便多想什么向前发展的方法与计划。他永远不去相面算命。他不求走运，而只管尽心尽力。他不为任何

事情任何主义去宣传，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当的工作上。有时候他自认为牛，正因为牛有相当的伟大。

平津像个噩梦似的丢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须出来，良心不许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钱。可是，他走不出来。他没有钱，而有个必须起码坐二等车才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过是个大游戏场，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须穿着高跟鞋去看热闹。“你上哪儿？你就忍心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难似的教我去受罪？你真懂事就结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拿？先不用说别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样东西也不行！又不出声啦？好吧，你有主意把东西都带走，体体面面地，像施行似的，我就跟你去；开开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声也不出。他不愿去批评彩珠，只觉得放弃妻子与放弃国旗是同样忍心的事，而他又没能力把二者同时都保全住！他恨自己无能，所以原谅了彩珠的无知。

几天，他在屋中转来转去。他不敢出门，不是怕被敌人杀死，而是怕自己没有杀敌的勇气。在家里，他听着太太叨唠，看着小珠玩耍，热泪时时地眯住他的眼。每逢听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点点头。

“小珠！”他苦痛到无可如何，不得不说句话了，“小珠！你是小亡国奴！”

这，被彩珠听见了。“扯什么淡呢！有本事把我们送到香港去，在这儿瞎发什么愁！小珠，这儿来，你爸爸要像小钟的爸爸那么样，够多好！”她的声音温软了许多，眼看着远处，脸上露出娇痴的羡慕：“人家带走二十箱衣裳，住天津租界去！小钟的妈有我这么美吗？”

“小钟妈，耳朵这样！”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准知道这样可以得妈妈的欢心，因为做过已经不是一次了。

趁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轻轻地到外间屋去。把电灯用块黑布罩上，找出信纸来。他必须逃出亡城，可是自结婚以后，他没有一点儿储蓄，无法把家眷带走。即使勉强的带了出去，他并没有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还不如把目下所能凑到的一点钱留给彩珠，而自己单独去碰运气；找到相当的工作，再设法接她们；一时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样都好将就活着，而她们不致马上受罪。好，他想给彩珠留下几个字，说明这个意思，而后他偷偷地跑出去，连被褥也无须拿。

他开始写信。心中像有千言万语，夫妻的爱恋，国事的危急，家庭的责任，国民的义务，离别的难堪，将来的希望，对妻的安慰，对小珠的嘱托……都应当写进去。可是，笔画在纸上，他的热情都被难过打

碎，写出的只是几个最平凡无力的字！撕了一张，第二张一点也不比第一张强，又被扯碎。他没有再拿笔的勇气。

一张字纸也不留，就这么偷偷走？他又没有这个狠心。他的妻，他的子，不能在国危城陷的时候抛下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为了国家。

轻轻地走进去，借着外屋一点点灯光，他看到妻与子的轮廓。这轮廓中的一切，他都极清楚得记得；一个痣，一块小疤的地位都记得极正确。这两个是他生命的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点，不管小珠有什么前途，他自己须先尽了爱护保卫的责任。他的心软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处是不智慧的，可是在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没睡。

同时，在亡城之外仿佛有些呼声，叫他快走，在国旗下去做个有勇气、有用处的人。

假若他把这呼声传达给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泪微笑的走出家门；即使永远不能与她相见，他也能忍受，也能无愧于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绝不能明白；跟她细说，只足引起她的吵闹；不辞而别，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办法。走？不走？必须决定，而没法决定；他成了亡城里一个困兽。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线的光亮来。他必须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致太伤她的心，也不致使自己太难过的办法。跟她谈国家大事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她的身体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还有什么。

“我去挣钱，所以得走！”他明知这里不尽实在，可是只有这么说，才能打动她的心，而从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来接你们；一定不能像逃难似的，尽我的全力教你和小珠舒服！”

“现在呢？”彩珠手中没有钱。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个不拿，全给你们留下！”

“你上哪儿去？”

“上海，南京——能挣钱的地方！”

“到上海可务必给我买个衣料！”

“一定！”

用这样实际的诺许与条件，老范才教自己又见到国旗。由南京而武汉，他勤苦的工作；工作后，他默默地思念他的妻子。他一个钱也不敢虚花，好对得住妻子；一件事不敢敷衍，好对得起国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国家。他常常给彩珠写信，报告他的一切，歉意地说明他在外工作的意义。他盼家信像盼打胜仗那样恳切，可是彩珠没有回信。他明知这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钱与信，钱到她手里她就会缄默，

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糊涂与疏忽，而正因为她糊涂，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忧虑到彩珠是否能负责看护小珠，因为彩珠虽然不十分了解反贤妻良母主义，可是她很会为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责任。老范并不因此而恨恶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给小珠做些忽略了的事，这很可虑，这当自咎。

他在六七个月中已换了三次事，不是因为他见利思迁，而是各处拉他，知道他肯负责做事。在战争中，人们确是慢慢地把良心拿出来，也知道用几个实心任事的人，即使还不肯自己卖力气。在这种情形下，老范的价值开始被大家看出，而成功了干员。他还保持住了二百元薪金的水准，虽然实际上只拿一百将出头。他不怨少拿钱而多做事；可是他知道彩珠会花钱。既然无力把她接出来，而又不能多给她寄钱，在他看，是件残酷的事。他老想对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样的浮浅无知。

到武昌，他在军事机关服务。他极忙，可是在万忙中还要担心彩珠，这使他常常弄出小小的错误。忙，忧，愧，三者一齐进攻，他有时候心中非常的迷乱，愿忘了一切而只要同时顾虑一切，很怕自己疯了，而心中的确时时地恍惚。

在敌机的狂炸下，他还照常做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患中忧虑他的妻子。怎么一封信没有呢？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轰炸中无忧无虑的做事，而毫无可惧。那封信将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来了！他什么也顾不得，而颤抖着一遍两遍三遍地去读念。读了三遍，还没明白了她说的是什么，却在那些字里看到她的形影，想起当年恋爱期间的欣悦，和小珠的可爱的语声与面貌。小珠怎样了呢？他从信中去找，一字一字地细找；没有，没提到小珠一个字！失望使他的心清凉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分的字，都是责难他的！她的形影与一切都消逝了，他眼前只是那张死板板的字，与一些冷酷无情的字！警报！他往外走，不知到哪里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虽然得不到安慰，他还想从字里行间看出她与小珠都平安。没有，没有一个“平”字与“安”字，哪怕是分开来写在不同的地方呢；没有！钱不够用，没有娱乐，没有新衣服，为什么你不回来呢？你在外边享福，就忘了家中……紧急警报！他立在门外，拿着那封信。飞机到了，高射炮响了，他不动。紧紧地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飞机，而是彩珠的飞机式的头发。他愿将唇放在那曲折香润的发上；看了看手中的信纸；心中像刀刺了一下。极忙地往里跑，他忽然想起该赶快办的一件公事。

刚跑出几步，他倒在地上，头齐齐地从项上炸开，血溅到前边，给

家信上加了些红点子。

兄妹从军

诗曰：

王家少妇不知愁，

夫婿出征雪国羞。

更有银娥奇女子，

雄心壮胆美名留。

话说山东济南市，本是省会之区，繁华地带。水秀山明，人烟稠密，真乃北方要镇，商业中心。说不尽十里弦歌，万家灯火，好不热闹风光。这且不言，单表东关碧云街，住有一户人家。坐西朝东，黑漆大门，门框上朱牌黑字，划着三槐堂王。院里整整齐齐的三合房，有些鱼鸟花木。屋里俱都几净窗明，显出小康之家的气派。王老夫妇俱已年过六十，慈眉善目。王老者年壮之时，本任外省营商，殷勤老实，独力成家，手中落下三五万钱财，回家养老。老伴刘氏，心地慈祥，笃信菩萨，斋僧布道，吃素烧香。老夫妇生有一儿一女，儿名金树，女唤银娥，正是：

金树银娥兄妹好，国恩家庆子孙贤！

金树比妹妹大了三岁，生得齿白唇红，方面大耳，确是福相。他性喜读书，不愿营商做贾，老夫妇爱子心切，也就不便勉强，教他在中学毕业。在学之时，他用功甚勤，也好踢球练队，真是文武双全。妹子银娥，看哥哥读书明礼，也愿去入学。金树自然乐意，就央求父母，准妹妹也去读书。银娥长得胖胖实实，很有人缘，入学读书，更是聪明；要用彩纸剪个花朵，或用色笔画个虫鸟，不亚似真的一般。金树在中学毕业之后，本想到上海或北平去考大学，怎奈双亲坚持不可，他不肯看老父老母伤心落泪，再也不提离家入学之事。心中暗想，等老人百年之后，再入大学也还不迟；且先在家勤苦自修，以免荒疏了功课。这时候，亲戚朋友见王家家道小康，金树又长得体面，就都争着来给他提亲。老夫妇正盼抱个孙儿，自是极为愿意。一来二去，便说定北关的路家二小姐，名唤秀兰的。这路秀兰在家读过诗书，杏眼蛾眉，白润的一张圆脸儿，真是一朵花似的姑娘。并且她脾性最好，对人温和有礼，向不闹脾气，耍小性。婚事已定，两家都忙着预备；成婚之日，两家都高

搭彩棚，喜气盈门，锣鼓喧天，好不热闹。新妇下地，与金树立在一处，真乃珠联璧合，女貌郎才，把个王老夫人笑得泪也落下来了。过了些日，小夫妇摸着了彼此性情，倍加恩爱。金树仍旧读书不懈，秀兰操持家务之外，做些活计，灯下更陪伴着小姑银娥习字温功课。秀兰诗文甚好，帮助小姑做做文章；银娥会做手工，教给嫂嫂织打编物，一家甚是和美快活。

这且不提。单说中华民国有个仇敌，就是那东洋小日本。这日本，国小地贫，人们都诡巧精细。当初，他们事事学摹中国；现在，又处处仿效西洋。这样的猴子文明，事事处处空有皮毛，骨子里却不成气候。果然，他们仗着些聪明，工商发达起来，又练起强大海陆空军，自以为可称强为霸，目空一切。那些军人更是蛮强霸道，以为他们的军队所向无敌，可以横行全世。他们本是岛国的人民，气度自然窄小，看我中国地大物博，就起了并吞的恶意；若是能征服了中国，他们便有了棉织和各样东西；我国的东西，他们拿去制造，然后再把制好的东西卖给我们，赚去金钱。这样，他们便有钱，我们便穷困，他们是主，我们是奴，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为要做到这一步，日本在五六十年来，处处与我为仇作对，而且教给人民一套假话，说什么中国人连猪狗也不如，白占着那么大那么好的地方；说什么中国人必须教日本管着，才会老老实实，要不然就终日不消停，乱七八糟。大凡有心吞灭邻国的，就必定先教国民看不起邻国的人，以邻国的人为禽兽，才能养起狂大骄傲之心，好去欺侮邻国。日本用的也是这条恶计。日本既这样的轻看中国人，当然有机会便来找咱们的毛病，无恶不作的来欺负咱们。到了最近，日本军人觉得狼心狗肺耍坏手段，还嫌不痛快，不如明火打劫，硬来抢夺，倒更快当干脆。所以六年前日本就硬占了东三省，紧跟着又拿去热河。到大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又在卢沟桥借演操为名，想一鼓而下，攻取华北，正是：

心毒意狠无人道，弱肉强食动野蛮！

卢沟桥变乱一起，我们全国同胞都知道日本军人狼子野心，得寸进尺，非协力同心迎杀上前不可，若再服软退让，必至国破家亡，万世为奴。这才展开了各路血战，上下一心，奔去抵抗。我同胞英勇的作战，有进无退，气震山河，真乃可歌可泣，教世上之人都伸大拇指夸赞。这些故事，说也说不完，说书的只好单表金树银娥这一段美事，别的暂且不提。

话表金树平日关心国事，每想上阵杀敌，为男儿出气。一听到北边日本鬼子造反，念完报便紧皱眉头。王老者见爱子郁郁不乐，以为是和

媳妇吵了嘴，就婉言相劝。金树把河北之事说了一番，老人方才明白，嘱咐金树不必着急，战事不久就会完结。老人还当作这又是内战，三两个月就会平定，故发此言。金树微露一点心意，要去为国尽忠。老人却着了急，申斥了儿子一番。老人道："国家大事，不是我们所能管。你若前去投军，媳妇虽过门快及一年，还未怀孕，你不幸死在外边，岂不断了王氏香烟？真乃不孝！况且你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处，断难受营盘的管束和辛苦。有福不享，愿去受罪，岂非自寻苦恼？真乃不智。"金树听罢，不肯辩驳，只说对父商量，原无必去之心。老人这才转怒为喜，不再生气。此事被王老太太知道，赶紧到佛堂烧香祷告，一愿天下太平；二愿儿女孝顺；三愿媳妇早生娃娃。她连连磕头，许下誓愿，若是菩萨有灵，能遂三愿，她将到泰山进香，初一十五教全家食素！金树看见老母烧香许愿，心中暗笑，又是难过，一言未发，依然闷闷不快。

这一晚，金树秀兰与妹妹银娥在一处商议。金树道："我国人民久受日本欺负，而今又无故进兵，夺我华北，我们青年岂可坐视。日本地薄人少，不堪久战，今日动兵前来，必是威吓欺诈，我若迎战，他必失败；我若惧怕求和，他将唾手而得华北。我们必须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保卫江山，打退日本，方是正理。适才父亲责我不孝，我不敢多言，但为国尽忠，即难尽孝，与你二人商议个万全之策。"银娥闻言，看看嫂子，心实不忍，便答道："哥哥一片热心，无奈嫂嫂年轻，也恐难于割舍？"秀兰听了，微笑说道："妹妹哪里知道，爱国之心男女同样，你兄若去从军，我情愿在家服侍二老，决无怨言！"这话激动了银娥，立起身来言道："嫂子如此贤明，为妹的也不甘落后，嫂子在家伺候双亲，我愿与哥哥一同前去，即使我不能效那木兰从军，也当去做看护，服侍伤兵，或做些别的事情，胜似在家虚耗光阴！"金树听了妻妹之言，心中着实欢喜，暗自思想：今日中国已非昔年腐败的样子，看这俩女子倒也这般深明大义。全国之中，这样的女子必还有很多，男女一齐舍身报国，哪怕那小小的日本强盗？幸而我有投军之意，设若贪生怕死，在家安乐，岂不被女流耻笑，辜负了堂堂七尺之躯？想到这里，不由得头上出了些热汗，便说道："只是我们怎样对父母言讲？"银娥低声道："我们无法教双亲心回意转，只好偷偷逃走。好在家中有嫂嫂操持家务，料无失闪。我俩为国即难顾家，国亡家也难保，倒是偷跑的为是。"金树再三思索，心中甚是为难。父母年高，若知道了儿女同逃，必至忧思成病。再说，秀兰年轻，倘若贼兵到来，谁去保护于她？可是翻过来一想，真要是敌人来到，一家性命恐都难保，自己在家不过白吃一刀，哪如上到前线，杀一个够本，杀两个便赚一个？况且，男儿大丈夫本当为国舍命，

不能专做孝子贤孙，老死在家中。这样想罢，便对秀兰说："我心已决，必去杀敌，只是苦了贤妻。我若死在战场，你回娘家，或是改嫁，全凭于你，不必为我守节受苦！"秀兰闻言，含泪答道："那都是后话，暂可不提。眼前该做的事是你应当走，我应当在家侍奉公婆。万一不幸贼兵来到，我当照应二老逃走；若逃走不及，贼兵一有歹意，我就拼上一死，以表我爱你之心！"这一番话，说得金树银娥俱都落下了泪。银娥拭泪开言，叫声哥哥："事不宜迟，你我今晚就走。等到明日，你我神色失常，恐被父母看破，反为不美。"金树点头称是。

三人稍为收拾了一下，金树只带几件小衣，银娥装备了一只小竹箱，都不拿铺盖与笨重之物，随身各带上一点钱。收拾已毕，彼此相对无言，难以割舍。金树紧握秀兰的手，泪在眼眶中乱转。随后，三人同到院中，静悄悄一无人声，二无犬吠。老人屋中已无灯光，想已安寝。银娥低声唤了声妈妈，抹泪一同轻轻走出去。秀兰看他兄妹走远，才闭好街门，回到屋中。正是：

夫妻恩爱难相舍，兄妹英明雪国仇！

按下秀兰不表，单说王家兄妹。二人随走随谈，应到哪方而去？因不知何处招兵，哪里要人，只好向火车站走去，若有兵车，金树想便上去，开到哪里去也是好的；既把生死置之度外，还需挑选地方呢？他们知道车站上已有伤兵救护处，到了那里，银娥或者就可以加入救护队去工作。谈到此处，二人高高兴兴奔车站而行。到了车站，银娥在前，金树在后，闯了进去。正赶上由北下来一列车，满载着伤兵。那些伤兵着实可敬可怜，有的手折，有的腿破，满身血渍，还都穿着单衣。可是大家都安安静静，口无怨言，真乃视死如归的硬汉子。救护处就设在候车室，屋中穿白衣的医生与护士看伤兵已到，便忙碌起来。金树兄妹一看众位战士行动艰难，便慌忙把东西交与一个脚夫看着，赶过去搀扶他们。先下来的原是些轻伤的，还能扶持而行。那些重伤的都卧在车中，不能转动，有的身受数伤，不省人事；有的疼痛难忍，破口大骂日本小鬼。见此光景，金树就去把个伤兵搀起，负在背上。虽然此兵身体高大，甚是沉重，可是金树并不觉得压得慌。他只觉得一阵心酸，不由得落下泪来。把这人放到屋中，擦了把汗，又折回车上，背负第二个。银娥看哥哥这样往返，她也想试一试，找了一个身量矮小的兵负起来。那兵本闭目似睡，忽然睁眼见一女郎背着他，他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惊动了大家，连那些医生也都向银娥点头称赞。车站上救护人员本不甚多，有他兄妹这样帮忙，大家就拼命往下抬受伤的弟兄，很快的都抬下来，一一经医生裹伤上药。金树银娥都汗透衣衫，在一旁站立，

看着疗治。伤兵们的血与衣都粘在一处，揭开创痕，十分疼痛，可是都咬牙不语，真是英雄气概。金树十分感动，急忙跑出去，买了几十包香烟，分与众弟兄。众弟兄吸着香烟，脸上放出笑容。有一位弟兄因赤背上阵，受伤后仍未穿衣，金树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他穿上。大家本不相识，如今俱都亲手足一般。这一批受伤弟兄都上过药，时已半夜。银娥看医生空闲下来，便凑上前去，说她愿意当看护。医生知道她勇敢可靠，怎奈她丝毫不晓救护手术，倒很为难。金树便替她说道："她颇有聪明，又愿学习，学过几日，必能动手帮忙。"医生又道："初步救护，本不甚难。不过这救护队也许被调往前线，甚是危险，她可敢去？"银娥自己开言："为救护我们的战士，虽赴汤蹈火，义不容辞！"医生们又商议了几句，便答应了她随队练习。她喜出望外，满脸笑容。金树托付了医生们几句，便向妹妹说道："你如一时不离开此地，千万不要回家，恐老母不许你再出来。我在此等候北上的兵车，看有无找到事情的机会。若今夜不能走开，即到车站附近泰和客栈安身。明日你来客栈打听，我若未到客栈去，你就知道我已走了。"说至此处，眼看与胞妹分离，而且不晓得能否再相见面，口虽不言，心中却刀割一般的难过。银娥也觉出此意，低头含泪。此时，医生们说已到换班的时候，银娥便提起竹箱，随他们往外走。金树恐怕妹妹哭了出来，不敢相送。

　　银娥走后，车站果真来了一列北上的兵车，不出金树所料。大军所过，鸡犬不惊。军令森严，兵士们都安坐车中，连往外探头的也没有，更不要说下车乱走了。每一车门，立着一个持枪的武士，头戴钢盔，威风凛凛。金树一见，心中暗想：这可怎么能上车去呢？假若他走近车前，左窥右望，这黑夜之间，岂不被当作奸细，那还了得！他又不知车停多久，万一马上开走，岂不失去一个机会。左思右想，进退两难，甚是焦急。事不宜迟，他大着胆儿走上前去，是福是祸，全不去管他。刚走到一个武士跟前，那武士就端起枪来，大喝道："什么人？"金树答道："我是投军的，烦劳通禀一声！"那武士又喝道："此非投军之所，想是奸细！"金树尚未及答辩，早已被背后两个巡警捉住。金树不敢挣脱，即向车上武士大呼："我是投军的，请报与长官知道！"这时节惊动了车上一位营长，姓李，双名卫国，表字汉兴。此公乃泰安人氏，虎背熊腰，智勇双全。他借着灯光，望车下观看，急忙出来，喝住巡警，金树用目细看，大声呼道："莫非是李老师吗？"李营长愣住，金树忙说："我是王金树，在中学一年级时，老师教我们兵操，难道老师就忘了？"李营长笑道："原来是金树，分别五年，你也长大成人，我实在不敢认了！"即将金树让到车上，问他为何这等模样？金树把兄妹逃出家来之

事，详细说了一番；李营长赞叹不止，即问道："你欲从军，怎奈不懂打仗方法？"金树答以在学之时，受过军训，只要再练练打靶，即能上阵。李营长说："营中无有缺额，如何是好？"金树说："一到前线，必有伤亡，那时再补上缺额，定求老师带弟子前去！"李营长见金树这般坚决，又看他身体魁梧，便答应了他。金树心中十分欢喜，即随车北上；正是：

忠心赤胆人人敬，铁血侠肠个个强！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却说一月之后，金树即补了一名士兵，在北线沧州一带与敌人恶战。那日本暴敌的炮火日夜的雨点一般打过来，可是我军英勇，毫不惧怕，等到敌人冲锋之时，才将手榴弹抛出，而后抡起大刀，如削瓜砍菜一般，只杀得暴敌人头滚滚，血水成河。有一日，金树正在水沟中爬伏，肚中甚是饥饿，就伸手去摘沟上的红枣，哪知刚一伸手，敌人的机关枪就如同疯了一样，一阵把枣树打光，连个叶儿都没剩。金树藏起头来，动也不敢一动，只盼敌人冲杀上来，好打交手仗。一连爬了三天三夜，腿在水中，泡得白肿起来。后面虽有时送些干粮来，可是总吃不饱，饥渴劳碌，就是铁打的人儿也得叫苦。金树与众弟兄依然口无怨言，忠心地守住阵地，只盼快快有令，教他们去厮杀，杀个痛快！金树在夜间放哨之时，夜静星阔，清风阵阵，不由得想念父母妻妹，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守土卫国的责任，便又抱紧了枪，一心盼望夜攻，把敌人杀个落花流水。盼来盼去，心中已恨不能把路旁一棵秋草打上几枪，也略解解气，总攻的命令才被盼下来了。金树此时，不知是喜好，还是哭好，心中痛快得要喊叫，又怪不好意思；嘴中发干，又是想喝水；两眼亮得如星，一闪一闪地要冒出火来，他想不到什么危险，也不惦念什么人，心中一股热气把他全身烧热，只想见着那横行霸道的日本兵，一枪一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保住我们的江山。敌人的炮响起来，空中飕飕地叫，像鬼打哨一般；后边轰炸开，咚咚地乱响，一闪闪的发着火光；安静的黑夜忽然如疯如狂，乱响乱闪，真是天翻地覆，鬼哭神号。金树安心地等着前进的战令，心要从口中跳了出来，这才是英雄好汉敢来的地方，才是大丈夫显显本事的时候！一声前进，他像猛虎一般跳了出去，眼前有些黑影乱动，想是敌兵，杀上前去！好一场恶战，怎见得，有诗为证：

大炮连天震地来，人如涌潮挟风雷，刀光血影三更后，枪火杀声八面开！倭贼骄狂原怕死，我军义愤不空回，敌头砍下腰中挂，得胜还营饮一杯！

却说金树的枪弹业已用尽，就插上刺刀，一声狂吼，杀奔前去，千

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正杀得高兴，忽然脚下一软，踩在一人身上，低头查看，乃是同队的孙占元受伤倒在此处。他便将枪挎在背上，将孙占元抱起来，急往回走。那孙占元也是一条好汉，只知有国，不知有身，高呼道：“且放下我，你先去杀敌！”金树不依，仍往前跑，想把同伴放在安全之处，再拨回头来厮杀，哪知道，正在疾走，左肘忽然一麻，心说不好，我也中伤了！他咬定牙根，仍然紧抱孙占元不放手，又走了半里之遥，血流过多，倒在地上。

昏昏迷迷，遍身发烧，一夜口渴如烈火加柴；金树睁开眼，已在营中。正想要些水喝，忽然进来一兵，穿着军装，可是长得很像妹妹银娥。又不敢乱叫，深怕自己是昏迷了心，把勤务兵当作了妹妹。及至临近一看，谁说不是银娥。金树忘了疼痛，叫了声银妹。银娥不敢向病人多说话，就先给哥哥洗伤上药。原来她在救护队学了些本事，因看本队没有开往前方的消息，便加入了战地服务团，来到北线，随营服务。前线炮火厉害，她毫不惊慌，连死尸也敢去抬，营中战士都十分敬爱于她。她并不知哥哥也在此处，还是那场恶战之后，去到战场救护，才见哥哥与孙占元倒卧在一处，就抬了回来，由她自己看护，全营传为美谈。

后来，因金树肘骨已碎，须到后方医院调治。他便辞别了妹妹，乘车南下。路过济南，下车回家，劝告父母把家产捐给国家，买了公债。而后留下一些度日之费，搬到南方，约定在长沙相会。父母照计而行，一家南迁。可是金树到了泰安，便有医生给他施了手术，割下左臂。养好之后，左臂虽失，右臂尚能做事，便又自告奋勇，回营效力。李营长此时已升为团长，便命金树做了秘书，并给假一月，到长沙省亲。省亲回来，李团长已把银娥调来，升为服务团团长，带领二十名女兵，操作一切。兄妹相逢，恍如隔世，枪林弹雨，出死入生，终得相会，一同为国效力。这一家，真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忠勇可泣，美名千载；正是：

死里求生保国土，仁中有勇立奇功，
中华男女真豪杰，建造和平在亚东。

原载1938年5月《文艺》复刊号

敌与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洼会像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拼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做证。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做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混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

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做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像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残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做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做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地随便请长假。村长慢慢地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做排长的。一般来说，这并无可耻。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听明白了没有？”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他没脸回家。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

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们的头上。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们消灭了世仇的邻村，他们想，虽然他们未必就去帮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拦阻日军的进行，或给日军以什么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来打他们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直觉得以为日本人必不能不这么办，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邻村，除了这些希冀与思索，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准备。

逃难的男女穿着村渡过河去，两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战事的实况，也就深恨残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邻村，他们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边的人准得遭殃，无疑的！至于邻村遭殃，他们自己又怎能平安地过去，他们故意地加以忽略。反正他们的仇人必会先完，那就无须去想别的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好一些日子，他们没再开打，因为准知道日本不久就会替他们消灭仇人，何必自己去动手呢。

两村的村长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样招待日本兵。这并非是说他们愿意做汉奸，或是怕死。他们很恨日本。不过，为使邻村受苦，他们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诉鬼子先去打河那边。等仇人灭净，他们再翻脸打日本人，也还不迟。这样的智慧使两位年高有德的村长都派出侦探，打听日本鬼子到了何处，和由哪条道路前进，以便把他们迎进村来，好按着他们的愿望开枪——向河岸那边开枪。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还离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侦探准知道村长要说什么，所以赶紧补充上：我并没发昏，我揉了几次眼睛，千真万确是他们两个！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据张村长想，错过必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张荣的命饶在里面？在李村长的心中，事实必定恰好调一个过儿，自然不能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办呢？假如允许他俩在村头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个办法。可是两村的人该怎么想呢？哦，村长的儿子可以随便，那么以后谁还肯去作战呢？再一说，万一李全进了张村，或张荣进了李村，又当怎办？太难办了！这两

个家伙是破坏了最可宝贵的传统，设若马上没有适当的处置，或者不久两村的人还可以联婚呢！两村长的智慧简直一点也没有用了！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庄稼而暂停战争的时候，杨树上总会悬起一面破白旗的。现在他俩在杨树下，谁也没法子惩治他俩。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的心是铁的，可是铁也有发热的时候。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那不英雄。手里也不拿武器，村长不能失了身份。他们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来不少，全带着家伙。村长不怕危险，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说，不来看看这种奇事，死了也冤枉。

张村长看二儿子满身是血，并没心软，流血是英雄们的事。他倒急于要听二小子说些什么。

张荣看见父亲，想立起来，可是挣扎了几下，依然坐下去。他是个高个子，虽然是坐着，也还一眼便看得出来。脑袋七棱八瓣的，眉眼都像随便在块石头上刻成的，在难看之中显出威严硬棒。这大汉不晓得怎好地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可是往前走了两步，大概要去看看昏倒在地的李全。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地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日本鬼子就在后边呢，我可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还是往南渡过马家桥去。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陕西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咱们两村要还闹下去，我指着这将死去的李全说，便不能再算中国的人。日本鬼子要是来到，张村李村要完全

完，要存全存。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我已受了三处伤，可是我只求大家给我洗一洗、裹一裹，就马上找军队去。设若不为拖回李全，我是决不会回来的。你们二位老人要是还不肯放下仇恨，我也就不必回营了。我在前面打日本，你们家里自己打自己，有什么用呢？我这儿还有个手枪，我会打死自己！”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动了动。李村长跑了过去。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日本！”

张村长也跑了过来，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原载1938年7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小青不玩娃娃了

小青是六岁的小姑娘，近来把什么玩意儿都收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另有了事情做，就不再玩娃娃与小车了。她看妈妈天天忙着给伤兵医院折纱布，揉棉球；问明了那是为伤兵用的，也问明了伤兵是因为打小日本才受了伤的，她就央告妈妈也许她折纱布、揉棉球。

洗干净了手，小青就按着妈妈折成的布，和揉成的球，去折去揉。她很细心，布折得很齐，球揉得很匀，拿到医院去，大家都夸小青是好孩子。

别家的小孩来找她玩耍，她不愿去。她就对大众说：“我们的兵去打小日本——日本不是欺负我们吗？受了伤，有的打破了耳朵，有的身上流出好多血，多么疼呢？我们必得去救他们，因为他们是爱国的好兵啊！你们看，这些纱布，必得折好，好给伤兵裹伤；那些棉花，必须团好，好给伤兵止血。他们的伤裹好，血不流，不是就不疼了吗？妈妈说：‘伤兵好了以后，还再去打小日本。’你们看，他们多么有志气，我们还能贪玩，不帮帮忙吗？”

大家听了，就争着说：“让我们也来做！”

小青说：“你们要做，赶快回家，跟妈妈要钱去买纱布和棉花。伤兵很多，这点儿哪够用？总得各家的妈妈都出钱买布买棉花，各家的小孩都好好的折布团棉花，才能够用咧！”

大家说：“对呀！快走！跟妈妈要钱去！”

小青还不放心，又嘱咐了他们一句：“做的时候千万把手洗干净呀！”

这样，小青和别家的小孩就都不再玩娃娃，而做出了很多很有用的事。说真的，玩娃娃也是玩，做事也是玩，为何不玩这种有益处的事儿呢？

小朋友们，你们都该学学小青，做点有用处的事。小时候这样，长大起来必是个爱国的国民呀。

原载1938年10月《抗战画报》第二十期

编后记

老舍，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饱含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备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无名高地有了名》是老舍先生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学经典。一九五三年十月，他随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在志愿军部队用五个月时间体验生活。之后，创作出了这部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老秃山战役”的战斗过程。在这场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展现了中国军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保卫和平的坚定决心。本书同时还收录了老舍先生早期的几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集中展现了其作品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老舍先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此次出版根据作品的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发展脉络。

百部红色经典

新儿女英雄续传

孔厥 著

钢的意志，铁的纪律

革命莫忘儿女情，一往无前虎山行

妙计巧把贼寇擒，翻身人民喜相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出版前言
卷一
第一章 新任务
第二章 夜渡大清河
第三章 闯虎穴
第四章 星儿闪闪
第五章 红色宣传员
第六章 情报
第七章 匪司令部之夜
第八章 还乡
第九章 地道会
第十章 宁走一步险
卷二
第十一章 重逢
第十二章 一场争论
第十三章 血和银洋
第十四章 斗！！！
第十五章 雪花飘飞的日子
第十六章 夜审
第十七章 铁的纪律
第十八章 小城春
第十九章 月儿弯弯
第二十章 送别
第二十一章 秘密的约会
第二十二章 茫茫口
编后记
返回总目录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卷一

第一章 新任务

党指向哪里，
我们奔向哪里。

——新谚

1

抗日战争胜利了。

牛大水、杨小梅受了伤，在白洋淀疗养。

后来伤好了，他俩被调到阜平山区，在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了半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全国大内战，形势很紧张，他俩又奉命回到冀中，准备接受新任务。

那时候，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冀中区党委，驻在这大平原的滹沱河以北，靠近某城的大村庄里。大水、小梅找到这村时，天色已经黑了，只依稀看得见临时支起来的几条电话线通进村去，村口有两个黑影（挂着盒子枪）在放哨。其中的一位打亮手电，看了他俩的证件，就领他俩转弯抹角，来到组织部的宅院。

进了大门洞，里面是宽阔的院落。高大的北屋射出微弱的灯光，隐约照见院子里有两匹毛色光亮、身材剽悍的马儿，不安静地拴在一棵大树上。（其中一匹高高的大洋马，显然是当年从日寇手里缴获的胜利品。）来到西跨院，四面整整齐齐的房屋全亮着灯光，那些新糊的窗纸都显得特别白净和明亮。院子里放着十几辆自行车，看得见北屋有许多人围着长桌正在开会，门口还站着一个青年警卫员。南屋有人用较低的声音在收听新闻。东屋有人在打电话。他俩一直被领到悄没声儿的西屋。

呵，真是意外的会见：从灯下抬起头来的原来是陈大姐。当年她和程平同志在大水他们的县上办过抗日训练班；鬼子大扫荡的时候，她还同小梅一起钻过青纱帐呢。这位憔悴的、沉静的，但又坚强的、精明的大姐，看起来仿佛还跟从前一样，可是大水和小梅却改变得多了。在陈大姐面前，已经不是八九年前那个傻乎乎的光头小伙子，和那个羞答答的大髻儿小媳妇了。如今，他俩都已经是屡经锻炼的党员干部了。在大

姐的亲切接待下，他俩很大方地并排坐在长凳上，两个人都笑嘻嘻地脱下带舌的制服帽扇着凉儿。看起来，宽肩厚背的牛大水比从前瘦了；他留了头发，却还不能完全盖住头上的一条长长的刀痕，这条日本鬼子留给他的伤疤一直斜到前额上，破坏了他的相貌；但是，他那略略皱蹙的粗黑眉毛，他那定定看人的明亮眼睛，却带着一种比从前更为刚毅、更为机警的新精神。杨小梅也有点瘦了，脸上的血色不如从前；可是她头发剪得齐齐的，两只美丽的眼睛还是那么灵动、有神，带着许多冀中妇女所共有的热情、强悍神气，而且显然比从前沉着、老练得多了。

“你俩到得真巧！”大姐高兴地说，“今天程平、黑老蔡都来了，就在北屋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我马上开个条儿，你们快去吃晚饭。如果不太累，吃罢饭就去旁听一下。错过这机会是很可惜的，这会议和你们今后的工作可有关系哩！”

大水、小梅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都说晚饭已经在路上吃过了，也不累，愿意马上就去旁听。陈大姐坦率地笑道：

“也好，等开完了会你们加倍休息吧！”说完就领他俩往北屋去。

片刻以后，这两位远道归来、就要投入新的战斗的同志，已经靠墙坐定，列席会议了。看得见屋顶挂了一盏中型玻璃泡子的汽灯，耀眼的青白光亮加重了这会议的严肃气氛。在这灯光下面，长长的方桌蒙了白布，散放着几套白瓷的茶具。桌子周围坐满穿蓝色或灰色制服的同志；也有穿便衣的，那黑老蔡就是一个。他坐在长桌西边、靠近北边那一头的位子，敞开了粗布短褂的两襟，露出深褐色健壮的胸脯。包在他头上的白手巾，由于擦汗已经扯了下来搭在肩上。这位铁匠出身的老革命，两眼闪烁，连鬓胡子又黑又亮，看起来比以前更精神了。在他左边，坐着质朴而有些斯文的程平。再过去，在长桌那一头，就在北墙毛主席像的下面，坐着主持会议的张部长。张部长旁边，还坐着一位光头的、身材精干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也解开了扣子。他的身体略略侧转，左胳膊搁在桌边上，右手拿个大蒲扇轻轻地在腿上赶蚊子。在会议进行中，他似乎在深思，又似乎在专心地倾听。

刚才，陈大姐领大水他俩到台阶上，自己先进来向张部长和程平小声报告时，旁边那位光头的中年人马上听清了，立刻转过脸来，望着站在门外的大水和小梅，脸上顿时现出欢迎的微笑，显然他事先就已知道这两位同志。当时他迅速和张部长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对陈大姐点点头，还对大水他俩做了个“请进来坐”的手势。程平、黑老蔡也都笑着向他俩招手。可是，那位陌生的同志是谁呀？

“是不是林书记？”坐定以后，大水的眼睛盯着那中年人，悄悄问小

梅。

“不是他还会是谁！”小梅笑着瞅大水一眼，也低声地说，“他不是兼着军区政委嘛！”

会议的内容，在大水、小梅听来，是不太明了的。每一个原则问题都结合着许多具体情况，乍一听来既琐碎，又混乱，找不出头绪。可是听的时间长了，慢慢地也就听出个脉络来了。原来他们是在讨论十分区的工作，并且对该分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评。

十分区，这是大水、小梅早就听说过的地区；这是在冀中的北部，在北平、天津、保定这三个城市之间的一块广大的三角区；这是永定河和大清河的流水所滋养的肥沃平原，是号称“中国的乌克兰”的著名产麦区；这是人民流了许多鲜血，才从日本强盗手下解放的地区。

但是，这半年以来，从北平，从天津，开来了由美国武器装备，由美国飞机和美国军舰运送到华北的蒋介石反动派军队，配合着当地有名的“小老蒋”、最恶毒的“地头蛇”宋占魁等的队伍，重新蹂躏了那儿大部分土地。依大水、小梅估计，这十分区，也就是他俩即将被派去工作的地区。

他俩看见，在会上，受到最严厉批判的是十分区的一位县委书记，名字叫作李玉的。大水他俩都记得，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从九分区调出过一批干部和民兵，其中有一个从前跟过张金龙，后来又跟过大水的王圈儿，就是调给李玉当通讯员，改名王小龙，一块儿派往十分区的。而李玉，这美男子，这北大毕业生，这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谁想他如今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被提交会议讨论。他仿佛有些惊慌和委屈，白嫩的脸皮儿涨得通红；又像有些抬不起头来似的，一个劲儿在小本子上记录着，汗把漂亮的白衬衫和蓝制服都湿透了。

很显然，李玉的错误是严重的。在抗日胜利以后，他强调国内和平，擅自把县、区的人民武装大量裁减，甚至每个区只剩下七名警察；又强调国共合作，对地方上反动势力低头作揖，却把农民的切身利益丢在脑后；还片面强调宽大政策，将群众捉住的反动地主、匪军、特务，一个个开门释放。并且，仿佛是革命已经到头，他不适当地强调改善生活，不但自己享受，还领着头儿铺张浪费，例如，过年的时候他们竟三次宴请抗属，每次都开几十桌酒席，还连唱了半个月大戏庆祝和平。在这样的麻痹大意下，突然被宋占魁的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只好步步退让。最后，李玉所领导的那片地区就全部落到宋匪的手里了。当时各村的惨案连续不断地发生，心毒手黑的宋占魁及其大肚子还乡队，流了干部和群众的无数鲜血，以致烈士们的家属都扑到死尸身上痛哭“宽大

政策”。呵，右倾思想的危害是多么大呀！

是的，血的事实狠狠地教训了李玉。但李玉，似乎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虽然也表示要痛心地检讨，却还口口声声“拉客观”，为自己辩护。

“实在是，和平把我闹昏了！”他羞愧地说，用一支花杆儿钢笔敲敲额头。一只蚂蚱儿突然飞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吓了一跳，慌忙用钢笔去拨，蚂蚱儿又飞去了。

他定了定神，继续申辩着。在他的整个发言中，他反复提到毛主席飞重庆，国共双十协定，以及后来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甚至还提到杜鲁门的声明、马歇尔的调停，仿佛这一切都可以开脱他的罪责。末了，他痛苦而抱怨地说：

“谁料想得到，美蒋竟会这样背信弃义呢！”

这样可笑的说法，连旁听的大水、小梅都忍不住嗤之以鼻了。在黑老蔡他们气愤地加以驳斥后，那位光头的中年人（他果然是冀中区党委的林书记）略带嘲讽地说：

“是啊，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爱把一只眼睛闭起来，用一只眼睛看问题；这一只眼睛也只看事情的表面，不看事情的本质。”

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

“毛主席飞重庆，自然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了全国人民对反革命内战的厌恶，以及对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可是，蒋介石怎样呢？他一只手被迫签订了‘坚决避免内战’的协定，一只手却偷偷发布了坚决进行内战的密令。事实难道能瞒得过人吗？亏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并没有闭起眼睛挨揍，相反的倒是时刻警惕着，时刻准备着。结果，上党战役，歼灭了进犯的蒋军三万；邯郸战役，又歼灭了进犯的蒋军七万……几个胜仗一打，才暂时地制止了内战。这还是去年秋后的事，谁又不知道呢？那时毛主席告诫我们：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同志可以想想，我们连丝毫麻痹大意都不敢，难道竟可以放下武器吗？”

说到这里，他的口气仍然是温和的，但他的眼光却锐利地、责问地望着李玉。李玉不敢看他，早就满脸通红地低下头了。

“当时，”林书记又说，“蒋介石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又通过了政协决议；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躺在这些协议上，做和平的美梦。党中央明白地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的强大力量，没有人民的坚决斗争，那么，这些协议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早就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决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协议。果然，他假和平、真备

战，很快重新布置了兵力，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蒋介石这反革命的两手，我们必须坚决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他。这不是毛主席早就指示过的吗？”

他又停了一下，对李玉略带讽刺地看了一眼：“什么杜鲁门，什么马歇尔？我说，也要看他是什么人，看他是代表谁在说话。而且，不仅要听他说的话，更重要的，是看他做的事。事实是，从去年九月到现在，美帝国主义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蒋军，已经有五十七个师了，而且全部用来打我们。我们的同志要是没有睡大觉，那么不会不知道，就在咱们河北省，就在咱们十分区的东边和北边，现在还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共十四万人，强占着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做蒋介石、宋占魁这些人的后盾。难道说，刺刀还插在我们的胸膛上，我们就忘了痛吗？同志，不行呵，对帝国主义，对反动派，你太善良了！你忘了列宁的教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接着，林书记谈到农民问题，他引述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有名的几段关于农民的话，并且重新阐发了不久前在干部会议上所传达的，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1]的精神，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忽视农民利益，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严重错误。他特别强调指出：在目前，土地革命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巩固联合，更不会有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联合；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更不会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消灭。因此，封建剥削制度的保存，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得以存在的基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是人民革命得以发展、得以胜利的基础。

最后，林书记把中国革命的特点，概括为这样的两句话：

“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

呵，林书记的话是多么明确，多么简短有力啊！

经过详细的讨论，李玉是开除党籍了；对其他几个犯轻微错误的同志，则主要是进行教育。会散了，林书记和张部长留下十分区党委书记程平和准备调到十分区去工作的黑老蔡，研究该分区今后的工作，叫大水他俩先等一等，一会儿听候指示。

于是，大水、小梅就出来了。

2

陈大姐领大水、小梅到对面招待所去，让他们歇息一下。可是他俩

一听说王小龙——王圈儿受了点轻伤，也从十分区回来了，跟李玉他们一起住在隔壁，就马上要去看看他。于是，大姐又领他俩到隔壁去。

那儿，人们还没有睡，乱嚷嚷的，原来李玉那美男子正在闹自杀。几个同志和一位老乡使劲抓住他的胳膊，他还拼命挣扎，蹿着，跳着，喊着。他头发散乱，面孔苍白，看见大水他们进来，忽然停止了动作，对他们愣了一下，就垂下头痛哭起来。人们七嘴八舌地劝着，把他放到炕上去了。

“真不害臊！”小梅气愤地想。

“这样，影响多不好！”大水也皱了眉，憎恶地望着李玉。

他们寻找王小龙，可是小龙没有在。后来他们在东屋找到了他，陈大姐就回去了。

东屋只亮着暗淡的灯光，别人都不在，只王小龙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带着痛苦、烦恼的神气抽烟卷儿呢。他看见“老上级”来了，虽然觉得很意外，可并不像对方那样兴奋，只是默默地走过来，轻轻地握手，脸上浮起疑问的、勉强的笑容。呵，小龙越长越高了，身段竟像姑娘一样苗条，脸儿也白净、俊俏，还透着点儿文雅，边分的头发也梳得相当漂亮。他穿着同李玉身上一样新的白衬衫和蓝制服，看不见他的伤在哪儿。

三个人在炕上坐定。小龙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一盒上等纸烟，弹出了一支，送到大水面前。大水用双手推辞了，他好奇地看着小龙，笑起来说：

“怎么样，抽上瘾头了吗？”

小龙只含糊地一笑，没回答，随手把一盒纸烟插到胸前的小口袋里，和一支漂亮的花杆儿钢笔放在一起。

“你俩调回来了吗？”他问。

“可不！”大水高兴地说，“说不定咱们又要在一块儿工作啦。”

“小龙，”小梅关心地问，“听说你带彩了，伤在哪儿？”

“没有什么，好了。”小龙只略略地抬了抬左腿。

“瞧，两年不见啦，小龙，你在十分区的情形怎样？”

小龙吸了一口烟，慢慢喷出来，有点儿没精打采地回答。

“还好，县青会主任的工作，反正也不清闲。”

大水和小梅暗暗诧异：原来李玉已经把他那么快地提升了呀！

“小龙，你怎么啦？”小梅疑心地望着他，微笑地问，“你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似的，该不是在闹情绪吧？”

“没有什么。”他头也不抬，连连地吸烟。

小梅闪动眼睛，猜测着，试探性地问：

“秀女儿和你还有联系吗？”

小龙点点头。

“李小珠呢？”

不知为什么，小龙的脸儿红了，又像点头，又像摇头。

“哼，靠不住！”大水也笑道，“不闹情绪，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呢？刚才李玉在那边闹自杀，你也不去劝劝他？”

“不，他的手枪还是我夺下来的，可是我后来跑了！”小龙说着，俊秀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不能看见他，我一看见他，我的心就像刺刀扎着一样难受。唉，我不知道，我也想不通：组织上这样对待他，是不是太过分了！”

“哦！那是为什么？”

“你们不知道，李政委人很不错，”因为李玉兼县大队的政委，所以小龙按照一般的习惯，这样称呼他，“不管李政委有多少缺点，我觉得，他总是个好同志……”

他们没有再谈下去，陈大姐把大水、小梅叫走了。

3

组织部的会议室里，汽灯早已熄灭了。只有长桌那头一盏小小的油灯，照着林书记、张部长、程平、黑老蔡四个人，还在那儿研究工作。大水、小梅走进去时，他们都站了起来，和他俩握手、问好。黑老蔡还打趣地说：

“瞧，这一对‘战斗伴侣’，又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啦。”

连程平都记得：这“战斗伴侣”四个字，原是大水、小梅结婚的时候，黑老蔡送的一副对联的横额，这美妙的称号当时竟传为佳话呢。

“对啊，革命是不断进行的，应该永远战斗！”林书记也微笑着附和，愉快地看着这一对年轻的夫妻。

大家都高兴地笑着，坐下来。虽然灯光较暗，却因为坐得近了，大水他俩清楚地看见：原来林书记——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头发楂儿已经花白，眼角上也有了细密的皱纹；可是他眼光敏锐，精神健旺，所以看起来显得比较年轻。这时林书记小声向张部长吩咐了什么，张部长出去了。林书记又从进来的通讯员手里接了一沓电报，但没有翻阅，却转脸对大水、小梅看着，眼睛里流露出幽默的笑意，问道：

“你们听说过多情的狮子吗？”

“没有听说过。”大水笑着回答。

“什么，多情的狮子？”小梅好笑地问，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是的，一只多情的狮子，很多情！”林书记故作正经地说，“它爱上一只狐狸，就想跟狐狸结婚。那只狐狸呢，并不拒绝，只是说：‘狮子老兄，结婚嘛，欢迎欢迎。只是有一桩：你必须把牙齿拔掉，爪子砍去，因为这两样东西，对我有点儿不太方便。’这位狮子老兄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拔了牙，砍了爪子，就准备结婚。可不料狐狸就扑了过来，一口把这位多情的老兄咬死了！”

“哈哈，你说的是李玉！”小梅立刻笑着说。大水也认同地笑起来了。

“这是我们敬爱的领袖讲的一个故事，”林书记微笑着说明，“据说，这种多情的狮子，从前和现在都有，甚至将来还会有呢！”

在大家的笑声里，林书记对程平摆摆手，意思是说“好，你们谈吧”，自己就埋下头去，开始敏捷地翻阅电文。

“关于你们两位的工作问题，我们附带地讨论了一下，”程平慢条斯理地说，“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想派杨小梅同志到十分区宋匪的占领区，当区委书记，去进行开辟地区和恢复政权的工作。这个区没有一定的界线，也不必受限制。我们希望你的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掌握更多的地区，直到整个区县都掌握起来。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分配，不知道小梅同志可有什么意见？”

小梅由于兴奋，微笑的脸儿红了起来。

“行！”她干脆地回答，“我没有意见，我完全同意组织上的分配！”这样说了，她心里又马上想到，谁们和自己一块儿去呢？就不知不觉地瞥了大水一眼。

黑老蔡瞧着小梅，举起一个手指，警告地笑着说：

“你这位区政委，”他也依照当地的习惯，把区委书记叫作政委，“可不要打算，我们会给你成套的干部。不，我们现在不给，将来也未必给的。你记着：干部主要靠你自己培养。不过我们打算给你一个小小的助手，而且这小小的助手一定保你满意。她也是原先九分区的干部，你猜是谁？”

“准是秀女儿！”

黑老蔡大笑，有意思地望望程平。

程平也笑着说：

“不。秀女儿倒是老蔡首先提出的，可是讨论的结果，目前分区党委

还需要她，因此我们准备给你：李小珠。”

“李小珠？那太好了！”

“至于你，牛大水同志，”程平又文质彬彬地说，“那儿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哩。”

大水沉静地问：

“哪儿？”

程平缓慢而清楚地答：

“宋占魁那儿。”

大水不明白地瞧瞧程平，又瞧瞧黑老蔡。老蔡严肃地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组织上想派你到宋占魁手下去工作：就好像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挖他的心，揪他的肠子。”

“那好！”大水活跃起来，颇有信心地笑道，“我非揪死了他不可！”

“好！”林书记刚把电报看完，站起来，走到大水他俩身边，“照我看，这两个任务，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都比较艰巨。可是我们相信，不论会遇到多少困难，你俩都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要是党的最忠实的儿女，就能够完成党的最艰巨的任务——这是千万次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

大水他俩受到莫大的鼓舞，站起来说：

“林书记，我们用党员的名义担保：一定完成任务！”

林书记热烈地、亲切地和他俩握手。

张部长进来，跟林书记在一边低声说话。这儿程平又对大水、小梅说：

“你俩放心地干吧，我和老蔡时刻做你们的后盾。老蔡还要组织武工队，由他亲自领导，那活动范围可广哩。你俩虽然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可是老蔡会想办法，给你俩建立密切的联系。”

接着他谈道，小梅可以先回白洋淀她姥姥家，去看一次自己的孩子，然后到大淀口与李小珠会齐，一同过大清河，到胜芳镇找十分区党委，再设法突进宋占魁占领的地区去；大水却必须经过冀中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的关系，先秘密送到保定，然后通过国民党内部线索，介绍到宋占魁那儿去。组织上的考虑非常周到，还叫大水他俩都改个名字。于是，牛大水改名牛刚，杨小梅则改名杨英。

“怎么样？”黑老蔡忽然笑着插进来说，“牛刚先生，你就不向我们要人吗？”

“我倒是想要，可不知道能不能带。”大水考虑着说。

“怎么不能？你是官儿，可以带个马弁嘛。你不要吗？”

“当然要啊，”大水连忙改口说，“没有马弁，我这官儿就成光杆儿啦！”

大家都笑了。

“组织上准备派谁跟他去呢？”小梅问。

黑老蔡含意深长地笑着，不回答。

程平说：

“刚才老蔡很慷慨：为了大水的工作，他愿意把自己部下的小英雄牛小水拨给他，你们两位觉得怎样？”

“啊呀，那太好啦！”

“组织上想得真周到！”

——大水他俩喜出望外地说，多少压制着内心的兴奋。

“我可没有答应啊！”黑老蔡急忙声明，暗里对程平眯眯眼。

忽然一位同志跑进来，说：“李玉趁人不防备，把自己的胳膊刺破了，给你们写了一封血书，你们看！”说着，就把一张血书递给他们。

林书记皱了眉，连忙叫这位同志赶快送李玉到医务所去。黑老蔡把油灯端起来照着，几个人一起看血书。上面血迹斑斑地这样写着：

林书记、张部长：

我不埋怨党，只是深深地恨自己，恨不得把自己一枪打死！但同志们提醒我：死，会造成更大的罪恶。因此，我只好留下这条命，将功折罪吧。我坚决请求组织，批准我回到十分区，去向宋占魁讨还血债，讨还血债！！！

李玉上书

看完以后，张部长显出不信任的、为难的神气，用请示眼神望着林书记。林书记已经扣好军装的扣子，又思索着束好皮带、戴上军帽，冷静地说道：

“再考虑考虑吧，中心问题是教育和改造。”

虽然夜深了，林书记却还是精神饱满，两个大拇指扣在皮带上，用军人的姿态挺了挺矮小精干的身体，然后拿起桌上那沓经他批过的电文，交给张部长。

“好，就这样吧。”他愉快地微笑着，对大家说。显然他是准备回军区司令部了，但还站在那里，转脸对大水、小梅看了几秒钟，终于说道：

“你俩可得小心啊！那宋占魁，的确是一条很毒的地头蛇；俗语不是说嘛，‘强龙难压地头蛇’啊！”他停了一停，又说，“不过我们呢？”他用两个手掌向下一按：“强龙偏压地头蛇！”

“对，强龙偏压地头蛇！”大家都笑起来，响应着。

一伙人跟着林书记，说说笑笑，走到大门外。警卫员早已把马牵来，那金属镶制的马鞍闪闪地耀着星光。林书记一只脚尖踩住踏镫，矫健地纵身上马，跟那大洋马一起打了个转，顺势对大水、小梅扬手说：“好，祝你们胜利！”说完，他就弯起左臂，一勒马缰，马儿不驯服地往后退着，前蹄举了起来。林书记两腿只一夹，马儿就腾空跃起，波浪形地向前蹿去。后面警卫员的马儿也撒开四蹄，很快都消失在青色的夜雾里了。

---

[1]“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第二章 夜渡大清河

我们回来了，
带着忠诚的心，
复仇的剑。

——魏巍

1

杨英和李小珠，乔装成老百姓，由十分区党委打发熟悉这一带地理的王小龙、唐黑虎便衣护送。黑夜，偷过了宋匪军的封锁区，来到一条宽阔的清水河边。

这条河，从北平城西流来，自北而南，弯弯曲曲地流过十分区的西部，到白洋淀附近拐弯向东，又曲曲弯弯向渤海流去。

这一条平静而美丽的河流，上游叫小清河，下游叫大清河。当时同志们在口头上，在自己画的地图上，都整个地称它为大清河。

半夜了，杨英他们来到大清河东岸。只见夜雾茫茫，笼罩着幽暗的河面，河边芦苇很密，连一只小船也没有。依照预定的计划，王小龙和黑虎儿又领着她俩，沿堤根往北走了一阵，来到东渡口。黑虎儿爬到堤上警戒。王小龙掖了枪，向黑乎乎的对岸打了三声呼哨；等了几分钟，却听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

“恐怕不行吧？”李小珠低声说。

“别着急，”王小龙温柔地小声说，“焦老冲的耳朵、眼睛都灵着呢。他准能听见；嗨，他还能看得清这里站着几个人呢。”

果然，不一会儿，那边传来了轻轻的打桨声。渐渐地从夜雾里出现了一只小船儿的黑影，在微微发亮的水面上，依稀望得见两个桨儿像翅膀似的轻轻扑打着。

“瞧，焦老冲准是望见人少，就来了一只小划子。”王小龙低声说。

小划子飞快地来到岸边，停下了。船尾上的人影儿却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模样，脑袋两边垂着两条小辫子。她仰着脸儿在望他们，那大黑眼睛在黑暗里发亮，像暗夜的两颗星星。

“呀，是五妮！”小龙轻轻地叫道。

“怎么你们回来了？”五妮也放低了声音，惊奇地问。

“嗯……”王小龙含糊地回答。

一伙人上了船。小船灵巧地掉过头来，向对岸悄没声地、飞快地蹿去。杨英——杨小梅虽然也是划船的能手，却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这位姑娘划船的本领。只听见黑虎儿小声问五妮：

“老冲怎么没有来？”

“爹给打伤了。”

“谁打的？”

“还不是老狐狸手下那帮人！”五妮的声音里透着气愤。

杨英他们都知道，“老狐狸”就是宋占魁的绰号。

到了西渡口，这儿离宋占魁占领的城市就只有十几里路了。在杨英的吩咐下，王小龙先跑到堤上去，探身到那独立小屋里看了看，跟焦老冲接了个头。然后，黑虎儿爬到屋旁那棵大树上放哨；五妮在门外凉棚下从灶旁的水瓮里给他们舀水喝了；王小龙就留在外面警戒；杨英和李小珠悄悄钻进小屋去。

黑暗里，听得见炕上焦老冲那低沉的声音在兴奋地招呼着。杨英预先已经了解：这位焦老冲，摆渡一辈子了。由于贫穷和疾病这两个相连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陆续去世，只剩下五妮和他靠着两条旧船孤苦地生活。老人家脾气很刚，见了坏人从不理睬，谁要惹了他，他就抢上去跟人打架；可是对革命同志倒很亲热、很忠实。以前的区委张健曾把他当作培养和发展党员的对象，后来环境变化，才搁下了。此刻焦老冲已经坐了起来，一面在黑暗里看他们，一面打火吸烟。烟斗的一亮一亮的火光，照见他乱蓬蓬的胡须和酱红的脸。

“大伯，听说你挨打了？”杨英关心地问，站在门里，一面机警地倾听着外边的动静。

“可不！是城里的杨花脸，带队伍过河，上船的时候，他的马不小心，后蹄落到水里，马一惊，胡踢乱跳，把船板踩坏了。狗日的杨花脸，还指着我狠狠地骂，说我船头太高，把他的马儿毁了。我说，你别耍军阀，老子不怕你！就打起架来。他叫几个兵，把我吊起，就吊在外面这棵大树上，打了个半死！”

老头儿吸着烟，仇恨地沉默了。靠门框站着的五妮，小声地插嘴说：

“第二天，宋占魁一伙人从龙虎岗过来，要到河东去，龙虎岗的联保主任毛二送他过河。看见我一个人使大船，宋占魁就问：‘老人家哪儿去了？’我哼了一声，没睬他。毛二把缘由说了。哼，那老狐狸倒挺会装佯

哩，狠狠地骂杨花脸，还说自己没工夫上老人家那儿道歉，请毛二爷回头给老人家送上一斗米，也算是道歉的意思。后晌，米真送来了，我爹可没有收，只一推，差点儿把米全撒在地上了。”说到这里，五妮天真地笑了。

“干得好！”李小珠轻轻一拍手说。

“哼，”杨英冷笑道，“总有一天，把这帮家伙全拾掇了！”

她又安慰老人家几句，说以后有困难一定想办法帮助，叫他安心静养。然后，杨英问起这一带敌人活动的情况。父女俩在渡口消息灵通，把知道的一一说了。

“你们这次来了，还走不走？”焦老冲忽然问。

“不走了！”杨英肯定地、坚决地回答。

“我们都不走了，就跟你们在一块儿，看他们又能把咱们怎么的！”李小珠愤愤地说。

“这就好啦！”五妮松心地笑了。

焦老冲也放下心，舒了一口气。

“环境是不易，”他沉思地在炕沿上敲着烟灰，“可是日本鬼子咱们怎么打的？”

从老人家的话里，可以听出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杨英抓紧时间，简单扼要地嘱咐父女俩：主要搜集哪几种情报，以及怎样记住重要的数字。最后，研究了秘密联系的方法，她们就告辞走了。

在堤上，杨英不知不觉地望了望西边：呵，宋占魁占领的城市就在那儿；此刻这城市被吞没在黑暗里，可不知牛刚——牛大水他俩到了那儿没有。

四个人下了堤，王小龙在前，杨英和李小珠跟着，黑虎儿在后，都提了手枪，悄悄地沿着田间小路，朝西北方向，往龙虎岗急匆匆地走去。

2

龙虎岗离渡口只有五里地，名义上叫岗，实际上连一块高地也没有。杨英早已知道：这是一个四百多户的大村子，“西头”大多是地主富农的宅院，高大的砖房占了小半个村子；“东头”却是农民的住家，几百间矮小的土屋和草房歪歪斜斜地拥挤在一起。而宋氏一大家（宋占魁的本家）则正是龙虎岗首屈一指的大户。要不是这村有一个最靠得住的堡

垒户——贫农高老墨家可以落脚，那么杨英他们也许不会首先突进这封建反动势力最大的村子。

他们已经从焦老冲那儿听说：河西这一带大小村庄，反而没有敌人的队伍驻防。现在，他们就抄小路，直接摸到高老墨家。老墨家就在村东头的南边，秫秸做的篱笆门，轻轻伸进手去一抽就开了。在两间小北屋的廊檐下，王小龙凑到破窗洞口，轻轻把老墨叔叫醒了。

高老墨是多么惊异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及至听真切了，他还是好像在梦里。老墨婶一听是王小龙的声音，倒先一骨碌爬起了，一面小声地催老墨叔快去开门，一面就赶紧拿一条破棉被把窗户遮上。她又下了炕摸摸索索地点起灯来，由于情绪的激动，发抖的手差一点把灯油都泼翻了。

当小龙、杨英、李小珠跟老墨走进里间以后，老墨婶虽然不认识杨英，但一听说这是共产党派来的新的政委，就扑过来拉住杨英的两手，眼睛打量着她，嘴唇翕动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政委，”她终于低声叫道，“我的亲人啊，你们到底，到底又来啦！”说着激动地抱住杨英，呜呜地哭起来了。

杨英知道，这一次宋占魁还乡，老百姓是受了多么大的灾害呵。老墨婶的大儿子石漏，就是许多被惨杀的人之一。他被宋占魁大卸八块，扔到大清河里，连尸骨也捞不着了。杨英正想安慰安慰大婶，可是话没有说出口，就吃惊地叫了一声，急忙把大婶抱住，不让她倒下——原来大婶过分伤心，竟气厥过去了。

几个人慌了手脚，急忙把她放到炕上。杨英把她上半身抱在怀里，着急地掐住她的“人中”。只见她脸色惨白，眼珠上翻，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憋得浑身都抽搐，却还是回不过气来。李小珠站在炕上，按照老墨叔教给她的土法子使劲拉着大婶头发，看见她半晌还不醒转，急得哭了。

这时候，高老墨得到杨英的赞同，一面叫王小龙也到外面去放哨，一面极为机密地通知了睡在西边土坯屋的二儿子高良子，以及睡在东边土坯屋的石漏媳妇和良子的妹妹俊儿。他们一个个悄悄密密地来到北屋。大家也顾不得招呼，伺候着老墨婶苏醒以后，才围着炕桌，在桌上一盏高脚小油灯的暗淡光线里，坐的坐，蹲的蹲，站的站，低声谈起话来。

老墨婶捧着脸，竭力抑制着悲泣。但那身材矮小、黑黄脸儿的石漏媳妇，却是睁大了泪眼，恨恨地说：

“杨同志，这不是有天没日头了嘛！他宋占魁杀的人，把大清河都染

红了！这算什么世道！你们再不来，我们没法斗倒他，反正活不成，真恨不得早早死了好！”

“哼，”那瘦长的青年高良子不服气地说，“这一向我就盘算着，反正活不成，倒不如瞅个机会，豁出我这一百多斤跟他拼了！”

“他就是傻！”长得很苗条的高俊儿姑娘不满意地瞟了他一眼，伶牙俐齿地对杨英说，“他老说拼，拼，拼！我跟他说，哼，你拼吧，死不死活该，就是牺牲了不也是白搭！你有种给大哥报仇，不会找‘八路’去？”

“不用找，我们就来了！”十七岁的李小珠，红着圆圆的脸蛋儿，却俨然像一个“老八路”似的说。

“是的，共产党不会忘了你们的！我们这一次来了，不管环境怎样困难，永远也不走了！”杨英闪着热情的眼光，一面安慰他们，一面拿下蓝色的包头布，不住地扇着凉儿。

她的话，使一家人都睁大眼睛望着她，仿佛还有些不相信的神气。连老墨婶都紧紧地瞅着她，问：

“说真的，你们不走了？”

“大婶，我向你发誓！”杨英严肃地说。

“亲人啊！”老墨婶抱住杨英，又哭起来。

“可不是！‘蛇无头不行’嘛！”高老墨感慨地说。他一直较远地坐在靠墙的阴影里，摸着上唇黑黑的梳形胡须，一言不发地沉默着。他现在忽然活跃起来，高条儿身子站到地上，把刚才小龙递给他的一支纸烟拿出来，凑到灯上吸着了，对杨英说：

“杨政委，以前张健同志领导我们折腾了一个多月，挖了那么些秘密地道，可一次还没用上哩！”

“是啊，我正要问你，这些地道都暴露了没有？”

“没有。当时是张健亲自掌握，由最可靠的干部和民兵分头挖的。大家除了自己参加挖的一条，谁也不知道别的几条都挖在哪儿。”

“你们的一条挖得怎么样，现在还好着吗？”

“我们挖的是家庭地道，”老墨微笑说，“当时我们一家六口黑间白日轮班干，从石漏他东屋的炕底下，一直挖到村外二里远的高粱地里……”

“嗨，挖得可棒哩！”高良子眉飞色舞地说，“保证三年五年也垮不了！”

“当时石漏要钻了地道就好啦！”老墨婶念叨。

“妈又唠叨了！”俊儿姑娘埋怨地白了她一眼，“当时李政委不是说和平和平不打了嘛！”

“那时候的麻痹劲儿可不用提啦！”石漏媳妇一撇嘴说。

“赶明儿杨政委再多方面了解了解，准把村里的地道都摸清了。”老墨说。

“地道还得整顿一下，”杨英考虑道，“如果暴露了，就得赶快搬。”

“地道还能搬？”石漏媳妇很诧异。

杨英笑道：

“不一定整条搬，只要搬两头就行啦。”

“怎么搬法？”石漏媳妇还是不明白。

“那还不容易？”俊儿的眼光对她一闪，“只要拿里边新挖的土，堵住两头，另外开两个口子，不就得啦！”

“对了，”良子说，“就把开新口的土，堵上旧口。”

“废话！”俊儿说。

“别瞎吵吵啦！”老墨吩咐，“你俩还是到外面听着点，让黑虎儿和小龙也进来歇歇吧。”

杨英正要反对，可是兄妹俩已经悄悄密密地跑出去了。

老墨婶想给杨英他们煮些吃的，却怕烟筒里冒烟，被发现。况且，即使能煮，又有什么可煮呢？没奈何，只好把吃剩的糠菜窝窝，放在一个破木盘里端上来。

“政委啊，你们走那么远，准饿了，就拿这个充充饥吧！唉，那帮人一来，真是弄得刀刮水洗，啥都完啦！”

杨英她俩看着这光景，哪里吃得下去。可是为了使大婶高兴，每人都拿起一块糠窝窝来啃，还喝着清凉的水，似乎都吃得很香甜。

杨英趁这时间，了解了一下这村干部和民兵的情况。

呵，就跟她听说过的一样：村干和民兵，死的死，逃的逃；最惨的是村支书（黑虎儿的伯父），全家七口，连刚生下四个月的婴孩，都被杀害了。当时，真像老墨婶说的，就是铁心人看了也掉泪啊！没有被杀害的两个村干部，一个是老村长贺家富，一个是武委会主任兼民兵队长丁少山；他俩跟区委张健同志，一同被押在城里。宋占魁留下他三个，显然是另有企图。现在，村里的干部只剩下文教主任——小学教员宋卯，副治安员——油坊工人宋旺；这两个虽然也是共产党员，却都是宋占魁的远房弟兄。此外，还有粮秣主任——红眼狄廉臣，自称是“只管粮秣，不问政治”的，如今就在联保办事处当差。至于民兵，则一个也不剩了。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俊儿姑娘进来了，王小龙跟在后面。

“黑虎儿不肯来，”俊儿说，“他想念他伯父一家子，悄悄地哭呢，还说：‘别叫我，我不离开自己的岗位！’”

从黑虎的伯父，他们又谈到黑虎的母亲。她年轻时原是宋家地主的丫头，叫碧桃，长得娇小玲珑，又黑又俏，谁承想给当时的二少爷——宋占魁奸污了。她生过一个私孩子，被二少爷抛在城郊，生死有谁知道呢！而碧桃也终被抛弃，嫁给了本村的木匠，不久就生下了黑虎儿。黑虎儿才一岁的时候，木匠给宋家大院修“炮楼”，跌死了。宋家说有权收回碧桃，又把她卖到天津。几年以前还有信来，据说得了什么难治的病；以后再去信，就没回音了。小黑虎是跟穷困的伯父长大的。他长得矮小结实，脸色淡黑，很像他的妈妈；从小很老实，很沉默。这苦孩子，幸亏参加了革命，在分区当通讯员，才避免了春天那一场灾祸……

3

老墨叔领杨英和李小珠去看地道。

那地道倒有三尺宽、四尺高，的确挖得又整齐、又结实。杨英她们在地道里用手电仔细照看，地道果然还没有崩塌现象，就是掉土也不多，而且每隔一段都利用外面适当的地形留了气孔，看得出这一家人是费了不少心机的。出乎杨英意料的是，这地道竟还比较干燥；也有些地段太潮湿，可是，他们弯腰走了一阵，在手电光里，还很少发现有严重渗水的现象。

“你们的路线选得不错！而且这样弯弯曲曲，也适宜于战斗。”杨英赞美地说，照着手电往回走，准备明天再一直检查到出口去。

跟在她后面的李小珠，也俨然见多识广的老干部，评论说：

“嗯，这样的地道很少见过！”说着，回头看见老墨叔个儿太高，那么大弯腰地走着，还用两手捧着头顶怕碰撞，她不由得又孩子气地轻轻发笑。

“这地道，张健和石漏可没少操心呵！”老墨怀念地说。

大概是接受了老墨婶的吩咐，良子、俊儿、石漏媳妇抱着秫秸捆、破被褥，提着杨英她俩的两个小背包，下来了。他们把端来的一盏点亮的油灯放在壁洞里，一面铺秫秸，一面望着走近的杨英她们，放声说笑起来。仿佛在地洞里面大家倒反而自由了，那年轻的说笑声招来瓮声瓮气的回音。

“杨英姐，”石漏媳妇说，“赶明儿我给你们找些麦秸来铺上，让你俩睡个软和。”

“对了，赶明儿我找两块木板来垫上，上面再铺上麦衣儿，让你俩睡个舒服。”良子说。

“瞧你！”俊儿又刺打他，“有木板不会支上两个床铺，让她俩睡得跟政府里一样？”

“谢谢你们！”杨英笑着说，“瞧我们就在这儿安家啦。”

“好，”俊儿马上说，“我给你到‘毛二狗’那边报户口去。”

杨英笑着在地铺上坐下来，虽然很累了，精神却很兴奋，拍拍地铺说：

“来，都坐下，咱们开个小会。”

于是，她跟他们研究，怎样把这地道的入口改得更隐蔽、更机密，因为从炕洞下地道，已经太平常了；此外，还需要检查气孔，开辟支线和增加出口。这些，老墨他们都非常赞成。

杨英还仔细地询问了千家营、甜水井、一溜鱼池等村子的情形，准备最近就去开辟堡垒户。等几个立足点稳固了，人也有了回旋的余地，然后再深入开展各村的工作。

外面，天快亮了。王小龙和黑虎儿也抱着秫秸捆和一些破棉衣，下来了。老墨他们上去后，这儿的人们就准备休息。

可是，王小龙还坐在地铺上，吸着烟卷儿，似乎在想什么心事。他忽然抬起头来，对杨英说：

“政委，我也留在这儿工作吧。”

“为什么？”

“你看，这儿多么需要人呀。”

“吓，”杨英笑起来，“要依我，最好连黑虎也留下呢，一龙一虎，不更齐全吗？可分区的工作还需要你们啊！”

“我也是从工作出发，”小龙偷眼望一下李小珠，微红着脸，似乎不好意思地说，“事实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悉，对你们总会有不少帮助哩。再说，咱们从前原是在一块儿工作的……我也有点不放心……”

机灵的杨英，眼睛只飞快地一瞥，就已经看见李小珠羞得满脸通红，露出尴尬的、不满的神色转身铺被子，还生气地咕噜着什么话。

杨英假装没听见，只是对小龙诚恳地说道：

“不，小龙，组织上的决定还是不要违背，赶快抓紧时间休息，等晚上就回分区吧。”

地道里很阴凉。杨英和李小珠合铺；王小龙和黑虎儿也挤在一块儿。

大家都睡下了，杨英还热情地说：

“小龙，你看我们在这儿很安全，你也别不放心吧。若是大家都顺着感情走，那么我就要求跟大水一块儿去啦。可是，我相信，组织的考虑

总是从更大的利益出发，总是比我们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切个人打算抛开，把一切个人感情克制下去，真正从心眼儿里愉快地、坚决地服从组织，你说对不对？”

杨英停下来，期待王小龙的回答，哪怕是一言半语也好。可是好一会儿过去了，终究听不见小龙的声音。旁边李小珠轻轻叹了一口气，而黑虎儿已经发出鼾声了。

壁洞里，被拨小了的灯火发出青幽幽的光。

第三章 闯虎穴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民谚

1

牛刚兄弟俩，穿了反动派军官和马弁的服装，坐吉普车从保定——伪河北省保安处出发，到宋占魁所占领的城市去。这吉普车原是送一位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黄人杰到宋占魁那儿去上任的，同时把牛刚他俩也带了去。

这天，毒日当空，天气闷热。吉普车沿铁路往北走了很远，然后向东南拐。田野里，庄稼都晒得垂头丧气，沟里的水都干涸了，真是天干地燥。汽车过处，狭窄的公路扬起了弥天的灰尘。车上的人们，身上也落满了尘土。那黄人杰，油光的背头，黄黄的瘦脸，宽边的墨镜，也都蒙上了灰尘；连汗带土，把一块雪白的手绢儿都擦黑了。起初他还和牛刚攀谈，后来只顾骂“鬼天气”和“破车子”，向他的护兵和汽车司机发脾气了。

牛刚严肃地坐着，心里可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新”的生活开始了，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光是身边这位党老爷，就引起他甚至是生理上的厌恶。但他只得忍着，还不得不装腔作势地和他周旋。今后就要在他们中间厮混，倒真是一段奇妙的生活哩。

坐在他侧面的牛小水，已经改姓柳，穿着新的草绿色军装，倒显得英气勃勃。牛刚看得出，他故意装着一副老实而安静的神气，装得倒非常自然；有时他赔着笑脸给黄人杰答话，也答得挺合乎身份；他还不时地转过脸去，望望车行的前方，仿佛很感兴趣地期待着，期待那城市的到临。

终于，远远地望见那城市了。这是冀中平原上仍旧保留着古老城墙的极少数城市之一；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这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未解放过。牛刚知道，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活动在四乡的民兵和县、区人民武装，曾经围攻这城市。当时“敌伪合流”，原来是汉奸的宋占魁

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率领全部伪军进行顽抗。终于城内遭了大饥馑，而宋匪还坚决不投降，为了照顾城里的老百姓，我们的队伍暂时撤退了。第二次围攻，眼看宋匪军已经支持不住，但正巧蒋介石发出了“和平”的诺言，宋占魁就打紧急电报，从北平请来了调处执行组。当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组坐着小汽车来到的时候，四乡的老百姓纷纷围上来，足有一万多人，控诉汉奸宋占魁的罪行。可恨那美国人表面上露出同情的笑脸连连点头，叫翻译人员宣布说，美方代表也同意：汉奸应该消灭。可是汽车进城以后，美、蒋代表都不承认宋占魁是汉奸。当时为顾全大局，我方代表抱着忍让的精神允许了该城的解围，同时美、蒋代表也被迫签订了以下的条约：离城五里以外全部属于解放区，不得侵犯。然而不久以后，宋占魁在美、蒋的大力支援下，趁李玉他们麻痹不防备，突然大举进攻；而宋占魁这老狐狸的魔爪，竟一直伸到大清河以东……

吉普车驶进了城的西北门；看样子，这城门是日本人占领期间新开的。大路通向东南，成为一条宽阔的斜街，两旁尽是日本式的红砖小洋房或二层大楼；现在，不少大门的旁边，都挂着有青天白日圆徽的党政机关的牌子。宋匪军的“司令部”也在路南，代替大门口岗亭的，是两边两座碉堡。吉普车在门前停下，只见铁制的大门敞开着，两个站岗的兵士向他们敬礼。从门房里马上跑出来一个副官模样的人，笑着招呼他们，说是宋司令接了保定的电话，就派他在这儿候驾的。他立刻坐到司机的旁边，领他们到宋司令的公馆去。

车子经过一条热闹的古老的石子街，又转了两个弯，就沿着黑色的高墙向南行驶，一直驶到一个小门前停下。据说，这就到了宋司令的府上了。

他们下了车，走进小门，原来这还是在战乱时期外加的墙和门。门里是一大片空地，长着几株高大的槐树；三面都是高墙，北边才是正式的威武显赫的大门楼，两边有两只张开大口的石狮子。他们走上五级台阶，进大门，过前院，又进二门，才来到正院。看得见富丽堂皇的大厅和东西两厢房，全是画栋雕梁，朱红的廊柱，白石的柱座。大厅两边都有月亮门，通后院。小水和张福生两个护兵，早留在前院警卫排住的厢房里了。黄人杰和牛刚被领进后院。后院有美丽的花坛，有古式的大金鱼缸；房屋都同样富丽，有走廊，有栏杆，有更精致、更玲珑的装饰图案。

“莫怪人们叫他土皇上！”牛刚在心里感慨地说。

宋占魁在北屋西间接待他们。这好像是他的书房，可并没有一本

书。房里摆设着各式各样雕镂得很精美的硬木家具；案头和架上都陈列着稀奇的古玩。宋占魁似乎午睡刚起来，穿着白绸的裤褂，趿着绣花的拖鞋，却摇着一把大蒲扇。牛刚真没想到，他是一个样子非常古怪的人：瘦高个儿，背和腿都有些弯，站着略显三曲形；秃脑门儿，小眼睛，嘴两边长着几茎稀疏的胡须。这模样立刻使牛刚想起了他的绰号——老狐狸。

老狐狸的第一句话就是：

“哈哈，有缘千里来相会！”口气特别亲热，“兄弟，辛苦啦，辛苦啦。”

他叫人伺候他俩洗过脸，便安排他俩休息。这时牛刚把伪保安处的公事递给他，宋占魁故意看也不看，把它随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他俩说：

“天气太热了，兄弟，还是歇歇晌吧。”

“倒不累，这道儿挺平稳的，”黄人杰客气地笑着，虚伪地说，一面收起了墨晶眼镜，抽出一把象牙的小梳子梳头发。

“不累，不累，”牛刚也说，“不用休息。”

“那也好，”宋占魁爽快地说，“咱们到后面凉快凉快。”说过，他又叫人去请时参谋、八爷和常队长。

宋占魁领他俩先来到后花园。这本来是有名的“王家花园”，“胜利”后大汉奸王士斋到南京去做官，全家都迁走了，留下这宅第给他大女儿王美孃和女婿宋占魁占用着。

现在，宋占魁用蒲扇遮着炎热的太阳，和黄人杰、牛刚随便地说说笑笑，走过花卉中间鹅卵石的小径，走过荷花池上面曲曲弯弯的石桥，然后登上假山，来到“冷月亭”里坐下。一会儿，所谓的时参谋、八爷、常队长都来了。宋占魁只简单地介绍了几句，称黄人杰为“委员”，称牛刚为“队长”。大家随便地招呼着，随便地在这凉亭里的石鼓凳上坐下来。几个穿小兵服装的人早已跑上跑下，把两听“绿炮台”，四大盆小吃，几十瓶啤酒、汽水，和宋占魁吩咐摘的一大盘新鲜的桃儿都拿来，放在青石的圆桌上。圆桌上放满了，瓶儿什么的就叮叮当当往地上放。

牛刚觉得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寒暄，更不谈工作，只是吃吃喝喝，随便瞎扯。那个时参谋，本来是参谋处长，但人都称他为时参谋；他原名时来运，又瘦又小，贼溜溜的眼珠老在冷眼偷看黄人杰和牛刚。所谓八爷，名田八，却也是个大队长，体格魁梧，看起来愣头愣脑的，露出凶暴、残酷的相貌。唯有那大队长常恩，年纪很轻，身材颀长，长相俊美，宋占魁老亲热地称他为“恩儿”的，坐在一边不大说话。

“最近这一带‘共匪’的活动怎样？”黄人杰停止了吃喝，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忽然正经地问。

“‘共匪’！操鸡巴蛋！”田八瞪了一眼黄人杰，粗声粗气地说，“还活动，哼，他死的死，跑的跑，咱们这一带可没他的份儿了！”

“现在是要防他卷土重来。”时参谋说。

“来吧，”宋占魁笑着说，一面拿黄人杰的一支新式美制手枪反复地鉴赏着，“说实话，我倒是欢迎他们来，不打仗怪闷得慌的。”

“我们可得以攻为守呵！”黄人杰不以为然地瞧瞧大家，带着些教训的口气说，“我来的时候，上峰给我们的指示是这样的：戡乱战争全面展开了，我们得配合整个形势，首先把平、津、保这三角地带的‘共匪’全部肃清！”

时来运听了他的话，笑嘻嘻地望着宋占魁。只见老狐狸弓着背，正在桌上把手枪局部拆开，察看它内部的构造，这时也抬起秃脑门儿来，对黄人杰笑着看了一眼，同意似的点了点头。

时参谋不免流露出一些夸耀的神气，对黄人杰说道：“委员，不是咱吹牛，过些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宋司令的深谋远虑了。”

宋占魁假装没听见，拿着手枪问黄人杰：

“哦！真是无声的吗？”

“要有一点声音，十块钱卖给你！”黄人杰笑着说。

“我不信！”田八嚷起来，“咱们试试！”

“试试！试试！”牛刚也笑着附和。

宋占魁已经重新把枪装好，右手缩在袖口里，用绸子的衣袖轻轻地擦拭着这小巧玲珑的银白色手枪，一面侧转脸去，两只小眼睛朝东北角上一片桃树林望着。众人都兴奋地站了起来，连伺候他们的几个护兵，都一起围在宋占魁的背后看他试枪。这时，牛刚才望见，原来在桃林前面，大概离这凉亭一百米远，打横排列着十来个人形靶，每隔两三米一个，分明是他们经常练习打靶用的。仔细看时，牛刚的脸上不由得发起烧来，原来每个人形靶的身上，都有几个脸盆大的字，如“共匪李玉”“共匪张健”等等，本来是红色的大字，久被日晒雨淋，又描上黑色了。

“我打李玉吧，”宋占魁一笑说，眯起一只眼，刚瞄准，只听见嗤的一声，那边的活动靶“李玉”就倒下了，又前后晃悠着竖起来。

“好像放了一声气。”

“真妙！”

“一点声音也没有！”

“吹牛！还是有声音啊！”田八却对黄人杰瞪了一眼。

“这算什么枪声！”黄人杰狡猾地辩解道，“要有一点枪声，就不算‘大老美’了！”

“来，咱们今天大伙儿比试比试！”时来运心里对黄人杰有些不服气，故意笑着提议，暗里还对宋占魁眯眯眼，要他同意。

“好嘛，”宋占魁也有意试试黄人杰和牛刚的本领，笑着点头说，“咱哥儿几个相见恨晚，今天大家露一手，痛快痛快吧。”

没想到黄人杰并不示弱，竟跃跃欲试地问时来运：

“怎么比法？”

“这样比：我们每个人对这十个靶子打十枪，看谁打得准，打得快，请司令给我们做裁判。”

“咦，老宋为什么不参加？”黄人杰故意这样称呼宋司令，扬着眉毛，挑战地问。

“他也参加，那么谁当裁判？”

“别废话了！谁先打？”宋占魁从口袋里取出一盒雪茄，捡了一支叼到嘴里，侧过身去在他的护兵小乐子划的洋火上点吸着。

“公平交易：抓牌！”时来运随身掏出一副纸牌，递给宋占魁。

宋占魁嘴里叼着雪茄，和了一下牌——就在和牌的时候做了个鬼，这明明是做给时来运看的，也只有时来运看在眼里——然后把一沓纸牌张成扇形，送到黄人杰面前。

“吓，”黄人杰奸笑说，“还是我有优先权啊！”戴着两个金戒指的手轻轻一抽，是一张鹅牌，幺三。

“我抽！”时来运早瞅准目标，假痴假呆地抽了一张天牌，十二点。接着田八抽了个小三猴，三点；牛刚抽了个老虎头，十一点；常恩抽了一张人牌，八点。

“好，瞧我的！”点数最少的田八傻里傻气地说。他把军衣连衬衫脱下来一扔，露出野兽似的生着长毛的胸脯，拔出自己的手枪，瞄准打了十枪，却只有半数靶子倒下去，气得他喊着运气不好，要重来。

“去你的吧！”时来运推开他说，“快看咱们黄委员的！”

黄人杰把西装衬衫上那条漂亮的花领带松了松，又取出一副金丝边眼镜戴上，拿了枪，先做了个立正姿势。然后他把左脚伸出半步，左胳膊弯起来平放在鼻子前面，右手将那银亮的小手枪搁在左腕上，歪着头闭了一只眼，屏息静气地瞄准半天，可还没有放。

“怎么不放？”田八不耐烦地问。

“诸位别见笑！”黄人杰说。嗤的一声，无声子弹可不知打到哪儿去了。

时来运在后面轻蔑地撇撇嘴，对宋占魁做了个鬼脸儿。

“大概还没放吧？”护兵小乐子恶毒地说，逗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不，刚才一说话就动了。”黄人杰装出毫不介意的神气说，重新站站好，右腿略弯，更稳当、更仔细地瞄准着。但不知为什么，枪头子总有些发抖，他竭力克服着这个弱点，又打了一枪，第二个靶子还是纹丝没动。

大家忍着笑，面面相觑。

黄人杰原想露一手，不料丢了丑，搭讪着说：

“今天不能打了！”他一面看着枪，不满地皱着眉，好像这美丽的小玩意儿临时出了什么毛病似的，然后严肃地把枪插进皮套里，说，“改日再试吧。”牛刚看见，他额上都沁出了一粒粒的汗珠儿。

“可能从高往下打不习惯。”宋占魁假装着安慰他的神情说。

“不，今天那倒霉的车子……我这胳膊儿还有点不舒服！”黄人杰老着脸皮说，收起眼镜，甩了甩手腕儿。

“常恩，你来！”时来运兴高采烈地说。

“算了吧，天怪热的！”老狐狸假意说，可是他那望着常恩的眼光却显然是在鼓励他。

“比吧，别他妈装蒜了！”田八说。

常恩还有些犹豫，可不知谁在他背后推了一把，他就说：“好吧，我也试一下。”随手拔出了他的枪。

“既然想试，就用双枪吧！”宋占魁又爽快地说，转脸给黄人杰和牛刚介绍道，“他是咱们有名的‘双枪常恩’。八爷是有名的‘大刀田八’，别看他枪头子不行，耍起刀来可真是，唰唰，只见刀光不见人！”

常恩已经站到前面，把两支手枪举起来，突然双枪齐发，十个靶子从中间往两边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人们怪声叫好。

“五秒钟。”看着表的老狐狸微笑说。“该牛队长啦！”时来运的贼眼溜着牛刚。

牛刚推辞地微笑，摇摇手。他一直是克制着厌恶的情绪在看这幕戏，尤其是拿共产党员做枪靶子，对他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侮辱。然而他态度冷静，只是谦虚地笑道：

“这样，”他拿起了满满的酒杯，“我连饮三杯，好不好？”

可是牛刚越不想参加比赛，人们越不肯放过他，连黄人杰都跟着起哄，不怀好意地笑着，故意打量他说：

“哦，在哥儿们面前想藏一手吗？”

牛刚就霍地站起来，拔出了他的手枪，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打不好，就打下五个桃儿，回敬司令吧。”说完，立刻连打五枪，枪声几乎响成一个点。早有两个护兵跑过去看，很惊奇地捧来了整整五个鲜桃。

大家都惊呆了，接着爆发出一阵赞美的声音。

宋占魁又惊又喜：

“真是神手！”忙走过来跟牛刚和黄人杰干杯，说，“‘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啊！你俩一文一武，今后可要多借重二位啦！”

“为党国的荣耀，为戡乱的胜利，大家干杯！”黄人杰举杯喊着。

宋占魁有意不让时来运出丑，叫人斟酒添菜。大家又坐下来吃喝谈笑，不再追究。

忽然有人来向宋占魁报告：龙虎岗毛二爷来了，在前面书房里等他，有要紧事跟他商量。宋占魁就离了石桌，吩咐人们给新来的长官安排住处，又对黄人杰、牛刚拱手说了声少陪，就带着时参谋下了假山，从曲桥匆匆走去，勤务兵小乐子也颠着屁股跟在后面。

黄人杰显然有些不高兴，坐了一会儿，大家就到前面去了。

2

牛刚被领进正院的西厢房。西厢房五间，牛刚被安置在北边的两间里。像这样富丽堂皇的房间和家具陈设，牛刚连见也没见过。小水正在里间给他铺床，看见他进来，就笑嘻嘻地告诉他：

“这里原是第三大队队长常恩住着，现在常队长挪到南边的两间里去了。你们俩只隔一间客室，倒变成近邻啦。”

“黄委员住在哪儿？”

“嗨，大客厅东边那两间特为给他腾出来啦。客厅西边两间是时参谋和他的家眷住着。东边原是第一大队队长杨花脸的房间，杨队长不在，东西都被搬到东厢房，就在这对面；瞧，”他站到丝绒长窗帘旁边，通过厚厚的花玻璃窗指给他看，“第二大队队长田八爷挪到东厢房的南两间去了。”

“这小家伙，消息真灵通！”牛刚微笑着望着他，心里满意地想。

小水虽然长大了，却还是比较矮小，看外表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但身材匀称，面貌英俊，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只要是熟识他的人都会想到，派他做这样的工作，真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前些日子，在冀中区党委城工部，牛刚兄弟俩曾受过一个月突击性

的专门训练，那训练的内容是异常广泛、复杂的。后来，在保定与伪河北省保安处秘书长接上秘密关系，那是连牛刚都不知道的。而另外有一位老练的地下工作同志，看样子也是在保安处工作的，似乎很熟悉宋匪内部的情况，对牛刚他俩的工作，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末了还给牛刚介绍了一个关系，那是宋匪司令部的一个女译电员，名叫周家珍的。牛刚准备有机会时再跟她接头。

“小水，刚才龙虎岗什么人来了，你知道吗？”

“是龙虎岗的联保主任，他们都叫他毛二爷的来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小水也放低了声音。

“你快收拾好东西，出去瞧瞧吧。”

“好，我这就去。”

小水带上门，出去了。

3

晚上，宋司令又正式欢宴黄委员和牛队长。

大客厅里，五盏白瓷壳的大吊灯发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照着三四十位大小军官坐在五只大圆桌周围喝酒猜拳，乱笑乱闹；正中的一桌还有四位女客陪伴着，那热闹更不必说了。

宋司令的大太太王美孃，是一个有名的丑八怪，大粗个儿，高颧骨，三角眼，非常泼悍，二锅头烧酒大碗大碗地和人干杯，那嚷嚷的嗓音竟就像男人一样。她旁边坐着一位千金，名字就叫小美孃，今年二十八岁还没出嫁，那模样刚好是老美孃活忒忒地脱了个相儿，却还不住地撒娇作态，仿佛她是天下第一号美人儿一样。宋司令的小太太更是妖里妖气，也不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出身，外号竟叫野玫瑰，穿着透明薄纱的奇装异服，几乎跟裸体差不多，在席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歪到这个人肩上耳语，一会儿又把香烟喷到那个人脸上，后来还在宋司令的二胡伴奏下，唱了几个小曲儿。只有时来运的年轻美貌的太太不大说话，可是那两只不正经的眼睛尽往黄人杰的脸上偷偷地瞟着。总之，这种场合处处都使牛刚非常小心。

“真是，一窝狐子不嫌臊！”他在心里骂着。

牛刚特别注意那尚未回去的毛二爷。宋占魁当面称他为“老嘎子”，而他听了竟受之无愧，叭儿狗似的脸一直嘻着嘴笑，笑得口涎都流下来。还有一个士绅模样的人，据说名叫贯道一，总是默不作声地拈着胡须，冷眼地观察别人。

牛刚真没想到，堂堂的“司令”和“委员”，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拉一唱地表演起来了。那委员唱的还是青衣花旦，一面逼尖了嗓音娇滴滴地唱着，一面用雪白的手绢代替“水袖”做出种种手势，喝酒喝红了的脸上也做出各种相应的媚态，引起了啧啧赞赏和怪声叫好的声音。

正热闹间，外面响起了大皮靴带马刺的脚步声，一个满脸大黑麻子的高个儿军官走进来。京胡的声音戛然而止，宋占魁高兴地说：

“正巧！杨队长回来了。”

杨花脸大踏步走来，把军帽往桌上一扔，气喘吁吁地坐到别人让出来的椅子里，向后一靠，还没开口，就看见了牛刚。他奇怪地注视着他，终于说：

“哦，是你！”

在他走进来的时候，牛刚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谁。原来在日寇大扫荡时期，他俩曾见过一面。那时候牛大水被日本人抓去，由群众贿赂了一位伪队长，才把他放出来；那位伪队长，就正是这个杨花脸。

现在，牛刚皱眉望着他，显出了“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的莫名其妙的表情。

宋占魁问杨花脸：

“你认识他吗？”

杨花脸还在端详着牛刚，说：

“只是名字我记不起了。”

牛刚略显诧异地微笑：

“怎么我不认识你？”

“哦，”杨花脸忽然想起说，“你不是叫王树根吗？”

满座的人哄的一声笑了起来，特别是野玫瑰的笑声，最尖，最响亮。

牛刚也露出了忍不住好笑的神气，并未作答，只是饶有兴味地望着杨花脸；心里可马上记起了，当时他确曾借用过“王树根”这名字，不料这名字到今天还有掩护他的作用。

杨花脸已经有点不敢肯定，可是他还问：

“那一回你不是在白洋淀的东渔村，给日本人押起来，经我的手释放的吗？”

“你是说王树根，还是说我？”牛刚的两道眼光里，闪射着玩笑的神气。

大家又笑了。

“哈哈，”黄人杰拍拍牛刚的肩膀，“咱们这位赞皇县的皇协军特务队

长，跑到白洋淀去坐日本人的监牢啦，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得那么厉害——委员是有些醉了。

杨花脸粒粒麻子通红，冷冷地射了一眼黄人杰，不好意思地解嘲说：

“吓，粗粗一看，倒真像；仔细瞧瞧，可越来越不是那个模样儿啦。”

牛刚很感兴趣地微笑着，对他同意地点头。实在，这几年来他的相貌可改变得多了。那时候的“王树根”，胖得脸发圆，脑袋剃得光光的，完全是一副庄稼小子的戆直相，还被日本人打得鼻青眼肿，满脸都是血痕；而现在的“牛队长”，脸儿瘦了，留着长发，眉目之间透露出军人的精明和豪爽，额上还斜着一条深深的伤疤。要没有特殊的眼力，杨花脸还压根儿看不出来呢。

“哎，你们看，牛队长这刀伤可不轻啊！”没想到久不说话的贯道一，这时候别有用心地指着说，“瞧，这是东洋马刀砍的吧？”

“嘿嘿，”牛刚冷笑了一声，不胜感慨地指指额头，“共产党的恩赐！”

“诸位不知道，在敌人的法庭上，牛队长可是个威武不屈的好汉哩！”黄人杰醉醺醺地，重复着保安处秘书长的话。

宋司令和时参谋，早看过省保安处的公事，公事里还附着一封盖有处长私戳的推荐信，那是对牛刚倍加赞许的；而且事先他们还接到秘书长的电话，说牛刚也是国民党员——他的党证还是民国廿八年的，很可以重用。不过宋占魁跟牛刚究竟尚无深切的交情，所以暂时不敢给他太大的实权，与时参谋商量的结果，决定先请他“委屈一下”，给八爷当队副，等四大队成立时再相机变动。因此宋占魁对牛刚的问题早已心中有数，这时候就不耐烦地说道：

“别打岔了！看杨队长跑得喘吁吁的，该不是有急事吧！”

“可不！”杨花脸气愤地说，“我正要报告你。他妈的，‘共匪’猛不乍地来了个‘闪电战’，我的二中队足有一半给损失了！”

“怎么！”老奸巨猾的宋占魁也紧张起来，忙问，“是他们分区部队来了吗？”

“嗨，我们也以为是大部队来了，可是事后了解，他们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几百人吧。我也说不准，或许只几十人。唉，真见鬼！”

“谁带队？”

“听说带队的是个黑脸大胡子，谁知道呢，他妈的侦察兵一个也不顶屌用！”

“什么时候打响的？”

“天刚擦黑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一下子，后来可连影儿也没有了！”

“怎么不来电话？”时参谋问。

“电话？我嗓子都喊哑了！见娘的鬼，哪里打得通？”杨花脸满腹牢骚，愤懑地说。

“兄弟，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只怪我宋占魁太大意了，叫你兄弟吃亏！”老狐狸装出自恨的神气说着，斟满了一大杯酒，站起来双手捧给杨花脸，“兄弟，喝了我这杯酒，消消气吧，与你报仇的日子就在后面！”

“这怨不着司令！”杨花脸接过杯来，痛快地说，立刻一仰脸儿干了杯，就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菜来。

“‘共匪’真又来啦？”野玫瑰不安地问。

“来吧！”宋占魁坐下，露出凶残的脸相，冷笑说，“他杀我一个兄弟，我要他赔十个！”

他环视寂静无声的众人，又说：

“哥儿兄弟们可要小心，‘共匪’不光在河东有武装活动，最近连河西龙虎岗、千家营，好几个地方，都发现有他们的地下活动。万恶的‘共匪’是永远不会甘心的，除非彻底把他们斩尽杀绝！！！”

“对，斩尽杀绝，这正是党国给我们的荣耀的任务！”黄人杰说，手里拿一杯酒，有些摇晃地站起来。“先生们！女士们！”他喊着，“神圣的戡乱战争全面展开了！在东北，我们，打到了松花江；南边，我们，正在围攻中原，并且在八百里战线上，向苏皖‘匪区’进攻！我们亲爱的友邦，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援助我们的物资，已经达到七亿八千万美元，从飞机、坦克、大炮，直到我身上的无声手枪，都是最新式的武器，大量地装备我们！如今，我们要消灭‘共匪’，就像，踩死蚂蚁一样！”他的舌头不灵便了，酒从杯子里泼洒出来也不知道，“先生们！女士们！……全面战争……胜利！……我们不能躺下来挨打，必须进攻，进攻，进攻！”他摇摇晃晃地举杯高呼：“党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全体肃立，干杯……

第四章 星儿闪闪

看满园果子，
数哪几个红。

——民谚

1

杨英接到黑老蔡的信，知道他今天晚上到河西来，他的队伍也准备伺机过河，配合她们的政治攻势。呵，杨英是多么欢喜，多么兴奋呀。

信是焦五妮交给高俊儿，俊儿姑娘送到地道里来的。信里还有一张王小龙写给李小珠的字条，笔迹倒还清秀，文句也很通顺。杨英看出，这两三年来，小龙在文化方面倒确是有了不小的进步。不过这字条仅仅是告诉小珠，他参加了黑老蔡的武工队，今晚又要到河西来，非常高兴，并且向杨政委问好。杨英觉得，在秘密信件里夹带一张无关紧要的私人字条，让别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递送，是多么荒谬呀。她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就把字条递给刚刚睡醒的李小珠。

小珠儿接了字条，不知是什么事，赶忙坐起来，擦擦眼，凑到油灯光里细看。看完，她就把它揉成一团，不高兴地鼓起了嘴：

“来就来嘛，谁要他给我发通知呢！”

“怎么，你不喜欢他来吗？”杨英笑着问。

“在工作上，当然欢迎他来！”

“在私人关系上，可就不欢迎吗？”

“小梅姐，说实在话，我一跟他在一块儿，就觉得怪别扭的。”

“那是为什么？”

“他本来跟秀女儿很好。今年春节他回去，可不知道为什么，又跟我纠缠。哼，谁理他咧！”

“怎么，他跟秀女儿闹翻了吗？”杨英觉得有些奇怪。

“人家又没通知我，我怎么知道呢！”小珠儿笑着说，披上袄儿，一转身两脚着地，就要来帮助杨英工作。

原来杨英中午就起了身，一直坐在这矮铺的边沿，上身伏在一条长板凳上，给各村的保长和地主老财们写警告信。这时，挂在板凳前面土

壁上的油灯，差点被小珠的袄儿扇灭。杨英用手挡着风，侧转脸儿望着她，带笑地问：

“说真的，小珠儿，你喜欢王小龙吗？”

“去你的！”小珠儿挤过来，“有什么要我抄的没有？”

“你写这个吧，后儿个集上要用的。我看你好像有些不喜欢他，是不是？”

小珠儿故意装作专心的神气看了看底稿，就用大毛笔蘸了墨汁，在有光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了起来。

“这小鬼！你倒是喜欢谁？”

“小梅姐，我这字怎么老写不好呀？”

“你不用假模假式！对我你还保密？”

“你说什么？”

“还装蒜！你到底有对象了没有？”

“对象？有有有！那么大的一个，就在这城里呢！”小珠儿调皮地说。杨英并没有了解这句话的巧妙，反而被她说得不好意思，就没有再问下去。

两个人不停不歇地工作着。

小珠儿经常写错，乱涂，伸伸舌头怕杨英发现。但杨英终究发现了。

“哎呀，这鬼，你又在糟蹋纸张啦！”

“唉，字是黑狗，越描越丑！”

“你别描嘛！”

“这儿又太细啦。”

“你慢慢儿写，忙什么！”

“不是忙，是我笨！”

“你再说笨，我打你的嘴！什么笨不笨的，你就是不好好儿学。”

“我就是学不会！”

“俗话不是说嘛：不怕学不会，只怕不肯钻。功夫到了，自然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啦。”

小珠儿尖起嘴巴，用心地写着……

外面，天早黑了。老墨婶送来了几个窝窝头，两块咸萝卜，一壶热开水。她俩说说笑笑地吃了喝了，就去会黑老蔡。

呀，又是个繁星之夜。

幽幽的星光，洒落在大清河面，随着清澈的流水，皱成了无数笑纹。晚风，像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抚摩着河边芦苇的丛顶。小小的飞萤，带着绿色的灯，三三两两地、忽明忽暗地在苇丛间出没。

一声蝉叫，几声蛙鸣。哪里有极轻微、极轻微的打桨声。一只受惊的水鸟，突然从苇丛蹿出，上下一飞，又箭似的向远方射去。

呵，夜的大清河，是柔和的、恬静的、朦胧而且神秘的。

现在，焦老冲手里的木桨，完全不动了。载着四位同志的小划子，渐渐地停下来，停在芦苇的最深处。坐在船头上的黑老蔡，正在倾听靠在船边的杨英轻声地汇报工作。（对于已经在最近被吸收入党的焦老冲，他们并无顾忌。）不知怎的，老蔡特别热，时不时用手巾擦一擦脸上或胸膛上的汗。他想抽烟，又怕划洋火火光太大，所以等待着。果然，不一会儿，焦老冲轻声地打起火石来了。

“对个火吧，老爹。”

“来！”

于是，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两个人弓起身，两只小烟袋，对起火儿来。

不到半小时的工夫，杨英的汇报完了。本来，她最近给分区党委送过了书面的工作报告，她知道老蔡已经看过，所以她现在不过是在口头上补充一下。然而，老蔡要知道得更多、更详细。于是，在黑老蔡的仔细询问下，杨英又低声地谈到，关于残存的共产党员，以及各阶层群众的具体情况。

“那天晚上，在龙虎岗东边的白杨林里，我跟宋卯会面了。”她像讲故事一样，叙述着，“宋卯穿着夜一样黑的长衫，像个鬼魂似的出现了。”听得出杨英的声音里，带着轻微的嘲笑，“我说：‘是宋老师吗？’他一面小心地东张西望，一面回答说：‘是是是啊。你是谁？’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区政委。’他在黑暗里竭力打量我：‘你？’——不自觉地，流露出怀疑的口气。我问他：‘前两封信你没看到吗？’他解释：‘看是看到了。同志，坏人多啊，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万一要是个圈套，不就糟了吗？’‘是啊，小心为上，’我笑着说：‘那么，你还准备跟党发生关系吗？’他又闪着白白的瘦脸儿，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小声地问我：‘同志，你贵姓？’‘我姓杨。’‘你从哪儿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党派我到这儿来，具体点说，就是十分区党委，派我到这儿来。’‘你现在住在哪儿？’‘我哪儿都可以住，这倒不用操心。宋老师，我是问你，你还准备跟党发生关系吗？’他犹豫地说：‘当然啦，当然啦。可是，杨同

志，这样的环境，咱们的人还能活动吗？’我嘿了一声，说：‘为什么不能？我们准备打开局面。’‘哦！好主意，好主意！你们这次来，一共有多少人？’‘人嘛，到处有的是，就看咱们怎样发动，怎样领导啦。’‘哦，当然啦，当然啦。我只是担心，您对我们地方上的情况，似乎还不怎么了解。’‘是啊，宋老师，就请你给我说说吧。’他又摇头，又叹气：‘唉，也难怪，远客生地两眼黑嘛。恕我直言，杨同志，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是您，就是程书记来，也难哪。唉唉，难——难——难啊！’……”

杨英这么学说着，说得大家都笑了。坐在杨英对面的王小龙，却忍不住插言道：

“可能是他不了解你，也可能是他太小心了。从前我们在的时候，这位宋老师，工作上倒挺能干呢。”

“是啊，”杨英微笑着说，“这位能干的老师，第二天就向老校长请了假，上保定去‘看病’，到今天还没回来！”

“这宋卯，跟咱们队上的宋辰是不是一家子？”老蔡忽然想起了，问小龙。

“是一家，”小龙忙答道，“他们弟兄三个，宋丑、宋卯、宋辰，也叫丑生、卯生、辰生。只有老大在家务农；老二老三早都参加了党，一个在村里当文教主任，一个原在分区警备团当排长，现在调到咱队上当小队长了。宋辰的未婚妻就是本村高老墨家的俊儿姑娘，都是好成分。”

“要说宋卯家的成分，还不敢确定，”杨英说，“有人说是中农，也有人说是富农。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彻底调查。”

“着！”焦老冲忽然插嘴道，“看树看皮，看人可得看底嘛，还是从底根子上摸摸清吧！”

靠在船边的李小珠，刚才从河里捞了些野菱，一个个剥光了，此刻嘻嘻地笑着，分给大家吃。

“也是在晚上，”杨英抱着一个膝头，继续静静地说，“在龙虎岗西北的梨树林里，在看林人老赵的小屋里，我跟宋旺见面了——他是老赵去叫来的。人家称他‘油葫芦’，真不错：他在油坊做工，浑身上下的破衣服，加上一条发了黑的破围裙，都很油腻；个儿又大，束着腰，就像个葫芦。呵，这个红脸人儿，倒挺直爽，挺热情，一见我就掉下了眼泪，说：‘政委，你们不来，我们真是没娘的孩儿呀！他宋占魁，老狐狸，实在太欺人！’我说：‘那老狐狸，对你不是还好吗？’‘吓，你政委，说的什么话！’宋旺低声地嚷起来，‘穷人跟穷人，是一娘生的孩子，咱们多少人给他砍了，崩了，活埋了！俗话说得好：打在一只牛角上，只只牛儿都痛咧。政委，你别看他跟我沾亲带故，对我发什么假慈悲。哼，我不

感他的恩，我也不受他的骗！你们来得正好，咱们一定给穷哥儿们报仇！'“报仇？'我笑着问，‘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成吗？'“吓，你政委，不了解情况！'宋旺又嚷嚷，‘我们这地方呀，灰堆里满藏着火星呢！'……”

“哦，他这样说的？”老蔡很高兴。

“他就是这样说的。这一时期，他还做了不少工作。宋家大院的长工周天贵，就是他联络的，还有……”

“可就是，”王小龙又迟疑地插言，“这宋旺，已经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老蔡很诧异。

“是这样，”杨英了然地说明着，“以前区委张健同志，先吸收他为党员；后来，县委机关驻在这村，据说李玉因为他是宋占魁的‘当家子'，他老爹又在宋匪司令部里工作，就命令把他的党籍‘停止'了。”

“是这样吗？”老蔡问小龙。

“对，事情就是这样。不过李政委根据的也是事实。”

“事实？”杨英说，“宋旺他老爹七十多了，在司令部不过扫扫园子，管管花草树木。早先他在宋家大院的后园管果木，村里谁不知道，这老头儿是最穷苦、最耿直的人。至于说‘当家子'，其实也是前八辈子的事儿了，比宋卯跟老狐狸的亲属关系要远得多。况且，问题也不在这里……”

小龙又想说什么，但不知怎的，却把话儿咽下去了。

后来，当杨英谈到丁少山的勇敢，贺家富的谨慎，张健的富于原则性；谈到高老墨的忠贞，红眼狄廉臣的丧失立场等等，小龙几乎都有意见。他不明白为什么，杨英对于许多人的看法，多少有些偏差。但他竭力抑制着，并没有开口。然而，当杨英谈到金梅阁的不可靠时，小龙再也忍不住，反驳道：

“这金梅阁，倒真是个很进步的女青年！不是我故意为她辩护，她的历史摆在那儿。过去她是我们县青会的宣传部部长，还负责搞剧团。她人聪明极了，口才特别好，开大会只要她一上台讲话，就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也会唰地静下来，再没有一个人咳嗽、出粗气儿。她的理论又高，干工作真有一套。虽说她是宋占魁的老弟宋占元的小姨子，可宋占元号称宋笑仙，本来是个开明士绅。以前宋占魁跟他老哥宋占鳌，全家都逃亡到城里，唯有宋笑仙夫妻没有跑，还鼓励梅阁给我们做工作。梅阁本人在小学低年级当教员，家庭成分不过是中农，自从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以后，她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孩子了……”

“看你！把个地主家女儿捧到天上去了！”李小珠愤愤地说，“难道她

真那样好吗？”

王小龙没防备这突然的袭击，一时有些慌乱，但他立刻镇静了自己，对小珠温和地笑道：

“嗨，你怎么说她是地主家女儿呢？你还不怎么了解她。”

“哼，你了解她，你怎么不说说她跟姐夫，还有跟李玉的丑事呢！”

“那不过是谣言！”小龙的声音也变了，不屑地哼了一声说。

黑老蔡制止了他俩的争论，请焦老冲对于谈到的这些人发表点意见。

不料，老冲只淡淡地说：

“嘿，满天星，一星一个光；全村人嘛，一人一个样。你们慢慢地品吧！”

然而，从他的口气，从他在船舷上磕烟锅的声音听来，显然他是对谁生气了。

而小龙偏还不甘服，咕噜着：

“我们已经品了两年多……”

“你两年也好，三年也好，要说那笑面虎是个开明士绅，我死也不同意！”老冲终于发作道。他那压抑的声音，愤怒地颤抖。

空中，一只野鸭伸长了脖子，怪笑着，扑动翅膀飞过。

3

夜深了。不知是河上的水汽呢，还是别处来的云雾，渐渐地涂漫在河的上空。仰望云天，星星也似乎远远地退去，虽然有一部分还隐约可见。——呵，河上的夜色，是越来越浓了。

这时候，蝉不叫，蛙也不鸣；但风声，水声，渐渐地大起来。即使在苇丛里，小船儿也微微地摇晃着。

“好机会啊！”黑老蔡兴高采烈地轻声儿叫。

“听，”焦老冲说，“他们来了。”

但是，别人听不到什么。

然而，河对岸，分队长魏大猛率领武工队的第一分队（其中有黑虎儿），下了大船，由焦五妮摇橹，静悄悄的，果然在进行偷渡了。

“你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杨英问老蔡。

黑老蔡沉思了一下。

“分区党委看了你的工作报告，很满意，认为你这一时期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在这地区，不论是开辟堡垒户，掌握基本群众，集结旧有力

量，整顿和改造地道，还是扩大党的影响，提高群众信心的宣传工作方面，都是有成绩的。分区党委认为，今后你必须继续贯彻阶级路线；在进一步扩大宣传和深入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着重发展武装，削弱敌人实力，变反动政权为两面政权，再尽量使它一面倒；并且可以选择条件成熟的村子，发动群众展开反奸清算斗争，为土地改革打下基础。”

老蔡忽然发觉，杨英拿个小本儿放在膝头上，正在摸黑记笔记，就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一句句慢慢地说道：

“总之，我们一定要贯彻党中央最近的指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与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及一切进步分子，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军队里……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实行土地革命……”

老蔡还简单地讲了一下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谈到各战场胜利歼敌的消息，尤其是最近在石家庄外围，我晋察冀野战兵团，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万多人，大家非常兴奋。

随后，他们还商定了一星期的行动计划。这一星期，杨英准备发动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攻势，黑老蔡准备用武装力量配合她。”

终于，小船儿钻出了苇丛，在幽暗的、宽阔的河面上，向上游划去。黑老蔡凑近杨英，用极低的声音说：

“根据确实的消息，大水兄弟俩是顺利地到达了。现在就该想办法，赶快与他们取得联系。”

杨英兴奋极了。她也用极低的声音问：

“怎样取得联系？”

“城里有个洗衣作坊的青年女工，叫宋红叶，本来是个可靠的关系，后来环境变化，失掉了联络。据分区城工部的材料，她的父亲就是龙虎岗的榨油工人宋旺……”

“喔……”

“明白了吗？……我跟大水规定的暗号是……”

到了预定的地点，小船靠了岸。李小珠把双手圈在嘴上，做了三声较长的鹌鹑叫。隔着河滩，在幽暗中略显灰白色的大堤上，一列轮廓较为清晰的高大挺秀的白杨在轻声细语。即时，传来了另一个姑娘做出的三声短促的鹌鹑叫，而大堤上立刻出现了几个人影：正是宋旺、周天贵、良子、俊儿他们。

杨英跳上了岸，拢一拢头发，在晚风里挺挺胸，兴奋地、愉快地引着老蔡向他们走去。

第五章 红色宣传员

忽然，
红的天使把革命之火
投向大地！

——殷夫

1

那天晚上，黑老蔡在龙虎岗，突然闯进了自卫团的团部。

团部里，二十来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有的坐，有的站，有的还爬得很高，正在兴高采烈地耍一种最下流的赌博——押“红黑杠”。

坐庄的是他们的团长，宋小乱。他原名文耀，是“活阎王”宋占鳌的独生子，外号又叫“小尖头”，一个最地道的少爷流氓。他穿着漂亮的绸裤褂，梳着小分头，嘴里叼着烟卷儿，耸起了眉尖留神看大家下注。那八字式的眉眼里透露出狡猾、贪婪的神色，而嘴角上却佯装着满不在乎的微笑。

坐在他对面的团副阮黑心，最后下注：他瞅准了目标，骂了声“他妈的”，连手掌带钞票使劲一拍，把桌子上的灯火都震得吃惊地一跳。

宋小乱捻亮了灯芯，嘴里唱着：“哎——开啦——”正要揭盖，忽听得一个洪钟似的声音猛地喊道：

“慢着！我也来一份！”

大家一看，原来是个络腮胡的黑脸汉子，挤到前面来。包头手巾下面，一对闪亮的眼睛对宋小乱顽皮地望着，正伸手往怀里掏摸。

“你是哪里来的？”宋小乱厌烦地问。

“天上掉下来，地下蹦出来。——瞧，我押这个！”他把一个小小的红纸包，轻轻放到宋小乱面前。

“开他娘的什么玩笑！”宋小乱把纸包一推，生气地骂道，“快给我滚！”

“滚？慢点滚！这里面是一张最值钱的东西，你这位少爷怎么有眼无珠呀！”那黑汉振振有词地说，洪亮的声音里带着无限的欢乐和轻微的嘲笑。他双手把红纸包儿又轻轻地放到他的面前。

团员们都被那老乡的大胆和诙谐所吸引，嘻开嘴巴望着他笑，但不敢笑出声来。大家大多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宋小乱对这无礼的怪人怎样发落。

这小尖头瞅着红纸包，心里很疑惑。他本想拆开来看看，但刚刚发过脾气，还受了嘲弄，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不由得尴尬地搔搔后脑，带着怒气说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你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吗？梁兴，快给我打开来瞧瞧！他要真敢开咱的玩笑，老子马上拾掇了他，把他这大胡子脑袋当蔓菁种到地里去！”说着威吓地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到桌面上。

不料那黑汉毫不在乎，神色自若地用一只大手摸着毛茬茬的胡子。看见他动枪，反而扬起脑袋，连瞧也不瞧他。

大家对这奇怪的人和奇怪的纸包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只见梁兴拆开纸包，取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打开念道：

自卫团，自卫团，

快快放得老实点！

再敢欺压老百姓，

送尔去到鬼门关！

大家听了，觉得不对头，有些人脸色都变了。宋小乱挺起眉尖，狠狠地瞪着老乡，要想发作。然而老乡那若无其事的神情，含有深意的笑容，却消除了许多人的怀疑。那团副阮黑心，竟还以为他是特地来报信的，反而和气地问道：

“你是在哪儿拿到的？”

“往下念吧，一会儿就明白了！”

那叫作梁兴的文书果真又往下念道：

宋小乱，宋小乱，

你尖头还能晃几天？……

“混蛋！别念了！”小尖头恼怒地喊叫，“你是谁？”他伸手就要抓枪。

“我就是老共！”黑老蔡早已把桌上的枪抢到手里，这么愉快地回答着。他同时使劲一张开胳膊，两边的人纷纷倒退，他一个箭步跳出圈子，两手两支枪逼住了所有的人，沉雷般一声吆喝：“不许动！”

大家措手不及，许多人都吓呆了。宋小乱更吓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竟对黑老蔡傻着眼儿直发愣。

“瞧，我马上就枪毙你！”老蔡故意吓唬他，不料小尖头竟吓得真就软瘫下去，还尿了一裤子。

黑老蔡一声咳嗽，立刻冲进来几个拿驳壳枪的队员，把自卫团的枪支、子弹都收了，退到门口。

黑老蔡指着宋小乱，忍不住轻蔑地笑道：

“啊哈！凭你这样的屃包，还想跟共产党斗吗？”又严厉地环视众人，“告诉你们：共产党是回来了！这次回来，就在这里生了根，牢牢地生了根。你们休想再欺负老百姓！你们有些人本来就是地主富农，有些人却是做了地主富农的狗腿。你们在村里烧杀抢掠够了，今后不许你们再做坏事儿！谁敢再动老百姓一根汗毛，瞧，我们手里的家伙决不依你！”

正说到这里，不料宋小乱忽然匍匐着向里屋窜去，像兔子一样快，也不知他是什么居心。黑老蔡眼明手快，兜屁股一枪打去，他就在房门口趴下，不动了。

“谁要不老实，就跟他一样！”黑老蔡给大家教训了一顿，才命令队员把他们捆起来，嘴里都塞了棉花，连同最先捉住的两个门岗，一齐关在屋里，锁上了，然后走出大门。

外面，小队长宋辰，已经按照预先的布置，封锁了各街口。

一会儿，在村子中心，十字街口南边的鼓楼上，大喇叭筒广播发出了一个姑娘的声音：“老乡亲们！……”她每广播一句，两头的高房上和东头的土坯房上，立刻都有一个小伙子的声音照样地广播着，就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

这姑娘的声音，听起来兴奋、热情，充满着斗争的欢乐、胜利的夸耀。她广播的内容（华北解放军的捷报、龙虎岗今晚的新闻，等等），吓坏了地主富农，大大地鼓舞了穷苦的农民。

而那两个小伙子的声音，大家听起来却又那么耳熟。

“这不是小龙的声音吗？”刚刚睡下的金梅阁，带着惊疑的、诧异的、又有几分兴奋的复杂情绪，猛然从床上坐起。

2

当李小珠和小龙、黑虎儿广播的时候，杨英他们一伙人，正押着毛二狗，往村外走。

到了村东口。这位肥胖的联保主任，虽然两眼被手巾蒙住了，可是他估计这准是推他到村外那个白杨林里去“执行”，心一慌，腿一软，就赖在地上不走了；他那被堵塞的嘴里，还“啊，啊”地发出求饶似的声音。

两个队员使大劲拉他走，本村新找回来的民兵来顺、傻柱子还在后面推着，他却像一麻袋沉重的粮食，在土路上慢慢地滑过去。杨英用手枪口顶住他的太阳穴，喝令他赶快起来，不料他反而抖得厉害，越发地起不来了。

“我们不杀你，就到那边去谈谈。”杨英改变了口气，好言相劝地说，“你快起来走吧。”

“毛二你放心！”分队长魏大猛也说，“我们不杀你，只叫你到大清河里洗个澡！”

这末了一句话，把刚刚有点好转的毛二狗，吓得又软瘫在地上，“啊，啊”地直告饶。他盘算准要把他投河灭尸，像他们对共产党所做的那样，因此，不管杨英再怎么劝，也不相信了。

树梢上刚升起的一弯新月，就像笑得弯弯的嘴巴，正在笑这弄僵了的局面。杨英又好笑、又好气地射了魏大猛一眼，正想叫来顺、傻柱子把毛二架起走，忽然俊儿姑娘拉她到一边，凑到她耳朵跟前小声说：

“快找杠子吧，任他千斤重的肥猪也把他抬走了！”还没等杨英回答，她就对凑过来听的良子低声道，“瞧你这个死样子，还不快拿杠子去！”

良子就像奉了圣旨一样，立刻飞跑去了。这小伙子人瘦腿长，家又很近，只片刻工夫，便把杠子拿来了。后面还跑来个矮小的女人，原来是石漏媳妇，兴奋地抱着一堆粗麻绳，交给来顺他们。杨英虽然不同意，却也不便拦阻。

来顺、傻柱子马上用迅速的动作，把这位毛二爷仰面朝天、“四蹄”相攒地捆好，穿上大木杠，抬起就跑。

“啊！啊！”这肥猪似的家伙，脑袋左右晃动着，嘴里还在发出闷住的可笑的声音。

走了几步，杨英就抢上去，说道：

“还是把他放下吧。要再不走，我们再抬他！”

谁知这一回，刚放开了他的两条腿，让他站好，毛二就乖乖地走了。

到了大清河边。这儿河面很宽，河水无声地流着，较远的水面上闪烁着碎银子般的月光。毛二虽然看不见，却感受到河上袭来的带有水藻味儿的凉气，听得见芦苇的窸窣和鱼儿吞食的啪啪的响声，尤其是，他仿佛闻到一阵强烈的血腥味儿。原来，他知道，就是这地方，宋占魁曾经在堤上嘿嘿冷笑，他毛二爷和其他一些老爷们也在堤上兴奋地观看：呵，就在这河边，田八爷满嘴臭骂，挥舞大刀砍下了一大批革命者的头

颅；而宋家老爷们还不解恨，于是，在一声吆喝下，兵士们又连砍带剁……

现在，毛二狗跪倒在地上，恐慌地求饶，只恨嘴里的棉花阻碍了他的发音。

“老实点！”杨英站在他面前愤怒地吆喝，故意把手枪拉得喀嚓作响，“今天我代表人民的意志，宣布判处反革命分子毛二死刑，将尸首沉大清河底，为死难烈士报仇！”

旁边一声怒吼，两个民兵立刻把他的长袍剥下，五花大绑地捆起。力大如牛的魏大猛，两手举起一块大石跑来扔到他身边，民兵就用绳子将他拴在石上，准备沉河。

毛二狗早已吓得昏昏迷迷，全身衣服都汗湿了。良子他们刚把他拴好，他就歪着肩膀趴下，向杨英那方向不住地叩头。

“吓！你还有什么说的！”杨英的脸上带着良子他们从未见过的泼悍的神气。

“啊！啊！啊！”毛二狗对她直点脑袋。

“把他嘴里的棉花拿开！让他说完再动手！”杨英冷笑着命令。

棉花拿走了。毛二狗跪着，仰起脸，蒙住的眼睛似乎望着杨英，急切地叫：

“同志！同志！……”

“放屁！谁跟你同志！”

“老爷……小姐……队长队长！”毛二狗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大颗的汗珠往下淌着，越着急越口吃地说道，“你你你只要留我一条狗命，我我我知过必改！”

“吓，你还知过！你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我我该死！该死！我不该给宋司令——这老狐狸办事，当，当走狗！他们杀人，抢人，鱼肉，鱼肉乡民！”

“他们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你有没有份？”

“我，我，请长官明鉴，这些其实我没有份！”

“什么？你当联保主任，跟他们狼狈为奸，还没有份？”

“我……我……从来……”

“我问你：今年春上，帮助老狐狸抓人的是谁？参加他们杀人的又是谁？”

“这……”毛二狗不敢承认。

“我再问你：最近共产党在这儿活动，到城里去报告的是谁？引队伍来搜查的又是谁？”

“这……”毛二狗也不敢否认。

“哼，几十条几百条，只提醒你一条两条，怎么你就不说话了？你倒说呀，你究竟有没有份？”

“啊呀，我我该死！我我该死！”毛二又惶急地趴在地上叩头，“千万请长官恩赦！千万请留下我这条狗命！你是我，我再生父母！我一定为长官，为，为共产党，结草衔环！”

依照预定的计划，今晚是要教育毛二狗，凡是本村的人在旁边都不许说话。为了防止临时出岔儿，杨英在事先对他们做了说服教育工作。

可是现在，急切要为丈夫报仇的石漏媳妇，在一旁虽然不敢出声，却早哭得泪人儿似的，不住地要冲过来求杨英把毛二狗打死。幸亏俊儿姑娘硬把她拉到堤后面去，小声责备着：

“瞧你！多糊涂！多糊涂！冤有头，债有主嘛！”她自己也流着热泪，“杀哥哥的是宋占魁弟兄，我们一定要找老狐狸他们报仇！这狗崽我们还得争取他，利用他！你怎么不听杨英姐的话！瞧你，瞧你，真叫人生气！”

月色更亮了。田野在蛙鼓声里显得异常的寂静。河边，传来了杨英清脆响亮的语声和毛二的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感恩的低低的哭声。

在月影婆娑的白杨林里，黑老蔡一伙人和杨英他们会合了。他们悄悄地给龙虎岗、甜水井、一溜鱼池等村子的地下民兵分发了枪支子弹和从分区带来的一批冀中造的手榴弹以后，就分头出发。各村的干部、民兵，互相交换着到人家的村子去，进行高房广播、墙头喊话、窗口教育，以及张贴标语传单、投递警告信等各种宣传活动。这些村子并没有反动武装，不会发生意外的危险。

黑老蔡和杨英各带一部分队员，分头突到另一些村子，展开政治攻势。老蔡和宋辰他们，还偷袭了裴庄自卫团，把收缴的武器，连同带来的一部分手榴弹，分发给那一带的民兵使用。黎明以前，大家按计划分散隐蔽。黑老蔡和杨英，带了王小龙、李小珠等，远远地奔千家营，钻了堡垒户。

3

第二天。

千家营的集市，照例很热闹。这是城北通涿县大道上的一个大村镇，南临清河支流，船只麇集。前后两条横街都有一里长，现在街两旁的店铺门口，就地摆满了各种各样什货的小摊，人来人往，相当拥挤。

村东南河面上有一座与大路相平的石桥。桥南空地上是热闹的骡马市。桥北大路两旁有宽阔的约半里长的广场，是集市的最热闹的中心，这里有粮食市，鱼肉、蔬菜市，什耍市，破烂市，还有各种饮食摊贩，支起许多别有风味的圆顶或方顶的白布凉棚。这一带熙熙攘攘，特别拥挤。

赶集的人们，已经私下里传开了昨夜的种种消息。看得出受苦人的脸上，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秘密的欢喜。不论是地摊上的讲价，还是茶馆里的聊天，饭食摊上的叫卖……各种各样喧嚷的声音，都不知不觉地带有节日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可是镇上的自卫团也得到了消息，已经加强了警戒。三三两两背长枪、缠子弹袋的便衣自卫团员，带着耀武扬威的神气，找茬寻衅地在集上乱窜，有的乘机敲诈勒索，有的乘机调戏妇女。自卫团团部，已经扣押了几个“可疑的”无辜乡民。

太阳已经照到当头，眼看就晌午了。赶集的老乡越来越多，桥北的广场上几乎拥挤不开。这正是千家营集最最热闹的时候。什耍市的露天戏台上，河北梆子的“清风寨”正演到最精彩的部分。站着看戏的人群中间，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姑娘，看来不过十六七岁，戴着宽边草帽，圆圆的脸蛋儿热得通红，左胳膊挽着一个篮子，右手护着它怕被挤坏。旁边一个嬉皮笑脸的精瘦的自卫团员，不住地低声用下流话逗她。这姑娘在人丛里钻来钻去，想逃开他的搅扰，可是他无耻地跟住她不放。姑娘气得瞪着他问：

“你要干吗？”

这家伙仗着他身上的一支大枪，竟死皮赖脸地和她调笑。

本来站在姑娘旁边的一个妇女，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个儿不高，虽然脸色有些苍白，可是一对晶莹的眼睛非常漂亮。她歪戴着宽边草帽，挤在人群里看戏，谁也看不大见她的脸孔。但她的眼睛却暗里注意着已经钻到前面去的姑娘，和那歹人的行动。这时她仰头望了望太阳，忽然低声对身边的一个戴学生帽和白口罩的青年说：

“时间差不多了，你叫小妹走吧。”

那中学生模样的青年就挤到前面去，拉拉姑娘道：

“小妹，嫂子说时候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走？你是她的什么人？”那瘦鬼斜眼看着学生胸前“县立中学”的证章，一面拦住姑娘。

看来那青年早就憋住了一腔怒火，这时他那俊秀的脸气得眼都红了，说：

“干吗不让走？”

“我正要检查她呢！”

瘦鬼说着，就要搜查姑娘的身上，被姑娘气愤地挡住。瘦鬼顺手夺了姑娘的篮子，只一颠，篮子里被一块新毛巾盖着的粉条、胰子和四个大炮仗，都翻到了上面来。

“哦，二踢脚（炮仗名），你买这个干什么？”

“这是我哥明儿个结婚用的喜炮，你管得着吗！”姑娘伸手就夺篮子，见他抓住不放，一把就将炮仗抢到手里。

戏台上正演到黑李逵假扮了新娘，在唢呐声中顶了块红布与强盗同入新房，台下发出一片喧嚷的笑声。唯有这里一部分观众被台下的活剧所分心，有些人就不满地发出嘘声。

不料那瘦鬼竟恼羞成怒，辱骂着把篮子一摔，从肩上卸下枪来就要动武。

“不许动！”青年立刻拔出了手枪，对准他的胸脯。

瘦鬼怔住了，大枪被青年——王小龙提去。

“噼——啪！”姑娘——李小珠把一个炮仗放上了天。

在这一声信号下，全镇的自卫团员——不论在团部的或在集上的，立刻都被暗中监视他们的黑老蔡和他的队员们缴了枪。

杨英早已跳上戏台，草帽挂在脑后，对台下挥着双手喊：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乱，咱们今天开个会！”

队员们有的迅速把大枪运走，绝大部分在台下和各街口维持秩序。

曾经解放过的人民，惊喜地、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向杨英拥来。

“乡亲们，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区委书记，按照你们的说法，就是政委……”

一阵欢呼和鼓掌，使杨英心一酸，涌出了感动的眼泪：

“亲人们，共产党没有一天忘记过你们。我们知道你们在受苦，我们的心也跟着你们在一起受苦。”她站在台边，她那打了补丁的蓝布短褂，使老乡们感到亲切。从她原来苍白、却又泛起了红光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外表虽然竭力镇静，而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乡亲们，我也是庄户人家的儿女。我知道，这集上的粮食、牲口，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不是咱们的；咱们种的粮食、喂的牲口，一切好东西，早都成了人家的了！地主老财，政客官僚，还有他们的狗腿——保甲长、自卫团，他们变着法儿把咱们的东西都抢光了！连共产党在这儿的时候减的租子、减的利息，都给倒算去了！咱们庄稼人没有粮食吃，想买也买不起，只好卖破烂，卖没有养大的猪崽，卖正在生蛋的母鸡，甚至卖儿卖女，含着眼泪过日子。就是在集上喝杯茶、吃碗豆腐脑儿、称一斤盐、扯几尺布，都

发愁钱不够数儿啊！乡亲们，这样的光景，叫咱们怎么活下去呀？”

接着，杨英谈到了国民党统治的罪恶，以及蒋介石卖国的罪行，然后说：

“不，乡亲们，我们不能这样屈辱地活下去！我们一定要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干什么？打倒那些卖国贼！打倒那些吸血鬼！——清算恶霸！斗争地主！分土地！分粮食！收回一切被剥削、被抢去的东西！——劳动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保卫住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大家过好日子！乡亲们，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如今回来了！昨天夜里，龙虎岗和裴庄的自卫团，都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缴枪了；今天，你们瞧，千家营的自卫团，也被缴枪了！现在，形势对大家很有利！国民党的统治，变了天的日子，是长不了了！乡亲们……”

那边，黑老蔡提了驳壳枪，像一座铁塔，站在桥头守望。

忽然黑虎儿从村东口跑来，低声报告说：

“城里的队伍到了龙虎岗，现在从龙虎岗往这边来，已经望得见影儿了！”

刚好王小龙和李小珠从街上贴标语、散传单回来，黑老蔡就叫他俩赶快把敌情通知杨英，吩咐杨英快些结束讲话，赶紧撤走。他俩马上去了。老蔡望见王小龙跳到台上与杨英耳语，小龙走开后，杨英又继续讲话——从她沉静的姿态上，简直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杨英还在台上挥着胳膊，激动地讲话，仿佛她有许多话要跟老乡们讲，只恨时间不够似的。黑老蔡望着她，不禁皱起了眉头。忽然魏大猛和黑虎儿都从村东口跑来，说：

“敌人的尖兵接近村子了！”

看得见广场上的群众已经发生了骚动，东边有许多人慌慌张张往这边跑，而戏台上的杨英还在激昂慷慨地喊：

“因此，乡亲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别看他现在耀武扬威、穷凶极恶，大家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起来斗争，胜利一定是咱们的！我们要……”

在黑老蔡的命令下，魏大猛立刻吹响了哨子。那一声声短促的、紧急的哨音，是叫同志们赶快分散隐蔽。他一面吹哨，一面向街上跑去。

黑老蔡望见，杨英还在大声疾呼，不由得对她那股子热情和沉着劲儿，赞赏地笑了起来。他忽然把右手向前一扬，说：

“跟我来！”就领着他身边的几个队员，大踏步朝东边走去。

这几个队员，都是原来混进村时的打扮，头上戴着遮阳的草帽，肩上搭着擦汗的毛巾，卷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有的挑着担儿，有的背

着筐儿，有的挽着篮儿，有的掮着扁担、绳儿；只是来时帮助老乡捎的东西早出空了，因而走得越发轻快。黑老蔡把个空麻袋搭在肩头，甩着一条胳膊，一步步更是带劲。

在村口，他们和敌人最前哨的三个尖兵遭遇了，还没等敌人看清，只黑老蔡的一支枪，就已经把他们全撂倒了。

枪声一响，集上立刻大乱。杨英最后喊了两句口号，往台下一跳，拉着李小珠的手就在混乱的人群里向西跑，王小龙提着手枪紧紧地跟在后面。

村外的敌人一听到枪声，立刻分几路向村里冲。黑老蔡他们都把短枪掖在裤腰里，像一群庄稼人似的纷纷跑出村来，脸上还故意带着慌慌张张的表情。黑老蔡一面领头在大路边跑，一面还举手向奔跑的敌人里面两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喊道：

“不得了，解放军就在桥头打枪啊！”

军官之一是个大高个儿，略微放慢了脚步，吆喝着问：

“他妈的，你嚷什么！解放军究竟有多少？”

“解放军多的是，你瞧！”黑老蔡边说边拔出双枪打去，立刻把两个军官都打死了。趁敌人措手不及，刹那间他们狠狠地扫了几梭子，打倒二十多个敌人，才迅速地钻进路旁的青纱帐，不见了。

村里，杨英和李小珠在骚乱的人群里钻，很快就和王小龙失去了联系。她俩进了街，就向北边胡同拐，想从北边冲出去，不料北边也响起了枪声。她俩就顺着后街往西跑，还没跑到村口，迎面冲来一股子敌人。她俩眼快，赶紧又拐进南边胡同。杨英估计这村镇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就想赶快越过前街，与小珠去钻堡垒户。可是前街上嚷嚷吵吵，敌人已经在到处搜索了。一回头看见后面胡同口也有敌人拐进来，急切里杨英拉着小珠闪进一个大门洞，立刻把大门插上，向院子里跑。

谁想这一座漂亮的小小宅院，正是宋占魁的老哥活阎王所安置的“外家”。活阎王昨夜在龙虎岗受了惊，今天把重伤的儿子小乱送城里医院后，刚巧在这里解闷。杨英她俩往院里跑时，活阎王正被外面的枪声所惊扰，匆匆从正屋出来，要出去探看动静。这老家伙穿着纺绸长袍，光着秃脑瓜，铁青着长脸儿，八字式的眉眼不愉快地向前瞅着。就凭这模样，杨英和李小珠立刻知道了他是谁，也想到了这是什么地方，而且相信准没有错。

“站住！不许动！”杨英威严地吆喝，对他举起了手枪。小珠儿也拿着枪，忙过去搜了搜他的身上——并没有武器。

这当儿，杨英注意到：活阎王的脸色更青了，八字眉眼虽然紧张地

对她瞅着，却并非十分惧怕，只是阴险地探测着她俩的身份和动机。杨英本就知道他所做的许多恶事，这时就不由得冲起了一股子仇人相见的愤恨情绪。

“进去！”她狠狠地命令着。

屋内一个美丽而憔悴的中年妇女，吓得脸儿都黄了，赶忙站起来赔笑张罗。

“宋占鳌！”杨英厉声说，“昨夜叫毛二捎给你的信，你看过了没有？”

“是是，看过了。”

“那好！”因为外面情况紧急，杨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你跟我们一块儿到里屋去，一会儿要有人来搜查，由她——”她目示那女人，“——把他们打发走。你们要敢暴露我们，我们先把你俩打死！”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敲门的声音。

“我说的话，记住没有？”杨英喝问着。

“是是，记住了。”

“放心吧，同志，我决不……”那女人友好地望着杨英。

“好，你去开门！”杨英吩咐着，就和李小珠押着老家伙到里屋去。

到了里屋，老家伙就往炕上一躺。炕上烟盘里的灯还没灭，他死活不管地拿起烟枪来，继续他刚才未竟的事业。

杨英索性把门帘吊起，然后她俩都躲在开着的房门背后。杨英从门缝里监视外屋，准备战斗；李小珠拿枪瞄准活阎王，防他发坏。

进来的一个身材颀长的、漂亮的青年军官，正是常恩，后面还跟着一个小胖子护兵。小胖子站在正屋门口，常恩走了进来，在圆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划洋火吸烟。

那中年女人坐到他对面，看着他，眼睛里闪射出深深的爱的光芒，但刚才那种惊慌的情绪，还残留在她那美丽而憔悴的脸上。

“别害怕，没什么事！”常恩带笑地安慰她。

“哎呀，真把我吓坏了！”女人强笑说，“是共产党又来了吗？”

“只有零星几个‘共匪’在集上捣乱，正搜查呢。”

常恩说着，一眼看见靠墙的茶几上，放着一顶乳黄鱼的窄边软草帽。他望了望里屋，又闻见一股子大烟味儿。虽然没看见人，他却早已明白，那老家伙准在里面。年轻的常恩再没说一句话，闷闷地喝了两口茶，就默默地走了。

原来，这女人正是常恩的母亲。

第六章 情报

姑娘，你很美丽，
但你不是玫瑰，
你也不是茉莉，
你是一株
健美的英雄树。

——殷夫

1

每隔几天，牛刚他们这儿，就有一位洗衣作坊的老婆婆来接送衣服。可是今天，来的却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姑娘体格高大、匀称，肤色发红，眼睛明亮，留着齐齐的额发和两条长长的辫子；在淡青的裤褂外面，罩着雪白的带胸襟的围裙，上下显得干净、利索。她一条胳膊挽着两个包袱，来到正院的西厢房，首先走进南边常恩的房间。

刚吃过午饭，常恩照例在里间午睡。牛刚听见，那姑娘仿佛和常恩熟识似的，在谈什么话。一会儿，她又出来，轻轻地带上了常恩的房门，来到北边牛刚的房里。

“你就是牛刚大队长吗？”

“是啊，”牛刚正在窗前的写字桌上临摹颜鲁公的碑帖，回过头来瞧着她，“你是‘洗衣局’的吗？怎么今天换人啦？”

那姑娘像熟人似的往里间走去，一边随口地回答说：

“那是我姨妈。前一向我跑学校，今儿个又调回来了。”

在里间，她把包袱放在牛刚的床上，解开了一个，挑出几件洗干净的衣服捧在手里：

“牛队长，你来瞧瞧，这几件是你的不是？”

牛刚早已跟了进来，从一只西式的五屉柜里拿出了几件穿脏的衣服走过来，很老实地看着她手里的衣服说：

“不错，就是这几件。”

姑娘含有深意地望着他，突然低声地问道。

“牛队长，你当过小兵吗？”

牛刚一听是暗号，立刻警觉地抬起头来。他瞥见：厚厚的花玻璃窗外面，那红漆圆柱的走廊，那阳光明亮的院子，这时静悄悄的，都没有人。他一面察看着姑娘，一面说道：

“是啊，现在我可是个老兵啦。”

“你的枪打得怎样？”

“我的枪百发百中。”

“你的子弹够吗？”

“我的子弹无穷无尽。”

“那太好啦！”姑娘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又略略提高声音说，“牛队长，你这件衬衫这儿脱线了，瞧，我已经给你缝上了。”她捏着衬衫贴边里的东西，两只发亮的眼睛暗示地对他瞅着。

“哦，哦，”牛刚立刻会意地点头，“那太好了，谢谢你！”说时，又飞眼望了望窗外，随即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兴奋地、注意地瞧着姑娘的红红的脸儿。

“我姓宋，叫红叶儿，我的家在城外龙虎岗。”姑娘一面把脏衣服包在另一个包袱里，一面喜悦地望着他，“我干活的‘洗衣局’就在这条街的南口。每天晚上我回到姨妈家里住，是小方家胡同三号，有什么活儿到那边找我就行：缝缝连连、补补缀缀，我都可以做！”在她闪着特殊光辉的眼睛里，又聪明地给他暗示着话里的含义。

“是小方家胡同三号，宋红叶？”

“对。”

“好吧，以后有什么活儿我就派人给你送去。他叫柳小水，你记住了。”

“柳小水，行。”

“见你的时候，他把衣包背在左肩上。”牛刚又低声地加了一句。

“好。”

姑娘挽起两个包袱，就往外面走。在门口，还回过头来热情地望着他笑了一笑，就带上房门，走到院子里，往东厢房去了。

牛刚禁不住一阵兴奋的心跳，马上拉上窗帘，关好门，从那衬衫的贴边里，把小纸条儿拆出来，刷了药水细看。只见薄薄透明的拷贝纸上面，显出来蚂蚁大的字儿：“铁命你与我联系，信由来人送。如有办法，请救狱内同志。”

即使不看下面那五个圆圈连成的梅花，光看那清秀的笔迹，牛刚也知道这信是谁写的，并且知道，这被称作“铁”的人又是谁。

牛刚把小纸条儿卷起来，塞在烟卷里，点上了火，愉快地，甚至甜蜜蜜地吸起来。

不一会儿，小水来了，一听说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快活得就像孩子找到了妈妈一样。最近城外的斗争闹得那么欢，分明是黑老蔡和杨英他们领导着干的。自己不能配合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着急呀！于是，他俩小声地商议起来。

这一向，按照牛刚的指示，小水在群众中间做了许多不露痕迹的工作。这小鬼，拿他极聪明而又极机灵的为人，博得了许多人的欢心。警卫排里的人们，都把他当自己的兄弟看待。大队上的弟兄，更是喜欢他。连那洗衣作坊的老婆婆、司令部管园的老头儿，乃至厨子师傅、汽车司机、丫鬟、保姆……没有一个不对他非常喜爱。奇怪的是，连宋司令的千金小美孃都喜欢起我们的小水来，哎呀，这可真是一件麻烦事儿。

不过，在思想上、在感情上，真正与小水投合的，却要数警卫排的大个儿耿彪，和吉普车的司机乌独眼。耿彪是清宛县一个石匠的儿子，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由于力气大、枪法好，很快升任了副排长。乌独眼原是开滦煤矿的运货卡车司机，一九四一年被日本抓的兵；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因为他翻车摔死了一个日本军官，被鬼子剜去的；三年徒刑出狱后，他那剩下的一只眼睛永远隐藏着仇恨的烈火，冷冷地看着鬼子、看着汉奸、看着现在那些残害人民的反动派……

2

下午，军官们又坐日本人留下的那辆破吉普车，到司令部去。

虽然是小小的县城，但司令部的规模倒是不小。这原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旧址，在斜街路南，又高又宽的两扇大铁门朝北开着。门旁两个耸立的碉堡，和四周高高的石砌的围墙，墙上每夜都通电的、带有小小红灯的铁蒺藜网，以及各个墙角设有严密岗哨的碉楼，都加重了这司令部的威武、森严的气氛。

进了大门，绕过迎门的机关枪巢，有一条宽阔的煤渣路笔直通到红砖的办公大楼，煤渣路两旁都有整整齐齐的一排排兵营式的红砖平房。西边还有大礼堂和宿舍楼；东边前面有大操场和长长的马棚，后面有不小的车库，和一座沙包堆起的小山——底下是粗木支架的四通八达的防空洞。

办公大楼后面三十米开外，隔一堵红墙就是城内的一座有名的古

寺，日本人在的时候就把这古寺归并给司令部用了。通过红墙的小门，就是寺里的花园，假山鱼池、花草果木，应有尽有，靠南的地方还矗立一座十三层的宝塔，据说这是宋代的建筑，以前日本人曾利用它，在塔的最高一层，拿望远镜瞭望城外的“敌情”。再往南就是大雄宝殿，有高起的石砌甬道通到古老而显赫的寺门。现在这寺里东西殿都押着“犯人”，区委张健和龙虎岗的两个村干部在里面；大门内两旁原来站四大金刚的地方已经改建，住着士兵；寺周围墙上同样安着电网，前后门岗都很严紧，门外一左一右也有两个碉堡，旧日的旗杆则早已不存在了。

牛刚他们坐的吉普车驶到办公大楼的台阶前停下。一辆老式的福特牌黑色卧车先已停在一边，牛刚知道，上午到县党部去的宋占魁、黄人杰已经回来了。牛刚和田八、常恩他们走上台阶，推门进去。只有小水还留在车上，谁也没注意他，他陪着司机乌独眼把车开往车库去了。

牛刚他们到了楼上，看见有两个士兵押着二十多个男女学生站在过道里；宋司令的大办公室门儿虚掩着，没有声音；特派员黄人杰的办公室却紧紧地闭着门，显然是在进行个别审讯。这些县立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昨天夜里逮捕的，原因是他们响应上海学生的号召，发起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这样，就算是“闹开了风潮”。

田八爷向来不爱管那些劳什子的事情，在办公室里抽完了一支烟，就坐不住了。

“走吧！”他照例粗声粗气地说，表示亲热地拍着牛刚的肩。

牛刚明白，他的意思是邀他一同到南关去（他俩的一个中队在那儿驻防），名义上是为公事，实际上又是去敲诈勒索，或花天酒地地胡闹。

开头，跟田八在一起厮混，牛刚曾感到非常别扭；但是渐渐地，他用正直不阿的个性，用对朋友的忠诚和义气，终于博得了田八的好感。这田八，原是拿大刀杀人劫道的土匪出身，有时候残忍得就像野兽一样，可如今对牛刚的武艺和为人，也免不了有七八分的尊敬。

“今天我看家吧。”牛刚转过脸来，对他笑着说。

“你呀，烧饼枕头饿死人！”田八笑着骂，忽然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条上等纸烟，向牛刚怀里一塞，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话，响着马刺出去了。

不一会儿，牛刚就从窗户里望见，田八骑在马上，纵马窜过大操场，向大门外驰去。那儿正好来了几百个拿小旗子请愿的学生，拥挤在大门口，这土匪大爷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了出去，转眼就不见了。白面客出身的护兵李歪歪急蹬着自行车，还卖弄地扬起一只手，从后面追

去。

牛刚把那条纸烟锁在抽屉里，准备在田八缺烟的时候给他抽，然后，就踱到常恩的办公室里来。

常恩正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沙发上，手里拿一张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佯装看着，可是牛刚一眼就看出他脸上那种心绪不宁的神气。看见牛刚进来，他亲切地用眼色招呼了一下。两个人熟不拘礼，牛刚就坐在他办公桌后面的转椅里，默默地抽着纸烟。他俩不知不觉地都倾听着对面黄人杰房间里的动静。

常恩的脸孔，和他母亲一样俊美，不过他气色很不好，苍白的脸上，一对眼圈儿总带着青色的阴影。他的性格是孤独的、忧郁的。平常，他不大说话，只是爱看惊险的、侠义的小说，也喜欢下棋、打篮球。牛刚就是他新的棋友，新的愿意把身体锻炼好的打球的同伴。他和牛刚是一开始就很投契的。据牛刚了解：常恩是宋占魁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对宋占魁常常抱着感恩、报答的心情；然而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又使他对宋占魁心怀不满。

昨夜逮捕那些师范生，就是常恩去执行的。宋占魁和黄人杰竟如此诡秘，事先连一点口风也没露。那县立师范学校就在宋占魁住宅的斜对门，清晨或黄昏，常恩经常和牛刚到学校里去打篮球。常恩还和学校里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石瑶琴熟识，并且对她产生了感情。可是，昨夜逮捕的人里面就有石瑶琴，而此刻在黄人杰房间里答话的也正是石瑶琴的声音。

就为这石瑶琴，昨夜还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

已经夜深了，常恩执行任务回来。牛刚醒来了，想了解一下常恩去干了些什么，就披了件衣裳，到常恩的房里去。常恩的勤务兵“大皮球”打来了一洋铁桶水，就出去了。常恩脱下军衣、衬衫，赤了膊洗脸擦身。

谈话中间，牛刚知道了他所执行的任务。无意间，他看见常恩放在椅背上的那件军衣的口袋里，有一卷东西——是红油墨印的。这卷东西，立刻吸引了牛刚的注意。

“这是什么？”他不知不觉地放低了声音，“是搜出来的宣传品吗？”常恩多少有点不自然，掩饰道：

“可不！我正要请你帮我瞧瞧哩。”他一面擦身，一面也放低了声音，遗憾地说，“真没想到，这是从石瑶琴的卧室里搜出来的。你瞧瞧，难道真会是共产党的宣传品吗？”

牛刚把这卷东西拿在手里，展开细看。原来这刊物名叫《火花》，

不论文章或漫画，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一看就知道的确是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而且，牛刚相信，在这城里必然还有党的组织——这些组织，当然没有必要与他发生横的联系。

他隐藏着兴奋的心情，故意装出淡漠的神气，说道：

“反对帝国主义，也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吧？石瑶琴平素倒是个好老师，为人也很正派、稳重。据我看，她对你的友谊也很深……这卷东西你准备怎样处理呢？”

“我有些拿不定主意。”这回，常恩红着脸，对他所信任的牛刚坦率地表露了态度，“要是交上去吧，恐怕对瑶琴很不利，这就违背了我做人的良心；可要不交呢，又觉得违背了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说时，他已擦洗完毕，套上了一件红条条的运动衫，坐到台灯光里来。

“这倒不必拘泥。”牛刚打开烟盒，给他取了一支，自己也取一支，点吸着，“不管观点有什么不同，瑶琴她们难道不是满腔的爱国热情吗？”

“我也这样想。万一这卷东西引起了她的生命危险，我就太对不住人了！”

牛刚知道他早就不准备交，就问：

“搜查的时候，还有谁见过这东西？”

“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儿，”常恩又红了脸，他是一向隐藏着他对石瑶琴的感情的，“所以别人谁也没看见。”

“那就好啦！”牛刚安慰他似的微笑着。常恩只当他是对自己和瑶琴的一种同情，心里非常感激……

现在，在司令部的办公大楼，石瑶琴正在义正词严地斥责那审讯她的人。在常恩的办公室，虽然听不清她的言语，却听得见她那越来越激昂慷慨的声音。

“今早起她妈找我来了，”常恩放下手里的报纸，低声对牛刚说，“她哭着央告我给司令说个情，这可叫我怎么说呢！”他有些为难地望着牛刚。

“这有什么为难的！”牛刚笑着说，似乎在责怪他，“司令是你的叔父，平常对你又很器重，说几句话帮个忙还不方便？”

“不，在这些问题上，像他那种脑袋，哼，我怕怎么说也是白搭！”牛刚第一次看见：常恩明显地表露出对宋占魁的不满和轻蔑。

突然，对面房间里发生了小小的骚乱。原来是石瑶琴狠狠打了黄人杰的耳光，人们抢上去抓住她；并且传来了黄人杰拍桌子大骂的声音。随即，门开了，石瑶琴被反绑着两手推出来。这位皮肤浅黑、身材结实

矮小的二十多岁的姑娘，还愤愤地回过头去，激烈地骂着：

"'混蛋'？你才是混蛋！我们不过是爱国的教师，和爱国的学生，我们没有犯什么罪！犯罪的是卖国贼和卖国贼的走狗！"她挺起胸膛，高呼，"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过道里的学生们，跟着喊起了爱国的口号，唱起了爱国的歌曲，和远远大门外学生们的摇旗呐喊的声音，遥相呼应。同时，古寺里在押的许多犯人，在张健的领导下，也展开了支援爱国学生们的斗争。

3

乌独眼少年时代，就帮助过他爹和他哥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爹和哥，那两位倔强的矿工、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在有名的冀东暴动中牺牲的。乌独眼自己不是党员，但他有一颗热烈爱党的心。因此，当小水在谈话中暗示到党的关系的时候，他那独眼明亮地发出了闪光。

"小水，说实话，你和党有关系没有？"他的声音虽低，却充满了希冀。

"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小水嬉皮笑脸地问。

"别再隐瞒我，小水，我早看出你的心了！"他扔了修车的工具，紧紧抓住了小水的手，痛苦地、期求地，独眼掉下了成串的泪珠，"在这黑暗的世界里，我都要憋死了。你就给我透一点儿亮，让我见一见光明吧，我的好兄弟！"

小水感动地审视着他，年轻的脸上随即变得很严肃：

"大哥，你放心！我向你保证：关系是有的。可现在先别谈这个，有种的我们马上接受考验，先完成党需要我们完成的任务！"

"什么任务？"乌独眼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为了党，哪怕割脑袋我也干！"

在这并无旁人，只停留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吉普的空旷的车库里，他俩靠在车上，开始了同志的秘密商议。

4

那天夜里，小水找个机会，给牛刚汇报了工作。牛刚正在楼上大办公室里，代替田八值夜班。兄弟俩悄悄地研究了一阵，结论是：救人的事，还需要等待时机。

大办公室里静悄悄的，门虚掩着。壁上有蒋介石全副戎装、手戴白手套、紧握指挥刀的半身像，还有大清河两岸四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形图，和本县城乡、郊区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详图，地图上都插有一些代表兵力的红绿小旗。看着这些小旗，牛刚记得：自从河西几个村的自卫团遭到偷袭以后，宋占魁原是主张把杨花脸的队伍撤回河西驻防的；可是黄人杰不同意，他反嫌城郊驻军太多，提议加强河东的力量，并且坚决主张发动进攻。但老奸巨猾的宋占魁旨在保存实力，渐图扩张，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尤有顾虑。因此两个人的意见相持不下。宋占魁碍于情面，暂时未做决定，只是派人整顿自卫团，修筑堡垒，补充实力，并加强保甲组织和谍报活动。所以这些红绿小旗，近来大体上都没有变动位置。

现在，挂钟敲了一点。小水坐在门外过道里较为暗淡的电灯光下，一面学文化，一面监视着楼梯口的动静。牛刚就在室内一盏大泡子电灯的耀眼的光线里，在整个桌面压着精美的厚玻璃板的大办公桌上，面对着蒋介石威严的相片正式办起公来——那就是，根据他所了解的匪军实力分布、武器装备、官兵思想、最近活动计划等具体情况，以及女译电员周家珍所供给的，从北平、保定来的关于政治、军事的官方内部消息，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准备连同自己的工作汇报，一起送给杨英，转给黑老蔡去。但是这些东西，直到第二天夜里轮到他自己值班的时候，才算写完。第三天傍晚，小水找到宋红叶，终于送出了第一份情报。

第七章 匪司令部之夜

只要计谋巧，
老虎头上能拔毛。

——民谚

1

那几天，司令部后面的古寺里，可热闹极了。在东殿里、西殿里用木栅栏隔为一间间的囚笼里，原来的政治犯和其他犯人，加上新抓来的老师和学生，一会儿叫喊，一会儿歌唱，一会儿给看守他们的士兵广播演说，一会儿又在里面开会；他们轮班休息，轮班闹，日夜不停。后来还在张健等三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全体展开了要求释放爱国师生的绝食斗争；送去的饭食通通连碗筷从栅栏里摔了出来，有的一直摔到院子里古松的粗大树干上，瓷碗发出威吓的响声，纷纷碎裂，吓得树上的群鸟惊慌地乱飞。

那几天，黄委员和时参谋，都亲自去进行过吃饭的动员；但这些假惺惺的劝告都只换到了正义的斥骂，就像他们在审讯中所遇到的一样。

2

绝食进行到第五天晚上，古寺里的喧闹静了下去，只剩下低低的爱国的歌声仍然绵延不绝。那天，从早到晚秋雨连绵，萧条的风雨衬托着低沉的歌声，更显得悲壮。有一个体弱的女学生昏迷了，司令部长官怕负死人的责任，连夜商议，决定把她交保释放。已经夜里十点多了，被深深激怒了的宋占魁，还亲自提审张健他们三人。

审讯以前，在大办公室里，牛刚听见时参谋对宋占魁说：

“这些人不知好歹，我看留着没好处，倒成祸害了！”

“我看也是，”黄人杰在旁边冷笑说，不满意地望着宋占魁，“与其养虎贻患，还不如——算了！”

宋占魁明白他“算了”的意思，沉思地抽着雪茄，点点头，没有说

话。

正式的审讯照例在楼上西头的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里进行。那里只放一条长桌和几张椅子（专门给审讯者坐的），但日本人留下的和后来新添的各式各样刑具倒是不少。牛刚从大办公室出来，在过道里走过时，看见犯人们从大楼后面露天的混凝土阶梯上被带了上来。过道里的电灯照着，他看得很清楚：那一前一后押解犯人的两个士兵都穿着带帽兜的雨衣；三个犯人可浑身都淋湿了。头一个犯人大概就是张健，身穿干部服，四十来岁模样，凌乱的须发，消瘦的脸颊，深陷的眼窝，两只眼睛却是很尖利，一面走，一面打量着注意看他的牛刚。第二个是粗壮身材、灰白须发的老头儿，穿着庄稼汉的衣服，估计就是贺家富。第三个是高条儿身材、瘦瘦面孔的独臂青年，穿着破破烂烂的单军衣，那一定就是丁少山。他们前两个都戴手铐，张健的两手还特别铐在背后；丁少山却戴着粗重的脚镣，铁索在楼板上锒铛作响。三个人一齐被带往西边那间等候审讯的小房间里去了。

牛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圈椅里，紧锁着浓黑的双眉，急切地思索起来。以前由小水和乌独眼提供的办法是现成的，现在机会来了，而且气候的条件也很好，不过那样干究竟是不是太冒险呢？一时，牛刚两眼烧灼着，好像喝了烈性的酒一样。

外面，雨是下大了。沉闷的雨声，仿佛盖住了这座大楼。那边，审讯的时间不知道会有多长，如果这一次很快就结束，那么，再好的机会也马上会失去了！

他霍地站起来，正要去找小水，小水就进来了，轻轻地掩上房门。他显然也获悉了一切，急急地走到牛刚身边，兴奋地、期待地瞧着他。

他俩低低地谈了一刻钟。牛刚竭力冷静地考虑着，把小水他们原来那计划的细节重新都审查过了，还根据目前气候的条件，补充了一些新的办法。从小水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决心很大、信心也很足。最后，牛刚又从头考虑了一遍，觉得再没有问题了，才轻轻拍一拍兄弟的肩膀，坚决而小声地说道：

“行！就这样，去吧！”

3

深夜，两个士兵照着手电，押着三个犯人，从大楼后面的露天阶梯上下来，冒着大雨往古寺走去。

显然，张健是受刑了。两个同志吃力地扶住他，他还是戴着“背

铐”，垂着头，十分艰难地走着。

一伙人走进红墙的小门，黑洞洞的，不知怎么门灯早灭了。一个士兵用手电照看，发现门内岗亭里站岗的人不见了。正觉得有点儿奇怪，黑暗里突然跳出来两个人，扑到这两个士兵身上。他俩还没来得及叫喊，脖子已经被人紧紧掐住，手电筒也掉到地上，熄灭了。

“张健同志，你们三个人等一等！”把士兵压在地下的那小个儿黑影喘着气，轻轻地喊叫。

正在惊愕中的犯人恍然大悟。三个人兴奋极了，就站在一边等候。

两个士兵挣扎的声音停止了。死尸和枪支很快被扛走，扔在假山洞的深处——那儿，另一位死者早已在等他们。可是谁想到，从假山洞的另一头却进来了人，在拐弯处突然出现，他手里的马灯提了起来，歪着头向前照看，这边两个人已经来不及躲藏了。

“不许作声！”乌独眼急得蹿了过去，低声地吆喝着，就要动手。

可是小水抢到前面拦住了他：“住手，别把老爷爷吓着了！”

那体格高大、红颜白发的管园老头儿，却并不害怕地望着他们，又望望地上的三具死尸，仿佛也并不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原来这古寺的后花园里，就住着这一个七十多岁的管园老人。今夜也真是太凑巧，他刚好起来在旁边解手，奇怪地听到假山洞里有声音，就走过来瞧瞧。

“老爷爷，”小水恳切地叫道，“我们向你保证：我们绝不是做坏事。你千万别暴露我们，我们也不伤害你！”

乌独眼补充：

“我们饶了你，你可别昧良心！要不然的话……”

不料那精神矍铄的老人家，指着乌独眼斥责道：

“你，别来这一套！这世道我早看透了！谁好谁歹，难道心里没个数儿？你走你的，谁也害不着你们！”他的声音虽然是严厉的，却同样也是低声的、爽直的。

小水深知这老头的为人，赶忙拉了乌独眼就跑。

一会儿，乌独眼背着张健，小水拉着那两个，急急地往回摸，过了红墙的小门，就沿着墙根向东急走。远远望得见雨雾里面那高墙电网上闪耀着的一溜儿小小的红灯和抱角楼上那暗淡的灯光，都依稀像浸在水里的光影一样。后来，他们迅速向北，越过开阔地，进入了那座沙包堆成的小山下面的防空洞。在防空洞的中心，他们照亮手电，用准备好的工具砸开了手铐和脚镣，并且把手铐、脚镣埋了个不露痕迹。防空洞里所有脚印也全扫没了，撒上干土。不幸张健又昏迷了，他们架着他一起

来到防空洞的东北处——黑暗的车库跟前，悄悄地上了吉普车，躲在车里把门关严。可是小吉普还没开动，却不料突然射来了两道强烈的电光——宋司令他们坐的那辆卧车笔直地向他们驶来。

“糟了！”躲在吉普车里的人们想，赶忙更低地往下藏，唯恐从风挡玻璃内被发现了。

“开！”只听见司机旁边，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低低地命令。

立刻，小吉普也亮了灯，迎面驶去，与黑色的卧车交错驶过，小吉普就在雨中驶向大楼。

原来，送宋司令他们回家的那辆卧车已经归来入库了。办公大楼很多房间的灯光早已熄灭，只有大办公室、电报室、电话总机室和一些过道里的电灯还亮着。

大办公室里，牛刚陪值夜班的常恩下棋。这盘棋可输得好惨呀！下完棋，刚刚与常恩谈了几句闲话，就听见吉普车的喇叭呜呜地叫，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我该走了。”就扔了烟头，站起来。

不一会儿，吉普车就驶出了司令部的大门。

这时候，城门早关了。依照预定的计划，他们从一个低矮的水城门洞的水底，把三位同志悄悄地送走……

第八章 还乡

白天夜晚不瞌睡，
一垛墙想堵黄河水。

——李季

1

突然，老狐狸来到了龙虎岗。

村西头，在宋家大院的大门前，那老式的卧车、破旧的吉普车，还有三辆油漆斑驳的大卡车，却是神气十足地排列着。大门对面的影壁两旁，青石的拴马桩上，还威风凛凛地拴着十多匹养得颇为肥壮的战马。穿着褪色草绿军装的黄瘦士兵们，带着小部分新的美制卡宾枪，和大部分旧的日本造三八大盖，在影壁后面宋家的杨树林里歇息着。他们奉司令之命，今天一概不准单独行动，并且随时防备发生意外的情况。刚刚过午的太阳，照耀着高大的古老的宅院，照耀着秋叶飘零的杨树林，照耀着林子西边宋家那个不小的、快要干涸的荷叶坑——蒸发着墨绿色的死水，以及萎谢的荷花和发黄了的莲叶腐败的气味。

特派员黄人杰和军官常恩、牛刚，都坐在宋家前院坐东朝西的大客厅里，由大老爷宋占鳌和三老爷宋占元（宋笑仙）奉陪着。这有着老式的木棂明瓦窗户的大客厅，竟显得如此灰暗，如此阴森，致使西装革履的黄人杰在硬木太师椅上坐不住，终于站起来踱步，一面抽纸烟，一面欣赏壁上的字画。他内心可是不耐烦地等着，等候宋占魁出来。宋占魁带着老美孃和刚从医院出来的小尖头，一回来就到后院去了，据说是看垂死的老太太去了。

常恩是向来不乐意走进他这不名誉的“后老子”家的大门的，现在为公务勉强来了，一直冷漠地沉默着。牛刚的心里却也很不安，他不知道宋占魁这一次突然出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他没有来得及事先给小梅送情报，直至来到这里以后，才打发兄弟到街上小铺买纸烟，暗里设法与宋旺取得联系——宋旺和小水是在城里见过面，接过头的。对于活阎王的阴沉接待，和笑面虎的虚伪客套，牛刚只是勉强地应酬着。

“听说共产党曾经占领过这地方？”

“唉，不用提了，”活阎王叹气说，“他们在这里待了两年三个月零八天。这宅子先是作‘共匪’的区委会，后来又作‘共匪’的县委会。这些匪徒占不了城市，偏在这里胡折腾，简直糟践得不成样子！亏得我家老三留了下来，跟他们打交道……”

“统一战线嘛！嘿嘿！”穿着旧西装的宋笑仙，拈着向上翘起的菱角胡须，嘲笑地，但得意地说，“我看共产党里也有明智之士，比如以前住在这后院的李政委，以私人关系来说，简直是我的好邻居，哈哈，咱俩天天下围棋……”

黄人杰转过脸来，对他恶意地笑道：

“好，现在你再跟他们讲讲统一战线吧，看行不行？”

“那当然，那当然，彼一时，此一时也。何况，像那样多少识点时务的人，在‘共匪’里终究是凤毛麟角。”

牛刚望见，客厅对面的一排房屋门口，有拿枪的黑色短衣人走出走进，知道那一定都是宋家所豢养的一批护院的。又想起常恩说过，宋家大院一共有十个小碉楼，他想了解一下实地情况，因此故意问常恩道：

“听说这后花园里，有藤萝，还有葡萄？”

“是啊，是啊！”热情的宋笑仙抢着说，“现在藤萝已经谢了，葡萄可结得正好，去瞧瞧吗？”

“你们这葡萄是什么种，味儿怎么样？”黄委员问，显出对葡萄的味儿大感兴趣的神气。

“唔唔，是良种，是玫瑰葡萄，味儿香甜极了。”宋笑仙领悟了委员的意思，立刻对老大暗示地瞟了一眼，知趣地说，“委员和队长是不是到花园瞧瞧，尝个新鲜？”

但吝啬的宋占鳌沉吟道：

“可就是还不太熟，恐怕味儿很酸涩。”

“呃呃，小弟院子里的倒是熟了，熟了。”宋笑仙怕得罪了委员，忙站起来伸手说，“请赏光，请赏光到小院瞧瞧吧，真是鲜艳悦目，鲜艳悦目！”

一伙人走出客厅。宋占鳌就乘机溜走，到后院找宋占魁夫妇和自己那新出院的小尖头儿子去了。宋笑仙领着客人来到西跨院。呵，原来这西跨院却是另一种情景：花坛上各种颜色的菊花含苞欲放；葡萄架上成串成簇熟了的葡萄，带着可爱的半透明的紫色在枝叶间悬挂着。而一条石砌的小径，把他们引到一座西式的小洋房。主人把他们领上楼去，进了一间三面都有立地玻璃窗和露天阳台的书房，在一套精致的小沙发上坐下来。牛刚看见，墙上有宋占元戴博士帽的照片，才知道这位地主老

爷还是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哩，怪不得书橱里还排列着许多洋装的外文书。

吃着葡萄，谈着闲话，黄委员是津津有味了，连那脸色自如死人，而嘴唇红似鲜血的年轻妖艳太太跟老爷一同陪他们说话，也使他发生某种程度的兴趣。一会儿，牛刚就拉着常恩，到阳台上去看风景了。这才知道，宋家大院是个长方形，整整齐齐地分成六块，前院东西两跨院是老大、老三分住着，后院东边是菜园、西边是花园。整个宅院周围，在每一墙角处都有碉楼，总共不多不少正巧是十个。现在，因为司令驾到，每个碉楼里都有拿枪的人。

“我就是在那里面生的。”想不到常恩指着一个地方，小声地告诉他。牛刚看见，北边那个花园里，除了土山凉亭、花圃果林、藤萝架葡萄架，以及有辘轳架子的井台以外，东北角上还有三间土坯小屋，现在有一个瞎眼的精瘦的孩子光屁股坐在门口晒太阳——那小屋，正是常恩所指的地方。

牛刚诧异地望着他。

常恩两手放在栏杆上，低声地，略带忧郁地说：

“我三岁那时候，还不懂事。据说，那年的元宵节，我妈跟二姨太进城去了。第二天，我妈回来的时候，大老爷告诉她，夜里，人们都在街上观灯，我爹突然得急病死啦！人呢？已经由我们东屋的老爷爷背出去，埋掉了……”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悲惨的遭遇重又咬啮他的心。

院子里，进来了一个穿墨绿色连衣裙的少女，胁下夹着一个书包，望见阳台上的客人，就笑着扬起一只手喊：

“常恩哥，你也来啦！”

“这是谁？”牛刚小声问。

“老三的小姨子——金梅阁。”

不一会儿，金梅阁上楼进书房来了。常恩、牛刚也回到房里，跟她见面。牛刚看见这姑娘：人很瘦，脸孔倒很秀丽，可就是煞白煞白的；她用含笑的眼睛望着客人，很有礼貌地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今天下午怎么没有课？”

“上课也跟停课差不多了！”她文雅地微笑着，“本来学生就减少了很多，说是上不起学。最近一开始收割庄稼，穷学生就都下地了——这还是共产党在这里造成的风气，可一下子怎么也改正不过来！”

黄人杰对学校无心过问，对姑娘倒很感兴趣。他问起了她的家在哪里。

“大兴县。”她回答。

“呵，”委员兴奋地说，“我一听口音就知道，咱俩是同乡嘛。对对对，大兴县金家，是有名的呀！你知道金月亭先生吗？”

“那是我爹。”她笑着。

“哦！”委员恍然大悟，望着女主人，“原来你俩是金公的千金啊！失敬失敬！”他脸上露出讨好的神气，带着又赞扬又怜惜的口吻说：“金老先生真是牺牲得很壮烈，也很冤枉呵！”

“可不是！”宋占元叹息道，“共产党也真狠！……”

牛刚后来问常恩才知道，金梅阁的父亲是个大汉奸，被抗日游击队所杀死的。

当时，又谈了些闲话，金梅阁答应黄委员星期天到城里去玩，然后向客人道了歉，就踏着轻盈的步子，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关上房门，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来细看。信是一个小学生偷偷捎给她的，信上没有署名，但她一看就知道，这是王小龙的笔迹。

2

这一次，老狐狸回龙虎岗来，并不是为了搜捕共产党。经验告诉他：这种搜捕是难以奏效的。自从张健他们越狱后，城里城外，河东河西，出动了许多人马，也没有找到一丝影儿。可就像猛虎归了山，龙虎岗这一带的共产党近来活动得更厉害了。不仅这城东北一带，连城东南一带，都发现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许多地方的自卫团都被缴了枪，甚至城西直到铁路线（平汉线）附近，以及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固城、高碑店，也突然出现过“大胡子”和他的游击队。唉唉，对于这样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又有什么办法呢！而最使老狐狸烦恼的是，各处农民都被共产党领导分土地的消息所轰动，看来局面是越来越不稳了。龙虎岗是宋占魁的老根子，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商议一个妥善的对策，同时，还有些别的事……

宋占魁的老娘，果真病得要死了，但她苟延着，并不死。她戴着黑缎“空心帽”，穿着黑缎大襟短褂儿，像一具骷髅似的坐在那垫得高高的床帏内，还得由四个女仆分两班轮流扶着她。当年给她陪嫁的四个丫鬟，她全部不让出嫁，终于，三个被折磨死了，剩下的一个头发全白，至今还在伺候她。她的病十分古怪，连黑夜也不能躺下一分钟。交秋以来，她更被各种消息吓着了，天天好像要死，一家人也巴不得她快死，然而她偏不死。

“叫老二进来呀，进来呀！”她那鬼魂似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愤怒地

重复着。

在东屋开“家庭会议”的宋占魁，终于又被叫来。他那瘦高的身体略带三曲形地站在床前，秃脑瓜低垂着，压制着异乎寻常的不耐烦，勉强装出十分孝顺的神气问道：

“娘，你又有什么吩咐？”

“老二呀，地，地！地是命根子！好好儿守着，牢牢地守着呀！”

“娘，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人穷心恶！要造反，要造反！你刀下可别留情呀，千万别留情呀！”

“娘，我知道了，我一定照你吩咐的去做！”

忽然，这骷髅恐怖地发出抽搐的尖叫声：

“哦！哦！哦！鬼！鬼！那么多没头的鬼！滚开！快滚开！你们要什么！要什么！……”

宋占魁暗藏着厌恶和气恼，狠狠地望了她一眼，就出去了。

“为什么把价压得这样低？”宋占魁重新在东屋坐下来，不悦地问道，他深深地为筹款的事为难着。

筹款的事是这样的：他岳父王士斋在南京做官，为了贿选伪国民大会代表，急需一笔巨款——居然美其名曰“竞选活动费”，来信要把王家花园卖掉。宋占魁夫妇不同意，就想卖田集款，好在他们田地有的是，卖掉一部分无关大局，可是这年头，田地也卖不起钱了。

“就这样低的价也没人要啊！”脸孔像老太婆似的老管家吕立功，在主人的责备下不无委屈地说，“你想，共产党宣传要给穷人分土地，穷人们就盼着分地那一天哪！”

“他娘的，这样低的价，跟白送也差不多啦！”小尖头愤懑地说。

“说句实在话，白送也没人要！”吕立功干脆说明。

“老二，不论怎么样，地可是动不得！”宋占鳌坚决地说，“地是咱们的命根子……再说，你越动土地，这帮穷小子越以为你是失势了，就会越闹得凶！”

“这么说，南京的事就算吹了？”凶悍的老美孃气鼓鼓地说，“误了人家的大事，我请问：谁担负这干系？”

“我看，是不是先把门前那树林子卖了，再想别的办法。”宋占魁无可奈何地说。

他们商议了一阵，命令去找的毛二爷来了，大家就到前院大客厅里坐下。连三老爷和委员、大队长都请来了。在这阴暗的大客厅里，毛二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里，那模样很使人觉得奇怪：他就像一条落水的哈

巴狗刚被捞起来，那么可怜地瑟缩着。

“怎么啦，二爷？”

“身体不舒服。”仿佛是犯了哮喘的老毛病，他喉咙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吃力地回答着。

“老家伙，”黄人杰厌恶地皱着眉，对他粗声粗气地问，“张健他们究竟藏在哪里，你们弄清楚没有？”

“哎呀，这……这哪能知道呀！”

“毛二哥，”坐在人背后的老管家伸出头来，“麦租到现在还收不齐，究竟是什么情况，你也说说吧，要不我真没法子交代了！”

“唉，不用说这，连……连大秋的租子都抗上来啦！”

“哼，要你们是干吗的？”宋小乱忍不住气愤地低声责问。

“这样，毛二爷，我们把话说清楚，”老美孃用手指敲敲茶几，俨然发号施令地说，“三件事情，联保上得赶紧做到：第一，村里的共产党，得赶快查出来！第二，租子得加紧帮着催，一颗也不能少！第三，司令有一笔紧要的用途——这可是为公事，并不是为私事——打算把门前的杨树林和北边那个梨树园卖掉，哪怕是按户摊派，你也得赶快把款收齐！”

“行！……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都赞成！……宋司令，我就只一个要求，我毛二身子骨不中用了，我想告个假……”

“吓，这老嘎子！”宋占魁冷酷地注视着他，半开玩笑地说道，“共产党找了你一次，你就变草鸡了吗？这样可不行啊，老兄！我告诉你：你要不尽心尽意为我们——为党国效劳，你这条老命可悬啦！”说毕，又急躁地问下人：“阮海新怎么还不来？”——阮海新即阮黑心，现在是自卫团的团长。

“已经去叫了，马上就来！”几个人抢着回答。

“反正，不给那些穷小子点厉害，是不行了！”活阎王冷冷地说，“那些人全都是没良心的！像高老墨这样的人，你饶了他，他可不知好歹。今年他打了六石多麦子，一颗也不交，还在背地里鼓动别人呢！”

“你马上把这些抗租的户头给我找来！”宋占魁指着毛二说，瞧瞧吕立功，又瞧瞧站在门口的护院的头儿王大狠，“叫不来，抓也得抓来，今天我一定要追出他们的底根子！”

“对啊，”黄人杰一直在皱眉思索，此刻表示同意地点头，“必须从这些人里面，找到共产党的线索。还有，贺家富家里既然还有人在，不管他是老娘们儿小崽儿们，我看统统抓起来，不交出贺家富，叫他一家子顶着！”

他的意见，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只牛刚在一边暗暗地着急：小水还不见回来，这新的消息，又怎么能赶在头里送出去呢？

毛二狗还没走，阮黑心又来了……

第九章 地道会

我的脸颊上呵，
从没有这样红，
这到底为什么呵，
我自己也不懂。

——严阵

1

老狐狸到龙虎岗的那一天，黎明以前，杨英带着黑老蔡留下的一部分武工队，刚从城东南回到龙虎岗。经过了一连几天的紧张活动，现在突然松弛下来，每个人都疲乏得不行了。杨英和李小珠仍旧回到老墨家的地道里，在一个新开辟的地下室内休息。她俩实在累得够呛，灯儿也不点，衣服也不脱，摸到矮铺就睡，一睡下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自从贺家富、丁少山他们回来后，龙虎岗的地道又经过了一番整顿，几条重要的线路都用更秘密的翻口和通道串联起来，真是四通八达，非常方便。张健其实并未留下，他由于刑伤过重，已经送冀中后方医院治疗去了。

那天上午，贺家富和丁少山从通道钻过来找杨英。他俩从秘密翻口上来，刚用手电照到熟睡的杨英脸上，不料杨英就从矮铺上一跳而起，握着手枪喝问："谁？"李小珠也霍地跳起，拿了个"小槽子"手枪准备战斗。

"是我们，是我们，"老贺忙说，"真糟糕，把你俩惊醒了！"

杨英点上了矮桌上的油灯，微笑说已经睡够了，让老贺与少山就在矮铺对面平搁的一长块木板上坐下来。这时候，李小珠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扒在一个最大的气孔口张望。远远的，这气孔的出口是在一个鸡窝里。她望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时候了，天快黑了吧？"

"你的表不怎么准，现在还没晌午呢。"老贺笑着说。

"你骗人！"小珠儿回头瞧着他，天真地笑着，"今儿个我们睡的时间可不少啦。"

“看你睡醒了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表儿还看不准！”

贺家富是一个健壮、快活的老头儿，他说说笑笑，就开始向杨英汇报工作了。杨英十分注意地倾听着。

不一会儿，歪在矮铺上的李小珠，又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小家伙真乏透了！”杨英笑着说，“让她再睡一会儿，咱们到那边去谈吧。”

于是，吹熄了灯，他们钻进下面的通道，从翻口到小岔道，照着手电，到干线里来。

杨英点亮了壁上的小油灯，三个人就在原有的秫秸捆上坐了下来。老贺汇报过工作后，少山又进行补充。这位年轻的残疾军人，不但一条胳膊儿锯掉了，而且左眼角的上方也受过枪伤，那眼皮不幸地吊了起来，以致眼球突出，使他永远带着急躁的、粗暴的神气。

他谈到，目前，佃农们的心里可着急了，眼看一年的收成又要被地主夺去，谁能甘心呀。从前在共产党手下，他们尝过甜味；如今在国民党手下，他们又吃够了苦头。这一甜一苦，真使谁的心里也豁亮啦。尤其是受过各种祸害的农户，连一部分下中农在内，复仇清算的要求都很迫切。因此，丁少山建议：干脆集中力量，把地主武装彻底消灭了，把恶霸地主都扣起来，发动反奸清算斗争。

“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在这一带真是深入人心了。”贺家富也说，“群众的心里就像是着了一把火。最近一听说河东解放区正在分土地，那简直是火上浇油！……不过，”他又沉吟道，“要说群众没顾虑，其实也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害怕老狐狸又来下毒手……”

“因此，先下手为强嘛！”少山急着打断他，一面挥动着左臂，“咱们首先把宋家的大地主扣起来，一个也不让跑。他要杀，咱们也杀，叫他不敢下毒手！”

坐在他俩旁边的杨英，一只手托着腮帮子，一面倾听，一面仔细地考虑着。跟少山同样的思想，在她脑里也不知盘旋过多少回了。“是啊，”她想，“革命，本来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嘛！”可是，这时候老贺说，就算是彻底消灭了地主武装、扣押了恶霸大地主，咱们有没有力量成立公开的政权，应付敌人的进攻呢？要不，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斗争，也还是没法开展呀。

“我不这样想！”少山激烈地说，黄瘦的脸儿都微微涨红，“力量是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你是怎么回事，老害怕还行？”

好脾气的贺家富，被他说得直发笑：

“你是说，我害怕？”

“你呀，打架忘了伸拳头！”

接着，少山又谈到各村民兵，和从民兵里抽调骨干分子所组成的区小队，最近几天内活跃的情况。

忽然，高良子弯着腰，急急地跑来，报告说：

“敌人向咱们村来了，两辆小汽车、三辆大卡车，还有马队。”

“谁带队？”

“还不知道。”

老贺精细地问：

“多少马？走在前面还是后面？”

“有十多匹；小汽车的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

“这是老狐狸来了！”贺家富断定。

2

他们匆忙地商量了一下。按照平日的布置，凡是发生这种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田里的人们概不回村，村里有关的人们迅速隐蔽，民兵和村干部也在预定的秘密地点集合待命。这都是不用临时操心的，现在只是不了解敌人此来的意图。所以高良子又奉命出去侦察情况；丁少山则左手提了驳壳枪，从另一方向往村干和民兵集合的地点跑去。

没想到俊儿姑娘和石漏媳妇互相搀扶着，急急地走来。一见杨英，石漏媳妇就扑到她的脚边，哭着哀求说：

“杨英姐，这回可真是老狐狸来啦，你给我们做主、报仇吧，万万不能放走他呀！”

正在病中的高俊儿，发烫的两手也紧紧地拉住杨英。

“杨英姐，这回你可一定要答应啊！”

“好吧，”杨英急忙安慰她俩说，“这事儿让我们商量商量，只要有一点办法，我们决不放过他！”

好容易把姑嫂俩劝走了。杨英与老贺坐下来，一面等候消息，一面商议。老贺认为：这方圆数百里内，只要是好老百姓，谁不痛恨宋占魁？这万恶的封建反动大头子，当然是越早铲除掉越好。不过目前实力悬殊，这老狐狸可不是好惹的……杨英苦苦地思索着，她认为：只要宋占魁留到天黑还不走，哪怕他人多也可以打，不过狡猾的老狐狸恐怕不会待到天黑……

正商议间，魏队长派黑虎儿来联系，并且问：

“王小龙在这里吗？”

“没有来过呀！”

“嗨，哪里也找不到！”黑虎儿不满地说，“我们是睡在一块儿的，晌午我醒过来就不见他了，也不跟队长说一声，到哪儿去了呢？”

忽然从那边岔道里，又弯腰钻出来三个人：原来是宋旺和丁少山，带来一个笑嘻嘻的小个儿青年——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

“哎呀，是小水！”杨英与老贺都惊喜地跳起来，抢上去和他握手。

宋旺要赶回油坊去了。杨英把黑虎儿打发走后，赶忙与老贺他俩领小水到地下室去。

在地下室，油灯儿刚点上，小水就看见矮铺上面，李小珠还在酣睡。她那脑袋不舒适地歪扭着，圆圆的脸蛋儿仍是微红的，口像孩子般地张开。杨英连忙推醒她。她猛地坐起，揉揉眼睛，对小水直发愣，但马上她认出来了，奇怪地说：

“啊呀，是你？”

小水笑嘻嘻地忙和她握手。

这意外的会见，实在太使小珠儿兴奋了。她欣喜地握着小水的手，望着他，脸儿通红通红地笑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而小水的脸儿，也是通红的。

“你……累坏了吧？”他笑着问，一边就在矮铺对面的长条板上坐下来，跟老贺、少山坐在一起。

“怎么你到这儿来啦？”小珠儿不解地问。

“是这样，”贺家富笑着说，“今儿个天气好，老狐狸陪咱们的小水坐汽车兜风，一兜就兜到这儿来啦。”

“是啊，”杨英兑了杯温开水给小水，也笑着说，“老狐狸还用马队，还用三卡车的大兵给他做保镖呢。”

“哦，这样！”小珠儿明白了，不由得吐了吐舌头，“糟糕，我还睡觉呢！”

“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少山问，不无夸耀地看着小水。

呵，小水感觉，他们的地道搞得多么漂亮呀：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干线、支线、小岔道，还有不露痕迹的翻口和地道下面的地道。尤其是这小小的地下办公室，虽然不够一人高，可是上下和四周都用木板隔住，壁角上开了不少气孔，还有木板的矮铺、矮桌、矮长凳，桌子上放着油灯、公文夹、晋察冀版的《毛泽东选集》、墨水瓶、暖水壶……“哈哈，真不错呀。”他赞美地说。不过，他也注意到，虽然李小珠还很健康，但杨英的脸色是多么苍白呀，两只大眼睛也有些陷进去了，却仍是那么晶莹，愉快地看着他。

“怎么样，哥儿俩情况好吗？”她笑着问。

小水扼要地报告了他俩的工作和生活。

“啊呀，他俩准是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呢！”小珠儿严重地说，依然通红的脸儿转过去望着杨英，“你瞧多危险！”

“不要紧，”杨英笑道，“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也腐蚀不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很快，杨英就把话头转到了眼前的问题上来，而且急切地要知道敌人此来的意图。

“意图还摸不准，哥哥也没说。”小水仍然是一本正经谈工作的神气，可是一经回到自己人的环境里来，他那调皮的本性就逐渐显露，两只机灵的眼睛顽皮地望望她俩，又望望老贺与少山，“反正，你们在这里越闹得欢，老狐狸在城里越睡不着觉。有一回他恨透了，说：‘共产党在龙虎岗闹腾，那就是掘我的祖坟！’老贺他们一跑，他可真恼了：‘抓！快给我抓回来！不抓回来，老子统统毙了你们！’结果，折腾好几天，屁事也不顶。学生们又闹监，宁死不吃一口饭，不放也不行，哈哈。放了他们，他还落个理屈！这几天，老狐狸可灰啦，家里天天有人来，说老祖宗要断气了，叫他快回去送终。母夜叉也逼他回龙虎岗，要他卖地，据说她娘家在南京做大官，还想搞一笔款去‘运动’蒋介石，为的是猴儿爬杆——好往高头爬哩。嗨，这家人的丑事儿可说不完！你们相信吗，咱们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他老狐狸还研究呢！这可是一颗定时炸弹，吞进了他的肚子里，叫他又愁又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小水说得李小珠嘻嘻嘻地笑，“昨天活阎王进城看小尖头，一拐就到了宋司令公馆。他阴森森地瞅着老狐狸，摇头说：‘老二啊，今年又抗租了！共产党到处煽风点火，都闹着要分地、要报仇啊！你要是再不赶快拿点厉害出来给穷小子们瞧瞧，我们在龙虎岗可不敢住啦！’……”

杨英十分用心地听着，有所领悟地跟老贺、少山交换了一下眼色。

“可惜这次出发太突然，不能事先通知你们，”小水惋惜地说，“要不，叫黑老蔡来把这些坏种全拾掇了！”

杨英沉思着，忽然抬起头来，严肃地说道：

“老蔡不在，咱们来拾掇！”

“对，咱们想办法！”丁少山也兴奋地说。

“小水，你说行不行？”

这当儿，高良子来报告：宋家大院把毛二狗叫去了，还在找阮黑心。

“看样子，今天老狐狸是要找人撒气！”老贺估计说，又问高良子，

村里有关的人们隐蔽得怎么样。

“哼，管叫他一根毛毛也捞不着！”良子说完，又着急地问，“政委，怎么样，今天我们还不跟他拼？”

“你放心吧，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

“见蛇不打可有罪呀！”良子临走还愤激地说。

“那咱们快研究一下吧。”良子走后，小水也兴奋地说。

“现在，咱们区委都在这儿了，就正式开个区委扩大会议吧。”杨英说。老贺、少山同意后，她又说：“小水，你说说，这回老狐狸的实力究竟有多少？”

“他带来的队伍是常恩的一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警卫班。”

“加上他护院的二十来人，本村的自卫团三十多人。”

“这边的力量怎么样？”

“老蔡转游到别处去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分队——照老蔡的说法，是给我们下了一个蛋——由魏大猛、宋辰率领，战斗力是很强的。另外，不久前，我们从各村民兵里抽调了一些骨干分子，新成立了一个区小队，由少山负责，虽然还没脱离生产，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可是政治质量相当高。——当然，”杨英又补充说，特别瞧着贺家富，“我们主要还是靠智取。”

“嗨呀，能成吗？”老贺担心地笑道，“这可是个大问题，大家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俗话说得好：宁绕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啊！”

可是大家不同意他的话。

“敌人是必须打的，不打他就更横啦！”

“不打，多会儿才能把他消灭？”

“我们宁愿苦战，不愿苦熬！”

“老狐狸自己来送死，可别错过机会！”

“我们宁走一步险，也不绕十步远！”

杨英笑着说：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毛主席早就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因此，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当然，我们不打无把握的仗。刚才你们说的宁走一步险，这一步险，我们不能使它不险吗？我看，咱们还是像毛主席说的，”她笑着指指脑袋，“开动开动机器吧。”

于是，她提出，首先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怎样使老狐狸留到天黑还不走；二、怎样调开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三、怎样利用宋家大院从前的秘密地道；四、怎样利用内线里应外合。

讨论中间，对情况已经非常熟悉的杨英，想出了出人意料的奇妙的

主意；其余的人，连老贺在内，也都出谋划策，各有贡献。可是今天，李小珠特别感觉到：小水是多么聪明，多么机灵呀！别瞧他从小是个调皮蛋，长大了可真有点英雄气，你看他出的主意，就是特别巧、特别妙、特别能解决问题！

3

因为小水不能多耽搁，所以大体上商量妥帖后，就决定他先回去，不论哪一方面情况有变化，再临时按约定的办法取得联系。

杨英叫李小珠送小水出地道。他俩钻过下面的通道，又出了小岔道，越过干线，进入另一条岔道。小珠儿弯着腰，照着手电，拉着后面小水的手，一路往前走，心里好像有话要跟小水说，可一句也说不出来。

“小珠，”小水忽然开口道，“你近来睡觉的时间还是很多吗？”

哎呀，这句话可问得小珠很委屈。她从前虽然很贪睡，近来她可大大地改进啦。她不由得噘起了嘴，没有回答他。

“小珠，你年纪小，睡眠自然要多些，可只要平时加紧锻炼，到了节骨眼儿上，也就不会误事啦。你看，今天老狐狸都来了，你还在……”

“你说什么呀！”小珠儿不服地说，生气地一甩他的手，可并没甩掉，反而抓得更紧啦，“你去问问杨英姐，最近我睡得可少哪！”

“好吧，”小水让步地笑道，“咱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你近来学习的情形怎么样？”

哎呀，这句话，却又问得很刺心。小珠儿就是在学习上不进步，被他这么一问，她脸儿更红了，手心都出汗了，步子也踉跄了一下，说：

“唉，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学不进嘛！”

“不怕，咱们慢慢来，”小水微笑地诱导着，“小珠，有时候我也是学不进。其实，不是学不进，还是不专心，你信不信？咱们工作忙，事儿多，心里想东想西的，就是有点儿乱。可只要静下心来，学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这么坚持着，坚持着，慢慢儿就学进去啦。”

“唉，杨英姐也没少帮助我，可……我就是笨！”小珠儿骂着自己。

“你胡说！”小水责备着。

他俩进入了另一条干线，远远地传来地道里嗡嗡的人声。随即，他俩又进入小岔道……小水的记性真好，他知道，油坊里的地道口，就在前面了。

“小珠，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可是今天没有时间了。我只是有一句

话……从前……你有点孩子气，贪睡，爱玩儿，不怎么喜欢学习，嗨，我也一样！可现在……咱们都大啦，都得加紧锻炼，加紧学习啊！……还有，咱们年轻人多吃点苦不要紧，可得把首长照顾好……”

他俩停下来。他紧紧地握着小珠的手，小珠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心里很乱。

随后，她给他照亮手电，他机灵地爬上去，听听没有动静。他回头来对她摇摇手，她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灭了手电。他轻轻托开暗门，就钻出去了。

小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倾听着。一会儿，听到不远处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三声。啊，小珠的心要跳出口来了。

第十章 宁走一步险

宁愿苦战，
不愿苦熬。

——新谚

条件是人创造的。

——新谚

1

李小珠完全没想到，那第一枪竟是王小龙打的。

前一时期，当黑老蔡收缴了本村自卫团的枪支，李小珠和王小龙、黑虎儿在高房广播后，金梅阁就知道王小龙回到这地区来活动了。在金梅阁的印象里，王小龙和李玉是分不开的。她想会见小龙，更想会见李玉。她估计，只要见着王小龙，就准能知道李玉的下落。李玉，这美男子，这北大毕业生，这没落官僚阶级的子弟，曾经是金梅阁的意中人。目前，在这多事之秋，她意识到这样的共产党干部还是对她有用的，这就加深了她对李玉，以至对小龙的怀念。也因此，她曾在村里她认为有关的方面到处打听小龙、打听李玉。消息传到杨英和小龙的耳朵里后，杨英曾经警告小龙说：

“你可得小心呀！事实证明：金梅阁是一个不好的女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站在党的立场，禁止你和金梅阁发生任何联系！”

然而，王小龙心里不服：他以为这是杨英不了解情况的武断。他想：好，等着瞧吧，事实会相反地给你证明，金梅阁是怎样的一个人！

不止一次，这位旧日的青会主任，想和他旧日的宣传部部长取得联系。今天，他醒来以后，就写了个字条，从来顺家的地道里悄悄钻出来，躲躲闪闪地溜过一段小胡同，来到下中农庞老力的家，暗里叫老力的小孙女黑妞吃罢午饭上学时，把信给金梅阁捎去。

宋占魁来到龙虎岗的时候，小龙还躲在庞家没有走。他想等小黑妞回来，看看有回信没有。那又矮又壮、像一截老树根似的庞老力，拿了镰刀正想下地，突然听说老狐狸的队伍已经进了村，他老夫妇俩急忙把小龙推进洋芋窖下面的地洞去。这下子，小龙在地洞里憋了好半天，到

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又怕队长找不到他，会耽误了什么紧要的任务，就提着驳壳枪从地洞里钻出来。也不管老奶奶的拦阻，他仗着自己胆大，隐在大门后面，瞅准小胡同里没有人，就蹿了出去。不料阮黑心带着几个自卫团员正巧从来顺家闯出来，迎面相遇，小龙来不及躲开，朝着阮黑心就是一枪，但是自己也被别人打倒，抓到宋家大院去了。

2

宋家大院的前院，一群从村里被搜索来，或从田里被押解来的农民，正在听宋司令训话。但是最积极抗租的农民们，早躲得影儿也不见了。奇怪的是，那高高的、瘦瘦的、胡须黑黑的老墨叔，却不知怎的也在里面。他的衣襟扯破了，脸上有带血的伤痕，似乎是经过了一场小小的斗殴。

宋占魁站在坐东朝西那个大客厅的门口台阶上，他身边是一伙中装、西装或军装的老爷们，还有那穿花旗袍的母夜叉也在其间。他们的两旁，则是许多黑衣的打手，和绿色军装的士兵们，个个都拿着长枪或短枪，威严地站立着。

这时候，宋占魁那一席既恫吓、又拉拢的训话刚刚完毕，脸上带着他那特有的冷酷的笑容，故意指着高老墨问道：

“怎么样，高老墨，是你领头不交租吗？”

高老墨带着冷淡的表情，眼也不抬，吸着长管儿烟袋，一句也不回答。

“是这样，二老爷，”那个儿很小的佃中农宝三叔，摸着剃得光光的脑瓜儿，眼睛珠子滴溜溜地看着老爷们，赔笑说，“今年的麦收可不强……”

“谁说不强！”活阎王插言道，“今年的麦收，没九成年景，也差不多了！”

“唉，大老爷，”宝三叔苦笑道，“你说九成，就九成吧。刮风是老天的自由，说话是老爷的自由嘛！”

“尹宝三！”活阎王仿佛抓住他不放，“你的麦租为什么不交？”

“瞧，老爷，大家都没交……”

“我是问你，你为什么不交？”

“我……大老爷……”宝三叔望着活阎王，心里打鼓，又摸摸光头，赔笑说，“我……不是不交……嗨嗨，我是想……缓几天……”

“缓几天！”小尖头忍耐不住，汹汹地责问道，“眼看大秋的庄稼都要

下来了，你们夏天的租子还不交，究竟是什么居心？”

“什么居心？”老墨叔突然抬起头来，气愤地望着他，“什么居心：我们穷人还想活下去！”

“放屁！”小尖头骂道，“叫你们交几颗租子，谁叫你们饿死？”

“哼，蛇没吃饱，蛤蟆可掉了命了！”高老墨说着，用长烟管在青石板上狠狠地敲掉烟灰。

“我们都被抢光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另一个农民也说，声音虽低，却很是激动。

其他农民，也气愤地附和着。

“嘿嘿，”宋司令忽然冷笑道，“人家要不给你们地种，你们凭什么活下去？”

“我们凭什么不种那地？”高老墨毫不退让地望着老爷们。

“看你那架势！”老美孃气得暴跳如雷，指着他，“不用说，这一次抗租，你就是惹祸的头子，打鼓的槌子！”

“对！”黄委员插言，“问他：他们把共产党藏在哪儿？”

高老墨镇静地望望他，露出轻蔑的、不屑置辩的神气。

突然，村里响起了枪声。

匆忙间，老狐狸下令，挑出高老墨等几个农民，关起来……

3

牛刚看见王小龙受伤被捕，他内心是多么惊奇啊。可是，就连刚刚回来的兄弟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宋小乱一见小龙就红了眼，两只手左右开弓，狠狠地打他的耳光。人们连推带搡，把小龙押到东跨院去了。一会儿，宋占魁和黄人杰也都急匆匆向东跨院走去，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还愤怒地交谈着。休息在门外杨树林里的队伍，则已经奉司令之命，紧急地集合起来，听过常恩简短的训话后，立刻分头出发，在村里村外，彻底搜捕共产党。

“唉，小龙是怎么回事？干吗要打草惊蛇呢！”小水懊恼地想。趁着人们混乱的时刻，他悄悄向牛刚仔细汇报后，兄弟俩就按照预定的计划，暗暗地积极进行。

五点多钟，审问不出什么结果的宋占魁，拭着秃脑瓜上的汗珠，回到大客厅来休息。忽然有人报老太太已经在咽气，这回可真要归天了。于是，所有“孝子贤孙”都往后院跑。

原来，最初由杨英所出的主意，终于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刚才，那

个头发全白了的老女仆，按照内线周天贵的吩咐，暗里对不死的骷髅耳语道：

“你还不知道啊，共产党已经来了！共产党！来了！来了！你们的土地房屋，马上就要分给穷人了！你们完了！你们什么都完了！你还不挺尸呵！”

女仆们早已受不了这骷髅的折磨，暗里对她都恨得咬牙切齿，这时竟不约而同地凑到她耳朵边，狠狠地辱骂、狠狠地诅咒，有的甚至这样说：

“你听到枪声没有？就在十字街口，共产党枪毙地主哪！地主——男女老少——一律枪毙！你这老不死的，你也逃不了！”

终于，发出恐怖的“鬼叫”似的声音，骷髅猝然倒下了。大老爷的大太太、二姨太赶来，命令马上给她穿寿衣。

现在，一大群男女跪在床前。骷髅在宽大的紫酱色寿衣内笔直挺着，然而鬼魂似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还在空中萦绕：

“……命根子……命根子……”

经过了令人难忍的淹留，这不死的骷髅才算死绝。于是突然地，爆发了一阵男男女女虚伪的嚎啕声。

“真是碰着晦气星了！咱俩回城吧！”两边花园里，黄人杰厌烦地对牛刚说；两个人步出凉亭，往土山下走。

牛刚望望苍茫的暮色，归巢的鸦群，露出了担心的神色，回头对他说：

“马上黑下来了，路上可不平稳啊！”

“可不！”黄人杰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忽然又趣味横生地笑道，“哎，干脆，找小梅子玩去吧！”

小梅！牛刚暗暗吃了一惊，但立刻也忍不住笑了：

“走！”

金梅阁刚从东跨院后面关押王小龙的地方出来，跟黄人杰、牛刚在前院遇见了，就陪他俩到大客厅里去。黑暗的大客厅里正在安汽灯，那汽灯刚刚点着，轰的一声燃烧着绿光。牛刚看见，金梅阁白闪闪的脸上仿佛有泪痕，然而她那一对不大的眼睛显然是愉快而自得的。黄人杰手里玩弄着一副纸牌，嘴里不停地给金梅阁讲着各地婚丧的习俗，仿佛他哪里都到过一样。忽然宋占魁走了进来，抚摩着跪痛了的膝盖，慢慢地坐到太师椅上说：

“今天走不了啦，委员！”他在小乐子手里吸着了烟，“咱们商量一下，今晚上是不是把河东的队伍调回来，嗯？”

黄人杰皱了皱眉，似乎并没有忘记在调防问题上，他俩曾经有过的龃龉。

“依我看，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他说。

“嘿，咱们可不能轻敌呵！”宋占魁正色道，“说实在的，文耀一受伤，阮海新又挨刺，我老哥一家子可害怕得不行啦。唉，住在这里，也确实冒着点儿风险呀！”

听他这么一说，黄委员心里也真有些害怕了，但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地随口回答道：

“行啊，老宋你看着办吧，”说过，仍旧对金梅阁谈他的埃及木乃伊。

牛刚暗暗注意到：老狐狸立刻叫常恩派两匹快马，连夜调杨花脸的队伍去了。

“马上就来，越快越好！”这是老狐狸的吩咐。而这里离杨花脸驻防的地区虽然隔一条河，却只有几里路。

4

天黑不久，东西甜水井的保长李树堂骑了自行车，急急地来找毛二狗。毛二狗没法，只好把他引到宋占魁这里来。李树堂原是地主、反动派的走狗，暗里被共产党掌握了，现在就照着老贺的指示，假装谈虎色变的神情，报告说：

“白天大概藏在龙虎岗的一小股‘共匪’，现在窜到我们村去了。我的兄弟和老江家闺女亲眼看见，他们躲在大庙里开会，六个男的、两个女的，据说张健头发长长的，也在里面，企图不明。”

“怎么样？”黄人杰找到证据似的看着宋占魁，傲慢地奸笑着，“我说下边太操蛋嘛！搜索了半天，好，十个八个共产党，都跑他妈的了！”

但是老狐狸冷冷地注视着李树堂，突然拍桌道：

“你胡说！你兄弟和老江家闺女既然遇上他们，还能走得了？就算走掉了，他们还不跑？”

李树堂吓得苍白着脸儿，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赶忙赔笑说：

“宋司令，实不相瞒，我的兄弟是没出息，跟那小妮子偷偷摸摸到庙上去，还没进门，一看见‘共匪’就吓得屁滚尿流，一点声儿也不敢作，悄悄地跑回来了。唉，我们那儿又没自卫团，这样大的事儿，我要不来报告，马上出了大乱子，小的能担当得起吗！”

“别废话了！”宋占魁显然是相信了他，忽然变得很和气，打开烟盒

给他拿一支，自己也拿了一支，转脸对常恩说，“恩儿，是不是你去走一趟？要真是张健他们，可是个大事啊！”

“准是张健！常队长，你多带一些人！”黄人杰命令地说，一面给自己和金梅阁分着牌，一面又对牛刚说，“行动要机密、神速！牛队长，最好你也去，把他们统统抓来，一个也别让跑掉！”

常恩、牛刚他们走后，老狐狸忽然不安起来，带着小乐子，前前后后去查看。大门敞开着，门楼下挂着八个白色扁圆形的大灯笼，上面有八个蓝色大扁字：“京兆府第”“直隶世家”；这些灯笼，还是老太爷去世时用的。灯笼光下，一个站岗的卫兵向走出门来的司令敬礼。宋占魁望见：大小汽车，除了一辆小吉普，还都在门前；马匹却全不见了；他吩咐留下的一排人则一个也不在，据说全派到村里吃饭去了。他心里恼怒地骂着，回到前院，立刻把休息在护院的住屋里的警卫班集合起来训话，并且命令：把分散在村里的一排人赶快召回来，门口也安上双岗，架上机关枪；住宅前后一百米内都放上流动哨；护院的头儿王大狠和崔凤池也奉命检查各碉楼，严密戒备。

这时候，亮堂堂的大客厅里，人影杂乱，门口有人在扎结白布的长条和彩球，但里面却传出来金梅阁吃吃的笑声。宋占魁生气地对客厅里瞪了一眼，就带着小乐子，往后面去了。

后院里，暗沉沉的，一口狰狞的大棺材散发出凝固的血色。北屋门口，已经用松柏枝和白布条扎结好灵堂的大门。走到里面，里面黑漆漆的，正中间用两只长凳支起的门板上，头南脚北地搁着死尸，死尸头边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长明灯，前面挂着巨幅的孝帏，案上供着未点的香烛，里里外外阴气森森，看不见一个活人，只有漆黑的西间有两只可怕的亮晶晶的绿色猫眼，一动不动地窥伺着。

宋占魁倒抽了一口冷气，退出来，站在台阶上大声喊道：

“怎么没有人？来人哪！人都死到哪儿去啦？”

从西屋出来两个女仆，默默地走过他的身旁，勉强地守灵去了。

宋占魁和小乐子又来到东边的菜园。菜园里，一排低矮的土屋亮着灯光，长工们正在吃晚饭。那边碾房里面，禁闭着高老墨等几个农民；碾房旁边一个放破烂东西的小黑屋里，则关押着王小龙。宋占魁特为走过去，一一察看。他看见碾房的门上挂着把大锁，那小黑屋的两扇门上却挂着一把小锁，还拉开一条门缝儿，门缝里露出两只黑眼睛在暗中张望。在这两个门前，护院的二混子（红眼狄廉臣的儿子）横着大枪走来走去，正在看守。

“二老爷好！”年轻的二混子带着流氓气，毫不严肃地向宋占魁打招

呼。

“就你一个人吗？”

“报告二老爷，还有郭荣，他先吃饭去了。”

“你们可注意点儿呀！”老狐狸特别指指那个小黑屋。

“错不了，老爷！”二混子保证地笑着。

宋占魁走开去，看见靠东的一长溜牲口棚，檐下挂着三盏马灯，警卫班的十多匹马儿也在这里槽上吃草料。一看马鞍都卸下了，他立刻命令重新都备好鞍，仍然拴到大门外去……

5

四匹快马自东而来，飞驰到大清河的岸边。杨花脸和其他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遥望河的西岸。

夜的大清河，笼罩着诡秘的气氛。风吹芦苇的沙沙声、流水深沉的呜咽声，都引起可疑的感觉。谜一样的夜雾，使对岸的一切都显出不可测知的朦胧。连暗蓝的高空，那稀疏的星儿都奥秘地闪烁着狡猾的眼睛。

“焦老冲！焦老冲！……”

“他妈的，怎么没有回音？”

“瞧，那不是他的灯光？”

望得见鬼火似的一点灯光若隐若现地闪烁，可是喊了半天，仍然没一点动静。

“这是怎么回事？”

“听，好像是锤子的声音！”

“啊，我看见了，老家伙好像在修船呢。”

杨花脸本来就没好气，他有一百个原因不愿意“挪窝儿”，因此那突然的调防命令深深地激怒了他。他认为事先也未曾与他商量，这样的命令简直是难以接受的，但他不便公然违抗，所以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亲自前来，企图当面缓冲，心里可老大的不高兴。他今晚刚巧还喝了不少酒，满肚子火气正无处发泄呢。

“真见他娘的鬼，船怎么坏了？”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拿长枪来！我不信打不死这老忘八！”杨花脸喷着酒气，喀嚓就顶上了子弹。

“慢着！有回音了！”

“听，是他女儿的声音！”

“来——了——！杨——队——长——！等——一——等——！”

“瞧，老家伙还在那里修船呢！”

“啊呀，可能是来只小划子，这几匹马怎么办？”

“真见鬼！老子先过去跟这老忘八算账！”

小划子来得慢极了。到了岸边，焦五妮说：

“队长，我爹请你担待点：大船漏水了，只好用小船渡你们。”

杨花脸骂骂咧咧地跳上船，另外两个也跟着跳上去，小船剧烈地摇摆着，三个人一齐蹲下来用两手抓住两边的船舷。依照杨花脸的命令，只留下一个人牵着四匹马，在岸上等候。

焦五妮那瘦小的身影站在船尾，默默地打着双桨。哗哗哗！哗哗哗！水声虽然很响，小划子却吃力地、缓慢地前进着。

“快一点！老子还有要紧的事情呐！”杨花脸坐在船头，拿着手枪，狠狠地说，“真奇怪，大船怎么就坏啦！吓，瞧着吧，老家伙要是故意捣蛋，他妈的，这一回准叫他喂忘八！”

哗哗哗！！！哗哗哗！！！

一对大黑眼睛隐藏着仇恨，忽闪忽闪地瞅着他。

过了河心，小船离岸还很远，突然听见几声枪响，是龙虎岗那儿传来的，接着又是一阵阵紧密的枪声，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杨花脸他们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焦五妮斩钉截铁地回答，小划子忽然一侧歪，立刻翻了个底儿朝天。从水里扎猛子来到的几个年轻民兵，还有宋旺和五妮一齐动手。

“我叫你凶！”焦五妮抓住杨花脸，亮出匕首。

等候在东岸的那个小兵，也突然被水淋淋的来顺、傻柱子从背后用刀子攮死。

把死尸抛下河的时候，柱子笑着说：

“啊哈，缓兵之计，演成了水淹七军！”

6

杨英乘敌人大部分出发，小部分分散在村里吃晚饭的时候，赶忙带了一部分手枪队——从武工队挑选的精锐武装，由地道摸到宋家大院的下面来。这地道还是当初区委会驻扎在这里时秘密挖掘的，少山他们回

来后，曾经带领民兵，从村外的秘密出口下去，清理和修整了这一段地道，当时曾发现原来的入口被什么笨重的东西压住了。这入口是在后院北屋的西里间，正好是骷髅养病的房内，方砖地上看不出任何特殊的痕迹，但其实靠墙有四块方砖是固定在一块托板上，可以往墙下推移的。据后来了解，是上面放了一只硬木的立柜。今天内线周天贵趁死尸抬到堂屋，把立柜也挪开了。

杨英他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只要从地道口一出来，就由内线带路，悄悄密密，直奔宋占魁和黄人杰所在的房屋，必然手到擒来；同时里应外合，解决警卫班和护院的；这里一打响，偷袭伪自卫团的一股子人也立刻动手。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小龙看见管押他的是二混子——这二混子过去在李玉当政委的县大队上干过一时期，小龙跟他很熟悉——于是就在门缝里悄悄地对他作开了宣传教育工作。二混子怕共产党一旦真的重新得了势，他自己吃不开，也就乐得做个人情，趁郭荣还没回来，就开开房门，放小龙出来“解手”。到了茅厕跟前，王小龙突然一个箭步蹿过去，拔开了大门闩，从后门逃走，钻进黑暗里去了。二混子假装大喊大叫，开枪追捕；北边四个小碉楼也全打开了枪。而潜伏在前面杨树林和后面梨树园里边的两股武装——武工队和基干民兵的混合组织，分别由魏大猛、宋辰所率领的，都以为杨英他们在里面打响了，也就两下里逼近宋家大院，企图用火力封锁前后门。同时，丁少山所率领的区小队听到枪声，也就闪电般冲进伪自卫团的院子，向屋里扔开了手榴弹。然而这时候，杨英一伙人才刚刚摸到地道口，还没有上来呢！

他们在地道里听到枪声，一时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怀疑地倾听，忽然入口的暗门被推开了，宋家的长工周天贵的声音在洞口低低地，但着急地喊道：

“杨政委，杨政委，你们来了没有？”

“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糟了，王小龙逃跑，二混子一开枪，前前后后都打响了！”

“随我来！”杨英愤怒地喊了一声，举着手枪就往外钻，“快！快！”她又低声朝洞内喊：“大家动作要迅速，别让老狐狸跑掉！”

他们跟着周天贵，急急从黑暗的里屋出来，经过死尸旁边，跑过后院，来到前面时，护院的头儿王大狠已经被他的副手崔凤池（也是内线）用枪逼着，正在吹哨集合护院的队伍；但是宋占魁和黄人杰他们已经不见了。

当前前后后枪声一发作，老狐狸就知道事情不妙，立刻指挥警卫班

往外冲。大门外面，哨兵们和一小部分刚刚回来的士兵，已经和魏大猛他们接上了火。警卫班的两挺机枪，也在影壁两旁扫射起来。魏大猛他们一时无法接近大门，但他们分成左右两股子，隐在黑暗的林子里打得很凶。只见白色灯笼光下，从屋里冲出的和从街上盲目跑回的敌人死伤不少，倒下的马儿则引颈长嘶。混乱中，那辆黑色卧车和七八个骑马的敌人，却终于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冲了出去，顺着向北通涿县的大道飞驰去了。

幸亏杨英他们预先估计到：那老狐狸是非常狡猾的，万一他漏网逃跑，东边被大清河所阻，西边和南边回县城的大路他一定不敢走，相反，他必然往涿县方向逃跑，因此杨英派老贺率领了大队民兵，早在这大路的两旁埋伏好。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号令，手榴弹纷纷飞出，汽车炸坏了，有两匹马也连人炸死在路上。车内被俘获的有缩成一团的活阎王、吓得半死的小尖头和挤成一堆的笑面虎跟几位女眷。可是宋占魁夫妇和黄人杰，却骑马落在后面，和另外两三匹马一起越过庄稼地，逃走了。

卷二

第十一章 重逢

十子连珠枪，
咚咚地打在身上，
不痛了还不容易好，
就像我爱情的创伤。

——民歌

1

秀女儿来了。

程平派她来帮助河西地区的工作。

她是跟分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蒯爱卿一同来的。蒯爱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略显肥胖的脸上，胡须楂楂都发白了。他剃了光头，穿着长袍，看起来完全像个商人模样，连警卫员也没有带，就凭着伪造的身份证和几个可靠的社会关系，准备进城去检查工作。

这期间，宋匪在河东的队伍已经全部撤回。他们曾屡次袭击龙虎岗，可是每一次，杨英他们都事先获得城里送出来的情报，有了充分的准备，而群众的情绪又很高，加以高房堡垒和战斗地道的巧妙运用，每一次都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从此龙虎岗这一带的局面日益稳定，各村的反奸清算运动也蓬勃展开了。

秀女儿和蒯爱卿来到龙虎岗的时候，天还没有黑，焦五妮领他俩直接到杨英这儿来。

杨英还住在东头。她让老贺、丁少山搬到宋家大院，跟他俩正式成立了区委会，老贺还兼任区长。不过杨英和李小珠仍住在老墨家的东屋。啊，如今，她们每天都能见着太阳了。可是杨英在地道里犯的风湿性关节炎却发作起来，现在正躺在这小破屋子的土炕上，用被子垫在背后，看着党的文件，思索着什么，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秀女儿突然跑进来，杨英惊喜地叫了起来："哎呀，这鬼，是你呀！"她立刻张开胳膊，和秀女儿拥抱起来。正在北屋帮助老墨婶做饭的小珠儿，听到声音也立刻跑来，三个人拉着手又说又笑，多么欢腾呵。

杨英看了组织介绍信，知道党是派秀女儿到区委会来工作的，心里

更是高兴。

蒯部长只和杨英简单谈了一下有关的工作，就忙着上路，杨英叫高良子和另外一个民兵护送他到千家营去了。虽然，千家营重建的伪自卫团也已经被消灭，但那儿还是敌来我往的游击区，不能不加倍地小心呀。

“快告诉我，有什么新消息？”杨英急切地问秀女儿。因为最近从城里传出来的消息，说蒋匪军侵占了张家口，杨英不知道这消息是否真实。

秀女儿似乎明白她问这句话的心思，一面从背包里拿出她带来的一卷最新的《冀中导报》和几卷其他文件，一面正色说：

“张家口是确实退出了。这次战役，咱们晋察冀部队歼灭了敌军两万二千多人。”

“哼，”杨英冷笑说，“蒋该杀打中原、夺淮阴、抢安东、拿承德，现在又占张家口，前后赔了二十多万大军换一些空城，不是找死吗？”

接着，她看到报上蒋介石悍然命令召开伪国大的消息，不禁愤恨得咬牙切齿，坐起来把报纸一拍，说道：

“好，你独裁，你卖国，你反动到底吧！这样一来，老百姓会看得更清楚！哼，你蒋家朝廷的死期就不会远了！”

匆匆吃过了晚饭，李小珠跟良子兄妹，到来顺家开本村的青年积极分子会去了，杨英准备带秀女儿到区委会去，还准备带她参加本村的党支部会议。她左胳膊横搭在秀女儿的肩背上，两个人出了篱笆门，顺着村边的小路慢慢地行走。

月亮升起还不高，而且是残缺不全的。但暗黑的树木、村舍，连同大路上和高房上放哨的民兵，乃至民兵肩上的大枪，凡是向着月儿的一面都被照亮了。收割过的田野，沐浴在柔和的青幽幽的月光里。望得见各处打谷场上，人们正在紧张地连夜打场、扬场，那扬起来的谷子或高粱，在月光里忽闪闪的，灿然发亮。连枷富有节拍的音响从四面八方传来，夹杂着某种机轴不停转动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是机器吗？”秀女儿奇怪地问。

“对了，是脱粒机。”杨英笑着说，“你这乡下大姑娘还没见过吧？其实这种机器极简单，听说天津郊区使用的不少。三年前，宋家大院从天津日本商行买来六架脱粒机，在这儿也算稀罕了。现在老百姓决定，把机器都搬出来，排了日程，大家轮流用。”

于是杨英告诉秀女儿：前些日子，老百姓白天抢收抢打，打下来的粮食各找最秘密的地方埋藏起来；一到晚上，不是小会就是大会，男女

老少都投进了反奸清算运动。有些人诉苦把嗓子都哭哑了，有些人算细账算得一宿都睡不着觉。真是，反奸生产两不误，日夜都很紧张。从昨晚起，好容易说服他们，翻身团停止开会三天，让大家也好歇口气，然后准备进入开斗争大会的阶段，可是，他们还是不肯歇。瞧吧，又连夜在突击生产了。

“怎么，你们这里组织了翻身团？”

“是呀！”杨英笑道，“你看新鲜不新鲜？其实就是贫雇农团。可本村的贫雇农说：‘咱们要翻身嘛，就得叫翻身团！’我说，好呀，就叫翻身团吧。嗨，哗啦一下子，各村全叫开翻身团啦！”

“农会组织起没有？”

“包括一切中农在内的农会，也马上要组织了。”

“哎，”杨英又感动地说，“群众的情绪实在高！秀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咱们冀中的农民，觉悟是特别的高！”

她接着又自嘲地说：“其实，除了冀中，我又去过哪里呢？只有阜平是例外，可是阜平的老乡们，哎呀，那真是，比亲人还亲！”

杨英还告诉秀女儿，最近她以本村作为全区工作的试点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方法——除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还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即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的方法，是多么重要、多么好。

“秀女儿，你说是不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嘛！”

一路上，杨英热情地说着话，秀女儿沉思默想地听着，间或插问一两句，到后来，她耳朵在听，思想可开了小差。不知怎的，她想起日寇大扫荡的时候，似乎也是同样的月夜，她和小梅扶着陈大姐四处逃跑，病了的陈大姐浑身都烧得滚烫；又想起了抗战胜利那时候，小梅刚被救出来，似乎也是同样的月亮低低地照着，小梅的左胳膊勾着她的脖子，右手拄着一根棍，压过杠子的两条腿，那么艰难地行走着……

“这鬼！怎么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呀！”杨英转过脸来，对秀女儿嗔怪地笑着，“哼，秀女儿，我说你变了，你真变了！”

秀女儿比杨英小几岁，跟王小龙的年龄差不多。杨英觉得，她那玲珑好看的身材似乎拔长了一些，鹅蛋形的俊秀的脸儿也显得消瘦多了，但变化最大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的神情，不再天真、活泼、调皮和逗人喜爱，而是又端庄，又矜持，还使人感觉到略显呆滞、略带忧郁的味儿。

杨英对秀女儿的这一看，使她忽然想起了秀女儿和小龙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她已经听说了一些——于是她心里感到一阵隐隐的难过。

她同情地望着秀女儿，想说一些宽慰她的话，又不知从哪里说起，不觉叹了一口气，抱怨地、遗恨地说：

“秀女儿，我告诉你，小龙可变坏了，真变坏了！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唉，真使人难过！”她数说了一连串事实，特别是那天晚上，宋占魁本来是可以捉住的，却由于小龙的个人行动，使老狐狸获得了逃跑的机会。她还谈到他们从地主家小姐金梅阁的房间里发现一张字条，后来查明，那竟是王小龙给金梅阁写的。

秀女儿睁大眼睛看着她，注意地、痛苦地听着。

“他现在在哪儿？”沉默了一会儿，她问。

“他肩上的伤还没好，就在本村民兵来顺家养伤。我们准备过几天，等他的伤口痊愈了，在党内开一次会，专门讨论和处理他的问题。秀女儿，正好你来了，你也可以帮助帮助他。”

“不，小梅姐，我最好是……”秀女儿伤心地摇了摇头。

2

村外各个大路口，和村边一些高房上，都有民兵在放哨，远远地就向她俩喝问口令；这在秀女儿看来，村庄的戒备是很严密了。她俩一路走过去，还屡屡遇到民兵巡逻小组——那些生气勃勃的青年民兵，腰间别着手榴弹，手里提着大枪，有的枪上还上着刺刀，大家一个跟一个地，走成整齐的队形，郑重其事地在执行任务，使人看了多么高兴呀。

“这村以前的民兵队长丁少山，是一个复员的残疾军人，现在当了区小队的队长，你看他把这些青年训练成啥样儿啦！”杨英对秀女儿夸耀地说。

她俩来到宋家大院。门口站岗的民兵向杨英敬礼，还笑嘻嘻地问；

“政委，吃了吧？”

“吃啦。”

“怎么，你的关节炎又发啦？”

“不要紧，”杨英笑着答，又拍了拍秀女儿的肩，“这是咱们区委新来的干部。”

民兵又敬礼，说：

“请进吧。”

她俩经过前院，听见大客厅里传出来一阵压抑的笑声。灯光不太明亮的客厅，门儿开着，杨英望见被扣押的地主笑面虎的背影在客厅当中站立（他的洋服皱缩而且污脏），正在点头哈腰地说：

“是是是，是是是。不过……我说的也实在是真话。我是向来信奉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的。”

“瞧，他又在给我们转文啦！”望得见，是红脸宋旺在大声说，“我问你，我的老爷子，你‘转’什么？”这一问，许多人又禁不住笑了。

“我……我是诚心诚意地献……”

“我们不用你献！你这个心掏出来狗也不吃！”

于是，又一阵低声的哄笑。

“这是本村的翻身团办事处，里面才是区委会。”杨英笑着，对秀女儿说，指引她往后院去。

后院北屋里，区委兼区长的贺家富，正在接待一溜鱼池的三位贫雇农代表。他请来帮忙的几位高小学生，则聚集在桌上的灯光下，正在画表格。看见杨英她俩走进来，那三位老乡都热烈地站起来招呼，其中一个女的还说：“啊呀，您的寒腿又犯啦！”

杨英连说“不要紧”，还顺便把秀女儿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下。老乡们笑着喊“欢迎”，有的还鼓掌。

坐下以后，杨英没有跟老贺谈工作，先同老乡们闲谈起来。她笑着埋怨说：

“唉，怎么搞的，不是叫你们休息三天吗，怎么你们都不休息呀？”

“嗨，政委，瞧你说的！”那个中年农民不以为然地笑道，“你们为我们的事还日夜操心，我们为自个儿翻身还能不上劲啊？”

“杨英！”那个长胡子的瘦老头——杨英记得他有个奇怪的外号，叫“绣荷包”——亲切地叫着，“刚才我给老贺念了一首诗，是我在路上琢磨的，也念给你和这位新来的同志听听好不好？”接着他就得意地念道：

宋家气焰满河西，
剥削农民到犬鸡；
毕竟有乡还不得，
大门楼上插红旗。[1]

“好好好！”杨英和秀女儿都打心眼儿里赞美着。

老头捋着发黄的胡须，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是好，可老百姓还不解恨呵！刚才我们向老贺要求，这回不管他活阎王死阎王，统统杀了，痛痛快快报个仇吧！要不杀，你放虎归山，到头来再让老百姓哭一次宽大政策吗？”

“我们也不怕老狐狸来报复，他要来总要来的，我们豁出去跟他干啦！”那衣衫褴褛、瘦得可怜的妇女狠狠地说。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骨瘦如柴的婴儿。

“就是这样，我们豁出去跟他干！”那厚嘴唇的中年农民也坚决地附和着。

“还有土地，我们坚决要分！”瘦老头继续说，“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嘛！谁说我们这儿还不能分？我们哪一样条件不如人家？什么反奸清算，什么土地改革，我们要一锅烩！”

“一锅烩！”杨英眼睛发亮，有意思地望望旁边的老贺与秀女儿。

正在这时候，王小龙在门口探进头来，他的头发梳得怪漂亮，身上还穿着一件旧的黑呢制服——也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见秀女儿，他惊诧地怔住了，接着就脸红红地走进来，跟她招呼、握手。秀女儿脸发白，勉强地与他握手，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

王小龙请杨英到屋外，小声说：

“政委，我没有别的事，只有几句话……我想向你建议，区委会最好还是请宋老师当秘书——他回来后也是挺积极的，免得写个最普通的条儿也要闹许多笑话。……还有梅阁，听说她病了；还有她姐夫……”

“她姐夫怎样？”

“他正在献地，”不知为什么，小龙悻悻地说，“过去的事实证明，将来的事实也会证明，他确实是很开明的。对于他这一家人……尤其是过去的青会干部……”

“小龙，你有什么意见，你直截了当地说吧！”

“我只希望……赶快把他们……释放。”

“你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了。”

“那么，我告诉你，”杨英干脆地说，“这些问题，区委和农会会适当处理的，你最好还是躺下来，好好儿养你的伤，好好儿想想你自己的错误吧！”

“不过，”杨英已经想走了，又补充道，“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一会儿就在支部会议上提出来，也可以！”她显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说完就返身扶着门框，进屋去了。

---

[1]此诗借用田汉诗，略加修改。

第十二章 一场争论

狗熊戴帽子，
混充人样子。

——民谚

1

一小时后，裴庄和东西甜水井也有贫雇农代表来找区委会。可是时候到了，杨英只好留下贺家富，自己带着秀女儿，到前边东跨院西屋，原来小尖头卧房的外室，参加本村的党支部会议。

这个支部，原来的绝大部分党员都牺牲了，剩下的除老贺外，就只有丁少山和不久前刚恢复组织关系的宋旺。此外，正在本村养伤的王小龙和新近吸收入党的老墨、周天贵、石漏媳妇，也都出席了会议。

但是，还有两个颇成问题的党员，那就是小学教师宋卯和二混子的父亲——红眼狄廉臣。

龙虎岗解放以后，宋卯就从保定回来了。他把一张私人医院的证明书，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杨英。证明书上写着“宋卯先生患严重神经衰弱症，经本院大力医治，现已痊愈，即可恢复工作”云云。至于给敌人管理过粮秣的“狄先生”，则以干过地下党员的功臣自居。他俩互相吹嘘、互相作证，奇怪的是，还得到前青会主任王小龙的支持。

“以前谁也不知道狄廉臣竟是共产党员，”杨英曾严厉地责问王小龙，“就是你也从没有提起过呀！”

“那是因为，我看你对宋卯很不满，所以我想，更不用提狄廉臣了。”小龙又分辩说，“可他确实是李政委亲自发展的‘秘密党员’，由宋老师单线领导的，不信你写信给李政委去问好了。”

至于，在先前的情况下，李玉干吗发展这样一个秘密党员呢，却连小龙也不知道。

那时候，杨英与老贺、少山曾商议了很久，最后是这样决定的：在彻底调查清楚宋卯、狄廉臣的事实以前，姑且不作结论，而暂时编他俩为独立的小组，由杨英直接领导。因此，今晚上党支部会议，也并没有通知他俩来参加。可是，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他俩竟气昂昂地闯进

来，俨乎其然地出席会议了。

杨英与少山、宋旺两个支委，正在里间谈话，听说这两位先生来了，杨英气得皱了眉，立刻怀疑是小龙报的信。当时，要按照宋旺的意见，这次会议就算“吹”了，以后再另定时间举行。可是少山说：“怕什么！既然来了，就让他俩参加好了。是狼是狐，不妨让他俩给露出尾巴来瞧瞧！”杨英考虑后，赞成了后一种意见，并为应付眼前的复杂情况，原定宋旺担任的主席，临时改由支书少山执行。研究完毕，他们从里间出来。周天贵踮起脚，把一盏挂灯的玻璃罩子里面的灯芯儿拧了拧高，越发明亮的光线照耀着华丽的家具陈设，以及这一伙穿长袍的、穿短褂的、穿破旧军装的，或是穿洁净制服的，散乱地坐着的人们。会议就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开始了。

“我有个问题想提出来问一下，”想不到宋卯竟首先发言，他那煞白的瘦脸儿上，显出非常严肃的神气，“杨同志，咱们是不是应该按党章办事？”

使杨英奇怪的是：以前在白杨林里那么鬼鬼祟祟的胆小鬼，如今却煞有介事地坐在椅子里，这么骄矜地望着她。同时，她瞥见：王小龙坐在一个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正在低着头吸纸烟。

“你有什么意见，你具体地提吧！”少山那吊眼皮的眼睛瞪了宋卯一眼，严正地执行着主席的任务。

“如果应该按党章办事，”宋卯继续说，“那么，有几件事情就很奇怪：第一，为什么有些党员，而且还是老党员，竟可以被排斥在支部以外？第二，为什么早就停止了党籍的可疑分子，居然可以混在党内，还高踞支委之职？而原来的支委，至今还活着的，又是谁——根据什么理由，通过什么手续——把他撤了职？第三，为什么有的人又当支书，又任区委，难道整个党都要由个别分子包办不成？以上三个问题，我首先要请分区派来的杨同志，根据党章给我个清楚明白的解释！”

新来乍到的秀女儿，看见党的会议上，竟有人这样气势汹汹地责问领导人，感到很惊讶。但她看见，那年轻的残疾军人却是很镇静地问：

“杨政委，怎么样，有没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可以回答！”杨英往后甩了一下头发，很坚定，却也很从容地说，“第一，党员都应该参加支部，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有特殊的情况才产生例外。譬如狄先生，你从前不是没参加支部吗？”

“是，是，没参加，没参加。”狄廉臣两手放在膝盖上，恭敬地赔着笑脸儿回答。

“瞧，可见例外是有的！”杨英继续说，“第二，所谓停止了党籍

的‘可疑分子’，经过党审查，结果是并不可疑，再加上上级党委的批准，当然就可以恢复党籍，也当然就有被选为支委的权利。至于原来的支部，早已被敌人所摧毁；原来的支委，即使有个别的还活着，也早已不起作用。那么后来重新建立的支部，当然要重新选举支委会，这里谈不到什么撤职不撤职的问题。第三，个别区委兼任支书，那是在人手极少的情况下，实在不得已的办法，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党的工作做好。这些问题如果还有不明白的，会后还可以找我个别谈。现在咱们应该集中力量，讨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这样说来，”宋卯很愤慨，“我，居然成了例外！居然，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不，这次会议，支委会已经同意你俩参加，还得到了杨政委的批准，”丁少山解释，“不过谁要是不愿意老老实实参加，还请他不如早早离开！”

看见这两位长袍先生一个虎着脸、一个赔着笑，都坐着不动，丁少山就挥一下左手，宣布说：

“好，现在开始讨论反奸清算问题。”

2

“我先说说！”那黑黄脸儿、矮小身材的石漏媳妇慌忙说，仿佛执行着预定的计划似的，“这几天，我们翻身团妇女组讨论，宋家大地主的压迫账、剥削账，摆上一百个算盘也算不清了。大家说，干脆，把他家一切土地财产，全拿出来分了就‘结’了。要说‘斗争对象’，那宋氏三霸，本来是一家，只要是他一家的人，不论男女，哪怕是一个崽儿，也没有个好东西。既然，他家害死的人、杀死的人、作践死的人，多得人头都数不过来，那么，就算把他一家人全杀了，也抵不了那么多的命。没法子，就算一命抵十命吧，干脆拉出去，也不用开斗争会了，全崩了完事儿！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怎么着？”

“我看……斗争大会还是要开，”平常沉默寡言的周天贵，这时候慢慢地思虑着说，“不斗争不能讲理，也不能出气嘛！你说，”他忽然转脸瞧着石漏媳妇，“杀那些小崽子干什么？不是‘冤有头，债有主’吗？”

“对啊，”宋旺赞成说，“要杀，就杀那头儿、主儿！”

“我们妇女不同意！”石漏媳妇胸有成竹地抢着说，“哼，不把狼窝掏干净，断绝不了吃人精！”

“说到他家的土地、财产，”又黑又瘦的周天贵，并不与她争辩，只

是冷静地考虑说，“那……不分怕不行，可光粮食，这笔账怎么还得清？嗨，差得远哪！”

已经被选为翻身团主席的高老墨，摸摸梳形的胡须，汇报似的说道：

“根据我们翻身团各小组的讨论，意见很多，可归结起来也不过几条：第一是恶霸一定要杀，不杀可要留后患；第二是恶霸的全部家产都得拿出来分，不然账还不清；第三是，”他热切地望着杨英，特别着重地说，“大家都盼着分土地，问我们：‘一步路干吗分两步走呢？’”

说到这，会上就有两三个人出声附和。

秀女儿看见，坐在角落里的王小龙，脸色激动，显然他再也忍不住了，举手道：

“主席，我有个意见！”

“说吧！”

“我认为，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这是好现象；不过群众不懂得政策，必须我们去开导。首先，现在进行反奸清算，并不进行土地改革，怎么能分土地呢？土地，不到改革的时期，是谁也动不得的。要说，‘一步路干吗分两步走’，那么，两步路怎么并一步走呢？……”

“为什么一定是两步，就不能是一步呢？”周天贵单刀直入地问。

“主席，请注意秩序！”小龙红着脸，显出不屑理睬周天贵的神气，继续说，“所以，按政策，土地是不许动的。其次，谈到斗争对象问题，我看更得慎重。就说宋家三兄弟吧，老三是进步的、开明的，向来站在咱们这一边，现在还没开始土地改革，他可已经在献地了。对于这样的开明分子，当然不能斗，而是要团结，乱打、乱杀，更是政策所不许的……”

“哦！连这样的恶霸也不能斗？”宋旺奇怪地问。

“这是什么党的政策？”石漏媳妇也愤愤地责问着。

“主席！”小龙又红着脸儿，望着丁少山，“要这样，我就停止发言了！”

“嗨，有什么你就说吧，还这样讲究！”少山责怪着。

“那，我不说了！“小龙赌气说。

哎呀，秀女儿是多么替他害羞，多么对他恼恨呵！只听见宋卯气呼呼地问：

“我有没有权利发言？”

“那太欢迎啦！”

宋卯站了起来，先咳清喉咙：

“我本来不想发言，可是这会议好像并没有领导，大家光是乱吵吵，我就不能不说话了。同志们，请问：什么叫反奸？反奸者，就是反汉奸。在日伪时期，那些并未当汉奸，甚至对抗日有功的人，现在够得上被反的条件吗？再者，我请问：什么叫清算？清算者，就是要算清，就是该多少，还多少，要一清二楚。那怎么能含含糊糊，拿人家的土地财产瓜分呢？这就是反奸清算的最起码常识，请大家注意。

“其次，同志们，我还要请问：这里是什么地区？很明显，这里既是新区，又是边缘区。而新区、边缘区者，政权不巩固，地处很危险，敌人几步就到，所以不宜进行土地改革。这可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党的政策，也要请大家注意。”

由于会场肃静，他脸上更显出骄矜之色。

“再其次，这里还有个问题。请问：什么叫群众？群众者，普通老百姓也。他们目不识丁，连党的文件都没看过，又怎么能懂得党的政策呢？所以群众常常是盲目的，必须加以领导。然则，又什么叫领导呢？领导者，就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革命工作实际经验的同志所组成的党；在本地区的范围来说，党——就是我们。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些领导人，究竟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走正路呢？还是做群众的尾巴，跟着胡来蛮干，竟一条道儿走到黑呢？在党的会议上，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现在咱们河西地区的工作，整个儿搞乱了。尤其是咱们龙虎岗，一切都陷于自发、自流！党的领导是涣散的、无力的，简直不起作用！因此，许多偏向都发生了。譬如：连抗日有功的开明分子，也关押了；连一向积极的女干部，也扣留了；连什么都不懂的老娘小崽儿们，也监视起来了；连地下党的有功之臣，也不要了；连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也踢在一边了；一天到晚，就是开会乱嚷嚷，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竟还有人主张乱打乱杀，想完全违反政策办事。这样下去，还不越搞越乱，越搞越糟吗？

“同志们，这些错误，我想也不能完全怪杨英。我早说过：远客生地两眼黑嘛！她本领再大，不熟悉情况，又有什么用？正像俗语说的，东庄的土地到西庄也不灵啊。因此，我们大伙儿都得担负起责任来，赶快改组党的机构，赶快树立正确的领导，赶快扭转这可悲的局面！这就是我要提的初步意见。”

呵，秀女儿真没料想到，这龙虎岗党内的情况，是多么复杂呀。在宋卯发言的时候，她注意到：人们的脸上越来越显出气愤的表情；但小龙却面有喜色，对那位先生不时投过去敬佩的眼光；而杨英呢，始终不动声色地望着宋卯，她那略显苍白的脸上，只有最熟悉她的秀女儿才看

出，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冷笑。

宋卯讲话结束后，立刻就有三四个人抢着要发言。但主席坚决地向他们一挥左手，说：“等一等！”却转向那一直谦恭地赔着笑脸的狄廉臣问道：

“狄先生，你有什么意见？请你也给我们说说吧！”

“我？嘻嘻，没有没有！”

“嘿，”少山心里想，“经纪的口，判官的笔。你当经纪人的，谁不知道你的厉害！怎么今天你嘴上贴封条啦？”

“还是说说吧，”少山带笑催促道，“这可是说话的好机会啊！”

“是是是，不错不错！今天，真好的机会啊！嘻嘻嘻，兄弟，学习，学习！”狄先生恭而敬之地拱了拱手。

可是，人们却再也忍耐不住了。

“为什么不让我说？”石漏媳妇嚷道，“他笑面虎，前两年‘带头减租’，十停里倒有八停是明减暗不减，剩下的两停今年三倍倒算，还拔锅卷席地抢，难道有谁不知道？”

“究竟他抗了什么日，立了什么功？”红脸赤颈的宋旺也嚷嚷，“他不是汉奸的家属，一直仗势欺人吗？”

“金梅阁又算什么干部？她小姨子姐夫，不是穿的一条裤子吗？”

“前几天，大伙儿倒是诉了苦，算了细账。可是，打咱祖上起，这笔血泪账还能算得清吗！”周天贵愤慨地说。

“他家哪一块地、哪一栋房，不是穷人的血汗？”老墨叔也责问道。

“不分他家的地，还清算什么？”

“毛主席让我们分地，为什么地又动不得？”

“不分地，我们还受他的压榨不成？”

“还有，这村的工作是不是搞乱了？”丁少山问。

“谁说搞乱了？”宋旺嚷道，“杨政委把咱们村‘试点’，那一家哪一户她不熟悉？谁说她没有领导好？”

“我看呀，”周天贵说，“黄土里的蚯蚓，到黑土里也照样拱得动！”

“好老百姓谁不拥护杨政委？只有那些——哼！”石漏媳妇满含讥讽地望望宋卯。

“岂有此理！”宋卯瞪着她，“你这是开会还是吵架？”

“谁像你？骂人不带脏字儿！”石漏媳妇毫不退让地说。

“现在，请杨政委给我们指示！”少山忽然宣布。这意见，立刻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

3

“好，我也来说几句，然后大家再讨论吧。”出于某些人的意外，杨英的脸上，竟带着平静的微笑，“今天的会，倒开得怪热闹的，是不是？好些人都发了言。不过，依我看，话不在于说得怎样好听，而要看究竟是替谁说话！

“现在，我先来说说反奸清算问题。什么叫反奸？依我看，反奸的奸，是奸细的奸，也是奸恶的奸。因此，无论是汉奸、恶霸、大坏蛋，只要是欺压老百姓的人，咱们都要反！你们说对不对？”

“对！”人们喜形于色地应和着。

“我再说，什么叫清算？依我看，清算的清，就是清账的清。这一回，咱们要跟恶霸清账，不清可不行，不清就是不彻底，不彻底老百姓不答应。因此，他剥削的、霸占的所有土地、房屋、农具、牲口，全部得吐出来！你们说对不对？”

“对啊！这才公平！”人们狂喜地喊，胜利地望望脸色越来越难看的宋卯，和低头抽烟的王小龙。

“前些天，大伙儿诉了苦，算了细账，这是让大家摸一摸伤口想一想痛。本来，血一点，泪一点，血血泪泪多少年呵；这祖祖辈辈的血泪账，正像周天贵说的，难道还能算得清吗？试问：我们父亲的血，究竟多少钱一斤？我们母亲的泪，究竟多少钱一升？

“俗话说：不杀穷人不富；又说：财主的金银，穷人的性命。可是，这里偏有人说：笑面虎，是好人。哦，难道，吃人的虎狼，竟是佛爷的心肠吗？我看，是非出在众人口，还是虚心一点，听听群众的意见吧！”

杨英的话，说得老墨叔连连地点头。

“至于群众，究竟什么叫群众呢？群众，主要就是劳动人民；群众，有句俗语说得好：众人是圣人。你信不信？两只眼睛看不到，十只眼睛也许还看不清，可是千万只眼睛全瞧着，就能把什么都看透了。再说，一个人的智慧、力量不够用，众人的智慧、力量无穷尽。我们凭什么瞧不起群众呢？当然，群众是要领导的。可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群众当中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当中的最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带领群众向前进。因此，我们坚决相信，群众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我们不需要有人来为我们担心！我们更不需要从天上忽然掉下来什么领导人！你如果根本不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或者说，你如果还没有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那你根本不代表群众的利益，你又怎么能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前进呢？恐怕你也只能站在群众的后面，指

手画脚地批评，或是简直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的前进！”

“主席！这……这简直是污蔑！”宋卯嘴唇都发白了，抗议道。

“你！老老实实地待着吧！要不……”少山瞪了他一眼，没说完。

“现在，我再说说土改的问题。据我了解，党的政策是这样的：土改，进行不进行，一要看社会环境，二要看群众觉悟。不过，这两个条件，又是互相影响的，而群众的觉悟，更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已经解放了的地区，倘若环境不够稳定，或环境即使稳定了，而群众的觉悟还不够高，那就不妨缓一缓，可以先搞反奸，为土改创造条件，这就是分两步走。分两步走，与根本怕土改、反对土改，完全是两回事！”杨英的眼光，灼灼地射在宋卯的脸上。宋卯，眼睛瞪着，嘴巴张着，又惊愕、又愤懑、又疑惑地望着她。

“那么，咱们这地区，究竟该怎么办呢？”杨英转过脸来，瞧着大家，大家正紧张地肃静地注视着她，“照我个人的分析：这里的环境，的确还不能说绝对的稳定；不过，也可以说已经是相对的稳定了。况且，这个地区，又不同于一般的新区、边缘区，这里曾解放过两年零三个月，这里曾进行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斗争，党在这里是有群众基础的。特别是现在，这里群众的觉悟相当的高，广大群众都迫切地要求分土地。这也不奇怪，地主有田千条路，农民无地命一条啊！从咱们祖上起，民族、民主革命闹了一百多年，抛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鲜血，为什么？一为反帝，二为反封建。反封建，主要也就是为这土地呀！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共产党，革命终也闹不成。现在，党领导人民大翻身。毛主席说，现阶段革命的一项最基本任务，就是要彻底改革土地制度；必须走了这一步，才能再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真正的好生活。因此，咱们谁不为土地问题焦心呀！而这一带的土地呢，又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宋氏三霸的手里，清算了他家的土地，剩下的也就不多了。所以，群众要求‘一锅烩’，要求‘并一步走’，这，领导上是可以考虑的！”

立刻，人们活跃起来，欢腾起来了。

杨英笑着说：

“等一等！等一等！这还没有做决定。我是说：可以考虑！刚才区委交换意见，意见还没有一致，不过我们准备呈报分区党委，请求批准……”

“行了！”

“行了！”

“有希望了！”

——人们止不住地欢呼。

“我郑重宣布：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宋卯严肃地站了起来，往外走去。狄廉臣涎着脸，不知是走好，还是留下好，但终于也连笑带鞠躬地退出去了。而小龙还坐在角落里，弯着腰，捧着头，两肘支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

“他们会捣鬼吗？”石漏媳妇担心地对大家小声说。

“不怕他！”少山坚决地一摆手，“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开斗争大会的问题。”

第十三章 血和银洋

呵，母亲哟！
从你的泪里，汗里，血里，
我长大了，
呵，我长大了！

——陈辉

1

蒯部长在城里见着牛刚的时候，曾经批准牛刚跟县立师范学校的教员石瑶琴取得联系，以便实现牛刚兄弟俩所酝酿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从杨英捎信给牛刚，叫他向司令部的管园老人调查宋家地主的恶霸事实以后，就开始产生了。

于是，依照预先的布置，石瑶琴请常恩和牛刚，在星期六晚上，到她家里去玩。

瑶琴的家，离学校较远，是在西关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僻静的幽暗的小院，北屋点着一盏外加白瓷罩子的煤油灯，灯光安详地照着比较旧式的但都洁净得闪光的家具。瑶琴和她的寡妇妈妈，用特别准备的好茶好烟和异常亲切的态度接待这两位客人。

客人坐在靠墙的茶几两旁，他俩都穿着便服：牛刚是藏青的中山装；常恩却是美制的墨绿色夹克、深咖啡色西服裤和亮晶晶的皮鞋。今晚，年轻而高身材的常恩，平素气色不好的脸上还异乎寻常地充满着血色，这种血色，加上他那频频偷看石瑶琴的眼光，使他几乎藏不住他对瑶琴的爱意。

石瑶琴坐在对面的灯旁。这位姑娘，穿着深色的短旗袍，套着浅色的短外套，手里不知是给谁织着一件火红的毛线衣，快要织成的红毛衣搭在左边肩上，在那透过乳白罩子的柔和的灯光里，毛衣的鲜艳颜色把她浅黑的美丽的脸蛋儿都映红了。

“瑶琴的身体本来很结实，”脸孔清癯、黑发梳得光光的母亲说，“可自从绝食以后，她就闹胃病，直到今天还没痊愈。幸亏那寺里有一位老爷爷会扎针，当时给她扎过两次，很见效。瑶琴回来以后，还请那位老

爷爷隔几天来扎一次，唉，真是个好老人家……”

“我认识这位老爷爷，真是个好人！”常恩说。

“今天不知他来不来，”瑶琴随口说，眼也没抬。

瑶琴的兄弟，小名阳阳，他不像姐姐而酷肖母亲，脸孔清瘦，眼睛很大，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此刻他收拾着桌上的书本，准备到南屋去温习功课，忽然问瑶琴：

“姐姐，国大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忽然问这个？”瑶琴含笑地看他。

“刘老师给我们出了两道题：一道是‘庆祝张家口光复’，一道是‘我对国大的希望’。我想，张家日光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想做第二道题，就是对国大还搞不大清楚。”

“你请常恩哥给你说说吧。”瑶琴随便地说，眼睛仍看着手里编织的活儿。

常恩的面孔越发充血了。他知道自己的看法跟瑶琴的看法是有距离的，他不愿意引起彼此之间的争论，转脸想叫牛刚来说，却见牛刚微笑着做出催他说的动作。他不好推却，就红着脸儿，对阳阳婉转地说道：

“小兄弟，这个问题，恐怕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照我个人的意见嘛，国大本身是个好事儿。顾名思义，国大——国民大会——当然就是还政于民啰。由国大来制宪，然后行宪，这在中国本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训政结束，宪政就开始。这在民主的道路上就算是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啦，再好的事情也要看什么人来办。可惜，不是人人都像委员长那么忠贞于党国……有时候……好事情也可能办坏……”

牛刚看见，当常恩说话的时候，那中学生聪明而可爱的、睫毛长长的眼睛对常恩眨巴眨巴地瞅着。显然他内心是不同意常恩的说法的，仅仅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才静静地、恭敬地听着。末了他似乎不便争辩地微微一笑，说：

“哦……这样……”又似乎忍耐不住了，“我只奇怪：既然还政于民，为什么不请各党各派都参加呢？像这样唱独角戏……”他小声地说，没有说完，就低下眼去，继续收拾自己的书包。

石瑶琴笑着瞟了一眼常恩，正要说话，忽然门铃响了。兄弟就挟了书包到南屋去，顺便跑去开门。

随即，听得见一个愉快的声音说：

“在家吗？”

2

一位体格高大的老人，笑呵呵地走进北屋来。

“哎呀，老爷爷来了！”瑶琴高兴地站起来。

“我当是今天你不来了呢。”母亲也迎上去。

“治病要紧呵！”老人笑着说，又转脸回答常恩他俩的招呼，“哦，队长，你们也在啊。”

屋里顿时热闹起来。老人谈了几句，就和瑶琴母女俩到房里去。他给瑶琴扎过了针，揭开门帘笑呵呵地走出来，不客气地坐在正面上首的一只椅子里。这位须发全白的红脸庞的老头儿，竟两眼炯炯、牙齿齐全。他既不喝茶，也不抽烟，只是乐呵呵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哈哈，巧得很！”他终于看定了常恩，说，“常队长，我正要找你呢，碰巧在这儿遇着你啦。”

“老爷爷，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龙虎岗那儿起革命，闹翻身，把我们大老爷、三老爷都抓起来了。村里给我捎信来，要调查什么宋家地主的罪恶。我在宋家大院干活干了几十年，经过的事情还嫌少吗？可就是不知道哪些该说、哪些又不该说，特别有一宗事情，牵涉到常队长……”

“什么事情？”

“只要常队长不见怪，这件事情倒是应该对你说说！”

常恩一时没答话。

“老爷爷！”石瑶琴说，“常队长和我们都不是外人，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吧。”

“是啊！”牛刚也说，“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有什么事我看还是说出来的好。”

“说吧，老爷爷，不必有什么顾虑。”常恩似乎敦促着。

“唉，这事儿不说也要烂我的心肺呵！”老人对常恩多少有点不满意地看着。不知为什么，他挽袖勒臂，像要和人打架似的：“老人家不传古，后生家还有谱吗？今天，就是砍我的脑袋，我也要说了！”

“哎呀，老天爷，究竟是什么事呀？”瑶琴的母亲偷看了一眼常恩，有点疑惧似的问道。

“这事儿埋在我心里已经十九年，可憋在我心里就像有一千年了！”老人握着双拳在两个膝盖上一撑，炯炯的目光看着常恩，“孩子，我要说的是你的父亲！——

“你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后生，个儿和你一样高，气色可比你

难看得多。他为了养活一个瞎眼的妈妈，满年四季给宋家干重活，他的血都被宋家吸干了！他和瞎眼妈妈就住在花园东北角上那土坯屋里，我看见这娘儿俩过的是什么日子！瞎眼妈妈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说来话长，也不用提了！到那光景，她已经什么活儿也不能干了，主人看她就连一条狗、一只猫都不如啊，谁不嫌她呢？瞎眼妈妈也到底没能活下去。她死了以后，宋家连一领席子都不给，就用炕上的一片破席卷着从后门送出去。真是，穷人死一口，不如死条狗呵！宋家那么多的地皮还不让埋，你爹没法子，直背她到千家营西边那个乱坟堆子，才算找到瞎眼妈的安身处。孩子，你们看过那乱坟堆吗？千家坟、万家坟，不知有多少屈死的人呵！

“呃，民国十一年闹大水，我们大清河边，堤都淹没了。有一只逃荒的船儿打北边下来，有人看见他们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放到一棵杨树上，那时候自然谁也不注意。过了两天，水退了，那女孩也快饿死了，是龙虎岗的庞老力看她还像有口气，把她抱回家去，谁想竟养活了。孩子，这就是你那可怜的母亲！十六岁的姑娘，精瘦得剩下一把骨头。庞老力养不起她，可谁也不肯要她呀。庞老力好操心呵，终究给她找到了一个好主儿。哦，小两口像兄妹一样，一块儿给宋家干活，一块儿住在花园小土屋里，一块儿过着世界上最穷苦的日子。我就住在隔壁，我看见他俩的苦，也看见他俩苦中的‘乐’。第三年初，还没交春，就生下了你，恩儿，闭着眼，蜷缩在炕上的一堆乱草破棉絮里！

“唉，我不知道是老天赐福，还是降灾。一年一年过去，你妈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伙计们都说她是天仙，其实天仙也比不上她当年的美丽呵！可是，慢慢地我发现，她眼睛里有一种神气，一种秘密的恐怖。有时候我发现她好像跟谁拼命厮打过一样。唉，本来，丑事出大家嘛。我暗里偷偷地瞅着，呵，你妈可真是个好样儿的！……有一天我对你爹说：‘快算了账，带上她走吧，越远越好！’他看了我半天，到底明白了，跺脚说：‘宁可讨饭，也不在这儿待了！’好不容易挨到年节，可不知大老爷怎么给他算的，他走不成。原来，连吃带用，还倒欠宋家三担粮。这就叫作：地主的算盘一响，农民的眼泪直淌哇！

“紧接着，元宵节到了。大老爷的二姨太跟老美孃到城里观灯，住在王家花园。不知为什么，二姨太把你妈带走了，可没让她带孩子。那晚上，宋家大院的人们也都到街上观灯去了。你说怪不怪：那样大冷的天气，大老爷却在花园土山上的凉亭里喝酒赏月，还叫你爹一个人侍候他。那时候你才三岁，自个儿在那土坯屋里，从地上爬到门口，还直哭。我怎么哄也哄你不住，就想去换你爹回来。刚到亭子外，就看见你

爹在里面一只手按住胸口，垂着头，靠在柱子上。大老爷正在说什么，忽然一眼看见了我，就严厉地问：‘你来干吗！’又说：‘他犯了急病，快把他扶下去，一会儿许会好的。’我把你爹扶下土山，一路上，他的嘴里发出特别的酒味儿。吓，分明是老爷赏他酒，这傻瓜竟喝了！回到黑暗的小屋里，豆粒似的灯火还在壁洞里点着，我看见他脸都紫了。恩儿，你还直往他身上爬。谁想我一回头，老爷铁着脸儿就站在我背后，说：‘不中用了，快去给埋了吧。’又说：‘老家伙，可小心你的脑袋呀，别叫你老爷受冤枉！’他还伸出一只手，手心里亮晃晃一沓子银洋，掂了掂，发出铿铿的响声，就塞在我的口袋里。然后，他看着我把你爹扛起来，带了铁锹，从花园后面的小门走出去。

“到了梨树园，我把你爹放下来。划根火柴一看，他脸色乌紫，七孔里流出黑血来；摸摸，胸口儿冰冷，已经没救了。这回，大老爷没有限制埋葬的地方，我索性背他到村东的白杨林里，找个好地方，把这可怜人儿，连他的小烟袋儿，和那十块银洋一块儿埋了。我在埋葬他的地点，正北的一棵白杨树上，还刻下了一颗良心……我有没有半句虚言，那白杨、那白杨上的良心，还有，那十块血腥的银洋都会替我证明！”

常恩脸色惨白，眼睛直直地望着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避开他的眼光，黯然地看着大家，忽然激动地说道：

“唉，这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知道他母亲的苦处呀！当时她一回去，大老爷安排的人就守住她，她寻了几次短见都没成功。后来，大老爷保证使她的孩子有‘出息’才打动了这位可怜的小妈妈的心。为了孩子的前程，她才忍辱偷生啊！孩子呢，嗨，打从保定军校一毕业，就……就认贼作父，完全成了宋家的走狗啦！”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仰面朝天，抱拳在胸，愤愤不平地叫道：“老天爷！老天爷！你倒是睁开眼睛没有哇！”

“不，老人家！”常恩恨恨地站起，痛苦和愤怒的眼泪流了出来，“你不要这样……侮辱我！我马上就去给父母报仇！”

“冷静点！冷静点！”牛刚一把拉住他，使他坐下来。

“这不只是个人的仇恨问题……”瑶琴恳切地看着常恩，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他。

第十四章 斗！！！

叫一声老财你不要瞪眼，
这伙子穷汉不同以前……

——贺敬之

1

龙虎岗的反奸清算斗争大会，预定在这天晚上举行。

这一天，从北边来的风，带着呼呼的吼声，在树上、在屋顶上、在墙上、在村街上，猛烈地刮过。天空，像起了雾似的，被灰黄的尘沙，弥漫了。

但是，比寒风还要刮得猛烈的，是谣言：说城里宋占魁的队伍已经准备好，马上就要打回来了。

而且，谣言是那么具体：

“这一次，听说老狐狸下了决心，他自己率领一个大队，还有杀人不眨眼的田八也率领一个大队，总共两千多人，带四门小钢炮、八挺机关枪，专攻咱们一个村！”

还说：

“老狐狸已经宣布：参加翻身团的满门抄斩，参加农会的杀当家人！……”

虽然风很大，人们却三五成群，聚集在街头巷尾，纷纷地议论着。由于以往几次胜利的经验，由于对领导、对大伙儿力量的信任，也由于对宋家大地主的刻骨仇恨，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们，表现了坚定、镇静，甚至准备拼命的决心。而显然，大部分人，对谣言是听信了。

十字街口，南边那旧式的鼓楼上面，李小珠和俊儿姑娘，拿着大喇叭筒，一会儿在这边窗口，一会儿在那边窗口，差点儿喊哑了喉咙：

“乡亲们！这是谣言！这是谣言！谁也不要信！”

“乡亲们！我们的侦察员，城里城外有的是！没有这个情报，没有这个情报！大家不要相信！”

“乡亲们！老魏的队伍就在三里堡，区小队也出发警戒去了，这里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可是，她们的话，被风刮得听不完全。

鼓楼下，本村的民兵和翻身团的妇女纠察队，集合了。人们愤怒地嚷嚷着：

“干吗见了旋风就是鬼，相信这些谣言！”

“这是谁瞎嚼出来的话？”

“哼，怕什么？”柱子说，“小鱼还能翻得起大浪？”

“嗨，可别这样说！”来顺道，“三尖瓦碴儿，还能绊倒人呢！”

“对！”新从远地归来的，从前的民兵大队副，现在的民兵大队长高宗义喊，“杨政委说，咱们一定得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看究竟是谁在造谣、生事！”

“追！”

“追！”

“追出那谣言的根！”

于是，他们分组出发了。

然而，一些中农，以宝三叔为首，带着隐藏不住的惊慌神色，弯着背，冒着风，来到宋家大院，拥进翻身团和农会的办事处，要求从农会的花名册上，“抹掉”他们的名字。

“这是为什么？”农会副主席、像一截老树根似的下中农庞老力奇怪地问，“你们相信那些谣言，害怕了吗？”

“不，我们不相信谣言，也没有什么害怕，只是……”又瘦又小的宝三叔转动眼珠，寻求着适当的词句，“我们不想占便宜，也不想吃亏。”

“是啊，”另外几个附和着，“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们犯不上！”

“叫你们光占便宜、不吃亏，行不行？”翻身团的主席、兼农会主席的高老墨插进来问。

“不，不！”宝三叔急忙摇手，“我们不要占便宜。不吃鱼，口不腥！”

“对嘛，”另外几个又附和，“我们不要占便宜。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行。”

“好啊！”老墨叔微笑说，“你们不想占便宜，想退出农会，那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以后分地分‘浮财’，全没你们的份儿，你们可别眼红呀！”

本来，这村完全的自耕农非常少；这些中农，多少有些土地是租宋家的。听老墨这么一说，他们又犹豫起来，一个个面有难色，退到黄沙蔽天的院子里，蹲在大风吹不到的角落，或是低头考虑，或是小声地商议。照例，宝三叔又唉声叹气，挠着他那光光的头皮。

2

后院区委会，老贺、少山都出去了，只有杨英和秀女儿正在悄悄地盘问王小龙。

“你不用瞒我们，”杨英耐心地说，“有人看见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二拴是我的朋友，”他说的二拴，就是二混子，“他救过我的性命，我当然不会忘恩负义……我哪一天不到他家去？”

“我是说，昨天晚上，已经半夜了，你在他家做什么？”

“做什么！我在他家下象棋，跟，跟狄先生下。”

“那宋卯又去做什么？”

“宋卯！他也去玩儿，就坐在旁边看下棋。”

“这几天，宋卯在党内、在学校里都请了病假，怎么半夜里他还去玩儿？”

“病了嘛，还不散散心？”

“当时，还有什么别的人？”

“还有二拴。”

“还有谁？”

“还有二拴他妈。”

“还有呢？”

“没有了。”

“瞧，你一派谎话！”杨英气得涨红了脸，因为据报告，年轻的毛四儿——逃亡了的富农毛二狗的儿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风，在发怒地吼叫，屋宇都震动。未扣好的门，突然开得笔直，晃了两晃，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杨英站起来，去把门扣好。

“小龙！”秀女儿开口说，“我本来不想再跟你多说话，可是，站在同志的立场，我也有责任劝劝你。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穷人出身，你爹做个小买卖，曾经受够了国民党的气，你自己被迫当了兵，还是共产党把你解放的。在九分区，我们都觉得你很好。你的老上级——大水哥——也常在背地里夸奖你，说你聪明，说你进步快，说你有远大的前途。我们是多么为你高兴呀！虽然你给汉奸张金龙当过护兵，中他的毒相当深，可是在自觉的努力下，不好的思想作风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幸的是，这两年来，你受了李玉的坏影响。表面上你是入党了，可骨子里呢……小龙，说起来我真替你难过！你……”

“你不用替我难过！”小龙突然打断她，眼睛里露出冷淡的、轻蔑的光，“有什么意见，你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好了！”

秀女儿怔怔地望着他，苍白着脸，勉强镇静地说：

“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跟党一条心。就像老区的百姓说的：有拐杖，跌不倒；听党话，错不了。个人容易犯主观，只有相信群众、相信党，才不至于犯错误……”

“哼！”小龙心里想，“错误！谁错误？”

秀女儿看出他的反感，真心地为他难过着。

“圈儿，”她失口叫了他的小名，一下红了脸，又不知为什么，眼睛都潮润了，“你……人到事中迷，就怕不听劝呵！你还是听听同志们的劝告吧。现在你也是个党员，党员干着，群众瞧着，你想，影响有多大！一举一动，你还是多加小心、站稳立场吧！我……怕的是你……”

秀女儿，一片热心，一片苦心。倔强的王小龙，也不免有点儿感动。但是，他委屈地说：

“你们（他望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杨英）看人不实事求是。这样，多会儿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唉，小龙，说来说去，你终归是，”秀女儿痛苦而恨恨地说，“人拉着不走，鬼拉着飞跑！”

“嘿嘿！”小龙气恼地笑着，“这不是莫名其妙？究竟谁是人，谁是鬼呢！”

“是人是鬼，必须看事实！”杨英走过来，站到秀女儿的背后，两手放在她后面的椅背上，坚决地说，“小龙，我记得，那天支部会上，高老墨劝你警惕的一句话，很重要。‘心里同情坏人——怀里揣了毒蛇！’你可小心吧！”停了一下，她又说：“这村里有鬼，那是肯定的。几天来，想必你也知道，有人在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企图破坏中农与贫雇农以及贫雇农内部的团结，而且还造谣生事，想弄得天下大乱，搞不成清算，搞不成土改。小龙，你也是个党员，你也有责任帮助党，来找到这些鬼……”

“这就难了！你们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鬼在哪儿呢？”

“好吧，你不知道，当然不能勉强。现在我问你，昨天夜里，你们在狄廉臣家谈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谈！”

“你敢对党起誓吗？”

“为什么不敢？”外面，愤怒的风，吓人地咆哮着。

3

晚上，反奸清算斗争大会，还是照原定的计划，在小学校操场上举行了。

风还没有停，可是小多了。农民们，包括中农在内，都很踊跃地参加大会。很显然，下午农会分大组召开的“雇贫中农团结辟谣会”上的热烈情绪，一直保持着：

“嗨，任它狗儿怎样叫，不误马儿走大道！”

“真的，不怕虎生三只口，只怕人怀两样心！”

“咱们团结一条心，狠狠拔掉老穷根！”……

只有少数几家富农和个别的上中农，推托这，借口那，不来参加，背地却说：“哼，麻雀跟蝙蝠熬夜，图什么？”

宝三叔显然很心活，怎奈被老伴管住了。老伴骂他：“你这老不死的，就是记吃不记打！今儿嘴里吃块糕，明儿颈上挨一刀，你就便宜了！”于是，宝三叔害了怕，叹着气，哼哼唧唧地装病睡倒在炕上了。

学校里，东西长方形的一块操场，面积倒不小，可是人太多，很拥挤，连旁边的单杠、双杠、爬梯上，连周围那些落了叶子的柳树、杨树、榆树上，都挤了许多人。南边连东边的那一长溜曲尺形的平顶砖房上面，除了拿枪的几个民兵散兵线式地在夜风中矗立，那屋顶边缘的花墙上也爬满了人。操场靠边的那些枯萎了的花卉，都被拥挤的人们踏平了。连北边铁丝网外面，也黑压压的都是人。操场西头，靠墙搭起来的台子前面，悬挂着一盏大泡子的汽灯，台两边有两长幅红布，红布上各有十多方块斜贴的黄纸，写着墨黑晶亮、龙飞凤舞的大字——那是小学校长龚绍禹的手笔：

清算恶霸，苦水吐出千载恨；

斗争地主，良田收回万民欢！

一阵风过，落叶和沙土在空中飞舞，汽灯晃动，台两边的红布鼓起来，又瘪下去。人们身上裹紧了破棉袄，仍然觉得冷。有时候，风沙刮得人眼都睁不开。然而，群众的情绪特别高，精神也非常集中。最突出的是，除了在老校长率领下，整整齐齐地坐在前面几排横木上的小学生外，妇女们竟也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草墩儿或小凳子上。那些带孩子的妇女，在冷风里用各种方式护着孩子，但她们的眼睛依然都激愤地望着台上。穿着大襟蓝棉袄的秀女儿坐在她们中间，过去这短短时期内她和她们每一个家庭都搞熟了，现在显然成了她们所喜爱和信赖的人。

宋卯和狄廉臣那些人，也来了。依照原定的成分，宋卯算是“中

农”，狄廉臣还算是“贫农”，他们都分散挤在最后面的人群里。而王小龙却像无事人一般，左胳膊吊着绷带，头上戴了顶毛皮帽，在台旁转游。

从本区其他各村来的男女代表们，则像贵宾似的被招待坐在小学生旁边的几排长凳上，从他们集中在台上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他们和龙虎岗的农民有着同样激愤和仇恨的心情。

这时候，站在前台靠左边的地方正在控诉恶霸罪行的，是宋家大院的长工周天贵。他那看起来大约六七岁的瞎眼儿子拉着他的手就站在他的身边，还斜仰起小脸儿，睁着两只白白的眼睛，在听他说话呢。周天贵悲愤地控诉着，每说几句话，就狠狠地指一指那站在台上靠右边地方的三个低着头的地主——活阎王、小尖头、笑面虎。周天贵的背后，斜放着一排长桌，长桌后面坐着高老墨、庞老力、宋旺等几位农会委员。而台右面一块空地上，则有宋家大地主的家属，以及另外几家中小地主，在纠察队的监视下参加旁听。

黑黑瘦瘦的周天贵，讲到他女人怎样在月子里也不得休息，在宋家地主的威逼下，天天怎样把孩子捆在背上烧火做饭，孩子的眼睛怎样被烟熏瞎，女人怎样被折磨死去，他自己又怎样用喂猪的泔水养活孩子。

“这孩子就是不死啊！”周天贵掉下眼泪说，“乡亲们，大家瞧吧！”他把瘦猴儿似的孩子毫不费力地轻轻举到前面，只穿着破单衣的孩子在一阵冷风里瑟缩着。“你们瞧吧，谁能相信，我这孩子已经是十一岁的人啦！你们……瞧瞧他的两条腿……”

杨英与贺家富等几人正站在南边的教员室里，从窗口注视着大会的进行，必要时经由民兵通讯员高良子，与台上的农会负责人联系。为了不分散会场上人们的注意力，教员室里并没点灯，可是外面晃动的汽灯光，通过敞开的窗口斜射进来。这会儿，杨英一听说那瘦小的瞎孩子已经十一岁，她那停留在眼里的泪水就流了下来。她对自己不满似的皱了皱眉，偷偷用手绢擦拭着。

“怎么还不来呢？”她低声对身边的李小珠说。

小珠儿转过脸来，睁大两只含泪的眼睛，对她疑问地瞧着。

“你说什么？”

“我说常恩的妈妈，怎么到这时候还不来呢？”

“不是说天黑就动身的吗？”老贺也低声地插进来。

“是啊，昨天她决心要来诉苦，我跟她约定，今儿天一黑就来，还叫老雷和铁旦护送她呢。”

“会不会因为刮大风她不来了？”老贺考虑说，“我们派两个民兵去接她吧！”

“光民兵不行，”杨英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我去！”李小珠自告奋勇地说。

“也好。小珠和常恩妈搞熟了，她去说个话什么的也有许多方便。良子，你就叫来顺派两个民兵跟她去吧。还得赶快，太晚就赶不上啦！”

小珠立刻拔出手枪，喀嚓顶上了子弹，迅速跟良子跑出去了。

会场上一阵喧哗，口号声里，夹杂着对地主的愤怒的咒骂。

4

血泪的控诉接连不断地进行。虽然宋家地主几十年来霸地、夺佃和残酷压榨农民的主要事实，杨英都——听说过，但这些事实现在由受害者亲口诉说出来，却使杨英听了更感到刺心的难受。她的手绢已经湿透了，心想每一席控诉，都反映了广大农民无地少田的痛苦，都表露了他们分田分地的迫切愿望。她正想离开窗口，跟老贺研究一下土改的问题，忽然从村外传来一声枪响，听起来还离得很近。

“不好了！老狐狸来了！”立刻，最后面的人群里，就有人这么喊。于是，那边的人们乱起来，一部分人拥挤着就往铁丝网那边的后门跑。

“不要跑！不要动！”台上，高老墨、宋旺他们表现得很镇静，都站起来喊着。老墨还迅速站到前台，大声说：

“咱们的魏队长、丁队长都在前面，离这儿十多里就有警戒哨。这不是我们的信号，这一定是走火；要不，就是坏人捣蛋！”

“砰！”突然一块石头飞过来，刚好击中汽灯，玻璃碎了，灯光灭了，只剩纱罩儿灯芯还燃烧着绿色的火焰。看得见老墨的额头被落下的石块所伤，流下了鲜血。

“谁扔的？”

“捉住他！”

“捉住他！”

——人们喊着，望着石头飞来的那一边。

铁丝网外面，发生了斗殴。扔石头的捣乱分子，在黑暗里逃脱了。

“注意坏人！每个人注意自己的身边，防止坏人活动！”不知谁在那么喊，喊声突出在一切声音的上面。

杨英关节炎尚未痊愈，却已经敏捷地跑到台上，想帮着维持秩序，但秩序并未大乱。最意外的是，小学生和妇女们仍然整整齐齐地坐在那儿，只是少数婴儿被吓哭了，母亲们正在摇着哄他们。最后面的群众，大多是中农，也逐渐稳定下来。不过整个会场，还响着一片不高的嘈杂

的声音。

风把那仅剩的绿色火焰刮灭了。但很快，一盏预先备用的中型泡子汽灯又挂了起来。灯光又亮亮地照耀着，抓住地主及其家属们的民兵与妇女纠察队，才放了手。刚才正在诉苦的乐大妈——柱子的妈妈，已经用她的包头布把老墨的伤口扎好了。这时，她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向台下的群众抬起双手，气愤地说道：

“乡亲们，他们想捣乱，想不让我斗争，你们说能行吗？”

“不行！”

“不行！”

“咱们要斗到底！”

“对！”乐大妈一拍手，“你们不怕，我老婆子更不怕！咱们既然敢打狼，就不怕狼咬！”

“对啊！”

“咱们早把脑袋掖在腰里了！”

群众喊着，零乱地鼓着掌。

控诉又继续进行了。

5

半小时后，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杨英与贺家富回到了教员室。由于扔石头的人终究没抓住（据说，那家伙是个小个儿，穿着紧身的黑棉袄，很像是毛四儿），同时，由于打枪的人也还没查出来，杨英心里很遗憾，甚至很自责。然而，经过这一场小小的风波，她对这一带群众的阶级觉悟又有了进一层的认识，因而又不免很兴奋。

教员室里，从窗口斜射进来的汽灯光，在墙上慢慢地晃动着。杨英与贺家富都找个座儿坐了，杨英说：

“老贺，听说这几天东边有战事，分区党委的批示恐怕一时来不了，老蔡又转游到北边去了，不好找。可是这里群众的土地问题又迫切需要解决，你看怎么办？”

一向细心谨慎的贺家富，仍然稳重地说道：

“我看这事儿急不得，还是等批示下来了再决定吧，你看怎么样？”

为了这问题，杨英可伤透了脑筋。

老贺了解她，又笑着劝道。

“唉，慢走跌不倒，小心错不了啊。”

“不，老贺，”杨英认真地说，“老百姓讲的：不会做饭的看锅，会做

饭的看火。现在火候到了，要是给群众泼凉水，我怕反而要犯错误！”

“万一违反了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不是完全从群众利益出发的吗？……我还记得老蔡说过一句话：人民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法律！”

“可是，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批准……”

“是啊，”杨英苦思着，曲起一个指头敲敲额角，“就遇到这个特殊情况嘛！”

李小珠走了两个多钟头，还不见常恩妈到来，真叫人着急。可是这当儿，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有名的胆小人，外号“老耗子”的宝三叔，在控诉告一段落时，竟突然在台上出现了。

“我也要控诉！”他提高嗓子说着，声音有些颤抖。但说过以后，他忽然想起来什么，脱下他的毡帽头，向大家鞠了一躬：“乡亲们，我要诉他，诉他宋家没王法，收我的租子用大斗……”

“收谁的租子也一样！”有人纠正他。

“哪一年我不受他那斗的气？”他说着，忽然念起顺口溜来，“宋家的斗，张大口，一斗能大九合九；宋家的升，没有底，七平八尖九加一！我们姓尹的，种他宋家的地几辈子了，辈辈的血汗往他斗里淌呵……”他激动得几乎说不下去。忽然，他狠狠地瞪着人丛里的老伴：“你这死老婆子！不用给我打手势！谁也诉，干吗我不诉？麦子熟，我们呜呜哭呵！”他用毡帽头擦一下眼泪，但始终没敢看地主一眼，就那么东一句，西一句地诉说着，诉到“民国十一年闹大水，他大……大老……说：‘尹宝三，限你三天，缴不上拿命……拿命……来抵！’”就气噎得眼珠上翻，口吐白沫了。——“发病了！发病了！”老婆子抢上来。人们急忙把他扶下去。

就在这时候，会场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杨英与老贺急忙跑到窗口去看。人们正在叹息，唏嘘，嘁嘁地议论，而拥挤在后面和铁丝网外面的人们则正在伸头探脑地抢着观看。原来从南边一个大教室的门里，走出来一长串披麻戴孝的人们——大部分是妇女、孩子，走过人群让出来的胡同，直向台前走去。这些都是被杀害者的家属，一个个哭得眼都红肿了，有些人一边走一边还在啜泣。打头的一个矮小女子正是石漏媳妇，她走到台前，踩着一块石头跨上台去，跟那些恶霸地主面对面地站着，一只手指着他们，浑身瑟瑟发抖，可是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地主们却偷偷地抬眼看她，笑面虎的眼睛里还透出毒气，活阎王的眼睛里甚至露出凶光。气得俊儿姑娘跳到台上，一把拉开她的嫂子，抢到前面戳指骂道：

“笑面虎！活阎王！你们还发什么狠？今天你们的末日到了！”她半偏着瘦弱、苗条的身体，愤怒地做着手势，一会儿面向群众，一会儿又朝着地主。风把她的头发吹得蓬蓬松松地直立起来，她那大病初愈的脸孔越发显得苍白，而泪光闪闪的眼睛喷射着深仇大恨：“瞧瞧吧，你们宋家恶霸，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死我们的人不算，光你们用刀砍、用枪崩的，就有多少人命？这里来的死主家属，还不过是一部分啊！”她指着台下家属中间一个蒙脸哭泣的十三四岁姑娘：“就说玉妹子吧，连她妈妈给她爹收尸，也被你们活活地一块儿埋了，你们还有一点人性没有？可怜玉妹子在这地方不敢待，亡命讨吃，昨天才把她找回来！还有我们的支书老唐一家子，被你们满门抄斩，成了绝户啦！”

在秀女儿领导下，群众都喊起了悲愤的口号。俊儿继续说：

“地是我们自己种，粮是我们自己打，我们也不过是为了活命，减了你们几颗租，羊毛不是还出在羊身上吗，谁又动了你们自身上的一根毫毛？你们可就还乡倒算，还把我们的亲人一个个大卸八块，扔到大清河里，叫我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俊儿姑娘突然忍不住痛哭起来了。

“今天说什么我也要报仇！”刚才已经退到一边的石漏媳妇忽然伸出两手向地主们奔去。同时，一小群妇女叫喊着拥到台上去。

“打！打！打！”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愤怒的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6

可是，就在这天傍黑时分，几个化装成八路军游击队的匪徒，把常恩妈掏出去，在于家营西边的乱坟堆里杀了。他们还在她的口袋里留了一封没头没尾的信，写着：

地主的下场！

第十五章 雪花飘飞的日子

雪花飘在窗子上，
难题落在心坎上。

——民歌

1

拂晓，冒着漫天盖地的茫茫大雪，杨英和李小珠，又从城东南地区赶回龙虎岗来。

十分疲困的杨英，在石漏媳妇的土坯房里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半前晌了。李小珠还呼呼地睡着，其他的人早不见了。杨英从陈旧窗纸的破缝里张望，看见雪花还在纷纷飘落，小院里积雪已经一尺多厚，想必是早晨扫开的道儿，又蒙上厚厚的一层雪了。她听见对面良子房里在开会，人们正在热烈地讨论：

“他算什么贫农，他就是个中农！不过他生活高，吃喝好，一喝酒就够不上中农啦！”

“他呵，他是个漏子！我看他不是贫农，是瓶农！”

“你说什么？”

“天天捧酒瓶，还不是瓶农？”

一阵笑声。

“不要开玩笑！”听得见有人在嚷，“复查成分可不要离了原则！咱们要从劳动和剥削上来分析……”

杨英叫醒了李小珠。两个人匆匆穿棉衣的时候，小珠听着，说：

“怎么搞的！这村的成分还没复查完？”

“不是三榜定案吗！”杨英微笑道，“定成分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复杂哪。”

“听，他们在讨论谁？”

那边又一阵笑声。

“不要笑，我是说真的。按他的思想、按他的剥削，他就是个富农！”

“三亩地的富农？”

“地是三亩，不多也不少，可是他又当经纪人，又当粮秣员，还贪个污什么的，这里面不尽是剥削？”

“呀，”小珠明白了，“他们在讨论狄廉臣！”

听见那边又在说：

“照你这样说法，他儿子该是个雇农啦！”

“怎么父亲是富农，儿子是雇农？”

“他有时打个零工什么的，不是雇农？”

“真的，像他那样邪门歪道胡鼓捣，该算什么农？”

“天天胡鼓捣嘛，还不是雇（鼓）农？”

“哈哈哈……”

杨英也笑了，说：

“听，有些个人家，成分可难定啦。小珠儿，你说，像狄廉臣、二混子一家，该定什么？”

“哼，我看是流氓、奸商、二流子！”

“哈哈哈，这一家又是富农、中农、贫雇农，又是流氓、奸商、二流子，哈哈哈，真全啦！”

她俩跑过小院，去到北屋。北屋里没有人，妇女们也都开会去了。杨英走到锅台跟前，揭开苫布，看见老墨婶特为她俩擀的白面条，切得细细的留在案板上。她俩知道，这村从地主家找出来的三百多担粮食，已经分给贫苦的农民了，其中大部分是麦子，有许多人家还分到一部分磨好的上等白面。但这是多么稀罕的东西呀，她俩看着这么好的面条哪里肯吃，另外找了几个冷窝窝来啃，又找了些玉米碴儿煮粥喝了，就到区委会去。

2

村里的街巷都扫开了道儿，不过道儿上又积了雪。她俩顺着村里的街道往西走。

大雪天，街景是迷茫的，但又是明亮而且宁静的。那些低矮的土屋、草房，像是快要承受不住厚厚的雪的重压，可是从某些简陋的小窗户里传出来的农会小组开会的声音是愉快的、热烈的，时常夹杂着笑声。

她俩正向前走，忽然从北街转出来一群喧嚷的妇女，有的还拿着大枪，一看就知道是翻身团的妇女纠察组。她们押着一个胖得出奇，以致浑身滚圆的妇女（因为身上都是雪，就像个胖胖的雪人），朝西走去。

杨英她俩跑上去询问，妇女们抢着告诉：原来这是毛二狗的妻子。自从龙虎岗解放的那天晚上，毛二狗乘机逃往保定后，这女人也蓄意逃走，但始终被群众监视着。今天趁雪下得紧，人们正忙着开会，她身上穿了七个袄儿八个裤，腰里缠着绸缎、洋布，暖袖里、袜统里、棉袄棉裤里，藏着许多洋钱、票子，拿了一张不知哪儿弄来的路条，想从小胡同里溜出村去，当场被放哨的民兵和妇女纠察组查获了。

杨英她俩看着这穿得肥胖，其实却很消瘦的半老妇女，觉得非常好笑。

“吓，假路条！”李小珠看了她的路条，交给杨英。

杨英看见，路条上用红印色盖着一个菱形的图章，菱形内有仿宋体的“龙虎岗农会”字样，不像是假的；但仔细看时，才发现那笔画和线条都比较粗，比较浮泛，也比较模糊：果然不是真的。

“不定是用什么东西刻的呢！”小珠儿蔑视地说。

“准是她儿子刻的！”高宗义媳妇气愤地断定。

其他妇女也嚷嚷——

“政委，这家富农我们可不能放过！”

“他们和地主的剥削也差不多啊！”

“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还出租土地！”

“他自个儿地种不完，雇人种！”

“毛二狗是汉奸、反动派，宋家大地主的狗腿！”

“我们也要清算他！”

“我们要挖他的封建老根子！”

“我们要砍掉他的封建尾巴儿！”

但是那毛二狗的老婆凶狠狠地跟她们吵了起来，妇女们愤怒地吆喝：

“你凶什么！难道这还是你们的世界？你还想压迫人？”

她们伸出许多手，把她推推搡搡，押到农会去。

3

杨英她俩跟着走进了宋家大院。

前院，大客厅的门两边，挂着翻身团和农会的牌子，还贴着一副大红纸的新对联，在雪光的照耀中，显得特别鲜艳夺目：

一切权力归农会，

劳动人民坐天下！

客厅里，原有的家具陈设和墙上的字画都搬走了。大幅威严而慈爱的毛主席像贴在正面墙上，毛主席像的上边还装饰着红绸的彩带和彩球。客厅正中支着一只又宽又长的板桌，左边靠墙放一只方桌，右边靠墙放一只三屉桌，桌子旁边都放着长凳或方凳。

这时候，贺家富与本村农会的八九个委员，正坐在板桌周围开会，讨论最后剩下的几个疑难成分。宋旺和周天贵，正倾身在左边方桌上，跟两个高小学生，查对什么统计数字。老校长龚绍禹，则独自坐在右边三屉桌前，正在研究那放在桌上的一只不太大的黑箱子。妇女们押着毛二狗老婆喧嚷着进来，后面是杨英和李小珠，还有几个民兵带着枪从对面屋里跑过来，这翻身团和农会的办事处顿时就显得很热闹了。

自从区委会接受群众的要求，批准各村一面进行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等着上级的批示以来，龙虎岗仍是区委的“试点村”，由杨英亲自“掌捏”。只因为最近城东南地区的反奸清算工作，也蓬勃地展开了，所以杨英把这里的工作暂时交由老贺负责，自己离开了一段时间。现在杨英一回来，老贺就陪她到右边三屉桌旁——较为僻静的所在，笑嘻嘻地向她汇报工作。他首先给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

“分区党委的批示下来了！”

“怎么样，土改的问题批准了吗？”杨英急问，并带笑向老校长点了点头。

“批准了！说条件既然成熟，可以进行。”

“哎呀，太好啦！”杨英异常兴奋，“批示在哪里？”

“在秀女儿那里。”

“秀女儿呢？”

“她跟李玉到宋卯家去了。”

“你说什么，李玉？”

“哦，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分区党委派来一个工作组，连李玉一共三个人。我和少山、秀女儿商量以后，给他们分了分工，李玉就分在这个村。刚才为了村里那‘挑拨事件’，他跟秀女儿一同找宋卯去了。”

“哎呀，李玉来了，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

“吓，”老贺笑着说，“他穿了个破棉袄，戴了个破毡帽，口口声声‘改造’‘锻炼’，看样子跟以前可大不相同啦。”

在那边盘问富农女人的喧闹声里，贺家富慢条斯理地报告杨英：这几天，本村翻身团又从地主们家里挖掘到不少粮食，不过有些麦子出了芽，有些谷子沤烂了；另外还挖掘出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连宋家大院所藏的地契、租约、债据、账簿，一股脑儿都找到了。这些东西一共

装了四个大瓮，封得严严实实，埋在东跨院宋小乱住屋的炕底下，还埋得相当深，周天贵他们费了大劲才找到。现在，农会要求上级批准，赶快把这些东西全烧掉。

“当然，应该烧掉！”杨英同意地说，“干脆把所有地主的契据账本，统统集中到一起，让群众亲自动手，一股脑儿全烧毁它！烧个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另发——”。

“什么？你说清楚！”那边高老墨在威严地说。

又是一阵鼓噪。原来那富农女人承认：她儿子毛四儿，用风干的豆腐干仿刻了农会的图章。

“你看，我们还有个意外的收获！”老贺兴高采烈地指着桌上的那只黑箱子，对杨英说，“这是在后院北屋的墙根底下挖出来的。”

“吓，这是什么箱子，这样漂亮？”

“看样子是保险箱，”坐在那儿研究箱子的老校长，扶扶正老花眼镜说，“这箱子真‘保险’，我们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没法把它开开！”

“里面准有宝贝，”老贺笑着说，“可就是开不开！”

杨英觉得很奇怪，走过去细看那箱子。箱子倒不大，但拿起来重甸甸的，竟是铁的，外面却漆得又黑又光，明镜般的亮，上面有个白钢的提手，另有一块小铜片，铜片上有篆体的“鸿泰”二字拼成圆形。箱子的前面在箱盖缝的附近什么也没有，只下方一左一右有两个可以拨动的圆盘。据老校长说跟自动电话的拨号盘很相像，但号码都是汉字：



“你看，怎样拨弄也没有用！”老校长说。

“你们问过笑面虎没有？”杨英问。

她只提笑面虎，是因为斗争恶霸那天晚上，大概有心脏病的小尖头竟当场吓死了；活阎王挨了一顿揍，没有死。但第二天，当常恩妈被暗杀的消息一传开，愤怒的群众就再也忍不住，终于把老恶霸拉出去，在

树林里的一个大会上，给常恩妈报了仇……

“我们连什么大太太二姨太，连管家吕立功，连金梅阁，都问到了，谁也说不知道，”老贺回答说，“据笑面虎讲：以前光听说老太爷有一个保险箱，一开箱就会叮铃铃地响，可他从来没见过；又说老太爷是中风死的，临死也没来得及交代，当时急得老太太差点发了疯，后来哪儿找也没找到。这话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想他既然知道有这箱子，还知道一开箱就会响，要说没有看见过，那才真是瞎话！”

“他们即使知道，也未必肯说！”老校长缓慢地摇着头，“贺区长叫我把这些字尽可能连成句子，可是……”

“住嘴！”那边高老墨又在严厉地喝斥，“你别‘富农富农’的，你们这些富农比地主好不了多少！以往的罪恶还没跟你们算账，今天光凭你们假造公章，就可以把你押起来。不过我们宽大你，这些衣服和东西暂时留下——小闹儿，清单开好没有？——喏，清单交给你，将来该没收该发还，听候农会处理。你回去可老实点，要不然，我们对你也就不客气了！”

杨英望见那瘦瘦的女人铁青着脸，噘着嘴，赌气不接受清单，她后面又腾起了一阵喧哗：

“嘿，她还凶咧！”

“她根本不接受咱们的领导！”

“把她押起来！”

“把她押起来！”

“就是我这老脑筋太死，一会儿看李玉把句子连起来没有。”老校长又说。

“怎么，李玉他内行吗？”杨英问。

“哈，李玉对这可有兴趣啦。”老贺笑着答，“他把箱上的字儿照抄了一份，说他抽空也琢磨琢磨。”

“杨政委！”老贺又说，略略放低了声音，“亏得你回来了……”他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别的什么重要问题，暗示地说：“你不到后面歇歇吗？”

4

后院，区委会办公处，门窗都紧闭着。区小队队长丁少山，队副花满枝（原是裴庄的民兵队长，也是个青年荣军），和本村的民兵队长高宗义，正在里面跟贫农贾三顺秘密谈话。老贺与杨英就到东屋。东屋三

间也已经腾空了，并没有东西好坐，他俩就站在当中一间的空地上。

“昨天晚上，”老贺说，“翻身团委员会开会，接受了大部分小组提的意见，决定要分富农和上中农的土地财产，还要分油坊。当时是我和秀女儿、李玉参加这个会议的，秀女儿首先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也提出了修正的办法，可是在李玉对他们的一再支持下，大家还是通过了……”

这样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决定，使杨英脸色都有些变了。她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问道：

“李玉这是什么意思？”

“李玉是这样说的，按政策，油坊属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可是本村的油坊，大部分资金属于地主富农，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又说，按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都不动，更不用说上中农了，可是这样一来，就要给群众泼凉水，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当中，谁要给群众泼凉水，谁就要犯错误。他还对秀女儿说，他过去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这应该作为对大家的教训，如今他可要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做群众的绊脚石。”

“这样大的问题，党支部事先就没有讨论吗？”

“这一向……大家都忙昏了头……少山也在忙着他的本位工作……支部会就没顾上开……”

哦！本位工作！什么叫本位工作？党的工作就不是最要紧的本位工作吗？——杨英心里很生气，但她克制着，仍然冷静地问道：

“那么，委员会里的党员，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吗？”

“当时最糟糕的是石漏媳妇，她不但不支持我和秀女儿的意见，还跟秀女儿争起来。投票的时候，委员里就只有高老墨和周天贵两个党员没举手。此外，连宋旺这位党支部委员，也糊里糊涂随了大溜……”

为了党支部放弃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杨英真是又气又恼，说了声：“好啊！”就把两手插到蓝布棉袄两边的插袋里，像个男人似的在室内踱起来。

窗外，雪花还在纷纷地飘落。空空的屋子里没生火，通两边房间的门都敞开着，空气是寒冷的。但杨英感觉到心头有一股火儿蹿上来，脸皮也仿佛在发烧。然而她，这个年轻的政委，怎能对这位头发都全部灰白了的老同志，有所责难呢？她看得出来，就是她不加责备，他心里也够难受的了。

“杨政委！”一向开朗的健壮老人，现在多少有点儿勉强地笑道，“亏得你回来了，这事儿还来得及……昨晚上决议通过后，他们本来准备立即在农会委员会争取通过，并且马上行动的。李玉当场把几十张封条都

写好了，准备连夜封油坊，封富农和上中农的门——他们计划：让每一户富农或上中农，在家里都合并住一间房，其余的房间集中一切浮财，先严严实实封起来，好准备跟地主的浮财一起分。可是，我和秀女儿坚决主张：这事儿暂且保守秘密，也暂且不要提到农会去，等你回来批准后再进行，我们知道你一半天就要回来了。最后，大家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所以这事儿还没有闹出去。”

“怎么，对于这样大的事儿，少山就不闻不问吗？”杨英站住了问。

“我们连夜跟少山研究过了，他也有不同的意见……”

“这样吧，老贺，”杨英比较平静了，对贺家富亲切地说，“你去跟宋旺说一声，叫他马上召集支部会，就到这儿来开，还有，把本村的土地统计表，带来给我看看。”

“叫不叫秀女儿？”

“不方便吧，我看算了。”

老贺刚走，少山推门进来，年轻的瘦脸儿上带着气愤的表情。

“政委，你回来了，正好！你看这问题怎么处理——宋卯和狄廉臣竟在背地里组织翻心团！”

“什么，翻心团？”

“是啊，我们组织翻身团，他们偏组织翻心团，专跟我们对抗！刚才贾三顺已经坦白了，他说参加翻心团的有郝金海、刘连喜、高老盆、齐大头……人还有咧！大部分都是中农和上中农，也有下中农和贫雇农。至于具体搞些什么活动，他还不肯坦白。看来他很怕宋卯和狄廉臣，或许受过他们的什么威胁。现在花满枝和高宗义还在那儿挤牙膏似的挤呢。”

然而，出乎少山的意料，杨英对于这件事，却是很高兴的。她面有喜色地对少山说：

“好！能搞出来，是个很大的收获！本来，村里还有许多人受过宋卯、狄廉臣的欺骗，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现在正好用事实来揭露他们。这件事必须严守秘密，你们再继续耐心地进行工作，等材料收集齐了，人证、物证都有了，咱们就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跟他俩讲讲理！”“我看，”少山恨恨地说，“先该开除他俩的‘党籍’！”

“不，”杨英解释道，“还是先在群众面前，把他俩的假面具彻底戳穿，然后我们再采取组织措施。这样他俩就没话说，群众也都会拥护的。”

少山同意了，又汇报一些别的事，包括斗争大会那晚上二混子打枪的嫌疑问题……等他说完以后，杨英带着尽量温和的口气对他说道：

“少山，这一时期，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小的收获，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不过，你们的工作里也还有相当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大家分头忙，却并没有发挥党的强有力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少山，你是个区委委员，还是本村的支部书记，你想：党的政策如果不通过支部，不通过支部各党员团结一致的、正确无讹的、积极有效的工作，那怎么能贯彻到群众中去呢？”

“可不是吗！昨天夜里，老贺跟我一说，我就想，这可糟了！唉，”少山用左拳打着自己的头，愧悔地说，“我真糊涂！我是个军人，却忘记了‘战斗堡垒’的作用……”

5

老贺与高老墨、宋旺、周天贵进来了。宋旺说，石漏媳妇和王小龙，由小珠儿找去了。

“杨政委，”周天贵把几张统计表交给杨英，“你看，这是本村各阶层人口、土地、牲畜、农具等的详细统计，刚才我们已经核对过了。”

周天贵虽然不识字，但在清算斗争中表现得特别精灵。他用粗糙的手指胡乱点着表上的一个什么地方，却很沉着、很明确地对杨英说：“这成分是按第二次复评的结果统计的。第二榜贴出以后，只有个别的成分还不能最后确定，此外全部成分，群众都没有意见了。特别是地主、富农、上中农的划分，都是老贺亲自跟翻身团委员翻来覆去研究了好多次，然后在翻身团各小组通过后，又在农会各小组再三讨论通过的，所以这部分已经定案。”他停了停，又说：“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富农和上中农的土地也多，大部分群众都要求把它们拉平；第二，本村的油坊，是笑面虎和宋卯他们几个地主富农合伙儿开的，里面也有一小部分资金是上中农的，现在大部分群众也要求分油坊。杨政委，你看怎么办？”

杨英拿了表细看。表上第一家富农毛敬堂，她知道就是毛二狗；第二家富农吕岁喜，她知道是宋家大院老管家吕立功的儿子；第三家宋庆云；第四家宋太平；而第五家就是宋丑——按他大小二十三口人来看，显然是把宋卯、宋辰两户也一起包括在内了。这一家光牲口就有大小牛四条、骡子两头、马一匹，土地连明带暗，有二百五十多亩。杨英知道，在本区前一次解放时期，他家名义上就分了家，把财产分散隐蔽起来，在村里宋卯等一部分干部的操纵下，宋丑、宋卯的成分都定为中农，三弟宋辰更是定为贫农；而实际上，还仍然是那么富裕的一大家，

农地全由老大宋丑在经营：表面上不雇长工，但月工、短工雇得多；表面上并没出租土地，其实暗里出租和出典的土地就有一百二十多亩；表面上装得手头很紧，暗里却放高利贷——据不完全的统计，就合银洋五百多元……

杨英看那总表：富农七家，平均每人的土地十亩又半；上中农十六家，平均每人不到三亩；而本村的土地，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则每人只能分到两亩挂零。依此推算，则富农多占土地四百八十多亩，上中农多占土地七十多亩。

丁少山端来一个瓦盆，从北屋分来一部分炽燃的木炭，大家围着炭火盆儿蹲成一小圈，烤着手，开始谈起来。

“昨天晚上，大家是怎么说的？”杨英问。

“多数委员的意见是，肥处割膘，瘦处添油，干脆一抹平，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公平合理！”宋旺抢先回答。

“这样做，老贺怕违反政策，我也怕使不得，”老墨叔慎重地说，“昨晚上老贺跟秀女儿说得对，咱们现在反帝反封建，反不到富农的头上，更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至于油坊，我同意老贺提的办法，可以把地主那部分资金抽出来分掉，其余的保留。”

刚巧石漏媳妇和小珠儿匆匆进来，石漏媳妇听到老墨的话，奇怪地说：

“油坊问题，昨晚上不是决定了吗？”

“是啊，”贺家富笑着回答她，“分油坊，分富农和上中农的土地财产，这究竟对不对，咱们还得讨论讨论啊。”

“啊呀，”矮小的石漏媳妇，一下子冲动得黑黄脸儿都成了酱红色，一面拍掉大襟棉袄上的雪花，一面嚷道，“要不那样分，我们可不干！”

“你们，是谁呀？”杨英微笑着问。

“我们，妇女翻身团！”石漏媳妇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吧，你说说你的理由吧。”杨英笑着鼓励她。

“理由！”石漏媳妇的话里带着气，“你们还要什么理由？咱们的苦日子过得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人家地多，咱们地少吗？你们还要让人家富，咱们穷吗？”她越说越气，竟对大家做着手势：“哦，原来你们的胳膊朝外弯呀！要是这样，要是你们真分给我一亩多地，那呀，哼，反正不够种，反正还要挨饿，我宁可不要，宁可干脆饿死！”

“石漏嫂！”丁少山大不以为然地站了起来，一只胳膊也挥动着，“你可别这样说！你看我，打八岁起就给宋庆云家干活，一直干到十八岁，到我投了八路军为止。就是说，我这可怜的孤儿，整整给他们压榨了十

年！开头，他家还是个上中农，可十年间，他们拿我的血汗生了利息，竟发展为富农。你想想，难道我不想向他们讨还血债吗？哼，照我看来，别说是富农的大剥削，就算是上中农的小剥削吧，只要是剥削，就都是吸人的血，榨人的骨头取油！所以，石漏嫂子，你放心，我们都跟你一样恨透了剥削！可是，为什么我们不马上向富农和上中农进攻呢？那是因为，党教导我们，”这位年轻的残疾军人，像背书一样烂熟地、热情地说道，“咱们现阶段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关系，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好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别说上中农，就是富农经济和工商业，也都是资本主义性质，并不是封建性质，眼下让它们发展，对咱们的社会生产还有好处咧，破坏它们干什么？”

“到将来，”老贺插言道，“资本主义剥削也要消灭，一切剥削都要消灭的，忙什么？”

“因此，”少山用玩笑的口气结束道，“好嫂子，你还是不要死，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再死吧！”

“到那时候，叫她死她也不死啦！”老墨叔笑道。

但是石漏媳妇远离着大家，坐在左边房的门槛上，依然生气地说：

“我不懂！我不懂！反正我随大伙儿走！”

跟石漏媳妇一同进来的李小珠，一直还站在门跟前，好奇地看着辩论的双方。这位抗日时期就参加党的小同志，这时候忽然对少山不满意地发话道：

“在党的会议上，你们开什么玩笑呀！”她的眼光溜一下石漏媳妇，神情严肃地说道，“我们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参加党，究竟是为什么？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给自己分两亩地呀？要是分不到两亩地，难道说不干就不干了吗？”几句话说得石漏媳妇脸色又成绛红了。

杨英微笑着。她看见周天贵坐在他脱下的一只鞋子上，一面伸双手烤着火，一面歪着脑袋在沉思，就问：

“天贵，你的意见怎么样？”

天贵抬起头来，照例缓慢而确切地说：

“是这样：叫我看，这几家富农，除了自家有人参加劳动，别的方面，不论出租、出典土地，放高利贷，雇人……都跟地主没有什么区别。再说，他们的地也实在多！要不把他们的地分出来，这村平均每个人连两亩地也不得够。闹了一大场土改，结果三百来户贫雇农地还是不够种，我看这倒是个大问题。要说上中农嘛，终究是咱们团结的对象。

好在他们的地也不算太多，我想，干脆不动就算了。”

在每个人发表意见的时候，杨英都十分注意地瞧着、倾听着。她外表上并不显露，究竟谁的意见更使她赞同；然而她内心，却不由得对周天贵深感钦佩，正像以往每一次天贵发表意见时一样。她觉得，周天贵的无产阶级立场总是站得很稳，因而在工作上特别显得聪明和能干。而这样的人，差不多各村都有。

周天贵的话引人深思。高老墨似乎很感兴趣地问：

“那么，油坊呢？”

“油坊？”又黑又瘦的周天贵歪着头，他那太阳穴的“青筋儿”像弯曲的蚯蚓似的膨胀着，“叫我看，油坊属于工商业，不该是在土改的范围以内。党的政策不是保护工商业吗？再说，这油坊的资金，地主倒占了百分之七十，若是把地主的资金一抽掉，这油坊不就垮台了吗？油坊垮了台，我们吃油还跑到千家营去买？叫我看，如果一定要没收地主的资金，那也得一总留在油坊里，不能分！”

“怎么，刚才你是说，富农的土地还是要分？”宋旺却莫名其妙地问。

天贵转脸瞧了他一眼，点点头。

“啊呀，你！”红脸宋旺就发开了牢骚，对周天贵嚷嚷道，“昨晚上我举了手，你把我批评了一顿；刚才我脑子好容易清楚了，可你这么一说，我又糊涂啦！”

大家都笑了。

6

“我说一点意见，怎么样？”杨英提议。

于是，笑声马上静下来。少山用手势招呼两位妇女，并且跟老贺先让出两个位置。她俩也就跑过来，蹲到火盆边，烤着火。

“怎样，他不在？”杨英低声问小珠。

“别提了，又装他的鬼病呢！”小珠儿赌着气。

再没有人说话了，静得仿佛外面雪花的纷纷飘落都听得见声音。

杨英用两根细枝子拨着炭火，略略考虑了一下，才开始说道：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的领导问题。因为昨晚上有人说，他要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他这句话，对不对呢？依我了解，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如果群众的意见正确，党就应该领导群众，实现它；如果群众的意见不正确，党就必须教育群众，

纠正它。这样，跟群众路线是不是矛盾呢？一点不矛盾。因为党是人民群众里面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它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有时候，群众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看不见长远的利益；或是只看见局部的利益，看不见整体的利益。这时候，党就要教育群众：不光看现在，还要看将来，不光看部分，还要看全体；必要的时候，还得牺牲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或是牺牲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因为这样做，才符合群众的最高利益。所以，光有群众路线，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当然，光有党的领导，没有群众路线也不行。”

说到这里，杨英看着身边的李小珠说：

“小珠儿，咱们九分区老百姓有两句话是怎么说的？”

“我说不来！”小珠儿却忸怩地，不，或许是调皮地，笑着不肯说。

“这小家伙！”石漏媳妇打了她一下，“刚才你怎么训人来着？”

“大概是这样说的，”杨英回想着，背诵道，“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

“——千计万计，群众路线第一计！”小珠儿很顺溜地接过去。

“好好好！”大家都衷心地赞叹。——

“真好！”

“真对啊！”

“昨天的漏子，就出在这上面！”

“就像没头的蜻蜓，乱飞乱撞啊！”

“真危险！”……

“以后可要注意点！”杨英警告着，特别看了看老贺与少山，“以后，一定要加强支部工作，尽可能使所有党员，都在原则基础上，政策思想上，团结一致，然后好去领导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而不是让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上，随随便便地、糊里糊涂地‘跟大伙儿走’！”

“是呀，”石漏媳妇不好意思地说，“可就是，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嘛！”

“别忙呀！”老墨叔关照着。

“要记住黑老蔡说过的一句话：‘斗争越紧张，越要抓思想！’”杨英说，“……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她停了一停，拨着炭火想了想，才又说道：

“第二，是党的政策问题。昨天晚上，有人想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那么，究竟是执行政策对呢，还是不执行政策对呢？要回答这问题，首先要了解政策是什么，它是从哪儿来的。依我了解，政策是革命运动的

指南针，有了它，才不会迷失方向，走错路。因为政策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群众的经验，由党中央制定的。所以，政策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它最直接地、最恰当地体现着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党员的任务，就是要使政策回到群众中去，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都能掌握、都能为它的实现而斗争：一句话，就是要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因此，离开了正确的革命政策，就不会有正确的革命运动。我们要把党的政策看作党的生命一样重要。大家想想看，政策的重大意义是不是这样？”

“啊呀，”石漏媳妇说，“李玉的话可不对头啊！”

“嗨，我也上他的当啦！”宋旺说。

“是啊，”杨英说，“我们决不能抛开政策，相反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刚才，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按照党的政策，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因此，我们绝对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利益，包括上中农的利益在内！此外，少山说得很明白，我们也绝对不允许破坏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的资金在内！——当然，恶霸地主是例外！”

“好！好！”老墨叔满意地说。

“对啊，”老贺也连连点头，“要紧的是团结中农，包括上中农在内，别让他们跟着地主富农跑！”

“现在地主富农坏分子，正在背地里搞鬼呢，他们就是想夺取群众，争夺天下。我们要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那正好是帮了他们的忙！”少山严肃地指出。

“现在，问题是很明白了！”周天贵说，“只是富农的土地，究竟还分不分？”

“是啊，难题儿就在这里啦！”几个人都是这样的意见，“分吧，不合政策；不分吧，土地不得够！这可怎么办？”

“这也难不着我们！”杨英笑着说。因为蹲得腿疼，她站起来，略略退后一些，掠一掠垂下来的头发。这时候，如果有谁注意，就会发现她的眼睛闪耀着异乎寻常的光彩。“同志们，富农经济，一般虽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可是刚才周天贵说得对，咱们这儿的富农，有许多方面跟地主没分别。最有意思的是，刚才我在路上，听见翻身团的妇女纠察组也说，要挖富农的封建老根子，要砍富农的封建尾巴儿。我看这些话都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些话，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一篇文章[1]里也提到过带有封建尾巴的富农。真的，同志们，咱们仔细想想看，咱们这儿的富农经济，都含有相当大的封建成分，有的富农，简直可以说是‘封

建性的富农’。咱们现在不是正要消灭封建剥削吗？为什么这一部分封建剥削就不应该消灭呢？况且，刚才有些同志也提到了，不这样做，广大贫雇农的地就不够种。咱们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一不就是要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吗？”

“哈呀，杨政委，你这句话可说到节骨眼儿上啦！”老墨叔笑道。

“哈呀，我本来也有这一份心思，可不知怎的，就像茶壶里煮饺子，光在肚子里翻腾，可就是倒不出来！”宋旺嚷嚷说。

“哈呀，要是这样做，保证群众能满意！”石漏媳妇叫道。

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地议论起来。连丁少山也欣喜地觉得杨英的考虑非常深刻、非常周到。只有贺家富一个人，还带着多少有点儿怀疑的、不放心的神气，对杨英略有些吞吐地说道：

“可就是，这样做，会不会跟党对于富农的政策，有些抵触？”

“我想不会。”杨英考虑说，“咱们根据他们封建剥削的程度，适当地分别对待嘛。再说，党的一切政策，都是拿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做标准的。咱们对人民负责，跟对党负责是一致的……当然，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我们还是请示上级批准了，再具体执行。”

老贺同意后，杨英就吩咐高老墨，赶快召集翻身团委员会，彻底地，重新展开辩论。这个会，决定仍由老贺参加。等会议成功后，再把政策贯彻到小组去。杨英还吩咐少山，赶快发通知，召集各村的支部书记和工作组的两位党员，前来开会。她自己则准备立即动手，写一份“龙虎岗土地问题”的简要说明，迅速呈报分区党委。在大家解散以前，杨英笑着举起一只手，对大家说道：

“喂，最后一句话。同志们，可千万别忘记了，敌人就在城里，还没有消灭呀！咱们的土改工作，能不能在稳稳当当掌握政策的基础上，再加紧一些？要知道，土改以后，咱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时间就是力量呀！”

---

[1]指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该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

第十六章 夜审

猫头鹰上树正二更，
看他定下了好时辰！

——民歌

1

雪呵，还在纷纷地飘落，飘落。

但黑夜，已经悄悄地，吞没了城市。

红叶姑娘的心，越发地紧张起来。她正在家中，守着一盏玻璃罩子的煤油灯，表面上做着针线活儿，实际上在等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庄一家破落户的子弟，以前龙虎岗自卫团的团长，现在宋占魁和时来运直接领导下的武装特务组织“飞虎队”的队长：阮黑心。不久以前带人去杀害常恩妈妈的，正是这个凶恶的刽子手。

哦，红叶姑娘是多么倒霉呀。自从阮黑心被王小龙打了一枪，来到城里把伤养好后，这半月以来，他常常来找她。呵，从此，红叶就不得安宁了。她那地下交通站的工作，无形中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甚至连她父亲——“卖油郎”宋旺，暂时也不便再混进城来，更不便在红叶的姨妈家露面。只好改由城东三里堡一个种园子的菜贩白长生，经过在城内开骡马店的红叶姨父，再与小水取得联系。

这阮黑心，是一个骨架高大，却又很瘦的年轻人。每一次见了红叶，他那十足流氓气的、狡狯的眼睛，总是燃烧着渴血似的火焰，对她贪婪地望着。每一次，红叶总是竭尽心机，并且得到姨妈的帮助，才逃开了他对她的人身侮辱。然而今天，他约定，他在“人们睡觉的时候”来……

雪呵，还在纷纷地飘落，飘落。

但黑夜，已经深深地，深深地，吞没了城市。

寂静；甚至听得见右隔壁房间里，小侄儿女们的轻微的鼾声。

呵，终于，终于听见了敲门声。隔壁未敢睡觉的姨妈，终于开了房门，沿着屋檐下的台阶走去，开了狭窄小院西头的那扇大门。

不一会儿，穿着带帽兜的雨衣的阮黑心，就闯进了红叶姑娘的房

间。意外的是，在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同样穿雨衣的匪徒。红叶一眼就看出那正是“飞虎队”的副队长，早先从河东逃亡过来的地主分子，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犯，外号谢小气，是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俩插上了房门，就把雨衣脱下。这一高一矮的两个匪徒，都穿着特制的黑色棉军装，腰间都围着一圈亮晶晶的手枪用的子弹。每人身上都带着三件武器：盒子枪、手枪和插在皮鞘里叫作“攮子”的匕首。他俩的眼都是昏红的，口鼻里都喷出酒气，但他俩并没有喝醉。

“红叶，对不起，今天小谢也来玩玩！”阮黑心狡猾地瞅着她，假装温柔地说。

“啊哟！”谢小气搓着手，也假笑地瞧着红叶，“姑娘的闺房怎么比外面还冷呀！”

坐在炕沿上的红叶，微微低下头去，两条辫子一直拖到膝盖上，仍旧做着针线活儿。

“瞧，”阮黑心站到她旁边，双手拿了一条花格子的丝围巾给她看，眼睛却向谢小气使着眼色，“红叶，这是我给你买的，围上吧！”

于是，他突然用迅速的动作，将围巾紧紧地勒住了红叶的嘴，连辫根围住，在后面挽上死结。谢小气也早已扑过来，抓住了红叶竭力反抗的双手。

但是，这期间，红叶的脚把炕沿上的一个瓶子，踢到了地上，砰的一声，瓶子碎了。立刻，左边的侧门无声地打开，霍地跳进来三个武装军人——都戴着黑眼镜和白口罩。及至阮黑心他俩发觉，三支手枪已经指住他俩的后脑壳。不一会儿，他俩已经被不由分说地缴了械，蒙住了眼睛，塞住了嘴，紧紧捆住了两臂，一齐被推出门去。

2

雪呵，还在纷纷地飘落，飘落。

这两个匪徒，被人挟持着，冒雪走了一阵，感觉被推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子飞驰了一阵，停下了。他俩又被推下来，冒雪走了一阵，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就被推上台阶，听得见用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里，开了锁，推开两扇重重的门。留了什么人在外面，大家走进去后，又听见门推回去，重新关上了。阮黑心、谢小气感觉到屋子里充满着阴森的、陈旧的、香灰似的气息，夹杂着轻微的油漆味，仿佛走进了单独的一间久被封闭的、有着两扇油漆大门的庙宇一样。

“哎呀，这不是那个‘日本庙’吗！”敏感的谢小气，立刻这么猜想。

那“日本庙”的位置，在荒芜了的公园里。

但是，正在想着对策的阮黑心，却糊里糊涂地走了进来。他闻见了浓厚的香灰味，就猜想是到了司令部后面那古寺的大殿里——那是平常半夜里抓人审讯的地方。而这种秘密逮捕的方式，他知道是常用的。这回竟用这样的方式对付他，他猜想，不是阴谋，就一定是误会。

“阮海新！”一个低沉浑厚的男音庄严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听起来，那人是坐在或站在正对面，俨乎其然地在审问他。同时，抓住阮黑心的人，也把塞在他嘴里的布团取去。

“请问，你，你是谁？”阮黑心壮起胆来，试探性地问。

那人冷笑了一声。

“哼，连我你都不知道吗？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那军官的长统靴，在砖地上磕响着，“我问你，宋司令这样重用你，是叫你干什么的？”

于是，阮黑心的某种猜想得到了“证实”；他那多少有点恐惧的心理，立刻烟消云散了。

“你，听起来好像……莫非你是，哪一位队长？你看，这完全是误会……”

“别废话！”抓住阮黑心的那一个，发出年轻而愤怒的声音，同时用手枪口顶住他后脑勺，警告地推了一下。

“嗬，你实说吧，你犯了什么罪？”那军官又问。

“这完全是误会！队长，我不过是到她家玩玩！”

“玩玩？”那军官发出大为不满的声音，仿佛看得见他的眉头紧蹙起来，“这家伙真不是好东西！明明强奸妇女，还当面撒谎！”

抵赖不了的阮黑心，终于低下了头。他知道，即使强奸妇女，在他们也算不了什么大错，所以承认道：

“我……和他……也就是想……”

可是，旁边那谢小气却急了，塞住的嘴里呜呜地发声，似乎想辩白，但被喝住了。

“嗬，阮海新，你承认就好！”审问者嘉许地说，“好，这就算一条吧。你说说，你另外还犯了什么罪？”

“别的可没有了，队长……”

“我问你：常队长的母亲，咱们宋司令的亲嫂子，可是你杀死的？”

“啊呀，你问这……”阮黑心奇怪地、委屈地喊；却听见军官小声说：“准备好！”阮黑心怔了一下，只觉得扎着绷带的眼前，仿佛亮起了

一些极暗淡的光——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队长，”他只是冤枉地喊道，“这可是宋司令的命令呀。”

“你胡说！”

“我要胡说，你拿盒子炮崩了我！”阮黑心非常着急地分辩着，“那天谢小气也在的，他也可以证明！那天，就是狂风把这后面花园里塔旁的那棵古松，就是那棵火烧剩半面的古松吹折的那一天。对了，是上午十点半钟，宋司令和时参谋，就在时参谋办公室里面的那个小套间里，跟我们商量的。不，不是商量，是宋司令亲自下的命令。他说：‘这臭娘儿们信了‘共匪’的鬼话，今夜里要到龙虎岗去开斗争会，坏我们老大的事儿，你们得赶快给我下手！’时参谋对我们笑嘻嘻地说：‘这还不好办？只要这样，这样……’把具体的办法全说了。因此，我们可完全是执行宋司令和时参谋的命令。”

“嗬！”那审问者似乎在考虑着，“你说得倒很像，不过，看得出来，你仍然在狡辩！我警告你，你还是老老实实，不要撒谎，撒谎就会有漏洞。我问你：常队长的母亲，要坏宋司令老哥的事，这当然是秘密，可宋司令怎么会知道的呢？况且，常队长的母亲，是宋家大老爷的心腹爱妾，根本不可能那样坏。这分明是你想推卸责任，完全胡编一气！”

“我要胡编，你斩了我！”阮黑心理直气壮地说，“常队长母亲的事，是千家营匡老明送出来的情报，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怎么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是头天晚上，经我的手交给时参谋的一封密信，我还能不知道？”

“哦，这样说来，你的功劳倒不小啊！”

从那军官的笑声里，阮黑心听出了似乎满意的、赞许的意思，他不觉也得意地笑了起来，说道：

“队长，本来都是自家哥儿兄弟嘛，你快放了我，宋司令也可以给我证明哪！”

“正因为宋司令还没给你证明，暂时只好委屈你一下啦！”那军官的言语里，似乎带着嘲笑。他又对旁人说：“先拿这一份叫他签字。”

有人走过来，把一支钢笔塞到阮黑心手里，并且将他的手，放在一张纸上适当的地方。纸的下面，似乎是垫的讲义夹。

“签吧！”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签字，干什么？”阮黑心问。

“如果你说的全是真话，你就签上字，这当然是会有用处的。”军官的声音和善地说，“如果你根本就是撒谎，那么签了字也不能证明什么，

那当然你就不用签啦。”

阮黑心犹豫了一下，准备签了，又说：

“那你们把我的眼睛放开呀。”

“待会儿再放开吧。”

“老绑着眼睛，这是干什么？”

“这个，你不用担心！”军官的声音带笑地说，“暂时还有这必要。”

阮黑心终于放心地签了字。

“好！”军官说，“现在再谈另一个问题。这里是黄委员交下来的一份情报，阮海新，有人证明你私通‘八路’……”

“什么？”这一回，阮黑心可真吓了一跳。

“你还是老实说吧，你跟哪些村子的‘共匪’有联系？”

“哎呀，这真是委屈死人了！”阮黑心冤枉地跺脚。

“怎么？”军官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你是说，黄委员委屈了你吗？”

“我是说，这份情报……”

“哦！黄委员交下来这份情报，是跟你开玩笑吗？”

“……”

“阮海新，我看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也明白：你做了对不起党国、对不起宋司令的事，你要不立刻改过自新，黄委员和宋司令会不会饶过你？你还是放漂亮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究竟你跟龙虎岗、裴庄和其他村子的哪些‘共匪’有联络，快老实招吧！”

“哎呀，这可怎么说？”阮黑心当真急了，“我哪里跟‘共匪’有什么联络？我只是跟咱们的自己人有关系！就说龙虎岗吧，我的‘关系’是宋惟勤和毛四儿，都是地主富农，都是被打击户。裴庄的‘关系’是，……”他又说了三个名字。“这些人你可以调查，可以到时参谋那边去了解，他们都出过情报，立过功，全是好样儿的。除此以外，真是天地良心，我可再没有……”

“慢着！还有别的村子，你都有哪些‘关系’？”

但是，阮黑心忽然怔住了。他仿佛想了一下，突然怀疑地说：

“不对！你了解这些干什么？”

“兄弟，这也是你发展组织的成绩呀！尽管你有私通‘八路’的嫌疑，可是在黄委员面前，你的成绩总不能抹杀……”

“不，我的秘密关系和工作情况，时参谋那边都备过案的，你问这些干什么？快把我的眼睛放开来！这究竟是在哪里？你究竟是谁？”

这时候，谢小气那塞住的嘴，又朝阮黑心的方向，着急似的发出呜

呜的声音。抓住他的人，这回没能喝住他。阮黑心听见自己背后那个年轻人，仿佛跨过去用“攮子”在谢小气的下巴上轻轻拍了三下，谢小气才不敢作声了。

“不，……不允许了，”那军官的声音在低低地说，“就问到这儿吧。快灭掉！”

一声轻微的音响，显然是，手电熄灭了。

“这一张要不要叫他签字？”那少年的声音问。

“不用了。回头在两张前面都写上：‘阮海新的口供，……”

“口供！你是谁？”阮黑心不由得气愤地责问道，“你凭什么逮捕、审问我们？”

那军官大概一直是站着，此刻走近了一步，两只皮靴碰到一起，浑厚的声音严厉而激动地回答道：

“我凭人民的名义，凭革命的名义，凭共产党的名义，今天不但逮捕你们、审问你们，你们两人的反革命罪恶，早已调查清楚，现在就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立刻，阮黑心的嘴重又堵上。两个反革命匪徒，被推出门去……

然后绑在十字街口的两根电杆木上，旁边贴着大字布告：

反革命的下场！

满天的雪花，还在纷纷地飘落，飘落。

第十七章 铁的纪律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殷夫

1

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和处理王小龙的问题。

下午，开会的时间到了。杨英和秀女儿等几个人，穿过月亮门，走进了从前笑面虎住的西跨院。

院子里、葡萄架下、花坛旁边，直到西边和北边的墙根，都分门别类地放满了堆积如小山的精美家具，上面都苫着积雪很厚的苇席，看得出井井有条的安排，以及对胜利果实的爱护。在那红砖洋房朝东的门口，十三四岁的姑娘玉妹子，穿着露了花絮的黑棉袄和千补百衲的蓝单裤站在那里。她笑着跟她们招呼，还通令她们在两根圆柱支撑的门廊里，把鞋底的雪泥蹬净搓光，然后才准进去。

进了洋房，走在横贯东西的过道里，又看见两旁每一个房间内，四壁都挂着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衣服，地上排列着小件家具，家具上放着各种日用品，就像开展览会一样。而每一个房门口，都有一个笑眯眯的姑娘在把守。有一个房间里，俊儿姑娘和几位老大爷，正在把各种物件一一估价，一个小学生拿着本子在记录，另一个小学生把编好号码与写好价格的小纸条儿贴在物件上。

杨英知道，这是俊儿她们想出来的办法：先把每一件东西估了价，看全部浮财共值多少钱，然后按等级把钱数分给每一户，让每一户再按钱数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最穷苦的最先挑，准备挑到最后，让每家中农在浮财方面也多少能分到一点胜利果实。

“真是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创造！”杨英暗自佩服地想。走上楼梯的时候，她忽然问秀女儿：“俊儿的病，究竟好利索没有？”

“说起来也怪，这一向她黑间白日地忙，反而精神抖擞，病也好利索啦。”忧郁的秀女儿，回答着这样的话，脸上也没有一点儿笑意。

“开会的事你通知她没有？”

“跟她说了。一会儿她工作告一段落就来。”

原来这一次区委扩大会议，除区委及龙虎岗支部全体党员都出席外，依照杨英的指示，还吸收有关的党员魏大猛、宋辰，和青年积极分子高良子、高俊儿、唐黑虎等人参加；并且，连已经开除党籍的李玉也请来列席——杨英希望他对王小龙提点意见，同时也让他自己多受一次党的教育。

会议是在楼上尽东头那间书房里举行的。由于三面都是立地长窗，附近屋顶上的雪光通过上上下下大块窗玻璃反射进来，书房里显得特别明亮。可是家具早搬光了，只留下几十本洋装书籍堆在屋角。显然是以前开会时有些人拿了厚厚的洋装书当坐垫，那些洋装书至今还散放在地板上。李玉正在惋惜地一本本拾起来重归原处，黑虎儿、李小珠在旁帮忙。也不知是谁的安排，现在靠近西墙放了一只长桌、几个方凳，旁边放了几只长板凳，墙上还庄严地挂了一面红旗。杨英他们来到时，几只长凳上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就在桌旁的方凳上坐下；秀女儿在桌子一头准备做记录。于是，会议就开始了。

在讨论王小龙问题以前，首先审议了宋卯、狄廉臣两人向龙虎岗支部提出的“在群众大会最后竟公开宣布开除我俩党籍”的申诉。这申诉写得可疑的谦恭，比如在群众大会上“更深刻地”检讨了“在一时错误的思想支配下”，组织了翻心团等错误，要求党予以宽大，从轻给以处分。然而，正像贺家富笑着说的：“浅水里养鳖，早就看透你俩是什么货啦！”大家支持原来的决定，谁也没为他俩辩护；连一向把他俩看作“好人”、看作“得力干部”的李玉（他为了吸收狄廉臣这样的经纪人入党，怕人笑话，所以竟把他吸收为秘密党员），也表示拥护这一决定；只有王小龙一言不发地沉默着。当杨英征求宋卯的兄弟宋辰的意见时，宋辰坚决地说：

“堕落到反党的地步，就是应该清除！我主张，不用为他俩浪费时间了！”

这宋辰，年纪虽轻，说话却老练而果断。平常，他一贯表现很进步，跟家庭也不多来往，除了他的“未婚妻”高俊儿总觉得他虚伪而不喜欢他以外，同志们向来对他都很信任。

“好，现在讨论王小龙的问题。”会议主席——区委书记杨英宣布。

2

王小龙的脸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气。他低着眼谁也不看，掏出钢笔和小本儿走到桌旁去，准备记别人对他的意见。坐在秀女儿对面一头的魏大猛，急忙给他让座儿。杨英注意到，小龙一开始就抱着不服的、气鼓鼓的情绪。

第一个发言的是丁少山。他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要给小龙提点意见，我认为小龙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在阶级斗争万分紧张的时候，小龙竟瞒着组织，给地主家小姐金梅阁写信；并且在大家准备战斗的情况下，他单独行动，不必要地暴露目标，以致被捕；后来，又由于他的个人行动，打乱了战斗的部署，让万恶的老狐狸逃跑了！这些错误，我以为都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第一，从冀中区党委回来以后，小龙的右倾思想还是没有克服，以致跟地主阶级分不清界限，直到这次反奸清算斗争，他还丧失立场，给地主说情；第二，他的个人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坚持个人的错误意见，他竟背着组织搞什么名堂。这样发展下去，我看保不定要走上反党的道路。我诚恳地希望王小龙同志，赶快正视这个危险，悬崖勒马……”

“他就是无组织无纪律！”魏大猛气呼呼地说，“那天离队你请假没有？集合时候可就找不到你！你瞧你气人不气人？你就为什么不请假呢！你要是对领导忠实，你就说明要去给金梅阁送封信，我就一定不准你去，那就什么岔儿也不会有，连老狐狸也逮住啦！你瞧你！……”

“报告！”黑虎儿举手说，“小龙在队上的时候，表现很不好，大家都觉得他自高自大，连魏队长也不放在眼里！”

“我补充一点，”良子也举了举手，“有一次小龙对我说，他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论历史不比别人短，论功劳不比别人小，可现在就叫他当个‘兵’，这是上级看他年轻，明摆着欺侮他……”

“你胡说！”小龙突然把笔一拍，气愤地抗议道，“组织上特意让我在下层锻炼，我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这不是在帮助人，你这是造谣污蔑，中伤一个同志……”

杨英严厉地制止了小龙，叫良子继续说下去。

“究竟谁污蔑谁，大家看吧！”良子也气得脸儿发了白，“正因为你还是我的同志，我要真正地帮助你。平常我说话你总是不听，今天我就在庄严的党旗下，向你进行打心眼儿里的……诚诚恳恳的……批评。”良子太激动了，停了停又继续说：“倘若我有过什么不正确的说话行事，你也可以严格地、批评我，我欢迎！现在我可还要摆事实：就在那次，小龙

说，宋辰资格还老点，魏大猛才参加了几年革命，又是个大老粗，要领导他王小龙，‘门儿也没有’！小龙连杨政委也瞧不起，他说杨英政治没政治、文化没文化，不过是党看她忠实、肯干，才一个劲儿提拔她；还说杨英对他这样苛，不知是什么居心。小龙对黑老蔡也不满意，上次老蔡批评了他，他说老蔡看问题不全面，有偏心。要依他平素的说法，只有李玉才是他佩服的好干部，可是他说，李政委受冤枉被开除了！”

穿着破棉袄、戴着破毡帽，但因为面皮很白，给人一种奇特印象的李玉，坐在离桌子较远的长凳那一头。听到这里，他皱着眉摇了摇头，仿佛表示：真想不到，他王小龙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同意少山说的：小龙的右倾思想还是很严重，”良子继续说，“那天晚上，大家在学校操场上斗争恶霸地主，金梅阁她们一群地主家属奉命站在台右面，可是小龙就挤在她们旁边。我妹亲眼看见，他偷偷用眼睛和手势跟金梅阁来回打电话。——你不用对我瞪眼，这可以叫俊儿来证明，我绝没有污蔑你。斗争会以后，你不是还忿忿不平地跟我说吗：‘杨英的领导一贯过左，不该扣的也扣，不该斗的也斗，都是违反政策的。我要写信到分区党委去控告！’他就是这么说的！”末了，良子还揭发：最近王小龙跟二混子勾结，以缉私为名，“克”了一个私商，得到大批美国金枪牌香烟，私下里还请来顺的老爹抽，老爹没接受。良子说：“这是来顺亲自向我反映的。”

良子的发言刚停止，王小龙又激动地站起来要辩驳。杨英请他坐下，希望他镇静地倾听别人的意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并不骄傲，而且非常虚心，等大家说完以后，自有他充分发言的机会。

3

俊儿姑娘匆匆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后晌。虽然这时候，由于斜射的阳光和雪的照耀，房间里异乎寻常地明亮，可是空气很混浊，还充满叶子烟的难闻的气味。她看见，会场上人人都是脸红红的，李小珠正拿着一个打开的小本儿站着，在热烈地发言。

“我提议把气窗开开。”李玉趁俊儿进来时会议略一停顿的机会，赶忙说。

黑虎儿过去把三面长窗上的气窗开了几扇，看得见乳黄色的烟气往外流去。

俊儿坐到李小珠的旁边。小珠儿用眼色告诉她：小龙的态度很不好。俊儿生气地小声说：

“什么都给他抖露出来！”

“那当然！”

“现在李小珠继续发言。”杨英宣布。

小珠儿不爱坐着发言，又习惯性地站了起来，可站起来也跟坐着一般高。

“刚才我补充的这些事实，证明宋辰同志的话说得对极了：小龙有一些言语行为很难说不是反党的，小龙有可能已经不知不觉走上反党的道路了。多可怕呵，小龙，你自个儿想想吧！刚才秀女儿说得对：你一定要走邪路，那大家有什么法子呢？拉也拉不回来呀！必须你自己回头……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又看了看小本儿，因为短发垂了下来，抬起头来的时候，她把头摇了一摇，“最后一点，我要说一说小龙的生活。哼，小龙的生活可腐化了！我问你：你一天要抽几盒纸烟？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有人反映过：你还跟狄廉臣、跟二混子喝过酒。吓，当群众饭都吃不饱，我们都跟着吃糠咽菜的时候，你抽烟喝酒，好阔气呀！再看你：穿着这件不三不四的呢子制服，围着这条粉红色的围巾，在农村里逛来逛去，像个什么人啦？还随身带着个小镜子、小梳儿，把头发梳得那么漂亮，难道这也是革命所需要的吗？自然我们不限制穿衣服、梳头发，可是你这样的生活作风，究竟是受什么思想支配？为什么杨政委一再提醒你，你就不听？……”

王小龙一面记笔记，一面用手绢擦汗，但额上总是汗涔涔的，手绢儿早湿透了。他那黑色的呢制服，因为里面穿了个小棉袄儿，显得鼓鼓囊囊的。这时候，他索性把小棉袄儿脱去，看得见他那雪白的洋布衬衫大部分湿透了，贴在背上成肉红色，还蒸发着汗气。他以迅速的动作仍旧穿上那件宝贝制服，偏偏还把浅红色的围巾儿围上，看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故意对李小珠的指责来一个默默的、愤懑的抗议。

“这简直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李小珠看着他的动作，也愤懑起来，“他不但生活腐化，而且……”她又看了看小本儿，气愤地说：“今天我不能不抖露！”小珠望了一眼秀女儿，坚决地揭发说：“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和秀女儿是在白洋淀订了婚的，可就在这以后，他又跟我好，把订了婚的事儿瞒着我。哼，他欺我年纪小，甜言蜜语……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告诉秀女儿：他今年春节回家，还向我求过婚。后来秀女儿的妈妈告诉我，我才明白这个人：原来他是骑马寻马！他侮辱秀女儿，也侮辱我！”小珠儿说着，忽然含着泪：“可当时我不知道，我竟答应了他！……后来……后来……”

秀女儿做记录的笔停止了，一阵突然袭来的伤痛使她有些昏晕……

“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我！这分明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王小龙怀恨地想，偷眼望望杨英和少山，“想不到小珠也这么狠、这么坏！真冤枉：我又不是反对你们，我不过是反对你们的做法，你们就来拾掇我！好吧，我不怕你们！”

轮到小龙该作自我检讨的时候，他装出镇静的态度，就像一个久经锻炼的干部那样站起来，但由于内心的强烈的激动，拿着小本儿的手微微发抖。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热诚帮助！”想不到他竟这样开头，用一种做作的声调说出了虚伪的言辞，“我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意见，虚心地检讨……”

但是，实际上小龙所承认和检讨的缺点，仅仅是离队不请假啦，抽烟太多啦，好串门子啦，爱开玩笑啦……一些无可推诿或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归结为“作风上严重的自由主义表现”，声明自己一定下决心改正。然后，他就用很长的时间，按照他所记下的别人对他的指责，一点一点地加以反驳。不过，无论多么巧妙的辞令，终难掩盖铁的事实。呵，再没有看聪明人做愚蠢的事儿更令人惋惜的了。小龙是这样令人失望，令人愤慨，只是在杨英再三叫大家安静些的情况下，会场的秩序才得以勉强地维持。

“……因此，所有这些都不过是造谣污蔑，我当然没法子承认。事实摆在面前，该检讨的不是我，而是那些……那些恶意中伤的人！”越来越激动的情绪，使小龙几乎不能说下去。

就在他略一停顿的片刻，许多人举起手来，叫着要发言，俊儿姑娘甚至愤慨地喊道：

“难道错误不承认，就不算错误了吗？”

“有错不认错，还是想犯错！”小珠儿也说。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等他说完！”

“至于那些原则性的争论，我必须坚持真理！”小龙哆嗦着嘴唇，坚决地、严肃地说，“宋笑仙向来是开明地主，李政委在这里，可以证明。有些人心里，也未尝不明白，可为什么闭着眼睛不顾事实，把他当恶霸来斗争？难道斗争的面越宽，对我们越有利吗？金梅阁是不是我们的干部，她对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可以请李政委说，大家也不能抹杀事实。当时扣押她那么多天，是不是违法的行为？宋占鳌和宋文耀的死，我认为杨政委更不能不负责任。土改政策是不打人，不从肉体上消灭地

主，现在不但不阻止，反而放任群众辱骂、殴打、吓死人、杀死人，这难道是合乎党的政策的吗？还有，根据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富农的土地财产是不能动的，可是我们这里，却决定分富农的土地，这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究竟是谁有反党的思想和行为，请大家好好儿想想吧！”小龙用极愤懑的言语结束了他的“自我检讨”。

为了充分地发扬党内民主，杨英不愿意仓促了结这一次辩论。会议经过两次休息，又继续开到暮色降临，还没有结束。在整个开会的过程中，杨英是耐心地期待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期待着小龙的觉悟。她望着小龙俊秀的脸庞，和透露智慧的眼睛，根据她从前在九分区时对他的了解，相信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会觉悟、会转变的。怎奈事实并非如此！坚持错误的小龙竟不止一次脸红耳赤地跟人吵起来，直到听了李玉的发言以后，他才变得苍白、沉默，仿佛受了严重的刺激，眼睛里开始射出对任何人都仇恨的光芒。

李玉的话是说得很婉转的：

“……今天我非常遗憾，小龙一再提到李政委，其实李政委早已不存在了，现在坐在这里列席会议的，是一个姓李名玉的普普通通的革命者。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过去的那个李政委，给予了小龙多么深刻、多么恶劣的影响！我甚至感觉到，那个李政委在李玉身上是死了，可是在王小龙身上却活着，就像鬼魂附体一样！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这鬼魂从王小龙身上赶跑。如果赶不走这个鬼魂，那么谁也无法挽救你！……”他还非常遗憾地证明：周天贵所揭露的丑事确是事实，过去的李政委中过金梅阁的美人计，而不幸，青会主任王小龙，跟那个小娼妇也有过非常暧昧的关系……

“同志们！”杨英趁天色尚未全黑，发表她自己的意见，“我大体上同意所有同志对小龙提出的批评和反驳。许多意见我不再重复了，只有以下问题还需要说明一下——”

在略带玫瑰色的昏暗光线里，人们尚能看清她的脸形，和两只灵活的晶莹眼睛的闪光；从她的说话听来，她不像平常那样冷静，她那富于感情的声音，就像一股回旋而下的山间流泉一样。

“首先，小龙提出一些工作的责任问题，我可以很清楚地答复他，上级派我来就是负责本区工作的，本区的一切工作我都负责任！”她停了停，又说，“大家知道，宋家恶霸逼死、杀死了多少人，鲜血把大清河都染红了，有些人并未因此掉一滴泪；可是，当宋家一个恶霸儿子心脏衰弱吓死了，一个恶霸父亲被群众报了仇，就有人念念不忘地要为他们哭丧，要为他们跟共产党算账，甚至还要为他们报仇，那都不是什么奇怪

的事情！笑面虎该不该斗？老百姓说该斗，我也说该斗，而且已经斗过了，斗的时候也没有动他一根汗毛，可还是有人说不该斗，还是有人老替他喊冤、叫屈。这道理也很明白：笑面虎是虎，他面带笑容是为了吃人，老百姓既然受尽他的害，自然要斗！可是有的人却受过他的‘恩’，跟他烟酒不分家，平起平坐，一同吃喝玩儿过，还跟人家小姨子勾勾搭搭，自然他不斗！金梅阁是什么人？是大兴县有名的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金月亭的女儿，她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是由组织转来的最可靠的材料，可是小龙他不信，那么他信谁的话呢？当然，只有地主阶级的话他才相信！”

杨英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在激动起来，为了镇静自己，她向魏大猛要了一支卷好的碎叶子烟来抽，又急忙把烟气全部喷出来。然后，她那清脆的声音，就像流到了溪涧里面的清泉一样，较为平静地流下去：

“其次，小龙提到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可是他的说法并不完全。‘五四指示’是这样说的（杨英特为把带来的‘五四指示’文件念出来）：‘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瞧，特别是这一段，党中央号召党的各级领导，‘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瞧，这就是‘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

“至于具体问题，富农的土地财产问题，文件里面是说‘原则上不动’。注意，原则上不动，那就是说，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还可以有灵活变通的余地，这就叫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依我了解，党原是采取了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策略。然而这一带的富农，像毛二狗，他是个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在政治上向来是反共反人民的；虽然在我们教育、争取，尤其是警告他以后，他在行动上收敛多了，可是背地里依然是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有一次小珠去要公粮，他推托说没有，急得小珠哭了，刚出门，就听见他说：‘哼，武大郎死了，还有显魂的！’你们听，他的意思是八路军早完蛋了，你们还在这儿阴魂不散！至于其他阳奉阴违的事情，更是一言难尽。这次他为什么逃跑呢？正是他做贼心虚的表现。其他几家，也都是帮凶，直到现在都还在处心积虑地破坏土改，那就不用一一说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富农，全都有封建剥削，占的地又这样多，只有把他们的多余土地财产分出来，才能充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何况连地主带富农，按本村户数来说，牵涉的面还不

到百分之五，按人口来说，也不到百分之七。所以区委一面批准群众做种种准备，一面却仍然请示上级做最后决定。恰巧那天晚上，分区党委委员兼城工部长蒯爱卿同志，从某处回来（其实从保定回来，杨英没明说）路过这儿，听了我们的汇报。他仔细分析了这里的具体情况，当时他就‘点了头’。他回去以后的第二天，分区党委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不过叫我们不要采取没收，而是采取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的方法，把地主和富农明确地区别开来，适当地对待，因此我们才放手进行。以上这些情况，小龙也不会不知道，试问：为什么偏说我们是反党呢？”

杨英把再未吸第二口的烟卷戳灭，从卷宗夹里拿出一封信来，免不了又激动地说：

“最后，有两件事实需要补充一下。一件是，这里有千家营朱鸿全等两个米贩子今天给我们的回信，他们承认了把解放区的粮食贩往城里的错误，同时证明小龙他俩确实拿了他们六条美国香烟。中午少山找二混子谈，二混子也坦白了。可是小龙还在这儿欺骗组织，掩盖错误！另一件事同志们还不知道，是在小龙被捕以后，党曾经通过周天贵给他送过一个字条，叫他不要轻举妄动，等候组织来营救，可是小龙不听党的指示，偏要打草惊蛇。因此，宋占魁的逃走，必须由王小龙负完全责任！”

杨英所说的末一件事实，原是周天贵看见有李玉在场，怕暴露了叫他送条子的小水，所以在休会时对杨英汇报的。现在一经宣布，这消息立刻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大家重新骚乱起来。杨英举手叫大家安静，望了望在薄暗的光线里青白得似乎放光的小龙的脸，不由得沉痛地、愤慨地说道：

“同志们，许多事实证明：王小龙在政治上已经退化，成为党内的反动阶级代理人！他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党，没有人民；只有他自己，和他所时刻关心的反动阶级！而最严重的是，他根本不想接受党的教育，根本不准备改正他的错误！……”

不等杨英说完，宋旺就嚷道：“不行！这样可不行！我建议区委：马上给他严厉的处分！”

“关于这问题，”杨英严肃地宣布，“到会的人都有权发言。”

“开除！”

“开除！”

——立刻起了一片呼声。

但是魏大猛和秀女儿不同意。

当高老墨送上楼来的一盏明亮的挂灯挂起以后，秀女儿很快在记录

本上补写了两句话，就搁了笔，抬起头来。她那年轻的秀美的鹅蛋脸竟如此憔悴，仿佛几小时内害了一场大病一样，烦恼的、充满忧愁的眼光生气地避开了对面的王小龙，对大家颤声地说道：

“开除，我不同意！……我们看一个同志，必须全面！……他现在固然不好，可是我们也不能抹杀，过去他对革命确实有过……一定的……贡献。他原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如今他一时糊涂，受了坏人的影响，以后他还可以变好……”违反了她自己的意志，眼泪迷糊了她的眼睛，她愤恨地把眼泪擦去，“我并不想辩护他的错误，我和同志们一样气愤。不过……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我们必须慎重！”

“对！说得对！”魏大猛高声说，露出忿忿不平的脸色，“小龙再怎么不好，究竟还是自己人啊！俗话说：马有漏蹄，牛有失脚；人还免得了犯个错误吗！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严肃党纪！”丁少山激烈地、严正地回答，“他哪里是一时糊涂，什么漏个蹄、失个脚的！他的错误由来已久了，党给他敲过警钟，不止十次八次，直到今天还在给他敲！谁叫他不听？现在他这样子，还算什么党员？就连一个普通的群众也不如啊！”

少山的话还没落音，李小珠就猛地站起，冲着魏大猛：

“请问，党员的标准，能不能降低？”

俊儿也呼地站起，大声责问着：

“请问，能不能让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哎呀，”高良子嚷嚷，“党的纪律究竟是铁的，还是棉的？”

“唉，”高老墨叹息道，“够上开除的条件了！”

“叫我看，”周天贵却咕噜着，“本来就不够个党员。……”

杨英注意到，除了魏大猛和秀女儿，所有到会的人都赞成开除，就只黑虎儿弯着腰，捧着头，不作一声。

“黑虎儿，你的意见怎么样？”

黑虎儿抬起头来，他正在流泪：

“我，也是不愿意……可是谁叫他不争气呢！我赞成……开除！”声音被热泪哽住，他低低地举了举手，忘记了并不在进行表决……

5

晚上，像元宵灯节一样，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喜气洋洋地挂上了红灯，美丽的灯光映红了街上的白雪。锣鼓的声音，狂欢地喧闹着。

杨英和秀女儿、李小珠，走过十字街口。那儿灯光灿烂，更是热

闹。人们把地主家的各式各样精致的纱灯都拿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挂在十字街口那纵横交叉的铝丝上了。尤其是靠南的过街楼底下，简直挂满了亮红的纱灯。但是纱灯上各种动人的彩色画面今天并不吸引人，人们的眼光都被两边墙上的红榜所吸引住了。原来，感谢农会评地委员会紧张而敏捷的工作，各户分得土地的地亩清单，已经贴出了修正后的第二榜。

“你还叫屈！”周天贵在跟二混子说，“这块地就在孤坟头东边，你倒瞧瞧去，都肥得出油了，你还不要，就没有你能要的地了！”

“可你知道，我是个光棍儿，好歹且不说，还不该多分些吗？”

“嘿，”妇女们笑他，“谁叫你不早结婚，早生崽呢？”

“唉，”来顺他老爹叹息，“人的欲望没个够，比土地还要厚啊！”

“可不！”乐大妈不满地瞟一眼二混子，“有了千田想万田，做了皇帝想成仙呢！”

“三叔。”宋旺笑嘻嘻地在招呼尹宝三，“怎么着？你不是‘不吃鱼，口不腥’吗？”

“嗨！”宝三叔满意地望着红榜，“不图锅巴吃，不在锅边转啦？”

“是呀，”他的伙伴们附和着，“同山打鸟，见者都有份嘛！”

“他真的推掉了吗？”老墨婶小声地问她的亲戚——高宗义媳妇。因为俊儿跟少山好，所以她也特别关心他。

“他的名字好认，瞧，就是没有他！”与丈夫同样是大粗个儿的宗义媳妇惋惜地说。

“傻瓜！”老墨婶遗憾地、甚至抱怨地说，“自己不种，也可以……找人种嘛！”

“政委！”高良子狂喜地喊住杨英，他那瘦长的胳膊平伸开，搭在其他青年的肩背上；其他六个青年也都用胳膊互相交搭着，就像正在摄影的某些运动员一样，而高良子恰在正中间，“政委，我们不愿意私有土地，能不能掂对一下，让我们几个人的地合成一大块儿，像苏联那样，搞一个小小的集体农场？”

“那太好啦！”杨英高兴地笑着，赞赏地望着这高矮不同，可站得挺齐的七个青年，“七个人倒是个小集体，你们要真有决心，我在大会上给你们公开批准！还要号召大家向你们学习——先组织一些互助组，走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的道路，富裕的道路！”

“良子！你还不回去吃饭？”那边，老墨婶心疼地喊。

“我已经吃过啦！”

“我们都在小棒家吃的饭。”另外一个青年补充。

“政委，我们几个人今儿个开始，就实行集体啦！”

杨英他们笑着，谈着，来到区委会。老贺、少山拿了一张刚到的公文，给杨英看。原来是分区来的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大家正坐下来商议，忽然高老墨兴冲冲地跑来说：

“杨政委，快去，保险箱有法子开开了！”

杨英与老贺他们赶忙跑到农会。李玉站在箱子前面，手里拿着一张纸，兴奋得满脸通红，得意地告诉她：

“我发现箱子上这二十个字里面，有十个字可以连成两句诗，刚巧是古代琵琶诗里的第五第六句。瞧，”他指着纸上，“这是我记起来的古代王融的琵琶诗，喏，就是这两句：

掩抑有奇态，

凄锵多好声。

你看妙不妙？那意思，跟这开箱的具体情况正好相合！”

“你们开了没有？”杨英欣喜地问。

“他要等你来。”旁观的一些人里面，庞老力取出嘴里的旱烟管，笑嘻嘻地说。

“开吧，”杨英也笑道，“农会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多少只眼睛瞅着，还能出漏子？”

“好，我这就开！”李玉像魔术师似的，挽起袖子，有把握地伸出一个手指，按诗句拨动那箱上的字盘。

可是十个字都拨过了，箱盖儿纹丝也没有动，连扳也扳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李玉脸上很尴尬，蹲下来仔细看字盘，“准是给谁拨坏了！”说过，又拨了几次，仍然不行。

看热闹的高俊儿好奇地问：

“这是关箱子的诗句吧？”

“难道另外还有开箱子的诗句吗？”李玉讥笑地反问她。

“哼，”俊儿乌黑溜溜的眼睛轻视地对他闪射了一下，“关箱子是这样拨，开箱子不该倒着拨吗？”

“对，倒着拨拨看！”杨英说。

“那怎么行！”李玉说着，勉强按诗句倒拨了一次。

突然，“叮铃铃铃铃……”箱子响了起来，那箱盖儿慢慢地、慢慢地随着铃声往上开，直到铃声停止，箱盖儿也完全开直了。当时，大家都看呆了：哎呀，那满满一箱子耀得眼花缭乱的东西都是什么呀？原来黄灿灿、白闪闪、亮晶晶的，都是金银珠宝啊！

片刻的寂静以后，随即爆发了感慨万状的，或欢天喜地的，各式各

样的议论：

“这都是我们祖祖辈辈的血汗啊！”

“看，地主老财多狠心！”

“幸亏找到了，要不……”

“这可怎么分呀？”

“不兴变钱吗？”

“不，我们别零敲碎打，还是留作整桩用！”

“对，我们留着它，买拖拉机！”

“瞧瞧，底下是什么？”老贺提示。

果然，李玉从底下翻出了一沓红纸。

“咦，什么重要的文书？”

“哎呀，全是卖身契！”杨英他们翻看着。这十几张卖身文书的牺牲者，里面就有黑虎儿的母亲；活着的，还有现在的几个老女仆……

当天夜里，宋家大院的门外不远处那个扫开了雪的广场上，围得密密层层的人圈子里，大堆的地契、租约、债据、账本，卖身契，一齐烧成了熊熊的大火。火苗儿直往天上蹿，烤得人们红光满面，喜得人们欢蹦乱跳鼓掌叫好，有些人把喜悦的眼泪洒在火苗上。旁边，锣鼓铙钹疯狂地敲打，几十个小学生手拉着手儿，围着火堆一面跳舞，一面唱歌：

土地改革到咱村，

受苦人从今翻了身，

唱唱喝喝大街走呀，

再不是愁眉苦脸的人……

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王小龙以请假为名，拒绝归队，独自挟了一个小铺盖卷，悄悄从来顺家出来，搬到柱子家去了。柱子家就在从前的唐支书家隔壁，中间只隔一截残破的短墙。唐支书家的破屋里，如今却住着尚在群众监视下的金梅阁和笑面虎夫妇。

不一会儿，秀女儿和李小珠找到柱子家来看小龙，小龙关门不见。半夜，小龙住屋的窗户还亮着，金梅阁凑到窗户跟前轻轻喊小龙，小龙也不应。在灯下，小龙耐着寒冷，呵着冻，给分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写控告杨英的信，直到天明。

第十八章 小城春

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
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

——殷夫

1

星期六下午，牛刚和田八同坐吉普车，回“王家花园”。车子刚转弯，沿着长长的黑墙行驶，牛刚就远远地望见窄门附近的墙根前，站着一个穿破旧学生装，戴黑漆檐儿学生帽的青年，转脸望着他们，好像在那儿等候什么人似的。

“哎呀，那不是王小龙吗！”牛刚惊异地想。虽然他事先从红叶那儿得到通知，今天领导上有人要进城来同他见面，但他绝没想到，小龙竟会突然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他心里非常疑惑，瞥了一眼车里坐在侧面的小水；显然小水也瞧见了，却回过脸来，装作并未瞧见什么的模样，跟护兵李歪歪小声说话呢。牛刚急忙低下头，张开两只大手假装揉眼睛，几乎遮掩了整个的脸。这时他唯恐小龙认出了他，跑上前来打招呼。刹那间，车子在小龙面前滑行而过，就戛然停在门口了。心里正没好气的田八，下了车，对小龙狠狠地瞪了一眼，幸喜小龙假痴假呆地走开了。这里一伙人进了窄门，斜过空地，登上高台阶，牛刚乘机向小水使了个眼色。小水会意，进了大门，就故意拐进门房去看信，准备溜出去问个究竟。

到了正院，牛刚回到自己的前房，脱了军帽，卸下呢大氅，坐下来抽支烟，等候小水的消息。他内心是多么愿意跟小龙谈谈呵，可是，小龙怎么会突然跑来的呢？他所听说的小龙的一些情况，一时都回想了起来。但此刻，他的思想并不能集中，因为对面房屋里，八爷正在发脾气，乓的一声，把什么东西摔碎了，还大声地咒骂着。牛刚知道他是在骂黄人杰，虽然委员还没回来，田八却是故意骂给北屋西间里时参谋的老婆——黄委员的姘妇——听的。那一声声难听的，有时简直十分肮脏的言语，可实在刺耳朵呀。

直到一支烟抽完，小水才进来了，凑到他耳朵边，低声说：

“他要见你。”

“是组织派他来的吗？”牛附脱口问，声音也放得很低。

“不，是他自个儿要来的。”

牛刚那粗黑的眉毛皱了起来：

“他有什么事，冒冒失失跑到这儿来？”

“什么事他不肯说，只说有要紧的事，不见你他不走！”小水脸上也露出了严重不满的神色，“他说他进城已经三天了，每天都到附近来转游，好容易遇着了，无论如何他一定要见你！”

“三天了！”牛刚很惊讶，“他住在哪里？”

“说是住在一个小旅馆里。”

牛刚觉得问题很严重。

“这家伙究竟有什么事？”

“准是闹个人主义。”机灵的小水，有把握地说。

牛刚他俩知道区委开除小龙党籍的决议，经过分区党委详细调查后，业已正式批准了。非常关心小龙的牛刚兄弟俩，还从经常进城来的宋旺那里了解到：王小龙被开除后，并没有一点悔悟，相反，对组织抱怨，对同志怀恨，工作也不好好干，还常常托病请假，任何规劝都没有用。牛刚心想：如今他不顾党的利益，为了个人问题竟擅自跑进城来，而且已经三天了，每天都到这样的地方来转游。哎呀！多么危险，多么糊涂啊！牛刚不禁气恼地站起来，竭力压低了嗓音，对小水挥手说：

“快叫他走！快叫他回去！我绝对不能见他！这是组织原则所不许可的！”

“我也这样想！”小水低声说，转身就往外走。他刚才已经把王小龙引到较远的一个小胡同里；现在他要去用最简捷的方法，坚决说服王小龙回去。

2

夕阳西下的时候，牛刚兄弟俩换了便服，来到小方家胡同三号，红叶的姨妈家。这是个奇怪的独院：进了西边的大门以后，仿佛走进了一截小胡同——其实是一条长长的窄窄的院子；南边是墙，北边是五间破砖房（头里两间门老锁着）。照例，姨妈领他俩来到尽头的那一间。只见里面炕边上，盘腿坐着一个络腮胡子又脏又乱的老乡，穿着鼓鼓囊囊的破棉衣，后面束腰带上还斜插着一支赶大车用的鞭杆。他正一边抽旱烟，一边听坐在他旁边的红叶的姨父说话呢。——呵，那不是黑老蔡

吗！哈呀，转眼之间，已经跟他八九个月没见过面啦！

跑上前去，牛刚用两手紧紧地握住了老蔡的手，兴奋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老蔡也兴奋地瞅着他，笑眯眯的，不说一句话。就在这当儿，红叶的姨父姨妈都悄悄地离开了。

“哈，大水，你胖了！”老蔡终于说，声音略略放低，又看着门外的小水，“咦，怎么啦，这位小护兵怎么不进来？”

小水笑嘻嘻地跨进门，装出严肃的神情对老蔡敬了个礼，可是一放下手，就止不住又笑嘻嘻地望着他。

“还来这一套，小鬼！”黑老蔡责备似的笑着，向他伸手，“来！”

小水跑过去。老蔡抓住他的肩膀，故意做出奇怪的表情，上下打量他说：

“怎么还是这样小呀！”

“当然啦，”小水调皮地说，“大官胖成猪，小兵就瘦成鬼啦！”

“骂得好！骂得好！”老蔡觑一眼牛刚，赞赏地笑起来，说得牛刚也笑了。

“都坐下吧，外面有姨妈照应，不用咱们分心。”老蔡说着，又拿着小烟袋对小水摇摇，“现在你可不是他的马弁，知道吗？你本来是他的参谋，现在就可以平起平坐啦。”

不知怎的，在黑老蔡面前，牛大水就恢复了从前那神气。他淳厚地笑着，侧身在炕沿上坐下来。小水也带着顽皮的笑容，望着老蔡，紧靠着站在他哥身边，一只手还搭在他哥的肩膀上。

“老蔡，”牛刚似乎急切地问，“延安失守，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安全撤退了吧？”

“怎么样，你们听到什么消息？”

老蔡眼睛里那种含蓄的微笑，使牛刚不好意思起来。

“是黄人杰从保定带来的消息，说……”牛刚忽然不说下去了。

“说什么？”

小水接下去道：

“说‘共产党的老窝子给捣毁了，毛泽东可能已经被打死，正在清查’咧。”

“你们信他吗？”

“当然，我们俩谁也没信呵！”牛刚声言。

“哼，”小水也嗤之以鼻，“纯粹造谣嘛，谁信他哩！”

“可就是，还总有点不放心，是不是？”老蔡含笑地眯着眼，瞅着他俩。

他俩默认地笑了。

“是啊，”老蔡说，“敌人是惯于造谣的。这些日子，他们的电台、报纸，也没有少放空气啊！”他强调“空气”这两个字，带着愉快的嘲笑。

然后，他把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战争——最近的青化砭大捷，以及其他各战场胜利歼敌的消息，连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简要地讲了一遍。还说：

“毛主席已经指出：全国规模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今年秋天，解放军就要举行大反攻了……”呵，牛刚他俩听了，心里是多么豁亮呀。

“最近老狐狸怎么样，又有什么新的花招？”

“嗨，土改以后，这老家伙可真沉得住气，”牛刚说，几乎是佩服的口气，“表面上你瞧他若无其事，但骨子里他可时时刻刻在准备报仇，准备‘收复失地’呢。这些日子，他不断地扩大队伍、补充武器、加强战斗训练、发展特务组织（公开的和秘密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还在城周围构筑了那么多碉堡……你看，一切他能够做的，他都做了。据时参谋说，他确是有‘雄心’的。不过他老谋深算，还要等待最有利的时机。黄人杰就是因此对他不满，认为他‘故步自封’，‘戡乱不力’，背地向保定参了他一本。可是老狐狸‘朝里有人’，不仅他岳父是国大代表，在南京‘立法院’当委员，而且他大舅子就在华北‘剿总’当参谋长，小舅子更在蒋介石北平行营当少将参议，黄人杰哪能扳倒他呢？两个人暗里打了一阵官司——到现在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不过黄人杰的根子也硬，老狐狸终也没法赶走他。他俩倒像是不打不成相识，现在反而称兄道弟的亲热起来啦……”牛刚似乎感到扯远了，突然停顿下来。

“昨天，省里来了公事，”小水提醒说，“老狐狸升官啦。”

“什么官？”

“就这河东河西五个县的‘剿匪戡乱总司令’。”

“吓，好大的官衔呀！”老蔡笑道，“这不是给老家伙套上马轭，让他非跑不可吗！”

“我也这样想，”牛刚继续说下去，“最近这儿还派来了一批校、尉级军官，都是在北平西郊由‘剿总’的美军顾问团帮助训练的。好家伙，一律美式军装、美制手枪，抖兔崽子们的威风呢。不过，蒋匪把这些家伙穿插进老狐狸的队伍里来，老狐狸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很快以大批美制武器装备他。听说，这些军械的第一批已经运到保定了，马上就要发下来。什么卡宾枪啦，汤姆枪啦……据说都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屿的剩余军事物资。可这里老狐狸他们盼望那些‘宝贝’，已经盼得眼睛都红了。现在各大队的三八、七九等老枪已经都不当一回事了，有的还私

下里故意毁弃，好准备领取新的。因此，老蔡啊，你这一次来，机会可再好没有了，我们在仓库和修械所方面，已经给你准备了不少……”

近黄昏了。牛刚打发小水，再设法跟仓库和修械所里的同志联系一下。据老蔡说，今晚十点钟，将由红叶姑娘带着另一个姑娘，到修械所去，负责找老师傅“取货”。

“你知道这另一个姑娘是谁？”黑老蔡狡黠地笑着，问小水，又因为小水要走了，便向他伸出手来。

“哼，我不知道！”小水机警地笑着，对准他手掌心狠狠打了一拳，就跑出去了。

这时，牛刚便把他们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间开展工作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老蔡做一次总结性的汇报——

七个月以来，特别是蒯爱卿部长第一次进城来检查工作时，指出了“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应该更好地结合”，“尤其要使党的力量逐渐获得更坚实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后，牛刚他们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间的工作，就有了不小的进展。现在，在两个大队的基层单位里，都建立了某些单线领导的关系和规模较小的党组织。而在田八大队里，由于原来在直属警卫排的青年班长耿彪（他是牛刚他俩在城内最早吸收的党员之一）调去当了小队长，组织发展得较快。很多士兵的情绪都被鼓动起来了，最近为了欠饷问题，大有起来闹事之势。此外，不论交通队、军火仓库、修械所，还是司令部的电话总机室和电报收发室内，全都有咱们的人了……

在薄暮的光线里，黑老蔡吸着小烟袋，注意地倾听着，不时点点头，或深入地询问一下。很显然，老蔡对牛刚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眼睛里隐藏着赞许的神色。不过，老蔡对士兵们可能闹事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他那闪耀的眼睛紧紧地瞅住牛刚，问：

“关于这件事，你自己的意见怎么样？”

立刻，牛刚觉得自己在这问题上，采取了可能是不正确的态度。

“我……”他忽然嗫嚅起来，“我怕……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

“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老蔡直截了当地说，拿着小烟袋的手对他做了个警告的姿势，“闹事或暴动，在你们军队中，在目前这样的时期，我想是利少害多的。还是不要过早地、冒险地暴露，做不必要的牺牲吧！记住：必须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大力巩固和发展秘密组织，进行更踏实、更有效的斗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把队伍‘拉’出去一部分或全部。……”

最后，他俩迅速而慎重地，研究了常恩和田八的问题。

3

“这另一个姑娘，不是小珠儿还会是谁！”小水微笑地想。九点半的时候，他来到修械所。

修械所在司令部后面的古寺附近，一条偏僻的小街上。它原是私人开办的铁工厂，是城里仅有的两家小规模工厂之一。日本兵占领期间，这工厂就被警备司令部吞并，成为军械修理所了。

小水绕到修械所后门。后门紧闭着，没有警卫；照约定，也没有上锁。他拨开一个秘密的暗闩，轻轻开开门，走进一个杂乱地堆放着破铜烂铁的黑乎乎的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间用木板和洋铅皮钉起来的小锅炉房，里面雾气蒙蒙中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烧锅炉的老聋子看见他来了，忙做手势叫他在里面的煤块上坐下，自己就到院子的前面去了。

一会儿，老聋子回来了。在他后面，一个瘦高条儿的老师傅弯腰钻进锅炉房来。他腰里围着个麻袋，麻袋上有许多烧焦的小洞。他那光头上的头发楂儿，和光下巴上的胡须楂儿，全发白了，但跟脸上一样，都染着黑脏。小水很熟识他，他就是打日本时曾经和小水一同爬进城去撬开城门的老铁匠，也是黑老蔡幼年时候的师傅，如今是技术高超的老锻工，一个六十多岁的共产党员。组织派他混到这儿来工作，也已经半年了。

“怎么你还在干活？”小水望着他围身的麻袋，笑嘻嘻地问。

“老规矩，今儿我又‘加班’啦！”老铁匠嘻开了缺牙的嘴，语含双关地回答。

他俩坐在煤块上，虽然是当着极可靠的老聋子，但依然小声地谈着话。

一听说老蔡进城了，老铁匠就一把抓住小水的手，直问他老蔡到不到这儿来。小水说，老蔡今儿黑夜有许多事，顾不得到这儿来了，特地托他代为向老人家问好，并且托他捎给老人家一小包上好的茶叶——这是一位同志从杭州带来，送给林书记，林书记送给黑老蔡，黑老蔡又送给他的。老铁匠接了茶叶，笑得合不拢嘴，照例骂了句：“吓，这拖鼻涕孩子！”

“老蔡说，一会儿红叶带一个姑娘来取‘货’。”

“早准备好了，快取去吧！太多了我这儿也没那么大的‘仓库’呵！”老铁匠得意地笑了。

出乎小水意料的是：不知怎的，王小龙竟知道老铁匠在这里，而且来找过他，还要求留在他这儿做工，说是不愿意再回去了。然而小龙没

有组织的介绍，因此，老铁匠很生气，暗里给了他几句严厉的责骂，把他赶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小水很惊讶，又很愤恨，忙问老铁匠。

“就今天嘛，我刚下班，他就来了。正巧仓库送‘货’来，险些儿误了事！”

“哼，现在这家伙或许还在城里呢！”小水恼恨地猜想。

后来，有两个姑娘悄悄地拨开暗闩，走进后院，来到锅炉房的门口。其中的一个弯下腰向里面探望，那齐眉的黑发下，眼睛放着明亮的光芒。她皮肤较红，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从肩头滑落下来，身上束着很干净的大围胸，左胁下挟着一卷包袱布，仿佛是来收衣服的样子。另一个小个儿姑娘，被她搂着肩，站在旁边；她穿着天蓝色的旧袄裤，黑黑的头发是铰短的。显然她已经望见小水他们了，她那红艳艳的圆脸蛋儿，笑出两个小酒窝儿。

“哦，小家伙，原来是你呵！”老铁匠笑呵呵地站起来，小声招呼着，向她走去。小水兴奋地红着脸，也笑嘻嘻地跟在后面。原来，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老同志，全是老战友呵。

“车已经到了。”

“好！”

于是，连一句闲话也没说，老铁匠就领着三个年轻人，往前面去。

工厂里，人们早已下了班，回家去了，只有老铁匠等少数几个人是住在厂里的。现在，老铁匠亮着手电，领他们穿过好几间黑暗的房屋：有的屋里放着四五张钳工的大桌；有的屋里放着六七架老式的机床，那轮子上的皮带仿佛一直绕到屋梁上；还有的屋里有几炉压着煤屑的火发出暗红的光；……来到一个黑洞洞的过道，过道两旁堆着些零件和原料。老铁匠让他们等着，自己去叫来了两个青年工人，和一个干瘦的管库员，然后一同往库房里去。

库房里没有开灯，可是手电一照：呵，墙上挂的、地上堆的，多少残缺或完整的枪支呀。但管库员在一只大长桌下面，扒开一堆东西，起了几块砖，揭开一个秘密入口的小门。这小门通大地窖，也通夹壁墙。两个青工照着手电下去了，从下面递上来一捆捆没有木柄的新旧枪支，全是用麻袋和麻绳紧紧包扎好的，此外，还有几麻袋步枪和驳壳枪的枪子儿。

小水他们兴奋极了。在老铁匠的指挥下，他们悄悄地往后门外搬运。直到停在附近的六辆大车上，一些伪装的货物下面全放满了，那几个化装赶脚老乡的同志，立刻就赶牲口，把大车拉走了。依照预先的约

定，他们走南门出城，那儿有“关系”在值班站岗，只要几句规定的暗号一说，就可以放行了。

这里，小水他们别了老铁匠，往回走。红叶和小珠儿还另有任务，末了她们还要到红叶姨父的客栈里，与老蔡会合；小珠儿跟黑老蔡，要到天亮才出城。小水不便与她俩同行，在一个暗黑的胡同口，他和小珠儿依依不舍地分别。他俩什么话也顾不得说，只是小珠儿从破夹裤的补丁里，拆出一张折小的信，悄悄地塞到小水的手里。

第十九章 月儿弯弯

初三的月儿弯，
银光洒满天；
请你答应我，
更像十五那样圆！

——民歌

1

同一天黄昏。常恩经过再三的犹豫，终于下了决心，去找石瑶琴。

他知道，去年十二月下旬，当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后，瑶琴又和其他学校的某些教员，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美军暴行，急切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并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于是，在学期终了的时候，这些领导过示威游行的教员，全被学校辞退了。最近，瑶琴好容易托人找到个职业，在城里的民众教育馆做事。——常恩计划：如果在民众教育馆找不到她，就到瑶琴家里找她去。

所谓民众教育馆，在国民党统治区，本来只是个形式。这小城里的民众教育馆，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摆设”。它位于小小的白塔公园斜对面，是一幢两开间门面的旧式楼房。进门就是报刊阅览室，白天光线一定很暗，现在，当常恩进来的时候，两盏十五支光的电灯已经亮着了——那昏红的光丝使人联想起发高烧病人的眼睛。灯光下面，两张长方形大桌的周围，零零落落地坐着五六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看报章或杂志。

常恩走到屋角小办公桌前面，问那年老的馆员：“石瑶琴先生在吗？”

坐在桌后的老头，从宽边眼镜上面望着他，对他那一身漂亮的西服和大衣仿佛很怀疑：

“你有什么事？”

“我是她的朋友，特为来看她。”

“哦，对不起，她现在不能接待客人。”

“为什么？”

“嘿嘿，现在是夜校上课的时间。”老头竖起一个手指，向楼板指了一指。

常恩感觉到，室内所有的眼光全射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微红着脸，说：“好，我等一等吧。”就转身走到报架前，胡乱拿了一份报纸，坐在大桌边假装看报。但他暗下发现，那几个青年也似乎并不真在阅读，却偷偷地在注意他；那老头的眼光，更似乎一刻不离地直射在他的身上。而楼上的讲课声，可能因为教室门紧紧闭着，听来既轻微又模糊，就像闷在瓮中的人语声一样。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有什么动静，常恩心里发闷，就放回报纸，踱出门来。天色已经黑乎乎的了。他踱到那没有围墙的小公园里，坐在黑暗的僻静处一株大杨树下的长条凳上，转过身来，一条胳膊搁在椅背上，眼望着斜对面民教馆的大门——门上那一盏暗淡的自瓷罩子灯上，也有着青天白日的党徽，但已经模糊不清了；至于楼上那旧式的木板窗，则紧紧地关闭着，只从破缝里漏出来一些灯光。

忽然，一辆自行车飞驶到民教馆门前，跳下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穿着污黑工装的少年，把车停在门外，就跑进去了。一会儿，他跑出来，后面跟着两个也是工人模样的青年，一个跨到车上，让那少年坐在车后面，另一个把车一推，就跟在后面跑去了。

从那少年的体态和清瘦的面形看来，常恩确认他是瑶琴的兄弟。他奇怪：聪明的阳阳怎么不再上学，倒去哪儿做工了呢？

陷在孤独中的常恩，回想起自己和瑶琴的关系，心里不免有点怅惘。自从那晚上，在瑶琴家里，常恩表示了复仇的决心以后，瑶琴对待他，就像一个大胆的初恋的少女，对待她那可爱的羞涩的情人一样，她甚至在他面前，不再掩饰自己的政治面貌。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常恩的母亲被人打死了，不仅有身上的字条，而且有邻人的证明：凶手是八路军的游击队，目的是惩罚那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加以种种关于土改杀人的传说，连同宋占鳌父子的死讯，都使常恩对于母亲的“被惩罚”，竟然信以为真了。而最主要的，自然还是多年以来先入为主的成见在起作用。何况，正在那悲惨的时刻，宋司令——他二叔——对死者是何等悼惜，竟慷慨地以柏木棺材厚葬她；而对生者又何等关切，说文耀一死，宋氏的后嗣全维系在恩儿的身上了。

“即使那老爷爷说的话全是事实，那么，我那凶恶的仇人也已经死了……难道我要向旁人报仇：向有恩于我的二叔开枪吗？”

当瑶琴察觉了他的这种情绪变化后，她轻视地说：

“你真是个哈姆雷特！不，你连哈姆雷特都不如！你不过是一个糊涂虫吧！”[1]

于是，她生气地离开了他，连一眼也不回顾。

在这时期，常恩是非常痛苦的。他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自己错了，他的思想开始矛盾起来。牛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接近、了解他。在牛刚面前，常恩似乎很惭愧，但他对牛刚是信任的，并不完全隐瞒自己的苦闷。看见常恩这种情况，牛刚觉得不好明确地表示态度，只是常常劝他道：

“我看瑶琴是个好姑娘，活泼、坚强，很有头脑。而且，依我看，她心里是很爱你的。常恩，不要有顾虑，还是多找她谈谈吧，两个人总会互相了解的。世界上真理只有一个嘛，反正，大家服从真理啊！”

今天，常恩下了决心，来看石瑶琴，又怕瑶琴不见他。他仿佛等了很久，才看见民教馆的大门里，有一群工人走出来，向街两头散去了。常恩又踱到民教馆的门口去。大门已经虚掩上了，从门罅里望见：那老头站在当地，左手端个碗，右手把眼镜抬到额角上，正在鼓起腮帮子喷水雾，准备扫地呢；而瑶琴站在屋后角的小桌边，对着几个站在她面前的青年学生，浅黑的脸儿笑得容光焕发，正在轻声地说什么。常恩不便打搅她，就又走开了。

好容易等到学生们散去，常恩急忙走进门。瑶琴正要上楼，回头看见是常恩，连忙跑过来，笑着说：

“我以为你等得不耐烦，已经走了呢。”

她挟着一个小书包，陪他出门，漫步到斜对面的公园里去。

2

常恩是颀长、俊美的，瑶琴同他并肩走着，就显得矮小，而且有点粗野。她身体结实，穿着合身的、齐膝盖儿长的黑旗袍，显出好看的体形的明显轮廓。她那剪短的头发，使她像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她的言语和动作，却带着早熟的老练。

“这么晚……我不妨碍你吧？”常恩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哪里话！不管怎么样，咱俩还是朋友嘛！”

瑶琴这句话，却刺伤了常恩的心。他默默地走着，好一会儿不再说话。瑶琴也一时没话说。两个人静静地，静静地走着，在夜晚的公园里。

虽然是春季，可是公园荒芜了，遍地都是野草。四周本没有栅栏，

只有成行的大树在昏暗里森然耸立。园中那不高的白塔，也显出颓败、倾圮的模样。从前展览飞禽和走兽的笼舍，现在都空寂了。这儿再也没有其他游园的人，只见苍白的月牙儿，在树梢后面孤独而痛苦地半闭着眼睛。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还是瑶琴先开口，低声而清晰地说，“最近我遇到一个熟识的同志，他从千家营来，和我谈起：在你母亲死后，虽然尸首被抬进城了，可是共产党政委——一个姓杨的女同志——去到那里，发现了这件阴谋暗杀的案件，非常气愤，就在千家营东北的松柏林里，集合附近各村的老百姓，给你母亲开了个相当隆重的追悼会，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这的确出于常恩的意外，他诧异地望着她。

“这女政委和你母亲早交上了朋友，她是了解你母亲的。当时你母亲决心要控诉恶霸，这事情不幸被特务发觉了，报到城里，于是去了一帮冒充八路军的匪徒，把你的母亲杀害了……那天，在松柏林里，在尉迟将军的古墓前，在你母亲的追悼会上，那位女政委悲痛地哭了。她一哭，许多老百姓也都忍不住哭了。他们哭，哭你母亲的遭遇，哭你父亲的遭遇，同时也是痛哭那千万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遭遇啊！”

这时候，他俩刚走到单独一大间的“日本庙”门前。这庙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新修的。在朦胧的月光里，紧闭的庙门闪熠着新漆的棺材似的晦暗的光。

瑶琴的话，也不知常恩是信还是不信，只见他颓丧地坐在庙门前的台阶上，两肘搁在膝头，手里扭绞着几根野草。

“你知道吗？”瑶琴站在他面前，继续说，“就在追悼会上，穷人们替你初步地报了仇，杀了活阎王，给你的父母祭灵……”

“你说的是那老家伙吗？”

“正是那老恶霸，宋占鳌！”

“他是这样死的？”

“是啊！亲爱的先生，或许你不信吧？”瑶琴看着他，变得激愤起来，“或许你觉得，农民对地主老爷太残忍了吗？或许你以为，你父母的屈死算不了一回事吗？或许，你仍然相信，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因而，不需要阶级斗争，因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吗？或许，你永远相信，宋占魁是你的恩人，蒋介石是你最崇拜的伟人，因而，你将永远为他们效劳吗？——那么，好呀，请你看一看这张东西吧！”

她突然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打开来，交给常恩；然后，自己蹲下来，用手电在纸上给他照着。于是，首先几个清清楚楚的字——“阮海新

的口供”，立刻跳进了常恩的眼里。

哦，常恩是多么奇怪呀。他知道，阮海新是被共产党处死的；可不知道，他所以被处死的具体原因。现在，他一字一字地，把口供看完了。也不知是由于不相信呢，还是由于没看清呢，他又从头看了一遍，还仔细看了看日期，和阮海新的签名。最后，他才拿着纸，两手捧住了头。

看见了常恩这样的反应，瑶琴气坏了。她灭了手电，站起来，指着他狠狠地说道：

“好啊，常恩！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她想说“冷血动物”，可是没有出口，“哼，你知道吗？从前有一个孩子，父母被狼咬死了，他却被狼叼回去，狼喂他奶，把他哺养大，这孩子就变成了狼孩，从此忘记了父母，忘记了什么是人，只天天伸着脖子，呲着牙，他也要吃人！”

但是，在暗糊的月光里，她看见常恩的脸色竟那样惨白，于是，她不再奚落他了。相反，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孟浪，感觉抱歉地坐到他的身边去。

3

“唉，瑶琴，你不知道我多么难过！”常恩开始低声地、痛苦地说，一面把口供单谨慎地收藏起来，“这给我的教训太残酷了！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这就是阶级斗争嘛！”瑶琴温柔地开导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阶级社会里，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社会行为，都是带有阶级性的。大体说来，一方面是剥削、压迫阶级，一方面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这就仿佛是狼和人的区别一样。你的问题呢，主要就是在人和狼的生死搏斗中，看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啦！”

“瑶琴，我相信你是对的。我承认，我太糊涂了！请你不要轻视我、嘲笑我；我究竟应该怎么办，请你耐心地帮助我！”

“现在，事实摆在面前，这反动头子宋占魁，正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我仍然以为，你的仇人不仅是宋占魁，而是宋占魁他们那个阶级，乃至他们这些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所以，向他个人报仇还不是主要的，时机一到，杀他这个人还不容易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彻底消灭他们那个阶级，推翻那个旧社会，以便将来进一步建立根本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真正能使人人富裕，人人幸福的新社会。常恩，这是个伟大的事业！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最好你还是参加到革命阵

线里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你的思想里还有许多障碍：首先你对美蒋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而对于革命的阶级，革命的政党，你还不怎么了解。亲爱的常恩，因此我不忙叫你参加什么组织，我只想给你先介绍一位老师——他是一个极有学问、极有革命经验的人。他能够教导你，使你看清楚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他能够指引你，使你走上最正确、最光明的道路。常恩，你愿意吗？”

“那太好啦！他在城里吗？”

“他在城里！”

瑶琴的脸上，显现出认真的、热烈的表情。她小心地打开书包，拿出了一部装订得颇为精致的，晋察冀版的《毛泽东选集》，郑重其事地递给常恩。

一看清封面上的大红字，常恩显然就有些紧张。他偷偷向园里扫了一眼，无意识地将封面轻轻抚摩了一下，说了句“原来是他呀，太好啦”，就把书藏到大衣里面紧贴胸脯的地方去。他也不知怎么红了脸，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话——声音还放得很低：

“听说，毛泽东也许死了？”

“不，这完全是反动派的谣言！”瑶琴又严肃地补充道，“而且，毛泽东是永远不会死的，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

“我是说……最近的战局……”

“放心吧，常恩，”她极有信心地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正一步步获得胜利！”她还建议他到保定去买一台较好的收音机，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收听陕北中共中央电台的广播。

随后，她问他：“你真愿意阅读毛泽东的文章吗？”

“不光阅读，瑶琴，”常恩活泼地说，“我一定拜他为师！”

听他这样保证，她热情地笑了，把自己的右手放到他背上，亲热地靠近他说：

“是啊，常恩，青年人应该追求真理嘛！现在，全中国还有多少被剥削、被压迫的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像你的父母一样，在痛苦地活着、在悲惨地死去呀！我们难道可以接受了虚假的恩惠，恰像接受了可耻的贿赂一样，就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吗？

“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告诉过你，今天，我也顺便简略地给你说说吧。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原是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员，患着肺病。有一年清明节，他带着我的母亲，到东郊去上坟。他父母的坟就在三里堡村西的河这边，那古庙对面的野地里。走过古庙的时候，我母亲听到一个细

小的隐隐的哭声，再听可就没有了。我父亲说一定是她的耳鸣，但母亲坚持说是一个婴儿的可怜的啼哭，拉着他一块去找。谁知就在那破庙的门里边，他俩发现一个新的蓝布包袱，里面果然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婴儿的小手腕上还系着一个红布白花的小口袋，口袋里有一对充银手镯、一个充银钗子，钗子上有两块翡翠，翡翠全都是假的；另外还有一只只有两钱重的金戒指和一卷零票。你可以想象到：那不得不抛弃婴儿的母亲，一定把全部的积蓄都放在里面了。而婴儿的一只耳朵上，还流着鲜血：原来是被剪了一个小小的记号……”

常恩骇然地望着她。她含着眼泪，但庄严地说道：

“你不用看我！这痛苦的烙印不但刻在我的耳朵上，也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窝里。我相信：这世界是罪恶的、黑暗的；然而，我们有力量推翻它、改造它！”

常恩深受感动，不由得伸过手来，将她的左手紧紧地抓住。从树梢上，月牙儿探出头来，窥看着……

---

[1]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创作的同名戏剧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具有在复仇上犹豫不决的特点。

第二十章 送别

马上的红绸迎风飘，
年轻的英雄们上马走了。

——贺敬之

1

黎明，城门开开了。

从南门出来一长串大车，里面有一辆用两匹大骡子拉的胶皮毂辘车，车上绑满了一捆捆新的扫帚、簸箕、麻口袋、布口袋等货物。赶车的络腮胡子老乡愉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轻轻地扬着鞭子；车栏杆上向里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包着蓝色的头巾，两只晶亮的眼珠看着前面，有时不满意地看看那个枕着两手，靠着货物，懒洋洋地半躺半坐在车尾上的青年。

经过渐渐热闹起来的南关大街，前前后后新修的大岗楼、小碉堡里的驻兵，对这些大车并没有过问。车队来到田野的大路上，走了一阵，到一个十字路口，那络腮胡子老乡轻轻一拉缰绳，凌空响了一下鞭子，他那辆大车就折向东走了。

“再见啊，乡亲们！”老乡还回过头去，用充满快意的洪亮声音向人们告别。

“再见啦，快活的大胡子！”人们愉快地回答。

呵，多美的早晨呀！苹果绿色的天空，是多么高、多么辽阔；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扇面形地放射着金亮的光芒，光线被几道变幻着的红云所隔断；另有一大块金亮的火红的云彩，竟像一只大鹏的翅膀，真是奇大无比，直扑到天心。大地醒来了，那一块块褐色的新翻的沃土，那一望无际的嫩绿的麦苗，一齐闪耀着朝露生气蓬勃的、美丽而喜悦的光辉。早起的农民们，耕高粱的、锄麦地的，穿着白色或蓝色的衣衫，在近处或远处忙碌着。

“小龙，你过来！”大胡子轻声唤道。

坐在车尾上的小龙，带着不大愿意但又不敢不服从的表情，从车上跳下，跑到前面，一跃坐到大胡子的身边。为了保持车子的平衡，那小

珠儿姑娘自动地爬到车尾上去。她轻轻爬过货物，因为货物下面，有几箱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在车尾坐定以后，她上身转过来爬在货物上，关心地看着前面这两个人。

昨夜，当老蔡知道小龙在城里后，怕他闯出什么祸来，就吩咐红叶的姨父赶快去找。谁知找来找去，却发现小龙竟是一个人游手好闲地在热闹的戏园子门前，抬头欣赏那几十盏五彩电灯泡所围绕的一幅京剧广告画。当夜，红叶的姨父把他安顿在自己所开的客店里。但黑老蔡连夜在两三个地方检查工作，也没顾得和小龙谈话，直到现在，他才有机会问道：

“小龙，你说说，你干吗要进城？”

“我……”在黑老蔡面前，小龙不敢说谎话，“我想找大水哥，在城里给我安排个工作。”

“为什么乡下不好呢？”

“不是乡下不好，你知道，是人家不要我哇！”说起来，小龙还有些恨恨。

“‘人家’，是谁呀？”老蔡眯眯眼，瞅了他一下。

“哼！”

“你的工作不是没有撤销吗？”

“反正……人家用不着我！”

“谁说用不着你？”小珠再也忍不住，气呼呼地反驳道，“你装病，我们光动员你就动员了多少次？”

小龙回过头来，白了她一眼，说：

“我们不必看形式！”

“小龙！”黑老蔡严正地瞅着他，虽然还是压低着嗓音，“你不用转弯抹角，倒不如干脆直说，你不满意杨英他们，你不满意党！你不必忙着分辩，你听我说完。从区委到分区党委，我们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我索性告诉你吧，就是在开除你党籍的时候，一时糊涂还想保留你党籍的同志，后来看见你的行为，也早已向党申述，重新表示了态度。现在，对你的思想本质，谁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你自己想想吧，你的行为说明了什么？你不是脱离了革命，在寻找个人的出路吗？”

“寻找革命的出路！”

“哈，说得好！”小珠儿冷笑道。

“哦，原来，革命是闹着玩儿吗？”老蔡稀奇地说，“今天高兴，我就来，明天不高兴，我就走；这儿合意，我就留，那儿不合意，我就去吗？可全中国的党，以及党所领导的任何革命组织，不论在思想上，在

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是统一的呀。这儿不合意，又哪儿能合你的意呢？难道你的思想不改变，换个地方就能解决问题吗？”

小龙答不上来，只生气地别转了脸。李小珠看见，老蔡那侧影——被日出的奇异光辉所照亮的脸孔，蓬乱的胡须像透明的金丝，闪烁的眼睛像晶莹的宝石一样，带着虽然严正、却又爱怜的神气瞅着小龙，慨叹道：

“唉唉，小龙啊，小龙啊，你好糊涂呀！现在你脑子里除了个人，真还有革命，还有党吗？党开除你，对你也实在是个考验呵。你要真正是一个有志气的革命者，那么即使错了，就改正嘛。为党为革命，头可断，血可流，错误的思想就不可以抛弃吗？跟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还是勇敢些吧！像你这样一脑袋的脓根子不挤掉，就算现在混过去了，日后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呀！”

老蔡感慨地扬着鞭子，又低声地说道：

“党对每一个党员，以至每一个群众，都像十个指头——个个疼呵！你要真正做过党的领导工作，你就体会得深了。要不，人们怎把党比作母亲呢？老百姓说：‘瓜儿不离秧，孩儿不离娘，老百姓离不了共产党。’是呀，党是我们的恩人，没有党，老百姓能得解放吗？没有党，现在的我们，会是怎样的情况？就说你吧，小龙，当初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当了个小兵，要不解放的话，你除了受人家的践踏，又能得到什么？而现在，你们年轻的一代，只要好好听党的话，党是把你们当作宝贝，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当作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的，在苦心教育、培养你们。难道你就忘了自己的根本，丧失了对党的血肉相连的感情吗？”

于是，老蔡不再言语了，三个人都沉在深深的思索里。终于，泪珠闪亮在小龙的睫毛上了。

前面十字路边，一个小小的席棚跟前，有两个武装的青年农民在放哨，高兴地望着黑老蔡，叫道：

“黑老蔡回来了！”

“快来吧，老蔡，有人在等你哪！”

从席棚里钻出来一个挎盒子枪的便衣同志，跟老蔡他们打招呼。黑老蔡的警卫员小赵，也笑嘻嘻地跟在后面。

老蔡停了车，跳下地去。那位同志拉他到一边，小声地报告说，蒋匪九十四军七个团兵力，进攻胜芳镇，程书记叫老蔡赶快回去。黑老蔡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气，仿佛说：“哈，又来送死啦！”马上就叫小赵负责送东西到“茫茫口”，与同志们会合，一齐过河到分区党委指定的地点去，自己和那同志则先走一步。

临走，老蔡脱下那鼓鼓囊囊的破棉袄裤，笑着往大车上一扔，身上只穿一套黑色的紧身衣，就仿佛旧小说里的侠客一样，一支小手枪和一支驳壳枪则依然插在腰间。他接过了小赵推给他的自行车，就跟大伙儿挥手告别，还吩咐那位同志骑车先走，自己却叫小龙走过来，陪着他。他一面推车走，一面低声说：

“小龙啊，好坏两条路，这回可瞧你走哪条啦。要知道，一个人的党性不强，眼睛就不亮；眼睛不亮，就到处上当。你小心吧！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听党的话，不会错。你想，个人的本事再大，脱离了组织能干什么呢？即使你浑身是铁，才能打出几根钉子来呀？只要你跟党走，有组织、有领导地干，钢就用在刀刃上啦。你看，小水比你参加革命早得多，可现在他就在城里当小兵，一样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党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决不会错。要知道：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百炼变纯钢啊。不要怕锻炼！锻炼得棒棒的，将来还是个党员，好不好？小龙，努力吧，我在等你的好消息呀！”

他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小龙的手，站着看了他几秒钟，才推车奔跑几步，纵身一跳骑到车上，还回过头来，笑眯眯地对小龙扬一扬手。车一侧歪，他急忙扶正，就箭似的射去，不一会儿，就追过前边的那位同志，没入金红的霞光里了。

2

小龙和李小珠，抄小路往东北走。小珠儿也不跟他说话，仿佛有什么急事似的只是匆匆地往前赶，小龙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大约急行了只二十分钟，刚拐弯向东，就望见了龙虎岗的村西口。

在灿烂的东天斜射过来的耀眼的金色阳光下，那从前威武显赫的宋家大院——现在挂了红旗的区委会和区政府的大门前，聚集着许多穿新衣的老乡。他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有。大门对面的影壁两旁，那十几个青石桩上，都拴了戴彩球、备新鞍的骡马。连影壁南面，那广阔稀疏的杨树林里，在斜射进的宽宽窄窄金亮光柱下，也有一小群一小群穿新衣的老乡，和分散拴在树干上的带彩饰的骡马——那些从前属于地主富农，现在属于劳苦农民的骠勇牲口。而不论在村口或林间，那些被欢送的参军青年，一个个茁壮的十八九岁小伙子，更是引人注目：他们头上都包着崭新的毛巾，身上都挎着彩色的绸带，胸前都别着鲜艳的大红花，每个人的脸上都红喷喷、笑嘻嘻，像许多等待举行婚礼的新郎一样。

这一美丽的、动人的场面，很自然地使小龙深深思索起来。动员参军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参军的人数问题，他知道，在区、村干部之间是引起了多么严重的分歧呵！当时，有一部分干部，认为上级既然不限定本区的名额，那当然是对新区和边缘区的一种必要的照顾，因此本区动员参军的人数，有那么七八个也就行了，免得影响和削弱了本地区自己的武装保卫力量。而以杨英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却认为不能因上级照顾，就放松了对解放战争的大力支援；而且土改以后，群众的觉悟更为提高，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必然跟着高涨，党和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使群众的潜在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况且——

“同志们！”杨英热情地说，“要没有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能有我们这小小地区的彻底胜利吗？就像下棋一样，全国是一盘棋啊！我们的毛泽东、朱德挂了帅，自然还要有千军万马供他们调遣，才能够取得全局的胜利。所以，为全国，不就是为本区吗！我们的眼睛可千万不要只看自己的鼻尖呀！根据我和各村支部书记的具体研究，光这城东北区，可以参军的青年人数，比有些同志说的就至少还可以翻十番！而且，我们要保证：不但不减少，还要扩充和加强区、村的武装力量，至少比现有的翻一番！此外，我们建议：我们要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让每个参军的小伙子，都带一匹强壮的马去！大家同意不同意？”

王小龙记得，那时候，当全区党政干部联席会上的最后决议，传到宋卯、狄廉臣、毛四儿、二混子这批人的耳朵里以后，他们是怎样深怀恶意地冷笑和讥讽呵——

“杨英是为了邀功，不要老百姓的命了！”

“参军还赔马，真不惜老百姓的血本呵！”

“她就是一贯把老百姓当作垫脚石，自己拼命往上爬！”

“不过，参军可不是赴筵席！这小小一个区，别说八十名，恐怕连十八名也完不成！”

“哼，她说的倒比唱的还好听哩，这回她放了这么大的空炮，看她怎么下台吧！”

当时，对杨英最感头痛的是二混子，因为土改以后，杨英这样大声疾呼：

“乡亲们！敌人还在我们近跟前！全中国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也还在加紧侵略我们……我们决不能‘二十四个枕头睡觉’！我们决不能大米白面地乱吃乱花！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时刻准备着！时刻处在战斗的、戒备的状态中！”

杨英，在土改以后，就大抓生产，大抓藏粮，大抓练兵，还大抓挖

地道，大抓造武器——这“五大抓”，只有第三抓已经与二混子无关：自从开斗争大会那晚上他打了一枪后，虽然查无实据（他偷了“傻柱子”的子弹），但少山和高宗义还是坚决把他从民兵队开除了。其余四抓，却都是与二混子有关的：他家分了地，政府号召“不荒一寸土”，他不能不种；他家分了粮，政府号召“家家有藏粮”，他不得不藏；他也参加了部分战斗地道、战斗堡垒的修建，他也把家里的所有破铜烂铁都捐献了出来。呵，在群众的监督下，他生活得厌烦透了。因此，他又想要到外边去混混，就决心报名参军，不料又碰了一个软钉子：

“不是正正派派的贫雇农，我们不要！”

“好哇！你们挑五嫌六，连送上门来的都不要，看你们这八十个名额怎么完成吧！”

如今，王小龙一路走，一路越来越近地望着那欢送的场面。他粗粗一看，参军的青年至少在一百以上，他知道城东南地区的还不在内，不由得在心里惊叹地想道：

“哎呀，事实证明：杨英他们是大大地超额完成任务啦！”

3

这时候，咚咚咚，咚咚咚，传来十分雄伟有力的击鼓声，望得见从村街上舞来了青年女子的腰鼓队——带头的一个特别苗条的、长发飘飘的姑娘，正是高俊儿。她们都穿着镶大红花边的粉红色衣裤，二十来人跳成一个姿态，打成一个声音。那些挥动的鼓槌，那些跟着腰身旋转的红漆鼓，都在绚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到了区委会和区政府这边的广场上，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中，她们就跳开了复杂形式的腰鼓舞，看起来非常雄壮，非常优美。她们很快就被人群围上了，只有她们一齐跳起来的时候，小龙还能望见。跟王小龙同行的李小珠，早已兴奋得跑了过去，不见影儿了。小龙因为穿着那套破旧的学生装，怕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不好意思走近去，就在荷叶坑边的低矮灌木丛旁坐下来歇息，眼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热闹的大场面。

没想到新郎一般的柱子笑呵呵地过来了，拿了一块弄脏了的小包袱布浸到水坑里去洗。他那年老的妈妈也穿了土改中分到的黑缎大襟儿夹袄，笑吟吟地跟了过来，手里捧着四个大馒头，就站在他的后面。她那满头的白发显得金亮和美丽。

不知为什么，小龙有点儿羞惭，早已弯了腰，使他俩不能看见了。

“妈，”水里边那柱子的荡漾着的彩色倒影也带着笑，“你以后一个人

还是别到集上去，让他常回来瞧瞧不好吗？”

小龙知道，柱子的哥哥就在千家营切面铺里当伙计，老妈妈是常去看他的。

“嗨，他哪里顾得上呀！”

“你瞧，村里人对你都那么好，小龙又住在我们家（他大概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不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吗！我说，你常在村里串串门子就得啦，别老往那儿跑……”

自从柱子家分到东头一家小地主的两间南屋，小龙也跟着搬去了。老人家对他就像亲妈一样，可是，小龙天天在生气，在烦躁，不仅对村里各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漠不关心，就是对她老人家也哪里有过丝毫的关心呵！而这家人就是忠厚、善良，以致在旧社会时被人称为“傻”，可现在，谁都不再叫他俩“傻柱子”“傻大妈”，却是按照他们的姓，称为“乐柱子”“乐大妈”了。

“……我是说，路太远啦！”柱子已经拧干了包袱布，站起来，让妈妈把馒头放到布上。

“好吧，我听你的话！”妈妈笑着说，给他结好包袱，小心地系到他那束在小褂外面的皮带上。

“还有你……”

突然，嘹亮的军号响了。那号音是多么雄壮，多么威武呀！柱子匆忙地面对着妈妈，脸上仍然笑嘻嘻地仿佛还有许多话要说，只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妈妈的脸上也仍然含着笑，兴奋地，把两手放在比自己还高的儿子的肩膀上。

“去吧，孩子！好好听上级的话，把老狐狸、蒋介石彻底消灭掉，大家过好光景！”

“妈，我记住了，我一定好好听党的话，彻底消灭反动派！我走了，你可别老惦念我！”

“柱子！”那边，许多青年牵着牲口，从林里出来，来顺也牵着两匹大骡子，望着这边，在着急地喊他啦。

柱子俯向妈妈，让妈妈亲了亲，就急急地跑去了。乐大妈望着儿子，流着泪，笑脸儿迎着朝阳，慢慢地跟过去。

小龙也站起来。他望见在灿烂的金色光海里，一百多个青年牵着骡子或马儿，集合到村口的东西大道上。看来全是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的，他们很快站成了整整齐齐的一长列；更因为那许多神采焕发的面孔，以及头上的雪白毛巾，身上的彩绸、红花，骡马头上的装饰品等

等，从这边望去像都连成了一线，而显得特别庄严、齐整。

在他们对面，是他们的亲人，以及从各村来欢送的干部、群众。这些人的前面，还站着几个区、村干部。但小龙看不见杨英、秀女儿，想必她俩是到城东南区主持同样的欢送会去了。可是使小龙奇怪的是，在笑眯眯的灰发老头贺家富，和戴上了眼镜的“美男子”李玉之间，却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干部，身穿灰制服，脸颊消瘦，眼窝略深，两只锐利有神的眼睛从队首望到队尾——哎呀，那不是张健吗！

等到全副武装的区中队，以及本村的民兵队伍，也都迅速地在杨树林跟前集合停当后，张健就像阅兵的首长似的把右手举到齐眉高，对参军的青年们兴奋地喊道：

“同志们！我代表本县的杨政委，代表本县的县委机关，也代表本县两大区的全体干部和群众，向本县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子，抗日胜利以来第二批踊跃参军的青年们，表示热烈的欢送！……”

哎呀，这真使小龙惊异：什么县委机关？他才离开三四天工夫，这儿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啦！只听见张健简短地讲了几分钟，就结束道：

“我们一定用一切力量支援你们！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为了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祝你们勇敢走向前线，走向胜利，走向光荣！”

准备送这些参军青年过河到分区党委指定地点去的丁少山，严肃地站在参军队伍的前面，举起他仅有的左拳，领导这些青年们一齐举起了拳头，庄严地、热情地，向党、向父老们宣誓。然后，全体上了马，在一面红旗的导引下，在重又吹起的军号声中，双行地穿过村庄，威武地朝着云天灿烂的大清河方向走去。粉红色青年女子的腰鼓队，一面舞，一面打着整齐有力的鼓声，跟在后面欢送。

区中队和民兵，则钢枪林立，精神抖擞地跟在后面。很显然，这区、村的武装队伍，虽然枪支还不够，但人数都比原来增长一倍以上了。

人群欢呼着，拥挤着，跟在最后面。欢送的鞭炮声又响了，随着长长的人流向东而去。不一刻，村西口再也不见一个人，只剩下小龙坐在这边水坑旁，一手支着头，陷入深深的思索里。

第二十一章 秘密的约会

告诉我，
在哪儿
可以相会？
在那条河边，
还是在那棵树下？
告诉我，告诉我，
我们何时见面？

——田间

1

是的，中共河西县委会已经成立了。上级派张健来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并指定杨英为县委书记，秀女儿为宣传部部长。县委机关暂设在“宋家大院”的东跨院里。事实上，杨英不但恢复了，并且多少还扩大了过去李玉所统辖的地区；她的工作，甚至已经深入到城西北和城西南地区。

杨英接到王小龙的书面检讨后，非常高兴。虽然那检讨还不深刻，但她还是尽量鼓励他。她特为在县委会给他安排了一个青会干事的位置，准备他积极工作一时期后，再恢复他青会主任的职务。

五月的一天，杨英要到城关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刚巧小珠儿不在，王小龙就自告奋勇，要求跟她去，杨英也答应了。

他俩都化装成商人的模样。杨英和王小龙一样，也穿着长袍，戴个礼帽。杨英把头发都塞到帽子里，粗粗一看，倒跟二十六七岁的男人差不多，只是鬓角和后面的头发根儿还是看得见，下巴自然是光溜溜的，连一点胡须楂儿的影子都没有。王小龙笑着说：

“政委，胡须我有办法，你等等，我去拿些东西来。”

“算了吧，”杨英不在乎地微笑着，一面穿上那双男人穿的圆口鞋，“真要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一会儿谈判起来，像个什么样儿！你还是去把俊儿分到的那条绸围巾给我借来吧。”

不一会儿，小龙就把那条以前小尖头用的绸围巾借了来，杨英连嘴带脖子全围上了。

他俩走到城郊，混进南关大街。已经是上灯时分，望得见前后碉楼里都亮着灯光。这南关大街，原是城内外最热闹的街道之一；不过现在夜市不怎么红火，街上行人也不多，却到处遇得见穿“老虎皮”的匪军，尤其是茶坊酒肆里，传来那些丘八爷的玩笑、争吵、猜拳的喧声。

他俩很快拐进了一个小胡同，来到约定的地点见小水。小水领他俩转了个弯，闪进一个黑暗的门洞，和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就领他俩来到一间僻静的屋子。这又大又破的屋子里空无一物，只有壁洞内点着一支红洋蜡。烛光照明处，一个宽肩厚背、浓眉亮眼的男人，穿着褐色的中山装，笑嘻嘻地迎着他们，一看却正是牛刚。

热烈地握手过后，大家还是互相看着笑。然后，牛刚蹙起了眉毛，开始严肃地、小声地，给他俩就今晚即将进行的工作提供许多必要的材料和宝贵的建议。小水却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杨英仍然戴着礼帽，只是撩起了长袍，坐在破炕的边上；牛刚的一只脚就踩在她旁边的炕沿，一只胳膊搁在腿上，另一只胳膊亲热地围着小龙的肩；三个人凑得很近。牛刚的说话低沉、缓慢而且清晰。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既不看杨英，也不看小龙，却始终定定地盯在他前下方的某一点上，好像他正在集中他的思想，唯恐遗漏了什么一样。而小龙注意到：杨英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热情的、但又沉静的微笑，她那喜悦的、略带调皮意味的眼光一分钟也没有离开牛刚。她一会儿瞅着他的严肃的脸，一会儿瞧着他的漂亮服装……仿佛她关切地、很感兴趣地在研究他的一切。但是，当她小声发问的时候，她的问题却又证明：她的考虑比别人更加细致，也更加深刻。

小龙很感激牛刚对他的亲切。但他觉得，他似乎应该走出去，让这一对久未见面的夫妇单独相对地谈一谈才好。然而牛刚的胳膊围得紧紧的，谈话也一直没停顿，因此他并没有找到走开的机会。

直到谈话结束，杨英也站了起来，大家重又握别的时候，小龙才看见牛刚两手握着小梅的右手，带着忧虑的神色低声地问道：

“听说小胖病得很重？”

“肺炎！据说天天哭着要妈妈，我也顾不得去看。”

牛刚安慰她说：

“村里会照顾的，也不必着急。”

“我也不急；说实话，也没工夫着急。”杨英微笑着，被他紧握的手，连连地做着告别的摇动。从她那洒脱的外表看来，谁都不会料想到，她也曾为小胖的病，失过眠，掉过泪。

牛刚笑着说：

“不要紧，胖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小龙想让他俩多谈几句话，特意先走一步。不料杨英并未停留，轻巧地一转身就跟着出来了。

2

小水领杨英他俩来到另一条小胡同。他凑到杨英的耳朵边，低声说：

“就在这右边，倒数第二家，门上贴白纸的。去吧，没问题。四面房上，都有我们的人。”

杨英和小龙，就深入到那条小胡同里，找到门上贴着丧事白纸的那个人家，拉了铃。亮着手电出来开门的是一个脸孔很自的瘦瘦的军官，他背后还跟着一个更瘦的、嘴脸儿有些歪斜的士兵。

“你们是谁？”军官问，用手电向他俩身上照。

“我们是保定来的特货商人。”小龙赔着笑脸儿回答。

“你们找谁？”

“我们找八爷，他老人家约我们来谈一笔生意。”

“进来吧。”

军官在前面领路，他们走过小院，来到正屋。黑暗的正屋里，桌上有一盏半明不灭的长明灯，照见黑漆的灵牌，和两支白色的熄灭了的蜡烛。军官在西边房门上轻轻敲了三下，说：

“报告队长，‘保定客人’到了。”

“嗯，进来！”一个破锣似的声音从房内传出。

军官推开门，领客人进了房。杨英他俩看见，房里也很暗，那边炕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烟灯，灯旁歪着一个魁梧的大汉，下身穿着绿呢子马裤、光着一双大脚，上身只穿一件白绸子衬衫，还敞开多毛的胸脯。这人拿着烟枪正在抽吸，相貌很是粗鲁、残忍。他对面歪着一个穿白色丧服的妇女，正在给他烧烟。房间里充满大烟和香水混杂的难闻气味。杨英知道这男人定是田八，只见他略略抬一抬身，看着他俩，招呼说：

“坐吧，到八爷这儿来不用客气！”

那瘦军官已经给妇女递了个眼色，女人不声不响地走出房去，把门带上了。但那军官和跟了进来的那个士兵，却都提着手枪，在那边笔直地站立，威严地注视着来客，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两位？”小龙怕谈话不便，望望他俩，向田八问。

“哈哈，都是自己人，放心吧。哈哈，坐，坐！”

但是，当杨英走上前，把礼帽脱了，围巾解了，露出端庄的女性的面貌，带着从容的微笑，像熟人似的看着他们。她坦率地在炕上坐下的时候，田八他们的脸上，显然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这时站在杨英后侧的小龙，趁人不注意，也早已拔出枪来，防备着。可是杨英感觉到了，回头对小龙故作惊奇地问道：

“你干吗？”又比较严厉地说，“我来谈个问题，紧张什么！”那声音虽低，却异常清脆嘹亮。

小龙无奈，红着脸，把枪掖了起来。田八也不好意思，斥责那两人道：

“混蛋！叫你们这样招待客人的吗？”又喝那士兵，“下去！快拿酒来！”

他这时才丢下烟枪，坐了起来，满脸笑容地对杨英说：

“八爷是个没心眼儿的人，请同志不要见怪！”

“好说！我姓杨的虽然跟八爷第一次见面，可是对八爷的为人，早就知道一二，要不，今天怎么会一直跑到这儿来呢？”

可不是吗？这样一说，彼此都会心地笑了，室内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瘦军官插了枪，笑着招呼小龙，也都在炕边上坐下。那飞跑出去的护兵——李歪歪——又飞跑进来，后面跟着那女人。随即，小炕桌放上了，煤油灯点起了，酒啊菜的摆开了。李歪歪和女人又退出，到厨房炒菜去了。

“杨代表，我知道共产党里有人才！我就是喜欢这种光明磊落的人！今天，我田八敬您这一杯！”八爷粗声粗气地说，把一杯斟得满满的酒杯双手递给杨英。

杨英接了酒杯，眉心儿微微一蹙，轻轻一笑说：

“我本来不喝酒，可是，为了庆贺咱们友谊的开始，瞧，我干了这一杯！”说完，不顾小龙在暗里拉她，她一饮而尽，不免被烈性的烧酒呛得咳了两声。

“痛快！痛快！我陪你三杯！”田八快活地说，捧起大杯就喝，又说，“您就吃菜吧，我不再勉强您喝酒！”

于是，一面吃着，一面就谈开了。

3

……这田八的事，原是出人意料的。当初，牛刚他们花了很大工夫，想争取常恩，还争取不过来，绝没想到田八这样的人竟会有被争取

的可能。可是田八和黄人杰的矛盾，却一天天发展起来。田八瞧不超黄人杰的摆臭架子、假仁假义；黄人杰瞧不起田八的土匪性儿、胡言乱行。田八对黄人杰不是瞪眼就是骂；黄人杰对田八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在背地使坏心眼儿。两个人发生过几次脸红耳赤，几乎动武的事。半年以来，田八眼睁睁地看着常恩升级加薪，接替了杨花脸第一大队长的位子，牛刚也代理了第三大队长，只有他田八未被提升。最近改为正规编制的时候，队伍扩充成四个团，从北平派来许多军官，常恩和牛刚都正式当上了团长，可是田八反而降成团副，而且凡是田八心腹的营连长们，一概都调走了，据说是“上头的命令”。这可把田八气得鼻子都歪了，牙齿咬得铮铮的，心想连老狐狸都不够朋友，狠心拆他的台，他田八在这儿就完全吃不开了。

当牛刚把田八及其部下的情况向黑老蔡汇报后，老蔡认为：即使是田八这样的人，也是可以争取的。他指出必须利用反革命的每一冲突，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因此，他当时决定，一面由牛刚他们继续向田八及其部下积极进行工作，一面“趁热打铁”，由中共县委出面，给田八寄一封信，试探他的态度。不料田八居然急不可待地约定地点进行谈判。为了迅速争取这部分武装，于是，杨英就亲自出马了……

现在，杨英不急于谈正事，只是跟田八聊闲天。提起黄人杰的时候，杨英微笑说：

“你们那位黄委员，倒也‘有意思。据我们了解，他是个‘绣花枕头’，外面漂亮，肚里不过是一包草罢了。究竟他有什么本事呢？我们只听说‘双枪常恩’‘大刀田八’，可还没听说过这位使无声手枪的党老爷打中过一次靶子。（说得田八他们都笑了。）可他牛皮倒吹得挺响啊，不是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他都要叫嚣一通‘剿匪’、‘戡乱’吗！嘿，蒋介石剿匪剿了二十多年，把共产党越剿越大了；你小小一个黄人杰，又能怎么样？现在解放军的战略，是大规模的运动战，不死守一城一地，要么不打，要打就打便宜仗，把敌人整师整旅地消灭。他国民党敢不敢公布战争的真相？据二月底确实统计，作战八个月，蒋军已被歼灭七十一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都被活捉了；其他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被击毙的，被活捉的，多如牛毛。哈，他小小黄人杰竟敢在共产党面前逞能，不把人笑掉牙吗？我们毛主席说，今年秋天就要大反攻。好，等着瞧吧，那些大老蒋、小老蒋，最后被一股脑儿活捉的日子不会远啦！”

杨英这一番正气凛然的谈话，可真把两个匪徒震慑住了。为了缓和

空气，杨英又轻轻一笑，转换话头道：

“不过，据我们了解，这黄委员，倒也有一种本事，那就是，欺负朋友。他不是鬼鬼祟祟跟时来运合股做私货买卖吗？可又偷偷摸摸糟蹋时来运的妻子，这算什么行为呢？古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位党老爷，简直连一点儿人性都没有啦。再说，他凭什么瞧不起八爷呢？听说他嘲笑八爷是河西大庙里毕业的，这算什么话！人穷不是罪，人穷志不穷！在河西大庙里住几天，反抗强权，打富济贫，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倒是那种流氓、党棍，从小靠父母的几个臭钱，吃轻巧饭，放轻巧屁，一旦做官得势，就作威作福，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才真正可耻！”

杨英的话，先是使田八他俩惊异：怎么他们内部的事，她全知道呢？接着又使他俩非常佩服：感觉到她给他们撑了腰，支持了正义。

现在，田八那凶残的兽性的脸上，越来越多地透露出了人的热情；他那喝酒喝红了的眼睛，对杨英闪耀着特殊的、心悦诚服的光辉。他感动地说道：

“哎，杨代表，你真是个明亮人，你看到我的心了！我早说嘛：共产党是了不起！瞧吧，它就是行！你听我告诉你：去年秋天，我们的司令部里，有三个共产党犯人，全戴着脚镣手铐，可一齐从铜墙铁壁的司令部里跑掉了。这简直神了！冬天的一个夜里，正下大雪，宋司令的两个‘腿子’，就在城里，却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共产党处了死刑！吓得那些头儿们，一到夜里，就不敢出门啊！就说最近吧，哎呀，有一天，一夜之间，城里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呵，那‘蒋介石卖国十大罪状’，竟一直贴到我们的司令部里，你想惊人不惊人！所以呵，我田八早品出来了：共产党是了不起，主要它得人心。瞧吧，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可我田八这样的家伙，共产党会要我吗？杨同志，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的确是想投八路，可心里又犯疑：我拿不准，共产党对八爷我，会怎么样？哈哈，看来你倒是个老内行，你给八爷指个明路吧！”

到这时候，杨英才把共产党对起义军人的政策，仔细交代给他俩。这是王小龙早就等得不耐烦，急于想说明的。所以杨英说后，小龙又补充。可田八对小龙的话，似乎不大爱听，只是在心里想着：“这小子好像在哪儿见过面。”小龙虽有好口才，怎奈心里一急，话就说错了：

“哪怕你过去做过那么多坏事，甚至杀过那么多人……”

田八听了这刺心的话，对他反感地、不屑地瞪了一眼。

杨英忙接下去道：

“是啊，即使有罪恶，也‘不究既往’。何况，老百姓只是对老狐狸有仇恨，对八爷可没有什么，这倒请你不必介意。只是有些人认为，在解放军里，生活非常艰苦，更不能抽烟、喝酒、带家眷，你们不是这样想的吗？”杨英故意说“家眷”，很显然，对田八来说，这不过是“姘妇”的代名词吧了。

“哈哈，这你可说到我的心眼里啦！”

“我们就是不了解……”瘦军官也带笑说。

杨英笑道：

“你们哥儿兄弟，不是讲究义气吗？不是主张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吗？好呀，你们到解放军里去瞧瞧吧，那才真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大家比哥儿兄弟还亲呢。尤其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比义气可更高一层、更进一步啦。俗语说得好：不怕肚不饱，只怕气不平嘛。况且，生活是随条件改变的，环境一好转，生活也就提高啦！”说到这里，杨英又笑起来，“可是，当兵又不是出家当和尚，干吗不能抽烟喝酒带家眷呢？只要有烟有酒，又不妨碍工作，你就抽吧，喝吧；只要条件允许，你就把老婆孩子一股脑儿全带上吧。不是说吗，我们对起义军官，还要特别优待哩！”

“哈哈哈，共产党还是讲人情！”田八开心地笑着，对瘦军官说。于是，谈话就接触到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了……

第二十二章 茫茫口

个人主义，
万恶之源！

——新谚

1

那次谈判很成功。杨英就职位、待遇、眷属等问题，给田八提了三项确切的保证；田八也爽快地答应：铲除了正团长，按预定时间，把一个团的全部人枪，“拉”到大清河边的茫茫口，听候上级的命令。

到了约定的日子，一切都准备好了。晚上，田八请正团长等几位北平派来的军官，一块儿在南美大街“鸿仙楼”喝酒，喝过了酒，又请他们在隔壁“清华园”洗澡。洗澡中间，李歪歪突然把田八的双刀送来。田八举起刀，吆喝一声，先把团长砍了，吓得那些营连长们赤条条地从池子里跳出来逃命，但是毕副官和李歪歪已经把门拉上了。在电灯昏暗，蒸笼般热气腾腾的澡间里，只见刀光闪闪，两片大刀在满屋子翻飞，田八也不加分辨，连军官带百姓一个个全杀了，才出来穿好军装。他把吓坏了的老板和其他人一齐反锁在澡堂子里，然后秘密下命令，立刻集合队伍出发。可不知为什么，驻在南门城上和城里的一个连，一时未曾调到，那田八也就马马虎虎，丢下那个连，着急忙慌地开拔了。平常，由于老狐狸他们吃空额，再加歧视田八，所以这个团本来只有两个不足额的营；现在丢了一个连，就只剩一个半小营了。不过，总共也还有四五百人。

他们恰巧是沿着黑老蔡走过的道路，一直开进解放了的地区。黑暗里，队伍集结在大路边，田八骑着马，站在队伍前喊道：

“兄弟们！咱们受国民党的气，已经受够了！今天八爷我，领你们起义，闹革命，投八路去！这事儿早已跟共产党接好头。北平派来的一伙坏种，也已经给我拾掇了，谁要不跟我走，一律三八枪照相：叫他后脑海开窟窿儿！”

这突然的宣布使人惊愕，但耿彪所在的那部分早已串连好，有了充分准备，在几个骨干分子的带动下，齐声喊起进步的口号来。立刻，全

体士兵都同样热烈地喊起来了。

队伍随即向茫茫口前进。走了好一阵，渐渐地发现前面有几条长长的火龙从不同的方向迎来：原来是几个村庄的老百姓举着灯笼火把、敲锣打鼓、放鞭炮、送茶水、欢呼口号，迎接起义军。

在茫茫口的村西头，火把照耀处，有一伙干部，还有整整齐齐站在大路两旁的县大队和民兵，在那里等候，看见他们来了，一齐举小旗，喊口号欢迎。田八和他的几个心腹军官都下了马，田八的姘妇和其他军官的家属也下了大车，和干部们见面。

这天，刚巧杨英和张健都不在：他俩奉紧急的密令，于昨儿半夜动身，到分区党委开会去了。田八用眼光寻找着，问王小龙：

“杨同志呢？”

“她因公到河东去了。”小龙笑着告诉他，“她是我们县上的政委。”

田八恍然大悟，也笑了起来：

“嗨，我说嘛，不像个小角儿。”

“我们都是县委的，”小龙说明着，又指着一个不太高的农民模样的粗壮军人，和一个面目俊秀的年轻女子给他介绍：一个是县大队的队长魏大猛，一个是县委的宣传部部长秀女儿——她已经和家属们拉着手，笑着在寒暄了。

从村里，又走来三个解放军的军官，以郝参谋为首，代表分区部队前来迎接起义军；他们早就在村里等候了，如今经过秀女儿介绍，都热烈地跟田八等人一一握手。

一伙人谈谈说说，就往前面走，后面跟着队伍。他们穿过村庄，越过大堤，来到大清河边宽阔的河滩上。这儿早已搭好戏台，挂了汽灯。老百姓也都汇集到河滩上来，欢迎大会马上就开始了。

郝参谋、秀女儿和其他干部们，陪那些军官上了台，坐在两旁的长凳上。队伍都调到台前，整整齐齐地坐下。他们的身边，头一次那么拥挤那么亲热地站满了老百姓。县大队和民兵们，则暗里守着自己的岗位，以防万一。主持大会的秀女儿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就请田团长首先讲话。不料田八爷没精打采，很疲乏，坚请这位女部长“一总讲讲就得了”。秀女儿跟郝参谋交换了一下意见，就抓紧时机，重新站到前边，向起义的官兵们开始了有力的宣传鼓动。

那八爷坐在长凳上，又是哈欠又是眼泪——原来他烟瘾大发了。但是他不得不坚持着坐在那儿。他望着穿蓝布女制服，长得异常秀丽的共产党部长，猜想她不过二十出头，听她的讲话却异常生动有力。然而八爷再也不能听下去了，他流着眼泪鼻涕，对身边的王小龙轻声说道：

“小兄弟，我得去方便一下。”

不知为什么，小龙正在生秀女儿的气，听田八这样称呼他，更像受了什么侮辱一样。但是田八不等他回答，已经站了起来，从侧面跳下台去。小龙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跟魏大猛打了个招呼，两个人赶忙跟了去。毕副官和李歪歪，还有田八的姘妇，已经跟在田八后面。茫茫口的村长，也早已看出来田八要干什么，这时抢在前面带路。一伙人全往村子里去了。

2

小龙的情绪不怎么好。上次谈判回来，他觉得，虽然牛刚对他很尊重，可是自己真正到了场面上，却不过是扮演了一个极不重要的、可笑的角色，因此背地里曾经在李玉面前，发过几句牢骚。李玉十分同情地说：

“唉，小龙呵，说句笑话，我看你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啦！不过，你还是忍耐一时吧。反正，黄金被土埋，也永久变不了色啊！”

李玉，是在参加土改以后，奉命留下来担任副区长的，上级原想叫他在比较下层的工作中多多锻炼，彻底改造思想。而他在小龙面前，却借题发挥：

“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用着你的时候，蛤蟆也是肥肉；人家用不着你的时候，肥肉也是蛤蟆啊。”他看了一眼小龙，又接着说，“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放着有本事的干部不用，倒去争取那些反革命匪徒，这算什么干部政策？要田八这样的杀人犯越起来革命，这不是要蛤蟆上天吗！”

小龙对李玉的话，向来奉为真理，永志不忘的。

现在，王小龙和魏大猛，跟着一伙人来到村长家，看见毕副官从漂亮的皮挂包里拿出一套精致的银质烟具，亮闪闪地摆到炕毡上。那女人点起小灯儿，歪身就烧烟。田八侧躺下来，拿个空烟枪吱吱地抽着，发红的两眼紧紧瞅住灯上的烟泡，等得很不耐烦。村长却笑嘻嘻地在一旁沏茶招待。小龙心里不悦，对大猛使了个眼色。大猛没理会，只好奇地瞧着。

“田团长，”小龙走上前去，赔笑说，“既然你参加了革命，这大烟……”

田八漠然地瞧了他一眼，也顾不得说话，捧着装好的烟枪只是抽，一时舒服得连眼都闭上了。

“八爷，”小龙见他不理睬，又尴尬地叫了一声，“我们倒不想干涉你

的私事，不过这大烟……要是给老百姓知道了，很不好。”

“什么？”八爷睁大眼睛望着他。

“我是说，”小龙摆出干部的神色，教训地说，“抽毒品，会发生很坏的影响。”

田八明白了他的意思，脸上显出烦躁的表情，只顾自己抽大烟，不再理睬他。本来，对王小龙，田八在上一次就很厌恶，觉得这小白脸未说先笑，鬼头鬼脑，看起来不像是个共产党，倒像是黄人杰之流的人物。

村长看不过，一旁插嘴道：

“王干事，还是让田团长抽吧。这儿又没外人……”

“嗨！”魏大猛也粗声说，“就是要戒，也得慢慢来呀。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这份闲事！”说着就拉小龙走。

这时，小龙要一走，也就没事了。因为杨英都跟他说过：像田八这样的人，等分区部队把他们改编后，再慢慢地改造他；即使改造不好，也不要紧，只要把士兵们争取过来，他个人的问题好处理。主要是顾大局，不要破坏政治影响。怎奈小龙不听她的话！一到紧要关头，他甚至把同志们对他的一切劝告都忘了，连过去犯错误的严重教训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倒是听信李玉，对田八这样的“反革命匪徒”抱成见，对自己目前的“大材小用”抱委屈。他原是个最爱面子的人，别人越是瞧不起他，他越是不甘服，如今碰了这么个软钉子，脸上早搁不住，也有些恼了，对直呼他为“干事”的村长责备地白了一眼，说：

“谁禁他的烟啦！我也不过劝劝他。抽大烟本来是犯法的嘛！”

“什么犯法不犯法！”田八气恼地说，“今儿老子杀了许多人，劳累够了，还不许抽口烟儿提个神？”

“杀人，”小龙勉强笑道，“这一次是我们批准的，杀坏蛋嘛！当然……”

“嘿嘿，不杀坏蛋，可来不了呀！”瘦副官搭讪着，想转移话题，缓和气氛。可是田八没好气地说：

“杀坏蛋，也杀了十来个好人，又怎么样？”

“什么！你还杀了——”小龙惊异地问：，“十来个好人？”

“十来个老百姓，全叫我杀了！”田八干脆地回答。

“这你就不对了！”小龙严肃地说，“你要是真的杀了老百姓，而且杀了十来个，这可就是个了不得的错误啦！你既然参加了革命，就不能这样胡来……”

“什么！老子胡来？”田八霍地坐起，凶恶地盯着王小龙。

“抽大烟，乱杀人，都是原则问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被许可的！”

“他妈的！我刚来就跟我过不去，老子毙了你！”田八跳下炕，就要拔枪。

“住手，”小龙大声喝，早已用驳壳枪对准他，“你别有眼无珠，小看了人！我警告你……”

可是魁梧的田八突然一脚踢飞了他的枪，拔出了自己的手枪。魏大猛急了，猛地推他一下，田八的子弹就射进墙里去了。小龙气坏了，急忙去拾炕边的枪，却被田八一飞脚踢倒。大猛扑上去想抱住田八，不料田八一偏身闪过，瞄准王小龙就是一枪。急得魏大猛吼了一声，回身一枪把田八打倒下，又跳过去一脚踏住他的胳膊，夺掉他的枪。吓得毕副官和李歪歪飞跑出去，炕上的女人喊起“救命”来……

河滩上，秀女儿的讲话正引起士兵们暴风雨般的欢呼和鼓掌，却掩盖不住接连的三声枪响。立刻，会场安静了下来，大家惊疑地望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听得见女人呼救命，毕副官在大喊：

“兄弟们！共产党把田团长打了！快走吧！快跑呀！”砰砰地响着枪声，向西南方去了。

台上那些田八的心腹军官们，迅速起身拔枪。可是郝参谋他们眼明手快，早已拿枪逼住了他们，缴了这几个人的械。同时，耿彪他们几个人跳出来，挥手向骚乱的士兵们喊：

“不要乱！”

“我们跟定共产党！”

“弟兄们解放万岁！”

士兵们高呼着口号，秩序很快就恢复了。他们的情绪仍然很高涨，连田八带军官，都由郝参谋他们带过河去了。

编后记

孔厥，当代知名作家，他与作家孔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塑造了一大批平凡而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曾被郭沫若先生称赞为“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水浒传》和《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吕梁英雄传》齐名、影响颇大的一部作品。《新儿女英雄续传》是《新儿女英雄传》的续篇，由孔厥先生独立完成。在孔厥先生生前未能付印，直到1980年才首次出版，得以与读者们见面。

续传的故事主人公依旧是牛大水与杨小梅这对革命爱侣，但他们的斗争环境、斗争对象都发生了改变。《新儿女英雄传》更像两位年轻主人公一首豪情万丈的“青春之歌”，而到了《新儿女英雄续传》，二人的形象已由年轻稚嫩的革命小战士，成长为成熟老练的党员干部；而始终不变的，是主人公所代表的广大共产党员，为争取胜利与和平，以强大的信念和必胜的决心，集合群众的智慧，勇敢应对内部和外部双重考验，展现出了坚毅的品质与奋斗的精神。

孔厥先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此次出版根据作品的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以期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孔厥先生的文学作品的魅力。


百部红色经典
匹马嘶风录
石评梅 著
仰天长问，古道单骑
碧海青天无限路，何日重逢君语迟
热血丹心铸铁志，生来共处死相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页
出版前言
代序一 荷舞轻风话评梅
代序二 寒塘鹤影忆评梅
辑一
只有梅花知此恨
被践踏的嫩芽
弃妇
董二嫂
余晖
归来
红鬃马
白云庵
匹马嘶风录
辑二
肠断心碎泪成冰
最后的一幕
象牙戒指
狂风暴雨之夜
梦回寂寂残灯后
一片红叶
天辛
微醉之后
夜航
醒后的惆怅
墓畔哀歌
辑三
无穷红艳烟尘里
心之波
葡萄架下的回忆
玉薇
梅隐
给庐隐
寄海滨故人
真实
梦呓
痛哭和珍
惆怅
爆竹声中的除夕
雪夜
偶然草
烟霞余影
辑四
凄其风雨夜
寄露沙
朝霞映着我的脸
低头怅望水中月
我沉沦在苦忆中

我是有福的人
心情的践踏
我永远没有明天
浅浅的伤痕
触目的痛创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马嘶风录 / 石评梅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
（百部红色经典）
ISBN 978-7-5596-4886-0
I. 匹…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7232号
匹马嘶风录
作 者：石评梅
出 品 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高霁月
封面设计：吴黛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4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4印张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886-0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88876681-8026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劼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天山牧歌》《三里湾》《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年轮》《日夜书》，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代序一 荷舞轻风话评梅

李健吾

我自己不敢说是代表毕业生来致辞，只是说说我个人对于石先生的印象，并稍谈谈石先生的作品，作一些批评。

我是石先生的同乡，在我入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才认识了石先生。曾记得我第一次认识石先生，有一件可笑的错认：在六七年前的一夜——一个同乡会演剧的晚上，我去（扮）一个角色，那天石先生也在场；由友人介绍认识了石先生，也就谈起来。但是她忽然说："你所说的是石评梅先生吧？"当时我就很奇怪，怎么，她原来不是石先生吗！"你认错了，我是石先生的同学……你看那边柱下站着的才是石先生呢！"原来她是张女士，不是石先生。当时她也不怪我，或者说我浅薄，因为我年纪很小。从此认识了石先生，但也只遇见行礼而已。我家全认识石先生：我的嫂子告诉我，石先生是她的同学，我去问石先生："有个丁女士是你的同学吗？"她说："是的。"家人又告我说："石先生名叫汝璧。"我渐渐对于石先生的家世，更知道一点。家人虽然都认识先生，但是很少见面，只有我在学校见着时点头一笑。毕业以后，我很喜欢看些现代的作品。石先生的文章，也是我常看到的，我可以说从作品中才真认识了石先生。

关于石先生的印象与作品的批评：

石先生是女子，但是她的精神是男性的，只有心是妇女的。她是孤独者，这几年石先生可以说没有知心的朋友。在这冷酷无趣的社会中，感情丰富的青年们，都感觉着"孤独"、"苦闷"，尤其是多情的女子，怎不伤感？她们只有用笔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泄。记得今年华北运动会第二日的夜里，在清华，黑夜中，石先生同几个学生坐在石阶上，我也同着坐在石先生脚下的石阶；那时天漆黑的，只有一点暗淡的月光照着石阶，极幽静岑寂——这时候最能发现自己，白天的热闹场中早把你自己忘掉了。石先生在那里讲许多这几年在北平忍受的痛苦，她说现在比从前乐观了！她很安慰自己，在这几年里居然没有像别的女子那样堕落下去。——这种例子太多，毋庸列举了。石先生来北平的时候，是十九岁的女孩子——乡下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她到现在仍然是个女孩子，只是

经验学识增多罢了。林先生说石先生有一次在一封信上说她已经死了。我们最好说是“里死外活的”，虽然仍是生存在社会上，但是又有什么意味呢？本来英雄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亡，自己牺牲；二是胜利，社会屈服。但是社会哪里容易屈服呢？石先生说有一次读《爱的教育》那本书，读完就哭了，觉悟了，知道社会中还有许多亲爱的伴侣，应当同去努力！哭是好现象，最怕抑在胸中的幽闷；石先生哭出来了，将来必定能够成功，不会牺牲自己的。哪知道先生竟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死去！

石先生的作品，我们是常看的；不过作品中太Sentimental ——太伤感，Sentimental的东西不是真正好作品，凡是大作家都尽量地不要这种成分。但是石先生的作品Sentimental的成分太多。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都是如此的，好像不Sentimental就不是青年，虽然这话有些刻薄。近年石先生的作品与往年大不相同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红鬃马》那篇，当时大家都曾注意到里面的思想、情调都不是往年的了，另外走到Unti-Sentimental一方面去。这使我们如何的欣悦！现在的作家，男子好的很少，女子更少，石先生的成功，真出我们意料之外。我想若是继续努力，两三年之内必有成就，要是天假以寿，使她能够成功，岂不是我们同乡的光荣，岂不是女学界的光荣，推广起来，又岂不是北平、全中国的光荣吗？

我在石先生去世的前两天，听说石先生病了，在协和医院住着，不许人进去看；我当时十分惊讶，着急，但是也不能去看。不幸两日后就死了！在同乡上、师生上，伤感自是不必说的；只有在文学上，这样思想、情感都培养好了的，好像将要开的花，但是萎谢了，这是多么伤心的事！

代序二 寒塘鹤影忆评梅

庐隐

唉！这是怎样悲惨而深刻的一个伤痕呵！评梅！月色是寒凉如冰，宇宙是深沉静默；你就在那时候悄悄地走了。我记得那夜，我刚睡下，就接到你舅父的电话，说是你病情危急。唉！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神经紊乱了，直等到森弟叫了汽车来，催我快走，我仿佛噩梦初醒。唉！评梅，我真不信你去得这样决绝，人间诚然是苦海，不过你这二十余年，寄息于其中，难道真没有一点依恋吗！但是天心不可测，我知道你的去，也是一半欢喜一半悲愁呢，是不是？

汽车转瞬到了医院门口，一片寒光，照在那庄严而冷森的大楼上，我感到凄凉了。一直含着泪走到你的病室，远远地已看见看护们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吓极了，心想难道已经完了吗？我深夜赶来，终不能见你最后的一瞬吗？唉！天呵！这时我流着泪忙忙进了那个小门，看护正在给你擦痰，我知道你还在人间；这时我暗暗地祷祝上帝，我求他施出惊人的神通，将你游丝般的生命挽回。那时你喉头的痰不住地作响，你的气息十分急促，脸色惨白极了，好像枯蜡，眼神也散了。看护将你手拿出来按了按脉，也叹息了，摇头了，她低声告诉我："脉没有了！"唉！评梅！上帝是无灵的，命运是不可换回的。我忍着惨痛看着你咽了那最后的一口气。唉！太可怜了！你将头往枕上一放，二十余年的生命便这样收束了，那时我还怔怔站在你的面前，我辨不出是梦是真；我看着你惨白的面靥，低垂的睫毛和散乱的黑发，这一切不久都要化为灰尘，但是我愿它们都深深印入我的脑膜，但是医生不容我多看，他叹着气，将白色的被单遮住你的脸。唉！评梅！天从人间夺去了你，医生又从我眼睛里夺去了你，可怜我感到世界的空虚了。我禁不住放声痛哭，你的舅父、森弟也都向着你的尸骸痛哭，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天是永远不为这悲哀的哭声而动心的呵！一切都只是冷酷尊严地对着我们。后来看护来劝我出去歇歇，并且她还劝我说："你不要太为她悲苦，她得了这病，纵使好了，也要残废的。……这样一想她不是死还快活吗？"不错！她的话很有道理，并且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感到，死比生乐。如果灵魂是不灭的话，你在另一个世界，遇到你的宇哥，也许这时正在高唱凯歌呢。但

是评梅你丢下凄苦的清妹隐姊，她们太可怜了！还有你白发婆娑的两老，他们更需要你，你竟忍心放下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接不到你的信；你的慈母到了暑假，也看不见你回去，你想到她老人家含着泪，替你预备床褥时的情景，你真能不动心吗？唉！评梅你纵使看轻这些，不值留恋的恋情，但是你所希望的事业你也决然不顾吗？唉！评梅，这一些疑问，你能答复我吗？而今是人天路隔了，若要相逢，除非梦里，希望你给我一个极清楚的梦吧！可怜我只敢有这一点希望呵！

你死去的消息，传遍以后，没有一个认识你的人，不为你恸哭，最可怜的，是你教的那群天真的小女孩们；她们叫着“先生”不住地痛哭。她们纯洁天真的小心，感到悲哀了。你装殓的时候，她们流着泪替你穿衣服，评梅！这一点应当骄傲了！这一些纯洁的天使，用她们极热烈的真诚之泪，来洗涤你在世的伤痕和劳绩，你大约可以安慰了吧！

现在我再告诉你白屋的情形。我记得从前每次来学校上课，当我开白屋门看不见你时，我心里就不知不觉的怅惘，有时并后悔，我今天来得太早。坐在这白屋里，又凄凉、又寂寞，由不得想起五六年前，白屋里的种种：那时候我们的交情，还是很普泛的，见面时除非谈些没要紧的话，其余的时候，便互相缄默着；那时我对于你的生平不很了解，我为了自己颠沛的命运，常艳羡你的幸福。不过有的时候，你一种难言的苦情的表露，很使我惊奇过，但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误解；所以一直不敢向你动问，并且连我自己，那时纠纷难解决的恋爱问题，也不敢向你迸露一字半句。因此我们只有相视无言，后来我决定走了，决定去作绝大的牺牲了，你才含着凄苦的微笑对我说：“隐姊，我佩服你，你是英雄，你胜利了！我真不如你！”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莫非你也处在我这种进退皆难的环境吗？我想问你个究竟，又怕你不愿对我说，我只得不说什么，离开了白屋，第二天我也就离开了北京！你那时还到车站去送我，我看见你含着眼泪……唉！评梅，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灵魂沟通了，在这广漠冷淡的人间，能够无意之中，得到一个知己，也算是幸福了。但是昔日所认为的幸福，就是今日的苦痛，如果我们始终只是普泛的认识，你今日的绝然而去，我也不过说一声“可惜”完毕。现在呢，你的死竟刻上一道极深刻的伤痕，在我创痛的心上。唉！评梅，你的隐姊真太可怜了，你知道我这几年来，所受的苦痛，是接二连三地不断呵！在你病的时候，正是我哥哥丢下我年轻的嫂嫂和幼小的侄子们死去的时候。你想我那时的惨痛，向谁去诉说？还不是咽着眼泪，到学校去上课吗？有时候极想放声痛哭，但是怕别人忌讳讨厌，只得努力地忍下去，到夜深时，悄悄地在枕上流泪。唉！评梅！你从前总觉得你是孤

苦的，但是你还有爱你的父母，还有许多了解你爱重你的朋友。说到你可怜的隐姊，那就太悲惨了！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稚小的萱是她的亲人，父母呢，早已抛下她去了！现在爱她的哥哥，了解她的朋友，也都抛下她去了。唉！叫她怎忍回头过去，细想将来！唉！评梅，你从前曾允许为我料理后事，整理遗稿，立碑作传，现在你竟去了，这一切你所应许我的，反倒叫我替你办，天呵！这是怎么个安排呵？——唉！评梅，我每天来到不堪回首的白屋时，我便不禁泣然了，我坐在那长方桌的旁边，我总感觉到你是在我的对面。但是抬头细看，哪里有你的影子呢？有的只是那脑海中的幻影呵！有时我听见门外有高底鞋走路的声音，我总以为是你来了，然而每次我都是因失望而悲哀。有时我照着你常照的那面小镜子，我总觉你站在我的身后呢，于是我急转过身来寻觅。唉！斗室凄清，又哪里有你的影子呵？唉！评梅！这仅仅是一所小小的白屋，但是它装了我们俩悲哀和欢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胜利的微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悄流悼亡的泪。唉！仅仅四五年间，我们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的滋味。这一次我千里归来，本想和你相依以终，在这悲苦的运命中，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天公虽然苛残，我们也就感谢它，对于我们的意外厚遇了！谁知道，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最后也只是一场幻梦！唉！评梅！我这样不幸的人，还配更说什么！

本来像我们这样凄苦的生命，早点收束了也吧！不过你呢，曾经为了白发高堂，强饭自爱。我似乎一无所恋了，但是现在我又为了萱努力地挣扎，我几次想到死，但我一想到我死后萱的孤苦可怜，我的心便又软了；我不愿意死了，我要挣扎着，受尽人间的凌虐，看她长大成人……唉！这岂是容易忍受的磨难。不过天知道！我为萱我愿意咬着牙忍受下去。

唉！评梅，我的哀苦也不愿再向你深说了，现在我再报你一个惨痛的消息，昨天我接到清妹一封快信，她为了你的死，哀痛将要发狂。她说“梅姊的死至少带去我半个生命”！并且她还要从南方来哭你、埋葬你。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一直担着惊恐，清妹这些年来的命运太凄苦，天现在更夺去她的梅姊，她小的双肩，怎样担得起这巨重的哀愁！……唉！评梅，这几年来，天为什么特别和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女孩过不去呢！使我们尝尽苦恼，使我们受尽揶揄；最难堪的，要算负着创伤的心，还得在人前强为欢笑，在冷酷的人们面前装英雄。眼泪倒流，只有自己知道，唉！评梅你算是解脱了！但是我们呢，从前虽然悲苦，还有你知道，眼泪有时还可以向你流；你虽然也只是陪着我们流泪，可

是已足够安慰我们了。现在呢？唉！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评梅，我真恨世界，设如有轮回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不再做人！评梅！我诚然“只有梅花知此恨”，然而梅花已经仙去，你叫我向谁说？

你埋葬的地方，我们知道你一定愿在陶然亭，我们也愿意你在陶然亭，因为那个地方正配你埋魂，并且又有宇哥伴你，你也不寂寞。不过现在我们还不敢把你死的消息，告诉你白发双亲，暂且我们也不敢就决定把你埋葬在那里，但是评梅你放心！我们总当设法使你如愿！

你的稿件，我当和清妹与你整理，作序、付印，将来的版税，自然要交给你的慈母。你的遗物——书，都放在学校的图书馆，留个永久的纪念，其他的东西，都交给你的舅父带回。

唉！评梅你的一切身后事，我们是这样料理的，你满意吗？望梦中告诉我们！

这几天秋风凄厉，万象萧森，也正如你可怜的朋友们的心情。评梅！你知道吗？

今天是死后的三七，我含着眼泪，写这一篇祭献之词，敬献你在天之灵。唉！评梅……“万劫千生再见难，小影心头葬……”天实为之，我复何言！完了！完了！除非地球毁灭，此恨宁有已时！

辑一

只有梅花知此恨

这是夜里十点多钟，潜虬坐在罩了碧罗的电灯下，抄录他部里的公文。沙发旁边放着一个白漆花架，紫玉的盆里正开着雪似的梅花。对面墙上挂一幅二尺多长的金漆钻花玻璃镜框，里面的画片是一个穿着淡绿衫子的女郎，跪在大理石冢前，低了头双手抱着塑在墓前的一个小爱神；后面是深邃的森林，天空里镌着半弯秋月，几点疏星。

潜虬似乎有点儿疲倦，写不了几个字，他就抬起头来，看看这幅画片；有时回头向铜床上望盖着绣花紫绸棉被的、已经入梦的夫人。

今夜不知为了什么，飘浮在他脑海上的都是那些纤细的银浪，是曾经淹没过他整个心魂的银浪。他无意识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遂慢慢踱到那盆梅花跟前，低了头轻轻吻着：一直到清香咽入温暖的心房时，沉醉地倒在沙发上，那时皎洁辉煌的灯光，照着他泛着红霞的面靥！

这时候忽然客厅的电话铃响，他迷惘中睁开眼惊讶地向四周望了望：停了一息，差人进来说：“周宅请老爷说话。”他想了想说：“问清楚是找我吗？”差人低低地说：“是的，老爷。”他慢慢踱进那间庄严富丽的客厅，电灯上黄白流苏的光彩，照着他惺忪睡眼；脑海里像白雁似的思潮，一个个由茫远处急掠地飞过！沉思了半晌，才想起他是来接电话的，遂坐在电话旁边的一个玫瑰绒躺椅上：

“喂！你哪儿？找谁？”

“你是谁？呵！你是潜虬吗？……你是八年前北京大学的潜虬吗？”

“是的，我是潜虬……声音很熟。呵！你莫非薏妹吗？”

“潜虬，我是薏蕙，我是你西子湖畔的薏妹。你近来好吗？你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吗？咳！潜虬，八年我们没有通消息了，但是你能想到吗？我们在公园的荷花池前曾逢到一次，崇效寺枯萎了的牡丹前，你曾由我身边过去。”

“薏妹，真做梦都想不到你今夜会打电话给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号数

呢？”

“今天下午我到一个朋友家赴宴，无意中我看见一本你们部里的人名录，翻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你原来也在北京，后来我便知道你的住址和电话号头。”

“薏妹，想不到今夜我们还有个接谈的机会，咳！我毕业以后，一直就留在北京；后来因为家乡被海寇扰乱的缘故，民国十二年的八月，我回南方把家搬出来。你大概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更不知道我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但是我在这八年里，我什么都知道你，你是民国十年由天津来到这里，又由西城搬到东城，现在你不是就住在我们这个胡同的北口吗？去年腊月底，有一天我去衙门，过你们门口时，确巧逢见你牵了你那六岁的女孩上汽车，那时你穿着一身素服，面色很憔悴；我几乎要喊你。你自然哪能想到风沙扑面、扰扰人海的北京市上，曾逢到你八年前的潜虬呢？我此后不愿再过你门口；因此我去部里时，总绕着路走。薏妹！薏妹！！你怎么不理我呢？怎么啦！现在你还难受吗？咳！我所以不愿意和你通消息的缘故，就是怕你苦痛！”

“潜虬，你怎知道我怎样消磨这八年呢？我是一点泪一滴血地挨延着：从前我是为了母亲，现在呢我又忍不下抛弃了小孩们。我告诉你，我母亲在去年腊月底已经死了，你逢见我的那一天，我正是去法源寺上祭。我从来不愿意埋怨父母，我只悲伤自己的命运，虽然牺牲对得住父母，但是他们现在都扔下我走了，世界孤零零的只留着我。”

“薏妹！何尝是孤零零的只留着你，你岂不知世界上还有我是在陪着你吗？八年前的黄浦江上，我并不是没有勇气，收藏起我的血泪沉在那珀石澄澄的江心；那时我毫无牵系，所以不那样做的缘故，当然纯粹是为了你！为了成全你的孝心，我才牺牲了一生幸福；为了使你不念到我的苦痛，我在这世界上才死里求生，这正是为了在这孤零零的世界上陪你。我常想哪怕我们中间有高山，有长流；但是我相信天边明月，一半是你的心，一半是我的心！现在你不要难受，上帝怎样安排，我们就怎样承受；你的责任，便是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我的责任，也是爱我的妻子。生命是很快的，转瞬就是地球上我们的末日，光华的火焰终于要灭熄的！”

“我现在很好，很安于我的环境，早已是麻木的人了，还有什么痛苦，不过我常想毁灭我们的过去，但是哪能办到呢？我愿意我永久这样，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你近来部里事情忙吗？你很久没有在报上做文章了。”

“我本想毕业后就回乡村去，这污浊纷纭的政治舞台我真不愿意滥竽

唱随，但是我总不愿意离开北京。部里事忙得很，工作烦多是减少繁思的妙法，所以我这八年的生活，大都消磨在这个‘忙’字上。”

“喂！潜虬！子和已在上星期去了上海了，假如这时期，你愿意见到我时，我可以见你……”

“你应该满意现在的隔离，侯门似海，萧郎路人，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是地球上最后的胜利者，我们是爱神特别祝福的人（我现在不能见你，我没有理由、勇气去见你）。你应该知道社会礼教造成的爱，是一般人承认的爱，它的势力压伏着我们心灵上燃烧的真爱。为了这个，薏妹，我不愿见你，并且以后你连电话都不要打。这是痛苦，已经沉寂了的湖，你让它永久死静好了。薏妹！你怎么了？薏妹！你不要难受！呵！你怎么不理我呢？喂！喂！”

沉寂了，一切像秋野荒冢一样的沉寂，潜虬晕倒在那个玫瑰绒的躺椅上，旁边也一样放着一盆桃色的红梅，一阵阵冷香扑到他惨白的脸上。

被践踏的嫩芽

梦白毕业后便来到这城里的中学校当国文教员，兼着女生的管理。虽然一样是学校生活，但和从前的那种天真活泼的学生时代不同了。她宛如一块岩石在狂涛怒浪中间，任其冲激剥蚀，日子长久了，洁莹如玉的岩石上遂留下不少的创洞和驳痕。黑影掩映在她的生命树上，风风雨雨频来欺凌她惊颤的心，任人间一切的崎岖、陷阱、罗网，都安排在她的眼前，她依然终日来来往往于人海车轨之中，勤苦服务她这神圣的职业。

她是想借着这车马的纷驰、人声的嘈杂，忘掉她过去的噩梦和一切由桃色变成黑影的希望。

不知道梦白身世的人，都羡慕她闲散优雅的兴趣，和蔼温柔的心情，所以她在这学校内很得她们一群小天使的爱敬。她自己，劫后残灰，天涯飘萍，也将这余情专诚地致献于她们，殡埋了一切，在她们洁白的小心里。

有一天梦白正在办公处整理她的讲义，一阵阵凉风由窗纱吹进来，令她烦热的心境感到清爽舒畅。这时候已经日暮黄昏，回廊上走过一队一队夹书归去的白衣女郎，有时她偶然抬头和她们相触的目光嫣然微笑！

钟声息了，只剩下这寂寞的空庭和沉沉睡去的花草，梦白为了这清静的环境沉思着！散乱的讲义依然堆集在桌上。这时忽然有轻轻叩门的声音，门开了走进一个颀长淡雅的女郎，丰容盛鬋，眉目如画，那种高洁超俗的风度，令人又敬又爱。梦白认识她是这校中的高才生郑海妮。

海妮走到梦白的桌子前，她嗫嚅着说：“先生！我有点事来烦扰您。”说着把书包打开拿出一束信来，这一束信真漂亮，颜色是淡青、淡黄、淡紫、淡红，还有的是素笺角上印着凸起的小花。梦白笑了！她说：“呵！这一段公案又来了。”

海妮脸上轻泛起那微醉的酡红，薄怒娇嗔地告诉梦白这束信的来历和那厌烦的扰人。为了免除家庭的责难，同学的嘲笑，她希望梦白向学校提出，给他一种惩罚，不要再这样来扰人讨厌。梦白翻着这一束信静听她絮烦的妙语，她心着实有点醉了！

“海妮！把这信留在这里我看看，你先回去，明天应该怎么办，我再

和你商量。”

“谢谢先生！”海妮微微弯着腰，姗姗地走出去了。

晚餐后，梦白在灯下坐着看学生的试卷，她忽然想起海妮给她一束信，她遂把试卷放在一边，她把那束信抽出来看：

海妮：

假如上帝安排下他的儿女是应该相爱的，那我就求你接到这信时你不必惊讶！我仅仅是个中学生，既不是名画家，更不是大诗人，我不能把我崇敬爱慕的女郎，用我的拙腕秃毫来描写于万一；我不需要赞美，我只求心灵有一块干净地方来供奉她，人间采一朵幽淡如兰的鲜花来祭献她，再用我的血泪灌溉这朵花永远是盛开着，令她色香不谢。

昨天我独自在图书馆看书，正是心神凝注时，门帘动了，你姗姗地由我身边走过去。借完书，你又姗姗地惊鸿一瞥似的走出去。就是这样一来一去，把我平静的心波鼓荡得狂涛怒浪，山立千仞。我不能在这里枯坐，遂挟了书走到操场的树荫下。我想在那嘈杂人声中，来往人影里，消失了我心头的倩影。谁知道你偏又和你的同伴来到操场上散步。我明知道是我自己的心情恍惚，但是我那时真恨你，并且恨那和你同行的女伴。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在学校已经三年半了，女性的同学我见过数百人，在万花群艳中未曾令我神夺志移，但是你来了之后我就觉得两样了，几次自己想驱逐这幻影的来临，但是终于无效。海妮！这些诉告在你自然是值得卑视讪笑的，我本不愿把这些难邀一笑的言语来扰你清听，但是我的心在悄悄地督催我，我也觉真心的祭献是不至于令神嗔怪的！

林翰生

梦白看完后，觉得这信写得很真诚别致，还不怎样令人不能往下看，海妮的情书自然也该超出于旁人吧！她想着不禁笑了，接着叹气抽看第二封：

海妮：

我早知道你是不理我的，也知道你对于这渴慕你的人们，环绕于你足下的人们是一样的予以冷笑！我不能把我自己怎样超拔于群侪，令你垂青，我只是一个中学生，我毫无特别的才能建设值得你敬慕。

我现在是求学时代，不幸便无意中受了爱神的戏弄，令我由光明的前途沉溺于黑暗的陷阱。我哪敢怨你，我自然是痛恨诅咒那嘲弄人的命运，我好似驰骋山野的骏马，忽然自愿把鞍辔加上，任人鞭骑，这是令

我日夜痛心怆然下泪的遭逢呵！海妮！不论怎样，我永远珍藏这颗心至永久吧！我不敢说是爱你。

我应该告诉你我的身世，我是孤儿，父母都在十年前相继弃我而去，族叔抚养我到如今，我从未曾奢望过人间的幸福，只求能有点树立时，不辜负叔父一场教养。在我这十八年凄空清寂的生活里，微微有点余温使我生命之火星光彩闪烁的就是你了；你的学问品格处处都令我敬慕，我才不自主地把这颗幼小被伤的嫩芽，重献到你的足下来求践踏。

你是名门闺秀，富室千金，天赋给你的是人间的欢乐和幸福。我也明白，到什么时候我和你也是两个世界的人，侯门似海，我终于是徘徊在朱门外的流浪者。我本不必把我的衷曲向你弹述，希望求你的怜恤，你是不能表同情于我的，但是海妮，我能够珍藏你于方寸灵台之中，我就不再奢求什么了。

林翰生

梦白连读了几封信后，她的神色异常颓丧，她觉这信里所说的话，好像十年前也有人这样向她说过一样。前尘梦影又涌现到她的回忆边缘上来，令她默默地向着灯光沉思，她不知怎样来处理这一段公案。

翌晨，梦白同海妮商量，海妮的意思还要令梦白提出校务会议，因为不给他惩罚时，怕他还要再写信来，频频相扰。她是想借此申明表白给她的家庭、同学看一看的。梦白原想探一探海妮的口吻，如果她能通融和缓时，她是不愿意声明这件事的，因为这事的结果，在她素有经验的心中已都安排好了；林翰生又是品学皆优的高才生，她怕他受不住这无情的风波！但是海妮这样坚决她也无计再能调剂。这严重的空气，遂允许了海妮的要求，在当天下午把这件事情提出校务会议。

会议室里一张长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放着瓶花，四周都坐满了穿长衫西装的人们——这都是校中的重要职员。门开了，梦白手里拿着那一束鲜艳的信笺进来，他们都很注意地问道："这是什么？"开会时，梦白先把这一束信的公案报告了一遍，主席一面读着信一面征求各位的意见。有的主张重办，有的主张从宽，众见纷纭，莫衷一是。主席后来把两种意见折中办理，议决给林翰生一个行为不检的特别惩戒，由本级级任面加训迪。这是姑念他平常品学皆优，所以这次才不出牌示给他包留情面。林翰生做梦也不知道，他写给海妮的情书遭了这般厄运，在这庄严堂皇的会议席上，互相传观。

三天后的早晨正是狂风暴雨时候，海妮神色仓忙，面容灰白，又来到梦白的办公处，她站在梦白面前嘤嘤啜泣！梦白不知她受了何人的委

屈，再三问她，她由衣袋中拿出一封信来递在梦白手中，拆开来写的是：

海妮：

我不怨你对我这样绝情。就是这一点行为不检的惩戒，我也不介意；不过我三年多在学校里师长同学面前，我未曾失意过，这次事情发生后，似乎一切人们都觉着我是个轻薄可鄙的少年，将不齿于友侪，这是令我最痛心的。

到如今我在情感上并不忏悔我过去是错误，我用天真忠诚的心血，滴沥着写给你的信，就是枪眼对着心口，钢刀放在颈上，我也不懊悔那是罪恶的表现，不道德的行为。他们那些假道学的人们，根本不能来讪笑我，虽然我自始至终，对于这件事我不愿有所表白。海妮！为了你的绝情，陷我于这黑暗的深渊，不能振作。但是我已另外发现了路途了。我已和叔父商议好，明日便束装回里，我不愿再在这学校逗留，这里对我无一点留意。海妮！就是你，我也不再向你说什么了，我为了你的清静，我从此不再写信，也不再在这里停留，愿我们从此永远隔绝好了。

本可以不必写信给你，不过我想告诉你我此后的消息，你也该放心了。海妮！我自然爱你一如往日，此后不论漂泊到天涯地角，我也遥远地替你祝福，也希望你慧心里不要忘了这被你践踏的嫩芽。海妮！海妮！从此你的倩影日离我远了，也许是日距我近了。假如你是有情人，愿你将来心幕上不要留今日的残痕。至于宇宙对我的命运和安排，我也不怨恨冷酷，因为我能在极短的时期中认识你，而且又与你以微小可记的印象，我已曾满足了。夜深了，我按着惨痛的心灵，向你告别，向我认识你的学校告别！

林翰生

梦白看见这封信，她并不惊奇，不过她心头感到万分的凄酸！抬头见海妮还在低低地泣！纯是个不懂事的儿女态度，她本想说她几句，后来因她已经心碎便忍住了。

一阵风吹开了窗帏，梦白忽然见阶前的一株不知名的紫花，被风雨欺凌得落红满地。这时雨直如注，狂风卷着雨丝把纸窗都湿了，梦白低低地向海妮说了声：“也许这时候他已经走了。”

弃妇

一个清晨，我刚梳头的时候，琨妹跑进来递给我一封信，她喘气着说：

“瑜姐，你的信！”

我抬头看她时，她跑到我背后藏着去了，我转过身不再看她，原来她打扮得非常漂亮：穿着一件水绿绸衫，短发披在肩上，一个红绫结在头顶飞舞着，一双黑眼睛藏在黑眉毛底下——像一池深苍的湖水那样明澈。

“呵！这样美，你要上哪里去，收拾得这样漂亮？”我手里握着头发问她。

“母亲要去舅妈家，我要她带我去玩。上次表哥给我说的那个水莲公主的故事还未完呢，我想着让他说完，再讲几个给我听。瑜姐，你看吧，回来时带海棠果给你吃，拿一大篮子回来。”说到这里她小臂环着形容那个大篮子。

“我不信，母亲昨天并莫说要去舅妈家，怎么会忽然去呢？”我惊疑地问她。

“真的，真的，你不信去问母亲去，谁爱骗你。母亲说，昨夜接着电报，姥姥让母亲快去呢。”她说着转身跑了，我从窗纱里一直望着她的后影过了竹篱。

我默想着，一定舅妈家有事，不然不会这样急促地打电报叫母亲去。什么事呢？外祖母病了吗？舅父回来了吗？许多问题环绕着我的脑海。

梳好头，由桌上拿起那封信来，是由外埠寄来的，贴着三分邮票，因为用钢笔写的，我不能分别出是谁寄来的。拆开看里面是：

瑜妹：

我听说你已由北京回来，早想着去姑母家看望你，都因我自己的事纠缠着不得空，然而假使你知道我所处环境时，或许可以原谅我！

你接到这信时，我已离开故乡了，这一次离开，或者永远没有回来的机会。我对这样家庭，本没有什么留恋，所不放心的便是茹苦含辛、三十年在我家当奴隶的母亲。

我是踢开牢狱逃逸了的囚犯，母亲呢，终身被铁链系着，不能脱

身。她纵然爱我，而恶环境造成的恶果，人们都归咎到我的身上；当我和这些恶势力宣战后，母亲为她不孝的儿子流了不少的泪，同时也受了人们不少的笑骂！

我更决心，觉着母亲今日所受的痛苦，便是她将来所受的痛苦；我无力拯救母亲现实的痛苦，我确有力解除她将来的痛苦，因之我才万里外归来，想着解放她同时也解放我，拯救自己同时也拯救她。

如今我失败了，我一切的梦想都粉碎了！我将永远得不到幸福，我将永远得不到愉快，我将永远做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命运定了之后，我还踌躇什么呢？我只有走向那不知到何处是归宿的地方去。

我从前确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像一个毒蟒缠绕着我，已经有六年了。我孕育了六年的梦想，都未曾在任何人面前泄露，我只隐藏着，像隐藏一件珍贵的东西一样的，我常愿这宝物永远埋葬着，一直到黄土掩覆了我时，这宝物也不要遗失，也不要显露。这梦想，我不希望它实现，我只希望它永久作我的梦想。我愿将我的灵魂整个献给它，我愿将我的心血永远为它滴，然而，我不愿它知道我是谁。

我园里有一株蔷薇，深夜里我用我的血、我的泪去灌溉它，培植它，它含苞发蕾以至于开花，人们都归功于园丁，有谁知是我的痴心呢！然而我不愿人知，同时也不愿蔷薇知。深夜，人们都在安息，花儿呢也正在睡眠，因之我便成了梦想中的园丁。

我已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命运，我也很安于自己命运而不觉苦痛，但是，这时确有一个人为了我，为了她自己，受着极沉长的痛苦，是谁呢？便是我名义上的妻。

我的家庭你深知。母亲都是整天被人压制驱使着做奴隶，卅年到我家，未敢抬起头来说句高声话。祖母脾气又那样暴烈，一有差错，跪在祖宗像前一天不准起来。母亲这样，我的妻更比不上母亲了，她所受的苦痛，更不堪令人怀想她。可怜她性情迟钝，忠厚过人；在别人家她可做一个好媳妇，在我家里，她便成了一个仅能转动的活尸。

我早想着解放了她，让她逃出这个毒恶凌人的囚狱，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比我的家自由幸福多了。我呢，也可随身漂泊，永无牵挂，努力社会事业，以毁灭这万恶的家庭为志愿；不然将我这残余生命浮荡在深涧高山之上，和飞鸟游云同样极止无定地飘浮着。

决志后，我才归来同家庭提出和我的妻子正式离婚，哪知道他们不明白我是为——她，反而责备我不应半途弃她；更捉风捕影地，猜疑我别有怀抱。他们说我妻十年在家，并未曾犯七出例条，他们不能向她家提出。更加父亲和她祖父是师生关系，更不敢起这个意。他们已经决定

要她受这痛苦，我所想的计划完全失败了。不幸的可怜的她，永远地在我名下系缚着，一直到她进了坟墓。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我懊丧着，我烦恼着，也一直到我进了坟墓：一切都完了，我还说什么呢？

瑜妹！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动机，便是为了母亲。母亲！我不能不留恋的便是母亲！我同家庭决裂，母亲的伤痛可想而知，我不孝，不能安慰母亲。瑜妹！我此后极止何处，我尚不知；何日归来，更无期日。望你常去我家看看我的母亲，你告诉她，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我永远在天之涯海之角的世界上，默祝她的健康！

瑜妹，我家庭此后的情形真不敢想，我希望他们能为了我的走，日后知道懊悔。我一步一步离故乡远了，我的愁一丝一丝地也长了。

再见吧！祝你健福！

徽之

我读完表哥的信，母亲去舅舅家的原因我已猜着了，表哥这样一走，舅母家一定又闹得不得了，不然不会这样焦急地催母亲去。我同情母亲的苦衷，然而我更悲伤表嫂的命运。结婚后十年，表哥未曾回来过，好容易他大学毕业回来了，哪知他又提起离婚。外祖母家是大家庭，表嫂是他们认为极贤德的媳妇，哪里让他轻易说道离婚呢？舅父如今不在家，外祖母的脾气暴躁极了，表哥的失败是当然的，不过这么一闹，将来结果怎样真不敢想；表哥他是男人，不顺意可以掉下家庭跑出去；表嫂呢，她是女人，她是嫁给表哥的人，如今他不要她了，她怎样生活下去呢？想到这里我真为这可怜的女子伤心！我正拿着这封信发愣的时候，王妈走进来说：

“太太请小姐出去。”

我把表哥的信收起后，跟着王妈来到母亲房里。母亲正在房里装小皮箱里的零碎东西，琨妹手里提着一小篮花，嫂嫂在台阶上看着人往外拿带去的东西。

“瑜！昨夜你姥姥家来电，让我去；我不知道为的什么事，因此我想着就去看看。本来我想带你去，因为我不知他们家到底有什么事，我想还是你不去好。过几天赶你回京前去一次就成了，你到了他们家又不惯拘束。琨她闹着要去，我想带她去也好，省得她留在家里闹。”母亲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本想把表哥的事告诉她，后来我想还是不说好了，免得给人们心上再印一个渺茫的影子。

我和嫂嫂送母亲上了火车，回来时嫂嫂便向我说：“瑜妹，你知道表哥的事吗？听说他在上海念书时，和一个女学生很要好，今年回来特为

此向家庭提出离婚。外祖母家那么大规矩，外祖母又那么严厉，表嫂这下可真倒霉极了。一个女子——像表嫂那样女子，她的本事只有俯仰随人，博得男子的欢心时，她低首下心一辈子还值得。如今表哥不要她了，你想她多么难受呢！表哥也太不对，他并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她很牢骚地说着。我不愿批评，只微微地笑了笑，到了家我们也没有再提起表哥的事。

但是我心里常想到可怜的表嫂，环境礼教已承认她是表哥的妻子了——什么妻，便是属于表哥的一样东西了。表哥弃了她让她怎样做人呢？她此后的心将依靠谁？十年嫁给表哥，虽然行了结婚礼表哥就跑到上海，不过名义上她总是表哥的妻。旧式婚姻的遗毒，几乎我们都是身受的。多少男人都是弃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向外边饿鸦似的，猎捉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下，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骗当妾的女士们也因之增加了不少，我想着怎样才能拯救表嫂呢？像他们那样家庭，幽怨阴森简直是一座坟墓，表嫂的生命也不过如烛在风前那样悠忽！

过了三天，母亲来信了，写得很简，她报告的消息真惊人！她说表哥走后，表嫂就回了娘家，回去第二天的早晨，表嫂便服毒死了！如今她的祖父和外祖母闹得很厉害，舅父呢，不在家，表哥呢，他杀了一个人却鸿飞渺渺地不知哪里去了。因此舅母才请母亲去商量怎样对付。现在还毫无头绪，表嫂的尸骸已经送到外祖母家了，正计划着怎样讲究地埋葬她！母亲又说琨妹也不愿意住了，最好叫人去接她回来，因为母亲一时不能回来，叮咛我们在家用心地服侍父亲。

嫂嫂看完母亲的信哭了！她自然是可怜表嫂的末遇，我不能哭，也不说话，跑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站着，望着晴空白云枝头小鸟，想到表哥走了，或者还有回来的一天。表嫂呢，她永远不能归来了！为了她的环境，为了她的命运，我低首默祷她永久地安眠！

董二嫂

夏天一个黄昏，我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看报，母亲在房里做花糕；嫂嫂那时病在床上。我们四周围的空气非常静寂，晚风吹着鬓角，许多散发飘扬到我脸上，令我沉醉在这穆静慈爱的环境中，像饮着醇醴一样。

这时忽然送来一阵惨呼哀泣的声音！我一怔，浑身的细胞纤维都紧张起来，我掷下报陡然的由竹椅上站起，父亲也放下报望着我，我们都屏声静气地听着！这时这惨呼声更真切了，还夹着许多人声骂声重物落在人身上的打击声！母亲由房里走出，挽着袖张着两只面粉手，也站在台阶上静听！

这声音似乎就在隔墙。张妈由后院嫂嫂房里走出，看见我们都在院里，她惊惶地说："董二嫂又挨打了，我去瞧瞧怎么回事？"

张妈走后，我们都没有说话；母亲低了头弄她的面手，父亲依然看着报，我一声不响地站在葡萄架下。哀泣声，打击声，嘈杂声依然在这静寂空气中荡漾。我想着人和人中间的感情，到底用什么维系着？人和人中间的怨仇，到底用什么纠结着？我解答不了这问题，跑到母亲面前去问她：

"妈妈！她是谁？常常这样闹吗？"

"这些事情不稀奇，珠，你整天在学校里生活，自然看不惯：其实家庭里的罪恶，像这样的多着呢。她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糊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地打媳妇！隔不了十几天，就要闹一场；将来还不晓得弄什么祸事。"

母亲说着走进房里去了。我跑到后院嫂嫂房里，刚上台阶我就喊她，她很细微地答应了我一声！我揭起帐子坐在床沿，握住她手问她：

"嫂嫂！你听见没有？那面打人！妈妈说是董二的媳妇。"

"珠妹！你整天讲妇女问题，妇女解放，你能拯救一下这可怜被人践踏毒打的女子吗？"

她说完望着我微笑！我浑身战栗了！惭愧我不能向她们这般人释叙我高深的哲理，我又怎能有力拯救这些可怜的女同胞！我低下头想了半天，我问嫂嫂：

“她这位婆婆，我们能说进话去吗？假使能时，我想请她来我家，我劝劝她，或者她会知道改悔！”

“不行！我们刚从省城回来，妈妈看不过，有一次叫张妈请她婆婆过来，劝导她；当时她一点都不承认她虐待媳妇，她反说了许多董二媳妇的坏话。过后她和媳妇生气时，嘴里总要把我家提到里边，说妈妈给她媳妇支硬腰，合谋的要逼死她。妹！这样无智识的人，你不能理喻的；将来有什么事或者还要赖人，所以旁人绝对不能干涉他们家庭内的事！咳！那个小媳妇，前几天还在舅母家洗了几天衣裳，怪可人的模样儿，不晓得她为什么这般薄命逢见母夜叉？”

张妈回来了。气得脸都青了，喘着气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这样忍不住笑了！嫂嫂笑着望她说：

“张妈！何必气得这样，你记住将来狗子娶了媳妇，你不要那么待她就积德了。”

“少奶奶！阿弥陀佛！我可不敢，谁家里没有女儿呢，知道疼自己的女儿，就不疼别人的女儿吗？狗子娶了媳妇我一定不歪待她的，少奶奶你不信瞧着！”

她们说的话太远了，我是急于要从张妈嘴里晓得董二嫂究竟为了什么挨打。后来张妈仔细地告诉我，原来为董二的妈今天在外边输了钱，回来向她媳妇借钱，她说没有钱；又向她借东西，她说陪嫁的一个橱两个箱，都在房里，不信时请她去自己找。董二娘为了这就调唆着董二打他媳妇！确巧董二今天在坡头村吃了喜酒回来，醉醺醺的听了他娘的话，不分皂白便痛打了她一阵。

那边哀泣声已听不到，张妈说完后也帮母亲去蒸花糕，预备明天我们上山做干粮的。吃晚饭时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父亲呢也不如平常高兴；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荡漾起已伏的心波！那夜我没有看书，收拾了一下我们上山的行装后，很早我就睡了，睡下时我偷偷在枕上流泪！为什么我真说不来，我常想着怎样能安慰董二嫂。可怜我们在一个地球上，一层粉墙隔得我们成了两个世界里的人，为什么我们无力干涉她？什么县长？什么街长？他们诚然比我有力去干涉她，然而为什么他们都视若罔睹，听若罔闻呢！

“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得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要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根本他们看一个人的生命和蚂蚁一样的不在意。可怜屏弃在普通常识外的人们呵！什么时候才认识了女人是人呢？

第二天十点钟，我和父亲、昆侄坐了轿子去逛山，母亲将花糕点心都让人挑着：那天我们都高兴极了！董二嫂的事，已不在我们心域中了！

在杨村地方，轿夫们都放下轿在那里息肩，我看见父亲怒冲冲地和一个轿夫说话，站得远我听不真，看样子似乎父亲责备那个人。我问昆侄那个轿夫是谁，他说那就是给我们挑水的董二。我想着父亲一定是骂他不应该欺侮他自己的女人。我默祷着董二嫂将来的幸福，或许她会由黑洞中爬出来，逃了野兽们蹂躏的一天！

我们在山里逛了七天，父亲住在庙里看书，我和昆侄天天看朝霞望日升，送晚虹迎月升，整天在松株青峰清溪岩石间徘徊。夜里在古刹听钟声，早晨在山上听鸣禽；要不然跑到野草的地上扑捉蝴蝶。这是我生命里永不能忘记的，伴着年近古稀的老父，偕着双鬟未成的小侄，在这青山流水间，过这几天浪漫而不受任何拘束的生活。

七天后，母亲派人来接我们。抬轿的人换了一个，董二没有来。下午五点钟才到家，看见母亲我高兴极了，和我由千里外异乡归来一样：虽然这仅是七天的别离。

跑到后院看嫂嫂，我给她许多美丽的蝴蝶，昆侄坐在床畔告诉她逛山的所见，乱七八糟不知她该告诉母亲什么才好。然而嫂嫂绝不为了我们的喜欢而喜欢，她仍然很忧郁地不多说话，我想她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病。我正要出去，张妈揭帘进来，嘴口张了几张似乎想说话又不敢说，只望着嫂嫂。我奇怪极了，问她：

“什么？张妈？”

“太太不让我告小姐。”

她说着时望着嫂嫂。昆侄比我还急，跳下床来抱住张妈像扭股儿糖一样缠她，问她什么事不准姑姑知道，嫂嫂笑了！她说：

“其实何必瞒你呢？不过妈因为你胆子小心又软，不愿让你知道；不过这些事在外边也很多，你虽看不见，然而每天社会新闻栏里有的是，什么稀奇事儿！”

“什么事呢？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张妈听了嫂嫂话，又听见我追问，她实在不能耐了，张着嘴，双手张开跳到我面前，她说：

“董二的媳妇死了！”

我没有勇气，而且我也想不必，因之我不追问究竟了。我扶着嫂嫂的床栏呆呆地站了有十分钟，嫂嫂闭着眼睛，张妈在案上捡药包，昆侄拉着我的衣角这样沉默了十分钟。后来还是奶妈进来叫我吃饭，我才回

到妈妈房里。

妈妈没有说什么，父亲也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已知道他们都得到这个消息了！一般人认为不相干的消息，在我们家里，却表示了充分的黯淡！

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旧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

直到我走，我再没有而且再不能听见那哀婉的泣声了！然而那凄哀的泣声似乎常常在我耳旁萦绕着！同时很惭愧我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太微小了。我是贵族阶级的罪人，我不应该怨恨一切无智识的狠毒妇人，我应该怨自己未曾指导救护过一个人。

余晖

日落了，金黄的残辉映照着碧绿的柳丝，像恋人初别时眼中的泪光一样，含蓄着不尽的余恋。垂杨荫深处，显露出一层红楼，铁栏杆内是一个平坦的球场，这时候有十几个活泼可爱的女郎，在那里打球。白的球飞跃传送于红的网上，她们灵活的黑眼睛随着球上下转动，轻捷的身体不时地蹲屈跑跳，苹果小脸上浮泛着心灵热烈的火焰和生命舒畅健康的微笑！

苏斐这时正在楼上伏案写信，忽然听见一阵笑语声，她停笔从窗口下望，看见这一群忘忧的天使时，她清癯的脸上显露出一丝寂寞的笑纹。她的信不能往下写了，她呆呆地站在窗口沉思。天边晚霞，像绯红的绮罗笼罩着这诗情画意的黄昏，一缕余晖正射到苏斐的脸上，她望着天空惨笑了，惨笑那灿烂的阳光，已剩了最后一瞬，陨落埋葬一切光荣和青春的时候到了！

一个球高跃到天空中，她们都抬起头来，看见了楼窗上沉思的苏斐，她们一起欢跃着笑道："苏先生，来，下来和我们玩，和我们玩！我们欢迎了！！"说着都鼓起掌来，最小的一个伸起两只白藕似的玉臂说："先生！就这样跳下来吧，我们接着，摔不了先生的。"接着又是一阵笑声！苏斐摇了摇头，她这时被她们那天真活泼的精神所迷眩，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一个个小头仰着，小嘴张着，不时用手绢擦额上的汗珠，这怎忍拒绝呢！她们还是顽皮涎脸笑容可掬地要求苏斐下楼来玩。

苏斐走进了铁栏时，她们都跑来牵住她的衣袂，连推带拥地走到球场中心，她们要求苏斐念她自己的诗给她们听。苏斐拣了一首她最得意的诗念给她们，抑扬幽咽，婉转悲怨，她忘其所以的形容发泄尽心中的琴弦；念完时，她的头低在地下不能起来，把眼泪偷偷咽下后，才携着她们的手回到校舍。这时暮霭苍茫，黑翼已渐渐张开，一切都被其包没于昏暗中去了。

那夜深时，苏斐又倚在窗口望着森森黑影的球场。她想到黄昏时那一幅晚景和那些可爱的女郎们，也许是上帝特赐给她的恩惠，在她百战归来、创痛满身的时候，给她这样一个快乐的环境，安慰她养息她惨伤的心灵。她向着那黑暗中的孤星祷告。愿这群忘忧的天使，永远不要知道人间的愁苦和罪恶。

这时她忽然心海澄静，万念俱灰。一切宇宙中的事物都在她心头冷寂了，不能再令她沉醉和兴奋。一阵峭寒的夜风，吹熄她胸中的火焰，觉仆仆风尘中二十余年，醒来只是一番空漠无痕的噩梦。她闭上窗，回到案旁，写那封未完的信，她说：

钟明：

自从我在前线随着红十字会做看护以来，才知道我所梦想的那个园地，实际并不能令我满意如愿。三年来诸友相继战死，我眼中看见的尽是横尸残骸，血泊刀光。原只想在他们牺牲的鲜血白骨中，完成建设了我们理想的事业，谁料到在尚未成功时，便私见纷争，自图自利，到如今依然是陷溺同胞于水火之中，不能拯救。其他令我灰心的事很多，我又何忍再言呢！因之，钟明，我失望了。失望后我就回来看我病危的老母，幸上帝福佑，母亲病已好了，不过我再无兄弟姊妹可依托，我不忍弃暮年老亲而他去。我真倦了，我再不愿在荒草沙场上去救护那些自残自害，替人做工具的伤兵和腐尸了。请你转告云玲等不必在那边等我！允许我暂时休息，愿我们后会有期。

苏斐写完后，又觉自己太懦弱了，这样岂是当年慷慨激昂投笔从戎的初志。但她为这般忘忧的天使系恋住她英雄的前程，她想人间的光明和热爱，就在她们天真的童心里，宇宙呢？只是无穷罪恶、无穷黑暗的渊薮。

归来

马子凌的军队快到Q城的时候，市民便在公共体育场，筹备开欢迎战士凯旋的大会。那时晴空无云，温阳正照着这绿色的原野，轻浮着一种草花的香气，袭人欲醉！场中央已扎起一座彩台，台上满摆着鲜花，花中放着一张新月式的白漆桌，两旁列着十几把椅子；全场中连系着十字交叉的万国旗，台顶上那杆令万人崇敬钦仰的旗子，这时临风飘展，使一切野花小草都含笑膜拜！

烟尘起处，军乐悠扬，旗帜飘摇中先是负枪实弹的步兵，一列一列过去之后，便是马队。在这种雄壮静肃的空气中，只听见幽扬的军乐和着整齐的步履，沙沙沙沙，这是光荣的胜利的语声吗？两旁的观众，扶老携幼，有认子的老母，有寻夫的娇妻，也有是含着悲酸哀痛，来迎接那些归来的沙场英魂，这时也许哀悼之感甚于欢欣之情吧！最后一队中有个清癯的戎装英雄，在马上他忍泪含笑向两旁狂呼投花的群众点头，这就是十年前投笔从戎、誓扫阴霾的马子凌。

子凌到了场中，军队和民众环绕着那一座高台，万头攒动中，子凌在台上演说他十年中百战成功的经过，他结论说这并不是他的光荣胜利，这是民众的光荣，民众的胜利。今日侥幸功成归来，宇宙重现了清明之象，他自然一样为祖国庆贺欢祝，不过为了证明他这次归来是把这光荣胜利送还给故乡父老，所以他才解甲弃枪，不愿拥兵高位自求荣利。

他演说完后，在民众热烈的掌声中，脱下他那件染满了血斑的战袍，一抬手扔挂在那杆大旗上，露出他背部和右臂的创痕，不知怎样他忽然流下泪来，他想到他的老父和他的爱人的惨死！

第二日他把一切军务都交给他的秘书王静泉代理后，提了一个小箱，就悄悄地离开Q城。一路上他心情很烦乱悲怆，往日他只希望着战争胜利和成功，几年中他摒弃了自己一切的情怀而努力迷恋着这愿望的实现。如今果能如愿归来，但是他在群众热烈的掌声中，惊醒了他的幻梦，他失望了！他抱着这虚空的怅惘，回到他的故乡。这时他知道自己的幸福欢乐已埋葬了，他所能偿愿无愧的，就是他能手刃了敌人的头颅，给他的老父和爱人报仇；除此以外，他不能再在这光荣胜利的欢笑中求幸福求爱情求名利了。

十年前，子凌的故乡木杨镇，正是E军和G军开火接触的战线，炮火声中，将这村庄里多少年的安宁幸福给破碎了！那时幸好母亲和妹妹已逃到外祖母家，他呢，在城里念书车路不通，不能回来。在军队开到的前几天，子凌的父亲是这一乡最有名望的老者，所以许多乡人都信仰尊敬他；自从风声紧急后，便在他家里开了几次会议，但这是绝对无办法可想的。后来只议决先让妇女躲到别的乡村去，余下男人们在家里守着，静等着战神的黑翼飞来。

一天黄昏时候，晚饭后许多农民都聚集在小酒店的门口，期待着那不堪设想的惊惶惨淡之来临。这时正好村西瓦匠的儿子张福和已从前线上逃回来，他传来的消息是G军失利，E军追击着离这里已有三百里。夜来了，一切的黑暗把这几千户的乡镇包围后，忽然由西南角传来一阵枪炮声，一缕缕的白烟在荫深的树林中飘浮着，惊得树上的宿鸟都振翼向四下里乱飞，村中隐隐听见惶恐喧嚷之声，他们抖颤着，可怕的噩运已来了。

夜里十点钟时候，枪声愈来愈近，隐约中在大道上可以看见灰色蠕动的东西蜿蜒而来；这时子凌的父亲也来到酒店门口，虽然在这样急迫危险中，他仍然保持着那往日沉默庄严的态度，不时把头仰起望着黑漆无星光的天宇！枪声近了，人们马上显露出惊惶来，村门口的狗都汪汪汪汪向着大道狂吠，这安逸幸福的乡镇，已在这一刹那中破碎了！

败兵进了木杨镇后，大本营便扎在子凌的家中，自然因为他是这里的首富，人格资产房屋都较为伟大！这是木杨镇的酷劫。一切呵！在顷刻之中便颓倒粉碎，妇女和小儿更践踏凌辱得可怜。

当翌晨太阳重照着木杨镇天宁寺的塔尖时，子凌的家中忽然起了极大的扰乱和惊惶，镇中的人们都十分悲痛哀悼地跑来看，原来子凌的父亲，在后院马槽中被人刺死了！死得自然惨凄，周身的衣服都被脱去，紫的血和土已凝结在一块，雪亮的刺刀还插在咽喉上！到底是为什么死的？至如今都是疑案，但也无什可疑，总之在枪弹飞来飞去的战翼下，一切都是毁灭，一切都是牺牲。

一月之后，子凌从Q城奔丧归来，母亲和弱妹都在外祖母家中病着，他咽下悲痛愤慨的眼泪，料理完一切后，遂辞别了老母、稚妹回到Q城。这时他热血沸腾，壮怀激荡，誓愿拼此头颅，拼此热血，为惨死的老父申此一腔冤气，并为许多同胞建筑平和幸福之基。这时Q城已有一般青年男女，组织了一个铁血社，同心同志向这条路去进攻，不久子凌便推为这社里的首领，为若干热血健儿所尊崇所爱护。内中有一女同志胡君曼，和子凌肝胆相照，情意相投，协力互助着求铁血社的进行发

展，数年之中，他们的社员已有十万余人。这时国内各派擅权，相继消长，战争不已，民苦日深，但是铁血社的雏形，已招了许多敌人的忌恨，每欲乘机扑灭此潜伏的势力而甘心。

有一年的暑假中，君曼负了使命南下，哪晓得敌方的侦探已追踪了她，当她在Y埠下车时，便被那里的军队捕了去。捕去后在她身上搜出许多密件公文，都是对于敌军不利的计划。Y埠的军长大为震怒，连审讯都没有，便把君曼赏给了捕她的那个营长去当姨太太。这消息子凌知道后万分的愤怒悲痛，更觉这世界是人间魔窟，险恶已极；虽然那时他们势力薄弱，不能相敌，但是这耻辱，已给铁血社不少的兴奋和努力。过了几天，子凌忽然接到君曼一封潦草简短的遗书，说她虽死请子凌不要太过伤心，只盼他积极去进行他们的社务，以事业便是爱情，爱情便是事业的话来勉励他。从此以后子凌专心一意地以改革社会环境为己任，一想到父亲和君曼的惨死，便令他热血沸腾，愤不欲生！

十年之后，子凌杀死一切的敌人，凯旋归来，这是一般人所最钦仰羡慕他的。然而当他脱去了赤血斑驳的战袍，露出他背上和右臂的创痕，同时也撩揭起他心底的悲痛。他觉得在枪林弹雨中十年奔走湖海飘零，如今虽然是获得一时的胜利成功，不过在人类永久的战斗里，他只是一个历史使命的走卒，对他自己只是增加生命的黯淡和凄悲，毫无一些的安慰，反因之引起了不堪回首的当年。

一个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夕阳鞭影，古道单骑，马儿驮也驮不动那人间的忧愁和怆痛！他抛弃了一切的虚荣名利，独自策马向故乡去了。去哭吊父母的坟墓，去招祭君曼的英魂去了。

红鬃马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轮赤日拖着万道金霞由东山姗姗地出来，照着摩天攀云的韩信岭。韩信岭下的居民，睡眼蒙眬中，忽然看见韩侯庙里的塔尖上，插着一杆雪白的旗帜，在日光中闪耀着，在云霄中飘展着。这时岭下山坡上，陆陆续续可以看见许多负枪实弹的兵士，臂上都缠着一块白布，表示革命军特别的标志。

他们是推倒清朝建设民国的健儿。一列二列整齐的队伍过去，高唱着激昂悲壮的军歌，一直惊醒了岭下山城中尚自酣睡的居民。

韩信岭四周的山城，为了这耀目的白彩，勇武的健儿们，曾起了极大的纷扰，但不久这纷扰便归于寂静；居民依然很安闲愉快地耕种着田地，妇人也支起机轮纺织布匹，小孩们还是在河沟里掏螃蟹，沙滩上捡石子地玩耍着。

在当时纷扰中，隐约的枪声里，我和芬嫂、母亲扮着乡下人，从衙署逃出来，那时只有老仆赵忠跟着我们。枪林弹雨中，我们和一群难民跑到城外，那时天已黄昏，晚霞正照着一片柳林，万条金线慵懒地垂到地上。树荫下纵横倒卧着的都是疲惫的兵士，我们经过他们的面前连看都不敢看，只祷告不要因为这杂乱的足声惊醒他们的归梦。离城有五里地了，赵忠从东关雇来一辆驴车，母亲告诉车夫去南王村，拿着父亲的一封信去投奔一个朋友。我那时才十岁，虽然不知为什么忽然这样纷扰，不过和父亲分离时，看见父亲那惊吓焦忧的面貌，和母亲临行前收拾东西的匆促慌急，已知道这不幸的来临，是值得我们恐怖的！

逃难时我不害怕也不涕哭，只默默地看着面前一切的惊慌和扰乱，直到坐在车上，才想起父亲还陷在恐怖危险中，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块儿出来呢？问芬嫂，她掩面无语；问母亲时，她把我揽在怀中低低地哭了！夜幕渐渐低垂，树林模糊成一片漆黑，驴车上只认出互相倚靠蜷伏的三个人影。赵忠和车夫随着车走。除了车轮的转动和黑驴努力前进的呼吸外，没有一点响声。广漠的黑暗包围着，有时一两声的犬吠和树叶的飘落，都令人心胆俱碎！到了南王村已是深夜，村门上有乡勇把守，因为我们是异乡人不许走进村。后来还是请来了父亲的朋友王仁甫，问明白后才让我们进去。过了木栅门，王宅已派人拿了灯笼来接，这时我心中才觉舒畅，深深地向黑暗的天宇吐了一口气。坐上王宅车到他家

时，我已在路上睡着了。

这一夜，母亲和芬嫂都未安眠，我们焦虑着父亲的吉凶。芬嫂和母亲说："早知道这样两地悬念，还不如在一块儿放心。"母亲愈想愈觉着难过，但是在人家这里也不愿显出十分悲痛的样子。第二天，母亲唤醒我，才知道父亲已派人送信来了，说城中一切都平靖，革命军首领是我们同乡郝梦雄，他是父亲的学生，所以不仅父亲很平安，连这全县一百余村也一样平安。这消息马上便传布了全村，许多妇人领着自己的小孩来到王宅慰问我们！母亲很客气地接见了他们。那天午餐是全村的乡董公请，母亲在席上饮上三杯酒，庆祝这意外的平安！

午餐完毕，王宅用轿车送我们进城，这次不是那样狼狈了。一进城门，便看见军队排立着向我们举枪致敬。车进了大门，远远已看见父亲和一位雄壮英武全身军装的少年站在屏风门前迎接我们。下了车，我先跑过去抱住父亲，父亲笑着说："过去给你梦雄哥行礼，不是他，我也许见不着你们了。"这时真说不出是悲是喜，母亲和芬嫂都在旁边擦着眼泪，父亲笑声中也带了几分酸意。我走到梦雄面前很规矩地向他行了礼，他笑着握了我的手说："几年不见，妹妹已长大了，你还认识我吗？"他蹲下来捧着我的下颌这样问，我笑了，跑到母亲跟前去，父亲笑了，梦雄和赵忠他们都笑了！

过了几天，父亲和梦雄决定了一同进省，因为军旅中不便带女眷，所以把我们留在这里。在梦雄走的前一天，我们收拾好行装搬到南王村王仁甫家中暂住，等父亲派人来接我们。临行时父亲和梦雄骑着马送我们到城外，我也要骑马，父亲便把我抱在他的鞍上。时已暮春，草青花红，父亲和梦雄并骑缓缓地走过那日令我惊心的柳林，我忽然感到一种光荣，这光荣是在梦雄骑着的那匹红鬃马的铁蹄上！

到了东关外，父亲把我抱下马来，让我和母亲坐在车上去。我知道和父亲将要分离，心中禁止不住的凄哀，拉着父亲的衣角哭了！梦雄跳下马来，抚着我的额前短发，他说："妹妹，你不要哭，过几天便派人来接你去省城。你想骑马，我那里有许多小马，我送你一匹，你不要哭，好妹妹。"母亲、芬嫂下了车，和父亲、梦雄告别后，赵忠又抱我上了车。车轮动了，回头我见父亲和梦雄并骑站在山坡上，渐渐远了，我还见梦雄举扬着他的马鞭。

梦雄因为这次征服了岭南各县的逆军，很得当道的赞喜！回到省城后，全城的民众开大会欢迎他的凯旋。不久他便升了旅长，驻扎在缉虎营，保卫全城。在这声威煊赫后的梦雄，当时很引起我们故乡长老的评论。他家境原本贫寒，父亲是给人看守祠堂，母亲是个瞎子。他十岁时

便离开家乡去漂泊，从戎数载，转战南北。谁都以为他早已战死沙场，哪料到革命军纷起后，他遂首先回来响应。不仅他少年得志令人敬佩，最使人艳羡的他还有一位美丽英武的夫人，听说是江苏人，她的来历谁都不知道，但是她的芳名冯小珊是这城里谁都晓得的。

我们到了省城后，便和梦雄住在一条胡同内。小珊比我大十岁，我叫她珊姐。她又活泼又勇武，憨漫天真中流露出一种庄严的神采，教人又敬又爱。梦雄和她感情很好，英雄多情，谁也看不出英武的梦雄在珊姐面前缠绵柔顺得却像一只小羊。

过了中秋节后四天，是我的生日。父亲特别喜欢，张罗着给我过一个愉快幸福的生辰。那天早晨，母亲给我换上玫瑰色缎子的长袍，上边加了一件十三太保的金绒坎肩，一排黄澄澄的扣子上镌着我的小名，芬嫂与我梳了两条松长的辫子垂在两肩，她又从小银匣内拿出一条珠链给我挂在颈上。收拾好，母亲派人来叫我，芬嫂拉着我走到客厅，在廊下便听见梦雄和珊姐的笑声！我揭帘进去。珊姐一见我便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啊呀！好漂亮的小姑娘，你过来看看我送你的礼。”“她一定喜欢我的，你信不信？”梦雄笑着向珊姐说。我走到母亲面前，母亲指桌上一个杏黄色的包袱说：“你还不谢谢珊姐给你的礼。”我过去打开一看，是一套黑绒镶有金边的紧身戎装，还有一顶绒帽。梦雄不等我看完，便领我走到前院，出了屏门。那棵槐树下拴着两匹马，一匹是梦雄的红鬃马，还有一匹小马，周身纯白，鞍辔俱全。我想起来了，这是梦雄三月前允许了我的礼物。我真喜欢，转过身来深深地向他们致谢！那天收了不少的礼物，但是最爱的还是这两样。

不久我便进了学校，散课后，珊姐便和我骑着马去郊外，缘着树林和河堤，缓辔并骑，在夕阳如染、柳丝拂鬓的古道上，曾留了不少的笑语和蹄痕。有时玩得倦了，便把马拴在树上，我们睡在碧茵的草地上、绿荫下，珊姐讲给我许多江南的风景。谈到她的故乡时，她总黯然不欢，我那时也不注意她的心深处，不过她不高兴时，我随着也就缄默了。

中学将毕业的前一年，梦雄和珊姐离开了我们去驻守雁门关。那时我已十六岁了，童年的许多兴趣多半改变。梦雄送给我的小白马，已长得高大雄壮。我想留着它不如送给珊姐自用，所以我决定送给她。在他们临行时，我骑着它到了城外关帝庙，父亲在那里设下了别宴。我下了马，和梦雄、珊姐握别时，一手抚着它，禁不住的热泪滴在它蒸汗的身上。珊姐骑着它走了三次，才追着梦雄的红鬃马去了。归途上，我感到万分的凄楚，父亲和母亲也一样的默然无语。斜阳照着疏黄的柳丝，我

忽然想起六年前往事，觉童年好梦已碎，这一阵阵清峭的秋风，吹落我一切欢乐，像漂泊的落叶陨坠在深渊之中。

八年以后，暑假里，我由燕北繁华的古都，回到娘子关畔的山城。假如我尚有记忆时，真不信我欢乐的童年过后，便疾风暴雨般横袭来这许多人间的忧愁，侵蚀我，摧残我，使我终身墓葬于这荒冢寒林之中。此后只有在一缕未断的情丝上，回旋着这颗迂回而悲凄的心，在一星未熄的生命余焰里，挥泪瞻望着陨落的希望之星，和不知止于何处的遥远途程。这自然不是我负笈千里外所追求的，又何尝是我白发双亲倚闾所希望的。然而命运是这样安排好了，我虽欲挣脱终不能挣脱。

这八年中，我在异乡沉醉过，欢笑过，悲愁过，痛哭过，遍尝了人间的甜酸辛辣，才知道世界原来是这个罪恶之薮，而我们偶然无意中留下的鸿爪，也许便成了一种忏悔罪恶的遗迹。恍惚迷离中，一切虽然过去了，消逝了，但记忆磨灭不了的如影前尘，在回忆时似乎尚可得一种空幻的慰藉。

黄昏的灯光虽然还燃着，但是酒杯里的酒空了，梦中的人去了。战云依然深锁着，灰尘依然飞扬着，奔忙的依然奔忙，徘徊的依然徘徊，我忽然踯躅于崎岖荆棘的天地中，感到了倦旅。我不再追求那些可怜的梦影了，我要归去，我要回到母亲的怀里，暂时求个休息去。我倦了，我想我就是这样倒下去，我也愿在未倒时再看看我童年的摇篮和爱我的双亲。

扎挣着由黑暗的旅舍中出来，我拂了拂衣襟上的尘土，抚了抚心上的创口，向皎洁碧清的天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后，踏着月色独自走向车站。什么都未带，我不愿把那些值得诅咒、值得痛恨的什物，留在身畔再羁绊我。就这样上了车，就这样刹那间的决定中抛弃了一切。车开行了，深夜里像一条蜿蜒在黑云中的飞龙，我倚窗向着那夜幕、庄严神秘的古都惨笑！惨笑我百战的勇士逃了！

谁都不晓得，这一辆车中载着我归来，当晨曦照着我时，我已离开古都有八百里，渐渐望见了崇岭高山，如笏的山峰上都戴着翠冠，两峰之间的瀑布响声像春雷一般。醒了，我一十余载的生之梦，这时被涧中水声惊醒了！禁不住眼泪流到我久经风尘的征衫！为了天堑削壁的群山，令我回想到幼年时经过的韩信岭和久无音信的珊姐和梦雄。

下了火车，我雇了一只小驴骑到家，这比什么都惊奇，我已站在我家的门口了。湖畔一带小柳树是新栽的，晚风吹拂到水面，像初浣的头发；那边上马石前，卧着一只白花狗，张着口伸出血红的舌头，和着肚皮一呼一吸的，正看着这陌生的旅客呢！我把小驴系在柳树上，走向前

去叩门，我心颤动着，我想这门开了后，不知将来的梦又是些什么。

到家后三天，家中人知我心境忧郁，精神疲倦。父亲爱怜我，让我去冠山住几天，他和小侄女蔚林陪着我。一个漂泊归来的旅客，乍承受了这甜蜜的温存和体贴，觉感激涕下！原来人间尚有这块园地是会使我幸福的，骄傲的。上帝！愿永远这样吧！愿永远以这伟大的慈爱抚慰世上一切痛苦失望中归来的人吧！

山道中林木深秀，涧水清幽，一望弥绿，把我雪白的衣裳也映成碧色。父亲坐着轿子，我和蔚林骑着驴，缓缓地迂回在万山之间，只听见水声潺潺，但不知水在何处！草花粉蝶，黄牛白羊，这村色是我所梦想不到的。一切诅恨宇宙的心，这时都变成了欣羡留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微，都给与我很深很大的安慰。我们随着父亲的轿子上了几层山坡，到了我家的祖茔，父亲下了轿，领着我和蔚林去扫墓，我心中自然觉到悲酸。在父亲面前只好倒流到心里。烧完纸钱，父亲颤巍巍地立在荒墓前，风吹起他下颌下的银须和飞起的纸灰。这一路我在驴上无心再瞻望山中的风景，恨记忆又令我想到古都埋情的往事。我前后十余年中已觉世事变幻，沧桑屡易，不知父亲七十年来其辛苦备尝，艰险历经的人事，也许是恶苦多于欢乐！然而他还扎挣着风烛残年，来安慰我，愉悦我。父亲！懦弱的女儿，应在你面前忏悔了！

远远望见半山腰有一个石坊，峰头树林蔚然深苍中掩映着庙宇的红墙，山势蜿蜒，怪石狰狞，水乳由山岩下滴沥着，其声如夜半磬音，令人心脾凛然清冷。蔚林怕摔，下了驴走着，我也下来伴着她，走过了石坊不远便到了庙前，匾额写着“资福寺”。旁边有一池清泉，碧澄见底，岩上有傅青主题的“丰周瓢饮”四字。池旁有散发古松一株，盘根错节，水乳下滴，松上缠绕着许多女萝。转过了庙后，渡一小桥是槐音书院，因久无人修理已成废墟，荆棘丛生中有石碑倒卧，父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是他小时读书之处。再上一层山峰至绝顶便到冠山书院，我们便住在这里。晚间，芬嫂又派人送来许多零用东西和外祖母特别给我做的点心。

夜里服侍父亲睡了后，我和蔚林悄悄走出了山门，立在门口的岩石上，上弦月弯弯像一只银枕挂在天边，疏星点点像撒开的火花。那一片黑漆的树林中时时听见一种鸟的哀鸣。我忽然感到这也许便是我的生命之林！万山间飘来的天风，如浪一样汹涌，松涛和着，真有翻山倒海之势。蔚林吓得拉紧了我的手，我也觉得心惊，便回来入寝。父亲和蔚林都睡熟了，只有我是醒着，我想到母亲，假如母亲在我身畔，这时我也好睡在她温暖的怀中痛哭！如今我仿佛一个人被遗弃在深夜的荒山之

中，虎豹豺狼围着我，我不能抑制我的情感，眼泪如泉涌出！

鸡鸣了，我披衣起来，草草梳洗后便走出了山门，想看看太阳出山时的景致。一阵晨风吹乱了我的散发，这时在烟雾迷漫中，又是一番山景。我站在山峰上向四面眺望，觉天风飘飘，云霞烟雾生于足下，万山罗列，如翠笏环拱，片片白云冉冉飘过，如雪雁飞翔；恍惚如梦，我为了这非人间的仙境痴迷似醉。天边有点淡红的彩色，渐渐扩大了，又现出一道深紫的虹圈，这时已望见东山后放出万道金光，这灿烂的金光中捧出一轮血红似玛瑙珠的朝阳！

我下了石阶走去，那边林中有个亭子，已废圮倾倒，蛛丝尘网中抬头看见一块横额，写着“养志亭”三字。四周都是古柏苍松，陵石峻秀，花草缤纷，静极了，静得只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我沉思许久，觉万象俱空，坐念一清，心中恍惚几不知此身为谁。走下了养志亭，现出一条石道，自己忘其所以地披荆棘，践野草走向前去，望见一带树林中，隐约现出房屋，炊烟飘散，在云端缭绕。

下了山，看见一畦一畦的菜园石红绿相间，粉墙一带似乎是个富人的别墅，旁边有许多茅屋草舍，鸡叫犬吠俨然似个小村落。看看表已七点钟了，我想该回去了，不然父亲和蔚林醒来一定要焦急我的失踪呢！我正要回头缘旧径上山去，忽然听见马嘶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很熟，似乎在哪里听见过一样！我奇怪极了，重登上了山峰，向那村落望去，我看不见马在哪里！又越过一个山峰时，我可以看见那一带粉墙中的人家了，一排杨柳下，拴着两匹马，我失惊地叫起来！原来一匹是梦雄的红鬃马，一匹是他赠我、我又赠珊姐的小白马。我仔细地望了又望，看了又看，一点都没有错，确是它们。

我像骤然得到一种光荣似的，心中说不出的喜欢，哪想到我会在这里无意中逢见它们。我又沉默了一会儿，觉着这不是梦。重新下了山，来到那个村落，我缘着粉墙走，看见一个黑漆大门，旁边钉着个铜牌写着“郝宅”，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我问她：“这里是谁住着？”她说：“是郝太太。”我又问她：“你是谁呢？”她指着怀中小孩说：“这是郝少爷，我是她的丫头叫小蟾。”

我说明来历，她领我走到客厅，厅里满挂着写了梦雄上款的对联和他的像，收拾得很整洁。院子很大，似乎人很少，静寂的只听见蝉声和鸟唱。碧纱窗下种着许多芭蕉，映得房中也成了绿色。院中满栽着花木，花荫下放着乘凉的藤椅。我正看得入神时，帘子响了，回头见一个穿着缟素衣裳的妇人走过来。我和她一步一步走近了，握住手，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四只眼睛瞪望着。我真想哭，站在我面前这憔悴苍老的

妇人，便是当年艳绝一时天真活泼的珊姐。我呢？在珊姐眼中也一样觉得惊讶吧！别时，我是梳着双髻的少女，如今满面风尘，又何尝是当年的我。她问我为何一个人这样早来，我告诉了她，父亲和蔚林在山上时，她即叫人去告诉我在这里，并请他们来她家午餐。后来我禁不住了，问到梦雄，她颜色渐渐苍白，眼泪在眶中转动着，她说："已在一年前死了！"我的头渐渐低下，珊姐紧紧握住我的手，我和她都在静默中哭了！

珊姐含泪领我到她的寝室，一进门便看见梦雄的放大像，像前供着几瓶鲜花。我站在他遗像前静默了一会儿，我心中万分凄酸，哪知关帝庙一别便成永诀的梦雄，如今归来只余了一帧纸上遗影。我原想来此山中扫除我心中的烦忧，谁料到宇宙是如斯之小，我仍然又走到这不可逃逸的悲境中来呢！

"珊姐！难得我们在此地相见，今日虽非往日，但我们能在这刹那间团聚，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你拿酒来，我们痛饮个沉醉后，再并骑出游，你也可以告我别后的情况，而且我也愿意再骑骑小白马，假如不是它的声音，我又哪能来到这里？"我似乎解劝自己又系解劝珊姐似的这样说。

珊姐叫人预备早餐，而且斟上了家中存着的陈酒。痛饮了十几杯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遂偕同珊姐走到后院。转过了角门，我看见那两匹马很疲懒地立在垂杨下。我望着它们时心中如绞，往日光荣的铁蹄，驰骋于万军百战的沙场，是何等雄壮英武！如今英雄已死，名马无主，我觉红鬃马的命运和珊姐也一样呢！我的白马也不如八年前了，但它似乎还认识故主，我走近了它时，它很驯顺地望着我。珊姐骑上梦雄的红鬃马，我骑上白马，由后门出来。一片绿原，弥望都是黄色的麦穗，碧绿的禾苗。珊姐在前领着道，我后随着，俨然往日童年的情景，只是岁月和经历的负荷，使我们振作不起那已经逝去的豪兴了。

远远望见一片蔚浓的松林，前面是碧澄的清溪，后面屏倚着崇伟的高山，我在马上禁不住的赞美这个地方。停骑徘徊了一会儿，抬头忽然不见了珊姐，我加鞭追上她时，她已转入松林去了。我进了松林，迎面便矗立着一块大理石碑，碑顶塑着个雕刻的石像，揽辔骑马，全身军装；碑上刊着："革命烈士郝梦雄之墓"。珊姐已下了马，俯首站在墓前，墓头种满了鲜花和青草，四周用石柱和铁环围绕着。

我把马拴在松树上，走近了石碑，合掌低首立在梦雄墓前，致这最后的敬意和悲悼！梦雄有灵也该笑了，他一生中所钟爱的珊姐和红鬃马，都在此伴着他这静默的英魂！偶然相识的我，也能今朝归来，祭献

这颗敬慕之心。梦雄！你安息吧，殡葬你一切光荣愿望、热烈情绪在这山水清幽的深谷中吧！

珊姐望着石像哭了，我不知怎样劝慰她，只有伴她同挥酸泪！她两手怀抱着梦雄的像，她一段一段告诉我，他被害的情状和死时的慷慨从容。我才知道梦雄第二次革命，是不满意破坏人民幸福、利益的现代军阀。他虽然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有一日后继者完成他的工作时，他仍不是失败的英雄。他的遗嘱便是让珊姐好好地教养他的儿子，将来承继他的未完之志去发扬光大，以填补他自己此生的遗憾！

自从听见了珊姐的叙述后，不知怎样，我阴霾包围的心情中忽然发现了一道白彩；我依稀看见梦雄骑马举鞭指着一条路径，这路径中我又仿佛望见我已陨落的希望之星的旧址上，重新发射出一种光芒！这光芒复燃起我烬余的火花，刹那间我由这个世界踏入另一世界，一种如焚的热情在我胸头缭绕着——燃烧着！

白云庵

天天这时候，我和父亲去白云庵。那庵建在城东的山阜上，四周都栽着苍蔚的松树，我最爱一种披头松，像一把伞形，听父亲说这是明朝的树了。山阜下环绕着一道河水，河岸上都栽着垂杨，白巉巉的大小山石都堆集在岸旁，被水冲击得成了一种极自然美的塑形。石洞岩孔中都生满了茸茸的细草，黄昏时有田蛙的跳舞和草虫的唱歌消散安慰妇人们、农工们一天的劳苦，还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和新闻产生在这绿荫下的茶棚。

大道上远望白云庵像一顶翡翠的皇冠，走近了，碧绿丛中露出一角红墙，在烟雾白云间，真恍如神仙福地！庵主是和父亲很好的朋友，据说他是因为中年屡遭不幸，看破了尘世，遂来到这里，在那破庙塌成瓦砾的废址上结建了一座草庵。他并不学道参禅，他是遁潜在这山窟里著述他一生的经历，到底他写的是什么，我未曾看见，问父亲，也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撰著着一部在他视为很重要的著述。

早晨起一直到黄昏，他的庵门紧闭着，无论谁他都不招待、不接见。每天到太阳沉落在山后，余霞散洒在松林中像一片绯纱时，他才开了庵门独自站在岩石上，望着闲云，听着松啸，默默地很深郁地沉思着。这时候我常随侍着父亲走上山去，到松林里散步乘凉，逢见他时，我总很恭敬地喊一声“刘伯伯”。慢慢成了一种惯例，黄昏时父亲总带着我去白云庵，他也渐渐把我们看作很知己的朋友，有时在他那种冷冰如霜雪的脸上，也和晚霞夕照般微露出一缕含情的惨笑！

父亲和他谈话时，我拿着一本书倚在松根上静静地听着，他不多说话，父亲和他谈到近来南北战事，革命党的内讧，和那些流血沙场的健儿，断头台畔的英雄，他只苍白着脸微微叹息！有时他很注意地听，有时他又觉厌烦，常紧皱着眉峰抬头望着飘去飘来的白云。我不知他是遗憾这世界的摒弃呢，还是欣慰这深山松林，白云草庵的幽静！久之我窥测出他的心境，逆料这烟云松涛中埋葬着一个悲愁的惨剧，这剧中主人翁自然是这位沉默寡言、行为怪僻的“刘伯伯”。

有一天父亲去了村里看我的叔祖母，我独自到松林里的石桌上读书，那时我望着将要归去的夕阳，有意留恋；我觉一个人对于她的青春和愿望也是和残阳一样，她将悄悄地逝去了不再回来，而遗留在人们心

头的创痕。只是这日暮时刹那间渺茫的微感，想到这里我用自来水笔写了两行字在书上：

黄昏带去了我的愿望走进坟茔，

只剩下萋萋芳草是我青春之魂。

我握着笔还想写下去，忽然一阵悲酸萦绕着笔头，我放下了笔，让那一腔凄情深深沉没隐埋在心底。我不忍再揭开这伤心的黑幕，重认我投进那帏幕里的灵魂。这时我背后传来细碎的足音，沉重而迟缓，回过头来见是白云庵中的“刘伯伯”。我站起来。他问我父亲呢，我方回答着，他就坐在我对面的石凳上，俯首便看见我那墨水未干的两行字，他似乎感触着一种异样的针灸，马上便陷进深郁的沉思里。半天他抬头向我说：“蕙侄，你小小年纪应该慧福双修，为什么写这样的悲哀消极的句子？”他严肃的面孔我真觉有点凛然了。这怎样解说呢！我只有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又望着天边最后的余霞说：“我们老年人总羡慕你们青年人的精神和幸福，人老了什么也不是，简直是一副储愁蓄恨的袋子，满装着的都是受尽人生折磨的残肢碎骨。我如今仿佛灯残烛尽，只留了最后的微光尚在摇晃，但是我依然扎挣着不愿把这千痕百洞的心境揭示给你们年轻人，蕙娃！像你有什么悲愁？何至于值得你这般消极？光明和幸福在前途等候着，你自前去迎接吧！上帝是愿意赐福给他可爱的儿女。”到了最后一句时他有点哽咽了，大概这深山草庵孤身寄栖的生活里，也满溢着他伤心的泪滴呢。这时云淡风清，暮色苍茫，他低了头若不胜其所负荷的悲愁，松涛像幽咽般冲破这沉静的深山，轻轻唤醒了他五十余年的旧梦。他由口袋里拿出他的烟斗，燃着缥缈的白烟中，他继续地告我他来到这里的情形，他说：

“蕙侄！我结庵避隐到这山上已经十年了，我以前四十余年的经过，是一段极英武悲艳的故事，今天你似乎已用钥匙开开我这秘密的心门，我也愿乘此良夜，大略告诉你我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

“三十年前我并不是这须发苍白的老翁，我是风流飘洒的美少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亡国盛朝的大臣，我是在富贵荣华的府邸中长大，我的故乡是杭州，我也并不姓刘，因为十年前我遭了一次极重要的案件，我才隐姓埋名逃避在这里。

“西子湖畔苏堤一带，那里有我不少的马蹄芳踪、帽影鞭痕，这是我童年欢乐的游地，也是我不幸的命运发轫之处。有一年秋天，我晚饭后到孤山去看红叶，骑着马由涌金门缘着湖堤缓辔游行，我在马上望见前面有一个淡青竹布衫、套着玄青背心的女郎，她右手提着一篮旧衣服向湖边去。我把鞭子一扬，马向前跑了几步，马的肚带忽然开了，我翻镫

下马来扣时，那女郎已姗姗来到我面前了。她真是我命中的女魔，我微抬头便吃了一惊！觉眼前忽然换了一个世界，我恍如置身在广寒宫里，清明晶洁中她如同一朵淡白莲花！真是眉如春山微颦，眼似碧波清澈；我的亲眷中虽不少粉白黛绿，但是我从未曾看见过这样清秀幽美的女郎。当时把我的马收拾好，她已转到湖边去了，我不自禁地牵了马跟着她，她似乎觉得我是在看她，她只低了头在湖边浣衣，我不忍令她难堪，遂悄悄地骑了马走了。从此以后，我天天到这堤上来徘徊，但总没有再逢见她，慢慢这个影响也和梦中的画景一样，成了我灵台中供养着的一朵莲花。这一瞥中假如便结束了这段因缘，那未尝不是一个绮丽神仙的梦境。那知三个月之后，我从嫂嫂房里出来，逢见赵妈领着一个美丽的姑娘进了月亮门，走近了，她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这是奇遇，你猜她是谁，她就是苏堤上逢见的浣衣女郎，她两腮猛然飞来两朵红云，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上。

“后来我问嫂嫂的丫头，才知道她是赵妈的女儿，名字叫‘梅林’，那年她才十六岁。我的母亲喜欢她幽闲贞静，聪明伶俐，便留她在我家里住，不久我们便成了一对互相爱恋的小儿女，我那时十八岁。这当然是件不幸的事件，我们这样门第，无论如何不许我娶老妈子的女儿，我曾向我母亲说过，爱我的母亲只许我娶亲以后，可以收她做我的妾。我那时的思想遂被这件不幸的婚姻问题所激动，我便想当一个家庭革命者，先打破这贫富尊贱的阶级和门阀的观念。后来父亲听见这消息，生气极了，教训了我一顿，勒令母亲马上驱逐赵妈出去，自然，‘梅林’也抱着这深沉的苦痛和耻辱出了我家的门。

“在她们没有走的前一天夜里，我和梅林在后门的河沿上逢见，她望着垂柳中的上弦月很愤怒地向我说：‘少爷！我今天听太太房里的兰姑告我，说老爷昨天在上房里追问着我和少爷的事，他生气极了，大概明天就要我和我妈回去。少爷，这件事我现在不能说什么话，想当初我原不曾敢高攀少爷，是少爷你，再三地向我表示你对我的热感。我岂不知我是什么贫贱的人，哪敢承受你的爱情，也是你万般温柔来要求我的。如今，我凭空在你家闹了这个笑话，我虽贫贱，但我……唉！我家里也有三亲六故，朋友乡里，教我怎样回去见人呢？’她说着低了头呜呜地哭了！这真是晴天的霹雳！我那时还是个不知世故的小孩，我爱梅林纯粹是一腔天真烂漫的童心，一点不染尘俗的杂念，哪知人间偏有这些造作的桎梏来阻止束缚我们。我抚着她的肩说：‘梅林！你不用着急，假若太太一定让你回去，你就暂时先回去，我总想法子来成全我们；如果我的家庭真是万分不叫我自由，那我也要想法子达到我们的目的，难道我一

个男子不能由我自己的意志爱我所爱的人吗？不能由我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个为我牺牲的女子吗？至于我的心，你当然相信我，任海枯石烂，天塌地崩，这颗爱你的心是和我的灵魂永远存在。梅林！我总不负你，你抬起头来看！我对着这未圆的月儿发誓：梅林我永不负你。’她抬起头来说：‘少爷！从前的已经错了，难道我们还要错下去吗？我呢！原是很下贱的人，在你们眼底只是和奴婢一样的地位……至于说到深层的话，少爷，梅林没有那么大的福分，就是你愿意牺牲上你的高贵来低就我，我也绝不作那非分之想。谁叫我们是两个世界中的人，假如我是宦门小姐，或者你是农夫牧童，老天就圆满了我们的心了。假如少爷慈悲爱怜梅林，只要在你心里有一角珍藏梅林之处，就是我不幸死去，也无所憾！少爷，其他的梦想，愿我们待之来生吧！’

“她走后，我被父亲派到海宁去看生病的姑母，我回来便听见她们说梅林死了，说她回去后三天便投湖死了！当时我万分悲痛，万分忏悔，我天天骑着马仍到逢见她的苏堤上去徘徊凭吊，但这场噩梦除了给我心头留下创痕外，一切回忆，渺茫轻淡，恍如隔世。这样过了两年，我憔悴枯瘦得如一个活骷髅，那翩翩美丽的青春和幸福，都被这一个死的女郎遮蔽成阴森、惨淡、悲愁的黑影。因之我愤恨诅咒这社会和家庭，以及一切旧礼教的藩篱。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家庭走了。

“戊戌政变时，我在京师大学堂，后来又到上海当报馆主笔，那时我已和家庭完全决裂，父亲和我的思想站在两极端不能通融，他是盛朝的耿耿忠心的大臣，我是谋为不轨的叛徒。太后临朝，光绪帝被囚于瀛台，康梁罢斥的时候，封闭报馆，严拿主笔，我和一个朋友逃到日本，那时我革命的热心更是拼我头颅，溅此鲜血而不顾。以我一个文弱书生，能这样奋斗，我自己的思想建筑在革命的程途上，这自然都是一个女子的力量，我爱敬的梅林姑娘。

“在日本晤孙文和宫崎寅藏，庚子那年我回国随着唐才常一般人，奔走于湘鄂长江、两粤闽浙间，后来在汉口被官兵破获，才常等廿余人均死。我那时幸免于难，又第二次逃到日本。不久联军入北京，太后挈光绪出走，父亲、母亲和全家都在北京被害，只剩了杭州家里老姨太养着的我的三弟。从此以后我湖海飘零，萧然一身，专心致志于革命事业者十余年，其间我曾逢见不少异国故乡的美婉女郎，她们也曾对我表示极热烈的愿望，但是我都含泪忍痛地拒绝了。因为我和梅林有海枯石烂永不相忘的誓言。

“我的少年期，埋葬了这一段悲惨的情史在我心底，以后我处处都是新创碰上我的旧创。在日本我逢见黄君璧女士，她是那时在东京最有名

的中华女侠，她学医我学陆军，我们是天天见面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我心头有我的隐恨埋殡着，永不曾向她有超过朋友情谊的表示和要求。

“辛亥革命，我二次回国投身军界，转战南北，枪林弹雨中幸逃出这副残骸来。民国以后我实指望着革命是得到了真正的成功，哪知专制的帝王虽推倒，又出了不少的分省割据的都督将军，依然换汤不换药的是一种表面的改革。我觉悟了中国人的思想，根本还是和前一样，渐渐我和这般革命元勋、旧时同志发生了意见，我乃脱甲投戈又回到日本。袁氏称帝，那一般同志在日本重整旗鼓地预备挞伐，我也随着回来。这次我去向一个伟人抛掷炸弹，未中，我扮着乡人逃出北京，回到杭州看了看我的三弟和已经出嫁并生有子女的妹妹。这时我才觉着我漂泊生活，已如梦一般把我那青春幸福的时代逝去了。我那时候更凄楚地想到梅林，我独自去苏堤一带又追寻了一番我们廿年前的旧梦。她一个勇武柔美、霜雪凛然的女郎，激发我做了这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如今我独自在苏堤上，回想起来更增加我的悲痛！廿余年中我像怒潮狂焱，任忧愁腐蚀，任心灵燃烧，到如今灵焰成灰烬，热血化白云，我觉已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和人间一切的愿望事业都撒手告别。宇宙本无由来，主持宰制之者唯我们的意欲情流；人生的欢乐，结果只留过去的悲哀；人生的期望，结果只是空谷的回音。这和巍峨的宫殿、峥嵘的宝塔一样，结果只是任疾风暴雨，摧残欺凌，什么美人唇边的微笑，英雄手中的宝刀，都是罪罚的象征，都是被梦来戏弄。地狱、死刑、暗杀，事业、爱人、金钱，在我的心底呵！从前都是热血的结晶，如今都化成苍白的流云飞上天边去了！”

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用手向星月灿然的天空指着，他的血又重新沸腾了，苍白的月色下，我看他的脸却和刚才的晚霞一样红，颔下银须被晚风吹得在襟头飘拂着。

“蕙侄，你知道吧！我从前的雄心壮志，爱国热诚，革命思想，也和现在的青年们一样狂热呢！那时悬赏捕我的风声日紧一日，我也不能再振作我往日的雄心了，一切都和太阳下的融雪一样，我不能再扎挣支持上这孤独、悲哀、空虚的躯壳和无穷无穷的前途奋斗征战了！我遂肩行李云游到这山中。我爱这里有水涧瀑布，翠峦青峰。微雨和风、白云明月之下，我找了这一块干净土，把五十年雄心壮志，绮情蜜意都一齐深葬此山。任天下怎样鼎沸混乱，人民怎样流离痛苦，我不闻问了，我将深藏此深山松篁中，任白云飘过我的头顶。我老了，我的担子青年人已接过去了，我该休息了，整理完成这廿年中的日记后，我想可以寻梅林去了！只恐怕她还是青春美丽的少女之魂，而我已经是龙钟苍老的白头

翁了！”他手里拿着烟斗，微仰着头望着松林中透露出的半弦月神，他心里又想起廿年前那夜的月色和梅林最后诀别的河畔蜜语。

我始终未曾打断他的话，这时我看他已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说：

“刘伯伯！人生的悲剧，都是生活和思想的矛盾所造成。理想和现实永远不能调和，人类的痛苦因之也永无休止。我们都在这不完善的社会中生活，处处现实和理想是在冲突，要解决这冲突的原因，自然只有革命，改变社会的生活和秩序。不过这不是几个人几十年就能成功的，尤其因为人生是流动的、进步的，今天改了明天也许就发现了毛病，还要再改，革了这个社会的命，几年后又须要革这革过的命。这样我们一生的精力只是一小点，光阴只是一刹那，自然我们幸福愿望便永远是个不能实现的梦了。一方面肉体受着切肤的压迫，一方面灵魂得不到理想中的安慰，达不到梦中的愿望，自然只有构一套悲剧了事。伯伯！你五十多岁了，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哪知我二十多岁也是一样做了时代的牺牲者！说句不怕伯伯笑话的话吧！我如今消极的思想，简直和你一样。虽然我是个平常的女孩儿，并不曾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建过什么爱国福民的事业，和伯伯似的倦勤退隐，不过近来我思想又变了，我自己虽然把人生已建在消极的归宿处——坟墓之上，但是我还是个青年。我不希望我为了自己的悲愁就这样悄悄死去的。我要另找一个新生命新生活来做我以后的事业。因之，我想替沉没浸淹在苦海中的民众，出一锄一犁的小气力，做点能拯救他们的工作，能为后来的青年人造个比较完善的环境安置他们。伯伯，假如你愿意，你便把你那副未卸肩的担子交付给我，我肩负上伯伯这副五十年湖海奔走，壮志如长虹的铁担。”

他听了我这一番话，冰森冷枯的脸上忽然露出浅浅的笑痕。他放下了烟斗，站起来伸过他那瘦枯如柴的手来握住我的右手，他说：“蕙侄！二十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得意！你这番话大大令我喜欢！你们青年，正该这样去才是光明正坦的大道，才可寻得幸福美满的人生。蜷伏在自己天鹅绒椅上哼哼悲愁，便不如痛痛快快去打倒，去破坏这使你悲愁的魔鬼。革命的动机有时虽因为是反抗自己的痛苦，但其结果却是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并不能计较到自己的福利。所以这并不是投机求利的事业，虽然为了追求光明幸福而去，但是这也是梦想，你不要因为失望便诅咒他，我从前曾有过这样错误思想，现在先告诉你。蕙侄，你去吧！你去用你的血去溅洒这枯寂的地球去吧！使她都生长成如你一样美丽的自由之花。我在这松林里日夜祷告你的成功，你接上这副铁担去吧！事完后你再来这里和我过这云烟山林的生活，我把我整理好的日记留给你。假

如我不幸死去，蕙侄！我也无恨憾了，你已再造了我第二次的生命！”他说到这里，山下远远看见一盏红灯隐现在森林中，走近时原来是我家的仆人，母亲叫他燃着来接我的。我向刘伯伯说：“天晚了，明天我再来和伯伯说。这样大概我行期要提早，也许这一星期便可动身。谢谢伯伯今天给我讲的故事，令我死灰复燃，壮志重生。”他望着我笑了！我遂和来人点着母亲的红灯下了山，归路上月色凄寒，回头望白云庵烟雾缭绕，松柏森森中似乎有许多火蜚飞舞，星花乱迸，这是埋葬在这里的珠光剑气吧！

我默想着松林下桌旁的老英雄，他万想不到他和梅林的一番英雄儿女的侠骨柔情，四十年后还激动了一个久已消沉的女子。

匹马嘶风录

一

一切都决定了之后，黄昏时我又到葡萄园中静坐了一会儿，把许多往事都回忆了一番，将目前的情况也计划了一下，胸头除了哽酸外，也不觉怎样悲切。天边冉冉飘过的白云，我抬头望着她惨笑，愿残梦就这样醒来吧！

这小园是朝朝暮暮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也曾沉思过，也曾落泪过，然而今夜对之略无留恋之情，我心中汹涌的热血，将这些悲秋伤逝之感都湮没了。青天的云幕慢慢移去，露出了皎洁晶莹的上弦月，三五小星散落在四周，夜景清寂中，我今晚最后在这古城望月，明天这时也许已在漂泊的途程上了。

出了葡萄园闭上那木栅门，我又回头望了望，月儿一丝丝的银辉，射放在一棵棵的树林里，仿佛很甜蜜地吻着，满园的花草也都沉睡在月光中，低垂着慵懒的腰肢。我不知为什么，忽然这样痴迷如醉，像饮了浓醛一般。

远远听见犬吠声时，才独自回来。屋内凌乱极了，满地都是书籍和衣服，我望着它们真不知如何整理。呆呆地对灯光想了半天，才着手去收拾。先把信件旧稿整理了一下，这都是创痕，我也不忍揭视，把它们都收集在字纸篓中，拿到阶前点着火烧了。风吹着纸灰飘飞了满院，在烟气缭绕中映出件件分明的往事。把信烧完后，将这些书装在箱里，封上了号数，存在采之处。身边只剩下一个小箱，装着衣服和应用东西，一块毡子放在外边。其余零星什物都堆在墙角，赏给这里的用人们。

收拾完，已是夜里三点钟。

这次离开P城是秘密的，我谁也不让他们知道，免却许多纠缠。云生他要送我到C岛。顺路我去G城看看我的姑母。我们都是把生命付与事业的，所以云生对于我这次走又鼓励又留恋，但是我怎能不走，为了我们的工作。他和我一块儿去又不能，因为他在这里有很重要的职务，不能脱身。今天他同我在路上逢见亚芬后，他就问我：“雪妹，假如你走后，我不幸在这里遇了险，你怎样呢？”我笑着说：“不管你怎样，我也和亚芬对死了的天华一样。”他很黯然！我还笑着说：“云哥，英雄点

吧！我们事业成功后，一切的悲愁烦恼便都解决了。”

我忽然又想到碧茜，这次走前途茫茫，吉凶未卜，我和她总是多年相知，虽然这回做得怎样斩钉斩铁，也该告诉她一声。我坐在案旁，披笺濡毫，写这封信：

碧茜：

这时月儿也许正抚吻着你的睡靥，在你梦中我倚在行装上写这个短笺向你告别。想多年相知的你，对我这次走自然也许是意中事而不觉惊奇。

五年来频遭不幸，巨创深痛中，含泪扎挣走上了这最后的途程，这是我的思想在残酷的磔刑下迸散出的火花，这火花呵！虽能焚毁那万恶社会的荆棘，但不能有所建白时也能用以自焚呢！但是朋友我只有不顾一切地去了。

此后我残余的生命便交给事业了。以我抛弃了这花园派小姐的生活，去向枪林弹雨中寻找一个流浪漂泊的人生。前途的黑暗惨淡我也早已料及，不过我是欢迎一切的毁灭去的，我并不畏惧那可怕的将来。当我欣然而去的时候，朋友，你也不必为我那不堪想到的命运悲哀吧！

碧茜！纸短情长，后会有期，再见呵，愿你文笔日健！

何雪樵

更柝声又响了，一声声在深夜里，令我这要远行的人听见更觉凄凉！拧熄了灯，月光照得屋里和白昼一样，我倚在行装上，静静地坐着，斑驳的树影在窗上摇曳，心潮的浪花打激在我的脑海里，不禁想到自己畸零的身世。三年前父母在A城，被土匪驱逐到山洞里，在里面燃着青椒，外面封住口，活活地熏死！去年哥哥又被流弹打死在铁道旁，现在还未找到尸身，只剩了一个叔父，三四年无音信，也不知流落何处。我自恨为什么生在这乱世，从小就受着残酷的蹂躏和践踏，直到现在弄得人亡家散，天涯孤身，每一念及，令我愤恨流涕，痛不欲生。如今，我更去那远道漂泊，肩负那毁灭一切的使命去了，但是我不能扎挣时，想到自己的前尘不更觉这样扎挣是罪恶吗？

毕业后到F城逢见云生，那时他正从海外回国，四处寻找同志，预备组织一个团体，我们经朋友的介绍便认识了。他沉静寡言秉性敏慧，文字交五载。他不仅是我的良友而且是我的严师，我遭了几次的不幸，都是他竭尽心力地帮助我、安慰我。我何尝不知他迂回婉转的心曲，但是我千疮百洞的残躯，又怎忍令云生为我牺牲他前途的快乐和幸福呢？

云山迷漫中，我爱天边的虹桥，然而虹桥永不能建在地上，愿云生

就是我心中的虹桥吧！我怎能说爱他。

二

昨夜倚着行装不知何时睡去，醒来窗前已露鱼白色，晨鸡喔喔地叫了，破晓的角声从远处悲沉地吹起。我翻身起来草草梳洗后，遂到前院去寻见赵竹君，我告诉她要去G城看姑母，也许要住几天须得请人代课的话。她一一都答应了，送我到门口上了车，太阳出来，红霞迷漫树梢时我已到了车站了。云生已和采之在等着我，此外还有许多同志来送行。七时车开，采之笑着说："云生好好地护送雪樵一程，希望雪樵常常有信给我们。"我和云生立在车窗前边和送行的人们笑说："再见。"一霎时便看不见这庄严苍老的古都，一片弥绿都是一望无际的春郊。云生坐在我的对面笑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笑你的行色呢！"我也笑了，然而这欢笑的幕后便是悲哀，想到眼前暂聚久别的情境，又不禁泫然！

一路上云生告诉我许多的风景和他往日的生活，沿途颇不寂寞，我一点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的苦楚和将来置生命于危险的悲戚。

到了C城下了车，云生去看他的朋友，我去看姑母。惠和表妹见我来了，喜欢得她跳出跳进地给我预备午餐，收拾房屋。我不敢向姑母说别的话，我只说有点事去C岛。姑母要我多住几天，我因为云生不能久待，所以在第二天的早晨遂乘车向C岛去。

午后到了C岛，我们住在大东旅舍，云生心里似乎极不高兴，常独自长吁！我也明知道他心中的烦恼，但是我该怎样安慰他呢？我们终须要撒手分离的。在餐后这里的分部开会，在那里逢见从前的同学王学敬，她预备和我一块儿去A埠，这也好，省得路上寂寞。

开完会回到旅社已黄昏了，明晨云生就要回P城去，晚饭后他要我去海边玩。

C岛的街市，清静的宛如一座公园，这时正是春天，路旁的松柏都发出青翠的苞芽，柳条嫩黄的鲜艳，风过处一阵阵芬芳的草香，沁人如醉。我和云生顺路进了外国坟茔的园门，那里边苍松翠柏，花红草碧；汉白玉的塑像、大理石的墓碑、十字架，都很幽静地峙立着，这都是些异国漂泊的孤魂，战士忠勇的英灵。我坐在石头上，云生伏在碑上，他的面色很苍白，背过脸去似乎在暗暗咽泪！我也默望松林中夕阳残照余晖沉思。这垒垒芳冢都是不相识者，我们哀悼谁呢，这只有上天知道。

出了坟茔的门向海边去，正是月圆时候，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得这宇

宙像水晶世界，静悄悄地海边只听见低微的涛语，像夜莺哀啼、嫠妇呜咽一样的悲幽凄凉！我们缘着沙岸走，那黑影高耸，斜上去的土阜便是炮台旧址。这时海风滔滔，海雾蒙蒙，月光下冲激的浪花和烂银一般推涌着，一波过去，一波又来，真是苍天碧海，一望无际。我忽然觉着自己太渺小了，对着这苍茫的大海不禁微有所感。想我这孤苦伶仃、湖海飘零的弱女子，在这样地狱般的人间扎挣着，也许这里便是我二十年来最后奋斗的坟墓了，又何必到异乡建设什么事业去！云生见我这样驻了足呆想，他低声问我："雪妹！你怎么了，冷吗？"说着便把我的大衣递过来。我穿上后他给我扣好了扣，扶着我的肩说："不许你现在想心思，有心思明天我走了你再想吧！我们聚时无多，后会难知，在这样伟大雄壮的大海边，冷静凄悲的月夜下，我就借天上的星月当蜡烛，地上的青草当桌子，我们把带来的这瓶酒喝完。我拣这个地方来给你饯别，虽然简陋，但也还别致吧！良会难再，明天此时怕我和你已撒手分道在天涯海角了！唉！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他说到这里已哽咽不能成声。风声涛语中夹着云生这悲壮的别辞，猛然抖起我心头的旧恨新愁，禁不住地倚着云生悄悄地咽泪！月儿照着这一对将离的人影，似不忍见这黯然惜别的情况，她也姗姗地躲进了云幕，宇宙顿现了灰暗之象。

夜深了，他和我又向前走了几步，拣了一块干燥点的沙岸坐下。这时云散月霁，波平浪静，云生将酒瓶打开，我把姑母昨天给我的熏鸡撕着就这样邀明月对苍海地痛饮起来。

喝了几杯后，我似乎有点醉了，我对着这无际苍茫的大海、一清如洗的明月和云生说："云哥！我此去好像断线的风筝，也不知停栖何处，大概是风晨月夕、枪林弹雨、黄沙碧血中匹马嘶风地驰骋着！如今，我把生命完全付给事业，我现在除了自己外，举目无亲、别无系恋，像我这样的命运和遭际，我个人的幸福快乐此生是无望了。我也不再希冀什么，只求我们的事业成功吧。云哥！你也是热血的青年，忠诚的同志，我们此后便这样努力好了。目前呢，都是不如意的世界，我们不去牺牲谁去牺牲呢？你不要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我们多年好友，彼此相知，我这样畸零孤苦的境遇，蒙你鼓励劝勉才有今日，不然我早随着父母的幽灵在地下了。你看！前面是四无边际的大海，后面是崇峦如笏的高山，星光灿烂、明月皎洁，这时候这宇宙是我们统治着，这般良辰美景，我们在此叙别，又悲壮又绮丽，你还不喜欢吗？我们的生命虽然常在风波之中，但也不见得真个后会无期。云哥！我们饮尽此杯！"我喝完时便把那个盛着半盏葡萄酒的杯子投入大海，月光下碧海中打了一个螺

旋的波纹，那杯子已滴溜溜沉下去了。他勉强苦笑着道："何必呢！不过也好，就在今夜深埋在这海中吧，那杯子便算我们的坟墓。"

海风起了，海里鼓涌着的波浪渐渐冲到我们坐着的河岸上来，我和云生站起来，抬头望那一轮圆月又高又小，涛声正凄凄咽咽，似叙说我们心头的惆怅！我向云生说："回去吧！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是今天的别宴太好了，这令我永不能忘。"他没有说什么话，走了几步忽然又回去，把那个酒瓶也投入大海，海面上依然起了一个水泡。

三

今天刚起来打开窗户，茶房便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封信道："吴先生已经走了，这封信他教我交给您。"我急忙打开来，上边写的是：

雪樵：

你也许要怪我不辞而别，不过请你原谅我！我不愿明天再看见你了，见了你时怕我更要比今夜还不英雄呢！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睡了，但是这样明月，这样静夜，我无论如何这凄楚的心情不能宁帖，教我如何能睡。今夜海边的别宴，太悲壮了，也太哀艳了，可惜我不是诗人，不是画家，不能把那样美丽雄壮之景，缠绵婉转之情描写出。雪妹，我们离别这并不是初次，这漂浪无定的行踪，才是我们的本色，我何至于那样一说别离就怯懦呢！不过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常怕你这次远道去后，我们就后会无期了。

学敬的哥哥敏文在C城，我已写信去了，你到了那里他自然能招呼你，这次走有学敬伴你到A埠，一路上我也可放心了。有机会我这里能脱身时，我就去找你，愿你忘掉一切的过去，努力开辟那光明灿烂的将来。谁都是现社会桎梏下的呻吟者，我们忍着耐着，叹气唉声地去了一生呢，还是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呢？我和你都是由巨创深痛中扎挣起来的人，因悲愤而失望，便走了消极不抵抗的路，被悲愤而激怒，来担当破坏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了。雪妹！你此去万里途程、力量无限，我遥远地为我敬爱的人祷祝着！

至于我，我当效忠于我的事业。我生命中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属于你的，愿把我的灵魂做你座下永禁的俘虏；另一个世界我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中的一个走卒。我侪生活日在风波之中，不能安定，自然免不了两地悬念，因之我盼望你常有信来，我的行踪比你固定，你有了一定驻足处即寄信来告我。

雪妹！千言万语我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该如何结束。东方已现

鱼肚色，晨曦也快照临了，我就此在你梦中告别吧！雪妹，“一点墨痕千点泪，看恋笺都渍殷红色，数虬箭，四更彻”。这正是替我现时写照呢！再见吧，我们此后只有梦中相会！

吴云生

我看完后喉头如哽，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把信纸都湿透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孤身在旅途中的悲哀！想这几年假使不是云生这样爱护我安慰我、勉励我，怕我已不能挣扎到现在。如今我离开他了，此去前途茫茫，孤身长征，怎能咽下这一路深痛的别恨。但转念一想，我既走上了这条路，哪能为了儿女私情阻碍我的前途，我提起了理智的慧剑斩断了这缠绵惜别的情丝。

吃完早点，我给云生写了封信。正预备出门时学敬来了，她说船票已都买好，明天上午八时开船，她的事情都办清楚了，让我今天就到她家去，明天一块儿上船。

翌晨八时，我已和学敬上了船。船开后她有点晕船，我还能扎挣着，睡在床上看小说。黄昏时我到船头上看海中的落日，和玛瑙球一样，照得船栏和人间都一色绯红。我默倚着船栏看那船头涌起的浪花，落下便散作白沫，霎时白沫也归于无处寻觅。我旁边站着一个老人须发苍白，看去约有七十多了；我看他时他似乎觉着了，抬起头来和我笑了笑，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去A埠，后来我就和他攀谈起来。他姓王，和小孩一样处处喜欢发问，并且很高兴地告我他过去四十年经商的阅略。他的见解很年轻，绝不像个老年人，而且他很爱国，他愿看到有一日中国的旗插在香港山巅上。这更是一般主张无抵抗主义——投降主义的学者们所望尘莫及了。

回到舱内，学敬睡着了，隔壁有人在唱，我心情也十分凄楚不能睡着，回想一切真如春梦，遗留在我心底的只是浅浅的痕迹，和水泡起灭一样的虚幻，什么人生的折磨，事业的浮沉，谁是成功，谁是失败，都如波浪、水泡一样，渺茫如梦。这时风起了，波浪涌击着舱窗，又扑的一声落下，飞溅起无数的银花，船更颠簸了，这宛如我的生命之海呢！

远远我似乎听见云哥唱歌的声音，声音近了，我看见云哥走近我的床来，我张手去迎他，忽然见他鲜血满身！我吓得叫了一声，惊醒后哪里有云哥的影子，想想才知是梦。但是这梦太可怕了，我的心惊颤着！我跪在床上祷告！上帝！愿你保佑他，我唯一的生命之魂影！

我伏在床上哭了！这一只大船，黑夜里正在波涛中冲冲扎挣着前进！

四

到了A埠，见着敏文，是学敬的二哥，他领我到他家去住，许多旧友都来看我，他们见我能这样抛弃了旧日安乐的生活，投向这个环境中来，自然都异常欢迎！在他们这种热烈的空气中，我才懊悔来晚了。一切的烦恼桎梏都落在我的足下，我的勇气真能匹马单骑沙场杀敌！

在这里又逢见三年未见的琦如，他预备和我去C城。第三日我们遂离A埠。海道走了三天，琦如和我谈这几年漂泊的生活，人生的变化，在路上还不寂寞。到了C城，这里正是战区，军队已开走了，三四天内还要出发大队。我和琦如见了学敬的大哥敏慧，他说云生来信他已收到了，问我愿意在哪部做工作，我说要去前敌，他说去前敌就是宣传队和红十字会救护队，救护要有点医学研究的才能去呢！我道："做看护还可以，我们因为'五卅事件'发生后，学校里曾组织过救护班，而且我们还到过医院实习过。缚缚绷布总能会呢！"他们都笑了！

第二天敏慧同我到医院找王怀馨，她是日本毕业的，回国后便在C城服务，在东京时和云生他们都认识。她颀长的身腰，凤眼柳眉，穿着军装，站在我面前真是英气凛然，令人起敬！她告我说，救护队分两种，一种是留在C城医院救济运回的伤兵，一种是随军临时救护，问我愿意做哪一种。我说去从军。她道："那更好了，这次出发一共去一百人，你就准备吧！队长是黄梦兰，她从前在P城念书，也许你们认识的，我令人请她来介绍一下。"一会儿工夫梦兰来了，似曾相识，她握着我手说："欢迎我们的新同志。"我们都笑了！

在这里住了三天，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早已换上军装，她们都说是很漂亮呢！明天就出发，这时我们真热闹，领干粮、领雨衣、领手枪、领子弹，其余便是我们的药品袋和救护器具。

到夜里她们都睡了，我给云生写了封长信，告诉他昨天我就出发的消息和我近来的生活，别的话都没敢写，我让他写信时寄C城王怀馨转我。到了这里不知为什么，心中一切的烦恼都消失了，只是热血沸腾着想到前线去，尝尝这沙场歼敌是什么滋味！

天还黑着我们就起来了，结束停当后我们先到集合场去，这时晨雾微起，四周的景物都有点模糊，房屋树林都隐约地藏在黎明的淡雾下。等到七点钟集合号响了，这时公共运动场上一排一排地集合了有三万多人，军乐悠扬中，我们出动了。街市上两旁都是欢迎我们的群众，当我们武装的救护队宣传队过去时，妇女们都高声地呐喊着，我们都挺着胸微笑了！火车开动时敏慧来看我，他又给了我一件工作，令我写点战场

上的杂感给他编辑的《前锋周刊》。我和冯君毅坐在车窗边，他告我P城的消息很紧，云生久无信来，我真念他呢！

车道旁碧水长堤，稻田菜圃，一点都没有战云黯淡的情景，这样锦绣的山河，为什么一定要弄得乌烟瘴气、炮火迷漫呢？但是我们的军队是民众的慈航，为了歼灭和打倒民众之敌，我们不得不背起枪来。午餐便是随身带的干粮，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吃起来，都觉着十分香甜。这一车的同志们，英武活泼，看起来最低限的程度也是高小毕业，又都是志愿从军、经过训练的，自然较比那些用一个招兵旗帜拉来的无知识的丘八，不啻天渊之别。这样的军队不打胜仗我真不信呢！

第二天傍晚到了F镇，景象非常之惨淡，据云匪军刚刚退去，我们的前线在这里的已有五千人。下了火车我们整齐队伍走到龙王庙，一路的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我们，而且惊奇地都低低地互相传说："还有女兵呢！"在他们无恐怖的面色上，我知道我们军队是和人民一体的。

到了龙王庙我们可以休息了，其余的军队是驻扎在附近的兵营里。我把身上的累赘东西放下后，就拉了梦兰到后边去看，走到殿上忽然看见神座下放着三四副棺材。梦兰走进去，她忽然叫起来，她告我说："有一个棺材板正蠕动呢！"我走近了看时，原来棺板未钉，外面还露着灰布的衣角。也许是听见我们说话的声音了，棺材内有微微喘息的声气，梦兰说："一定还没有死呢！我去叫人去打开看看。"我在殿上等着，少时她带了二个粗使的人来，让他们揭起棺板，里面原来迭放着两个死兵，上边的这一个脸伏在底下那个的胁间。把他提出来翻了个身，果然是个活人，面色虽苍白如纸，但还有呼吸！底下那个已死了，梦兰教他们重新把棺板钉好，一起连那几副棺都抬出去找个空地掩埋了。把那个未死的伤兵抬到前面去。给他灌了点药，检查后，他的伤在腰部，子弹还未拿出呢！于是我们设法取出加以医治。

在我军攻击F镇时，敌军伤兵太多，因无人救护就都活着掩埋了。这有棺材装着的大概还是官长吧！

翌晨黎明我们骑着马到离F镇三十里的T庄去，这一带便是前几天的战场。树木枝柯，被炮打击得七零八落，田中禾苗都践踏成平地；邻近乡村的房屋，十室九空，被流弹穿了许多焦洞，残垣断桥间，新添了许多凸起的新土，这都是无定河边骨，深闺梦里人。五年前，我的故乡、我的家园何尝不是这样的蹂躏，在炮火声中把我多年卧病在床的祖母惊吓死！谁能料到呢？当年那样娇柔孱弱的小姐，如今也居然负枪荷弹，匹马嘶风驰驱于战场之上，来凭吊这残余的劫后呢！

在马上我又想起云生，假使他这时和我鸾铃并骑，双枪杀敌，这是

多么勇武而痛快的事！如今别来将及一个月了，还未见他一字寄来，我心惊颤极了，他在P城好像在虎狼齿缝间求生活，危险时时就在眼前！

正午时前线有消息来，说敌军败溃B山，T庄全在我军手里了。那时我正给一个伤兵敷药，听见（消息）后他抬起头来和我笑了笑，表示他牺牲得光荣。

五

今天下午我们便去T庄驻防，缘途情状惨极了，黄沙碧血，横尸遍野；田畔的道路上，满弃着灰色制服、破草鞋、水壶、饭盒，狼藉黯淡真不忍睹。到了那里他们已给我们找好地点，军队在野外扎着帐篷。宣传队男男女女正在街市上讲演呢！

黄昏时我约了文惠骑着马去街市上看看，走到一家门口，忽然看见一堆人正在院里围着哭呢！喜动的文惠下了马跑进去看，我也只好随她进去，他们见我们追来，都不哭了，但还在抽咽着！文惠问："你们哭什么？我们的军队来嘈扰你们吗？"一个老婆婆过来，擦眼抹泪地说："告诉你们也不要紧，唉！我们都是女人。我的两个女儿死了，不是好死的，是那可杀的土匪兵昨天弄死的。一个出嫁了，怀着七个月身孕，一个还未出嫁呢，才十二岁，刚才埋殡了。这时大女婿来了，我们说起来伤心地哭呢！"我们听了自然除了愤恨这残暴的兽行外，只好安慰这老婆婆几句。她见我们这情形慈悲，又抽咽着说："你们要早来一步，就救了她们了。这时已晚了。"这是什么世界，想当初我父母和哥哥的惨死，也都是这些土匪兵害的，恶魔们为了争地盘闹意见，雇上这般豺狼不如的动物四处去蹂躏残害老百姓，把个中国弄得阴森惨淡，连地狱都不如。

辞别了那伤心流泪的老婆婆，我们到征收局去看冯君毅，到了办公处见他们几个人都垂头丧气默无一言地坐着。顽皮的文惠说："打了胜仗还不高兴，愁眉苦眼的干吗？"君毅叹了口气说："这比败十几个仗的损失都大呢，真是我们的厄运。"我莫名其妙地问："到底是什么事，这样吞吞吐吐？"君毅说："敏慧刚才由C城来一密电，说P城的同志都被捕去，三天之内将三十余人都绞死了！""云生和采之呢？"我很急地问。他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垂泪！我已经知道这不幸的噩耗终于来了！云生大概已成了断头台畔的英雄，但是我还在日夜祷祝盼望他的信呢！我觉得眼前忽然有许多金星向四边迸散，顿时，全宇宙都黑了，我的血都奔涌向脑海，我已冥然地失了知觉！

睁开眼醒来时，文惠和君毅、梦兰都站在我面前，我的身子是躺在

办公处的沙发上，我勉强坐起来。君毅说：“雪樵！你自己要保重，又在军旅中一切都不方便，着急坏了怎么好，这样热的天气！这种事是不得已的牺牲，我们自然不愿他们死，他们的死，就是我们组织细胞的死。不过到不得不死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死就伤心颓毁起自己来。你不要太悲痛吧！雪樵，我们努力现在，总有一天大报了仇，这才是他们先亡烈士希望于我们未死者的事业呢！你千万听我的话！”梦兰和文惠也都含着泪劝我。我硬着心肠扎挣起来，一点都不露什么悲恸，我的脑筋也完全停滞了思想，只觉身子很轻，心很空洞。这时把我一腔热血，万里雄心马上都冰冷了！刚由巨创深痛中扎挣起来，我也想从此开辟一个境地，重新建筑起我的生命，哪知我刚跨上马走了几步就又陷入这无底的深洞！云哥！我只有沉没了，我只有沉没下去。

君毅们见我默默无言地坐着，知我心中凄酸已极！文惠她们和我回到宿处后，又劝了我一顿，我只低着头静听，连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这样恍惚，想到云生的死只是将信将疑。

晚餐时她们都去了大厅，我推说头痛睡在床上。等她们走了，我悄悄起来，背上我的枪，拿上我的日记，由走廊转到后院，马槽中牵了我那小白马，从后门出来。这时将近黄昏，景物非常模糊，夕阳懒懒地放射着最小的余晖，十分黯淡。我跨上马顺着大道跑去，凉风吹面，柳丝拂鬓，迎面一颗赤日烘托着晚霞暮霭，由松林中慢慢地落下，我望着彩云四散，日落深山，更觉惆怅！这和我的希望一样，我如今孤身单骑，彷徨哀泣，荒林古道已是日暮穷途。

我也不知去哪里，只任马跑去，一直跑到苍茫的云幕中，露出了一弯明月，马才停在一个村店的门口。看着小白马已跑得浑身是汗，张着嘴嘶喘！我也觉着口渴，下了马走进村店去，月光下见席篷下的板凳上坐着一个老者，正在打盹儿呢。我走近去唤醒他，他睁眼看见我这样子，吓得他站直了不敢动。我道：“我是过路的，请你老给点水喝，并饮饮我的马。”他急忙说：“那可以，那可以，请军爷坐下等一等。”回身到里面去了，不一会儿出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提着水壶，拔着鞋，揉着眼，似乎刚醒来的样子。我也不管干净与否，拿起那黄瓷大碗喝了一碗。那老者手里执着个油灯出来，把灯放在石桌上回头又叫：“三儿，你把马饮饮去！”三儿遂把马牵到水槽旁去。我由身上掏了一张票子给他，也不知是多少，我说：“谢谢你老，这是茶钱。”翻身上马又顺着大道下去。

这时才如梦醒来，想到自己的疯狂和无聊。但这一气跑我心中似乎痛快，把我说不出来的苦痛烦恼都跑散了！这时我假如能有暴风在右

手，洪水在左手，我一定一手用暴风吹破天上的暗云，一手将洪水冲去地上的恶魔！那时才解消我心头抑压的愤怒！

夜已深了，天空中星繁月冷，夜风凄寒，这仿佛一月前海边的情景又到眼底，怎忍想呢！云哥已是绞台上的英魂了，这时飘飘荡荡魂在何处呢？沉思着我的马又停住了。抬头看，原来一条大河横在眼前，在月下闪闪发着银光，静悄悄地只有深林幽啸，河水呜咽。我下了马，把它拴在一棵白杨上，我站在它旁边呆呆地望着河水出神。

后来我仰头向天惨笑了一声！把我的手枪握在右手，对着我的脑门扳着机，冷铁触着我时，浑身忽然打了一个寒噤，理智命令我的手软下来了。“我不能这样死，至少我也要打死几个敌人再死！这样消极者的自杀，是我的耻辱，假使我现在这样死了便该早死，何必又跑到这里来从军呢！我要扎挣起来干！给我惨死的云哥报仇！”我想如今最好乘这里深夜荒野，四无人烟，前是大河，后是森林，痛痛快快地哭哭云哥，此后我永不流泪了！我也再无泪可流。“露寒今夜无人问”，我只有自己扎挣了。拾起地下的手枪，解开我的马，我想归去吧！它似乎知道我的心思，走到我身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一腔悲酸涌上心头，不由得抱住它痛哭起来！

辑二

肠断心碎泪成冰

如今已是午夜人静，望望窗外，天上只有孤清一弯新月，地上白茫茫满铺的都是雪，炉中残火已熄只剩了灰烬，屋里又冷静又阴森；这世界呵！是我肠断心碎的世界；这时候呵！是我低泣哀号的时候。禁不住地我想到天辛（注：天辛即高君宇的化名），我又想把它移到了纸上。墨冻了我用热泪融化，笔干了我用热泪温润，然而天呵！我的热泪为什么不能救活冢中的枯骨，不能唤回逝去的英魂呢？这懦弱无情的泪有什么用处？我真痛恨我自己，我真诅咒我自己。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出了德国医院的天辛，忽然又病了，这次不是吐血，是急性盲肠炎。病状很厉害，三天工夫他瘦得成了一把枯骨，只是眼珠转动，嘴唇开合，表明他还是一架有灵魂的躯壳。我不忍再见他，我见了他我只有落泪，他也不愿再见我，他见了我他也是只有咽泪；命运既已这样安排了，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只静待这黑的幕垂到地上时，他把灵魂交给了我，把躯壳交给了死！

星期三下午我去东交民巷看了他，便走了。那天下午兰辛和静弟送他到协和医院，院中人说要用手术割治，不然一两天一定会死！那时静弟也不在，他自己签了字要医院给他开刀，兰辛当时曾阻止他，恐怕他这久病的身躯禁受不住，但是他还笑兰辛胆小，决定后，他便被抬到解剖室去开肚。开刀后，据兰辛告我，他精神很好。兰辛问他：“要不要波微来看你？”他笑了笑说：“他愿意来，来看看也好，不来也好，省得她又要难过！”兰辛当天打电话告我说，起始他愿我去看他，后来他又说我暂时不去也好——这时候他太疲倦虚弱了，禁不住再受刺激，过一两天等他好些再去吧！省得见了面都难过，于病人不大好。我自然知道他现在见了我是要难过的，我遂决定不去了。但是我心里总不平静，像遗失了什么东西一样，从家里又跑到红楼去找晶清；她也伴着我在自修室里

转，我们谁都未曾想到他是已经快死了，应该在他未死前去看看他。到七点钟我回了家，心更慌了，连晚饭都没有吃便睡了。睡也睡不着，这时候我忽然热烈地想去看他，见了他我告诉他我知道忏悔了，只要他能不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心焦烦得像一个狂马，我似乎无力控羁它了。朦胧中我看见天辛穿着一套玄色西装，系着大红领结，右手拿着一枝梅花，含笑立在我面前，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便醒了，原来是一梦。这时候夜已深了，揭开帐帷，看见月亮正照射在壁上一张祈祷的图上，现得阴森可怕极了，拧亮了电灯看看表正是两点钟，我不能睡了，我真想跑到医院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三更半夜，在人们都睡熟的时候，我黑夜里怎能去看他呢！勉强想平静下自己汹涌的心情，然而不可能，在屋里走来走去，也不知想什么，最后跪在床边哭了。我把两臂向床里伸开，头埋在床上，我哽咽着低低地唤着母亲！

我一点都未想到这时候，是天辛的灵魂最后来向我告别的时候，也是他二十九年的生命之火最后闪烁的时候，也是他四五年中刻骨的相思最后完结的时候，也是他一生苦痛烦恼最后撒手的时候。我们这四五年来被玩弄、被宰割、被蹂躏的命运醒来原来是一梦，只是这拈花微笑的一梦呵！

自从这一夜后，我另辟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中是充满了极美丽、极悲凄、极幽静、极哀惋的空虚。

翌晨八时，到学校给兰辛打电话未通，我在白屋的静寂中焦急着，似乎等着一个消息的来临。

十二点半钟，白屋的门砰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是谁呢？是从未曾来过我学校的晶清。她惨白的脸色，紧嚼着下唇，抖颤的声音都令我惊奇！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是："菊姐有要事，请你去她那里。"我问她什么事，她又不痛快地告诉我，她只说："你去好了，去了自然知道。"午饭已开到桌上，我让她吃饭，她恨极了，催促我马上就走；那时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样从容，昏乱中上了车，心跳得厉害，头似乎要炸裂！到了西河沿我回过头来问晶清："你告我实话，是不是天辛死了！"我是如何的希望她对我这话加以校正，哪知我一点回应都未得到，再看她时，她弱小的身躯蜷伏在车上，头埋在围巾里。一阵一阵风沙吹到我脸上，我晕了！到了骑河楼，晶清扶我下了车，走到菊姐门前，菊姐已迎出来，菊姐后面是云弟，菊姐见了我马上跑过来抱住我叫了一声"珠妹"！这时我已经证明天辛真的是死了，我扑到菊姐怀里叫了声"姊姊"便晕厥过去了。经她们再三地喊叫和救治，我才慢慢醒来，睁开眼看见屋里的人和东西时，我想起来天辛是真死了！这时我才放声大哭。他们自然也是一

样咽着泪，流着泪！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我们都肠断心碎地哀泣着。

这时候又来了几位天辛的朋友，他们说五点钟入殓，黄昏时须要把棺材送到庙里去；时候已快到，若要去医院就要早点去。我到了协和医院，一进接待室，便看见静弟，他看见我进来时，他跑到我身边站着哽咽地哭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该怎么样哭，号啕呢还是低泣，我只侧身望着豫王府富丽的建筑而发呆！坐在这里很久，他们总不让我进去看；后来云弟来告我，说医院想留天辛的尸体解剖，他们已回绝了，过一会儿便可进去看。

在这时候，我便请晶清同我到天辛住的地方，收拾我们的信件。踏进他的房子，我急跑了几步倒在他床上，回顾一周什物依然。三天前我来时他还睡在床上，谁能想到三天后我来这里收检他的遗物。记得那天黄昏我在床前喂他橘汁，他还能微笑地说声："谢谢你！"如今一切依然，微笑尚似恍如目前，然而他们都说他已经是死了，我只盼他也许是睡吧！我真不能睁眼，这房里处处都似乎现着他的影子，我在凌乱的什物中，一片一片撕碎这颗心！

晶清再三催我，我从床上扎挣起来，开了他的抽屉，里面已经清理好了，一束一束都是我寄给他的信；另外有一封是他得病那晚写给我的，内容、口吻都是遗书的语调。这封信的力量，才造成了我的这一生——这永久在忏悔哀痛中的一生。这封信我看完后，除了悲痛外，我更下了一个毁灭过去的决心，从此我才能将碎心捧献给忧伤而死的天辛。还有一封是寄给兰辛、菊姐、云弟的，寥寥数语，大意是说他又病了，怕这几日不能再见他们的话。读完后，我遍体如浸入冰湖，从指尖一直冷到心里：扶着桌子抚弄着这些信件而流泪！晶清在旁边再三让我镇静，要我勉强按压着悲哀，还要扎挣着去看他的尸体。

临走，晶清扶着我，走出了房门，我回头又仔细望望，我愿我的泪落在这门前留一个很深的痕迹。这块地是他碎心埋情的地方。这里深深陷进去的，便是这宇宙中，天长地久永深的缺陷。

回到豫王府，殓衣已预备好，他们领我到冰室去看他。转了几个弯便到了，一推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我打了一个寒战！一块白色的木板上，放着他已僵冷的尸体，遍身都用白布裹着，鼻耳口都塞着棉花。我急走了几步到他的尸前，菊姐在后面拉住我，还是云弟说："不要紧，你让她看好了。"他面目无大变，只是如蜡一样惨白，右眼闭了，左眼还微睁着看我。我抚着他的尸体默祷，求他瞑目而终，世界上我知道他再没有什么要求和愿望了。我仔细地看他的尸体，看他惨白的嘴唇，看他无光而开展的左眼，最后我又注视他左手食指上的象牙戒指；这时候，我

的心似乎和沙乐美得到了先知约翰的头颅一样。我一直极庄严神肃地站着，其他的人也是都静悄悄地低头站在后面，宇宙这时是极寂静、极美丽、极惨淡、极悲哀！

最后的一幕

人生骑着灰色马和日月齐驰，在尘落沙飞的时候，除了几点依稀可辨的蹄痕外，还遗留下什么？如我这样整天整夜地在车轮上回旋，经过荒野，经过闹市，经过古庙，经过小溪；但那鸿飞一掠的残影又遗留在哪里？在这万象变幻的世界，在这表演一切的人间，我听着哭声笑声歌声琴声，看着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感到了疲倦。因之我在众人兴高采烈、沉迷醺醉、花香月圆时候，常愿悄悄地退出这妃色幕帏的人间，回到我那凄枯冷寂的另一世界。那里有唯一指导我、呼唤我的朋友，是谁呢？便是我认识了的生命。

朋友们！我愿你们仔细咀嚼一下，那盛筵散后，人影凌乱，杯盘狼藉的滋味；绮梦醒来，人去楼空，香渺影远的滋味；禁得住你不深深地呼一口气，禁得住你不流泪吗？我自己常怨恨我愚傻——或是聪明，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都分析成只有秋风枯叶，只有荒冢白骨；虽然是花开红紫，叶浮碧翠，人当红颜，景当美丽时候。我是愈想超脱，愈自沉溺，愈要撒手，愈自系恋的人，我的烦恼便绞锁在这不能解脱的矛盾中。

今天一个人在深夜走过街头，每家都悄悄紧闭着双扉，就连狗都蜷伏在墙根或是门口酣睡，一切都停止了活动归入死寂。我驱车经过桥梁，望着护城河两岸垂柳，一条碧水，星月灿然照着，景致非常幽静。我想起去年秋天天辛和我站在这里望月，恍如目前的情形而人天已隔，我不自禁的热泪又流到腮上。

“珠！什么时候你的泪才流完呢？”这是他将死的前两天问我的一句话。这时我仿佛余音犹缭绕耳畔，我知他遗憾的不是他的死，却是我的泪！他的坟头在雨后忽然新生了一株秀丽的草，也许那是他的魂，也许那是我泪的结晶！

我最怕星期三，今天偏巧又是天辛死后第十五周的星期三。星期三是我和辛最后一面，他把人间一切的苦痛烦恼都交付给我的一天。唉！上帝！容我在这明月下忏悔吧！十五周前的星期三，我正伏在我那形消骨立、枯瘦如柴的朋友床前流泪！他的病我相信能死，但我想到他死时又觉着不会死。可怜我的泪滴在他炽热的胸膛时，他那深凹的眼中也涌出将尽的残泪，他紧嚼着下唇握着我的手抖颤，半天他才说：

“珠！什么时候你的泪才流完呢！”

我听见这话更加哽咽了，哭得抬不起头来，他掉过头去不忍看我，只深深地将头埋在枕下。后来我扶起他来，喂了点橘汁，他睡下后说了声：“珠！我谢谢你这数月来的看护……”底下的话他再也说不出来，只瞪着两个凹陷的眼望着我。那时我真觉怕他，浑身都出着冷汗。我的良心似乎已轻轻拨开了云翳，我跪在他病榻前最后向他说：“辛，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辛，你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义，因之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从此后我为了爱独身的，你也为了爱独身。”

他抬起头来紧握住我手说：

“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时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不肯用病和死，换你那颗本不愿给的心。我现在并不希望得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我自己呢，也曾爱过一个值得我敬爱的你。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

他说话时很（有）勇气，像对着千万人演说时的气概，我自然不能再说什么话，只默默地低着头垂泪！

这时候一个俄国少年进来，很诚恳地半跪着在他枯蜡似的手背上吻了吻，掉头他向我默望了几眼，辛没有说话只向他惨笑了一下。他向我低低说：“小姐！我祝福他病愈。”说着带上帽子匆匆忙忙地去了。

这时他的腹部又绞痛得厉害，在床上滚来滚去地呻吟，脸上苍白得可怕。我非常焦急，去叫他弟弟的差人还未见回来，叫人去打电话请兰辛也不见回话，那时我简直呆了，只静静地握着他焦炽如焚的手垂泪！过一会儿弟弟来了，他也没有和他多说话只告他腹疼得厉害。我坐在椅子上面开开抽屉无聊地乱翻，看见上星期五的他那封家书，我又从头看了一遍。他忽掉头向我说：

“珠！真的我忘记告你了，你把它们拿去好了，省得你再来一次检收。”

我听他话真难受，但怎样也想不到星期五果然去检收他的遗书。他也真忍心在他决定要死的时候，亲口和我说这些诀别的话！那时我总想他在几次大病的心情下，不免要这样想，但未料到这就是最后的一幕了。我告诉静弟送他进院的手续，因为学校下午开校务会我须出席，因之我站在他床前说了声：“辛！你不用焦急，我已告诉静弟马上送你到协和去，学校开会我须去一趟，有空我就去看你。”那时我真忍心，也没有

再回头看看他就走了，假如我回头看他时，我一定能看见他对我末次目送的惨景……

呵！这时候由天上轻轻垂下这最后的一幕！

他进院之后兰辛打电话给我，说是急性盲肠炎已开肚了。开肚最后的决定，兰辛还有点踌躇，他笑着拿过笔自己签了字，还说：“开肚怕什么？你也这样脑筋旧。”兰辛怕我见了他再哭，令他又难过，因之他说过一二天再来看他。哪知就在兰辛打电话给我的那晚上就死了！

死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想他死时候的悲惨！他虽然没有什么不放心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留恋在这世界上；但是假如我在他面前或者兰辛在他面前时，他总可瞑目而终，不至于让他睁着眼等着我们。

象牙戒指

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如荼，黄花含笑的深秋天气，我约了晶清去雨华春吃螃蟹。晶清喜欢喝几杯酒，其实并不大量，仅不过想效颦一下诗人名士的狂放。雪白的桌布上陈列着黄赭色的螃蟹，玻璃杯里斟满了玫瑰酒。晶清坐在我的对面，一句话也不说，一杯杯喝着，似乎还未曾浇洒了她心中的块垒。我擎着杯望着窗外，驰想到桃花潭畔的母亲。正沉思着，忽然眼前现出茫洋的大海，海上漂着一只船，船头站着激昂慷慨，愿血染了头颅誓志为主义努力的英雄！

在我神思飞越的时候，晶清已微醉了。她两腮的红采，正照映着天边的晚霞；一双惺忪似初醒时的眼，注视着我擎着酒杯的手。我笑着问她：

“晶清！你真醉了吗？为什么总看着我的酒杯呢！”

“我不醉，我问你什么时候带上那个戒指，是谁给你的？”

她很郑重地问我。

本来是件极微小的事吧！但经她这样正式地质问，反而令我不好开口，我低了头望着杯里血红潋滟的美酒，呆呆地不语。晶清似乎看出我的隐衷，她又问我道：

“我知道是辛寄给你的吧！不过为什么他偏要给你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后，眼前似乎轻掠过一个黑影，顿时觉着桌上的杯盘都旋转起来，眼光里射出无数的银线。我晕了，晕倒在桌子旁边！晶清急忙跑到我身边扶着我。过了几分钟我神经似乎复原，我抬起头又斟了一杯酒喝了，我向晶清说：

“真的醉了！”

“你不要难受，告诉我你心里的烦恼，今天你一来我就看见你带了这个戒指，我就想一定有来由，不然你决不带这些装饰品的，尤其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波微！你可能允许我脱掉它，我不愿意你带着它。”

“不能，晶清！我已经带了它三天了，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原谅我朋友！我不能脱掉它。”她的脸渐渐变成惨白，失去了那酒后的红采，眼里包含着真诚的同情，令我更感到凄伤！她为谁呢！她确是为了我，为了我一个光华灿烂的命运，轻轻地束在这惨白枯冷的环

内。

天已晚了，我遂和晶清回到学校。我把天辛寄来象牙戒指的那封信给她看，信是这样写的：

……我虽无力使海上无浪，但是经你正式决定了我们命运之后，我很相信这波涛山立狂风统治了的心海，总有一天风平浪静，不管这是在千百年后，或者就是这握笔的即刻；我们只有候平静来临，死寂来临，假如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容易丢去了的，便是兢兢然恋守着的；愿我们的友谊也和双手一样，可以紧紧握着的，也可以轻轻放开。宇宙作如斯观，我们便毫无痛苦，且可与宇宙同在。

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曾受微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这里我还留着几块碎玻璃，见你时赠你做个纪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带在手上，一个小点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

晶清看完这信以后，她虽未曾再劝我脱掉它，但是她心里很难受，有时很高兴时，她触目我这戒指，会马上令她沉默无语。

这是天辛未来北京前一月的事。

他病在德国医院时，出院那天我曾给他照了一张躺在床上的像，两手抚胸，很明显地便是他右手那个象牙戒指。后来他死在协和医院，尸骸放在冰室里，我走进去看他的时候，第一触目的又是他右手上的象牙戒指。他是带着它一直走进了坟墓。

狂风暴雨之夜

该记得吧！泰戈尔到北京在城南公园雩坛见我们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八号的下午，就是那夜我接到父亲的信，寥寥数语中，告诉我说道周死了！当时我无甚悲伤，只是半惊半疑地沉思着。第二天我才觉到难过，令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她那活泼的倩影，总是在我眼底心头缭绕着。第三天便从学校扶病回来，头疼吐血，遍体发现许多红斑，据医生说是猩红热。

我那时住在寄宿舍里院的一间破书斋，房门口有株大槐树，还有一个长满茅草荒废倾斜的古亭。有月亮的时候，这里别有一种描画不出的幽景。不幸扎挣在旅途上的我，便倒卧在这荒斋中，一直病了四十多天。在这冷酷、黯淡、凄伤、荒凉的环境中，我在异乡漂泊的病榻上，默咽着人间一杯一杯的苦酒。那时我很愿因此病而撒手，去追踪我爱的道周。在病危时，连最后寄给家里，寄给朋友的遗书，都预备好放在枕边。病中有时晕迷，有时清醒，清醒时便想到许多人间的纠结；已记不清楚了，似乎那令我病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道周的死。

在这里看护我的起初有小苹，她赴沪后，只剩了一个女仆，幸好她对我很忠诚，像母亲一样抚慰我、招呼我。来看我的是晶清和天辛。自然还有许多别的朋友和同乡。病重的那几天，我每天要服三次药；有几次夜深了天辛跑到极远的街上去给我配药。在病中，像我这只身飘零在异乡的人，举目无亲、无人照管，能有这样忠诚的女仆、热心的朋友，真令我感激涕零了！虽然，我对于天辛还是旧日态度，我并不因感激他而增加我们的了解，消除了我们固有的隔膜。

有一天我病得很厉害，晕迷了三个钟头未曾醒，女仆打电话把天辛找来。那时正是黄昏时候，院里屋里都罩着一层淡灰的黑幕，沉寂中更现显得凄凉，更显得惨淡。我醒来，睁开眼，天辛跪在我的床前，双手握着我的手，垂他的头在床缘；我只看见他散乱的头发，我只觉他的热泪濡湿了我的手背。女仆手中执着一盏半明半暗的烛，照出她那悲愁恐惧的面庞站在我的床前，这时候，我才认识了真实的同情，不自禁的眼泪流到枕上。我掉转脸来，扶起天辛的头，我向他说："辛！你不要难受，我不会这容易就死去。"自从这一天，我忽然觉得天辛命运的悲惨和可怜，已是由他自己的祭献而交付与上帝，这哪能是我弱小的力量所能

挽回。因此，我更害怕，我更回避，我是万不能承受他这颗不应给我而偏给我的心。

正这时候，他们这般人，不知怎样惹怒了一位国内的大军阀，下了密令指明地逮捕他们，天辛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病，这事他并未先告我，我二十余天不看报，自然也得不到消息。

有一夜，我扎挣起来在灯下给家里写信，告诉母亲我曾有过点小病如今已好的消息。这时窗外正吹着狂风，震撼得这荒斋像大海汹涌中的小舟。树林里发出极响的啸声，我恐怖极了，想象着一切可怕的景象，觉着院外古亭里有无数的骷髅在狂风中舞蹈。少时，又增了许多点滴的声音，窗纸现出豆大的湿痕。我感到微寒，加了一件衣服，我想把这封信无论如何要写完。

抬头看钟正指到八点半。忽然听见沉重的履声和说话声，我惊奇地喊女仆。她推门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男子，我生气地责骂她，是谁何不通知就便引进来，她笑着说是“天辛先生”。我站起来细看，真是他，不过他是化装了，简直认不出是谁。我问他为什么装这样子，而且这时候狂风暴雨中跑来。他只苦笑着不理我。

半天他才告我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现尚有游警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今晚十一时他即乘火车逃逸。我病中骤然听见这消息，自然觉得突兀，而且这样狂风暴雨之夜，又来了这样奇异的来客。当时我心里很战栗恐怖，我的脸变成了苍白！他见我这样，竟强作出镇静的微笑，劝我不要怕，没要紧，他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

他要我珍重保养初痊的病体，并把我吃的西药的药单留给我自己去配。他又告我这次想乘机回家看看母亲，并解决他本身的纠葛。他的心很苦，他屡次想说点要令我了解他的话，但他总因我的冷淡而中止。他只是低了头叹气，我只是低了头咽泪，狂风暴雨中我和他是死一样的沉寂。

到了九点半，他站起身要走，我留他多坐坐。他由日记本中写了一个Bovia递给我，他说：“我们以后通信因检查关系，我们彼此都另呼个名字；这个名字我最爱，所以赠给你，愿你永远保存着它。”这时我强咽着泪，送他出了屋门。他几次阻拦我，说病后的身躯要禁风雨，不准我出去，我只送他到了外间。我们都说了一句前途珍重努力的话，我一直望着他的颀影在黑暗的狂风暴雨中消失。

我大概不免受点风寒又病了一星期才起床。后来他来信，说到石家庄便病了，因为那夜他披淋了狂风暴雨。

如今，他是寂然地僵卧在野外荒冢。但每届狂风暴雨之夜，我便想起两年前荒斋中奇异的来客。

梦回寂寂残灯后

我真愿在天辛尸前多逗留一会儿，细细地默记他最后的容颜。我看看他，我又低头想想，想在他憔悴苍白的脸上，寻觅他二十余年在人间刻画下的残痕。谁也不知他深夜怎样辗转哀号地死去，死时是清醒，还是昏迷？谁也不知他最后怎样咽下那不忍不愿停息的呼吸？谁也不知他临死还有什么嘱托和言语？他悄悄地死在这冷森黯淡的病室中，只有浅绿的灯光、苍白的粉壁，听见他最后的呻吟，看见他和死神最后战斗的扎挣。

当我凝视他时，我想起前一星期在夜的深林中，他抖颤地说："我是生于孤零，死于孤零。"如今他的尸骸周围虽然围了不少哀悼涕泣的人，但是他何尝需要这些呢！即使我这颗心的祭献，在此时只是我自己忏悔的表示，对于魂去渺茫的他又有何补益？记得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由沪去广州的船上，有一封信说到我的矛盾，是：

你中秋前一日的信，我于上船前一日接到。此信你说可以做我唯一知己的朋友。前于此的一信又说我们可以作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你只会与人家订不需要的约束。

你明白地告诉我之后，我并不感到这消息的突兀，我只觉心中万分凄怆！我一边难过的是：世上只有吮血的人们是反对我们的，何以我唯一敬爱的人也不能同情于我们？我一边又替我自己难过，我已将一个心整个交给伊，何以事业上又不能使伊顺意？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注：禄蠹，指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你不满意于我的事业，但却万分恳切地劝勉我努力此种事业；让我再不忆起你让步于吮血世界的结论，只悠久地钦佩你牺牲自己而鼓舞别人的义侠精神！

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人生数十寒暑，死期忽忽即至，奚必坚执情感以为是。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我，更不要为我伤心。

这些你都不要奇怪，我们是希望海上没有浪的，它应当平静如镜；可是我们又怎能使海上无浪？从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你不能为了这样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吗？我希望你从此愉快，但凡你能愉快，这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使我悲哀了！

写到这里，我望望海水，海水是那样平静。好吧，我们互相遵守这些，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不管他生也好，死也好。

这虽然是六个月前的信，但是他的环境和他的意念是不允许他自由的，结果他在六个月后走上他最后的路，他真的在一个深夜悄悄地死去了。

唉！辛！到如今我才认识你这颗迂回宛转的心，然而你为什么不扎挣着去殉你的事业，做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你却柔情千缕，吐丝自缚，遗我以余憾长恨在这漠漠荒沙的人间呢！这岂是你所愿？这岂是我所愿吗？当我伫立在你的面前千唤不应时，你不懊悔吗？在这一刹那，我感到宇宙的空寂，这空寂永远包裹了我的生命；也许这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是一种平静空虚的愉快。辛！你是为了完成我这种愉快才毅然地离开我，离开这人间吗？我细细默记他的遗容，我想解答这些疑问，因之，我反而不怎样悲痛了。

终于我要离开他，一步一回首我望着陈列的尸体，咽下许多不能叙说的忧愁。装殓好后，我本想再到棺前看看他，不知谁不赞成地阻止了，我也没有十分固执地去。

我们从医院前门绕到后门，看见门口停着一副白木棺，旁边站满了北京那些穿团花绿衫的杠夫。我这时的难过真不能形容了！这几步远的一副棺材内，装着的是人天隔绝的我的朋友，从此后连那可以细认的尸体都不能再见了；只有从记忆中心底浮出梦里拈花含笑的他，醒后尸体横陈的他。

许多朋友亲戚都立在他棺前，我和菊姐远远地倚着墙，一直望着他白木棺材上，罩了一块红花绿底的绣幕，八个穿团花绿衫的杠夫抬起来，我才和菊姐雇好车送他到法华寺。这已是黄昏时候，他的棺材一步一步经过了许多闹市，出了哈德门向法华寺去。几天前这条道上，我曾伴着他在夕阳时候来此散步，谁也想不到几天后，我伴着他的棺材，又走这一条路。我望着那抬着的棺材，我一点也不相信这里面装着的便是我心中最畏避而终不能逃脱的“死”！

到了法华寺，云弟伴我们走进了佛堂，稍待又让我们到了一间黯淡的僧房里休息。菊姐和晶清两个人扶着我，我在这间幽暗的僧房里低低地啜泣，听见外面杠夫安置棺材的动作和声音时，我心一片一片碎了！

辛！从此后你孤魂寂寞，飘游在这古庙深林，也还记得繁华的人间和一切系念你的人吗？

一阵阵风从纸窗缝里吹进，把佛龛前的神灯吹得摇晃不定，我的只影蜷伏在黑暗的墙角，战栗的身体包裹着战栗的心。晶清紧紧握着我冰冷的手，她悄悄地咽着泪。夕阳正照着淡黄的神幌。有十五分钟光景，静弟进来请我出去，我和晶清、菊姐走到院里时，迎面看见天辛的两个朋友，他们都用哀怜的目光投射着我。走到一间小屋子的门口，他的棺材停放在里面，前面放着一张方桌，挂着一幅白布蓝花的桌裙，燃着两支红烛，一个铜炉中缭绕着香烟。我是走到他灵前了，我该怎样呢！我听见静弟哭着唤“哥哥”时，我也不自禁地随着他号啕痛哭！唉！这一座古庙里布满了愁云惨雾。

黑暗的幕渐渐低垂，菊姐向晶清说：“天晚了我们该回去了。”我听见时更觉伤心，日落了，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随着沉落在一个永久不醒的梦里；今夜月儿照临到这世界时，辛！你只剩了一棺横陈；今夜月儿照临在我身上时，我只觉十年前尘恍如一梦。

静弟送我们到门前，他含泪哽咽着向我们致谢！这时晶清和菊姐都低着头擦泪！我猛抬头看见门外一片松林，晚霞照得鲜红，松林里显露出几个土堆的坟头。我呆呆地望着。上帝呵！谁也想不到我能以这一幅凄凉悲壮的境地，作了我此后生命的背景。我指着向晶清说：“你看！”她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她抚着我肩说：“现在你可以谢谢上帝！”

我听见她这句话，似乎得了一种暗示的惊觉，我的悲痛不能再忍了，我靠在一棵松树上望着这晚霞松林，放声痛哭！辛！你到这时该忏悔吧！太忍心了，也太残酷了，你最后赐给我这样悲惨的景象，这样悲惨的景象深印在我柔弱嫩小的心上；数年来冰雪友谊，到如今只博得隐恨千古，抚棺哀哭！辛！你为什么不流血沙场而死，你为什么不瘐毙狱中而死，却偏要含笑陈尸在玫瑰丛中，任刺针透进了你的心，任鲜血淹埋了你的身。站在你尸前哀悼痛哭你的，不是全国的民众，却是一个别有怀抱，负你深爱的人。辛！你不追悔吗？为了一个幻梦的追逐捕获，你遗弃不顾那另一世界的建设毁灭，轻轻地将生命迅速地结束，在你事业尚未成功的时候。到如今，只有诅咒我自己，我是应负重重罪戾对于你的家庭和社会。我抱恨怕我纵有千点泪，也抵不了你一滴血，我用什么才能学识来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呢！更何忍再说到我们自己心里的痕迹和环境一切的牵系！

我不解你那时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

在日落后暮云苍茫的归途上，我仿佛是上了车，以后一切知觉便昏

迷了。思潮和悲情暂时得能休息，恍惚中是想在缥缈的路上去追唤逝去的前尘呢！这时候我魂去了，只留下一副苍白的面靥和未冷的躯壳卧在菊姐的床上，床前站满了我的和辛的朋友还有医生。

这时已午夜三点多钟，冷月正照着纸窗。我醒了，睁开眼看见我是在菊姐床上，一盏残灯黯然地对着我；床四周静悄悄站了许多人，他们见我睁开眼都一起嚷道："醒了！醒了！"

我终于醒了！我遂在这"醒了！"声中，投入到另一个幽静、冷寞、孤寂、悲哀的世界里。

一片红叶

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

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雨点落在蕉叶上，淅淅沥沥令人听着心碎。这大概是宇宙的心音吧，它在这人静夜深时候哀哀地泣诉！

窗外缓一阵紧一阵的雨声，听着像战场上金鼓般雄壮，错错落落似鼓桴敲着的迅速，又如风儿吹乱了柳丝般的细雨，只洒湿了几朵含苞未放的黄菊。这时我握着破笔，对着灯光默想，往事的影儿轻轻在我心幕上颤动，我忽然放下破笔，开开抽屉拿出一本红色书皮的日记来，一页一页翻出一片红叶。这是一片鲜艳如玫瑰的红叶，它挟在我这日记本里已经两个月了。往日我为了一种躲避从来不敢看它，因为它是一个灵魂孕育的产儿，同时它又是悲惨命运的扭结。谁能想到薄薄的一片红叶，里面纤织着不可解决的生谜和死谜呢！我已经是泣伏在红叶下的俘虏，但我绝不怨及它，可怜在万千飘落的枫叶里，它衔带了这样不幸的命运。我告诉你们它是怎样来的：

一九二三年十月廿六的夜里，我翻读着一本《莫愁湖志》，有些倦意，遂躺在沙发上假睡；这时白菊正在案头开着，窗纱透进的清风把花香一阵阵吹在我脸上，我微嗅着这花香不知是沉睡，还是微醉！懒松松的似乎有许多回忆的燕儿，飞掠过心海激动着神思的颤动。我正沉恋着逝去的童年之梦，这梦曾产生了金坚玉洁的友情，不可掠夺的铁志；我想到那轻渺渺像云天飞鸿般的前途时，不自禁地微笑了！睁开眼见菊花都低了头，我忽然担心它们的命运，似乎它们已一步一步走近了坟墓，死神已悄悄张着黑翼在那里接引，我的心充满了莫名的悲绪！

大概已是夜里十点钟，小丫头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拆开时是一张白纸，拿到手里从里面飘落下一片红叶。“呵！一片红叶！”我不自禁地喊出来。怔愣了半天，用抖颤的手捡起来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

满山秋色关不住

一片红叶寄相思

天辛采自西山碧云寺十月二十四日

平静的心湖，悄悄被夜风吹皱了，一波一浪汹涌着像狂风统治了的大海。我伏在案上静静地想，马上许多的忧愁集在我的眉峰。我真未料

到一个平常的相识，竟对我有这样一番不能抑制的热情。只是我对不住他，我不能受他的红叶。为了我的素志我不能承受它，承受了我怎样安慰他；为了我没有一颗心给他，承受了我如何欺骗他。我即使不为自己设想，但是我怎能不为他设想。因之我陷入如焚的烦闷里。

在这黑暗阴森的夜幕下，窗下蝙蝠飞掠过的声音，更令我觉着战栗！我揭起窗纱见月华满地，斑驳的树影，死卧在地下不动，特别现出宇宙的清冷和幽静。我遂添了一件夹衣，推开门走到院里，迎面一股清风已将我心胸中一切的烦念吹净。无目的走了几圈后，遂坐在茅亭里看月亮，那凄清皎洁的银辉，令我对世界感到了空寂。坐了一会儿，我回到房里蘸饱了笔，在红叶的反面写了几个字是：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仍用原来包着的那张白纸包好，写了个信封寄还他。这一朵初开的花蕾，马上让我用手给揉碎了。为了这事他曾感到极度的伤心，但是他并未因我的拒绝而中止。他死之后，我去兰辛那里整理他箱子内的信件，那封信忽然又出现在我眼前！拆开红叶依然，他和我的墨泽都依然在上边，只是中间裂了一道缝，红叶已枯干了。我看见它心中如刀割，虽然我在他生前拒绝了不承受的，在他死后我觉着这一片红叶，就是他生命的象征。上帝允许我的祈求吧！我在他生前拒绝了他，我在他死后依然承受着他，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回来了，只剩了这一片志恨千古的红叶，依然无恙地伴着我，当我抖颤地用手捡起它寄给我时的心情，愿永远留在这鲜红的叶里。

天辛

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宇宙中本没有留恋的痕迹，我祈求都像惊鸿的疾掠、浮云的转逝；只希望记忆帮助我见了高山想到流水，见了流水想到高山。但这何尝不是一样的吐丝自缚呢！

有时我常向遥远的理智塔下忏悔，不敢抬头；因为瞻望着遥远的生命，总令我寒噤战栗！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滨将别时，你握着我的手说：

“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

而今当我想到极无聊时，这句话便隐隐由我灵魂深处溢出，助我不少勇气。但是终日终年战兢兢地转着这生之轮，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对着苍茫的天海、云雾的前途，何处是新径，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徘徊着。

我心中常有一个幻想的新的境界，愿我自己单独地离开群众，任着脚步，走进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跨攀过削岩峭壁的高冈，渡过了苍茫扁舟的汪洋，穿过荆棘丛生的狭径……任我一个人高呼，任我一个人低唱，即有危险，也只好一个人量力扎挣与抵抗。求救人类，荒林空谷何来佳侣？祈福上帝，上帝是沉默无语。我愿一生便消失在这里，死也埋在这里，虽然孤寂，我也宁愿享兹孤苦的。不过这怕终于是一个意念的幻想，事实上我又如何能这样，除了蔓草黄土堙埋在我身上的时候。

如今，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抚慰，自己能安慰娱乐自己时，就便去追求着哄骗自己。相信人类深藏在心底的，大半是罪恶的种子，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尸骸；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手中既无弓箭又无弹丸的我们，又怎能奈何他们呢？辛！我们又如何能不受伤负创被人们讥笑？

过去的梦神，她常伸长玉臂要我到她的怀里，因之，一切的凄怆失望像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着我。使我不敢看花，看花想到业已埋葬的青春；不敢临河，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更不敢到昔日栖息之地，怕过去的陈尸捉住我的惊魂。更何忍压着凄酸的心情，在晚霞鲜明，鸟声清幽时，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认旧日的足痕！

从前赞美朝阳，红云捧着旭日东升，我欢跃着说：“这是我的希望。”从前爱慕晚霞，望着西方绚烂的彩虹，我心告诉我：“这是我的归宿。”天辛呵！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彩凤似的云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现在呢，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蜷伏着呻吟的病人。

这些话也许又会令你伤心的，然而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些幸福愉快的言语也要躲避我。今天推窗见落叶满阶，从前碧翠的浓幕，让东风撕成了粉碎；因之，我又想到落花，想到春去的悠忽，想到生命的虚幻，想到一切……想到月明星烂的海，灯光辉煌的船，广庭中婀娜的舞女，琴台上悠扬的歌声；外边是沉静的海充满了神秘，船里是充满了醉梦的催眠。汹涌的风波起时，船工先感恐惧，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不是沉醉娇贵的少女，偏是操持危急的船工。

说到我们的生命，更渺小了，一波一浪，在海上留下些什么痕迹！

诞日，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诚然，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微醉之后

几次轻掠飘浮过的思绪，都浸在晶莹的泪光中了。何尝不是冷艳的故事，凄哀的悲剧，但是，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沦的溺者，不能有机会看见雪浪和海鸥一瞥中的痕迹。因此心波起伏间，卷埋隐没了的，岂止朋友们认为遗憾；就是自己，永远徘徊寻觅我遗失了的，何尝不感到过去飞逝的云影，宛如彗星一扫的壮丽。

允许我吧！我的命运之神！我愿意捕捉那一波一浪中汹涌浮映出过去的幻梦。固然我不敢奢望有人能领会这断弦哀音，但是我尚有爱怜我的母亲，她自然可以为我滴几点同情之泪吧！朋友们，这是由我破碎心幕底透露出的消息。假使你们还挂念着我，这就是我遗赠你们的礼物。

丁香花开时候，我由远道归来。一个春雨后的黄昏，我去看晶清。推开门时她在碧绸的薄被里蒙着头睡觉，我心猜想她一定是病了。不忍惊醒她，悄悄站在床前；无意中拿起枕畔一本蓝皮书，翻开时从里面落下半幅素笺，上边写着：

波微已经走了，她去那里我是知道而且很放心，不过在这样繁华如碎锦似的春之画里，难免她不为了死的天辛而伤心，为了她自己惨淡悲凄的命运而流泪！

想到她我心就怦怦地跃动，似乎纱窗外啁啾的小鸟都是在报告不幸的消息而来。我因此病了，梦中几次看见她，似乎她已由悲苦的心海中踏上那雪银的浪花，翩跹着披了一幅白云的轻纱；后来暴风巨浪袭来，她被海波卷没了，只有那一幅白云般的轻纱漂浮在海面上，一霎时那白纱也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固然人要笑我痴呆，但是她呢，确乎不如一般聪明人那样理智。从前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如今遭遇了天辛的如水柔情，已变成多愁多感的人了。这几天凄风苦雨令我想到她，但音信却偏这般渺茫……

读完后心头觉着凄哽，一种感激的心情，使我终于流泪，但这又何尝不是罪恶！人生在这大海中不过小小的一个泡沫，谁也不值得可怜谁，谁也不值得骄傲谁，天辛走了，不过是时间的早迟，生命上使我多流几点泪痕而已。为什么世间偏有这许多绳子，而且是互相连系着！

她已睁开半开的眼醒来，宛如晨曦照着时梦耶真耶莫辨的情形，瞪视良久，她不说一句话。我抬起头来，握住她手说：

“晶清，我回来了，但你为什么病着？”

她珠泪盈睫，我不忍再看她，把头转过去，望着窗外柳丝上挂着的斜阳而默想。后来我扶她起来，同到栉沐室去梳洗，我要她挣扎起来伴我去喝酒。信步走到游廊，柳丝中露出三年前月夜徘徊的葡萄架，那里有芗蘅的箫声，有云妹的倩影，明显映在心上的，是天辛由欧洲归来初次看我时的情形。那时我是碧茵草地上活泼跳跃的白兔，天真骄憨的面靥上，泛映着幸福的微笑！三年之后，我依然徘徊在这里，纵然浓绿花香的图画里，使我感到的比废墟野冢还要凄悲！上帝呵！这时候我确乎认识了我自己。

韵妹由课堂下来，她拉我又回到寝室，晶清已梳洗完正在窗前换衣服，她说：

“波微！你不是要去喝酒吗？萍适才打电话来，他给你已预备下接风宴。去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去吧！乘着丁香花开时候。”

风在窗外怒吼着，似乎有万骑踏过沙场，全数冲杀的雄壮；又似乎有海边孤舟，随狂飙扎挣呼号的声音，一声声的哀惨。但是我一切都不管，高擎着玉杯，里边满斟着红艳艳的美酒，她正在诱惑我，像一个绯衣美女轻掠过骑上马前的心情一样地诱惑我。我愿永久这样陶醉，不要有醒的时候，把我一切烦恼都装在这小小杯里，让它随着那甘甜的玫瑰露流到我那创伤的心里。

在这盛筵上我想到和天辛的许多聚会畅饮。

晶清挽着袖子，站着给我斟酒；萍呢！他确乎很聪明，常常望着晶清，暗示她不要再给我斟，但是已晚了，饭还未吃我就晕在沙发上了。

我并没有痛哭，依然晕厥过去有一点多钟之久。醒来时晶清扶着我，我不能再忍了，伏在她手腕上哭了！这时候屋里充满了悲哀，萍和琼都很难受地站在桌边望着我。这是天辛死后我第六次的昏厥，我依然和昔日一样能在梦境中醒来。

灯光辉煌下，每人的脸上都泛映着红霞，眼里莹莹转动的都是泪珠，玉杯里还有半盏残酒，桌上狼藉的杯盘，似乎告诉我这便是盛筵散后的收获。

大家望着我都不知应说什么。我微抬起眼帘，向萍说：

“原谅我，微醉之后。”

夜航

一九二五年元旦那天，我到医院去看天辛，那时残雪未消，轻踏着积雪去叩弹他的病室，诚然具着别种兴趣，在这连续探病的心情经验中，才产生出现在我这忏悔的惆怅！不过我常觉由崎岖蜿蜒的山径到达到峰头，由翠荫森森的树林到达峰头，归宿虽然一样，而方式已有复杂简略之分，因之我对于过去及现在，又觉心头轻泛着一种神妙的傲意。

那天下午我去探病，推开门时，他是睡在床上头向着窗瞧书，我放轻了足步进去，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来了，依然一页一页翻着书。我脱了皮袍，笑着蹲在他床前，手攀着床栏说：

“辛，我特来给你拜年，祝你一年的健康和安怡。”

他似乎吃了一惊，见我蹲着时不禁笑了！我说：

“辛！不准你笑！从今天这时起，你做个永久的祈祷，你须得诚心诚意的祈祷！”

“好！你告诉我祈祷什么？这空寂的世界我还有希望吗？我既无希望，何必乞怜上帝，祷告他赐我福惠呢？朋友！你原谅我吧！我无力而且不愿作这幻境中自骗的祈求了。”

仅仅这几句话，如冷水一样浇在我热血搏跃的心上时，他奄奄地死寂了，在我满挟着欢意的希望中，显露出这样一个严涩枯冷的阻物。他正在诅咒着这世界，这世界是不预备给他什么，使他虔诚的心变成厌弃了，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呢！

这样沉默了有二十分钟，辛摇摇我的肩说：

“你起来，蹲着不累吗？你起来我告诉你个好听的梦。快！快起来！这一瞥飞逝的时间，我能说话时你还是同我谈谈吧！你回去时再沉默不好吗！起来，坐在这椅上，我说昨夜我梦的梦。”

我起来坐在靠着床的椅上，静静地听着他那抑扬如音乐般声音，似夜莺悲啼，燕子私语，一声声打击在我心弦上回旋。他说：

“昨夜十二点钟看护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可勉强睡着。波微！从此之后我愿永远这样睡着，永远有这美妙的幻境环抱着我。

“我梦见青翠如一幅绿缎横披的流水，微风吹起的雪白浪花，似绿缎上纤织的小花；可惜我身旁没带着剪子，那时我真想裁割半幅给你做一件衣裳。

“似乎是个月夜，清澈如明镜的皎月，高悬在蔚蓝的天宇，照映着这翠玉碧澄的流水；那边一带垂柳，柳丝一条条低吻着水面，像个女孩子的头发，轻柔而蔓长。柳林下系着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风吹着水面时，船独自在摆动。

“这景是沉静，是庄严，宛如一个有病的女郎，在深夜月光下，仰卧在碧茵草毡，静待着最后的接引，怆凄而冷静。又像一个受伤的骑士，倒卧在树林里，听着这渺无人声的野外，有流水呜咽的声音！他望着洒满的银光，想到祖国，想到家乡，想到深闺未眠的妻子。我不能比拟是那么和平，那么神寂，那么幽深。

“我是踟蹰在这柳林里的旅客，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走到系船的那棵树下，把船解开，正要踏下船板时，忽然听见柳林里有唤我的声音！我怔怔地听了半天，依旧把船系好，转过了柳林，缘着声音去寻。愈走近了，那唤我的声音愈低微愈哀惨，我的心搏跳得更加厉害。郁森的浓荫里，露透着几丝月光，照映着真觉冷森惨淡！我停止在一棵树下，那细微的声音几乎要听不见。后来我振作起勇气，又向前走了几步，那声音似乎就在这棵树上。”

他说到这里，面色变得更苍白，声浪也有点颤抖，我把椅子向床移了一下，紧握着他的手说：

“辛！那是什么声音？”

“你猜那唤我的是谁？波微！你一定想不到，那树上发出可怜的声音叫我的，就是你！不知谁把你缚在树上，当我听出是你的声音时，我像个猛兽一般扑过去，由树上把你解下来；你睁着满含泪的眼望着我，我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难过，我的泪不自禁地滴在你腮上了！

“这时候，我看见你惨白的脸被月儿照着像个雕刻的石像，你伏在我怀里，低低地问我：

“‘辛！我们到那里去呢？’

“我没有说什么，扶着你回到系船的那棵树下，不知怎样，刹那间我们泛着这叶似的船儿，漂游在这万顷茫然的碧波之上，月光照得如白昼。你站在船头仰望着那广漠的天宇，夜风吹送着你的散发，飘到我脸上时我替你轻轻一掠。后来我让你坐在船板上，这只无人把舵的船儿，驾凌着像箭一样在水面上漂过，渐渐看不见那一片柳林，看不见四周的缘岸。远远地似乎有一个塔，走近时原来不是灯塔，那个翠碧如琉璃的宝塔，月光照着发出璀璨的火光，你那时惊呼着指那塔说：

“‘辛！你看什么！那是什么？’

“在这时候，我还没有答应你。忽然狂风卷来，水面上涌来如山立的

波涛，浪花涌进船来，一翻身我们已到了船底，波涛卷着我们浮沉在那琉璃宝塔旁去了！

“我醒来时心还跳着，月光正射在我身上，弟弟在他床上似乎正在梦呓。我觉着冷，遂把椅子上一条绒毡加在身上。我想着这个梦，我不能睡了。”

我不能写出我听完这个梦以后的感想，我只觉心头似乎被千斤重闸压着。停了一会儿我忽然伏在他床上哭了！天辛大概也知道不能劝慰我，他叹了口气重新倒在床上。

醒后的惆怅

深夜梦回的枕上，我常闻到一种飘浮的清香，不是冷艳的梅香，不是清馨的兰香，不是金炉里的檀香，更不是野外雨后的草香。不知它来自何处，去至何方？它们伴着皎月游云而来，随着冷风凄雨而来，无可比拟，凄迷辗转之中，认它为一缕愁丝，认它为几束恋感，是这般悲壮而缠绵。世界既这般空寂，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爱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楞严经

寂灭的世界里，无大地山河，无恋爱生死，此身既属臭皮囊，此心又何尝有物，因此我常想毁灭生命，锢禁心灵。至少把过去埋了，埋在那苍茫的海心，埋在那崇峻的山峰；在人间永不波荡，永不飘飞；但是失败了，仅仅这一念之差，铸塑成这般罪恶。

当我在长夜漫漫，转侧呜咽之中，我常幻想着那云烟一般的往事，我感到哽酸，轻轻来吻我的是这腔无处挥洒的血泪。

我不能让生命寂灭，更无力制止她的心波澎湃，想到时总觉对不住母亲，离开她五年把自己摧残到这般枯悴。要写什么呢？生命已消逝地飞掠去了，笔尖逃逸的思绪，何曾是纸上留下的痕迹。母亲！这些话假如你已了解时，我又何必再写呢！只恨这是埋在我心冢里的，在我将要放在玉棺时，把这束心的挥抹请母亲过目。

天辛死以后，我在他尸身前祷告时，一个令我绻恋的梦醒了！我爱梦，我喜欢梦，她是浓雾里阑珊的花枝，她是雪纱轻笼了苹果脸的少女，她如苍海飞溅的浪花，她如归鸿云天里一闪的翅影。因为她既不可捉摸，又不容凝视，那轻渺渺游丝般梦痕，比一切都使人醺醉而迷惘。

诗是可以写在纸上的，画是可以绘在纸上的，而梦呢，永远留在我心里。母亲！假如你正在寂寞时候，我告诉你几个奇异的梦。

墓畔哀歌

一

我由冬的残梦里惊醒，春正吻着我的睡靥低吟！晨曦照上了窗纱，望见往日令我醺醉的朝霞，我想让丹彩的云流，再认认我当年的颜色。

披上那件绣着蛱蝶的衣裳，姗姗地走到尘网封锁的妆台旁。呵！明镜里照见我憔悴的枯颜，像一朵颤动在风雨中苍白凋零的梨花。

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

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的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成永久勿忘的爱心。

哀愁深埋在我心头。

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呵！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青焰。

我爱，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三

明知道人生的尽头便是死的故乡，我将来也是一座孤冢，衰草斜阳。有一天呵！我离开繁华的人寰，悄悄入葬，这悲艳的爱情一样是烟消云散，昙花一现，梦醒后飞落在心头的都是些残泪点点。

然而我不能把记忆毁灭，把埋我心墟上的残骸抛却，只求我能永久徘徊在这垒垒荒冢之间，为了看守你的墓茔，祭献那茉莉花环。

我爱，你知否我无言的忧衷，怀想着往日轻盈之梦。梦中我低低唤着你小名，醒来只是深夜长空有孤雁哀鸣！

四

黯淡的天幕下，没有明月也无星光，这宇宙像数千年的古墓；皑皑白骨上，飞动闪映着惨绿的磷花。我匍匐哀泣于此残锈的铁栏之旁，愿烘我愤怒的心火，烧毁这黑暗丑恶的地狱之网。

命运的魔鬼有意捉弄我弱小的灵魂，罚我在冰雪寒天中，寻觅那凋零了的碎梦。求上帝饶恕我，不要再残害我这仅有的生命，剩得此残躯在，容我杀死那狞恶的敌人！

我爱，纵然宇宙变成烬余的战场，野烟都腥：在你给我的甜梦里，我心长系驻于虹桥之中，赞美永生！

五

我整天踟蹰于垒垒荒冢，看遍了春花秋月不同的风景，抛弃了一切名利虚荣，来到此无人烟的旷野，哀吟缓行。我登了高岭，向云天苍茫的西方招魂，在绚烂的彩霞里，望见了我沉落的希望之陨星。

远处是烟雾冲天的古城，火星似金箭向四方飞游！隐约地听见刀枪搏击之声，那狂热的欢呼令人震惊！在碧草萋萋的墓头，我举起了胜利的金觥，饮吧我爱，我奠祭你静寂无言的孤冢！

星月满天时，我把你遗我的宝剑纤手轻擎，宣誓向长空：愿此生永埋了英雄儿女的热情。

六

假如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那我这些可爱的映影，便是你赠与我的全生命。我常觉你在我身后的树林里，骑着马轻轻地走过去。常觉你停息在我的窗前，徘徊着等我的影消灯熄。常觉你随着我唤你的声音悄悄走近了我，又含泪退到了墙角。常觉你站在我低垂的雪帐外，哀哀地对月光而叹息！

在人海尘途中，偶然逢见个像你的人，我停步凝视后，这颗心呵！

便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冷森凄零！我默思我已经得到爱的之心，如今只是荒草夕阳下，一座静寂无语的孤冢。

我的心是深夜梦里寒光闪灼的残月，我的情是青碧冷静、永不再流的湖水。残月照着你的墓碑，湖水环绕着你的坟，我爱，这是我的梦，也是你的梦。安息吧，敬爱的灵魂！

七

我自从混迹到尘世间，便忘却了我自己；在你的灵魂我才知是谁？

记得也是这样夜里。我们在河堤的柳丝中走过来，走过去。我们无语，心海的波浪也只有月儿能领会。你倚在树上望明月沉思，我枕在你胸前听你的呼吸。抬头看见黑翼飞来掩遮住月儿的清光，你抖颤着问我：假如这苍黑的翼是我们的命运时，应该怎样？

我认识了欢乐，也随来了悲哀，接受了你的热情，同时也随来了冷酷的秋风。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趑趄不敢进。你一手执宝剑，一手扶着我践踏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

如今，这道上还留着你斑斑血痕，恶魔的眼睛和牙齿再是那样凶狠。但是我爱，你不要怕我孤零，我愿用这一纤细的弱玉腕，建设那如意的梦境。

八

春来了，催开桃蕾又飘到柳梢，这般温柔慵懒的天气真使人恼！她似乎躲在我眼底有意缭绕，一阵阵风翼，吹起了我灵海深处的波涛。

这世界已换上了装束，如少女般那样娇娆，她披拖着浅绿的轻纱，蹁跹在她那姹紫嫣红中舞蹈。伫立于白杨下，我心如捣，强睁开模糊的泪眼，细认你墓头，萋萋芳草。

满腔辛酸与谁道？愿此恨吐向青空将天地包。它纠结围绕着我的心，像一堆枯黄的蔓草；我爱，我待你用宝剑来挥扫，我待你用火花来焚烧。

九

垒垒荒冢上，火光熊熊，纸灰缭绕，清明到了。这是碧草绿水的春郊。墓畔有白发老翁，有红颜年少，向这一抔黄土致不尽的怀忆和哀悼，云天苍茫处我将魂招；白杨萧条，暮鸦声声，怕孤魂归路迢迢。

逝去了，欢乐的好梦，不能随墓草而复生，明朝此日，谁知天涯何处寄此身？叹漂泊我已如落花浮萍，且高歌，且痛饮，拼一醉烧熄此心头余情。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侵凌吧！我再不醒。

辑三

无穷红艳烟尘里

一样在寒冻中欢迎了春来，抱着无限的抖颤惊悸欢迎了春来，然而阵阵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片片如云雾般的群花，也正在哀呼呻吟于狂飙尘沙之下，不是死得惨白，便是血得鲜红。试想想一个疲惫的旅客，他在天涯中奔波着这样惊风骇浪的途程，目睹耳闻着这些愁惨冷酷的形形色色，他怎能不心碎呢！既不能运用宝刀杀死那些扰乱和平的恶魔，又无烈火烧毁了这恐怖的黑暗和荆棘，他怎能不垂涕而愤恨呢！

已是暮春天气，却为何这般秋风秋雨？假如我们记忆着这个春天，这个春天是埋葬过一切的光荣的。她像深夜中森林里的野火，是那样寂寂无言地燃烧着！她像英雄胸中刺出的鲜血，直喷洒在枯萎的花瓣上，是那样默默地射放着醉人心魂的娇艳。春快去了，和着一切的光荣逝去了，但是我们心头愿意永埋这个春天，把她那永远吹拂人类生意而殉身的精神记忆着。

在现在真不知怎样安放这颗百创的心，而我们自己的头颅何时从颈上飞去呢！这只有交付给渺茫的上帝了。春天我是百感交集的日子，但是今年我无感了。除了睁视默默外，既不会笑也不会哭，我更觉着生的不幸和绝望；愿天爽性把这地球捣成碎粉，或者把我这脆弱有病态的心掉换成那些人的心，我也一手一只手枪飞骑驰骋于人海之中，看着倒践在我铁蹄下的血尸，微笑快意！然而我终于都不能如愿，世界不归我统治，人类不听我支配，只好叹息着颤悸着，看他们无穷的肉搏和冲杀吧！

有时我是会忘记的。当我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中间，悄悄地看她们的舞态，听她们的笑声，对我像一个不知道人情世故的人，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和罪恶。当我在杨柳岸伫立着听足下的泉声，残月孤星照着我的眉目，晚风吹拂着我的衣裙，把一颗平静的心，放在水

面月光上时，我也许可以忘掉我的愁苦和这世界的愁苦。

常想钻在象牙塔里，不要伸出头来，安稳甘甜地做那痴迷恍惚的梦；但是有时象牙塔也会爆裂的，终于负了满身创伤掷我于十字街头，令我目睹着一切而惊心落魄！这时花也许开得正鲜艳，草也许生得很青翠，潮水碧油油的，山色绿葱葱的；但是灰尘烟火中，埋葬着无穷娇艳青春的生命。我疲惫的旅客呵！不忍睁眼再看那密布的墨云，风雨欲来时的光景了。

我祷告着，愿意我是个又聋又瞎的哑小孩。

心之波

我立在窗前许多时候，我最喜欢见落日光辉照在那烟雾迷蒙的西山，在暮色苍茫的园里，粗粝而且黑暗的假山影，在紫色光辉里照耀着；那傍晚的云霞，飘坠在楼下，青黄相间，迎风摇曳的梧桐树上——很美丽的闪烁，犹如一阵淡红蔷薇花片的微雨，遍染了深秋梧叶。我痴痴地看那晚霞坠在西山背后，今天的愉快中秋节，又匆匆地去了！时间张着口，把青春之花、生命之果都吸进去了，只留下迷路的小羊在山坡踌躇着。

夜间临到了！我在寂寞沉闷的自然怀抱中，我是宇宙的渺小者呵；这一瞥生命之波又应当这样把温和与甜蜜的情感，去发掘宇宙秘藏之奥妙，吸收她的美和感化，以安慰这枯燥的人生呵！晶莹光辉的一轮明月，她将一手蕴藏的光明，都兴尽的照遍宇宙了；那夜景的灿烂，都构成很和平很静默的空气。我从楼上下去到了后院——那空旷的操场上，去吸收她那素彩清辉的抚爱；一路过了许多游廊，那电灯都黑沉地想着他的沉闷，他是没有力量和月光争辉的，但在黑暗的夜里，那月儿被黑云翳遮满了，除了一二繁星闪烁外，在那黑暗里辉耀着的就是电灯了！但现在他是不能和她争点光明的，因为她是自然的神。我一路想着许多无聊的小问题，不觉地走到花园的后面一棵松树底下，我就拂着枯草坐在树底。从枝叶织成的天然幕里，仰着头看那含笑的月！我闭了眼，那灵魂儿不觉地飞出去，找我那理想中之幻想界——神之宫——仙之园——作我的游缘。我觉着灵魂从白云迷茫中，分出一道光明的路，我很欣喜地踏了进去，那白玉琢成的月宫里，冉冉地走出许多极美丽的白衣仙女，张着翅膀去欢迎我的灵魂！从微笑的温和中，我跪在那白绒的毡上，伏在那洁白神女之肩上。我那时觉着灵魂儿都化成千数只的蝴蝶，翩翩在白云的深宫跳舞了！神秘的音乐，飘荡在银涛的波光中，那地上的花木，也摇曳着合拍地发出相击的细声。眼睁开了，依然在伟大的松林影下坐着，眼中还映着那闪烁而飘浮的色带：仿佛那白衣的神妃及仙女都舞蹈着向我微笑！她听见各地方都发出嘹嘹的、奇异的、悲愁的、感动的、恳切的声调，如珍珠的细雨落在深密而开花的林中一样。我慢慢地醒了，那灵魂中构成的幻梦，微细的音乐还依然在那银涛之光中波动着。我凝神细听，才知是远处的箫声，那一缕缕的哀音，告诉以人类

的可怜！

去年今夜，不是同她在皓月之下叙别吗？我那时候无心去看月儿的娇媚，我的泪只是往肚子里流！现在月儿一样的照在我和她的心里，但重洋之波流不去我的思悃。我确知道她是最哀痛的一个失恋者，在生命中她不觉得愉快，幸福只充满了忏悔和哀怨。她生命之花，都被那恶社会的环境牺牲了。她觉着宇宙尽充着悲哀，在呜咽的音容中，微笑总是徒然，像海鸥躲出海去，是不可能的事啊！

我思潮不定地波荡着，到了我极无聊的时候，我觉着又非常可笑！人生到底是怎样生活去吗？我慢慢地向我寝室走，那萧瑟的秋风吹在两旁的树林里，瑟瑟地向我微语：他们的吟声和着风声，唱出那悲哀之歌。我踽踽独行，是沉闷无聊的事吗？但我看来，是在这烦恼嚣杂的社会里，不亲近人是躲避是非的妙法。所以人家待我有二三分的美意，我就觉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布满了我的心腔。我慢慢地沉思着走到了我的楼下，忽然见楼旁有个黑影一闪，我很惊讶地问了一声“是谁”，但那黑影已完全消灭了，找不出半点行踪。一瞥的人生也是这样的无影无踪吗？我匆匆地上楼，那皓光恰好射在我的帐子上，现出种极惨的白色！在帐中的一个小像上，她掬着充足的泪泉在那眼波中，摄我的灵魂去，游那悲哀之海啊！失恋的小羊哟，在这生命之波流动的时候，那种哀怨的人生，是阻止那进行的拦路虎，愈要觉着那不语的隐痛。但人要不觉悟人世是虚伪的，本来什么也不足为凭，何况是一种冲动的感情啊！不过人在旁观者的地位都觉着她是不知达观方面去想的，到了身受者亲切的感着时候，是比不得旁观者之冷眼讥笑。这假面具带满的社会，谁能看透那脑筋荡漾着什么波浪啊！谁知道谁的目的是怎样主张啊！况且人世的事都是完全相对的，不能定一个是非；如甲以为是的乙又以为非，是没有标准的。那么，在这恶社会里失望和懊恼，都是人类难免的事。这么一想，她有多少悲哀都要被极强的意志战胜。既然人世是宇宙的渺小者瞬息的一转，影一般的就捉不住了！那疲倦的青春和沉梦的醉者，都是青年人所不应当消极的。但现在的青年——知识界的青年，因感觉的敏感和思想的深邃，所以处处感着不快的人生，烦闷的人生。他们见宇宙的事物、人类是受束缚的，哪如天空的鸿雁任意翱翔，春日的流莺随心歌啭呢？他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他们也减少烦恼，他们是生活简单的，所以也不受拘束。

我一沉思，虽晴光素彩，光照宇宙，但我心胸中依然塞满了黑暗。我搬把椅子，放在寝室外边的栏杆旁，恰好一轮明月，就照着我。那栏杆下沉静的青草和杨柳，也伸着头和月儿微语呢。一阵秋风，那树叶依

然扑拉拉落了满地。月儿仍然不能保护她今夜不受秋风的摧残，她更不能借月儿的力量，帮助她的“生命之花”不衰萎不败落。这是他们最不幸的事情，但他们也慷慨地委之于运命了！

夜是何等的静默啊！心之波在这爱园中波荡着，想起多少的回忆：在初级师范读书的时候，天真烂漫，那赤血搏动的心里，是何等光亮和洁白呵！没有一点的尘埃，是奥妙神洁的天心呵！赶我渐渐一步一步地挨近社会，才透彻了社会的真相——是万恶的——引人入万恶之途的。一入万恶之渊，未有不被万恶之魔支配的！叫他洁白的心胸，染了许多的污点。他是意志薄弱的青年，能不为万恶之魔战败吗？

所以一般知识略深的青年，对于社会的事业，是很热心去改造的，不过因为环境和恶魔的征服，他们结果便灰心了，所以他对于社会是卑弃的，远避的。社会上所需要的事物，都是悖逆青年的意志，而偏要使他去做的事情。被征服的青年，也只好换一副面具和心肠去应付社会去，这是人生隐痛啊！觉悟的青年，感受着这种苦痛，都是社会告诉他的，将他从前的希望，都变成悲观的枯笑，使他自然地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社会的万恶之魔，就是许多相袭既久的陈腐习惯。在这种习惯下面，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然而这是社会上最尊敬最赞扬的人物。假如在这社会习惯里有一二青年，要秉着独立破坏的精神，去发展个人的天性，不甘心受这种陈腐不道德的束缚，于是乎东突西冲，想与社会作对，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罗网很密，个人绝对不能做社会的公敌的。社会像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的。况且“多数服从的迷信”是执行重罚的机关（舆论），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少数的真理志士，削夺了他的言论行动、精神肉体——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同国民公敌都是青年在社会内的背影！

人生是不敢去预想未来、回忆过去的，只可合眼放步随造物的低昂去。一切希望和烦恼，都可归到运命的括弧下。积极方面斗争作去，终归于昙花一现，就消极方面挨延过去，依然一样的落花流水；所取的目的虽不同，而将来携手时，是同归于一点的。人生如沉醉的梦中，在梦中的时候一颦一笑，都是由衷的——发于至情的；迨警钟声唤醒噩梦后，回想是极无意识而且发笑的！人生观中一片片的回忆，也是这种现象。

今夜的月儿，好像朵生命之花，而我的灵魂又不能永久深藏在月宫，躲着这沉浊的社会去，这是永久的不满意呵！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定而不变的，没有绝对真实的。我这一时的心波是最飘忽的一只雁儿；

那心血汹涌的时候，已一瞥地追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我只好低着头再去沉思之渊觅她去……

葡萄架下的回忆

生命之波，滔滔地去了，禁不住地还想，深沉的回忆。但有时他那深印脑海的浪花，却具着惹人不忘的魄力。在这生命中之一片碎锦，是应当永志的。一刹那，捉不住的秋又去了，但是不灭的回忆依然存在。

窗外的杨柳，很懊恼地垂着头，沉思她可怜的身世。那一缕缕的微笑，从瑟瑟的风浪中传出。在淡泊的阳光下，照出那袅娜的姿态，飘荡的影子，她对于这悲愁有无限的怨望！有时窗上的白纬纱，起伏飘荡地被风吹着，慢慢地挂在帐角上，但是一刹时，仍旧被一阵大风吹下来，拖在地板上。在沉寂中，观察一个极细微的事物，都含着有无限的妙理，宇宙的奥藏，都在这一点吗？

那时候我很疲倦地睡在床上，想借着这时候休息一下，因为我在路上，已经两夜失眠了；但是疲倦的神，还是不屈不挠的，反把睡天使驱出关外，更睡不着了！虽然拢上眼睛，但是那无限的思潮，又在魔海中萦绕……莫奈何，只好把眼睛睁开，望望那窗外的杨柳和碧蓝的天，聊寄我的余思。这时候想不到我的朋友梅影君来访我！不但是沉闷中的安慰，并且是久别后的乍逢。晤面后那愉快的意线从各人的心房中射出，在凝眸微笑中，满溢着无限的温情。

我记得那是极温和的天气，淡淡的斜阳，射在苍黄的地毡上；我们坐在窗旁的椅上，谈别后的情况，她还告诉我许多令我永久记忆的事……不过我们未见面时所预备的话，都想不起；反而相对默然。后来首问我暑假中家居的成绩，可惜我所消磨岁月的，就是望着行云送夕阳。除过猛烈的刺激，深刻的回忆……高兴时随便写几句诗外，实在没有可称述的一样成绩，不过梅影她定要我念几首给她听，后来我扭不过她的要求，想起一首《紫罗兰》来——因为她是殉了《商报》的纪念物，算是一种滑稽的记忆。我读给她的诗是……

当她从我面前低着头，匆匆走过去的时候，
她的心弦鼓荡着我的心弦，
牵引着我的足踵儿，
到了紫罗兰的面前。
花上的蝶儿，猛吃一惊，嗔人扰她甜蜜的睡眠；
但是花儿很愉快地娜袅舞蹈着，

展开她一折一折的笑靥。
我想她心腔中，怀着什么疑团？
脑海里荡漾着什么波澜？
但是她准痴立着笑而不答！
当我无意中又遇着她的时候，
看她手里拿着鲜烂的花球，
衬着她玫瑰似的颊儿，乌云般的发儿，
水漾漾漆黑的眼珠儿，满溢着无穷的话头。
鸟儿的音韵好像她抑扬的歌声；
花儿的风姿，不如她自然活泼的娉婷。
当我慢慢地从紫罗兰的旁边离开她，
现着一点笑，
隐着一点愁。
她半喜半怨地倚着那紫罗兰不动。
人的痴心呵！
她恐怕旁人摘她的花。
朋友呵！
假如你脑海里镌深了她，
你随时能发现一朵灿烂的花，
又何必怕旁人摘她？
车轮和我的心轮一样，相扭着旋转；
我的心却在紫罗兰前。
小鸟笑着说：
“朋友呵！
沉寂里耐着点吧！
不要把血和泪，
染在花瓣上，
使她永镌着心痛；
忘不了你的怅惘沉闷！”

我轻轻地读着，她静静地听。我知道她受了很深刻的刺激。她说：“朋友啊！你干吗！向着深思之渊中求空幻的生活。愉快之波是生命流中的浪花，你不要令她忽略，把光阴匆匆地过去。你就是绞尽脑汁，破碎心血，你向人间曾否找到一点真诚的慰藉？你看清新高爽的野外那伟大自然界，都要待我们去赏玩她，涵化她。天空中的云霞，野外的锦绣都是自然魂灵的住所。她们都含着笑，仰着头，盼我们去伴他。人生

一瞥，当及时行乐。虽然处的是寂寞沉闷的生活中，但是大地团团，又何处非乐土呢？你的思想比我狭闷得多，这种理想，只好让自然界去融化你。去年读你的《亡魂》一篇，我那时认为你的理想不觉悟是很危险的，后来我接你的信，知道你近来是有些觉悟，不过恐怕是一时的冲动，不仅又要消灭了……”我听了她这番忠告，非常地感激，我的思想虽然是环境造成的，但是环境又是谁来造成的？可是懦弱的青年，只有软化在恶环境的淫威下呻吟；就是不然，也只好满腹牢骚，亢喉高唱罢了。在虚伪冷淡的社会里，谁人肯将他心上的一滴热血付与人！可知道在充满着灰尘的世界上，愉快都是狡黠的笑声，所以我宁愿多接触一点浑厚温和的自然界，安慰这枯燥的生活，我不愿随风夙愿，在那满戴假面具的人群里讨无趣！梅影知我最深，她因我握别北京有二月余，水榭赏荷已为逝波，篱畔访菊又当盛秋，于是她就提议要到城南公园一睹园林秋色。那时我很愉快地允许，遂去准备我们的行进。当我坐着车出宣武门的时候，各种的车和扰扰攘攘的行人，除了汽车内坐着很安详舒适的阔佬们外，他们面上都现着恐惧的神气！因为路窄人多，呜呜！前面汽车迎头来，呜呜！后面的汽车，又电驰般的追来了！他们的恐惧都是怕卧在汽车下，把一生劳碌的梦惊醒来了，或者对于他们生命历程上发生的阻碍，有点觉悟。虽然这样说，但我过那门时，我觉悟了一生的开幕材料，无非是取给于这一刹那的小把戏台上的反映罢了。离公园门有十余步的距离，有一个兵，在石阶上走来走去，他故意踏重他的皮靴表示他很赳昂的样子。他的职务是守卫而兼着收票。每当我来这儿购票的时候，他准表示他认识我是常游者的态度，并且我进了公园的时候，他准微笑着，低头踏着他皮靴上的泥尘，我看他是一个诚恳的服务者。

我进了园后门，觉着眼前出现一幅极美丽的景象。我们沿着草径走，极微细的足音，往往惊起草虫的鸣声和蝴蝶的飞舞。那时斜阳挂在林外，碧蓝的天上罩满了锦绣的云霞。我们慢慢地走着，领悟这人生一瞥中的愉快！自然呵！你具有了这种伟大的势力，为什么不把污浊的人心洗清，恶劣的世俗扫净？

绿荫如幕，覆在一角红墙下，分明的鲜艳。我们走过的时候，那树上的叶子都瑟瑟地低声微语，地下的柔苔苍绿杂着红梅的叶儿铺着；我想起那春天的红花在树上摇曳着，弄姿撒娇的样子，知道是做了一场春梦呵！

我们游到葡萄架下，停止我们的行进，作个暂时的休息。我怕踱过了短桥！那桥下的水是尽其所能地灌园灌艺用的！发源是从井里吸上来的。虽然人工的小河，但流在这种静雅清净的福地，也别有风味，不致

埋没它的本质。我们进了葡萄架下，一种清香沁骨，令人神醉。这时候，一个茶役上来招呼，他的态度完全是一个纯洁的园丁——农夫。他来应酬客人也觉着许多天真态度，因为他没有带着平常茶役的假面具。

当时我们坐在架下的角上，上边有绿色的天然葡萄叶，密布着做了天棚，倒坠着许多滴露的葡萄，真令人液涎，从叶缝里能看见一线碧蓝的天纹；下边铺着一层碧苍青苔，踏下去软软的，做了天然地毯。一阵风过处，往往落些小叶，在我的襟上。我极力地镇定着我搏动的热血和呼吸，领受这一瞥中的愉快。现在青年人的幸福，也仅仅是这一途了。那时我回头看梅影，望着小桥下流水发呆！从我旁观者的观察和猜度，知道她觉悟了人生观的大梦，到终究是要醒的。但是在这嚣杂烦扰的社会里，很难窥透着这一点。往往愈入愈迷，愈迷愈有味……虚荣的名利，驱使人牺牲了天良，摧残了个性，劳碌着把自己的躯壳做成个机械去适应社会——环境，并且要自相残杀肃血漂橹。到那白杨潇潇、杜鹃哀啼、荒茫苍凉中，都一样地藏身在一抔黄土之下。回忆起来，不过在人生途中，做了一个罪恶和不觉悟的牺牲！人各有志，梅影虽然雄志赳昂，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出来，为她生命中的光彩，发展她平生的抱负和雄才。不过她是借以消磨那有生命的光阴。她有时为自然界的美一接触时，未尝不觉得是虚幻。我们是不能默默地讨论，宇宙间深奥神妙……往夕思绪飘然，灵魂要飞出去时，草上的小虫，夕阳下树上的秋蝉的唧唧声把我们已飞的神思捕来！梅影一回顾，见我也立在她后面发呆，不禁地扑哧地一笑，反把我吓了一跳。我们遂抛了那沉思的生活，转出了葡萄架后面见那一块广田分畦，种的各种蔬菜，夹杂的一些野花，但却带着点憔悴的色彩，因为经了秋的缘故。有三五农夫似的园丁，蹲在那绿畦里，栽培蔬菜。他见那绿叶的大瓜，面上发出极愉快的微笑；他很乐意把全副的精神，都注在那茂盛实力的收获上。所以他很（热）诚地保护着她。

我们很不愿意离开这深刻缁衣的葡萄架下，但无情的光阴板着脸又赶着我们度黄昏黑暗的生活了。一刹那间的安慰，又匆匆地过去了，那时夕阳残霞照在一片昏黄的草地上，幻出各样的色彩，它也要在未别我们之先，发挥尽它的爱和光——因为他要丢了。那黑暗的魔障逼来了！哦！葡萄架下的回忆也完了。我回忆时的时况，这回要叫人忆了……人生的波，匆匆去了。一点一点的浪花都织在脑海的波澜纹里了。一幕一幕不尽，何时回忆了啊！

玉薇

久已平静的心波，又被这阵风雨，吹皱了几圈纤细的银浪，觉着窒息重压的都是乡愁。谁能毅然决然用轻快的剪刀，挥断这自吐自缚的罗网呵！

昨天你曾倚着窗默望着街上往来的车马，有意无意地问我：

“波微！前些天你寄我那封信含蓄着什么意思？”

我当时只笑了笑，你说了几声“神秘”就走了。今天我忽然想告你一切，大胆揭起这一角心幕给你看：只盼你不要讥笑，也不要惊奇。

在我未说到正文以前，先介绍你看一封信，这封信是节录地抄给你：

飞蛾扑火而杀身，青蚕作茧以自缚，此种现象，岂彼虫物之灵知不足以见及危害？要亦造物网罗有一定不可冲破之数耳。物在此网罗之中，人亦在此网罗之中，虽大力挣扎亦不能脱。

君谓“人之所幸幸而希望者，亦即我惴惴然而走避者”，实告君，我数年前即为坚抱此趋向之一人，然而信念自信念，事实则自循其道路，绝不与之相侔；结果，我所讪笑为追求者固溺矣，即我走避者，人何曾逃此藩篱？

世界以有生命而存在，我在其狂涡呓梦之中，君亦在其狂涡呓梦之中；吾人虽有时认得狂涡呓梦，然所能者仅不过认识，实际命运则随此轮机之旋转，直至生命静寂而后已。

吾人自有其意志，然此意志，乃绝无权处置其命运，宰制之者乃一物的世界。人苟劝我以憬悟，勿以世为有可爱溺之者；我则愿举我之经验以相告，须知世界绝不许吾人自由信奉其意志也。

我乃希望世人有超人，但却绝不信世上会有超人，世上只充满庸众。吾人虽或较认识宇宙；但终不脱此庸众之范围，又何必坚持违生命法则之独见，以与宇宙抗？

看完这封信，你不必追究内容是什么？相信我是已经承认了这些话是经验的事实的。

近来，大概只有两个月吧！忽然觉得我自己的兴趣改变了，经过许多的推测，我才敢断定我，原来在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爱恋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是我的学生。

这自然是一种束缚，我们为了名分地位的隔绝，我们的心情是愈压伏愈兴奋，愈冷淡愈热烈；直到如今我都是在心幕底潜隐着，神魂里系念着。她栖息的园林，就是我徘徊萦绕的意境，也就是命运安排好的囚笼。两个月来我是这样沉默着抱了这颗迂回的心，求她的收容。在理我应该反抗，但我决不去反抗，纵然我有力毁碎，有一切的勇力去搏斗，我也不去那样做。假如这意境是个乐园，我愿做个幸福的主人；假如这意境是囚笼，我愿做那可怜的俘虏。

我确是感到一种意念的疲倦了。当桂花的黄金小瓣落满了雪白的桌布，四散着清澈的浓香，窗外横抹着半天红霞时，我每每沉思到她那冷静高洁的风韵。朋友！我心是这样痴，当秋风吹着枯黄的落叶在地上旋舞，枝上的小鸟悼伤失去的绿荫时，我心凄酸得欲流下泪来；但这时偶然听见她一声笑语，我的神经像在荒沙绝漠寻见绿洲一样的欣慰！

我们中间的隔膜，像竹篱掩映着深密芬馥的花朵，像浮云遮蔽着幽静皎洁的月光，像坐在山崖上默望着灿烂的星辉，听深涧流水，疑惑是月娥环佩声似的那样令人神思而梦游。这都是她赐给我的，惟其是说不出，写不出的情境，才是人生的甜蜜，艺术的精深呢！

我们天天见面，然而我们都不说什么话，只彼此默默地望一望。尝试了这种神秘隐约的力的驱使，我可以告诉你，似在月下轻弹琵琶的少女般那样幽静，似深夜含枚急驱的战士般那样渺茫，似月下踏着红叶，轻叩寺门的老僧那样神远而深沉。但是除了我自己，绝没有人相信我这毁情绝义的人，会为了她使我像星星火焰，烧遍了原野似的不可扑灭。

有一天下午，她轻轻推开门站在我的身后，低了头编织她手中的线绳，一点都没有惊动我；我正在低头写我的日记，恰巧我正写着她的名字。她轻轻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从镜子里看见她，那时我的脸红了！半晌才说了一句不干紧要的话敷衍下去；坦白天真的她，何曾知道我这样局促可怜。

我只好保留着心中的神秘，不问它银涛雪浪怎样淹没我，相信那里准有个心在——那里准有个海在。

写到这里我上课去了。吃完饭娜君送来你的信，我钦佩你那超越世界系缚的孤渺心怀，更显出你是如何的高洁伟大，我是如何的沉恋渺小呵！最后你因为朋友病了，战争阻了你的归途，你万分诅恨和惆怅！诚然，因为人类才踏坏了晶洁神秘的原始大地，留下这疏散的鸿爪；因为人类才废墟变成宫殿，宫殿又变成丘陵；因为人类才竭血枯骨，攫去大部分的生命，装潢一部分的光荣。

我们只爱着这世界，并不愿把整个世界供我支配与践踏。我们也愿

意戴上银盔，骑上骏马，驰骋于高爽的秋郊，马前有献花的村女，四周有致敬的农夫；但是何忍白玉杯里酌满了鲜血，旗麾下支满了枯骨呢？自然，我们永远是柔弱的女孩，不是勇武的英雄。

这几夜月儿皎莹，心情也异常平静。心幕上掩映着的是秋月、沙场、凝血、尸骸，要不然就是明灯绿帏下一个琴台上沉思的倩影。玉薇！前者何悲壮，后者何清怨？

梅隐

五年前冬天的一个黄昏，我和你联步徘徊于暮云苍茫的北河沿，拂着败柳，踏着枯叶，寻觅梅园。那时群英宴间，曾和你共沐着光明的余晖，静听些大英雄、好男儿的伟论。昨天我由医院出来，绕道去孔德学校看朋友。北河沿败柳依然，梅园主人固然颠沛在东南当革命健儿，但是我们当时那些大英雄、好男儿却有多半是流离漂泊，志气颓丧，事业无成呢！

谁也想不到五年后，我由繁杂的心境中拣寻出这样一段回忆。时间一天一天地飞掠，童年的兴趣都在朝霞暮云中慢慢地消失，只剩有青年皎月是照了过去又照现在，照着海外的你，也照着祖国的我。

今晨睡眼蒙眬中，你廿六号的信递到我病榻上来了。拆开时，粉色的纸包掉下来，展开温香扑鼻，淡绿的水仙瓣上，传来了你一缕缕远道的爱意。梅隐！我欣喜中，含泪微笑轻轻吻着它，闭目凝思五年未见，海外漂泊的你。

你真的决定明春归来吗？我应用什么表示我的欢迎呢？别时同流的酸泪，归来化作了冷漠的微笑；别时清碧的心泉，归来变成了枯竭的沙滩；别时鲜艳的花蕾，归来是落花般迎风撕碎！何处重撷童年红花，何时重摄青春皎颜？挥泪向那太虚，嘘气望着碧空，朋友！什么都逝去了，只有生之轮默默地转着衰老，转着死亡而已。

前几天皇姊由Sumatra来信，她对我上次劝她归国的意见有点容纳了，你明春可以绕道去接她回来，省得叫许多朋友都念着她的孤单。她说：

在我决志漂泊的长途，现在确乎感到疲倦，在一切异样的习惯情状下，我常想着中华；但是破碎河山，糜烂故乡，归来后又何忍重来凭吊，重来抚慰呢？我漂泊的途程中，有青山也有绿水，有明月也有晚霞，波妹！我不留恋这刹那寄驻的漂泊之异乡，也不留恋我童年嬉游的故国；何处也是漂泊，何时也是漂泊，管什么故国异地呢？除了死，那里都不是我灵魂的故乡。

有时我看见你壮游的豪兴，也想远航重洋，将这一腔烦闷投向海心，浮在天心；只是母亲系缚着我，她时时怕我由她怀抱中逸去，又在我心头打了个紧结。因此，我不能离开她比现在还远一点。许多朋友，

看不过我这颓丧，常写信来勉策我的前途，但是我总默默地不敢答复他们，因为他们厚望于我的，确是完全失望了。

近来更不幸了，病神常常用她的玉臂怀抱着我；为了病更使我对于宇宙的不满和怀疑坚信些。朋友！何曾仅仅是你，仅仅是我，谁也不是生命之网的漏鱼，病精神的或者不感受身体的痛苦，病身体的或者不感受精神的斧柯；我呢！精神上受了无形的腐蚀，身体上又受着迟缓而不能致命的痛苦。你一定要问我到底为了什么，但是我怎样告诉你呢，我是没有为了什么的。

病中有一次见案头一盆红梅，零落得可怜，还有许多娇红的花瓣在枝上，我不忍再看她萎落尘土，遂乘她开时采下来，封了许多包，分寄给我的朋友，你也有一包，在这信前许接到了。玉薇在前天寄给我一首诗，谢我赠她的梅花，诗是：

话到漂零感苦辛，月明何处问前身？

甘将疏影酬知己，好把离魂吊故人。

玉碎香消春有恨，风流云散梦无尘。

多情且为留鸿爪，他日芸窗证旧因。

同时又接到天辛寄给我的两张画片：一张是一片垂柳碧桃交萦的树林下，立着个绯衣女郎，她的左臂绊攀着杨柳枝，低着头望着满地的落花凝思。一张是个很黯淡苍灰的背景，上边有几点疏散的小星，一个黑衣女郎伏在一个大理石的墓碑旁跪着，仰着头望着星光祈祷——你想她是谁？

梅隐！不知道哪个是象征着我将来的命运？

你给我寄的书怎么还不寄来呢？揆哥给你有信吗？我们整整一年地隔绝了，想不到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寄来一张卡片，上边写着：

愿圣诞节的仁风，吹散了人间的隔膜；

愿伯利恒的光亮，烛破了疑虑的悲哀。

其实，我和他何尝有悲哀，何尝有隔膜？所谓悲哀隔膜，都是环境众人造成的，在我们天真洁白的心版上，有什么值得起隔膜和悲哀的事。现在环境既建筑了隔膜的幕壁，何必求仁风吹散？环境既造成了悲哀，又何必硬求烛破？

只要年年圣诞节，有这个机会纪念着想到我们童年的友谊，那我们的友谊已是和天地永存了。揆哥总以为我不原谅他，其实我已替他想得极周到，而且深深了解他的；在这“隔膜”、“悲哀”之中，他才可寻觅着现在人间的幸福；而赐给人间幸福的固然是上帝；但帮助他寻求的，却是他以为不谅解他的波微。

我一生只是为了别人而生存，只要别人幸福，我是牺牲了自己也乐于去帮助旁人得到幸福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不过我也只是这样希望着，有时不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一种罪恶的玩弄呢！虽然我不辩，我又何须辩，水枯了鱼儿的死，自然都要陈列在眼前，现在何必望着深渊徘徊而疑虑呢！梅隐！我过去你是比较知道的，和揆哥隔绝是为了他的幸福，和梅影隔绝也是为了她的幸福……因为我这样命运不幸的人，对朋友最终的披肝沥胆，表明心迹的，大概只有含泪忍痛的隔绝吧！

母亲很念你，每次来信都问我你的近况。假如你有余暇时你可否寄一封信到山城，安慰安慰我的母亲，也可算是梅隐的母亲。我的病，医生说是肺管炎，要紧大概是不要紧，不过长此拖延，精神上觉着苦痛；这一星期又添上失眠，每夜银彩照着紫蓝绒毡时，我常觉腐尸般活着无味；但一经我抬起头望着母亲的相片时，神秘的系恋，又令我含泪无语。梅隐！我应该怎样，对于我的生，我的死？

给庐隐

《灵海潮汐致梅姊》和《寄燕北诸故人》我都读过了，读过后感觉到你就是我自己，多少难以描画笔述的心境你都替我说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人感到别人是自己的时候，这是多么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庐隐，我已经得到了。假使我们的世界能这样常此空寂，冷寂中我们又这样彼此透彻地看见了自己，人世虽冷酷无情，我只愿恋这一点灵海深处的认识，不再希冀追求什么了。

在你这几封信中，我才得到了人间所谓的同情，这同情是极其圣洁纯真，并不是有所希冀有所猎获才施与的同情。廿余年来在人间受尽了畸零，忍痛含泪扎挣着，虽弄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仍紧嚼着牙齿作勉强的微笑！我希望在颠沛流离中求一星星同情和安慰，以鼓舞我在这人世界战斗的勇气；然而得到的只是些冷讽热笑，每次都跌落在人心的冷森阴险中而饮泣！此后我禁受不住这无情的箭镞，才想逃避远离开这冷酷的世界和人类；因之我脱离了学校生活，踏入了世界的黑洞后，我往昔天真烂漫的童心，都改换成冷枯孤傲的性情。一年一年送去可爱的青春，一步一步陷落在满是荆棘的深洞，嘲笑讪讽包围了我，同情安慰远离着我，我才诅咒世界，厌恶人类，怨我的希望欺骗了自己。想不到遥远的海滨，扰攘的人群中，你寄来这深厚的安慰和同情，我是如何的欣喜呵！惊颤地揭起了心幕收容她，收容她在我心的深处；我怕她也许不久会消失或者飞去！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朋友！我也曾几度发现过这样的同情，结果不是赝鼎便是雪杯，不久便认识了真伪而消灭。这种同情便是我上边所说有所希冀猎获而施与的，自然我不能与人以希冀猎获时，同情安慰也是终于要遗弃我的。朋友！写到这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你百战的勇士，也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创伤！

自从得到了你充满热诚和同情的信后，我每每在静寂的冷月寒林下徘徊，虽然我只看见是枯干的枝丫，但是也能看见她含苞的嫩芽和春来时碧意迷漫的天地。我知所忏悔了，朋友！以后我不再因自己的失意而诅咒世界的得意，因为自己未曾得到而怨恨人间未曾有了；如今漠漠干枯的寒林，安知不是将来如云如盖的绿荫呢！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扎挣中，虽明知是幻象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涧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扎挣；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

逃此网罗以自救拔。大概也是因此吧！才有许多伟大反抗的志士英雄，在辗转颠沛中，演出些惊人心魂的悲剧，在一套陈古的历史上，滴着鲜明的血痕和泪迹。朋友！追求扎挣着向前去吧！我们生命之痕用我们的血泪画写在历史之一页上，我们弱小的灵魂，所滴沥下的血泪何尝不能惊人心魂，这惊人心魂的血泪之痕又何尝不能得到人类伟大的同情。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一切生命的铸塑也如手中的泥，朋友！我们怎样把我们自己铸塑呢？只在乎我们自己。

说得太乐观了，你要笑我吧？怕我们才是命运手中的泥呢！我也觉这许多年中只是命运铸塑了我，我何尝敢铸塑命运。真是梦呓，你也许要讥我是放荡不羁的天马了。其实我真愿做个奔逸如狂飙似的骏马，把我的生命都载在小小鞍上，去践踏翻这世界的地轴，去飞扬起这宇宙的尘沙，使整个世界在我的足下动摇，整个宇宙在我铁蹄下毁灭！然而，朋友！我终于是不能真的做天马，大概也是因为我终于不是天马。每当我束装备鞍，驰驱赴敌时，总有人间的牵系束缚我，令我毁装长叹！至如今依然蜷伏槽下咀嚼这食厌了的草芥，依然镇天回旋在这死城而不能走出一步；不知是环境制止我，还是自己的不长进，我终于是四年如一日地过去。朋友！你也许为我的抑郁而太息，我不仅不能做一件痛快点不管毁灭不管建设的事业，怕连个直截了当、极迅速极痛快的死也不能。唉！谁使我这样抑郁而生抑郁而死呢！是社会，还是我自己？我不能解答，怕你也不能解答吧！因之，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结果却只是默无一语，“多少事欲说还休”，所以我望着“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我默无一语的，总是背着行囊，整天整夜地向前走，也不知何处是我的归处，是我走到的地方。只是每天从日升直到日落，走着，走着，无论怎样风雨疾病，艰险困难，未曾停息过；自然，也不允许我停息，假使我未走到我要去地方，那永远停息之处。我每天每夜足迹踏过的地方，虽然都让尘沙掩埋，或者被别人的足踪踏乱已找不到痕迹，然而心中恍惚的追忆是和生命永存的，而我的生命之痕便是这些足迹。朋友！谁也是这样，想不到我们来到世界只是为了踏几个足印，我们留给世界的也是几个模糊零碎不可辨的足印。

我们如今是走着走着，同时还留心足底下践踏下的痕迹，欣慰因此，悲愁因此。假使我们如庸愚人们的走路，一直走去，遇见歧路不彷徨，逢见艰险不惊悸，过去了不回顾，踏下去不踟蹰，那我们一样也是浑浑噩噩从生到死，绝没有像我们这样容易动感，践了一只蚂蚁也会流泪的。朋友！太脆弱了，太聪明了，太顾忌了，太徘徊了！才使我们有

今日，这也欣慰、也悲凄的今日。

庐隐！我满贮着一腔有情的热血，我是愿意把冷酷无情的世界，浸在我热血中；知道终于无力时，才抱着这怆痛之心归来，经过几次后，不仅不能温暖了世界，连自己都冷凝了。我今年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只是在空寂中生活着，我一腔热血，四周环以泥泽的冰块，使我的心感到凄寒，感到无情。我的心哀哀地哭了！我为了寒冷之气候也病了。

这几天离开了纷扰的环境，独自睡在这静寂的斗室中，默望着窗外的积雪，忽然想到人生的究竟，我真不能解答，除了死。火炉中熊熊发光的火花，我看着它烧成一堆灰烬，它曾给与我的温热是和灰烬一样逝去；朝阳照上窗纱，我看着西沉到夜幕下，它曾给与我的光明是和落日一样逝去。人们呢，劳动着，奔忙着，从起来一直睡下，由梦中醒来又入了梦中，由少年到老年，由生到死……人生的究竟不知是什么？我病了，病中觉得什么都令人起了怀疑。

青年人的养料唯一是爱，然而我第一便怀疑爱，我更讪笑人们口头笔尖那些诱人昏醉的麻剂。我都见过了——甜蜜、失恋、海誓山盟、生死同命，怀疑的结果是，我觉得这一套都是骗，自然不仅骗别人，连自己的灵魂也在内。宇宙一大骗局。或者也许是为了骗吧，人间才有一时的幸福和刹那的欣欢，而不是永久悲苦和悲惨！

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之于空寂。因为空寂是永久不变的，永久可以在幻望中安慰你自己的。

我是在空寂中生活着，我的心付给了空寂。庐隐！怔视在悲风惨日的新坟之旁，含泪仰视着碧澄的天空，即人人有此境，而人人未必有此心；然而朋友呵！我不是为了倚坟而空寂，我是为了空寂而倚坟；知此，即我心自可喻于不言中。我更相信只有空寂能给与我安慰和同情，和人生战斗的勇气！黄昏时候，新月初升，我常向残阳落处而挥泪！“望断斜阳人不见，满袖啼红。”这时凄怆悲绪，怕天涯只有君知！

北京落了三尺深的大雪，我喜欢极了，不论日晚地在雪里跑、雪里玩，连灵魂都涤洗得像雪一样清冷洁白了。朋友！假使你要在北京，不知将怎样的欣慰呢！当一座灰城化成了白玉宫殿水晶楼台的时候，一切都遮掩涤洗尽了的时候。到如今雪尚未消，真是冰天雪地，北地苦寒；尖利的朔风彻骨刺心一般吹到脸上时，我咽着泪在扎挣抖颤。这几夜月色和雪光辉映着，美丽凄凉中我似乎可以得不少的安慰，似乎可以听见你的心音的哀唱。

间接地听人说你快来京了。我有点愁呢，不知去车站接你好呢，还是躲起来不见你好，我真的听见你来了我反而怕见你，怕见了你我那不堪描画的心境要向你面前粉碎！你呢，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近了这灰城时，你心抖颤吗？哀泣吗？我不敢想下去了。好吧！我静等着见你。

寄海滨故人

一

这时候我的心流沸腾得像红炉里的红焰，一支一支怒射着，我仿佛要烧毁了这宇宙似的；推门站在寒风里吹了一会儿，抬头看见冷月畔的孤星，我忽然想到给你写这封信。

露沙！你听见我这样喊你时，不知你是惊奇还是抖颤！假如你在我面前，听了我这样喊你的声音，你一定要扑到我怀中痛哭的。世界上爱你的母亲和涵都死了，知道你、同情你、可怜你，看你由畸零而走到幸福，由幸福又走到畸零的却是我。露沙！我是盼望着我们最近能见面，我握住你的手，由你饱经忧患的面容上，细认你逝去的生命和啼痕呢！

半年来，我们音信的沉寂，是我有意地隔绝。在这狂风恶浪中扎挣的你，在这痛哭哀泣中辗转的你，我是希望这时你不要想到我，我也勉强要忘记你的。我愿你掩着泪痕望着你这一段生命火焰，由残余而化为灰烬，再从凭吊悼亡这灰烬的哀思里，埋伏另一火种，爆发你将来生命的火焰。这工作不是我能帮助你，也不是一切人所能帮助你，是要你自己在深更闭门暗自呜咽时去沉思，是要你自己在人情炎凉世事幻变中去觉醒，是要你自己披刈荆棘跋涉山川时去寻觅。如今，谢谢上帝，你已经有了新的信念，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的火焰，你已经有了新的发现。我除了为你庆慰外，便是一种自私的欣喜，我总觉如今的你可以和我携手了，我们偕行着去走完这生的路程；希望在沿途把我们心胸中的热血烈火尽量地挥洒，尽量地燃烧，“焚毁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铐足镣，扫尽人间一切愁惨的阴霾”。假使不能如意，也愿让热血烈火淹沉烧枯了我们自己，这才不辜负我们认识一场，和这几年我所鼓励你、希望你的心。两年前我寄给你的信里曾这样说过：

你我无端邂逅，无端缔交，上帝的安排，有时原觉多事。我于是常奢望着你，在锦帷绣幕之中，较量柴米油盐之外，要承继着你从前的希望，努力去作未竟的事业，因之不惮烦厌，在你香梦正酣时，我常督促你的警醒。不过，相信一个人由青山碧水到了崎岖荆棘的路上，由崎岖荆棘中又到了柳暗花明的村庄，已感到人世的疲倦，在这期内，彻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种人生。

在学校时，我见你激昂慷慨的态度，我曾和婉说你是“女儿英雄”；有时我逢见你和莹坐在公园茅亭中大嚼时，我曾和婉说你是“名士风流”。想到《扶桑余影》，当你握着利如宝剑的笔锋，铺着云霞天样的素纸，立在万丈峰头，俯望着千仞飞瀑的华严泷，凝思神往时，原也曾独立苍茫，对着眼底的河山，吹弹出雄壮的悲歌；曾几何时，栉风沐雨的苍松，化作了醺醉阳光的蔷薇。

原谅我，露沙！那时我真不满意你，所以我常要劝你不要消沉，湮灭了你文学的天才和神妙的灵思。不过，你那时不甘雌伏的雄志，已被柔情万缕来纠结，我也常叹息你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涵的噩耗传来时，我自然为了你可怜的遭遇而痛心，对你此后畸零漂泊的身世更同情，想你经此重创一定能造成一个不可限量的女作家，只要你自己肯努力；但是这仅仅是远方故人对你在心头未灰的一星火烬，奢望你能由悲痛颓丧中自拔超脱，以你自己所受的创痛，所体验的人生，替多少有苦说不出来的朋友们泄泄怨恨，也是我们自己借此忏悔借此寄托的一件善事。万想不到露沙，你已经驰驱赴敌，荷枪实弹地立在阵前了，我真喜欢。你说：

朋友！我现在已另找到途径了，我要收纳宇宙间所有的悲哀之泪泉，使注入我的灵海，方能兴风作浪；并且以我灵海中深渊不尽的百流填满这宇宙无底的缺陷。吾友！我所望的太奢吗？但是我绝不以此灰心，只要我能做的时候，总要这样做，就是我的躯壳成灰，倘我的一灵不泯，必不停止地继续我的工作。

我不知你现在心情到底怎样？不过，我相信你心是冷寂宁静的，况且上帝又特赐你那样幽雅辽阔的境地，正宜于一个饱经征战的勇士，退休隐息。你仔细去追忆那似真似梦的人生吧，你沉思也好，你低泣也好，你对着睡了的萱儿微笑也好，我想这样美妙的缺陷，未尝不是宇宙间一种艺术。露沙！原谅我这话说得过分的残忍冷酷吧！

暑假前我和俊因、文菊常常念着你，为了减少你的悲绪，我们都盼望你能北来。不过，露沙！那时候的北京和现在一样，是一座伟大的死城，里边乌烟瘴气，呼吸紧促，一点生气都没有，街市上只看见些活骷髅和迷人眉目的沙尘。教育界更穷苦，更无耻，说起来都令人掩鼻。在现在我们无力建设合理的新社会新环境之前，只好退一步求暂时的维持，你既觉在沪尚好，那你不来这死城里呼吸自然是我最庆欣的事。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惊心动魄的事，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是罪恶之薮，置身此中，常常恍非人间，咽下去的眼泪和愤慨不知有多少了。我自然不能具体地告诉你，不过你也许可以体会到吧，这“人为刀

俎，我为鱼肉”的生活。

二

如今，说到我自己了。

说到我自己时，真觉羞愧，也觉悲凄；除了日浸于愁城恨海之外，我依然故我，毫无寸进可述。对家庭对社会，我都是个流浪漂泊的闲人。读了《蔷薇》中《涛语》，你已经知道了。值得你释念的，便是我已经由积沙岩石的旋涡中，流入了坦平的海道，我只是这样寂然无语地从生之泉流到了死之海；我已不是先前那样呜咽哀号、颓丧沉沦，我如今是沉默深刻，容忍含蓄人间一切的哀痛，努力去寻求真实生命的战士。对于一切的过去，我仍不愿抛弃，不能忘记，我仍想在波涛落处、沙痕灭处，独自踟蹰徘徊凭吊那逝去的生命，像一个受伤的战士，在月下醒来，望着凌乱烬余、人马倒毙的战场而沉思一样。

玉薇说她常愿读到我的信，因为我信中有“人生真实的眼泪”，其实，我是一个不幸的使者。我是一个死的石像，一手执着红艳的酒杯，一手执着锐利的宝剑，这酒杯沉醉了自己又沉醉了别人，这宝剑刺伤了自己又刺伤了别人。这双锋的剑永远插在我心上，鲜血也永远是流在我身边的；不过，露沙！有时我卧在血泊中抚着插在心上的剑柄会微笑的，因为我似乎觉得骄傲！

露沙！让我再说说我们过去的梦吧！

入你心海最深的大概是梅窠吧，那时是柴门半掩，茅草满屋顶的一间荒斋。那里有我们不少浪漫的遗痕，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想起来真不像个女孩儿家的行径。你呢，还可加个名士文人自来放浪不羁的头衔；我呢，本来就没有那种豪爽的气魄，但是我随着你亦步亦趋地也学着喝酒吟诗。有一次秋天，我们在白屋中约好去梅窠吃菊花面，你和晶清两个人，吃了我四盆白菊花。她的冷香洁质都由你们的樱唇咽到心底，我私自为伴我一月的白菊庆欣，她能不受风霜的欺凌摧残，而以你们温暖的心房，作埋香殡骨之地。露沙！那时距今已有两年余，不知你心深处的冷香洁质是否还依然存在？

自从搬出梅窠后，我连那条胡同都未敢进去过，听人说已不是往年残颓凄凉的荒斋，如今是朱漆门金扣环的高楼大厦了。从前我们的遗痕豪兴都被压埋在土底，像一个古旧无人知的僵尸或骨殖一样。只有我们在天涯一样漂泊、一样畸零的三个女孩儿，偶然间还可忆起那幅残颓凄凉的旧景，而惊叹已经葬送了的幻梦之无凭。

前几天飞雪中，我在公园社稷台上想起海滨故人中，你们有一次在月光下跳舞的记述。你想我想到什么呢？我忽然想到由美国归来，在中途卧病，沉尸在大海中的瑜，她不是也曾在海滨故人中当过一角吗？这消息传到北京许久了，你大概早已在一星那里知道这件惨剧了。她是多么聪慧、伶俐、可爱的女郎，然而上帝不愿她在这污浊的人间久滞留，把她由苍碧的海中接引了去。露沙！我不知你如今有没有勇气再读海滨故人？真怅惘，那里边多是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有时我很盼能忘记了这些系人心魂的往事，不过我为了生活，还不能抛弃了我每天驻息的白屋。不能抛弃，自然便有许多触目伤心的事来袭击我，尤其是你那瘦肩双耸、愁眉深锁的印影，常常在我凝神沉思时涌现到我的眼底。自从得到涵的噩耗后，每次我在深夜醒来，便想到抱着萱儿偷偷流泪的你，也许你的泪都流到萱儿可爱的玫瑰小脸上。可怜她，她不知道在母亲怀里睡眠时，母亲是如何的悲苦凄伤，在她柔嫩的桃腮上便沾染了母亲心碎的泪痕！露沙！我常常这样想到你，也想到如今唯一能寄托你母爱的薇萱。

如今，多少朋友都沉尸海底，埋骨荒丘！他们遗留在人间的不知是什么？他们由人间带走的也不知是什么？只要我们尚有灵思，还能忆起梅窠旧梦；你能远道寄来海滨的消息，安慰我这“踞石崖而参禅”的老僧，我该如何的感谢呢！

三

《寄天涯一孤鸿》我已读过了——你是成功了，“读后竟为之流泪，而至于痛哭”！那天是很黯淡的阴天，我在灰尘的十字街头逢见女师大的仪君，她告我《小说月报》最近期有你寄给我的一封信，我问什么题目，她告诉我后我已知道内容了。我心海深处忽然汹涌起惊涛骇浪，令我整个的心身受其波动而晕绝！那时已近黄昏，雇了车在一种恍惚迷惘中到了商务印书馆。一只手我按着搏跳的心，一只手抖颤着接过那本书，我翻见了“寄天涯一孤鸿”六字后，才抱着怆痛的心走出来。这时天幕上罩了黑的影，一重一重地迫近，像一个黑色的巨兽；我不能在车上读，只好把你这纸上的心情，握在我抖颤的手中温存着。车过顺治门桥梁时，我看着护城河两堤的枯柳，一口一口把我的凄哀咽下去。到了家在灯光下含着泪看完，我又欣慰又伤感，欣慰的是我在这冷酷的人间居然能找到这样热烈的同情，伤感的是我不幸我何幸也能劳你濡泪滴血的笔锋，来替我宣泄积闷。

那一夜我是又回复到去年此日的心境。我在灯光下把你寄我的信反复再读，我真不知泪从何来，把你那四页纸都染遍了湿痕。露沙！露沙！你一个字一个字上边都有我碎心落泪的遗迹。你该胜利地一笑吧！为了你这封在别人视为平淡在我视为箭镞的信，我一年来勉强扎挣起来的心灵身躯，都被你一字一字打倒，我又躺在床上掩被痛哭！一直哭到窗外风停云霁，朝霞照临，我才换上笑靥走出这冷森的小屋，又混入那可怕的人间。露沙！从那天直到如今，我心里总是深画着怆痛，我愿把这凄痛寄在这封信里，愿你接受了去，伴你孤清时的怀忆。

许久未痛哭了，今年暑假由山城离开母亲重登漂泊之途时，我在石家庄正太饭店曾睡在梅隐的怀里痛哭了一场。因为我不能而且不忍把我的悲哀露了，重伤我年高双亲的心，所以我不能把眼泪流在他们面前，我走到中途停息时才能尽量地大哭。梅隐她也是漂泊归来又去漂泊的人，自然也尝了不少的人世滋味，那夜我俩相伴着哭到天明。不幸到北京时，我就病了。半年来我这是第二次痛哭，读完你“寄天涯一孤鸿”的信。

我总想这一瞥如梦的人生，能笑时便笑，想哭时便哭；我们在坎坷的人生道上，大概可哭的事比可笑的事多，所以我们的泪泉不会枯干。你来信说自涵死你痛哭后，未曾再哭，我不知怎样有这个奢望，我觉你读了我这封信时你不能全忘情吧？！

这些话可以说都是前尘了，现在我心又回到死寂冷静，对一切不易兴感；很想合着眼摸索一条坦平大道，卜卜我将来的命运呢！你释念吧，露沙！我如今不令过分的凄哀伤及我身体的。

晶清或将在最近期内赴沪，我告她到沪时去看你，你见了她梅窠中相逢的故人，也和见了我一样；而且她的受伤、她的畸零，也同我们一样。请你好好抚慰她那跋涉崎岖惊颤之心，我在京漂泊详状她可告你。这或者是你欢迎的好消息吧！？

这又是一个冬夜，狂风在窗外怒吼，卷着尘沙扑着我的窗纱像一个猛兽的来袭，我惊惧着执了破笔写这沥血滴泪的心痕给你。露沙！你呢？也许是在睁着枯眼遥望银河畔的孤星而咽泪，也许是拥抱着可爱的萱儿在沉睡。这时候呵！露沙！是我写信的时候。

真实

觉先

我要将我的空灵的思想着迹在纸上，我要将我的对于环境一切的感念倾吐出来，我愿将处在这范围内真实的我暴露出来，所以我来写这断断片片的文字。

一

复杂的思想，易受刺激，就是易于悲哀的源泉。对于这个世界，漠视的悲哀，久已蓄在心头。我自己不敢认为知者，但举目看看现身繁华境中、锦绣堆里的人们，何尝知有世界？更何尝知世界的一切艰难困苦？天上有愁云，人间有苦恼，造物者并不将这重隔膜穿破，人们便一齐地蒙蔽在这重隔膜之下。唉！提起人类来，真不知要使我探出多少血泪来，明明过的是昏天暗地的生活，他们偏要说青天白日；明明的是在明枪利刃地搏战着，他们偏要说爱民救国。我恨不能挥开我的理智的利斧，去掐破这重面具。可怜无知的庸众，盲目地受这些伪君子的骗。利刃刺破他的皮肤不觉痛，疾风暴雨将要淋在他的身上不知防，还要高声朗诵着“人生行乐耳”等等的自安话。终日在鼓里过日子，严格地说一句批评他们的话：“简直是疯子！”尤其可怜的是多数受教育的人——所谓懂事的人，一样地混混沌沌地遨日子，一天一天地说笑玩乐；他们的说笑玩乐，就是他们所认定的人生的真义，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对付，还要自认高明。社会的势利，全被他们操纵了，岂不可惜？但我不忍作旁观者的呻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正是我们知识阶级的任务，在此点我焉能不修养自己的一切于现在？

二

前些日子，见同学们有抄录八股文的举动，不禁使我发疑；这是什

么时代，还想复古吗？旧社会的传统因袭的思想，还嫌不坚固吗？还想去建筑？我真不解用意何在！这种雕刻的文字，不过是粉饰贵族的文人罢了！它教我们感受到什么？我们读完它觉得怎样？我们可以不可以称之为文学？退一步讲，我的眼光见解固然幼稚不配批评文学，但我总觉得这些死板的文字，不能称之为纯文艺。

我承认我们的思想都在幼稚时期，对于一切的鉴别力还弱，但学然后知不足，因为不满足现在一切的结果，所以力求自新之道应运而生。发挥我的浪漫的天性去为学对人，持着真理的信条、中心的信仰，去创造再新的思想，努力于学术的研究；以后再进展于团体人类，或可于人类有些作为。

三

风雨飘摇的大局，北地恐怕又入战涡中，学校的前途是怎样的危险！和同学们聚集着恐怕地谈时局，提到我们女子的自身，又一同地发浩叹。因而想到北京女师大的“八一惨变”来，能不痛心？摧残女权运动的蟊贼——章士钊，他胆敢以黑暗糟践了光明，我们女界，推之于全人类，于他应当如何的处置！哦！不仅是他一人——章士钊——我们渺茫的前程上的暗礁，不只是他一个，我们要怎样战战兢兢地奋斗着渡过了这世界啊！

可怜的天津，乌烟瘴气的市气！万恶的军阀，竟来用愚民政策，封闭我们的思想，以刀枪一般的铁索，连着了全津一切的机关。好！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已成为镌在心板上至深的痕迹。我们暂且修炼着手段，将来好一同地合起力来，去一同地打碎我们的囹圄。看！这，一般越狱的犯卒们所造的社会。所以我对于时局不敢消极，当认为这正是给我们培养能力的好时期。

我承认宇宙无论变迁到什么程度，人世凄凉到什么地步，终有自我的存在，就不能不认为人类是当有所为的。就是对于一切的贡献和创造，又哪能不从自我开端？欲求自我的实现，不得不作一个创造的生活；同时具有破坏的精神，破坏什么？破坏阻障。

我的真实是什么，
在碧涛万顷，浩荡急流之上，
荡着我生命的小舟；
饱尝了颠簸，
受尽了折磨。

我不怕翻花银浪的汹涌！
我不怕蛟龙长鲸的潜伏！
凭着操纵命运的魄力，
把着双桨，鼓棹前进，
做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在阴霾迷蒙，狂风暴雨之下，
披着我的蔽雨的薄衫；
风掣开我的衣襟，
雨湿了我的短裙。
我不怕狂飙怒号的威胁！
我不怕淋漓暴雨的袭击！
恃着抗争造物的雄怀，
咬紧牙关，冲风急趋，
做一林雨中蓬勃的青松！
在怪石嵯峨的昏夜旅途之中，
撑着我的闪烁的心灯；
握住了刺刀，
割除了荆棘。
我不怕深夜狰狞的旅途！
我不怕豺狼遍地的幽谷！
凭着开凿光明的壮志，
攀着怪石，奔向绝巅，
做一个扶云放歌的孤鸿！
奏着凯歌，归来之日，
伴着双亲，偕着弱妹，
遨游四海，
放棹五湖。
不效放手清流的屈子！
不效骑鲸捉月的太白！
攫得自由，
克达素志，
讴歌着自然而终，
这是我生之意蕴！

梦呓

一

我在扰攘的人海中感到寂寞了。

今天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乞婆，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流泪哀告着她的苦状，我施舍了一点。走前未几步，忽然听见后面有笑声，那笑声刺耳得可怕！回头看，原来是刚才那个哭得很哀痛的老乞婆，和另一个乞婆指点我的背影笑！她是胜利了，也许笑我的愚傻吧！我心战栗着，比逢见疯狗还怕！

其实我自己也和老乞婆一样呢！

初次见了我的学生，我比见了我的先生怕百倍，因为我要在她们面前装一个理想的先生，宏博的学者，经验丰富的老人……笑一天时，回来到夜里总是哭！因为我心里难受，难受我的笑！

对同事我比对学生又怕百倍。因为她们看是轻藐的看，笑是讥讽的笑；我只有红着脸低了头，咽着泪笑出来！不然将要骂你骄傲自大……后来慢慢练习成了，应世接物时，自己口袋里有不少的假面具，随时随地可以掉换，结果，有时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所以少年人热情努力的事，专心致志的工作，在老年人是笑为傻傻的！青年牺牲了生命去和一种相对的人宣战时，胜利了，老年人默然；失败了，老年人慨着说：“小孩子，血气用事，傻极了。”无论怎样正直不阿的人，他经历和年月增多后，你让和一个小孩子比，他自然是不老实、不纯真。

冲突和隔膜在青年和老年人中间，成了永久的鸿沟。

世界自然是聪明人多，非常人几乎都是精神病者和天分有点愚傻的。在现在又时髦又愚傻的自然是革命了，但革命这又是如何傻的事呵！不安分地读书，不安分地做事，偏偏牺牲了时间、幸福、生命、富贵，去做那种为了别人将来而抛掷自己眼前的傻事，况且也许会捕捉住坐监牢，白送死呢！因为聪明人多，愚傻人少，所以世界充塞满庸众，凡是一个建设毁灭特别事业的人，在未成功前，聪明人一定以为他是醉汉疯子呢！假使他是狂热燃烧着，把一切思索力都消失了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可以惊倒多少人的，也许就杀死人，自然也许被人杀。也许这是

愚傻的代价吧！历史上值得令人同情敬慕的几乎都是这类人，而他们的足踪是庸众践踏不着的，这光荣是在血泊中坟墓上建筑着！

唉！我终于和老乞婆一样。我终于是安居在庸众中。我终于是践踏着聪明人的足踪。我笑得很得意，但哭得也哀痛！

二

世界上懦弱的人，我算一个。

大概是一种病症，没有检查过，据我自己不用科学来判定，也许是神经布得太周密了，心弦太纤细了的缘故。这是值得鄙视哂笑的，假如忠实地说出来。

小时候家里宰鸡，有一天被我看见了，鸡头倒下来把血流在碗里。那只鸡是生前我见惯的，这次我眼泪汪汪哭了一天，哭得母亲心软了，由着我的意思埋了。这笑谈以后长大了，总是个话柄，人要逗我时，我害羞极了！其实这真值得人讪笑呢！

无论大小事只要触着我，常使我全身震撼！人生本是残杀搏斗之场，死了又生，生了再死，值不得兴什么感慨。假如和自己没有关系。电车轧死人，血肉模糊成了三段，其实也和杀只羊一样，战场上堆尸流血的人们和些蝼蚁也无差别，值不得动念的。围起来看看热闹，战事停止了去凭吊沙场，都是闲散中的消遣；谁会真的挥泪心碎呢！除了有些傻气的人。

国务院门前打死四十余人，除了些年轻学生外，大概老年人和聪明人都未动念，不说些“活该”的话已是表示无言的哀痛了。但是我流在和珍和不相识尸骸棺材前的泪真不少，写到这里自然又惹人笑了！傻得可怜吧？

蔡邕哭董卓，这本是自招其殃！但是我的病症之不堪救药，似乎诸医已束手了。我悒郁的心境，惨愁的像一个晒干的橘子，我又为了悸惊的噩耗心碎了！

我愿世界是永远和爱，人和人、物和物都不要相残杀、相践踏，不要众欺寡、强凌弱；但这些话说出来简直是无知识，有点常识的人是能了悟，人生之所进化和维持都是缘乎此。

长江是血水，黄浦江是血水，战云弥漫的中国，人的生命不如蝼蚁，活如寄，死如归，本无什么可兴感的。但是懦弱的我，终于瞻望云天，颤荡着我的心祷告！

我忽然想到世界上，自然也有不少傻和懦弱如我的人，假如果真也

有些眼泪是这样流，伤感是这样深时，世界也许会有万分之一的平和之梦的曙光照临吧！

这些话是写给小孩子和少年人的，聪明的老人们自然不必看，因为浅薄得太可笑了。

痛哭和珍

和珍！冷得我抖颤，冷得我两腿都抖颤！一只手擦着眼泪，一只手扶着被人踏伤的晶清，站在你灵前。抬起头，香烟缭绕中，你依然微笑地望着我们。

我永不能忘记你红面庞上深深的一双酒靥，也永不能忘记你模糊的血迹，心肺的洞穿！和珍，到底哪一个是你？是那微笑的遗影，还是那遗影后黑漆的棺材？

惨淡庄严的礼堂，供满了鲜花，挂满了素联，这里面也充满了冷森，充满了凄伤，充满了同情，充满了激昂！多少不相识的朋友们都掬着眼泪，来到这里吊你、哭你，看那渗透了鲜血的血衣！

多少红绿的花圈，多少赞扬你哀伤你的挽联，这不是你遗给我们的，最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便是你的血尸、你的血衣！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

最懦弱、最可怜的是这些只能流泪，而不敢流血的人们。此后一定有许多人踏向革命的途程，预备好了一切去轰击敌人！指示我们吧，和珍，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四围都是哀声，似乎有万斤重闸压着不能呼吸，烛光照着你的遗容，使渺小的我不敢抬起头来。和珍！谁都称你作烈士，谁都赞扬你死得光荣，然而我只痛恨、只伤心，这黑暗崎岖的旅途谁来导领？多少伟大的工程凭谁来完成？况且家中尚有未终养的老母，未成年的弱弟，等你培植，待你孝养？

不幸，这些愿望都毁灭在砰然一声的卫士手中！

当偕行社同学公祭你时，她们的哀号，更令我心碎！你怎忍便这样轻易撒手地离开了她们，在这虎威抖擞、豺狼得意的时候。自杨荫榆带军警入校，至章士钊雇老妈拖出，一直是同患难，同甘苦，同受惊恐，同遭摧残，同到宗帽胡同，同回石驸马大街。三月十八那天也是同去请愿，同在枪林弹雨中扎挣，同在血泊尸堆上逃命；然而她们都负伤生还，只有你，只有你是惨被屠杀！

她们跟着活泼微笑的你出校，她们迎着血迹模糊的你归来，她们怎能不痛哭战线上倒毙的勇士，她们怎能不痛哭战斗正殷中失去了首领！

一年来你们的毅力，你们的精神，你们的意志，一直是和恶势力奋

斗抵抗；你们不仅和豺狼虎豹战，狗鼠虫豸战，还和绅士式的文妖作敌，贵族式的小姐忌恨。如今呢，可怜她们一方面要按着心灵的巨创，去吊死慰伤，一方面又恐慌着校长通缉、学校危险，似乎这艰难缔造的大厦，要快被敌人的铁骑蹂躏！

和珍！你一瞑目，一撒手，万事俱休。但是她们当这血迹未干，又准备流血的时候，能不为了你的惨死，瞻望前途的荆棘黑暗而自悲自伤吗？你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勇士，追悼你的，悲伤你的，谁能不回顾自己。

你看她们都哭倒在你灵前，她们是和你偕行去，偕行归来的朋友们；如今呢，她们是虎口余生的逃囚，而你便做了虎齿下的牺牲，此后你离开了她们永不能偕行。

和珍！我不愿意你想起我，我只是万千朋友中一个认识的朋友，然而我永远敬佩你做事的毅力和任劳任怨的精神，尤其是你那微笑中给予我的热力和温情。前一星期我去看晶清，楼梯上逢见你，你握住我的手，微笑地静默了几分钟，半天你问了一句：“晶清在自治会你看见吗？”便下楼去了。这印象至如今都很真地映在我脑海。第二次见你便是你的血尸，那血迹模糊、洞穿遍体的血尸！这次你不能微笑了，只怒目切齿地瞪视着我。

自从你血尸返校，我天天抽空去看你，看见你封棺、漆材和今天万人同哀的追悼会。今天在你灵前，站了一天，但是和珍，我不敢想到明天！

现在夜已深了，你的灵前大概也绿灯惨惨、阴气沉沉得静寂无人，这是你的尸骸在女师大最后一夜的停留了，你安静地睡吧！不要再听了她们的哭声而伤心！明天她们送灵到善果寺时，我不去执绋了，我怕那悲凉的军乐，我怕那荒郊外的古刹，我更怕街市上、灰尘中那些蠕动的东西。他们比什么都蠢，他们比什么都可怜，他们比什么都残忍，他们整个都充满了奴气。当你的棺材、你的血衣经过他们面前，触入他们眼帘时，他们一面瞧着热闹，一面悄悄地低声咒骂你“活该”！他们说：

“本来女学生起什么哄，请什么愿，亡国有什么相干？”

虽然我们不要求人们的同情，不过这些寒心冷骨的话，我终于不敢听、不敢闻。自你死后，自这大屠杀闭幕后，我早已失丢了，吓跑了，自己终于不知道竟究去了哪里？

和珍！你明天出了校门走到石驸马大街时，你记得不要回头。假如回头，一定不忍离开你自己纤手铁肩，惨淡缔造的女师大；假如回头，一定不忍舍弃同患难，同甘苦的偕行诸友；假如回头，你更何忍看见你

亲爱的方其道，他是万分懊丧，万分惆怅，低头洒泪在你的棺后随着！你一直向前去吧，披着你的散发，滴着你的鲜血，忍痛离开这充满残杀、充满恐怖、充满豺狼的人间吧！

沉默是最深的悲哀，此后你便赠给我永久的沉默。

我将等着，能偷生时我总等着，有一天黄土埋了你的黑棺，众人都离开你、忘记你，似乎一个火花爆裂，连最后的青烟都消灭了的时候，风暴雨夕、日落乌啼时，我独自来到你孤冢前，慰问你黄泉下的寂寞。

和珍，梦！噩梦！想不到最短时期中，匆匆草草了结了你的一生！然而我们不幸的生存者，连这都不能得到，依然供豺狼虫豸的残杀，还不知死在何日？又有谁来痛哭凭吊齿残下的我们？

冷风一阵阵侵来，我倒卧在床上战栗！

惆怅

先在上帝面前，忏悔这如焚的惆怅！

朋友！我就这样称呼你吧。当我第一次在酒楼上逢见你时，我便埋怨命运的欺弄我了。我虽不认识你是谁，我也不要知道你是谁，但我们偶然的遇合，使我在你清澈聪慧的眼里发现了我久隐胸头的幻影，在你炯炯目光中重新看见了那个捣碎我一切的故人。自从那天你由我身畔经过，自从你一度惊异地注视我之后，我平静冷寂的心波为你汹涌了。朋友！愿你慈悲点远离开我，愿你允许我不再见你，为了你的风韵、你的眼辉，处处都能撼得我动魄惊心！

这样凄零如焚的心境里，我在这酒店内成了个奇异的来客，这也许就是你怀疑我追究我的缘故吧！为了躲避过去梦影之纠缠，我想不再看见你，但是每次独自踽踽林中归来后，望着故人的遗像，又愿马上看见你，如观黄泉下久矣沉寂消游的音容。因此我才强咽着泪，来到这酒店内狂饮，来到这跳舞厅上蹁跹。明知道这是更深更深的痛苦，不过我不能自禁地沉没了。

你也感到惊奇吗？每天屋角的桌子上，我执着玛瑙杯狂饮，饮醉后我又踱到舞场上去歌舞，一直到灯暗人散，歌暗舞乱，才抱着惆怅和疲倦归来。这自然不是安放心灵的静境，但我为了你，天天来到这里饮一瓶上等的白兰地，希望醉极了能毒死我呢！不过依然是清醒过来了。近来，你似乎感到我的行为奇特吧！你伴着别人跳舞时，目光时时在望着我，想仔细探索我是什么人？怀着什么样心情来到这里痛饮狂舞？唉！这终于是个谜，除了我这一套朴素衣裙苍白容颜外，怕你不能再多知道一点我的心情和行踪吧？

记得那一夜，我独自在游廊上望月沉思，你悄悄立在我身后；当我回到沙发上时，你低着头叹息了一声就走过去了。真值得我注意，这一声哀惨的叹息深入了我的心灵，在如此嘈杂喧嚷、金迷纸醉的地方，无意中会遇见心的创伤的同情。这时音乐正奏着最后的哀调，呜呜咽咽像夜莺悲啼，孤猿长啸，我振了振舞衣，想推门进去参加那欢乐的表演；但哀婉的音乐令我不能自持，后来泪已扑簌簌落满衣襟，我感到极度的痛苦，就是这样热闹的环境中愈衬出我心境的荒凉冷寂。这种回肠荡气的心情，你是注意到了。我走进了大厅时，偷眼看见你在呆呆地望着

我，脸上的颜色也十分惨淡；难道说你也是天涯沦落的伤心人吗？不过你的天真烂漫、憨娇活泼的精神，谁信你是人间苦痛中扎挣着的人呢？朋友！我自然祝福你不是那样。更愿你不必注意到我，我只是一个散洒悲哀、布施痛苦的人，在这世界上我无力再承受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恤了。我虽希望改换我的环境，忘掉一切，舍弃一切，埋葬一切，但是新的境遇里有时也会回到旧的梦里。依然不能摆脱，件件分明的往事，照样映演着揉碎我的心灵。我已明白了，这是一直和我灵魂殉葬入墓的礼物！

写到这里我心烦乱极了，我到床上休息一会儿再往下写吧！

这封信未写完我就病了。

朋友！这时我重提起笔来的心情已完全和上边不同了，是忏悔，也是觉悟！我心灵的怒马奔放到前段深潭的山崖时，也该收住了，再前去只有不堪形容的沉落，陷埋了我自己，同时也连累你，我哪能这样傻呢！

那天我太醉了，不知不觉晕倒在酒楼上，醒来后睁开眼我睡在软榻上，猛抬头便看你温柔含情的目光。你低低和我说：

“小姐！觉着好点吗？你先喝点解酒的汤。”

我不能拒绝你的好意，我在你手里喝了两口橘子汤，心头清醒了许多，忽然感到不安，便扎挣着坐起来想要走。你忧郁而诚恳地说：

“你能否允许我驾车送你回去吗？请你告诉我住在哪里？”

我怫然地拒绝了你。心中虽然是说不尽的感谢，但我的理智诏示我应该远避你的殷勤，所以我便勉强起身，默无一语地下楼来。店主人招呼我上车时，我还看见你远远站在楼台上望我。唉！朋友！我悔不该来这地方，又留下一个凄惨的回忆，而且给你如此深沉的怀疑和痛苦。我知道忏悔了愿，你忘记我们的遇合并且原谅我难言的哀怀吧！

从前为了你来到这里，如今又为了你离开。我已决定不再住下去了，三天内即航海到南洋一带度漂流的生涯；那里的朋友曾特请我去同他们合伙演电影，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如今又有一个希望在诱惑我做一个悲剧的明星呢！这个事业也许能发挥我满腔凄酸，并给你一个再见我的机会。

今天又到酒店去看你，我独隐帏幕后，灯光辉煌、人影散乱中，看见你穿一件翡翠色的衣服，坐在音乐台畔的沙发上吸着雪茄沉思，朋友！我那时心中痛苦万分，很想揭开幕去向你告别，但是我不能。只有咽着泪默望你说了声：

“朋友！再见。一切命运的安排，原谅我这是偶然。”

爆竹声中的除夕

这时候是一个最令人缭乱不安的环境，一切都在欢动中颤摇着。离人的心上是深深地厚厚地罩着一层乡愁，无论如何不想家的人，或者简直无家可想的人，他都要猛然感到悲怆，像惊醒一个梦似的叹息着！

在这雪后晴朗的燕市，自然不少漂泊到此的旅客游子，当爆竹声彻夜地在空中振动时，你们心上能不随着它爆发，随着它陨落吗？这时的心怕要和爆竹一样的爆发出满天的火星，而落下时又是那么狼藉凌乱，碎成一片一节地散到地上。

八年了，我在北京城里听爆竹声，环境心情虽年年不同，而这种惊魂碎心的声音是永远一样的。记得第一年我在红楼当新生，仿佛是睡在冰冷的寝室床上流泪度过的；不忍听时我曾用双手按着耳朵，把头缩在被里，心里骗自己说："这是一个平常的夜，静静地睡吧！"第二年在一个同乡家里，三四个小时候的老朋友围着火炉畅谈在太原女师时顽皮的往事。笑话中听见爆竹，便似乎想到家里，跪在神龛前替我祝福的母亲。第三年在红楼的教室中写文章，那时我最好，好的是知道用功读书，而且学写白话文，不是先前的一味顽皮嬉笑了。不过这一年里，我认识了人间的忧愁。第四年我也是在红楼，除夕之夜记得是写信，写一封悲凄哀婉的信，还作了四首旧诗。第五年我已出了红楼，住在破庙的东厢，这一年我是多灾多难、多愁多病地过去了。第六年我又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里寄栖，爱我护我如我自己的家一样；不幸那时宇哥病重，除夕之夜，是在心情纷纭、事务繁杂中度过的。第七年我仍是寄居在这个繁花纷披的篱下，然相形之下，我笑靥总掩饰不住啼痕；当一个由远处挣扎飞来的孤燕，栖息在乐园的门里时，她或许是因在银光闪烁的镜里，显出她疮痛遍体的形状更感到凄酸的！况且这一年是命运埋葬我的时候。第八年的除夕，就是今夜了，爆竹声和往年一样的飞起而落下，爆发后的强烈火星和坠落在地上的纸灰余烬也仿佛是一样；就是我这在人生轮下转动的小生命，也觉还是那一套把戏的重映演。

八年了，我仔细回忆觉我自己是庸凡地度过去了，生命的痕迹和历程也只是些琐碎的儿女事。我想找一两件能超出平凡可以记述的事，简直没有！我悔恨自己是这样不长进，多少愿望都被命运的铁锤粉碎，如今扎挣着的只是这已投身到悲苦中奢望做一个悲剧人物的残骸。假使我

还能有十年的生命，我愿这十年中完成我的素志，做一个悲剧的主人，在这灰暗而缺乏生命火焰的人间，放射一道惨白的异彩！

我是家庭社会中的闲散人，我肩上负荷的，除了因神经软弱受不住人世的各种践踏、欺凌、讪讽、嘲笑而感到悲苦外，只是我自己生命的营养和保护。所以我无所谓年关的，在这啼饥号寒的冬夜，腊尽岁残的除夕，可以骄傲人了；因为我能在昏暗的电灯下，温暖的红炉畔，慢慢地回忆过去，仔细听窗外天空中声调不同的爆竹，从这些声音中，我又幻想着一个一个爆竹爆发和陨落的命运。你想，这是何等闲散的兴致？在这除夕之夜不必到会计室门前等着领欠薪，不必在冰天雪地中夹着东西进当铺，不必向亲戚朋友左右张罗，不必愁明天酒肉饭食的有无，这样我应该很欣慰地送旧迎新。然而爆竹声中的心情，似乎又不是那样简单而闲逸，我不知怎样形容，只感到无名的怅惘和辛酸！为了这一声声间断连续的炮竹声，扰乱了我宁静的心潮，那纤细的波浪，一直由官感到了我的灵魂深处，颤动的心弦不知如何理，如何弹？

我想到母亲。

母亲这时候是咽着泪站在神龛前的，她口中呢喃祷告些什么，是替天涯的女儿在祝福吧？是盼望暑假快临她早日归来吧？只有神知道她心深处的悲哀，只有神龛前的红烛伴着她在落泪！在这一夜，她一定要比平常要想念我，母亲！我不能安慰你在家的孤寂，你不能安慰我漂泊的苦痛，这一线爱牵系着两地相思，我恨人间为何有别离！而我们的隔离又像银河畔的双星，一年一度重相会，暑假一月的团聚恍如天上七夕。母亲，岁去了，你鬓边银丝一定更多了，你思儿的泪，在这八年中或者也枯干了；母亲，我是知道的，你对于我的爱。我虽远离开你，在团圆家筵上少了我；然而我在异乡团贺的筵上，咽着泪高执着酒杯替别人祝福时，母亲，你是在我的心上。

母亲！想起来为什么我离开你，只为了，我想吃一碗用自己心血苦力挣来的饭；仅仅这点小愿望，才把我由你温暖的怀中劫夺出，做这天涯寄迹的旅客。年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怀念的便是你，我只能由重压的、崎岖的扎挣中，在远方祝福你！

想到母亲，我又想到银须飘拂七十岁的老父，他不仅是我慈爱的父亲，并且是我生平最感戴的知己；我奔波尘海十数年，知道我、认识我、原谅我、了解我的，除了父亲外再无一人。他老了，我和璜哥各奔前程，都不能常在他膝前承欢；中原多事，南北征战，反令他脑海中挂念着两头的儿女，惊魂难定！我除了努力做一个父亲所希望所喜欢的女儿外，我真不知怎样安慰他报答他，人生并不仅为了衣食生存。然而，

不幸多少幸福快乐都为了衣食生存而捐弃；岂仅是我，这爆竹声中伤离怀故的自然更有人在。

我想倦了娘子关里的双亲时，又想到漂流在海上的晶清，这夜里她驻足在哪里？只有天知道。她是在海上，是在海底，是在天之涯，是在地之角，也只有天知道。她这次南下的命运是凄悲，是欢欣，是顺利，是艰险，也只有天知道。我只在这爆竹声中，静静地求上帝赐给她力量，令她一直扎挣着，扎挣着到一个不能扎挣的时候。还说什么呢！一切都在毁灭捐弃之中，人世既然是这样变得好玩，也只好睁着眼挺着腰一直向前去，看看到底最后的究竟是什么！一切的箭镞都承受，一切的苦恼都咽下，倒了，起来！倒了，起来！一直到血冷体僵不能扎挣为止。

走向前便向前走吧！前边不一定有桃红色的希望；然而人生只是走向前，虽崎岖荆棘明知险途，也只好走向前。渺茫的前途，归宿何处？这岂是我们所知道，也只好付之命运去主持。人生惟其善变，才有这离合悲欢，因之“生”才有意义，有兴趣；我祷告晶清在海上，落日红霞，冷月夜深时，进步觉悟了幻梦无凭，而另画一条战斗的阵线，奋发她厮杀的勇气！

我盼望她在今夜，把过去一切的梦都埋葬了，或者在爆竹声中毁灭焚碎不再遗存；从此用她的聪明才能，发挥到她愿意做的事业上，哪能说她不是我们的英雄？！悲愁乞怜，呻吟求情，岂是我们知识阶级的女子所应为？我们只有焚毁着自己的身体，当后来者光明的火炬！如有一星火花能照耀一块天地时，我们也应努力去工作去寻觅！

黄昏时，我曾打开晶清留给我的小书箱，那一只箱子上剥蚀破碎的痕迹和她心一样。我检点时忽然一阵心酸，禁不住的热泪滴在她的旧书上。我呆立在火炉畔，望着灰烬想到绿屋中那夜拣收书箱时的她，其惨淡伤心，怕比我对着这寂寞的书箱落泪还要深刻吧！一直搁在我房里四五天了，我都不愿打开它，有时看见总觉刺心，拿到别的房里去我又不忍离它。晶清如果知道它们这样令我难处置时，她一定不愿给我了。

我看见时总想：这只破箱，剥蚀腐毁的和她心一样。

在一个梦的惊醒后，我和她分手了；今夜，这爆竹声中，她在哪里呢？命运真残酷，连我们牵携的弱腕，他都要强行分散，我只盼望我们的手在梦中还是牵携着。

夜已深了，爆竹声还不止。不宁静的心境和爆竹一样飞起又落下，爆裂成一片一节僵卧在地上。

雪夜

北京城落了这样大这样厚的雪，我也没有兴趣和机缘出去鉴赏，我只在绿屋给受伤倒卧的朋友煮药煎茶。寂静的黄昏，窗外飞舞着雪花，一阵紧似一阵，低垂的帐帷中传出的苦痛呻吟，一声惨似一声！我黑暗中坐在火炉畔，望着药壶的蒸汽而沉思。

如抽乱丝般的脑海里，令我想到关乎许多雪的事和关乎许多病友的事，绞思着陷入了一种不堪说的情状；推开门我看着雪，又回来揭起帐门看看病友，我真不知心境为什么这样不安定而彷徨？我该诅咒谁呢？是世界还是人类？我望着美丽的雪花，我赞美这世界，然而回头听见病友的呻吟时，我又诅咒这世界。我们都是负着创痛倒了又扎挣，倒了又扎挣，失败中还希冀胜利的战士。这世界虽冷酷无情，然而我们还奢望用我们的热情去温暖；这世界虽残毒狠辣，而我们总祷告用我们的善良心灵去改换。如今，我们在战线上又受了重创，我们微小的力量，只赚来这无限的忧伤！何时是我们重新扎挣的时候？何时是我们凯旋的时候？我只向熊熊的火炉祷祝它给与我们以力量，使这一剂药能医治我病友，霍然使她能驰驱赴敌再扫阴霾！

黄昏去了，夜又来临，这时候瑛弟踏雪来看病友，为了人间的烦恼，令他天真烂漫的面靥上，也重重地罩了愁容，这真是不幸的事！不过我相信一个人的生存，只是和苦痛搏战，这同时也是一件极平淡而庸常无奇的事吧！我又何必替众生来忏悔？

给她吃了药后，我才离开绿屋，离开时我曾想到她这一夜辗转哀泣的呻吟，明天朝霞照临时她惨白的面靥一定又瘦削了不少！爱怜、同情，我真不愿再提到了，罪恶和创痛何尝不是基于这些好听的名词？我不敢诅咒人类，然而我又何能轻信人类……所以我在这种情境中，绝不敢以这些好听的名词来施恩于我的病友；我只求赐她以愚钝，因为愚钝的人，或者是幸福的人，然而天又赋她以伶俐聪慧、以自戕残。

出了绿屋我徘徊在静白的十字街头了，这粉装玉琢的街市，是多么幽美清冷值得人鉴赏和赞美！这时候我想到荒凉冷静的陶然亭，伟大庄严的天安门，萧疏辽阔的什刹海，富丽娇小的公园，幽雅闲散的北海，就是这热闹多忙的十字街头，也另有一种雪后的幽韵。整天被灰尘泥土蔽蒙了的北京，我落魄在这里许多年，四周只有层层黑暗的网罗束缚

着，重重罪恶的铁闸紧压着，空气里那样干燥，生活里那样枯涩，心境里那样苦闷，更何必再提到金迷沉醉的大厦外，啼饥号寒的呻吟。然而我终于在这般梦中惊醒，睁眼看见了这样幽美神妙的世界；我只为了一层转瞬即消逝的雪幕而感到欣慰，由欣慰中我又发现了许多年未有的惊叹。纵然是只如磷火在黑暗中细微的闪烁，然而我也认识了宇宙尚有这一刹那的改换和遮蔽。我希望，我愿一切的人情世事都有这样刹那的发现，改正我这对世界浮薄的评判。

过顺治门桥梁时，一片白雪，隐约中望见如云如雾、两行挂着雪花的枯树枝和平坦洁白的河面。这时已夜深了，路上行人稀少，远远只听见犬吠的声音和悠远清灵的钟声。沙沙地我足下践踏着在电灯下闪闪银光的白雪，直觉到恍非人间世界。城墙上参差的砖缘，披罩着一层一层的白雪，抬头望，又看见城楼上粉饰的雪顶和挂悬下垂的流苏。底下显出一个深黑的洞，远望见似乎是个不堪设想的一个恐怖之洞门。我立在这寂静的空洞中往返回顾而踟蹰，我真想不到扰攘拥挤的街市上，也有这样沉寂冷静时候。

过了宣武门洞，一片白地上，远远望见万盏灯火，人影蠕动的单牌楼，真美！雪遮掩了一切污浊和丑恶。在这里是十字街头了，朋友们，不少和我一样爱好雪的朋友们，你们在这清白皎洁的雪光下，映出来的影子，践踏下的足踪，是怎么光明和伟大！今夜我投身到这白茫茫的雪镜中，我只照见了自己的渺小和阴暗，身心的四周何尝能如雪的透明纯洁；因为雪才反映出我自己的黑暗和污浊，我认识自己只是一个和罪恶的人类一样的影子，我又哪能以轻薄的心理去责备人类和这本来不清明的世界呢！朋友！我知所忏悔了！

爱恋着雪夜，爱恋着这刹那的雪景，我虽然因夜深不能去陶然亭、什刹海、北海、公园，然而我禁不住自己的意志，我的足踪忽然走向天安门。过西安门饭店的门前时，看见停着的几辆汽车，上边都是白雪，四轮深陷在雪里，黑暗的车厢中有蜷伏着的人影；高耸的洋楼在夜的云霄中扑迎着雪花，一盏盏的半暗的电灯下照出门前凌乱的足痕，我忽然想起“赖婚”中的一幕来，这门前有几分像呢！

走向前，走向前，叮叮当当的电车过去了，我只望着它车轮底的火花微笑！我骄傲，我是冒着雪花走向前去的，我未曾借助于什么而达到我的目的，我只是走向前，走向前。

进了西长安街的大森林，我远远看见天边四周都显着浅红，疏疏的枝丫上堆着雪花，风过处纷纷地飞落下来，和我的眼泪滴在这地上一样。过这森林时我抱着沉重的怆痛，我虽然能忆起往日和君宇走过时的

足踪在那里，但我又怎敢想到城南一角黄土下已埋葬了两年的君宇，如今连梦都无。

过了三门洞，呵！这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只有白，只有白，只有白，漫天漫地一片皆白。我一步一步像拜佛的虔诚般走到了白石桥梁下，石狮龙柱之前，我抬头望着红墙碧瓦巍然高耸的天安门，我怪想着往日帝皇的尊严和这故宫中遗留下的荒凉。踏上了无人践踏的石桥，立在桥上远望灯光明灭的正阳门，我傲然地立了多时，我觉着心境逐渐地冷静沉默，至于无所兴感这又是我的世界，这如梦似真的艺术化的世界。下了桥我又一直向前去，那新栽的小松上，满坠了如流苏似的雪花，一列一列远望去好像撑着白裙的舞女。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照着，我向前去了几步，似乎到了中山先生铜像基础旁便折回来。灯光雪光照映在我面上，此时我觉心地很洁白纯真，毫无阴翳遮蔽，因为我已不是在这世界上，我脱了一切人间的衣裳，至少我也是初来到这世界上。

我自己不免受人间一切翳蒙，我才爱白雪，而雪真能洗涤我心灵至于如雪冷洁？我还奢望着，奢望人间一切的事物和主持世界的人类，也能给雪以洗涤的机会，那么，我相信比用血来扑灭反叛的火焰还要有效！

偶然草

算是懒，也可美其名曰忙。近来不仅连四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不写，便是最珍贵的天辛的遗照，置在案头已经灰尘迷漫，模糊得看不清楚是谁。朋友们的信堆在抽屉里有许多连看都不曾看，至于我的笔成了毛锥，墨盒变成干绵自然是不必说了，屋中凌乱的杂琐的状态，更是和我的心情一样，不能收拾，也不能整理。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颓废？而我最奇怪的是心灵的失落，常觉和遗弃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总是神思恍惚，少魂失魄。

不会哭！也不能笑！一切都无感。这样凄风冷月的秋景，这样艰难苦痛的生涯，我应该多愁善感，但是我并不曾为了这些介意。几个知己从远方写多少安慰我同情我的话，我只呆呆地读，读完也不觉什么悲哀，更说不到喜欢了。我很恐惧自己，这样的生活，毁灭了灵感的生活，不是一种太惨忍的酷刑吗？对于一切都漠然的人生，这岂是我所希望的人生。我常想做悲剧中的主人翁，但悲剧中的风云惨变，又哪能任我这样平淡冷寂地过去呢！

我想让自己身上燃着火，烧死我。我想自己手里握着剑，杀死人。无论怎样最好痛快一点去生，或者痛快点求死。这样平淡冷寂，漠然一切的生活，令我愤怒，令我颓废。

心情过分冷静的人，也许就是很热烈的人；然而我的力在哪里呢？终于在人群灰尘中遗失了。车轨中旋转多少百结不宁的心绪，来来去去，百年如一日地过去了。就这样把我的名字埋没在十字街头的尘土中吗？我常在奔波的途中这样问自己。

多少花蕾似的希望都揉碎了。落叶般的命运只好让秋风任意地漂泊吹散吧！繁华的梦远了，春还不曾来，暂时的殡埋也许就是将来的滋荣。

远方的朋友们！我在这长期沉默中，所能告诉你们的只有这几句话。我不能不为了你们的关怀而感动，我终于是不能漠然一切的人。如今我不希求于人给我什么，所以也不曾得到烦恼和爱怨。不过我蔑视人类的虚伪和扰攘，然而我又不幸日在虚伪扰攘中辗转因人，这就是使我痛恨于无穷的苦恼！

离别和聚合我倒是不介意，心灵的交流是任天下什么东西都阻碍不

了的；反之，虽日相晤对，咫尺何非天涯。远方的朋友愿我们的手在梦里互握着，虽然寂处古都，触景每多忆念，但你们这一点好意远道缄来时，也了解我万种愁怀呢！

烟霞余影

一 龙潭之滨

细雨蒙蒙里，骑着驴儿踏上了龙潭道。

雨珠也解人意，只像沙霰一般落着，湿了的是崎岖不平的青石山路。半山岭的桃花正开着，一堆一堆远望去像青空中叠浮的桃色云，又像一个翠玉的篮儿里，满盛着红白的花。烟雾迷漫中，似一副粉纱，轻轻地笼罩了青翠的山峰和卧崖。

谁都是悄悄地，只听见嘚嘚的蹄声。回头看芸，我不禁笑了。她垂鞭踏蹬，昂首挺胸的像个马上的英雄，虽然这是一幅美丽柔媚的图画，不是黄沙无垠的战场。

天边絮云一块块叠重着，雨丝被风吹着像细柳飘拂。远山翠碧如黛；如削的山峰里，涌出的乳泉，汇成我驴蹄下一池清水。我骑在驴背上，望着这如画的河山，似醉似痴，轻轻颤动我心弦的凄音；往事如梦，不禁对着这高山流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惭愧我既不会画又不能诗，只任着秀丽的山水由我眼底逝去，像一只口衔落花的燕子，飞掠进深林。

这边是悬崖，那边是深涧，狭道上满是崎岖的青石，明滑如镜，苍苔盈寸，因之驴蹄踏上去一步一滑！远远望去似乎人在峭壁上高悬着，危险极了！我劝芸下来，驴交给驴夫牵着，我俩携着手一跳一窜地走着。四围望不见什么，只有笔锋般的山峰像屏风一样环峙着，涧底淙淙流水碎玉般声音，好听似月下深林中晚风吹送来的环佩声。

跨过了几个山峰，渡过了几池流水，远远地就听见有一种声音。不是檐前金铃玉铎那样清悠意远，不是短笛洞箫那样凄哀情深，差堪比拟像云深处回绕的春雷，似近又远，似远又近地在这山峰间蕴蓄着。芸和我正走在一块悬岩上，她紧握住我的手说：

“蒲，这是什么声音？”

我没有回答她，抬头望见几块高岩上已站满了人，疏疏洒洒像天上的小星般密布着。苹在高处招手叫我，她说：“快来看龙潭！”在众人欢呼声中，我踟蹰不能向前，我已想着那里是一个令我意伤的境地，无论它是雄壮还是柔美。

一步一步慢腾腾地走到苹站着的那块岩石上，那春雷般的声音更响亮了。我俯首一望，身上很迅速地感到一种清冷，这清冷，由皮肤直浸入我的心，包裹了我整个的灵魂。

这便是龙潭！两个青碧的岩石中间，汹涌着一朵一片的絮云，它是比银还晶洁，比雪还皎白；一朵一朵地由这个山层飞下那个山层，一片一片由这个深涧飘到那个深涧。它像山灵的白袍，它像水神的银须；我意想它是翠屏上的一幅水珠帘，我意想它是裁剪下的一匹白绫。但是它都不能比拟，它似乎是一条银白色的蛟龙在深涧底回旋，它回旋中有无数的仙云拥护，有无数的天乐齐鸣！

我痴立在岩石上不动，看它瞬息万变，听它钟鼓并鸣。一朵白云飞来了，只在青石上一溅，没有了！一片雪絮飘来了，只在青石上一掠，不见了！我站在最下的一层，抬起头可以看见上三层飞涛的壮观：到了这最后一层遂会聚成一池碧澄的潭水，是一池清可见底，光能鉴人的泉水。

在这种情形下，我不知心头感到的是欣慰，还是凄酸？我轻渺像晴空中一缕烟线，不知是飘浮在天上还是人间？空洞洞的不知我自己是谁？谁是我自己？同来的游伴我也觉着她们都生了翅儿在云天上翱翔，那淡紫浅粉的羽衣，点缀在这般湖山画里，真不辨是神是仙了。

我的眼不能再看什么了，只见白云一片一片由深涧中乱飞！我的耳不能再听什么了，只听春雷轰轰在山坳里回旋！世界什么都没有，连我都没有，只有涛声絮云，只有潭水涧松。

芸和苹都跑在山上去照相。掉在水里的人的嬉笑声，才将我神驰的灵魂唤回来。我自己环视了一周山峰，俯视了一遍深潭，我低低喊着母亲，向着西方的彩云默祷！我觉着二十余年的尘梦，如今也应该一醒；近来悲惨的境遇，凄伤的身世，也应该找个结束。萍踪浪迹十余年漂泊天涯，难道人间没有一块高峰，一池清溪，作我埋骨之地。如今这絮云堆中，只要我一动足，就可脱解了这人间的樊篱羁系，从此逍遥缥缈和晚风追逐。

我向着她们望了望，我的足已走到岩石的齿缘上，再有一步我就可离此尘世，在这洁白的潭水中，湔浣一下这颗尘沙蒙蔽的小心，忽然后边似乎有人牵着我的衣襟，回头一看芸紧皱着眉峰瞪视着我。

“走吧，到山后去玩玩。”她说着牵了我就转过一个山峰，她和我并坐在一块石头上。我现在才略略清醒，慢慢由遥远的地方把自己找回来，想到刚才的事又喜又怨，热泪不禁夺眶滴在襟上。我永不能忘记，那山峰下的一块岩石，那块岩石上我曾惊悟了二十余年的幻梦，像水云

那样无凭呵！

可惜我不是独游，可惜又不是月夜，假如是月夜，是一个眉月伴疏星的月夜，来到这里，一定是不能想不能写的境地。白云絮飞的瀑布，在月下看着一定更美到不能言，钟鼓齐鸣的涛声，在月下听着一定要美到不敢听。这时候我一定能向深潭明月里，找我自己的幻影去；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那时芸或者也无力再阻挠我的清兴！

雨已停了，阳光揭起云幕悄悄在窥人；偶然间来到山野的我们，终于要归去。我不忍再看龙潭，遂同芸、苹走下山来，走远了，那春雷般似近似远的声音依然回绕在耳畔。

二 翠峦清潭畔的石床

黄昏时候汽车停到万寿山，揆已雇好驴在那里等着。梅隐许久不骑驴了，很迅速地跨上鞍去，一扬鞭驴子的四蹄已飞跑起来，几乎把她翻下来；我的驴腿上有点伤不能跑，连走快都不能，幸好是游山不是赶路，走快走慢没有关系。

这条路的景致非常好，在平坦的马路上，两旁的垂柳常系拂着我的鬓角，迎面吹着五月的和风，夹着野花的清香。翠绿的远山望去像几个青螺；淙淙的水音在桥下流过，似琴弦在月下弹出的凄音；碧清的池塘，水底平铺着翠色的水藻，波上被风吹起一弧一弧的皱纹，里边游影着玉泉山的塔影；最好看是垂杨荫里，黄墙碧瓦的宫房，点缀着这一条芳草萋萋的古道。

经过颐和园围墙时，静悄悄除了风涛声外，便是那啼尽兴亡恨事的暮鸦，在苍松古柏的枝头悲啼着。

他们的驴儿都走得很快，转过了粉墙，看见梅隐和揆并骑赛跑，一转弯掩映在一带松林里，连铃声衣影都听不见、看不见了。我在后边慢慢让驴儿一拐一拐地走着，我想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能在尘沙飞落之间，错错落落遗留下这几点蹄痕，已是烟水因缘，又哪可让它迅速地轻易度过，而不仔细咀嚼呢！人间的驻停，只是一凝眸，无论如何繁缛绮丽的事境，只是昙花片刻，一卷一卷的像他们转入松林一样渺茫，一样虚无。

在一片松林里，我看见两头驴儿在地上吃草，驴夫靠在一棵树上蹲着吸潮烟，梅隐和揆坐在草地上吃葡萄干；见我来了他们跑过来替我笼住驴，让我下来。这是一个墓地，中间芳草离离，放着一个大石桌几个小石凳，被风雨腐蚀已经是久历风尘的样子。坟头共有三个，青草长了

有一尺多高；四围遍植松柏，前边有一个石碑牌坊，字迹已模糊不辨，不知是否奖励节孝的。如今我见了坟墓，常起一种非喜非哀的感觉；愈见的坟墓多，我烦滞的心境愈开旷；虽然我和他们无一面之缘，但我远远望见这黑色的最后一幕时，我总默默替死者祝福！

梅隐见我立在这不相识的墓头发呆，她轻轻拍着我肩说："回来！"揆立在我面前微笑了。那时驴夫已将驴鞍理好，我回头望了望这不相识的墓，骑上驴走了。

他们大概也疲倦了，不是他们疲倦是驴们疲倦了，因之我这拐驴有和他们并驾齐驰的机会。这时暮色已很苍茫，四面迷蒙的山岚，不知前有多少路，后有多少路？那烟雾中轻笼的不知是山峰还是树林？凉风吹去我积年的沙尘，尤其是吹去我近来的愁恨，使我投入这大自然的母怀中沉醉。

唯自然可美化一切，可净化一切，这时驴背上的我，心里充满了静妙神微的颤动；一鞭斜阳，嘚嘚蹄声中，我是个无忧无虑的骄儿。

大概是七点多钟，我们的驴儿停在卧佛寺门前，两行古柏萧森一道石坡攲斜，庄严黄红色的穹门，恰恰笼罩在那素锦千林、红霞一幕之中。我踱过一道蜂腰桥，底下有碧绿的水，潜游着龙眼红色，像燕掠般在水藻间穿插。过了一个小门，望见一大块岩石，狰狞像一个卧着的狮子，岩石旁有一个小亭，小亭四周遍环着白杨，暮云里蝉声风声噪成一片。

走过几个院落，依稀还经过一个方形的水池，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龙王堂。龙王堂前边是一眼望不透的森林，森林中漏着一个小圆洞，白天射着太阳，晚上照着月亮；后边是山，是不能测量的高山，那山上可以望见景山和北京城。

刚洗完脸，辛院的诸友都来看我，带来的糖果，便成了招待他们的茶点；在这里逢到，特别感着朴实的滋味，似乎我们都有几分乡村真诚的遗风。吃完饭，我回来时，许多人伏在石栏上拿面包喂鱼，这个鱼池比门前那个澄清，鱼儿也长得美丽。看了一回鱼，我们许多人出了卧佛寺，由小路抄到寺后上山去，揆叫了一个卖汽水点心的跟着，想寻着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时，在月亮底下开野餐会。

这时候暝色苍茫，远树浓荫郁蓊，夜风萧萧瑟瑟。梅隐和揆走着大路，我和云便在乱岩上跳蹿，苔深石滑，跌了不晓得有多少次。经过一个水涧，他们许多人悬崖上走，我和云便走下了涧底。水不深，而碧清可爱，淙淙的水声，在深涧中听着依稀似嫠妇夜啼。几次回首望月，她依然模糊，被轻云遮着；但微微的清光由云缝中泄漏，并不如星夜那么

漆黑不辨。前边有一块圆石，晶莹如玉，石下又汇集着一池清水。我喜欢极了，刚想爬上去，不料一不小心，跌在水里把鞋袜都湿了！他们在崖上，拍着手笑起来，我的脸大概是红了，幸而在夜间他们不曾看见，云由岩石上踏过来才将我拖出水池。

抬头望悬崖峭壁之上，郁郁阴森的树林里掩映着几点灯光，夜神翅下的景致，愈觉得神妙深邃，冷静凄淡；这时候无论什么事我都能放得下超得过，将我的心轻轻地捧献给这黑衣的夜神。我们的足步声笑语声，惊得眠在枝上的宿鸟也做不成好梦，抖颤着在黑暗中乱飞，似乎静夜旷野爆发了地雷，震得山中林木，如喊杀一般的纷乱和颤嘌！前边大概是村庄人家吧，隐隐有犬吠的声音，由那片深林中传出。

爬到山巅时，凉风习习，将衣角和短发都（吹）起来。我立在一块石床上，抬头望青苍削岩，乳泉一滴滴，由山缝岩隙中流下去，俯视飞瀑流湍，听着像一个系着小铃的白兔儿，在涧底奔跑一般，清凌凌忽远忽近那样好听。我望望云幕中的月儿，依然露着半面窥探，不肯把团圆赐给人间这般痴望的人们。这时候，揆来请我去吃点心，我们的聚餐会遂在那个峰上开了。这个会开得并不快活，各人都懒松松不能十分作兴，月儿呢，模模糊糊似乎用泪眼望着我们。梅隐躺在草上唱着很凄凉的歌，真令人愁肠百结；揆将头伏在膝上，不知他是听他姐姐唱歌，还是膜首顶礼和默祷？这样夜里，不知什么紧压着我们的心，不能像往日那样狂放浪吟，解怀痛饮。

陪着他们坐了有几分钟，我悄悄地逃席了。一个人坐在那边石床上，听水涧底的声音，对面阴浓萧森的树林里，隐隐现出房顶；冷静静像死一般笼罩了宇宙。不幸在这非人间的，深碧而窅渺的清潭，映出我迷离恍惚的尘影；我卧在石床上，仰首望着模糊泪痕的月儿，静听着清脆激越的水声和远处梅隐凄凉入云的歌声，这时候我心头涌来的凄酸，真愿在这般月夜深山里尽兴痛哭；只恨我连这都不能，依然和在人间一样要压着泪倒流回去。蓬勃的悲痛，还让它埋葬在心坎中去辗转低吟！而这颗心恰和林梢月色，一样的迷离惨淡，悲情荡漾！

云轻轻走到我身旁，凄（然）地望着我！我遂起来和云跨过这个山峰，忽然眼前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地。我们遂拣了一块斜坡，坐在上边。面前有一棵松树，月儿正在树影中映出，下边深涧万丈，水流的声音已听不见；只有草虫和风声，更显得静寂中的振荡是这般阴森可怕！我们坐在这里，想不出什么话配在这里谈，而随便的话更不愿在这里谈。这真是最神秘的夜呵！我的心更较清冷，经这度潭水涛声洗涤之后。

夜深了，远处已隐隐听见鸡鸣，露冷夜寒，穿着单衣已有点战栗。我怕云冻病，正想离开这里，揆和梅隐来寻我们，他们说在远处望见我们，像坟前的两个石像。

这夜里我和梅隐睡在龙王堂，而我的梦魂依然留在那翠峦清潭的石床上。

辑四

凄其风雨夜

——遗稿之一

已是小春天气，但为何却这般秋风秋雨？昨夜接读了贤的信，又增加我不少的烦闷。可怜我已是枯萎的残花了，偏还要受尽风雨的欺凌。

这几夜在雨声淅沥中，我是整夜的痛哭。伴我痛哭的是孤灯，看我痛哭的只有案头陈列着的宇的遗像。唉，我每想到宇时，就恨不立即死去！死去，完成我们生前所遗的。至少，我的魂儿可以伴着宇的魂在月下徘徊，在花前笑语；我可以紧紧的握着他的手，我可以轻轻的吻他的唇。宇，世界上只有他才是我的忠诚的情人，只有他才是我的灵魂的保护者，当他的骨骸陈列在我眼前时我才认识了他，认识他是伟大的一个殉情的英雄！

而今，我觉得渺渺茫茫去依附谁？去乞求于谁？我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哀怜，尤其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怜爱……

今天下午我冒雨去女师大看小鹿，在琴室里遇见玉薇，她说：“梅！祝你的新生命如雨后嫩芽！”这是什么话呵？连她都这样不知我，可见在人间寻求个心的了解者是很难的事；不过，假如宇是为了了解我而死，那么，这死又是何等的悲惨？我也宁愿天下人都不了解我，我不愿天下人为了解而死。

红楼归来，心情十分黯淡，我展开纸，抹着泪给玉微写这样一封短信——

玉薇：

我现在已是一个罩上黑纱的人了，我的一切都是黯淡的，都是死寂的；我富丽的生命，已经像彗星般逝去，只剩余下这将走进坟墓的皮囊，心灵是早经埋葬了。

我的过去是隐痛，只可以让少数较为了解我的人知道。因为人间的同情是幻如水底月亮，自己的苦酒只好悄悄的咽下，却不必到人前去宣

扬。

对于这人间我本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宇死后我更不敢在人间有所希望，我只祈求上帝容许我忏悔，忏悔着自己的过错一直到死时候，朋友，你相信我是不再向人们求爱怜与抚慰的，我要为死了的宇保存着他给我的创伤，决不再在人们面前透露我心琴的弹唱了。

近来我的心是一天比一天死寂，一天比一天空虚，一天比一天走进我的坟墓，快了，我快要到那荒寂的圹野里去伴我那殉情的字！

“祝你的新生如而后嫩芽”的话，朋友，恕我不收受，还给你罢，如今我已是秋风秋而下救人践踏腐烂了的花瓣。

可怜的梅。

宇死去已是一月了，飞驰的时光割断人天是愈去愈远，上帝！请告诉我在何时何地再能见到宇。

寄露沙

——遗稿之二

你满挟着同情心的几句话，我看了后哭了！我的泪依然还不曾流完，仍然这样汹涌，这样泛滥；我真不解为了什么这样？是我懦弱的表示吗？我是最后战死的先锋，我总算牺牲了感情让意志去杀人的女魔，我何尝真的如一般女子那么懦弱呢？

造物小儿有意弄人，使我用那极神妙奇异的心之手去杀人，同时又使我迷惘怨愤陷于自杀；朋友！幸我素量宽；大，不然，经此次打击，能免于死，大概也难免于疯吧？陷入如斯命运之人，已不能拯救，而且不必拯救；你又何须为了我的颓丧而叹息呢？

往昔春花如锦的生涯，在我觉着是枯叶飘泊的命运；到如今真的到这种绝境时，我已无语能藉以比拟。才知道人间极苦痛的事是不能写不能道的。朋友！我将告诉你什么？

世界上是一条绳子系着的，我是紧缚在母亲绳上的一个小扣，我为母亲的绳子安全，我没有勇气去斩断而破坏一切的忍心；因之，我才感到生不愿而死不能的痛苦！宇的观念战胜了，我愿葬他埋他之后，我也飘然远去，不论沧海畔，深涧傍，都可以作我埋心葬骨之地。母亲的观念战胜了，又觉着以宇死后我感到的惨痛，而让我年高无依的老母去承受，我心何忍！如斯两相抵触，最后的胜利，朋友！我真不知如何判决了。

此身不死，即此心不死，此心不死，即此情更难死。从此风雨之夕，花前月下，常飘浮着我这凄清的瘦影；自然，我有时也要哽咽地唱出那悲惨哀怨像夜莺一样的曲子；假如君宇有灵，这便是我的那颗心。

人生大概是不能脱离痛苦的，如此缠绵悲惨哀艳的痛苦，是千百人中，千年间难以遭逢的事。所以我当俯伏着向上帝手中接受了这样特别的礼赠，我无怨言，更无怒容。

现在这种悼亡追悔的心情，是爱我的人最后留给我的纪念。因之，我要赞美珍贵我今日所觉到的一切异感，和我将来一切的觉悟。相信这是爱我的人由他最可爱的手递给我的。那末，朋友！你又何须为我而倍增凄伤呢？

朝霞映着我的脸

——遗稿之三

上了车便如梦一样惊醒了我，睁眼看扰攘的街市上已看不见你们。我是极寂寞地归来；月光冷冰冰地射到我白围巾上，惨白得像我的心。一年之前我也在这样月光下走过。如今，唉！新痕踏在旧痕之上，新泪落到旧泪之上，孤清的梅仍幽灵似的在这地球上极无聊地生存着。明知道人生如梦，万象皆空，然而我痴呆的心有时会糊涂起来，我总想尽方法使我遗弃一切，忘掉一切。不过，事实上适得反比例，在我这颗千疮百洞的心，朋友，你是永也不知道她的。我心幕有朝一日让风吹起你看时，一定要惊吓这样的糜烂和粉碎，二十年来我受了多少悲哀之箭和铁骑的践踏，都在这颗交付无人的小心上。

看见冷清的月儿和凄寒的晚风吹着，我在兰陵春半醉半醒的酒已随风飞去，才想到我们这半天的梦又到了惊醒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读你那充满了热诚和同情的信，可以说这是我年来第一次接收朋友投给我的惠敬，我是感激得流下泪来！我应该谢谢上帝特赐我多少个朋友来安慰我这在孤冢畔痛哭的人。

你大概是还不十分知道我从前的生活。我一年之前，是脸上永没有笑容，眼泪永远是含在眼眶里的；一天至少要痛哭几次，病痛时常缠绕着我。如今，我已好了，我能笑，我能许久不病，我能不使朋友们看见我心底的创痛和咽下去的泪，我已好了，朋友！一年前，你不信问问清，便知那时憔悴可怜的梅，绝不是现在这样达观快活的梅。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况且有你这样幸福天真可爱的孩子逗我笑，伴我玩，我又哪好意思再不高兴呢？朋友呵！你说是不是？

我今天未接你信以前，你从清处走后，清便告诉我你对我的心，怕我忧伤的心，那时我已觉到难受！为什么我这样的人，要令人可怜和同情呢！因之，我便想到一切，而使我心境不能再勉强欢笑下去。你不觉吗？你再回来时我已变了！到兰陵春我更迷惘，几次我眼里都流出泪来，使我不能把眼闭上。朋友！我到了不能支配自己、节制自己的时候，不仅朋友们看见难过，自己也恨自己的太不强悍。每次清娇憨骄傲地说到萍时，我便咽着泪下去，我是不能在人前骄傲的，我所能骄的，只有陶然亭畔那抔黄土。写到这里，我的泪不自禁地迸射出来。朋友

呵！这是我深心底永不告人的话，今天大概为了醉，为了你那封充满热诚同情的信，令我在你面前画我心上的口供。然而你不准难受，也不准皱眉头，更不要替我不安。我这样生活，如目下，是很快乐的，是很可自慰的。有朝一日你们都云散各方，遗弃忘掉了我时，我自己也会孤寂地在生或死的路上徘徊。朋友！你不要太为我想吧！我是一切都完了的人，只有我走完我的途径，就回到永久去的地方了。我只祷告预祝弟弟们妹妹们朋友们的桃色的梦的甜蜜吧！大概所谓新生命，就是我从一年前沉郁烦结的生活中，到如今浪漫快活的生活中的获得；我已寻到了，朋友！我还有什么新生命？

“忘掉它”，我愿努力去忘掉它，但到我不能忘掉的时候，朋友！你不要视为缺憾吧！

一溜笔，写了这许多，赶快收住。

从此我们不提这些话吧！我是愿你们不要知道我夜里是如何过去，我只要你们知道我白天是如何忙碌和快活才好。在幸福如你朋友的面前，我更不愿提及这些不高兴的话，原谅我这一次吧！

写到此，不写了。写下去是永不完的。告诉你我一年多了，未曾写给人这样真诚而长的信。这样赤裸地把心拿出来写这长的信，朋友！愿你接收了梅姊今夜为了你信的真诚所挥洒的眼泪！

愿人间那些可怕的隔膜误会永远不到我们中间来，因之，我这封信是毫无顾忌、毫无回避地写的，是我感谢这冷酷残忍无情的人间一颗可爱的亮星而写的。昨夜写到这里我睡了，今朝酒已醒了，便想捺住不投邮，又想何必令你失望呢？朝霞现在映着我的脸，我心里很快活呢！

低头怅望水中月

——遗稿之四

开完会已六时余，归路上已是万盏灯火，如昨夜一样。我的心的落寞也如昨夜一样。然而有的是变了，你猜是什么呢？吃完饭我才拆开你信，我吃饭时是默会你信中的句子。读时已和默会的差不多。我已想到你要说的话了，你看我多么聪明！

我最忘记不了昨夜月下的诸景。尤其是我们三人坐在椅上看水中的月亮，你低头微笑听我振动的心音；你又忽然告清我被犀拖去的梦。那时我真是破涕为笑了！朋友！你真是天真烂漫的好玩。你的洁白光明，是和高悬天边的月一样。我愿祝你，朋友，永远保有你这可爱的童性。一度一度生日这夜都记着我们这偶然的聚会，偶然的留迹。

朋友！你热诚的希望和劝导，我只咽泪感谢！同时我要掏出碎心向你请求，愿你不要介意我的追忆和心底的悲哀，那是出自一个深长的惨痛的梦里，我不能忘这梦，和我不能忘掉生命一样。我在北京城里，处处都有我们的痕迹，因之我处处都用泪眼来凭吊，碎心来抚摩。这在我，是一种最可爱可傲、又艳又哀的回忆；在别人，如你的心中或者感受到这是我绝大的痛苦吧！其实我并不痛苦，痛苦的或者还是你们这些正在作爱或已尝爱味的少爷小姐，如清如你。我再虔诚向你朋友请求，你不要为了我的伤痕，你因之也感到悲哀！

朋友！我过去我抱吻着旧梦，我未来我寻求生命的真实和安定，我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朋友！你应该放心，你应该放心。

你所指示的例子，确是应该如斯释注。不过，我告诉你朋友，理智有时是不能支配感情。不信，留你自己体验吧！

我如今，还羡慕你的生日是这样美丽、神秘、优雅、甜蜜。假使明年那天我已不能共你度此一日，愿你，愿你，记得依你肩头怅望水中月的姊姊。愿你，愿你，记得影双履齐，归途上默咽酸泪的姊姊。愿你，愿你，记得松林下并立远望午门黑影的姊姊。

我过去有多少可念可爱的梦，而昨夜是新刊下的印痕，我是为了追求这些梦生，为了追求这些梦死的人，我自然永忆此梦而终。

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你马上的脸色变成那样苍白，我真惊！不过我也不便声张，所以我一直咽下去。后来你二次回来时，已好些了，不

过我已看出你，今天居然仍会咽下悲切、假装笑脸的本事了！我们认识后，我是得了你不少的笑和喜欢。我也愿我不要给忧愁与你；你不要为了清知道人生，为了我识得愁。此后再不准那样难过才好，允许了我，朋友！

清那样难过，我真无法想。我还是懦弱不能在她所需要的事上帮助她。因之我为她哭，我为了恨萍哭！写得多了，再谈吧。

我沉沦在苦忆中

——遗稿之五

我回来又去了彭小姐家一次，满天星斗中归来，我想起了君宇！

回来并不曾做稿，翻书箱找出若干旧稿不但可用而且还是好的稿子，我喜欢极了！你也该喜欢吧，朋友！不只这期，许多期的论文都有了。不过我又翻出旧信来，看见F君从前写给我美丽的各色的许多信时，我才知道他如今是变了，不是我变，是他变了，变成了可怕的虚伪的敷衍。看见C君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信，令我热烈地想念他，我多时未看见他那沉默而黄白的脸了，我真想到他一种令人不能忘的印象。看见萍的信，我觉得人间的可怕和人情的不可靠，别人信我未看，露沙的信都拣出来了，没有看。总之，在这些旧信中令我感到一种悼亡的伤感！唉！什么都过去了，往日如梦！想到你——朋友，你也是我朋友中之一，将来，或者你给与我的印象，大概也是这浅青色的几封信吧！梦醒后我所追求得到的，所遗给我的大概也仅仅是这点东西吧！她帮助我想起一切的往事的，大概也是她们吧！世事人情，我真看透了，当时未尝不认真，过后呢，才不过是那么回事儿呢！可恨可怕的人心，我诅咒他，我怨恨他！

我又找出君宇初死时我给乃贤的信，披展开时，朋友！我真觉得又冷森，又抖颤！那凌乱的字痕上，满染着泪迹，模糊中系埋着多少尸骸一样的可怕！我要寄给你看，怕伤你心，我不寄了，总之我的泪迹你也见了不少了。

大概我们都高兴吧！今天灯光炉火下，双立着印在墙上的人影。假如我是有颗完整心的人时，那是多么快活呢，一对无虑的小儿女。但是，朋友！人间是只有缺陷的，所以我们立在那种神秘恬静的灯火下，只是一对负伤的小鸟，互相呈露出自己的悲怆在默默无语中，在这样如画如诗的环境中，我们只为了这环境，更增我们宇宙缺陷之感！我那样心情下，第一令我难受的便是君宇了，我每次在一种静的环境中对着你朋友时我总想到君宇。真对不住你，而且也有点唐突你，我几次想喊你作“君宇”，当我看是朋友你的脸时，我自己苦笑了，今天我几次的笑都是笑我这样可怜的心呢！朋友！我真想他，假如他现在能如朋友你一样这样活活泼泼和我玩，我愿我马上死了都可以。不过，不能了，他是死

了，谁都说他是死了两年之久了。然而，天呵！为什么他不能在我心头死去呢？朋友！我今夜心海汹涌极了，我想死了的宇，我想到了母亲，我又想到这漂泊无人管的自己。这是十五年除夕之夜，然而朋友呵！我只沉沦在这样苦忆中而瞠目向天作无声之泣！

朋友！这是最后一张了，我不自禁地觉得万分悲怆！朋友！在这个信纸期中，我们是已经醒了多少次梦了，不过，朋友你和我的梦尚未全醒，但是，朋友！你千万不要为了可怜伤心的我这样的朋友而难受而悲怆！我早就不愿我给你印象太深，怕你将来难过，然而我见了你时，我又不能而且不忍压伏你和我自己的自然和天真。这样，我自己是时时觉醒着，我只怕你太难过呢！所以你自然不能不为了你可怜的朋友而伤心，不过，你千万不要把自己也卷入伤心的旋涡才好，我真有点怕呢！

我呵！认识你以来，大概给予了你的只是悲怆，令你变成了悲哀而失快乐的可怜小孩。我自己呢？自然是一半欢欣，一半悲怆，不过我总笑欢。如今，除了天涯几个知交外，你是可怜我、同情我，愿给我安慰快乐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君宇有灵，他该怎样感谢你呵！你是这样待他遗给人间的梅妹。这时已一点半了，夜静得真有点冷，有点怕，我要睡了，祝君宇来入梦！这最后一天，我不愿睡，我真想直坐到天明，想想这一年中的往事，有多少值得欢欣？有多少值得悲哀？有多少值得诅恨？有多少值得爱恋？

这一夜愿梦神吻着你的笑靥，赐以未来的幸福和红豆主人的来临！

今夜简直不想睡了，我想理理东西，觉着什么都有点留恋，其实，不是什么都有点留恋，是有点留恋这十五年吧！我又开了手提箱，理了理你的信，今年是有这样厚厚的一束信。我是惊奇地笑了！

我是有福的人

——遗稿之六

多少惊人的事件都在你走后发生。

三月十八我虽然没去听枪声，然而我看见了两付血尸，和几件斑烂的血衣，和几付木漆的棺材。这已经是值得惊骇的事了，那想到北京四面受困，兵临城下，四月以后联军飞机天天来城里抛掷炸弹，飞机过去时便有多少人在碰然声中消逝了他的生命。夜里面听见如爆竹似的炮声，如潮的涌来，又如潮的过去，整夜都是这样伴你的不寂寞。联军进了北京，我们更是俘虏，邵飘萍便背上“赤化”在天桥枪决了，京报从此永别，如今我还觉着京报是能伴多少青年的思想的。思想界权威的老骆驼们呢，也一只一只的踱进了东交民巷，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装睡觉，真可怜可叹呢！

那时谁都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尤其我的朋友们。我呢，既不死于三一八的请愿，又不死于联军的炸弹，更无负罪赤化枪决于天桥；尚能挥毫狂谈，真是万幸，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的老母和年达古稀的老父。今年回去，乘凉时又有我谈故事的资料了，人生这样也有意思，惊风骇浪虎口余生的人，的确比一生平安的人好些。我近来忙煞！忙碌对我虽剥夺了我许多兴趣的自由，然亦减少了我不少的无聊的烦闷。一个成了机械的人，是有福的人。

我欢迎你由故乡来的使者！

心情的践踏

——遗稿之七

像我们这样玩，这样吃，真是上帝的幸福儿女，我已感到了满足。公园宫门下你对着斜阳说了的话自然尚能忆起，我很受你那句话的感动。寒风刮来直透我的皮肤，然而我始终未表示，怕破坏了你那刹那间的幻梦！我愿博你的笑颜，强咽着我自己的悲哀！

心情像一匹骏马，我无力羁束它时，它被意志便践踏了一切。今晚筵上我几次咽下去的泪，便是这莫名其妙的神思之颤动！朋友，你让我怎样告诉你，你怨我对你“不诚”的话是误会了我了！

清今天算是还高兴吧！她对你信并无何惊奇之处，望你放心好了。

淡淡的光下，能看见模糊的双影。慢慢走着合拍的步伐向那盏路灯时，双影又变成一团黑影。那刹那的影，便是在这人间偶然映演下的梦，这梦，是能令上帝微笑的！然而我呢？却深深地在黑暗的夜里忏悔，忏悔什么，朋友，你自然不必知道。

一路我都无语，几次想说话不知说什么好，你也是这样吧？不必说了，朋友！人间有许多神秘奇迹是不能用言语文字代表的，只可任神思去颤动。那么，朋友，我们又何必用人间的言语，惊破这天上的好梦！

不知为何，我好像遗失了什么一样。后来才想到原来清未回西城来，你该笑我吧！祝你今天的快乐！

我由梦中醒来，我还依稀记着我的梦。我在一个树林里，寻不见你们了，我正在焦急烦躁时，有一缕琴声送来，我去缘着琴声（找），忽然看见一女郎，穿着一套缟素衣裳，弹着一个长方形的琴，向前走着。我没有和她说话，也默默低了头随着她走着，心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沉醉在她的弦上！

醒来，窗外映的雪清亮极了，昨夜的炉火还未熄，小丫头进来拿给我你的信。我在枕上被里，睁着惺忪的睡眼读着，我感到了温暖。朋友！你给予我的同情每次都令我惊讶！为了你改正了我许多厌世愤激的观念，诅咒人类冷酷无情的观念，我才知道我自己未逢见遇到的东西不能归咎宇宙并未曾有！朋友！我接受了你给与我的热情和安慰，我报以你欢喜中流出的眼泪，好不好？

一路来学校时的雪景，真美丽！我忽然想着逢见你，哪知未曾。今

天又想去陶然亭了，可惜清去了东城。《涛语》又有了文章了，为了今天的雪，你猜我写什么呢？

本来想这封信要写得很长的，哪知一提笔什么都跑了，怎好？

我永远没有明天

——遗稿之八

今夜失望了，案头你没有我的信？

我的泪才不珍贵呢，不过，近来在人前掉得不容易，昨夜算是我失败了。为了衣襟上一颗泪珠，你那样珍视、惊讶，我真羞悔真不该在你面前捺不住悲哀，重伤你的心！朋友！你原谅我！

清真可怜！那副青白的脸、深陷的眼真怕人！假使她要不测，我的此后的生命也日陷悲寂，大概连目下这样环境都要追慕成好梦的！

现在我们忠诚地说，你认识我，都为了萍，为了清，然而我们是多么无力帮助成全他们，反而在我们眼底看着清日陷痛苦。你想，朋友，这是怎样难堪的事！我每次想到都要垂泪的！我简直恍如身受，好几天失眠了，一闭眼我便想起清的愁苦。

静夜我常想，想到我和你。假使朋友，你早几年认识我，一定是要给你无限的喜欢；现在呢，朋友，我给与你的都是悲哀！虽然有时你或许认为是欢慰，然而我心深处是正在极悲哀地哭泣！不过，朋友，你屡次愿意为我担受悲哀，那么，朋友，我也忍心把自己的悲哀，流到你心里。朋友，你真愿你的天真幸福的心，浸在辛酸的悲哀吗？

今天你看了天辛的遗书，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都是你要说的？我不要你看它的原故，因为在那里面我是一个值得诅咒的女子，我是万分地对不住他，我是万分地欺凌他，我的罪恶自然不愿献给人们，所以我不愿你看完它，因为不知道我的人，是要误解我的。我和你做朋友，自然是比什么朋友都亲热，我不愿在你面前表现我的罪恶，虽然已是表彰了许多。我愿有一天你能看完它，而且我死以后，我要请人把它出版，内容自然不亚于《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所以不给他付印的原故，也是我不愿表扬我的罪恶尚在我生存的时候。

我今天倦极了，头也有点疼，不写下去了。你看见我信时，或许这天不见面的。到如今，朋友，我还是过一天说一天，永远没有明天。

我祝我朋友有甜梦来临！

浅浅的伤痕

——遗稿之九

我现在已好了，也不抖颤，也不心跳了！因为梦已惊醒了。不管它吧，是悲哀，是欣喜，刹那间已逝去了。不过朋友，盼望你不要追忆它，追忆它时你或者还感到悲哀的，是不是？

有人来告诉我某校体育主任请我去当教授，原来是个骗局。你看笑话不笑话？也可见社会上的黑幕，人心的鬼蜮了！这事幸好我完全是被动的，而且我也愿意，因为他们皆愿我去，我才勉强去陪小姐们玩，哪里想到是骗我！告我时我只笑了笑，我说本来就未曾愿去的，我回答他是：“你们如请不着教员时，我可以去代几天的。”

这事是小事，不过我忽然想到萍来，真像萍对清始求而终弃之，原来世间竟多此等事。何足介意呢！朋友，你看见一定生气吧！今天下午开校务会，他们都在会上，提出来才知是L女士，他们都气了，幸好未发作，不然倒与我脸上不大好哩！我已劝他们息气，我们不和那般无耻人争斗，我一生是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今夜本想不写信给你，但这事我又愿你知道，所以又提笔了。我今天还未记日记，不过自从她离开我二天二夜后，我这次看见她，总觉她变了。怎样变自然是说不出的。

我不知你今天回去是迷惘还是晕醉！你今天酒虽未多喝，不过我知道你是醉了！醉了姊姊给你斟满的酒杯！愿你清醒吧！愿你清醒吧！那不是琼浆，那是毒汁，朋友，你仔细地尝，你仔细地尝！那是毒汁，那不是琼浆！

今天在你日记里发现了她对你说“梅不谅我”的话，不知此语何指？当时我很伤心！我觉我不说以前，就这几个月中我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来安慰她劝解她，我若不能谅她，我何能如此？然而结果呢，只博得这几字来给我，我自然要难过！我是不要令人知道我的，不过我也还奢望着人能了解我心，这样，我还说什么呢？今天一天我如浸入冰窑，我感到了冷寞。所以我今天在火炉畔才那样晕厥似的兴奋，抖颤似的寒战，都是我觉四周空气太令我不安了。不知你觉到没有？你觉到没有我那时心深处的低泣！

朋友！一切我都能承受。刀剑箭簇都可以，总之，有一颗千疮百洞

的心承受它们。

我处世接物以来，像骗我当教授这还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我“浅浅的伤痕”吧！

清现不需要我安慰她，我也又回到清静平淡的生活了。所以旧日的悲绪又侵袭来抱绕着我，我这两天感到极度的悲哀。我忽然想母亲，想故乡，想到爱我的辛。我愿一切朋友都拒绝了，我整个孤独的生活。

星期五我们再给清过生日吧。这两天中我们回复到往日的沉默吧！我愿追寻我自己的梦去。

朋友，祝你好梦正酣！

触目的痛创

——遗稿之十

我已料到我们最近不能见面了，从前我只是盼你来信，这几天我只怕看你的来信，我每次拿到你信都要抖颤心跳和感到凄楚！我幻梦着的一个悲哀点的结果似乎已临到了。你不能不承认吧，像我们这几天的心境和际遇。你也许能知道我这几天不能见清和你的寂寞，好像有了深沟限隔住，我真是欲哭无泪了！

今晨去看清，彼此换上笑脸没有说几句话后我便走了。我本想再去，看她无语中的拒绝我，我不愿去扰她了，我一直在白屋中呆坐到二时半，我才昏迷地回到家里。换了衣裳后，我又昏迷地去了P小姐处，她那里是金迷纸醉的环境，电灯下几个小姐在打牌，我连看都不看；我在她写字台边拿一张白纸写字，我一张纸上写遍了小鹿和你的名字，我撕了又写，我幻想着清在北馆低泣的情景，你在家中藤椅上呆坐的情景。我又想到前星期斜阳照着一角碧纱，和踏月归来种种旧梦都来了。朋友！如今，我是旧梦加上新梦，旧泪痕上加上新泪痕！我这样孤清的生活，也是我不愿而环境偏要我如此的，你教我如何快乐、如何高兴呢？朋友！我连哭都无泪了。我们万想不到会有今日的。

吃完饭谈谈话我九时返家，冷月高悬在天空中照着我的只影，我冷森凄清地把眼闭上，回到家便由门房的手中接过你的信，我咽着泪读你洒满凄愁的信，我真要晕厥了！

经过这次后，怕往日的梦不能再现了，朋友！我真怕你的希望要成灰呢！朋友！你不要难过！我们听自然去摆布好了，我也希望清目下的心境是一种变态，她将来会好的。我真怨萍！他假如知道多少人为她如斯，为他如斯，他要有人心真该痛哭！然而在现在说到简直是梦呓。

关乎清，我忽然怕她这样拒绝我们后更要有神经过敏的意外举动，如果那样又怎好，我们将来遗憾后悔可有点来不及。我真怕！我们去包围她，她逃避；我们不去，又怕她出意外。“怎么好？朋友！”我抖颤地问你，“怎么好？”

看这信时大概《歌场魅影》你已看完了，看时我猜你一定想到我和清的，你一定要更感悲哀吧！假使你不和我们相识而且这样熟惯了，那么你对于清这件事只是一种想象的同情和悲愤，一定没有这样触目的痛

创给你。说到这里，我真觉得我和清对不住你——天真烂漫幸福的你。

你想，我是在悲哀中逃出来的人，如今又令我受这身受的痛苦，我怎能忍受！清更如何能忍受？！

朋友！我也愿在你面前痛哭一场，真的，哭时最好去陶然亭，那个地方是适宜于哭的——我和清曾在那里痛哭过一次。好不好？哪天去，哭了或者心头要松快点。

关于教授一事，我今天下午去问问那个介绍人。

我明天下午在校赛球，完事后即返家，希望能看你信。后天呢，我不知去哪里好，想去看清；不然我去L君处，不过那里我去了，只有把我心情更弄坏点。所以我也不想去，在家里看着书写点文章也好。愿你快乐！